[正文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一） 14](#_Toc21056)

[第一章 一百年太久（一） 36](#_Toc13821)

[第二章 一百年太久（二） 38](#_Toc10215)

[第三章 一百年太久（三） 41](#_Toc24759)

[第四章 一百年太久（四） 43](#_Toc6349)

[第五章 一百年太久（五） 45](#_Toc24168)

[第六章 一百年太久（六） 47](#_Toc17329)

[第七章 英雄功名（一） 49](#_Toc12916)

[第八章 英雄功名（二） 51](#_Toc1924)

[第九章 英雄功名（三） 53](#_Toc27837)

[第十章 英雄功名（四） 55](#_Toc30341)

[第十一章 缺月梧桐（一） 57](#_Toc14535)

[第十二章 缺月梧桐（二） 59](#_Toc28516)

[第十三章 缺月梧桐（三） 61](#_Toc16081)

[第十四章 缺月梧桐（四） 63](#_Toc29806)

[第十五章 缺月梧桐（五） 65](#_Toc11992)

[第十六章 缺月梧桐（六） 67](#_Toc22790)

[第十七章 缺月梧桐（七） 70](#_Toc19622)

[第十八章 風聲（一） 73](#_Toc24570)

[第十九章 風聲（二） 75](#_Toc19796)

[第二十章 風聲（三） 77](#_Toc31094)

[第二十一章 風聲（四） 79](#_Toc6637)

[第二十二章 風聲（五） 81](#_Toc1445)

[第二十三章 浮生（一） 83](#_Toc26641)

[第二十四章 浮生（二） 85](#_Toc26945)

[第二十五章 浮生（三） 87](#_Toc24777)

[第二十六章 浮生（四） 89](#_Toc27542)

[第二十七章 浮生（五） 91](#_Toc3825)

[第二十八章 浮生（六） 94](#_Toc20943)

[第二十九章 浮生（七） 96](#_Toc22998)

[第三十章 浮生（八） 98](#_Toc2441)

[第三十一章 未歇（一） 100](#_Toc13832)

[第三十二章 未歇（二） 102](#_Toc1267)

[第三十三章 未歇（三） 104](#_Toc17770)

[第三十四章 未歇（四） 106](#_Toc15629)

[第三十五章 未歇（五） 108](#_Toc10497)

[第三十六章 未歇（六） 110](#_Toc12993)

[第三十七章 未歇（七） 112](#_Toc6683)

[第三十八章 未歇（八） 114](#_Toc19951)

[第三十九章 更能消（一） 116](#_Toc19901)

[第四十章 更能消（二） 119](#_Toc12704)

[第四十一章 更能消（三） 122](#_Toc31873)

[第四十二章 更能消（四） 124](#_Toc5878)

[第四十三章 更能消（五） 126](#_Toc31294)

[第四十四章 更能消（六） 128](#_Toc3232)

[第四十五章 更能消（七） 130](#_Toc25661)

[第四十六章 更能消（八） 132](#_Toc9936)

[第四十七章 更能消（九） 135](#_Toc25028)

[第四十八章 更能消（十） 138](#_Toc19469)

[第四十九章 更能消（十一） 141](#_Toc4665)

[第五十章 幾番風雨（一） 144](#_Toc27981)

[第五十一章 幾番風雨（二） 146](#_Toc23861)

[第五十二章 幾番風雨（三） 148](#_Toc11332)

[第五十三章 幾番風雨（四） 151](#_Toc15410)

[第五十四章 幾番風雨（五） 154](#_Toc18635)

[第五十五章 幾番風雨（六） 157](#_Toc4802)

[第五十六章 幾番風雨（七） 161](#_Toc14021)

[第五十七章 幾番風雨（八） 164](#_Toc4468)

[第五十八章 幾番風雨（九） 167](#_Toc2034)

[第五十九章 幾番風雨（十） 169](#_Toc16584)

[第六十章 幾番風雨（十一） 172](#_Toc29066)

[第六十一章 幾番風雨（十二） 175](#_Toc31973)

[第六十二章 幾番風雨（十三） 178](#_Toc13217)

[第六十三章 歸去（一） 181](#_Toc12276)

[第六十四章 歸去（二） 183](#_Toc6295)

[第六十五章 歸去（三） 186](#_Toc18501)

[第六十六章 歸去（四） 189](#_Toc13607)

[第六十七章 歸去（五） 191](#_Toc4267)

[第六十八章 歸去（六） 193](#_Toc5587)

[第六十九章 歸去（七） 195](#_Toc1204)

[第七十章 歸去（八） 197](#_Toc11447)

[第七十一章 歸去（九） 199](#_Toc18345)

[第七十二章 歸去（十） 201](#_Toc11030)

[第七十三章 歸去（十一） 203](#_Toc23669)

[第七十四章 歸去（十二） 205](#_Toc3094)

[第七十五章 歸去（十三） 207](#_Toc28136)

[第七十六章 歸去（十四） 209](#_Toc643)

[第七十七章 歸去（十五） 211](#_Toc12785)

[第七十八章 歸去（十六） 213](#_Toc18839)

[第七十九章 歸去（十七） 215](#_Toc1987)

[第八十章 鹿正肥（一） 218](#_Toc6424)

[第八十一章 鹿正肥（二） 220](#_Toc12287)

[第八十二章 鹿正肥（三） 222](#_Toc16201)

[第八十三章 鹿正肥（四） 224](#_Toc14171)

[第八十四章 鹿正肥（五） 226](#_Toc14211)

[第八十五章 鹿正肥（六） 228](#_Toc12130)

[第八十六章 鹿正肥（七） 230](#_Toc2671)

[第八十七章 鹿正肥（八） 232](#_Toc28218)

[第八十八章 鹿正肥（九） 234](#_Toc27959)

[第八十九章 鹿正肥（十） 236](#_Toc5523)

[第九十章 鹿正肥（十一） 238](#_Toc32560)

[第九十一章 鹿正肥（十二） 240](#_Toc25142)

[第九十二章 鹿正肥（十三） 242](#_Toc16832)

[第九十三章 鹿正肥（十四） 244](#_Toc4290)

[第九十四章 鹿正肥（十五） 246](#_Toc1168)

[第九十五章 鹿正肥（十六） 248](#_Toc18840)

[第九十六章 鹿正肥（十七） 250](#_Toc4179)

[第九十七章 先聲（一） 252](#_Toc21783)

[第九十八章 先聲（二） 254](#_Toc27807)

[第九十九章 先聲（三） 256](#_Toc8830)

[第一百章 先聲（四） 259](#_Toc16810)

[第一百零一章 先聲（五） 262](#_Toc16189)

[第一百零二章 先聲（六） 265](#_Toc7408)

[第一百零三章 先聲（七） 267](#_Toc2430)

[第一百零四章 先聲（八） 269](#_Toc22543)

[第一百零五章 先聲（九） 271](#_Toc33)

[第一百零六章 先聲（十） 273](#_Toc6989)

[第一百零七章 先聲（十一） 275](#_Toc25484)

[第一百零八章 付東流（一） 277](#_Toc438)

[第一百零九章 付東流（二） 279](#_Toc13815)

[第一百一十章 付東流（三） 281](#_Toc21161)

[第一百一十一章 傾覆（一） 283](#_Toc24350)

[第一百一十二章 傾覆（二） 285](#_Toc9551)

[第一百一十三章 傾覆（三） 288](#_Toc5759)

[第一百一十四章 高歌（一） 291](#_Toc9302)

[第一百一十五章 高歌（二） 293](#_Toc4238)

[第一百一十六章 高歌（三） 297](#_Toc7388)

[第一百一十七章 鄂江潮（一） 300](#_Toc3718)

[第一百一十八章 鄂江潮（二） 304](#_Toc6521)

[第一百一十九章 鄂江潮（三） 309](#_Toc11711)

[第一百二十章 山窮水盡（一） 313](#_Toc4800)

[第一百二十一章 山窮水盡（二） 317](#_Toc31407)

[第一百二十二章 山窮水盡（三） 321](#_Toc18618)

[第一百二十三章 山窮水盡（四） 324](#_Toc11523)

[第一百二十四章 山窮水盡（五） 328](#_Toc13593)

[第一百二十五章 城下（一） 335](#_Toc23923)

[第一百二十六章 城下（二） 342](#_Toc17472)

[第一百二十七章 城下（三） 348](#_Toc19260)

[第一百二十八章 城下（四） 353](#_Toc13136)

[第一百二十九章 城下（五） 359](#_Toc13927)

[第一百三十章 夜未央（一） 365](#_Toc9180)

[第一百三十一章 夜未央（二） 368](#_Toc15682)

[第一百三十二章 夜未央（三） 371](#_Toc14831)

[第一百三十三章 夜未央（四） 378](#_Toc24253)

[第一百三十四章 夜未央（五） 380](#_Toc32644)

[第一百三十五章 夜未央（六） 382](#_Toc4229)

[第一百三十六章 夜未央（七） 384](#_Toc24754)

[第一百三十七章 夜未央（八） 386](#_Toc3854)

[第一百三十八章 夜未央（九） 389](#_Toc28164)

[第一百三十九章 烽煙再起（一） 391](#_Toc32500)

[第一百四十章 烽煙再起（二） 394](#_Toc16096)

[第一百四十一章 烽煙再起（三） 398](#_Toc29271)

[第一百四十二章 烽煙再起（四） 401](#_Toc23536)

[第一百四十三章 為何而戰 404](#_Toc14877)

[第一百四十四章 目的 407](#_Toc6619)

[第一百四十五章 下場 410](#_Toc27201)

[第一百四十六章 得意 413](#_Toc20189)

[第一百四十七章 民心如潮 416](#_Toc29077)

[第一百四十八章 出發 419](#_Toc25078)

[第一百四十九章 心不能抱一 422](#_Toc26789)

[第一百五十章 苦難之戰 424](#_Toc26832)

[第一百五十一章 以熱血澆灌之 427](#_Toc6298)

[第一百五十二章 穿雲裂石 429](#_Toc29064)

[第一百五十三章 必須的勝利 432](#_Toc591)

[第一百五十四章 好夢難尋 435](#_Toc16375)

[第一百五十五章 離戰爭不遠的漢口 438](#_Toc12023)

[第一百五十六章 忠貞的理想 442](#_Toc16959)

[第一百五十七章 令人屏息的夜晚 445](#_Toc7938)

[第一百五十八章 冬天里的溫暖 448](#_Toc24215)

[第一百五十九章 魚水情 451](#_Toc4392)

[第一百六十章 令人屏息的夜晚（一） 453](#_Toc3254)

[第一百六十一章 令人屏息的夜晚（二） 456](#_Toc27325)

[第一百六十二章 改變歷史的證明 460](#_Toc32582)

[第一百六十三章 民眾之偉力 463](#_Toc5055)

[第一百六十四章 出其不意 466](#_Toc1609)

[第一百六十五章 破壞愈徹底愈主動 469](#_Toc27709)

[第一百六十六章 一代偉人 472](#_Toc22874)

[第一百六十七章 誰的劇本 475](#_Toc28166)

[第一百六十八章 深謀 478](#_Toc12584)

[第一百六十九章 孤注 481](#_Toc25795)

[第一百七十章 甘苦 484](#_Toc4513)

[第一百七十一章 閨裝換吳鈎 487](#_Toc14310)

[第一百七十二章 無間道 490](#_Toc29354)

[第一百七十三章 曖昧 493](#_Toc23831)

[第一百七十四章 閨閣 496](#_Toc9043)

[第一百七十五章 何處有樂土 499](#_Toc32519)

[第一百七十六章 一個大炮 502](#_Toc25572)

[第一百七十七章 天若有情天亦老 505](#_Toc973)

[第一百七十八章 推波助瀾 508](#_Toc21828)

[第一百七十九章 宛如夢幻 511](#_Toc14137)

[第一百八十章 徒勞 514](#_Toc4219)

[第一百八十一章 硬碰硬 517](#_Toc16583)

[第一百八十二章 影響所及（一） 520](#_Toc3934)

[第一百八十三章 影響所及（二） 523](#_Toc2579)

[第一百八十四章 影響所及（三） 526](#_Toc6070)

[第一百八十五章 皮之不存 529](#_Toc8699)

[第一百八十六章 坐南朝北 532](#_Toc9295)

[第一百八十七章 驚心 535](#_Toc18905)

[第一百八十八章 義無反顧 538](#_Toc25559)

[第一百八十九章 血色黃昏 542](#_Toc1398)

[第一百九十章 蒼海如怒 545](#_Toc25471)

[第一百九十一章 殘陽如血 548](#_Toc2979)

[第一百九十二章 司馬昭之心 552](#_Toc27564)

[第一百九十三章 插翅而飛 556](#_Toc9377)

[第一百九十四章 莫大於此 559](#_Toc1861)

[第一百九十五章 勝負之論 562](#_Toc11452)

[第一百九十六章 不敗而敗 565](#_Toc12897)

[第一百九十七章 時之今日 568](#_Toc25796)

[第一百九十八章 誰在誘敵 571](#_Toc21338)

[第一百九十九章 功不必自我成 574](#_Toc18249)

[第二百章 無常 578](#_Toc31128)

[第二百零一章 欺世之詞 581](#_Toc4296)

[第二百零二章 集結號（一） 583](#_Toc30606)

[第二百零三章 集結號（二） 585](#_Toc23083)

[第二百零四章 斗膽（一） 587](#_Toc22971)

[第二百零五章 斗膽（二） 589](#_Toc24641)

[第二百零六章 斗膽（三） 591](#_Toc2745)

[第二百零七章 獨霸山莊（一） 593](#_Toc10278)

[第二百零八章 獨霸山莊（二） 595](#_Toc13457)

[第二百零九章 獨霸山莊（三） 597](#_Toc28588)

[第二百一十章 鋼鐵與熱血 599](#_Toc12789)

[第二百一十一章 一鼓作氣 601](#_Toc4674)

[第二百一十二章 最初意圖 603](#_Toc13840)

[第二百一十三章 狂飆再起 605](#_Toc3572)

[第二百一十四章 不可思議 608](#_Toc18442)

[第二百一十五章 蠻勇 610](#_Toc29041)

[第二百一十六章 期望之光（一） 612](#_Toc22387)

[第二百一十七章 期望之光（二） 614](#_Toc828)

[第二百一十八章 期望之光（三） 616](#_Toc6442)

[第二百一十九章 最榮譽之戰（一） 618](#_Toc13171)

[第二百二十章 最榮譽之戰（二） 620](#_Toc6284)

[第二百二十一章 最榮譽之戰（三） 622](#_Toc13528)

[第二百二十二章 盛名（一） 624](#_Toc1759)

[第二百二十三章 盛名（二） 626](#_Toc16119)

[第二百二十四章 盛名（三） 628](#_Toc25434)

[第二百二十五章 惑動眾心 630](#_Toc19100)

[第二百二十六章 撤退（一） 632](#_Toc10305)

[第二百二十七章 撤退（二） 634](#_Toc25347)

[第二百二十八章 撤退（三） 636](#_Toc19934)

[第二百二十九章 和平之誠意（一） 638](#_Toc14682)

[第二百三十章 和平之誠意（二） 640](#_Toc14956)

[第二百三十一章 和平之誠意（三） 642](#_Toc21909)

[第二百三十二章 為時已晚（一） 644](#_Toc11819)

[第二百三十三章 為時已晚（二） 646](#_Toc22182)

[第二百三十四章 為時已晚（三） 648](#_Toc30001)

[第二百三十五章 漢上第一功（一） 650](#_Toc1419)

[第二百三十六章 漢上第一功（二） 653](#_Toc13501)

[第二百三十七章 漢上第一功（三） 655](#_Toc23004)

[第二百三十八章 一朝白雪（一） 658](#_Toc6156)

[第二百三十九章 一朝白雪（二） 660](#_Toc17344)

[第二百四十章 新的曙光（一） 662](#_Toc267)

[第二百四十一章 新的曙光（二） 664](#_Toc28261)

[第二百四十二章 新的曙光（三） 666](#_Toc17238)

[第二百四十三章 功高惹是非（一） 668](#_Toc1912)

[第二百四十四章 功高惹是非（二） 670](#_Toc25695)

[第二百四十五章 功高惹是非（三） 672](#_Toc15157)

[第二百四十六章 不談國事（一） 675](#_Toc29116)

[第二百四十七章 不談國事（二） 677](#_Toc20990)

[第二百四十八章 幸福 679](#_Toc18150)

[第二百四十九章 漫步風霜雨雪 681](#_Toc920)

[第二百五十章 狂生 683](#_Toc9712)

[第二百五十一章 赤色幽靈 685](#_Toc30091)

[第二百五十二章 一種手段 688](#_Toc17711)

[第二百五十三章 再議 690](#_Toc8350)

[第二百五十四章 一夜謀思 692](#_Toc17258)

[第二百五十五章 霸王勸捐（一） 694](#_Toc19177)

[第二百五十六章 霸王勸捐（二） 696](#_Toc30517)

[第二百五十七章 正義所在（一） 698](#_Toc12962)

[第二百五十八章 正義所在（二） 700](#_Toc25946)

[第二百五十九章 國人的咆哮（一） 702](#_Toc27753)

[第二百六十章 國人的咆哮（二） 704](#_Toc20231)

[第二百六十一章 國人的咆哮（三） 706](#_Toc32632)

[第二百六十二章 必將崛起（一） 708](#_Toc26164)

[第二百六十三章 必將崛起（二） 710](#_Toc1800)

[第二百六十四章 必將崛起（三） 712](#_Toc11748)

[第二百六十五章 氣焰（一） 714](#_Toc17396)

[第二百六十六章 氣焰（二） 716](#_Toc11725)

[第二百六十七章 如詩歲月（一） 718](#_Toc18517)

[第二百六十八章 如詩歲月（二） 720](#_Toc7153)

[第二百六十九章 如詩歲月（三） 722](#_Toc30003)

[第二百七十章 乘風破浪 724](#_Toc29726)

[第二百七十一章 會有時（一） 726](#_Toc634)

[第二百七十二章 會有時（二） 728](#_Toc29824)

[第二百七十三章 問天有多高（一） 730](#_Toc19409)

[第二百七十四章 問天有多高（二） 732](#_Toc28578)

[第二百七十五章 凶名傳世（一） 734](#_Toc12560)

[第二百七十六章 凶名傳世（二） 736](#_Toc10129)

[第二百七十七章 凶名傳世（三） 738](#_Toc3932)

[第二百七十八章 實業救國論（一） 740](#_Toc17152)

[第二百七十九章 實業救國論（二） 742](#_Toc16440)

[第二百八十章 實業救國論（三） 744](#_Toc13465)

[第二百八十一章 魔鬼的誘惑（一） 746](#_Toc13833)

[第二百八十二章 魔鬼的誘惑（二） 748](#_Toc28138)

[第二百八十三章 密議奧室（一） 750](#_Toc18919)

[第二百八十四章 密議奧室（二） 752](#_Toc17027)

[第二百八十五章 密議奧室（三） 754](#_Toc11430)

[第二百八十六章 理想與野心 756](#_Toc17733)

[第二百八十七章 國學大家（一） 758](#_Toc15745)

[第二百八十八章 國學大家（二） 760](#_Toc30965)

[第二百八十九章 百年孤獨（一） 763](#_Toc23248)

[第二百九十章 百年孤獨（二） 765](#_Toc13962)

[第二百九十一章 渙散（一） 767](#_Toc9642)

[第二百九十二章 渙散（二） 769](#_Toc32468)

[第二百九十三章 純真的革命偉人 771](#_Toc14182)

[第二百九十四章 先烈流血為何 773](#_Toc23148)

[第二百九十五章 文學之最上乘 775](#_Toc89)

[第二百九十六章 最高意境 778](#_Toc16906)

[第二百九十七章 放手去干 781](#_Toc318)

[第二百九十八章 誰在說笑了 783](#_Toc6843)

[第二百九十九章 落後就要挨打 785](#_Toc23853)

[第三百章 我把酒奉陪 787](#_Toc27783)

[第三百零一章 工業之血 790](#_Toc28694)

[第三百零二章 舍我其誰 792](#_Toc28552)

[第三百零三章 救時良策 794](#_Toc13829)

[第三百零四章 英雄出少年 796](#_Toc10885)

[第三百零五章 革命尚未成功 798](#_Toc29133)

[第三百零六章 衝動是魔鬼 800](#_Toc30602)

[第三百零七章 所帶者革命之精神 802](#_Toc13771)

[第三百零八章 絕無和議可言 804](#_Toc9745)

[第三百零九章 海上大觀園 806](#_Toc18387)

[第三百一十章 絕代佳人 808](#_Toc28608)

[第三百一十一章 聖者創造機遇 810](#_Toc24976)

[第三百一十二章 迦藍雨 812](#_Toc23495)

[第三百一十三章 流言 815](#_Toc6366)

[第三百一十四章 孤立 817](#_Toc20056)

[第三百一十五章 緩脈急受 819](#_Toc22494)

[第三百一十六章 一品夫人趙鳳昌 821](#_Toc11485)

[第三百一十七章 張良獻計 824](#_Toc19166)

[第三百一十八章 隆中對 826](#_Toc1232)

[第三百一十九章 舌戰惜陰堂（一） 829](#_Toc6729)

[第三百二十章 舌戰惜陰堂（二） 832](#_Toc21091)

[第三百二十一章 聖誕禮物 835](#_Toc14644)

[第三百二十二章 酒興似狂 837](#_Toc11611)

[第三百二十三章 虛位以待之心 839](#_Toc5448)

[第三百二十四章 不過是空談 841](#_Toc5576)

[第三百二十五章 開國大典（一） 844](#_Toc6942)

[第三百二十六章 開國大典（二） 846](#_Toc10118)

[第三百二十七章 開國大典（三） 849](#_Toc23107)

[第三百二十八章 新國民之新責任 852](#_Toc29345)

[第三百二十九章 此後之戰非為滿洲 854](#_Toc11894)

[第三百三十章 披上馬甲繼續戰鬥 856](#_Toc26651)

[第三百三十一章 終無結果 858](#_Toc16365)

[第三百三十二章 分官大會 861](#_Toc1446)

[第三百三十三章 虛張聲勢 863](#_Toc31389)

[第三百三十四章 以硬抗硬 865](#_Toc69)

[第三百三十五章 執干戈以衛社稷 868](#_Toc23764)

[第三百三十六章 次長內閣 871](#_Toc27901)

[第三百三十七章 用間之計 873](#_Toc16306)

[第三百三十八章 陸軍改革建議書 875](#_Toc8182)

[第三百三十九章 中國特色 878](#_Toc4151)

[第三百四十章 巴爾干戰爭陰影 881](#_Toc32188)

[第三百四十一章 跳梁鼠輩 883](#_Toc26119)

[第三百四十二章 謙恭 886](#_Toc6022)

[第三百四十三章 辮子軍來也（一） 888](#_Toc3351)

[第三百四十四章 辮子軍來也（二） 890](#_Toc29353)

[第三百四十五章 我們的革命軍 892](#_Toc469)

[第三百四十六章 乘勝追擊 894](#_Toc7325)

[第三百四十七章 希望如此 896](#_Toc7056)

[第三百四十八章 浮萍 899](#_Toc30788)

[第三百四十九章 呼應東南 902](#_Toc16174)

[第三百五十章 破曉 904](#_Toc22098)

[第三百五十一章 日歸 906](#_Toc1130)

[第三百五十二章 暗流 908](#_Toc14855)

[第三百五十三章 痴心妄想 912](#_Toc18996)

[第三百五十四章 機遇 915](#_Toc29844)

[第三百五十五章 借款 917](#_Toc23276)

[第三百五十六章 理想派 920](#_Toc21740)

[第三百五十七章 沒打出的底牌 922](#_Toc1929)

[第三百五十八章 廢約初議 924](#_Toc22217)

[第三百五十九章 權宜 927](#_Toc6384)

[第三百六十章 雄關漫道真如鐵 930](#_Toc21296)

[第三百六十一章 計劃之中 932](#_Toc12550)

[第三百六十二章 豎子不足與謀 935](#_Toc1462)

[第三百六十三章 革命就是暴動 938](#_Toc16701)

[第三百六十四章 迂迴戰術 940](#_Toc5462)

[第三百六十五章 牢騷 943](#_Toc10928)

[第三百六十六章 亮劍 946](#_Toc1183)

[第三百六十七章 我們的追求 948](#_Toc31760)

[第三百六十八章 燃燒青春 950](#_Toc19568)

[第三百六十九章 逆勢上揚 952](#_Toc9191)

[第三百七十章 天門開了 954](#_Toc15791)

[第三百七十一章 情到最真已無言 957](#_Toc25084)

[第三百七十二章 風雪如晴 959](#_Toc27034)

[第三百七十三章 秦隴咽喉 961](#_Toc22753)

[第三百七十四章 剪羊毛 963](#_Toc3482)

[第三百七十五章 殺氣橫戎幕 966](#_Toc26868)

[第三百七十六章 搖搖欲墜 969](#_Toc9927)

[第三百七十七章 衝突 971](#_Toc2135)

[第三百七十八章 防線 973](#_Toc12928)

[第三百七十九章 惡人 976](#_Toc10151)

[第三百八十章 邀功 978](#_Toc3264)

[第三百八十一章 入地無門 980](#_Toc29054)

[第三百八十二章 太囂張了 982](#_Toc8725)

[第三百八十三章 非我所願 985](#_Toc25356)

[第三百八十四章 我們不做奴隸 987](#_Toc6761)

[第三百八十五章 最終幻想 990](#_Toc28217)

[第三百八十六章 仇恨燃燒我心 993](#_Toc2815)

[第三百八十七章 血色勳章 995](#_Toc6717)

[第三百八十八章 莫問前程 997](#_Toc28998)

[第三百八十九章 駝鈴 1000](#_Toc32141)

[第三百九十章 謊報 1002](#_Toc1407)

[第三百九十一章 更大的威脅 1004](#_Toc1160)

[第三百九十二章 戰場上的新生命 1006](#_Toc11071)

[第三百九十三章 真天真 1008](#_Toc21077)

[第三百九十四章 正義之師 1010](#_Toc14164)

[第三百九十五章 鐮刀到處無荊棘 1012](#_Toc13763)

[第三百九十六章 斷一柱石 1014](#_Toc15776)

[第三百九十七章 自信人生二百年 1016](#_Toc14903)

[第三百九十八章 咸與維新 1020](#_Toc28380)

[第三百九十九章 擁護共和 1023](#_Toc23777)

[第四百章 翎頂衣冠悉如其舊 1025](#_Toc3428)

[第四百零一章 咸電 1027](#_Toc28886)

[第四百零二章 田忌賽馬 1030](#_Toc31101)

[第四百零三章 鐵城 1033](#_Toc20675)

[第四百零四章 威脅 1035](#_Toc6323)

[第四百零五章 試攻 1039](#_Toc13129)

[第四百零六章 準備再戰 1041](#_Toc14659)

[第四百零七章 原璧奉還 1043](#_Toc24400)

[第四百零八章 條件 1046](#_Toc22953)

[第四百零九章 惡戰 1049](#_Toc10189)

[第四百一十章 娃們不行了 1051](#_Toc15818)

[第四百一十一章 已經蔫了 1053](#_Toc4808)

[第四百一十二章 瓮中之鱉 1055](#_Toc18009)

[第四百一十三章 秋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 1057](#_Toc28086)

[第四百一十四章 滑稽劇幕 1059](#_Toc24917)

[第四百一十五章 目無餘子 1061](#_Toc4626)

[第四百一十六章 啟發 1064](#_Toc27052)

[第四百一十七章 失控 1066](#_Toc17250)

[第四百一十八章 臨危 1068](#_Toc31460)

[第四百一十九章 兵變 1070](#_Toc5089)

[第四百二十章 死亡氣息 1072](#_Toc8723)

[第四百二十一章 兵臨城下 1074](#_Toc25838)

[第四百二十二章 妄舉 1078](#_Toc10546)

[第四百二十三章 那些年 1081](#_Toc30294)

[第四百二十四章 走路和接收 1083](#_Toc16331)

[第四百二十五章 進軍新疆的計劃 1085](#_Toc5309)

[第四百二十六章 殺身成仁 1087](#_Toc30250)

[第四百二十七章 暴發戶 1089](#_Toc5259)

[第四百二十八章 伊犁舉義 1091](#_Toc1818)

[第四百二十九章 綢繆 1093](#_Toc3182)

[第四百三十章 戕官 1095](#_Toc10339)

[第四百三十一章 入疆（一） 1097](#_Toc23782)

[第四百三十二章 入疆（二） 1099](#_Toc20519)

[第四百三十三章 入疆（三） 1101](#_Toc1588)

[第四百三十四章 西藏疑雲 1103](#_Toc11792)

[第四百三十五章 入藏準備 1106](#_Toc11304)

[第四百三十六章 先遣連 1108](#_Toc5578)

[第四百三十七章 泗水事件 1110](#_Toc7763)

[第四百三十八章 護僑 1113](#_Toc8408)

[第四百三十九章 拭目以待 1116](#_Toc16285)

[第四百四十章 力謀國際平等 1118](#_Toc16451)

[第四百四十一章 金陵群英會 1120](#_Toc30621)

[第四百四十二章 流血也是一種威懾 1123](#_Toc29976)

[第四百四十三章 歷史讓人很難過 1125](#_Toc25535)

[第四百四十四章 我的祖國 1127](#_Toc11641)

[第四百四十五章 長風 1130](#_Toc28272)

[第四百四十六章 深藍 1132](#_Toc29577)

[第四百四十七章 從此而永遠 1134](#_Toc25843)

[第四百四十八章 一衣帶水 1136](#_Toc17542)

[第四百四十九章 傳統友誼 1138](#_Toc10376)

[第四百五十章 原則 1141](#_Toc22978)

[第四百五十一章 亡國之民 1143](#_Toc15876)

[第四百五十二章 我們珍惜的 1145](#_Toc14944)

[第四百五十三章 血淚 1147](#_Toc22295)

[第四百五十四章 中國人不做奴隸 1149](#_Toc25598)

[第四百五十五章 中國可以說不 1151](#_Toc2768)

[第四百五十六章 公理 1153](#_Toc2488)

[第四百五十七章 紅溪 1155](#_Toc24344)

[第四百五十八章 朝氣蓬勃 1157](#_Toc9248)

[第四百五十九章 抗爭命運的心 1159](#_Toc4929)

[第四百六十章 靜夜 1162](#_Toc8738)

[第四百六十一章 民氣（一） 1164](#_Toc23520)

[第四百六十二章 民氣（二） 1166](#_Toc18932)

[第四百六十三章 沸騰如潮 1168](#_Toc639)

[第四百六十四章 槍手 1170](#_Toc4727)

[第四百六十五章 天上掉餡餅 1172](#_Toc12278)

[第四百六十六章 不佩服 1174](#_Toc16568)

[第四百六十七章 起來起來 1176](#_Toc7780)

[第四百六十八章 國民的勝利 1178](#_Toc12919)

[第四百六十九章 醉春風 1180](#_Toc6180)

[第四百七十章 歸來 1182](#_Toc17883)

[第四百七十一章 議會迷 1184](#_Toc4913)

[第四百七十二章 黑暗血時代 1187](#_Toc4019)

[第四百七十三章 海魂 1189](#_Toc29902)

[第四百七十四章 上海一日 1191](#_Toc23812)

[第四百七十五章 擁兵 1193](#_Toc10111)

[第四百七十六章 我又回來了 1196](#_Toc8619)

[第四百七十七章 不解 1198](#_Toc15747)

[第四百七十八章 主義大行 1200](#_Toc17750)

[第四百七十九章 邀請 1202](#_Toc27768)

[第四百八十章 借款 1204](#_Toc2355)

[第四百八十一章 國民捐 1206](#_Toc21202)

[第四百八十二章 十罪電 1208](#_Toc21491)

[第四百八十三章 異數 1210](#_Toc15942)

[第四百八十四章 欺人太甚 1213](#_Toc24347)

[第四百八十五章 廉政 1216](#_Toc8799)

[第四百八十六章 科學家有祖國 1218](#_Toc22462)

[第四百八十七章 酸文 1220](#_Toc10444)

[第四百八十八章 迅則妙 1223](#_Toc22030)

[第四百八十九章 嫁禍 1226](#_Toc20790)

[第四百九十章 不明不白 1228](#_Toc27238)

[第四百九十一章 答辯 1230](#_Toc1172)

[第四百九十二章 行不得也 1232](#_Toc13243)

[第四百九十三章 超然內閣 1234](#_Toc24670)

[第四百九十四章 未過癮先吃苦 1236](#_Toc21152)

[第四百九十五章 單刀赴會 1238](#_Toc24585)

[第四百九十六章 相見恨晚 1240](#_Toc25907)

[第四百九十七章 誰說了算 1242](#_Toc32690)

[第四百九十八章 風雷驟起 1244](#_Toc23475)

[第四百九十九章 侈談和平 1246](#_Toc2279)

[第五百章 理性表達愛國熱情 1248](#_Toc12946)

[第五百零一章 曖昧三國 1250](#_Toc748)

[第五百零二章 威逼 1253](#_Toc17978)

[第五百零三章 不可動搖的意志 1255](#_Toc18927)

[第五百零四章 以戰促和 1257](#_Toc21986)

[第五百零五章 史詩征途 1259](#_Toc13861)

[第五百零六章 試探 1261](#_Toc12511)

[第五百零七章 利箭待發 1263](#_Toc31036)

[第五百零八章 勢如破竹 1265](#_Toc17847)

[第五百零九章 戰爭與和平 1268](#_Toc16898)

[第五百一十章 天路 1271](#_Toc28833)

[第五百一十一章 異想天開 1273](#_Toc24624)

[第五百一十二章 槍炮與哈達 1275](#_Toc11625)

[第五百一十三章 三元歸一 1277](#_Toc1915)

[第五百一十四章 高談 1279](#_Toc13251)

[第五百一十五章 闊論 1281](#_Toc16488)

[第五百一十六章 走向光明 1283](#_Toc25393)

[第五百一十七章 國會選舉前夜（一） 1285](#_Toc26911)

[第五百一十八章 國會選舉前夜（二） 1287](#_Toc29479)

[第五百一十九章 國會選舉前夜（三） 1289](#_Toc3463)

[第五百二十章 八仙過海（一） 1291](#_Toc12587)

[第五百二十一章 八仙過海（二） 1293](#_Toc22885)

[第五百二十二章 八仙過海（三） 1296](#_Toc9468)

[第五百二十三章 暗槍 1298](#_Toc15447)

[第五百二十四章 賊喊捉賊 1301](#_Toc29457)

[第五百二十五章 心照不能不宣 1304](#_Toc22253)

[第五百二十六章 紅臉白臉花臉 1307](#_Toc22508)

[第五百二十七章 毒藥 1310](#_Toc16676)

[第五百二十八章 戰雲暗涌（一） 1312](#_Toc11023)

[第五百二十九章 戰雲暗涌（二） 1314](#_Toc32266)

[第五百三十章 和平煙幕 1316](#_Toc3735)

[第五百三十一章 糖衣炮彈 1318](#_Toc19811)

[第五百三十二章 決裂 1320](#_Toc22738)

[第五百三十三章 始戰 1322](#_Toc21374)

[第五百三十四章 迷霧（一） 1325](#_Toc28481)

[第五百三十五章 迷霧（二） 1328](#_Toc4248)

[第五百三十六章 迷霧（三） 1330](#_Toc18147)

[第五百三十七章 民怨（一） 1332](#_Toc11396)

[第五百三十八章 民怨（二） 1334](#_Toc7111)

[第五百三十九章 民怨（三） 1336](#_Toc118)

[第五百四十章 民淚（一） 1338](#_Toc16947)

[第五百四十一章 民淚（二） 1340](#_Toc22548)

[第五百四十二章 民淚（三） 1342](#_Toc17880)

[第五百四十三章 第一拳（一） 1344](#_Toc27719)

[第五百四十四章 第一拳（二） 1346](#_Toc28663)

[第五百四十五章 第一拳（三） 1349](#_Toc28002)

[第五百四十六章 匪患很嚴重（一） 1351](#_Toc21345)

[第五百四十七章 匪患很嚴重（二） 1354](#_Toc24462)

[第五百四十八章 匪患很嚴重（三） 1356](#_Toc13749)

[第五百四十九章 漁家傲（一） 1358](#_Toc25512)

[第五百五十章 漁家傲（二） 1360](#_Toc10057)

[第五百五十一章 漁家傲（三） 1363](#_Toc6123)

[第五百五十二章 盤馬彎弓（一） 1365](#_Toc26527)

[第五百五十三章 盤馬彎弓（二） 1367](#_Toc22309)

[第五百五十四章 盤馬彎弓（三） 1369](#_Toc25183)

[第五百五十五章 戰西南（一） 1372](#_Toc4672)

[第五百五十六章 戰西南（二） 1375](#_Toc12577)

[第五百五十七章 戰西南（三） 1377](#_Toc8037)

[第五百五十八章 席捲天府（一） 1379](#_Toc12433)

[第五百五十九章 席捲天府（二） 1382](#_Toc29458)

[第五百六十章 席捲天府（三） 1384](#_Toc27574)

[第五百六十一章 善之善者也（一） 1386](#_Toc6852)

[第五百六十二章 善之善者也（二） 1389](#_Toc30302)

[第五百六十三章 善之善者也（三） 1391](#_Toc20018)

[第五百六十四章 討袁宣言（一） 1393](#_Toc22527)

[第五百六十五章 討袁宣言（二） 1396](#_Toc21294)

[第五百六十六章 討袁宣言（三） 1398](#_Toc29326)

[第五百六十七章 四戰之地（一） 1400](#_Toc4508)

[第五百六十八章 四戰之地（二） 1403](#_Toc27926)

[第五百六十九章 四戰之地（三） 1405](#_Toc24616)

[第五百七十章 卷土重來（一） 1407](#_Toc10272)

[第五百七十一章 卷土重來（二） 1410](#_Toc6047)

[第五百七十二章 卷土重來（三） 1412](#_Toc12832)

[第五百七十三章 二戰邯鄲（一） 1414](#_Toc10772)

[第五百七十四章 二戰邯鄲（二） 1417](#_Toc9348)

[第五百七十五章 二戰邯鄲（三） 1419](#_Toc9278)

[第五百七十六章 五戰五捷（一） 1421](#_Toc22049)

[第五百七十七章 五戰五捷（二） 1424](#_Toc29360)

[第五百七十八章 五戰五捷（三） 1426](#_Toc30218)

[第五百七十九章 燒草鋪（一） 1428](#_Toc20951)

[第五百八十章 燒鋪草（二） 1431](#_Toc31253)

[第五百八十一章 燒鋪草（三） 1433](#_Toc18145)

[第五百八十二章 疑雲（一） 1435](#_Toc26267)

[第五百八十三章 疑雲（二） 1438](#_Toc12546)

[第五百八十四章 疑雲（三） 1440](#_Toc24892)

[第五百八十五章 千里大迂迴（一） 1442](#_Toc20135)

[第五百八十六章 千里大迂迴（二） 1444](#_Toc8124)

[第五百八十七章 千里大迂迴（三） 1446](#_Toc31669)

[第五百八十八章 肥的拖�C（一） 1449](#_Toc10384)

[第五百八十九章 肥的拖瘦（二） 1451](#_Toc5214)

[第五百九十章 肥的拖瘦（三） 1454](#_Toc7109)

[第五百九十一章 瘦的拖死（一） 1456](#_Toc32590)

[第五百九十二章 瘦的拖死（二） 1459](#_Toc6377)

[第五百九十三章 瘦的拖死（三） 1461](#_Toc11043)

[第五百九十四章 湖口登陸（一） 1463](#_Toc5190)

[第五百九十五章 湖口登陸（二） 1466](#_Toc667)

[第五百九十六章 湖口登陸（三） 1468](#_Toc24274)

[第五百九十七章 絕不動搖（一） 1470](#_Toc10045)

[第五百九十八章 絕不動搖（二） 1472](#_Toc32439)

[第五百九十九章 絕不動搖（三） 1475](#_Toc20037)

[第六百章 杞人憂天（一） 1477](#_Toc25882)

[第六百零一章 杞人憂天（二） 1480](#_Toc14800)

[第六百零二章 杞人憂天（三） 1482](#_Toc13056)

[第六百零三章 瘋狂過後（一） 1484](#_Toc22693)

[第六百零四章 瘋狂過後（二） 1486](#_Toc3722)

[第六百零五章 瘋狂過後（三） 1489](#_Toc10508)

[第六百零六章 放手一搏（一） 1491](#_Toc21214)

[第六百零七章 放手一搏（二） 1494](#_Toc8081)

[第六百零八章 放手一搏（三） 1496](#_Toc30830)

[第六百零九章 艱難的抉擇（一） 1498](#_Toc6309)

[第六百一十章 艱難的抉擇（二） 1501](#_Toc16521)

[第六百一十一章 艱難的抉擇（三） 1503](#_Toc21622)

[第六百一十二章 南昌之戰（一） 1505](#_Toc18002)

[第六百一十三章 南昌之戰（二） 1507](#_Toc13955)

[第六百一十四章 南昌之戰（三） 1510](#_Toc26772)

[第六百一十五章 悲與喜（一） 1512](#_Toc3751)

[第六百一十六章 悲與喜（二） 1515](#_Toc23306)

[第六百一十七章 悲與喜（三） 1517](#_Toc8122)

[第六百一十八章 邀請（一） 1519](#_Toc25364)

[第六百一十九章 邀請（二） 1522](#_Toc30709)

[第六百二十章 邀請（三） 1524](#_Toc8949)

[第六百二十一章 針鋒相對（一） 1526](#_Toc4540)

[第六百二十二章 針鋒相對（二） 1528](#_Toc12292)

[第六百二十三章 針鋒相對（三） 1531](#_Toc10112)

[第六百二十四章 洗塵（一） 1533](#_Toc21378)

[第六百二十五章 洗塵（二） 1536](#_Toc15310)

[第六百二十六章 洗塵（三） 1538](#_Toc4840)

[第六百二十七章 彌天大勇（一） 1540](#_Toc7885)

[第六百二十八章 彌天大勇（二） 1543](#_Toc17394)

[第六百二十九章 彌天大勇（三） 1545](#_Toc17592)

[第六百三十章 影響（一） 1547](#_Toc20913)

[第六百三十一章 影響（二） 1549](#_Toc7448)

[第六百三十二章 影響（三） 1551](#_Toc17248)

[第六百三十三章 二十一條（一） 1553](#_Toc22721)

[第六百三十四章 二十一條（二） 1556](#_Toc23265)

[第六百三十五章 京華帝王夢（一） 1558](#_Toc15595)

[第六百三十六章 京華帝王夢（二） 1560](#_Toc4095)

《理想年代》

回到百年之前，開始於紛亂的理想年代。積弱百年的國家，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受盡屈辱的民眾，用血淚寫成的悲壯歷史。

他切身感受到這個無可救藥的國家漠視人民的疾苦，偏偏還有一群為了理想，縱以無量之血，染成民國地圖，亦所不惜的英雄！印證着他掌握的有限歷史，責任便加諸其身。他不顧一切的…

# 正文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一）

街頭圍觀的群眾皆現露出厭惡的表情，一雙雙盯着他似要噴出火來憤怒的眼睛，還有興災樂禍的口吻和冷嘲熱諷的聲音，還有那不言自明的排斥與憎恨……

一切的一切，真實的都圍繞在身着城管制服的李想身邊，走馬燈般地在噩夢中翻騰着。他想逃，卻無處可逃，四周擠滿了圍觀的群眾。

李想還在噩夢中絕望的掙扎，身子抽風似也劇烈地哆嗦着，汗水又一次浸透了衣袍。一雙臟兮兮的小手將一盛水的四處缺口的海碗湊在他嘴邊，勉強喂入幾口，緊接着，多餘的水順着嘴角溢出流進衣領。這雙小手慌忙的幫他擦拭流進衣領的水漬。

“阿彌陀佛。一定要活過來啊。你死了，我白救你一回了。”這一臉篷頭垢面的乞丐少年還不忘向滿天神佛祈禱，聲音軟綿綿的稚嫩。要是李想醒着，一定會一腳踹開這個娘娘腔。　　一名老乞丐從小乞丐手裡接過碗去，嘆道：“阿水，這個不成的了。你也別太難過，這是他的命，也是我們的命。看他原來身上的洋裝，定是富貴人家的公子爺，當初還以為在鄂江撈上一個寶呢。能救活，我們肯定能討到不少好處。像他這樣子……”看見小乞丐鐵青得嚇人的臉色，老乞丐餘下的��嗦話只有咽回腹中，搖着頭蹣跚的走了開來。

老乞丐蹲在火堆邊，拿起根燒火棍隨意的撥弄，火焰似乎也在輕嘆他們任世事撥弄的命運，不由自主的命運。

春寒料峭，四處透風的劉家破廟根本無法遮風擋雨。幾個乞丐全都圍在着火堆邊取暖，安安靜靜的，他們連說話的力氣也不願浪費。

這一年正是清光緒三十二年，春，長江中下游地區自開春以來連降暴雨，洪水泛濫，長達數月之久，湖廣一帶災情十分嚴重，百姓四處逃亡。

此刻，聚集在漢口劉家破廟的乞丐多是流亡的災民。同是此刻，劉家破廟裡昏迷多少天的李想還在無休止的做那個身在天朝為城管的噩夢，全不知其身已經逆流時空百年。

“在說什麼呢？”李想恍惚中聽到了那老乞丐和小乞丐的對話，從無休止的昏沉與噩夢裡慢慢清醒過來。但神志略一恢復，身上傳來的痛楚像是經受凌遲酷刑般的劇烈，使得他倒吸兩口冷氣，險險的差點痛昏迷了過去。

陡然間，最先想起的還是噩夢中纏繞他的一切，他驀地一凜，一瞬間竟是忘了所有的疼痛不適。這噩夢中的一切都是真實發生在他身邊的，有關厭惡，嘲諷，排斥，甚至憎恨，這一切都只因為他是城管，這個有關天朝最大的笑話部門。

“老子是城管……又怎麼了？老子又沒有強姦、殺人、放火……憑什麼看不起老子？”李想的嘴角微微抽搐，卻已說不出話來。提起全部氣力，只勉強睜開了雙目。頭上是現出幾顆星亮的漏屋頂，一顆滾圓的水珠落下，打在他的額頭，化成碎玉四濺。地上火堆光亮剌目，他又一陣頭暈。

“這又是那裡？”李想腦海依舊昏昏沉沉，心中多出一絲茫然，一絲疑問。半晌，才看清身處一間破廟裡。這破廟破的古味十足，有一種文化沉澱出的品位，他不禁胡思亂想。　　心神稍定，又想起做城管的日子，人類所能夠擁有的一切負面情緒，厭惡、嘲諷、憤怒、排斥、憎恨……出現他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臉上，一幅幅、一楨楨像是高倍清晰的電影畫卷，從腦中掠過，最後定格在一個清新如江渚雲霞的美麗女子，鄙視的神情之上……

他心如刀割。雖然當時是為了混入天朝體制內抱個鐵飯碗，卻也是真是全心全意的心甘情願做城管，如今後悔又是無法自拔……畢竟是個鐵飯碗啊……但他可以不在乎任何人對他的看法，唯獨對她的不能。

唉！做城管，鴨梨真的很大。

“咳咳咳……”心思激烈動蕩，劇烈的嗆咳從喉中掙出，胸堂也隨之拉風箱似的起伏不定。大團大團的冷空氣吸進肺腔，慢慢冷卻動蕩的心神。

小乞丐正拿着竹湯勺在火堆上架起的破陶罐里舀什麼，另外幾個乞丐全都伸長了脖子看着他。他們聽到身後聲響，全都回過頭來，小乞丐驚喜得跳了起來，丟下湯勺撲過來，語無倫次的叫道：“醒了？我……我還以為你再也……”　　誰啊？李想傻傻的看着陌生的小乞丐，他現在搞不清楚是什麼狀況。一覺醒來，陌生的人，陌生的地方，一切都是這樣的陌生。此刻才仔細的回憶，前因後果斷斷續續。怎麼來的這裏？來這裏之前在那裡？一點印象也沒有。腦子以從未有過的高速運轉，像是超負荷工作的CPU，想得太多太久，腦子不住隱隱作痛。　　他一手扶額，掙扎的想要坐起，小乞丐立刻上前幫他。他用斜視的目光仔細打量近前的小乞丐，小乞丐很是關切的看着他，可是他確實不認識這個小乞丐。　　李想全身肌肉筋骨酸痛無比，緩緩的活動手腳，發現沒有傷筋動骨，估計着是自己躺太久了欠運動。　　“這是什麼地方？”　　“劉家廟。”火堆旁一直注意這邊動靜的老乞丐搶着回答。　　李想聞聲看過去，才注意到他們的存在。老乞丐邊上幾個小乞丐看他眼睛望過來，也連忙的點頭附和。　　劉家廟？這個地名實在是即大眾又普及，李想是即熟悉也陌生。李想一臉白痴的看向扶他的叫阿水的小乞丐。　　阿水也點點頭，笑道：“是劉家廟。漢口，劉家廟。這破廟我們習慣稱劉家廟，其實原來叫興隆寺。”　　“漢口？”小乞丐嘮嘮叨叨的說著，李想忍不住重複了這句非常古老，如今已經很少使用的地名稱呼，腦子更加的糊塗了，還是一臉的白痴。　　老乞丐忍不住插嘴道：“劉家廟不知道，劉家廟車站聽過嗎？”　　李想還是一臉白痴的搖搖頭。　　老乞丐旁邊的一個長得豆芽似的小乞丐也插嘴道：“官家稱江岸火車站。”　　“哦。”李想恍然大悟的點點頭，原來在武漢，這地他熟。　　老乞丐和小乞丐們也齊齊的恍然大悟的點點頭，說劉家廟他當然不知道，他一個留洋回來的人非富即貴，怎麼可能知道民間胡亂稱呼的劉家廟？跟他一提官面稱呼他一下就明白了。這更加堅定他們先前的猜測，他們在鄂江撈到寶了，這一身洋裝的年輕人非富即貴。他們救了這位假洋大人一命，這位假洋大人總會有一點回報？　　李想左看右看，這地他熟，但是看來看去，卻越看越陌生。他完全可以確定江岸火車站沒有興隆寺，沒有這破廟，也沒有穿得他們這樣破爛的乞丐。李想臉色越來越難看，他們這是在耍爺爺呢！　　李想爆喝一聲，“放屁！武漢怎麼還會有這樣的破地方！欺爺爺啊！”　　李想這一喝，真有做大爺的威風，老乞丐很有奴才氣質像是條件反射的立刻一陣點頭哈腰。他媚笑道：“爺，咱怎敢欺您吶！光緒二十四年張南皮建的江岸火車站，袁世凱還作為欽差南下剪綵，居今不過八年。”　　李想意指氣使的喝叱更使眾乞丐相信李想的身份不凡，更是肯定撿到寶的竊喜，對李想更加的客氣現媚。　　“光緒二十四年？”李想覺得很搞笑，這群人有精神病。“二十一世紀還有人這樣記事。”　　李想的自言自語老乞丐聽得一知半解，不過這漢口這個華洋混居的大都市討生活，還是有一點見識。“咱們小老百姓一直都是這樣紀年，您是喝過洋墨水的爺，自然要用西元紀年。”　　李想哭笑不得，他是地地道道的土狗子，什麼時候喝過洋墨水？他怎麼就這麼肯定？揮揮手像是趕蚊子似的，道：“什麼跟什麼？這都什麼年代了？”　　小乞丐阿水這他耳邊脆生生的應道：“回爺，如今是光緒三十二年。”　　李想微笑的看他一眼，當回味過來之後笑容卻僵住了。如今是光緒三十二年，這句話真把李想嚇住了，他發現自己全身像是被某個武林高手點穴，已完全不能動彈，張口欲語，也只在喉中含混地吐出幾個音節，又是一臉很白痴的樣子。　　以前整蠱惡作劇的情形又再現於眼前，李想驀地明白過來，又是一臉的恍然大悟。有人整他，還玩的是時下最流行的穿越！以爺的智商，能讓他們幾句話就真相信自己穿越了？行！爺就配你們玩一場穿越秀，看誰在玩爺！　　此時，天已全黑，外面風雨交集，還有洪水濤天。　　李想也偎在火堆邊，有點冷。他慢慢的喝着阿水送上的一碗粥，他已經餓得分不出滋味好壞，呼嚕呼嚕的熱騰騰的希粥三兩下喝下肚。他還沒飽，再看幾個乞丐們還在慢吞吞的喝着一碗極稀的米粥，他的碗里還有阿水給他撈的一點乾貨，他們的碗里卻是實在的希得不能再希。阿水看李想猶有未盡的在添嘴巴，把自己的半碗希粥推了過去。李想看了，想接着，手伸出又推了回去，他要是喝了，小乞丐今晚就得餓肚子了。就算知道這是個整人的真人秀，他也是不忍心。　　那老丐坐在一旁烤着火，一邊呼哧的喝粥，一邊對李想說道：“爺，您真是貴人大福大貴的命，還真硬。在鄂江把您撈上來時我們都以為您沒得救了，阿水不放棄，一直照顧您，不想您真活過來了。”　　李想不置可否，也很配合的看向阿水。在小乞丐雖然篷頭垢面，但是還是可以看出他臉部清秀的輪廓，長得有點娘娘腔，說話也有點娘娘腔……李想果然這樣的給他下了評論。　　老乞丐又抬頭向外看看如墨漆黑的天色，他又擔憂地對阿水道：“一天過去了，你今日討到了幾文錢？金老大又該來收例錢了，別沒由來地惹他動怒啊！”　　阿水低頭不語，為了照顧李想，他根本沒有討到多少錢，交份子的時候挨打挨罵是少不了的啦。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二）　　李想輕哼一聲，在心裏嘀咕着這做秀也太真實了，個個都是演技派。打斷阿水慌慌不安的胡亂心思，只是隨便的順口問道：“金老大是誰？”　　其實這句話問出來，在他的心底已經開始懷疑自己是真的撞狗屎運――穿越啦！　　“漢口哥老會在劉家廟的老大，咱們在這個地界討飯吃就得給他交份子錢。”老乞丐很恭順的回著，他現在真把李想當成寶了，也許還能藉著李想擺脫乞丐的命運。　　李想看他一眼，關於穿越的疑問在心底發芽，立刻就生根，茁壯成長起來。他越來越相信自己穿越的事實，卻又很不願意相信，也很害怕相信。看着老乞丐和小乞丐們一臉認真的表情，他實在看不出一點點作戲的成分。作為一個優秀的被大眾厭惡唾棄的天朝城管，分辨一個人是否說謊的本事比起天朝警察還是差一點，但是絕對差不了多少，這點自信他還是有的，除非他們全是金雞百花影帝――戲里戲外都在裝。　　他現在倒是希望老乞丐和小乞丐們，突然的一下撕開臉上的人皮面具，原來是一幫閑得蛋疼的損友在對自己壞笑：“嚇傻了吧？夠不夠刺激？”　　可是，他實在不相信，他的那些損友有這樣的手筆，折騰得出這麼大的真人秀，就為了整蠱他？　　李想獃獃的坐在那裡，又出現一臉白痴的表情胡思亂想。這真的是穿越了嗎？還是光緒三十二年？這記法他不熟，也不知道西元紀年是多少年？離1911辛亥革命還有多少年？　　李想想到這裏，忍不住就面對搖擺不定的火焰苦笑一聲。想得越多，越覺得這一切都那麼荒謬，只是一回首，竟是百年身。兩世為人，真的是兩世為人啊！　　生活在原來的時代，身邊的一切都那麼熟悉。身後有家人，身邊有損友，活的好不自由快活。看多了穿越的小說，聊天打屁的說起穿越的話題是站着說話不腰疼，純粹就是不負責任的YY扯蛋。如今真正穿越來到這個風雨飄搖的年月，正是中國積弱到不能再弱的光緒三十二年，即使歷史書上看得再多，真實面臨時，周圍的一切依舊都是那麼的陌生，是使人從心底感覺恐懼的陌生。在這個陌生的世界，自己身無長物……口袋裡還有幾張用不出去的人民幣和浸過水的手機，沒有親人，沒有朋友。這種空蕩蕩四處無依無靠的感覺就是一種莫可名狀的恐懼！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以前為了一個鐵飯碗做城管，以為這樣的人生可以稱之為慘淡，與小販爛仔地痞們的戰鬥偶爾也需要正視淋漓的鮮血，李想也以為自己曾經已經是一個真的猛士了。原來活生生的穿越，才是慘淡的人生的開始。而穿越給與李想的第一感覺竟是莫名的恐懼，這讓他這個自詡的二十一世紀的猛士情何以堪？　　什麼問鼎天下？什麼雄圖霸業？什麼指點江山？什麼數風流人物？什麼時代弄潮兒？真以為穿越是好玩，是看YY小說？李想現在連個溫飽問題也沒有解決，剛剛阿水給的一碗極其難吃的稀飯也沒有吃飽，他還不知道自己在這個時代該怎麼生存下去？難道要加入千年傳承的中華第一大幫會，非常有前途的職業，丐幫做乞丐？　　穿越到這個鬼年代，他到真願意回到百年之後，繼續做那個被人瞧不起只是混吃等死的城管。這個鬼年代，連個上網也不可能……　　胡思亂想一陣，當然是什麼結果也沒有。但是他八成是相信自己穿越了。如此也罷，天命如此，只好隨遇而安，先。　　就在火堆旁，痴痴的望着跳躍的火焰，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突然就聽見耳邊一個熟悉的娘娘腔低喚了一聲，李想的身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爺！？”阿水看着一臉白痴發獃的李想輕輕喚了一聲，真怕他這個活寶受到什麼刺激變傻了，不然他的辛苦就全拋鄂江打水漂了，忍不住緊張的顫聲連道，“爺……”　　一聲接着一聲，李想掉了一地的雞皮疙瘩。扭頭就看見阿水那張篷頭垢面有點娘娘腔的臉出現在面前。這小乞丐對李想滿臉的關切，看得李想更是一陣陣的惡寒。　　火堆邊上另一個小乞丐看阿水對他那麼客氣，小眉頭皺起來，很不屑的道：“還真把自己當爺了？”　　“沒規矩！”邊上的老乞丐說著一巴掌拍在他的後腦勺，打得他差點撲倒在地，疼得齜牙咧嘴的也不敢反駁。　　李想想着自己大約昏迷有不少日子了吧？在這裏白吃白住，還要他們照顧，這些乞丐自己都吃不飽，還要給他分食。也難怪他會有意見。　　李想有些黯然收回目光，卻落在風雨交加的黑夜，真是看不透這風雨的變幻。穿越百年到這裏，該怎麼辦？難道，穿越百年就是為了做乞丐？　　此刻，沉重的腳步聲傳來，打斷李想的胡思亂想。幾人冒雨闖了進來，不斷跺腳抖落身上的雨滴，一個大咧咧的聲音叫道：“喂，老不死的，還有你你你……小鬼，上份子了，今天的收穫全他媽拿出來！”　　身邊的小乞丐阿水早就嚇得沒有了聲音，下意識的抓住了李想的胳膊。其他幾個老小乞丐也早沒了聲音，看來平時是被他們欺負的很慘。　　另一人走了過來，在李想身上踢了一腳，卻是對他們的金老大怪聲叫道：“咦，這小子居然活過來了？小鬼，你奶奶的，還真有一手！”　　李想目光倏縮精銳，凌厲如刀似劍。小時候就是他把別的小孩堵在巷子口搶人的早飯錢，一直橫行霸道為非作歹慣了的他，誰敢用這如此放肆的態度對他？從來都只有他對別人耍橫的份。那個被李想瞪了一眼的小鱉三被嚇得心裏一突。　　但是老小乞丐們是聽他們使喚慣了，乖乖的都把身上的銅子全翻出來獻上。而小乞丐阿水害怕歸害怕，抓着李想胳膊的時候卻只拚命將他往身後掩送，又想護着李想，又不敢對那幾人違逆半分。這使剛剛被李想嚇住的小鱉三又瞬間恢復了橫樣。　　“這是今天的份子……”小乞丐抖縮着從懷裡取出幾文錢，討好般地送到小鱉三的手裡。　　小鱉三將銅錢在手裡拋了幾拋，頗為不滿，純粹是習慣的抬起一腳把小乞丐踢翻在地，叫道：“就這麼點？小鬼，你奶奶的也太懶了！”　　其它幾個老小乞丐都嚇得縮在牆角的一邊，雖是驚嚇之中，卻人人臉現憤慨之色，卻又是敢怒而不敢言。　　小乞丐翻身敏捷的爬起來，弓着腰作揖求道：“對不起老大。可是下了一天雨，城裡行人太少……”　　李想一聲冷笑，他已經是忍無可忍，一把扯着還在求饒的小乞丐後頸衣領拉到身後，站了起來。　　李想剛起來，便給兩名小鱉三圍了上來，其中一個戟指喝道：“你這個小嘍��病撈給，老子滾一邊去，這裏沒你說話的餘地。”　　李想冷哼一聲，也懶得搭話，直迫上前去，一臉陰沉如水，雙眼直冒凶光。　　先前被他一眼瞪去嚇住的人首先受不了李想欺壓過來的威勢，揮着打狗棒撲了過來，一棍子照李想腦門敲下。　　李想飛出一腳。　　“砰！”　　那人給踢得打狗棍脫手，身子離地��飛，重重撞在已經腐朽的門板上，登時一陣木碎折裂的聲音。　　劉家破廟內人人動容。　　其它幾名金老大帶來的人給李想這一招嚇寒了膽，退往一邊。　　老乞丐和小乞丐則不能置信地瞧着李想，還相信李想有這樣的功夫。　　李想不屑道：“就這點本事，也敢橫行霸道？”　　金老大喝道：“哥老會的家事，閣下還是少管。得罪了我們，今後你只怕寸步難行。”　　老乞丐終於鼓起勇氣，沉聲道：“我們一向是守規矩的，你也不用老欺負我們。”　　李想指着金老大笑道：“今天我就帶你欺負一下他們。”　　金老大獰笑一聲，使了個眼色，登時有兩人撲出，亮出白慘慘的刀子，揮刀疾斬李想。　　李想冷哼一聲，左右開弓，在兩柄刀斬下前，先一步打在兩人小腹處。　　那兩人給擊得倒跌在金老大身上，三人同時變作滾地葫蘆，狼狽不堪，剩下的幾個人噤若寒蟬，更不要說動手了。　　老乞丐與小乞丐們則看呆了眼。　　李想好整以暇地拍拍手道：“怎麼樣？還要不要收份子錢？”　　老乞丐一聲不響，向小乞丐阿水打個眼色，硬把還想追去打人李想扯回來，道：“爺，使不得。”　　金老大在廟門外跳腳大罵道：“明天，記住，明天在你小子，到晚你就準備給他收屍吧！”　　幾人又將那老乞丐臭罵了一通，訓了一番話后，才威風凜凜地奪門而去。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三）　　廟門外大雨如注，百年前的幾個地頭混混灰頭土臉的冒雨走了。　　從來只有佔便宜不肯吃虧的李想沒有宜將剩勇追窮寇，小乞丐阿水不敢看向他，放開他的衣袖，只低着頭輕輕揉着被踢的隱隱作痛的胸口，那老乞面色儘是愁苦，不禁嘆道：“爺，我們這回創大禍了，他們說得出做得到。咱們還是把份子錢湊齊，明天交過去。別為這點意氣，沒來由地害了爺一條性命！”　　接着破廟裡剩下的就是沉默。　　李想無奈的苦笑，知道是他們膽怯了，被欺壓到這個地步，連反抗也已經是沒有勇氣。再看廟外，風聲雨聲越來越急，廟內火堆里的火光也越發黯淡，神案上破敗的神像佛爺在黯淡火光之映射下，曳出妖異獰猙的影子來。　　這一夜，註定漫長而鬱悶。　　李想坐在火堆邊，抱着膝蓋，獃獃的看着頭頂破敗百漏的屋頂，火光明暗不定的照在他這獃滯的表情有點傻有點白痴。夜越來越深，氣也越來越寒，天被捅破似的大雨沒有個停歇的兆頭，賊老天也不管這人間洪水濤天，生靈荼癱。　　直到現在，他還有些不能接受現實。估計誰中了比雙色球概率還要低的穿越頭彩，也一時半會的接受不了這個現實。　　回首已是百年身啊……　　身在並不遙遠的、也是近一個世紀前的離亂年代，如今不再是回望過去，在故紙堆里翻着沉重的歷史書，卻如霧裡觀花，那樣模糊不清，那樣撲朔迷離，甚至，那樣不可思議……不過再多的不可思議，也沒有身處百年前歷史洪流的不可思議，如今是他也是歷史……　　眼前小小的火星閃動，是火堆爆開的火花。老小乞丐們熬過剛剛的沉默，開始不時低聲的談論着什麼，慢慢消除了剛剛緊張鬱悶的情緒和氣氛。他們低聲議論的聲音還沒有破廟外風聲雨聲大，是一種別樣的安靜。反正被金老大和李想這麼一折騰，這些人不論是緊張還是什麼的，有點不敢入睡，或者難以入睡。　　李想即使與他們肩並肩擠在火堆邊，也只覺得孤獨和寂寞，這種孤獨和寂寞是跨越了百年時空的距離……兩世為人啊！　　這些個老乞丐和小乞丐們，掙扎求存面臨的慘淡人生不過如是，這裏畢竟是他們從小生活熟悉的世界。而他熟悉的一切，卻是在百年之後。他從事的是天朝非常有前途，卻也使人鄙視的職業：城管。生活再平常不過，沒有百年歷史的波瀾壯闊，盪氣迴腸，但是卻平平安安，衣食無缺。　　光緒三十二年，即使李想不知道今年西元是多少年，也知道光緒這個短命皇帝快死了，滿清也快倒了，辛亥革命也快到了。　　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一個殺機四伏、危險重重、激動人心、令人屏息、中華大地已經處處埋着革命火種、熱血青年懷抱着救國救民的崇高理想的年代！穿越到這個年代，李想也止不住的好奇，到底，辛亥革命發生了哪些事情呢？這段歷史的真相又有那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這個理想年代，作為那些已經超越時代局限的革命者個人，他們堅韌不屈，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和歷史感，百死不撓神聖使命感。在個人英雄主義的激勵下和民族主義的感召下，那麼多堅忍不拔的革命士兵、知識分子，拋頭顱，灑熱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國。　　辛亥革命，這個宏大、雄壯的歷史過程，正是在某些英雄個人的主觀意志活動下達成的。真是期待，或許能夠親眼目睹這些英雄的風采。　　李想坐在破敗的劉家廟裡，此時他的心情，也如這裏的破廟一般空空蕩蕩，一時回蕩到百年之後安逸的舒適生活，一時又激蕩的熱血澎湃在百年之前的理想年代。　　“爺……”身邊突然響起了一個低低的聲音，“你沒事吧？”　　李想從無休止的胡思亂想中猛的驚醒過來，就看見小乞丐偏着頭，眼神躲躲閃閃的藏在火光照不到的陰影裏面，長長的眼睫毛一閃一閃的，長得還真是娘娘腔啊，李想頓時就下意識的想要閃人，心裏一陣惡汗。還有他們張口爺，閉口爺的稱呼，這也是他不舒服的原因之一。　　但是他畢竟是他的救命恩人，李想只是微微搖頭，道：“我沒事，幾個小混混而已，有什麼了不起？他們還敢來，我打得他們生活不能自理。”　　小乞丐噗哧一聲，又趕緊收斂了，咬着嘴唇，今晚李想給不他們出了一口氣，開心是開心，卻也犯愁。最愁的就是老乞丐了，他在漢口討飯這麼多年，他是最清楚長江流域幫會的勢力。　　“爺，強龍斗不過地頭蛇。這事您就不要插手了，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這麼多年了，也沒什麼不妥。”他害怕把事情鬧大，即使李想真是可以帶離他們脫困的活寶，可總要先應付金老大，不是？　　一看到這些膽小如鼠，只知道息事寧人、逆來順受，沒有一點點反抗精神的天朝良民，李想氣就不打一處來。他摸摸鼻子，充滿不屑的冷哼一聲，低聲笑道：“你們越是逆來順受，越是不敢反抗，那些敲骨吸髓的階級敵人越是肆無忌憚，咄咄逼人。還誰還敢過來收份子，看見了，就一哄而去，打他們個生活不等自理。就像這樣一樣，誰還敢來份子錢。”　　乞丐們只是眼神複雜的看着李想，他們怎麼也鼓不起這樣的勇氣，氣氛又變得沉悶鬱悶。　　風雨沒有停下來的打算，李想的胡思亂想也沒有停下來的打算。但是李想畢竟是剛剛蘇醒的人，一場架打得也消耗盡了他體內儲存的最後一點能量，實在的累及了，就這樣在胡思亂想中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李想做了一個夢，回的百年後的世界，他只是龐大的天朝城管隊中不起眼的一個小城管。　　“同志，同志……求求你們可憐可憐，放了我吧！”　　將裝滿白菜蘿蔔的木板車用繩子拉在身後，大嬸跪在地上，四肢着地慢慢挪動，屈膝行走幾部，想要上前拉住李想筆直的城管制服的褲子。邊爬邊討饒着李想能夠法外施恩，汗水從她層層溝豁很深的皺紋臉上一滴滴地滾落，拉車的繩節已經深陷入肩，火辣辣地痛着。　　李想輕巧的退後兩步，躲開了大嬸指甲縫裡全是泥的雙手，很不行的撇了撇嘴角，很快又恢復高傲的鐵面無私，要做城管，心首先就要硬。你今天放了他，他明天不會辦證，只會繼續無證上街，比野草頑強的多。這位大嬸一看就知道是新加入的無證小販，逃跑時一點技術含量也沒有，被同樣初出茅廬的李想給堵住了。　　鬧市裡人來人往，漠然的目光間或掃過，但更多的則是不言自明的排斥與憎恨……全是衝著李想這個城管的。　　“看啊，這城管又在找小攤販子的麻煩。”一人指着李想露出厭惡的表情鄙視道。　　另一人挑了挑眉，有些同情的道：“你看大嬸，淪落到這步田地，真不知道是造了什麼孽！要不是生活不下去，誰會去作小攤販子？這個城管死不肯不放，是要斷大嬸最後一點生活的希望嗎？”　　圍觀者的竊竊私語漸漸成了震耳欲聾的冷嘲熱諷，人們同情大嬸的遭遇，越是痛恨擺着比包公還要鐵面無私的李想。憤怒道了一定程度，不知道是誰，先亂扔石塊爛菜恭弘=叶 恭弘。開了一個頭，跟着就一窩蜂的人追逐李想亂扔石塊爛菜恭弘=叶 恭弘。　　更多的人拍手稱好，還要家長拿着李想做絕佳的反面教材現場教授孩子，道：“看到沒有，小孩子如果不上進，送你作人人喊打的城管。”　　李想發出一聲聲嘶力竭的嚎叫，喝住幾欲癲狂的人群四分之一的愣神，他回身抱頭鼠串，從人群中發足狂奔出去。即使在發力狂奔，李想的身子不住地顫動着，手足是反常的冰涼。同樣生活在這個社會，李想也同樣是混口飯吃而已。　　李想只選人少的巷子穿行，失魂落魄，卻已淚流滿面，喃喃地神經質似的不停重複道：“我也想要一個體面的工作……我也想為人民服務……我也想被所有人尊敬……”　　一條條小巷被拋在身後，李想不知不覺在夢裡已出了無人的郊區，在雜草叢生的樹林中胡亂地走着。足下一絆，重重摔倒在地，人竟然因為慣性飛出去老遠，李想似乎心疼的神經也麻木了，或者是夢裡除了心裏的痛之外，根本感覺不到身體的疼痛。顧不得自己摔到什麼地方，胡亂的爬起來，背靠着一顆樹，望着天空，灰濛濛的。　　天空的顏色如他的心情，李想眼神中並不如何憤怒，只是漠然地看向遠方的天際，透出深深的疲憊，彷彿所有的一切，都和他再無關係。這個世界已經和他相隔百年時空，只留下無法穿越的思念……一段不堪回首在百年後的未來，還有永遠回不去的溫暖家庭。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四）　　火堆還在拚命燃燒，老小乞丐不知道何時也睡下，卷屈在這一點溫暖的邊緣，廟門外風雨不減。在這個年月，他們沒有成為路邊的凍死骨，似乎已經是一種幸福了。　　李想一顆心時而沉時起，臉上卻是一如既往的木然，看似平靜。這夢是虛幻泡影，可樁樁件件又都是他做城管是親眼所見，甚至親手施為。他跟隨了他師傅做城管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個月，但是對這個職業，實在是了解得太深太深了……　　夢裡，淚水滑落面頰，灑落在亂糟糟又濕又冷的地上。　　李想睡在冰冷潮濕的地上，夢裡被當過街老鼠追打，抱頭鼠串的跑到不知道夢境的什麼交流，背靠一顆樹，只覺渾身沒有了一絲氣力。他可不知道這是夢，只是喘息着，喃喃自語地道：“不要放棄，我不會放棄，這可是鐵飯碗啊……千萬別放棄！好歹也是混進國家公務員的體制內……抓住的鐵飯碗沒有再丟掉的道理……”　　李想的目光仍停在遠處夢裡那如他心情一般的灰濛濛的天空，那喃喃的低語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紛飛的石頭菜恭弘=叶 恭弘，沸沸揚揚的嘲弄譏諷，交織成雜亂的大網，一點一點地收緊。他就是一個笑話，一個關於天朝城管的笑話，不過他就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其中之一罷了……這也夠讓人鬱悶的啦。　　恍惚中，大嬸大媽哀求的聲音又回蕩這周圍。　　“同志，同志……求求你們可憐可憐，放了我吧！”　　“同志，我上有老下有小，不容易……”　　“不，不要再打我，同志！都是我不好，我不擺地攤了，咱們立刻把攤搬走，您別沒收啊！”　　但驀地，那膽小怕事只懂哀求的大嬸大媽們的老臉轉眼成了繁華街頭的群情洶湧，一雙雙盯着他似要噴出火來憤怒的眼睛，還有興災樂禍的口吻和冷嘲熱諷的聲音，還有那不言自明的排斥與憎恨。　　“還是人嗎！”　　他們的臉上只有不屑與輕視，毫無感情的聲音殘酷得避無可避。　　“果然是鐵面無私，用一個小攤販子一家人的生活來源鋪展你城管的功績而陞官發財，不知道需要抓多少小攤販子才能生一級？”　　“我這不也是為了生活……我的難處誰來理解……個有個的立場，誰也怨誰。”心中的酸楚竟是如此地清晰，但是給予自己的辯解亦是如此的軟弱無力。　　他在夢裡竭力掙扎，無語問天，天灰濛濛的，視線卻不能及遠。一口氣嗆住，劇烈的嗆咳從夢裡驚醒。　　李想坐起，順着胸口大口喘息，竟是汗流夾背。　　四下張望，還是在那個劉家破廟裡。原來剛剛的才是一場噩夢，可是，穿越逆流百年時光，何嘗不同噩夢一般，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雨終於停了，火堆快要熄滅了，風卻吹得更加的冷了。此時天黑的邪門，當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乞丐們冷的不行，緊緊的捲縮成了一團。李想抱來一些廢柴，把火燒旺了。　　只是添再多的柴，火少的倍旺，他也是覺得劉家破廟裡的每一個角落依舊是那麼陌生，那麼遙遠，那麼的灰濛濛、陰慘慘、冷冰冰的。百年的時空距離，有多少東西是無法跨越的？從此以後就真是孤家寡人了，無親無掛，無錢無權，今後又該怎麼辦？　　劉家廟的老乞丐和小乞丐們對他也很尊重了，可是他們能夠了解他的心思？只怕李想說出來，他們也只會把他當成一個精神病。若被送去洋人的精神病院里，他這一輩子也休想出來了。碰上穿越還不如回去做他那個惡名昭諸的城管，享受人民投過來的目光帶着嘲弄，又像是譏諷。這些給他感受到的是不痛不癢，也不怕掉一塊肉來。只是愧悔也無用了，如果那樣，痛哭一場又能夠回去做他的城管，那也很好。但是穿越已經成為即成事實，只能輕鬆坦然的卻接受這個現實。只是別人穿越不是做皇帝，也是做王爺，做世家少爺，他穿越卻要做乞丐。別人的路寬敞開明，他的路卻是茫茫然然的皆不見。他覺得這個時代的一切對他有着一種近乎冷酷的陌生，孤身在這異域時空，心像泡在冰水裡一樣，徹骨透髓的冷，還有獨蒼然而涕下的茫然……　　直到天明，李想的精神也逐漸好轉。　　李想先前在劉家廟昏睡了好幾天，老乞丐還以為他死定了，阿水費盡心力，才把他救醒。穿越前後他是一點也想不起來，穿越有風險，還有后遺症。　　經過昨夜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噩夢連連，李想終於想通了：自古能成大事立大業的人，有哪一個不是幾經磨難就平步青雲的？那一本穿越小說的主角沒有翻雄圖霸業？自己孑然一身穿越道百年前，也不能輸那些小說的主角啊。記得以前看過的一本叫做《篡清》的穿越小說，狗血的作者給主角徐一凡那個二百五赤手空拳降臨清季，一樣的數盡風流人物，一樣的挽起中華天傾陸沉……那經歷的磨難堪稱傳奇。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張空拳於戰文之場，策騫步於利足之途。”連這一點小小挫折都經受不起，還談什麼雄圖霸業，救國救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主大地沉浮，數風流人物……　　嗯……現在想這些都還有些太早，穿越在這個年代，總該在青史留下點痕迹，這個想法有志氣，只是，先要解決溫飽問題，最低的生活保障。這兒的風太大，破廟門已經在昨天與地痞的戰鬥當中打爛了，唉，戰爭就是破壞。　　他的身子打了一個寒顫，有點受不起風寒的樣子。如今除了這破廟，他在這個年代還真的已無處可去了！　　此時李想的身上，這個時代的錢分文沒有，幾張人民幣也沒有人收。　　“咚，咚，咚。”劉家廟火車站那巨大的自鳴鐘鐘樓響起一串鐘聲，遠遠的傳過來。　　聽見火車站的鐘響，乞丐們也都起來了。　　“爺，早起。”　　“今兒好天氣。”　　他們起來第一件事情，也是唯一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去乞討。他們當然不會叫上李想這個活寶，李想也不會和他們去。　　他尋思找個什麼發財的路子。　　李想便在破廟大院里找到一口破水缸，里盛滿昨夜落的雨水，就着雨水洗漱一番，打起精神今日準備要進城裡一趟�D�D看看百年前長江流域第二繁華的港口漢口，那裡有的是有錢人，說不定碰見個把冤大頭，尋到一個什麼發財的機會。　　劉家廟就在鄂江邊的碼頭不遠處，離劉家廟火車站也不遠。據百度載：江岸火車站建於1898年4月，建站時定名為“漢口江岸火車站”，地處劉家廟所以當地人俗稱“劉家廟火車站”。現在劉家廟這個地名早已消失，年青人基本不知道。張之洞修建的京漢鐵路的終點也是在這裏，而不是很多書上寫的玉帶門車站。原先京漢鐵路上的列車通過這個車站開到江邊的火車輪渡越過長江，再開上粵漢鐵路，去往廣東。這個車站一直是連接南北的重要車站。　　這裡是水陸交通要道，還是長江內陸對外開放第一大商埠，從火車站鋪有多條鐵軌通往碼頭，所以這碼頭可不是一般的熱鬧，既是水路碼頭，又是陸路的客貨集運站，還是外貿海關處。　　碼頭夫們在此建有簡陋的住房，藥材布匹、糧行商號，堆棧庫房，櫛比鱗次。　　這裏就劉家廟火車站又是漢口的貧民區，那裡有一大片大片低矮的蓬屋，苦哈哈們也分幫結派，由大大小小三十多個大哥按照各自的勢力劃分範圍，當然收保護費什麼的還輪不到他們，爭地盤的目的只是爭取給客商賣力氣的機會。這些當然就是哥老會，亦就是紅幫的勢力範圍。　　他們搬扛貨物，起坡下坡，是絕不能搶了別人地盤的，否則就會釀成一場“打碼頭”的流血械鬥。碼頭大哥們能武善打。坐地分成。目前勢力最大的八個碼頭大哥號稱八大羅漢，像苗剛這類一身功夫的人，若是手腳健全，說不定還能在他們身邊混個打手，客商成了殘廢就只能沿街乞討了。　　開春了，到了漢口城邊這片貧民區，卻見沾染到開春的氣氛，忙活起來。碼頭上的苦力還在搬運貨物，一個個幹得興高采烈，他們不怕出力氣，有活幹才有飯吃。貨物越多越沉重，他們越開心。　　巨大的食油筒重達二百多斤，他們兩個人一組，用麻繩勒在肩上，艱難的朝着庫房行進着，皮油是製作蠟燭的主要材料，多用糊皮紙的大竹簍包裝，每簍也有200來斤，兩個挑夫用扁擔抬着。扣里喊着“嗨啊喲”的號子，一步一踉蹌的走着。　　這是真正屬於窮人的世界，這些無產無業的窮苦百姓。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升斗小民。大多都破產失地的农民，為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來做苦力，在河邊荒郊搭起窩棚棲生。　　他們被官方嗤之為“不耕、不織、不賈、不商之民”，龐雜足慮的社會不良百姓。可是誰會知道，他們要求的僅僅是有一扣飯吃，有一件衣穿？　　然而，還有比他們更加凄慘的百姓。穿過一條低矮的衚衕就是一座破敗的劉家廟，四壁透風，比那木棚小屋更加難以禦寒，真不知道那些乞丐是怎麼熬過冬天的。乞丐是沒有人理會的。如果生了病，他們會在寒風的呼嘯聲中凍得僵硬的屍體，好心的夥伴或許會為他挖個坑。再不然就往荒地里一丟喂野狗，官府也保甲里正沒有人會追究。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五）　　清晨的陽光明媚，不知道多少天的大雨終於消停了。　　漢口的花子也像是雨後春筍般層層冒出來，趁着難得的好天氣四處乞討。如果去大戶人家或者飯館客棧大多能得到些施捨，所以劉家廟裡老小乞丐們都背起破麻袋在城裡忙碌，廟裡空空如野。　　湖廣水災，還不知道多少破家流民無路可走，會加入這個花子大軍？這是一個國家動蕩的最大因素，流民災民在無路可走的時候，只有揭桿而起。動亂的風潮，一夫倡亂，當萬夫景從。　　其時光緒三十二年的一場大動蕩，就這樣在醞釀當中。　　滿清的朝廷在此期間，暮氣深重，沒有人有這樣的能力把這破屋給支起來。湖廣的局勢滿清自然有關注，他們不是想着撥震災銀兩，調震災的糧食，把因洪水鬧春荒的糧價平息，物價平準，而是官商結合，囤積居奇，物價抬得天高，在這個要命的時節狠撈一筆。當然，為了防止爆亂，調兵遣將，隨時準備派兵鎮壓。滿清朝廷對外柔顏媚骨，對內百般欺凌，這是他們的優良傳統。　　李想似乎對這個時代有一點認識，多是故紙堆尋到的沉痾爛調，民間的嫉苦從沒有切膚的體會，穿越之後總算看清楚了。　　李想打起精神今日準備要進城裡一趟�D�D看看百年前長江流域第二繁華的港口漢口，那裡有的是有錢人，說不定碰見個把冤大頭，尋到一個什麼發財的機會，也順帶好好的在街頭觀覽一下百年前的漢口風物。　　走出廟院，外面景緻果然熱鬧……屬於中國近代通商口岸常見的一種畸形的繁華，極居中國特色。　　火車站和碼頭上，這些人流彙集發散之處，跑馬頭討生活的民間藝人扎堆，高蹺、龍燈、獅子、旱船、河蚌、鶴鷸……叮叮哐哐地敲着鑼鼓，都涌到前門和琉璃廠一帶，什麼跳喇嘛、大頭人、打莽式、走彩繩的，還有扮演着戲文里的各種人物，一隊隊吹吹打打招搖過市。人流摩肩接踵、擠擠擁擁，夾着唱秧歌的、跳鮑老的、賣粉團的吆喝聲，孩子們驚嘆歡呼的喊叫聲，被擠倒了的咒罵聲、哭聲、鬨笑聲和噼里啪啦的鞭炮聲，匯成一片，攪在一起。平日不山門的婦女也耐不得寂寞，七大姑八大姨的相約出門來瞧熱鬧兒。不過她們的心思比男人們細密礙多，有的到城隍廟捐香火錢祈佑降福，有的到觀音庵求子，有的到玻璃廠小販們那裡花幾個銅子兒買上幾顆金鰲玉�X石獅於牙�D�D種蠟制的獸牙�D�D投進附近專設的炭火盆中看着它們燒化，據說這能確保她全家終年不患牙疼病。　　眼前的一切並不都是喜慶，同樣有淚、有汗、有血。那些火車站和碼頭上的搬運苦力，他們做這個世界最累的活，拿這個世界最低的工資。　　李想出了廟門，隨着人流推動，來到了大智門，不禁被這裏的熱鬧看呆了。　　一個小小的學生遊行隊伍，四人一排的在街上遊行。並由領頭的一個學生，穿着日式的學生服裝，站在兩個疊起的皮箱子上面，發起人講解請願之意義及目的。　　“近世各文明國之政治，無論君權立憲國、民權立憲國，皆議會政治也。議會政治者何？　　謂以國會為國家政治之中堅也，國家活動之心髓也。惟民權立憲國之國會，為國民全體代表之機關；君權立憲國之國會，為各階級代表之機關。此政治上事實之問題，各國雖不盡同，而大較則然也。若國法上國會之性質，則均為國民全體代表之機關。凡國民利害之調和，權義之平均，國會皆負其責。故國會與國民前途之關係最密切，而最重大者也。”　　言辭慷慨激昂，同學均受莫大感動，踴躍簽名。只是這樣意正言詞的又虛無縹緲的文言文，更多圍觀打醬油的老百姓只聽明白了之乎者也，其餘也就是鴨子聽雷。　　這些還幻想滿清朝廷會立憲的書獃子，李想在邊上聽得直撇嘴。滿清朝廷宣布要預備立憲，近數月來，國會、國會之聲吠如狂疒契。僅觀其表面，莫不以為國民之國家觀念興起，權利思想發達。而其實則誠如斯賓塞爾所云，政黨之所為固無與於全國民。蓋其上請願書之代表，因聞政府欲以各省國會請願之代表為資議院議員或顧問，於是皆紛紛而毛遂自薦，郭隗請始。其簽名之人即上請願書之代表，或其狐群狗黨。牽衣攔道，逢人說項，若滬上野雉之拉客者。甚至盜竊捏造，或搜集無數之縉紳錄、鄉會試同年錄、各商會及各公司、各學會及各學校之名簿。故三五日間，全省之紳商學界中人皆網羅無遺，固不患人不盈萬。而其實則如舊時之綠營、防營兵籍，有不知為何許人者，有名存而人已亡者。　　李想搖頭不止，空歡喜，空歡喜。什麼好事到了滿清朝廷的一干幹員王臣手裡，也會變成禍國殃民的壞事，滿清朝廷暮氣深沉，已經干不出一件好事了。　　“京、滬各報載：留東全部學生電稟政府，要求速開國會。而實則留學生總會館職員不知，各省同鄉會職員不知，微論全體學生也。嗚呼！今之要求開國會者，其倡率生事，��張為幻，即此亦大可見矣。而尤有昧良喪恥，人頭畜鳴，如預備立憲公會者，膽敢以其暮夜乞憐、白晝欺人之慣技，欲迎合政府，以利用我國民。茲揭其請願國會之原電如下：北京憲政編查館王爺、中堂、宮保鈞鑒：前電意有未盡，謹披瀝再陳，冀蒙垂聽。開國會者，特利用國民之策而已。”　　“至所謂法律上之平等權，與身體之自由、居住移轉之自由、書信秘密之自由、所有權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論諸自由、請願自由、非憲法所載者拒絕自由等權，則決無絲毫之可望，可斷言也。何也？”　　“夫欲為立憲國民之資格，必光明正大，忠實誠信，事事皆推心置腹，以赤誠相見。而況自命為國民之先導、提倡立憲、請願國會者，乃欲一手掩盡天下目，臆度率請，��張為幻，自欺欺人，�政府以利用國民耶？則為朝廷所必懲，亦實有虧於立憲國民之道德。夫使政府之言立憲也、言開國會也，非欲利用國民，而實欲救國濟民，豈非吾國之大幸？若政府竟納彼黨利用國民之策，而立憲、而開國會也，則政府固直接利用政黨，間接利用國民，而加稅，而徵兵；政黨則上焉利用政府，下焉利用國民，而發財，而陞官。惟吾儕小民則氓之蚩蚩，雖鬻妻質子，斷頸折月豆，為黑奴而籲天無路，為紅夷而搶地無聲，惟澌滅待盡而已。然先哲有言：‘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至其謂中國之國會與萬國不同，無論何國之政治家，究其學識，無足以裁決中國國會適當之辦法者。嗚呼！中國之國會匪特與萬國不同，吾人恐求之地球以外，或太陽系外之世界，亦決無如中國之國會者也。夫真正之國會，無論君權立憲國、民權立憲國，皆為謀國利民福而開也，非為欲利用國民而開也。若為欲利用國民而開國會，則與其立憲也，毋寧專制；與其有國會也，毋寧無國會。蓋君主專制，只一重之專制，而專制變相之立憲，則反加數重專制。近人謂國會為第二重之專制，非謔而虐，實自然必至之結果也。聞者疑吾言乎，則盍觀中央資政院及各省咨議局、地方自治局等之辦法。夫資政院議員之規定，除宗室、王公、京官、大富豪外，非有所謂世爵者乎？我國自秦、漢以來，貴族政治久歸天演淘汰，雖或有世爵之名，大都有爵而無位，鮮有永久占政治上之重大勢力者。今則特設貴胄學堂矣，特定貴胄遊學章程矣，特派貴胄學法政、陸海軍矣，特加恩錄用中興勛裔矣。此皆預備貴族內閣外，又預備貴族院議員之資格，以為將來設貴族院之基礎。蓋今之言立憲者，欲取法於日本，日本有貴族院，故我國亦必有貴族院。顧日本之貴族，除宗室外，則舊藩侯之子弟，維新功臣之子弟。而我國則除宗室外，有八旗世仆之子弟也，有殺戮同胞之功臣之子弟也。我國有此數多之堂堂貴族，固足以組織勢力最大之貴族院，自豪於世界各國，夫豈讓日本帝國專美於東亞耶？”　　着學生領袖台上講話，飛揚激烈，一時熱血上涌時抽出短刀奮起放血降壓的衝動，割臂流血不止，不曾想到自己又血暈症，見血立刻暈倒。　　但是這份熱血激勵他身邊的學生，立刻繼又有刺血者十幾人，更是在大幅白布上用鮮血大書“立憲救國”、“速開國會”、“誓死請願”等大幅橫的豎的標語。血淋淋的大字，陽光下異常的醒目，他們用竹竿挑掛了，拉起來遊行再狀聲威。　　一幫學生整隊繼續遊行。準備的路線計劃去歆生路，經過四官殿，再轉到龍王廟，準備把漢口幾條最繁華的街都去逛一遍。　　李想純粹抱着看熱鬧的心思跟着，到歆生街馬路時，有一候補劉姓道台坐玻璃馬車對面直衝過來。　　遊行隊伍是四人一排，馬路是非常寬敞，可是他們就是堵在路中軍。候補道台的車夫只得將車停下，回身朝劉道打起小報告。　　劉道是聖人門他徒，看到這些學生，簡直就像是在看苦大仇深的階級敵人，在車內暴跳如雷的大聲喝叫：“什麼人大膽，不與我躲道！”　　學生們停步而待，卻也看不過眼這候補道台的官架子，硬是不肯讓路的堵在路中間。　　劉道應對的很熟了，在車內喝叫；“與我打！”　　狗腿子車夫等的就是這句話，揮鞭向學生頭上亂抽。這一抽，可是不得了，激怒學生，一部分學生一哄而上，狗腿子車夫那裡應付的過來，武林高手也架不住人多，何況他一個馬車夫！七八隻手伸出，將車夫倒拖下馬車，揮拳毆打，在亂拳真能打死老師父。一個高大健壯的學生一躍上車，不由分說的將劉道由車內拖出，把殺豬似亂叫的劉道丟在地上，一群學生即刻圍上，飽以老拳。還有一部分學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摳來磚頭石塊，將馬車砸成一堆零件。而劉道已被打得翎頂飄零，補服破碎，叫喊聲嘶。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六）　　狗腿子車夫等的就是這句話，揮鞭向學生頭上亂抽。這一抽，可是不得了，激怒學生，一部分學生一哄而上，狗腿子車夫那裡應付的過來，武林高手也架不住人多，何況他一個馬車夫！七八隻手伸出，將車夫倒拖下馬車，揮拳毆打，在亂拳真能打死老師父。一個高大健壯的學生一躍上車，不由分說的將劉道由車內拖出，把殺豬似亂叫的劉道丟在地上，一群學生即刻圍上，飽以老拳。還有一部分學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摳來磚頭石塊，將馬車砸成一堆零件。而劉道已被打得翎頂飄零，補服破碎，叫喊聲嘶。　　百十學生這麼一鬧，倒是驚天動地。　　道台當街被打，即使劉道是個候補的，或許還是個捐班，可他畢竟也是大清的官員。本來看熱鬧的人已經夠多數，這麼一出西洋鏡熱鬧的凶了，引得四下好事的紛紛涌過來瞧。　　哪個地方也少不了好熱鬧，好生事地人物。不少人舉着拳頭板磚也跟在了前頭混亂的隊伍裏面，前頭鬧得歡騰，後面也扯開嗓門兒亂嚷嚷，唯恐天下不亂。　　大清的官是普天下皆厭惡痛恨的對象，趁此機會打太平拳，下黑手的人多了去了。這個朝廷，人心丟失，氣運丟失，早已經不成樣子，稍微明眼的人都看出滿清日暮西山，不會長久得了。　　這人堆是越滾越大，匯聚起的人氣沿着歆生街洶湧着朝前而去。鼻青臉腫的劉道和他的馬車夫被丟在遊行隊伍的後面，在他們身邊還有一堆比零件還要散的爛馬車。快到四官殿地時候兒，人頭已經是密密麻麻，似乎半個漢口城的人氣都聚在了這裏！　　此刻的中國正是最黑暗的時候，這些的開明的學生已經睜眼看世界，卻惶恐不安看不到光明，無助的尋找一個出路。預備立憲？開國會？還期望着滿清這個朝廷刷新振作？人群中的李想只是苦笑，中學的歷史教科書已經告訴了他，這條路走不通。　　學生們高喊着口號，憂心的國事日漸式微，無力可為的焦急，這最後的希望再成為不切實際的幻想，一場笑話，中國又該怎麼辦？激動處，有人揮刀自刺，有人揮淚大哭。混在當中地百姓也受到感染，想起這沉重的苛捐雜稅，湖廣水災的亂象，頓時就覺得一個個都受了天大地委屈。這種遊行本來就有相當大的感染力，古往今來，古今中外，莫不其外。今天這麼多出大戲次第上演，到現在算是到了，到了最後，幾乎所有跟着朝四官殿前行的人都放開了嗓門兒：“立憲救國、速開國會、誓死請願。”　　李想看了半日，嘀咕道：“吃飽了撐的，這樣能救中國？”　　李想身邊一個老人，卻是耳邊零醒的不像老人，聽到李想的嘀咕，抬起混濁的雙眼一陣打量李想。李想穿着一身不合時宜的洋裝，但是和漢口洋租界里的那些洋人洋裝又有些區別，看樣子多少天沒有洗，邋遢之極。神采卻是飛揚的，沒有一點這個老大帝國的暮氣沉悶。　　“畢竟他們努力過了。”老人似笑不笑地說道，“誰能又能肯定這條路就錯了？總要走過了才知道。立憲開國會，自上而下的改良，比起會黨的暴力革命，把中國破壞貽盡，再圖建設要強的多……”　　李想不禁一笑，老頭還有些見識，卻還是不免局限於歷史。但也不能怪誰，人但有選擇，只會最安全的一條路走。李想不禁好笑又略帶諷刺地說道：“當所有的路都走到絕處，無路可走，無計可施的時候，你不想走也只有走了。”　　“是嘛。”這老人無可無不可的搭腔道，“不過，未到時候，又怎麼知道結果。今年不同了，各地咨議局紛紛建立，國會不就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宋時也是有過先例，這難道還不成？”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暗罵一句老古董，嘴上忙道：“看着吧！”　　此時，李想心裏突然格登一下，他剛剛說的這些話，老頭子完全可以指認他是革命黨。這個法制極度不健全的國家，疑是的革命黨人已經構成殺頭罪了。李想還不想是，死了，這個陌生的世界里連個給他收屍的人也沒有。　　李想警惕的沉默，老頭子也不願意耗費精力。　　街頭有幾位洋婆子修女在路邊佈道，傳唱福音，被這麼一鬧，也弄得再也佈道不下去了，傻楞楞地看着這幫學生帶領的遊行隊伍一路走來。　　漢口混飯吃的洋大人不少，洋教堂自然也不少，和教會相關的醫院和學校也不少。　　這些穿着一身黑白相間的袍子，手裡捧着一本聖經的老洋婆子修女，還帶着一群教會女校的學生。　　李想正好奇的打量右手邊的這清麗如江湖山色的女學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線襪、白運動鞋，手裡捏着一條素白的手絹，渾身上下全是白色。女要俏，一身孝。李想感嘆不止，色色的雙眼看着她滴溜溜的直轉。　　她的同伴這人流中被衝散，只一個人正隨波逐流，這人流當中想不動也得動，但是卻只能凝望着同伴被排擠的越來越遠。她的臉略顯蒼白，兩隻又黑又亮的眼眸流轉略現焦灼的目光動人心魄。這個樸素、孤單的美麗少女，明顯的還有潔癖，渾身臭汗的男人挨着碰着她，她立刻皺緊眉頭該閃就閃。　　人潮慢慢消退，李想竟然非常強悍的沒有跟丟小美女。這位小美女的臉蛋清秀甜美，十足的一個美人胚子，曼妙的身材在教會學校的學生短旗袍裝勾勒而更立效加分。混亂開始消退，她的美麗立刻引起了一群人的注意，尤其男子們開始了交頭接耳的議論。可是女學生卻像什麼人也沒看見，什麼也不覺得，漢口雖然風氣開放，但是教會女校的女學生出了校門就是被圍觀指點的對象，當然她的美麗也加分不少，這都已經習慣了。　　李想想上前去找個搭話的由頭，就看到一個溜肩斜背的小子和她擦肩而過，還忍不住回頭看了她一眼。這小子看到背轉身的小美女緊繃的小翹臂，他吼部明顯出現吞咽口水的蠕動，更是鬼使神差一般伸手擰了一把。果熬很有彈性，這小子一臉的志得意滿。　　任誰看到如此漂亮的女人，都要兩眼放光，都會很不得上去摸一把屁股。　　伴隨着一聲清脆得慘叫，一條街上圍觀遊行過後的人們紛紛看見了這個漂亮的小女學生眼淚汪汪捂住了半邊小翹臀。　　李想怒發衝冠，那溜肩的小子這一摸，李想看得清清楚楚，他大怒……這該摸的人應該是老子！　　不知道為什麼，溜肩斜背的小子趙又誠自覺乾地挺隱秘地，可是所有人地目光都注視着他，彷彿一眼看穿似的。　　趙又誠這時候那叫一個窘迫，但是這時候趙又誠當然不能充孬，不然以後怎麼在漢口混？雖然心裏羞愧難當，可是臉上還是一片的漠然，他只是奇怪，剛剛人那麼多，怎麼所有人都一口就咬定自己乾的呢？　　圍觀地人類也在議論這件事，里三層外三層地人，把兩頭堵塞地滿滿噹噹，其中有不少五大三粗，跨着警棍的治安巡捕警察。　　看到人群嘈雜聲中有點蠢蠢欲動地跡象，趙又誠地眼光也開始凝聚了，好像有點難以下台。　　趙又誠回頭掃了掃那位教會女校的女學生。難怪所有人一口咬定自己呢，這個女學生一直凝視着他。　　趙又誠忽然心頭一顫，這位女學生的目光太清澈了。就如同一面鏡泊似的清泉。被她的眼光一看，原本就有點心虛地趙又誠的罪惡感更加濃郁了，趕緊避開了。　　心虛歸心虛，但是面子也還是要地。　　“有誰看不慣？靠！信不信爺打空這條街？”趙又誠瀟洒地甩了甩頭髮，指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說道。他可是漢口一霸，怕過誰？　　看不慣的人是多了去了，不過看到是趙又誠這個漢口小霸王，也就罷了。　　趙又誠迎着對面地人群走去，不避不讓，圍觀的人群自動讓出了一條人巷，任由這小霸王穿過。　　“靠！”劉震撼嘿嘿地笑了，額頭上還留着一層白毛虛汗。　　趙又誠立刻又笑不出來了，一聲怒吼在人群里炸開。　　“王八操的蛋，給爺爺站住！”李想的血一下子全涌到臉上，脖子上的青筋蹦起老高。　　“誰在放肆？”趙又誠歪着脖子搜尋了一番，一眼相到魯袖子擠出人群的李想，一步一步逼將過來，獰笑着道：“你他媽是哪條褲襠里的貨色？你知道她是誰？爺又是誰？”　　李想十指捏得山響，冷笑一聲說道：“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貨色，這樣的行徑，不抵個畜生！”　　“嘻！”那趙又誠做了個怪相，扭臉對幾個圍着瞧熱鬧的人道，“這個窮小子，他想管我的事，哼，我乃漢口趙家少爺趙又誠。你管得着爺的事嗎？”　　話猶未完，李想早揮起手掌，一記耳光摑了過去。趙又誠臉上落下五個紫紅的指印，頓時膨脹起來。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七）　　李想打完人，得意洋洋的偷看一眼這個之極的漂亮女學生。美女已經被幾個洋婆子老修女護在中間，正憤怒的瞪着趙又誠，眼裡根本沒有看到李想。　　如此侮辱，趙又誠不由勃然大怒，又是心下凜然，臉色鐵青的都快壓下那五指紅手印兒。　　換了是任何人，在漢口稍有一點眼力勁兒，亮出名號，就算不被嚇個半死，也要徨徨不安的全神戒備。那有像他這樣跳出來就扇他一耳刮子？膽色能耐均非一般人物能及。可見他的又舊又髒的洋裝，實在估摸不出他的來歷。　　不過此時他是勢成騎虎，灰溜溜的夾起尾巴不是他的為人，這樣漢口將來也沒有他地兒。他沖李想叫道：“你若肯叩頭認錯，態度端正，爺就打個吃飯不香甜，不再計較了。不然，打你個生活不能自理。”　　李想好象這時才留意聽清楚趙又誠說什麼穿越以來最好笑的笑話似的，喜上眉梢的大笑道：“混賬王八蛋的，這麼愛說笑。你肯送上門來，我正是求之不得。即使你立即跪地認錯求饒，我也不會饒你，打不死你。”說罷大步踏前，再朝趙又誠逼去。　　剛剛趙又誠沒有立刻還手，對於在城管隊伍與小攤販子有豐富鬥爭經驗他一下子就摸清楚趙又誠的底線，趙又誠這小子已經膽怯了。　　李想欺上前，還未出手，一股凜冽的，常年參与街頭鬥爭的狠勁狂涌過去，以百年前趙又誠漢口小霸王這麼街頭鬥爭經驗豐富狠悍高明的角色，亦不得不立即握緊拳頭，縮胸躬背，作勢以待。　　擠着數百人的行人道上人人引項以待，喧聲頓止。熱鬧鬧大了，今後茶餘飯後又是一個談自。　　李想的豪勇像是天生的，自然而然且漫不經意下，已造成這種不可一世的勢道。百年之後的時代是他專門欺負良善，今天他也正義一回，討個美女歡心。　　李想怒目欺身而來，背挺肩張，登時生出一股一夫當道，萬軍莫開過的強凝氣勢……誇張了一點，此乃李想心中YY而已，其實也就是憑着先前抽他一耳刮子先聲奪人的氣勢遙制敵趙又誠。　　剛剛要爆走的趙又誠又懸崖勒馬收韁。　　趙又誠在漢口雖然橫，但是也就是街頭巷尾的打打爛仗，但遇上李想這樣比他還要潑辣狠命的角色，還是蓄勢以待下，不敢馬上和他交戰，在心裏直打鼓。劉家廟的金兆龍練過拳腳，估計收拾他都玄。此刻的趙又誠還不知道昨夜金兆龍金老大已經李想打得吃飯不香甜了。　　在趙又誠心中稍稍的一猶豫就去了其時，此消彼長下，李想立時氣勢……嗯，氣焰更盛，沉喝一聲，往前再邁步。　　李想的打抱不平，步步緊逼，完全出乎群眾的意料之外。招惹趙又誠，真是不得了。　　事實上趙又誠背後趙府在漢口不是平常人家，還真沒有多人惹得起。而李想竟又於此時強出頭，誰都要對他的自信和強悍感到驚異莫名，高深難測。他這身在這個時代很超前，后現代的洋裝實在使人聯想翩翩。那些吃飽了撐的富貴子弟，無事可做的時候要麼溜肩遛狗的禍害一方，要麼正義使命膨脹的整天想拯救中國維護世界和平。公車上書，開國會請願，鬧革命反清，不都是他們吃閑飯閑得蛋疼在折騰。他們很懷疑這個正義感過剩，連小霸王也敢招惹的李想就是後者。　　論只在氣勢上，李想到得了先着和主動。　　趙又誠有些心虛，很想左右顧盼，搜索有沒有熟悉的人的蹤影，好拉幾個幫手，只要有這麼兩人躲在一旁夾擊突襲李想，李想打架再狠也只有認栽。只是趙又誠卻發覺完全沒法把注意力從直逼而來的敵人身上移開，李想逼的實在太緊，深怕此一分神將可能造成致敗的因由，或許給李想再偷襲的再扇一耳刮子，他也就再也下不了台啦。　　無論他多麼不願意承認，但李想確實把他給嚇得不敢傑照兒。　　終於不再猶豫，趙又誠沉聲喝道：“爺今天收拾了你個丫頭養的！”　　後面的看熱鬧的閑漢叫囂得凶，“就會耍嘴皮字，有本事待他們把他收拾便行！收拾不了，你就是丫頭養的。”　　李想已經就在趙又誠眼前，氣勢有增無減，也不去理會這些閑漢的風言風語，灼灼的眼神凝定在趙又誠身上。　　趙又誠心中暗嘆，假如他避而不戰，以後不要到漢口混了，連門兒都沒臉出了。最厲害是不知道對方的底細，如今漢口哥老會和同盟會正在密謀大事，留洋回來和李想穿的差不多的華人多了很多，正怕李想會和他們是一夥的。趙又誠在心裏就不想惹上他們。　　尤可慮者是在氣焰牽引下，我退彼進，趙又誠等亦未必能接得住他的招；到那時再作交手，自己更是被動受制。　　還有再深一層的顧慮，是如若他退避不戰，便顯得非常沒有膽量、風度和面子全丟。擺明了招牌，還打不贏就是在砸自己的招牌。經這樣再三衡量之後，趙又誠心知肚明已被李想逼上不能不應戰的絕地。　　他乃街頭混老的江湖人物，什麼場面未遇上過，迎戰的心思一橫，不再動搖，冷喝道：“不必多言，看我先把混賬王八蛋宰了。”言罷��開一切雜念，收攝心神，大步迎往敵人。　　美女學生和她剛剛圍過來的同學們一群女孩鶯鶯燕燕等人各自交換了個眼色，均看出彼此心中有些膽心李想……強龍還斗不過地頭蛇呢！　　此刻發狠的趙又誠確是個能令李想畏敬的可怕人物，看出他也是街頭鬥爭經驗豐富，這場爛架看來又得打。李想此時竟然還有空亂瞄，看到美女眼中的關切和支持，瞬間雄心勃勃。　　兩人街戰高手在相距二十厘米的距離時，同時立定。　　李想臉容變得無比冷酷，仰天長笑，幾天沒有刷牙的口臭把趙又誠熏個半死，先，才道：“單挑你，爺一隻手夠了。多了，爺還怕人恥笑爺欺負弱小。”　　趙又誠臉寒如冰，冷笑道：“誰欺負誰，現在還說不定呢？開打了你可別落荒而逃，免致丟人現眼。”　　李想微笑哂道：“看爺把打死你。”　　兩人一上場使唇槍舌劍，皆因在氣勢相持中都發覺對方無隙可尋，故設法在言語上打擊對方的氣勢和信心。　　但是觀眾卻大失所望，特別是那個美女學生，看向李想的眼神由開始的關切變成了不屑。李想也急，可也沒把握，道不敢先動手了。　　倒是趙又誠，黑眼珠子在人群里亂轉，看到自家的管家帶着幾個長隨出現，知道機會來了，毫無先兆，狂吼一聲，猛虎似的撲向李想。　　李想畢竟一直準備着提防着，肩膀一晃就閃開，正準備反擊，幾個趙府的長隨和管家見勢，不管三七二十一，“嗷”地一聲嚎叫着齊撲過來，圍着李想拳腳交加。站在一旁的女學生的嚇怔了，李想一邊和這些人周旋，明顯雙拳難敵四手，一邊的女學生遲疑着一咬牙，就要過來助拳。李想一見，急了，這不是添亂嗎？對着她們吼道：“還不快走？”　　趙又誠得意了，同樣吼道：“老子這裏幾十號人，能叫她走了？打！別打臉！”　　一時間，圍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騷動起來。二十多個豪奴大打出手，在人們中間橫衝直撞。人們被擠得絆倒了一片，慘叫呼號亂成一鍋粥。李想腰部遭了幾記重拳，跟中金花亂舞，踉蹌一步，被人拌倒在地下。對付金兆龍幾個人還行，人再多實在吃不消。十幾個長隨一擁而上，你一拳我一腳地狠踢猛打。　　“住手！”正在這時，忽然聽到雷鳴般的一聲大吼，“都他娘的住手！”這一聲大得嚇人，震得這幫惡奴都住丁手，轉臉看時，是個瞞臉絡腮鬍子的軍官，擠過紛紛逃竄的人群，一手叉腰一手指着趙又誠問道：“你他娘的，憑什幺欺侮人？”　　一個長隨見趙又誠使眼色，冷不防從後頭躥上來，劈掌便打。那軍官好像背後生着眼睛，一把擒住了，反手一擰提在懷裡，“呸”地照臉一口唾沫，輕輕一送，那長隨像彈丸一樣沖了出去，竟接連又撞倒了兩個！劉一貴見勢不妙，呼哨一聲，惡奴們嚎叫着狼奔豕突倉皇逃去。　　李想從地上爬起來，見那軍官正開心地哈哈大笑，忽然眼睛一亮，不知道轉着什麼壞心思，裝作瀟洒的拍拍塵土，叫道：“大哥，多謝大哥相助！”　　軍官愣了一下，詫異地看了看李想，怎麼爺認了出來這是誰，叫得何其親熱，更是張着雙手撲過來，雙手抱住他就地旋了一圈，軍官趕緊甩開，道：“認錯人了，認錯人了。誰是你大哥？”　　李想圍着這漢子又跳又笑，眼淚在眶中打着轉兒幾乎要流了出來。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八）　　李想這時按着被那幫惡奴狠奏慘了的痛處，一邊還肉麻的討好這個非常有正義感的軍官。這個軍官一臉的大鬍子，又非常之仗義，看賣相也許是水滸英雄晁天王這樣的武林大豪一般的人物。李想孑然一身的穿越過來，落難江湖，討好他也不過想找他要點江湖救急金，要點儀程什麼的。在李想的記憶里，古典的，近代的，現代的，新派的武俠小說都是這樣寫的，江湖大豪皆四海！　　“守旦，怎麼回事？”　　一把柔和儒雅的聲音在兩人身旁響起。　　李想往來人望去，此君長得瀟洒英俊、風度翩翩，比李想要高了半個頭，當然，李想本身個子也不高，正如他的聲音一樣儒雅不群，卻絲亳沒有文弱之態，脊直肩張。雖是西裝洋派打扮，卻予人深厚的儒雅感覺，錯不了，正是最經典的中國古典的儒雅文士氣質。特別是他的上唇兩撇漆黑的鬍鬚微微上翹，一改蒙元之後胡族逆改的下垂小鬍子，頗有漢唐遺風。李想心中一動，這人好生眼熟，他的鬍鬚……是宋教仁！中學歷史教科書有他的照片，不會錯了。　　“沒什麼事情。”姜守旦頭也不回道，又向著看熱鬧的群眾叱喝道：“都散了，都散了。還在這裏聚着，安你們一個聚眾鬧事，拘你們進衙門。”　　圍觀的一群閑漢，打醬油的一群大嬸，轟的一聲散開，姜守旦的軍人虎皮還是很有一些震懾效果。　　李想絲毫不以為忤，還站住原地，連剛剛表演的英雄救美所救的漂亮女學生也不顧了。這賊老天總算對他有點眷顧，能在漢口碰上宋教仁。在人流涌涌的街頭，不知道與多少人磨肩接踵，他們的風雲際會不是被機遇和命運撮合在一起，又是什麼？李想忍不住得意，自己正是穿越小說的主角，有主角光環，才能有這樣的際遇！得意洋洋時腦子依舊飛速運轉，宋教仁為何會在漢口？同盟會有什麼動作？這些先不管了，粘上宋教仁，混進同盟會上層是正經，先。　　李想二話不說，一揖到地道：“唐突宋先生，在下李想先此謝罪。在下本不敢冒昧打擾，只是見守旦兄大豪本色，傾慕不已。也非常感謝守旦兄剛剛仗義出頭，那個惡少光天化日之下非禮女學生，幾個惡奴一起搶上來，小子還真招架不住。宋先生，守旦兄，在下就是想真心的感謝，絕無其它意思。”　　李想開口宋先生，閉口守旦兄，親熱的像是認識幾十年的老友。　　宋教仁一行人卻是人人變了臉色，宋教仁行蹤是同盟會最高機密，這人怎麼就認出他來了。　　宋教仁身後旋風般轉過一個灰袍漢子，吐氣開聲。一子丹田氣從鼻孔中噴了出來，身形一長勁斜着生出來兩掌勢如奔雷的就直奔李想而去。好傢伙，李想嚇了一大跳，他也是練過的一點功夫的人，可沒見過這樣出神入化的功夫。　　李想一時不知道該如何招架，只是一晃，換了個斜肩靠上去的架子迎向這灰袍漢子的雙掌。灰袍漢子眼前一亮，想不到李想還有一點本事，雙手下沉，勢如千鈞，一下子鎖住還想掙扎的李想。上上下下打量了李想一會後，泠冷道，“有兩下子功夫，說吧，誰派你來的？瞎說廢了你。”　　李想真是“受寵”大驚，這才想起剛剛自己得意忘形了，宋教仁可是滿清朝廷通緝的反賊匪黨，他宋先生宋先生的亂叫，不引起誤會才怪。大叫道：“誤會，大誤會啊！”說著以示清白的整理一些下想到這個時代有些后現代的款式西裝，這時候宋教仁他們幾個才注意到李想也是個新式洋派的人物，李想很淡定的笑道：“在東京遠遠的見過宋先生。宋先生和孫先生的演講聽過不少，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欲享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今日中國，恰似千年破屋，敗壞至極，不可收拾。不盡毀之而妄圖更新，不能救中國！”　　宋教仁留心傾聽，倒是有點相信了，此時同盟會剛剛成立，是鬆散的不能再鬆散的組織，外圍組織大大小小更是魚龍混雜，湖廣之哥老會，兩江之青幫，加拿大之致公堂，橫濱之三點會，各地黑社會性質的會黨加入同盟會的多了去了。更有一些根本沒有同盟會會黨身份的個人英雄，大名鼎鼎的徐錫麟就不是任何黨派的人，卻也是混了個光榮的革命家稱號。相李想這樣說的心向革命，但又找不到組織的熱血青年隨處可見，宋教仁並不覺得奇怪。　　宋教仁沉吟不語時，李想又道，“革命！我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功名富貴，非所快意。今日革命，死且不悔！我……終於找到了組織。”　　李想無比深情的凝望着宋教仁，像是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終於見到延安的寶塔。　　宋教仁冷冷啾着李想，可沒有這麼容易被李想打動，但是有志青年嚮往的一腔熱血又不能冷落，他們一直是同盟會爭取的對象。唯一讓宋教仁有點猶豫的是這裏漢口，李想又如此熱心腸的倒貼上門，任何東西只有倒貼上門就不值錢啦。他淡然道：“你有此種信仰鋪墊，自可勇猛無畏，以達致革命的目的。你已經是一個合格的革命者。”　　李想臉上是掩飾不住的得意洋洋，卻假正容謙遜的道，“在下怎敢在宋先生面前班門弄斧，只是有革命之堅定信念，還不敢稱只為合格的革命者。唯有拋頭顱，灑熱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國，激發了中國國內以及海外有志青年殺身成仁的偉大志氣，打破了國人對清朝王朝虛偽立憲的迷夢。”　　站着說話不腰疼，李想也不怕說大話被雷劈，怎麼慷慨激昂，怎麼飛揚激烈就怎麼說。他還不忘言語攻擊一下剛剛遊行請願的立憲派，以更大的獲取宋教仁等革命黨人的好感。　　聽到這裏，連守旦兄和灰袍漢子兩人亦不得不贊這傢伙說話舌燦蓮花，使人熱血涌動，又恰到好處。心裏都覺得，他這張會說話的嘴，和同盟會的名嘴汪兆銘有的一拼。　　宋教仁目光掃過李想，沉吟不語，顯是有點意動。　　要是收他做小弟，這麼機警能言辭又心向革命的人才，在同盟會裡必是有一番作為的，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助力。但若李想心有他志，看他油頭滑腦的樣子，心裏總覺得他有點不靠譜，要是出了差錯，那就再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承擔的責任。總得了解這小子的來歷，先。　　灰袍漢子忍不住用湖南話道：“我看這伢子行。”　　李想心裏嘀咕着，還是個老鄉，宋教仁也是老鄉。　　宋教仁尚未回答，李想訝道：“請問宋先生，這位大俠怎麼稱呼？”　　灰袍漢子面目普通，身高普通，但是一身功夫一點也不普通，簡直是出神入化，李想簡直都要崇拜死了，不會已經達到某些江湖傳說的內家功夫的神變境界？李想記得宋教仁和孫中山身邊有這麼一個傳奇人物，號稱中華第一保鏢的南北大俠杜心武。　　守旦不耐煩地插嘴道：“宋先生你都認出來了，還會認不出南北大俠杜心武？”　　李想在這裏磨蹭這麼久的時間，他很有些不耐煩，主要是歆生街屬於滿清朝廷管轄的華界，安全係數比較低。　　李想大喜，果然如他所料，這要是能得到他的指點，或者拜他為事，也學他這樣出神入化的功夫，那叫一個帥。　　“不敢確定，才有這一問。”李想二話不說，再次一揖到地，面相杜心武。　　“小弟仰慕大俠之風采，如長江之水滔滔不絕。”　　杜心武適時顯出他的氣概，哈哈一笑，拍拍李想的肩膀，贊道：“好小子，你這個年紀，拳腳功夫底子也不耐。我全力出手，還能掙扎一下。不要叫我大俠，這都什麼年代了？守旦兄管理着揚子江的會黨山門，可是江南武林的盟主，這才是真正的大俠。”　　姜守旦佯怒喝道：“不可胡說，八字還沒一瞥。馬首領在長沙遇害后，我與龔春台兄弟，繼統其眾，欲為復讎。這個首領一位，還沒有定。”　　江南武林盟主？這裡是武俠世界的辛亥故事？……龔春台？本來還有些糊塗的李想突然明白了，馬首領，哥老會的首領，黃興手下第一馬仔馬福益死了！又是哥老會，又是同盟會，他們原來是在為萍瀏醴舉義準備！一切一切豁然開朗！　　這杜心武大俠敢這麼吹捧姜守旦，自然大不簡單。　　會黨首領馬福益在長沙遇害后，姜守旦、龔春台，繼統其眾，欲為復讎。這也就是打着復讎的旗號整合馬福益的勢力，會黨黑幫老大上位的手段之一。姜守旦曾充醴陵防營教練官，這身軍官虎皮還在身上。揚子江會黨不止人多又反清，其中多有稍習軍事的人才，新軍當中就有不少會黨中人。同盟會自然而然的就與會黨勢力結合了。　　馬福益可不是小人物，據百度百科記載：清光緒十七年，馬福益創立會黨山堂回龍山，立山堂香水名號（山名昆崙山，堂名忠義堂，香名來奶香，水名去奶水），掛榜收徒。湘潭、醴陵、瀏陽、萍鄉一帶參加者萬餘人。山堂紀律嚴明，其威望日增。　　光緒二十五年冬，孫中山派畢永年回湘聯絡會黨，馬即派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赴香港與興中會接洽，共謀革命。光緒二十六年，唐才常組織自立軍，聯絡會黨起事，回龍山曾組織會眾參与其役，並派人擔任東、南、西、北四路總統。長江流域會黨大龍頭王漱芳犧牲后，接替為大龍頭，成為長江中下游地區最有影響的會黨首領之一。　　光緒三十年，黃興、陳天華、劉揆一等創華興會於長沙，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宗旨，另設同仇會，以聯絡會黨。揆一盛讚會黨旨在反清，團結仗義，勸黃興聯絡馬福益共圖大事，黃興遂派劉道一、萬武面見馬，進行策動，馬錶示“唯命是聽”。是年初春的一個夜晚，黃興、劉揆一、馬福益秘密會見於湘潭縣茶園鋪礦山一岩洞中，共議反清大計。所以說馬福益是黃興手下第一馬仔，毫不為過。　　乙已冬，馬福益為端方所捕，施以酷刑，然後殺之。同志既抱哀思，又負后死者之責，因於日本東京市大開追悼會，刊布其革命軍紀十條，流行者數十萬冊。耳目最近之湘楚人士，愈大感動。　　今年春，中國中部凶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及四川東南部，即揚子江上流沿岸，皆陷於饑饉。該地工人因受米貴減工之打擊，遂由萍鄉礦工首先發難，這天災人禍簡直就是天賜良機。　　有魏宗銓本明德學生，已受黃興、寧調元、禹之謨等之革命教育，龔春台（即年之台化名）尤為激烈。當時萍、瀏、醴會黨派別甚多，有哥弟會、洪福會、武教師會等，如龍人傑、陳仁初、饒有壽、萬木匠、廖叔保、沈益古等武教師各有門徒數百人。會黨各派如龔春台、姜守旦、馮乃古、肖克昌、鄧廷保等各有數千人，既有革命黨人蔘入其中，稱奉革命黨孫文命令，組織革命機關以備驅策，乃在萍屬蕉園秘密集會，公議立六龍山，號洪江會。推龔春台為首，在各縣吸收同志入會，設總機關於萍、瀏、醴連界之麻石，以上栗市全勝紙筆店為招待會友、籌劃經濟之所。不數月間，勢力已蔓延萍、宜、分、萬、瀏、醴各縣。　　龔春台能成為紅江會首領，黃興代表的同盟會的支持功不可沒。姜守旦也看得心熱，揚子江第一人他也不想奢望了，但是不願低龔春台一頭，當初在馬福益座下都是平起平坐的。現在心思這樣熱切的和同盟會合作，最近和同盟會黨人聯絡的可勤快了。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九）　　四人漫無目的走着，李想賊眼直轉，前前後后也想明白宋教仁此次來漢口的使命。　　他捏拿着非常老英國府的紳士派頭一整衣冠，雖說一身西裝髒亂不堪，但硬是被他擠出幾分瀟洒的味道。停下腳步，再次一躬到地，面朝宋教仁，滄然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革命大業，小弟願披肝瀝丹，肝腦塗地，以效死力。願為宋先生馬前卒，任憑驅策。摶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錐擊暴秦！”　　一番話慷慨激昂，擲地有金玉之聲。秋瑾女俠二句詩，不讓鬚眉，更激勵過無數仁人志士慷慨赴死。李想轉手抄來，更壯行色。　　一直沉默的宋教仁停下腳步，也忍不住又對他高看一眼。杜心武和姜守旦這兩個頗有古風的江湖大豪，更是怎麼看他都順眼。　　杜心武猛一拍掌，大笑的向宋教仁說：“如何？帶上也是一個好助力。”　　“人嘛，有血性，是爺們！”姜守旦悶聲道，說著，一腳將一塊石頭塌出老遠，又道，“我山門裡什麼都不缺，就缺紙扇，草鞋。你要不嫌棄，就跟我混。”　　紙扇草鞋這是黑道幫會秘語，老百姓管他叫狗頭軍師，外來的洋人名詞管他叫參謀幹事。　　“不不不。”李想連連搖手笑道，笑話，萍瀏醴舉義聲勢之大為同盟會成立后歷次舉義之最，但是被清廷慘無人道的血腥鎮壓，哥老會的龍頭大佬們幾乎死絕，給他做紙扇草鞋，只怕死的沒好下場。　　想想就背脊冒寒氣兒。李想又是搖手，又是搖頭，卻看到“禮賢下士”的姜守旦被他拒絕，面子已經掛不上去，沉下一團濃厚的烏雲。李想趕緊解釋道：“小弟何德何能啊，得大龍頭如此看得起，紙扇參謀如此重要一職卻是愧不敢當，只怕耽誤大龍頭謀划和軍機。如此要職，牽扯如此革命大業，小弟肩膀窄，實在擔當不起。”　　李想可不傻，他就是想賴上宋教仁，抱緊同盟會的大腿。只要上了同盟會的船，便不愁沒有向上爬的機會，那還有閑計較身處萬丈懸崖的姜守旦拋過來的高危橄欖枝。更是要賴在漢口，等待辛亥革命的到來，混個開國功臣，一生的榮華富貴就板上釘釘了。　　宋教仁也不是白痴，怎麼可能在初次見面即推心置腹，即引李想加入此次大事件的核心層？但是這樣機靈的人物，捏拿着不敢用，實在可惜。　　宋教仁低頭漫無目的走着，沉吟半響，突然抬頭，目光灼灼的盯着李想，道：“我們還有要事要辦，只是在此暫時歇個腳。你給我留個地址，安心等待，我會派人與你接恰。”　　李想有點喪氣，又是鞠躬又是豪言壯語，表演的卻是很累，卻只是得到宋教仁這樣一個口頭承若。不過轉念一想，也能理解。　　待到和宋教仁等分手，天已近午。　　不知不覺已經走到四官殿碼頭。寬闊的沿江大道綠樹如蔭，草坪如茵。城市的綠化比起二十一世紀更加的出色。這裏的房屋多是洋房，最多的還是哥特式的洋樓。抬頭想看看最高的洋房有多高，帽子先得滑下來。巨幅的廣告落在最顯眼處，是一副穿着改良過，露出白花花大腿根，開高叉的洋婆子模特，真是風情萬種。高聳的電線桿上也貼滿了狗皮鮮小廣告。李想不禁感嘆，這個年代的廣告業已經如此發達。但是這裏的一切，非常有老上海的味道：紙醉金迷的繁華，似乎隨時會被風吹雨打去。　　碼頭向來都是最熱鬧的地方。遠遠就聽見叫賣燒雞滷肉、餛飩水餃、鍋貼涼粉的叫喊聲。寬闊的街道兩旁擠滿了一個個的小攤販，什麼古董玉器、針頭線腦，故衣、綢緞、泥人、瓷器、名人字畫，拆字打卦、走江湖賣膏藥的應有盡有。　　雖然鬧災的流民已經在向漢口匯聚，亂相已生，但是活着的人生活還要繼續。滿清最後維持這個紙糊的架子不倒，漢口的市面維持着有限的秩序不倒，城市依舊充斥着畸形的繁華不倒。　　李想此時真有點飢腸轆轆，昨天晚上就喝了一點希粥，能不餓？沿街噴香的小吃對他有着極強的誘惑力。李想咽了一口口水，擠過一段路，眼前就是四官殿碼頭。　　碼頭人很多，情況和外頭大街沒什麼兩樣，只是除了賣吃的外，並沒有雜貨。這可是大碼頭，貨輪客輪都有分區。人流涌涌，無論古今，這些地方向來是小吃集中營。李想控制不住自己的腳步，聞着香味走得越來越深。　　小攤販們頭上冒着熱汗，端着條盤，高聲報着菜名，忙着往稚起的小胡桌上送飯送菜。李想的腳像是生了根一樣，再也移動不了。　　迎面是放着個買長沙臭豆腐兒的擔子，油鍋正滋啦滋啦的響，十里飄香，碼頭上江風激烈，就是吹不散這股臭香味。這味道很正，有長沙火宮的風味。　　守在攤旁的是一位大嬸，以湖南腔高聲喊叫，“長沙臭乾子！”賣力的區招攬顧客。攤旁只有一老一少正在呼�旰�甑慕蚪蠐形凍宰畔閆�撲鼻，辣味濃厚的油炸臭豆腐兒。　　在牆邊有一個人看拆字先生給人拆字，卻不斷瞅着的與眾不同一身洋裝灰頭土臉的李想。李想沒有心思理他，只是雙眼惡狼似也的泛着綠光，朝那碗里雪白瓷碗里的黑不溜秋的油炸臭豆腐死死的盯着移不開。　　“老闆，給我一碗臭豆腐。少放點辣椒，用油紙包好，我上船吃。”　　這個聲音清脆好聽，但是沒有臭豆腐好吃，李想這樣想着，忍不住吞口水。　　一雙纖纖素手接過油紙包，付了兩個銅板。李想惡狼似的兇狠目光稍稍離開油紙包的臭豆腐，眷顧一眼蔥白的小手，秀色可餐。李想現在看什麼，都能聯想到吃的。　　女孩兒轉身夾在來往的人群里往棧台走，就在轉身是很有些氣憤的白一眼躇在臭豆腐攤子前的惡狼，就是這一眼，那女孩兒卻忽地眼睛亮出一絲異彩，驚叫道：“是你！”　　“嗯，是誰？”李想艱難抬頭一看，竟是在歆生街英雄救美曾救過的那位教會女校的漂亮女學生，驚喜的暫時忘了飢餓，笑道：“是你！”　　“謝謝！”她微微紅着臉，謝過先前李想的打抱不平。此時世道，古風猶存，她還不忘問道，“不知恩公尊姓大名？”　　雖說此時古風猶存，但也不會狗血到說出，小女子無以為報，只有以身相許。　　“恩公不敢當，只是看不慣罷了（他其實當時更多氣憤和看不慣的是自己還沒有摸而被趙又誠先下手）……我叫李想。”李想有些無精打采，重見美女的欣喜過後又是無盡的飢餓。聖人說飽暖思淫慾，一點不假。李想現在飢腸轆轆的，眼前禍水似也的無敵美少女，他竟然沒有起一丁點的邪念，只是眼睛放綠光的盯着她手上油紙包的臭豆腐。　　這女孩見過男人盯着她流口水的多了去了，但是從來沒有見過男人只是盯着她手裡一包臭豆腐流口水的。他到底多少天沒有吃飯才餓成這樣？看他一身洋裝，也是有文化有修養，卻也狼狽不堪。難道是某個家道中落的世家子弟？或者某個遇難的公子爺？　　看他餓得不像樣子，只惡狠狠的盯着臭豆腐看，邊看邊吞口水。她不好意思的把油紙包的臭豆腐遞到他面前，低聲道，“請李先生用一點吧，這裡是在沒有好的……到武昌，我請你吃頓好的。”　　李想此時心裏什麼味兒全有，一股似酸似澀的苦水湧上喉頭，實在是餓得苦膽水都回上來了，他真有點不知所措了，穿越前家裡有爸媽，銀行卡里有錢，這樣衣食無依真是第一次。李想感慨萬千，也只是一轉眼的事情，他一把扯開油紙包兒，抓起一塊臭豆腐一口吞，含糊不清的說道：“慚愧的很……”　　李想這個沒心沒肺的樣子可一點也看不出慚愧……　　“這有什麼慚愧的？”女孩輕笑說道，她看李想猴急的樣子跟慚愧扯不上邊，“人都是吃五穀雜糧長大，又不是神仙，想怎麼就怎麼著�D�D朱洪武還要過飯呢……”　　她把朱洪武的比喻打出來，李想更不覺得慚愧了，只恨不能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還有點不滿足的說道，“你也不要到武昌請我吃好的，再請我吃兩個燒餅就夠了。”　　這女孩一愣，撲哧笑出來，如是夏花般燦爛。李想還真是不客氣。　　李想可不想講客氣，愛面子。有面子就沒肚子，填飽了肚子，先。　　兩人又來到一個燒餅攤前，李想手一指，說道：“老闆，給我烙倆餅。”　　“好嘞！爺，您稍等。”老闆習慣成自然的又多問了一句，“爺，要加雞蛋嗎？”　　“怎麼了？看不起也爺是不是？”李想像是被踩到尾巴的貓，連續兩個異常氣憤不平的反問，又伸出兩根指頭吼道，“加倆兒！”　　女孩兒在邊上看着，笑得花枝亂顫。　　加了兩個雞蛋的加量燒餅兩個下肚，李想渾身都是暖烘烘的，肚子也撐飽了。偷眼瞧那漂亮女學生時，漂亮的禍國殃民，想起剛剛自己餓死鬼轉世的醜態，立即渾身都不自然了。　　兩人走到碼頭棧台，她就要上船，李想抓住最後機會問道：“你叫什麼名字，能告訴我么？”　　李想問得唐突，不敢女孩是接受新式教育的，並不這樣覺得，倒是大方的說道：“我叫湯約宛。”　　“你家在武昌？”李想打聽起她的家庭地址。　　“嗯。”湯約宛點頭，話說有點冷場。她默默無語地掏出荷包，裏面大約有幾十個銅子兒，兩塊洋銀元兒，都倒了出來，將一股腦的送到李想面前，竟然不好意思地說道：“這些你收着，今天真的很謝謝你。”　　“不不不！”李想立刻搖起雙手，餓極了蹭她一頓飯還好說，真要接一個女孩子的錢，他還真沒這麼厚的臉皮，簡直又些惶然的說道，“這怎麼成？”　　“這有什麼？”湯約宛笑說道，“您是嫌棄？算是借給你，要還的。咨議局湯化龍是我爹，我家很容易找得到。”　　湯約宛說著，把錢塞到李想懷裡，頭也不回跳上甲板，瞪船去了。　　李想獃獃看着遠去的素衣背影，隨人流登上客輪的甲板。出現在船頭的那個身影絕世而獨立，裙裾在江風中搖曳出她秀媚身姿，青絲縈繞舞伴隨之，紛紛擾擾，塵緣輕嘆。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十）　　李想手裡的銅錢和洋銀還帶着她香艷的溫度，沉甸甸的全是溫暖。鼻子有些泛酸，也不知道多少年沒有被感動過？在百年後的那個年代，天下太平，沒有硝煙的辦公室里勾心斗角戰爭激烈，繁華似錦，人世的熙熙攘攘卻都是冷漠不可親近。莫名其妙穿越到這個一無所有的世界，卻被幾個同樣一無所有又無親無顧的乞丐救回照顧，一時狗血的英雄救美，卻得美女重金相酬。孤身將要獨闖的這個陌生世界，亂世艱難，世態和人情，無論炎涼和冷暖，本跟他這個突兀降臨此世的穿越客扯不上任何關係，誰叫他是肉身穿越不是靈魂穿越！直到捏着手裡溫暖的銅錢和洋銀，才感覺到與這個世界的牽繫，又想起劉家破廟裡幾個老小乞丐們對他的照顧和恭敬，這也是牽繫，他與這個世界再不是沒有任何關係，不再是故紙堆里看到的歷史，還有愛，還有溫暖。　　李想注視着千帆如雲的繁忙碼頭，百舸爭流的長江水道，手裡抓緊了銅錢和洋銀，心裏默念道：“凡是對我有過的點滴恩情銘刻在心，眼前滾滾長江為誓，不死必當厚報！”　　“他怎麼也在這裏？”宋教仁看着棧台上痴痴獃呆的背影，一眼認出來李想一身落魄的洋裝，略帶吃驚的問道。　　三個人都是湖南人，到碼頭就聞到長沙臭豆腐的味道，三人圍着臭豆腐攤子前，一人咬着一塊臭豆腐。　　宋教仁一行人與李想分開之後，純粹因為職業習慣，出於保險的原則，圍着漢口繞了半圈，甩掉一切可能存在的跟蹤者，才到四官殿碼頭就看到李想，第一個念頭就是被他跟蹤了。　　姜守旦伸長脖子吞下一塊，連連搖頭，“不可能被他跟蹤，純屬巧合。有杜先生在，沒有誰跟蹤能不被發現的道理。”　　這點，杜心武杜大俠倒是很自信的點頭承認，他吃着顧不上說話。　　對於杜心武的實力，宋教仁是深信不疑，不管是在日本還是在國內，有杜心武在就有安全的保證。　　“看他已經到這裏好一會兒，是我多疑了。”宋教仁自顧自嘲的搖搖頭，掏出一塊手帕擦擦嘴角，這個職業病以後怎麼改的掉？　　“穿着洋裝也改變不了乞丐的命，跟湯家小姐說了兩句話，就痴心妄想的想去攀湯議長家的高枝兒。呸，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毛的沒有，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湯家小姐是人善，見乞丐都會施捨……”湊巧金兆龍閑逛到這裏，看到昨夜修理他的李想自然關注，剛剛一幕全看在眼淚，心裏泛酸，又打不過李想，只是在這裏干看着。看到宋教仁等關注李想，他忍不住在這裏唧唧歪歪。他嘴裏也正咬着一塊臭豆腐。　　宋教仁等全回過頭來，就看到這說話的漢子外面披着老皮襖，入春的天氣還帶着寒氣，裡頭就是緊身的小褂子，辮子都盤在頭頂沒戴帽子。　　姜守旦一眼看出來，他就是哥老會的風仔馬仔之流。吃完了包臭豆腐的油紙被他揉成一團遠遠的丟掉，隨手撩起袍子擦手。也不把金兆龍當回事，就是隨便的問了一句，“他怎麼跟湯家小姐扯上關係？湯議長是如今武昌炙手可熱的立憲領袖湯化龍？”　　看到他們搭話，金兆龍倒是很熱心的道：“湯議長不是他，還能有誰？”跟着又把剛剛在臭豆腐攤子邊的所見所聞說了一遍。　　“噢，原來如此。”宋教仁收起手帕，還順手整理了一下江岸強風吹不動的強硬直線的西裝衣領。前因後果的聯繫起來，知道湯家小姐就是歆生街被被趙又誠摸屁股的教會女校的那個學生。他甚是突兀地問金兆龍：“尊駕貴姓，台甫？”　　“有什麼事呀？”金兆龍突然警惕起來。　　宋教仁笑道：“沒什麼事，看你尊貴得很，隨便問問。”　　“沒事，便逛去！”金兆龍不耐煩地說道，大手一揮，他顯然覺得一身洋裝的宋教仁太莫名其妙了，難道喝過洋墨水的人都這樣？當然，他忘了自己剛才主動搭訕也是莫名其妙的很。　　姜守旦臉色都變了，這些小角色看到他從來都是納頭便拜。一個小小馬仔，這樣不給宋教仁面子，使他也覺得沒有面子。　　杜心武忙上前說道：“四海之內皆兄弟，請教尊姓大名，無非想結交朋友……”　　“金兆龍！”金兆龍說著挺了挺腦袋，蒜頭鼻子朝天露出一鼻孔的鼻毛，那神氣派頭像是繫上紅頭繩的喜兒。漢口碼頭也是有他的名號，誰人不識？　　“那個人你認識嗎？”宋教仁見他注目李想，又別轉了臉，剛剛還出言諷刺，知道他一定認識，故意問道。　　只見李想此時登上一艘輪渡，看樣子也是要去武昌。　　“認識，怎麼會不認識呢？”金兆龍滿臉譏諷挖苦神色，“劉家破廟幾個乞丐從揚子江撈上來的，就剩半條爛命，無醫無葯，挺了幾天屍，到活轉過來。活過來就生龍活虎，真是命硬。看他穿着洋裝，可惜也只是個乞丐。洋人租界里穿洋裝的乞丐多了去了。那些乞丐還把他當活寶，我看他是破家無路可走跳的鄂江，死不了就作一輩子乞丐吧！這樣的人我看多了。”　　劉家廟裡金兆龍被李想修理，此時還不盡情嘲弄，“前世不修，今生報應。只要他還在劉家廟乞討，有我修理他的時候。”說罷開心地大笑起來，一副小人得志的乖樣。　　宋教仁聽了乾笑道：“未必！我看不像池中物。不信，你等着看。”說完，便對姜守旦道：“船來了，咱們也要去武昌，只怕有人在黃鶴樓等得心焦了。”　　中午時分，一艘輪渡迎着凜冽的江風。　　陽光懶洋洋的。江闊天低，水天是一色的青蘭。一團潔白的浮雲，緩緩的在風中飄逸。李想很騷包的站住船頭，乘風破浪……也不知道風雲際會在何時？……和宋教仁一會不算際遇，一點好長也沒有撈到。　　長江天際流，一船破浪前行，在蔚藍的廣闊，暗流涌動的江面，劃出一條長長的浪線。此情此景，可以入畫。　　李想站在船頭，衝起的浪花飛揚激烈，狂風夾着浪頭水汽撲面而來，長江滾滾低吼之聲勢驚心動魄，卻不見他有瑟縮畏懼之態。心思正如腳下長江之水波濤洶湧、暗潮回蕩。像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般的碰上宋教仁，使他心底暗生出一絲雄圖霸業的狼子野心，或者說是努力奮鬥的革命理想。李想是個抓着機會即會向上爬的人精，憑着有限的歷史知識，就像一個知道股市內幕的股民，他只要有一點本錢就夠玩轉證�皇諧　Ｖ劣詰降資俏�一己之私的野心，還是抱着為萬民請命之仁心，他那裡分得清楚。要他硬着脖子說，為萬民請命，為萬世開太平，沒有一點利己心思，他臉皮再厚也說不出來。但是在這民族氣運的最低谷，國家存亡斷續的生死關頭，他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掙扎着向上爬的時候，也同時會去照顧自己卵翼之下能夠守護到的一切，給國家民族多保存一絲元氣。此時的李想也就是這麼一點志向，畢竟如今連溫飽問題也沒有解決。　　遙看水天之間，左右聳立兩坐山峰。一名曰：龜山。一名曰：蛇山。太祖詞雲：龜蛇鎖大江。端的是氣勢恢宏。蛇山翠綠疊障，卻又飛檐走出，只是這萬綠叢中露出的一角也可以看出千年黃鶴樓的風韻。李想就是在碼頭上看到黃鶴樓的一角，忍不住就要去遊覽一下。　　天空不知不覺陰了下來，春色煙雨不期而來。李想大搖大擺的踏上登黃鶴樓的山路，百年前的黃鶴樓就在咨議局霸佔的紅樓後山。　　他早渾忘記一切煩惱，抱着尋幽探勝的閑逸心情，依循林路小路，漫遊其中。　　山路一轉，前方赫然出現另一小亭，建於危崖邊緣處，面對着山外廣闊無盡的空間，長江滾滾，煙雨霏霏的美景，教人胸襟懷抱從幽深擴展至似與天地并行蒼芒的世界。劇烈的變化，令李想震撼不已，呆立亭內，好一會後，始收拾心情，繼續登山。　　山路斜斜深進山中，穿過另一座密林后，是近百級石階，直指黃鶴樓。　　黃鶴樓依山座落在坡台之上，石階已有被破毀損裂的情況，青苔斑斑，野草蔓生，世道不靖，黃鶴樓也顯出一絲頹廢，在煙雨陰沉的幽暗中又多了份陰森的感覺。　　李想深吸一口氣，拾級登階。　　雄奇多姿的黃鶴樓即在眼前。五層高樓似劍柱立。攢尖頂，如劍指長天。層層飛檐，翹角凌空舒展，恰似黃鶴騰飛。根圓柱拔地而起，雄渾穩健；屋面琉璃瓦覆蓋，四望如一。　　自古便有“游必於是”、“宴必於是”的黃鶴樓，歷代文人墨客到此遊覽，留下無數膾炙人口的詩篇。　　走進黃鶴樓底層大廳，高大寬敞的大廳，其正中藻井高達10多米，正面壁上為一幅巨大的“白雲黃鶴”陶瓷壁畫，兩旁立柱上懸挂着長達7米的楹聯：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撼；大江東去，波濤洗凈古今愁。古樸的氣息撲面而來。　　他不禁又驚又喜，全面超越百年後那匠氣十足的黃鶴樓的韻味。摸摸口袋幾塊洋銀，興沖沖向店主人說道：“今日這場煙雨如夢，怕是今春難得的一次美景。我想包下第五層閣樓，那裡俯瞰長江，景緻好，可以一壺濁酒品古今。我願多出錢！”　　“爺來遲一步，頂層閣樓已上了客。”夥計在一旁滿面賠笑道，“不過爺也別懊惱，頂層閣樓那麼大，各人玩各人的，兩不相干，上頭總共才七八位，又都是文人，正好吟詩說話兒，小的不再接客人就罷了。”　　李想無奈，只好如此。他剛要拾階上樓，卻被大廳守候的一個長隨打扮的人攔住了：“你先生是誰？這裡是劉歆生老爺包房，請了當地名流大家……”　　言猶未畢，李想雙手一伸，把着家奴推開，橫着衝上樓，“黃鶴樓不是你劉歆生老爺的家，黃鶴樓迎天下人，天下來得。有錢人了不起！爺今天非上樓，慢慢把酒品嘗煙雨江南不可。”　　立刻從大廳角落撲出好幾個精壯大漢，有人吼着，“攔住這小子！劉歆生老爺包了房，就是皇帝老子也別想上！”　　李想最是厭惡這些仗勢欺人的人，更厭惡這些仗勢欺人的狗腿子。今天非把事情鬧大了，李想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甩開膀子準備大打出手。　　“住手！”姜守旦爆喝一聲，震得所有人耳古嗡鳴。　　“大龍頭！”狗腿子們肅立一旁。　　李想不禁愕然，不禁一笑。“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李先生，又見面了。”杜心武一拱手，春風滿面地笑道。　　李想笑道：“游性所至，聽說樓上正在會文，不覺技癢，也想上去湊個熱鬧。看來諸位也是參加樓上會文的？”　　那幾個狗腿子見他西裝凌亂，這幅寒酸模樣，便以為是來打抽豐的。當然，最大的懷疑還是以為李想是朝廷的密探，聽到什麼風聲，摸到這裏。　　宋教仁他們卻沒有這樣想，倒是經過金兆龍的引子，洗脫了他身上的一點可疑。　　宋教仁將手一讓，笑道：“既來了便是有緣。樓上請。”　　樓上打着會文的幌子行密謀反清的革命大業，當然，有外人來了可以馬上又變成會文。　　但是無論什麼理由，此刻只有請李想上樓了。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十一）　　待李想登上黃鶴樓五層樓閣，果見大廳西窗臨長江一面已有了八個人，卻分為三起。靠東南一桌，有兩位。年約四十歲上下的人，都穿着灰布棉袍。另幾個年輕一點的，坐在他們的下首，靠在窗前把着酒杯沉吟，見他上來，只瞧了瞧他一眼，便都轉臉去賞江南煙雨、長江浪濤，很像是在分韻做詩。　　另一个中年人卻搬了座椅子坐在外走廊，半身倚在欄杆上看江景。　　西牆下一張桌旁坐着一個大叔，打扮有些奇特，只穿一件藍府綢夾袍，罩一件雨過天青套扣背心，腰間懸着一柄長劍，正左一杯右一杯地獨酌獨飲，真是古風凌然，風流瀟洒的人物。見宋教仁攜李想登樓上來，便親熱的合笑點頭欠身道：“遁初兄，那邊幾位正在吟詩，你們何妨這邊同坐？”又朝李想笑問，“這位兄弟面生，敢問貴姓、台甫。那邊正在分韻作詩，不如坐這兒？”　　“多謝，”李想不客氣，一邊坐一邊笑道，“不才李想。敢問貴姓、台甫？”　　兩人還真是自來熟，風流不羈而臭味相投的性子，根本不需要宋教仁的介紹，他們也自己找位子落坐。　　李想對這大叔大有好感，一襲青衫風流倜儻，像極了焦美人扮演的李尋歡或者二郎神，自帶瀟洒光環。　　那大叔十分洒脫，嘻嘻一笑說道，“不才陳作新。”　　李想的目光也霍地一跳，剛坐下又彈起，目光灼灼的又從上到下打量了陳作新一番。忙道：“久仰，久仰！”　　他就是傳奇的湖南八日都督陳作新！極富藝術天才，詩文俱佳。這個人還擅丹青篆刻，喜酒大言，很有大詩人狂傲風采。　　李想又是點頭，又是搖頭，感嘆也只有這樣的人物才能造就這樣的卓越氣質。　　看到李想一臉大驚小怪的樣子，西窗的幾個人物轉過身來看了他一眼，便又坐回到桌邊，旁若無人地吃酒。宋教仁也瞄他兩眼，這傢伙很喜歡一驚一乍，這裏坐的每一個人都夠他驚詫的。　　風雲際會，風雲際會！無須多問，李想也知道這裏坐的全是辛亥大人物，楚天豪傑。碰上如此盛會，頓生豪情壯烈，李想拍桌子大聲傳呼：“小二！取一壇老紹酒，再要四盤下酒菜……精緻一點的。”　　東南桌上的幾個人構思正苦，猛聽李想大聲要酒要菜，不覺面露厭色，別轉了臉不言語。　　“李先生真是海量，吃得了這麼多？”陳作新邊飲邊問。　　李想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既與大家同座，理應共飲。不要客氣，陳先生，宋先生，姜先生，杜先生，今天我請客。”　　陳作新一笑，起身給每個人滿傾一大觥，“你的酒菜還未上，先飲我的。”　　伍次友笑着一飲而盡，放下杯子道：“陳先生也是達人！只管吃吧，若醉了，就學李太白，睡大街！”　　陳作新微微一愣，真是越看李想越順眼，仗劍載酒游江湖的李白正是他最喜歡的大詩人，轉而笑道：“好！不醉不歸！”　　“李先生，今日我在黃鶴樓宴請賓客，來者是客，美酒佳肴請儘管享用。”這中年人一襲月白長袍，自有一份儒雅。　　“劉歆生先生，今天的主人。”宋教仁站出來介紹。　　能在漢口修一條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商業街，當之無愧的清末民初地產大王。但是見多了歷史名人大豪，有了免疫力。李想很親熱的套交情，這是財神爺，腳下抓一把泥也能榨出油。　　此時樓外的煙雨如夢，天地間朦朦朧朧一片，長江水在此轉折，向北而去。　　李想突然端着一杯酒，走出五層大廳的外走廊，舉目四望，視野開闊。這裏俯瞰，大江兩岸的景色，歷歷在望，令人心曠神怡。如果把長江、漢水、東湖、南湖以及星羅棋布的湖看成是連綿的水域的話，城市陸地則是點綴在水面上的浮島，武漢三鎮就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三座城市。在這個壯闊的水面上，有一條中脊顯得格外突出，似龍盤虎據。從西向東，依次分佈着梅子山、龜山、蛇山、洪山、珞珈山、磨山、喻家山等，這一連串的山脊宛如巨龍卧波，武漢城區第一峰喻家山是龍頭，在月湖裡躺着的梅子山則是龍尾。這是武漢的地理龍脈。黃鶴樓恰好位於巨龍的腰上。騎龍在天，乘勢而為，黃鶴樓的這種選址似乎透露出古代風水堪諭某種玄機與成就。此刻站住黃鶴樓頂層，俯瞰這一切，真是氣象萬千。　　陳作新也跟了出來，斜倚在欄杆，一手搖着壺中酒，一手晃着杯中酒，見李想看得發獃，便笑道：“李先生，這麼好的景緻，何不也吟上一首？”　　李想笑着一擺手道：“那邊立着詩壇呢！眼見就要開壇了，我們且聽聽他們的，賞江南煙雨，聆大家詩歌，快何如之！”　　陳作新轉臉望去，果見一位憑窗而立的先生手拈着鬍鬚，擺頭吟誦：　　閑撫七弦抒阮恨，　　聲聲怨恨四夷侵，　　一朵桃花卜天心，　　問幾時可把四周租去地，　　收歸故主人？　　吟聲剛落，宋教仁已經站起來，呵呵笑道：“好一個‘問幾時可把四周租去地，收歸故主人？’譚人風火性未除，此詩一出，又要激烈多少熱血青年？”　　聽見“譚人風”三字，李想眼睛一亮，想不到竟在此遇到名同盟會元老級的人物。　　陳作新一邊替李想斟酒，一邊悄聲笑問：“這些個糟老頭子吟個詩，也要表現的憂國憂民，真不知道累啊？”　　他還真是狂風不羈，連譚人風的面子也不給。李想笑道：“歌以詠志嘛。”　　陳作新笑道：“這話固是，然古往今來多少詩文，若真的篇篇詩詞皆詠志，那還怎麼讀呢？重要的在於情發乎心，志發乎詞，或寄於山水，或托於花月。”　　這話李想贊同，就像後世的流行歌，全是情情愛愛的，聽多了也厭煩。　　譚人風聽了宋教仁的話，微笑拈鬚道：“遁初，該你的了！”　　看來今天的反清秘會要變成詩文會，也不推辭，“好，酒令大於軍令，我就獻臭了。”他吟道：　　殘月孤雲了一生，　　無情天地恨何平；　　常山節烈終呼賊，　　崖海風波失援兵。　　物為兩間留正氣，　　空教千古說英名。　　傷心漢室路難復，　　血染杜鵑淚有聲。　　海天杯酒吊先生，　　時勢如斯感靡平。　　不幸文山難救國，　　多才武穆竟知兵。　　卅年片夢成長別，　　萬古千秋得有名。　　恨未從軍輕一擲，　　頭顱無價哭無聲。　　其詩，碧血丹心，與有力焉。　　“‘傷心漢室路難復’一句說盡革命大業的艱難。遁初兄總不失革命黨人的本性。”劉歆生笑道，說罷，轉臉對走廊上的陳作新道，“該聽你的了。”　　“好，我來獻醜！”陳作新十分爽快，呵呵大笑立起身來，對李想說道：“兄弟，你帶兩碗酒，咱們湊個熱鬧，他們那些個詩詞，太沉悶了，辜負了煙雨江南，良辰美景！”　　李想點頭，這些詩卻是豪情壯志，但是沒有一首豪放詩詞比起那位偉人的詩詞。因此李想再聽到這些詩詞，提不起一點興緻。　　陳作新說罷，從壇中傾出三碗酒，自端了一碗過這邊桌子來吟道：　　平生何事最關情，只此區區色與名。　　這邊席上的幾個人，萬不料不到別人都在憂國憂民，他卻風花雪月。不過他們都知道陳作新的性子，就是這樣的狂放不羈見，只見他執酒高吟漫步而來，繼續吟道：　　若就兩端分緩急，肯將銅象易傾城。　　吟罷放聲大笑。　　李想不禁鼓掌笑道：“真名士，自風流！”　　卻是令人眼前一亮，宋教仁等人也拍手鼓掌。　　陳作新舉杯一飲而盡，笑道，“李先生，該你了。”　　李想今天很和他胃口，現就想看一下他的文采如何？　　李想端着酒杯的手僵住，吞盡喉嚨的美酒直覺得苦不堪言。他那裡會吟詩作對？他會吃喝玩樂！　　大廳里一雙雙眼睛全集中在他身上，嘴角似笑非笑的，想要看他的笑話呢。這小子，進了黃鶴樓就大呼小叫，狂放作態的比陳作新這個狂士還要有過之無不及。本以為李想真是才高八斗，如今看他這個傻眼的樣子，原來的狂傲是不知天高地厚。　　看到他們嘲笑的臉色，李想心裏真不是滋味，被他們輕視了，瞧不起人。李想眼睛一轉，一咬牙，有了。　　李想把酒一飲而盡，像是一股火焰入喉穿腸，豪情大笑，吟道：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松怒向蒼天發，敗恭弘=叶 恭弘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偉大領袖的這首詩不是藝術情懷最高的一首，但是卻很符合當前的意境，而且比起幾位革命前輩的詩要勝出幾層。李想背完，就有些洋洋得意。　　此時眾人早已目眩神迷，嘖嘖稱羡不能自已。　　宋教仁見李想得意的樣子，還真是和陳作新一個狂人做派，不禁詢問地看了一眼譚人風。譚人風正滿臉欣賞的目光註釋李想，見宋教仁看自己，忙低聲道：“還真是文採風流，‘一陣風雷驚世界’，意有兩重，即寓自己是個狀志雄心人，又隱喻中國經過革命的洗禮必將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倉促之間，能寫出如此意喻深遠的詩句，真是不簡單。如此人物，也不知道你又是從那裡找來的？”　　“街上碰到的，”宋教仁輕笑道，把玩手中酒杯，“我看他這句還有第三層意思。”　　“哦？”譚人風好奇的問道，“和解？”　　宋教仁好整以遐的道：“在街上碰上我就向我毛遂自薦，我懷疑他已經看到風潮將起。這樣聰明的一個人，在看黃鶴樓的架勢，你我詩詞里的豪情壯志，他還不明了？我看他，第三層意思是說我們此次舉義，必將震驚世界。”　　劉歆生大笑起身道：“楚地有此才人，我真是有眼無珠。李先生�D�D請坐！小二！上酒，上好酒！不，上老汾酒！上店老兒珍藏的老汾酒。”　　那幾個輕視他的老兄相顧之間十分尷尬狼狽。　　李想狂笑道：“詞賦小道，不足一談。某自負不羈之才，學成文武藝業，踏遍中西，得出救國救民之策，歸國之後，本欲一展所長，做一番驚天動地，救國救民的大業，誰曾想過今日以此邀名？”　　李想這上在發牢騷呢。他可是上知五千年，下知一百年的穿越客，一個對歷史先知，擁有破壞歷史平衡的人物，未得看重，倒是因為抄襲的一首詩被捧為上賓。　　宋教仁卻以為他絕對上在大言，救國救民之道，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孫中山和黃興，也只是不斷的在這條路上探索而已，他卻敢放狂言說得出救國救民之策！狂生耳。李白斗酒詩百篇，也沒聽說他有什麼救國救民之策？李想也就是一個好大言的狂生耳。再此借酒發狂，也就是想引人矚目，嘩眾取寵……或許更多的是在他面前熱切的自效之心，一個典型的熱血青年，或許比起普通熱血青年更多的是文採風流。當然也是個聰明人，不然能寫出如此精彩的詩句？　　陳作新卻眼中放出光來，簡直上王八對綠豆，湊在宋教仁耳邊低聲說道：“遁初，此人大才。我等圖謀之事，請他來參詳一二，也是多一份臂力。”　　宋教仁心裏咯噔一下，白了一眼陳作新，他還真是看得起李想，搖搖頭道：“此事干係重大，千萬人的生命，我對他畢竟未能知根知底。”　　“看他是否有救國救民之策再說。”譚人風插嘴道。　　“好，我就好好考考他。”宋教仁點點頭，正色向李想說道：“你既自稱有救國救民之策。咸同中興之後，天下太平，朝廷也振作刷新，立憲開國會。國泰民安，何須你救國救民？”序章 回首已是百年身（十二）　　“天下太平？”李想冷笑，也太看不起人了，出這樣弱智的題目考他。“瓜分之禍，迫在眉睫，你不知？東洋島國自甲午之後，全國上下，整軍備武，正預謀鯨吞中國的狼子野心，你不知？”　　所有人都有些震驚，瓜分之禍喊了多年，他們也不怎麼上心，但是說日本有鯨吞中國的狼子野心，卻是吃驚。同盟會在東京很受日本民間黑幫社團黑龍會的照顧，日本的民間人士也對中國革命多有同情，以至於同盟會自孫中山一下都認為。　　這可以從武昌舉義成功，在美國孫中山一家華人餐廳洗杯具的時候聞得喜訊，決定暫時還是留在國外，走訪美、英、法三國政府，爭取國際對新政權的支持，後來，孫中山自述了那時考慮這個問題的經過中看出。他對日本的看法既是，“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親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尚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如今看來，孫先生當年的想法，不止幼稚，而且可笑。但是同盟會上下，當局者迷，或者說是歷史的局限，多是支持孫先生的論調。　　人人側目於李想的危言聳聽，他們不承認，但也不反駁。在座的人，都是當世俊傑，或許在心裏早就感覺到了這個來日大敵的存在，只是下意識的在面對恐懼事物時的迴避而已。如今再想想，日本自甲午之後，日本依舊在拚命的添船購炮，在東亞之地更是能夠與老毛子，與花旗國一爭長短。一個鼻屎大的島國，要如此龐大的陸海軍干神馬？一旦撕開日本人謙恭和遜的外表，終於看清了藏在其背後的軍國主義危險的獠牙。所有人不禁一身的冷汗。　　宋教仁沉吟良久，便問道：“日本對華之絕密政策，你好像很了解？有何證據？”　　聚焦大廳所有的目光，李想遲遲疑疑看着宋教仁，一下子變成了啞巴。當代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這個年代卻行不通，他們沒有經歷那一場幾乎亡國滅種的災難。他怎麼說？說：一九三七年啊，日本就進了中原啊！先打開山海關，后打到盧溝橋……他們肯定又會認為他發狂發瘋了。　　一轉眼，看到宋教仁略帶玩味的微笑，李想忽然有倔強衝動不已，一直討好他，卻一直被他看不起，他火了！一拍桌子，站起長笑一聲，道：“日本對華之一貫政策，為煽動內亂，破壞中國之統一。同盟會之排滿革命，日本實援助之，助款濟械，歷有年所。然彼非同情中國革命，其真正目的，系欲中國長久分裂，自相殘殺，彼可坐收漁人之利。”　　“還真像有這麼一回事。”陳作新率先站出來同意，“國家之間，從來只有利益，沒有道義。”　　李想吁了一口氣，對陳作新道：“然也。日本一面援助孫先生黃先生，一面又幫助滿清反抗民黨，而彼於首鼠兩端之際，各取得其操縱與干涉之代價焉。”　　李想這樣一說，同盟會黨員們都坐不住了，這不是說同盟會被日本當槍使？他們懷着救國救民的崇高理想流血流汗，被李想一句話給否定了，誰受得了？除了這個狂放不羈的陳作新之外。　　譚人風起身，坐到李想的對面，又叫小二沏過兩碗茶來，苦笑道，“同盟會在海外並不受人待見，也只有日本對同盟會還算照顧。而在國內，我們更是難以立足。如果拒絕日本的友誼，同盟會將來的路又該怎麼走？還請李先生不吝賜教。”　　“我哪敢賜教，只是提點意見。”李想自嘲地笑道，還有點自得，“我不是什麼先生，是個革命熱血青年！”　　李想繞場而走，一手指天，“路在腳下，何必抬頭看天。中國是個農業社會，农民是中國最龐大的階級。我們要深入群眾，發動人民群眾，需求階級的力量，打一場人民的戰爭！”　　宋教仁詫異地問道：“人民戰爭？”　　“對，人民戰爭！革命絕不是某個英雄的流血犧牲可以完成的偉業。”李想苦笑，如今說這個話好像太早了，誰能了解？他不禁有些高處不勝寒。超越他們一個世紀的智慧，也是一種煩惱。　　宋教仁等沉吟不已，姜守旦卻興奮不已，大笑道：“先生說的人民戰爭不就是农民起義。我們發動萍瀏醴三鄉舉義，定能一舉推翻滿清爆政，興漢滅滿，鏟富填貧！”　　姜守旦江湖氣息不減。　　“啊？”李想萬想不到他如此自信，倒覺不安，农民起義和人民戰爭的區別可大了，而且萍瀏醴起義是失敗了，但又說不出所以然，便問道：“你們準備今年萍瀏醴舉義？”　　宋教仁等臉色大變，這件大事怎麼抖出來了。　　宋教仁看了一眼譚人鳳，事已至此，也沒有遮掩的必要。　　“正是。”宋教仁一臉凝重的道：“中國中部初春連日降雨，凶荒大災以顯。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及四川東南部，即揚子江上流沿岸，皆陷於饑饉。該地工人因受米貴減工之打擊，我們決定，由萍鄉礦工首先發難，四處徒黨起而應之！黨軍分三大股：在萍鄉起義者多煤礦工人；在醴陵起義者多防營兵勇；在瀏陽起義者多洪福齊天即洪江會黨。每股約萬人，以瀏陽一股為主力，督師者為龔春台同志。瀏陽黨軍於二十二、三等日發難於文家市、牛石嶺、永和市、紅綾鋪、官莊等處。佔領南街市、西鄉、潭塘、高址、官眼、大光洞諸地。與萍鄉上栗市、案山關等處黨軍相策應。”　　這是他們此次舉義的革命軍略，李想豎起耳朵聽，一字不漏。雖然經常逛軍事論壇，但也不可能憑他幾句抽象的論敘就找出他們計劃的漏洞，但是歷史也早就證明他們此次舉義失敗告終。　　“紙上談兵！”李想只有拿出這句萬金油的論調。　　雖然李想並無惡意，但是宋教仁實在受不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冷嘲熱諷，便冷笑道：“請先生指點。”　　李想他雖然不專業，但是胡扯的本事在軍事論壇也是很猖狂的，不禁一笑，便道：“革命戰略，本撥分三路進兵：一據瀏陽、醴陵，進攻湘垣；一據萍鄉之安源路礦為根據地；一由宜春、萬載東出瑞昌、南昌諸郡以進取江南。及萍鄉一軍先期發難，瀏陽、醴陵繼之。其指揮軍隊者皆會黨渠魁，未有軍事學識，故發難后雖能擊敗清軍，而不能佔據縣城；且槍法雖工，而人自為戰。清軍則素有訓練，湖廣總督張之洞亦派來湖北新軍步兵四大隊及炮兵一中隊。此即日前參預大操之新式陸軍，為清國陸軍中最精銳之兵。故黨軍終非其敵。更有會黨和同盟會聯盟，看似實力大漲，實與平民革命之精神抵觸，此次革命軍之宗旨，未免複雜不純，是亦失敗之一因也。”　　不得不承認，李想點到他們痛處。　　姜守旦不同意了，道：“革命軍之宗旨，未免複雜不純，不可能！我們檄告天下，並出布告曉諭民眾，正是凝聚民心，統一革命宗旨。”　　姜守旦說著，從袖子抽出幾張文稿。　　李想抖開一看，扉恭弘=叶 恭弘幾個大字：　　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歲次丙午十月吉日……　　特數韃虜十大罪惡，昭告天下，以申撻伐！　　韃虜逞其兇殘，屠殺我漢族二百餘萬，竊據中華，一大罪也。韃虜以野蠻遊牧之劣種，蹂躪我四千年文明之祖國，致列強不視為同等，二大罪也。韃虜五百餘萬之眾，不農不工，不商不賈，坐食我漢人之膏血，三大罪也。韃虜妄自尊大，自謂天女所生，東方貴胄，不與漢人以平等之利益，防我為賊，視我為奴，四大罪也。韃虜挾“漢人強，滿人亡”之謬見，凡可以殺漢人之勢，制漢人之死命者，無所不為，五大罪也。韃虜久失威信於外人，致列國乘機侵佔要區，六大罪也。韃虜為借外人保護虜廷起見，每以漢人之權利贈給外人，且謂與其給之家奴，不若贈之鄰邦，七大罪也。韃虜政以賄成，官以金賣，致政治紊亂，民生塗炭，八大罪也。韃虜於國中應舉要政，動以無款中止，而宮中宴飲，頤和園戲曲，動費數百萬金，九大罪也。韃虜假頒立憲之文，實行中央集權之策，以削漢人之勢力，冀固虜廷萬世帝王之業，十大罪也。其餘種種罪惡，不能盡書，特舉大略，以昭天討……　　今政府已立，大漢即興，韃虜罪惡貫盈，天所不佑。凡我漢族，宜各盡天職，各勉爾力，以速底韃虜之命，而贊中華民國之成功。用申大義，布告同胞，急急如律令！檄。　　十大罪，搞得像隋唐英雄瓦崗舉義，弄得李想哭笑不得。　　“如何？”姜守旦急切的問道。他現在對李軍事的建議很在意。　　李想直搖頭，本不想說，但想起即將上演的血流成河的畫面，還是說了，“說句動搖軍心的話，此事難成，你們最好取消此次行動。”　　“什麼！”姜守旦不敢相信的問道，“什麼？”　　李想盯着宋教仁，意味深長地說道：“信我的，時機未到，你們沒有成功的可能。”　　這話說出，有人要疑心是清廷密探他也管不了。　　宋教仁吃驚地抬起頭來，李想說得這樣肯定，真是讓他捉摸不定，想了想笑道：“革命未有不流血的，舉義總是冒着絕大風險，這不是我們退縮的理由。我們不怕流血失敗，即使失敗，也是對中國民眾的一次震撼，驚醒還在沉睡的中國民眾，直到把全中國民眾驚醒。”　　“正是！”大廳里眾人齊聲附和。　　這才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應有的氣魄，如大海一樣遼闊。　　“唔。”李想若有所思地笑笑，作為那些已經超越時代局限的革命者個人，他們堅韌不屈，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和歷史感，百死不撓。無數的鮮血和犧牲，才造就1911武昌舉義，在中國的腹心地區，革命軍打開了一個血淋淋的缺口，形成了對清王朝的突破性一擊，進而在全國點燃了革命和獨立的燎原烈火，最終迫使清帝退位，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統治。　　無量金錢武林血，這才是革命！　　他所等待1911的時機，是一個流言在新軍造就的偶然，也是無量金錢無量血堆積的必然。這樣的歷史因果，李想無力改變。　　李想知道再勸無用，也不想再勸。　　李想能夠預言到風雲將要突變，歷史早已經這樣寫，一場劫難很快就要來臨，但自己的主張又不為宋教仁、譚人風等決策者接受。　　他走出大廳，獨自徘徊在黃鶴樓五樓的廊外。面對滔滔長江，把欄杆拍遍，無法表達他內心的憂慮。突然想起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毛委員同志的主張未能得到中共的理解，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正是那年的春季，獨自徘徊在黃鶴樓，填寫了《菩薩蠻・黃鶴樓》，以舒胸意。　　茫茫九派流中國，　　沉沉一線穿南北。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　　剩有遊人處。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此時的心境，李想體味至深。他輕拍欄杆，緩緩吟道。　　黃鶴樓，煙雨江南。　　憑欄處，瀟瀟雨歇。

第一卷 辛亥風雨

# 第一章 一百年太久（一）

　　清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九。　　這就是一百年前的武昌城，辛亥首義之地。　　晚風吹，捲起地上散落的輯拿匪黨的通告。這通告貼的街上滿滿的都是，時至今日早晨，被捕人數已達三十二人。大清帝國的總督大人瑞澄通告全城：“此次匪巢破獲，可以安堵一方。須知破案甚早，悖逆早已消亡。”又向朝庭發電：“瑞澄不動聲色，一意以鎮定處之。”“俾得弭患於初萌，定亂於俄頃。”。　　瑞澄總督大人幻想着朝庭會給予什麼樣的獎勵？也許能夠升遷一級，離開這個是非之地。近年來，南方革命風潮洶湧的緊，鬧的人心惶惶。今天這個總督遇刺，明天那個都府衙門被炸，革命黨人四處扇風點火。大清帝國的瑞澄總督大人盤算着，這兩年狠刮地皮，也賺了不少銀兩，回京安居得了。這次端了匪巢，也算報了朝庭的知遇之恩。提心吊膽的日子不好過，難道還真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誰都看的出，這千瘡百孔的大清沒得救了。長毛那會兒，就得亡的，天幸出了個曾國藩。如今是不會有誰出來力挽天傾，袁世凱也許勉強能為，可他就是個活曹操，更不會為大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長街蕭索，兩邊的店鋪都緊閉門房。誰都知道這一刻的寧靜是在醞釀更猛烈的風雨，平常百姓除了關緊門窗，又能如何？　　李想披着湖北新軍隊官的皮，倒是可以依舊在街上溜達。夕陽斜掛賓陽門的城樓飛檐，直至落下女牆。大清的江山，正如此刻的落日餘暉。　　李想盤算着，如何藉此次風潮，把整個湖北新軍掌握在手。湖北新軍可不是一群丘八，當年張之洞招募的要求是能識字，寫字，略通文章的良家子。湖北新軍已經具備現代化軍隊的所有條件，以此為根本，也許真能改變辛亥革命。　　可惜，多次向熊秉坤等人示好，還不惜泄露天機，憑藉少的可憐的歷史知識，給他們提過好多建議，還是沒有得到他們的信任，反而更疏遠了。每次李想向他們發起警告便會出事，他們會如何去想？　　這回名冊落入官府手裡，湖北新軍中大部分還在猶豫的人，也坐不住了。大清帝國對付叛逆，向來是寧可錯殺，不能放過，還要連誅九族。為此整個湖北新軍，都是人心惶惶。這時只需一點星火，即可燃起一片火海。　　典型的中間派吳兆麟隊官，也被熊秉坤一拉即來。這秋日，天黑的早，房間里也就點了一盞煤油燈。吳兆麟藉著昏黃的燈光，掃視一眼屋內各人，問道：“為何李想沒來？他平時不是挺熱衷革命的嗎？”　　熊秉坤拉來一張椅子，讓吳兆麟坐下。“李想這人，處處透這神秘，我實在看不透他。我們前幾次行動，沒有一次能瞞過他，實在不知他從那裡得來的情報。在他的身邊我們也放了好幾個人，我們也知道情報泄露不關他的事。我們觀察他有一段時間了，還是搞不清他的意圖，我們還準備再觀察他一段時間。起義之事，沒有他我更放心。”　　其餘幾人也是附和，吳兆麟反而提出意見。“你們連我都能相信，為何不能信李想？起義要想成功，必須爭取聯合一切能夠合作的力量。李想帶的連隊戰鬥力在協統是公認的強，有李想我們會更加勝算。”　　熊秉坤來回度着步子，時間緊迫，情況危急，再拖下去不知又會生出什麼變故。“我們只要打響第一槍，李想如果真願意投身革命，一定會響應。如果我們邀請他起義，他要是臨陣倒戈，起義必敗無疑。”　　話說到此，吳兆麟也無可奈何點頭無語。他更多的只是在面臨大事抉擇的時候，多找幾個同路人。這條路是否正確，起義是否成功，吳兆麟還是欠缺些許決斷。李想與他身份地位相仿，如果李想也參加，吳兆麟會更加堅定信心。　　熊秉坤到沒有想到吳兆麟的這點小心思。“我們並舉你為革命軍臨時總指揮。”　　“這不成，我無法勝任。”熊秉坤到把吳兆麟嚇一跳。　　熊秉坤急道：“我黨派中人，有名望的要麼被捕就義，要麼不在城中。你在新軍中聲望極好，現在只有你才能號召新軍聚義。”　　與會中人大多也只是士兵，熊秉坤也只是個新軍工程營正目。在此聚義，全是被落入官府的名冊所逼，不得不倉促間提前發動起義。到此時，還是群龍無首。　　吳兆麟臨陣反而畏縮不前，道：“李想的人望更倍勝於我，你們還是請他來主持大局吧。”　　眾人想不道說了半天，吳兆麟還是不答應。熊秉坤也是有苦難言，當初同盟會大佬宋教仁來過武昌，還與李想聊到天明，臨走時特意叮囑要小心李想其人。李想當時沒能加入同盟會，只是一句小心，也不能就此把他歸類為敵人。整個場面陷入僵局，屋外卻傳來爭吵聲，是外頭放哨的士兵在暗中示警。　　聲音清清楚楚的傳進屋內，是金兆龍的大嗓門。“李連長，你不能進去，這裡是我們八營的地盤。”然後就是一聲慘叫，沒了聲響。屋內眾人都知道，是李想大爺駕到。金兆龍是哥老會出身，在新軍里是有名的能打。只是遇上李想大爺，龍也要變成蟲。李想不是軍事院校畢業，完全是靠拳頭打出的隊官，新軍里未逢敵手。　　熊秉坤臉色難看至極，最不願看到的人還是來了。每次李想出現，都是來阻止組織的行動計劃，他們一次也沒有聽從他的勸告。結果歷史活生生的在李想面前發生，失敗一個接一個，他無能為力，他們永不回頭。李想的每一次出現，都是一個詛咒。萬幸，知道的人不多。熊秉坤緊張的擦拭額角的汗珠，示意各位不要輕舉妄動，免生誤會。　　李想一腳踹開房門，嘴裏咬着一根自己卷的大喇叭煙，狠狠的從鼻腔噴出兩管煙氣。李想行為粗鄙，在知識青年為主的湖北新軍里是如此的與眾不同。他長吸一口煙，煙頭閃過亮光，映顯清秀面容，小娘們身板背着門外的黑暗，天已經全黑。　　李想長得一副好皮囊，誰都願與他親近。李想吐出煙頭，踏上大頭皮鞋把它輾碎。“都到這個時候了，你們還不能下定決心。在這等死呢？官府有花名冊，你們一個逃也不了，不要存有任何的幻想。”　　吳兆麟大笑着走過去，摟着李想的肩膀。“李兄啊，你總算來了。聚義大事，是如何也少不了你啊。我們不是都等着你來領導我們嗎？”　　這也是李想苦苦等待的機會，藉此一舉掌握湖北新軍。李想懶得的與他們虛情客道，時間已經迫在眉睫。“我們的生死存亡，革命能否成功都在此一舉。我也不在假客氣，革命軍臨時總指揮的擔子我扛了。”　　“好吧，等待聚集城內各標起義軍之後，我們推舉你為革命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暗道，你還真是一點也不客氣。事到如今，總算有人肯扛這面大旗，人選方面稍有不如意，也只好認了。誰叫同盟會能當家做主的人，一個也不在。宋教仁已經肯定過，李想不適合入同盟會，卻也不是清庭的人。　　李想甚是滿意的笑道：“等城外起火的暗號一起，我們就行動。秉坤同志鳴笛集合，我們直撲楚望台軍械庫。先不要聲張，就跟楚望台的監守官李克果說，我們是來領取彈藥，鎮壓城外叛黨。騙不了再開打，諸位可有意見？”　　臨戰之時，還能保持頭腦冷靜，雖然只是略施小計，還是歷史教科書現成的，也把他們唬的一愣一愣。沒有人有意見，在失去組織領導人的幾天里，所有人過的提心吊膽，精神壓抑的恍恍惚惚。在這種所有人失去主見的情形下，只要有人給他們指一條路，刀山火海他們也敢闖。要不，也不會在光復武昌之後，糊塗的推舉毫無寸功的黎元洪為湖北都督。只能怪當時的武昌，群龍無首。　　李想推開北窗，迎面秋風送爽，吹散一屋的悶得人頭昏腦脹的二氧化碳。剛才李想也是緊張的不得了，這才會去抽煙。如果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李想還能心如止水，他真可以做神仙了。直到木已成舟，當上這個革命軍臨時總指揮，心竟然奇迹般的平靜下來，又開始打起更多的鬼主意。一屋的大男人被秋風一吹，焦躁煩悶的心情開始消散，大戰在即緊張的情緒稍有舒緩，一團漿糊的腦袋也略顯清明。　　李想仰望貫通天地的銀河，群星璀璨。蒼天無眼，看不見世道艱難，自古改朝換代，最苦的即是黎明百姓。歷朝歷代，最苦的就是中國的近代。如果不能快速的統一南方，收拾北洋，中國難免會進入軍閥混戰的時代。　　李想的視線又落在蛇山上，它盤踞在武昌城正中央，夜幕籠罩其身，更像是潛伏的遠古巨獸，一個翻身，即可毀滅整個武昌城。　　混成協第二十一營起義，在北城外燃起大火。秋高氣爽的季節，天干物燥，風長火勢，火光衝天。李想在窗前看得清清楚楚，這火勢起的快，剛越過蛇山，轉眼間便燃紅了半邊天，整個蛇山也老實的匍俯在地。這驚天動靜，連屋內的人也發現了。一個個緊張的伸長了脖子，等着李想發號施令。李想也緊張的手心全是冷汗，還未來得及下令，外面又鬧將起來。　　工程第八營排長陶啟勝出來撒尿，發現在外面放哨的金兆龍臂纏白中，吼道：“你要造反？”　　金兆龍光棍十足的倒吼道：“老子就造反，你將怎樣！”　　金兆龍話沒說完，十八路譚腿已經踢出。陶啟勝也不是等閑之輩，走的是查拳的路子，步伐移動之間，金兆龍的譚腿沾不到他的衣角。非常時刻，金兆龍先亂了方寸，胸口先吃了陶啟勝一記老拳，一屁股坐在地上，一口氣喘不上來。　　程定國上來幫忙，一槍托朝陶啟勝砸來，陶啟勝生是了得，扭頭避過要命的殺招，只是額頭被槍托擦出一條蜈蚣大的可怖血痕。陶啟勝看情形不妙，撒腿就逃。　　程定國慌亂中舉槍射擊，根本沒有準頭，哪裡能打得到陶啟勝。槍聲一響起，即已全營轟動。這時李想從三樓一躍而下，動作快的驚人，追上陶啟勝飛起一腳踢在他背心。陶啟勝被這一腳踢飛了，撞在廊檐的大柱上再彈回地面，沒了動靜。　　吳兆麟和熊秉坤他們沒有李想跳三層樓的牛叉的功夫，只能急急忙忙的往樓梯門口趕。卻被代理管帶阮榮發率先帶着一群死忠的走狗堵住樓梯門，兩方就在狹窄的樓梯門口展開槍戰。　　阮榮發一面放槍，還一面大呼：“此等事做不得，要滅九族的！”　　赤手空拳的李想攙和不進槍戰，急的團團轉。城外已經起義，如果這裏被拖住，城外得不到城裡的響應，起義必定會失敗。難道穿越百年，拼了性命努力要改變的歷史，就是一個流產的辛亥革命？

# 第二章 一百年太久（二）

　　北城外火起滿天，整個武昌城皆已轟動，駐沙湖混成協的起義軍直撲草埠門。而此時城內工程營正是一片混亂，黑燈瞎火的都堵塞在樓梯門口胡亂放槍。　　這次起義本就還沒有準備周全，多是因為起義計劃暴露，大清帝國的總督大人瑞澄又下令緊閉城門，大事搜捕。與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時舉義，失敗利鈍，非常計也。抱有如此想法的大有人在，而至各標營倉促起義，臨陣之時都還不知道該聽誰的指揮？同盟會成員熊秉坤只是新軍里一個正目班長，號召力實在低的有限。而同是隊官的吳兆麟就是一個黎元洪式的人物，都是被革命趕上架的鴨子，也就是他率先提議黎元洪暫任湖北都督。李想對此刻武昌的情形，摸得一清二楚，知道吳兆麟會猶豫，才能藉機大膽的搶下這個湖北革命軍臨時總指揮的權。　　只是眼前混亂的局面完全出乎李想意料之外，李想背靠廊檐下的大柱子，躲避不長眼睛呼嘯而來四處亂串的流彈，嘴裏緊張的神經質似的碎碎念道：“冷靜、冷靜、冷靜……”　　就這樣李想緊張的一團亂麻似的腦袋，竟然奇迹般的恢復清明。他抬頭看了一眼屋檐下掛的煤油燈，輕身一躍把煤油燈取下來。他趕忙脫下上衣包裹着煤油燈，就在地上敲碎了。上衣浸染了煤油，迅速燃燒起來。火光映得李想滿臉通紅，他大喊一聲：“呂中秋！”　　混亂嘈雜中就聽到遠遠的有人應了一聲：“到！”。呂中秋是李想連里當仁不讓的槍法第一。李想聽到呂中秋應聲，他二話不說把包裹煤油燈，熊熊燃燒的上衣丟向樓梯門口。這一團火焰把樓梯門口照得明亮，魑魅魍魎無處盾行。只見阮榮發一馬當先，他那剔刮的澄亮腦門，在這團火焰下閃這油光。緊跟着響起兩聲槍聲格外明亮，壓過周圍雜亂無章的混亂槍聲，阮榮發在這光亮的瞬間被當場爆頭，腦漿鮮血汩汩直冒的倒下。阮榮髮帶來的幾個狗腿子，嚇得四散逃跑。　　李想十分得意的大搖大擺走過去，邊走邊喊道：“秉坤同志，鳴笛集合。”　　熊秉坤滿頭大汗的跑去鳴笛，很自然的立刻執行李想下達命令。吳兆麟他們跟着也從黑暗裡跑出樓梯門口，一個個對李想剛才的急智顯得敬佩。在臨戰的混亂緊張情緒當中，依然保持冷靜清明的頭腦是多麼的來之不易，大多初上戰場的士兵只能條件反射式的聽令行事。　　李想趁着士兵集合的時間，過去檢察阮榮發死透了沒有。阮榮發腦袋上開了兩個窟窿，腦漿鮮血潑灑了一地。呂中秋屁顛屁顛的跟了過來，想是來驗收自己的戰果。李想見了他，就先賞他一拳，笑道：“小子槍法又有長進啊。打出一個雙連環。”　　呂中秋看了一眼被雙槍爆頭的阮榮發死的鱉樣，到是連連搖頭。“不是我一個人敢的，我就開了一槍。”　　“還有誰有這樣的好槍法？”李想到真想見識一下，轉身對着正在集合的士兵大吼道，“這是誰乾的？還有誰朝阮榮發開過槍？”　　在操場上被李想這一嗓子吼，亂鬨哄的聲音瞬間如潮退去，個個伸長脖子望着他。瞬間的沉默，有個洪亮的聲音堅定的回答道：“是我，士兵徐少斌。”　　操場上安靜的只聽到風吹火把烈烈作響的聲音，都在等着李想的下文。李想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他大聲道：“你打的好！這就是反對革命的下場。同志們，起義計劃泄露，花名冊落入滿清官府手裡，清吏正四處抓人，我們與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時舉義。願意參加革命的，就跟我干。”　　李想說的正是這幾日大家最擔心的話，時事逼人啊。在地上躺這的兩具反對革命者的屍體，已經夠震懾反對派，畢竟在新軍里革命黨和中間派佔據人數的絕對優勢。熊秉坤在同盟會是搞慣了動員工作，順着李想的口氣就喊出了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底下群雄響應，一聲聲口號喊的震天裂地。這段兩百六十多年的屈辱歷史，終於到了終點。這個被奴役了兩百六十多年的民族，終於可以昂首挺胸站起來。這個這個被封禁了兩百六十多年的一句話，終於可以大聲的喊出來。士兵喊得熱血沸騰，喊得失聲力竭，喊得熱淚盈眶。　　李想的心也難以平靜，有這些最可愛的人，國家就有希望。他帶着所有士兵直撲楚望台軍械庫。　　此時武昌城被徹底驚醒，各標營見火光聞槍聲，紛紛起而響應。二十九標離李想他們最近，這邊好不熱鬧的一陣槍戰，最先驚動他們。排長蔡濟民也是革命黨人，聽槍一響也舉義響應。他首先率兵衝出營門，大吼道：“打旗人！”　　測繪學堂學生李翊東挺身高呼：“同學們，不要怕，今晚是革命黨舉事，我就是革命黨。願意革命的跟我到楚望台去領取槍彈！”　　等二十九標的起義部隊趕到楚望台，工程八營正在分發彈藥。楚望台監守官李克果摟着李想的肩膀，兩人一人一根自己卷的大喇叭煙叼在嘴上，吞雲吐霧哥倆好，旁邊還站着個吳兆麟。蔡濟民和李翊東神情絕望，清庭鎮壓的人先趕到一步？　　蔡濟民決定在李想他們領取彈藥的無防備狀態，殺他們個措手不及，強奪楚望台軍械庫。李翊東阻止蔡濟民，指着對面一個身影道：“你看！”　　蔡濟民定睛一看，正在指揮士兵領取彈藥的人好熟悉，遂驚呼失聲道：“是熊秉坤同志。”　　李翊東點頭道：“看來情況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遭。”　　蔡濟民向身後打出不要輕舉妄動的手勢，“李克果這個腐朽封建老頑固怎麼被會他動員支持革命？不太可能。”　　他們還在這裏想不通，李想那邊已經又有了動靜。李想在無人經意的瞬間朝呂中秋打個眼色，呂中秋舉起槍托砸在李克果的後腦勺，李克果一聲不響的倒在李想的腳下，鮮血噴洒在李想清秀的臉龐。這個外表柔弱的青年，眼神迸射出堅毅。　　鎮守楚望台軍械庫的士兵全傻眼了，反應快的馬上丟下手中的槍械舉起雙手。八營的士兵動作麻利的上前收繳他們武器，稍有反抗的兩槍托砸倒在地。行事作風最狠的，就要數原本李想帶的連隊，都是受過李想思想教育的士兵，覺悟是相當的高。　　李想清秀的臉上染着血，在風中跳躍的火光照耀下現出殺氣騰騰。“老子就是革命黨，願意革命就跟着老子干！”　　李想醞釀已久的氣勢爆吼而出，聲震四野。這時李想的鐵杆跟班呂中秋，學着熊秉坤先前的樣，趁機揚起拳頭亮出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聲震九天的吶喊附和，士兵們的激動無以名狀。蔡濟民和李翊東眼含着熱淚，帶着二十九標起義部隊，也加入口號的吶喊當中。　　承載了兩百六十多年的壓抑，被所有人大聲的喊出來，士兵們淚流滿面。新軍都是受過新式教育開眼看世界的人，國家這些年所受的屈辱，他們銘記在心；整個民族遭受的苦難，他們或不敢忘；這段沉重的歷史，他們背負了兩百六十多年。他們要終結這個腐朽的滿清王朝，結束這段屈辱的悲慘歷史，解放正身處在水深火熱的勞苦大眾。　　就在今夜，他們要書寫新中華的理想年代。　　此時聚集在楚望台的舉義士兵已達三百多人，各標營官以上的軍官見事不妙，逃的逃，來不及逃走的就被都被兩槍托砸倒在地。整個楚望台還真找不出一個比李想更高的軍官，唯有吳兆麟與其官階相仿，卻沒能把握好先機，才被光棍不怕死的李想撿個大便宜。　　李想大手一揮，模仿天安門城樓上那位偉人的招牌動作，還真幾分有風雲涌動，天下在握的氣象。喧鬧的士兵慢慢安靜下來，他又朝熊秉坤使個顏色，熊秉坤拍眾而出，大喊道：“我是革命黨臨時總代表，現在宣布起義部隊為湖北革命軍，我推薦李想同志為湖北革命軍臨時總指揮。”　　李想的鐵杆跟班呂中秋緊跟着站出來狂吼道：“李大帥！”　　李想連隊的原班人們都跟着一同狂吼吶喊，這一喊，就帶着聚集的三百多士兵同聲吶喊：“李大帥！”　　這一刻的李想，如願已成眾望所歸之勢。其勢有他自己刻意營造之功，更是他表現出的卓越能力之助。舉義時兩次出手化解危機，再到智取楚望台，跟他一路舉義的士兵還真沒有不服的。　　現在該是李想展現不負眾望的時候，他立即命令一部分兵力加強楚望台一帶的警戒，“呂中秋，你帶領一個連的兵力駐守楚望台，一定要堅守住陣地。打開中和門，迎接南湖的起義軍的入城。”　　同時還須派人與城內外其他革命部隊聯繫，這樣一盤散沙的舉義會被清庭個個擊破。“蔡濟民同志，你快派人聯繫城內外舉義的各標營。革命需要集中力量統一號令，才能推翻垂死掙扎的腐朽清庭。傳我湖北革命軍臨時總指揮的命令，各路起義軍來楚望台會師。”　　在這硝煙四起的武昌城，黑夜也無法遮掩戰火的瀰漫。各門各戶的小老百姓都緊閉的門窗，躲在被子里簌簌發抖。偶爾一聲小兒夜啼，立刻被驚慌失措的大人死死的捂住嘴，直至悶斃。等待大人們發現小兒沒了動靜，也只能抱着屍身發出無聲的哭泣，肝腸寸斷。此刻黑夜裡下起小雨，老天爺也在為這些無辜的人們哭泣。　　在各路起義部隊向楚望台集結的同時，一條條號令發散下去，李想的思路清晰的驚人，揣測現在總督衙門、八鎮司令部也應該受到消息，也正在組織可靠兵力。“現在我們必須馬上進攻總督衙門、八鎮司令部，不能給瑞澄、張彪他們喘息的機會，收攏可靠兵力反撲革命軍。同志們！跟我上！”　　李想一馬當先，所有士兵蜂擁而上，殺向湖廣總督衙門。　　李想算好了，只要能拖住總督衙門、八鎮司令部，使他們無法制止內部響應的各路新軍，而更多處於觀望狀態的新軍，自會相繼起義加入革命軍。　　此刻，大清帝國湖廣總督瑞澄，正背着手在大廳里轉圈圈，身上披的補褂蜈蚣扣也扣錯了。傳令兵進進出出，噩耗一個接一個的報上來。真不知早上還情勢大好，昨夜破獲準備造反的匪黨巢穴，抓了一幫匪黨，應該可以安堵一方啊？怎麼今天晚上他們還敢造反？而且各標營里都發現造反的革命黨？　　城裡城外，火光與槍聲四起，硝煙瀰漫。槍聲已經響到總督衙門附近，匪黨們喊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號子，堂里都能聽得清清楚楚。都府衙門邊上的八鎮司令部，機槍陣地的機槍吐着火舌，突！突！突！的就一直沒消停過。瑞澄心裏也突突突的直跳個不停，此次風潮不同以往，此次匪黨的兇悍不同以往。　　東西廂房的幾房小妾哭哭啼啼，都在收拾細軟。丫頭老媽子打着包袱，驚慌失措的四散亂跑。瑞澄突然站立在門口，定定的望着院外被城外大火燒紅的天，火勢正旺，夜裡的這點小雨根本澆不滅。他手裡死死的抓住掛在腰間的一串鑰匙，滿臉的肥肉不自覺的跳動着。　　站在門后的老管家忍不住勸道：“老爺，快下決定吧，準備也需要時間。”　　瑞澄猶豫再三，才說道：“把我的十口大箱子抬到後院去。”　　老管家又問道：“幾位夫人呢？”　　瑞澄又是一陣肉痛，長長的吐出一口濁氣，吼道：“不該你管的事情就不要多管閑事，快我交代去辦了！”　　“是，老爺。”老管家畢恭畢敬的退下，彎腰低頭看不清他的表情。

# 第三章 一百年太久（三）

　　八鎮司令部就隔着湖廣總督衙門一條窄窄的小巷，現在這條小巷硝煙瀰漫，流彈亂飛，這幾步之遙卻成死亡絕地，與湖廣總督衙門的聯繫徹底斷絕。現在湖廣總督衙門和八鎮總司令部各自為戰，唯一慶幸的是由前任湖廣總督張之洞請德國軍事專家設計的碉堡樓子，正建在督鎮之間的小巷子拐角處佔據高地，碉堡樓子里機槍噴吐火舌，把兩督鎮兩邊防禦的滴水不漏。　　第八鎮統制兼防營提督張彪，他正趴在八鎮總司令部院牆壘的防禦工事後面，取下頭上頂戴花翎擦着光光的額頭油亮的汗水。他在聽到槍聲稍微稀落一些之後把頭伸出牆頭，這又黑又下着小雨的夜裡也看不遠，只能看到一些黑影潮水般的退下。這些匪黨狡猾的緊，黑燈瞎火就摸上來，這已經是第三次進攻了，真是不怕死。　　張彪長長的嘆出一口氣，總算是又一次平安退敵。槍聲稀稀落落的，匪黨猶有不甘心的撤退下去。　　張彪回頭問左右：“鐵忠帶人來了嗎？”　　左右惶恐，莫不作聲。張彪大怒發飆吼道：“再派人去摧！”　　“喳！”這一聲奴才們應得熟悉又乾脆，已經應了兩百六十多年。　　湖北革命軍的士兵井然有序的退下來，他們幾個人合力舉着一塊門板，門板外還裹着大棉被。士兵們就是虛張聲勢的連續衝殺了三次，黑燈瞎火的愣沒讓敵人發現。碉堡樓子看到有黑影靠近，就是一陣盲目掃射，連革命軍的一片衣角也沾不到。不過革命軍也拿碉堡樓子毫無辦法，攻不進督鎮半步。　　李想見第三梯隊的士兵退之後，揮手道：“第一梯隊上！”　　早就在街邊休整待發的第一梯隊迅速舉起門板，撲向碉堡樓子。李想走去剛退下來的第三梯隊，一路慰問過去，士兵們都熱情的與他招呼。士兵們的心思淳樸，像李想這樣愛護士兵性命的長官太少了，他們覺得跟這樣的長官值得。舉着門板佯功碉堡樓子的主意，就是李想出的。　　當時熊秉坤是想帶着敢死隊，拔了這個碉堡樓子。吳兆麟也支持這個方案，更多的熱血青年踴躍要求自願加入敢死隊。唯有李想堅決反對，這些熱血青年都是革命的種子，受過系統的軍事教育，先進的思想文化教育，稍加歷煉都能成為國家棟樑之才。李想死都願意成今晚的炮灰，他已經把這些熱血的青年才俊當成自己的私人財產了。　　李想其實早就把今晚的作戰計劃做好，要以最低的傷亡換取最大的戰果。革命軍當前的要務是圍困督鎮，切斷他們與外界的聯繫。目的就是斬斷督鎮對新軍的控制，有利於革命黨發動還在觀望階段的新軍，內部發動響應起義。　　李想現在手上只有兩個連的兵力，想要攻佔湖廣總督衙門和八鎮總司令部，人數實在是少的可憐。所以只能趁着夜又黑又雨，敵人看不清，在此虛張聲勢。李想早已經派人聯繫各營的起義部隊，在楚望台會師。等各營起義軍會師楚望台，就可以向湖廣總督衙門和八鎮總司令部發起總攻。　　在發起總攻的時候，由城外的兩個炮營進行火力壓制，會減少革命軍大量的不必要傷亡。這樣要拔掉碉堡樓子會輕鬆許多，如果被大炮轟各稀八爛，就更剩事了。　　嘈亂的槍聲劈里啪啦，吳兆麟的心亂如麻，急的團團轉。他不時的張望東邊巷口碉堡樓子噴吐的火舌，怎麼就攻不下呢？又再回望西邊楚望台的方向，怎麼各路起義軍還沒有集結好？這革命能成功嗎？吳兆麟徹底的沒了主意，現在是下不了賊船。他掏出懷錶打開一看，又過了一個轉鍾，有半個時辰了。　　吳兆麟扭頭一看李想，他還是一副毫不緊張的樣子，還有心情收買人心，在危險的戰場上與士兵們沒心沒肺的笑罵。其實在危險的戰場，誰不會緊張？李想也很緊張，這一戰，事關國家的命運。可是他現在是一個統帥，這裏每一個士兵都會叫他一聲“大帥”，責任在肩，他的任何負面情緒都不能表現在臉上。　　李想能夠切身感受到士兵們的緊張，如果起義失敗就是造反，是要誅九族的。他必須讓士兵們知道，他們的大帥對起義有必勝的信心。李想在士兵當中慰問，給他們打氣，這些事做起來也越來越自然。李想對起義必勝的信心在傳染，士兵們開始忘了戰場的緊張，膽氣回來還能不時的笑鬧一番。　　吳兆麟拉過李想到一邊，小聲說道：“你看現在士氣正旺，我們不如不要等後援起義軍了，組一個敢死隊把碉堡樓子給拔了。”　　李想臉色一沉，“不行，這樣傷亡太大。”　　吳兆麟急急道：“我李老哥，夜長夢多。楚望台現在都還沒動靜，這邊不能再拖了。天一亮，漢陽和漢口兩鎮就會派兵過來鎮壓，我們都會死無葬身之地。我看，各營都是在觀望，看我們能否拿下督鎮。如果我們天亮之前能拿下督鎮，他們才會響應起義，如果我們天亮之前拿不下，他們會對我們倒戈一擊。”　　這樣的事情，李想有絕對的信心不會發生。“吳大哥，你就放一百二十個心。新軍各營里能支持革命的至少有三分之二，等一等，不用急。”　　吳兆麟也知道革命黨人在新軍活動密切，卻不知道革命黨人如此大膽，整個湖北新軍都快成革命營了。他睜大了眼珠，還是不放心的說道：“這碉堡樓子早拔也是拔，晚拔也是拔，想要進湖廣知總督衙門和八鎮總司令部就得拔。傷亡是不可避免的，早點拔了碉堡樓子我們都可以早點安心。何況有門板做擋箭牌，傷亡應該不會很大。”　　李想心裏一陣惱火，就是這些人的軟弱膽小斷送了辛亥革命，便宜了大胖子袁世凱。如果在這個節骨眼上不宜搞分裂要團結，李想非把他打成個二級殘廢。現在只有奈這性子解說，“敵人的火力太猛，完全就是把我們壓着打。這門板再靠近一點碉堡樓子，就得報廢。在這樣的巷子里，我們的士兵密度扛不住敵人的火力，跟添油沒區別，添到天亮也添不滿。”　　“哪該怎麼辦？等敵人把彈藥用完？到時候天亮了怎麼辦？”吳兆麟緊張的腦子一團亂麻，平時的謀略一成使不出來。　　李想拍拍吳兆麟的肩膀，“放心把，我們可以用大炮壓制敵人的火力。”　　吳兆麟長吐一口氣，放鬆下來。“哦，對！我們還有大炮，大炮在城外。南湖炮八標，沙湖炮十一營他們也快準備好了吧。”　　李想指着城南城北外的火光，火光稍稍暗淡，已經不復初起時的衝天威勢，火起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這是起義的信號，南北兩大炮營都已響應，再等一會兒，不會等太久了。”　　一百年的輪迴都逆流而過，不在乎這一點時辰。　　虛張聲勢的攻勢一直還在進行，李想派三組士兵按梯隊出擊，輪番休息。李想的要求就是不聽到進攻，不給敵人休息的時間。反正又黑又雨的夜裡，敵人也分不出真假。李想把動靜搞的超大，給這些滿清餘孽造出風聲鶴戾草木皆兵的錯覺。今夜的疑兵之計，被李想使的出神入化。　　大街小巷兩邊店鋪的門板，基本上都給李想的湖北革命軍徵用了。當然老百姓蓋的被子也被徵用了不少，在門板上蒙床棉被也上李想的主意。　　張之洞治下，武昌城民風開化，而武昌城的近代工業也沿海城市差。這一切也是革命發展的養分，武昌城民眾也多知革命事。李想湖北革命軍除了徵用門板棉被之外沒有再撓民，民眾也不再那麼害怕。這些革命軍與當年少殺搶奪的楊洪長毛不一樣，與堅硬掠虜的八旗子弟不一樣。　　李想嚴厲要求革命軍的紀律，現在發揮出了他的功效。退下來的兩個梯隊，都只是坐在大街兩邊店鋪屋檐下的台階上休息，受傷的士兵也只是躺在滿是槍眼的門板上休息，都老老實實的不踏進敞開的店鋪一步。　　觀望一陣的老百姓，也能感受到這支部隊的紀律與眾不同，也許是看到士兵中有某個親人，或本是就認識的友人，膽大的人就敢出來端些茶水送來，或幫助照顧一些受傷的士兵。軍民魚水情，就是這樣慢慢建立起來。　　湖北新軍素質本來就高，就為這一碗水也道謝不斷。就是這些知識青年軍人的這份謙遜和禮貌，徹底征服了這些生活在亂世兵災恐懼下的民眾。一個軍隊要贏得民眾的認可，說容易也就是這麼簡單，說難也確實難於登天。老百姓在亂世受的苦太多，兵禍、苛政，還有東西兩洋列強的壓迫，也都老百姓在承受。　　這些熱血青年參加革命，就是為了國家不再瀛弱受人欺辱，人民能夠太太平平過日子，不再讓生命受朝夕不保的死亡煎熬。就因為老百姓送來的這碗茶，年輕的軍人們認為，為來他們��頭顱、灑熱血都值。軍人從來都是遭人唾棄的營生，什麼時候這麼受老百姓尊敬過？軍人心中的感動只能用血來報答，用生命去維護。　　躲在閣樓上的某個老人，在窗前偷看街巷軍民一心的場面，只能默默的流淚，天要變了，滿清完了，徹底的完了。這是他這輩子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場面，只是記載於古藉的傳說。他們是正義之師，是來終結這個腐朽的滿清王朝，是來剷除這些橫行中華的東西兩洋妖魔鬼怪。　　李想看着現在情形，欣慰與激動難以言表。這支軍隊的靈魂已經誕生，是環繞在他們身上的榮耀，註定會寫下千古流芳的歷史。

# 第四章 一百年太久（四）

　　大街兩邊的屋檐已經滴水成線，秋夜的雨水打濕長街。蕭瑟的秋風升起薄薄的寒氣，革命軍的戰士依舊保持着熱火朝天的幹勁，士氣正旺。一個梯隊撤下來，另一個梯隊跟着就補了上去，不給敵人任何的喘息的機會。　　老百姓已經把這些在屋檐下躲雨休息的革命戰士拉進店鋪里，生起炭火給戰士們烘烤被秋夜雨水打濕的衣服，甚至還端來熱呼呼的薑湯給戰士們驅寒氣。戰士們在這短暫的休息時間，圍在炭火旁喝着薑湯，溫暖是由心而生。　　戰士們當年參加新軍，多是迫於生計。滿清八旗綠營的名聲有多臭，那是天下皆知。為此他們不知遭受過多少白眼，即使最親近朋友，還有一向關係良好的親戚，都是見到他們躲就遠遠的。鄰里們表面上對他們的尊敬，多是畏懼他們身上穿的狗皮，背地里不知戳了他們多少脊梁骨。老百姓真的是恨透這個滿清朝庭，連帶着與之有關的一切。　　如今參加革命，一夜之間就獲得老百姓的理解和認可。以前不受老百姓待見都已經麻木了，可以裝作毫不在乎。可是手心裏捧着的老百姓送來的熱薑湯，喚醒他們心中的溫暖，是戰士們身為軍人等待多時的榮耀。他們可以為了國家，為了人民默默的流血流汗，並不是他們不想要老百姓理解，是渴望已久。　　戰士們濕潤的眼眶有忍不住的熱淚，感動只是鄉親父老一句問話一聲關懷。戰士們沒有太多的廢話，只為這些受苦難受奴役受壓迫已兩百六十多年的老百姓，誓要把腐朽的滿清朝庭推翻。　　秋雨綿綿，根本不見停的勢頭，漆黑的夜伸手不見五指。只是武昌城裡城外四處火光閃耀，硝煙瀰漫。即使李想只是虛張聲勢的進攻，這一戰的辛苦也完全超出他的想象。慘烈的廝殺聲一直未停止過，敵人佔據高地，擁有壓倒性的兇猛火力。雖然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戰士犧牲，但是受傷的戰士不可避免的在增加。如果沒有老百姓在後方無私的幫助，戰士們是無法在如此高強度的作戰環境下還依然保持戰意高昂，李想手下兩個連的廝殺，竟然殺出千軍萬馬的氣勢。　　此時，楚望台已經集結近三千起義部隊。蔡濟民立刻帶着部隊殺到督署，在戰火紛飛的最前線，他看到這令人難以相信的一幕。老百姓在後方支援革命軍，幫助救護傷員，運送戰略物資。這樣的軍民一心，是從沒有見過的情形。趕過來的革命軍人，都為這一幕而感動。事實告訴這些知識青年、熱血軍人，他們的選擇沒有錯。　　他們從前受老百姓的厭惡，還不都是這個腐朽的滿清朝庭造的孽，這個封建王朝至始之終都沒有做對過一件事情。割地賠款，這個國家民族受盡屈辱，連東瀛鼻屎大的一個島國的小矮子，也敢騎在滿清朝庭頭上撒尿。擁有五千年文明傳承至今的古國，四萬萬同胞，從來沒有見過如滿清這樣喪權辱國的朝庭。　　綿綿秋雨，如絲不斷。李想頂着大瞻帽，一身西式的新軍軍裝已經濕透，他從行走在夜雨瀰漫的戰火硝煙里，英氣逼人。　　蔡濟民受到李想從戰場帶出的無形威壓，拍的一聲，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報告大帥，湖北革命軍集合完畢，聽候指示。”　　聽到一聲大帥，李想心花怒放。本來李想陰沉着一張臭臉，是對蔡濟民拖到現在才趕來戰場十分不滿。李想積蓄了一肚皮的罵詞，瞬間煙消雲散。　　李想拍着蔡濟民的肩膀，強忍着來自心底的得意勁兒。“革命軍的組織如何？”　　蔡濟民挺直了搖桿，回道：“都已經選好臨時的隊官、營官，只等着大帥的命令。前方的同志已經辛苦了大半夜，接下來的戰鬥就交給我們吧！”　　蔡濟民身後的戰士看到前方的拼殺，早就一陣陣的熱血上涌，恨不能早點上前血戰。現在一個個把搖桿挺的筆直，呼吸都變得粗重，誓要在後勤幫忙的父老鄉親面前好好表現一番，都是湖北新軍出生，不能讓人小瞧。　　熊秉坤剛從戰場退下，滿臉的煙熏火繚泥污黑灰，剛在屋檐下坐下喘口氣，聽到蔡濟民的後半句話就跳了起來。“我們一點都不辛苦，我們還能戰鬥。”　　本在街邊店鋪里休息的兩個梯隊，也都跑上街頭七嘴八舌的喊道，“誰說我們累的不行了？我們還能戰鬥！”血性激發出來，誰也不甘心示弱。個個打了雞血似的叫囔，“大帥！我還能戰鬥！”　　搞得蔡濟民尷尬的不知如何是好，剛來的革命軍戰士也都無話可說，畢竟經歷戰鬥的不是他們。李想揮着手，把好不容易戰士激動的情緒暫時壓下。他高聲喊道：“同志們！你們的心情我了解，今晚有你們流血流汗的機會，不過你們現在都給我休息好，養好精神準備接下來的大戰。”　　這些戰士經歷上半夜的大戰，早就對李想產生信任，都紛紛回到店鋪里休息。只有熊秉坤不去休息，就跟着李想。李想無奈的說道：“老熊，你快去休息，跟着我干什麼？你看你鼻涕流出來了，別感冒了，快去喝碗薑湯。”　　熊秉坤捲起袖子一擦就了事，他只在戰場上滾一個來回，書生意氣全丟了。“我沒事！拔這個碉堡樓子的任務，你必須交給我。我辛苦了一個晚上，這件大功誰也不許搶。”　　蔡濟民在旁邊扁扁嘴，小聲道：“首義全功都給了你們，你讓我們三、四千人在這裏喝西北風啊。”　　熊秉坤瞪着遠處碉堡樓子，在黑夜裡閃異亮都光芒。“蔡濟民，我們雖然是老同志，可這件事情我絕不讓步。你們可以進攻湖廣總督衙門和八鎮總司令部，抓到瑞澄或張彪也是大功一件。”　　李想趕緊打住他們都爭吵，“革命事業，沒有大小。只要是對革命有幫助的，大事小事都要人去做。放心，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為革命貢獻一份心力。蔡濟民同志，召集所有營官開會，我要布置作戰任務。”　　李想這個湖北革命軍都臨時總指揮做都頗具威信，戰鬥到現在布置都井井有條，到現在也出現過大的傷亡。現在革命軍的臨時營官也都是剛剛提拔上來的，以前最大就是個正目。新軍各標營更多的士兵起義響應，營以上軍官絕大多數見勢不妙，保命都離營，逃不快都就被兩槍托砸倒在地。　　現在革命軍的臨時營官們也都毫無經驗，看到李想有條不亂的指揮，前軍的艱苦奮戰，軍民的同心協力，在佩服李想的同時也承認了李想的湖北革命軍臨時總指揮――李大帥。　　李想的臨時指揮部就是街邊的一個小茶館，敞開的大門兩邊象徵性的站了兩個警戒衛兵。裏面就是拼了四張八仙桌，所有人圍座在大方座前，開起方桌會議。　　李想拿着半截木炭，在桌上畫了湖廣總督衙門和八鎮總司令部簡易地形圖。“我們兵分三路，蔡濟民同志帶一千兵力從北街口方向進攻八鎮總司令部，吳兆麟同志帶一千兵力從南街口方向進攻湖廣總督衙門。剩下一千兵力由我直接指揮，拿下督鎮之間碉堡樓子這塊火力最強的高地。南湖炮隊八標已經入城，他們會向督鎮開炮，對敵人進行火力壓制。只要蛇山或者楚望台的炮擊開始，我們三面同時發起總攻。”說到此處，李想一掌拍在八仙桌上，半截木炭被拍的粉身碎骨。“馬上行動！”　　“是！”所有人的情緒已被李想把握，唰的一聲起立，整齊的領命應答。　　蔡濟民領隊繞路殺向總督衙門南邊街口，剛轉出拐角，即看到前面黑乎乎的一群人也在往總督衙門趕。蔡濟民喊道：“我們是湖北革命軍，前面的誰家人馬？”　　蔡濟民喊完，對面一陣驚慌。砰！砰！砰！跟着就是一陣亂槍開火。　　蔡濟民大吼一聲：“是清狗，給我狠狠的打。”　　湖北革命軍追着他們的屁股打過去，前面的人群受驚不小，慌慌張張的躲進總督衙門，途中還被碉堡樓子的機槍掃蕩一回。恰在這時，蛇山炮響，三方同時發起總攻。　　被蔡濟民追着屁股打的就是，督辦公所總辦鐵忠，他不知許諾多少好處，才收籠着些許兵力。這一路帶過來，不知道路上逃跑多少？好不容易來到督署，又被碉堡樓子的機槍掃掉一片，現在已經欲哭無淚。憑着天賦異稟的好嗓子，才喊開督署的大門。幸好督署的大門還沒來得及堵死，不然這大清的忠臣會死的比竇娥還怨。　　瑞澄老淚縱橫，死死的抓着鐵忠總辦的臂膀。“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鐵總辦，過了這一關，老夫一定向朝庭舉薦你。”　　鐵忠總辦使勁掰開瑞澄總督大人的手，不要看胖老頭人老，手勁奇大。鐵忠總辦捲起袖子，擦去滿臉的汗水。“等這風潮熬過去，我就告老還鄉。這官不能再當了，我還想留跳老命呢。瑞大人，您的好意下官心領了。”　　瑞澄連連點頭，道：“這些留待后說，先齊心協力，剿滅匪黨。”　　才說著，蛇山炮響，一顆炮彈落在總督衙門後院荷花池的假山上，假山被炸成平地。餘震驚的府衙簌簌簌的晃動，落下一片灰塵。大清帝國的湖廣總督瑞澄大人，嚇得一屁股座倒地上。左右驚慌失措忘了去扶瑞澄老大人，還是鐵忠總辦稍顯鎮定，上前扶了瑞澄一把。卻聽到瑞澄碎碎念道：“天要踏了，大清完了。”

# 第五章 一百年太久（五）

　　在八鎮總司令部第八鎮統制兼防營提督張彪，正焦急的等待督辦公所總辦鐵忠的援軍。張彪一臉的疲憊，即使如此他還是般了一張太師椅座在大院門口督軍，他畢竟是軍人出生。革命軍太過兇悍，連續進攻了大半夜，也沒有絲毫鬆動的跡象，看來革命軍是不拿下督鎮誓不罷休。　　這時守衛前門的士兵來報：“報告大人，鐵忠總辦大人帶援軍來了。”　　張彪喜上眉梢，在太師椅上彈立而起。“快快開門迎接，我要親自去迎接。他是大清國大大的忠臣。”　　這一刻的張彪行動如風，已經走下台階，卻發現報信的士兵還愣頭愣腦的傻站在原地，怒道：“還愣着找死啊！”　　士兵突然緊張的結巴道：“報……報……報……報告大人，鐵……鐵……鐵……鐵……鐵……鐵忠總辦大人……人……人……人……人已……已……已……已……已經進了總……總……總……總……總……總督衙門。”　　第八鎮統制兼防營提督張彪大人，睜大了眼睛聽完士兵的報告，憤怒不以的血脈上沖，額頭上青筋凸顯跳動。“忘恩負義的東西，怎麼不去死啊！”張彪緊跟着一個健步串上前，飛起一腳把結巴士兵踢得滾下石階。　　此時蛇山炮響，第一發炮彈就落在總督衙門。張彪都感覺大地像一陣哆嗦，他看着總督衙門的方向，眼中在漆黑的暗夜裡閃爍着最後的瘋狂。“報應啊，報應。哈、哈、哈……”　　左右看着瘋狂的張彪，不敢近前。　　八鎮總司令部外面吶喊聲震動九霄，革命軍發起了瘋狂的進攻。鎮守司令部的士兵也已經瘋狂，反正黑夜裡看不清前方的敵人，只是拚命的往槍膛里塞子彈，拚命的朝黑漆漆的前方亂打一氣，打的槍管燙手。　　今夜秋雨綿綿，不絕如縷，似要下到天荒地老。夜戰本就是兵家大忌，更何況還有秋雨添亂，戰後即使沒有受傷的戰士也難免會生一場病。　　即使是如此不利雙方的環境，李想也盡量把它化為己用。可是天時地利對戰爭的局限實在太大，除了用人命去填補，就別無他法嗎？　　李想帶着人馬一陣衝殺，即使舉着門板，在接近碉堡樓子十步的時候，遭受起義以來最慘重的傷亡。敵人的火力實在太兇悍，蛇山和楚望台的大炮根本無法有效的壓制敵人兇猛的火力。　　眼看着戰士不顧生死的前仆後繼，揮灑着鮮血倒下。李想沒有自己幻想的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鐵石心腸，他無法容忍革命軍這樣巨大的犧牲。李想拉着殺紅眼的熊秉坤下令收兵，熊秉坤猶自不甘心，李想掄圓了膀子兩巴掌扇過去，命令左右戰士架着他退下。　　革命軍另外南北兩面的進攻也受到巨大的阻力，無奈革命軍裹着黑色潮流，心有不甘的慢慢退去。怒火在熊熊燃燒，是在醞釀下一波更洶湧的浪潮。　　熊秉坤憤怒的吼道：“大帥，同志們再咬咬牙，就撲到碉堡樓子了。你這時候收什麼兵嗎！”　　李想陰沉着一張小花臉，圍着他幾個臨時營官，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生氣，本也想像熊秉坤一樣質問他，現在都閉緊了嘴巴。今夜一戰，李想已經養出些許上位者的威嚴，此刻陰沉着風雲密布的一張小花臉，更加似有雷霆落下。此刻除了殺紅眼的熊秉坤，還真沒人敢支聲。　　李想腦海里全是戰士們血肉模糊的畫面，咬牙切齒的說道：“就你小子知道，在上十步要犧牲多少同志的生命？”　　想到在身邊倒下的同志，熊秉坤這鐵漢的眼淚都出來了，斯聲道：“都到那一步了，同志們的犧牲的白費了嗎？”　　所有人都變得沉默，戰士們把撤下的傷員抬進店鋪里，醫務人員忙着處理。　　蛇山和楚望台的炮也沒有停止對督鎮的轟炸，可是命中率幾乎沒有，根本沒有李想先前認為的有效壓制敵人火力。這正是此次攻擊傷亡巨大的主要原因，黑夜給了李想迷惑敵人的外衣，也使自己的炮隊找不準要打擊的敵人。　　炮聲轟轟炸響，李想凝望着蛇山方向，憤怒的心情稍稍平復些。李想的鐵杆跟班呂中秋在他身邊低聲說道：“這賊老天，又黑又雨，把手一伸有幾個手指頭都看不清。我的槍法再神，也打不中目標。就像在營房的樓梯門口一樣，沒有大帥你點的那把火，我也打不中阮榮發。炮隊的人也一樣，他們不是打不中目標，看不到目標。”　　“我知道了。這是我疏忽，才造成如此大的傷亡。”李想點點頭，都是因為他的現代思維還沒有轉過彎，在古代除了用兩眼找目標，根本再沒有其它的方法。　　看到李想的怒氣有所消減，所有人的心才鬆了一口氣。　　臨時營長曾高與李想是同鄉，都是湖南人，素來交往。他上前一步道：“大帥，這要怪我們沒有聯絡到位，不能怪您。”　　李想擺擺手，他誰都不想責怪。古代忌諱夜戰，不是沒有道理。李想也只能牢記此次慘痛的教訓，懊惱無濟於事。作為一個統帥，必須振作，戰士們全都眼巴巴的看着他這個李大帥。　　李想突然爆出一句粗口，“馬拉個比！給我放火燒。我不信炮隊看見火光，還打不中。”　　李想一句粗口，爆發出滿棚的信心，把從戰場敗退下來，一肚子憋屈的戰士們給逗樂了。一個個叫囂着要去放火，熊秉坤叫囂的最凶。　　李想組建三個縱火梯隊，每隊一百人。又派人在街上的店鋪徵集煤油桐油，縱火隊每個人身上都掛滿了裝滿油的瓶瓶罐罐。每四個人彎腰扛一塊門板，門板上面鋪一層濕泥土，濕泥土上再蓋床棉被。然後排隊摸上去，接近總督衙門和八鎮總司令部的時候，就把裝滿燃油的瓶瓶罐罐往大門口和院牆上丟。　　總督衙門和八鎮總司令部裏面，有好幾個倒霉的清兵被砸破了頭，鮮血汩汩直冒。他們還以為革命軍黔驢技窮，只剩下如此無聊的進攻。這時李想的第三縱火梯隊已經出擊，每個人懷裡捂着一盞煤油燈，不使燈光泄露，必要燒清兵一個措手不及。　　清兵得意還不及兩息，一盞盞劃過一條優美的弧線，從天而降落在他們身邊，濺起的火星子馬上引燃先前兩個縱火梯隊丟進來的燃油。有些清兵身上沾上燃油的，馬上就被一團火焰包裹，殺豬似的叫喚，在地上打滾，這地上到處是燃油，滾到那裡，火就燒到那裡。被火活活燒死的痛苦，無助的轉為殺豬似的慘叫，迴響在武昌城的夜空。　　大清帝國的湖廣總督瑞澄大人和督辦公所總辦鐵忠大人，慌慌張張的指揮士兵滅火。可是這油火那是能說滅就滅，今夜的綿綿秋雨落在火油上更像上火上澆油。士兵提來一桶水澆上去，曝的一聲，這火苗一串三丈高。本來秋干物燥，就容易發生火災，這火勢蔓延開來，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八鎮總司令部那邊，第八鎮統制兼防營提督張彪大人也正跳腳大喊：“快滅火！快去滅火！不要用水澆，這是油火，用土撲！”　　張彪大人卻沒有昏了頭，知道該如何滅火。只是這大清江山四處起火，他又滅得了幾處。　　八鎮總司令部這邊倒是迅速的把火勢控制住了，畢竟張彪也是經歷過不少戰仗，即使這些年享受慣了江南的榮華富貴，也還保留些許戰場的謀略和膽氣。這鎮守八鎮總司令部的士兵，除了忠誠，也都是經過精心選拔，勤於訓練的精銳之師。　　張彪臨陣指揮，火勢正慢慢被撲滅。　　蔡濟民和吳兆麟兩邊看到總督衙門和八鎮總司令部起火，馬上想到肯定這位李想大帥想的陰招。這在漆黑的夜裡，兩團火光異常明亮，犹如海上的燈塔，指引着蛇山和楚望台的炮隊，喊這向我開炮。蔡濟民和吳兆麟馬上先收籠兵力，暫停進攻，等着看炮隊先轟炸一陣再說。　　蔡濟民摸了一把臉混雜着雨水的汗水，污垢在臉上揉成一幅潑墨山水畫，轉向李翊東笑道：“看來這個湖北革命軍臨時總指揮，我們沒有選錯。今夜一戰，李大帥奇招不斷，同志們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犧牲。”　　李翊東這個相貌清秀年輕人也是滿臉污垢，只是雙目有神的看着督署院門的火越燒越旺。“我算上徹底的服了李大帥，以後就跟着李大帥干革命。”　　此刻，李想大帥正欣賞督鎮兩邊起火，心裏樂開了花。即使如此，李想除了擋住火光的大瞻帽下兩隻眼睛賊亮之外，一張滿是污垢的小花臉沉如水，不現絲毫情緒。反而是身後一幫兔仔子興奮的嗷嗷大叫。不過在熊秉坤等人的眼裡，大帥還真是沉得住氣，真正的有大將之風。　　金兆龍打着赤膊，現出一身橫煉精肉，火光照過來，肌肉反射出古銅的油亮光色。秋風夜雨的吹在他身也不怕冷，嘴裏噴着唾沫星子，“這火燒過去就夠清狗喝一壺，待會蛇山和楚望台的大炮打過去，還不都得翹辮子。都沒老子大顯身手的機會。”　　邊上的士兵都是一陣大笑。革命軍的士兵都有相當高文化程度，說話都挺斯文的，就只有混過哥老會的金兆龍，總是把老子掛在嘴邊，偏偏士兵們都喜歡和他胡坎瞎吹。李想看金兆龍也挺順眼，因為他自己也喜歡不時的爆兩句粗口。　　金兆龍還在吹着，而蛇山和楚望台的炮隊幾乎同時調好準星，向總督衙門和八鎮總司令部開炮。一炮打在總督衙門的着火的院牆上，炸的火星四濺，轟開一條豁口。

# 第六章 一百年太久（六）

　　從蛇山和楚望台可以清楚的看到，督署方向一片火海。犹如黑夜裡的明燈，楚望台八標炮隊的戰士見了，一股興奮勁直衝腦門，立刻熟練的校準炮口。先前因為黑燈瞎火的而屢炮不中，早就憋了一肚子的火。前方的革命軍倒是機靈，馬上就知道放火燒房，給炮彈引航。　　乾脆利落的一發炮彈呼嘯着落在總督衙門，跟着又是幾發炮彈落下。接着，督署籤押房被擊中。瑞澄和鐵忠這對大清帝國的忠臣被震撼倒地，也再也沒有膽量給滿清主子守疆保土了，大勢已去，能逃出升天就阿彌陀佛了。　　瑞澄心裏念叨着，“幸好早有準備。”總督衙門也不用守了，他帶沒被油火燒死的清兵往後院跑。鐵忠總辦大人看到瑞澄總督大人往後院跑，知道逃出升天有門，也緊跟跑去後院。　　鐵忠跟到後院的荷花池，被革命軍的炮火轟平的假山下，就是一條秘道入口。瑞澄正指揮一群殘兵清理秘道口的碎石，他還真是早有準備。　　近幾年，南方革命風起雲涌，瑞澄老謀深算，早就算計到會有今天的局面。這番辛苦謀划，果然沒有白費，處處現出他先見之明。此刻，督署前門陷入一片火海，炮聲隆隆，已經大勢已去。　　八鎮司令部第八鎮統制兼防營提督張彪任不死心的在負禺頑抗，做垂死的最後掙扎，難道真的心甘情願為滿清朝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八鎮司令部的火勢很快就被撲滅，蛇山和楚望台的炮隊失去目標，炮聲也隨之稀落。李想當然發現八鎮司令部的異常，看來張彪還是有點本事。現在正好趁此機會拔掉碉堡樓子，這塊敵人火力最猛的高地。　　李想盯着還在不斷噴吐火舌的碉堡樓子，整張小臉被大瞻帽投下的陰影籠罩，唯有兩隻眼睛，在漆黑的雨夜散發狼一樣的幽光。李想緩緩的說道：“時間寶貴，我們必須在張彪重新組織起有效的防禦之前，拔掉碉堡樓子。曾高！等碉堡樓子的機槍一停，你立刻帶人趁清兵火力空虛的這段時間，一口氣衝進八鎮司令部，老子要你活捉張彪。”　　曾高拍的一聲敬上軍禮，“是，大帥！”　　曾高回身就開始調遣人馬，指揮能力也是相當的了得。都說他是憑着身後龐大的家勢，才得到派日留學的機會。李想從不這樣認為，與曾高交往越深，越是佩服他的才華見識，是早已超出百年前的時代限制。也許在近代歷史的默默無聞，都是為那個龐大的封建家族所累。　　李想指着右手邊高大府邸，大聲喊道：“金兆龍！把這大宅門給老子拆下一塊。”　　“是，大帥！這大宅門夠厚實，肯定可以撐到碉堡樓子下面。”金兆龍帶一幫人猴急似的去撬大宅門。　　一道兩人高的白色粉牆，把這個宅院圍的嚴嚴實實，大宅門外廝殺了一個晚上，裏面愣是沒有傳出一丁點動靜。在武昌城裡有這樣一處宅院，也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大宅門口掛着的大紅燈籠寫着扁體宋子“湯府”，現住這宅院的人，就是立憲派的大名人湯化龍。　　熊秉坤左右打量大宅門，皺眉道：“大帥，兩塊門板太少了，能遮四、五個人頂天了。”　　李想一笑道：“只要能遮三個人就夠了。”　　熊秉坤一臉問號的瞪着李想，“碉堡樓子這麼高，三個人搭人梯、疊羅漢怎麼夠數？”　　李想打量着長街盡頭，黑夜深處閃着火舌的碉堡樓子。“我一個人就可以攀上去。”　　熊秉坤點點頭，想起李想從三樓一躍而下的功夫，也許他真能辦到。“你要親自出馬……絕對不行！您是一軍主帥，想要親自衝鋒陷陣，除非我們都死了！”　　熊秉坤回過神，又開始跳腳大吼大叫。這邊正在叫囂，大宅門那邊也鬧起糾紛。金兆龍一口一個老子的大聲叫囂，吵吵囔囔的宅院門口就數他的嗓門最大。　　李想怒火直往上沖，一怒衝冠。“金兆龍！你盡給老子惹事生非。有你這樣向老鄉借門板的嗎？你自己照照鏡子，像是革命軍人嗎？簡直就是強取豪奪的土匪，是八旗綠營的狗腿子。”　　李想指着金兆龍的鼻子還想再罵兩句，冷不防卻被人用槍頂住腦門。拿槍頂着李想腦袋的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子，一臉的絕決，金兆龍他們十幾桿槍也迅速她圍住。　　李想慢慢轉過頭，也不敢動作太大，怕嚇到小姑娘，她手上槍如果不慎走火，自己又要穿越了。李想一眼看出她是名門閨秀，一條綠色絲巾把如瀑的秀髮隨意束於腦後，身是青衣丫鬟的裝束也掩飾不了她如蘭的高雅芳華，估計是為了行動方便才如此穿戴。李想揮手示意金兆龍他們把槍收起來，沾滿硝煙的小花臉綻放出如春天溫暖的微笑，只是在這個四處瀰漫殺氣的深秋更顯猙獰，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在大紅燈籠照耀下閃着白光。小姑娘這麼看李想，都不像是個好人。　　金兆龍他們十幾桿槍根本沒有收起的意思，只是李想的要求下把槍口方低，退後幾步而已，絲毫沒有放鬆警惕。院內一幫拿着棍棒的家丁緊張的要死，都莫不作聲的站在小姑娘身後。　　小姑娘毫不示弱的回望着李想大瞻帽下幽亮的眸子，終於開口說道：“我家的東西不借給你們這群匪黨。”　　李想差點迷失在她如夢似幻的美麗眼神中，聞言醒覺，輕笑道：“我們是革命黨。”　　李想話音剛落，眾人只看到人影一個晃動，小姑娘已經被李想摟在懷裡，槍也落入他的手中。幾十雙眼睛，沒有一個人看清李想怎麼出的手。　　一幫舞着棍棒的家丁喊着，“快放了小姐！”湯家小姐卻沒有大喊大叫，只是掙扎兩下沒能掙脫便安靜下來，俏臉上一副量你不敢把我怎麼樣的表情。　　“都給我安靜！”配合著李想的吼叫，金兆龍他們的槍口又抬了起來，一群家丁都老實的閉緊嘴巴。李想對懷裡的湯家小姐說道：“我們革命軍是有紀律的軍隊，絕不會拿群眾的一針一線。現在只是借用一下你家的門板，用完就還給你，用壞了會賠償你。湯小姐，可以嗎？”　　“可以！請大帥先放了小女。”鬧到這副田地，正主老奸巨滑的立憲派湯化龍總算登場，湯家家丁自覺的給這位家主分開一條路。　　“對不起，湯先生。今晚我們革命舉義，打擾到您，使我內心十分惶恐。”李想放開湯家小姐，“對不起，湯小姐。剛才冒犯了。”　　湯家小姐只是安靜的抬眼看了李想一眼，然後轉身走進大宅子里。湯化龍笑道：“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剛才是小女無知，全是誤會。如果這塊門板對革命事業有用，儘管拿去用，就算是鄙人對革命事業的支持。”　　李想在心裏大罵老奸巨滑，太懂得投機革命了。歷史上，武昌首義的勝利果實，最後就落在寸功未建的他和黎元洪兩人的手裡。李想現在也還沒有能力去改變這段即將發生歷史，能守住現在自己手中的權力已經萬難了。　　一夜奮戰，黎明將至，此刻的天黑得不能再黑，下了一夜的綿綿秋雨已經停止，戰火硝煙依舊在慘烈的進行。　　李想收起手中的懷錶，熊秉坤和金兆龍已經準備妥當。由兩人合力舉着這快近兩百斤厚重的大門板，李想貓着要鑽進兩人之間，三個人趁黑悄悄摸上去。　　碉堡樓子的清兵已經是疲憊不堪，守到現在已經麻木的聽到動靜就是一陣亂槍掃射。那清兵借督署的火光，也能模糊的看到一團黑影正慢慢挪過來，清兵二話不說就是一梭子子彈掃過。黑影沒有受到影響，反而突然加快速度朝碉堡樓子滾來。另外一架機槍也發現這邊的異常情況，馬上掉轉槍口，兩架機槍同時朝這邊射擊，黑影像是打不死的怪物，速度不變依舊往前衝過來。　　李想他們三個人一口氣衝到碉堡樓子下面，這時碉堡樓子裏面的清兵已經拿他們沒有辦法了。而掩護碉堡樓子下面這塊死角的兩個地方卻自顧不霞，一個是督署前門，已經被火燒、被炮轟成廢墟，殘餘的清兵都跟着總督大人瑞澄跑去後院了；一個八鎮司令部，第八鎮統制兼防營提督張彪大人正忙着撲火呢！　　李想攀上碉堡樓子，看到裏面窄窄的空間里蹲着九個清兵。李想撲下前面的一個清兵，匕首從他的胸前插入心臟。抽出匕首一揮手，割開衝過來一個清兵的咽喉。兩股鮮血噴射的李想滿臉，後面一個清兵抱住李想的腰，李想一個側身，邊上撲來的清兵把刀扎在抱住李想腰的清兵身上。李想沉腰坐馬，甩掉抱住他腰的清兵屍體，匕首順勢摸在殺錯人的清兵脖子上。李想左手做掌剁下，又劈歪一個撲過來的清兵脖子。剩下四個清兵同時瘋狂的朝李想撲來，李想匕首飛擲出去，釘在一個清兵的腦門上，李想跟着起身一個三連踢，剩下三個清兵全被踢倒在地，李想拔出匕首再給每個人補上一刀。　　金兆龍也學着李想的樣攀上去，攀到一半高即摔落下來，他從地上爬起來還想再攀，熊秉坤一把拉住他，大喊道：“你就不要去添亂了，上面機槍已經停了。”　　金兆龍抬頭一看，正好看到一個黑影落下，是李想，他已經把裏面的清兵全解決了。　　此刻，曾高帶着兵馬直撲八鎮司令部。吳兆麟看到碉堡樓子熄火，也帶着兵馬一窩蜂的殺向八鎮司令部。　　第八鎮統制兼防營提督張彪正指揮兵馬剛好撲滅門牆的油火，還沒來得急布置防禦兵力，革命軍已經搭着人梯翻過八鎮司令部的圍牆。這時候張彪的兵馬再如何精銳，也喪失了抵抗的勇氣，紛紛拔腿即跑。張彪跑比兔子還快，他怎麼會傻的真去給大清帝國殉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都是作文章的漂亮詞句而已。如今的滿清朝庭，早已人心盡失。

# 第七章 英雄功名（一）

　　黎明前一刻，武昌城如濃墨欲滴般漆黑的夜空竟隱現一絲血色。今夜的殺戮會有多少家庭痛失親人？會成就誰的英雄功名？會實現理想中的共和民主？　　督署的火勢並沒有再一步擴大的趨勢，蔡濟民已經攻入督署，正分派兵馬滅火，另他親自帶人追擊逃走的湖廣總督瑞澄。　　督署已經撲滅大肆蔓延的明火，還剩下滾滾濃煙熏的人眼淚橫流，呼吸困難睜不開眼。李想命呂中秋把這些撲火的士兵全部組織集合，他帶士兵直撲藩台衙門。藩台衙門的銀庫就是李想今後革命的本錢，有錢有兵，在那裡都可以鬧革命。　　李想非常有自知之明，自己一個隊官，在楚望台上能指揮人馬攻克總督府，已經遠遠的超出了本身的實際權力。武昌城的局勢不是一個隊官能夠鎮壓的住，畢竟湖北革命軍臨時總指揮的頭銜只是臨時的，憑藉今夜殺出的名頭，也只能多收籠一些士兵投效自己李大帥。更多的想法也只是奢望，還不如撈一票，帶着人馬另覓根據地。等拿下藩台衙門的銀庫，李想是一個銅子也不會交出去。　　清兵在總督衙門和八鎮司令部淪陷之後，就已經失去抵抗意志。李想帶着人馬在藩台衙門前放了幾槍，守衛的清兵即作鳥獸散。李想輕鬆拿下藩台衙門的銀庫，然後留下自己原本帶領的連隊人馬，由自己的鐵杆跟班呂中秋率領，把一箱箱的真金白銀秘密轉移。　　李想向呂中秋叮囑道：“這些都是革命的本錢，給我藏好了。一切妥當之後，去咨議局找我。”　　“是，大帥！”呂中秋衝殺一夜，依舊是幹勁十足。他領着屬下，抬着沉甸甸的箱子健步如飛。　　天微微亮，東方即白。　　大清國除了有藩庫，還有官錢局，還有糧儲善後局，還有金店錢莊，到處皆是發財的地方，李想一路橫掃過去，別的不要，只要現金。李想現在帶的全是自己的原班人馬，都是他用革命思想武裝，信仰無比堅定的革命戰士，對李想的任何命令毫無猶豫的堅決服從。　　此刻，蔡濟民帶着人馬追着瑞澄殺到文昌門。文昌門還有些殘餘的清兵在作無謂的抵抗，大清湖廣總督大人瑞澄已經棄他們於不顧，登長楚豫艦跑路了。　　瑞澄正拖着疲憊的胖身子，在楚豫艦甲板上找來找去。鐵忠看到自己的上司不休息，也只好陪着他在甲板上吹河風。　　吹了好一陣風，在東方，廣闊的長江水面射出萬丈光芒，一輪紅日升起碧空天際。鐵忠在瑞澄面前點頭哈腰的現媚道：“大人找什麼呢？讓下官來幫你吧。”　　如今丟城失土，是殺頭的重最，但是瑞澄的後台夠硬，他跑路也不是什麼大事，可是鐵忠卻沒有這麼硬的後台，只能在瑞澄面前表現好一點，希望瑞澄等朝庭發落下來，能夠順便替他開脫幾句。　　道如此地步，瑞澄還不忘擺官威，大手一揮，道：“去把我的管家瑞三找來。”　　鐵忠一愣，才弱弱的說道：“下官好像沒有看到瑞管家上船？”　　瑞澄大鬍子一陣哆嗦，急急說道：“你確定了！”　　鐵忠連連點頭，“確實沒有看到。”　　瑞澄想着十大箱子財寶，為官刮地皮颳了幾十年的積蓄就這樣沒了，被養了幾十年的奴才吞的無聲無息，即使丟在長江也能聽個響啊！瑞澄裝若瘋魔，對着初升的朝陽仰天狂吼。　　天微微亮，昨夜秋雨打濕的街道還很濕潤，秋風吹氣一陣涼意，長街安靜無人。呂中秋辦完李想交代的任務，帶着人馬就往咨議局趕。剛轉過一個拐角，即看到幾十個清兵抬着好幾口大箱子，一個老頭在那裡指手畫腳，在空曠的大街上顯得那麼突兀。　　呂中秋問也不問，把手一揮，喊道：“給我打死這些清狗！”　　呂中秋身後一百多枝槍同時開火，清兵被這突然而來的火力撩倒一半。剩下的清兵竟然放下幾口大箱子，撒腿就跑，這一夜，清兵着實嚇破了膽。　　那個指手畫腳的老頭也在這輪槍口下翹了辮子，老頭就是瑞澄大人的老總管瑞三。呂中秋用槍托砸開箱子的鎖頭，掀開一看，全是金銀珠寶，古玩書畫。呂中秋立馬蓋上箱子，心裏還是一陣撲通撲通的亂跳。他念叨：“都是革命的本錢啊。老趙，把這十口大箱子藏在老地方，你們都去守衛。這是一個異常艱巨的革命任務，不能有絲毫的閃失。老趙，有沒有信心！”　　“隊長，我老趙誓死保衛革命財產，堅決完成任務。”老趙大聲堅決的接下任務，也是一夜的奮戰，滿臉的硝煙，鐵打的漢子，不知疲倦。此刻，他污黑的豪邁臉膛只有兩隻眼珠子是白的，閃這精光。　　東方紅，太陽升。李想抄了一圈，又來到了楚望台，迎風立於中和門的城樓，面向東方，光芒萬丈的紅日，盡顯氣象萬千。新的一天開始，新的時代來臨，是一個屬於理想的新時代。　　經過一夜浴血鏖戰，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復。九角十八星革命軍旗幟武昌城頭上高高飄揚。　　在楚望台軍械庫還有些槍械，這些東西李想都不會放過。李想在城樓上碰到曾高，這小子不去追張彪又跑回楚望台幹嗎？　　曾高爬上城樓，看到李想開口便叫：“大帥！”　　“少來！”李想非常有自知之明，以曾高家的家勢和他的聰明才幹，不會一個晚上就被自己收服。兩人平時也愛打鬧，現在多半是在調侃自己這個臨時大帥。　　曾高收起平時的嬉皮笑臉，表情嚴肅認真，一字一頓的說道：“我是真的想跟你干革命，以前我未下決心，昨天晚上還在猶豫，現在是決心已定。”　　李想目不轉睛的瞪這他的眼睛，還是不敢相信，“你不怕你老爹把你逐出家門？你家的家訓可是刊印成冊發表，天下皆知。我也買過一本看……”　　“大帥，我不是來替你打天下，是跟着你干革命。你無須懷疑，如果你是真心革命。”曾高異常堅決的打斷李想的羅嗦。　　李想心裏清楚曾高的想法，他一直反對暴力革命，以為暴力革命的結果便是誕生獨裁者，頂頂大名的拿破侖就是最好的例證。但當歷史發生，革命發展到現在，戰爭已經無可避免。因而他是想留在李想的身邊，制止他不要成為獨裁者嗎？　　李想輕笑一聲，“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曾高輕撫斑駁的女牆，目光深遠直入一碧如洗的晴朗藍天。“你我多年老友，我對你的能力一清兒楚，你絕對有這樣的本事。昨夜一戰，必將名揚天下。天下風雲，都會被你捲起。”　　李想心也這樣想，可嘴上絕不承認。“你想的太美好了。現在武昌孤城一座，我們都是生死難料，還不知道能守多久。北洋六鎮一出，武昌城難保。現在革命軍還有多少人馬，三千？四千？這麼點人馬這麼跟滿清朝庭抗衡？也許逃跑的瑞澄和張彪重新召集的兵馬也能把我們給滅了。”　　曾高笑盈盈的打量李想，“大帥真會開玩笑，我看你早就胸有成竹。革命黨遍布全國，只要我們能夠堅守個十天半個月，其他省分必然會響應。革命遍地開花，滿清朝庭又能滅得了幾處？”　　李想身為知道歷史的現代人，都不得不佩服曾高的遠見卓識。“好吧，好吧，既然你都認為革命必勝，那就借你吉言，革命必勝！”　　李想說完，即走下城樓，曾高緊跟在後，喊道：“大帥現在去那裡？”　　李想頭也不回的高聲道：“傳令，召集臨時營官以上同志，在咨議局開會。”　　跟着李想的幾個衛兵小跑着傳令去。　　曾高追上問道：“大帥是要組建軍政府嗎？”　　李想點頭道：“必須建立有效的組織，控制現在的混亂局面，保住革命成果。組建臨時軍政府也是勢在必行。”　　曾高緊跟李想，簡單分析當前形勢，說：“我們的問題誰來做領導人？可是現在蔡濟民和吳兆麟誰也不會服誰，文學社和共進會誰也不服誰，革命軍很可能會陷入內亂。我們還要電告全國武昌首義勝利，希望各地響應武昌舉義。這時推一德高望重、為全國所知的人為領袖，以他的名義發電，這樣才能令全國革命者信服，不會誤以為我們只是丘八兵變。有這樣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物把名字簽在安民通告上，也能更好的安撫百姓。老百姓會認為這樣的大人物都參加了革命，他們肯定會更加支持革命。所有現在最關鍵的是，推舉一位德高望重、為全國所知的人為領袖。大帥，到時候他們推您，您可千萬不能答應。”　　李想瞪了一眼曾高，反問道：“我有這麼傻嗎？”　　曾高聳聳肩，“現在武昌城裡也沒有合適的人，我怕他們給你黃袍加身，你也就順了。”　　文學社、共進會的領導人，死的死，亡的亡，病的病，沒有一個能在關鍵時刻出現在他們應該的位置上。名頭更大的黃興、居正、譚人鳳、宋教仁，均遠在香港或上海，鞭長莫及。這也恰好給了李想出頭的機會，可是槍打出頭鳥，該收手時就收手，他還被沒有勝利和權力沖混頭腦，知道如何進退。　　李想嘆道：“我這個臨時大帥連吳兆麟和蔡濟民也未必指揮得動，更不要說管理武昌城的民政。我到是想到有兩個人的名望資格都行。”　　曾高低頭一想，恍然道：“你是指湯化龍和黎元洪？可是他們不是革命黨。”　　李想心想果然是有玲瓏心的人，一點即透，順便再點一下。“拿來扶做傀儡，先頂着。”　　曾高拍掌叫絕，“好主意。”　　李想也是無奈才這樣做，反覆的琢磨還是選擇了歷史。也許這段看似偶然的歷史，卻是歷史必然的結果。當我們以偶然來解釋歷史，正是一種對歷史的不負責任。

# 第八章 英雄功名（二）

　　辛亥，八月二十，上午。　　秋日驕陽明媚。滿城的槍聲漸漸停息，一夜的戰火硝煙，還瀰漫在城市的上空未曾消散。　　李想剛道咨議局，就接道呂中秋傳來的好消息，又是一筆意外橫財落在他頭上，估計他做夢都會笑醒。　　舉義的幾個臨時營官和革命黨人都已經收到李想的傳令，聚集在蛇山腳下閱馬場諮議局開會。參加者有李想、吳兆麟、蔡濟民、曾高、張振武、李作棟，高尚志、陳宏浩、吳醒漢、徐達明、邢伯謙、蘇成章、黃元吉、朱樹烈、高震霄、王文錦、陳磊等。　　所有人團團圍座，李想先問了一句，“街上有派兵維持治安嗎？傷員有否救治？”　　蔡濟民開口接道：“李西屏帶着測繪學堂的學生兵在街上維持治安，傷亡很少，也都是他在安排救治。”　　“這樣就好。”李想點點頭，取下頭上已經骯髒不堪的大瞻帽，長身而起開始發表準備已久的演說。“小弟資望尚淺，得蒙同志們的信任，才勉強能夠擔任湖北革命軍臨時總指揮，現倍感壓力。這已經超越小弟能力極限太遠，實在無力再諸位繼續革命。而現在革命初成，即須組建軍政府，保住革命的成果。既然組建軍政府，這個湖北革命軍的臨時總指揮就應該撤銷。咱們現在就討論湖北軍政府都督的人選吧。”　　大家聽李想大帥的意思，是辭掉臨時總指揮，也無意做都督。這回他葫蘆里買的又是什麼葯？昨天還自告奮勇的搶下臨時總指揮的權力，今天難道是想以退為進？這臨時會議室突然沉默，只有大家呼吸聲。　　吳兆麟咳嗽一聲，打破沉默，試探道：“李大帥的是臨時總指揮，這個都督自然由你擔任最合適。”　　與會眾人也一起附和，李想懶散的坐下靠在椅背，一眼掃過眾人，心裏一陣陣冷笑，還真是虛偽。“我一個無名小輩，擔不得此等大任。昨夜都是權宜之計，臨時充個數而已。現在我們的起義想得到全國各地的響應，武昌城人民的認同，必須是一個眾望所歸、德高望重、為全國所知的大人物任湖北軍政府都督。”　　李想這樣一說，他們才發現李想是真的不願當都督。有人更惡意的揣測，李想狡猾的是想找一個大人物來頂缸的吧！因為現在革命隨時都可能被滿清朝庭撲滅，他這是為自己留後路呢。大家都在小聲的議論，會議室里嗡嗡作響，李想和曾高交換個眼神，無語。　　蔡濟民拍拍桌子，示意安靜。“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而黃興、居正、譚人鳳、宋教仁，均遠在香港或上海，鞭長莫及。現在又去那裡找一個德高望重、為全國所知的大人物呢？”　　蔡濟民明白的說出現在武昌城裡革命黨群龍無首的局面。　　曾高適時的出聲道：“咨議局議長湯化龍。他是名動東亞的洋派新人物，雖然只是立憲派，但也是我們革命極力爭取的對象。”　　湯化龍，湖北浠水人，出身富商家庭。這個人不僅聰明，運氣又好，在清朝科舉順利，由舉人而進士，再去日本進入政法大學研習法律，是個典型洋派新人物。 1909年，湯化龍回國，恰好趕上清廷在各地舉辦咨議局。以他的學問和背景，很快就被推為議長。1910年，他入京參加各省咨議局聯合會議，被推擁為會議主席。此後，他數次參加立憲派的請願活動，強烈抵制“皇族內閣”，組織“憲友會”，對清廷進行正當抗爭。　　張振武一拍桌子，“他可是對革命寸功未建，怎麼可以選他做都督！”　　蔡濟民卻是理解力里曾高的意思，“我們只是欠缺一個能影響全國的名義，就借用湯化龍的名義又何防？我們黨人再組謀略處，可以限制他的權力。”　　這樣就沒有人再反對了，李想感嘆古人都挺有政治頭腦的。　　陳磊被派去邀請湯化龍，在此期間李想他們起草安民告示和刑賞令。　　也就是黎元洪後來簽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當天貼遍了全城。布告的全文如下：　　今奉軍政府令，告我國民知之：凡我義師到處，爾等不用猜疑。我為救民而起，並非貪功自私。拔爾等出水火，補爾等之瘡痍。爾等前此受虐，甚於苦海沉迷。只因異族專制，故此棄爾如遺。須知今滿政府，並非我家漢兒。縱有衝天義憤，報復竟無所施。我今為民不忍，赫然首舉義旗。第一為民除害，與民戮力馳驅。所有漢奸民賊，不許殘孽久支。賊昔食我之肉，我今寢彼之皮。有人激於大義，宜速執鞭來歸。共圖光復事業，漢家中興立期。建立中華民國，同胞其毋差池！士農工商民眾，定必同逐胡兒。軍行素有紀律，公平相待不欺。願我親愛同胞，一一敬聽我詞！　　還有刑賞令，規定了“買賣不公者斬”、“擾亂商務斬”、“奸擄燒殺者斬”、“邀約罷市者斬”等各項紀律。　　被邀參加會議的還有副議長張國溶、夏壽康，秘書長石山儼，議員阮毓崧、沈維周等。這些人白須飄飄，老態龍鍾，更現出西裝革履的湯化龍精明強幹。不過昨夜的槍炮，嚇得驚魂未定的他們走路還在打擺子。現看到咨議局一排排真槍荷彈的衛兵，就有幾個老傢伙腿軟的坐倒在地，還是陳磊使喚衛兵架進會議室。　　會議室里湯化龍首先發表一番意正嚴辭的即興演說：“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但此時武昌發難，各省均不曉得。須先通電各省，請一致響應，以助大功告成。此時正是軍事時代，兄弟非軍人，不知用兵。關於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儘力幫忙。”　　湯化龍現在未必看好革命，現玩個太極推手，等局勢明了再說。畢竟革命失敗，是要滅九族的，他湯化龍還沒有傻到給這些丘八頂缸。可也不能把話說絕了，這些丘八的槍可是真傢伙，惹惱他們同樣得掉腦袋。　　吳兆麟突然說道：“既然如此，我推薦黎元洪。他是當世名將，在新軍當中素有威望。”　　李想眼中閃過一絲明亮，想不到這個黎元洪還是不可避免的被推上歷史舞台。　　議員劉賡藻起身說：“黎元洪現在城中，如果大家認為合適，我願帶人找他。”　　以湯化龍為首的立憲派全都支持黎元洪為都督。黎元洪是蔡濟民的同鄉，這時候蔡濟民的心思也活熱起來。　　“我隨你去請黎元洪。”蔡濟民願隨劉賡藻前往，無形中就是答應舉黎元洪為都督了，這樣革命黨人也無話可說。　　但是，他們人還未出會議室，工程營的士兵已經把黎元洪請了過來。　　這下連李想都差點坐不住了，與曾高交換個眼神，吳兆麟他們是早有預謀嗎？　　黎元洪的出現，與會諸人竟然鼓掌歡呼。同時到的還有鄧玉麟、向吁謨、李翊東、方興等。　　當黎元洪被告知要他出任都督時，面色慘白，急得大喊：“我不能勝任，休要害我！”　　胡瑞霖、吳兆麟等婉勸，張振武、蔡濟民等脅迫，但黎仍堅決拒絕，不肯就任。一時滿座嘩然。有人大聲叫罵：“黎元洪，太不識抬舉了！先前你殺掉我們報信的同志，此賬未算。如今敬酒不吃吃罰酒，不革命即漢奸，殺你有名了。”　　整個會議室比菜市場還吵鬧，李想一掌拍的桌子砰的一聲，總算安靜下來。所有人莫不作聲的看着不知欲意何為李想，畢竟他身上還殘留着昨夜廝殺的威風，勉強鎮得住場。　　這時，李想把預先寫好的安民告示丟在圓桌中間，喊道：“黎元洪，把着給老子簽了。”　　黎元洪瑟縮着用顫抖的聲音說：“莫害我！莫害我！”　　黎元洪拒不肯簽，這字簽上去還不坐實他造反的罪名。　　李西屏氣得舉槍頂這黎元洪的腦袋說：“我們不殺你，要你作都督，你還不願意！再不答應，我就槍你！”　　黎元洪還是不肯簽，“落在你們手上，反正和死沒區別，你現在就可以殺了我。”　　曾高拿過布告，笑道：“還是我來代黎都督簽了吧，這回你認也得認，不認也得認。”　　這樣，經過書記繕寫后，一張張貼遍全城。　　黎元洪還是不依不撓的叫囔，到是吳兆麟在他耳邊說了句什麼話，他才安靜下來。李想不用想也猜的到，無非就是布告不是黎元洪親自簽的，到時候革命失敗清庭追究，他完全可以說自己是被脅迫並非本意。　　這不是李想最關心的事情，而立憲派這時最關心的是社會秩序。革命未起之前，他們希望盡可能避免革命；革命既起之後，他們希望盡可能溫和地進行。武昌革命黨人的嚴明紀律使他們滿意。推舉黎元洪一事使他們放心，覺得可以給予某種支持了。　　李想本就沒有打算留在武昌城，也懶得跟他們在這裏扯皮，給曾高使個眼色，兩個就溜出烏煙瘴氣的咨議局。沒有想到李西屏跟了出來，追這李想喊道：“大哥！”　　李想停下腳步，好笑道：“雖然我們都是姓李，可我不是你大哥。”　　李西屏笑道：“我們湖北湖南的李氏還不都是同宗族人，我就叫你一聲大哥。”　　李想一拳錘在李西屏的肩膀，說道：“無事獻殷勤，你不在咨議局開會跑街上干什麼？找我什麼事？”　　李西屏回頭看了一眼咨議局，“沒事，只是在裏面悶得慌，出來透透氣。你們不也出來了嗎？”　　此刻，天高雲淡，秋高氣爽。三個人一時沉默下去，並排走在被戰火破壞，硝煙還未散盡的大街。戰爭的破壞力是如此的可怕，戰後的重建卻是千辛萬苦。咨議局裡的烏煙瘴氣，已經讓三個年輕人失望透頂。此刻，三人默默前行，卻又心意相通。　　李想突然伸出左右雙臂，用力摟着他們兩人的肩膀。“我們一起努力，開創一個理想年代。”　　“我們一起開創……”　　“屬於我們的理想年代。”　　自注：主角都是些虛構的人物，而代入真實的歷史。畢竟這段真實歷史的大人物們都太過敏感，讀者大人們也都知道，某些人物不必深究，歷史是否真有其人。如此寫法，也是對歷史的尊重，對歷史人物的尊重。

# 第九章 英雄功名（三）

　　時至中午，《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貼滿全城。武昌街頭，萬頭攢動。　　昨夜鬧了一夜的革命，大多老百姓矇著被子里打擺子，但也有老百姓親身參与了革命。大多數老百姓開始只敢隔着門縫觀察大街上的形勢，發現來來往往的革命軍紀律嚴明，對老百姓是秋毫無范，也就稍稍放寬了心。有人看到革命軍中有認識的某個親戚，也敢悄悄打聽一下情況。　　直到布告貼出來，現在老百姓們聽說大清國的名將黎協統都革命了，頓感心中釋然，也對革命多生出幾分信心。　　黎元洪，字守卿，湖北黃陂人（原籍是安徽巢湖）。1883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后，被派往廣東水師服役，參加過甲午戰爭。后又被張之洞賞識，曾派往日本進修。當湖北武備軍被改編為兩鎮時，他任第二鎮統制官。後來十一鎮縮編，改番號為第二十一混成式，他得任協統。在湖北軍界，張彪第一，黎元洪第二。　　黎元洪是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軍官，為更是人八面玲瓏。別的軍官中飽私囊，剋扣軍餉，黎元洪這樣的新派人物是不屑干這種事，且常常與士兵同甘共苦，內行看來帶兵也有兩把刷子。這樣軍官在此時的清庭實在難得，自然被世人奉為名將。　　李想不得不承認黎元洪對武昌城軍民都有着極大的影響力，有《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這一紙公告，極大地鎮撫了大混亂過後的武昌城內的軍心、民心，穩住了革命軍的陣腳。武昌城的老百姓也開始自救工作，城市又恢復了活力，集市也都開張營業，市面又活了過來。戰爭如何的殘酷，老百姓的生活還是要繼續。　　昨夜參与過攻打督署的老百姓，正口沫橫飛的講述昨夜的親身經歷。老百姓爭相傳告，互相打聽，事實在流言聲里被誇大，李想的名頭也是越傳越大。當夜，黎都督派李大帥為先鋒取督署，李大帥先是在湯議長府過五關戰六傑，借得寶馬名槍。接着馬踏六鎮司令部，一桿銀槍單挑張大膽麾下五虎將，張大膽變張沒膽，嚇得落慌而逃。瑞澄更是不敢迎戰，丟下�養的十三血滴子死士，自己跑上楚豫艦逃往漢口。反正，黎都督是開國名將，李大帥也是開國猛將。　　李想在街頭巷尾聽到兩句直搖頭，看來過不了許久，就會有說書先生給他胡編更精彩大傳記了。曾高和李西屏卻是一個勁的偷笑，看李大帥陰沉着小臉氣悶。李想鬱悶的一頭鑽進茶館，喝杯茶消消氣，吃點點心，填補一下餓了一夜的肚子。茶館的夥計看他們是青色軍裝的革命軍，一臉戰火硝煙味，看派頭都像是軍官，都拿出十二分的熱情迎接他們。　　隨着《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貼出的還有刑賞令16條和湖北革命軍改編和軍隊的人事任命。最後一條湖北革命軍改編和軍隊的人事任命，就是李想一個人搞出的妖蛾子，先斬後奏了。咨議局的人正忙着分權而爭吵不休，現在也都不知道，就曾高和李西屏同意了。反正布告一起貼出去的，都簽著“都督黎”，他們要麼都承認，要麼都不承認。　　不過革命軍改編的人事命令，李想給雙方都留有餘地。湖北革命軍第一師師長吳兆麟，第二師師長蔡濟民，第三師師長李想。舉義前，武昌的新軍的兵力也就一師一旅一萬五左右。舉義之後，革命軍現在只有三千左右的兵力，即使組建三個團都顯得勉強。這些其實都是一個空名頭，而李想正需要一個空名頭。他現在有錢有槍，再掛個師長的名頭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招兵買馬。　　李想鬱悶的看了一眼在邊上偷笑的曾高和李西屏，他倆正在津津有味的聽茶館的夥計口沫橫飛的講李想昨夜馬踏連營的故事。“你們還有閑心聽茶館夥計說書？快去把我交代的事情盯緊了，辦好了。”　　曾高懶洋洋的學這李想賴在椅背，聲音也懶洋洋的說道：“大帥，請您放一百二十個心，我保證能在下午三點鐘之前招滿一個團的兵力。”　　李西屏嘴上塞着桂花糕，含糊道：“我也能保證我的團能滿員，您絕對可以相信我們在新軍里的人脈關係，召集三千個人不是什麼難事。”　　李想兩根手指輕點桌面，“不要隨便的招一些沒有碰過槍的新兵來充數，我要的是原新軍的老兵。這些老兵越多越好，你們誰能收籠一個旅的兵力，我就升誰作旅長。”　　這下子曾高也認真的坐直了身子，李西屏也吐出了滿嘴的糕點，都圓瞪着眼睛盯着李想。　　李西屏琢磨着，抓抓頭皮，“這也不是不可能，畢竟咨議局那邊還在折騰，也就我們一家在收籠散兵。我們開出的條件也很優厚，每月薪水普通士兵十塊，初級軍官十二塊，還能預支一個月薪水。如果再給我們一天的時間，也不是不可能收籠兩個旅的兵力。”　　曾高搖頭道：“這樣不行。首先，我們沒有這個時間拖到明天，我們必須今晚光復漢陽，奪取湖北兵工廠。有槍有炮，才能抵抗清軍接下來的反撲。其次，我們帶走兩個團的兵力，已經是武昌城一半的主力了，再多就沒有人來守衛武昌城，武昌城畢竟誰首義的根本。黎元洪畢竟是知兵事的軍人，有這點底子在，他們在怎麼鬧，守住武昌城是沒有問題的。”　　李想點點頭，“武昌城就是反清的一面大旗，只要堅立不倒，全國各地都會響應。滿清也知道這裏的利害關係，我們要加緊備戰。現在時間多緊迫啊，你們還有閑心聽小二說書，快給老子滾。”　　說到最後，李想是真的有些火氣出來了，曾高和李西屏只好灰溜溜的跑出茶館，招兵買馬、收籠舊部去。李想也不知是真的憂心時局，還是為滿街關於他的流言而窩火，也許都有這麼一點吧。　　李想剛走出茶館，竟然碰到一個他最想碰到的人――湯家小姐。還是昨夜的裝束，婉約中隱現英氣，正從咨議局那邊過來，應該見過她老爹湯化龍了。只是昨晚鬧得實在不愉快，李想想見又怕見，猶豫一下還是不去打招呼得了。李想低着頭，就想從她身邊混過去。昨晚上在湯家門口天烏漆抹黑的，李想也是一臉的污垢，而現在李想的臉早就洗得乾乾凈凈，湯家小姐未必認得出李想。　　只是李想一身革命軍軍裝，誰見了也會多看兩眼。向湯家小姐這樣心思細密的女子，還不是一眼就能認出李想。“李大帥這麼快就忘了小女子？”　　這時低頭急走的李想，臉皮再厚也不能裝作沒聽見。他停下腳步，抬頭一看，作大驚狀。“哦！是湯家小姐，剛才走的急，沒看見，湯家小姐不要見怪。”　　湯家小姐眼波流轉，如一泓清泉靜靜流淌，面帶輕笑，比這秋日的陽光還要溫暖人心，語調弱弱不勝風吹，直癢到李想的骨子去了。“小女子那裡敢責怪大帥，我只是為昨天的事向大帥道歉。幸好沒有耽誤舉義大事，要不然小女子就成了革命的罪人了。”　　李想連連搖手，“你無須自責，應該我向你道謝才是，沒有你家的大宅門板，我也沖不到碉堡樓子下面去。”　　湯家小姐認真的看着李想，“大帥，你真是健忘。你借的不是門板，是寶馬名槍，現在武昌城的老百姓都知道。”　　“寶馬名槍～～～”李想的語調都彎了好幾道，一口氣實在喘不上來，臉部精彩的表情不比星爺差。湯家小姐果然是來找茬的，這市井流言害人不淺。　　湯家小姐身後跟着的兩個小丫頭鼻子都笑歪了，湯家小姐還能一本正經的繼續說道：“大帥，您說過，革命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東西有借有還。小女子的寶馬名槍，您準備什麼時候還啊？”　　李想在心裏大喊：真能扯，你丫比老子還能扯。李想也不願示弱，乾咳一聲，整理一下面部表情。“韃虜未滅，我還要憑藉寶馬名槍繼續殺敵。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我一定會完碧奉還。所以還請湯家小姐看在民族大義的份上，多多諒解。”　　湯家小姐突然低頭不語，李想只看到她彎彎的長睫毛忽閃的眨個不停，看不到她如夢似幻的美麗眼睛，也同樣是美的不可方物。李想心思還沒迷糊，知道湯家小姐是在盤算什麼鬼點子，心裏建起提防，堅決抵抗湯家小姐的美人計。　　湯家小姐長長的吐出一口氣，好像是下定決心似的猛然抬頭，與正傻看着她的李想四目相對，李想清楚的感覺到一通電流，比高壓電還要高的電流，貫通全身，他的每一個細胞都充滿電似的，超級興奮而快樂顫抖。李想隱約聽到湯家小姐說了句什麼？然後滿臉期待的看着李想。　　李想幾乎是條件反射的答道：“沒問題……”那痴獃的表情維持過幾秒鐘之後，接着變成一隻被踩到尾巴的貓，大叫道：“不行，不行！軍隊里沒有女人。”　　李想大吼大叫的引的大街上人人側目，也顧不的這個時代的男女風化，拉着湯家小姐邊走邊說道：“湯家小姐，你現在的想法很危險，我是不會同意的，即使我同意，你老爹也不會同意。”　　湯家小姐緊跟着李想，急急道：“你就這樣拒絕一個革命青年報效國家的一腔熱血？”　　在喧鬧的大街，李想拖着湯家小姐，後面還跟着兩個丫頭，李想發現不止沒有擺脫圍觀，反而還增添回頭率。李想趕緊放開湯家小姐的手，“大小姐，快回家吧，街上亂，我們再見！”　　在戰場廝殺而面不改色的李大帥，如今簡直便是落慌而逃。湯家小姐用盡了平生最大的聲音，朝李想逃跑的背影喊道：“我叫湯約宛，以後不要再叫我湯家小姐了……”

# 第十章 英雄功名（四）

　　秋日的陽光，即使是在正午，落在身上也是懶洋洋的，真適合睡個午覺。然而此刻的李想卻是精神翼翼，昨夜通宵廝殺沒有使他疲倦，反而更添精神。大概是昨夜大豐收，興奮到現在，腎上腺激素還在瘋狂分泌。　　李想早在咨議局收到呂中秋的天降橫財時，他又給呂中秋下達一個任務，便是要他馬上恢複電迅局。電迅局沒有受到昨夜戰火波及，瑞澄到登上楚豫艦為止，都沒有來得及給滿清朝庭拍個電報。呂中秋就是把原電迅局的工作人員請回來，武昌電訊就算恢復了。　　李想來到電迅局，呂中秋正抱着一碗蘭州拉麵，吃得呼呼嚕嚕。他看到李想進來，就要站起來行禮，李想擺擺手示意免了。這小子還是放下碗筷，陪侍在李想身後，李想也懶得管他。　　李想先用黎元洪的名義發電促居正、黃興、宋教仁等人來武昌；並請轉電孫中山從速回國主持大計；還宣布湖北革命軍成立三個師，一之三師師長分別是吳兆麟、蔡濟民、李想；同時通電全國，告以武昌光復，請即同時響應。　　這又是李想的先斬後奏，他們要麼都承認，要麼都不承認。他這個師長，誰都得捏着鼻子認了。　　到此為止，李想要在武昌城辦的事情已經全部辦完。先在就等着曾高和李西屏集齊兩個團人馬，而後便渡江光復漢陽、漢口。　　下午，湯化龍被推舉為總參議。由蔡濟民提議組織謀略處，作為籌劃和決定軍政大事的機關。蔡濟民、吳醒漢、張廷輔、鄧玉麟、高尚志、徐達明、王文錦、陳宏誥、謝石欽、李作棟、黃元吉、吳兆麟、蔡大輔等任謀略。意圖很明顯，謀略處就是用來架空黎元洪和湯化龍的權力的機構。　　只是湯化龍他們這群立憲派搞起政治比鬼還精，既然軍政府成立，那麼軍政府下屬部門參謀部、民政部、交通部、外交部、庶務部、書記部、軍需部等也都在湯化龍總參議的指示下成立。利用謀略處和軍政府各部門之間的糊塗關係，謀略處的作用就在無形中被不斷成立的其他機構擠掉了。湯化龍他們精明，蔡濟民他們也不傻，兩方就為這幾個名額搶破了腦袋。　　人事任命選舉根本就是沒有組織規程，咨議局裡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好不熱鬧。在外人看來，到是極具民主氣氛。　　幾經扯皮，才推定了參謀部人選，以張景良為參謀長，楊開甲、吳兆麟為副。　　軍務部長孫武（當時仍在養傷，未到任）　　副部長蔣翊武（當時出逃在外，未歸）　　副部長張振武（代理部長）　　副部長蔡紹忠（負責辦事）　　政務部長湯化龍（未到任）　　副部長張知本　　外交部長鬍瑛　　副部長王正廷（尚在上海，未到任）　　開會就是扯皮，咨議局裡的會議一直扯到日落西山。等這些大佬昏頭暈腦的走出咨議局，才發現李想已經……　　在湖廣總督府被革命軍攻陷之前，湖廣總督瑞��丟下家人，帶着親兵打地洞爬出府邸。在文昌門又丟下一半親兵，才狼狽逃到停泊在長江江邊的楚豫號軍艦，慌忙下令起錨轉舵，在這兵荒馬亂中，又丟下十口大箱子的古玩珍寶。這才是瑞澄最肉痛的地方，現在他也只能樂觀的去想，幸好自己有先見之明，在漢口英租界滙豐銀行還存有一份家當。　　當時天大亮，瑞澄只是有些不甘心的在武昌城外長江水域游弋，蛇山的炮隊見了，調轉炮口便是兩炮轟過去。炮彈擦着楚豫艦落在水裡，楚豫艦又慌忙轉舵，緊貼着長江北岸江堤的英國軍艦尾巴上停泊四官殿碼頭。　　瑞澄派鐵忠上岸到英租界寶順路，英國駐漢口領事館，給英駐漢總領事葛福（HerbertGoffe）送信。鐵忠是老不願意與洋人打交道，只是瑞澄的命令不得不遵。　　鐵忠也知道一點洋人的規矩，不喜歡別人叫他大人，要叫先生，有爵位的要稱爵爺。不過鐵忠不知道葛福有沒有爵位，就姑且稱他先生。鐵忠哈着腰，開口就喊：“葛先生，大清國湖廣總督瑞澄大人派小的來給您送個信。”　　葛福的英倫大鬍子微不可察的跳動了一下，“我知道武昌城裡出事了，是怎麼回事？”　　鐵忠連忙說道：“匪黨叛亂，這次事件絕不同以往的長沙、廣州的匪黨叛亂。瑞大人請您向北京英國公使館告之事變的發生，請求英政府的支持，希望駐漢口長江邊的英國海軍艦隊參戰，炮轟武昌匪黨，幫助大清國重奪武昌城。”　　葛福也深知事態之嚴重，英國在華利益幾乎全集中在長江、珠江流域。他當即電告北京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NewellJordan），朱爾典也是頭痛萬分，他儘管非常討厭革命，可革命潮流是世界的大勢所趨，誰又能逆轉得了。而中國革命最活躍的地區便是長江中下游地區，正是英國在華核心利益區，戰火擴大勢必對它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響和損害，所以必須盡量運用和平手段，使局勢安定下來。朱爾典遂指示英國在華海軍“給以瑞徵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　　援助是不允許英國軍艦主動開火，除非自身受到來自對方的武力威脅――這就是英公使電文中“力所能及”的意思。他們選擇暫時性的觀望，一方面是為長遠計，先不和革命黨把關係搞疆。另一方面不能讓戰火損害英國的在華利益。還有便是英國也實在抽不出多餘的兵力遠征遠東。當時，歐洲列強之間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並形成同盟國和協約國兩大對立軍事集團，一場世界大戰已經在爆發的邊緣。歐洲戰局才是英國的重中之重，英國不可能有更多的軍事力量投入遠東。要向中國革命開戰，英國現在是真的力不能及的，最多也就是抽調幾艘軍艦，在長江水道擺擺樣子。　　英國政府的態度，瑞澄總督大人總算是明白了。除了送個信，什麼也沒辦成的鐵忠還在羅嗦道：“葛先生說了，按萬國公約，國際外交基本法則，他們堅決保持中立。但是可以給予我們適當的保護，但也不會向匪黨開戰。這是大清國的內政，他們不便插手。”　　瑞澄站在楚豫艦甲板上，手扶着欄杆，吹着凌凌江風。蔚藍的天邊飄浮兩朵白雲，陽光燦爛，他這胖臉卻是陰雲密布。葛福竟然無恥到連“大清國的內政，我們不便插手。”都說的出口。瑞澄狠狠的咒罵一句，“大清國完蛋，你們還能在這片土地作威作福。”　　瑞澄咒罵一陣，才對鐵忠道：“你再去一趟英國駐漢口領事館，請葛福轉電朝庭，火速派兵南下，一定要強調此次武昌叛亂與前數次例如長沙、廣州匪黨鬧事有更為巨大的威脅。聚眾叛亂的湖北新軍，他們裝備新良，訓練有素，是可於北洋新軍匹敵的一支雄師。如今樑柱摧折，大廈傾倒，時間延誤，將不止是湖北武昌一省一城的事變了。”　　“喳！”鐵忠又火急火燎的往英國駐漢口領事館跑去。　　武昌舉義的爆亂傳紫禁城的時候，也同時到傳至恆上村。湊巧的是袁大胖子正在做壽，華燈初上，賓客來往，壽宴正是最熱鬧的時候。　　袁大胖子的大公子一臉驚喜的拿着一張電文，不顧儀錶的飛跑進堂，喊道：“父親，湖北黨人扇動新軍鬧事，武昌淪陷。”　　聞聽湖北亂起，滿堂皆驚。袁大胖子立刻讓人撤去酒宴，揮退戲子。然後，他擺下茶圍，與來客共談國事。　　袁大胖子紅光滿面，反覆強調，“這國事，大家是談，不能說‘商’。”　　在座諸人，你一言我一語，大抵都講，武昌叛逆不過數營，瑞澄、張彪定能制服叛逆。也有人說，匪革頭子孫大炮、黃興都不在湖北，叛逆之人群龍無首，定不能成事。還有人講，武昌是亂兵嘩變，當晚叛逆的三個主腦吳兆麟、蔡濟民、李想都是從未聽過的無名小輩，叛逆志在哄搶，一俟大軍壓境，必然隨之消亡。　　袁世凱不言語，靜聽諸人發言。良久，他徐徐道：“武昌之亂黨，可不比長毛。現在黎元洪坐鎮，他實為全國所知的名將，收籠武昌軍民不在話下。而瑞澄、張彪二人，正是未得民心，才被趕出武昌城的，安能鎮亂！”　　聽袁大胖子如此說，自有人立刻有人奉承：“這天下大事，非袁宮保您出面不行！”　　袁大胖子仰頭一笑，周身肥肉抖動，連忙擺手：“今日只談風月，莫論國事……”　　袁大胖子怎能不知道，一個無比巨大的歷史機遇，已經出現在他面前。這個千年未遇之大變局，自有千年未遇之大機遇。正如他少年時所寫一聯：大澤龍方蟄，中原鹿正肥。　　天下風雲起，袁大胖子志得意滿的要干一番轟轟烈烈的英雄事業，以他的大名敘寫華夏春秋。只是袁大胖子怎麼也想不到，此刻爆亂的一個未入法眼的無名小輩，會成為今後一次又一次阻繞他腳步的最大拌腳石……

# 第十一章 缺月梧桐（一）

　　夕陽餘暉，戀戀不舍的停留在漢口大智門一帶。白牆黑瓦的尋常人家小院，胡玉珍焦急的等待，更添度日如年的煎熬。院門緊閉，棗樹下拴的老狗無精打採的爬在地上假寐。胡玉珍就在棗樹下的石凳旁站起來又坐下，坐下又站起來，不時張望掛在院牆外即將落下的夕陽，又不時掃過依舊緊閉的斑駁院門。安靜的小院，从里屋傳來高低起伏的呼嚕聲，大通鋪上睡了十幾個上夜工的大漢。都是在大智門火車站買苦力的遊民，這裡是哥老會的一個據點，也是革命黨人的聯絡站。　　如今漢口是清末內地最大的進出口口岸，自然是跑碼頭走江湖的流民彙集之地，哥老會便是這裏最大的幫會。哥老會與革命黨更是關係緊密，是一股反清的強大勢力。　　焦急的胡玉珍突然看到，趴在地上的老狗雙耳聳動，抬起頭傾聽一下又站了起來，沒有吠叫，是聽主人回來了。然後就聽到外面喊門聲，是范明山和袁金生回來了。胡玉珍三步並兩步的跑去開院門，取下門拴打開院門，看到范明山和袁金生後面多了一個人。這人他認識，是金兆龍。　　范明山低聲道：“進去再說。”　　范明山進裡屋把還在睡覺的大漢都叫醒了，全打到髮屋外巷角明哨暗哨放着。　　屋內採光不足，加上正是黃昏時候，更是昏暗。四面牆壁上掛滿零零碎碎的奇怪事物，屋內渾濁的空氣，是揮之不散的男人汗臭和腳臭。胡玉珍他們四個人就般了四條長板凳，圍坐在茶座邊。　　金兆龍把他的大嗓門壓低了說道：“武昌光復，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黎公任湖北鄂都督，湖北革命軍成立三個師團，吳兆麟、蔡濟民、李想分別任一、二、三師師長。現軍政府決定派三師師長李大帥光復陽夏，李大帥派我來聯絡同志們響應舉義大事。”　　聽聞武昌革命成功，胡玉珍激動的端着茶碗的手都在微微發抖。而范明山和袁金生已經是第二次聽金兆龍說起，還是抑制不住的激動，大口的呼吸屋內渾濁的空氣，才沒有興奮的吶喊。武昌舉義成功，革命的第一槍已經打響，瑞澄和張彪竟然毫無抵抗之力，夾着尾巴跑了。這個壓迫漢族同胞兩百六十多年的關外之族，已經到了西山落日的境地，再也壓制不住中華民族的崛起。這個喪權辱國到了極處的腐朽王朝，已經只剩下垂死的掙扎，再也沒機會量我中華財力物力，以結洋人之歡心。那個寧與洋人，不與家奴的老太婆，那些要把所有漢人變成家奴的某某大帝，在九泉之下也休想安寧。　　范明山一拍桌子，道：“是我漢族同胞，都應該起來反清，這個喪權辱國的腐朽滿清政府已經爛到根了。”　　胡玉珍卷上一根煙，抽上兩口稍稍平靜心情，才說道：“李大帥要我們怎樣配合？”　　金兆龍一口氣喝乾一碗茶，衣袖在嘴角一擦。“大帥兵分兩個團，分取漢陽和漢口。天黑之後暗度長江，你回漢陽召集同志響應，時間定為晚上八點，與李西屏內外夾擊，還怕不成。”　　胡玉珍連忙起身道：“天都快黑了，時間緊迫，我現在就回漢陽。不過即使時間倉促，我們也能准及時響應舉義。這两天我們就發現時局不對，早暗中有了準備。”　　胡玉珍說完就串出小院，一路急跑的往回趕。　　金兆龍看着胡玉珍的背影消失在門外，接着說道：“我們組織哥老會的兄弟，八點鐘在劉家廟接應湖北革命軍三十二團渡江。”　　李想站在文昌門的城門樓子上，身後侍立曾高和李西屏兩人。夕陽下，他們三個的身影拉的老長。武昌城內已是炊煙裊裊，似乎又是一片天下太平景象。李想遙望滾滾長江東逝水，千古興亡多少事，浪花淘盡多少英雄情？古來英雄俱往矣，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曾高和李西屏從後面看着面迎餘暉的李想，瘦小的背影被一個淡淡的光暈環繞。就是他這個小小的個子，挑起了革命先鋒的重擔。他總是敢為他人先，他總是信心爆滿，他似乎能預知未來。　　城門前集結了七、八千人馬，清一色的青色軍裝，排成整齊的方陣呈現在李想面前，集成的規模效應震撼到李想的小腦袋瓜，天安門城樓前的閱兵儀式便是這種感覺。　　傲立在李想面前的革命軍，組成如鋼鐵的巨人，即便是他們身後的滾滾長江也沖不垮。他們不忍滿清的奴役，他們不願做滿清的走狗，他們不恥滿清對洋人的媚外，他們痛恨這個喪權辱國的滿清，他們對滿清已經是忍無可忍，他們要推翻這個腐朽的滿清王朝。他們為此集結在一起並肩戰鬥，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他們是在為中國的民族獨立而戰，他們是為革滿清的命而戰，他們是為自己心中的理想而戰。　　看到戰士們激昂的情緒，李想也知道無須他多說什麼，所有戰士都做好了思想準備。即使李想想說點什麼，在沒有擴音設備的情況下，也只有前排的人能聽到他說話。李想舉起緊握拳頭的右手，吶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這一聲吶喊，李想憋住丹田之氣大吼而出，破開長江的隆隆浪淘聲遠遠的傳播開來。即使最後面的士兵聽不見，只看李想的手勢也知道喊的是這句口號。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山呼海嘯的吶喊隨之而起，聲浪滾滾，一浪高過一浪，直到壓過滾滾長江的隆隆浪淘聲。　　廣闊的長江水面，浩瀚無邊，江流帶動的勁風吹得鐵血十八星旗獵獵作響。通紅的太陽沉下西山，收起金燦燦美麗光環，西天如被火燒的雲霞慢慢黯淡下去。李想偏過頭道：“你們準備渡江。”　　曾高和李西屏大聲應是，風風火火的走下城樓，帶着下屬各自奔赴渡口。　　李想依舊站在上，看着夜幕降臨，看着萬家燈火升起。他清楚的知道，歷史上一場慘烈的大戰快要降臨在對面，革命軍的鮮血曾把漢江、長江染紅。革命需要流血犧牲，可是李想固執的認為，革命就是要革敵人的命，流敵人的血。　　李想正在展開陽夏大戰的準備工作，他要把這裏變成斯大林格勒，把這裏變成戰場攪肉機，拖住北洋的反撲，炸干馮國璋軍團的每一滴血。　　湯家大宅的院子里有一棵百年梧桐樹，繁密的枝丫伸展開，把整個院子都遮住。秋風瀟瑟，樹梢殘留的最後幾片梧桐恭弘=叶 恭弘掙扎一陣，心有不甘的落下，落得滿地厚厚的一層又一層。家裡的丫鬟要把滿園的梧桐樹恭弘=叶 恭弘掃掉，湯家小姐硬是不許。她不太懂古人為何悲秋，吟出那麼多的千古傳誦的傷秋名句。她要留下滿園的秋恭弘=叶 恭弘，慢慢體會古人的寂寥。　　黃昏，秋風清冷，秋意正濃。湯約宛款款而行，風姿綽約，每一步落下，沙沙的聲音就如秋一般寂寥。此刻，湯約宛走在走過幾百遍的梧桐秋恭弘=叶 恭弘上，心裏卻浮現出從未有過的滋味，這便是秋嗎？她走上涼亭，緩緩吟道：“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得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寂寞的不是秋，是心。　　湯化龍一直到天黑才回湯府，湯府門前掛的兩個大紅燈籠已經燃起。湯化龍行走如風，正是志得意滿。剛進家門，就接到他夫人遞上的一封書信。湯化龍不看還好，一看志得意滿消失的乾乾凈凈。　　湯化龍尚未來得及看內容，只看信封上女兒那熟悉的瘦金體，已經知道要出事。打開信封一看，果然，她離家出走，是去干革命了。　　湯化龍氣得七竅生煙，他夫人哭哭啼啼更添惱火。“哭什麼！有什麼好擔心的？她又不是沒有出過門。”　　“她一個女兒家，這世道，多危險啊。”她夫人抹着眼淚，嗚咽道。　　湯化龍緊鎖眉頭，兩眼噴火的說道：“她跑不遠，我會讓革命黨留意的。真是該早點嫁出去省事。”　　聽湯化龍這麼一說，他夫人到來了神，馬上街道：“我留意這呢，張家公子不錯。都說他人品好，才學好，相貌也周正，又是官宦世族，與我們家約宛最登對了。你要同意，我就去找三姑，讓她搭個線。”　　湯化龍的夫人嘮嘮叨叨，湯化龍氣就不打一處來。“一說到這你就來勁，我好歹也是一個流過洋的新派人物，如果我給約宛包辦婚姻，傳出去，我這張老臉還往那裡擱。”　　她夫人小聲嘀咕一句，“我和你還不都是父母之命，媒續之言。幾十年了，也沒見誰笑話你。要沒有父母之命，媒續之言，不就是私奔，這才招人笑話呢。”　　湯化龍氣的戳指夫人罵道：“你知道個屁！連個閨女都看不住，你有什麼用！”　　他夫人揚起手帕打開湯化龍的手，“我生的閨女比你有用。革命黨來拆家裡的大門，你連個屁都不敢放。你閨女被那個痞子大帥又摟又抱的非禮，你還是連個屁都不敢放。”

# 第十二章 缺月梧桐（二）

　　江風撫面，秋意正濃，寒氣已生。武昌是一個秋短冬長的城市，今年秋天還剩多少日子？武漢三鎮又有多少人能熬過這個秋天？我一個人又能救得幾個人？李想的思緒只是在這些問題上不停的打轉，老天既然派我來這百年前走一世，就不該枉費這逆天的輪迴。如果不把這乾坤扭轉，如果不讓這天變顏色，如果不能改變陽夏之戰，不如就死在陽夏戰場，追隨革命英烈的忠魂，把熱血留在漢江，流入長江，寫在辛亥歷史上。　　從李想出現的那一刻起，歷史已經改變，陽夏大戰也會改變！李想滿懷的信心走下城樓。武昌城內燈火輝煌，似乎又恢復了往昔的太平繁華。李想其實從心底也討厭戰爭，戰爭就意味着破壞，這亂世短暫的太平繁華也會隨之蕩然無存。戰爭苦的是最底層的老百姓，破壞的是國家的元氣。可是腐朽的封建王朝，東西兩洋的妖魔鬼怪，不通過戰爭，又如何驅逐？既然你們不甘心退出歷史的舞台，我們只有戰爭了。　　李想出了文昌門，就上了新華洋行的貨輪。昨夜搜刮的二十八箱財寶，也全般上了貨輪。新華洋行是李想在漢口英租界開的一家貿易公司，專門開展國際貿易。這些年給李想賺了大把革命經費，這些經費全花在他秘密組建的會黨天下會身上。這年頭，反清革命會黨實在是多如牛毛，李想在加入同盟會遭到宋教仁拒絕之後，便自己創立了天下會。　　李想創立的天下會，組織嚴密，幾乎完全照搬某黨的風格。一直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現在是他們走向前台的時候了。　　擁擠的貨倉最裏面里，有一個小小的房間。天花板上弔着的煤油燈輕輕搖晃，還發出吱吱叫聲，昏黃的燈光不斷變幻角度，給人忽明忽暗的錯覺。李想對裏面坐的是天下會的財神爺，新華洋行的經理鐵龔奇。他正滔滔不絕的向李想彙報上一季度新華洋行的財務狀況，不時的用白手帕擦掉胖臉上不自覺噴涌而出的汗水，只有他這樣的理財高手，才知道他這個年輕秀氣的天下會主席會長的可怕。鐵龔奇並不是天下會的成員，只是新華洋行外聘的一個經理，正是因為如此，他在給天下會理財的同時才更覺得心驚膽戰。他深知新華洋行的生意能做這麼大，全李想一個人的功勞，他這個經理就是一個帳房先生而已。公司的管理制度全是李想一手操辦，以鐵龔奇這樣老辣的理財高手也鑽不到空子，想想都覺得可怕。　　當時他干過一陣便想離開新華洋行，而另某高就，卻因為一個事件而打消了這個念頭，真是上錯賊船難罷了。一個偶然的夜晚，事後回想，更像故意做給他看的一場戲。那是天下會出現叛徒，就是新華洋行里一個夥計，扒皮之後屍體丟在英租界尋捕房門口，人皮塞滿草料之後掛在六國洋商跑馬場。這件事之後，他再也不敢說離開了。現在接觸天下會更多的秘密，更不敢開口說離開。天下會的成員都是一群年輕人，都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都是信仰民族主義的瘋魔……　　李想默不作聲的聽着鐵龔奇的口頭報告，還不時翻開帳本對照應證。最後合上帳本，“凈利潤的增長率比上個季度有所下滑……”緊張的等待李想點評的鐵龔奇聽到這，冷汗止不住的往外噴。“但凈利潤還是有所增長，雖然沒有上個季度增長的快，但還過得去。幹得不錯，給你三等獎勵。”　　等李想把話說完，鐵龔奇總算緩過一口氣，背後衣衫盡濕。　　出武昌城文昌門，延江北行十里，這裏還是一片荒蕪的沙洲。水草與蘆葦叢生，夜晚棲息着一大群水鳥，放在現代，就是一片國家級的濕地保護區。　　沙洲隔江相望的對面便是劉家廟，劉家廟火車站可是現今南邊最大的火車站，畢竟漢口是大清中部最大的通商口岸。漢口碼頭林立，劉家廟自然也有與之火車站規模相匹配的碼頭。　　湖北革命軍第三師三十二團炮兵營營長林鐵長掏出大帥新配發的西洋懷錶，轉鍾還差半刻鐘即指向八點。此刻東山才露出半張缺月，慘白的月光隨着江水蕩漾。今夜的明月還是秦時的明月，這片土地還是漢家的土地。隨着江水逝去的是時間，被歷史埋沒的是那些望圖染指中原，霸佔漢家土地的侵略者。中華文明傳承五千年，從未斷絕，塞外的草原狼族做不到，西洋毛子做不到，東洋矮子也休想做到。林鐵長突然想起李想說過：打完了狼，再打鬼。　　林鐵長回頭掃視一炮陣，朦朧的月光下，炮口散發著冰冷的寒光，一致指向隔江對岸劉家廟。炮陣已經全都已經布置妥當，只等着隔江對岸劉家廟燃起火光信號。　　站在林鐵長身後的戰士趙又誠看着江面點點漁火，思緒飄蕩開。“營長，為什麼大帥這麼急着光復陽夏？”　　林鐵長兩條眉毛翹起，眼光從趙又誠身上掃過，又是一臉臭屁的繼續盯着東山缺月。“給我卷根煙，我就告訴你小子。”　　趙又誠折下一根枯萎的蘆葦，在林鐵長眼前晃動。“看來你也只是知道月宮裡住着嫦娥仙子，大帥的謀略你也看不懂。”　　林鐵長扯過在眼前亂晃的蘆葦，笑罵道：“少激我，我當營長，憑的是真本事。大帥的謀略我看不清，但也能猜出個大概。”　　趙又誠道：“您的本事，我們全營上下都服。但是大帥的謀略我們也能猜出個大概。”　　林鐵長轉眼盯着趙又誠，“你給我說個大概聽一下，說中了，我給你卷根煙。”　　趙又誠顯得有些意外，琢磨着開口說道：“滿清擁有舉國之兵，武昌卻只是一座孤城。舉義最後能否成功，還是要看全國各地黨人是否能及時響應舉義，等到革命之火成燎原之勢，滿清就再也無能為力。這座孤城肯定會受到滿清的瘋狂反撲，一座孤城，即使軍民一心也難守多久。而武漢三鎮互為倚角，如果能夠光復陽夏，三鎮互相應援，滿清是怎麼也奈何不了我們。”　　革命黨先前曾經在長沙，廣州等地發起起義，各地也都在準備，只要有一處成功，自然會群起響應。林鐵長點點頭，把卷好的煙遞給趙又誠一根，自己也點上一根。“這事誰都知道，咨議局的那幫爺們也知道，可是他們有誰去做了？又有誰敢去做？革命在這最危機的時刻，滿清隨時都會反撲，他們還有時間開一整天的會，盡扯蛋。”　　咨議局裡除了發過兩張通告之外，其他人也沒有的動靜。此次出兵也有張貼通告，只是來文昌門檢閱的卻只有李想一人。趙又誠不解的問，“大帥光復陽夏，不是奉的軍政府的命令嗎？”　　林鐵長也李想的核心成員之一，自然知道李想是在假傳聖旨。可是李想的假傳聖旨，看得人血脈僨漲。李想這樣急具攻擊性的行為，贏得這些革命軍人發自內心的好感。軍人就應該主動出擊，把握戰場主動。革命就不能夠畏畏縮縮，害怕流血犧牲。面對敵人不能夠有丁點的仁慈，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忍。　　林鐵長吐出一聲呸，“現在武昌城的革命黨都打着固守武昌，等待響應，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出兵陽夏。一幫比兔子還膽小的膽小鬼，竟然也鬧革命。長江被洋人控制，也有滿清水師在警戒，沒有人有膽量提議渡江，這是大帥的自作主張。在這個所有人都畏畏縮縮的時候，只有大帥敢挺身向前說渡江。他為了保住武昌，為了保護革命的火種，他敢一身反險。我們要鬧革命，就要跟着這樣有擔當，有氣魄，有能力的大帥。”　　他們是知識青年，也是革命軍人。軍人就要有從骨子里散發的傲氣，血管里奔流的是沸騰的熱血，在戰場要有虎狼侵略凶氣，遇上再強悍的敵人，也要有敢於亮劍的勇氣。趙又誠連連點頭，“革命就是要有堅定的信仰，要有不怕犧牲的勇氣，畏畏縮縮的怎麼干革命？這回大帥即使是自作主張，我也不後悔跟着大帥鬧革命。現在武昌城大街小巷都在說，大帥帶的是好兵。”　　昨夜李想露了一手，馬上傳揚開了，經過市井流言，儼然已是馬踏連營的萬人敵。連帶着他帶領的部隊，也成了一支虎狼之師。整個武昌城的老百姓，簡直把他宣傳成趙子龍在世。這也間接反應出當時武昌城老百姓內心的一絲惶恐，他們心裏急需一個英雄，一個救民於水火之中的大英雄，寄託對這場時局變動的不安。黎元洪有名有望，確實也起到安民的一定效果，但是總還是沒有李想的橫空出世來得傳奇。說老百姓愚昧也好，可他們就是喜歡怪誕的傳奇。李想昨夜的表現，帶給老百姓太多的想象空間，被某些有心人當流言傳遞，速度之快不慢於互聯網，怪誕之處不下於玄幻小說。　　趙又誠突然站起指着對岸劉家廟方向，“火燒起來了！”　　江岸廣闊，只能隱約的看到對面燃起好幾齣火苗，這火放的還真是有些蹊蹺。難道滿清這麼快就組織人馬在劉家廟抵抗？這正是考驗他臨陣指揮能力的時候。林鐵長取出單統望遠鏡，一陣觀望，下令朝火勢中心地帶開火。

# 第十三章 缺月梧桐（三）

　　劉家廟一帶溝渠縱橫，水網密布，極不利於大軍展開會戰。就在車站西面是一眼望不到邊湖水，秋風掃過的荷恭弘=叶 恭弘，還剩枯黃敗落在水面，像極了這窮途末路的大清帝國。湖水鄒起的波濤盪開夕陽餘暉，捲起殘敗的荷恭弘=叶 恭弘沉入水底，化為肥沃的湖底沉泥。來年開春，滿塘的荷蓮又會復蘇，更為茁壯的成長，中華大地也會迎來一片新氣象。　　夕陽落下時，張彪來到劉家廟車站。他沒有以身殉武昌城，可他對滿清的忠心，卻真是心如金石，直到滿清滅亡多年，直到他死為止，都是一個滿清的忠臣遺老。他一生克守的忠君之心，不止贏得末代皇帝溥儀的痛念，被滿清遺老們推崇敬仰，連革命黨人也對他推崇備至。可見封建禮教的君君臣臣這一套，在中華大地深入人心，民國十五的民主開化收效甚微。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卻無法推翻封建思想。　　這不只是張彪一個人的悲劇，是整个中華民族的悲劇。正是因為這個封建思想的作怪，才有後來袁大胖子的稱帝笑話，才有鞭帥張勳的復辟鬧劇，才有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　　張彪在劉家廟車站已經集結清兵輜重第八營及四十二標殘部近千餘人，正在加緊建設劉家廟防禦工事。漢口是一座沒有城牆的城市，現有的這點兵力已經無法守衛整個漢口。革命軍如果打算乘勝追擊進攻漢口，漢口是肯定保不住的。既然如此，張彪收縮殘部把兵力集中在劉家廟車站，這是京漢鐵路進入漢口城區的第一個車站。漢口市區建有三個車站，從北向南數：劉家廟車站、大智門車站、玉帶門車站。張彪集中殘部於劉家廟車站，打的就是革命軍進攻漢口，他便固守劉家廟車站的主意，因為這裡是滿清南下援軍乘火車到達武漢三鎮的第一站。張彪已經聯絡上瑞澄，得悉朝庭已派蔭昌率軍南下撲火。張彪決定固守劉家廟，然後再聯合南下清軍反攻武昌。　　滿清朝庭也知道事態嚴重，已就近抽調先遣部隊來援。天剛剛黑下來，湖南和河南的援軍便先後趕到。湖南駐岳州巡防營兩個隊，河南新軍二十九協五十八標兩個營及一個巡防營，另有騎兵數十人，加上張彪殘部共約二千餘人。　　只是這兩千餘人的士氣實在低落，張彪許下一大堆的好處，又撬開兩箱的大洋發下，總算稍稍提起一點士氣。　　張彪向著來援的兩位總兵嘆道：“士氣低迷，怎堪大戰！”　　“守一天是一天。”一臉麻子的總兵張口就是大蒜味亂噴。　　“守不了幾天啦，還是早做打算為好。”修剪的一絲不苟的日式鬍鬚總兵，說話的時候鬍子可笑的跳動。　　張彪長嘆一口氣，和大蒜總兵與鬍子總兵說了也是白說。這些人雖然沒有加入革命黨反清，可是道德淪喪，心裏恐怕早就沒有大清了。　　大蒜總兵上前勸慰張彪道：“提督大人，又何需嘆氣？這改朝換代，在歷史上也再平常不過的了。在亂世，我們武人有兵在手，就是各方拉攏的對象。找個勢力強的靠上去，說不準就成了開國功臣了。”　　鬍子總兵隨即跟上馬屁，也是一陣猛攻。“無路可走的人，才會去前朝忠臣遺老。大清兩百餘年的江山，已經是到頭了。提督大人，你的威望可是一直都在黎元洪之上，如果你要舉義，肯定響者雲集，遠在今日黎元洪之上。我等都願追隨大人左右。”　　張彪靜靜的聽着，漆黑的夜裡兩位總兵也無從琢磨他的表情。張彪默默凝視前方丹水池廣闊的水域，缺月清冷的白光落在水面，瀟瑟秋風中吹起波光鱗鱗。水面隨秋而來枯萎的殘荷，殘荷敗恭弘=叶 恭弘在水面那樣的可憐，與如今的大清何其的相似。在荷花盛開，蓮蓬熟透時，人人圍觀欣賞，采頡把玩，賦詩讚賞。如今殘荷敗恭弘=叶 恭弘還有誰會來看上一眼，人人躲閃都來不及。　　張彪對着清冷缺月一聲長笑，笑聲好不凄涼。“你們是代表革命黨勸降的嗎？”　　大蒜總兵和鬍子總兵交換個眼神，鬍子總兵上前道：“滿清失道，希望張總督以民族大義為先，請大人反正！”　　張彪緩緩搖頭道：“世道蹦壞，道德淪喪。我管不你們，但我管得了我自己。我受皇恩，才有今天的地位，不論現在將來大清如何，我都是大清忠臣，你們回去吧，我不為難你們，但是人你們一個也別想帶走。”　　鬍子總兵和大蒜總兵無奈離開，清軍在劉家廟以南構築工事，沿鐵路兩側進行防禦。因為劉家廟周圍水網密布，兩千人的軍隊也很難在小小的劉家廟車站展開。因此張彪設預備隊，配置於劉家廟東北的丹水池地域。　　新華洋行是一棟哥特風格的六層洋樓，在英租界也是相當的氣派。　　現在漢陽，洋人流行住中國的老宅子，新派國人就流行住小洋樓。李想本人對祖宗老宅子是非常喜歡，只是商人好講氣派，你顯的有錢，才會有人願意與你做生意。商人講氣派，還得跟得上潮流，特別是開洋行做外貿，現在都流行住洋樓。　　新華洋行後面是一個巨大的花園，花園下面是個巨大的地下倉庫。天下會的政治部主任馮小戥陪侍在李想身邊，認真的向李想彙報這個月會黨的發展情況，事無巨細的一一彙報。馮小戥年輕幹練，眼神突出堅定的信仰，卻又清明的显示他並非盲目的狂信徒。　　李想不緊不慢向前走，“陽夏光復之後，我們天下會就公開招募會員，把天下為公的旗幟打響。但是地下黨的培養也不能放下，這是天下會的秘密武器。”　　馮小戥拿出一個本子，認真的記下李想的指示。“會長，我想要打響旗號，除了干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之外，我們還需要做好持久的宣傳，最好的辦法就是辦報，通過報紙能更好的宣傳我會黨之主義。”　　“我也在考慮這事，報紙的名字就叫新華日報。還有就是干幾件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你找幾個能幹的，去北京幹掉幾個王公大臣，再以天下會名義去上海租界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公開宣布對此次刺殺事件負責。當然，我們把這件事作為新華日報開張的特別報導，還有獨家內幕。”說到這，李想點點頭，似乎對此很滿意。他拿起一根鐵棍撬開右手邊長形的木箱，拔開草料是一層黃橙橙的子彈。翻看子彈下面的草料，下面就是碼放整齊的快槍。　　這時的馮小戥雙眼放出異亮神采，手中派克鋼筆刷刷的寫個不停。李想拿起一桿槍感嘆一句：“槍杆子出政權啊。”又很傻陛的擺出幾個陳二雷的經典造型，當年那部電視劇李想是追着看了好幾遍。　　正在低頭猛寫的馮小戥突然抬頭說了一句，“槍杆子出政權，經典。”又掏出另外一個小本子記下。李想只顧着臭屁，沒有在意馮小戥這岔。馮小戥這一舉動，直接導致後來《李帥語錄》的誕生。多少年之後，李想為這事後悔不已，當然，這是后話。　　馮小戥收好小本子，“這些槍支彈藥已經準備充足，除了沒有大炮之外我們不能自己生產，TNT我們也能批量生產。”　　李想又被TNT勾起興趣，放下槍問道：“我讓你們根據瀏陽煙花改造的導彈完成的怎麼樣？”　　馮小戥又掏出一個本子翻看，熟練的翻到要找的東西。“導彈比大炮輕便，更利於行軍打仗。但是還存在這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命中率太低。現在還在至力生產標準化的制定，等標準制定出來，命中率才能提高。”　　机械化大生產，離不開生產的標準制定。導彈的標準更需要精確精確再精確，李想柔柔太陽穴，“這標準確實挺頭痛的，等導彈研製成功之後，拿去美國拉斯維加思展覽。不做軍火生意，那來的經費搞研究？”　　李想什麼東西都能想到生意上去，天下會從來沒有為經費發愁過。馮小戥忍不住笑道：“導彈離批量生產還差得遠呢。錢所長認為現在是備戰階段，戰爭隨時都會爆發，新武器的發明可以稍緩，花點時間去改良舊式武器更實在，漢陽造的槍械實在太落後了。”　　“湖北兵工廠可不是我李想開的，他有什麼好埋怨的。他是現在就想要湖北兵工廠？真夠大膽的。”李想只要一想到湖北兵工廠，心裏也是一陣痒痒。湖北兵工廠是中國最大的兵工廠，除此之外，漢陽還有亞洲最大的煉鐵廠，這些重工業的基礎，李想是日想夜想啊。　　馮小戥竊笑道：“等光復陽夏，湖北兵工廠不就是我們的嗎？難道還真還給黎元洪？”　　李想就是這樣想，但是他不會這樣說，李想正色道：“這些都是人民的財產，不是某個人的，只是由天下會代為管理。”他說到這，話風一轉，“英國尋捕房那邊都疏通好了嗎？”　　“好了，沒問題。”馮小戥回道。　　“金兆龍怎麼還不來？”李想嘀咕一句，看向地下倉庫入口。這時急促的腳步紛紛踏來，說曹操，曹操就到。金兆龍帶頭，一群人推着板車魚貫而入。

# 第十四章 缺月梧桐（四）

　　英租界寶順路英國駐漢口領事館，英駐漢總領事葛福異常少見的還在辦公室工作。平常的葛福這個時段，會坐在東洋租界的日本小酒館里喝杯清酒，欣賞臉上糊滿厚厚麵粉的藝妓表演。葛福對這些日本小挫子誇上天的藝術，很是不以為然，還是莎士比亞的戲劇更吸引人。不過，在葛福嘗試過日本藝妓的銷魂滋味之後才恍然大悟，藝妓藝術不是純粹的觀賞便夠了，更需要把玩才能體會，體會日本女人世界第一等的順從。此後的葛福便像染上毒癮般無法自拔，幾乎夜夜都往東洋租界跑。　　今夜葛福辦公室的燈光依舊明亮。頭上纏着裹腳布的印度啊三背着槍，筆直的站在領事館大門口放崗，期間，還不時的好奇張望亮着燈光的葛福辦公室。今夜葛福確實反常，不過聽說武昌城發生爆亂，連大清國的總督大人也被趕出城。總領事大人在擔心武昌城的爆亂波及漢口，甚至更廣，會損害大英女王的利益？這些支那人怎麼就不能消停一會，那些成天叫囂着革命的年輕人，如果是旺盛的精力無處發泄，可以研究印度愛經。都要像印度阿三這樣不抵抗，世界就不會有戰爭。　　平時繁華熱鬧的寶順路，今夜卻異樣的蕭條。路燈黯淡，行人兩三個。昨夜武昌城暴動的消息還是傳過長江，漢口的洋人和華人都感覺到惶恐，有無助，有迷惘，有興奮。街道兩邊的法國梧桐落光樹恭弘=叶 恭弘，倮露出醜陋的歪曲的枝節。印度阿三感受到今夜的清冷，原來是中國的秋天到了。　　夜色朦朧里，一個西裝革履的年輕人到英國駐漢口領事館門口。守門的印度阿三認識他，他是新華洋行業務經理馮小戥，領事館的常客。印度阿三禮貌的行禮，問道：“馮先生，現在領事館已經下班了，您有事的話可以明天再來。”　　馮小戥抬頭看着葛福辦公室透過的光亮，“葛福先生並沒有下班，請你通傳一下，我有很重要的事找總領事。”　　印度阿三禮貌的堅持道：“葛福先生在下班后是不會客的，請明天再來吧，馮先生。”　　馮小戥才不信印度阿三的鬼扯，在中國官場，當官的擺起架子來，比葛福有水平的多。馮小戥嘴角彎出一個自信的微笑，“我帶來武昌革命軍的最新消息，你去通傳一聲，他一定有時間，聽聽我的消息。”　　葛福望着窗外的法國梧桐，樹恭弘=叶 恭弘已經凋零，缺月掛在樹梢。漢口總是這樣，四季分明。　　安靜的走廊響起皮鞋撬擊地板的聲音，慢慢走近，接着響起敲門聲。葛福說道：“請進！”　　馮小戥推開辦公室的門，映入眼帘的典型的倫敦老書房的格局。那需要梯子才能爬上的牆壁書櫃，擺滿了轉頭厚的書，書上擠滿厚厚的灰塵，這些多是擺設而已。　　葛福向馮小戥示意坐他辦公桌前面的椅子，“請座，馮先生。”　　“謝謝！”馮小戥坐下之後，他從上衣里掏出一份信函遞給葛福。　　葛福伸手接過，“是什麼？”　　馮小戥輕笑回道：“湖北軍政府給你的外交照會。”　　葛福拆信的手僵在空中，半響之後才抽出信箋。“我們大英帝國並不承認軍政府，馮先生，你什麼時候成了革命黨的代表。”　　馮小戥聽葛福這樣說，一點也不意外。英國這樣的老派帝國，怎麼可能這麼簡單就承認軍政府。東西兩洋的那些帝國主義也是不願看到軍政府的成立的，中國只有越混亂，越腐朽，帝國主義才能在華掠奪更多利益。革命是帝國主義最不願意看到的，革命就意味着愚昧落後的中國人已經覺醒。這太可怕了，四萬萬中國人覺醒，是一股多麼強大的力量。　　馮小戥笑道：“我們革命軍只是想推翻腐朽的滿清王朝，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像英國一樣現代化文明的理想社會。與大英帝國在華利益毫無衝突。”　　馮小戥還不忘拍一下老英國府的馬屁，這時候的英國，估計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倫敦組織工人搞階級鬥爭，理想社會正在社會學家們不切實際的幻想國度里。　　葛福點點頭，在他的印象里，倫敦就是他理想的國度。倫敦絕不會發生像中國這樣血腥的暴力事件，械鬥每天都在碼頭髮生，租界的尋捕房經常接到無頭屍的兇案，爆亂更是頻繁的發生。倫敦是一座文明的城市，早上海風吹不散的濃霧，是郊外工廠排放的廢氣，這是工業文明的象徵。即使是德國的墨尼黑，也達不到這樣的工業文明。倫敦是毫無爭論的世界第一，看來革命黨還是有點見識。　　葛福信箋，革命軍政府的照會寫有，對各友邦，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　　各國權利和在華外人財產，一體保護。　　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如有接濟清政府戰事用品者，一概沒收。　　保護在華外人的生命和財產，宣布願與各國建立睦誼關係，這是李想的無奈之舉。即使他現在不幹，也會有人替他干，乾的更徹底。至少他現在話說的模糊，今後翻臉，也能說得理直氣壯。　　現階段革命力量實在非常薄弱，又在漢口與馮國璋開戰在即，如果帝國主義的干涉造成口實，實在不可想象。漢口設有英、俄、法、德、日五國租界和瑞典、比利時等十一國領事館。而其後漢口江邊停泊英艦8艘、美艦3艘、德艦5艘，俄艦1艘后2艘、日艦1艘，共二十艘軍艦。如果帝國主義找到借口組成五國聯軍，就夠李想喝一壺的了。　　李想現在就是要盡量的向列強表現友好，為此，他還通過新華洋行的關係，把革命軍保護教會孤兒院的舉動，花錢在國內外報紙大肆宣傳。不過這報導，大概要明天早上才會出來。務必使國際輿論消除出現又一次義和團事件的擔心，至於效果如何，李想對那些收了錢的名記者很是放心。　　葛福方下照會函，聲稱：“現值中國的政府與中國國民軍互起戰爭，領事等自應嚴守中立。”　　如今英國也無能力在遠東再開戰場，歐洲戰事緊鑼密鼓，議會根本不會批准他們開戰。因為他們在遠東還有更有一顆明珠，印度阿三比中國人老實的多。印度幾乎全部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在倫敦議會的大佬門眼中，印度的收益才是大頭，中國這邊只是個零頭。　　北京駐華總領事朱爾典在上午時，便曾給予漢口總領事葛福指示，除“不得已之事外”，“一概不準與革黨首領公文往來”，“按兵不動”，“嚴守中立”。　　只是看馮小戥的架勢，今晚漢口也要發生爆亂了。為了使即將爆發的戰爭不致波及租界，影響大英帝國在華的利益，葛福不得不擺出一副中立的姿態。至於革命軍政府的照會公函，現在收下，等馮小戥人走，丟進廢紙簍就是。　　葛福又同時聲稱：“不準攜帶軍械的武裝人員進入租界，不得在租界內儲藏各式軍械及炸藥等物；勿論任何方面，如將炮火損害租界，當賠償一億一千萬兩。”　　“葛福先生，我們革命軍有紀律，有組織的革命團體，我們是一個文明政治團體。我們怎麼會把這些危險的物品帶到租界里來呢？租界的和平也我們想要看到的。我們是為了中國的和平而戰，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所有我們也是為了世界和平而戰。”面對這樣的官面文章，馮小戥只是付之一笑。誰會當真？新華洋行的地下第二層倉庫，還不知道藏有多少軍火呢？租界里向來是中國黑市軍火交易的集散地，葛福難道真不知道？那就是本世紀最大的笑話。　　事實上，清軍里也有外籍教官，洋人的公司也會為大做清軍的軍火生意。在遞送“中立”照會之後，各帝國主義國家仍然頑固地拒絕承認湖北軍政府。具歷史記載，11月8日，朱爾典就說：“至其自謂各領事已認彼軍為交戰團，據本大臣所聞，則實無其事。”　　葛福看到馮小戥對自己的外交照會不以為然，這是在清朝官員臉上從未見過的表情，是在以平等的眼光與之對視。葛福一股不爽的邪火突然穿上，你們這些東亞病夫怎麼配與我平視！一群黃皮豬而已，只是看在這些年你送了不少好處來，才讓你這隻黃皮豬走進房間，現在只是鬧一次革命，就想與我平視！　　葛福瞬間端出老英國府的高傲，臉沉如水，鼻孔朝天的說道：“如果你們膽敢觸犯以上照會任何一條，大英帝國的軍艦就會向武昌城開炮。親愛的馮，我們大英帝國的尊嚴，從來沒有人敢冒犯，何況你們這些東亞病夫。”　　這時的馮小戥怒火狂奔，眼中閃過一絲厭惡，心裏清楚的知道葛福的意圖。以他平時高傲的性格，早就翻臉了，這時只要是稍具血性的性的中國人都會翻臉。可是他清楚的記得，李想在耳邊反覆的叮囑，“要隱忍，無論受多大的屈辱”。馮小戥把頭深深的低下，肩膀忍不住微微顫抖。“葛福先生，您放心，您說的話我都記住了。”　　還是沒種反抗，敢鬧革命的黃皮豬也還是黃皮豬，葛福輕笑一聲，“我也會接受你們的照會，請回吧。”　　馮小戥直道退出葛福的辦公室也未曾抬頭，他怕忍不住爆走掐死葛福。　　即在馮小戥走出辦公室門口的一剎那，葛福手上的外交照會公函落入他腳下的廢紙簍。

# 第十五章 缺月梧桐（五）

　　整個漢口在入夜之後，便沉寂下來。這幾天世道不太平，昨夜武昌蛇山炮響，聲震漢口。風聲早就傳過長江，革命黨暴動，白天老遠都能看到，武昌城頭上站的都是臂上纏白巾的革命軍。漢口租界裡外洋人、華人都知道，武漢三鎮本為一體，革命軍佔了武昌，接下來必會取漢陽、漢口兩鎮。往常熱鬧繁華的十里洋場也只剩下冷清蕭條，誰都能感覺到戰火即將燃起，生命受到即將發生的戰火威脅，還有多少人有心情去聲色犬馬場所逍遙快活？普通老百姓有家有室，還是關緊門窗過平安日子的好。真有幾個沒心沒肺的富家公子，寂寞難耐的出來找樂子，大街的蕭條冷清也五樂子可找。本是內地最大通商口岸漢口夜市最活躍的流民工，今夜也沉寂下來。　　街頭巷尾偶爾有一兩個夜歸的路人匆匆走過，巷子里回蕩兩聲狗吠。缺月在遙遠深黑的夜空，清冷的月光落在劉氏花園主宅如翼展空的飛檐。秋風帶着微寒襲人，從劉氏花園捲起一片梧桐樹恭弘=叶 恭弘，紛飛落於尋常百姓家。　　今夜哥老會成員集結於洋商跑馬場，近五千餘青壯。洋商跑馬場的管事也是哥老會的人，哥老會要借用洋商跑馬場，他只能盡量配合。即使這事今後被洋人知道了，也最多卷鋪蓋走人，如果不能配合哥老會辦事，那麼就是今晚死人。在漢口，無論紅燈取還是綠燈區，都是哥老會罩場子。　　李想趕到洋商跑馬場，就看到跑馬場上五千人頭黑壓壓的擠滿全場。他心中一喜，這些人控制漢口絕對夠了。金兆龍揮汗如雨的指揮下屬把板車上的槍支彈藥解下，大聲囔囔着小心。　　李想藉著月色四處張望，一個身穿月白長袍的五十多歲的中年人向他走來。是哥老會的大人物劉歆生，與李想存在巨大的利益關係。兩人合夥在漢口大搞房地產，為此兩人是賺了個盆滿缽滿。李想非常佩服劉歆生這個人，一個生活在一百年前的人物，竟然擁有二十一世紀的超前思維。李想當初是在資金不充裕的情況下找上劉歆生，只是隨口提了一下他的炒地皮計劃，劉歆生竟然滿口答應。現在他們兩人聯手，幾乎垄斷漢口房地產市場。　　李想上前招呼道：“怎麼能麻煩劉老親臨？”　　劉歆生掃視一眼黑壓壓的人群，道：“幾乎整個武漢的紅幫兄弟都來了，五千有餘！我不出面，金兆龍他鎮不住場。”　　原來是來買老來了，李想一笑道：“滿清在漢口的駐軍極少，只要洋人不插手，五千人足已。我們今晚便可光復漢口。劉老，您這个中華民國的開國功臣的頭銜是跑不了的。”　　月色下，劉歆生的老臉浮現一絲期待，想不道人老了還能青史留名。“滿清大勢已去，明白人的看得出清柞過不了今臘。我主要還是相信你的眼光，革命才是中國的未來。能否青史留名，我也未曾有這樣的奢望。我只是個商人，能老老實實的做生意，賺點錢夠養家糊口就成。”　　無商不奸，這年頭老老實實做生意是不可能發財致富的。劉歆生在洋行做買辦，自己辦錢莊，在洋行低息貸款，轉而在錢莊高利放出。換句話說就是，劉歆生做無須本金高利貸生意。高利貸向來是古代最賺錢的行當，當然，不是哥老會大老也沒有能力做這樣的生意。　　現在時間緊迫，李想也沒有時間和劉歆生在這裏耗。他吩咐金兆龍把槍支彈藥發放下去，又把所有小頭目召集起來開會。　　劉歆生看到他們準備着就要上戰場，他還是決定不跟去了。畢竟已經不再年級，家產也不小，無須這樣拚命。家裡又有家小，自己出了什麼事，家裡怎麼辦。已經過那個年紀，不需要用性命去哥老會裡拼地位了。還是回到別墅睡個安穩覺得了，這裏交給年輕人去拼吧。劉歆生朝李想喊道：“李老弟，這裏要上陣拼殺，我一把老骨頭就給你添麻煩了。”然後又對着哥老會的小頭目門說道，“所有的紅幫兄弟，今夜聽李大帥號令。”　　所有小頭目齊聲應偌，再把號令傳遞下去。　　李想向劉歆生拱手道別，“劉老，請回吧。”　　劉歆生拱手道：“保重！”　　今夜來的人實在太多，李想只帶來了三千多桿槍，準備的槍支彈藥竟然不夠。剩下兩千無槍的人，李想只能把他們划為輔兵，在後方搞後勤。　　劉家廟火車站兩邊是一片蓬屋區，這裡是漢陽最底層的貧民區。今夜參加造反的哥老會兄弟大多數就住這裏，一無所有的這些人，生活在這個無道的世間，除了造反，還能幹什麼？　　月光落在這些雜七雜八的屋頂上，斑駁的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一角。烏黑的溝水散發著惡臭，個式個樣的東西拼湊的房屋，只要一場大風就能把屋頂掀掉。李想走過這裏，看得心裏一陣陣心酸。　　李想拉住身邊的一個人問道：“你們就住這裏？”　　這個人黝黑粗糟的皮膚，樸素的面孔，實在不像一個混幫派的人。與後世那些黃毛古惑仔沾不到半點邊，這才是真的為世道所迫。他們在車站碼頭拚死累活，做的是這個世界最辛苦的活，卻換來這樣的生活。這個世界的分配，還有公平可言嗎？他樸實的面孔顯出一絲掙扎，緩緩的低下頭。　　李想咬牙說道：“趕走韃子，我們就要在這裏受苦了。”　　這張樸實黝黑粗糟的臉孔，一臉絕決，眼中有濃濃的仇恨。這仇恨之火，一直在他們血管里流淌，直到此刻被李想點燃。這個世界充斥着太多不公平的事情，我們不要幻想這別人的憐憫，要握緊自己的拳頭，反抗到底。　　在劉家廟不便展開會戰，李想也不願意跟清軍打會戰。雖然清軍已經毫無鬥志，但是李想的人馬是只會江湖械鬥的烏合之眾。　　在蓬屋區的掩護下，紅幫兄弟已經分散開來，他們對這裏的地形實在太熟悉了。月光下，已經可以清楚的看到清軍在鐵路兩旁構築的工事。　　李想看到這裏已經笑出聲了，只要把劉家廟車站附近的蓬屋區點燃，被火勢包圍的劉家廟暴露在黑夜裡，林鐵長就能把劉家廟轟成渣。“金兆龍，帶人放火，把蓬屋區全部點燃。然後帶一千槍手厄守大智門一帶，不要放走一個清兵。”　　“是！”金兆龍手一招，就有幾個小頭目帶隊跟他而去。　　李想帶着兩千人往劉家廟東北的丹水池方向移動，要圍死這幫清兵，一個也不打算放過。遠處蓬屋區星火點點升起，金兆龍動作挺麻利的，干起放火的勾當越來越熟練。　　夜色中火勢升騰，被乾燥的秋風一卷，直撲天而上。火雖然沒有燒到劉家廟車站，但是劉家廟車站的清兵全慌了手腳，如熱鍋上的螞蟻跑近跑出。張彪大聲喝叱，更是掏槍擊斃好幾個瞎跑的清兵。清兵的騷亂總算稍稍平靜下來，躲到鐵路兩旁下午構築的簡易工事後面。　　看到紛亂稍平，張彪還未來得及喘上一口氣，就是呼嘯一聲炮彈落在劉家廟車站，張彪撲到在地。轟隆隆的炮彈相繼落下，全不落在被大火包圍的劉家廟車站。炸彈爆炸處，斷肢殘體血舞，泥土沙石亂飛。清兵哭爹喊娘的瘋叫，在被蓬屋區大火圍困，又在被炮火集中打擊的時候，他們無路可逃。凄慘的叫喚，被轟隆隆的炮聲無情的壓過。　　張彪悲慘的發現，又被敵人火攻，革命黨人已經火燒他兩次了。張彪緊急的收拾親衛，往北突圍。已經顧不得其他了，幸運的是，他在劉家廟東北的丹水池地域還隱藏了後備部隊，一千五百餘人。　　李想看着身後這些今天早上還拿着棍子，今晚就換上快槍的小犢子。他們在看到身陷絕境中的清兵，眼中都噴射出瘋狂的仇恨之火，李想心中滿意之極。夜空被燒的通紅，冷清的缺月也失去顏色，丹水池在秋風中波浪起伏，水色殷紅，火光已經映入丹水池。　　李想望着丹水池東北方的一片陰影，心裏莫名其妙的一陣季動，實在是不祥的預感。　　“大帥！劉家廟車站跑出了幾十個人。”一個頭目在李想身後報告。　　“派幾個人盯着，放幾槍，不要讓他們過來就可以。”李想簡潔的下達命令。他總覺得丹水池方向不對勁，這純粹是戰場的直覺。　　李想不在猶豫，馬上向個頭目下令，“把部隊散開，找到掩體，密切注視丹水池方向的敵人。”　　各頭目也不明白，丹水池方向何時有了敵人？只是看到李想堅決的命令，他們也只能毫無理由的服從。　　張彪帶着幾十個殘部逃出劉家廟車站，往丹水池方向摸來，就被前面紅幫兄弟一排子彈打過去。紅幫兄弟的準頭果然奇差無比，硬是沒有傷到張彪一根汗毛，不過卻嚇得他一身冷汗。革命軍果真是把劉家廟車站包圍了，他轉過身又往西邊繞過去。　　即在此時，丹水池方向砰、砰、砰的槍聲齊響，張彪的後備部隊已經應援而來。

# 第十六章 缺月梧桐（六）

　　丹水池東北方向槍聲響起，李想也才擺好防禦的架勢。　　劉家廟方向的大火，正好把他們暴露在清兵的眼皮底下。清兵悄悄摸上來，本想打李想個錯手不及，誰知李想突然下令張開防禦。清兵頭目立刻以為被李想發現蹤跡，在還未到達最佳攻擊地點的時候，慌忙下令進攻。　　清軍的突然出現，引起紅幫不小的騷動。紅幫根本未經歷過槍戰，也沒有經歷過這樣千人陣丈，此刻的慌張並非他們膽小。平時碼頭鬥毆，見紅見血的也經歷過不少。只是那種幾十人的街頭鬥毆，如何跟現在幾千人的戰爭相提並論。平時街頭一聲槍響，就能把滿大街的人嚇得抱頭鼠串。現在千多桿槍幾乎同時響起，立刻就要沒有找好掩體的紅幫弟兄被放倒在地。槍聲此起彼伏，被撂倒的人還在增多，慌亂自然開始蔓延。　　紅幫的這些弟兄，根本就沒有接受過什麼正統的軍事訓練，除了街頭鬥毆的經驗之外，什麼戰丈的經驗全無。子彈來了，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躲避。清軍的第一波攻擊，紅幫弟兄就倒下好幾十個人。　　李想看到，一股邪火狂燒。瘋狂的大吼道：“趴下！都給老子趴下！”　　直到此刻，紅幫弟兄們才明白李想讓他們找掩體是何意？紛紛趴在地上，聰明的撲腹移動，往一些凸起的土丘後面爬去。　　清軍在看到紅幫弟兄根本沒有組織反擊，那慌亂不堪的場面不像是正規軍。他們本來因為看到劉家廟車站的慘烈炮擊后，在不停打鼓的心裏也生起一絲膽氣，在清軍頭目的催促下，開始慢慢往紅幫弟兄的陣地撲上去。　　李想在土丘後面冒出個頭，藉著殘缺的月光和身後劉家廟方向的大火，看到清軍黑壓壓的如潮水般湧上，看他們至少也有千餘。李想仔細觀察清軍的進攻路線，這股清軍多有猶豫，是信心不足，也是軍無鬥志。只要頂住清軍一次撲擊，他們就不再有威脅了。　　李想對身後喊道：“弟兄們，我們報仇的機會就在眼前，拿起手上的槍，朝着清軍給老子狠狠的打，不要怕浪費子彈。把這些清狗拖住。革命軍已經登陸劉家廟，等革命軍上來，一隻清狗也別想逃。”　　李想把報仇的虎皮扯起，本在打退堂鼓的人也沒臉往後退。本就光棍一條，心一橫，也沒有什麼好怕的。關鍵李想本人的聲音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着危險的時刻，身為大帥的李想身處險境而不怕，他們這些走江湖的漢子更不能示弱。這時候露出怯意，就再也無臉面混碼頭，走江湖了。這時候，只要李想在，他們絕不後退半步。　　此刻，紅幫弟兄這邊總算有人開槍還擊，槍聲稀稀落落，還未熟練掌握快槍的使用方法。這邊不成氣候的還擊，卻有效的阻止清兵前進的速度，步履之間更顯猶豫。夜色下，前排一個運氣極差的清兵被流彈擊中倒地，貓着腰跟在他身後的一群清兵嘩的一聲退出好幾步，跟着卧倒一片在地，半響毫無動靜。然後又在一個清軍小頭目的叱喝下爬起來，貓着腰繞過倒霉清兵的屍體，繼續前進。清軍竟然已經無能到如此的地步，李想都看得直搖頭。　　李想貓着腰來到己方的機槍陣地，這款德國造MG08/15式7.92mm馬克沁輕機槍，紅幫上下沒有一個弟兄會擺弄這玩意。MG08/15式7.92mm馬克沁輕機槍是在MG08式馬克沁重機槍的基礎上改進而成的。該槍與MG08式馬克沁重機槍的主要區別是：加裝了一個兩腳架和一個槍托；機匣和槍管節套進行了局部改進；彈鏈裝在一個有捲軸的彈鼓內，發射時彈鼓掛裝在機匣右側；兩腳架是活動的，可以固定在槍口附近和彈鼓前沿，擊針簧盒上有一個擊針簧力指示器。　　清兵黑壓壓的人群擠上來，李想的機關槍口已經對準了前排的清軍。李想微微一笑，雪白的牙齒在月光下露出寒芒，他身邊的一個紅幫小頭目看見之後，渾身一個哆嗦。　　清兵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暴露在李想的機關槍口下，還正不知死活的貓着腰往李想這邊撲過來。原因無他，李想下令他這邊的紅幫弟兄暫停開火，清兵還真是不覺有疑，只是以為匪黨是菜鳥當中的極品菜鳥，紛紛往李想這邊的缺口撲上來。　　李想只是在心裏默默的計算着，清兵已經越來越接近，月光下已經可以看得清清兵的服飾。李想身邊那些在街頭砍人，連眼皮都不眨一下的紅幫小頭目，在這個寒氣漸長的秋夜，冷風吹落的竟然全是熱汗。一個個盯着前方快近五十步的距離的清兵，緊張的後背重濕，手心滿把的汗水，手上的快槍滑的像泥鰍。再看李想，在月光下越發的清秀如處子，只是眼中的凶光，卻散發出遠古猛獸的危險氣息，在黑夜裡亮如明星。李想身後的這些紅幫小頭目，已經對他的鎮定和大膽佩服的五體投地。而在戰前，他竟然能未卜先知，知道丹水池東北還藏有清兵，更是讓這些喜歡用拳頭說話的漢子，莫名其妙的打心眼裡佩服。　　即在清兵摸近五十步的距離的時候，李想扣動班機。機關槍噴吐火舌，簡直便是收割稻草，清兵前排都是成片成片的倒下。李想身後的紅幫弟兄也在這一瞬間提起快槍，不要錢似的把子彈當花生米往清兵方向傾灑。　　成片倒下的清兵瞬間崩潰，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只是擁擠着往後退卻。在慌亂中毫無章法的逃跑，不少的人被推到在地，倒在地上的人休想在站起來，活生生的就被踩死。李想機關槍絲毫沒有因為對方的殘況而停火，反而更是兇狠的追着潰兵的屁股火面猛掃。　　清兵哭爹喊娘的跑出李想的火力覆蓋，紅幫弟兄本想去追擊，李想堅決阻止。清兵畢竟是訓練有素的正規軍，慌亂一陣，很快便可收籠。而紅幫弟兄根本就是一群烏合之眾，憑的就是一股血勇，連個槍都打不好。真要追上去，把清兵逼上絕境反撲上來，反敗為勝就划不來了。李想也不忍心看這些苦命人，白白把性命丟在這裏。即使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如何輕忽婢賤，但是李想絕不允許。還是堅守陣地，反正清軍無論是攻不上來，等曾高的三十二團上來，一舉粉碎這些滿清餘孽。　　果然，竟然把潰散的清兵再次收籠，又緩緩的朝李想的陣地逼近。清兵貓着要緩緩前進，頭都快要埋進土裡了。清軍已經是喪膽了，完全是在清兵頭目殘酷的威逼下麻木的進攻。　　李想無奈的嘆息，這些清兵十有八九都是漢人吧。面對這樣殘無人道的壓迫，竟然還是不敢反抗，寧願往機關槍口上湊，寧願來送死。看到這些精神麻木的人，李想只是心裏一陣陣的發緊。兩百六十多年，期間漢民族也是不停的反抗，卻又不停的被鎮壓，一次次的失敗，才使他們喪失反抗的勇氣。　　李想鬱悶的提起機關槍一陣狂掃，走在前排的清兵鮮血迸射，倒下一片人肉稻草。李想臉色陰沉，風雷密布。他在心裏吶喊，這不是不是放棄反抗的理由！這不是！面對強者就選擇放棄嗎？如果是這樣，中華文明如何傳承五千年！你們這群弱夫。　　張彪望着丹水池方向的機關槍聲興嘆，身後劉家廟已是一片火海，即是被炮轟的，也是被火燒的。李想在東北方張開阻擊防線太寬，張彪想要繞過去就是好大一個彎，要想幾十個人硬闖過去便是自殺尋死。匪黨的槍法再如何的不濟，幾千桿槍還怕桶不死他們幾十個人？　　遠處劉家廟的大火印在張彪標準的山西大漢的臉上，忽明忽暗，他心裏明白自己的算計沒有錯，錯的是清軍已經毫無鬥志。擋住他去路的匪黨對陣經驗奇差，脯一接觸便發現匪黨只是一群烏合之眾，完全是憑着一股銳氣死守陣地。如果清軍只要發起兩次衝鋒，絕對可以衝垮匪黨的陣地。可是令張彪氣憤的是，清軍更像是一群烏合之眾，早就喪失殺敵的勇氣。每次衝鋒到半途，只要看到匪黨的機槍陣地噴吐出火舌，就嘩嘩嘩的潮水般退卻。　　匪黨在看到這樣無能的清兵，那個膽氣越來越壯，在反擊的過程當中也初顯章法。再這樣發展下去，打到天亮也休想衝破匪黨陣地。時間是不能拖太久，匪黨站穩陣腳，武昌方面的援軍肯定會打過來。　　張彪趴在土丘后，回頭望一眼劉家廟方向的碼頭，火光中似乎有人潮悄悄湧來。剛才劉家廟車站遭到的炮擊，就是武昌匪黨為登陸部隊打掩護吧。現在匪黨的登陸部隊肯定已經登陸劉家廟，正朝這裏殺來呢！武昌過來的匪黨都是訓練有素的精兵，想要依託丹水池北的一千餘毫無鬥志的殘部奪回劉家廟，是比登天還難的事。張彪帶着幾十個親衛悄悄的掉轉向西，“此戰已無可為。”　　“大人，我們往那裡去？”他身邊的親衛問道。　　張彪回望一眼漢口，劉家廟附近的大火擋住他的視線，又是這樣莫名其妙的輸了。“先去三道橋，收籠逃出來的殘部。與黎坡守軍會合，堅守黎坡，等待援軍。唉！想不道武昌匪黨動作這麼快，昨晚才佔領武昌，今晚就揮軍漢口，看來漢陽今晚也是難以保全。武漢三鎮全失，要撲滅匪黨，就困難了。”　　眼下滿清朝庭的破屋格局，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張彪更是比誰的明白，可他放不下滿腦子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的封建思想。到了這個凄慘的地步，張彪想的還是如何不修補着破屋。他身邊的親衛都是跟隨他多年的老人，想去勸說他一句，何必再去管這個不得人心的朝庭。又覺得說了也是白說，張彪雖不是迂腐文人，卻也是極守忠君之道。　　丹水池方向槍聲響起時，曾高團部剛好登陸劉家廟灘頭。炮彈從頭上呼嘯而過，落在劉家廟車站，那邊火光衝天。曾高心裏嘀咕，李大帥放火放上癮了，現在是走到那裡，放火燒到那裡。　　李想下令各營整理隊伍，分出一營兵力，往漢陽方向，維持漢陽城市次序。兵禍之後，城市的騷亂是最頭痛的。李想千方百計的計劃，就是盡量減少戰爭對城市的破壞。　　丹水池方向的槍聲激烈有餘，廝殺的氛圍卻不如何強烈。看來李大帥遇到的清軍都是些配角，希望他的那些精於街頭混戰的紅幫弟兄，能夠堅持到他的援軍殺過去。　　曾高帶着兩營步卒往丹水池方向急趕，劉家廟這一帶水網縱橫，部隊不便展開，黑燈瞎火的行軍真是快不到哪去。部隊在有熟悉此地的士兵帶路，彎彎繞繞的半個小時還沒有繞到丹水池。眼看丹水池就在前面，清楚的聽見那邊激烈的槍聲，連李想的吆喝都能隱約的聽到。還在這水溝邊繞圈圈的士兵，心裏都急出火來了。會水的往水溝里一跳，就游往對岸。有人帶頭，跟着就聽到撲騰撲騰的落水聲響成一片，南方人有幾個不會水？也顧不得深秋水寒，都急着上前殺韃子，明明聽到了李大帥在陣前吆喝，一聲“老子”絕對錯不了，一軍主帥都衝到了陣前，他們這些小兵更不能落後，再冷的水也直接淌過去了。遇到深水處，有不會水的同志，過來兩把手就攙扶着過了。　　李想看着渾身濕透的曾高站在面前，他身後是一群這樣的士兵。在短短的行軍過程當中，已經完全展現這支軍隊的鋼鐵意志。李想狂吼着：“給我把前面的敵人輾碎！”　　“是！”眾志成城的同聲呼嘯吶喊，聲震長夜。　　滾滾鐵流向著已經破膽的清軍橫掃而去，當者披靡。　　夜色下，模糊的清兵身影只剩彘突亂串。李想可惜一聲嘆，這裏水網縱橫，革命軍一陣撲殺過去，無法維持陣形。更多清兵接着水網之便，逃之夭夭。　　李想喊着收兵，夜色當中，無法再擴散戰果。李想其實有一絲心裏的不忍，畢竟都是黃種，能放過他們一命，就放了吧。也許經過這一戰，他們也沒有膽量再去給滿清賣命了。　　這人只要放鬆下令，就會去想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李想現在就在想，這些清兵也許更多的是為生活所迫，被逼無奈才走上這跳路的吧。湖北新軍當中，招募的也都是這樣的人啊。如果這個世道給他們出路，給他們選擇，他們也不會去當兵啊。　　李想為何要去革命？就是因為看不慣這個吃人的世道。身後這群人為何要革命？就是因為在這個世道無路可走，被逼無奈才起來反抗。革命，不只是簡單的革掉滿清的命，革掉東西兩洋妖魔鬼怪的命，是要守護世代生活在這裏的人民，是為了維護我們民族的獨立和尊嚴。時至今日，中華大地的人民都生活在屈辱當中，“黃皮豬”和“東亞病夫”的稱號，一直牢牢的套在中國人的頭上。租界里四處掛滿了“中國人和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李想穿越之此，活生生的每天面對這段泣血的歷史，每天都在積蓄着力量，用盡這一生，誓要把歷史改變。　　“大帥，大帥，大帥……”李想越來越遙遠的思緒被曾高喊了回來，看到一臉問號的李想，他嘴角一歪，笑道：“這麼認真的盯着缺月看，是看到廣寒宮仙子嫦娥了嗎？”　　李想眉毛輕挑，回神也快，撇一眼渾身濕魯魯的曾高，在寒氣已生的秋風下，嘴唇凍的發紫，渾身都在輕輕的顫抖，再掃視一眼其他士兵，情況也都差不多。這個曾高死性不改，凍成這樣，還有心情開玩笑。　　李想喊道：“就地取材生火，把衣物烤乾別感冒。天亮之後再進漢陽。”　　丹水池邊升起一堆堆篝火，一堆堆男人只穿個庫叉在篝火旁大聲嘻鬧，李想也懶得管他們，大戰之後姑且讓他們放鬆放鬆。只是不知是誰帶的頭，為了显示自己如何的強壯，渾身濕透的吹了半夜冷風還嫌不夠，硬跳丹水池裡去洗個涼水澡，在眾人面前顯擺一番。都是一個營頭出來的，誰又服誰了？你跳我也跳。李想在丹水池邊狂罵不止，都阻止不了。　　曾高在篝火邊喊道：“大帥，今天這仗，他們還沒打過癮，就讓他們發泄一下吧。”　　李想瞪這眼睛，一屁股坐在地上，挪動一下屁股尋找一個舒服的地方仰躺在地，望着東邊夜空的一輪皎潔的缺月，懶懶的說道：“早知道他們精力這麼旺盛，就該收兵漢口了，也不要像現在睡一晚的地窩子。”　　曾高也把視線投入神秘的缺月，“不知道漢陽的局勢如何？”　　“李西屏要是拿不下漢陽，我撤了他團長的職。”李想想都不想，脫口而出。李西屏有胡玉珍等黨人帶領新軍從內部響應，新軍可不是紅幫弟兄這樣的烏合之眾，李想實在想不出還有誰有能力，會去漢陽鎮壓革命軍。張彪落慌而逃，瑞澄還躲在楚豫艦不幹下地。　　曾高望月興嘆道：“大帥，你還真放得下。唉！我等凡人怎麼就是看不到嫦娥仙子呢。”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李想突然福至心靈，想起這句太祖詞。　　辛亥，八月二十，晚。　　漢口光復。

# 第十七章 缺月梧桐（七）

　　月光降臨江面，水波緩緩流淌，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李西屏團部沒有跑營的火力掩護，他們是從上游渡江，然後路沿江北上。李西屏掏出懷錶，對一下時間，快到約定的起義時間八點整還差五分鐘，漢陽已經在望。月光下，這座城市安靜異常，這樣異乎尋常的安靜，是乎知道一場大戰即將爆發。　　不知胡玉珍他們準備好了沒有，只希望他們能把龜山炮台解決掉，那是一個大麻煩。當時計劃八月十五舉義，是武漢三鎮同時舉義。最後是因為準備不足，才緩后舉義時間。後來又因為種種原因，武昌新軍倉促之間單獨舉義，卻奇迹般的一舉成功。現在李想要求火速光復漢陽，而在漢陽黨人早有準備的情況下，也不是沒有可能。不，應該說絕對有可能！　　夜色朦朧中，龜山巨大的陰影突兀在漢江邊，一輪缺月掛在龜山峰頂。龜山炮營盤距漢陽的至高點，炮口是指那打那。不過漢陽守軍本就不多，基本都抽去四川平亂，現除兵工廠附近之外，也就是龜山炮台有兵。而胡玉珍等黨人聚眾起義，剩下的清兵就更少了，還真不夠李西屏喝一壺的。　　夜色里，一個身影衝出漢陽，新軍裝束，臂上纏着白巾在黑夜裡異常醒目。李西屏迎上前才看清，來人是新軍協第四十二標的一個營代表趙承武。兩人熱切握手，趙承武掃了一眼李西屏身後黑壓壓的一群人，開口便問，“來了多少？”　　李西屏看趙承武吃驚的樣，忍不住在老熟人面前得意道：“一個獨立團的兵力，三千有餘。”　　趙承武又是搖頭，又是點頭的，“不得了，昨天還是個測繪學堂的學生，今天就當上團長了。”　　李西屏笑罵一句，“去你的，看你這樣輕鬆，漢陽是大局已定��。”　　趙承武輕笑一聲，指着直插夜空的龜山。“龜山炮營一陣是我們主攻的方向，胡玉珍回來之後說一句話，龜山即反正。”　　驅除龜山炮營，漢陽各營已經沒有反抗的能力。趙承武繼續道：“接下來的事情就靠你們了，各營都還不知道我們準備舉義的事情，你們這麼多人馬殺過去，他們只要老老實實的交械投降。胡玉珍說，今夜完全可以和平的光復漢陽。一路哨卡，我們都解決了。走吧，我帶路。”　　李西屏心中一喜，這也正是李想需要的，李想就在他耳邊嘮叨了無數遍，不要破壞了湖北兵工廠。如果能夠和平光復漢陽，兵工廠和鐵廠等工廠都不會受到破壞。這簡直就是個天大的喜訊。　　李西屏向後一招手，帶着革命軍衝進沉睡的漢陽。　　辛亥，八月二十，晚。　　漢陽和平光復。　　即在李想展開光復陽夏行動時，武昌城裡卻冷灰里爆出熱栗子。　　時間正是晚上八點，缺月掛梧桐的時候。　　武昌首義成功，建立革命軍政府，掃除了武昌城裡的封建制度，剪掉了滿清朝庭的金錢鼠尾，可是卻無法掃除某些人的封建思想，無法剪掉那綁在他們腦後無形枷鎖。幾千年的滲透，豈是一朝能改？而這兩百六十餘年的滿清王朝，更是把摧殘人性，禁錮思想的封建制度，發揮到了史無前例的極致。封建王朝的君權，在雍正王朝達到世界巔峰。自始皇開始的文字獄，開皇的科舉制度，禁錮文人思想的終極武器，也是滿清王朝推向的巔峰。這個滿清王朝為了維護他們腐朽的統治基礎，成就中國五千年最無能的王朝，寫下了中國百年的屈辱歷史，醞釀出中華民族幾乎亡國滅種的災難。　　那些被封建思想毒害的人，我們是該恨他們，還是該可憐他們？　　剛經歷昨夜的亂戰，今夜的武昌城也還繼續霄禁。深秋的夜晚，風吹的樹枝條晃動輕搖響應，枯黃的樹恭弘=叶 恭弘飄落大街小巷，一兩聲狗吠隔牆可聞，安靜的武昌城裡再也沒有其他的聲音。　　武昌城裡蛇山腳下，就在咨議局的旁邊不遠的一棟民房裡。黑瓦白牆的普通小院，在月光下靜悄悄，也是別有一番風味。小院的四周都有一雙明亮眼睛在暗中盯着，不是盯着小院，而是哨探警戒小院的外圍。　　小院里，曾經湖北新軍的標統，黎元洪的部將，張景良一身滿清朝服，向北設香案行三跪九叩大禮。在張景良身後有兩百餘旗兵擠滿小院，與張景良一同跪叩。張景良念念有詞，檀香隨風裊裊浮上夜空，東邊天空的缺月彷彿為香所繞，月球表面隱現的環形山脈陷身霧中。凋零的秋恭弘=叶 恭弘落入園中，秋的零落意境未能在院中激起半點波瀾。　　此刻，小院瀰漫的是兵戈蕭殺，末日哀涼。滿院的旗人，做了這片土地兩百六十餘年的主人，絕不會甘心就這樣，被他們圈養了兩百六十餘年的奴才推下台。這些婢微的奴才！這些忘恩負義的奴才！這些不知死活的奴才！這些豬狗不如的奴才！忘了是誰給他們一口飯吃！忘了是誰給他們衣穿！忘了是讓他們苟活到今天！當年老祖宗入關，就應該把這些漢狗屠盡！老佛爺去世的早，她老人家的話說的太對，“寧與洋人，不與家奴！”中和門的大街，一個晚上就被這些家奴屠殺好幾百旗人。要是讓這些家奴反了天，他們滿人還有活路嗎？　　張景良朝完聖，豁染而起，轉身注視這些滿臉凄涼的兩百餘旗兵，“我們食的是朝庭俸祿，受的是皇恩浩蕩。匪黨作亂，武昌失陷，大清國危在旦夕。現在就是我們報效朝庭，報效皇上的時候。你們多數是旗人，更要了解匪黨的兇殘，昨夜你們有多少親人死在中和門！這個仇你們要不要報？你們沒有退路可走，不要向著退守關外，匪黨不會放過你們的。我們要與匪黨抗爭到底，救出黎協統！”　　“誓死殺光匪黨，救出黎協統！”凄涼的旗兵吼出滿身的怨恨，一股被家奴出賣的怨恨。畸形的仇恨，提供他們強大的鬥志。他們理所當然的把漢人當成他們的家奴，把中華大地當成他們的私有財產，把自己當成中華大地的主子。這些即將走向末日的強盜，實在可笑又可恨，可恨又可憐。　　時至此時，武昌城北十里出炮響，而咨議局本就因為李想帶兵出走，蔡濟民和吳兆麟正在分配兵力。　　咨議局會議一直開到太陽落山，一群人走出咨議局之後，才知道李想帶兵出走之後。大街小巷貼滿李想假借黎元洪的名義寫的通告，偏偏還是與安民通告等同時貼出去的，讓他們有口難辯。還好，這小子知分寸，只是要了一個師長的頭銜，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只是不知他使用什麼手段，收籠了武昌城裡近半的逃散的新軍。更讓蔡濟民納悶的是，曾高跟着李想跑不稀奇，因為他們是同鄉，而同是黨人的李西屏也跟李想跑了，難道他們真是本家？旋即又搖頭自笑，怎麼可能，一個湖北人，一個湖南人。　　想想他們帶兵出城，其志不小。應該是知道在武昌城裡分不到多少好處吧，才想的在外發展，另某出路。只是現在革命軍連武昌城都還沒有坐穩，他們竟然妄想光復陽夏。等他們吃了敗仗，想再回武昌城插一腳就困難了。蔡濟民握緊拳頭，武昌城必須牢牢的掌握在革命黨的手裡。黎元洪雖然是同鄉，可也只能做個傀儡，吳兆麟做第一師的師長也就夠了。李想下午的時候電請黃興、居正等同盟會元老來鶚，明天還是後天也應該到了吧。　　由於李想帶兵出走，武昌城內空虛，吳兆麟和蔡濟民手上只有近千黨人軍隊。必須儘快召集必須把散亂的原湖北新軍都收集起來，李想收集了一半，武昌城裡還剩六七千人馬可以召集。　　當時夜幕剛剛落下，他們就在咨議局門口商議，衛兵點着火把照明，秋風不斷的吹得火把冽冽做響。吳兆麟提議道：“只有開藩庫，發餉銀，才能馬上召到舊部。”　　他們還不知道，早在天亮之前，李想已經把藩庫般光了，現在藩庫裏面可以跑老鼠。　　蔡濟民皺眉想來想去，也只有這個法子，估計李想也是靠發餉銀召集的舊部。“好吧，事急從權。以軍政府的名義，先從藩庫借二十萬塊大洋。”　　還未離去的湯化龍聽他們要打藩庫的主意，馬上上前阻止道：“藩庫的銀兩動不得，這是湖廣四省的民政預算財政款項。牽連之大，關係湖廣四省百姓民生。”　　湯化龍從心裏鄙視這些大頭兵，這些黨人除了打仗，對民政是一竅不通，給他們取了天下，還不天下大亂。　　蔡濟民確實不懂民政，但是他知道，就現在他手上的這點兵肯定鎮不住武昌城。如果滿清餘孽像昨夜他們一樣發起突襲，有很大的可能翻盤，革命好不容易取得的勝利，又被滿清復滅。而湯化龍這樣百般阻止，其居心不良。　　蔡濟民不容置疑的斷然道：“馬上開藩庫，召集舊部發餉銀，收買軍心。拿了錢，剪了辮，他們也只能革命到底。”　　張振武一咬牙道：“乾脆明天，全城剪辮，武昌城誰也逃不了。”　　湯化龍臉一陣青一陣白的，拉住蔡濟民道：“藩庫事關四省民生，不能開。”　　蔡濟民甩袖道：“革命只要成功，不要說四省百姓，就是全國百姓都能過上好日子。”　　革命成功？湯化龍還未必看好。這藩庫一開，想關就難了。說不定這些革命軍現在紀律嚴明，等吃了敗仗革命失敗呢？自古以來，敗兵沒有不亂的。如果讓他們掏空了藩庫，留下這個爛攤子給他收拾？　　湯化龍咬壓切齒的說道：“我們咨議局願意給革命軍資助十五萬塊大洋，先應付眼前的困局。”　　就這樣革命軍大張旗鼓的召集舊部，這些被李想篩選過人裏面，還剩有多少是真心參加革命？在軍費得到暫時的解決，而在如何分配兵力時，吳兆麟和蔡濟民自然產生了矛盾。此刻，大都督黎元洪已經被他們妥善的安排去休息了。會議室里，就是吳兆麟和蔡濟民兩派，爭來爭去。現在兩人頭上都盯着個師長的頭銜，誰也不比誰低，雖然是李想瞎搞的，可是現在卻是鐵一般的事實。這爭執，一直道城北十裡外的炮聲轟隆隆的傳過來才停止。他們都知道，李想已經開打了，這小子先打漢口，不要挑起國際紛爭才好。漢口沿岸是五國租界，他也敢亂開炮，革命軍的宗旨是向來不惹洋人的。這麼瞎鬧的人，難怪宋教仁拒絕他入同盟會。　　蔡濟民起身道：“我去城頭看一下，回來再慢慢商量。”　　吳兆麟頭痛的揉搓太陽穴，“我就不去了，我在這裏休息一下，等你。”　　蔡濟民向著手下猛將熊秉坤叮囑道：“多派幾個人看好後院，大都督的安危不容有失。”　　“是！”熊秉坤領命，大步走出會議室。　　蔡濟民走出咨議局未幾，張景良帶着兩百餘旗兵殺了過來。此刻，熊秉坤要增加黎元洪都督的護衛，召集人手出去了，咨議局裡只剩下八十多個的衛兵。　　夜色當中，張景良兩百餘旗兵洶湧而來，咨議局大門口的十幾個守衛未及反應，即被打成馬蜂窩。張景良未有絲毫猶豫，帶着人馬往咨議局後院殺去。他通過以前的舊部，精確的掌握住黎元洪被軟禁的地方。　　後院護衛的五十幾個士兵，慌亂的向突然闖進咨議局的張景良部開火，張景良的旗兵已紅了眼的哀兵，這些旗人面對國破家亡，和對這些家奴的恨之入骨，不要命的往前沖。只是一瞬間的時間，就衝散了五十幾個士兵擺出的防禦。五十幾個士兵淹沒在兩百餘旗兵當中，被這些憤怒的旗兵活活的打死。這些面容扭曲的旗兵，猶自不甘心的對着屍體一遍又一遍凌虜。　　張景良也不阻止，只是陰沉着臉衝進小樓，把黎元洪拖了出來。　　黎元洪早就聽到外面的動靜，也大致能猜出個事情的原尾。現在革命黨和清庭都想要自己這塊招牌，被那方劫持，都只能做泥菩薩傀儡。黎元洪也認命了，保命要緊，隨便套了件衣物，任由張景良拖出小樓。　　張景良拉着黎元洪出現台階前，他看到低下正在瘋狂殘虜革命軍士兵屍體的旗兵，血淋淋的內臟散落在地，一張張模糊不清的面孔扭曲，更多的肢體只剩一團血肉。黎元洪心裏一陣的吐吐，抿緊了肥厚的雙唇，八字須卻不受控制的微微顫抖。　　張景良大吼一聲：“黎協統到！”　　這些瘋狂的旗兵才方向手中活計，滿地的跪下，帶着濃厚的血腥味齊聲喊道：“參見黎大人！”　　從咨議局門口槍聲響起，吳兆麟和張振武已經發現情況不妙。湊近窗戶一望，全是旗兵。看他直取後院，一定是衝著黎元洪去的。旗兵少說也有兩百有餘，後院五十幾個人守不住了。吳兆麟和張振武在驚慌之餘，匆忙換上了黃橙色清軍服裝，在還沒有被旗兵發現之前，準備趁亂逃命。　　吳兆麟和張振武換好衣服，又往後院望了一眼，恰好看到瘋狂的旗兵在虜屍。殘無人道血淋淋的畫面，地獄一般的場景。落在旗兵的手上，留個全屍也難。吳兆麟和張振武慌慌張張的往咨議局門口跑，恨不能多生兩條腿。　　吳兆麟和張振武眼看咨議局門口在望，眼前卻又有黑壓壓的一群人，入潮水般朝咨議局凶湧來。吳兆麟和張振武認命的閉上眼睛，喊着，“完了！完了！”　　一群人踩的地面轟轟而來，把吳兆麟和張振武圍住。正在閉目等死的兩人聽到有人大吼道：“怎麼換上了滿狗的服裝？想跑嗎？敢跑，我就打死你們！”　　是熊秉坤的大嗓門，兩人這才長長的吐出一口濁氣。小心睜開眼一看，真是熊秉坤帶着革命軍來援。　　吳兆麟急忙岔開話題道：“幸好你來了，多虧蔡濟民有先見之明。張景良帶着旗兵要劫走黎元洪，快去，他們已經殺到後院黎元洪的住所。”　　張振武也指着後院，急急說道：“快去，絕不能讓張景良搶走黎元洪。”　　熊秉坤藉著火光，查看一眼咨議局門口倒下的十幾具革命軍士兵屍體，遙遙可聞後院陣陣喧嘩。　　熊秉坤吼道：“幾個滿清餘孽，有什麼好怕的。昨夜督署都打了，害怕着幾個毛賊！”　　熊秉坤吼完又瞪了吳兆麟和張振武一眼，意思就是，你們還敢跑，我就真打死你們。　　熊秉坤帶頭就殺向後院，在黑夜裡捲起一股潮流。吳兆麟和張振武對望一眼，兩人悻悻撿起地上死去革命軍士兵的槍，也跟着熊秉坤殺向後院。　　熊秉坤帶着革命軍與張景良帶着的旗兵，幾乎同時發起自殺式撲擊。黑夜冷月下，兩股黑色潮流狠狠的撞在一起，濺起老高的是熱呼呼的血花。殘酷的近身纏鬥，撕咬毆打，刺刀見紅。咨議局的後院瞬間變成血肉磨盤，地上鋪滿一層厚厚的鮮血，土地已經吸飽鮮血，吸不下的鮮血彙集成汩汩紅流，積滿屋檐下的溝渠。　　此戰，旗兵全滅，無全屍。唯獨挾持黎元洪的張景良逃過一命，他在曾經的上官黎元洪的勸說下，放下武器，被革命軍壓入大牢監禁。

# 第十八章 風聲（一）

　　紫禁城，乾清宮華麗的重檐廡殿頂如鳳凰展翅，普通民房五層樓的高度如山嶽屹立，盡現皇家的霸氣。金黃與朱紅主導的色調，赤果果的宣示皇權的組成：金錢與鮮血。　　空曠的大殿里檀香裊裊，站着的滿朝文武是那樣的渺小，秋日驕陽無法照進大殿，光線黯淡處散發著陰冷。大殿正中的寶座上，坐在其上的隆裕太后正抱着溥儀輕哄着別鬧。在他們上頭掛的就是大名頂頂的“正大光明”匾，在象徵權力、金錢、慾望、血腥的寶座上面貼上正大光明，不就是做表子立牌坊嗎！　　垂垂老已的內閣大臣們莫不作聲，安靜的乾清殿里除了隆裕太后無意義的哼哼之外，就只能聽到西洋座鐘滴達滴達的秒擺聲。　　北京清庭自接到瑞澄楚豫艦電奏之後，攝政王載灃即開內閣廷議，廷議主要內容有兩個：一個是如何處置瑞��這個封疆大吏失城陷地之罪，另一個是如何去平息武昌新軍爆亂。　　瑞澄與隆裕太后的親戚關係是路人皆知，瑞澄除此之外還託人送錢，把內閣大臣們的嘴全堵上了。攝政王載灃提議，瑞澄戴罪立功。果真內閣大臣們沒有一個站出來反對，就這樣瑞澄殺頭的死罪就這樣輕輕的一筆帶過。　　而在如何處理武昌新軍爆亂的問題上，內閣大臣們一致認為簡單，剿滅即可。此刻他們還真沒有把武昌革命軍放在眼裡，武昌新軍也就一鎮一協，而大清在北方有新軍九鎮，要滅武昌區區孤城一座，還不是彈指一揮間。就為著唾手可得的功績，朝堂之上暗流涌動，昨天折騰一天，也未能議出個人選。這到好，今天一大早瑞澄又發來電奏，漢陽、漢口失陷。武漢三鎮全失，這回清廷開始慌亂了。革命匪黨表現出強大的攻擊性，必須速速剿平。武昌爆亂已經發展成為，影響全國的大事件。　　載灃已經下定決心，要在今日不剿平人選定下。雖然他正在永平主持秋操弟弟載濤給他來電，要他鎮定處置，一定等他回來再定奪，可是匪黨逼的太緊。　　攝政王載灃打破沉默，開口道：“皇家禁衛軍精銳正聚集在永平秋操，我看就讓濤貝勒帶皇家禁衛軍坐火車去武漢剿平。永平離武昌近，坐火車也快。諸為大人認為呢？”　　皇家禁衛軍在永平秋操，本來就是去顯擺。而濤貝勒載濤正是他努力扶持的弟弟，現在派載濤去武漢剿平，更是一舉三得的大好事，即滅了匪黨，又自己的黨羽，還顯擺了皇家禁衛軍。　　這麼好的事情，肯定會有人跳出來反對。慶親王奕�輛筒灰醪謊艫目�口了，“江北提督段祺瑞，可以率領江浦混成協坐船去，着樣不會更快些？”　　慶親王奕�練炊裕�就是怕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濤趁軍隊調撥的機會，用城內的禁衛軍先把自己給解決了，載灃想拔掉他這個眼中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是江北提督段祺瑞是袁世凱的心腹大將，載灃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武昌是漢人造反，你派一個漢人去平滅？我怕段祺瑞到了武漢，立馬也扯起反旗。”　　載灃把話說到這份上，諸未滿清王公大臣還有何好說的。其實大夥明白，去平亂的最佳人選就是袁世凱，北方九鎮新軍全是他練出來的兵，也就他指揮得動。可袁世凱是漢人，滿朝王公大臣沒有一個敢打包票，袁世凱一直能忠於朝庭。　　對於攝政王載灃提議他弟弟載濤領軍平亂，慶親王奕�林匆獠豢稀Ｕ夤叵檔階約荷砑倚悅�，慶親王奕�量剎簧怠！拔彝�意從永平調軍去武漢平亂可以，但不同意濤貝勒為帥。他資歷尚淺，又未經歷過陣仗，茲事體大，濤貝勒不行。”　　其實，在初聞武昌爆亂，奕�良純痰骼醋約盒諾霉�的薑桂題的武衛軍把守京城九門，順便保衛他自己的慶親王王府。就是怕攝政王載灃借兵馬調動，玩出什麼花樣來。　　隆裕太后看着兩方人馬僵持不下，心裏也是干著急，着一急，心裏倒是冒出個人來。“派陸軍大臣蔭昌去如何？他是正白旗，還是國子監出身，還在德國陸軍深造過。”　　眾人心裏一陣驚嘆，怎麼忘了這個活寶。這個活寶打仗不行，但是人緣好，滿朝王公大臣沒有人反對他。這個留着德式鬍子，剪了辮子的陸軍大臣，聽說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關係特鐵。其實大夥心裏都明白，他打仗的本事比起袁世凱來差着老遠，可是滿朝也只有他，兩派都能接受。　　攝政王載灃心裏何嘗不清楚，無奈的點點頭。“去傳蔭午樓。”　　西苑門內靠左手的三間小屋子，是原來軍機處辦公的地方，現在內閣成立了，但人們還是習慣地稱它為軍機處。它的旁邊，有一個候旨室，這就是軍諮府辦公的地方。載濤馬不停蹄，總算是趕上廷議。現在候旨室喝着小太監奉上的茶水，等着聽傳。　　恰在這時，被傳的蔭昌搖搖擺擺地走了進來。他身穿青色長袍馬褂，腳登了一雙德國長統軍靴，還不時捏拿起京劇身段。別看他是個洋派人物，可也是個標準的票友。　　候旨室里可不止載灃一個人，還候着好幾位大臣呢。從不上朝的蔭昌來此作什，他們早向小太監們打聽的清清楚楚。有人看他進門，就向他恭喜。　　他捏着京腔唱道：“哎！要人沒人，要馬沒馬。人是人家的人，馬是人家的馬。你叫老夫是用拳頭去打呀？還是用腳去踢呀？咦！濤貝勒也在。”　　他轉過頭，即看到載濤正陰着一張臉。載濤才知道內閣已經定出人選，還是回來晚了一步。他那個哥哥攝政王真是窩囊。他陰着臉說道：“袁世凱也受過你的恩，你只要向他借用一下北洋，他不會不肯吧？”　　蔭昌擺擺手，“濤貝勒，不嫌麻煩嗎？直接叫宮保出來主持，不就得了嘛。這樣的話，攝政王又不同意了，最後才拉老夫頂缸的。”　　蔭昌活寶，但他也不是政治白痴。朝中暗潮凶涌，他洞若觀火，只是不願意卷進暗潮而已。不如裝作瘋癲，樂得逍遙。　　載濤沉聲問道：“那你下一步準備怎麼走？”　　“騎驢看唱本，走一步看一步”蔭昌已經翹起二郎腿，晃蕩着，好不逍遙自在，根本未把佔領武漢三鎮的革命軍放在眼裡。　　載灃實在看不慣他着不正經的樣，不過他在此刻也未把佔領武漢三鎮的革命軍放在眼裡。但是蔭昌應付當年庚子拳亂，都是手忙腳亂，想平亂湖北新軍作反的匪黨，不靠譜。他反諷道：“不用看，想這武漢一隅之亂，派一干員前往鎮壓即可。何勞你這全國兵馬大元帥的大駕？”　　蔭昌很有洋人派頭的聳聳肩，德式鬍子一翹一翹的。“濤貝勒，話不能這麼說，雖然老夫也是這樣想，攝政王也是這樣想的吧，可是慶王爺又不幹啦。”　　載濤無語，這活寶對朝堂的勾心斗角，心裏也明白的很嘛，看他平時都是揣着明白裝糊塗。　　清廷定下統帥人選為陸軍大臣蔭昌，下諭旨：　　湖廣總督瑞澄，毫無防範，禍發失城。辜恩溺職，罪無可逭，應即行革職，帶罪圖功。着暫署湖廣總督，以觀後效。並着軍諮府陸軍部迅派陸軍兩鎮，海軍部加派兵輪，即日赴援。陸軍大臣蔭昌迅即督兵赴鄂，節制調遣前防各軍。　　滿清朝庭共調派兩鎮陸軍速赴戰區的同時，還又派海軍大臣薩鎮冰督海軍協戰，長江水師也包括在內。　　朝廷抽兵，組成兩個軍，第一軍由陸軍第四鎮、第二鎮的混成協以及第六鎮的混成第一協組成，蔭昌無聊的給自己搞了一個“總統官”的軍銜。　　第二軍的“總統官”是最後還是選了馮國璋，因為滿朝王公大臣沒有一個人看好蔭昌。馮國璋率陸軍第五鎮、第三鎮的混成第五協，以及第二十鎮的混成第三十九協，趕往武漢三鎮平亂。　　軍隊還在整合當中，蔭昌坐火車先走一步。蔭昌帶着幾個隨從來到北京站，車早就準備好了，就是一個車頭，掛了兩截車廂。車廂的豪華，也沒有因為滿清末世而有所簡陋，這規模絕對符合蔭昌欽差大臣的派頭。　　車站內冷冷清清，就是幾個工作人員。一點都沒有京師首都該有的繁華熱鬧，這種蕭條冷清也正好側印滿清末世景象。　　也不知道蔭昌這個滿洲才子，未有所覺，還是未放心上。還是一如既往的逍遙自在，嘴裏唱着京劇《戰太平》的歌詞兒，拿着身板架式上了火車。　　也許誰都會這樣想，清軍水陸並進，陣勢之么宏大，簡直是舉國之勢，即使當年的太平天國也未必能夠抵擋，剿滅武漢區區幾個叛黨，還不是易如反掌。為此，蔭昌哼哼着“為君談笑凈胡沙”，任誰也不會覺得他是在輕敵，倒是很儒將古風。相似那個千年前，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人物。

# 第十九章 風聲（二）

　　秋日清晨陽光嬌媚，沾滿露水的秋草在晨風中瑟瑟顫抖，露珠在斜斜的晨光中閃耀着晶瑩剔透的光芒。在衰草鋪地的深秋，池邊田梗小路上，開着一種極小的黃色的小花。黃色的小野菊花總是倔強的選擇在百花凋零的深秋開放，這樣頑強的生命，用最燦爛的一瞬間填補秋無花開的遺憾。　　丹水池廣闊的水域升起薄薄的水汽，陽光穿過，在水面拖出長長的一條紅色光帶，隨微波輕盪着遙弋。　　曾高整隊待發，哥老會的弟兄們也在幾個頭目的吆喝下，整出一個還看得過去的隊行。　　李想揮手，示意曾高部先走。曾高會意，吆喝着指揮團里分隊出發，向著漢口。　　李想向著近三千紅幫弟兄們集結出走去，這些紅幫弟兄們個個昂首挺胸的等着李想的檢閱。昨夜他們是深刻體會到，李想帶領的虎狼之師的兇狠，也徹底明白街頭械鬥和戰場廝殺的差距，想起他咬牙切齒的突突着機關槍收割人命的狠樣，對李想大帥是不得不服。　　李想竭盡所能的把嗓門提高了喊，“紅幫弟兄們，昨夜與你們並肩戰鬥，我很開心！打的那個痛快啊！第一次上戰場的你們表現出來的勇氣，已經是一個合格的軍人。”　　底下一陣歡呼，得到上面的一句讚賞，特別是在他們心裏已經佔據一定地位的人，誰的心裏都會油然而生自豪。　　李想雙手下壓，歡呼聲慢慢停止。“我們為什麼要反抗滿清？因為我們被逼的走投無路。只有推翻這個腐朽的滿清王朝，我們才能安居立業，過上太平日子。”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又是群情激憤的吶喊，哥老會和同盟會混的非常熟，同盟會的口號他們順口就喊了出來。最重要的是李想說出了他們的心聲，說是走碼頭，跑江湖，其實就是無業流民。他們不是因為好吃懶做，才流落至此，能扛起碼頭的活的人，能說好吃懶做嗎？他們大多人破產的农民或小手工業者，流落到漢口討生活。以我們現代人的思維，很難想象他們會破產。在清朝末年，他們要被地主盤剝，要被官府盤剝，還要受到洋人的不正當競爭，不破產才怪呢！這些人里，被逼到家破人亡的多了去了。這些對身後沒有顧慮的人，加入哥老會就是為了反清。就這樣過着打打殺殺的日子，似乎已經忘了什麼是家？李想說的過太平日子，他們才猛然驚醒，他們何嘗不想要有個家，有個太平日子可以過？對他們而言，只是這樣一個平凡的理由，定要把腐朽的滿清王朝推翻。　　李想等哥老會弟兄們的情緒稍稍穩定，才繼續後面長篇的演講：“因為有紅幫弟兄們的幫助，漢口才能夠這樣順利光復，為了感謝弟兄的義舉，我讓金兆龍準備些許薄禮給弟兄們，每人五塊大洋。這是你們用行動支持革命應得的酬勞，誰也不能拒絕。戰鬥中受傷的弟兄們，我們革命軍政府負責醫療費用，外加五塊大洋營養費。犧牲的弟兄們，隨我革命志士葬於一處，如果還有家人親朋的，請知道的弟兄務必轉告金兆龍。我以革命的名義起誓：我一定會妥善安排，為革命犧牲的同志們的家人。如果諸位弟兄有志革命，可與金兆龍聯繫，每月餉銀十塊。我很期待，能再度弟兄們並肩作戰，能與諸位弟兄成為同志，能與同志們一起推翻滿清政府，實現我們共同的理想。”　　李想長篇大論的演講，到最後終於暴露他的目的。他要擴軍，他在備戰。他將要面對北洋水陸兩路大軍壓境，身為穿越客對歷史的先知，使他倍感壓力。他也想過，避開北洋主力，丟下陽夏不管，另覓根據地。須知可以戰和不可以戰，這在戰術上，無可厚非。　　李想對歷史上的陽夏戰爭的具體如何，不清楚。但是他對陽夏戰爭如何影響中國今後的走向，卻清清楚楚。南方諸省在這幾十天的時間里紛紛獨立，老袁藉機出山。之後老袁主導了陽夏戰場，打的革命黨膽寒，打的同盟會的軍神黃興跑回上海。老袁通過武力威脅革命黨，通過洋人在國際造勢，順利篡取革命果實。　　這樣的歷史即在李想的腦海不斷回放，陽夏戰爭的勝負，左右着中國今後的局勢。諸侯紛爭，軍閥混戰，今後的中華大地三十六年的混亂。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有多少人流離失所？有多少人無家可歸？即使像滿清和國民這樣的無能的統一，也要好過混亂的分裂。　　孫中山說過：欲享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此謂之曰革命。李想只是不忍、不願受盡苦難的中國人民再受更多的痛苦。既然知道中國今後這樣的痛苦的歷史，還能置之事外嗎？因為對這段歷史的先知，無形的責任便壓在他身上。　　太遙遠的歷史即使無法控制，但眼前呢？陽夏戰爭，四十餘天的戰鬥，革命軍死亡一萬餘人。血流成河，足可染紅長江。李想無法去逃避，他做不到於事無睹。陽夏戰爭他一定要參加，要把這天逆轉。即使挽回不了這一萬餘名革命軍同志的性命，也要為他們換取同樣的戰果。馮國璋啊，你不會這麼輕易得逞的，袁世凱啊，我也不會讓你這麼容易的如願以償，有我李想在……　　早晨，武昌又恢復了活力。街上買早點的吆喝聲穿過嘈雜的人群，傳出老遠。城郊的农民也挑着新鮮的素菜來城裡換點前家用，只是入城的時候出了點麻煩，革命軍在城門口擺出陣勢剪人辮子。年輕人到無所謂，剪就剪了，老人們卻是丟下擔子，叫罵著跑回家。　　其實，在武昌自張之洞開辦西學以來，剪辮子在年輕人裏面，已經成為一種潮流。開眼把世界看，這條束縛國人的辮子，便顯得異常的醜陋。人生來平等，誰還願意去做旗人的家奴。兩百六十餘年的屈辱，早該結束了。　　昨夜咨議局的鬧劇似乎對武昌城的老百姓沒有任何影響，茶餘飯後，他們還是精精有味的聊着李大帥的傳奇故事。　　“聽說李大帥昨夜渡江戰陽夏，我家東家今天早上隨上海貨輪到的四官殿碼頭，看到漢口已經掛上了鐵血十八星旗。”茶館的小二說的口沫橫飛，接着他又說起李想如何大戰張大膽張彪，說起來有板有眼，聽着有點像趙子龍大戰長板坡的評書。不過觀眾可不管，聽到精彩處，也是一陣鼓掌叫好。　　此刻，咨議局裡卻是有喜有憂。一大早就接到李想的捷報，漢口、漢陽光復，武漢三鎮皆落入革命軍手中。這是李想出兵時他們沒有想到的，滿清政府的無能純粹就是紙糊的，被李想一桶就破。可也沒有什麼可嫉妒和羡慕的，這也需要有勇氣去拼，用性命去賭，還有對現今局勢的精確掌握。他和哥老會大老的關係，在漢口發動內應，也是一方面。　　現在革命形式一片大好，唯獨黎元洪這個傀儡都督是個大問題。昨夜張景良想要救回黎元洪，無論是出於黎元洪的暗中授意，還是張景良的一廂情願，這都不是一個好的情況。昨夜張景良的旗兵差點就成功了，吳兆麟和張振武都異服準備跑路了，革命差點就被顛覆。　　蔡濟民說道：“昨夜如果不是熊秉坤同志，我們就被動了。”　　熊秉坤冷哼一聲道：“把他殺了乾淨！”　　吳兆麟趕緊搖頭道：“不行，我們已經用他的名頭起事，現在有把他殺了，會失信於民，武昌城的老百姓會認為我們就是一群亂兵作反。”　　“這不行，你說怎麼辦？”熊秉坤對他現在是沒什麼好語氣，畢竟昨夜出了那檔子事，吳兆麟也拿不出脾氣來。　　“我們必須使黎元洪的革命，成為既定的事實。”說話的是革命前夕跑路避難的蔣翊武，他就躲在漢口。昨天打聽到武昌舉義成功，就在夜裡趁夜渡江，進了武昌。誰知一到武昌，即聞漢陽又光復。他這個原定的起義總指揮，就在跑來跑去中，把兩個大好的機會給錯失了，現在還真是有些追悔莫及。　　張振武不懂的問道：“要怎樣，才能使清狗認為黎元洪徹底的成為革命黨？”　　吳兆麟已經懂了蔣翊武的意思，“就像現在武昌城裡做的一樣，把他的辮子剪了。”　　這個提議，會上眾人一致同意。蔡濟民、蔣翊武一起去勸黎元洪剪辮。　　經過昨夜鬧劇，黎元洪也看得開，被革命軍鐵桶一般看護，他也毫無異議。一大清早，就看到蔣翊武也來了，是和蔡濟民一起來的，看來有事了。　　蔣翊武見面開口就道喜，“恭喜大都督，漢陽、漢口光復，武漢三鎮皆入我黨人之手，革命形勢一片大好。”　　黎元洪聽聞此捷報，心思一陣活絡，原來是這事，看來革命也未必不成啊。　　蔡濟民笑道：“不知大都督聽聞捷報，可有堅定革命之決心。”　　事已至此，黎元洪只好笑應道：“我革命之心愈發堅定。”　　“好！那我們就為大都督剪辮子。”蔣翊武不容置疑把話放下。　　黎元洪帶着些許無奈大閉上眼睛，剪辮之後，黎元洪索性要求給自己剃了個光頭。　　蔡濟民給黎元洪剃好光頭，那根手巾擦着黎元洪的大圓腦袋，哈哈笑着說：“大都督這腦袋，真似羅漢一般。”　　黎元洪照鏡，胖胖大圓臉，圓圓大腦袋，忍不住自己笑出聲來：“我看像彌勒佛。”　　革命士兵們都為黎元洪大都督堅定革命之決心而高興，在咨議局劈里叭啦放了一大掛鞭炮。有意無意中，把這消息傳揚出去，也正好斷了張景良之輩的打算。

# 第二十章 風聲（三）

　　李想人在陌上行，丹水池已經離漢口近十里遠，這一片除了水塘之外，就是稻田。水稻被秋風一吹，在陽光下捲起一道道金燦燦的稻浪，隨之稻香撲鼻而來，看來是個豐收大年。田裡忙活的老農揮汗如雨，他們溝豁縱橫的臉上，有種不健康的菜色。這樣的豐收年，他們還是吃不飽，穿不暖。　　李想腳步未曾停解，只是默默的把一路所見盡收腦海。這場辛亥革命，絕不只是資產革命，只有社會各個階層組成統一戰線，才能真正的實現共和民主的理想。面對內外強敵，即使是短暫的統一也好過各自為戰。至於今後的階級矛盾在統一之後，至少可以避免武力的衝突，人民內部的矛盾，最多也就是搞些遊行、示威的活動罷了。李想到也沒有天真到，以為自己可以消除階級矛盾。在民主得以實現之後，矛盾便可以通過文明的方法去調節。　　李想長長的嘆息，路漫漫其修遠兮。　　李想也不是生來便有愛國愛民的偉大情操，或許更應該說是為歷史所迫吧。生活在現代的他，是那麼的平凡，路人的性格，也會為了辦公室里的蠅蠅苟苟，而明爭暗鬥。在大是大非上還沒有干過損害國家利益的大壞事，但是損人利己的事也沒少干。像李想這樣一天到晚打着自己的小算盤的人，在這個充滿物慾的現代社會，多如牛毛。李想只是這樣的一群普通人當中的一個極其普通的人而已。　　李想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穿越歷史，是不幸還是有幸？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在現代，他就是個混混日子的人，白天上班隨便一混，就是一天，晚上隨便在那一泡，就是一晚。日子就是這樣輕鬆逍遙，而又毫無意義的過去。日子天天過得充實，已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感嘆人生。李想總是把自己的時間安排的滿滿的，即使去做一些毫無意義的事情，是怕自己安靜下來便會胡思亂想，便會感到自己內心的寂寞與空虛，是害怕面對自己毫無意義的人生，只是潛意識里找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來麻醉自己。如果沒有穿越，他也許就這樣渾渾噩噩的過完一生。這樣平凡的人生，也許是幸運也不定。　　生活在民國初年的人，更多的只是想要平凡的過完這一生，都不可得。李想在捲入這段歷史之後，才是深有體會。在知道歷史的軌跡，他還能眼睜睜的看着悲劇重演嗎？　　最初李想只是想在這個亂世當中生存下去，誰知這世道吃人。被逼無奈，才披上這身皮。隨波逐流，與光同塵，他也想過。可當他每天見證悲劇的發生，親手把別人的痛苦施加其身，這些都是自己的同胞，他實在難以安寢。　　面對這不平的世道，總有人挺身而出，他們把青春消耗，他們把熱血流干，為了心中的理想，為了中國的革命。李想每次看到他們，心裏便會湧出一股熱流，衝動的熱血慢慢沸騰。看着流血的歷史在眼前發生，還有無力阻止的歷史流血，這一切，他再難坐視。身為穿越客的悲哀，就是知道歷史的殘酷結局。李想走上這條艱難的革命之路，似乎更多的是無奈的選擇。幻想着去改變歷史，這要付出多少的心力，還未必會成功。　　漢口在望，呂中秋帶着親兵連恭候多時，他也不敢問李想是什麼事情耽擱，只是看到李想無恙而放下心來。　　呂中秋跟在李想屁股後面道：“劉爺已經把他的劉氏花園打掃乾淨，正等着給你接風洗塵祝婕呢。”　　李想笑道：“他到是有心。”　　“還不是大帥這兩仗打的漂亮，我看劉爺的架勢，是要把劉氏花園給您做行轅。”呂中秋想起劉歆生初聞革命軍在丹水池全勝時的情景，說話時連對他都客氣了幾分。　　“他要是真給，我也敢笑納。但是同志們已經連續辛苦了兩個晚上，今天必須好好犒勞一番。”武昌首義成功，犒勞一事昨夜便應該辦的，他卻急着渡江作戰，而耽誤了。　　“這两天打仗打的過癮，也沒有什麼辛苦的。”呂中秋一臉笑容，因為熬夜掛上的黑眼圈，顯出疲累的身體狀態，可是飽滿的精神奇嘉，身為軍人，還有什麼比打勝仗更開心的呢？　　“全軍犒勞是必須的，我決定明天為立功的同志，舉行一個授獎儀式。”物質與精神的雙重獎勵齊出，李想要樹立軍隊的榮譽。“還有，李西屏在漢陽的行動如何？還順利嗎？”　　“在絕對強大的武力威脅下，和平光復漢陽。”呂中秋掏出一份電文交給李想。　　李想隨意掃過電文，晃着手裡的這張紙，“他給我這張紙就完了，人不準備過來了嗎？”　　李想這两天養出了氣勢，隨便的一句質問，呂中秋便顯得有些慌亂。“來啦，來啦，他搖過電話后即渡江過來，現在應該快到劉氏花園了吧。”　　“我隨便問一句，你有什麼好緊張的？”李想看到呂中秋緊張的樣輕笑道，呂中秋在清爽的秋天，汗水不自覺的都冒出來。　　漢口的繁華，很有一些老上海電影的味道。有那種老式的電車抵達抵達過開過，還有老爺車也不少。買香煙的，買火柴的，買報紙的，擦皮鞋的，拉黃包車的，討飯的，真多。巨副的摩登女郎的廣告派，也掛到了洋樓的頂層。其實此刻漢口的繁華，也不遜與歐洲的港口城市。可是這裏的繁華帶來的財富，都在洋人的掌控中。李想與劉歆生死命拼打，也只是分到一些殘羹剩飯。　　這是中國的土地，李想不止一遍的對自己說。　　豪華的劉氏花園即在眼前，劉氏花園在江南可是大名頂頂。雖然比不上袁世凱的養壽園的顯赫，可卻別有一番江南風韻。　　李想也不是第一次來了，輕車就熟的與劉歆生並肩而行，但劉歆生卻有意無意間的慢李想半步，落後李想半個肩的距離。劉歆生以前並不是這樣，兩人生意往來，都是平起平坐。看到現在的劉歆生，李想心中閃過一絲得以，也許現在手握雄兵，真有些位高權重。　　走過潺潺流水的小橋，即使已經深秋，這個園子里也無限的風景可以欣賞，可見此園深具匠心。　　李想在那如火的紅色楓恭弘=叶 恭弘樹下站定，不知何故的劉歆生也停了下來，莫不作聲的等着李想做出反應。看到沉默的劉歆生，突然生出一股煩躁，怎麼自己說話人一下子變得好少。在來的路上，平時和自己嬉笑怒罵的呂中秋突然畏懼自己了，連平時老弟老弟叫自己的劉歆生也是這樣。開始還有些忍不住的得意，現在卻是心裏無端湧出的空虛。世間殘酷的平衡法則，得到什麼，即會失去什麼。　　李想瞬間的意氣風發已經消失，只是放低了聲音說道：“劉老，你我可是忘年之交啊！你做生意講誠信，為人仗義夠朋友，我很珍惜你我之間的友情，無論如何我們都是朋友，不要為了什麼而疏遠對方。”　　劉歆生緩緩的別過假裝看風景的頭，認真注視這如今已統領一方的大人物，如此的年輕幹練，守着今日的成就，卻沒有半分的驕傲，眼神一如既往的清澈。這樣的青年俊傑，他還能走多遠？前程無可限量。　　劉歆生仰天長嘆息一聲，“李老弟，也許是最後一次這樣叫你。我知道你志比天高，我也相信你有這個能力。要知道，當你走上這條路之後，就已經無法回頭了，你必須孤獨的一個人走下去。你不能有太多的牽挂，對你是一種負擔，對他人也是一種負擔，你承受不了，別人也不敢承受。當你萬眾矚目時，你的牽挂便是你的弱點，是你的敵人千方百計要打擊的對象。我知道這一天不會太遠了，我真的不願與你太親近，我怕啊！你的敵人會很強大，雖然對付不了你，但是可以對付我啊。”　　李想本是微微笑着的連，慢慢僵硬，最後陰雲密布。劉歆生說的一點沒錯，在他實現理想之前，他無力去保護身邊的人。李想想起了最後孤家寡人的太祖，一代偉人的身後那份凄涼。　　難道現在放棄，放棄好不容易找到的理想？不可能，李想又不是聖人，嘗過手中的權力的滋味，他真不願意就這樣放下，也許在實現中國獨立之後，累了，想歇歇了，到那時候再說吧。救國救民的義務，他願意承擔。如今連番廝殺，也很養出了一些殺氣，正想着會會天下英雄，也玩一回爭霸天下的遊戲呢。李想非常的看不慣資派革命黨的軟弱作風，腦袋裡念着救國救民，骨子里卻想着要與袁世凱這個死胖子角力。　　李想搖晃着腦袋，是穿越小說看多了，還是殘留的封建思想作怪。穿越至此，好不容易找到朋友，一個一個慢慢疏遠，自己還有心情去想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李想眼看着如火的紅恭弘=叶 恭弘從眼前飄過，隨波逐流遠去，左手獃獃的伸在前方，卻無法挽回。“真的無法挽回嗎？”　　劉歆生淡淡的語調，“高處不勝寒。”

# 第二十一章 風聲（四）

　　煙雨小樓秉承江南風情，如清秀柔美的女子，在蕭瑟秋意里楚楚動人。　　李想在劉氏花園的煙雨小樓召開戰後總結大會，對他麾下軍隊進行極具歷史意義的划時代改革。　　李想直接宣布成立：國民革命軍反清作戰指揮中心，自任為總指揮官。並電告全國，既是向清廷正面宣戰，也是向全國正一盤散沙的革命黨人亮相，算是正式脫離湖北軍政府的管理。李想在電文里還附了一句，李想，反清革命團體天下會會長。　　這也是李想為打響天下會第一炮，精心策劃的系列公關案件之一。昨夜吩咐馮小戥派人刺殺清廷王公大臣的事，他接着就拍電通知潛伏在北京的地下會員。李想的桌前即擺在行刺成功的電文，馮小戥已經一切都安排好了，上海租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也正在如期舉行，今早的第一期人民日報也在漢口、上海、天津、廣州、香港五大城市同時叫賣。李想為這場的活動，完全是斥巨資。如果不是他先前在武昌撈了近百萬銀兩，他現在的新華洋行肯定會現金周轉不靈。他的天下會可以說，在一夜之間為全民所知。　　李想對軍隊的改革，秉承先賢的教訓，天下會對軍隊要有絕對的指揮權。在這個封建思想依然頑固的年代，槍杆子出政權也依然是真理。　　他搞的國民革命反清作戰指揮中心，完全有天下會軍事委員會領導。天下會軍事委員會下設四總部，依次為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各部下設機構具體如下： 1、總參謀部下轄作戰部、情報部、訓練部、總務部、動員部等五個部門。 2、總政治部下設組織部、幹部部、宣傳部、保衛部等四個部門。 3、總後勤部下設機構比較多，主要包括財務部、軍需部、衛生部、軍事交通部、物資油料部、基建營房部和審計部7個部門。 4、總裝備部下設綜合計劃部、軍兵種裝備部、通用裝備保障部、陸軍裝備科研訂購部、裝備技術研發部。　　現在很多部門只是初具規劃，人力與物力都還跟不上，有待近一步的完善。他把天下會支部建在連隊，才是此次陽夏改編最大的創舉。　　李想堅持天下會對手中國民革命軍的絕對領導權，軍隊中班有天下會員，排建有天下會小組，在基層連隊設立天下會支部，在團以上單位設立天下會委員制度。在軍隊中設立的各級天下會委員是軍隊中的統一領導和團結的核心：天下會委員對所屬部隊的一切組織、一切部門、一切人員、一切工作實行統一領導，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除緊急情況下可以由首長臨機處置外，都必須先由天下會委員會作出決定。　　國民革命軍的天下會組織，根據天下會軍事委員會的指示進行工作。未經天下會軍事委員會的授權，任何組織或個人（李想指的就是同盟會和黎元洪之輩）不得插手、過問或處理軍隊問題，更不允許擅自調動和指揮軍隊。天下會禁止除天下會之外的其他任何黨派、政治團體、政治組織在軍隊中建立組織和發展成員；其他組織和團體的成員如果參加軍隊，必須與原來的組織脫離關係；軍隊中，未經天下會組織的批准，不允許建立任何性質和形式的小團體、小組織；只有天下會的組織才能委派軍隊中的各級領導幹部，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允許向軍隊委派幹部。　　天下會軍事委員會領導的武裝力量，是先進的革命團體的武裝力量，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　　天下會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天下會委員會決定，天下會委員會實行會長負責制，現任天下會委員會長李想。天下會委員會的會長，副會長和委員可連選連任，沒有任何的資格限制。　　李想定下可以連選連任的條款，完全是為了軍隊的穩定考慮，無他，因為兩千餘年的封建思想作怪，李想還真沒有這個魄力去打破。也許革命成功之後，可以玩一招杯酒釋兵權。而現在，即使再無私的革命家，你也要給他們一些念想啊。　　在軍隊的改編當中，需要大量的政工人員。這是馮小戥的显示出極大的作用，李想直接認命他為總政治部主任。他是李想一手培養的政工天才，是蕭何劉伯溫式的人物。　　李想在對軍隊擁有絕對控制權之後，又立下軍人不幹政的鐵律。亂世當中必須守好這一條鐵律，才不會長出危害社會的毒瘤。　　在光復陽夏之後，李想的文官系統也開始建立。現李想剛派下一批去漢陽、漢口做民政的文官，都是天下會的地下黨校畢業的天下會員。這些會員有些是公費派出留過洋的，有些就是在國內高等西學府深造的，都是李想的天下會斥巨資培養的絕對忠誠的高級儲備人才。這樣的人才他還在使勁的儲備，其中對天下會革命理念的培養是最重要，最困難的。　　陽夏光復，李想已經漢口各大繁華的鬧市，以天下會的名義掛起招賢納士的大旗。天下會公開設立會所，建立黨校，招收革命黨員。　　隨着今天早上人民日報的轟動，天下會已經成為漢口最大的新聞，連漢口總領事葛福的辦公桌上也擺着一份人民日報。　　最吸引葛福的是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　　我從鄉下跑到H城裡，一轉眼已經三年了。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很不少；但在我心裏，都不留什麼痕迹，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卻於我有意義，將我從壞脾氣里拖開，使我至今忘記不得。　　這是宣統元年的冬天，大北風颳得正猛，我因為生計關係，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幾乎遇不見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輛人力車，叫他拉到S門去。不一會，北風小了，路上浮塵早已刮凈，剩下一條潔白的大道來，車夫也跑得更快。剛近S門，忽而車把上帶着一個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個女人，花白頭髮，衣服都很破爛。伊從馬路上突然向車前橫截過來；車夫已經讓開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沒有上扣，微風吹着，向外展開，所以終於兜着車把。幸而車夫早有點停步，否則伊定要栽一個大筋斗，跌到頭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車夫便也立住腳。我料定這老女人並沒有傷，又沒有別人看見，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誤了我的路。　　我便對他說，“沒有什麼的。走你的吧！”　　車夫毫不理會，――或者並沒有聽到，――卻放下車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來，攙着臂膊立定，問伊說：　　“你怎麼啦？”　　“我摔壞了。”　　我想，我眼見你慢慢倒地，怎麼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車夫多事，也正是自討苦吃，現在你自己想法去。　　車夫聽了這老女人的話，卻毫不躊躇，仍然攙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詫異，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駐所，大風之後，外面也不見人。這車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門走去。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后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　　我的活力這時大約有些凝滯了，坐着沒有動，也沒有想，直到看見分駐所里走出一個巡警，才下了車。　　巡警走近我說，“你自己雇車吧，他不能拉你了。”　　我沒有思索的從外套袋裡抓出一大把銅元，交給巡警，說，“請你給他……”　　風全住了，路上還很靜。我走着，一面想，幾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擱起，這一大把銅元又是什麼意思？獎他么？我還能裁判車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這篇文章就是署名：魯迅。　　其實就是李想寫的，他思來想去，既然抄襲了先生的文章，也不再好意思改他筆名。沿用魯迅的筆名，這樣在李想的心理，至少減少因為抄襲，而帶來的強大心理負擔。這不是我無恥的抄襲，是替先生您提前發表。不過這篇文章是李想，用筆名，通過郵局四處周轉，最後轉到馮小戥的手裡。除了他自己，還真沒有一個人知道，魯迅的真實身份。李想也怕與穿越客撞車，他決定保守這個秘密，一直進棺材。　　而葛福卻反覆的研讀這篇文章，冷汗不自覺的往外冒，難道中國人已經開始覺醒了嗎！

# 第二十二章 風聲（五）

　　煙雨小樓的會議已經接近尾聲，沉長的會議已經開了一個上午，這两天激烈的戰鬥他們也開始有些精神不濟。李想昨夜在野外也沒有休息好，現在也只是強打着精神。　　李想是個實用主義者，開會時肚子餓了，就叫劉府管家端來飯菜，邊開會邊吃了起來。李想本想跟部下們通過吃飯，把關係搞的融洽些，免得搞的像自己個人在唱獨角戲。他的這些部下開始有些拘謹，鐵龔奇是最餓的一個，他肥胖的肚子已經是咕咕亂叫，特別聞到飯菜的香味，叫的非常歡快。鐵龔奇飛快的扒下兩口飯，壓下叫得正歡的肚皮，低頭瞄一眼狂吃的李想，掏出白手帕擦擦額頭上的熱汗。金兆龍的吃像最凶，不過被李西屏瞪過一眼之後，突然變得文雅了。即使是跟了李想最久的呂中秋，也是吃得斯文的不得了，李想現在非常懷念，為了一塊紅燒肉可以打一架的日子。李想發現，只有一個人沒變，就是永遠擺着一副嬉皮笑臉的曾高。　　曾高這人，簡直聰明近妖。兩人雖是同鄉，李想以前總是躲着他，怕跟他待久了，暴力自己穿越客的身份。李想現在急需他這樣的人才，分擔他自己挑起的革命重擔。曾高這份才華如果運用得當，肯定可以助他成就革命偉業。所有也顧不得，曾高本身的一些不確定因素。何況李想心裏認為自己有超越現在，整整一個世紀的歷史文化底蘊，還怕壓制不住一個小小的曾高。　　在李想的潛意識里，留下曾高更簡單的理由，是李想本人是一個十分懶惰的人，還自認為這是做甩手掌柜的天賦。完全就是想把自己因為知道歷史，而背負的歷史責任，即復興民族的歷史使命，想方設法的轉嫁給他的部下們。天知道，他的這些部下還真是個個樂於承擔這份責任。　　不過，李想的甩手掌柜做的很好，新華洋行就是很好的例證。在武昌收籠新軍舊部的時候，他放手讓李西屏和曾高兩人去干，他們就乾的很好。而且還把李想的甩手掌柜的派頭學的十足，兩人把任務放下去之後就陪着李想在茶樓喝茶。　　李想吃飽摸凈嘴巴，起身戴好大瞻帽，他的一群部下緊跟着起身立正。　　李想清秀的小臉擺出一個酷酷的表情，緩緩開口道：“今晚在劉府擺慶功宴，漢口士紳、工商界有頭有臉的人物都會參加，你們不可缺席。”　　“是！”　　李想表露在外的薄弱班底，正式走上檯面。　　李想走出煙雨小樓，臉上感受一絲秋日的陽光溫暖人心。用力的呼吸空氣中的涼涼秋意，收穫的季節充滿了幹勁。潔白的浮雲被秋風吹出飄逸的造型，天青之色比汝窯瓷器還要明眼。光禿禿的梧桐樹枝，斜指着天空，似乎要刺破着極高遠的青色天幕。　　李想好不容易擠出一個下午的空閑時間，一定要好好的逛逛漢口。他本就是個懶散的人，真是愛死了那句偷得浮生半日閑。他以無比閑適的心情，左腳剛邁出劉氏花園的大門，馮小戥就追了出來。　　馮小戥急速的深吸兩口氣，“有情報。”　　李想看着向來沉穩的馮小戥這幅猴急樣，心裏一咯噔，難道清軍已經撲過來了？他們不可能有這麼快的動作，不能自亂陣腳。“是什麼情況？你慢慢說。”　　馮小戥遞上一張電文，喜笑道：“劉英以湖北副都督的身份，在京山起義。”　　“劉英，留過洋的哥老會老大。”李想突然想起來了，最初文學社和共進會聯合發動起義的時候，就討論過擁劉公為都督，擁他為副都督。只是計劃趕不上變化，現在黎元洪坐上湖北都督的位子。劉英到還記得自己是副都督，知道自己的責任。在武昌城裡舉義時，當時文學社和共進會公推的領導人就沒有一個在場的。　　馮小戥想不到李想說的這麼直接，差點沒蹌着。“大帥，孫先生也是洪門出生，你跟哥老會的關係也不潛。現在的反清革命團體與三大幫會的關係，誰也扯不清……”　　“都是反清統一戰線的同志，我沒有別的意思。”李想揮揮手，馮小戥的業務能超強，但就是有點婆婆媽媽。　　馮小戥看着在李想手裡揮舞的電文紙片，“大帥，你再看一下，還有一條消息，是收到漢川獨立的消息。梁仲漢宣布漢川獨立，併發電全國。”　　李想眼前一亮，把手上的電文仔細認真的看了一遍，漢口、漢川、京山三地連成一線，後路無憂。關鍵問題是，梁仲漢和劉英不是他能指揮得動得。這即使孫中山親來，也無濟於事。號召力不比孫中山差的黃興，他在陽夏保衛戰，就是無法做的統一指揮，當然，失敗的原因，他業餘的指揮能力也是一個方面。孫中山在創立同盟會之初，組織的嚴密性還不如紅幫，青幫。沒有確定領導人的絕對權力，他也沒有組織全國如一盤散沙的反清革命會黨。在當時，革命經費全靠募捐的孫中山，卻是也這個財力、物力、人力。像李想這樣，能夠自己籌集革命經費，整個天下會都快成他的一言堂了，幸好李想本人，是個有這民主思想的現代人。不過這樣的規模發展起來實在太緩慢，但是天下會革命團體的可靠性，是全國沒有一個黨派能夠比肩。　　李想輕輕的拉一下大瞻帽，“你叫金兆龍去跑一趟漢川、京山，他混過哥老會，接得上頭。他們現在肯定急需軍火，我們不惜拿出底線，也要把這單生意做成了。”　　馮小戥又是習慣性的拿出隨身攜帶的小本子記下，“現在是他們比我們急，這生意肯定能做成。槍支彈藥在亂世，永遠都是比黃金還要硬的硬通貨。”　　“我還有條件，那就是必需接受我派去的軍事指導員。如果接受我的條件，我甚至可以給他提供貸款。”李想腦袋瓜子轉啊轉，既然無法指揮劉英和梁仲漢兩個大頭目，把他的小的們同化了，也是一個樣。　　馮小戥在小本子上唰唰的記着，心裏對李想的佩服如黃河潰堤，一泄千里無可阻擋。派去的軍事指導員，劉英和梁仲漢完全可以當泥菩薩供起來，看似不會影響他們對自己軍隊所有權。面對李想開出的極具誘惑的條件，他們肯定欣然答應。關鍵是劉英和梁仲漢不知道天下會的發展模式，所以他們也不會知道軍事指導員的貓膩。李想光明正大的派去軍事指導員，然後再配合天下會弟兄黨員，要在劉英和梁仲漢的由农民、哥老會弟兄和新軍組成革命軍隊裏面發展天下會成員，實在是易如反掌。馮小戥已經可以看到，用不了多久，天下會又將多出兩塊地盤。　　“就照我說的辦，快去！”李想揮着手，像是趕蒼蠅。他實在急着去逛街，快出來劉氏花園了，還被耽擱一陣。　　如今風聲四起的北京，人心徨徨。小小的一座武昌城，竟然牽動大清國的兵馬大元帥蔭昌大人。皇城裡傳旗進進出出，從午門開到午門閉，就沒有停歇過，搞得住京城根上的老百姓都以為天塌下來了。　　在秋操草草結束之後，本要回防的吳祿貞，他就有名的“士官三傑”之一，不是個簡單人物，只是死憋屈。他在知道了武昌城的大變之後，他急急忙忙的繞路京城，特意打探京城風向。　　坐他對面的良弼細分清茶，問：“可有接到回防保定的命令？”　　“秋操完就接到了！”吳祿貞也細品着清茶，看似不經意的問良弼，“此次武昌叛亂，有蔓延的跡象，朝廷準備派誰去剿辦？如其不棄，俾職願前往。”　　聽吳祿貞這樣一說，良弼分茶的手輕輕顫抖一下，茶花又散了。看他像極力忍着上串的火氣，平聲說道：“廷議決定，叫蔭昌去。”　　撲！吳祿貞沒忍住，一口茶噴了出來。任他想破腦袋，也想不到會派這個活寶去剿平，難怪良弼氣成這樣。吳祿貞擦擦胸前的茶漬，裝作急切的問道：“他？濤貝勒如何說？”　　良弼就知道他會這樣激烈的反應，只是沒好氣的說道：“連攝政王都沒有辦法！”　　大清國朝中黨爭，真是成就了末世氣象。每個朝代在走入消亡時，也是朝中黨爭最為瘋狂的時候。似乎每個朝代，都無法逃脫這個命運。　　良弼喝口茶潤喉，“慶王爺是早有準備，我們現在已經是無兵可調，還能有什麼辦法？”　　吳祿貞環視左右無人，把聲音壓低了說，“灤州撤兵，張敬輿一個人也不給。”　　良弼眼珠一轉，吳祿貞到底是為何而來？“不然，拒絕回防也好，由着那幫老朽誤國，到時候恐怕非要請袁某人出來不可！”　　良弼還真是嘴緊，吳祿貞再下一濟猛葯：“袁某人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現國家危在旦夕，俾職願聽大人驅使。”　　良弼目光窘窘，看着這位老朋友，“現在只有給百姓一條活路，才能保住大清命脈。攝政王太軟弱，我們準備趁蔭昌調兵南下，京師空虛之際發動兵諫，以實現君主立憲。”　　這就是宗社黨的計劃，吳祿貞總算覺得不枉此次京師之行。　　風聲處處，眾里尋他千百度。

# 第二十三章 浮生（一）

　　延街的繁華，可看到橫衝直撞的豪華老爺車和跪縮在角落的乞丐，貧富極端分化的兩級造就漢口的畸形繁華。昨夜劉家廟的戰火，也沒能打破這種畸形的繁華。更多的人們還只是在亂世掙扎求生，新政府漢口分府的設立，還沒有影響到底層的百姓。難道這真的只是屬於資產階級的革命，今日早上也只是頒下幾條利於工商的條例。李想也有過衝動，想以武力直接打進社會主義。這個大膽的想法，很快就被自己撲滅。當今落後的中國，即使強行實行先進的政治體制，也無法改變其落後的窘境。即使武力改製成功，這個過度時期肯定會十分漫長，李想在有生之年是肯定無法完成。李想是個非常懶惰的人，他實在不願意給自己找一生的麻煩。還是先走完眼前一步，做好了民族獨立與自強，使得中國社會在可以不受外界阻礙的向前進化。李想知道歷史，即在不久的將來，在民族存亡的危難時刻，會湧現出大批英雄豪傑。也不知道那時候，李想是否統一了中國？是否能夠提前挽救那場浩劫，為國家保存多一份元氣？　　想太多了，李想收起愛胡思亂想的思緒。人已經不知不覺走到四官殿碼頭，碼頭已經繁華如初，並沒有受到長江緊張局勢的影響。李想只是感嘆，戰雲正在武漢三鎮上空醞釀，這些商人真是不要命的在這裏大做生意。這些貨輪上解下的貨物不知有多少是違禁品？李想想管也管不着，這裏雖然是中國的土地，卻是洋人的租界。何況在這裏違禁生意做得最大的應該是李想的新華洋行，李想這麼會放過大發戰爭財的機會呢？新華洋行與劉歆生聯手，幾乎垄斷漢口的黑市交易。　　李想盤算着，漢口是僅次於上海的外貿港口，如果把關稅權收回來，可以養活百萬軍隊吧？李想一聲嘆息，只有慢慢等機會，等一戰開打，就立刻強行把關稅收回來。　　碼頭上現在人來人往，多是搬運貨物的苦力，其間也有幾個一身洋裝，腦後卻拖着一根辮子的人，在那裡揮舞着哭喪棒指指點點。在這幅由男人組成的畫卷里，一個青色嬌小的身影醒目至極。渾身散發著淡淡的幽雅如蘭，依然是平常青衣丫鬟的打扮，只是那如瀑長發在陽光下散發出黑珍珠般的亮麗，再平常的打扮還是非常引人注目。　　她從這群男人的之間走過，美目流轉盪開淡淡的秋水，俏臉浮現出再平常不過的表情。一個大家閨秀在一群臭男人中間走過，竟然能保持這份淡定與從容。是徹底的把這些男人無視了吧，碼頭上的幾個青皮聚在一起議論紛紛，看着這個極品丫鬟想上前調戲一番，但是面對她的這份淡定與從容竟然有些猶豫不覺。李想取下頭上的大瞻帽，在右手輕輕玩轉，腳下邁開輕快的步伐迎了上去。那幾個青皮在看到一身虎皮的李想走向這個極品丫鬟之後，算是徹底的死心了，看來是某個大戶人家的人，他那樣的氣質也不是小門小戶養得出來的。幾個青皮也一陣慶幸，邊上就站着個穿虎皮掛槍的，幸好還沒有把麻煩惹起。其中一個猴臉青皮突然喊道：“我想起來了！”　　“你鬼叫什麼！”其中一個麻臉一巴掌拍了過去，猴臉的尖叫把他嚇一跳。　　猴臉一臉的激動，“剛才那位軍爺是李大帥！你昨夜是龍哥做事，夜裡在跑馬場可能沒能看清李大帥的長相，但是我去的是丹水池，天亮之後我遠遠的看到過李大帥，我肯定他就是李大帥。”　　麻臉和另外一個胖子一臉的震驚，看來猴臉沒有說謊。八卦呀，大八卦呀！胖子偷偷撇了一眼李想和湯約宛遠去的背影，壓低了聲音說道：“李大帥在此秘密幽會情人！這個打扮成青衣丫鬟是那家小姐啊？”　　麻臉眉毛一跳，眼珠滴溜溜的轉得賊快，“我到是知道誰家小姐喜歡打扮成青衣丫鬟。”　　“誰家？”猴臉和胖子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燒，抑制不住的急切問道。　　麻臉搖頭晃腦了半天，在猴臉和胖子快忍不住要動手打人的時候，麻臉才得意吐出答案，“武昌城的湯家小姐！我就覺得眼熟嘛，兩年前還只是個黃毛丫頭，現在長得這麼水靈。”　　猴臉瞪大眼睛，“你能確定！”　　是在懷疑大爺？麻臉憤憤的急急說道：“我媽死前拜的是耶皇，兩年在洋人教堂做禮拜的時候碰到過一回，湯家小姐那種目中無人的樣子，現在想起來絕對錯不了。”　　麻臉連他死去的拜耶皇的老母親都般了出來，猴臉和胖子也相信了他是說詞。　　胖子突然一巴掌拍在自己的胖臉上，聲音清脆響亮醒耳，臉上極有韻律的跳動。“我早就應該想到，戲文上都說，李大帥在湯議長府過五關戰六傑，借得寶馬名槍。我看後文，還得添上一個英雄美人。”　　李想很是迷戀的更帶着貪婪，盯着湯約宛如秋水婉轉的美目。湯約宛毫無畏懼，也沒有假裝的清高，只是以再平常不過的眼神與之對望。李想能夠讀懂，這在現代，叫做平等。只是放在這個等級分明的年代，才顯出那樣的珍貴，李想看到即不忍放手。　　湯約宛由心底浮現一絲笑意，嘴角微微上翹，她的微笑溫暖如春。李想的眼神大膽，卻總是保持着與她平視的心態，站在他的身邊總是覺得非常放鬆。　　湯約宛輕啟朱唇，“大帥有好好考慮過我的提議嗎？”　　又提這事，李想一陣鬱悶。他左右看一下碼頭周圍人來人往，決定避開這個問題，“我們邊走邊說吧。”　　兩人就這樣並肩緩步而行，十足的像是無聊情侶壓馬路。　　李想決定把話語權掌握在手，在看到湯約宛欲再度開口時，很沒品的搶在她面前說道：“湯小姐是一個人來的漢口嗎？”　　“大帥！已經告訴你我的名字，還叫我小姐？”湯約宛很是鄙視的看了一眼李想，眼裡的真誠不假，卻總是喜歡說這樣虛偽的話，難道政客都是這樣？　　“是你還一直叫我大帥，你……”李想最後竟然不敵湯約宛的如夢似幻的秋波，敗下陣來討饒。實在難以抗拒這樣一個美麗女子的要求，“你愛怎麼叫就怎麼叫，約宛。”　　湯約宛勝利似的一笑，“我現在是離家出走，就是為了參加中國的革命事業。我已經下這麼大決心，你還不同意嗎？”　　真是無法迴避的問題，李想沉吟道：“革命事業也未必就需要非參軍不可啊？何況軍隊真的就不適合女人。”　　湯約宛突然停下腳步，死死的拉這李想的袖子，李想回過身看到她一臉怒容，瞪着李想的眼睛里真的有怒火在燃燒。“想不到你也歧視女人，算我瞎了眼，看錯了你。”　　湯約宛嘴上這樣說，手上卻還在加大拉扯李想衣袖的力度，可沒有鬆手的意思。看到湯約宛真是生氣，李想急忙道：“我哪有，婦女能頂半邊天啊。”　　“那你是同意了？”湯約宛眉心一展，又沒事一個人，充分显示了女人變臉的能力。　　李想嘆息道：“我給你說一下我部隊的規矩。”　　“快說啊！”湯約宛小臉透着興奮，就這樣拉着李想的袖子，搖晃着在繁華熱鬧的街上，大庭廣眾下親熱遊走。　　李想就這樣習慣而又自然的任由她牽着衣袖，只是撿着一些軍隊里的恐怖傳說，說給她聽。“在我的軍隊，非常時期，半年不洗澡也是常有的事。平時的訓練也很忙，洗澡也就是打一桶水，在操場上沖一下了事。如果是出外野戰……”　　“不要說了！”湯約宛的俏臉繃緊了，如果不能天天洗澡，她實在難以想象，會是什麼光景？當兵的都不洗澡嗎？湯約宛突然甩開李想的衣袖，李想不會也是半年沒洗澡吧？看他的臉清秀白凈，脖子也乾乾凈凈，一點也不像沒有洗澡的樣子。記得前天晚上被他摟在懷裡，他一臉的戰場硝煙污垢，也沒有在他的身上聞到難聞的汗臭。　　李想被她異樣的眼神，不時的偷看，都快不好意思。只好把思路放到兩邊的商店，隨着她的腳步慢慢移動。湯約宛突然轉身抱住他，把頭深深的埋在他的胸前，李想的心撲騰撲騰的狂跳，兩個呼吸之間提高了一倍的心跳頻率。這小丫頭又在玩什麼花樣，每次跟他在街上都會平白無故的招人眼球。現在就惹得街上人人側目，雖然是在洋人租界，但是光天化日之下男女摟抱成團，就是大新聞啊。　　還好湯約宛這丫頭沒瘋，只是一瞬間就放開了李想，嘴角笑盈盈的，對周圍異樣的目光不管不顧，“你身上這麼乾淨，還說半年半年不洗澡，你把我當小孩子哄嗎？”　　李想眉眼一陣跳動，“這是我身為大帥的特權，你不信的話，可以去兵營里隨便抓一個大兵來聞聞嘛。”　　“誰要聞他們啊！”湯約宛嘟嘟嘴，橫過李想一眼。

# 第二十四章 浮生（二）

　　李想與湯約宛兩人並肩而行，不知不覺已經來的歆生街，卻不知道留在兩人身後的，是不脛而走的大八卦，正在以堪比互聯網的速度傳播。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娛樂貧乏的年代流言傳播的速度，那些游手好閑的人，正是因為沒有現代豐富的娛樂打發多餘的時間，收到李大帥和湯家小姐的八卦，還不打雞血似的非常興奮，傳播起來也非常的給力。風言風語，在漢口又颳起了一陣潮流。有人說李大帥行為不撿，壞人名節。有人說他年少風流，英雄本色。好壞皆有，莫衷一是。　　李想只覺得背後涼風習習，他有時候神經大條，也許是還沒有成為名人的自覺，畢竟在两天前，武漢三鎮又有幾個人認識他？現在大街上晃悠，還有美人相伴，浮生半日好不逍遙。　　如今繁華似錦的歆生街，原來只是條爛泥彎。現行人往來如織，水泥大街早晚都有水車沖洗的乾乾凈凈，兩邊商鋪摩登女郎的招牌高高掛起。誰還能想到這就是當初那個雜草橫生，泥污過膝的爛泥彎？這也是李想和劉歆生策劃的地產開發案之一。最初他們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買下這塊被城市污染，已經無法耕種的地皮。他們再通過各種極其現代化的手段開發之後，地價是直線飆升，利潤不是成，是倍！　　李想踩在歆生街上，很是為自己的成就自豪，那得意的微笑，湯約宛不用看也感覺得到。　　“有什麼好得意的？”湯約宛好奇的問道。　　“沒有！”李想趕緊收起得意忘形，下意識的伸手去摸自己的臉，難道剛才笑的太露骨。看着好奇的湯約宛，反過去問她，“你在漢口有地方落腳嗎？”　　湯約宛的俏臉瞬間變成苦瓜，離家出走，幻想着是做革命大事業，生活瑣碎也沒有多考慮，現在才想到這是個大問題。　　李想一看她的表情就懂，溫和一笑，“跟我一起住劉老的別墅吧。那園子挺寬敞，也很別緻。”　　湯約宛斜着眼重新打量李想，神情里出現一絲戒備。“你在打什麼歪主意？”　　李想心裏大是受傷，這張正氣凌然的小臉，竟然被當成某些邪惡之徒看待。“看着朋友的份上，我才濟你於危難，你這話傷透了我的心。喏！劉老的別墅就在前面，去不去由你，你要露宿街頭，我也不管了。”　　李想說完，丟下湯約宛邁開大步朝別墅走去。湯約宛看着李想的背影，丟下一個女孩子，還走的這麼瀟洒，真是一個一點也不體貼的男人。湯約宛微眉心蹙，輕啟朱唇，欲說還休的可愛表情轉瞬又變，一排雪白的貝齒輕咬微豐的下唇，一副下定決心的表情。她提起一口起追上李想，伸手便死死的抓住他的衣袖。“想撇下我，沒那麼簡單，我跟定你了。”　　跟着你有肉吃！這句經典台詞突然跳進李想腦海，我沒有肉給你吃，我要吃你。　　李想他正在逍遙快活的時候，他的部下們卻忙得天昏地暗。　　金兆龍接到總參謀部情報部主任任職，而呂中秋卻被李想任命為軍統局局長。一個負責情報工作，一個管理天下會的地下會黨，同是從事間諜工作，同是特務頭子，兩人卻互不統屬，而是相互制約。　　呂中秋負責原天下會地下會黨特工一塊。其時，李想精心布置的地下會黨情報網絡，隨着天下會和新華洋行的發展，已經遍布全國，甚至已經隨着新華洋行外貿的關係網，把觸手伸向國際。發達的情報網絡不止能給李想軍事和政治上提供極大的幫助，在經濟上也有極大的助益，對新華洋行的爆炸式發展居功至偉。新華洋行的蒸蒸日上也使得李想有更多的銀子，去發展蓋世太保。這便形成了一個極為有益的良性循環，李想的地下實力便是這樣蓬勃發展。當孫中山為了籌集革命經費，在大西洋兩岸跑斷了腿，在南洋各地演講，把嘴皮磨破，李想早已實現自給自足，豐衣足食，甚至尤有盈餘。而李想和劉歆生共同扶持金兆龍在哥老會上位，哥老會龐大的地下勢力，李想早就眼饞的不得了。只是哥老會各個堂口，各有當家人，跟同盟會一樣，比較散。但是幫會裡畢竟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通過金兆龍專門去整合，也擁有着無限的發展潛力。　　李想經過仔細的觀察，發現呂中秋和金兆龍兩人極具干特務的天賦。呂中秋就是個悶葫蘆，但是個極有心眼的人。武昌舉義當晚，早營房的樓梯口黑燈瞎火的混戰，李想只是喊了一下呂中秋的名字，這小子就能配合這李想把阮榮發爆頭。李想認為，有這樣心眼的人，就適合干這行。何況他是跟這自己最久的一個老人，對天下會裡的事務是熟的不能再熟。何況能管理天下會地下會黨特工的，出來呂中秋，就只有馮小戥而已。但馮小戥他還有更重要艱巨的任務，不能就讓他做過特務頭子了事。　　金兆龍這小子，完全就是李想從熊秉坤那裡挖的牆角。這小子干革命的動機就有些不純，很有些古代英雄草莽的味道，打的就是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算盤。李想在面前一通胡侃，這小子就拍着胸脯跟李想干革命去。但是千萬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騙，能被李想任命為總參情報部主任，會是個有肌肉沒大腦的人嗎？舉義當晚攻打督曙，這小子進攻十幾次，愣是沒受一點傷。當然有運氣的成分，但是走位更重要。他每次都能無聲無息的搶佔好位置，這份心計了得啊。　　金兆龍去了漢川之後，還要去京山。而呂中秋的任務也不輕，去的是信陽。　　曾高和李西屏兩人的兩個團已經擴編為兩個旅，他們還兼任總參的作戰部和訓練部的職責。李想手上的國民革命軍已經膨脹了一倍，達到一萬五千人左右。革命軍招募，報名的名額一個上午即已招滿，李想實在不敢再擴招了。現在已經是一個老兵帶一個新兵，再擴招，戰鬥力便會出現明顯的下滑，還如何去跟北洋勁旅對抗？　　李想給曾高和李西屏下達緊急動員令，要他們做好對抗北洋勁旅的詳細作戰計劃。清軍的一切情報，呂中秋都會第一時間傳給他們。為此，李想斥巨資，為作戰部單獨曾設電台一部。　　除此之外，他們還要加緊在清軍北洋南下之前，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新兵訓練成才，能夠對應惡劣的局勢，不能降低革命軍半分的戰鬥力。最好的訓練也抵不了一次實戰，李想直接給他們提出建議，在北洋清軍還未南下之前，開始掃蕩陽夏附近的清軍據點，在實戰炮火當中厲煉新兵。陽夏周圍的清軍已經沒有戰鬥意志，而且兵力也不足，拿他們練兵再好不過。新兵們在戰火里滾一場，出來之後還不都成了老兵。何況這不止達到練兵的目的，這也是向各地觀望風向的人，显示革命軍實力的機會；還能在將來面對北洋清軍反撲時，有更多的緩衝空間和戰略縱深。在真實的歷史上，戰爭一直就在劉家廟和大智門一帶狹小的空間開打，對漢口破壞極大。李想最不願意看到，就是戰爭對文明的毀滅。李想有他的一套戰爭理念，他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守護這片土地，不是毀滅這片土地。他直到現在，還是在想盡辦法，去如何保護陽夏少受戰火的破壞。至少到現在，他做到了。而將來，他有決心，卻沒有把握。　　面對即將南下的北洋清軍，如何應對這些頭痛的問題，李想做起了甩手掌柜，全部交給曾高和李西屏去處理。　　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都是由鐵龔奇暫時代領着，鐵龔奇這回忙的不得了，新華洋行也還是他在照應。不過新華洋行那邊他已經管的少了，李想已經培養出新人開始準備接手新華洋行的事務，現在也正是慢慢移交的過渡階段。鐵龔奇新的工作重點，已經轉移到軍隊後勤一塊。這邊工作量看似很大，但其實在理清之後，也很輕鬆。因為李想在他身邊按插了一大把的副手，這些都是留過洋的天下會精英分子，做事都是一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用熱血干革命事業的年輕人。工作效率極高，還帶有耐久光環。沒有他們幹不了的活，他們的業務能力專精。沒有他們扛不住的事，他們一身的熱血轟轟烈烈為革命事業燃燒。後勤裝備部的活，全被他們包攬，鐵龔奇只是在邊上舒服的做過指揮即可。這一刻的鐵龔奇背靠在太師椅上，肥胖的體魄很有幾分地主老財的派頭，他終於體會到李想那做甩手掌柜的滋味。不過鐵龔奇也不敢再多想，人之中年，安逸為先。如今的地位與富貴都是李想給的，他能夠也能收。李想這人，是個非常厚道又有能力手腕的東家，如果老老實實的跟他混，晚年富貴的保障是錯不了。　　鐵龔奇突然想起他的老友錢和平，這個李想親自任命裝備技術研發部部長。他在聽說漢陽光復之後，立刻渡江去了漢陽兵工廠。也不知道李想要的那個導彈，他研製成功了沒有？李想雖然對他非常客氣，但他也不能總是瞎混，這對科研經費造成極大的浪費。鐵龔奇都有些對老友的狂士做派看部過眼了，他的研發部一直都是吃錢的大王。實在難以想象，向來精明的李想，會允許這樣一個嚴重虧損的部門一直存在下去，現在更是擴大到軍部。

# 第二十五章 浮生（三）

　　煙雨小樓的盆栽花卉隨着季節變化，已經全部更換成菊花。那緊密靠攏在一起盛開的黃色花瓣，難道是畏懼秋風涼意。菊花的芬芳鑽入李想的鼻孔，非常好聞，卻還是比不上湯約宛身上淡淡的女兒香差了一籌。李想歪着腦袋看身邊伊人，真是越看越喜歡。　　“看什麼？”湯約宛只是不經意的問出口，已經到了煙雨小樓，他卻突然踟躇不前。　　“看你！”這句話李想脫口而出，看着湯約宛眉尖輕眺，李想趕緊話風一轉。“看你適合什麼職務？”　　湯約宛輕眺不滿的眉尖轉為喜悅，“我從小就學琴棋書畫，也略通四書五經，還在教會學堂學過洋文、自然科學、數學、地理、政法、經濟……”　　李想看她掰着手指頭數，學了這麼多門課，有那樣是她精通的？李想試探的問道：“要不你先在總政做個文職？”　　“總政是什麼地方？文職又是做什麼工作？”湯約宛對這些新名詞很是不解，俏麗小臉上浮現迷糊狀，真是難得一見的動人瞬間。　　李想心裏跳出一絲得意，難得在湯約宛面前有賣弄自己本事的機會，拉着湯約宛的小手進了煙雨小樓，嘴裏說著：“我們上樓，你看了就知道。”　　湯約宛緊跟着李想進了煙雨小樓，在外面看似靜如處子的安詳小樓，在裏面卻是菜市場般的喧鬧，已經炸開了鍋的沸騰。不止是湯約宛呆住了，連李想都呆住了。　　指揮中心的四大總部全部擠在這個小樓里，不熱鬧才怪呢？各個房門的門口已經掛起各部門的名號，各房門進進出出的人絡繹不絕。所有人在忙碌拚命工作之間，竟然沒有發現李想的存在。各小房間里喧鬧震天，而在總參的房間里，李想竟然聽到了喂喂喂的喊話聲，他們已經從電訊局把電話線接了過來，正在試音呢！李想估計，如果電台能般，肯定已經被他們般過來了。李想難以想象，自己只是出去轉一圈，他們的工作效率就展開了。有這樣拚命的部下，那以後可以放心的去做甩手掌柜了。李想心裏一時激動，抓着湯約宛的手也微微的顫抖。湯約宛立刻有所感覺，甩開李想的手，被甩的李想才從激動中恢復過來。　　秋風吹下的落恭弘=叶 恭弘早上才掃過，現又鋪滿花徑。滿園秋意惆悵，只是無人理會。　　園子里的傭人正忙着準備今晚的夜宴，黃昏時刻，已經有賓客前來，劉氏花園開始喧鬧起來。劉歆生正代表李想在大門前迎客，李想該擺譜的時候也會擺譜，李想昨夜劉家廟打敗清兵，現正是勢頭上，就應該把這勢頭使盡了。　　那些接到夜宴請柬的人心裏也清楚，不論將來這漢口如何變化大王旗，至少現在城頭上插的是李想的旗號，他們要想在漢口混飯吃，不管是做正當生意人還是做地下生意人，就得看他的臉色。何況連漢口的地產大王、地下幫會的龍頭老大劉歆生都選擇妥協，他們還有別的選擇嗎？其實他們都不知道與劉歆生合作關係良好的新華洋行的幕後老闆是李想，還一直以為是洋人。　　劉歆生逢人即笑，拱手迎客。夕陽餘輝照在他保養極好的臉上，映出滿臉紅光。李想的勢頭越大，他自然水漲船高獲利更多。如今他腦後的辮子也剪了，順便也剃了個光頭，夕陽下閃閃發亮。一身月白長袍還是一如從前，再加上上唇的一字鬍鬚，很有一些老蔣公的派頭。　　一個黑色西裝筆挺的小挫子遠遠的走過來，他的影子在夕陽下拉的老長，一直投射到街角對面。他的頭髮像是摸過蛋清一樣，疏成一個有光水滑的奸詐大背頭，他緊�蕕淖齏礁吒叨テ穡�不用驗證也可以肯定唇下抱着一口爆牙。他是東洋租界頂頂大名的黑龍會浪人武士寺西秀武，劉歆生認識他，都是在道上混的，誰能不認識誰。　　劉歆生並沒有給他下請帖，他卻是不請自來。他可是做過湖北提督張彪的外籍顧問，張彪剛被李想趕走，他就敢來這裏，到底是打的什麼算盤？　　劉歆生放下心中疑慮，依然笑容可拘的迎上前。“寺西先生向來公務繁忙，今天怎麼突然有空來這裏轉轉？”　　“聽說劉公在此設宴，在下不請自來，多多打擾！”寺西秀武一開口，果然是一口爆牙。他躬身行禮，謙虛的不能再謙虛，虛偽的不能再虛偽，一口京腔標準至極。　　劉歆生也很想一探寺西秀武的目的，相信李想也會為這個意外來客而驚喜。劉歆生很江湖大豪派頭的一聲長笑，“歡迎至極，能迎接您這樣的貴客，真是蓬壁生輝。到時候寺西先生可不要嫌棄我劉府宴席簡陋，招待不周啊！”　　寺西秀武學着中國人抱拳禮，連說：“那裡！那裡！”　　“寺西先生，有請！”　　劉歆生看着寺西秀武的背影，向右首一個親信侄子吩咐道：“去跟大帥通傳一聲，寺西秀武來了。”　　他那侄子也跟過劉歆生多年的人，心眼靈活，知道來了一個不對眼的東洋小挫子，風風火火的跑去煙雨小樓報信去。　　黑龍會和孫中山的關係友好，但是這並不代表黑龍會和中國人民的關係也能友好。誰都知道，黑龍會就相當於日本的特務組織。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黑龍會幫助孫中山，這其中暗藏了什麼目的？有過什麼黑幕？誰也說不清。　　在漢口，表面黑龍會和革命黨人的關係就是井水不范河水，暗地里誰也沒有讓誰好過。革命黨人再哥老會中發展勢力，這是天下皆知的事情。哥老會和黑龍會在漢口搶地盤，搶生意，打的風聲水起，漢口道上也是誰人人皆知。　　黑龍會以東洋租界為基地，在漢口大肆發展勢力。哥老會是這裏地頭蛇，即使青幫和洪門也不敢胡亂插手漢口道，哥老會的一幫大老怎麼能容忍黑龍會的為所欲為。兩方人馬明爭暗鬥，打了好多年。東洋租界被黑龍會搞成黃、賭、毒集中營，墜落一條街，是整個漢口最烏煙瘴氣的地方。東洋租界成為哥老會唯一插足不了的地盤。　　不過後來李想出現，與劉歆生合作。劉歆生也帶着漢口哥老會成功轉型，慢慢開始生意放到娛樂、地產、金融新三樣上面。黃、賭、毒老三樣在被黑龍會搶走不少生意，盈利已經大不如從前。小日本做這老三樣，沒有別的竅門，就是貨好，價格便宜。日本娘們細皮嫩肉，功夫超一流，雖然腿短，但在床上還看什麼短腿長腿？他們在東洋租界開賭場，娼館，販毒，根本不要向清廷納一分錢的稅賦，哥老會卻沒有這樣的特權。所以哥老會在老三樣的競爭當中完敗於黑龍會。　　李想和劉歆生他們進軍在娛樂業，劉氏電影公司成立， 第一部 大製作底成本電影，即引出無聲電影界的轟動。片名《滿清十大酷刑之楊乃武與小白菜》，這不止是一部反清電影，還是一部二級片。少兒不宜的場景在電影院掀起一場超級旋風，完全繼承了八十年代香港二級電影的風格。這部只能在漢口、上海、天津等租界電影院播放的電影，掀起史無前例的觀影熱潮，這比抱着一本春宮冊邊看邊打手搶要帶勁的多。電影院二十四小時滿排播映，票房節節攀升，李想和劉歆生賺了個大滿罐。電影主角也是紅遍大江南北，特別是女主角，從此走出娼館，成為上海灘交際名媛。　　這部電影為電影事業的蓬勃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人們心裏也許會這樣想，但是嘴上肯定不會這樣說，特別是那些衛道士。《滿清十大酷刑》被他們在報紙上披的體無完膚，那段時間，大報小報的版面幾乎成了《滿清十大酷刑》的宣傳冊，李想都為這些免費廣告而感到可笑。這些滿口道德的偽君子，如果沒有看過《滿清十大酷刑》，怎麼能批的這麼詳盡？只是這些口誅筆伐，沒有降低人們觀看《滿清十大酷刑》的熱情絲毫，反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觀影熱潮。　　當然，李想在狂賺錢的時候，還沒有泯滅良心。影片通過哥老會在國內上映，對未成年人禁止的特別嚴厲，只要發現有未成年人電影院看片，即刻調消該影院對該片的上映資格。在這個電影院還未普及的年代，李想要做道這樣的嚴格管理，還是輕而易舉。藉著這部 《滿清十大酷刑》在國內打出的名頭，便通過新華洋行向國際發行。這回李想可是狠狠的毒害了洋人一把，也不知道有多少外國的小朋友是因為這部中國電影而學壞的？　　其次便是李想和劉歆生合夥炒地皮，劉歆生因此成為漢口的地產大王。除了歆生商業街之外，與五國洋商跑馬場齊名的華商跑馬場也是他們的傑作。至於金融，李想也確實在通過新華洋行搞一些簡單的金融交易，但還未成規模。但是對於劉歆生而言，金融就是放高利貸。李想對這條其實很反感，但是劉歆生不做，也有別人會做，還不如由着劉歆生自己人去折騰。這些李想和劉歆生聯手打造的新三樣，開發出更具生命力的財源，成為哥老會立足漢口新的根本。但是與黑龍會的對立關係，也不可能改變。黑龍會也開始插手新三樣，哥老會也沒有放棄老三樣。先前寺西秀武做張彪的軍事顧問，也是想通過打擊革命黨，而間接來打擊與之緊密相連的哥老會。

# 第二十六章 浮生（四）

　　劉歆生的大侄子在煙雨小樓的大門口撞上還在激動的李想，此刻李想正受到部下們工作熱情的感染心情奇佳，回頭看看向來報信的劉大侄子，眼神當中也帶上激昂的情緒。劉大侄子一接觸李想的目光，感覺到的卻是如電之神威，有了納頭便拜的衝動。他跟着劉歆生混江湖，是威風八面，但是從來都是見官即拜。他被如今手握雄兵一方霸主的李想瞪一眼，現在能站穩，已經是非常了不起。這些烙印在國人骨子里的封建思想，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得了。劉大侄子還好，穩住了身子沒有跪下，混哥老會的他知道革命黨人都不興這套三跪九叩的大禮。平時見李想都是跟在劉歆生後面，也沒感覺什麼壓力，現在直面李想的如電神威，才知道沒有大老爺在前面頂着，自己連腳都站不穩，滿手心的汗水。他心裏發汗，這李爺做了李大帥之後，威風也跟着漲了老高。　　李想看着劉歆生身邊的這個機靈的劉大侄子半響不說話，便問道：“劉老叫你過來，有什麼事？”　　被李想這麼一問，劉大侄子才劉歆生交待的差事，剛才緊張的都忘了。“老爺讓小的給您說一聲，小東洋鬼子寺西秀武來了。”　　“寺西秀武，知道了。回劉老，就讓他現替我好好招待着。”李想嘴裏念叨一聲，揮揮手示意他可以走了。　　“是！”劉大侄子點頭哈腰的退去，如蒙皇恩浩蕩。劉大侄子低頭急走，微微顫抖的雙手在褲腿上擦掉手心裏的汗。以後這些大人物還是少見為妙，即使湊巧碰上也要繞道走，多見幾次心臟會受不了。平時傳話都是傳到呂中秋這小子手上，都是因為這小子不在，才直接撞上李大帥。　　看到劉大侄子走遠，湯約宛眉尖輕蹙，“寺西秀武不是張彪的日本顧問嗎？”　　李想點點頭，湯約宛對時事也非常關注，那麼對當前局勢也應該了解。“張彪部現在已經徹底被我打殘了，對寺西秀武沒有利用價值，他怎麼還會留在張彪大身邊。像張彪這樣丟城失疆的重罪，是要殺頭的。不過現在清廷手忙腳亂，也沒空去處置他。”　　“寺西秀武來這裡有什麼目的？”湯約宛最想知道是這個問題，目光灼灼的看着李想，等着他的回答。　　“先去樓上我辦公室，這裏可不適合聊天。”李想拉着她往樓梯口走去，湯約宛也覺得自己站在這裏，表現的與正瘋狂工作的他們格格不入。在這一層的辦公大廳里，人來人往，忙碌的像是菜市場，即使李想也有插不上手的無力感。李想覺得自己站在這裏挺傻的，那些凡是路過李想面前的部下，都會停下敬禮喊大帥。自己無聊的在這裏傻站着，像是打亂了他們的工作效率一樣可恥。　　李想和湯約宛狼狽的爬上樓，走進李想的辦公室，兩人不約而同的撲向沙發，兩人舒適的身陷柔軟的真皮沙發，為默契相視一笑。煙雨小樓本就是劉歆生以前專門為李想準備的，李想每次來漢口找他談生意，住的都是這裏。這裏的裝飾，設備都是按照李想的要求建造，所以李想把指揮部設在這裏了。　　湯約宛美目轉過敞開的辦公室大門樓梯口的方向，又回到李想的身上。“你看你的部下忙得團團轉，你卻還有閑情逸致在街頭瞎逛，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不負責任的頭。你即使不用事事親力親為，也該與同志們同甘共苦。”　　“我是頭，是領導，只要點頭就成。計劃有人做好，我只要點頭，接下來會有人去執行。革命同志們的工作熱情高，你也看到了，即不讓我插手，我也插不上手。坐在這裏喝茶也上非常無聊，出去逛一圈，嘿，竟然碰上你，你說巧不巧？”被湯約宛這樣一說，李想的老臉一陣火燒似的臉紅，卻還是嘴硬的為自己做無力的辯解。　　“他們攤上你這樣的大帥真是悲哀。”面對無賴的李想，湯約宛也只能無力的擺擺手，在沙发上輕輕的扭動小腰，換一個更舒服的姿勢。“那個東洋人是來向你示好，拉攏你的嗎？黑龍會和孫中山先生的關係，外界都有傳聞，聽說日本民間對中國革命也很支持。”　　李想的眼角不自覺的抽搐了一下，他對東洋人從來就沒有過好感，甚至帶着這個年代無人能夠理解的仇恨。畢竟，現在東洋人對中國的破壞還不如西洋人。有誰會想到鼻屎大的日本，會在二十六年之後發起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幾乎亡國滅種。東洋人到底有多危險，只有身為穿越客的李想知道。在李想的心裏，他最大的敵人不是袁世凱這個大胖子，不是歐美這些老牌帝國主義，而是現在還不顯山露水的東洋小鬼子。　　李想嘴角的一絲抽搐擴大為一聲冷笑，湯約宛聽到之後毛骨悚然，然到進賊窩了嗎？她像是一隻受驚的小貓，警惕的雙手抱胸，人已經縮在沙發角落抱成團，可憐兮兮的看着眼冒綠光的李想。　　李想看到神經兮兮的湯約宛，冷笑又化為好笑。“我就這麼像個壞人？”　　“像着了魔症的精神病人，無緣無故的笑得那麼可怕。”湯約宛看着又是一臉賊笑的李想，伸腳就踢了過去。“你說我猜對不對嘛？”　　李想懶懶的靠在沙发上，任由湯約宛胡鬧，還真有點回到現代的感覺，也越來越迷戀與她在一起的時光。湯約宛就是這樣一個用自己的大膽任性，掙脫封建束縛的女子。任性，可以為了自己的理想離家出走。大膽，現在竟然舒服背靠着沙發，伸直了修長的雙腿，架在李想的大腿上。　　李想發現坐沙發最舒服的姿勢被她給搶先一步，真會享受啊。“你說的也對啦，小東洋過來，就是看看是否有利可圖。”　　“中國革命不可能對他們有利啊。”湯約宛在指尖纏繞一縷青絲把玩，思緒開始有些混亂。　　李想耐心的慢慢向她解釋，“東西兩洋列強都不願意看到中國革命，但是革命是大勢所趨，歷史的潮流，他們也無力阻擋，當然，他們可以搞一些破壞。但是現在歐洲情勢緊張，協約國和同盟國的戰爭也到了一觸即發的危險時刻。現在還有這個閑心的，就是東洋人了。”　　“還有美國，它遠在北美。歐戰爆發，也波及不到美國。美國也很空閑啊，肯定也會成為革命的阻礙。”湯約宛對國際形勢也有所了解，說話時，手指用力把那一縷青絲纏的緊緊的，指尖有些發白。　　李想點點頭，一戰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美國和日本。“東西兩洋的列強都是中國革命的阻礙，但是能夠直接插手中國革命的只有日本。美國現在的戰略重點不在遠東，何況還隔着一個太平洋。”　　“東洋人要怎麼插手中國革命？難道直接發動侵略戰爭？東洋人再次從旅順登陸，破山海關，直取京師。滿清的那群飯桶，除了逃，還會有什麼用，肯定保不住京師重地。”湯約宛一個問題緊跟着一個問題問出，又為自己給出的答案感到一陣后怕，手中纏繞把玩的一縷青絲也散落掌心。　　李想也為湯約宛大膽的想法心驚肉跳，如果真因為自己的穿越，歷史發生這樣扭曲的巨大變化，現在還真拿不出應對之策。不過轉念一想，現在北洋老袁挺能打，應該扛得住才對，何況小東洋的軍國主義勢力還沒有壯大到這種程度。而且現在小東洋窮的叮噹響，沒有這個國力去支持一場國戰。現在小東洋軍隊的裝備，還不如北洋軍的裝備精良，小東洋打仗再狠，也打的過袁大胖子。小東洋還沒有衝動到這種程度，而去做出這樣不智的行為。　　李想以手扶額，想到因為自己穿越改變的歷史動向，特別是對自己不利的因素，頭就隱隱作痛。“應該不會這樣，畢竟西方列強在中國也有利益牽挂，小東洋如果發動侵華戰爭，也會觸動西方列強的利益，小東洋會受到西方列強的壓力。列強們需要的是一個無能的政府，但是滿清政府已經無能到就要倒台了，所有他們會選擇另一個在華代言人。”　　“難道東洋人挑中了你？這就是寺西秀武來此的目的！”湯約宛一語驚人，接着她又搖頭，“這不是太看得起你了嗎？和黑龍會關係不淺的孫中山先生也不可能，他是個真正的革命家。那麼剩下的只有，彰德府北關外垣上村在家養痾的胖子啦。”　　“還真是非袁世凱莫屬！你真是聰明。”李想一聲驚嘆，真想抱着她狠狠親上一口，不過現在抱着她的修長美腿也不錯。　　湯約宛被李想誇讚，心裏也是一陣得意，一雙長腿在李想的大腿就不安分了。兩人就在沙发上鬧騰，辦公室的大門也沒關，馮小戥站在門口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碰到這樣行為不檢的大帥，做下屬的是否應該直言上諫？　　還是湯約宛眼尖，看到門口傻站着的馮小戥，立刻一腳把李想踹開，起身連忙說道：“我去給泡茶。”　　湯約宛端着茶几上的一套茶具，不緊不慢的出了辦公室。

# 第二十七章 浮生（五）

　　湯約宛端正茶具下樓去清洗，走出門口時認真的看了一眼馮小戥，李想的多數部下都像是他這樣的年輕人，朝氣蓬勃，充滿了理想熱血。即使在辦公室里做的是枯燥，繁瑣的文職，也一樣充滿革命的熱情與积極，所有的事情，因為革命而充滿歷史的責任與意義。湯約宛好生感嘆，革命者必是超越時代局限的人，孫中山先生這樣大革命家偉大，而這裏革命同志們也一樣偉大，革命沒有大小之分。革命同志們會聚一堂，有李想個人英雄主義的激勵，更多的是民族大義旗幟的號召，是面對中華民族危難時，爆發出的歷史責任感。當下面對腐朽的滿清王朝垂死的掙扎，北洋水陸大軍南下兇猛如虎之勢，在即將爆發的血戰面前，依然充滿樂觀向上的精神，李想所部從上至下，沒有一個人表現出恐慌的神情，依然是該幹嘛幹嘛。　　其實沒有革命同志心裏都清楚，身為革命者，沒有堅韌不拔、百死不繞的信念怎麼成革命事業！革命就當以身殉志，以命酬國，就應該有拋頭顱，灑熱血的決心。北洋軍南下，唯革命軍以死相抗。腐朽無能的滿清朝庭做垂死的掙扎，又還能支撐到幾時？四萬萬同胞的決心，又有那個民族可以抵擋？　　湯約宛匆匆下樓去，心裏還是在不停的思量，還真有些為李想擔心，可是看先前一副沒心沒肺在街上閑逛的樣子，應該是早有準備了吧。在和他聊天的時候，李想的算盤都打到袁世凱的頭上去了，這裏的局勢他肯定早就盤算好了。湯約宛心裏釋然，在這裏替他瞎操心，還不如給他泡壺好茶。　　馮小戥目送湯約宛下樓，心裏不住感嘆，大帥真是好福緣，好眼光。他掌管新華洋行經年，業務往來極廣，自然也有機會認識湯家小姐。她臃容高雅如蘭的氣質，見過的人無不為她着迷，同時也為她的特立獨行，而感到萬分頭痛。湯家小姐的特立獨行，也許只有自家大帥不會頭痛，看樣子還非常樂在其中，真是奇特的愛好。不過多此一件也不算什麼，大帥的奇特愛好還有很多。　　李想看着犯花痴的馮小戥，心底掀起一陣波瀾。馮小戥是個自制力超強的人，竟然被一個小丫頭勾去了魂！難道是禁慾的生活過得太久，品味開始變得扭曲？不，應該是得到了進化，進化到接近現代人的品味了。李想到是為自己的部下，品味變得與自己相同而感到高興，這以後也多了一種共同的話題。　　“小戥，不要站在門口發獃，快進來。”李想心情大好之下，很有想和部下喝一杯的衝動。說話時，他已經立刻沙發，打開他藏酒的櫥櫃，拿出一瓶陶瓷密封裝的貴州茅台。李想拿着兩個小酒杯，指着沙發，“隨便坐。”　　馮小戥看到心情大好的李想，剛才尷尬緊張的心情也舒緩一些。他剛坐到柔軟的真皮沙发上，那種舒適的懶洋洋的感覺席捲全身，繃緊的雙肩瞬間鬆懈，沙發真是放鬆神經的好座椅。　　李想把酒和杯子放在沙發前的茶几上，在馮小戥身邊坐下，拍拍他的肩膀，“放鬆一下，喝一杯。”　　被李想的手拍在馮小戥肩膀上，他的腰背立刻條件反射似的挺的筆直。“工作時間，可不敢喝酒。我是聽說大帥回來了，來彙報工作的。”　　馮小戥把茶几上的酒和杯子移開，把他抱着的一打厚厚的文件放在上面。李想看到那密密麻麻的繁體字就頭皮發麻，有上百份文件吧。　　李想喉結滾動，艱難的吞下一口唾液。“政務方面我都交給你了，小事你自己就可以拿主意，不必都要等我來決定。這政務大小等級如何劃分，你凝個章程給我看一下。這些小事，我以後定期視察。”　　“是我疏忽，大小政務等級卻是需要一個章程，人為的主觀判斷彈性太大。”馮小戥拿出本子唰唰的記下。　　“這就對嘛！”李想把那一打公文又推到馮小戥面前，在把兩人的酒杯滿上茅台液。舒服的靠在沙发上，品上一口醇香，“革命不是說就要過苦日子，革命就是要讓老百姓過上像我這樣愜意美好的生活。我不反對同志們在私生活上享樂，但也有原則，不能帶到工作上去。工作有工作的作風。”　　“那我們現在是工作，還是享樂？”馮小戥手中的筆沒有停過，眼睛卻也盯上的茶几上那杯茅台。茅台液醇香，似乎已經瀰漫整個房間，隱藏再深的酒蟲也被勾引出來。　　李想看一眼西窗，夕陽透過新式的玻璃窗，斜斜的光柱落在紅毯上，細微的光塵上下飄浮，清晰可見。“現在到了下班的時間，是享樂的時候，但是享樂也可以不忘工作嘛。革命什麼時候需要我們，我們就要什麼時候放下休息，放下享樂。”　　馮小戥放下手中的筆，端起杯子品嘗一口，也舒服的靠在沙发上，若有所悟的點點頭，“大帥，我有了解啦。”　　李想輕輕轉這手中酒杯，“了解還不夠，還要行動起來。”　　“我這不是在實踐了嗎？”馮小戥左手輕輕晃着手中酒杯，右手還在不停的寫。　　李想唉嘆一聲，怎麼就不開竅，看着馮小戥一臉的不解，李想決定直接說了。“我是說你個人作風問題，你這光棍還準備打到什麼時候？至少現在該找個女朋友了吧？我看你非常喜歡湯約宛這種類形的女孩，我叫她把她的朋友介紹給你認識。”　　馮小戥完全給李想的話膩住了，又舍不得噴出含在嘴裏茅台液，強行咽下去的結果就是肺部如火燒一般，換來他使勁的咳嗽。馮小戥半響才平息，臉上湧出潮紅未退。“大帥，湯家小姐這種類型的女孩，我實在消受不起，也只有您這樣的非常人，才受得了。我還是喜歡傳統一點的好。”　　李想失望了，還以為馮小戥的品味改了，想不到還是在與這個時代同步。　　此時，湯約宛端着洗好的茶具進來，帶着幾分得意說道：“大帥，讓你見識一下我煮茶的手藝。你們大白天的喝什麼酒！”　　她聞到屋內濃濃的醇香，看到茶几上的茅台和他們手上端着的杯子，心裏就有一點火了。一把奪過他們手中的杯子，把茶几上茅台收了起來。兩個男人真是無力反抗，只有任她施為。這是李想才覺得，馮小戥的品味還是很有一些道理。　　湯約宛開始忙碌着煮茶，李想也不懂茶道，插不上手，躺在沙發湯約宛的認真煮茶的背影，也自得其樂。　　馮小戥就趁機把他面前的一打公文推到李想面前，“這些其實已經是我挑選過的，認為是要你親自簽發的重要文件。”　　看來今天是必須把這些公文處理完，要不馮小戥是不會罷休了。李想拿在手上，最上面一份是《宣布滿清罪狀檄》。共八條罪狀，有“使漢人永遠降為滿清之奴隸”，“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還寫的非常文言文。　　馮小戥在邊上解說道：“其實這裡有很多公文是武昌城咨議局發布的，我們的人抄過來的。我認為這是獲取民心非常好的措施，我們把這些條令稍做修改，然後簽上大帥的名字，陽夏民心就會記下的就是李大帥，而不是黎都督。大帥，您說過革命離不開群眾，我一直都記住。”　　李想心裏一陣得意，馮小戥辦事這麼牢靠，自己什麼都不用操心。“只要能夠凝聚湖北一省民心，要扛住北洋，就綽綽有餘。”　　李想接着往下翻，拿過馮小戥的派克筆，邊翻邊簽。有通告，有電文。《告漢族同胞之為滿洲將士者》勸告清軍中的漢族將士反正：“我輩皆中國人也。今則一為中華國民軍之將士，一為滿洲政府之將士……雖立於反對地位，然情誼尚在，心事又未嘗不合也。”《檄各督撫電》勸告各省督撫反正：“幸貴大臣勿拘君臣小節，而貽萬世殷憂。”《免稅公告》宣布豁免湖北境內一切惡稅：除鹽、煙、酒、糖、土膏各稅捐外，所有統捐局卡，一律永遠裁撤；除海關外，所有稅關，一律永遠裁撤；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豁免；各屬雜捐，除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諭湖北各府州縣政務及自治公所電》宣布全鄂地方一律改為共和政體，要求各地清吏一律呈繳偽印，聽候支配錄用；不願者繳印后聽其自由；“人地相宜，民間倚重者”經自治公所推薦，可以留任。《通告城、鎮、鄉自治職員電》要求各城、鎮、鄉自治團體速籌自保之計：“趕辦團練，守衛鄉里，貧者效力，富者輸財，既使游手無事之民，有謀食用武之地，而富足之家，得因以保全。”　　這樣的通告和電文，後面還有很多。這些雖然是馮小戥他們在起義之初的準備，但是能夠一個下午，就整理好放在李想面前，這工作效率是出奇的高。　　馮小戥看着李想簽到後來，看也不看順手就簽，心裏急了，對部下的信任也不能這樣。“大帥，您也得看一眼。”　　“有什麼需要特別主意的內容你就說，我在聽。”李想手中的筆沒停頓的意思，還是一樣的走過場。　　馮小戥很是無奈，“現在就是金融、工商有點麻煩。在起義前，市面通用湖北官錢局所發制錢票、銀元票和交通、通商等銀行發行的銀票。起義后，就民國了，這些清朝的紙幣誰相信？今天各大銀行錢莊，人們都排着長龍，紛紛擠兌銀元和銅錢。明天再這樣，肯定會引起銀根緊迫，市面恐慌。”　　“市面已經在恐慌！難怪街上這麼熱鬧，是這事。”李想亭筆，難得的皺起眉頭。　　馮小戥從李想的手裡抽出一份文件，又放到李想手上，“武昌軍政府的處理方法就是，發出照會，聲明紙幣照常通行，要求各界停止擠兌。軍政府接受武昌商會要求，設立商界兌換處，又撥解銅元十萬，接濟市面。”　　李想沉吟，眉頭皺起又舒展。“這隻是權宜之計，我們要用自己的紙幣取代舊的紙幣，才能真的穩定市面。不過這要等局勢稍穩，退了北洋軍再說。我們新華洋行不也在發行少量的錢票嗎？這樣，把漢口幾家官辦銀行強行合併，成立工商銀行，發行新紙幣：人民幣。銀行實行股份制，向社會公開招股。新華洋行下血本，也要成為大股東，這樣即做好帶頭作用，更能掌控漢口的金融命脈。記住，這些事關國計民生的國家命脈，一定要掌控在我們自己手裡。”　　李想手裡的派克，不知什麼時候又回到馮小戥的手裡，他正瘋狂的在本子上寫着，大帥的每一句話，真是金科玉律。這時的夕陽已經斜的不能再斜，已經無法透過玻璃窗進入室內，辦公室內變得有些黯淡。馮小戥不知不覺把鼻子都湊到了本子上，這時他突然感覺眼前一亮，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擺上一根紅燭。銀色的燭台清晰的倒印出馮小戥的臉上輪廓，他下意識的抬頭，迎上的是湯約宛如秋水純凈的眼波，在燭光中蕩漾，如夢似幻。　　馮小戥飛快的錯開眼神，急忙說一句，“謝謝。”　　“不用謝，燭台是給我的。”李想很上理所當然的這樣說，卻也化解了馮小戥的一絲不尷不尬。至於湯約宛大小姐，她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尷尬，只是很有趣的看着馮小戥。　　李想看手裡還有一些文件沒有簽，又非常自然的對着湯約宛說道，“去給我到辦公桌上拿支筆來。”　　湯約宛纖纖小指點在李想的額頭，輕笑浮上嘴角。“你真是得寸進尺。”

# 第二十八章 浮生（六）

　　夜幕降臨煙雨小樓，透明的玻璃窗外一片漆黑中，被秋風扒光恭弘=叶 恭弘光子，禿禿的樹枝張牙舞爪，猙獰恐怖。夕陽落下時，這天黑的好快。　　湯約宛此時方顯出富貴人家的本性，小小辦公室里，好幾處燭台毫不吝惜的被她全部燃起。湯約宛在審視明亮的燭光照亮每一個角落，才點點頭稍覺滿意，去繼續煮茶。　　李想瞳孔里燭火閃動，他知道在窮人家裡，半截蠟燭省着用要用一個月。像這樣一夜下來，要浪費多少蠟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就是貧富差距啊，乾脆殺幾個劫富濟貧？不行，革命也不是劫富濟貧，應該是帶着人們奔小康。但是有錢人不消費，也不能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這個時代的消費玩意實在少的可憐，除了黃、賭、毒也沒有什麼新鮮玩意。正是在這個娛樂貧乏的年代，一部 《滿清十大酷刑》無聲電影，也能掀起一場席捲全球的風潮。李想也聽說有些有錢人，閑得蛋疼，玩鬥富，上千塊大洋一道菜的吃，捧個名角也上千塊大洋的打賞。有錢人這樣干，李想一點都覺得稀奇。在平時他自己也多是閑的蛋疼，他對黃、賭、毒沒興趣，這樣一來娛樂就更少了，最大的娛樂就是去看劉氏電影公司新出品的電影。李想以己度人，這些有錢人和自己一樣，是多麼渴望着夜生活啊！　　看來在漢口、上海、天津這些有錢人聚集的地方，可以大力發展服務業。如今各地服務業都還比較傳統，即使洋人開的那些高級會所，在穿越客李想的眼裡也是毫無新意。如果把“天上人間”連鎖，肯定能雄霸中國，輻射全球。到時候卡爾森也好，希爾頓也罷，都得成神馬，變浮雲。　　湯約宛煮的茶已經有了香味，瀰漫在整個辦公室，濃濃芬芳聞之使人神清氣爽。劉府的茶恭弘=叶 恭弘都是上好的名茶恭弘=叶 恭弘，煮茶的泉水也都是上好的名泉水。只是李想從前在此也泡過無數次的茶，卻從沒有泡出這樣香醇的茶，看來煮茶真是一門極高的藝術。　　李想把該簽的文件已經簽完，馮小戥抱着文件舍不得走，又望了一眼湯約宛煮得濃香四溢的茶，看來還要一點功夫才能煮成。這茶如果煮成了，那該有多香啊！馮小戥心裏念着，再舍不得走，也要走了，天都黑了，時間不早了。他一咬牙，忍着濃濃茶香的誘惑，轉身往辦公室門口走去。他剛走到門口，又突然被李想叫住。　　“今天軍營里也要慶功宴，都準備好了嗎？”李想突然想起，這是今天早上才決定的事情，匆忙之下，不知他們準備的如何。　　“您放心，政治部和後勤部聯手，絕對會讓你滿意。”馮小戥可以在這裏打包票，他親自指派人去做的。只是軍營里的慶功宴少了一個關鍵的主角，馮小戥就問道，“大帥要參加劉府擺的慶功宴，軍營的慶功宴還去嗎？”　　這事李想也早就考慮到了，“在劉府見漢口士紳、工商界人士固然重要，與軍營里的同志們一起慶功更重要。我在劉府這邊走個過場，之後就去軍營。”　　馮小戥心裏突然湧出莫名的感動，發現大帥沒有走遠，還是那個願意與同志們同甘共苦的李想。馮小戥的語意里，有壓抑的激動，“我去通知同志們！”　　馮小戥轉身欲走，李想又趕緊的把他喊住，“你不要亂跑，劉府八點開宴，你們都隨我一起參加。去工作大廳傳我的話，現在下班收工，準備參加慶功宴。政工人員，西裝革履穿整齊了。軍人，把配發的裝備全給我套上。今晚，要給那些土包子一個震撼。”　　馮小戥心裏一下明白了，大帥要在慶功宴有所大動作。因為大帥從不做沒有意義的事情，何況這樣大張旗鼓的去赴宴。馮小戥一想到大帥又有新動作，就意味着利益，又會有大量的利益入帳。他想到革命的力量又要壯大了，腎上腺激素就瘋狂的飆升，興奮着跑下樓去，樓梯被踏咚咚咚的響。　　湯約宛小心翼翼的把新煮好的茶端過來，即使包着手帕也非常的燙手，想快步走到茶几前，又深怕打翻了，就這樣輕柔的小碎步移過來，小臉漲的通紅，一排雪白的貝齒緊咬着朱唇，兩彎細細黛眉扭在眉心處打了個節。她是一身青衣丫鬟的打扮，窄袖束腰，現出如楊柳般柔弱的身段，碎步走來，便是如迴風舞柳，婉約到了極致。李想已經看的痴了，腦海盤算着，今晚借酒後把她給推到得了，免得夜長夢多。　　湯約宛好不容易走到茶几邊，立刻放下紫沙茶壺，嘟着小嘴使勁往一雙小手吹氣，鼓氣之大，都吹到李想的臉上去了。氣息如蘭，直往李想的鼻孔鑽，竟然驅走了李想腦海里的邪惡意念。　　李想看着還未對自己剛才邪惡意念有所覺悟的湯約宛，她還是嘟着嘴，朝被燙得通紅的小手使勁吹氣。傻丫頭，為什麼不叫我來端？李想心底生出無限憐意，拉過她的小手，用指尖輕輕的碰一下她的手心，問道：“疼嗎？”　　湯約宛忍不住手心的痒痒，輕輕一笑，被他關心着，連心裏都痒痒的。“有點癢，不疼。我包着手帕，沒有燙傷手。”　　一個從未乾過粗活的豪門貴女，這樣的表現，絕對可以稱為堅強、獨立。李想看在眼裡，疼在心裏。“過來坐下休息休息，嘗一嘗自己的勞動成果。”　　湯約宛緊挨着李想坐下，全身的重量都往李想的身上靠去，煮茶真是把她累壞了。茶香四溢，李想迫不及待的去掀茶壺，靠在李想身上的湯約宛立刻拉住他的手。　　湯約宛就在李想耳邊細語綿綿，“倒茶也需要功夫，不然會破壞茶新味。你還是坐着，我來吧。”　　李想不懂茶道，連個業餘都不算，只好聽專業人士的吩咐，等着喝茶得了。湯約宛連倒茶的動作，都是這樣的柔美動人，神情專註有空靈之氣而生。　　“啊！好香的茶，是洞庭湖君山毛尖茶。極品啊！極品啊！真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小戥在這裏半天沒有等到，被我撞上了。”曾高發表一通感嘆，接着蹭、蹭、蹭三步，就從門口跨到茶几前，毫不客氣的一屁股，就坐在李想的另一邊沙发上。他把手上一疊文件，隨手丟給李想，再順手牽羊，把湯約宛先倒給李想的一杯茶拿了過來。“湯小姐，謝謝！”　　“不用客氣，請慢用。”湯約宛非常無奈的說出這句違心的話，只能佩服曾高的臉皮真厚。她也知道曾高是世家大族出生，去沒有一丁點世家大族子弟風度。真是蛇鼠一窩，難怪會跟着李想混。　　李想拿着這一疊文件，都快無語了，才簽完，又有這麼多。他看着一副標準茶客模樣曾高，貪婪的陶醉在茶香中，正準備品嘗。李想在心裏反覆默念，燙死你！這個詛咒沒能應驗，曾高喝茶的技術超高，燙手的茶水被他呼嚕嚕的喝進嘴裏，鳥事都沒發生。　　湯約宛給李想另外倒上一杯，李想抄過來就往嘴裏灌，湯約宛被李想衝動的行為嚇壞了。李想把茶杯抄在手裡便覺得燙手，拿到嘴邊還是不敢往嘴裏灌，對着杯口吹了涼氣又方了回去。　　李想嘆道：“這些文件先放這裏，我明天處理。”　　“大帥，軍情緊急，你現在就處理了吧。我們參謀部的所有人，在參加完慶功宴之後，會回來繼續工作。”曾高說是軍情緊急，不過臉上卻看不到一點急切的樣子，如果不是熟悉他為人的李想，還真以為他只是開玩笑。　　“有什麼緊急軍情？”李想翻開文件，也沒有看到什麼重要軍情。主要都是一些對軍隊制度改革的文件，這些改編，都是李想今天早上提到的內容，現在他們凝成文件，拿來給李想簽字。　　現在李想有近一萬五的兵力，組成兩個旅，相當於舊軍制的一個協。李想最大的改進是，在營與旅之間加入團級，這樣極大了加強軍隊的指揮系統。　　武昌新軍也有鎮屬騎兵，李想也拉過了五、六百人，剛好可以組建一個騎兵獨立團。比當時代一般的師屬騎兵團人數要少，但是更符合現代戰爭。機動性能相當與摩托化部隊，因為人數較少，利於隱藏蹤跡，打起來，保證敵人摸不到風。騎兵用的都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五發彈卡供彈迴轉拴式，7.95毫米的毛瑟步搶，或者漢陽兵工廠仿造的7.95毫米的毛瑟步搶。　　而炮營的炮由原來的十六門增加到十八門，達到國際上的標準配備。一營三連，每連六門。人員配置是，一成用炮，一成備補，一成持搶護炮。這也都是拖漢陽兵工廠的福，李想現在要槍有槍，要炮有炮，威風的緊。漢陽兵工廠有防克虜伯山炮六十六門，鋼炮一百餘門，防毛瑟79式十多萬支，武裝他一萬五這點兵馬，綽綽有餘。　　李想在這些文件飛快的簽下自己大名，最後一張才是軍情文報，這個狡猾的曾高。　　曾高直到看到李想簽到最後一張，才慢悠悠的放下茶杯，臉上還掛着戀戀不舍的神情，“留守劉家廟的同志傳來消息，清兵又有新的部隊往劉家廟集結。軍情部給的分析稱，一部是湖南駐岳州巡防營夏占魁部，一部是河南混成協張錫元部。”

# 第二十九章 浮生（七）

　　瑞澄在楚豫艦接到朝庭發給他戴罪立功的電諭。當時，楚豫艦緊挨着英國海軍軍艦停靠，天朦朦亮，上岸在漢口打探消息的鐵忠，慌慌張張的登上楚豫艦，敲響了瑞澄高卧的艙門。　　瑞澄自從丟了武昌城，再也過不上清閑浮生的日子。自登上楚豫艦之後還未合過眼，不是如何的費心操勞國事，擔心社稷安慰，完全只是對自己前程的堪憂，畢竟是丟城失疆的殺頭大罪，即使有隆裕太后在背後撐腰，能抱住腦袋，也保不住前程。即使是宗室貴戚，失去權勢之後，是再難有往日的風光了。失去權勢，就是家道中落之始，吃老本，也不是個辦法，北京城裡多的是失勢的王爺，守着一個空殼子，連鍋都揭不開。煩惱鬱悶愁空了他的心思，那裡還能分出心思，去為這個即將垮台的大清國煩惱。瑞澄已經是上了年紀的人，這樣不眠不夜的煩惱，精力實在無以為繼，也直熬到天快亮時分，才渾渾噩噩的睡去。瑞澄正睡到香甜處，被鐵忠給吵醒了，鐵忠已經不顧門外親衛的阻攔，強勢的把艙門拍的怦怦作響，情況萬分危機，鐵忠也顧不了這麼多了。　　老人入睡不易，瑞澄連日受到驚嚇，還丟失一半家財。焦躁與煩悶搞得精力不繼，好不容易入睡一會，又被鐵忠打斷，真是火冒三丈。也不管穿什麼鞋襪，赤着雙腳就去大開艙門。鐵忠已經老實的跪在門口，看守護衛親兵也跟着跪在後面，瑞澄心底劃過一道非常不祥的預感，看來真是出大事了。　　“什麼事？”瑞澄的聲音都拖出了不自然的顫音。　　“張提督在劉家廟召集大軍，準備反攻武昌，誰知消息泄露，匪黨連夜發動偷襲，劉家廟水網縱橫，極不利於我軍展開陣勢，匪黨先用大炮轟炸，再發動無恥的火攻，我軍終於不敵匪黨陰謀。大軍被打散，張提督不知所蹤。漢口、漢陽皆落入匪黨之手。”鐵忠把他知道的，一五一十的抖出來，雖然修飾的非常好聽，這場戰事全不關己責。但是無論如何美麗的修飾，也掩蓋不了大軍失敗的真相，連張大膽不知所蹤。瑞澄面無血色，匪黨勢大，他是真的無力回天，張大膽也是藉機跑路了。　　瑞澄馬上下定決心跑路，漢口已經落入革命軍手裡，這樣即使躲在租界也不安全。他即刻命令道：“匪黨勢力奇大無比，已經控制武漢三鎮，我必需馬上集結更大的力量，才能撲滅這些匪黨。楚豫艦馬上起航，去岳陽向湖南借兵。”　　瑞澄去湖南借兵只是個借口，他對現在天下局勢看到明明白白，革命之事必將如火燎原，這是歷史的潮流趨勢，大清帝國風雨飄揚，已是大廈將傾，太平天國時有個曾國藩來挽起回天大旗，現在有誰？袁世凱嗎？他就是個活曹操。朝庭腐敗，只知爭權奪利；對內欺壓百姓，搞的民不聊生；對外奴言俾膝，喪權辱國。這樣的朝庭，無可救藥。瑞澄是旗人，也不會傻傻的去給這樣的朝庭殉葬。　　瑞澄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還是早日離開的好。想想滿漢之間積累的兩百六十餘年的仇恨，滿人入關在中原大地造就殺戮無數，想要統治四萬萬的漢人，除了殺戮，也只有殺戮可以震懾這些漢人，嘉靖三屠，維揚十日。這些世代民族血仇，漢人真的忘了嗎？沒有，武昌城中和門前的殘局便是最好的證明。　　瑞澄覺得現在在中國，躲在什麼地方也不安全。他現在就想着，去湖南，下廣州，到香港。然後再找機會出國，去歐羅巴也好，去美利堅也好，就是去南洋也好。　　楚豫艦急速行駛，未即中午，已到城陵嘰。八百里洞庭湖即在眼前，煙波浩緲，湖浪潮去起有去。來往商船如織，湖南商船如長江，就只有這一條路可走，這裏的繁華可以想見。湖商在近代史上也是和晉商、徽商齊名的老字號，本地商貿活動也是十分活躍。　　瑞澄命楚豫艦在此停靠休整，聞名天下的岳陽樓已經在望，瑞澄也無心去登樓風騷一把，還是窩在楚豫艦里更安心些許。即使這樣，鐵忠還是不識時務的又來敲艙門。　　“什麼事？”瑞澄大開艙門，此刻他已經穿戴整齊。瑞澄真怕又聽到一個壞消息，對傳遞消息的鐵忠都有了反感。　　“末將湖南駐岳州巡防營夏占魁，叩見總督大人！”和鐵忠一道來敲門的還有夏占魁，這廝雙膝一彎，撲騰一下跪在瑞澄面前，禮儀周到。　　瑞澄此刻似乎又找回了些許優越感，難得的舒展一下連日緊皺的眉頭。“起來說話。”　　夏占魁恭恭敬敬的爬起來，又從馬蹄袖口掏出一份電文，雙手敬上。瑞澄心裏一咯噔，果然又出事了，跑都跑不掉。他接過來一看，到是緩出一口氣，無什，朝庭命他戴罪立功。　　“朝庭給老臣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老臣定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瑞澄竟然面北而拜，為自己這句話而感動的熱淚盈眶。再次起身，似乎有了為國娟軀的覺悟。“欽差大臣已經督師南下，不日將底湖北。夏占魁聽令！”　　“末將在！”夏占魁上前一步。　　“我命你率湖南駐岳州巡防營直取漢口劉家廟，接應大軍南下。”瑞澄很是不負責任的下達亂命，只想快快的把夏占魁給差走。　　“末將領命！”夏占魁大聲應命，很有不破樓蘭誓不還的架勢。　　瑞澄看得連連點頭，夏占魁龍行虎步的走出艙門。夏占魁在廊道轉過一個彎，就忍不住一聲，呸！一口濃痰飆射向一扇艙門，這張粗糟的臉上寫滿鄙視。　　“大帥，軍情傳來時你不在，我們就自己做了主。李西屏已經帶他一旅增援劉家廟，今晚的慶功宴他肯定參加不了。”曾高說完取下大瞻帽，辦公室里點的蠟燭太多，古代通風設備再好，也阻止不了二氧化碳含量的急劇飆升，空氣開始變得悶熱。曾高取下帽子透個氣，暴露了他剛剃的澄亮光頭，在燭光下閃閃生輝。曾高家教甚嚴，革命之前他可不敢剪辮子，他要剪了辮子，他老爸就要他的腦袋。現在跟着李想革命，就沒有這麼多的顧忌，剪了辮子乾脆剃一個光頭。　　李想摸着自己的寸頭，狠狠的鄙視一把曾高的勞改頭。“同志們這麼辛苦，雖說是為了革命，但也受到獎勵。我會叫政治部作出一個獎勵的章程。不過李西屏親率一個旅的兵力過去，太看得起這些小股清兵了吧！”　　“練兵嘛！我們現在是抓緊一切能夠利用的時間練兵，你說用實戰練兵，我們也都認為這是最快的練兵方法。我們正在凝定剿滅陽夏附近清兵據點的戰略，以達到拿清兵練兵。在北洋南下之前，一定會煉出一支雄師。”曾高身陷柔軟的沙發里，懶洋洋的一副天下事未放心上的樣子，其實對北洋也相當的忌憚。　　北洋軍裝備當今世界最先進的精良武器，並完全按照德國陸軍制度操練。袁世凱更是在軍營里擺他的牌位，士兵早晚跪拜，大肆宣揚“袁大人是我們的衣食父母”，用極具封建意味的個人崇拜，把軍隊思想武裝。不得不承認，北洋是一個有信仰的軍隊，即使是一個落後的封建信仰，也絕對有資格，與國民革命軍堅定的信仰，在戰場上一較高下。　　湯約宛也感受到辦公室里悶熱的氣氛，非常善解人意的沒有去打擾兩個男人與男人的對話，大概也明白是自己點燃太多的蠟燭。湯約宛起身，把辦公室里的窗戶全部推開，秋風舒爽的鑽進了來，空氣瞬間變得暢通，滿室燭火搖移，明滅不定。湯約宛即刻把紗窗放下，辦公室里空間的明滅變化又穩定下來。湯約宛施施然，又一盞一盞的把多餘的蠟燭吹滅。李想看到這一刻的湯約宛，在心裏不住讚歎，真是個善解人意的好女子。　　“軍隊現在這麼忙，我還要開什麼慶功宴，慶功會。是不是給你們造成很多麻煩？”李想也想不到他們會有這麼忙，戰爭年代，是真的沒有享樂的時間。同志們給革命不停奮戰，連參加慶功宴的時間都擠不出，而自己卻偷出浮生半日閑。面對正在為革命奮戰的同志，李想也為自己閑過半日浮生而汗顏，以後要時時警惕自己，革命還未成功，還是要少過閑雲浮生的日子。　　“這是同志們應得的榮譽，當然不能少。只是……這次操辦的是急切了一點，可以放到戰後再一起舉辦。”曾高直接向李想表達自己的意見，他相信李想能夠聽得進去。曾高一直認為李想是個非常民主的人，所以相信他不會成為一個獨裁者，願意跟着他打理天下，實現共和，實現民主，實現強國之夢的理想。　　“戰後……”李想嘴裏輕輕念叨，有多少同志能活着打完這一丈，與北洋的戰爭，李想根本沒有把握一役定局。他從未想過向袁世凱妥協，和北洋議和，他可不想做另一個孫中山。這持久的戰爭局勢，李想現在像極了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的共軍，力量薄弱的可憐。　　再多的想法無益，現在，還是解決眼前的煩惱。“慶功宴取消，革命還未成功，確實不是慶功的時候。但是，軍營那邊準備好的酒菜還是照常供應，只是不是慶功宴。這件事我會親自向同志們解釋清楚，不能讓同志們有不良情緒。劉府的宴會還是要去，我另有打算。”

# 第三十章 浮生（八）

　　秋夜寒氣漸生，不知拿來的飛蛾，怎樣穿過紗窗，來到李想的辦公室。本應該受漸漸降溫的氣候影響，慢慢變得僵硬的身子，在這溫暖的室內又開始恢復活力。它圍着茶几上的燭台翩翩躍動，燭火也被它的翅膀扇風而輕輕跳動，即在它玩到興頭時，義無反顧的撲往燭光明火。燭火受到衝擊，四周空間稍稍的黯淡，瞬間又重歸光明。　　湯約宛小心翼翼的把泡在蠟油里的飛蛾屍體挑出來，近距離的燭光照亮她透嫩的肌膚，如漢白玉之無暇。李想的腦海里突然浮現出《天龍八部》，神仙姐姐劉亦菲第一次出場的場景，雙手捧這蠟燭，風姿綽綽的款款行來，燭光里蕩漾出玉面桃花，如夢似幻。有美人紅袖添香，過這樣的夜生活，也不比在外頭鬼混差。　　現在曾高配着他的光頭，坐在這裏簡直就是一個超級大功率電燈泡。他回味無窮的摸摸茶杯，茶也喝完了，該去辦正事了。曾高整理一下文件，起身戴好大瞻帽，“大帥，還有件事情忘了跟你說，本來這不該我管的。”　　“不要磨磨唧唧的，快說。”李想巴不得他快點走，本想過一會二人世界，誰知他們他們一個接一個跑來彙報工作，就跟商量好似的，估計曾高一走，鐵龔奇就該輪到他來了吧。　　“呂中秋去主持軍統局，您的警衛隊長空缺。這職位非常重要，我們也不便指派，必須您親自任命，而且得加緊了快辦下來。”這件事曾高和李西屏商量過，合適的人選都有重要的任務在身，實在抽不出好的人選來。看着李想如此的悠閑，不如把這個難題丟給他自己解決。　　李想也在考慮，這人選真難挑，現在都有點後悔放走呂中秋這小子。警衛隊長不止要保證他的安全，還要照顧他的生活。一時找不到好人選，李想乾脆把警衛隊長一職空着。他嘴上也說得非常漂亮，“不急，我又不是老封建，不搞這些虛榮排場。”　　“現在戰爭的非常時期，大帥的安慰關係全軍的命運，您要為跟着您一起革命的同志負責。大帥不可自侍個人勇武，會給我們增添困擾的。”曾高暗指的就是前天晚上武昌舉義攻打都曙時，李想親自上陣拔了清兵的碉堡樓子這事。　　其實當時李想就是想在麾下顯擺一番，立個威。個人英雄主義最能得到士兵們的崇拜，就那個舉動，為他贏得不少軍心，現在街頭巷尾都是他這個絕世猛將的傳說，風頭甚至壓過了黎元洪。他能一天之內招滿兵額，絕世猛將的傳說在革命軍宣傳造勢上，起到居功至偉的力量。只是現在的李想，已經不需要拿命去拼。跟着他一起革命的同志越來越多，他的責任也越來越大，他必須活着才能承擔這份責任，他的生命變得無比的重要。　　“了解，了解。”李想揮揮手，身居高位，以後再難以隨心所欲，過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逍遙浮生。穿越百年而來，身受歷史的重壓，知道這段慘絕人寰的歷史悲劇，跟是把對歷史的先知，當成一種責任一肩扛起。從前那份玩世不恭懶散的心，已經勤奮百倍，只是現在看來還不夠。好累！　　曾高似乎也感受到了李想疲憊，放輕了腳步離開。李想現在看似風光，卻承受這重如泰山的壓力。前有比他多十倍兵力的北洋軍，北洋軍同時新軍，裝備和訓練都不比革命軍差，戰鬥力只會比剛剛擴軍的革命軍強大。後有黎元洪和同盟會，李想成立國民革命軍反清作戰指揮中心，相當於成立湖北軍政分府，武昌城裡湖北軍政府會怎麼想？還有天下會這麼高調的亮相，同盟會這些老會黨會怎麼想？曾高自己只有把眼前的丈打好便成，可是李想卻要把前前後后都要打理好了。麻煩頭痛的事情一大堆，李想還能過的這麼逍遙自在，不愧是大帥。　　“累了嗎？”湯約宛靠過來，語氣里是濃濃的關心，她只是聽着他們的談話都覺得累。　　“是啊！你要替我分擔。”李想說著重心也往她身上靠去。　　“我現在不想去總政做文職啦。你放心我，我還不放心自己呢。我要是把你的事情辦咂了，耽誤革命大事，不知會害死多少人？我幫不了你。”湯約宛輕搖着李想的手臂，先前的革命熱情全退下來了。她在辦公室里，細心收聽着李想處理的每一件事，就這樣跟着李想的思維走，已經倍感吃力，又如何去幫他處理問題？革命事業，真不是她在家想想的簡單。　　“這麼快就放棄革命了？”李想也有些詫異，真不像大小姐的做事風格。有離家出走的決心，還沒有堅持革命的決心？　　湯約宛用力推了一把李想，帶着些許氣憤。“我是半途而廢的人嗎？你是小看我們女人！”　　“對不起！”李想趕忙道歉，這頂帽子太大，他可戴不起。婦女可頂半邊天，李想可沒有這個膽小看女人。　　“我毛遂自薦，做你的警衛隊長如何？”湯約宛拉着李想的衣袖，隨着嬌氣的語調，在燭火中蕩漾的秋波也暗送過去。　　李想渾身一得瑟，被電得好爽，爽得像是經歷一次完美的高潮。李想總算明白，柏拉圖為何喜歡專搞精神戀愛？精神戀愛也能爽到無邊！　　湯約宛看着傻乎乎的李想流口水，也覺得自己剛才的美人計使過頭了。她沉着肩膀輕輕的頂撞李想，李想總算清醒過來，現代美女見得多了，免疫力還是有一些。　　李想抹掉嘴角的口水，擺出正兒八經的臉色說道：“你做警衛隊長，讓我來保護你嗎？”　　“我是隊長呃，保護你自然不需要我親自動手，下屬去做就可以了。我是隊長，只要照顧好你的生活起居就可以了。大帥，您說是不是嘛。讓我做您的警衛隊長，來照顧你的生活，保證伺候您舒舒服服的。”湯約宛這一串切切絲語，如珍珠落玉盤。看來她是算計好了，才能如此順溜的脫口而出。　　本身懶散好享樂的李想，無論下多狠的決心，也不忍心拒絕如此充滿誘惑的條件。以後，天天都能喝她煮的茗茶，夜夜都能享受她紅袖添香的溫柔，也有更多的機會把她給推倒。　　“成！”李想喜極拍案，心裏叫絕。　　湯約宛實在太過單純，竟然沒有發現李想心裏的齷齪念頭，還在為李想點頭同意，而沾沾自喜。　　李想眼角的餘光瞄到門口一個肥胖的身影，鐵龔奇也抱着一疊公文，正站在辦公室門口眼珠亂轉。果然，他們一個一個的輪着來。　　“進來！”李想都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也許該嘆息。這還是甩手掌柜嗎？都快趕上勞模了。　　“是。”鐵龔奇很是習慣性的，見到李想就掏出手帕擦擦額頭上的汗。不管有沒有，都會擦。即使現在沒有，很快也會有。他在李想對面的沙發落坐，他對李想的這些習慣了解最深，都是從新華洋行就見識過，所以他加倍的小心。李想發給員工的待遇，那是沒得說，簡直好的不得了，跟現代的國企沒有區別。但是對員工的要求，也是相當的高，一般人也扛不住。反正能把他交代的事情處理好，什麼都好說。辦砸了，就要承受他的雷霆之怒。以前匹夫一怒，最多血濺五步。而今天子一怒，還不血流漂櫓。　　“大帥，這些只是需要您過目的文件，什麼時候看都可以。”鐵龔奇先遞上最厚的一疊文件，然後又遞上手上薄的一疊文件。“這是需要您現在簽發的緊急文件。”　　李想笑盈盈的接過，還是跟自己最久的鐵龔奇最了解自己。文件都分門別類的整理的這麼好，現在要簽的就這麼點點，還不兩分鐘就解決。　　第一條文件，便是現在天下會接管的滿清官辦工廠，工人工資的問題。　　“工人的工資，是我們革命軍爭取民心，最具現實意義的地方之一。我們把工人工資提升一倍，這就跟滿清政府，完全區別開來。”李想端着已經涼了的茶水，喝上一口，潤潤喉，準備進行長篇演說。“你想啊，現在的工人未必都了解革命的意義，認為革命就是革掉滿清韃子的命，只是在頭上換一個主子，無法感覺到於自己切身利益關聯。我想，這樣的人還是大有市場。最直接簡單的方法，就是漲工資。你說，革命軍一來，他們的工資就漲，工人們會如何看待革命。工資一漲，工人們的日子也好過了，他們當然願意繼續過這樣的好日子。想要繼續過這樣的好日子怎麼辦？只有支持革命軍，如果讓北洋反撲成功，滿清繼續統治這裏，工人們又得繼續過苦日子。工人們肯定會鼓起十萬分的熱情，來支持革命軍。推翻了腐朽滿清政府，大家過好日子。而且，我們革命軍政府為工人着想，為人民着想的舉動，肯定會被工人們傳揚出去，從而贏得廣大的民心。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我們革命軍，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國。”

# 第三十一章 未歇（一）

　　欲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陽樓。　　可憐萬里堪乘興，枉是蛟龍解覆舟。　　李商隱的詩，向來如此，即使有題也無解。　　晚風乍起，洞庭湖浪濤大興，在兩湖之地，帶動天地之威，捲起辛亥風雨。可是風浪再大，也憾不動在此屹立千年的岳陽樓。　　岳陽樓上，焦達峰靜觀洞庭湖風起浪涌，輕拍憑欄而立，指尖感觸斑駁欄杆油漆剝落不平，是歷史的沉澱。歷代文人心中游洞庭湖必到的聖地，已經破爛不堪。岳陽樓承載了太多不朽的輝煌，卻也阻止不了它慢慢老去的輪迴，歷史上經歷多次的重修，甚至重建。如今的岳陽樓已經破爛如此，遊人還是如故，萬一倒踏，必會釀成悲劇。　　焦達峰來岳陽樓，是來秘會湖南新軍四十九標二營前隊排長兼任測繪學堂教官陳作新。　　陳作新此人，毫無疑問是黨人在湖南新軍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他生有異資，拳腳，刀劍，騎射都有兩下子。他詩文俱佳，年輕時給人做槍手，三篇文章，買了五百多兩銀子。丹青篆刻，自成一家，尤精大、小篆，筆法古撲，蒼勁有力。生性狂放，很有酒仙李白遺風。　　他才華橫溢，自十四歲起，先後參加六次科考，皆是名落孫山。給外縣人做槍手，五篇就能賣掉三篇。他由此認識到清廷的腐敗，遂放棄科舉取士的慾望。在經歷社會勵煉之後，開始對當今國家民族境遇，對國際形勢有所了解，開始誕生出改革社會，變法圖強的想法。　　陳作新也曾支持過維新變法，但是戊戌政變，譚嗣同等維新志士殉難，維新變法失敗。陳作新徹底認識到通過改良的道路難達到救國的目的，滿清已經腐朽不堪。滿清是什麼？本就是異族統治，最害怕的就是資本主義民族運動，即使只是打着一個變法的旗號也不成。於是陳作新產生了“棄文就武”的想法。他拍案大呼：“天下正多事，男兒豈久事筆硯間哉！”　　這位自號“夢天”的大才子軍人，是個狂人，曾作狂詩：　　平生何事最關情，只此區區色與名。　　若就兩端分緩急，肯將銅象易傾城。　　陳作新能文能武，狂放豪邁，自然也受江湖人士的親近，在哥老會也是堂主級的人物。他有極佳的領導魅力，發表演說，講起革命道理來，能把士兵們說得熱淚盈眶。當時便有傳言，“列兵們只有聽到他的命令，一呼百喏。”　　焦達峰在五月份，四川鐵路風潮起時回的長沙。在我們都認為只是一場偶然事件，當中卻有革命人活動的身影。與同盟會緊密相連的哥老會便是鐵路風潮背後的身影，武昌起義是鐵路風潮起時之前便開始謀划。當時，焦達峰在長沙響應廣州起義失敗，逃往漢口。在漢口他與孫武，居正約定兩湖起義，定下“長沙發難，武漢立即響應；武漢發難，長沙立即響應。”　　在革命黨人眼中，兩湖本為一體。而共進會也焦達峰與劉公等在日本創立，主要也是在兩湖地區發展。　　焦達峰在今天早上，突然接到風聲：八月十九，夜。武昌首義成功，武漢三鎮到今天早上已經全落入革命軍手裡。今天是八月二十一，已經是第三天了。沒有更近一步的消息，也不知道武漢局勢現在如何？這條消息，還是打入電迅局的同志冒死泄露出來的。八月二十日，湖北革命軍政府成立，即發表多條明碼電文，電告全國。湖南巡撫余格誠緊急封鎖了消息，凡是接觸到消息的人皆被軟禁起來，電迅局被封鎖了。消息的傳遞，簡直就是一場精彩的國產凌凌漆大戰。　　焦達峰一直都記着當初的約定，立刻約陳作新在岳陽樓秘會。　　洞庭湖邊綿延起伏的丘陵，方畝成塊的田地，還有漁舟晚唱。光線開始黯淡，夕陽落下。在焦達峰極目望去的地方，有一片沙州，長着一叢叢蘆葦和水草，也棲息這一大群從北方南下的候鳥。夜幕降臨時，在沙州的上空還有一群飛鳥在徘徊，尋找這落腳的地方。那本是一片極廣的沙州，因為這次無端的秋汛，被湖水淹沒好大一塊，地方不夠這些候鳥棲息了。　　焦達峰的思緒也越飛越遠，想起同學少年，還是瀏陽高等小學學生的時候。懷抱這理想，以天下為己任。驅除韃虜，掃蕩東西兩洋妖魔鬼怪，實現民族獨立，建立共和民主，復興中華文明。種種的一切，在經歷現實殘害磨練，體味世情冷暖之後，還有幾個人在堅持當初的理想。整天圍這老婆孩子轉，為了油煙醬醋煩，日子平淡如水。他們已經忘了當初的理想，忘了當初為何要立理想？自鴉片戰爭之後，國家主權即慢慢輪喪外國之手，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是一條接一條簽下。洋大人無所顧忌的行走在中國的土地上，擁有比旗人還大的特權。國不像國，稍有血性的國人的感覺屈辱到了極點，再近一步，就成了印度阿三了。老百姓生活艱難，流民遍布全國，被逼無奈扯起反旗，還不只是為了有口飯吃。國將不國，家園安得太平？在這個亂世里，他們還能安享偷生，把這一身所學埋沒。孫中山先生已經扛起民族大旗，他們只是搖旗吶喊也做不到？男人做到他們的境界，真是無能到了極致，焦達峰真是恥於他們為伍，羞於他們同學。　　夜幕籠罩四野，焦達峰伸手抓往虛空，遙遠的璀璨星辰似乎被他伸手而摘落，揮手間跨越了天上人間的距離。浩翰的銀河自九天之上一落而下，無數的星辰沉入洞庭湖，湖中自成另一個宇宙。湖中有幾艘畫舫燃起彩燈，船中絲竹之聲隨秋風裊裊飄進岳陽樓，畫舫的紙醉金迷也傳染進了岳陽樓，樓里也有遊客伴樂而歌，歌聲糜糜。焦達峰一聲嘆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尤唱後庭花。國家越是積弱，世道越是糜爛，人們越是無助。值此末世，也是英雄倍出的年代。聽說此次武昌舉義，就出意味猛將。焦達峰來到岳陽之後，也更接近武漢，從來往的商客之間，也打聽到一些傳聞。傳說未免誇大其詞，但是總有着故事到原型，李想即使不如傳說的神勇，也必是做出過幾件英雄大事。　　焦達峰把忘情伸出的手收回，目光被自己手背上的一條疤痕吸引，疤痕從手臂一直延伸到肩膀，是光緒三十二年留下的。　　光緒三十二年，湖南哥老會李經奇策劃起義。黃興派同是湖南人到焦達峰迴國聯絡。那時侯的他，只是李經奇的一個聯絡參謀。　　三十二年春，同盟會總部派劉道一、蔡紹南回湖南發動會黨和新軍起義。蔡紹南通過同鄉魏宗銓同龔春台等會黨頭目取得聯繫。隨後，劉道一等即約集蔣翊武、龔春台等數十人在長沙水陸洲船上舉行秘密會議，基本確定了在萍、瀏、醴三地同時發動起義，然後分兵進取長沙、南昌的計劃。會後，劉道一留長沙籌劃全局，並賦予與同盟會總部聯繫的責任。蔡紹南赴萍鄉幫助龔春台聯絡哥老會各部，舉行開山大典，公議將哥老會改稱“六龍山號洪江會”，推龔春台為大哥，以忠孝仁義堂為最高機關，誓詞是“誓遵中華民國宗旨，服從大哥命令，同心同德，滅滿興漢，如渝此盟，神人共殛。”　　洪江會成立后，發展迅速，會員很快增加到10多萬人。但正因人員龐雜，洪江會引起清廷注意，頭目遭到逮捕殺害的事件屢有發生。在此緊急情況下，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12月3日），蔡紹南、龔春台在萍鄉高家台召開各路首領會議，商議起義日期和辦法。會上，會黨首領一致主張趁官兵未到，立刻發難；但蔡紹南等認為同盟會總部無信息，軍械又不足，仍擬等待接濟。大會經終宵爭論，未能作出任何具體決定。十九日凌晨，洪江會首領之一廖叔保急不可待，首先在瀏陽麻石聚眾二、三千人舉旗發難。蔡、龔只得宣布動員：以同盟會名義通知洪福會首領姜守旦和普跡市哥老會大頭目馮乃古，並飭知各縣各處會黨同時發動。二十一日，起義軍占上栗市，並立即整編部隊，定名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龔春台為大都督，蔡紹南為左衛都統領兼文案司，魏宗銓為右衛都統領兼錢庫督糧司，廖叔保為前營統帶兼急先鋒，沈益古為後營統帶兼殿後指揮。起義軍又發布檄文，曆數清政府十大罪惡，宣布起義宗旨為“破千年之專制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上。必建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而社會問題，尤當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會”。在這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綱領第一次以起義檄文的形式公諸於廣大群眾之中，並且得到擁護；貧苦农民、礦工和部分防營兵勇紛紛加入起義隊伍，旬日間，起義軍迅速增至數萬人，瀏陽與醴陵以及江西萍鄉、宜春、萬載邊境廣闊農村地區也燃起了反抗烽火，其聲勢震動了長江中游各省。蔡紹南等原擬分三路進兵：一路據瀏陽、醴陵，進窺長沙；一路據萍鄉安源礦區為根據地；一路由宜春、萬載東出瑞州、南昌諸府，攻略沿江各省。但起事後，形勢發展迅速，革命力量每到一處，清軍望風披靡，人民熱烈擁護，而領導者們卻不知道如何鞏固革命秩序，如何統一軍事調度，致使前方各自為戰，後方也步調混亂。二十三日當龔春台部整軍準備出擊時，洪福會首領姜守旦在瀏陽大旗山、大光洞、九雞洞一帶也立刻集合了1萬多人，起而響應，自號“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發布檄文稱：“勿狃於立憲、專制、共和之成說，但得我漢族為天子，即稍形專制，亦如我家中祖父，雖略示尊嚴，其榮幸猶為我所得與。”反映了單純反滿的意向。這次大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東京，同盟會員紛紛到總部機關請命回國，投身反清武裝起義。孫中山和黃興派多人到鄂、皖、蘇、浙、贛、湘等省策應。面對蓬勃發展的起義，清政府十分驚恐，急令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端方，湖南巡撫岑春宣調集湘、鄂、贛、蘇四省軍隊及地方駐軍、“義勇”共5萬人前往圍剿；美、英、德、日各國亦派軍艦闖入長江，對起義軍進行恐嚇。起義軍憑着手中極其簡陋的武器，頑強抵抗，多次打敗清軍。但由於起義軍互不統屬，領導不力，奮戰月余后終被清軍各個擊破，慘遭失敗。劉道一、蔡紹南、肖克昌、廖叔保等首領數十人犧牲；龔春台輾轉逃往長沙。　　焦達峰親眼看着李經奇被清兵活活溺死，他最後是老鄉檢回一條命。同志們還散發著溫熱的鮮血已經滲透進他的血管，這一刻與他同沸騰。同志們支離破碎的屍體漂浮湘江，在洞庭湖會集。同志們為理想堅定視死如歸的眼神，穿國洞庭湖上的星空，落在他眼前。當年起義的壯麗場面，正一副副一楨楨的反覆在洞庭湖夜幕回放。

# 第三十二章 未歇（二）

　　夜色籠罩劉家廟車站，四周燃着火把獵獵做響。這裡是一片廢墟，也是一片繁忙的工地。　　直到天色完全黑下來，工人們才停下手中的活，正團團圍着篝火吃晚飯。一張張憨厚老實，布滿滄桑的臉上都是知足的長笑。沒別的理由，就是在這裏上工，一天算一天工錢，慨不拖欠。今天的工資，吃飯前已經發下，二十個銅子揣在懷裡，心裏就是兩個字形容：踏實。根本擔心什麼工頭捲款私逃！什麼上頭把公款貪污！什麼朝庭不撥款項！一天結一天的工錢，有什麼好擔心的。這裏工資比給任何一家洋行上工都要高一倍，更是比官家修鐵路要高几倍。　　這裏還包吃包住，住的雖然只是革命軍的行軍帳篷，但是每人都是兩床棉被，在家從來只蓋兩床草席，這樣柔軟潔白暖和的棉被，他勞累一輩子的手接過棉被，就在上面兩個五指印。老鄉指着他棉被上的五指印哈哈大笑，他也指着老鄉棉被上的五指印哈哈大笑，都一個樣，你也不比我乾淨到那去，今後睡這被子，可要把身子洗乾淨了。在家真從沒有蓋過，這樣的舒適棉被，給大姑娘做嫁裝也綽綽有餘。冬天快到了，蓋着這樣的棉被，可以過一個有生以來舒服的冬天。　　“真想把這被子哨回家，給我妹子做嫁裝。我妹子真命苦，投身在我家，過年不要說新衣裳，連根紅頭繩都沒有。”　　“我姐還不是一樣，嫁人時，穿的衣服還打着補丁。你被子送回去，那你蓋什麼？冬天就要到了，你還想蓋着草席過冬？”　　“冬天跟你擠擠，不就過了。”　　“這可不成！”　　“以前蓋草席，不都是一起擠着熬過冬天？現在怎麼就不成？”　　“這床被子我小心着蓋，過了這個冬天，不會很舊，我要把它送給我姐。”　　“你也這麼舍不得蓋，乾脆咱倆擠破草席得了。”　　“跟着革命軍干，存夠錢，什麼都能買。不止買被子，還能買房子，取個漂亮老婆。”　　“聽說參加革命軍每月都有十塊銀元，當個十年，可以在租界買洋房了。”　　“現在不招人，今天上午就招滿了。”　　“以後會有機會。”　　這裏一日三餐，可不是別的工地餿水加稀粥。這裏的飯餐餐都是大米飯，不參任何雜糧的大米飯，管夠管飽。這在老家，簡直是不敢想像，在老家有的年成不好，地瓜山藥都吃不飽。年成好的時候能留下一點大米，煮的大米飯都參高粱米，玉米，地瓜，山藥……最後是看不到幾粒大米飯。像劉家廟工地這樣，一日三餐無雜糧的純大米飯，也只有那些家境稍稍寬裕的老鄉，逢年過節能吃上一次。更讓人受不了的是，工地上餐餐都有紅燒肉，一口咬下，肥油亂吱，在嘴裏直打轉。這些買苦力的苦命人，一年到頭，吃進肚子里的油水，還沒有第一天在這裏上工吃的多。在老家連飯都吃不上，更不要說吃肉。就是因為在家守着五畝地活不下去，才出來打工的。　　“我在京山給地主家放牛，你知道我的老東家天天吃什麼？”　　“你家老東家我見過，胖的真是富態，每天吃完飯要在村子里遛狗。我看到他吃完飯，還留着一嘴的油亮，都滴的滿襟都是。肯定紅燒肉天天有，雞鴨魚輪着吃！”　　“這你可想錯了，你看到的只是他做給村子里看的假象。這是整個村子里，我沒人知道的秘密，只有我知道。這事我在家不敢亂說，怕被東家打死。”　　“這吃飯還能造假，那真相又是什麼？我還真想知道，你告訴我，我……把這塊紅燒肉給你。”　　“那我就告訴你，一天，東家廚房沒有了柴火，叫我送點過去。”　　“你就是在廚房發現的秘密？”　　“不要打岔！我們家東家總是跟村裡人說，他天天吃大魚大肉。我也眼饞啊，進了廚房，我就想偷看兩眼，過過眼癮。”　　“看到什麼？看到什麼？”　　“看到……大米飯里參了地瓜，山藥，玉米，高粱米，廚房裡堆了好多五穀雜糧，只有一小袋的大米，雞鴨魚肉一樣看不見。”　　“你看不見，是你們東家藏了起來，怕你偷了。”　　“你知道個屁！當時我也很納悶，我們東家每次吃晚飯，滿嘴流油可不假。我就偷偷的在東家吃飯時，去偷看了一眼。”　　“你們東家吃的是什麼？”　　“我們東家每餐雜糧五穀飯，他要吃五碗。菜，有時青椒炒豆豉，有時青椒炒榨菜，有時青椒炒酸菜。逢年過節就會在飯上蒸一塊，像紙片一樣薄的臘肉。”　　“那你家東家嘴上的油怎麼來的？”　　“我們家東家留有一塊滾刀肉，每次吃完飯，往嘴上一摸，一嘴的油。你們就這樣被他騙了。”　　“想不到給革命軍幹活，生活過得比土財主還滋潤。天天紅燒肉加大米飯，吃上一年，我比你們家東家還富態。”　　“還是革命軍好，在這亂世，跟這革命軍才有活路。”　　本以為滿清末世，妖孽橫行，什麼狐狸精，紅羊精，蟒蛇精，蛤蟆精……這些妖魔鬼怪都出來為禍人間，革命黨現在又四處開仗，劉家廟被炮轟為平地，附近的冒充貧民房屋被戰火少的乾乾凈凈，他們窮苦人家的命運會更是凄慘。在他們快要對這世道絕望的時候，玉皇大帝終於聽到人間的哀嚎，派出一位大神仙來拯救人間。現在武昌城裡的傳說已經傳到漢口了，都是關於李想大神的傳說，越傳越神。傳說長江水災那年，是被玉帝貶下凡在洞庭湖面壁思過的黃龍，偷跑入長江興風作浪引起。大水泛濫，九江潰堤，水已經漫到武昌的城門口，李大帥算出是黃龍興風作浪，一怒提劍斬黃龍，水患最後才平息。像這樣關於李想的傳說，在武昌，漢口四處流傳。李大帥除了武藝高超之外，為人還風流瀟洒，和湯家小姐的風流韻事，現正滿大街的流傳。武漢現在好多人都相信，李想就是純陽真人下凡，專收為禍中華大地的精怪和東西兩洋妖魔。　　當然，這些離奇傳說，也不是人人都信。但是他們對李大帥和他的革命軍，卻有着清晰的認識。革命軍的到來，給他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是滿清的朝庭，滿清的皇帝，都不要拿出來都好處。從前聽過黨人給他們宣傳革命，什麼共和？什麼民主？什麼民族獨立？他們不懂是什麼，又不能當飯吃。不知道那些書生，說的民族大義是什麼？直到今天，直接的與李大帥的革命軍接觸之後，這才是他們這些窮苦老百姓想要的革命。能放開肚皮吃大米飯，還能大口的吃紅燒肉，冬天可以躺在舒適的棉被裡睡大覺，這才是他們要的革命。他們相信，跟着李大帥干革命，這小日子只會越過越好。　　遙想去年，修漢川鐵路的工錢，現在都還沒拿到。滿清的那群貪官污吏，真該讓革命黨全給革了命。聽說革命黨連皇上的命也要革，這……是該革！皇上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還留着干什麼？革命黨坐天下好！李大帥坐天下好！修復劉家廟車站就是革命黨出的錢，就是李大帥掏的腰包。他們沒有文化，就是一個文盲，就認這個衣食父母。　　工人們都非常舍不得丟掉這份工作，沒別的想法，就是跟着李大帥有肉吃。聽說北洋軍要打過來了，是腐朽發臭的滿清朝庭派來剿滅匪黨的。如果革命軍真被北洋打敗，他們怎麼辦？還是回到當初，天天吃就着餿水，泡着一根發黃的菜恭弘=叶 恭弘，吃比米湯還稀的稀粥，一年到頭看不到一顆油星子。依舊睡着破爛的草席，冬天里捲成一團在角落瑟瑟發抖，也許熬不過這個冬天，被活活凍死。今天所擁有美好的一切，還有幻想過更美好的未來，都當作是做了一場黃粱大夢？這怎麼行！也不可能！李大帥是大神，怎麼會輸？滅了北洋，滅了滿清，趕走洋鬼子，老百姓都跟這李大帥過好日子。即使現在北洋軍勢大，也沒什麼好怕的，李大帥只要給他們一把槍，他們就跟着李大帥干革命去，非把北洋軍給擋住不可。只要能保住革命，保住李大帥，就是保住將來的幸福生活。　　夜色越發都黑沉，工人們正幻想這美好都將來。一列列都軍隊從漢口開來，整齊的步伐，踏出轟隆隆的地皮的震動的聲音，在夜裡捲起洶湧的黑色浪潮，滾滾而來。這股精銳之氣，所向之處，地動山搖。工人們當中爆出一團搔動，紛紛站起來，藉著微弱的火光，朝革命軍方向張望。鎮守劉家廟的革命軍士兵，立刻出來維持次序，防止發生混亂，嘴裏大喊着，“從漢口過來的，都是革命軍，請不要害怕！”“大家請站在原地，不要亂跑”。工人雖然已經不再慌亂，卻還是墊起腳尖往革命軍來的方向張望，這支革命黨掌握都新式軍隊，再也不是那隻四處擾民，逢戰必敗的八旗綠營。這在夜色當中看不太清晰，卻能清晰的感受革命軍移山填海的鋼鐵意志，革命軍給工人們的震撼實在非常之大。　　黑色洪流分為兩股，一股直往東北方丹水池而去，一股折往東南方劉家廟碼頭。

# 第三十三章 未歇（三）

　　官道旁一顆老柏樹，在夕陽下脫出一條長長的影子，攔在官道上。一小隊人馬在官道上馳過，捲起的塵土打散了夕陽。正是張彪在這條往孝感的官道上，騎在馬上，已經不容顏憔悴，不復當初意氣風發，連他坐下的馬匹也跑的無精打采，他身後的親兵更是提不起精神，像是霜打的茄子，掛在馬背，啷噹前行。那個在軍中以勇猛著稱，千軍萬馬他劍直而動湖北軍中第一人，現在的威風也只能去想當初了。當初，湖北黨人四處爆亂，還不都只能成為他建功立業的基石！他頭上的頂子，就是用革命黨的鮮血然紅的。他實在打心眼裡看不起，手無縛雞之力，只會嘴上大談革命，叫囂着要以命殉志，以血酬國的無用書生；還有那些不老老實實在家耕田種地，只會拿鋤頭扁擔，卻被那些書生忽悠的放下鋤頭扁擔，傻乎乎的來鬧革命的泥腿子。　　誰知革命軍突然爆起，書生們吃熊心豹子膽，一夜之間佔領武昌，他吃到生平第一次敗仗。革命軍之後竟然不稍做休整，又連夜渡江進攻漢口，那些哥老會的泥腿子也敢落井下石，幫着攻打劉家廟，完全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在劉家廟布置的防禦徹底瓦解。還有那個山西閻錫山，枉費自己對他多般栽培，卻也跟着革命黨胡鬧，在這時候竟然幫老上司一把。我輩須知學得文武藝，買與帝王家。閻錫山這樣做，對得起天地君親師嗎！道德淪喪，君臣大綱蹦壞，國將不國啊！閻錫山沒有在黃坡，不來支援劉家廟也罷，竟然還帶着他的黨羽跑回山西老家了。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接收朝庭俸祿，在着國家危難時刻，卻不知報效國恩，報效皇上。　　從硬攻八鎮司令部，到登陸劉家廟，張彪現在已經知道，全是李想指揮的，真是指揮好啊！平時從不顯山露水，一副吊二浪當的李想，還有這樣軍事指揮才能，平時真是小看了他。張彪以他多年軍旅生活，培養的戰場嗅覺告訴他，李想就是一個喜歡窮追猛打的人，就是個趁你病，要你命的聰明人。　　官道上，在親兵們眼中，張彪無精打採的騎在馬上，拖着一條快散架的邋遢辮子，鬍鬚凌亂，頭皮幾天沒刮青油油的，身上的補褂也骯髒的像個十足的叫花子。秋日的夕陽懶洋洋的照在張彪身上，這樣子比犀利哥還衰。　　看不出，張彪的腦子里卻反覆推敲這幾天發生的戰事。張彪敢肯定，李想會在今晚再有行動，搶下三道橋，再夜襲黃坡。張彪似乎高估了李想，李想本來是打算讓同志們休息一晚，革命同志也不是鐵打的身子，也需要休息，李想還準備了慶功宴來犒勞同志們。後來情報部發現有清兵在三道橋集結，又有軍統特工探知，河南二十九標張錫元率部乘火車南下應援張彪，還有湖南駐岳州巡防營夏占魁也乘輪往劉家廟撲來。曾高和李西屏分析，做出最壞打算，假設在三道橋的清兵便是張錫元部。李想當時又不在，怕延誤軍機，失去劉家廟這個橋頭堡，李西屏親帥一旅迎敵。　　在張彪腦海里，李想實在太擅長打夜戰了，夜戰從來都是兵家大忌，而李想卻總能利用兵家之忌諱，行險一博，而收奇效。其實最讓張彪忌諱的是，李想軍隊的反應速度，和連番苦戰的能力。而張彪軍隊的反應速度，卻被官僚派拖累的慢得不能再慢。如果劉家廟工事完整，肯定不會失守；如果應援部隊來得夠多，完全有實力可以收復武昌。　　湖北新軍在平亂時，爆發的戰鬥力只能說一般，為何只是換了一個革命軍的頭銜，就能爆發出如狼似虎的勇猛，瞬間成了一支虎狼雄師。難道真是革命黨人的信仰在作怪？信仰可以把一直疲軟之軍變成虎狼之師？信仰可以為一支軍隊注入靈魂？不！忠君愛國才是一支軍隊的靈魂！張彪努力的用中國千年傳承的封建思想來說服自己，來麻醉自己。　　在劉家廟一役，張彪差點便葬身在革命軍的炮火下，號稱張大膽的張彪已經嚇破了膽。張沒膽趁夜色一口氣跑到灄口，才開始收籠殘部，天還沒有亮，就派人前往黃坡招援軍。黃坡連着警衛人員，才招來一千餘人。和着殘部總共兩千餘人，全部派往三道橋，必須全力阻止革命軍的擴張。現在黃坡簡直就是一座空城，不過只要守好三道橋，革命軍就拿他沒有辦法。張彪這樣火急火燎的布置，完全是被革命軍爆發出的強大侵略性給逼的。　　張彪心裏非常清楚，三道橋的清兵毫無士氣，根本無法抵擋革命軍的攻擊，所有他連在黃坡觀望一晚的時間也不願浪費，直接往孝感而去，迎接河南援軍張錫元部的到來。面對那些士氣低落的士兵，他實在想不通，竟讓那些亂黨叛逆，犯天子威。為何堂堂的一支正統王師，打起仗還不如匪黨理直氣壯。　　天色不早了，太陽就快要落山。這片生機盎然的沼澤，看不到秋意蕭瑟，碧綠的顏色一直延伸到天邊的青山。灄河從這裏流過，每當下大雨之時，河水即會滿過沼澤，這裡會成為一片汪洋大湖。這裏土地肥沃，卻沒有在此開墾良田，一直荒廢着。在水草豐盛處偶爾還能看到，丹頂鶴串上雲霄，自然生態環境之好，後世之人是無法去想像。在這人馬難渡的沼澤地里，有三座鐵橋橫跨險地，結成連接漢口與灄口的必經之地。此地因橋而得名，地名便是三道橋。　　京漢鐵路便是從三道橋而過，過了三道橋就屬於黃坡，往北二十里便是灄口。這裏已經清兵在三道橋鐵路北端布防，正在正目管帶們的吆喝聲里，加緊防禦工事的建設。不止是工兵營的清兵在此忙碌建立防禦工事，步兵營，炮兵營，騎兵營的清兵全都加入進來。　　這樣的勞累，清軍里工兵們自然是苦不堪言，牢騷滿腹。手上的夥計稍微慢一點，長官的皮辮就落在頭上。當兵的拿錢幹活，可也不能給他們當畜牲使喚。　　“平時響銀被他們層層扣刻，那不是打仗時候，我也無話可說。現在要我們賣命的時候，這響銀還不給我們發足！”又矮又壯的漢子，有氣無力的揮着鏟子，嘴裏不停的低聲嘮叨。　　“省省力氣吧，等革命軍來了，才有力氣跑路。”他邊上的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隨聲應和，說著話，手上的活就慢了。正巡視正目跑過來，一皮辮就抽下來。青年巧妙低下頭，微微側過身子，用背脊接住，隔着比較厚實秋裝，背脊也不是很痛。　　正目罵了兩句，又看到其他地方有人偷懶，急急忙忙的又換一個陣地耍威風去。看着正目走遠，又矮又壯的漢子說道：“就知道在我們面前耍威風，看到革命軍卻跑得比兔子還快。”　　“當時昏了頭，才跟着大隊跑回灄口。還以為張大膽要我給他賣命，會對我們好一點。要是知道還是在這裏受鳥氣，在劉家廟給革命軍做俘虜也好。”這年輕人為剛才的一辮子，是越想越來氣。只是還不知道革命軍對待俘虜的政策是什麼？只知道武昌城裡殺了不少旗人，不過自己是漢人，沒什麼好怕的。你張大膽要給滿清做條忠狗，我們可不會這麼傻的陪他去死。也許投降革命軍真是一條好出路，革命軍兩次打敗張彪，已經完全證明革命軍的實力強橫。張彪是誰？湖北軍界第一人，張之洞的愛將。面對革命軍，接連敗北，現在蒼徨敗走孝感，連正面對抗革命軍的勇氣也喪失遺盡。　　“心裏想就可以，不要說出來，到時候看情況。”又矮又壯的漢子壓低了聲音，他也不想再給滿清賣命。家裡老小都在漢陽，一個哥哥在漢陽鐵廠做工人，一個妹妹在武昌中和門紗廠做工人，這兵荒馬亂的世道，真想快點回家看看，可還平安？　　這些不安的情緒，不止在工兵營蔓延着，更像是瘟疫，已經感染了整個三道橋的清兵。　　直至太陽落山，黑色天幕壓的極低，那些落光恭弘=叶 恭弘子老樹，伸展着枝丫，似乎已經頂到頭頂的天幕。夜裡四處的景色朦朦朧朧，遠處的三道鐵橋像一條黑色巨龍，跨過湖泊，河流，沼澤，霸佔了這塊廣闊地域。清兵全都聚集在鐵路旁，高出的一個緩坡丘陵上。不是很高，坡度非常緩，但卻是三道橋鐵路口最高一處高地，是個適合防守的地方。緩坡上升起一堆堆篝火，清兵也圍坐在一起吃晚飯。當兵的圍坐在一起，嘴上吃着飯也賭不住嘴，一天牢騷，都想趁着吃飯時發泄一番。　　一個鬍子幾天沒有刮的清兵，夾着一根青菜恭弘=叶 恭弘，上面沾着一隻大青蟲，罵罵咧咧的。“火夫今天發福利，給我在青菜里加了肉。”　　他邊上老鄉湊近一看，笑了。“好福利！怕你沒力氣幹活，給你加餐呢。”　　胡扎男想着那些當官的下午派親兵在沼澤里抓了許多野味，現在肯定在大魚大肉，自己卻啃着蟲咬過的青菜，越想越氣，把青菜狠狠丟砸在地上。“勞累一天，一點油水都沒有，還要我們買命。現在連扛槍的力氣都沒有，讓革命軍把他們全殺好。”　　他老鄉望着大青蟲萬分可惜，連連搖頭。“你不吃也別浪費，吃一點才有力氣，革命軍來了，逃跑也能跑有力跑快點。”

# 第三十四章 未歇（四）

　　華燈初上，劉家別墅張燈結綵，迎來劉家別墅自建成之後最輝煌的一天。漢口工商界，學紳界各界名流齊集劉家別墅。這不止是給地產大王，娛樂大亨，哥老會大佬劉歆生的面子，更是畏懼李想大帥的槍杆子。　　在這個紛亂年代，槍杆子出政權便是真理。各界名流在接到請帖之後，在這一天的徨徨不安中，完全看清楚了李想雷霆手段。　　李想的革命軍和武昌革命完全不同，一進漢口即全盤接收各級政府機關，各個官辦事業企業單位，連官商合資都插手監控起來。在武昌革命軍面對地方民政無能為力，在武昌城黨人里找不到幾個懂地方民政的人，完全表現出準備不足的弊端。而身為穿越客的李想，早就知道武昌起義會成功，如意算盤打了好多年，方方面面幾乎都考慮進去了，天下會早做好準備接手漢口。對於那些舊的下級官僚，李想有撤有留，撤掉礙事的，留下一些聽話的。也是向漢口的大佬發出一個警告，不聽我的話，現在就收拾你。留下一批人，就是要分化這些舊勢力，面得他們連成一氣對付自己，當時候李想更北洋開戰時，他們在背後扯他的後腿，李想就麻煩大了。留下一些舊人，也給了這些舊勢力一些念想，讓他們認為李想不是一個斬盡殺絕的人，只要肯聽話和革命軍合作，還是有出路的。　　在戰火交集，政權交替人心不穩的時候，想要趁火打劫的不法之徒自然不少，巡邏的革命軍碰上就當場槍斃了。漢口稍稍而起的紛亂，即被李想撲滅，即使有心人想扇風點火也不成。漢口沒有受到任何的破壞，完整無缺的落入李想的手裡。似乎漢口的民眾也為漢口政權的安全過度而感到高興，竟然有人還掛出鞭炮在門口放起來。而漢口的洋人領事館，也漢口的和平光復鬆了一口氣，雖然他們討厭中國革命，但是他們更討厭在漢口發生戰爭。戰爭會影響到他們在漢口的利益，亂兵當中，甚至會危及洋人在租界的人生財產的安全。雖然現在佔據漢口的是革命黨人，但總好過被戰火燒成廢墟的漢口。　　革命軍對於那些不願投降，仍然妄想顛覆革命政權，而拖庇洋人租界的滿清餘孽，實行了恐怖的暗殺。光天化日之下，還是在洋人的租界里，這些滿清餘孽竟然莫名其妙的紛紛死於意外，十幾條人命喪在同一個上午，傻子也看出來這些意外死亡的滿清餘孽，絕對不是死於意外。這時人民日報在下午發行特別號外，早上剛剛福出水面，已經引起全國轟動的天下會，出面特別聲明：天下會宣布此次意外事件負責，此次暗殺事件雖然發生在租界，但與洋人無關。革命軍絕對不會破壞與洋人友好關係，這樣的關係希望可以世代保持下去。此次暗殺行動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不需要任何國家的指手畫腳。天下會在此發出警告，任何包庇反革命者，如瞑頑不靈的滿清餘孽，就是與天下會為敵，與中國革命為敵，與中國人民為敵。中統一定會向他發出審判，至死方休。一個影響中國甚至世界的特務組織和一個人名，出現在人們視線當中：中統呂中秋。　　這種高技術含量的暗殺手法，更像是一種行為藝術。這是李想對地下黨的殘酷訓練科目之一，靈感來自於他曾經看過的一部港片，由大帥哥古天樂主演的《意外》。在洋人租界里發生的如真實意外的暗殺，把大使館的洋人也震懾不輕。天下會為什麼會在漢口的名偵探們，找不到線索，認定是一場接一場意外時，還公然登報澄清？這是天下會對他們赤果果的威脅，得罪天下會，他就給你一個意外死亡，保證你死的比竇娥還怨。大使館的警衛人員，一夜之間增加了一倍。有着過夜生活習慣的洋大人們，也在這段時間盡量克制自己夜出。老英國府駐漢口大使館的總領事葛福，他已經連續兩個晚上沒有去東洋租界，欣賞蒼井小姐的藝術表演了。　　這些一直觀望的漢口地方大佬們，那是比洋人大使們還要恐慌，畢竟洋大人們在大使館里，警衛重重保護，中統想動意外也比較困難，何況洋大人身後都靠着一個國家，即使意外死亡，天下會也要擔一點點干係，要動手，李想他想必也會思慮再三。只有他們這些人，都要做孫子。李想要給他們來個意外死亡，他們真是去找閻王告狀，都拿不出證據。　　漢口各位大佬，在華洋雜居，各方勢力盤根錯結的漢口，能夠混到今天的地位，都是非常識實務的非常人。誰也不傻，李想剛入漢口，劉歆生就傍上了，聯繫這幾年劉歆生由黑社會成功轉型為商人；還有和他合作，至今不知道誰的東家的那個新華洋行；還有剛浮出水面，就震懾全國的革命會黨天下會；看來劉歆生是很早就和李想勾搭上了。看劉歆生混得這樣風生水起，應該得到李想暗中不少好處。有些膽大喜歡玩風險投資的商人，已經開始盤算投資李想的革命軍。確實是劉歆生爆炸式膨脹的財富，給了他們太多想像。　　一切的種種原因，漢口的地方大佬們在太陽還未落山，即早早趕來赴宴，是深怕遲到了。　　晚宴是在八點鐘開席，劉歆生命人在花園擺上瓜果茶水，還有各色中西糕點。中秋剛過，劉歆生命人把中秋時用的各色彩燈，全部拿出掛滿別墅。中秋以過，只剩菊花獨秀，劉歆生把他多年來四處收集的珍品菊花，全部搬出向賓客展示。百來種稀有極品菊花爭奇鬥豔，怒放在清冷的秋天，引來賓客們一陣陣的嘆為觀止。劉歆生也是漲了一把老臉，笑的合不攏嘴。張燈結綵下喧鬧的賓客來往，真是中秋節那天還要熱鬧。今天劉園沒有在秋天變得清冷，是如此熱鬧如火，熱情如夏。　　賓客們可以在花園裡品花論茶；也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談談自己的生意經，最近又賺了多少錢；喜歡學洋人玩馬的人，還可以大談自己馬經；經常跑海外的人，也可以大話海外趣聞，爆料洋鬼子的醜聞……　　現任漢口商務總會總經理蔡輔卿他是最後一個進劉園的人，劉歆生親自迎接進花園。劉園他也不是第一次來，走來也是輕車就熟與劉歆生並肩而行。走過亭台樓閣，一路上的富麗堂皇的景象，真是現盡劉家的富豪。　　劉歆生是總商會前任協理，也是漢口商務總會成立第一任協理，兩人也是有些交情。只是劉歆生這兩年生意越做越大，霸佔着金融地產，都是漢口現在賺錢的行業。他的劉氏電影公司因為一部 《滿清十大酷刑》，已經享譽世界，當之無愧的世界娛樂巨頭。他早已經辭去協理一職，前任也是第一任總商會總經理盧鴻倫，以讓位總經理一職相留也留不住，他有點不把漢口商務總會總經理看在眼裡的意味。　　今日的劉歆生更是水漲船高，只是一張請柬，便招來漢口各界名流。雖然說是借的李想的虎威，這也不隨便一個人就能夠借得到。從種種跡象看來，劉歆生是早就搭上李想這條線了吧。蔡輔卿看今日李想革命軍在漢口之所為，安撫地方，獲取民心，管理民政，都做得極好，說不定李想還真能成就一番霸業。而劉歆生也許還真能如呂不韋般，成就奇貨可居，拜相封候。　　一路上蔡輔卿斟酌再三，才開口道：“劉老眼光真毒，竟然被你找到奇貨可居。難怪會看不上漢口商務總會總經理一職，才便宜了小弟。”　　劉歆生扭頭認真的看一眼蔡輔卿，又自顧自的搖頭自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蔡輔卿是真的有些不知魚之樂，劉歆生也是真心在苦惱。劉歆生當初和李想合作，只是一個簡單的理由：發財。誰知道李想突然之間干出這樣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天下會一出，更是干出好幾件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得罪人無數。李想的敵人對付不了他，但是對付他身邊的人，還是能夠找到下手的機會。比如說，他劉歆生就是個非常耀眼的名字，在國家商界都是個響噹噹的人物。雖然劉氏電影是靠拍限制級電影起的家，但也拍出好幾部超級賣座的商業大片，比如說在世界捲起中國武俠電影潮流的《英雄》，《笑傲江湖》，還有在歐美瘋狂大賣的史詩電影《斯巴達三百勇士》，《木馬屠城記》。他劉氏電影已經成為世界響噹噹的名牌，雖然名聲不怎麼好，拍過限制級的電影，現在也還在拍，但是，限制級電影勝在製作成本低，利潤超高。大片製作成本高得驚人，而小電影只要一台攝像機，幾盤膠捲，去東洋租界找幾個藝姬，就可以開拍。劉氏電影最賺錢的不是這些商業大片，是這些限制級電影。　　劉歆生投資派電影只是為了賺錢，可不是為了什麼名聲。可是賺錢也要有命去享受，現在李想成了如此大的招風樹，跟着他賺錢的機會是更多了，招風的時候變得也更多了。現在劉歆生想與李想撇清關係，是不可能的了，保持一點點距離還是可以做到的，李想也是非常理解他的狀況，並沒有對他表現什麼不滿。　　此次李想入漢口，肯定會帶來許多新的利益，劉歆生已經沒有爭奪的心思，準備讓給此次入宴的人。劉歆生自己需要韜光養暉，即給李想拉來更多盟友，同時給自己拉來一些墊背的。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肯定會很多人自願上鈎的。馬克思就說過，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家就會大膽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

# 第三十五章 未歇（五）

　　蔡輔卿走進劉園，入眼的是燈火通明的琉璃世界，賓客賞花飲茶，相談甚歡，氣氛熱鬧的不得了。今天來的賓客全是漢口各界名流，地位名氣稍微差一點的人就進不了園子。劉歆生也是花了大成本，劉氏電影捧紅的國際大牌，夢露，海倫，水仙，貞子四大天後，向來出席歐羅巴各王室宮廷盛宴，也要提前預約，還未必有這個檔期能讓四大天後同時赴約。聽說日本天皇為了見貞子一面，就等了足足一個月。現在四大天後齊集劉園，只能感嘆劉歆生好大的手筆。蔡輔卿和劉園主人劉歆生一同出現，就瞬間成為現場的焦點，兩人同時含笑抱拳四周轉一圈。　　劉歆生盡地主之宜，笑臉如極品菊花盛開，“各位請隨意，請隨意……”　　成為眾人焦點的感覺確實很爽，只是劉歆生是無大志，卻又有憂患意識的人，對自己現在的地位和財富已經非常的滿足；用李想平時對他開玩笑的話說，就是有小農意識在作怪，典型的鄉下土財主的作風。劉歆生在被眾人恭維和羡慕而爽歪歪的時候，內心的深處又有一絲恐慌，不知道有多少人嫉妒他現在的財富和地位，正瞪大了眼睛找機會暗地里桶他刀子呢。　　這滿園的賓客看似一團和氣，個個面帶如春暖花開的笑容，噓寒問暖，還對着極品菊花吟兩首打油詩相和；只是話里套話，暗含刀槍劍戟，文筆爛到極處的打油詩里意境之深遠，暗諷之奧妙，即使李商隱的無題也有不如。在劉園的眾賓客當中只有利益，因為利益可以成為朋友，因為利益可以成為敵人。　　漢口商務總會總經理蔡輔卿是漢口華人商界當之無愧的領袖，他一出現，這次入宴的幾個大商人便自發的全部圍了上去。　　商務總會協理孫滌甫上來便問：“有從劉歆生嘴裏套出什麼話來沒？”　　他們都是看着劉歆生和蔡輔卿一起走進來的，看他們說說笑笑，關係不錯，應該能打聽道一點點內幕消息。劉歆生送請帖時，即沒有說募捐，也沒有說籌響。他們根本不知道李想安了什麼目的，加上白天租界一連串恐怖事件的發生，更是把他們的神經蹦的緊緊的。這樣莫名其妙的夜宴，真像是鴻門宴。　　蔡輔卿掏出他的精緻西洋懷錶，拇指輕輕一按發條，黃金打造的表蓋彈開，內里竟然鑲了一張摩登女郎的照片。現在上流社會已經不再流行玩名姬，養戲子，現在流行包養電影大明星。蔡輔卿懷錶里的人，可是一匹洋馬，劉氏電影出品《木馬屠城記》的主角海倫。聽說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對她迷戀的不得了，一擲千金，買走她的初夜。圍觀的各位，也有幾個嘗過這匹洋馬的滋味，這是德國皇帝用過的女人，感覺就是不可思議。想不到蔡輔卿也好這一口，真是君子所見略同。鑲一個摩登女郎的照片在懷錶，非常的別緻又有品味，回頭也找工匠在自己的懷錶蓋里鑲一張。　　蔡輔卿也有一些顯擺的意味，畢竟像海倫這樣的高級洋馬，也沒有幾個人能夠玩得起。商人就應該炫耀自己的財富，你越有錢，就越有人願意和你做生意。蔡輔卿把這戰利品亮出來，就有好幾個人再抽涼氣。　　蔡輔卿只是淡淡掃過懷錶的指針，對某些人的失態裝作看不到，然後慢悠悠的說道：“現在七半，快要開席了。等李大帥來了，不就什麼都知道了。”　　原來蔡輔卿也不知道，只是看他樣子有侍無恐，應該沒有什麼要命的事。　　“最多破財消災！一個軍閥，把我們叫來，不就是想要錢嘛。”他周五常這樣的人見多了，既然上午沒有跟那些滿清餘孽一起意外死去，那麼現在更不會朝他們動意外了，這話他也就敢直接說出來。他已經打聽過，李想的革命軍紀律好，從不擾民，可也不是什麼好鳥。武昌的藩庫，還要各類官辦事業企業單位的庫存現銀，幾乎被他一掃而空。武昌革命軍政府因此財政緊張，聽說準備向漢口商界借款。　　“這錢的事，我們心裏早有準備。無論是誰坐鎮漢口，我們上交的錢一分不會少，只不過是換一人而已。”徐榮廷見周五常開了口，也沒有什麼顧忌了。每年辛苦勞累賺錢，幾乎有一半多都往上面塞了，這辛苦勞累最後喂肥了一個個滿清朝庭大員。李想來了，給他塞錢就得了。　　“就怕革命軍頂不住，北洋再打回來，清廷給給我們安個資敵重罪，腦袋搬家不說，還要誅連九族。”呂超伯這句話算是說出所有人的擔心。破費一點錢財不算什麼，誰當政不都是一樣？只要留下根本，這些錢以後都可以再賺回來，只有性命才關係根本。以李想在武昌城留下的惡劣行徑，會不會也像再武昌城一樣，在漢口撈一筆就跑路？留下他們這一群拖家老朽，承受北洋軍的雷霆之怒？何況李想手上只有兩協的兵力，還有一協是新兵，即使李想有決心抵抗，怎麼能夠抵抗南下北洋陸軍兩鎮，還加上北洋水師。再怎麼算，李想都是毫無勝算，除非奇迹誕生，李想真是天上大神降臨。　　雖然北洋勢大，固然是可怕，只是李想的中統更可怕，這把利劍已經懸再他們頭頂。眾人一時沉默，都是越想越后怕，卻聽一聲冷笑，把所有人都驚醒。所有人的目光都齊集李紫雲的身上，李紫雲造型洋派，手上夾着雪茄。他是漢口商務總會議董之一，買鴉片起家，現在也學着劉歆生炒作房地產，很有現代人的經濟頭腦。　　李紫雲連動作都很有洋人派頭，優雅的吐出一個煙圈，再收集了所有人都目光，才說道：“只從今晚赴宴的人來看，就知道李大帥有決心，要與北洋大戰一場。”　　大家都有些摸不着頭腦，不知李紫雲又從那裡看出李大帥的決心的？他們都姓李，難道是親戚？知道內幕？　　蔡輔卿卻點頭笑道：“還是李兄觀察仔細，如果李大帥只是要錢，請我們幾個商人來赴宴即可，何必連紳界學界的大人物也請過來？”　　“李大帥有決心硬抗北洋，卻未必有這個能力。他失敗了拍拍屁股可以走人，朝庭發怒，倒霉還不是我們。”周五常就不同意李紫雲的觀點，他剛剛涉足房地產，與同是剛剛涉足房地產發展較快的李紫雲的矛盾比較激勵，在很多場合，都喜歡與他針鋒相對。　　“滿清腐敗無能，北洋軍會聽朝庭號令？你當回籍養痾的袁某人是死人啊？這風潮不管如何起伏，李大帥能否扛住北洋，滿清是無論如何也坐不穩江山了，這天下肯定要改姓。在亂世當中，誰握了槍杆子，誰就是大爺。”李紫雲抓住周五常的漏洞，便借題發揮。　　只是李紫雲這話就有點嚇人，湖北紗廠的龍頭老大程氏兄弟的程棟臣就驚聲道：“那我們不就成了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革命軍不是說維護人民財產，保護工商利益嗎？怎麼能夠這樣。”　　程棟臣的大哥程沸瀾在他邊上提醒道：“不要大驚小怪！我看李大帥是個非常講道理的人，入漢口后廢除滿清多項苛捐雜稅，又頒布多條法令。革命軍都是有政治綱領的組織，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看他邀我們赴宴，也是對我們非常客氣周到。”　　眾人聽程沸瀾一說，心裏又鬆開一口氣。回想李想再漢口實施的一系列雷霆手段，招招都是針對他的敵人，大家只要老老實實的與他合作，不要故意去和他作對，應該還是安全的，甚至得到他的保護，再從中撈點好處。劉歆生不就是很好的正面案例！以後可以多跟劉歆生學習學習。只是想到李想將要面對強大的北洋軍時，前途渺茫，眾人神情又不免一黯。　　蔡輔卿不經意的掃李紫雲一眼，不知他為什麼會散布這些危言聳聽的話，但是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看李大帥的布置，是打算常駐漢口了。他手中肯定有了對抗北洋的籌碼，諸位何必心慌。其實革命黨人遍布江南，李大帥只要頂住北洋第一波攻勢，全國黨人自然會群起響應，革命之火一成燎原之勢，北洋也就拿李大帥無能為力。滿清近年來的局勢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搖搖欲墜的駱駝，再添一根稻草就能把它壓死。我們這時候幫一把李大帥，他的贏面會更高。如果李大帥能夠鎮守漢口，那必定是我們工商界的福音。看看今天的劉歆生還有新華洋行就知道，李大帥是一個支持工商，也很懂得工商重要的人。可比那些只知道從我們身上吸血的滿清官員好上千百倍。”　　被蔡輔卿這麼一說，大家又覺得革命成功幾率大大上升。而有劉歆生這個鮮活的例子擺在眼前，大家又絕對跟着李想鬧革命，有大把大把的錢途。劉歆生的劉氏電影公司捧紅的四大天後，妖嬈美麗的身姿在他們眼前晃動，眾人心裏的小魔鬼一陣騷動，搖着尾巴揮舞着小叉叉，喊着，“干吧，干吧……”，只要跟着李大帥，眼前的一切，他們都會擁有。

# 第三十六章 未歇（六）

　　夜宴還未開始，劉園已是熱鬧非常。四大天後在眾賓客之間散下的裙裾風流，真是無人能當。水仙淡雅，如夜色下月光流淌的洞庭湖，眼中秋波總流露出神秘的凄美；貞子溫柔，最是那一低頭的剎那；海倫悶騷，金色長發如海浪起伏，真像雅典神廟走出來的女神；夢露美艷，雨過天青色的瞳孔電力十足，一顰一笑之間把男人迷的神魂顛倒。四大天後中西各有特色風情，無論如何挑剔的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品味。直到現在為止，她們都是今晚劉園最閃亮的明星。是李想的異常囂張的出場秀，如月出東山，皎潔的月色掩蓋了她們所有的星光。所有的人都眼巴巴的看着，今晚的主角總算來了。　　夜宴的場地便是劉園的主宅，傳統的青磚琉璃瓦，拱木飛檐，大別山裡運來的巨大樑柱，撐起二十多米高的空間。這樣的宅子在紫禁城裡也平常，但是劉園這樣的排場早已逾矩多多，只是滿清末世，富人鬥富，像這樣逾矩的地方人太多，滿清朝庭也管不了這麼多。　　高大的朱紅色宅門之上，重檐之間掛着豎牌匾額，藍底金字的寫着有鳳來儀四字。檐下青一色的大紅高照，整齊的掛成一條條長龍。九層台階上的紅地毯，一直延伸到月洞門外，更有菊花鋪滿地。這也是李想搞出來的花樣，他看過老謀子的大片《黃金甲》，二皇子一身銀甲，倒提長槍，走過黃花地，真是酷逼人。只是倉促之間要劉歆生找這麼多的菊花，真是太為難他了，最後只能用野菊花充數。　　眾人被紅地毯分開兩旁，就等着李想的大駕。李想的架子如此之大，也沒有人會在臉上表現出任何的不滿。以李想的現在的權勢，如果還不端一點架子出來，就不是李大帥了。架子越大，也只能說明李大帥的底氣越足，實力越硬。　　都說這位李大帥異常的年輕，又英雄了得，武漢的街頭巷尾都是他的傳說，在坐的許多人都還沒有見過他，不過李大帥對待敵人的兇狠手段他們都見識過了，現在各人懷着不同的目的，卻都非常想見識李大帥的廬山真面目。　　李想的身影像是突然跳進了眾人望眼欲穿的眼裡，李想是個典型的南方人身材，個子不高，比例勻稱。紅地毯上走的輕鬆自然，腳踩德國式長筒皮靴，武裝帶整齊的扣在腰間，一身嚴謹的青色軍裝，卻掩蓋不了身上有一股懶洋洋的氣味。是因為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他才能顯得如此放鬆！他那举手投足之間的懶散，好像都成自信滿滿的表現。　　人們的好奇的目光往上移動，看到好年輕的一張臉，清秀絕倫，嘴角似笑非笑的表情，怎麼看都像是有點不正經。大瞻冒投下的陰影擋住了他的眼睛，眾人想去偷窺他眼中的奧秘，卻像是被老虎給盯住般，心裏掀起一陣波瀾，李大帥的眼裡怎麼透着一股邪氣。所有人像是受到無形的警告，再也不敢肆無忌憚的往李想的臉上亂瞄。一軍統帥，一方霸主，氣勢果然不同反響，真不是凡人可以直視的存在。也許，李大帥還真是天上某個大神降臨。這封建思想又他們心裏作怪了，有人就抱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看李想。　　李想的班底緊隨其後，軍政兩邊分。也讓漢口各位地方大佬知道，他李想新立漢口分府，卻也是各項職能齊全；革命軍不止能打天下，還能治理天下。　　政方由鐵龔奇帶頭，馮小戥才拍第二。這是李想特意安排的，馮小戥對這些排名一點也不在意。鐵龔奇是新華洋行總經理，還是漢口商務總會協董之一，在漢口工商界也又着極高的地位。李想這樣一安排，給今天赴宴的賓客又帶出許多聯想。自鐵龔奇一降，全都西裝革履。皮鞋閃閃發光，不會有一絲塵埃；西裝筆挺，找不到一條皺紋，一根線頭；頭髮疏得一絲不苟，都用豬油摸平了，找不到一處翹角；臉上鬍鬚掛的乾乾凈凈，摸不到一根鬍渣。現代人要是看到這樣一群人整齊走過，還以為是黑社會老大來了。只是此刻，劉園眾人對他們的感覺卻是，個個都非常的精明，能幹。　　而軍方李西屏去了劉家廟，由曾高帶頭。青色的新式軍裝整齊劃一，德國軍隊式的長筒皮靴擦的光亮可鑒，武裝帶殺出一條細腰，渾身都透着彪悍。每個軍官腰間都掛有佩刀，非常的洋派，除此之外還有一把六響左輪手槍，不是博朗寧就是科爾特，全是原裝進口的洋貨。這些軍官都是清一色的年輕小子，洋溢着青春和熱血。目不斜視，眼中透出百折不繞的理想；步伐沉穩整齊，犹如他們堅韌不拔的信仰；昂首挺胸，任誰看到都會相信，他們不會對任何敵人彎腰低頭。這是一個革命軍人，站直了中國人的脊樑。只是十幾個人齊步走，他們卻生出千軍萬馬滾滾向前，奔騰的蕭殺之氣鋪天蓋地。　　李想帶隊走過紅地毯，四周只剩下沉默，人們小心的把呼吸都放輕緩，一雙雙眼睛向他們行注目禮。青年軍人行走之間，佩刀輕扣皮帶，叮咚之聲傳開，成為現場唯一的聲音。有人熱得直冒冷汗，被秋風一吹，有冷得打個寒顫，心裏嘀咕，回家之後肯定要大病一場。　　在年輕都軍人隊伍里，吊在最後的一個人，身姿纖瘦婉約，瞎子都能看出是個女子。這樣柔弱女子的跟在軍隊最後，滅了不少李想的軍威。李大帥果真如傳言一樣風流，連赴宴也帶上女人。不過也有眼尖的人，認出這不就是湯家小姐嗎？這坊間流言，原來都是真的。這絕對是一條有用的消息，李大帥好色是真！知道李大帥的喜好，以後找他辦事也方便。　　李想的威風已經耍夠，即把所有人請入大堂，不要再去喝秋風了。酒菜皆以上席，夜宴即開。李想也準備好了洋洋洒洒一篇演講腹稿，舉起手中酒杯相邀，“諸位，此次光復漢口，雖然經歷一場大戰，總算沒有波及漢口百姓。這一杯，我敬漢口和平，百姓安康。請！”　　在座各位全都起身，飲下這杯酒。漢口的和平是每一個漢口人都願意看到的好事，如果真像武昌一樣，打一場巷戰，革命軍的紀律再好，他們的損失也是在所難免。　　湯約宛陪侍在李想身邊，看到李想酒杯喝空，立刻給添滿。像蔡輔卿這些各界領袖，有四大天後來添酒，其他人就只有享受劉園的丫鬟添酒了。　　李想再次舉杯，“這一杯敬諸位，能給小弟這個薄面，賞光赴宴。”　　眾人把這杯喝完，似乎應該開宴了。誰知李想在次舉酒杯，他還有一個人要敬，一個進入劉園就躲在角落，所有人似乎都把他遺忘的人。劉歆生一直派人盯着，他的一舉一動都告訴了李想。李想嘴角牽出一絲微微的笑意，你想躲在陰暗處看風景，我偏要把你拉出太陽地下暴晒。　　李想遙向角落的某人，舉杯道：“寺西秀武先生，我代表中國千千萬萬革命同志，歡迎日本友人對中國革命的支持，能夠參加漢口光復的勝利宴會。您的到來，說明日本政府已經承認中國革命軍政府。這一杯，敬中日友誼長存，世代友好相處。”　　說道最後，李想自己都不敢相信，這話忒假。　　寺西秀武慌忙起身，李想的這番話把他推上風口浪尖。年紀輕輕卻有如此老辣的智慧，李大帥的名堂絕不是浪得虛名。寺西秀武也不是有意如此低調，如此過分的低調，反而凸顯了他的特殊存在。只是此次赴宴諸位，各界名流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外人很難融合進去，何況他還是一個外國人。此次，是日本駐漢口總領事松村貞雄，派來他打探革命黨人的動向，看是否有機會趁此次革命風潮，擴大日本在華利益。卻也嚴禁他與革命黨人直接搭上關係，現在被李想蓋上一頂支持中國革命的大帽子，這還得了！現在漢口租界各領事館，都是堅決不承認中國革命軍政府，日本要是率先承認，這會激起眾怒。這樣估計他的武士道也走到了盡頭，只有洗乾淨腸胃拿刀破腹，為天皇獻上鹵大腸。　　寺西秀武可不傻，急忙否認，開口之間，爆牙翻飛。“俾人只代表個人，來祝賀李大帥得一城池。”　　李想的一絲笑意擴散，對於東西列強的打算，他心裏有數，要是承認了，那不是出妖怪了？“我李想現在代表了漢口革命黨人，您祝賀我，就是祝賀漢口革命的勝利，就是支持中國革命，就是中日友好。現在滿座只有您一個日本友人，您就是日本的代表。我們人民日報新華社的記者同志也在，他一定會記下這個歷史性的瞬間，作為明天的特別報道。”　　聽到李想的點名，正忙着記錄新聞的新華社的記者，顯得無比光榮的站起來，向各位點頭至意。　　寺西秀武看到記者果真在記，更是慌忙搖頭，這是什麼荒謬的邏輯，中國人不愧是玩文字的老祖宗，無論如何繞，都可以把他繞進去。這裏，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待下去了。“你們中國的內政，我們日本政府絕對不會插手，不會支持你們任何的一方。我今天根本沒有來過劉園，你們人民日報新華社的任何報導，我都不會承認，如果新華社硬是要寫，我會告新華社誹謗。”　　寺西秀武丟下這句話，落慌而逃。此次劉園之行，他除了見過天皇親封的日本第一美女貞子小姐之外，沒有任何的收穫。　　李想卻又威風了一把，東洋向來在漢口耀武揚威，東洋租界也是漢口最齷齪的地方，做生意東洋人也是最難看，在座各位對東洋人的討厭尤甚西洋人。在洋人橫行的漢口，任你地位多高，也要受洋人的氣，吃洋人的虧。這沒人治得了的東洋人，被李想一杯酒便嚇跑了，在座各位都覺得解氣，李大帥真給力。

# 第三十七章 未歇（七）

　　寺西秀武落慌而逃，在座各位心裏一陣痛快，此次夜宴果然沒有白來。大家看着寺西秀武剛走出大門口，華堂就響起一片雷鳴般的掌聲。受盡了洋大人的鳥氣，似乎李大帥給他們找回了場子，也在洋人面前揚眉吐氣了一回。再偷看一眼滿臉邪氣的李大帥，都換成了浩然正氣撲面而來，散發著耀眼的民族英雄之光。　　有一個不怕洋人的大帥鎮守漢口，以後漢口有的熱鬧看。特別是在座的各位華商，互相交換着眼神，華商似乎也有了出頭之日。華商對洋人的威脅和壓迫，有最切身的感受。　　其實在座各位華商的生意做到現在的地步，便到了一個瓶頸，國內已經沒有太多的發展空間。也該像劉歆生一樣，走出中國，走向世界，開展國際貿易。可是國際航線，全部掌握在租界洋行的手裡，劉歆生就是與新華洋行合作，才有今天的地位。　　在座各位華商也嘗試過與租界洋行合作，可是卻吃了太多虧，都是看到洋行就形成心裏障礙了。程氏兄弟這幾年紗廠開得紅火，就想着打開美國市場，安利洋行便主動找上門，願意以設備入股，更許若打開美國市場。開業不久獲利頗豐，安利洋行即以股東的身份要求擴大生產規模，程氏兄弟出於中國人的謹慎沒有答應，找了一個借口，說資金不足。安利洋行到也痛快，立刻答應提供貸款，程氏兄弟也找不到拒絕的理由，只好答應。紗廠擴建為湖北第一紗廠，集資三百萬，有工人八千餘人，布機六百台，紗錠四萬四千枚。產量驚人，美國的銷售卻慘淡，程氏兄弟也安利洋行在搞鬼，派人親自去美國也無法打開銷路，最後紗廠日漸蕭條，資不抵債，安利洋行順利控股湖北第一紗廠。程氏兄弟辛勞一場，陪掉半個家當，就買下這樣一個慘痛的教訓。　　在座的華商，幾乎半數以上，吃過洋行這樣那樣的虧。也有比他們還慘的人，早跳了漢江喂揚子鱷。他們這樣商人能有什麼辦法，國家衰弱，他們這些商人也硬不起來。如果國家強盛，中國走在那裡都能昂首挺胸，還需要受這樣的窩囊氣。　　在座各位華商也很是納悶，為何劉歆生與新華洋行合作，卻從來沒有吃過虧？到今天總算撥開這層迷霧，原來不是他劉歆生夠精明，是李大帥在照着他。新華洋行在香港註冊，總行設在漢口，在天津，上海，廣州，都設有分行，聽說老闆是荷蘭人。現在看來，背後的真正大老闆是李大帥無疑，新華洋行漢口總行總經理鐵龔奇都是李大帥的文臣班首，這已經完全可以說明問題了。看來要想打破外國洋行的外貿垄斷地位，就必須頂力支持李大帥的新華洋行，支持他的革命軍在漢口站穩腳跟。　　漢口各界領袖趁着興頭，一輪接着一輪的向李想敬起酒來，最起勁的就要數各位漢口華商了，看李想的眼神都冒着金光，像是看到了財神爺。李想也擺出軍人的豪氣，來者不拒，給足了每個人面子。滿堂賓客或坐或立，人人手中握着酒杯，劉園的丫鬟侍女手中端着斛，翩翩身姿在賓客之間穿越，不時的為諸位賓客添酒倒茶。　　鐵龔奇應付這樣的場面，簡直是游刃有餘，給李想當下不少酒。馮小戥和他手下幹員也不賴，也學着鐵龔奇一樣，一座座的去敬酒。這樣的酒會，以後馮小戥他們有的參加，現在全當來實習。曾高是世家子弟，這樣的場面見過不少，端着酒杯在各席之間，也是游刃有餘。　　只是苦了李想手下的年輕的革命軍人，他們無論是站還是坐，那標準的軍資，在夜宴會上顯得格格不入，滿臉的殺氣，也沒有人膽敢找他們敬酒。　　他們是軍人，不了解政治，既是不需要，也是不願意去了解。他們因為一個共同的理想，因為一個共同的信念，聚集在一起成為並肩作戰的同志。他們為了革命，不惜百折不繞，萬死不辭。中國還有千千萬萬人們在受苦挨餓，劉家廟車站還有他們的同志，正去抵抗滿清朝庭的反撲。看着滿桌奢美浮華的美酒佳肴，和在末世醉生夢死的上層大人物們，這些年輕的革命軍人食不知味，他們情願和軍營里的同志戰友，領大鍋盒飯吃。　　李想非常了解此刻這些年輕軍人的情緒，也很無奈，也很歉意，帶他們來，純粹政治的需要，來耍耍大帥的威風。李想端着酒杯，走過他們每一個人的身邊，拍着肩膀低聲交代，“忍耐一下，很快就結束了”，“放輕鬆，又不是打仗”，“擺着一副兇相，要吃人啊，笑一個”，“你這個樣子，誰敢給你敬酒，人都給你嚇跑了”。李想轉過一圈，他們的臉色總算緩和下去。　　四大天後精心準備的歌舞終於出場，夜宴到現在越來越熱鬧了。　　四大天後的歌舞，向來是歐羅巴各皇室和上層貴族，才能現場欣賞的現場演出，平民百姓向來只能只能看看無聲的黑白電影畫面。今天，在座的各位真拖了李大帥的福，能夠看到齊集四大天後的現場演唱會。　　水仙白衣勝雪，長裙拖過紅地毯裊裊而來，在裙角還沾了點點菊花瓣。水仙的出場，使滿堂喧鬧的聲音如潮水般退卻。安靜的畫面，在座賓客都默默看着，水仙懷抱琵琶半遮面，只見她半邊朱唇勾出一條絕美的弧線，低着頭向著李想徐徐行禮。她如此嬌羞無限的身姿，勾起無數人的遐想，即使與她有過露水緣的李想也是心湖動蕩，很想伸出一根手指，慢慢挑起她細膩小巧的下巴，仔細品味一番。　　湯約宛看到李想眼睛直瞪水仙發獃，便悄悄伸手推他都后腰。李想即刻醒悟過來，再往左右一看，大家都表情還和剛才的他一樣，連馮小戥和曾高也無法逃脫水仙的魅力，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剛才的失態。　　李想故作輕鬆的朝水仙把手一揮，“開始吧。”　　水仙把頭低得更低，卻把剛才李想的一舉一態盡收眼底，連湯約宛暗中推李想一把的小動作也沒有放過。她低垂的眼帘下閃過一絲精光，嘴角微微的笑意越發的深遠神秘。　　滿堂賓客總算清醒，各人收拾一下剛才失態的舉措，等待看水仙接下來的精彩表演。　　李想心裏一陣大汗，竟然被自己一手調教的女人給迷得神魂顛倒。真是一個危險而又美麗的禍水，最可口的巨毒之葯，留在身邊的風險太大，放手，只怕又無人能夠馴服。水仙這個女人，李想一不留神，就成長到他也難以掌握的地步。既然難以掌握，乾脆棄子得了。這也不行，如今正是陽夏之戰的關鍵時刻，還有許多的計劃要她壓軸，還真是少不了這個危險的女人。李想一手撫額，有些頭疼，以後還真要多花些時間注意她了，呂中秋還是太嫩。　　水仙低垂蛾眉，抬起纖纖素手，轉軸撥弦三兩聲。琵琶聲起，如斷線的珍珠落下，丁丁咚咚的敲響玉盤，劉園寧靜的秋夜被撥動。所有人平息靜聽，秋夜乾燥的空氣似乎變得濕潤凝滯，琵琶聲如耳邊響起的細細絲語，隨着空氣凝固，不停的在耳邊回蕩。眾人無法自拔的沉醉，忘了喝手中的美酒，忘了吃眼前的佳肴，只是痴痴的緬懷水仙指尖流出的優美曲調。　　滿座的賓客，面對水仙的才藝美色，似乎完全的迷醉不知歸途。李想眼角的餘光不斷的掃過眾人，這群老狐狸還真會裝，也許貪戀水仙的美色不假，但是為水仙琵琶一曲沉醉如此地步，只能說明他們演戲演過頭了。以在座各位的財富和地位，玩過的女人多了去了，還有什麼極品女人沒有玩過，四大天後的滋味這裏也有不少人嘗過了，現在還表現一副把持不住的色急模樣，演戲實在太假。　　李想從來沒有想過用四大天後來勾引他們，今晚完全是劉歆生多此一舉。四大天後還有更重要的任務，怎麼能夠浪費在他們身上。不過他們今晚的表現還是非常的上道，李想的目的基本達到。　　水仙彈完琵琶一曲，餘音繞樑。每個賓客都是一臉沉醉的回味，心裏卻各懷着鬼胎，參加劉園的夜宴，可不是來聽曲的。真有心聽進水仙琵琶曲的人，李想估計也只有搖着閃亮光頭的曾高一人，果真是世家子弟，好一副沒心沒肺。曾高帶頭鼓掌喝彩，滿堂賓客很給他面子，如剛從美妙的音樂里醒來，應和的喝彩歡聲雷動。　　李想掏出懷錶，打開一看時間，指針已經轉了一圈，這麼快就九點了。抖簌精神，接過湯約宛遞過來的大檐帽，離席站起身來。此刻李想這個小小的舉動，即牽動全場所有人的目光，真是今非昔比。　　李想屬下的軍官們長長的嘆息一聲，總算結束了這個令人作嘔的夜宴，這一個小時比在操場上站一個上午的軍姿還要累，以後真是打死也不陪大帥參加這樣的宴會了。每個人迅速整理裝束，整齊的站在李想的身後。　　漢口各位大佬心裏一陣嘀咕，就要走了嗎？還有三位天後的沒有上場啊！不看可惜啦。您李大帥把大夥召集在一起，總有一些事情要交代吧。是要響？要糧？還是要投名狀？看他此刻擺着架勢，是要攤牌了。

# 第三十八章 未歇（八）

　　李想頭上弔掛的宮燈微微搖晃，落在他腳下的影子變幻不定，大檐帽投下的陰影遮當他的臉色，他難得一臉的正氣也無人能看得見。李想自我感覺良好，安靜的畫面，所有人都在等着他說話，全場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　　李想的視線掃過一遍眾人，用急死人的緩慢語調開口說道：“今天請諸位父老來劉園赴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向諸位宣布。事關諸位的切身利益，還有還有未來漢口甚至湖北的和平。”　　聽到李想嘴裏蹦出“和平”一詞，眾賓客心裏一緊，李想從武昌一直打到漢口，現在還正在利兵秣馬的準備與北洋大幹一場，武漢街頭都在傳說他是絕世猛將，一代殺神，怎麼會成和平使者？　　李想似乎也明白眾賓客的心裏，只是繼續道：“但是和平，必須要有強大的武力作後盾。孫中山先生說過，欲享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為了漢口百姓，為了兩湖百姓，為了全中國的老百姓都能夠享受文明的幸福，我們必須把革命進行到底。”　　地下鼓起掌聲，眾賓客心裏總算是明白了，李想是決心賴在漢口不走了，要跟北洋軍硬抗到底。這裏鼓掌的人，有多少是真心支持？有多少是假意迎合？　　在角落的新華社記者，正虔誠的記錄李想的每一句講話。明天的人民日報特大號外，就是李想劉園夜宴講話。與新華社記者一樣在奮筆疾書的還有一人，就是躲在鐵龔奇肥胖身軀後面的馮小戥，他的速記速度一點也不比記者同志慢。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革命的先驅，也是一直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導師。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同時也是天下會的政治綱領，我在此與諸位分享我對三民主（義）的認識，使諸位對天下會領導的革命軍政府有更全面的了解。我認為民族主義，不止要推翻滿清的腐敗統治，還要驅逐列強的侵略，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維護每一个中國人應得的權力。”　　底下一遍鼓掌叫好，“驅逐列強”這樣口號，年輕人聽來熱血沸騰，老成的人卻在心裏閃過一絲隱憂。即使同盟會也不敢喊驅逐列強，李大帥真是好大的膽子。現在中國各革命黨派都在尋求東西列強的認同和支持，努力想和東西列強打好關係。很多人都在心裏覺得李大帥似乎強硬的過火了，現在漢口帝國主義的軍艦還在增加，他再把驅逐列強的言論放出去，不是火上澆油嘛。其實新成立的軍政府，只要做到不買國，民眾就已經非常的理解了。　　可是李想不止是要民眾的理解，他要用這句強硬的口號，燃燒整个中華民族的血性。帝國主義橫行中國，這樣的屈辱，中國人民受夠了，他們缺少的就是一個強硬的領導者。李想相信，打倒帝國主義，這句當今中國沒有一個組織敢喊出來的口號，一經人民日報刊出，一定會成為中國的一句流行語，李想的天下會會成為中國熱血青年最嚮往的地方，搞不好，李想會成為一個政治明星。　　李想對底下老朽們小小的搔動視而不見，卻故意突然把音調拔高兩個分貝，賓客們立刻變得肅靜。“民權主義！我天下會志立建設一個天下為公，民主共和的國家。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分為政權和治權。政府擁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大治權，以治理國家。人民擁有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大政權，以管理政府。人民政權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其權力，人大代表設常委行使日常事務。要組建湖北人大，需要各位父老的鼎力支持。”　　底下眾賓客心裏一陣冷哼，什麼選舉，罷免，創製，複決，什麼管理政府，什麼人大常委。他們打心眼裡不相信，人民可以管理政府。幾千年的君權至上思想，很難一朝扭轉。還是槍杆子出政權，您李大帥怎麼說，咱們就怎麼招。他們只要看到李想說話停頓，立刻就是掌聲雷動。　　李想眼角餘光在他們臉上亂瞄，對他們的心思也能猜出各七八分來，暗中嘆息，真是和這群老朽對牛彈琴。魯迅大師為何不早點出生，要改造中國人的思想，真是個大難題。乾脆來一場文化大革命，這不是給中國本就微弱的元氣傷上加傷，何況現在李想還沒有能力影響中國。　　李想排除雜念，還是繼續把新三民主（義）解釋完。“民生主義，在座的諸位士紳無需反感和驚慌，革命軍政府承認私人財產合法，理應受到政府保護。”　　李想這樣不遺餘力的解釋三民主（義），就是要把孫中山先生打造成為東方的馬克思。不止是要為中國確定信仰，而是為整個東方黃種世界確定信仰，這都是暗藏在李想內心深處的一顆紅色野心在作怪。　　在座賓客聽到李想承若保證他們財產安全，心裏的一塊大石徹底落下。長着耳朵聽他半天羅嗦，總算有點收穫。　　李想羅嗦半天，剛覺得有點口乾，湯約宛即把茶水遞過來，李想溫馨一笑接過茶水，潤潤喉嚨繼續羅嗦。“三民主（義）在不同時期，都分不同主次先後。現革命任務即是民族主義，最具體的任務就是保衛漢口，抵抗北洋軍南下。打仗是我們軍人的天職，諸位無需操心，我有信心拒北洋與漢口之門外。只是漢口事務繁雜，革命軍政府人手不夠，特向社會公開招募經世人才，開國考。希望學界精英踴躍參加。”　　本因為滿清廢除科舉而斷了仕途，心灰意冷的讀書人，這心又熱了起來。所有人的眼前放綠光，李想向他們放開了權力之門。不過等李想的考試大綱貼出來之後，不知道要跌碎多少人的眼珠子。　　底下紛紛繞繞，多是在討論，如何在新政府撈個一官半職。上道的人已經該怎麼做了，李紫雲率先說道：“革命軍政府剛剛成立，就廢除滿清朝庭種種苛捐雜稅，這是我們工商界的福音，但也使新政府將面臨財政困難的局面。現在革命軍正受到南下北洋軍的威脅，我一介商人無法上陣殺敵，幫助革命軍退敵，但是我多年經商，還是有一點點積蓄，願意捐贈十萬塊，以緩解新政府財政困境。”　　李紫雲開了頭，眾人也紛紛解囊。李想很是開心，大家果然是上道。眾人捐出一個非常吉利的数字，李想看到之後心裏直抓狂，十八萬塊大洋！所有人還沒有李紫雲一個人捐得多。　　李想默默的掃過眾老朽，在座各位那個沒有上百萬，上千萬的家產，這麼一點真是打發叫花子啊。他們就看不到革命成功之後，會給他們多少好處？他們就這麼想滿清再打回漢口，給他們課以重稅，年復一年的剝削他們血汗？他們就願意一直被洋人欺辱，排擠，在漢口台不起頭，腰纏萬貫卻連洋商跑馬場都進不去，做外貿永遠受洋人資本的剝削？他們每年向滿清官員，還有租界洋大人交納的好處費和各種稅金，是十八萬的十倍還是一百倍？李想已經無力深究。　　李想深吸一口氣，用力壓制自己快要爆走的怒火。李想明明看到他們已經為革命動心了，在他趕走寺西秀武之後，滿堂的掌聲他能清楚的感覺到，所有人都是發自真心的高興。他們也很討厭洋人，也恨透了這個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漢口商界能湊出三百萬建一座漢口商務總會大樓，為什麼就不能集三百萬支持他的革命軍政府？三百萬實在只是個小數目，漢口海關稅金早已突破億兆大關，漢口華商界完全有能力捐個一千萬。　　看着眼前馮小戥統計的非常吉祥的数字，十八萬數額，李想有了殺人放血的衝動。許下如此多的好處，也展示了革命軍人的軍威，還讓他們看到軍統意外殺人的手法。大多數人還是這樣不識時務，是什麼讓他們如此瞑頑不靈？是鐵公雞一毛不拔的秉性使然？還是膽大到認為自己不敢對他們使意外暗殺手段？難道是不相信自己的好處能夠兌現？　　李想的臉躲在大檐帽的陰影下，更是陰沉的可怕，秋風串入明堂，眾人只覺得陰冷異常，卻個個死咬着牙關。十八萬塊雖然少了點，但是也給足了您李大帥的面子。要知道，武昌革命軍政府一分錢都沒有拿到，湯化龍和黎元洪的面子，他們都沒有給。　　李想試着換位思考，在座各位都是精明透頂的人，李想能想到的，他們也能想到。如此推測，他們不是不支持革命，而是不看好他李想的革命軍。他們只看到李想一萬五千的薄弱兵力，還有一半是新兵。即使扛住北洋軍的進攻，等到全國各地黨人響應，滿清大勢已去，李想的兩個協的薄弱兵力也已經被北洋打殘了。亂世里槍杆子出政權，李想的革命軍被打殘，還憑什麼坐鎮漢口如此膏庾之地？　　李想長長吐出一聲嘆息，“諸位父老的心意，李某收下啦。只是李某軍中有事，不能再親自奉陪。鐵龔奇，馮小戥你們就代我好生招待諸位。請諸位繼續欣賞四大天後的精彩演出。”　　李想一甩袖子，帶着屬下一干軍人離席而去，留下鐵龔奇和馮小戥一干人員繼續在此應酬。李想離開時那陰雲迷布的臉，眾賓客偷看得冷汗直冒。雖然咬牙硬扛過去，但是中統的意外暗殺手段太過恐怖，他們心裏不害怕那是假，好歹李想最後還是收下了十八萬塊錢，心裏稍稍安定一些。如果李想再陰沉着臉僵持一會兒，不收這筆帳，膽小一點的幾個人，會扛不住大出血。

# 第三十九章 更能消（一）

　　夜深沉，星如雨，香滿地。　　李想面對如此良辰美景，本想抄襲兩句霸氣十足的太祖詞應景，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心情，滿腦子是那個吉祥的数字：十八！　　李想的長筒軍靴還沾着稚菊花瓣，剛走出劉園，心情還是非常的低落。寂靜的長街偶爾會有整齊的步伐響起，巡邏的軍隊一列列的走過。非常時期，李想雖然沒有宵禁，漢口入夜之後，街上行人依舊了無。李想一行人默默前行，往漢口駐軍營地走去。　　此次夜宴完全是他自己行事太過急切草率，是因為連續兩次小小的勝利，有點飄飄然，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三天前還是默默無聞的小子，就像突然串紅股票黑馬，股民們不可能馬上就對他建立長期穩定的信心。是役，李想敗於不知己。　　李想汗顏，一日不三省吾身，就會出亂子。自己即將與北洋軍開戰，更要好好的掂量掂量自己的斤兩。是集中自己的優勢兵力，專挑北洋弱勢兵力？還是乾脆化整為零，去北洋後方打游擊戰，把漢口丟給黎元洪得了。黎元洪守不守得住漢口，就不關自己的鳥事，死多少人他也不管了，發展沒有自己，中華民國也能成立。李想對漢口一幫老朽提不起一丁點好感，自己辛苦的謀划，盡量避免漢口受戰火波及，想方設法的滿足他們更多的利益，就受到他們捐贈的十八萬塊回報。　　李想懷着惡意回想模糊的歷史，陽夏戰爭具體如何，他也是不清楚，但是最後結局是敗給了袁世凱，還敗得非常凄慘，嚇得許多走資派們不敢與袁大胖子再戰。如果李想任由歷史自由發展，歷史重演，漢口就會被戰火燒成灰燼，這幫老朽肯定會肉痛死。　　曾高看着李想剛才還是一臉鬱悶，現在就換成一臉陰笑，不會有在盤算什麼害人的鬼點子，有心勸解一番。“大帥，何必把這種小事放在心上。有個十八萬塊也不錯，螞蚱再小也是肉。我家太爺，當年為對抗太平天國，在兩湖籌響，也是萬難。革命軍保護他們，實在是憋屈。但是漢口還有幾十萬老百姓，這才是我們守衛漢口的真正目的，才是我們革命的真正目的。”　　李想淡淡一笑，散去陰戾，真不該為這點小事，而放棄自己百般思量，才下定保衛陽夏的決定。如果這次腳底摸油，那下次呢？會跑出慣性來的。曾高提醒的對，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這些有錢人，而是為了所有正在受苦受難的中國人。　　李想擺擺手，“不放在心上，我可沒有這麼寬闊的心胸，不比你們家太爺。”　　曾高苦笑，以為李想還想着要從這群鐵公雞身上拔毛。“其實他們就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你當時要是再逼一逼，他們就會有人忍不住吐血了。不過你現在再去逼他們也晚了，你的這一次妥協，讓他們認識到你不會為難他們，他們再見你膽子也就大了，再逼也逼不出來。”　　“強逼他們和我合作，只是增加內部矛盾。現在我軍外部壓力重重，再來個內部消化不良，那就有得罪受了。”李想不想再逼他們了，要逼他們，李想有的是手段。李想雖然設立中情，軍統，但是並不想搞錦衣衛，法西斯一類的恐怖特務統治，更多是為了對敵戰爭的需要。李想對待戰爭，向來認為，誰掌握了戰場訊息，誰就掌握戰場主動權。　　曾高一笑，“他們看重的無非就是權，利二字，只要大帥真能夠坐穩漢口，到時候就是他們哭着喊着來求您了。”　　難道商人不愛國？孫中山為何每年都能籌集大量資金？說他們的愛國情懷不如海外華人？李想實在願意純以權，利二字看他們，都是中國人，總還有愛國情懷。說來說去，還是自己的實力不夠強硬。如果是孫中山的名頭擺在這裏，結果肯定會截然相反。人不能一夜之間吃成一個大胖子，如果盲目的擴軍，就成了注了水的豬肉。搞錢的方法李想有千千萬萬，這是身為穿越客的優勢，他不是真缺這點錢。李想不是孫中山，就靠驀捐度日。自己不懂生財之道，以後建國，又只能靠借外債度日。民國初立的財政困境，也是向袁世凱妥協的重要原因。　　可是要擴充自己手上的實力，就是招兵買馬，但是練兵卻不是一朝一夕能速成的玩意。即使花重金複製一座西點軍校，專搞一年十二月開課的速成班，等學員們畢業之後，袁世凱已經當上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了。　　李想心裏一陣鬱悶，都怪自己穿越遲到，起步太晚。轉念一想，太祖比自己起步還要晚，不能給自己找如此憋足的借口，心裏一陣發狠，老子是穿越客，會輸給誰了！“老子豈止坐漢口！那幫老朽就是土包子，我還真看不上眼。倒是你小子閑的蛋疼，軍隊的事情還不夠你煩的，還有心情干預政事，你這是軍人干政。”　　李想的話說道非常嚴重，只是臉上並沒有任何嚴重的表情。曾高看在眼裡，心裏清楚，李想就是藉機發發牢騷，內外承受如此大的壓力，如果不發泄出來，真會憋出病來。何況曾高手裡除了帶兵打仗，也沒有干預政事的權力，李想已經把軍政分得清清楚楚，誰也干涉不了誰。與李想的閑聊，也實在算不了軍人干政。曾高莫不作聲，李想唧唧歪歪一陣，也甚是無趣。就跟在李想身旁湯約宛，看着好笑又不敢笑，也怕把李想的火氣引到自己身上。　　李想無趣的一聲嘆息，更能消幾番風雨？燈火瀾姍的長街，看不出這是中國內陸第一大城市的光景。烏雲籠罩這片夜空，星月失色。　　在街頭巷尾，院門緊閉的小宅院里，普通老百姓也能從蕭瑟秋風刮過緊張的空氣當中，嗅出危險的味道。革命黨人造反，滿清再過腐朽，也不會善罷甘休，一場大戰避免不了的會降臨在陽夏。對腐朽的滿清朝庭，老百姓並沒有多少的好感，能推翻就推翻，辮子剪了就剪了，也沒有什麼好留戀。那些哭死覓活的遺老，更像是作戲。　　黑瓦白牆的一個三進小宅院里，在漢口也是殷實人家了。東廂房窗下透過昏黃的煤油燈光，頭髮已經花白的老婦，正湊近了煤油燈，抱着一件漿洗得發白的青布秋衣逢逢補補。　　在老婦邊上上剃了一個新式羅漢頭，穿着馬褂的老頭坐在長凳上，一隻手念起一顆花生米放進嘴裏，在拿起酒杯泯上一口；另一隻手正挫着搭上長凳的腳趾丫，挫完了還把手指送到鼻子前聞一聞，然後又開始挫凶前的一排排骨，挫出一條條的黑色土豆絲。老頭子擺出一臉爽到雲端的滋味，今天老太婆開恩，下午去集市，給他帶了一壺酒。　　老婦開口道：“二娃送錢回來了。”　　“嗯，人呢？”老頭子一陣東張西望，這個寶貝兒子好幾個月沒有交工資了，會不會全送到東洋租界了。總算還記得家裡有老爹老媽，送點錢回來。　　“別望了，他說他們開工急，又回去了。他們做事的官辦机械零件加工廠，已經被革命軍政府接管，以前工廠拖欠的工錢全部補發了，又給他們漲了一倍的工錢。這麼好的工作，他可不想丟掉，當然要好好的去賣力幹活。”老婦面上看似平靜，心裏卻樂的不得了。二娃有這麼好的工作，可以說一房好媳婦。　　老頭子一口氣把杯子喝了底朝天，不用省着喝，着酒以後天天有的喝。兩根手指在胸前挫得更帶勁了，“街上都在說革命軍好，我現在真的相信了。”　　“只盼着李大帥早早打敗北洋軍，漢口的老百姓都能過上好日子。阿彌陀佛！菩薩保佑。”老婦逢着衣服，念起了佛歇。　　“不用你來念佛，街上都有人傳，李大帥是大神降臨，收拾着混亂天下，是上承天命。”老頭子搖頭晃腦，邊說話，邊喝酒，邊吃花生米，覺得自己剛才說的話特經典，這個餵豬娘們肯定聽不懂。“收拾天下，上承天命。”都是他說書先生那裡聽來的，聽多了，自己也會用了。　　老婦確實聽不懂，只是看老頭子這幅得意勁，也不願去搭理他這句話。略顯渾濁的眼睛打量老頭子一眼，新剃的光頭挺礙眼。“你着光頭那裡剃的？花了多少錢？”　　老頭子把花生米咬得咯嘣響，摸着光溜溜的羅漢頭非常得意，“不花錢，早上革命軍在街頭剪辮子，圍了許多人，我一時好奇，上去看個熱鬧，就被揪住，硬是把我的辮子也剪了。我看革命軍小娃都剃着個羅漢頭，個個都挺精神，我就說，給我剃個羅漢頭。革命軍的小娃還真給我剃了，手藝不錯，不比挑擔子的剃頭師父差。”　　“我今天早上聽趙太爺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你爹娘給你的頭髮讓人給剪了，你還笑得出來。”老婦突然想起早上買菜，路過趙府，遠遠的聽到趙太爺在街上叫罵，有過這麼一句文詞。現在挺應景的，忍不住就在老頭子面前賣弄一番。　　老頭子吃了一驚，老太婆長進了，以後要多去聽聽說書先生的平話，多記幾句文言，不能給一個餵豬娘們比下去。“你說的跟剪辮子沒有關係，我剪辮子是支持革命。革命黨這麼好，給咱娃漲工錢，還免咱家一大堆的課稅，我總要表示一下支持吧，不能讓人說我落後，說我封建。”　　老頭子最後又冒出兩個新詞，這兩個詞語現在在漢口非常流行，老頭子覺得自己還是緊跟着時代的腳步在走，甚至是走在前頭。　　“辮子關革命屁事，你不要瞎扯。”老婦覺得老頭子喝酒暈了頭，又在瞎掰。　　“今天早上趙爺說的，早上街頭圍了一堆人，就是在看趙爺帶頭剪辮子。”他當時也覺得趙爺說得有理，剪了辮子后又覺得後悔了，就想了一套說詞來膛塞老太婆。在得知二娃工錢漲了之後，越發覺得趙爺說得有理，辮子剪得值，跟老太婆說起話來都理直氣壯了。　　“趙爺現在正被趙太爺關在家裡，準備開祠堂興家法了。”聽到老頭子說起趙爺，她就想起早上趙府的一場風波。　　有這麼嚴重？老頭子心裏一陣緊張，會不會是老太婆嚇唬自己。老頭子連手上的花生米都掉落地上，而忘了撿起，小心的問道：“現在趙爺怎麼樣了？”　　老太婆扭捏着半天，把老頭子急個半死，才說道：“後來又放出來了。”　　老頭子長出一口氣，這死老太婆果然是嚇唬自己。“怎麼一回事？”　　老太婆在煤油燈下把衣服翻來覆去的查看，看有沒有漏逢的地方。“聽說是劉爺送來請帖，李大帥請他赴宴。李大帥是什麼人啊？趙太爺去赴宴，當然不能再留辮子。趙太爺自己的辮子都剪了，趙爺剪辮子的事情自然就揭過了。不過我聽人說，趙太爺剪辮子的時候，大哭了一場，還把辮子供了起來，趙太爺說死後辮子要隨他入葬，不能光着頭去見祖宗。”　　老頭子撿起地上的花生米，用力吹沾上的灰泥，丟進嘴裏，嘴角一瞥一瞥。“還哭了，真假，以為是唱戲呢。”　　“甭管人家趙太爺是真哭假哭，你的辮子帶回來了嗎？你不能頂着個光頭去見祖宗吧？”老婦也是突然想起，老頭子回來的時候身上沒有拿着辮子。　　“嘿呀！還真給忘了，明天我去找給我剪辮子的小娃要來，我還認識他。”老頭子一拍額頭，剪了辮子，只顧着興奮和後悔，把這事給忘了。　　“明天早上一起來，就把這事給辦了。我也要給二娃哨個信，要他把辮子收好。”衣服補完了，收拾好針線。“老頭子，不要再喝了，我要息燈了。你這樣浪費煤油，你兒子再漲十倍工錢，也不夠你花的。”　　老太婆說完，也不待老頭子反駁，直接吹息了煤油燈。屋內一片漆黑，只有窗口還有微微星光，老頭子發出一陣不滿的嘀咕。　　軍營裡頭已經熱鬧非常，操場上面生起一堆堆的篝火，卻也如棋盤一樣，整整齊齊的縱橫排列，盡顯軍營的整潔與紀律。在操場中央，用八仙桌拼出一條長龍，美酒佳肴都已經端上。革命軍里的士兵都是有點墨水的，更有不少士兵喝過洋墨水，很是別出心裁的把今晚軍營的夜宴，搞成西方自助宴會的形式。士兵們也搔包學着英國軍艦開自助夜宴時，那些洋大人那樣，端着酒杯晃來晃去，談笑風生。不過他們手中端着一個平底小瓷杯，看起來就有點彆扭。　　李想知道士兵們難得盡興一次，來到軍營，就交待守衛無需通報，他非常想知道士兵們能不夜宴搞成什麼樣。一行人悄悄剛走到操場邊緣，即看到熱火朝天的場景。如果再請上幾個天皇巨星來助興，就更像是美國二戰勝利之後，在國會山舉行的大型慶功宴了。這群士兵實在是非常有才，也懂得與時俱進。　　曾高看到現在的情況，趕緊給他身後的林鐵長使個眼色。林鐵長摸過去，把士兵趙又誠給抓了過來。　　曾高問道：“大帥給你們開個渾，你不就搞成這個樣子？”　　趙又誠一見大帥他們都來了，心裏一突，同志們是否玩過火了？又偷偷瞄了一眼李想，大帥一臉溫笑興緻，並沒有不滿的意思，心裏也就有了膽，回笑道：“大家看過英國水兵在軍艦上開夜宴，覺得非常有意思，就拿來試一試。這比坐在一張桌子前吃喝有趣多了，可以邊吃邊喝，邊說邊笑，還能四處串走動。用英語說，大家吃得真亥皮。”　　李想輕輕一笑，“不錯，不止學會了吃自助餐，還學會了一句洋文。我不在乎夜宴一定要中式或者是西式，只要不違反軍中紀律，同志們吃的一樣就行。詩經有雲：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藉助外力，改己缺失。我認為同志們能夠發現他人的優點，這是善於學習；還能夠利用到現實生活當中去，這是勇於實踐；而面對以往的城規勇於突破創新，敢於打破舊的觀念，敢於創新的精神，我們更應該鼓勵和表揚。該給你什麼獎勵呢？”　　曾高瞪大了眼睛，大帥現在是什麼小事都能找出一番道理來，越來越有大帥的譜了。　　林鐵長看到受李想表揚，還在一臉傻笑的趙又誠，便喝道：“還不謝大帥！”

# 第四十章 更能消（二）

　　操場的氣氛火熱，這邊在斗酒，那邊在誇功。是在場的同志們，親自締造中國革命首義的勝利，是獨屬於他們的榮耀和功勛，是將伴隨他們一生的驕傲。全國革命風起雲涌，經歷過一場又一場慘痛的失敗，滿清殘酷血腥鎮壓，卻未能改變同志們堅定的信仰，百折不繞繼續走武力革命的道路，最後，是他們成功的在滿清心臟腹地撕開一道血零零的口子，打響了中國革命的第一場勝利。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使命，由他們的熱血成就第一次的勝利，他們更有萬分的豪情壯志，要把勝利堅持到底，要榮耀變得更加的輝煌。他們以拯救中國為己任，武昌首義只是他們完成理想和信仰的第一步。首義之功，養出了他們的傲氣，一種自覺去引領革命風潮的傲氣，充當革命的弄潮兒的傲氣，爭相憤殺在革命第一線的傲氣。　　李想端着酒杯，在他們之間走過，不斷的碰杯，由衷的不斷說出激勵的話語。李想本想趁此機會，給同志們來一段演講，特像希特勒那種的獸性演講，比打雞血還有效。可是現場沒有擴音設備，效果會大打折扣。結果可能沒能達到激勵同志們的目的，反而打斷同志們正高興的興緻。李想端着酒杯，與同志們同甘共苦最好不過。　　李想在操場走過一圈，從同志們身上感受到濃濃的青春熱血，和百折不繞的理想信仰，還有鐵血虎狼之師的深入骨髓的傲氣干雲。李想心裏不停的嘀咕，有他們在，還怕干不死你北洋軍！北洋軍，袁大胖子，馮國璋……統統的快點來啊，讓北洋軍來得更猛烈些啊！　　李想正在意淫，痴痴的望着眼前篝火熊熊燃燒，乾爽的秋風不時的吹過，火柴有噼噼啪啪的聲音爆出，熱騰騰的氣流捲起火星子和白色的炭灰衝上夜空。夜空陰雲籠罩，不見星月。　　湯約宛看到木頭人一樣發獃的李想，真是怪人一個，身處如此熱鬧的場地也能神遊方外？　　“大帥？李大帥？”湯約宛輕輕喊了兩聲，李想竟然毫無反應，她索性湊近李想耳邊尖叫一聲，“大帥！”　　女人高分貝的尖叫，完全可以輕易的刺穿一個人的鼓膜。李想如聞真言，渾身巨震，隱約之間感到，任督二脈也有快要打通的跡象。就在李想身後，兩個士兵正在倒酒，聞真言也是兩手一顫，一杯美酒全灑桌子上了，回頭一看是大帥身邊的新警衛隊長，傳說中的湯家小姐在喊大帥。兩個士兵不敢再多做停留，一人端着一盤鹵豬頭肉，一人拿着一壺酒，灰溜溜的躲開了。　　李想忍着還在嗡嗡作響的耳朵，問道：“什麼事？”模模糊糊的聽到湯約宛說了一句話，李想努力分辨了一下，有個劉家廟。劉家廟！李想一下清醒了，立刻瞪大了眼睛直視湯約宛，“你說什麼？”　　“總參謀部剛剛收到，劉家廟最新的情報，還有清軍的最新動態。”湯約宛直視李想的眼睛，心裏撲騰撲騰亂跳，此刻李想的眼中再也沒有平時的玩世不恭，嬉笑怒罵，眼中的神情，似乎又回到那個硝煙瀰漫的夜晚。　　清廷允瑞澄戴罪立功，暫理湖廣總督；停止永平秋操，令陸軍大臣蔭昌迅速趕赴湖北，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任其節制；令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海軍和長江水師，迅速開往武漢江面。清廷編組一，二、三軍，以隨蔭昌赴湖北的陸軍第四鎮及混成第三協、十一協為第一軍，蔭昌為軍統，蔭昌自稱總統；以陸軍第五鎮為第二軍，馮國璋為軍統；　　以禁衛軍和陸軍第一鎮為第三軍，載濤為軍統。三軍迅速向漢口撲來。　　在曾高第二旅指揮部，一群人圍在地圖作業。李想握着一根蠟燭，湊近了發黃的地圖，努力查找辨認，滾燙的蠟油流到手指也未有知覺。地圖相當的精細，這給給平時疏於功課的李想，辨認時帶來相當大的難度，這個時代的地圖，不像後世的彩色地圖，使人看得一目瞭然。更使李想頭大的是，地圖上標註的蠅頭小子全是繁體字，雖然李想穿越有些年頭，可是面對複雜的繁體字還是半猜半蒙，特別是古代地名，都是特別非常非常複雜的繁體字。每當曾高報一個名詞，李想就只能憑着後世記憶當中的大致方位一通尋找，然後用鉛筆在圖上做上各式記號。李想眼睛瞪得快要成近視眼了，曾高念得又快，看他眼睛在地圖上亂瞄，估計自己找不着北了。李想把鉛筆一把塞給對面的林鐵長，地圖作業的光榮任務移交給了他，蠟燭也給他自己掌。　　李想挫掉手上慢慢變硬的蠟油，手指紅紅的，除了有一點點的次痛之外，並無大礙。李想感覺衣角被輕輕的拉動了一下，扭頭一看，迎上湯約宛關切的眼神，男人辦大事的時候她不好插嘴，只能給個眼神。李想輕輕搖頭微笑，示意自己不要緊。湯約宛眼角波光流轉過一絲輕笑，男人就愛逞強。　　李想的注意力又回到地圖上來，林鐵長的地圖作業比自己的中學幾何水平要高得多，不愧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專業人士，比自己在地圖上歪歪斜斜的鬼畫符要好看，好辨認百倍。林鐵長對地圖的熟悉程度，也比自己高，也就高這麼一點點，這也是因為冷僻繁體字他都認識，這種泛黃的老地圖他天天看，肯定要比李想更熟悉。　　清軍動向都已經標註圖上，曾高在圖上指點一番，“夏占魁不足為慮，他要真敢來劉家廟，只能給李西屏活動筋骨。三道橋也只有兩千雜牌軍，不是河南張錫元的混成協，張錫元部最快也就到孝感。而清軍主力北洋三軍進度緩慢，調度一團亂麻，袁世凱不到位，蔭昌根本指揮不動北洋軍。”　　林鐵長一拍桌子，“我們正好趁此機會擴清湖北，再揮軍北上，殺他個措手不及。”　　李想一聲嘆息，這两天不知道嘆息了多少回？還是感覺人手不夠，面對千載難逢好機會，只覺得人手緊巴巴的，抽不出兵力擴大戰果。“兩旅兵馬，只能輪流出戰，必須要有一旅兵馬坐鎮漢口，防止洋人勾結某些別有用心之徒作怪。漢口現在是我們的根據地，也是此次戰役之所為。漢口要是有變故，我們就要做流匪了，還談什麼保衛陽夏？說白了，漢口是我的財源，我有漢口，革命軍才有槍，有糧，有響。”　　林鐵長一愣一愣，才進漢口一天，大帥就把漢口當自己家了，夠霸氣。“但是，現在機會難得，還要留守一旅在漢口，一旅出戰，起不了多大作用。”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大帥看來早有謀划，不如把你的作戰放略說明，再由我們參謀部做出明細計劃案。我們的時間也不多，清廷隨時可能頂不住外部壓力，重新起用袁世凱。到時候袁世凱整合北洋軍南下，戰火燒到漢口，這個財源就不妙了。”曾高看李想還有興緻廢話連篇，估計今日局勢早就料到了。　　李想心裏嘀咕，當然早就有計劃，老子是穿越客嘛。“有計劃，也需要人手去執行。湖北各地駐軍多是武漢新軍打散的，打入內部的地下黨員不少，呂中秋居中聯絡策反，我們在外部稍微施加壓力，收拾湖北也不難。但是我估計，清廷起用袁世凱，也就是這两天的事情。”　　“這麼快！”所有人都為李想的預測吃驚，當初攝政王載灃恨不能殺了袁世凱，清廷會這麼快向袁世凱妥協。　　李想摸摸下巴，後來袁世凱嫌湖廣總督的官太小，覆稱足疾未愈，不能督師，根本不鳥清廷的詔令，初中歷史課本就是這樣寫的。“袁世凱也不是傻子，清廷一招手，他就乖乖聽命。但是我的時間還是不夠，只能通過以空間換取時間。”　　曾高好像明白了一點李想意圖，“想拖住北洋軍南下的腳步，也要需要派兵一路攔截，可是我們兵力不夠，只夠打守城戰，固守漢口還成，出兵野戰，不成。”　　李想指着地圖，“如果我們的兵力全部集中漢口，雖然力量集中在一起更大，但是目標集中在一起也更大。清軍只要踏平武漢，革命軍的主力即被消滅。”　　“大帥要放棄漢口，丟掉到手的金元寶？”林鐵長都快被李想繞糊塗了。　　李想差點被林鐵長的話嗆住，“到手的金元寶怎麼能丟！我的計劃一部分是，派兵進攻安徽和河南，真正的目的只是黃州府和德安府。這需要軍統和中情密切配合，情報謀略的關鍵。”　　曾高提醒道：“這樣不夠人手鎮守漢口，清軍只需分進和擊，長驅直入即可。”　　李想雙手往胸前一叉，好像就等着曾高這樣問的樣子。“明天再開招兵，招一旅新兵，在漢口充門面完全夠了。我們只要在湖北打出四面開花的局勢，清軍一入湖北，我們就路游擊襲撓，清軍忙於前后左右照應，戰線被迫拉長，兵力開始分散，自然會有破綻露出，南下速度也會減慢。以天下會完善的情報網，一定可以找出清軍弱勢兵力，然後集中我們的優勢兵力，把清兵個個擊破。清軍根本無力進入漢口，便已經被我們消滅。”　　曾高趴在地圖上看了半天，李想的戰略有非常大的可行性，但是清軍有三軍陸軍外加海軍相助，實力雄厚，兩方更本不是一個等級。“清兵實力雄厚，完全可以組建一個鐵桶包圍圈，慢慢耐着性子蠶食湖北，游擊運動範圍就會被慢慢壓縮，最後還是退守漢口，打守城戰。”　　李想輕輕一笑，透出一點神秘，“我在信陽還有一步暗棋，保證清軍做不成鐵桶包圍圈。還有，如果戰爭只是軍隊的硬碰硬，我們肯定碰不過北洋六鎮。我們要發動群眾，如何發動群眾，我不止要減免滿清的苛捐雜稅，我還要免征田稅。工人工資一漲，就看到漢口工人全部支持革命。农民稅一免，农民還不都跟着我們鬧革命？”　　曾高下巴快要掉落地上，免征田稅之後，革命軍政府的財政怎麼辦？不過一想李想應該也知道問題的嚴重程度，更何況這不是自己該考慮的事情。曾高使勁的點頭，“即使免稅只是一種口號，也能為我們贏的廣大民心。縱觀歷史，农民起義都是打着免糧的口號，幾乎是一呼百應，響者雲集。我們革命軍無論走到那裡，都會受到老百姓的熱烈歡迎。有了群眾基礎，清軍也許可以攻站兩座城池，但是要真封鎖我們，就困難了。”　　李想摸摸臉，竟然被曾高小看了，什麼只是喊喊口號，難道自己就如此沒有誠信？“這可不是口號，革命軍的承若，一定要兌現，不能失信於民。如果一次失信於民，想要挽回，比狼來了還要慘。”　　曾高豎起母指，“大帥真是開創歷史新氣象，一心為民作想。我向大帥保證，只要大帥的旗幟打到那裡，那裡的百姓就會群起響應。湖北幾乎可以說，已經是我們的大本營了，清軍一來，就是深入敵境。大帥的運動戰一展開，清軍真是有來無回。”　　李想取過蠟燭，目光炯炯的盯着地圖沉吟道：“對付清軍前軍是綽綽有餘，等袁世凱來了，就不好對付了，何況薩鎮冰的北洋水師也對漢口是一大威脅。關鍵是漢口，太明顯的一塊靶子，就等着北洋來大。這是我們運動戰最大的弱點，偏偏又是我們的軍心和財源所在，不能放手。清軍只要認定了漢口這個目標打過來，我們運動戰的調度，就會暴露出有跡可尋的弱點。”　　曾高也跟着李想的思路在地圖上推敲運動戰的軌跡，真是千變萬化，有的尋找。“想要尋找到我們運動戰的軌跡，可不是一時半會就能找到的。即使等清軍摸到門路，全國各地響應，滿清朝庭已經大勢已去。至於薩鎮冰的北洋水師，有一個人可以對付他。”

# 第四十一章 更能消（三）

　　寧靜的夜空，一陣秋風吹響竹林，搖過微波起浮的輕聲，伴隨着稀蘇蟲鳴的惆悵。即無星辰又無明月的竹林里非常陰暗，秋風帶着冷氣直鑽人心，不時響起的怪聲更像是幽靈怨訴。　　寺西秀武提着燈籠，下意識的回頭張望一眼，什麼也沒有看到，便伸手提了一下西裝的衣領。在竹林的深處，有一點亮光透出，寺西秀武看到之後，更是加快了腳步。寺西秀武走近之後，光源的輪廓也越來越清晰。一棟傳統的日本小屋，依舊延襲着漢唐古風，在竹林深處，更有中國古代隱士詩人的作派。　　屋內主人，挑燈看劍。松村貞雄一臉陶醉的微笑，用白色手帕輕輕擦拭手中長劍，劍鋒在等下閃着幽幽冷光，一望便知鋒利異常。松村貞雄動作瀟洒自然，別具名士作派。他手中長劍，是祖輩傳下的至寶，明治天皇陛下御賜。劍柄是用黃金雕飾的菊花，菊花乃天皇皇室至高無上的象徵，菊花劍更是只有為天皇做出巨大貢獻的傑出武士才能擁有。今天他請來的座上兩位賓客，都是兩眼放光的看着他手中的菊花劍，羡慕的之情難以掩飾。松村貞雄輕撫着菊花劍，得意之餘，哼起了南宋豪放派大詞人辛棄疾的《西江月》：“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　　寺西秀武的到來，打斷了他的悠閑興緻。寺西秀武進去不久，小屋裡便爆出一陣陣的東洋國罵，“八嘎！八嘎丫擼！”。松村貞雄先前裝出的文雅風流蕩然無存，寺西秀武被一腳踢出玄關門檻。寺西秀武藉機在地上多滾了兩圈，離小屋更遠了一點。被踢一腳不算什麼，只要無需破腹，為天皇獻上鹵大腸，再踢幾腳也無防。　　松村貞雄看着在地上打滾的寺西秀武，真是窩囊透頂，更是使他在兩位賓客之前丟失顏面，要不是怕沾污為明治天皇陛下御賜的菊花寶劍，非一刀砍了他不可！他怒不可歇的爆喝道：“滾！”　　“嗨！”寺西秀武如蒙大赦，恭敬的向松村貞雄行禮。然後連提燈籠的時間也顧不上了，深怕松村貞雄反悔，轉身即往來時的漆黑小路跑去。看不清道路，慌忙之間跑出兩步即拌倒在地，寺西秀武立刻便爬了起來，跌跌撞撞的繼續在漆黑的竹林小路跑。　　“真是丟盡了我們東洋武士的臉！”開口是今晚賓客之一，東洋租界警察暑長中村善次郎。他一身麻格子和服，身形跪坐的筆直。　　“不，他至少給我們帶來一重要消息：漢口新上台的革命黨領導人李想，是一個強硬派。”接話的是日本駐華第三艦隊司令的川島令次郎，也一身罵格子和服，卻修剪整齊的老英國府的紳士標準鬍鬚，說話時一翹一翹的。　　中村善次郎對於川島令次郎的搶白，表現一臉的不爽。中村善次郎是陸軍出生，標準的武士道世家，不止看不慣海軍的待遇比陸軍好，他們武士道崇尚的戰爭，暴力而又血腥，自然更看不慣海軍西洋紳士的作派。　　松村貞雄還刀入鞘，恭敬的雙手托舉菊花劍，放入刀架供好。“在漢口有一個強硬的政府，勢必會影響大日本帝國在漢口的利益，甚至在長江流域的利益。何況李想的手上還有一支戰鬥力不俗的軍隊，對我們構成極大的威脅。”　　“量李想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來租界撒野。北洋的老主李鴻章和現在袁世凱，見了我們也要點頭哈腰，何況一個小小的李想，名不見經傳。中國人都是一群東亞病夫而已，總領事大人過慮了。”中村善次郎一陣大言不慚，也說的句句屬實。　　川島令次郎一聲冷哼，“今時不同往日，李想的膽子還真是比天還大，白天在租界的暗殺，你們警察署準備怎麼辦？”　　川島令次郎直接揭開中村善次郎的傷疤，中村善次郎悶哼半天，才道：“這隻是中國人的狗咬狗，警察署沒有義務去幫中國人處理這些事情。我們只要坐山觀狗斗即可。”　　“狗也會咬人，還會咬死人。警察署有個屁用，只有我的海軍艦隊，才能威攝膽大包天的李想。總領事大人，我們對這些東洋病夫無需遵守什麼國際慣例，我直接帶艦隊開到劉家廟，朝革命軍轟上兩炮，李想見識了我大日本黃軍的威力，自然就老實了。”川島令次郎不陰不陽的說道。　　松村貞雄一擺手，“現在還不行。李想革命軍勢大，現在去碰他，我們這個眼前虧就吃定了。但是我們也不能讓李想太過囂張，一定要殺殺他的威風。如果他肯與我們大日本帝國合作，我們可以支持他在漢口繼續立足；如果李想不識相，就只能把他趕出漢口，尋找一個符合我們大日本帝國利益大人來坐鎮漢口。”　　中村善次郎急急問道：“我們該怎麼做？什麼時候開始？”　　松村貞雄眼中閃過精光，“我會要求陸軍部曾派一千陸軍，又中村指揮。一千五百陸軍，足夠保護租界內大安全。”　　“嗨！”中村善次郎喜笑顏開。　　松村貞雄繼續說道：“我還要照會各外國領事，建議整合漢口江面停泊的十六艘軍艦，組成租界護衛聯軍。川島令次郎閣下，你務必要把總指揮權槍過來。”　　“嗨！”川島令次郎的聲音拖着掩飾不住大興奮顫音。　　“有了比當年八國聯軍侵華還要豪華的艦隊，在中國完全可以橫行無忌，無人能當，也無人敢當。李想如果還想留在漢口混飯吃，就得乖乖大聽我們的話。”松村貞雄一陣長笑，深夜裡傳出竹林，有如鬼哭狼豪。　　底下兩位賓客也是一陣附和，中村善次郎笑道：“看來大日本帝國在漢口的租界又要擴張了。”　　川島令次郎卻笑道：“最好讓李想的革命軍政府，來點賠款什麼的。”　　“黝西，黝西……”　　劉家廟一片廢墟重建的工地上，李西屏即把旅部的指揮中心建在了這裏，居中調度劉家廟碼頭和三道橋兩面情況。　　革命軍和民工分屬劉家廟廢棄的鐵路兩旁，民工所屬的鐵路另一邊，早就清理出一片空地，搭建一排排零時的行軍帳篷。民工勞累了一天，都已經入帳休息。　　李西屏並沒有疏散民工，敵人的實力已經全部掌握在手，根本就沒有反攻劉家廟的實力。現在疏散民工，反而使他們生出謠言，回到漢口可能影響和動搖漢口民心。　　李西屏對清軍實力，進行反覆斟酌，已經完全可以確定劉家廟的安全。三道橋的雜牌清軍正在忙着建立防禦工事，估計張彪已經被李想的突襲嚇破膽了，還以為李想又會連夜進攻黃坡，才這樣迫不及待，不要命的在三道橋建設防禦，保命都來不急，那還有膽來偷襲劉家廟。李西屏派去一營兵馬，在三道橋鐵路兩端與之對峙，只等天亮之後，再收拾三道橋。至於夏占魁的岳州巡防營，敢來夜襲劉家廟，這和找死沒有分別。　　李西屏站在剛剛立起的營帳外，漆黑的夜裡，隱約可以看到斷壁殘垣的輪廓。劉家廟車站當初花巨資建設的西洋塔式鐘樓，被大炮轟成了兩截，剩下的半截奇醜無比的身影，清晰的寫出戰爭無情的破壞力。李西屏想起李想總愛掛在嘴邊，一句孫中山先生說過的話：欲享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李西屏在心裏反覆自問，中國，還要經歷多少的痛苦，才能迎來幸福？　　李西屏新升任的幾個團長全過來了，一起研究對敵形勢。一個個都年輕的不得了，三天前還只是一個排長，升職的速度比坐火箭還快。原新軍一些營級軍官，李想是一個也不敢用，那些都是純正的舊官僚，真要與清軍碰仗，估計都會臨陣倒戈。這些由基層升上去的軍官，擁有非常堅定的革命意志，除了經驗稍顯不足之外，並無其他不妥。這批年輕的軍官，使李想的軍隊充滿了朝氣，有着無限的成長空間。革命軍訓練有素，缺少的只是戰場的厲練。　　“乾脆夜襲三道橋，打敵人個措手不及，夜襲戰我們打好幾場，已經有豐富的經驗。那幫雜魚，我遠遠的看過，已經毫無鬥志，我們打過去，肯定一哄而散。”年輕人，膽子大，他眼睛直盯着地圖三道橋的方向，剛從三道橋回來，清軍在三道橋的防禦還沒有完成，也許一次衝鋒，就能把清軍衝垮。　　立刻就有人附合，“奪取三道橋之後，直接奔襲黃坡。旅長派我去，我保證天亮之前拿下黃坡。”　　黃坡是個縣城，二、三十米高的城牆，守衛素質再差，沒有一個晚上，也拿不下來。而具天下會的內線消息，張錫元的混成協已經到了孝感，黃坡現在並不是一座孤城，一個晚上的時間，足夠張錫元應援黃坡了。要想拿下黃坡，李西屏還得分兵打援。分出一團阻擊張錫元，拖上一個晚上沒問題，兩個團一個晚上啃下黃坡，已經顯得非常吃力了，這還是因為黃坡城內空虛，戰鬥力三流，做出最好的打算。將士們好像對眼前的情勢太過樂觀了，完全忽略夏占魁的岳州巡防營。全旅兵力全部送上打黃坡，劉家廟空虛，不就給夏占魁撿個大便宜，即使大帥能夠迅速從漢口抽兵收復劉家廟，這也是一場不小的麻煩，劉家廟的民工可要遭殃了。　　李西屏的眼睛在地圖上不停的掃視，手握的蠟燭火光閃動，照亮他眼中的一絲精芒。剛才在地圖上的推演中規中矩，如果是在軍校課堂，起碼也是一个中等成績。可能是跟着李想打兩場仗，這兩場仗李想就沒有使用過什麼中規中矩的戰術。如果在劉家廟還是沒有新意的守城打法，等着李想天亮之後派來援軍，這樣李西屏親自率軍來劉家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完全是受到李想的刺激，李西屏的戰術思路開始展開，一個大膽的計劃在他腦海里形成。

# 第四十二章 更能消（四）

　　夜幕下廣闊的長江水面，有兩三點漁火，夏占魁所在的兵輪停在江中。夏占魁對瑞澄非常不爽，他在城陵磯就看出瑞澄已經沒有抵抗的意志，只是想着逃跑。瑞澄身為一個封疆大吏，身受皇恩浩蕩，還是皇室宗親，竟然做了臨陣逃兵，真是旗人的恥辱。夏占魁即使對瑞澄再多的不滿，還在立刻召集人馬，乘兵輪順流入漢口。　　兵輪順流而下，速度比瑞澄他們來時快多了。夏占魁並沒有莽撞的直接登陸劉家廟碼頭，而是把兵輪停在距劉家廟碼頭一里遠的下游處。兵輪停在江中央，只派去兩艘小艇上岸刺探岸上情況。　　兵輪上的燈光都用厚厚的硬紙板設下燈罩，江岸上人根本發現不了兵輪的存在。漆黑無星無月的夜裡，給夏占魁偷襲劉家廟做出最好的掩護，夏占魁在兵輪上都忍不住感慨一句，“天助我也！”　　漆黑的江面，夏占魁兩眼放光，遠處劉家廟的輪廓隱隱約約。夏占魁建功立業之心更切，他是秀才當兵，讀的是聖賢之書，地地道道的湖南人。科舉場上不得意，他毅然投筆從戎，誓要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如曾國藩一樣成就一世偉業，扶佐聖君，治國，平天下。　　如今朝中有奸臣當道，君權旁落，一幫老朽黨爭誤國，還有一個活曹操暗中牽繫這北洋大權。朝野又有亂黨鬧事，竟然倡言什麼狗屁革命，佔據武漢三鎮，意圖反清。天下多事之秋，正是他夏占魁一展心中報復，匡複社稷的好時機。　　夏占魁部一千多號人，正緊張有序的順着繩梯下到兵輪下的漁舟上。既然不能在劉家廟碼頭登陸，選在這裏的一片淺灘登陸，兵輪是靠不了岸的，便只能使用漁舟。漁舟是零時徵調的，更確切的說是強搶附近漁民的，夏占魁向來認為，官搶民，天經地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天之下都是當今天子的東西，他夏占魁奉旨平叛，自然有權任意調度。　　太平天國時期，湘勇善戰的威名即已傳揚宇內。如今夏占魁部都是純正的湘勇，光緒三十二年，湖南的那場爆亂，聲勢之浩大，猶勝過今日的武昌爆亂，就是在那場平亂過程當中，他立下不小的軍功。他手中湘勇，個個都是見過血的狠角。看士兵們一個個從剩梯滑落在漁舟，動作精熟，透着彪悍。只是他們身上背的武器，五花八門，比起湖北新軍和北洋新軍，實在是差的十萬八千里。夏占魁的岳州巡防營能夠滿編，已經非常的了不起，他拿不出再多的前去裝備部隊。清末的地方部隊，吃空響，扣軍響是慣例，像夏占魁這樣滿編的都別有用心之人。　　夏占魁可能也窮瘋了，瑞澄叫打劉家廟，他一路盤算，覺得划得來。他野心不小，不止要拿下劉家廟，還想乘勝追擊，收復漢口。漢口可是僅次於上海的通商口岸，富得流油。　　夏占魁想，只要將士效死，拿下漢口不成問題。漢口即無城牆，還不是說進就進。如何使將士效死？夏占魁也反覆考慮到了，如果是保衛家園，將士們即使不用他動員，也會效死拼殺。可是現在不是保衛家園，漢口被革命軍佔領，跟這些湘勇沒有毛關係。非常崇拜曾文正公的夏占魁，自然而然的想到一個激勵將士效死的辦法，打下漢口之縱兵三日，搶個夠本。當年曾文正公用此法搶下南京，今日他夏占魁用此法搶下漢口。底下將士確實被他打足了血氣，彷彿漢口已經是一個扒光衣服的娘們，就等着他們提槍上陣。　　一想到漢口的富有，夏占魁就口水直流，真的是窮瘋了，也不量量自己的實力，卻把如意算盤打得怦怦響。在漆黑的深夜，夏占魁兩隻眼睛閃着賊亮的光輝，發出一陣低沉的奸笑。　　即在夏占魁眼前無邊的黑暗江面，還是有幾艘漁船，有意無意的在兵輪身邊徘徊。在兵輪上用紙板罩住的燈光，從漁舟上還是可以隱約的看見，但是從兵輪上，完全看不到漁舟。這些黑燈瞎火在長江水面漂移如常的漁舟，都是漢口打了十幾年的老漁民在操縱。這些老漁民，即使在沒有任何燈光的夜裡，也能在漢口的這截水面來去自如。　　夏占魁的兵輪剛進入漢口水域，即被這些老漁民吊上。夏占魁縱兵搶漁船，鬧得歡騰，自以為非常隱秘，其實被他們盯得死死的。特別是天黑之後，這些老漁民膽子更大，靠得更近。清軍向來走到那裡，就胡作非為到那裡，夏占魁縱兵搶漁舟的事情，更是使他們恨之入骨。即使沒有哥老會和國民黨的託付，他們也會主動去這些清兵來了的情報通知革命軍政府。　　李西屏是通過中情局，即原來的哥老會情報系統，在漢口長江口岸布下數量龐大的漁民探子。只要夏占魁走近漢口水域，他就無處可藏。　　兩艘漁舟悄悄碰了一個頭，兩個老漁民開始交換自己的情報。　　“我看到一艘小舟上岸了，十幾條漢子，應該是去岸上探路的。十幾條漢子長得的精悍，一看就知道是老把式。老黃，你看到什麼？”江風呼呼的吹，漁舟不停的搖晃，秋夜的風有點冷。說話的漁民就是一條褲叉，不是不怕冷，是沒衣服穿。　　他對面的漁民比他好一點，一條褲叉外批蓑衣，蓑衣不能禦寒，卻能擋風。“兵輪上的清兵也全下到了搶來的漁舟上，肯定是準備在這裏上岸了。着群賊廝鳥，都不惹。”　　“甭管是誰，敢來咱漢口撒野，看革命軍不把他收拾了。老黃，我去通知老錢，你守着，別讓這些清兵給跑了。”　　“放心吧！”　　老漁民把櫓輕搖，漁舟即慢慢盪開，稍微盪開一點點，即引入黑暗之中。老黃扭頭看一眼遠處漆黑的夜裡，從兵輪上透過來一點微弱的燈光。他搖着櫓，決定還是在靠近一點，跟緊一些。　　李西屏極目望去，黑沉沉的江面，看不清任何的東西。江風凌冽，吹得青呢軍裝緊緊的貼在身上。李西屏站在劉家廟寬闊的碼頭，當初碼頭建設都很是花了一番心思，有鐵軌直接鋪到劉家廟車站。　　夏占魁部一進入漢口水域，李西屏即掌握的對方的一切動向。夏占魁還非常有頭腦，沒有盲目的從劉家廟車站登陸，還制定夜襲劉家廟的戰術。夏占魁具體戰術如何，李西屏不知道，但是必須要登陸之後，才能實施他的戰術。　　李西屏帶來的一個參謀，在綜合了所有情報之後分析。“上邊江岸開闊，夏占魁的三千號人馬幾乎可以同時登陸。夏占魁選的是個非常好的登陸地點，如果讓他們登陸成功，我們就要和他們打一場硬仗了。湖南兵打仗向來兇狠，我們能勝利，損失也會不小。我認為我們現在衝過去，可以打斷他們登陸，正符合半渡而擊。到時候夏占魁看到我們事先有埋伏，也只有撤退。他一撤退，這潰兵就很難收拾了，他也就沒有能力再窺視漢口了。”　　半渡而擊，好經典的一個戰鬥用語，這些參謀還是缺少實戰的經驗，還停留在書面的戰鬥推演上面，須知每一場戰鬥，他的地點，環境，時間，已經敵我雙方兵力配置，武器裝備，還有軍心士氣，都有不同之處，一味的去套用戰例，只是紙上談兵。經歷過兩次戰鬥之後的李西屏，算是真正體會戰爭的藝術，對剛才參謀的意見得出這樣的評價。他們理論功紮實，缺乏只是戰場的磨練。對於戰場的磨練，李西屏覺得自己也需要更多的磨練。　　李西屏看着黑漆漆的江面，問道：“半渡而擊，這麼漆黑的夜裡，能對清軍造成多大的殺傷力？”　　這個參謀看着黑漆漆的江面，啞口無言。如果是在大白天，馬克沁機槍一陣掃射，幾門山炮轟過去，清軍肯定損失慘重。以炮兵的專業技術，如果兵輪靠岸近一點，轟沉他也不是什麼大問題。現在卻是兩眼一摸黑，他們還去打清軍一個半渡而擊，清兵看到情況不對，只要退到江面躲進黑暗裡，同志們手上有槍有炮，也不知道該往那裡打。清兵可以在極少的損失下退出戰場，他們無力阻繞。沒有受多少損失的夏占魁部，自然不會放棄對漢口的野心，依舊虎視眈眈威脅着漢口的安全。想通這一切之後，年輕的參謀冷汗都冒出來了。　　李西屏拍拍年輕參謀的肩膀，然後對着所有的參謀們說：“一切的作戰計劃，都是以實戰為前提考慮。我們所學習的古今中外經典戰例，是為了更深刻的了解其蘊含的戰鬥理論，不是為了禁錮我們的思想，只知道照搬這些條條框框。同志們，為了實現我們的理想，為了我們心中的信念，我們必須快速的成長起來，比夏占魁更兇惡，更強大的敵人，還當在我們面前。今晚我們要拿出革命軍人的勇氣和決心，用雷霆的手段給拿下反革命分子血的教訓。”

# 第四十三章 更能消（五）

　　最後一艘漁舟擱上淺灘，夏占魁跳下甲板，一雙長統皮靴踩上鬆軟的沙灘，四周的清兵盡量去壓制自己，還是不免帶起嘈雜的響動，與長江浪濤之聲混雜在一起，真是世上最美妙的雜音。夏占魁一步一個腳印的走過這些忙着修正隊列的清兵身邊，他身後親軍緊跟在後。終於安全登陸了，一想到美麗的漢口正向他們大門洞開，每個人的腎上腺激素瘋狂飆升，都有些口乾舌燥了。夏占魁也被江風吹得，暈呼呼矣。　　夏占魁沒有選擇更安全的在黃陂登陸，從後路支援張彪留在三道橋的守軍，而是選擇在劉家廟這邊的淺灘登陸，就是為了更方便的打通三道橋的鐵路線。在三道橋，張彪殘部賭着革命軍，革命軍同樣賭着張彪殘部。革命軍有馬克沁機關槍和山炮，要想正面突破革命軍強大火力網封鎖的三道橋，那不知道要丟下多少屍體。這不是他願意看到的，他需要保存實力，才能在亂世當中一展報復，建功立業。如果夏占魁只是保存實力，穩守着三道橋要隘，等河南張錫元的混成協來了之後，一起發動進攻。拿下三道橋，甚至拿下漢口的損失雖然減少，但是多了一個與自己瓜分漢口的人，夏占魁絕對不願意看到。為了實現他獨佔漢口的利益，他決定行險一招棋。在劉家廟附近的淺灘登陸，再偷襲三道橋的革命軍。輕鬆的接出張彪殘部，以他們做炮灰，進攻劉家廟車站，甚至漢口。　　上岸前早就準備好的火把全部點燃，有上千之多，火把被江風吹的咧咧作響，在漆黑的深夜連成一片的巨大光點，照得整個空曠江岸通明，遠遠的看，有密密麻麻的黑點在不斷蠕動。既然已經上岸，夏占魁就沒有必要隱藏行跡，如果部點上火把，如此漆黑的夜裡，根本無法行軍打仗。他先前派出的偵察兵早已經撒開了網，革命軍的小兔仔子非常識趣的給他讓出了登陸的地盤。夏占魁雖然沒有曾國藩的雄才偉略，但也上打過惡仗的人，一眼就看出革命軍擺得是誘敵深入的計策。夏占魁自信心一直爆滿，在他眼中革命軍的誘敵深入更像上引狼入室，非讓這些狂妄自大的革命軍嘗嘗被蹂躪的痛苦。被江風吹得搖擺不定的火光，落在夏占魁的臉上也上陰晴不定，他嘴角牽出一絲獰笑，一腳深一腳淺的走上鬆軟的沙灘。　　部隊已經集結完畢，火把舉成一個個方隊，綿延開來，布滿整個寬闊的江面，占居夏占魁所有的視線。士兵們安靜下來，只剩下士兵們背後的長江浪濤聲和江風刮著火把的咧咧聲。　　夏占魁身後的親信說道：“這邊江岸發出這樣巨大的動靜，劉家廟的革命軍還是沒有向他們發起進攻，真是沉得住氣。”　　“本來還以為會在這裏與匪黨惡殺一陣，匪黨卻不配合。這是什麼打仗，匪黨就是沒卵蛋的娘們。”另一親信看到安全登陸，得意之餘，發起了牢騷。跟在夏占魁後面的親信聽到，都是一陣哈哈大笑。夏占魁現在心情大好，對於部下親信的玩笑也不制止，反而輕輕一笑，談笑用兵嘛。　　“大人，我們現在上照計劃走下一步，還是改變計劃直撲劉家廟車站，先把劉家廟車站拿下再說。”已經有親信向夏占魁提出建議，改變原先作戰計劃，這也是看到革命軍對他們的登陸而不作為，因而推測革命軍在劉家廟車站部署的兵力有限，無法出劉家廟車站與他們野戰，只敢歸縮在劉家廟死守。因而這個夏占魁的這個親信認為，夏占魁應該直接拿下劉家廟車站，獨吞這份功勞。　　夏占魁聞親信諫言，立刻搖頭。他雖然窮瘋了，但是還沒有窮混頭。在他的算計當中，現在直接去搶劉家廟車站，肯定會損失不小。湖北新軍的編練，一直有湖北洋務支持，裝備之精良，不下袁世凱的北洋軍。他手上的裝備跟匪黨一比較，簡直就是叫花子軍。即使屬下湘勇在如何英勇善戰，也無法用血肉之軀幹過洋槍洋炮。當年太平天國夠不怕死的了，還是干不過洋槍隊；當年庚子拳民也都不怕死，卻闖不進東郊民巷。他這次打漢口，有一半目的是為了錢，還有一半目的是為了湖北兵工廠。　　夏占魁堅定的揮掉獨吞收復劉家廟車站的功績之誘人餌，他的這些屬下，可是他在亂世中掙扎的本錢，不能在進攻劉家廟的時候有太多的損失。“按原定計劃，進行下一步作戰。先端掉賭在三道橋的匪黨，接出張彪鎮守三道橋的殘軍，再一起收復劉家廟車站。張彪如果想戴罪立功，就讓他的殘部去做進攻劉家廟車站的炮灰好了。”　　夏占魁做出決定，他身後所有的親信都閉上了嘴巴。夏占魁在軍中一直保持着傳統的獨裁式的威信，對於那些軍中參謀，民主制度向來嗤之以鼻。他雖然是文人領軍，可也讀過《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之類的兵書。知道制勝之道，將士用命，也就是他說什麼，下面照做即成。如果讓這個參謀指指點點，那個參謀指指點點，這便不是民主了，是擾亂軍心。夏占魁自領軍以來，用自己的一套方法，很是打了幾場勝仗，自信心也是越發的暴漲。　　夏占魁部開始動起來，開往三道橋的方向。　　夏占魁的命令發出，各營立刻行動起來。部隊的行軍展開，漆黑的大地，一條火龍蜿蜒前行，繞過丘陵，水塘，小溪，直往三道橋撲去。　　劉家廟一帶水網迷布，行軍非常困難，何況還是夜間行軍，更添困難。還好的湖南和湖北的情況差不多，湘勇對這樣的行軍路況也熟悉，可還是走得一路罵娘。要不是漢口的繁華吊著他們的胃口，他們還真不願意干這苦差事，在岳陽欺男霸女的日子也很好，就是窮了點。夏占魁也是個明白士兵的苦處，為鼓舞士氣，更是側身其中，一起走在爛泥路上，一雙長筒軍靴沾滿爛泥。士兵看到一軍主帥夏占魁和他們兩條腿爛泥里走，嘴上的罵娘聲也少了，一個願意與他們同甘共苦的主帥陪着他們走，他們實在不好意思再罵娘。　　夏占魁自己腳上都磨出泡了，他是個秀才，雖然當了幾年兵，身子骨壯了些，可這樣的夜行軍還是把他累得夠嗆。夏占魁累歸累，還是堅持自己走了，有幾個親信想來拍馬屁，過來扶一把夏占魁，都被夏占魁給甩開了。夏占魁心想，做戲就要做到底，現在咬咬牙，等拿下漢口，享福的機會多的是。只要想到漢口的繁華，夏占魁的心就火熱火熱，抑制不住，還是鼓起如簧之舌向士兵們打氣。　　夏占魁扯開了嗓門喊道：“兄弟們，打開三道橋，拿下劉家廟，咱們就進漢口。進了漢口，你們想干什麼就干什麼，我什麼都不管，只要能進漢口。你們有本事，去東洋租界玩東洋女人也沒問題。”　　聽到夏占魁喊話的士兵一陣搔動，這句話瞬間就傳開了。夏占魁真是搔到了士兵們的癢處，士兵們踩在爛泥路上艱難的步伐瞬間變得輕快許多。　　有的士兵就開始活躍非常，賣弄着自己有限的道聽途說。“那東洋妹子，要有多柔順就有多柔順，抱在懷裡還真怕化掉。伺候起男人的功夫更是一流，膽子又大，花樣又多。我跟我家黃臉婆走個後門都不讓，老是在鬆鬆垮垮的前門進出，真是沒意思。”　　平時和他聊得來的士兵便摟着他的肩膀，他可是見識過他家黃臉婆的潑辣，忍不住挖苦道：“小心傳到你家黃臉婆耳朵里，非給你綁上貞節褲不可。”　　“他管不着，這回進漢口，非得開一回洋葷不可，就去東洋租界瀟洒一回。以後走到那裡，都是吹噓的本錢。”真要強上洋馬，他不敢，估計營里的弟兄也沒有幾個人有這個膽。但是在漢口搶夠了錢，跑去東洋租界瀟洒一次，還是可以的。東洋租界出來買的東洋妹子賊多，聽說價錢還真便宜，只是多是爆牙妹，小短腿。　　這裏也有懂行的，對漢口東洋租界也聽說過。“東洋租界的東洋妹子比長沙墮落街的妹子還便宜，都說便宜沒好貨，東洋的爆牙小粗腿有什麼好玩的，不如把錢存着回長沙玩。”　　“漂亮東洋妹子也有，就怕你玩不起。《戰國紅顏》看過沒有？”這個士兵所指的就是貞子了。　　雖說是撮而三島，當然也有精品，空姐的名頭他們也聽說過，劉氏電影公司的當家花旦貞子小姐，他們也在電影里見過，更有許多士兵上貞子的粉絲。價錢他們也打聽過，高到他們起不了絲毫的邪念。　　士兵們聊起黃段子，這精神頭就來了，腎上腺激素再次上飆，悶悶的趕路也變得輕鬆起來。夏占魁看着士兵們的速度好像有提起來了，也顧不上腳底板上被磨破的水泡，慌忙的跟上士兵們的腳步。夏占魁心裏不住的發著感慨：淫心可用，淫心可用啊！　　黑暗籠罩大地，舉着火把行軍的夏占魁部組成一條醒目的長龍，義無反顧的撲向他們自以為的勝利。

# 第四十四章 更能消（六）

　　黑暗的天空突然升起三朵美麗的煙花，如一隻箭頭標記出夏占魁部隊的動向，在劉家廟碼頭的李西屏一眼就讀懂了意思。夏占魁並沒有如他預想的撲向劉家廟，而是去了三道橋，李西屏的臉色微微的有些變，黑暗當中幾個參謀並沒有察覺。不過幾個參謀都被夏占魁搞迷糊了，既然是去三道橋，為何還要選擇在如此危險的地方登陸？去黃陂登陸不是更安全？　　李西屏在瞬間的驚慌過後馬上鎮定下來，既然革命軍能夠掌握清軍的動向，清軍自然也有辦法掌握革命軍的動向。現在革命軍剛剛由清軍改編，革命軍當中自然還存在對滿清朝庭有幻想的士兵，他們通過一些渠道給清軍提供一些情報也未可知。　　李西屏掏出懷錶一看時間，按照他原來制定的一個大膽的計劃，三道橋的一團和炮營已經向張彪殘部發起了攻擊，這時候的一團幾乎徹底的把背後暴露在夏占魁的面前。李西屏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後悔，只有拚命的去追擊夏占魁，如果丟了一團，他真是無顏去見李想了。　　李西屏即刻命令通訊兵，“命劉家廟預備部隊火速向三道橋方向靠攏。”　　通訊兵立刻把先前約好的訊號彈發射出去。　　現在要的就是速度，一定要在夏占魁感到三道橋之前趕上夏占魁。一團的命運，甚至三道橋的歸屬，都要他能否追上夏占魁。革命軍將士們似乎也能感覺到戰事的變化，是福是禍也在心中忐忑不安，同志們不知所措的目光自然而然的便聚集在李西屏的身上。已經不再需要隱藏，準備夜行軍的火把全部點燃，山丘緩坡之上全是革命軍的士兵。火光照映在他們的臉上，全是對三道橋方向一團的擔憂，那裡有原來新軍的老同志，也有原來一起在碼頭買力氣的袍哥，誰沒有個沾親帶故的人在那邊。　　士兵此刻的心情李西屏如何會不明白？現在一雙雙眼睛都盯着他，幾千火把的光束幾乎全集中在他身上，他不能表現的任何猶豫和不自信。即使夏占魁已經走在前頭，也必須追上去！必須把一團的革命士兵救出來，甚至消滅夏占魁部。李西屏沒有放棄，革命軍的士兵更不會放棄。　　李西屏二話不說，捲起袖子，拉下大檐帽的皮帶扣在下巴上固定好大檐帽，又勒緊腰上的武裝帶，接過火把，大喊着：“跑步前進！”　　李西屏帶隊跑在最前面，他發狠了，必須挽回此次失誤，不然不止無顏再見李想，更無顏再帶來一旅的革命軍戰士，更對不起因為他的失誤而即將進入困境的一團革命軍戰士。　　李西屏不顧惜體力的奔跑，各級軍官都帶頭跑在自己隊伍的前面，還都學着李西屏的樣子，把袖子卷得老高。革命軍戰士本就心切三道橋，都是在買力跑步前進，看着各級軍官都跑在最前面，更是一聲不吭的提起精神死死都跟在後面，跑過爛泥亂草地，摔倒了爬起來繼續跑。本來新招募都新兵第一天就碰上這苦差事，心裏還有怨言，可是看到身邊一個個戰士不要命都往前跑，那些個當官的都也不騎馬，跟着他們一起兩條腿跑，再想想一個月十塊錢都工資，和在碼頭賣力氣是天上地下都差距，不就是要他們賣力賣命嘛？心裏剛剛升起去怨氣便煙消雲散了。他們只看革命軍這樣拚命都援救三道橋的革命軍，還有與戰士們一起跑步前進都各級軍官，即能感覺到革命軍與清軍都天差地別。革命軍政府進入漢口之後，切身感受到革命帶給他們的好處多多，各種苛捐雜稅減了，官辦工廠的工資漲了，李大帥是真的為漢口老百姓着想，為這樣的人賣命，值得了。要真讓清軍那幫畜牲再進漢口，他們又要過着暗無天日，生不如死的日子。　　革命軍沿着鄉間小路，一路狂奔，小路奇嶇，走起來都方便，更不要說跑了。南方的道路，可不同乾燥的北方，即使是爽朗的秋季，鄉間小路上還是有排水不通的地段，爛泥路是一段一段的。跑過着樣的路段，所有人濺起一身的泥漿。新兵們穿着剛剛發下的新綿襪子和千層底的新鞋子，現在沁透爛泥粘着腳地板，要又多難受就有多難受，還不如光着腳丫跑碎石路舒服。這些新兵們在心裏一個勁的可惜，可惜剛發下來的新鞋襪，早知道打仗是這樣，真該光着腳丫來。　　鄉間小路行軍不易，更不要說夜間跑步急行軍，但是革命軍高昂的鬥志沒有因為這樣艱巨的困難而退縮。是戰士們發自內心，支持革命軍，支持革命到底，意志凝聚的信仰。只因革命軍政府給了他們翻身的機會，使他們在黑暗的生活里看到了陽光，使他們敢去幻想明天更美好的日子。從前，他們乾著最艱苦的工作，拿着最低賤的工錢，流汗流血，卻無法保證一日三餐的溫飽。他們再也不願意過這樣的日子了，不願意！李大帥必須勝利！革命軍必須勝利！必須打敗清軍，推翻滿清政府的統治，趕走橫行中國的洋人。　　滿頭大汗的李西屏跑最前面，這樣的急行軍也是以前的訓練科目之一，但是夜間急行軍缺少頭一次。這樣漆黑的夜裡跑起來格外的吃力，即使用來砣運重武器駱馬也吃不消，更不要說人了。跑到現在，也都是那些跑在最前面的軍官，在不斷的激勵戰士們沒有掉隊。李西屏跑到現在，都有些腦袋供血不足，暈暈乎乎的，机械式的抬腳往前奔。心裏只剩一個念頭不停的回想，絕不能讓一團因為自己的失誤而犧牲。必須把夏占魁給堵上，一團一定要堅持到他的援軍到來。　　革命軍奔跑的腳步滾滾而前，自天空府瞰，這片被黑暗籠罩的大地，一條火龍捲起楚漢風雲，奔馳大地。　　在劉家廟車站的守軍，看到漆黑如墨的江岸方向的天空，接二連三的升起訊號彈。那燦爛的煙花在黑夜裡是如此的醒目，驚動了一直都在警備當中的全體革命軍。所有的信號彈齊齊指向一個地方：三道橋。　　三團團長張政立刻醒覺，三道橋出事了。張政腦子飛速運轉，訊號不是三道橋發出的求援訊號，是旅長李西屏直接下達火速支援三道橋的命令。情報也就明朗了，是有敵人準備偷襲革命軍在三道橋進攻部隊。情報是旅長李西屏發過來的，以此推測，夏占魁並沒有準備攻擊劉家廟車站，而是去三道橋接張彪殘部。夏占魁真是好手段，把他們都給騙了，湖南人果真是鬼得很。張政摸摸嘴巴，着不是也把大帥給罵進去了嗎？　　留守劉家廟車站張政的任務，就是隨時支援三道橋和劉家廟碼頭兩個戰場。戰士們隨時都是整裝待發，只需團長張政一聲令下，即可沿着鐵路線支援兩個戰場。張政也不含糊，直接命令部隊，沿着鐵路線往三道橋撲去。　　殘破成一片廢墟的劉家廟車站，本是寧靜的夜裡突然便喧鬧起來。驚得鐵路另一邊的民工們，紛紛叢行軍帳篷里探出腦袋，剛入夜的時候，革命軍即撲過來，現在難道清軍又打回來了。一陣張望，也沒有聽到什麼槍炮聲，看來並不是打仗。隔着鐵路看革命軍都打着火把，背後的槍口在火光下黝黑髮亮，大檐帽皮帶扣在下巴上，一個個的酷酷的一臉殺氣。一整片的火把，映得整個劉家廟車站亮如白晝，秋風吹過那一片高高舉起的火把，呼拉拉的響成一片。躲在帳篷里偷看的民工們一陣陣的大口倒吸涼氣，心裏不斷打哆嗦。李大帥是去收拾誰？誰又這麼倒霉？滿清的走狗欺壓良善，遇上李大帥是也活該倒霉？　　張政的袖子也捲起老高，站在鐵路邊上揮個不停，一列列的軍隊打着火把跑上鐵路，放開步子往三道橋方向跑去。本來留守在劉家廟車站做預備隊，士兵們還很發一些牢騷，這些清軍非常的明顯，經不起他們幾下打的，根本就沒有他們預備隊大展拳腳的機會。都是一個旅的，他們一團和二團立了功，他們三團卻什麼功績也沒有撈到，真是白來了一趟劉家廟，還不如留在營地里，大吃一頓慶功酒，也好過在劉家廟和西北風，看人家掙軍功眼饞。這些老士兵都是跟着李西屏光復漢陽的，在漢陽一槍不放，就拿下了漢陽，使他們憋了一肚子陰火。曾高旅的人，在丹水池衝殺一陣，殺得清軍屁滾尿流，好不痛快，回營之後便在他們面前吹噓，搞得他們更是火上加火。現在突然之間上戰場，個個心裏是興奮，就怕清兵太軟蛋，經不起他們的蹂躪，還不夠他們發泄肚子里的一團邪火的。　　要是李想看到現在張政和李西屏的造型，肯定又會感嘆，太他罵的有中國七十年代電影里八路軍和游擊隊隊長的范兒了。只要把他們頭上的大檐帽換了，外面軍裝的扣子一顆也不能扣，全敞開了，要把裏面一排蜈蚣扣的白掛子全露出來，腰間左右要掛兩把盒子槍，經典毛瑟二十連響的那種，衣袖一定要捲起來，就像他們現在一樣，袖子卷的老高，這是不能忽略的重點，然後站在路邊的大石頭上，不停的向戰士們揮手，喊着：“上！上！上！”　　爬在鐵路上的這條火舞的長龍足足有一里多長，不斷的朝前推進。黑暗籠罩的劉家廟，三股軍隊組成三條巨大的火龍，都奮不顧身的撲向同一個地方：三道橋。此刻的三道橋早已經火光閃耀，戰火紛飛，革命軍已經和張彪殘部掐起來了。

# 第四十五章 更能消（七）

　　黑暗空間里機槍噴吐着的火舌閃耀，一發發炮彈把黑暗的大地點亮，一瞬間又熄滅，此起彼伏。　　張煦趴在壕溝里，摘下頭上的頂帽丟給身邊的親兵，剛準備冒頭看一下戰局，就聽到嗚嗚聲劃過頭頂，嚇得他連忙縮回腦袋。砰！炮彈就落在他們的身後，爆炸的熱浪吹過頭頂，泥土紛紛如雨落下，砸在他們頭上身上。他們身後跟着傳來不成調的慘叫，竟然能夠刺穿戰場轟隆隆的槍炮聲，凄慘非常。戰火不時閃耀，照亮張煦身邊的親兵眉清目秀的小臉，慘白慘白的，褲襠下面屎尿的臭氣噴涌而出。張煦一把奪過頂帽，伸手彈彈又帶在頭上，張煦現在有點後悔，當初選親兵的時候，只顧着他的某些特殊嗜好，完全忘了考慮會上戰場了。　　張煦小心的冒出腦袋，流彈在身邊亂飛，炮彈在頭上呼嘯而過，他仔細觀察眼前局勢，半刻鐘的功夫都沒有，即汗流夾背。在大炮機槍的掩護下，革命軍發起了第一次衝鋒，敢死隊捨身忘死的往鐵路橋沖。張煦一眼看到前方陣腳不穩，革命軍的衝擊還沒有衝到陣前，清兵設在鐵路橋頭的陣營已經給革命軍不要命的打法嚇住了，也許革命軍再沖前一步就要崩潰了。張煦狂喊着監軍，“誰要是敢退後一步，給老子砍了！只要老子張煦還在，誰都不許退！”　　清軍已經無路可退，更準確的說是張煦已經無路可退。他是張彪的族弟，與之通氣連枝，一損具損，一榮俱榮。張彪接連遭遇敗績，丟土失城，如果再丟掉三道橋，他們張家真是要抄家滅族了。只要守住三道橋，張彪藉助張錫元之力，還能在北洋軍南下之前戴罪立功。至此天下紛亂，朝庭正是用人之際，也不會太過為難他們張家，說不定還有用得着他們張家的時候。這一切的一切，也都要等到熬過眼前的危機，守住三道橋。張彪在臨走之前向他保證，只要會合張錫元，立刻就來支援三道橋。張錫元的混成協坐火車趕來，不用多久，最遲明天早上便能趕到三道橋。　　張煦已經想明白了，既然無路可退，那就死抗到底。士兵們只要退後一步，立刻砍翻在地。張煦冒着槍林彈雨跑到陣前親自督陣，手中的士官刀鮮血淋淋，他親自執法，砍下的腦袋在他身後堆成一座小小的京觀。陣前的清兵再也不敢往後看上一眼，沾滿一臉袍澤鮮血的張煦眼中是歇斯底里的瘋狂，他腳下鬆軟的泥土飽吸着清兵無頭屍身的鮮血，你們誰也別想跑，誰也跑不了。　　守在鐵路橋陣前的清兵已經無路可退，革命軍敢死隊越來越靠近，死亡的壓力壓迫他們的神經變得麻木，他們机械化的拉開槍拴，退出彈殼，子彈上膛，盲目的朝前開槍。革命軍的敢死隊已經離他們非常近，胡亂的開槍也能打中目標，革命軍也不是鐵打的，都是血肉之軀，不是有人悶哼一聲跌落灄河，撲嗵的落水聲越接近清軍陣地橋頭，響得越是勤快，最後連連有人落水，像是下餃子，可是革命軍敢死隊就是不退，硬是不顧生死的繼續往前沖。就在陣后督陣的張煦張大眼珠，布滿了血絲網，瘋狂的喊着：“射擊！射擊！射擊……”　　革命軍敢死隊就要衝進清軍前沿陣地了，在這樣漆黑的夜裡，前沿陣地的清軍已經可以藉著閃耀的戰火看到，沖在最前面革命軍戰士的臉了。張煦一系他最倚重忠心的心腹軍官們都已經開始動搖，革命軍太瘋狂了，只要衝過了橋頭，他們一個也逃不了。有個實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怯意，悄悄的往後挪了一步，誰知張煦馬上有所察覺，戰場局勢如此的緊張，革命軍就要攻入陣地，炮火連天的在他們身邊響起，張煦還是密切的監視着身邊所有將士的一舉一動。　　張煦歇斯底里的喊道：“你想逃！”　　“大人，我沒有啊！”這個軍官下意識的扭頭看了一眼人頭壘起京觀，臉色慘白慘白的，雙手搖晃着連連後退。　　張煦紅着眼睛撲上去，已經不耐煩聽他多餘的解釋，一刀揮出，乾脆利落的削下他的腦袋。“誰也別想逃，今天就跟大清國同殉了。”　　那軍官頸項處鮮血噴洒着倒地，人頭也隨之滾落，炮聲依舊轟隆隆的在耳邊響起，所有人的臉色也是慘白慘白的失去了血色，心裡頭真絕了逃跑的念想了。逃跑肯定是死，拚命抵抗住革命軍，還有一線生機，無論着生機是如何的渺茫，也只能去試一試了。所有軍官自覺的上前去指揮部隊，革命軍敢死隊再上前一步，就只有拼刺刀了，即使這樣，也要把革命軍趕下河去。　　一營營長周星死勁扣着機槍班機，對着清軍橋頭陣地一陣掃射，黑夜裡也確實看不清躲在掩體後面的清軍，只是看到對面有火光閃過，他即調整槍口一陣長點射。原來的機槍手已經死了，機槍架在鐵軌板車上面，由兩個士兵推着往清軍陣營里沖，機槍噴吐的火舌在黑暗裡是最明顯的靶子，原機槍手老林在板車推到鐵路橋的一半即掛了。周星當時就在邊上，立刻跳上板車拉下老林的屍體，操起機槍朝清兵猛射。他們不斷的朝清兵陣地發起猛烈攻擊，流彈如雨，戰場的直覺告訴他，攝於他們的威勢，清兵的反擊開始變得慌亂，他們再沖一陣，清兵就會崩潰了。周星大喊着，“沖啊！”，興奮的他竟然抱起馬克沁機槍一陣突突突。革命軍的敢死隊員也都感覺到清兵的猶豫，連帶流彈都變得不給力了，更是拚命的往前沖。勝利並沒如周星預想的那樣簡單的一衝即來，革命軍敢死隊順利衝出前進十來米，清兵突然像喝醉酒的人清醒過來一樣，不再慌亂，不再猶豫，彈雨如織的傾瀉過來，沖了最前面的革命軍戰士立刻就有倒下一片，翻滾着撲嗵！撲嗵！跌落灄河。　　周星張大了眼睛，悲憤如潮湧來，拚命催促身後的士兵推着板車往前，機槍噴吐着火舌，不斷往清軍陣地火力最密集的地方掃射，以壓制清軍火力。清軍卻像是不要命一樣，頂着他的火力網不斷還擊，周星是身邊不斷有戰士倒下，跌落灄河。周星咬牙切齒用機槍掃掉清軍陣地一處火力集中地，清軍立刻又派人補上；周星身後的炮營也一直沒有停止對清軍陣地的轟擊，雖然夜間炮打得不準，但是對清軍陣地的殺傷力還是不小，竟然還是無法對清軍進行有效的火力壓制，清軍完全不顧傷亡，用人命來頂住了革命軍的火力壓制。清軍何時變得如此英勇，不怕犧牲了？周星呸的一聲，一口濃痰飆出老遠，一群窮鼠噬貓而已，老子打你回原型。周星手上不停，機槍班機依舊猛扣，機槍突突突的噴着火舌。　　革命軍猛烈的火力網覆蓋，給清軍造成慘烈的傷亡，現在完全就是靠着殘酷的軍法，才壓制住快要崩潰軍隊。張煦緊抿着肥厚的雙唇，眼睛死死的盯着前的陣地，這樣的壓制，也維持不了多久了。　　清兵的麻木的神經也快要蹦斷，炮彈就在他們身邊炸響，有倒霉鬼被彈片削去半邊腦袋，白花花的腦漿和溫熱的鮮血，揮灑在這片土壤，怎麼都吸不飽鮮血。革命軍的那挺機槍噴吐着火舌，一直就沒有消停過，毫不留情的收割着清軍士兵，就在他們身邊倒下的有昔日的好友和親人。誰也顧不上誰，這條命生在這個亂世，就是比路邊的野草還賤，能掙扎着活到今天，還多虧當了這幾年兵。現在把命撂在這裏，那是得了現世報應。當兵這幾年造了多少孽，他們自己都記不清楚了，現在老天開眼了，他們都得死無葬身之地。　　在臨死之際的一些清兵，他們腦中閃過許多奇奇怪怪的畫面，也許是突然良心發現，為自己生前所為不齒；也許更多的只是怨恨這個世道，如果世道清明，在家耕種五畝薄田也混個溫飽，不用出來當兵了。如果老天有眼，應該可以看到，該死的不是他們這些當兵的，是那些高居廟堂之上的大人，是這個渾濁不清的世道。　　還活着的清兵們麻木的神經已經不知道悲痛，捲入這樣的戰場，他們稀里糊塗，是為了什麼？為了混一口飯吃？可也沒有吃飽過啊？眼看着身邊昔日的同袍一個又一個的倒下，都是在亂世中求活而已，多活一刻是一刻。革命軍這樣不要命的撲上來，還不是一樣，為了活下去。革命軍造反，不就是沒有飯吃，要條活路嘛。清兵殺到現在紅了眼睛，真的沒有退路了，殺了那麼多革命軍，他們即使投降革命軍也不會答應了。　　革命軍敢死隊發起兇狠的攻勢，完全不再顧惜性命，一步步的接近了橋頭清兵前線。革命軍再前進一步，就是白刃刺刀拼殺。現在三道橋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 第四十六章 更能消（八）

　　周星身邊的戰士一個接一個的倒下，滾落左右黑夜中漆黑一片的灄河裡，聽到撲嗵一聲響，卻看不到半點水花，橋下不像是一條河，更像是無底是深淵。這樣的死亡，絲毫不能嚇退革命軍戰士，敢死隊無畏犧牲的衝鋒就沒有停止過，前面倒下一個，後面緊跟着就戰士補上去。革命軍每前進一步，都不斷有戰士受傷或者死亡，接着滾落犹如無底深淵的灄河；每前進一步，都是鮮血鋪路，戰士們執著的信仰使其義無反顧。　　周星只是大聲吆喝着往前沖，死命的扣着馬克沁輕機槍，哆嗦着肩膀震得已經麻木不知疼痛。周星已經看到被清兵扒下的鐵軌，和新挖出來的壕溝，還有那些橫七豎八死透了的清兵。幾乎都是他用機槍掃射死的，可是清兵就是不要命的往前撲，倒下一個就能補上一個。前面陣地的屍體越堆越高，清兵卻絲毫未見退卻的意思，真是死心塌地要與大清國同殉了。　　清兵越來越發狠，近乎瘋狂；橋上的革命軍死傷越來越慘重，下餃子一樣滾落灄河；革命軍戰士看在眼裡，心裏的恨意越來越深。對面清軍多少漢人啊，竟然這樣死命的為滿人賣命，好一個忠心的狗奴才，今夜不把他們統統埋葬與此，枉為華夏兒女。清軍越是拚命的抵抗，革命軍越是不要命的進攻。　　周星帶領的敢死隊越接近清軍陣地，傷亡幾乎成幾何倍增。革命軍不怕犧牲，捨命前撲後繼，可是鐵路橋只有這麼寬，戰士們的性命也填不飽清軍幾近瘋狂火力密度。跟着周星拚命往前沖的戰士沒有絲毫減少，可是在他身邊倒下的戰士卻越來越多，站在他身邊的只有不多幸運兒，正紅着眼睛，冒着槍林彈雨，咬牙切齒的朝清軍陣地拚命開槍。拿下清軍陣地之後，非把這些清兵活剮了不可。　　張煦看着革命軍就在眼前，一張咬牙切齒的猙獰面孔清晰可辨，只需一個衝鋒，革命軍即可沖入清軍前線戰壕。他悲涼仰望一眼漆黑如墨的夜空，清軍的每一滴血幾乎被他榨乾，他清楚的知道接下來的白刃戰，清兵根本無力抵抗了。張煦卻從未想過投降革命軍，受大清朝庭知遇之恩，無以為報，只能以身殉國。大哥，小弟先走一步了。張煦長刀一揮，揮掉還未凝固的鮮血，大步走向前線。槍林彈雨在張煦眼前亂穿，他不眨一眼，革命軍有信仰，他也有信仰，他相信清廷不會就這樣倒下。張煦心裏不斷的放狠話，我就是死了，在地下也會看着，看你們這幫反賊還能猖狂到何時？北洋軍已經南下，一幫泥腿子，一幫在碼頭討飯吃的下賤胚，你們還想造反逆天？你們的死期也不遠了！今天的漢口將會比以前的天京還要凄慘百倍；黎元洪，李想，你們會比楊洪二人身後更凄慘百倍。　　一團團長劉經卷着袖子，雙手舉着望遠鏡，遙望黑夜中鐵路橋上的戰火，嘴角不停的抽動，早上颳得乾乾凈凈的下巴已經冒出一層青色的鬍渣子，腎上腺激素瘋狂往上飆的時候，鬍子也跟着長得老快。劉經嘴邊不斷罵娘，“他媽的，清兵吃了奇淫和歡散，還是我愛大棒槌，變得這麼狗血。要早這麼能幹，中國也不會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了。這個朝庭對外就是個軟蛋，對內卻是威風的緊，連帶在朝庭的兵馬，打起國戰來就是軟蛋，甲午年更是奇恥大辱的拜給一個東洋島國，但是鎮壓起人民來，就能奮不顧身，勇猛得不得了。”　　劉經恨得咬牙切齒，清軍已經瘋了，頂着這邊炮火的轟炸，不要命的反擊，衝鋒的敢死隊的傷亡巨大。志願做敢死隊的戰士都是一起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也只有他們才是真的視信仰勝過生命。劉經眼看着鐵路橋上倒下去的老同志，幾乎個個他都認識，清軍的彈雨密集的落在他們身上，他們艱難的一步步往前移，他們身後的鐵路橋上鋪滿熱血。如果現在不是漆黑的晚上，必定能夠看到灄河上泛起淡淡的血紅。清軍最後的瘋狂，無法阻止革命軍前進的腳步，革命軍逼會將其粉碎。　　劉經身後各級軍官不斷調配人手，直直的撲往鐵路橋。前面的戰鬥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刻，誰都看得出，只要再加把勁，就衝進清軍前線陣地了。所有戰士都被敢死隊不顧昔自身的奮勇撲陣，和聲震雲霄的殺伐，這份戰士鐵血豪情，而傳染的獸血沸騰，紅着眼睛，不斷的跟着撲上鐵路橋。後門的戰士緊緊的跟在前面的戰士身後，前面倒下去一個戰士，後面立刻補上一個戰士。對面的清兵帶在絕望，依舊還是更加瘋狂的射擊，鐵路橋上的廝殺比任何時候還有慘烈。　　劉經死死盯着雙方交火的前沿，這些殺千刀的清兵，看你還能扛到什麼時候！滿清民心向背，你們還在此負隅頑抗，註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劉經眼看着沖在最前面的一個革命軍軍官，抽出腰間配刀，撲進了清兵前線陣地的戰壕，瘋狂的殺戮開始。　　終於衝進了清兵陣地，周星爆吼一聲，丟下手中的馬克沁機槍，撲向清軍的戰壕。周星人在空中，已經抽出腰間的配刀，雪亮的刀身在黑夜裡明亮照人，今夜還未飲血，他早已經按耐多時，朝着眼前頑抗的清兵狠劈而下。這個清兵的眼中只是木然，手中還是本能的雙手橫槍當在頭上，看得出是個打過不少仗的老兵。周星藉助下落的衝力，勢大力沉的揮下手中的刀，清兵的槍被一刀劈成兩段，腦袋也被削掉半邊，腦漿和鮮血立刻飆得周星滿臉都是。周星眼都不眨一下，轉身就沿着戰壕殺過去，有的清兵鼓起餘勇，捨命端着刺刀向周星撲過去，還想做最後的掙扎，把周星堵回去。　　緊跟在周星身後的敢死隊員，刺刀早已上膛，一個又一個跟着周星跳下戰壕，往兩邊戰壕展開，撲向最近的清兵。清兵也好不示弱，山窮水盡之際，早把這條命霍出去了，端着刺刀撲向革命軍敢死隊，雙方以最原始，最殘酷白刃交戰，扭打成團。　　周星長刀翻飛，沿着戰壕殺過去，無人能當。清兵喪膽之餘，終於開始後退。此刻，同樣揮着長刀的張煦走向前線，把一個個想要逃跑清兵砍翻在地，清兵的後退之勢硬是被他重新殺穩陣腳。張煦的目光直直的穿過昏暗的戰場，落在周星身上。周星立刻有所察覺，純是戰場獸性覺醒的直覺，兩人的目光狠狠的撞在一起，基情四溢。兩人幾乎同時狂吼一聲，撲向對方。　　劉經從望遠鏡看到清軍前線陣地已經被敢死隊突破，即刻命令炮營熄火，各步營過河。　　即在此刻，後方已經熄火的炮營卻響起一聲爆炸，經驗老道的劉經立刻聽出是炸藥爆炸，不是大炮開火。劉經馬上回頭看去，炮營的方向升起一團火光，衝天而起。後方即可傳來敵襲的消息，此刻的劉經，真是不敢相信。怎麼會突然出現一股敵人，襲擊他們的後路？三道橋已經攻克，多少戰士因此葬送灄河？　　劉經此刻怒目圓睜，眼眶都要迸裂，回頭望一眼還在清兵前線陣地白刃而戰的革命軍敢死隊，痛苦的閉上眼睛。此刻已經不是如何攻克清軍的橋頭堡，而是要守住自己的橋頭堡，等待援軍的到來。　　劉經下令發射求援信號；停止對面的進攻，收籠兵力；派一營兵力守住橋頭，防止對岸清軍反撲；另放棄炮營陣地，組織人馬在外圍抵抗不知名的清軍。一道道命令發下，劉經心如刀割，戰況打到如此境地，卻功敗垂成。革命軍戰士今夜的浴血奮戰，和犧牲全付諸一江灄河水。　　周星和張煦刀刀都拼出基情的火花，只是眨眼的兩個來回，他們身上都掛上好幾道深可見白骨的傷口，鮮血一個勁的噴涌而出。周星頭上一陣旋暈，抱着機槍衝殺半天，已經耗費了大半力氣，現在經過打放血之後，腦袋更是昏沉的厲害，他竟然聽到撤退的號聲。革命軍已經殺到清軍陣前，為何會撤退，我真是殺混頭了嗎？　　張煦突然發出一陣張狂的大笑，革命軍后陣的搔動他也看到了，雖然他也不知道為何援軍會出現在革命軍的身後，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守住了陣地。　　周星獃獃的看着前面發瘋一般狂笑，帶着紅頂子的清廷軍官，我昏頭了，他也昏頭了嗎？周星再回頭看了一眼鐵路橋，橋上的革命軍怎麼都退了？真的響過撤退的號聲，我沒有聽錯。　　張煦揮着長刀，狂喊着，“我們的援軍來了，北洋軍已經收復武漢，殺死這些亂黨。”　　在這個戰場上殺得天昏地暗的時候，張煦瞎說北洋軍已經收復武漢，誰也沒有往心裏去，但是鐵路橋上再也沒有革命軍殺過來，卻使這些已經絕望的清兵又看到了活路。清兵們鼓起僅剩的餘力，撲向這些不要命的革命軍敢死隊員。　　撤退的號聲響起，革命軍敢死隊員一個也沒有退下去，革命軍人不會後退一步。已經衝到清軍陣地，死也不能放棄。　　周星以刀駐地，支撐着搖搖欲墜的身體，回頭看到革命軍戰士寧死不退，一臉絕決的倒在清兵的陣地。一個清兵挺着刺刀朝周星摸過來，一槍刺向周星的腹部。周星輕輕晃動肩膀，抽出駐地的長刀，由下而上順勢盪開清兵的槍刺，此刻他的長刀已經舉過頭頂，順勢再朝門戶敞開的清兵劈下，劈掉清兵半邊腦袋，清兵無聲的倒下。　　周星劈完清兵，直覺有危險從背後襲來，艱難的轉過身子，挺着刀往前面刺過去。周星只感覺手非常輕鬆的過來力，刺了一個空，一個冰涼的東西滋的一聲進入他的腹腔。這時模模糊糊的眼睛才看清，清軍軍官猙獰的臉孔，他的那把日本士官軍刀插進周星的肚子，直沒入柄。　　周星只聽到清軍軍官還在不斷瘋言風語，“一群匪黨，長毛就是你們的下場！”　　“當今世界的潮流是革命，中國人民已經覺醒，腐朽的封建王朝人民向背，已經支撐不下去了，共和，民主就要來臨，屬於中國人民的理想年代就要來臨……”周星說道最後早已經語調不清，秋風咧咧吹過，吹落他嘴角一絲血跡，漆黑的夜裡可以看到眼中明亮，有對未來無限美好的希望。　　張煦一把抽出長刀，對着漆黑如墨的長空亂舞，“什麼狗屁革命，都是禍亂天下的根源，該死，該殺，該誅。”　　周星腹部鮮血長流，以刀駐地卻怎麼也站不穩，感覺眼皮變得好沉重，腦海里浮出最後一個意念。還是兩年前剛進軍營，李想大帥在一群士兵的圍繞之間侃侃而談，談起他心中的理想年代，中國國富民強，百姓安居樂業。在武漢要修一座長江大橋，從漢口直接到武昌；出門不坐馬車，要坐汽車；去北京坐火車太慢，要坐飛機；給家裡傳信，拍電報太麻煩，直接打個電話就成。還說，等革命成功之後，帶他們去玩天上人間；有空沒空看個電影，聽個小曲，當個追星族也不錯。李想說的好多東西現在都沒有，但是他們相信以後會有的，火車都跑起來了，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李想總是笑罵他們，要活得長命一些，越到後來越好玩。　　李想刻畫的理想年代，深深的印在他的心上。周星短暫的一生吃盡了世間的艱辛，也見過太多同樣命運悲慘的人們，自己已經無法再看到這個美好的理想年代，真心的希望，歷經太多苦難的中國人民能夠擺脫悲慘的命運，有機會享受這樣的理想年代。　　周星緩緩的閉上眼睛，耳中的喊殺聲，槍炮的轟鳴聲，慢慢遠去，意識慢慢消散。在他的身後，會不斷的有人繼續着他心中的理想奮戰下去，直到革命成功，理想實現。

# 第四十七章 更能消（九）

　　夏占魁艱難的爬上秋陵，看着眼前升起的一團蘑菇雲，在黑夜裡是如此的耀眼而美麗，以至於因為急行軍，跑得一身酸痛的身子也突然間渾身舒泰，疲憊盡去。革命軍還沒有攻克清軍陣地，他來得剛剛及時。在革命軍把全部心力都放在進攻三道橋對面的清軍時，他又偷襲革命軍炮陣成功，革命蒼徨失措，丟下炮陣收縮陣行。唯一遺憾的是，革命軍在他手下兇猛的湘勇，突然襲擊之下還能頑強抵抗，並不是一衝即散的草莽之流，有點棘手了。　　這些湖南兵先是摸黑從革命軍後面潛伏上去的，等炮營護炮士兵發現身後的風吹草動時，湖南兵離最近的一個革命軍戰士只有十餘米的距離。湖南兵們一擁而上，護炮連的士兵只來得及開上一槍，撂倒沖在最前面的十幾個湖南兵之後，後面的湖南兵已經衝到他們面前。　　革命軍戰士揮着刺刀毫不示弱的撲上去，白刃肉博，革命軍的戰士也不怕。可是這些湖南兵並沒有和他們拼刺刀，而是自顧自的撲向那些山炮後面，壘起有一人高的彈藥箱，他們身上都困滿了炸藥，彈藥箱也被引爆。轟！轟！轟！陣耳欲聾的大爆炸接連響起，火光衝天而起，附近的士兵無論是革命軍還是湖南兵，全被吞沒，沉重的山炮都被這股強勁的氣流掀翻兩個跟斗，狠狠的在地上犁出一條深溝，土石紛飛。　　革命軍的炮營陣地算是報銷了，革命軍也是退得乾脆利落，夏占魁部乘勝追擊。兩方人馬咬得緊緊的，糾纏在一起，連個拉槍拴退彈殼的時間也沒有，直接就是白刃肉博戰。湖南兵的兇狠，也不弱於革命軍戰士為革命理想自我犧牲的大無畏精神。這是最基情，血腥，殘酷的戰鬥，慘白的刺刀碰撞出火花，被刺穿的身體鮮血止不住的流，大地飽吸着鮮血，直至大地被沁滿，鮮血匯聚成流。革命軍死不退後，守着腳下每一寸土地。夏占魁部面對被鮮血沁透的土地，卻再也不得寸進。　　夏占魁掏出老式的單筒望遠鏡一陣張望，戰火不斷的閃耀，夜間戰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革命軍果斷的放棄了對對岸清軍的進攻，兵力在收縮，依舊頑強的節節抵抗，卻沒有絲毫放棄這個橋頭堡的意圖，是在等革命軍的援軍。　　夏占魁看清局勢之後，立刻向身後親兵吩咐，“跟兄弟們說，給我截住後面跟着的匪黨一個時辰，賞銀一百塊大洋。身後有家小的，我夏占魁會負責到底。”　　“喳！”夏占魁的親兵即可轉身跑去傳令。　　夏占魁到了這個時候，也只有下血本了。革命軍實在是超乎他想象的硬茬，難怪沙場老將張彪也會革命軍面前載跟斗。以前在湖南老家剿滅的亂黨，就是哥老會的泥腿子和同盟會的書獃子鬧事，跟佔山為王的土匪差不多，缺乏訓練，武器裝備幾爛，剿滅起來輕鬆之極。可是這幫匪黨卻兇狠的如狼似虎，克虜伯山炮都有十幾門，訓練不比他的湘勇差，裝備精良如北洋軍。夏占魁原來收到的情報卻是，原湖北新軍的人數與他的巡防營差不多隻有一個協，其餘都是充數的哥老會泥腿子。但是，這些匪黨再如何能戰，老子用人堆也能把你們堆死，有一個時辰足矣。　　灄河對岸的清軍陣地還燃燒着戰火的餘燼，黑夜當中劉經舉着望遠鏡一直凝望着那邊。有淚水湧出，視線變得朦朧而模糊，還是清晰的看到戰士的身影，沒有一個人後退一步，流幹了最後一滴熱血，死戰在清兵的陣地。周星倔強的以刀駐地，死也沒有倒下的孤立身影圍着一群清兵，竟然沒有一個清兵膽敢靠近。　　“竟然就這樣功虧一簣，真的不甘心啊，周星和那麼多戰士的犧牲就換來這樣的結果。”劉經身後的一個參謀同樣眼睛血紅，盯着對岸陷入瘋狂喜悅的清軍，露出的痛苦混雜着極度的不甘心。　　“現在我們必須死守住這塊陣地，不能讓兩股清軍會合，等待援軍，將他們一網打盡。”劉經又何嘗能夠甘心？　　身後槍聲連成片，清軍在他們背後偷襲，他是不得不放棄對對岸清軍的攻擊，轉而防守後路。後路的清軍來得太巧，只有放棄到手的勝利，進攻轉而防守，才能暫時守住這個橋頭堡。如果援軍能夠及時趕到，那麼他們還有反敗為勝的機會，不然，很可能就被清兵消滅在這裏了。　　後方的炮營的護炮連隊首先與偷襲的清軍接火，清軍像是突然的出現，彪悍的不得了，多少人都是吵着長沙調子，衝鋒時一股不要命的潑勁。劉經不用猜也知道，偷襲他的清軍是本應該去偷襲劉家廟的夏占魁部。　　革命軍內部軍情泄露，才是這次功敗垂成，又陷入危機重重的原因。剛剛成立的革命軍，保密制度不完善；由新軍剛剛改編的革命軍，又混進了太多反革命分子。現在不是尋找誰混進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的時候，必須先守住這塊陣地，不知道李西屏旅長能夠在他們被清軍殲滅之前趕來嗎？　　張煦興奮的對着夜空一陣瘋狂的長刀亂舞，黑夜裡沾滿血跡的長刀更是寒芒閃閃，他的幾個小相公親兵滿臉恐懼的在邊上呆看着，他們攝於張煦的淫威，他們並沒有逃跑，在革命軍被迫撤退之後，他們又爬出了戰壕。看着神志幾乎失常的張煦，他們卻不敢靠近。左近的清兵更是不願靠近，累得還剩半條命的他們，都不知道不如何從革命軍的槍下逃過一劫的，繃緊的神經已經鬆開，現在全是不管不顧的鬆軟的身體躺道在地，不顧地上的血泊殘肢死屍，更懶得去管瘋瘋癲癲的張煦；已經疲累到極處的清兵們，即使革命軍再殺過來，那刀架在他們脖子上，他們也不打算再去反抗了；死就死吧，打仗那有不死人的，既然當了兵就會怕死，可是再打下去就是生不如死了，現在死也不爬起來了。　　正在發瘋的張煦突然仰面倒下，長刀也甩落老遠。張煦興奮的快要暈闕，南岸的援軍真是來得有如神助，這是天佑我大清，叛黨已經時日不多，大清國還是天命所歸。張煦體內的腎上腺激素瘋狂分泌，可也架不住鮮血瘋狂外泄，導致的失血過多，頭腦一陣暈闕還是倒在了地上。張煦的幾個小相公親兵才大着膽子撲上去，邊上的清兵扭過頭去，心裏不住默念：死了好，死了好……　　清兵的詛咒可沒有應驗的跡象，張煦還是牛喘不斷。張煦的幾個小相公親兵到是盡心的服飾這個主子，一個親兵取下水壺，給張煦灌了幾口，另外幾個親兵給張煦上藥止血纏繃帶。張煦心裏掠過一絲安慰，幾個親兵上戰場不行，但是照顧人比那些大老粗丘八要強百倍。　　張煦神志開始慢慢恢復清明，在幾個親兵的扶持下掙扎的站起身，不斷的打量對岸的戰局。革命軍在傍晚時刻才進入三道橋，根本沒有在橋頭建立任何的防禦攻勢。革命軍的勇猛更近乎瘋狂和自大，進入三道橋后就擺出陣勢向他們發起攻擊。不得不承認，如果不是有朝庭援軍突然出現在革命身後，革命軍的瘋狂和自大幾乎就成功了。張煦不知道，這出來天意之外，還能用什麼解釋，天佑大清！　　張煦豪情澎湃，現在只要率軍殺過橋去，與偷襲之清軍兩面夾擊匪黨，即可徹底剷除這股匪黨，甚至還能順勢攻克劉家廟，收復漢口。張煦越想越得意，想不到山窮水盡之時，卻又柳暗花明見一村，準備揮刀驅兵過橋，手習慣性的往腰間一摸，卻摸了一個空。在身邊伺候的小相公親兵，非常機靈的知道張煦想要什麼，立刻就有一個親兵跑去把他甩落遠處的日本士官刀撿了回來。這個親兵捧着沾滿鮮血的長刀，慘白鋒利的刀刃，雙手直哆嗦。　　張煦接手長刀，好像渾身的力氣又回來了，對岸的戰火正在激勵的交鋒當中，如果自己現在揮軍過橋，肯定就是壓死革命軍的最後一根稻草。　　張煦豪情萬丈的吼叫着，“諸位兄弟們，隨我殺過橋去，剿滅叛黨。北洋軍已經打進漢口，我們只要殺入劉家廟，收復漢口的功績，我們也能分上一點。到時候朝庭頒下犒賞，夠你們下半輩子的花差了。”　　對岸戰火震天，這邊卻安靜如肅，誰也沒有鳥張煦。躺在地上如死屍一樣的清兵，他們僅剩的一點點士氣，已經被張煦榨乾榨盡，體內的腎上腺激素好像都被榨乾了一樣。革命軍退卻，清兵們繃緊到了極致的神經徹底的松垮下來，已經沒有了力氣，更是沒有了膽氣，面對如狼似虎的革命軍。　　個個清兵躺在地上，擺出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對張煦的吆喝置之不理。在神經極度的放鬆下來之後，更有着清兵枕着一隻殘臂就睡着了，對岸震天的槍炮聲也干擾不了他們，呼嚕聲此起彼伏，到處都是躺下睡着的清兵。張煦一瘸一拐的撲上去，砍下好幾顆頭顱，清兵還是一副閉目等死的樣子，依舊沒有人再去鳥他。張煦氣得一陣陣頭暈，連砍死人的力氣都提不起來了，眼前大好的機會，就這樣錯過了。幾個親兵使勁的扶持着張煦，他才沒有倒下去。　　李西屏一直咬牙支撐在隊伍的最前面，這是自己判斷失誤造成的結果，他只有沖在隊伍的最前面，心裏才能好過一點。漆黑的前方突然連續升起好幾團火雲，直衝天際，照亮了半邊夜空，接着才是轟隆隆的爆炸聲傳過來。夏占魁已經和劉經接上火了，李西屏在心裏不斷默念，“劉經，你一定要堅持到我來。”　　李西屏緊盯着前方的戰火，牙根都咬出血來了，順着他的嘴角留出。他再次加快腳步，拼老命的往三道橋跑。　　李西屏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到一個丘陵之下，已經接近三道橋了，那邊慘烈的戰場廝殺已經隱約可聞。此刻，在丘陵之上閃過一排火光，接着槍聲大作，李西屏已經走近夏占魁的攔截網。槍聲響起，李西屏肩膀隱隱作痛，肩膀被子彈擦傷了，除他之外還有好幾個士兵受傷。　　李西屏立刻大聲叱喝散開陣形，熄滅火把。李西屏立刻命人取來機槍，對着坡頂就是一陣掃射，清軍也死命還擊。　　李西屏望着黑暗籠罩的丘陵頂部不斷閃耀着槍火，忽閃的槍火照在他的臉上忽明忽暗，他肩膀的傷勢急救式包紮了起來，止住流血。李西屏已經摸清了敵人虛實，此處佔據有利高地，負責阻擊他們的清軍最多一個營，這些清軍裝備簡陋，連馬克沁輕機槍都沒有，但是戰鬥意志卻異常兇狠。看來夏占魁在三道橋攻擊受到阻力，才派兵在此阻擊革命軍，以拖延時間。既然三道橋還在劉經的手裡，李西屏總算放下一顆心。　　現在需要的是時間，繞過去都怕是來不及，只有用最快速度搶下在處高地。李西屏迅速制定作戰方略，圍在他身邊各軍官即刻起身，指揮着自己的隊伍行動起來。　　三架馬克沁輕機槍同時向丘陵頂發起瘋狂的掃射，壓得清軍台不起頭，革命軍戰士同時發起密集進攻，各軍官親自帶隊，往丘陵頂撲上去。李西屏抽出他的配刀，更是奮勇的殺在最前面。　　清軍更是頂着機槍掃射反擊，如雨的子彈灑下來，跟在李西屏身邊的兩個士兵，艱難的撲到李西屏前面，為他當下一陣子彈后倒下。李西屏憤吼着往前沖，這是我自己的錯，讓我自己承擔。　　馬克沁輕機槍噴吐着火舌在黑夜實在太明顯了，是清軍重點攻擊的對象。但是馬克沁輕機槍卻沒有停止過射擊，倒下一個，即刻便有戰士頂替上去。機槍子彈傾瀉着，拚命的壓制丘陵頂的清軍火力。　　李西屏已經衝上丘陵頂，清兵都已是眉目可見，那清兵狂吼着撲向李西屏。李西屏左手握着六響博郎寧左輪，抬手一槍撂到這個傻閉清兵，右手長刀一揮，黑暗中寒光傾灑一片，向他最近的一個清兵猛撲去。革命軍源源不斷的跟着李西屏爬上丘頂，揮着手中的寒光閃閃的刺刀直接撲向清兵，丘頂的清兵也是毫不退縮的撲向革命軍，與之短兵相接，以命相博。

# 第四十八章 更能消（十）

　　黑暗籠罩的大地，在三道橋方向熊熊燃燒的戰火直衝天際，染紅了半邊天空。　　張政已經可以聽到前方隨秋風吹來的戰場廝殺聲，沒有比此刻的心更加焦急的了，汗水滾滾而下，恨不能再多生兩條腿出來。張政不斷在心裏暗罵：他奶奶的，夏占魁的消息怎麼就這麼准？心切三道橋的可不止張政一人，身邊的革命軍同樣心切戰友的安危，都把速度提到了極限，揮下一臉的汗水，不要命的跑着。鐵路上拉得筆直的行軍隊伍，如燃燒的破魔之箭，掠過黑暗的大地，射向三道橋戰場。　　劉經的部隊已經把戰線一縮再縮，此刻剩下的防禦線顯得如此的薄弱，唯一慶幸的是對岸清軍已經無力反攻，如果清軍從三道橋上撲過來，他真的一刻也無力抵抗了。　　如此慘烈的白刃肉博戰，傷亡同樣是慘烈無比，清軍慢慢壓上來，每一步都是以命換命，清軍有的是命填，可是他已經是山窮水盡了。如果拉開距離，架起馬克沁輕機槍，到也可以再抵擋一陣。可是現在兩方人馬死死的咬在一起，我方退一步，清軍馬上跟進一步，毫不相讓，沒有任何機會架設機槍。　　兩方只有用最原始的方法，打起白刃戰。劉經沒有退縮的理由，也沒有退縮的可能，夏占魁想要啃下他這塊硬骨頭，還真要拿出蹦斷幾顆利牙的心裏準備。這樣直接的互相消耗對方實力，直到一方首先支撐不下去為止。這種情況之下，清軍有着明顯的人數優勢，革命軍卻有着明顯的時間優勢，時間越拖得久，越對革命軍有利。　　劉經眼前一片混亂的戰場，戰士瘋狂的喊殺聲，刀槍碰撞聲，刀兵入肉聲，混合出這個慘烈的昏暗畫面。清軍不斷的還有新生力量加入戰場，革命軍卻把搶救下來的傷兵拖下戰場之後，再也沒有新的兵力投入這個血肉戰場。劉經大步向前，幾個參謀死死的把他拉住，“團長，你不能去，我們去就可以了。宋缺，看住團長。”　　劉經的警衛宋缺緊緊的粘在他身後，劉經一揮手，吼道：“讓開！”　　宋缺站得一動不動，幾個參謀卻捲起袖子，端着刺刀沖了上去。幾個參謀沒有能夠挽救即將崩潰的防禦線，終於有幾個滿身鮮血的清兵衝過革命軍戰線，一眼就看到劉經，知道是個軍官，興奮的怪叫一聲，撲向劉經。　　黑夜裡，劉經大檐帽下一片陰影，卻遮不住他眼中寒光閃閃，冷若冰雪，默不作聲的抽出雪亮長刀，撲向這幾個不知死活的清兵。在這電光火石之間的時刻，一個身影竟然超過劉經，先撲向這幾個清兵，是劉經的警衛員宋缺。　　沖在最前面的一個清兵，在看到猛衝過來的宋缺，他把刺刀平端，速度不變的往前沖，眼看這宋缺就要把胸口送進他的刀尖，跟在宋缺後面的劉經忍不住大吼着，“閃開！”　　清兵的刺刀刺了空，劉經看到宋缺輕鬆的穿過四個清兵，他的身後還留下一串劃破夜空的寒芒，四個清兵同時噴出一股鮮血，撲倒在地。劉經一愣，也許大刀王五的刀，也只有這麼快了，這樣的人才必須推薦給大帥。　　宋缺就在劉經一愣神的瞬間，已經衝進陣地，長刀翻飛，就砍翻兩個清兵。此刻革命軍的防禦已經薄弱到了極處，劉經也不假思索的沖了進去。將為軍之膽，團長都已經衝進戰場，後面凡是稍能動彈的傷兵，都是掙扎着往前挪。不能被團長小看，被這幫清兵小看，不想躺在這裏，等着清兵過來宰，死也要把這些該死的清兵拖下地獄。何況劉家廟車站還留有一團，是戰場萬一發生意外，用以支援兩個戰場的。現在時間已經過了這麼久，張政團長帶在援軍也就要殺到了，只要再堅持多堅持一刻就是勝利。　　劉經砍翻一名清兵，陣中殺氣沸騰，他卻還有閑暇下注意宋缺的動向。宋缺沖入戰場，森寒刀芒直衝天際，殺戮的血性噴涌而出，直往最危險的地方衝殺，那些想要突入的清兵，被他一次次的殺了回去。宋缺森寒的刀光所過之處，殺得清兵喪膽，這些清兵已經下意識的避開這片森寒刀光所過之處。　　宋缺沖入陣中，清軍當中還沒有與他一合之將。此刻，一縷寒芒進入眼中，一個正揮着長刀的清軍軍官，一突入陣，即砍翻兩個革命軍戰士，一下子就把革命軍的陣形撕開一道口子。宋缺嘴角竟然牽出一絲笑意，猛撲向清軍軍官。　　那個清軍軍官同樣能夠清楚的感覺到宋缺散發的危險殺氣，他親自上陣，就是為了會會這個匪黨的用刀高手。清軍軍官也猛撲上去，長刀揮出一片寒光，砍翻一個不要命，想來纏住他的革命軍戰士，速度不減的繼續撲向宋缺。　　宋缺死死的盯着這個清軍軍官，一路飛奔，所過之處刀光閃閃，清兵人仰馬翻。這個清軍軍官的步發走的是查拳的路子，輕靈的不得了。兩人錯身而過，兩把刀擦出一片火花，清軍軍官回身一刀削往宋缺腰間，宋缺不閃不顧的一刀削往清軍軍官的脖子。清軍軍官的刀砍在宋缺腰間掛的博朗寧左輪手槍上，被卡住了，宋缺的刀卻結實的把清軍軍官的腦袋削了下來。　　清軍軍官頸項處鮮血如泉水噴涌而出，撲嗵一聲倒下。跟在這個清軍軍官殺過了的清兵看得心驚肉跳，宋缺刀一揮，又殺了上去。疲憊之極的革命軍戰士，再次爆發出強大的鬥志，義無反顧的撲向清兵。　　這場殘酷的戰鬥，是夏占魁部自成利以來從未有過的艱苦慘烈之戰。革命軍這樣自殺式的拚命，即使以血勇善戰著稱的湘勇也感覺吃不消了。對革命軍的恐懼，在他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萌芽，如癌細胞一般擴散，不可抑制。那白花花的銀子和繁華如錦的漢口，似乎已經開始失去當初誘人的吸引力。　　夏占魁眼看一員得力大將折損在前，心裏更是一陣陣的刺痛，眼前這一小撮匪黨，都啃蹦了好幾顆牙，就殺啃不下。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後面負責阻擊匪黨援軍的部隊已經接上火了，是否能阻敵一個時辰，他自己也沒有把我。匪黨援軍如果殺過了，他還沒有能夠奪取橋頭堡，就只有飲恨灄河了。而對岸的張彪殘部，就像死了一樣，只有他們過橋幫一把，橋頭堡就到手了，此戰過後，非要狠狠的參張彪一本。　　夏占魁身居一處丘陵高地，縱觀戰場全局，身後團團圍着一群親信軍官。戰場上硝煙處處，點燃這暗黑的長夜。革命軍單薄的陣地看似危如累卵，偏偏卻是久攻不下。他夏占魁征戰兩湖，不知平滅多少亂黨，還沒有碰到那部亂黨能夠扛住他的湘勇兩次衝鋒的，白刃戰從來都是所向無敵。今夜，這些匪黨真的是瘋了，還是他做夢未醒？這些匪黨拼起白刃肉博，比他的湘勇還要兇狠玩命。　　混合著濃濃血腥味的秋風吹過來，夏占魁煩躁的不得了，喉嚨發出野獸般吼聲，“給我撲上去，撕碎這些亂黨。快點加派兵馬，亂黨已經力竭，就快要頂不住了。快去！都給我撲上去。”　　左右親信都是面有難色，“大人，弟兄們已經儘力了，都是豁盡性命的再拼殺，奈何匪黨兇悍，一時殺不過去。”　　“時間已經不多了，加大兵力，不惜傷亡，快快給我把匪黨擊碎。”夏占魁怒吼着，時間拖到現在，不祥的預感越發的清晰，他等不了啦。　　左右更是為難，前方戰場已經布滿兵力，再從後面調兵上前，也是無法展開。更何況，後面兵力已經不足，革命軍援軍進攻兇猛，他們已經派出一營增援，現在只留有一營用來保護中軍安全。但是夏占魁有命，他們不得不遵，即刻派人前往陣前，加大進攻強度。　　李西屏一腳登掉被他一刀刺穿的清兵屍體，腳上的軍靴積滿厚厚的鮮血，丘陵上的清兵已經被他們一掃而空。有些清兵異常豪勇，臨死之前引燃炸藥，丘頂被炸得坑坑窪窪。還有一些不知名的東西燃燒着，發出一股惡臭，混合著風中的血腥味，令人作嘔。各級軍官不用李西屏的吩咐，即開始迅速整理隊伍，派人看護傷員，收拾戰場。　　丘頂的戰火剛剛熄滅，又有一股清軍撲到了丘陵腳下，是來增援丘陵埋伏的清軍的，只是沒有想到在丘陵打埋伏的清軍會敗亡的如此之快。此刻他們看着丘頂勝利的革命軍，簡直是難以相信，他們湘勇精英，竟然不能抵擋這些亂黨。堆積在此的清軍，意志已經開始動搖，不知是該進還是該退。　　清軍黑壓壓的一團撲來，李西屏看得清清楚楚，他向北而望，越過清軍的陣地，看到戰火燃燒的戰場，在三道橋橋頭的革命軍還在苦苦的支撐。李西屏爆吼一聲，“殺！”　　李西屏憑此居高臨下的優勢，毫不猶豫的揮刀撲下丘陵。他身後剛剛整理好的革命軍隊伍，正是滿身的殺氣還猶意未盡，望北灄河邊慘烈的戰場，更使心中獸血沸騰。個個嚎叫着，揮着沾滿鮮血，鋒刃慘白的刺刀，撲向丘陵腳下的清兵。　　張政帶着部下轟隆隆的壓過這段沒有鐵軌的鐵路，前面就是三道橋，濃得化不開的血腥之氣撲面而來，戰火燃燒夜空，圍着鐵路橋這邊江岸鋪開長長一線，殺伐兵戈之聲驚天動地。劉經還在橋頭苦苦的支撐，戰陣已經殘破不堪。此處幾座丘陵綿延，夏占魁的中軍就擺在張政的眼前。　　張政袖子卷得老高，舉着雪亮的指揮刀，在黑夜裡發出耀眼的寒光，用力的朝前揮下。　　三個彪形大漢抱着馬克沁輕機槍沖在最前面，拚命的扣着班機，機槍吐着長長的火舌，把夏占魁後排警戒的清兵被掃倒一大塊。在他們身後，整團的人馬蜂擁而上。清兵面對鋪天蓋地，突然從黑暗深處冒出來的革命軍，慌忙的舉槍反擊，試圖穩住陣腳。　　劉經喘着粗氣，全身粘滿汗水和鮮血，揮舞着沉重的長刀。他只覺得戰陣當中壓力突然倍增，清軍又換下一批新力軍，而他身邊的革命軍戰士，卻個個傷痕累累，甚至有的是相互攙扶着，才能站立在戰場。如果沒有宋缺揮着那把使敵喪膽的長刀四處救援，他們不可能堅持到現在。可是殘破的戰線，宋缺也無法照顧周全了。就在此刻，他聽到前方馬克沁輕機槍的吐吐吐聲，這高級玩意，夏占魁沒有，廝殺一個晚上，也沒有聽到夏占魁部使過，是革命軍的援軍來了。跟着鋪天蓋地的吶喊聲在夏占魁的身後響起，應證了劉經的猜想。　　劉經鼓起一口氣，扯着幹得發痛的嗓門，大吼道：“同志們！革命軍來了！殺光這些清狗，一個也別放過！”　　革命軍戰士鼓起最後的力氣，拚命的向清軍反撲。夏占魁後路的搔動，這些清兵也都聽到了，面對這些如狼似虎，臨死前還在瘋狂反撲的革命軍，再也拿不出當初的兇悍。　　不知是那個清兵帶頭，丟下兵刃跑路了。有人帶頭，剩下的清兵都有樣學樣，丟下兵刃就跑，深夜裡，只往幽深黑暗的地方鑽，只想快點擺脫這些瘋狂的革命軍。今夜如此慘烈的廝殺，是他們一輩子未曾經歷的噩夢，以後發誓，不再與這些革命軍為敵。　　夏占魁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前方陣地，成功就在這一線。身後卻突然爆出紛亂的槍聲，夏占魁回頭一看，革命軍如一團黑潮，洶湧而來。他的護衛營瞬間就被吞噬，更是沒有任何停歇的湧上丘陵，這一股匪黨並不是從他身後追來的那一股，而是沿鐵路過來的，漢口的匪黨為何壯大得如此之快。　　幾乎是在同時，夏占魁派人攔截另一股匪黨，也衝破了他設下的重重封鎖線出現在他面前，向著他所在的丘陵猛撲過來。他清楚的看到沖在最前面的一名革命軍軍官，一身鮮血淋淋，袖子卷得老高，揮舞着指揮刀，閃耀的寒芒在黑夜裡是如此的耀眼。　　夏占魁再帶在心底最後的一點希望，看向三道橋橋頭的戰場，只要打通三道橋，他也有一個安全的退路。今夜一夜的努力，不就是為了打通三道橋嗎？只差一點點就要攻破革命軍的陣地，只要弟兄們加一把勁，三道橋就通了。　　夏占魁一回頭，卻使他的心跌落深淵。在陣前廝殺的清兵，竟然已經丟下兵刃，開始逃亡。這還是那個威名震天下的湘勇嗎？那些連站都站不穩的革命軍，竟然追着他們屁股後面殺。革命軍到底是憑什麼能夠如此兇狠，更勝過威名真天下的湘軍？　　夏占魁滿臉的不敢相信和不甘心，只差一步，嘴裏痴痴的念叨，“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夏占魁左右親信一看大勢已去，如此險地，再也不能多做一刻停留。命幾個清兵架着夏占魁，趁着潰散清兵亂成一團，又是在夜黑風高晚上，跑下丘陵逃命去也。

# 第四十九章 更能消（十一）

　　夜幕籠罩的灄河沿岸，戰火的餘燼還在燃燒，夏占魁部兵敗如山倒，潰兵四散奔逃哀嚎，只想快快離開這如修羅地獄的戰場。革命軍大部隊從南撲來，清兵或沿江上逃，或沿江下跑，來不極隨便找來一塊浮木，就往灄河裡鑽。秋夜寒氣頗重，河水急流，也多虧這些清兵都在洞庭湖翻浪的湖南兵，往水裡逃的清兵，也許還真逃出升天。可是在敗兵混亂的逃命途中，又有幾個人能夠保持清醒的理智，為自己謀求一個升天之路。更多的清兵，只是憑藉著本能，見着路即跑，見着戴大檐帽的革命軍即逃，還能顧及是生路還是死路？　　當一支軍隊失去戰鬥之志后，便是這樣的不堪一擊。革命軍對這些清兵真是恨之入骨，揮着刺刀驅趕着潰兵，那些跑得稍慢一點的清兵，革命軍戰士的刺刀便毫不留情的桶穿他的背心。一腳登掉清兵的屍體，鮮血飆射在河灘之上，給本就積滿鮮血幾乎成流的河灘再添一縷血紅。沾滿血跡的白刃刺刀再次揮向逃命的清兵，清兵只是在心裏不斷咒罵著革命軍的野蠻殘忍。這些清兵似乎已經忘了，當初他們鎮壓革命軍起義時更是慘絕人寰的場面。光緒三十二年，湖南萍，瀏，醴起義，被屠殺的革命軍就有一萬餘人，萍，瀏，醴三地人丁凋零，十室九空。　　革命軍的馬克沁輕機槍已經架起，被革命軍戰士驅趕成團的清兵喂集在河邊。革命軍戰士用力扣下班機，機槍噴吐着火舌，毫不留情把成團的清兵掃成馬蜂窩。一具具血淋淋的屍體倒下，滾落灄河，隨着河水載浮載沉。岸邊明滅不定的火光照在靠岸的河邊，只看見河面飄滿了清軍戴的涼帽上的紅嬰隨波起伏，清兵屍體上不斷洇出的鮮血，把岸邊的河水染成淡淡的粉紅色。　　張煦眼看着對岸戰局如戲劇般的轉變，心情剛剛飄上九重雲端，又狠狠的跌無底深淵。看着被革命軍追着屠殺的清兵，那哀鴻遍野的場面，他沉默不語。也不知是失血過多，還是精神刺激太大，臉色青白的像個死人。張煦絕望的心裏疑問，難道是天要亡我大清？　　現在革命軍大部隊在對岸集結，而張煦的陣地卻已經殘破不堪，清兵更是如死狗一樣，驅策不動。清軍在三道橋的陣地已經毫無防守的餘地，只等革命軍伸手來取。　　張煦身邊的幾個小相公親兵，都是看着對岸夏占魁臨陣逃脫的，一個個都壯起膽子勸說張煦，“大人，我們撤吧，三道橋已經守不住了。”　　“對岸的大人都已經棄陣而逃，我們也退吧，大人。”　　“大人，革命軍如此兇殘，不是我們能夠抵擋得了，我們即使撤退，提督大人也不會怪罪我們的。”　　“大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還是與提督大人會合之後，再另謀他途。”　　張煦的一眾親兵你一句，我一句，都在勸說張煦跑路。張煦想要以死殉國，他們可不想傻傻的配他在這裏等死。可憐這些親兵本就是靠寄生在張煦身上存活，離開了張煦，在這亂世當中，他們也找不出一條活路。他們不甘心等死，只能在這裏苦苦的勸說張煦改變以死殉大清的決心。能想到的理由，他們都說了，可是張煦硬是擺着一張死人臉不為所動，目光只是死死的盯着對岸革命軍的動向。　　灄河對岸的革命軍又開始集結，那些兇殘的革命軍戰士滿身鮮血，個個袖子卷得老高，一派標準泥腿子的土氣作派，卻那樣殺氣騰騰。革命軍整齊的方隊形成，每一個革命軍戰士都舉着沾血的刺刀，那一片如林的刺刀寒光森嚴，今夜的鮮血，他們還沒有飲夠。　　張煦的幾個清兵看得眼皮亂跳，革命軍馬不停蹄又要殺過來，是要為死在這裏的革命軍報仇來了。眼見對岸革命軍如此殘爆的殺戮，他們是沒有絲毫僥倖的希望，只有拚命的催促張煦跑路。　　親兵們命急的喋喋不休終於使得張煦有了反應，張煦爆起，裝若瘋虎的揮起長刀，把他平時視若珍寶的幾個親兵砍得血肉模糊。世界終於清靜了，張煦喃喃自語，“食君俸祿，忠君之事。臣張煦，不能為君分憂，守此疆土，只能以死謝罪。”　　夏占魁已經脫下官袍，混在潰散的清軍當中，抱着一塊浮木在灄河中載浮載沉，隱入黑暗籠罩的灄河裡，躲過了革命軍的追殺。心裏對革命軍的怨恨不斷的往上涌，垂手可得的勝利，莫名其妙的就輸了。　　夏占魁可不會如此輕易的認輸，只要此次能夠逃出升天，這一輩子就要跟李想作對到底。從來都是以曾文正公為榜樣的夏占魁，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認輸。當年曾文正公與長毛作戰，還不是屢戰屢敗，卻還是屢敗屢戰，永不認輸；九江一戰，曾文正公更是差點葬身鄱陽湖魚腹，與今夜自己一戰，更是何其的相似。　　抱着浮木順流而下的夏占魁望着漆黑如墨的夜空，好一陣YY，他相信這絕不是命運的巧合，都是天命定數。上天註定要他夏占魁經歷這場磨難，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他夏占魁只要沿着曾文正公的路走即可，扛住老天爺的考驗，即是走向勝利的道路。最後覆滅亂黨，匡複社稷，成就千秋功名，為大清中興名臣，青史留名。如今暫且讓盤居武漢的黎元洪，李想之輩囂張去，將來還不是和盤居南京的洪，楊一個下場。這個紛亂的天下，還是要等着我夏占魁來收拾。　　夏占魁抱着浮木，在河中隨波載浮，未把今日之困局方在眼裡，興緻所至，還悠悠吟道：“男兒未蓋棺，進取誰能料。”　　劉園的夜宴已經謝幕，賓客散去，又回到夜深人靜的時候。　　李想已從軍營回到煙雨小樓，此刻小樓還是燈火輝煌，頭頂大檐帽的軍官進進出出，有關劉家廟和三道橋的軍情雪片般的紛紛傳進小樓。　　這個李想臨時搭建的草台班子指揮部，參謀總部的作戰室里，大紅燈籠高高掛，照得室內還算明亮。李想估摸着雖然不能和現代的日光燈比，但是也與鎢絲燈泡差不多了。　　一張巨大的漢陽府地圖鋪開在桌面，三道橋方向被各種顏色的鉛筆劃得亂七八糟。本來還以為是一場劉家廟車站爭奪戰，卻發展成為一場三道橋爭奪戰。戰局演變到此刻，本來就成了一場混戰，何況還是夜戰，只怕實際戰況更加混亂。這樣混亂的戰場，再如何高明的指揮家也無法發揮其指揮藝術，完全要看士兵個人的單兵作戰能力，誰比誰更狠，誰就能活下去。　　所有人團團圍着這張地圖，再如何的緊張三道橋的局勢，也只能坐在這裏等了。從漢口調兵增援三道橋，無論如何是來不及了，一切的結果只能看李西屏的了。　　曾高拿着刻度尺，在地圖上測算了距離，再與平時的行軍速度計算一通，方道：“幸好李西屏謹慎，還在劉家廟車站留下預備部隊。劉經只要不是太草包，張政即使只用平時的行軍速度也能及時救援。”　　“劉經絕對不是草包。”林鐵長拍着胸脯保證，“只是湘勇作戰，向來勇猛，劉經又能支撐多久？何況夏占魁向來以你們家的那位死去的太爺為榜樣，肯定也是有些斤兩。夏占魁要是派出兩隊阻援，拖延一下時間，劉經那點人馬，還能扛得住嗎？”　　曾高一聽說那位死去的太爺，拿着刻度尺的手也僵住了。也許是這位太爺威名太盛，以至於他死後，曾家再也沒有出現過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作為曾家直系血脈，曾高一直生活在他的威名之下，無論走到那裡都能高看一眼，卻只是因為他的曾氏之姓，曾高沒有得意洋洋，更多的是無奈。只有在與李想在一起的時候，他才不會因為自己曾氏子弟，才高看自己一眼。　　林鐵長看到曾高的臉色不對，也知道自己提到一個不該提的人，趕緊閉緊嘴巴，又不知道該如何緩和這尷尬的氣氛。幾個參謀心細，對曾高此刻的心裏的滋味也頗有了解，這種事情他們更是不好插嘴。突然沉默的作戰室，搞得氣氛更加的尷尬。　　林鐵長真是個大嘴巴，誰的八卦都敢說，還敢當著人面說，李想心想，自己的那點八卦不會也是他傳出去的吧。這氣氛悶得李想也受不了，趕緊喊道：“小宛，給我們砌壺茶。”　　“是，大帥。”正在這裏眼波亂轉，看熱鬧的湯約宛趕緊跑去端茶。　　“反正都到來這一步了，都坐下來喝杯茶，等消息。”李想拉過靠背一屁股坐下，二郎腿就翹了起來。　　李想着一嗓子到也打破了悶局，反正都是在坐等消息，心裏已經夠忐忑不安的了，再把局勢悶在這裏，心裏只會更加的慌亂。還不如坐下喝杯茶，天塌下來當被子蓋。都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不是擔心就可以濟事的，歷史最壞的發展也只能是按着原軌走，又還能壞到那裡去？大不了拼着漢口不要，打一場斯大林格勒。　　湯約宛送來茶水，還有一些點心。李想端着一杯茶，悠閑的細細品味，嘴裏除了苦之外，也感覺其他都任何味道了。　　眾將看主帥李想都已經顯出這份鎮定，其他人心裏再如何焦急，也只有陪着李想裝鎮定。只是還是無法忍住擔心，扯起三道橋的局勢，在地圖上推算着種種的可能。李想也不去阻止他們，臉上裝作鎮定，耳朵豎起老高，心裏都擔心也提得老高，都忘了裝作喝兩口手中都茶，只是一字不漏都偷聽他們都推演。　　“報告！”門口突然響起都一聲報告，把豎著耳朵的李想震得手中茶杯拿不穩，潑到前襟濕了好大一片。　　“進來。”李想語調平緩，這點鎮定功夫還是裝得出來。他把茶杯放在桌上，接過湯約宛遞過來都手帕，擦擦胸襟處都茶水。　　通訊員跨進門口，就急忙說道：“三道橋大捷！”　　聽聞三道橋大捷，李想幾乎是從椅子上彈起來得，這個時候還裝什麼深沉，裝什麼鎮定，再裝就是裝閉了。李想一把奪過通訊員手中的捷報，揮手讓通訊退下。夏占魁的岳州巡防營全軍覆沒，張彪殘部全軍覆沒，三道橋要隘完全掌握在革命軍的手裡。現在除了北洋軍之外，已經沒有能夠威脅漢口的敵人了。　　李西屏這回幹得不錯，應該說是幹得非常漂亮。李想興奮之餘想要表揚兩句，話到嘴邊又憋了回去，只是說道：“敵人消滅了，自己損失也慘重，還差一點丟掉三道橋。這個李西屏，太冒險了。”　　“如果李西屏畏畏縮縮，守在劉家廟車站，不是太沒有革命的膽量，只會坐縮頭烏龜？”曾高反問道，他太了解李想啦。如果李西屏真的死守劉家廟車站，明天李想起床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去把他臭罵一頓。李想本來就是一個膽大包天的人，怎麼會容忍部下的烏龜打法？　　李想擾擾後腦勺，又被曾高說中了。他有點無奈的揮揮手，“冒險不等於是勇敢，李西屏等他回來我再收拾他。至於你們想折騰到什麼時候，都隨你們，我困了。”　　李想本是瀟洒的度過浮生半日的休閑，卻又辛苦熬了半夜心火，現在總算可以放心安眠了。丟下善後的工作給他的這些部下，自己搖搖擺擺的晃着兩條肩膀走出參謀總部的作戰室，湯約宛裊裊婉約的身姿自然也跟了上去。　　李想腦子還清醒的不得了，那有一丁點的困意？今晚沒有喝多少酒，不知道該找個什麼方法，把湯約宛這美人給推倒？

# 第五十章 幾番風雨（一）

　　清晨的一絲朝陽落在窗檯，昨夜陰雲密布一朝散盡，今天又是一個好天氣。房間里一張書桌，一張大床，再別無雜物。李想躺在床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着輕紗帷帳發獃。門外湯約宛敲門有一會兒了，可是李想就是不想起床，身性懶惰的他這幾天都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在現代職場勾心斗角，最多就是心裏疲憊，可是穿越到此，一直都是身心疲憊，卻又樂在其中。　　湯約宛還真是執著，想把門敲爛？李想伸個痛快淋漓的懶腰，才道：“啊……我來了。”　　李想以消防員的速度穿上衣服，推開房門，就看到湯約宛俏生生的站在門口，如她身後的清晨秋日般嬌媚。李想一雙眼睛惡狠狠的盯着她，也不知道氣她昨夜沒能推到成功，還是氣她打擾今早的春夢？　　湯約宛若無其事的微笑如花，道：“大帥……”　　李想揮手打斷，頭也不回的便向煙雨小樓走去，“給我準備早餐，送到我的辦公室去，無論如何緊要的事情，到了辦公室再說。”　　湯約宛的聲音從後面傳來，“你的衣領翻了，還有，你還沒有刷牙洗臉。這樣就吃早餐，非常的不講衛生。”　　李想被湯約宛的話撞了一下腰，差點沒摔倒。“洗漱用具全給我送到辦公室。”　　李想整理一下領袖，急匆匆的跑去辦公室。　　李想接過湯約宛遞上的手帕擦擦嘴角，早餐吃飽之後真是精神百倍。湯約宛做慣大小姐，極會使喚人，指揮着幾個小卒子，把李想在辦公室製造的垃圾收拾的乾乾凈凈。被人這樣伺候着，李想反倒感覺渾身不舒服，這簡直就是地主老財的腐敗生活嘛。　　“這樣吃個也挺麻煩的，以後還是和大家一起吃得了。總部這邊的伙食是誰在管？住宿可有問題？”李想的甩手掌柜也不能做得太懶散，把他們丟進劉園之後就撒手了。現在想起來，總部這邊的軍官和文職人員都是兩手空空的跟他來的漢口，進劉園之後，食宿什麼的他都沒有交待。雖然知道這些屬下都各有辦法，但是也該過問一下，對同志們表示一下關心。　　湯約宛給飯後的李想倒來一杯茶，就在李想的對面沙发上坐下。“放心啦，這些都是劉管家在打理。還有今早上劉歆生已經搬出劉園，他說劉園現在是漢口軍政分府，他不適合住在這裏，管家用人全給你留下，你要繼續留用，還是遣散，這一切都隨你。”　　李想淺嘗一口茶，還有點燙。劉歆生就是這樣，做事緊小慎微，哥老會的袍哥多了去，能混到他這個位置的又有幾個？“他竟然送給我，我就收下了，劉園也只是他的一棟別墅而已，這樣的豪宅他還有好幾處吧。至於他留下的用人，肯定不能再用，全部遣散了事。昨夜就發生軍情外泄的事情，革命軍就差點損失一塊戰略要地，自己革命軍內部都隱藏了滿清餘孽，更不要說這些用人。”　　“是誰泄露了軍情？”湯約宛有些好奇，昨夜一直都和李想在一起，她怎麼不知道？　　“夏占魁如果不是掌握了革命軍的內部情報，也不會直撲三道橋，除非他真是諸葛武候再世。”這件事情，曾高他們也應該都看出了，卻不知到他們有何良方，能夠找出偽裝在革命軍的毒瘤。革命軍初建，而且還是根據前湖北新軍改編，這樣的情況根本無法避免。李想想得出神，眉頭都無法展開，三道橋打贏也有這麼多的麻煩事。　　湯約宛對軍事雖無興趣，但是李想一說她也就明白了，輕笑道：“這回有你傷腦筋的了。”　　讓李想頭痛的瑣事一大堆，就先一件一件的辦。“你去跟鐵龔奇說，讓他接管劉園，遣散用人，重新安排人手。再和各部門說一下，叫他們在劉園隨便挑一處小院掛牌，也不用全部擠在煙雨小樓。再叫馮小戥和曾高上來，我有任務給他們。”　　湯約宛去后，不一會兒馮小戥就上來了。　　“劉家廟車站的民工，昨夜沒有受到驚嚇吧？”馮小戥還未落坐，李想就先問了起來。　　馮小戥坐下，“天亮之後，我去了一趟劉家廟車站，還好，沒有受到戰火波及。民工的工作熱情很高，工程計劃一個星期可以讓火車進站，通車。不過劉家廟車站的倉庫和各種建築，預計要兩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　　火車通了，也利於李想的調兵遣將。至於民工的工作熱情高，這是肯定的，他開的工資福利，與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待遇也差無異。　　馮小戥對李想這樣亂花錢的舉動有些不解，這工資遠遠的高出了現在國內水平，甚至已經超過歐美。“大帥，其實現在新華洋行旗下的公司和工廠，員工的工資真的是太高了，大大新華的增加成本負擔。在現在這個混亂世道，我們開出的工資只要維持在全國中上水平，再加上從不拖欠工資，這樣的工作就已經能讓人搶破腦袋了。把工資降低一些，可以增加不少利潤。”　　聽到馮小戥的疑問，李想大笑一聲，從茶几下抽出一包南洋煙草公司出品的飛馬牌香煙，這個牌子的香煙，代言人可是劉氏電影公司的當家花旦夢露。李想撕開之後，抽出一根丟給馮小戥。李想點燃之後深吸一口，舒服的深陷沙發，這個時代的香煙比起和白差得太遠，但是有卻比沒有強。　　馮小戥點燃之後猛吸兩口，然後就等着李想的下文，左手拿着記事本，右手夾着香煙還握着筆。　　李想慢吞吞的吐着煙霧說道：“這就叫做相對剩餘價值。我的成本增加了，員工的工作效率也增加了，利潤也隨之增加，相比於增加成本前的利潤率也增加。”　　李想看馮小戥還是有點不明白，這也不能怪他，時代局限嘛。即使在現代，也有許多人和馮小戥一樣的認知。對於這個得力部下，李想還是耐心解釋。“比如說，我投資十塊錢，一個月後純利潤五塊錢。我加大投資成本，投資二十塊錢，一個月之後純利潤是十二塊錢。你認為那種投資更划算？”　　“有點明白了，這就是利潤率。”馮小戥點點頭，如果是鐵龔奇的話，肯定一聽就明白。　　“閑話不扯，還是說正事。你要在革命軍里努力發展天下會，把那些文學社，共進會，同盟會，給我清理乾淨。軍隊需要統一思想，清除內奸。這事也不能做得太過火，有確鑿證據的，抓起來人民公審；只是懷疑的，讓軍統盯緊一點就是。”李想心裏也是非常的糾結，一場整風運動下來，難免會自傷元氣，又是在北洋軍南下之際。要是不整吧，三道橋事件再來兩次，漢口肯定不保。這件事情李想也只有自己親自盯緊了，他還反覆的叮囑，“這一切都要以穩定軍心士氣為前提。”　　“了解。”馮小戥不斷點頭，這事做不好就散了軍心，泄了士氣，不做又只會留下更大的隱患。　　“還有，新開的人民日報要全力扶持，即使出現虧損，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引領中國輿論風向。”人民日報的橫空出世，可是連紫禁城都震驚不已，可是刺殺了好幾位滿清王公大臣。但是要引領中國風潮，還真不是一時半會能做道的，李想有些太貪心了。　　“今天漢口有一家新報館開張，胡石庵先生開創《大漢報》鼓吹革命。”李想說到報社，馮小戥突然響起這事。　　這個年代開報館隨便的很，誰想開就能開。李想聽說有在漢口開報館，心裏立刻就汗了起來，此風不可漲，特別是在自己的地盤。“開報館也需要立法管制約束，不然會給我們的革命事業增添不少阻力。你回去以後制定一個《文化傳播管理條例》，在別人的地盤我不管，但是在我的地盤就要聽我的。”　　“開文字獄？”馮小戥還真是敢說。　　馮小戥問出口，老煙民李想都被煙給蹌住了，“沒有這麼嚴重，那些不願意接受我的革命思想的人，全部驅逐出境，我沒有義務，也沒有理由去保護反對我的革命思想的人。現在是非常時期，由不得他們在這裏給我添噁心。”　　這樣的作派，也算是西方式的民主，馮小戥到也沒有異議。　　“還有，人大的事情你加緊辦，要辦得轟轟烈烈，人民日報要宣傳也要做到位，要把人大變成全國民主的一個典範。政權給人民，就是民主。這政權，就是給他們去議的，隨便他們怎麼個議法。”李想不能讓人說自己獨裁，搞得像老蔣一樣沒有下場，反正治權在手，還不是天下在手。　　“還有便是你們參考西方法律制定的新《稅法》裏面加上一條，有條件的免除農稅。人均五畝以下，免征農稅；大地主如果願意二五減租，最高租不超過四成，並取消租地以外之一切額外負擔，如份子糧，帶種地，干撥工，送禮等，顧請的長短工工資達到漢口軍政府規定的顧工工資最低標準，也可以免征農稅。”這農稅本就有些雞肋，某些大地主本就難收，真要收取，搞不好就是流血衝突，李想心疼一下，丟掉得了。紳民矛盾，最大的一塊就是捐稅引起。這一紙通告發下，肯定能夠收取廣大民心。真要大地主仗勢不按條例來，李想就敢把他的財產充公了，他還真盼着這樣的大地主多來幾個。　　馮小戥也早就聽說李想有免農稅的意圖，卻想不到這麼快就急着實施了，現在雖有新華洋行支撐，財政還是並不寬裕。但是免稅通告肯定可以立刻凝聚湖北民心，以對抗強勢而來的北洋軍。湖北這些得到實惠的老百姓，為了保住好不容易得到的好處，自然會力挺革命軍。只有李想的革命軍在，他們才能免稅，減租，北洋軍一來，他們就要繼續過生不如死的窮日子。這些湖北的老百姓就因為這樣，有着巨大的參加革命軍，保護湖北抵抗北洋軍的积極性動機。

# 第五十一章 幾番風雨（二）

　　李想說得帶勁，香煙一根接着一根燒起來，馮小戥也不客氣的拿來一根接着一根的點，神經都非常的亢奮。一屋子的煙霧籠罩，從窗口噴出的煙霧相似煙窗，湯約宛早就受不了，跑去樓下與幾個女文職閑聊。　　李想吞雲吐霧，精神抖擻，“免稅減租的宣傳是關鍵。”　　“人民日報一定配合，尋找實例，採訪受惠的家庭。我還會派遣進步學生，上街四處演講。”登報紙，搞演講，這是革命黨人一直走的老路子，馮小戥熟得不能再熟。馮小戥說話之時，嘴裏的煙霧也是猛噴而出。　　“這是在城市必須的宣傳手段，但是在農村就行不通了。新《稅法》利於工商，宣傳陣地主要在城鎮；而免稅減租，受惠的主要是农民，宣傳主要陣地在農村。”　　馮小戥吐出兩口濃煙，眉心一皺。“可是我們現在實際掌握的地盤，也只有漢口和漢陽兩鎮。做好城市宣傳工作就夠了，哦，難道大帥要趁此次大捷，向兩鎮周圍農村擴張。”　　馮小戥不專軍事，對軍隊的事情他不清楚，關鍵是李想把軍政分得非常清楚，不喜軍政兩派互相插手對方的事情。只是戰爭時期，軍事行動往往伴隨着政治行動，軍政難免會有交集，就像現在。　　李西屏昨夜一仗確實打得非常漂亮，李想現在只要聽人提起，就渾身舒坦，忍不住得意的靠在沙发上吐出個煙圈。“我革命軍連戰連捷，人民日報也在大肆報導，我更是在人民日報向全國發出豪言，舉兵十萬分兩路，向北進攻河南意取北京，和向東進攻安徽意取南京。這當然是吹牛，但是也是個長遠的目標，短期內是不可能實現的。我真正的目的是讓河南提督，安徽提督疑神疑鬼的，不敢來湖北瞎折騰，只要把現停留在孝感的張錫元部消滅，他們就不會再覺得我是在吹牛了。”　　李想把近期的一些軍事戰略向馮小戥透露了一點，也是利於馮小戥把政治工作展開。“革命軍憑藉連戰殺伐之威，會以最快的速度接掌湖北地方政權，這些人事都你去煩心。當然會有許多不甘心革命的地方勢力，他們不像滿清朝庭，會直接動用軍隊來抵抗革命軍，他們用得都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要想壓制地方勢力對革命軍的暗中抵抗，這些傷腦筋，殺腦細胞的活，就全部交給你了。小戥同志，這個艱巨而光榮的革命任務，也只有你能夠勝任。”　　馮小戥連颳了好幾根火柴，才把煙點燃。李想的誇獎，他真有點不敢承受，能被李想誇獎的任務，絕對無愧艱巨二字，只會萬分的艱巨。其實李想為獲得湖北民心而免稅減租，也是盡量的維護了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為反清反帝組建一個聯合陣營。但是农民受惠的同時，難免也碰觸到許多舊官僚和大地主的利益，他們的抵抗自然是在所難免。“免稅減租頒布之後，我即使想合縱連橫，分化瓦解之，也找不到一個合縱連橫的對象。這減租，跟要地主的命差不多。”　　李想連連冷笑，清軍都被趕跑了，地主們還接受他的洗牌，也由不得他們。“真要有地主不要命，我就成全他。不打幾個土豪，如何震懾這幫地主。由革命軍給农民撐腰，組織农民對抗這些不肯合作的大地主，舊官僚。你派人去革命軍光復的每一個農村宣傳免稅減租，組建農會，免稅減租委員會，佃戶代表大會，积極分子訓練班。”　　馮小戥興奮的猛吸兩口煙，這回湖北農村是真要天翻地覆了。“不過不能把地主逼得太緊，逼得他們全部倒像滿清，或者武昌城的那位，就不妙了。”　　李想身前身後的敵人不少，但是免稅減租之後，他獲得的助力更多，從長遠利益看，是值得的。“我免了他們的稅，他們其實也不吃虧。我們發動群眾對他們來硬的，嚇唬嚇唬他們，你再派一些能說會道的勸勸他們。如只有減租減息才能提高生產，交租交息才有保證。”　　“這去農村作宣傳的人選是關鍵，即要能夠親近农民，還要能夠忽悠地主。我手上倒是有一批進步學生，挑選一些農家子弟，這些人非常時候農村基層工作。”農家子弟讀書不易，學習都是加倍的刻苦，學習成績都是學校頂尖人物。這些家境貧寒，品學兼優，思想進步的學生，也多受到天下會的資助，更有許多早已是會黨中人。馮小戥相信，對於革命的號召，他們多數不會拒絕。　　李想晃着手中的煙，淡淡的說道：“我們也不能以出生論能力，完全把非農家子弟排除在外。派往農村去，肯是非常艱苦的工作，一定要以絕對的自願為原則，要不然做不好事，只會壞事。現在只是實驗階段，主要總結經驗教訓，尋找到好的方法，就可以加大學習和推廣的力度。具體如何捏拿，你看着辦。”　　李想對天下會資助的貧困學生的情況，他多有了解。只是李想在現代看過太多，從農村走出來的優秀大學生，跳出農門之後，是死也不願意再回農村了，去為自己的家鄉建設貢獻一份心力。李想知道不該去懷疑這個年代，他們的信仰，卻還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的強調自願原則。　　近期的任務，已經向馮小戥交待完了，馮小戥下樓之時腳步輕飄飄的，被尼古丁燃起的興奮正在勁頭上，估計一時半會消退不了。　　整個房間煙霧環繞，李想自己也熏得眼睛睜不開，他把所有的窗戶推來，乾爽的秋風撫面，陽光溫柔，神經還有點亢奮。　　曾高進房間之後，還是能聞到濃濃的煙味。他看到李想正在窗前吹風，便直接走去窗前低聲喊道：“大帥？”　　“準備好了嗎？”李想頭也不回的問道。　　“正整裝待發。”曾高早上起來，就集合軍隊整裝待發。李西屏昨夜傷亡慘重，肯定是退回漢口休整。而按原來的戰略計劃，清除湖北清軍殘餘，暫時就落在曾高的頭上。　　故李想命令李西屏留守漢口，補充兵員，又開始大招兵。並派人去漢口各大客棧，遊說外省軍校學回鄉的學生兵參加革命軍，甚至還派人去武昌城挖牆腳。北洋軍已經南下，李想實在沒有時間去訓練軍隊，開辦軍校，在招兵的同時，李想就想盡了辦法去提高新兵的素質。　　同時李想和曾高正打着算盤，要一口吞下現在停在孝感的河南張錫元混成協。　　在孝感，昨天傍晚十分，河南張錫元混成協幾乎與湖北提督張彪同時入城。在縣衙門口，張錫元碰到張彪。張彪一行人灰頭土臉，衣衫破爛，夕陽下看起來要多落魄就有多落魄。張錫元屬下親兵看了，直接把張彪他們當乞丐驅趕。　　一個親兵一把推向張彪，張彪武舉出身，如今是落魄到家了，但是這身功夫可是一點也沒有退步。兩腳爪地，不動如山。張錫元的親兵連推兩把，硬是推不動，立刻意識到不對勁，同時雙腿一彈，躍后一步。　　幾個親兵即可同時抽出長刀，把張彪他們團團圍住，有人吼道：“好大膽的乞丐，膽敢衝撞張大人威儀。”　　張彪身後親兵見勢，立刻把張彪圍在中間。張彪負手而立，面無懼色，這份氣度可不是乞丐能偽裝得來。　　張彪掃視一眼張錫元的親兵，最後落在張錫元身上。“本官乃湖北提督張彪，前面的張大人可是張錫元張協統？”　　張錫元嘴角一歪，鼻腔發出一絲輕笑。“可有憑信？”　　張錫元沒有見過張彪，而張彪只顧着跑路，官印憑信都沒有帶在身上，出了身上穿的破爛官袍，什麼證據也拿不出來。　　張錫元見張彪不作聲，一絲輕笑慢慢擴大，手一揮。“給我拿下！張彪早已被朝庭革職查辦，你們這些不知死活的革命黨還該冒充他，想以此來接近本官，而司機行刺。今日被本官識破，你們休想有活路。乖乖束手就擒，留你們一條全屍。”　　張彪屬下親兵本想反抗，張彪立刻制止，現在動手，明顯就是自己吃虧。畢竟孝感曾是張彪的地盤，認識他的人還是不少，只是他已經被朝庭罷官，聽候發落之身，這些人故意刁難他罷了。被縛進了縣衙之後，縣官認出他來，才給他鬆了綁。　　張彪現在是帶罪之身，被綁也就白被綁了，張錫元難道還會給他道歉？張彪也有自知之明，不敢再去計較，一被鬆綁，立刻就要掛着笑臉，求張錫元發兵，增援三道橋。“李想這廝，好戰嗜殺，其部下也是野蠻成性。武昌城中和門一帶旗人，幾乎被他屠戮一空。這廝打下武昌之後，即刻發兵漢口，今晚肯定會向三道橋發起進攻。現在三道橋的殘部肯定抵禦不了野蠻嗜殺的匪黨，還請張大人快快發兵，增援三道橋。”　　張錫元本還貪圖收復漢口的功勛，但是被張彪這一催促，又嚇住了。張彪可是張之洞的心腹愛將，可是大清排得上名號的將領。看他敗得如此之凄慘，本就有些猶豫，再聽他親口說起匪黨之兇殘，更是沒有了當初的興奮勁。這兩年在河南平亂，殺的就是一些書生和泥腿子，就是對付土雞瓦狗一樣輕鬆，真刀真槍的廝殺也沒有幾回。　　張錫元最後眼珠在張彪落魄的身上轉上兩圈，還是再觀望一下風向再做決定，他打一個哈欠，道：“兄弟們趕了一天的路，也都累了，總要養足了精神，才能殺敵嘛。這事，我們還是明天再從長計議。”　　張錫元就哈欠連連的走了，留下張彪一個人在籤押房裡轉圈圈。　　天剛蒙蒙亮，張彪就接到留守三道橋的張煦一個部下送來的信，三道橋失守，張煦自殺。　　張彪很是為自己這個堂弟留下幾滴眼淚，帶着信就去找張錫元商議。張錫元住的是驛站，張彪連使人牽馬的時間也不願浪費，直接使出百米九妙五的黑毛腿，飛奔直到驛站。找到張錫元，卻被他的親兵攔在門口，直到日上三干，張彪的站得暈頭轉向，連黑毛腿都快支撐不住的時候，張錫元終於起床了。　　“大人，請儘快發兵，把三道橋奪回來。”張彪小心的陪着，心裏卻恨不得把張錫元掐死。　　張錫元拿着不知是那裡找來的草紙寫的軍報，心裏一陣打鼓。匪黨果真兇殘好戰，昨夜一戰慘況，草紙上寫得赫人聽聞。這是該進？還是該退？　　張錫元猶豫不決時，聽到張彪開口相催，即刻很是煩躁的拿手會開。“張彪，你現在已經不是湖北提督，我是否發兵？什麼時候發兵？也不是你能過問的。即使你還是湖北提督，我張錫元不屬你管轄。”　　張彪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只看張錫元的表情，他的心思也能猜出個大概。張彪最後陰沉沉一笑，“張大人如果不敢出兵，那還是趁早退兵的好。”

# 第五十二章 幾番風雨（三）

　　時近中午，秋天的驕陽落在人身上，真是舒服的不得了。此刻漢口歆生街人來人往，最是繁華的時辰。　　街邊賣報小童夾雜在熙熙攘攘的人流當中，跳腳大喊着：“買報了，買報了，昨夜革命軍在三道橋大敗清軍，清軍大將夏占魁落慌而逃，張煦畏罪自殺，滿清政府一敗再敗，不堪一擊。李大帥遂點兵十萬，發起北討東征。更有特大號外，李大帥發表革命宣言，推翻滿清賣國政府，打倒帝國主義侵華勢力。”　　人民日報的消息，每一條都夠新鮮，夠勁爆。報童抱在手上的厚厚一打報紙，即刻買賣一空，還有人追着他問，還有人民日報嗎？報童一臉欣喜的數着手上的銅子，直往新華社報館跑，這家報社的報紙太好賣了。　　路上行人拿着人民日報紛紛議論開來，就幾個識字的無聊大叔，在路邊大聲的讀起報紙文章，引得沒有生意光顧的黃包車夫，在牆腳曬太陽捉虱子的乞丐，還有打醬油路過的大嬸，把他團團圍住，聽他朗誦。人民日報寫得是白話口語，沒文化也能聽得懂。大叔看得有了這麼多的觀眾，更是起勁的讀得口沫橫飛。觀眾也多配合，不時鼓掌叫好，搞得大叔超有成就感。難怪那些小兔仔子學生，那麼喜歡在大街上搞演講。　　李想幾人去劉家廟路過歆生街，人人牽馬而行，最近一身戎裝在街上巡邏的革命軍士兵見得多了，市民們也沒有特意去注意這群人。在如此繁華的街市縱馬急馳，李想認為這也太過囂張揚跋扈，嚴重影響革命軍的親民形象，因此李想要求所有人下馬步行。　　一路走來，看到不少學生的激情演說，不過口號卻喊得有點走調。推翻滿清賣國政府，打倒帝國主義侵華勢力。他的這兩句口號被精減了，變成推翻滿清政府，打倒帝國主義。可是精簡之後得口號對群眾卻更加具有煽動性，圍觀的群眾舉着握緊的拳頭，把兩句口號喊得大地震動。　　“推翻滿清政府，打倒帝國主義。”剛剛剪掉辮子，剃成羅漢頭的學生，穿着改良自日本的學生裝，站在同學般來的破木箱上面，揮舞着握緊的拳頭，激情澎湃的喊着響亮的口號。　　“推翻滿清政府，打倒帝國主義。”圍觀的群眾斯聲力竭的跟着吶喊，群情激憤。　　李想得意忘形的走路時，長統靴子都在水泥路上擦出了火花，心裏是非常得滿意，中國民族主義已經燃燒起來了。至於是否會驚動租界，引起外交糾紛，李想可不管。西方列強並不承認革命軍政府，列強要是有意見，可以去找他們承認的滿清政府理論。李想這樣一個我行主義者，是不會去在乎列強是否承認，革命軍政府是否合法。中國誰當家，還需要列強的承認？真要是矛盾激化，引起戰爭，李想就趁機武力收回漢口租界，解除這個危險的後患。西方列強是絕對抽不出兵力來遠東作戰，李想也不會主動與之開戰。他要讓世界人民知道，他的革命軍是正義的，只是為了趕走侵略者而戰。　　最有可能的是小東洋會藉此宣戰，不過李想在內陸，小東洋還真奈何不了他。小東洋最多就近和袁世凱這個大胖子掐一架，再向滿清朝庭勒索一番，滿清朝庭又來個割地賠款了事。這隻會加助人民對滿清賣國政府的痛恨，使滿清政府和他的走狗更早的走向滅亡而已。　　李想現在也就是佔據漢口和漢陽兩鎮的小軍閥，胡作非為一番又能怎樣？再如何沉重的後果也輪不到他來承擔，很有一些當年共產黨東躲西藏，打游擊時的光棍氣質，不管是誰，他都敢去招惹。國際社會要是看到他在人民日報上的宣言，估計更多人只是把他李想當口出狂言，想嘩眾取寵的跳梁小丑看了。想要打倒帝國主義侵華勢力，即連人傑如曾國藩與李鴻章之輩也無能為力；在革命黨人當中，即使孫中山先生也是四處向洋大人尋求援助；李想這樣囂張，不是自掘墳墓嗎？　　李想的自我感覺卻是好得不得了，特別是看着滿城鼓舞的民心，內心深處蕩漾着天命所歸的YY。心裏還自問了一句，要不是天命所歸，我怎麼就穿越了呢？　　李想此行就帶了幾個警衛趕往劉家廟車站，大部隊兵分兩路，一路曾高親率兩團，取道蔡旬；一路林鐵長一團，沿鐵路線先去了劉家廟車站。林鐵長先去劉家廟車站，是還要從李西屏那裡臨時抽調一個團的兵力，組成兩個團。這事要辦好，李西屏也需要一點時間，所以李想也不急着趕往劉家廟車站，牽馬過鬧市，看起了熱鬧。　　街頭演講的除了天下會發動的學生演講團之外，竟然還有一些漢口市民自發的在此宣揚革命。在阿波羅電影院門口就群眾圍了里三層，外三層。李想好奇的擠過去看，是個朗誦人民日報的羅漢頭大叔。　　李想興緻所至，脫下帽子，就往人群里湊。湯約宛一把拉住李想，低聲說道：“大帥，林鐵長團長還在劉家廟車站等你，你還在這裏磨蹭。我沒見過你這麼愛湊熱鬧，又不負責任的頭。”　　“不打緊，經過昨夜一戰，李西屏要重新整出個完整的團，也要點時間。我在這裏看一眼就走，你要是怕擠，就到街對面等我。”李想說著，人已經往裡面擠了進去。　　李想都這樣說了，湯約宛也要跟着擠進去，可是她個子小，沒什麼力氣，人又有大小姐的潔癖。湯約宛只是衣服碰到一點乞丐老頭，醬油大嬸，黃包車夫，渾身雞皮疙瘩都起了一層又一層；湊近了，只是聞到臭男人身上的異味，就心裏一陣陣作嘔。湯約宛實在不敢往裡面擠，只是在人群外圍墊着腳尖往裡看，李想個子小，擠進之後，就成了沉入湖底的石子，找不着了。　　湯約宛趕緊指揮幾個警衛員，“快去把大帥拉出來，別出什麼事。”　　這幾個警衛員都是劉歆生從哥老會挑出的好手，格鬥擒拿的功夫不弱，三兩下就扒開人群，鑽了進去。　　李想擠進一看，羅漢大叔堵在電影院門口台階之上，中氣十足，念得不錯。不時還能擇選關鍵語句，作為口號震臂一呼，引得觀眾群情響應。羅漢大叔得意之餘，就連他澄亮的羅漢頭在秋日下也耀眼生輝。　　李想也情不自禁受其感染，而震臂吶喊。他在吶喊的同時，眼角的餘光看到大嬸默不作聲，人人熱血沸騰，斯聲吶喊的同時，她卻如此的冷靜，實在是太詭異了。　　李想好奇的問道：“大嬸為何不作聲，難道不願看到滿清被推翻，洋人被趕走？”　　大嬸一眼就認出李想的服飾是革命軍，只是這两天在街上碰到革命軍多了，革命軍殺清軍兇悍，可是對老百姓非常和善，她也沒什麼好怕的。大嬸非常坦然的說道：“當然願意，只是你們革命黨人和學生再這裏喊也沒有用，難道喊喊就能夠嚇跑旗人和洋人？”　　果真是老於事故的明白人，與兩句話就喊得腦充血的學生完全不一樣。對於這些人的心思，李想更加想要了解，這直接關係他贏得民心，和今後的政治方向。　　李想認同大嬸的話，同時點點頭道：“要推翻滿清政府，打倒帝國主義，只有武裝革命一條路。流血犧牲就有我們革命黨人，我們在這裏演講革命道理，只是為了得到你們的支撐。難道革命進入漢口之後，還有什麼事情是老百姓不滿意的？有得話，您只管提，我們革命軍政府一定給您一個滿意的答覆。”　　“我們也知道革命黨人的好，免了我家好多的稅，還漲了我娃的工錢，我們都非常滿意。我不作聲，心裏也是支持革命的，只是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幫上革命軍？我一個婆娘，又不會上陣殺敵。”大嬸幾乎是不加思索的說道，大嬸身邊的鄉親聽了，也連連說，是呀！是呀！又是不停點頭。　　李想一眼看出都是他們的肺腑之言，心裏也是忍不住的志得意滿。“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你們有這個心意，我們革命同志知道就夠了。”　　大嬸雙手攏在袖子里，低頭一陣盤算，最後一跺腳，就把兩個捂得熱呼呼的硬塊塞到李想手裡，道：“這兩個銅子是我拿來打醬油的，身上就這點錢，我全捐給革命軍政府。”　　李想只從手心裏傳來的兩個銅錢的溫度，就知道醬油大嬸是如何的珍惜這兩個銅錢，這兩個銅子比漢口華商湊的十八萬塊更暖人心。李想握緊了手心溫暖的兩個銅錢，眼眶一下子濕潤了。他不缺這點錢，真的不缺，可是卻不忍心拒絕大嬸的一片心意，卻又不忍心拿走大嬸捂在心口熱的錢，窮人想賺兩個銅子真是萬難了。　　大嬸開了頭，邊上的鄉親們都紛紛掏出腰包。這邊搔動起，幾個警衛員跑了過來，把李想團團圍在中間。這時候群眾才知道，這個年輕的小兵還是個大官。　　李想把警衛支開，找來那些學生演講團，讓他們組織募捐事宜。李想要的不是這點點錢，要得就是這種氛圍，漢口民眾團結一致的氛圍。　　如今漢口這樣的場景處處可見，更有膽大的學生把演講般到漢口租界線上。馮小戥怕出意外，把今早上剛成了的警察局的警察全派了出來維持治安，特別是租界線一帶。洋大人其實也非常兇悍，這些學生聚會真要鬧過了租界，他們這些畜牲就真開火。這樣的慘劇出現太多，馮小戥不得不小心，租界線巡邏維持治安的警察全是荷槍實彈，防止的不是街上老百姓騷亂，而是威攝租界里的警察不要亂開火。　　五國租界路口全部架起鹿柴，隔絕兩界交通，各國租界里的警察幾乎全壓在了這幾個交通路口。　　在東洋租界，屬於日本領事館是哥特式五層小洋樓里，日本駐漢口總領事松村貞雄，他的辦公室里在頂樓。　　辦公室里的松村貞雄手中正拿着一份人民日報，人卻湊到了窗口，遙看窗外遠處租界線外，支那人在那裡傻不拉幾的鬼叫。松村貞雄心裏一陣得意，真是剛打一個瞌睡，就有人送枕頭。支那人這樣一鬧，他要組建外國軍艦聯軍的計劃不就水到渠成了嗎。　　松村貞雄開懷一笑，“那個漢口革命軍的頭頭，李想大帥是腦殘？滿清政府都還沒有推翻，竟然膽敢吼着要打倒帝國主義侵略者。實在是可笑，可悲啊！他的大帥做了两天，是做到頭了。”　　東洋租界警察署長中村善次郎侍立在松村貞雄身後，站得像個標杆，聽到松村開口，即刻奉承接上腔道：“松村大人說得極是，當年袁世凱在朝鮮也是如此張狂，現在還不是乖得像條狗。東亞病夫就是東亞病夫，怎麼也硬不起來，等他嘗到苦頭了，自然會來求我們。到時候我們要他圓，他就圓，要他匾，他就匾。他還能不能再做大帥，全看我們一念之間。”　　松村貞雄一陣得意，“喲西！但是中村君也不能大意，把警察全部拉出去警戒，支那人要是過界鬧事，你只管開槍。”　　“嗨！”中村善次郎得到開槍的許可，身體里得腎上腺激素火箭般得飆升，像是看到脫光衣服的貞子，向他擺弄曼妙的身資，興奮使他難以抑制。　　老英國府駐漢口總領事葛福確是一點興奮也無，滿懷的憂心忡忡，漢口的局勢，甚至是中國的局勢越發的混亂了。眼看着窗外，華人爭相傳閱着人民日報，學生生在街頭激情的演講，中國的民族之魂正在覺醒。這是一個相當可怕的開端，在歐洲，一個國家的民族運動，往往能夠催生一個強大的國家，是侵略性也非常強大的國家。比如說，拿破侖時代的法國，幾乎統治了整個歐洲；還有普魯士的民族運動，誕生了如今讓大英女王頭痛之極，越來越強大的德意志帝國。　　葛福絕不是一個杞人憂天的人，他有一種強烈的直覺，李想是個極其危險的人物，比袁世凱和孫中山都要危險。這個不安常理出牌的李大帥，到底有何目的，總是讓人琢磨不透。漢口華界鬧得這麼凶，肯定是他暗中策劃，看租界線上武裝的革命軍政府的警察，還不都是李想安排的。　　李想在剛入漢口時又向他示好，現在為何又要發表那樣激烈的言論？漢口各碼頭停靠的十六艘軍艦，還不夠震懾他？他為何還要在漢口搞出如許風風雨雨，南下的北洋軍還不夠他頭痛？難道他對歐洲局勢已經了若指掌，量死了西方列強無力遠東作戰？　　葛福腦海發出了一連串的問號，他自己也給不出一個準確的答案。他站在窗前，獃獃的看着窗外租界線外，那個年輕的學生正在激情洋溢的演講。窗外明媚的陽光灑在葛福的身上，葛福卻感受不到一絲的溫暖，也許距大英帝國離開中國的那一天已經不遠了。　　葛福嘆息一聲，低頭看了一眼手中拿着的事物，是一份人民日報，還有日本駐漢口總領事松村貞雄的照會公函。葛福身為大英帝國駐漢口總領事，必須去儘力的維護大英帝國的利益，這是大英女王賦予他的使命和權利，那就去會一會松村貞雄吧。

# 第五十三章 幾番風雨（四）

　　漢口北城外，大片的良田，還有未收的稻穀，秋風吹起金色浪濤起起伏伏，陽光下更是璀璨耀眼的可人。農田裡勞作的老農，戴着破爛穿頂的草帽，穿着一條黑不溜糗的褲叉，光着上身，露出黝黑粗造的皮膚，腰已經佝僂到了禾下，背上瘦得只看到兩排肋骨，他們拚命正收割着稻穀。他們有人偶爾直起身子從金色稻浪花里冒出個頭，舒展一下已經僵硬疲勞到了極致的腰身。　　一個老農偶然一抬起頭，即看到遠處通往劉家廟的官道上，有幾騎放馬狂奔，跑過的身後揚起老高的黃沙。幾騎全是的青色新式洋軍裝扮，是革命軍沒有錯了，這幾天革命軍在漢口進進出出的他也習慣了。只是今天這幾騎革命軍有點怪，老農眼尖，他明明看到有一騎是個女娃，旋即又恍然大悟，肯定是風流李大帥上戰場去。革命軍才進漢口幾天，老農都已經聽說許多關於革命軍和李大帥的奇聞異事。他聽說過李大帥和湯家小姐的桃色緋聞，張家茶館小二說得有聲有色；聽說革命軍連打了好幾場大勝仗，今早上滿大街的人都在吆喝；聽說還免了好多人的稅絹，漢口城外的路口原知府老爺設的稅關卡全部拆除了，只是不知道他們種田的人還要不要交糧……　　“老楊，要快點了，不然太陽落山前收不完了。”老張看到發獃的老楊，忍不住提醒一句。　　老楊瞬間醒悟，看一眼老張，已經收到前面了，日頭已經升到頭頂，一天已經過了一半，這片稻田也才勉強收掉一半，趕緊低頭彎腰勞作去，剛剛升起的念頭就他被完全拋諸腦後。　　李想躍馬揚鞭的沖在最前頭，眼前是無際的田野，陽光下璀璨的金色稻浪，即使迎面打在臉上的強風都混合了濃濃的穀子稻香。李想策馬狂奔，加倍的享受這分喜悅的心情。湯約宛身資輕盈的策馬緊跟在李想馬後，李想回頭看她如閑庭信步的輕鬆，馬術純熟，似乎隨時都可以超越自己。李想估算着自己的業餘馬術，即使騎上汗血寶馬，也甩不開她的追逐，以前還真是小看了姑娘家的。　　李想在奔馳的馬上逆風揚聲向湯約宛，大言不慚的說道：“你騎馬的功夫也就是比我慢半個馬頭而已，但是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啦。如果你想更進一步，達到我這樣高超的水準，沒有名師的指點是不成的。你要肯拜我為師，我就把我的騎馬絕學交給你。”　　李想說完心懷鬼胎的看着湯約宛，湯約宛只是把輕薄嘴唇輕揚，一笑如春回大地，掃盡秋天的寂寥。就在李想恍惚的瞬間，湯約宛的坐騎突然串了上來，與李想並駕齊驅。李想猛踩馬刺，就是甩不開湯約宛，湯約宛滿臉不屑的看着只知道猛踩馬刺的湯約宛。　　大爺跑不過您，就不跑了還不成。李想在急馳當中突然勒馬，坐下俊馬雙蹄高高揚起，還真把李想搞得措手不及。李想完全是憑用十幾年練就的功夫，雙腿用力盤緊馬腹，總算沒有從馬上掉下來出大丑。李想身後跟着的幾個警衛員馬上功夫也不錯，看到李想突然勒馬，也緊接着紛紛勒馬人立而起，與前面的李想只有分毫只差就撞在一起，真是險之又險。李想回頭一看，他們馬上身資矯健，都像是有功夫底子的人。　　湯約宛也勒馬人立而起，她可沒有李想一身功夫和蠻力，卻還是穩穩噹噹的坐在馬背，愣是憑着精湛的馬術停下馬來。她在馬上身姿輕盈如羽，且動作看來賞心悅目，這馬上功夫，比起全靠一身蠻力，狼狽的粘在馬背上的李想，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李想現在心裏也後悔，剛才馬上大言不慚過了頭，真是沒面子。　　李想在馬上扭動一下身子，停下馬之後，剛才策馬狂奔，一陣瘋狂顛簸之後的后遺症便全部冒了出來。大腿的內側隱隱作痛，屁股都快成四瓣了，好像連蛋蛋都受到了磨損。李想以前也騎過馬，可是如此的放馬狂奔還是第一次。出城之後，李想心情激昂，便想過一把武俠片里大俠的癮，他對大俠們策馬狂奔，衣袂飄飄的那份瀟洒，實在是傾慕已久。出城之後，即放馬狂奔，早知如此蛋疼，就不該騎了。　　李想跳下馬來，盡量的穩住身子，特意顯出動作乾淨利落，只是不想讓人看出他有何不適。看到李想下馬，其餘人也紛紛下馬。　　“怎麼突然停下，是那裡有什麼不舒服嗎？”湯約宛上前關切的問道，如夢的眼神落在李想身上找來找去。　　李想真有點受不了，錯開她如夢的眼神，約莫已經被她看穿，女人的心向來細如髮絲。這也太丟人了，李想看着路邊還沒有收割的稻穀，得給自己找個牽強的理由。　　李想指着前面遙遙在望的劉家廟車站，說道：“劉家廟車站就在前面，我們走路過去即可，何況我還想順便在路上看一下今年田裡的收成如何。”　　李想說完，還裝模作樣的走到路邊田艮上，牽過一絲稻穗仔細觀察。湯約宛輕輕一笑，你就裝吧，連馬都不會騎，吃苦的日子還在後頭呢。　　李想本是裝模作樣的看看，只是當看清手中的稻穗之後，卻突然呆住了。手裡的稻穗才小指長，飽滿的顆粒最多的也只有二十幾顆，與雜交水稻比起來也差距太遙遠了，李想看到之後都難以接受。　　湯約宛看李想怎麼真發起呆了，也跑去田艮，湊近了看李想拿在手裡的稻穗，“看出什麼問題了？”　　兩人靠得如此之近，湯約宛如蘭的氣息都噴到李想的臉上，李想縮縮脖子，從遙遠的思緒當中回到眼前。“水稻品種需要改良。”　　湯約宛瞪大了美麗的眼睛看着李想，你還真能裝，什麼時候又成了農事專家了？天天只知道舞刀弄槍，生僻一點的漢子都不認識，遇到不認識的字就瞎猜；寫得公文儘是錯別字，湯約宛看到李想寫的簡體字，便固執的認為是李想寫的錯別字，遇到不會寫的字就瞎寫；馬術稀爛，還要策馬狂奔，玩起霸王硬上弓；不懂農事，又在這裏瞎掰。李想的缺點是一大堆，不過優點也有，功夫不錯，打仗也很厲害，對老百姓更是好的沒話說。　　“農事檢查完了，我們也該走了吧？”湯約宛問道。　　“走吧。”李想點點頭，拉着湯約宛條上官道。　　“我們做個交易，你要是肯教我武術，我就教騎馬。”湯約宛悄悄在李想耳邊說道，自從那晚在湯府，莫名其妙的被李想拿住之後，湯約宛就一直在琢磨這事。只是一直沒有機會開口，好不容易逮到這個機會，就不能放過了。李想要是不答應，就威脅他。　　李想立刻警覺的看向幾個警衛員，希望湯約宛剛才的話沒有被他們聽到，要是被他們湯約宛教他騎馬，他這個大帥的面子就是丟到家了。幾個警衛員到是並沒有注意這邊的情況，李想壓低了聲音，道：“我答應你，姑奶奶，你可別到處亂說。師門傳承，可都是有規有矩。”　　“我知道你擔心什麼，我會替你保守秘密的，你只要說話算話。”李想就這樣簡單的答應，湯約宛本來還以為拜師學藝，會像傳奇小說裏面，師父都會百般刁難。她還準備了一大堆威脅李想，討好李想的招式，現在都沒有用處了。弄得湯約宛都開始懷疑，李想會不會在教他的時候故意放水。　　李想非常好奇問道：“你在那裡學會騎馬的？”　　“我爹經常去華商跑馬場騎馬，也經常帶我去玩，我爹可不是把女兒養在深閨的腐儒，還經常教我如何自立。”湯約宛談起這事，就有忍不住的得意。　　武昌，江漢書院，乃唯楚有才之寶地。光緒三十二年，改學制，建學堂，張之洞將師範學堂甲，丙兩堂設於此，江漢書院遂廢止，但是武漢人民依舊習慣稱之為江漢書院。　　此刻湯約宛的老爹正在江漢書院文昌閣，與一幫老友把酒言歡。席間人不多，就是湯化龍，黃中塏，胡瑞霖和聽聞武昌起義成功，剛剛趕忙乘船自上海抵達武昌的居正與譚人鳳。　　幾人都是日本留學老相識兼老鄉，席間言談甚歡。　　一輪酒下肚，胡瑞霖向居正先發起了牢騷，“武昌秩序棼亂，行同草寇，萬非吾輩所能合作。”　　黃中塏一聽，好戲上場，假意道：“正賴我輩文人為之治理。”　　居正聽他們大發牢騷，遂扭頭看向湯化龍，湯化龍一聲不哼，只是給居正添酒。　　居正沉吟道：“武昌有黎公坐鎮，他是軍中宿將，為何還會如此局面？”　　黃中愷一聲冷笑：“黎公之為都督，傀儡耳。一切大權，操之黨人手中。”　　居正也是黨人，黃中塏這樣一說，就有點坐不住了。湯化龍趕緊出來解圍道：“武昌城內黨人皆是青年軍人，軍事尚可，政事卻是不通。”　　居正點點頭，武昌起義事起突然，同盟會沒有一個大人物在場，這樣的情況是在所難免。“那依你之見？”　　湯化龍拿出早就準備好的《軍政府暫行條例》，遞給居正。居正放下手中酒杯，接過《軍政府暫行條例》仔細閱讀。　　條例規定，軍政府設軍令、軍務、參謀、政事四部，各部均受命於都督。條例對軍事方面的三部作了細緻的規定。而政事部，則只籠統地說設內務、外務、財政、交通、司法、文書、編製七局，聲明其細則另訂。顯然，這是一個軍民分治，大權統於都督一人的方案。　　居正看完之後，掩卷連連點頭，“這也還符合我同盟會的章程，只要安此條例行事，武昌又如何會亂。”　　集權於都督本是同盟會創立時所規定，同盟會為供各地起義之應用所編定的革命方略中，就有軍都督有全權掌握軍務，便宜行事的規定，各地在擬訂都督府條例時自然要以它為準繩。所以居正看完之後，並沒有覺得有何不妥。他又不是穿越客李想，怎麼會知道，這個《軍政府暫行條例》直接開闢了今後中國軍人專政的歷史先河。《軍政府暫行條例》冠以“中華民國軍政府”，即把湖北軍政府升格成中央政府，暴露出湯化龍等人的勃勃野心，卻也是居正對湯化龍等所擬的《軍政府暫行條例》最滿意的地方。《軍政府暫行條例》除軍事歸大都督一人獨攬外，政事完全獨立，這是湯化龍埋下的伏筆。如此軍民分治，蘭州燒餅一人一半，湯議長可謂機關算盡。　　“城內黨人皆不同意，我們也無可奈何。”湯化龍一臉無奈的說道。　　居正哈哈一笑，“這到不難，我只須說是先生在海外，一直致力革命研究，萬事皆有預謀，早就寫好的條例。今聞武昌同志起義，派我持此條例相送，希望大家遵守。保證他們一聽，心服口服，再無一人表示反對。”　　湯化龍幾人相視一笑，這件事情就是搞定了。　　湯化龍心情暢快之餘，舉杯相邀。“來，來，來，閑話少說，喝酒。”　　酒到酣處，聊起坊間傳聞，居正笑對湯化龍道：“我剛進武昌，就聽到許多李想李大帥的傳聞，湯家有女，能嫁給這樣的少年英雄，真是一段佳話。”　　黃中塏也湊趣道：“李想渡江之後，連戰連捷，在民間之聲望，大有超越黎公之勢。濟武真是有福，挑中這麼優秀的女婿。”　　“坊間傳聞，你們也不要當真。”湯化龍此刻聽到李想的名字，是分外的刺耳，在幾個老友又不好發作，來個死不認帳。“但是李想其人能征善戰，卻也膽大妄為，覺生要好生留意了。”　　李想不服湖北軍政府的號令到也屬實，在坐個人到也了解，但是他畢竟是去了漢口，替他們在前面頂着北洋軍，他們也不好意思在李想背後說他壞話，找他麻煩。有李想替他們頂着北洋軍，他們安心得多，但是剛剛李想未來的老丈人湯化龍說得就有點嚴重了。　　居正也是不解的問道：“如何膽大妄為法？”　　“今早的人民日報過江的不多，你們可能還沒有看到吧？不過我先得到一份。”湯化龍看他們一個個的非常好奇，他才從袖子里抽出一份報紙。　　幾人爭相傳閱，個個都為的李想大膽冒冷汗。　　居正面沉如水，一掌拍在桌上，杯碟的跳了起來。“他雖掛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牌子，卻完全是在曲解，更是有違我們同盟會的一慣對外主張和平的大方針。是因為打了幾次小小的勝仗，就狂妄過頭了嗎？他這是在漢口挑起對外戰爭，北洋軍南下，還不夠他頭痛的？非要搞得人人頭痛，滿城風雨的，他才甘心？”　　黃中塏也發覺事態的嚴重，手中酒杯猛的砸在桌上，酒水濺得他滿襟都是。“李想簡直就是狂妄到了沒邊，這個時候去挑釁洋人，漢口碼頭停靠的十六艘外國軍艦，他當洋人軍艦是吃素的。覺生，這件事情，你們同盟會一定要管，要盡量平息漢口租界洋人的怒氣。”　　居正氣得不知所措的亂說道：“我能怎麼管？他又不是我們同盟會的人。當初宋教仁便是看出他心術不正，拒絕他入同盟會的，想不到今天果真桶摟子了。就以李想如此桀驁不馴的性子，估計我的話還不如濟武的話管用。我跟他一點關係交情也無，濟武是他未來的老丈人，他總要給你三分薄面吧。”　　湯化龍有點苦笑不得，居正說得是什麼話呀，以李想如今表現的桀驁不馴，一個女人怎麼可能讓他服軟。“只有漢口政權，李想才會真真的聽話。”　　在坐之人，無不佩服的看着湯化龍，不愧坐了這些年咨議局議長，精於政治，一語道破天機。

# 第五十四章 幾番風雨（五）

　　李想的馬靴踩在碎石路上花啦花啦響，這裏已經是劉家廟車站了，腳下的碎石一看便知是剛剛鋪下去的。李想不敢相信，這裏已經不是當初一片廢墟的劉家廟車站了。他們一行人磨磨蹭蹭走到劉家廟車站時，已經過了中午，民工們都已經吃完中飯開始幹活。李想初來目睹這幾千人在太陽下，如螞蟻一般密密麻麻的分佈在廣闊的工地上，這樣大規模勞動場面集中在眼前，才知是震撼。　　李想突然想起遙遠的快要忘卻的記憶，小時候村裡修馬路，沒有任何現代机械的幫助，幾千农民舞着鋤頭硬是把馬路修起來了。眼前的畫面和小時候的記憶重疊，李想深切感受到中國勞動人民的偉大，無論面臨如何困難的事情，他們都能用勤勞的雙手去解決。他們這分能吃苦的勤勞，是他們在這個吃人的社會掙扎求存的根本；這也是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屢受外族侵略，卻總能夠保住文明的火種傳承至今，未曾斷絕的根本。世界文明古國，也只有中華文明傳承五千年之久，至今尚在。　　李想狠狠的想，即使現在中國微弱到如此境地，也不是帝國主義們可以輕辱的對象，只要有一个中國人站起來震臂而呼，喚醒還在沉睡當中的中國人民，定當報此國讎。　　李想不知不覺又在YY發獃，鐵龔奇走過來向他問好，他還未有察覺。鐵龔奇在邊上問了一聲好，看李想沒答，神思不屬的是在想什麼問題，又不敢打斷了李想的思路，就不作聲的侍立在李想身邊等着。　　湯約宛在邊上看得無語，這两天已經看到李想莫名其妙的發獃好多回了，還總是這樣不分場合，工地上熱鬧震天，他也能神遊天外。湯約宛實在看不過眼，鐵龔奇站在邊上，汗水一直流個不停，看來找李想是有急事。湯約宛就在李想身後推了一把，把他叫醒。　　李想從YY中回過頭，一臉問號的看向湯約宛，湯約宛向他使個不要看我的眼色。李想再扭頭一看，鐵龔奇也不知何時也站到了身邊，“你什麼時候來的？有什麼事情？”　　鐵龔奇掏出白手帕擦擦額頭上的汗水，“大帥，我剛到。事情有點麻煩，我實在沒辦法，才來找你商量。”　　“說吧。”李想邊說邊走，他要先好好看一下這邊的工程。劉家廟車站的廢墟已經基本清理乾淨，廣闊的空地上堆了好幾處如山的工程物資，李想帶着人就轉到了堆積如山的物資前。　　鐵龔奇緊跟在李想後面，考慮了一下措辭，說道：“現在英國領事館已經知道，新華洋行不是那個英國藉荷蘭人傑克開的，英租界警察局要求我們儘快般離租界。還有萬國商會和英商公會，聯合撤銷了新華洋行的會員資格。這航運外貿，我們新華洋行無論如何也做不下去了。”　　洋人的動作夠快的，李想心想着靠着右手邊的貨箱，說：“何止上航運外貿做不成，估計新華洋行現有資產都會被他們吞掉。”　　“大帥，這你可以方心，我有一百種方法可以掏空新華洋行，給洋人留一個空殼子。但是外貿權沒有了，新華洋行以後做什麼生意？”鐵龔奇也不是吹牛，干他這一行的，就是有這個本事。他現在最擔心的就是外貿權，漢口的外貿權，一直是掌握在洋人手裡，所有李想的新華洋行才會找個洋人挂名。鐵龔奇急得滿天大汗，新華洋行他也有股份，他自然也為新華洋行的前途擔心。　　李想和洋人撕破了臉，這樣的結果早有預料，“不要擔心，既然新華洋行在租界待不下去，就直接從香港撤資，來漢口革命軍政府註冊，光明正大的以我之名，成了新華集團公司。這樣一來，即可以穩定漢口經濟，促進漢口的經濟繁榮；還要讓漢口市民知道，我把全部的身家都放在了漢口，有着與漢口共存亡之決心。”　　“大帥此舉，確實對漢口各界有極大的鼓勵意義，使漢口各界更能夠萬眾一心，共抗北洋。但是大帥是準備放棄新華洋行這些年的努力經營，已經非常成熟的海外貿易網絡，然後在國內大力發展實業？”鐵龔奇念念不忘的還是新華洋行的外貿，這個時代的外貿就是暴利，誰不垂涎三尺。新華洋行就是這幾年生意越做越大，才會招有心人的惦記，找來這些風風雨雨。像新華洋行這樣掛着洋人牌子，實際由華人掌握的外貿公司，在租界里有不少，只是都是一些小公司而已，洋大人們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總是想方設法大搞投機倒把的李想，當然不會眼看着大塊的肥肉被洋人搶走。李想眯着眼睛看了一眼頭頂上的陽光，馬上又躲開了，秋天的陽光也一樣刺眼。考慮再三，才向鐵龔奇道出他最近為此找出的處理辦法。“外貿還是要做。新華洋行的招牌不能用了，再去找幾個洋乞丐在租界重新掛個新招牌不就得了。但是不能再像新華洋行這樣搞法，生意做得太大，就會找來有心的注意。要把現新華洋行的業務全部拆分，各新成了的公司都只負責其中某一塊業務。這樣把新華洋行化整為零，外貿還是一樣的做。”　　鐵龔奇眼前一亮，看似走進了死衚衕，走近一看，拐角還有出路。鐵龔奇連連點頭，道：“大帥着法子，我看可行。而且還非常符合大帥管理公司，進行權力制約的一貫風格。這些被我們暗中操控的子公司互相依賴，各受制約，只要脫離了我們的控制，也將無法存活。被我們完全掌握的子公司，集合起來也就是一個新華洋行。”　　鐵龔奇這樣的老江湖都說可行，李想心裏面又多了幾分踏實，最後向鐵龔奇交待道：“新華財團的事情由你全權負責，讓馮小戥的政事委員會全力配合，等我再回漢口之後，要看到結果。軍事委員會的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你可以放手，你和馮小戥商量一下，挑選穩妥的人負責即可。”　　這邊事了，鐵龔奇蠕動着肥胖的身軀，在幾個人扶持下爬上鐵軌貨車，此刻空着的鐵軌貨車是去劉家廟碼頭運物料的。劉家廟車站堆積如山的工程物資，都是新華洋行通過水運，運到劉家廟碼頭，然後再通過鐵軌貨車運到劉家廟車站。鐵龔奇是坐船直接來到劉家廟，難怪會這麼快趕上李想，現在又去碼頭坐船回去。　　李想心想這比坐馬舒服得多，鐵龔奇挺會享受得嘛，不過要求鐵龔奇的巨大身軀去騎馬，也實在是難為他了。應該到了引進內燃機的時候了，即可以製造汽車這樣的代步工具，也不用騎馬，顛簸屁股；還可以製造拖拉機這樣的代替畜力耕作的机械化設備，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解放更多的勞動力從事工業；更能夠製造坦克這樣的戰爭利器，在這個時代的殺場上，簡直就是縱橫無敵。　　李想忍不住嘆息一聲，這一切美好的想法，都有一個前提，就是要頂住北洋軍的攻勢，至少也要守住漢口。而眼前當務之急，便是收拾停留在孝感的河南張錫元混成協。　　張錫元本是準備跑路的，被張彪拿話一激，又留了下來。但是也不敢去黃陂了，直接調兵入城，守衛孝感。張錫元人已經跑到孝感的電迅局，他聽着電報房裡滴滴答答電報聲，心裏更是焦急，更是坐立不安。電報一封封不斷的拍出去，就是催促着欽差大臣蔭昌，快快派北洋軍南下支援。以革命軍拿下三道橋的雷霆手段，接下來就是黃陂，再接下來毫無疑問就是孝感。　　從三道橋敗下的殘部已經陸續的跑來孝感，革命軍後來沒有再行殺戮，把俘虜的清兵全部放了，往孝感這邊驅趕。這些敗下陣來的清兵四處宣揚革命軍的強大，把昨夜的慘烈的戰鬥原原本本說出，孝感的清兵都頭皮發麻，與革命軍打仗，不就是去找死。李西屏這廝，還學會了李想的奸詐，一個晚上的功夫，就在這些俘虜里發展了一批線人。這些線人，也不需要如何的忠誠和可靠，只要給孝感清軍軍心造成混亂即可。現在看效果，已經完全達到了李西屏的目的。　　三道橋退下的潰兵，對孝感城裡清軍軍心的動搖，張錫元自然很快就發現了。張錫元馬上命令部隊驅散這些三道橋敗兵，封鎖孝感城門，不許任何人進出。張錫元的這些命令，更使他的河南混成協慌慌不安。　　那些三道橋的敗兵，來到孝感之後又不得城門而入，便依附再孝感城牆根上。這些敗兵，剛從鬼門關逃出升天，只剩半條命的跑到孝感，又餓又累，還不準入城。有些人實在沒有了力氣，便要死不死的躺再城牆根上晒晒太陽緩口氣，有些還有點氣力的就在城牆根上叫罵起來，他張錫元十八代祖宗被罵得從棺材里翻個身。　　張錫元躲在電報放了聽滴答滴，城外的罵聲，他就當什麼也不知道。不過張錫元心裏也罵開了，蔭昌，你個二百五。張錫元也不閑着，催着電報，把蔭昌的十八代祖宗草了遍。　　此刻蔭昌正騎馬在河南彰德府北關外，蔭昌頭戴斗笠，披着蓑衣，面對細雨綿綿的倒霉天氣，他倒是越發的來了性子，在馬上哼着遊園驚夢。但眼前細雨如絲纏綿，垣水一灣靜靜流過，濱水有一村莊如在畫中，已經到了大名鼎鼎的垣上村。袁世凱奉命“回籍養痾”，就選在了這個好地方。蔭昌都忍不住感嘆一句，“好一處世外桃源。”　　蔭昌與隨從入村，村子一大半被圍上了高牆，牆外修有好幾個炮樓，牆內還有好幾處機槍暗堡。看得馬上的蔭昌觸目驚心，這袁世凱的養壽園比他在歐洲見過的某些國王城堡還要嚴實。村子外圍還有兩隊騎兵巡邏，着派頭，和歐洲某些國王有得一比。搞這麼多的花樣，他袁世凱到底在防誰呢？　　蔭昌被大公子袁克定引入養壽園，園內一片別墅，亭台樓廊，相映着這碧波綠樹，顯得分外清雅。蔭昌入園之後，即看到綿綿細雨中，袁世凱頭戴斗笠，披着蓑衣，在池邊靜坐垂釣，一派世外之人與世無爭的做為，袁世凱清靜無為的情趣，如水墨山水意境深遠。　　袁克定將欲叫喚父親，蔭昌立刻揮手制止，他可不想打擾袁宮保難得的興緻。蔭昌和袁克定就這樣靜靜的站在袁世凱身後，看着他雨中垂釣。蔭昌兩腿都站麻了，袁世凱愣是沒有釣上一尾魚，蔭昌心裏是無比的後悔，先前讓袁克定把他老爹叫過來就得了，也不用陪着袁世凱裝名士，活受罪了。直到蔭昌快要失去耐心之時，袁世凱總算收起釣桿。蔭昌以為魚兒上釣，一看袁世凱的釣鈎沒魚，也沒餌。蔭昌心裏嘆息一聲，袁世凱的名士果真是裝得有譜。　　袁世凱回頭一看，蔭昌和袁克定還站在這裏，先是裝作大吃一驚，然後又大罵袁克定待客不周，再親熱的拉着蔭昌的手走去花廳。　　兩人一番寒暄客套之後，蔭昌便直奔主題。畢竟蔭昌與袁世凱也老相識，還是袁世凱天津練新軍的時候的老交情了，袁世凱差點被攝政王載灃砍頭的時候，蔭昌幫着他說過不少好話。　　蔭昌也不住遮掩，直接道：“我欽差大臣，根本就聽我的差遣。我這新編的第一軍，走到信陽就實在是走不下去了，全在信陽火車站堵着，亂成一鍋粥。”　　袁世凱右手輕念項下的短須，又搖頭笑了笑說：“華甫和芝泉也應該知道你我的關係非比尋常，而且他們還都是由你一手推薦給我，他們不會連你伯樂的面子也不肯給吧？這我還真要好好的派人去質問一下。雖說這軍隊中的人事變遷，這麼多年了，老夫的話也不管用了，但他們畢竟是我門下走出來的人。”　　蔭昌趕忙笑說：“宮保言重了，華甫和芝泉雖說有些鬧情緒，但是還是願意聽從朝庭調派。倒是吳祿貞和張紹曾，內閣命第六鎮和第二十鎮各調出一協去我的第一軍，他們個營的兵也不給，這宗社黨的圖謀就很明顯了。”　　“宗社黨！吳祿貞？”袁世凱眼中射出凶光，但只是一閃即逝。吳祿貞的名字袁世凱早已聽說，不過在這時候，聽起來就更加刺耳了。他不覺的念了一遍這個名字，吳祿貞？那裡是什麼宗社黨！袁世凱在垣上村暗中接待過不少的同盟會員，這個名字好像就是從那個時候聽說過的，不過他現在還也不打算把這事情說出來。　　蔭昌淺嘗一口茶之後，又道，“湖北那邊是急報連連，匪黨李想氣焰囂張的不得了，這两天連下好幾城，直逼孝感。現在孝感的張錫元給我發的求援電報就沒有斷過，我也是被逼無奈，才來向宮保討一應對之策。”　　袁世凱大笑一聲，起身去書架上拿來一份報紙，遞給蔭昌，不在意的說道：“李想先前名不見經傳，也就是長毛拳民之流，添亂還成，打仗也就是一時之勇，不足為懼。你真要擔心的人是黎元洪，他是軍中宿將，不好對付。”　　蔭昌暗嘆一聲，自己根本就不是帶兵的一塊料，當年在山東平定拳亂，就搞得焦頭爛額。李想本事不用大，只要有當年拳民的本事，就夠他蔭昌喝一壺的了。不過在蔭昌看來，李想的本事，可不止拳民這一點，這回宮保可能真是看走眼了。蔭昌受的是正統的西式教育，知道什麼叫做民族運動，在歐洲那些年，看過不少活例。李想的所做所為，在他眼裡看來，就是一場民族運動。　　這些事情跟袁世凱也是一時半會的說不清楚，他蔭昌也就懶得說了，反正看這天下，旗人是坐不住了。

# 第五十五章 幾番風雨（六）

　　劉家廟車站工地以北，兵馬林立，安排着森嚴的守衛，李西屏就在這裏開闢一片臨時營地。這樣的布置，也有幾分軍事重地，閑人避開的味道。自從出來昨晚的事情之後，李西屏明顯警覺小心了不少，李想入營都要經過重重盤查。　　營外用鐵絲網和鹿柴圍了起來，營內帳篷整齊排列，橫看豎看都是一條線。李想入營之後知道知道李西屏正在醫務隊區域安撫傷兵，他便決定也去醫務隊看看。　　李想成立兩個混成旅，卻也只搭配有兩個醫務隊。兩個旅的實際兵力都已經接近滿編師，在這個戰爭時期，配上一個醫務團都不夠用，但是李想實在找不到這麼多的醫務人員，只能勉強從仁濟醫院，和中西醫院聘請到兩個有經驗的外科大夫帶隊，再請來一些赤腳醫生勉強組成兩個醫療隊。那些大醫院的外科大夫們根本不缺錢，李想的高薪根本打動不了他們，他們根本就不會為幾個臭錢而上戰場，即使是在戰場後方也不成。而李想能夠聘請到的這兩位外科醫生，完全是因為他們也是孫中山先生醫國之心理論的崇拜者，沖得就是李想逢人就吹噓鄙人乃孫中山先生的學生，和隨時隨地掛在嘴邊的三民主義這塊金字招牌。　　李想走進醫務隊的營地，有不少的輕傷員在陽光底下曬太陽，看他們渾身懶洋洋的，當兵的人，也只有在受傷之後，才有機會享受這分懶散。不少的醫護人員在傷員之間來來去去，給行動不便的傷員端茶，端水，端葯。可惜的是這些醫護人員不是漂亮的護士MM，全是五大三粗的兵哥，在身上掛了一件白圍裙，臨時充當的醫護人員。　　醫務隊營地中間豎著個巨大的帳篷，李西屏掀開門帘从里面走出了來，就看到李想正在傷兵當中晃悠，身後還跟着他的新警衛隊長湯家小姐。李想一身普通的軍裝，又沒有掛軍銜，這些懶散的在曬太陽的傷兵也都沒有在意李想。　　李西屏走過去，敬上軍禮，才道：“大帥，你要求抽調一團人馬，我已經集結完畢，正在營外候命。請隨我來吧，大帥。”　　李西屏轉身欲在前領路，李想趕緊說道：“等一下，來都來了，我就看一下。”　　李西屏聞言又轉頭看向李想，李想竟然微微皺着眉頭，從來都是嬉笑着臉，天塌下來當被子蓋的李想，竟然有了沉痛的表情。都是因為昨夜一戰，給革命軍戰士造成慘烈傷亡，李西屏一想到大帳里那些重傷患者，不免心中又是一痛，低聲道：“大帥，昨夜都是我指揮不利，才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劉經一個團的士兵，就折損了一半，把血都潑在了三道橋，硬是守住了。三道橋同志們的犧牲都是因為我的誤判，大帥的任何處罰我都認，即使把我降為列兵，我也沒意見。”　　李西屏心裏有無限的自責，低着頭，語調也有着微微的顫抖，說到後來，不能自己的提高的音調。李西屏的那句大帥，周圍的正在曬太陽的傷兵也都聽到了。這些傷兵仔細一看，立刻就有人認出來了，原來真是大帥，這還得了？紛紛掙扎着起來要給大帥行禮，李想想到警覺的發現周圍的動靜，趕緊轉身揮着雙手，喊道：“免了，免了。有傷在身，不許亂動！”　　李想直接以命令的口吻說道，這些傷兵才聽止掙扎，不過一雙雙眼睛全都落在他身上，使得李想覺得這個時候不交待兩句，反而會使這些傷兵心裏不免有些失落。李想便道：“我一走進這裏，就能夠感覺得到昨夜三道橋戰鬥的激烈，和戰士們為了革命的勝利，不怕受傷，不怕犧牲的決心。我李想今天在此，用我的生命和我的信仰向大家承若，為革命犧牲和至殘的同志，家有老小無人撫養的，我李想會負責到底。你們就在這裏安心的養傷，什麼都不願擔心。”　　受傷的傷兵也不知道是該高興還是落淚，這畢竟是個沉痛的話題，但是的李想的承若，無疑使他們從心裏生出感動。李想絕對是個好大帥，一個一心為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帥。太陽底下的這些傷兵，沉默的想着自己的心事。　　李想拉着有些垂頭喪氣的李西屏，邊走邊說，“你要振作起來。昨夜的事情責任並不全在你，革命軍初立，這樣的事情在所難免，但是你一定要記住這次的教訓，不能再范。我們的敵人非常強大，革命軍卻像是新生的嬰兒，我們只有快速的成長，具有獨當一面的能力，才能對抗比我們強大的敵人。像你剛才說的喪氣話，以後再也不要讓我聽到。”　　“是！”李西屏實在找不到什麼話，來感激李想的理解。　　李想點頭笑道：“好，那漢口我就交給你了。回去之後就把你剩下的兩個團兵力補充完整，另外招兵組建三個團，每個團兩千四百人，一個人都不能少，還要保證兵員的素質。等我再回漢口時，這事情我就要看到結果。”　　“漢口剛剛招募三個團的兵員，現在再招募三個團，有點困難，到時候工廠都沒有人去幹活了。”先前招募的時候，漢口城根子正一點的無業遊民，都被抽了乾淨，甚至不少民辦工廠的工人，抵不住高薪的誘惑，來投軍的不少。李西屏擔心的是，再抽兵員，漢口城市無法正常的運轉了。　　“秋收已經接近尾聲，就在陽夏附近農村招募即可。這事情你找馮小戥幫你去農村宣傳一下，動員一下，還不是輕鬆搞定。”在中國什麼最多？人最多。在中國只有沒事乾的人，沒有沒人乾的事。李想只要有錢，何止三個團，三十個團都能馬上招齊。　　李西屏還帶着一點書生氣，對這些東西不怎麼懂，只是不斷點頭，“是，保證讓你滿意。”　　李想無比輕鬆的擺擺手，“這也不少什麼大事。你的主要任務是監視租界內的動靜，對洋人的態度一定要強硬，在不許你主動挑起戰爭的情況下，我允許你保留自衛反擊的權力。龜山炮台再給我增設二十門大炮，動靜搞大一點，讓那些洋大人都知道。漢口碼頭的那些外國軍艦要是敢起火苗，直接給我轟沉了它們。”　　李想說得無比輕鬆，李西屏聽得滿頭大汗，卻也是極漲中國人志氣的做法，相信戰士們都非常樂意執行這條命令。李西屏靈光一閃，腦子立刻就想到，革命軍真要是和洋人起了衝突，等李想回到漢口，他完全可以推脫這不關他的事，不關革命軍政府的事，完全是革命軍士兵自發的行為，李想是死都不會承認負責。這實在太像李想一貫的奸滑作風，越想越覺得這個可能性是真，要不他為何急急忙忙離開漢口，收拾孝感的張錫元，曾高一個人去完全夠了。　　正在李西屏胡思亂想的時候，李想走到營地中央的巨大帳篷前，問道：“這裏面干什麼的？”　　李西屏立刻回過神，道：“是重傷病房，裏面還有一間手術室。”　　李想掀簾鑽了進去，李西屏和湯約宛跟着鑽入帳篷。李想入眼的是一排排病床，病床上躺滿了傷兵，每一個傷兵幾乎都渾身纏滿了繃帶，像個木乃伊。李想一眼掃過去，幾乎一大半都缺手缺腳，此刻正沉沉都睡着了，帳篷裏面安安靜靜。李想眉頭緊緊的皺在一起，戰爭便上如此的殘酷，今後這樣都惡戰還會更多，還會有更多都人死去，更多的人傷殘。湯約宛緊緊的抓着李想的手，李想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湯約宛手心傳來的微微顫抖。　　在重傷病房忙碌的護理人員，是在教會學堂學習過專業護理的女學生。這些重傷患者，那些五大三粗的業餘大兵可是照顧不了，這些女學生護士也是非常難得的招集到幾個而已。能上教會學堂的女子，可都是出生大戶人家，能夠來到這裏，也都是衝著革命這塊金字招牌。　　在巨大的重病帳篷最裏面，還有一個小小的隔離區域，裏面燈光明亮，人影憧憧，應該就是手術室了。李想只見手術室的白色門帘一動，一個戴着口罩的年輕護士掀開門帘走了出來，手上端着一個金屬盆，盛着一節血肉模糊的東西。湯約宛看到之後臉色瞬間慘白，捂着嘴轉身衝出帳篷。李想定睛一看，護士端着的是一條截下的斷臂。李想的胃跟着就是一陣翻騰，這樣血腥的場面在戰場上看到，和在醫院看到完全不是一種感覺。李想心裏一陣陣的難受，沉默着與李西屏走出帳篷。　　李想出了兵營，與林鐵長會合。部隊已經陸續出發，沿着鐵路線的行軍部隊一眼望不到頭。李想聽林鐵長報道說，先頭部隊已經過了三道橋。　　李西屏湊出一個團，由劉經帶隊。這小子有宋缺護着，沒有受什麼傷。在三道橋打得最累的就是他，李西屏的意思本是要留下休息，可這小子死都不肯，叫囂着要去替戰士們報仇，張政也就不好意思再和他爭這個任務。　　劉經見到李想就圍了上來，敬上軍禮，方說道：“大帥，聽說你師出武林怪傑，一身功夫在兩湖也是有排行的。我今天要向你舉薦一位武林高手，大帥不妨親自驗證一下，也讓我們開開眼界。”　　劉經這人，向來務實，他說是武林高手，那肯定是有兩下子。李想一眼就落在劉經的身後之人，中等的個子，也沒有如何的粗壯，相貌樸素的不得了，典型的路人甲。但是從他雙目開合之間，不經意中有精光泄露，李想暗子咋舌，乖乖，不得了，還是個如此年輕的內家高手。　　高手難逢，李想一下子手癢起來。沒有任何的起勢與架勢還有招呼，李想似乎一步就跨過一丈的距離，突然出現在宋缺的面前。拳腳幻出一片虛影，宋缺也使出渾身功夫相迎，拳腳虛影只是晃得旁觀者目眩。兩人拳腳都使出了自身極限的速度，互相試探着對方虛實，卻沒有任何的焦急。在這留走萬變的虛影面前，沒有一個旁觀者能夠看清他們的招式變化。　　湯約宛小嘴都驚訝成了O型，那天晚上被李想繳械，一點都不怨，那些傳奇小說里的武林高手，原來都是真的。幾分鐘之後，變化驟起，即使他們這些外行也感覺出來了。李想與宋缺之間爆出一連串拳腳碰撞的聲音，然後猛然分開。　　李想退後兩步，不停的甩着雙手，嘴上喊着，“好疼，好疼。”沒有一丁點武林高手的氣度，看得湯約宛就好笑，還又有些擔心的跑上前去查看李想的雙手。李想的雙手除了有點紅之外，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反倒看宋缺，真是一排武林高手風範，一雙蒲扇大手也是通紅，但是哼都不哼一聲。　　李想正正衣冠，輕揉着雙手，“形意八卦！八卦掌易學難練。練到你這成功夫的，江湖上不可能沒有名號，報上名來。”　　“宋缺。大帥的自然拳更是精妙絕侖。”宋缺簡短說出名字，也道出李想的拳路。　　眾人聞言悚然一驚，自然拳乃南北大俠杜心武的絕技，革命黨人對這個名字熟悉得不得了。杜心武乃孫中山先生的保鏢，可是天下皆知的事情。那李想和杜心武又是什麼關係？　　“自然拳是我師兄自創的獨門絕技，我這套亂拳可不敢稱自然拳。”李想一陣思索，江湖上還真沒有聽過這個名字。雖說江湖上不乏卧虎藏龍之輩，但是只要是高手，總會留有一些傳說，就像李想自己的師父。“我還真是孤陋寡聞了，劉經，你小子撿到一塊寶。”　　劉經疲憊的臉上卻是大方光彩，笑道：“大帥，我就是來獻寶的。”　　“你小子真懂拍馬屁，我就收下了。宋缺，你就給我做過警衛員，聽小宛調遣。”李想還真怕劉經後悔，馬上給宋缺安排到警衛隊。李想盤算着，招募一批武林高手，組建一個特種部隊，專搞斬首行動。　　宋缺聽說要跟着李大帥混，本是非常高興的臉，順着李想的手中看去，小宛就是湯約宛，宋缺的臉一下拉了下來。宋缺大聲道：“大帥，我一個大爺們，不能聽一個娘們使喚。”　　宋缺話一出口，李想就暗道不妙，劉經和林鐵長也是一樣不安的看向湯約宛。果然，湯約宛沉一張小臉，“女人怎麼了？你不是女人生的？你是一個革命軍戰士，怎麼可以有這麼頑固的封建思想？這個警衛員你不做也得做，你就得聽我的使喚，你需要進行思想改造。”　　一連串的質問，宋缺竟然還是面不改色，大義凌然的道：“我一個大爺們不跟你一個女人一般見識。”　　湯約宛是個女權主義者，大男子主義者李想在她面前都變得收斂了，宋缺還真是不開眼，李想一陣頭痛。湯約宛不依不饒，宋缺硬是不彎腰。　　劉經趕緊把宋缺拉到一邊，“打架你挺能耐，怎麼這事情你就不開竅？湯家小姐是一般道女人嗎？她是我們大帥的准夫人。大帥都得對他哄着，順着，聽她使喚。難道大帥就不爺們，就你爺們？聽大帥夫人使喚和聽大帥使喚有什麼區別？還不都是一個樣。”　　宋缺怎麼看李想都不怎麼爺們，但有時候有能夠感覺到李想一身道威風殺氣，就像剛才李想撲過來道一瞬間，還有在戰場之上都有這樣道感覺。經劉經一陣忽悠，宋缺便道：“都一樣？”　　劉經異常肯定道回答，“當然一樣，快去跟湯家小姐道歉。”　　最後宋缺一個彆扭至極的道歉，湯約宛才算是放過了他。心情不錯的湯約宛便教了李想幾個騎馬的小竅門，李想在馬上一試，還真是立竿見影，沒有先前那麼辛苦。　　李想搔包勁一上來，雙腳一夾馬腹，一鞭抽下，胯下俊馬嘶鳴一聲，四踢翻飛，飛也似的穿出。湯約宛他們立刻縱馬放開四蹄，一行蹄聲滾滾的緊跟李想馬後。　　李想他們騎馬趕到三道橋，而黃陂文武官員舉城來投，派來迎接革命軍入城的人正好趕到了三道橋，撞到李想馬前。　　其實蔭昌在去垣上村拜會袁世凱時也沒有報多大的希望，他早在拜會袁世凱之前，就把張錫元發給他的急電，前線慘敗之局勢，催他南下之緊急狀況，還有在信陽亂成一團麻的北洋第一軍之現狀，通通電告給了北京。　　革什哈把厚厚的一疊譯出的電文交給攝政王載灃，這秋日陽光明媚，再舒爽不過的好天氣，攝政王卻看得冷汗直流。載灃已經六神無主，只好再次召開內閣會議，問策於眾老朽。　　看到一臉無力的載灃，奕匡心裏一陣陣得意，這不是又添了不少理的由，“北洋軍是袁世凱一手創辦，北洋軍上下都是他的門生故舊，現在要用北洋軍去打仗，還想撇開袁世凱，那有這麼便宜的事情，老夫是沒有辦法應付這種局面了。我還是那句老話，重新起用袁世凱，有他在，自可安撫北洋軍心。以袁世凱的本事，收拾湖北匪黨不成問題。王爺，着事情還得趁早，要是匪黨擴散開來，就又是一個長毛之亂，如今的大清國再也經受不起了。請王爺還是速速做出決定吧啊。”　　度支部大臣載澤心裏想着，奕匡是越老越糊塗，被袁世凱塞的金子美人迷了眼，“豈止是收拾匪黨不成問題，收拾大清都不成問題。袁世凱奸梟不訓，不能起用。現在天下誰不知道彰德住着個活曹操，難道還要引狼入室嗎？”　　協理大臣拉桐對載澤的質問不管，拉過一張羊皮當著：“老夫只知道就連東郊民巷那邊，洋大人們也都說‘非袁不能挽回大局’。有袁世凱出來，洋大人那裡也能找到一些援助，望攝政王當機立斷。”　　載灃不知如何語，載澤冷笑道：“洋人也不是個什麼好東西，大清江山就是壞在他們上手，洋人的話不足信。”　　奕匡捻起華白的鬍子說：“袁世凱不能用，洋人的話又不可信，老臣是沒有辦法了，還是請您拿出一個好辦法吧！”　　載澤等的就是他這一問，立刻接口說：“濤貝勒的禁衛軍未嘗不可一用！詢貝勒的海軍也可以開到漢口去！”　　載澤說完，載詢不等奕匡，拉桐，徐世昌等老朽有開口的機會，即刻激昂表態。“臣立刻親率‘四海’駛進長江，開到漢口，誓要把武昌城轟成碎渣。”　　載濤也準備了一套激昂陳詞，就等着載詢說完就接上，剛張開嘴，就被奕匡搶先說了，“禁衛軍是能讓你拿來顯擺的，調去打匪黨，置京畿安危不顧，拿國家當兒戲！還想京師再陷落一回？‘四海’吃水極深，跑去長江，老夫估計是有去無回。薩鎮冰已經率北洋水師去了武漢，再調‘四海’，大清萬裏海防都不要了？”　　載濤趁着奕匡說話的停頓，大聲打斷他後面準備的喋喋不休，“把禁衛軍調去平亂，再調吳祿貞和張紹曾的第六鎮和第二十鎮回防京師。”　　奕匡一連聲的冷笑，“內閣都調不動他們，你卻調得動，濤貝勒是的什麼主意？”　　“你！”載濤指着奕匡無言。　　載灃本就六神無主，被他們一番爭執，更是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最後乾脆把皮球一踢，說道：“起用袁世凱一事，老夫問一問太后再說。你們也無須爭執，都是為了大清江山嘛。”　　就這樣攝政王載灃把皮球踢給隆裕太后，雖說隆裕太后不是鄉下餵豬娘們，可也畢竟只是個娘們，拿這個問題更是沒有辦法。連攝政王在內閣都商量不出一個結果，她能找誰商量。　　隆裕太后看了一眼鏡中後面正在給他整理髮式的太監張連德，隆裕太后平時也會找他商量，就把這腦人的事情跟他說了。　　張連德是誰？乃是李蓮英第二，極受隆裕太后的寵信，宮裡的人都叫他“小德張”。袁世凱平日大量的金銀珠寶送到奕匡那兒，就有一半是給他的。這次，隆裕太后問起，他能不幫着袁世凱說話嗎？　　張連德漫不經心扯開尖細陰柔的嗓子，盡量把袁世凱說得不偏不倚。“袁世凱過去對西太后一直是忠心耿耿，對老王爺也是唯命是從，自然便得罪了醇王府一家。現在大局如此，是該叫他出來辦事的時候了。”　　張連德這樣一說，隆裕還真相信了袁世凱是個大忠臣，終於在當天下午下達手喻：“着袁世凱任湖廣總督，贊襄湖北軍事。又薩鎮冰立率艦隊前往武漢，協同會剿。”

# 第五十六章 幾番風雨（七）

　　一路跑來，受湯約宛的指點，李想的馬術是越發的純熟了。李想整個人都已經俯在馬背上，大檐帽的皮帶緊扣在下巴上，耳邊清晰的聽到風聲呼嘯，眼前的光景飛快的往後拉。這便是速度與激情，男人鍾愛的浪漫，實在是太他媽拉風了。　　李想剛跑至三道橋，突然有人跳出來攔住他的馬路，正在全速奔跑的俊馬受驚之下人立而起，總算沒有把人踩死，他真是不要命了。跟在李想馬後的警衛員宋缺，還有隊長湯約宛也勒馬停下，收下宋缺之後，李想就不再需要其餘的警衛員了。　　宋缺停馬之後一躍而下，一個箭步衝上前，刀已經架在驚撓李想坐騎的人脖子上。　　立刻就有幾個守在三道橋的革命軍軍官跑過來，喊道：“大帥，誤會。他只是黃陂縣令派來送降書的師爺，不是有意驚撓大帥的。”　　李想跳下馬來，道：“宋缺退下。”　　攔下李想馬的黃陂師爺倒是有個好大膽，此刻跪在地上，頭已經低得快埋進土裡，他後腦勺拖的已經剪了，雙手舉着一封上奏朝庭的摺子，還夾着一條辮子。　　“草民白斯文叩見大帥。草民實在是一時情急，才不得如此，驚撓大帥，還望恕罪。草民受黃陂縣令所託，向大帥程上降表。黃陂縣令已剪髮明志，望大帥能以黃陂百姓為念，減少殺戮，接受草民的降表。”白斯文快速的把早準備好的說詞念了一遍，眼角的餘光看到一雙馬靴走了過來。　　白斯文心裏直打鼓，李想在武漢的傳聞是能征善戰，在他們耳中聽來不異於殺人魔王。白斯文立刻默念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使勁的把頭低得再低。白斯文都快吻到大地了，卻沒有聞到草木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有的只是令白斯文腸胃一陣翻騰的血腥味。此刻白斯文才發現，三道橋頭的土地都是暗紅色，也不知昨夜這裏流了多少血，才能有如此重的血腥味。白斯文的腸胃再如何的不適，也不敢抬頭，只能閉着眼睛把心經念個千遍，心裏還不斷感嘆，果真是個殺人魔王。縣太爺選擇投降是選對了，要不然他們都得下到慌野做肥料。　　李想接過摺子，把他們縣太爺的辮子又丟還給白斯文。打開摺子一看，規格還非常高，用得還是臣子向皇帝上的表章各式。李想懶得再看，又丟給白斯文。把白斯文嚇得坐倒在地，面無人色，難道李大帥不願意接受縣太爺的降表，要屠了黃陂？　　李想板着一張臉，直接招來一個守在三道橋的革命軍軍官，“帶他去見你們李旅長，你們旅長知道該怎麼處理。”　　“是！”這個軍官叫來兩個士兵把渾身灘軟的白斯文拖走了。　　這時林鐵長和劉經圍上來，林鐵長先開口說道：“黃陂降了，這也是昨夜三道橋一戰威攝作用。我們省了去黃陂轉一圈的麻煩，直接撲向孝感，這樣的進軍速度，更能打張錫元一個措手不及，逼他棄城而逃的把握也更大了。”　　“萬一清軍只是詐降，我們直撲向孝感，我們的背後便全部露在敵人背後，而且三道橋現在也是防衛空虛，劉家廟的兵力又被抽調一空，漢口的防衛更是虛弱之極。大帥，這樣做太冒險了。”劉經昨夜就是吃後路被抄的虧，現在出口反對。他也不少什麼膽小之輩，但是像昨夜那樣驚險刺激的場面再連着來兩次，他再強健的心臟也會受不了。　　林鐵長還想反駁，李想立刻揚手打斷，“只要知道黃陂是真降還是假降，一切就好辦了。這是情報部門的事情，你們的判斷也都要等情報來了之後才能確定。林鐵長，你去通知趙又誠，讓他的兩個騎兵營養好馬力，隨時準備出發。劉經，我們先去灄口等待情報。”　　李想有兩套情報網，一套是天下會的地下黨改編的軍統局，布局較廣，遍布中國，但是不夠精細；一套是哥老會改編，遍布兩湖，四川，陝西，已經深入社會的個個角落。這兩套情報網的建立花了李想不少的錢，以前的用處就是竊取一些商業機密，給新華洋行提供了強大的競爭優勢，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用處。只有在現在，才真正體現兩套情報網的巨大好處。　　三道橋到灄口也不少很遠，李想他們騎馬急馳也就是一刻鐘的功夫。　　李想他們騎馬走在灄口的老街上，蹄聲抵達，老街上竟然都是青石板鋪的路，街兩邊還開有排水溝。兩邊低矮的店鋪都緊閉着門戶，這幾天這裏兵馬來來往往，老百姓最怕兵荒馬亂，那裡還敢開門做生意。他們可是親眼看到，昨夜三道橋響了一夜的炮聲，早上又見許多慘不忍睹的清兵從這裏走過，緊接着又是一大隊的革命軍沒完沒了的開過來。雖然革命軍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們都聽明白了，可是從門縫裡看到革命軍戰士肩膀上扛着的黑洞洞的槍口，明晃晃的刺刀，他們心裏就是忍不住的害怕。　　李想提着韁繩信馬前走，眼睛在街上兩邊店鋪的招牌上尋找。李想突然說了一句，“有間客棧，就是那裡。”　　李想一夾馬腹，就率先奔了過去。湯約宛他們打馬跟上，再看前面的客棧，招牌幡布正隨風招展，仔細一瞧，上寫着“有間客棧”，還真是一個奇怪的名字。　　李想在有間客棧門口下馬，有間客棧的大門也緊閉着。李想怦怦的把門敲開，還跟店小二嘀嘀咕咕的說了一通湯約宛他們聽不懂的江湖暗語，然後店小二進去之後把掌柜的叫了出來。　　掌柜的當然認識李想，直接拿出一顆臘丸遞給李想，還說道：“我也是剛剛接到的情報，已經確認了，還沒有來得及送出。”　　李想接手之後撮開臘丸，展開裏面的紙條，讀完之後還給掌柜的，並說道：“情報無論誰在中途拆開看過，都要記錄在案，送回你老闆那裡備案，我也不能例外。”　　掌柜的忙點頭道：“知道，知道。”　　李想走出有間客棧，立刻躍上馬背，向著劉經道：“情報已經確認，黃陂是真的投降了。你馬上去通知趙又誠，着他騎兵營火速趕往孝感，按計劃行事。你和林鐵長率步兵和炮營隨後趕來。”　　“是！”劉經大吼一聲，一夾馬腹，坐下俊馬飛也似的沖向前，四蹄翻飛，在着空蕩蕩的老街上響起一連串的馬蹄聲。　　李想正了一下大檐帽，看地上的影子正短，日正中天，便一拉韁繩笑道：“小宛，我現在是去打仗，你就不要跟着了，回去吧。”　　“你這是看不起女人嗎？”湯約宛對這事情停敏感的，立刻就質問李想，脈脈的眼神看着李想，絕對可以把李想給融化了。　　“好吧，你愛跟着就跟着。”李想無奈的嘆息一聲。“宋缺，保護她的任務就交給你了，有什麼閃失我就拿你是問。”　　“大帥，他是你的女人。”宋缺身上還有厚厚的江湖氣，有什麼話就直接說了出來。　　“這是命令！”李想懶得和他蘑菇，提馬“架”一聲就走了。　　湯約宛提馬跟上，還不忘說道：“我的槍法准得很，不用你們操心。”　　宋缺抽一馬鞭跟上，小聲嘀咕道：“要不是大帥有令，我還不願意呢。”　　一連串的馬蹄聲響過，老街終於恢復寧靜。　　日正中天，張錫元終於走出了電報房，在這樣暖和的秋陽底下，卻有如身處冬天般的寒冷。張錫元現在正後悔得不得了，這回真是虧大了。　　守在電報房外面，還沒有死心，不肯離開的張彪見張錫元出來，立刻圍上前問道：“張大人，朝庭的援軍何時可以抵達？”　　張錫元一看到張彪圍上來就不爽，蔭昌這個二百五欽差大臣，第一軍總統官，到現在一個屁沒有回應。張錫元現在是孤立無援，別提有多擔心了，張彪卻賴在他眼前給他添噁心。　　張錫元厭惡的向親兵揮揮手，“張彪你一個帶罪之身，還敢向本官刺探軍機，到底是何居心？念你也是對朝庭一片忠心耿耿，本官就不與計較。來人，給我把張彪趕出城去。”　　“喳！”　　張錫元身邊親兵立刻出列把張彪圍住，卻也沒有動手的意思，不是忌殫張彪曾經的官威，而是忌殫張彪一身強橫的真功夫。　　張彪雙目圓瞪，對張錫元怒目而視，雙拳緊握，全身肌肉繃緊，額角血管爆凸，一副隨時要找張錫元拚命的架勢。張錫元毫無懼色，一臉不屑的看着虎落平陽的張彪，右手像是無意的放在腰間，食指輕叩着掛在腰間博郎寧六響左輪手槍。　　張彪只是一瞬間的內心掙扎就放棄了動武的心思，他的拳頭再快，也快不過子彈啊。張彪的肩膀一下子垮了下來，出城就出城吧，湖北的事情，他已經沒有資格去管了。大清的江山不是毀在革命黨人的手上，而是毀這些只知道勾心斗角的大清樑柱手上。張彪一臉無奈的彈彈骯髒不堪的長袍，凄涼到了極處的甩甩袖子，轉身沿着空曠已無行人的長街走向東門。　　張錫元看着張彪孤單落寞的背影，發出長長一聲兔死狐悲的嘆息。　　張錫元身邊的親兵問道：“大人，我們現在去那裡？”　　“北門。”張錫元隨口說出心中所想。　　張錫元在親兵的陪同下登上北城門樓子，極目向北而望關山。山河錦繡如畫，萬畝良田稻穀熟了，眼前這金色草原蔓延到了天邊。三道橋慘敗的清軍退到這裏，也把戰爭的消息傳染開，孝感城附近的村民那裡還有膽量去收割稻穀。　　火車鐵軌在城外向北而去，半天也看不到一輛火車南下，就像是這條火車鐵軌已經廢棄多少年一樣。張錫元只盼着有奇迹出現，能看到天邊突然冒出一串白煙，然後是一輛火車滾滾南下，載滿了裝備精良的北洋軍。　　張錫元站在北城門樓子上喝了半天秋風，最後還是失望了。張錫元一手撫着冰冷的欄杆，咬牙切齒的向身後親信將領們說道：“等到天黑，援軍還是沒有來，我們就趁黑連夜撤退，退回河南老家。”　　“大人，我們不戰而退，朝庭怪罪下來怎麼辦？”張錫元座下將領進言道。　　有猜透張錫元心思的親信便說道：“革命軍勢大，就憑我們這點人馬，根本沒有任何的勝算。夏占魁和張彪這兩個腦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們只要有兵有槍，回到河南老家之後照樣喝酒吃肉，如今朝庭就是個空殼子，能把我們怎麼樣？要是我們在這裏損兵折將的，被革命軍削弱了勢力，回到河南老家才不會有好日子過，只能聽人擺布。”　　張錫元這些將領也都明白這個道理，只是河南太窮，此次南下湖北，就是想撈一點油水，要不怎麼會积極的南下當先鋒？現在只是沒有撈到油水，有點不甘心就這樣空手回去罷了。部下的這點小心思，張錫元自然明白，他也是非常不甘心。　　張錫元眼角閃過一絲厲芒，嘴角一外，“我當然不會讓你們白來，都到了孝感，怎麼可以空手而回。回去之前我們把孝感洗劫一空，再焚城以毀證據。我會上表朝庭，匪黨日夜攻城不止，末將苦撐無援而敗走，臨走時焚城不留片瓦與匪黨。”　　張錫元屬下部將一片嘩然，這個世道，果然是要心夠黑，手夠毒，才能夠活下來，才能夠活得夠滋潤。只要搶光孝感，回到河南老家，也夠大家花一陣子。　　張錫元既然下定決心，立刻又下令道：“立刻派騎兵營的兄弟在城外散開，查探革命軍的動向。探子都方遠一點。”　　張錫元身後的屬下即刻忙碌起來，一散而空，有人去打探軍情，有人去準備搶劫。張錫元卻沿着城牆去了南城，順便假模假樣的檢查城防，也使城裡的士紳看到他守城的決心，免得他們暗生鬼胎，把他賣給革命黨人。　　張錫元剛到南城，就看到本來就在城外游弋的騎兵營沒有張開情報網，反而龜縮進了城裡。革命軍兩個騎兵營作為先鋒先到了孝感，以革命軍一貫的兇悍作戰風格，直接就和張錫元的騎兵營在野外展開了一場追逐戰，張錫元的騎兵營窩囊的像是兔子一樣被趕進城裡。本來滯留在孝感城外，賴在城牆根上的三道橋敗兵，見到革命軍騎兵出現得一刻，即一哄而散，直往鄉間田野里逃命。　　張錫元登上城門，革命軍騎兵營的戰士在城外耀武揚威，馬蹄翻飛，揚起塵埃滿天滾滾。革命軍騎兵們剛好游弋在孝感城門上老得掉渣的土炮射成之外，這些騎兵都是當了好多年的老兵，經驗老道的很。張錫元命人向城外開炮，這些土炮威力不咋的，但是聲勢絕對是驚天動地。城樓上硝煙滾滾，轟隆隆的聲震九天，也炸得城外空地好幾個大坑，土石亂飛。但是革命軍騎兵人馬一根毛都沒事，反而惹來革命軍更猖狂的恥笑。　　革命軍騎兵中有些馬術高手，老兵油子在馬背上玩起了花式，不得不承認，中國人非常有體操天賦，這些老兵的鞍馬玩得真是漂亮，不過看得張錫元氣得想吐血。　　張錫元的親信將領又都圍在了他的身邊，不時的緊張的扭頭看一眼城外的耀武揚威的革命軍。革命軍來的太快，真得和張彪說得一樣，他們在北門時商議得機會還沒有來得及實施，革命軍就已經撲過來了。他們現在才相信，張彪說得一點也不誇張，真是該早做準備的。現在他們連撈一點油水的小心思都沒有了，只是勸張錫元退兵回河南老家做土皇帝得了，真要等革命軍大部隊圍上來，他們就是想逃也是無路可逃。　　張錫元對親信的進言置若罔聞，只是目不轉睛的盯着城外耀武揚威的革命軍騎兵，心裏一陣盤算之後猛然下定決心。張錫元直接眾部下發號事令，“城外革命軍也就兩個營的騎兵，一千人左右。我們分兵在城外貿結陣，守住火車站還是可以的；然後再個我派人城裡的幾個大宅子抄乾淨，人也給我殺乾淨，動作要快，半個時辰之內給老子搞定。”　　張錫元看着一幫屬下還愣愣的站在這裏，怒喝一聲，“都上死人嗎？還不快去！”　　張錫元看着這些屬下慌忙跑下城樓，嘴角顯出一絲獰笑，“老子也不能白跑一趟。給你們安個什麼罪名的好呢？嗯，就說你們私通匪黨，被本官及時發現，就地鎮罰，但還是被你們打開孝感城門，以致孝感陷落匪黨手裡。”

# 第五十七章 幾番風雨（八）

　　急切的馬蹄聲如密鼓敲響大地，一隊騎兵風也似的穿過林間小道。正午的陽光透過枯樹枝，滿林的黃恭弘=叶 恭弘如枯蝶隨風翩翩起舞，地上厚厚的落恭弘=叶 恭弘被翻飛的馬蹄揚起，這林間小道上紛飛的黃恭弘=叶 恭弘，似乎都被這一隊奔馳的騎士捲起。　　趙又誠騎馬跑在最前面，人已經完全撲在馬背上，盡量減少風的阻力。趙又誠馬後的戰士也都跟他一樣撲在了馬背上，跑出了最大的馬力。他們有膽在林間小路跑馬，對自己的技術也都是有相當的自信。跑在這裏對他們來說，最大的障礙是不斷落下的黃恭弘=叶 恭弘，會不時的打在他們臉上，就像是被扇了一巴掌一樣疼。　　已經到了林子的邊緣，趙又誠在馬上看到前方就是寬闊的原野。趙又誠的任務就是把張錫元的馬哨全部給堵回城裡去，為此，李想是把分配在兩個旅的騎兵營集中在了一起作戰。李想計劃的是先切斷張錫元布在城外的耳目，再把孝感的電報網線也給剪了，讓張錫元變成徹底的聾子，瞎子，戰場的主動權便徹底的掌握在他的手上。　　趙又誠他們大多都是土生土長的湖北人，對湖北的山川地形是了如指掌。孝感附近的要道入口，比河南張錫元的騎兵探子要熟悉的多，不用猜都知道張錫元的探子會往什麼地方布置。趙又誠把兩個騎兵營分散，組成小隊單獨行動，更便於一路隱蔽行蹤，向著那些要道入口摸去。　　趙又誠打着主意，要去和張錫元的騎兵營狠狠的掐一架。先前幾仗都是步兵營和炮兵營逞威風，他們號稱精銳的騎兵營就在後面跑跑腿，都快成後勤大隊了，誰不是一肚子的鬱悶？軍中夜宴慶功，只能聽別人在那裡吹噓，刺刀穿了幾條清狗；扒光衣服四處顯擺，身上掛了幾處傷口。而他們卻只能陪着喝悶酒，還不是因為無功可誇啊。　　趙又誠一騎率先衝出樹林，只覺眼前豁然開朗。趙又誠前面是個緩坡，坡下不遠處正散放着二十幾騎清軍騎兵，他們果然在這個路口游弋放哨。趙又誠呼嘯一聲招呼依次跑出林子的戰士，接着抽出掛在腰間的馬刀，刀身雪亮，在陽光下更是耀眼勝輝。他一夾馬腹猛踩馬刺，坐下俊馬更是如發了狂似的衝下緩坡，撲向清兵。趙又誠身後的戰士也是呼嘯連連，紛紛抽出腰間馬刀，一排排森寒的彎刀反射着耀眼的陽光，緊跟在趙又誠馬後猛撲上去。他們也不知道運氣如此之好，出了林子就碰上了清兵，送上來的獵物，更是要殺個痛快，腰上馬刀不飲夠鮮血也是不會肯回鞘的。　　當趙又誠第一個衝出樹林的時候，騎在馬上的清兵便已經聽到這邊的動靜回頭望去，只見趙又誠二話不說，抽出馬刀就撲了過來，緊跟着更多的騎兵也突然衝出樹林，都紛紛抽出馬刀撲了過來，森寒雪亮的刀身反射的陽光把他們的眼睛都晃花了，所有人的心都是一陣寒風吹過，快要凍結。　　革命軍騎兵已經放開了馬力，正以急速向他們壓迫而來，也只是二三十來騎的兵馬，可是革命軍裹攜而來的殺氣，卻有如千軍萬馬鋪天蓋地的席捲而來。銳氣之盛，壓迫得這些清兵生不起絲毫迎戰之心。這些清兵連放一槍阻敵一瞬的時間都不願意浪費，以這些清軍老兵油子的經驗估算，他們開一槍的時間足夠這裏如狼似虎的革命軍衝到眼前了，他們一看這些革命軍拚命的架勢就知道，一旦被他們纏上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他們只是來湖北撈一票油水的，范不着在這裏和革命軍拚命。　　這些清兵頭也不回，縱馬往孝感城的方向狂奔。這些清兵一直養着馬力在此地附近徘徊，打的就是有情況就跑的主意。此刻也不再顧惜馬力，猛踩着馬刺，皮鞭不要命的抽在馬後，只想着快點甩開這些革命軍瘋子。　　趙又誠一副咬牙切齒的模樣，這些清兵竟然一槍不放就跑，催馬緊追上去。清軍騎兵剛剛起步，而趙又誠他們的馬速卻順着緩坡跑到來極致，一瞬間就跑咬住了掉在後面的清軍騎兵。　　趙又誠的馬刀斜斜的向馬上清兵背後削了過去，那清兵也是馬上老手，只聽響起的異樣風聲就知道有危險，身子一滑就躲到馬的另一側。當這個清兵以為逃過一劫時，從他躲閃的馬側又穿出一個革命軍騎士，刀光一閃，這個清兵的頭顱就甩了出去。清兵頸項處噴射鮮血被迎面而來的風散，淋的跟在後面的革命軍戰士一臉都是，聞到鮮血卻更是激發他們凶性。　　馬上廝殺一起，掉在後面的幾個清兵也知道是跑不過了，便向著前面喊道：“哥幾個掩護，你們先走，記得幫哥幾個照顧家裡老母。”　　幾個清兵也光棍，既然是死路一條，就和這些革命黨人拼了。紛紛抽出馬刀，回身與趙又誠他們糾纏在一起。對於這些想要阻擋自己前進的清兵，革命軍戰士豪不猶豫的揮刀縱馬撞了上去。兩方兵刃相交，陽光下刀光閃閃，即在刀光閃爍之間鮮血迸射。這幾個不畏死的清兵，根本無法阻擋攜風雷之勢而來的革命軍戰士。　　即在趙又誠他們紅着眼睛短短的追殺當中，這一小隊清兵丟下一半人馬才與他們拉開距離。趙又誠他們雖然佔據初速度領先的優勢，但是畢竟長途奔襲而馬力有限，清軍騎兵一直養着馬力，現在馬速跑起來之後他們便後繼無力跟上。　　距離剛拉開，前面的清兵就膽子大起來，不忘回身放兩槍。革命軍戰士也不示弱，收起馬刀，摘下步槍還擊。兩方不斷的追逐中，槍聲零零落落的響個不停，距離卻越拉越開。　　趙又誠慢慢的放慢馬速，已經不可能追上這些清兵。再這樣不要命的跑下去，即使騎的是汗血寶馬也支撐不住了。馬的脖頸處毛髮都被汗水濕透，馬嘴角處都有的白色泡沫吐出，被凌厲的秋風迎面吹到他臉上，一片濕潤。再跑下去，馬就會跑壞了。這些馬，李大帥可是寶貝着呢，都是他好不容易才從武昌運過江的。李大帥本就囔囔着馬太少，要是因為他貪功而折損了馬匹，被他知道了肯定會挨罵。　　革命軍各路出擊的騎兵，順利把張錫元分佈在孝感周圍的哨探趕回了城裡。張錫元辛辛苦苦建立的騎兵營回到城裡的還有一半人馬。他總算與李想的革命軍碰撞了一次，也切身感受了一回李想的兇悍作風。　　革命軍兩營騎兵在孝感南城門外集結，向著城門樓子上的張錫元耀武揚威。張錫元肺都氣炸了，也拿他們無法，他就乾脆帶着親兵走下城樓。　　張錫元心裏不斷盤算，現在城外革命軍的動靜他是一點也不知。他在心裏計算着三道橋到孝感的距離，這些革命軍的騎兵肯定是中午時出發的，如果步兵與騎兵同時出發，那麼最遲天黑之前，革命軍步兵也會趕到孝感。再看革命軍撲來的兇猛勢頭，和李想的一貫作風，絕不會只是想奪取孝感一城一地，目的非常明顯的是想一口吞下他張錫元整個混成協。張錫元也不管李想有沒有這麼好的胃口，他心裏就是有這麼可怕的直覺在不斷提醒他，身在孝感城裡讓他時時有如墜冰窖的感覺。　　大白天的，孝感城已經被張錫元戒嚴，現在更多的就是為了方便他趁火打劫。兵臨城下，老百姓躲避都來不急了，此刻即使沒有戒嚴，也不會有人膽敢出來逛街的。空蕩蕩的大街上，只見張錫元帶着一隊親兵急匆匆的走過。張錫元突然站住，他左右的親兵也緊接着停下。　　張錫元突然想通了一點，李想已經把他逼到這個份上，那麼他坐火車回去肯定是不安全的了。如果李想派人去北上信陽的某個鐵路橋上裝個炸彈，他張錫元就要喂河裡的王八了。張錫元叫來一個親兵，使他去通知東門的一幫部下，不用去搶火車站了，在城裡搶一些騾馬運財貨，還是走路回家更安全。　　張錫元決定走路撤退之後心裏便鬆了一口氣，但是被狼盯的感覺依舊還在，只要沒有離開湖北，就不是他能夠放鬆的時候。張錫元最後還是決定，去孝感的富宅區北門催催正在撈油水的弟兄們，早離開孝感一刻，就離安全近一分。　　張錫元帶着親兵走到北門街，他只是看一眼那街道兩旁雪白的高牆，還有從牆內泄露的花團錦惆一角，便可感受到這條街上人家的富裕。清兵們正搶得熱鬧，嘻嘻哈哈的把一箱箱錢帛抬出高門大院，又套上騾馬車趕去城門口集合。　　張錫元一眼掃過去，這條長街大宅門基本上都被撬開了。只剩下那最高的一扇院門沒有被撬開，那一人多高的石獅子蹲在大門口，盡顯這戶人家的尊貴富榮。所有人都清楚，只要敲開這間宅門，抵得上洗劫半條街。　　這府里主人姓林，住的可是一位退休的翰林，孝感第一士紳。因有感朝政破壞，小人當道，又不原與之為伍，便退居田園，做了個陶淵明。想當初，湖廣總督張之洞路過孝感，都得登門拜訪。此門庭之顯赫，可以想象。　　此刻院內大門上閂，耳門堵死。一排家丁站在階下，刀槍棍棒的武器雜七雜八。一個鬍鬚有些花白的老者站在家丁的後面，搖桿站得筆直，右手提着一把博郎寧左輪手槍。大門被敲得碰碰響，站在前面的家丁都有些慌亂，要不是自家太爺還站在後面，他們也許丟下傢伙就跑了。站在後面的林老太爺的眼神卻如湖水般平靜，豎耳靜聽着牆外的動靜。牆外的動靜，任誰可以聽出是亂兵在搶劫。　　“太爺，是革命軍進城了嗎？大爺不也是加入革命軍的嗎？我昨天還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名字，還是個團長呢。革命軍要抄家，也抄不到咱們家吧？我們要不跟外面的革命軍說說，也許他們還不知道他們團長的家。”府里的外門管事老楊，小心翼翼的在林老太爺後面把這沉年往事提了一提。　　在府里，大爺參加革命黨的事情，老太爺一直不許讓人提。當初大爺是在新婚之夜逃出去的，差點沒把老太爺活活氣死。後來才知道是參加了革命黨，革命就是造反，是抄家滅族的大罪，太爺下了封口令之後，就再也沒有人敢提起。可如今，是林府上下生死存亡的時刻，老楊也就大着膽子提了出來。　　林老太爺的眼中突然有了一絲波動，馬上又平靜下來，淡淡的說道：“如果真是革命軍就好了，可是他們不是革命軍。孝感城牆完好，革命軍想要破城，不是一時一刻就能夠辦到，現在多半還在城外。在門外縱兵搶劫的張錫元，這些河南兵臨走之前想要趁火打劫一番。”　　老楊心裏一個哆嗦，其實他也想到了，只是不敢承認而已。“張錫元是朝庭命官，強搶民宅也就罷了，這裏可是進士邸啊！他張錫元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　　張錫元的部下們使出渾身解數，架上十幾架梯子爬上院牆。幾個清兵爬上高牆，剛在牆頭冒出個頭，院里響起一串槍聲，這幾個清兵一聲不吭的從牆上滾了下來，全是腦門中槍。　　爬牆不成，立刻就有人抱了炸彈過來。一個清兵拿刺刀迅速的在牆根上鏟了一個洞，把炸彈塞進去點燃了，所有人捂着耳朵跑得遠遠的。嘭！一聲巨響，土石碎專紛飛，把着一溜高牆炸出好大一個缺口。　　裏面林老太爺和一鍾家丁猝不極防，被炸彈強勁的氣浪掀翻在地，一幫人滾做一團。在外頭等着清兵歡呼一聲，端着上刺刀的步槍從缺口沖了進去。個個揣着一股興奮勁，這樣的大宅院里不知道會什麼樣的榮華富貴？今天卻可以在裏面搶他媽的一個痛快。　　這些清兵一衝進院子，先把滾做一團，還在掙扎的林老太爺和一幫家丁桶死了，然後才是進屋大搶特搶。階前的一灘鮮血彙集成流，林老太爺睜大的一雙眼睛此刻終於黯淡下來。他的腦海里的最後一個意念就是，大清有張錫元這樣的臣子是不得不亡，現在才明白當初自己兒子的選擇是對的。　　張錫元看到終於衝進了最大的宅邸，像是看到了雪花花的銀子，心裏總算是舒坦了一點，扯着嗓子吼道：“都他媽的給我快一點！那個娃要錢不要命的，就在這裏給我磨蹭。”　　張錫元竟然也有了興緻走進這高門大宅，趁着清兵搶劫的這點時間，欣賞一番這殘破的名門氣度。那些名貴的瓷器古玩，不好攜帶，就被那些大手大腳的大兵隨意亂丟，張錫元看得心疼，都不忍心再看，只是不斷的催促快點快點。　　張錫元走出嘈雜的庫房，就聽到有女人的尖叫聲，夾雜着幾個大兵的陣陣營笑聲。張錫元暗罵一聲，就知道會出這種事，當兵的干起搶劫時興緻所至，肯定就會連帶着玩起強尖來。但是這幾個傢伙也太不分場合了，現在張錫元是掐着時間撈一筆銀子就逃命去，後面還跟殺人魔王，這幾個傢伙竟然在這裏浪費他的時間。　　張錫元抽出掛在要上的左輪手槍尋聲而去，只見在一叢湘妃竹下面，一個清兵壓着一個女人的雙手，一個清兵架着一個女人的雙腳提槍猛，邊上還有兩個清兵早已經解開褲腰帶提槍排隊等待。張錫元暗吞一口唾沫，這女的屁股真夠白嫩的。女人只是死命的大喊尖叫，清兵確更是一陣得意的營笑。　　壓着女人雙手的清兵先注意到張錫元的到來，驚呼道：“大帥！”　　張錫元懶得羅嗦，也沒有這個時間羅嗦，抬手把左輪手槍六發打空，頭也不回走了。　　張錫元在街上鳴槍集合，帶着滿載的騾馬車去了北門。他身後一條街的富人豪宅區穿起一重重的黑煙，黑煙燒越濃，最後變成熊熊燃燒的明火。秋風一吹，整條街道便連成一片火海，火焰升騰，衝天而起。

# 第五十八章 幾番風雨（九）

　　三匹快馬奔跑在通往孝感的官道上，乾燥的天氣，使官道上黃土沙塵揚起老高。這樣長距離的跑馬，湯約宛在馬上顛簸得滿天大汗，白皙的臉上和修長的脖子上也都粘上一層噁心的灰塵，感覺就像是有螞蟻在身上爬來爬去，周身都不舒服。湯約宛咬緊牙關支撐，從大檐帽里散落的一絲碎發粘在臉上，眉頭緊鎖，賭上了女人的尊嚴，只為絕不能在男人面前示弱。　　正集中意志排除身上噁心的感覺，專心控馬的湯約宛聽到風聲中傳來隱約的喧鬧聲，遂抬頭一看，孝感城樓在望。一群革命軍騎兵圍在城牆下戲鬧，張錫元閉緊城門龜縮在城裡，革命軍戰士是在城下叫陣。說是叫陣，其實就是罵張錫元，什麼難聽就罵什麼。湯約宛豎耳一聽，臉就紅臉，真是不堪入耳。　　見李想騎馬到了，趙又誠一騎突出迎了上來，敬上軍禮。　　李想一勒馬韁，停馬便問道：“張錫元有什麼動靜嗎？”　　“老實的龜縮在城裡，什麼動靜也沒有。我的騎兵正圍城盯着，張錫元的騎兵營已經被我們打殘了。”趙又誠說著把馬頭掉轉，又用馬鞭指着城牆說，“張錫元開始還在城牆看了我們一會，指揮着清兵放了兩炮，後來乾脆對我們不理不睬，也是知道我們暫時拿他沒辦法。”　　李想拿起望遠鏡湊近一看，城牆上垛口露出來的清兵稀稀拉拉的站了幾個，城防為何會如此鬆弛？雖說知道他們騎兵無法攻城，但是張錫元的做法也未免太囂張了吧。　　“張錫元閉守城門，很可能是在等待北洋援軍。”趙又誠說出了他的想法。　　李想搖搖頭，袁世凱不會這麼快就讓北洋軍南下收拾革命軍。只有革命軍越鬧越大，最好能像太平天國一樣，鬧翻半壁江山，他袁世凱才能在與清廷的博弈當中贏得更多的籌碼。如果革命軍早早的被撲滅，他袁世凱就是永無出頭之日了。袁世凱現在巴不得，革命之火燒盡江南，清廷就不得不請他出山了。李想正是有了這一層考慮，他才會在湖北大肆興兵，袁世凱肯定是樂於見到這樣的局勢，他還會不斷的去拖清廷的後腿，直到清廷開出他滿意的條件為止。　　市井早有傳言，彰德住了個活曹操。袁世凱的曹操之心，是路人皆知，張錫元不可能不知道。他明知北洋軍不會南下救援，他還會傻傻的死守孝感？難道張錫元是另一個夏占魁？　　李想的思緒越想越岔遠，正拿着手帕擦拭臉上汗水和灰塵的湯約宛，突然一聲驚呼才把他給打斷，她還抓着手帕的手指着城裡道：“快看！城裡起火了。”　　所有人順她所指看去，城北有滾滾濃煙生起。火勢蔓延極快，一看便知是人為放火。　　李想突然驚醒，吼道：“張錫元好膽，竟然燒城跑路。趙又誠，派快騎向林鐵長和劉經傳我作戰命令：不怕疲勞，不怕困難，不怕傷亡，不怕河流所阻，張錫元想逃跑，無論他跑到哪裡，就堅決追到哪裡，全殲張兵團，活捉張錫元。”　　“是！”趙又誠立刻叫來幾個騎術最好的士兵去傳令，還特意交代着，大帥的話要一字不漏的傳到。　　趙又誠又看一眼城裡，火越發燒得大了，他突然帶着擔心的語調說道：“林團長的家就在北城。”　　趙又誠原先是林鐵長的老部下，林趙兩家又是世交，趙又誠的老姐嫁的就是林鐵長，也是一段封建婚姻造就的悲劇。趙又誠和林鐵長的關係好的像親兄弟，但是趙又誠對林家卻沒什麼好感。但是老姐畢竟嫁進了林家，現在北城起火，殃極到林家無所謂，殃極到他老姐就不妙了。趙又誠滿是關切的望着城裡，不住的祈禱老姐不要出事。　　李想聞言神情一黯，孝感的這場災難，也可以說是因為他造成的，他皺眉緊盯着起火的北城區，“我現在也沒有辦法，只有等着張錫元奪門而逃，到時候你帶人進去組織老百姓救火，我帶一營騎兵去拖住張錫元。”　　趙又誠聽李想的安排，突然醒悟過來，現在是戰爭的非常時期，他還有心思想自己的私事。趙又誠收拾心思，又在心裏對當前局勢分析一番，“大帥，不可。張錫元要奪門而逃，絕不會只選一門，肯定會兵分幾路奪門而逃。張錫元的軍隊一走，孝感的老百姓自然會出來撲火，我們還是保留兵力去分堵張錫元的好。”　　李想一想，趙又誠說得非常有道理。熱兵器時代，步兵火力兇猛，硬碰之下騎兵沒有優勢。張錫元很有可能分兵出城，他不相信革命軍這點騎兵能把他給啃了。　　就在李想和趙又誠還在猜測張錫元下一步的動向時，北門和西門方向分別生起兩團信號彈，淡藍色的火焰發出劃破空氣的尖叫聲升上天空。敵人果然分兵，是從兩個方向突圍。　　“趙又誠，你去西門，我去北門。”李想說完便急急催馬向北，卻還不忘回頭看一眼湯約宛，說一句，“小心。”　　湯約宛緊閉着薄唇點點頭，緊緊的抓着馬韁的指尖因為用力過度而發白，卻不自覺的一夾馬腹催馬跑在李想的馬後。　　趙又誠一馬當先，沖向西門。集結在南門的大隊騎兵緩緩的分為兩路，揚起滿天的沙塵翻滾，蹄聲轟鳴如雷動，直奔往西門和北門。　　趙又誠撲到西門，即遠遠的看到清軍縱隊已經跑出城門。革命軍騎兵撲來帶起的轟隆隆蹄聲也驚動警覺的清兵，清兵立刻掉轉槍口，準備抵抗正撲過來的革命軍騎兵。趙又誠馬不停蹄，決定衝過去截斷清兵縱隊，即使分段吃不下，也能拖住清兵腳步。　　趙又誠俯身馬背，用力催着坐騎，風聲在耳邊呼嘯而過，身後的革命軍戰也都嗷嗷直叫，這回總算可以打個痛快仗了。趙又誠緊盯着清軍縱隊，都已經可以清兵慌張的臉上表情了。就在趙又誠心裏都忍不住有些得意的時候，清軍戒備的縱隊突然突然分開，推出架在馬車上的兩架馬克沁輕機槍。　　趙又誠大叫不好的掉轉馬頭，卻還是晚了一步。清軍中的兩架馬克沁機槍噴出長長的火舌，他的坐騎首先中槍倒下。馬屍在巨大的慣性帶動下滑出老遠，鏟得地上塵土飛揚。趙又誠在馬倒下的時候就被甩了出去，一連幾個翻滾，卻也躲過了機槍的掃射。　　趙又誠回頭一看，清兵的一次掃射，這邊就倒下了十幾匹馬，後面的騎兵總算是轉過彎躲開了。清兵的機槍還在不斷的噴吐火舌，只想把革命軍再逼退一些。趙又誠一個翻滾，躲在馬屍後面，後面幾個僥倖沒有摔死的戰士也躲在馬屍後面，拔出槍朝清軍開始對射。　　趙又誠朝後狂喊着：“下馬！”　　清軍的機槍抬了出來，他們沒有機槍和大炮對清軍進行火力壓制，騎馬也是沖不過去的。革命軍戰士是勇敢，卻不會傻得去送死。所有人下馬，躲在馬後與清軍對射。　　清軍邊打邊撤，革命軍邊打邊追。清軍撤退的速度總是快不起來，革命軍的目的就算達到了。趙又誠再如何兇悍，現在也吞不下這股清軍，只有像狼一樣拖着清軍，拖到清軍精疲力竭，拖到革命軍大部隊的到來。　　趙又誠趴在地上看着慢慢後撤的清兵，左手飛快的摸齣子彈裝上左輪，清軍的速度已經慢了下來。清軍只要跑得快一點，他們馬上就是一陣窮追猛打，這樣清軍又要停下來一陣忙於應付，最後只能這樣步步為營，才不會給革命軍以可乘之機。　　一個革命軍戰士貓着腰跑了過來，他的屁股後面跟着一串子彈飛過來，打得塵土飛揚。這個革命軍戰士縱身一撲，撲在趙又誠左手邊，大着嗓門說道：“趙營長，清狗的縱隊分開了。清狗前面的縱隊正飛速的離開戰場，後面的縱隊留下來斷後。營長，清狗把我們當蛇了，以為留下根壁虎尾巴，就能把我們餵飽。”　　“壯士斷腕這句成語從你狗吐出來就成了壁虎斷尾。沒文化，真可怕。記住，等革命成功了，再回學堂念幾年書。新時代要是沒文化，連個老婆都找不到。”趙又誠冒出頭看了一眼，還立刻招來幾顆槍子，濺起地上的灰塵，吃了趙又誠滿嘴都是。趙又誠呸！呸！呸！吐掉嘴裏的灰塵，這後面縱隊的清兵果真不動了，與革命軍打起了陣地戰，看架勢是準備斷後。　　趙又誠蠕動了一下位置，仔細觀察負責斷後清軍的兵力和火力配置，只有一架馬克沁輕機槍在吐吐叫，看來張錫元也並不富裕，部隊的機槍配置忒少。但是清軍斷後的地理位置選擇的極好，看得出是一夥老兵油子，機槍架在路邊的高地，覆蓋了革命軍所有的進攻路線。清軍就是沿着�姿�北上，而清軍斷後部隊就卡在路邊的小丘陵上。

# 第五十九章 幾番風雨（十）

　　身穿青色軍裝的革命軍，圍着這個小小的丘陵組成了密集的攻勢，如青色潮水撲向緩坡，頃刻之間又退了下來，在緩坡的邊緣躺滿了穿青色軍裝的屍體。　　拿着望遠鏡的趙又誠眉頭糾結在一起，騎兵營有五百多桿槍，集中火力於一點，也抵不上敵人一桿馬克沁輕機槍的火力強大。這樣的火力根本無力撕開敵人的防禦，除非用以不計傷亡為代價。眼前只是這一次進攻，就犧牲了幾十個革命軍戰士，想拿下這塊高地又要犧牲多少革命軍戰士？　　退下來的一連長捲起袖子抹一把臉上的汗水，在花臉上增添一塊污漬，向趙又誠說道：“從緩坡腳下到丘頂至少有一百米的距離，清狗的機槍噴起火來，就把我們當活靶子打。我們五百多人在緩坡腳下展不開，火力跟機槍沒法比。”　　“硬沖不是辦法，這是虧本的買賣。”趙又誠也是跟着李想混得比較久的人，也沾染了些李想的生意頭腦，打仗之前也喜歡算一下生意經。“必須想辦法在火力上壓制敵人才成。”　　一連長也知道趙又誠指的是什麼意思，但是眼看着前縱清軍已經跑遠，急道：“山炮和小鋼炮都在炮營，他們的行動比步兵還慢，步兵營的機槍也不是一時半會能夠趕上來的，等大部隊來了，敵人早跑得沒了蹤影。大帥可是命令了我們，殲滅張兵團，活捉張錫元。”　　趙又誠回頭看了一眼孝感城頭，他要的東西孝感城裡頭肯定有，“帶人去城裡搜一下，我不信孝感城裡連大炮機槍的都沒有。”　　一連長眼前一亮，這樣收拾斷後的敵人，絕對不會耽誤多少時間，之後騎馬亦可追上逃跑的敵人。一連長吆喝着一連人馬往孝感城裡跑，趙又誠的心裏卻在不斷罵街，今天打到現在的仗，一點都不痛快，碰上一打就跑的部隊，他渾身使不出全力。在孝感城裡找到大炮之後，就要把這口氣給出個乾淨，要不會憋出病來。　　一連長去城裡找大炮之後，趙又誠就乾脆停止了進攻。戰場突然安靜下來，這使得負責斷後的清軍感到非常的不安。戰場上的軍人最怕的就是安靜，安靜往往預示着敵人正醞釀着下一波更猛烈的進攻。　　清軍的擔心立刻成為了現實，在丘頂的清軍將領從望遠鏡里看到，孝感打開的西城門走出一隊人馬。有青色軍裝的革命軍，也有衣衫雜亂的老百姓，領頭的竟然有個女人。清軍將領一下認了出來，是林翰林府上的美婦人，這美貌使他記憶深刻。他的幾個親兵抱着美婦人去尋快活，磨蹭了時間就被張錫元給槍斃了。她竟然沒有死，現在是帶着人來報仇的吧。　　清軍將領神情凝重，再調整一下望遠鏡，仔細觀察出城的這對人馬。這些泥腿子也就拿了一些火繩鳥銃，鐵鍬鋤頭；也許是家園被焚，被搶，使他們異常憤怒；也許是看到清軍逃跑了，也許是早先混進城裡的革命黨人的聳恿，使得從來都是最順從，最安分的良民，也敢於起來反抗，敢於落井下石。　　清軍將領面對連鐵器都供應不足的农民軍，他除了有點神情凝重之外也不怎麼去在意，在他的機槍面前人多有什麼用。直到這些农民軍後面推出克虜伯山炮，他一下子站了起來，心裏涼到臘月里的冰天雪地。張錫元棄城時，為了跑路方便，為了用騾馬馱更多的錢帛，這些克虜伯山炮全丟棄在城裡。因為跑得匆忙，都忘了把這些利器銷毀。也實在是沒有想到，革命軍會回頭去把克虜伯山炮找來對付自己。　　山炮一推出城門，革命軍戰士就開始鋪設鋼板，測量距離，調試跑架。　　趙又誠也看到城門口的動靜，還納悶一連長的動作怎麼這麼快就把山炮找來？是人群當中那個異常醒目的美婦人的身影，使他恍然大悟，是他老姐帶人在幫革命軍的忙。這一刻趙又誠的心也放鬆下來，老姐平安無事就好。趙又誠的老姐帶着起義民軍直往他這裏撲過來，看他們的架勢是要找燒城的清軍拚命。　　趙又誠立刻帶人把起義民軍攔了下來，趙又誠迎上他老姐。他老姐長長的頭髮用綠色絲帶隨意挽在腦後，有些凌亂，一手提着長裙，一手提着步槍。從前滿是靈氣的眼睛，現在通紅的全是殺氣，還有點點未乾的淚水。跟着老姐身後的陪嫁過來的一個小丫鬟，此刻也端着一桿步槍。她身後還跟着幾個林府的管事，趙又誠認識他們。肯定就是他們用林家的名義，才能突然之間招集得了全城的百姓。趙又誠知道林老太爺迂腐的很，要不然林鐵長也不會離家出走。現在他們林家膽敢帶頭造反，肯定是出了大事。　　趙又誠見到他老姐，立刻開口就問道：“我看火在城北燒，林家出什麼事了？”　　趙又誠老姐眼看林家被搶被燒，自己還被清兵給糟蹋了，這樣一個柔弱的女子，憑的就是一股復讎的怒火支撐到現在。當看清站在眼前的就是自己的親弟弟時，眼淚像扯斷的珍珠項鏈滾落下來，再也止不住。放鬆下來的神經使她連站着的力氣都沒有了，也沒有了力氣再提着沉重的步槍，就這樣突然跪倒在地上無聲的痛哭起來。　　幾個林府的管事也都撲騰一聲，跪在趙又誠面前痛哭道：“趙大爺，您一定要替我們太爺報仇，殺了這幫畜牲。”　　趙又誠看着看着痛哭的老姐，臉沉如水，心更是沉到了湖底。老姐的性子向來堅決，在林家守了五年的活寡都不會吭一聲，現在如此傷心痛哭，還能有什麼？趙又誠已經不敢往深里去想了，他狂吼一聲。“我要把這幫畜牲挫骨揚灰！”　　清軍將領在看到山炮被拖出來之後就開始打退堂鼓，還守在這裏就是等死了。他現在撤退，張錫元也無話可說了。他剛剛制定好突圍計劃，頭頂上就響起了尖銳的呼嘯聲。　　革命軍向清軍陣地開炮，短促而連續的爆炸在丘頂響起，驚天動地，震耳欲聾。縱橫的彈片帶着死亡的氣息，丘頂上沒有建立防禦工事，只是躲在天然掩體後面的清兵面對縱橫的彈片無處可躲。那些被炸彈直接砸到的倒霉鬼，被炸得連渣都不剩。被彈片削得身首異處的清兵，更是躺了一片。　　第一輪轟炸開始，悲憤當中的趙又誠就帶着第一梯隊率先發起進攻。趙又誠手中緊握這馬刀沖在最前面，礙事的大檐帽不知道被他掀到那裡去了。他身後跟着狂吼豪叫的戰士，揮着馬刀，太陽底下一片明晃晃的耀眼，喊殺聲排山倒海。　　只是兩輪轟炸，趙又誠便衝到了丘頂。革命軍停止炮轟，殘存的清軍爆發出臨死前最後的勇氣，既然是死，就要拉個墊背的。他們爬起來端着刺刀，就和跑上來的革命軍戰士撞在一起。頃刻之間，刀光閃耀，血肉橫飛。　　一口悲憤在胸的趙又誠爆發出神勇，迎面撲來的清兵被他一刀削掉半邊腦袋。趙又誠裝若瘋魔，凡是被他盯上的清兵，就沒有留全屍的。　　血腥的戰鬥很快就結束，革命軍幾乎參加的每一場戰鬥都是如此的血腥。渾身是血的趙又誠喘着粗氣，右手馬刀刀尖垂在地上。身上的鮮血有自己的，也有清兵的，清兵已經沒有還是站着的。革命軍戰士們正在清理戰場，趙又誠掃視一眼戰場，小小的丘頂上屍體疊着屍體，鮮血浸透的土地被踏成了暗紅色的爛泥。趙又誠看到一個還未死透的清兵，便走過去一刀刺穿他的心臟。這個動作牽動他的傷口，新的鮮血又從他的肋下冒出。他痛得一陣頭腦眩暈，身體上巨大的傷痛卻止不住他心裏的傷痛。他殺了如此多的清兵，卻無法泄去他心中的悲憤。他那可憐的老姐，該死的封建婚姻制度已經折磨掉她最美好的青春華年，如今又給她再添傷痛，她今後又會生活在怎樣的痛苦當中？　　全殲張兵團，活捉張錫元。趙又誠心裏還剩下這一個意念，不如此，不足以泄心頭之恨。　　趙又誠收攏部隊，身受重傷的革命軍戰士被留了下來，善後的工作全部留給起義的民軍處理。他把這些事情全部交給他老姐處理，把責任交給她，免得她無事可作，想這想那的想不開。他更是拿槍威脅幾個林府管事，他老姐要是出什麼事，就把他們給斃了。幾個老管事抹着臉上煙灰鼻涕，又是賭咒又是發誓的答應了。　　此刻戰場安靜下來，趙又誠才聽到北城的槍聲爆豆一樣響個不停，擔心李想他們的戰鬥也受到阻力，他便叫他老姐派人把克虜伯山炮送去北門，那邊也有革命軍在戰鬥。　　把事情交待完，趙又誠帶着凡是還能動，還能騎馬，還能戰鬥的戰士，騎馬追逃跑的清軍前縱。　　趙又語看着帶領大隊騎兵的小弟揚塵而去，如雷的蹄聲也越傳越遠，眼中升的霧氣把視線變得朦朧。小弟已經長大了，五年不見，已經長成男子漢了。趙又誠拿槍威脅幾個老管事的事，她也看到了。就為了如此關心自己的小弟，她也要堅強的活下去，即使為世俗所不容。　　李想穩穩的跑在最前面，帶着大隊騎兵從南門跑往北門，揚起滿天的塵土。張錫元這廝作風太惡劣，燒城？肯定還縱兵搶虜了一番。如果不能殲滅張錫元，使他得了便宜安然返回河南，這無疑會給湖北周邊行省的軍閥極大的鼓勵，使他們興起也來湖北打草谷的念頭。這些聞到血腥味圍上來的蒼蠅是添噁心的行家，就像先前的夏占魁，他李想是不怕這些土軍閥，就是湖北的老百姓經不起他們折騰，戰爭永遠苦的是老百姓。還有北洋軍南下在即，他也不知道袁世凱會在什麼時候突然出招，這些貪婪的土軍閥嚴重威脅着他的布局。　　只要能夠再次殲滅張錫元兵團，加上先前殲滅夏占魁兵團，這兩戰的威攝力足以鎮壓湖北周邊蠢蠢欲動的土軍閥。使他們在貪戀湖北的財富的時候，也要掂量一下自己有沒有一副好牙口。即使等袁世凱想對湖北動手時，也要三思而行。　　李想已經看到張錫元的動向，他的部隊排成縱隊前進，騾馬載滿箱子，都是搶虜來的錢帛，清兵掄開兩條腿跑得飛快。李想快馬加鞭，你兩條腿跑得再快還跑得過四條腿。李想身後革命軍戰士都在馬上抽出馬刀，如林的刀光閃耀，喊殺聲山呼海嘯。　　張錫元的縱隊後面突然推出幾十輛空板車，策翻在地，排在路中央。他是早做好對付騎兵的準備，更是對負責斷後的清兵許下若言：這次來湖北發了財，凡是斷後的弟兄，我張錫元回去之後給安家費一百塊大洋，所有的弟兄們在這裏作證，我張錫元要敢食言，天誅地滅。　　張錫元能坐到這個位置，說話還是有點信用的，要不誰會給他賣命？有了張錫元的保證，清兵們似乎也橫下一條心，要把革命軍給拖在這裏。如果張錫元沒能跑回河南老家，那麼他的若言自然無法兌現，他們也只會白死。在這樣的心態影響之下，負責斷後的清軍也下足了拚死一戰的決心。　　兩架馬克沁輕機槍架在馬車的縫隙之間，所有的清兵以側翻的馬車為掩體，槍口對準了衝刺過來的革命軍騎兵，只等着滾滾而來的騎兵撞進他們的有效射程之內。　　李想沖在最前面，迎着猛烈的風勢，眼睛都眯了起來。他看着清軍擺出來的架勢，冷汗一下子就流了下來，這根本沖不過去。也管不了是否會影響士氣，李想一拉馬韁，馬頭偏往一旁，帶着大隊騎兵擦着清軍的射程轉過彎。雖然革命軍沒有衝過去，但是清軍密集的火力網還是招呼過來。兩挺機槍吐個不消停，一排步槍也是爆豆子一樣響起。這要是撞上去，革命軍戰士會犧牲多少？自己估計也要再穿越一回，再倒退個一百年，這樣吃虧的生意李想死都不會幹。

# 第六十章 幾番風雨（十一）

　　“日他娘的，呂中秋這小子在就好了。”李想狠狠的罵道，他背靠在一塊岩石後面，探出頭看着囂張的清軍有些無可奈何。李想帶着革命軍戰士下馬，與清軍對峙着。兩邊槍聲不斷，聽聲音打得好不熱鬧又精彩，場面卻是文明之極，沒有什麼血腥的畫面。清軍躲在板車後面，兩架馬克沁輕機槍噴吐着長長的火舌，火力網超猛。革命軍戰士下馬躲在路邊的天然掩體後面，太平的朝清軍放槍還擊。　　如果呂中秋在這裏，由他專門狙擊機槍手，清軍的火力優勢便蕩然無存。革命軍騎馬衝過去，最多丟下幾十匹馬就可以衝進清軍陣地。打起白刃戰來，清軍再有如何堅定的拚死決心，也不是精於拼刺殺的革命軍戰士的對手。　　湯約宛不知李想為何突然提起呂中秋，帶着好奇本想問李想，但是李想正心情不好的罵粗口，她可不願意去湊這個霉頭。她便問身邊的戰士，“呂中秋有什麼能耐可以解決現在的難題？”　　姑奶奶發問，這個戰士立刻回答道：“呂中秋是神槍手。有他在這裏，敵人的機槍就歡不起來。”　　湯約宛玲瓏剔透的心思一聽就明白，轉身湊到李想身邊道：“你需要一個精度射擊的狙擊手是嗎？我的槍法非常準的，可以讓我去試一試。”　　“真的？”李想不敢相信會有這麼湊巧的事，回頭盯着湯約宛美麗的眼睛。記得第一次見到湯約宛的時候，她就是端着一桿槍，會玩槍看也是真。　　“我能還騙你不成。”湯約宛隨口便道。　　李想回過頭來，湯約宛即看到他清秀的臉上烏漆抹黑。怎麼男人都是這樣不主意自己的形象，戰場上滾一圈，就能把臉臟成這個樣子。只見李想還是沒有一點自覺的擺着一張冷酷的花臉，湯約宛有些習慣的想去掏手帕給他擦臉，李想卻突然給她手上塞了一桿步槍。湯約宛剛剛生起的一點情懷瞬間煙消雲散，心裏嘀咕着李想不解風情。　　湯約宛手上拿的步槍可是原裝進口的德國毛瑟m1888步槍，口徑7.92毫米，俗稱79步槍。這原裝質量和性能可不是漢口兵工廠的仿造品可比的，這把步槍完全體現了德國當前世界頂尖級的大工業水準，是這個時代最先進的步槍。　　李想撿起地上一塊拳頭大的石頭，掂量了一下分量，用力往天上一丟。李想可是用盡了全力，石頭瞬間串上半天。湯約宛托着步槍，緊盯着石頭的軌跡，眼神的專註是少有的認真。李想的眼神卻游移不頂，一秒鐘之內在湯約宛身上和飛行的石頭之間來迴轉換數次，變化頻率高到嚇人。革命軍戰士都懶得對清軍還擊，都專註的看湯家小姐，未來的姑奶奶表演槍法。　　即在石頭速度越來越慢，快要進入最高點時，湯約宛扣下班機。嘭！石頭被一槍蹦碎，碎石稀稀拉拉的落下，好幾個看傻眼的戰士被落下的碎石迷住了眼睛。不知道是誰帶頭鼓掌叫好，引得戰地上革命軍戰士一片鼓掌叫好聲，卻嚇得對面清軍不明狀況，使勁朝革命軍開槍射擊。　　湯約宛這一槍看起來容易，卻沒有幾個人能夠把握住石頭停頓，這一瞬即逝的機會。能夠做到的人，無疑擁有狙擊手的天賦。革命軍戰士身上多有傲氣，本來確是看不起湯約宛這樣一個嬌滴滴柔弱的小女子，但是這種觀念現在完全扭轉。湯約宛馬騎得好，槍打得准，巾幗不讓鬚眉，活脫脫現代板的花木蘭。他們算是徹底服氣了，連爺們主義者宋缺都在一邊鼓掌。他們還不忘感嘆一下，大帥真是有眼光，好福氣。　　李想幫着湯約宛弗去大檐帽頂上的碎石灰塵，嬉笑顏開的摟着她的肩膀，道：“你就負責狙擊敵人的兩個機槍手，反正不要讓敵人的機槍開火就成。任務做好了，我教你我的壓箱底絕技，《洞玄子三十六散手》。”　　湯約宛興奮着的小臉突然沉下來，甩開李想搭在肩膀上的咸豬手，“我資質淺薄，《洞玄子三十六散手》這麼玄妙的武功我可學不會。你還是找個資質更厲害的女人陪你練的好，我只要你教我自然拳就成。”　　“咳，這教拳的事，回頭再說。你先去準備一下戰鬥。”李想乾咳一聲，果然不是一般的女子，竟然知道洞玄子是什麼東西。接着李想喊道：“宋缺！多帶幾個人保護湯約宛，她的生死關係此戰的成敗。她要有什麼閃失，你提腦袋來見我。”　　“大帥，衝鋒沒有我怎麼成。”宋缺絕對是個好戰份子，對保護人這事不感冒。　　李想也是手癢的人，有些理解宋缺的心情。他的指揮刀已經抽出，用力揮下。“我不管你怎麼著，只要不影響我的進攻計劃，只要湯約宛安全無事。”　　宋缺一喜，“謝大帥，隊長要是有什麼閃失，我把腦袋砍下來給你當尿壺。”　　“我不要你的腦袋，只要你完成我交待好的任務。自己也要小心，不要仗着自己武藝高強，就以為自己是打不死的小強。”李想隨口交待一句，宋缺也不知道聽到了沒有。　　只見宋缺一臉的興奮，眼中凶光閃耀，轉身吆喝着幾個人給湯約宛打掩護，自己卻跨馬跑去來衝鋒隊里。　　湯約宛正在反覆檢查步槍，還有身上彈卡的放置位置，還讓身邊保護她的戰士幫她拿了好兩把備用步槍。就他們幾個戰士，沒有宋缺在，李想還真是無法放心。李想把指揮刀收回鞘里，走到湯約宛身邊。　　湯約宛擺弄槍械的手法熟練且穩重，看似柔弱的纖細指尖顯出她剛強的一面。她低着的頭卻又顯得如此的溫柔，李想看不到她的表情，只看到她長長的睫毛不停的顫動。李想只從這些細微的表情便知道湯約宛心裏的緊張，也許今天是她第一次殺人。　　“小宛，你要是失手了，不要緊，還有我來給你補救。”李想端着步槍一陣亂瞄，他沒有什麼狙擊天賦，但是下過苦功練習過。長距離打靜態物體，還算馬馬虎虎。他想自己與湯約宛配合，也應該勉強抵得上一個呂中秋。　　“不要小看我，我一個人能行。你不在指揮位置上，跑這裏來幹嘛？就你的槍法，只能給我礙事，幫個倒忙。”湯約宛發現與李想斗個嘴，緊張的情緒便消失的無影無蹤。　　姑奶奶教訓人的思路還清晰的不得了，看不出半點緊張的樣子，李想認為剛才自己判斷失誤了。　　第一突擊梯隊和第二突擊梯隊集結完畢，清軍也都停止射擊，他們看到集結的革命軍，知道一場慘烈的攻擊即將來臨。　　李想站在第一梯隊最前面，高舉着的指揮刀用力揮下。蹄聲突然滾動起來，大地顫抖。喊殺聲呼嘯而起，捲起飛揚的塵土撲，排山倒海的向清軍陣地。　　清軍兇猛密集的火力網撒了過來，跑在最前面的一排鐵騎中槍撲倒在地，巨大的慣性帶着馬屍往前滑出老遠，飛濺起的塵土揚起老高。後面的鐵騎沒有絲毫的猶豫，喊殺聲一浪高過一浪，越過馬屍繼續撲向清軍陣地。宋缺跑在最前面，他的馬首先中槍。這廝功夫了得，在地上一滾躍了起來，掄開兩條腿繼續撲向清軍。　　清軍兩挺火力最兇猛的機槍卻突然亞火，使得革命軍騎兵壓力一輕，衝刺的越發兇猛。滾滾如雷的蹄聲，殺氣瀰漫。負責指揮的清軍將領看着撲面而來的革命軍騎兵，冷汗不住的流下，心彷彿都被鐵蹄踏破，狂吼着：“機槍手開槍！機槍手開槍！”　　清軍的機槍手已經腦袋流腦漿，兩個全被爆頭。清軍將領慌忙塞了兩個人去掌機槍，兩個清兵才靠近機槍，就被爆了頭。這回清軍將領看清楚了，在革命軍衝鋒突擊隊邊緣處，一個身穿革命軍軍裝的女子，單膝跪地，平端着步槍，正瞄準着清軍的機槍陣地。她身邊還圍了幾個革命軍戰士給她打掩護，清軍將領立刻確定就是這個女狙擊手。　　清軍將領大吼着：“快給我打那個娘們！”　　清軍將領自己也不閑着，甩掉指揮刀，搶過身邊親兵的步槍，拉開迴轉拴就朝湯約宛開槍。　　守在湯約宛身邊的李想正拿着槍亂瞄，鬼使神差的就看到那個清軍將領也在往這邊瞄。李想暗叫不好，丟下步槍就把湯約宛撲倒在路邊。壓着湯約宛的李想只覺腦門一涼，不會腦門被開了一個洞吧？急忙伸手往腦門上一摸，還好，只是大檐帽被掀，額頭被子彈擦傷而已。　　這時戰士們才反應過來，立刻用身體把李想和湯約宛團團圍住。　　湯約宛從李想身下探出頭來，就看到李想額頭上的鮮血順着眉心都流到了鼻樑，立刻閉上眼睛躲進李想的懷裡尖叫道：“血，血，你流血了。”　　“一點點小傷不礙事，就是擦破點頭皮而已。”李想語調輕鬆說著，捲起袖子把額頭上的血跡隨便擦一下。　　清軍將領的指揮已經無濟於事，革命軍騎兵只是眨眼之間，已經到了清兵眼前，有誰還有時間去管那個女狙擊手。　　沖在最前的革命軍戰士的戰馬“嘭！”的一聲撞在板車上，板車被撞翻，爬在板車後面的清兵更是被撞出老遠。戰馬前腿一軟就倒在地上，革命軍戰士也被甩了下來，卻是極有技巧的一個翻滾泄去慣性，接着爬起來揮着馬刀撲向就近的清兵。清兵在生死關頭，也是憤死反撲，不要命的與革命扭打在一起，還妄想把這個缺口補回去。　　最先衝到的革命軍戰士跳下馬，掀開攔道的板車，即揮着馬刀與清兵戰做一團。宋缺這廝竟然就憑着兩條腿也跑到了最前面，簡直就是百米九秒五的黑毛腿。他藉著人體極限的速度，一腳踢在板車上，百來斤的板車和後面頂着的三條成年壯漢，被硬生生的踢飛開來。三條壯漢抱着快要散架的板車狂噴着鮮血摔倒，臨死之前又壓死兩個清兵。宋缺這一腳，就在眼前掃出一片空檔。宋缺喘着粗氣，目射凶光，虎視眈眈又朝清兵扎堆的地方撲去。他的馬刀一甩，挽起雪亮的刀花，只為殺敵飲血。　　後面的革命軍衝進清軍陣地，在馬上揮刀砍殺，就如砍瓜切菜。清兵縱有拚死的決心，卻也再無招架之力。　　李想看到清軍防線被攻破，立刻叫幾個革命軍戰士把湯約宛帶下戰場，自己卻是躍馬而上，興緻勃勃的揮刀殺向清軍陣地。可是他還是來晚了一步，等他衝到清軍陣地，清兵已經全部躺在地上。　　李想騎在馬上，坐下戰馬打着長長的響鼻。他馬刀出鞘，雪亮的刀身在陽光下耀眼勝輝，李想認為這簡直就是對他自己最大的諷刺，因為此戰他滴血未沾。　　渾身是血的宋缺踩過清兵的屍體，手提的馬刀上積滿的鮮血還在不斷往下滴，見到李想之後便朝李想走來。今天他大展雄威，大殺四方，看他心情是爽到了沒邊，走路都飄飄然了。今天這裏的戰士們還是第一次見識到宋缺的真功夫，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看到宋缺走過，都是紛紛自動讓道。　　宋缺走到馬前邀功，李想還刀入鞘，罵道：“這回你得意了，老子今天的風頭全被你搶光了。”　　“大帥，這隻能怨你自己帶着個拖油瓶上戰場，不能怨我啊。”宋缺說著，在鋪滿鮮血的地上找到一把刀鞘，馬刀就用袖子隨便擦一下血跡，然後就收進刀鞘。　　李想說話時面部表情有點激動，額頭上的傷口又裂開，血又流了出來，正卷着袖子擦血跡，聽宋缺得了便宜還賣乖，立刻擺出一副領導的架勢：“沒有我的拖油瓶，你們能打的這麼輕鬆？下次你給我老實的看守拖油瓶，別想上戰場刀頭添血。老子一個大帥，還使喚不了你。”　　宋缺一下子軟了下來，他本就是好鬥的人，能憋得住不上戰場，就眼看着別人在戰場上殺個痛快？　　革命軍戰士正收拾戰場，趙又語帶着孝感成內的起義民軍也趕到了這邊戰場，後面拖着十幾門克虜伯山炮。李想也不客氣，直接便讓這些民軍打掃戰場。這些民軍輾轉城西城北兩個戰場，碰上的都是血淋淋的場面，看着一身染血的革命軍戰士，還有那些死無全屍的清兵，心驚膽戰之下，總算明白為何張錫元碰上革命軍就要跑。　　李想喚宋缺集結能戰之軍馬，準備追上逃跑的張錫元。趁此集結間隙李想找到湯約宛，她跪坐在路邊上吐的稀里糊塗，面無人色。趙又語輕撫着她的背脊，又給她遞上水囊。李想看到趙又語之後眼前一亮，好一個美婦人，他已經聽說是趙又誠的老姐。熟透的翩翩身姿，是那種男人看到就想摟在懷裡的經典熟女。　　趙又語看到走來的李想，便禮貌起身給李想行個萬福。搞得李想也不知道該還她什麼禮，就隨便揮揮手客氣的說道：“趙又誠有個好姐姐。”　　“是民婦有幸，有個好弟弟。”趙又語低聲回道，聲音輕柔迴轉如鶯。　　李想蹲下察看湯約宛的情況，第一次殺人，雖說是遠距離狙殺，可也夠難為她了。她硬咬牙完成了狙擊任務，這份頑強的意志不輸男兒。湯約宛的臉色現在白得嚇人，李想幫她取下大檐帽放鬆，輕撫着她柔順的長發，“瞧你這個樣子，這回一定要聽我的話，留在這裏休息。”　　湯約宛有些許無力的緩緩的偏過頭來，直勾勾的看着李想額頭上的傷口，都是為了保護自己才造成的，弱弱的說：“我答應就是，你不要皺眉頭了，傷口又出血了。”　　湯約宛掏出手帕想給李想抱扎一下，手帕太短了，抱不住額頭。默默站在邊上的趙又語看到，便取下自己綁頭髮的綠色絲巾給湯約宛。　　李想總覺得自己頭上綁着綠色絲巾太怪異，這算什麼造型？但是湯約宛硬是要綁在他頭上，李想也拗不過她，最後還是把從湯約宛頭上脫下的大檐帽戴上，李想才覺得自己的造型稍微正經了一些。

# 第六十一章 幾番風雨（十二）

　　西方天際，低垂的雲層紅似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此刻的陽光完全成了金色，廣闊的大地，其中高低起伏的丘陵，其間穿過的河流，其旁井然有序的田地，其餘阡陌交通的村落，都被這薄薄的金色籠罩。　　待宋缺集結人馬稍做休整，已是薄暮時分。自中秋一過，太陽落山得就越來越早了。　　晚風起時，湯約宛單薄的身子站在空曠的路中央，她感覺到風中的一絲寒冷，指尖變得冰冷。她盡量的讓自己的表情像是若無其事，霞光落在她臉上馮添一抹血色，剛好幫她掩飾住蒼白無力的面孔。　　李想見她比剛才的臉色紅潤很多，便放下心來。“我走了，你在這裏好好休息，等我回來。”　　湯約宛微笑點頭，輕語着，“小心。”　　李想躍馬揚鞭，臨走時又回頭向著一直默默侍立湯約宛身邊的趙又語道：“小宛就要麻煩趙家姐姐照顧了。回頭我給趙又誠放一天的假，讓你們姐弟倆好好聚聚，算是我給你的謝禮。”　　趙又語正神似不屬的望着夕陽餘輝，聽聞李想提到弟弟趙又誠的名字才回過神來。李想的謝禮還真是特別啊，她忍不住輕笑一聲，“那我先在這裏替小弟謝過大帥。”　　一直深鎖愁眉低緒的趙又語展顏一笑，自生風情萬種，女人味濃得像是五十年陳釀的國酒茅台，男人聞到便心都醉了，李想在馬上都看得痴了。　　湯約宛卻看着吃味，故意高聲說道：“假公濟私。”　　李想和趙又語聞言，都不好意思的避開對放的眼神。　　即在此刻，李想感覺坐下戰馬顯出不安的情緒，在原地轉圈低鳴，李想用力勒着馬頭，它沒有發足狂奔。很快李想便聽到使戰馬不安，大地傳來的轟鳴和震動，如天蹦地裂。李想向南而望，天邊捲來滿天的黃沙塵土，一股青色的浪潮湧出地平線。　　林鐵長和劉經接到李想的命令，即刻帶着步兵發足狂奔而來，他們做到了。兩個加強團的建制跑得全亂套了，士兵找不到班長，班長找不到排長，排長找不到連長，連長找不到營長，營長找不到團長。好歹士兵都知道李想的作戰命令：不怕疲勞，不怕困難，不怕傷亡，不怕河流所阻，張錫元想逃跑，無論他跑到哪裡，就堅決追到哪裡，全殲張兵團，活捉張錫元。士兵心裏有個底，只管邁開兩條腿跑，追上張錫元只管打就是了。　　林鐵長和劉經他們前腳剛到，曾高跟着也來了，同樣是捲起一陣鋪天蓋地的煙塵，在城北彙集。　　李想即在馬上揮着鞭子，向宋缺下令，“騎兵追上張錫元，隨時把張錫元的動向傳回來即可。”　　“是！”宋缺答應一聲，揚起鞭子催馬衝進路邊集結的騎兵隊伍。　　宋缺又得到一個帶兵在前的機會，簡直喜上眉梢，深怕李想中途變卦，呼嘯一聲，帶着集結妥當的大隊騎兵絕塵而去。　　馬上戰士也都是雀躍興奮，想着這一去，又會殺敵多少，又會立下功勛多少？革命軍連戰連捷，戰士們身附的熱血沸騰到了頂點。他們的信仰，他們的理想，正一步步變成現實，腐朽的滿清王朝的軍隊面對革命軍的攻擊，顯得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一連串的勝利使他們自信，腐朽的滿清王朝，會由他們推翻；強國之夢，會由他們開創；民族之崛起，會由他們實現。他們相信，更大的勝利還在後面，戰場是他們榮譽的誕生地。他們以國家民族之興亡為己任，戰爭與死亡不足以讓他們畏懼，為了革命，生命，愛情，自由，皆可拋棄。他們非常的相信李想嘗掛在嘴邊的一句孫中山先生的名言：欲享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此謂之曰革命。　　自從李想帶着他們打下一場接一場的勝利之後，他們更是堅定的相信李想便是代表了他們的信仰，便是李想才能給他們指明革命正確的方向。這樣的思想，也有着歷史的淵源。革命多少年了，沒有人成功過。直到李想的出現，帶着他們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起事，打下湖廣總督府，打下八鎮司令部，打下武漢三鎮，打敗湖北名將張彪，打敗湖南名將夏占魁，如今又把河南名將張錫元打成喪家之犬，四處亂穿。革命的勝利都是因為一個人的指揮，李想李大帥。每迎來一場勝利，他們對李想的信任便堅定一分。　　帶着對李想的信任，戰士們毫不猶豫的堅決執行李想的每一道命令，面對着槍林彈雨也敢昂起頭撲上去。剩下的幾百騎兵，捲起滿天塵土，就這樣浩浩蕩盪的去追殺張錫元的幾千人大隊。　　李想心裏嘀咕着，張錫元聰明的沒有走鐵路，肯定是跑不出湖北；他要是走了鐵路，只會死得更快，也不用李想他搞得自己灰頭土臉，還窩囊得受了傷。　　曾高他們幾個將領沖李想走來，整理混亂的隊伍的事情直接丟給他們各自的下級軍官去處理，這似乎也是感染的李想甩手掌柜的習慣。他們走進之後，便看到李想的大檐帽下還露出綠色絲帶的邊，額前部位還洇出一片暗紅的血跡。　　曾高上前便笑道：“大帥，受傷不輕啊。誰家女子送來的綠巾，我看着不像是湯家小姐所用之物。”　　李想的風流行徑可是傳遍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路人皆知。劉經也笑着湊趣道：“大帥不會又惹上那家小姐了吧？不過以大帥的功夫，還會受傷，也太不小心，太不應該了。”　　林鐵長抹一把臉上的汗，笑道：“大帥，現在已經不需要你來表現勇武來鼓舞士氣，將士自會用命。不要老是善離指揮位置，這隻會給將士們帶來更多的煩惱。要知道，您受傷可不是小事，在誰家小姐面前耍酷玩受傷的就更不是小事。”　　“我今天還真沒有上前線，受傷完全是意外。騎兵身上也沒有帶什麼繃帶，這是趙又誠老姐的頭巾，暫時借來用用。趙又誠的老姐這回幫了大忙，是她帥領孝感城裡的百姓起義了，真是個巾幗不讓鬚眉的奇女子。張錫元縱兵搶民，又火燒北城，不是逼着孝感城老百姓造反嗎？”說著李想還指着孝感城未息的煙火，城裡有老百姓在撲火，現在火勢已經得到控制，但是要撲滅也不是一時半會。　　李想看林鐵長望着城內神色不正常，突然想起趙又誠說過，林鐵長家就在孝感城北。“林鐵長，擔心就回家看看，隊伍讓劉經給你帶着。城裡火起時燒得非常大，你家可能遭了殃。”　　林鐵長艱難的收回目光，固執的老爹到底出了什麼事？你向來反對革命，罵黨人都是亂臣賊子，天下禍亂的根源。明知道自己的兒子在武昌，五年來卻能裝作不聞不問，只是因為兒子是革命黨。可為何又會讓你的好兒媳婦領導起義，去做這抄家滅族，不忠不孝的造反事宜？您是連死也要做大清國的忠魂，如今卻不再堅持了嗎？家裡一定出了什麼巨大變故，使您無法再您的固執迂腐。　　林鐵長平息一下自己的胡亂猜想，還是儘快的問出真相的好，便向李想問道：“趙又語在哪裡？”　　李想一愣，瞬間明白趙又語就是趙又誠的老姐，那麼林鐵長的身份便揭曉了。他便指着遠處與湯約宛站在一起的美婦人道：“就是她，你不認識？”　　林鐵長苦笑道：“新婚之夜我就爬牆逃的婚，五年來都沒有過回家，我也沒有見過她張什麼樣。”　　“雖然我反對封建包辦的婚姻制度，但是趙又語是個好女子，你必須好好珍惜。”其實在李想的眼中，好女子就是漂亮的女子。當然，如果再有性格一些，自然就更完美了。李想看趙又語即是美女，又有性格，就是完美。林鐵長竟然還逃婚，真是瞎了眼。林鐵長要是敢毀婚，李想的正義感爆發，說不定就會揮拳頭打人，現在就開始出言警告林鐵長了。　　“大帥，我也是封建包辦婚姻的受害者。”李想的語氣有太強的主觀意思偏向，林鐵長聽着就有些委屈。李想也太不夠意思了，老部下都不偏，卻偏向一個剛剛認識的女人，太明顯的重色輕友。“我問一下家裡情況就回來，無論如何，我不會中途退出戰場。這一仗，我一定要自己打。孝感是我的家鄉，毀在張錫元手裡，這個公道只有我去代表孝感百姓討回來。”　　“隨你便。”李想揮揮手，林家情況非常不樂觀，看着城裡的大火就可以想象得到。林家老太爺還活着的可能，李想連一成的把握也不敢給。林鐵長比誰都了解自己的老子，事情早就推敲得八九不離十了。去找趙又語說話，只是確定一下自己心裏的猜測而已。所有他在後面說無論如何要親自找張錫元為孝感百姓討公道，也同時是要為自己討公道。　　曾高和劉經都伸長了脖子看着林鐵長走過去找趙又語，內心的八卦爐熊熊燃燒。李想好笑道：“看什麼西洋景？說正事。”　　“確實是個好女子。林鐵長現在也在後悔當初要逃婚了吧？”曾高還忘感嘆一句，這廝對好女子的判斷標準與李想一個模子。曾高回頭時還不忘多看兩眼，一臉的回味無窮。　　“得了便宜還賣乖，林鐵長真不是個東西。”劉經回過味的點點頭，“我們還有什麼正事要說？部隊集結完畢，追上張錫元殺就得了。他洗劫了孝感，帶着那麼多的金銀財寶跑不快，還怕煮熟的鴨子飛了不成。”　　曾高看一眼東邊火車站的方向，暮色下無人煙，火車站就孤零零的建在那片空曠的原野上，但看停在那裡的火車頭也完好，也留有足夠的空挂車廂。“我坐火車，可以節省一些體力，也許還能趕到張錫元的前面。我派人去前面把裝的炸彈拆了，張錫元也挺聰明的，沒有落入我們設的圈套。”　　曾高分兵借道蔡旬的目的，就是想在鐵路上伏擊張錫元。不料張錫元太機警，威逼他的大部隊還沒有上來，只是小股騎兵便把他嚇得棄城而逃，更是機警的沒有坐火車逃跑。他們本來還以為張錫元會像夏占魁，不知天高地厚的與革命軍硬碰一架。到頭來完全失算，戰場的局勢變化往往出人意料，誰也無法預測。　　劉經立刻搖頭道：“張錫元既然棄火車跑路，自然與火車重逢的線路。坐火車，只怕越追離張錫元越遠。還是讓戰士們辛苦一下，跑路去追更保險。”　　李想制止他們的爭辯，“把地圖拿來，我們研究一下。”　　曾高從馬上挎包掏出一張地圖，就在地上展開，李想和劉經立刻圍上去蹲下。　　“張錫元北上河南有兩條路，一是從大悟到武勝關到信陽。”李想說著，就用鉛筆在地圖上畫出一條線。“二是走隨州經襄陽去南陽。這條道有點繞，但是可能性更大。現在北洋軍全窩在信陽，張錫元帶着這麼多的金銀財寶去信陽，只會肥了北洋軍。更因為這是鐵路線，我們坐火車很快就能追上他，他棄了火車，不可能又走火車線。不過這都只是推測，一切要等追蹤的騎兵送來情報才能確定。”　　曾高已經掏出刻度尺測量距離，邊量邊說道：“天就要黑了，張錫元帶着重物夜行軍快不了，天亮之前最多趕到安陸或者孝昌。”　　對於曾高的計算結果，李想和劉經都相信。　　李想把鉛筆隨手一丟，就做出決定。“我們坐火車趕去孝昌，最多三個小時。到時候騎兵的情報也到了，如果張錫元是去孝昌，我們就守株待兔；如果張錫元去得是安陸，立刻從孝昌跑過去，也來得急。我是個非常民主的人，對於我這個作戰計劃有異議就說，不然我就發布命令了。”　　“沒有異議！”曾高和劉經兩人異口同聲。　　“曾高，任務就交給你，記住，殲滅張兵團，活捉張錫元。”李想的老毛病又范了，做起甩手掌柜來。他摸摸額頭上的綠色絲巾，洇出的鮮血好像都結硬塊，不知道傷口大不大，有沒有破相？在此刻李想的心裏張錫元已經成了瓮中之鱉，不在顧慮軍事之後，便開始擔心起個人問題。

# 第六十二章 幾番風雨（十三）

　　一絲曙光破開清晨霧嵐，落在清冷的安陸縣城。街上蕭條無行人，老百姓還躲在家裡擻瑟着。原因昨夜的變故，一場兵禍毫無徵兆的降臨在他們頭上。　　逃穿至此的張錫元兵團，昨夜被革命軍重重圍困在縣城內，戰雲在古老的縣城上空越堆越高。　　古老的城牆跑馬道上，這些河南兵擠成一堆堆的互相取暖。昨夜跑馬道生起的篝火已經燒完，還剩下一些灰燼冒着青煙。　　城外卻有哀怨的歌聲傳來，革命軍大清早的演起了大合唱。城牆上的河南兵聽到之後心裏一下子被抽緊了，熟悉的曲調是他們平常最愛聽的河南民曲，河南墜子，大調曲子。城外革命軍唱得都是最哀怨的調，孟姜女哭長城，昭君出塞。有時也唱一曲輕快的，誰說女子不如男，一朵茉莉花，羅成算卦。只是這樣輕快的曲調對照現處境地，更是讓河南男兒落淚。　　鄉情觸動時，便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城牆上的河南兵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跟着哼唱起來，最後牆裡牆外，河南調子哀怨的齊聲大合唱。　　在城樓子里小棲的張錫元被這哀怨的曲調驚醒，立刻分辨出曲子的來歷而臉色大變。大吼着：“來人！不許唱，不許再唱！”　　伺候在他身邊的幾個親兵正在暗自抹眼淚，看到怒氣衝天的張錫元，嚇得鄉情全無，立刻跑出去制止。　　張錫元激動的喘着粗氣，扶着眼前的桌案，上面鋪着一張地圖，還有燒完的蠟燭。他看看窗外已經天亮，昨夜研究對着地圖研究突圍的對策，累極了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不曾想到，一覺醒來，四面豫歌。　　張錫元心裏大罵匪黨頭子李想，搞這麼多的花樣干什麼？要打就痛痛快快的來打，只會玩這些陰謀詭計的陰險小人。他在咬牙切齒的罵人時，似乎都忘了自己也不是什麼好鳥。　　昨夜逃亡的一之路上被革命軍騎兵不斷騷擾，實在是比被蒼蠅盯上還有難受的事情。他的兵力已經不足，更要運輸保護搶虜而來的財帛，難以再分出兵力阻擊。在與從西門突圍的清軍會合后兵力是增加了，但是革命軍兩隊騎兵也會合了，尾隨在他們身後的蹄聲使人心難安。黑燈瞎火的半夜行軍，革命軍還不知疲憊不時在後面折騰出一些動靜，一路上就磨擦不斷，槍聲不停。　　張錫元實在抗不住，底下清兵也都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便只好暫且躲進了安陸縣城。他想得是有安陸城牆的環衛，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養足精神再跑路。那知道革命軍大部隊追得這麼快，他們剛剛走進安陸縣城，革命軍的大部隊就把小小的安陸縣城圍了一圈又一圈。城外丘陵，田野，被星羅棋布的火把照亮。人影��，萬人的吶喊聲驚天動地的撞擊着古老的安陸縣城牆，來來回回就是兩句：殲滅張兵團，活捉張錫元。　　吶喊聲撞擊在張錫元的胸口，那一刻的他後悔的想找一塊豆腐撞死。真是吃豬油蒙了心，怎麼想到來湖北貪這個便宜。他在孝感殺人放火，匪黨頭子李想無論如何也不會放過他；他撇開袁世凱的臉色，去拍攝政王爺的馬屁，如此积極跑來湖北剿匪，差點壞了袁世凱的大事。成了還說得過去，現在輸了，袁世凱一黨又會有怎樣的手段對付他？反正他張錫元沒有下場了。　　現在他張錫元上欲逃無路，欲戰無力，欲守不能。他已經無力撐下去，匪黨頭子李想這麼多的花樣是想干什麼？羞辱他嗎？張錫元腦中思緒亂七八糟，他的一個親兵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驚擾他本混亂的思緒。　　張錫元一臉凶光，不爽的問道：“什麼事？”　　這個親兵心中一顫，小心翼翼的說道：“革命軍用弓箭射進城裡一封信函。”　　張錫元心裏一陣冷笑，匪黨頭子李想果然是想羞辱自己。他把手一揮，吼道：“滾！”　　把這個親兵嚇得腿腳一軟，差點摔倒在地。張錫元心情差到了泰山頂南天門，以前有不長眼的親兵，稍有差池就被他拿刀砍死。這個親兵用盡全部意志穩住身形沒有嚇倒，佝僂着腰彎到了極致，兩腳小碎步飛也似的倒退，快如江湖失傳之絕學：移行換位。　　非常不爽的張錫元突然又喊道：“站住！”　　這個親兵條件反射似的剎住腳步，卻再站不穩摔倒在地。他認命的閉上眼睛，心裏念着倒霉，着條命今天就要交給張錫元泄氣了。他閉着眼睛等了半響，卻聽到張錫元嘆息一聲，道：“把信拿來。”　　張錫元打開信箋，信中所寫狂妄到了沒邊，看得他眉心亂跳，卻也再真實不過的反映出他如今的險惡處境。　　信是李想口述，曾高執筆，超級白話的一篇文章。李想怕寫出簡體字，張錫元不認識，說他盡寫錯別字就丑大了。信中內容如下：　　張錫元，投降吧！　　你以無路可逃，睜開眼睛看看吧，安陸縣城已經被我們包圍。你勞師遠征，逃亡途中又丟棄兄弟部隊而不顧，以致軍心離散。轉戰到此，傷亡極大，將士以無鬥志，更兼士兵外省作戰而思鄉情切，士氣低落至谷底。你已經是有心而無力再戰。　　你在孝感干出禽獸不如之事，正是天怒人怨，不要妄想可以逃出湖北人民的制裁。安陸縣城的百姓不會聽從你的號令，不會與你攜城而抗革命軍，因為你已經被人民所背棄。　　本軍一再推遲攻擊時間，只是希望能和平解決，給你帶來的河南子弟一個有命回家的機會，但是本大帥至今卻未能看到貴將軍有覺悟懺悔之心。　　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如尚欲得湖北人民之諒解，減輕戰犯身份所應得之罪責，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大帥之指示，以求自贖。　　須知，貴將軍之唯一出路，便是向人民靠攏，向我革命黨靠攏；便是向人民投降，向我革命軍投降，向我李大帥投降。　　如貴將軍及貴屬，竟悍然不顧本大帥之提議，城破之日，貴將軍及部屬，諸反動勢力之首領，必將從嚴懲辦，絕不寬恕。　　張錫元心裏默讀這滿紙狂妄言，這信卻像是活了過來，變成有聲信箋，聲音清晰的鑽進他耳朵里。張錫元心裏一驚，信箋掉落地上。他這時才注意到，聲音是從城外傳進來的。這幫革命黨人，送了一封信來羞辱他還不夠，還派了人在城外把讀出來。　　張錫元豁然起身，跑到城樓欄廊外。剛剛從暗處進入陽光下，刺眼的陽光刺激得閉上了眼睛，好一會才適應過來。等慢慢適應陽光下的光景，看到今日又是艷陽高照，城外已經挖出條條縱橫的塹壕。只是短短半宿的功夫，革命軍已經在安陸縣城外建起嚴密的包圍圈。　　革命軍現在已經不再唱河南墜子，大調曲子，改而念起匪黨頭子李想寫的勸降書。只見最靠近城門口的一條塹壕外，伸出一個歪脖子白皮鐵卷喇叭，革命軍的大嗓門正濃情並貌的念着勸降書。城樓上的張錫元臉色鐵青，十指緊摳着欄杆，似要擠出奶來，比抓窯姐的眯眯還要來勁。　　“現在張錫元肯定在抓狂。”李想說完一陣大笑。李想他們就在安陸縣城南邊顯眼的一出丘陵上搭建指揮所，與張錫元所在的南城樓遙遙向望。指揮所里，李想，曾高，劉經，宋缺一人捧着一碗酸辣牛肉粉，吃的希里呼嚕。　　曾高他們也是一陣好笑，李想這個樣子，說好聽點是談笑用兵，說難聽點是把打仗當兒戲。可是革命軍偏偏在他如兒戲的指揮下每戰必勝，就像傳奇小說里的奇迹，是偶然中的必然。就像現在，老老實實的攻城，幾炮就可以把城門炸開，衝進安陸縣城，張錫元插翅也難逃。他偏偏要玩一回四面楚歌，眼看着張錫元的軍心已經散了，幾乎可以兵不血刃，他又再加一個勸降儀式。這要刺激的張錫元抓狂爆走，糾結起屬下來個死戰不降，他們又得老老實實的打攻城戰。李想這玩來玩去，不就變成了多此一舉。　　宋缺拖着鼻涕，辣得口齒不清的說道：“張錫元抓狂最好，正好給我練練刀。這仗，我還沒打夠。”　　“張錫元抓狂的想打，卻未必能大成。”李想支嗚了一句，嫌酸辣牛肉粉不夠辣。他拿起桌上裝辣椒的小陶罐，用湯勺在裏面颳了又刮，也就刮出幾顆辣椒末。拿着湯勺直接放在湯粉里洗一遍，這才甘心。他是湖南人，好重口味。　　劉經和宋缺卻是感覺太辣，吃得呼嚕呼嚕，鼻涕眼淚一把流。他們是看到李想和曾高使勁往湯粉里加辣椒，一副美味無比的樣子，辣椒簡直就是絕世調味珍品，也忍不住的好奇往湯粉里加上一勺。　　“大帥難道還有什麼花招沒有使出來？不過大帥啊，您有傷在身，還是吃清淡一點的好。您額頭上要是留下疤痕，會嚴重影響您的威武而又光輝的形象。”曾高說著，也覺得不夠辣味。乾脆拿起辣椒罐子，挑起米粉往裡鹵一圈。　　“曾高要講衛生，你把你家的曾氏家訓讀到那了？”李想指着筷子罵人。一提到他額頭上的傷口，他就忍不住生起，借題便開罵。他的傷口已經被隨軍而來的赤腳醫生處理過，如今貼了一塊狗皮膏藥。他額頭上的傷口非常顯眼，以這個時代的醫遼藥物，不留下疤痕是不可能的。這對向來臭美的李想，簡直就像是一場夢醒來，發現滿倉的股票跌成了廢紙。以後就只能天天帶着大檐帽扮酷了，只有這樣才能勉強把額頭上的傷疤遮住。李想的這條傷疤，成了他的禁區。　　他們也都知道李想的性格，心情不好的時候喜歡找茬。但是他壞心情的變化也快，要是沒人跟他耗，他自己一會就轉好了。曾高不作聲，繼續低頭趴在海碗里吃米粉。　　劉經現在心急的是李想還有什麼后招沒使，“大帥，我們到底是打還是不打？”　　宋缺就急急的接問，“什麼時候打？”　　李想把碗一放，袖子往嘴角一抹。“用兵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我們革命軍要以德服人，不要一天到晚喊打喊殺，讓老百姓以為我們是土匪。當然，張錫元這廝，你跟他講道理沒用。但是他的部下總有明白事理的人，看到我們擺出這麼大的陣仗，膽敢反抗就是死路一條，他們還會傻得陪張錫元下葬？”　　城樓上的張錫元終於下定寧為玉，不為瓦全的決心。從匪黨頭子李想寫得勸降書看，投降革命軍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他要是突圍成功，帶着殘兵回到河南，下場也許會比張彪更凄慘。進退無路，那就死在這裏得了。百年之後要有人著史，也會記他是為大清國鞠躬盡瘁而死。　　張錫元袖子一揮，彈彈衣衫灰塵，準備召集部下，與匪黨亂軍決一死戰。卻聽到城樓里想起一陣急切的腳步聲，張錫元急忙轉身一看，他的部下親信全都來了。看這些昔日部下的神色，張錫元立刻感覺到了不妙，伸手便去摸腰上掛的博郎寧左輪手槍。　　張錫元的昔日部下早就警戒着他，不約而同的把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他。“大人，請放下槍吧，我們不會為難你。”　　“你們是要把賣給匪黨？”張錫元自己也覺得問是白問，現在的情況再明顯不過。他的手便僵持在腰間，如果他再動一下，他的這些部下真會把他一槍蹦了。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這都是他張錫元教的。所有他們可以在孝感殺人放火，無所不為，卻也種下今日的報應。　　“我們無路可逃，將士無力可戰，只有投降。”這個清軍將領說著，就有兩個人上去把張錫元繳械，更是不客氣的拿出一副蘿繩把他綁緊。　　逃至安陸縣城的張錫元部集體繳械投降，張錫元被縛出城。

# 第六十三章 歸去（一）

　　嘭、嘭、嘭……急風驟雨的拳腳聲在小屋裡響了半個時辰。挨揍的張錫元剛開始還能殺豬似也的用力鬼叫，現在拳聲響起，他也就要死不活的哼哼兩聲。　　最後張錫元終於幸福的暈死過去，死狗一樣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他此刻衣衫爛縷，裸路的肌膚青一塊，紫一塊，血痕縱橫，已經沒有一塊完好的地方。正摁着張錫元死命揍的林鐵長也發現他沒了發應，便停止胖揍，伸手去一探他的鼻息。指尖傳來暖暖的氣息，命真硬，還沒死。林鐵長對着他被打腫的臉又是狠狠的兩拳下去，才罷了起身。　　林鐵長的心裏，是恨不得把張錫元千刀萬剮。家破人亡之大仇，足以與之不共戴天。但是身為一個革命軍戰士，不殺俘虜這條鐵律他必須遵守。　　昨夜圍住張錫元之後，他就帶兵守在城門口。李想他們在指揮所吃酸辣牛肉面時，他就抱着一碗面，守在戰壕裏面吃。他從那個第一見面的媳婦那裡得知，倔強的老爹死在亂兵當中，老宅也被張錫元一把火燒了。他守在城門口，就是想第一個衝進城裡，親手割下張錫元的腦袋，張錫元部卻是孬種的投降了。林鐵長此刻狠狠地打了張錫元一頓，看着他凄慘的模樣，似乎欲殺他而後快之心也淡了許多。　　施爆的林鐵長也累的滿臉的汗水，拿來架子上的毛巾擦臉，擦拭着卻感覺到鼻子好酸。想着那個倔強的老爹，兩人好像八字范沖，自小就不對路。自他記事起，父子之間就沒有好好的親近過。也不知道是自己太叛逆，還是老爹太倔強？你一直堅持的大清正統已經腐爛到了根子，對外媚顏奴骨，國戰屢敗，而一味割地賠款，干盡了賣國的勾當。對百姓百般壓榨，使生活苦難的人民更是火上醮油，清軍更是在孝感干起殺人放火的強盜勾當。你一個翰林大學士，一心向忠着滿清朝庭，卻落下這樣一個沒有下場。這樣的一個朝庭，有什麼值得你去為他盡忠？就這樣死在張錫元的亂兵之下，你怨不怨？　　林鐵長使勁擦着臉上混着汗水留出來的眼淚，老爹，你說過要看着後悔。現在我真的後悔了，不是後悔投身革命，是後悔當初沒能堅持說服你支持革命，而是選擇離家出走。老爹，你魂歸去，就請把什麼都放下，不要在固執了。華夏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理想，等革命成功之後，我會與細說。　　林鐵長擦乾眼角的淚水，還有臉上的汗水，推開小屋這扇柴門便走了出去。迎面光明，走在革命的理想之路。　　先前張錫元所在的城樓沒有受到任何的破壞，依舊保持着完好的古典風格。李想憑欄處望着安陸城外，曾高他們幾個也都分立在他兩邊陪侍。　　風和日麗的好天氣，遠處農田還有近半金燦燦的水稻沒有收割，此刻已經有农民在那裡勞作。老百姓受了半宿的驚嚇，總算熬過去了。城外昨夜挖好的塹壕，正有工程營負責掩埋恢復。　　李想好戰，卻又害怕戰爭造成的破壞，和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勸張錫元部投降，他並不只是為了好玩，亦是為了免除這場戰爭。　　城樓上沉重的腳步聲響起，李想和曾高他們回過頭來，看林鐵長走來的神情還是帶着沉痛，失去親人的痛苦，不是大仇得報就能夠解脫。　　李想迎上去，摟着他的肩膀道：“節哀。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我們只有努力去改變這個吃人的社會，才能使國人不再重複你父親的悲劇。你是一個革命軍戰士，你的責任不止是在拯救你的父親，而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　　安慰很容易觸動一個人的脆弱，林鐵長接到李想的安慰，強自撐起的堅強搖搖欲墜，語無倫次的說道：“我連我父親都救不了，還談什麼國家，什麼民族？我真是沒用。”　　林鐵長說著眼睛就紅了，到把李想嚇住了。林鐵長在他漂亮老婆處聽到老爹的噩耗，沒有流下一滴眼淚。就這樣默默跟隨他們上了火車，到了孝昌，再殺到安陸。張錫元被縛出城，他也沒有喊打喊殺。所表現出來的堅強，已經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卻被李想的一句安慰，激動得快要掉淚，弄得李想都知所措了。　　幸好宋缺非常有爺們氣概的打岔道：“是想馬尿？果真是沒用。要是我，一刀就把張錫元了結啦。殺俘虜，最多挨個處分。有什麼大不了的，是把大帥。”　　李想笑罵道：“少在這裏出�f主意。但是林鐵長，滿清十大酷刑隨你使，只要不弄死他，我可以裝作看不到。你要膽敢殺俘虜，我的處罰保證讓你終身難忘。宋缺，你要是不信就去試試。”　　宋缺嘿的一聲笑，不置可否。林鐵長卻不作聲了，心緒好像又恢復了正常，又好像有些不正常。　　曾高擔心的問道：“你不會真把張錫元殺了吧？”　　林鐵長還是不作聲，他的沉默使大夥就想難道他真幹了殺俘虜的事？劉經便急忙像李想求情，“大帥，你得從輕發落，這事情有可原。”　　林鐵長遙遙頭，“我沒有，革命軍的紀律我沒有忘。看到你們這麼關心我，我非常開心。”　　換了宋缺摟着林鐵長的肩膀道：“我們不止是同志和戰友，還是好朋友，好兄弟。大帥不是說過，革命是個大家庭，兄弟之間要相親相愛，互相扶持，互相團結。”　　李想取下大檐帽，摸着額頭上的狗皮膏藥，怎麼想有想不起來說過這麼狗血的話，雖然非常有他一向的狗血風格，但也有可能是宋缺這廝杜撰的。他便問道：“我有說過這話？我怎麼就沒有一點更印象。”　　宋缺幾人互相交換個眼神，齊聲道：“當然有。”　　就在此刻，有衛兵來報，在城郊宣傳二五減租免稅的學生被打。李想怒起，誰這麼大膽？城外還囤着一萬多革命軍，這些地主老財就敢造反？李想帶着他們就往出事地方趕去，他倒要看看，是那個土豪劣紳有這個狗膽。　　李想的革命軍在接管安陸城防的時候，馮小戥派來的政工人員也是如影隨行的跟上了。安陸縣人民政府隨即宣布成立，原縣城清朝官員全部停職，待審后而酌情錄用。縣令到還識時務，交出官印，兩袖清風的就走了。　　縣城裡的大街上廣帖布告，學生們大搞演講。為了響應李想深入農村基層的號召，在馮小戥還沒有預先搞好組織的情況下，幾個熱血學生就冒冒失失的殺向安陸城郊的農村。　　熱情洋溢的向田野勞作的农民發起二五減租免稅的演講。在田頭閑晃的監工無聊的湊趣一聽，不對勁，立刻向老東家報告。這老財主也知道革命軍大部隊正在安陸城外，這些學生都是黨人，不好惹，便叫監工帶幾個人把學生趕走了事。這監工做慣了狗腿子，一來就不把這幾個學生當回事，幾個學生是背靠大部隊，膽氣十足，直接就跟老財主的幾個狗腿子鉚上。幾個學生人少，吃了虧。這幾個學生在革命軍里有熟人，直接就把大兵哥叫了過去。要不是李想的軍紀夠嚴，就要鬧出人命了。大兵哥一去，事情就鬧大了。大兵哥因為紀律，沒敢帶槍去。可是人家大財主有槍，幾個大兵哥和幾個學生全被捆去黃氏祠堂，安榮堂。黃氏族長親自出面，開祠堂，要審判他們幾個。　　李想一路走來，就有是本地人革命軍戰士向他介紹：黃氏乃安陸第一大族。滿清朝庭里有人，武昌軍政府里也有人。他們敢公然對抗李想，那是他們有所侍。　　李想他們走到黃氏安榮堂，安榮堂內外圍不少的村民。　　安榮堂異常的宏偉壯觀，粉白圍有兩人多高，嚴嚴實實的圍住裏面百十來間樓房。兩隻一人多高的石獅子張牙舞爪的蹲在大門口，大門洞開。門前是寬闊的大禾坪，再向前，是近十畝寬的荷花池。此季荷花凋零，還飄浮着一些乾枯的恭弘=叶 恭弘子和杆子。　　李想帶着部下，荷槍實彈的衝進大門，直奔其中心建築安榮堂。門旁守着的黃氏子弟，老老實實的被革命軍戰士繳了槍械，不敢有絲毫的反抗。因為祠堂的滿口已經架起一排馬克沁輕機槍，更遠處的黃土大路上更蹲着一排克虜伯山炮。　　一行人軍榮整齊，剛剛退出戰場，滿身的殺氣都還沒有消散，像宋缺這樣一身的血跡都還沒有清洗的戰士就有不少，祠堂里的一幫族老赫得莫不敢作聲。　　那些被捆在屋柱上的革命軍戰士和學生，身上挨了不少鞭子。此刻看到李想的到來，他們卻是得意洋洋的把鼻孔昂到天上去了。　　李想一看不止是被綁，還被打了，陰沉着臉更是陰沉了，低吼一聲道：“鬆綁。”　　兩個字像是臘月里的寒風襲來，直要把一幫族老的心凍成冰溜子。跟來的革命軍戰士早就一哄而上，抽出馬刀就把繩子砍斷，才不管是否會毀損祠堂里的屋柱。

# 第六十四章 歸去（二）

　　革命軍衝進祠堂來就放人，也太不把他們黃氏家族放在眼裡。黃氏族長終於跳了出來，百花花的長須微微顫顫，乾枯的老手抓着羅漢竹做的拐杖用力戳着地板磚以示其權威，低吼着：“你們那裡是革命軍，簡直就是目無王法的土匪，與當年的長毛有什麼區別？你們的三大紀律八項就是唱着好聽？李想，你一個丘八，不要得意。我要去武昌咨議局告你擾民，不摘掉你的頂戴花翎，老夫就不姓黃。”　　黃老爺子研究了一輩子的四書五經，向來奉承文貴武賤。在他看來要削去李想兵權，還不是給武昌小朝庭，咨議局的湯化龍，黃中塏等修書一封的小事。這年頭，像李想這樣囂張的年輕人他見過不少，但是在安陸縣能囂張到最後的，只有他們黃氏家族。　　只是黃老族長的一番大言不慚恐嚇，聽在革命軍士兵的耳里就是本世紀初的最大笑話。誰都知道武昌咨議局軍政府的命令出不了武昌城，更管不了漢口軍政府分府，更是約束不了李大帥。在場的革命軍士兵轟然大笑，笑倒一片。　　一幫族老卻被他們笑得莫名其妙，只覺得老族長說得正義凌然，威風霸氣，沒有任何的不妥。就算是當初與縣太爺還有巡防營的大人起了糾葛，只要老族長搬出着段話，他們都得老老實實的服軟。這是地方上的規矩，想要地方配合上面，上面先要迎合地方。滿清中央集權自太平天國之後越來越瀛弱，地方之權柄自然便越來越重，這才養出他們的豹子膽。　　“笑什麼？出去，都出去。”李想也是一陣好笑，這黃老族長的迂腐真不是一般人可比。“你要告就去告，不需要跟我打招呼。你去武昌咨議局告我也成，去北京找攝政王爺，找宣統皇帝告御狀也成。這是你應得的自由和權力，我們革命軍政府絕不干預，我們革命的理念就是人人平等，就是民主共和，我們革命黨人更不會仗勢欺人。在我們革命黨人的眼裡，即使是宣統皇帝溥儀和他老爹攝政王載灃，那些王公貴族，也都跟路邊的乞丐享有平等的權力和義務。”　　李想這樣直呼宣統皇帝其名，院外圍着的村民一陣驚呼。這怎麼可能？他們一個泥腿子怎麼可能與老東家平等？怎麼可能與站在安榮堂的老族長平等？怎麼可能與縣衙里威武的縣太爺平等？怎麼可能與紫禁城的真命天子萬歲爺平等？他們滿腦子的漿糊換成滿腦子的不可能，革命軍造反竟然不是為了做皇帝，那又是為了什麼？　　黃老族長看到外面亂遭遭的情況，鐵青着臉，三綱五常全亂了，他手上的羅漢竹拐杖拚命的戳着地板青磚，發出咚咚咚的聲音，想以此常用的伎倆壓下外頭激動的民心，可是這次卻失效了，民心以亂。他便神情異常激動的伸出一根枯瘦的食指，指着李想，急忙連連吼道：“你在這裏胡說八道，妖言惑眾，滿嘴大逆不道的話。你說你革命不仗勢欺人，卻強行放走我們抓來的犯人。”　　黃氏老族長說得前言不搭后語，精神已經被刺激的不清明，柱着拐杖都有些站立不穩。一個年輕趕緊上前扶住，喊道：“爹！”　　李想一聲輕笑，搖頭晃腦的庭院信步來回走動，邊走邊說道：“老人家，年歲不小了，就不要逞強。還是把族長的位置讓出來，你要再這麼糊塗下去，連累了黃氏一族不好了。”　　黃老族長激動的一把甩開他兒子的攙扶，老眼怒視着李想道：“我們族內家事，還輪不到你來多嘴。”　　李想斜瞄一眼黃老頭，故意在鋪地的青磚上拖動馬靴後跟的馬刺，發出令人牙酸的噪音。不理黃老頭子，繼續說道：“還有，安陸縣已經光復，屬漢口革命軍政府的治區。我們漢口軍政府禁止動用私刑，你對我的幾個士兵和學生進行非法拘禁，還爛用私刑。你已經構成了犯罪。”　　“你，你，你……”黃氏老族長哆嗦着你了半天，也擠不出後半段話出來。他身後的一幫族老眼角撇了一眼三重門外架起的馬克沁輕機槍，都閉緊了嘴巴不敢幫腔。現在李想還只是給黃氏老族長定罪，他們要是膽敢插嘴，這罪名肯定就會連戴到他們頭上。　　還是黃老頭的兒子趕緊的扶着搖搖欲墜的老爹，向著李想說道：“李大帥，幾個士兵和學生的事情，確實是我們錯了。我們願意賠償醫藥費，我也願意代我爹親自給他們道歉。我爹年紀這麼大了，就請你法外開恩吧。如果你硬要秉公辦理，我願意替我爹受罪。”　　“我有什麼罪？是那些丘八和學生壞我宗族規矩在先，到那裡去評說，都是我有理。”黃氏老族長拚命拉着他的兒子，想阻止他繼續說下去。他們黃氏一族向誰服過軟了？這要傳出去，黃氏一族還能在安陸立足嗎？他的族長一職，也休想再當了。　　好一個孝子，卻不可能感動李想，他可是有目的，有計劃的來此大鬧一番。但是這份孝子之心卻感動了剛剛經歷喪父之痛的林鐵長，他低聲向李想道：“大帥，還是收網吧？我都看不下去了。”　　李想對林鐵長點點頭，這對父子情誼觸動了他的新傷口，做頭的也應當照顧一下小弟的情緒。反正已經有人服軟，那就收網吧。　　李想看着黃老頭的大孝子，問：“你叫什麼名字？”　　“回大帥，黃光中。”他還非常正式的一正衣冠才回答。　　李想接着又問：“你自承有錯，但錯在那裡？”　　“我也是革命黨人，同盟會分會共進會黨員。”黃光中說著取下頭上的瓜皮帽子，露出一顆羅漢頭，那油光水滑的辮子是縫在帽子里的。　　他老爹黃氏老族長瞪大的眼珠差點掉到地上，舞起手上的拐杖就往他羅漢頭上敲，破口大罵道：“你個不孝子！”　　黃光中脖子一縮就躲開了，幾個族老趕緊上前把黃氏老族長拉開。他們看李想的架勢，是願意與黃光中談判。絕不能讓他老爹個攪黃了，這可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　　黃光中把假辮子瓜皮帽丟到一邊，繼續說道，“雖然您的天下會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之解釋與我同盟會之解釋南轅北轍，但是卻是目的卻都是一樣，是為了推翻滿清政府，光復中華民族。所以天下會的政策，我不雖然不敢苟同，但是也不會抵抗。在天下會的治區實行天下會的政策，這是你們的權力，我無權插手。今天我父親公然對抗漢口革命軍政府的政策，就是他的錯。”　　李想心裏雪亮，共產黨和國民黨對三民主義的解釋分歧，一直爭論到二十一世紀也還沒有結果。黃光中不認同他天下會對三民主義的解釋，純屬正常的資本主義革命人的反應思維，因為李想的解釋偏帶着再明顯不過的紅色印跡。　　李想牛皮哄哄的大言不慚道：“我會讓你知道，我們天下會對三民主義的解釋才是最正確的。”　　“我等着這一天的到來。”黃光中彬彬有禮的回道。他的心裏卻暗罵這個額頭上貼着江湖郎中的狗皮膏藥的李大帥真是大言不慚，不知道他那裡來的自信，敢與全天下的大地主為敵。　　李想心裏嘀咕着小子言不由衷，臉上卻堆出笑道：“在人人平等的法律面前，是不允許代人受罪這一條的。”　　黃光中的微笑的臉色突然僵住，真是一個難纏的小人，“大帥，有什麼要求就儘管提出來，只要不是太過分，還在情理之中，我們黃家一定照辦。”　　李想得意洋洋的說道：“今天我的一些學生來宣傳二五減租的事情，我就在此廢話兩句。減租就能免稅，不減就不能免。選擇權在於你們自己，我不會強求。但是我建議還是減租，我相信，只有減租減息才能提高生產，交租交息才有保證。免了稅之後，你們的凈利潤不會減少，反而只會增加。”　　黃光中他身後一幫族老心裏算盤打得啪啪響，怎麼算也算不出凈利潤的增加值在何處。之後便在心裏大罵，你當我們都是腦殘啊，這樣瞎說我們也會信你。　　李想悠閑的在庭院信步，繼續着侃侃而談。“安陸縣人民政府成立，我們會在安陸縣大力發展實業經濟，爭取百姓早日過上小康生活，這需要諸位鄉紳的大力支持。首先，我會整合本縣琉璃瓦作坊，政府出資成立琉璃瓦工廠。除此之外，針對本縣資源，政府還會出資興建糧油机械加工廠，紗廠等。興建本縣實業，造福鄉梓，不是政府一己之力便可以完成。所以本帥希望，諸位鄉紳可以积極的踴躍入股。”　　李想說起興建實業，黃光中便兩眼放光，积極響應道：“這事我可以向大帥保證，我們黃家絕對可以在安陸縣裡做好領頭的作用。”　　“只怕你說話的分量還不夠。”李想對黃光中的大言不慚表示嚴重的懷疑，也絕對是有憑有據。黃家還有整個黃氏宗族，做主的人不是他，是他身後微微顫顫的快要抽風的老頭子。　　“要怎樣你才相信？”黃光中有些不服氣的問道，被人看不起，心裏的滋味可不好受。　　李想停下步子，緊盯着他一字一頓的說道：“你做黃氏安榮堂的族長。”　　李想要換掉黃氏安榮堂的族長，幾個族老終於忍不住跳腳道：“你也太霸道了，連我黃氏本族的內務也要插手。我們族長誰來當，即使萬歲爺來了也管不了。”　　黃光中卻把頭悄悄的低下去，看他是早已意動。李想大笑一聲，打斷那些激動的族老，道：“我沒有要插手你們族裡內務的意思，我是個非常民主的人，說我霸道就不對了。”　　李想說著，右手卻不自覺的輕拍掛在腰間的博郎寧左輪手槍。本來還想好好辯駁一番的這些族老立刻閉緊了嘴巴，他們兩張人皮做的口硬不過槍口。　　李想看老實的閉上嘴巴，便繼續道：“我宣布：地方大族之族長，由本族自行選舉，外人不得插手。”　　李想說完這句，幾個族老放下心來，李大帥真的民主了。　　李想繼續道：“凡新選舉出之族長必須向官方報備，得官方授權任命方可生效。未得官方授權之族長，官方一慨不與承認。”　　幾個族老聽到這裏，心跌道了谷低，這與官方直接任命又有什麼區別？　　“我現在提名黃光中為候選族長。你們慢慢選，結果我滿意了，你們就可以走了。”李想心裏一陣得意，轉身又向宋缺喊道：“把祠堂大門給我關上，選出結果了再開門。”　　宋缺吆喝着革命軍士兵把兩扇巨大的棗紅大門關上，他就這樣叉着雙手守在門后。　　短短的一個時辰，五次佚名投票，總算把黃光中推上黃氏安榮堂族長之位。把一幫族老也累得夠嗆，午飯時間都過了，幾個年歲大的老人餓得頭昏眼花。　　祠堂外面圍了里三層，外三層的村民也是極有耐心，熬着中飯不吃，也要等着出個結果。田裡的活也都不幹了，幾個監工也管不了，都蹲在祠堂外的牆角里，被革命軍士兵畫地為牢的監禁着。他們也不敢要求真像李想說得人人平等的權力，能與族長，能與縣太爺，能與萬歲爺平等，只要不去做牛做馬，能夠做個站着的人阿彌陀佛了；他們不要求政府能免除他們的勞役賦稅，只要求能夠二五減租就阿彌陀佛了；他們不要求那些學生娃子畫的蘭州燒餅全部兌現，只要能夠兌現個一兩塊就阿彌陀佛了。　　上千雙眼睛盯着的祠堂大門支呀一聲打開，李想和黃光中親熱的像是背背山來的基友，言談甚歡的把臂走出祠堂大門。所有的村民一陣歡呼，這預示着他們的部分利益得到了落實。　　李想大手一揮，高聲說道：“我宣布：黃光中為黃氏安榮堂族長。我在此代表漢口革命軍政府表示熱烈的祝賀，並以漢口革命軍政府最高長官職權任命，黃光中為安陸縣民國第一任縣長。現在有請黃縣長講話。”　　黃光中也學着李想的樣子，揮着手示意底下安靜。村民們激動的情緒稍稍平靜之後，黃光中才說道：“感謝諸位父老鄉親的厚愛，也感謝李大帥對我的信任。我在此向父老鄉親承若，一定會把二五減租免稅政策落實下去。另，政府準備在安陸大力發展實業，開辦工廠，須招聘大量民工，望父老鄉親有勞動力剩餘的家庭踴躍報名參加。今日政府公布之惠民政策，還望諸位父老鄉親四處宣揚。”　　民心瞬間沸騰了，幾個學生娃子畫的蘭州燒餅，已經得到安陸縣第一大族黃氏族長的親口承若，這使他們更相信這是真的，不是在做白日夢。此刻李想也不得不承認，在地方農村农民的心裏，他用槍杆子黑洞洞的槍口說的話，還不如地方大族族長的兩張人皮口說話管用。　　看着沸騰的民心，此刻黃光中的心裏似乎隱隱的有些明白，李想不惜得罪各方地主，也要把二五減租免稅落實。在這個看似得不到任何好處的政策當中，他得到了廣大的民心，是真真心向於他的民心。　　李想走時，黃光中還執意的要送他一程。一路上李想便像他打聽一些安陸特產，以便憑着超越這個時代一個世紀的智慧，給他出一些開發安陸商機的點子。黃光中只覺受益良多，許多點子都是從未聽過，更是從未想過。但是只要聊到三民主義，兩人就像是吵架一樣，黃光中實在是對李想的歪曲解釋難以苟同。　　馬上的黃光中鄭重說道：“大帥，我雖然接受你的任命，但是我還是要保留我的政治信仰。你不要白費口舌，你那一套我根本不相信。要是孫中山先生在這裏，非被你氣得吐血而亡。你的改革過於激烈，少不了流血，我接受你任命完全是為了安陸縣百姓着想。以我們家族在安陸的影響，可以減少許多安陸不必要的流血。”　　李想也在馬上嘆息一聲，“如果國人都像你這樣的開明，中國革命會少流許多血。老弟，老哥就跟你說實話了。革命就是要流血，今天已經是老哥我最溫和的手段了。你應該也聽過，自革命起事一來，老哥我一出手，都是血流成河。今天老哥我可是帶了殺機來的，早準備要踏平安榮堂的。老哥我不是一個嗜殺的人，記得孫中山先生說過，欲享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老哥我打打殺殺，只是為了革命早日成功，人民過上安居樂業，幸福而又文明的生活。”　　黃光中一陣搖頭，“孫中山先生的話，怎麼到你嘴裏就變了味。雖說我們都是革命黨人，是同志，但我們有志相同，卻也有志不相同。”　　“我們相同之志，都是為了安陸人民，都是為了中國人民。這便夠了，你就在安陸好好的干出一番成績來。老弟，你有才華，老哥我絕不會埋沒了你。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回去吧，老弟。你的縣長任命書，最遲三天就會送到你手，在家等着吧。”李想揮揮手，一夾馬腹。戰馬嘶鳴一聲，箭也似的穿出，掉在他身後的部下和警衛也都躍馬揚鞭的跟上。　　黃光中駐馬目送，眼中是廣闊的原野，散布的丘陵，幾顆掉光樹恭弘=叶 恭弘的巨大梧桐樹，低矮的雲層，青透的天空，陽光正暖，秋風正爽，黃土官道上，這隊騎士絕塵而去。

# 第六十五章 歸去（三）

　　李想座下戰馬四蹄翻飛，馬蹄聲急促的嘟嘟響，就這樣逆着緩坡一口氣衝上丘頂，曾高他們四人亦催馬緊隨其後的跟上去。在丘頂他們齊齊勒住戰馬，迎着風並排在此狹窄之高地。安陸縣城在他們眼前一覽無餘，李想心情之暢快無已覆加。李想是越來越喜歡在黃氏安榮堂這般掌控一切的感覺，也越來越理解歷史上為何有如許多的雄才偉略之大人物，寧願晚節不保也要做個獨裁者。權力的滋味如純凈的海洛因一樣，吸食一次就能上癮，就能把一個謙謙君子變成一個癮君子。　　李想向著遠處的安陸縣城遙遙的伸出手掌，從他眼中看去，正好把整個安陸縣城覆在手心。心情飛揚的李想情不自禁的念出一句太祖詞：“悵廖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李想此刻心中的得意之情，從詞句中蘊含的豪放更有着霸氣外露，左右之人莫不能感受得到。　　“大帥好文采，好霸氣。”曾高取下大檐帽，摸着頭上新長的寸頭說道。　　曾高這廝的讚揚聽在李想的耳里怎麼都覺得刺耳，李想剛剛鼓起的萬丈豪情瞬間煙消雲散。曾高這廝是在諷刺李想他在安榮堂的表現，太過霸道，太過專制。李想記得在武昌楚望台時，他就在懷疑自己會否搞獨裁專制。　　李想悻悻的收回伸出的右手，裝作若無其事的淡淡一笑。身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無為青年，對於獨裁者向來是深惡痛絕之。在二十一世紀爆炸式信息世界，對獨裁專政的危害，他有着深刻的了解。獨裁往往能夠使一個民族和國家迅速崛起，也往往能夠把一個民族和國家拖入深淵。但是吸毒者明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在染上毒癮之後，還是會義無反顧的去吸食。李想現在如此的享受權力的滋味，以後又該當如何放手？李想直到此刻嘗到權力的滋味，才真正的代入這個時代，才明白袁世凱在當上大總統之後，明知沒有好下場也過過當皇帝的癮。以袁世凱竊國大盜的本事，不可能看不到世界的潮流，只能說明他的封建皇權的毒癮太深。　　李想身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穿越客，做皇帝這樣的荒謬念頭他還是不敢想，但是能否堅持本心，不去做獨裁者，他現在已經沒有在楚望台時的強大信心了。只有多找幾個曾高這樣的幫手，能夠隨時在身邊提醒自己不要專制。　　想到這裏，李想又不免嘆息一聲，“民族不振，國家病弱。不下猛葯，不能醫國。不行專制，難以革命。安榮堂黃氏在安陸的勢力你們也看到了，今日我要不霸道專橫，難以使其屈服。屆時湖北各各縣地方大族爭向效仿，二五減租免稅之規章制度將成為一紙空文。那我們，又將拿什麼去凝聚民心？又將拿什麼去抵抗即將南下之北洋軍？又將拿什麼去推翻腐朽的滿清王朝？又將拿什麼去趕走帝國主義侵華勢力？”　　李想也是滿腹的牢騷，他這個甩手掌柜看似輕鬆，其實累的都是腦細胞。　　曾高也感受到李想的怨念，就向有涼風吹進脖子裏面。在馬上的曾高不自覺的縮縮腦袋，“大帥，我也就隨口一說，你發這麼長的一串牢騷。”　　“你說得沒錯，我只是有感而發。以後我要是得意忘形了，你們誰都可以提醒我。”讓屬下養成提意見的好習慣，這也是培養民主的好方法，雖然李想在很多關鍵時刻都喜歡獨斷專行。這也是這個時代所需，革命需要一個強硬的領導者。所以民主革命一生的孫中山先生總是失敗，只因為他不夠強硬。李想摸摸額頭上狗皮膏藥，傷口有些痒痒，又不能抓，在馬上的李想都顯得有些坐立不安。　　宋缺大馬金刀的說道：“大帥，我就覺得您今天干得特漂亮。這些老頭子膽大包天，革命大軍還在安陸縣，他們就膽敢起事端。今天要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們還以為咱們革命黨人好欺負，明天就敢去造反了。”　　“真要造反，這些地方士紳沒有這個膽量。其實他們並不關心改朝換代的事，誰做皇帝，誰做縣令，他們都不關心，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只有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減租，恰恰侵犯了他們的核心利益，自然會引來他們的反抗。向黃光中這樣的開明士紳可不多，肯犧牲自己的利益支持二五減租的士紳只會更少。”劉經說道，他與劉公是本家，劉氏在襄陽也是大族，他對這些地主打的精細算盤清楚非常。像黃光中這樣的開明士紳，本身在家族當中都是毫無實權，還都是李想用槍杆子把他硬推上位的。就像他自己也是一樣，對家族事務決策起不了任何作用。　　同是大宗族出身的曾高也身有同感，“除了大帥想出的用官方承認，來干預地方家族族長的選舉，從而讓地方士紳與革命軍政府合作的辦法之外，也沒有更溫和的辦法了。雖然顯得霸道，但是非常時期，也只能使用非常手段。這不能說大帥獨裁專制。”　　劉經和林鐵長都點頭同意曾高的觀點，宋缺只是一臉的鬱悶而無語，這不是他感興趣的話題。宋缺只是插嘴問道：“大帥，我們是軍人，還是說說打仗的事情。現在北洋軍還滯留在信陽，而侵入湖北的兩股勢力全部被消滅，下一步我們該做什麼？”　　李想理所當然的說道：“當然是先把湖北各州縣實際控制到手再說。湖北西部各州縣有金兆龍在活動，像漢川梁仲漢和京山劉英，他們的起義隊伍里就有不少的哥老會弟兄。而湖北北部漢口至信陽鐵路一線，駐紮不少的原湖北新軍，裏面天下會黨員也有不少，呂中秋也老早被派去這一線活動。現在以我們漢口革命軍打出的威名，再開出一些優厚的條件，要收編湖北原新軍和各路起義軍，問題不大。”　　現在湖北原新軍因為湖北清政府的倒台，他們已經沒有了軍響。而各路起義軍，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沒有軍響，他們不知道該找誰去要銀子。沒前就沒有槍，就沒有子彈，就不能打仗，繼續熬下去就得解散，或者上山做土匪。當然就有人想到了去向富戶募捐，李想在漢口不就幹了一回。但是有錢人就是鐵公雞，要從鐵公雞身上拔毛太難，李想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思的富人身上才拔出個十八萬，其鐵公雞身上拔毛的難度可想而知。要是籌不到錢，把他們丘八逼急了肯定便會向富戶攤派軍費，俗稱：吃大戶。大戶可不好吃，武昌咨議局裡坐的就都是大戶。吃到他們頭上肯定出大問題，那些人，李想都不願意去沾惹。梁仲漢和劉英也都是從哥老會混到同盟會的人精，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去招惹這些人的。　　“梁仲漢和劉英此次倉促響應武昌起義，日子過得肯定也不好。大帥要去接手，也許他們還會求之不得。我老家在襄陽府，湖北西部各州縣親朋好友也多，環境也熟悉，光復湖北西部的任務就交給我吧。”劉經主動請纓。　　劉氏乃襄陽大族，在湖北西北一帶有着龐大的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就憑着他名頭上的劉氏之姓，在襄陽就能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在晚清，這個封建思想還根深蒂固的年代，名人或者大家族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就像九十年代的四大天皇一樣，走到哪裡，都可以輕易的捲起風雲。所以在武昌是才會有那麼多人要求推出黎元洪頂缸，用他的名義貼出通告，就能讓武昌的老百姓，甚至湖北的老百姓接受造反的事實。　　當然，劉經不是聖人，他也有一點小小的私心沒有說出來。他現在已經混得風升水起，雖說還只是掛着團長的牌子，實際上已經都有一個協的兵力了。李想是覺得他們最近官升得太快，漢口革命軍團以上官職，都是一夜之間從排連一級突然提上去的，坐火車也沒有這麼快，李想就把他們的官職壓了一壓。他劉經如今的地位要是放在前清，也可以稱一聲將軍了。劉經自然而然便想要藉此機會衣錦還鄉，在父老鄉親面前，在劉氏各房面前，在他老父老母面前，獻各寶，寶貝兒子光宗耀祖歸來。　　“行，襄陽你去。林鐵長，你就把好武勝關得了。”李想爽快答應，剩下的武勝關就落在林鐵長的身上。　　劉經心中喜開了花，屁顛屁顛的謝大帥。李想倒是沒有想到，劉經還有這樣的虛榮心。劉經不像曾高，身上看不出任何的世家子弟的習氣，俗稱：貴族氣息。在三道橋一戰便看得出，拚命的性格像極了混跡哥老會多年的江湖豪客。這類人愛面子，但是卻不虛榮。　　曾高卻是擔心的說道：“梁仲漢和劉英未必會接受我們的改編，他們辛辛苦苦的拉攏起的隊伍，那裡會這麼容易放手的道理。”　　“現在形式緊急，也由不得他們，我要儘快統一湖北。金兆龍正在那邊活動，能拉攏多少就拉攏多少過來。剩下的等我大軍壓境，便把他們強行改編了。梁仲漢和劉英就老老實實的來漢口，去人大做個常委。”李想說到這裏，便覺得自己的語氣帶着幾分獨裁者的味道，趕緊閉嘴。　　曾高露出一絲苦笑，“我就是怕各路起義軍發生內部火拚的事情，讓敵人看了笑話。但是除了大帥這個辦法之外，也沒有更好的快速統一湖北的辦法了。我這個人就是太優柔寡斷，所以只適合去做參謀。要干大事，還是需要大帥這樣的果敢決斷。”　　是果敢決斷，同時也是獨斷專橫，或者說的是大獨裁者。李想也管不了這麼多，總要有個人來下決定，總要有個人來背負歷史。歷史上真正扛起中國近代歷史的那個偉人，現在可能還在韶山沖的某個山頭放牛。既然李想他穿越來早了，這段歷史他便自己扛起來，先。要是實在扛不住了，再交給歷史吧。現在的他每一決定都會影響歷史，是好是壞，他不知道，後人會如何去評說，他也不知道。但是李想非常的在意，要是歷史的風評不好，連帶着他的兒子，孫子都要被人指指點點。　　“等革命成功，我就退休。其實我活的很累，只是你們不知道。”李想一提馬韁，煩惱的揮揮手，又向林鐵長道：“其實我知道你也很累，不該讓你去武勝關，應該給你放一天假，回一趟家。但是先放趙又誠這小子回去去看他老姐，你就再等等，等趙又誠歸隊，我讓他頂你的位置，放你回家一趟。”　　這又使得林鐵長想起家裡的傷心事，勉強的笑道：“謝大帥！我想，還是等湖北的革命局勢穩定之後再回去祭拜我爹。”　　劉經一聽，就覺得自己太愛慕虛榮了，這個時候還想着衣錦還鄉，老父面前獻寶，比起林鐵長的覺悟低得不是一個檔次。他向林鐵長便喊，“老哥，大帥給你放個假，是讓散散心。你再這樣憋着，會憋出病來的。你的情緒不穩，打仗都會出問題。”　　宋缺和曾高亦跟着勸他應該休息，林鐵長又何嘗不想，只是心裏總有一個逃避的念頭，不敢去面對孝感死去的倔強老爹。可是不回去一趟，就像落了一塊心病。最後林鐵長總算是下定決心，劉經說得對，他情緒不穩，打仗都會出問題。如果因為他的情緒而危害到革命軍，他就更是無法原諒自己了。總要面對的事情，就應該用勇氣早點面對。

# 第六十六章 歸去（四）

　　日頭西斜，從李想他們所在的山丘上看去，安陸縣城陸陸續續的變得繁忙起來。有郊外的農夫挑菜進城來賣，也有外出挑擔的商販歸城來，還有不少路過進城打尖的腳商。都是因為戰爭的陰雲消散，才使得小城恢復往日的生機。然而這一刻的平靜又還能維持多久？李想心裏還是不能確定，總是有隱隱的擔憂，似乎革命形勢發展的太過順利。　　城門口處幾個學生正在設立宣傳欄，這邊的動靜亦引來不少回城百姓的圍觀。一個學生幹部趁此機會，乾脆般來幾塊磚頭大搞演講。群眾亦是一片叫好，原因無它，革命軍進城之後，原設於城門口的入城稅不用交了，進出城門亦方便許多，安陸縣各路口多如牛毛的收稅關卡亦全部撤銷了，革命軍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誰還會不與支持？　　李想心想，至少現在湖北的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李想倒轉馬鞭，以馬鞭手柄輕輕把大檐帽前舌往上頂高一分，抬高些許視線。“林鐵長，劉經，你們連夜出發。湖北革命形勢發展如此之快，清廷也快撐不住了，他們只有出大價碼請袁世凱出山以挽回頹勢，而我估計袁世凱在彰德也快坐不住了。襄陽和武勝關是湖北門戶，你們必須要在北洋軍南下之前徹底的控制兩座城池。這樣，湖北百姓便能免除一場兵禍。”　　“是！”兩人應若一聲，便縱馬衝下緩坡，四蹄翻飛，絕塵而往各自營地奔去。　　曾高目送林鐵長和劉經遠去，“大帥是準備回孝感指揮前線作戰，還是乾脆回漢口？我們離開的時候，漢口租界和華界的局勢便異常緊張了，現在還不知道混亂成什麼樣子。”　　“先走一步看一步，到了孝感再說。我知道你們曾家也是出過一位傑出的外交家，我想問一下，你對漢口洋人的看法。你就暢所欲言，不算軍人干政。”漢口現在是李想的心腹之地，現在卻停靠着十六艘外國軍艦，你讓李想如何能夠睡得安寢。現在歷史都已經偏軌，洋人是否還能如歷史一般堅守中立，亦變得不再確定。萬一李想與袁世凱打得火熱的時候，洋人突然再漢口發難，李想將陷身萬劫不復。即使是萬一的機率，李想便不想去冒這個風險。李想設計了一系列的計劃，就是想趁着漢口民族情緒高漲的同時，一舉收復漢口租界，永絕心腹之患。　　李想的打算曾高也能猜出個大概，也只能在心裏佩服李想行事的大膽。中國近百年來的國戰，是屢戰屢敗。每一戰敗，都是巨額的賠款，喪權的割地，恥辱的不平等條約。到如今，國人對洋人的畏懼已經印在了骨子里，崇洋媚外的風潮愈演愈烈，似乎已經不再看到有人，有勇氣敢於挑戰洋人的權威。即使是同盟會的革命黨人，也都是刻意避開洋人的厲害，妄想尋求洋人對中國革命的支持。　　只是中國革命不可避免的會與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起衝突，比如說關稅，租界，割地，各種不平等的條約，都牽扯到中國的主權，領土，核心，利益。同盟會的一再的逃避這些問題，並不代表這些問題便不存在。而眼前最大的問題是漢口港外停靠着十六艘外國軍艦，這簡直就是不定時的核彈，嚴重威脅着漢口革命軍。　　曾高把這些問題通通過了一遍腦子，斟酌的說道：“從目前的國際形勢看，只要能以閃電般的速度解決停靠在漢口的十六艘外國軍艦，西洋列強也只有捏着鼻子認了。外交其實就是狗屁，只要你打贏了，你就可以滿天要價。現在協約國和同盟國情勢緊張，歐羅巴簡直就成了火藥桶，英，法，德，意這些歐羅巴強國互掐都來不及，根本無暇東顧。”　　此刻的曾高才显示出其不受時代局限的智慧，對於世界形勢的掌握不下於熟知歷史大勢的穿越客李想。李想聽得連連點頭，曾高說得分毫不差，他模糊的記得中學教科書便是只要描述當時的世界歷史。　　曾高亦繼續說得搖頭晃腦，掰手指頭還拿出一個例子。“想當初美利堅獨立戰爭，華盛頓把英國佬打敗了，英國佬還不是乖乖的在投降書上簽字。英國佬後來也沒有再遠渡大西洋，討回失敗的恥辱。而現在，我們隔着英國一個地中海，一個印度洋，一個南洋，進入中國都還得深入腹地，英國又能派出多少遠征軍？何況我們革命軍的實力，不是無能的滿清八旗綠營可比。我們革命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更要緊的是我們士氣高昂，民心凝聚。有我們革命軍在，現在的漢口不是兩艘鐵甲船就能敲開的廣州城，現在的漢口不是兩千八國聯軍就能攻克的北京城。真要與洋人開打，我有十成的把握讓葛福在投降書上簽字。”　　“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十六艘外國軍艦算什麼，六十架克虜伯山炮還怕打不沉它。”李想在馬上搖搖晃晃的一陣大笑，原來還是有人支持他與洋人掐架的。李想思來想去，就是怕軍中將領反對他在與北洋軍即將開戰之際有再豎敵於洋人。雖然李想也可以使用強硬手段，使軍中將領同意，但是他實在承擔不起因此引發的不良後果。就像曾高說的，與洋人開戰，便必須要閃電般的在數天之內分出勝負。時間只要一托久，革命軍便要長期的兩線作戰，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局。但是看曾高現在的情形，他倒是有把握速戰速決的很。　　李想心裏非常的明白漢口的價值，在於其張之洞建設良好的工業基礎，和因此帶來的活躍的商業氛圍。在此，洋人也出力不少。李想身為一個受過良好現代教育的人，漢口的商機便像一塊還未開發的處女地，正敞開了雙腿等着他來開發。“只要能夠收回漢口關稅，革命軍的收入就有了徹底的保障。漢口每年的關稅都是上兆萬，比起免除的湖北各項稅收，不知多出多少倍。漢口只要經過我的商業工業大開發，稅收只會更上一層樓。只需一個五年計劃，漢口稅收即能翻兩翻。”　　曾高就知道李想是不會打毫無利益的仗，此次殲滅張錫元便收穫頗豐。“但是利益多多，害處也多多。老毛子和小鬼子與我們比鄰，這兩國的貪婪遠超英，法等列強，向來執著於侵佔中國的領土。漢口如果打起來，不是正好給了他們借口，東北就要遭殃了。”　　李想眉毛橫掃，“怕這，怕那，就不要革命了。老毛子和小鬼子是早晚是要硬碰的敵人，現在和將來，區別不大。北洋搞了半個世紀的洋務，北洋軍的裝備比老毛子和小鬼子的軍隊還要先進，要是還頂不住老毛子和小鬼子，就再一次充分的證明了他們的無能。”　　李想的話，明顯的說得有意未盡。曾高是何等玲瓏的心竅，立刻聽出他弦外之音。不得不佩服李想思慮之深遠，計謀之陰險毒辣。古來成大事者，也必須具備如此素質。東北是塊肥得流油的肥肉，老毛子和小鬼子垂涎已久。關外作為旗人的龍興之地，對於滿清朝庭的重要也是不言而喻。老毛子和小鬼子如果藉此機會發難，勢必會大大的牽累滿清政府。滿清政府如果再次割地賠款求和，只會更失民心，對於漢口革命軍政府簡直就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只是苦了關外的千萬百姓，卻成就了中國革命的早日勝利。日後若有人修史，這筆糊塗帳勢必會算在李想的頭上，因為這場戰爭始終是由他挑起的。是非功過難說，被人罵是肯定的。曾高真的不明白精明一世的李想，那來的勇氣去扛起這個臭名。　　曾高還是不免勸道：“大帥，你真的願意去背負挑起國戰的罵名？”　　李想其實心裏非常在意，總希望將來歷史書上對他的描寫，全是歌功頌德的絕妙好詞。無奈，實在是無奈，才出此自毀名譽的下策。李想表面卻是一副我入地獄，誰入地獄，大無畏自我犧牲精神表情，嘴硬道：“為了中華民族之崛起，為了中國革命能早日成功，為了中國人民少受苦難。日後總會有人明白，我今日的良苦用心。將來的歷史，總會給我一個公正的評價。”　　無聊的在旁邊聽李想和曾高說了半天廢話的宋缺突然插嘴說道：“大帥，你說歷史會給我什麼評價？”　　“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宋大將軍。”這首六言詩，李想幾乎是脫口而出，唯我宋大將軍，差點念順口，念出太祖原創，唯我彭大將軍。李想暗抹一把冷汗，還好沒有念出原創。抄襲的事情不能再干，露出馬腳都不知道該做如何解釋。　　“好詩！大帥吟得一首好詩，必須拿去人民日報發表。”曾高卻忍不住大讚，曾高這樣的書香門邸出身，平時也喜歡做作騷人墨客。李想平時總會作出一些精彩的斷章，卻也只是一兩句而已，今天總算是顯出了真本事。　　此次宋缺率騎兵追擊張錫元，一路金戈鐵馬踏血猛殺，還真殺出了橫刀立馬的威風。全詩看來，簡直便是為他量身定做。宋缺騎在馬上，得意的一個勁的哈哈大笑。

# 第六十七章 歸去（五）

　　即在李想他們於山丘頂閑聊的空隙，林鐵長和劉經已經整隊妥當，向著各自的目的地陸續出發。李想自高處俯瞰，兩路大軍移動，無數的人頭擁擠而又有序，如兩條密密麻麻的螞蟻組成的長線。隊伍當中的五星紅旗迎風招展，夕陽之下最是顯得耀眼。　　原來革命軍的鐵血十八星旗，李想嫌它的設計實在太難看，又加上他的漢口革命軍要武昌革命軍有所區別，進漢口之後他就把旗幟撤換。當時有同志獻出非常有中國特色的大旗，其圖案為陰陽魚太極八卦，實在像極了高麗泡菜棒子的國旗。李想無語，讓這些職業軍人搞設計，比讓文盲寫字還困難。李想最後拿出這面五星紅旗，這些職業軍人一個個點頭叫好，他們就喜歡這血紅的顏色。　　安陸縣現留有一步兵營鎮守，而宋缺代領的兩營騎兵看守着俘虜。　　曾高問道：“大帥要怎麼處置這些俘虜？”　　一聽曾高提起俘虜，宋缺就忍不住大罵。“大帥不許虐待打罵，還給吃給穿。這那裡是俘虜，分明是大爺。這樣養着，供着，還不如放了。”　　李想擺弄手上的鞭子，搖頭道：“他們是戰爭罪犯，絕不能放。我會給他們一個贖罪的機會，進行勞動改造。表現好的，可以補充進革命軍。表現不好的，就繼續勞動改造，直到把他們的思想改造為合格為止。”　　勞動改造？曾高心想，這與古代的犯人服勞役有區別嗎？曾高心裏突然間釋然，新時代，就要換新名詞。勞動改造就不再是虐待犯人，絕對符合國際人道主義的理念。讓犯人勞動，不是為了虐待犯人，是為了在勞動中改造犯人，使犯人改過自新。曾高搖搖頭，感嘆一聲為何李想總會有如此多新奇古怪的想法。　　曾高一直在想如何處置這些犯人，只是李想不許虐待犯人，以致於禁錮了他的思路。現在李想說要對他們勞動改造，這樣一來處置的辦法就多了去了。“漢口先後兩次大招兵，現在卻是缺少勞動力。但是把他們補充進革命軍，還是有些不妥。”　　“沒什麼不妥，只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即可。當兵的人，大多是貧苦出生，還怕他們不站到我們這一邊？”馮小戥在這方面也算是得過李想的真傳，給小兵灌輸信仰，馮小戥實在是拿手得不得了。把思想工作交給他，李想也是放心的不得了。“何況這些俘虜都是老兵，放在軍隊，不用訓練，就能上戰場。不用他們，實在太浪費資源。”　　石頭都能被李想榨出二兩油來，何況這近五千壯丁。不把他們的剩餘價值榨乾，他就不是李想。　　宋缺笑道：“我就說嘛，不能他們讓白吃白喝的在營裡帶着。”　　“宋缺，你負責壓送俘虜回漢口。我會拍電報給馮小戥，讓他接手。”李想吩咐道，看宋缺一臉的不情願，李想又說道，“快去快回，仗有你打的。”　　“是。”宋缺才勉強的答應，拍馬衝下緩坡，直往騎兵營奔去。　　“我們先前孝感，我決定還是作戰指揮部設在孝感的好。”李想提到孝感的時候，腦海里首先想到的不是在那裡修養的湯約宛，竟然是……李想搖搖頭，不能胡思亂想啦。　　平整的官道上，李想與曾高率着一隊警衛騎兵急奔。夕陽已經落到地平線上，通紅的一輪圓盤發出暖暖的並不刺眼的光芒，戰馬和騎士奔馳的剪影從地平線上劃過紅色輪盤，一路捲起飛揚的塵土，向南歸去。　　彰德垣上村的夕陽餘暉，耀映着遮天閉日的錦旗。隨從如雲景從，而排場宏大之極，敲鑼打鼓的聲勢更是喧天。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此次拜訪袁世凱，奉的是滿清朝庭宣統皇帝之皇命。派場之奢華講究，不能有絲毫的怠慢，都快趕上欽差大臣的規格啦。　　徐世昌和袁世凱是從小穿一個開襠褲長大的鐵哥們，這鐵得快要成基的關係，是路人皆知。袁世凱在垣上村養痾期間，徐世昌為了避嫌，是一次還沒有來過。徐世昌自己都不敢相信，他會以朝庭特派員的身份拜訪袁世凱的一天。他感嘆一聲，“世事變幻無常，莫過於此啊。”　　徐世昌奉旨拜訪袁世凱，原因清廷起用袁世凱的詔旨，傳到垣上村，殊不知袁世凱得詔之後，又改變了主意。攝政王載灃和隆裕太后這邊願意了，袁世凱那邊沒又不願意。　　徐世昌心想，該拿捏的時候，一定要捏足了譜兒。今及武昌亂起，即欲起用老袁，這種退即墜淵，進即加膝，無論如何長厚的人也未免憤憤不平，何況他這位機變絕倫，號稱彰德活曹操的袁老哥。攝政王載灃和隆裕太后，也未免太天真，也把袁世凱想得太腦殘。　　袁世凱接到詔書，即上折推說道：“……臣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牽及左臂，時作劇痛……近自交秋驟寒，又發痰喘作燒舊症，蓋以頭眩心悸，思慮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當力疾就道。”（見《袁世凱奏摺》）　　載灃從前以“足疾”開袁世凱回籍“養痾”，今天，袁世凱腿腳的老毛病非但沒有好，反而更添新毛病。腿腳上的病去年就蔓延到了胳膊，今年不只是咳嗽發燒，還高血壓高脂肪高膽固醇，病根更是蔓延到了腦子。智商明顯的在下降，已經到了不能思考的地步。連地上一隻猴，樹上漆只猴，一共幾隻猴都不知道。　　袁世凱真比被趙本山忽悠的范偉慘？其實啥事沒有，腿腳利索，精氣神旺着呢。八個姨太太都不夠他一夜折騰，五個河南大饅頭不夠他一頓好吃。　　當然，袁世凱在奏摺里大肆忽悠的同時，也給清廷和自己留個退步�D�D一俟稍可支持，即當力疾就道。　　袁世凱給足了兩方討價還價的餘地，而且他現在就還價�D�D湖廣總督，官太小，爺不幹。　　袁世凱一天不幹，湖北的局勢就在載灃等的眼皮底下一天天爛下去。急電雪片半的飛進紫禁城，被朝庭寄於厚望的湘軍夏占魁在三道橋全軍覆沒，河南袁世凱的老鄉張錫元在孝感失去聯絡，后從匪黨的《人民日報》得知已經全軍覆沒。漢口匪黨頭子李想更是在《人民日報》發出狂言，學足了當年長毛的架勢，決意發動北伐東征。整個朝野震動，滿清朝庭的統治階級已經受不起這樣的驚嚇。無論匪黨頭子李想說得是真是假，有長毛的前車之鑒在，他們都寧願相信是真有其事。　　但是段祺瑞的第二軍按兵不動，沒有絲毫要進入湖北的意思。而蔭昌的第一軍還堵在信陽，這麼多天過去，出了馮國璋移架武勝關之外，其餘個營沒有前進一步。而馮國璋還是接到袁世凱的電令，也算是給蔭昌一個面子。真實原因是袁世凱眼看李想統一湖北，雖然看不起一身長毛拳民氣的李想，但還是要給自己留一個入主湖北的橋頭堡，這樣省事不少。比如現在佔據武勝關，他袁世凱什麼時候想打李想了，想打革命軍了，就什麼時候打就是了。　　馮國璋到了武勝關之後，再也不前進一步，眼看着湖北全部落入革命軍手裡。太后老佛爺急了，攝政王爺急了，內閣急了，連連發電急催，袁世凱卻是再也鳥都不鳥，他仍舊他的“抱膝長吟”。　　清廷無奈，最後只好打起感情牌，派出袁世凱的老哥們徐世昌來彰德勸說他。只是徐世昌這個老狐狸，會真心替清廷勸說袁世凱？　　袁世凱滿臉紅光，親自走出村口來迎接多年未見的老哥們，袁世凱心裏清楚，清廷這回是真的急了。　　這是連與袁世凱關係甚好的蔭昌也沒有的殊榮，當初攝政王得權，袁世凱得保人頭，蔭昌出過大力，為此袁府上下視他為“恩上”。蔭昌上次來垣上村時，也沒有得袁世凱親自出門來迎。　　兩人一見面，親熱得就像基友，手挽着手走進了養壽園。　　袁世凱在養壽園裡擺起盛大的接風洗塵宴，兩人你來我往，嘴上只是“老哥”叫的異常親熱，也不管誰大誰小，都叫對方老哥。整個席間宴飲歡暢，都未談及一語國事。　　夜色降臨，宴席散去。養壽園一棟精緻的小樓在朦朧的夜色中墜仙境，在閣樓西窗中燭光搖影，是袁世凱和徐世昌兩個老哥倆正促膝長談。　　袁世凱胖胖的臉上擺着一幅極其嚴肅的表情。“就現在武漢的戰事，我提出的條件一點也不過分，我量他們不能不接受！”　　徐世昌右手慢條斯理的理着項下的花白鬍須：“你說要保證糧餉和委以剿撫全權，我認為，還不如直接要求取代蔭昌欽差大臣一職。即使你獅子大開口，他攝政王也只有捏着鼻子認。局勢如此，已經由不得他們了。”　　徐世昌非但沒有幫着滿清朝庭好好規勸袁世凱出山，更是把攝政王他們的老底抖了出來，還擠盡腦汁幫着袁世凱出條件。　　袁世凱受到徐世昌的鼓勵，一咬牙，把開出的條件再提高了一個檔次。　　如此，袁世凱擺出了六大條件：　　一．明年即開國會；　　二．組織責任內閣；　　三．寬容參与各省起義的黨人；　　四．解除黨禁；　　五．需委以指揮全國水陸軍及軍隊編製的全權；　　六．須有十分充足的軍餉。　　上述六條，哪條不答應，袁世凱絕不出山。　　這六個條件真正显示出袁世凱和徐世昌兩人權術之厲害，老奸之巨滑。竊國大盜的權謀之術，可不是小孩子過家家。這不僅使得袁世凱人前人後、敵方我方做足好人，也徹底把滿清皇族架空。　　大清帝國的宣統皇帝溥儀的父親大人，攝政王爺載灃會答應嗎？當然絕對不會答應！暫時的絕對不會答應！

# 第六十八章 歸去（六）

　　大街上面擠滿了學生，都清一色的剪了辮子，有光頭的，有寸頭的。每個學生手中舉着或紅，或黃，或白的小旗幟。在隊伍的前頭還打着巨大橫幅，上書“推翻滿清政府，打到帝國主義”。　　最顯眼的就是沖在最前方，此次學生遊行隊伍的領頭人。他頭上綁着鮮艷的紅色絲帶，左臉寫着“革”，右臉寫着“命”。他臉上的硃砂字跡在陽光下紅的妖艷，犹如用鋒利的刀尖在臉上刻劃出來的血字。他雙手舉起一面大旗，迎風招展，“鐵血中華”四個字紅艷艷的鮮血淋淋，在風中張牙舞爪。　　“推翻滿清政府！”領頭的學生張口大吼，他額頭處的青筋因為沸騰的熱血而爆凸而起。　　“推翻滿清政府！”他身後，山呼海嘯的響應。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帝國主義！”熱血沸騰的學生遊行隊伍滾滾向前。　　這是一個民族的獨立宣言，是再也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反抗的決心。這樣的吶喊，足以驚醒沉睡的中國嗎？　　如今的漢口，從龍王廟到四官殿，再到歆生街，漢口最繁華的幾條商業街道都是學生的遊行示威。　　漢口李想帶領的革命軍與清軍打得轟轟烈烈，捷報頻傳，通過《人民日報》的大肆宣傳，更是激發心中懷有理想的進步青年學生嚮往革命之心；掀起了一股投筆從戎，以命酬志，以身殉國的鐵血革命情懷。一直正面對抗清軍的漢口，似乎已經成了這些熱血青年心中的革命聖地。使他們認為，要從軍，就要從漢口革命軍。　　就近武昌的學生都跑到了漢口來鬧革命，馮小戥對這些熱血學生來者不拒，他在得知上海，天津等地學生的熱烈反應之後，更是令天下會當地分會組織行動，用新華財團的商輪把這些進步學生暗中接來漢口，這才使得現在漢口滿大街的學生。馮小戥正忙着給學生登名造策，編排入伍事宜。一時閑置的學生，就全部加入全城遊行的行列。　　全城的遊行使得洋人租界的洋大人們終日徨徨不安，“推翻滿清政府，打倒帝國主義。”的吶喊聲，即使在英租界寶順路的英國領事館，總領事葛福坐在辦公室里也能夠聽得清清楚楚。　　窗外的吶喊聲使葛福焦躁不安，幾日一來都沒有好好睡過一覺，更是多日沒去東洋租界找藝妓消遣了。伏在案上葛福右手握着一隻精緻的派克鋼筆，細細的筆尖點在雪白的信箋上，遲遲沒有動筆，洇出好大的一塊墨跡。　　葛福雙眼布滿血絲，神思不屬，雙眼的焦距不知飄向了何方。他面對漢口如今紛亂的局勢，準備起草一份電文，向北京東郊民巷的英國駐中國總領事朱爾典解說現漢口紛亂的局勢，卻是半天也理不出一點頭緒，始終不知該如何下筆。　　漢口革命軍每一日都會有新的戰報，整個湖北在短短的幾日之內就被他們光復。滿清之腐敗無能可見一般，葛福是不再對滿清朝庭抱有任何的希望了。民族情緒高漲的漢口民眾，已經把矛頭指向了帝國主義，對準了各租界。雖然漢口革命軍還沒有實際行動表示，但是其領導人李想已經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聲明，要打倒帝國主義侵華勢力。雖說在“帝國主義”後面加了“侵華勢力”四個字的後綴，但是誰都看得出，矛頭所指，就是他們漢口租界的洋大人。　　按日本駐漢口總領事松村貞雄的提議，漢口港外的各外國軍艦組成了龐大的六國聯軍，日本駐華第三艦隊司令川島令次郎任聯軍總指揮。日本小挫子想以強大的外國艦隊聯軍威攝漢口軍民，但是看現在效果，只是適得其反，反而更是激起了漢口民眾更大的反帝情緒，使得現在漢口的局勢更加的複雜化了。　　當初聯軍成立之時，松村貞雄這個小挫子信誓旦旦的向葛福保證，只要李想害怕就夠了，他絕對不敢挑起國戰。葛福如今真是後悔莫及，他怎麼就會相信松村貞雄這個小挫子的鬼話。只看李想高調的在龜山曾設炮台，以及與清軍的瘋狂戰鬥過程，葛福有一百個理由相信，李想一直存着對租界動武的念頭。而松村貞雄這個小挫子的目的，葛福基本上也摸清楚了，他就是想要漢口華洋矛盾升級，給日本侵華創造借口而已，漢口越亂，松村貞雄這個小挫子的機會就越大。　　可是戰爭和革命卻嚴重損害了大英帝國在華利益，大英帝國需要的中國是一個腐敗無能聽話的政府，一個和平穩定安全的環境。葛福想到此，提筆急書：中國革命風潮已經勢不可擋，滿清無能已經不能再扶。為大英帝國在華之即得利益考慮，湖北之戰爭必須儘快停止，以防止中國民族主義進一步之擴散。其中關鍵之人物在於漢口革命軍領導人李想，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我看其行事之大膽，有武力收復漢口租界之趨勢，整個湖北之戰爭亦由其一人挑起。況，日本亦在此推波助瀾，有渾水摸魚之陰謀。現漢口租界情勢危機，如袁世凱能威逼湖北，以分李想之主戰兵力之注意，漢口租界當轉危為安。其後要調停南北戰爭，尋找大英帝國在華新代言人，亦可徐徐圖之。　　葛福寫完，又再審核一遍。才交給助理約翰，讓其即刻發給北京東郊民巷朱爾典。　　就在東郊民巷的一間傳統的四合院里，秋日的陽光異常溫柔，朱爾典躺在廊院前的安樂椅上，曬着暖洋洋的太陽光讀報紙。　　安樂椅輕輕的搖晃，朱爾典上唇修剪得非常漂亮的兩撇鬍鬚翹也跟着輕輕晃動。他看的報紙是從天津急遞過來的《人民日報》，湖北的局勢，他一直在密切的關注。　　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在迴廊響起，朱爾典在朝鮮時就做他助理的朝鮮人李聖耀，走到朱爾典身後輕聲說道：“先生，漢口總領事葛福先生急電，請您過目。”　　李聖耀恭敬的遞上密封電文的信函，朱爾典慢條斯理的整理好《人民日報》，放在安樂椅左手邊的茶几上，又再優雅的整理一番雪白的襯衫袖口，才接過李聖耀遞上的信函。朱爾典的每一個動作都透着大英帝國高貴的貴族風範，要是倫敦的那些貴婦人看到，肯定會瘋狂的迷戀上他。朱爾典已經在遙遠的東方生活幾十年，卻依然維持着他大英帝國的貴族氣質不變，有時候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　　朱爾典用茶几上準備裁剪報紙的小裁紙刀把信封裁開，攤開電文反覆研讀，神情慢慢變得凝重。漢口的局勢，才幾日功夫，竟然會變得如此嚴重。李想其人並不可怕，朱爾典相信，只要他的老友袁世凱出山，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北洋軍突入湖北，李想必死無葬身之地。朱爾典可怕問題的嚴重在於，長江流域各省是革命黨人活動頻繁之地，李想最近的一連番成功，無疑給了革命黨人最大的鼓勵。李想只要在湖北多囂張一刻，中國革命瘟疫大爆發的時間便會推進一刻。中國革命的大爆發，才是朱爾典憂慮所在。另外就是葛福所說的漢口危在旦夕，認真研讀剛剛創刊不久的《人民日報》的朱爾典，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李想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李想擁有絕對的膽量干出不異於與整個西方世界宣戰的蠢事來。　　如果李想真的以武力收復漢口，朱爾典也有絕對的把握，這個啞巴虧，西方世界只有捏着鼻子認了。同盟國與協約國正忙着籌備歐戰，誰都是無力東顧。至少朱爾典知道大英帝國是不會像鴉片戰爭一樣，再派兵遠東作戰。如果是印度出事，還有可能，中國是絕對不可能了。如今的大英帝國，已經不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大英帝國了。遠東中國的利益，實在不足以讓議會同意，在歐戰即將爆發的時候，對中國發起第三次鴉片戰爭。　　何況經過洋務運動的中國軍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特別是現漢口革命軍，更是一支以民族主義為信仰的極端分子組成的現代化軍隊，其戰鬥力與破壞力不是滿清朝庭的八旗綠營可比。在英軍已經不再具備裝備優勢的今天，朱爾典實在不相信英軍還能輕易的打敗漢口革命軍。　　朱爾典也贊同葛福，中國的戰爭對大英帝國在華利益極其不利。李想這樣的民族分子，絕對不能夠縱容。是該請老友，袁世凱出山的時候了。　　臉色不善的朱爾典已經顧不上什麼大英帝國的貴族氣質，繞着四合院的迴廊急匆匆的跑去了側門，四合院的側門直通大英帝國駐北京領事館。　　其實東郊民巷的各國領事都密切注視着湖北的局勢，如今湖北革命一片大好，卻也使得各國領事憂心忡忡。自然，像日本又是別有用心。　　此次，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發出照會。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的美國代表約什・摩根、法國代表馬賽克，還有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以及各洋大人的駐京公使團，皆是應約前來，共商湖北事宜。　　朱爾典先把葛福的密電給諸位洋大人傳閱，漢口的基本情況他們都是了解的，匆匆看一眼密電，便團團圍住，激烈的爭論起來。　　朱爾典赤果果的說道：“袁世凱也是我們的老交到，只要他能夠當權，我們的利益絕對可以保住。我們甚至可以全力支持他上位為要求，向他索取更多的利益。反而是革命黨人，絕對不能支持。就像現在漢口的李想，一個極度危險分子。”　　諸位洋大人紛紛表示同意，已經熟悉透了的狗，自然更好使喚。在朱爾典的撮合下，洋大人們達成一致共識，要求袁世凱出山主持中國大局。並即刻派出專員人入紫禁城，向大清朝庭傳達明確而又清晰的旨意�D�D袁世凱乃挽救中國政局之第一人。　　大清帝國的宣統皇帝溥儀的父親大人，見了洋大人就腿軟想下跪的攝政王爺載灃會答應嗎？當然絕對不會答應！非常難得的，載灃硬起了一回。事關大清江山，也不得不硬起一回。他暫時的絕對不會答應！

# 第六十九章 歸去（七）

　　從咨議局紅樓到原總督府，這條武昌最繁華的大街亦顯出些許蕭條冷清。如今身為首義之地的武昌，相比革命風潮熱漲的漢口，卻顯得冷清許多。　　來福茶館的招牌幡伸出街角，在風中飄蕩的清冷，茶館里稀稀拉拉的坐了幾個客人。在靠窗的角落裡，坐了兩個身穿戎裝的革命軍人。起義那晚，與李想一起衝鋒陷陣的熊秉坤，還有蔡濟民，兩位首義功臣，此刻顯得無比落寞的縮索在茶館的角落裡。　　“當初就該和李西屏一樣，隨李大帥渡江去漢口。雖說革命理念不同，可是戰場殺敵，也比窩在這裏痛快。”熊秉坤滿肚子的牢騷，他還算是留了口德。如今咨議局召開的軍事會議，他已經沒有資格列席其間。　　自從居正借孫中山先生的名義，要求革命黨人通過《軍政府暫行條例》之後，革命黨人和立憲派人士一番討價還價，黎元洪即正式上位。原文學會和共進會又互生矛盾，互相排斥，結果就是原起義黨人接連落權。蔣翊武和詹大悲等湖北革命領導人，現在咨議局毫無說話的權力。　　“剛則易折，漢口革命軍走的是太過激進的道路，等袁世凱反撲過來，會是什麼結果？我更看到武昌這邊的局勢，李想他們根本就走錯了革命的道路。”蔡濟民把玩着手中的細瓷青花茶杯，悠悠說道。他也對武昌咨議局不滿，在軍政府說話也是越來越沒有份量，此次軍事會議，他乾脆就不參加了。但是，這不關革命信仰的問題，只是黨人內部的矛盾。他最後說道：“我是中國革命的信徒。武昌城裡的學生幾乎都跑去了漢口，他們以為只有漢口革命軍政府才能就中國嗎？”　　熊秉坤搖搖頭，“凡是有為青年，誰不希望自己的青春，可以和革命，和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漢口那邊與清軍越是打得轟轟烈烈，越是顯得武昌暮氣沉沉。在年輕人的眼裡，只有轟轟烈烈才是革命。”　　正如此刻熊秉坤所說，漢口處處瀰漫著革命的硝煙，凡是一個有為青年，受其氛圍，莫不為之瘋狂。　　熊秉坤所說，蔡濟民也了解，咨議局的當家人也都了解。為此，武昌咨議局軍政府準備導演一場祭天誓師大典，以鼓舞士氣，聚攏民心，更示武昌革命軍政府為湖北革命之唯一正統，甚至是中國革命之正統。　　蔡濟民掏出懷錶，翻開時鐘一看，道：“咨議局的軍事會議也快要結束了，祭天誓師大典就要開始了，我走吧。”　　熊秉坤雖然有些鬧情緒，還是跟着蔡濟民出了茶館。出了茶館門口，可見右手方向層層樓宇之外突出一峰，疊翠的青峰頂現出閣樓一角，便是大名頂頂的黃鶴樓。他們順着街道走往蛇山黃鶴樓的方向，祭天誓師大典就在蛇山腳下，軍政府咨議局紅樓前的閱馬場舉行。　　咨議局紅樓會議室里，由黎元洪主持革命黨人的軍事會議。黎元洪胖胖的臉上紅光滿面，再也看不得被革命軍士兵強行壓到咨議局上任時的衰樣。他此刻正在發表任職后的首次激情演說，“今日革命軍起義，是推翻清朝、恢復漢土、廢除專制、建立共和的開始。承黨人及軍、學界多數同志推戴兄弟為都督，我無德無學，何能擔此大任。但眾意難辭，自應受命。”　　說到“自應受命”，黎元洪也今天才正式下定革命的決心，以前最多只能算是被動合作。湖北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使許多保守派人士的心思都活絡起來，也包括他。想當初李想帶領六千革命軍過江，才十幾天的功夫，加上各地改編，擴招，部隊至少也膨脹了十倍不止。而武昌革命軍，依舊還是那幾千人而已。黎元洪心想，配合著自己天降的福緣，要是還比不過李想，那還不如此前湖北都督一職，直接讓位給李想得了。　　黎元洪瞬間豪情萬仗的繼續說道：“我等身為軍人，從此須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掃除一切顧慮，堅決去干。我鄂軍出差駐防各部隊，聞義幟飄揚江漢，必立時響應，前來歸附，長江下游及雲貴等省軍隊中之軍官，多為鄂軍出身，北洋軍中，由吳祿貞統領帶去的軍官不在少數。　　東三省的上中級軍官由湖北軍界調升去的亦有五十餘人，下級軍官自不待言。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響應革命。因此，革命事業成功，絕無疑問。”　　黎元洪趾高氣昂，儼然以革命黨人的首領自居，不，他已經是革命黨人首領。從上海歸來的居正，還有劉公，蔣翊武和詹大悲等湖北革命領袖都恭敬的聆聽他的演講。湯化龍，黃中塏等立憲士紳派人士，以及軍中吳兆麟等軍官，也都是對他表現的畢恭畢敬。　　紅樓的軍事會議就在黎元洪的演講當中結束，所有人起身，黎元洪等軍人戴上大檐帽。雖然黎元洪的身材有點胖得走形，但是為他量身定做的藍色將軍禮服，卻襯托出他一身的貴氣。　　“散會！”黎元洪平常的一句話，也能顯出不怒自危。　　黎元洪威勢已成，他自己心裏也不免感慨。當初張景良事件發生之後，他連個上茅房都有小兵看守。　　所有人都去了紅樓前的閱馬場，黎元洪卻要先上一趟茅房。大凡人無比興奮或者緊張的時候，腎上腺激素便會瘋狂飆升，使人產生尿意，嚴重的甚至失禁。此刻黎元洪就是無比的興奮，尿意自然而然的就來了。　　黎元洪掀開抽水馬桶的蓋子，掏出小鳥，便感覺到一泄千里的暢快。即使在無比暢快的瞬間，黎元洪還是不自覺的回頭一望……　　一個革命軍戰士正板着一張臉看着黎元洪，年輕戰士的臉上閃過一絲厭惡。“怎麼不尿？說尿急的是你，進了廁所，你又尿不出。你是不是還想着跟張景良反水，想要背叛革命。拿着上廁所做借口，實行尿盾？”　　“同志，你一個大爺們這樣盯着我，我怎麼尿得出來。”黎元洪苦着一張臉說道，他用力憋了半天，也才憋出兩滴尿液。黎元洪有尿卻尿不出來，這才叫難受。黎元洪心想，革命黨人要是再這樣盯下去，他便秘的毛病，算是坐實了。　　黎元洪回頭仔細一看，身後什麼也沒有，只有緊閉的廁所門。黎元洪松出一口長氣，感覺着前門水閘開放的暢快。馬桶里的一串水響，犹如水仙姑娘的歌聲般美妙。前幾日尿尿都有革命軍士兵跟着，名曰“貼身保護”。使得他上廁所都有心裏陰影，從沒有向今天這樣暢快過。　　紅樓閱馬場已築高壇，壇前設燎火，具太牢無酒之儀。高壇之上擺華夏始祖軒轅皇帝牌位，香案供玄酒。祭壇周遭插滿祭旗迎風招展，大旗上書“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八個大字。閱馬場上鐘鼓齊鳴，聲震天地。　　人山人海的老百姓把閱馬場圍得水泄不通，蛇山上也爬滿了人群，許多收到信的郊外老百姓登上蛇山，只為見識一下革命黨人的祭天誓師大典。國人就是喜歡形式上的東西，這場帶着濃厚的封建形勢的祭天誓師大典，吸引了武昌城全城的老百姓來此圍觀。　　此次武昌紅樓軍政府導演的祭天誓師大典，不止吸引武昌老百姓前來觀禮，還吸引了不少的國際友人，這是黎元洪，湯化龍等所料不及的變數。　　英國《大陸報》的著名記者埃溫德・丹格爾親自前來採訪，還有美國駐漢口領事湯姆，和英國駐漢口領事葛福亦前來觀禮。　　這些洋人也是沒有辦法，漢口華洋關係緊張的像是火藥桶。葛福雖然已經催請朱爾典，保袁世凱出山收拾李想。可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漢口租界的事情，袁世凱一時半會還夠不着。他們想和李想攤牌，可李想又不在漢口，好像故意避着他們似的。　　如今漢口的局勢愈演愈烈，心中焦慮的洋大人們就想到了，頻頻向漢口租界各領事館示好的武昌革命軍政府。漢口各國領事遂推葛福與湯姆，現去武昌探探路。看看武昌革命軍政府對租界的確實態度，是否可有緩和的餘地。如果好商量，就幫助武昌革命軍政府插足漢口，趕走李想，即可暫時穩住漢口局勢。　　恰巧聽聞武昌革命軍政府要舉行祭天誓師大典，為此葛福約湯姆一道前來，葛福還順便帶上正在漢口採訪的英國《大陸報》的著名記者埃溫德・丹格爾。埃溫德・丹格爾一聽說什麼祭天誓師大典，對中國文化稍有了解的他，立刻意識到這不就像是皇帝的登記大典一樣，屬於中國歷史的關鍵時刻，為了這一寶貴的新聞價值，他滿口答應了。　　“諸位是貴賓，請上座。事起倉促，招待不周，還望海涵。”熟悉外交的湯化龍親自招待，特為諸位洋大人在祭壇前排設立貴賓座，並派衛兵給黎元洪帶個信，洋大人來了。　　“那裡，那裡。”葛福拱手抱拳，這裏最精通中國文化的葛福代同伴們答道。湯化龍的招待其實非常的周到，桌椅般上，為照顧洋人習慣，還罩上一層雪白的桌布。不到片刻，君山毛尖，巴西咖啡都泡了上來。桌上乾果堆尖，有傳統的中式果品，糕點，也有不少西式點心，反正樣樣精緻。　　三位洋大人非常滿意的點點頭，享受着湯化龍的殷勤招待，他們似乎又找回了在中國人面前至高無上的地位。對比起漢口狂妄至極的李想，武昌革命軍政府還是值得他們洋大人支持的。嗯，暫時的支持。

# 第七十章 歸去（八）

　　祭天誓師大典還沒有正式開始，不過身在紅樓廁所的黎元洪，已經可以感受到閱馬場外軍民的熱情。沉寂幾天的武昌城，革命的熱情似乎又點燃了。被漢口革命軍政府搶走的風頭，似乎因為一場祭天誓師大典又都搶回來了。　　黎元洪紅光滿面的走出廁所，一泡尿是不可能泄去他的坑憤精神。他現在廁所門外站崗的衛兵已經換了人，以前“貼身保護”黎元洪的衛兵全部發去守城門。現在的黎元洪渾身外泄着霸氣，列隊衛兵皆不敢正視其背。　　黎元洪拉完尿，大搖大擺的走出廁所，剛走出廁所門口便接到湯化龍的傳信。　　“報告督軍大人，漢口租界來了三位洋大人觀禮。是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葛福大人，美國駐漢口總領事湯姆大人，還有英國《大陸報》記者埃……埃大人。”埃溫德・丹格爾的名字繞口，衛兵在廁所門口站太久實在記不住太長的洋名，就叫喚埃大人得了。湯化龍派來的衛兵恭候在廁所門口，聽着裏面放水的聲音多時，那聲勢，都可以把龍王廟衝垮。　　“告訴湯老，本督知道了，讓他先好生接待。本督即刻就到。”黎元洪心中一凜，卻依舊強自鎮定的把手一揮。連一直堅持不承認漢口革命軍政府的洋大人都來觀他的祭天誓師大典，這說明什麼？說明洋人有承認武昌革命軍政府的意思，而且還是看他黎元洪的面子。同盟會黨人多次入漢口租界，尋求洋大人的支持與承認，卻總是無功而反。而李想更是在漢口把洋大人得罪的徹底，使得同盟會想要尋求洋大人的支持與承認變得加倍的困難。但是他黎元洪一出面亮相，便引來洋大人投懷送抱。洋人的承認，無疑更是使他黎元洪坐穩了湖北都督的寶座，無人再可替代。　　黎元洪心中歡喜沸騰，腎上腺激素在此飆升，胖胖的身軀立刻靈活的轉身閃進廁所，對照廁所的小西洋鏡，整理藍呢戎裝，戴正大檐帽。黎元洪看着鏡中的自己，無比自信的一笑。想不通自己為何如此的福星高照，官運亨通，老天爺的眷顧都快不敢再承受了。他再次打開廁所門，滿臉的紅光上怎麼掩飾不了，就這樣屁顛屁顛的跑去參見三位洋大人。　　黎元洪龍行虎步的走入跑馬場，專有衛兵為其開道。三位洋大人自然也主意到正洋洋得意，身穿藍呢戎裝走來的胖子。三為洋大人互相交換個眼神，然後紛紛起身相迎，給足了黎元洪的面子。　　一幫人假惺惺的客套一番，黎元洪方入座。黎元洪右手邊坐的是英國領事，左手邊坐的是美國領事。黎元洪從來沒有想過，戎馬一生，會有今日的榮耀。　　黎元洪按耐住心中的喜意，微笑道：“我等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民國。”　　“我身為一個外國人，也認為清政府的預備立憲確實使人失望。你們要推翻帝制，我們不會反對，但也不便支持。這是中國的內政，即使按照國際法，我們也無權干預。”湯姆點點頭，接了句不痛不癢的話。他說完，端起桌上的黑咖啡喝一口。　　黎元洪何等的心思，還不是即刻聽出弦外之音。也悠閑端起桌上的黑咖啡淺嘗一口，胖臉現出糾結，皺着眉頭硬吞下這口苦水。“共和民國將是一個對外開放的文明國家，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國家，比現在還要開放一百倍的國家。共和民國也承認滿清政府與友邦簽訂之一切條約，也願意承擔滿清朝庭遺留之一切國債。革命軍是一支文明的軍隊，絕對保護國際友人在中國之一切權力，財產和生命之安全。中國的革命，並不帶排外性質。漢口李想的作為，是在為我們革命軍抹黑。他的革命理念，是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歪曲。”　　葛福還是非常滿意黎元洪的革命理念，點頭笑道：“我們還是對武昌革命軍政府表示同情的，如果武昌革命軍政府能夠接管漢口政務，我們漢口租界各國領事館，也都會表示歡迎。”　　湯姆也點頭表示贊同葛福的提議，洋大人正式向黎元洪拋出橄欖枝。黎元洪連連感謝之餘，強行按下狂跳的心，今天好事一波接一波的襲來。這事現在打住，要等祭天誓師大典之後，再慢慢細談。　　埃溫德・丹格爾見祭天誓師大典還未開始，便向黎元洪提出問題，“中國人為何要反對滿族統治？兩百六十餘年都和平過去了，為何選擇此刻革命？”　　造反的理由黎元洪可以拿出千萬條，只見胖臉輕輕跳動，鼻腔發出一聲輕笑，“滿族一直使用血腥暴力手段統治中國，積壓了兩百六十餘年的民族仇恨一朝爆發，就是你們今天看到的中國革命。”　　埃溫德・丹格爾點點頭，還算是滿意，還想再問。黃中塏此刻走過來，向黎元洪報告道：“黎公，一切準備妥當，可以開始嗎？”　　“開始。”黎元洪嚯的一聲站起來，“請諸位外國友人一同見證，這個偉大的歷史時刻。”　　黎元洪一身藍呢戎裝，身配軍刀，長統馬靴踩得紅地毯下的木板嘎吱作響。一身西裝革履的湯化龍為導，黎元洪緩緩登上祭壇。革命黨人譚人鳳授旗劍，居正宣講革命初衷。革命初衷，無非就是說說滿清的腐朽，人民的疾苦，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最後才是重頭大戲，一臉鄭重的黎元洪於皇帝靈位前跪談祝文：“維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鄂軍都督黎元洪，謹以犧牛醇酒昭告皇天後土而誓於師曰：我祖黃帝建邦於中土，世世先哲明王，纘衍厥緒。爰迄有明，不康於政，遂喪厥宗主。貝彼滿清，辱我二百六十餘年。先祖先宗。禮樂文教，靡有遺存。欽爾有眾，克振義軍。應揚我大漢之先聲，光復土宇。予小子實有慚德，辱在推戴，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後土。與爾軍士庶民，戮力同心，殄此寇讎，建立共和政體。爾惟克奮英烈，實乃無疆之休。　　予亦報於汝功。其或不達而有后至，予亦汝罰。嗟爾有眾，尚欽念哉。決不食言。”　　黎元洪說道這裏的語氣，可不像是一個都督應該有的語氣，更像是一個開國皇帝的承若。其中信誓旦旦的說，對開國有功之人，他絕不幹“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不義之舉。這些文采飛揚的祭文自然不是黎元洪自己所寫，可是湯化龍等大文豪捉刀。　　接下來是誓師，念道此處的黎元洪，霸氣徒然高漲，聲音提高了不止一個分貝，連蛇山的百姓似乎都能夠聽到黎元洪大都督的誓言。“義聲一動，萬眾同心，兵不血刃，克複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靈，實憑臨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數十年群策群力呼號流血所不得者，得於一旦，此豈人力所能及哉！日來搜集整備，即當傳檄四方，長驅漠北，吊我漢族，殲彼滿夷，以我五洲各國立於同等，用順天心，建設共和大業！凡我漢族，一德一心，今當誓師命眾。”　　黎元洪自己都快抑制不住心中的慷慨激昂，特別是黎元洪他自己讀到“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的那一句時，小小三角眼放射出灼灼光華，腎上腺激素再次上揚一個基數，大胖臉紅光頓現。黎元洪已經完全入戲，祭壇上身影，大有一代偉人的雄風。　　黎元洪念完誓師詞，三軍舉槍鳴放，三呼萬歲，聲鎮九霄。臨觀軍民，無不意志昂揚，熱淚盈眶。　　黎元洪的此次正式的登壇亮相，是向武漢人民，湖北人民，以及全國人民，表示他本人是王八吃秤砣鐵下一條心要鬧革命。到這份上，也讓那些以為他黎元洪只是革命黨人脅迫，幻想着要救他出火坑，一起顛覆革命政權的，還暗藏在武昌的滿清餘孽徹底死了這條心。他黎元洪現在是一個革命黨人了，只會死心踏地革命到底。湖南夏占魁部和河南張錫元部的覆滅，使黎元洪徹底的認清滿清朝庭的無能。而福緣深厚的他，瞬間把號住了革命脈搏，翻身就接住丟給他的革命果實。　　誓師詞文采飛揚，充分显示出咨議局士紳們的手筆不凡，也同是現出他們的野心。從文章字句看，黎元洪更像是一個皇帝，而不是都督；湖北軍政府更像是一个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一句“以數十年群策群力呼號流血所不得者，得於一旦，此豈人力所能及哉！”，更是否定了中國革命志士數十年的流血犧牲，武昌革命的勝利，不再是人力所及，不是革命志士流血犧牲所創。既然不是人力所及，言外之意，便是天意，都是上承天命的黎元洪一人之功。　　黎元洪自然也讀懂文中之意，他亦認為自己如此洪福，除了天意之外，又還有什麼能夠解釋？站在祭壇上的黎元洪只覺得周身暖洋洋的，像是有神靈附體，命鑲紫微星。黎元洪連羅漢光頭都散發著異亮的光輝，渾身被着威武神聖的光環。這一刻他是主角，滿城民軍的呼喊只為他一人。

# 第七十一章 歸去（九）

　　葛福的辦公室里濃香四溢，心情大好的葛福給自己泡了一杯濃濃的咖啡，剛剛從武昌回來之後，他的心情是這幾日從未有過的好。即使是窗外的陽光，今天也顯得特別的溫暖。　　葛福悠閑的靠在沙发上，趁着咖啡熱氣蒸騰，香氣正濃，小心翼翼湊近嘴邊喝上一口。咖啡苦到心田，卻舒坦到四肢全身。他不喜歡甜到膩味的愛爾蘭咖啡，更喜歡純正的不做任何添加的黑咖啡，只有這樣才能品出咖啡的原味。對於咖啡中苦的理解，熟悉中國文化的葛福知道中國古代有卧薪嘗膽的故事，先賢更有苦其心志的教誨。　　葛福指尖輕點着桌面，尋思着要如何向朱爾典報告一下漢口的新進展。黎元洪卻是一個非常識時務的革命黨人，可以向北京朱爾典報告一下考慮合作的事宜。　　即在此刻，辦公室被敲響，他的助理約翰從門外傳來。“閣下，日本領事松村貞雄拜見，他正在會客室里等着。”　　葛福的大鬍子翹了一下，藍色的瞳孔也閃過一絲不明的神色。真是一個煩人的傢伙，消息卻挺靈通的，葛福的屁股還沒有坐熱，他就來了。葛福因為組建外國聯軍的事情，被松村貞雄當槍使了，也看出一些日本人背後狂妄的野心，心中便留下了一絲防範，潛意識里就不願意多與松村貞雄接觸。但是為了漢口租界的共同利益，又不得不見。　　“讓他稍等，我馬上就到。”說完葛福端起稍稍冷卻的咖啡，一口飲盡。　　會客室里松村貞雄喝了一口約翰送來的咖啡，雖然咖啡的苦味他也不喜歡，但是對於追求西化的日本人來說，也不是什麼陌生的味道。松村貞雄表現的非常自然，即使喝得是苦味最濃的黑咖啡。　　松村貞雄聽說葛福從武昌回來了，立刻第一時間趕來寶順路英國領事館。他有一種強烈的直覺，似乎機會來臨了。　　松村貞雄耳朵明銳的捕捉到會客室門外的走廊，連續響起皮鞋敲擊地板的腳步聲，從會客室走來。松村貞雄期待的目光，自然而然的盯在會客室的大門。腳步聲在會客室門外停下，接着“喀嚓”一聲，會客室的門被打開。一個高大的身影出現在門口，如松村貞雄所期盼的是葛福。　　松村貞雄非常洋派的一正衣冠，起身相迎。直到葛福走近，松村貞雄的身高也就剛好到葛福的胳支窩。松村貞雄行上日本特色的鞠躬禮，腰都彎到葛福的胯下了。“您好，閣下。”　　葛福擺出在黃種人面前應有的驕傲，點點頭道，“請坐。”　　分賓落坐，葛福非常公式化的說道：“松村閣下找俾人有何貴幹？”　　松村貞雄一臉的正氣，對於葛福公式化的問題沒有表現一絲的不耐煩，而是以非常認真的表情回答。“為了租界的共同利益，特來向閣下討教。”　　“不敢，不敢。閣下太抬舉俾人。”甭看松村貞雄一副正義凌然的樣子，日本人的鬼心眼特多。在與中國人玩了一輩子心眼的葛福都着了一次道，現在跟是提起了精神。決定就與松村貞雄不相干的廢話瞎扯，看他還能如何？　　松村貞雄的小小三角眼自然能夠察覺葛福的意圖，卻繼續一本正經的說道：“那裡，那裡，閣下太謙虛了。在下請教的問題，閣下一定知道。閣下剛剛從武昌回來，還會見過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在下只是想知道黎元洪對漢口租界的態度。”　　“閣下的消息真夠靈通的，武昌城的一舉一動，閣下都是了如指掌。”葛福語氣玩味，避而不答的說道。心下卻忍不住顫動，日本如此苦心的布局，可見其野心不小，中國可真是有大麻煩了。轉而葛福又在直搖頭，中國有大麻煩，是吹皺一張包皮，干卿吊事。只要日本人不損害大英帝國在華利益，隨他們去狗咬狗。　　“武昌城裡如此盛大的祭天誓師大典，我們日本自然也是非常關注。但是因為國際法的規則，領事館不便派人前去道賀。但是黎元洪對漢口租界之態度，關係漢口各國租界之根本利益，還請閣下不吝賜教。”松村貞雄臉色無比的認真，連國際法的般了出來，語氣中又沒有暗指葛福干涉中國內政的指責。只是謙卑到了極致的不停鞠躬，說著請閣下不吝賜教。　　葛福是徹底的看不透松村貞雄的意圖了，只看松村貞雄現在的態度，估計已經知道黎元洪與他的談話內容。現在不斷的請教，難道只是為了驗證他所得到的情報？黎元洪和武昌革命軍政府對外的態度，是外界所共知的妥協主義。為何松村貞雄非要他葛福重審一遍？既然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他葛福說出來又何妨，他懶得再與松村貞雄在此周旋不清。　　葛福靠沙发上換個更舒適的姿勢，道：“黎元洪是個非常開明的革命黨人，他曾經在日本進修，可以說是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因此對於他的態度，你們應該比我了解的更深。武昌革命軍政府曾發出通告，要保護洋人在華利益。也曾向各領事館發出照會，承認清政府與各國簽訂之一切條約，願意負擔清政府所欠各國之國債。我與黎元洪見面，無非就是想向他確認這些事情而已，絕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圖。”　　葛福無論何時，都不忘反覆重申，自己沒有干涉中國內政的企圖，大英帝國自然也沒有。　　松村貞雄心裏雖然嗤之以鼻，但是臉上莊重的表情未有任何的便會，點點頭道：“佑西。不知黎元洪可還承認？”　　“他親口承認。”葛福異常肯定說道。葛福想起黎元洪見到自己時，臉上外泄的喜悅，只差沒有喊幾個洋大人親爸爸了。　　松村貞雄一直維持的莊重的臉上，突然有了新的表情，竟然帶着淡淡的愁緒嘆息道：“如果是這樣，有黎元洪治理漢口，漢口就不會變得如此混亂。”　　松村貞雄一句話說中了葛福的心思，葛福思來想去，就是想把李想趕走，接黎元洪過江。可是松村貞雄不是一直希望漢口越亂越好，直到華洋開戰。他們日本藉此為借口，發動侵華戰爭嗎？如果黎元洪坐鎮漢口，那松村貞雄的企圖豈不泡滅？葛福更加的迷茫，松村貞雄一手策劃組建五國軍艦聯軍，激化華洋矛盾，現在又支持黎元洪坐鎮漢口，以緩解華洋矛盾。松村貞雄其人行為，豈不是自相矛盾？難道松村貞雄改變了主意，轉而支持漢口的穩定？　　葛福雖然猜不透松村貞雄的意圖，但還是同意承認道：“確實如此。”　　松村貞雄非常謙卑的問道：“那閣下可有打算？”　　葛福心裏已經有了粗步的計劃，只是怕松村貞雄不是真心支持漢口和平，會從中破壞，遂搖搖頭，說道：“正為此煩惱着呢！”　　松村貞雄臉上還是一本正經，眼中卻偷偷顯露一絲笑意。“在下到是想到一個主意，不知閣下願不願意聽。”　　“盡請直言，俾人感激不盡。”葛福也難得謙卑一回，他心裏卻實在不相信一肚子壞水的松村貞雄會出什麼好點子，不壞他的計劃就善良的了。葛福便抱着姑且聽聽的心態，看他會說什麼鬼話，能不能用，他自己心裏清楚就行。　　松村貞雄坐在沙发上，腰桿卻挺得更加直了。“在下的計劃便是以龐大的十六艘外國軍艦威攝漢口革命軍。漢口學生鬧得如此之凶，但是漢口革命軍卻不見任何的動靜，可見，漢口革命軍嘴上強硬，可是心裏還是害怕漢口港外停靠的十六艘軍艦。十六艘軍艦的威攝力，可見一般；東亞病夫之無能，可見一般。威攝得漢口支那人徨徨不安，厭惡李想政府之後，再由黎元洪出面調停，武昌革命軍政府便趁機接管漢口革命軍政府。漢口便可以以前的舊秩序，一如既往的繁華下去。”　　懶散在沙发上的葛福不知不覺的立開了背靠的沙發，變得傾耳恭聽。葛福心嘆，無論松村貞雄是何居心，但是這個計劃擁有絕對的可行性。即不會落下干預中國內政的口實，還能夠和平的趕走李想。想想李想憑什麼在漢口立足，不就是漢口民眾盲目的支持嗎？只要使漢口民眾背棄李想，李想也只有黯然的離開漢口。雖說李想在漢口所為，都是為了漢口民眾，但是當漢口民眾的眼前利益受到威脅，李想自然就會遭到背叛。　　葛福急切的問道：“具體又該如何行事？”　　松村貞雄眼中的輕笑得意更濃了，只是此刻急切心亂的葛福是怎麼也看不出來的。松村貞雄以凝重的口吻說道：“具體就是封鎖長江，搞一場轟轟烈烈的聯合軍演。以革命軍的軟蛋，有膽來咬我們十六艘軍艦，這可是當初八國聯軍也沒有的規模。長江水運被封鎖，昔日繁華的漢口立即便會成一個死港。漢口市民，特別是那些華商，自然不會再像以前一樣支持李想政府。這時候，只要湯化龍等派幾個托，鼓吹黎元洪有能力解此困局，還怕他們不跪着求着請黎元洪過江？”

# 第七十二章 歸去（十）

　　漢口廣闊的長江水面看似風平浪靜，只有身處其中才知表面之下的波濤洶湧，浩浩蕩盪的江風撫過。水上看不到一艘商輪，這段黃金水道從未見過如此的清冷場面。即使是在武昌起義前後那段緊張的時間里，漢口長江水道依舊百舸爭流。　　漢口各個碼頭停滿了商輪，貨物都在碼頭堆積如山，可是商輪偏偏不起航。碼頭工人也是無工可開，無聊的聚集在一起便耍錢，碼頭的熱鬧一點不減平常。　　所有的碼頭與商家都接到租界外國領事連名簽署的禁航令，得知外國十六艘軍艦組成聯軍，於今日在長江舉行聯合軍演。許多商家都是憂心忡忡的在碼頭轉悠，碰上熟人，也還要聚一起議論一番漢口局勢。　　青布長衫的清瘦老者站在兩人多高的貨物前，貨物被一張寬大的油布蓋住。老者的眼神是望着如山的貨物，可是神情明顯的心不在焉。　　“趙爺，可巧，您也來了。”　　聲音遠遠的從老者身後傳來，也驚動老者回過神來，而悠然轉身。只見李紫雲一身西裝筆挺的走來，是漢口新晉大商家，在劉園一擲十萬塊，拍響李想的馬屁。老者趙爺是做的傳統八大商幫的生意，對於賣土膏起家，專搞投機鑽營的李紫雲沒什麼好感，生意上也沒什麼交到。兩人見面，都是點頭的交情，今天李紫雲突然找他搭訕，使心生一絲警覺。　　趙爺點點頭，目光轉向了滔滔江面，“最近漢口局勢不穩，正急着把貨物運出去，誰知洋人突然把水道封鎖了。老夫心裏急了，就來碼頭看看。順便還想看看洋人在中國要如何的耀武揚威，也想看看這幾日叫囂的兇狠的漢口革命軍政府，又回如何回應。”　　趙爺說話算是客氣的了，漢口如今的局勢全是李想一手造成。如果洋人繼續封鎖長江水道，漢口華商就只有等死了。華商不敢拿洋人如何，只好把怨念撒在李想的身上。趙爺語氣中的怨念，李紫雲還是聽得出來。　　李紫雲笑容可拘，同意把凝視着滾滾長江水。“漢口不穩，李帥肯定不會坐視不理，畢竟他需要漢口的財原支撐革命軍。革命軍壯大到現在，一個新華財團還如何支撐的起。只有漢口的穩定，才能成為革命軍的財原。賢侄我總是覺得，大帥不至如此不智，此舉必有深意。只是我等愚鈍，卻怎麼也猜不透大帥深如大海的智慧。不知趙爺能否指點一二？”　　趙爺頷下花白的鬍鬚輕輕顫抖一下，心裏一陣鄙視，又是一個向他打聽內幕消息的人。就因為他兒子在李想革命軍中做一個小小的團長的消息傳出以後，只要碰上一個認識的人，他們或明，或暗，或拐彎抹角的，便要向他打聽所謂內幕消息。其實他那裡知道什麼內幕消息，兒子來漢口之後才回過一次家，還是被他硬拖回家的。　　趙爺扭頭撇了李紫雲一眼，“劉園夜宴之後，賢侄與劉歆生關係融洽，那裡還需要老夫的指點。何況以賢侄的聰明才智，沒有人指點，也能把現今的局勢理得順順暢暢。”　　李紫雲的心思被趙爺點破，立刻裝作若無其事的翻出飛馬香煙，點上之後深吸一口，吐出一團濃煙，瞬間邊被江風吹散。“我是略微的猜測一二，卻為自己大膽的胡思亂想嚇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胡亂猜測了。”　　李紫雲目光灼灼的盯着趙爺，不放過他任何一個表情的變化。趙爺聽說，卻只是滿臉的皺紋輕輕舒展的一笑。“老夫只是來碼頭轉轉，實在猜不透大帥的用意。你不是說了，大帥是不會眼看着漢口局勢失控，這對他也是不利。”　　李紫雲湊上煙嘴猛吸兩口，聽趙爺的語氣，他的猜測似乎離真相已經不遠。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李想的冒險主義精神就比他李紫雲還有牛。成則為王侯，敗則死無葬身之地。他擔心的是投資在李想身上的十萬塊大洋會不會打水漂，還準備旁敲側擊一下趙爺。　　趙爺卻突然伸出手指着遠處江面，“洋人的艦隊來了。”　　李紫雲的視線順他所指方向望去，廣闊江面的水平線上，首先跳出一面小東洋的胭脂膏藥旗。　　日本軍艦菊花丸逆流破浪，川島令次郎意氣風發的登上艦橋露天指揮台。在漢水與長江的交匯處，放眼望去，皆是滄茫水域，其寬廣的水面使川島令次郎犹如置身大海的感覺。在日本，即使最大的河流也不能航行軍艦，更不用說面對江河而生出海洋的畏懼。　　如此壯美的大好河山，支那人不配擁有，只有優秀的大和民族才配擁有。支那人即使擁有，已是東亞病夫的他們也無力守護，只有優秀的大和民族才能保護好，建設好這片美麗富饒的土地。　　川島令次郎意氣風發，調轉望遠鏡看向高聳入雲的龜山。他可以清晰的看到龜山炮台那黑洞洞的炮口散發著幽光，卻純粹的成了擺示，東亞病夫的懦弱是無論如何也不敢開跑的。　　川島令次郎掛在嘴角的一絲冷笑越發的得意，並下達命令：“艦隊使入漢水。”　　旗語傳到，十六艘外國軍艦，大搖大擺的使入漢水。也不組織任何的防禦陣勢一哄而上，只是想以龐大的艦隊數量，在膽小懦弱的中國人面前好好的耍耍威風。在每一個洋大人的心裏，中國人反抗洋大人之心，早在八國聯軍侵華時便已用盡，剩下的只是對洋大人的畏懼而已。洋大人們從來不相信，今天的李想還有膽量向他們開炮。　　川島令次郎滿臉得意，不斷碎碎念道：“佑西，佑西，佑西……”　　洋人軍艦耀武揚威的從龜山炮台革命軍戰士的眼皮子底下掠過，洋人艦長囂張至極的使盡吃奶的力氣把笛聲拉得又長又響。那些狂妄至極的洋人水兵爬上甲板，向著遠處龜山炮台豎中指，跳桑巴，那充滿不屑，自大，貪婪的笑聲遠遠的傳到龜山之巔。　　“一群龜孫子，等會送你們去喂王八。”一個壯漢粗魯的把肩上扛的一箱炮彈壘上箱堆，他軍服上三排扣子敞開，露出稀疏的幾根胸毛和可以夾住一根鉛筆的胸肌；袖子捲起老高，恨不得把肱二頭肌露出來顯擺。　　嘴上叼着一根香煙的張政，呸！的一聲把剩下的煙頭吐掉，膠頭皮鞋用力把煙頭輾滅。“都給老子小心點，這是彈藥，要輕拿輕放。大塊頭，你要是把這裏的彈藥砸響了，洋人還沒有喂王八，咱們就要先光榮了。”　　大塊頭嘿嘿一笑，輕輕拍了拍彈藥箱，“團長，您在這裏燒了半天的煙，還好意思說俺。”　　張政剛剛點上一支新煙，吐出個煙圈笑道：“快去幹活，老子你也敢質疑，老子你的團長。”　　被張政臭罵的大塊頭屁顛屁顛的跑去般彈藥，非但沒有一點的不快，反而更來精神。沒有別的理由，漢口革命軍的軍官沒有一個是憑裙帶關係爬上去的，也沒有續用以前湖北新軍原軍官，全是舉義以來歷次戰鬥中憑戰功從基層提拔的，戰士們是打心眼裡服氣。為此戰士們作戰起來也是越發的兇猛，因為漢口革命軍升職簡單，無非就是立軍功而已，不用擔心向原滿清朝庭彎彎繞繞的複雜關係網絆腳。革命就是這樣，給了所有人一個公平，公正的舞台，一切憑得是個人的真本事。　　張政抽煙的習慣也是源於榜樣的力量，是被李想感染的。一想到要找洋人開刷，張政便興奮的腎上腺激素狂飆，這比打清軍可要給力得多，就忍不住香煙一根接一根的點。　　張政嘴上叼着香煙，拿着望遠鏡猛瞧。他所在的龜山炮台居高臨下，武漢三鎮全在他炮火射程覆蓋之內，最遠處，可以轟到蛇山炮台。洋人的軍艦正依次使入狹窄的漢水，張政叼着香煙的嘴模糊不清的念念有詞，“膏藥旗，米子旗，星條旗……十六艘，不多不少全進了漢水。”　　洋人狂妄到了沒邊，故意從龜山炮台眼皮子底下路過，進入狹窄的漢水水道，就是量死了革命軍不敢向他們開炮，是赤果果的挑釁。洋人選擇實彈操練的地方就是龍王廟附近，龍王廟是漢口八大商幫最集中的一個碼頭。洋人就是故意要在中國人面前炫耀武力，是對近日漢口學生遊行示威的強力反擊。　　張政心中一陣獰笑，笑洋人如此腦殘的行為，十六艘軍艦擠入狹窄的漢水水道，卻是威風的緊，卻也是有來無回的死路一條。洋人實在是在中國耀武揚威慣了，百年來在中國還受到過任何一此像樣的反抗，這種驕傲自大使他們大意，也使他們麻痹。　　張政不知道的是，洋人腦殘的行為，除了百年來養成的驕傲自大，還有還有松村貞雄賣力的聳恿。小東洋暗懷的鬼胎有其險惡的用心，但是其現階段的目的卻與李想不約而同。洋大人們就在極度膨脹的自信中，被小東洋帶進敵人的圈套里。

# 第七十三章 歸去（十一）

　　展翅的飛檐下吊著的銅鈴，被風吹得搖蕩出一串清脆的笑聲。日頭已經偏斜，剛好從畫檐下投進茶樓，照在李西屏年輕的臉上。李西屏凝望着眼前滔滔漢水逝者如廝，臉上的堅毅之下還有這個時代的青年人特有的理想主義追求。　　李西屏身後陸陸續續的進來幾個喝下午茶的茶客，吆喝着小二沏壺茶。滿春茶樓二樓的茶客突然多了起來，也變得熱鬧起來，卻一時之間還沒有人注意，或者識出李西屏的身份。　　滿春茶樓座落在滿春街的盡頭，瀝瀝漢水之濱，望江而意性高遠，是個喝茶的好地方。滿春街是居民區，滿春茶樓自然便成了滿春街居民喝茶擺龍門陣的首選之地。　　李西屏身穿不起眼的青布長衫，與他的一個警衛就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密切注視着漢水的動靜。李西屏把臨時指揮部設在滿春街的一間普通民房裡，是個革命軍士兵的家。之所以選擇把臨時指揮部設在滿春街，完全是因為滿春街靠近東洋租界。　　在李西屏的詳細計劃中，洋人十六艘軍艦跑到漢水，便不再是十六條可以翻江倒海的蛟龍，而是十六條在水上翻出白肚皮的死魚。真正對他夠成威脅的只有東洋租界的一千五百名陸軍，不是黑皮警察，而是貨真價實的軍隊。東洋人在租界的駐軍突然之間擴張了一倍，是漢口租界里最具威脅的一塊，李西屏自然要重點照顧。李西屏在布置完計劃之後，便再也按耐不住激動的心情，跑來滿春茶樓一觀。　　囂張至極的汽笛聲在上演着大合唱，聲波震蕩道滿春茶樓，所有人的耳朵都灌滿了汽笛聲，十六艘軍艦的汽笛同時拉響的效果既是如此。滿春茶樓的茶客全被驚動，這樣的聲勢是從未見過的事情，喧嘩聲里，紛紛起身湊進窗口往漢水江面觀望。　　首先進入人們的視線的是日本菊花丸，軍艦上掛的胭脂膏藥旗在風中瘋狂癲舞。其後跟着六艘英國軍艦，五艘德國軍艦，三艘美國軍艦，一艘俄國軍艦。龐大的艦隊排出囂張的一字長蛇，汽笛拉響不斷，耀武揚威的從滿春茶樓門前使過。　　茶樓里的茶客一陣陣的驚呼，有些膽小之徒再也坐不住，乾脆提起屁股跑回家去。　　伸長脖子的老頭把脖子縮了回來，晃着指頭，露出黃牙說道：“不得了啦，洋大人是真生氣了！一口氣出動十六艘軍艦，比庚子年八國聯軍的陣丈還要大。天下雄城的北京城，都被一口氣攻下。想當初老佛爺是何等的威風，也要暫逼洋大人之鋒芒，西狩西安。”　　聞言之人個個心生寒意，漢口的老城牆在洋人進來之後幾乎全毀了，如今剩下的八大關口更是形同虛設。北洋軍還沒有來，就先要被洋人犁一遍？如果只是北洋軍，他們倒是真心的支持革命軍好好的與北洋軍打一場，至少還有勝算。可是革命軍要與洋人干架，他們絲毫不會懷疑的認為革命軍是：老壽星上弔――找死。他們心裏毫無理由的反對，堅決的反對。　　與這個老頭同桌的老頭立刻便跳出來附和道：“想當初，李鴻章李中堂大人又是何等樣的厲害人物，還不是要洋大人低頭。其實跟洋大人低頭一點也不丟臉，能得洋大人賞識，那才叫有臉。李大帥現在徹底得罪了洋大人，他自己找死不要緊，但是卻把漢口的老百姓都搭了進來。”　　在他們的心中，洋人都是大人，是不能得罪的主。李想的不知天高地厚，可把他們給連累慘了。接着罵李想的人就全部跳了出來，此刻的他們似乎忘了自己的祖宗，似乎也不理解李想為什麼不肯向洋人低頭。　　“李大帥當然不會傻得自己找死，他人都不在漢口。漢口就是變成修羅地獄，也倒霉不到他的頭上。”一個後生歪着一張嘴，開始說起風涼話。　　周圍的人們一片恍然，突然記起前天李想跑去孝感大戰張錫元，現在恰好不在漢口。經這歪嘴後生一提點，眾人突然覺得，李想這個時間不住漢口，未免也太過巧合。眾人吵吵嚷嚷之中，似乎對李想的怨念又增加了一分。李想聳恿着傻帽學生闖出的禍事，自己卻不來擔當。　　“我說今兒個沒見到學生上街遊行，原來也是怕了洋大人。我說他們在街上哭着喊着要打倒洋大人，都是他馬的放狗屁，那裡真有膽量出來更洋大人干。洋大人只要亮出吃飯的傢伙，那些學生還不立刻不舉。”老漢說完，便笑得口水四濺。剛剛說出一句語帶雙關的話，自己都覺得水平無限，一陣洋洋得意。　　茶樓中爆發出一陣大笑，氛圍顯得更熱鬧了。　　“洋大人是大人有大量，原先是不想與這些學生一般見識，早看出這些學生愚昧，只是受到某個大帥的糊弄。現在這些學生也知道上當受騙，還闖出彌天大禍，躲在家裡不敢出門了吧。”有人惡意而又的揣測，心中還為自己如此入木三分的剖析而沾沾自喜。　　眾人也是一陣好笑，嘲笑顯得如此的麻木，李西屏卻聽得臉色都鐵青。他身邊的喬裝的警衛員幾次想要出聲喝罵，都被李西屏阻止。此刻的李西屏卻想起李想看似無意卻又有意的一句嘀咕，“暴力革命可以推翻一個封建制度，卻無法推翻人們心中的封建思想。”。李西屏總算知道李想為何會在軍中不遺餘力的大搞思想建設，並非無的放矢。　　本來性格激進的李西屏臉色卻平靜下來，革命的任務異常的艱巨，他們是在與兩千年的封建思想戰鬥，絕對是一場持久戰。現在整個民族的自尊心呈現出兩極的分化，趨新的青年學生敢用胸口去頂洋人的槍口，無論來中國的洋人是做什麼的，只要是洋人就看不順眼；而守舊的國人是見到洋人就直不起腰來，無論那個爪哇國來的洋人，只要是洋就是爺。無論如何，前者總比後者強，而此戰也是非打不可。　　民族之氣不是在報紙發發評論文章就成，一場國戰的勝利勝似《人民日報》一萬次的吹捧。今日一戰的意義，遠勝過與北洋軍的內戰。　　李西屏此次是主動挑起國戰，也顧不得會再次被李想批評，他絕不願意失去如此絕佳的天賜良機。外國十六艘軍艦全部跑進漢水，不就是送羊入虎口。李西屏覺得此刻還傻傻的等着洋人先開打，天上神明看到會用雷把他劈死。同時李西屏身上的憤青氣質給他壯了不少的膽，腦子一熱什麼都敢幹，三道橋不就是腦子一熱冒出的膽大計劃。　　至於洋人為何會做出如此腦殘的行為，李西屏除了想到驕傲自大之外，實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洋人雖說驕傲自大，但是絕不腦殘。學生在漢口大搞遊行示威的幾日，真的已經把胸口頂到租界警察的槍口上，可是洋人硬是忍氣吞聲的沒有開槍。李西屏完美布局，偏偏就是找不到借口開打。　　不過只要開打，李西屏可以找出一萬個理由搪塞。只要能打勝，李想也有一萬個理由會相信。現在洋人軍艦鑽進漢水口袋，他李西屏想不打勝仗都難，除非如鴉……片戰爭中逆天至極的事情發生――他的炮彈全部是灌了沙的啞炮。但是這樣的事情絕對不會在他身上發生，軍事委員會有派專人檢查武器裝備。　　李西屏望着最後一艘使過的俄國軍艦，船尾拖出長長的白浪，他嘴角牽出一絲笑意。理由他已經想好了，就一口死咬着是洋人先開的炮。什麼侵犯國家領土這些冠冕堂皇的大理由，他一概不用，他就要找這些雞毛蒜皮的小理由，方能顯出革命軍的霸氣。　　滿春茶樓里的茶客們依舊說著暗諷漢口革命軍，暗諷漢口遊行的學生，還有暗諷李想的風涼話，茶客附和着一陣陣歡笑不止，滿春茶樓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坐窗邊的李西屏再看一眼漸漸遠去外國軍艦，便收回目光。他一口飲盡杯中快要涼透的茶水，又從身上掏出四個銅子放在坐上。李西屏再給身邊警衛使個走的眼色，兩人同時豁染起身，邁開大步就走下樓去。兩人的步伐不約而同的帶着正步的影子，猜的樓板咚咚作響，兩人的落腳之點自然而然的套上，他們的軍人氣質從步伐之間便透露出來。樓上的茶客立刻就有識貨的人認出來，正附和笑着的臉上立刻沒有了笑容，似乎走過的從兩個革命軍士兵身上聞到了濃濃的血腥，喚醒了他對革命的畏懼。此刻他才恍然響起，漢口革命軍一路殺伐走走到漢口，不知道殺過多少人？響起李想大帥在租界大搞白色恐怖暗殺，雖說暗殺的只是滿清餘孽，但是確實是在租界大開殺戒。他再也不敢確定李想大帥會是因為懼怕洋人，而不在漢口。　　當然，也有人認出李西屏他們的軍人身份，卻沒有產生任何的畏懼，反而更是肆無忌憚的大聲說著嘲諷的話，故意的要讓李西屏他們聽到。　　李西屏他們的背影毫無動搖的跡象，就在旁人的說笑聲中慢慢沉入樓梯口。

# 第七十四章 歸去（十二）

　　日頭漸漸西斜，此刻滿春街上正是大媽大嬸活躍的時候。都是為了油鹽醬醋的芝麻綠豆小事，卻充滿生活的氣息。　　“張大嬸，您這是去哪呀？”街坊門口，兩扇油漆斑駁的老舊大門前，正埋頭生火爐的大媽好像後腦勺上長了眼睛，說話時正盯着爐火扇着破扇。　　從她身邊走過的張大嬸腳步一頓，舉起手上的空瓶子，“瞧我這不是去打醬油嗎？吳大媽就生火造飯了，現在不還早嘛。”　　張大嬸說完便繼續往街頭走去，剛好與李西屏他們擦肩而過。張大嬸看着李西屏他們走路的只是就覺得彆扭，也面生得很，忍不住便回頭多看了兩眼。看着他們的背影，卻突然想起來了，革命軍士兵都是這樣走路，他們只是穿了一件長衫而已。　　李西屏和他的警衛員來到一家極其普通的民房前，按着某個特定的規律扣響了大門。這門簡陋得連油漆也沒有上，承受着日晒雨淋，已經老舊得發黑，門下邊的木頭已經開始腐爛。　　李西屏在街角四處掃過一眼，就是幾個穿開襠褲的小孩子在周圍玩石子，過家家，放哨的人員安排連他都看不出來。這些從軍統調過來的專業人員，用起來他也是特別的放心。李西屏也是被三道橋事件搞怕了，這回要是再次消息走漏，他李西屏便是以死謝罪也無法彌補。此次他對付的敵人是洋人，不再是土包子夏占魁之類，只需一點點的消息走漏便夠他死無葬身之地。　　院門支呀打開一條縫隙，李西屏的他的警衛員閃身進去。　　院子里唯獨一間小屋，屋子里十幾個人。門窗緊閉着，臨時安裝的電報機滴滴答答的響個不通。幾個軍官參謀圍在八仙桌前，桌上攤開一張漢口地圖，地圖已經被彩色鉛筆畫滿各種符號，這些符號主要是圍繞在漢水沿岸和東洋租界附近。　　李西屏轉動指尖的鉛筆，神情凝重的看着地圖漢水一帶布局說道：“我們主要防備敵軍艦隊集中艦炮火力逐次摧毀我軍漢水延岸炮連和要塞，並突然果斷放棄軍艦登陸龍王廟，再撕開我們的防禦鑽進東洋租界。我們在漢水下游精心布置的水雷，便變得毫無用武之地。”　　李西屏的思路也並非沒有道理，誰說海軍就不能進行陸戰？如果洋人海軍受到攻擊，轉而陸戰，最有可能也便是殺入東洋租界。如此一來東洋租界的實力倍增，這對李西屏的速戰速決的計劃是個挑戰。　　其中一個參謀說道：“旅部先被抽調一個整團去孝感，剩下的兩個團也剛剛補充完整。一團圍着東洋租界；二團布置在漢水沿岸，主要還都是在漢陽一邊。實在調不出人手去龍王廟布防。但是漢口不是新成立了三個團嗎？三個團的素質都是相當不錯，有從湖北各地投奔而來的原新軍士兵，還有外省軍校學生，農村招募的一批也都練過一些莊稼把式，即使不用訓練，拉出來也還是能戰。”　　“真能戰？”李西屏有些不敢相信，他這幾天就忙着如何整治洋人，其他的事情都被他丟給屬下不管不問。　　參謀官信誓旦旦的保證，他擔任招募過工作，還給新兵上過課。“其實我們也不需要三個團的新兵有如何出眾的戰鬥力，只要調派三個團的兵力往龍王廟，七千二百名革命軍戰士，對洋人有壓倒性的兵力優勢。洋人便是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登陸作戰。”　　李西屏點頭同意，參謀官立刻李西屏的名義下達臨時動員令。其實李西屏心裏也清楚，洋人會登陸作戰的可能極小。有這些幾倍於洋人的新兵已經足已，何況有原新軍士兵和學生軍組成的軍隊戰鬥力不會差。　　一切只是為防萬一，經歷一場三道橋之戰的血的洗禮，李西屏作戰的思路是越發的慎密。要知道，此次龜山要塞炮兵和岸炮營的火炮數量已經增至恐怖的159門，包括150―355毫米炮125門。這幾乎是李想在整個漢口的積蓄，有原漢陽兵工廠存貨六十六門，龜山炮台本身十八門，渡江時從武昌以戰利品的形勢運過來五十四門，還有就是新華財團這些年的積蓄和在張彪部的繳獲，除去現裝備軍中的，所有的存貨全被李西屏拉了出來。屆時百發齊放，頃刻之間，洋人十六艘軍艦便可被轟得連炸都不剩。　　在洋人軍艦進入漢水航道之後，李西屏立刻便派人在他們身後布設了十道水雷障礙，狹窄的漢水航道上撒滿175個水雷。李西屏同樣把李想留在漢口的所有存貨掏空，將來如何去對付北洋水師，他已經顧不得了。175個水雷把漢水完全堵死，又還有龜山炮台居高臨下的把守，洋人真得是插翅難逃。　　李西屏還在漢水入口漢陽一岸配置了外圍炮兵營，漢水往上游配有中間炮兵營，在荊峰口配置了內防炮兵營。龜山下由張政團把受，整個漢陽南岸於各炮兵營全部是由他指揮。張政對付漢水外國軍艦，他李西屏親自拿租界洋人開刀。　　李西屏還在地圖上畫畫點點，電話鈴又響了。　　參謀官接聽之後掛好，向李西屏報告，語氣之中竟帶着興奮過頭的緊張：“旅長，敵人軍艦將在五分鐘之後進入預先埋伏地點。”　　十六艘軍艦掛着五顏六色的外國旗幟，浩浩蕩盪的停在龍王廟碼頭前。閑極無聊正耍錢，擺龍門陣的碼頭工人，一時被如此震撼的場面震撼得不知所措。不約而同的停下手頭的幹活，獃獃望着幾乎阻擋漢水河流的十六艘剛鐵巨獸。　　由日本駐華第三艦隊司令，川島令次郎統帥的英美德俄日五國聯合艦隊，其中戰列艦11艘，戰列巡洋艦1艘，輕巡洋艦4艘，於龍王廟碼頭水域前集結。聯合艦隊在大口徑炮方面比漢口革命軍岸防炮明顯具有優勢，234―380毫米炮42門，102―191毫米炮110門。說起洋人船堅炮利，並非沒有道理，於老舊的北洋軍艦絕不是一個檔次。洋人正是憑藉如此強大的火力優勢而橫行中國，也才有如此大的膽量跑進可能是極度危險的漢水。因為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李想竟然擁有與之不相上下的火炮力量。　　菊花丸劍橋露天指揮台上，川島令次郎意氣風發，有了橫槊賦詩的意興。此刻該有一杯酒，以助今日豪情。　　漢水的江面在與廣闊的長江相比，只能說是狹窄二字。越是險要的地貌，換一種詩意的說法便是壯美。在此刻川島令次郎的眼中，漢水就是壯美的詩篇，正等着他寫下最壯美的一頁。　　因為即使在如此不利的地理條件下，川島令次郎也不相信李想有一口吞下他的能力，最多咬他幾口而已。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來送死，如此囂張的舉動，就是要勾引革命軍動手。川島令次郎有些害怕，他害怕的是，革命軍面對如此有利的局勢，還不敢動手，那麼他和松村貞雄不是白忙活了？　　川島令次郎命令軍艦船舷探出黑洞洞的炮口，做好實彈射擊的準備，目標就是龍王廟碼頭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倉庫。　　碼頭上的工人看到那黑洞洞的炮口對準了自己，再遲鈍的人也看出苗條不對。　　“洋人要打漢口啦！快跑呀！”有人扯起喉嚨喊了一嗓子，撒腿就往內陸跑。　　“洋人殺過來了！快跑呀！”龍王廟碼頭的人群立刻像炸開鍋的螞蟻，人群又像是沒頭的蒼蠅，瘋了一樣只管四處亂串。　　“東亞病夫！”川島令次郎忍不住一陣仰天狂笑，馬上就用艦炮轟得你們連渣都不剩。　　川島令次郎還只是動了這個念頭，炮聲卻在他耳邊炸響，就在的他的身後，河風送來。八嘎！那些西洋人就是如此不守紀律，他是聯和艦隊的總指揮官，沒有他的命令，竟然膽敢私自開炮，也太不把他這個總指揮官放在眼裡。　　川島令次郎的嘴角一陣不自然的扭曲，回過頭去。他倒要看看到底是誰故意與他作對，待會他只要耍個小小的手段，那個王八蛋就得喂漢水的王八。　　川島令次郎不回頭也罷就了，這一回頭，眼前的景象使他的心突然從溫暖涼爽的漢口秋天，跌回日本北海道的冬天。北風夾雜着雪花，能把剛剛拉出來的尿凍成冰溜子。　　川島令次郎耳中灌滿凜冽的呼嘯聲，不是江面上如耳邊輕語的風聲，而是無數的炸彈劃破空氣的尖利呼嘯聲。密密麻麻的炸彈像是一群蝗蟲，鋪天蓋地的往川島令次郎聯合艦隊群撲來。不是西洋人故意不給他面子亂打炮，西洋人到現在還一炮沒放。這炮彈不是洋人打的，而是沖洋人來的。　　漢水上最壯麗的一頁詩篇撲向川島令次郎的懷抱，將如死亡纏繞，不舍不棄。

# 第七十五章 歸去（十三）

　　一發炮彈帶着濃濃的死亡氣息，險之又險的擦着菊花丸落水。接着一聲強烈爆炸震撼得川島令次郎腦袋嗡鳴，船身亦被爆炸掀起失去平衡。露天指揮台上的川島令次郎東倒西歪的拚命抱着護欄，衝天的水柱接着落下，嫖潑在他的身上。　　龜山炮兵營開始炮擊，戰役由此打響。　　川島令次郎以其強悍的素質立刻站穩腳跟，耳中卻爭先恐后的響起一連串的爆炸，炸彈像是從他心裏炸開一般，他的臉已經扭曲的完全不成形狀。川島亂串此刻才意識到，他們都被李想給騙了。只從第一輪的炮擊，川島令次郎即刻判斷出漢水兩岸布置的大炮火力，即使武裝二十萬人的集團軍也綽綽有餘。　　川島令次郎和松村貞雄以為李想膽敢向洋人開打，已經是把支那人的勇氣高估到了天上，才會想出鑽進狹窄的漢水，現身於極其不利的環境中，是為了給膽小的支那壯壯膽。現在，卻完全成了自尋死路。川島令次郎以李想今日暴露出來的實力，他膽敢肯定，李想是蓄謀已久的要找租界開刀，非常的有可能是在武昌起義之前就有的計劃。川島令次郎心中突生一股寒意，真是一個可怕的對手。他幾乎純憑直覺，便把李想定位為日本未來最大的敵人。　　而今之計只有突圍，大日本帝國只需要一個對中國開戰的理由，卻不想因此而失去漢口的利益。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充足的理由，充足到讓西方世界也無法反對的理由。正是因為歐戰在即，西方列強極不願意看到遠東亦發生戰亂。戰爭就意味着一次洗牌，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因為身陷歐戰的列強無力東顧，便會錯失此次利益重新分配的機會。所以西方列強強烈反對中國現在革命，反對遠東發生戰爭，反對遠東一切的不穩定因素。但是日本只要有一个中國人主動挑起戰爭的借口，日本將在與西方列強的外交上掌握主動。　　但是，如今的局勢完全超出了川島令次郎與松村貞雄的預算。借口他們是找到了，李想革命軍政府如願以償的首先開火。可李想革命軍的實力遠遠的超出他們當初的預算，漢口租界的利益也將眼看不保。如果因為找到一個向中國開戰的借口，卻丟掉日本在漢口的利益。即使大日本帝國能在開戰之後從中國撈到更多的利益，但是他川島令次郎與松村貞雄失職之罪也難逃其究。　　漢水上硝煙四起，所有利害種種，在川島令次郎的腦海如電光火石劃過。身為一個武士，他並不害怕犧牲，他的生命早就準備獻給天皇。他害怕的因此丟失漢口租界的利益，這是屬於天皇手中的明珠，是屬於甲午年英雄們用生命打回來的榮譽。如果在他的手上丟失，他將萬死莫辭。唯今之計，只有率領聯合艦隊衝出漢水，跑到廣闊的長江水域才算安全。只要他們能夠逃出一半的軍艦，與租界相互倚角，李想將不可能短時間內拿下漢口租界。待北洋軍南下，他們還能幫助北洋軍一舉推翻李想政權。而北洋軍就在這幾日便會南下，因為北京東郊民巷已經向滿清政府施壓，強烈要求袁某人出面主持中國局勢。川島令次郎想到那個在朝鮮異常囂張的袁某人，忍不住一陣陣冷笑，如今真是的乖得像條狗。　　川島令次郎立刻果斷下令轉航，他並沒有放棄軍艦登陸龍王廟陸戰的打算，其意圖準備強行衝出漢水。李西屏此次的保密工作做得極好，密探遍布漢口的東洋人也沒有發現他們身後已經布滿水雷。　　川島令次郎滿頭大汗的拚命指揮，卻只是使局面越發的混亂，十六艘軍艦轉航的時候，在窄窄的漢水上攪成了一鍋爛粥。革命軍的炮彈毫不停留的對他們無情的轟炸，死亡從來沒有如此刻般偉大。站在露天指揮台的川島令次郎怒火衝天，八嘎，八嘎的叫罵不斷。此刻的混亂局面與川島令次郎的指揮好無關係，如果清一色的日本艦隊，也許他已經指揮着艦隊衝出漢水。五國聯合艦隊當初為耀武揚威，整齊的排列在一塊以顯壯觀。如今變故突起，這些雜七雜八的軍艦，即不屬於一個國家，組成聯合艦隊也沒有過一次演習，更是在漢水狹窄的航道上，即使艦隊再如何高的單兵素質，也無法配合起來。　　五國聯合艦隊十六艘軍艦，在革命軍第一輪炮擊當中就有六艘被擊中，此刻冒着濃煙的六艘軍艦就停在江中，甲板上緊急逃生的洋人像是被火燒的螞蟻四處亂串，犹如現在龍王廟碼頭的情形。停下來的六艘軍艦，堵住了漢水上幾處航道，使得川島令次郎的調度更是加倍的困難。革命軍的炮火不給洋人任何喘息的機會，逼得川島令次郎抓狂的想要掉轉炮口把堵道的軍艦轟沉了。　　因為航道的阻塞，五國聯合艦隊撤退緩慢，川島令次郎開始了有組織的還擊。再次令川島令次郎抓狂的是革命軍的炮營分佈極散，显示出革命軍將領極高的軍事素質。五國聯合艦隊因此只能實施面積射反擊，故長達半個小時的炮擊效果甚微，而擠在窄窄的漢水的五國聯合艦隊卻受到革命軍炮火的嚴厲打擊。　　川島令次郎雙手死死的抓着艦橋露天指揮台的護欄，一雙羅圈腿岔開，牢牢的站穩了。滿臉殺氣騰騰，雙眼陰沉，而又怨毒的盯着南岸呼嘯而來的飛彈。　　三四里長的沿岸布滿革命軍的炮陣，飛彈拖着長長的焰尾呼嘯着劃過天空，程一面扇形集中一起撲向五國聯合艦隊所在漢水方向。革命軍每一次齊射，五國聯合艦隊必有軍艦中彈，必有人員死亡。集中的炮火聲震耳欲聾，更多的炮彈落在水中，水下都已沸騰，掀起滿天的水花就像似下一場瓢潑大雨。　　五國聯軍艦隊也進行反擊，軍艦上的炮聲一直便沒有停止過，已經被先發制人的革命軍打得抬不起頭，還是拚命的反擊開炮，想要壓製革命軍炮陣火力。炮彈卻是程扇面撲開，落到極其分散的革命軍炮陣，造成的殺傷力極其有限，革命軍炮陣受到的影響極小。　　張政左手緊握着腰上的指揮刀，洋人反擊的炮彈就在他身後響起，他搖桿站得筆直，沒有做出任何躲避的動作，眼都不眨一下，豪無顧忌會有不長眼的彈片要了他的老命。炸彈掀起碎石塵土瓢潑大雨似的落在他的大檐帽上，他還是不管不顧，依舊大搖大擺的在炮陣之間穿行，不斷的叫囂着，“給老子狠狠的打，下次打洋人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張政按耐不住，已經跑到離洋人聯合艦隊最近的炮陣。他只要站在彈藥箱上，不用望遠鏡都能夠看到小東洋的胭脂膏藥旗。張政實在是興奮的不得了，他恨不得自己是一顆炮彈，讓戰士把他給打到洋人的軍艦上去。張政就是如此招搖的在洋人的炮口下走來走去，他不是在找死，而是在向洋人發出死亡通諜。　　炮陣的戰士與張政是同樣的興奮，本在洋人聯合軍艦經過此段航道時，他們是該撤退避敵火力，把攻擊任務暫時交給下一梯隊。但是等洋人聯合軍艦退到此處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想到撤退這回事。　　洋人炮火轟過來，不是他們受創極小，而是他們根本就不在乎這些傷亡。這正是他們需要的，此刻他們真正體會到自己的生命和青春，與這個國家的命運緊緊的聯繫在一起。他們不怕死亡，他們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和青春，來換取國家的命運，不再割地賠款，不再受人洋人的欺辱，不再做東洋病夫。收回屬於中國人的領土，收回屬於中國人的主權，收回屬於中國人的尊嚴。把洋人徹底的趕出漢口，把洋人的軍艦全部砸沉。　　川島令次郎渾身濕透，河水，汗水皆有，羅圈腿也開始微微的顫抖。站在艦橋露天指揮台高處，清楚的把岸邊革命軍炮營陣地看在眼裡。革命軍已經囂張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現在革命軍的這個炮營已經和五國聯合艦隊面對面的對射。近到兩放面的指揮官，都可以看清對方的臉。兩方面的炮管，幾乎都地平線齊平，炮聲轟隆隆的向對方招呼。兩方面的炮彈命中率，幾乎是成直線上升，傷亡亦以直線上升。　　川島令次郎心裏吶喊着強敵，以武士道精神武裝的日本軍人之戰鬥意志也不過如此。李想的革命軍，必定會成為大日本帝國最危險的敵人。　　革命軍鋪天蓋地的炮彈沒有停止過，洋人的反擊也沒有停止過。每一次爆炸，都生命凋謝。洋人也有害怕的時候，特別是如現在這樣面對面的對射。異常殘酷血腥的畫面，死亡都不足以形容。西洋人都在心裏喊着，對面的中國人已經瘋了，他們從未經歷過如此瘋狂都戰鬥。

# 第七十六章 歸去（十四）

　　炮彈如雨落下，硝煙把此段漢水完全籠罩。　　那些被快要沉沒的軍艦上，已經開始出現搶奪救生用具的事情。已經有的洋人長官已經頂不住革命軍炮火的壓力，以上欺下先躲救生工具。那些平時聽話的水兵，這回卻不再聽話，二話不說就把長官掀翻在地，或者幾個水兵一哄而上直接把長官推下水。　　軍艦上冒着濃煙，已經沒有人再去撲火。那些從火場衝出的水兵，身上然着焦臭的大火，已經沒有人有空閑上前幫忙滅火。哀豪的聲音隨着江風穿過炮火的轟鳴，很快就變得有氣無力。也有一團團的濃煙，飛奔着跳進漢水。　　堵塞的河道，軍艦之間都是皮筏和抱着救生圈的洋人。漢水裡同樣危機四伏，革命軍的炮彈落在水裡的，與落在船上的一樣多。　　一發炮彈呼嘯一聲落在其中，碰！十幾米高的水柱如鯨噴而起，掀起的浪潮直接把三個皮筏子掀翻，直接被砸中的抱着救生圈的洋人炸得四分五裂，接近的洋人水柱帶得拋上半天空。皮筏子上的洋人呀呀尖叫着落水，皮筏子被彈片割破，撲撲的露氣。　　水裡的爆炸此起彼伏，被從水裡炸飛的屍體比炸飛的魚蝦還要多。更多的洋人變成屍體，或者碎肉，有直接沉入江底喂王八的，也有隨流水飄去下游的。江水已經渾濁，卻帶着暗紅。　　川島令次郎極其幸運的菊花丸還健在，但是菊花丸已經傷痕累累，側翼倉已經聞報出現漏水。川島令次郎爆牙都快要咬碎，他已經改變策略，實施炮火突擊。他已經不再奢望能夠突圍，生死從不放在心上，只是希望能夠多拉下幾個墊背的而已。　　“集中炮火！”川島令次郎左只手緊緊抓着欄杆，右手抽出腰劍的武士刀，搖搖指着岸上，那個囂張至極的身影。要是正面對射當中，還是不能殺死對面的革命軍將領，他將死不瞑目。　　正在前線炮營的張政幾乎同時看到胭脂膏藥旗下揮着武士刀的川島令次郎，停下四處走動的腳步，嘴角牽出一絲獰笑，現出一口雪白的牙齒，寒光閃閃。鏘！抽出腰間指揮刀，搖搖指向川島令次郎。張政心中嘀咕，小東洋好膽氣，咱們就來一次對射。讓你們小東洋知道，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讓你們小東洋輸得心服口服。　　張政身後的戰士，幾乎不用張政再下任何命令，即懂得接下來該怎麼辦。在與洋人的對射中，他們已經損失過半，卻沒有一個人有過絲毫的膽怯，沒有比大炮對射更使他們熱血沸騰的了。此刻，看着抽出指揮刀的張政，戰士們的熱血沸騰不休，比先前更有過之。黑洞洞的炮口齊齊對上菊花丸，菊花丸上的炮口亦同時對準了他們。滿臉烏黑的革命軍戰士都是一陣視死如歸的獰笑，一次乾死小東洋。　　炮彈無聲的炸開，如此近距離的爆炸，張政聽不到任何的聲音。張政非常想要站着，卻不由自主的被炸彈的氣浪掀飛，重重的摔在地上。接着落下的碎石塵土幾乎把張政整個人掩埋，張政嘴裏噴吐着鮮血，血沫中帶着細碎的內臟，七竅都有細細的血絲留出。他手中握着的指揮刀始終沒有鬆開，衣衫和皮膚都被爆炸的氣流撕爛，身體卻奇迹般的沒有被彈片碰着。他渾身的鮮血快速的滲入泥土，染紅覆蓋在他身上的一層薄薄的泥土。　　張政純憑着非人的意志沒有暈倒，掙扎着轉個身，住着指揮刀努力的爬起來。他只覺得頭痛欲裂，耳中什麼聲音也聽不到，視線還極其的模糊。他極力用模糊的視線在身後尋找，一片血紅，找不到一個站着的身影，戰士全部以身殉志。　　張政艱難的轉身，看向漢水，視線已經清晰許多。江上外國軍艦燃起的濃煙幾乎遮蔽整個漢水上空，菊花丸也中彈了。站在艦橋露天指揮台的川島令次郎卻還是站着，菊花丸已經明顯因為漏水而傾斜，可是他還是與自己一樣，還是站着。　　張政步履蹣跚的走向還未散架的克虜伯山炮，每一步落下，都會印下一個血的腳印。身上眾多的傷口便被扯動撕開，鮮血粘滿破爛的衣衫，順着爛布條滴滴答答流下。他舉起指揮刀去撬彈藥箱，顫抖的雙手才把刀尖插進箱蓋下的縫隙。似乎用盡全身的力氣才把箱蓋撬開，指揮刀就被他隨手丟在地上。他艱難的抱起炮彈送進炮膛，金黃的炮彈殼沾滿了他身上血跡。　　張政熟練的調整炮口，對準菊花丸艦橋露天指揮台上的川島令次郎。他滿足的裂嘴一笑，卻不見他滿嘴的白牙，只見紅得觸目驚心的血。張政這一笑，牽動了身上的傷勢，痛得頭腦發暈，嘴裏不斷溢血沫。　　川島令次郎手中的武士刀已經不知在先前的對射時丟在何處，當他看到對面革命軍陣地再站起一個人時，他的腦海已經找不到一個形容詞來描述他此刻的心情。可怕的敵人，讎仇之國。此次計劃，他川島令次郎的目的達到，可他卻沒有一點點達到目的喜悅。他看到的一隻遠古凶獸的蘇醒，正向他們張開猙獰的巨嘴，他們惹了一個不該去惹的敵人。他此刻的後悔已經無濟於事，黑白無常鬼勾魂索已經套上他的脖子。　　張政一炮打在艦橋，川島令次郎被炸的連渣都不剩。同時，菊花丸的火勢蔓延到彈藥庫，連續爆炸由內發出。鴻然之間，蘑菇雲從菊花丸上升空。菊花丸被撕裂，各種奇怪的零件被爆炸氣流卷上半空。接着普通！普通！被砸落水中，倒霉至極的逃難洋人又被砸死的不知幾何。　　漢水十幾里長的江面，硝煙滾滾，變成了一片火海。五國聯合艦隊有沉沒的，有正在燃燒的。張政眼看川島令次郎也被轟成渣，終因失血過多，心滿意足的暈倒在地。　　即在漢水江面炮火掀天時，李西屏在漢口也立刻展開行動。　　馮小戥親自跑上街頭指揮群眾的疏散工作，慌亂的人流在他們的疏導下變得有序得多。密密麻麻的人群從滿春街流往花樓街，再繼續往北進入歆生街。　　那些跑丟了孩子，哭天喊地的爹媽，拚命的想往後回擠要找回孩子。人流當中卻也由不得他們，哭瞎了眼睛，吼斷了喉嚨也無濟於事，只是身不由己的隨着人流繼續往前。　　身後南邊漢水方向傳來的炮聲直欲掀天，更多的老百姓只想逃離戰火，只管拚命往北跑，誰也顧不上誰。馮小戥眼看一個小孩跌跌撞撞摔倒在人群里，他立刻撲上去用身體護着小孩，小孩子在這裏摔倒就只能被踩成肉泥。馮小戥身後的兩個警衛緊跟着也撲上去，連拉帶扯的護着他們擠出人群。　　在街角，馮小戥懷裡的孩子哭得連氣都喘不過來，已經嚇了。他把小孩警衛，“多派些人手，保護好走散的小孩。”　　馮小戥看着警衛抱走小孩，耳中滿身孩子的哭聲。他看着混亂的人流，心中愧疚至極。今日漢口混亂的局面，是革命軍一手造成，他馮小戥也有分參与。此次對付洋人的軍事行動上絕密，開戰之前沒有透露任何的消息。為了使租界洋人相信革命軍沒有與洋人開戰的打算，革命軍沒有對在即將交火的地帶居民做任何的保護措施。洋人也卻是因此被迷惑，鑽進了革命軍預先設好的圈套。直到戰爭打響，他才帶人來緊急的疏散工作。　　李西屏的計劃繼承了李想的一貫思路，瘋狂而又大膽。馮小戥卻不得不同意，無須自我尋找如分娩前的疼痛，黎明前的黑暗，之類的安慰。他心中非常的清楚，一個民族的獨立戰爭，便是與侵略者的戰爭，無論如何亦是不可避免。一支革命軍如果連與侵略者戰鬥的勇氣都沒有，顧前顧后，怕着怕那，這樣的部隊是無法凝聚革命的信仰，將不再是一支革命軍。　　馮小戥不顧一切的同意李西屏瘋狂作戰計劃，只希望文明的痛苦早日結束，文明的幸福早日來臨。如今衰弱至極的中國，再經歷幾次戰火折騰，還不知要到何年月才能恢復元氣。　　站在鏡子前的松村貞雄把脖子上的最後一顆紐扣扣好，寺西秀武在邊上恭敬的遞上大檐帽。他對着鏡子戴好，拉下帽子上的皮帶扣再下巴上。　　漢水上幾百門大炮的轟擊，像是兩支集團軍的對撞。漢水上空瀰漫的硝煙鋪天蓋地的漫過漢口上空，有遮蔽日月之勢。松村貞雄看了一眼窗外，光線顯得黯淡如夜晚提前來到。他都快在沒有間謝的巨響聲中失去聽力，腳下有如地震的晃動，領事館這棟結實的小洋樓都在搖晃。一次強烈的聲波傳來，窗戶最後一塊玻璃終於被震得粉碎，唰唰唰的落了一地。　　松村貞雄接過寺西秀武遞過來的天皇御賜祖傳寶劍，那把從不輕易使用的菊花紋飾武士刀。自從漢水江上炮聲響起，他心中便有隱隱的不安。五國聯合艦隊有十六艘軍艦，火力已經達到二十萬人的集團軍標準。但是戰火的熱烈程度也沒有如此兇猛的道理，除非……李想革命軍的火力也達到這個標準。如果真是這樣，五國聯合艦隊就是有去無回。李想真要這樣的實力，為何先前看不到一點點跡象？　　松村貞雄扁塌的鼻子和臉擠成一塊，非常不願相信自己猜測，卻又不得不做出最壞的打算。他急急忙忙的衝出領事館，要親自巡視租界防禦。

# 第七十七章 歸去（十五）

　　往日醉生夢死的墜落繁華之地漢口東洋租界，今日只有一列列軍隊殺氣騰騰的戒備森嚴。日本橋民也好，漢口華人也好，都關緊門窗躲在角落念阿彌陀佛。想也無路可逃，租界已經被封死，就是被洋人自己封死的。往日如同避難所的租界，再也不安全。　　漢水方向的炮聲依舊打得掀天響，隨風滿過來的滾滾硝煙如黑壓壓的烏雲遮天蔽日。　　松村貞雄站在麻袋工事後面，警察暑長兼日本駐漢口臨時陸軍總司令中村善次郎陪侍其身後。松村貞雄已經默默盯着對面華界有好一會，親臨現場，租界線的安靜使他心中的不安更甚。松村貞雄已經沒有把握去估計李想的兵力，以前的那些調查實在非常的不靠譜。　　松村貞雄開始認真對待李想，認真查看先前寺西秀武動用漢口黑龍會全部實力，採集到的關於李想的情報，卻只有薄薄的一張紙。　　姓名：李想。　　性別：男。　　出生年月：不祥，約1890年前後。　　慣藉：中國湖南，具體不祥。　　文化程度：不祥，通英文，倫敦腔，疑似留洋英國，可能受過專業軍事教育。　　政治觀點：多次公開場合宣揚信仰三民主義，有其自己的理論，估計在英國還受馬克思思想的影響，所以與同盟會對三民主義之解釋背道而馳，被同盟會核心成員排斥為偽三民主義，宋教仁曾拒絕其入黨。　　性格：離經叛道，膽大妄為，擅長逆向思維，勇於創新，從不按常理出牌，喜歡沾花惹草，花邊新聞不少。　　特長：戰鬥心裏素質超強，了解世界局勢，受過專業的格鬥訓練，在湖北新軍當中享有聲譽，科目為中國功夫，等級不祥，曾拜“武林怪俠”為師，師父姓名不祥，中國的“江湖傳言”，他是孫中山的保鏢“南北大俠”杜心武的同門。　　簡歷：1909年春加入湖北新軍，花錢賣的隊官，同年在新軍中四處宣揚自己歪曲的三民主義。為此差點入獄，后又是花錢脫罪。居悉，他之後加入同盟會遭宋教仁拒絕。1911年10月10日參加武昌起義。　　松村貞雄看着手中的情報，照片上的李想年輕而且漂亮，笑得非常混蛋。松村貞雄的心隱隱做痛，一口氣堵在胸口實在是憋得難受。帝國悉心培養的龐大黑龍會一流情報組織，為什麼連一個小小的李想的情報都搜集的零零碎碎。李想何時秘密組建的天下會，情報中沒有任何的显示，李想何時掌握了新華洋行，情報中也沒有任何的显示。情報書中最忌諱的詞語幾乎全部用在了李想的身上，不祥，疑似，可能，也許，估計，傳言……這個李想神秘的邪乎，像是憑空出現，卻又有極其複雜的背景。　　松村貞雄用力閉上眼睛，長出一口氣，壓制自己快要爆發的怒火，合上檔案。對面站着的寺西秀武腿腳發麻，冷汗就沒有停止過流動，看着松村貞雄合上檔案，心裏總算長出一口氣。不料，寺西秀武的精神稍稍的放鬆，檔案卻唰的一聲砸了過來，檔案包鐵的一角砸在寺西秀武的額頭。松村貞雄的怒火，怎麼可能咽下去？　　“啊！”寺西秀武痛呼一聲，左手捂着受傷的額頭，鮮血從指縫中溢出。再慌忙的蹲下，右手拾起掉落地上的檔案。　　松村貞雄咬牙切齒的說道：“你這是嚴重的失職，情報的不準確，造成軍部嚴重的軍事判斷失誤。你有什麼解釋？不然，就等着上軍事法庭吧。”　　寺西秀武血還沒有止住，冷汗又止不住的齊齊往下流。聽松村貞雄的口氣，是要拿他去做替罪羔羊。　　“李想在滿清政府入任職，是通過權錢交易進入的，所以沒有留下任何的檔案記錄，他的職務在滿清政府連正式編製也不存在。另外，李想在滿清政府的職務太低，個人在社會上亦無多少聲望，家族在社會亦無如何顯赫。大日本帝國搜集的資料，都是各省督府，協統總兵以上，如瑞澄，張彪，黎元洪之輩；還有各革命會黨核心人員，如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另影響中國社會的人物，如梁啟超，湯化龍等。其實李想不是黑龍會的調查對象，即使要調查，黑龍會也調查不過來。像李想這樣賣官的小軍官在滿清政府多如牛毛，比整個黑龍會的人還要多出好幾十倍。”寺西秀武如實回答，額頭上的鮮血已經流到眼睛。頭痛欲裂，卻拚命的咬牙忍着。他一臉對天皇忠心耿耿的表情，敢對天發誓，這與他的能力絕對沒有關係。　　聽着寺西秀武報告的松村貞雄臉色比狗屎還難看，正要發難，中村善次郎突然喊道：“有情況，戒備！”　　在與東洋租界相連接的華界街道，前方盡頭處突然之間湧出一股青色潮水。而在與大街相連的如蜘蛛網般縱橫交錯的小巷，不時的有小股的革命軍匯聚到大街，青色潮流越聚越大，不住的向東洋租界推進，震天的喊殺聲亦呼嘯着湧向東洋租界。　　日軍在租界線窄窄的時間米寬的街道上建有麻袋工事，四挺馬克沁輕機槍架在後面噴火，織出的密集火力網，使窄窄的街道上沒有一處死角。而麻袋工事後面的日軍亦是槍法精準，逃過機槍火力的漏網之魚都會被他們點射調。　　有如此強大的火力，和絕佳的地理位置，但是松村貞雄一點也沒有覺得安全。他看着如潮水般涌過來的革命軍，眼神陰冷。漢水方向的炮聲已經漸漸平息，可是五國聯合艦隊還是沒有消息傳來。沒有消息就代表一個非常糟糕的結果，沒有艦炮的支持，他的防禦工事同樣無法固守。革命軍只需炮火掩護，步兵突進，日軍工事即可瓦解。　　李西屏的左手握着左輪，右手舉着出鞘的指揮刀，狂吼着拚命的往衝鋒的隊伍前頭擠。衝刺的途中，身邊的士兵總是有意無意的當在李西屏的面前，使得李西屏爆喝如雷。　　今日與洋人一戰，他李西屏一定要奮殺在前，一定要讓手中的刀劍飲飽洋人的鮮血。今天是該洋人血祭血償日子，是該屈辱半個世紀的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日子，是他李西屏痛殺洋龜子的日子。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與洋人的國戰莫不是以失敗結束，伴隨而來的屈辱壓了中國人半個世紀。在滿春茶樓聽到的風言風語，只是讓李西屏感到無比的心疼。　　受盡半個世紀的屈辱，使人民心裏已經麻木。那些麻木的中國人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崇洋媚外，而是徹底失去反抗洋人的勇氣，已經相信了自己是個低等民族，已經習慣了向洋人點頭哈腰獻媚。　　當甲午年號稱中興的北洋敗給日本的時候，當庚子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的時候，中國人失望至極，消極的情緒成為社會的主流，反抗洋人的最後一點勇氣消散。與洋人半個世紀的血海深仇，消極的國人選擇了忘記。　　李西屏今日就要報此血海深仇，喚醒漢口民眾的民族魂，喚醒中國人的民族魂。半個世紀的國讎，就用今日洋人的血討回來。　　如今全國革命會黨眾多，卻沒有一個會黨敢提出打倒帝國主義侵略者，恢復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只有李想，敢做天下人不敢為之事，討回血債，使國人揚眉吐氣。李西屏心甘情願的為他賣命，也只有李想才能使他心甘情願的賣命。　　“報國讎！打死小東洋！”李西屏高舉着指揮刀狂吼，夾雜在隊伍里拚命的往前沖。　　革命軍戰士山呼海嘯的應和，擁湊着李西屏撲向日軍。漢口是中國的土地，不是小東洋耀武揚威的地方。今天洋人囂張的日子已經走到了盡頭，以前中國人所受的一切屈辱都要用血討回來。　　革命軍沒有洋人的船堅炮利，革命軍只有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築起長城。革命軍要用生命捍衛自己民族的尊嚴，用鮮血保衛自己領土主權。今天就是要和洋人拚命，奪回原本屬於中國人自己的東西。　　革命軍的戰士會在今天，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中國人不會在洋人面低頭，中國人要自己當家做主。所有當在中國人面前的敵人，革命軍戰士會毫不留情的把他們撕的粉碎。　　日軍的四挺馬克沁輕機槍噴着長長的火舌，密集的火力試圖阻止中國革命潮流。滾燙的鮮血飛濺四射，澆在戰友的臉上，身上，犹如火焰般燦爛，使戰士的熱血更是沸騰。革命軍戰士前仆後繼，沒有絲毫的猶豫。　　一發炮彈落在日軍陣地，轟然開花，三個日軍被爆炸的氣流吹的騰空而起。接着更多的炮彈呼嘯着落日軍的麻袋工事後面，劇烈的爆炸練成一片，彈片犹如死神的鐮刀，成片的日軍被炸的粉身碎骨。　　炮彈如雨般落下，日軍陣地硝煙瀰漫。日軍的兇狠本色不減革命軍絲毫，在轟炸剛剛結束，沒有死的日軍立刻恢復過來，向著近在眼前的革命軍拚死還擊。　　松村貞雄如小強一樣頑強的爬出炮坑，看着如潮水般涌過來的革命軍，抽出腰間菊花武士刀，狂吼着：“傻子給給。”　　松村貞雄率先跳出麻袋工事，撲向如潮水湧來革命軍。所有的日軍發揮出其兇狠的本性，上刺刀，退子彈，向著革命軍發起反衝鋒。

# 第七十八章 歸去（十六）

　　兩方人馬狠狠的撞在一起，鮮血飛濺。在狹小的街巷並不適合大部隊展開，革命軍與日軍只有街道寬的接觸面，最殘酷血腥的畫面就在此上演。　　第一此碰撞，雙方都是不顧生死，狂吼着舉着刺刀直直的桶上前，刺進敵人的胸腔，自己亦是不避不閃的迎向敵人的刺刀。一瞬間的碰撞，既是幾十個生命的凋謝。鮮血順着順着刺刀上的血槽如泉水湧出，屍體的下面頃刻化為血泊。　　面對如此絕境，日軍更是發揮出異常的兇狠。日軍士兵的刺刀每一次刺出，只求殺敵，不求自保。即使肚皮被割破，青色的腸子拖到地上，還能嗷叫着咬人。小東洋的兇狠在漢口是路人皆知，革命軍士兵心中清楚，這些狗日的不是人，對付如此兇狠的敵人只有比他們更兇狠。　　日軍越發的兇狠，非但沒能嚇住革命軍戰士，反而激發他們強烈的傲氣。革命軍自舉義以來，白刃戰還沒有輸過，鮮血沒有少流。今日就讓洋人見識一下革命軍的厲害，讓洋人知道，今日的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今日的中國有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青年保護。他們用他們的身體，用他們的熱血，用他們的青春來保護中國。只要有革命軍在，就不會再有甲午之恥這樣荒唐的事情發生。只要有革命軍在，日軍就休想再像甲午年一樣贏的輕鬆。只要有革命軍在，所有的帝國主義都會被趕出中國。　　革命軍戰士同樣以命博命的方式與日軍撕殺，以比日軍更為瘋狂的方式與之絞殺成一團。　　日軍當中不乏白刃高手，中村善次郎便是一個高手，手中武士刀的強大殺傷力爆發的凌厲精緻。革命軍戰士無論如何捨命的撲向他，都被他迎風一刀斬落。連續被他砍翻三個革命軍戰士，革命軍戰士才察覺這個鬼子的兇悍，四個革命軍戰士端着刺刀把他團團圍住。　　四個革命軍戰士交換個眼神，四把刺刀同時刺出。中村善次郎卻迎面沖向眼前的一把刺刀，在刺刀快要接近中村善次郎胸口的同時，橫刺而出的武士刀卻豎了起來。當！把革命軍戰士刺向他胸口的一刀盪開。中村善次郎卻順勢繼續往前撲，雙手握刀上舉橫放架上了革命軍戰士脖子，用力一拉，人也順勢逃出包圍圈，另外三把刺刀全部落空。中村善次郎跑出好幾步，這個革命軍戰士才噴出一股鮮血倒下。　　一個舞着鬼頭刀的革命軍軍官，看到這邊的情況，隨即撲向中村善次郎。日軍有白刃戰高手，革命軍里練家子也不少。何遜手中的鬼頭大刀挽起刀花走過的地方，便會留下一片片的血花。鬼頭大刀刀刀都往鬼子的脖子上招呼，鬼子的脖子又短又粗，卻也架不住鬼頭大刀。　　何遜撲上去便使出鬼子的迎風一刀斬，剛剛看到中村善次郎使，便現學現賣。一場高水平的白刃戰上演，更像是武林高手的對決。中村善次郎清楚的知道這一招的厲害，自然不會傻得前去硬扛，急急往後閃開。　　何遜早知道會撲空，用鬼子的招式去治鬼子，很難湊效，鬼子對自己的招式比他何遜半調子要熟悉的多。何遜早給自己留有餘力，中村善次郎卻不知道何遜還有后着，以為何遜一招使盡，已經力竭。身形一頓，又向何遜反撲上來。兩人閃電般的擦肩而過，中村善次郎脖子一歪，腦袋從肩膀上滾下，脖子上還粘着一點皮沒有掉下，頸項上的鮮血像是噴泉。　　何遜跪在地上，右手撐着鬼頭大刀，左手捂着腰間，鮮血從指縫中不住的流下。一個鬼子趁隙撲向何遜，何遜暗笑一聲，“找死。”　　何遜咬牙硬撐着站起來，舉起鬼頭大刀，頭腦一陣眩暈，手一松，大刀低掉落地上。何遜心中暗嘆，此刻死真是不甘心。日軍眼看就不行了，卻沒能親自看到洋人在投降書上簽字，沒能親自革命軍收復漢口租界，沒能親自看到中國人揚眉吐氣，沒能親自看到中國進入理想年代。此生有憾，卻又此生無憾。因為他的生命和青春已經與國家和民族緊緊的聯繫在一起，他把生命和青春供獻給中華民族的獨立戰場。他是為中國人民能站起來而革命，他是為中國人民能享受文明的幸福而革命，死亡有可懼。　　何遜兒時不堪回首的記憶突然跳出，老家有茅房數間，荒土山地八九畝。山地種棕、茶、杉和毛竹，荒土種紅薯、棉花。伯祖父、祖母、父母親並兄弟四人，八口之家，勤勞節儉，勉強維持最低生活。　　六歲讀私塾，讀過《三字經》、《論語》、《大學》、《幼學瓊林》、《孟子》，余讀雜字�D�D《百家姓》、《增廣》。八歲時母死、父病，家貧如洗，即廢學。伯祖父八十開外，祖母年過七十，三個弟弟無人照管，四弟半歲，母死後不到一月即餓死。家中無以為生，先賣山林樹木，后典押荒土，最後留下不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門戶，一概賣光。幾間茅草房亦做抵押，留下兩間棲身，晴天可遮太陽，下雨時室內外一樣。鐵鍋漏水，用棉絮紮緊，才能燒水。衣着破爛不堪，嚴冬時節人着棉衣鞋襪，何遜兄弟還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和原始人同。　　十歲時，一切生計全斷。正月初一，鄰近富豪家喜炮連天，家無粒米下鍋，何遜帶着二弟，第一次去當叫化子。討到油麻灘陳姓教書老先生家，給了半碗飯、一小片肉。兄弟倆至黃昏才回家，還沒有討到兩升米。何遜已餓昏了，進門就倒在地下。二弟說，哥哥今天一點東西都沒有吃，祖母煮了一點青菜湯給自己喝了。　　正月初一日算過去了，初二日又怎樣辦呢！祖母說：“我們四個人都出去討米。”　　何遜立在門限上不願去，討米受人欺侮。　　祖母說，“不去怎樣辦！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餓死嗎？！”　　寒風凜冽，雪花橫飄，她，年過七十的老太婆，白髮蒼蒼，一雙小腳，帶着兩個孫孫，拄着棍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何遜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樣難過。　　他們走遠了，何遜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賣了十文錢，兌了一小包鹽。砍柴時發現柘樹蔸上一大堆寒菌，揀回來煮了一鍋，何遜和父親、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們黃昏才回來，討了一袋飯，還有三升米。祖母把飯倒在菌湯內，叫伯祖、父親和我吃。何遜不肯吃，祖母哭了，說：“討回來的飯，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沒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每一回憶至此，何遜便淚流滿面，心在滴血。與何遜一樣童年的中國人太多太多，何遜不願使這樣的悲劇繼續而革命。為中國人貧苦老百姓不再有如此痛苦的童年而革命，再多的犧牲也是值得。因為自己的犧牲，使得李想曾經向他們描繪的理想年代能早一天到來，整個民族少受一些苦難，一切犧牲都是值得。　　何遜沒有光榮，李西屏突然殺出，把那個鬼子桶個透心涼。　　李西屏渾身的血跡，分不清是敵人的還是自己的。手中鋼刀桶穿了這個鬼子，鋼刀卻被鬼子臨死前死死的抓住。另一個鬼子看到這邊的情況，嗷嗷叫的撲過來。　　“狗日的！”李西屏咬牙切齒的罵道，雙手握刀，用力扭轉刀子，鬼子十根手指全被絞落，抬起一腳把鬼子屍體蹬飛。另一個鬼子的刺刀已經貼上他的胸口，李西屏鋼刀也同時向著鬼子刺出，死也要再拉一個鬼子下地獄。　　李西屏正要撲向鬼子，身體卻被人橫着撞飛開來。這個鬼子的刺刀也同時撞歪了方向，鮮血淋淋的何遜撲在鬼子的身上，手中已經沒有武器的何遜一口咬在鬼子的脖子上。　　李西屏翻滾着迅速爬起身，只是一瞬間的耽誤，戰場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革命軍以絕對的人數優勢迅速的延街推進，那些瘋狂日軍反撲上來，枉徒阻止革命軍前進的腳步，只是螳臂當車，飛蛾撲火。　　革命軍鮮血鋪路，屍體墊腳，迅速的佔領東洋租界。還剩下幾十名日軍被圍困在日本領事館，其中包括一身鮮血，手提天皇御賜菊花武士刀的日本駐漢口總領事松村貞雄。　　東洋租界硝煙瀰漫，革命軍把領事館重重圍住。李西屏想要活捉松村貞雄，逼他投降書上簽字，遂下令暫時停止進攻。　　松村貞雄得到片刻的喘息，卻沒有絲毫的放鬆，心中忐忑，不知支那人又再玩什麼花樣？躲在麻袋工事後面松村貞雄，只聽到領事館外有人用日語喊話，“日本駐漢口總領事松村貞雄聽着，漢口革命軍混成旅旅長李西屏知道閣下是武士道世家出身，精通劍道。然李旅長認為，貴國之劍道，不過得中國之劍術皮毛而已，師徒之名分，早在唐朝便已有定論。如閣下很珍惜武士之榮譽，就停止射擊，走出工事，李旅長願意與閣下用刀劍進行正式決鬥。旅長用軍人的榮譽擔保，如敗在閣下劍下，革命軍便停止進攻，放貴軍一條生路。”　　松村貞雄心裏清楚，走今日這個局面，他已經沒有任何的生路而言。松村貞雄即使能夠安全回到日本，丟失漢口租界的罪責，他便是在天皇面前剖腹十次，獻上十斤鹵大腸也難贖其罪。　　松村貞雄爬在麻袋工事後面回道：“革命軍李旅長閣下，俾人對閣下之挑戰深感榮幸，對貴軍作戰之勇猛深感佩服，俾人十分珍惜武士之稱號，非常原與閣下切磋劍術，無奈軍務纏身，不能隻身與閣下決鬥，深表遺憾，非常抱歉。如閣下能率部隊攻進帝國領事館，俾人願與閣下在肉博戰中一決雌雄。”　　（只是覺得亮劍這一段特來勁，拿來一用。）　　李西屏正捲起袖子，用裏面還算乾淨的白襯衫擦拭指揮刀。血跡都擦的乾乾凈凈，刀身雪亮，就等着松村貞雄走出工事決鬥了。等聽到松村貞雄的回話，他就呸了聲，不屑道：“武士道也不過如此。”

# 第七十九章 歸去（十七）

　　參謀官聽到松村貞雄不應戰，心裏先鬆了一口氣。殺紅眼的士兵都在失去理智的邊緣，此刻李西屏的大腦比超負荷運轉的CPU還要熱，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一個旅長衝鋒陷陣已經不像樣，這都是新提拔上來革命軍軍官帶着的以前的老習慣，也不是一天就能轉變。但是一個旅長與敵人陣前搞騎士對決，這都成什麼啦？真把自己當成東方大俠，西方騎士了？　　李西屏收起指揮刀，從上衣口袋掏出皺巴巴的煙叼在嘴裏，拿出一盒火柴颳了好幾根都點不燃，火柴頭都被鮮血浸泡過，找不到一根乾的。　　參謀官趕緊從身上掏出一盒干火柴，給李西屏點上，問道：“旅長，現在怎麼辦？”意思就是問，要活得還是死的？　　李西屏用力吸上一口煙，非常舒服的吐出一團煙霧，“交給炮營來料理。這時候再有人受傷，就不值得了。”　　松村貞雄仰望着硝煙瀰漫的天空，眼看着一發發炮彈由遠至近，耳中儘是尖厲的呼嘯聲，一臉的絕望。　　炙熱的強光閃過，日本領事館的主建築轟然倒塌，巨大的蘑菇雲升上天空。　　李西屏看着燃燒的廢墟，心中總有些猶意不盡。　　革命軍強行攻陷東洋租界之後，英，德，美，俄租界各國領事館相繼掛出白旗。租界里昔日耀武揚威的白皮狗全進了革命軍的俘虜營，革命軍宣布全城戒嚴。　　革命軍的軍隊在漢口租界大街小巷列隊走過，每一個戰士都高昂着頭，大聲唱着《革命軍軍歌》（就是《解放軍軍歌》改編的），膠頭皮鞋用力而又整齊的踩在地上。他們正以最驕傲的姿態走在離開祖國懷抱半個世紀的土地上，這分中國恥辱的印記被他們親手摸去。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着祖國的大地，背負着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我們是工農的子弟，我們是工農的子弟，我們是人民的武裝，從無畏懼，絕不屈服，英勇戰鬥，直到把反動派消滅乾淨，革命的旗幟高高飄揚。聽！風在呼嘯軍號響，聽！革命歌聲多嘹亮！同志們整齊步伐奔向解放的戰場，同志們整齊步伐奔赴祖國的邊疆，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向最後的勝利，向全國的解放！　　曲調氣勢磅礴，巍巍如山，堅毅豪邁，而又熱情奔放。就如眼前的革命軍隊，懷抱一往無前、無堅不摧的革命精神。革命軍肩負着振興百年病國的歷史重託，肩負着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英勇奮戰的理想。　　一個革命軍戰士沖向華麗的哥特式小洋樓，把門口掛着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取下。　　這家高級沙龍會所的經理，一個高大英俊的金髮碧眼的洋人習慣性的想要喝止。洋人才走上前一步，另一個革命一步串出，還沾着血跡的刺刀就頂在洋人的胸口。這個革命下手也不知輕重，還帶着有意試為，洋人經理精美的西裝胸前劃開一道口子，露出白色的襯衫。　　洋人經理感覺胸口一涼，後退一步，怒視着眼前黃皮豬，用生硬的漢語說道：“這裡是英租界，我大英帝國的公民，你們沒有權力碰我的任何東西。”　　革命軍軍官大吼道：“這裡是中國人的土地，這裏只有中國人法律才有效！如果你不能遵守中國人的法律，就滾你的老家去！”　　在場所以的革命戰士對他怒目而視，他們剛剛從戰場退下，殺氣還未退盡。洋人看得心驚膽戰，中國人不再他們眼中的東亞病夫，他們不可能再以前一樣做洋大人，也許，是該考慮回老家。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子被革命軍士兵丟在一輛板車上，這樣的牌子在板車上已經堆尖。車轆轆聲，革命軍戰士走遠。　　漢口的硝煙還未散盡，長沙又在醞釀新的戰雲。湖南革命傳統濃郁，更是有中國普魯士的稱號，湖南當仁不讓的率先響應武昌舉義。　　自焦達峰與陳作新在岳陽樓一聚，算是確定信息，隨即向上海同盟會各大佬發出電報，要求響應革命。　　湖北革命形勢蓬勃發展，一片大好。湖南的革命黨人看在眼裡，熱在心裏，個個躍躍欲試，正苦於缺乏領導。　　焦達峰在焦急的等待中，眼看着湖北革命形勢一天好過一天，等得望眼欲穿，終於等到上海總部派來的劉文錦。　　焦達峰帶着劉文錦的介紹信星夜兼程返回長沙，即與安定超、劉安邦、熊光漢見面。不久陳作新、丁炳堯、徐鴻斌等亦來相見。　　焦達峰道：“奉同盟會命特派來湘聯絡同志響應武昌起義。已於瀏陽、平江方面聯絡洪門會多人，併購有手槍炸彈，須俟人械到齊，再與新軍聯絡發難。”　　陳作新道：“余誠格早就刻意防範，將新軍分調各府州縣駐紮，以散其勢。又將駐各府州廳縣的巡防隊兵弁，撥回省城，聽候調遣。再派多員稽查新軍各兵士往來函電，凡新軍函電概由稽查員拆閱，先行登記，不準徑交兵士，各兵士亦不準擅發函電。”　　焦達峰道：“湖北立憲派都跟革命合作，我想湖南立憲派人物也應該能夠看清眼前的局勢。”　　立憲派黃瑛、曹惠邀陳作新到自治公所商量。陳作新放言高論：“湖南如果要響應武昌起義，新軍由我負責，只是巡防營和會黨須與焦達峰商量。立憲派有公開身份可以活動，即使官府也防不勝防，我們壓爭取他們的支持。”　　陳作新大笑：“立憲派的消息比我們還要靈通，早就向我試探過了。黃瑛，曹惠在自治公所約我詳談，又說我大言不慚，不相信我說的話。你這一回來，估計他們也收到了信。我敢打賭一塊錢，不出一刻鐘，他們就會託人來找你。”　　果不其然，陳作新話音剛落，文經緯、易宗羲就進來，說是立憲派人求他們介紹認識湖南革命領袖焦達峰，約他到賈公祠見面。　　“果真來得及時。”焦達峰毫不猶豫地同意，滿臉佩服的看着陳作新微微一笑。與會眾人皆笑，文經緯、易宗羲看得莫名其妙。　　賈公詞，堂屋的光線已經有些昏暗。　　焦達峰道：“由我擔任聯絡會黨的任務，惟以清室鐵桶江山，不易破毀，我仍主張採納燒毀教堂洋行，搗毀學校之暴力手段。”　　文經緯、易宗羲極力反對，立憲派更是不答應。　　黃瑛大聲道：“屠夫大帥李想光復漢口時也沒有大搞破壞，漢口都是完完整整的過度……”黃瑛說著就住口了，當著革命黨人的面說李想是屠夫，這算什麼事？現在是立憲派向革命黨靠攏，這樣說革命黨人就不好了，雖然李想好殺，也不能當面揭。　　“我會命令革命軍嚴守紀律，如果滿清餘孽反抗激烈，我也就沒有辦法了。”焦達峰勉強同意，也把醜話說在前頭。　　這事揭過，但是立憲派人對陳作新還是不夠信任，認為此人愛說大話，常信口開河。陳作新雖說過“新軍由我負責”，總覺得陳作新不為新軍所信，事體重大，若僅恃陳一人接洽，未能堅信，乃托陳直接間接轉知新軍士兵，派代表接頭，以便互相認識，利於行動。　　於是，陳作新就邀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安定超到福壽樓與政商學各界代表黃瑛、左學謙、黃翼球等見面。　　湖南新軍中革命黨人四十餘人來到福壽樓聚會，先有着天青團花馬褂、落落大方、肩輿而來的焦達峰，次來者陳作新，那些長袍短套、不倫不類的代表也陸續來到。　　黃瑛問焦達峰：“瀏陽可到多少兵馬？”　　焦達峰笑道：“至少2萬人。”　　左學謙接着問道：“進城時有何標識？”　　“青衣青包頭。”　　“帶來多少炮火？”　　焦達峰毫不在意地隨口答道：“沒有炮火。今日局勢，只須10個洋油桶，10掛萬子鞭炮，即可將撫衙門攻下。”　　有人突然發現撫署的偵探唐滿老鴉正坐在這家茶館里，會議中途散去。焦達峰即去瀏陽聯絡會黨。　　次日，陳作新邀集部分新軍代表到小吳門外義冢山開會，30餘人到會，推安定超、劉安邦、徐鴻斌分別指揮新軍。巡防隊於10月20日起義，由成邦傑等通知哥老會響應。　　10月18日，焦達峰返回長沙，因他聯絡的會黨未到齊，便召陳作新、安定超、文經緯、易宗羲、吳作霖、徐鴻斌、左學謙、閻鴻飛、成邦傑、粟戡時、黃瑛、文斐等100餘人在賈太傅祠體育學堂開會，決定21日起義，由炮兵營舉火為號。　　21日夜始終未見火光，原來清軍防範很嚴，炮兵營沒有舉火機會，沒能起義。　　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已是急不可耐，夏占魁三道橋戰敗的消息已經船回湖南，湖北革命一片大好的形勢已經傳遍長沙的街頭巷尾。革命軍在營士兵不論白天晚上，操場講堂，三五人一碰頭，議論紛紛，群情激動，有一觸即發之勢。官長對各代表外出不敢過問，對於在營士兵的議論也不去管，偶爾碰到，則裝作不聞不見，悄悄地走開。　　湖南巡撫余誠格知道新軍不可靠，就同主持湖南全省營務處兼中路巡防營統領的黃忠浩商量，將巡防營的槍、炮、子彈都收繳存軍裝局，每營只留10小箱，作警衛之用。新軍的子彈已收繳，新軍部分部隊已調駐岳州、臨湘、寧鄉、蓋陽等地，各縣的巡防隊15營則調防省城。　　黃忠浩有“小諸葛”之稱，他由文人而任武職，足智多謀，余誠格對黃倚之若長城，軍事悉取決焉。黃同紳商學界都有廣泛聯繫。立憲派人甚至曾想擁他當湖南都督。他最初心存觀望，派心腹去武漢偵探革命軍是否取得武勝關，如果取了武勝關，他便響應，否則便幫清朝“戡平禍亂”。偵探回報武勝關仍在清軍手裡，還聽說馮國璋已經出手。　　21日起義沒能發動，次日，即22日上午，余誠格、黃忠浩便聽到消息，商量用大炮對新軍營房轟擊。　　安定超21日夜未見火光，認為事情已迫不可緩，於22日拂曉向前來報告消息的炮隊同志李金山道：“汝速回營準備，聽槍聲轟動，當齊集發難也。”　　安定超並派人分頭通知新軍各標營和巡防隊準備。　　22日是星期日。安定超於8時便率領49標士兵發難了。　　這日8時，安定超要譚滿芳在操場吹緊急集合哨子，2營左隊把營部軍裝庫打開，軍需長問他們：“到底什麼事？”　　安定超道：“今天起義，你聽命令好了。”　　每個目兵得10發子彈。官長不知何事，個個大驚失色地望着。　　安定超朝天放了三響信號槍，向目兵演說革命意義，並傳禁令：各隊由代表指揮，官兵不準擅離隊伍，違者以臨陣私逃論罪；未遇敵人反抗，不準隨便放槍；不準取民間物品。違令者就地正法。　　安定超命令：彭友勝率49標2營后隊會同50標和馬隊由北門進城，佔領荷水池軍裝局；李金山率炮隊進城后即到軍裝局領取炮彈，威脅撫署。他自己率49標2營前隊、左隊、右隊會同輜重炮兵工程3營由小吳門進城，佔領諮議局。　　起義隊伍分途出發，舊官長沒有辦法，只好跟着同去。舊官長易棠齡問：“你們干什麼事？”　　“什麼事？”　　一個目兵拿出刀來：“今天我們起義，你要反對，便先殺你。”　　易棠齡那裡敢反抗，跟着隊伍進北門。　　黃忠浩已下命令要各營管帶督促士兵，嚴密防守城門，不使新軍入城，准其開槍制止。令各營管帶派兵巡邏四城，緝捕革命黨人防止暴動。但各路防營士兵要求改善待遇，未得解決，軍心渙散。　　彭友勝率一路起義隊伍開到北門，守北門者為巡防營管帶趙春霆，他早已被部下徐鴻斌聯絡成熟，故起義軍入城時，他便列隊舉槍致敬。　　守軍裝局軍械彈藥庫的是巡防8隊，起義部隊趕到，那已被聯絡的王鑫濤、周福堂、易尚志便開庫門。新軍目兵猝見大批槍彈，如獲至寶，各各盡量飽裝；又見撥殼槍枝，知是利器，而未諳用法，則壞其殼而取其槍。　　安定超等到達小吳門，巡防營管帶已命目兵將城門關閉，並令向起義軍射擊。目兵卻不放槍，但也不開城門，彼此相視而笑，毫無敵意。相持1小時余。安定超命炮隊退到教場坪，將炮架起，裝作將射擊恣態。恰在這時，在城內的工兵代表賴福春來到城門口，見城門雖閉，尚未加鎖，就上前搖落門杠，守兵也不加阻止，城門豁然洞開，起義軍一擁而進。　　新軍到撫署，撫署衛隊即投誠。　　余誠格見勢變，極其冷靜的出來向起義軍士兵喊道：“弟兄們，我們都是漢人。”　　他令僕人將他親書在白布上“大漢”的標語懸挂在桅杆上。自己便進堂內，鑽進後院的洞內，逃往小西門外的洋行，乘輪避往上海。革命軍歡呼雀躍，就這樣讓他給逃了。　　新軍佔領長沙城，整個起義過程沒有遇到強有力的反抗，滿清之腐朽已至根莖。

# 第八十章 鹿正肥（一）

　　孝感府衙已經成了李想的指揮部，四周的警戒森嚴，隔絕別有用心者的窺探。夜幕降臨，警戒的衛兵更是加倍小心。府衙里正在謀划著許多機密，不可輕忽。李想向來都是憑藉比敵人先了解的情報，掌握着戰場局勢，一路打來看似有驚卻無險。所以他更是加倍的保護自己的情報，三道橋是不能再發生了。　　府衙大廳正中央擺着一張几案，几案上放着一個燭台，白燭散發的淡淡光輝照不到大廳寬大空曠的四角。　　“不要皺眉。”湯約宛的語氣帶着微微的不耐煩。坐在椅子上的李想仰着臉，湯約宛正抱着他的頭，給他額頭上的傷口上藥。燈光遙弋，湯約宛臉色也變幻不定，有些心疼卻把自己的眉頭皺起。　　傷口碰到葯，李想便痛得直皺眉，眉頭一皺，傷口又來開，又有血絲參出。因為行軍途中因為沒有照顧好，李想額頭的傷口有些發炎，清洗完，湯約宛才發現竟然深可見骨。也是李想練武的身子夠強壯，奔波來奔波去，還像個沒事人。　　湯約宛輕輕的撫平李想緊皺的眉頭，他當時怎麼就這麼不顧惜自己的來救她？傷口要是再深一分，頭顱就會開一條縫，命得救。看着疼痛難忍，卻皺緊眉頭不哼一聲的李想，湯約宛眉頭皺的更緊。“你要是疼就哼哼一下，哼哼一下就不疼了。你要是老皺着眉頭，血不停的往外冒，葯也無法上了。”　　李想感受着溫柔的雙手輕撫過自己眉目，他盡量放鬆自己的面部僵硬的表情。面部感覺神經發達，對於痛的感覺也是強於別處。一點點清涼的藥力額頭擴散，李想在疼痛稍減之後睜開眼，看到的是因為擔心眉頭糾結在一起的湯約宛。李想心底暖洋洋的，硬從快要抽筋的臉上牽出一絲笑來。“一點都不疼，皺眉只是我的習慣。”　　“嘴硬。從現在起，不許皺眉。”湯約宛小心的用綿簽擦去新冒出的血跡。心裏卻想着，在與宋缺打架的時候，沒有受傷卻哇哇大叫，現在真受傷了，痛的臉唇發白，卻不肯吭一聲。湯約宛還看不出是他骨子里的驕傲作祟？真是活受罪。她心中這樣想，手上的動作卻越發的輕柔小心。　　曾高跨進大門，看到眼前他們親熱偎在一起，捏着手上的電文，一時不知道該進還是該退，電燈泡的滋味可是非常尷尬。曾高看一眼手中的電文，脖子縮一下，還是決定先躲開，反正也不是什麼緊急情報。　　曾高突然衝進來，自然逃不過李想的眼角餘光。曾高沒能躲開，李想先喊住了他。“什麼事？”　　“好事。”曾高走到几案前，把電文遞上，人卻飛快的溜走。李想掙扎着想去拿電文，湯約宛用力的抱緊了他臉，不讓他亂動。　　李想嘟朗着，“我先看電文，公事要緊。”　　“我看一點也不緊，曾高人都跑了，會是要緊公事？”湯約宛不顧李想的反抗，再這樣折騰，今晚休想把葯上好。　　不到一盞茶的功夫，曾高又急急忙忙的沖了進來。曾高手上拿着兩份電文，臉上表情精彩，也不知是喜是憂，卻是非常的急切。曾高可是一個非常沉得住氣的人，看來麻煩不小。　　湯約宛正在給李想頭上纏紗布，李想正襟危坐，“什麼事？”　　曾高又恢復好整以暇的樣子，把三封電文全部攤開在李想面前，“九月初一，湘省新軍會黨據長沙，軍門黃忠浩死之，巡撫余程格走避，舉焦達峰陳作新為正副都督。同日，秦軍逐清吏，據省城。”　　這是第一封電文，李想聽后心中一喜。這是一根導火索，引燃各地革命黨人響應的導火索。但同時還向李想傳遞另一個信息，袁世凱這個死胖子要出山了。中原鹿正肥，正是逐鹿中原的時機到了。　　李想的眉頭悄悄的皺起一點點，湖北的局，他還沒有布好，北洋軍又要南下了。　　曾高似乎知道李想之擔憂，笑道：“還有漢口十六艘外國軍艦全部沉在漢水，東洋租界一千五百名全部擊閉，漢口租界各外國領事館全部掛起白旗。”　　“李西屏幹得好，非常好。要嘉獎，一定要嘉獎。”李想高興得忍不住反覆強調，洋人有什麼了不起，打了就打了。當年志願軍的裝備像叫花子，還不是打得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少爺兵，乖乖在停戰協議上簽字。麥克・阿瑟那句，“打完朝鮮，回家過聖誕。”的豪言狀語，成為二十世紀最大的笑話。李想向來堅信，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現在心腹大患一聚剷除，還撈道長江流域的第二大錢包。李想心中大快，只是還有些貪心不足，要是能把上海，這个中國，甚至亞洲的第一大錢包揣在懷裡，這才值得滿足。李想有些得隴望蜀，沒有絲毫的得意忘形，微皺的眉心也舒展開來。　　“呂中秋策劃在武勝關的起義，還沒有等到林鐵長的接應，便失敗了。”曾高在李想沒來得及得意忘形的時候，丟下一個重磅壞消息。　　武勝關還在清軍掌握之中，湖北的門口還在清軍的掌握之中。北洋軍何時想要南下，就是隨心所欲的輕鬆事。李想的眉頭突然糾結在一起，額頭上的白色紗布眼看着被鮮血燃紅。　　湖南，陝西的動亂也傳到北京，載灃再次召集內閣擴大會議。形勢逼人，他不得不考慮袁世凱讓徐世昌遞上的摺子，他不得不考慮東郊民巷洋大人代表傳的旨。　　奕匡長須飄飄，一進來便說道：“整個湖北皆是匪黨，漢口《人民日報》聲稱十萬大軍北伐東征。現在依老夫看來，沒有多報，只有少報。能幾天之內掌控湖北全省，匪黨至少也有五十萬大軍。如今湖南響應，陝西響應，明天響應之省份之後更多。再不叫袁世凱出來總理湖北軍事，時局將更不可收拾！大清亡國就在眼前！”　　載澤聽到袁世凱，就心裏有氣，好像非袁世凱不能救大清。也不知道收袁世凱多少好處，這樣賣力的替袁世凱說話。他連連冷笑，拿言諷刺：“諾大一個朝廷，就非要找他姓袁的不可？在坐的這麼多王公大臣，不都成了酒囊飯袋了？”　　奕匡馬上接道：“袁公之才，勝我等十倍。現在湖北匪黨百萬大軍，非袁世凱不能用北洋，非北洋不能夠敗匪黨。夏占魁的輸了，張錫元的也輸了，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滿朝文武，只有袁世凱方能擔此大任。”　　一轉眼之間，一句話的功夫，湖北革命軍就漲到百萬！善耄對奕匡這種不擇手段地抬袁出來感到氣憤。他聽到一些有關袁世凱賄賂奕匡的傳聞，所以拿話旁敲側擊：“聽人說，袁世凱在直隸任上很會斂財，回籍之後也還是肥得很！真可以說是腰纏萬貫，吹湯喝油。這湖北匪黨一會兒就能長他到百萬，真是神得很，只有神才對付得了啦！我看袁世凱就有點象神！”他把話壓住，故意停了一會，看大家都有點莫明其妙，嘻然一笑，有板有眼地蹦出幾個字：“錢能通神嘛！”　　哈哈哈哈！載澤，載濤等人連聲附和，故意縱聲大笑。　　奕匡受袁世凱的賄賂，可路人皆知。被人當眾揭出，奕匡也不能沒有表示，便假裝腦羞成怒，直指善耄，怒氣十足地說：“那你是說老夫我受了袁世凱的賄賂？我與他一清二白，天地可見！我一心只是為大清國着想，替大清國舉薦人才。就連東郊民巷也派出特使到紫禁城舉薦袁世凱，老夫看你們是嫉賢妒能，是對老夫最大的侮辱。你今天不說清楚，老夫與你沒有個完！”　　善耄向來口不繞人，抓着他受賄不放，偏偏不往正事碰，說道：“抓屎糊臉，欲蓋彌彰！”　　“你！”奕匡真是氣得發抖，要拼老命了，還是強忍下來，“你能舉出個能力超過袁世凱的人，老夫就再也不提袁世凱。”　　他們到是被奕匡問住，滿朝文武卻是無人了。內閣會議開成這個樣子，載灃欲哭不能，帶着求大家的口氣說：“軍情如此。大家還是議一下正事吧！”　　眾人又是沉默，徐世昌一直在察顏觀色，覺得是該自己說話的時候了。他極力裝得公平，老謀深算地說：“湘，陝宣布獨立，江南各省皆是蠢蠢欲動，是要有個人出來支撐局面才行。宮保回籍養痾期間，聽了一些言語，一時不願出來，這也是情理中事。不過，現在前方可戰之兵，多是他的舊部，叫他出來調度，比起蔭午樓來說，可能要好辦得多。所以我還是主張由朝廷再下一道詔書，叫他出來任事。宮保這個人，我們相交多年，還是知道一些的。他對朝廷向來忠心，只要待之以誠，還是想出來任一些事的。這個時候，拋開他來另外找人，又派誰去好呢？何況洋大人也都說，會全力支持宮保。”　　“哎！又派誰去好呢？”載灃拿眼四顧，眾人不語，停了一會，載灃覺得大家的話說得差不多了，又是以那句老話結束了會議：“好吧！這事我問一問太后再說。”　　又經過反覆猶豫，隆裕太后不得不同意再下諭旨，請袁世凱出來。不過，這次給他的封贈又大了一些：　　“大臣蔭昌因部務煩忙，改任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總理各路剿撫事宜，望其不負皇恩，剋期到京。蔭昌接旨后，即向袁世凱交待兵符印信。欽此。”

# 第八十一章 鹿正肥（二）

　　李想愣愣的望着跳動的燈焰，眉心的疼痛一點未覺。糾結一起的眉頭扯開了額頭的傷口，紗布上參開的血跡在燈光下紅得觸目驚心。湯約宛一陣驚慌失措的按着他眉頭，看着血跡沒有在擴散才放下心來。　　“沒事。”李想努力平息心中的波瀾，舒緩眉心。　　曾高都顯得徨徨落坐，實在想不到李想的傷勢如此嚴重，卻一直頂在這樣的傷勢在戰場奔波。　　李想現在算是正式袁世凱過了一招，切身體會了一把一世梟雄的厲害。他李想辛辛苦苦，憚盡竭慮，費盡周折的謀划，好不容易擺出的一條大龍，袁世凱只是隨手一招棋，便被破得漏洞百出。　　李想心中不斷暗嘆，袁世凱的權謀方略絕對不自己強，他李想唯一能與之相抗衡的，便只有身為穿越客的優勢，深切了解這個大時代的潮流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說，武昌起義絕對不是地域性的、局部的革命，而是影響深遠的、在歷史中引發核爆的一種全國性革命運動。數千年的封建專制，隨着武昌革命的槍聲而落下帷幕。共和民主的新觀念，颶風一樣，吹進古老的中國。自此而後，凡想以獨夫皇帝面目出現的人，無不以失敗而告終。　　即使他袁世凱雄才勝過曹操，只要他沒有把握這股潮流，這股氣運，他的失敗就是輪迴中註定的天命。如果袁世凱真的掌握了氣運，真心愿意共和民主，李想也願意成全他，使這個病弱的國家多保存一分元氣，何況這個位子，李想現在座得就非常頭痛，還沒有迷戀到使他不舍的地步。只是李想心裏清楚，袁世凱不是受過二十一世紀開明教育的自己，皇帝夢不會如此容易清醒，歷史的結局不就是袁世凱眾叛親離，最後死在皇帝寶座上。即使是自己，有時也受不了權力的誘惑，一不小心即墜落到如吸食罌粟般美妙的感覺當中卻又不自知。　　李想不自覺的瞄了一眼曾高，也許有這些如朋友般的部下時刻的提醒，他不會再走袁世凱，蔣介石的老路。只要他李想牢牢的把握住歷史的潮流，不去做獨夫，皇帝；只要他李想心中念着百姓的哀苦，不去做四大家族，連老百姓一點生路也不留。即使權術謀略不如袁世凱，還是一樣可以理想成真。　　得民心者得天下，人力資源的強大是無敵的勝利之劍。太祖得此利劍，即打敗擁有美帝雄厚財力支持的老蔣。今日的李想，掌握湖北民心，同時還有漢口財源，也應該有與老袁一戰的資本，即使將來逐鹿天下也不是沒有可能。　　李想想到這裏，也不覺得袁世凱這個死胖子有什麼可怕的了。他舒服背靠在椅子上，享受着湯約宛那冰涼柔弱的指尖輕揉額角的愜意。　　李想問道：“武勝關起義的具體情況是怎樣？”　　曾高看到李想這副懶洋洋的樣子，嘴角浮出一絲笑意。這幅德行的李想這才是他認識的大帥，天下變數似乎都掌握之中，因為全知，近乎全能，對於局勢的推衍，精確的犹如預先知道歷史一般，那懶洋洋的眼神里近妖的智慧。曾高很少佩服一個人，但是每次與李想談起歷史，李想都能發出異想天開的真知灼見；與李想談起未來的事實局勢走向，李想的判斷總是如預言般成真，曾高想不佩服都不行。　　湖北與河南交界的武勝關，是控扼南北的戰略要地。曾高簡明的說道：“當時信陽以南鐵路，全由湖北新軍駐守，第四十二標第三營就駐在信陽車站。該營文學社營代表為劉化歐。他已聯絡好部分农民、鐵路工人和會黨群眾，但是一直得不到消息。直到清廷派蔭昌率北洋軍到達信陽，劉化歐才準備下令發動。农民、鐵路裝卸工、會黨、士兵約千餘人集合於武勝關附近，定名為湖北革命軍獨立第一協。還未舉義，呂中秋就與他們聯絡上，所以當時倉促決定的起義便取消了。呂中秋準備在武勝關伏擊想要逃回河南的張錫元，誰知張錫元沒能逃到武勝關。不過呂中秋受到你讓他配合林鐵長的命令，所以他按耐住了性子，等待林鐵長的到來，準備打一場里應外合的漂亮仗。因為武勝關的清軍守備非常牢固，里應外合可以減少許多損失。只是沒有想到的是，張錫元才敗走安陸，馮國璋便有了動靜，一夜之間便全權接手了武勝關的防禦。還對原湖北新軍進行大清洗，工界代表余大猷被捕，壯烈地犧牲於清軍皮鞭下。劉化歐在呂中秋動用天下會的秘密渠道逃了出來，原新軍隊伍都被馮國璋解散。”　　李想知道，袁世凱的情報系統絕不輸於他，畢竟也是在北京掀起過白色恐怖的人，同盟會和清庭莫名其妙死在他設計的意外之下的不少。　　李想聽曾高語氣平淡，似胸中有竹，便問道：“你看馮國璋下一步回如何走？我們現該如何應對？”　　曾高回思着眼前局勢，慢慢說道：“北洋軍一直逗留在信陽，突然南下，肯定是老袁受意。馮國璋的下如何走，肯定還有看看局勢的發展，等滿清朝庭滿足了袁世凱的條件，估計才馮國璋行動的時候。但是湖南，陝西獨立，這是全國革命黨人響應的兆頭，勢必會使滿清朝庭加倍恐慌，加速袁世凱出山的步伐。但是功成身死，袁世凱深諳其中道理，不會真對我們動手，他只會養賊自重。我認為，暫時由呂中秋，林鐵長領導留在鐵路沿線的士兵和工人仍然堅持戰鬥，或破壞路軌、兵車，或焚燒糧庫、彈藥，阻擊清軍南下。”　　曾高還是小看的袁世凱的野心和手腕，他為了能夠左右革命，竊取革命果實，他一定會對革命軍痛下殺手，卻又不會趕盡殺絕。這就是李想洞悉歷史的好處，袁世凱的打算都在他預料之中。但是曾高的對策作為暫時的計劃還是可行，李想點點頭，“就按你說的辦，這事，你參謀部去做。”　　長江水面波光鱗鱗，夜色下一艘貨輪高燈下亮，破浪逆流。黑夜裡一點點的光亮，都顯得如此明亮，犹如希望般美好。一間狹窄的貨倉里，一燈如豆，還不時隨着船隻搖晃，宋教仁和黃興的身影也變得搖擺不定。　　同盟會兩大巨頭已經不再一次討論過到漢后的計劃，情緒還是有掩藏不住的喜悅。湖北革命形勢發展之快速，之良好是所有革命黨人無法預見的，特別還是在滿清的心腹地帶，而不是如孫中山先生預言的，發生在廣東，浙江等沿海開放城市。更是難得的是，湖南，陝西響應，同時也成功獨立，這勢必拉響全國革命黨人響應的號角。　　燈下宋教仁的微笑有如沐浴霞光的美好，道：“我的意思，現在全國的革命重心已經轉移到武漢，武漢的革命黨是邀我們同盟會來支撐全局的，而現在孫中山還在國外，我們便應該主動擔負起推動全國革命的任務。到漢之後，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擁立黃興你但任湖北，湖南兩省的大都督，建立革命的中心政權。只有統一兩湖的力量，才能抵抗袁世凱率領的北洋軍的反撲。”　　黃興則擔心這樣一來，會引起首義的孫武等人的不快，特別是那個傳說中桀驁不馴的李想。黃興眉頭有些微微的皺起，在燈光的陰影下宋教仁卻沒有看到。黃興可沒有宋教仁的熱心，略帶敷衍的說道：“還是到漢之後再說。”　　宋教仁聽到黃興如此不熱心的語氣，真不像在黃花崗衝鋒陷陣時一世英雄的黃興，他的聲音都帶上一絲沉澱，說：“武漢的情形現在非常急迫，我聽說武昌黎元洪已經和孫武連手，革命黨人不滿者甚多，似有各自為政的現象。而李想更是大膽，在漢口另立軍政府。北洋軍要是南下，一盤散沙的革命黨人將如何應付？現在克強兄來了，革命黨人便有了頭，以兄之威望和地位，現在就把事權集中起來還來得及。”　　黃興也知道宋教仁一顆革命之心正熱得滾燙，可是黃興卻有他自己的顧慮，說：“漢口戰爭如此艱苦，我未建寸功，就謀立權位，恐於大局不利。”　　宋教仁微笑已經消失不見，沉聲道：“正是為了全國的大局着想，才應該建立真正的革命權威！孫武其人，我看他已有異志，但在老兄面前，量他現在還不敢怎樣。所以把事權拿過來，不用費好大周折的。”　　黃興搖頭，其實他更擔心的是李想的不服，湖北的天下幾乎全是他打下的。但是黃興忠厚，他不願點出來，便說：“不能這樣說。首義武漢，他是有功的。再說，他在漢經營多年，我們應該和他加強團結，才能合衷共濟對敵。只要仗打好了，功名利祿，我素不關心。我早就想革命成功之後，歸隱林泉，難道遁初不知我？”　　這席話光明壘落，宋教仁感慨系之，卻還是沒有聽出黃興真正的意指。武昌沒有多少可用之兵，湖北所以的財力，兵力幾乎全在漢口，李想的手裡。宋教仁只是嘆道：“可惜陰險小兒，正是利用君子之誠，以售其奸。歷史是無情的！你看蔣翊武這樣的忠誠同志，被他們排斥得多慘！”　　對蔣翊武的事，黃興也聽說了一點：“伯夔是個好同志，好男兒！我們只要有辦法，一定要好好照護他。”黃興說道這裏猶豫一下，決定還是給他個提示，“我們明天到武昌，然後再去漢口看一看再說。”　　宋教仁聽到漢口，心中恍然大悟。原來黃興是擔心李想會反對，李想的事迹自武昌革命之日起，如風一般傳遍大江南北。給所有人的印象便是個桀驁不馴的好戰分子，黃興有此擔心一點也不為過。　　宋教仁笑道：“他是杜心武的師弟，與我也算有些交情。我能肯定他是一個心存革命，有理想與信仰，正人君子般的人物。要說服他，我比說服孫武還要有信心。”　　“我可聽說，當初拒絕他入黨。”黃興忍不住八卦的問道。

# 第八十二章 鹿正肥（三）

　　一亭翼然於池，池中有殘荷，亭中有三人。李想輕撫欄杆，遙望浩瀚星河，一如百年之後不變的永恆，此身卻在百年之前。時空已經混亂，自己已經不是那個平平無奇的路人甲。　　置身於金戈鐵馬，置身於勾心斗角，置身於革命洪流，這一世的輪迴是百年後從未有過的精彩絕倫。看着強大的敵人倒在自己的腳下，或玩弄於股掌之間，掌握着人間的兇器，一個念頭便是流血漂櫓。權力使他如打手槍一樣興奮，過後卻又使他如泄過後的身心疲憊。如此一來，李想到是加倍的懷念起百年後那平淡的生活。　　辦公室的勾心斗角再如何洶湧，也要不了人命；世界的局勢再如何的動蕩，戰爭也不會牽連到他李想的頭上。李想不自覺的摸摸額頭上的繃帶，隱隱作痛。現在想起當時的情況，還有些后怕。也不知道自己當時怎麼想的，就那麼義無反顧的撲在湯約宛的身上，差點便又要穿越百年。這個精彩的人生，卻時時都有生命的危險。生命誠可貴，李想要是不怕死，這就太假。　　人總是在失去之後，再後悔莫及。只要無所事事的時候，李想就會忍不住胡思亂想。想多了，連自己都不知道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在百年之後總嘆自己身不逢時，回到在百年之前又嘆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而後悔莫及。　　這不是李想一個人的毛病，是他那一代人的毛病。生活在國泰民安，歌舞生平，甚至可以說是紙醉金迷的時代。成天的迷惘，沒有信仰，找不到理想。不止自己沒有信仰，更是懷疑他人的信仰。在看到《人間正道是滄桑》瞿恩唱着國際歌，喊着共產主義萬歲就義時，更多觀眾只是說，假，真假。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已經不相信有人會為了主義而慷慨赴死；不相信有人會大公無私捨身取義；不相信有人立志生為民請命為萬世開太平。　　不可否認，李想也有過這樣的懷疑。如今置身這段讀之令人心疼的歷史，百年之前的青年用他們的青春，熱血和生命，打消了李想所以的疑慮。他們用最深刻直接的行動告訴李想，什麼是信仰，什麼是主義，什麼是理想，什麼是革命。　　穿越之初，歷史的慘劇在李想面前如期的上演，國家的元氣一步步衰弱到極致，人民的苦難已經慘不忍睹。革命前輩用青春，用鮮血，用生命一步步探索着通往理想文明的革命之路，一路血淚。李想心裏清楚，而後，還有更多的坎坷，更大的劫難，還有長達半個世紀的動蕩年代，是整整影響三代人，無法磨滅的痛苦，用每一个中國人的血淚寫下的近代歷史。　　李想再也不能不管不顧，裝作什麼都不知道，裝作什麼都沒有看到。他要做點什麼，他要去挽回一點什麼，像是一種無形的責任加諸其身，就這樣自然而然的踏上逐鹿天下的征途。從來嘲笑信仰的李想，開始懷抱着理想思考未來，信仰開始慢慢的成型，慢慢的變得堅定。　　李想只有用他所知的有限歷史知識，努力去改變歷史原來的軌跡。孰不知時空的慣性巨大，豈是李想個人微末的力量便能改變得了？所幸，李想不是一個在戰鬥。　　湖北的局勢與歷史稍稍改變，可是全國的局勢已經沿着原來歷史軌跡而走。李想如今的實力，與經營多年的北洋比，還是差了甚多。而他經營的天下會，在同盟會等革命會黨當中依舊顯得薄弱。　　天下會裡沒有一個上得了檯面的人物，不要說黃興，宋教仁這樣在全國相噹噹的革命黨人物，即使像居正，焦達峰這樣在兩湖相噹噹的革命黨人物也沒有。不是說天下會的黨人能力差，他們的業務能力個個專精，比同盟會的書生們要專業百倍。但是因為號召力太差勁，才使得他退居漢口，要不然武昌的位子他也會爭一爭。　　北洋軍已經盤踞在武勝關，正虎視着湖北的局勢變幻。漢口的洋人已經解決，但是他又收到線報，武昌又有新動向。他不得不懷有惡意的去揣測一番，革命黨人之間的派系，李想又不是傻子，他不可能看不出來。　　“茶好了，請大帥品嘗。”湯約宛清脆如鶯的美麗聲音傳來，打斷深陷遙遠星河的思緒。　　曾高在邊上讚歎不已，直誇湯約宛好功夫。此刻的李想，才對佳木之芬芳有所感覺，醇香撲鼻，似乎山水之間的靈氣盡匯聚於此。整個后花園都被這股奇香所困擾，涼亭上三人閑話慢飲茶，好不自在。　　曾高的眼珠滴溜溜的在李想身上轉了一圈，又呼嚕嚕的喝下一口滾燙的茶水。他看似有意，卻又無意的說道：“同盟會的二號人物也要到武昌了。”　　“是黃興嗎？”湯約宛緊跟着問道，她以前對黨人的事情也聽說過不少，進入革命軍之後打聽的更勤快了。　　果然是一個有七竅玲瓏心的精明鬼，李想直視着曾高，懶洋洋的眼神里是深不見底的深淵。曾高的眉尖微不可察的跳了一下，自負自己的聰明才智，卻總是輕易的被李想看穿。曾高無所謂的一聳肩膀，顯得精明之下還是一如既往胸懷坦蕩。　　他只是想提醒一下李想，不要光顧着眼前的敵人，還要防着幕後的黑手。雖然武昌和漢口同是革命陣營，但在主義的解釋上面有着本質的區別，不可避免的會有矛盾，會一步步的升級為摩擦。但只看李想這副懶洋洋的表情，這一切似乎都在他算計當中。　　湯約宛看他們打啞謎，也不再追問，趕緊低頭喝茶。　　李想五指律動，轉動手中的細瓷茶杯，目光追隨着杯中蒸騰的水汽，隨之探入虛無縹緲之中，沉吟道：“他們可都是全國的革命領軍人物，他們愛怎麼折騰，就讓他們怎麼折騰。我就和袁世凱好好的打一仗，漢口我也就不回去了。”　　曾高眼前一亮，瞬間便明白李想的用意。黃興這位爺，多年來出生入死，四處參加起義，但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屢戰仍敗……最近的一次，就是廣州黃花崗起義，死了百十人不說，他本人還被打斷一根手指。黃興名氣天大，也只是一介書生，在湖北還真折騰不出什麼名堂來，最後還是李想他來收拾結局。只是這樣一折騰，湖北的老百姓就有罪受了。但是反過來一想，李想這也是無奈之舉。李想憑什麼身份去左右同盟會的決定，連武昌紅樓的決定他都影響不了，只能漢口另立軍政分府。李想雖然憑着戰功在湖北已經小有名氣，但是名氣還沒有大到讓那些革命黨人當中相噹噹的人物納頭便拜的地步。　　夜已深，紅樓那屬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辦公室依舊亮着燈光。大門口的衛兵由衷的感嘆黎公為革命鞠躬盡瘁的敬業精神，如此不眠不休的操勞，實在是革命之大福。　　湯化龍正坐在黎元洪的對面，臉上掛着一絲笑意，那種皮笑肉不笑的笑意。笑得黎元洪心裏一陣陣發麻，才悠悠說道：“我以探得居正之意，革命黨人等皆欲推黃興為兩湖大都督。”　　言下之意，便是想把黃興超升於黎元洪之上。黎元洪極力的掩飾住眼中的一絲波動，胖胖臉上的脂肪抖動一下，算是笑道：“晃克強乃同盟會頭號大將，由他主持兩湖，那是當然。”　　湯化龍這回是真笑了，在合作這麼久的老熟人面前，他還要演戲，去劉氏電影派電影，拿個影帝還不是輕而易舉。湯化龍忍不住笑了一聲，立刻正色道：“武昌起義，黎公居功至偉，他們同盟會要真這樣做，也太欺負人了。湖北革命成果，都是我們一刀一槍，用命拼出來的。黃興是一點功勞也無，就想坐兩湖大都督，總會有人看不過眼，不服他們這樣的調度。”　　黎元洪也想笑，還是忍住極其嚴肅的點點頭。不服黃興的人多了去了，首先是便武昌軍務部主持戰略的三個人，即是著名的“首義三武”部長孫武，副部長蔣翊武、張振武。此三人，便有得讓黃興頭痛的了，還有一個人，是比這三人更頭痛的，整個武昌都在此人頭痛。桀驁不馴之處，是已經完全脫離武昌革命軍政府的管制；勢力強大之處，是已經湖北的三分之二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更是握漢口的錢袋子；膽大包天之處，是頂着北洋軍的壓力，甘冒天下之大不違，與洋人掐了一架，還奇迹般的贏了。　　但是所以人都知道洋人不會便這樣罷手，李想倒霉的日子還在後頭。洋人是這樣好惹的，英雄如曾國藩和李鴻章也沒這個膽熱洋人；黨人首領孫中山都要向洋人交好，深怕惹惱了洋大人不高興。李想到底是勝利沖混了頭腦，還是被驢踢壞了腦袋？竟干出這樣的蠢事。　　黎元洪想到漢口的錢袋子，忍不住嘆息一聲，“洋人十六艘軍艦橫行長江，威風得緊，卻在漢水這條陰溝翻船。”　　先前與葛福密議的一整套計劃，因為洋人的戰敗，全部付諸滾滾長江東流水。　　湯化龍也是計劃的參与者，自然知道黎元洪的嘆息所指。他的眼中卻是精光四射，“我到覺得，黃興的到來，正是一個天賜良機。”　　黎元洪突然來了精神頭，不知不覺的把頭湊過去，低聲問道：“何解？”　　湯化龍也盡量的壓低聲音道：“黃興名氣再大，書生而已，最多指揮過百十號人馬、幾十條槍，這難道也叫軍事指揮能力。再看看袁世凱，馮國璋。這些北洋軍爺，武備學堂出身，都是一時猛將，還曾在朝鮮與東洋人死拼過。黎公，軍事我不通，但是我知道，如果讓我帶兵，准壞事。”　　湯化龍已經把話說得夠明白，就是要看黃興把屎拉出來，再怎麼坐回去。拉出的屎當然坐不回去，只能坐一屁股屎。這還不是最妙的，最妙的湯化龍沒有說出來，但是黎元洪已經領悟到了。李想口口聲聲的說是孫中山先生的學生，這是李想名聲大震的原因之一，同時也他自己給套上的枷鎖。同盟會到漢口之後，只要舉出孫中山先生的大義，李想就得乖乖的交出漢口的權柄。漢口的權柄，黃興沒有這個能力掌握多久，到時候接管的還不是他黎元洪。　　湯化龍見黎元洪頻頻點頭，看來已經明白他的深意，決定把下一步棋也一併告訴黎元洪。“我會讓吳兆麟以顧大局為名，認為黃興為兩湖都督此議可能導致內部分裂，不如推黃興為戰時總司令。”　　聞得湯化龍此議，黎元洪拍案而起。以秀才黃興主持軍事，這才完全的顯襯出湯化龍心機老辣的一面。黎元洪激動不已的說道：“我們乾脆來一場轟轟烈烈的登台拜將。”　　湯化龍眼中閃過一絲得意，黎元洪果真是上道。黎元洪要學劉邦，那黃興豈不就成了韓信。如此一來，黃興再重要，來頭再大，也是只是黎元洪手下一員大將，主次判然而分。

# 第八十三章 鹿正肥（四）

　　劉園燈火輝煌，深夜裡還是一片繁忙景象，進進出出的每一個人臉上都充滿朝氣與活力。這個國家突然爆發的青春，還是那個老大中國嗎？葛福實在不敢相信，又不得不相信。這便是革命，一場民族主義的革命，在歐洲是時常見慣的事情。　　葛福站在劉園的門口，突然停下腳步，想好好的看一下這裏，這裏已經是漢口革命軍政府。跟着在他身後的各外國領事也都停下腳步，這些往日高傲得鼻孔朝天的金髮碧眼的洋人，看着眼前的大門各懷着感嘆。門口站崗的革命軍哨兵用力的把胸躺挺起，如此直立的中國人腰桿是洋人領事從未所見。這些士兵即使板得僵硬的臉上沒有任何的表情，所以洋人領事還是能感受到中國人揚眉吐氣的驕傲情緒，卻不異於給予洋大人們最大的恥辱，而且是從未有過的恥辱，卻也是他們最無力反抗的恥辱。　　十六艘軍艦組成的聯合艦隊已經沉在漢水，這是一股在大西洋也能橫着走的力量，竟然就這樣沉在了漢水。無敵的鐵甲艦隊竟然敗給這些平時最看不起，最下賤，最懦弱，最無能，的黃皮豬，東亞病夫。這實在是讓所有洋人難以接受的事實，八國聯軍侵華的聯合艦隊也不過如此，天津大沽口的炮台要塞要比龜山更加的堅固，都被他們易如反掌的摧毀。為何便會沉戟漢水，敗給區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李想？如果不是聯合艦隊總司令川島令次郎身死，菊花丸沉沒，日本領事館被炸成廢墟，松村貞雄被炸渣都不剩，日本軍隊全軍覆沒，他們這樣洋人領事都忍不住要去懷疑，漢水軍演是日本人與李想聯合設計的圈套。但是現在日本人成了他們當中最慘的一個，洋人已經任何的理由再去懷疑日本人，松村貞雄和川島令次郎兩個死人。　　李西屏和馮小戥同時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一人軍裝，一人西裝，如此的年輕，似乎預示這個老大國家正步入少年中國。他們是漢口現在軍政最高負責人，親自來迎接參加受降儀式的代表，算是給足了洋人的面子。只是這種面子，在洋人眼中是有力的諷刺。洋人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面前的驕傲，今天的失敗是他們無法承受的恥辱。　　馮小戥和李西屏相視一笑，看着哭喪着臉的洋人，是他們從未有過的快感。自鴉片戰爭以來，國家主權一次次的淪喪，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行走得越發的蠻橫。每一次國戰，必以失敗告終。恥辱的條約是一個接一個的簽訂，土地一塊接一塊的割讓。《辛丑條約》，四億五千萬的賠款，懲罰對象便是所有中國人。用意是要每个中國人都要向他們交一兩白銀的“罰金”，藉此懲罰、侮辱所有的中國人；發生過反帝鬥爭的城鎮，一律停止科考五年。這些歷史的侮辱，以後會都會慢慢討回來，現在還只是一個開始。　　同時又想，這個受降儀式本來李想回來主持更適合，可是他偏偏賴在孝感不肯回來。是聽說宋教仁來了武昌，躲着他吧。李想看在他師兄杜心武的面子，總要給宋教仁一些面子。但是李西屏和馮小戥卻沒有這層干係，不用給宋教仁什麼面子。不過這個投降儀式，又他們主持已經夠了。讓李想親自出來，這不是洋人長臉嘛！　　馮小戥以充盈着自信的目光直視着葛福，微笑而謙遜的道：“請！”　　葛福心頭一顫，似乎又回到漢口光復的那一夜與馮小戥的見面。當初的馮小戥的眼神一如今天，而他卻只當作他是年輕人的狂妄自大，不與放在心上，純粹就把他當作個笑話看。然而世異時移，才幾天的時間，漢口風雲突變，馮小戥的笑，笑到了最後。他葛福成了戰敗國的代表，即將把自己名字簽在恥辱的投降書上，成為偉大的大英帝國第一個向中國投降的人，而銘刻在大英歷史最恥辱的一夜。　　葛福臉上溢出一絲苦笑，不是黑咖啡的苦，而是中國一種藥材，叫做黃蓮的苦。　　葛福帶着一眾外國領事走進劉園，而劉園大門口拐角處卻突然衝出一伙人，舉着鎂光燈朝洋人猛拍。　　這些記者都是沒有資格進入受降儀式的小報記者，還有些是黑報館的黑記者。其實馮小戥非常願意把他們也塞進受降儀式會場，但是會場實在裝不下這麼多人。他就出了主意，讓他們在門口拍兩張照。　　鎂光燈狂閃，洋人驚慌失措，全部被他們的膠片記錄在案。這些珍貴的歷史照片，因為其特殊的歷史意義，具有無法估量的價值，在百年之後，曾拍出百萬價值。　　警衛立刻配合的上前阻攔，護着洋人領事進了劉園。　　葛福握着手中的筆，重愈千斤。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的臉上依舊保持着古井不波，內心的侵扎，吞噬着他的神經。他似乎能體會到李鴻章在《辛丑條約》上簽字時的心情，似乎也明白中國人對洋人的仇恨。　　他只要簽下這個名字，他的政治生涯將宣告結束，同時，他將成為所以英國人的恥辱。他不簽呢？松村貞雄就是個好榜樣。其他的幾位外國領事非常識時務的簽下自己的名字，只剩下他一個人。　　葛福眼前的鎂光燈閃個不停，似乎直欲把他的眼睛刺瞎。葛福一口氣把自己的名字簽下，所有的洋人無條件投降。葛福把筆一丟，失魂落魄的靠在椅背，閉上眼睛，再也不管記者如何抓拍的醜態。　　五國聯合艦隊覆沒的消息傳至北京，東郊民巷震怒。朱爾典會晤各國駐華領事，及四國代表，向紫禁城發出最嚴厲照會。但是照會裡卻少了兩個國家，老毛子和小東洋。　　攝政王載灃看着洋大人遞上的照會，有一種撞豆腐想死的衝動。“立即撲滅李想等與諸國讎敵之人與組織，大清攝政王爺向諸國謝罪，賠償諸國所受之一切損失。”載灃對着燈下看照會，搖搖欲墜的身影，心力憔悴。為什麼接手的就是這樣一個爛攤子？攝政王爺有什麼好當的？還不如讓袁世凱去折騰。　　載灃只是無語而又悲憤，漢口的事不關他頭上，洋人怎麼不去李想？他想是這樣想，卻也不能說。洋人的厲害，他上真的沒有膽量去惹，只能千遍萬遍的詛咒李想這個挨千刀的。　　載灃想起庚子年，想起了八國聯軍侵華，這真是一場浩劫，幸好有李鴻章頂了下來。記得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劇，薄海驚心。　　載灃自問，洋人是中國惹得起的嗎？李想真不是人。這個破爛江山，送給袁世凱得了，看他如何收拾這個爛攤子。　　可是他袁世凱出山提出的要求，要的大批軍火，運送大批軍火到前線，途經灤州，負責押運軍火的彭家珍和他的學生商震、程起陸、熊斌、劉驥等宗社黨秘密行動，通知第廿鎮統制張紹曾，其在灤州將該批軍火扣留。　　這些宗社黨的事情，載灃也都知道。以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作看不到而已。誰知道他們現在桶出這麼大個摟着？太會挑時間了，一下子就要了他載灃的老命，也會要了大清國的老命。宗社黨選擇在時候亮劍，目的是什麼，他也知道。　　果不其然，接着張紹曾聯合第三鎮協統盧永祥、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第卅九協協統伍祿禎、第四十協協統潘渠楹等給內閣打電報。宗社黨們比袁世凱還要過分，提出十二項要求，主要的幾點是：要求在辛亥年年內召集國會，由國會起草憲法，由國會選舉責任內閣，清皇族不得充任內閣國務大臣。　　載灃唉嘆，一個比一個過分。都把他載灃當軟蛋，其實他也就是個軟蛋。軍火運下去，袁世凱那裡肯出山。宗社黨竟然在這個時候添亂，是想盼着大清早亡，大家散夥，回關外放牧去。　　載灃只是急得唉聲嘆氣，拿不出一個准主意。洋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逼他，要逼着袁世凱出山，難道袁世凱會他更聽洋人的話？慶王他們也這樣逼他，這還情有可原，他們收了袁世凱太多的好處。可是北洋軍都是朝庭響銀俸養，養出卻是不思圖報國恩的白眼狼。沒有他袁世凱，這大清就真不能成事了？　　載灃嘆息一聲，好吧，好吧，既然非袁世凱不可，那就請袁世凱出山吧。他袁世凱到做起大爺來，公然跟朝庭談起條件。好吧，事實比人強，你袁世凱的條件，爺都答應，你也該出山了吧。　　他載灃下了天大的決心，好不容易把袁世凱搞定，宗社黨又整出妖蛾子。惶恐不安的載灃，真的塊要被他們逼瘋了。　　載灃快要瘋狂的邊緣，外頭小黃門來報，濤貝勒，洵貝勒來了。　　載濤和載洵一進門，便看到一臉憔悴的載灃。載灃也顧不到臉面，抱着兩個弟弟痛哭流涕。如此境況，聞者落淚。最後他們商議，由載洵前往疏解宗社黨。

# 第八十四章 鹿正肥（五）

　　燈下載灃的影子在金玉滿堂之間顯得如此無能為力，保養極好的臉上儘是憔悴，就在一夜之間又蒼老了十歲。載濤暗嘆，這個哥哥，從來只是養尊處優的逍遙王爺，那裡經得起這樣的折騰。　　載濤扶着急得團團轉的載灃坐下，給他倒杯茶。載濤輕皺眉頭，整理混亂的思緒。一直到今日，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李想和革命黨人，而是朝堂的別有用心者。要解決李想亂黨簡單，北洋軍精兵強將，水陸大軍壓過去，頃刻便可覆滅。洋人也好交代，洋人在乎無非就是利益。只要滅了李想，也算是給洋人出了氣。剩下的問題便更好解決，無非便是割地賠款，再簽一個《辛丑條約》。這樣的賣國行徑，大清又不是第一次干，熟得很。載濤絕不是個消極的人，他比誰都能體會卧薪嘗膽的故事，他的心中也埋藏着復讎的種子。　　使載濤最可怕的敵人，一直都是袁世凱，這個想法自始至終從未有過改變。袁世凱自小站練兵，從此之後便掌握大清最為精良，最為強大的軍隊。而縱觀整个中國，八旗綠營在長毛時便不堪一用，而湘軍、淮軍煙消雲散之後，中國便已經無兵可用，這才導致八國聯軍輕而易舉入京華。之後才有編練新軍之事，張之洞在兩湖編練新軍兩鎮，北洋有新軍六鎮。全國僅有可用之兵，只有此兩處。李想即使盡收兩湖新軍，也扛不住北洋，何況他還把洋人得罪的很了。袁世凱握緊北洋，便握着可以左右中國的利器，何況他也朱爾典是朝鮮時的老朋友，連洋人都是向著他。　　李想的革命黨人與長毛、拳民一樣討厭，不過是個跳梁小丑，結局似乎與前兩者不會有什麼兩樣。湖南和陝西的響應，看起來情況局勢是每況日下，但是載濤沒有載灃的悲觀。都是一些烏合之眾，只能嚇唬一下載灃他們而已。袁世凱肯定有十足的把握收拾他們，才悠然自得的與朝庭討價還價。如此種種，更是突顯袁世凱的野心昭然若揭。　　但是當務之急是要先解決灤州兵諫，載洵此行，載濤十分的不看好。他又不能直接與載灃說，憑添他的煩惱。　　載濤又是一聲暗嘆，這個哥，總是優柔寡斷，根本便不是做攝政王爺的這塊料。只要載灃有當年聖祖爺對付鰲拜萬分之一的決斷，袁世凱那裡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北洋軍也早就收拾得服服貼貼。　　既然載洵不能擔此重任，該選個什麼人更合適？他在心裏默念着陳芑、藍天蔚的名字，與兩人相連在的一個名字自然而然的浮出腦海：吳祿貞。其三人在東北帶兵，同是湖北老鄉，有關外的湖北三傑雅號。　　吳祿貞，良弼也曾多次提起此人。吳祿貞在東北辦邊務營務多年，廿鎮官兵很多還是吳祿貞的部下。吳祿貞和張紹曾、藍天蔚都是士官同學，吳祿貞的第六鎮又和廿鎮有扯不清的歷史關係。由吳祿貞去灤州安撫疏解，簡直就是不二人選。　　儘管吳祿貞的非常符合此次任務，載濤心中只是還在猶豫。吳祿貞和良弼關係最友好，良弼卻在許多事物上對他有所防範。陸軍大臣蔭昌奉詔督師南下時，吳祿貞時任第六鎮統制，曾來京，向良弼自告奮勇意隨行。良弼是早知他有大志，但投鼠忌器，凡是日本留學回來的士官生，清廷都會加倍防範。但是又不敢把他逼上梁山，良弼當時打機鋒，又用假言假語來嘉獎他，最後又暗中令蔭昌提防他。這事情，良弼也跟載濤通過氣。　　吳祿貞這個日本士官生的身份，使載濤如梗在喉。日本可是同盟會最活躍的地方，吳祿貞有沒有問題，他根本不敢肯定，不敢冒這個險。何況吳祿貞與良弼一回之後，便稱疾不行，第六鎮不聽調遣，到底是在配合宗社黨還是同盟會，誰知道？　　載濤腦海卻突然靈光一閃，乃派吳祿貞至灤州宣慰，表面上是倚重吳祿貞，實責是調虎離山，把吳祿貞調離第六鎮統制，使他不能掀風作浪。無論他吳祿貞是何居心，無論他宣慰是否成功，卻也能藉此機會去掉一塊心腹大患。　　載濤想到這裏，多日的煩悶，總算找到解決一件事情的辦法。一時激動之下拍案而起，杯盞跳動，把剛剛心力憔悴正昏昏沉沉的載灃驚嚇不輕。　　“啊！什麼事？什麼事？”載灃大呼小叫，受驚的載灃差點摔落炕下，連日而來的驚嚇，他的神經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門外的戈什哈驚慌失措的衝進來，載濤連連揮着手，“沒事，都給我出去，到外面守着。”　　載濤又安慰着載灃坐下，順便說道：“我總決得洵貝勒去灤州不可靠。”　　載灃低着頭，滿臉的汗水，原神還未安穩。他沉默半響，才明白載濤在說什麼。載灃的眼裡唰唰的滾落下來，一把抓着載濤的手，哭道：“我的好弟弟，你不要在嚇唬哥哥了。再嚇，哥哥的魂就都給嚇沒了。”　　載濤用力把載灃的手指掰開，雖然習慣了他的無能，還是看不慣他的這幅德行。看着載灃堂堂攝政王爺，一把鼻涕一把淚，又是一陣心酸。載濤盡量的好言說道：“載洵不成，卻有人成。”　　“有人成？”載灃老淚滿目的雙眼看着載濤，伸手又抓住載濤的一袖不方手，有如抓住了最後的救命稻草。載灃急急問道：“是誰？我去立刻請聖旨。”　　“吳祿貞！”載濤輕輕說道。　　“好！”載灃如釋重負，放開手中抓緊的載濤一袖，一屁股坐在炕上。吳祿貞其人，他也有所聽聞。載濤既然說此人可信，那就真的可信。　　派遣吳祿貞去灤州撫慰，這事不用太後點頭，他載灃自己就可以做主。載灃立刻命人以內閣名義，給吳祿貞拍電報。　　事情即以告一段落，載濤也準備大道回府，卻在門口碰上日本領事派來的特使。載灃住腳，看着日本小挫子，西裝革履，柱着羅圈腿，一搖一擺的走進園子。　　載灃尋思，日本領事沒有與朱爾典等外國領事連名發照會，證明其有異志。日本在漢口全軍覆沒，這樣的奇恥大辱，日本人不會咽下這口氣。當年朝鮮的糾紛，成為甲午戰爭的借口。現在漢口的糾紛，十有八九會成為辛亥戰爭的借口。甲午年有李鴻章在，都打不過日本人。而今，大清拿什麼去跟日本人打？如此危機四伏的關頭，還是必須與之妥協。但是日本人胃口向來忒大，一場甲午之戰，便吞下台灣，山東，東北。後來還是西洋人看不國眼，出面調解，才把山東和東北吐出來的。所以即使日本人妥協，也要把握好一個度，載灃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載濤又匆匆跑回去，正看到在書房裡沒頭蒼蠅似的轉圈圈的載灃。聽說日本領事派來秘密特使，他是連去見面的勇氣也無，急得滿天大汗，豪無主意。在看着載濤去而復反，像是看到救世主。　　載灃急忙拉着載濤的手，眼睛一紅，又有想哭的衝動，道：“洋人的特使不是來了一撥嗎？現在日本人再來，是什麼招啊？他們不會還想打一場甲午戰爭吧？要是東北也割給日本，把祖宗的龍興之地也割讓，中原的花花江山也丟了，旗人不就無家可歸了嗎？”　　載濤聽着載灃��里八嗦，說盡了喪氣話，臉都氣綠了。載濤用力甩開載灃的手，說道：“走，我陪你去見日本人。”　　載濤說完就走，六神無主的載灃乖乖的跟着他後面。　　會客密室里，小東洋正圍着案上放置的景德鎮青花瓷打轉。小眼睛里儘是貪婪，不斷的讚歎，如此精明瓷器，是當之無愧的國寶。這樣的寶物，在中國卻是遍地都是。人說懷壁其罪，誰不想在中國這塊肥肉上咬兩口？　　聽到門外戈什哈的吆喝，小東洋知道載灃、載濤的到來，立刻收起貪婪，面向門口的站立，擺出鼻孔朝天的傲氣。　　載濤一進門即看到小東洋兩個黑洞洞的鼻孔，茂盛的鼻毛把鼻孔賽滿，看來噁心至極。　　小東洋也不說話，只是地上一疊文紙。載濤一看，內列二十一條。一號分四款，謀吞山東，第二號分七款，是謀佔南滿洲及東蒙古，第三號分兩款，是謀並漢冶萍公司，第四好專件及第五號七款，直接要將中國主權讓與日本。　　小東洋洋洋得意的說道：“只要貴國滿足二十一條件，蔽政府為友誼其見，皇軍願意出兵幫助大清平亂。”　　載灃看載濤鐵青着臉，決定日本人願意借兵，怎麼他還是這幅表情。剛想答應，載濤已經開口了，“貴公使洞明事實，先前不是有言在先，武漢事務，是中國內政，按國際公約，不便插手。”　　小東洋冷哼一聲，“日置益大人還讓我帶個話，漢口的事情，是中國人挑起的，皇軍也只想找李想報仇而已，以祭死在漢口的大日本皇軍在天之靈。本不想遷怒於爾等，然爾等不識抬舉。爾等如果不肯承認二十一條，只能再開中日戰爭。關東戒嚴，駐山東，奉天皇軍預備開戰，渤海日艦亦做好決戰之準備。”　　載灃終於知道事情眼中，只覺得天都要塌下來了。他帶着哭腔一把拉開載濤，央求小東洋道：“貴使總要個我們一點時間商議，如此大的事情，總要召開內閣會議，我一個人說了不算，現在大清預備立憲了。請貴大使務必要寬限幾天，就多寬限幾天？”

# 第八十五章 鹿正肥（六）

　　一張古琴，一本古藉，一副古畫，每一件古玩都其歷史的沉澱。古色古香的書房裡一如即往的名士中的名士做派，今日的袁世凱卻不再是回藉養痾時，終日謹小慎微的袁世凱，垣上村也不再如往日的寧靜。如今再看從前的袁世凱，他不是在養痾，而是在養望。　　銀燭照亮書房，卻照不亮窗外的黑暗。志得意滿的袁世凱，顯得無比的德高望重。他如一座肉山擺在塌上，兩根胡蘿蔔手指夾着一枚潤如玉的白子，輕輕敲擊棋盤。他眯着雙眼，含笑的看着蔭昌。　　蔭昌的再次來臨，也在袁世凱的預料之中。革命黨人鬧得越發的兇狠，便越顯得袁世凱的重要。不止是滿清朝庭要仰仗他袁世凱，便是連洋人也要請他出山主持大局。袁世凱覺得自己唯一失算的是李想，湖北的局勢被他這麼短時間之內便整合一氣，要不是他風頭不對，派馮國璋早一步進入武勝關，現在便只能看着李想在湖北折騰。而且李想在漢口一仗也打得非常漂亮，洋人竟然全軍覆滅。難道這也是狗屎運，袁世凱才不會相信，今後是該正眼注視這個人。　　袁世凱一聲嘆息，李想還真有點像在朝鮮那會的自己。他袁世凱也曾追尋過理想，揮撒過熱血。隨着年歲的增長，閱歷的豐富，地位的崇高，國家，民族，理想，熱血等等，也離他袁世凱越來越遠，剩下的只有冷冰冰的殘酷現實。世味年來，消磨了他的理想，卻養出了他的野心。李想遲早會被世事消磨掉那些可笑的理想，而走向一條野心之路。袁世凱又立刻否認了這個想法，李想他把洋人得罪的很了，他沒有機會再選擇野心，他只有配着他的可笑理想殉葬。　　“宮保在嘆什麼？”蔭昌還是一副二百五的老樣子，隨意的問道。他坐沒個坐像，歪着嘴巴，咬着話梅，眼睛卻在棋盤上尋思着落子的地方。蔭昌也接到朝庭旨意，在信陽等不到袁世凱來接手，急了，湖北的局勢已經完全出乎他的掌握能力，湖南和陝西接着鬧起獨立，蔭昌實在無能為力，他其實也一直沒有為力。蔭昌乾脆跑來垣上村，主動與袁世凱交接印信。袁世凱要是不肯交接，他蔭昌便死皮賴臉的賴在養壽園不走了。蔭昌的主意一定，心情也便放鬆下來，管他身後洪水濤天，依舊二百五的德行。　　“功成身死，自古大臣用命者還少嗎？何況我與朝中親貴前慊甚深。”袁世凱半真半假的敷衍道，心想你蔭昌對自個家的事情都這樣不上心，俺老袁也不會傻得去給你家賣命，非把這台戲唱到底不可。　　說道功成身死，蔭昌便不得不想到鰲拜。蔭昌頗有玩味的看一眼袁世凱，“宮保原來是為了剋期到京的事情煩惱。宮保到底準備何時入京就任？革命風潮以前只是湖北一省，現在蔓延三省，再過幾天，不知又要蔓延到幾省。宮保即使有北洋軍做依靠，收拾起來也會大費周章。現在的時局再好不過，有朱爾典等外國大使鼎力支持，革命黨人都要給宮保幾分面子。要是再拖下去，李想鬧得不可收拾，洋人失去耐心，就像庚子年一樣，八國聯軍再打一回北京城，這戲就不好唱了。”　　袁世凱何嘗不知道其中干係，他怕一進北京城，就成了鰲拜第二。袁世凱與蔭昌是老交情，知道蔭昌糊塗里揣着明白，比北京城裡所有的旗人都要明白。蔭昌再歐羅巴混了多少年？會看不出當今局勢變幻？蔭昌只是看清了滿春朝庭的無能為力，才情願糊里糊塗的過糊塗日子，被人見了便他是二百五。他老袁的面臨的局面，他蔭昌洞若觀火。　　老袁這條命能保住，當初蔭昌也是出過大力，老袁也不再打什麼官腔，直接說道：“就什麼任啊？我只管得了湖北一地，就在信陽算了。”　　蔭昌手中的黑子終於落下，這便是袁世凱，紫禁城自西太后老佛爺駕鶴西遊之後，便再也沒有能在權術上玩過他的人。蔭昌還有些不方心的多問一句，“那陝西，湖南的事呢？”　　陝西與湖南也黨人鬧獨立，與湖北實責屬於一件事情。但是袁世凱只去信陽，意思就擺明了，只是去撲滅湖北亂黨，其餘的省份的事情不干他的事。袁世凱還是有與清廷討價還價的意思，一個欽差大臣只能管湖北。要管陝西，湖南，這官還得繼續加。　　袁世凱落下一枚白子，臉上的肥肉舒展開來，一笑道：“有內閣管全國軍政大事，老夫管不了。”　　蔭昌會心一笑，袁世凱還等着養賊自重，還等着明年召開國會，重組責任內閣。這些事情他才懶得管，只要袁世凱肯交接他手中的麻煩，幫他解下肩上的重擔，其他的他什麼都不管。　　蔭昌只覺得渾身輕鬆，隨口問道，“宮保何時南下信陽？”　　“我明日一早便啟程。”袁世凱也不含糊，有了決斷，卻從不會拖拉行動。　　蔭昌方下手中黑子，伸個懶腰，道：“我也便再打擾宮保，先去休息了。”　　蔭昌連這盤還未下完的棋也不顧了，心情放鬆下來，才覺得疲憊無比，提不起半點神。　　“客房我已經命奴才收拾好了，前線勞累，你也是非常辛苦，在我這裏好好歇息一晚。”袁世凱非常體貼的不再強留。　　袁世凱正準備喚兩個水靈丫頭來伺候蔭昌，袁克定便風風火火的闖進書房。袁克定左腳才跨進門檻，嘴裏便喊道：“宗社黨的狗腿子在灤州扣押了咱們的軍需，膽子比爹您老人家還要大，一口氣向朝庭提了十二個條件，剛好是咱們六大條件的翻倍。”　　袁世凱眉頭不自然的輕輕一皺，這個兒子，心氣還不夠淡定，遇事總是毛毛燥燥。這幅德行，還不如蔭昌的二百五。袁克定見袁世凱臉色不善，趕緊手聲，老實是侍立一旁。　　“怎麼回事？”蔭昌急問。灤州出事，還是扣押軍需。袁世凱要是以此為借口，再拖上個幾日，倒霉只有他蔭昌。　　袁克定本能的看一眼袁世凱，只見袁世凱微不可察的點點頭，他簡明扼要的說道：“直隸發生灤州兵諫，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第三十九協協統伍祥禎、四十協協統潘榘楹、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第三鎮第五協協統盧永祥等，在直隸灤州打電報向清政府提出最後通牒的十二條，要求在本年內召集國會，由國會起草憲法，選舉責任內閣，並規定皇族不得充當國務大臣。”　　袁克定說完，看袁世凱沒有話說，又還補充一條，“還有陝西最新情報，陝西同盟會會員井勿幕、錢鼎、景定成等人同陝西哥老會聯合，發動會黨和新軍的革命分子昨夜起義，經昨夜和今天两天激戰，已經控制西安，護理巡撫錢能訓逃走，西安將軍文瑞投井自殺。起義軍成立秦隴復漢軍政府，推舉原日知會會員，新軍隊官張鳳�被推為都督。”　　袁克定說完這個，又從袖子里抽出一張報紙遞給袁世凱，繼續道：“漢口的洋人已經簽下無條件投降書，這是人民日報的報道。”　　袁世凱臉色陰沉，還沒任何錶示，蔭昌卻跳起腳來，“宗社黨也太不識時務，國破家亡的時候，還唱這一出。攝政王爺，內閣準備這麼著？”　　袁世凱好不容易答應出山，宗社黨這不是成心惹袁世凱不快。袁克定看了一眼陰沉如水的袁世凱，老袁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袁克定不陰不陽的回答蔭昌道：“還能怎麼著？派人去撫慰唄。”　　“派誰？”這揮不等蔭昌發問，老袁先發問了，語氣輕柔而又陰沉。熟悉老袁為人的人一聽便知，老袁是動了真氣。　　袁大公子都背心寒氣盛大，收起輕佻，恭敬說道：“先派了洵貝勒，後來又追派吳祿貞去。”　　袁世凱默念吳祿貞，又是這個吳祿貞。自上次蔭昌提到此人，他便命人好生留意此人。袁世凱再垣上村養痾幾年，為給自己留一條退路，再養壽園招待過不少革命黨人，吳祿貞的底細便被他打聽得清清楚楚。吳祿貞可是革命黨人中的健將，同盟會伏再清廷的一步大棋。載灃真是混了頭，派了吳祿貞去灤州。袁世凱腦中電轉，載灃不會腦殘到如此地步。吳祿貞擁兵石家莊，把他調去灤州，也是調虎離山的好計。只是載灃還不是吳祿貞的真實身份，不然，也不會用如此險招。　　“攝政王爺還真找人，派差事。”蔭昌心裏雪亮，載灃真是糊塗透頂。只是他話里，也不知是指自己被載灃抓差而發牢騷，還是在說吳祿貞的牢騷。蔭昌拜拜手，“朝庭的事，都已經交給宮保，我也不想管了，我先睡去。”　　蔭昌說完，搖搖擺擺的走出書房。他對養壽園熟門熟路，也不要袁家父子招待。接下來的事情，讓他們父子密議去，他也要避嫌。　　袁克定湊近老父的耳邊，低聲說道：“吳祿貞這樣的人物，還是少一個，好一個。”　　“這種事情要做得乾淨。”袁世凱直視著兒子，兒子主動請嬰，他卻有點不放心。　　袁克定胸有成竹的說道：“吳祿貞第六鎮第十二協協統周符麟與吳祿貞有宿嫌。”　　袁世凱點點頭，老懷大慰。

# 第八十六章 鹿正肥（七）

　　清晨的陽光明媚，枝頭鳥兒不時輕唱。趙又誠帶着他姐來衙門看李想，撫媚如海棠的趙又語走過，留下香風襲人。各處把守的警衛皆目不斜視，秉住呼吸，依然把持不住心旌神搖。　　他們來的籤押房，這裡是李想的臨時辦公室。只見宋缺正坐在門前階下石級上，左手饅頭，右手油條，吃得不亦樂乎。他看到趙氏姐弟，立刻起身，嘴裏還含糊不清的喊道：“你們來得真巧，剛好趕上早飯。蔡胖子做得飯不咋的，蒸得饅頭卻是又白又香。大帥也裏面吃呢，你們先進去吃着，少了，我再叫蔡胖子送幾個饅頭過來。還有，蔡胖子閹的鹹菜疙瘩也非常地道，我也叫他再端點過來，給你們嘗嘗。”　　“蔡大勺就給大帥蒸饅頭吃？大帥受了傷，就吃饅頭鹹菜，這怎麼成。你這警衛做得……”趙又誠指着宋缺想要大罵，看宋缺瞪着眼睛，趙又誠又把手收回。這個一介莽夫，罵他也沒用。要把宋缺惹毛了，還得在這裏和他掐一架不可。　　趙又誠這些世家子弟，對吃穿住行向來講究。雖然他們在軍隊里講究不了這麼多，但是李想再他們眼裡身份已然特殊，心裏便把李想特殊對待。像李想受這樣的傷，就要專人好好伺候着，那裡還能再吃蔡胖子的大鍋飯。　　宋缺瞪了一眼趙又誠，語氣無奈的說道：“大帥不讓開小灶。說是革命才剛剛起步，革命軍又是大敵當前，他身在軍中，要搞特殊化，沒得渙散了軍心。”　　趙又語看着他們為這點小事在這裏瞪眼睛，都是因為在心裏關心他們的主帥李想。李想竟然在軍中如此受人愛戴，心中瞭然，難怪在孝感城外之戰，有那麼多的人甘心為他赴死。而趙又語憑着家族威望，在孝感幫助李想政府安撫地方，從李想政府各項施政綱領看出，條條綱領皆是為民作主。李想政府在民眾之間得威信，也一步步得確立起來。　　由此種種，似乎便是革命黨人所說的革命。革命軍之所以能夠一往無前、無堅不摧，縱橫湖北未嘗敗跡，是因為革命軍懷抱着振興百年病國的歷史使命，肩負着為中華民族幸福未來的理想。是這樣得信仰，使革命軍不怕犧牲，戰無不勝。　　“大帥不讓開小灶，以後我做好了差人送過來。”趙又語展顏輕笑道，嬌媚無限。宋缺牛眼瞪得更大了，不過不是瞪趙又誠，是瞪着趙又語發花痴。　　趙又誠這時才想起手上提得東西，是他老姐拿手的經典菜單，老母雞燉湯。今天便是拿來獻寶，他的假期今天結束，他想在李想這裏再延两天假，他總覺得老姐的情緒穩定的太怪異，心裏總是不放心。獻上老姐親手調製的美味雞湯，他那個頑固的老爹吃了都要點頭，李想要吃過估計也得點頭。　　趙又語拿過竹籃子便進了籤押房，趙又誠卻被宋缺拉住。　　宋缺一口吞下手上半個饅頭，眼睛卻又偷偷瞟一眼趙又語窈窕曼妙的背影，低聲說道：“你要是做了大帥的小舅子，可要提拔一下哥哥。哥哥這两天在湯家小姐手下當差，甭提有多慘。”　　趙又誠低聲罵道：“你胡說什麼！我老姐可有夫之婦。我老姐只是為了孝感百姓才來見大帥，都是公事。要不是有我老姐，忙前忙后，忙得腳不沾地，孝感會這麼快結束戰爭之後的混亂，恢復井井有條。”趙又誠說到這裏，用手指指自己的額頭，“大帥可是用腦袋給湯家小姐當槍子，湯家小姐的大帥夫人位子是誰也動搖不了的。你還是乖乖得在大帥未來夫人面前當差吧！”　　“你老姐得竹籃子裝得是什麼？”宋缺眼中閃過狡�E，立馬抓住重點。他擺出前輩得架勢拍拍趙又誠得肩膀，以極高得革命覺悟說道，“你老姐和林鐵長的是封建包辦婚姻，何況也還沒有辦那個事。咱們是革命得隊伍，不與承認。”　　“只是我送給大帥補身子得雞湯，我拍大帥得馬屁還不成？”趙又誠看一眼籤押房，聲音低得不能再低。他老姐神經變得非常敏銳，有些話題便是禁忌。“我老姐和林鐵長的事情，你不許在我姐面前提起，要不然我跟你拚命，打不贏也要跟你拼。”　　“行，行，行。不過哥哥我還是看好你老姐。湯家小姐除了會騎馬打仗之外，什麼都不會。騎馬打仗，大帥有我們這些老粗便行了，湯家小姐來攙和什麼。大帥需要是像你老姐這樣的，會照顧人得。”　　“還說。”趙又誠臉都紅了，他可沒有宋缺的無賴，也沒有李想面對所有流言蜚語都免疫的厚臉皮。趙又誠又明白李想得為人，本身便是個桃色新聞不斷得人。這個封建禮教極嚴得時代，你要是對女人多看兩眼，都會傳出流言蜚語。李想卻是一個無視封建禮教的人，他在街上看到美女，豈止多看兩眼，還要上前搭訕。以前李想就是個小人物，人家也就當他是個街頭小流氓，沒什麼新聞八卦得價值。李想現在不一樣了，他得一舉一動都是萬眾矚目。他老姐要是再多與李想見幾次面，各種八卦保證傳遍孝感大街小巷。　　“你們在這裏嘀咕什麼？”曾高胳膊彎里夾着文件夾，手上也饅頭再啃，也是來籤押房找李想的，看到他們偷偷摸摸的便問。“趙又誠是來消假的嗎？正好，有打仗要打。”　　“真的？”聽到有打仗要打，兩個人都來了精神。趙又誠都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來延假的。　　籤押房裡，趙又語正給他們分湯，眼角的餘光瞄過李想。李想的臉上還要年輕人的稚氣，眼神卻不時的閃耀過只有歲月才能沉澱的深邃。看李想的精神頭還好，也不像是受過傷的樣子。額頭上的繃帶洇出的一大片暗紅血跡，可以猜測得道傷口的恐怖。趙又語不免想到，這樣清秀漂亮的臉上，額頭上留下一道疤，實在太可惜了。　　曾高正詳細的像李想報告陝西起義的進展：“同盟會，新軍，會黨首領30多人，聚合於西安城南的林家墳，決定武裝起義。”　　前天上午十點，戰鬥正式打響。由於當天是星期天，駐防軍軍官放假，清朝護理巡撫、各司道官員以及一些參議官均在咨議局開會，來不及反應。起義軍很快佔領了軍裝局，繳獲大批武器和彈藥。在佔領鼓樓制高點后，相繼攻佔了巡撫衙門和藩庫。　　文瑞先是率旗兵進攻，被新軍擊敗，回守滿城頑抗。　　昨日早上，打着“秦隴復漢軍”大旗的基軍在張鳳�指揮下進攻滿城，文瑞與旗兵左翼到都統承燕、克蒙額等人悉心謀划，準備一決死戰。　　兩軍合戰，守城旗軍約五千人，槍械精良，作戰勇敢。新軍氣勢更銳，兵不畏死，冒着槍林彈雨，奮勇衝殺。　　滿城東城樓，旗兵一百多人全部戰死。未幾，北城樓上的火藥庫被炮彈擊中，爆炸之下，數百旗兵化為肉泥。　　文瑞在交戰之間，多次派人持函與革命軍講和，均遭拒絕。　　血戰近一日，滿城告陷。旗兵終夕巷戰，近三千人死於戰鬥。其餘旗兵，無一不為革命軍刀槍下鬼。旗人婦孺，知道此前太平軍的厲害，自忖難免於難，或投井，或上弔，或集體自焚，死者數千。滿城餘下旗人，皆被那些沖入街巷的、為民族義憤所激的新軍士兵所殺。　　西安駐防八旗士兵，連同家屬，共死亡兩萬多人。　　曾高說完和下一口濃湯，大讚道好，最後還總結道，真是血債血償！趙又誠和宋缺也是拍桌子叫好。　　這樣的血腥場面，湯約宛和趙又語只是在邊上聽着曾高的複述，都覺得腸胃翻江倒海。看他們還拍桌子叫好，兩女子再也聽不下去，牽着手跑出籤押房。　　“西安光復，秦隴底定。”李想點點頭，一切似乎還是如原來歷史一樣的順利。　　曾高又道：“現在各地革命黨人是紛紛響應，九江也兵不血刃而定。薩鎮冰的北洋水師昨日才奔到武昌，今天就被斷了後路。就在今天上午6點，大帥你還沒起床吧。三聲炮響后，江西九江新軍起義。起義士兵均臂纏白布，上印‘同心協力’四字，有條不紊，分據要隘，直攻道署。清朝九江道恆保早有‘準備’，聞亂即逃入洋人租界，然後乘船逃往上海。　　九江知府璞良有血性，對革命軍士兵說：‘汝等排滿，我為滿人，當無生理。我世受君恩，義當死節。’革命軍嘉其忠義，本想饒他一命。璞良堅持要殉“大清”，革命軍索性成全他，賞他當胸一槍，算是全屍。現在估計，屍體還是熱乎的。”　　武昌起義后，長江上下游各省震撼。在海軍方面，清廷孤注一擲，派海軍統制薩鎮冰率海容、海琛兩艘巡洋艦和數艘炮艇、雷艇，溯江而上，準備與蔭昌率領的陸軍在武漢會師。不過薩鎮冰拖拖拉拉的，也不知道是同情革命，還是配合袁世凱唱戲，一直到昨天才趕到武昌。

# 第八十七章 鹿正肥（八）

　　李想小心的把煙蒂吸到快要燙到嘴皮才罷休，煙頭明亮的向要燃燒起火，他又隨手把煙蒂摁滅在那一方黝黑到發亮的硯台上。　　旁邊坐的曾高看得眼皮直跳，這硯台可是明朝大才子文征明留下的寶貝，邊上還能看到文征明的落款。文征明用他寫出流傳千古的書畫文章，李想卻只能拿來裝裝煙會，不知多少人看到這個寶貝的命運會心疼死。但如果李想成就千古偉業，這方硯台煙灰缸又會留下如許傳說？這方硯台本就是因人成名，也許因李想而名聲倍增也不無可能。　　曾高手上的煙蒂也摁滅再硯台，也管不得心疼硯台。籤押房裡一人一根煙，正應那句，飯後一根煙，塞過活神仙。房裡煙氣環繞，人如墜雲里霧裡。　　李想又接着點上一根煙，尼古丁微微刺激着大腦神經中樞，像是在是超負荷運作的CPU。他要從分亂的時局當中找到對自己有用的信息，這是一個極其巨大的工作量。　　現在是真正的天下大亂，群雄逐鹿中原。全國各地紛紛響應起義，看似革命的力量再急劇膨脹。實則不然。除了加速滿清朝庭的滅亡之外，他看不出對於革命還要一丁點的其餘好處。　　孫中山先生看似領導全國革命，其實對個獨立省份沒有任何的實際話語權，各獨立省份都是各自為政。唯一受同盟會控制的湖南，會因為七日都督焦達峰莫名其妙的死而結束。同時，湖南對湖北的援助也被掐斷。　　李想對各省領導人也扯不上任何的關係，即使有關係，也不是從屬關係，更不是有基關係。而是競爭關係，爭鼎的關係，可以性命相拼，不下於血海深仇的關係。各地督撫只會眼睜睜的看着李想和袁世凱死掐，無論誰輸誰贏，他們都不會有損失。當然，從兵力的懸殊對不看，李想沒有任何的贏面。只要袁世凱的北洋軍認真打仗，要輾死李想，便像輾死一隻螻蟻簡單。李想註定要孤軍奮戰，唯一願意和李想作盟友的只有湖北沒飯吃，或者吃不飽飯的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李想一口煙圈吐出來，忍不住一聲輕笑。肯定沒有看好他，可是他偏偏要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仗。想着袁世凱在湖北吃鱉，看好戲的各地督撫掉一地的眼珠子，李想就覺得自己特有成就感。　　曾高隨便的聊着眼前的局勢，說道：“各省獨立響應的潮流掀起萬仗高，這還要拜黎元洪所賜。”　　“這關他什麼事？”宋缺語氣不善。黎元洪在武昌起義當晚寸功未力，還親手殺死報信的革命軍戰士，最後竟然當上湖北都督。許多參加當晚起義的老革命，對他有意見的不少。李想立刻武昌時，能拉走一批非天下會的革命骨幹，也是拜黎元洪所賜。　　曾高絕不會因為對黎元洪不爽，便看輕了黎元洪的價值。他悠然自得的吐着煙圈說道：“黎元洪本是清廷在湖北的一員大將，他能搖身一變成為革命開國功臣。有這個榜樣在，各地的清軍將領和督撫看到革命事業紅紅火火，會作如何想？”　　“自然是有樣學樣，滿清滅亡指日可待。”趙又誠神情激動的一拍桌子，煙頭調到自己的褲襠，趕緊站起來抖掉。看着還有一大截，覺得挺可惜的，又撿了起來繼續抽。以趙又誠原來公子哥的習氣，掉的東西是死都不會撿起來吃。但是香煙不一樣，現在在軍中的供應非常緊俏，漢口的新華財團的捲煙廠還在建設當中，煙草都是從南洋進口，最近發生的一當子事，使得軍隊這個抽煙大戶，供不應求。現在要痛快的抽一回煙，就得到李想這裏蹭。　　“不管各省鬧得多凶，袁世凱都不會多看一眼，他只會盯着湖北，因為這裏首義之地，全國革命的中心。全國各地起義的革命軍，也不會來幫我們一把，因為我們的對手是窮凶極惡的北洋軍。清廷滅亡是指日可待，即使我們不把他給滅了，袁世凱也會把他給滅了。但是我們的局勢也危險的很，不比清廷好到哪去。”李想點着桌面，敲得咚咚響。　　必須把話說得嚴重一點，他們太樂觀了。李想是知道歷史的，雖然不是非常詳細。袁世凱可是摁着湖北革命軍一頓胖揍，鎮得全國革命黨人心寒，起不了跟袁世凱對抗的念頭。　　在座的對於權力者心思的把握，除了李想之外，就要數曾高了。沒別的途徑，家傳淵源而已。他知道李想擔心，絕不是無的放矢。　　曾高眼神縹緲的沒有焦距，全力開動大腦思考，半響說道：“外省響應起義的革命軍不能直接幫助我們，但是也會間接的幫助我們。像九江起義，便斷了北洋水師的後路和補給。”　　曾高說得對，這便是對大局的利用。其實現在李想的實力，只適合在夾縫中生存，可是他偏偏被推在風口浪尖。這是一種歷史的責任，知道了歷史，還如何去躲避。　　“不知道閻錫山在山西搞出什麼名堂沒有？他一直跟在張彪身邊，深得他的信任。但是武昌起義之後，與張彪打好幾仗，卻沒有看到一點蹤影。跑回山西老家，是肯定的。”曾高說道間接幫助，李想便想起山西的重要性。山西俯看燕京，還掐着京漢鐵路的脖子，就等於掐着北洋軍的脖子。山西要是獨立，袁世凱保證睡不着覺。　　閻錫山在湖北時極受張彪的重用，李想與之公事，也見過幾面。李想是非常想去攀個交情，但是他還沒有這個資格。此時的閻錫山是個標準的青年才俊，當然，比起汪精衛是差一點。要不閻錫山憑什麼頂同盟會的身份，還受張彪的青睞？　　閻錫山這個曾高也非常有印象，是同盟會的一員虎將，一個精明幹練的年輕人。繼承了山西人的優良傳統，精明到了摳門的境界。　　曾高略一思索，總參的情報部沒有山西的新動向，但是北方還是有動靜。“閻錫山還沒有信，不過清廷自己麻煩事又起。”　　“什麼事？”李想眉頭一挑，問道。　　“灤州兵諫。”曾高輕笑道，接着又把詳細情況略加說明，“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突然聯合第三鎮協統盧永祥、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第三十九協協統伍祥偵、第四十協統領潘矩楹等提出最後通牒十二條，要求在年內召開國會，由國會起草憲法，選舉責任內閣，並規定皇族不得充當國務大臣。”　　李想眉頭糾結起來，想不起歷史還有這等事，只怪自己歷史學的太爛，也怪歷史教科書編得太簡。　　此事發生在京畿，清廷的老朽還不嚇得尿褲子，急得找羅繩上弔。袁世凱也不要打湖北了，回去保護京畿要緊。他也不用傷腦細胞與袁世凱去死掐，但是不對，李想一拍腦子。歷史明明是馮國璋在陽夏大殺特殺，殺出一個男爵。老馮憑着湖北革命軍血染得頂子，做了一回末世爵爺。要不，那來得陽夏保衛戰。　　李想非常不解，一直以來歷史得大趨勢並沒有改變，才是得他如此得步履維堅，步步驚心。難道老天爺開眼了，送他一個蝴蝶效應，還是一個正面蝴蝶。以後再也不罵賊老天了，早晚三柱香供着也成。　　“是宗社黨在趁火打劫吧？”李想笑口大開，他估摸着，也就那些腦殘能幹出這些好事來。每縫末世，朝堂之上得黨爭也越發得兇狠。此謂之曰：亡國之兆。　　曾高還真佩服李想得這點推理能力，他往往能夠輕鬆得抓住表象下得本質。他點點頭道：“正是他們，載灃已經派了他弟弟載洵和第六鎮統領吳祿貞前去撫慰。我看不會有任何得成效，吳祿貞可是同盟會得幹將，那裡會真相撫慰。載灃隨便亂抓差，已經昏頭到頂。先是派個二百五來湖北平亂，現又派個革命黨人去撫慰判軍。”　　“這是清廷內部黨爭互相牽扯得結果，他載灃那裡有魄力干預得了？”李想心中無力得感嘆，那個朝代得更替，不都是這樣。不，這隻是封建王朝的宿命。新時代的民主國家，將徹底擺脫這樣得輪迴。　　李想琢磨着吳祿貞，這是何許人也？對歷史糊里糊塗得李想，實在想不起來，吳祿貞是何許人也。還是個同盟會黨人，有在北洋手握一鎮雄兵，這樣一個大人物，李想一點印象也無。難道又是蝴蝶效應，突然冒出得英雄人物，或者與自己一樣，是穿越客。想到這裏，李想冷汗都出來了，要真是，他該怎麼辦？　　李想盡量使自己冷靜，穿越客是沒有歷史淵源的，即使有，也是捏造。以他銳利得目光，一定可以看穿。　　李想看似不經意得問道：“吳祿貞這人，我怎麼沒有聽過？”　　曾高和趙又誠大吃一驚，差點把煙又給驚掉了。趙又誠強着說道：“你連湖北三傑也沒有聽過？”　　聽曾高和趙又誠的語氣，好象是路人皆知的常識。李想都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還好，宋缺吐着煙圈，無所謂的說道。“有什麼大驚小怪，我也沒聽過。”　　李想暗抹一把冷汗，放下心來，吳祿貞不是穿越客。但是歷史為何會混亂成如此，或者歷史本就是如此？如果這本就是原來的歷史，那麼一定是被把危機消滅在了無形當中。灤州兵諫，最後沒有對辛亥革命造成實際的影響。

# 第八十八章 鹿正肥（九）

　　李想看着眼前繚繞的煙霧，不復先前騰雲駕霧的逍遙，只覺得籤押房裡如烏煙瘴氣的悶得慌。手中的煙沒有心情再抽下去，隨手摁滅在硯台。　　李想最近忙着眼前腳底下的事情已經昏頭了，沒有更多的去留意大局。歷史本就學得馬馬虎虎，只是知道個大概。現在碰上灤州一檔子事，更是摸不着頭腦，只能在這裏瞎猜。李想又怕自己聰明過頭，把事情想歪了。　　李想拉開眼皮掃過吞雲吐霧的趙又誠，還有正在扣鼻屎的宋缺，他們除了領命打仗，是從來不管這些煩人事情。最後目光落在叼着煙的曾高身上，他一身鬼才，也最是了解自己的心思，卻一直沒有好好的用過他的智慧。　　李想目光灼灼的盯着曾高，語氣沉穩的問，“你說吳祿貞在北方起事，有幾成把握成功？”　　曾高拿下嘴上叼着的煙，又順手把帽檐頂上一寸。只聽李想的口氣，是不看好吳祿貞的前途，但是還是很看得起他的革命精神。吳祿貞深入龍潭虎穴，犹如身在懸崖上跳桑巴，是為信仰與理想不惜犧牲自我的革命家。在隨着革命風潮投機倒把者如雨後春筍冒尖的時候，吳祿貞這樣的真正革命者才顯得越發的寶貴。像吳祿貞這樣以天下為己任的人，如孫中山和黃興等一樣，是不會貪戀權位。可以曉之以大義，與李想也有結盟的可能。　　曾高想到此處便道：“大帥是想與他南北連結一氣，如此北洋軍的攻勢自然瓦解。”　　曾高以陳敘的語氣問出，是因為這個想法太誘人了。如此一來，吞掉南下的北洋軍，再揮師北伐亦沒有問題。　　李想何嘗曾高的想法，身子伏在桌子上，以指尖點着桌面道：“我只是擔心，吳祿貞的第六鎮不中用。”　　李想的不中用，不是說北洋第六鎮不能打仗。北洋軍都是高價請來的德國軍事顧問操出來的，不可能不能打。李想擔心的是吳祿貞拉着他們造反鬧革命，他們未必肯。要知灤州兵諫，主持的宗社黨還是旗人，也沒有要推翻他們老主子的打算，那些大頭兵才跟着鬧的。同盟會在北洋發展的非常不順利，因為滿清自康熙大帝開始，便極據調教之能事，把封建禮教推向中國有史以來的極致，把天子腳下的奴才調教的比狗兒還要像狗兒。這滿清的餘毒，一直延續到今天也未清除。天津這樣的門戶開放的大商埠，卻在辛亥革命中沒有任何的建樹，便可以想見北方的封建實力如何頑固。這也是李想問，吳祿貞在北方起事有幾成把握的原因。　　曾高想明白此中關節，臉色變得憂心忡忡。他比穿越客李想更了解北洋的實際情況，以他的家世，也曾騎馬客京華。他唉聲嘆氣的說道：“南方趨新趨得疾，北方守成守得凶。我可聽說過，北洋軍中都供着袁世凱的長生牌位，早晚都要上香跪拜。北洋軍上下都念着，袁世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吳祿貞還真掀不起什麼風浪來。”　　吳祿貞看似一招妙棋，其實就是一招死棋，動了就得死的死棋。李想也是一臉的失望，實在太可惜了。只能怪同盟會，只知道四處扇風點火，不知道如何布局。空有着一手好牌，卻不會打。同盟會人才濟濟，卻全浪費在了不該浪費的地方。　　曾高一拍巴掌，突然想到說道：“不要忘了山西還有一個閻錫山。”　　自洋務運動以來，山西可謂領中國最早開化之風氣。1892年，有太原火柴廠出現。1898年，當地又成立了擁有馬力蒸汽機的山西機器局。　　開化之風氣自然也影響到山西的知識分子，都是非常早即受革命思想影響，傾向於革命和排滿。　　1904年，山西巡撫奏告清廷，官派50名青年去日本留學，其中就有後來大名鼎鼎的山西武備學堂的閻錫山。同盟會成立后，不少山西籍青年紛紛加入。此刻年輕有為的閻錫山，已經是山西同盟會的領袖人物。　　眼看着全國革命浪潮風起雲涌，山西同盟會員提出未來革命“南響北應”的計劃。同時，閻錫山等青年發起了“鐵血丈夫團”，組織了以軍事目的為主的團體。1908年，在日本士官學校留學的山西籍學生紛紛學成歸國，分別進入陸軍小學堂（即武備學堂）以及督練公所任職。　　由於清廷要求新軍協統以下軍官必須由軍授科班畢業的人擔任，閻錫山等人順利進入新軍中充當教官和標統（團長）。同時，同盟會員還深入新軍基層，廣泛聯合士兵，準備起義。諸如楊彭齡等9個正目（班長）的“雙塔寺結義”，就是鼓動基層的典型事例。　　辛亥革命前，太原新軍從上到下，幾乎都掌握在同盟會會員手中。當然，太原新軍因先天不足，人員和裝備都比不上武漢新軍，但卻是一支真正的革命隊伍。如果閻錫山和吳祿貞結盟，歷史可能會翻開新的篇章。　　經曾高這麼一提，李想的心也是撲騰撲騰的跳得歡快。可惜，李想在心裏便沒什麼好感，這是歷史留給李想的直覺。在李想的心裏，閻錫山一直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物，其野心在主義之上。因為他是一個非北洋系，而與蔣介石打中原大戰的人。兩個人都是孫中山的學生，為什麼要打？不是為了信仰和主義，只是為了心中填不滿的野心和對權力不舍的慾望。　　李想知道自己的斤兩，他沒有蔣介石的大才，沒有這個膽量養閻錫山。即使是與閻錫山合作對付袁世凱，李想也怕閻錫山在背後陰他。他閻錫山只要提前拿出兩招抗日戰爭時期陰八路的招數，他李想便會成為光榮的辛亥烈士。　　李想想到這裏，連連搖頭，“我看閻錫山不可靠。”　　李想說閻錫山不可靠，曾高也就不再提。他其實挺相信李想的相人之術，因為李想看人卻是挺准。曾高誤以為李想和他家太爺一樣身負相人奇術，其實李想就是懂一點點歷史知識。大名人李想都知道，但是遇上吳祿貞之流，他就不知。　　吳祿貞騎着一匹高大的東洋馬，台眼一望灤州極其雄偉的城牆，只是再堅固的城牆，在大炮面前也像紙糊的一樣脆弱不堪。吳祿貞嘴角掛着輕笑，被清廷椅為堅固城牆的北洋軍，在革命的洪流衝擊下也將變得如紙糊的城牆一般脆弱不堪。　　滿清的脆弱已經到了眾判親離，無人可倚的地步。袁世凱這樣的不二臣子，世人皆知的活曹操也被請出山。還有像他這樣明着被懷疑，早就該圈禁的人也拉出來用了。　　吳祿貞接旨之後，連夜敢來灤州。這是一次絕好的機會，如果能張紹曾加入革命，這樣的結果自然最好。即使不能，也能繼續扣着北洋軍資，這無疑是對湖北革命軍最大的幫助。　　吳祿貞遠遠的便看到張紹曾親自帶着親衛在城門口迎接，在他的身後還看到不少老部下的身影。吳祿貞嘴角的笑意更加的濃了，加快馬鞭迎上去。　　張紹曾把吳祿貞原來的老部下都帶上來，不就是明擺着來示好的。兩人日本士官同學，還是老鄉。吳祿貞參加同盟會的一檔子事，鬧得可大，知道的人不少，張紹曾也清楚得不得了。現在革命風潮鬧如此凶，明眼人都看得出，清祚過不了今臘。吳祿貞估計張紹曾也在謀求一條退路，滿清朝庭不可靠，宗社黨也不可靠。　　張紹曾等擁着吳祿貞入城，老部下對他一陣噓寒問暖。吳祿貞臉上掛着不變的笑容，未曾開口，一直聽着老部下的嘮叨。陪在吳祿貞身邊的張紹曾也不多問，更多的時候是大量吳祿貞的一舉一動，似乎要從他身上看出什麼門堂來。　　一直進了廿鎮的行轅，吳祿貞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案上的地圖。京畿清軍布局，防衛，都詳細的羅列其上。這樣秘密的東西都讓他看到了，張紹曾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　　吳祿貞也不再沉默，向著老友，老部下們說道：“湖南，陝西響應，革命已是不可逆轉之勢。你們可願隨我革命！”　　“趨除韃虜，恢復中華！”下邊的老部下群情激奮的吼道。他們不是天生的奴才，旗人該滾蛋了。　　吳祿貞對照地圖，與老部下一起制定起義計劃。　　吳祿貞說道：“蔭昌已經領清兵南征武昌，北京城內空虛，各位如果願意聽從我的話，我們這時高舉義旗，掩襲北京，必可兵不血刃，然後綏靖士兵，變易帝制，傳檄東南，釋甲寢兵，開天闢地的大事業由此而定，何必談什麼君主立憲，變易帝制，傳檄東南，釋甲寢兵，開天闢地的大事業由此而定，何必談什麼君主立憲。”　　計劃初步定稿，於是先電奏清廷，說是他的宣撫工作已收了效，使北京對灤州兵變鬆弛了戒備，同時灤州方面則积極部署，以灤州張紹曾的廿鎮為第一軍，奉天藍天蔚的第二混成協為第二軍，新屯盧永祥的第三鎮為第三軍；三軍同時發動，會師丰台，以逼北京。

# 第八十九章 鹿正肥（十）

　　宋教仁抬頭看天，天空是秋天的顏色，彷彿青花瓷的美麗，描繪有最動人，最憂傷的故事。天高而遙遠，伸手又覺觸手可及。此刻武昌革命的前景亦如此刻的天氣一般美好，勝利近在眼前，似乎觸手可及。　　宋教仁跟着黃興下船，黃興南人北相，身形高大魁梧，直一代大將的風範。宋教仁卻是儒雅年輕，兩撇鬍鬚修剪的恰到好處。　　文昌門已經集結一大群人，轟轟烈烈的武昌紅樓軍政首腦皆在。　　同盟會的二號人物黃興駕到，黎元洪和湯化龍認為，排場一定要搞得轟轟烈烈。不止是做給武昌軍民看，主要是做給漢口軍民看。為此，他們拖老不少關係，把人民日報的記者也請來。而武昌城內，四處有士兵走馬，高舉大旗，上書三個大字：“黃興到！”武昌軍民歡呼之聲，響徹數里。　　迎接黃興到的造勢極其成功，這多半是黃興兩字本身的分量使然。黃興的威望，是一刀一槍，在死人堆里，和滿清血拚得來的。這面革命的大旗，是黃興用自己的血寫出來的。　　看到如此熱烈的歡迎場面，黃興胸中的熱血洶湧澎湃。多年革命，為理想出生入死亦是心甘情願。本不求回報，然今日受此熱烈歡迎，便是對他多年革命最大的理解，最使他感動的回報。黃興心想此次武漢，即使再掉一根手指又算什麼！此身為革命，已經死而無憾。黃興這樣的錚錚鐵漢，只覺得眼中一陣奇養，已是熱淚盈匡。　　看到此情此景，黎元洪和湯化龍交換個眼神，都看到對方的得意。　　看到黃興如此感動，喜得黎元洪排眾而出，拉着他的手大叫：“克強兄你來，武漢幸甚！革命幸甚！”　　老實忠厚的黃興感動得都快要掉下來，也親切的拉着黎元洪的胖手稱兄道弟。　　傍晚，黎元洪和孫武為黃，宋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會後，各軍政負責人在都督府會議廳坐談。黎元洪簡單地介紹了漢口的戰事後，說到了的馮國璋。　　“馮華甫這個人，我是知道的，他一來，仗就難打了！”黎元洪在永平秋操與馮國璋交過手，他是真的非常忌憚馮國璋，黎元洪的這句感嘆絕不是虛言恐嚇。　　李想打仗善用奇兵，看似膽大冒險，其實都有精密的安排布局。所以李想每戰必勝，不是偶然的運氣，而是強硬的實力。事後黎元洪研究李想的戰例，推演之時都不時的為捏一把冷汗，李想絕不是一個運氣好的逆天的浪得虛名之輩。李想在湖北呼風喚雨，馮國璋不動聲色的佔據武勝關，對湖北取得高屋建瓴之勢。李想頃刻之間失去先前在湖北苦苦經營的優勢，可見馮國璋的厲害，或者馮國璋背後的袁世凱更厲害。　　黎元洪在戰局圖上推演過無數此，即使他親自主持，也未必做得比李想好。其實黎元洪最佩服李想的地方是，他收復漢口租界。這不止使李想在民眾的心中呼聲又飆升一個指數，武昌已經有老百姓把他當岳王爺這樣的民族英雄供起來。趕走了洋人領事，他更是牢牢的捂住了漢口的錢袋子，僅關稅一項收入便破億萬。所以李想可以非常慷慨大方的免農業稅，免苛捐雜稅，一舉贏得湖北老百姓的鼎力支持，還有湖北工商界的鼎力支持。　　各地起義軍都是窮的叮噹響，唯獨這個李想富得流油。那些窮瘋了的起義軍沒法子，只有用土辦法，去吃大戶。搞得湖北士紳無路可走，都往李想那裡鑽營，尋求保護。李想雖然大搞二五減租，但至少不會去吃大戶。李想因為本身的資金充足，在湖北玩得越來越順風順水。最近他名下的新華財團從香港撤資落戶漢口，在漢口掀起一股投資熱潮。聽說李想要在漢口建銀行，印鈔票，他以後不愁沒錢花。　　黎元洪想着混得風升水起的李想，卻無力嫉妒他。李想所得全是憑自己的膽識用命拼出來的，借他黎元洪一萬個膽，他也不敢向洋人開炮。世上敢革命的多，敢打洋人卻不多。自庚子年之後，他便沒有聽到有人大言不慚的喊打洋鬼子。李鴻章留下的遺言，已經成為不與洋人挑釁最好的借口。“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只有活膩味才會去挑釁洋人，李想便是這樣活膩味的人。　　洋人即使暫時騰不出手來捏死李想，等天下大定，洋人也會政治外交要求掌權政府把李想給處絕了。洋人做這種事情向來心狠手辣，八國聯軍侵華時所有抵抗過的官員全被清理，上至王爺，下之小吏，牽連之廣，大清國史無前例。也使廣大的中國，再興不起一點點反抗洋人之心。黎元洪不免對李想有一絲惋惜，本來大好的前程，民國的開國功臣，上陣沙場也是一身的好本事，就因為一時的衝動而斷送了。這樣英雄的結局，避免有些可惜。　　宋教仁一直在觀察黎元洪和孫武二人的言行，聽他如此說，心中頗不以為然。湖北已經全竟光復，人民日報更是吹噓集結五十萬大軍北伐東征。北洋軍先驅張錫元已經兵敗被活捉，馮國璋才走到武勝關。湖南陝西響應，革命形勢好到不能再好。此刻黎元洪真心持重的話，聽在宋教仁耳里到成了危言聳聽。　　宋教仁不客氣地說：“不要長他人的志氣嘛！李想在湖北連戰連捷，人民日報的報道難道全是假新聞？馮國璋進入武勝關，即使李想一時拿他沒有辦法，克強兄一到，自有退敵之法，是不是？”說話時他拿眼睛問黃興。　　宋教仁只是個書生，對武勝關之形勝險要一點不知。對李想倒是知之頗深，兩人通過杜心武的引見而見過一面，湊膝長談了一夜。感覺便是李想比陳作新還要浮夸，三寸不爛之舌能燦出蓮花，把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歪曲有理有據，當晚便氣得宋教仁一口回絕李想加入同盟會的申請。在宋教仁印象當中，李想這樣的浮夸的人，竟然能湖北殺出這樣大好革命根據地，那麼向來務實穩重的黃興在張開兩湖軍政，還不輕鬆的掀翻滿清江山。　　“哪裡，哪裡，打仗靠大家，打仗靠大家。而且李想在湖北幹得有聲有色，那仗打得是漂亮至極。”黃興倒是很謙虛的，實話實說。黃興最近是手不離人民日報，那些被李想御用筆杆子，新華社記者潤色過的文章，寫下本就使男兒熱血沸騰的戰場，那些催人淚下的幕後故事，篇篇都是使人讀之熱血沸騰，熱淚盈匡，腎上腺激素狂飆。多少青年，被人民日報的文章點燃熱血，青春和理想，由全國各地奔赴漢口參加革命。黃興在船上看報紙，已經不知道激動多少回了。如今按耐着應酬，心裏不知有多急着漢口。　　黎元洪有些尷尬：“對，黃先生是革命巨將，一定能打敗馮華甫，一定能打敗馮華甫！”心中卻是想，一肚子鬼壞的李想如果都沒有把握對付馮國璋，那着老實芭蕉的黃興拿什麼去對付馮國璋。他黎元洪好不容易贊一點老弟子給他的，即使他願意，孫武也未必願意。他們不是和李想湖南老鄉嗎？李想不是自稱孫中山的學生嗎？去找李想要兵要錢，李想有的是錢和兵，只看他願不願意做這個怨大頭。　　孫武的鼓眼睛滴溜溜轉，口中很不自然的附合著：“是呀，是呀。”　　蔣翊武說：“革命之前，我們就有請黃先生來鄂主持大局的約請。現在黃先生來了，宋先生也來了，都是聞名全國的革命領袖，威望和能力都很具備。我們應該立即擁立黃先生為兩湖大都督。打仗的事，有黃先生和宋先生在武昌坐鎮指揮，我們去干就是了！”　　蔡濟民和熊秉坤立即表示贊同，一時間形成一邊倒的形勢。黃興用眼打量黎元洪和孫武，他們也是乾笑着，表示同意。　　宋教仁使眼色叫黃興表態，黃興等大家安靜下來，開始講話：“大家對我的抬舉，黃某實不敢從命。我未建寸功，怎麼能當什麼大都督呢？我是來為革命效力的，我還是先過江去看看軍事如何吧！”　　其實黃興想去看的一下李想，今天這麼重要的會議，李想在湖北是重要的實權人物，他都沒有參加。雖然宋教仁一再向黃興保證，李想是個識大體的人物，但是黃興就是不放心，李想畢竟不是同盟會的老黨員焦達峰。他這個兩湖大都督今天沒有得到李想的同意，出去之後便是不做數的。　　宋教仁也聽出黃興的擔心，正待說話，孫武卻搶了先：“克強兄素以軍事擅長，一定有辦法挽回湖北的戰爭，一舉擊垮馮國璋。克強兄到漢口，李想還不是倒履相迎。”　　孫武可是清楚李想的為人，武昌根本就沒人治得了他。他聽到黃興開口要先去漢口，趕緊聳恿。　　宋教仁和孫武雖然很熟，但也知道他的為人，聽他這樣說，心中更警惕起來。這時孫武又開了腔：“不過，我們的李大帥是個忙人，漢口他在湖北四處征戰，往往都是親臨戰場，此刻正好不在漢口，要不肯定會親自來武昌迎接克強兄。我看兩位一路也辛苦，不如先休息幾天再說。我派人去漢口打聽着消息，前天漢口出了一當子天大的事情，我估計着李大帥也應該快回來了。明天我令人先把克強兄到漢的消息打旗子傳出去，也好壯一壯我軍的聲威！”　　“這個主意太好了！就憑黃先生的大名，就能嚇壞他馮國璋的膽！”又有人補了這樣一句。　　大家都被他們的這個主意鼓動了，一時議論紛紛。　　宋教仁也不好再提兩湖大都督的事，他被孫武所說的漢口發生的天大的事困住了思緒。宋教仁他們在船上，並不知道漢口發生的事情。這事肯定是個大麻煩，孫武說得語焉不祥，所以人聽孫武提起時，那副曖昧的表情更是古怪。所有人在席間議論紛紛，卻不自覺的避免談起李想這個名字，這事肯定和李想拖不了干係。

# 第九十章 鹿正肥（十一）

　　宋教仁輕撫茶杯，細瓷光滑溫潤如玉，茶水已經不復剛沏時的熱乎，有些微涼。會場上剛剛還是議論紛紛，現在卻有些冷冷清清。似乎是從孫武提及李想的名字開始，從黎元洪到熊秉坤，所有人的表情都顯得有些不自然。雖然他們表情變化極其細微，還是瞞不過宋教仁銳利的眼睛。只有神經大條，或者說向來身性光明磊落的黃興，還在為他們剛剛客氣式的恭維，而洋洋自得，看不到氣場的微弱變化。　　孫武看似無意向宋教仁提起漢口出大事了，目的便是要等着宋教仁主動問詢。　　“漢口到底出了什麼大事？”宋教仁也不想在跟他們繞彎子，直接問道。如今漢口一地牽扯湖北全局，湖北又是全國的革命中心，孫武透露出來的這訊息已經使宋教仁心神不安。李想的膽大妄為，他知道的，當年還是一名不文的時候便囂張的說出踏平帝國主義的狂言，在漢口捅出天大的窟窿也可能。宋教仁現在最害怕的是，孫武告訴他李想在漢口與洋人掐起來了。　　黃興聽到宋教仁凝重的語氣，才知道事情的嚴重。他收起洋洋自得，濃眉大眼好奇的看向孫武，想知道漢口出什麼大事了，搞得所有人看來都怪怪的。　　孫武低眉順眼的也不去看他們，悠然自得的喝起涼茶。宋教仁急的看向其他人，其他人也都裝模作樣的喝起茶來，氣氛變得先前還要冷。有些人是不想開口，有些人是不知道該如何開口。李想在漢口所作所為雖然非常荒唐，但是他畢竟是武昌起義的大功臣，在民間有極好的口碑，而且還不在武昌軍政府的管束之列，在坐的人誰也不好說他。　　還是黎元洪不想讓宋教仁他們太過難看，在這裏做好人的說道：“漢口發生一件大好事，租界已經被李想收復。”　　收復租界？宋教仁的臉色瞬間變的慘淡，李想果真不知死活的向洋人動刀。黃興也是臉色微變，洋人的厲害他還是知道的，想當初張之洞在湖廣，都是對洋人哄着，順着，李想的膽子也未免太大。　　黎元洪起身蠕動肥胖的身軀，到牆角的書架上取下這两天的人民日報，給黃興和宋教仁一人一份。　　宋教仁的眉頭皺成川字，接過報紙便看到醒目的黑字頭條，“革命軍武力收復漢口租界，列強宣布無條件投降。”然後下面是一張佔據半個篇幅的照片，是葛福在投降書上簽字的瞬間。　　人民日報大肆報道漢口激烈的戰爭，還揭露了滿清朝庭與洋人歷次失敗的窩囊戰鬥史。兩項對比，分外使人讀之熱血沸騰。　　可是此刻的黃興卻感覺不到往日讀人民日報時那一丁點的熱血，只覺得渾身冰涼冰涼的。李想收復漢口，卻是振奮人心，也只是逞一時之快。洋人不只是有十六艘軍艦，他們一百六十艘軍艦都有餘。此事應付的不妥當，便是一場八國聯軍侵華的悲劇。洋人即使奈何不了漢口，他們可以對廣州，上海下手，受到摧殘的還是中國老百姓。李想又當如何應付？他必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宋教仁氣憤的把報紙拍在桌上，脖子都猙得粗了一圈。“李想也太不像話！先前搞的什麼二五減租，就是在擾累地方，他還不肯消停。我們同盟會三令五審的說過，革命就革命，不要惹洋人干涉。”說道這裏，宋教仁被氣得連連冷笑，“他也卻是沒有惹洋人干涉，他就是惹洋人開戰而已。洋人在戰前便說過，要是租界有一點點損傷，就要賠償一億一千萬兩白銀。如今把洋人軍艦都炸沉十六艘，東洋領事館被轟成碎渣。這將來要配多少款？又是一個《辛丑條約》，壓得中國人喘不過氣來？”　　宋教仁和洋人打這麼多年的交道，對洋人的厲害是心知肚明。也是越了解洋人，就越是害怕洋人。洋人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如果洋人因此把革命軍劃歸義和團的性質，那麼這場辛亥革命註定失敗。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為李想而挑起，李想即使萬死也承擔不起歷史的責任。　　宋教仁越想越氣，洋人的怒火似乎都已經澆在他的身上，使他本身的怒火快要把理智燃盡。宋教仁伸手指着黎元洪和孫武吼道：“你們為什麼就不欄着？由着他胡來。你們都是與洋人打老交道的，還不知道洋人的厲害嗎？現在闖下如此彌天大禍，誰去收拾？拿什麼去平息洋人的怒火？”　　孫武對宋教仁指到鼻尖的手指置若罔聞，鼻腔發出一聲輕笑，不陰不陽的說道：“李大帥可是孫中山先生的高足，我們那裡管得着，又那裡敢管。”　　孫武話里話外都是話，連孫中山也帶了進來，手指在桌子上咚咚響，“他李大帥特立獨行，在漢口設立軍政分府，有把我們這些革命前輩放在眼裡嗎？他做的任何決定，有跟我們商量過嗎？他般空了武昌藩庫，還有各處官辦企業事業部門現銀，搞得我們財政困難，這簡直便是土匪行徑。跟你說了吧，武昌起義就是他私自提前的，要不怎麼弄得我們措手不及，手忙腳亂。他這個後輩，一點組織紀律也沒有。”　　宋教仁一時被孫武說得愣在當場，黃興也想不到李想膽大妄為到了如此境界，不知該如何插嘴調解。　　在座的人對李想凡有怨氣的，看着孫武已經開了頭，也都紛紛跳出來落井下石。“李想膽大包天，我行我素，從起義當天開始，做事便無組織紀律。起義成功后，他未經咨議局會議的討論，假借咨議局和黎公名義發出任命書，任命自己為湖北革命軍第三軍軍長，還發報通電全國。跟着在我們所有人還未察覺的時候，便在武昌拉起部隊，卷空武昌城跑去了漢口。”　　其實他們當時並不是不知道，只是不看好李想冒冒失失的進攻漢口的計劃。當時武昌剛剛光復，內部還不穩定，都認為李想是去漢口送死的。現在振振有詞的說來，全是李想的不是。　　有人繼續說道：“李想在漢口乾出的事業，我們也不眼紅。不管誰干好了，都是為革命事業添磚加瓦嘛。我們也從未想過要去漢口分一杯羹，免得世人說我們強了他的功勞。現在他闖出這麼大的禍事，我們也不會給背黑鍋，他自己去背，他自己去洋人負荊請罪去。”　　他這話，誰都聽出來一股酸味，要不眼紅才怪了。宋教仁和黃興的臉色要有多難看，便有多難看。一直因為李想在外頭吹噓的，他說孫中山先生的學生，所有人都把他看成同盟會的人。這其實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中國的革命團體當中借用孫中山招牌的太多。因為李想在湖北干出這番事業，宋教仁他們還真把李想當成了自己人。宋教仁是準備見到李想便批他入黨，誰知道李想這麼會惹麻煩。洋人這一關，宋教仁是怎麼也過不了。他現在只想和李想撇開關係，不準李想孫中山先生的學生的名義招搖撞騙。　　黎元洪冷眼旁觀鬧鬧哄哄的會議室，其間一直默不作聲。直到此刻，他才覺得夠了，該站出來做一個顧大體領導人，做個和事佬。　　黎元洪說道：“李想無論如何說，對湖北革命，以致中國革命皆巨大的貢獻。如今他范下這一點點錯誤，只是因為他還年輕，年輕人嘛，總是熱血沸騰，容易衝動。其實我洋人還是說得上話，我在祭天誓師大典是，葛福大使還來親自道賀。”　　黎元洪說到此時洋洋自得，革命黨人一直想要得到洋人的承認，而只有他黎元洪做到了。黎元洪也是向宋教仁表達一個明確的意思，他在湖北革命領導人地位是洋人承認的。只要同盟會還在意洋人的看法，就不要想動他的地位。　　黎元洪繼續說道：“漢口租界事件發生時李想幸好不在漢口，我還是可以給他開脫一下，洋人還是會給我這點面子。但是李西屏等幾個罪魁禍首是休想逃脫罪責，不把他們交給洋人處置，是無論如何也泄不了洋人的心頭之恨。”　　黎元洪提到可以保住李想的同時，還說李想年輕衝動，意思便是李想不適合現在的高位，得把他扯下來。宋教仁自然也聽明白了，李想闖出天大的禍事，是不可能還做他的李大帥。　　宋教仁一拍桌子，站起來鄭重宣布：“我們明日過江，接管漢口軍政。”　　會場是一片熱烈的掌聲，宋教仁之決議真是英明。黎元洪笑得微眯的小眼睛精光連閃，得意至極。軍事會議開到現在，也可以結束了。就在此時袁世凱派來招安的人來了。　　此刻袁世凱人在彰德，正準備去信陽。他已經派出手下劉承恩，以湖北老鄉身份向黎元洪套近乎。劉承恩躲在漢口英租界，因為漢口租界收復，嚇得他不敢露面，派密探王洪勝持秘信往見黎元洪。　　黎元洪看一眼宋教仁和黃興，發出一聲輕笑，說道：“不見。”　　“何不見一面？要能把袁世凱爭取到革命陣營，革命有增勝算。”黃興倒是非常想見見。　　黎元洪似笑非笑的眼神落在宋教仁身上，似乎是徵求他的意見。　　宋教仁已經被李想的事情搞得心力憔悴，此刻只是無所謂的點點頭道：“見一面也無所謂。”　　王洪勝親手把信交給黎元洪，不是交給黃興，也不是交給宋教仁。這也是暗示，袁世凱談判的對象只是黎元洪。黃興本身光明正大，並沒有在這些細節上計較。宋教仁卻是被李想的事覺得心力憔悴，沒心情去計較。　　黎元洪還是忍不住心中得意，說道：“你送信來，還有什麼想說的？”　　王洪勝一拱手，說道：“我此來，意在兩下取和，以免漢人受害，保全大局。打仗的時候，壞的房子，失的銀錢，還不全都是我們漢人的。”　　黎元洪冷笑道：“可惜來晚了，現在要說和，須將皇族另置一地與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們漢人的事情。”　　王洪勝：“現在朝廷有旨，政府各大臣旗人，慶親王、那桐等，都已開缺，撤蔭昌欽差大臣，該派袁宮保為欽差大臣，皇上也下罪己召。”　　黎元洪搖頭道：“宮保見事差矣！這時不該出來。先前宮保做直隸總督，好好的，為甚麼開缺？現在有亂事，又請宮保出來，為甚麼不叫滿人帶第一鎮來打仗？可見旗人大有奸心。……這個時候，如果不將皇上推倒，隨便和了，以後大權歸他，他更比從前加一倍的狠，我們更無有法子了。要照滿人一登位時待我們漢人光景，現在我們漢人應將他滿人的全家殺完，這才可以報前仇。現在我們許給他一塊地方，供應他的吃穿，是很對得住他的。……瑞��、盛宣懷兩人，令人可恨，將來就是太平了，也要拿住殺他。”　　不過，在回絕袁世凱講和的同時，黎元洪沒把話說死：“如果劉承恩他能過江來，我和他可以好好談談。”

# 第九十一章 鹿正肥（十二）

　　豪華的欽差專車停氣放輪，隨着巨大的慣性緩緩的使進信陽車站。極其巧合的是黃興到武昌的同時，袁世凱也到了信陽。馮國璋專程從武勝關抽身回到信陽，帶領軍隊齊到車站恭迎。　　專列停在站台，袁世凱笑容可掬的步下列車。他頭戴一品朝冠，大紅頂子在秋陽下似火般騰焰，似血般耀眼。他身着黃馬褂，補服麒麟，張牙舞爪欲擇人而噬。袁世凱微笑看着搶先近見馮國璋，一把扶起這個心腹愛將。　　馮國璋被袁世凱扶起之後方正式行軍禮，他身後兩旁整肅非常的軍隊齊齊以軍禮表敬。這種德國式的古板軍禮，整齊如肅，如鋼鐵般的意志，透出濃濃的殺氣。袁世凱看得非常滿意，自己離開北洋經年，北洋軍的威風還是不減當初。　　袁世凱在馮國璋的陪同下，徐步出站，不停環顧，頷首致意。幾十名身材挺拔的小伙子，皆是東北大漢，膀大腰園，一米八的個。清一色直隸軍裝，軍裝整齊的燙平的不見一個皺。身背原裝進口德國毛瑟槍，左腰掛盒子炮，右邊懸一彩鞘虎紋飾短劍。威風凜凜，緊隨袁世凱。在這些親兵衛隊簇擁下，中間的袁世凱，更顯氣宇軒昂，王霸之氣如長江之水洶湧澎湃。　　袁世凱意氣風發的臉上滿是得意，眉宇之間卻隱藏着一絲無人察覺的隱憂。三年的退隱生活，忽然中止，袁世凱似乎暫不能立刻適應這突如其來的喧囂。　　飛虎旗、杏黃旗、青旗、青扇、雁翎刀、金黃棍、獸劍、旗槍、雛尾槍、皮槊，以及巨大的迴避肅靜牌，在信陽車站上形成了一條五彩耀目的甬道。　　河南撫院、藩臬兩台官員，以及信陽府和各州縣的大小官員，每個人臉上都掛着官場殷勤的笑臉，向陽花一樣朝着緩緩公府步的袁大總理轉移。他們的隨從儀衛，把小城擠得滿滿噹噹，填街塞巷，車馬喧闐。　　鞭炮聲中，鑼鼓聲，嘈雜而喜慶，引來了無數的百姓前來圍觀。　　袁世凱在喧鬧之中心靜如明鏡，享受着權勢回歸帶來快意，腦海閃過少年輕狂所作一句詩：中原鹿正肥。多少年過去了，再不復少年時的輕狂，卻還保留着當年立下的這份大志，也努力掙扎的積累了逐鹿中原的實力。爾今正式鹿正肥的季節，老天爺開眼，讓他等到了。他袁世凱是在也不會鬆手，再也不只甘心做一個奴才。這三年的隱士生活，兢兢業業，提着腦袋數日子熬到今天，真不是人過的日子。　　袁世凱細數自己的經歷，自朝鮮到直隸，為清朝竭盡犬馬之勞。可是，他最後換來什麼呢？差一點就換來一把殺頭的鋼刀。如果當時載灃多一點陰狠，袁世凱肯定會身首異處，連一束白練都得不到�D�D那是賜給清朝權貴全屍自盡用的，漢人就要掉腦袋。　　飛鳥盡，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清朝統治者一向用此儕倆，袁世凱能不寒心嗎？憑什麼要袁世凱去做岳飛？憑什麼要袁世凱去做年羹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他老袁一輩子的奴才已經做夠了。　　袁世凱坐進綠呢大轎，看眼前垂簾放下，彷彿也隔開轎外的喧鬧，他嘴角的笑意散開。袁世凱人老心不老，逐鹿中原的雄心萬燃起丈高，他要看天下誰才是真的英雄。　　袁世凱靠在椅背，臉上顯露出少許的疲憊。袁世凱即使身體再棒，畢竟年歲已經大了，勞累一天也會精神不繼。袁世凱到了信陽自然要尋視各營，也要讓那些早晚跪拜長生牌位的北洋士卒見一下真神。這一圈尋視下來，就已經累了。　　袁世凱金魚泡眼皮拉慫，馮國璋便恭敬的侍立在他眼皮底下，等着袁世凱的訓示。　　袁世凱好半響才睜開眼，目光落在馮國璋身上，馮國璋似有所覺的把頭放得再低一些。　　袁世凱方開口說道：“前日蔭大臣受命南下，路過彰德，曾到我家探問。我已料此番風雨會愈鬧愈大，不出一月，即當影響全國。所以與蔭午樓談及，湖北方面，有黎元洪為將，千萬不可小視！今果不出所料，夏占魁部全軍覆沒，張錫元部全軍覆沒，主帥被活捉。黨人大肆宣揚我輩無能。各地黨人聞迅膽子也壯了，紛紛有樣學樣，這省獨立，那省也獨立，警報到耳，已有數起。”　　袁世凱說道此處稍頓，馮國璋便在心裏腹誹，這還不是縱容的結果，不是北洋軍無能的結果。要不是我等戲演得好，您老人家那裡能夠出山。馮國璋心是這樣想，臉上的表情卻越發的恭敬，沒有人能看出他心頭的一絲波動。官場上打滾的人，個個都是奧斯卡影帝。　　袁世凱認真的看着一臉老實巴交的老部下，眼中掩藏着一絲隱秘至極的笑意，也不知是看出馮國璋的心思，還是什麼也沒有看出。他繼續緩緩說道：“你帶兵奪取武勝關，是一步好棋。湖北的門戶在手，我們北洋雄師還不是想什麼時候進湖北，便什麼時候進湖北。”　　“也是大人運籌帷幄得時，俾職全耐大人的照應。”馮國璋謙卑至極的把功勞全退給袁世凱，“只是讓李想在湖北如此逍遙，也是俾職辦事不力的結果。”　　聽到李想的名字，袁世凱的心中閃過一絲莫名其妙的情緒。李想最近的一番胡鬧，雖然使他另眼相看，但還不夠資格做他的敵人。李想這回在漢口租界可是把事情鬧大發了，當年慶軍夾着義和團在北京東郊民巷也這樣鬧過，後來的慶軍將領的結局不知道有多凄慘。袁世凱和洋人打慣了交道，對洋人也深刻的了解，也知道洋人的厲害手段。洋人對這些人是恨之入骨，在袁世凱看來，李想還沒有資格做他的敵人，也是沒有命做他的敵人。　　袁世凱抬起右手輕揮，冷哼一聲，“李想能鬧出什麼花樣來？就是一個義和團第二而已。他在洋人租界里殺人放火，洋人會放過這種人嗎？”　　馮國璋低眉順目的說道：“洋人的十六艘軍艦都沉在漢水，他們現在可能還騰不出手來對付李想。何況洋人做事向來講規矩，開戰之前都會下戰書。以前遇上排洋的事情，洋人都會先向朝庭提出抗議。如此朝庭處置不公，使洋人不滿，才會出兵開戰。”　　袁世凱輕抵額角，凡是扯上洋人的事情都是麻煩，但也是機遇。他老袁就在鎮壓義和團的事情立下大功，才有了今天的權柄。此次事件，只要處理得好，洋大人們高興了，就是對他逐鹿天下最大的幫助。　　袁世凱嘆道：“洋人為什麼會支持我出山？還不是想借我的手除掉李想。我也是為了國家和民族，不在遭一次庚子年的罪，才勉為其難出山主持大局。只有除掉李想，才能平息洋人的怒火，不再上演庚子年的悲劇。李想實在是千古罪人。”　　袁世凱滿口的悲天憫人，對於李想的所作所為痛心疾首，為自己的野心貼上正義的標籤，即使在心腹愛將面前也不忘演戲。　　“大人胸懷，俾職望塵莫及。”馮國璋也知道什麼時候該拍一下馬屁，雖然心裏已不屑作嘔，顯出的演技也比袁世凱差分毫。“據俾職所知，匪黨也是非常在意洋人的承認，也極怕激起洋人的怒氣。武昌的匪黨政權，就曾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統帥’的名義向各國駐漢口的領事發出一個照會，這個照會聲明：‘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承認保護’，‘應付之賠款或外債，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這個照會同時也聲明：‘各國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為戰事用之物品者，一概沒收’，‘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於此次照會之後，清政府如與各國立有條約，無論何種，軍政府概不承認’。（注：《辛亥革命資料》 第八冊，頁308―309。這個照會的內容，大體上就是同盟會預擬的“對外宣言”，見第二十一章第一節）。匪黨本來以為由匪黨政府發出這樣的宣言，就可以爭取各國來同情革命以至‘承認’革命政府，事實就已證明這不過是個幻想而已。何況李想在漢口鬧出這樣的排洋大事，洋人是對匪黨恨之入骨。匪黨內部本就是一團散沙，這回找到借口，還不把李想往死里整。”　　雖然武昌咨議局紅樓百般示好，洋人還是不領情。駐漢口的英、俄、法、德、日五國領事發出一個布告。　　其中說：“本領事等自嚴守中立，並照租界規則，不準攜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儲匿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這個布告使革命陣營方面的人非常高興，他們把所謂“嚴守中立”解釋為列強已“承認”他們是與清政府有對等地位的“交戰團”。其實這完全是誤解。英國公使朱爾典11月8日在致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就說明，革命軍方面“自謂各領事已認彼軍為交戰團，據本大臣所聞，則實無其事”。　　其實帝國主義列強都不願意看到，也不相信正在中國發生的革命會取得勝利。雖然革命陣營方面竭力表示他們並不打算得罪外國，並無“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國主義列強不無理由地擔心，打在他們的走狗清朝政府頭上的革命大棒有可能直接打到他們的頭上來。在武昌起義后八天，俄國駐北京公使向自己的政府報告說：“主要的危險在於叛亂可能延長，或具有敵視外國人的性質”，他甚至認為清朝政府在無法平定“叛亂”的情形下“可能試圖把反清朝的運動轉成反清朝的運動轉成反外國人的運動，正如1900年時它所做的一樣”。（注：《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頁341―342。），稍晚一點，日本駐華盛頓的代辦也向美國政府表示，“如任此種情形繼續發展，不僅影響商務，恐將爆發類似拳亂之排外運動”。（注：《辛亥革命資料》 第八冊，頁489。）　　洋人在擔心，也許此地無嬴三百兩，也有人是實際行動。小東洋便參与了這種轉化，老毛子也許在暗中推了一把手也未可知。英美不希望與中國開戰，但是日俄卻迫切希望和中國開戰。　　袁世凱在意的原來革命黨人也這麼怕洋人，也許不用出手，李想的麻煩就解決了。但是李想如果革命黨人內部解決，那麼湖北依舊掌握在革命黨人手裡。革命黨人手握湖北，還是一樣可以囂張。　　袁世凱遂向馮國璋說出一句交心的話，“不得陽夏，不足以奪革命之氣。”　　馮國璋突然頓悟，北洋軍要不亮出獠牙，給革命黨人一點好看，這回革命風雨就停不下來。

# 第九十二章 鹿正肥（十三）

　　長街兩旁挖土動工，新鮮的黃土挖出來把被火燒的漆黑的地面掩蓋。地基挖得又深又寬，坑上坑下皆是那些被俘虜的清兵。李想把他們發配在此勞改，重建被他們燒成廢墟的北城大街。　　李想一身長袍走在前頭，手上還握了一把摺扇不時的搖晃兩下。要是忽略李想鞋上沾的泥，頭上綁的繃帶，卻也翩翩濁世佳公子的風度。李想左右環顧，工程的進度也算滿意。雖然沒有三天蓋一層樓的速度，但也三天挖好地基，在這個時代也算是快速。　　曾高，宋缺和趙又誠也是長袍便服在他身邊，同樣是左顧右盼，卻是心不在焉。袁世凱到信陽，黃興到武昌，消息幾乎是同步傳到孝感。李想該如何應對，是北上還是南下，他們爭論不出一個結果。李想只是沒做任何錶示的帶他們出來溜溜，他們卻沒有李想的閑暇心思。　　宋缺看着李想的背影，他就從來沒有琢磨出過李想的心思。他悄悄碰上曾高的肩膀，曾高與李想說話一直非常默契，也不知道曾高有沒有參透。曾高皺着眉頭搖搖頭，他也為這個時局所迷惑。　　此時急促的馬蹄聲響起，一騎揚塵而來，出現在街角。這個街上現在物料黃土堆積，不便跑馬，馬上戎裝巾幗翻身下馬。湯約宛一眼看到李想不倫不類的造型先是一愣，后才鬆了馬韁朝他疾步走去。　　李想看湯約宛這幅急切的樣子，也迎上去。是又出什麼大事了？有比他現在的麻煩是還急的？湯約宛走近了，李想才看到他臉上一絲隱秘的怒氣一閃而逝，以致李想還以為是自己看走了眼。李想奇怪的問：“什麼事把你急成這樣？”　　湯約宛如水的目光落在李想身上，沉默，彷彿有微妙的氣息在彼此之間流淌，使得李想心中好像做了虧心事的一陣不安。李想眼神閃爍，不斷的回想這幾日做過的事情，除了YY過趙又語之外，再也沒有其他，難到這也被她看出來了？　　許久，湯約宛輕輕說道：“有人找你。”　　李想游移的目光看向湯約宛的眼睛，小心的問道：“什麼人？”　　“水仙。”湯約宛目光不善，最後有些不甘和帶酸的加了一句，“你的老相好吧？”　　湯約宛不高不低，豎著耳朵在後面偷聽的曾高他們剛好可以聽見，忍不住都笑出來。　　李想聽到水仙的名字臉色大變，拉着湯約宛走到一邊，急切的問道：“人在那？”　　“瞧你猴急的樣子，在劉園我怎麼就沒有看出來？她到是挺照顧你的名聲的，來和你幽會也偷偷摸摸，神神秘秘。難怪誰都沒有看出來，你們倆還有勾搭。”湯約宛看到李想急切的模樣，就忍不住出言諷刺。　　李想驀然台首，目光有一閃即逝的怒氣，瞬間又化為無奈。女人碰上女人就會有麻煩，使李想生不起怒氣的麻煩。　　湯約宛看沒有激怒李想，也沒有再胡攪蠻纏的心情，嘀咕一句，“西城外，�姿�邊。”　　李想看着湯約宛一副委屈的樣子，輕笑道：“回來再跟你解釋。”　　李想輕握一下湯約宛的手心，一沾即走。沒有十指相扣的糾纏，也能傳遞他的一片心意。李想轉身跨上湯約宛來時的馬，絕塵而去。　　江闊雲低，秋風一陣緊一陣急的吹，江邊蘆葦當起一片白浪。渡口上只有一個身形寥落的女子，素衣當風，綽約如神仙中人。她聽着身後蹄聲響過，接着躡手躡腳的腳步聲走進，卻始終沒有回頭看一眼。　　江邊的秋風帶着濕潤的水汽，李想走到她身邊一時不知該如何開口，他總覺得對眼前這個女子虧欠實多，特別是剛剛看到她孤單的身影更是使人心疼。靠得近了，水仙身上的女兒香似有若無的鑽進李想的鼻孔。李想聳聳鼻子，柔聲道：“水仙。”　　聽到李想柔聲細語在耳邊響起，水仙也不知道自己心裏上什麼滋味，轉過身子即看到李想額頭上的繃帶和醒目的血跡，剛剛的冷漠便維持不下去。不過她畢竟是經過嚴格訓練的特工，本想撫摸他傷口的手伸到一半又僵在半空，只是平靜的吐出一句話：“腦袋受傷，你太不小心。如果當時你的運氣在差一點，你還有命嗎？”　　李想搖着扇子，看到水仙美麗的臉龐稍縱即逝的掙扎，卻硬着心腸一臉無所謂的道：“多謝關心，我沒事，我運氣一向還好。”　　“我只是我的老闆死了，我找誰要錢去。”水仙目不轉睛的看着李想，從容又回到她的身上。　　“你們的任務特殊，我一直讓你們潛伏，沒有給你們派任務。你現在來找我，暴露了怎麼辦？現在有多少雙眼睛盯着湖北，盯着我，你又是不知道。”李想回到公事上，就一連串不留情面的教訓。　　“你的花邊新聞不少，多我一條，也不會有人懷疑。”水仙神情變得凝重，但是對李想這幅教訓的口吻表現出了不滿，女就是有這一點不可理喻的小心眼。水仙繼續道：“我有情報，非常重要。聽好了，洋人擔心局勢的發展會損害到他們的既得的權益，同時，他們又從中國國內的動蕩局面中竭力尋求對他們有利的機會。沙皇俄國認為這是它在東三省北部和蒙古、新疆加強自己地位的時機，它和日本秘密約定，如果滿洲發生革命，兩國共同出兵干涉，它還乘機派兵到庫倫（今烏蘭巴托），勾結那裡的王公活佛，製造了外蒙古的獨立。日本也在考慮對中國局勢實行武裝干涉，它已經向英，美列強探詢，可否由它就近出兵中國，以‘保護各國在中國的權益’。但是英、美等國反對這種做法，它們認為，如果必須進行武裝干涉，就應當由列強協商一致，共同行動。”　　在太平天國戰爭中，侵略中國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中立”的煙幕下武裝協助清皇朝把革命鎮壓下去，1900年，八國聯軍公開侵入中國，鎮壓義和團革命。但是現在的形勢既同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大不相同，也同義和團運動時期大不相同，帝國主義列強不可能沿用老的辦法來解決他們所憂慮的問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相互衝突中間，它們很難在中國實行共同的軍事行動。而且如果對中國進行武裝干涉，最靠近中國的日本和俄國必然處於最有利的地位，這是西方列強所不甘心的。　　這些固然是帝國主義列強沒有對辛亥革命武裝干涉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中國國內形勢方面。從武昌起義以後，革命的火焰迅速燒遍全國。清皇朝的統治已經在人民中普遍地失去信任。儘管這個革命有許多弱點，但它的基礎是在賣國腐朽的清朝統治下活不下去了的幾億人民。　　許多本來與革命毫無因緣的官僚、政客、軍官、紳士紛紛跑到革命旗幟下來投機，這固然造成了革命隊伍中魚龍混雜的情形，但也是革命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的一個表現。用少數的外國軍隊來撲滅這場革命火焰，不但不可能，而且還有促使這場革命發展為遠比義和團運動廣泛得多的“反對外國人的運動”，也就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袁世凱的出場受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歡迎。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英國、美國推動清皇朝起用袁世凱起了很大的作用。　　水仙看着深思的李想，繼續說道：“日俄密約的具體內容我也不知道，會有什麼動作我現在也不知道。不過我想你也猜到，袁世凱的出山，和英美托不了關係。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是袁世凱的好朋友。他在袁世凱前往信陽途中時報告英國政府說：‘袁此行形式上雖系軍務，其實乃調和此事。以彼之聲望，或能設一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亂民之要求滿意。此次革命蔓延如是之廣，如仍欲以武力鎮壓，袁之識見，或知其不能有大效。且欲選一調和漢人者，除袁外，無更相宜而又為人信從者’。”　　（注：《辛亥革命資料》 第八冊，頁318。）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歡迎袁世凱，就因為他們企望，他能夠起拯救清皇朝而使革命軟化的作用。就在袁世凱到了信陽，清廷即受任為其為內閣總理大臣時，英國外交大臣竟然立刻致電朱爾典說：“吾等對於袁世凱深加敬愛，願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鞏固之政府，與各外國公平交際，並保全內地治安及美滿情形，使在中國之商務進步。此種政府，吾等將於外交上竭力相助。”（注：《辛亥革命資料》 第八冊，頁314。）可見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在袁世凱身上看到了一個完全可以信的“新”政權。　　依靠袁世凱來收拾革命造成的危險形勢，甚至為此在必要時可以完全拋開清皇朝那匹老馬，這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主導的政策。　　李想微微皺眉，沒有水仙想象中的驚訝，只因為一切如歷史所演繹。　　一個美國作者在1912年寫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書中說，當袁世凱到了北京時，“他立即成為這個帝國的事實上的獨裁者。對於他重新當政，外國人公開地表示欣慰。”（注：A.J.Brown：TheChineseRevolution，頁173。）這樣，袁世凱就成了一切內外反革命勢力，包括侵略中國的外國帝國主義者，面臨末日的清皇朝以及混在革命陣營中的黎元洪這類的人，共同寄以希望的中心人物。

# 第九十三章 鹿正肥（十四）

　　暮色漸漸降臨，水面上浮動着霞光色彩。光景中的水仙素衣如雪，如夢幻泡影般美的虛無縹緲。岸邊凋零的草木在秋風裡哭訴，如耳語風傳。　　水仙細細的向李想訴說著從洋人那裡聽來的密聞，足以石破驚天，卻驚不起李想心中的波瀾。水仙只當李想是心思如海，已經老謀深算。她忍不住好奇的說道：“你一點也不驚訝，看來是早知道了。難道你還有其他的情報來源，比我還要神通廣大？”――她突然住嘴，後面這句話她是不該問的。她是一個非常懂得隱藏心思的女子，不然也做不成特工，但是卻總是李想面前范這樣明顯的小錯誤。　　李想有一下沒一下的敲着手中的摺扇，長衫下擺被江邊的風吹得老高，他卻不顧的來回度着步子。　　“早在日俄戰爭之後，便改變了日俄兩國在遠東的力量對比。俄國戰後元氣大傷，國內革命興起，沙皇專制制度開始動搖；為確保在華既得利益，遂謀求對日英妥協。日本雖在戰爭中崛起，但也付出了沉重代價，無力將俄國勢力逐出遠東，也需要與俄國緩和矛盾。日俄密約是早有的事，如今再加一些條款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李想隨意的聊起自己的推測，也沒有覺得水仙問得有什麼不妥。記得很久以前，兩人也是這樣隨意閑聊，天南海北，毫無禁忌。那時候的歲月，犹如環繞在他們身邊的清風一樣無拘無束。只是過去隨着時間的消失，只剩下親手埋藏的回憶。如今兩人見個面都是躲躲藏藏，非常不容易。　　李想停下腳步，痴痴的她傾國的容顏。她的美麗一如從前，可是他已經找不回初見時的惘然。李想張開嘴也說不出從前心心相惜的語言，他最近滿腦子都是國家、民族、洋人、北洋……因為她提供的情報，便和她說起現今的局勢，就想趁此機會與她好好說說話。　　水仙額前的劉海被風吹亂，她素手輕拂當在眼前的一縷髮絲。她也不想向他交代完情報便匆匆離開，她的心裏有一絲自己也理不清，理還亂。雖說此次情報重要，卻是嚴重違反了組織紀律。李想卻沒有過多的責怪她，也沒有急着趕她走。只是她才悲哀的發出，兩人已經到了沒話找話的地步。　　水仙的容顏還是一如不化的冰川，專註的看着李想認真思考的樣子，隱藏在心底的一點點心思也得到了滿足。她陪着他分析着得來的情報，努力思考在洋人高級會所沙龍里，道聽途說的點點滴滴。那些令人噁心的嘴臉如電影的畫面在眼前，一幅幅，一楨楨，如此的清晰閃過，她的眉心微不可察的輕蹙轉瞬即逝。　　“雖然我不知道此次日俄密約的具體內容，但是沒有你想象的這麼簡單。可能是漢口事件的刺激，還有美國意圖染指東北對他們構成的威脅，使日俄之間的妥協，已經轉化為軍事同盟。”水仙如是結論，語氣平靜而又肯定。　　李想又驚又喜，一扇子敲在額頭上，碰到傷口，痛得嘴角的肌肉抽筋。他想到自己親手把這段歷史提前，如果這個歷史的結局還是與另一個時空一般，那他就是歷史的千古罪人。李想頭痛的搖搖頭，要成大事，便要有承擔歷史責任的勇氣。　　李想把心思放到這兩個將來註定要碰上的敵人身上，他先分析俄國的目的，說道：“老毛子在滿洲的發展受到小東洋的限制之後，即把現階段侵略中國的重點放到外蒙。老毛子對外蒙的侵略野心，我估計有以下三點考慮：第一，處於其遠東戰略目標的考慮，使為了老毛子在遠東的命脈，西伯利亞大鐵路不被中國打斷，必須完全控制外蒙。”　　“第二，我知道。”水仙嘴角掛着笑意說道，“為了逆轉中俄在外蒙貿易的巨額貿易逆差。俄國商人和中國商人實力差距甚大，俄國和中國在外蒙的貿易逆差連年增加。我就聽說不少的俄國商人向他們的沙皇強列要求控制外蒙，以改變被動的對蒙貿易狀況。俄國商人最痛恨的兩个中國商團，一個是大盛魁，還有一個就是你的新華財團。”　　“你說得完全正確，如果沒有經濟利益，老毛子不會對外蒙有興趣了。”李想看向水仙以示嘉許，她只是矜持回以的淡淡一笑。李想好像又找回了當初的默契，便追問道：“那第三呢？”　　水仙指尖纏着一縷被風吹散的青絲，低頭思索，一時不語。忽然間道：“我想到了，因為對滿清開發滿洲和外蒙的不滿和恐慌。自闖關東的大移民政策開始，清廷一改外蒙，滿洲的禁墾政策，鼓勵赴關東墾荒，推行新政，無形中加強了外蒙對內地的聯繫，自然使對外蒙早有野心的俄國感到恐慌和不滿。”　　水仙得意的媚眼流轉，一道秋波橫度而過，撞上李想。李想心中一顫，看着美麗的水仙無語。本是想出題難倒她，然後再在她面前顯擺一番，誰知這樣問題在她面前就像是小兒科。李想也是讀過一百年後歷史才知道，那可是叫獸，磚家化華了不少的心血得出的總結，就這樣簡簡單單的被她破譯。　　李想抬頭看天，很好的掩飾了剛剛的一點失落。天邊一朵火紅色的雲霞低垂，暮色亦深。“俄國一直都是在派遣特務潛如外蒙，煽動一些活佛和王公貴族，進行叛國活動。”　　“我也得到消息，自武漢起義以來，俄國便認為時機到了，操縱着外蒙古王公委員會，正準備鬧獨立。”說到特務活動猖獗的外蒙，水仙想起聽到這些事情，只是這些事情李想現在無能為力，先前也便沒有報告。　　“獨立我也不會承認，遲早要收復。”李想不屑的說道，現在也知道逞逞口舌之利。“老毛子胃口大得不得了，豈止是要外蒙獨立，滿洲和新疆他們都想要。在老毛子的遠東戰略里，整個亞洲都是他們的領土。”　　水仙同意道：“俄國人已經藉著漢口的事情，出兵烏梁海。雖說只是佔據烏梁海，但是遠東戰略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雖然這是俄國人早有的野心，但是是你給了他們一個借口。等這事情鬧開了，肯定會有人跳出來罵你。”　　水仙有些擔心，他在漢口大手大腳打得痛快。但是洋人對中國的任何動作，毫無理由的都會算在李想的頭上，甚至還好背負歷史的罵名。為國家和民族而不惜自身，卻總一些人不會理解。李想是個洒脫的人，他不會在乎，但是身後的人又要如何去面對這段歷史？　　烏梁海地區發現有豐富的金，鐵，鹽等礦藏之後，老毛子就像聞到屎的蒼蠅蜂湧而至。俄國軍方組織“堪探隊”，進入烏梁海，並私自毀壞界碑，后又拒絕阻止滿清政府從新察堪界線，重立界碑。　　因為漢口事件，給了俄國出兵極好的理由。蓄謀已久的俄國在漢口事件出現后的第二天，突然出兵霸佔了這塊中國領土，並公開宣布，大俄羅斯帝國將“唐努烏梁海置於她的保護之下”。　　“原在烏梁海從事貿易的中國商人被洗劫一空，全部被趕出境外。俄國人簡直與強盜無異。”說起老毛子的行徑，水仙都忍不住不顧風度的咬牙切齒。　　知道歷史的李想輕笑道：“老毛子也得意不了多久。”　　“難道又會日本狗咬狗，又被日本打敗？”水仙有些不相信的問道，疑惑的表情有些天然呆，直看得李想心亂跳。水仙也只以為是李想以夷治夷的手段，但是在她接觸的人物當中綜合所知，老毛子比小東洋要危險的多。雖然日俄戰爭，是日本勝利，但是俄國的資本底蘊畢竟要日本深厚。何況這個時代，普遍都認為白種人比黃種人更牛逼。　　“我可不少李鴻章，玩什麼以夷治夷。”李想好笑的搖搖頭，何況他也沒有這個心思去設計這樣的陷阱。洋人也不會這麼笨，李想也不想這樣做。以夷治夷就像是兩個強盜進了家裡，為了強一件東西大打出手，無論兩個強盜誰贏誰輸，屋裡的主人永遠只有被打劫的分，永遠不會變成鷸蚌相爭的漁翁。要想改變被人打劫的命運只有自強，碰上強盜要有亮劍和他拚命的勇氣，即使打不過強盜，也要咬得強盜一身傷。強盜下次再來打劫，就會三思了。　　“那你憑什麼說俄國得意不了多久？難道還能從湖北調兵去蒙古？”水仙更是不解，連聲追問。　　看到不斷追問的水仙，李想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得意洋洋的說道：“俄國國內不是也在鬧革命嘛，和大清國一個樣，分蹦離兮也不遠了。”　　水仙噗哧一聲笑出來，銀鈴般悅耳的聲音隨風飄蕩。“你就指望着敵人自亂陣腳，好幸災樂禍。要是俄國的革命被撲滅了，自亂陣腳的就是你了。我看就是不負責任的偷懶，不在眼前的事情不管。”　　水仙嬌笑着不肯相信，李想瞪着眼睛也急得沒辦法，總不能告訴她，這便是歷史吧。

# 第九十四章 鹿正肥（十五）

　　李想都不記得多久沒有看到水仙的歡聲笑語，此刻夕陽無限好，也好不過她的笑顏如花。李想略帶微笑，浮現雲淡風輕的溫暖。他還想多與水仙待一會，多看一眼她的笑顏，多說一句不着邊際的閑話，可是又不得不說再見。“回去吧，天就要黑了。”　　水仙開心的笑容慢慢淡去，河畔的風放肆拚命的吹，吹得一顆心慢慢變冷。她潛伏的日子謹小甚微似煎熬，難得一刻的開懷卻這樣的短暫。她情願從來沒有體會過李想雲淡風輕的溫暖，離別時也便少了這份惆悵，不用再希望，也沒有了絕望。　　李想看到她的笑顏淡去，只剩下清冷的眼神，莫名的憐惜縈繞心頭，卻只能說道：“你先潛伏着，現在還不是你該出動的時候，有任務我會給你指示，沒有指示，你就是聽到再大的情報也不能聯繫我。”李想雙手按着瘦弱的肩膀，看目光似強迫，語氣認真凝重的說，“你的安全非常重要，無論是對我，還是對國家。”　　“我累了。”水仙迎着李想的目光，清冷的眼神泄露一絲苦澀的笑意。他為什麼還要這樣說？她已經身心疲憊，帶着面具做人，有人沒人都沒有解下的時候，看似風光無限，其中的酸楚只有自己能夠品味。　　李想剛剛硬起的心腸又軟了，清冷孤傲的水仙心志堅毅勝過男兒，“我累了”三個字是不會輕易說出口的。李想暗自一聲嘆息，自己又何嘗不累？　　所羅門王說，累積知識就是累積悲哀。那麼李想累積百年後的歷史知識，就是累積百年的悲哀。中華民族百年的悲哀，因為李想的先知而成為不可推卻的責任，壓在他的身上，累得他喘不過氣來，這種責任也是他不顧一切努力掙扎的動力。　　“不要忘了，你還有理想。”李想鬼使神差的張開雙臂，把她擁入懷裡，細聲安慰，勉力。他的語氣也充滿了疲憊，混合著水仙從沒有聽到過的嘆息。　　水仙溫柔如水的依偎再他懷裡，他的胸懷溫暖一如從前，可是如今的他竟然也有疲憊的時候。　　是啊，李想也要疲憊的時候。不要以為凡是穿越的人，都能逆天，都能大開金手指。知道歷史更是一種原罪，因為清楚的知道前路即將發生的悲劇。他有時情願不知道歷史，後面是自己走過的路，前面是未知的將來。他可以盡情的幻想，想自己想要的，看自己想看的，聽自己想聽的，不用擔心歷史的悲劇在眼前重演，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會有這一出歷史悲劇。　　未知的將來使人害怕，也使人期待，因為還有希望。李想往常飛揚跋扈的眼神竟然略帶一絲消索，水仙本只想在他面前發個牢騷，卻惹起他的感嘆。　　“與其奴隸以生，不如不奴隸而死。這個世道，女人的命運還不如奴隸。為了理想，我連死都不怕，還會怕累？”水仙出聲打斷李想悶悶的思緒，輕輕的用鬢髮摩挲着他的臉頰，她更情願看到一副沒心沒肺樣子的李想。　　李想感動的看着眼前柔弱的女子，她可以為理想赴死，心裏必須早有着最壞結局的打算。而眼前的歷史，最壞也只能壞到，沿着原來李想所知道的歷史前進。　　水仙一如從前的堅持着自己的理想，發發牢騷，也還是在繼續追尋。李想也不該懷疑自己的決定，原於最初的那份感動，是這個年代的人使他相信革命的精神。他親眼看到大好男兒把青春獻給革命，願以命酬國，以身殉志；人為其難時，革命者卻我為其易；他們為民請命，慷慨赴死，只為澆鑄新中華民族之魂。　　穿越到此的李想無時無刻不為大時代的革命潮流所感動，直至把自己卷進革命潮流。尼采說，永遠不要輕蔑你少年時曾經感動過的東西，那是因為，放棄，就意味着對於自己信念，以及過去的背叛與否定。　　李想眼中的一絲蕭索煙消雲散，心緒的反覆波動即說自己的心志不堅，也是這小妖精太能媚惑人心。她的這份能耐使她行事事半功倍，李想也不知道是該頭痛，還是該高興？李想戀戀不舍的推開懷裡迷死人的妖精，“好啦，回去吧。”　　此時的夕陽已經極愈沉入西山，朦朦朧朧中，餘輝被江面反印過來，兩岸四周一片血紅。水仙不舍的離開他懷抱，努力去記住這片刻的溫暖，是在將來寒冷的日子里最美的回憶。　　李想看着一頁小舟漂流遠去，直至被岸邊叢生的蘆葦擋住視線。他的眉宇之間是深深的落寞，嘴臉嘀咕一句，“一切都是浮雲。”　　李想騎馬一口氣跑回孝感，在府衙跳下馬衝進府衙，下令集部下開會。　　他已經做好決定，北上抵擋北洋軍。袁世凱已經和洋人有了默契，這是一個危險的訊號。洋人趁着漢口事件打劫，袁世凱肯定會拍着胸脯答應，其中一個條件肯定是要滅了他李想。但是日本還沒有和袁世凱有默契，日本的二十一條沒有遞給袁世凱，而是遞給了載灃，這便值得好好商榷一番。　　曾高等人陸陸續續的走進大廳，各自尋找座位坐下。李想皺眉苦思，急得日本還答應過貸款給南京臨時政府，與袁世凱的合作也是在後來。日本一開始並沒有選擇袁世凱，這與日本對待中國的目的也一致。日本一直希望中國越亂越好，與英美所期待“和平”剛好相反。英美只是想在中國撈錢，日本卻是想霸佔中國的土地。載灃要是答應了日本的二十一條，袁世凱又會怎麼辦？想到這裏，李想嘴角浮出一絲笑意，有意思。　　曾高喊道：“大帥，人已經到齊。”　　李想掃視一眼，所有人目不斜視的端坐着。他懶得說開場白，直接說道：“馮國璋佔據武勝關，袁世凱坐鎮信陽，北洋軍是要動真格的了，我決定今夜便整軍北上。有意見便提出來，沒有就馬上行動。”　　李想最後一問看似民主，語氣卻是不容置疑，“我決定”三個字咬得極重，表現出極其的專制。　　在座軍官唰的一聲全部起立，齊聲吼道：“願為革命赴湯蹈火！”　　這場會議因為李想的專制，不到一分種便開完，效率堪稱史上之最。極其討厭專制的曾高，卻對李想的專制起不了一丁點反感。李想選擇避開漢口的內耗，北上抵抗北洋，這是一種當前他最希望的選擇，也是對革命最負責任的選擇。但是對於李想而言，實在太過於委屈，一起和李想出生入死的部下也都覺得委屈。李想不回漢口，漢口肯定會被人搶去。他們滴血，卻讓人家摘桃。任誰碰到這事，都不會好受。　　李想這樣輕輕鬆松的便把桃讓出去，讓曾高都不敢相信，這還是那個算盤打得拍拍響，只有佔便宜從不吃虧的李想嗎？　　李想換好軍裝，戴上大檐帽便覺得箍額頭的傷口隱隱作痛，又取下丟在一邊。他向正幫他整理領袖的湯約宛道：“電令劉經留下防守部隊，到大悟集結。”　　湯約宛方下手頭的活，就去電報房傳話。李想也轉身往門口走去，又問曾高，“劉經在襄陽的情況如何？”　　曾高與李想並肩走着，進入迴廊，“劉經剛到襄陽，便碰到老河口江湖會起義。”　　“老河口？”李想不知道老河口是什麼地方，隨口一問。　　曾高解釋道：“老河口是襄陽府光化縣屬的一個市鎮。地當要衝，商業發達。當地早有洪門組織江湖會活動。瑞��派第八鎮騎兵八標三營出守襄陽，士兵張國荃、李秀昂被派駐老河口。他們兩個也是天下會的人，金兆龍在京山一帶活動，線搭得遠，也與他們搭上，他們积極串聯江湖會和群眾。”　　李想一笑，點點頭，金兆龍的地下工作是裏手，不愧是哥老會混過的人。　　轉過迴廊，曾高繼續說道：“老河口一邢姓紳士辦喜事，光化知縣黃仁�I等文武官員都前往參加。乘此機會，張國荃率江湖會群眾趕來，強迫官員們畫押反正。第二天，進攻襄陽，士紳開城迎接。清吏襄陽道喜源、巡防營統領劉溫玉等先後逃遁。起義人員推黃仁�I主持襄陽軍政分府，張國荃為總司令官，李秀昂等為協統。緊跟着軍政分府致電黎元洪，要求指示方略，接濟軍械。電文同時還向漢口發過一份，他們肯定一分錢都沒有，窮極了。”　　“黎元洪他們正在武昌爭權奪利，那有心情和心思去給他們謀划方略，更沒有銀子給他們接濟軍械。”李想說道，心想，黎元洪只怕比他們還要窮。　　曾高笑道：“漢口收到之後馬上給了他們回復，劉經次日就到了襄陽，接管全城。劉經到時，襄陽正在招兵。生活困難的貧民都踴躍參軍，不論是什麼人，在衣袖上纏上白布，都一律收留。”　　“老百姓活不下去，除了革命還有什麼辦法？”李想一聲感嘆，有說，“即使生活困難，也不能一律收留，兵員也要保證素質。只要免除他們的苛捐雜稅，推行二五減租，老百姓的生活自然便會好起來。”

# 第九十五章 鹿正肥（十六）

　　夜幕降臨，作戰室里燭光昏黃，李想帶着曾高和幾個參謀走了進來。　　李想已經發起戰爭動員，但是作戰計劃還是個腹稿。雖然李想早有了與北洋軍一戰的心裏準備，但是因為馮國璋佔據武勝關的突然性，使得這場戰爭來的極其突然。　　李想來到被各種顏色的鉛筆畫花花綠綠的地圖前，一揚手，示意曾高等參謀都到地圖前來。一伙人把地圖團團圍住，有人順手拿來兩個燭台，把案上地圖照得明亮。　　看着地圖的李想眼中偶爾迸出精光如電，此刻認真的他，已經顯露出三軍統帥的不怒自威。此刻的李想已經不是那個在新軍軍營和他們勾肩搭背的李想，他的強勢成長的自然而然，沒有給他們反感，只有信任。也一場接一場的勝利，培養的信任和感情。此刻所有人默不作聲，等着李想做出指示。　　李想緩緩開口道：“袁世凱端起架子走馬上任來到信陽，以欽差大臣身份換掉此前徒勞無功的蔭昌，統領北洋軍及湖北清軍以及長江清兵水師，全盤掌控兵權。當即下令整編‘舊部’北洋軍，任命原第二軍統領馮國璋為第一軍總統官，段祺瑞為第二軍總統官。”說到這裏他一頓，才道，“蔭昌這個二百五並未返回北京，以普通軍官身份參加清軍部隊南下湖北作戰。整編停當也就是一两天的事，袁世凱肯定是躊躇滿志，調令北洋軍水陸兩路大軍，氣勢洶洶撲向湖北。”　　曾高一笑道：“北洋海軍方面黎元洪兩次寫信給他的老師清海軍提督薩鎮冰。黎元洪還老實的敘述了自己被逼任都督的經過：‘其時槍炮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為應允。’他以起義以來的進展說明：‘以四萬萬同胞與數千滿族競爭，以方興之民國國民與運盡之滿清抵抗’，事機大有可為。他力勸薩鎮冰歸順革命軍。”　　其實，早在一年前，清廷害怕漢人士兵鬧革命，很想把海軍中的重要位置全替換成滿人。可惜，滿人中學習海軍出身的人罕見，他們只得先把海容、海琛兩個大艦上的管帶先換人。海容艦的管帶是喜昌，幫帶是滿人吉升；海琛艦管帶是榮續。　　曾高繼續說他總參情報部得來的情報，“九江獨立后，清朝海軍內的漢人官兵動員起來，齊推湯薌銘，也就是湯化龍的弟弟，薩鎮冰的副官，提出起義要求，現在正活動得緊呢。袁世凱是已經指揮不到海軍，海軍反正也是遲早的事情。海軍的威脅可以不與考慮。”　　李想先前就聽過曾高大言海軍不是威脅，原來還有這層複雜的關係。聽到湯薌銘是湯化龍的弟弟，薩鎮冰的副官。李想的並沒有對海軍有過任何痴心妄想的心突然一動，原來他也可以痴心妄想一下。不過這事，還是先擱置后議。　　李想賊眼一亮，自然逃不過曾高的法眼。曾高裝作什麼也沒有看到，他又何嘗不想通過湯家小姐的線把海軍給套住。　　“北洋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底子深厚，應付突然戰爭的戰爭動員能力強大。馮國璋也不是夏占魁，張錫元這些冒失之輩。”李想把話切入正題，分析敵我實力，必須做到知己知彼。　　先前接連的勝利，不免的還是存有一絲僥倖，因為也碰上北洋軍的主力。如果北洋軍一開始便撲進漢口，而不是由着夏占魁，張錫元等宵小來偷雞不成蝕把米，革命之火還真難燒成燎源之勢。只是如果是這樣，袁世凱也不會重掌大權。這僥倖，亦是別有居心的人為。　　曾高眉頭微皺，“我們編製統一，數量確定，戰力強盛，經常保持戰鬥準備的戰略部隊，只有原來的兩鎮新軍。其後的部隊，都是新招的新兵，除了那些學生兵，基本上都是沒有經過正規訓練，有些甚至連槍都未放過。而北洋有六鎮，還都是用德國操典訓練，用最新的編製和裝備，都是經常保持戰鬥準備的戰略部隊。”　　一個參謀漲紅了臉，一口打斷曾高的分析，道：“北洋軍一線兵團投入兵力的最高限度，有六鎮戰略部隊予以保證，而我們只有兩鎮。實力是比北洋矮一大截，難道就因為這樣，我們就不打了？我們就不革命了？我們就向北洋軍投降？”　　曾高對他的逼問不為所動，沉聲道：“我只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敵我實力，好讓大帥正確的戰略部署。”　　“三軍已動，不可能不打。既然是革命，就沒有屈服的道理。”李想不想把戰略討論浪費在這裏，開口打斷他們說道，“戰爭一旦開打，投入戰場的軍隊也逐漸的增加，加之減員部隊的補充，新增部隊的組建，各種軍需物質的調集利用。這些戰爭擴充體系，我們是否已經完善？戰爭擴充體系與北洋有多大的差距？”　　李想說道激動處，掏出一根點燃，巴即巴即的抽了兩口，繼續道：“我們要全面的考慮，準備與進行戰爭的政治，經濟，軍事條件，實事求是的估計敵人的能力和行動，並動員一切力量去戰勝敵人，才能正確的領導軍隊，戰時軍隊的領導體制，應力求使領導的形勢和方法最大限度的適應戰爭的性質，力求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達成統一，並符合精幹，高效原則。”　　李想嘴裏冒着煙，拍拍曾高的肩膀，“我們在湖北大展拳腳的時候，北洋軍為什麼按兵不動，還不就是袁世凱的政治陰謀。我要是不知道袁世凱的政治意圖，我不敢這樣囂張，肯定還龜縮在漢口，防備着北洋軍的突襲。”　　曾高點點頭，他一直不明白，李想怎麼就把袁世凱心思掐這麼准。聽李想說起來簡單，可這人的心思是最難測度的變數。當初武昌的黎元洪等人便是懼怕北洋軍的南下，沒想到清軍無能的如此徹底，北洋軍也配合著袁世凱演了一場大戲，才便宜膽大包天的李想，使他能大肆進取，擴張實力。　　到此刻袁世凱的野心已經凸顯無疑，正虎視眈眈着眼前的肥鹿，任誰他想趁亂問鼎的心思。經過李想的提醒，曾高的心思活絡起來。袁世凱確實有一舉蕩平湖北的實力，可是他絕對不會這樣干。在戰略構想當中，敵人的態勢，因為袁世凱的野心而現出破綻，不再如數據上所显示的可怕。　　曾高連連點頭，“政治是個好東西，袁世凱的不臣之心值得好好利用。”　　李想想到水仙剛剛遞給他的情報，拉過一把椅子坐下，翹起二郎腿，夾着煙手指輕叩這桌面的地圖，“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是袁世凱的老朋友。我們截獲他在袁世凱前往信陽途中時報告英國政府電報，上面說：袁此行形式上雖系軍務，其實乃調和此事。以彼之聲望，或能設一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亂民之要求滿意。此次革命蔓延如是之廣，如仍欲以武力鎮壓，袁之識見，或知其不能有大效。且欲選一調和漢人者，除袁外，無更相宜而又為人信從者。”　　“情報部有消息說，袁世凱已經派劉承恩接觸過黎元洪，當時在場的還有黃興和宋教仁，孫武。劉承恩自己沒去，去的是他的手下密探王洪勝。現在革命風頭正勁，黎元洪是連面都不想見的，還是黃興說要看王洪勝會說什麼，黎元洪答應見面。最後武昌軍政府沒有答應議和，劉承恩什麼也沒有談成。”一個參謀說道。　　從而也證實，袁世凱是帶着和談之心來的。只是這顆和談之心有幾分真？　　曾高搖頭道：“不可掉以輕心！革命風潮正盛，要是現在和談，肯定對袁世凱不利，這也不符合袁世凱現在的野心。袁世凱派劉承恩到武漢，也只是投石問路而已。無論黎元洪的答覆是什麼，其實他都不在乎。他一定要湖北掀起一場大戰，以奪革命之氣。袁世凱自然不會對我們趕盡殺絕，只會逼着我們革命黨人簽下城下之盟，這才是對他最有利的。袁世凱不止要逼迫我們，還有逼迫清廷。袁世凱會留我們一口氣，好去替他逼迫清廷。只有兩邊逼迫，才能達到他的政治目的，達到他勃勃野心。”　　“我們絕不能讓他如願以償，怎麼會有這麼卑鄙無恥下流的人。”有人已經拍着桌子叫起來，這些年輕人一時還無法接受如此黑暗的政治。他們不像在曾高，從小接觸的就是臉皮又厚又黑的官場人物。個個都不憤的叫囂着，“我們奪取武勝關，即使流再多的血也不怕，使袁世凱進不了湖北，一定要粉碎袁世凱的野心。”　　李想一聲苦笑，把煙頭丟出門外，“武勝關據點工事完備，儲備有大量的軍備物質，再經過馮國璋的加強防禦，背靠着信陽，北洋援軍可以源源不斷，比一座雄城還要難下。只怕血流幹了，也取不下武勝關。”　　曾高眼前一亮，道：“大帥不準備進攻武勝關，是想打一場戰略防禦。”　　“敵強我弱，還佔據戰略要地。我除了戰略防禦外，亦無他法。湖北是我們的主場，發揮好了，便可以空間換時間，以持久作戰，消耗敵軍。”李想說到這裏，忍不住一聲嘆息，“想要粉碎袁世凱的野心，我們還沒有這個實力。只有利用袁世凱的野心，盡量的保存革命的火種。”

# 第九十六章 鹿正肥（十七）

　　門外是的淡淡的夜色，兵馬調動的聲音隱隱約約的傳進來。秋風帶着絲絲寒氣從門口吹進來，燭光搖擺不定，照在李想的臉上忽明忽暗。　　“孫子曰：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李想看着門外深邃的夜空說著，漆黑的瞳孔亦如夜空一樣深邃。“亮足了我們的實力，也硬碰不過袁世凱，你們就按戰略防禦的構想制定作戰計劃。”　　曾高即在地圖上商議圍繞武勝關防禦圈的兵力配置，又開始拿着鉛筆在地圖上圈圈點點。李想也就在邊上看着，有時幫着掌燈，具體的活計他半懂不懂，正好趁此機會好好學習一下。　　戰爭的主體是軍隊，作戰任務必須依靠軍隊來完成。因而在戰役和戰鬥中，投入現實作戰目標和所需的兵力，是軍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兵力投入，即依據敵我雙方的態勢及各次戰役的目的，以及作戰的外部條件，如天時，地利，人和，來確立投入兵力的形勢和方法。　　曾高突然抬頭看向李想，問道：“漢口的兵力，也要投入此次戰鬥嗎？”　　李想眉尖輕佻，漢口兩個字，他現在聽到便煩。老子拚死拼活，手下多少人流血犧牲成就的革命碩果，眼看着別人伸手來摘桃，李想恨牙痒痒。當初他渡江革命，多少人冷眼旁觀，對他不聞不問。渡江前，文昌門外搞得喧鬧震天，武昌城連一個來送行的人都沒有。渡江之後，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他的笑話，不知多少人等着看他兵敗如山倒。漢口連番大戰，武昌沒有出過一兵一卒過江幫忙。　　如今武昌紅樓里坐的人，又有幾個人是為武昌起義，流過一滴血，流過一滴汗？又有幾個人，是真心的為革命出謀划策？戰場上沒有出過多少力，搶起革命果實來，一個個生猛如虎，心狠手辣。　　如今李想還在為革命事業與敵奮戰，腦袋差點都被子彈穿洞，剛剛和輪迴穿越擦肩而過。北洋軍經過袁世凱的整合，對湖北虎視眈眈，正貪婪的盯着只肥鹿。李想正憚盡竭慮的與袁世凱周旋，武昌方面不肯幫忙也就算了，卻在後面給他使�A子，想要謀奪漢口。　　李想真恨不得不管袁世凱了，回頭便狠狠咬他們一口。卻也知道這個念頭只能在心裏想想，如果放任北洋軍長趨南下，那就是放棄先前不顧一切的努力結果，放棄剛剛光復的湖北大片疆域。歷史又將回到遠點，戰場又要回到陽夏。歷史教科書上關於陽夏之戰的表敘只有隻言片語，卻是字字帶血，李想怎麼能裝作不知道這段歷史？　　李想被曾高一問，越想越氣，不安的來回度步。現在是顧不上漢口了，但也不會傻傻的給別人騰地方，就要留下一些人噁心他們。他罵罵咧咧的道：“別人要來漢口，我現在是沒功夫去組織，但是我們也不能老老實實的給別人騰地方。讓馮小戥他們給我賴着屁股不走，等我回去。”　　曾高哭笑不得，李想也是氣得不輕，只好耍起無賴。馮小戥即使賴着屁股不走，宋教仁完全可以拉起同盟會這面大旗另起爐灶。須知馮小戥背後如果沒有軍隊的支持，漢口士紳還不輕易的倒像宋教仁，所以曾高才問漢口的軍隊是否要參加此次作戰。李想說賴着屁股不走，完全就是一時的氣話。　　“馮小戥不動，李西屏便也不能動。”曾高道，他看着眼前情緒焦躁，走來去的李想，一聲暗嘆。這場辛亥年自武昌起義開始的戰事，打到現在，就只看到李想一個人的身影。如今某些人坐享其成還不夠，找到一些由頭，便想把他往死里整。只有留下李西屏，還可以在漢口有所作為。　　說到兵力布置，李想腦袋突然清醒過來。“不，李西屏不能留在漢口，留下一個團在漢口駐守即可，就漢口給他們添噁心。我不好過，他們也別想快活。”　　李想說著又坐回椅子，李西屏的去向他早有安排。“李西屏去黃州府，那裡是他的老家。段祺瑞第二軍在江北預備，我就派李西屏去黃州預備。”　　曾高正愁不知該哪裡調兵對付江北段祺瑞，原來李想早有了腹稿。只是如此一來，漢口與拱手讓人沒有區別。武昌已經讓了人，漢口還要再讓人，同志們一路流血，這口氣如何咽下。一切都是因為顧慮大局，從來都是飛揚跋扈，不肯吃一點點虧的李想，這回就忍氣吞聲了。　　曾高心裏希望李想能以大局為重，可是真看到李想這樣的選擇，心裏又是一陣陣的不甘心。曾高心情複雜的看向李想，看到李想桀驁不馴的眼中露出一絲落寞。李想指間已經夾上一支煙，嘴裏無聊的吐出的煙圈，似乎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一閃而逝。　　幾個參謀已經放下手頭工作，專註的聽着他們的對話。參謀們都掌握大量的情報，自然也漢口的變故。一路跟着李想從武昌起兵，至打遍湖北。這一片革命根據地全是他們打出來的，每一場戰役都有他們出謀划策。如今要拱手讓出漢口，他們流血，別人摘桃，他們不甘心，心中是一萬個不甘心。一個個紅着眼睛，看着李想，作戰室里安靜的可以聽見秀花針落地的聲音。　　李想心中暖洋洋的，自己不顧一切的努力，總算有人看到了，理解了。他吞吐着煙圈，把感動放到心底記住，嘴角浮上無所謂的笑意，罵道：“看什麼？做你們的事。作戰計劃今晚趕不出來，下放你們去新兵訓練營。”　　李想罵是這樣罵，卻把身上最後半包煙丟給他們。李想在戰前通過新華洋行儲備大量的軍需糧草，偏偏煙草沒有儲備。煙草以前都是從南洋進口，漢口第一家捲煙廠也建設當中。李想丟下這半包煙，今後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抽不上煙了。幾個參謀也是斷煙許久，看着李想一個勁吞雲吐霧就有些范煙癮，半包煙被他們一搶而空。　　“李西屏只有一個混成獨立旅，是否太少了一點。”曾高吐出一個煙圈，聲音都有些飄飄然。　　李想搖搖頭，道：“不少，我把黃州划為第二戰區，李西屏為第二戰區司令。這個混成獨立旅戰鬥力可以作為戰略部隊使用，他只要在地方招募預備部隊，即可利用黃州的山地丘陵的有利地形，完全可以把段祺瑞拖住。”　　曾高也明白李想的意圖，道：“大帥是看出馮國璋是主攻，段祺瑞未必會進犯黃州府，何況他手上也沒有這個實力，北洋主力在馮國璋的手上。所以黃州出現正面大戰役的可能微乎其微，李西屏只是與段祺瑞進行相持游斗，作用便是通過小規模的戰鬥，整訓部隊，培養戰鬥力，牽制消耗敵人。”　　李想感嘆道：“你也看出來了嘛！我們用於正面防禦的兵力勉強夠了，但是防禦預備兵力太少，或者是戰力參差不齊的學生兵，或者是剛剛招募還沒有整訓過的新兵。無力去擴大戰果，或者應付突發事件。”　　革命軍正是這樣的現狀，預備兵的戰鬥力太爛，實在難以完成支援，穩定戰場的戰略任務。　　曾高也是嘆息道：“只要與北洋軍碰上，我們的後繼無力便顯現出來。即使從第二戰場拉練出來新的戰鬥力，逐次的拉到第一戰場，也只夠用於填補空缺，或阻敵進攻，未能發揮多大作用。”　　曾高也努力推演眼前的防禦戰局，防禦作戰的目的便是扼守主要作戰地域，具體如城鎮，關隘，交通要道；或阻敵接近重要中心和地區。在陣地的拉鋸戰中，兩軍消耗極大。曾高也是喝過洋墨水，學過系統的現代戰爭。知道在現代的大兵團戰爭當中，易於集中眾多威力強大的攻擊武器，防禦一方的城池變得與紙糊的一般脆弱，沒有古代防禦戰中的優勢，更容易收到重創。而且防禦，就是綿垣的戰線，戰線長了，便不可避免時刻存在薄弱之點。　　曾高一臉凝重，死死盯着幾個參謀還在作圖的地圖，道：“如此，一旦正面防線被突破，不及增援據阻之時，極有可能引起整個戰線的崩潰。”　　幾個參謀也停下手中作業，意識到不妥。圖做到這個地步，便看出情況的嚴重。他們的作戰計劃完全是軍事學院的教導，規規矩矩的做的戰略防禦，也不知道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李想看了一眼地圖，便明白問題所在，完全便是德國佬的那一套。如果革命軍的新兵有德國戰略部隊的素質，絕對可以與北洋軍打一場陣地戰。新兵沒有這個素質，根本不可能在陣地戰上硬碰訓練有素的北洋軍。　　李想笑道：“不能以陣地戰為主，應以縱深梯次配置，實施機動戰役。或者乾脆利用我們熟悉山地，在運動戰中消耗敵人。在運動戰鬥中，還可以起到培養新軍的戰鬥力，整訓部隊的作用。”　　李想這樣的打法這些留洋的精英在戰術教典上還真沒有看過，驚訝的看着李想。　　李想心中忍不住得意的繼續說道：“在防守的時候，也不能一味的防守，還可以集中我們的精銳，發動有限的攻勢和反擊，以牽制和消耗敵人。在正面牽制敵人主力的同時，組織部隊迂迴機動，實施內外線作戰，並輔以有力的戰役反攻和局部進攻。不要忘了，湖北是我們的主場。”　　這不就是對方吃了我一個車，我吃對方一個卒。雖然兩方都失去一個子，但是自己還是吃了大虧。幾個參謀只是想着，李想這樣的戰術，對大局依舊沒有多大的影響。　　曾高皺眉思索片刻，道：“可是北洋軍的實力比我們強大太多，正面戰場，他的主攻方向還是守不住。”　　李想似乎早知道他由此一問，他還是太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從而禁錮了他的作戰思路。他輕笑一聲，更是得意。“一線陣地的固受是重要的，必須的，但並不是唯一的，不可變的。適時的退卻，不僅是對防禦作戰的有效補充形式，而且是敵我力量懸殊，保存實力的积極措施。”　　李想說到口乾舌燥，也不管多少人等着他把話說完，自己先去倒了一杯涼茶潤喉再說。“你也說了，一旦正面防線被突破，不及增援據阻之時，極有可能引起整個戰線的崩潰。所以，當退之時不退，實為不智。如退守失時，則貽誤戰機。”　　“一退，豈不戰線崩潰。”一個參謀忍不住插嘴問道。　　李想笑道：“所以說，有御無備，防守無為。戰略防禦以守為要，只要按照預期戰役計劃，及發展進程，預先做好逐次抵禦的各項準備，這是梯次防禦的極致表現，一城一地的得失將變得不再重要。而且隨着戰線的拉長，敵人的弱點也被放大。這便是戰略防禦。”　　曾高等人忍不住鼓掌，李想的戰略總是能給人以奇迹。李想戰略防禦便是以柔克剛的太極拳，袁世凱的北洋軍重拳擊出，將全打在毫無受力的棉花上。

# 第九十七章 先聲（一）

　　清晨，廣闊的長江水面瀰漫朦朧的白霧。一艘渡輪衝破江面的白霧，激蕩得白霧朝兩邊滾滾排開，最後停靠在四官殿碼頭。　　黃興，宋教仁等人步下甲板，登上四官殿碼頭。他們身後一輪紅日升起，萬丈光芒刺透白茫茫的濃霧，彷彿整個世界都為光明所佔據。　　四官殿碼頭船頭擠船頭，碼頭工人如螞蟻搬家，扛着大包小包，抬着大箱小箱，來來去去。繁忙的景象一點也沒有因為洋人封鎖長江入海口，而造成的蕭條。　　李想暴力收復漢口洋人租界，卻沒有看出因此造成的后遺症。宋教仁再看碼頭停靠的船隻，幾乎一半貨輪是掛着洋人旗幟。這些洋商依舊在漢口大做生意，似乎漢口沒有發生過拍外事件，這使宋教仁越發的不解。　　宋教仁心裏奇怪的同時，已經看着一群人正朝他們走來，個個現場氣宇非凡，一看便知都是場面人物。宋教仁和黃興也不敢怠慢，趕緊迎上前去。　　一群狗仔記者從碼頭工人之間湧上來，抓着他們兩人猛拍。狂閃聚光燈下，使得黃興和宋教仁出現短暫的不知所措。畢竟作為這樣的檯面人物，他們還是第一次。　　漢口商會總經理蔡輔卿為首，兩位協理孫滌甫，宋煒臣，諸位議懂李紫雲等。除此之外，還有前任協理劉歆生，劉氏集團在漢口已經是僅次於新成立的新華集團；新成立的新華集團也派有代表前來。馮小戥也側身其中，他雖然是漢口名副其實的“總理”，可不敢怠慢這裏革命前輩，連李想都只感說是孫中山先生的學生，那他們便只是孫中山先生的學生的學生，而宋教仁和黃興可是孫中山先生的戰友。無論如何，面子是給足了他們。　　宋教仁看着眼前的場景，雖然黃興拒絕了黎元洪在武昌時的布置，四處派士兵走馬，高舉大旗，上書三個大字：“黃興到！”，也提前通知了漢口政府不要搞歡迎儀式，但是這種小場面更現場漢口政府對他們的重視。而且有這麼多的記者來到現場，對宋教仁這些洋派人物而言，可比武昌城裡的排場規格更高。　　黃興和宋教仁與他們一一握手，隨行的湯化龍給他們一一介紹。黃興和宋教仁兩湖活動頻繁，但是漢口這些人物，個個都是陌生的面孔。無論少壯的革命派系，還是商界，工界，學界，紳界，他們基本上都不認識。而武昌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基本上都認識，不是老熟人，便是老同志。　　宋教仁最後握上李紫雲的手，他無名指上鑲着鵪鵲蛋大的美麗紅寶石，其色嬌艷直欲滴血。漢口華商可比海外華商有錢的多，聽說李想一開口，李紫雲便摔出十萬塊大洋。宋教仁不免感嘆，孫中山就是海外漂泊一年，也未必籌集得到十萬大洋。　　宋教仁忍不住道：“聽說李先生支持革命，一擲十萬！”　　不過宋教仁也聽湯化龍說過，李紫雲也因此得以參与李想開發漢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開發案，所謂錢途不可限量。在漢口剛剛新成立的中國工商銀行，此銀行是李想政府傾力打造，具有現代中央銀行性質，擁有貨幣的發行權力，為穩定和發展漢口金融，而以李想政府和新華財團為信用建設的銀行。李紫雲奪得工商銀行百分之五的股份認購權，可是工商銀行第三大私人股東。　　宋教仁後面的話雖然沒有說完，但是李紫雲是何等人物，還聽不出他的弦外之音？　　蔡輔卿等人也是似笑非笑的看着李紫雲，看他又要如何作答。同盟會的架勢，一看便知道是來接收李想的地盤。漢口排洋事件可是已經發生的一場戰爭，即使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葛福已經簽了投降書，萬國商會會長盤思已經簽了通商協議，這場戰爭也不會這樣結束。長江入海口出了洋人商船之外，華人的商船是出不去的。李想是無論如何，也只有退出漢口，洋人才有可能妥協，李紫雲先前的注是壓早了。　　李紫雲先是大笑一聲，方道：“只不過為中國革命貢獻一點微薄之力，不值得宋先生單獨誇獎。身為一个中國人，這是我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　　李紫雲把假話說到這裏，一眼瞄過去，看到他們一個個輕蔑的眼神，果然是沒人相信。　　他的話風一轉，指着大霧散去，江面上來往如梭的商船，“李大帥能掀起狂風暴雨，自然會有應對的辦法。看漢口繁華的景象，只怕在戰前也不過如此。”　　蔡輔卿輕哼一聲，接道：“長江水道被封，禁的只是華商。華商都要繞到湖南，南下廣東。”　　“長江黃金水道被洋商獨佔，洋商貪圖這點蠅蠅苟苟的小利，要錢不要命，水道稍稍平靜，就開始坐起生意來。”　　“漢口政府解除租界武裝之後，又立法保證對洋人生命財產秋毫無范，還把原租界划為對外經濟特區，除了幾個垄斷湖北鐵路，礦產，航運的大洋行走了之外，這些小洋行可是一點損失也無。這是蘿蔔大棒，雙管齊下。”　　“擠走大洋行走之後，留下的大量空白市場，漢口政府吞下鐵路，礦產，其餘的市場也一時吞不下，這些以前一直被大洋行壓制的小洋商，自然是興高采烈的來搶這些剩菜剩飯。”　　孫滌甫，宋煒臣等一人一句的搶着說。他們嘴上雖然說得刻薄，但任誰都聽得出來，他們對這些“蠅蠅苟苟的小利”和“剩菜剩飯”眼饞的流口水。他們嫉妒這些小洋商，更嫉妒劉歆生和李紫雲。　　劉歆生，李紫雲，李想，如今三家是貨真價實的佔據漢口經濟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三家更是高調宣布聯手打造，漢口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開發案。他們都心裏雪亮，如果這個計劃執行下去，漢口便徹底淪為他們三家寡頭財團的天下。他們也知道這是李想對他們捐款不积極的教訓，本來也是打算向李想屈服，爭取鑽進開發案裏面去，爭取也能成為這個資本集團的一份子。　　如今宋教仁等人的到來，給了他們新的希望。他們可以給予宋教仁最迫切需要的支持，兩方合力把李想擠出漢口。宋教仁在依賴他們的同時，開發案只有給他們，而他們將成為漢口未來的寡頭財團。　　蔡輔卿等人一個勁的向黃興，宋教仁獻媚，李紫雲只是冷眼旁觀，不再搭話。馮小戥更是隱在人群里不肯出頭，只是靜聽着所有人的每一句對話。　　一行人出來四官殿碼頭，即往就近的滿春茶園走去。滿春茶園在漢口極其有名，為了迎接黃興，宋教仁，這點排場還是要講究。　　初陽之下，只見跨街矗立的牌坊重重無極，靠近碼頭的街道兩旁店鋪林立，長街古樸，屋舍櫛比鱗次。街上車如流水馬如龍，待到了滿春街居民區，黑瓦白牆的院落之間炊煙裊裊的升起。　　漢口一片繁華似錦的太平光景，使人渾忘了烽火連天的險惡，風起雲涌的革命。　　黃興、宋教仁、還有湯化龍是剛武昌渡江過來。他們由暮氣沉沉的武昌，走進生機盎然的漢口，一江之隔，卻有這樣巨大的反差，使他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　　最難以平靜的要數湯化龍，他是武漢的老地主，漢口的情形他比誰的清楚。漢口以前也是繁華，卻是一種畸形的繁華。以前的漢口有錢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可是他現在看到的窮鬼，泥腿子沒有愁眉苦臉，而是在笑，笑得如泡過三溫暖后的滿足。李想到底給漢口施了什麼魔法，使整個城市短短時間里爆發出如此強大的活力。　　大街上不時有三、五成群的藍色裝警察走過，除此之外，還有一列列軍隊，踏着整齊的步伐走過。眾人只有從在街上四面戒備的軍隊，才能感受到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氛圍。　　一個報童來到街角路口叫賣新鮮出爐的《人民日報》，這在漢口可是暢銷報刊，立刻就圍上了一群人。　　“我去賣分報紙看。”黃興往自己口袋一摸，掏出兩個銅板，興緻勃勃的往人堆里擠。他身材高大魁梧，三兩下便擠進去賣道一份報紙。　　宋教仁向身後諸人說道：“今天一早，我在輪渡上也看了不少洋人辦的報紙。皆是異口同聲的大罵武昌革命，實數義和團式的野蠻爆亂，把中國社會秩序破壞無疑的同時，更破壞了中外友好關係。友邦人士，皆莫名驚詫，說孫中山先生倡導的革命全是作戲。”　　宋教仁的話，一直在拍他馬屁的蔡輔卿是接不上，不過心中卻是一陣陣的得意。話里責備李想的意思是再明顯不過，李想在漢口的所作所為已經違反了同盟會的對外方針。　　至此，馮小戥不再沉默了，他陰沉的語調反問道：“占我土地，奪我主權，對我黃種百般凌辱之，有這樣的友邦嗎？”

# 第九十八章 先聲（二）

　　馮小戥從人群中走出來，身上鑲着閃爍的日光，是如此的年輕。一直隱藏的少年老成突然初露鋒芒，站在這群老朽之間如此的與眾不同。他的話語之間，更是綽綽逼人。　　湯化龍和蔡輔卿等人非常有默契的傳遞眼色，個個都閉緊了嘴巴。　　宋教仁早知道漢口革命黨人激進，正面碰上，還是忍不住要驚訝。“誰不想打倒帝國主義？可這事情只能暗地里策劃，有誰像你們漢口革命黨人這樣大張旗鼓叫囂，唯恐天下人不知的。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帝國主義列強也有同情革命的派系。”　　人民日報發表了許多民族主義宣言式的文章，引起洋人強烈的反感和恐慌。列強政府正對海外同盟會的機構施加壓力，中部同盟會總部在上海同樣受到洋人的壓力。同盟會雖然也痛恨帝國主義，但也相信帝國主義也有同情革命的存在。所以他們希望着，希望能與列強和平相處。　　孫中山先生等同盟會黨人皆對洋人抱有幻想，武昌起義之後孫中山先生遲遲沒有歸國，便是為尋求西方列強的支持，他曾回憶自己當時的想法。“乃以此時吾當儘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尚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皆向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親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尚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系者，厥為英國；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為患矣。予於是乃啟程赴紐約，覓船渡英。”　　可是辛亥革命的複雜程度，遠超西方資產民族革命，一百年過去了，也沒有個定論。孫中山先生以純粹的西方式思維思考辛亥革命，才做出了這個註定徒勞無功的選擇。　　“幻想着洋人的同情，是一個沒有自信的革命者，無能的痴心妄想。共和，民主不是靠洋人的同情得來，是同志們的鮮血鑄就。”馮小戥與宋教仁怒目而視，這些年輕的革命黨人卻沒有這麼多的顧慮，他們銳意進取。在李想的影響下，早對洋人失去幻想。他憤怒的繼續說道：“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還不足以使你們認清帝國主義的真面目？”　　宋教仁亦憤怒不已，也不顧當眾街上而反唇相機，“你們漢口革命黨人連對抗北洋軍的實力都沒有，又挑起與洋人的戰爭，是不智，是把中國革命推相絕路。太平天國時期出了一個戈登，今天帝國主義便可以製造第二個戈登。”　　宋教仁此言完全是出於愛國心的恐懼，即擔心漢口的混亂會招來外國的干涉，甚至已經招來外國的干涉。李想收回漢口租界和關稅，外國以此為借口，參与徵收中國其餘幾個港口的關稅的程度大大增加。　　宋教仁想起昨天午夜收到上海中部同盟會總部的電報，又道：“上海租界英法兩國的特派員一夜之間，不僅成為估稅員、會計師，而且成了實際上的收稅員。不僅如此，按照革命時期定下來的安排，同盟會的收入要存入外國銀行，支出時才提取。因為漢口的事情，使同盟會在資金運轉上，都被洋人銀行為難。”　　宋教仁說道後來已是和顏悅色，只想讓馮小戥明白洋人的可怕，洋人的槍口不是用信仰和勇氣便可以堵住。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劇，薄海驚心。深知洋人厲害的宋教仁，知道李鴻章的遺奏沒有一點的誇張。　　馮小戥瞪着通紅的雙眼，一點也沒有聽進宋教仁苦口婆心的勸戒，張口便要反駁。　　賣報紙回來的黃興，看他們兩人堵着滿春茶園的門口爭論，湯化龍，蔡輔卿也都冷眼旁觀。黃興過來便打斷欲開口反駁的馮小戥，低喝道：“堵在茶園門口獻寶啊？都給我進去在說。”　　黃興身為同盟會的二把手，此刻也只有他訓斥着兩人。一行人走進滿春茶園，登上三樓臨江的雅間。滿春茶園三樓的雅間，和洋人高級會所，沙龍一樣，在漢口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才能去的地方。　　飛檐下掛着精緻的銅鈴輕響着的聲音依舊悅耳，漢水的江面已經恢復戰後的平靜，一艘艘風帆不時劃過。只在對岸漢陽才能看到當日慘烈的戰況，斷為半截的古樹被燒得漆黑，岸邊還留下許多被重炮炸出的深坑。　　宋教仁坐在窗邊中間的位置，馮小戥也跟了過去，他今天非要論個明白。他坐下便說道：“宋先生，你擔心的無非便是洋人的軍事力量。你現在完全不用擔心，洋人布置在漢口的軍艦，全部沉在漢水。洋人失去軍事力量的支持，他們擁有的特權甚至對虛弱的中國也不能維持下去。”　　軍事力量使洋人在華開創的事業成為現實，它在中國國土、河流和沿海水域的不斷部署，象徵性地，有時實際上，構成了作為形式上正當的外交措施後面的有力支持，這些措施不斷地被運用，以維護外國人的條約權利和確保他們人身和財產的安全。炮艦在內河和條約港口以及更大的海軍船隻在中國沿海的存在，是根據1858年天津條約第52款的一種很帶隨意性的解釋，這一款說：“英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　　宋教仁一聲輕笑，笑馮小戥的傲慢和自大。漢口一場小小的勝利，並沒有傷到洋人在華的實力。對於這些年輕的革命者，他願意給予細心的指導，幫他分析洋人在華的軍事實力。　　1896年，停泊在中國的英國海軍的總噸數達59000噸，　　俄國的噸數接近此數，法國28000噸，德國23000噸，美國18000噸。　　1908年，“英國皇家分遣艦隊”的總噸數達到70000噸；有艦隻33艘，其中裝甲巡洋艦4艘，二級巡洋艦2艘，其他27艘較小的艦隻包括內河的炮艦。　　使用或至少是威脅要使用外國炮艦的行動，在19世紀後半期時有發生的“教案”中，是常見的現象。1900年英國的炮艦首次駛至重慶。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初期，法國人的海軍艦隻對長江上游進行開拓性的勘察，以尋求從他們在雲南的鐵路擴大貿易的路線。德國人在鄱陽湖周圍活動，這引起了認為長江流域是其專有禁區的英國人的很大不安。在19世紀末，作為租借地割讓的海軍戰略基地――青島、旅順、廣州灣、威海衛――使外國巡洋艦和戰列艦能夠定期到中國水域。　　在1903年，美國與英國不同，沒有保持一支定期駐於長江關鍵地點的炮艦艦隊。也許是每年一次，亞洲艦隊偶爾派出的艦隻在航道上來回行駛。美國的長江巡邏隊――從1908年至1919年，正式為太平洋艦隊第三中隊的第二分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有舊式炮艦6至8艘，而當時英國人駕駛着15艘新式炮艦。民國早期的巡邏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們最渴望的就是上岸。但是艦隻停泊在那裡是“為了維持江河的治安”，而且無疑地是出於締約列強保持它們利益的願望。　　外國士兵和警察衛隊，在20世紀初期比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更惹人注目。在幾個租界內，城市警察力量和國際民團（“商團”）發展起來了。上海的商團是最大的一支，在1910年有59名軍官（主要是英國人）和約1000名士兵（一半為英國人，其餘的分屬15個國籍的連隊）。1898年從中國奪得的租借地以及後來1901年列強強加的辛丑和約，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軍事存在。　　根據這一和約，列強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裝分隊（“使館區衛隊”），佔有從北京至海的鐵路沿線的關鍵地點，並在天津駐軍，而把中國軍隊排除在這個城市之外。駐於威海衛和廣州灣的英、法部隊為數甚少，但德國在青島的分隊和海軍分遣隊的總人數有2300人。

# 第九十九章 先聲（三）

　　一碟碟堆尖的乾果、點心端上來，還有剛沏好的正宗洞庭湖君山毛尖。湯化龍掀開茶蓋，蒸氣升騰，君山毛尖獨特的草木清香撲鼻。　　他與蔡輔卿等人品茶之餘，饒有興趣的看着宋教仁和馮小戥的爭論，這已經是全場的焦點。同盟會這個鬆散至極的組織，給了他們太多可鑽的空子。　　宋教仁說的都是貨真價實的事實，而洋人在華的實力也只會比他說的更強大，但是馮小戥臉上的不屑也越發的明顯，他此刻的腦子里全是李想灌輸的亮劍精神。　　“我們革命黨人，怎麼能夠畏懼洋人的船堅炮利。如果連你和洋人亮劍的勇氣也沒有，還有臉鬧革命嗎？”馮小戥朗聲道，“你給這個衰亡的民族找了太多沉默和退讓的原由。一味的沉默和退讓，只會使這個民族一步步走向滅亡。這個沉默的民族需要一個聲音，用力的吶喊出來，喚醒沉睡國民，這才是救國救民的唯一途徑。洋人船堅炮利，我們便用身體築造新中華民族之長城，用鮮血澆鑄新中華民族之魂魄。”　　馮小戥言語振奮，文弱的一介書生爆發出桀驁的鋒利。面對帝國主義的強權，他們絕不服輸，依然幹練堅決的反抗到底。雖隕身不恤，然百折不回。即使心中的理想只是依稀微弱至極的希望，他們依然會憤然選擇血戰前行。　　中國人的脊梁骨被滿清壓制三百六十餘年，又被洋人壓制半個世紀之久。漢口的事件，證明中國人的脊梁骨沒有把他們壓彎。　　馮小戥如此激進的言論，把宋教仁氣得不清，怒道：“匹夫之勇。與洋人的和平相處，也只是權宜之計，國家的領土、主權自然遲早要收回來的。你現在的行為是在把洋人推向清廷，推向袁世凱，為革命樹立本可以避免的強敵。”　　宋教仁也知道，帝國主義列強都不願意看到，也不相信正在中國發生的革命會取得勝利。雖然革命陣營方面竭力表示他們並不打算得罪外國，並無“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國主義列強不無理由地擔心，打在他們的走狗清朝政府頭上的革命大棒有可能直接打到他們的頭上來。　　在武昌起義后十一天，洋人們的擔心終於成為現實。同盟會苦心經營，才使得洋人保持的脆弱“中立”態度發生重大傾斜。雖然東西列強沒有出兵干涉革命，西方列強正在加緊搶奪通商口岸的關稅權；日本更是出兵滿洲，佔據鐵路沿線要地；俄國也出兵外蒙，策動外蒙獨立。宋教仁等人皆是普遍認為，洋人出兵干涉革命，是遲早的事情，這給宋教仁他們帶來極大的恐慌。　　黃興聽着兩人的爭論，連報紙也看不下去，也不免擔心的說道：“現階段的革命形式必須以反清為主，不宜擴大化。革命力量畢竟還非常脆弱，北洋軍的反撲已經使我們窮於應付，再豎洋人這樣的大敵，只會使革命招來太平天國之敗。”　　太平天國時期，侵略中國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中立”的煙幕下武裝協助清皇朝把革命鎮壓下去。庚子年，八國聯軍更是公開侵入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　　馮小戥一步不讓的說道：“但是現在的形勢既同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大不相同，也同義和團運動時期大不相同，帝國主義列強不可能沿用老的辦法來解決他們所憂慮的問題了。”　　總是有人固步自封，以舊的歷史知識來解釋新的歷史問題。馮小戥與李想一路走來，受其現代思維的熏陶，早擺脫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束縛。　　“那你到說一下，現在的形勢與當初有什麼不同？”一直沉默不語的湯化龍突然開口，他現在越來越想知道李想膽敢做出這樣冒險的舉動，簡直便是把自己推向懸崖。李想表現的向來是膽大而且精明，他掏空武昌銀庫，果斷放棄爭奪武昌權柄的機會跑去漢口，當時看似冒險，事後他們思量，卻是極其精明的決定。如今李想在漢口一家獨大，他們咨議局統計被李想捲走的款項，僅帳面金額竟達四千萬之巨。如今紅樓里的人，是想起李想莫不咬牙切齒。　　湯化龍閑適的靠在椅背，目光看似溫和，卻隱藏着別有用心的陰冷。　　湯化龍此一問，才使宋教仁等人醒悟，李想的行為，原來並不如他們表面所看到的莽撞，造次。一雙雙別有用心的眼神，如風劍霜刀，落在馮小戥的身上。　　馮小戥也不是沒有看出他們的別有用心，桀驁不馴的眼神如刀一樣回敬給他們。“此時，歐洲帝國主義列強已經深深地卷進了協約國和同盟國的相互衝突中間，它們很難在中國實行共同的軍事行動。而且如果對中國進行武裝干涉，最靠近中國的日本和俄國必然處於最有利的地位，這是西方列強所不甘心的。”　　這隻是馮小戥的推論，或者只是李想的推論，從在座諸位似笑非笑的表情看，他們也不怎麼放在心上。　　湯化龍笑道：“這種平衡只是在革命沒有觸犯洋人利益的情況之下才能保持，如今洋人在漢口失利，這樣微弱的平衡即被打破。”　　誠然如他們所料，這不是帝國主義干涉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勢所趨，這種趨勢正在慢慢的顯現。各省響應起義風起雲涌，革命潮流越發洶湧，從武昌起義以後，革命的火焰迅速燒遍全國。清皇朝的統治已經在人民中普遍地失去信任。儘管這個革命有許多弱點，但它的基礎是在賣國腐朽的清朝統治下活不下去了的幾億人民。　　許多本來與革命毫無因緣的官僚、政客、軍官、紳士紛紛跑到革命旗幟下來投機，這固然造成了革命隊伍中魚龍混雜的情形，但也是革命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的一個表現。但是國內複雜革命形勢，卻是馮小戥不願意開口提及的一個原因。　　這樣的革命潮流是不可逆轉的，帝國主義也在害怕。用少數的外國軍隊來撲滅這場革命火焰，不但不可能，而且還有促使這場革命發展為遠比義和團運動廣泛得多的“反對外國人的運動”，也就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危險。　　雖然帝國主義開始是以“中立”的形勢，小心謹慎的對待革命，有暗中與袁世凱苟和，企圖辛亥革命變質。如果各方勢力都是顧慮重重，歷史只會按着原來的軌跡前行。但是被膽大包天的李想不是一個會猶豫顧慮的人，他莽撞的在漢口掀起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開篇。他打亂了同盟會的陣腳，也打亂了洋人的陣腳，也打亂了袁世凱的陣腳。使得各方勢力都出現了手忙腳亂，局勢比歷史上的辛亥更要混亂，而且複雜百倍。　　馮小戥心中冷笑，有些情報是該給他們共享，也免得他們胡思亂想，也使天下會的本事。“日本便想借漢口事件對中國局勢實行武裝干涉，它向列強探詢，可否由它就近出兵中國，以‘保護各國在中國的權益’。英、美等國反對這種做法，它們認為，如果必須進行武裝干涉，就應當由列強協商一致，共同行動。但是日俄也知道，因為歐戰處在爆發的邊緣，庚子年那樣的共同行動是不可能再發生。日俄兩個遂撇下英美，第三次修訂《日俄密約》，再次在關外劃定勢力範圍，並約定滿洲發生革命，兩國共同出兵干涉。之後俄國還乘機派兵到庫倫（今烏蘭巴托），勾結那裡的王公活佛，製造了外蒙古的獨立；日本增兵東北，佔領滿洲鐵路要道。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袁世凱的出場受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歡迎。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英國、美國推動清皇朝起用袁世凱起了很大的作用。必要關係。”　　這些軍事與政治情報已經使在座各位驚詫不已，除此之外，馮小戥還有更給力情報。“由於倫敦、巴黎、紐約的資本家發現，在像美國和阿根廷那樣的較新和人口較少的地方，有更好的機會，西方對條約口岸中國的投資依然處於不重要的地位。當旗昌洋行的J.M.福布斯在1845年以後，把從鴉片貿易中獲得的利潤向美國的中西部鐵路投資時，他是在追求賺錢的機會，能賺取暴利的機會。這種機會在中國除了鴉片之外，是找不到。因此，帝國主義其心不一表露無疑，而漢口這塊雞肋，更是不值得他們出兵。你們所認為的八國聯軍侵華，和戈登流氓軍團參戰，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馮小戥所爆料如此詳細的帝國主義情報動向，總算使他們震驚了一把。一刻短暫的沉默之後，湯化龍和蔡輔卿等，轟的一聲議論開來。如果馮小戥爆料的情報屬實，那麼漢口的利益就算是收回啦。如此，更是堅定他們把李想趕出漢口的決心。　　“即使如此，但是漢口因為租界的特殊地位發展起來的港口。在失去租界的特殊性之後，漢口又將如何發展？”蔡輔卿迫切的問道，這些大商人最關心的便是這個問題。如果拿到的是一座死港，他們白忙活一場？　　在租界，中國資本與外國資本在這一發展中混在一起；買辦是外國商號的實際經營者，而不僅僅是僱員。條約口岸是中外聯合完成的。洋人以他們的方式，謀求一種公開關稅稅則和無特許垄斷事業的自由、開放的市場――不讓中國的官僚們插手。他們那些具有中國作風的買辦了解當地私人利益集團和關係網絡，常常在要求外國人的自由貿易特權時，能夠利用複雜的中國官僚政治結構和社會等級制中的必要關係。　　劉歆生便是因為他是漢口哥老會的頭子，成為洋行的賣辦，進而發展成為漢口巨富，當然，他後來與李想更是他的財富膨脹到了極致。而李紫雲也是因為代理洋人的鴉片，積累起巨大原始資本。在各個通商港口，這樣的人物永遠不會少，上海灘大名鼎鼎的青幫頭子黃金榮，還有現在還在黃金榮手下當馬仔的杜月笙，他們也都是這樣的人物。　　這是一種畸形的共生關係，漢口租界的收復，使蔡輔卿等商人感到莫名的恐懼。　　馮小戥一聲輕笑，答非所問的道：“沿江的漢口五國的租界大道綿延幾英里，在道路和人行道之間有樹蔭和草坪的優美的林蔭大道。每個下午，外國的社交界聚集在賽馬俱樂部喝茶，然後是打網球或高爾夫球。漢口有十八孔的高爾夫球場，是亞洲最好的一個。有陽台的俱樂部房――內設游泳池、遊戲室、衣帽存放櫃和一間大茶室――有一個著名的長酒吧間，在長江巡邏的洋人炮艦的軍官們常常光臨此地。這是一種考慮周到的目不暇接的生活，根據鮮明的階級界線分化了。一個人之出名，是因為他所從事的職業，加入哪個俱樂部，和擁有多少匹種馬。猶太人、葡萄牙人和歐亞混血兒過着一種隔離的社會生活。雖然一小批猶太商人在漢口一般地說過得不錯，但葡萄牙人和歐亞混血兒承擔了商行中大部分做日常工作的低報酬職務，如文書、店員和秘書。漢口還有一群洋人的流浪漢、處於困境的水手和事業上失敗的可憐蟲。洋人社會金字塔的底層與邪惡和犯罪的下層社會，在條約港口生活的這些人很少被人注意，但它們也是洋人存在的組成部分。”　　漢口，這個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在馮小戥敘述中如一幅精美的畫卷展開在眾人眼前。這條定律不止中國人，也適合於洋人。馮小戥說到這裏，眾人似乎已經明白了他意圖，而如今的漢口也正是這樣做的。　　此刻宋教仁突然問道：“為何漢口軍部一個人也不見？”　　宋教仁問得突然，問得嚴重，這間VIP包間裏面突然變得鴉雀無聲。

# 第一百章 先聲（四）

　　馮小戥的臉色瞬息萬變，一開始宋教仁的問題便極其尖銳，說是興師問罪也無錯。不就是打個洋人，這是什麼罪，也成了他們興師問罪的導火索。這無疑是否定他們為革命付出的努力和鮮血還有生命。　　馮小戥心中莫名的悲痛，慘淡臉色最後歸於平淡，只是淡淡的說，“袁世凱出任清廷總理大臣，在信陽設行轅整頓北洋軍，前線戰局突然變得緊張。大帥已經率兵前往武勝關第一戰區，迎戰袁世凱督促的馮國璋北洋第一軍；同時還在昨夜下令遣鎮守漢口的李西屏前往黃州府開闢第二戰區，迎戰江北段祺瑞北洋第二軍。漢口軍隊已經抽調一空，如今漢口留守的全是前線退下來休整的部隊，由張政統帥。張政現在也身負重傷，還在仁濟醫院養傷，所以不能來迎接黃先生和宋先生，失禮至極，深感抱歉。”　　黃興聽了總覺得過意不去，“不用道歉，我們不是封建官僚，不用他們參見，應該是我們去撫慰為革命流血受傷的戰士。”他亦感覺到馮小戥話語中的委屈，還好意勸道，“你不用多想，他也只是隨便問問。”　　黃興的話語使馮小戥心中處在蕭瑟的秋季感到如春的溫暖，整個滿春茶園，只有這一個人還在向著他說話，至少沒有否定他們對革命的付出。這才是革命前輩的修養，一個使人敬仰的革命前輩。　　宋教仁的眉頭微微皺起，被黃興這樣一打斷，他接下來的話已經出不了口。他是一個政客，玩的就是權謀手段。可是黃興不是，他太厚道，甚至有婦人之仁的嫌疑。黃興在武昌就一再的謙讓，才使黎元洪等把黃興擔任兩湖大都督的提議拖延下來。李想已經把軍隊撤出漢口，他只要再逼迫一下馮小戥，漢口的民政也就到手了。黃興又在此刻心軟，壞了他的大事。　　宋教仁面對湖北的形勢憂心忡忡，這比他當初想象的要複雜百倍，各種勢力分散又糾結在一起。沒有形成應有的規模效應，反而互相牽扯形成制肘。如果不能把這股力量整合，眼前袁世凱一關就過不了。　　湯化龍是願意極力促成宋教仁的好事，看到宋教仁陷入困局，趕緊出來解圍，道：“漢口重鎮，其安危牽繫全國革命形勢，非有重兵把守不可。李帥在前線無暇分身，漢口的防禦就讓黎督另外委派。”　　宋教仁笑道：“湯先生言之有理，你認為呢？”宋教仁問的當然馮小戥，眾人的目光又都集中道他的身上。　　馮小戥倏然離座站起，雙手背在身後握成拳，越攥越緊，用力過度的指節顯出失血的蒼白。他嘴角一絲不明的笑意擴散，道：“好。”　　馮小戥再沒有與他們應酬的心思，匆匆的離開滿春茶園。　　此間事告一段落，黃興和宋教仁也認為沒有必要在此耽擱。必須趕緊調兵遣將渡江，黃興聽到馮國璋枕兵武勝關，已經快止不住會軍北上，會會這個北洋宿將的衝動。黃興和宋教仁渡江再次回到武昌，留下湯化龍與蔡輔卿商量如何接收漢口軍政事宜。畢竟，李想治理漢口的成就，也是看得見的，他們不希望發生任何的動蕩，破壞了漢口的穩定。　　武昌，紅樓。　　黃興、宋教仁一前一後走進大會議室，掌聲如潮水般洶湧澎湃。他們從漢口回來，便召開軍事會議，會議在軍政府二樓的大會議廳召開。與會者除了各部各路的重要首領之外，還有一些擔任督府守衛的士兵，也自動擠了進來；諾大一個會議廳，竟是坐無虛席，後排還站了不少人。　　黃興和宋教仁在革命領域的聲望，使黎元洪的心底還是有一絲微微的不安。黎元洪偷眼看了一下孫武，孫武的臉色有些陰沉。還好，在武昌革命派系當中還有這樣一個私心極重的人物。蔣翊武同是湖北革命軍中兩巨頭，就是被他極力排擠。許多武昌革命黨人都是被他擠出權力中心，剩下黎元洪許多麻煩。　　孫武的視線不斷落在幾個最支持黃興的人身上，片刻后乃示意大家安靜，然後不緊不慢地說：“今天這次會議，是在武勝關失陷的情況下召開的。武勝關乃湖北門戶，對湖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這次會議上，我們要請大家討論如何把今後的仗打下去的事。先請黃先生講一下漢口的情況。”　　會場是一片熱烈的掌聲，有的士兵是第一次看到這個久負盛名的革命人物的風采，使勁地鼓掌。黃興要來武漢的消息，早就傳遍，這次過江匆忙，好多士兵和革命黨人還沒有見過他的面。傳說中那個桀驁不馴的李大帥，竟然就因為黃興的到來而退出了漢口。　　黃興臉上有笑意，卻沒有得意。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的氣度更加的內斂。他還是穿那一件黃呢大衣，威武高大的身體向大家深一鞠躬，然後開始講話：“我們把漢口的形勢看得太悲觀，也不能把漢口的形勢看得太樂觀。租界是被我們收回了，洋人的軍艦是被我們擊沉。為此，漢口革命軍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仁濟醫院，中西醫院還躺滿了重傷的患者，這些患者有可能就終生殘廢，輕傷的更是不計其數。漢口革命軍歷經數次大戰，每戰必亮白刃，每戰必殺敵片甲不留。漢口革命軍士多為捨生忘死，不唯強敵之猛士。以命酬國，以身殉志，此乃我革命軍之精神耳。”　　一片熱烈的掌聲響起。　　掌聲慢慢落下，黃興滿意的點點頭，才繼續道：“洋人不會就這麼罷休，但是我們也不能迫於洋人的壓力，便把李想等革命功臣交於洋人處置。這無益與滿清朝庭的賣國行徑。”黃興此意，就是先前對黎元洪提議的否定。無論如何，黎元洪和宋教仁出於什麼樣的政治目的考慮，他都不會容許賣了李想，這無益與賣國的行徑，同盟會承擔不起。他繼續道，“只要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全國革命力量凝聚成一股繩，一定可以推翻滿清政府，措敗洋人帝國主義，霸權主義。”　　又是一片熱烈的掌聲，叫好歡呼此起彼伏。　　“去了一趟漢口，也學會了李想喊口號的把戲。”孫武在心中嘀咕，現在該他講話了，黃興退下，他上前，“克強兄的分析，非常客觀。現在武勝關落入北洋軍手裡，湖北防務吃緊，各路大軍即將開赴前線。其中以李想一路軍容最盛，為革命建功亦最多，本應該任命他為前線總司令官，但是他還太年輕，革命資歷又太淺，各路軍統不服他統帥的多，容易造成指揮混亂，急需要一位資歷和能力齊全的統帥，統領各路大軍。克強兄是革命領袖，還是革命黨人中軍事大家，實在是最適合這個職位不過了。我建議，由黎都督委黃克強為前線總司令。以他的威望和軍事才幹，一定能打敗馮國璋，擊退北洋軍。”　　黎元洪得意笑了，本是要吳兆麟提出這個意見，後來考慮孫武更適合，而且現在看來孫武幹得卻是比吳兆麟要好。　　“好！”胡瑞霖一般議員齊聲贊成，湯化龍自然也跟他們通過氣。胡瑞霖進一步拍個無聲無息的馬屁，“黃先生一代名將，黎都督老成主帥，黎，黃攜手，再加上可用之士氣，北洋軍雖強，也可抵檔得住。”　　士兵們有的贊成，有的不置可否。　　蔣翊武冷眼看着孫武，他們意圖太明顯不過，他大聲說道，“黃先生是海內屬目的革命巨魁，孫文先生的親密戰友。他和宋教仁先生來鄂，是受我們革命黨人之請來鄂主持大計，推動全國革命的。漢陽戰場，可另揮人選。現在應該推他做兩湖大都督，統籌全局。”　　黃中塏說：“兩湖大都督一職，關係到湖南方面，此事可從緩。”　　蔣翊武寸步不讓：“湖南焦達鋒，對黃先生十分擁護，只須一紙電文，就可得到承認！”　　孫武見蔣翊武還被蒙在鼓裡，心頭不免好笑：“湖南都督，已經易人，現在是譚延凱了！”　　與會者一陣驚愕，紛紛詢問易人究竟。這個歷史上八日都督，因為李想的穿越，變成了六日都督。如此快速的變化，知道的人還是寥寥無幾。如果當初李想以一个中下級軍官，霸佔着武昌，很有可能成為焦達峰，陳作新第二。　　孫武已知焦達鋒，陣作新為叛軍所殺，叛軍擁議長譚延凱就任都督。但他故意不說這后一層，只說：“易督之因，還不清楚，但譚都督已來電通知易人之事。故兩湖大都督的事，剛才議長的話不無道理，還是暫時從緩的好。”　　會場上一陣混亂。宋教仁一直沒有開腔，多年的歷練，他變得更加成熟和老練了。他已經看出，催促黃興的過江作戰，是黎，孫安排好了的圈套。黃興對武漢革命寸功未建，硬要他居於黎元洪之上，按照他平日厚道的秉姓，他肯定不幹。現在孫武又極力把他推上前線總司令的位置，就是為了把革命黨人置於黎元洪一派舊式軍人之下，以達到他擁黎以自重的目的。現在，孫武的算盤已經順理成章，硬要在今天的會上解決領導權的問題，必然引起軍政府內部頗大的爭議，於大局不利，黃興也不會幹。怎麼辦呢？　　此時今天早上從上海來的李書誠開口，“我是從北京繞道到上海之後再來武漢的。現在北方的形勢，大有可為。綬卿在石家莊不久就要有所動作。”　　李書誠當年隨吳祿貞在武漢軍中呆過一段時間，好多人都還認識他。吳祿貞還有個稱號，楚漢三傑之一。黃興，吳祿貞，孫武，走到今天，革命還沒有成功，卻已經各有心思。當年三人在岳陽樓指點江山，暢談革命。今日，有還有幾人記得當日的光景。　　李書誠繼續說：“那時我正在他處，為他籌劃一些事。但剛有頭緒時，載濤突然調我進京，令我和黃郛赴南方執行任務。黃郛也是革命同志。我們到了上海，他便找到陳其美，現在他正在幫助他攻打上海，陳其美叫我來漢了解情況。現在各省形勢很好，起義如雨後春筍一樣。陳其美對我說，等上海攻下之後，就要進兵南京，那時候還要派人來請黃克強同志去主持大計呢！所以，武漢如能早定大計，建立革命中心，那武漢革命黨人對於全國革命的貢獻就更大了！”　　孫武和黎元洪都是一臉外露的凝重，黃興在全國革命黨人中的威望實在是不可抗拒的，想要借他東風的人多得事。現在還真不能把黃興得罪，要是他負氣一走了之，李想肯定是一個回馬槍，到時候賴在漢口趕不走。到手的錢包又丟了。　　孫武的腦門都冒出細密的冷汗，這一着急，卻急出一份急智，急道：“既如此說，那就在今天擁克強兄為湖北都督。兩湖大都督的事，今後再派人去湖南慢慢商議。”　　黎元洪胖臉一哆嗦，腦子也是點專，立刻明白孫武的企圖，也馬上表示，“黎某早有退意，有克強在此，我甘當退讓。”　　厚道的黃興還真看不出他們是以退為進，到有些急了，“不行！不行！戰爭如此緊迫，黎都督怎麼能退下來呢？還是以前線的戰局為重，以大局為重。”　　黃中塏瞄了一眼臉色大變宋教仁，亦是符合，“黎都督投效革命，全國軍界震動很大。就說在我們武漢，各路帶兵的軍官，哪一個對黎都督不是很佩服的！黎都督一下來，這個仗就難打了！”　　黃興滿臉堅決的說：“不用說了！個人進退，我黃克強素不掛心。只要能為革命盡一份力，我願馬革裹屍沙場！我請求黎都督委我一職，只要能對戰局有利就行。”　　孫武示意黎元洪趕緊答應，黎元洪卻高深不語起來，他趕緊說：“這也好，開頭都說好了，戰時總司令！湖北防務各軍，都歸克強兄調譴，大家看怎麼樣？我孫武保證支持克強兄的軍事。”　　咨議局士紳受過湯化龍的囑託，紛紛建議，乾脆明天搭上檯子，仿當年韓信拜將故事，由黎都督給黃先生授旗授劍授印信。　　黃興認為這樣也未嘗不可，於是默認下來，就這樣決定明天在閱馬場登台拜將。

# 第一百零一章 先聲（五）

　　出了滿春茶園，馮小戥在人來車往的街上疾走，繁華阻不住他的腳步，他只想快點到劉園。身後跟着的兩個隨從同樣一言不發的緊跟其後，臉色鬱悶而混雜有隱忍的怒氣。滿春茶園的遭遇使他心中一陣鬱悶，即使早就有了心裏的準備，還是忍不下心中的不快。如一肚子的苦水，欲忍忍不住，欲吐吐不出。　　滿春茶園的人個個像是餓極了的狼，瞪着綠幽幽的眼睛盯着他，就像是盯着漢口這塊肥肉，戰場上沒有看到他們如此兇狠的身影。辛亥年的革命才剛剛開始，更多的革命戰士還在前線浴血奮戰。更加慘烈的戰爭還沒有開始，戰士們的身後卻起了端倪。前方的是敵人，身後的又是什麼？　　“馮先生，請留步。”李紫雲追出滿春茶園，當街喊道。　　馮小戥頓住，回頭一看，是李紫雲還有劉歆生。這兩人還算是有良心，滿春茶園裡總算還有兩個同路人，雖然看起來也不怎麼牢靠，可又有那個商人不投機。只是人在這種時候，一點點的溫情都是感動。　　馮小戥也不免感動的苦笑道：“兩位能出來送我，已經使我非常感激。滿春茶園裡個個向我馮某人的質問，你們也都看到了。你們還是不要再與我過從甚密的好，對你們今後在漢口行事不好。漢口是肯定要易主了，你們做任何選擇，我想李帥都不會怪你們。那個漢口經濟開發第一個五年計劃案，只能擱淺了。”　　馮小戥這幾句可以說交心之極，自己的前途，李想的前途，他真的已經看不明了。　　李紫雲輕輕一笑，上前兩步道：“我已經把寶全部壓在李帥身上，我就堵了。我不信李帥回不了漢口。”　　李紫雲理智告訴自己，現在要離李想越遠越好，但是都不知道從那裡來的莫名衝動，鬼使神差的驅使他要繼續豪賭下去。是自己這幾年投機倒把培養的明銳商場嗅覺，亦或者是跟這群瘋子樣的革命黨人待久了，也沾染他們為理想、信仰，近似瘋魔的偏執。此刻的馮小戥才對李紫雲另眼相看。　　劉歆生呸的一聲，“那幫龜孫子，在劉園就已經試出他們不是好鳥，就不應該給他們好果子吃。當時不從他們身上榨出幾百萬，就不該放他們走。趕走滿清，趕走洋人，他們一分力氣也沒有出，也收到不少好處。現在好了，背過臉就和着外人來坑我們。”　　劉歆生說到此處一停頓，左右一看路上的行人，眼中厲芒連閃，凶光畢現，方顯出哥老會大佬的嘴臉，陰陰的壓低聲音說道：“你們如果不方便，我來。我保證做得乾淨，你們在租界乾的意外手法，我也能做出個七八成像。不給他們一點臉色看看，他們還真不知道誰是漢口老大。”　　李紫雲聽得心驚肉跳，鴉片他是賣了不少，但是殺人放火的事情他還沒有做過。但是又覺得劉歆生說得在理，背後桶刀子的人無恥之極，是所有人最痛恨的人。如今他的身家也是全壓在李想身上，一損具損，一榮具榮。李紫雲的眼中也是閃過一絲狠色，只要在漢口掀起一場白色恐怖，還有誰膽敢惹他們？當初根基薄弱的李想進入漢口，還不就是在漢口掀起一場白色恐怖，漢口商界、學界、工界、紳界各界名流還不是乖乖的跑去劉園赴宴，即使明知是鴻門宴。　　馮小戥馬上搖頭，劉歆生的心意還是讓他感動。在這個時候，他還願意冒這樣的險幫他出力，更顯出世情冷暖。他也是左顧右看，低聲，“當初租界的刺殺活動，對象是滿清餘孽，目的是穩定社會。武昌就是因為沒有清除滿清餘孽，還遭到滿清死忠份子的反撲。現在還搞刺殺，就真成立白色恐怖，會引起漢口社會的不安和恐慌。如果在被有心人造勢，牽扯道的人都會脫不了身。是北方戰事吃緊，大帥是真的顧不上漢口，也顧不上你們，你們現在還是找個自保之道。”　　聽馮小戥的語氣，北方的戰事已經如此嚴峻之極。劉歆生忍不住問道：“北方戰局竟然危險道了這樣的境地，大帥有沒有把握全身而退。他只要能保存勢力，重入漢口也不是難事。”　　劉歆生身上李黨的印記是怎麼也摸不去的，也不管是李想多年的交情，還是多年的利益相關，他絕對是發自真心的關心李想的前途。　　馮小戥一身嘆息，“打仗的事情也插不上手，也理不清頭緒。”看着他們兩雙眼睛，巴巴的看着他，他一咬牙，也不能讓兩個盟友太絕望，又道，“聽鐵龔奇說，大量的軍需物質在朝北運。都是新華財團早有的儲備，看來大帥是老早就做好了大戰的準備。北洋軍雖然勢大，但是大帥也有備而戰，勝負還難料的很。”　　李紫雲乾脆說道：“後路被抄，還打個屁仗。留給他們去打得了。李帥也太……”李紫雲一時找不到一個說詞，說李想老實忠厚，這聽起來也太假，李想簡直是狡猾如狐。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聰明的人，怎麼就一條筋要去北洋死磕？漢口交出去了，革命大旗一起交出不就得了？李想卻翩翩自己去扛，扛得辛苦，看得人也辛苦。李紫雲最後重重說了一句，“李帥流血，人家摘桃。不值。”　　李紫雲的話說道馮小戥心坎里去了，他神色有些無奈的黯然，“北洋大軍勢大，大帥放不下心，也放不下手。縱觀整個湖北，也只要大帥有一點能作戰之軍，其餘都是一些雜牌。大帥自己也沒有把握把北洋軍抵禦在湖北門外，要是撒手不管，北洋軍更是要長趨直入。清軍對付叛逆向來手段殘忍，屠城都不算什麼，滿清開過就開始玩的小玩意。太平天國時期，清軍的殘忍手段才是大帥的最為擔心的。如果讓清軍進了湖北，整個湖北十室得九空，是湖北百姓的一場驚天浩劫。大帥絕不願意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所以背後有再大的怨言也忍了。”　　劉歆生和李紫雲想起太平天國時期的事情，湖北也是主戰場，那慘像就在眼前回放，血紅的記憶，慘不忍睹。兩人都是心裏涼颼颼的，再也不再出聲。　　只是這背後的兇險，只有馮小戥最清楚。在沉默的當口，他幾次張口，才語調蕭索的道：“湖南二都督，焦達峰，陳作新死了，莫名其妙的死在亂軍之中。”　　湖南政變當日，由於首義部隊主力皆派往長沙，焦、陳二人身邊空虛。以梅馨，原清軍管帶，為首的留日士官生小圈子軍官發動政變，先設計誘殺了陳作新，再沖入督府，殺害了焦達峰。之後立憲派在咨議局召開議會，推舉譚延�]新任湖南都督。是譚延�]指使梅馨殺人，還是梅馨殺人後擁舉譚延�]，又是筆歷史糊塗賬。焦、陳二都督，僅僅任職六天，比歷史上要短了两天，就同日殉難。　　劉歆生和李紫雲心下震驚，一省正副兩位都督，死得莫名其妙？劉歆生驚喝道：“湖南革命的整個過程，從計劃到啟動，再到過程的執行，全是由焦達峰和陳作新主導。兩位湖南革命最大的功臣，落得身死亂軍當中，革命者的下場即是這樣的凄慘。如果焦達峰和陳作新死在進攻長沙的戰役當中，到落得一個烈士的光榮名聲，如今這個死法，又算什麼？”　　劉歆生和焦、陳在哥老會有過不少交際。那個作詩云，平生何事最關情，只此區區色與名。若就兩端分緩急，肯將銅象易傾城。這位自號“夢天”的大才子軍人陳作新，一直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樣的一代才俊，就這樣不明不白的隕落。　　他們兩人即使心寒到了極點，腦子卻彷彿高頻多線程CPU超負荷運轉，千絲萬縷的線索在腦海中計算，如显示器上面飛速落下的數據。連四分之一柱香的時間也不需要，他們就計算出信號的危險程度。李想如今亦面臨着同樣的危險。　　李紫雲現在才知道，自己在商場玩的把戲般上政治檯面，就叫小兒科。他緊張的雙腿僵硬，長袖遮着手，在大腿上用力掐一把，痛疼的感覺透過神經末梢刺激中樞神經，使他繃緊的精神稍稍舒緩，才嘆道：“李帥不回來更安全。人說鳥盡弓藏，現在鳥還沒盡，就有人急着藏弓，比我賣鴉片還黑心。這不是人做的事，我真為李帥不值。”　　馮小戥眉心糾結，“為他們做事當然不值，革命是拯救這個積弱的國家，拯救這個病危的民族。革命不是做生意，許多事情，不能以純粹的利益去計較。大帥此刻即使面對再無可奈何的選擇，也得選。只要大帥能夠大敗北洋軍，他的地位無人可以動搖。”　　可惜李想不是Superman，不可能一揮手滅掉一支集團軍。他只是個連金手指都毫無準備的意外穿越客，飛機、坦克、航母他一樣都不會造，他起義前設置的地下軍工實驗室，連製造一架馬克沁輕機槍，還有零件須要從海外進口。李想以原來湖北新軍為骨幹，湊起來的雜牌軍去硬碰北洋軍，連馮小戥都覺得自己是在大言不慚。李想能保存勢力，能牽制住北洋軍，不給北洋軍四處造孽的機會，便要燒高香拜佛腳啦。除非有奇迹發生……　　局勢道了這個地步，李紫雲反而沒有什麼好計較的了。反正他最壞的結局也就是一夜再回到光復前，光復前還不是一樣的過日子。他反而安慰道：“也許真有奇迹也不可知，李帥一路走來，本就像一個奇迹。武昌起義當晚，當時聽說連個起義的領導人也找不出，個個推讓，還是他一肩主動擔起，他帶着三百人就去撲總督衙門和八鎮司令部，最後牽出全城跟着起義。當時起義的人都是在瑞澄收繳革命黨人花名冊上有名的人，早存了赴死的決心，可能在場的人都沒有奢望革命能夠一舉成功，可是翩翩奇迹就這樣發生了。第二天夜裡李帥收集人馬，又冒冒失失的乘勝渡江攻擊陽夏兩鎮。當時多少人只是等着看李帥的笑話，誰知道又是一場奇迹。在與洋人開戰的前夜，也不知道多少人又在等着看李帥的笑話，可是又看到一場讓他們失望的奇迹。現在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李帥的笑話，在看李帥怎麼死無葬身之地。我卻想，也許又是一場讓他們跌爆一地眼球的奇迹。”　　李紫雲心想，也許就是因為看到李想身後一連串的奇迹，才下定豪賭的決心。這奇迹的背後，彷彿是冥冥之中的氣運使然。他在漢口新氣象的所見所聞當中，使他明白，氣運不是天授，是民心所向，是民心所想。李想一路的決定，反清，反帝，即是民心所向，也是民心所想，才成就他一路的奇迹。如今李想棄漢口而抗北洋，正是順應民心。　　馮小戥苦中作樂的一笑，也不把李紫雲的話當真。大街上這一聊，也算是互相交個底，回去后各自看着辦。這邊走邊聊，已經走出了滿春街。到街頭，也就各自散了。　　秋天陽光陰不陰，陽不陽的，天氣愈冷，馮小戥疾走時血脈活動，依舊感到手腳冰冷麻木，亦不知道撞到多少人。向劉歆生和李紫雲的一番閑聊，總算消去不少鬱悶。政治的黑暗真的能把理想染黑，一場本應該是最純潔的革命，為何會發展成如此複雜的局面，但是李想依舊保持革命的純潔。即使這樣，他們只要一場純粹的革命而已，卻不可得。　　馮小戥就這樣心情沉重的走到劉園，他平日早規劃停當的革命理想，正面對着現實殘酷的考驗。亦有北洋大軍壓勢，也有背後的暗潮洶湧。李想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身處要命的兇險當中。　　李想在革命陣營，或者其他陣營當中，根基太潛的弱點，隨着革命潮流的洶湧複雜顯露無疑。湖南的焦達峰和陳作新的悲劇傳到漢口，像是落在馮小戥頭上的一道驚雷。他們和李想實在是太相似的一類人，他們起義前不是社會的名流，只是新軍當中一個普通的下級軍官。他們一夜之間握住這麼大的權柄，而招之殺身之禍，才使得馮小戥更是擔心李想會和他們步上同樣的命運。而今天滿春茶園的事情，完全有理由可以視為一個危險的信號，湖南政變更是使人聯想翩翩。　　政治，即是要用最惡意的想法去揣測敵人，能把敵人想多壞就想多壞，這樣得出的結果往往八九不離十。馮小戥是不願意把人往壞里想，可面對殘酷的現實又不得不這樣想。他現在完全有理由相信，湖南政變是一場政治陰謀，實在是讓人心寒到了極點的政治陰謀。焦達峰在革命陣營當中的根基要比李想深厚太多，還是免不了身死殉難。李想如果當日沒有抽身武昌，也許早撲了焦達峰，陳作新的前塵。政治的漩渦如此的兇險，焦達峰，陳作新這樣的人都死得不明不白，只是讓賣力真心革命的人加倍的心寒。　　馮小戥不知不覺已經走到劉園，此刻的劉園門可羅雀，往日努力在此鑽營的小人一個不見了。這裏一夜之間成為被遺忘的偏僻角落，衛兵依舊驕傲的站着，卻顯得冷清和孤單。　　馮小戥才跨進煙雨小樓的門，便聽到聽到叫罵之聲不絕於耳，大廳里熱鬧歡騰的不得了。　　張政渾身纏滿繃帶，像個剛剛從金字塔里蹦出的木乃伊，柱着一直拐杖在單腳跳罵。“老子只想能痛痛快快的和北洋軍廝殺，推翻滿清朝庭的奴役；能夠痛痛快快的和洋人廝殺，收復喪失的主權，領土，尊嚴。那幫烏龜王八蛋就是不肯給人痛快，如今大帥還帶着同志們在前線流血，有人就想趁機打漢口的主意。”　　張政的嘴唇顯出失血過度的蒼白，精神頭卻不小。邊上一個身強力壯，牛高馬大，年紀不小的洋醫生嘴裏念着洋文上前扶他，被他毫不禮貌的一把推開。與張政一起從仁濟醫院跑出來的重傷兵不少，都和他堆在大廳撒潑，幾個仁濟醫院的主治醫生急得團團轉。　　兩條還能動的滿大廳的跑，走不動的就躺在沙发上叫罵。“漢口是老子流血打下來的，憑什麼便宜他們。他們要是敢進漢口，老子和他們拚命。為了漢口，多少兄弟把命丟在灄河，把血潑在三道橋。為了收復租界，都是兄弟被洋人大炮炸屍骨無存。漢口每一寸土地都鋪着我們的血，不能便宜了那幫王八蛋。”　　他們願意用鮮血和生命，革命出一個理想的年代，中國人能夠堂堂正正的站起來，不再被滿清剝削，不再受洋人的欺辱，不再活在痛苦的人間地獄過朝不保夕的日子。他們只是想簡單的革命，卻不可得。中國人喜歡內鬥的好習慣，是不管在那個時代，那種環境，都不會停止。流血犧牲他們從來皺一下眉頭，洋人的大炮也敢用胸膛去擋。他們唯獨萬分的不能容忍，鮮血澆灌成長的果實被他人給摘去。　　“安靜！”馮小戥大吼一聲，心情本就煩悶的他，看到這烏煙瘴氣的場景，他們一句句牢騷語傳進耳里，落在心湖，更是使他鬱悶不已。　　大廳里突然安靜的落針可聞，馮小戥是個修養極好，文質彬彬的一個人，平時連個大聲說話也沒有，更論這樣大聲喝罵。一個個兵皮都睜着眼睛看着馮小戥，有點驕橫不起來。　　馮小戥緩緩掃過眾人，他們個個帶傷，有些牽動傷口，躺在沙发上起都站不來，醫生正幫助補救。雖然不再吵鬧，可是表情卻義憤到了極點。　　馮小戥道：“大帥從沒有讓我們失望過，跟着大帥永遠打最暢快的仗，乾的是最痛快的事，鬧革命就應該是這樣痛快的事情。大帥以前沒有讓我們失望過，今後也不會。大帥說怎麼做，你們跟着怎麼做就是了。相信大帥不會讓你們失望，不會讓你們委屈。都回去把傷養好，身體是革命本錢。大帥還等你們養好傷，一起並肩作戰，打北洋，打洋人。”　　馮小戥說著，已經有人眼眶濕潤，死命忍住沒有留下來。沉默良久，張政才一瘸一拐的走出大廳，臉上的不憤還是沒有消散多少。其餘的傷兵都互相扶持的跟在他的身後，陸續的立刻煙雨小樓。

# 第一百零二章 先聲（六）

　　呼嘯的炮彈拖着藍色的尾弋落下，轟然爆炸，衝天而起的火光照亮了夜色，暗淡了如眉的新月。大爆炸的氣浪捲起橫飛的彈片，伴隨着四濺的血肉在夜色火光還有慘淡的月光之中飛舞着血雨腥風。震天響的喊殺之聲如遠古的凶獸發出的咆哮，伴隨着輕重機槍的怒吼，響成了一片，天地之間如是一片慘絕人環的修羅地獄。這短短數公里的狹長陣線上，纏繞交織着的烽火硝煙除了死亡還是死亡。　　自袁世凱坐鎮信陽，馮國璋連夜趕回武勝關。正式拉開北洋軍與湖北革命軍的戰爭，戰爭以奪革命黨人之囂張氣焰為目的。從大悟到廣水，封鎖武勝關的整個綿長戰線之上，都已經是打翻了天。　　此刻的武勝關已經是一座純粹的兵城要塞，原本來就不多的居民全部被趕出鎮，或者被屠殺。大隊的北洋軍從信陽上火車，在武勝關集結。　　轟隆隆的炮聲傳進武勝關，強烈的聲波似直把人的耳朵震聾，震得馮國璋第一軍指揮部房屋數數發抖，不時斗落橫樑上的積灰。如此激烈的戰鬥，即使北洋老卒也覺心驚。　　煤油燈昏黃而又微弱，馮國璋正在看地圖，專註的神情排除一切的干擾。他長着得頗似馮鞏的一張臉，但是比猴子一樣的馮鞏要胖得多，所以看來富貴逼人，特別是那個八字眉，那是正宗的達官貴人之相。頭皮颳得乾乾凈凈，在燈光下范着一層油亮，也沒有看出是否謝頂。　　沒有袁世凱在頭上壓着，馮國璋方顯出北洋一軍統帥的虎威。他只是隨便的沉默着，那些隨侍的北洋軍官已覺得壓力重重。　　地圖上武勝關南邊畫滿紅色的箭頭和叉叉，戰爭圍繞着廣水和大悟展開。南下的鐵路線從兩縣之間穿過，如不解除兩縣武裝，將無法保證這條鐵路線的安全。　　湖北戰事方起時，馮國璋即在密切關注着湖北戰局，他早已料到會有與之對戰的一天。在研究完李想歷次戰役之後，他總結出李想作戰的特點便是勇猛，除此之外也沒有看到如何精彩的謀略。　　馮國璋自笑一聲，昏黃的燈光下顯猙獰，站在身邊的幾個北洋軍官直覺背心寒氣徒升。　　李想在馮國璋的眼裡只不過是匹夫之勇，不足為懼。那些泥腿子活不下去，才扯旗造反，本就是光腳的，打起仗來自然就拚命。可打仗不只是拚命就行，長毛比他們更能拚命。　　馮國璋即使再如何看不起李想的农民起義式打法，在戰術上依舊沒有任何的輕視之意。袁世凱在湖北事變剛起時，即在湖北廣布探子。現馮國璋得知革命軍大部隊正在往大悟和廣水趕，革命軍的機動力不如北洋，兵力的調動要比北洋差老大一截。這要得益於洋大人的幫助，京漢鐵路一直被洋人控制着，武昌之後，洋人即把火車頭，火車皮全部開去北方。本來是沒有一部火車頭，一節車廂皮落在革命軍手裡，只怪張錫元不爭氣，在孝感給李想留下幾十節車皮。這點火車皮但是給予李想，依舊遠遠不夠。革命軍大部隊依舊是靠人皮做的腳底板與北洋的火輪賽跑，北洋軍一夜之間在武勝關塞了一個鎮的兵力，而此刻革命軍增援大悟和廣水的主力還在路上跑的塵煙滿天。　　在北洋軍此刻兵力占絕對優勢的時候，馮國璋沒有遮遮掩掩的隱蔽主攻方向。在絕對優勢面前，他認為隱蔽主攻方向不是迷惑敵人，而是給敵人以喘息翻盤的機會。他直接派遣一協兵馬猛攻大悟，為了在革命軍增援前拿下大悟，還特意運來三門重跑。意圖非常明顯的把大悟作為他主攻方向，同時分派兩營向鐵路兩旁的李店、楊寨兩鎮發起攻擊，布置兩層阻截網，以切斷廣水和大悟的聯繫，阻止和牽制廣水向大悟援助。　　戰役拉開序幕，猶以李店、楊寨一線激戰最為激烈。駐守廣水和大悟一線的革命軍是林鐵長領導，革命軍的組成相當雜亂，有跟隨林鐵長北上兩個團精銳，有原跟隨劉化歐起義敗露，後由呂中秋接管原湖北四十二標新軍和當地农民、鐵路工人和會黨群眾組成。　　李店、楊寨兩鎮相距不遠，只是跨着一條鐵路，革命軍兩個團的兵力，和北洋軍四個營絞殺成了一團，兩個戰場已經混合成一個巨大的戰場，比北洋軍正在用重炮攻城的大悟更是慘烈。鐵路兩旁本是兩個戰場，就這樣在由李店向東延伸，由楊寨向西延伸的兩個方向上，革命軍和北洋軍展開殊死的血戰，慢慢兩個戰場絞在一起，成為巨大血肉磨盤。　　大悟北面一處不知名的高地，北洋軍已經架設重炮，全是從德國進口的克虜伯山炮，無論精準還是威力，都是馮國璋的大愛。　　北洋軍的炮兵熟練調校炮口，遙控着這裏馮國璋發出命令，重炮陣地不斷的將大口徑的炮彈呼嘯着砸落在大悟縣城，無論是民宅，還是軍事重地，皆是北洋軍轟炸的目標。到處都是噴涌而起的火光和騰捲起來的煙柱，被掀翻的屋頂，倒塌的牆壁。天地之間完全是一片火紅硝煙，就連夜色也變得那樣的猩紅灼人。被壓在廢墟下的老百姓哀嚎呼聲響撤天宇。　　“畜牲！”林鐵長對着染紅的夜空大罵一句，北洋軍打仗從不顧惜老百姓的死活。　　林鐵長炮火之間穿行，指揮革命軍疏散老百姓。一波又一波的老百姓南門出城，北洋軍要的只是大悟，圍城戰用的還是老法子，給城裡留了一個活眼。　　戰爭爆發的太過突然，也證明馮國璋用兵的老辣。城裡的老百姓都還沒有來得及疏散，其實是中國鄉土觀念，在戰爭爆發前，根本沒有人願意走。如今在北洋軍這樣不分青紅皂白的爛轟之下，可把老百姓給嚇傻了，任憑着革命的擺布疏散。　　“給我衝上去，誰第一個衝進李店，賞一百大洋。”對着電話話筒，馮國璋意氣風發的吼叫，他少有的激動了。　　因為北洋軍向李店、楊寨兩路的全線攻擊，一碰之下，革命軍新組合的雜牌軍根本不是北洋精銳的對手。兩路猛攻之下，本使得革命軍首尾難顧，一些陣地不得不放棄，暫時收縮防禦。這本應該是讓馮國璋高興的事情，但是革命收縮防禦的時候方顯出革命軍指揮官的本事，兩股革命軍竟然收縮到了一團。更是馮國璋憤怒到激動不已的是，革命軍在重大傷亡之後，依舊保持着頑強的戰鬥意志。　　在火光閃耀之中，一波又一波的北洋軍軍步兵在炮火的掩護下，向著革命軍的陣地發起衝擊。那黑色的陰影，如潮水一般洶湧咆哮着的湧上來。　　鐵路線兩邊的戰場上，又是一發炮彈帶着尖利的怪嘯，轟然砸落在革命軍的陣營里，掀起碎泥碎石掉落得黃百強滿身都是，耳朵灌滿這一波爆炸的餘音，鼓膜震得已經生痛不已。這樣一點小痛，卻沒有分去他一丁點顧慮。右手處不遠的那段戰壕已經完全的被夷為了平地，幾個同志在橙紅色的火光之中血肉飛濺，破碎染血的一塊一角落在他的眼前。　　黃百強伸手在臟兮兮的礦工式的臉上一擦，聲音已經沙啞的低低嗚咽道：“你老闆的，還歉兩塊大洋沒還，就這樣走了。你讓我回去怎麼跟你妹子交代，你妹還在老財主家受苦，現在革命了，就等着你回去救她出火坑。”黃百強說著，就在戰場上走了神。　　“黃百強！”營長周吾的聲音從隆隆的炮火之中傳來，聲音已經吼得沙啞，“發什麼呆？不要命了！”　　“明白！”黃百強大聲應着，眼前北洋軍那可惡的黑色影子出現在眼前，他拉開槍拴朝前開一槍，放倒一個。因為革命，給了他們希望，又因為北洋軍的到來，使他們的希望又變得縹緲。既然有了希望，就不能夠放棄，只有北洋軍拼了。　　周吾營長親自端着馬克沁輕機槍，噴吐着長長的火蛇。營長的機槍打得又刁又狠，打得北洋軍趴在地上抬不起頭。北洋軍卷着黑色的潮水退去，又一次擊退北洋軍的進攻。　　北洋軍在此次進攻受挫之後有了短暫的一刻沉默，接着沉悶的轟鳴聲從遠處傳來，緊接着就是一陣刺耳的尖嘯之聲。北洋軍調集了更多快炮，向著革命軍陣地開炮。　　“敵人炮擊！”周吾營長的話剛落地，即使不用他喊，聽了一個晚上，剛入伍的农民也聽出來了。　　炮彈就彷彿天上的流星雨，劃過美麗的弧線，拖着長長的尾巴，美麗而又致命。嘭的一聲砸了下來，伴隨着無數橙黃色的火光閃過，一朵朵濃煙暗含火光，彷彿蘑菇一樣漸漸升騰而起。沒等到這一輪爆炸的硝煙散盡，又是新一輪的炮火如流星雨降臨下來。無數的彈片在夜幕之中瘋狂的飛舞着，如死神在跳舞，這些四散的破片總是願意那樣的歡快跳躍，比揮舞着小叉叉的惡魔還有歡快，用它們那分明的稜角來劃破柔弱的人體，比死神的鐮刀還要鋒利。　　黃百強從把他完全淹埋的塹壕土層下拱出來，抖了抖滿頭滿身的碎土，迅速的跳到另一截幾乎被碎土給填平了的塹壕之內。　　“還有人活着嗎？”黃百強吐出嘴裏的泥土沙石，扯着沙啞的嗓門吼道。　　沒有任何的回應，黃百強左右環顧，除了燃着的火光、冒着的青煙之外，這片陣地再沒有還在蠕動的生命。身後的小鎮已經完全成了一片廢墟，四下里一片沉默的死寂，耳朵里還灌滿剛剛爆炸的轟鳴聲，偶爾傳出一兩聲木頭燃燒時迸裂的噼里啪啦之聲，他的耳朵也分辨不出那個上幻聽。

# 第一百零三章 先聲（七）

　　北洋軍的炮擊剛剛還是兇猛異常，轉眼之間便是嘎然而止。冷風呼嘯秋的寒意，硝煙瀰漫戰火的無情。任憑着黃百強怎麼聲嘶力竭的呼喊，整個陣地上依然是一片死寂。曠野空蕩蕩的夜空連一聲迴音也沒有，更沒有人回答他。　　空間沉默着，黃百強四處尋找着戰友，藉著戰火留下的微弱火光，他看到碎土覆蓋的戰壕之下才隱隱的有東西在蠕動，一雙滿是血污的大手破土而出。黃百強連滾帶爬搶忙上去，推開壓在一根焦黑還在冒煙的斷木，幫着將戰友從浮土之中扒了出來。　　原來被活埋是營長周吾，他不斷牛喘着粗氣，吐掉滿嘴的泥沙，待看清是眼前的士兵黃百強，先笑了起來，大聲道：“你小子命真硬，還沒死。”　　黃百強就看到周吾演啞的劇，嘴皮子在動，耳朵嗡嗡嗡的，什麼也聽不清。扯起嗓門問道：“什麼？”　　周吾也不比黃百強好去那裡，搖搖頭，腦袋被震得昏昏沉沉，耳朵也是暫時失聰狀態，兩人根本無法用語言交流。　　周吾搖搖晃晃的站起身來，滿目的殘局，那裡還笑得出來。本是溝塹縱橫的防禦陣地，經過剛剛這輪炮火的兇狠轟炸之後，此時的大地已經彷彿是月表一樣，大大小小的彈坑布滿了戰壕的兩側，慘烈的程度，不是長滿青春豆的臉可以比擬。北洋軍的炮火的強度、兇猛度、密集度，已入這個時代的頂級部隊的行列。　　槍械被炸成肢離破碎的零件、碎成沒有修復的可能廢鐵。血肉模糊的屍體東一塊、西一堆的四下紛散着，最高明的拼圖者也拼不出一個完整的屍體。　　一陣夜風拂來，帶着有機物燃燒的惡臭，和着腥甜的血腥味，還有瀰漫的硝煙味，混合成奇怪噁心的味道。幾片燒焦的衣料碎片被風卷上夜空，這原本是一個班的陣地，然而此時眼前，鮮血淋漓的戰場，卻只有兩個苟活者。　　戰場淪為非人的地獄，淡紅的血色和微末的悲哀纏繞着他們，這個似乎沒有盡頭的世界，似人非人的世界，是誰的設計使他們暫得偷生。在此眼看戰友肢離破碎的屍體，在此眼看北洋軍把他們的希望和理想覆滅？這樣的活着是幸福者還是哀痛者？　　在淡淡的血色中，濃黑的硝煙在夜空翻滾舒捲，遮住了星辰日月，彷彿死去的革命軍將士的靈魂在憤怒，在咆哮。苟活者沒有悲哀的權力，即使再微弱的渺茫的希望，亦當追尋革命的精神奮勇前行，誓死保衛革命理想。　　“全體準備，還活者的上刺刀。”周吾營長在曠野上散開，隨着炮火停歇，亦意味着北洋軍步兵衝鋒將隨之而來。　　黃百強找來一把步槍，艱難的跑過來，這個班的陣地已經沒有活人。也許這將是他經歷的最後一個殘酷無比的血夜了，黃百強搖了搖頭，爆炸的震蕩波沖得他腦袋裡昏沉沉的，耳中的嗡鳴已經開始慢慢消退。死也沒有什麼好怕的，給旗人作奴才，還不如不作奴才而死。　　李店、楊寨是延鐵路的河水沖積而成的小平原地帶，完全是一片曠野的開闊地，革命軍要想在這樣的地形上守住陣地，那隻能去依靠着血肉之軀去抵擋敵人的炮火的重火力攻擊。也正是因為如此，誓死不退的革命軍與北洋軍的碰撞，使這裏成了血肉磨坊。　　從周吾身後的廢墟當中，不斷的有革命戰士拖着疲憊的身子走出來，前來支援這片陣地。　　“聽我的命令再開火。”周吾喊道，不知道他又從那裡飯出一架馬克沁輕機槍，槍口對準了漆黑的前方，目光如狼一樣閃着兇狠的幽光。　　黃百強趁着北洋軍步兵還沒有上來的間隙，默默的數了下連同自己和來支援的營部人員，又有百十多號人了，連炊事班的老王也來了。　　大悟沒有李店這邊激烈的戰鬥場面，林鐵長已經接到李想的命令，實行戰略撤退。　　大隊軍馬護送着老百姓往陽平附近鄉鎮撤退，在北洋軍無差別的炮擊下，大悟的老百姓已經被嚇傻了，完全只要聽由着革命軍戰士的指揮才能作出行動。　　夜色下，一團團的人影往南移動。革命軍極力維持，場面還是嘈雜混亂。更多的兵馬在北面張開防禦，是林鐵長派去北面用於阻敵襲擾。　　林鐵長騎馬跑上一處丘陵，回頭一望，大悟縣城燃着熊熊火焰。林鐵長一點兇狠和不憤全寫在臉上，沒有與北洋軍硬碰一仗，心中總是萬般不服。與林鐵長一同南下的士兵，也不時回頭北望。李店、楊寨的戰鬥大熱鬧掀天，他們是羡慕不已。　　司令部已經發下命令，退出大悟，死守李店。再依託李店以北的山川丘陵有利地形設置防禦，保住廣水。革命軍丁在廣水，即可以隨時威脅武勝關和大悟，威脅北洋軍南下的鐵路，陸路。大悟形勝不如廣水，李想是早打算放棄的決定。在沒有更多的力量鋪社更大的網的同時，可以把網縮小一點。而且，在北洋軍拿下大悟之前，革命軍只要攻擊武勝關一個點，而現在卻有攻擊武勝關和大悟兩個點，除此之外還可以攻擊兩點之間的線。　　“為袁大人效死！”北洋軍的一個軍官抽出腰間指揮刀，向著身後北洋軍士兵狂吼，激動的臉上是對袁世凱這位衣食父母的狂熱的信仰。　　“為袁大人效死！”數百名的北洋軍士兵齊聲應和，聲音震懾着夜空。斜挺着卡上刺刀的步槍，緩緩向著那片煙火裊繞的戰地撲上去。　　這已經是北洋軍發起第五次衝鋒，革命軍的抵抗意誌異常頑強。北洋軍同樣以拚命的衝鋒戰術亦沒有達到出敵不意的效果，進攻常用採取包圍方式，在對付這股頑強的革命軍身上變得毫無用處。戰前馮國璋都已經利用袁世凱早先布下的密探對武勝關周圍慎密的偵查過，此次更是利用北洋軍德國式訓練出的超強戰鬥力，展開非常強的滲透戰術。卻在小小的李店、楊寨連連受阻。　　大悟縣城已經拿下，李店這個卻沒有能夠拿下，馮國璋忍不住在電話大聲咆哮，把各級指揮通罵了一遍。所以當此時進攻再次發起之時，北洋軍步兵營的各級指揮官便紛紛揮舞着指揮刀，喊着最響亮的口號，親自帶隊前壓，指揮部隊向著革命軍的陣地發起了果斷之衝鋒。　　在確定了進攻發起線之後，炮火掩護之前，營管帶親自帶來一營人馬，已經在左翼率先展開，緊跟着，另一營管帶率領的另一營在右翼展開。兩翼包抄，還有一營準備中間突進。　　北洋軍準備了戰鬥力完整，裝備完整，訓練有素的四個步兵營和一個炮營，一個騎營。騎營的兵力排在進攻發起線之後，成散兵隊形，一字橫向展開，等待着攻擊的開始。　　北洋軍無論是在步炮協同的詳細安排，還是確定跨越進攻發起線的時間，以及確定這個處於前衛部隊控制線的延長線的攻擊發起線，他們都組織得算是極其標準，絕對已經得到德國佬的真傳。　　這一輪炮擊因為黑夜的緣故，在精確程度顯出稍稍不足。當炮火的轟鳴終於停歇下來的時候，負責中央突破營的管帶率先的抽出軍刀，高喝着為袁大人效死，帶領着自己的中央突進部隊，向著李店發起了攻擊。　　夜幕下，遠處的北洋兵的身影已經隱約可見，這些黑色的陰影如鬼魅般的稀稀拉拉的冒出。北洋軍進攻的隊形拉得非常開，甚至有些稀鬆，這是為了防止密集隊形遭到革命軍有限的炮火壓制的原因。　　“準備了，等清狗靠近了再打。”周吾營長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他所鎮守的陣地正是北洋軍尋求中央突破的地方。　　趴在已經非常淺的戰壕壁上的黃百強默默的將手邊的手榴彈的拉索繩拉了出來，就等着北洋兵上來了，躺在身邊的步槍刺刀已經上好，刀鋒閃過噬血的寒光。　　周吾營長的機槍往敵人密集的地方調整，他的副手忙着將彈鏈掛上，整理妥當。　　這架馬克沁輕機槍待會發起飆，一定會成為北洋兵的噩夢。不用想也知道，在彈雨的潑灑之下，黃橙橙的花生米將是無所不在的死亡纏繞。　　“兩百五十米，敵人就快上來了。”已經有經驗老道的老兵把距離目測出來，向身後不斷的報上經驗目測的結果。　　先前防線前設置的鐵絲網和戰壕一起，早就已經被綿密的炮火給炸得稀爛。戰壕已經淺得剛剛可以趴下一個人，而那些斜插在土中的阻絕木樁、鹿砦也已經被燒得枯黑，冒着清煙，或者乾脆在燃燒。遍佈於陣地上的除了大大小小的彈坑便是那早就已經被炸成一截半截的戰壕，原先許多設置的固定火力點更是早已經被大口徑的炮彈給直接的炸成了彈坑。周吾能夠找到一架完整的馬克沁輕機槍，還得謝一聲佛祖的保佑。　　“殺！”狂亂的叫喊聲中，成群的北洋兵兵在揮舞着指揮刀的各級軍官的彈壓下，在不足百米的距離上，向著中國軍的陣地發起了最後一段距離上的衝擊。

# 第一百零四章 先聲（八）

　　天上一輪新月宛如江南女子的細眉，景色嬌弱不勝之態，泄露的月光也實在是凄慘而又黯淡。北地深秋的夜晚，已經帶着微微的寒意。慈寧宮安靜的成了冷清孤寂之地，幾個守衛的太監縮起脖子一副熊樣。　　隆裕太后斜坐在軟榻上，衣着排場依舊不遜於昔日慈喜老佛爺的雍容華貴，可是神色氣度的凄楚再也掩飾不住，鬢角的几絲白髮星星，是怎麼藏也藏不住。大清帝國的末世氣象，已經全寫在這個黃臉老婆子的臉上。　　穿着旗人瓶底鞋，像是踩高撬的幾個女官默然侍立，不敢出一點兒聲響。身上錦繡旗袍是如此的華麗，但是不是百年之後，把叉開到腰上，露出白花花的大腿的噴血情趣旗袍。這幾個女官身穿的旗袍，曲線一點也不突出，叉也開的不高，底下還穿這條褲子。　　老婆子的臉色難看得要有多黑就要多黑，這幾天她的心情非常不好，連乾隆爺留下的汝窯都被心情不爽的老婆子打碎了一個。侍候的人都格外小心，生怕一不注意給自己帶來無端的禍事。塞到井裡面，或者一條白領，那是妃嬪主子才有的VIP待遇，她們這些奴才的死法有非常多的花樣，反正就是死無全屍。她們這些奴才的一條漸命，在這個主子太后老婆子的眼中，還不如一個汝窯，就是一顆東珠也比這些奴才精貴。　　似這樣相持良久，靜得使人氣息，一個個都把呼吸憋得微弱，太后老主子才微微地做了一個動作，女官們馬上會意，悉悉地退下了。又從鬼門關出來了，個個心中驚喜，又極力的壓制不露於表面。宮廷便是這樣，主子們的性子永遠都是喜怒無常，奴才們的小命永遠是朝不保夕。奴才們永遠是步步驚心，奴才的性命就像地上的小草。　　這出了慈寧宮，低頭行走的宮女太監也會閑聊兩句，一個太監便嘆道：“主子是越來越難伺候了，就在那裡站着，也嚇的我一身冷汗直流。”　　右手邊的太監道：“這才顯本事，要是在這個時候你伺候得主子舒心了，那主子的賞賜還不是潑天也似的來了，或者還能像李連英，張德海一樣的威風一把。”　　這個太監說道這兩個名字，立刻警覺的住嘴，在宮裡提到這兩個人的名字，無端會招來禍事。不過在宮裡做奴才，也就是這點盼頭。外頭革命風起雲涌，為爭人權，為爭民權，為爭國家主權。他們看在眼裡，只覺得這些革命黨人是瘋子。幾千年來，中國人都是這樣過來的，那些革命黨人想要改變，不是瘋子又是什麼？奴才們永遠就是奴才，革命黨人的幹事情他們可不敢跟着干，只是想想都覺得害怕。　　“都是革命鬧的，害的主子不好伺候了。”沉默頃刻，那個太監又忍不住開口。紫禁城的生活極度無聊，只有用八卦來打發時間。　　兩個太監走近了一些，聲音壓得更低，低低聲音帶着莫名的興奮，“我聽外頭侍衛說，那個汪精衛拿着南洋香煙包裝錫紙包着兩個‘鴨蛋’，妄想在金水橋炸死攝政王爺，瘋子，真的是瘋子！都說汪精衛長得錦毛鼠白玉堂似的人物，學那荊軻刺秦王，學那五鼠鬧東京。京城裡鬧騰可歡了，外頭的那些個王爺，躲在宅院不敢出門。”　　“可不是，宮裡的太監宮女都傳開了，革命敵黨人個個都是七俠五義，梁山綠林，匪頭孫文長得綠眉毛，紅眼睛，帶着這幫窮凶極惡的匪徒打鬧天下。湖北新竟崛起的革命黨人李想，更是不得了，殺人不眨眼，從不留俘虜，湖北已經被他屠過好幾便了，都他每天要清蒸一個嬰孩吃。他武功了得，戰場上如殺人魔王一樣鬧狠，瑞澄座下的四大天王便是被他吸干腦髓而死。”這個太監說道這裏，忍不住打一個寒顫。京城裡的老百姓受七俠五義的影響之深，與四書五經同等。市井之間關於革命黨人的傳說特多，基本上都是革命黨人的恐懼。哪家小兒夜哭，或者不好管教，只要說一句革命黨人來也，保證能治住。　　威峨森嚴的宮殿里，聽不到外間的流言蜚語，卻也止不住老婆子對革命黨人的懼怕。如今只坐着老婆子一個人，四外更是可怕的靜。樵樓的鼓聲又響了，已是三更時候。平日小皇帝睡得早，太后也有早睡的習慣，可是今天夜裡，她好象在等什麼似的，一直坐着。幾天來發生的事情，對她這個老婆子來說簡直是五雷轟頂！她的眼神直勾勾的盯着沒有燈罩的銀燭，燭焰跳動，印入她瞳孔的深處。　　袁世凱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欽差大臣的職務后，卻遲遲不來京陛見。授了袁世凱總理大臣的職位，他還謙遜得要命，竟然湊辭不受。如今內閣議會就是議的這件事，議到三更也還沒有出結果。　　湖北的軍事雖然聽她的心腹太監張德海說，好象袁世凱到了信陽之後，有了一點兒眉目，拿下個什麼關，打通了湖北的門戶。但是其他各省又紛紛傳來不穩的消息，這省也獨立，那省也獨立，勢頭再這樣下去，大清江山便要土崩瓦解。　　滇西騰越革命，文武官員逃的逃，降的降，就是沒有抵抗的。山西太原獨立，巡撫陸鍾琦與其子被殺。山西獨立的第二天，九月初九，雲南同盟會又起事，蔡鍔被推為大都督，現正向四川進軍。今天白天，攝政王來到宮中遞話，派赴湖北的海軍一直不對民軍作戰，游戈幾天之後，竟在昨天下駛九江，也宣布起獨立來！上海，貴州，安徽，江蘇，廣西，廣東都有緊急奏報，也保不住哪一天出事。　　這一段時間以來，奕匡和拉桐等人，天天唱着要袁世凱出來維持全局，攝政王死都不幹，但看今天白天他的口氣，好象也不那麼硬了。今天下午他就要召集內閣會議，討論奕匡等人的要求，也就是袁世凱的要求，並請太後派人列席這次會議，以便向她秉報。她派了張德海去，可他現在還沒有回來。三更天了，怎麼也該議出個章程了。　　老婆子正頭痛的猶疑間，甬道上傳來一陣熟悉的腳步聲，她的頭痛了一下猛的。張德海幽靈似的跪到了太后的腳跟前，還是一如既往的恭順，整個人都伏在冰冷的地上。　　隆裕看着腳下的奴才，聲音有點兒顫斗的問道，“張德海，你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張德海抬起來的是一張媚順的臉，陰柔的笑意，發出太監特有的陰柔嗓音：“慶王爺們逼得狠，攝政王才表示出來。”　　老婆子閉上了眼睛，心不由得猛跳了一下。其實她又何嘗不知道會是這樣的結果，但還是繼續的問：“他就這樣，交權了？”　　“這也是沒得法子的事！慶王爺說：再不給袁世凱委以軍政全權，他是不會實心出來辦事的。再拖幾天恐怕北京也保不定要出問題了！徐世昌也說：東郊民巷那邊的洋人也是一致表示，非袁莫屬。攝政王爺也收到洋人的照會，匪黨要是不快的撲滅，洋人就要組成聯軍打過來。慶王爺又說，如果再猶豫不決，大家只好玉石俱焚。他也不用上朝來了。惹怒了洋人，庚子年的事會再重演。”張德海撿着嚴重的話嚇唬老婆子，還偷眼看老婆子的臉色。　　隆裕老婆子臉色蒼白，從未覺得此刻的宮殿里是冰冷無依。大清江山傳承道手上，竟魄落到如此境地。此刻他的心真是矛盾得很，本來還包着一線希望，希望攝政王爺能夠堅持先前的頑固，頂住朝堂的壓力，看來是難了。“那攝政王又是怎麼說的？”　　張德海趕緊回道：“攝政王日夜操勞國事，這幾天的精神也很不濟，會議久開不下，他也很灰心。憂恐惶急之下，攝政王爺已經同意發四道‘上諭’，表示要釋放‘國事犯’，真正施行‘憲政’，並落實組織‘責任內閣’。攝政王爺還說，如果袁世凱還不肯回京主持大局，他也管不了那麼多了，從明天起，他也不再理事了。那四道‘上諭’，叫我回來請太后最後定奪。”　　老婆子幾乎哭出聲來，這個攝政王爺連這點擔當也沒有，還要讓她一個老婆子來最後定奪，她懂個屁啊，出來包金的指甲比鄉下老婆子的長，見識一點也不比鄉下老婆子長。“張德海，大家都丟下我們孤兒寡婦不管。你看袁世凱這回肯出來嗎？出來撐得住嗎？靠得住嗎？”　　極度無奈的老婆子，只有問腳下的太監，這末世景象也在紫禁城裡，誰有逆天的手段？　　張德海還不知道吃袁世凱多少銀子，這個身體不全卻會察顏觀色，只愛銀子不愛美女的太監頭兒，早就在等這個進言的機會了再忽悠一回老婆子。他把頭低進了褲檔，一臉極度認真地想了一會，還是那麼陰柔，那麼平靜地說道：“袁世凱要的條件已經全部答應，他肯定會出山。他在鎮壓拳亂的時候就顯出好本事，北洋軍也都是他小站練兵多年帶出來的，現在可戰之兵，也都是他的老部下統帶；洋人們已經不止一次的都推薦他，那肯定是有些辦法。至於袁世凱是否可信，但宗氏之中，沒有人啦！其實當年那樣對他，也沒有個事實，他在家養晦這麼多年，也沒有聽到有什麼超出規矩的事，何況慶王爺都這樣信他，慶王爺自然首先會為大清着想。”　　隆裕老婆子在無路可走的時候，再如何虛無縹緲的前途也只好相信。但是那個慶王爺，實在是一點也不靠譜，連她老婆子都看着是糊塗的緊。還是有些不死心的問道：“攝政王爺就沒有其他的話？”　　“攝政王爺臨走時說是說了一句……”張德海抬眼看一眼老婆子，“說明天要來與太后商量，準備帶着皇上北狩，這京城是無論如何也待不下去了。”

# 第一百零五章 先聲（九）

　　天灰濛濛的，似乎是由李店飄過來的硝煙遮住着片天空。　　“黃岡清軍巡防營兵變，李西屏到了剛好可以接收殘局。”曾高邊走邊說，與李想並肩而行。兩旁都是低矮的茅房土牆，這裡是德安府所在，廣水縣治地，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小村落。此地距離與北洋軍大戰僵持的前線李店非常接近，李想極其大膽的把司令部移到此處。　　“這樣李西屏省下許多麻煩，段祺瑞不好應付啊。”李想突然感嘆一句，“嘗道馮國璋的厲害，我是自然也不敢小瞧與他齊名的段祺瑞。在大悟一戰，被馮國璋奪取先聲，使我們應付的如此吃力。無論是謀略和軍隊戰鬥力，馮國璋都具有顯著的優勢。在大規模的陣地戰中現階段我們是肯定打不過北洋軍，裝備可以用財力彌補，戰鬥力卻只有用時間來訓練，我們的戰鬥力實在不及北洋軍，戰場上敵人也不會給我們這個時間。但是明知不敵北洋軍，我們卻不能一味的逃跑，為了使北洋軍表明我們革命軍抵抗到底的決心，像李店這樣小規模慘烈的戰役，以後還會有很多，必要使北洋軍嘗道痛的滋味。”　　一列軍隊邁着整齊的不伐從他們身邊走過，曾高、李想兩人在邊說邊走，滿是憂心。街上的老百姓幾乎沒有看到，這個時代，老百姓最害怕的既是打仗，無關乎正義與邪惡。　　曾高見李想注意力轉移到兩邊緊閉的門窗，和路上絕跡的行人，眉頭輕皺，他苦笑的說道：“湖北是個飽受戰禍之苦的地方，太平天國時期，十多年來都是兩方爭奪主戰場，對湖北老百姓的摧殘不可畏不深。革命軍隊的入駐，使得家家戶戶都閉緊了門窗，家裡的老婆子忙着給閨女媳婦綁貞節腰帶，往臉上塗鍋地黑。無論我們如何宣傳革命軍隊的紀律是如何的嚴明，是如何的正義之師，也不能使打消他們的擔憂，總擺出不可掉以輕心樣子。小村的老人有自己的見識，還說起說起當年我家太爺率領的湘軍，那可是堂堂勤王之師，還不是禽獸一樣到處亂搞。”　　曾高提起自家太爺，嘴角苦笑的意味更濃。當年的曾國藩正是以此激起湘軍的獸性，從而爆發出超越太平軍的戰鬥力。只是這樣的戰鬥力，是為曾高不齒。　　李想拍拍他的肩膀，體會到他此刻難言的想法，道：“所以湘軍只能依附腐朽的滿清朝庭而成勢，無法成為一隻改變中國命運的強軍。”　　曾高恍然陷入沉思，驚訝於湘軍最後命運的結局，在背後存在的深沉原因竟被李想一語道破。他意興道：“湘軍也好，淮軍也好，現在的北洋軍也好，這些都無法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強軍，這些都是國家利益和個人私利相結合的軍隊。”　　李想心裏一突，走路的步伐也有些走調，自己的革命軍好像有這種轉變的危險趨勢。唯一不同的是，李想現在腦袋還沒有權力毒害，一直把國家利益放在個人私利之上，此次放棄漢口掉兵北上，正是如此。但是李想自己心裏清楚自己的想法，自己忍下多大的痛才割下漢口，亦道現在為止也沒有徹底的放棄漢口的打算，還懷着一肚皮的壞心眼，準備給漢口扇扇妖風。權力這個大危險妖魔，比鴉片害人更是無聲無息，說不定那天就把他給吞噬，整個國家都將成為他的私人財產。　　李想已經不敢想下去，突然轉移話題道：“黃岡為黃州府治所在，是個很早就受到革命影響的城市，日知會員吳貢三判刑后就被關押在那裡。”李想對湖北還是下過一番苦工，記得一些人事。　　曾高點頭道：“黃岡駐防營兵群起向府縣衙門索要欠餉，燒毀標統衙門。知縣和地方紳士迫於無奈，已經無法控制這個失控的局面，便把吳貢三迎接出獄，要他全權處理。武昌軍政府得到報告，立即派人前往招撫，成立鄂東軍政支部。清知府、知縣、標統等逃避，黃州府屬各縣紛紛反正。麻城縣議會議長屈開埏召集四鄉議員，準備宣布反正。屈是自立軍首領，當議員們按期集會時，縣令在地方劣紳煽動下，命巡防營包圍議場，要殺死屈開埏，還好屈開埏事敗逃亡。除麻城外，鄂城、蘄春、蘄水、大冶、黃石港、陽新、廣濟、武穴等縣的反正大多是順利的。李西屏進黃州，不會有多大的阻力，黃州現在只有他的槍杆子硬。”　　李想一摸頭上的繃帶，作一個頭痛狀，道：“段祺瑞就有李西屏頭痛，我們還是商量如何對付馮國璋這個大麻煩。”　　曾高一笑道：“如今天下局勢是一天一個變化，各省起義風起雲涌。別的身份也關係不到我們的戰場，但是有一個身份卻肯定袁世凱大亂陣腳。”　　李想抬眼看曾高笑得神秘又范賤，一看便知是想考他。能使袁世凱陣腳大亂，這樣重要的省份，李想幾乎是眨眼之間便想到了。“山西閻錫山！”　　山西起義，切斷了北洋軍的補給線，袁世凱又將拿什麼和湖北革命軍戰。　　曾高嘆道：“真是什麼也瞞不住你，天下局勢好像都在掌握之中。山西起義后，禍生肘腋，清廷大驚，忙派人在保定的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率軍入山西去鎮壓。”　　吳祿貞的名字實在太熟悉，在孝感就反覆討論過他。李想奇道：“吳祿貞是革命黨人，清廷真渾了頭，先派頭撫慰灤州病變，現又派他鎮壓山西革命。我怎麼總覺得不對勁？”　　曾高笑道：“沒有什麼不對勁的，吳祿貞確實是就是革命黨人的好同志，他剛到石家莊，就派人與山西方面聯繫。吳祿貞與閻錫山二人在娘子關見面，成立燕晉聯軍，準備會合吳祿貞的好友、第二鎮統制張紹曾和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一起夾擊北京。”　　李想連連搖頭，“你說過，吳祿貞和黃興，宋教仁都是張之洞送去東洋留學生，革命黨人之間號稱楚天三傑，如此相噹噹的人物，清廷不可能不聽到一點風聲。當初拒絕他南下鎮壓湖北革命，之後又把他調離第六鎮去撫慰灤州兵變，現在又驅使他去鎮壓山西革命。古怪得很，我是越想越不對勁。”　　李想說的不對勁，是指他學的百年後歷史教科書，辛亥這段歷史，對吳祿貞這個人一點印象也沒有。這隻能說明一件事，他的存在，並沒有對這段歷史造成影響。　　曾高就不明白了，“還有什麼不妥？”　　李想神情凝重，道：“不要小看袁世凱，說他是蛤蟆精，一點也不假，我看吳祿貞和閻錫山很難事成。我們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還是小心應付馮國璋，近期他肯定會有連續的大動作。”　　李想和曾高說話間已經走到一座大宅門前，兩人多高的院牆刷得粉白，此刻卻被革命寫下許多標語。諸如：革命軍是人民子弟兵、為人民服務、打倒滿清政府、打倒帝國主義、三五減租。　　馮國璋和他的參謀長張聯芬一大清早，便騎馬視察了第一軍的各線陣地，慰問昨夜血戰的將士。他們疲倦地回到新設與大悟的司令部，馬弁為他們脫下戎裝，弄來了一桌上好的酒菜。　　馮國璋很累，在楊寨的視察使他心情沉重。他無味的嚼着嘴臉的佳肴，山珍海味在犹如嚼臘，一臉無情無趣的樣子。楊寨是打下來了，北洋軍付出的犧牲卻遠遠的大於楊寨的重要程度。李店依舊在革命軍的手上，革命黨人極其頑強的守着那塊地盤。大悟縣城，革命黨人幾乎沒有作像樣的抵抗便放棄，卻在這兩個不起眼的小鎮拚命抵抗，是何居心？馮國璋一時想不通。　　張聯芬問：“總統官大人，今天在楊寨陣地上，好多官佐都在問何時進攻李店的事。昨夜沒有打下李店，兄弟們都憋着一口氣。總統官大人，我們何時進攻李店？”　　馮國璋心裏嘆了一口氣，沒有回答他，繼續細嚼慢咽。無法李想的意圖，便無法做出針對性的軍事布局，坐在大悟縣城裡，心底反而莫名的不安。　　馮國璋早在進攻大悟之前，他和參謀長通霄不眠，一起制定了兩路進攻的計劃：一路由第四鎮王遇甲部從正面直攻大悟；一路由第六鎮李純部進楊寨，佔領李店，控制整個鐵路線，司機進攻廣水。根據多年作戰的經驗，他自信清軍炮火遠勝民軍，陣地進攻戰優勢炮火必幫大忙，在大悟一戰，也證明了他這個推測；再者北洋軍以久練之師，對民軍初建之旅，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而在楊寨、李店外圍戰場一戰，也卻是看出革命軍迎戰顯出有些稚嫩，但是革命軍誓死反抗的決心完全出乎他的預料。在李店白刃戰中，那些北洋老兵都談起色變。盤據在李店的李想革命軍已經成為馮國璋眼中刺，恨不能拔之而後快。　　馮國璋沉默半響才道：“湖北革命軍李想最具實力，武昌黎元洪，黃興等，完全可以不與理會。只要能撲滅李想，湖北革命軍將成不了氣候。但是袁大人有命，不要與李想糾纏，拿下陽夏才是正事。”　　馮國璋一時也糊塗了，在信陽安扎行營的袁世凱說那些陽夏是為奪革命之氣，可是現在，革命軍的主力已經被李想抽離陽夏，要奪革命軍之氣只有打敗李想，現在為何又只死認陽夏不放。馮國璋立功心切，也是想要與最近名聲鵲起的李想一爭高下，再次發電要求准他先打李想，並陳述革命軍之氣實系李想一身。這時候袁世凱對他的催電乾脆更是不予回答。他有些茫然了。他和袁世凱多年相交，知道他用兵向來兇狠，當年山東巡撫任上，殺拳民如割草一樣。同樣是平叛剿匪，這一次何以如此遲延？這中間難道有什麼蹊蹺嗎？　　吃完了飯，靠在虎皮椅上，他有氣無力地對參謀長說：“今天到楊寨，看到鐵路對岸敵人根本沒有增加什麼防守，敵人昨夜一戰也是筋疲力盡，援軍也無法及時補上。這個機會失了，就太可惜了。”　　“唉！”張聯芬嘆息一聲，他猜得到總統官這時心頭在想什麼，也不好說什麼。

# 第一百零六章 先聲（十）

　　信陽的天空也是灰濛濛的，好像就要變天的樣子，整个中華大地的天就要變的樣子。后花園的兩柱棗數簡直落盡了恭弘=叶 恭弘子，枯枝條伸向陰沉詭異的天空。　　袁世凱難得的好心情來這個被他霸佔的宅子后花園散步，身後跟着的是號稱鬼谷帝王術的傳人――楊度。楊度拖着油光水滑的辮子，白色的長衫說不出的風流倜儻，瀟洒不羈。袁世凱更是不得了，龍行虎步的走在前頭，似乎一舉一動便可掀起天下風雨。　　腳底踩着枯恭弘=叶 恭弘，發出沙沙響聲。腳邊長滿枯萎的野草，唯一的顏色是那極細的野菊花，細碎的花瓣在秋風中瑟瑟，卻已經頑強的活着。這李園信陽也是小有名氣，但是比起養壽園，就差了不止一個檔次。　　兩人來到只剩殘荷的池塘邊，楊度先道：“袁公與蔭昌交接印信之後，沒馬上有北上入京，而是南下信陽。攝政王肯定是急死，洋人和革命黨人都在逼他。我推測，最快今天，最遲明天，攝政王就會有決定。這次非大幹一番不可。”　　楊度說時滿懷信心，他的政治嗅覺使他感到自己對時局已經很有把握。　　袁世凱哈哈一笑，如今的天下大勢，他同樣了如指掌。袁世凱正滿懷信心地大笑着，清廷的電報已經飄過來。袁世凱的親兵急匆匆的跑來，送上清廷委他為內閣總理大臣的欽電：“局勢動蕩，特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一切人事悉聽安排。望不負聖恩，接電后即日來京陛見。欽此！”　　袁世凱的笑意更濃了，真是心想事成。“恩！即日來京！我走着看了這麼久的戲，現在又該我來唱了！哈哈哈！哈哈哈！”　　袁世凱何嘗有個這樣清狂的放浪之時，平日里給人的印象沉穩少言，這樣放聲大笑的時候屈指可數。前一次只是欽差大臣，今天可是廷議的總理大臣。　　楊度卻沒有替袁世凱過多的高興，他的思緒已經想到更遠的地方，道：“袁公，這邊還有許多事情沒有料理，去京師的時間還是可以拖一拖。”　　袁世凱畢竟是個人物，聞眼立刻收起這份得意。“革命軍和洋人已經把攝政王嚇得夠嗆，也是該給革命黨人一點厲害看看的時候，叫他們也要收斂一點。”　　楊度負手望天，做出這個自古文人最愛的一副極度搔包造型，悠然道：“無論我們是否相信，之前湖北革命軍之氣全集中在李想，這個武昌爆亂之前一名不聞的人身上。只要能夠打敗他，湖北將難有與北洋相抗之軍。”　　袁世凱琢磨着楊度的話，“之前”兩個字咬得極重。馮國璋先前發來電報，要求追擊李想。袁世凱就以不得陽夏，不足以奪革命之氣，已拒絕。當時楊度也在場，並沒有提出異議。如今舊事重提，是有了什麼新的進展？袁世凱因思付道：“之前湖北革命之氣繫於李想一身，如今湖北革命之氣又在何處？似乎已經不是陽夏兩鎮，因為湖北已經處處皆是革命。一城一地已經影響不了湖北革命局勢，除非全得武漢三鎮，才算震懾住湖北革命軍的囂張氣焰。”　　楊度又是點頭，又是搖頭。袁世凱一時還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楊度收起延伸在灰濛濛天際的遙遠目光，“如今有一個影響中國的革命的人物到了武漢，袁公不會連他都忘了？”　　“黃興！”袁世凱驚呼出聲，一拍剃得光禿禿的腦門，真不該把這個人給忘了。最近忙着與清廷還有洋人糾纏，又有吳祿貞和閻錫山在北方攪風攪雨，南方這邊就有些疏忽大意。　　楊度一聲輕笑，侃侃而談，“黃興雖是一介書生耳，自然不是馮總統官的敵手。但是黃興在革命黨人當中有着僅次於孫中山的地位，而猶以在兩湖兩江地區的名聲最顯。他一到武漢，自然而然成為兩湖，甚至天下，萬眾矚目的人物。如今黃興總統兩湖軍務，革命之氣都匯聚到他的身上。只要打敗他，就可以措動革命黨人的囂張氣焰，影響力要比打敗李想更是巨大，更能夠動搖革命。”　　袁世凱連連點頭，“李想因為開罪洋人，在革命黨人當中已經失勢，已經很難有所作為，我們的作戰目標黃興。”　　得到袁世凱連連贊同，楊度有些許得意的搖頭晃腦的道：“馮總統官也報說，李想的軍隊非常能打。打起李想來，自然比黃興要難很多。如果李想配合著黃興，那麼馮總統官就有難了。”　　“你也說，只是如果而已。”袁世凱笑道，這牽扯湖北方面敵人內部權力的鬥爭，李想就在這樣的犧牲品。　　一牽扯到權謀之術，楊度便兩眼放光，這才是他看家本領。“李想當然不會甘心，我實在想不到李想會有什麼理由去配合黃興。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排擠，再熱的心也會冷。李想只要不扯黃興的後腿，我就要為他的心胸豎一個大拇指。”　　袁世凱一聲冷笑，“只看李想把武昌收刮一空，在漢口又逼着華商捐款，以個人名義開辦工廠商行大謀私利，便知道他是一個自私自利到了極點的人。怎麼會不去抽黃興的後腿。黃興看似風光，可抽他後腿的人，絕不止李想一個。”　　楊度非常同意，“袁公說得是極。只看黎元洪在武昌搞個什麼封壇拜將，就沒有按好心。黎元洪以秀才黃興主持軍事，顯襯出他心機老辣的一面。為此，他大辦儀式，登壇拜將，親授黃興關防、令箭。如此一來，黃興再重要，也是黎元洪手下大將，黎元洪是‘劉邦’，黃興是‘韓信’。主次判然而分。傻乎乎的黃興，帶着興緻勃勃的革命軍，進抵漢陽。把革命軍中能征善戰的李想又給得罪個徹底，沒有李想，他來了也不是馮總統官的對手。”　　楊度說道此處停頓一下，似乎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方繼續：“於革命軍而言，還有好消息傳來。就是前來增援的湘軍雪中送炭，王隆中所率湘軍第一協和甘興典率湘軍第二協，趕到漢陽增援。兵力大增之餘，各省紛紛獨立消息頻傳，看來革命黨人是人心大奮。但是湘軍進入湖北，這沒有增加湖北兵力，只會使得湖北更加的混亂。武昌軍務部三位軍爺，軍務部主持戰略的三武�D�D部長孫武，副部長蔣翊武、張振武，就非常對增援的湘軍不滿。孫武湖北人，當然對湖南人黃興心存芥蒂。先前湖北就被湖南人李想攪風攪雨，現在又來一個黃興。湖北的形勢是越來越複雜，湖北一盤散沙，不足為懼。還是閻錫山和吳祿貞兩人，才是心腹大患。”　　楊度提起着兩人，袁世凱忽地突一下，來回度起公府步，蹙眉沉思，楊度也不敢打擾。　　清風吹皺一池秋水，吹醒了袁世凱，他突然對遠處侍立的差弁吩咐了一聲：“叫克定來。”　　不一會，袁克定全身戎裝來到，向父親行了一個鞠躬禮，在向楊度行禮。　　袁世凱隨意的問道：“你在哪？”　　“電報房。”袁克定一笑，回答。　　袁世凱鬍鬚抖動一下，“山西的事怎麼樣了？”　　袁克定一下子老父親問的是什麼，“吳祿貞已經進兵石家莊，向朝廷報稱：他已經給閻錫山寫了一封勸慰的信。山西的事，已經平息，他剋期到京交差。”　　有戲，楊度不動聲色的看向袁世凱，只見他的兩隻眼睛眯成了一條縫，陰狠地說：“吳祿貞這小子，你耍得了載灃，還耍得了我？已經平息，就憑你這小子的一封信，哪有那麼便宜的事？哼！”　　吳祿貞撫慰灤州兵變時，父子兩就看出他的意圖，動了刺殺他的念頭。袁克定就像乃父討要了這份差事，擔保要把這事給辦得飄飄亮亮的，現在已經有了一些眉目了。　　袁克定陰陰的一笑，“已經聯絡上了線人，隨時都可以動手。”　　楊度的轉着眼珠，說道：“不幹掉他，袁公就莫想南安穩進京。但是要幹得乾淨，絕不能授人以柄。畢竟，我們要革命黨人拉好關係，這件事情要是暴露，會影響我們的和談計劃。”　　袁克定一愣，虛心請教，“如何才算乾淨？”　　袁世凱也知道楊度的腸子彎，同樣看向他。　　楊度笑道：“把我們知道的東西轉個彎透露給良弼，他自然能夠做得又快又好。事後，還可以使革命黨人把仇恨怨氣全算到他的頭上。”　　袁世凱又問：“馮華甫的戰打得怎麼樣了？”　　袁克定說：“拿下大悟之後，正在作進攻盤據在廣水的李想，剛剛還來電催物資哩！”　　袁世開的臉一沉，不滿意地說：“告許馮華甫，叫他不要忘記了我囑咐。”　　“是！”當兒子的對老子的權謀心領神會。“我看他是想李想爭氣……”　　“恩！”袁世凱板着臉打斷了兒子的說話。對他這個兒子，他既滿意又不滿意：滿意的是他心眼活，能看風使舵，察顏觀色，且心狠手辣，無婦人之仁；不滿意的是這小子太浮，大智深謀甚少，如果要繼承自己的事業，總好象缺了點什麼。　　袁克定轉身要到電報房去，袁世凱又叫住了他：“對華甫說話，不能太明了，知照他一下就行。反正我不開口，他也幹不成。具體的事，找個專人去試探他一下再說。”

# 第一百零七章 先聲（十一）

　　李想和曾高連袂走進大宅門，也是一個寬敞的三進院落，院牆結實，還設有角樓，一看此園的設計初衷便是防禦山上的土匪，畢竟這年月不太平，特別是鄉野之間。雖然大宅門比不上劉歆生劉園的精緻，更比不上袁世凱養壽園的精緻與堅固防禦，但在這座大部分都是土牆茅草屋的村落里，這間大宅門甚可稱為豪門大宅。　　李想不無感慨的說道：“不到鄉裡間走一走，是無法體會民間的疾苦。土地兼并嚴重，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公平，已經嚴重動搖整個社會體系。”　　李想滿嘴說出來的都是新詞，一至於曾高這個從小受儒家熏陶，之後也留洋接受過西方新式思想教育的人，也一時半會跟不上他的思路。曾高仔細琢磨李想說的幾個新詞，總算明白過來，也就是朝庭混庸無能，百姓苦不堪言的另一種說法。　　曾高道：“兩湖畢竟是魚米之鄉，失去土地的老百姓還可以砍柴，捉魚，挑煤賣，亦或者去港口碼頭討生活，總算還是有條活路。”　　兩人說著已經進來內堂，李想隨便就在椅子上坐下，道：“嚴冬就要來臨，湖北的冬天不如北方寒冷，可也是大雪封山，寒風刺骨。就我們在村口看到的小孩，無衣着和鞋襪。已經是秋末的季節了，腳穿草鞋都會覺得冷，晚上沒上一床被子蓋都會感冒。看那些小孩瘦骨零仃的樣子，定是日難半飽，冬天來臨之後還要忍受着饑寒交迫。”　　李想進村之後在村裡走了一圈，所見所聞使他心裏隱隱作痛。這個民族的忍耐力是李想這個穿越客無法理解的，是讓人看了就讓人心疼。這種沉痛的心情，使李想沒有心神關注眼前的戰事。這個天該變了，這種生活該結束了。　　曾高在李想身邊椅子坐下，卻無言以對，他是世家子弟，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初聞李想這樣的感嘆號，即忍不住為李想這種情懷而感動。並不是李想的情懷真有這麼高大全，只是一個現代人無論是誰穿越到此，只要還有一丁點的良心，如何也不會看得慣這個年代窮人的悲慘命運。　　李想依舊不依不饒的羅嗦道：“這家不是有個放牛娃嘛，我也打聽過，頭年五文錢一天，第二年十文錢一天。大小兩條水牛，每天要割三十來斤草，還要做其他雜活。夜深才能睡覺，破曉以前就起床，每日睡眠不足三個時辰。那個放牛娃，今年才十歲。在離這個村不遠，有個土煤窯，專收童工，拉孔明車，抽煤洞里的水，每天七個時辰，工資三十文。身體強健一些的小孩，為了多賺幾文錢，每天還到煤洞里去挑一兩次煤。這都是笨重勞動，都是壯漢做的事，再如何健壯的小孩也承擔不起。這裏的土煤窯設施極差，背煤時，頭頂油燈，巷道通風不良，衛生極差，經常發生事故�D�D塌方、冒水、瓦斯爆炸等，一死就是十幾人或幾十人。發生礦災，土煤窯主是不會搶救的。煤礦的工資都是一年結一年，和修鐵路一樣，要是遇上煤礦虧本倒閉了，廠主跑了，一年的辛苦賣命，算是打了水漂。”說到這裏，李想握緊了拳頭敲在桌子上，震得茶蓋跳動，“赤果果的剝削。”　　李想不斷敘述，曾高亦在不斷反思自身。曾家是地方豪族，所作所為比各地土毫稍微好一點，畢竟是詩書傳家，但也好不到那裡去。　　李想道：“沒有土地的民戶在家打短工、推腳車、砍柴、捉魚賣。在太平年景還可以勉強糊口，當遇大旱，大災，饑饉嚴重，他們本就活不下去，地主富商根本不會顧他們的死活，還會藉此囤積居奇。長沙因此鬧出搶米風潮，可見忍無可忍的民眾一旦爆發，將是勢不可擋。之後保路運動，直接成就了武昌起義的勝利。”　　李想說的這些農村問題，已經給了曾高極大的震撼。曾高受西方革命的新思潮的影響，心中早有革新社會的衝動，才會有與李想風雲際會，在武昌中和門城樓上的一拍即合。但是他革命的目光一直放在城市，所以把漢口看得極重，打仗也是城市的爭奪為主，對李想把軍隊分散在農村心中一直存着一絲不以為然沒有說出。通過李想的描述，曾高忍不住道：“所以武昌起義的勝利不是偶然，是歷史的必然，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全國革命風起雲涌，正是風潮所起。而民心的爭取，農村才是主陣地，但是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卻是收效甚微。看看這個村裡，村民看到我們就像見到鬼。”　　李想暗嘆，曾高能夠想到農村，果然是有天分。須知辛亥革命時期，中國民族主義的新型領袖並不是直接從傳統農村社會產生的，都是特洋派的西式人物，士紳地主富商階層，也只有這些人能夠接觸到西式教育。他們基本上還都改信了耶皇，嘴裏念叨的不再是阿彌陀佛而是哈利路呀，他們也不是主要關心農村社會問題，或者就根本就沒有關心過農村問題。此時太祖還未登場，农民一直是被革命家所遺忘的群體，一直處於以城市為中心和受外國革命模式所激勵的革命者關心的範圍和能力之外。中國的革命，它不容易找到一個外國模式作參考，其實也沒有外國模式作參考。日本也好，德國也罷，與中國的國情相差太大。由於中國的农民隊伍無比龐大、密集和穩定，社會革有被城市激發的變革所破壞的風氣。這個革命最大的群體，在太祖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一直都沒有人正視過。李想下定決心，要把革命風潮刮往農村，無論前途多麼渺茫，坎坷，曲折，總是光明的。　　想到此處，李想習慣性的摸向額頭的傷口思索着，當年紅軍也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商央立木為信，使民眾相信他變法的決心。我們只有用實際行動表明我們革命的決心，贏得民眾的支持。”　　“信譽就像百年老字號的金字招牌，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我們現在欠缺的就是時間。”曾高卻擺出眼前最大的難題。　　就在李想頭痛的時候，湯約宛捲起一陣香風出現在眼前，她從電報房過來送上一份電報。　　李想看完說道：“海軍終於扯旗了。”　　應驗了曾高先前的推測。　　情報來得非常詳細，湯約宛甜甜一笑，說道：“革命軍一個排長何燮桂在起義后，率一哨人馬，迅速佔領了九江上游的田家鎮炮台。長江隘口，落入革命軍之手。由此，遠在漢口的清朝軍艦，就失掉了接濟的來源。駐湖口的清軍總鎮楊福田派炮艇頑抗，反為革命軍所敗。一鼓作氣之下，革命軍乘勝佔領了湖口炮台和馬當炮台，進一步控扼長江的交通。武昌起義后，長江上下游各省震撼，起義風潮像是瘟疫一樣迅速擴散道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今寒冬降至，正逢江水漸涸，艦隊不可能留在九江以上過冬。所以，清朝的海軍，其實是被關在漢口，無糧無油，可謂大勢已去。薩鎮冰見清朝大勢已去，對外稱不忍見同胞自相殘殺，就決定自動下野。他搭商船去上海，把艦隊留下。薩鎮冰走後，艦隊並未馬上流血起義，清朝海軍內的漢人官兵動員起來，齊推我叔叔湯薌銘提出起義要求。又是耐心做幾個滿人管帶的‘思想工作’。最後，喜昌、吉升、榮續三人都同意反正。喜昌怕事後遭殺害，還對士兵表示說他祖先是漢人。艦隊自動駛離陽邏，中途掛上白旗宣布反正，然後開往九江。雖然武昌有我老爹在，但是你漢口轟沉洋人十六艘軍艦，他們不敢去武漢。於是，海軍艦隊就駛往九江，先行派人與當地革命軍聯繫起義合作的事情。”　　李想撇撇嘴角，這又怪我？這其中的貓膩大了去，湯約宛自然看不出來。在海軍方面，清廷孤注一擲，派海軍統制薩鎮冰率海容、海琛兩艘巡洋艦和數艘炮艇、雷艇，溯江而上，準備與蔭昌率領的陸軍在武漢會師。清軍各艦艇慢吞吞的分別抵達漢口下游。也不知道是薩鎮冰配合袁世凱“慢慢看，走着瞧”作戰方針，還是清軍水軍中同情革命的官兵很多，故意的拖延時間，夏占魁在三道橋作戰時，水軍還沒有過九江。如今海軍反正，黎元洪和湯化龍肯定使了大力氣。怎麼也不會便宜他李想，自然也不會便宜黃興，就唆使着艦隊使向九江。　　曾高對可是知道許多清廷內部消息，他笑道：“其實，早在一年前，清廷害怕漢人士兵鬧革命，很想把海軍中的重要位置全替換成滿人。可惜，滿人中學習海軍出身的人罕見，他們只得先把海容、海琛兩個大艦上的管帶先換人。海容艦的管帶是喜昌，幫帶是滿人吉升；海琛艦管帶是榮續。薩鎮冰不是滿人，乃元朝色目人大將薩拉布拉後裔。他船政學堂畢業，后留學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是個新派人物。甲午戰爭中，他在威海衛只率30名手水堅守劉公島炮台，血戰十天，誠為英雄。他自動下野，是個識時務的俊傑。”　　“那我叔叔算不算英雄人物？”湯約宛秀美的眼睛飄向曾高，有些好奇的問道。　　曾高到也聽說過一些湯鄉茗的事，風評不是怎麼好，與袁世凱一直存在着曖昧關係，與湯約宛的老爹一樣，兩兄弟都是個騎牆派的高手，一時也還真不知該如何評價。　　“我知道我叔叔人品不怎麼樣，這世道，老實正派的人物，能像我爹和叔叔這樣風光嗎？我也厭煩了那個家，才離家出走。”湯約宛倒是直接，也不想再為難曾高。　　李想嘿嘿一笑，“我現在比你老爹還風光，看來也不是個好人。”　　“好人有限，還不算大壞。”湯約宛眼光流轉，是那種不屑的看着李想壞笑。

# 第一百零八章 付東流（一）

　　黃興登上孝感的北城門樓子，望眼鏡里山丘遮護之間可以看到北洋軍的旗幟隱藏期間。　　武昌拜將之後，黃興集結這時防守武昌的軍隊，與湘軍援鄂軍興緻勃勃連夜渡江北上。此時武昌抽出四協兵力，大多是新招之軍。湖南先後派來的王隆中，甘興典帶領兩協人馬前來支援。組成的湘鄂兩省聯軍軍隊，總計已不下兩萬，馮國璋第一軍也差不多是這個數。　　城門樓上的黃興忘着清軍陣營意氣風發，任綿綿陰雨隨風撲在臉上，秋末的天氣已經越來越寒冷，冬季就要來臨，可是他的一顆心卻是火熱像是盛夏。　　黃興正尋思如何一舉破襲北洋軍行營，身後卻傳來吵鬧之聲。原來來鄂湘軍，王隆中部雖是久練之師，可是驕氣甚重，且士兵紀律散漫，在營房內飲酒聚賭，官長們不能干涉，士兵們擊斃官長的事也發生了好幾起，影響極壞，還有須索頗多，早以引起鄂軍頗多不滿。但是大戰在即，武昌方面的將領也就忍了，黎元洪背後一再交待，表面還是要給黃興一些面子。但是王隆中向來看不起甘興典，甘興典部原來是巡防營的隊伍，槍械陳舊不堪，有的甚至是徒手兵，王隆中便常用言語輕慢，甘興典不服，說是要在戰場上見高低。這兩個湘軍將領自己鬧了起來，在武昌方面將領暗中推波助瀾之下，越鬧越大，鬧到黃興這裏。　　孫武、吳兆麟等一個個的冷眼旁觀，看黃興為調解兩個協統頭痛不已。這個聯軍存在着如許多不穩定的因素，身在局中的黃興卻無所察覺。黃興反而認為他們要在戰場上見高低，這無疑使兩支軍隊有了競爭，更具戰鬥力。　　黃興笑道：“都是為了革命，這戰場上見高低，我來給你們做裁判。就讓我們試目以待，這樣的無道當國的清廷江山，還能堅持幾天？說不定我們與北洋軍打上一仗，北洋軍先反正了。”　　黃興最後一句並不是毫無因由的猜測，如今革命滾滾潮流大勢所趨，各地反正的督府多了去，北洋軍反正的可能也很大。前段時間，北洋軍南下卻敷衍了事，黃興看在眼裡，想來也很有可能是同情革命吧？而且北洋軍幕後的大老闆袁世凱，與北方的革命黨人很有一些交情，特別是和汪精衛交情不淺。對於汪精衛的人品和革命信仰，黃興從無半點懷疑，如今才被清廷為討好革命黨人而大赦出獄。當年雲南起義還是袁世凱資助的軍費，他還主動與黃興和孫中山聯絡過。如今他向清廷提出出山的六大條件，也有好幾款是在向革命黨人賣好。在武昌，就碰到袁世凱派來求和的人，只是當時革命軍士氣正旺，誰會同意他的求和，是非把清廷打倒不可。袁世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無論清廷和革命黨人，都不乏對他抱有幻想之人。　　黃興正得意的想着心思，樓梯處想起急促的腳步聲，李書誠從樓梯口冒出個頭，身後還帶了一個人進來了。　　李書誠已經急不可耐的說道：“克強，你看，誰來了？”　　李書誠走上城樓，身後的人閃出來，來人四十左右，面白無須，穿了一件玄色長袍，金絲眼鏡後面透着一雙金魚泡笑眼。　　“是蘊寬兄，快坐，快坐！”黃興又驚又喜，拉着他進樓內設座。　　庄蘊寬，早年曾任廣西督練公所督辦，是個開明人物，黃興和李書誠在廣西活動時，多得他的維護，關係不一般。後來他因同情革命事情被人告發，被當時任廣西巡撫張鳴歧驅逐，便離開了廣西。但是他何時加入的同盟會，為革命四處奔走，黃興還真不知道，但是局勢的變化，只會越來越好。　　“他從上海來。”李書誠看孫武等人皆在，便隱悔的說了一句。庄蘊寬此來，帶有秘密任務，李書誠在他們面前不便明說。庄蘊寬含笑不語的看着黃興，並不急於開口。　　但李書誠一句話，也透露不少的信息，孫武的眼皮邊微不可察的跳動一下。　　黃興為人坦誠，笑道：“事無不可對人言，請放心說。”　　孫武眼珠一轉，有些恍然在心，“我還有事，先告辭。”　　孫武帶頭，其餘諸將跟着找借口走了。黃興本要挽留，被李書誠以眼神制止，他也只好壓下心中微微的不快，隨他們散去。　　庄蘊寬看他們全部走向城樓，才說：“陳其美和李煜和已經光復上海，江浙革命如火展開，現正集結軍隊，準備向南京進攻。我受江折黨人的屬託，特來請克強兄去統率江浙聯軍，攻克南京這個南方中心城市，以建立全國革命中心政權。”　　黃興一時為難，湖北戰雲密布，已經和北洋軍對壘，他實在無法做到半途而廢，或者畏敵潛逃，因猶豫着說道：“對於江浙諸君的邀請我十分感激。但北洋軍傾力南下，勢如破竹，正於我對陣孝感城外，形勢之險，之急迫，你也可以看到。”黃興說著，一直門樓前清軍陣營，“我們正在準備組織與北洋軍大戰一場，李想已經因為漢口的事情而撂挑子，我現在如何能離開呢？實在是不能從命。”　　庄蘊寬已經從李書城處聽到了這裏的一些情形，李想的事情非常複雜，但是危險的事情還不是李想。他一個官場老油條，比黃興他們更看得清局勢。他勸道：“黎元洪雖然已經投靠革命，但終不是真正的革命黨人。而今又設登壇拜將，有人說他氣度好，顧全大局，我卻不這麼認為。他把革命領袖置於他的手下，是何居心。你是韓信，他想做劉邦！我更擔心的是克強兄前方為他賣命，後方又受人牽制，到頭來落得周身不是。”　　最後一句，庄蘊寬本是不想說，最後還是說了。他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局勢卻是如此。湖北暗潮洶湧，他一入湖北便感受到了，就剛剛這個小小的城樓子里也暗潮洶湧的很。　　黃興真的是坦然到了家，他並不是看不到暗潮洶湧，只是革命兩個字真是使他視危險而不顧。他道：“個人成敗，我素不掛心。北洋軍在此一天，我便要在此守一天。至於江浙那邊，也不一定非要我前去擔任就不成。我和遁初來漢，本有建立革命中心政權以待孫君的想法。但形勢如此，此地不成，又何必見異思遷，引天下人笑？”　　庄蘊寬搖頭，黃興還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如今北洋軍強勢而來，湖北方面明顯的是要拿他來頂缸的。他不免嘆道：“江浙形勢，無論內外，較武漢為好是明擺着的。克強兄既然有這種考慮，我也不能勉強。不過如果武漢之事有不濟時，江浙黨人始終是擁護克強兄的。”　　黃興這塊金字招牌，無論在那裡還是有用的。庄蘊寬也留下后話，他是一點也不看好黃興在湖北會有所作為，他遲早會去江浙的。　　“那看以後的情形再說吧！”黃興洒脫的淡然一笑，他沒有庄蘊寬的悲觀。如今革命軍和北洋軍兵力相等，即使無法破敵，守住孝感城還是可以。他打算，等湖北局勢穩定之後，再去江浙救場。這話他也不明說，說出來就是指江浙無他難以成事，憑端生出誤會。湖北他也並不想久待，武昌紅樓諸人的心思，他還是看得出來，他又不傻。也是為了革命大局着想，他才裝作視而不見。　　閑聊兩句，庄蘊寬又問：“怎麼不見遁初？”　　想起宋教仁，黃興苦笑道：“他也不同意我在這裏當戰時總司令。現正埋頭起草《中華民國鄂州約法》，還要為軍政府辦理一些與洋人交道的事情，在漢口你沒有看到他？你也知道，漢口因為李想桶出大麻煩，還不知道能否平息。”　　“這個大麻煩，可把我們同盟會害慘了。”李書誠一直便是聽着兩人對話，此刻忍不住嘴角一瞥道，插入道。他漢口待過一天，對這個還未蒙面的李想，可是如雷貫耳。茶館說書先生都已經把他的事迹編成劇本，嫣然已經是個全國知名人物。漢口炮轟洋人軍艦，更是一躍而成國際知名人物。　　庄蘊寬搖了搖頭，十分感慨地說：“我在劉家廟登陸，直奔孝感來的。遁初才智甚高，本應該擔負更重要的工作。要知道李想這混小子在漢口桶出的爛攤子，震驚國際輿論，給孫中山先生在歐美訪問也造成巨大的阻力，孫中山先生都毫無辦法。洋人的怒火不是這樣容易平息，遁初就不要在這裏做無用功了。克強兄既然不去上海，那就叫他回去吧！陳其美對他一直是很推崇的。”　　黃興點了點頭，“也好，李想這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就先放一邊。”　　說起李想，他們只顧着洋人的反應，而對他咬牙切齒，卻不知道漢口的關稅代表着多大的利潤。　　庄蘊寬見黃興點頭，便道：“那我明天就過江去，如果他同意的話，我們一起到湖南去看看，然後回滬。焦達峰和陳作新遇難的事，上海中部同盟會總部的同志都表示非常痛心。”　　黃興臉色突然一沉，“兇手必須徹察嚴辦！”　　庄蘊寬嘆息一聲，之說一個“難”字，這早成了一筆歷史糊塗帳。更何況非常時期，革命正需要各方助力的時候，對各派非革命黨人士都是極盡拉攏，真要找出真兇也不能嚴辦。庄蘊寬此次湖南之行，不是要為焦達峰和陳作新主持公道，只是去安譚延�]之心。　　黃興看到庄蘊寬這幅為難的臉色，也不再抱有給焦達峰和陳作新招雪的希望，略帶意興闌跚的說道：“好吧，請代致意江浙革命黨人，祝早日克複南京。他日北京會師之時，再痛飲黃龍。”

# 第一百零九章 付東流（二）

　　秋雨綿綿無絕，天色升起薄暮，真是個使人分為惆悵的季節。一場辛亥年間最壯麗，最浩大，最慘烈的戰爭在這個城市上空緊鑼密布，不知牽繫了這個時代多少英雄豪傑的命運？　　黃興陪着庄蘊寬下了城樓，風夾着如絲細雨一陣陣的往他們身上纏。　　他們私底下的話，該說的也已經說完了。時間已經不早，孫武在縣府衙設了簡單的酒席，招來遠來一身風塵的庄蘊寬。都已經派人來催了，庄蘊寬也卻不過。雖說馮國璋頓兵城外，可戰事還未開打，黃興也不能掃了孫武的性，只能由着他了，何況庄蘊寬老友，也是該好好招待一下。　　一行人批蓑衣斗笠，奇上馬直奔府衙。馬兒四蹄翻飛，蹄聲滾滾，飛也似的捲起一場風雨。　　此時街上少有行人，可能是因為這個陰雨的天氣，可能是因為這個即將爆發的戰事，可能是因為……最後一個理由，黃興並不想承認。一行人騎馬路過哪條被張錫元燒掉的半條街，鋼筋水泥的地基已經打好，現在一個工人也沒有，只要那堆積的廢棄材料，還有因為李想的撤離，只剩下爛尾的工程。　　“戰事一來，民生凋零若此。”庄蘊寬如此嘻噓感嘆，暴力革命總是帶着巨大的破壞性。　　“今日中國，恰似千年破屋，敗壞至極，不可收拾。不盡毀之而妄圖更新，不能救中國！”黃興在馬上豪情壯志的說道，他知道庄蘊寬所想，那也是立憲派要走改良運動的初衷。　　庄蘊寬何嘗不知道，只是眼前的破敗光景怎麼能夠勾起他的感嘆。“這便是孫君所說，文明之痛。我只但願，這種痛，早日結束。”　　黃興豪情消散，化為一絲苦笑，“本來漢口與這裏的市面因為李想的有效經營，在戰火當中依舊活躍。但是因為他突然撤出漢口，丟下許多爛尾工程，這市面一夜之間便蕭條啦。實在說我們始料不及，武昌方面，因為戰事緊張，也無力接手。”　　“李想在湖北竟有這麼大的能力！”庄蘊寬驚訝道，遂又搖頭，他的一肚皮的腹黑學，聽道一麟半爪也就知道了其中的黑灘下的凶獸多恐怖。如果李想此時還不撒手，也許就是焦達峰和陳作新的下場。由此可見，李想雖然年輕，行事也囂張跋扈，但絕對是個聰明人，比焦達峰和陳作新更懂得進退。他說道：“這也不能怪他，牆倒眾人推，他即使想留，也留不下來。他最不該的，就是不該去碰洋人，即使窮瘋了也不要去碰洋人的利益。”　　說著話已經到了府衙門口，當日李想就是在此設立指揮部行轅。李想走了，黃興又把指揮部設在這裏。　　門前階下站着一排人，皆是戎裝雄武。武昌謀略處三武，湘軍兩協統領，還有各級軍官，全部出來迎接，對庄蘊寬這個江浙特使的招帶隆重之極。秋雨綿綿，雖然不說很大，可也在他們臉上，身上，沾了不少雨水。　　庄蘊寬遠遠的看到，可不敢託大，在這些革命將領面前躍馬揚鞭，和黃興，李書誠立刻翻身下馬，幾乎是小跑着走了過去。　　以孫武為首，引着他們進內。湖北三武，本來是同等地位，但是自從孫武傍上黎元洪之後，地位超升，連劉公身後有襄陽劉氏大家族，又是革命宿將，在武昌說話也沒有他響。　　個人入席，孫武便要開席，庄蘊寬卻道：“慢，庄某來此本是身負重任，誠邀克強主持江浙軍事，然克強高義，不願��下諸位離去。”　　眾人驚訝的看向黃興，黃興非常謙遜的點點頭。孫武卻像是早有所覺，只是微不可察的一笑。　　庄蘊寬繼續道：“然克強兄意志已定，我也不再勉強，但是江浙對克強一如既往的表示支持。我湖北還有另外一個目的，是要與湖北軍政府商議一件大事。諸位在孝感與北洋軍對陣，一時半會可能回不了武昌，我就在此先後諸位說一聲。”　　說著庄蘊寬打開隨身的皮包，掏出早準備好的文件。準備了好幾分，分發給大家。　　庄蘊寬自己拿了一份，念給還沒有拿到的同志聽，道：“武漢倡義甫一月，而湘、秦、晉、滇、贛、黔、浙、蘇、桂、皖、粵、閩各省先後響應，宗旨雖同，機關互異，當事者以對內對外之不可不亟謀統一也，乃往返電商，籌議組織。先由鄂軍黎都督通電各省，請派員到鄂會議。浙軍湯都督、蘇軍程都督亦致電滬軍陳都督，略謂美國革命，苦戰八年，卒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其第一次第二次會議，均僅以襄助各州議會為宗旨，至第三次會議，始能確定國會，長治久安。吾國急宜仿照美國第一次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善要方法。附提議大綱三條：一、公認外交代表；一、對於軍事進行之聯絡方法；一、對於清皇室之處置。而滬軍陳都督，復以民軍倡義伊始，百凡待舉，無總機關以代表全國，外人疑慮，交涉為難，因電致各省，公舉代表赴滬開會，議建臨時政府。於是各省都督皆先後選舉代表，剋日首途。其未光復各省，則由咨議局公舉。”　　此時，獨立省份已經有鄂、湘、秦、晉、蘇、浙、粵、桂、皖、贛、滇、閩、魯十三省。如此大好的局面，上海方面就有了心思。革命形勢蓬勃發展，是該提出提出組織中央政府統一領導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黎元洪、黃興也都想到了，準確的說，應該說隨黃興一起來的宋教仁想到了。宋教仁一提出來，黃、黎兩人都認為愈早愈好。黎元洪就在農曆九月十九日通電各省請派全權委員到武昌組織臨時政府。這份庄蘊寬從上海帶來的文件也提到了，“先由鄂軍黎都督通電各省，請派員到鄂會議”。　　但是上海是什麼？是中國最大的都會，號稱東方巴黎，在上海人眼裡，北京人都是鄉巴佬。上海人有上海人的心思，他們就是想黎元洪爭一爭這個臨時政府。　　在桌的聰明人現在才恍然大悟，庄蘊寬暗中請黃興仍回上海，統率江浙軍隊攻略南京，擬在南京組織中央政府。說起來冠冕堂皇，深思一下就明白，是想借黃興的金字招牌，建立臨時政府。這樣即使湖北通電組建臨時政府的電文在先，也不如黃興的號召力與同盟會二當家的正統。上海也就藉此成了名正言順的正統。　　無奈黃正在漢陽指揮作戰，不能離開，也不願離開，為了他的革命理想，且表示甘願不作領導人，上海方面這個算盤就首先打不響，庄蘊寬就乾脆大方的承認了，也順勢捧黃興一把。　　對於組建臨時政府，湖北方面通電再先，上海方面也只好捏着鼻子認為湖北已著先鞭。但是上海是有備而來，或者說黃興這個老實人的性格摸的太清楚了，早就準備了后招。　　如今庄蘊寬把這招亮了出來，上海的意思就是臨時政府的組建先不說，咱先把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給開了。具體是程德全、湯壽潛聯電各省公舉代表集議於上海，並指定江蘇教育總局為代表招待所，有兩省以上的代表到滬，即先行開會，這就等於說蘇浙兩省代表在滬先行開會。這舉行的第一次會議可是意義重大，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會所設在上海，意義更大。庄蘊寬的任務就由請黃興主持江浙軍事，變成請湖北速派代表來滬與會。　　上海不是要無視黎元洪先前組建臨時政府的通電，畢竟黃興也在湖北，他們還真無視不了。上海畢竟不乏人才，他們巧妙的把黎元洪請各省派全權委員到武昌組織臨時政府的通電作為一個議題付諸討論。決議承認武昌為民國中央軍政府，以鄂省都督執行中央政務。　　在桌各位一時啞口無言，誰也想不到上海會在這個緊迫的時候和武昌爭起臨時政府的組建權。與北洋軍惡戰在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桌將領身負首義之功，對武昌首義之地自有其驕傲，這個臨時政府的組建權，他們怎麼也不願放手，卻一時也找不到反駁庄蘊寬的詞來。大廳里一時安靜的詭異，卻有暗潮不住的流動。　　這席間，還是孫武最為冷靜，他一笑，把手上為文書丟在桌上，道：“我對上海此項決議，不表同意，我認為既以武昌為中央軍政府，代表會議地址就應設在武昌。”　　“上海此議，正是議黎都督請各省派全權委員到武昌組織臨時政府的通電。這有何不妥？”庄蘊寬毫不示弱的道，官場上打滾多年的他，騎馬打仗不在行，權謀之術卻有不弱的道行。　　兩人眼看就要爭執起來，黃興趕緊上來打園場，截入道：“這事，還是交給武昌咨議局去議。黎督代表湖北軍政府，自然會給諸位一個滿意的交待。”黃興向門口的親衛一招手，“開席，上酒菜。”

# 第一百一十章 付東流（三）

　　有黃興的調節，不和諧的氣氛總算緩和，畢竟這件事情也不是他們爭吵就會結果。　　這晚孝感城除了駐守在此的軍中將領，有頭有臉的地方士紳也都全來了。黃興這樣大名鼎鼎的人物，這些地方紳士還不見到機會就撲上來。加上剛剛知道庄蘊寬帶來的信息爆炸開，革命形勢的大好也對馮國璋頓兵城外也稍覺安心，還有就是武昌和上海有關臨時中央政府的爭奪在所難免，人人都抱着看好戲的心情，更是氣氛熱烈。　　孝感城的府衙，乃孝感城除林翰林家大宅之外最宏偉的建築組群。但是已經被大火燒成灰燼，這份榮耀便落到它的頭上。既是官府，自然而然體現出浩大恢宏的氣勢。四周有高牆難越，進入大門后，三座威嚴庄穆的主宅由長廊貫通，並排而立，坐北向南，重檐如飛翼，雙楹柱，氣勢懾人心魄。　　雖說流水的縣官，但是縣太爺自己住的縣衙還是不會馬虎。何況還是富裕的兩湖，縣衙就是這個縣面子工程之一。在幾任縣太爺前赴後繼的不解努力之下，孝感縣衙被修得富麗堂皇，后宅組群接着就是衙作中軸，近十幾組庭院依次分佈，左右對稱，布局完整而嚴謹，完全體現官派作風。但是為官之人有否這樣正直嚴謹的作風，就不是建築的風格可以體現得了。　　主宅后花園是一片廣闊園林，環境優美，深得江南園林之神髓，顯是出於名家設計。方可體現孝感的富裕，歷任縣太爺的物力財力如何雄厚，收刮民脂民膏之盡心儘力。　　孫武可不是蔣翊武這樣的泥腿子出生，（小生認為，蔣翊武的出身，是在武昌受排擠的很大原因之一。說明那個年代人的思想，即使革命者的人人平等觀念也存在局限性。）接過縣衙，即大力布置，府衙大紅燈籠高高掛，大門處和園內更裝有西洋經典燈飾，一片喜慶的景況。　　孫武本是想和庄蘊寬造個良好關係，誰知道庄蘊寬本就來者不善，孫武一片好意，付諸東流。　　數十名革命軍士兵穿上一式的整齊青色軍服，傲然把守大門。一主二輔三座大堂，全開放了來接待賓客。以正中一座最大，擺下了可容百人的席位，另兩座作輔翼的，亦設下五十人之席。被安排到輔宅者都是無可奈何，但又自知斤兩，想去和主席的那些革命黨人的大人物套關係，也只有待會敬酒的機會了。當然今天庄蘊寬是主客，孝感地方士紳只是陪客。但是卻陷入尷尬的境地，地方士紳還有革命將領，一時不知道是否該去敬庄蘊寬的酒，攀個交情？庄蘊寬明顯是和孫武不對頭，湖北明顯是黎元洪的天下了，得罪了孫武，以後的日子肯定不好過。但是庄蘊寬的黃興老朋友，庄蘊寬在同盟會的地位顯然不底，而現今的局勢，同盟會得天下是最有機會的。攀上庄蘊寬或者黃興，又或者李書誠，將來的好處也是大大的有。只看劉歆生攀上李想，就成了漢口首富。李紫雲攀上李想，立刻身價百倍。可見政治投資，才是發財致富的不二法門。　　黃興已經宣布開席上酒菜，賓客邊吃邊閑聊着，沒有人帶頭去給庄蘊寬敬酒，沒有人願意去做這個第一人。氣氛不算熱鬧，也不算冷清。黃興到趁此機會，好庄蘊寬敘舊。　　黃興和庄蘊寬敘述別後情懷，無奈今晚天公造美，綿綿細雨已經下了一天也沒有停歇的勢頭，天昏地暗的，雨中還夾着冷風。寒風吹進大廳，提醒這每一個人，今天不是一個好日子。　　不過人多了，自然就匯聚了人氣，慢慢的也就熱鬧起來。不過知情者均曉得，在這融洽熱鬧的煙幕後，正醞釀着武昌起義之後史無前例的激烈鬥爭。鬥爭存在與革命黨人的內部，也存在城外畏集的強敵。鬥爭的成敗，不但主宰了辛亥革命的命運，還決定了中國以後的歷史。　　如今黃興無疑正是這鬥爭核心處的關鍵人物，人人爭着來親睹他的風采興頭已經過了。現在賓客談興漸起，自然話題都離不開黃興。　　推測着與馮國璋的戰局將如何發展，畢竟李想與清軍作戰順利的一塌糊塗，而比換了李想名氣大上天的黃興指揮，勝利似乎已經再握。但如今孝感城的革命軍是內憂外患，在桌有遠見的士紳已經在默默搖頭，已經有人不再看好攜革命軍新銳之氣而來的黃興。當然，因為庄蘊寬的到來，上海和武昌爭奪臨時中央政府的話題，才是最熱鬧的話題。也有人說起李想，如今李想黯然退出漢口，在桌上也就憑添笑話而已。席間，鬧哄哄的聲音直衝霄漢。　　綿綿秋雨，如纏繞的千絲萬縷的因果輪迴。剪不斷，理還亂。任你英雄一世，還是擺脫不了命運的捉弄。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句收枰勝屬誰？”高樓之上的李想心有所感的念叨，陳寅恪之句道他出此時心情。孝感正在大宴賓客，李想卻獨上高樓。　　李想一心想要避免，卻最終還是避免歷史強大的慣性。湖北即將上演一場辛亥年間最慘烈之戰，地點雖不再是陽夏，卻一如陽夏戰場之慘烈。主角是黃興和馮國璋，結局一如歷史一樣早已註定。　　樓外天昏地暗，風雨凄凄。李想手中握着的一杯熱茶已經變冷，他只要想起黃興必敗的結局，卻無法支援黃興分毫，明知手捂着杯具，卻無能為力，心又是怎樣的糾結？自渡江北上，即下定要改變這個悲劇的決心有過猶豫，卻從沒有改變過，如今又該怎麼辦？　　黃興領軍過江，到了漢口邊往北直撲而來，一副與北洋軍正面決戰的架勢。李想自嘲一聲，正面決戰，湖北一時之間湊齊的雜牌軍如何火拚得贏北洋軍精銳。湖南派遣的兩協雖說能戰，可是裝備與北洋軍差距太遠。李想的精銳與北洋軍已經打了不少小規模戰役，一點便宜也沒有討到。特別是袁世凱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后，現在又升為“總理大臣”，北洋集團在湖北前線的官兵像是吃了奇瀅和歡散，都拚命賣力嘿咻，一時之間爆發出不輸於革命軍的士氣。　　北洋軍此刻士氣正銳，李想都暫逼鋒芒，堅定要嚴守戰略防禦的作戰方針，不貪功，不冒進，該退就退。見識過北洋軍的厲害之後，即使那些叫囂最凶的將領，也都閉嘴了，李店一戰，慘勝的他們無語了。而馮國璋好像與李想有了什麼默契，不於李想糾纏，只是防守着李想在背後的小動作，北洋大軍專註的長趨直入的南下，眼中只是盯着北上的黃興。　　李想一直冷眼旁觀着眼前的局勢，他能做的，也只有三番五次派人聯絡黃興和宋教仁，希望配合實行戰略防守，各軍加強守備，不要冒進與北洋軍正面決戰，短期內根本沒有戰勝北洋軍的可能，即使兩軍配合也絕無可能。何況根本就沒有合作的可能，沒有相信李想有這個誠意，因為漢口的事情，他們以己度人，誰也不可能咽下這口氣。　　對李想的真心提醒，卻沒有能夠引起他們一丁點的重視。特別是武昌過來的革命軍將領官兵們，仍然沉沒在大捷的喜悅中，沒把清軍當盤菜。軍中的宿將都不怎麼看得起李想他們這群毛頭小子，認為李想他們先前的戰績，完全是因為清軍的無能，不是李想的厲害。既然李想可以成就如此大業，他們不可能輸與李想。更多的是不想分潤李想一丁點功勞，怎麼也不能使憑着軍功東山再起。李想要是憑着打敗馮國璋的威風，重回漢口，也不是沒有可能。　　李想望着樓外的凄風夜雨，眼神深邃如暗夜。秋末的夜晚越來越冷，他渾身都沉沁在寒冷當中。對人心思的揣摩，身為穿越客的他，有別用永遠無法齊及的優勢。只是想得越多，心卻越涼。　　李想想到黃興，身在如此危險的局中而不知自。或者是身為大革命家的無所畏懼，心甘情願來趟這混水。李想是真心幫他一把，可是黃興書生意氣，根本不理他的建議和警告，反而認為他攜私抱怨，離間革命陣營，又畏懼強敵，不敢馮國璋見仗，李想反而成了小人。種種事情，是越想越煩，越想越鬱悶。　　可是李想能夠真的做到冷眼旁觀嗎？只要閉上眼睛，就是血流成河的凄慘景象在不停腦海回放，午夜裡都會驚出一身冷汗。最後便宜了誰？還不是袁世凱那個死胖子。一場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是早產還是夭折？李想真想，要是不知道歷史該多好，他就可以隨心所欲想幹嘛就幹嘛，不用背負這樣的沉重的心裏負擔，是先知的原罪。　　李想長嘆一聲，在深夜的小樓獨自迴響。樓下門口的警衛似乎有所覺的往還亮着燈的閣樓一望，李想的煩惱他們感同身受。漢口受了太多的委屈，他們誰為此感道不平。李想無奈，再多的委屈和不爽也只有先放下，做一回傻不拉及的英雄。　　“來人！”李想無奈的喊道。

# 第一百一十一章 傾覆（一）

　　李想憑窗外望，風風雨雨不曾停歇。眼前的黑暗如此刻的前途渺茫難測，心內思潮起伏。　　理想之路絕非一條康莊大道，焦達峰和陳作新的凄慘結局，時刻提醒這李想，道路的崎嶇難行，隨時有粉身碎骨之禍。　　歷史教科書上出現的人物一個也不能小瞧，要不李想會死得比焦達峰和陳作新更難看。現在想起離開武昌，反是躲過一劫。武昌這潭水深不見底，李想還沒有自大狂妄到敢去趟的地步。只看黃興和宋教仁的遭遇，就知道是個針插不進的局。強行而為，結局就是撲焦、陳後塵，或者丟一個比黃興還要丟大的臉。武昌方面勾心斗角起來，無所不用其極，包括不惜葬送革命。　　李想最大的優勢便是用有限的歷史只是，掌握時機實具最關鍵的重要性。　　李想因此在短短的時間內在湖北大展拳腳，但是袁世凱沒有先知歷史的優勢，一樣是最懂掌握時機的人。他覷准機會，迫得清廷哭着喊着求他出山主持大局，坐鎮信陽，起用馮國璋，趁李想精兵在湖北四處征伐之際，渡桐柏山，河武勝關，奪得湖北門戶這堅強的固點，取得高屋建瓴之勢。在湖北說進就進，說退就退。　　而李想他現在才是剛起步，搞垮了黃興，固然湖北只剩下他一支可戰之軍，但最得益的卻是袁世凱而非他李想。　　“篤！篤！”敲門聲想起。　　李想從沉思中醒覺，道：“請進！”　　曾高推門進來，敬上軍禮。在昏暗的煤油燈前，李想臉上有掩飾不住的憔悴。　　曾高走到李想身邊的椅子坐下，他即使身穿軍裝，行着軍禮，也是慵懶的模樣，或者這便是與身具來的世家大族雍榮華貴的貴族氣質。　　曾高以少有的認真口吻問道：“大帥已經做出決定了？”曾高問完，也帶着擔心的神情看着李想。他也不想再逼迫李想，但是黃興那邊的形勢太過危急，黎元洪的擺明要看黃興的笑話，現在有能力能幫上黃興的就只有李想了。但是漢口的事情，實在傷得李想太深，李想如果要袖手旁觀，曾高也無力指責。他只能期盼的眼光看着李想，希望他能做出顧全大局的決定。　　“不正是你們所願？”李想反問，他有點受不了他的眼神。現在幾乎只有李想走出小樓，個個都是這樣的眼神看着他。當初漢口被強，一個個義憤的要回去火拚，現在又一個個的要去幫黃興度劫。一個個都把自己當成以天下為己任，拯救中國，拯救世界的超人，英雄，也把李想當成大公無私的英雄。眼巴巴的看着李想，希望李想帶領他們聯合黃興，把北洋軍殺退。　　曾高長出一口氣，李想還是那个中和門城樓上，一起倡言理想的李想。如今手握重兵，依舊沒有被權力的慾望吞噬。　　曾高笑道：“當然，這上軍心所向，民心所向。”　　李想長出一口氣，一掃先前的愁悶情懷，嘴裏卻還是很有許多牢騷發出，“我只不過考慮了两天，一個個就都給我臉色看，不上逼着我去馮國璋掐架嗎？這個英雄當得真窩囊，到手的漢口被人給搶了，人家拉出的屎還得去幫着擦屁股……”　　曾高忍着笑道：“是呀，是呀。大帥還是來看着仗要怎麼打，黃興那邊上不用指望了，孝感的指揮系統混亂不堪，個派系角力，毫無戰鬥力。”　　李想被拉回現實，蹙眉沉思一回，道：“北洋軍大部陸續南下，不與我部過多糾纏。北洋軍第4鎮和第2鎮的第3協共2萬多人，已經布置在孝感城外，與黃興部對峙。兵力展開，有切斷祁家灣、灄口一帶，黃興補給線的趨勢，而武昌黎元洪又沒有再派人增援孝感的企圖。我們在鐵路線襲擾戰中，發現北洋軍從北方運來了大批退管炮和馬克心式機關槍等新式武器。清廷自起用袁世凱之後，袁世凱親自坐鎮信陽，袁世凱頭號大將馮國璋已取代了蔭昌，在大悟設立司令部，直接指揮對漢口的進攻。再看黎元洪拜壇封將，拜的黃興，最大指揮就是黃花崗起義指揮過百十好人。除湖南兩協之外，黎元洪給黃興派來的人，張廷輔統率的第4協、熊秉坤統率的第5協、蔡德懋統率的炮兵第2標。兵力與北洋軍不相上下，戰鬥力和裝備天差地別。”　　曾高緊接着說：“馮國璋自受袁世凱坐鎮信陽之後，更加賣力了，對進攻孝感的布署，似有作戰役包圍的跡象。只要切斷祁家灣、灄口一帶，就完成了戰略包圍。黃興防衛孝感，不應該只把兵力集中在正面。孝感後方，祁家灣、灄口、蔡甸，都是敵人包圍進攻的必經之路，也是革命軍補給線的必經之路，應該派重兵駐守。這樣才能守住孝感，把戰爭持久堅持下去，推動全國各地的起義，也能保證我們的及時救援。我們還是多與黃興連續，這算上給他們一點建議。”　　李想冷笑一聲，“我們給的建議還少嗎？吳兆麟，孫武之輩，都是專業軍事人才，他們會不知道？他們都按着看黃興笑話的心，黃興也知道，卻太高估自己了。我們先後派去三批人聯絡，勸說黃興一起組建戰略防禦，但是黃興卻不願分兵，原因是想待機正面打敗馮國璋，作主動進攻的打野戰的打算。打個漂亮的大勝仗，以鼓勵全國革命形勢。派去的人對他分析過敵人是久練的北洋軍隊，數量和素質都在民軍之上，對其進攻，損失必大，只能與之長期周旋，或可候形勢的發展變化。黃興則認為民軍雖是初招未練之兵，卻個個勇敢，主動進攻，更能發揮它的特長，堅持不分兵，不打戰略防禦的猥瑣戰法。”　　李想派去遊說黃興一起戰略防禦，吳兆麟他們表明沒有表示，但是背後卻非常贊同。與孫武談起來，也都認為應該作長期對清軍作戰的布署。孫武他們可不只是在背後贊同而已，更是在背後散布了黃興徒有軍事家的虛名，實則不諳陣地戰的流言。話傳到黃興耳中，他對李想的意見更聽不進去，認為李想是藉著由頭故意給他難看。弄得李想派去的人，都是尷尬的跑回來。　　李想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人推銷自己的戰略防禦，搞得黃興火大了，認為這對統一的軍事行動不利，故意在此找事，自己不敢北洋軍打仗，便跑來散步擾亂軍心的謠言。乃當著李想使者的面，不客氣地說：“孝感防務，我自有決斷，不同意分兵。你不用說了！”硬是不李想的使者給頂了回來。　　這些事情曾高也知道，看着李想都有些不耐煩，他還是耐着性子說：“祁家灣、灄口、蔡甸的防衛問題，關係整個孝感的防務，孝感的勝敗關係到全國革命。我們抽調不斷應援的同時，還是繼續派人去遊說。”　　李想搖頭道：“只怕更添黃興的不耐煩了，要知道，我再黃興心中的印象已經奇差，再加上有心人的故意抹黑，我的話，他看到聽不進去。他是前線總司令，雖然是臨時的，一切布置，責任在他，權力也在他，任何人不得干涉他的行動。武漢首義，全國矚目，如今孝感之失，影響全國。打贏了，自然可以激勵全國革命。我們建議的畏首畏尾猥瑣打法，自然無法入他的發眼。黃興估計想的是，分兵之後，怎麼能夠收復？怎麼能夠挽回影響？要是我匡他，沒有應援，那麼他肯定會被馮國璋個個擊破。有時連我自己都懷疑自己的人品，黃興更不可能不懷疑我的人品。”　　曾高總算看出來了，李想心底還是有氣憤，辛苦拚命打下的漢口，連有人也得罪的夠了，卻被人搶走，先前的好心提醒黃興，又被他當初驢肝肺，李想現在是不想再和黃興打交道。　　曾高一時坐着不作聲，目光撇向前風雨交加的黑夜。如果不用黃興配合，又如何去解救黃興之困？　　李想也感到自己也剛才太激動，還非常消極，但自己到底為什麼這樣大的牢騷呢？李想心裏明白，最後，他緩着口氣對曾高說：“關於應援孝感的事，我們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不是我消極，而是我們沒有信任的夥伴，而且還是互相的都不信任。”

# 第一百一十二章 傾覆（二）

　　曾高只是專註黑暗中莫測風雨，臉上現出掙扎的神色一閃而逝，好一會才嘆道：“佚今南方獨立十三省，又有幾省是真心革命。都是各懷鬼胎，各有野心之輩……唉！也許連黃興和宋教仁自己也不知道，誰可信，誰不可信。天啊！這場革命怎麼變得這麼複雜？”　　此刻的曾高都忍不住糾結的心情，無語問蒼天。　　李想心念電轉，即使信春哥，也無法得永生。何必問蒼天？天地不仁，歷史命運本是要推袁世凱上道，李想才無奈的說盡人事。　　李想沉聲道：“如果袁世凱肯反正，我們又何妨讓他一步。”　　曾高的眼神變得無不銳利，如小李飛刀一瞬間釘在李想身上，緩緩道：“袁世凱這樣的封建老官僚，更是早早的就暴露出梟雄野心，我們能填得飽他的貪慾嗎？”　　曾高似乎早就看出袁世凱的野心，只要稍有清醒的人都看得出來，只是有人因為害怕而存有僥倖，存有幻想而已。袁世凱的貪慾當然是填不飽，他做了總統之後還想做皇帝。　　李想更是無奈的冷笑道：“你也看出來了，我只是怕，有些人看出來了，也依舊對他存有幻想。如果真袁某人竊取革命果實，才是中國的禍機將至，大亂必興。我們是否應該保存實力，以應付將來的大亂動蕩。”　　曾高眉心微皺，見李想又有了退縮的念頭，忙肅容道：“大帥，您的遠見長識確實是使我佩服的五體投地，將來的局勢十之八九是如你所言。可是到了現時的局勢，容不得我們退縮。孝感一戰，我們非參加不可。須知如今沒有膽量與北洋軍一爭長短之氣，將來有什麼勇氣和北洋軍爭雄？我們革命軍的氣勢好容易才凝聚起來，不能就此散了。還記得你說得亮劍精神嗎？即使我們面對的是天下第一劍，明知道是失敗，我們也要有亮劍的勇氣。即使敗了，這叫雖敗猶榮。如果不打就逃，就不配做劍客。”　　曾高頓了一頓，雙目寒光閃閃，有意未盡。稍稍平服激動的心情，轉而凝視着窗外黑暗中纏綿的風風雨雨，緩緩道：“國家患難當前，革命就要有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且為國者豈拘小節，全天下誰不知道漢口是我們打回來的，宵小之輩一時得意而已。大帥，你的信心那裡去了？你那種欲力挽末世天傾，挽救中國的信心那裡去了？”　　李想想起穿越來此之後發下的宏願，許下的大志，像是再看架空小說，卻是YY了一把，但是很快理想都已經給現實給磨盡了，心中一片煩厭，胸口如被大石重壓。長長吁出一口氣，才舒服了點。想不到，屬下們都把他當救世主，給了他怎麼的期望。李想現在真實無路可退，被人期望着，骨子力的一點革命理想也有爆發的時候。望着風雨交加的窗外，黑暗總會光明取代。一咬壓，幹了！非把辛亥革命攪出更浩大的風雨來！　　李想狠狠的道：“集結所有精銳，向孝感出發！你要精挑細選了，最好是從原湖北新軍當中挑選耐戰之軍，戰鬥力要最好的。新募之軍和地方雜牌軍也不能閑着，盡全力破壞北洋軍鐵路運輸，把鐵路線的兵站拔個乾淨。”　　風雨交加的寒夜，不能成眠不止李想一人，黃興再孝感衙門大擺宴席，袁世凱在信陽李園也擺了一桌小小的酒席。　　袁世凱與座下謀士把酒交歡，笑談着小樓外的風風雨雨。　　袁世凱精神奕奕，看來心情大好，把楊度等謀士召到來夜宴，可見興緻極佳，他笑問楊度道：“黃興你可熟？”　　楊度雖被恭為當世名士，但袁世凱面前一點也不狷狂，恭敬答道：“雖說同時湖南人，可也不熟。湖南革命黨人對我可沒有什麼好印象，記得上次去長沙，他們就計劃着要揍我一頓，還是我見機不對，躲進英國使館，才逃過一劫。”　　他和黃興，孫中山非常熟，兩個革命老戰友還是在撮合的，都是一些日本的往事，知道的人不多，在老袁也不多想題。　　袁世凱哈哈一笑，在座個人也都是賠笑，有人道：“這世上，你算計道你的人還沒有出世呢。”　　這比什麼恭維楊度的話都要好聽，楊度也卻是很是為此自負，自豪地道：“革命黨人多少莽撞形式，少有嚴密計劃，深思熟慮智謀人才。長沙的事情，如果諸位在場，自然也能看穿他們小把戲。只看孫文倡導的多次起義，隨性至極，根本就沒有系統的計劃過，所以縷次失敗，實為因果。”　　楊度說到此處，在座之人沉吟點頭皆有。他繼續道：“黨人此次武昌起義，實屬於意外。而最先響應的湘、陝兩省，出力最多的不是革命黨人，而是哥黨，湖南更是讓哥黨魁首焦達峰坐了六日都督。焦達峰雖然是同盟會中人，但是湖南士紳看不慣他的袍哥習氣，也不會看着那幫泥腿子當權，六日都督算是長了。武昌起義成功之初，武昌城裡革命黨人一個領導人也沒有，最後只能拉出黎元洪充數。李想的崛起卻是一個異數，對湖北時局之把握也是妙道毫巔，但正是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太過於離經叛道，使得武昌集團和革命黨人集團皆容不下他，不用我們出手，就有人想方設法要把他往死里整，李想革命軍本是可以倚為長城的能戰之軍，卻被他自己給毀了。黃興要整合兩湖，卻有處處制肘，不與配合。如此種種，革命黨人是到處種下他們敗亡的種子。”　　經楊度一陣分析，袁世凱得意洋洋的道：“黃興似乎也知道自己不是北洋軍敵手，剛剛參加完黎元洪登台拜將得任臨時總司令的他，竟然給我發來一通電報。當初我遣承恩去武昌試探黎元洪和革命黨人的口氣，承恩就說當時黃興和宋教仁都在。黎元洪是當面就拒絕了，反而是黃興更积極主動些。”　　聽袁世凱說得洋洋得意，在座諸位卻不能跟着洋洋得意，但亦知佯作奉承袁世凱，就有人知機的問道：“不知黃興都說了什麼？”　　袁世凱越發的得意起來，道：“黃興卻也是好口才，他先談朝庭殘暴，道：滿洲朝廷，衣冠禽獸，二百六十年來，事事與人背道而馳，有加毋已，是以滿奴主權所及之地，即生靈塗炭之地。繼之，黃興又勸我以漢人身份，要明白大義，勸我反正，又說道：人才厚有高下之分，起義斷無先後之別。明公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同食……蒼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載一時，祈毋坐失！哈哈哈……”　　袁世凱也抑不住要仰天長笑，他特別高興。人都有喜歡被人戴高帽的潛在心理，袁世凱也不能免俗，特別黃興可是同盟會當之無愧的二當家。　　袁世凱得意的敘說，誰都要收攝心神的聽，小樓里連呼吸都停止了。袁世凱說道輕緩，伴隨着小樓的滴滴答答的雨滴也清晰可聞，最後得意大笑，諸位也都要陪笑。但是眾人也是內心感嘆，跟對了主子，連黃興都當袁世凱是拿破侖，華盛頓，將來他們這些謀臣策士還不都是開國元勛。　　楊度深吸一口氣道：“袁公又準備如何回應。”　　袁世凱再哈哈大笑一聲，才反問道：“你看該如何回？”　　寇仲心中反覆思量，表面一如既往的則擺出恭敬的神色，頃刻之後道：“正式以劉承恩為使，持袁公親筆信去武昌與黎元洪講和。條件是，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即息戰。否則，仍以武力解決。”　　在座的都是人精，聞玄歌，知雅意。楊度強調談判對象是黎元洪，不是黃興，就是再給武昌製造矛盾，通過這樣敵對的方式扶黎元洪上位，或者穩固黎元洪在革命黨派系中的位置。而依舊硬勃的堅持君主立憲，就是為了試探革命黨人的底線。　　袁世凱欣然點頭，大有楊度之言深合吾意。國體是否要變？袁世凱是否真心要堅持君主立憲？袁世凱現在可不在乎這些。不過在座的諸位儒家出身的謀臣策士，還是有許多瞞在乎的，他們認為自古都是明君安天下，袁世凱就是他們眼中的明君，要不後來也不會那麼賣力的給袁世凱稱帝奔走、造勢、出謀划策。　　在座已經向這个中華大帝問詢，“如果民軍口硬，難道真要同意共和？”　　對於這些謀臣策士的心思，袁世凱是洞若觀火。他即使再這些心腹面前也能虛偽起來，連道：“那裡，哪裡。”自從確定和議的方針，就有人這樣問他，他總是這樣回答大家，又接着說，“不過南方各省紛紛變亂了，我手頭的兵力就這麼點，只有剿，撫，和並用啊！但是要和，第一此碰面，黎元洪的口氣非常堅決，非要實行共和不可。想我世受朝廷恩遇，只能忠君愛國，一以朝廷社稷為念，我能依了他們而背朝廷嗎？現在南方民黨很猖狂，我們是要想一個確保社稷的萬全之策才好。”　　“那麼，依總理大臣之見，我們到底實行什麼國體為好？”有的人根究得緊，非要這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作一個比較具體的回答才放心。其實他們是想，如果能夠君主立憲，他們這些追隨袁世凱的開國功臣，撈個世襲罔替的爵位，就是福蔭子孫萬代的好事。如果共和民主了，這些好處就不存在了。　　“唉！”袁世凱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一以朝廷社稷為重，我看只好實行君主立憲最為恰當。”　　袁世凱心道，即使君主立憲，皇位也要自己座。載灃三年前早就下過‘切實籌辦憲政’的詔書，老奸巨滑的袁世凱決定把他抬了出來，以作為等他回京之後，公開回答一般社會輿論的口頭禪，是既不過份又不保守的。　　其實袁世凱心中真實的打算，即使鬼才如楊度，也只能猜出一絲半毫。或許，只有穿越客李想最了解袁世凱的心思。從一到信陽，袁世凱就一再從側面叫馮國璋打擊革命軍的氣焰，又使劉承恩找黎元洪談判。　　袁世凱的如意算盤是要用馮國璋壓制湖北革命軍的囂張氣焰，迫使革命黨人上到談判桌，把革命果實乖乖的雙手奉上。一邊又要南方的革命民軍來壓制朝廷，達到逼迫清帝退位的目的。經過一段時間的布置，他現在就想知道南方革命黨人談判的底線。這些活動都是在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楊度只是參与出謀划策，而切實的執行者就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這小子，很有這方面的天賦。　　袁世凱想起自己大公子，又記起着他辦的另一件要緊的事情，先把酒席散了，又把袁克定叫來。　　袁世凱看着恭敬立再眼前的大公子，琢磨着問道：“上次着你辦的事情怎麼樣了？”　　袁克定心中大樂，暗忖就等您老來問了，趕緊說道：“暗探來報，良弼已經有動作了。吳祿貞明早到石家莊，明天中午就有結果。要是良弼猶凝，我還準備有B計劃，保證吳祿貞活不過明天中午。”　　袁世凱點點頭，非常的滿意，還懂得AB計劃，雙保險，看來在德國留學期間學了不少東西。為了不使袁克定太過驕傲，也不做過多的表揚。　　袁世凱沉吟道：“與革命黨人牽頭和談的事情，一直是你在主持。現在除了承恩搭上武昌的線之外，你還有沒有搭上其他的線？”　　袁克定道：“我手下有個叫朱芾惶人，自稱與黃興極熟，我正委託帶了一封信到孝感去找黃興。但是此人資歷太淺，擔當不了重任，我最近到是聯絡上了一個同盟會的大人物。”　　袁世凱眼皮一跳，他這個大公子一直混跡在三教九流之間，也許他真釣上一個大人物。袁世凱瞪着雙眼，目光灼灼，“誰？敢稱同盟會裡的大人物？”　　“汪、兆、銘。”袁大公子一字一頓，說起這個名字，自己大心都忍不住要顫三下。　　“他？……”袁世凱又是吸氣，又是疑問。　　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被捕，被關押在北京。自從武昌起義以後，清廷為了緩和矛盾，接受了張紹曾釋放政治犯的條呈，汪精衛被放了出來。汪精衛青年才俊，跟着孫中山四處跑腿、演講已經非常有名，在北京坐牢這幾年，名聲更是扶搖直上。袁大公子第一時間就掌握了這些情況，為了拉攏結交他，袁大公子通過北京的渠道給他送了五千兩銀子。當時同時放出大兩個人，都不敢收，出獄之後就都離開了北京，只有汪精衛光棍不得了，錢照單全收，還賴在北京不走了，又被當時京津一帶的同盟會推為總裁。　　大公子異常肯定地說道：“這也是朱芾惶給介紹我們認識大，他出獄之後，常在同人中發表北京要靠父親未推翻滿清的議論，說這是一條特殊的費力少而見效快的道路……”　　袁大公子也說得太赤果果了，袁世凱對“推翻滿清政府”這種說法十分忌諱，在自己心腹楊度等謀臣策士面前也不說，被兒子當面說出來，臉上就有點掛不住了。　　袁大公子說順了嘴，也沒有主意袁老爺子臉色大變化，繼續說：“黎元洪不是在武昌召開起義各省革命黨人代表大會，汪精衛絕對有資格參加這個會議，就叫他帶着您的親筆信去參加。”　　袁世凱站了起來，背着雙手在房間里來回度着公府步。袁大公子一點也沒有不耐煩大看着老爺子，等着他下結論。　　袁世凱理着思緒，良久方道：“吳祿貞大麻煩一解決，我們就上北京。”

# 第一百一十三章 傾覆（三）

　　秋夜的凄風慘雨，零落到此時，在屋檐下匯聚成流。黃興在孝感府衙的夜宴還在繼續，一片歡騰熱鬧的氣氛，勸酒，說笑之聲不絕於耳。門外的寒冷盡被此刻大廳的熱鬧驅散，任誰也看不出此刻城外金戈鐵馬，兩軍對壘。　　勸酒，說笑聊不上幾句后，這群掌握萬民生死的軍人，政客和士紳，富豪，便三句不離本行地談起有關切身利益的問題。為他們所追逐的，無非權與利，但也須以此與民便。　　只聽在眾人之間孫武侃侃而談，道：“李想在漢口時正準備籌建西式銀行，私鑄錢幣，發行鈔票，以代替清廷的流通的白銀，銅錢，還有湖北以前發行的各種紙幣，票據，大洋。李想想以此穩定漢口金融，但新幣的發行豈是如此簡單，特別是紙幣急需強大的信用做支撐。李想為此逼迫漢口華商入股，為他發行的紙幣提供信用。我觀其行止，簡直就是狼子野心，垂涎漢口關稅，不顧友邦和約，就膽敢挑起國戰。如今組建銀行，未必是為了穩定漢口金融，恐怕更多是為了滿足一己似欲。只要銀行建成，便可大肆發行鈔票，用來養的他的軍隊，武裝他的爪牙。”　　同席中有懂經濟的便接道：“如果李想爛發鈔票，就會造成貨幣貶值，米、布等日用品物價大漲，加速漢口的金融崩潰。幸好把李想趕出了漢口，要不然我們今後只有等着破產。”　　蔣翊武雖然不懂經濟，但是孫武的話明擺着是在中傷李想，雖然和李想沒有什麼交情，但就是看不慣孫武的小人得志，截入道：“漢口雖然歷經大戰，卻依舊市面繁華，這不得不說是李想的治理之功。反倒是李想的退出漢口，使得漢口市面蕭條了許多。李想建設銀行，那是有利漢口金融的大事情，這將打破洋人銀行的垄斷地位。而李想似乎爛發紙幣，這隻是你們在此的懿斷而已。”　　孫武聽得眉頭大皺，偏偏蔣翊武說得是鐵一般的事實，一時還找不到反駁的詞來。軍事方面他一點也不弱，但是民政、經濟，他只是一知半解。李想在漢口使出的經濟手段，只看那些趨之若騖的商人，就知道是大有錢途。他剛入漢口，已經不知道聽多少人向他提起漢口經濟五年計劃開發案，這是李想政府制定的一個計劃，許多大商家，甚至還有洋商也聞風而來，要參与進來。看來李想在湖北的音響越來越大，不趁此機會把他徹底搬到，以後就很難有這樣的機會。　　原來庄蘊寬奇道：“在武漢聽了不少李想爭戰沙場的故事，想不到他還是如此文武全才，有這樣經世手段。這等人才，即使革命成功，也還有大用場。此次他漢口行事莽撞，但如此人才即使不帶兵了，還是留住的好。”　　在庄蘊寬左手邊的黃興一副留神傾聽的樣子，他們這些激進的革命黨人，有許多人可以肯定從未想過這方面的事，即使孫中山對興辦實業，也只知道修鐵路，但是修鐵路又該如何修法，也是一知半解。革命黨人之中沒有幾個真懂經濟理財的，要不也不會只知道四處籌款，募捐，常年銀根緊缺了。只有像湖北咨議局的這些地方士紳，大商賈，和長期管政治民的人才會思索到這方面的問題。學法律的宋教仁還好一些，但也所知有限，在社會實踐方面更是差遠了。　　黃興突然暗下決心，李想無論本質是好是壞，但卻是有能力之輩。李想年少有才，自然就行事狷狂了一點，最近耳朵是聽了太多中傷他的閑言碎語，心裏才會對他有成見。定要宋教仁通過杜心武的關係，把他爭取過來。　　黃興同時留意到一同來武漢的一個日本顧問大元亦非常用心聆聽，腦際靈光一閃，頓時體會日本人的用心。黃興為人磊落忠厚，但不是傻子。與日本人混了一天两天，日本的心思他怎麼會不懂？日本對華之一貫政策，為煽動內亂，破壞中國之統一。　　清末之排滿革命，日本實援助之，助款濟械，非同情中國革命，其真正目的，系欲中國長久分裂，自相殘殺，彼可坐收漁人之利。在辛亥革命時，日本一面援助孫黃，一面又幫助滿清反抗民黨，而彼於首鼠兩端之際，各取得其操縱與干涉之代價焉。辛亥革命一經爆發，日本認為乘機漁利機會已至，而民黨運動之內幕，亦以日本知之最清。保路運動初起，日本陸軍省即派侵略中國之老手齊藤季治郎赴揚子江上游調查，當彼行抵漢口之際，正武昌起義之時，至日本政府過多增兵，東洋租界駐守陸軍戰略部隊達兩千五百人，又命駐華第三艦隊司令川島令次郎率戰列艦菊花丸不顧秋季江水枯竭來鄂。此外，日本政府又派兩個秘密團體赴上海援助民黨，但當革命運動逐漸擴張之頃，特別是李想漢口一舉粉碎日本陰謀，東京顯然充滿不愉快之空氣。　　對於日本人，黃興從沒有像孫中山那樣信任過，總保持這一份警惕，所以一直留意着大元的一舉一動。　　庄蘊寬接着未完的銀行話題，道：“自清廷光緒十年，中國自鑄機制銀幣在歷經近半個世紀反覆論爭醞釀之後，始由吉林機器官局鑄成。光緒十二年，廣總督張之洞於廣州籌創‘廣東錢后’。全套造幣机械由英國伯明翰喜敦造幣廠購進，並進聘外籍技師。光緒十五年該局投產，初鑄共有五等幣值之‘光緒元寶七錢三分銀幣系列’如光緒元寶七錢二分銀幣系列，成為中國近代官鑄機制銀圓之濫觴。惟因幣銘‘光緒元寶’被英文圍繞，遭致清廷駁回，未正式發行。光緒十六年四月，新版光緒元寶七錢二分銀幣系列鑄行，正面刻漢滿文“光緒元寶”字樣，並“廣東省造”及記值文字，背面中央均為蟠龍圖案，環以英文幣銘。后經清廷下令作為法幣，終成清廷中國自鑄銀圓典型規範，“市面行用，商民稱便”。此後各省群起效尤，競相設廠鼓鑄，大利所在，不待清廷下令推廣，即已迅速在全國展開。至光緒二十年，已有天津、廣東、湖北、北洋、江南、新疆、安徽、湖南、奉天、吉林、黑龍江、福建、雲南、台灣等十餘個省區設廠鑄幣。由於各省各自為政、錢法混亂，銀幣成色重量不一，且以省名，互相抵制，流通不暢。面對全國競鑄銀元熱潮，清廷力圖將鑄幣權收歸中央，獨佔鑄幣暴利，光緒二十五年，下令除廣東、湖北兩局處，其餘造幣廠全部裁撤，遭到地方勢力強烈反對。同年，在北京籌辦“京局”，擬鑄“庚子京局製造光緒元寶銀幣”，次年就毀於八國聯軍入侵。光緒二十九年，又建天津戶部造幣總廠，欲鑄大清金幣、大清銀幣、大清銅幣通行天下，以求統一貨幣鑄行權，未果。后曾酌留江南、北洋、湖北、廣東四處分廠，並令各省造幣廠停止擴充，統一更名為某省戶部造幣分廠，所用幣模均由總廠提供，亦不能如願。鑄幣，在有利可圖下，更禁之不絕。如今中國市場銀元流通狀況更趨混亂，海外各國銀幣和清朝龍洋并行，種類繁多，成色不一，市價時高時低，民眾經濟活動滌受其害。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天下重歸一統，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着手改革幣制，公布‘國幣條例’及其‘實施細側’，以求整頓並統一銀幣鑄行，或者乾脆建立中央銀行，把鑄幣發行權收歸國有。”　　黃興聽得心中佩服，即使政見不合的孫武也不得不點頭表示同意。庄蘊寬不愧是久在官場打滾的人，深知其中內幕。　　此時黃興長身而起，環目四顧，欣然舉杯，在集中所有人的目光之後，方道：“武昌首義，全國矚目。北洋軍馮國璋來勢洶洶，此戰勝負，必將影響全國。事已至此，興只能想出一個出奇制勝的招數了。”　　所有人都傻眼的看着黃興，一時跟不上黃興的意識流。吃個飯，怎麼撤到軍略？在座的將領也是莫名其妙，先前也沒有聽說黃興在策劃什麼奇兵，即使有，也不該放在飯座上談，他不懂什麼叫軍事機密？是喝酒喝醉了嗎？反正是各種懿測都有，傻眼全部落在黃興的身上。　　黃興看着他們傻眼的樣子暗中點頭，要的就是這樣一鳴驚人的效果。自從進了湖北，議論他不懂戰術謀略的話時常飄進他耳朵里，甚至李想都敢於派人出面指則於他，黃興無論如何豁達的心胸也會有小九九。黃興與日本顧問大元反覆商議謀划，制定出一套奇兵克敵的方案，就是為了一鳴驚人，洗刷常敗將軍的爛名聲。　　黃興也不知道喝了兩杯酒，還是本就非常興奮，大聲宣佈道：“我們如今困坐圍城的防守，只是坐以待斃。最好的防守，應該是進攻！”黃興抓起桌上一杯酒，一飲而盡，隨手率成滿地碎瓷片，豪情萬丈的震臂一呼，“我宣布，今晚反攻馮營，趁夜雨風寒之際，殺馮國璋一個措手不及。”　　全場一片嘩然，相似炸開鍋沸騰起來。　　吳兆麟第一個站起來反對，他對黃興沒有太多的惡感，看黃興吃點小虧，出個大丑也就夠了。但是黃興如此冒險行事，更是沒有爭取過他們參謀的一點意見就宣布出來，後果很嚴重，黃興即使賭傷他一世英明也承擔不起。吳兆麟再如何沒心沒肺也座不住了，起來反對道：“請總司令三思，奇兵如果不能湊效，革命軍將再無力抵抗北洋軍的侵蝕。不止孝感保不住，怕陽夏兩鎮也保不住。”　　總是有人出來反對，黃興有些不耐煩的一揮手，板着臉道：“此戰，全國矚目。北洋勢大，為取勝，只能走險。何況我輩革命黨人，一向在弱勢中掙扎，此戰，我們未必會輸。”黃興看吳兆麟一臉不服，更有人也蠢蠢欲動的想要進言，黃興乾脆搬出官架子，“我自任前線總司令，一切布置，責任在我，任何人不得干涉我的行動。”　　聽到黃興搶白說道“我輩革命黨人”吳兆麟的好脾氣也要臉色大變，他正是因為不是革命黨人，兩邊都不待見，才只能在武昌做老好人，敏感的心裏總覺得黃興暗指他是革命投機分子。吳兆麟把頭一扭，乾脆不作聲，等着看黃興的結局。　　在座各將，看到黃興擺出官架子，也都默不做聲。黃興是厥上了，一時是拉不回去，何況還是孝感父老的面大放言辭，怎麼也收不回去了。黃興此次奇兵，是比李想連夜攻擊漢口還要瘋狂。難道黃興是要和李想一比誰更瘋狂？　　黃興也感到自己也剛才太激動，也許最近壓抑的太過。最後，他緩着口氣對大家解說道：“關於奇兵，只要運用恰當，自可奇兵之效。李想夜戰漢口，再戰三道橋，都用的是奇兵。此次我也是做了充分的準備，我早先就寫信與袁世凱，故意示敵以弱，不願與之大戰，料想北洋軍也會因此而鬆懈一段時間。進夜又風，又雨，又冷，如此半夜，正是展開夜襲最好時機。”　　黃興說完，看向軍需三武。孫武不置可否，但是他心裏樂與見到黃興冒險，但是也害怕黃興真像李想一樣冒險成功。那麼無疑就是鞏固他在湖北的地位，這是他絕不願意看道的。副部長蔣翊武、張振武，被黃興這樣一說，有點動搖，覺得大有可為。　　孫武思前想后，才勉強答應了黃興的要求，但是他又說道：“總司令在進攻馮營時，我帶武昌一部從側翼進攻。”　　孫武提出如此一個條件，勝敗全部考慮周全。此次奇襲得勝，自然他孫武側翼進攻的功勞莫淺，如果失敗，自然有黃興來頂缸。　　黃興也沒有想過要用武昌一部民軍，那些湖北人，他指揮不動，大方的讓孫武領了去也行。對於孫武的要求，黃興滿口答應。作為子弟兵的湖南二協湘軍，正可擔當主攻任務。近代有無湘不成軍的說法，黃興期望着奇迹降臨，把寶全部壓在二協湘軍身上。　　黃興豪言放下，各部將領也都同意夜襲方針，夜宴也到此結束。賓客散去，等着聽明天的大捷。　　東西兩側的城門悄悄打開，黃興率隊城。自今早下起的陰雨，綿綿到半夜，此時竟是轉為瓢潑大雨。　　黃興騎在一匹從漢口拉來的大洋馬上，洋馬高大威猛，不知是培養了多少代的純血良駒。黃興本身長得南人北相，身材魁梧，坐在這樣極品良駒上，更是威武不凡。　　黃興任憑漂泊的雨水澆在臉上，濕透了全身，寒氣逼人，他的心卻是火熱。看着大隊人馬踏出城門，往馮營遣去，半夜進軍，風雨來助，伸手不見五指，根本不用害怕驚動敵人。這麼大的雨，天又這麼冷，馮國璋的怎麼也不會想到黃興敢大膽的發起夜襲。　　雨越下越大，這在湖北的秋季是如此的反常。隊伍冒着大雨，苦寒撲向馮國璋營地，黃興在馬上不斷下達命令，令各路互相聯絡，不要掉隊。　　大雨傾盆，即使大檐帽也遮不住雨水往黃興的眼睛里擠。大雨伴着狂風，吹來的寒氣已經到了冰點。黃興感覺到坐下的純血良駒也經受不起這樣的風寒，而在胯下微微的顫抖。但是眼前作為打頭陣的湘軍第一協，組成敢死隊的學生軍，卻不為嚴寒風雨的逼迫，要緊牙關無畏的撲向馮國璋營地。　　黃興透過風雨和暗夜組成的重重黑幕，看到雄偉的遠山，還有山下綿延遼闊的馮軍營寨模糊的影子，如史前怪獸匍伏在眼前。　　黃興信心滿滿，胃口超大，超好。今夜馮國璋第一軍，將在孝感城外被他一舉傾覆！

# 第一百一十四章 高歌（一）

　　曾高把地圖攤開，昏黃的煤油燈光下，只見一條黑色的鐵路線醒目的縱慣地圖，五顏六色的鉛筆圍繞在鐵路線周圍畫滿各種作戰圖標。北邊的武勝關，南邊的孝感，是連接這條縱慣鐵路的兩端，更是各色作戰圖標最密集的分佈帶。　　李想，曾高，劉經，林鐵長四人圍桌而觀，用心研究。時間異常緊迫，北洋軍正源源不斷的向孝感集結，黃興率領的民軍可能和馮國璋率領的北洋軍掐起來，沒人敢掉以輕心。　　小樓外的風雨有纏纏綿綿，已經化為傾盆而下，這在湖北秋季實屬罕見。喧鬧的大雨拍打着緊閉的窗戶，伴隨着狂風在外頭掀起的噪音，也無法使他們分心絲毫。　　李想指着位於孝感和孝昌之間稍南處，一個毫不起眼的小鎮：“馮國璋第一軍主力全集結在此，兩萬精銳，還是原裝進口裝備。部隊素質過硬，火力強大，你們也是見識過的。”　　自第一次馮國璋出武勝關，大悟戰役打響以來，遠在孝感的李想就不斷接到有關此次戰役的戰況彙報。北洋軍一路高歌猛進，這個被李想劃分為第一戰區的軍隊卻鮮有勝績。最激烈的李店戰役，只能算是慘勝。這令當時的李想心中有些不安，更是堅定了他堅持戰略防禦的決心。　　李想在北上廣水之後，就在這個地圖上找不到坐標的村子里，針對當時戰場的情況，召開漢口政府軍事委員會最高幕僚會議，也全部通過戰略防禦的作戰方案。　　李想以指輕點着桌面，臉上混合著無奈和不滿，“誰也無法預料，計劃難以跟上變化，新來乍到的黃興一舉推翻我們的戰略防守構想，欲以裝備低下，拼湊起來的雜牌軍去與馮國璋打陣地戰。黃興也不是沒有可能取勝的機率，而是根本就沒有取勝的機率。”　　在李想了解的歷史中，陽夏之戰以民軍慘敗結局。黃興把拉出屎，又坐了一屁股回去。想起此戰結果，李想心情複雜的繼續道：“但是我們卻不得不管，黃興所負責着湖北南部防線，至關重要。如果真使馮國璋奪取孝感，他便可以和由江北突入黃州府第二戰區的段祺瑞連成一片。李西屏到時候將失去和段祺瑞周旋的餘地，只有退出黃州府，而武漢三鎮失去屏藩，赤果果的暴露在北洋軍鳥搶下。清軍陷城之後，會怎麼做，大家也知道，軍中有不少子弟兵是漢口人，所以我們絕不能使馮國璋如願以償。”　　李想再次重申，也是為了堅定部下和自己南下的決心。不敢李想顯然是多慮了，從襄陽回來的劉經就道：“我們早憋壞了，就等着你這句呢。”　　曾高卻沒有他的樂觀，“黃總司令堅持要與馮國璋陣地戰分高下，我們馳援的軍隊也只能幫助其守城。要堅守住孝感，從如今的情況看，幾乎不太可能。須知我們部署在前線的民軍皆是原湖北第八鎮的久練精兵，正不斷地向後敗退，根本無法阻擋北洋軍前進的步伐，雖然這是戰略防禦，不與敵人主力兵團硬碰的結果，但是北洋軍卻是勝我們太多，卻是不爭的事實。而孝感民軍派系複雜，本就內患嚴重，因此我們對保衛孝感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　　林鐵長皺眉道：“如果不參与保衛孝感之戰，那又該如何援應黃總司令？難道圍魏救趙？集中兵力，不計傷亡的去啃武勝關，馮國璋見後路補給線危機，便會放棄孝感，揮師回援。”他馬上搖頭，“北洋軍可不止馮國璋所領這一軍，袁世凱坐鎮信陽，隨時可以抽調兵力應援武勝關。而即使鐵路線全被破壞，馮國璋也可以等那些孝感，與段祺瑞會師，取得江北的軍需補給。這樣我們要控制北洋軍在鐵路線附近打持久戰的目的就破產了，一場礦日持久，更大規模的大戰將不可避免。”　　林鐵長的推演使所有人不免心中一寒，雖然早就已意識到一個曠日持久的更大規模的大戰將不可避免，但最初的戰略防禦的計劃也是戰場控制在鐵路線地域。而且隨着孝感戰端的掀開，馮國璋撲滅革命的決心會愈堅，與段祺瑞的會師勢力大漲，戰爭範圍會不可控制的擴散開。　　而李想考慮的更遠，袁世凱要養寇自重，但不會養虎為患。袁世凱只要留下武昌一座孤城，用與黎元洪談判至矣，夠矣。民軍在將在無力擊敗北洋軍的情況下，袁世凱說不定就會指使馮國璋對他李想窮追猛打，把他這個隱患除掉。如果馮國璋收拾完黃興，把矛頭指向李想，整個湖北將被他們捲入戰爭泥潭。李想要保證不擴大戰爭破壞範圍，實行戰略防禦，以待他日後發制人，還有保存實力，迎接袁世凱當國之後形勢的變化，爭地盤，玩平衡的目的算是破產了。　　是守孝感，還是不守孝感呢？兩個問題，四個人經過反覆沉思，權衡利弊，總難下定結果。　　曾高最終道：“我還是建議採取不守孝感的方案，避免第一戰區與北洋軍硬打硬拼，保存主力，相機殲敵。　　我們可以在側翼掩護，在三道橋等有利地理位置構築防禦，守住漢口。”　　林鐵長站起來堅決反對：“孝感所處戰略地位重要，關係到民軍的生死存亡，湖北革命的成敗。作為軍人，該誓死保衛它。”轉而又向李想鄭重道：“我願與孝感共存亡，請大帥成全。”李想和曾高，劉經三人想不到林鐵長反應如此激烈，在李想認為，曾高的決定無疑更加正確，而且他們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黃興要與馮國璋硬戰的死局，能夠使黃興在孝感吃虧之後轉而執行戰略防禦的作戰方案。怎麼可以反而捲入與馮國璋北洋軍的硬碰硬的消耗當中？　　可是無論三人怎麼勸說，林鐵長一再堅持要守孝感。難道林鐵長的堅持，是因為他是孝感人？　　曾高無奈的道：“我們這樣爭論下去無濟於事，只會有礙軍機。”　　湯約宛卻在此時推門進來，美人的到來沖淡少許緊張的氣氛。她進來就道：“孝感來了緊急情報，黃總司令臨時宣布今夜突襲馮國璋。”　　湯約宛帶來的那裡是情報，簡直就是核彈！一個個嘴巴張了半天，李想才首先回過神來，咋舌道：“一山還比一山高，黃總司令比我還要膽大包天。”　　曾高立刻就明白黃興的企圖，“何止是膽大包天，還胃口天大，想一口吞下馮國璋第一軍呢。”　　李想目光灼灼的看着攤開的地圖，耳中專註的聽着小樓外大風大雨，緩緩道：“也不是不可能。”

# 第一百一十五章 高歌（二）

　　小樓外依舊陰風怒嚎，大雨狂野。湖北大地，風雨變幻，時局動蕩，早使人應接不遐，湯約宛又送來一個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消息。李想卻目光灼熱，似乎感覺到有機可乘。　　當京漢鐵路東岸大悟縣的民軍有計劃地撤向南方鐵路防線時，北洋軍馮國璋第一軍主力緊追不放，延鐵路跟蹤南下。然而，被民軍和當地民眾早已破壞了的京漢鐵路交通道路，橋樑被炸，扒掉的鐵軌往往就是幾里路，令北洋軍的机械化優勢無從施展，只能在民軍的屁股後面徒步跟進。　　北洋軍在出武勝關，進攻大悟之同時分軍進攻楊寨和李店，北洋軍意圖迫近京漢鐵路線東岸城市廣水，那也是劉經所部民軍主力所在。但日軍的第一次試攻，被鐵路線東岸李店守軍頑強迫退。　　於是，馮國璋便改變策略。他們派出一部分北洋軍換上老百姓的服裝，裝扮成難民，在民軍結合部的間隙中偷渡過鐵路線，竄到李店背後，準備里應外合，配合主力強攻。　　同一天，北洋軍也由北向南進犯，追擊林鐵長部。　　北洋軍猛攻李店守軍陣地，激戰竟日，依舊未能突破守軍主陣地。此時，南下北洋軍受到林鐵長頑強阻擊，北洋軍馮國璋企圖在大悟，廣水之間以速戰殲滅李想民軍的計劃破產。　　馮國璋與李想的糾纏本就有違袁世凱初衷，就在馮國璋為自己殲滅李想民軍的計劃破產而失望時，坐鎮信陽的袁世凱出面干預。同時，武昌亦向漢口動手，使得民軍北上抗敵的氣勢受到嚴重打擊，李想戰略防禦由主動進入被動階段。馮國璋的決鬥對手，由李想換成黃興。　　變化不止至此，李想在看到黃興這個作戰方案后，立即感覺大合胃口，感嘆着，“如果今夜孝感一戰由我親自指揮，民軍換成我精銳戰士，也許真能趁敵不備，側擊而殲滅之。”　　此時，圍繞湖北端京漢鐵路線戰場的民軍經過節節抵抗，已經成功地阻滯了北洋軍擴散，與孝感城外馮國璋第一軍的補給線也時常被李想打斷，李想覺得圍殲孝感北正面戰場馮國璋第一軍主攻部隊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李想一直沒有動作的原因，是沒有這樣的大胃口，好牙口。如果黃興配合默契，定能上演一場奇迹。　　曾高也想通其中關節，拍案道：“黃總司令策略得宜，可謂知彼，卻不知知己。如今孝感城裡只有第一協是久練能戰之軍，而且將心渙散，各懷心思。再看北洋軍，袁世凱坐鎮信陽，正是軍心鬥志正旺。勝負，難以樂觀。”　　樓外風雨難有停解，遠在孝感的黃興結局不是他們可以左右，眾人也只有坐等天明，以迎接最嚴峻的形勢，或者皆大歡喜的奇迹。　　漆黑如墨的夜空籠罩山川大地，以降至冰點冷雨清洗黃興粗曠的面龐，陰風怒號，把民軍行軍的動靜掩蓋。騎在高頭大馬上的黃興腰桿挺得筆直，目光如電的凝視深邃的黑暗中，那裡是正是馮國璋北洋軍第一軍營地。　　正如黃興此前所料，北洋軍絲毫無備。由於天氣夜雨風寒，北洋軍絕大多數人都躲在營帳，或者民房裡面烤火取暖，根本沒有注意喧嘩而進的革命軍士兵。　　夜襲的湘民軍第一協士兵們在軍官們粗野的呵斥聲中，跌跌撞撞的趟着渾濁的爛泥路，冒着狂風暴雨，如同蟻群樣艱難的前進。到處都是攢動的人頭和湖南話的叫罵聲。即使這樣的喧鬧，也沒有驚動北洋軍。民軍一路如入無人之境，一口氣推入北洋軍駐地。敵情為黃興一料得中，作為先鋒的湘民軍第一協一時士氣如虹，夜雨，寒冷，似乎統統消失不見。　　一切順利的出乎黃興預料之外，撲向馮國璋營地的戰線上，民軍的波隊衝擊正在如同渾濁的長江大浪濤天，捲起千堆的雪，劈頭蓋臉的撲向北洋軍的陣地。成群的身影在夜色下涌動，無數的步槍裝上刺刀。一道閃電落下，劈開黑暗的世界，在雷光之下發出陣陣的褶褶璨璨之彩。　　黃興高舉雪亮指揮刀，頂着風雨，也不怕被雷劈，拍馬在隊伍之間往來馳騁，為士兵鼓氣。　　黃興向身後的李書誠喊道：“參謀長！把那邊的草蓬點燃起來，以作為照明之用。”這個黝黑有雨天，不點火，更不無法作戰。　　黃興跟着拍馬衝上最前線，狂吼一聲，“進攻！”　　威猛的聲音強勁而有力，穿透夜雨狂風嘈雜的黑夜，遠遠的傳進湘軍第一協每一過戰士的耳里。　　“殺！”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拍馬上前，抽出指揮刀。　　“殺！”也許是被黃興、王隆中如此勇悍之舉動而感染的原因，剛剛還冷得直打哆嗦，指天罵地的民軍士兵們紛紛怪嚎着，在狂熱的叫喊中發起了第一輪的進攻。　　李書誠幾乎同時把茅草屋燃起來了，遷陌之間，皆是农民收割完稻穀剩下成堆的干稻草，風湊火威，一燃即成不可收拾之局。一堆堆甚為壯觀大火燃燒起來，似要把整個天空燒穿，大雨傾盆之下也無法阻止其蔓延。大火染紅了天空，染紅了馮國璋的軍營駐地。　　此時槍聲狂爆的響起，走在前頭的學生軍敢死隊已經率先和敵人接了火，喊殺聲刺破了沉沉的黑夜。　　槍林彈雨四射，手榴彈的爆炸聲接連不斷，而民軍從漢陽兵工廠拖過來實驗型迫擊炮也爭先恐后的砸來了炮彈。轟轟轟，爆炸的煙雲接連騰起而起，碎土混合著雨水四下飛濺，氣浪火光摻雜着炮彈的碎片在到處飛射着。　　在民軍炮火掩護，中軍突進。猛烈的火力之下，不斷的有北洋軍士兵倒下，馮國璋整個一措手不及。整個戰線上，當民軍和北洋軍兩方的軍隊就此發生着第一輪的碰撞之時，電石火花之間，北洋軍瞬刻便有數以百計的士兵喪失了生命。　　隆隆大炮，忽然齊放，民軍新式迫擊炮發威，果真不同反響。一時間，北洋軍陣地上血肉橫飛，北洋軍士兵死亡甚眾。也許是天助黃興，一發炮彈落在北洋軍彈藥庫，彈藥庫爆炸，巨響連連。　　馮國璋身處他臨時設立刻的指揮部，就是一棟本地地主的宅院，黑瓦白牆，也是寬敞氣派。巨大的爆炸聲把剛剛趴在桌上打盹的馮國璋驚得彈身立起，披在身上的長袍落在地上。今夜風雨大作，一直籌劃進攻孝感的馮國璋總是心神不寧，無法集中思緒，一直恍恍惚惚的熬到半夜才趴在桌上打個盹。　　指揮部外風聲，雨聲，搶聲，炮聲，喊殺聲，聲聲入耳，聲聲驚心。嚇得夠嗆的馮國璋收躡心神，深諳軍事的他絕沒意料黃興有這種反規則的絕招兒。　　指揮部的門外混亂的腳步響起，一群人夾着一身的雨水擠進指揮部。此刻陣腳大亂，被民軍殺個措手不及的北洋軍將領紛紛派人聯絡馮國璋，請求第一軍總統官的指示。馮國璋中耳朵里灌滿這些老粗的嗡嗡嘈嘈的聲音，竟然蓋過了轟鳴的搶炮喊殺聲和狂風大雨聲。地上紅木地板是一灘灘這些老粗身上滴下的積水，有些人邊說著話，邊擰着濕透的衣角。　　馮國璋畢竟是沙場老將，定下心神后，竟然立刻從他們上報的紛亂情報中理出頭緒，他連忙安排各部步步為營防守。遣散了這幫老粗之後，馮國璋並沒有因此送一口氣，即刻又請在信陽的袁世凱派人向李想施壓。此招遠謀思慮，是為免遭李想的趁火打劫。　　大雨不顧一切的落下，壓得人抬不起頭，壓得人爭不開眼。熊熊燃燒的秋收后剩下的稻草堆連成串，如正被大火燃燒的赤壁古戰場。水與火在高歌，湘軍第一協破入北洋軍營，白刃撞出的鮮血，被火照亮更是鮮艷，轉瞬又被大雨沖淡。　　在民軍巨壓下，北洋軍被迫放棄第一道防線，退入他們盤具的小鎮外一線喘息。　　此刻，北洋軍炮營已經阻止起來開始發威。北洋軍大口徑山炮對民軍展開了連綿不絕的十多輪轟擊。呼嘯的炮彈落在，民軍迫擊炮軍陣地，捲起風雷壓過天地之威，整個民軍炮陣被北洋軍如雨的炮彈犁過一遍。一批又一批革命士兵，倒在血泊之中，由黃興這個死腦筋指揮的炮陣化為飛灰。　　然而，在這個默默無聞的小鎮邊緣地帶，雙方開始衝鋒和反衝鋒，拚死肉搏。　　馬上雄姿英發的黃興揮刀重逢下來，雨水，汗水，血水，染得一身盡濕。任憑大雨把他全身重刷個夠，目光似要噴出火來，死盯着地學生軍敢死隊一舉沖入北洋軍陣地。黃興感覺道胯下神俊的戰馬已經疲憊到馬力用盡的地步，而他全身依舊充滿旺盛的戰鬥力。　　豪勇的馮國璋一樣衝進了前沿陣地，渾身沁在雨水當中，橫飛的流彈未能使他皺一絲眉頭。掏出軍裝上衣口袋的金絲懷標，一看分針從開戰開始，已經轉了兩圈，至此，北洋軍總算穩住陣腳。黃興這一奇兵用得絕佳，如果指揮的是李想那支精銳，他馮國璋今夜就要吃個大敗仗了。　　馮國璋嘴角扯出一絲獰笑，輕吐一個字，“打！”　　這樣輕的一個聲音，在嘈雜的戰場輕易的就被掩蓋，但是他身邊那挺馬克沁重機槍突然的暴吼起來。　　噠！噠！噠！一道絢麗的火鏈如同忽然盛開在節日里的煙花，劃破那被火光渲染，大雨重刷，有些昏黃如血的夜色，是這個年代最具暴力的美學也無法形容，在馮國璋眼前距離陣地不過五十餘米的民軍洶湧不畏死的人群之中潑灑出四濺的血痕。　　“打死這些狗日的。”在粗野的叫罵聲中，北洋軍的陣地上同時的騰起一排的火光。　　無數的德國毛瑟79式步槍同時的排放出飛旋急射的子彈。十幾挺馬克沁更是爭先恐后地咆哮着，協奏出陣陣的死亡圓舞曲。王隆中領着衝鋒的湘軍第一協，一排排的倒下。　　馬克沁槍管無法及時散熱，雨水澆上去冒出白騰騰的熱氣。進入白熱化的戰鬥，譜寫着最狂熱的進行曲。　　“我日你娘，帶我問候你妹。”冒死衝上北洋軍陣地的一個民軍粗野狂吼叫罵，手上沒有一刻停頓丟出手榴彈。轟！炸起的稀泥碎土之間，還有飛散的雨水，幾個北洋軍士兵頓時被炸倒，發出陣陣的慘嚎，一挺馬克沁啞火。　　“進攻！”揮着軍刀的民軍各級軍官將領，趁着撕開的這個突破口，指揮着各自的部隊向北洋軍的陣地發起新一輪的衝擊。　　雙方各持新式武器，殊死戰鬥，兩軍再次碰撞在一起，激起無數血花，無數生命隨之凋零。無論北洋軍還是民軍，皆是無畏無懼，殺得你死我活，以鮮血和生命展現了軍人的勇氣和鬥志。　　民軍進入小鎮后，北洋軍新式武器不得施威，雙方浴血巷戰。　　同時，進入敵陣的學生軍敢死隊，東突西闖，已經殺到馮國璋指揮前線所在。馮國璋早就注意到這股軍隊，眼看學生殺過來，拚命的保持冷靜，調派人手往後阻截。使馮國璋送一口氣的是，這些人並不知道此處是北洋軍總統官所在，襲擾了一陣就殺向他方。　　馮國璋着眼局勢在前線，被湘軍一協撕開的口子越來越寬，在巷戰中北洋軍占不到一點便宜，克虜伯大炮，馬克沁機槍在巷戰中根本無法作用。馮國璋心下大怒，失去從容的狂吼，“縱火燒房！”　　小鎮皆是土木小樓，大火之下，烈焰鋪及長街十多里，戰火起始無數躲在家裡的百姓葬身火海。大火騰空，豪雨一時也撲不滅，火勢比鎮外稻草堆更是兇猛，乘借火勢，北洋軍險之又陷的迫退民軍攻勢。　　黃興看着民軍退下，灰着指揮刀，喊着，“進攻！”　　民軍再次組織進攻，馬克沁機槍同時被迅速的架設到了衝鋒的隊列之中，對着北洋軍的防線潑灑起了彈雨。趴倒滿地的民軍則在猛烈的機槍彈雨的掩護下，匍匐向前，同時不是舉搶還擊着北洋軍瘋狂猛烈的火力。整個戰線上，一時之間槍彈橫飛，流矢飛射。但是北洋軍重組之後馬克沁重機槍的火力打得實在是太兇猛了，幾乎是貼着地皮就掃了過來，壓得民軍抬不起頭來。　　畢竟北洋軍人多勢眾又有無盡的彈藥增援。北洋軍站穩腳步，戰爭即進入北洋軍得勢的階段。在小鎮外圍，湘軍第二協遭遇北洋軍反攻，勢如破竹，把甘部民軍打得節節敗退。　　戰至午夜三點，北洋軍全面緩過神來，控制戰場的主動，在小鎮營地外圍排定重機槍，橫掃革命軍士兵，湘一協也不是鐵打的，終於扛不住，北洋軍終於阻截住湘軍一協的進攻。　　戰爭一時僵持住，王隆中策馬來到黃興身邊，摸了一把臉上的雨水，“總司令，敵軍火力太猛，就我湘一協怎麼也頂不住了，甘興典部那裡去了，一點忙也幫不上。還有孫武指揮的鄂軍負責側翼，怎麼現在一點動靜也沒有？”　　雨慢慢的小了，黃興默默聽着王隆中的質問，臉都黑，對聯絡的人大聲吼道：“甘興典部為什麼還未聯絡？”　　按照黃興的布署，以湘軍第一協王隆中部為右縱隊，第四協甘興典部為左縱隊，作為正面進攻的主力。孫武領鄂軍，派第五協熊秉坤部殿後，並以鄂軍第十一標揚選青部在�姿�方向騷擾敵人，另由一部部潛到敵後斷敵後路。　　黃興確實張開非常大的味口，這一次一定要把馮國璋的第一軍消滅在孝感城下，這個計劃本身沒有問題，可是沒有幾個真心替他賣命。　　一個渾身濕透的衛兵猶豫了一下，還是向黃興報告道：“報告總司令！雨大之後，甘協統已把隊伍撤回到�姿�岸邊去了，正在草蓬內躲雨。”　　黃興大怒，“混蛋！傳我的命令，叫他們立即拔隊到前線來！參謀長，你去執行！”　　王隆中同樣氣得連連冷笑。　　“是！”李書誠應一聲，牽來一匹馬，冒雨直奔到江邊。　　此時大雨漸解，天空依舊漆黑如墨。李書誠來到�姿�江邊，之間江邊生起一堆堆篝火，還有一排底矮的茅屋之中，時有火光透出。甘部士兵一個個正圍在火堆烤衣服，士兵赤身露體，不成體統，槍枝橫七豎八的隨意丟置一邊。　　李書誠眼看鼻子都氣歪了，撲上前去，指着一個士兵罵道：“王隆中帶着第一協，冒寒雨在前頭拚死，他們好不逍遙的烤火取暖。湘軍的臉全給你們丟盡了。”　　“何解？”這個士兵一甩手擱開李書誠指着鼻子的手，說出這句著名的長沙調子。怒目瞪着李書誠，凶神惡煞的反問着他。　　其餘的軍官和士兵們更是一副看好戲的樣子，李書誠一介書生，一時還真被這些跋扈的湖南兵給鎮住了，啞口無言。這個士兵，洋洋得意的把烤乾的衣服用力一抖，搭在了肩上。　　李書誠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一個管帶摸樣的軍官才出來打園場的道：“雨這麼大，他們剛烤乾衣服，等雨停一下再去吧！”　　李書誠此刻才醒悟，自己是參謀官，是來執行總司令的軍令，竟然給小兵嚇住。他的臉色堅決，大聲的吼道：“不行！前線戰事如此緊迫，你們卻在這裏躲雨，快走！快走！耽誤軍機，軍法從事。”　　李書誠嗓門大，也不是就是帕瓦羅蒂，想鎮住這些兵痞可不是如此簡單的事。　　“我們當兵的也不是鐵打的，這個天凍死人，下這麼大的雨，回頭肯定要大病一場。發的那點響錢，還不夠看病的。”　　“我們是來幫湖北打仗的，可你看看湖北人，一個人影都沒見着。我們流血，湖北人看戲。”　　“我們給湖北人打仗，吃個飯都得去搶食，要不還吃不飽。這仗不能打，給再多的錢我們也不打。”　　當兵的一人一句牢騷說個不停，管帶有些為難地看了一圈弟兄們，李書誠臉色更是難看，最後只能好言相勸，“我說老總們，這是打仗！淋點雨算什麼？快走！快走！嫌響銀少了，我跟總司令說去，一定給你們加。”　　李書誠好說歹說，總算把他們喊了出來。一個個又怕雨濕衣服，各拖了一捆稻草作為雨衣。　　李書誠領着他們浩浩蕩盪的來見黃興，背後跟着稻草雨衣軍，簡直和一群難民差不多。　　王隆中本就看不起甘部，此刻更是看不上眼，向黃興建議說：“甘部軍紀如此差，現在進攻恐怕又出什麼問題，是不是先把隊伍整頓之後再行進攻。”　　“已經來不及了，只要天一亮，馮國璋的北洋軍的援軍將源源不斷的到來，我們將失去奇兵的機會。”黃興抬首望天，雨已經轉為毛毛細雨，如粉一樣撲下，天色快接近黎明。對甘軍的這種狀況事先沒有估計到，黃興也是憋了肚子的光火。最後，又補充了一句：“湘軍豪勇，打起仗來，也許就好了！”　　這也是黃興最後的希望，孫武的鄂軍已經完全指望不上了。　　天近拂曉，民軍發動進攻。黃興依舊騎在高頭大馬上來回督戰，槍林彈雨四射，手榴彈的爆炸聲接連不斷，而北洋軍的克虜伯炮也爭先恐后的砸來了炮彈。轟轟轟，爆炸的煙雲接連騰起而起，在北洋軍猛烈的火力之下，不斷的有民軍士兵成片倒下。　　進攻受阻，甘興典部士兵死傷頗多，紛紛向後退卻。一塊飛旋的單片險之又陷的削掉甘興典大檐帽，他前方衝鋒的民軍成片的被收割，他再也止不住膽怯的念頭，一夾馬腹，掉轉碼頭向後跑去。　　“誰敢再跑就打死誰！”黃興怒喝連連，一馬當先，帶着督戰隊持刀攔阻潰軍。兵敗如山倒，他們哪裡肯聽，拚命的朝後擠退。黃興手起刀落，砍翻了幾個，但還是阻止不了甘軍的潰退。他們在甘興典的帶領下，如潮水般地向督戰隊的隊列衝來。　　黃興雙眼通紅，大聲喊：“甘興典！你這樣臨陣潰逃，是要受到軍法處治的！”　　甘興典那裡還顧忌這麼多，架馬猛奔，對黃興喊叫道：“我們的火力完全被敵人壓住，弟兄們死傷如此慘重，這都是你指揮無方！還不趕快閃開！不然的話，就莫怪老子們不客氣了！”　　北洋軍的炮彈呼嘯而落，在甘軍叢中炸開，又有十幾個士兵被炸飛。急了眼的潰軍向督戰隊就是射過來一陣排槍，有幾個督戰隊員受傷落馬，衝散在潰兵當中。　　“打！”督戰隊的士兵也氣得不得了。　　黃興見甘軍已經擺出一付自相殘殺的架式，氣得要土血，甘興典部衝過督戰隊，敵人的炮彈又在他們屁股後頭炸開，士兵們爭先恐后，一敗塗地。　　甘部一退，整個戰線受到了牽動，繼而波及已經打得人困馬乏的湘一協。而敵人的援兵卻在不斷地增加，由於孫武鄂軍一直沒加入戰鬥，湘一協孤掌難鳴。　　兩協湘軍，兵敗如山倒，一口氣敗下陣來，紛紛往江邊逃跑。　　此時馮國璋還沒有從被打蒙的狀態中完全清醒過來。看到革命軍玩命退卻，一下子跑回江那邊，均感莫明其妙，不少清軍軍官均認為是革命軍搞詐敗誘兵之計，馮國璋也是一時摸不清楚黃興的企圖，下令士兵停止追擊。　　霏霏細雨停了下來，東方露出魚肚白。黃興看着敗退的兩協湘軍，悲憤的想要自殺。一夜奮戰，功虧一簣。

# 第一百一十六章 高歌（三）

　　陰鬱的清晨，風裡裹攜着料峭寒意，鉛灰色的雲層遮蔽天空，太陽偶爾會泄露一絲金光。　　蹄音震天，騎兵如潮水般從大地奔馳過來。　　失修的驛路被昨夜的大雨沁泡一夜，處處是鬆軟的泥漿和積水，戰馬四蹄翻飛之下，污泥亂濺。　　馬上的騎士皆是一身青色的軍裝，大檐帽，背負快槍，腰挎馬刀，專註的趕着前路，馬蹄揚起的污泥濺滿他們身上。整個部隊，都醞釀這一股悲憤之情，只有這樣拚命的趕路，才能得到些許的宣洩。　　李想和曾高等策馬奔在最前，屬於這個時代獨特的自然風情，鄉村特色，歷史韻味，在他們眼前飛快的劃過。李想身後的千餘騎兵是他手上所有的機動部隊。在天未亮，雨勢弱下之後，他即迫不及待的帶領這隻機動部隊趕去孝感。其餘分散京漢鐵路的精銳，也正往孝感集結。　　號角聲中，千餘騎兵緩緩停下。　　即使李想再如何急着趕路，也該讓戰士們休息片刻，吃個早飯。即使人還能堅持下去，胯下戰馬也堅持不下去。昨夜大雨過後，道路鬆軟，戰馬跑起來已經是加倍的吃力，更曾論這樣急的拚命趕路。　　眾戰士咬牙支撐，其實也到了極限，須知趕夜路的艱辛，實不足為外人道，更何況這樣泥濘的道路。身為騎兵，對馬兒可是看重的緊。為讓馬兒輕鬆點，他們強撐着酸軟無力的手腳卸下馬鞍，自己還不顧得吃，先給馬兒掛上糧袋。兵將們這才解下身上的槍刀，輕裝簡從，或坐或睡，盡量尋找一個舒適寫意的姿勢，抓緊時間休息。　　掏出肉乾，餅乾，就着涼水喝起來，補充身體的能量。一時間整個山坡，儘是人馬。　　一身戎裝，英氣懍然的湯約宛策騎一匹棗紅馬，神駿之極，比一般的東洋馬還要高一個馬頭，長一個馬屁，風馳電掣地從軍伍最後方飛奔而來。　　她的坐騎速度疾快如風，武裝帶把她的腰身束成盈盈一握，瞪着馬靴的一雙腿纖細修長。李想為她的綽綽風姿所震攝，看的目瞪口呆，暗吞口水。這樣的健康美人才是李想喜歡的，那些京城，秦淮名姬，個個小腳金蓮，駝背病厭厭，說是勝西子，賽金花，李想看了都會作噩夢。　　湯約宛精明的馬術，贏來兩邊身疲力乏的手下一陣陣的致敬喝采聲，本是要死不活的人，突然個個精神飽滿。湯約宛的攪和，總算改變了少許一路上默默趕路的沉悶的氣氛。　　湯約宛架馬愈奔愈快，只眨眼功夫，便像旋風般奔至李想近處，她一口氣跑到李想所在的山丘頂停下，才勒馬剎住去勢。　　湯約宛近身，李想立刻收起看向她色色的眼睛，在馬背上極目前方，裝出氣定神閑的模樣。天空陰沉沉的，使人壓抑。不知為何，李想越來越喜歡高高在上，府看大地在腳下的感覺。他扭頭裝作隨意的看一眼微微喘息的湯約宛，近看她運動之後無意流露出的嬌媚，更直教人怦然心動，不可思議。　　湯約宛對他灼熱的眼光未有所覺，只是撇了一眼山坡上橫七豎八躺下休息的士兵，說：“一群男人，還不如人家一個女兒家。”　　李想一笑，道：“士兵們騎的戰馬，怎麼可以和你這匹從華商跑馬場俱樂部精心培養出來的純血馬相比？”　　李想說完下馬，向山丘下的小溪走去。湯約宛也連忙跳下馬，跟了過去。　　李想以冰涼的清水洗臉，小溪清澈見底，純天然而無污染，忍不住就掬水連喝十多口，痛快暢美之極。但是如果有一瓶可樂，或者紅牛，就更是美哉。　　湯約宛與身具來的優雅清越的聲音在他背後響起，不無感慨的說道：“在這個革命潮流滾滾如洪的大革命時代，那個熱血青年不想自己的生命和青春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即使我這樣一個小女子，也想不顧一切的撲革命潮流，使熱血沸騰，使青春激揚。”　　滿人奴役中國二百六十餘年，洋人橫行中國半個世紀，國家民族已經到了國將不國，亡國可期。可謂不有國，何有家，何有身。熱血青年，大有救天下蒼生舍我其誰之思，不乏其人。　　李想大笑道：“又一個鑒湖女俠出世。”　　湯約宛有些惱羞的哼了一聲，“你的骨子里還是小看女人。女人鬧革命，在你們眼裡就是稀罕物。”　　李想起身來到她身旁，毫無顧忌的探身過去摟抱她肩膀，笑道：“你明知道我不是這樣封建人物，還說這話。我是出於尊重女人，保護女人的目的，才不讓女人參與這些打打殺殺的事情。”　　“陳詞濫調！”湯約宛板着臉，她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聽李想這樣狡辯，轉而又道：“現在的形勢我都可以看出來，明顯的擁兵六鎮，又有洋人暗中支持的袁世凱勢大。你又說，南北和談是遲早的事情，當以保存勢力為先。可你現在急急的往南跑，想要挽回局勢，與馮國璋大戰，消耗巨了，勢力損耗，你將來又安身立命的資本又何來？你看，漢口事件以來，一個個都跳出來要治你與死地。想你死的人有多少，你還看不出來。等你手上的勢力消耗乾淨了，你還有活命的機會？你為革命拚命效死，不惜身，只等湖北的危機一過，只怕所有人把你的功績又全給忘了乾淨。”　　李想頓然開朗的心情跌入谷底，漢口事件惹起的不愉快心情是怎麼洗清不了，這勢必成為他和武昌集團，還有同盟會集團的一塊心結，解不開的死結。　　李想心情鬱悶，卻也知道湯約宛不是有心加重他的鬱悶，可謂真心擔心他如今的處境。可是李想已經無路可退，他不是世代將門，不是世家子弟，不是革命巨匠，沒有經營三十年的北洋軍閥，沒有偏不天下的門生故吏，沒有影響全國的革命聲威。李想只是一個無根的，憑空降臨的穿越客，辛辛苦苦的拉起一家小公司，還是因為和黑社會有關係；有幾個忠心的手下，還是因為借用歪曲的三民主義。　　李想能夠在湖北短短時日崛起，只因為李想掌握如今天下時運。　　人民積憤清廷專制，政治窳敗，已達極點。大局阽危，滿清朝庭自強的振作之舉，辦洋務，維新，預備立憲，通通失敗，全國絕望，眼看改革無望，四千年神明之胄，幾如燕雀巢幕，不謀朝夕。加以貴族用事，驕佚恣雎，民賊專橫，甘為戎首。如請願國會代表之拘禁，鐵道收歸國有之風潮，皆足以大拂輿情，遏抑民氣。於是人心激奮，咸欲謀脫君主專制之羈軛，享民權自由之幸福，大呼革命。始而川亂蔓生，迨八月中旬，鄂變繼起。　　李想正是緊緊的抓住革命風潮，人人畏懼不前，他揮軍渡江戰漢口，戰三道橋，打洋人，在湖北東征西討，漢口民族之氣被他鼓上巔峰，李想儼然成了中華新民族之魂的代表，民族之氣的聚集才使得自己實力如滾雪球越滾越大。各省嘩然響應，如出一轍。李想只是因勢而成事，如今馮國璋一再壓迫湖北革命之勢，首當其沖雖是黃興，然黃興民軍之氣與湖北革命之勢實為一體。李想如逼而不敢戰，保存實力，只會使先前因為他身上代表的民族之氣消散，淪為袁世凱一類的人物，成為一個利用革命登上權力上層的人物，他身邊因為民族之氣凝聚在身邊的人，一個個將離他而去。李想將一事無成！　　湯約宛素手拿着一塊餅乾出現在李想眼前，使他從沉思中醒來，接過一口塞進嘴裏，目光遙望遠處的孤峰，含糊道：“我不是為武昌革命，不是為同盟會革命，我不在乎他們是否記得我的功績。我是為民族革命，我也不是什麼孤膽英雄，我只不過是在我身後的戰士不知該怎麼做的時候指點了一下，我想即使沒有我，也會有另一個人來領導他們革命，也一樣會取得成功。我只不過抓住了革命的潮流而已，不是一個推動的革命潮流，是他們。不是我成就他們，而是他們成就了我。任何想要逆潮流所退的人，只會被這個潮流所吞噬，粉身碎骨。我如今順勢而為，怕誰？”　　李想心中怕得要命，可是滿口的苦水也必須自己吞下，不能使任何人看出他的竊意。更要昂首挺胸，用力憋出一身的王八之氣，幻想引得湯約宛春心萌動，投懷送抱。　　湯約宛沒有春心萌動，只是沉思良久，才道：“殷憂所以啟聖，多難即以興邦，滿清朝庭到了危而弗亡之境地，也嘗試過多次改革，亦想挽回此頹廢腐敗局勢，賢人君子可是心力之為。洋務運動，百日維新，預備立憲，是所望於海內名公巨卿哲人傑士，懍被發纓冠之大義，誓抱冰握火之苦心。最後的結局何其凄慘，李鴻章的忍辱負重卻誠為國賊，淹死在國人的唾罵聲中，譚嗣同為變法流血，只是成就他六君子的個人英名。他們連自己也救不了，更不要說拯救天下蒼生。滿清朝庭已經能走的路全部走絕了，只剩下最後一條路：革命，革了滿清朝庭的命。可是……你革命，為什麼就要和所有人為敵？”　　湯約宛的話太過文言，好歹李想還是聽出一個大概。李想並不是和所有人為敵，只是和這個時代最具實力的階級為敵。湯約宛老爸是著名的立憲人物，她會這麼想是一點也不奇怪。　　當時，維新立憲人物多是以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識分子，受到西方資產階級學說的影響，思想上經歷了一個否定或懷疑封建主義“舊學”、接受資本主義“新學”的轉變。他們的生活際遇雖不盡相同，主張也不盡一致，但大抵都希望在不觸動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基礎上，求得一些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他們普遍認為，要國富民強，光靠仿造西方的堅船利炮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如要求“開民智”，“興民權”，即給資產階級和開明地主以“議事之權”，等等。即使是革命黨人，依舊沒有勇氣向地主階級全面宣戰，更沒有勇氣向帝國主義宣戰。　　李想自然不存在這樣的心態，他搬出太祖著名的《論持久戰》，侃侃而談，“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而革命，就是要發動群眾的力量。洋人和袁世凱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列強侵略者和袁世凱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你道，我們與馮國璋接戰日久，為什麼就沒有吃過大虧，就是因為發揮了民眾的力量。”　　李想為了發揮民眾力量到極致，破壞敵人交通，確保決戰的勝利，可謂煞費苦心，幾乎照搬薛岳長沙會戰時對付小鬼子的全套經驗。李想一到前線與馮國璋初次碰撞，就反覆又重申了會戰前所制定的民眾組織、交通、通信、城垣破壞及物資藏匿的方法。　　關於民眾組訓： 1、將戰地民眾，以保為單位，分別組成偵探、交通、救護、輸送、宣傳、慰勞等隊，並分別授以偵探、通信、道路破壞、修築、看護、擔架、輸送、宣傳、慰勞等常識。 2、敵侵入戰地時，所有青年壯丁男女均分任偵探、交通、救護、輸送、宣傳、慰勞等工作，老幼者一律離開鐵路、驛路30華里以外山中安全區內，使敵人深入后，不見一人，如盲人瞎馬，無從探悉本軍情況及交通狀況。　　關於交通、通信及城垣之破壞： 1、將預定作戰區之鐵路、驛路徹底破壞，使之通塘、通河、化田、蓄水、還山。 2、部隊轉進時，將通信迅速撤收，或徹底破壞，使敵不能利用。 3、將預定作戰區之城垣徹底拆除，使敵佔領后，毫無憑藉。　　關於物資疏散及儲藏：　　將預定作戰區之物資，竭力向後方疏散。民眾之必需品，也須藏匿至距鐵路、驛路、水路30華里以外之安全山中，使敵深入后，一無所獲。　　這一招非常管用，馮國璋有火車皮也不得用，打下城池也無城牆可守，所有必須物質全部需要後方補給。如此打法，只要時間一長久，袁世凱的北洋經濟肯定無法支撐。當然洋人可以給他舉外債，但是袁世凱撤兵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即使最後打敗李想，他也得不償失。只是黃興……是在逼迫他李想與馮國璋決戰。　　湯約宛秀眉微微皺起，“可我們如今卻要放棄避敵強，擊敵虛的戰略防禦，去與敵人陣地壁壘硬碰硬，失去先前邊退邊打的靈活，我們還如何發揮民眾的力量？”　　看着她皺眉苦思的樣子，心下湧出無限溫柔，自信滿滿的笑道：“這你就不用煩惱啦，曾高他們參謀部早擬出了應對之策，這是最高軍事機密，你還是不知道的好。我們還是繼續趕路吧。”　　李想的心下苦似黃蓮，沒有一絲臉上的輕鬆如意。湖北民軍如果全線崩潰，會對全國革命是個沉重打擊，湖北將失去領導革命潮流的優勢，李想也只能學閻錫山躲起來裝孫子，做山大王，將來也不用幻想有更大的作為……老子穿越客，去學閻錫山，他媽也太窩囊了。而南方革命黨人將徹底的失去與袁世凱對抗的勇氣，辛亥革命半途而廢……雖然這個歷史好像很難再改變，但是李想總是想，多少革命有志之士，在辛亥年間潑下無亮鮮血，再不努力一回，任憑歷史如此發展下去，就放棄了先前如許可染紅鄂江潮的犧牲，實在不甘心啊……這回真是不顧一切啦，李想無聲的嘆息。　　湯約宛還是有些不相信的看着李想，他額頭上新鮮的疤痕非常的明顯，看他一臉精明的樣子，可為什麼總喜歡做一些不計後果的蠢事？替她當子彈時也是，如今還是……好了傷疤忘了疼。

# 第一百一十七章 鄂江潮（一）

　　孝感北城門樓子，黃興雙手捧着一杯釅茶，站在油漆斑駁脫落的欄杆前，盯着城樓外鉛灰色雲層翻滾不休的陰暗天空發獃。沒完沒了的秋雨又開始了不緊不慢地飄灑着，自他黃興入湖北，揮軍北上扛馮國璋以來，湖北像戳漏了天河也似的。　　黃興無功而反孝感，城外各地前線據點的戰報不斷傳來，他身邊的文書已是堆積如山，裡頭還夾雜着湘軍兩協子弟兵報來要求曾餉的請詞。他的參謀官李書誠幾次要替他整理案上的文書，都被他攔住了。因為只有他自己才能得心應手地從這些雜亂的文卷中尋出任何一件來。　　此次戰役，革命軍方面，連兵帶官，損失千餘人，可謂傷亡慘重。可慮的還是馮國璋，天明之後緩過一口氣即步步緊逼，還在從後路源源調兵……事情竟幾乎與李想當初派來說客所預料的一樣，真的要在孝感決一死戰了，只是這回的主動權，全部掌握在馮國璋的手裡。黃興如今是想堅守孝感，或者分兵縱深防禦，兵力大損的他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黃興深知，這一仗如果勝了，不但湖北之危自解，馮國璋第一軍全軍覆沒，湖北集團再也找不出閑話誹謗他，全國革命將推向新的高潮，袁世凱反正也有了可能。但是結果卻是敗了，一敗塗地，夜襲反攻沒得手，孝感就更保不住。　　夜襲中，甘興典湘二協首先敗退之後，王隆中也是孤軍難支的敗退下來。最可惡的孫武領導的鄂軍，根本沒有按先前的計劃出現在制定地點，這些翻雲覆雨，投機倒把之徒，果然是不可信賴。武昌集團革命派系林列，戰場指揮不靈便，已經糜爛到把大好革命拋與鄂江潮。　　昨夜一戰，新軍官兵們無懼犧牲和挫折，百死不撓。　　在個人英雄主義的激勵下和民族主義的感召下，那麼多堅忍不拔的革命士兵、知識分子，把他們的肉身的熱血拋灑……鮮血腥甜的血息，如今依舊瀰漫在孝感潮濕的空氣中不甘化散。　　屢敗屢戰，屢戰乃敗的黃興亦不免要自己一句，真實常敗將軍衰神附體？　　如潮的心思想到這裏，黃興覺只得身子有發麻，便起身活動了一下手腳，脫了大衣裳踱了幾步，便至案前，略一沉思，提筆寫道：　　懷錐不遇粵途窮，露布飛傳蜀道通。　　吳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　　能爭漢上為先着，此復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年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　　詩成，只覺屢屢失敗遭嚴重打擊的信心又回來少許。便朝外邊喊道：“李書誠。”　　“在！”畏在炭火盆邊的李書誠應聲答道，有着濃重鼻塞的鼻音。他也幾乎同黃興一樣一夜未眠，寒風夜雨的在戰場上折騰一夜。回城之後，戰士在城裡找一個乾爽的地方，烤着火倒頭即睡，可他卻要陪着黃興忙善後。他沒有黃興如此強壯的身體作為革命本錢，雙眼不滿血絲，還有輕微的感冒。　　黃興見他進來，便問：“王隆中，孫武他們還沒來？”　　李書誠牽強的笑道，“王隆中已經到了，正在城牆上觀察馮國璋圍城的局勢。孫武恐怕來不了，庄蘊寬不是要去武昌商議各省革命黨人議會的事情，孫武他說民軍打敗，道路不安全，他要親自護送庄蘊寬去武昌。我估計着，孫武這一去，是不會回來了。”　　黃興憂心更深的嘆息一聲，“叫他們進來！”　　王隆中，甘興典，還有日本人大元一起走進來，卻聽黃興爽朗的笑道：“可看出馮國璋準備怎麼樣了，這鬼天氣是，外頭還是很冷吧？”　　如今黃興能用的人也只有他們，更是要好好的籠絡。　　“不冷。”日本人大元忙肅容答道，堅持着日本人虛偽的禮貌。“北海道的天氣，可比這裏要冷得多。”　　大元說時，眼角卻掃了一下桌上墨汁淋漓的那首詩，沉思着就不再開口。王隆中和甘興典皆不作聲，等着老鄉黃興的正文。　　“昨夜回城之後我一直在想，”黃興把桌上墨跡未乾的詩稿收起，神色變得莊重起來，“我們這次作戰只知道按軍事原則下達命令，而對於士兵的素質考慮甚少，以致失敗。如今保衛孝感這一戰再不能失利，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榮辱，關係全國的革命形勢。請你們來議一下，這一仗怎麼打。”　　王隆中不假思索的說道：“總司令，孝感要守住，只靠我們兩協湘軍，已經無力回天。昨夜一戰，湘軍兩協損失巨大，不足一萬。”說到此處，王隆中撇了一眼甘興典，“還都是良莠不齊。我們湘軍已經使盡吃奶的力氣，馮國璋兵強馬壯，我們實在是無能為力。”　　甘興典也知道自己的兵昨晚把臉丟大了，只好裝作看不到王隆中的挑釁語。　　“當然不能全部只依靠湘軍。”黃興也思索的再明了不過，“馮國璋的北洋軍一路南下，禍害甚多，本地居民也多是害怕。不如組織城內壯丁，無業遊民抵抗，此城頗大，組建一萬新兵還是不難。再去派人去漢口着人民日報宣傳動員，拉個三千學生軍過來。你們覺得如何？我還想，是否與黎督通連一下，換去孫武，另着人領兵來援？”　　“有三千學生軍，自可小有奏效，昨夜學生軍的英勇善戰，我也見識到了。”王隆中心裏盤算着雙方實力，“但拉一萬壯丁也只能充數，如今是火器時代，未經過操練的軍隊根本無法派上用場。更漢口三千學生兵，卻還都在漢口，動員過來，到派上用場，黃花菜都涼了。黎元洪這人，我以為是指望不上的。他在武昌設壇拜將，給你封一個勞什子戰時總司令，不是明擺着要騎在你頭上嗎？昨夜孫武按兵不動，要是沒有黎元洪的點頭，我才不會相信。如此心地，求他參戰實難指望。我以為還給黎元洪這個爛攤子得了，總司令下上海領導江浙聯軍，我們回湖南。要是總司令用得着鄉親們，我們跟着你去江浙也成。”　　王隆中毫不客氣的點名道姓的大喊。　　黃興聽着卻還是沒有什麼指望，而去江浙？丟下湖北戰事，半途而廢，更不是黃興的性格。男兒大丈夫，有膽量接這個爛攤子，就有膽量承擔這份責任。“湖北戰事還未分出勝負，不能輕言放棄。去江浙之事，以後休提，莫要惱亂軍心。”　　邊上的李書誠默默無言，昨夜一敗，軍心已然渙散。黃興卻還要在此無聊的堅持，是不都黃河不死心。人家都等着看黃興的笑話，黃興為什麼就非要在此給他們看笑話？你黃興可以為革命不顧自身，人家卻不會為革命放棄己見。看看李想，那才叫聰明，在漢口遭到黑手，立刻低調行事，戰場上幾乎消失了蹤跡。　　黃興背着手來回度着步子，心中焦躁。局勢敗壞到如此地步，而且還是在自己的手上。如果此次革命失敗，二次革命還不知道要流多少血。　　黃興忽然回顧日本人大元，漢口事件，已經東京上空瀰漫極度不快的空氣，夜襲的主意就是他出的，大元此舉是否另有居心？他有點惱怒地問，“你自稱能助我大敗馮國璋，我才協同你來漢口，此刻為何又一言不發？”　　“俾人非不欲發言。”大元謙謙有禮的底首，道，“此乃中國革命安危的緊要關頭，容我再細細思索一會兒。”　　黃興自嘲冷笑一聲，道：“好，你好生想着吧！我卻已想定了，誓與孝感共存亡。”　　這話一出口，幾個人同時大吃一驚。黃興這回是真的豁出去了，就讓看笑話吧，老子黃興戰死軍前，誰還敢笑話他？　　李書誠大聲道：“不可！克強，你對中國革命的重要，不在孝感一城一地的得失。你若為逞一口氣，戰死在孝感，將是中國革命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此處不能革命，還有江浙。江浙若在失敗，只要革命存有薪火，總有東山再起，革命成功的一天。克強，你等革命巨匠，就是傳梯散播革命薪火之人，你的生命比什麼都重要，千萬不可存有這樣的念頭。黎元洪，袁世凱之輩，顯然有竊取革命果實之野心，克強一去，豈非成全了他們狼子野心……”　　“不用說了。”黃興立刻制止他繼續，黎元洪畢竟現在處在同一陣營。“我寧為戰死，亦不為勾且偷生之革命家！”　　王隆中忙進前勸住老鄉道：“與孝感共存亡乃萬不得已之舉。今馮國璋初勝，我們湘軍兩協損失巨大，但是武昌卻沒有任何的損失。心懷異志的黎元洪是不會輕易的向袁世凱屈服，即使我們撤出湖北，黎元洪還是會和袁世凱周旋到底，革命未必就是一敗塗地，總司令不必與孝感共存亡。”　　一時間幾個人紛紛上前相勸，也是各抒己見。正爭議間，淋得落湯雞般衛兵進來，捧上一封火漆文書，說道：“上海中部同盟會總部送來的急件，北方革命有新動向……”　　在此諸人個個精神一震，北方革命的一舉一動都會給袁世凱造成震動，對南方革命皆是好消息，特別是如今危機四伏的湖北。　　“好，吳祿貞和閻錫山必是大事以成，今趟袁世凱背後有難，清廷有難。”黃興一邊拆封，一邊笑道，“我就率領湘軍兩協子弟兵死守孝感，馮國璋……”　　黃興得意的話說到此處，突地停住，彷彿不相信自己眼睛似地抬手揉了揉，拿信的手竟輕輕抖了起來。他失神地退回桌后椅子旁，雙腿一軟坐了下來。　　城門樓子裏面立時安靜下來，所有人連呼吸都收斂，只聽外邊淅淅瀝瀝的風聲雨聲，蕭殺了這個清冷的秋季。　　難熬的沉默許久，李書誠終於忍不住問道：“克強，這……”　　“吳祿貞……在石家莊遭暗殺。”黃興吃力地說道，“吳祿貞的衛士長馬蕙田被清廷收買，在今早晨刺殺了吳祿貞，並割下人頭逃走報功。”　　黃興不知是驚恐還是悲憤，他的聲音顫抖得厲害，咬着牙笑得異常痛苦，“革命未成身先死……”　　黃興腦海浮出許許多多混亂的畫面，與吳祿貞一起兩江書院求學，少年意氣，激揚文字的日子；一起被張之洞選送日本留洋，在東京求學，備受白眼，互相提攜，強自振作的日子；一起在岳陽樓對酒當歌，暢談天下，利志革命的日子。如近在昨日的畫面，最是同學時代的親密戰友逝者如斯，刺激得黃興頭痛欲裂，心如刀割。　　幾個人一時都像計算機當機似的懵了，頭像機箱里的劣質風扇似的嗡嗡直響。吳祿貞與閻錫山二人在娘子關見面，成立燕晉聯軍，準備會合吳祿貞的好友、第二鎮統制張紹曾和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一起夾擊北京。吳祿貞一死，如此一來，吳祿貞、閻錫山的大好宏圖，付諸東流。　　李書誠心裏也不禁狂跳，吳祿貞和閻錫山一直拖着北洋軍的腳步，才使得北洋軍不能全師南下。吳祿貞一去，閻錫山在山西也難有所作為，袁世凱去掉後顧之憂，更是能騰出手來全力收拾湖北局勢，這近在咫尺的大變如何應付？　　“俾人已想好，容說兩句？”日本人大元突然開口說道。　　“請講……”黃興淡淡的說道，他的心情實在已經跌入谷底，因為好友死去的悲哀一時濃得化不開，也顧不上他是否另有居心，因此升起的一絲惱怒。　　“吳祿貞在石家莊之死，雖使他和閻錫山的大好宏圖，付諸東流。但還不至於湖北戰局造成多大的影響，北方革命根基薄弱，儘是袁世凱的天下，他們此謀成功的可能性本就微乎其微，有沒有多大的可惜。”大元的鎮定使眾人有些吃驚，這樣的短語卻又使他們有些難以接受，“目下湖北戰局並不是不可為，俾人以為總司令也不必存與孝感共存亡的心思。”　　黃興勃然大怒，“放屁！你就是讓我聽你這幾句空話的嗎？”　　黃興已經顧不上他的顧問身份，與昨夜失策的猜忌，惱怒一併爆發出來。　　大元謙卑的一笑，沒有因黃興的直呼大喝而弗袖離開，又朗聲說道：“請容俾人說完。如今民軍與馮國璋在孝感打紅了眼，俾人以為我等都忽略了一個關鍵人物，便是先前叱吒湖北的李想。”　　黃興眼前爆出一團精光，李想這個名字使他因為老友吳祿貞的死昏昏沉沉的腦袋突然清醒，像一隻瞧見野豬的猛虎，身子猛地一探，從椅子里站起身，目光灼灼的盯着大元，說道：“先生請繼續！”　　大元的稱呼突然有回到先生，眾人的目光也全集中在大元的身上。　　日本人大元侃侃言道：“馮國璋之所以尚能如此威猛，並不是靠袁世凱坐鎮信陽，段祺瑞掠陣黃州，乃是主因李想漢口與武昌鬧起矛盾糾紛之後，對延鐵路南下之北洋軍消極阻截的結果。馮國璋第一軍援兵，補給得以暢通無阻的南下，如若使局勢繼續發展下去，湖北局勢則岌岌可危，我們即使添再多兵力，也無法收住孝感。倘若此時醒悟，與李想修好，還他漢口，消除先前的誤會，盡釋前嫌。李想即無後顧之憂，自可全力對付馮國璋南下第一軍，馮國璋綿長的戰線可以被他輕易掐斷。沒有了補給和援兵，和信陽袁世凱失去聯繫之後，馮國璋還不聞風而潰！”　　大元說的非常有理，亦說得非常公正，更是處處為黃興着想，為中國革命着想，並沒有因為李想惡與日本人而貶低李想，也沒有看出一點破壞革命的跡象，黃興不禁點頭，為先前對他的猜忌暗自羞愧。但與李想在漢口結的矛盾不是一般的深，把李想得罪的是那個叫徹底……許多被李想接收的官辦、合辦、已經瀕臨破產的工廠、公司，在李想砸下許多資金，才剛剛重新恢復生機，全被他們一舉接受，撿了個大便宜。再與漢口華商、洋商的聯合合作，李想的新華財團被排擠的已是窮途末日，已經元氣大傷，在漢口苦苦的支撐。　　如今黃興即使甘願放下架子與李想修好，可是被傷得這麼深的李想會接受嗎？何況李想把洋人得罪的這麼深，洋人一直叫囂着要懲辦李想，同盟會該怎麼和洋人交待？李想的兵力只能勉強與馮國璋周旋，吳祿貞一死，袁世凱無後顧之憂大舉南下，李想哪來更多的兵力應付這些呢？　　黃興一口氣想了許多，卻毫無頭緒，低頭嘆息一聲，說道：“先生言之成理，我方才急得有些失態了，在此向先生道個歉。但如今如何辦呢？”　　大元點頭道，“如今還為時不晚，將孝感壯丁全數征來，立時可得一萬新兵，配合湘軍兩協，由王隆中統領，甘興典輔佐，還是可以堅守孝感十天半月。同時着李書誠與俾人聯絡李想，動之以利，曉之以大義，半月之內，時間足夠。”　　王隆中聽着，臉上放出光來，甘興典做他的副手，那從此就要看他的臉色，看甘興典今後在他面前抬起頭來。聽大元出此絕招，心中大喜之下恨不得狠狠親他一口，忙連道：“願立軍令狀！”　　他旁邊的甘興典臉色卻難看的可以想見，本就與王隆中不對頭，如今要被他騎到頭上去，那裡會有好臉色？李書誠聽說要和大元聯絡李想，也一時心事重重。　　只是滿身興奮之情，一掃頹喪之氣的黃興沒有沒有注意他。黃興早躍然而起，繞着大元兜上一圈，正待說話，見大元面現猶豫之色，欲言又止的底聲細氣道：“只是……”　　黃興迫不及待的問道：“只是怎樣？”　　大元頓首道：“李想在湖北橫行一時，囂張跋扈的很，如今受了如此委屈，要平息他的怨憤之情……”　　黃興突然仰天大笑：“只要李想肯摒棄前嫌，挽此革命危機，漢口的利益全部還給他，這個總司令我也可以讓給他。等退馮國璋之軍，我在漢口設宴，給他親自陪酒道歉。又何愁他怨氣不平？”　　黃興磊落，功名富貴，他具不放在心上。黃興說要讓位，自然是真的，只是旁人聽來，只以為他是客氣話。他說罷即提筆寫下書信，轉身交給大元，問：“你如今仍是我的私人顧問，應該在軍中設一職位。”　　大元謙遜的忙再頓首道：“黃先生和孫先生都是日本友人，俾人為朋友之義，也為兩國友誼，更為同是東方黃種，同根同源，才來援中國革命一臂之力。在軍中有無職位，俾人從不在乎。”　　“好一句東方黃種，同根同源。”旁邊聽着的李書誠亦忍不住對國際友人的高尚情懷高聲贊道，“我以為大元先生應特聘為民軍參謀長。”　　黃興大聲道，“我特聘你為民軍總參謀長，這是孫君薦的人，待國士應有待國士之道毫不為過。”　　大元此時眼角閃過一絲異色，無人瞧見。個個還在為大元三兩句話扭轉的局勢高興，只是所有人都刻意的去忽略了一件事情，或者已經沒有多餘的心力去顧慮……重新把李想抬向檯面的結果，就是給日本向中國宣戰的借口。　　其實大元的心中，並不相信李想能挽回湖北破敗的革命形勢。可這無關他的計劃，只要李想重新入主漢口，哪怕只是頃刻之後又被馮國璋覆滅，大日本帝國即可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向中國開戰，英美等西方列強再也找不到向日本施壓的理由。　　李書誠急不可耐的連忙道：“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　　黃興意氣風發的說道，“你們只管放膽去做，李想無論提出如何放肆的條件，你們只管答應，無用顧忌。李想答應出兵，你們也不用急着回來，就留在李想軍中，給他出謀划策也好，一定要拔掉馮國璋這隻北洋軍爪牙。”　　“是！”　　明是山窮水盡沒法兒的事，轉眼之間便柳暗花明又見杏花村。黃興望着日本人大元的背影，不禁微笑的搖頭讚歎：“真乃國士奇才，不枉了孫君的舉薦……”　　王隆中點頭道：“這個日本人確是奇才，總司令何不把他留在軍中出謀划策？聯絡李想，又李書誠參謀長一人足以。”　　黃興笑道：“也須得有大元先生這樣足智多謀，遇事不亂的老成持重之人，才策得動李想。李想可不是省油的燈，宋教仁是最清楚的，可惜他現在不在孝感。”　　甘興典對大元可是一點好感也無，但在此氛圍也要擠出笑賠笑道：“有這樣的謀臣不輸張儀蘇秦，全虧了總司令的好調度，還有孫中山先生的舉薦，我也以為馮國璋不日可平。”　　黃興開心地笑掛臉上，說道：“今夜請你們來，原是要議與孝感同存，以身殉志，卻議出這麼個結果來，哈哈哈，王統領在發什麼呆？”　　王隆中上前一步，道：“我在想餉從何來，有兵無餉，怎麼打仗呢？湘軍的餉銀都還欠着，再招新軍，可都要用現銀不可。”　　黃興收斂笑容，皺了皺眉頭，良久鬍鬚抖動，方舒了一口氣，“不管怎麼說，眼下己無大難題目。餉么，就讓宋君在漢口找華商預支一下，將來民國政府按利息奉還。”　　此刻，城外響起喧嘩震天，黃興等走出城樓。天上還在下��饗贛輟；菩艘恍蟹階呱銑喬劍�便聽前頭悶雷般炮響。　　黃興等人居高臨下瞧着城外敵人調兵遣將，完成合圍之勢。　　早先他們尚以為馮國璋在遭受昨夜突襲，損失不小，總要休整幾日，才能重組攻勢。現在看來，北洋軍的戰鬥力要比他們預估的更要強悍，半天的休整既已恢復過來，準備撲城，不給他們一口喘氣的機會。　　馮國璋的總兵力在二萬左右，大口徑山炮撐腰，如此實力，足可蕩平孝感，甚至縱橫湖北而無人能阻。　　馮國璋的騎兵，在孝感前所在的平原示威似的呼嘯來去，進退有度，隨時準備撲城而來。　　馮國璋那被細雨打濕的大旗在不遠處山丘上隨着秋風飄揚，帶着凌烈的蕭殺。馮國璋和一眾北洋大將高踞馬上，耀武揚威的對他們指點說話，不用說該在研究能最迅快攻陷孝感的戰略。　　敵人分成一隊隊的，再由不同組合的隊伍組成更大的作戰單位，遍布所能見到的廣闊平原和山丘每一個戰略點，形成一張籠罩孝感城的天羅地網，鼎盛的軍容，足可令人喪膽。　　黃興等人面對如此軍容，明知馮國璋擺出如此陣勢目的即在威嚇，以弱民軍士氣，仍不免心下震駭。大元去請李想來援，能否如他們所願的擊潰馮國璋？在李想來援之前，他們能否堅守住孝感城？　　這些負面的情緒，疑問一下子通通湧現出來。　　馮國璋所立的山丘上龍旗蔽空、警蹕森嚴，裡頭黑鴉鴉一片俱是持戈兵士，立成方隊紋絲不動，全新的裝備衣甲，鮮亮齊整。他身邊凶神惡煞般的親兵按着腰刀，一個個目不斜視。馮國璋大手一揮，接着清軍古老的戰鼓咚咚，號角嗚咽，呼喊聲山呼海嘯，精神抖擻，整齊劃一。山呼海嘯聲夾雜着風雨，狠狠的撞在孝感的城牆上，更是撞進民軍每個人的心裏，無可名狀的恐懼在他們心底悄悄蔓延，等待他們徹底崩潰的時刻。　　黃興等人呆立城牆上，人人臉如土色，心生懼意的瞧着城外聲勢奪人，興奮情緒高漲的北洋軍。　　守在孝感城頭惡戰一夜，疲憊不堪的戰士，無不志氣被奪，離迷失在恐懼和絕望中只是一步之遙。　　在這一剎那間，黃興覺得自己無比渺小，胸中的憂鬱、因老友的傷痛、屢戰屢敗的無奈，在心中無法派遣。他的臉色漲得緋紅，長笑聲突然從他口中傳出，響震城牆上下，絕望之中發出視死如歸、勇者不懼的信心和勇氣，對身後的將士們說：“秦始皇以磚石為長城，磚石長城，今已破敗，大秦帝國也煙消雲散兩千餘年。我革命志士今天要用血肉築城新的長城，守護着中華文明，開創新的中華盛世……殺死滿清走狗！”　　城上將士被黃興喝醒，燃燒了最後的餘勇，爆發出震天的喝聲。風雨不息，戰雲密布，最慘烈的戰爭，成就可歌可泣的英雄傳奇。

# 第一百一十八章 鄂江潮（二）

　　一群兵將簇擁着馮國璋與孝感城頭上的黃興遙遙相對，細雨秋風不成阻隔，聽到孝感亦爆發出吶喊，馮國璋便在馬上雙手一揖，撤開嗓門高聲叫道：　　“黃先生昨夜好手段，馮謀真是領教高明！”　　馮國璋暗諷黃興昨夜偷襲未果，反而損兵折將，北洋軍將士皆發出一陣陣虛聲嘲笑。　　“原來是北洋三傑之馮國璋！”黃興至此，反而豁出去了，也大聲笑道，“君乃當世豪傑，奈何甘做着滿人走狗？今日竟以兵戎相見，人間滄桑多變，良可嘆息！昨夜觀君用兵，似乎徒具虛名，想是近年來只顧了討好滿清主子，未讀兵書，專研為奴之道之故吧！”　　聽聞黃興反唇相譏，王隆中熱血陣陣上涌，大吼道：“馮國璋你也是漢兒，甘心給滿人做狗奴才，真是丟了你祖宗十八代的臉。你一個狗奴才，少在此猖狂。”　　城牆跟着爆出一陣陣破口大罵，談起民族大義，城下北洋軍不免氣短的一時找不出反駁之言。　　忠君愛國的馮國璋豈是能被黃興一句罵醒？馮國璋大笑一聲，道：“大清乃天下正統，我馮國璋忠心事君，又何錯之有。但黃先生卻是陰謀險詐，心藏禍機，叛君王、欺父兄、背恩義、賣友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馮國璋凌然就是衛道之士，引用孟子經典，忠孝仁義一併般出來，對黃興痛加駁斥。他猶有未盡的說道：“張之洞賞識你的才華，更派你留學東洋，你學了一身本事，不思報國，卻謀逆造反，是為不忠，不仁。吳祿貞與你同學兩江，遊學東洋，結成八拜之交，你卻拖他下水謀逆造反，害他身死石家莊，是為不義。你家有老母，不去侍奉，糟糠之妻，隨你漂泊，不孝之極。”　　馮國璋以人倫綱常反駁，說得真是雄辯滔滔，振振有詞。　　黃興對此不屑之極，他隨口亦說，全是反駁的大革命理論一套又一套冒出來，“這個韃子賤種侵入我中國二百多年，到了現時，朝政已經紊亂達於極點了，他卻變得來奉承洋人，情願跟洋人做奴隸，把我們漢人來給洋人做三層奴隸，又把我們的疆土，今天割一塊送給這個洋人，明天又割一塊送給那個洋人。如果我們老百姓與洋人發生什麼糾紛事件，他不但不替老百姓說一句公道話，反而要壓制老百姓，殺老百姓來幫洋人的忙，助洋人的威，動不動又弄得承認賠款，或租借土地，鐵路送給洋人，關稅也送給洋人。你看各種東西都越來越貴，老百姓的生計是一天比一天困難，不是一些錢財與產業都被洋人搬窮了么？這滿洲韃種只顧奉承洋人來保住他們做皇帝，那理肯管漢人的死活，我們若不早點把這滿洲韃種排出去，他就會把我們中國全盤送給洋人。韃虜徐桐說過‘寧贈友邦，毋給家奴’的話，我們如果失掉了主權，那些洋人的手段又狠又辣，我們漢人的性命財產真是要到極危險的境界了。但是我們不要怕，我們要起來革命，一來是為的要替祖宗報仇；二來是要準備免得子孫受禍。所以我們都要曉得同是黃帝的子孫，合中國四百兆人都是同胞，好像一個大家庭。我們立這個會黨，長進我們哥弟的智識，共拚死力，有進無退的去驅逐滿洲韃子，還我河山，恢復我們的主權，仍舊由我漢族做中國的主人，做革命的英雄。”　　黃興興緻所至，乾脆在兩軍陣前發起即性演講，繼續大聲疾呼道：“吾同胞苦於祖國淪亡，呻吟於異族專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萬萬黃帝子孫神明華胄之多，而屈辱於區區五百萬腥膻之韃虜，其可恥可哀為古今天下笑，孰有過於此者，凡有血氣皆當奮起，以雪此累世之深仇。革命之途，以推翻滿清政權光復舊物為目的，其事甚光榮，其功甚偉大，其責任亦甚艱巨也。吾同胞甘心忝顏事仇，認賊作父，則亦已矣；若不然者，自撫胸臆猶有熱血，則殺吾祖宗者即在眼前當必憤火中燒，揮刃直往矣。齊桓公復九世之仇，宿恨方消；伍子胥鞭平王之骨，英雄吐氣，吾同胞其念之哉。今日之事，無論男女老少，不問士農工商，以迄江湖賣技之流，軍旅荷戈之士，皆宜負弩前驅，滅此朝食。太平天國討滿清檄文有雲：‘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何其壯也！功雖未竟，亦人傑已。我同盟會當繼承其志，以竟此未竟之功，然後可以上對祖宗，下垂後人，以齒於圓顱方趾之儔。皇天後土，實鑒斯言，弟兄袍澤，有如此約。”　　黃興說道此處，又覺同盟會和共進會的主義言辭太過文言，許多北洋大頭兵是一臉懵懂的表情，他又改為白話繼續說道：“我們中國自黃帝軒轅氏以來，都是漢人居住，由漢族人做皇帝。到了明朝末年的時候，那東邊的夷狄滿洲的韃種忽然強起來，趁我中國有難乘虛侵入，把我們漢人任意姦淫擄殺，無所不至。揚州十日、嘉定七天，真是慘酷得無以復加了。從此並做了中國的皇帝，把殺不盡的漢人當作他的奴隸，隨便的虐待，把那些韃子賤種當作貴族，世代封爵；又派些賤種分駐各省要地，叫做駐防，防着我們漢族好像防賊一般，還要吃着穿着我們的；又放一些貪官污吏替他們來收糧徵稅。我們辛辛苦苦以血汗換來的東西，送給他們還不夠，有時隨便加上罪名，就會殘害身體，犧牲性命的，這種韃子賤種不趕緊排逐出去，漢族人是一日也不得安身的。我們不是天生奴才，我們是這片大地的主人！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站起來，拿起手中的武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黃興大言至此，城頭將士山呼海嘯的吶喊回應，終招至北洋軍士兵陣陣瘙動，細聲議論紛紛，軍營當中隱隱有不穩定的跡象。　　馮國璋臉色大變，容不得黃興在此大肆宣揚革命，忽然揚鞭大笑，打斷他的演講，說道：“黃興啊黃興，匪黨同盟會裡就數你參与的謀反次數最多，卻是屢戰屢敗。為何你每次都能大難不死，逃出升天？人說你是匪黨戰將，我卻不怎麼以為，你兩名字下面四條腿，自然跑得比誰都快。如今孝感已是孤城一座，大勢已去，你若聰明，就該跪地求饒，立即獻城投降。不然今日城破，你即使有四條腿，拋下與你的同黨，也休想逃出升天。我抓住你，會令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滿清十大酷刑給你嘗個遍。”　　黃興不緊不慢的喝一口親兵送來的茶水潤潤喉，才悠然道：“我黃興從來都是第一個上戰場，第一下戰場，從來同志共進退。革命哪有不流血犧牲的道理，但是革命黨人的鮮血是不會白流，是為喚醒沉睡的中國民眾，一起起來反抗滿清暴政！現在孝感末破，勝負未分，爾等口出狂言，豈非笑話。”　　黃興的豪言狀語，在此惹來城頭爆起陣陣喝彩。　　一絲充滿仇恨的可怕笑意從馮國璋嘴角瀉出，瞬即擴大，現在他真是恨不得生撕黃興，革命黨人打仗不行，口才卻憑是了得，真是懂得蠱惑人心。他哈哈笑道：“勝負未分？這才是真正的笑話，如此絕境，你還想作困獸猶斗。我代表朝庭向你開出條件，黃興你若能棄兵修和、歸附朝廷，仍可晉爵封侯。國家正在用人之際，切莫蹉跎自誤。袁大人這邊早備羔羊美酒，願與將軍高歌長談！”　　黃興聽了，自是明白，馮國璋話里前後矛盾，那裡是真心找降，就是要弱民軍拚死抵抗之決心，不免冷笑一聲道：“馮國璋，你先前又要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嘗遍滿清十大酷刑，如今又拿晉爵封侯來匡我，說話真實前後矛盾。想我革命志士大丈夫也，皆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勸你回去好好讀書，休在給滿人做狗奴才，現在回頭知反還不算晚，革命勝利之日，自不會計較你曾是清狗，你又何必在此金城湯池之下碰得頭破血流，淪為我的刀下鬼？”　　馮國璋哈哈大笑道：“金城，湯池？你曉得什麼叫金城、湯池，我主萬歲爺以天下百姓為干城，你黃興卻假革命之名義，想割據湖北作威作福，不顧民間疾苦，拆民居以為軍營、賣民女以充軍餉，驅三萬疲兵，離家西進，離散了多少妻兒子女，擾亂治安，農事失時，哀鴻遍野，閭閻塗炭，民不聊生，似你這股心肺，便有霸王之勇，難逃烏江自刎之厄。”　　馮國璋雖然不倒架子，罵興正濃，句句旁征博引，引經具典，但連北洋諸將也不禁搖頭，如此雄辯不輸孟子的有力攻擊，卻如此的不合時宜。儒家的經典，從沒有此刻顯得如此蒼白無力過。　　連綿淫雨依舊在人間肆戮，老天爺便發了邪，不斷頭兒只是淅淅瀝瀝的下雨，蕭蕭冷雨，似要洗舊世界不合時宜的東西。　　黃興卻已經沒有興緻和馮國璋叫陣對罵，嘴皮子上的仗，馮國璋已經完敗。黃興扭頭看向王隆中，只見王隆中微微點頭。黃興手一揮，傳令兵的旗號打出。城內傳來隆隆炮聲，劃破空氣，發出尖銳的呼嘯聲，直迫北洋軍。馮國璋臉色突變，十幾發炮彈落下，爆炸聲震耳欲聾，幾十條人命被送上天，地上泥水被炸得四散飆射。　　馮國璋卻突然馬上哈哈大笑，民軍炮火的準頭是歪道沒邊，離着他還有幾十丈遠。馮國璋等緩緩退下，北洋軍將士亦多躲進戰豪，或在天然的掩體后躲避。　　不到片刻功夫，北洋軍即推算出民軍炮陣陣地所在，幾樽克虜伯山炮開始發威。民軍炮陣陣地騰空而起的火光直把陰沉的天空照亮，帶去血肉模糊的屍體，或者殘片，大口徑重炮在孝感城裡肆意殺戮，無人能當。　　但見炮聲響處，一團團濃煙衝天而起，大地亦在顫抖，火光一閃，炮彈擊在城南臨街幾戶居民房上，掀去瓦片茅草亂飛，四面土牆轟然倒塌。北洋炮兵收拾完民軍炮陣，開始在城裡製造混亂攻擊民眾。街上立時轟動了，全城的人都知出了什麼事，不少人開門害怕驚恐的探頭探腦地張望。北洋軍的戰鬥里令人恐怖，北洋軍的行為更是令人髮指的恐怖。北邊逃難下來的難民，早把北洋軍的光輝事迹，一傳十，十傳百的如瘟疫般的散播開來。這些北洋軍戰鬥之餘，這些青壯老兵則無所不幹，強姦、擄掠多為這些不甘寂寞的傢伙所為。袁世凱是在學法曾國藩，以此治軍，北洋軍爆發出如野獸般不輸與當年橫掃天下的湘軍之強大戰鬥力。　　這樣的一支野獸軍團，怎能不是孝感民眾恐懼？　　城裡一隊隊的民軍士兵出來彈壓，制止民眾的恐懼和慌亂，遠遠看去，見廢墟上有士兵正用鍬扒着倒塌的房屋，裡邊埋了人，旁邊一個婦女當街坐着，呼天搶地地叫喊着什麼，一個總角小丫頭畏懼地摟着她的脖子。旁邊還有幾個老婆子跪在當街，雙手合十朝虎墩喃喃念叨着什麼。北洋軍的炮聲連珠響起，民軍來回奔波，實在救得來東面，救不了西面。　　看着城裡凄慘的景象，如是修羅地獄，城樓上的黃興悲痛欲絕的說道：“我們被馮國璋算計了，他范險臨陣，就是為了引誘我的炮兵現蹤。如果我們的炮兵是龜山炮營的專業炮手，馮國璋也不會這麼囂張了。錯恨難反，我今日只能一身殉城。”　　砰！一法炮彈砸落在城門上，正當城牆都被撞得劇烈晃動，黃興等人一時都被晃得搖擺不定。城牆垛口被炸開好大一條缺口，碎石磚塊夾雜着雨水思濺飆射，像冰雹似的砸在人臉上身上生疼。北洋軍的炮彈擾亂城裡一陣，分散民軍城牆守城部隊，即刻掉轉了炮口猛轟城門，誓要把城門轟出一條缺口。　　久歷戰陣的王隆中猛撲向黃興，邊拉着他退下城牆，邊大吼道：“總司令！現在多說也沒用了，戰機失誤，失不再來，你不能倒下，你要振作，弟兄們都在等着你的命令。即使殉城，也不再此時，我們退入城裡，與北洋軍展開巷戰。”　　湘軍子弟兵奮勇當在黃興身前，護着他下了城牆。　　馮國璋命大口徑山炮猛轟城牆，很快，城牆不支的被轟開一條巨大的豁口。北洋軍發瘋似的，在風雨中捲起狂潮，像是找到一個宣洩口從豁口湧向孝感城裡。　　王隆中剛剛從城裡組織湘軍來此，來不及布陣排搶，北洋軍已經撲到眼前。王隆中狂吼一聲，“上刺刀！”本人抽出腰刀撲上與剛剛趕到這裏的清兵展開近距離戰鬥，長槍和大刀，近身肉博，血肉橫飛，近乎拚命的攻擊令北洋軍寸不難進。　　已經智珠在握的馮國璋不想也不敢與之硬抗，北洋軍向三道橋方向退去，城牆缺口裡外丟下一地的屍體，濃濃的血腥味任憑細雨怎麼不停下也沖不掉。　　王隆中知道戰事瞬息萬變，每一鍾，勝敗輸贏，進攻退守，都在轉換，每一個階段的勝利都不敢指望保持長久，勝戰只是戰鬥的間隙，血雨腥風的鏖戰還在後頭。守在這裏的湘軍人數本來不多，經歷之前數場戰鬥已經體力衰竭，武器裝備更不能和裝備精良的北洋軍相比。　　馮國璋在此組織強攻，炮火掀天，步兵突進。馮國璋命令炮兵再次向居住區猛轟，似欲把整座城市炸成廢墟。北洋軍終於突入孝感城。　　受馮國璋如此慘無人道的逼迫，孝感民眾自發組成武裝，參加民軍，這上一支特殊的之前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的戰鬥團體，臨時的，只因受不了北洋軍的殘爆。孝感在短短的時間里第二此組建民團，領導人依舊上那個柔弱的女子……趙又語，戰火紛飛中綻放的玫瑰。　　北洋軍進入孝感，即可採取扇面攻勢展開，由北往南行動，向孝感市區中心進兵。　　趙又語手提着他弟弟給的一把博郎寧左輪，長長的頭髮綁了辮子，進了街邊商店，跟在身後的小丫頭也扛着步槍。搶聲在屋外如炒豆般響起，民軍依靠街道兩旁的店鋪，民居為屏障，和北洋軍正開始街巷爭奪戰。　　小丫頭拿着一個杯子洗了又洗，才倒了一杯茶過來，早已口乾舌燥的趙又語默默想着心思出神，呆看着茶杯碰都沒有碰。　　小丫頭灌了好幾杯水解渴，才發現自家小姐，在戰火瀰漫的亂搶聲里發起呆。小小年紀，發出一聲嘆息，道：“要是李大帥還在孝感，怎麼也不會讓我們老百姓遭這罪。北邊流落下來的老百姓都說了，只要是李大帥守的城，老百姓都是毫髮無傷的撤下來，窮人都還有遣散費。哪有現在這樣，打不過在這裏干挨打？”　　趙又語的思緒小丫頭擾斷，眉頭輕皺，“你的這些議論在那裡聽來的？不要亂說，會招來麻煩的。”　　“外頭都這麼說，連當兵的都是這麼說。還說黃興名字下面四條腿，打起仗來，跑得比誰都快。”小丫頭眼睛閃閃都靈動，最近孝感城熱鬧，連蔓延開的流言都是特新鮮。　　趙又語都臉色沉下，凝重都說道：“黃先生是革命大家，不許亂說。”　　小丫頭本有一肚子都趣聞，想要說給趙又語聽，此刻也只會老實不甘的閉嘴。趙又語拿起茶杯淺嘗一口，這又老又陳都綠茶實在難以下咽，勉強喝下兩口解渴，再提起左輪出門去，小丫頭緊隨其後。　　北洋軍進城之後，從東面，北面，西面三面城門全部打開，大軍向漢口市中心撲過來，革命軍殘部向南潰退，躲避到居民區節節抵抗。　　馮國璋率兵佔領孝感三面城門，將孝感出入口控制在手裡，北洋軍直接運送到孝感城市中心區。在居民區，清軍沿街追擊，搜尋每一幢房屋和每一條巷道。　　黃興指揮漢口軍民與北洋軍的街市巷戰。巷戰自以孝感城市中心開始，在孝感繁華，也是最複雜的街巷展開。革命軍躲進街巷，暗中朝清軍開火，尤其是趙又語領導的孝感民團，人頭熟，地段熟，穿街過巷，和窮追不舍的清軍在孝感城區環繞迂迴，成為孝感城裡最具靈活性的有效戰鬥力。不止黃興這股力量的強大戰鬥力，就是登上孝感城頭的馮國璋也感覺到了情況的不妙。　　街道縱橫交錯，孝感城像一座深藏莫測的巨大的迷宮，走得進去不見得走得出來，街巷曲折，縱橫交錯，辨不清東南西北，孝感南城平民區，沒有北城去嚴肅的東南西北劃分，房屋密集，層疊重複，看不見前後首尾，革命軍退進街巷，如游魚入水，被孝感民眾保護起來了。　　追着民軍屁股逗來繞去的北洋軍士兵傻了眼，平原上長大的北方人，混入密如蛛網的孝感街巷讓他五心煩躁腦袋發暈，江南的女人可以使他們看花眼，江南的街巷一樣使他們看花眼。北洋新式軍訓也沒有教授這樣麻煩的課題，站在城牆上往下看的馮國璋一樣看得頭暈眼花。　　“準備火枚子！燒！給我燒，把孝感城燒城灰，連渣都不要剩！”馮國璋勃然大怒。　　張聯芬上前勸道，“馮大人，孝感城以破，此議還請慎重，須知數萬生靈塗炭，你我罪孽深重啊！”　　馮國璋逼視張聯芬，道：“你是怕那乾子臭御史彈劾我們濫殺無辜，還是全國輿論報紙對我們口誅筆伐，又或者是怕袁大人怪罪與我們？”　　張聯芬明知馮國璋指的是袁世凱，袁世凱一直不願意和革命黨人解下太深的仇恨，嘴上卻笑道：“自古打了勝仗反被荼毒的不知有多少，我焉能不怕！此時卻不為這個�D�D這一城百姓若遭你我毒手，千載之下人們將視你我為何許人？”　　馮國璋連連冷笑，“慈不掌兵！昔日白起坑趙兵，今日我馮國璋火燒匪黨。須知如今匪黨蔓延南方十三省，不下重手無法震懾匪黨。孝感民匪一家沒有分別；防止匪黨窩藏於街市；燒光一片，看這些犯上作亂的匪徒能往哪裡躲？”　　馮國璋話以至此，張聯芬再無話可說。　　革命軍士兵殊死戰鬥，廝殺當中，不知道什麼時候，從東西兩門通往城內的道路，四下房屋已經有火頭升起，這火頭竄起得極快。綿綿秋雨澆在乾燥的火頭上，更像是火上澆油，轉眼之間就已經燎成一片。大群的北洋軍士兵，抱着各種各樣的可以用來引火的雜物，穿街過巷，堆疊在各處房屋店鋪上然後掉頭就跑。不斷有北洋軍湧上，延路一路引火燒過去，眼看得那些亂七八糟的雜物越堆越高，還有人在上面潑灑火油，周遭火勢轉眼之間就連了過來。　　風助火勢，火勢翻卷如龍，黑煙燭天。偏偏又是細雨簌簌而落，這種景象在孝感城上交雜在一起。大火當中，不知還沒有來得急逃離火海的民眾在聲嘶力竭的哭喊。　　北洋軍放完火，開始陸續退出城外。猛聽炸雷般一聲響，北洋軍的大炮又在吼叫，一發發炮彈落在城裡，火光衝天而起，燃燒的民房炸成一團團火雨落下，大片的兵士民眾倒在了血泊中，或被大火吞噬。城裡四散奔走呼聲哀豪，幾乎要掩蓋震天的炮聲。　　連戰身疲力竭的湘軍一協王隆中部被大火圍困，前進不得，後退不得，還時刻被北洋軍的流彈轟炸，北洋軍沿着大火燒不着的城牆掩殺過來，似要把民軍圍死在城南。戰至如此境地，湘軍再豪勇，也終於抵不住。僅剩在民軍手上的南城門被打開，潰兵夾雜在難民當中湧出城去。　　任憑黃興如何的呼喝督促，革命軍潰不能支，孝感失守。　　昏昏沉沉的天空，細細密密的雨絲在下午奇迹般的停下了，西方的天際鉛雲消散，在天黑之前竟然露出半邊夕陽。　　李想在天黑前選了這處靠山背水的地方搭起營寨，營中埋鍋造反，篝火升騰，炊煙冉冉而起。暮靄中桐柏山灰暗陰沉，小溪窄窄的一線流水，在夕陽中閃爍着粼粼金光。　　李想帶着警衛長湯約宛和曾高總參謀騎馬出去巡營，來到溪邊，卻目視夕照不語。　　“大帥，”身旁的湯約宛着他，李想士兵面前總是嬉笑怒罵，渾不把天下事放心上，只有在無人的時候才會現出陰鬱的臉色。她便柔聲安慰道：“北洋軍一直身處北方，如今南下作戰，水土不服，必不能全力而戰，曹操被就是在赤壁折戟，我們這一仗並不難打。”　　李想喟然嘆道：“昨夜黃興夜襲馮國璋，無功而反，孝感民軍的銳氣已經受挫。如果在革命趕到孝感之前，孝感城破，不只是仗更難打了，我的軍心也會受到打擊。”　　曾高也想着此處，便對李想道：“孝感民軍和湘軍甘興典部第二協中那些未經起碼軍訓、連槍都放不好的巡防營士兵，那簡直就是披上軍裝的老百姓。北洋軍都是服役經年的青壯老兵。軍事技戰術甚至比許多湖北原第八鎮年輕的現役兵還要純熟。但是，戰鬥之餘這些青壯老兵則無所不幹，強姦、擄掠多為這些不甘寂寞的傢伙所為。袁世凱是在學法當年的湘軍，以此激烈軍心。這一路上，要不是我們堅壁清野的厲害，還不知道有多少人家遭殃。黃總司令卻對我們的再三警告置若罔聞，實在叫人不明白，他為什麼就這麼信不過我們？他一代人傑，難道外界流傳他光明磊落的胸襟全身虛傳？”　　李想苦笑一聲，道：“黃興聯合武昌集團，在漢口驅逐我們。要知漢口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落力死戰得來。如此待我，真叫人寒心。可能連他自己也覺得寒心了，前頭打仗流血的人，落得個這樣的下場？任誰碰上這種事情，誰還敢，誰還願意，落力死戰，拚命革命？黃興身邊環繞着一群心懷叵測，別有用心的人，他要是不懷疑我，那還不出妖孽？”　　“大帥……”趙又誠囁嚅了一下，想說什麼又住了口，聲音小的吹散在風裡，思緒亂飄的李想沒有聽到。　　湯約宛轉過臉來，美目深注的審視趙又誠，問道：“你是在擔心你姐？嗯，北洋軍的流氓軍團，簡直就是女性公敵。”　　李想和曾高看美人氣憤的樣子忍不住一笑，湯約宛一眼看出趙又誠心底的擔心，一語點破，語調幽默的想要緩解趙又誠的擔心。那想到趙又誠聽得心中轟然一聲，湯約宛一語點中他最不願碰觸的痛處。想起老姐被亂兵強爆，不禁心中一酸，滿懷的悲苦，更是不能向人訴說的痛。　　趙又誠正胡思亂想，幾人都看出了他的異樣，人精李想趕緊岔開話題的說道：“黃興和黎元洪比，簡直就是光明磊落，正人君子，高大全的革命模範。我這人，雖然不是正人君子，手段也黑起來也不比人差，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的心裏，還是有一把尺度的。我就要黃興和宋教仁看一下，當年拒絕我加入同盟會，那是他們的巨大損失。”　　曾高忙送上一個馬屁，道：“如今的同盟會，必是已經在後悔。如果黃興真如外界傳言的光明磊落，昨夜遇此挫折，必會放下成見來聯絡我們，也許聯絡的人已經在路上。”　　李想卻溢出抑制不住的苦笑，道：“也許吧？當他知道黎元洪的武昌集團根本不值得依靠的時候，想要再挽回湖北局勢，除了找我，他還能找誰？”　　趙又誠從胡思亂想中回過神來，笑道：“既如此，我們就在孝感城下和馮國璋硬碰硬，拔掉袁世凱這隻狗牙。”　　李想陡地勒住了韁繩，座下戰馬不安的刨着被雨水泡得鬆軟的草地，沉默良久才聽他斷然說道：“不行！”　　趙又誠和曾高默默不語，此時夕陽西沉，天已昏黑，看不清李想的臉色，只像剪紙影子似地一動不動。李想集中手上所有的精銳，走到這一步，又不打算與馮國璋硬碰硬，他們一時真猜不透李想心中的盤算。　　“你們打起精神來，硬仗，惡仗，會接連而來。與北洋軍一戰，只能贏，不能輸。打贏這一仗，我們就能進退裕如了。輸了的話，你們都要和我一樣夾着尾巴做孫子。”李想說完將鞭狠抽一下，坐下戰馬長嘶一聲，夜幕下這個黑色的剪影張開猙獰，四蹄騰空翻飛，狂奔而去。

# 第一百一十九章 鄂江潮（三）

　　長江一望無際的江面上，溟溟渺渺的凄風將白雨掃來掃去，攪成團團水霧，狠狠地拋向狂浪滔天的濁流，發出悶雷一樣的河嘯。江上風雨急，再無一艘漁舟敢冒險出水，即使商幫的平底船，洋行的鐵甲船，也要暫避港口。辛亥年湖北的天氣真實出奇的怪，深秋時節，大風大雨的已經連續好幾場。　　辛亥年的秋天已經走到尾聲，寒冷的冬天臨近了腳步。湖北北部戰火如秋雨綿綿，北洋軍如狼似虎的四處肆戮，災民躲避戰亂南下，擠入武漢三鎮中避難，竟一下子驟增了十餘萬人。同時漢口前段時間幾乎絕跡的叫花子像遍地開出的花兒似的突然倍增，成群結隊的沿街乞討。　　漢口老北城圈八大城堡之一的大智門，到循禮門再到歆生路，從歆生路南去是漢口鬧市區，跨過後城馬路，向南是長江江邊商業區，向西是六渡橋華人居住區也是商業區。所有城內館舍店肆、棚庵廬檐聚滿了面黃肌瘦的人群，一街兩行堆得到處是濕淋淋的行李，城裡所有賣吃的店鋪全關了門。一家家、一窩窩在劉家廟被燒毀的窩棚區又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逃難的人們竟有長住下來的意思。　　雨勢小一點，這些餓得發昏的人，披着已經濕答答襤褸的襖子，腰間勒根草繩，端着破碗向人們討飯。　　“大爺大娘，積德行善，賞一口剩飯吧。我是從孝感逃難來的，上有老，下有小，沒法子呀！”　　這人說話有氣無力，臉白唇青，看樣子還感了風寒。　　被叫花子攔路的人說道：“聽說今年黃河鬧洪，可是孝感好好的哪來的災？”　　一個肩頭扛着步槍家火的壯年漢子民軍裝束的人，一臉的憔悴，衣衫也是破壞的像個叫花子，一眼便看出戰場退下來，聽了這話，將臉一扭停住了腳，冷笑道：“你還不知道，常敗將軍在孝感又吃了敗仗，還連累了我們湘軍。孝感城破，北洋軍放火燒城！他媽的，他們不要飯，吃毛？”　　一個老漢口感慨道：“李大帥在的時候，天天聽到的都是打勝仗。怎麼黃總司令一來，民軍就盡吃敗仗。北洋軍已經拿下孝感，漢口又還能守住幾天？”　　“這仗，我們湘軍是不打了。我們在前頭廝殺流血，卻總有人在扯我們的後腿。不要說常敗將軍，就是長勝將軍，也甭想打勝仗。”　　熊秉坤剛好路過，他們的對話一字不漏的聽在耳里，心裏沉重，悶悶的像是壓着一塊大石。回到漢口指揮部，在門口碰上吳兆麟，他迎上來笑道：“現在才回來？孫部長早他們回來了，剛才還在擔心你是否困在孝感脫不了身？”　　熊秉坤放下臉來，孝感城破，革命軍大敗，他們還能如此淡笑自如，把看黃興的笑話比革命事業還要看得重，他應酬似的問道：“有什麼事？”　　吳兆麟看熊秉坤氣色不善，收起剛才的笑意，“確實有事。武昌軍政府今晚八點整緊急開會，商討對策，記得早點過江。”　　“商討對策？”熊秉坤冷笑一聲，陰沉着臉拋下吳兆麟，抬腳便進了軍門。商討對策，是要商討如何把黃興逼出湖北吧？先前已經逼一個李想，是要把革命長城毀個乾淨徹底？有沙場戰將不用，有破敵之法不用，又民心士氣不用，盡做些下三爛的事情，寒了將士民心，漲了北洋清狗之氣。武昌政府如此行事，是要把革命葬送在這鄂江潮？　　熊秉坤一路走來，見軍營里閑散的士兵，吆吆喝喝堆積在一起，大肆嘲諷着常敗將軍的四條腿，跑得比誰都快，忍了一肚皮的氣站住了看。他覺得頭嗡嗡直叫，哆嗦着嘴唇不知說什麼好。　　恰恰他的一個老部下，遠遠見他過來，便趕着獻殷勤兒，笑道：“黃興這回丑可是出大發了，只聽他們閑說，黃興在湖北事迹都可以編出一部折子戲了，放大柵欄演得定比李大帥的故事還要紅火。”　　熊秉坤火爆的脾氣竟然聽了也不言語，只抬手“啪”地一掌摑將去，簡直使出八極拳的威風，打得這個士兵就地一個磨旋兒，半邊臉早紫漲了，驚慌地抬頭看時，熊秉坤早大步去了。　　孫武和蔡濟民兩個人好有閑情逸致的下圍棋，秤有黑白，正到收小官子兒局面。孫武人品不怎樣，但下棋還真有幾分國手的段落，蔡濟民根本招架不住，搔頭撮牙地要悔棋。孫武眼見蔡濟民過來，心情大好的他便趕緊的向他招手笑道：“瞧瞧，這也是個以文明自稱的革命黨人，簡直就是街頭無賴。讓六子的棋兒賭一台戲的東道，竟悔了三步。得，我惹不起他無賴。”　　蔡濟民趁機落子，裂嘴呵呵一笑道：“誰說革命黨人就不能悔棋？”　　憋了一肚子火的熊秉坤心裏又是一突，面對兩個上司，只是冷冰冰問，“戲？什麼戲？”　　“好戲！武漢都轟動了！接着就要轟動全國了！”孫武瞧着棋盤，帶着陰陽怪氣，又是興緻勃勃地說道，“黃總司令在孝感唱的一台大戲，成就了他的常敗將軍，黃興四條腿的名聲。和那個滿人二百五蔭昌南下唱的一台大戲，南北呼應，互相輝映。”　　“拉雞巴倒吧！”熊秉坤憋了半天的邪火突然爆發了，管他們什麼誰的頂頭上司，什麼上下軍隊的紀律，什麼革命黨人的文明舉止，全都拋到九霄雲外。當初在總督府外撲碉堡樓子，爭着要組建敢死隊，平了張景良的亂，吼着要殺黎元洪除後患，可見他脾氣的火爆程度，憋到現在，都要憋到爆了啊。熊秉坤大聲吼着，順勢一腳將一盤殘棋踢了老高，那棋盤在空中翻滾着落在地上，黑白子兒下雨似的叮叮噹當撒了滿屋。　　熊秉坤在上司面前從來是規規矩矩，剎那間兩個頂頭上司面前變得這般猙獰，突然之間嚇得孫武、蔡濟民一時回味不過來。　　熊秉坤戳指罵道：“不出半月，你們就得去撲黃興的後塵，被馮國璋追着恨爹媽沒給你們生四條腿。湖北革命已經到了山窮水盡，你們還有閑情逸致下什麼鳥棋，聽什麼鳥戲。”　　孫武首先醒悟過來，見熊秉坤氣得像瘋狗似的亂吠，冷冷一笑道，“就是天塌下來，我也頂得回去。一個馮國璋，就嚇得你發了豬瘟似的瘋癲。黃興吃敗仗，只能怪他自己沒用。”　　熊秉坤嘿嘿冷笑一聲，說道：“我竟不知道，你們在孝感都幹了些什麼！忒煞的膽大過頭！這戲演得他媽真精彩！這會子袁世凱坐鎮信陽，也可以放心的回京總理內閣。馮國璋帶兵燒了孝感，正一步一步的向漢口推進，滾湯潑老鼠，造反的革命黨人一個也走不脫！以袁世凱當年鎮壓義和團的狠辣手段，這回漢口不被殺個血流成河才怪呢！剛才我踢了你們的棋盤，今兒馮國璋火燒孝感城。等着看他娘的好戲吧，比黃興鬧的笑話要好看精彩的多。”說罷，不理氣得發瘋的孫武，一屁股坐在椅上，深深地伏下了身子，不住摩挲着新長的青色寸頭髮。　　此刻雨已暫歇，滿春樓里，宋教仁那煩亂的心緒始終無法平息下來，一種莫名的惆悵忽然襲上心頭。來到漢口，驅走李想之後，依然無法一展心中抱負。漢口各界給他施加的無形阻力，重重的束縛着他，使他倍感有力難施。此刻才從心裏開始佩服李想，比他這個革命黨人更要離經叛道李想，反而可以在漢口呼風喚雨，為所欲為，大刀闊斧的改革這個封建腐朽的社會。　　宋教仁一甩手走到窗前，深深吸了一口氣，好像要用這清冽的寒氣驅散一下胸中的鬱悶。　　鉛灰色的天空，雲層沉重而緩慢地向南移動，他仰首望着神秘而變化無常的蒼穹默默不語。一陣寒風襲來，帶着長江特有的腥味，他悵然低頭望向遠處一線著名的張公堤。宋教仁單薄的衣裳似乎不耐秋寒，身子有些不為人覺的瑟瑟顫抖。　　“遁初，”庄蘊寬抱着長袍的下擺走上樓，身上沾了不少的雨水，進來就道，“看這天，一時恐怕還晴不了吧？”　　宋教仁搖了搖頭，清癯的面孔上一點表情也沒有，說道：“武昌那邊怎麼樣？”　　庄蘊寬走到窗前，與他並列，說道：“黎元洪對於上海此項決議，不表同意，認為既以武昌為中央軍政府，代表會議地址就應設在武昌。當即派居正、陶鳳集去滬與各省代表榷商。”　　宋教仁低聲道：“黎元洪現在是湖北真正掌權者，武昌又是首義之地，他要不與上海爭一爭才怪。”　　“武昌革命權柄落在這樣的人手裡，也不知道是福是禍？”庄蘊寬不無憂心的說道：“要緊的是克強非要在這裏做什麼戰時總司令，真是氣死我了。江浙聯軍，都有上好的革命覺悟，也全是我革命黨人領導，克強去了，不知比這裏強多少倍。你和克強關係最親，去勸勸他，被被人坑死在這裏。我來漢口時，孫武就借口送我，從孝感城抽調大批軍隊。剩下兩協湘軍，是怎麼也守不住孝感。”　　這件事正是宋教仁最犯難的，黃興下的決心，是誰都拉不回。在武昌時，宋教仁便反對黃興擔任戰時總司令。看着黃興傻呼呼的接受黎元洪登壇拜將，宋教仁的心都替他苦不堪言。且不說黃興統領湖北軍事，還只是個戰時的，下面永遠不缺少制肘，搗蛋的。黃興要是打贏了馮國璋，他這個戰時總司令也就當到了頭，要是打輸了，這全部的責任就要他一個人頂。這件事真正叫人難為，黃興偏偏卻是樂此不疲。宋教仁聽着庄蘊寬的話，沉思着說道：“我又何嘗不知道，這不是克強一個人擔當得起的。一場戰事，牽扯全國啊。如今正個漢陽府，黃州府已經打得天翻地覆，逃難的人都往漢口擠，這裏已經聚集十多萬災民。冬天就要來了，戰爭無論是什麼樣的結果，湖北不知道會凍死餓死多少人？我們一起街上看一下把。”　　說著便轉身下樓，庄蘊寬緊隨其後，“總有挽救的時候，也總有解決的辦法可想。”　　宋教仁說道：“李想控制漢口時，憑着新華財團的雄厚資本，聯合劉歆生，李紫雲，還能勉強平抑因戰爭爆炸的物價，使得市面暫時穩定。但如今李想的新華財團勢弱，劉歆生和李紫雲收斂的淡出商界視線，漢口的黑心商人藉此大發戰爭財，一張平日只要一個大子兒的麵餅，如今要花一兩銀子才買得到。當初趨於外界壓力，驅趕李想出漢口，看來是錯了。”　　剛剛下樓，卻見湯化龍和黃中塏、胡瑞霖三個人帶着幾個隨從進滿春茶樓。湯化龍自黃興入湖北之後，就刻意巴結，上次黃興渡江來漢口，就是湯化龍安排陪同，也是他花了大力氣，才收拾李想的勢力。　　湯化龍在前，忙拱手寒暄道：“遁初兄，辛苦辛苦！哎呀呀，幾天不見瘦成這樣兒了，缺什麼東西找我嘛！庄先生也在，正好一塊商量。”　　宋教仁和庄蘊寬行了禮，一邊將他們讓進樓廳中，坐在椅子上，一邊說道：“出什麼事了？黎公要是對上海的提議不滿意，還是直接派人去上海商榷的好，找我也是愛莫能助。”　　湯化龍等三人聽了對視一下，胡瑞霖神情凝重地說道：“這事，咨議局裡已有定論，我也不在此多言。只是出了一件非比尋常的大事，不是黎督，而是黃總司令。”　　宋教仁和庄蘊寬一看他們三人的臉色，也知道黃興可能已經……他們是不敢想象，心一直往下沉，沉入大西洋亞特蘭蒂斯海溝。　　黃中塏接着道：“就是黃總司令，剛剛接到消息，孝感城破，黃總司令拚死抵抗，與北洋軍展開巷戰，馮國璋放火燒城。黃總司令如今還是生死未知，漢口城裡如今儘是從孝感破家無親可投來的逃難人。現在滿大街的人，都在謠傳着孝感發生這場慘絕人寰的戰爭。難民和潰散下來的湘軍，見人就哭訴當時的慘烈光景，聽者無不心驚膽戰。看到他們的凄慘模樣，卻是你不猶不信。北洋軍的凶暴，簡直付著筆墨。”　　黃中塏的話，無疑把宋教仁和庄蘊寬不住下沉的心按住，一把丟進北冰洋，凍城標本。　　湯化龍嘆息一聲，說道：“孝感一失，漢口也保不住了，武漢三鎮也都成了袁世凱囊中物。湖北的革命已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局面，任誰也無力回天。”　　湯化龍的話無疑再一記重鎚擊在宋教仁的心口，他臉上湧上一陣潮紅，硬把湧上喉嚨的一口鮮血吞了回去，心思突然變得無比清明，揣摩着他們的話意，半晌方冷冷說道：“我本做了革命黨人，早存了慷慨就義的決心，經歷的失敗也是多不勝數。克強兄一心革命，也不是 第一回 上戰場，然在湖北，卻處處受到歧視和限制，革命老同志，被黎元洪登壇封將。在孝感夜襲馮國璋，孫武按兵不動，不聽調遣，累得湘軍損失慘重，還錯過打敗馮國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堅守孝感，孫武又私自撤兵，致使本就身疲力竭，損失慘重的湘軍困守孤城，致使孝感城破，馮國璋威逼漢口，整個南方如火的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革命拋與鄂江潮，請問誰承擔責任？”　　湯化龍有些不安，登壇拜將的主意就是他黎元洪出的。只是如今他在武昌咨議局混得不如意，黎元洪自搭上革命黨人孫武之後，湯化龍也就價值大跌，受黎元洪和孫武的聯合排擠，湯化龍才轉而巴結起黃興。　　湯化龍地說道，“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局勢已經到了如此不堪的境地，孝感逃來的難民四處宣揚北洋軍的殘暴，已經引起漢口市民的恐慌，城裡百姓已經在商議離城避難。不瞞老兄，風雨稍稍停謝着會兒，我們來時的四官殿碼頭已經擠得沸沸揚揚，水泄不通，碼頭已經給封了。”　　宋教仁嘴角閃過輕蔑的一笑，說道：“武昌民軍好幾萬人，再組織起城裡十幾萬流民，要擋住區區三萬北洋軍，有什麼難的。現在克強率領的湘軍已經打散，守漢口，也只有看湖北人自己了。我一個湖南人，一介書生，也拿不出什麼主意。”　　胡瑞霖乾笑一聲，也知道武昌排擠外省人的舉動也做的太赤果果，說道：“若是要組織十幾萬流民建民軍，即使黎公也沒有這樣的威望。何況黃總司令不在，武昌方面要召開臨時軍事會議，我看也派不出大將鎮守漢口。其實誰都看出漢口不保，誰還願意來此頂缸？”意思就是黃興是大傻。　　“所以我們來，就是想和遁初兄商量個事。”黃中塏聽胡瑞霖詞不達意，不禁皺皺眉頭，身子傾了傾說道，“來這些日子我們已看出，黃總司令雖遭了事，但仍是眾望所歸，江浙聯軍就欲請黃總司令南下主持軍事。我們已經加派人手一尋找黃總司令，找到之後，由老兄你出面好好勸說一下黃總司令回上海。湖北的局勢已經無法挽回，實話給交待了，有黎元洪和孫武在，黃總司令休想成事。”　　庄蘊寬冷笑一聲，道：“湖北我上早就待膩了，克強兄這回是不想走也得走。遁初兄，這回我們就是強行拖，也要把克強拖回上海。”　　宋教仁卻是定定的看着湯化龍，問道，“只有這些。”　　湯化龍正色道：“我們願意陪同黃總司令下江。”　　孝感城接連遭受兩次大火，真的是付著劫灰。城破城牆破，馮國璋已經興頭入城，營地依舊扎在原地。　　馮國璋正與張聯芬研究進攻漢口方略，意要趁勝追擊，一口氣拿下武漢三鎮。兩人正商量至緊要關頭，卻有人來報，打斷他們的思緒。　　“抓到一叫朱芾煌的革命黨人密探，他卻口口聲聲的說要見總統官。”　　張聯芬罵道：“是個人想見總統官，你們就來通報。革命黨人的密探，抓到一個就要殺一個，拉出去凌遲。”　　此時報信的副官卻沒有立開，而是遞上一張護照，張聯芬拿起一看，臉色微變，這上面蓋的大紅印章，蓋的卻是當年袁世凱在直隸任上的官防。張聯芬感到事有蹊蹺，又把護照遞給馮國璋。　　馮國璋疑心重重的說道：“還是問一下袁公？”　　張聯芬的便立刻發電去問剛剛到京的袁世凱，回答也是立刻就傳了過來，是：“他不是好人，在外專門破壞我們兄弟名聲，請立即就地正法。”末后又附了一句，“但克定刻不在京。”　　馮國璋拿着這樣奇怪的電報，但因為克複孝感，得清廷封二等男爵，賞黃馬褂的馮國璋一時興奮，一心只想再下武漢三鎮，博一個封侯拜相的機會，沒有察覺袁世凱最後一句的用意，便舒展八字眉，道：“看來是我們小心過頭了，朱芾煌不過是個革命黨人的密探，來探我軍虛實，拖出去凌遲，掛在孝感城頭。”　　但是冷靜心細張聯芬眉頭緊縮，袁世凱電報的最後一句話老是在腦海揮之不去，連忙阻止道：“這末句可能有些文章。”　　馮國璋從椅子上彈起身，經此提醒，似乎隱隱約約的把握到了什麼？好像是袁大公子在信陽時，秘密辦的什麼事情？因道：“問一下大公子？”　　張聯芬也是這個意思，於是又發電到處找袁克定，幾經周折才從彰德發來袁克定的電報說：“朱芾煌確有其人，是我生死之交，請多加保護，並派人送來彰德。”　　這一下馮國璋真是如坐五里雲端，摸不着深淺了，或者是不敢去摸。其實袁世凱的心，就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就是沒有點破，袁世凱自己也從不承認。馮國璋極其感慨的說道：“袁公做事向來深藏不露，稍有不慎就會促成大錯。所以武漢戰爭，不得他的明令，你我都莫想作主！”馮國璋還想再換一件黃馬褂穿。　　張聯芬說道：“朱芾煌的事，實在是一個謎。我們這樣對他，實在是，唉！恐怕今後好多事，袁公都沒有給我們明說的意思了！”　　袁世凱心思，他們都是心知肚明，但都是埋在心底，誰也不肯明說，還要不斷的撇清自己猜不出袁世凱的高深莫測。

# 第一百二十章 山窮水盡（一）

　　天上仍是烏雲密布，剛才的一陣豪雨總算停謝，天氣涼快的凄冷，再有詩情意興的文人也朗不出卻道天涼好個秋，只恨身子薄了衣衫單。　　躲過這一陣大雨，李想帶領部隊繼續前進。路上泥溺，戰馬已經無法長途奔馳，只能信馬由韁走走停停。　　李想打馬走到高處遠望，低矮濃厚的雲層往南漂移，間中可見田野間低矮的農舍和牛羊，遠處林木上還有暴雨後殘留的雲氣繚繞，宛如神仙境界，與世隔絕無爭的味兒充斥鄉野。只有從金粉繁華如錦的現代穿越到百年前的動蕩年代，身隨亂世掙扎在狼煙烽火的戰場，李想有了精彩的一塌糊塗的穿越人生，就更是留戀這種安寧平凡的世界。戰火還沒有蔓延到這兒，但都是早晚的事情。　　李想專註的望着低垂的鉛雲，突然道：“當馮國璋曉得我們兼程趕來援救黃興，他們兩人會有什麼一番滋味和表情？曾公子。”　　“當不起大帥這聲稱呼。”曾高驅馬上前，笑道：“他們的眼球可能會跌得滿地滾。”這樣誇張的詞語，還是學自李想，卻又是再好不過的形容。　　“你這樣的謙虛就是驕傲。”李想笑罵一句，“若真如你所料，算着時間，黃興派來的人也該和我們接上頭了。黃興可是老革命，老同志，我感到要想象黃興在山窮水盡之時派人向我求援，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要知道百年前，李想都是懷着朝聖的心情参觀黃興故居。　　曾高欣賞着沿途田園光景，微笑道：“大帥正如彗星般崛起，比起孫黃二位先生，差的只是資歷而已，真實勢力是他們拍馬所不及的。您這樣的謙虛才是驕傲。”他把這句原話再奉送給李想。　　“勢力？”李想低聲道，“袁世凱才是真的勢力派，只要北洋軍在他手裡一天，他就是洋人口中那個挽救中國局勢之第一人，無論我們是否承認，他都是一個既定的事實。誰叫我們的拳頭沒有他硬。”　　曾高眉頭緊瑣的咬牙說道：“革命本就是弱者反抗強者的強權，何況我從來沒有真正見過你怕了袁世凱。如今走的是革命必須的過程，發動戰爭，以暴力實現革命理想。我討厭戰爭，但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明天，我就敢挑起戰爭，哪怕血流成河。”　　李想才知道，厭戰的曾高有這樣的決心。李想也沒有真的怕過袁世凱，因為他知道袁世凱是一個半條腿伸進棺材里的老不死，已經沒有幾年好活的。唯一頭痛的是，袁世凱死後亂國三十年的北洋軍閥。　　李想搖搖頭，道：“今趟行程可能真的就是血流成河了。原來是希望通過戰略防禦完成練兵的一個過程，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以為今後的大動亂儲備常背軍。在現今的情況下，馮國璋要是與段祺瑞會師，他就有餘力對我們進行大規模的圍剿。我很想知道黃興有沒有還守在孝感，只恨這暫時是沒法知道的。”　　曾高雙目閃着深刻的意味，琢磨着李想此話的意圖，道：“等我們到的那一天黃總司令苦候太久，只怕馮國璋也不會讓他等到我們到的一天。我們急急忙忙的趕去孝感，只是白白給馮國璋一個再次擊敗我們的機會。所以我們要和馮國璋玩的是一個死亡遊戲，題目就是九死一生。”　　李想啞然失笑，曾高也學會了幽默，是想詐出李想心底的計劃，道：“有戰爭就有死亡，到底誰會九死一生還不一定。北洋集團也沒有我們想象中的團結，都是因為袁世凱，才有如今的局面。馮國璋也未必願意和我玩命。”　　曾高終於還是忍不住問道：“大帥有什麼計劃，怎麼不說出來？”　　此時，前方異響傳來，打斷他們的對話，還有休息的戰士們。李想傾耳細聽，聽清楚些，竟是車輪、足音和人聲。　　李想和曾高兩人你眼望我眼時，大群农民裝束的人拖男帶女，扶老攜幼。牛車騾車載着家當，在泥溺的路上艱難前行，哭喊震天，從路口彎角處轉出來，無不神色倉皇之極。正在逃離家園，避禍他方的難民，再也沒有家園，沒有依靠，一切都毀與戰火。難民忽然官道兩邊休息許多民軍，嚇得他們還以為北洋軍追來了，前面不敢走，後面往前擠，官道上擠滿以千計逃難的老百姓亂成一鍋粥。　　李想下馬走向官道，隨意抓着其中之一問道：“發生什麼事？”　　那人答道：“孝感失守啦！常敗將軍有打敗長啦！”　　李想和曾高對望一眼，都看到對方眼中的震撼，黃興也敗得太快了。　　那人說完就要跑，給曾高一把抓着不放，問道：“你們要躲避什麼？沒有看到我們是革命軍？”　　對方見他一面正氣，心內稍安，哂道：“革命軍我見多了，北洋軍你們是休想打贏了。北洋軍的開花彈落下，文廟都被掀掉屋頂。孝感的城牆已經塌了一截，孝感城也被北洋軍燒了個乾淨。北洋軍所到之處，雞犬不寧，你們還是回頭把。”　　李想面無表情的問道：“你們這是準備要逃到那裡去？往南去漢口不是更安全，為什麼往北？要知道北洋軍就是往北邊來的。”　　那人嘆息一聲，答道：“往南去漢口？那些革命軍吃飯都中用，遲早會被革命軍滅掉。只有往北，聽說李大帥去了北邊，只有李大帥才能保護我們。”　　李想一震道：“甚麼？”　　對方那有閑情再理他，知道他們是革命軍，也就不再害怕，難民的隊伍又匆匆趁着天還沒有下雨趕路。　　曾高看着難民隊尾經過，笑道：“看來大帥在湖北是深得民心，才使得民心所向。”　　李想又是欣悅又是得意的道：“這民心何嘗又不是一種責任，要是不能保護他們，給他們幸福安康的生活，我是無顏愧對他們的信任和厚愛。”　　湯約宛忽然驅馬上前，不住回望躲避戰爭的難民，語聲幽幽的說道：“我有些怕朝前走。”　　李想亦容色一黯，點頭道：“你是怕見北洋軍姦淫擄掠，生靈塗炭的可怖情景。”　　湯約宛眉心有濃濃的憂色，緩緩點頭。　　革命軍的行動並沒有因為湯約宛而終止，反而加快了行程。戰爭到了現在的局面，早一步加入戰場，即能早一步了解局勢。　　李想忽地“咦”的一聲勒住馬，揮手示意後面停下，指着遠方的天空道：“那是什麼？”　　曾高掏出望遠鏡，在馬上翹首望去，見到紅光爍閃，駭然變色道：“火！村子里起了大火！奶奶的，有人放火燒村。”　　李想差點跳了起來，大喊道：“走！”　　李想領着騎兵，蹄聲滾滾，濺起一路泥漿沖往起火的放向。李想幾個將領，仗着座下俊馬腳力強勁，超出隊伍首先衝進小鎮。　　趕到這裏，整個小鎮已經被焚毀了，所有房子均燒通了頂，滿地焦黑碎瓦磚石。鎮內鎮外滿布人畜的屍體，部分變成僅可辨認的焦炭，潮濕的空氣中滿是死人香。除了不斷冒起的處處濃煙和仍燒得劈劈啪啪的房舍外，這個原本應是熱鬧繁榮的墟鎮已變成了死寂的鬼域，倖存的人該遠遠逃掉。有些屍身上尚呈剛乾涸的血漬，殺人者竟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殘酷處置。李想幾人看得熱淚盈眶，心內卻是冷若寒冰。　　宋缺吼道：“這是否馮國璋的北洋禽獸乾的好事？這些禽獸所作所為竟是禽獸不如都遠遠不如。”　　鎮東南處隱有車馬人聲，但卻逐漸遠去。　　李想狂吼一聲，“看到我們來就想逃，追！一個也別放過。”　　曾高剛想阻止，等待大部隊跟上來再追，豈知李想和宋缺兩人早已猛抽馬鞭，戰馬飛也似的撒開四蹄衝出去老遠了，他猛一咬牙，狂追而去。湯約宛臉色煞白，不敢再多看一眼凄慘的景象，緊追而去。　　李想和宋缺首先穿過化為廢墟的小鎮，兩人立時看呆了眼。　　只見往南的官道上，布滿北洋兵，那腦後拖着的尾巴，是怎麼也作不得假。旌旗歪斜，顯然也是察覺到李想他們的接近而倉徨撤退。墮在隊尾處是無數的騾車，因雨後泥溺的道路和車的載重的關係，與大隊甩脫開來，像八十歲的小腳老太太般苦苦支撐這段路程。馮國璋在京漢鐵路被李想的堅壁清野，破襲搔擾的很慘。特別是南下之後，預備民兵團瘋狂的在京漢鐵路線上搞破壞，馮國璋的糧食已經開始緊缺。馮國璋的北洋兵本就靠搶民財鼓舞士氣，如今更需要他們去搶奪了。　　遠遠的只聽到墮尾的騾車上忽傳來一陣男人的獰笑聲，接着一個赤果果的女人灑着鮮血被��了下車“蓬！”的一聲掉在泥溺的路上，手腳抽搐一兩下就不動了，顯已氣絕。　　前頭駕車的北洋兵大聲銀笑道：“老袁，好傢伙，你真行啊。”　　李想和宋缺眼見如此獸行，怒發衝冠，那還按捺得住，拚命打馬狂奔上去。　　那剛在車上姦殺了無辜村姑的北洋兵抬起頭來，驟見兩人策馬狂奔而來，一眼看出是湖北民軍裝束，獰笑一聲，大笑道：“死剩種，是你們的娘給我幹了嗎？剛在孝感被我們殺得屁滾尿流，現在還敢回來找死。”　　兩人幾乎同時飛身而起，躍離馬背，朝那北洋兵合身撲去。那北洋兵見兩人是會家子，到嚇了一跳，招呼一聲駕車的同夥回身幫手，同時已經來不及拔槍把子彈推膛，不知他抽出一把刀橫掃而出，意圖阻止兩人撲上車來。　　李想首當其沖，才發覺兩手空空，沒有擋格的兵器，竟駭之下想喊一句“吾命休矣”，卻聽到身後一聲搶響，北洋兵撲騰一聲鬆手丟下馬刀，率下馬車。李想落在馬車上，驚魂未定之時還不忘回頭一看，只見曾高和湯約宛也騎馬追來，湯約宛手上還舉着那隻博郎寧左輪。兵刃破風的聲音響起，前面駕車的北洋兵掣起刺刀，當胸錯搠至。此時宋缺前腳踏足車欄邊緣處，借力越過北洋兵的刺刀，屈膝撞上北洋兵的腦袋，北洋兵連慘號都來不及，頸骨折斷，倒飛落車，當場斃命。李想躍上御座，勒停拖車的老馬。　　正在撤退的北洋軍分出十幾騎，往後掩殺過來。終見到襲擾他們北洋軍后隊的民軍先鋒只有四人，都是民軍裝束可以肯定是民軍的先鋒了，還有一個是女娃。悍勇的湘軍都在孝感被他們殺得屁滾尿流，北洋悍卒們更是不把四個民軍放在眼裡。十幾騎北洋兵逐漸減速，最後在四人丈許外停下，馬兒呼呼噴氣，不住踢蹄。馬上北洋兵不斷的打量他們四人，最後目光全都集中在湯約宛身上。　　“瞧她的大腳，真是賊難看死了，有那個男人敢要。”一個面相不敢恭維的北洋兵先開口了。　　“現在南方的女人比北方的女人還要野，不裹腳已經成了風氣。你瞧她的頭抬得比男人還高，將來一定是個悍婦。”有北洋兵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大腳女人倒貼我都不要，玩起來一點性致也無。”這個北洋兵先把立場明確。　　風言風語的傳進湯約宛的耳朵，剛剛還是煞白的笑臉剎那間漲得紫紅。回到馬上的李想探過手去，握着她死命抓着韁繩指節發白微微顫抖的小手。　　李想掃過一眼人多勢眾的北洋兵，鎮定自若的笑道：“革命軍不殺俘虜，你們現在放下武器立刻投降，我給你們一個勞動改造的機會。”　　北洋兵領前的軍頭雙目怒睜，大喝道：“何方小子，如此囂張。報上名來，爺爺刀下不死無名鬼。”　　北洋兵們“唰”的一聲，紛紛抽出馬刀。殺人當然是動刀比動槍更爽，何況民軍只是四個人，還是三男一女。　　“退後！”李想在湯約宛耳邊低聲道，接着抽出掛與馬上的腰刀，仰天哈哈大笑道：“本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湖北匪黨頭子李想是也。這顆大好頭顱價值千金，就看你們有沒有本事來取。”　　北洋兵眾騎無不色變，武昌起事以來，清軍兩次最大的兵敗就是在湖北，也是死人最多的兩次戰爭，兩次都是由李想主持。死在李想手上的人命多起來，他的威名也就漲起來。　　北洋兵軍頭與手下們交換幾個眼神，瞧出人人心怯，轉過臉用心的打量李想，想分辨個真偽。李想樣貌在這些北方大漢眼裡就是娘氣，但是從大檐帽前檐伸出的新愈的疤痕給他憑添許多男性魅力，加上這些日子領兵征伐，戰場也是死過一回，身上這股大將氣度已經初具成形。就這樣馬上屹立，面對倍多於己的北洋兵，依然面不改色的談笑自如。　　北洋兵頭乾咳一聲，大吼道：“死到臨頭了，還敢扯荒。誰不知道武漢革命黨人內訌，把李想擠出了漢口，李想退居安德府。這裡是孝感地界，李想怎麼會到這裏來，你分明就是在扯謊，想嚇唬老子，你還太嫩了。老子今天玩的開心，不跟你們小兒一般計較，就放你們一把。兄弟們，撤。”　　其實李想的話，他早就信了八成，要不也不會勒轉馬頭，想掉頭離去。　　宋缺爆喝道：“慢！”　　北洋軍頭登時不敢妄動，勉作鎮定的喝道：“你們是想找死？”　　宋缺抽出馬刀，冷哼一聲，道：“想逃？沒有這麼容易的事。你們只有兩條路，投降或者死。”　　此時蹄聲如悶雷般響起，由燒成廢墟的小鎮穿出，如決堤的黃河洪水奔騰而來，鐵蹄濺起路邊老高的污水泥珠，千餘騎全速馳來，正是李想的民軍騎兵。　　北洋軍頭再也支不起表面的虛張聲勢，心驚膽顫的道：“我們只是奉總統官之命，向民間徵收糧草。請李大帥饒命！”早已心怯的他們知道無路可逃，紛紛下馬棄械投降。　　李想大怒道：“甚麼徵收糧草，整個小鎮都被燒成了灰，簡直就是狗日的三光。總統官又是誰？”　　北洋軍頭低聲下氣道：“北洋第一軍的總統官就是馮國璋大人。”　　“奶奶的，什麼狗屁軍銜。”李想朝身後馳過來的部下喝道：“派人給老子把他們看好，其餘的人跟老子追上去，殺了那幫狗日的。”　　天上依舊烏雲密布，風雨醞釀成形。民軍千餘純騎兵，發揮出強大的機動性，把這支落單的北洋軍重重圍困。驕橫善戰的北洋軍進入四面楚歌的絕境，心懷拚死的決心，與怒火中燒，攜恨而來的民軍碰撞出激烈絢爛的火花。　　山丘頂上的曾高指揮若定，安穩如山。這樣細緻的戰場臨時調度指揮，不是李想這樣穿越半調子可以玩得轉的。李想憑着現代互聯網的爆炸信息，了解一些軍事理論而已。如果李想上網就能學會指揮戰鬥，這就給力的很是蛋疼。　　“可惜沒有炮兵，如果有一個炮兵團，或至少有一個炮兵營，就可以簡單的給眼前的北洋軍以毀滅性的打擊。”曾高感嘆一聲，湧出幾分遺憾。從山頭上看下去，北洋軍的活動歷歷在目，構建的臨時防禦陣地，搶糧的運輸車隊，以及帳篷搭成的指揮所，還有傷兵救護所等等都在目力所及的範圍。曾高眼瞅着山下誘人的目標流口水，拳頭握得沁出了汗。　　李想同樣是嘆息一聲，此時如果有炮兵，民軍騎兵勢必將猛撲下去，如獅子博兔一般，打北洋軍一個鳥獸散，眼前的北洋軍就是覆手可滅。他語調平平的道：“革命志士從不乏鐵血之氣，可物質的力量並不能由熱血替代……至少不能完全替代。船堅炮利，富國強兵。中國人為這一目標付出了半個世紀的犧牲，卻成就的只是袁世凱的北洋軍，成為中國革命最大的阻力。倘若南方的革命軍隊有一半北洋軍那樣的裝備，黃興也不會經歷鎮南關，河口，黃花崗的接連失敗，又在孝感再次失敗，湖北的形勢可能就會互換，當年湖南瀏萍醴起義也不會在鬧出震動全國的巨大聲勢之後慘淡收場，革命也許早就成功，也不用拖到辛亥年了。”　　但是李想的假設終歸是YY，更如穿越一樣夢幻的不真實，如果真的成為事實，那肯定是有穿越客在開金手指。李想要是能在薄弱的大工業基礎，和頑固的封建勢力的統治下開出金手指，就不會有辛亥革命的戰鬥，也不會有武昌起義以前的一系列起義，恐怕李想的野心也會隨之膨脹到希特勒也要汗顏的地步。　　雙方的戰鬥激烈展開，北洋軍顯然屈於弱勢，但這支北洋軍軍官依然在戰場上擲地有聲吼叫着：“各部隊長必頃親自督促所部搶築工事，不惜一切犧牲，與陣地共存亡！”隨即又冒着橫飛的流彈，尋視正搶築的工事陣地，殺氣騰騰地吼叫着，“我們要死守陣地，這裏就是我們的棺材！狗日的民軍是來給我們陪葬的活人佣。”　　強將手下無弱兵，馮國璋的兵始終保留着北洋軍治軍嚴厲，吃苦耐勞，敢於白刃拼殺的強硬作風。北洋軍當之無愧，是這個時代中國最強大的軍隊。　　宋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突破了北洋軍簡陋的外圍陣地，但遭到北洋軍的猛烈阻擊，雙方形成拉鋸式爭奪，幾進幾齣相持不決。　　曾高鑒於正面抵抗強勁，民軍變換戰術，以部分兵力繼續攻擊正面，騎兵團主力則以南后以西迂迴，突襲夾擊北洋軍殘敵。　　曾高瞧着山下戰火硝煙，搖頭嘆道：“這支北洋軍真的完了，雖然我不齒他們的所作所為，但確實是一支能征善戰的強軍。”　　李想點頭又搖頭的道：“可惜的是國之利器，掌握在袁世凱這樣的封建官僚手裡，成為禍害國家民族的工具。倘若北洋軍掉轉槍口，對付東西兩洋列強，國家主權早就收復，袁世凱在勵精圖治一番，還需要我們革命嗎？”　　曾高笑道：“袁世凱也許有過這樣的心思，但是滿清的官場已經腐朽到了極致，一腳踏進之後就只能與光同塵。要知道袁世凱在朝鮮時也振作過一番，可是這個朝庭，這個封建社會，是不會允許他的振作。”　　北洋軍構築的簡易陣地被民軍拚死撕開一條大口，民軍不斷湧入。北洋軍組織敢死隊拚命向突破口反擊，瀕臨死亡的北洋軍玩命抵抗，一批倒下，一批又撲上去，犹如錢塘潮湧。北洋軍一切可用兵員，包括炊事兵、擔架兵、衛生兵等等統統組成敢死隊投入戰鬥。　　北洋兵中一名粗壯的河北大漢挺槍和手提着馬刀的宋缺對峙，河北大漢步槍的刺刀閃爍着寒光，雙眼也想狼一樣盯着宋缺，刺刀在空中左虛晃一下，右虛劃一下，努力尋找刺入宋缺胸腹的時機。宋缺的神情同樣凝重而緊張，敵人的刺刀使出了河北大槍的味道，他不得不小心應對。兩人既不喊，也不叫，只有粗重的喘息和兜圈子的腳步聲。突然之間，兩人同時迸出一聲長長的“呀”，河北大漢向宋缺的胸膛突刺。北洋軍標準裝備的毛瑟79式步槍槍身碩長，當刺刀尖劃破宋缺胸膛前襟的時候，宋缺敵人刺刀刀尖還距他有寸把距離的時候，身形在不可能之中發生變化，堪堪躲過北洋兵的刺刀，並把北洋兵的刺刀夾在肋下。北洋兵條件反射似的收槍，就感到來自宋缺的強大力量加緊了步槍。宋缺竟然拼着短短一息的時間，全力向北洋兵撲去。北洋兵駭然鬆手直往後退，宋缺卻藉著這股衝勁，爆喝着撲上，一刀自下而上，北洋兵仰面朝天倒下了，胸腹拉開一道大口子，青黃的腸子流了一地，臨死的眼神中帶着一種渾渾噩噩。　　宋缺解決這個悍勇的北洋兵，從突破口衝殺進去。是北洋軍的官兵用血肉和屍體，也休想堵住這股革命潮流。包圍圈裡的北洋軍頓時變成瓮中之鱉，一個個、一夥伙地被民軍吃掉。　　血戰之後的黃昏，暮色沉沉，李想拄着戰刀立於山丘頂端。山上的風比山下要大，風中吹來濃的化不開的血腥味，這樣的味道，李想已經習慣了。被風吹得斜斜的雨霧，與暮色織成一片巨大的幕布，把前方層層疊疊的山峰變得模模糊糊，民軍夜宿的山谷里已經黑透，幽幽地透射出莫測的殺機。風雨中，李想裹了裹衣服，身體略微有些顫抖。是身體害怕寒冷，還是心中發寒，也許兩者兼而有之。這個動蕩年代的戰爭，社會的黑暗，人命的輕濺，底層的老百姓過着沒有任何安全感的人生，是和平年代出生的人們永遠無法理解的恐懼。見過逃避戰爭的難民，見過被北洋軍燒毀的小鎮，李想已經冷卻狂熱的戰爭豪情，卻更是簡單革命的決心。　　直至天黑，夜幕降臨，李想才走下山丘，他始終沒有說一句話。大堆大堆的篝火燃起，映紅了山谷周圍的夜空。李想站在帳篷入口，凝視着外面亂鬨哄的營地。士兵們一群一夥地圍在火堆旁取暖，不斷向火中投放砍來的松枝。火星不時飛濺起來，落在士兵們身上，給沾染泥污和血漬，已經破爛不堪的軍裝上又添了幾個孔眼。士兵們並不在意，只顧用長長的木棍撥弄着不知從哪兒摘來的玉米棒子和地瓜。

# 第一百二十一章 山窮水盡（二）

　　黃興站在碼頭前的石階上，獃獃地望着細雨如織的夜空，等客船的到來。此刻的他只是碼頭上熙熙攘攘等船避難人群里，一個悶頭擠在角落裡的黑臉胖胖的普通中年男人，幾日前在騎高頭純血馬、手揚指揮刀，戰場上往來如風的黃司令的威風已經蕩然無存。　　湯化龍看着黯然神傷的黃興，道：“克強兄，看開一些。離了此處，就是另一番格局。這個山窮水盡的地方，不待也罷。”　　黃興只是望着漆黑如墨的河對面，良久方吐出胸中一口濁氣，道：“機會啊，眼看着從指縫溜走。革命受此挫折，如何方能振作？”　　湯化龍黑晶晶的目光盯着黃興，他原是立憲派的大人物，被革命黨人硬趕上的架。但他畢竟是個人物，和黎元洪同夥架空了許多革命黨人，還給黃興設計了這樣一個出醜的大局，才把革命局勢敗壞成這個樣子。在武昌受到排擠，又見湖北革命局勢已經不可為，遂與黃中塏等商議倒像黃興。黃興竟然磊落的以誠相待，但叫湯化龍良心上總感到有些遺憾是無法避免了。黃興如此向他交心的說話，他遂淡然笑，也拿出交心的話說道：“他既要這個位置，我們就是讓了也沒什麼大不了。我說句不吉利話，克強如今這樣，真不如在江浙的乾脆。武漢三鎮，整個湖北，已經守不住了，又有什麼用處？倒不如都打發了黎元洪，孫武他們，反而顯得我們試大體，只看對抗北洋軍到幾時，守得住這份家業嗎？”　　“唉！”黃興嘆息一聲，知道湯化龍說的不吉利話卻是真話，搖頭道，“大勢已去。”　　湯化龍左右看看，湊近了低聲道：“大勢已去到也未必。李想自在漢口的勢力被驅逐之後久無信件的事，我看其中大有蹊蹺。李想是個鬼精的使人害怕的人，他怎麼可能按耐得住寂寞？他每有舉動，必是驚天動地。”　　“哦？”黃興眼皮一跳，在孝感時，日本人大元提起過李想，想不到湯化龍也對他如此高看。只是人都要走了，大元和李書誠沒有能夠聯絡上李想，再多的想頭也是無用。“如果李想真能創造奇迹，拼了命，我也要保住他在革命陣營站住腳，不能再讓他沒有下場。”　　“我也只是猜測，看造化了……船來了。”湯化龍此時默念的是那個和李想鬼混的寶貝女兒。　　黃興一行登上去上海的客船。　　楚天的夜晚，漆黑如墨。孝感附近的�姿�，乍暖還寒。已經很是接近馮國璋的地盤，任馮國璋的想象力豐富的一塌糊塗，也不敢相信李想已經到了他的眼皮子底下。　　細如髮絲纏綿的秋雨打濕了李想的軍衣，寒冷和緊張使他發出陣陣顫抖。　　李想避過孝昌，直趨孝感，豈知沿途碰到多起北洋軍大肆擄掠，燒殺搶奪，孝昌至孝感段京漢鐵路的城池和附近鄉村的百姓紛紛逃往北邊或避入大別山區，不幸幾天降連大雨，路上泥溺，使逃難者不少生病，受凍，挨餓死於途中，屍骸滿野，無人埋骨，令人不忍卒睹。　　遇上燒村奪糧的北洋軍，李想毫不留情，出手殲滅，搜得的財寶，盡濟難民，希望他們能在熬到他擊退北洋軍，等到美好的理想生活。　　“大帥。”曾高的聲音從背後響起，“呂中秋的情報網總算聯絡上了，現在湖北實在太亂了。”　　李想倏的轉過身，大步走進臨時搭成的棚屋內。曾高便道：“黃總司令當日在孝感前線親自參加巷戰，敵炮落在咫尺，不為所動，隨從人員輒強拽以避。其英勇如此。可惜敗勢已不是熱血能夠挽回，他憤不欲生敗走漢口。黎元洪派人來勸慰，並請回武昌休息。”　　“黃興。”李想雖然嘴上總是黃興，黃興的直叫，可是他還是打心眼裡佩服這位革命前輩。黃興吃這樣一個大敗仗，李想心中卻隱隱感到不快，心情犹如外面的陰雨一樣陰沉。不知怎的，他懷疑黃興的倒霉日子還沒有到頭，黎元洪背後的武昌集團還有更陰狠的招式落井下石。李想道：“兵凶戰危，黃興行事太草率。可有碰到他派來聯絡我的人？”　　曾高目光幽幽一轉，知道李想只是證明一件事情，他點頭道：“有，李書誠和一個日本人大元。不過他們出城時便碰到馮國璋攻城，最後被難民裹攜着退回了漢口。”　　還有個日本人，李想乾笑一聲道，“日本對華之一貫政策，為煽動內亂，破壞中國之統一。日本人大元如此积極，動機不純啊。但是總算說明，黃興對我還是存有一絲信任，在這個危機的關頭能想到我。我自南下以來，夙興夜思，想的只有一件事，絕不為私仇而意氣行事，不使辛亥年無數革命志士流血犧牲造就的革命付之鄂江潮。可漢口受到的排擠，犹如心中的一根刺，使我耿耿於懷。現在，總算舒服了一點。”　　李想這句話直搗胸臆，曾高想不到李想竟然就這樣大方的承認了，曾高的臉不禁微微一紅，他到現在還懷疑李想會為私仇而意氣用事，領兵南下，又沒有制定具體的作戰計劃，還以為李想只是為了順應軍心，而南下一趟敷衍了事。如今聽了李想的話，倒像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良久，曾高方道：“大帥，你不要怪我們多心。如今戰局已經顯得極明白了，我們急着趕來，就是為了革命大業有些着急。孝感一戰民軍真是敗得太慘，大帥率軍連夜南奔，各路精銳也正兼程南下集結，但至今仍無具體的作戰計劃，因此將士們心裏沒底，不知大帥作何打算？”　　李想摸着因為幾日沒有剃刮長出來的鬍渣子，皺眉沉吟道：“如今戰局已經顯得極明白了？不，還有待觀察，我在等呀！時機還不成熟，我怎麼能像黃興一樣貿然草率行事呢？”　　曾高身子一傾，神情凝重地間道：“還要等，等什麼？”　　當然是等着馮國璋被袁世凱撤走，但着只是李想穿越前的歷史走向，現在的李想可不敢肯定，也不敢說出來。李想支吾着問道：“黃興在武漢怎麼樣了？”　　曾高見李想渾身都帶着彆扭，心裏便不痛快。李想什麼事情都喜歡自己兜着，處處都透着一股神秘，總想要隱瞞着什麼？他沉思片刻，吁了一口氣，道：“黃總司令退到武昌，武昌軍政府緊急開會，商討對策。黎元洪主席，請黃總司令報告孝感戰役經過。黃總司令即席演說，敗退後的黃興，怒氣滿胸。在會場上，他高聲指責孫武等鄂系軍官執行命令不力，沒有貫徹作戰計劃。黃興說得一點也不假，但是大敗后脾氣還如許大，得罪的人就多了，軍政府內部不少人勃然而怒，紛紛拍案而起，不客氣地指斥他指揮無能。由於每人面前都有條桌子，拍案爭吵，響徹屋宇。最後，還是黎元洪出面當和事佬，婉勸大家不要傷和氣。眾人稍微平靜后，會商如何走下一步棋。黃總司令此時不合時宜地提出說，要放棄武昌，收拾殘兵，乘流而下。這樣，可以會合南方革命軍，盡銳進攻南京。顯然，對於武昌的黨人來說，黃總司令進攻南京是借口，撤退逃跑倒是真。屋內一片嘩然，幾乎所有的人，都反對黃興放棄武昌的提議。參謀范騰霄憤然說：孝感既已不守，武昌又擬放棄，試問還有什麼能力可以攻取南京，如果湘鄂兩軍尚可用，則武昌當然可守。最後，張振武一席話定下調子：武昌乃全國革命首義地，如果棄之不顧，肯定大寒各省人心，很可能使革命土崩瓦解……武昌若失，敵人盤踞上游，即使我們能攻下南京，又有什麼意義，最終可能像洪秀全那樣苟且待斃。說到最後，張振武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拔出腰間手槍，大呼道：敢有人再言放棄武昌者，即為漢奸，殺無赦！黎元洪、孫武、劉公等人，紛紛起立鼓掌，屋內幾乎所有人都贊成張振武的話。處於如此被孤立的境地，黃興面色土灰。還是黎元洪顯得有人情味，他打岔說要陪黃司令休息一下，拉這位倒霉的爺們離開會場。當晚，黃總司令黯然離開武昌。他從草湖門出城，即偕李書誠、湯化龍、胡瑞霖、陳登山和黃中塏等乘輪去上海。”　　黃興如歷史的重演，被武昌集團趕走，未來的老泰山大人也去了上海。黃興這個常敗將軍，也勢必成為千古笑談。黃興是否真的提出放棄武昌，敗走南京的計劃，李想實在是不敢相信。李想搖頭道：“黃興在孝感之戰中，在眾寡懸殊形勢下，冒大雨夜襲馮國璋，孫武撤走之後還能堅守孝感孤城，城破之後與北洋軍展開巷戰，率領革命黨人捨身捐軀，竭智儘力，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這樣的一個英雄人物，會提出這樣不智的提議？”　　曾高沒有立即回答，而是上下審視李想，同時也在思索，武昌、南京相距遙遠，這樣的長途軍事行動，既乏補給，又缺交通運輸工具，又可能遇有敵人途中襲擊的危險，是個不可能實現的冒險計劃。那麼，為什麼又有黃興建議撤軍武昌的說法呢？　　曾高半晌才道：“大帥的懷疑絕對有道理，我真實服了。因為這個的情報來源只是道聽途說，咨議局裡還沒有我們的情報人員。這肯定是湖北某些軍閥政客出於某種政治上的原因，挑起人們對黃興的惡感而蓄意捏造的。因為這樣的流言，已經在武漢街頭巷尾傳得沸沸揚揚，如不是有心人的散波，軍事會議的內容怎麼會如此清晰的傳播開來，說得有鼻子有眼的。”　　李想並沒有因為看破武昌集團的陰謀而有絲毫的激動和興奮，臉色反而更是陰沉的更甚棚屋外的淫雨。喃喃低聲問道：“武昌民軍的總司令一職又花落誰家？”　　擠走黃興之後形成的權力真空，勢必又會使武昌集團各派系爭得頭破血流。如今馮國璋正對武漢三鎮虎視眈眈，湖北的局勢簡直糜爛到了他們不敢想象的地步。　　想至此，曾高長嘆一聲，“他們是決意不讓湖南人再沾這個位子。蔣翊武和譚人鳳是現武昌最有資格座這個位置的人，可惜，都是湖南人，難以過咨議局這關，革命資格越老越是不得了，黃興不就是被鬧得如此難堪的下台。孫武和黎元洪勾結，更是與虎謀皮，連鄂系的革命黨人也受到排擠，劉經的堂哥劉公也被派出武昌去了襄陽。孫武的人品太差，他把威脅到他的人全部擠走了，最後他也沒有坐上總司令的位置，到便宜了新軍八鎮二十九標標統的張景良這廝。”　　說至此，曾高的心裏陡然一陣發涼。他突然意識到，黎元洪自當上都督之後，他自己什麼也沒有做，卻什麼事情都做好了。革命黨人，立憲派士紳，孫武，湯化龍等爭來爭去，誰也沒有撈到好處，最大的贏家卻是黎元洪。武昌革命權柄已經徹底旁落�D�D民軍總司令這麼重要的位置，落在張景良這樣的反動舊軍官的手裡，湖北局勢糜爛到比他們不敢想像的還要過之。想至此，方寸已亂，獃獃地坐着不語。　　“張景良？！……根本就不是個好東西，我們渡江打漢口時，他就在武昌帶着旗兵造反，想要救出黎元洪。被熊秉坤收拾旗兵后，他不是一直在坐牢嗎？什麼時候放出來的？怎麼會讓他做民軍總司令？武昌咨議局的人被驢踢了腦袋？”李想越說越大聲，直到吼起來。也直到這時，他才真正明自事態嚴重，不禁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似的亂叫。張景良是鐵杆保皇派，這在八鎮官兵裏面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曾高搖頭苦笑道：“清廷因為黨爭，推出個蔭昌。武昌因為黨爭，推出個張景良也就不足為奇。何況張景良也是出了血本，拿出妻子交給武昌為質。”　　李想氣得失笑，道：“張景良滿腦子的忠君愚思，一副家生奴才像。革命黨人就是掐着他老娘的脖子，他也敢把革命黨人給賣了。”　　曾高臉上的苦笑意味更濃，把目光轉向漆黑的夜空，綿密的細雨不時反過一絲亮光，像是銀絲，幽幽嘆道：“此事已定，我們也只能接受現實。我們在這裏猜測，擔心，還不如想想今後如何打算。黃興已經離開湖北，我們還要和馮國璋打嗎？”曾高問出口就覺得後悔莫及，現在已經沒有退路了，何必多此一問？　　“打，只有打。我們是一直新建的軍隊，軍心還不穩固。如今走到孝感再撤退，軍心勢必散落的不可收拾。”李想怎麼不想輸給袁世凱，不想學閻錫山。他靈機一動，忽然想到了馮國璋，“對了！馮國璋有什麼動靜？武昌異將，他不可能不知道。”　　北洋軍的裝備要比李想的民軍高上一個級別，打戰略防禦都有些扛不住，打陣地戰硬碰硬就更是扛不住。李想問起馮國璋，是想怎樣打？曾高喃喃說道：“馮國璋的北洋軍正加緊張地進行漢口作戰的各項準備工作，有關的情報源源不斷地被呂中秋送到。特別是馮國璋與段祺瑞在孝感會師，張景良任武昌民軍總司令以後，北洋軍進攻漢口的跡象日見明顯。馮國璋親自到三道橋灄河北岸視察，北洋第一軍司令部設在灄口。段祺瑞坐鎮孝感策應，加派兵力維持信陽到孝感的鐵路運輸暢通。北洋軍開始封鎖漢口北門戶，信陽至漢口的火車跑得更勤快了，運輸非常繁忙。孝感的北洋軍還強征民夫，強征民糧，這些我們來的路上碰到許多。北洋軍還在加大官道的路幅，增設電話線等。”　　“毫無疑問，馮國璋是想拿下漢口，再換一件皇馬卦穿。”李想冷笑道，“馮國璋表現的這樣积極，那些漢口，那可真是大功一件，只怕袁世凱會不高興了。袁世凱還養賊自重，以革命黨人要挾清廷，以北洋軍武力威攝革命黨人。最後他袁世凱左右逢源，萬事大吉。”　　曾高搖頭，道：“袁世凱趁孝感大勝時派劉承恩為代表，副以蔡廷干，同往武昌與黎元洪面議和議，自己決擬入京。誰知黎元洪此時任就勃硬，這個城下之盟，沒有議成。黎元洪還給袁世凱復函，在報上還公開發表了。黎元洪這幫人大敗方輸后仍舊如此不硬氣，袁世凱只能更加的硬氣。若不挫盡黎元洪的銳氣，和議固然無望，只怕他半身威名，亦將盡付東流。我猜測，袁世凱必會加緊部署馮國璋等人的進攻，派兵攻下漢口。”　　李想皺起眉頭，棚屋漏下的一滴雨水在他的鼻尖，接着滾落地上，他亦無所覺。曾高遞上一份皺巴巴的剪報，他才回過神來，一看，正是黎元洪寫給袁世凱的公開信。　　慰帥執事：邇者蔡、劉兩君來，備述德意，具見執事俯念漢族同胞，不忍自相殘害，令我佩服。荷開四條，果能照辦，則滿清幸福。特漢族之受專制，已二百六十餘年，自戊戌政變以還，曰改革專制，曰預備立憲，曰縮短國會期限，何一非國民之鐵血威逼出來？……公之外狀，佯持中立，於滿漢兩面，若皆無所為。實則公之自私自為之心，深固不搖，而後乃敢悍然如此，欲收漁人之利也。……半推半就，憑術弄巧，欲奮一人之私智，憑今日漢族革命之聲靈，以褫胡主之驕魄，乘其震懼失措而篡取其柄，且欲存留韃統，以為鉗制中原之具，而假託於君主立憲……公果能來歸乎？與吾儕共扶大義，將見四萬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孟子》雲：“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描基，不如待時。”全國同胞，仰望執事者久矣，請勿再以假面具示人，有失本來面目，則元洪忠告於事者也。余詳蔡、劉二君口述，書不盡言，惟希垂鑒！　　李想嘆為觀止，黎元洪實在是不簡單。拒絕了袁世凱的城下之盟，又一把掀開了袁世凱的遮羞布，還向全國革命黨人表明了心跡，這樣的光明磊落也不像會為難黃興的樣子。可是……漢口危已。　　李想摸摸額頭的疤痕，這個動作幾乎成了習慣，道：“袁世凱被黎元洪擺了這麼一道，他有什麼公開反應？清廷有什麼反應？”　　曾高微笑道：“袁世凱在信陽軍次時應該就看到黎元洪寫給他的公開信，他當時什麼也沒有表示。清廷也應該看到了，但還是迫於的國內外的壓力無奈的發下任命袁世凱為總理大臣的上諭。袁世凱仍故作姿態，電辭不就，經清廷再三電促，始率衛隊北上。他到達北京，住錫拉衚衕私寓。次日入朝，謁見隆裕太后，誓言效忠清室。以後，又到東交民巷拜訪帝國主義列強駐京公使，並發表政見說：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從前滿漢歧視之處，自當一掃而空之。尤有重大之問題，則在保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於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故為中國計，須立刻設立堅固政府，遲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險。”　　“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李想想要大笑，袁世凱想要自己做皇帝才真。“袁世凱的內閣組的怎麼樣的？”　　曾高遲疑一下才道：“前被清政府免職的梁士詒、唐紹儀等人也在袁世凱進京之後先後抵京，協助袁世凱組閣。現在袁世凱已經公布了內閣名單，閣員大都是他的黨羽或者朋友，如外務大臣梁敦彥，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陸軍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度支大臣嚴修，海軍大臣薩鎮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學部副大臣楊度，郵傳大臣唐紹儀。同時，他又請立憲派首領張謇擔任工商大臣，梁啟超擔任司法副大臣，以表示願意與立憲派合作。雖然，張、梁都認為還不到攜手的時候，婉言謝絕，但他這個‘友好’姿態，對已捲入革命陣營的各省立憲派和仍在日本鼓吹君主立憲的梁啟超，卻有巨大的影響。帝國主義者對袁世凱掌權幾乎一致拍手叫好。在他組閣的前一天，朱爾典興奮地向英外交部拍發了一個急電，要求為‘新政府’捧場。英國外交大臣格雷複電說：‘我們對袁世凱懷有極友好的感情和尊敬……這樣的政府將獲得我們所能給予的一切外交援助。’駐北京的公使團不僅积極活動給袁世凱以財政援助，並且作出‘保障袁世凱的地位並給以便宜行事機會’的決議，千方百計地幫助他鞏固地位。”　　由於革命形勢發展異常迅速，使帝國主義認識到“一切用武力挽救這個國家的企圖失去了可能性”，它們便勾結袁世凱，加緊策劃政治陰謀，以便撲滅革命烈火。李想自是心中瞭然。　　曾高臉色並無異樣，猶豫着又說道：“袁世凱到北京不久，即接見了新從刑部獄中釋放出來的同盟會員汪精衛，對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後又指令袁克定和汪結拜為兄弟，藉以籠絡汪為自己效力。袁克定曾向汪提出解決時局的三個條件：‘舉伊父為臨時總統’，‘南北統一’，伊父對蒙藏用‘皇帝名義’，並要求汪質商於南方革命黨人。接着，秉承袁世凱的意旨，楊度串通江精衛於北京宣布成立‘國事共濟會’，上書資政院，要求‘具奏請旨，聲明實行停戰’。‘並請旨召集臨時國民議會，議決君主民主問題，以期和平了結’。”　　“竟有此事？！”李想真是吃了一大驚，汪精衛這個革命黨人中的草莽英雄，這個時候就有某種苗頭。

# 第一百二十二章 山窮水盡（三）

　　天上還在下��饗贛輳�似乎要纏綿到天荒地老。張景良起了個大早，先到閱馬場紅樓向黎元洪請辭，只騎了匹戰馬，才帶着隨從出城過江到漢口。前頭就有人因為分乘八人綠呢官轎前呼后擁來到閱馬場紅樓辦公，惹得革命黨人士兵看不慣這封建作派，拉出轎子狠揍了一頓。張景良做了民軍總司令也不想搞這樣的排場，本就是有問題的人，這樣不更是招人眼目。　　張景良昨夜聽孫武在紅樓開會時報告，說漢口兵員徵得五萬餘名，聚集在漢口的青壯流民幾乎徵集一空，已經在劉家廟試校過一次。張景良一行到了漢口，就直奔劉家廟。　　張景良一行方至劉家廟車站的廢墟前，便見一面被雨水打濕了的鐵血十八星大旗，在寒風中冉冉升起。劉家廟清空的廣場，豎起木寨，警蹕森嚴。裡頭黑鴉鴉一片俱是持槍民軍兵士，頂着風雨立成方隊，紋絲不動。剛剛穿上的新軍裝看上去十分鮮亮整齊，才當了一天兵的流民竟有了一絲鐵血的味道。　　張景良瞧着不禁心頭冷笑，卻點頭含笑對陪同他一起來的老部下革命黨人蔡濟民道：“漢口饑民成軍，雖說都是一些沒有碰過槍的泥腿子，還真有一股敢死的能戰之士氣。”當然，是敢死的炮灰。　　蔡濟民很是自豪的笑笑，尚未答話，忽然聽前頭有人斷喝一聲：“什麼人在此騎馬？下來！”幾個人都嚇了一跳。一齊瞧時，是個背着步槍的門衛，瞪這他們的臉色不善的很。　　張景良的親兵耀武揚威慣了，一見這陣勢，將馬一拍就要上前叫罵，卻被張景良的親兵頭子一把扯住，低聲道：“兄弟不可造次，今時不同往日，瞧着蔡濟民處置。”　　蔡濟民早已翻身下騎，將轡繩一扔，款步上前，對門衛悄悄說了幾句。那門衛板着臉點點頭，上前“拍”雙腳一併，抬手向張景良行了個軍禮，語氣生硬又傲慢的說道：“請張總司令下馬！”　　跟在張景良身後的親兵，那受得了這樣的氣，沖馬上前喝道：“你個狗奴才，瞎了你的狗眼，這是民軍總司令！”　　門衛臉一揚，鼻孔朝天，冷冷說道：“我是革命黨人，不是你家的奴才。如今的天下，人人平等。誰又是誰的奴才，你個老奴狗腿子，做你的奴才去，少在大爺面前叫喚。這位又是哪來的民軍總司令威風的緊？武昌起義當晚，我看到的民軍總司令是李大帥。”　　張景良的親兵“嘿”的冷笑一聲，揚鞭便要抽打，後頭張景良忽地黑沉了臉，喝道：“放肆！都下馬！”說著，張景良便先從馬上跳下，隨行親兵這才都服服帖帖下來。　　張景良是很識趣的下馬，蔡濟民的臉上卻並不好看。只聽這個門衛的口氣就知道，他是參加過當晚武昌起義的革命黨人。如今這些人，即使是個小兵，也是居功自傲的很，如今面對的還只是一個張景良，就是面對黎元洪也是頤指氣使慣了。熟不知，他們的居功自傲，正是黎元洪等人心中的一根刺，恨不得早日拔掉。　　蔡濟民正想擺老革命的資歷說幾句，便聽到軍中鼓樂齊鳴，鳴炮三聲，謀略處蔣翊武和張震武已軍容端莊整肅地迎出了轅門。天還在下着��饗贛輳�他們的大檐帽還在滴着雨水。　　蔣翊武瞟了一眼張景良，總司令的位置本來黃興走後是他代領，卻因為孫武的大力反對，而落在他的頭上。他毫無表情的向張景良行個軍禮，朗聲說道：“歡迎張總司令！”　　張景良同樣表情嚴肅回完軍禮，卻一下子變得毫無架子，堆砌滿面笑容，親熱的挽起蔣翊武的手，也不怕被人誤會，一一介紹隨行人員。大家寒暄着進了軍營，張景良一邊顧盼着說笑，一邊問：“孫部長呢？”　　孫部長就是孫武，謀略處三武就缺他一個了。蔣翊武見問孫武，咽了一口唾沫，你老搶了他總司令的寶座，他當然不會來。嘴上卻說道：“孫部長現在三道橋巡營防，已經着人傳叫去了。最近馮國璋動作頻繁，拿下孝感之後，看來是急着要進范漢口了。”　　“革命大員不顧自身安危的親赴戰場前線，真是個實心革命事業的人啊！”張景良誇着孫武，皮笑肉不笑的看着蔣翊武道，“兄弟此次臨危受命，不止黎督關心，湖北父老也很關心，全國革命黨人也是很關心。不知多少雙眼睛盯着？兄弟做這個民軍總司令，可是身負重拖，沒給老兄帶來好信兒呀！”　　軍帳里，蔣翊武剛剛坐穩，聽到這話不善，有些心灰意冷的他也不放在心上，懶得離席的只是作勢拱手一揖說道：“馮國璋已經對漢口形成包圍之勢，我們謀略處沒有做好應對的策略，理當嚴責。張總司令有話，儘管訓誨。”　　張景良抽出一根飛馬牌香煙，打火抽煙，蹺起二郎腿笑道，“哪裡有什麼‘訓誨’？只是咨議局的一幫老朽被殺氣騰騰的馮國璋嚇得不清，在開會時對民軍有些督責的話，並無處分。黃總司令已經一肩把責任扛起，主動離的職，和民軍其他的將領沒有任何的干係。許多也是那些街頭巷尾的流言，也不足全信。不過，老兄剛才說馮國璋對漢口已經形成包圍之勢，此事咨議局尚不知道，老兄心裏要有數才好。黎督好說話，但是咨議局的老朽喜歡大驚小怪，老兄也不必過於在心。”　　張景良說著，嘴裏也毫不閑着的吞雲吐霧。好像馮國璋圍城全是蔣翊武的事，不關他民軍總司令張景良鳥事，還裝作關心的安慰他。　　這個場合蔣翊武不便多說，乾脆悶頭想心事。張景良接任民軍總司令，明知馮國璋近期就會進攻漢口，竟不議軍事部署，盡撤這些有的沒的，是在嚇唬誰，一聽就明。張景良這個民軍總司令是否合格，別的不說，僅此一件事便足以使人心寒了。難道武昌城咨議局裡，已經找不出一個全心全意革命的人？竟然推出這樣一個有反革命前科的人物。詹大悲負氣離開武昌，李想被驅逐漢口，黃興也灰溜溜的離開湖北。革命還沒有成功，爭權奪利的事情卻一件接一件的發生。長沙的爆亂是最悚人聽聞，焦達峰和陳作新死於亂軍之中，竟無人敢去收屍，正應了死無葬身之地這句老話。蔣翊武是越想越心寒，再接着離開武昌的心思也有了。　　張景良翻起微微浮腫的金魚眼泡看了看沉默的蔣翊武，又突然說道：“有一事，黎督在咨議局開會商量過，還要請老兄多加留意。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陽夏兩鎮的官辦的紗廠、和其餘官辦工廠事業企業，李想整頓之後收歸國有倒也罷了，聽說有新華財團參了股。李想這不就是公飽私囊，可了不得呀！”　　武昌已經收回國有資產，現在又對李想的私產起了歪心思。熊秉坤在旁聽着，胸中突然升起一團怒火。這些咨議局的士紳，打仗的時候看不到半個身影；這些漢口的華商，募捐時用槍杆子才逼出十八萬，其中十萬就是李紫雲一個人出的，從他們身上拔一根毛也不止這一點。李想剛剛把那些清廷經營慘淡的快要破產的公司整頓出個模樣，一多半還剛剛走上正軌，有了盈利的勢頭，他們便餓狗似的撲了上來！宋教仁在時，還留有一線，並沒有要剝奪李想股份的事。這實在是逼人太甚，因他們議事，熊秉坤的身份低的插不得口，可是他火爆的脾氣憋得要爆了，思量半晌終覺難忍，遂大聲對身邊的張震武說道：“說民軍吃了敗仗，既是民軍將領之過，便該送去軍法處置；民軍趕走韃子，被韃子搞得糜爛的地方總要整頓吧？有人自掏腰包入股幫助整頓，卻說有人公飽私囊。做了事情的人，卻處處都是錯。這樣誰還願意打仗？誰還願意革命？將士寒心，這仗還怎麼打？如今的武昌軍政府，還是革命軍政府嗎？”　　這不是奚落，簡直就是誅心，張景良瞬間臉色陰沉下去。他沒想到一個小小門衛居然在轅門為難自己，他自付有宰相肚量，為了顧全大局忍了。如今一個熊秉坤居然在這場合挖苦自己，真不把他民軍總司令當回事。張景良以妻子為質，爭取到民軍總司令一職，就是為了能報效大清國恩，本來就是想攪得武昌匪黨越亂越好，但進入漢口之後一再的當眾受匪黨下官奚落，如何忍得？泥菩薩也有火，何況他張景良。張景良火到要爆，臉色比營帳外頭的淫雨還要陰沉，他盯着熊秉坤看的眼中閃過一絲陰毒，卻只是發出輕笑一聲，道：“革命黨人個個都好大的火氣！也都不講上下級之分嗎！隨便一個什麼人，都能對我這個總司令大吼大叫，我總司令的威信何在？軍令如何得以通行？三軍不聽使喚，我才該問，這仗該怎麼打？武昌軍政府如果不是革命軍政府，難道還是匪黨窩？武昌起義原是為了革命，清廷留下的官產本就是屬於國家的財產，武昌作為臨時中央政府，把清廷留下的國有資產收歸國有，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難道我說得不對？如今他李想的新華財團從國有資產霸佔的股份都是國家財產，我難道冤枉了他？”　　熊秉坤坐着的身子一仰，背靠椅子擺出我是大爺的架子，說道，“張總司令既然問了，我又焉敢不盡言。馮國璋威脅着漢口，民軍將士上下擔負着漢口保衛之責，滋事體大，我們豈敢有絲毫怠慢？張總司令只要下達作戰命令，將士們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而總司令直言李帥公飽私囊，這話也太過誅心，我聽到了，出於革命的大義，和一個革命黨人應有的正直和良心，不能不幫李帥辯解一下。這些官辦企業資產多半是張之洞辦洋務之財產，這些年湖北官僚貪污腐敗，早已經掏空了這些官辦企業的資產，有些負債累累已經瀕臨破產的邊緣，有些實際已經破產，只剩下一個殼。李帥既花錢從幫助償還負債，使這些企業重新起死回生，李帥便是這些企業的老闆，他就有權力擁有股份。即便是武昌政府以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要收歸國有，整頓這些破產企業的時候既不出力，又不出錢。現眼饞李帥手上的股份。也要拿少許幾兩銀子來，從李帥手上贖回又有何礙？”　　“你這是什麼話？”蔡濟民對李想沒有什麼好印象，本來就很贊同咨議局的這個做法，聽熊秉坤話中有隙，緊叮一句問道：“這本來就是國家財產，李想當時身為漢口最高長官，整頓國有企業本就是他應盡之責。企業整頓好了之後，股份怎麼就轉到李想的手上？”　　蔣翊武是寧願聽帳外的雨聲，也不願聽他們無聊的爭吵。說李想的手是有些不幹凈，但比起咨議局裡的人要乾淨太多。李想撈錢兇狠，花錢也兇狠。他要不是生財有道，他憑什麼以一己之力把漢口工人的工資提高了一倍？他憑什麼撤銷湖北各地繁複重重的厘稅關卡？憑什麼揚言誓要免除了湖北幾千年的農業稅？蔣翊武也窮苦人家出身，對李想這一政策十分贊同。蔣翊武愈思愈覺事體重大，李想雖然黯然退出了漢口，但這一政策必須繼續下去，而他的新華財團也必須保護下來。他不能不頂一下這位民軍總司令，與武昌咨議局作對也在所不惜了，便冷冷說道：“這股份並非李帥白撿來的，是耗他新華財團半個家當換來的。即如川漢鐵路職工正在為保路而鬥爭，滿清政府不顧人民利益，引出鐵路風潮，導致武昌起義，南方十三省獨立，這就是革命的導火索。難道說因滿清政府當權，就把這無數人血汗築起的漢川鐵路拱手奉送滿清皇帝？”　　蔣翊武比出這一絕大題目，正是此次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目的，把個人資產合法化，是資本家們支持革命，喋喋不休的大事。蔣翊武這話一出來，誰要是還強行動李想的股份，就跟反革命沒有什麼兩樣，一時誰也不敢再遞什麼話。　　張景良臉色早就不好看，他是誠心要挑起事端，因尋不出話駁斥蔣翊武，打個干哈哈說道：“馮國璋圍困漢口，大戰一觸即發，不知老兄和謀略處同仁已作何軍事部署，應對此前危局。”　　蔣翊武知他是有意刁難，民軍總司令是他張景良，卻也是該問。他遂謹慎地答道：“北洋軍從蔡甸、孝感、黃坡三個方向包圍漢口，擺出的架勢是從一個放向主攻，兩個方向助攻，或者至少有一個方向助攻。不過謀略處同仁一致認為，馮國璋和段祺瑞在孝感集結的兵力也只有三萬左右，馮國璋不會分散使用兵力，而是將所有的兵力全部集中在一處，形成民軍方面的絕對優勢，以一口吃掉漢口民軍的主力部隊。”　　張景良根本不想聽他任何敵情分析，任何的戰鬥部署，打斷道：“民軍新近擴充甚巨，彈藥供應不足。炮予彈一枚，槍予彈一排。”　　熊秉坤騰的站起，大叫道：“炮予彈一枚，槍予彈一排。還不夠開戰一刻鐘，還怎麼和馮國璋打？”隨即帳內將士“嗡”的一聲議論開來。　　張景良一掌拍在案上，立即頂了他們一句：“我是民軍總司令！這是軍令！誰敢多嘴，我免了他的職！”　　張景良在清廷養了多少年的官威，此刻爆發出來，這突如其來的雷霆之怒，驚呆了所有的人。蔣翊武也站了起來，張嘴卻說不出話來，只是呆立着，臉色都是雪白。營帳外的風雨，帶着刺骨的寒氣吹進來。　　張景良丟下這句狠話，帶着隨從耀武揚威的走出營帳，只覺得迎面撲來的細雨，溫暖如春。他四處看了一番，人就不見影子了。

# 第一百二十三章 山窮水盡（四）

　　孫武抬手把大檐帽帽沿提上少許，被遮當的視線也隨之開闊少許。細雨如絲，織成一張無所不包的網。大片湖泊沼澤蒸騰的水汽，和風吹不散的朦朧煙霞。其上建築三道黑色鐵橋，如一條隱於大澤水霧當中的蛟龍，正待時而飛。三道橋正是劉家廟到灄口的必經之道。　　孫武可以清楚的看到集結得越來越多的北洋軍武裝，在三道橋的對面虎視眈眈。當日血戰的痕迹猶新，漆黑的鐵橋上有一塊塊雨水沖洗不掉的斑斕暗紅血跡，泥沼邊的草叢里隨處可見黃橙橙的空彈殼。張彪殘部曾在此頑強阻擊，壓制李想革命軍數次衝鋒。大片湖泊泥沼，彙集了無數的鮮血。夏占魁從湖南帶來的援軍隨後又加入三道橋戰場，雙方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最後這些強敵，一個個都被李想踩在了腳下。　　孫武不得不對李想正眼相看……那個在總喜歡宣揚幻想着不切實際的理想的李想，那個思想離經叛道超越了革命黨人的李想，那個在武昌就是他們閑談中一個笑話的李想……如彗星般崛起，又如彗星般隕落。前段時間的光芒萬丈，簡直使人無法直視，到頭來卻還只是個笑話。李想只是短暫的燦爛，也讓孫武羡慕。　　孫武想着想着，忍不住冷笑出聲。看李想和黃興只能四處惹笑話就知道，這個時代，光有理想也沒用。他又忍不住自嘲的一笑，何必嘲笑他人，自己最後還是什麼也沒有撈到，給別人做了嫁衣裳。至少李想和黃興可以心安理得，可以無甚遺憾……但是自己呢？只不過是另一個笑話，一個只會招惹唾棄恨罵的笑話。站在他身後的謝元愷，也許正在暗罵他活該吧。　　站在孫武身邊的謝元愷看到他這樣頹喪的笑意，亦是心中感觸良多。孫武機關算盡，什麼也沒有得到，最後落得兩面都討厭的地步。這是不是罪有因得？是不是活該？但孫武畢竟是湖北革命黨人中的老同志，如今能夠身赴戰場前線，到是贏回革命黨人些許的尊敬，還有對他失意武昌咨議局的同情。　　孫武站在雨中，看着三道橋對面如煙霞的雨幕後面朦朧的北洋軍工事陣地，顯得是如此深秋季節一樣的落莫孤寂。　　看着失落又失勢的孫武，謝元愷對他再也生不起惡感。如今大敵當前，漢口危在旦夕，所有的成見都應該拋棄，不能再向黃興守孝感時那樣鬧分裂。革命軍再也經受不起再吃敗仗，黃興的戰敗已經是革命無法承受的打擊，如果首義之地再遭淪陷，那麼革命只有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湖北的革命黨人必須團結了，因為外省的革命黨人皆遭到排擠，他們還能指望誰來替他們頂住湖北天傾？也許實力最雄厚的李想有這個能力。　　謝元愷輕輕搖頭，李想不會這麼傻，是自己異想天開了。漢口事件已經透露明白的信息，武昌集團和同盟會集團絕不允許他這樣的離經叛道者的存在，這是存在於意識形態的思想鬥爭，更牽扯着混亂如麻的利益糾葛。李想要是回援漢口，必是一場苦戰，即使守住漢口，也足以把他手上的實力消耗乾淨。李想的新政革命，觸犯了太多人的利益，明裡暗裡得罪了太多的人，如果李想手上沒有了兵，他如何自保，如何保護他的新華財團令人眼紅的巨大財富？　　“不可能啊！”謝元愷不自覺的說出此刻心中的想法。　　孫武突然從落寞的沉思清醒，呀異的問道：“什麼不可能？”　　謝元愷一愣，看向一臉疑問的孫武，才知道自己失言。忙搖搖頭說道：“我說雨下雖然不大，但是馮國璋要在雨天進攻，還是不可能。”　　孫武外面的秋衣已經被毛毛雨水濕透，他感受着秋風細雨，點頭道：“這裏大湖沼澤密布，本來就很難找到一塊乾爽的立足之地，在雨天更是不利於部隊的展開進攻。民軍就因為昨天雨中進攻灄口，被守在鐵路橋頭的北洋軍機槍掃射，進攻失敗不提，還傷亡很大。馮國璋應該不會范我們同樣的錯誤，總該吸取一些教訓。”　　民軍因此向後退卻，只能在三道橋和劉家廟之間修築工事，防止北洋軍入城。如今他們，正堵在三道橋的南邊。　　謝元愷提起這事就有牢騷，冷哼道：“有些黨人，熱血有餘，目光短淺，又愛自以為是。總以為李想一戰奪取三道橋，大破張彪和夏占魁兩部，像是輕鬆的在喝白開水。這是小看了李想，小看了張彪，小看了夏占魁，小看了對面的馮國璋，也是高估了自己。我反對冒失的進攻，竟然說我對革命不熱忱。”　　“你倒夠坦白，我就是歡喜你這種爽直的漢子。”孫武失笑道，在咨議局裡勾心斗角，見的人都是笑里藏刀的腹黑高手，他都快忘了，這個世界還有一條腸子直通皮眼的人。“不知馮國璋的現況如何呢？昨天一戰，你能看出馮國璋幾分虛實？”　　謝元愷想也沒多想就說道：“我們當時進攻的時候，北洋軍的反應極快，反擊也很兇猛，我甚至懷疑馮國璋就坐鎮在灄口。灄口的北洋兵力強大，火力也強大。而且北洋軍士兵作戰兇狠非常，敢於拼刺刀。如果我們沒有炮兵支援，休想拿下三道橋。”　　孫武皺眉道：“謀略處在圖上推演過戰局，都認為馮國璋會集中一處兵力，對漢口民軍形成絕對優勢發起進攻，意圖一戰把漢口民軍主力消耗乾淨。盤居在灄口的北洋軍，會否就是馮國璋的第一軍主力？”　　謝元愷有些不能相信的道：“謀略處的推演我贊同，但要說駐灄口的北洋軍是馮國璋第一軍主力，我很難表示認可。三道橋易守難攻，馮國璋為什麼要舍易取難？馮國璋九歷沙場，在北洋軍中也是名聲赫赫，不會如此不智。如果……”　　孫武迫不及待的追問道：“如果什麼？”　　謝元愷微微的猶豫一下，方道：“如果張景良臨陣叛變，三道橋即使是天塹也是守不住。”　　孫武臉色微變，難怪直腸子的謝元愷也會有猶豫。“這話就止我兩，須知傳出去只會影響民軍軍心，民心。自從李想和黃興先後離開漢口，軍心，民心就一直處在低落的情緒中，因為北洋軍的殘暴行徑，才激起漢口魯縞不可欺的民心士氣。泄不得，漢口再也經受不起。何況張景良以妻為質，還是有幾分誠意。”　　孫武畢竟是行伍出生，張景良這個民軍總司令已經既定的事實，他很不爽，但是要繼續堅持反對，就是擾亂軍心。臨陣易帥，已經給民軍軍心以嚴重打擊，再易，軍心還不散成長江底的泥沙。孫武畢竟也是個革命黨人，當初為了革命經費，擺起天仙局坑家裡的錢，如今革命形勢危急，他不可能還瞎折騰。　　謝元愷咬牙切齒的道：“我們裝作看不到，並不代表就不存在。張景良最愛自鳴清高，好讀聖賢之書，終日仁義道德掛口邊，對滿清的忠心簡直就是刻在骨子里，不知對革命黨人恨到什麼地步。起義成功后第一個晚上，他就率領辮子旗兵殺進咨議局，想救出黎元洪。要不是熊秉坤，他也許就成功了。他要不是對蔡濟民這個革命黨人的老部下很好，又得黎元洪給他做擔保，他早就該死。”　　孫武心想這該是自己一手造的孽，也不禁暗自後悔沒有能夠爭取到民軍總司令的位置，不然也不會有如此顧慮。無奈的點頭道：“這樣的顧慮，我們卻不能四處亂說。如果革命黨人能夠團結一心，任馮國璋的北洋軍如何厲害，又你奈我們何。”　　謝元愷不禁搖頭暗自嘆息，你孫武現在醒悟是否太晚，在孝感如能和黃興同心協力，早破了馮國璋的大營。如今……他臉露難色道：“黃興走了，再去那裡找一個即能得民心，又能得軍心的人來統領革命？”　　孫武臉微不可察的紅了一下，感受着雨水撲在臉上的冰冷，沉吟道：“我們乾脆撇開張景良，完全自主防禦三道橋，你看如何？”　　謝元愷點點頭，道：“張景良雖然限制我們隨身彈藥，但是彈藥補給全在劉家廟，離這裏不遠，也都是我們的人，我們把劉家廟補給點控制在手，就不用怕他張景良任何的限制。”　　孫武喜道：“那就成。我立刻返回劉家廟，與蔣翊武好好商量一下，與你配合作出行動，把張景良架空。”　　謝元愷點頭答應，接眼中流露出一絲疑惑，如果架空張景良，是否孫武掌權？這疑問他暫時只能存在心底，畢竟孫武比起張景良要可靠的多。他緩緩說道：“可是我們只能三道橋的防禦，如果馮國璋的主力不是三道橋，我們還是防不勝防。”　　孫武欣然道：“我敢肯定，馮國璋必是選在這裏為進攻地點。”　　謝元愷低聲道：“這是推測，還是有線人提供的情報？”　　孫武啞然笑，正要說話，劃破空氣的尖嘯傳來。孫武和謝元愷完全出於軍人的本能，往後一躍而起，撲向身後的塹壕。飛來炸彈撕開重重大湖沼澤上如煙霞蒸騰的雨霧，精確的落在剛才他們立足的地方。兩人皆是感到大地巨震，跟着“砰！”的一聲震耳欲聾，細雨中又添了一陣碎土落下。馮國璋再他們都認為不可能的情況下，發起進攻。更多的炮彈呼嘯着跨過三道橋，密集的往民軍陣地砸落。　　爆炸的硝煙稍有停歇，孫武即從塹壕冒出個頭，長串的子彈接着嗖嗖的從耳邊尖嘯擦過，勁利的彈風像是刀子一樣颳得面頰生疼。他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縮會腦袋的同時暗自慶幸命大。北洋軍的炮火覆蓋之後接着就是步兵突擊，北洋軍猛烈的機槍火力幾乎成了民軍陣線上最大的夢魘，這些輕重機槍火力潑灑的彈雨幾乎完全的構成一張密不透風的死亡之牆，壓得民軍戰士在塹壕里抬不起頭。　　北洋軍正沿着三道橋飛快突進，孫武旁邊的民軍士兵甩手扔出一顆手榴彈，嘴裏不幹不凈的罵罵咧咧着，“爺爺和你拼了，你們這幫畜牲，糟蹋了我的翠花，可憐……”話還沒說完，一顆飛射而來的子彈便洞穿了這個弟兄的面龐，腦袋被帶得微微後仰，溫熱的鮮血隨之噴撒而出，他連哼都沒有能夠哼出聲，便帶着半截未說完的話，和一肚子的怨念憤恨仰面而倒。許多民軍戰士就這樣被北洋軍的機槍給打倒在血泊之中。　　孫武看着那張被子彈給絞得稀爛的面龐，就在自己身旁倒下，溫熱的鮮血也沾身上臉上，他感覺到自己的心在狂亂得砰砰直跳，也不是第一次看到死人，但卻是第一次如此接近死亡，忽然覺得一陣恐慌，耳邊密集的槍炮之聲竟也變得甚是虛渺。　　轟，一枚炮彈就在眼前不遠處炸開，巨大爆炸之聲帶着掀翻而起的黑紅色火熱氣浪，雨水和碎土掛在臉上就是生痛，慣滿雙耳的爆炸聲強有力的衝擊着孫武的腦袋，瞬間的空白之後是那驟然昏沉的刺痛。　　“孫武！”謝元愷狂喝的聲音由遠而近的飄渺而來，隱約地在孫武的耳畔響起。轟！……又是一聲巨大的爆炸在耳邊響起，嗡的一聲，孫武只覺得自己的頭再次遭到了一鋃頭重重地悶擊，頭痛欲裂。隨着濃烈的硝煙的漸漸散去，北洋軍突擊步兵已經接近民軍陣地，北洋軍停止炮火覆蓋射擊。冰冷的雨水澆在臉上，孫武總算清醒一點，頭看到謝元愷在塹壕的另一頭衝著自己使勁的打着手勢。　　“北洋軍上來了，打死他個王八蛋。”孫武身邊到處都是嘈雜着叫喊聲，槍聲變得更加密集，頃刻就把他們的叫喊聲掩蓋。　　頗有經驗的老兵和接受過軍事訓練的學生兵，在躲過北洋軍的炮火覆蓋，迅速爬塹壕的邊緣，操槍對着那些沖涌如潮水涌過來的北洋軍猛烈射擊着。哧哧冒着白煙的手榴彈如在細雨中穿梭的雨燕，輕靈的飛旋着砸落出去。轟！轟！轟！爆炸之聲此起彼伏，碎散的泥土被掀得到四處飛濺。三兩一組衝鋒的北洋軍士兵頃刻被炸得是血肉飛濺，北洋軍一路留下拋飛的斷肢，和殘缺不全的屍體，還有那蠕動呻吟着的沒有咽下最後一口氣的將死之人和傷者。　　孫武貓着腰穿過一段塹壕，與謝元愷匯合。謝元愷正趴在塹壕邊緣，認真關注眼前不遠處的陣地前，朦朧的雨霧中一個舉着指揮刀的北洋軍軍官微微蹲着，神情囂張的正指揮着兩挺輕機關槍衝著這邊狂掃，潑灑的子彈對戰壕內的民軍士兵們形成了極具危險的火力壓制。而趁着這挺機槍火力的掩護，幾個貓身端槍的北洋兵正快速的向著這邊迂迴過來。　　“機槍手！給我打死那個牛幣滿哥！”謝元愷咬牙切齒的狂喝，揮手招呼着距離自己不過數米之遙的一挺馬克沁。　　噠噠噠，正在噴吐火舌怒吼着的馬克沁重機槍稍稍的偏轉槍身，狂射着的火鏈切開細雨帷幕，看到了朦朧之後的真相，直指那幾個北洋機槍兵。激情的火光甩過之處，四下里紛紛揚灑起一片血肉混入雨水當中。幾個北洋兵甚至來不及躲開，便被飛射過來的子彈給打得腦漿四濺，猩紅的污血和白花花的腦漿趟得滿地是。而一直微微蹲跪着揮刀指揮的北洋軍軍官，更是被掃射過來的子彈給打得如同蜂窩煤樣，胸腹之處滿是污血橫溢的彈洞，在被濕透的衣服上迅速溢開。北洋軍的第一輪進攻，稍稍頂住。　　北洋軍炮兵先以重炮轟擊埋伏在三道橋一帶的革命軍，拉開進攻漢口的序幕。北洋軍軍步兵則從灄口沿鐵路強火力正面進攻，另一支北洋軍從岱家山、姑嫂樹向劉家廟、三道橋側面進攻。北洋軍兵分幾路進攻，目的還是在於小妹盤居劉家廟，三道橋的民軍主力。三道橋的作戰部隊以湖北新軍正規軍隊為主，但是劉家廟可以說就是漢口真正的民軍，农民軍。　　漢口的戰鬥炮聲直傳到武昌紅樓，黎元洪畢竟是號稱湖北軍界第二的人物，憑直覺就能猜到前路兇險大戰在即。黎元洪本身已經和湖北革命脫不開關係，必須守住漢口，即使將來在與袁世凱議和時也有籌碼。遂立刻派出步兵軍官張廷輔，炮兵軍官蔡德懋，敢死隊長方興、馬榮，率領部隊過江支援，沿着漢口城市圈，沿漢口東北郊外的張公堤加強巡防守衛。　　一身滾得像是泥猴的謝元愷，抬起被硝煙薰得漆黑的臉，向著孫武喊道：“革命軍傷亡慘重，情況萬分危急。這裏太危險了，你快回去。”　　“走？那你呢？”孫武大聲道，炮火聲轟隆隆的在身後響起，孫武條件反射的縮了一下脖子，心中其實早就膽怯了，只是咬牙還是堅持在火線。　　謝元愷對孫武這句關切湧出一陣感動，大聲道：“這裏本就缺乏有威望前線指揮，受創部隊很容易陷入混亂，我絕對不能走。”　　孫武有些無奈，只能說道：“你不走，我也不能走。”　　憤怒的吶喊聲中如長江大浪的濤聲撲來，數十條身影從火光中冒了出來，北洋軍如長江之水湧出三道橋，直撲民軍陣地。謝元愷看着已經是亂作一團的陣線，已經顧不得說話的孫武。謝元愷斷喝道：“上刺刀！沖啊！”他命令全線發起反鋒，以反衝鋒來遏制北洋軍的波隊衝擊，此刻只有和敵人完全的絞殺在一起，北洋軍的火力優勢才無法發揮出來。　　“沖啊！干爆他乃乃的菊花！”謝元愷爬出戰壕，指揮刀高高仰起，身形像蔥一樣站得筆直，豪情萬丈的喊到，對身邊橫激射亂穿而來的流彈視若無睹，往着迎上來的北洋軍猛撲上去。一個接一個戰士緊接着他爬出塹壕，“沖啊！”整條戰壕里頓時瀰漫著一種悲壯、勇悍、無懼的氣氛。所有人都在聲嘶竭力的發出了幾乎不是人聲的怒吼。“沖啊！”沿着蜿蜒的壕塹，數百條在雨水沁濕的塹壕滾得泥猴似的身影接連冒出，帶着陣陣的吶喊，撲向那如同山洪樣涌動的北洋軍。這是壓抑了兩百六十餘年的熱血一朝迸發，這是不願在給滿人做奴隸的人的誓死反抗。　　轟，一陣氣浪帶着爆炸的巨響，將好幾個戰士掀飛起來，繼而又重重的摔砸在戰壕內。轟，又是一團火光，幾個剛剛爬出塹壕的國軍士兵被紛飛的彈片切開身體，血肉四濺，殘肢亂飛。　　“跟我殺！”眼看着北洋軍炮兵實行精確打擊，謝元愷的眼裡滿是怒火狂噴四射。這個時候已經無暇顧及到誰的死活傷重了，只有當機立斷的帶領部隊發起衝鋒才是最應該去做的。　　孫武也眼看到了這悲壯的一幕，看着那在火光之中騰飛出去的身軀，被彈片切得肢離破碎的身體，孫武的心裏突然的一沉，抽出腰間的士官刀，爬出塹壕。革命本就是要掉腦袋的事情，也沒有什麼好怕的了。　　這些日子還很短的新生活，已經使他們無比留戀共和民主文明之風，誰也不願意回到滿清朝，過拿着暗無天日的日子，腦後拖着豬尾巴，做滿人的奴才，做最低等的黃皮豬。北洋軍入湖北之後令人髮指的殘忍行徑，更是使他們無比的憤怒。革命的意義再明確不過，就是要拚死守住好不容易嘗到的新生活。　　“沖啊！”隨着謝元愷和孫武的帶頭衝鋒，整個戰線上同時的掀起了反擊的高潮。黑壓壓一片的人影在齊天的吶喊聲中，向著北洋軍的進攻洪流發起了決死樣的衝鋒。兩股鋪天蓋地的洪流相撞，撞起的血浪飛濺。　　一臉鐵青的馮國璋默默的放下望遠鏡，他就在灄口前線指揮。他在次體會到革命黨人的頑強，戰場上堅韌赴死，敢於獻身的意志，簡直就像在朝鮮碰上的日本兵，兇悍在骨子里。民軍突然發起的逆襲大大出乎於他的意料，這個時候如果北洋軍不能夠很快的穩住陣腳，那麼很有可能會遭到民軍的重創，而且帶給整個戰線上的不利影響也是極其嚴重的。　　細雨稍稍停歇，天空降下薄暮，戰爭仍在繼續。轟……轟……轟，接連不斷的有炮彈呼嘯着砸下，整片陣地之上一片飛濺的血肉，許多民軍士兵在火光之中血肉橫飛，一些人甚至在剛剛跳出戰壕的時候，就被掃射過來的子彈給打得渾身都是彈洞。夜幕之中到處都是橫飛的槍彈和呼嘯而下炮彈。在謝元愷的帶領下，無數的民軍軍士兵頂着那橫飛的槍彈，發出震徹天宇的嘶吼，“殺啊！”　　無數條閃亮的曳光彈的彈道如同火鏈樣的縱橫飛掠，在夜幕之中交織出一道道可怕的火線。不斷的有人倒下，四下里到處都是騰放的血霧和不斷倒下的噗通聲。在營連軍官身先士卒的領頭衝鋒下，黑壓壓一群的民軍士兵在整個羅店戰線上掀起了絕地逆襲的洪潮。整片戰線上，如同經歷着一場暴風驟雨般的金屬洗禮，不斷的有炮彈呼嘯落下，劈頭蓋臉掃射過來的子彈如同紫禁城裡的神鴉黑壓壓的一片迎面飛來，交織的火線嗖嗖的在夜幕之中橫飛。　　閃電樣的火光在昏沉沉的戰火之地上交織綻放着，爆炸的氣浪摻和着橫飛的破片鋪天蓋地的潑灑着它們想要帶來的死亡。血肉、碎泥在夜空之下到處紛飛。在北洋軍猛烈的火力殺傷下，反擊的民軍的傷亡是極其驚人的。在炮火的轟擊下，不斷有血霧、碎肉、泥土被掀起騰放在夜色之中。而那些鋪天蓋地掃射過來的機槍彈雨，又將一排排民軍士兵如同割麥子樣的撂倒。　　孫武再次從戰壕里勉強爬起身來，身體已經疲憊不堪，透過爆炸的火光，他依稀可以看到身邊滿是陣亡的同伴殘缺不全的屍體，硝煙和血腥味嗆鼻。不遠處的陣線前，部隊正和北洋軍撞成了一團，爆發出極其慘烈的白刃戰。　　孫武跌跌撞撞的從戰壕里爬出身來，一陣劇烈的疼痛讓他不由得悶哼一聲。剛剛那一下子的衝鋒使他的教掌被流彈擊穿，看來連走路都有些困難。孫武搖了搖頭，讓自己稍加的清醒了點。稍微有些趔趄的拄着刀向前走去，四下里橫豎到處都是躺滿的死傷的民軍士兵，還有那些在之前的進攻中被打死的北洋軍的屍體，滿地都是被鮮血給浸滿的焦土，殘缺的槍支和屍體交疊着，滿是那樣的讓人感到驚懼，同樣又不乏阿修羅場的猙獰之色。　　交織着的喊殺聲，垂死着的哀嚎聲，刺刀沒入人體時的悶然之聲，還有那鐵杴劈斷骨頭的斷裂聲響成了一片。軍刀舞動時，挽起的刀花連帶着刺刀的閃閃寒光在夜幕下綻放出灼灼之彩。　　舉着軍刀的謝元愷在和一個北方彪行大漢撞在一切的同時，便是一個閃身避開了那個北洋兵突刺過來的刺刀，同時手裡的軍刀順勢劈了下去。喀嚓，一聲脆響，一股血箭高高噴濺而來，齊頸被砍斷了的大漢帶着突刺時的慣性向前幾步，噗通一下栽倒。　　剛剛降臨的夜幕下，北洋軍如黑色潮水一般的緩緩腿去。　　謝元愷以刀柱地，支撐着搖搖欲墜的疲憊身體，眼不眨的盯住北洋軍緩緩退卻。身後突然傳來巨大的爆炸聲，大地都在微微的顫抖，聲音遠遠的好像是從劉家廟方向傳過來，接着又是幾聲巨響傳來。前方將士紛紛回頭，遠遠看見後方升起朵朵黑色蘑菇雲，是劉家廟的軍火庫爆炸，接着大火黑煙衝天而起，新來漢口的流民新建的棚屋區再次燃起大火。謝元愷看着直欲焚天的大火，痛苦而又絕望，鎮守在三道橋的革命黨人都是同樣的表情。

# 第一百二十四章 山窮水盡（五）

　　夜幕之下，劉家廟方向大火衝天。狼煙滾滾，烈火熊熊燃起的光焰映紅了半邊天，烈火中響起噼啪爆炸聲犹如雷鳴天威。茅草堆砌的棚屋被燒，升起的飛灰在空中盤旋起落，有逃避不及的人被燒死，散發出濃烈的焦糊惡臭味。　　孫武收回望向劉家廟的目光，摸了一把臉上的汗水，冒着北洋軍密集的炮火，一瘸一拐的走到謝元愷身邊，無奈之極的說道：“劉家廟車站已經被北洋軍佔領，我們已經處在被北洋軍前後夾擊的危險局勢，如今只有退出三道橋前沿陣地。”他又嘆息一聲，“張景良肯定臨陣叛變，也許早就和馮國璋勾結好了。”　　謝元愷目光空洞的看着劉家廟衝天而起的大火，先前的推測，無奈變為可怕的現實。這變化來得太快，根本不給他們應對的余豁。　　馮國璋此時正目遠眺，越過那片戰火四起的三道橋，看到民軍身後的焚天大火照亮了半個夜空，那裡是劉家廟的方向，張景良正率領大清忠義志士對匪黨身後的劉家廟大搞破壞。　　“告訴張聯芬，發起總攻。必須在天亮之前，拿下漢口，消滅漢口匪黨主力軍。”馮國璋八字眉舒展，嘴角輕佻一絲冷笑，對身後的副官命令到。　　接着，三道橋北邊北洋軍一方火光一閃，接着便響起了答答答，密不分點的機槍聲，震天動地的號炮，覆蓋的攻擊，鳴鏑似的尖嘯劃破空氣，撲向民軍陣地。張聯芬再次發起波次攻擊，北洋兵像潮水漫堤般越過灄河上的鐵橋，呼嘯着撲向謝元愷的前沿陣地，流星般的炮彈率先落在民軍陣地，機槍噴吐的子彈織成一張密集的大網撒了過來。　　謝元愷對擦着臉頰飛過的流彈，還有在身邊劇烈爆炸的炮彈視而不見，只是在眺望着身後的劉家廟，烈火熊熊燃燒，把半邊夜空染紅。孫武在他耳邊急切的說著什麼，他一句也聽不見。這位在穿梭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也要挺直了腰桿走路，從不知什麼為恐懼的悍將，此時面對着遠方劉家廟那幾乎照亮了夜空的火光，卻是心頭陣陣的抽搐。他這是在心痛，在為那些在北洋軍炮火下勇敢赴死的千萬兒郎而心痛，自己這方出了姦細，竟要白白放棄漢口軍民流血犧牲佔住的營壘。　　火光掩映下，那鋪天蓋地的猩紅觸目驚心；那躺在地上，早就已經面目全非的屍體，臨死還抱着北洋兵同歸於盡，糾纏在一起的屍體已經無法分開；那手托着流淌出來的內臟，從肚皮上的傷口處滑出的青灰色的腸子上沾滿着的鮮血和泥沙，絕望呻吟着的傷者；還有那被北洋軍炮兵炸成碎片的屍體，分散在戰場的每一個角落，再也拼不成人形。慘烈的光景，無時無刻，不在刺痛着每一個人的視覺神經。付出如此巨大的犧牲，到頭來還是要放棄三道橋，民軍將士們心中的絕望和不甘已經無法以筆墨形容。　　“撤退！”謝元愷狂吼着說出最不願意下的一個命令，心中在滴血。　　鐵橋上黑壓壓的滾動，犹如黑暗中一條巨大的妖獸，是北洋軍捲起的狂潮撲上來，槍炮之聲響徹天宇，激戰依然繼續着。北洋軍在瘋狂的進攻着，誓要把這股民軍咬死在這裏。民軍將士卻是神思恍惚，一時都還無法相信謝元愷下達撤退的命令。一雙雙眼睛一會回頭看看燒透半邊天的劉家廟，一會望着北洋軍猛撲上來的黑色潮流。民軍潑了多少革命志士的熱血，丟下多少青春煥發的生命，明明已經頂住北洋軍的瘋狂進攻，卻是撤退這樣的結果，誰也無法接受。　　“日，都到了這個地步，還退個鳥。不就是死戰，死在戰場，總好比孝感城外不力戰的痛快。”　　“就和北洋兵拼個你死我活的，還怕了他們這些滿嘴大蒜味的畜牲，湖北之地已經被他們糟蹋成了什麼樣子！身後是漢口，是我們的最後的家園，還能退嗎？我們不退，不退。”　　謝元凱突然狂吼一聲，壓過激烈嘈雜的戰場，和將士們紛亂的布滿的聲音，喊道：“張景良臨陣叛變，我們被人算計了，現在多說也沒用了，不怕死的兄弟跟我來就是，在此阻擊北洋軍。其餘受傷的弟兄，不願再戰的弟兄，與孫部長退回漢口城裡。”　　“我們願戰，願戰，願戰。”戰場上傷痕累累的革命戰士轟然響應，他們寧願把剩下的半條命填在三道橋。　　謝元愷激動不已，語在嘴邊徘徊半響才再喊道：“誓死不做狗奴才！殺死北洋狗！”　　“誓死不做狗奴才！殺死北洋狗！”眾人奮勇吶喊，狂吼出心中的憤怒，拋卻死亡的恐懼。他們愛惜生命，卻不願再做滿人的奴才而苟活於世，寧願不做滿人的奴才而死在三道橋。　　山呼海嘯，席捲戰場。在此灄口觀戰的馮國璋也聽得心驚膽戰，坐下將領，無不為這隻窮途末路的軍隊頑強的拚死之心動容。或許想到，這支可怕的軍隊將要灰飛煙滅的命運，臉色才稍稍好看一點。　　當下組織起早已傷痕累累的一支敢死隊，謝元凱擔任指揮。受傷的孫武，帶領實在無法加入戰場的傷兵撤出三道橋戰場。　　謝元愷伏在被炸成淺淺的一條塹壕里，地上的泥已經滾滿他身上每一寸地方。宣洩了激動之後的平靜，冷冷的盯着滿滿靠近的北洋軍，炮火也稀落下來。在孝感，湖北革命黨人沒有死戰，才造成今日的惡果。如此窩囊的仗，他們這些發起辛亥首義的革命黨人所擁有的無與倫比的榮譽全部淪為別人的笑話。整個武昌咨議局有幾個人是在為革命勞心，同是為革命流血的人，為什麼就要分出個派系，你看我的笑話，我看的你的笑話，最後把革命的大好時機全部葬送。今日已經無路可退，湖北革命黨人無論還有什麼樣的派系，還有什麼樣的爭鬥，他謝元愷再也不再顧忌，就把此身就葬送在三道橋吧。讓全國人民看到，首義的革命黨人沒有居功自傲、自滿，依然在用鮮血守護着革命的果實。在孝感寫下的恥辱，今天，他們用鮮血來洗刷。　　黑壓壓的北洋軍捲起風潮，從鐵橋湧來。在最前頭貓着腰的北洋軍走出鐵橋的剎那，北洋軍的機槍手配合無間的停止掃射壓制。謝元愷剎那間收回紛亂的思緒，從塹壕一躍而出，疲憊不堪的身體壓榨出最後的餘力，爆發出絕地反擊的勇武，迎戰北洋軍湧上來的黑色潮流，義無反顧的猛撲上去。此時，民軍戰士已經不需要他發出任何的指令，不約而同的躍出塹壕，悶頭撲向北洋軍。雙方即在三道橋絞殺在一起，長槍和大刀，近身肉博，血肉橫飛。一天的戰鬥，已經疲憊不堪的身體，近乎拚命的攻擊，壓榨出最後的生命之力，只為稍稍遲緩了北洋軍前進的腳步，因為北洋軍不止裝備精良，訓練有素，還有源源不斷的新力軍投入戰場。　　此刻的生命在迅速凋謝，卻如夏花綻放出燦爛。　　夜幕下，大隊疲憊傷殘人馬在泥溺的路上艱難前行。孫武在一個士兵的扶持之下，一瘸一拐的走着爛泥路上，前後滿滿的都是傷痕累累，疲憊不堪的士兵。是什麼樣的情緒，壓得他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隊伍了只是悶悶的趕路，如行屍走路。三道橋依然還在的激烈戰鬥聲狠狠的敲打着他們的心臟，他們不斷的回頭去看後方激烈的戰火，或者扭頭劉家廟方向從地平線串起燒透半邊天的大火。不甘心，誰都不會甘心……從沒有過的絕望和沮喪，從沒有想過，忘卻的救世主……快點降臨吧！　　孫武他們是不敢沿鐵路返回劉家廟，而選在漢口東城圈往北繞一個彎，從西商跑馬場側邊進入漢口市內，以大智門車站為第二道防禦堡壘。　　三道橋戰場，最後雙方進行原始的肉搏，場面十分慘烈，像是回到冷兵器時代的戰場，僅幾百米平方的陣地上，民軍和北洋軍雙方的屍體達四五百具之多，打斷的槍支，折彎的帶血刺刀，橫七豎八，狼藉滿地，雙方死亡的兵員，屍身躺滿了這片方寸之地，大地吸飽的全是鮮血。夜風冷冷的使勁吹，吹不散停留此處那瀰漫的硝煙和濃濃的血腥味。三道橋戰鬥之激烈，不堪言狀。　　一雙長統軍靴踏上這片吸飽鮮血的土地，三道橋終於拿下來了，北洋軍的犧牲遠遠的超過預期，這隻在孝感不敢死戰的軍隊，在三道橋卻爆發出如此驚人的戰鬥力，與之前判若兩人。濃烈的血腥味，混合硝煙，撲鼻爾來，北洋兵和民軍士兵扭打至死千奇百怪的姿勢，北洋軍清理戰場的人正在努力把這些屍體分開，往往指頭掰斷了也無法分開。看到入眼的一切的馮國璋八字眉微微皺起，他面前一列走過的北洋兵，這些縱橫北地的驕兵悍將，北人粗礦的面孔也流露出了異樣的情緒，這是北洋兵在戰場上從未有過的情緒，在湖北接連碰上比北洋軍更是兇悍不畏死的敵人，竟使他們也在心底產生一絲莫名的害怕。　　正是這樣可怕的敵人，還只是剛剛成立就如此兇狠，更是要把他們撲滅在襁褓中。此時馮國璋不得不佩服袁世凱的先見之明，此戰漢口，以消滅革命軍主力為目的。　　同時，袁世凱也確實是如曾高所預料的，憤怒於黎元洪的不識抬舉。後來，不僅黎元洪態度強硬，黃興也改變先前諄諄而勸的姿態，到上海之後公開言論，立駁劉承恩的君主立憲，並通諭武漢軍民，勿為袁世凱講和所動，揭發其不良居心。　　袁世凱得知革命黨方面態度后，一則喜，一則怒。喜的是已探明革命黨底線，怒的是這幫人大敗方輸后仍舊如此不服氣。　　於是，他同意馮國璋等激進北洋人的進攻計劃，更是提出消滅武昌集團革命軍主力的大方針。　　“若不挫其銳氣，和議固然無望，余半身威名，亦將盡付東流！”袁世凱在給弟弟袁世彤的家書中如此寫道。　　在馮國璋來灄口前，袁世凱已經制定北洋軍分兵兩路而行的方略。在京城的袁世凱一面搖控已經戰略劉家廟據點的馮國璋，由漢口東北郊向漢口市區沿鐵路推進，意在與民軍主力尋求決戰，一舉消滅南方十三省最具戰鬥力的民軍集團；一面命令駐孝感的段祺瑞率領第二軍全力維持自河南信陽入境湖北，直奔孝感的鐵路生命線，再佐以小部機動騎兵配合馮國璋第一軍的戰鬥的，準備從蔡甸進入漢陽，東西夾擊，攻佔漢陽和漢口，然後威懾武昌。　　自然，收復三鎮，鎮壓武昌起義，並不可能是袁世凱的最終目標，更大更深遠的謀畫還在後頭。對湖北革命軍的武力打擊，只是袁世凱竊國布局中至關重要的一着棋。其袁世凱的深謀遠慮，野心勃勃，不是沒有人看得出來，只是看出來了又能如何？在袁世凱將所有人都逼上絕路之後，所有人只有把希望放在袁世凱身上，這樣的希望只能存在於不可能的幻想中。　　馮國璋紛亂的心思左思右想，不知不覺已經進入劉家廟。此時北洋軍的先頭部隊已經開始強攻大智門，炮火掀天，步兵突進。　　馮國璋站在臨時新建的劉家廟的前沿指揮所內，聽着遠處大智門方向的戰場上，數百上千的士兵那震天而響的喊殺聲，遠遠的而又清晰的傳來。馮國璋一刻也沒有轉移開他冰冷的目光，劉家廟周圍有焦黑的瓦礫，還有未燃燒盡的大火。透過毀滅一切的火焰，目光深入黑暗，雖然夜色使得他的雙眼被蒙蔽，可是那陣陣撞擊着耳膜的聲浪卻是在讓他無時無刻，不在真切的感受着，感受着那份殘酷與血腥。所有的一切，都在讓這位從來都不曾真正注意過他的對手……他眼中不堪一擊的农民軍……的北洋名將感到深深的陰寒刺骨，晚秋夜風的寒冷不及心中的寒意，以至於，從背脊上流淌下的汗水，每一滴都是淋漓的冷汗。　　馮國璋腳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鋪滿鮮血，對於一天來因不間斷的連續作戰，而傷亡慘重、筋疲力盡、幾乎已經到了崩潰邊緣的民軍士兵們來說，他們總能在眼看崩潰的邊緣奇迹似的重新振奮，從振奮中所爆發出的難以估量的無窮精神力量。這些普通而平凡的革命軍士兵們，前赴後繼奮戰到生命最後一刻，捨生赴死，為什麼？精神還是使命？是馮國璋無法理解的信仰和理想，他們就好像能從虛幻的理想當中看到了自己生活的意義與自身的價值。往往革命黨人一句喊話，一句陳辭爛調的口號，各個陣地的據點、戰壕里的民軍普通士兵們，頓時群情鼎沸，一片歡呼，低沉的士氣重新又高漲起來。　　馮國璋汗流夾背的想着，這樣瘋狂的敵人太可怕，“對於這樣強悍的敵手，我們除了敬重之外，唯一能夠去做的，就是在肉體上消滅他們。”他也許是對張聯芬等人所說，也許是在自言自語，回頭去看着剛剛拿下的三道橋戰地，漆黑夜空有火光閃閃，硝煙還沒有散去。自進入湖北以來，碰上的革命黨人一個比一個瘋狂，他喃喃的又說道，“而消滅這樣一支勇悍瘋狂的敵人，讓他們從肉體上，永遠的被毀滅，無疑是對匪黨民軍抵抗北洋軍最好的打擊，從而將會使得他們喪失他們所謂的精神，信仰，理想，使他們徹底的失望，絕望。”　　“是！袁大人要的就是削奪武昌的革命精神，同時也是達到震懾南方革命黨人的目的。”張聯芬點頭應聲到，袁世凱親自遙控漢口戰事，他們也摸到袁世凱的一點脈搏，只是接下來的事情，他們卻是能想不能說。　　說起這話的時候，張聯芬同樣心裏也是陣陣惶然。也許所有的一切輕蔑、不屑、嘲笑和譏諷都已經成為了過去式，這支剛剛洗乾淨的泥腿子組建的民軍，使他們想起在李店與李想部的正面碰撞，革命黨人的瘋狂，是他們無法理解。　　大智門車站硝煙瀰漫，戰火激烈。馬榮率領增援部隊從濃煙火光當中穿出，進入大智門車站激烈的戰場。四處燃燒的火光，焦黑的瓦礫，倒塌的屋樑，處處慘狀不忍目睹的伏屍。火光不斷閃耀，逼近了的北洋軍北方人特有的粗礦臉孔閃現的清晰可見。駐守大智門的民軍將士所剩無幾，個個皆是傷痕累累，卻依舊頑強的抵抗北洋軍兇狠的進攻，一步不讓的堅守在大智門。即使倒地不起的民軍戰士也不忘戰鬥，艱難的舉着刺刀，往來北洋兵的下盤招呼。民軍守軍已經崩潰的邊緣，頂住北洋軍的陣地還剩下稀薄的一層，人人又滿是疲憊，又滿是傷痕的民軍戰士，北洋軍只要再來一次衝殺，大智門的陣地也就攻破了。　　“兄弟們，我們來了，接下來的事情就交給我們，請退後。”馬榮熱血沸騰，吼叫着撲上前，暗叫來的及時。身後的戰士同樣吼叫着，緊跟其後的猛撲上去，越過早已身疲力竭的戰友，狠狠的與北洋軍撞在一起，激起飛揚的血花。刺刀拼出令人牙酸的聲音，鮮血沾滿了閃着森寒光芒的刀刃。北洋軍被衝擊的連連後退，從後面湧上更多的北洋兵，又把陣腳穩住。　　早已戰至力竭的民軍戰士，依舊奮勇向前撲，不斷有人吼叫着，“退，我們還能退到那裡去？身後是我們的家園，不能再像孝感一樣被北洋軍燒成灰燼。我們誓死不退！”　　“不退！再也不做滿人的狗奴才了，就是與北洋兵一起死在這裏。我們還沒有失敗。總會有人來繼承我們的理想，繼續我們未完的戰鬥，直到理想實現，革命成功。北洋狗，中國革命黨人千千萬萬，你們又殺得乾淨？”這些傷痕累累的戰士，互相倚靠着組成一道人肉城牆，當在北洋軍前進的路上。　　北洋軍橫行北地，什麼風浪沒有躺過？什麼強敵沒有碰上？即使席捲直隸、山東的義和團，宗教式的狂熱集團，也還是被他們殺得屍橫遍野，殺得砍瓜切菜般的輕鬆自如。就是這樣一支在北地從無敵手的強軍，南下平亂，本以為是極其輕鬆的小事一件，只需北洋大軍一到，湖北匪黨的泥腿子還不是望風披糜。可是自從進入湖北，與匪黨的作戰，就從沒有過輕鬆。哪一戰不是流血苦戰？哪一戰不是死傷累累？可是北洋軍的驕傲，不是可以被匪黨的瘋狂輕易嚇住的。北洋軍將士同樣的殺紅了眼睛，癲狂着吶喊着，挺着刺刀無所畏懼的往前撲，與民軍拼殺在一起。　　“弟兄們，殺了這些匪黨，拿犒賞。袁大人不會虧待我們。”　　“漢口遍地金銀，抄了這些狗日的老窩，挨家挨戶的把金子全掏出來。”　　湖北富裕，是這些北地丘八爺沒有想到的，光殺到孝感，個個也是腰纏滿貫了，這要殺進漢口，搶了漢口，這個江南金粉繁華緊次於上海的國際大都市，這一輩子不用愁吃喝玩耍的錢財，個個回家可以學作寓公了。北洋兵個個眼冒精光，戰意瞬間滿狀態，比打了雞血，吃了奇銀合喚散還要興奮，戰意高昂的填進大智門戰場。　　也不知道殺了幾個來回，馬榮渾身滾得一身的鮮血，不知道已經殺了多少人，兇狠的目光落在下一目標。被盯住的北洋兵牛高馬大，偏偏在馬榮面前雄壯不起來，更是破天荒的生出膽怯，想要後退。馬榮已經合身撲上，舉刀直劈而下，刀勢兇猛的攜有雷霆之威。這個北洋兵舉起不知從那裡得來的大刀片子，擋住馬榮的雷霆一擊。人卻被劈得連連後退，撞得他身後北洋軍陣腳不穩，連連退出一片空地。馬榮得勢不饒人的趁勢撲上去，他身後的民軍像是找到缺口的洪流，迅速填補北洋軍空出的缺口，緊緊的逼着北洋軍。　　民軍絕死的決心再次發起近距離肉博，以血肉之軀組起長城，迫使北洋軍前鋒部隊前進不得一步。這樣的苦戰，即使強悍的北洋軍也已經從迷戀財貨的激勵中清醒，也已經拼到筋疲力盡，心中膽寒的地步。一個拼殺來回，渾身鮮血滿滿的北洋兵，牛一樣的喘息，個個都是神色複雜的看着夜色下火光中匪黨，他們也是疲憊不堪，眼看就要崩潰的民軍，一次又一次奇迹似的頂住了北洋軍的攻勢，這隻是因為他們瘋狂嗎？此刻卻想着，漢口遍地的金銀，並不是好拿的。大智門戰場躺着一層層的屍體，其中北洋兵不比民軍少。　　北洋軍受挫之後退後休整，民軍好不容易得到點點喘息的時間，但這也只是片刻間的喘息，大智門戰況依舊於革命軍極為不利。漢口也是一樣，馮國璋的北洋第一軍傾巢南下，打開三道橋，進入劉家廟，以圖一舉消滅湖北民軍主力，馮國璋更是豪言，天亮之前拿下漢口。　　漢口民軍在失去總指揮張景良之後，自發的組織起防禦，一支支部隊都往大智門戰場集結。大智門的戰局，一時之間兩方相持不下。湖北軍政府在戰爭開始就一再決定擴充漢口民軍力量，馬榮就是第一批派遣軍，黎元洪跟着連夜派人到武昌各個客棧向外省返鄉的軍校學生髮出邀請。當晚，徐源泉作為代表列席武昌都督府紅樓召開的軍政會議，慷慨發言願為革命效力。會後，號召學生軍三百餘人，自任為隊長，連夜渡江到漢口，繼馬榮之後又來到大智門火車站，立刻與北洋軍展開激烈交戰。　　在大智門的戰場，最後加入一支特殊的之前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的戰鬥團體，漢口的市民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為了守住因革命而減免的苛捐雜稅，為了擺脫滿清的苛政，為了不再做奴才，為了自由，為了平等，拿起了武器。漢口市民參戰，正式與朝廷公開為敵。　　劉家廟臨時指揮部，行軍帳篷里的煤油燈還不如外頭連天的戰火明亮。馮國璋細長的眼睛也是布滿血絲，望着大智門的方向，黑暗當中不時有耀眼的火光閃耀。這些匪黨的瘋狂抵抗已經把他惹出真火，這些匪黨一敗再敗，卻是更加的頑強瘋狂。大智門爭奪戰進入僵持，兩軍白刃拼殺，糾纏在一起。北洋軍先進的機槍，大炮等武器也無用武之地。　　張聯芬低頭湊在地圖上，指指點點的說道：“我軍現宜採取扇面攻勢，從劉家廟沿鐵路線向西，向大智門車站進攻；從姑嫂樹、岱家山、西商跑馬場往西南行動，向漢口市區中心進兵。”　　馮國璋回過身，眼中閃過一絲兇狠，咬牙切齒的說道：“一群該死的匪黨，何必這麼麻煩？命令炮兵避開租界就可以了。袁大人的意思，漢口租界是肯定壓原封不動的還給洋人，即使再給他們多劃幾分地也無所謂。所以，只要漢口的租界沒有破壞，漢口化為灰飛瓦礫也無所謂。告訴弟兄們，放手去干。”　　馮國璋繼火燒孝感城之後再次發下狠話，諸將也是一陣嘩然，有人就說道：“這樣的雷霆激烈手段，湖北的浩劫再次擴大，可說是把整個湖北徹底開罪了。將來湖北底定，湖北人對北洋軍的痛恨再也改變不了，還有誰能夠鎮守這金粉繁華之地？”　　“武漢三鎮城市總人口有八十餘萬，加上從北地逃難畏集在這裏的流民，只怕有不下百萬之數。大人，漢口不是孝感，放縱軍隊的結果就是百萬生靈塗炭，我們承擔不起這樣的罪孽啊。”　　馮國璋銳利的目光審視諸將，逼得人人低頭不語，方道：“你們是怕朝中那乾子臭御史彈劾我們濫殺無辜，還是怕革命黨人以此製造輿論？”　　張聯芬知道他所指日不是他們，卻笑道：“我們也知道慈不掌兵，戰場上為得勝利不擇手段，兵行詭道，無可厚非。武漢三鎮的百萬百姓全部死絕了，我也是不怕。朝中的臭御史，南方的革命黨人，還能把我們怎麼樣？革命黨人更是我們打壓的對象。何況我們只聽袁大人的調遣，誰能指使我們？此時，我們應該考慮的是袁大人的大計……這武漢三鎮百姓若遭你我毒手，就是和革命黨人，黎元洪等結下死梁。壞了袁大人剿撫大計，這才是我所擔心的。”　　袁世凱要與革命黨人議和，先前秘密派遣的劉承恩，蔣廷干入武昌。說是秘密，卻幾乎是北洋軍將領心知肚明的事情，誰都憋在心裏沒有說破而已。袁世凱是養敵自重，又或者有更大的圖謀，這些事情他們是不敢公開的商量，所有人都只是默默的在心底盤算，暗地里配合袁世凱一舉一動。此時乍聽張聯芬的膽大論調，馮國璋的心裏不禁一沉，緩緩說道：“我如此行事，也是為了大清國，為了袁大人。漢口匪黨的頑強與瘋狂，你們也是親眼目睹，不行此雷霆血腥手段，如何鎮壓得了？漢口民匪，簡直就是一家，一起殺了，一點也不為過。袁大人要是追究起來，責任我一肩承擔。”　　張聯芬搖了搖頭，馮國璋語氣如此嚴重堅決，他們再也無話可說。　　北洋大炮掉轉炮口，向華人居住區猛轟，炮彈呼嘯，如雨般落下。連珠響起的爆炸聲波傳遍武漢三鎮，聲音轟鳴犹如滾滾天雷落下的天威如電，民居養的看門惡犬嚇得夾着尾巴躲在牆角落不敢作聲。漢口地動山搖像是地震爆發，黑瓦白牆的普通房屋，橫樑簌簌震動，抖落下積年的塵埃。閃耀的火光沖亮夜空，那低矮積厚的雲層也被染成了紅色。　　大智門附近被北洋軍炮兵覆蓋轟炸的所在，車站邊上，結實的鋼筋水泥小洋樓也被炸得七零八落，黑瓦白牆，土木結構的老房子更是被炸得四分五裂，片瓦不留。大批的老百姓哭爹喊娘的湧上街頭，哀嚎聲要把轟鳴的爆炸聲掩蓋，無助的躲避着戰火。卻那裡多得了？炮彈就在他們的身邊炸開，人潮堆里被炸得血肉橫飛，清出血流成河的空地。　　馬榮眼看戰火在這片富饒繁華之地肆無忌憚的瀰漫，燃燒着一切勃勃的生機。在這裏除了死亡，剩下的就是毀滅。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徨徨無依在街頭涌動，卻不知到逃亡何處才是樂土，悲天乎地的吶喊潮水的起落，人踩人，人擠人，沒有被北洋軍的炮火炸死，也要被亂流的人潮淹沒，那觸目驚心的慘景，直如末世降臨。　　大智門已經沒有守下去的必要，留下只是用生命空填北洋軍的炮彈，這樣是送死，不是革命的意義。北洋軍已經喪心病狂的向民居開炮，這也是清廷開國以來一直使用的策略，以絕地的血腥手腕鎮壓一切敢於反抗的敵人。清兵入關時他們這樣做了，太平天國時期他們也是這樣做的，如今同樣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違。滿清坐上的江山，沾染的漢人骨血不下於五胡亂華，不下於蒙古滅宋，只是那位千古一帝康熙，很有一些手段，那些最沒有骨氣的文人幫他掩蓋和諧的很，幾乎把中國的漢人都調教成了滿洲奴才，比狗還要忠誠可嘉的奴才。　　馬榮心中吶喊，倒要看滿清朝庭的暴政，又能維持着搖搖欲墜的王朝到幾時？即使殺光了漢口百萬軍民，我族四萬萬同胞會繼續革命之路；即使撲滅湖北革命之火，但南方十三皆已獨立，北洋狗腿子還能一一撲滅不成？即使湖北撲滅了武漢三鎮，在三鎮之外也還有一個掀起辛亥年革命風雨的李想，他總會把辛亥年的這場自己掀起的革命進行到底。　　在人潮中擁擠的馬榮抑制不住思緒紛亂踏至，炮彈落在他身後的人群中爆炸，他被氣浪掀翻在地，摔在青石板路上，骨頭都要散架，劇烈的疼痛刺激着神經，總算回過神來。潮水般的聲響傳進耳內，黑暗中許多急切的腳從他身上踩過，他奮起餘力，憑着戰場上廝殺的本能技巧爬起來，看着惶恐不安的人群雜亂的躲避炮火從他身邊擠過，他振臂高呼，“不要亂！革命軍拚死也要護送大家安全撤離大智門。”　　馬榮用力擠到斷牆邊，拉出一個散亂在人群中的士兵，說道：“組織戰士們，護送老百姓撤出大智門。”　　巨大的爆炸聲浪不斷響起，灌滿所有人的雙耳，一下下敲得鼓膜刺痛想要聾了一般。炙熱白亮的火光如驚雷閃現，只見成片成片的冒着青煙的廢墟之中依稀可以見到那白牆黑瓦之色，可以看得出，這裏曾經是多麼的繁華。北洋軍的炮彈繼續覆蓋如雨般落下，所剩無幾的完好房舍也難逃此劫，頃刻，唯一剩下的就只會是遍地的斷壁殘垣，還有那橫七豎八倒斃滿地的屍體。　　最後撤走的馬榮臨眼一看，張之洞兩江開府，大搞洋務，多少年的建設，漢口的金粉繁華轉眼之間便是成了現在這般的末世景象，除了瓦礫便是瓦礫。就是在繁華僅次於上海的漢口，這一切都難以避免戰爭的巨大破壞。這破壞，正是北洋軍一手親為，馬榮心中的鬱氣恨意如潮水般翻騰。戰爭讓這個飽受苦難的國家再一次被觸痛了，這就是為革命而必須經歷的文明之痛。可是如此痛過的革命又要再次經歷失敗的命運，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缺少氣運嗎？革命黨人，為了這個國家，他們不怕犧牲，不怕死亡，卻無法承受國家的元氣在這樣的戰爭中消耗怡盡。發起這樣的戰爭，他們心中要承擔多大的煎熬，這心中的鬱氣如何能平？每與北洋軍交戰一次，整座的城市，成片的街區也被炮火所犁平，整個湖北都陷身戰爭的泥潭。即使這些湖北騷擾破壞全是來自北洋軍，但他們對湖北所造成的破壞都是毫無疑問的，對國家元氣的傷害是毫無疑問的。　　革命軍及市民死傷慘重，大智門車站被炸成廢墟。北洋軍佔領大智門，革命軍退到循禮門再退到歆生路，借街邊商店民居為屏障，準備和北洋軍開始街巷爭奪戰。　　黑夜，炮火隆隆，陰寒的天氣還不時的飄下雨絲。漢口戰火更趨激烈，漢口難民潮自然而然的形成，拖家帶口，紛亂的不斷往四官殿，龍王廟涌去。民軍盡量的維持難民渡過漢水，避往漢陽。　　北洋軍炸平了大智門，還沒有停止轟炸的意圖，炸彈繼續在漢口上空呼嘯，成片的漢口華人市區在隆隆的巨大爆炸聲中化為了廢墟。　　北洋軍跨過大智門，逼進循禮門。這是清代漢口北部八大城堡之一，京漢鐵路從這裏經過到玉帶門車站調頭，歆生路在這裏和京漢線十字相交，從歆生路南去是漢口鬧市區，跨過後城馬路，向南是長江江邊商業區，向西是六渡橋華人居住區也是商業區。辛亥年的循禮門，已經是漢口是重要的軍事據點，漢口城圈的北門戶。　　但是，革命軍已經沒有群體參戰的實力了，自大智門之戰後，革命軍沒有總指揮，將近三千官兵陣亡，渡江到漢口的湖北新軍正規軍人所剩不多。在北洋軍不分軍民的對漢口覆蓋炮轟之後，剩下的漢口守軍隊伍潰散，裝備丟失，沒有了總司令，也來不及整編，武昌政府黎元洪派來炮隊增援，但也是杯水車薪，北洋軍的兵力實在是太強了，北洋軍的手段也實在太兇狠慘暴。兩軍交戰，第一是實力，第二是指揮，兵無將不行，將無令不行。漢口軍民現在全憑熱血精神人自為戰，犧牲慘烈，卻也頂不住北洋軍的炮口，再也挽回不了漢口革命傾覆的大局。　　劉家廟的馮國璋臨陣調度，誓要在天亮之前奪下漢口。命北洋軍從東面和北面向漢口市中心壓過來，除了一支武裝沿歆生路尾隨潰退革命武裝追擊之外，另有一支大部隊合圍漢口北郊，從姑嫂樹向西，經華商跑馬場，然後向南，以玉帶門車站為堡壘，向漢口舊城區向長江和漢水交匯區呈片狀推進，企圖堵死漢口軍民的最後的逃生之路，依舊以消滅漢口革命軍主力為最終目的。　　玉帶門和大智門、�爬衩乓謊�，也是清末漢口北郊八大城堡之一。1898年，京漢鐵路在南端玉帶門和北端蘆溝橋同時動工修建，1906年，玉帶門車站和大智門車站同年建成，是京漢鐵路南段終端站，周邊為漢口茶恭弘=叶 恭弘集散市場。　　北洋軍掃蕩而來，馬克沁織出密集的彈網開路，循禮門幾乎是北洋軍開到既已失陷。北洋軍攻陷循禮門，一部革命軍向南退卻，退往漢口華埠商住區。清軍跨過鐵軌，沿街追擊，搜尋每一幢房屋和每一條巷道。巷戰自循禮門京漢鐵路以南的歆生路開始，革命軍躲進街巷，暗中朝清軍開火，尤其是漢口民軍，人頭熟，地段熟，穿街過巷，和窮追不舍的北洋軍在老漢口城區環繞迂迴，從歆生路退到后城馬路，從后城馬路退進花樓街背後，街道縱橫交錯，連通歆生路和寶順路，穿越整個漢口舊城區，黃陂街、王家巷、四官殿、朝龍王廟方向撤退。　　另一部分革命軍沿鐵路退到玉帶門車站，希望守住漢口北城圈最後一個堡壘，但是，和前幾個車站一樣，鐵路暢通，清軍從東而西來得更快，而且另有大批清軍從萬松園和華商跑馬場方向整裝而來，從今天漢口體育館直插玉帶門，革命軍殘部向南潰退，躲避到從花樓街到滿春街一片的居民區。　　馮國璋率兵佔領漢口三大車站，劉家廟、大智門、玉帶門，將漢口出入口控制在手裡，既可防止其它省市對湖北軍政府的支援，也可以將北洋軍直接運送到漢口城市中心區，由玉帶門車站往南即漢水，這裏將會成為北洋軍攻打漢陽的軍事基地。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的馮國璋，一舉显示出其高超的作戰謀略。　　敵眾我寡，革命軍且戰且退，向漢水和長江交匯處轉移，一條┙形的撤退路線，從漢口北邊的循禮門到漢口西南角的龍王廟，一條舍死求生的路，被逼無奈的逃亡，循禮門陷落之後，革命軍潰散不堪衰弱不堪了，沒有漢口民軍的指引，革命軍根本不可能由北向南、由東向西穿越整片城區趕到漢江江畔。　　漢口老城像一座深藏莫測的巨大的迷宮，走得進去不見得走得出來，街巷曲折，縱橫交錯，辨不清東南西北，老漢口沒有東南西北，房屋密集，層疊重複，看不見前後首尾，革命軍退進街巷，如游魚入水，被漢口市民保護起來了。　　在潰退的人潮中，趙承武站住身子，向北而望。他曾經幫助李想光復漢口，如今最想看到的李想能夠奇迹般的出現，再在漢口創造革命的奇迹，可是……這奇迹只能是幻想了。　　趙承武大吼一聲，“家園已經淪為戰火，我們還要逃去那裡？難道我們還要再去做滿清的順民，只怕北洋軍也不會放過我們，北洋軍的參暴，你們還沒有看清楚？湖北之地，還有安寧的樂土嗎？滿清朝庭從來我們的生命當一回事，逃出漢口之後，不知道還有什麼樣悲慘不測的命運等着我們。橫豎已經山窮水盡的沒有出路了，不如跟着我，殺回去，奪回我們的家園，奪回我們革命軍的榮耀，奪回本該屬於我們的一切。”　　是啊，已經山窮水盡，無路可逃了。慌亂中逃難的人群慢慢停下腳步，奮勇喊出絕望的呼聲，“殺回去！殺回去！殺回去！”山呼海嘯聲，扶遙直上九重霄。　　危亡的時刻，潰退革命軍自發的組織起來，結集反攻，曾經一度到達玉帶門，但是在清軍強大火力下退回六渡橋和�~口。交戰雙方實力懸殊，無論是誰，此時此刻都難以扭轉漢口之戰的大局，如此，革命軍逆流反攻更顯悲壯。成片的屍體橫七豎八的躺滿斷垣殘壁，革命軍的鮮血鋪成北洋軍前進的鮮紅的地毯。　　北洋軍炮轟后城馬路以南至河街的大片街市，馮國璋指揮部下從循禮門、玉帶門一路橫掃過來，跨過後城馬路走到花樓街和六渡橋就傻了眼，平原上長大的北方人，密如蛛網的漢口街巷讓他五心煩躁腦袋發暈，新式軍訓也沒有教授這樣麻煩的課題，但是他們一點也不煩惱，這樣的情況在孝感已經碰到過一回，更是早就得到馮國璋放手而為的口令，根本不需要再去請示馮國璋。一個字，燒！而且振振有詞：防止“匪黨”窩藏於街市；漢口民匪一家沒有分別；燒光一片，看這些犯上作亂的“匪徒”能往哪裡躲？　　漢口原五國租界以外，沿長江往上，沿江一片，晚清以來的華人商埠聚集區，街市繁華，民居擁擠，中國內陸黃金碼頭，茶恭弘=叶 恭弘、棉花、桐油、藥材、生漆等八大商幫，東西南北的商人，都在這長江沿岸設立商埠轉口買賣――北洋軍一把火，從四官殿到龍王廟，大火騰空而起，聲勢比起在劉家廟，孝感更是浩大。風卷火勢，真如一條騰空衝天而起的巨大火龍，低沉的烏雲被燒得通紅，像是要融化掉一般。　　在武昌紅樓已經座不住的黎元洪登上武昌文昌門城樓，看着那焚天的大火，把廣闊的長江江面映得通紅，把整個武漢三鎮照亮，似要燃盡漢口一切的金粉繁華和革命軍拚死的抵抗，燃盡武漢三鎮的一切的僅存的一絲希望和幻想，燃盡的楚天一切闊大黑暗直到把天地變得更加黑暗，燃盡革命大業一切的流血犧牲成就的成果。黎元洪的臉色再也止不住的變得蒼白，湖北局勢的破敗，遠遠的超乎他的想象，這並不是他想要的結果。他肥厚的雙唇緊泯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黎元洪身後一幫巍巍顫顫的咨議局老朽，更是驚懼的站不穩腳。“大勢已去啊！想不到武昌的精兵強將竟然敗亡的如此快速，我等還能倚靠誰為做長城？我們是在造反，敗了，是要抄家滅族的。”　　“黎督，我們已是山窮水盡，是該考慮和袁世凱議和的事情了。”有人更是這樣的建議，卻立刻得到咨議局一幫老朽的附議。　　城下之盟，黎元洪還是一言不發，心中一沉長江浪底，屈辱啊！

# 第一百二十五章 城下（一）

　　蕭蕭冷雨，飄飄洒洒的織成化不開的重雲濃霧，今年楚天秋季總無三日晴好。北洋軍驅民夫新修的驛道像一條條泥龍蜿蜒伸向遠方的雨幕，渾黃的潦水從寬廣的驛道流到民夫冒雨在道邊拉起的毛渠，再進塘溝，匯至大渠。夜幕降下，視線雨中變得更加模糊而不能遠視。　　“風雨如磐啊！”李想披着油衣騎馬站在山崗上，看着湖北發達的農業灌溉溝渠和小溪在山地丘陵間縱橫交錯，大渠和小溪里白浪翻滾，他喃喃說道。自南下以來，幾夜沒有踏實的合過眼，他的眼圈全是紅紅的血絲。也不知道因為他的攪和，辛亥年這場風雨卷得比原來的歷史更是洶湧和不可測度，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停歇平息？　　“你在說什麼？”湯約宛回頭清脆的疑問他，因身後大軍行軍的嘈雜聲，又伴着風雨之聲，同樣騎馬立在山崗上的她沒聽清李想的喃喃低語。　　宋缺把袖子卷得高高的，也騎馬立在旁邊，因為一天到晚的泡在雨水裡行軍，無論蓑衣、油衣都是徒有虛名，他很嫌礙事的早甩掉了，全身衣服都濕得緊貼在身上，衣角，袖口，下巴上到處在滴水。他是練武打熬的好筋骨，一點也不畏懼深秋的寒冷。聽見他們兩人說話，宋缺回頭看了看，到是見曾高歪在馬上一副無所謂的模樣，大檐帽也沒有戴，剪掉辮子，剃了光頭已經月余，腦袋上已經長寸許長的頭髮，沾濕了貼在前額上。也許是看慣了辮子，總覺得曾高頭髮長不上，短不短，僧不僧，俗不俗，顯得非常滑稽。　　宋缺不禁咧嘴一笑，大聲朝李想喊道：“大帥！我看這雨還要下，今晚就在這裏紮營吧。在這樣又冷又雨的夜晚連夜趕路，鐵打的身子也扛不住，就是到了趕到孝感城下，也沒有力氣再去偷襲北洋軍。”　　“今晚為什麼要在這裏紮營？嗯！這風雨來得好，來得及時，我還怕他下得不夠久，下得不夠大呢！”李想只看了宋缺一眼，臉色卻沉得更勝此刻的陰雨綿綿，便接着道，“這樣的淫雨天氣，對我們行軍打仗很不利，但是對北方來的那些北洋兵更是不利，北洋兵在這樣的天氣作戰，肯定會大打折扣，這件事你想過沒有？”　　宋缺沉默了一下，說道：“偷襲孝感的計劃，我是早已在部隊里動員了，原來說好的趁孝感北洋軍主力進攻漢口，漢陽時連夜翻過這片山區偷襲孝感，可是這秋雨桶破了天似的，今早上一直下到如今天都黑了，摸黑在雨中行軍，實在是困難。我想，還是在這裏紮營吧。目下最緊要的是士氣，方才大帥說的極是，天時敵我兩方的士氣影響巨大，當然，對不習慣鄂南煙瘴的北洋兵的影響更大。我一直留意軍中士氣，南下以來，大家都憋着一股鬱氣，使得士氣總是提不起來，看不得當日在漢口時，意氣風發的革命軍精神……”　　“我看不是士氣不振，只怕是你們這些軍將的將氣不振。大約你們又聽到什麼閑話了？”李想望着黑沉沉的夜空，雨霧更細了，一聲冷笑道，“我這不是說你，武昌咨議局裡的人辦事不出力，盡想着摘便宜果子，排除異己，在漢口，聯合同盟會奪走了我們用血汗打下的江山，在孝感，就是拖了黃興的後腿，使黃興鬧個灰頭土臉，把湖北的革命局勢敗壞至此，這一切，我心裏都明明白白。武昌咨議局裡，真心革命的有寥寥幾個人？基本上已經排擠的差不多了，如今黃興黯然離開武昌去了江浙，馮國璋拿下孝感之後圍攻陽夏，以為湖北革命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你宋缺心裏也存着這個念頭，以為我也變卦了，因為我本就和武昌集團結了怨，現在更不可能拿手上這點勢力去填進這個山窮水盡的困局裡面去，是不是？！”　　李想說道此處，臉已經板得鐵青，語氣森寒逼問，目光如電，掃視宋缺和曾高一眼，統軍短短時日任積累的虎威爆發出來，連湯約宛也覺得心中一寒。　　宋缺吁了一口氣，憂鬱地說道：“大帥說的何嘗不是！我一心為了革命大業能夠成功，為了國家能夠強盛，為了民族不再受人欺辱，始志參加革命，已拯救國家民族為己任。自武昌起義，我們打總督衙門，打劉家廟，打三道橋，打孝感，打洋人……以為既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立下汗馬功勞，必受同盟會的革命領袖的信任。可是漢口的事情，我們竟然那樣的受人輕賤。直到如今，卻仍有不少人以為我們是革命投機者，北洋南下，我們不肯力戰？大帥，我們那一場不是血戰！我思念及此，能不心寒？戰士們能沒有異樣心思？”　　宋缺一口氣也說不盡這鬱氣如潮，曾高他們幾個將領也就默默的聽着，一句話也不插。黑暗當中看不清他們的臉色，風雨帶起無窮的寒意，還有這化不散的鬱悶之氣。　　李想搖搖頭，豁達的笑道：“人生在世，誰能不聽到閑話？聽了閑話就不過日子了？我們直道而行革命大事，一心為這個國家，為這個民族，我們所做的一切，問心無愧於天地，無愧於國家，無愧於民族。說我們不力戰，我們今夜就好好的打一仗，給哪些個愛胡唚的人看看，是誰在為湖北人民血戰，是誰在為中國革命血戰，是誰在為把北洋軍趕出湖北血戰，是誰在為挽回了山窮水盡的湖北革命血戰。我們要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是我們掀起的辛亥年革命，也只有我們才能把革命進行到底……那些只知道爵舌根，對我們下黑手的筒子們，還不配呢！”　　“大帥……”宋缺聽至此，心中的鬱氣像是被李想開解出來，這個鐵錚錚硬漢的眼眶已經濕潤，結巴着說不出下文來。　　曾高聽着，也是心中一熱。他原本不贊同夜襲孝感，他倒不是像有些人那樣認為湖北革命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夜襲孝感，對於陽夏戰事也是可有可無，已經不能影響湖北的大局，又對武昌集團很沒有好感，一肚子的鬱氣，心底有些不情願。他只是覺得軍隊在鐵路線專破壞北洋軍的補給，論實際效果，應該更勝過聲勢浩大的夜襲孝感，雖然有土匪山大王的作派，但不失為以弱戰強的最有效的戰術。再加上黃興夜襲馮國璋，反而損兵折將，證明馮國璋還是很有些準備，夜襲孝感，就顯得很有一些風險。如今見李想和宋缺如此動情，想着漢口之後種種委屈，心裏一熱也要淌出淚來，正要說話，卻聽湯約宛柔聲道：“你們不要傷感，幾個大男人……同盟會不把我們當盤菜，我們有什麼好在乎的。湖北的老百姓還是相信我們的，有這分民心就夠了。好在今夜偷襲孝感也不是什麼大戰事，我們打一個漂亮的大勝仗，有些人就老實了。”　　“夜襲孝感是我反覆思量，自定革命戰略的一場至關重要的關鍵戰役。”李想的神色冷峻，此刻，很有點凜然不可犯的大將之風，“自黃興率領兩協湘軍在孝感慘敗，湖北，甚至全國的革命之氣深受打擊。要振興全國革命之氣，必須要有一場大勝仗，震動北京城，或者挫敗在湖北橫行的北洋軍，震動袁世凱。所有我拋下個人恩怨，堅持要夜襲孝感，將士們中間或有不贊同的，我並不怪罪，他們也都為的革命大業，何必叫人都噤若寒蟬呢？我是一個很民主的人，不興獨裁這一套。但是我能容不同心者，不能容不協力者。自然，我更是容不得趁我前線征戰，在我背後動黑手的人。凡是真心跟着我鬧革命的人，老子拍胸脯保證，絕不會讓你們沒有下場。漢口是我們拼了性命打下來的，誰也別想染指，趕走北洋軍，我們就進漢口。”　　宋缺聽了臉上不禁放光，這才是他認識的那個飛揚拔扈的李帥。馬上懶洋洋的曾高也座直了身子，高聲應道：“大帥！軍令所指，我自然協力而戰。將士之中要是有不出力的，你治我的軍法。”　　“……至於心不同者而影響的士氣不振，”李想點點頭，沉吟着繼續說道，“漢口的事情，叫人為革命出生入死，卻沒有個下場，是叫人寒心。懷着異樣疑惑心思上戰場，戰士們疑惑的不是怕死，他們是怕流血做成別人的嫁衣裳�D�D這都怪我，實力不夠啊。又怕與武昌集團和同盟會集團的內鬥，便宜了南下的馮國璋，袁世凱，葬送了好不容易殺拼出來的革命大業，才會在漢口事情上一再的避讓，讓將士們受委屈了。這樣的避讓只此一次，今後再也不會了，老子誰也不讓。凡是跟着我鬧革命，我不會讓他們沒有下場。為革命陣亡傷殘者一律從優撫恤，要比滿清朝庭，全國各地從優一倍。凡陣亡遺骸，能收籠的收籠，實在沒法子，列單全部進烈士名單，革命成功之後勒石留名，流芳千古。為國為民，生死都是至高無上的榮譽，我也不吝嗇把革命得到利益分給予他們；更何況北洋軍在湖北廝掠，與軍中許多湖北子弟有着破家人亡的深仇大恨，我不信士氣鼓不起來？”　　宋缺聽至此，竟在馬上躍躍欲試，聲如洪鐘般說道：“大帥，我收回剛剛紮營的意見。干他娘的，今晚把孝感的北洋軍全乾死。”　　“哦？”李想不禁失聲而笑，在馬上側過身子拍拍宋缺肩頭，說道，“我了解。我也知道你，你從少習武，這身功夫也端是了得。都說富武窮文，你家一定是富貴人家，但你卻說無家無親無故，孤身一人，也不怕鬧革命連累了誰。我猜，是滿清朝庭，和你有家破人亡的潑天大仇恨。今晚偷襲孝感，殺敵一個措手不及，我不慮不能克孝感，但我也有心憂之處，你知道么？”　　宋缺眼中閃過一絲黯然，卻被黑暗掩藏，他轉而睜大了眼，不解地望着李想。曾高不由的和另外幾個將領交換了一下神色，他心思轉的最快，立刻露出若有所思的情狀。　　李想慢慢仰起臉，望着深黑不見盡頭的夜空，冰涼的絲絲細雨和風撲在臉上，良久，方笑道：“這件事說得似乎早了一點，但你一上戰場就容易熱血昏頭，現在聽一聽，多想想只會有好處。北洋軍因為不服南方水土，大軍又全部離開孝感進攻陽夏，城內空虛，連場勝利會使他們鬆懈麻痹大意，我們連夜奔襲孝感，他們怎麼也想不到，與武昌水火不相容的我們會在此刻來給武昌助拳？我們自己都有些人想不通，肯定可以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但是北洋軍畢竟是久戰精兵，偷襲成功之後立刻遠揚，要是被北洋軍反應過來，纏住我們，北洋大軍回援，我們一千餘騎就只能引恨孝感城下。”　　李想說著一頓，便看宋缺。話到此處，宋缺也已經明白李想憂慮之處，忙在馬上把身子綳得更直，道：“請大帥班下指令！”　　李想目中燦然生光，在黑暗中明亮如星晨，一字一句說道：“我知你們與北洋軍仇深似海，但絕不可以戀戰。來日方長，仇可以慢慢的報，你們死在孝感城下就是不值。這場辛亥年的革命還沒有成功，還需要你們多多努力。”　　宋缺聽到李想說出來，還是有一瞬間的猶豫，也就是略一頓的功夫，便咬牙說道：“我了解，絕不可以戀戰。一切當以民族革命大業為重，絕不挾私抱怨，累急大家的安危。”　　“這才是大丈夫，一個合格的革命黨人。”李想讚歎一句，同時又對曾高他們說道，“你們放心跟着我鬧革命，不要怕到頭來沒有好下場，不要怕卑鄙小人在背後暗算我們，不要因漢口的事情而有後顧之憂。跟着我放心大膽的去打孝感，我也隨軍行動，有什麼事情我扛着。走，隨我去撫慰軍心，宣講國家民族革命大義，革命軍之責，鼓勵軍心士氣。只要我們革命將士同心協力，其利可以斷金，何愁革命大事不成功，何愁孝感夜襲不成功？”　　李想豪情萬丈，猛抽馬鞭，馬痛嘶聲，躍蹄而起，衝下山丘，捲起山丘上的一陣風雨而去。曾高等策馬追着隊尾而去，轉瞬沒入風雨交擊的茫茫暗黑處。　　李想策騎緩緩而行，也把礙事的油衣脫掉了，任由風雨打在身上馬上。　　每當電光閃爍，撕裂黑暗，就看到黑黝黝的人群列隊在風雨中靜默無聲，湯約宛和一眾將領親兵緊緊追隨其後。　　李想邊行邊撫慰一眾戰士，併為他們打氣。只聽他高聲說道：“我們革命軍實力，裝備不如北洋軍。這是事實，我們要敢於承認，但是北洋軍還是要打的，誰叫他們毀了我們的家園，誰叫他們甘心做滿清朝庭的走狗，誰叫他們專和我們革命軍為敵。我們不但要打，而且還要打的积極主動。正面戰場打不過，我們就要利用夜晚，利用雨天，利用湖北山區丘陵複雜的地形，主動出擊，打北洋軍的步兵，打北洋軍的炮兵，打北洋軍的輜重兵。總之一句話，湖北是我們的地盤，我們比誰都要熟悉，不管你們怎麼打，一天二十四個小時都給我用足，北洋軍前方後方的所有空間，都能找出破綻來，都給我打遍！”　　這個時代，沒有比一軍統帥現身說法，親臨戰陣，更能激勵士氣的了。李想領兵征戰有些時日，他身上的氣度越來越有一軍統帥的威信。但是見黑暗中他雙目明亮，似神威，如電閃，凜然的越發不可直視，越發的不容侵犯。他騎在馬上的身姿不甚雄偉，甚至有些單薄瘦弱，卻筆挺的充滿爆炸的力量，每一個小小的動作，似乎都能捲起風雨劇烈變化。他的聲音透出強烈的鬥志和信心，一副不可一世的囂張至極的吊得死人的氣派，似乎滿天神佛碰上他也要讓道。他所到之處，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惹起陣陣致敬和喝采聲，士氣為之大振。　　李想提氣高聲又叫道：“黃興在孝感一敗塗地，馮國璋喪盡天良的在湖北燒殺搶虜，湖北是我們的家園，沒有人可以這麼做。北洋軍逼迫武漢三鎮，全國矚目的革命首義之地危在旦夕。可是現在湖北還有誰能抵擋北洋軍？只有我們！是我們掀起辛亥年革命的首義，是我們底定武漢三鎮的革命大業，是我們造就全國革命的大浪潮。現在，我們要讓所有人看到，也只有我們能夠抵擋北洋軍這個強大的敵人，也只有我們能夠守護武漢三鎮的安全，也只有我們能夠成就湖北革命勝利到最後，也只有我們能夠把辛亥年的革命進行到底。跟着我，成就潑天也似的革命大事業的千古偉業是屬於你們，你們將是辛亥年最耀眼的革命英雄；跟着我，你們光耀千古的榮譽，誰也無法奪走，誰也休想奪走。跟着我，殺死滿清走狗，成就革命大業。”　　李想的聲音遠遠傳開，連蕭蕭的風雨大作聲仍不能把其蓋過。　　“誓要將革命進行到底。殺死滿清走狗，成就革命大業。只有我們，只有我們，只有我們……”軍心士氣大振，齊聲�群埃�震動這個黑暗的天地。　　本存有顧慮猶疑的士兵，得到李想的保證，再也沒有絲毫的顧慮猶疑。　　李想就站在他們的最前面，他們還有什麼可怕？這句“只有我們”更是吼盡心中的鬱氣，這就是革命的意義，男兒一生當此再也無憾的意義。　　以曾高沒心沒肺的淡泊胸懷，也感到熱血沸騰。他一臉神色值得玩味的一瞬不轉的看着李想，似乎這個時代沒有任何的難題是化解不開的。眼前本已混亂而低迷的士氣，就被他輕鬆的幾句話激勵的沸騰起來。而湖北如今接近山窮水盡的局面，也同樣會被他輕鬆的化解嗎？　　此時的李想又掉轉馬頭，舉起握拳的右手，並大聲喝道：“你們聽着，革命軍必勝，北洋軍必敗。”　　眾將士皆隨他一起嘶聲力竭的喊叫，聲沖宵漢，戰馬狂嘶，直令着黑暗的楚天外風雲變色。中華民族的血性爆發，滿清入關以來，血腥壓制奴役中華民族兩百六十餘年，整個民族忍辱偷生的鬱結之氣忍耐到今天，凶厲處要勝過倩女幽魂的十世怨侶不知多少倍？一旦爆發出來，就是天地變色，山河震動。　　夜幕籠罩殘破不堪的孝感城，黑暗無邊無際，風雨蕭蕭索索的寒意惹人煩。城外各條道路上兩旁擁滿了北洋軍的步兵、騎兵和炮兵的營寨，有些北洋軍官帳篷里還亮着等，東一盞，西一盞的點綴在風雨飄搖的黑暗裡。孝感城裡已經破爛的不成樣子，要收拾一塊空地扎幾萬人的大營也是很困難，馮國璋和段祺瑞商量后就乾脆把營地盤在孝感城下。　　一個黑黑的身影站在殘破的一段城牆上，望着黑暗中的連營默默不語，迎着呼嘯而過的風風雨雨。北方人不怕冷，但是這樣陰雨潮濕的天氣使他很難受。今夜段祺瑞又失眠了，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討厭的鬼天氣，還是……想起馮國璋今夜在漢口又要立一大功了，心裏有些不舒服？也是，此處南下，他段祺瑞簡直就是他馮國璋的陪練，馮國璋已經換一件黃馬卦，現在又要一口吞下收復漢口的大功，他段祺瑞今次就是白來一趟了。　　段祺瑞的心裏有鬱氣，有煩悶，才使他睡不着覺？段祺瑞深吸一口夾着風雨的冷氣，腦袋稍稍的清醒一點，他總覺得這樣的理由還不夠他失眠的，半生戰陣上養出的靈敏直覺，時時會閃過一絲心驚肉跳的感覺，像是有什麼忽略了的關鍵所在，而且是極度危險的關鍵所在，就潛伏在眼前黑暗裡，卻總是理不出一個頭緒。　　段祺瑞手指觸摸冰冷的雨水打濕的城牆，努力的回憶進孝感之後的一切，是要找出被他不小心忽略的關鍵所在。他進孝感城時，城牆已經在戰火中破敗的不成樣子，破爛的孝感城要收拾起來就不是一時半會的事情，是一件大工程。而紮營在城外，功夫就全省了，漢口湖北已經沒有能夠給北洋軍構成威脅的敵人。黎元洪的民軍全部龜縮在了漢口，被他們壓着打；李想的革命軍躲在了鄂西北，也就像個跳蚤似的在鐵路補給線上給他們添噁心還成。以李想和黎元洪因為漢口而產生的矛盾，李想現在是巴不得看黎元洪的好戲，看着黎元洪死翹翹。他段祺瑞在孝感，功勞輪不到他，但是危險也輪不到他啊。　　段祺瑞望着延伸直黑暗雨幕後的鐵路和驛道，幾天來，這些這些平素本就擁擠寬大的南北重要道路，再次被他們加寬加固。為此，北洋軍強行徵集了十幾萬民夫，孝感附近的城鎮，村落被他們掠虜一空。即使這樣，也無法時刻保證補給線的暢通，李想的革命軍太會噁心人了，專門在鐵路線，驛道上搞破壞，而且破壞力很強，北洋軍需要孝感附近打草谷，來補充不足的補給。難道李想就像通過這樣的麻雀戰，打敗北洋軍？李想這隻小鬼噁心又難纏，但畢竟只是小鬼，還沒有這個能力影響湖北的大局。　　在這段殘破的城牆跑馬道上，到處都是戰火留下的坑坑窪窪，有些坑大的顯出下邊的夯土，現在盈滿了雨水。道路四周風雨瀰漫交織，地上雨水中走來“噗噗”作響的沉重腳步聲。　　來人典型的北人魁梧身材，像是地獄冒出的魔神矗立在風雨交加的暗黑城牆上，低聲喊了一聲，“大人。”　　“嗯。”段祺瑞吱了一聲，卻又不作聲，這北洋魔神似的大漢也敢再作聲，怕打擾了他的思緒。陰影中皺眉不語的段祺瑞還是想不出問題處在那裡？在陰冷風雨之中，卻有些燥熱難耐了，恨不得撕開胸膛，吹進一絲涼風。　　段祺瑞離開江北已經一個月了，武昌起義也已經月余。北方應該正是秋高氣爽，一層秋雨一層涼的好季節，可是湖北的鬼天氣，幾乎天天都頂淫雨綿綿，在濕潮瘴氣的地方行軍作戰。由於李想革命軍隊頻繁襲擾，後方補給時斷時續，部隊只好命令每個士兵盡量攜帶彈藥和糧食，再加上其他必備物品，每個人員負重達幾十公斤。雖然北洋軍艱苦耐戰的強軍，可長期下去，即使上鐵人也仍然會有感到吃不消了的時候。　　段祺瑞扭頭看向身邊這魔神似的大漢，這樣結實的漢子也看出來是疲憊不堪了，這些日子沒有時間刮一次鬍鬚，臉都快變成了刺蝟。這幸好是在秋天，要是在悶熱的夏天，鬍鬚間肯定會長滿了痱子，奇癢難耐，撓破后流出的黃水把鬍鬚粘成一個個硬塊，白天再出一身汗，臉上身上潰爛的痱子叫汗水浸殺得鑽心疼痛。北人不怕冷，就怕熱，不怕干，就怕水。身處湖北這樣的風雨天氣，比在西北沙漠還要難過，全身都像是要長霉一樣，這種難熬的日子何時是盡頭。就因為水土不服，北洋軍中許多士兵竟然患上了惡性瘧疾，沒有上戰場就失去了戰鬥力。段祺瑞環顧身後城牆上值勤的小隊士兵，其中大部分人都已憔悴不堪，往日熟悉的士兵也已不成人樣，臉上的顴骨變得像刀削一樣可怕，口唇開裂，布滿血絲和干皮，身上的軍裝看一眼都讓人噁心，血痕污垢，還有大片大片的污泥，回到家裡，估計家裡人也認不出來。段祺瑞想到此處，突然驚醒，如果任由這樣的情況發展下去，北洋軍真有被李想拖垮北洋軍的可能。　　旁邊北洋大漢發覺段祺瑞正統官正盯着他，忙揚起滿面虯髯，憔悴的臉笑了笑：“大人，南邊不遠就是漢口了吧？馮大人今夜一定能一口氣突破三道橋，開進漢口。武漢三鎮指日可下，平了匪黨，我們就可以回家了吧？”　　段祺瑞下意識地點點頭，目光越過布滿城下燈光點點的遼闊北洋軍營，深入漆黑如墨的黑夜，投向前面連綿不斷的層層大山，在大別山下，還有一個他再也看不出深淺的敵人，最可怕的敵人就是不了解的敵人。此刻，他的心中一片茫然。　　段祺瑞眼前，風雨糾纏的黑夜，除了風聲雨聲竟然沒有其他的聲音，天地之間是一片的沉寂，�姿�邊孝感城下，北洋軍的營陣逶迤十餘里，星星燈火在黑夜風雨之中閃閃爍爍，騎兵營的馬群今夜也是不安的發出聲聲嘶鳴……偶爾還傳來一兩聲號角聲和軍營中的擊柝聲，在這不安的風雨寒夜裡，顯得�}人毛骨。　　突然，鄭閣龍頭崗的方向火光一閃，接着便響起了嗚嘟嘟的號角，震天動地的蹄聲，密不分點，似陣陣悶雷的滾滾而來，直撲北洋軍綿延十餘里的軍營。風雨之聲全部被掩蓋，只剩金戈鐵馬踏聲破北洋軍的好夢。　　段祺瑞一躍撲向城牆，睜大了眼睛瞪着眼前漆黑如墨的夜裡，李想的千餘騎人馬像黑色的潮水漫堤般越過鄭閣龍頭崗，山呼海嘯捲起風雨沖向北洋軍右翼前營。　　革命軍隊員們人手一把鋒利的馬刀，腰上又是一圈手榴彈，渾身濕透的單薄秋衣緊緊粘在身上，打得緊緊的綁腿被雨淋透，簡直就箍在了腿上，鞋子上的鞋帶也被雨水泡得散開，不少士兵乾脆用繩子把鞋捆在腳上。　　“殺！”李想從喉嚨里低吼一聲，這是夜襲，儘管已經發起衝殺，可他的聲音還是下意識地壓到了最低。　　馬群發出一聲聲長嘶，轟隆隆的眨眼就奔到火光星星點點的北洋軍營地里。蹄聲如密不分點的戰鼓敲響大地，四蹄翻飛的揚起大片的泥水，千餘大軍，足夠捲起驚天動地的風雨。　　李想發起突襲，革命軍悶雷滾滾的蹄聲剛剛響起，段祺瑞撲向城牆的時候，帳篷里的北洋軍士兵也同樣驚醒過來，畢竟北洋軍訓練有素的強軍，反應不可算不快，抓起武器就向外沖。　　晚了，更多的北洋兵還沒有來得及衝出帳篷，馬上呼嘯而來的革命軍，就把手榴彈劈頭蓋臉砸向帳篷的前後左右，接連響起砰砰爆炸聲，一些帳篷在爆炸聲中坍塌了。厚厚的帆布早就被雨水浸泡得搖搖欲墜，現在頓失支撐，重重地壓在尚未在爆炸中死去的北洋兵身上。革命軍接着把浸過黃磷的火把罩子一取，火把迎風而燃，劃過流星般的軌跡飛向倒塌和沒有倒塌的帳篷。立時，帳篷被燒，四處狼煙滾滾，烈火熊熊燃起，紅的、黃的、紫的光焰映紅了半邊天，烈火中不時響起手榴彈的噼啪爆炸聲，氈篷氣浪掀飛，黑煙滾滾的捲起風雨旋上天空，被燒的帆布，還有包裹在燃燒的帆布下的北洋兵屍體，散發出濃烈的焦糊味。　　頃刻問，北洋軍各營的號炮也響了，地動山搖一樣的鼓噪聲，同時從四面八方發出，左營、右營、中營分別從南邊西邊，擎着火把齊向東北方向前寨增援，星星點點密密麻麻。　　“革命黨人真是好膽！風高放火，月黑殺人。李想在北邊鐵路線上一直就是響馬土匪的打法，今夜夜襲我們的必是李想無疑了。”段祺瑞伏在城牆上，緊緊的盯着前方混亂的戰場，緊張得渾身冒汗。最不可能的事情竟然發生了，李想竟然放下和黎元洪的恩怨，來援武漢三鎮！李想的這分胸懷，段祺瑞不得不在心裏寫個服字。而且，李想更是膽大的敢來夜襲北洋軍的大營，雖說北洋軍的主力全去了陽夏戰場，可是孝感的北洋軍守軍也不是李想可以輕辱的。　　段祺瑞對遭李想偷襲而慘死的北洋兵視而不見，眼看着燃起大火的中軍，反而顯出一絲興奮。只要把眼見的敵人拖住一時半會，再調回在蔡甸助攻馮國璋的第二軍主力，不難把李想的夜襲部隊一口吞下，這也是南下平亂的大功一件。段祺瑞想到此處，不禁大為振奮，按捺着激動，大聲命令：“弟兄們，生死在此一戰，殺呀！”　　段祺瑞說著大步邁下城牆，邊走邊脫下身上礙事的油衣。早有親兵牽來他的戰馬，他翻身上騎，直衝北洋軍中營。　　李想躍馬踏上倒塌的帳篷，要是趴在底下一動不動地裝死的精明北洋兵，這樣馬跑過，也把他踩死。當然，也有些北洋兵兇悍異常的又蹬又蹦，急於脫身出來拚命，或者更應該說上愚蠢，對於這些愚蠢的傢伙，革命士兵毫不客氣，衝上去朝着蠕動的地方就是一刀。漢口事件積累的怨氣，和壓抑了兩百六十餘年的民族鬱氣，像是找到宣洩口似的，要朝着這些滿清朝庭的走狗，北洋兵瘋狂的發泄至盡矣。　　一個帳篷里的北洋兵莽莽撞撞地剛一衝出來，就兜頭吃了宋缺躍馬而過的一刀，人頭皮球一樣滾落，鮮血從空空的頸腔噴射而出，魁梧的無頭身體才轟然倒地。宋缺駕馬橫衝直撞，他的刀法不求花哨，只講實用。用武俠的筆發寫就是，化簡為繁，化腐朽為神奇的大成境界。宋缺一聲不吭的直往北洋軍聚集的地方衝殺，馬上隨手一陣砍瓜切菜，北洋軍就是一片鬼哭狼嚎。　　孝感城下，西北方向，北洋軍營地像炸了窩的蜂巢，亂成一片。爆豆子一般的打槍聲、還有濃厚的北方口音的哇哇喊叫的聲音，全是北洋兵。革命軍的士兵全和宋缺一樣的一聲不吭，一槍不發，哪有槍聲、喊聲，就往哪裡甩手榴彈，催馬上去就是一陣亂刀砍殺，殺一陣就放火燒，騎馬又殺向另一片漆黑的營地。　　李想雙腳用力一夾馬腹，戰馬吃力狂奔，直往籠罩在黑暗的中軍殺去。身後已經處處燃起大火，李想可不想扎身在那樣的起眼的地方，他直往黑暗混亂的地方殺去。李想馬刀連揮，砍翻好幾個北洋兵，溫熱的鮮血和冰冷的雨水灑在臉上，戰馬踏着冰與火之歌前進。　　李想身後也就跟着十幾騎，在衝進亂軍當中也就打散了。但是打得一點也不糊塗，李想早就說好了，不能貪功戀戰，不能因為私仇而不顧大局。看看差不多了的時候，分出小組的領頭的一聲唿哨，全都遁入四下重重山地丘陵中。來的時候就己約好，能集中則集中，不能集中就各自返回。都是大別山熟的不能再熟的人，大山中處處是歸途，當晚回不來沒關係、找個山旮旯貓一天，第二天晚上再回來。　　北洋軍卻是打的是糊塗至極，他們是聯想都沒有想過。黑暗中，衝出營帳的北洋兵，望着起火的營地方向，大罵道：“狗日的革命黨人，在孝感城外夜襲吃了一回大虧，今夜還敢來夜襲。也不知道是那裡來得革命軍，黎元洪的部隊被堵在漢口苦苦支撐已經山窮水盡，李想的部隊還在北邊鐵路線打游擊，做起響馬土匪的勾當，又聽說與黎元洪有很深的恩怨，都說不可能來援漢口，這股匪黨又是那裡來的？”　　“日，老子怎麼知道？”他們除了知道手榴彈是革命軍扔的，其他敵人在哪裡，有多少等等，一概不知。　　段祺瑞帶隊衝到起火的營地，眼見大火轟轟烈烈的燃燒，黑煙滾滾的卷向半空，細細綿綿密集的風雨也要讓道。火光下，滿地泥污中翻滾，哀嚎，還沒有死透的北洋兵，卻連一個敵人的影兒也不見。段祺瑞不禁一愣，便勒住戰騎，不再向前。四處張望，只見黑暗當中的營地不時閃過手榴彈爆炸的亮光，噼啪炸雷般一聲響接連響起，接着北洋兵的北方口音的奔走呼嚎聲響起，犹如一波波潮水拍打在段祺瑞的鼓膜。四處黑暗中更多的大帳被點燃，四下的大火衝天而起，火光身處黑暗的營地照亮，段祺瑞終於看到大片的兵士倒在了血泊，火海，泥污中。　　段祺瑞心知不妙，料定李想是對今夜的夜襲進行精密的策劃，絕對可以說是出其不意，北洋軍的陣腳一時大亂。他急忙命令眾將，吼聲如雷的道：“嚴加防守，不要輕戰。”　　現在，他要考慮的不是如何留住李想，而是要如何防止李想踏破營地。忽然他傳令兵急匆匆從煙熏火繚的紛亂交戰場趕來，稟道：“報總統官大人：敵人交戰一陣就走，並不留戀，四處放火，也不知道敵人來了多少人，但是敵人兇狠的不得了。馬軍門恐怕應付不來，命我前來稟報，請求大人增援……”一語未了，別處營地也來報，說敵人勢大，戰事吃虧，急需增援前營。　　“胡說！”段祺瑞大聲喝一聲道，“我在城牆上親眼瞧見，敵人最多千餘騎，那裡有你們說得這麼危急？”　　“真的！”那傳令兵摸了一把臉上的汗水還是雨水，急急說道，“我們已經查清，沖亂營地，四處燒殺放火的全是匪黨，這敵人還能有少？”　　傳令兵一口咬定，唬得段祺瑞不得不相信的大吃一驚，差點跌下馬來，又像被蠍子蜇了似地在馬上也要跳起來了。四處張望混亂的營地，火光處處燃起來，風雨飄搖的凄迷。將要發令，又遲疑了，畢竟是殺場老將，有時候單憑直覺，也能策出敵人的深淺。自己衝進大營，在四處火起的地方奔走撲救，怎麼就不見一個敵兵匪黨？遙遙望着孝感城下黑暗中十餘里的綿延營地，四處升起衝天的火光，接連噼啪密集響起的手榴彈的爆炸聲破空傳來。看來李想夜襲的部隊運用的是非常巧妙，但還是在千餘之間，要不，捲起的風雨可不只是這麼一點。段祺瑞擦了一把熱汗淋漓，沾滿雨水的臉，略略鬆了一口氣：“原來他們趁夜摸過來了，用的也只是疑兵之計，打了我們一個措手不及而已。”想着，冷喝一聲，道：“依舊依原命行事，命蔡甸火速回軍，合擊李想部，我來拖住李想的退路！哼，想不到李想聰明反被聰明誤，被我看出他的虛實，就休想安然返回。”　　至此，段祺瑞才收起冷汗，方覺得靈魂歸竅，鬆弛地在馬上伸了伸腰這才發覺兩條腿有點酸軟麻木，便伸手道：“拿酒來！”　　他想喝口酒，暖暖身子，壓壓驚。　　酒入喉嚨，像吞下一團火，把喉嚨灼燒犹如刀割，刺激的渾身又開始糙熱起來。　　孝感城下，十餘里的連營，大半已經燃起戰火，處處升騰的大火和千萬隻火把在營盤四周依次亮起，照得�姿�西岸、孝感城下通明雪亮。此時混亂的鼓聲、吶喊聲震天響，人如潮湧，四面八方都是北洋兵。在着被點亮的營盤裡，除了被革命軍偷襲蹂躪過後的景象之外，竟然看不到一個革命軍士兵。這更印證了段祺瑞的猜測，匪黨夜襲部隊的虛實也明白了。　　“殺！”段祺瑞牙縫裡擠出一個字，馬鞭用力抽下，戰馬揚蹄狂奔。他領着幾十親衛一頭扎進還在黑暗中最混亂的營地，知道李想的虛實之後也就沒有什麼好怕的了，黑暗中就是最混亂的地方，對他也夠不成危險。　　這裏營帳林立，革命軍士兵騎馬穿插在風雨營帳之間，不斷的向北洋軍營帳丟手榴彈，手榴彈的爆炸聲連珠齊鳴。被雨水浸泡的又濕又重的營帳，輕易的就被爆炸轟倒。無論跑出營帳，還是沒有跑出營帳的北洋軍人馬，被擠在這方寸之地，革命軍騎兵在此橫衝直撞，北洋軍人馬立時亂成一鍋粥。段祺瑞衝進這裏，總算是見到李想革命軍的真神。　　但是眼前北洋軍如此混亂無能的局面，卻氣得段祺瑞總統官大人想吐血。粗略一看，黑暗之中來回的也就十幾騎匪軍，卻把他一個營的營盤鬧得天翻地覆。這十餘騎匪軍也果真兇悍異常，刀法老辣而又實用，悶聲不吭的在人群殺進殺出，渾身的鮮血混合著雨水淋淋滴落，拋撒。這群匪黨身上散發著令人心寒的凶厲之氣，像是鬱結怨氣幾百年的惡魔衝出地獄，段祺瑞恍然大悟，就是這股凶氣，使他今夜心緒不寧的失眠。段祺瑞的一身冷汗又冒了出來，他心裏清楚明白的很，這是滿清血腥壓制奴役這個民族兩百六十餘年，鬱結而成，這整個民族爆發出來的鬱氣，真能翻江倒海，山河變色。　　這匪黨爆發出來的凶氣，竟使得兇悍成性的北洋軍驕卒也心中膽寒，才會招至匪黨的突襲時亂成這樣。局面再如此混亂下去，休想留住這十幾騎兇悍的匪軍。段祺瑞是畢竟廝殺一生的北洋名將，在這重要關頭，方顯出他超強的鎮定功夫來。連斬幾名狂叫亂奔的北洋軍兵士，才略略鎮住局面。　　段祺瑞勒緊戰馬，揮灑着指揮刀上的血跡，強作從容的笑顧左右將士道：“區區十幾匪軍，又還能翻了天去？大丈夫當看死生之事如過眼煙雲，這麼一點點危機，頂過這一陣，蔡甸的援軍必來回救，待天明便是他們的死期！”　　“段祺瑞！”一聲斷喝響起，李想策馬衝出硝煙火光之中，段祺瑞只覺得他一身的濃的化不開的血腥撲面而來，李想哈哈大笑道：“你的北洋兵早已經被我們殺寒了膽，兵士亂成一團，北洋精兵，也不過烏合之眾。你還想等援軍，做夢吧！馮國璋巴不得你死在這裏，好少一個分潤功勞的人。等北洋軍援軍到了的時候，你早一敗塗地。哈！時至今日，滿清朝庭已經是山窮水盡，你們還要給這個腐朽的朝庭賣命，真是丟了你祖宗十八代的臉。現在的你還敢嘴硬，早早下馬就縛，念你也是漢人，老子放你一條生路！”　　“放屁！”段祺瑞咆哮一聲，卻有些底氣不足，馮國璋的秉性，他當然知道的比李想清楚，李想說的是不中也不遠。但是蔡甸的北洋軍是屬於他第二軍節制，他還是調得動，這一點到也無需害怕。　　李想卻不再言語，兩腿一夾，身下的坐騎便旋風般撲向段祺瑞衝去，手裡的馬刀舞起一片寒光閃閃，破風聲響亮。他身後的宋缺也咬牙大吼道：“殺！”護着李想左沖右突，直撲段祺瑞。兩人仗着高超的武力值，就膽敢行着軍中奪帥的險惡之事。這要是撲殺得了段祺瑞，他們夜襲的戰果絕對可以震得袁世凱一個哆嗦，震得滿清朝庭一個哆嗦，震得全國的革命黨人一個哆嗦。　　李想和宋缺雙雄聯手，果然驍勇，段祺瑞前頭湧上來的親兵，在他們手上沒有一合之將，一碰頭就跌落馬下。殺得渾身是血的十幾騎革命軍戰士也護衛在他們身後，殺氣騰騰擁着李想直逼段祺瑞。火光閃耀，段祺瑞都能看清李想滿是血污的一張臉，端的像極了屠夫殺神，湧上去的北洋兵砍瓜切菜似的被砍翻在地，率領着十幾匪軍竟然殺出排山倒海的氣勢。段祺瑞心中涼嗖嗖的，眼見形勢愈來愈險，心中一發狠，咬牙命令道：“槍，開槍，打，給我打。”　　“砰砰”的槍聲爆豆似的密集響起，圍堵在外面的北洋兵先倒下了一片。革命軍揮刀排山倒海殺了進段祺瑞的親兵隊里，沖得段祺瑞的親兵人仰馬翻，黑暗當中，敵我雙方混戰在一起，攪成了一團，外圍最多最亂的都是北洋兵。先前北洋兵怕傷了自己人，又怕開槍吸引匪黨，引來匪黨手榴彈的報復，一直是眼巴巴瞧着沒法下手開槍。但是馮國璋為了自己的性命要緊，已經顧不得了，下令親兵開槍。　　北洋軍里有一輪槍就打死的，有被打傷了腿的，倒在地上呻吟呼號。段祺瑞的親兵竟然朝自己人開槍，北洋軍混亂的營地更亂了，呼號的要逃離戰場，直往外面擠。段祺瑞的坐騎也受到亂兵的衝撞，狂跳起來，幾乎將他掀下馬去。立時之間，圍堵李想的北洋兵急迫閃人，再也沒有一點拚命的勁頭。　　“扯呼！”李想見段祺瑞陣腳大亂，正是千載難逢的跑路的良機，真要被段祺瑞纏死，就真的是死路一條。剛剛作勢撲殺段祺瑞，就是要引起段祺瑞的陣腳大亂，有機會就撲殺了他，沒有機會就跑路。李想忙對宋缺喊道，“敵我已混，他的槍也沒用。一齊沖陣，殺出去！”　　宋缺有些不甘心的了點點頭，要是再沖一次陣，也許就能取下段祺瑞的人頭……但是，他們已經暴露，再不趁此機會撤退，就沒有機會了。他想起戰前向李想保證不戀戰，一切以大局為重，回頭對那些殺得猶意未盡的革命軍戰士吼道：“你愣什麼？撤！”　　便縱馬向前殺去。　　李想一隊騎兵橫衝直撞進刀叢劍林，層層疊疊俱是混亂不堪的北洋兵。李想一隊騎兵渾身是血，都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可是渾身的殺氣，銳氣，一點不減，一路上神當殺神，佛當殺佛。在這一瞬間，李想只覺壓力大減，衝出了北洋軍大營。身後的混亂的喊殺聲震天動地，眼前卻是漆黑如墨的無盡幽暗，風雨無盡的還在繼續飄灑。李想長出一口氣，朝着馬屁股猛抽一鞭，領着一隊騎兵從斜刺里沖了出去，躍過鄭閣龍頭崗，消失在無盡的黑暗之中。

# 第一百二十六章 城下（二）

　　清晨，長江升起的霧靄滾滾涌動，籠罩漢口。久違的陽光刺破多日的陰霾天氣，大霧一排排的散開，可是昨夜籠罩漢口的硝煙戰火卻一時難以消散。街頭巷尾，廢墟之間，不時有槍聲響起，還有革命戰士沒有放棄抵抗，與北洋軍繼續打這游擊。　　從龍王廟到四官殿一帶，漢口繁榮的十里華場，在昨夜的一場大火中化為焦黑的瓦礫堆，還沒有燃盡的青煙從廢墟中裊裊升起。家破人亡，未及逃生的老百姓，失魂落魄的散漫在廢墟堆里，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失去了剛剛看到的美好理想生活，只剩下在這亂世里掙扎存活下去最後念頭。三三兩兩，四處清理殘餘革命軍的北洋兵，興高采烈的搶的搶，擄的擄，見到一個稍有姿色的女子邊摟了去，任行禽獸事。漢口的老百姓已是怨聲載道，但是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人之後，再也不能像昨夜一樣組織一次像樣的抵抗，看着北洋兵糟蹋着他們的家園，卻又能如何？　　無情的戰爭，張示着其巨大的破壞力，無關乎正義與邪惡，最後受到傷害的只是普通百姓人家。但是今日這個世界上最能忍耐的民族已經活不下去，似乎做順民是等死，與其等死，還真不如革命……用最殘酷的暴力革命，以戰爭破壞一切舊的制度……今日中國，恰似千年破屋，敗壞至極，不可收拾。動蕩的世界格局，病弱的中華民族，國家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亡國滅種也指日可待。不盡毀之而妄圖更新，不能救中國！然而漢口已經破壞至盡，又等着誰來更新？　　武昌首義，在楚望台立下大功的馬榮，昨夜在大智門掩護群眾轉移的時候遭北洋軍生擒，此刻被綁在劉歆生別墅劉氏花園的一間空房子里，正滿清十大酷刑伺候着。　　劉園在短短的月余時間里，已經連換三任主人，變化如風雨無常。先是劉歆生贈與李想，作為漢口革命軍政府的辦公地點，李想被驅逐之後，落入孫武手裡，現在，自然成為馮國璋的行轅。　　一盆鹽水潑在馬榮的臉上，傷痕累累的馬榮歪着頭枕着一塊墊花盆的方磚，腦袋還是昏昏沉沉的，躺在潮濕冰冷的地上。他艱難的睜開眼睛，看到初升的朝陽透過破爛的窗紙，亮晃晃地刺眼。周圍是一片死寂，屋裡有幾聲輕微的長短不一的呼吸聲，不時聽到屋外寒秋南飛的大雁凄婉的哀鳴，幽遠的傳來打破這死一般的寂靜。馬榮試圖挪動一下身子，但沒有成功，下半身已完全失去知覺。　　馬榮在大智門被擒時就拿定了主意，準備承受一切酷刑，拼上一死也得保住一個革命黨人的氣節和信仰。也許，只有這樣，才對得起那些死去的戰友，對得起身為革命黨人的光榮。　　昨夜在戰鬥中，多位辛亥首義英雄，炮隊孟華臣、工程隊李忠孝、步隊謝元愷等人，皆英勇陣亡。革命，不是一群革命黨人的流血犧牲就能成功，但人們往往習慣希望寄托在某個人，或者一群人身上。正如此多的犧牲，革命黨人潑下無量鮮血，一群孤膽英雄還是挽回不了革命軍的敗局。湖北革命，已是山窮水盡，已是走投無路……這場有史以來聲勢最浩大的革命潮流，還會以失敗收場？　　馬榮絕望而又痛苦的閉上眼睛，只能以死殉志。身上受刑，大大小小的傷痛同時一股腦的襲上心頭，刺激着他的神經中樞。滿清著名的十大酷刑，可那都是些什麼樣的刑罰？先是用拶指，後來改為皮鞭，接着又是老虎凳、辣椒水、夾棍……在此監刑的馮國璋的副官張聯芬說這叫“倒食甘蔗，愈吃愈甜”。馬榮剛剛昏死過去，又被鹽水潑醒了。　　“可想好了？”一個陰柔的聲音打破死寂般的寧靜，張聯芬見他一醒來，便趨前一步蹲下，問道，“只要你在懺悔書上籤個字，去報紙上發表一個與革命黨人脫離關係的公開聲明，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的離開，我保證不會再有人為難你。”　　“哼！”馬榮輕蔑的哼了一聲，懶得再多廢話把頭偏向一邊，臉上又恢復到毫無表情的冷漠。張聯芬的這幾句話不知道問了多少遍，但是結果永遠只有一個，革命黨人不會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理想。　　“好！真是好氣節。”張聯芬非但沒有生氣，還忍不住讚歎一句。此刻的馬榮，受了半夜酷刑，凄慘的模樣已經看不出一個人形，可是革命黨人的這份氣度和氣節，依舊會使世人慚愧。　　張聯芬又退回椅子舒服的坐下，翹起二郎腿，看着趟地上的馬榮，慢悠悠的說道：“我是真想看看，革命黨人的骨頭，在我的酷刑下能硬挺到幾時？”　　張聯芬說完，揮手示意用刑。幾個刑事清吏立刻撲上去，把馬榮再次架上刑床。又有人拉着馬榮的褲頭一撤，把他褲子退到膝蓋下。　　馬榮終於大驚失色，滿清十大酷刑已經熬過了，臨死之前還要受這樣非人的侮辱？這簡直就是生不如死。焦急之下，不禁大叫一聲，“你們這是想干什麼？有種，一刀殺了爺爺！”　　張聯芬坐在一旁觀刑，看到終於變色的馬榮露出一絲焦急惶恐，發出一聲得意的冷笑道：“我張某飽讀二十四史酷吏傳略，通曉各種古今刑法的功能，更是大膽的進行了創新。大清國流傳的十大酷刑，在某的眼裡，簡直就是小兒科。今兒個，讓你好好嘗嘗張某的非常手段。哼！別要說是你，就是大羅神仙、金剛佛陀到此，我也是要他開口就開口，要他畫押就畫押，要他投降就投降。”　　馬榮畢竟是風裡來過，雨里去過，經過最初的惶恐之後，再次冷靜下來，“爺爺睜大眼睛瞧着，看你能怎樣玩出花樣來？要爺爺投降，不可能！”　　“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張聯芬連連冷笑道，安座太師椅上，向動刑的清吏使個眼色。一個大鬍子清吏抓起馬榮軟趴趴的几几，另一個大胖子清吏不知從那裡抽出一根又黑，又挺，又粗的豬鬃，猛的扎進馬榮几几的尿道里。馬榮萬萬沒有想到，竟是這樣曠古絕今的慘刑，只覺得敏感的下身傳來最不堪忍受的非人痛苦，觸電似的繃緊了全身的神經，冷汗又潑了一層，牙根咬出血來，心臟也要受不了的停止脈動了。馬榮睜大了憤怒的眼睛，急痛之下，竟嗆出一口血來，不禁大吼一聲，悲道：“新亭鬼哭月昏黃，我欲高歌學楚狂。”　　悲憤的詩句，似乎能夠緩解馬榮身上非人的痛疼。這句詩，就是十年前，就在大江對面的武昌滋陽湖畔，朝廷秘密處決的“自立軍”首犯唐才常，慷慨臨刑時，口佔二絕的首聯。唐才常是新世紀為中國革命灑下熱血的第一人，從此成為革命黨人慷慨就義的典範，這首詩也在革命黨人之間廣為流傳。馬榮受刑吟此句，是在表明鐵了心的信仰，堅定不移的理想。　　張聯芬只覺得屋內悲憤之情如潮水洶湧，嚯的站起身，掩飾不住微變的神色。他從來沒有見過男人扛得了豬鬃扎几几的酷刑，但是馬榮扛住了。看馬榮的身體在無意識的抽搐，甚至失禁，可是他的神智依舊清明，還不忘念這首全國鼎鼎有名的大逆不道的反詩。　　張聯芬擺手示意松刑，慢慢踱至馬榮跟前。碰上這樣的硬骨頭，只好耐着性子再次施展精神誘降術，道，“你是聰明人，豈不聞‘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么？勾踐忍辱負重的做過夫差的馬夫，韓信也曾受過胯下之辱。你只要懂得一點點變通，如了我願，今後未必不會成就另一番大作為。須知，你落入我的掌中，還妄想守住革命黨人的貞節，不肯投降，誰也救不了你！”　　“哈，哈，哈……”看着還不死心的想誘降自己的張聯芬，馬榮忍不住大笑，卻扯動渾身的傷痕，痛得慨然無懼，笑得蕭蕭肅肅，沉吟道，“莫謂秋聲太蕭殺，風吹枷鎖滿城香。徒勞口舌難為我，大好頭顱付與誰？……”　　“好！”張聯芬府身陰側側的在馬榮耳邊再擠出一個好字，一語未了，伸手閃電般的抓住馬榮几几頭上露出的一截豬鬃，用力猛的拔出來，帶出一串血珠滴落。豬鬃帶着血又顫巍巍地在馬榮的眼前晃動，直痛得他菊花緊縮，直痛得他欲背過氣去，忍不住“啊！”地慘叫一聲嚎道：“你這畜生！你要有本事，你一刀殺了爺，你殺了爺啊！”　　張聯芬冷笑一聲，示威的在他眼前幌着巍巍顫顫的帶血豬鬃，道：“當然要殺你，焉用刀，就用這根豬鬃！”　　“好啊！你要是不用這根豬鬃弄死爺，你就是孫子。”馬榮以絕強的意志抵抗要暈死過去的衝動，睜大眼睛怒吼出來，望着黑油油硬挺挺的豬鬃，身受曠古絕今的酷刑，依舊勃勃不屈。　　張聯芬微微眯起閃着邪意的雙眼，竟然強行壓制住直要爆發的怒火，耐着性子說道：“要弄死你還不容易？張某用酷刑弄死人的手段可以湊出一個天罡地煞數。但敬你是條好漢，才給你一條生路。你只要肯投降，我就送你出漢口，出國也行，給你一筆錢�D�D十萬塊大洋，夠了吧？就是在歐羅巴也夠你賣一座莊園，去花旗國也夠你賣一大片種植園。革命黨人也拿你沒法子，我們也決不再尋你的事，真是一輩子都不用愁的好事。”　　“哈，哈，哈……咳，咳，咳……”馬榮像是看到星爺的喜劇片，笑得臉部肌肉抽筋，笑得咳出幾十兩血。半響才壓制住沸騰的胸意血性，道，“我參加革命，不是為了榮華富貴，不是為了權力名位，只是為了這個病弱的任人瓜分植民的國家能夠振作，只是為了這個沉睡的任人欺辱壓制的民族能夠覺醒。為了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我這條性命即使萬死也不辭。你們這些自私自利，拿整個民族的鮮血染紅你們的頂子，葬送整個國家的希望，只為滿足你們權力的慾望。為了一己之私，甘心做滿清的走狗，屠殺鎮壓自己的同胞，一步步把中華民族推入亡國滅種的深淵。你們這樣的披着人皮的畜牲，怎麼能夠理解我們革命黨人的信仰和理想。”　　張聯芬臉色陰沉密布如暴風雨來臨，發出連連冷笑，小屋裡空氣冷得直掉冰渣，字字是從牙縫裡擠出來，“就你們這樣一群天真無知的人，還想救中國，你們連自己都救不了。湖北已經一敗塗地，整個南方革命黨人已無可戰之軍，放棄你的痴心妄想吧。告訴你，在某的酷刑之下，就是大羅金仙也得投降，我今天非要折了你們革命黨人的信仰和理想不可。”說著一揮手，把豬鬃塞給大胖子清吏，大胖子捏着馬榮的几几又來扎。　　“就是不投降！”馬榮大叫一聲，無力的掙扎了一下，痛得眼前一黑，便昏了過去。　　“大人。”行刑的胖吏停下手中的活，看向張聯芬，道：“這人還真硬，一般人，吃下三道大刑，該招的都招了，該畫押的都畫押了。他連第十一道大刑都吃了，仍不肯就範。要是再折騰下去，就死定了。”　　張聯芬獰笑道：“這人先不要整死，慢慢來，我就不信，整不出他投降的一天。”　　張聯芬說完甩袖走出小黑屋，只在門外留有一個看守。　　馬榮也不知道在冰冷潮濕的地上躺了多久，渾身的傷痛把他痛醒，腦袋也是昏昏沉沉的。側過頭，破窗戶漏進的陽光刺眼的很。無處不在的痛，無時不再提醒他想起落在身上的每一道可怕又慘無人道的刑罰，特別是下身傳來的疼痛，想起還覺得心頭突突跳得狂亂。他就在這樣曠古絕今的酷刑之下堅持住了信仰，想至此，嘴角浮出一絲滿意的微笑，似乎忘了身上刻骨的疼痛。人，如果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風風雨雨，真也難以體會此中情味。痛定之後靜心思之，馬榮才知道自己的意志竟是這樣的堅強，這是連他自己也感到驕傲的事情。　　破窗漏進來的陽光，刺得馬榮眼中幻出奇怪的光圈，還是昏昏沉沉的腦袋只覺得各種紛紛亂亂的幻覺紛至踏來。隱隱約約的似乎看到，在昨夜保衛漢口的戰鬥中，多位英勇陣亡的辛亥首義英雄，炮隊孟華臣、工程隊李忠孝、步隊謝元愷等人，這些在湖北新軍里朝夕與共的革命老戰友，正微笑的向他走來，他沒有使他們失望，依舊還是那個勃勃的革命鬥士。九泉之下，他們再度聚首，還是革命的好戰友。相約，把革命進行到底。在黃泉地獄再掀革命風潮，把十殿桶個底朝天。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　　革命黨人有些自己忠貞的信仰和理想，不信鬼神，不敬鬼神，但此刻的馬榮腦袋暈乎的厲害，也分不清幻象和真實。似乎，在這水月鏡花的幻境中，忘卻了身上的所有疼痛，暢快淋漓的還在和最親密的戰友繼續革命理想。他明珠卻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　　畫面紛紛擾擾的變幻無常，他看到喜歡作詩的黃興，在黃鶴樓上面向大浪濤天的廣闊長江對面的漢口，臨風長嘯，作一首悲壯的詩，來挽悼犧牲的湖北革命英雄們，也包括他馬榮。黃興也不免還會生出一絲歉意，痛恨自己誤看了湖北革命英雄。他還看到孫中山先生從海外歸來，革命成功，民國成立……孫中山先生提議勒石立英雄紀念碑，紀念為革命犧牲的英雄們。刻滿密密麻麻的名字的巨大的英雄紀念碑上，其中也包括湖北犧牲的革命英雄們……清明時節，從全國各地湧來許多的陌生人，匯聚在英雄紀念碑前，默默的憑悼這些為革命犧牲的英雄，獻上一朵鮮花，或者為他們的墳頭上默默地添一把土，又或者去薅一把墳上的青草。有幸活到革命成功的老戰友也會來看他們，向這些陌生的來客說起當年，那最為盪氣迴腸的辛亥往事，屬於他們的英雄傳奇，回憶歷歷在目，又是肝腸寸斷。陌生的來客們，也會黯然神傷地坐着垂淚……　　馬榮就這樣亦真亦幻的分不清真是和虛幻，一時熱血沸騰，一時又傷感徘徊不去，革命之心卻是從未有過的堅定，完全忘卻周身的痛楚，完全忘卻身處險惡境地。正在這時，忽覺門外“咕咚”一聲，似有一人倒下。把馬榮幻覺中驚醒，仔細聽時，接着便毫無聲息。馬榮輕輕吐出一口氣，心中嘀咕，又是幻覺。馬榮的腦袋，倒是清醒了很多，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下，是不會有人來救他了。湖北革命黨人，已經拿不出與北洋軍抗衡的力量。或許……李想手上還有一隻可戰的力量，但是武昌集團和他的矛盾太深了。李想本身就是功利重過革命的人，首義當晚席捲武昌藩庫就是證明。他不怎麼信任李想，武昌集團的革命黨人也多不信任李想，他太貪婪了……他還向漢口華商逼過餉，更眼饞漢口巨額關稅利益，不惜與五國洋人開戰，掀起國際糾紛……這樣的人實在不值得信任，這也是許多革命黨人排擠李想的原因之一。而因為漢口的事情，馬榮也替李想找不到一個可以信服的理由，說服自己應援武昌，去和強大的北洋軍死戰。馬榮暗中搖頭，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李想的身上，還不如期盼袁世凱能夠反正。　　過了好一會兒，馬榮又覺得鐵門無聲地一動。馬榮疑神疑鬼的扭頭定神看時，又被恰巧從門縫投射在他臉上的一絲陽光刺痛眼睛，條件反射似的閉上眼睛，再慢慢睜開。又過了一會兒，門輕輕地被推開了，馬榮這才確實認定，這決非精神恍惚的幻覺。此時只見面前矯健的人影一閃，一個壓得細細的聲音貼在耳邊道：“你能走動么？”　　“恐怕不行……”馬榮有些止不住的激動，聲音也有些發顫。想不到真有人來救他，這無疑證明湖北革命黨人並沒有因為漢口的失陷，接連的慘敗而放棄革命。他有些急切的問道，“足下是……誰？”　　“你無須多問。”那人還是低聲說道，“我背你走！”　　馬榮細細分辨着來人的聲音，雖然變了調，卻依稀聽出像是金兆龍的聲音……他不是武昌起義之後就跟着李想走了？真是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一個根本不抱有的希望。馬榮忍不住心中一陣酸熱，哽咽道：“老金，是你！難為你這時候還來。李帥竟然沒有放棄我們，他來了，他終於放下了與武昌曾經對於他的傷害……”　　這分希望，他先前都不敢奢望。　　“時間緊迫，不要多說半句廢話，咱們快走！”金兆龍扶他坐起，低聲急促地打斷他說道。他本來對武昌集團的人，沒有什麼好話可說，可是看到滿身傷痕，受盡酷刑而一句堅守貞操的馬榮，也生出一絲感動，自己又忍不住要多說兩句，“大帥從來都沒有放棄過革命理想，也不會放棄你們這些曾經一起武昌舉義的革命戰友。無論你們怎樣的誤解他，無論你們怎樣用不公正來對待他。在革命大義面前，大帥就從來沒有猶疑過。沒有了漢口，我們依舊在與北洋軍戰鬥，從沒有停止。”　　“不要說了，我都知道。是我們的錯啊！”馬榮不敢直視金兆龍閃耀灼灼目光的眼睛，把頭偏向一邊。他們可以說黃興誤看了英雄，但是他們也同樣誤看了李想。看今日李想大義，他先前漢口的動作成了十足的小人。許多事情關節豁然想通，馬榮不禁搖頭苦笑道：“如果一直由李帥主導湖北革命戰事，也不會敗壞到今天這樣不可收拾的田地。湖北大好的革命形勢，都是李帥一手開創，我們卻把他誤解成貪婪的野心加以遏制。悔之晚矣！我是不成了，也無顏去見李帥。你快離開這裏，告訴李帥，湖北塌下來的天也只有他能夠挽起，他是湖北最後的希望。”一邊說，一邊握着金兆龍的手，緊緊抖了兩下。“這是我們敗壞的局勢，就以死謝罪了。你快走，不要管我，在漢口，在湖北，還有更多比我更需要解救的人等着你，等着李帥。”　　“放屁！”金兆龍低聲罵道，拉起明珠一隻胳膊，順勢將一條腿搭在肩上，打橫扛起馬榮。“大帥說了，能救的人，都要救，不放棄，不拋棄，是我們革命軍人的宗旨。逃出去之後，和我一起跟着大帥鬧革命，比呆在武昌痛快的多。”　　金兆龍說著撥開門，一個箭步躥了出來，在園子里繞繞轉轉，躲避着巡邏的北洋兵，奔來時的密道而去。金兆龍如果不是走的密道，光天化日之下也進不了被馮國璋嚴密把守的劉園。須知劉氏花園這樣的豪華別墅，劉歆生自然設有逃生的密道。李想當初接收之後，自然也接收了密道機關。只是馮國璋從孫武手上搶過來設為行轅之後，卻沒有人告訴他密道的所在。　　就在離煙雨小樓的密道不遠時，還是被一個巡邏的瞧見了。金兆龍搶上一步猛撲過去，電光火石的瞬間已經抽出腰上別的短刀，閃電似的直砍向巡邏兵的脖子。還是晚了一步，看到如瘋虎欺身而來的巡邏兵扭身便跑，張嘴殺豬似地大叫一聲，“有賊人！”待喊完這一句之後，才中了金兆龍遲來的一刀，那人便俯身倒了下去。　　只此一聲警報，劉園裡便炸了營的嘩然而起。看守在二門的北洋兵，口裡打着呼哨，幾十名馮國璋從北洋營里精選的戈什哈，還有一些依附馮國璋的所謂的江湖豪傑，武林高手，“刷”的一聲都躥出了房門。　　張聯芬一步躍前，領先跑在最前頭。身上矯健，看得出，很有兩下子拳腳功夫。此刻橫刀在手大喝一聲道：“不要亂，賊在花園裡！”這個積年的沙場老將，冷靜的調兵遣將。先提調四十名戈什哈在府外四周巡看，封住出路；用十幾名封住花園門，防止賊人竄入內宅，擾了馮國璋；自帶了二十五六人衝進煙雨小樓前的園中搜查。　　馮國璋此時也聽到報警，他又不是嬌生慣養的人，早已習慣軍中戎馬。他早已整裝戒備，一身戎裝，掇把椅子，大馬金刀的坐在花園門口坐鎮拿賊。　　馬榮見大勢已去，附在金兆龍耳畔低聲急道：“快放下我，你背着我，兩個人都跑不了。給我一個痛快，一刀砍死我，免得我再落到他們手上受辱。”　　“你怎麼這麼婆娘！”金兆龍吭出一聲，再也不多話，背着馬榮在園子里前盤後轉的尋着出路，但覺到處都是人聲腳步聲，張聯芬已經把他重重圍困住了。膽大的金兆龍在惶急之中，額頭也冒出一層細密的冷汗。　　只聽得馬榮又喃喃道：“在這個危急險要的關頭，能夠見到李帥的決定，能夠重新看到希望，死也瞑目了。放我下去吧。”　　金兆龍正在左右為難之際，聽着馬榮的羅嗦，煩躁的真想把他丟下不管不顧的去了。眼前雜亂的腳步聲是愈來愈近，搜園的人並不吆喝說話，只用刀撥草敲樹，步步逼進。金兆龍的活動空間是越來越小，正準備硬闖，突然有人喊叫一聲：“賊人在這裏！”　　金兆龍早就撲到這北洋兵的眼前，一刀砍死。花園裡一陣喧嘩，人全往這邊湧來。金兆龍扛着馬榮從這處缺口直衝密道，卻感覺到肩膀一疼，被馬榮咬了一口。金兆龍痛得的條件反射的鬆手，馬榮滾落地上，他卻已經衝出好幾步。他回過頭，見趴在地上的馬榮撿起死了的北洋兵的刀橫在脖子上，怒吼道：“你再不走，我抹脖子給你看。不要兩個人都死在這裏！”　　雜亂的腳步聲更近了，已經可以聽到張聯芬透着欣喜的狂吼傳過來，“不要開槍，要活口！馮大人要活口！”　　金兆龍也是果斷的性子，知道已經沒有機會救馬榮，咬牙轉身直奔密道。馬榮滿是傷痕血污的臉上露出一絲輕笑，鬆了一口氣，腦袋一陣天旋地轉，差點昏厥過去。他軟軟的趟在地上，手上的刀也松落地上，真是連自殺的力氣都沒有了。早就不在乎生死，能夠看到金兆龍來救，已經是非常滿足。　　湧上來的人把馬榮團團圍着，有些人看着他一身慘不忍睹的傷痕，竟然還沒有死去而感到驚異。一雙德式長統軍靴站在馬榮眼前，一腳踢掉他手邊的刀。馬榮不用抬頭，也知道是張聯芬到了。果然就聽到張聯芬陰陽怪氣的冷笑道：“都要死的人了，還有什麼好掙扎的？你要是怕死，就投降啊。你看看，你的同黨，還不是把你給丟下了自己逃生？這樣的一群無情無義的亂黨，值得你為他們賣命？”　　馬榮使盡全身的力氣，才翻了一個身，看到張聯芬得意的嘴臉。渾身這一折騰，牽扯的疼痛，臉部的肌肉都抽搐的變了形，卻還是輕輕一笑，笑的雲淡風輕，道：“張聯芬！你咋唬什麼？投降的事，你想也休想。你那兩下酷刑，我現在還不清楚？我只要一天不死，我就能扛得住一天。”　　馬榮如此從容不迫，圍住馬榮的眾人也為他的氣勢而動容，一時皆作聲不得。張聯芬反而笑道：“就你這隻剩半口氣的樣子，我也不來為難於你了。你投不投降，我們也不在乎了。我現在告訴你一聲，黎元洪已經逃離武昌，並登報聲明，同意和議。你已經不再重要，湖北革命黨人已經膽寒，革命風潮也已經止住了。馮大人已在那邊等着，準備親自送你最後一程。”說罷斷喝一聲，命令道：“還不侍候着馬爺！”幾個北洋兵一擁而上，將馬榮五花大綁，架起便走。　　馬榮本就蒼白的臉色更是近乎透明，腦袋裡嗡嗡迴響着“黎元洪已經逃離武昌，並登報聲明，同意和議”一句話，滿滿的都是不相信，木偶一樣的任由他們施為。　　煙雨小樓，一樓大堂。一身北洋新式軍裝的馮國璋雙手柱着西式指揮刀，大馬金刀的坐在太師椅上，兩邊站滿隨他而來的北洋將領。馮國璋見張聯芬他們進來，也不言聲，只兩眼死死盯着馬榮。馬榮已經站立的力氣也沒有，一邊一個北洋兵把他架住，才沒有倒下。　　此時的馬榮還沒有回過神來，馮國璋冷冷的看着失魂落魄的他，也沒有張聯芬說的勃勃不屈，不免有些失望。張聯芬似有所覺的在他耳邊解釋一句，馮國璋才釋然的點點頭，笑道：“你就是馬榮？我說嘛，扛得住那樣的酷刑，不可能是這幅熊樣。武昌黎元洪答應和議，你也知道了，也不用這樣失魂落魄的。人總要懂得變通，懂得識時務。黎元洪就是這樣的一個聰明人，明知道抵抗到底是死路一條，為什麼不同意和議？你又有什麼想不開的？”　　馬榮聽到黎元洪的名字，卻突然清醒過來。胸中一團怒火熊熊燃燒起來，多少革命志士的流血犧牲，就這樣被黎元洪賣掉？不禁大吼道：“革命黨人沒有投降逃跑的都督，黎元洪再也不是湖北大都督！他不能代表革命黨人，他跟你們的和議無效。”　　張聯芬哈哈一笑，“你說無效就無效？真是個笑話。湖北民軍還想繼續打？你們拿什麼跟我們打？死到臨頭了，還嘴硬。你們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是乖乖同意和議，二是全死了喂鄂江王八。可惜，這兩條路，你都作不了主。”　　張聯芬嘲弄的目光落在馬榮身上，馬榮卻是撇嘴一笑，毫不畏縮的與張聯芬對視，道：“誰說我做不了主，我絕不會投降，誓要把革命進行到底。你還有沒有拿出來的刑法，只管往身上招呼。”　　馬榮的目光高傲，張聯芬卻覺得臉上火辣辣的，與之對視不過。他昨夜在馬榮身上折騰了大半夜的酷刑，卻沒有使馬榮有哪怕一點點的屈服，現在聽了馬榮的話便覺格外不入耳。他自覺精研歷朝酷吏傳記，號稱用刑高手，使出渾身解數卻折服不了一個馬榮。當著馮國璋的面，庭上庭下百餘同撩下屬的面，被馬榮這樣潮弄，倍覺得臉上掛不住。頓時大怒，陰着臉，轉身一腳踢在他的小腹。力道之大，兩個扶着馬榮的北洋兵都抓不住，馬榮“砰”地一聲撲到再地，佝僂着身子，嘴臉嗆出大塊的鮮血。馬榮硬着脖子，抬起頭冷冷的看着張聯芬。這時庭上庭下百餘人，見這個連爬起來的力氣也沒有的人，還是這樣的倔強，還敢對處在暴怒時期，平日北洋兵也害怕這個以陰沉狠辣著稱的張聯芬，如此的無禮，一個個驚詫得變顏失色。這是什麼樣的人，才有這樣堅強的意志，這樣的敵人，只是看着都覺得心寒。堂內堂外的所有人，屏聲斂氣鴉雀無聲。　　張聯芬陰森森的從牙縫裡擠出幾個字，說道：“我要找只狗來，把你給日了。”　　馬榮自受了豬鬃扎几几之後，早把一切都豁出去了，滿不在乎的緩緩說道：“我的身體，看來是受不了幾次刑了，也熬不了幾時。你還有什麼刑法，最好快點使出來。”還待往下說時，只聽“啪”的一聲，張聯芬硬邦邦的靴子照他的嘴就是一腳踢過去。馬榮滿嘴糊爛的血水，門牙也被踢落好幾顆，和着血水吐出來。　　“行了。”冷冷看着一切的馮國璋突然插嘴，向張聯芬喝道，“退下！”　　張聯芬狠狠盯了馬榮一眼，踢了一下帶血的靴子，悻悻地退到一旁。　　馮國璋格格一笑，起身度到馬榮旁邊蹲下，看着地上他說道：“馬榮，你這是求死。豈不聞‘螻蟻尚且偷生’，黎元洪都已經屈服，你又是何必仍就如此勃勃不屈？我惜你是條漢子，再給你一次機會，兩條生路由你選擇。一是投降，二是說出剛才來救你的人是誰派來的。”　　馬榮哼出一聲淡淡的笑，別過臉去。馮國璋卻又繼續道：“如果你覺得革命黨人得罪不起，也無甚要緊，我給你一筆錢，找個幽靜去處做個陶朱公，可享受清福，這樣可好？”　　馬榮突然“呸”的一聲朝馮國璋唾一口血水，卻只能無力的落在馮國璋的腳下。他知道，馮國璋是想知道還在抵抗的革命黨人剩下的力量。他有些漏風的說道：“沒有人來救我，是我自己跑出來的。”說完又閉口不言。　　“放屁！”馮國璋冷冷的說道。“你這個樣子，就是連門檻也跨不過。你就是不說，我也能猜得到。”　　“也不見得。”馬榮自言自語式嘀咕，也不知道是說自己能跨過門檻，還是說馮國璋根本猜不到。“要不是繩子捆得太緊，我就走給你看。”　　“你看我猜不猜得到？”　　馮國璋知他語意，強壓心頭怒火冷笑一聲道，“我現在就是任你們革命黨人折騰，你們也挽回不了湖北天塌地陷的局勢。”　　“那也不見得。”馬榮立刻又是這句話，硬邦邦頂了馮國璋的肺。“我說，來救我的人是黎元洪派來的，你信不信？”　　馮國璋背着手笑嘻嘻地瞧着他那痛苦得扭曲了被張聯芬踢得血肉模糊的臉，說道：“你是說黎元洪是詐和？你把我當三歲小孩？跟你說，袁大人撒在武昌的密探，就連黎元洪拉屎放屁也探聽的清清楚楚。武昌城裡，根本不會有人來救你。你想用這樣的拙劣的計謀來破壞和議，也太小看我馮某人。”　　癱倒在地的馬榮，喘了口氣，道：“那我說是李想，李帥派來的人呢？”　　馮國璋大笑一聲，“你扯蛋也越扯越沒邊。李想盼你們死，比我可能還要更甚。他在漢口的老巢被你們奪了，在革命陣營處處受到排擠，他還不把你們恨死？你看我們北洋軍南下武勝關之後，李想又打過一場像樣的仗嗎？你少在這裏混淆視聽，我看你是一點也不想活了。”　　馬榮哼了一聲，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到說說，你猜的是誰？”　　馮國璋彎腰湊進馬榮，說道：“不就是散落在漢口的一些革命黨人餘孽，像你一樣，仍不死心，妄想抵抗到底的蠢貨。我今天就要他們看看，抵抗到底的下場。”轉身對張聯芬道，“把他送去四官殿碼頭，剝皮挖心。給那些頑抗的革命黨人，樹一個好榜樣。”　　張聯芬卻有些遲疑，朝庭除決革命黨人，向來都是秘密進行，就是怕引起民憤。如今漢口民心有待安撫，這樣一來，就更難安撫了，因道：“大人，這成嗎？”　　馮國璋冷笑道：“有什麼不成？漢口都被我們燒掉半個，還有什麼成不成？一群濺民，就是要他們害怕。”　　馬榮突然狂笑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 第一百二十七章 城下（三）

　　煙雨小樓外，初冬正午的陽光看似明媚，卻沒有人感覺到一絲的溫暖。辛亥年的小雪過了七日，滿園的清香的菊花也開始凋零，鋪滿一地黃色的凄美。距大雪日還差七日，長江流域的冬天已經到來，所有人卻都感受到辛亥年的冬天將是異常寒冷的一個冬天。　　早已經被折磨的動彈不得的馬榮拖了下去，送去四官殿碼頭剝皮挖心示眾，剛剛他伏過的地方留下一灘杏紅的血跡。馬榮毫無畏懼的狂笑大罵聲慢慢遠去，馮國璋總統的北洋第一軍座下將領，二鎮統制王占元、四鎮統制吳鳳嶺、六鎮統制李純等，這些馮國璋的心腹大將，一個個大眼望小眼的默不作聲，大堂里安靜下來，都可以看到對方眼裡的動容，這樣晴好的天氣，卻在心底是寒氣暗暗的流淌。　　“大人，和議在際，還是不宜節外生枝。何況昨夜放火燒城，以致那些反感不滿革命黨人的洋人，也對我們頗有微詞。今早上就有洋人找上門唧唧歪歪了，喧騰報紙，大人居然為叢怨所歸。眾口鑠金，真是積毀銷骨。他們到忘了，是誰廢除了他們租界特權？又是誰來恢復他們的租界特權？是誰一旦當革命鋒鏑之沖，乃慨然欲犧牲生命，挽此狂瀾？大人為了國家大事操勞，不顧惜自身聲譽，還背負這麼多的罵名。給了洋人那麼多好處，還受他們的埋汰。我們沒有必要，再把革命黨人往死里得罪。”張聯芬打破沉默說道，他還是想按照朝庭慣例，暗中把馬榮處置了。其實馮國璋會這樣處置馬榮，雖是張聯芬意料之中的事，但他仍然感到不滿足。這樣非但沒有達到折辱馬榮、折辱革命黨人氣節的目的，反而成全了他革命英雄的大名大義，更是激發漢口革命黨人、漢口民眾抵抗和不滿北洋軍暴戮的情緒。但是馮國璋下達的命令，他不能夠直接的去反對，只能這樣說了。　　“我早已經把武昌匪黨得罪狠了，也不怕再把他們往死里得罪。哼！要穩定南方爆炸形勢，必須行非常手段。袁公的心思，我也了解。這些得罪人的事情，袁公不方便去做，我們做屬下的，就要幫着分擔。”馮國璋沉吟道，他一直堅稱革命黨為匪黨。至此卻打住，沒有繼續說下去。張聯芬卻是不敢插嘴，袁世凱的心思，他們不敢亂猜，更不敢亂說。　　袁世凱此時已實實在在地把北方軍政大權總攬於一身了。清開國時，多爾袞致書史可法說：“我大清之天下，乃得於闖賊而非取之於明朝。”袁世凱現在也是用的這個手法，他對革命軍方面說：“我的天下是得之於清朝，而非取之於革命軍。”又對清說：“我今日勢力乃取之於革命黨，而非取之於清朝。”　　袁世凱在洹上村以養足疾為名，已經達到了挾清廷以壓革命軍，養革命勢力坐大以要脅清廷的目的。這些每一件事情揭開了，都會對袁世凱的名譽有極大的影響。須知，如今的袁世凱，惡跡未顯，在世人眼中，誠為一代偉人。他有足以影響中國的強大軍隊北洋軍，有洋人送於的挽救中國政局之第一人的稱號，有在朝鮮時期建立的民族英雄的光輝事迹。國人當中很多人相信，非袁不能挽回大局。這是袁世凱能竊國成功，有很大的關係。　　袁世凱一些暗地里的勾當，知道的人不多，知道的人也不敢隨便亂說。　　先前袁世凱到信陽誓師時，面授馮國璋機樞，對於當前的局勢定下四大方針決定：　　（一）謙辭組閣大命。　　（二）諫阻清廷遷都。　　（三）穩定南方爆炸情勢。　　（四）清除北方肘腋之患。　　根據這四個步驟，袁世凱一方面由其長子袁大公子暗中聯絡結交革命黨人，秘密派代表不斷向武昌革命政府進行和談碰頭；一方面卻令馮國璋率領北洋第一軍繼續向武昌革命軍施壓力。至於在北方，則必須消滅吳祿貞，因為吳的縱橫才略，以及在北洋軍中的基礎，如果讓他繼續留下，則北方的天下便不是袁世凱的了。袁的政治資本是北中國的實力派，如果革命力量在北方長大和發展，則威脅了袁的存在。因此他把消滅北方的革命力量看得比對抗南方革命軍工作更為重要。所以他在洹上村時就和親信秘密商量，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謀殺了吳祿貞。袁世凱很明白，張紹曾是個有妥協性的人，不像吳祿貞那麼英邁，所以只要解決了吳祿貞，北方的革命情緒便會受到極大的打擊。果然，灤州兵諫和吳祿貞被刺，使北中國的革命活動緩和了，使得袁世凱有充分時間來達到他個人取天下的陰謀。　　只是袁世凱的這些陰謀，只有他極心腹的人才知道的機密，在具體計劃上更是無人知其全部，也因此才造成當初朱其��烏龍事件。　　馮國璋一開了頭，馬上就想到這許多，嘆息一聲，卻換了一種說法，道：“袁公組織責任內閣，以圖解免。無如人心為大勢潮流所趨，雖有賢者，已難為力。挽回之術，不免告窮。蓋人心愈壓制，其膨脹力亦愈大。中西往事，歷歷可征。此次匪黨聲勢極大，無論其不能撲滅矣。即以北洋兵力，現勉強摧抑，然人心不死，餘燼易燃，吾恐第二次革命，不旋踵又將復起矣。今日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漢口餘黨賊人潛進劉園，解救同黨。再看剛剛馬榮之張狂近似瘋魔，這些匪黨在孝感和漢口連連受重創，仍不死心放棄的念想。要抑制南方爆炸形勢，必須以雷霆手段重創匪黨，學一學大清開國平江南的故事，學一學曾文正公平長毛的故事。把他們打痛了，打怕了，才成，才尚有望和議。”　　馮國璋起身，在大堂里來回度方步，皮靴的膠底一下又一下的敲擊着白璧光潔如漢玉的大理石地板，錯落配合著他緩緩的語調，每一下都像是敲在眾人的心裏。所有人不自覺的正襟危座，聽着馮國璋慢慢道來。　　“如今，說者謂南北之爭在滿，吾謂南北之爭，實不在滿而在漢。而今而後，袁公其為國體解決之樞紐也哉。東郊民巷的洋人亦云，袁公為拯救中國政局之第一人也。先是武漢事起，朝庭起用袁公，論者咸疑袁公必有良弓狡兔之悲，斷不應命，詎竟慨然奉詔。乃甫經就任，而張紹曾截留軍火，吳祿貞謀斷後路之警，已紛至沓來，袁公幾陷危地，至是始悟大勢已去，斷非一人所能挽回。雖表面強為支持，而其中已有轉圜之意矣。越日復拜內閣總理之命，論者又疑必不至京，已而入都之報騰布遠近。如今朝堂攝政王等滿洲貴族政府既覆，而袁公內閣代興，時局循環，差強人意。雖然，袁公入閣，則共和解決，愈生困難，何也？袁公之權，全由保護今朝庭而得，既已顯膺重寄，即不能不故作聲勢，以掩眾目。一旦而欲反其所為，萬無此理。且朝堂里滿人貴族雖已引避，挾制之習未除，袁公勢處兩難，動輒得咎，內招朝堂滿洲貴族之猜疑，外啟黨人之仇視，手槍炸彈，日伺其旁，危險之來，方興未艾矣。”　　馮國璋文言縐縐，把袁世凱說得比受盡姑婆虐待的不幸小媳婦還要委屈，卻是說進了這幾個深受袁世凱大恩大德的北洋重將的心裏。一句“而今而後，袁公其為國體解決之樞紐也哉。東郊民巷的洋人亦云，袁公為拯救中國政局之第一人也。”說得在座北洋重將們個個與有榮焉，只覺得跟着袁世凱是前途廣大。但聽到後來，又想起袁世凱為朝庭鞠躬盡瘁，苦苦支撐着朝庭將傾的大廈，卻受盡朝庭的猜忌。百般維護黨人，要求朝庭解除黨禁，釋放汪精衛等政治犯，赦免匪黨造反的大逆之罪，反而招來黨人的仇視。對於袁世凱所受的委屈感同身受，恨不得踢翻了朝庭，踏平了革命黨人。　　李純率先離座站出來，道：“屬下願為袁大人分憂，願為馮大人分憂。”　　其餘重將，立刻起身附和。　　“好。”馮國璋舒展了笑容，拍掌笑言，“總有人在背後議論我，我也都知道……好勇鬥狠，一力主戰，只為了多換一件皇馬卦穿……妄肆武力，以仇殺同胞為事，甘冒天下之不韙，為人民之公敵，身敗名裂，為天下笑。真是笑話！其實，我也是贊成和議。希望南北和議早日達成，希望南北戰爭早日結束，希望國家能夠天下太平。如今南方民勢益張，佔據半壁河山，相持不決。大局糜爛，即在目前。非南北裂土而王，即演成豆剖瓜分之慘劇，事機危迫，間不容發。我唯有一力主戰，只是為了以爆制爆，以早日促成和議。”　　馮國璋說的，在座各位也同意。革命黨人的頑強，他們也都見識道了，簡直比野草還要頑強。留下他們的性命，不把他們給征服了，今後真是睡難安寢。革命黨人的暗殺手段瘋狂的不得了，在北京城裡，一句“革命黨人來了”，能嚇住夜哭的小孩。滿清朝庭里，死在革命黨人錫紙包鴨蛋的大員多了去了。不怕革命黨人造反，就怕革命黨人暗殺。他們這些人，日防夜防，總有疏漏的時候，總會給那些不要命的革命黨人抓道機會的時候。江南死了好幾個封疆大吏，連北京的攝政王爺不也差點着了汪精衛的道？他們的護衛是遠遠的不如那些封疆大吏，攝政王爺，萬一被革命黨人記掛上了，燈錄他們暗殺的黑名單，又有誰能當得住他們的錫殼鴨蛋呢？但因此也就去撲那些封疆大吏的後塵？一個個胡思亂想，心中的惡氣上涌，又怎能抒發出來呢？　　這些北洋悍將，心中的惡氣發泄不出來，就有人開始咬牙切齒。王占元就不依不饒地說：“看到馬榮這廝，被拖下去那怨毒的眼神，我就心頭直亂跳。不把這些匪黨任趕盡殺絕了，我真是睡難安寢。就是不把匪黨趕盡殺絕，也要把他們打得服軟為止，死不死的，也作不起怪來。炮轟武昌城，逼匪黨和議，簽下這城下之盟。自古以來，城下之盟就是奇恥大辱。看他們，還能在我們面前抬起頭來？”　　此時馮國璋的秘書長陳紫笙進來，打斷王占元的話，道：“大人。上次抓到的那個朱其煌又來了，有事請見。下官說了大人正在議事，他說原來這些事是要向袁大公子稟報的，可是，如今袁大公子遠在北京。知道湖北事務全由大人主持，要請見大人。”　　馮國璋不用想，也知道會是什麼事情。北洋將領也知道點風聲，想要迴避。馮國璋揮了一下手，說道：“你們不用迴避，叫他進來。”　　馮國璋剛才那番話已經喧諸於口，還有什麼好避諱的？袁世凱主持內閣，和議已經提上日程，焦點已經變成了共和還是立憲。當然，袁世凱在北京，一直高唱君主立憲，誓要保住清廷的家天下。　　見朱其煌跨過門檻，馮國璋就問：“你有什麼事？”　　“馮公，我正是為和議而來。馮公在漢口雖是大捷，然南方有十三省獨立。南北終於決裂，南北兩軍，戰禍愈演愈烈，其影響所及，勢必兩敗俱傷，同歸於盡，足以覆亡中國。”他在此一頓，掃視一眼北洋諸將，一正衣襟，才接着說，“我今帶了一封汪兆銘的親筆函，這是汪君寫給武昌首義的革命同志函，希望南北達成和議，聯合一致要求清帝遜位，並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這是你們黨人一廂情願的盤算。”馮國璋立即打斷了他，“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這話，革命大人可以拿在檯面上毫無顧忌的討論，在北洋軍里卻是絕對不能議論的禁區。雖說他們都是心知肚明，但他們名義上還是清軍，袁世凱還是清臣，這樣就是大逆不道了。“袁公組閣之後倡議和議，是不忍同胞自相殘殺。又有東西各國列強陽號中立，陰主幹涉，如接濟軍火，灌輸外債，助拿租界革黨，佔據海關稅權，且各處陸續進兵，以圖有所劫制，是以蒙藏之噩耗方來，滇遼之警電踵至；而日皇對於議院之憤言，其心尤為叵測，瓜分之禍，逞於目前。這場戰事繼續下去，怕有亡國滅種之禍。袁公心念國家民族之大義，才同意和議。卻並不贊成共和，還是堅持君主立憲。推舉袁公為臨時大總統之說，以後休要在我面前提起。”　　北洋諸將聽到馮國璋敘述袁世凱心懷國家民族之大義精神，個個都坐直了身子肅然敬聽着。朱其煌看在眼裡，閃過不易察覺的一絲嘲諷，袁世凱不是要堅持君主立憲，只是不喜歡“臨時”兩個字。嘴裏卻說道：“袁公倍受中外矚目的偉人，我等黨人卻是真心期盼，袁公念在國家民族大義，能夠反正來歸。”　　“閑話少說。”馮國璋臉色不善的說道，朱其煌說話越來越露骨，傳出去還不都是他的過錯？馮國璋剛剛大勝革命黨人，正是心氣傲，火氣旺的時候，對朱其煌很不客氣的說道：“你是現在過江去武昌呢？還是等洋人調停的使者來了一起過武昌？”　　朱其煌並不以馮國璋盛氣凌人的態度為異，道：“我先過武昌。聽說參加獨立各省的代表大會的各省代表都來到了武昌。這時恰巧在各省代表大會期中到達，便於大家集中討論這個問題。也是給武昌主戰黨人一點緩衝的時間。”　　自庄蘊寬來鄂之後，滬、漢臨時中央政府之爭已然展開。黎元洪當即派居正、陶鳳集去滬與各省代表榷商，中間頗有爭執。經多方調解，十月四日才開會決定各省代表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各省仍留代表一人在上海辦理通訊聯絡。　　其十月初旬，代表之行抵上海者凡十省；其贛、粵、桂三省，則以鄂省先有請派之議，徑至武昌。此十三省，均贊成組織臨時政府統馭全國之說。即由十省代表在上海會議，先推武昌為中央軍政府；並提議武昌既為中央軍政府，各代表即應前赴武昌，惟滬上仍留一通信機關，以便接洽機要。當代表團未全體到鄂之先，各省軍政府以代表到鄂尚需日時，外交應付不容稍緩，乃先後電致鄂垣，凡民軍佔領各省，公推黎都督為民國中央政府代表，而以鄂省為暫時民國中央政府，凡與各國交涉，有關民國全體大局者，均由黎都督代表一切。同時有已到鄂省之各省代表，亦以是為言。黎元洪乃據情照會各領事，並聲明：“凡民軍舉義之先，所有滿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商約，及所有借款之債權，均有效力。至武昌義旗既舉之後，無論滿清政府向何國所借之債及所結之條約，則概不承認。”　　同時黎都督復通電各省，略謂：“大局粗定，非組織臨時政府，內政、外交均無主體，極為可危。前電請舉員會議，一時未能全到，擬變通辦法，先由各省電舉各部政務長，擇其得多數票者聘請來鄂。以政府成立，照會各國領事，轉稟各國公使，請各本國承認，庶國基可以粗定。並擬將臨時政府暫分為內務、外交、教育、財政、交通、軍政、司法七部。”　　各省得電后，即各致電推舉。除外交一席亟須設立，由各省公推伍君廷芳為總長，溫君宗堯為次長，即行任事外，其餘各部，因代表議會將次成立，暫不實行。各省代表既由滬議決前赴武昌，即於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在武昌會議，全體贊成於臨時政府未成立以前，推舉鄂軍都督為中央軍政府大都督。　　可惜，黎元洪這个中央軍政府大都督還沒有坐完一天，陽夏既已淪陷。黎元洪倉惶溜號，移駐卓刀泉“辦公”。　　馮國璋即派人護送朱其煌過江。看着朱其煌出去后，馮國璋的臉色已經變得十分猙獰，對一群部下說道：“好啊，已經一敗塗地了，還敢討價還價。要狠狠的打，打到他們求和為止，打到他們今後一想起我北洋軍，就怕得直打哆嗦。”　　馮國璋的副官張聯芬和秘書長陳紫笙，兩個最是了解馮國璋的人對望了一眼，卻都沒有說話。馮國璋抖擻一身虎威，滿堂人里，不少平日里的驕兵悍將嚇得連呼吸也放緩。　　“你們不同意？”馮國璋看他們不作聲，不解地質問他們。　　陳紫笙說道：“大人，我們也無須急於一時的奮愾。等洋人和議調停的使者來了，與武昌議出個結果之後。我們滿意了，就不打，我們不滿意，就繼續打。這是下官的個人想法，說出來請大人參酌。”　　張聯芬見馮國璋還是黑着臉一聲不吭，便賠笑說道：“大人，袁公把這樣的重任託付給大人，而不是孝感的段大人，足見袁公對大人的信任和重視。大人也確實不負袁公所託，揮兵南下，一舉收復陽夏，蕩平匪黨主力，如今匪黨只剩下一座孤城苦苦支撐危局。有我北洋大軍坐鎮漢口，湖北局勢已經大定，我們即使放任各地匪黨流寇不管，量他們也翻不了天去。”　　馮國璋聽到張聯芬暗中拍響的馬屁，心裏一陣舒坦。但一想起李想的那群來去如風，摸不着邊的匪黨流寇，又不免長嘆一聲說：“唉，你們不知，我們現在看似大局已定湖北，其實，陝西、山西獨立，河南又有亂起，我們其實已經身陷重圍，四面皆敵。”　　陳紫笙懇切地說道：“一群泥腿子和書生組成的烏合之眾而已，即使有百萬之眾，在我北洋精兵強將面前實屬不堪一擊。聲勢再大，還不夠作我們的開胃菜罷了。”　　馮國璋一時沉吟的再三思忖，終於覺得兩位心腹手下說得有理。他長嘆一聲說：“好吧。我就耐心再等一等，給他們一點喘息的時間，也不怕這些匪黨還能再興風作浪。如果武昌匪黨真的服軟，同意和議，也少了一次兵戈。等葛福等調停的洋人使者來了，就送他們過江去。朱其煌不是帶了汪精衛的一封親筆函？想來，總會起到一些作用。今早，黎元洪已經派人找到了在武昌參加過他誓師祭天大典的上海英文報《大陸報》記者埃德溫，公布了他的‘聲明’：敝人切望停戰，俾聯絡共和各省，確定繼續交戰或與立憲人士協商調解事宜。敝人始終期望了結自相殘殺、流血痛苦、毀壞財產之局面，以免招致列強幹涉。為此，特聲明願作出任何讓步，以確保停止殘殺。竊以為應由共和黨人與朝廷雙方宣布休戰，使雙方代表得以洽商。倘共和各省議決繼續交戰，敝人甘冒矢石，作戰到底。哈……”馮國璋想起黎元洪最後那句“甘冒矢石、作戰到底”的話，明顯沒有任何底氣，不免就是一笑。“黎元洪已經登報，要求和議。匪黨再硬勃，又還能堅挺多久？”　　陳紫笙聽了連連點頭同意，“大人思慮周詳，我等難及。匪黨還在垂死掙扎，只是不願受城下之盟的恥辱。真要窮追猛打，逼得匪黨狗急跳牆。南方遍地是匪黨，麻煩就是曠日持久。也不免耽誤了和議，耽誤了袁公大計。現在我們先晾他一晾，匪黨求死的熱血冷卻之後，就會知道后怕，就怎麼也硬勃不起來了。再由洋人從中調解，逐漸瓦解黨人的抵抗意志。要知，密探來報，今早黎元洪出走之時，武昌百姓甚為驚慌，旋即擁擠出城，擠死婦孺甚多，慘不堪言。而兵士等見黎出走，亦相率逃竄，大有瓦解之勢。武昌洪山總司令部蔣翊武等人，極力支撐，也到了維繫不住的時刻。潛入劉園答救馬榮的人，最多也就是流穿漢口的匪黨餘孽而已。”　　這話，馮國璋同意，也認為馬榮完全是虛張聲勢的胡扯。黎元洪已經沒有這個能力，李想卻沒有這個心思。　　“昨夜段祺瑞協助我進攻漢陽的一部為何突然撤回？”馮國璋突然想起這事問道，眉頭也皺起來。“難道是見我立此收復陽夏的大功，想來扯我後腿？又或者是孝感出了什麼事？李想在北邊不安生，真折騰出什麼妖蛾子？”雖然認定馬榮在虛張聲勢的胡扯，但是該懷疑的時候，還是要懷疑。　　“大人，”陳紫笙道，“下官已經查明，昨夜不知從那裡冒出一股匪黨，舉兵異動，就在拂曉時襲擾了孝感段大人的老營。馮大人和匪黨直接照過面，斷定是李想餘孽。人數在千餘，全是騎兵，來去如風。也就是響馬流寇的一貫作風，李想也一直精於此道，實在不足掛齒。段大人也一時大意疏忽，才會着了李想的道。”　　這看似不足掛齒的小事一件，多年沙場鋒鏑滾過來，卻使馮國璋近乎對危險本能的嗅覺使心頭莫名的一突亂跳，像的警鐘敲響不好的開始。不要看錯了李想才好？要是李想攙和進陽夏戰場，雖然挽回不了匪黨塌下來的天，但肯定會把此時關鍵的和議給攪黃了，北洋軍將會深陷在湖北的戰爭泥潭。　　馮國璋瞧陳紫笙臉色已經變了，這樣重要的事情，陳紫笙先前卻不說。陳紫笙額頭上已經冒出汗珠，但陳紫笙素來遇變不驚，很快便定住了神，淡淡一笑道：“這件事段大人已經處理妥當。大人也是公務繁忙，我就不想拿這點小事來煩大人。”　　張聯芬抓住攻擊陳紫笙的機會，冷冷說道：“這也算是小事，那什麼才是大事？”　　陳紫笙冷笑道，“段大人只把這事當小事處理，你難道還把這事給扯大了？鬧開了？”　　張聯芬一時被問得漲紅了臉，如果是因為他把這事情給鬧大了，不是明擺着去落段祺瑞的面子。這要是傳到段祺瑞耳里，就是有馮國璋罩着，今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陳紫笙轉而嬉笑道：“由於孝感已經成了廢墟，除了孤魂野鬼，什麼也沒有。將士們不肯進城，就在城外紮營。昨夜正是進攻陽夏的時刻，李想部又遠在北邊，段大人對敵情估計不足，加之又是雨夜，缺乏嚴密的戒備，給李想的匪黨軍一支騎兵部隊於拂曉前，從新鋪取道崎嶇小徑直奔孝感，對我北洋第二軍留守預備營地進行偷襲。在孝感西北挨鄭閣龍頭崗最前沿的一個營，是鼾睡中被匪黨軍突入營舍，亂刀砍殺，猝不及防，受到不小的損失，死傷二三百人。其他各部，也多不知敵人夜間從何而來，有多少人，陣勢如何，於是在黑夜中盲目抵抗、搜索，亂作一團，標、營、伍之間，失去聯繫，就是一通亂戰。及到拂曉以後，段大人方先覺才把情況弄清。段大人已經加緊戒備，再不會給李想占這樣的便宜。”　　“這樣就好。”馮國璋心中釋然一些，“他段祺瑞也是經歷過大陣仗的人，在北洋軍中打出的威名也不是蓋的，不會被李想這三兩下功夫就拖垮。但是我們也要催一下他，快點把我們需要的軍需運過來。最近他總是再找借口，說是李想發了瘋似的騷擾鐵路運輸線，補給運不過來。他扯蛋！李想才多少人？我看他是看着我立功，眼紅了，故意在補給上掐我的脖子。”馮國璋越說，越覺得自己想的是正理。他和段祺瑞一直不對眼，這樣一想就全通了。或許李想在北邊鬧出的風雨，都是段祺瑞在誇大其詞。本來剛剛提起的一絲警惕，又全部拋到九霄雲外。　　“現在是什麼時刻？”馮國璋突然問道。　　陳紫笙趕緊掏出西洋懷錶一看，道：“午時已過三刻，葛福領事他們也快到了。”　　馮國璋想的正是這事，被李想驅趕的漢口十一國領事，今天全部又要回來漢口。五國租界，也全部原封不動的歸還五國。這是袁世凱邀請朱爾典居中調停，洋人開出支持袁世凱最起碼的一個條件。這事，馮國璋也有些刺心的不情願，但是情勢比人強，馮國璋也不得不執行。畢竟，庚子年，八國聯軍侵華，他也是親歷者之人。洋人的可怕，已經烙印在他的骨子里，實在沒有勇氣去和洋人開戰。袁世凱能夠爭取這樣的結果，免除一場八國聯軍侵華，不得不說是萬幸中的萬幸。他也相信，他座下的北洋悍將們，也提不起勇氣，瘋狂至如李想般敢於和洋人開戰的地步。在這件事情上面，馮國璋也不得不佩服李想，初生牛犢不怕虎啊。　　馮國璋便起身笑道：“洋人領事們既然快要到了，我們也該出去迎一迎。畢竟袁公寄於厚望的和議，還要多多倚仗他們。我估摸現在趕去四官殿碼頭，還能看一眼馬榮被剝皮挖心的場面。”　　“是。”李純等北洋將領唰的一聲站起身來，應道。　　馮國璋手提軍刀，邁開大步走出煙雨小樓，北洋軍官緊隨其後的魚慣而出。張聯芬朝守在煙雨小樓大堂外，檐下的一眾戈什哈使了個眼色，一群人前呼后擁的跟上。　　陽光明媚的天色雖是晴得好，可是光天化日之下，涼風來襲，像是有一絲化不開的陰氣籠罩漢口這座城市。是他們殺戮太重？還是漢口死人太多？　　馮國璋前呼后擁的走上街頭，這昔日繁華的歆生大街冷冷清清，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水泥路。馮國璋感覺陽光照在身上，如月光般的清冷。就這樣走着，馮國璋覺得身上有些發冷。　　馬榮突然狂笑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馬榮在煙雨小樓喊的一句話，就這樣突然在馮國璋耳邊想起，他忽然吃了一驚。前方，遠遠的看見一條丁字街，幾個戈什哈在他前面開路。仰起頭再兩面四望，這清冷的大街突然多了許多古怪的人，三三兩兩，鬼魅似的在那裡徘徊。再定睛看時，卻也看不出什麼別的奇怪了。　　四官殿碼頭已經到了，看見幾個北洋兵在一旗杆來回走動，驅趕着一簇人潮水般的波動。旗杆上掛了十幾張塞滿草料的人皮，被江上的河風吹得不住滾動。　　遠遠的便見一個守在碼頭的北洋軍軍官帶着十兒個弁從飛也似地打馬迎來。那北洋軍軍官一見馮國璋，立刻滾鞍下馬，伏在地上，口裡喘着粗氣的說道：“奴才恭迎爵爺。”　　這聲爵爺真是叫得馮國璋渾身舒坦，見旗杆上掛的十幾張人皮，回頭對張聯芬等人笑道：“咱們還是來遲了一步，想不到他們的動作怎麼快，人皮草袋都掛上去了。”

# 第一百二十八章 城下（四）

　　冬日陽光灑落千絲萬縷的金色，卻沒有一絲一縷的溫暖。碼頭上，料峭寒意沁人的河風不斷呼嘯，像是千萬亡魂在泣訴。滔滔長江的水咆哮着，憤怒着，捲起昨夜無數革命志士的熱血，流逝不返。　　金兆龍畏畏縮縮的像一個普通民眾走向四官殿碼頭，遠遠�t見里把遠的碼頭上圍了一片螞蟻似的人，挨挨擠擠伸長了脖子，地似乎在瞧什麼熱鬧。　　此時，馮國璋一行人打馬風也似的從金兆龍身邊卷過，他趕緊隨着三三兩兩的人群堆到牆腳根讓道，還是挨了開路狗腿子呼嘯而來的兩辮子抽，卻沒有人注意到他就是先前闖劉園救馬榮的人。　　金兆龍低着頭，一眨眼的猶豫，已經擁過一大簇人。他踅到碼頭，跟在人群後面去瞧熱鬧。圍觀的竟有上百人，只見一堆人的背後，有的身長脖子，有的縮着脖子，有的袖手跺腳。金兆龍覺得甚沒興頭，忽然聽到有人放低的聲音飄進耳里，“這不是馬家的公子嗎？馬家二奶奶的孩子啊。”　　“什麼？”金兆龍詫異地接道，便側身往人堆里擠。心想，不會是馬榮吧？　　“無論是馬家公子還是牛家公子，膽敢造反，人皮草袋就是他的下場。”守在此處的北洋兵一臉橫肉高興的飽綻，看到眾人都驚懼看向他，越發得意的大聲說話，“小傢伙不要命，不要命就是了，還要連累他們馬家滿門超斬，誅連九族。現在怎樣？就是馬家有金山銀山也沒用。”　　“哪有銀子辦不成的事情？”有膽大的人輕輕的附和一句。　　“這是造反！”這北洋兵卻聽到了，做出一副砍頭的手勢，顯出鄙視的目光看他一眼，冷笑道，“這匪黨可不成東西！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他卻不要。他還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嗎？張大人費盡唇舌，勸他改過自新，他不肯聽，已經氣破肚皮。他還要在老虎頭上搔癢，便給他十大酷刑伺候。張大人可是有名的用刑高手，大羅神仙在也抗不住他的酷刑。可這濺骨頭就是不怕，還說什麼民不怕死什麼的……你們說，有誰不怕死？瘋話，簡直就是發了瘋了。”　　場內外搔動，卻沒有一個人接這個北洋兵的話。幾個執搶的北洋兵也都面面相覷，這要是在北直隸京城一帶說出來，人們肯定會當笑話附和着起鬨。可是……漢口這地方就是邪門，匪黨們一個個不要命，不怕死，而老百姓的反應也是這樣的奇怪。那隱含的怒氣，對北洋軍的仇視，直如江水滾滾，洶湧澎湃的捲起萬仗高的浪潮拍打着岸堤，隨時都可能潰決。說話的北洋兵的眼光突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　　金兆龍嘆息一聲，冷笑一聲，在人群里用低得只有自己才聽到的聲音說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金兆龍擠到人群的前頭，抬頭才看清楚旗杆上掛的全是塞了草料的人皮，被河畔的風吹得不安的亂晃。一張張鮮活的容顏一如生前，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同志戰友。他仔細的看一個個過去，終於看到馬榮人皮。人皮上是累累的傷痕，可以清晰的看出他們生前受過多少非人的折磨。　　此時，有北洋軍官站上石敦，大聲宣布革命黨人的大逆罪狀，四周的聽眾發出一片唏噓聲。　　金兆龍只覺鼻酸難耐，想起在劉園與馬榮的最後對話，被他寂於的希望，驀地心中轟然一熱，只覺得肩上的責任更加重了。進行他未完的遺志，把革命進行到底，卻一如初衷。　　突然一個少年失聲哭叫道：“哥，我的好哥哥呀！”　　他不顧一切，雙手扒開發愣的人們，撲向旗杆，號啕大哭：“哥！你……你竟落到如此地步……弟給報仇！弟……”　　人群一陣騷動，外頭守衛的北洋兵也發現人簇圈裡頭的異動，一片嚷嚷的亮出明晃晃的刺刀，咋呼呼的，剎那間場內場外都騷動起來。人簇被北洋兵用刺刀趕得轟的一聲向後退卻，讓出更大的一個內圈。　　金兆龍幾乎被哄退的人群擠倒，卻極力的扒開涌動的人群，擠過去，雙手緊緊摟住號啕大哭的少年，把他的嘴也緊緊的捂住了。少年在他手上倔強的掙扎，金兆龍能力舉石鎖的兩膀子死死的把他扣住。　　“不要命了！”金兆龍極力輕聲喝道，他在清楚不過手下少年那萬箭攢心，百感交集的痛苦和憤怒。他心中只是又酸又熱，自語道，“是我們來遲了……害得陽夏淪陷……他們也不會死啊！”　　掙扎無用的少年只能圓瞪眼眶，死死的看着一具隨風搖擺的人皮草袋，眼淚早已流滿面。　　“走開！你們這些濺民，是誰在鬧事？統統都該死！”一隊北洋兵端着搶，往搔動的地方趕來。　　金兆龍拖起少年往人簇后擠，人們幾乎自覺的給他讓出一條人巷，更多的人上前堵住北洋兵的去路。幾個毫不起眼的人來到金兆龍身邊，把少年接走。　　馮國璋也注意到這邊的搔動，他現在看到漢口風吹草動，就心中煩躁不安的很。他冷笑一聲，遙遙一指道：“來遲了也有熱鬧可瞧。哈！一群手無寸鐵的泥腿子，要是膽敢起鬨造反，就給老子殺乾淨了。”　　“是！”張聯芬應道，一味的殺人血腥鎮壓也不是辦法，可是又沒有更好的辦法？但看李純他們幾個北洋大將，也同意馮國璋的作派，也是認為殺得不夠血腥，還不夠鎮壓這些濺民的。張聯芬腦海突然冒出馬榮那不屈的笑聲，堅定的眼神，心中無端的惡寒，擠出一笑道：“他們手無寸鐵，我們實在無須過於擔心。”　　“老子就是看他們不順眼！”馮國璋臉色陰沉，“該死的！”　　張聯芬再不敢接口，可是心中一絲隱憂越凝越濃。不得不說北洋將士進入漢口之後，都有些神經質的緊張，像是對這座城市存在的莫名其妙的恐懼。　　“嗚！”一聲汽笛的長鳴，只見廣闊長江水面的天際盡頭冒出一艘鐵甲客輪。巨大的煙窗噴着濃濃的白煙，在江面的上空拖得老長。越來越進的鐵甲客輪，清晰可見老英國府的米字旗囂張的翻動。　　金兆龍那份不快的鬱氣憋在心裏，在心中翻騰不休，五味陳雜。望着正緩緩靠向碼頭的米字旗客輪，瞧得發愣，忽覺背後有人輕輕拍了一下，回頭看時，只見陽光下一英俊少年手握摺扇，正蹙眉含憂鬱的看着他。　　金兆龍像在夢裡初醒，先是一陣惶惑，差點以為暴露了身份，伸手就按在腰上的匕首，準備出手把他解決了。但見這英俊少年臉熟，緩過一絲猶豫，又一時想不起在那裡見過。再仔細一瞧，唇紅齒白，英俊的妖異不似男人，再往下看，沒有喉節，原來是個女扮男妝。猛然想起，這男人裝美人是八大商幫里趙太爺的女公子，趙又誠的老姐，孝感林翰林家的少奶奶，林鐵長還沒有園房的老婆趙又語。金兆龍先前在哥老會混的堂口不低，與八大商幫的一幫太爺們經常打交道，也經常碰上精明能幹的趙又語。金兆龍片刻猶豫，大吃一驚道：“是……趙大姐！”他最後憋出這樣一句稱呼。趙又語的八卦他也聽了很多，林鐵長當初是死也不肯承認這段封建婚姻，如今更是不可能。　　趙又語眉心輕蹙，是難以舒展的何種情懷？現在的她，蛻去當初的青澀，更現成熟迷人的風韻。趙又語身處的世界周圍一切都變得那麼醜陋，骯髒，惟有她顰眉蹙宇的樣子最美。可這世界又是怎樣的一種殘酷？種種不幸的命運降臨在她身上，被無情的命運擺布。真不知這個世道，就不能容忍人們擁有一丁點的幸福。金兆龍痴痴的看着趙又語清麗高貴的容顏，心裏全是惋惜和心疼，此生此世要如何解釋這化不開的苦痛。　　趙又語微蹙的雙眉，似乎含着脈脈深情，又似乎帶着幽幽怨氣，還多了一絲先前未曾見的英姿。她只是上下打量金兆龍，好一會兒才問道：“好久不見，你比以前大不一樣了。聽說你現在跟着李帥鬧革命？”　　“五年不見了。”金兆龍不禁低下了頭。以前混哥老會，就是一黑社會的青皮流氓。雖然在漢口一直橫着走，看似風光，但是趙又語從來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趙又語說他跟以前大不一樣，使他又是羞愧於以前在黑社會的光榮事迹，又是自豪於眼前的革命事業。自他的人生有了理想，命運與革命，與國家緊緊相連，他本是虛度的光陰從此就充滿了意義，是一種人前可以昂首挺胸的自豪。這分事業還可以贏得趙又語的另眼相看，不禁在心底暗生一絲竊喜，掃蕩剛剛的愁眉，笑道：“我也是才進跟着大帥不久，武昌舉義之後的事情。”　　趙又語確認金兆龍真是李想的人，立刻把握到當前的形勢，上前輕聲說道，“那你現在在這裏，是在為李帥收集情報？李帥打算反攻漢口？”　　“沒有，請不要亂猜。”金兆龍心頭微微一顫，不等她再說下去，幾乎是條件反射似的矢口否認，杜絕趙又語胡亂猜測李想的軍事意圖。這位美人絕不是花瓶，一見面便套出他的話，窺見他來此的用意。但李想的軍事意圖，即使諸葛武侯也未必看得透，內中情由又非三言兩語能說得清，但也不能讓她繼續猜下去。他看了看四下，哄鬧的人群正在看掛米字旗的洋人鐵甲船緩緩靠近，沒有注意到他們的低聲說話，遂壓低了聲音道：“這裏不太方便，我們到那邊去說話吧。”　　金兆龍不等她再說話，一把扯着她的衣袖擠出人簇。　　金兆龍還趙又語在人簇邊緣，看着廣闊碼頭站台上重重疊疊的背影，漢口破家四處晃蕩的遊民幾乎都匯聚在這裏，馮國璋強行召集他們至此歡迎洋人的和平使者，還有看那幾個高高掛着的人皮草袋。　　金兆龍說道，“現在漢口極不太平，北洋軍姦淫擄虜，什麼事情干不出來。你雖是女扮男裝，我仍能把你瞧出來，北洋兵難道就不能把你瞧出來？你還是少在街上走的為妙。”　　趙又語對他的關心似乎有點不勝其煩，不斷往向馮國璋所在為迎接洋人調停的和平使者搭建的彩篷。江風不斷的吹弗，她單薄瘦弱的身子看似站不穩的樣子。她緊緊的拉了一下外袍，卻有些語不着邊的說道：“李帥離開漢口已經這麼久了，難道忘了漢口？忘了他的責任？忘了他革命的初衷？北洋軍進城，大半個漢口都被燒成灰燼。洋人也跟着回來了，如今的漢口，又要變回以前的老樣子。漢口的老百姓只能任他們打殺欺負，依舊去過那暗無天日，永無盡頭，永無希望的生活。這樣的不幸，我躲在家裡，就能躲的過去？”　　“你們趙家不是平常人家，北洋軍還是不敢亂來。你躲在家裡，總是要安全一些。”金兆龍也知道她還是在套他的話，猶豫一下，才道，“你無須懷疑。大帥也料不到武昌會推出張景良這樣的人做民軍總司令，漢口會在一夜之間就淪陷。大帥一定會把北洋軍趕走。一定！”　　“哪我還有什麼好躲的？”趙又語輕笑道，露出淡淡的心思，“其趙家是平常人家，更是惹北洋軍的眼。我夫林家的遭遇難道還不夠說明？天下已亂，沒有樂土。”　　“總還有希望。”金兆龍其實也正想起這件事，孝感接連發生的慘局他們都知道，但是趙又語也太過消極。而今天，他想起馮國璋又召見漢口各界代表，在劉園夜宴，傳為洋人和平使者接風，擺明了是鴻門宴。他很快就明白了趙又語這話的另一重意思，便道：“告訴趙太爺，馮國璋在劉園擺的夜宴千萬不要去。看看馮國璋，他沒有當初大帥的一丁點顧忌。去了，出什麼事情，誰也料不到。”　　“什麼事都要料到，豈不是神仙。”趙又語消瘦的肩膀在風中微微顫動，“可我為魚肉，我爹不去不行。”　　金兆龍聽了，無奈的感慨說道：“確實如此。漢口被馮國璋火燒了一半，還有誰會對他有好感？可是北洋兵鋒強悍，受他脅迫，也多屈服的人。張景良臨陣叛變，除了心懷滿清的忠誠之外，也是看到北洋軍勢大，才敢大膽的反了。蔡輔卿等商紳領袖人物，他們本就是牆頭草，那邊風大往那邊倒。黎元洪更是無恥，聯合湖北立憲派士紳公然唱起和議。武昌舉義以來，革命志士流的血幾乎染紅了長江，怎麼能夠答應和議？放棄繼續革命？”金兆龍深長地透了一口氣，胸中那個鬱悶啊。他心中更大的隱憂還沒說出來：李想與北洋軍的實力相差懸殊，根本沒有進攻漢口的資格，南下其實和自殺無異。　　趙又語知道他的性子，見他如此焦慮，反而安慰他道：“也不要疑得太多。剛剛老百姓幫助你遮掩，還不能說明什麼？”　　“我說的不是他們。”金兆龍皺眉道，“漢口紳商無行，先前為了利益對大帥落井下石，現在還不一股腦的倒向馮國璋。大姐，我什麼時候都不敢忘漢口的這件事，替大帥難過。大帥在漢口，是格外難坐！”　　這話說的雖是漢口一般紳商，但趙又語的趙家就是漢口一大紳商，她聽來卻有點不知味的刺心。但金兆龍說的全是事實，她無話可說，便勉強一笑，轉向碼頭道：“鐵輪靠岸了，洋人領事又回來了……你應該有什麼事情要辦，只管去忙，不用管我。今兒馮國璋搞出的熱鬧聲勢，就是為了在洋人面前現個虛偽的排場。好機會啊！等人再來這地方兒，可就沒有這麼方便的機會了。”　　“沒有的事。”金兆龍立刻否認，眼睛卻死死盯着客輪甲板上放下的長梯，瞳孔幾乎縮成針。　　江風吹弗着葛福的銀髮，甲板上他一眼把整個四官殿碼頭盡收眼底。四官殿在漢口是個大碼頭，市廛櫛比，店鋪鱗次。在北洋軍進漢口以前，這裏百藝雜耍俱全，地攤上擺着宋硯、明瓷、清朝的金箸玉碗、鏤金八寶屏和闐碧玉瓶。這裡是通商口岸，還有更多的是海外舶來品。紫檀玻璃水晶燈、比利時的報時鐘表、銅彌勒佛、鼻煙壺、名人字畫……真是琳琅滿目，應有盡有。那些跑江湖，走碼頭，與西方吉普塞一樣傳奇的中國藝人，盡情的表演着中國特色的雜技，圍觀的人群發出陣陣歡呼。在他的意識當中，歐洲的那些國際港口城市的大碼頭，繁華也不過如此。可是現在，就因為一場戰爭，繁華盡被雨打風吹去。　　碼頭上人影簇簇，卻沒有繁華的嘈雜聲，清靜的詭異而可怕。一雙雙眼睛聚焦在葛福的身上，冷冷的，麻木的看不到情緒。憤怒怨毒到了極致，便沒有了情緒。　　馮國璋領着一眾北洋將領走出彩篷，大手一揚，大聲道：“奏樂！”　　轟然一聲打破只有風聲水聲的寂靜碼頭，那些馮國璋請來的西洋樂隊賣力的奏起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推向全球的大名鼎鼎的《天佑女王》的曲調。　　葛福站直的身子，與身後一眾英國藉洋人，出於本能和曲唱道：“God save our gracious Queen，Long live our noble Queen，God save the Queen：Send her victorious，Happy and glorious，Long toreignoverus：God save the Queen。Thychoicestgiftsinstore……”　　大群的北洋兵列出整齊的儀仗隊，同時也把強招來歡迎洋人和平使者的漢口老百姓分隔開來。馮國璋膽敢召集一簇人，提防革命黨人的暗殺也摸出一些門道，安全措施做得很到位。　　看到馮國璋熱情的與葛福等洋人領事握手寒暄，金兆龍朝人群中某人微微使了眼色。即刻，一個衣衫破爛的小男孩從便從人簇中擠出，幾個北洋兵還沒有反應過來，小男孩撒開腳丫子直撲馮國璋他們。一個北洋兵大聲喝止。　　馮國璋和葛福等洋人領事全部停止交談，錯愕的看着這個鑽出人簇的小乞丐。馮國璋眼皮直跳，出於這戰場養成對危險本能的直覺，大喝一聲，道：“來人！攔住他！”　　護衛的北洋親兵雖然不解，還是立刻攔在馮國璋等人面前，組成一道人牆。另有幾個北洋兵搶上前去，毫無留情的把小男孩撲倒在地。　　“小畜牲，瞎跑什麼？想害死爺爺。”一個北洋兵獰笑罵道。　　小男孩的頭被死死按在地上，沙石磨破了他的臉，有血絲冒出，他稚嫩的聲音回應道：“毀我家的惡人，都去死吧！”他的右手悄悄按下一個關閉按鈕，連接了包膠皮銅線的電流。嘭！一聲石破天驚的爆響，血肉混雜地上的沙石被氣流捲起飆散。小男孩粉身碎骨，幾個按着小男孩的北洋兵同樣屍骨無存。彈片夾雜其中激飛，護衛在馮國璋等人前的北洋兵直接被炸死十幾人。　　馮國璋臉色陰沉的試去沾到臉上的一絲血肉，一眾洋人和北洋將領卻是嘩然搔動。特別是洋人，十九世紀末，歐洲社會民主革命運動高漲，以暗殺作為促進革命的手段之一，在當時是盛行的。特別是俄國虛無黨人憤於沙皇政府之專制、橫暴、腐敗，起而進行暗殺沙皇，暗殺官吏。即使經歷過這樣暗殺的洋人，也沒有見過如今日中國人般瘋狂的暗殺。人肉炸彈已是少見，小孩子人肉炸彈更是絕無僅有。　　中國革命黨人竟瘋狂如斯！葛福眼角微微抽搐，倒抽一口涼氣，鬍鬚也巍巍顫顫的抖動。而遠處的漢口民眾只是冷冷的，沒有表情如麻木一樣的看着他們，沒有因此有任何的搔動。但是仇恨的怨毒之氣瀰漫在漢口上空，是如何也揮之不散，壓得一眾洋人都喘不過氣來。葛福真是有些後悔再次回到漢口，他早就看出，漢口民眾已經覺醒，大英帝國在對這個民族國家的半殖民統治已經到了日薄西山。在全球民族民主革命風起雲涌的新世紀，在全世界奏響《天佑女王》的維多利亞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式。袁世凱和朱爾典想聯手扼殺中國革命，現在看來，有些異想天開了。此次漢口執行的任務，還不知道有多少困難，多少兇險，多少這樣人肉炸彈等着他。　　馮國璋黑着臉兩眼冷冷一掃，偌大四官殿碼頭廣場那些嘩然議論紛紛的北洋將士立時肅靜下來，連那些洋人領事也被他的虎威震懾，一聲咳嗽不聞，只聽到江濤拍打堤岸，河風呼嘯，北洋軍士更是鐵鑄似地一動不動。良久，馮國璋方陰沉沉的說道：“革命黨人不是不怕死嗎？敢作敢當，有種就站出來，不要連累無辜。”　　北洋兵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民眾，便聽人群裡頭微微一陣議論，接着又是一片寂靜。　　馮國璋看人群沒有反應，黑着臉喝道：“把現場所有暴民抓起來，一個不要放過。一個一個的嚴刑銬問，把指使的革命黨人全部揪出來。要是問不出指使人，把所有暴民沉到鄂江喂王八。”　　馮國璋一通狠話，人群里雙眼通紅的趙又語面如死灰，狠狠的盯着金兆龍。此時人群內上下一片轟然，到處是憤怒的鼓噪之聲，壓抑着對於北洋軍的憤怒開始爆發出來，在人群中的金兆龍趁亂攘臂大呼：“你殺呀！漢人四萬萬，你個滿清狗腿子能把爺們都殺乾淨了！”哄鬧的民眾，一股緊張的氣氛爆發出來，北洋兵們捏緊手上的毛瑟步槍，一時竟然緊張的手心直冒冷汗。　　趙又語盯了金兆龍良久，終於開口道：“你難道要這麼多人全陪你死？”　　金兆龍狠狠的盯着馮國璋，眼睛要噴出火來，聽了趙又語的話沒吱聲。趙又語眉頭糾結，不依不饒的繼續說道：“你們革命黨人總要顧忌老百姓死活啊！你們革命黨人的理想固然很美好，但是也應考慮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權，拋頭顱灑熱血，任何國家也只是少數人的事。湖北人已經流了太多的鮮血，在戰爭中受傷害最深的永遠老百姓。”　　金兆龍當然知道，湖北持續月余的戰爭，多少城市被毀壞，拋下多少的屍體和流了多少的鮮血，遭受最大災難的是湖北民眾。戰爭巨大的破壞力，可以把一切摧毀，包括那一點點未末的希望。但是，不能因為懼怕流血犧牲，懼怕戰爭的破壞，就不去革命，任憑着國事一天天爛下去，眼看亡國滅種的來臨。良久，金兆龍方嘆道：“革命者的理想也許很美好，但是也應考慮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權。但今天中國亡國滅種，指日可待。但凡有遠見的革命黨人都可以看到中華民族的末日景象，今日的犧牲就完全是值得的。暴力革命就是這樣的殘酷，無情！今日中國，恰似千年破屋，敗壞至極，不可收拾。不盡毀之而妄圖更新，不能救中國！就算漢口是盡毀之，我們要把革命進行到底。在國人心中，許多人和你一樣，總認為拋頭顱灑熱血，救國救民，任何時代也只是少數人的事。這何嘗不是我們革命黨人的悲哀，當人人都抱着這樣的念頭，誰來救國救民？誰來繼承革命？革命不是少數革命黨人流血犧牲就能成功，救國救民不是少數革命黨人流血犧牲就能成功。須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大帥說過，革命就是一場人民戰爭，人人都有這個責任。”　　此刻的趙又語像是第一次認識金兆龍一樣看着他，他真的變了，找不到昔日一點點影像。許久，才弱弱的低聲說道：“可是他還只是個孩子，他們都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這個殘酷的世界，不會因為你是老弱婦孺，你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就網開一面，他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殘酷無情。你越是怯弱忍讓，他們欺辱壓迫我們。這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世道，我們必須站起來，勇敢的向這個黑暗的世道宣戰。不能再沉默了，繼續生活在這個黑暗非人的世界，只有革命！”金兆龍一臉堅定不移的說道。想起那個粉身碎骨的小男孩，心中又是一痛。　　今早混在國際紅十字會進城救難時，在廢墟里翻出這個小男孩，他正和一個小女孩緊緊的抱在一起，不哭不鬧。兩具大人的屍體把他們伏在他們上面，嚴嚴實實的遮護着他們。兩具大人的屍體血已經流干，已經冰冷。當金兆龍想把兩具屍體抬走的時候，兩個小孩終於開口了，他們攔金兆龍面前，說道，爸爸媽媽太累了，他們睡着休息了，不要打擾他們。幾個女子護理當場落下淚來，見慣死人的金兆龍心中也不是滋味的一陣痛。　　回憶至此，金兆龍眼中有痛苦，有糾結，有對戰爭的厭惡，當他抬頭看到旗杆飄蕩的人皮草袋，那被北洋兵不斷威喝的民眾，還有再次回到漢口的洋人領事們，目光又再次變得堅定。　　正在此時，便聽到馮國璋又道：“漢口匪黨是還不想和議，還在這裏挑起事端，想要刺殺洋大人和平使者。一眾刁民，還敢包庇兇手，還想滋事鬧事。來人！先給本官拖出三名斬首示眾，屍體丟下鄂江！”　　張聯芬等將領聽到令下，炸雷般“扎”地一聲便揮手指揮北洋兵去拖人。人群里一陣掙扎着，與北洋兵推搡起來，號叫着不肯就範，人群里有暴動趨勢。　　突然一個尖叫着用有些生硬的漢語喊道：“慢！馮軍門請開恩，請三思。您這樣做是萬萬不可。”　　“萬萬不可？”馮國璋大感詫異，扭頭頭看時卻是洋人葛福。還是洋大人的面子大，北洋兵沒有受到馮國璋的命令也都停下手上的動作，與扭打一起的民眾分開，所有人也都詫異的看向葛福，再看向馮國璋，等着新的命令。　　“堵不如疏。”葛福點點頭，冒出一句中國古話，繼續道，“現在真是萬萬不可再遭殺戮，此時和議的緊要階段，要是殺光他們，武昌集團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再同意和議了。對民眾還是撫為上。”　　隨葛福而來的各國領事也紛紛相勸，馮國璋一下子從詫異中回過神想起來了，原來殺這些暴民就是給你們這些洋大人出口惡氣，壓下剛才受的驚嚇！這些洋人此時不領情責罷，到懂得說風涼話。以前洋人遇到這樣的事情，還不是要鬧個滿城風雨，不殺幾個也泄不了火，甚至恨不得挑起一場國戰。今天這些洋人也怪異，還真把自己當和平使者。馮國璋想着，竟脫口而出道：“我馮某人也不是爛殺無辜的人，只是想為洋大人出口氣而已。既然洋大人大人有大量，不與這些暴民計較，我自然也不會再計較。”　　此時，那些北洋兵才暗地里松下一口氣，連馮國璋身後的那些北洋將領也同是輕鬆下去。他們都可以清晰的感覺到，漢口的民眾只要再稍稍的逼迫一下，就有爆炸的可能。真要是這樣，就只有屠城一個辦法了。　　“又該如何撫？還請賜教。”馮國璋倒是謙虛的問葛福。　　葛福擺出一個很瀟洒的老英國府聳肩的姿勢，示意他能搞定。他走向擺在那裡迎接他的四輪馬車，抓着擦得明亮的青銅車燈，爬上車頂。他舉起右手，像是在各州拉選票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發表演講，大聲說著有些生硬的漢語道：“清政府乃徇臣工之請，下罪己之詔。頒布十九信條，昭示天下，並解除親貴政柄，特任袁項城組織責任內閣，以圖振作，以示更新。十九信條，果能實行，君權既廢，責在內閣，中國不難轉弱為強，與共和無異也。”說罷看到碼頭上一片死寂，只有葛福的聲音又靜靜的說道：“我此次來漢口，是為漢口和平事業而來。戰爭讓你們失去了家園，戰爭讓你們妻離子散，戰爭讓你們幸福成為硝煙。萬惡的戰爭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我們沒有人會戰爭的破壞。我代表西方文明國度，中外的友好人士，帶着和平的使命，是為漢口的和平而來，是為中國的和平而來，是為拯救漢口百姓與水火而來，是為拯救中國百姓於水火而來。請你們相信，我帶來的和平誠意。革命黨人挑起的戰爭至此，該告一段落。革命，也當考慮人民基本的生存權力。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我在此呼籲，南北停戰，和議。”　　人群一片寂靜，竟無一人回應，只有江濤風聲不斷。這樣的寂靜，馬車上的葛福看得心慌慌。金兆龍同樣是心慌慌，葛福的演講很有煽動性，真怕漢口民眾的革命情緒就此軟化下去。他暗中一咬牙，拼着暴露身份也要站出來把葛福繆論駁回去。金兆龍正要開口，卻有一個青年先他一步，朝着葛福大聲說道：“北洋軍燒了孝感，燒了漢口，還敢說和平？滿清朝庭從變法維新，到預備立憲，大唱振作更新，卻從來只是在嘴上說說。十九信條，我們還會相信嗎？一百條也不能讓我們相信。滿清朝政不綱，腐敗不堪，簡直就是任你們列強瓜分的死豬肉，簡直就是中國五千年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你們不是要和平，只是想要留住滿清，好任憑你們瓜分。國家到了這個地步，不革命就只能等死了！而革命，總有一線希望，即使他多麼的依稀微茫難求。”　　金兆龍熱血沸騰的震臂大呼，“革命萬歲！將革命進行到底！”民眾情不自禁的跟着金兆龍癲狂瘋魔的喊着，聲震天宇。　　馮國璋也說不清心裏是什麼滋味，臉色黑鍋底似的。張聯芬，陳紫笙這些在黑牢里整人無數，也聽得毛骨驚然。李純這些北洋大將戰場上殺人無數，臉上嬉笑，表面雖撐得住，心中已是突突直跳。精銳的北洋兵的眼中已見一絲慌亂，緊張的把槍口對準人群，防止民眾不要命的撲上來。　　葛福已經慌亂的從馬車上爬下來，革命潮流洶湧到這個地步，他真是無力回天，只能勸阻馮國璋道：“不能殺！殺人，只能激起更大的民憤。我們從武昌上層入手，未必沒有挽回的餘地。畢竟黎元洪已經公開表示過同意和議。雖然他現在無法代表武昌的全體意見，但是我們可以把他再變成武昌代表。”　　現在只要打開殺戒，就是屠城的結果才能罷休。那與湖北民眾的仇怨只會更深，與武昌的和議是一點希望也沒有。要滅武昌，其實是举手之勞。他想到袁世凱的行事，他要的不是滅了武昌，是為壓迫革命黨人和議，是為革命黨人留一口好要挾朝庭。他馮國璋要是現在壞了袁世凱的大計，他今後休想能在北洋軍里混下去。他咬着牙想了想，冷笑道：“我已是朝廷大將，和議大局我要顧，但也容不到匪黨囂張！陳紫笙！傳我命令，龜山炮台罩着武昌匪黨各個機要部門轟一遍。”　　“扎！”陳紫笙炸雷似的應道。葛福憂匪黨搖搖頭。陳紫笙一個搖過龜山炮台要塞，發布作戰命令。立時，在廣闊長江嗚嗚咽咽回蕩的秋風中，波濤起伏如悶雷的滾動中，接着便聽到石破天驚似的連聲炮響。

# 第一百二十九章 城下（五）

　　一團雲層在天邊無聲的聚集，北風卷着雲朵慢慢往中天移動，金黃色的太陽在飛雲中黯然失色，投下的陰影使山巒疊翠的白兆山亦染上蒼蒼凄涼。天地之間，滿目的是蒼涼。　　白兆山沒有名山大川的雄偉，但是秀麗如江南女子，美的不可方物，初冬更為她披上一層凄宛，突破天地之間的蒼涼。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李想仰望碧山錦峰秀嶺，蒼翠如繪，心曠神怡，自然想起詩仙在此留下的這首傳世佳作。山外紛紛擾擾暫時都可以忘卻，連不顧一切追求的理想也可以暫時的忘卻。滿身的血腥被山水靈氣洗滌，滿腦子的煩惱被草木芬芳驅散。　　“唯有桃花岩上月，曾聞李白讀書聲。詩仙人李白在安陸酒隱十年，即是隱居在白兆山。他留下了許多不朽的傳世詩篇，這裏的一山一水，諸多地方都因詩仙而名傳於世。歷代文人墨客憑弔李白，先後涉足古城安陸，如韓愈、杜牧、劉長卿、歐陽修、曾鞏、秦觀等，一大批在青史享負盛名的文壇巨匠都曾覽勝題詠。白兆山雖小，卻是享有盛名的文化名山。”一身西裝極洋派的黃光中站在李想身後，自豪的說起白兆山的文化歷史。如今的黃光中自信勃發，再不是那個在黃氏宗祠安榮堂畏畏縮縮，即要參加革命黨，又要戴着假辮子來欺騙老子的知識青年。他寸長的短頭髮亮了出來，举手投足也很有安陸縣一把手的氣派。曾高饒有興趣的聽着。　　他們站在白兆山太白峰西麓斗笠岩白雲泉邊破亭里。白雲泉出於斗笠岩下，長年碧涌，每當晨起，常有白色雲霧盤旋於上，因以泉名。周圍奇石錯落，小徑婉蜒，樹掩藤蔓，蒼翠欲滴，風光旖旎。歷代人墨客，多在此岩壁上題刻，或贊此處山水風光之美，或抒景仰李白之情。　　在破亭里，這幾個擁有同樣理想的年輕人，被機遇和命運撮合在一起。黃光中指點着岩壁上的石刻，許多字句經過日晒雨淋而已經模糊不清，黃光中和曾高對這些詩句卻是能夠倒背如流。李想卻沒有這分造詣，他也就是能夠背兩首太祖詩詞唬人而已。自李白始，歷代名人在安陸選勝題詠者，不可勝數。李想除了努力想起小學學過的李白《山中問答》之外，再無其他。黃光中和曾高談論詩詞歌賦，李想背出《山中問答》之後是再也插不上嘴。只能默默的看着清澈透底的石上流泉匯入池中，水面印着變幻的雲影，裝作沉思默想，在搜索一鳴驚人的佳句。　　黃光中笑道：“白兆山自古林木繁茂，地勢險峻，層嵐迭翠，岩壑幽深，可也是道家福地。真武神君張三豐仙蹤遺蹤不少，他自白兆山入武當山修鍊，白兆山還留有他曾在此修鍊過的道場。《德安府志》里記載了許多張真人駐留安陸的逸聞趣事。”　　李想眉頭輕輕皺起又舒展開，心頭升起一絲不耐煩。黃光中是越扯越沒邊，扯得沒完沒了，真當自己是文人墨客，來此尋幽訪勝。張景良臨陣叛變，馮國璋一夜之間打下陽夏，出乎李想的預料，湖北革命形勢完全逆轉，他現在急想知道湖北士紳們的心思，這已經不是他的中情和軍統可以立刻搞定的。李想立刻就想到黃光中，他一手扶植起來的安陸縣長。在孝感附近徘徊的他立刻轉進安陸白兆山，把黃光中秘密召來。黃光中這麼精明的人，現在明顯是在裝傻充愣。　　李想心中不快，卻極力不在臉上表現出來。自穿越到這個時代，他的城府是一天深過一天，越來越有亂世梟雄的氣質。李想突然開口道：“唐玄宗開元十五年，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來到安陸，開始了酒隱安陸十年的生活。安陸是個好地方，竟能夠留住李白十年。可惜，溫柔鄉是英雄冢，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的志向在此消磨了整整十年。人的青春、熱血和理想，又有幾個十年歲月可以蹉跎？”　　黃光中聽了，先是一怔，隨即呵呵笑道：“大帥學問如此精進，才思敏捷，想前人所不曾想，我等萬不能及。”　　宋缺卻無心聽他們在這個破亭里談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只把全部心思留意四下動靜。他一身地主老財加狗腿子的標準裝束，斜倚靠亭柱，遠遠�t見警衛隊一干子人扮作窮苦的刈草賣柴人，散在附近割荊條，知道已是布置停當，便笑嘻嘻的咕嚨一句道：“馬屁精。”　　一代詩仙李白“酒隱安陸，蹉跎十年”，這是舉世公認，宋缺都知道。黃光中他們安陸人談起李白在碧山隱居的日子，總是把“蹉跎”兩字省去，李想把他揭穿，他竟然還送上馬屁。他的聲音雖小，卻剛好可以讓所有人的聽到。　　黃光中厚厚的臉皮毫無覺得尷尬，只是平常的說道：“大帥，再上去就到張三豐真人修鍊的祖師殿道場了。要不要上去遊覽聖境？”　　李想搭眼仰望，只見朱紅的山門一角隱隱的立在碧雲綠樹之中，與山下四野秋末季節的荒涼如寒漠截然不同，不愧道家福地之稱。　　曾高笑道：“咱們最近一直做響馬了，專劫北洋軍。今天做一回遊客吧。”　　李想搖搖頭，又點點頭，想起井岡山做山大王的太祖，遂笑道：“我們堅持人間正道，堅持民族大義，堅持革命理想；我們為華夏繼文明，為天下開太平。就是淪為響馬流寇的劣勢，也要把革命進行到底。北洋逆歷史潮流而行，遲早會淪為歷史的塵埃。”　　黃光中暗暗警惕，李想的話里明顯在刺他。　　白兆山的祖師殿原是奉祀元明之際道家領袖真武大帝張三豐的仙宮，傳說張三豐在入武當之前曾在此開闢道場修鍊。張三豐羽化之後，白兆山也就因此成為道家福地，留下數百間殿堂廬舍。祖師殿已經破敗不堪，院中一堆堆瓦礫，一叢叢六七尺高的蓬蒿，顯得十分寂靜荒涼。牆壁上繪畫的道家神話故事已經很久很舊，依稀還可以看出故事里有封神，有八仙。僅存的真武大帝的塑像金身現出泥胎，金箔被剝的乾乾凈凈。破拜殿里，像是闖進《倩女幽魂》里的蘭若寺一樣，給人一種高深莫測的恐怖神秘感。　　黃光中環顧四周，祖師殿年久失修，蛛網密布，滿清的末世光景處處顯露無疑。白兆山的祖師殿沾張三豐的光，以前是香火鼎盛，但自太平天國亂世起來之後，最後破敗了這個樣子。李想選中這樣一個地方來碰頭，他是一點也不意外。民軍在陽夏慘敗，李想他們就得過這樣躲躲藏藏的日子。今早宋缺來找他時，他就猜中了李想的心思。他倒也想知道，這個少年大帥到底會怎樣應對湖北黨人山窮水盡的局面？又要怎樣把革命進行到底？不過李想真是好城府，每次看似繞到正題又打住。　　黃光中陪着李想繞過廊道，在天井下一樽青銅香鼎旁邊上下審視，他笑以言語試探道：“聽聞大帥武功高強，有拔山扛鼎之力。”　　黃光中這話是問得太露骨。周宣王三年，楚王助天子伐陸渾，兵勝之後，在洛陽近畿閱兵。楚王便乘機詢問王孫滿太廟中禹王九鼎的大小輕重，意在侵佔。問鼎就是篡國，此時黃光中引出此典來，自然是看出李想的野心。李想就是不讀書的文盲，在現代爆炸信息的灌輸下，又豈能不知此典？　　宋缺直腸子，沒有聽出黃光中言外之意，倒是非常有興趣的圍住青銅香鼎轉了兩圈，自侍武功高強的抱着鼎嘗試了一下，青銅鼎紋絲不動。宋缺臉上掛不住的遲疑了一下，方乾笑一聲道：“這鼎怕有兩千斤，滄州的千斤力王，也未必就能動得了它。”　　曾高和湯約宛卻在邊上笑而不語。李想卻不答話，也像宋缺一樣圍着這尊六尺多高的鼎興緻勃勃地仔細打量，惹得他們還以為李想也想真去試一試鼎之輕重。李想突然停下，以手叩鼎笑道：“問鼎？我到想過，卻還沒有這個資格。現在清廷苟延殘喘，窮途末路，清失其鹿，引來南北之爭，南北之爭就是北洋和革命黨之爭。北洋由袁世凱領導，南方革命黨人能與袁世凱叫板逐鹿的人不多，論字排輩也輪不到我。黃興是一個，可惜在孝感吃了一個大敗仗。黎元洪呢？已經發表和議宣言。可你們不要忘了，還有一位能影響全國的大人物沒有出現，正在海外漂泊。”說著便睨視了黃光中一眼。　　“孫文先生！”黃光中像是被高壓電過了一下驚叫道，自武昌舉義以來，中華大地風起雲涌，變幻無常，所有身在局中人，只覺得眼花繚亂，各種謀划幾乎佔據所有人的心眼，竟然把這個關鍵人物給忘了。黃光中察言觀色，似乎若有了解李想的心思。“袁世凱在漢陽的勝利，並不能挽救清廷的瓦解之勢。革命形勢在全國範圍內仍然飛速發展。從11月初，南方各省接連發動起義，並且全部獲得勝利。11月3日上海起義成功，杭州、蘇州相繼光復，隨即組成滬蘇浙聯軍和起義的新軍第九鎮一起，向南京進攻。13日，海軍艦隊十三艘於九江起義，加入革命。同時，福建、安徽、廣東、廣西、貴州和四川先後宣布獨立，脫離了清朝的統治，南方已有十三省獨立。革命潮流是大勢所趨，但是如今馮國璋佔據陽夏，武昌指日可下。各省援鄂也須時日，孫文先生歸國更是遙遙無期。大帥想戰，湖北一地卻是無力能戰。和議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湖北黨人至少得到一線喘息的機會。”　　黃光中一直就想知道，李想是憑什麼在失去陽夏之後還在叫囂着將革命進行到底？　　“和議？”曾高先冷笑一聲道，“袁世凱的北洋集團封建惡習積的太深，幾乎繼承了清廷的所有劣根。袁世凱這個老封建是不能救中國的，不要幻想他反正之後革命可以事半功倍，只能功敗垂成。如果不能把北洋集團徹底消滅，中國的現狀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改善。”　　“說得到容易。”黃光中不屑的道，“袁世凱不是紙老虎，北洋軍不是泥捏的。如果袁世凱能夠反正，中國可以少死許多人，中國可以多保留一份元氣。袁世凱老封建又如何？民國建立，即使推舉他為大總統，任期一滿，也得乖乖下野，民國卻照樣存在。這樣的好事有什麼不妥？大帥既然無心問鼎，何不成全了和議？何必還要攪這個局？何況以大帥的能力，將來競選民國大總統未必沒有可能，也不爭於這一時。”　　李想真是無語，也不知該說他的天真，還是該佩服袁世凱的陰謀厲害？難怪，袁世凱能夠竊國成功，真是歷史給他的莫大機遇。難道李想現在能夠告訴他袁世凱後來集集權，獨裁，稱帝，復辟，賣國於一身？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展開了長達三十餘年的軍閥混戰，中國進入五代十國的黑暗歷史，最後引來日本侵華戰爭，中國差點亡國滅種。李想自嘲的笑了，說出來真怕嚇着他們，再有遠見的大賢能也不可能把歷史走向看得如此透徹。　　“你把袁世凱想簡單了。”李想最後只能這樣說，卻又不得不嘆息一聲，“如果安陸士紳都是這樣想，整個南方士紳立憲派人士也這樣想，革命形勢就真是堪憂了。”　　這是李想想要的信息，卻不是他想要的結果。湖北和北洋有破滅家園的深仇大恨，都不免生出這樣的想法，其餘獨立各省更不要論。　　“確實如此。”黃光中直認不諱，“即使我同盟會中人也多這樣認為。而湖北與北洋軍的仇怨也並不是沒有化解的可能。馮國璋只不過是袁世凱面前的一條惡狗，屬於一力主戰的北洋派系，袁世凱只要換掉馮國璋，湖北士紳就再也沒有拒絕和議的理由。”　　北洋替清廷賣命的臭名聲，爛殺無辜的罪惡，和民軍的仇恨，全有馮國璋一人來背。高！李想張大了嘴巴，他還沒有想到袁世凱留有這樣的後手，果真是步步為營，機關算盡。袁世凱這樣的手段，竊國成功沒有絲毫的僥倖。　　“哼！革命黨人玩槍杆子玩不過他，玩權術更是玩不過他。袁世凱把清廷架空，你們卻想架空他，讓他做個傀儡大總統？袁世凱是狼，是虎，誰能制約住他？期望他反正，推舉他做大總統，就是引狼入室，就是送羊入虎口。”李想句句緊逼的追問，最後化為机械式的一聲苦笑。　　“這也未必。”黃光中自信激昂的說道，“不能因為你的無端揣測和憑空擔心，就放棄這樣大好的時機。難道真要把革命黨人血流干，用血把長江黃河染紅？戰火烽煙燃燒萬里河山，把錦繡中華燒個乾淨？只要袁世凱肯反正，將來無論如何？總可以通過政治手段解決，避免了戰爭踏濺。袁世凱無論如何會權術政治，我們同盟會玩得起，一定陪他玩到底。如果戰火繼續延續下去，內戰繼續延續下去，瓜分之禍迫在眼前，亡國滅種迫在眼前。”　　“你們玩不起。”李想大吼一聲，氣得太陽穴鼓鼓的青筋條條爆凸，額頭上哪條剛剛癒合而鮮嫩的傷疤漲得紫紅，面目猙獰，這破敗的大殿都有被他一嗓子眼吼踏的跡象。曾高和湯約宛也不知道李想會有這樣激動的反應，也是奇怪的看着他。　　李想也意識到自己的失態，搖搖頭，還是城府不夠深啊。他盡量以現在的形勢推測，這樣更具說服力。“不要小看了袁世凱，還是趁此革命風潮，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好。全國已有十五省獨立，而山東、河南民黨亦蜂起，直隸則軍隊且內應。湖北只要堅持革命鬥爭，稍遲數月，當可全國一律光復，斷無疑義也。”　　黃光中冷笑道：“我沒有小看袁世凱，是你小看了他。袁世凱只出一招，就把首義之地逼入絕境。‘全國已有十五省獨立，而山東、河南民黨亦蜂起，直隸則軍隊且內應’這還不都是袁世凱縱容的結果，山東獨立之後，袁世凱只是派出一個說客既能取消獨立。石家莊有吳祿貞內應，聯合山西閻錫山計劃兵逼北京，卻被一個來歷不明的刺客顛覆了計劃。‘稍遲數月，當可全國一律光復，斷無疑義也。’只是你的一廂情願。袁世凱一直掌握攻勢，掌控全局。你要以湖北殘軍與袁世凱繼續開戰，你實在是太小看袁世凱了，無疑是把湖北人民推入地獄。你是嫌孝感，漢口被燒了還不夠，想讓戰火把整個湖北燒成灰燼？”　　“哈……，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革命就一定能夠成功？現在和議，只不過是城下之盟。”李想氣極反笑，再道，“袁世凱雖然能在北洋軍集中的武漢地區採取攻勢，但從全國形勢看，他卻陷於被包圍的地位，處於守勢。所以，袁世凱於攻下漢陽之後，不敢作進一步的軍事冒險，才轉而急於施展和議的原因之一。”　　黃光中知道李想叫他來白兆山不是游山玩水，是來了解湖北同盟會黨人，地方士紳對和議的態度。李想這樣激烈反對，他也覺問題並不那麼簡單。而他一直又試探不出李想主戰到底的底牌，不由心裏有些煩躁。他不想再這樣無休止的繼續論辯下去，一咬牙，便直接問道：“你到底憑什麼能與北洋軍繼續戰鬥？你到底又憑什麼實力去把革命進行到底？”　　“武昌舉義以來，我就沒有輸過，因為我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李想轉過身，直面黃光中，強大的自信不用任何言語表達，還不忘撇出非常神秘的一笑。　　“這算什麼理由？”這鬼話連宋缺都不相信。　　黃光中抬頭看着天井落下的一絲陽光，不斷回味李想的話，卻只是道：“對袁世凱寄託希望卻是在冒險，與袁世凱展開全面戰爭又何嘗不是在冒險？”　　“你想太多了，這些事情你決定不了。和你說這麼多的廢話，是要你接下來做事不要有太多顧忌，能夠沒有心裏負擔的配合我的工作。不過看來這廢話真的成了廢話，沒有多大用處。你接下來的事情是給我看好了安陸的士紳，要是被我發現有人與北洋眉來眼去，惹火了我，後果很嚴重。”李想指尖感受青銅鼎身的銘文傳過的凹凸不平，不太自然的笑笑，他絕不是在說笑話，不知道殺過多少人才養出來的殺氣和虎威暴露出來，看得所有人心驚膽戰。　　黃光中才猛然醒道，他還只是李想扶起在安陸的代言人。李想敢把狠話放下，他就不怕多殺人。他心情陡然有些緊張，道：“一時半會我還看得住，但是和議要是真談成了，又或者你不能儘快把北洋軍趕出湖北，會出現什麼嚴重後果我也不知道。”　　“後果很嚴重，你也扛不起。”熊秉坤把桌子拍的震天響，指着朱芾皇吼道，義憤不已。　　朱芾皇攜有汪精衛函自北京來到武昌找黎元洪。陽夏陷落，黎元洪早扭屁股跑人了，各省來武昌參加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也跑的差不多了，就連軍政府機關人員也開始逃散。此刻，武昌咨議局紅樓會議室里竟然座不滿員。　　朱芾皇笑道：“汪君在信函中說，袁世凱將率北軍反正，即請南方舉袁為臨時大總統，以免兵臨禍結。袁世凱手握北洋雄兵，革命事業非袁不易成功，袁不是曾國藩、胡林翼，我們革命黨人不要把他迫着走曾、胡這條路。今日大勢，不是革命黨和清廷的問題，而是革命黨和袁世凱的問題，袁世凱的問題一解決，革命就成功了，而袁的問題只是條件問題，不是原則問題。這是避免戰爭的最好結果。何況武昌如此危勢？熊秉坤！你一味反對，居心叵測。”　　“這就是一個革命黨人的勇氣和信心？哈……”熊秉坤大笑一聲道：“今日要是結城下之盟，真是革命黨人的恥辱，我們都將成為歷史的罪人，歷史的笑柄。革命事業非袁不易成功？虧你還是一個革命黨人，這話你也說得出口。”　　孫武他們也不敢亂說話，城下之盟的罪名他們真扛不起。　　“你一派胡言！”朱芾皇怒氣上涌，“滿清政府已經名存實亡了，袁世凱也是黃種漢人，那裡來的城下之盟？今後和平與戰爭問題，不在於革命軍與清廷之間，而在於革命軍與袁世凱之間，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陣營來。袁的問題是要給他重大的酬報，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則唯有許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職位，因此如果袁真願以举手之勞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國，則革命軍唯有享以民國臨時大總統，才能引誘和打動得了袁。今日和議，同時也解去武昌的燃眉之急。”　　“你瞧着長江那邊！”熊秉坤臉色蒼白指着窗外，“湖北百萬難民流離失所，兩座大城被北洋軍燒成灰燼，幾萬民軍死於北洋軍槍口。”　　“這一切還不是你們自己造成的。是你們一力主戰，不顧民眾生死。”朱芾皇盯着熊秉坤的目光毫不相讓，“黃興集兩湖民軍以三萬精兵與北洋會戰於孝感，敗得徹底，禍極孝感民眾。漢口民軍不得教訓，依舊頑抗到底，才造成漢口悲劇的發生，現在湖北民軍十損其八。如今武昌坐守窮城，湘軍撤退之後再是外無援兵，被北洋軍團團圍困，已是山窮水盡。革命本以續華夏文明，開萬世太平，救國救民為宗旨，你假革命之義，挑起戰爭延續，陷萬民於死地，敗壞國家元氣，葬送華夏文明。今袁公汪君着我前來曉以大義，勸武昌接受停戰和議，你竟然相待無禮，出言不遜，質疑我的革命信仰。”　　“放你媽的狗屁！”熊秉坤心裏騰的冒出一窩大火，髒話先罵了出來。他見朱芾皇如此牙尖嘴利，強詞奪理，強硬放肆，肺都要被氣炸了。　　“武漢三鎮，百萬民眾，如今勢如累卵，命如懸絲，看武昌城中百姓翹首盼望干戈化為玉帛，你一意孤行，竟悍然不顧，乃是不肯同意停戰和議，欲陷武昌於血海之中。熊秉坤！你的心是鐵做的？漢口故事還不夠教育你的？”朱芾皇卻是強詞奪理不饒人，一句接一句的打擊熊秉坤。　　“說得真好聽，犹如鈞天之樂，使我茅塞頓開。”有幸列席參加會議的馮小戥哈哈一笑，突然插話進來，卻是滿滿的諷刺口吻任誰都聽得出來。他又冷冷地繼續說道，“慶父不死，魯難未已。袁世凱奸詐狡猾異常，民黨損兵折將，湖北之地被他糟蹋的不成樣子，我們還沒有吃夠他的苦頭？今北洋軍三萬大軍連番大戰之下，焉無損失？現早成為一支疲兵，昨夜孝感城下段祺瑞的老營就被大帥偷襲成功。馮國璋大軍是每戰一次即損傷，兵士有減無增。武昌有長江天塹，只需再固守幾日，各省援鄂大軍必定到達。而大帥正在集結大軍連夜向陽夏聚集，北洋軍還不是瓮中之鱉，便插上雙翅，又能飛往何方？湖北定局，南方十三省的後續大兵，便源源而來。北洋第一軍、第二軍就會覆滅在湖北，袁世凱還拿什麼和我們叫板？我們又何愁革命偉業不成功？”　　都已是山窮水盡的武昌，從馮小戥嘴裏說出竟是一片光明。會議室眾人聽他這番說詞，又是一種道理，不由面面相覷。　　蔣翊武低頭思付一會，說道：“馮先生這話有幾分可信呢？”　　馮小戥大笑，自然知道他問的是李想夜襲孝感的事，道：“從北邊來的朱芾皇比我清楚。大帥是絕不會同意和議，我們會繼續戰鬥到底，直至革命成功。”　　“李想偷襲孝感，是有這麼回事。”朱芾皇還不敢睜眼說瞎話，笑道，“可是孝感還在段祺瑞手上，漢口還在馮國璋手上，李想沒有對北洋軍造成任何有效的打擊。至於說李想集結大軍圍攻陽夏，更是無稽之談。李想能夠有多少兵力？五萬？這五萬中只有七千是原湖北新軍手過訓練的精銳，其餘不是臨時招募，就是地方巡防營。這樣烏合之眾，怎麼去對抗北洋三萬精銳？而等各省援軍來到武昌城下，武昌城早陷落了。”　　馮小戥知對手是勁敵，身子一挺慷慨說道：“北洋軍是否受到打擊，不是兩張嘴皮子可以遮蓋得了。馮國璋在湖北所作所為人神共憤，還在做清廷走狗鎮壓人民卻是不爭的事實。北洋軍不得民心，不修德行，與革命為敵，與人民為敵，即使擁有再如何強大的武力，也逃不掉敗亡的命運。勝利必將屬於人民，屬於正義。”　　此時會議室之中你一句我一句的唇槍舌劍，各省代表們心亂如麻，舉棋不定。此時，龜山上幾聲破空巨響，兩門要塞大炮的怒吼打破了會議中的爭論。　　幾顆巨大的炮彈夾着火球掠過廣闊的長江天空，“轟”地擊落在蛇山下咨議局後院，大地猛地搖撼，石破驚天，會議室的窗戶簌簌顫抖，所有人的心都是跟着一陣顫抖。更多炮聲連珠般響起，馮國璋正下令炮轟武昌城。　　武昌城內立刻躲處起火，北洋軍的炮打的極准，專往袁世凱密探提供的武昌民軍機要部門轟炸。黎元洪跑路之後，武昌守軍的心已經不穩，此刻更是慌亂，有人已經脫下軍裝混入百姓當中。武昌城內炮火連天，造成武昌百姓多日來的人心慌慌到了崩潰的一刻。驚慌當中，老百姓紛紛向城外逃跑，再也顧不上任何事情。各個城門口旋即擁擠一大批出城逃難的老百姓，而守衛城門的兵士竟也相率逃竄，武昌民軍大有瓦解之勢。擠死在逃難的婦孺甚多，卻無人理會。奔走呼嚎凄慘的聲音回蕩在武昌城的上空，甚至蓋過了震天響的要塞大炮的聲音。在這亂世當中，生命如路邊的野草一般輕賤。　　會議室眾人集中在窗前，遙見城內起火，看到百姓無助的逃難，看着民軍慢慢瓦解。　　此次代表大會公推的議長，同盟會老人譚人鳳專身默默回到自己的座位，滿臉凝重的高聲道：“諸位，必須立下決定。和議並不是投降。現在情況已經非常明顯，繼續打下去，武昌很快就會陷落。革命軍也極需要喘息一口氣，停戰和議，算是一種緩兵之計。至於是戰是和，我們投票決定。同意和議的請举手。”　　說完，他自己先舉起手來。代表們木木的互相交換眼神，窗外的炮聲和凄慘的呼嚎不斷響起，像是敲在他們心頭的摧命鍾，猶豫着一個個把舉了起來。馮小戥雙手抱胸，冷冷的看着一切。　　接着找來停留在武昌的上海英文報《大陸報》記者埃德溫，正式公布了扣押黎元洪先前留下的“聲明”：　　“敝人切望停戰，俾聯絡共和各省，確定繼續交戰或與立憲人士協商調解事宜。敝人始終期望了結自相殘殺、流血痛苦、毀壞財產之局面，以免招致列強幹涉。為此，特聲明願作出任何讓步，以確保停止殘殺。竊以為應由共和黨人與朝廷雙方宣布休戰，使雙方代表得以洽商。倘共和各省議決繼續交戰，敝人甘冒矢石，作戰到底。”　　再由孫發緒與埃德溫過江，迎接洋人和平使者。　　同時，會議一致要求派參謀甘績熙、吳兆鯉、謝洪濤三人，攜帶繼張景良之後的戰時總司令蔣翊武手書，騎馬速往葛店，請黎元洪轉回洪山，以資鎮懾而維軍心。　　葛福手上拿着孫發緒與埃德溫送上的黎元洪底氣不足的“聲明”，心中感慨。他隨馮國璋入劉園，屁股還沒有坐熱，咖啡還湯嘴。本以為沒有希望的和議竟然因為馮國璋兩炮就打出結果，他先前馬車頂上的演講全是放屁，他真的有點看不懂中國人了。　　馮國璋忍不住得意洋洋的笑道：“那幫賤骨頭，不打不聽話。”　　“你們中國人真是太奇怪了，也許只有你們自己了解自己。”葛福無奈的說道。　　“大使先生準備派誰去武昌？”馮國璋問道。　　人選早葛福的心中，他不加思索的道：“派英人、萬國商會會長盤恩。他是漢口最精通中文，最了解中國文化的外國人。”　　吳兆麟剛剛走出咨議局大門口，卻見孫發虛領着一個洋人回來了。洋人傲慢的走在前頭，盤恩在漢口混得熟，一眼就認出吳兆麟，忙收起傲慢，擺出中國式的拱手寒暄道：“吳先生，辛苦辛苦啊！如果和平早日到來，你也不需要這樣辛苦。”　　“您好！盤恩先生。”吳兆麟行了禮，一邊將他們讓進紅樓會客廳，在沙發落座上，一邊說道：“咖啡？還是茶？”　　“紅茶，謝謝。”盤恩笑道，同時拿出一封信箋，“這是我大英駐漢口總領事葛福先生所提的局部正式停戰條件，敬請展讀。”　　吳兆麟心頭有一絲疑慮的接過，洋人迅捷的反應使他不安，就像是掉落了某個圈套，可是一想起剛剛北洋軍轟炸武昌，這一絲疑慮很快煙消雲散，他早就沒有繼續戰鬥下去的決心和勇氣，只要北洋軍開出的條件不是太過分，咬咬牙也就接受了，就在崩潰邊緣的民軍現在極需要一口喘息的時間。　　信箋展開，一、範圍：武昌（革命軍）漢口（清軍）兩軍所佔地不得變換；　　二、日期：自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起至十五日上午八時止，停戰三日；　　三、革命軍應守條款：甲、革命軍於停戰範圍日期內按兵不動；乙、革命軍之兵艦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行駛，並將機器卸交駐英水師官收存，但須於十五日上午六時轉交該艦收回。　　四、清軍應守條款：甲、清軍須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一律按兵不動；乙、清軍之火車，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往來作軍事上之行動，由駐漢英水師兵監視。　　吳兆麟忍不住長出一口氣，這條件完全可以接受。　　異香撲鼻的紅茶奉上，孫武、蔣翊武兩人也剛好聞迅趕來。　　看過停戰協議，三人對視一下，孫武容可掬地說道：“大札已經拜讀，友邦和先生拳拳愛民之心兄弟已是瞭然於胸。這文件，是否蓋印之後即可生效？”　　經孫武這一說，蔣翊武和吳兆麟心中一突，此時才發現，有一個不大不小問題出現了�D�D黎元洪逃跑的時候，把大都督印信帶走，無法蓋印。　　“我這就派人去洪山總司令部取總司令官印信。”吳兆麟聽了接着笑道，意思就是試探盤恩是否可以使用總司令官的印信，接着又廢話說，“這幾日我們幾個公餘閑擺龍門陣論，言及李想在漢口的胡作非為，實在是破壞中外友好關係。難道友邦不計較，竟還為中國和平奔走。今日和議能成，全仗國際友邦人士日夜操勞聯絡。各友邦人士敬請放心，友邦人士的生命財產，原漢口租界一切權益我們全部承認，並給予保護。”　　盤恩聽着，他在中國混已經不是第一天，知道中國人說話繞，揣摩着他們的話意，半晌方冷冷說道：“民軍自起義以來，極為文明，秋毫無犯。即使李想這個例外，除了私自廢除我等租界權力之外，他對外國僑民也還講法講理。我輩英國人頗表同情革命。現在我們英國領事見武昌城受炮擊，城內百姓甚念凄慘，故此聯合各國領事，與清軍商議，暫且停戰三日。現在清軍已表同情。我特來武昌見黎……都督，請都……督認可，將我帶來公文蓋印，然後送至清軍蓋印，即可停戰。”　　盤恩反覆強調黎元洪，蔣翊武他們三人自然聽出來了。　　“武昌受龜山炮火覆蓋，為黎督安全起見，現黎督在葛店辦公，都督印已被黎督帶走。”孫武不安地說道，只好開誠布公，“葛店離城九十里，來回一趟頗費時間，只怕先生難等。”　　盤恩嘴角閃過輕蔑的一笑，回道：“我在漢口已說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印為是。時間我也不會等太久，天黑之前我要回漢口。租界剛剛恢復，事務繁忙啊。”　　吳兆麟他們那裡聽不出洋人和北洋軍在力挺黎元洪，可是現在他們迫切和議的喘息，只能幹笑一聲，道：“那請先生在此用個晚飯，我們立刻去辦。”　　紅樓里辦飯款待盤恩，總司令蔣翊武奉陪，先穩住他。　　吳兆麟、孫武與孫發緒走出紅樓，他道：“都督印在葛店，一時亦來不及，不如照樣刻一個印蓋了完事。”　　“自然是愈速愈妙，就拿個蘿蔔刻大印。”孫發緒深以為然。　　孫武果斷道：“我去軍務部辦理，請刻字工人照樣刻一個不用費多少時間，一俟盤恩飯畢，即來軍務部蓋印。”　　約一時許，吳兆麟接到孫武電告已刻完好。　　走進餐廳，盤恩還在對付一隻扒雞，蔣翊武沒什麼胃口的與盤恩閑聊。吳兆麟輕步走進餐廳，在蔣翊武耳邊嘀咕一句，就走出餐廳。　　盤恩飯畢，拿着白色餐巾擦嘴。　　蔣翊武急忙放下筷子，笑道：“都督印原來落在城內軍務部，請乘轎往軍務部蓋印可也。”　　“只要能搞定就好。”盤恩無所謂了，看看窗外的天色已然不早，只要是黎元洪的大印，誰蓋都一樣。　　於是盤恩和吳兆麟、孫發緒同到軍務部蓋印后，當晚夜幕降臨時渡江回漢口。　　而吳兆鯉也在此時由葛店趕回，在咨議局門口碰上蔣翊武、吳兆麟，報告說，“黎督不肯回城。”　　吳兆麟的眉頭立刻皺了起來，“洋人一直只承認黎督的合法地位，只有他才能主持武昌局勢，他不回來怎麼可以。”　　蔣翊武何嘗不知道？他們現在不得不依靠黎元洪。他嘆息一聲，道：“只有再派人去一趟。手抄一份停戰條件送呈黎督，你我二人再寫一份手書，好好勸一勸。”　　蔣翊武和吳兆麟再派二人隨吳兆鯉仍返回葛店，攜帶蔣、吳二人手書，並手抄停戰條件送呈黎元洪。蔣翊武一直送吳兆鯉到城外，一再交待，“停戰後，武昌即轉危為安，一切交涉，非都督接洽辦理不可。”　　吳兆鯉用力點點頭。此刻天已經漆黑如墨，城外長江江潮滔滔，他似乎看到微末的希望，如江水泛起的點點鱗光。黑夜總算是熬過去了，武昌又重新燃起希望。

# 第一百三十章 夜未央（一）

　　夜黑的像墨一樣，那些蒼茫，很是寧靜。寒風不斷呼嘯，天氣越來越冷，這已經是冬天了。　　李想有點畏寒的裹緊身上不知那裡找來的長袍，望着看不穿的黑暗夜空，獃獃的想着心思。他看不穿黑暗中的風雲變幻，但他對歷史的先知使他清楚的知道這寧靜背後隱藏的巨大危機。　　中國是一個封建勢力根深蒂固的國度，不動員千百萬群眾起來造成一個大的社會變動，便不能摧毀封建制度的根基，這場革命只能半途而廢。而和議，就等同於半途而廢了。雖然武昌的消息還沒有傳過來，但是李想知道武昌很可能頂不住壓力簽下了和議。　　“這天氣冷的要下雪的樣子。”湯約宛的聲音隨在寒風中，也是這樣的清清冷冷。她在黑暗中越顯明亮的眼睛出神的望李想側面的輪廓，她的身姿在遠處火光投放在黑暗的陰影勾勒出隱約的柔和線條。　　李想回過神，目光接觸到湯約宛即刻變得溫柔。她的美麗，與這個戰場格格不入，只應該屬於和平年代。李想走過去，自然而然把湯約宛摟在懷中，完全忘記這個時代的男女大防。他隨意的說道：“如果下一場大雪，對於我們接下來的作戰更為有利……還冷嗎？”　　湯約宛依偎李想溫暖的胸躺，聽到他有力的心跳與自己同步，真想這樣依靠到天荒地老。她像是在自言自語，道：“如果和議，戰爭是不是就該結束了？”　　李想心中一突，想不到湯約宛也會這樣想，心頭震撼之餘，偷偷在湯約宛翹臀邊游移的一隻不老實的魔掌失手落下。湯約宛立刻錯愕的抬頭瞪着李想，鳳目含煞。　　李想悻悻然的乾笑一聲，卻沒有鬆開手的意思，道：“革命沒有妥協，妥協就不是革命。如果與袁世凱和議，就代表這中國革命的失敗。”　　“先把你的臭手拿開。”湯約宛有些氣憤的說。直到李想收回魔掌，她才繼續道，“你為什麼會這樣看袁世凱？”　　為什麼？許多人都對李想有這樣的疑問。可對李想來說，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無須問為什麼。　　李想並沒有馬上回答，而是回頭看向山谷的營地。大堆大堆的篝火把這個營地周圍的夜空映紅，士兵門一簇一夥的圍住火堆旁取暖，不斷的把山上砍下的松枝丟進火堆。寒風灌進山谷，吹得火焰狂亂的跳躍，火星也肆無忌憚的飛濺起來，把士兵門幾個月前離開漢口時新發放的，現在早已經破爛不堪的單薄的秋季軍裝，再添幾個不起眼的新孔眼。　　李想和湯約宛就站在臨時司令部的帳篷前，凝視着亂鬨哄的營地。連續的野戰，這支部隊已經是疲憊不堪。李想又何嘗不想戰爭早日結束？可是袁世凱又是什麼樣的人？即使全天下的人此刻都不理解李想，他也決定一意孤行到底！　　湯約宛求問的眼神，看得李想心煩意亂。他有些無可奈何的搖搖頭，道：“袁世凱是個野心極大的人，少年時代就寫下‘中原鹿正肥’的詩句，可見一斑。有野心不算什麼，我們也可以說他志向高遠。關鍵他是一個與滿清舊勢力盤根錯結，扯不清關係的人。這樣的一個本身就是腐敗封建王朝一分子的人，絕不是會中國的希望，只會是災難。推翻了滿清王朝，又立起一個袁氏王朝，仍是換湯不換藥，革命仍是失敗。有人總認為推翻滿清政府，就是共和民主，就是革命成功。也有人看到袁世凱的危險，卻總以為車到山前必路，認為只要民國成立，就要制約袁世凱的辦法。真是天真幼稚！須知槍杆子出政權，只要北洋軍不倒，就沒有人可以制約得了袁世凱。”　　“大帥說得精彩。”不知道什麼時候曾高走出帳篷，就站在他們身後聽着他們的對話。“康梁的失敗告訴我們，中國需要萬象更新，才有民主共和的可能。袁世凱已經成為中國封建舊勢力最大代表，已經替代了滿清王朝，不把袁世凱打倒，就沒有民主共和的可能。”　　“我只知道打到如今的戰爭，死人遍野，無數家庭毀於戰火，一座座的城市變成瓦礫廢墟，戰爭總該消停一下了。”隨李想在戰場奔波的湯約宛，見過太多殘酷的戰場畫面，小女子的厭戰情緒一直徘徊在心頭，此刻煩悶的不想再和他們多說，賭氣甩開李想，鑽進帳篷里。　　李想看着窈窕的背影閃進帳篷，發出無聲的嘆息。女人總是喜好和平，討厭戰爭，卻不知道和平需要用流血千里的戰爭去開創，用威震四方的武力去維持。　　“其實我也厭倦了戰爭。”曾高笑道，臉上卻毫無笑意。“卻又不得不把戰爭繼續下去。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歷史的使命感竟是如此的沉重。”　　李想心裏暗嗎一句他奶奶的，歷史的使命對他這樣知道歷史走向的穿越客來說，才是最沉重的包袱。眼看着中國這段最凄慘的歷史，正一步步的走向現實，那種無力的感覺，心中的焦急，才是好大的壓力。但是身處這樣一段兇險歷史的漩渦，這樣不平凡的歷史時期，開始李想新的穿越人生。李想有一種埋藏在骨子里，像是寂寞千年的興奮爆發出活躍，這樣的精彩人生，不也是他當初看網絡小說無比嚮往YY的人生？　　“卻是非常沉重，卻也非常振奮。”李想說著，熟練的捲起一根煙，走到篝火旁撿起一根燃燒的松枝把煙點燃。猛吸一口，辛辣的味道差點把他這個老煙民給嗆住。飛馬牌香煙早就抽完了，他現在抽的煙恭弘=叶 恭弘是在當地老農家賣的，這煙的口味不是一般的重。　　曾高一直等着他的下文，李想再吸兩口目光如電的盯着曾高，繼續說道，“想着我們的名字，能在這段歷史上耀眼生輝，想着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與我們的命運緊緊相連，想着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將由我們創造，你不覺得振奮？”　　夜裡寒風撲面，曾高卻只覺得心中熱騰騰，忙笑道：“怎麼會不想？”　　“走吧，進帳。我們好好研究一下當前戰況。”李想笑笑，他過完煙癮，精神頭奇佳。　　出沒在北洋軍側后的革命軍既有事先留置敵後的游擊部隊，也有偶爾擔任正面防禦的出擊部隊。李想親身上陣指揮的兩千騎兵正是出擊部隊，李西屏，林鐵長，劉經等全在和北洋軍打游擊。跟着李想有一段日子的曾高知道，出於直覺，知道李想又有新的作戰計劃。　　也許是受了李想情緒的感染，也許是從寒風呼嘯的帳外走到帳內，曾高覺得身上一陣暖烘烘的。　　帳內一燈如豆，還不如炭盆里升起取暖的火光明亮。自從斷去漢口的補給，李想部隊的條件就一落千丈，可卻不能斷去他要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李想正掌着唯一的煤油燈，俯身在地圖上研究戰況。看着圖上京漢鐵路沿線全是北洋軍佔領區，北洋軍箭頭向南延伸，已經落下漢口，漢陽，直指武昌，李想每當看到這裏就有些按捺不住。　　李想在圖上指指點點，有些激動的說道：“從目前狀況看，指向武昌的北洋軍將面臨蔣翊武民軍的阻擊，武昌民軍的戰鬥力本來是相當強勁，由原湖北新軍改編，是南方最精銳的部隊。從每年與北洋軍永平秋操演練來看，並不比北洋軍差了，加上長江天塹，北洋軍的進攻不會順利。但是漢口一戰，張景良臨陣叛變，武昌精銳在漢口損失慘重。更令人擔憂的是，武昌方面經此一戰，是否勇氣還在？是否還有再戰的膽氣？袁世凱此時拋出和議的誘餌，武昌方面有勇氣拒絕城下之盟嗎？”　　曾高也是滿臉凝重，道：“我是不敢對武昌方面再抱任何希望，漢口一戰能夠敗得那麼快，那麼慘，已經充分張揚了他們的無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先是逼走我們，接着又拖垮黃興……”　　李想揮揮手，打斷了曾高的牢騷，“前事多說無益。”　　曾高停住，很是欽佩的看了一眼李想，其精若鬼的李想竟是如此豁達，拿的起，放得下的人物。“主持漢口戰局的是北洋第一軍總統官馮國璋。馮國璋是沙場老將，曾在朝鮮與日軍打過硬仗。馮國璋自奪取武勝關，入湖北，我們就進入戰略防禦階段，之後又出來漢口一檔子事情，所以直到現在，我們都沒有和馮國璋正面直接交過手。但是馮國璋的驕橫善戰，卻是天下聞名。馮國璋只有在出入湖北時，在李店一役因輕敵而進攻受小挫，與我們糾纏着差點貽誤袁世凱的大計。之後馮國璋重整旗鼓，挾恨南下，大有報李店一箭之仇的氣勢。孝感，漢口兩戰，果然是連戰連捷。特別是馮國璋作戰風格狠辣，兩座城市都被燒成灰燼。這樣一個凶神惡煞逼迫着武昌，即使武昌擁有地形如長江那般的險峻天塹，防禦部隊的戰鬥力，戰鬥精神又遠不若漢口淪陷之前。脆弱的武昌方面，根本沒有頂住壓力繼續革命的可能。幸好袁世凱要的只是和議，我們到不用愁武昌會陷落。”　　果不其然，曾高和李想的看法不謀而合。李想想着，踱着，不時看向桌上的作戰地圖上雙方態勢。地圖已經相當精細了，山川地勢一目瞭然，與李想一百年後看到過的中學教材一樣，眾多不規則的環形細線是山的等高線，其間彎彎曲曲的粗線標明了官驛道，一條醒目的黑線條代表着京漢鐵路縱慣湖北，各個交通要道上三三兩兩點綴着城鎮，上面寫了不少李想看不懂的繁體字，這影響不了他研究戰場形勢。　　李想沉吟着道：“嗯，深入湖北作戰的北洋軍，無論如何兇猛，交通線都是須臾不可或離的。現代戰爭，打的就是補給，打的就是後勤。”　　曾高恍然頓悟，他自然很清楚，作戰部隊若失去了彈藥、給養的補充，那將意味着什麼？“從信陽到漢口，這麼綿長的補給線，看來前段時間我們對北洋軍交通線的打擊還不夠給力。”　　曾高摸清李想的意圖，馬上轉回到總參謀部的角度去思考，制定作戰計劃方策。這樣一來，又回到當初戰略防禦的原地。事實卻是如此，在實力遠遠不如敵人的時候，這是最好的應對策略。“既然袁世凱取漢口的目的是為了逼迫武昌，只是要武昌肯座下和談。形勢這麼一變，我們南下，援漢口和武昌的目的，似乎失去了必要。打仗都應因地制宜，靈活布陣。孝感保衛戰因無地障，才會敗得又快又慘。我們實力本就不如北洋軍，與之硬碰硬打，只有吃虧的份。與北洋軍周旋，最佳地形是孝感北邊的大別山，桐柏山地區；進入孝感一帶，屬於長江漢水的沖積平原，地勢低洼，無險可守，與其在此不利地形上作戰，不若留在北邊山地中與敵周旋。”　　李想笑了，在這個時代，更多人的眼光都是把戰爭放在城市的爭奪上。曾高能夠跟上他的超前思維，果然是一個參謀軍事人才。李想笑道：“也許我們早已不被馮國璋放在眼裡，他早忘記了我們都有可能。我們也許還能受到奇兵之效。雖然在北洋軍進入湖北發起全面攻勢時，在李店有過小小的接觸，可是接下來的接連大戰，我們都是身處最後方，馮國璋一心對付武昌，北洋軍一路只顧南下后。除東線黃州戰區阻擊段祺瑞的李西屏軍確實遭到不小的打擊，但李西屏所屬各部並未遭到毀滅性的重創，而我們在北邊更是沒有受到過什麼嚴重打擊。因此當日我們便一直跟在其屁股後面南下，時不時地從側面或後面給他來上幾槍，顯得我們像鬍子響馬，對馮國璋也只是不痛不癢。另外，我們在孝感的夜襲，估計段祺瑞知會了馮國璋，他也不會把着當回事。如今，我們作戰一項重中之重的任務，那就是打擊北洋軍的後勤補給線。經過不斷地偷襲、圍攻，直到把北洋軍的後勤補給線幾乎全部將其切斷為止。”　　曾高目光閃耀着興奮，拿起一直鉛筆，撲在圖上，“再次增派各路分散的有力部隊，盡量繞過避開正面北洋軍，加大向孝感至信陽這段的交通補給線主動出擊的力度。在大冬天的，斷了北洋軍的補給，馮國璋幾萬北洋兵，要不撤退，就等着凍死餓死吧。”　　“飯要一口一口的吃。”李想的話里有些忍不住的得意，“檢查準備情況，讓我們騎兵團打響這第一炮。”　　曾高身子一挺，站直了報告：“騎兵士兵都是從全軍挑選的精壯戰士，隨時隨地都保持戰鬥的準備狀態。”　　李想卻沒有曾高這麼樂觀，他就混在軍中，怎麼會不知道軍中的情況。“雖然士兵多為湖北子弟兵，不像多為北方子弟的北洋軍，因為不適應湖北變幻的氣候，水土不服，患惡性瘧疾者不少。雖然士兵都適應湖北的水土，但是連續月余的野戰，官兵們也體力銳減。而革命軍隊不僅裝備與北洋軍有差距，失去漢口後勤基地之後，醫療設備藥品等也相當匱乏簡陋，通過哥老會這些本地的地下幫會運輸，也補不上消耗。”　　李想雖然焦急萬分，卻毫無辦法。這隻要在營地外走一圈，就可以看得出來。豈止是湯約宛，就是李想面對着他們也會有厭戰的情緒。　　“慈不掌兵。”曾高突然冷冷的說道，他看出李想眼中忽然冒出的一絲猶豫。“我們必須把革命進行到底，還必須要爭取最後的勝利。如果任由武昌的城下之盟簽訂生效，革命將半途而廢，再來第二次革命，還不知道要付出更大的流血犧牲？就算只為了破壞武昌的停戰和議，我們也要向北洋軍發起瘋狂的反撲，徹底的攪了這個局。”　　李想只為了不要二次革命，不要有更多的流血犧牲，不要把這個國家的元氣傷得徹底，不要讓袁世凱的陰謀得逞，只有狠下心來，嚴令部隊不顧一切向北洋軍的交通線發起破壞。他知道這支部隊隨他征戰至今，對他已經有了絕對的信任，他劍鋒所指，就是刀山火海也敢闖。　　李想一咬牙，道：“以營為單位，分散出擊。士兵身上除了武器彈藥和口糧，其他一概輕裝。彈藥消耗的不夠多少，每人攜帶子彈50發，手榴彈10攸，兩挺機槍配彈2000發。口糧帶足了3日份就夠了，如節約食用，可供6天。馬糧一定要帶足六天的份，餓到人也不能餓了馬。此次行動要隱蔽，出擊要果斷，路上發現北洋軍搜索警戒部隊，一概繞過。至於戰鬥地點，不作規定，由各營長相機處置，重點是敵人的輜重部隊和物資。得手后，能拖走的拖走，不能拖走的悉數焚毀。若傷亡不大，彈藥有餘，可擇機再戰，但要避免在同一地點附近兩次作戰。記住，此次出擊，重在機動和奇襲。”　　李想就在今夜急令，命其所屬部隊立即向孝感至信陽的交通要道發起瘋狂進攻，切斷北洋軍補給，以達到逼退北洋軍的目的。李想正在行動之際，武昌卻現新的變幻。　　北洋軍攻陷漢口之後，湖北的戰況趨於緩和，袁世凱正在加緊施展他竊國大計。李想預料到這一情況，卻無法預料武昌集團就是在今夜，這個未來世界的艾滋病日簽下了可恥的城下之盟。　　漢口失陷，給予武昌的震撼是無法言語的一次重創。武昌只剩一座孤城，龜山炮台任意轟炸着武昌，在馮國璋的步步緊逼之下，武昌軍政府並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認真分析全國和武漢的有利形勢，即使馮小戥分析出來了，在馮國璋大炮的威攝之下，也沒有幾個人相信，各省的起義和獨立，都朝着有利於革命的方向發展，漢陽雖然失守，但海軍仍在民軍手中，可以回擊清軍。他們也沒有看清袁世凱的竊國陰謀，以及“和談”圈套。或者看到了，也擺着車到山前必有路的想法，先混過這個危機再說，漢陽一失，便陷入驚慌失措之中，對袁世凱表示妥協。　　李想並不知道武昌集團已經簽下城下之盟，厭戰的一絲猶豫去掉之後，他的信心似乎高昂的很，正罵罵咧咧的道：“奶奶的熊，袁世凱想竊國，我讓他偷雞不成蝕把米！他不想打武昌，我卻要打他。沒有了後勤補給的北洋軍，我看他還拿什麼打？拿什麼吃？到時候還不乖乖的給老子滾出湖北！想要停戰和議，我偏不停戰。”

# 第一百三十一章 夜未央（二）

　　硝煙過後的整座城市的上空氣寒風急，似潑墨般的暗夜下是半座化為廢墟的城市。斷壁殘垣之間有寒風的嗚咽，也有無家可歸的人的嗚咽，伴着城外鄂江的咆哮聲，陰森可怖，令人毛骨悚然。　　這天晚上劉氏花園裡彩燈繽紛、火樹銀花，燈光在這個夜色里輝煌鼎盛之極。一座城市的悲哀，成就了劉氏花園裡馮國璋一個人的大歡喜。　　一排大紅照掛滿精緻典雅的大水榭，在對過的空場上彩燈繽紛，在這裏看不到黑暗。空場上擺了百餘桌，席前絲竹旱雷聒耳，擠滿了翎頂輝煌，衣冠胸前秀滿禽獸的大清官員，其間圍繞奉承的是幾個西裝革履，金髮碧眼的洋大人。　　因夜宴迎接的是洋人，馮國璋就把夜宴設為洋人自助餐的形勢，席面顯得非常寬鬆而隨便。北洋軍官們也脫下北洋戎裝，皆換上了大清禽獸官服，就是那些強行請來赴宴的漢口紳縉華商也都套上花錢捐來的大清禽獸官服。人簇里，大夥一邊漫不經心地談論當前局勢，一邊磕瓜子兒，吃西餅，啃雞翅。　　燈火輝煌下，頂戴紅如血的耀眼，皇馬褂加身，是所有人焦點的馮國璋的精神從未有過的好，武昌黨人被他打的服軟，袁世凱的事情他辦得妥貼，又是賜皇馬褂，又是賜爵位，他自然老懷甚慰，值得高興。他一會兒命人揀好水果饌餚送上席，一會兒又問拿着停戰和議渡江過武昌的英人萬國商會會長盤恩何時回來。　　過了一會兒，陳紫笙忽然大聲說道：“諸位雅靜，馮大人有事宣布！”　　剎那間，偌大空場上變得鴉雀無聲。　　“幸得漢口的英國領事葛福先生出面，萬國商會會長盤恩親入武昌險地斡旋和平，先商漢口，武昌雙方停戰三日。”馮國璋微笑着說道，像是所有的燈光皆聚集在他英武的身上。　　剛剛從武昌趕回來的盤恩正微笑的站在他身邊。他與葛福交換個眼神，兩個人眼中的興奮怎麼也壓抑不住。洋人喜歡張揚的個性使他昂首挺胸，能夠左右有五千年文明古國的歷史，試問他們能不自豪？　　馮國璋繞席仰首，舉杯望着漆黑如墨的夜空，極是悲天憫人的道：“南北戰爭持續多少個日月？湖北百姓，中國百姓深受戰爭的蹂躪，不能在普天之下共享和平美好的生活。今夜漢口與武昌能夠簽下停戰協議，即使只是三日的局部停戰協議，也是預示着一個美好未來的開始，也許不久的明天將是南北停戰。諸君，讓我們舉杯共飲！為國民幸福計，為世界和平計，南北若能干戈化為玉帛，在下心裏真說不盡的歡喜。”　　“為了和平！”人人舉杯高聲贊賀，氣氛更加熱烈。　　李純等馮國璋第一軍治下的北洋大將都向盤恩、葛福這邊走來，殷殷勸酒道賀。盤恩那張白人臉紅光滿面，舉杯拿出老英國府的風度應酬着。　　馮國璋也轉向盤恩，笑道：“武昌事起，瑞��棄城逃走，電奏到京，我大清政府更加惴惴。載澤等懵然主剿，以為武昌一隅，大兵一到，指日可平，故二十一日有蔭昌剿辦之諭。其時空氣瀰漫，若大禍旦夕即來。慶邸與彰德，平時本不斷往還，至是急電詢商，項城以為在此潮流轉變之下，民心思動，已非一朝，不是單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張剿撫兼施。我輩即旁敲側擊，據以上陳。攝政王爺只知事機危急，雖說重在用兵，而一面主剿，一面主撫，亦為攝政王爺所願聽，載澤等無能反對。惟困難之點，不在剿撫政策，而在起用袁公。親貴畏忌袁公，但是北洋六鎮，既是袁公多年訓練之兵，外人方面，並一致以此次事變，非袁公不能收拾，事勢所迫，不得不起用項城矣，故二十三日有袁公督辦剿撫事宜之諭。以袁公才略經歷，自屬過人，其對於時局，言剿改而言撫，言撫進而言和，純出於袁公之主持，我等只是追隨。漢口、漢陽以兵力威脅南方，攻佔以後，決定不再進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帶，以鞏固北方……”　　馮國璋豪情四溢的說道，左右轉動目光，北洋將領皆是熱烈讚揚高呼，唯獨躲在角落的漢口紳縉們多是沉默寡言。馮國璋把一切都收在眼裡，記在心裏。　　“我們早說過，能拯救中國局勢的人非袁莫屬。”葛福一笑，高聲說道，“武昌亂起，我們便一直期盼袁能出來主持大局，現在總算如願以償。我們友邦一定會給予袁最大的支持。”　　葛福大聲宣布對袁世凱的支持，北洋將領更是一陣歡呼。在這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洋人毫無疑問對中國內政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從葛福一句話中便可以看出。那些本還對革命存有同情，存有幻想的漢口紳縉更是臉色死灰般的蒼白，心也墜入無間地獄。　　馮國璋陡地漲紅了臉，像是喝高了，心臟急促地跳動着。袁世凱受到洋人如此稱讚，推崇，連作為袁世凱心腹愛將的馮國璋也真是非常榮光，畢竟主上榮耀，做奴才的也水漲船高。　　“為袁大人！”馮國璋得意的舉杯相邀。　　眾人舉杯。　　馮國璋又道：“現在事情辦下來了，葛福先生之功不可泯。我們為葛福先生，為兩國友誼，乾杯！”　　葛福聽完，忙舉杯，“盤恩會長出力甚多。”　　“一起乾杯！”馮國璋笑着舉杯道，又對那些還有些拘謹的北洋將領道：“大家不用拘禮了，吃酒痛飲吧！”　　北洋將領一聲歡呼，放開聲談笑，放開肚皮吃喝。南下作戰以來，苦已經吃夠了，革命黨人的頑強，即使他們這些北洋精兵強將也應付的頭痛，甚至膽寒，真是身心兩疲憊。屍山血海的爬過來，還能夠站在漢口，是該好好的享受一番。吃好喝好，散了回營之後，再喚屬下送幾個女人過來宵夜。南方的女人，細皮嫩肉，嬌媚動人的像南方的山水一般。　　馮國璋含笑繞席踱步，高高在上的看着芸芸眾生，陳紫笙和張聯芬兩個心腹慌忙跟着。走到人群邊緣處，喧鬧小了一點，他問道：“漢口武昌停戰三日，和議也算有了一個苗頭。這件事情要立刻拍電給袁大人，拍了沒有？”　　“盤恩剛剛回來，我就把喜訊報給了袁大人。”張聯芬慌忙點頭。　　陳紫笙媚笑道：“大人立下如此大功，定能坐鎮湖廣。”　　這馬屁也不能讓陳紫笙一個人拍了，張聯芬立刻接道：“在南方，湖廣財團與江浙財團並列。聽說漢口華商集資修建漢口華商總會大樓，竟有三百萬大洋之巨，可見漢口之富裕。今晚我們就要好好壓榨壓榨漢口商會。”　　“還未定的事情，先不要亂說。”馮國璋嘴上這樣說，心中卻是得意的不得了，臉上卻越發的嚴肅。馮國璋不會因為得意而忘形，腦中轉着更多的念頭，道。“其實停戰和議能成，也是多有僥倖的成分。如今漢口我北洋雖處攻勢，然就全國形勢而言，卻是孤軍深入，處於匪黨四面包圍之勢。袁大公子致俺一函中曾供認，北洋軍四面受敵。而且，北洋軍進攻漢陽時，損傷慘重。第十一協官兵傷亡五百零七員。第八協前線目兵僅餘一千零九十三名。僅三道橋一戰第八協已傷亡百多名，其他協標亦有傷亡，是每戰一次即損傷，兵士有減無增，尤為可慮……我們今早處決馬榮等人，看其勃勃不屈，碼頭上還上演人肉炸彈，還以為武昌也看懂當前局勢，不會會答應停戰和議。本不抱希望，破罐子破摔，乾脆收復武昌了事，想不到峰迴路轉，武昌沒有繼續抵抗的意志，實在是僥倖。”　　其實，北洋軍在漢口的大勝並不能挽回滿清的瓦解之勢。但是北洋軍將領都心裏清楚，滿清瓦解，北洋軍卻不會瓦解。亂世來臨，只要他們握緊手上的槍杆子，就不會瓦解。　　“絕不是僥倖！”陳紫笙肯定的說道，他對北洋軍的實力非常有自信，“接連的大敗，使武昌黨人已經喪膽，他們根本沒有勇氣再與軍統大人一戰。”　　“這就好。他們要真敢起戰段，就是找死。”馮國璋笑容滿面，他何嘗不是自信滿滿？對他們點點頭的說：“即使停戰其間，我們也不能放鬆。北邊還有一個李想，即使不成氣候，也是一個心腹之患。”　　馮國璋言下不勝感慨，有些遺憾。畢竟，南下之前，他是把這位在武昌戰事中如彗星般新崛起的將星――李想，作為此行最大的對手，只是這顆彗星隕落的太過快速，至今還未有真正的交過手。　　陳紫笙聽馮國璋提起李想，不禁一陣感觸。李想隨着武昌舉義崛起，一路而來戰績不可否認的輝煌。膽子更是大到包天，在漢口掉轉炮口，頂着北洋軍的壓力還敢向洋人開戰。自庚子年慘敗之後，恥辱的《辛丑條約》簽訂，國人之中已經徹底喪失了與洋人抗爭的最後一點勇氣。即使孫文等革命巨匠亦是如此，同盟會的對外宗旨充分显示面對洋人的軟弱。內外勢力的聯合，註定李想只能如彗星般隕落。這就是中國當前的政治。北洋軍將領，也是中國人，雖說是敵人，但是佩服李想膽大包天的勇氣的人大有人在。　　陳紫笙心中一動，想起一事，道：“我大軍進漢口隨攜的藥品即已告竭；彈藥，尤其是炮彈已所剩無幾，漢陽兵工廠的工人技師早已經逃竄一空，短時間內我們自己想要生產都不可能。食物也是一樣，士兵們為了充饑，已經把漢口能吃的東西全部都吃光了。漢口被大火燒了一半，只有刻意避開的租界完好無損，可是我們不可能去騷擾租界，所以搜羅不到多少軍資可以補充。我奉大人命，多次派出不少人馬聯絡孝感，摧要軍資。段軍統大人的回復是：李想最近在北邊變得相當活躍，不斷襲擾我北洋的補給線。段大人設在京漢鐵路的兵站都被破了好幾處，大段的鐵路遭破壞。通過車馬驛道運輸軍資，變得更加困難。說是北洋軍去後方運送物資撣葯，李想襲擾的厲害，情況極不如意。我已經加重語氣催促，可回答要麼是‘第二軍正為一心解決補給而努力’，要麼是‘後方武勝關――孝感鐵路大道受李想強有力部隊的威脅，第二軍主力正致力於掃清側翼和後背的敵人’。我們現第一軍全軍集中在漢口，而面臨的問題實在棘手。如果異變突起，我第一軍全軍幾萬人馬在漢口第一線上拿什麼吃，拿什麼打？……”　　馮國璋突然哈哈大笑，眼中閃過一絲冰冷，看得陳紫笙與張聯芬心底發寒。他語氣平靜，又帶着恨聲說道：“李想沒有漢口作為根基，也就是一個響馬流寇而已，不足為慮。這隻不過是段祺瑞這個老匹夫，危言聳聽，找借口扯我的後腿。我們共事了半輩子，暗地里鬥了半輩子，他腸子里的這點彎彎繞，我還不清楚？”　　馮國璋自然很清楚，他這支中國領先時代的現代化裝備的作戰部隊若失去了彈藥、給養的補充，那將意味着什麼？但他如今還是相信，這是段祺瑞的危言聳聽，看他立下如此大功而眼紅，變着法兒的扯他的後腿呢！　　陳紫笙與張聯芬也沒有什麼吃驚，北洋軍內部複雜的厲害關係，他們心裏都有數。只是馮國璋這哈哈大笑，頃刻之間，這個有些陰暗的角落裡便成了眾目睽睽的地方。　　馮國璋遙遙的向眾人舉杯，而這玻璃杯其中如鮮血艷麗的紅酒，是最享有盛譽的，當數“天下第一園”，歐羅巴，法蘭西，羅曼麗・康帝LaRomanee―Conti葡萄園出品的經典。　　羅曼麗・康帝酒庄是當今世上最古老的葡萄園區之一。行家對羅曼麗・康帝葡萄酒的稱讚集中於具有多層次氣味的變化、高雅與一股神秘的品質上。其園主奧伯特曾形容它是：帶有即凋謝玫瑰花的香味，使人留連住返，可以算是諸仙飛返天際時“遺留於人間的東西”。這樣的名酒，即使是歐羅巴也是有價無市。馮國璋當然貢獻不出來，這是老英國府的紳士盤恩的私藏品。喝這樣的酒，用洋人的話說，如果誰有一杯在手，輕品一口，恐怕都會有一種帝王的感覺油然而生。馮國璋品嘗一口，口感纏綿醇厚，卻是有其獨到之處。只是，這香味太過脂粉氣。還是更喜歡茅台沉釀，世易時移，香醇不改。　　張聯芬望着神思亂飛的馮國璋，皺眉請教，道：“既然軍統大人已經了解當前情況，應對之策略定是胸有成竹？”　　馮國璋八字眉略微一沉，又舒展開來，笑嘻嘻的說道：“醫藥和彈藥沒有，可以找漢口洋人賣，洋人對此熱衷的很。錢和糧沒有，可以找漢口商紳要，他們有的是錢糧。要知道他們之中，有人資助過匪黨，更有人子女參加了匪黨。這些人落下這些把柄，如今落在我手上，就只有破財免災了。”　　馮國璋擺明了請漢口紳縉來赴的就是鴻門宴。　　“找他們籌餉？！”張聯芬心底大吃一驚，頭漲得老大。陳紫笙也在暗自皺眉頭，漢口的民怨正是沸沸揚揚的時候，這隻會激發更大的民怨。雖然武昌在北洋軍槍炮威脅之下，簽訂暫時的停戰和議，但是這股民怨如潮，一味的強權武力欺壓，遏抑愈深者，其膨脹力亦愈大。停戰，人心思安，民怨就會慢慢平息。但這個敏感的時刻，少有刺激，只怕民怨又起。民怨如潮，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一旦爆發，便成潰決。漢口北洋第一軍身當其沖，不知還能否挽此狂瀾？　　本來陳紫笙與張聯芬還慫恿馮國璋今晚對漢口紳縉敲打敲打，便於今后總督湖廣，更好的在他們身上刮油水。卻怎麼也沒有想到馮國璋要從他們身上籌軍資補給，這可是一筆巨款。漢口城毀一半，許多漢口紳縉的家業也身手牽連，或被波及，如此一來，搞不好會逼得一些人傾家蕩產，逼得一些人在此投靠匪黨。　　馮國璋自然知道他們的顧忌，冷笑一聲，說道：“我首當匪黨鋒鏑之沖，沒有回頭路可以走。哼！這個惡人我不當，難道還讓袁公當？段祺瑞不就是想我當這個惡人，難后他來當好人。”

# 第一百三十二章 夜未央（三）

　　劉園在寒冷的冬夜依舊溫暖如春，燈火輝煌，樓台歌舞不休，席面酒肉不斷，但就在這一堵紅牆之隔的外頭，卻是人間的地獄，漢口民眾的傷心絕望，夢想破滅之所。在斷壁殘垣之間苟延殘喘的人們，身處沒有任何遮擋的寒冷冬夜，懷着一顆被北洋軍破碎的理想，不敢再去想像明天又將是怎樣的地獄生活？　　劉園裡，正當北洋大將，洋大人們飲酒談笑正歡時，忽聽葛福扯着怪異的中國話腔調，帶着不加掩飾的興奮，高聲喊道：“四大天後到啦！”　　立時，大家紛紛往水榭檯子遙遙張望，黑鴉鴉地一大片人簇齊了腦袋瓜子，就為一睹四大天後的風采。連一肚子鬼謀的馮國璋也一臉期盼的張望，拋開剛剛的精心算計，只想全心全意的欣賞早已名震名流的四位電影皇后。要不是他打下漢口，兵威正盛，掌握一城百萬生民的生死，要想請來她們四位同台，還真是可遇不可求。四大天後即使在京城，也是東郊民巷，王府候門的座上賓，是梅蘭芳，程硯秋一樣的天皇巨星……當然，再如何的尊貴也只是個伶人戲子。　　水榭檯子上的樂隊班子忽地弦管並奏，悠揚的樂韻清音，緩緩的繞樑回蕩，盪進每一個人的心裏。　　當四位佳麗同時出現在水榭的戲台，從她們身上散發的光環，像是夢中仙子隨身散播的仙氣，使在水一方的樓台化為仙境中如夢似幻的瓊樓玉宇，夜色美麗的虛無縹緲。整個宴會上，不論男女，目光都不能從這顛倒眾生的美人身上稍稍離開，只怕一眨眼，這美麗就會如幻象般消失。　　馮國璋就這樣瞧着，似乎忘記今夜宴會的目的。愁眉苦臉的漢口紳縉忘記了煩惱，完全沉醉在美麗的音樂盛宴。　　音樂緩緩流淌，四人隨之載歌載舞起來。她們的衣飾華美而古典。群裾掀起魏晉風流，衣袂帶過隋唐瀟洒。　　兩位東方美人，朦朧里美的神秘。水仙清雅如仙，玉臉素顏，依舊眉目如畫，漆黑的長發飄逸如風。貞子天生麗質，總愛低眉含笑，溫柔純凈得令人心醉。　　只聽她們唱道：“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古風古韻的曲調舒緩，從她們的唱腔透出一种放任，慵懶而暗透凄迷陰柔的味兒，卻又哀而不傷。別有一番無人能及的清綺情味，聲腔技巧均沒半點可供挑剔的瑕疵，配合美人幽幽的動人表情，誰能不為之動容。　　另兩位西方美人，合而形成另一種毫不遜色於她兩人的特異風姿。西方洋馬那特有的修長勻稱惹火的身段，任何男人只要看一眼她們凹凸有致的背影，腎上腺激素也要狂漲兩格。此刻，她們壓抑着內心的本能，能使男人鼻孔噴血的熱情，演繹東方柔美含蓄的舞蹈。任何一個舉止都是那麼的儀態萬千，每一個神情似乎更是曖昧，惹人遐想連連。洋美人天生就會放電的冰藍雙瞳，更動人了。眼波隨意流轉拋飛，風情萬種的四處勾魂攝魄。豐潤的性感紅唇如玫瑰般的火紅而又熱情，配合著唇角略帶曖昧暗示的盈盈淺笑，在場沒有一個男人能抵擋得住。　　只聽她們唱道：“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灑盡余歡，今宵別夢寒。”　　所有人沉浸別離的凄清歌聲里，心潮起伏，內心積鬱如潮。面對如此絕色，一群下半身動物們竟無法分出多餘的心思去品味台上的秀色可餐。她們那婉轉誘人的嗓音，透過不同的唱功腔調，低回處的傷情別離的感懷，彷如澎湃的海潮般把所有人心靈的大地全淹至沒頂。離別的歌聲，被她們詮釋的淋漓盡致。　　一曲既終。　　許多人還沉醉在纏綿凄切，充滿感傷悲切的情調之中。或想起折柳送別，或想起擺酒餞行，或想起寫詩相送，其間有親朋充滿了殷殷的叮囑，又或者有情人深深款款一個眼神。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詞淺而意境深遠，在場北洋將領征戎日久，觸動心靈，骨肉親人離別之念，不可抑制。鋒鏑之前，生死難料，想到再會難期，悲酸之態，再也難掩。而洋大人們離國萬里，這與故國家人一別更是多年，故國家園之思也襲上心頭。　　隔了好半晌后，全場才發出如雷掌聲，不自覺地紛致頌讚歡辭。　　王世充仰首望天，把盈眶的眼淚倒流回去。良久，才從離別的傷感場景回過神。　　此時四大天後簽約公司的老闆劉歆生正領着她們步入宴會，一一介紹給眾人。眾男土像是聞到花香的蜜蜂似的，此時所有人的目光，心思全集中到她身上，紛紛追逐着她們的群裾。她們輕巧的周旋在這群男人之間，卻可以令他們敢露出一點色迷迷的樣子。洋大人們像是突然被老英國府的紳士陰魂附體，北洋將領這些粗魯莽漢突然散發出一股書生君子們的窮酸味。　　“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馮國璋鬼使神差的湊進水仙，忍不住讚歎道。他實在找不到其他的詞語來形容，只能說出這句陳詞濫調。美麗尤物站在伸手可及的眼前，馮國璋也不由心跳加速。　　水仙修長的雙腿站直，兩手平措，纖細白皙的十指相扣至傲立的左兇器前，右手壓左手，右腳微微後撤，非常優雅的屈膝，無限溫柔的低頭。給馮國璋行了一個大大的萬福禮，直看得馮國璋目眩神迷。再抬頭，美目滴溜溜的在馮國璋臉上打了個轉，卻很是認真的看了一眼他套在身上醒目的皇馬褂，馮國璋不自覺的把胸口一挺再挺，驕傲的像是一頭髮情的公雞。　　水仙嬌笑道：“爵爺萬福！匪黨入漢口以來，把小女子嚇得夜夜不敢安睡，幸好爵爺終大展神威，把匪黨殺的片甲不留。”　　她不但口齒伶俐，嘴角生風，且深懂阿諛奉承，討人歡喜之道，捧贊得馮國璋親切而不着痕迹，不愧是紅遍大江南北，中西內外的天後巨星。　　水仙幽香襲人，馮國璋在近處觀之，品味她的清雅芬芳，更覺她像朵華麗盛放的牡丹。而最動人是她如迴風舞雪的身姿，還有嗲到人軟骨頭的甜美聲線，抑揚頓挫如吟詠的語調，至乎眉梢眼角微微透露的細緻風情，都有種醉人的風騷，使人意亂神迷的沉醉。　　馮國璋迷糊的也分不清她話中的真情假意，只是隨口應道：“早知小姐受困於漢口，我當早日南下以解漢口之兵禍。也能早一日聽到小姐如天籟般美妙的歌聲了。”　　旁邊的張聯芬連連點頭附和，道：“小姐此曲一出，必將成為新時代的《陽關三疊》。”　　“過譽了。”水仙眼中閃過一絲得意，男人好色，鮮有見到她而不神魂顛倒的，即使北洋大將馮國璋也不例外。或許只有那個人是例外……　　在生死之間滾爬半輩子，神經異常警覺的馮國璋看到了她眼中一閃而過的異樣，登時清醒過來，連帶記起今夜宴會的主要目的，卻不動聲色，繼續裝作迷醉美人色，看似隨意的問道：“不知小姐此曲是出自何人手筆？”　　水仙輕垂螓首，只見長長的眼睫毛撲閃爍動，顯然有些猶豫了。烏黑美麗的長發如瀑側落下纖瘦的肩頭，顯露出如天鵝般優美的修長粉項，她只是稍稍的猶豫，即已柔聲答道：“爵爺請勿見怪，此詞曲實乃黨人李想所創。”　　“李想？”馮國璋小小的驚訝一回，很快又欣然道：“李想連詩詞歌賦也有如此出類拔萃的造詣，我是越來越好奇，想見識一下本尊。只是如此人物，之前為何就名聲不現？”　　旁邊一些北洋將領與洋人領事，也都好奇的豎起耳朵張聽這邊動靜，此時大多數人都驚訝的聚攏過來，與馮國璋存有同樣的疑問。　　這時陳紫笙為了表現識見，贏得與水仙共討風月的機會，又想拍一記馮國璋的馬屁，趁機說道：“李想行為不撿，生有反骨，偶有詩文，多是大逆不道之言。他在文風極盛的楚地文壇也是小有名氣，但是如《離別》清幽的佳作，不似他以前的風格。大人身居廟堂之高，李想這些大逆不道的胡言亂語的文章，自然不需要了解。”　　水仙心中有萬般不屑，但漂亮臉上的笑容更是溫暖如春的撫媚，道：“陳大人評價的最是中肯。李想本是匪黨，詩文更多是大逆不道，大人無須費解傷神。”　　“李想的詩文是什麼樣的風格？”馮國璋沉吟着，他被勾起了好奇心，他們越是遮掩，他越是想知道。　　陳紫笙因受水仙出聲贊同，正得意的心猿意馬，立刻掩旗熄鼓。低頭思索，在李想不多的詩文中挑選，既要不是太過大逆不道，又要能夠代表他的個性的詞句，片刻后回道：“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馮國璋眼中射出精光神色，他自然陳紫笙有什麼顧忌，但是兩句詩，已經足夠道出李想的個性。他低聲道：“也只有這樣的人，才配做馮國璋的對手。我以前是小看他了。”　　漢口紳縉們偎集在一個角落裡，刻意的避開屬於北洋的熱鬧，或許熟悉的人抱成團，才能稍稍感覺到一絲心安。這個世界，從來缺少聰明人。到了這個地步，他們也該知道馮國璋是什麼貨色？今晚又是什麼樣的一場盛宴？他們就是今晚馮國璋的一道美味大餐。直至現在，他們心中總算有一絲後悔。後悔的想着，如果李想在漢口，情況絕不至於惡劣到今天這一步。　　劉歆生和鐵龔奇夾雜在其中，新華財團與劉氏集團的固定資產大部分在漢口，他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和議既然拉開，他們也乾脆大方的來赴鴻門宴。　　鐵龔奇也放得開心思，或者跟着李想混久了，膽子也歷練出來了，反而放開心思的欣賞起四大天後的表演。他還是第一次看四大天後同台表演，又是如此陰柔的歌曲，完美無暇的釋放女子的優美，他被這光景驚得呆住了。曲終之後，肥胖的胡蘿蔔大手拍着劉歆生的肩膀，抖得自己身上的肥肉反到一顫一顫。他大聲稱讚，說道：“好啊，真是美哪！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也不過如此。你們看看，馮國璋，北洋大頭兵，洋人們，一個個千方百計，使出萬般花樣，像打了雞血似的，追逐她們的裙裾，就為博美人一笑。”　　劉歆生依舊一襲月白色長袍，在此顯得更是瀟洒而又不失儒雅。無論身處何地，總是如此不群、不凡。他不緊不慢的看一眼熱鬧處，一晃肩膀，避開鐵龔奇還拍不停的胡蘿蔔大手，一笑道：“還是李帥的詞曲作的好，她們就是照着唱而已。”　　身處北洋虎口的漢口紳縉都徨徨不安，反而是鐵龔奇與劉歆生，兩個天下皆知的李想錢袋子，今晚鐵定是馮國璋第一口大餐的他們，還在此心無掛礙的大談風月。他們的這份從容不迫，如一劑強心鎮定劑，漢口紳縉不安的心思稍稍的開始平負。　　趙恭因兒子趙又誠的關係，自侍與劉歆生他們的關係不一般，也趕過來湊趣說：“劉公說得一點不假。此曲情意綿綿，真切動人。就是唐代大詩人王維在世時，把《陽關三疊》的古曲再傳唱於世，包含神情的惜別留戀之情，也只能詮釋到如此的地步。”　　此曲有着無窮的感染力，即使是在徨徨不安當中，也各自皆被勾起別樣的離別愁緒，趙恭的話正好切中他們的內心，小圈子場面一下又變得沉默。趙太爺或許是想起離家許久的兒子趙又誠，有或許是想起夫家遭兵禍，剛剛逃回家避，難得一亂世團聚的趙又語，正在說著，心中也是無限的傷懷。　　他抬眼想去眼角的一滴淚，突然看見人群里一個無比孤單寂寥的身影，比着冬天清冷漆黑的夜空還有落落不歡。夜幕下，滿園的繁華熱鬧不關他們的事，可他們卻沒有一個人的離別比他更傷懷。那個人背着手踽踽地，漫無目的隨意移動着雙腳，向前走着，嘴裏好像還在念叨着什麼。陰影像是伴隨他左右，不離不棄。大紅照的燈光落在他的身上，竟然也變得黯淡漠化。待離得近了，大家才看清，原來竟是被北洋扒皮而死的馬榮的父親馬嵩，馬太爺！　　“馬太爺！”劉歆生叫了一聲，馬嵩晚年得子，年歲比他長得多，也當得起他的這聲叫喚，“您在和誰說話呢？”　　馬太爺猛地從《離別》詞中愁緒一驚而醒，抬起老花眼，連忙走近幾步，才認出了劉歆生等人，老友趙恭也在，他一邊不忘拱手行禮，一邊張嘴，話卻像是在喉嚨里堵住了，半響才道：“唉！我心裡頭太悶了……”　　他開口就是一聲嘆息，像是找到傾聽的對象，忙不停的吐出濃濃化不開的愁緒。男人習慣把悲酸藏在心底，但也有藏不住崩潰的時候。　　趙太爺沒有立刻說話，他正在自信打量老友。馬榮的死對於老友的打擊太深了，那個精神翼翼的老頭像是丟了魂，一夜之間蒼老的他都不認識了。馬太爺的臉色顯出病態的青中透黃，前襟后擺凌亂了也不加整理，額前、嘴角都是刀刻似的一道道的皺紋，像是一尊失神的雕像一樣，一動也不動。此刻兩人對面站着，趙恭才看到，這位老友眼中丟失的神采，是對生命失去了留戀。趙恭的心裏不禁一緊，他，他哀莫大於心死。　　馬太爺卻似乎對面前老友細微的打量毫無覺察，他繼續說道：“劉爺剛才問我在和誰說話，不瞞劉爺，我這是在和我榮兒說話呀！”　　當場許多人嘩然的退後一步，下意識的想離他遠一點。看馬太爺的架勢，多半是受馬榮慘死的刺激，得了臆症。小小的搔動，甚至引起馮國璋的側目。　　“人死不能復生，你要節哀。”趙太爺心裏緊的陣陣發疼，卻還是上前安撫着老友。想自己的兒子也是在革命軍里，看如今革命危如累卵的形勢，也許自己有一天也會變成今天馬太爺的樣子。　　馬太爺卻不顧事態的發展，繼續自說自話，“有很多人，有很多事，我到死也不明白。瓜分之禍，迫在眉睫，有人坐而論道口似懸河粉飾太平，其實一點實事也不肯做，依舊做着天朝上國的美夢，可又偏偏能夠安座廟堂之上，死死握着我中華早已不綱破敗的朝政，不斷出賣着我中華主權，換取洋人施捨的那短暫的安逸，不顧民眾是死是活，不顧國家的危亡，繼續過着那醉生夢死，朱門酒肉臭的奢華生活。有些人，拋頭顱，灑熱血，期挽國家於危亡，挽民族於天傾，卻是處處遇到掣肘，處處碰上坎坷，就是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反而被逼入這山窮水盡的地步。有些人一心一意地想為國家，為民族，挽起着丟失的尊嚴，走在救國救民的道路上，也討不到一點好處，反倒要遭人無情的鎮壓，他們使盡手段，就是要敗盡中華民族最後一點氣血和元氣。難道他們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非要看中國陷萬劫不復的境地才甘心？可憐我兒，死不能瞑目……”　　馬太爺花白的鬍子微微顫顫，說得動情，說得慷慨激昂，宣洩這對這個黑暗世道的極度不滿和絕望，痛心着為理想捐軀的兒子。趙太爺知道，老友出的這個題目太難回答了，又太容易回答了。只是他卻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或許只有革命！不過這邊的動靜已經引起馮國璋的注意，他拉了老友一把說道：“好了，好了，你心裏的苦我都能理解。這裏不是說這些話的地方。”　　馬嵩不理，以充滿自嘲地口吻說：“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正說著，他突然一陣劇烈地嗆咳，蒼老的軀殼佝僂着腰身，趙太爺忙上前順着他的後背。馬嵩用手帕捂着一看，吐出竟然是鮮紅的血！他悄悄地掖到袖子里卻一聲都沒言語。過了片刻，才說道：“我恨我這風燭殘年的軀體，無力帶吳鈎，無力收拾舊山河。劉爺，也許我兒有些錯處，我們都有過錯處，可我兒死了，是為革命而死！我兒為了革命，連父母雙親也不要了，決意誓死把革命進行到底。我只希望李帥能把革命進行到底，我兒就是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我就是散盡家財，就是拚死餘生也會報答於李帥。”　　在場的誰被他的話說得動心了，被問的劉歆生思忖着，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他。李想許多絕密計劃，他即使知道一些蛛絲馬跡也不敢亂說。但是眾人都眼巴巴的望着劉歆生，希望可以從他嘴裏聽到一下對他們有利的口風。被馮國璋逼到絕望的地步，他們只能把最後的希望寄託這李想身上了。他們是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選擇跑路的，畢竟他們絕大部分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都留在漢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片刻的沉默，難熬又像是過了好久，劉歆生才和顏悅色地說道：“即使離開漢口，李帥也一直在不停的戰鬥，一直在進行着革命。這點無用質疑，就是黨人們皆曰和議，李帥卻依舊會把革命進行到底！馬老太爺，你要看開一些，不是還有二公子承歡膝下。我和鐵先生既然來到這裏，不是因為贊同和議，向馮國璋服軟，而是來給你們撐腰到底的。我就要看看，馮國璋有膽量燒了漢口，還有真膽量把我們趕盡殺絕！”　　人群中異常的沉默，唱戲班子不知道何時停下的鼓動。一個單調的掌聲輕拍響起。抱成團的漢口紳縉循着聲音瞧去，只見馮國璋正陪着位嬌滴滴的美女在人群中穿插走過來。紅頂子，皇馬褂耀眼的很，一副志足意滿，閑適非常的優雅神態。　　馮國璋身上的光環無疑是今晚最耀眼的，唯獨他身邊的美人未被他的光芒掩蓋分毫。無須細看，馮國璋身邊的傾國之色不是水仙還有誰？　　馮國璋臉上帶着值得完味的一絲笑意，挽着水仙朝他們走來。　　劉歆生也不敢肯定他是否聽見剛才他們的談話，回頭偷瞥漢口這些紳縉們，大多數人的眼中都露出做足虧心事的慌亂和不安。這些人都是精明強幹，城府極深的人物，哪有這樣失態的時候？都是被馮國璋給嚇破了膽。　　馮國璋滿面春風的挾美而至，未語先哈哈笑道：“終於見到漢口地產娛樂大亨劉先生，新華財團CEO鐵先生。聽說兩位先生曾幫助李想理財，不知是否確有其事？”　　隨行的水仙則笑意盈盈的向眾人施萬福，馮國璋雖是不懷好意的到來，但是水仙的美麗極大的調節的此處僵冷的氣氛。那些渾身肌肉僵硬的漢口紳縉，此刻也都稍稍放鬆了神經，可以衝著水仙微笑點頭。　　劉歆生和鐵龔奇不約而同看向對方，交換個眼神。馮國璋是在興師問罪，對於清廷而言，李想就是謀反，而他們就是李想的同黨，同樣是要被誅九族的。他們心中暗恨，又不能不答。劉歆生輕笑一聲，他們也是有準備而來，道：“確有其事。新華財團他是大股東，我們也是股東，劉氏集團與新華財團也有密切的合作。生意往來頻繁，關係確實不淺，但說我們幫助他理財卻有些不妥。”　　水仙聽得心中好笑，從後跟來的陳紫笙剛好聽到劉歆生的抵死否認，臉上卻露出不屑神色。看來是牆倒眾人推，革命黨山窮水盡，所有人都在想方設法的與之撇清關係。　　這個小圈子的談話，因為馮國璋和水仙，兩位超人氣光環主角的存在，有成為焦點的趨勢。廣場的賓客人數有數百，有意無意的都把目光往此投射，即使圍在小圈子講鳥語的洋大人也開始關注這邊。　　炭盆里投放的沉香幽幽擴散到每一個角落，寒風全被粉牆擋在劉園之外，宴會的氣氛又開始回暖。　　馮國璋微笑道：“沒有兩位鼎力支持，李想哪有實力坐鎮漢口。可惜，我北洋大軍未到，他已經黯然退出漢口。這究竟是否就是他的實力未濟，卻又貪圖漢口利益而招至的惡果自食？”　　陳紫笙與張聯芬交換個眼神，心中暗笑。他們當然聽出馮國璋的弦外之音，是在嘲諷李想不自量力，吞下漢口，面對即將而來的北洋南下大軍，還敢與洋人開戰，簡直就是不知死活。他早早被趕出漢口，是他運氣好，不然早被北洋軍一舉粉碎。可是逃過一劫的李想非但不自知，最近還吃錯葯似的不斷挑釁北洋軍，是還想招惡果來食？　　大家皆是聰明人，怎會聽不出馮國璋話里有話？不過馮國璋兵威正盛，像一頭猛虎盤據在漢口，他們不得不忍下這口氣。　　鐵龔奇裝作若無其事的道：“惡果什麼的這個還頗為難說。據我所知，他退出漢口，完全出於自願。武昌是和平接收的漢口政權。”　　對李想早存有神往的馮國璋悠然道：“聽鐵先生的形容，李想的胸襟還不是一般的開闊。能顧全大局做出如許犧牲，李想要麼是庸才，受排擠無能為力，要麼是大才，有自信有能力把丟失的東西再奪回來。他能詩善文，能征善戰，絕對是個有大才的人。若能和他在沙場決勝爭雄，必是人生快事。”　　也許馮國璋今晚最大的收穫，就是正視李想這個對手。只是有點晚了……　　馬太爺終於找到機會，眯縫着眼，狠狠的道：“李帥在漢口威名甚盛，即使夏占魁所領名滿天下的湘軍也在三道橋折戟沉沙。馮軍統大人若碰上他，會有多少成勝算？”　　所有人都為馬太爺的大膽捏一把汗。馮國璋微笑着看他一眼，認出他是馬榮的親爹，道：“還無法預測。”　　包括北洋將領在內，各人對馮國璋的謙虛都大感訝異。這與馮國璋先前對於李想的不屑判若兩人。　　水仙更是好奇的豎起耳朵，仔細聽着他們對李想的評論。　　馬太爺放肆的哈哈大笑道：“如此馮軍統大人得小心快事會變成恨事，即使沒有死在敗軍之中，袁總理也會把你軍法處置了。”　　馮國璋露出一絲充滿嘲弄的笑意，北洋將領也都對這個糟老頭怒目而視。馮國璋轉而淡然自若的先朝認真傾聽他們討論的水仙深望一眼，能引起水仙的關注卻是非常有男人的成就感，忍不住就想多說兩句。他朝馬太爺道：“馬老太爺對軍事終究是外行，不明白一場戰爭勝負決定的要素。古人對天時，地利，人和要求甚高。現代戰爭對裝備要求更高。洋人正是船堅炮利，裝備先進，才能打開我國門，在我國土橫行無忌。此道理頗為複雜，非是三言兩語可解釋清楚。”　　水仙首先動容，露出對馮國璋對崇拜神情，心下卻開始擔心起李想。現代軍事理論她也接觸過一些，只從這裏便可以看出馮國璋不是個古董的人，盛名之下絕無虛士，絕對有匹配其北洋三傑的才幹和實力。　　他現在認真把李想作為一個敵人對待，以李想與北洋不相稱的實力，他能贏得了馮國璋？在看過武昌集團和同盟會集團敗露的凄慘，北洋軍表露出來鼎盛軍威，這些漢口紳縉實在很難想象，在馮國璋認真對待的情況之下李想還有幾許勝算？李想能夠在北邊逍遙至今，許多人皆認為是馮國璋與段祺瑞對他的不屑和輕視造成。在心底最後一點點希望被馮國璋幾句閑話給粉碎，內心翻江倒海的同時，一個個都作不得聲的變成啞巴。　　馬太爺確實一點軍事也不懂，登時也作聲不得。　　還是鐵龔奇皮笑肉不笑的故作欽佩道：“馮大人如此熟悉現代戰爭軍事，難怪自入湖北以來，可以指揮北洋軍長勝不敗。”　　馮國璋若無其事的道：“師夷之長技以治夷。李中堂此話我是深表贊同，為此北洋陸軍以德國操典練兵，北洋海軍以英國操典練兵。多少年，才造就如今北洋的精兵強將？袁公繼承李中堂以北洋富國強兵之路，走到今天總算是小有成就。相信不用多久，只要繼續發展，總有一天能夠與東西列強相抗衡。何況區區幾個匪黨，北洋鋒鏑所過，即可灰飛煙滅。”　　水仙美目在馮國璋老臉上流連忘返，讚歎道：“富國強兵正是國人夢寐期盼的事情，爵爺說得真動聽。”　　馮國璋得意的滿臉紅光，富國強兵也曾經是他的理想，只是在朝堂之上，與光同塵的日子里早已經不再提起。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前，他一直任軍咨使，曾條陳時事數萬言。如對中國當時的練兵方法，對認識利用中國地理條件及改置軍事區劃，加強軍事教育，提高軍隊素質等作了精闢分析，並提出了必要的改進措施，但未被採納，這對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以後的一段時間里，他“鉗口結舌，隨聲畫諾，不復言天下事了”。不知道為何，在這動蕩變革的大時代，理想的激情又要復活了。他這樣死命抱着袁世凱的大腿，或許真有一絲理想，期望輔佐袁世凱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　　迎着水仙崇拜的目光，馮國璋低頭柔聲道：“水仙小姐也能心憂國事，我輩男兒更不能示弱，須當勵精圖治，正興國家。”　　“哪敢跟爵爺比。”水仙喜孜孜的點頭，卻更是討馮國璋的歡心。兩人親密的舉動，卻惹得一大群人眼中噴火。　　水仙又道：“爵爺請稍待片刻，我想和我的頂頭大老闆劉公說兩句話。”　　鐵龔奇把不屑放在心底，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無論是維新變法，還是洋務運動，或者預備立憲，清廷已經把能走的路走絕了，中國依舊一天天的衰弱下去。馮國璋卻還想通過清廷培養的北洋，那個繼承清廷所有陳痾舊症的團體，實現中國的富國強兵，這是一場可以預見的失敗。他實在不願再多話，這裏現在畢竟是馮國璋的地盤。　　鐵龔奇默默走開，瞥了一眼與劉歆生說話的水仙。此刻，所有人都恨不得與他們撇清關係，反倒是她不避嫌疑而顯得光明正大，更能釋去馮國璋的懷疑，這真是個聰明到使他都感覺害怕的女子。她沉魚落雁的美麗外表，不知道迷惑了多少男人？馮國璋不是笨蛋，但是面對這樣美麗的人兒，一不留神就會有鬆懈的時候。　　鐵龔奇下意識的就想離水仙遠點，馮國璋卻冷不防的攔在他前方，哈哈笑道：“鐵先生不要急着走，咱們真該好好談談。”　　鐵龔奇愕然止步，看向馮國璋沒有任何笑意的臉。張聯芬和陳紫笙跟着來到馮國璋身旁，陳紫笙還在禮貌上和鐵龔奇打個招呼，張聯芬則嘴角含着一絲陰冷微笑，一副看熱鬧和落井下石的樣子噁心樣。肉戲上場了！鐵龔奇整頓精神應對。　　四周的賓客可不會以為馮國璋和鐵龔奇是朋友打招呼閑聊，任誰都能察覺兩者間的濃濃敵意，眼神對撞出迸射的激烈火花。葛福和盤恩一直注視這邊的情況，此刻竟舍下海倫朝他們走來。　　馮國璋見鐵龔奇一臉戒備的瞧着自己，大訝道：“鐵龔奇先生無須這樣緊張，咱們就是談談新華財團未來的出路。”　　鐵龔奇乾咳一聲，胖臉上全是無辜的道：“大人何出此言？新華財團經營有方，格局是越做越大，發展前途一片大好。”　　馮國璋乃是才智高絕之輩，立即察覺到鐵龔奇說的話里有所憑侍。他臉上浮現一絲微笑道：“本官只是看你心神不定，還以為你是因為憂思新華財團的出路，隨便說了一句，看來是我看錯了。但是還是奉勸先生一句良言，良禽擇木而棲，先生若選擇錯誤，恐怕後果很嚴重。要知道如今這世道亂得很，新華財團要想有出路，有發展，不止需要經營有方。本官若非對先生的經營之道非常欣賞，也不會白費這唇舌。”　　此時葛福和盤恩來到，葛福呵呵大笑道：“中國話真是博大精深，馮軍統這句良禽擇木而棲運用的真好，在這裏的這意思可就深遠了。但是先生能有今天的成就，足見是聰明人，自然不會選擇錯誤。”　　馮國璋本還在向兩個洋人打招呼，聽葛福話里話外的意思，卻忍不住臉色微變。這回卻輪到他在心底翻江倒海，是一個不好的消息確認無疑。　　盤恩招呼一聲馮國璋，卻轉而親熱的拍着鐵龔奇的肩膀道：“鐵龔奇先生向來是個聰明人，做出來的選擇絕對是最明智的選擇。今後新華財團與漢口萬國商會的合作需要更多的親近，以多加深一些彼此的了解，找個機會我們定要好好的碰碰頭摸摸酒杯底。”　　“那是當然。”鐵龔奇滿臉堆笑的連連點頭。　　馮國璋表面恢復過來，心中仍在激蕩。　　盤恩的話已經說得夠露骨了，不需要憑着什麼過人的直覺，即使再怎麼遲鈍的人也知道鐵龔奇和洋人勾搭上了。鐵龔奇與劉歆生膽敢往鴻門宴里鑽，原來憑侍的就是這張王牌。　　洋人此次不在漢口大肆撈足好處，怎肯罷休？洋人向來是貪得無厭的東西，此次重回漢口，漢口海關事務即已全部落入洋人手裡。他也無法，這是袁世凱向朱爾典許若過的好處，換取洋人的支持和平息洋人的怒火。只是洋人的胃口好大，漢口的利益他們想一口吞下。這還不是最關鍵的所在，洋人會否因為利益，連袁世凱也給賣了。此事非常重要，必須立刻通知袁世凱。　　葛福裝作人畜無害的目光落到馮國璋的臉上，故意訝道：“馮軍統認為我們合作的前景如何？”　　這話簡直就是赤果果的向馮國璋發起警告，漢口新華財團是他們的一盤菜，即使北洋也別想插手。　　馮國璋心中那個氣憤，新華財團和劉氏集團是漢口最肥的兩隻羊，卻落入洋人的狼口。他冷然道：“我當然希望你們的合作圓滿成功，成為中西友誼的新橋樑。”這番話卻以充滿火藥味的語氣說出，與葛福剛剛的話針鋒相對，氣氛登時緊張起來。　　馮國璋矛頭再次轉向含笑不語，等着看狗咬狗的鐵龔奇，語氣平靜的道：“先生請考慮一下，勿要悔之莫及。”　　鐵龔奇嘴角一瞥，馮國璋嚇唬人的本事還真不如李想。他哈哈笑道：“我鐵龔奇能夠這生意場上翻江倒海，論的就是誠信二字。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悔之莫及。”說罷拂袖而去。　　葛福與盤恩交換個得意的眼神，陳紫笙與張聯芬卻是看着鐵龔奇的背影發出陣陣冷笑。馮國璋盯着鐵龔奇遠去的背影，微笑道：“我會讓你有悔之莫及的一天。”　　李紫雲來到鐵龔奇身邊，眉頭微皺的道：“與洋人合作，無疑是與虎謀皮。”　　鐵龔奇知他是個細心多智的人，剛剛的事情估計已經傳開了。對於李紫雲也算是半個李想的人，有些事情確實該向他解釋一下，苦笑道：“大勢如此，這也只是權宜之計。與洋人打了半輩子的交道，他們的伎倆的我清楚的很，還是有些把握應付得了。”　　洋人的手段無非就是控股貸款，在通過其手上的特權堵死華商的銷售渠道，使華商無法回隴資金而資不抵債，最後完成對華商資本的吞併。因為洋人手上握有許多特權，華商多是明明知道洋人的手段也無能為力。　　李紫雲尷尬的道：“先生勿要多心，因事情關係重大，李某才好奇的多問上兩句。”　　“為何洋人要出面主和？”鐵龔奇湊近了低聲道：“所以然者，並不是袁世凱和黎元洪的功勞。中國革命形勢發展之速，使各帝國主義國家感到用武力直接幫助清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更有利的事，因而經數日之躊躇觀望，遂即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而出示宣告‘嚴守中立’。　　當庚戌夏季，英日同盟條約締結時，東亞大部分英僑，見日本政策與英國自身利益不盡相符，頗感受其束縛，因為英國勢力範圍，集中於揚子江及中國南部，更因為日俄主幹預，是因為與中國比鄰，中國越混亂，得便宜最多者是日俄，這是英美所不願見的。所以武昌革命軍突起，馮國璋雖在陽夏稍獲勝利，而英政府援助清廷之舉，卻自放棄。特別是上海英僑為保持商業起見，對民黨則表示‘親善’，現已轉變為英國對外政策，其在北京方面所討論者，已非維持滿洲朝代問題，而為變更帝制國體問題，雖共和國體，非英人所樂於贊成，然深信民黨排滿之勢不可遏止，不如外假‘中立’美名，暗地扶植忠實走狗袁世凱為其代理人，導演一手打倒清政府，一手消滅革命黨的陰謀，較為有利。”　　“以夷之夷。”李紫雲心中大懍，突然想起這句李鴻章的著名論調，不由要對漢口錯綜複雜的局勢重新作出評價。列強有瓜分中國之心，卻又互相忌憚，成為如今僵持的局面。如今李想在導演那場收復漢口租界的鬧劇時，早就想到今日的局面，那也太可怕了。　　鐵龔奇道：“我們到一旁去。”　　為免阻引來太多眼球，兩人移步到廣場的一角，繼續先前的話題。　　鐵龔奇瞧着水仙和劉歆生分開，一個走向馮國璋，一個往這裏走來，道：“以夷治夷，只是李鴻章的一廂情願，洋並不是笨蛋，自強不息才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對於洋人，可以加以利用，但是絕不能抱有希望。如今我們的形勢很明顯，就是他們桌上的一盤菜，馮國璋和葛福都想獨吞了我們。我選擇葛福是因為有他們一套商業規則需要遵循，這無疑給我緩衝的時間，而馮國璋從來都是強取豪奪。”　　劉歆生過來，神色凝重的道：“洋人也不是什麼好鳥，我們這回真是行險。漢口華商，不知道多少人被洋人幾兌破產的。”　　“這是最好的選擇了。”鐵龔奇心忖李想那一次不是冒險？何況革命本就是不成功就成仁。經歷的磨練多了，到把心思給放寬了。　　李紫雲訝道：“我怎麼總覺得二位並不把馮國璋和葛福放在心上。”　　此時被馮國璋逼得無路可走的漢口紳縉，都朝他們走過來，希望在他們身上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鐵龔奇趁他們尚未抵達前，向李紫雲道：“因為我們相信李帥一定可以重回漢口，而且會趕在我們被洋人吞併之前。”　　李紫雲似對他頗有猜疑，實在是李想與馮國璋的實力懸殊，而且和議已經開議，更漢口洋人是肯定會阻止李想再入漢口。雖因閑人多了不再問話，但一對濃眉仍緊蹙不放，不覺劉歆生和鐵龔奇的信心是從哪裡來的？　　蔡輔卿過來即說，“漢口紳縉遭此浩劫，還請二位老兄能夠指點迷津。”　　眾人求救似的看向劉歆生與鐵龔奇，剛剛馮國璋又向他們施加壓力，大有不把他們炸乾淨勢不罷休的架勢。馮國璋給他安了一個謀逆造反的大罪，夠抄家滅族的。他們當然可以躲進租界，卻放不下萬貫家財。　　劉歆生無奈的說道：“我們能有什麼辦法？你們也看到了，先借洋人躲過馮國璋的敲詐，再求神拜佛，盼望着李帥在我們被洋人吸乾淨之前能夠打回漢口。”　　所有人傻眼了，洋人的虧他們是吃怕了，想不到劉歆生與鐵龔奇與虎謀皮的背後是這樣的打算。黨人中還有能夠打敗北洋雄師的人？這個願望還真的只能求神拜佛了，盼着洋人手下留情的實在。但是在這被馮國璋逼得無路可走的地步，也只有先這樣辦着。

# 第一百三十三章 夜未央（四）

　　帳內一點燈火昏黃如豆。　　李想從懷裡掏出西洋表藉著昏黃的燈光一看，時針已經轉到十一點方向，正是子時初刻夜未央。睏乏至極的李想和衣靠在椅背上想稍稍休息一下，而曾高與一幫參謀還埋頭在簡陋的几案上，正在就李想剛剛提出的戰略制定具體的作戰方案。李想又不是軍事學院畢業的士官，也不是萬能的穿越小說主角，接下來的事情不是他的長處，他熟練的做起甩手掌柜。　　此刻，李想還不知道早被北洋虎狼嚇破膽的武昌黨人，用大蘿蔔雕刻的偽黎元洪鄂省革命軍政府督都大印已經蓋在漢口與武昌的停戰協議上；披着皇馬褂的馮國璋正為此勝利在漢口劉園擺一場盛大的慶功宴；而在卓刀泉辦公的黎元洪聞訊和議停戰的風聲，感覺安全無憂，擔心因久離武昌而失去控制武昌革命軍政府的他，正翻蹄亮掌馬不停蹄的往武昌緊趕。　　不意這許多的李想，還是堅持一心要把革命進行到底。難得曾高等將領明知他們所面對敵人的強大，依舊對他一力支持。這股強大的敵人組成的中國歷史，只有真正的捲入其中，才知道要改變歷史巨大的時空慣性是多麼的困難……真是難於上青天啊。他這是在逆天而行。李想就是要拿石頭去打天，他就是要改變這段歷史悲劇。　　穿越有些年了，越來越與這個社會融合。如果沒有穿越，或者沒有穿越在這個動蕩亂世，或者根本不知道中國有過這樣一段悲慘的歷史，或者沒有擁有像現在這樣改變中國命運的一次機會，他可以在和平年代渾渾噩噩的過他的毫無意義，絕無理想的太平日子，不需要這樣努力，不需要這樣拚命。可是沒有如果，他與這個世界不再是毫無關係的一個人，有人把他當成眼中釘，卻也有人把他當成最後的希望，還擁有改變中國命運的一次機會。一個生活在一百年後的世界中混吃等死的人，不敢想象自己的命運會和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會把拯救中國當成自己的理想而奮鬥。這一切一旦擁有，他就不願再放手，他不敢想象失去理想，失去奮鬥的目標之後的人生，再去過那混吃等死的渾渾噩噩的日子意義何在？這一切的一切，不曾擁有到不覺得什麼，一旦擁有，嘗過了這等滋味，是再也不甘心過那等平凡的日子了。　　李想克制着自己不再胡思亂想下去，那煩亂的心緒漸漸平息下來，閉上眼睛養息，可是一種莫名的惆悵忽然襲上心頭。取暖的炭盆里燃燒的新鮮送枝使整個帳篷瀰漫著濃濃的松脂香味，然而李想卻嫌這純天然的松脂香味太濃，帳篷里也太過悶熱。心緒平靜下來，然而卻還是坐不住，睡不着，莫名的惆悵肯定有其源頭？到底是他忽略了什麼重要的事情，還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發生？　　坐不住的李想一甩手站了起來，正在分析敵我軍情的曾高等人立刻被他驚動，紛紛回國頭幾雙眼睛往瞧過來。　　“你們忙你們的，我出去透透氣。”李想揮揮手，走出大帳。　　李想站在大帳門口，夜風裹着寒氣撲面而來。深深吸了一口氣，感受着屬於一百年前辛亥年的冬天，好像要用這清冽的寒氣驅散一下胸中的鬱悶和惆悵。　　深黑如墨的天空，雲層到底有多厚重，才能把滿天的星月光明遮當的嚴嚴實實？他仰首望夜空默默不語，看不到，也看不透神秘而風雲變幻無常的蒼穹，他實在不知道辛亥年的風雨要到幾時才會罷休？變數太多，他的能力還太小，對於歷史的影響實在太過微弱。此次辛亥革命若不能夠進行到底，再來二次革命又不知道需要流多少鮮血，拋多少頭顱？中國錯過這次的崛起，還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夠振興？中國的元氣還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恢復？中國人也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經歷更甚漢口人民的可怕劫難？　　一陣寒風襲來，李想下意識地打一個寒顫。此時天氣冷得北方早已經下起雪，湖北之地再冷一點也要下雪了，他們卻還是一身單薄的秋衣軍裝。他撫摸了一下雙肩，卻摸到一雙冰涼細膩如青花瓷做成的小手。是負氣走出帳篷的湯約宛無聲無息的走過來，將屬於他的那一襲黑色超級拉風的德國式將官披風輕輕披在他的身上。　　李想皺了一下眉頭，握着她冰涼的小手盡量把溫暖傳遞給她，道：“你的手這麼冷，快進帳篷去。”　　湯約宛聽了這話，從容把小手從他魔掌抽出，道：“回李大帥的話，我一點都不覺得冷，還不想進去。”　　李想自然聽出她心裏那點不痛快，他所表現的好戰即使再多的人不理解，即使是他最在乎的人也不理解，他也要一意孤行到底。歷史早已經證明南北和議就是一個錯誤，無論他是否有這個能力，他都要阻止。只要曾經努力過，至少可以問心無愧。他就是要嘗試一下，中國這個在近代毫無氣運的國家真的就沒有哪怕一點點的氣運，他逆天的穿越百年，怎麼也無法挽回後面幾十年即將發生的更大劫難？　　任憑湯約宛抽出冰涼的雙手，李想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冷冷地揚起臉來，再次把目光放到深淵的夜空。　　湯約宛同樣不再搭理李想，清秀絕倫的面孔臭臭的板起，冷冰冰毫無情緒的表情，不減絲毫的美麗犹如廣寒宮仙子。她明亮晶瑩的雙眼映出分散小谷各處燃燒的篝火隨風跳躍的火光，大堆大堆的篝火映紅了這個臨時駐紮地周圍的夜空，湯約宛就這樣安靜的即不走開，也不說話，安靜的配李想站在帳篷入口，凝視着外面安安靜靜的營地。　　士兵們一群一夥地圍在火堆旁取暖，埋頭無語的不斷向火中投放砍來的松枝。雖說小谷里四面是山遮當，寒風依舊四處亂竄，火焰呼呼的跳躍，火星不時飛濺起來，落在士兵們身上，給幾個月前在漢口發放的，歷經戰陣，早已經破爛不堪的秋季軍裝上，又添了幾個新孔眼。疲憊的士兵們並不在意，依舊緊緊的靠在火堆旁邊，天氣越來越冷，秋季軍裝根本起不了保暖的作用。　　篝火隨冷風遙動，照在他們臉上，湯約宛看到的全是一張張飽經滄桑，不堪重負的臉。每當看到這裏，她的心就悶得慌，冷若冰霜的容顏違抗自己意識的出現一絲波動。她隨軍而來，把戰爭的殘忍和破壞盡收眼底，那最初的一腔革命熱血慢慢的冷卻下來。如今由洋人牽頭的南北和議契機已經出現，燃燒大半个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是到了該結束的時候，破壞和犧牲已經夠多了。她實在想不通李想不顧一切的要去破壞和議，不惜要陪上自己的整個身家性命，不惜這些和他出生入死的戰友繼續玩命，不惜鄂省三千萬民眾陪他陷入比楊夏之戰更大的戰爭泥潭，不惜把中國拖入南北分裂，軍閥割句，戰爭不斷的戰國亂世。這樣亂來，只怕亡國可期。　　如果可以避免戰爭，又能促進革命成功，和議有什麼不可？只要袁世凱反正，必退滿清皇帝，孫中山先生的“驅除韃虜”的口號兵不血刃的獲得成功，“恢復中華”的日子又還遠嗎？南北之間必將爆發的戰爭可以避免，這何嘗不是中國人之幸，這何嘗不是黨人之幸？李想為何偏偏要拚命阻止？李想為什麼就認定袁世凱救不了中國？還是因為李想嘗到權勢的滋味后也開始沉迷墜落？　　冷冷呼嘯的寒風中，湯約宛裹了裹衣服，身體略微有些顫抖。是肌體怕寒冷，還是心中發寒，也許兩者兼而有之。她有點抑制自己的胡思亂想，人性的黑暗她見到太多，但把握不住李想的心，自己的心卻越來越亂。　　夜色深沉，但這一切還是都被假裝負手望天的李想看在眼裡。即使這樣，李想也始終沒有說一句話。　　夜幕下，前方遠處層層疊疊的山峰變得模模糊糊，像是史前巨獸匍伏的黑影，有一直不知名的壓迫感。李想望着漆黑的山外黑山，同樣深邃漆黑的眸子幽幽地透射出陰狠莫測的殺機。　　自身軍隊的真實情況，李想比誰都要清楚。但是今日的情況再如何的糟糕，也比它日長征，抗戰的條件要好的多。也許今日的一次短痛，將可以避免今後中國混戰，抗戰，內戰的痛苦。絕不可為一時的安逸，一時的軟弱，讓歷史悲劇重演。　　李想縮在大衣里的兩隻手緊緊握成拳，目光愈發的堅定不移。　　突然，幾聲凄厲的叫喊從野戰醫院臨時搭成的窩棚里飛出，像狼嚎似的回蕩在寂靜的山谷，分外的凄慘不能。李帥此刻堅韌無比的決心也被這�}人的叫聲攪得心煩意亂，他知道，肯定是他從漢口仁濟醫院和中西醫院挖過來的那幾個西醫又在實行無麻醉的手術了。　　湯約宛心神晃動，臉色越是清冷若雪。晶瑩剔透的雙耳一絲不漏的收聽着凄慘的叫聲，湯約宛凄然一笑，終於轉身冷冷地看着還在擺酷假裝看天的李想。　　李想只是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轉瞬之間又在恢復堅定。他的目光自然而然的與湯約宛流轉不停的冰冷目光狠狠撞在一起，湯約宛立刻避開了這束突然變得陌生而可怕的目光，因為這道目光中全是燃燒陰冷莫測的殺機和毀滅。　　失去漢口補給已經很長一段時間，騎兵團隨身攜的藥品两天前即已告竭。還有彈藥，尤其是炮彈已所剩無幾。士兵們吃的東西不用擔心，全部都吃光了可以就地徵收。李想的三五減租使湖北農戶今年秋收之後家家戶戶都有了餘糧，為了保住革命成果，繼續享受三五減租，對李想是毫無保留的支持。但是彈藥和醫藥不是可以就地補給的戰爭物質，用一點就少一點，用完了就沒有了。　　“以戰養戰。”李想說話時表情很難看，“戰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也不想要戰爭；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杆子必須拿起槍杆子。”　　李想說完之後又沉默了。

# 第一百三十四章 夜未央（五）

　　寒天雲雪千層深，竟夜風聲萬馬奔。　　湯家小姐依然和李大帥雙雙站在中軍大營帳門外，迎面寒冷風口浪尖上。　　湯家小姐的雙手完全無意識的使勁絞着青色軍裝的衣角，纖細的手指關節也因為過分的使勁而失血泛白。她那彷彿冰雕般萬年不融化的臉，挺拔的小鼻子，刀刻一樣的唇，無處不在的透出冰冷的神聖氣息，眼神卻是獃滯地凝視着遠處畏集在篝火邊一張張疲憊不堪的臉。耳邊還回蕩着剛剛野戰醫院傳來的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因為無麻醉外科手術導致的非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而之後李想說的一串大道理，在寂靜的夜裡顯得如夜風般空虛和寒冷。李想即使有萬般的理由，在她看來也只是一個戰爭狂人編織的一個好聽的借口，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了這血淋淋的殘酷現實。　　湯家小姐那如萬年寒冰雕琢的容顏慢慢被融化的神情非常讓人心碎，李大帥怎麼可能視而不見？這位柔弱的女子似乎被殘酷的戰爭完全打垮了意志，多愁善感像是潰堤的黃河泛濫成災。冰封冷藏中的面龐，本是清麗孤傲，高處不勝寒，直讓人不敢凝視，卻又偏偏的刻在人的心裏。此刻的李大帥也只能像做賊似的，時不時偷偷的看一眼，又忙不疊的望向別處，如同被那冰封冷藏在萬年雪山的寒風凍傷了雙眼。李大帥給自己編織的國家大義正義大言，竟然一時敵不過湯家小姐的婦人之仁？李大帥自己都覺得可笑，不敢相信的搖搖頭。　　此刻，李大帥才注意到湯家小姐清減了許多，她本如纖柳般的腰枝更被武裝帶束成驚心動魄的盈盈一握，長筒馬靴彰顯那雙修直的腿，以及胸前那略顯青澀的王道薄乳，青色的軍裝掩不住絕代的風流。　　蕭瑟的風，吹得湯家小姐的青絲在一片凌亂中飛舞，吹得她的嬌軀微微發抖，吹散她身上淡淡的女人香芬芳。　　“為什麼？李想？”湯家小姐轉過身。幽幽地看住了李大帥。如夜色漆黑明亮的眼眸中，終於止不住滾滾落下地淚水，又像是在自言自語，“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你還不肯放手？”　　“戰爭就是這樣的殘酷……”李大帥碰上女兒淚也慌了手腳，不知道該怎麼安慰這位湯家大小姐了，這樣鬱悶的場面，這些戰士的凄苦，他又不是感受不到。說實話，他一個百年後只懂YY的廢材，如今硬着頭皮頂在正風雨狂潮辛亥年歷史的風口浪尖，不自量力的狂妄的想去改變這段悲劇歷史，就是一片隨時都會傾覆的小舟，隨時都會舟覆人亡，鼓起他從未有過的莫大勇氣把革命進行到底，現在提心吊膽的他還需要別人安慰呢。　　湯家大小姐掛着幾顆清淚的雙眼依然凝視着他，用那種可以讓李大帥陽痿的目光，仰天又是一聲輕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這場戰爭會是這樣的殘酷，兩座城市成為廢墟，百萬生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鄂江潮泛起的全是鮮血染成的紅色。你一意孤行不肯退讓議和，北洋段祺瑞第二軍若揮軍直下與奪取武漢馮國璋第一軍對我軍夾擊，清掃湖北，我方在武漢新敗之餘，且強弱懸殊，勢終不敵。毋寧忍痛退讓，猶可假手袁世凱以推翻滿清政權，又可得喘息片刻。我以為此乃面面具全之策，西方革命也有許多非戰爭，非流血而能成功的先例。現今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繼續戰鬥只是步太平天國的覆轍。誠然，我革命黨人皆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我的李大帥啊！您難道真要眼睜睜的看着他們流干最後一滴血？”　　“退讓求和，想都不要想！暴力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必須把革命進行到底。”李大帥的心忽然象被什麼東西扎了一下，牽扯到革命道路的大原則問題，他不會做任何退讓。他學着當年某個偉人在說這句話的時候的樣子，用力的把手一揮，似乎要把辛亥年冬天的風和雨攪得更狂亂。他知道歷史早已經證明了那位偉人的話，中國問題非戰爭不能解決。　　李想靜靜地走到了湯約宛的面前，撫摩着大小姐淚水累累的容顏：“革命沒有退讓求和，沒有示人以弱，秉着吾黨犧牲精神，當有進而無退，即使弄到最後關頭，亦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何必向敵人屈服。有一次的軟弱，就有第二次，第三次……這樣的一個軟弱的革命黨又與軟弱的滿清朝廷有何區別？”　　湯約宛悄悄後退一步，躲開李大帥的魔爪，道：“鬩牆既久，外侮乘之，勢不至釀成豆剖瓜分之禍不止。這些後果你沒有想過？或許大帥豈欲作洪秀全第二，為爭個人兵權，謀一己私利，據此稱王稱霸以自娛，違背革命之初衷。”　　李想不禁苦笑，太會擠兌人了。“袁世凱代替李鴻章，創造了北洋的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命。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地方一切都府軍閥，那個不是愛兵如命，他們都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你還不懂得武裝鬥爭在中國的極端的重要性，不去認真地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不去注重軍事的戰略和戰術的研究。在革命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着重於民眾運動，或者搞一些刺殺行動，其結果，滿清稍一鎮壓，先前的一切民眾運動，一切革命舉義都塌台了。袁世凱憑什麼說打就打，說和就和？他憑什麼要挾革命黨人，要挾滿清朝廷？還不就是他有槍杆子，有北洋軍。革命黨人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革命，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今日如果示弱袁世凱，放了手中權力，革命黨人同盟會什麼也不會得到，共和民主反成為笑話。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杆子的重要性。帝國主義和滿清朝廷的壓迫和民眾反抗的革命戰爭，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台，我們革命黨人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革命黨人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李大帥說到這裏正說得興起，不自覺的又學着某個偉人狠狠的把手一揮。湯家大小姐看得嘴角猛瞥，也不知道是否天氣太寒冷，還劇烈的打了一個哆嗦。　　“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袁世凱在北京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袁世凱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槍杆子裏面出一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你又要笑我是戰爭狂人，對，我是革命戰爭狂人，這不是壞的，是好的。法國大革命就是戰爭造就，普魯士革命就是戰爭造就。我們要造一個獨立自強的民主共和國，非戰爭而不可得，非打倒北洋而不可得，非驅逐帝國主義侵華勢力而不可得。只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杆子必須拿起槍杆子。”李大帥像是被某位偉人靈魂附體，激情四溢，口沐橫飛的演說。　　“李想，你這個戰爭狂人……你的瘋狂總有一天會把所有人拖下地獄……”湯家小姐的身子止不住的劇烈地哆嗦着，只覺得周身的寒風越來越冷。　　“挽天傾陸沉，救天下蒼生，舍我其誰。”李想仰起頭看着漆黑如墨的夜空，自信自大已然膨脹到不可抑制的地步，一種對歷史先知的神聖，一種穿越百年的使命，在他已經快要窒息的喉嚨中爆發。難道穿越百年就是親眼目睹這段最悲慘的民族血淚斑駁的歷史？不！他就是為改變天命而來。　　看不穿的漆黑天幕有風起雲涌，如金戈鐵馬奔騰雲集。辛亥年的風雨不會因為武昌停戰和議的簽訂而停歇，他正醞釀着更大的狂亂，歷史真正的開始偏離原來的軌道。

# 第一百三十五章 夜未央（六）

　　這個年代，真要有個天命所歸的人，也不會使袁世凱竊國成功，也不需要二次革命再次血流成河國勢跌落谷底，也不需要李想這麼累死累活的拿命去拼搏挽什麼天傾，還費力不討好……這要傍上一個天命真主，安心的等着九州定鼎，今後吃香的，喝辣的不好？雖然是在豪言壯志說了一大堆，雖然對這支革命軍很有威信，但李想的實力依舊小的可憐，就像抗戰時期的土八路，和敵人只能打游擊……打運動戰……　　要是帶着作弊器穿越就好了，哪有這樣稀里糊塗穿越的？真累。進帳篷打盹去，等着他的草台班子參謀部拿出AB作戰計劃再煩心。　　一陣虛無飄渺的歌聲突然響起，象是霧氣一般，成為一堆堆篝火邊騰起模糊的霧影，帶着從容的淡淡哀殤，在小谷回蕩，又像江南畫卷里的炊煙裊裊，歌聲升騰消失在黑暗深沉的天空之中。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李想的身子僵住，手正掀開半簾帳幕。再熟悉不過的曲調，也是這離亂動蕩的年代最恰當的寫照，他不過是哼唱過一回，竟被他們學了去。這不是什麼好事！　　歌聲越轉越高，由幾個人虛無縹緲的傳唱，直到幾千人大合唱，澎湃浩瀚，在整個小谷的上空迴響，直入九重天。這首盪氣迴腸的離歌，千迴百轉，在廣袤的漆黑天空，牽引出了戰場上一個又一個鐵血男兒，若有若無的嘆息哀傷和眼淚。　　篝火的餘光下，李大帥轉過身來，臉上籠罩一層嚴霜，陰沉的可怖，令人不可逼視。湯約宛雖然反戰，但是軍心如此動蕩，她也覺得害怕。站在李想身邊，手足冰冷。　　無數的革命戰士，圍着篝火，自發的大合唱，高歌着首經久不衰的神曲，已經有人淚流滿面。　　因為武昌新軍中的一個流言，他們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風潮，因為心中的一個理想，他們一往無前的堅持革命。黃興和黎元洪面對北洋軍連吃敗仗，他們成為抵禦北洋軍最後的希望。從舉義當晚起，他們跟隨李想一直奮殺在最前線，無論是身體和心裏，同樣的疲憊，今夜像是得到一個宣洩口一樣。　　他們有太多感懷悲傷的理由，出生的不幸，生活的不幸，命運的不幸，甚至有在這場辛亥革命所受的不公證待遇的不幸……這種種的不幸不分高低貴賤，統統都是時代的不幸所附加在他們身上的。在這個見鬼的黑暗年代，是沒有人配擁有幸福的年代。　　悲傷的情緒就像瘟疫一樣感染瘋傳。　　曾高也被驚動，穿出帳篷。獃獃的看了半響，才道：“軍心如此，我們還能有什麼作為？天也在幫袁世凱？”　　如此大變，他的草台班子幹部們也都慌亂手腳，心神慌亂的看向李想。　　李想大罵道：“袁世凱是什麼狗屁天命所歸？扯蛋！一個成天作着皇帝夢的老封建！都什麼時代了？軍心如此，老子也能把他扭轉過來！和北洋軍的架干定了，老子下定的決心，賊老天還管得了？進帳！”　　李想一通亂罵，到是鎮住他們慌亂的心神，乖乖的都進帳去。　　李想沒有被嚇住，只是覺得又是一個麻煩而已。　　辛亥年，真是他不吉利的一年！還以為是天命運轉，藉此契機，從此飛黃騰達。　　不料這條路竟是如此的艱難。　　而現在，一切才剛剛開始。黃興和黎元洪慘敗，袁世凱主動與黎元洪議和。這再明顯不過的力挺黎元洪掌握湖北，一邊威脅朝廷，一邊牽制南方民軍。如果李想由着和議生效，黎元洪緩過勁來收拾湖北，這裏也就沒有他生存的地方了。那時李想不要說改變歷史，就是改善生活也做不到。歷史上黎元洪掌握湖北軍政之後，辛亥功臣死的死，走的走，沒有一個在他手下還有好下場的。　　曾高都已經進帳，李想還在帳前站了一會兒，一陣風吹過，寒風如刀，割在臉上，生疼生疼的，不由打了一個寒噤，才回到帳內。　　一堆堆的公文和諜報在簡易桌案上疊得老高，李想一眼也不瞧，徑自向那攤開的地圖前。曾高等草台班子參謀便默默地躬身一禮，知趣的等着李想的發話。李想的鎮定，是給他們最好的鎮定葯。這種關鍵的時候，才發現李想已經是這支軍隊的主心骨。看着李想計劃不變，鎮定處之，他們心也安下，雖然外頭還是不變的唱着離歌。　　看着他們，李想才覺得心裏很是踏實安定，他們始終相信也堅決執行他的決定，未有任何的動搖。　　他就這樣站着，獃獃地瞧着眼前各種顏色鉛筆畫得複雜無比的作業地圖在沉思：穿越以來，在這個時代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一個個都周全地辦理了下來，他覺得這就足以證明自己有能耐應付一切險惡環境。此時心靜，李想不禁想起盂子說過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想想自家遭際，真正字字貼切入微！也許自己還真是適合生活在這個紛亂理想年代，干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救國保民，改寫辛亥歷史！　　眼前的前途有多難？總沒有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難吧？　　“計劃做好了？”李想突然問道。　　曾高此時也在想心事，漢口的軍情報他讀過了，正擔心武昌頂不住壓力，在停戰協議上畫押蓋章。據金兆龍軍統秘密情報看，朱市煌曾懷汪精衛書信到武昌聯絡，在各省代表大會上勸武昌放棄反抗，與北洋議和，虛大總統之位，待袁世凱反正。他覺着有點太玄，汪精衛此人對同盟會的影響力本來就很大，自從吃過北京清廷的牢飯之後名聲更響。有這樣一個人物在中間拉皮條，就是孫中山和黃興想拒絕，也要考慮一下，更何況武昌咨議局裡沒有大過他影響力的人物。想到黎元洪的老奸巨滑，袁世凱給了他一根竹竿，他還不順着順着竹竿往上爬，抓着印把子往和議書上蓋戳……　　正胡思亂想間，聽李想發問，不急不慢的道：“這急不得，容我們慢慢商議，天亮之前一定會拿出一個你滿意的計劃。”　　“隨你折騰，天亮之前我能看到計劃就成。”李想微笑着點點頭，比他還鎮靜，總是一副懶洋洋的樣子。　　李想一屁股坐在胡凳上，忽然覺得身上又乏又軟。裝鎮定也挺累人，雖然外面不是什麼大事，但曾高他們卻不這麼認為。軍心易散不易聚，特別是大戰在即的要命時刻。李想可不這麼認為，戰前動員可是我黨我軍的拿手好戲，他看電視看得多了，動員軍隊的把式信手拈來。他們在這裏擔驚受怕的，只怪他們沒看過電視沒上過網。　　半響，看他們還在傻愣的站着，李想才跺腳道：“你只管站着做什麼？還不快去工作？天亮之前我要看到計劃。”　　李想正打盹，突然有湯約宛沖了進來。　　湯約宛竟然香汗淋漓地趕來，也不知道上什麼急事大事？“漢口送來緊急情報。”　　李想沒有聽清楚，頭也不抬地問道：“什麼事？”　　湯約宛平復一下，淡淡的道：“金兆龍、呂中秋自漢口送來的情報！”　　湯約宛的聲音並不高，但在李想聽來，卻如驟聞焦雷，倏地站起身來，沉聲命道：“快念！”　　曾高他們也全轉過身注視這裏。　　湯約宛把密封的文書拆開，念道：“武昌已經迫於壓力，經過英駐漢口總領事的調解，在停戰協議上簽字用印。”　　意料中的事終於證實了！李想默默地接過文書，一件件揀看，連停戰協議也抄錄了一份。停戰之後自然就是城下之盟。　　“我們的流血，我們的犧牲，我們的努力，最後換來這樣一個結果？”　　“自武昌舉義，響應省份多達十三省。我們為什麼要和？武昌城的懦夫在怕什麼？”　　“寧為玉碎，絕不妥協！城下之盟是對我們的恥辱！”　　“革命沒有妥協的餘地！”　　底下已經議論成一片。　　“武昌要停戰，我不停戰。武昌要議和，我決不！”李想幾乎上狂吼而出，帳篷內終於安靜下來。　　“打他個混賬烏龜王八蛋。我們怕個誰？”　　“大帥，總要給個方略。”曾高這傢伙懶洋洋的開口，也不怕掃興。　　李想撇他一眼，道，“此次和北洋軍打一仗，打出我們的威明，外示北洋朝廷與袁胖子滿清小皇帝誓不共立，內安革命黨南方獨立各省人心軍心，有一舉兩得的功效！”　　曾高雙核的CPU高速運轉，一邊沉思，一邊說道：“你說的雖有理，但形勢有變，不能不隨機應變。”

# 第一百三十六章 夜未央（七）

　　“是啊。”李想不得不同意曾高說的，還有些頭痛，“馮國璋和段祺瑞乃能征慣戰，深悉兵法的人，不會那麼容易給我們伏擊燒糧斷切補給線，定要另想他法才行。AB計劃能夠照顧周全嗎？”　　曾高微笑道：“我們可能仍有C計劃可以實施。”　　李想愕然望向他，怎麼看都覺得他笑得很賤。“你小子說話留一半，小心我揍你。”　　曾高淡然一笑，道：“袁世凱之所以那麼賣力的打擊湖北革命軍有生力量，自然是為了抑制南方十三省的革命潮流。留下武昌圍而不攻，自然上為了養寇自重要挾清廷。北洋上下通力配合，借這辛亥大勢，就是要助袁世凱行逆而奪取的篡清大業，這配合之間，容不得一點點差錯。”　　李想好像上聽懂了一點，不屑道：“不就是那點陰暗權謀。”　　他的商業情報網絡雖然轉為軍事情報網絡鋪開，但是自舉義以來都是戰場上硬碰硬的和敵人干，即使面對當初來漢口摘果子的同盟會也沒有對他們使過陰招。這不是李想智商太低，不是李想太過高尚，完全是因為他穿越之前見過的世面太小。就他在職場上，電視劇里看過的勾心斗角比起這裏歷史人物來就是小巫見大巫。　　但是出生世家的曾高不同，他對這些陰暗之術，幾乎有一種天生的敏銳嗅覺。北洋團體看似堅不可破，可在他眼裡卻是處處可以插針。他得意洋洋，搖頭晃腦的說，“雖是上不得檯面的陰暗小術，用以分化離間馮國璋和段祺瑞足以。”　　“他們之間的怨隙早就存在，馮國璋這次可是風光無限，段祺瑞在他身後完全成了配角。同是北洋三傑，段祺瑞就不吃味，不怨恨？可是這對王八蛋好好的，我們是針插不進。”李想有些悻悻的說道，他也打過這對王八蛋的注意，可惜沒有找到蛋縫。　　曾高笑了，李想對於很多事物的超前認識已經使他很是自卑，總算有一個長處可以和李想比，不然他會鬱悶死。　　“其實也不難，只要金兆龍在漢口散播個謠言，說段祺瑞部嫉妒馮國璋部獨佔平匪大功，要借口悲線被李想殘部的騷擾，順勢掐斷給馮國璋部提供後勤補給保障。這是真是假，誰分得請，誰又解釋的清？說不定段祺瑞部也正憋着這壞心思呢。”　　“此計極妙。天下就沒有你這隻蒼蠅釘不穿的蛋。”李想拍掌道，以他所了解的歷史，北洋從來都是內鬥的經典教科書，馮國璋和段祺瑞恨不得掐死對方，憋出這麼一點壞心思算什麼？政敵嘛，從來都是以最壞的心思去揣測對方。　　李想興奮的走來走去，“謠言一起，北洋勢必軍心動蕩。馮國璋和段祺瑞再無默契，我們可以專心對付段祺瑞，掐斷北洋的補給線。已經是初冬了，烏龜王八的沒有補給，再不退出湖北，餓也餓死他們。這件事情得立刻去辦。”　　“是。”湯約宛清麗萬分的柔聲應道，實在與帳內陰謀殺閥濃烈的味道不和諧，她轉身就欲走。　　“等一下！”李想突然站定喊道，“既然是謠言，不如再加一條。馮國璋在漢口縱容官兵燒殺搶虜，惹起洋人反感和民黨仇恨，袁世凱為迎和洋人，為平息民憤，為彰顯南北和議的誠意，準備撤銷馮國璋第一軍總統官，換段祺瑞頂替，總督湖廣軍政。”　　“絕妙！”這回輪到曾高大力一拍巴掌，道：“大帥在這方面也是很有天賦。也許袁世凱還真是這個打算，馮國璋也可能是心甘情願給袁世凱背這個黑鍋。但是謠言出來之後，一切就不一樣了，馮國璋願意，他的部下未必就願意。有人會不會想鳥盡弓藏，兔死狐悲？反正漢口北洋軍心非得炸開鍋不可。他娘的，我們就和袁胖子周旋到底，教他有來無回。”　　曾高這樣好的教養也忍不住爆一句髒話。　　李想雙目閃過前所未見的濃深殺機，卻只是一閃而過，嘴角逸出一絲冷如冰霜的笑意。　　辛亥風雨終到了最狂爆的時候。　　看到湯約宛亭亭如玉的站在他面前，等他還有什麼指示。李想道，“交給金兆龍去辦。他們要是有什麼好點子也只管使出來，要以攻心為上！”　　“是！”湯約宛秀眉輕挑，佩服得五體投地，好像這個世上沒有事情可以難倒他。她點頭道：“他們沒有把你當成一個對手，是他們犯下的最大錯誤。”　　李想輕笑一聲，得意。　　李想看一眼懷錶，看曾高有無聊的神遊，便道：“這些瑣事他們可以搞定，你也閑得蛋疼，一起出去溜個彎。”　　正想幽會周公的他忽然立起，兩眼放光，“這個時候還出去溜彎？有什麼要緊的事情現在要去辦？準備安撫軍心了？”　　李想已經配上西式指揮刀，又緊了緊武裝帶，又拿來大檐帽帶正。“巡營安撫軍心！”　　兩人站在中軍大營門口仰觀夜空，漆黑如墨，耳旁仍是聞者斷人腸的曲調。　　歌聲漸落，只是在山谷徘徊，看似慢慢歸於平靜，然軍心難以平靜，眼前的平靜只是山雨欲來前那種充滿張力的不尋常平靜。軍心如此，這仗如何打？　　兩人你眼望我眼，均看出事情的嚴重。　　李想長吁一口氣道：“軍心比我想象中要嚴重的多。”　　曾高掃視谷內點綴的篝火，如此夜了，士兵們還沒有休息的打算，撲面而來的一股沉鬱之氣如山般沉重，他沉聲道：“你沒有信心安撫軍心？”　　軍心如不可用，他們的一切謀划都是白搭。　　李想巡視黑沉沉蜿蜒起伏的山脈輪廓，像是某個神話傳說里的凶獸，沉聲道：“軍心從來不是我此戰最大的威脅。鐵路沿線布滿兵站，兵站駐紮的北洋精銳可以迅速支援任何任何受到我們攻擊的鐵路段，實在是難纏。”　　曾高道：“這正是鐵路兵站目前採取的戰略，任由我們去攻擊鐵路補給線，他們則集結精銳，隨時對我們作出迅速而有效的攔截。我們雖摸清楚它的用心，也不是一籌莫展，橋樑和隧道被我們炸毀之後，他們人力運輸速度慢了很多，但是兵站沿路的保護作用還在。”　　李想幾乎就要虎軀一震，道：“我們在伏擊戰中傷亡愈少，能脫身的機會愈大，時間無多，我們須為伏擊戰作最後部署。”　　曾高沉思半晌，點頭道：“這個您老哥就放心吧，我就指望你能收拾軍心。”　　李想大笑道：“就看我的。”　　李想露出兇狠的目光投往北方，黑暗的夜空下暗藏殺機的山間林間，心中不受控制的胡思亂想，不知道百年之後，有人重讀這段歷史會有怎樣的想法？　　李想和袁世凱終抵達正面衝突的時刻，中間再無任何緩衝的餘地。李想若落敗身亡，當然一切休提，歷史照舊。南北和議，袁世凱做大總統，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二次革命，席捲南北的中原大戰，日本侵華……將沒有任何人能阻止，更沒有人可改變這可怕的形勢。　　天下之爭，歷史之際，將決定於李想和袁世凱的湖北奕局。　　“屬於北洋，屬於袁世凱，屬於段祺瑞，屬於馮國璋，他們的噩夢將在日出前揭開序幕。”李想就是這樣自信的說道。　　他跨上戰馬，心中靜如止水，靈台澄明空澈。　　李想驅馬繞小谷一圈，全體將士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靜靜的看着這位年輕的統帥，帶領他們掀起辛亥風雲的統帥……　　倏地戰馬人立而起，仰首嘶叫，就那麼雙蹄凌空的當兒，后蹄踏步，滴溜溜轉過身來，面向將士，前蹄回到地上。登時惹得手下將士不自主的高呼喝采，那股沉鬱糾結之氣瞬間消散不少，戰意大增。　　“鏘！”　　李想拔出指揮刀，寒刃斜指夜空，哈哈大笑道：“各位將士：我與你們同甘共苦，並肩作戰已經很久，以前的戰鬥中，大家的勇敢善戰全在我記憶里收藏着，你們都是最優秀的軍人！都是最堅定的革命者！在總督府，在劉家廟，在三道橋，在漢水之濱，哪怕血流幹了，我們也沒有向任何敵人低過頭，包括橫行中國半個世紀的洋人！眼前的小小北洋軍又算什麼！我們是革命軍，保國保家，救國救民！我們肩負民族的希望……”　　他尚未說畢，將士早忘情吶喊，把他說的話掩蓋過去，士氣攀上頂點。　　李想知是時候，更慶幸今晚及時作出反應。他舉着指揮刀在空着揮舞一圈，帶起一片寒光用力劈下，四周隨之安靜下來。　　“你們的勇敢是我這一生的驕傲！漢口的失敗只是暫時的，現在我們敵人仍然破壞着我們的家園！我們的理想，我們的使命，我們的榮光，依然在等待着我們去戰鬥！”李想拉着馬頭慢慢地轉動，無比認真的看着一雙雙真摯火熱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說道：“對着犧牲的戰友，死去的親人發誓，打倒北洋！打倒清廷！”　　“打倒北洋！打倒清廷！”　　立刻，山呼海嘯般大叫直入雲霄，似要撕裂着漆黑的暗夜。　　歌聲再次響起，這一次歌聲依舊有感傷，更多的卻是雄壯。歌聲中，同樣有英雄男兒的淚水，只不過這一次淚水不再是悲傷的。　　在這一剎那間，李想覺得自己無比高大，胸中的鬱悶、愁思，以及對歷史慣性的恐懼蕩滌一空。篝火明暗不定的光線照在他臉上，他的臉色漲得緋紅，對身後的曾高說：“秦始皇以磚石為長城，我們以萬眾一心組成新的長城。磚石長城，今已破敗，只有萬眾百姓依然如故。”

# 第一百三十七章 夜未央（八）

　　夜色如漆，一座被戰火毀滅的大城廢墟如同鬼域，在這座死城外圍卻是一座龐大的軍營，軍營中點點燈火浮動。營地廣闊，蔓延出去好幾里。　　一張軍帳內，一燈如豆。　　這裏只能聽到寒風在帳外掠過的聲音，像似那座死城鬼域飄過來的怨恨嗚咽。這夜安靜詭異，睜着眼睛一直不能入眠的段祺瑞突然心中一動，披衣坐了起來。　　按照漢口傳來的消息，葛福那個金毛鬼子又回到了漢口，帶着可笑而心懷鬼胎的和平，而段祺瑞也應該收到蓋着黎元洪印戳的停戰協議，也許正在劉園開慶功宴喝着歐羅巴洋酒聽天後巨星唱曲。　　他自從率領江北大軍入鄂剿匪，似乎就一直為了這個目標而拼殺奮鬥。剿匪的目標卻不是為了維護清廷統治。清廷的腐敗，已達不可救藥的程度，除了滿洲人自己和少數頑固黨外，不論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對於清廷有一種不期然的厭棄情緒，幾乎大家都希望換一朝代來重新興起國家。唐才常在漢口的運動，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的運動，以及廣東、湖南、浙江等省的革命人士的運動，雖然機會未熟，時起時倒，然一般人心，都是盼望革命一派成功，而暗中表示痛惜，希望有人再起。最後張紹曾在灤洲的進兵，遂使清廷發布十九信條，所有皇族不許問政；吳祿貞在石家莊的舉動，一面固然是對袁世凱的不滿，本來也是想自己動手把清廷推翻；至於袁世凱本身自被罷黜后，在彰德待時而動，更是顯著的事實了。　　可是中間經歷了太多的波雲詭計，太多的波折起伏。一開始的武昌城裡新軍作亂，牽動滿清朝廷內部宗室黨爭，到北洋利益團體的傾扎，至袁世凱藉機推波助瀾的上位，後來全國省份的獨立風潮，再是東郊民巷那不安的空氣……這一切的複雜變化，使得他當成率軍入鄂的目的也不斷髮生着變化。到了今夜，自己這個一直在變化的目標終於能夠實現了。他完成了袁世凱的目的！　　武昌起義后，清廷立即派陸軍大臣蔭昌率領北洋軍隊趕往武昌鎮壓革命。然而北洋軍是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大部分將領是袁的心腹，不聽從蔭昌的調動。馮國璋在接受命令的當天，就秘訪袁世凱，袁授以“慢慢走，等着瞧”的秘訣。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清廷束手無策。在這種局勢下，朝野內外一致要求起用袁世凱，以挽回危局。　　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清廷發布“湖廣總督着袁世凱補授，並督辦剿撫事宜”的上諭，要袁世凱率北洋軍南下鎮壓革命。而袁以“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為借口，故意延宕不肯出山。同時指使北洋將領暫時採取觀望態度，不要貿然進軍。九月六日，清軍進攻武漢受挫，湖南、陝西、江西等省又相繼起義，清廷不得不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但袁世凱仍不滿意。他通過徐世昌向清廷提出召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授與他軍事全權，保證供應充足軍餉等條件。清廷不肯輕易接受袁世凱的全部要求。正當袁世凱與清廷討價還價，相持不下之時，武漢革命軍已光復湖北大部，繼湘、陝、贛之後全國又有十餘省相繼獨立，革命形勢不斷高漲。這時，資政院也上奏清廷，主張速開國會，取消皇族內閣。駐紮直隸灤州的新軍第20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第2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等電奏政綱12條，並與第6鎮統制吳祿貞密謀起義。資政院的吶喊，張紹曾的兵諫，都與袁世凱遙相呼應。在這巨大的壓力下，清政府被迫屈服，連忙下“罪己詔”，頒布憲法“19信條”，下令釋放政治犯，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清政府的軍政大權便落入袁世凱手中。於是袁世凱立即出山南下，指揮北洋軍隊猛攻革命軍，先後攻克漢口、漢陽，並在龜山上架起大炮猛轟武昌。可是，袁世凱只是隔江炮擊，並不想立即攻佔武昌，企圖利用南北對峙的局面，逐步竊取全國政權。　　後面呢？後面他究竟該怎麼辦？段祺瑞是一個心計非常深沉的人，自然很清楚心計更是深沉的袁世凱的野心。清廷雖不問政，但清帝名義還沒有正式取銷，袁世凱以國務總理地位，總管軍事和一切政權，他所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如何由他來帶頭，清帝當然要退位，南方的獨立，如何使它取銷，服從中央，這是他的盤算，而現在南北議和，不能對外說出來的。　　既然已經追隨袁世凱到了這個份上，他也想有個結果，混個開國功臣，上凌煙閣，封萬戶侯。和議開始，馮國璋已經走在他前頭，以後再見步行步，未嘗沒有超越他的機會。北洋內部到底有什麼樣的糾纏危險，外人很難看得清。　　天下已經大亂，段祺瑞自問，還會有什麼樣的風波在未來等着自己？他已經直覺的感受到，未來的日子，恐怕會更讓他覺得驚險刺激呢。天命更替，正是英雄奮起的時候。　　他拉開脖子上的風紀扣，想着袁世凱的心思，無論君主立憲，還是共和民主，這些都不重要，只要他只能做總理大臣，做大總統，一切就都有的談。　　這個時代已經變了，已經不再上一家一姓之天下。他嘴角浮出一絲笑，他也有機會接掌北洋家業，做總理大臣，做大總統。　　但是從頭到尾，都有一個人擋在他面前，馮國璋是他最大的競爭對手。至始至終，他也沒把同盟會和李想當成他的阻礙。亂世當中，槍杆子出政權。如今馮國璋在漢口替袁世凱辦下這件大事，今後有的威風了。　　正在段祺瑞認真思考問題的時候，就聽見自己住處外面有人報到。聽聲音就知道是在江北就做他總參謀的徐樹錚，北洋皖系的第二把手。段祺瑞正愁沒有商量的對象，智囊就來了。　　他身子一震。站起來就道：“快進來！”　　徐樹錚的作風，半夜突然找上他一定有什麼機密的事情？漢口的風聲不斷傳過來，他也在心急了。在北洋，段徐本是一體，馮國璋風頭勁的時候，壓的就是他們兩個。　　徐樹錚大步走進了帳篷裏面。轉過身來，眼中閃閃的全是精明，屋子里一燈如豆，在他高大的精壯的身子背後映出了一個堅定的剪影。好一個人物。　　段祺瑞攤手道：“恐怕我們有困難了。”　　徐樹錚冷冷的看着段祺瑞：“是因為馮國璋？還是煩心一直在北邊騷擾的李想殘部？”　　“都有吧。”段祺瑞長嘆一聲，“北洋的格局只有這麼大，彼長即此消。而李想殘部，實在是煩心討厭之極，整天虎視眈眈的在背後盯着我們，覷見縫隙，不時招惹一下我們，就像一隻蒼蠅一樣噁心。”　　一直足智多謀的徐樹錚終於沉下了臉，“和馮國璋鬥了這麼久，還在乎爭這一時之長短？今後有的是時間和馮國璋斗。李想這個疥癬之疾，是該根除的時候了。我怕再這樣縱容下去，會釀出不測大禍。”　　燈火照耀下，段祺瑞的眼中反射着幽幽的寒光。“李想殘部最多算是一群螞蟻，還能掀起什麼風浪？除了添噁心，我不覺得他們還有什麼本事。要消滅他們，還不是反掌之間的容易。我在想，能否把這噁心移嫁給馮國璋這個老匹夫？”　　徐樹錚猶豫一下，也許是自己太過小心。有心思去擔心李想，不如想法子去整倒馮國璋。其實把李想這個噁心移嫁馮國璋的事情他們一直在做，不就是借口李想背後突襲，而掐馮國璋的補給？　　“乾脆來點狠的，讓李想把這條補給線給掐斷。”段祺瑞面露猙獰。　　徐樹錚突然睜大眼睛，半響才道：“無毒不丈夫！也只有這樣。”　　轉念一想，他又繼續說道：“咱們最好把和議權拿到手，通過和議而為袁大人鋪路，這擁立之功還不非我們莫屬。給袁大人去一封秘電，就說洋人和民黨反感馮國璋在漢口暴行，這都見了洋報紙了，他在漢口，而和議頗有曲折。”　　段祺瑞的眼睛雪亮的，“妙！還有什麼功績能大過擁立之功？這封電報，非把他拉下馬不可。”　　正不可開交的時候，帳門外又響了起報告來。頓時將兩人驚醒。　　一個親兵嚴肅恭謹的姿態朝他行禮：“稟總統官，靳雲鵬漏夜求見。大人見么？”　　靳雲鵬什麼時候到了孝感？還這麼急的來見他？　　段祺瑞被這個消息一驚，和徐樹錚兩人交換個意味深長的眼神。　　他最後只是淡淡道：“請靳先生進來吧。”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下位而謀國事，以書生而靖兵戎。這些書生，也還是很有一下膽氣。”　　“嘩眾取寵！”　　段祺瑞正袖手站在如豆燈下，就見親兵沒有帶從人。一臉喜色的大步走來。靳雲鵬離得還有幾步，就大聲的道：“段軍統！段軍統！天大的好消息！”　　段祺瑞一怔，還能有什麼好消息了？這個北洋軍閥的家給老子當？就見靳雲鵬手舞足蹈的道：“段軍統，丁此存亡絕續千鈞一發之際，段軍統，正宜萃精竭力，急起直追，亟籌和平解決之方，共負旋乾轉坤之責，挽回劫運，化漢滿為一族，杜外族之覬覦，實行民主立憲，不血刃而天下平，此其時焉。此乃功在千秋，這還不是天大的好消息么？”　　段祺瑞眼珠一轉，冷笑一聲，“和議？南軍有什麼本錢和我們和議？”　　靳雲鵬哀嘆一聲，“南北兩軍，戰禍愈演愈烈，其影響所及，足以覆亡中國者，約有數端：戰端一開，金融驟滯，外債期限，迫於燃眉，且南北多一次戰爭，人民多一番塗炭，即經濟界多一層損失，農工商販，常陷於不確實之地位，精華既耗，元氣大虧，此戰事之影響於經濟者一也。各省盜賊蜂起，假革命之名義，擾亂治安，農事失時，哀鴻遍野，閭閻塗炭，民不聊生，民軍本欲弭亂，而適所以召亂，此戰事之影響於生計者二也。各國陽號中立，陰主幹涉，如接濟軍火，灌輸外債，助拿租界革黨，佔據海關稅權，且各處陸續進兵，以圖有所劫制，是以蒙藏之噩耗方來，滇遼之警電踵至；而日皇對於議院之憤言，其心尤為叵測，瓜分之禍，逞於目前，此戰事之影響於外交者三也。各省分崩離析，已呈無政府之狀態。試以現象觀之，或一省各舉都督，政出多門；或內部互爭主權，自相殘殺；或朝推而夕貶，如孫都督之取消；或既戴而復讎，如焦都督之被殺。擾擾攘攘，秩序已紊；雖欲恢復，無從著手，徒授北軍以口實，此戰事之影響於內政者四也。四者有一，已足以亡其國，況俱備乎。”　　這些可不是段祺瑞所關心的，但是和議的主動權卻是很想拿到手。　　靳雲鵬似乎也明白他們的心思，仁義大言過後有些自告奮勇的道：“北軍之主動在袁，北軍將士之感情亦在袁。倘南軍果能贊成推袁之舉，則最後之問題，某雖不敏，尚可以利害陳說當道，從此迎刃而解，亦未可知。”　　段祺瑞有點心動。　　靳雲鵬看着段祺瑞還有些猶豫，又蠱惑道：“吾等所籌之計畫，果能如願，匪特中國可保，皇室克存，即項城與北軍諸將士之生命名譽，亦不至有所喪失，所謂一舉而三善備焉。”　　“也罷……靜待明日吧。”段祺瑞無所謂的說道。

# 第一百三十八章 夜未央（九）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烏沉沉的夜空下，北京城披上一件雪的素衣，白溝河的大浪濤天頓失滔滔。　　寒風似劍，雪花如錦鋪滿錫拉衚衕，華美的袁家大宅銀裝素裹，瓊樓玉宇的犹如仙境。　　高樓之上，鬍子花白的一個胖子目光炯炯望着玻璃窗外，紫禁城的紅宮牆、黃琉璃瓦，被冰雪把繁華覆蓋。暗黑的天空，似乎寧靜，又似乎包藏着危機。他粗重地喘了一口氣，問旁邊侍立的風神如玉的楊度：“武漢三鎮的戰事可停了？”　　楊度從眼前良辰美景中清醒，眉心舒展，瀟洒的笑道：“洋人已經出面調解。”　　刺殺了吳祿貞，撤掉了張紹曾，北方局勢安定，北京的資政院開會，正式推舉他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才把軍事指揮權交給親信馮國璋、段祺瑞等人，自率衛隊北上，於11月3日抵達北京，組織責任內閣。　　新內閣的辦公地點，經他奏請朝廷，搬出了皇宮，改設在東城石大人衚衕外交部大樓裏面。除了萬不得已，他是不進宮的，他不願也有點怕到那裡面去。康熙宮中演武擒鰲拜的事情，在京城的茶館里與五鼠鬧東京齊名，他不可能不知道。要知道在京城，七俠五義的影響力不下於四書五經。　　外交部大樓，他也以足疾為由，很少前去，他主要在他的私人住宅錫拉衚衕辦公。現在的錫拉衚衕袁家大宅，每日里真是車馬盈門，門庭若市。各部官員，各省代表到這裏來請示機宜，解決問題的絡繹不絕。好多大事，在這裏就可以拍板定案，這裏成了北京城內的另一个中心。“皇爹”攝政王載灃實權皆無，整個清廷中樞已被他架空。　　入京不久，市面上就流傳着“國體要變”的說法。引得京中要人，社會名流紛紛前來向內閣總理大臣問詢。　　“那裡，哪裡。”重入北京后，隨天時乍暖還寒的那顆心，讓袁世凱變得無比持重。他的城府，一天深似一天。他總是這樣回答大家，又接着說，“不過南方各省紛紛變亂了，我手頭的兵力就這麼點，只有剿，撫，和並用啊！但是要和，他們的口氣也很堅決，非要實行共和不可。想我世受朝廷恩遇，只能忠君愛國，一以朝廷社稷為念，我能依了他們而背朝廷嗎？現在南方民黨很猖狂，我們是要想一個確保社稷的萬全之策才好。”　　“那麼，依總理大臣之見，我們到底實行什麼國體為好？”有的人根究得緊，非要這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作一個比較具體的回答才放心。　　“唉！�D�D”袁世凱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君主制度，萬萬不可變更，本人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維持君憲到底，不知其他。”　　君主立憲，載灃三年前早就下過‘切實籌辦憲政’的詔書，老奸的袁世凱把他抬了出來，作為公開回答一般社會輿論的口頭禪，是既不過份又不保守的。其實，他心中卻另有打算。　　從一開始，對於武昌的革命軍，袁世凱本人胸有成算，根本沒有急赤火燎殺絕滅絕的心。人還在彰德時，他已經派出手下劉承恩，以湖北老鄉身份向黎元洪套近乎。攻克漢口后，用槍緊逼的同時，袁世凱派人勸降，遭到革命黨人明白的拒絕。而後，劉承恩得他授意，派密探王洪勝持秘信往見黎元洪，發生了一段很耐人尋味的對話，有點將要勾搭成奸的趨勢。　　後來，是那個叫李想掀起民黨士氣如潮，見此局面，不僅黎元洪態度轉為強硬，黃興也改變先前諄諄而勸的姿態，立駁劉承恩的君主立憲言論，並通諭武漢軍民，勿為袁世凱講和所動，揭發其不良居心。　　於是，他加緊部署馮國璋等人的進攻，派兵攻下漢陽。“若不挫其銳氣，和議固然無望，余半身威名，亦將盡付東流！”袁世凱在給弟弟袁世彤的家書中如此寫道。　　馮軍統於孝感大勝黃興，受到朝廷封自己為“男爵”的鼓舞，加上大勝的鋪墊，好像有點昏了頭，段祺瑞就給他來過秘電，馮爵爺拿下陽夏沒有停頓，立刻在龜山架起炮轟武昌，要一舉攻下武漢三鎮。　　這可把袁世凱急壞了，從一到北京，他就一再從側面叫馮國璋把武漢的戰爭停下來，一日內七次急電，有一點當年十二道令牌叫停岳爺爺的架勢。　　於袁世凱而言，保有了武昌，給革命軍留下一塊地盤，在對外显示了自己寬容態度以外，最重要是保留住和談的對手，證明革命軍力量不可小視，藉此可繼續擠兌清朝朝廷，以免攻破武昌后載灃等人對自己再起烹狗之念。　　馮國璋貪功心切，差點壞了袁世凱的好事，老袁同時準備找黎元洪談判。在“革命”和“反革命”兩個陣營間，踩穩鋼絲，拿捏有度，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終完成竊國大業。　　這一切，就有了袁世凱前面的一問，楊度後面的一答。就因為段祺瑞的一個小報告，把袁世凱嚇壞了。　　此刻，已經入更。袁世凱望着紫禁城的風雲變幻，這一切全在他的掌控之內。想當初，自朝鮮到直隸，袁世凱為清朝竭盡犬馬之勞。可是，他最後換來什麼呢？差一點就換來一把殺頭的鋼刀。但是，從今兒起，自己的命運完全由自己掌控。不久，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命運也將由他掌握。　　“大人？”今夜的楊度一改從前閑居時的儒雅長衫，穿着一身筆挺的黑色西裝，腳下皮鞋擦得油光可鑒。白皙的面孔上一撮小髭倍顯風神如玉的氣質，黑如點漆的眼珠放着幽幽的光，也正在為主上袁世凱的雄圖霸業而興奮。學得屠龍之術，輔佐天命之主。　　“正如您所知道的，武漢的戰爭已經停了。馮軍統剛剛來的電報，漢口和武昌停戰三日。東郊民巷老英國府領事也來了信兒，證實由漢口英領事葛福出面，雙邊簽訂三日停戰協議。機會就在眼前，唔，機會對於任何人都是公正和殘酷無情的。南方現在仍在混亂之中，當下立刻組織人員與南方談判，擴大城下之盟的戰果。”楊度侃侃而談，春風得意。　　北京城飛雪連天，這居室內溫暖如春。　　袁世凱帽子也沒戴，露出泛着油亮的禿腦門，他靜靜地聽着，半晌方字斟句酌地說道：“如今卻有兩個難題擺在面前。一是南方混亂，沒有一個有力的領頭人，武昌和上海就為了爭奪一個臨時中央政府爭的頭破血流，我們跟誰去談，跟誰談的條件能使他們都承認生效？二是紫禁城裡的孤兒寡母還咬着牙，京師王公宗室也還在死撐，和議的懿旨沒有下，我總是欠缺一個名份。”　　楊度平靜地等他說完，瞪着眼想了想，袁世凱是在學師多爾滾，忽然一笑，說道：“兩個問題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說是兩個問題，也是一個問題。民黨中人，大都光明磊落，以國利民福為主，決無自私權利思想，但求共和成立，即便棄甲歸田，說他們是沽名吊譽也可。就由着靳雲鵬這幾個書生上下奔走，拿着國家利害，民族大義去與民黨，與北洋將領理論糾纏，只要大公子把好舵，以造大勢。最後，人心大勢所趨，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稍加遏抑便成潰決。項城身當其沖，豈不欲挽此狂瀾，歸於底定？”　　說到此，袁世凱竟然親自端起紅爐上偎着的酒，一邊給楊度滿上一杯，一邊對他笑道：“造勢！到時候滿廷需要我保護愛新覺羅家天下，民黨又期待我反正革愛新覺羅家的命。兩邊有求與我，還不任我索取。嗯，我再請老英國府朱爾典公使幫幫忙，把勢造得更大一點。民黨和滿廷最怕的還是洋大人，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實在被洋人打怕了。”　　“多謝大人。”楊度受寵若驚的欠身回禮，雙手端起酒杯，一氣喝乾了，清清嗓子說道，“除了造大勢，還有其餘幾件事并行，大事方成。”　　袁世凱笑道：“慢慢說，我聽着。今夜就熬個通宵，慢慢商量。”　　楊度和西式的聳肩瀟洒一笑，道：“漢口事務換主戰之馮軍統為主和之段軍統。其目的，一是漢口焚燒一案中外震驚，我們我显示和平誠意，必須給公眾這麼一個交代，二是馮軍統曾領治禁衛軍，換他回京再掌禁衛軍，北洋里沒有比他更適合執掌禁衛軍的人了。三是馮軍統報效之心太切，真怕他一時之衝動，壞了南北和議大事。還有一件事，以為前線大軍籌餉為名，向各大宗室王府攤派軍餉。這些王公貴族目光短淺，就像明末一樣，他們寧願看着滿廷倒下，也不願掏腰包，必定會卷鋪蓋逃出北京避難，甚至流亡國外，到時候北京宗室無人，再由大公子牽頭，聯絡北洋個將領，連名上表！再給孤兒寡母施加點壓力。這時候北京城裡只剩下這對孤兒寡母，連個商量的人也沒有，他們除了依靠大人，還能依靠誰？”　　楊度說得又快又重，果真是大逆不道之極，袁世凱禁不住打了個寒顫，他畢竟是給愛新覺羅家做了一輩子的奴才的人，有點心裏障礙。　　半響，難熬的沉默，袁世凱終於長嘆息一聲，開口說道：“就依了你。”　　欲謀大事，必須要有這樣的果敢狠辣。楊度眼中閃過一絲笑意。　　楊度轉而又說道：“江寧張勳今夜連發急電，要如何回應？江浙民軍組成聯盟，已經向天保城發起攻擊，江寧危急！”　　天保城地處南京城東朝門外的鐘山半腰，鐘山山勢高峻，居高臨下，俯瞰南京全城。天保城上築要塞，既高且峻。天保城地形窒礙，起伏無定，山路崎嶇，羊腸曲徑，利於守，而不利於攻。天保城為攻取南京之要點。南京過去一直流傳着這樣的兵諺：“要得南京城，先打天保城。”　　天保城若破，南京邊再也無法堅守。　　如今南京危在旦夕，張勳每天就是拚命的發報求援。前日，聯軍佔領幕府山後，向城內北極閣兩江總督府、滿旗將軍府和張勳提督府等衙門轟擊，炮聲震天。1枚炮彈命中北極閣，在總督張人駿、滿旗將軍鐵良和提督張勳3人居住的廟宇內爆炸，擊毀了2尊小炮，那3位清朝大臣膽戰心驚，驚慌失措地逃入附近的日本領事館避難。由此可見南京之危。　　聽楊度這樣說，袁世凱陰鷙地笑笑，說道：“不得漢陽，不足以奪革命之氣；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膽。做到這一步，乾脆做絕了……留中不發。隨他自生自滅。”　　楊度要的就是這個結果，要不他也不會留到最後才說。　　他不動聲色地說道：“遵命。”　　袁世凱一笑，推開這玻璃窗，一陣寒風吹過來，捲起的雪花倒灌進來，打在臉上竟是生疼，楊度打了個寒噤。　　今夜無星月，厚雪潔白，朦朧的有些光印着周圍的景物，如夢幻泡影。天降瑞雪，如此祥瑞，已不屬於滿廷，自然屬於他袁世凱。　　夜……如何其？夜未央。

# 第一百三十九章 烽煙再起（一）

　　曙光初現，前方起伏的丘陵山地蔓延至天際，沐浴在熹微的晨光中，日暖而煙生，霧氣蒸騰山川之間，越來越濃，隱現的山陵披上一層金光，如雲霧中翻騰的真龍顯出的一鱗半爪。　　一丘之上，李想雙手駐着西洋指揮刀，迎風而立，極目向北而望。　　此時的北國應當是風雪滿關山，湖北的冬天要比北方來得遲很多，雖已農曆十月，洋歷已經是十二月，仍只是覺得風有寒意，未曾下雪，只是如小杜詩中的一唱三嘆：“秋盡江南草木凋。”亦如晚唐破碎的山河。　　看到周圍無邊蕭瑟的光景，飽受戰火摧殘的湖北，處處是廢墟焦土，橫屍卧野，餓殍載道，滿目凄涼，失去了往日的繁榮。他回想起歷史上這場夭折的辛亥革命，心裏總是有一股鬱氣排解不了。既然糊里糊塗的來到這個年代，總不能還是糊里糊塗的隨波逐流，盡了這麼多的努力，總能對歷史有所改變吧？　　他還在這裏掙扎求存，倔強的想要篡改歷史，而袁世凱在北京主持的竊國大計正步步緊逼，孫中山也許剛剛結束歐美那可笑的交涉，步上回國的旅程漂泊在印度洋上，南方各黨派蠅蠅苟苟的未盡義務，先爭權力……　　“大帥！”曾高扯着嗓門打斷李想的思緒。他正拿着一疊紙片，一腳高一腳低的往這個土丘爬來。　　看到曾高跌跌撞撞的爬上來，略帶不滿的微微扭頭看了他一眼。　　這一眼閃出如電一般凌厲神威，卻是轉瞬即逝。　　王八之氣？曾高抬頭看着李想，剛好捕捉到剎那之間，心神一如既往的淡定從容，眼神淡淡的回應。一軍將帥，身邊怎麼都有三尺虎威，不經意之間散發一點王八之氣很正常。　　走近，他長喘一口氣平息，呼出長長的白霧，才低笑道：“這就是咱參謀部昨夜奮戰的成果……從孝感淪陷開始，參謀總部醞釀對信陽至孝感段交通線進行總破襲的計劃，到現如今我手上的這份《戰役行動命令》……大帥，我們是要破釜沉舟啊。”　　老子腦子被驢踢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妄想去篡改歷史，行不？李想立刻感覺到他的一絲質疑，但他卻無力計較，不是每個人都像他一樣先知歷史。　　他已經決定，為中華民族今後那段血淚書寫的歷史不再重複，而將革命進行到底……今由他而始。不怕辛亥年的腥風血雨來得更猛烈，湖北之地，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這濤天的罪孽，史筆如鐵，統統枷在他的頭上他也不在乎。李想即不想做皇帝，也不想做偉人，那耐煩去管身後的名聲是遺臭萬年還是流芳百世。　　李想從曾高手上接過他的草台班子參謀總部昨夜通宵奮戰的結果。　　早在漢口之初，總部即下達了《戰役預備命令》。之後失孝感，漢口危急，他又下達了《進行京漢鐵路湖北路段交通戰役中之偵察重點與注意事項》，其後又跟着下達《京漢鐵路湖北路段交通戰線政治工作指示》。如今，在李想手上的是他在漢口成立的漢口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部準備正式下達的《戰役行動命令》文件，還有將同時下發的《關於京漢鐵路湖北路段交通大戰破壞戰術之一般指示》，和《為達成京漢鐵路湖北路段交通戰役目的應連續破路》。　　這些命令，指示，通報，全是昨夜參謀部熬通宵起草，只等着李想簽字即下達。　　這段時間，隨軍的移動參謀總部通過他簽字下達的作戰命令六個；曾高、李西屏兩個師團的各種指示、通報九個。　　當然這些遠遠不是全部。　　大戰就要開始。　　即使是最普通的戰士也能預感到。作戰任務對戰士是保密的，命令只傳達到了旅一級。《作戰預備命令》中明確要求“一切的準備均不可妨害絲毫的秘密”，還有“本電閱后燒”。但是，昨天晚上，戰士們從李想那蠱惑人心的激情演講即可知道，一場大戰就要開始了。　　從同盟會和武昌軍政府爭權奪利，到他們走馬燈似的臨陣換將，到那些半調子或者別有用心者一團亂麻的瞎指揮，湖北革命軍一敗再敗，至一敗塗地。每一個戰士不為這樣的結局而鬱悶，而憤慨。　　這一戰的艱巨，他們從如今的窘迫可以想見。但是絕不會妨礙他們追隨李想的腳步，絕不是被他花言巧語鼓動的一時熱血，是他們體內崇高的民族責任感，那身體內還未冷卻的華夏血脈，為將革命進行到底而戰，為民族之明日而戰。（無須懷疑，拜張之洞所賜，這湖北新軍擁有當時中國最高文化普及率，他們能成就辛亥傳奇，絕非僥倖。）　　李想一團心思全放在手裡文稿上，沒空理會曾高。　　曾高雖然沒有李想那樣清晰的了解歷史走向，但他卓越的才華總能推演出一下端倪。在這個滿身有着難以言喻的神秘古怪的年青人身上，有點吊兒郎當的裝酷耍帥，偶爾也會散發一下王八之氣，更多的還是一直在他身上揮之不去的神秘莫測……穿越客嘛，都是這樣。看着他此刻認真的樣子，他是賭上這些年努力的身家前途的這一仗，這時他才明白，這支革命軍的精神到底從何而來！　　他又何以會在武昌楚望台被他說動，那時的他和李西屏一樣，厭惡了咨議局裡烏煙瘴氣的空氣。之前，對於李想的動機還存在懷疑，但從今之後再也不會有了。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李想一直都是這樣去做，慢慢凝聚着軍心民心。　　良久，李想掃視了沉默的曾高一眼，低頭又繼續看，頭也不抬的道：“沒有什麼需要補充的？”　　曾高暗暗的深吸了一口氣，搖頭道：“就是這樣了……《戰役動員命令》的情況與任務：由於全國革命形勢的變動，失漢口之後，武昌的革命政權已經危急，北洋的壓迫，洋人的咋呼，有於昨夜武昌軍政府與漢口北洋馮國璋簽訂城下之盟之消息。似此，一部分紳縉、革命黨人之更加動搖投降危險亦隨之嚴重，我軍應以积極的行動在湖北戰場上開展較大勝利的戰鬥，破壞北洋進攻威逼誘惑南方的陰謀，創立顯著的戰績，影響全國的革命局勢，興奮革命的軍民，爭取時局好轉，將革命進行到底，這是目前嚴重的政治任務。另有，北洋依據幾個交通要道，不斷向我湖北內地擴大佔領地區，增多據點，封鎖與隔裁我各個革命根據地之聯絡，特別是對於漢陽府北以實現其交通囚籠，這種形勢日益嚴重。又迭據各方情報，北洋袁世凱有養敵自重，通過南北議和達到竊國之企圖，另有前方主帥馮、段失和（他們昨夜還計劃稍稍的居中挑撥了一下）。為打擊袁世凱之竊國陰謀，打破南北和議之局勢，爭取全國革命戰局更有利的發展，決定趁目前冬季時節，天氣很大程度阻礙北洋深入湖北之漫長補給線，北洋補給將因此出現困難的有利時機，大舉破擊京漢路……”　　動員命令他熟的可以背下來。　　李想嗯了一聲，打斷他道：“大舉擊破啊……不打大一點，怎麼能驚醒那些糊塗神仙。袁世凱之心，路人皆知。當局者，一個個都在做糊塗神仙，能糊過去就糊過去，革命也是可以含糊與的？這個國家和民族的能這樣糊塗了？無量金錢無量血堆積出的辛亥革命能這樣糊塗了？”　　說著他就惡狠狠的冷哼一聲，重重把文件全塞給曾高，抬起頭來，眼神竟然是比先前那一眼更加的凌厲：“我們民族被北方野蠻的滿人壓制二百六十餘年，曾經領袖世界的燦爛文明也被壓制，停止不前，甚至倒退，才有了今日的瓜分之禍。我們民族再不團結，再不振作，再不革命，亡國滅種指日可待！辛亥年的革命好不容易掀起的風潮，怎麼可以就這樣有始無終？多少人，同是因為振興民族的理想聚在一起，有這一股力量，還怕不能扭轉乾坤，改寫歷史？！”李想深一口氣，回想着近代中華民族的血淚史，最後輕輕道，“為咱們民族的事業賣了我這條命，才不枉了我來到這個年代。”　　曾高心有感動抬頭道：“大帥……”　　李想立刻收回莫名其妙的感慨，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道：“你愣着幹嘛？我可是有聽說你是參謀部米蟲，很會偷懶。平時在總參做你的甩手掌柜到也沒什麼，咱們做領導的不必事必躬親，抓方向做決斷就好。但你沒看到現在軍務緊急，我又沒空去看，你就不知道念給我聽？”　　曾高迎着他凌厲的目光回他一個白眼。剛剛還在大義凌然，一轉眼又開始耍寶，不過卻是鬆散了剛剛沉悶的氣氛。這樣看來，在土丘之上，柱劍迎風而立的人，還有一點談笑用兵的儒將古風，只是內容有點無厘頭罷了。　　在老闆面前，曾高也不想表現的太過像米蟲，只能低下頭去翻閱，道：“命令……戰役之組織，戰役目的以徹底破壞京漢線若干要隘，消滅部分敵人，收復若干重要名勝關隘據點，較長期截斷該線交通，並乘勝擴大拔除該線南北地區若干據點，開展該路沿線兩側工作，基本是截斷該線交通為目的。基本破壞區，為武勝關、孝感等段，但對其他各重要道線，特別是大悟、孝昌，應同時組織有計劃之總破襲，配合京漢鐵道戰役之成功。……戰役兵力之組成，直接參加京漢線作戰之總兵力應不少於廿二個團。計李西屏師團全部十個團，曾高師團全部十個團，地方新組建民兵四至六個團，總部炮兵大部，工兵一部，騎兵一部，對其他各所在地段鐵道線配合作戰之兵力，由各地區鄉民民兵團自行規定之。各出動部隊之後方勤務由各地區自己布置之。定十月十五為開始戰鬥日期。……戰役部署另告。……戰役準備在十月十四前完成下列準備，偵察孝感以北至孝昌段，由李西屏師團負責，大悟至武勝關段由曾高師團負責，孝昌至大悟由總部負責，偵察着眼點另告，但鉗制方面的偵察由中統軍統負責。……糧食準備：各出動部隊從出動之日起應準備一個月之糧食。破路爆破器材之準備……出動部隊之調動與休整……對北洋軍及敵占區民眾與會道門等工作之準備（多制就各種傳單、標語）……地方工作原來之準備調集大批地方工作幹部，加以對敵占區各種政策及工作方法方式等之訓練……戰役政治保證計劃另告。在戰鬥未發起前嚴格保守秘密，準備未完畢以前，戰役意圖只准告知旅級首長為止。李想，辛亥年十月十三日，晨”　　曾高念完。　　李想很有偉人氣質的一擺手：“好！就是這樣！……發電！”　　曾高卻心底一半火熱一邊冰冷，這樣的一個決定又是多麼的沉重，這就是歷史的使命嗎？戰爭無論正義與邪惡，承受其帶來的災難最無辜，曾高有點文青的想着，想着自己的心還真不適合一個軍人，武昌舉義以來，一路的艱難掙扎，以血鋪路，這便是革命！想着武昌城裡爭權奪利，或許已經忘記革命的初衷，心頭有怒火，也有無奈。幸好，眼前還有一個人一直堅持這他們舉義時喊出的理想，也值得他去追隨。　　李想轉頭看着沉默不語的曾高，沉聲道：“你有意見就提，不要悶在心裏，難道我是獨裁者？這裏只有你我，沒有什麼避諱的……近期與北洋的鬥爭的焦點，是在交通線上。對敵交通線展開破襲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下一步的行動，何去何從，你也要幫着考慮！”　　曾高這個時候心裏清明異常，也不再多想，他慢慢的道：“北洋南下以來，一直依託京漢鐵路擴張，相繼奪取大悟、孝昌、孝感、漢口等鐵路交通幹線，同時，北洋軍還在京漢線兩側以前兵站的基礎之上积極增築據點和兵站，和驛道，嚴密控制京漢線的交通，妄想以此控制湖北壓制武昌，威攝南方獨立各省。北洋軍現在加緊搶修道路，還在京漢鐵路兩側挖溝……戰役部署的計劃在指揮部……”　　李想迎着朝陽深吸一口冷氣，陽光下煙雲消散，大聲道：“你跟我來！我要看看你們給北洋軍準備了什麼禮物。”說著大步就率先衝下這個土丘。　　他向北而望，似看到風雲暗暗涌動，莫不作聲的轉身跟着李想走了下坡去。　　燦爛的陽光照耀下，土丘之下的小谷里正升起裊裊炊煙，從土灶上架起的大鍋上飄來陣陣飯香。快要開飯了，下去的正是時候。　　指揮部帳篷里每人手裡捧着一碗飯扒着，圍在一張桌子邊熱烈的討論着。　　桌上擺在一張地圖。地圖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道道黑色的粗線，細線。粗線代表着鐵路，貫通南北，細線代表着陸路古驛道。粗線與細線密密麻麻，經緯相連，像一張巨大的網覆蓋在地圖上。在軍用地圖上，交通網絡佔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往往用醒目的黑色來標識。現在這些醒目的黑線所編織成的巨網，像是正等待着獵物，給人以十分壓抑的感覺。　　由於在軍力對比上李想革命軍明顯居於劣勢，因而避實擊虛，出其不意打擊北洋軍軟腹部的戰法也就應運而生。北洋軍的軟中之軟是交通線。以再多的兵力深入敵境，都是不智的舉動，在敵人不堪一擊的時候卻是可以佔到便宜，收飛兵之奇效。而在原來的歷史上，北洋軍已經成功了。李想既然在此，自然不會使之這樣得意。　　幾乎在場的所有人都看得出，京漢交通線是北洋軍的命脈。在湖北敵後圍繞京漢交通即將進行的鬥爭，註定要構成了湖北革命，甚至全國革命的一個主旋律。　　李想放下碗筷，隨手一摸嘴巴了事。湯約宛遞上的手帕僵在半途，無語。　　李想專註的盯着地圖，道：“我們總部的作戰任務是？”　　曾高在旁邊說道：“總部當然要肩負最艱難的任務……以開展湖北中部方面工作為目的，集結總部控制的主力破壞大悟、孝昌之間交通並奪取該兩城，主要是距離孝感最近的孝昌。當然，在東側活動的李西屏師團會以有力部隊在孝昌积極配合總部之作戰。”　　李想考慮着，“是夠艱難的，同時向大悟、孝昌兩點出擊，力量不夠，決定首先將主力使用於孝昌方向，奪取孝昌縣城，拔掉附近據點，然後轉移攻勢於大悟地區，相機攻取大悟縣城和附近據點，徹底斷掉京漢交通，至少暫時也要斬斷京漢交通。京漢交通斷絕，在這個冰天雪地，北洋軍不想撤出湖北也要撤出。”　　這個時候，李想已經完全是殺伐果斷的革命軍大帥，殺氣騰騰，說的每一個字都有金戈之聲。　　他轉身下令：“宋缺，集合革命軍。我親自指揮，由直屬的預備團和騎兵團主力、總部警衛特務營，安陸地區游擊支隊、分區工兵連等組成的右翼部隊，向孝昌地區出擊。今夜奔襲花西。先把孝昌站西側的這個重要據點奪回來，讓北洋軍段祺瑞也嘗嘗我革命軍真正的厲害！”　　眾將轟然應諾。　　湯約宛一直沉默的圓潤女聲突然響起：“我也去！”　　李想目光冷冷的看了她一眼：“不許！你去只會給我們添麻煩。”　　李想可不給她討價還價的機會，說完掉頭而去。流血的戰場本就不應該有女人……　　小谷內響起了沉悶的集結號聲。李想革命軍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反擊戰開始！

# 第一百四十章 烽煙再起（二）

　　清宣統三年，辛亥，十月十三。　　北京城，一場大雪在靜悄悄地飄落着。飛雪把整個京城裝扮成純白色的瓊樓玉寧，耀人眼目。美則美矣，天子腳下的平頭百姓還正愁怎麼熬過這個兵荒馬亂的寒冷冬季。而旗人的貝子貝勒和讀書人滿廷官僚，眼看今則滿廷大勢已去，振作無望，而南方匪黨日熾，慘酷的現實哪裡還有心情去，騎馬溜狗，踏雪尋詩呢。　　眼見着良辰美景，整座北京城的人卻惶惶不可終日，末世氣象衰微之處，莫過於此！　　往日金碧輝煌的紫禁城如披素衣縞冠凶喪之服，這黃琉璃瓦、青磚地、銅鶴、日晷……都要染上縞冠素紕之白雪。　　啪噠一聲，代表皇家的明亮的屎黃色封皮摺子從攝政王手裡滑落，敲打在金磚上的聲音在玉瀾堂內書房回蕩，他就像是帕金森綜合症的老頭髮作一樣的顫抖着雞爪似的雙手，說話都困難，一口堵在喉嚨里吱不出來。　　安靜的玉瀾堂只聽見隆裕老太后抱着溥儀小皇帝抽泣的聲音，凄慘到了極致。同樣，南京被匪黨佔領的消息也嚇得周圍低頭侍立地太監宮女們趴在了地上，心底的惶恐使得他們也跟着響應，哭聲此起彼伏的響成一片。　　御座上不明所以的小皇帝也被這壓抑的末世衰微情緒所感染，扁扁嘴，扯起嗓門在隆裕懷裡大哭起來，扭捏的哭喊道：“我不要挨這兒！”　　善耆等清朝皇貴大臣跪滿一地，更是頭也不敢抬，心如同玉瀾堂外風雪一般的寒冷。　　“王爺！皇上年幼，您和太后一定要振作啊……”　　良弼立刻跳了出來。　　良弼剛正傲骨，素有大志，以知兵而為清末旗員翹楚，與鐵良等被稱為清季幹將。也是滿廷旗人中一個頗得人望的人物，更被後世無聊學者無限拔高到了“末世孤臣，身死清亡”的地步。　　當初武昌起義后，良弼既反對起用袁世凱，又反對革命，妄圖“以立憲彌革命，圖救大局”。其後袁世凱進京出任內閣總理大臣，良弼統領禁衛軍之實權難保。　　禁衛軍已經上滿廷旗人掌握的最後一點力量，也是唯一還可以和袁世凱鬥法的力量，禁衛軍鎮守北京，即使無法左右大局，至少可以牽制袁世凱不敢亂來。近幾日袁世凱重組內閣，隆裕太后也是頂着極大的壓力，才力排眾議，讓良弼繼續領着禁衛軍的實權，幫着攝政王分擔一點壓力，多給袁世凱一些制肘。至於攝政王的弟弟載濤本來就是一個擺設，也別指望他在禁衛軍里有什麼作為。誰知道沒有制肘袁世凱，卻迎來南京敗報！　　其實朝廷的消息已經不通，這些消息多少從東郊民巷得來。昨晚，就有風傳，張勳率殘餘部隊潛出南門，由大勝關一帶渡江，赴浦口。辯帥棄城跑路，圾圾可危的南京，離全線崩潰也是掐指頭可以算出的時間。之後又是兩江總督張人駿、滿旗將軍鐵良，倉皇搭乘日本軍艦“秋津州”號出走。這是日本領事館得來的消息，確鑿無誤。南京大敗，以成事實。　　南京城內軍心本來不穩。張勳待軍不均，素來厚於江防軍，薄於巡防軍。每戰必令巡防軍沖前陣，少卻則令江防隊以炮擊之。城中缺米，江防軍有食，巡防軍則無糧，苦戰數日不得食，甚慘。張勳走後，胡令宣和巡防營統領張聯升、趙榮華等，各率殘部投降，開城門迎聯軍入城。匪黨鎮軍林述慶部從太平門入城，匪黨蘇軍劉之潔部從南門入城，徐紹楨率匪黨聯軍總司令部從馬群開拔入城。　　張勳率殘部向浦口潰退，遭匪黨柏文蔚部截擊，繳得槍械餉銀甚多。實在敗得一塌糊塗。　　據東郊民巷風聞，天保城既破，南京再也無法堅守。張勳曾遣統領胡令宣、被俘的匪黨聯軍總司令部顧問史久光出南門，手執白旗，臂纏白布，投匪黨蘇軍司令部，謁見劉之潔求和。　　“敗了？大清國就這樣完了？”隆裕摸着淚，只是喃喃自語。小皇帝鼻涕眼淚長流，不斷抽泣。　　底下大臣看着他們的主子這麼一副孤兒寡母的慘切模樣兒，都嗚咽出聲。他們實在想不明白，袁世凱指揮北洋軍剛剛攻下漢口，匪黨表現出的戰力實在是如土雞瓦狗。昨夜，袁世凱和東郊民巷還都傳出話來了，匪黨已經乞和，南北戰事眼看就要轉入談判桌上，怎麼南京又敗了？要是守南京的鐵良和張勳，可都是大清國的有數名將，為保大清正統，自然將士用命血戰，師出有名，上下一心，怎麼會敗了？　　南京除是六朝古都之外，還是朱元璋龍興之地，朱元璋驅除元蒙，對於漢人的意義不可想象的巨大。這樣一來，南方匪黨的士氣還不知道要熾熱道什麼地步？難道這種危局，就是袁世凱，也根本無力回天？或許袁世凱這個狼子野心的權臣更願意看到這樣的結果，這樣一來，袁世凱更有借口罷良弼禁衛軍的權，甚至奪載灃的監國大印。　　“張勳該死！封疆大吏，丟土棄城，最該誅九族！太后，旨意，將他軍前正法！這樣還能鼓一下軍心士氣，事情還有可為！”　　滿廷的天都要塌了，這該是多大的罪啊？這天大的罪要他們這些養在鳥籠子里的王爺貝勒去頂？當然不！既然如此，自然就要找替罪羊了。逃跑的張勳正是現成，這傢伙對朝廷是忠心，但對袁世凱更忠心。開口說一句借他腦袋用用，還正好拔掉北洋一顆毒牙。這樣的時候，動動嘴皮，就玩出一箭雙鵰，可見他們的厲害本事都用在什麼地方。　　幾個大臣紛紛附和，但一個個臉色都不好看。封疆大吏，丟土棄城，應該是武昌亂起的首當其沖者：湖廣總督瑞�j。這要是誅九族，就要誅到愛新覺羅家頭上去了。但是事發之後，朝廷根本沒有計較，這算是朝廷給封疆大吏開的一個好口子。末世氣象，也正是如此！早就聽說，瑞�j帶着湖廣搜刮的財產到了香港，雖說在武昌丟失了九口大箱子，但還是留下不菲的積蓄，已經在這個亂世里過上安穩的幸福的小日子。現在大家也就是趁個熱鬧，在孤兒寡母面前表表忠心，也費不了幾點口水不是。如今大清國，眼看着是不行了，難道他們還真殉了這個國？身家性命計，是不是找個什麼由頭先溜走？去天津租界，青島租界，上海租界，或者乾脆浮舟放洋？反正瑞�j都先一溜煙過，大家這個時候溜，也不過是有樣學樣。有門路的，去找找袁世凱的門子，或者去找找南方原立憲諸公的門子，也許在新朝里還會有一個位子。　　此時此刻，玉瀾堂里還在陪着孤兒寡母哭泣的動情不已的滿清臣子們已經開始轉着別樣心思。　　幾個大臣附和得言不由衷，又怎麼逃得過載灃的眼睛，他只覺得渾身冰冷。　　還是斗不過袁世凱啊！　　一直被稱為昏庸糊塗的他並不傻，只是接手這樣一個千瘡百孔的破家當，不裝糊塗能過得下去？總有人說他心不夠狠，當初沒有一刀把袁世凱殺了。真要這樣，當初立馬就逼反了北洋，大清國可能連今天都熬不到了啦。　　失了南京，早就欲逼他攝政王退歸藩邸的袁世凱還不趁此下手？如此重大問題，只要統統推到他的身上，他擔架不起，朝廷上下也沒有人你擔架得起。他既然擔架不起，即使不情願，也只有辭職歸藩，請他袁世凱來主持大局。只是轉眼之間，袁世凱就要名正言順的出來收拾滿人最後的依靠了罷……　　早在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凱組成了責任內閣。內閣名單是：　　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　　外務部大臣梁敦彥，副大臣胡惟德。　　民政部大臣趙秉鈞，副大臣烏珍。　　度支部大臣嚴修，副大臣陳錦濤（辭不就）。　　陸軍部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　　海軍部大臣薩鎮冰，副大臣譚學衡。　　學務部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楊度（辭不就）。　　司法部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啟超。　　郵傳部大臣楊士琦，副大臣梁如浩（梁士詒署理）。　　農工商部大臣張謇，副大臣熙彥。　　理藩部大臣達壽，副大臣榮勛。　　上面這個名單中，有許多君主立憲派，甚至是加入南方革命陣營的人物，如梁啟超、張謇都名列榜上，其實很多人都沒有到北京來就職。袁世凱的用意是想吸收他們作為君主立憲和責任內閣的點綴品，藉以表示他的內閣已不同於舊的清廷。從這裏看，他已經很不把滿廷放在眼裡。　　其實，袁閣成立后，載灃就解除攝政王地位，而恢復了他的醇親王封號退歸藩邸。但是，攝政王載灃雖然喪失權力，僅存虛位，但名義上仍代行大元帥職權，並且，控制着禁衛軍一萬多人。袁世凱對此仍不放心，造就和朱爾典串聯，滿東郊民巷都在叫囂“非袁世凱不足以收拾中國局面”，對他軟硬兼施，就想迫使載灃交出“監國攝政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如今這不是大大的一個好機會？　　袁世凱責任內閣組成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清廷的軍事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最切實的基本問題。袁最懂得權術，如果不能控制着軍隊，主持責任內閣也沒有用，所以他在組閣的同時，就要把北方和北京的軍事大權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他已經取得了近畿北洋各鎮和毅軍薑桂題等的節制調遣全權，可是北京城內還有軍咨府大臣載濤統率的禁衛軍，這個禁衛軍在北京就足以使袁不敢恣意作為。這支禁衛軍是載灃做攝政王放黜袁世凱以後組成的，可以說組織這支軍隊的目的完全為了保護滿族親貴。禁衛軍全是滿人，他們待遇好，訓練好，裝備也好。這就是朝廷最後的泰山只靠，可是南京失守，禁衛軍他還能掌握嗎？　　禁衛軍兵權一失，袁世凱動起手來更百無禁忌，也許禁衛軍易權之時，逼宮的摺子就會像玉瀾堂外的雪片一樣飛進來。　　等布置好一切，袁世凱就接收了朝廷統治下的全部權力，隆裕老太后和溥儀小皇帝還不成了他手中可供隨意擺布的傀儡。到時候國體是共和還是立憲，已經完全不重要了。　　袁世凱當初入朝，謁見隆裕太后，誓言效忠清室。以後，又到東交民巷拜訪洋人駐京公使，並信誓旦旦的在《時報》上說：“中國數百年來號稱專制，其實即專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應擔責任。現在所以鼓動人民，而民人樂從者，無非曰不納稅、無政府耳。此亦由國無責任政府，數百年於茲之故。　　中國進步黨中有兩種人，一種主張民主共和，一種主張君主立憲。余不知中國人民欲為共和國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現在所標榜之共和主義，真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國情形紛擾，不過起於一二黨魁之議論，外人有不能知其詳者。故欲設立堅固政府，必當詢問其意見於多數國民，不當取決於少數。　　上所陳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見，學界、軍界、紳界、商界各發議論，若任其處處各為一小團體，則意見不能融洽，或且發生瓜分之禍矣。　　清政府現在雖無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頒明憲法信條十九條，大權將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權之君主立憲政體與國民欲取以嘗試而不論是否合宜之他種政體比較，則君主立憲實為經常之計。　　余愛中國之民，較之共和黨人主持急進者，有過之無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實行。明知所擔責任宏大，顧余非為名譽權利起見，似欲為中國恢復秩序，意在有益於中國，使無波折耳。　　故余仍望和議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國者，務使其各黨滿意，恢復和平，建設一堅固之政府。余知國民意見明通，當不願目睹其本國之破壞，故欲進共和黨人與之籌議方略，使終戰局，破除各種情意睽隔，而將從前種種不便於民者一概除去。　　至各省紛紛獨立，余視之與和議亦不甚睽隔，當時政府之權力，既不能行於各省省會，其省會中必有數人宣布近於獨立之政體，其實非全然獨立，有數省權尚在保守派之手，則跡近中立耳。其題目在推翻專制，其目的在保守治安，保護人民財產，愈言共和，愈見中立。故余擬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國究應為何等政體之大問題。此問題既如此重大，故凡事應心平氣和論之，不可靠一時之熱忱。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從前滿、漢歧視之處，自當一掃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問題則在保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於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故為中國計，須立刻設立堅固之政府，遲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險。余願進步黨人思邦國應至何等地步，與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處置妥當也。　　余之志願既如是宏大，必有誤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擊，事非不知之，顧余不因稍受波折，遂變更余最高應當之職，蓋余之作為，為完全保護中國免於分裂也。”這話現在想來，完全就是扯蛋！　　載灃一時覺得心灰意冷。當下擺擺手就想迴轉。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吧，這大清國早在太平天國那會兒，已經不是愛新覺羅家的了。朝中權臣，你放唱罷我蹬場，也只有慈禧老佛爺才能把這些漢人權臣玩弄於股掌之間，才支撐這大清國沒有散架。如今，大清國除了那個死去的慈禧老佛爺，沒有人能鎮住袁世凱。罷了，罷了，大清國沒得救了……　　看着載灃哆哆嗦嗦的抽風似的轉身，良弼抬頭急切的就大喊了一聲：“王爺！”　　載灃回頭，彎着瘦弱的脊背，這位自詡“有書真富貴，無事小神仙”的糊塗瀟洒王爺，好像瞬間蒼老了十歲，苦笑道：“還怎麼？你們商量着辦吧……”　　玉瀾堂外，突然響起了慶王爺奕�林釁�十足地聲音：“事以至此，太后和王爺還在猶豫什麼！”　　幾個人都是一震，就看見奕�鏈�着一身的雪粉大步走了進來。老頭子雪白的鬍子上沾滿雪花，暖帽頂戴上更是積厚厚一層，他兩眼全是血絲，鼻子凍得通紅，臉上神色陰沉沉的可怕。　　誰都知道他和袁世凱是一個鼻孔出氣，雖已罷去總理，遇事還是喜歡參一腳，在朝野着實有很大影響力，這些日子以來，更是在隆裕面前，力保袁世凱能當重任，更名言，休令他人制肘。這“他人”指的不就是載灃良弼嘛。這，來者不善！　　隆裕雖說是太后，終究是老太婆，脫了着身華服，和一個鄉下老太婆又有何區別？早就悲泣的六神無主了，平時看他就是不順眼，在如今無依無靠的時候兒瞧見奕�粒�到是倍覺得欣慰，像是溺水的人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哭道：“只要能讓我們孤兒寡母有個下場，別逼得咱娘倆去煤山那棵歪脖子樹上弔，他老袁要怎麼著都隨他。他要議和，就讓他去議，只要能善待咱娘倆，國體是共和還是立憲，咱也不管了，也管不了……”　　隆裕明知道袁世凱不可靠，可是到了這沒奈何的時候，以前咬得鐵緊的腮幫子不許議和終於鬆口了，這時候請袁世凱設法，還有他途？索性由奕�寥ブ苄�，他雖說和袁世凱一鼻孔出氣，可終究是姓愛新覺羅，滿廷倒下，他也還能安樂的做逍遙王爺？他總會給他們孤兒寡母爭取到一點有待權力吧？　　聽到隆裕金口鬆開，奕�烈醭戀娜萆�也舒緩了許多，接過太監送來的青銅獸首的手爐，暖和着凍得僵硬的手指。　　“萬萬不可！袁世凱狼子野心，不知道他會談出什麼結果！”　　隆裕不知輕重的金口一開，幾個宗室大臣卻是大嘩。由着袁世凱去和南方談判，袁世凱還不轉身就把你們孤兒寡母賣給南方革命黨！當初漢口大勝，挫折南方革命黨鋒銳，隆裕太后再把腮幫子咬鐵緊，大臣們多少還有點指望，朝廷的名義根正着呢，袁世凱好歹還是臣子，君臣大義在這兒，袁世凱也只能做他的活曹操，說不定滿清皇室還有重掌權力的時候。還能剿滅南方匪黨是不指望了，只要能像太平天國那會兒，划江而治也不是不可能。　　如今朝野上下，正瘋傳着一個消息，說南方革命黨正虛大總統之位以待袁世凱反正。怎麼能夠指望他？　　可是南京失守，天下震動，這革命黨人生生把人望絕路逼啊！　　大清，是亡定了！　　“再放權給袁世凱，大清亡國可期！”良弼大吼一聲，紅着眼睛，撲向奕�粒�“你個混賬王八烏龜羔子，袁世凱給了你多少好處，你這樣幫他着想，良心讓狗給叼了，你忘了祖宗，忘了自己姓愛新覺羅，看我不打死你……”　　想要撒潑的良弼立刻被幾個與奕�燎捉�的大臣給抱住，奕�寥詞喬郎杴叭ッ蛻人�正反倆巴掌，毫不示弱的反罵道：“你有種，你有良心，也不要在這裏說風涼話，你能把南方匪黨給滅了？”　　“夠了！”載灃實在疲憊不堪的揮揮手，“算了吧，老袁是總理大臣，這事讓他去商量着辦……”　　奕�鏈笊�道：“如今這樣的局面，就想着請老袁出面，老袁卻未必會願意。”　　載灃的臉色唰的一下慘白，袁世凱又要藉機敲詐，滿清最後的一點權力，禁衛軍軍權難保。　　“他還想怎麼著啊？這朝廷已經是他老袁作主了……”載灃喃喃自語，最後他淡淡一笑，無比的苦澀，也就是嘴角牽動一下臉皮：“好吧，你們商量着辦。”　　奕�戀牧成�也好不到那裡去，臉色越來越陰沉。到了這個地步，載灃沒有退路，他奕�烈裁揮型寺罰�大清國也沒有退路。讓袁世凱篡了清，而北洋上下畢竟是受過滿廷的恩，他們這些前朝遺族還會有一個下場。如果是南方革命黨人推翻滿清，那麼他們旗人還有生路？在武昌，西安，南京，不知道有多少國族殉了清？那些漢兒可是把他們這些統治他們兩百六十餘年的旗人恨絕了的！南方黨人吼得最響亮的口號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既然無謂的堅持，都不知道死所在哪兒，這個時候，唯有乞求袁世凱能給他們旗人爭取到一條生路。他用低而陰冷的聲音咬牙道：“王爺交出監國攝攻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太后申明家法，親貴不得預聞政事。朝廷用人行政，均歸內閣。”　　一語既出，震得載灃身子又是一抖，真想就這樣抽風倒下去，可是兩隻雞爪似的雙手抖個不停，人就是無事，清清楚楚的看着，聽着。隆裕摸個不停的眼淚，直欲暈倒，小皇帝更是哭得沒有道理。　　沒有誰想到奕�輛谷桓曳榪袢舸耍∷�有人只覺得玉瀾堂內比起置身外頭風雪裡更冷。　　良弼猛的嘶聲力竭的狂吼道：“老慶，你瘋了！王爺掌着禁衛軍，這是我滿人最後的一點兵權。王爺退歸藩邸，我旗人還有什麼依靠？親貴不得欲聞政事，這個國家還姓愛新覺羅嗎？”　　奕�粱贗罰�臉上肌肉都抽搐在一起：“連東郊民巷都傳出話了，朝廷再制肘袁世凱，局勢徹底失控，就不只是失南京這麼簡單了。難道你要看着大清亡國？”　　“讓袁氏當國，難道不是亡國！”良弼連連大吼。　　奕�鐐�樣大吼一聲，打斷道：“海軍盡叛，天險已無，僅靠禁衛軍，無法防衛京津，也無法抵禦南方匪黨。這等朝代更替，史書斑斑有載。哪個朝代，有好下場了？難道你就看着我愛新覺羅家去撲前明的後塵，等着被南方匪黨殺到京城，愛新覺羅家從此斷子絕孫……袁世凱當國，咱們至少還可以談談優待皇室的條約……”　　這句話說得是如此之放肆，這一句話也是如此之有力量，震得良弼腿一軟又跪在了地上，他知道，這是再現實不過的事實，他們拒絕承認而已，被奕�臉喙�果的撕開，他們一時又該如何承受得了？載灃大張着嘴說不出話來！　　“大清早就不姓愛新覺羅，從洪楊之亂那會兒開始。”奕�亮萑壞惱駒諛搶錚�冷冷道，“我們沒有選擇了！”　　玉瀾堂內安靜了半晌，最後才傳出了隆裕泣不成聲的聲音：“一切就託付給袁總理內閣去議吧……只要能讓咱孤兒寡母有個下場……”　　良弼無神的望着屋頂，似乎想要看穿屋外的風雪。　　載灃渾身冰冷，已經說不出話。　　紫禁城中大雪在紛紛揚揚地下着，萬物都在寒冷的夜中凍僵了，凝固了。

# 第一百四十一章 烽煙再起（三）

　　武昌，清晨。　　就在昨天晚上，蛇山下的紅樓，武昌軍政府辦公室傳出向漢口馮國璋求和的消息。像是瘟疫一般的迅速蔓延開，到第二天早上也是滿城皆知。　　軍政府求和的消息，如同沉沉的烏雲籠罩在這拉開辛亥革命的首義之地，這全國矚目的革命中心。就連往日總是顯得天高雲淡氣候溫暖的江南冬日，都顯得是如此的沉悶陰冷，如此的讓人喘不過氣來，似乎冬天也要比往年來得更是寒冷。　　南方已有十三省獨立，滿廷只剩下直隸河南兩省苦苦支撐，天地怎麼就這樣忽然翻轉哪？一代名將黎督怎麼就降了呢？當年南北秋操，馮國璋不是黎督的手下敗將嗎？武昌軍民，真是一萬個想不明白。　　冬日難得的陽光灑在武昌街頭，街上卻是人跡寥寥，空蕩蕩的大街說不盡的悲涼寂寥，沒有因為前些日子馮國璋炮轟武昌城逃難的人都五心不定的蹲在家裡。　　從武昌光復，到漢口光復，李大帥宣布廢除滿廷苛絹雜稅，再先後大敗清軍張彪，夏占魁，張錫元，南方各省群起響應，同盟會的巨頭，革命黨人中傳說的第一戰將黃興也到了武昌，滿城軍民的歡喜也達到癲狂的沸點，似乎革命就要在眼前成功，黨人宣傳的種種美好就要在眼前實現！　　就在所有人都憧憬在喜悅的癲狂之中時，一個個壞消息接踵而來，總司令黃興在孝感大敗，馮國璋縱兵焚城，十萬的難民湧入漢口，漢口一戰，革命聯軍總新任的司令張景良臨陣叛變，漢口失陷。革命軍一連串的失敗，北洋軍一路南下的兇狠殘忍，將所有人驚愕的目瞪口呆，就在這讓人喘不過氣，哭不出聲，殺得死人的悲憤當中，傳出黎元洪投降求和的消息。　　往日人潮湧涌的茶館，都冷冷清清，只有說書先生沙啞的嗓門兒在空蕩蕩的茶座周圍回蕩。往日繁華的碼頭，看不到一個走江湖的藝人，這種蕭條，不只是因為戰亂。　　今日，街頭巷尾，就是前些日子備受愛戴尊重的革命軍官兵，更不知道招惹了多少白眼。從小衚衕裏面，還有人偷偷的扔磚打瓦。這些跟着黎元洪的革命軍官兵，也跟覺着自己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見人繞着走，耷拉着個腦袋，只是忍受大家的白眼。　　這時候大家都想起來了，自打李大帥一走，革命軍盡吃敗仗！　　一大早上，各種傳言沸沸揚揚的開始傳遍街頭巷尾。不僅在百姓口中口口流傳，更在武昌革命軍當中偷偷散布。　　當初，光復武昌第一功，不是現在的黎督，而是如今不知去向的李大帥！舉義當晚，李大帥親帥三百猛士，攻打八鎮司令部和總督衙門，前些日子說書的說李大帥馬踏八鎮司令部，確實真有其事。舉義當晚黎元洪非但沒有出任何的力，還殺過革命黨人！　　這件事情傳得有鼻子有眼，有人物有地點，繪聲繪色。　　都說，舉義當晚，晚上9點，黎元洪本人在黃陂司令部。他接到督府方面的電話，告知他所統二十一混成協的工程營二十隊、輜重二十一標發生兵變。　　當時，他十分着急，馬上指示鄰近的炮隊第二十一營去鎮壓。但是，炮營很快也反正。過了僅僅半個小時，消息傳來，隸屬第八鎮的南湖炮隊已經入城，在楚望台上架設大炮，猛轟督署。當晚十點剛過，湖廣總督瑞��本人逃往楚豫艦。　　大概在11點半的時候，有一士兵突然在營牆上出現，高聲大呼：“革命成功，漢人同胞速來支援，一起攻打督署！”　　司令部衛兵一涌而上，立刻把那個人擒入司令部。　　惶急陰狠的黎元洪二話不說，拔出佩劍，當腹就把被擒之人一下捅穿。　　那個人意志勃勃，未能即死，仍大呼革命不已。　　黎元洪大怒，急令護兵亂刃交下，把革命士兵剁成數段。　　事後得知，爬牆高呼士兵起義的被殺者，乃革命臨時總指揮部所派出聯繫各營的周榮棠。　　這位英雄冤甚！他是安徽宣城人，時為工程營的喂馬士兵。事後，黎元洪成為革命“大都督”，他這個革命“小士兵”，自然無人願意再提起。　　活靈活現的傳得讓人慾哭無淚，這樣一個殺革命黨人的反“革命”竟然成了革命第一功臣，湖北都督，真不知道讓人朝哪裡放聲一哭去！　　黎元洪那不光彩的老底子隨着“和議”簽訂，這一夜之間全被扒了出來。　　現在都在說，黎元洪當上都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奪了唯一能打的李大帥的職位，李大帥就是這樣才從武昌跑到了漢口！可李大帥能打啊，硬是追着張彪尾巴把他趕出了漢口！　　而黎元洪呢？嫉賢妒能，居心不良！這不是要巴巴的將自己武器甲胄都丟下，學着張景良把革命果實捧到袁世凱的面前，或者對滿廷還不死心。要知道革命時，黎元洪連辮子都還留着，可不是對滿廷還有念想，是到後來被逼無奈才剪了的。　　更有流言紛紛，黎元洪就是個白臉奸臣，早就和袁世凱勾搭上了。　　都說他要賣了革命，給這個更大的白臉奸臣活曹操當縉身的資本。袁世凱人在彰德時，他已經派出手下劉承恩，以湖北老鄉身份向黎元洪套近乎。袁世凱出山之後，立刻派人勸降，遭到革命黨人斷然的拒絕，黎元洪才不好說話。而後，劉承恩得袁世凱授意，又派密探王洪勝持秘信往見黎元洪。這些在紅樓的革命軍官兵都是看到的呀。　　黎元洪明裡不成，就來暗的。專拖革命黨人的後腿！在武昌沒有奪成李大帥的權，就又密謀在漢口再奪他的權。黎元洪可清楚了，李大帥就是湖北的定海神針，他在一日，袁世凱也不能把湖北怎麼著。剛來武昌的黃興和宋教仁不知就裡，受到黎元洪的蠱惑，硬是在漢口奪了李大帥的權。袁世凱這回放心了，指揮馮國璋一口氣打到龜山！　　馮國璋在龜山上架起炮，天天轟武昌城！這回黎元洪鐵了心要和，誰還有敢去反對！馮國璋囂張的議和條件有“匪黨”須退出武昌城十五里，“匪黨”軍艦之炮閂須卸下交與介紹人英領事收存等語，黎元洪當時可是無條件答應了。　　就是昨夜，漢口的英國領事葛福出面，黎元洪在城下之盟的和議條款上簽字蓋章！史筆如鐵，斑斑有載，史冊之上，“和”字前面向來都會加一個“求”字，“求和”就是千載難以洗刷的恥辱：城下之盟！　　有人親眼看到金髮碧眼的洋人從紅樓走出。漢口李大帥收回的租界又賣給了洋人。江對岸漢口的北洋軍和洋人一夜狂歡，歡騰的笑聲連武昌也遠遠的聞得到，武昌城裡卻堆積滿了壓城的烏雲。　　清晨的陽光鋪滿武昌大街小巷，一騎絕塵而來，直奔蛇山下紅樓而去！　　急促的馬蹄聲，似乎驚碎了這人人頭上心裏壓城欲摧的烏雲。　　馬上騎士手裡緊緊抓着一張電報紙，高聲大吼着：“南京光復！滿廷命不久矣！李大帥在安陸號召鄂省全體軍民，將革命進行到底！”　　聲音彷彿被一道閃電撕開，露出了久違的朗朗乾坤。　　隨漢口失守，早就被馮國璋查封的人民日報，也像是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號外之聲立刻傳遍武昌，把南京光復，李大帥要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消息，如水銀泄地一般的流淌到了武昌城各處。　　那些正盤算着怎麼去向北洋示好的紳商聽到了。那些搖擺不定的立憲派的人聽到了。那些在北洋槍口下破家亡命匯聚在武昌的流民聽到了。那些從前線敗退沮喪失魂的革命軍戰士聽到了……不知道怎麼，這幾個再平常也不過的字眼兒，平時覺着自個兒再不會上心的事情，只要在口裡一念出來，就沒出息的熱淚盈眶！　　李大帥，將革命進行到底！　　黎元洪奪了李大帥的權，又擠走黃興，霸佔着武漢三鎮財政大權，有漢口兵工廠支撐，加上湖南支援的兩個協，座擁十萬大軍，轉眼敗得乾乾凈凈，夾起尾巴去求和了。就一個帶着萬把子弟，為革命東拼西殺，未得好處還被趕出了漢口，老家被抄，劍甲已殘的李大帥，將革命進行到底！　　消息洶湧的席捲武昌城，武昌街頭轉眼就人潮湧涌，大小茶館擠得滿滿噹噹的，也不管今天馮國璋會否再炮轟武昌城！不管量有多窄，先來上兩碗。然後個個嗓門兒高亢的比劃。　　“南京光復！滿廷日薄西山，清柞不臘了！旗人騎在咱漢人頭上兩百六十餘年，該造報應了！”　　“南京龍盤虎踞，可是朱元璋的龍興之地。別看北洋軍現在囂張，轉眼就得北撤！”　　“北撤？袁世凱會給他滿清主子擎天保駕？笑話，他就是白臉活曹操！正憋着壞要篡清呢！”　　“姓黎的要向這個白臉活曹操求和，真是黑了心。”　　“姓黎的沒有好玩意兒，都他媽的生兒子沒屁眼，祖墳要給平掉！”　　“小聲兒點兒，外面有兵！”　　“還好革命黨人里還有李大帥，大豪傑！推翻滿清暴政，將革命進行到底！”　　“看他們還能撐上多久，北洋軍在湖北燒殺搶虜，也到頭了，爺也響應李大帥的號召，去安陸投革命軍去！”　　“同去同去，有仇報仇，有怨報怨，燒了他們後路，看看那些喪盡天良的傢伙，還能不能在龜山上向武昌開炮！”　　武昌，紅樓。　　光線不足的屋子里，一片難堪的死寂。李想高調明碼致電全國，將革命進行到底！這個宣言還附帶着南京光復的天大喜訊，電報在每個人手中傳來傳去。　　紅樓內，幾個武昌軍政府才掌握大權的黎元洪心腹將領，立憲官員，這個時候卻一臉是汗的坐在巨大的原咨議局會議室大廳裏面，在這寒冷的冬季，卻個個滿臉是汗，侍立地親兵們不斷的送上手巾把子，還有敗火的花茶，但是這些大員，卻一個個流的汗更多，比火熱的夏天還要燥熱。　　原本和漢口馮國璋的城下之盟都已經在英領事的周旋中籤訂，眼見大江兩岸和平降臨，他們也不用日夜惶恐的經受馮國璋的炮轟，保住了即將失守的武昌，他們求地就是這個結果，未嘗不是給革命留下火種，為革命忍辱負重，背上城下之盟的歷史罵名。大家都自覺已經大公無私，為革命計到了極點。　　整個會有大廳內，只聽見西洋自嗚鍾鐘擺嘀嗒嘀嗒的聲音。　　世事變幻無常，一夜之間就全翻轉！　　南京光復！江浙聯軍進駐。此時他們才看清，原來滿廷只剩下直隸和河南還在苦苦支撐！南方民軍士氣大漲！李想此時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湖北因馮國璋一再打擊的低迷民心士氣再次點燃！原來的一切都變了模樣。　　紅樓外面，也開始慢慢變得熱鬧起來。咨議局原來當差的官兵，都是原來公進會，文學會的老革命，不知道從哪裡聽到了黎元洪要賣革命給白臉活曹操，當即就來了一個卷堂大散，沒人當差了。他們要敢走出紅樓，估計街上砸過來的磚頭瓦塊就夠給他們起個墳頭的。他們乾脆就躲在了紅樓里，連家都不敢回了。用黎元洪調來在原來新軍培養的心腹官兵保護着，提心吊膽的看着各處來的電文消息，越看越是欲哭無淚。　　這事兒，怎麼就翻過來了呢？　　那些曾被黎元洪打壓的革命黨人，也都變得活躍無比，似乎也意識到翻身的機會來了。　　這些黎元洪的心腹，立憲派的官員，在心裏暗罵，袁世凱的北洋軍，這是大清最後一點抵抗力！可就是這一點力量，他袁世凱也不是再無還手之力，任人魚肉的對象！袁世凱可是一隻惡狼，武昌城還在人家的狼嘴邊呢！北洋六鎮，依舊是足以左右中國大勢的力量！　　這些鄉野村夫，不知天高地厚！　　黎元洪主持談和這個事兒，可不就是為了保存武昌，保存革命的首義之地！黎元洪，真是為了革命連身前身後地名聲都不要了！　　誰也不看坐在長長西式會議桌首座的黎元洪的臉色，只是垂坐在黎元洪的下，一個個也不發一言，只是靜靜等待。　　這個時候，黎元洪臉色死灰。　　這屋子離紅樓門口近，能聽見喧嘩地聲音，一陣陣的傳過來。　　還滯留在武昌，帶着一腔熱血而來的青年學生，為革命曾泡頭顱，灑熱血，被北洋軍打殘，乾脆豁出去的革命軍人，覺得被北洋軍糟蹋的活不下去的逃難流民，聽說革命黨人宣揚革命美好未來，一心嚮往革命地市井百姓，一波接着一波的到紅樓外集合，請願。　　要廢除恥辱的城下之盟！要將革命進行到底！要英明神武的李大帥重新回來！要罷免軍政府里的滿廷走狗……　　黎元洪一拍桌子，黑着臉派出他的幾個心腹將領，還有立憲的幾個有名望的士紳，先是解釋，解釋不通就只有彈壓。但是趕走了一撥兒又是一撥兒。來得人越來越多，似乎有失控的跡象。　　黎元洪的親信官兵，彈壓起來都有些懶洋洋有氣沒力的。要不是黎元洪素來的威望鎮着，這些官兵跟着他實在太久，誰也不知道，這些官兵，會不會跟着卷堂大散！此時的黎元洪，真是人心盡失。　　這還不是讓這些黎元洪同穿者最為擔心的。他們現在最擔心地。還是馮國璋那頭！　　現在馮國璋還在漢口，大炮還架在龜山沒拆，對於武昌虎視眈眈。畢竟遠水救不了近火，各省援兵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到武昌呢？如今武昌城鬧成這樣，和議眼看是談不成了，現成的借口擺着，就是北洋頭子袁世凱就是一萬個不願意，誰也說不準，北洋的主戰派馮國璋會不會借勢進兵，先把武昌城叫囂得最凶的一鍋燉了，袁世凱也無話可說。　　武昌到時候會變得怎麼樣不好說，但是先一件事兒，他們這些可是“造反”的人物，謀反的大罪是座實了。那時候，不要說身家地位了，連腦袋也保不住，說不定還要誅連九族！　　權位性命是最現實的東西，牽涉到這個問題，人的身段也就可以放得柔軟無比。想來想去，權位和性命只能取其一。要麼陪李想瘋一回，死守武昌，等待援兵，看李想是否能創造奇迹，把北洋軍趕出湖北，這樣保住了權位，但是性命堪憂。要麼再陪黎元洪跑一次卓刀泉，反正逃離武昌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聲望也跌到谷底，性命無憂，卻再難回到武昌的權力中心。要知道，上次黎元洪回城后，湖北革命黨人，甚至連黎的最忠誠的學生、參謀長吳兆麟，對他擅自逃離武昌的行為也予嚴厲批評，總監察劉公、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這些革命黨人甚至主張對黎通電劾之，因吳兆麟、蔡濟民等勸阻，方才作罷。他們再跑一次，絕不可能這樣輕易的善罷甘休了。　　只剩下這個兩個法子，大家翻來覆去的都是心頭滴血。想着好容易才翻身過來，整倒了多少革命黨人，當爬到這個位置容易啊，還生生冒着“造反”天險。　　不過還能有什麼其它法子？

# 第一百四十二章 烽煙再起（四）

　　不過還能有什麼其它法子？　　黎元洪不斷自問，臉色陰晴不定，已經顧不了紅樓外頭喧鬧翻天。　　他並沒有做錯！幾千年來的王候將相不都是這樣做嗎？深夜讀史，反覆揣摩，以史為鑒，當今能收拾中國河山的都非滿廷中樞軍政大權的權臣袁世凱莫屬。怎麼也論不到孫大炮和黃大膽，南方看似熱鬧，只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而已。他向袁世凱求和，保全武昌革命火種，不能上凌煙閣，還落得一個白臉奸臣的下場！　　如今武昌老百姓都把他說成，粗蠻的光頭胖子，膽子怯懦躲在床底下的愚夫，革命后翻臉不認人、殺人不眨眼的變臉惡魔，“篡奪”了革命勝利果實的“壞人”。　　真是天大的冤枉！他敢對天發誓，當初坐上湖北都督絕非自願。　　當初武昌因為流言倉促舉義，革命黨人中的有地位的領導幹事一個也不在，文學社與共進會明爭暗鬥，也都推不出聲望能力足夠資格的人選，雙方誰出來當頭，另一方都不會心服口服。而真正武昌功首的李想還沒有多少人望聲譽，他聰明的不願趟着潭混水，而別有用心的湯化龍等全國知名的立憲派大佬，趁機渾水摸魚。所以，咨議局從早開到晚的政治會議選出了一個“第三方”，誰的嘴都不好再爭辯。中國人的折衷“調和”政治，向來如此。所以，天上如此大的一塊餡餅，最終竟然會砸在從來沒有想到要革命的黎元洪的胖臉上，他能不張開大嘴巴一口接住？　　最初時刻，他確實非常動搖，甚至數次在與袁世凱派來勸降的清軍軍官的電話中表示自己“被逼”的無奈。　　北洋第4鎮第8協協統王遇甲奉袁命給黎元洪打去電話：“你是宋卿嗎？我與你都是湖北人，我們都是協統，朝廷對你我都不薄，你為何做此不義之事，將湖北鬧得天翻地覆？現在漢口、漢陽都在我們手中，此地雖與武昌有一江之隔，但長江是不能阻擋我們前進的。你現在趕快出示安民，要地方馬上恢復秩序，各安生業，聽候我們來處理。你如果馬上做了，我們的情感，還是一樣照舊。至於在朝廷方面，我們對你也說好話。你如果猶豫不決，我們大軍一到，那就叫我們真的不好辦了。”　　黎元洪聽了這誘降的電話，他本着多留退路的原則，便迫不及待地回答說：“我是一個老實人，你是知道的。這哪是我搞的事，都是他們利用我的名義瞎搞一通。所出的告示，都是他們擬定，我不僅事先不知道，寫出以後我也未曾過目。我是一個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這一筆帳專門算在我的頭上，那真是冤枉極了。你如過江來，我可以和你談談。”　　黎元洪的電話被都督府軍令部諜報處參謀、共進會會員晏勛甫截獲，並切斷。晏立即來到都督府，面斥黎元洪不該通敵。黎元洪面紅耳赤，呆不作聲。過了一會，才勉作笑容對晏勛甫道：“算了，算了，你不必說了，請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晏答應了，也沒有向他人提起此事。　　隨着局勢的逐漸明朗，他也一步一步發生了改變，鐵下一條心上“賊船”了。即使是從武昌往外逃的當口，他也並非要叛變投敵啥的，而是躲一躲看一看的心態。當時，各省獨立潮起，造反的，不僅僅是他黎元洪一個人。即使武昌敗了，他還可以跑到別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熟讀史書的他，也更加摸清了袁世凱的心思�D�D養寇自重。他知道，有了自己的存在，袁世凱在朝廷才能顯得更加重要。　　於袁世凱而言，保有了武昌，給革命軍留下一塊地盤，在對外显示了自己寬容態度以外，最重要是保留住和談的對手，證明革命軍力量不可小視，藉此可繼續擠兌清朝朝廷，以免攻破武昌后載灃等人對自己再起烹狗之念。　　特別是知道英國人漢口萬國商會總會長盤恩送停戰條款給軍政府時，一定要“面謁黎都督”，吳兆麟問可否加蓋代理總司令的印章，回答乃是“定用都督之印”。袁世凱和帝國主義對他的推重和扶掖，已經明白無誤地表示，“和議”是以他為談判一方總代表，使黎元洪便更是有恃無恐，特別是洋人先後兩次對他地位的認可，使他的地位變得無可動搖，他表現出一種急轉直下的驕傲態度，對革命黨人更是看不起。　　至此，他還對先前自己英文報上登聲明“無條件議和”的“失態”有點後悔了。　　然而，令黎元洪美夢破碎，地位不穩的事情發生了。　　辛亥年十月十二，在武漢的交戰雙方停戰協定生效的那一天，南京卻被革命軍攻佔了。　　這樣一來，革命軍陣營士氣高漲，被漢陽、漢口失陷所打擊而沉的銳氣，重新出現。　　一個已經慢慢黯淡，在民眾之間漸漸消失的名字，突然變得如日中天的耀眼。李想，李大帥又重新出現在所有人的視線當中。　　李想發出震耳欲聾的大吼，將革命進行到底！被北洋陰雲籠罩的湖北破開了雲霧，民心士氣瞬間沸騰！這無異於是給“忍辱負重，委屈求和”的黎元洪，一個響亮的耳光！　　李想就要藉此王八翻身了。他又到底是什麼地方錯了？　　或許這個時代，真的是變了！　　以前的那些手段，什麼帝王之術，什麼屠龍之術，都變得這麼的不切實際。　　會議室里沉默着，不知道過了多久。在座着的人都覺得渾身僵硬了時候兒，就聽見黎元洪呼出一口濁氣。聽到動靜，早就等得焦躁，依靠黎元洪盤踞紅樓軍政府的心腹軍官，立憲議員們立刻把僵硬的身子挺直了。　　只聽黎元洪不緊不慢的說：“軍心民氣如此激烈，我們除了順應民意，將革命進行到底，可是還有什麼法子？孫部長，你瞧着呢？”　　坐在那兒地孫武一下跳了起來，內心翻江倒海，如今要順應民意，要將革命進行到底！要知道民意里呼喊最響亮的就是要求李想李大帥督掌湖北大權！他黎元洪已經因為“和議”鬧得比茅坑裡的屎還臭，如今是不想放權也得放權，現在想乾脆讓賢李想，還能撈回一點臉面。可說是他孫武，絕不答應！他在武昌拳打腳踢，幾乎把以前的革命老同志得罪的精光，驅逐李想，逼走黃興，排擠蔣翊武、劉公等，這一切不光彩的事件都有他的身影，這樣的努力卻也只是這麼一個不上不下的局面，這權位來得何其辛苦！怎能甘心放手！　　孫武雙目冷光如電，直視黎元洪那小小的三角眼，陰沉沉的一笑：“黎督。現在想放手，未免想得太天真了吧？李想提着腦袋拼殺出的革命大好前程，可是您的手上斷送的。他會不恨您？黃興在孝感吃下那麼大一個敗仗，您敢說您沒有在他後面扯過後腿？黃興領導同盟會在鄂期間，處處受到制肘，他焉能沒有懷疑？蔣翊武，劉公他們這些首義的黨人，在軍政府里處處受到排擠，他們會不恨您？您聽聽紅樓外面的流言，都是怎麼說您的。一旦使這些人重新掌握權柄，他們會放過您？您自己好好考慮考慮……”　　孫武的話不止是針對黎元洪，字字都敲在眾人的心頭，一個個呼吸也變得沉重起來。為身家性命計，他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只有鐵了心的和袁世凱配合，把“和議”城下之盟的戲碼唱到底！　　“黎督，《停戰協議》可是在英領事擔保之下籤訂的！咱們反悔，只怕引起洋人不快，造成外交糾紛，洋人找借口出兵干涉啊。太平天國的故事，就在眼前啊！”　　“黎督，北洋兵強炮利，大軍壓城，武昌危如累卵。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咱們第一個倒霉！”　　黎元洪嗤的一聲冷笑，一眼掃過在座的所有人，他們在意的不是革命，只是自己手裡的權柄。他已經體會到這個時代的變化，為這些人感到悲哀，也為自己遲來的覺悟而悲哀。都是註定要被時代所拋棄的人。　　他終於知道李想為以成為眾望所歸！　　他不緊不慢的說道：“說到底，還不是你們不爭氣！才被北洋軍堵在家門口。我們是打不過北洋軍了，既然有人願意頂在前面，去將革命進行到底，何不由着他們去？我瞧着，不是少點麻煩事兒。咱們守着武昌城看熱鬧就是，長江天塹，你們還真以為北洋軍長着翅膀能飛過來？大不了咱們在搬到洪山司令部去。南京都光復了，援兵遲早會趕到的，袁世凱又還能支撐滿廷幾天？”　　他頓一頓，又道：“革命黨人的胸襟一向廣闊，我再求求請，他們未必會為難你們。”　　“黎督！”有人頓時眼淚就出來了，畢竟是受他厚恩的多年心腹，看着上司下野，還在為他們着想，心裏就忍不住感動：“這場革命，咱們同樣是造滿廷的反，同樣提着腦袋拼上了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黎督現在還落這麼一個下場，卻裡外不是人……當初在漢口和北洋軍拼殺，死了的好，死了的乾脆，死了的還是革命烈士！”　　黎元洪無所謂的擺擺手，只是迎着孫武不甘的目光：“孫部長，放手吧，這場戰事已經和我們無關了。這個戰事本就不是你我起的頭，是我們硬搶來的這份功勞，我們硬要攪進這場戰事，打到現在，這不尷不尬的境地，已經不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就這樣吧，看看李想能給這場辛亥年的戰事，畫上什麼樣子的結局？看看辛亥年轟轟烈烈，席捲全國的革命之路又將走向何方？”　　這一句話彷彿十二成功力的劈空掌一把打在孫武的心口，讓他整個人都搖晃了起來，他機關算盡的心機，不擇手段的努力，給黎元洪輕輕一句話撕得粉碎。他悲憤的看着黎元洪，看到的卻是光頭胖子淡然而無為的疲憊面容，黎元洪已經是心灰意冷了。孫武的臉色慘白如死人，行屍走肉一般地就走出了會議室。　　看着孫武落寞的背影，一個個心裏都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兒。　　黎元洪卻不動聲色向屬下吩咐道：“稍後，去找《大陸報》的著名記者埃溫德・丹格爾，我要再發表聲明，向世界各報館發表呼籲聲明：請求廣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全國革命黨聯合起來！堅決反對保留皇朝！我贊成共和，將革命進行到底！我收回我在漢陽失守后明確表示過的接受袁世凱君主立憲的主張。”　　“黎督？……”黎元洪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　　黎元洪並不理會，“可有馮小戥的行蹤？”　　“他一直都守在武漢。”　　“就請他來接收軍政府吧。”　　黎元洪實在是心灰意冷。如果沒有李想，也許湖北戰事又是另一個結局，袁世凱的算計毫無阻力的執行，湖北已經沒有有勇氣去與北洋軍死戰，他毫無疑問的坐着革命功首。歷史，本就是這樣的琢磨不定，充滿變數，有着無數個結果。他只是抓住了歷史的一個變數，而當上湖北都督。袁世凱同樣抓住了歷史一個變數，在北方翻雲覆雨。李想何嘗不是抓住歷史的一個變數，而把歷史徹底引向另一條結果。而如今的這個結果，是再也不干他什麼事了。　　大傢伙兒這個時候真是相對翻白眼，外面鬧騰的聲高，他們更覺着想哭。富貴權力來得快，去得也快。這樣擁有了又失去，乾脆就從來沒有擁有，心裏過還好受些。　　正愁得沒方兒沒方兒地這個時候，就看蔣翊武、劉公、張振武、吳兆麟、蔡濟民，甘績熙等倉皇走了進來，帽子和軍裝被扯得亂七八糟，有幾個臉上還有淤青，像是挨過板磚，一個個臉色也是晦氣。他們都成了遭受央及的池魚，趕來紅樓的途中，很吃了一點兒虧。　　看見在座幾位，呆若木雞，還一副宰相氣度不言不動，蔣翊武等人頓時氣兒就不打一出來。　　蔣翊武拍着桌子道：“各位，諸位，列位，都出去瞧瞧！新軍營的官兵，測繪學堂的學兵，從外地講武學堂回鄉的學兵，兩江學院的學生，還有武昌各大小學校的學生，整個武昌城的民眾權都到了紅樓外面。那些兵爺，拉着我脖領子問我是不是求和！問是不是要簽訂城下之盟！問咱們是不是和同盟會攛掇着逼着的李大帥！”　　大家面面相覷，加倍的愁眉不展。　　黎元洪笑吟吟的道：“停戰協議簽訂的時候，我人在葛店。葛福派的英人、萬國商會會長盤恩，由湖北軍政府顧問孫發緒陪來武昌找到的是吳兆麟，款待的是您總司令蔣翊武。連督印都是高楚歡督令城內刻字工人，照都督印樣速刻的。雖然滿廷要求的和議對象是我，但是我對這件事情是一點也不知情，如今想把這責任全推我身上，抱歉抱歉，我可不敢答應。”　　蔣翊武等人給黎元洪嘲諷得灰溜溜的，他們當時卻是被馮國璋的炮轟嚇壞了，才會簽下這個城下之盟。但是他黎元洪，五十步別笑百步，他棄城跑到葛店，比他們還不堪，而且他對於“和議”也是默認的，更是把它當成站穩腳跟的墊腳石。　　不憤的甘績熙抬頭一瞧，卻是黎元洪笑吟吟的樣子。大家都是一副惶惶不可終日，黑煞神上臉地晦氣樣。這位已經在武昌老百姓口中成了，粗蠻的光頭胖子，膽子怯懦躲在床底下的愚夫，革命后翻臉不認人、殺人不眨眼的變臉惡魔，“篡奪”了革命勝利果實的“壞人”。此時卻是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如是頓悟一般。　　甘績熙看見黎元洪這個樣子，氣更不打一處來：“都督，豈非決議死守武昌者乎？何以逃離武昌，輕聽人言，隨便他往。”　　黎元洪在漢陽失守的那天，曾致電各獨立省，要求派兵援鄂：“元洪當督率將士，誓以死守，以維大局。”甘績熙一把戳在黎元洪痛出。　　已經心灰意冷，看開一切的黎元洪臉上青氣一閃，居然拍案而起，怒斥甘績熙：“你青年人屢次說激烈話，實屬不成事體。大家舉我為都督，就要服從，勿得任意說不道德之言。”　　所有人都說不出話來，在還不是當初他們自己給自己上的套？能怨得了誰？　　張震武抓狂的就想砸東西，他冷笑道：“好！都督，今日這局面，如何應對，還請指示！您也該聽聽外頭在喊什麼？革命后翻臉不認人、殺人不眨眼的變臉惡魔！”　　黎元洪沉默了下來，突然哈哈大笑，笑得小小三角眼裡面全是眼淚：“這場戰事早就和我沒有了關係，我今後還能有什麼作為？我還在乎這些干什麼！你們不是都盼着我倒台的這一天嗎？城下之盟的黑鍋，我現在是背定了。人已經給踩在了最底下，我還擔心什麼？現在湖北全看李大帥了，我會睜大眼睛看着，李大帥如何把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場辛亥戰事又該以何以種結果畫上句號？……我黎元洪，哪怕再過幾百年，也要盯着陰險狡詐，投機倒把！……形式比人強，你們同樣也與這場戰事沒有了什麼關係，一切的結果，只有等着看李大帥了……”　　黎元洪的一席話說出來，場中人人變色。　　三千裡外覓封侯，他們也是提着腦袋，一手一腳在武昌打出來的一片天空，一轉眼間，就已經化作一場春夢。　　剩下的，不管是贊，還是罵。誰又真正懂這個歷史的變幻莫測。　　所有人都渾身冰涼。看着黎元洪肅然朝大家一揖。踉踉蹌蹌地走了出去，在門口留下一個冬日下落寞的背影。　　耳里只聽到紅樓外，民眾正齊聲高喊：將革命進行到底！

# 第一百四十三章 為何而戰

　　時間回到武昌故事發生之前。　　清晨的陽光拖出李想長長的影子，他安靜的看着眼前集結軍隊熱鬧場面，總有一絲憂慮縈繞心頭。　　昨夜的演講，還是發揮出了一定的效果，軍隊總算走出那烏雲蓋頂的頹廢喪氣。但是，看着眼前令行禁止的革命軍，李想總覺得他們的精氣神上欠缺了一點什麼？　　他的背後突然響起了腳步聲，聽到這波斯貓般輕靈，節奏優雅的馬靴聲音，就知道是湯約宛。　　他頭也不回，淡淡的問道：“還有什麼事？”　　湯約宛朝着他的背影有點置氣的行了個一絲不苟的軍禮，道：“剛剛接到消息，南京光復！”　　“南京光復？”李想低聲的重複一句，猛然意識到消息的含義，旋風似的轉過身，出手如電奪過湯約宛手上的一張薄紙片，湊在眼前反覆看來好幾遍，突然放聲大笑，足足的癲狂瘋笑了兩分鐘。　　“運來天地皆同力！賊老天開眼了！哈……南京光復的消息，足以把革命軍失去的精氣神全找回來。此戰，必勝！”　　湯約宛秀眉輕佻，“是要把着消息傳下去嗎？”　　“當然，”曾高突然出現，淡淡一笑：“再激一激士氣，不也更好。”　　最後一絲憂慮掃除，冬日的陽光顯得異常明媚。李想努力想要壓制輕浮的得意忘形，裝得城府深沉的樣子，嘴角卻不可控制的輕揚。這個搞笑的樣子，看得湯約宛和曾高直翻白眼。　　“明碼發電，告知全國，呼籲湖北全體軍民，為了共和，為了民主，為了自由，將革命進行到底，打倒北洋軍！”李想聲音里的顫音，再次出賣他裝出的城府。　　曾高站在他身後，一向樂天無所謂他的臉色難得的多了一分踟躇：“大帥，一定要發么？”　　李想點點頭，雖然得意忘形，但不會影響腦子的運轉，知道自己在干什麼，道：“不發乾嘛？我們這樣拚命，就是希望大傢伙兒跟着咱們一塊兒拚命的，就是告訴北洋軍咱們不認輸，就是告訴天下咱們不認輸。把這和南京光復的消息一起發出去，目的就達到了。”　　“可是……”　　李想無所謂的揮揮手，他自然知道曾高為什麼踟躇，為什麼可是。“無非是個泄密罷了，也不是此次戰役的什麼核心機密，無非是戰前給咱們的敵人提個醒，告訴他們咱們要開戰了，全當是對敵宣戰得了……”他嗤的一聲冷笑，“也許段祺瑞會有所警覺，但是絕不會把咱們當回事兒，咱們可不是什麼大人物。”　　曾高道：“謹慎一些總好啊。”　　“安啦，”李想轉身過來，拍拍手下重將曾高的肩膀：“能喚起千萬民心士氣，這可不是我們想要就有的機會啊……咱們還是干咱們的！只把這潭死水攪個天翻地覆，把這暗黑的天換個顏色，把這一戰打個驚天動地，讓所有人都記住我們，讓歷史也記住我們，讓這個民族記住我們，看誰還會把我們當成小人物！有我們在，看誰還敢說我們的國家是老大中國，看誰還敢說我們的民族說東亞病夫。老高啊，我們的路還很長，我們國家民族的劫難還有許多……”　　真是的，李大帥為什麼總是喜歡說讓人感動的話，曾高的眼角有些不爭氣的濕潤了。　　“瞧瞧，大帥又在耍寶啦！”　　隨着一個整頓軍伍的小排長的呼聲，大家都好奇的抬起了腦袋，這也是軍中的一大奇景。就看到李想發出周星星式的淫笑，足足有兩分鐘之久。　　接着就有傳令兵出來，高喊：南京光復！　　先聽到的官兵跟着出了歡呼的聲音，轉眼這歡呼的聲音就連成了一片，激動的比剛剛李想的癲狂更是不堪。　　得更多的人聽到了這個令人熱血沸騰的消息，就連在整頓軍伍的軍官們也轉過了視線。歡呼聲音越來越大。官兵們丟下了手裡的活兒，停下整頓軍伍，全都激動的歡呼。整個山谷陷入瘋狂的海洋。　　就是這種精神！　　李想激動的心情卻在萬眾歡呼中平靜了。　　這正是冬天難得的好天氣，陽光明媚溫暖，江南地天空澄明如鏡。因北洋軍籠罩湖北軍民頭上的陰雲，隨之一呼而煙消雲散。　　六朝古都，南京光復！　　歡呼聲接地連天，革命軍上下如痴如狂，大檐帽也給拋了起來，在晴朗的青天白日之下起起落落。　　從軍官到士兵，不管不顧的朝着李想所在地，瘋一般地吶喊。　　如果說大家還有些為今日的集結提心吊膽地話，聽到南京光復的消息才徹底放下心來。　　六朝古都，南京光復！滿清韃子的末日就要到了！革命軍沒有敗！袁世凱又還能囂張到幾時？革命黨人怎能在滿清養的一條狗面前屈服？給清狗袁世凱磕頭，不嫌掉份？　　自從清狗袁世凱指揮天殺的北洋狗馮國璋佔領漢口，南方革命軍有多久沒有這樣的揚眉吐氣，激動人心的捷報了？就在革命軍萬馬齊暗的時候，聽說武昌都在談城下之盟了，那時候他們的心都在滴血，心中鬱悶的只想悲歌而哭！雖然來得南京光復的消息，南京離着他們好幾千里，但是正如李大帥昨夜的演講：你們都是最優秀的軍人！都是最堅定的革命者！在總督府，在劉家廟，在三道橋，在漢水之濱，哪怕血流幹了，我們也沒有向任何敵人低過頭，包括橫行中國半個世紀的洋人！眼前的小小北洋軍又算什麼！我們是革命軍，保國保家，救國救民！我們肩負民族的希望……你們的勇敢是我這一生的驕傲！漢口的失敗只是暫時的，現在我們敵人仍然破壞着我們的家園！我們的理想，我們的使命，我們的榮光，依然在等待着我們去戰鬥！　　想當初，武昌求和，還是李大帥不認輸，帶領着他們將革命進行到底！　　南京光復，無疑更是堅定了革命軍對李大帥的決定！經過這件事，他們不會再對李大帥任何命令有所懷疑！　　曾高看着底下這如怒潮澎湃一般的場景，聽着起了浪頭的吼聲，不知道怎麼的，眼睛一下又熱了起來，他強自按捺了一下心頭情緒，笑道：“大帥。我當真想不到，軍心士氣會因為南京光復如此沸騰！”　　李想看着眼前景象，一時微微有點失神。聽見曾高的話語，才緩緩點頭：“沉默而麻木的中華民族，終於開始覺醒！這是一個民族的氣魄，是用我們革命軍人的熱血澆鑄的新民族之魂！這代表着歷史的大勢所趨，中國的革命風潮必定會因此再掀新高！”　　這新民族之魂，大勢時運，卻是如李想所說，乃革命軍人的熱血澆鑄，也同時是李想頂在無限的壓力前面，一路血汗，即使在最絕望的時候，依然偏執的帶領他們將革命進行到底，近乎是逆天也似奪回來的。　　運來天地皆同力。李大帥就這樣把運掌握在手中。　　曾高微笑道：“大帥一句話，就能讓上萬虎賁拚死向前。軍心如此，似乎也該去表示一下。”　　李想哈哈大笑，誇言忽悠人的本事他還是很自信的。“推波助瀾，可是我的拿手好戲。此時再不說幾句，會讓戰士們失望的。”　　李想邊說已經笑着走下歡呼的海洋，底下的呼聲更是震耳欲聾。看着李想走過來，底下歡呼聲更高，放眼過去，不少人已經是熱淚盈眶。李想下意識的回頭一看，只看見青天白日之下，呼嘯寒風當中，由他般抄自後世的五星紅旗迎風招展，如血的赤色刺痛了雙眼。　　他是一個穿越客，來自百年後的中國。曾經一群同學，半夜三更跑到天安門，就為看國旗班的升旗儀式。每逢國慶日，家家戶戶門口，每條街道的路口，飄揚的鮮艷的五星紅旗。六十年國慶大典，在天安門廣場盛大的閱兵典禮，北京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老百姓，揮舞着國旗迎接閱兵的國慶典禮，全國的人民守在電視機前，分享着盛世強國的榮譽，面對五星紅旗，無數人灑下熱淚。　　但是他回到的一百年前，面對的是一個丟失了魂兒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國旗的祖國。　　還記得第一走在百年前漢口的街頭，一群洋學堂的學生慷慨激昂的在街頭演講，遊行，請願，但是百姓沉默而麻木，官員驕橫而顓頊，一切彷彿都停滯在幾百年前，不曾因此而變動。幾個碼頭開通了，買了洋槍，買了兵船，買了機器。但是國家和近代民族的概念，除了幾個請願的學生，幾個造反的革命黨人，似乎沒有在這一潭死水當中激起半點波瀾。　　什麼時候，這些沉默的國人，開始關心國事，也會為了一場勝仗這樣歡呼激動，也會為了一個理想而拚命效死？李想的眼睛有點熱。　　恍然間，曾高似乎又回到武昌，舉義當晚，漆黑的夜雨當中，這個民族之魂開始覺醒。夜空深處泛起衝天的火光，硝煙一夜不散。李想率先帶着人沖向八鎮司令部。他硬是帶着缺少領導，因為一個流言倉促舉義的新軍，硬是殺出一條出路，完成同盟會多次舉義未成的奇迹。　　這，是氣運使然？　　這天下大勢，民族氣運，真地就這樣被他翻動，被他掌握？　　他是怎樣抓到氣運的？怎麼就在武昌舉義當晚擔起沒人能擔架的重擔？　　曾高恍惚有些明白，更多的還是理不清楚。他當然不清楚，李想可是穿越客，他知道歷史的，他知道潮流氣運所趨！　　李想特法西斯的舉起右手。　　歡呼聲戛然而止，所有人都莫名其妙的看着李想這個時代太為鬼馬的舉動。　　李想扯開嗓門用盡平生氣力大喊：“今天，我們站在這裏！站在民族的土地上！這塊我們祖先用鮮血和尊嚴澆灌的土地上！我們不是牛馬，我們是人！是從來沒有屈服過的，有着五千年歷史的華夏民族！今日一戰，我們是為那些奴役我們的人滾出我們的土地而戰！我們是為解放這個國家而戰！我們是為我們的祖先五千年的榮耀而戰！我們是為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夠驕傲地宣傳：我們是從來不屈服的華夏民族而戰！”　　不知道是誰先喊了起來，接着雜亂的呼聲就自的變成了一個聲音。震天動地，彷彿天下都能被掀動。　　“李大帥！……”　　大軍向著孝昌地區奔去。　　原來孝昌至安陸的官道內，現在全是亂鬨哄的人流。一群群衣衫襤褸，滿面焦黑的難民們帶着他們可憐的家當，從北洋軍佔領區逃難而出。他們趕着正在度冬，瘦骨嶙峋的耕牛，推着小車，扶着老人，背着孩子。麻木的朝前走着。有些人渾身是血，有的人還抱着已經沒了氣息的屍體。不斷的朝裏面涌。　　李想親自任命的安陸縣長黃光中正滿頭大汗的側身其中，帶領剛剛組建的民兵，井井有條的指揮接應，路上不斷湧來的難民們。安陸的民兵們同樣滿面凄惶，在人流兩邊呼喚着自己親屬的名字。當找到一個倖存的，就抱頭痛哭。一路上全是哭喊和哀嚎的聲音。　　李想有些不敢相信，北洋軍的破壞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湖北已經變成了這個樣子？　　當李想帶着革命軍出現在難民潮流之中的時候，人群發出了更大的喧嘩聲音，看到這些青色西式軍裝，頭戴大檐帽的軍人，似乎看到了救星。　　看着這離亂的場面，看着這地獄般的場景。馬上的李想精神恍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死死的抓着韁繩，勒得手指發白，默不作聲的驅馬走着。　　身後的革命軍戰士全都沉默如金，鋼牙都要咬碎了。心從沒有這樣沉重過，從沒有如此清晰的感受責任的重量。肩負民族的希望，不再是一句歌詞，不再是李大帥激勵他們的一句空話，是眼前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　　在原野上，還有一眼望不到頭的人流在朝這裏涌動，涌動。寒風掠過，李想渾身冰冷。穿越以來，最清楚的一次，感受歷史的責任！這個民族的苦難，任他鐵石心腸，也不忍多看！　　有人認出馬上沉默的年輕將軍，正是活捉張錫元的李大帥。哇的一聲大哭，突然跑到李想馬前撲倒。　　“李大帥！活我！活我鄂省民眾！”　　人們紛紛的拜了下來。成千上萬的人蜷縮在那裡，看到馬上沉穩如山的身影，就像看到天降的救星，這些人的眼淚，流得更加的洶湧，帶着哭腔的呼聲感天動地。　　黃光中已經跑了過來，他聲音就像在李想的耳邊響起：“北洋軍及南來約三萬大軍，馮國璋焚了孝感和漢口，段祺瑞第二軍駐守孝感，四處搶掠糧草，強徵壯丁，北洋軍就像蝗蟲般所過之處頓成災區，迫得沿途的民眾紛紛逃離北洋軍佔領區，我這緊靠孝感和孝昌，兩城民眾流入，令我如今的負擔百上加斤。”　　李想臉色慘白。只是用力的握緊了拳頭。“很快就會結束的。”　　“很快是多久？”　　李想猛的大喝了出來：“就是今天！我會讓北洋畜牲雪債血償！”　　夜色降臨，白天天氣晴朗，初冬的夜晚也露出一絲罕見的月色，明凈清冷的月光照着京漢鐵路兩邊屬於大別山余脈的荒山野嶺。　　一塊大石頭後面的露出李想做賊似的腦袋，正拿着望遠鏡，正看着屬於孝昌站西側的花西踞點，四周安靜的沒有人氣，只聽見山頭寒風嗚嗚的鬼叫。　　孝昌地區緊挨着段祺瑞的北洋第二軍駐地孝感，在孝感以北，在此時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與北洋軍的爭奪相當激烈，北洋軍對此地區重要據點均以強兵駐守。　　特別是大悟城外，李店一戰，北洋軍南下首次受挫，同時使馮國璋必勝的信心遭受挫折。原本根據多年作戰的經驗，他自信北洋軍炮火遠勝匪軍，陣地進攻戰優勢炮火必幫大忙，在大悟一戰，也證明了他這個推測；再者北洋軍以久練之師，對匪軍初建之旅，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而在楊寨、李店外圍戰場一戰，也卻是看出匪軍迎戰顯出有些稚嫩，但是匪軍誓死反抗的決心完全出乎他的預料。在李店白刃戰中，那些北洋老兵都談起色變。盤據在李店的李想匪軍已經成為初入湖北的馮國璋眼中刺，恨不能拔之而後快。曾計劃，由第六鎮李純部進楊寨，佔領李店，控制整個鐵路線，司機進攻廣水，想要一舉徹底消滅李想這一支戰鬥意志頑強的匪軍。不過卻被坐鎮信陽的袁世凱壓下，李想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子，還不值得袁世凱關注，他的眼裡只看到黃興和黎元洪，他要得到的是漢口，根本不願意在李想這樣的小人物身上浪費時間。袁世凱更是拍電，干預馮國璋指揮，令其不要與李想糾纏，拿下陽夏才是正事。　　馮國璋看得起李想，卻拗不過袁世凱的命令。馮國璋繼續南下，卻派重兵把守後路，在武勝關、大悟縣、孝昌縣等地區，在原有的鐵路兵站的基礎之上，又建立了許多新的據點，對李想的交通破襲戰構成了很大威脅。　　李想依照總參的作戰計劃，率先帶着騎兵團向孝昌方向出集結。就在出發之前，他接到一條撼驚天下的消息：南京光復！他足足大笑了兩分鐘。　　運來天地皆同力！　　他把這條消息宣布之後，整個山谷都歡呼所震撼。他拍出明碼電報，向全國喊出口號，湖北革命軍誓死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湖北被北洋軍打擊消沉的民心士氣，在這一瞬間重被點燃。　　此時，還有更多好事在武昌上演，卻不是李想所能預料的。　　此時，他正苦哈哈的在這慌郊野外事布置作戰任務，準備和北洋軍死磕呢。

# 第一百四十四章 目的

　　漢口。　　冬日清晨的陽光，照着這個一半是天堂，一半是地獄的城市。　　這中國內陸的第一大開放口岸，號稱東方拉斯維加絲的城市最繁華的商業大街，循禮門以東的歆生街，兩邊的一排未捲入漢口大火還完好的店鋪門都緊鎖着，在屋檐下擠滿了衣衫爛縷，篷頭垢面，瘦瘦的在寒風當中發抖的流民。冬日灑下三寸的陽光，不能給他們增添一丁點的溫暖。路邊的凍死骨，每天都在增加。　　自革命軍漢口兵敗以後，漢口遭受了自太平天國時期也未有過的慘烈兵亂。佔領者北洋軍繼承了他們滿清主子的野蠻殘忍，頭痛革命軍的負隅玩抗，便舉火焚城！從循禮門到玉帶門，漢口華界最繁華的十里洋場付之一炬，剩下瓦礫遍地。　　在戰火中苟活的亂世之人，還有一點點能力的，掙扎着想辦法度過這個寒冷的冬天，迸發出這個民族一貫傳承的堅忍和頑強。自五千年歷史中，無論在如何艱難的歷史時期，這個民族都能頑強的把文明傳承下去。　　一家家、一窩窩在殘垣瓦礫之間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他們竟開始嘗試在廢墟之上重建家園。但是北洋軍猶在，這樣摧毀他們家園的禽獸能讓他們順利的重建家園？　　本來漢口左近，就滿大街都是北洋的大兵在橫衝直撞。末世氣象，小老百姓的日子本來就艱難，還架得兵火交加的，北洋軍燒殺完了，還要從他們飯碗裏面望外奪食。　　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呢？他們已經不敢奢望，革命黨人宣揚的美好未來。他們今天的生活，如是地獄！　　陽光冷冷清清的，街上也冷冷清清的。要死不活的流民再多也撐不起城市的繁華熱鬧，而進駐的北洋軍只會給城市帶來破壞。扛着毛瑟快槍的北洋軍在漢口大街小巷出沒，身後總會留下雞飛狗跳，凄慘哭罵的聲音，而他們總是大包小包的滿載而歸。　　屋檐下，一個老者席地而座，他花白的鬍子糾結成亂遭遭的一團，破棉襖爆開一團團棉花，枯瘦的雙手，巍巍顫顫的拉着胡琴。琴聲凄涼的如此刻的寒冬，牙齒漏風的嘴裏傳出來的是有一句沒一句的小調兒，蒼涼哀傷。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壺濁灑盡余歡，今宵別夢寒。　　似乎只有着蒼涼哀怨的曲調才可表現老者此時的心情。　　這首歌，自劉園公演之後，如隨風細雨，一夜之間，傳遍街頭巷尾，溫潤着整個漢口受傷的人心。　　有幾個北洋兵路過，聽到這個蒼涼的曲律也停下腳步。　　“說起來，已經是冬天了啊，還有一個多月就過年啦……”　　“你媽個粗蛋！也想家了？還是想你家的媳婦了？”　　“當兵之後，一年難得回家一趟，能不想家？”　　“切，你口袋朝天，輸得精光光，連給媳婦賣一根紅頭繩也沒錢，還有臉回家？”　　“他媽的！明兒瞞着哨官，咱們下鄉轉轉，找點外餉……”　　“也是，漢口能瓜的已經瓜乾淨……撈一筆，好回家過年！”　　“是啊，好想家！”　　北洋兵的議論的聲音，有一聲沒一聲地，在冬日陽光下隨着蒼涼的曲調一起飄蕩。想家，沒有任何的理由。　　“聽！什麼聲音？”　　正聽着老頭子唱着蒼涼曲調，閑談着千里之外的家的思念，突然就聽見江對岸的武昌，發出爆裂一般的呼喊聲。安靜消沉了幾天的武昌，突然像是熱鬧起來。最初隨着風聲跨江而來，隱隱約約的呼喊聲音有些嘈雜，混成一團，可是轉眼之間，這呼喊聲音就越來越高，直到清晰的可以聽到對岸的歡呼浪潮！　　“咦？武昌匪黨在發什麼瘋？欠抽了？還沒有被打怕？”　　“洋大人中間擔保簽下的停戰協議，他們也膽敢撕毀？”　　“哼！匪黨有這樣的膽量，也不會求和了！”　　這一隊北洋兵的一個小頭目罵罵咧咧，大步的就朝長江邊走，身後的弟兄也嗡的一聲跟上。　　在江邊，小軍官就是跳腳：“他奶奶的，匪黨到底是發什麼瘋？將革命進行到底？他們真是不要命的瘋子！”　　“將革命進行到底！”全武昌軍民齊聲吶喊，大浪滔天的長江也在這怒吼聲下沉寂，一聲又一聲的怒吼，乘風破浪，狠狠的激蕩在漢口城。　　所有北洋軍士兵都張大了嘴獃獃的看着，聽着，實在不敢相信匪黨突然爆發的自信。就是昨天，武昌都還是死氣沉沉，認命似的簽下城下之盟。　　歡呼聲直上半空。可以看到武昌古老的城牆上人影憧憧。正座武昌城，都是人在瘋狂的呼喊。歡呼地聲音響作一片，最後匯聚成一個聲音。　　將革命進行到底！　　那小軍官還在愣。底下幾個老兵已經吼了起來：“大人，咱們快去警戒！要是匪黨過江，給他們從這裏登陸，咱們都得掉腦袋！”　　這下那外委軍官也反應了過來。大聲下令。　　一幫人亂鬨哄的擁回陣地。不少弟兄也是有志一同。趁火打劫，再在漢口刮地三尺，撈最後一筆。　　他們已經無心再戰。　　匪黨的瘋狂他們是領教過了，從李店，一直到三道橋，都是少不了白刃碰撞，真是心有餘悸。他們南下是打着陞官發財的盤算，這樣的死戰，一回兩回還支撐得住，如今看着武昌軍民煥發這可怕的瘋狂，為袁大人效死的這個堅定信念，在他們心裏也開始動搖，一路苦戰的疲憊使他們對這一戰開始厭倦。　　還有年關將近，北洋將士多少北方人，轉戰千里，難免思念家門。　　此刻，北洋軍的軍心士氣早不復初入漢口之時！　　北洋軍無死戰之心，只想，等着武昌匪黨打過江來，被趕出漢口，那毛也撈不着一根了。還不趁着這個武昌匪黨沒有打過來的機會來一票？軍官吼着警戒，誰不趁此再刮一層地皮，撈點實惠？此時誰還落後，誰是傻子。　　一幫人才逼近在漢口大火中保存完好的大宅子，這些都是漢口有錢有勢的地方豪門，和北洋上層多少有些牽連，他們以前可不敢碰這些主，現在人要走了，可不管這麼多。正摩拳擦掌的準備動手。一顆黑乎乎的香瓜手雷劃過一到弧線砸了過來，有人抬頭，眯着眼睛看陽光下劃過的漂亮弧線，嘭！手雷爆炸的彈片飛濺，街上亂撞的人群，不分軍民，頓時就打倒了一片，多數沒有死，在地上痛苦的呻吟。　　混亂中河南腔狂吼，“是漢口匪黨餘孽！”　　自從北洋軍進駐漢口以來，金兆龍由原來漢口地頭蛇哥老會為班底組建的中統，成為漢口最大的一個反北洋軍組織。以繁雜的花樣，給北洋軍製造着巨多的麻煩。已經是北洋軍在漢口難以安枕的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這樣混亂的好機會，他們怎麼會不來湊個熱鬧？　　現場本來就混亂，還架得住再炸兩顆手雷？　　身陷狂亂漩渦當中地那些漢口百姓已經昏了頭腦，剛剛過去的兵災還沒有消退，他們緊張的神經早已經不堪重負。此時亂起，不知道該逃向哪裡去？沒頭蒼蠅似的，更添混亂。湖北還有這個漢口到底造了什麼孽，就是沒有安生的時候兒？　　帶隊地小軍官剛才沖在前面，胳膊上被彈片刮傷，趴在地上正哭爹喊娘。幾個士兵拖他下來：“大人，匪黨在暗處朝咱們動手，怎麼辦？”　　那小軍官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全給老子捆起來，一個也別放過！找不出兇手，一個也別想走！老子還要為自己胳膊報仇！他乃乃的，匪黨就在他們之中！”　　這些惡狗，立刻就撲上去，踹倒幾個沒頭蒼蠅似的瞎跑的老百姓，橫七豎八的捆了起來。就這時，聽見背後蹄聲如雷，大群大群的人涌了過來。當先一人，竟然是第六鎮統制李純！　　這一大群人過來，立刻把混亂的局面控制起來。　　親兵們簇擁保護的李純，在馬上臉色鐵青。　　剛剛簽訂的停戰協議，武昌就出現這樣場面，甚至把亂勢引發到了漢口。公使館被火焚，還有槍擊事件生。袁世凱總理國事，全權負責湖北戰事，正在力求南北和議，連唾手可得的武昌都暫時撂開手了。架得住武昌又突然出這種大亂子？　　李純鐵青着臉下馬，馬鞭指點這些放倒地上的老百姓，狠狠的道：“都帶回去！聚眾鬧事，絕不輕饒。”他猛的轉過身，凶神惡煞的盯着這麼畏縮的老百姓，“全城戒嚴，都給老子安分一點，不然送你們去吃牢飯！”　　老百姓依舊沉默，卻是沉默如山的壓抑，與往常的麻木總感覺有些異樣。李純對着他們發了一通狠，也就沖淡了心神不寧的異樣感覺，跨馬而去。　　漢口的街道，慢慢的又恢復當初的冷冷清清，只是偶爾還能聽到武昌遙遙傳過來的歡呼。　　街頭不時有馬隊經過，馬隊上面的騎士身着新式軍裝，腦後卻拖着根不搭調的長辮，趾高氣昂。馬蹄的鑾鈴響過，那些漢口百姓都跌跌撞撞的走避。誰都知道，這是北洋軍信使急腳，往來傳遞消息的。給他們的馬踏死了，那就是白饒！　　幾匹健馬風也似的在街市上面掠過，北洋軍騎士騎在馬上得意洋洋的看着那些朝鮮百姓畏如蛇蠍的模樣兒。　　健馬飛馳，馬上那北洋兵狠狠吐了一口吐沫，被風一卷，又落回了臉上。連忙手忙腳亂的去揩，心裏罵得更加狠了：“狗雜碎！”　　也有人陰陰的看着跑馬的北洋兵過去，然後狠狠的罵一句：“清狗！”　　這種景象，幾乎在漢口街頭隨處可見。　　“大人，朝廷電諭！”那北洋騎士，立在涼亭之外。恭恭敬敬的將黃封電諭匣子遞上。　　聽到這個回報聲音，在漢口北洋第一軍行轅劉氏花園的兩個對弈地人身子都是一抖。馮國璋穿着夾衣夾褲，一身便裝，他拿起棋子兒重重一拍：“將軍！看你還有什麼招兒？”說著就漫不經心的去拿黃布包着的電諭匣子。　　坐在他對面的正是從段祺瑞那裡過來的靳雲鵬，比不得馮國璋可以隨便。他身上行裝穿得整整齊齊的，只是沒戴頂子。一副雲淡風清，安之若素，聽着電諭來到，連頭也沒抬一下，只是眼角一動。　　他靜靜的等候了半晌。就聽見馮國璋一聲嘆息，有些鬱悶的道：“武昌的匪黨已經人數寥寥，北洋軍大小船隻齊集江邊，只要一聲令下，武昌即時可以攻陷。袁大人為何總是猶豫，有什麼好談的，打就是了。”　　聽到這裏，靳雲鵬再也裝不了鎮定，一下站起，又強忍着緩緩坐下：“大人，這是……”　　馮國璋拍着大腿，鬱悶的將電文遞給靳雲鵬：“朝廷申飭我的電諭！說我行事操切孟浪，讓我停止攻擊。先記大過二次，革職留任。不許加級記錄抵消……這隻是開頭兒，電諭裏面還捎了段祺瑞一筆。說朝廷有旨，派段祺瑞署理湖廣總督。段祺瑞未上任之前，我協助管帶漢口第一軍，做撤離北歸的準備！這一筆捎得我好！雲鵬，段祺瑞不知道在我背後使了什麼手段？”　　靳雲鵬手微微抖，接過了電文。終於等到了這個好消息了！　　他已經和段祺瑞精竭慮，想法子對付馮國璋了。未曾想到，這樣輕易就達到目的。更要得意於，他們對袁世凱心思的琢磨。　　當時，直接指揮北洋軍的馮國璋，傾向於繼續和革命軍作戰，而段祺瑞則主張和談。袁世凱利用二人表示不同主張，以淆惑視聽，使清廷和革命黨人都不疑其操縱。他在馮國璋攻陷漢陽的第二天，派段祺瑞南下署理湖廣總督。　　連下漢口、漢陽之後，馮國璋憑勇乘勝，很想（而且完全有能力）把武昌順勢端掉。馮爺的积極主動，使得在北京的袁世凱急火攻心，心裏那個氣，不得不親自打電話阻止這位不識時務的部下，讓他停止進攻。阻止之後，又不好明說為什麼。　　馮國璋呢，一萬個想不明白�D�D武昌的革命軍已經人數寥寥，清軍大小船隻齊集江邊，只要一聲令下，武昌即時可以攻陷。於是，他三番五次發電報給袁世凱，讓他下達總攻命令。　　如果他繼續這樣，倒霉的日子還在後頭呢！　　馮國璋只懂得他三番五次發電報給袁世凱，讓他下達總攻命令。袁世凱一時不話兒，他也一時只有看着。　　他袁世凱還在想着中國大局不要再生變！安安心心的把和議談下去，中國的命運就落的掌中。　　幫袁世凱做到這些，他的前途自然無量，更何況他還和段祺瑞有着一層關係。　　現在可好。終於有辦法，有着尚方寶劍可以收拾那個馮國璋這傢伙了！替袁世凱除了一塊心病。　　電諭上面地碼子和後面恭楷翻譯出來的漢字。一時間，就如一個個小黑點一樣在他眼前晃動。什麼也看不清楚。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心裏面反覆念叨：“遇到大事要有靜氣，靳雲鵬，你太得意忘形了！”　　念叨兩遍，手才不抖了。微笑着將電文還給還得意洋洋的馮國璋。　　他當然知道馮國璋的失落，此時也是來勸他贊成和議，所以還是安慰道：“漢口焚殺之案，喧騰報紙，大樹居然為叢怨所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吾不能不為大樹危也。迨日前與馬統制錦門，遇於京漢車中，始悉大樹之冤。春曾一再登報，為之剖白，聊答平生知遇之雅。惟大樹數年悒悒，一旦當革命鋒鏑之沖，乃慨然欲犧牲生命，挽此狂瀾，可謂壯矣。”　　馮國璋又猛的一拍大腿，哈哈大笑：“好哇！人生得一知己足以。”　　馮國璋的笑聲還是有些落寞，走來走去，也是氣苦了。“雲鵬，你又如何看待和議？”　　靳雲鵬只是恭謹的彎腰微笑：“大人，這個事情，南北終於決裂，勢必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目前雖有和意，然政體解決，目的不同，分道而馳，各宗一說，排解之術，尚待研究……”　　馮國璋也從鬱悶當中稍稍地冷靜了下來一些，笑道：“雲鵬，余於共和，素所贊成，余於大總統一席，則不能無猶夷，竊揆北軍之趨向，必不甘聽命於南政府耳。”　　靳雲鵬笑道：“君之所慮，吾亦云然。吾輩所當研究之問題，正在此耳。以當代中國人材而論，新學界不乏堅卓環奇之士，然能操縱一切，有軍事上、政治上之經驗，威望素著，兼得外交上之信用者，無項城若。”　　馮國璋微笑：“北軍之主動在袁大人，北軍將士之感情亦在袁大人。倘南軍果能贊成推袁大人之舉，則最後之問題，某雖不敏，尚可以利害陳說北洋當道，從此迎刃而解，亦未可知。但保護滿清皇室，及恢復各省秩序之條約，似不可不預行議訂……”　　兩人對視一眼，只是會心微笑。　　靳雲鵬亦承諾道：“吾等所籌之計畫，果能如願，匪特中國可保，皇室克存，即項城與北軍諸將士之生命名譽，亦不至有所喪失，所謂一舉而三善備焉。但入手之策，須以國利民福為前提，遊說於兩方面，必可得當。且南軍已改變其最初方針，主張人道主義，注重政治革命，倘清帝能效法堯舜，宣布共和，則優待皇室，自是應有之義。今吾試立一假定議和條件，以質二君。（1）保存皇室之尊榮。（2）組織共和政體，公舉袁項城為臨時總統。（3）優待戰時之將士。（4）恢復各省之秩序。以此四條為標準，然後共謀進行，無所顧慮，誓非達此目的不止。”　　“好！”

# 第一百四十五章 下場

　　“好！”　　馮國璋也是知道靳雲鵬和大公子袁克定的關係，並不是如表面一樣對袁世凱心思一點不懂。如今就是讓他遞個話，他老馮還是很聽話的。何況和議大戲，總要有人唱白臉，有人唱黑臉不是。　　馮國璋好字剛出口，第六鎮統制李純便風風火火的闖進園子。花園之內小牛皮的靴聲踩得琅琅響。就看見一個新式軍裝的統制軍官急匆匆的大步從迴廊處一路走來，轉進花園的小徑。沿途的侍衛下人都恭謹的向他行禮。那軍官卻視若未見的一路疾行。後來幾乎都變成了小跑。轉眼他就撞進涼亭，一個大禮參拜下去，大聲道：“參見軍統大人！”　　雖說高腰軍靴踩得地面咚咚做響，一身皆是新式軍裝，看起來氣象贊新的北洋新軍，見了上官還是行的封建老朽的參拜大禮，這種有辱人格的禮儀。　　一時馮國璋和靳雲鵬齊齊朝他看去。　　馮國璋還未有表示，李純已經的焦急的大聲道：“南京失守！天下震動！武昌的匪黨士氣死灰復燃，正舉城嚷嚷着要將革命進行到底！躲在安陸的李想，也跳出來搗亂，四處拍電，扇風點火！”　　涼亭內，馮國璋正和靳雲鵬談得入巷，聽到李純的吼聲頓時就是一震。手中拿着悠閑敲着棋盤的棋子一下落地。他急急的站起身子：“什麼？你再說一次？南京失守？南京天下雄城，怎麼就失守了？”　　南京，虎踞龍盤，九朝古都，為當年諸葛亮所嘆：“鐘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　　這一勝地，東南的太湖平原、錢塘江流域乃資源豐富的大糧倉。環顧周遭，皆大富之地，據此可富甲一方。沿江上溯，九江、武漢盡可控遏；沿流而下，又直抵上海。秦淮河與太湖水系，八達四通，更使這一重鎮的軍事幅射力顯得更強。　　從地勢上觀察，南京北高南低，四周環山，城牆堅厚，易守難攻。城西，秦淮河入江，江邊多山磯；西南往東北，石頭山、馬鞍山、盧龍山、幕府山逶迤；東北面，寧鎮山脈的鐘山聳峙；正北，富貴山、雞籠山、霞舟山固踞；南邊，長命州、張公洲、白鷺洲形成了夾江，山屏水蔽，拱衛古都。　　南京，地連三楚，勢控兩江。群山屏圍，長江襟帶。如此東南重鎮，連江帶湖，控遏鄂、贛、皖、蘇動脈，又有長江天塹之險。　　更特別的是，明朝朱元璋定都於此，故而南京對於漢族人民的政治符號意義，影響非常關鍵。　　如此堅城古都，竟然一朝落入革命軍之手，甭說是清廷，連袁世凱都會感到十分震驚了，何況他馮國璋？　　馮國璋統軍多年，氣度沉雄，城府深沉。眼神更是深邃難言。平日里定然都是一副雍容的氣度。這個時候卻變了容色。顯得急切萬分。　　李純苦笑搖頭：“張勳一日能守一座孤城到今天，已經是難得了。大人又不是不知道，袁大人總管湖北戰事，南京的事情不該袁大人管，袁大人也不想管……這樣的內有匪黨，軍心不穩，外無援軍，處境如此艱難，能守得下去就怪了……不管怎麼說，這已經發生了。”　　有些話李純藏在心裏，當著馮國璋不好說出來，更何況還有一個靳雲鵬。　　湖北的戰事就是袁世凱縱容的結果，以為出山的憑據。留待湖北匪黨蓬勃發展，只要匪黨掀起的亂局擴大到清廷無能為力的時候，清廷只有再次請袁世凱出山。當初袁世凱還在彰德，就囑咐馮國璋看風色行事，湖北匪黨果然捲起風潮，一發不可收拾，蔭昌這個活寶手忙腳亂，清廷惶急，終於請出彰德養望的袁世凱。袁世凱組織內閣，終於向湖北發起猛攻，一切也都順利，以大炮逼迫黎元洪簽下停戰協議。這一切，袁世凱當真是步步都算計到了。　　但是卻沒想到南方革命風潮卻是如此洶湧！居然在失去漢口之後，一鼓作氣的攻下天下雄城南京！根據自己得到的情報，前段時間沉寂的李想，居然又活躍起來，似乎還凝聚了前些時間段低迷的湖北軍心民心！整個武昌，正響應着他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連黎元洪也不可阻止，灰溜溜的下野。　　這個李想，可不是什麼善茬。前些日子，在李店一戰，他可是記憶猶新。李想的膽大包天，更是敢在漢口炮轟洋人五國聯合艦隊，滅了漢口東洋租界一千五百小鬼子！這件國際糾紛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了結，但也堅定洋人對袁世凱的支持。就是這個人，利用南京失守，把整個湖北的局勢顛倒。　　現在袁世凱的安排看來是全部落空，南京失守，李想扇風點火，南方匪黨的氣焰狂漲。南方已經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呼聲！南京失守而來引起的這麼大風波，南北和議已經無法完成。　　未來還有誰能掌控，即使袁世凱也難以算計吧。　　聽着李純將他打聽到的情況娓娓道來。馮國璋沉思着又坐下，又不忘看一眼同樣驚得目瞪口呆的靳雲鵬，轉瞬之間他已經平復了心神。靳雲鵬立刻意識到失態，咳嗽一聲，又恢復悠然端座。　　靳雲鵬看是有意無意的問道：“那個李想到底是何許人？他在湖北很有聲望？武昌城正在北洋大炮射程威脅之內，怎麼還敢吼出那麼大逆不道的話兒？黎元洪怎麼就下野了？”　　李純苦笑攤手：“靳大人，李想就是那個炮轟洋人的二百五。匪黨其實和捻軍一樣的瘋狂，他們什麼不敢做？武昌城的軍民全都瘋了，您可以去江邊聽聽，全是潮水般的狂呼喊叫。大勢如此，黎元洪這隻老狐狸已經撒手。雖說是大勢如此，他也是自願下的野。”　　“李想！”靳雲鵬想起來了，這個人名，當初聽過就忘了。李想竟然對局勢有這樣大的影響力，始料不及。　　馮國璋敲着棋子，低頭沉吟不語。半晌才鄭重的道：“李想雖然不可能真的威脅到北洋軍的安危，但是也是個麻煩。他們要是存了寧可玉碎，不願瓦全的心思，和議就沒有希望了。咱們現在要鎮之以靜……先不要自己亂了陣腳！”　　李純只是點頭，慨然道：“李想的勢力還沒有與我北洋軍硬碰的能力。我去和段軍統說一聲，讓他們第二軍這些日子小心一些，準備待變……”　　看着雄姿英發的李純，這是北洋軍人的自信，也是他的自信。馮國璋點頭微笑。轉瞬又想起了那個在背後捅他刀子，現在又在孝感悠然，等着接替他在漢口拼殺來的果實，剛剛電諭其督署湖廣的段祺瑞，忍不住臉色又是一變。　　“不必！第二軍的軍務不是我們可以插手，沒來得招嫉趙疑。”　　李純道：“是！”　　他還沒有看到那封電諭，不是沒有疑問，但是還是毫不猶豫的服從。　　馮國璋淡淡一笑：“等吧，現在需要的就是耐心。”　　馮國璋揮揮手，李純深深的行了一禮，轉身離開。　　“雲鵬，你怎麼看？”　　馮國璋一雙老眼似閉非閉，撐着頭只是打量着手中的棋子。桌子上面放着棋局已殘，靳雲鵬早已經被將死。　　涼亭內一片沉默，半晌靳雲鵬才打破了寂靜：“武昌事起，天下響應，廷議起袁公總國事，大人和段大人督師南下。南北相持，同胞慘殺，大局岌岌可危。又以和議或興忽輟，迄難就緒，而舉朝�`茸，咸以革命二字相詬病，卒無有犧牲一身，剖陳大義，為國分憂者。鬩牆既久，外侮乘之，勢不至釀成豆剖瓜分之禍不止。”　　馮國璋目光突然電一般的射向靳雲鵬，靳雲鵬卻悠然自得的搖着扇子，也不怕這大冬天的冷。　　“雲鵬，你真的這麼看？”　　靳雲鵬微笑不語，只是點點頭。　　馮國璋冷冷道：“你等書生，總愛危言聳聽。好像不和議，就要亡國滅種一樣……現在不是我不答應和議，是武昌城裡的不願意。”　　靳雲鵬皺着眉頭，看來一直在苦苦思索這個：“大人，返觀戰局，南軍一面，黎、黃率兩湖之眾，扼守漢陽，龜山襄河，皆具天險，北軍雖勇，料難飛渡。金陵重鎮，有張、鐵負隅自固，亦足為中流砥柱。不意北軍甫克漢陽，而江浙聯軍，憤激異常。竟以全力合攻寧垣，張、鐵不支，遂為所據。兩方至此，又成均勢。我以為南北相持，終非久計，乃由漢口英領事出任調停之責，勸令雙方停戰，議和問題，於焉以重起，洋人的面子，同盟會不敢不給……”　　馮國璋只是搖頭：“同盟會的意志決定不了武昌的去向，如今武昌可能只有李想可以指揮……”　　他目光直視靳雲鵬，這位北洋段祺瑞的參議官，臉上也是一副不把這事兒當回事兒的樣子。靳雲鵬卻是不怎麼把李想放在眼中。　　靳雲鵬迎着馮國璋的目光，一腔浩然正氣，開口大聲道：“大人，李想能代表南方革命大人？這不可能！咱們和議，完全可以撇開他。聯絡上海……”　　馮國璋霍的一下站起來，狠狠的看着靳雲鵬，最後道：“卻也不失一個辦法。不過……”　　他心裏總是有個陰影，揮之不散。　　看馮國璋還在猶豫，靳雲鵬鼓舌再以大義勸他：“大人！說者謂南北之爭在滿，吾謂南北之爭，實不在滿而在漢。聞者疑吾言乎，試觀項城之用兵，從可知矣。而今而後，項城其為國體解決之樞紐也哉。先是武漢事起，滿起用項城，論者咸疑項城必有良弓狡兔之悲，斷不應命，詎竟慨然奉詔。乃甫經就任，而張紹曾截留軍火，吳祿貞謀斷後路之警，已紛至沓來，項城幾陷危地，至是始悟大勢已去，斷非一人所能挽回。雖表面強為支持，而其中已有轉圜之意矣。越日復拜內閣總理之命，論者又疑必不至京，已而入都之報騰布遠近。稽其時日，則九月二十四也。於是貴族政府既覆，而項城內閣代興，時局循環，差強人意。雖然，項城入閣，則共和解決，愈生困難，何也？項城之權，全由保護滿廷而得，既已顯膺重寄，即不能不故作聲勢，以掩眾目。一旦而欲反其所為，萬無此理。且貴族雖已引避，挾制之習未除，項城勢處兩難，動輒得咎，內招貴族之猜疑，外啟黨人之仇視，手槍炸彈，日伺其旁，危險之來，方興未艾矣。清廷至此，亦復慄慄危懼，恐一姓之私產不能保存，乃徇臣工之請，下罪己之詔。頒布十九信條，昭示天下，並解除親貴政柄，特任袁項城組織責任內閣，以圖解免。無如人心為大勢潮流所趨，雖有賢者，已難為力。挽回之術，不免告窮。蓋人心愈壓制，其膨脹力亦愈大。中西往事，歷歷可征。此次民軍聲勢極大，無論其不能撲滅矣。即以北洋兵力，勉強摧抑，然人心不死，餘燼易燃，吾恐第二次革命，不旋踵又將復起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靳雲鵬說得夠直白，夠大逆不道了。意思就是說，南北之爭，已經和清廷沒有關係，馮國璋不必在抱着為滿清效忠的愚蠢心思。而如今他的主上袁世凱正是事業的上升期，他要把握好機會。靳雲鵬這樣想，卻是會錯了馮國璋的意。　　馮國璋低聲道：“袁大人的難處我都了解……”　　靳雲鵬一拍桌子：“哪大人還有什麼好猶豫的？”　　馮國璋只是低聲自語：“李想？他又到底是想做什麼？”　　靳雲鵬冷哼一聲：“管他這樣一條小魚乾嘛？他還能掀起多大的浪頭來？天下大勢，為革命風潮所趨者十餘省，人心渙散，已達極點。政府雖有召集議員之令，然勢力微薄，罕有應者。新內閣一付空場面，機關已失，萬難支持，雖有聖賢，亦將束手，識時務者為俊傑，應天順人之舉，即為福民利國之媒。以清廷之存亡，與中國之存亡，兩兩相較，孰輕孰重？”　　馮國璋對靳雲鵬的糾纏不清有些氣惱，“本官自然分得清！還不需要你來指點！”　　“就怕大人分不清這主次！”靳雲鵬好不相讓，“當是時也，北洋各將校學生，亦均紛紛南下，齊集於招賢館，冀為同胞有所贊助。各省將組織聯軍北伐，不下數十萬人。北軍受此影響，其勢力益形單薄，此消彼長，眾寡懸殊。且也，南軍得報紙社會鼓吹之力，凡所以勵激人心，發揚士氣者，罔不周至。北軍無此助力，是以漢口焚劫一案，眾論嘵嘵，大不理於人口，南北惡感，因之益深。南軍之對於北伐也，萬眾出於一致。北軍不然，於干戈遍野將士用命之秋，而忽有灤州、石家莊之變，其足以沮喪士氣，搖惑軍心，與南軍適成反比例，優絀顯分，於此可見。未幾復有炸彈團出現。聞其中皆激烈志士，組織而成。自鳳山被難以後，繼其踵者頗不乏人，局勢因之一變。蓋兵力可御而炸彈則防不勝防，此風既開，竊恐北政府之具有炸彈資格者，益危乎其危。逆料將來國體之解決，又不在兵而在彈矣。匝月以來，鄂亂蜂起，天下雲響影從，聲勢滔滔，有一日千里之觀。若川、鄂、吳、越、皖、贛、秦、晉、閩、桂、粵、湘、齊、滇、黔諸省，或稱失守，或號獨立，環顧四周，幾無完土。國將不國，試問大人將何以自存乎？”　　馮國璋臉色不善，以他的城府也被他嘮叨的連連發飆的時候，關鍵是這個靳雲鵬還不在乎，一直直言相勸。　　靳雲鵬看馮國璋腮幫子咬緊，還在糾纏李想一個無名小卒的問題上，臉色陰沉，他轉而換一個角度勸慰。　　“吾恐欲救清廷，轉危中國，本求建勛立業，適所以殺身隳名，區區報紙之攻擊，猶其末焉者也。老友與大人亦道誼交，何不乘間進以危言，能於此時上書樞府，密陳危亡大計，請皇上效法堯舜，俯順民情，以揖讓而布共和，事成則為首功，不獨前嫌盡釋，即天下後世，飲水思源，有不頌德歌功，馨香禱祀者哉。萬一不成，急流勇退，至公之心，昭然若揭，亦足取諒於世人。倘計不出此，妄肆武力，以仇殺同胞為事，甘冒天下之不韙，為人民之公敵，身敗名裂，為天下笑，竊為大人不取也。”　　馮國璋實在煩得可以，打斷他的話道：“我一切聽袁大人的吩咐。我發電報給袁大人，請他下達總攻命令。武昌局勢已經非常不穩！”　　靳雲鵬臉色不快神色一閃而逝，又笑道：“那就祝大人旗開得勝，步步高升！在下告辭。”　　靳雲鵬一甩袖子，轉身走出涼亭。或許這樣也好，等着袁世凱來收拾這頭犟驢，看他有什麼好下場。　　馮國璋卻陷入沉思，想要抓住心頭的一片陰影，心頭又是一陣煩躁……那是電諭的一句話：令段祺瑞督署湖廣！

# 第一百四十六章 得意

　　一夜密談，定下篡清大計。次日雄雞唱響天下白，袁世凱邀楊度共進早膳。做陪的還有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然而，正是令袁世凱得意的時候，令袁世凱心中不安的事情緊接着發生了。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在武漢的交戰雙方停戰協定生效的今天，南京卻被革命軍攻佔了。　　袁世凱顯得先驚后喜。正當袁世凱與楊度密談一夜，躊躇滿志與武昌的黎元洪討價還價佔便宜的時候，南京方面的革命軍勢態進展之速，非常超乎他的意料之外，雖然，這也是他放縱的結果。不過這也應了他的預言：不得漢陽，不足以奪革命之氣；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膽。　　果不其然！一大早的，紫禁城裡立刻就召開了皇族會議，以國朝兩百六十餘年歷史從未有過的效率，得出國朝兩百六十餘年歷史從未有過的無能結果：隆裕太后親信大太監小德張親自登錫拉衚衕袁宅，請總理大臣袁世凱召開內閣會議，議一議南京之事。　　這一回，他非逼攝政王爺載灃歸了藩邸，把禁衛軍牢牢掌握在手！　　袁世凱對天下大勢成竹在胸，失了南京，但是北洋軍依舊處在主導地位，至少一切還在他的掌控之中。南方一群剛剛洗乾淨泥腿子的民軍，還不入他的法眼，要撲滅，還不是覆掌之間的事情？更不要說還在湖北安陸打土豪，分田地，降租減息，專搞农民運動，一派太平天國的农民起義模樣的李想，他老袁連眼皮也不夾他一下。　　茶餘飯後，袁世凱顯得心情不錯，還問了楊度幾句起居近況，和心腹拉拉家常，以示親熱。　　楊度依然瀟洒的應對，還不時品嘗杯中香茗。袁克定卻是心事重重的默不做聲。　　忽然袁世凱沒頭沒腦的問了句：“那邊的情況怎樣了？”　　楊度那七巧玲瓏的心思，自然明白他想問什麼，所以側頭看向袁克定。　　果然袁克定答道：“昨天我又和汪精衛碰了頭。他說‘項城雄視天下，物望所歸，元首匪異人任’，他是支持父親為總統的。共濟會解散之後，他在京也未有停止活動，極其熱衷於南北和議，他與同盟會員魏宸組等人分析局勢后，認為當時中國能推翻清廷的，非父親莫屬。他還多次勸我為民族大義說服您反正。我藉此曾向他提出解決時局的三個條件：一是舉伊父為臨時總統，二是南北統一，三是伊父對蒙藏用皇帝名義，並要求他質商於南方革命黨人。”　　汪精衛出獄后，聚北方黨人於天津，在俄租界旅舍中開議，定名為京津同盟會，舉汪精衛為會長，李煜瀛為副會長，分部辦事，部各有長，汪精衛宣言曰：“北方事不易為，惟暗殺較有把握。其反對民黨，阻礙共和者，如袁世凱、蔭昌、馮國璋、載澤、載洵、載濤、良弼等，皆在所必鋤。然清廷諸人多無學識，障力尚小；惟袁在北方年深名盛，聲威勢力無出其右，若與清廷合力抗我，北事無可為也，北方根本不解決，演成南北局，致全國流血，禍無已時，外人乘此瓜分，是我國不亡於滿清，而亡於革命也，故吾黨目的尤以袁為最要。”　　這宣言有些自相矛盾，袁世凱到底是“必鋤”還是另有“目的”？但是他說出“我國不亡於滿清，而亡於革命也”這樣的混賬話，可見他對辛亥革命是怎樣的缺乏信心！　　汪精衛不是一個信念堅定的人，他很快對革命沒有了信心，他認為將革命進行到底，只會把中國拖入混亂的戰國時代，甚至南方革命軍很不堪的會被袁世凱撲滅！（汪精衛本來就不是一個有堅定信念的人。辛亥時期，因為對革命沒有信心，所以出賣同盟會。抗戰時期，因為對自己民族獨立戰爭缺乏信心，所以做了漢奸賣國賊。）　　在袁世凱抵都之後，汪精衛由梁士詒和楊度介紹，往說之，痛陳時事利害，談半日許。袁世凱對汪精衛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後又指令袁大公子袁克定和汪結拜為兄弟，藉以籠絡汪為自己效力。汪精衛的思想由刺殺袁世凱轉為策反袁世凱，更認為化解當前局勢，非袁莫屬。　　接着，汪精衛秉承袁世凱的意旨，與楊度宣布成立“國事共濟會”，楊度為共濟會捉刀寫《上資政院陳情書》，要求“具奏請旨，聲明實行停戰”。“並請旨召集臨時國民議會，議決君主民主問題，以期和平了結”。　　由此可見“國民會議”是袁黨一系的主張，而所謂“國民會議”，就是企圖製造一個機構，推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使袁既能取得中國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又不致蒙篡權的惡名。正如唐紹儀在稍後南下議和時所說：“開國會之後，必為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於下台，袁氏易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竊以為和平解決之法，無逾於此也。”　　袁世凱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他悶哼一聲道：“南方革命黨人那方而有什麼動靜？”　　袁克定眉頭凝重的道：“江浙聯軍攻下南京后，革命軍陣營士氣高漲，被漢陽、漢口失陷所打擊而沉的銳氣，重新出現。特別是湖北的李想，四處拍電，叫囂着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埋伏在武昌的密談送來情報，武昌軍民都為此瘋狂了，逼得黎元洪也贊同‘將革命進行到底’，今日剛剛生效的停戰和議怕是變成了一紙廢文。整個南方，還有誰聽得進汪精衛的呼聲？”　　楊度疑惑的低聲問袁克定道：“李想是何許人也？”　　袁克定微微一笑，很是不屑的答道：“一個嘩眾取寵的小丑！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二百五！在漢口不知死活的向洋人開炮，被趕出了漢口。當初咱們是急着進漢口，才放縱他叫囂到今天，誰把他放在眼淚過？不過是一堆臭狗屎，誰願意去踩？”　　楊度大感愕然，轉而是失笑。原來是他！這個茶餘飯後的笑談，還真有點當年直隸拳民的勇猛和無知！當時也就是當個笑話聽了，誰還會願意費心思去記他的名字？　　“這樣的人，不足為懼。”楊度笑道，“還是在汪精衛身上花點心思的好。如今眼看着南方革命中心將由武昌轉移至更具戰略和歷史意義的南京，我們和談的對象也該從黎元洪身上轉移了，何必再管湖北的風風雨雨？”　　袁克定又道：“只怕汪精衛沒有這麼大的能量。”　　袁克定的話像在不斷刺激楊度的樣子。　　原因其實就是資政院三次集會，討論楊度的陳情書。除范源濂、劉澤熙等少數人贊成楊度的主張外，多數人則不同意討論這一重大問題，有的人認為應先請袁世凱到院說明“到底主剿主撫”。袁世凱又不想背負篡清的罪名，他怎麼可能去表態？會場雙方辯論十分激烈，“秩序大亂”，“幾致用武”，“於是議員紛紛散去”。其後，資政院因不足法定開會人數，再未集會。同時，“國民會議”的主張也遭到南方革命黨人的譴責。汪精衛致電上海和武昌軍政府，請求承認其主張。武昌戰事緊張，黎元洪無心回電。上海軍心民心卻是激昂的很，《民立報》發表社論直斥為“無聊之共濟會”，說當今革命將告成功之際，“中國為君主為民主，尚欲開會解決耶？”並嚴正聲明：“共濟會之說，非吾全國共和黨人之同意也。”袁世凱的計謀不能得逞，“共濟會”只得宣布解散。　　袁大公子上串下跳，白忙活一場，心裏能不氣？　　楊度風度再如何瀟洒，也有些難堪。　　袁世凱按桌而起，望着袁克定和楊度兩人柔聲道：“你們跟找到園內走走！”　　饒是兩人都是人精，也摸不着頭腦的隨他走到園中。　　袁世凱負手前行，一副深思的神情。　　雪早停了，但地上積雪盈尺，屋檐上還掛滿一排冰溜子，幾個僕人正忙於掃雪，見袁世凱來到，慌忙下跪叩首。　　翟讓來到園中小亭內，仰首望天，背着兩人道：“坐下！”　　兩人茫然坐下。　　袁世凱最寵幸的年輕小老婆童心不減，就在園子里堆雪人為樂，幾名俏婢見她玩得開心，亦大膽地加入。　　袁克定看着父親的側影，也不知道父親在書房舒舒服服的，逛園子來吹着冰冷的西北風，有什麼閑情雅緻到處亂轉。都什麼時候了，還有心情看小老婆和婢女玩大雪仗。　　袁世凱雙手扶在亭子欄杆上，指尖傳來冰冷的感覺，他一會兒低頭沉吟，一會兒抬頭看天，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在這寒冷的季節，手露在寒風裡一會兒就冰冷了，他也渾然不覺的模樣兒。　　難處的沉默。　　袁克定還太年輕，沒有老父和楊度的淡定，湊到袁世凱身邊，低聲道：“父親，不早了，該回了吧。朝廷還摧着父親召開內閣會議，和父親商議什麼呢。咱們是否也該支使馮軍統表示一下，不能使南方黨人太過囂張？……特別是那個李想！”　　袁世凱冷笑：“還要商議什麼？紫禁城和慶邸還能畫什麼招？南方革命黨人如勢頭不大，能把這些籠子里的鳥王爺嚇住？能逼着攝政王歸藩邸？能逼得隆裕太后咬鐵緊的腮幫子鬆口？還有那個從天而降的李想就值得你這樣去關注？虧你還是我兒子，這樣不知輕重！漢口、漢陽以兵力威脅南方，攻佔以後，決定不再進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帶，以鞏固北方，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　　“兒子知道了！”袁胖子鎮怒，袁大公子趕緊提起屁股點頭哈腰。這也不能怪他，南方革命軍實在太生猛了，他沒有乃父對局勢強大的掌控能力，自然心裏沒底的覺得害怕。　　袁世凱背着雙手，一臉沉痛的說道：“我袁某人孤心苦詣的在為大清維持不倒的局面，我大清好容易才能在這風潮里相安無事。革命軍起，民心沸騰，江南士紳和立憲派大佬還不是一樣心中忐忑？他們和我袁某人打熟的交道，彼此知根知底，我袁某人尊重他們，革命黨人可和他們沒什麼交情。我袁某人有北洋，吃朝廷的餉，一切運轉早有制度，可以不用再掏這些士紳地主的荷包兒。革命黨人的民軍扛着槍杆子舉義，不吃大戶，怎麼支撐那麼大的軍隊消耗？就靠孫大炮籌款？洋人更加的擔心，洋人在南方都是有利益的，民族革命從來都帶着排外性。那姓李的據說在漢口時就喊出‘打倒帝國主義’，還炮轟五國聯合艦隊，武力收復漢口租界，對洋人很不客氣。那姓李的雖然最後灰頭土臉的滾出了漢口，但是也給洋人敲響警鐘，洋人們能放心再冒出個李想一樣的二百五四處瞎鬧？洋人們也覺得還是和我袁某人打交道更順手，畢竟打了幾十年的交道，彼此都熟。我袁某人在地時候兒想不到咱的好，這時全都覺得還是咱可靠！”　　“這不就是眾望所歸！”楊度只是一笑，半晌才道：“大人。您看看是不是鼓動東郊民巷，請老英國府朱爾典大使串聯洋人外交使團，聯名給朝廷上個公呈，再逼迫一下攝政王爺。朝廷最怕洋人干涉，一旦只要變成交涉，朝廷還敢不聽？又有江蘇程雪帥（程德全）電奏，時局危迫，揭破政治革命，種族革命，向來疆吏不敢據以上聞者，可謂有膽。其電奏大要：‘請罷免現任親貴內閣，另簡賢能，並懲辦釀亂首禍之人，提前宣布憲法。’。當軸對此電奏，攝政王不置可否，慶邸自知才力不足，屢屢乞休，今日得此電奏，總協理一同懇求罷斥，又或先通電各省將軍督撫，徵求同意聯銜入告。國內國外，各方呼籲，攝政王爺還不辭退藩邸？您看看……”　　袁世凱斜睨着楊度，淡淡道：“皙子。我對你如何？對北洋弟兄們如何？”　　袁世凱帶兵，有一絕招，他一手拿着官和錢，一手拿着刀，服從就有官有錢，不從就挨刀。這使官兵覺得他就是衣食父母，只有聽命於他，才能陞官發財。袁世凱善處小圈子內的人，他工於心計，非同小可。阮忠樞為他做了美事，他則向來對他成心買好。在小站練兵，阮負責文案。一天，阮向袁說，他在天津某妓院里交了個叫小玉的相好，想納她為妾。袁說這是有礙軍譽的事，免了吧。阮只好作罷。不久，袁以公事為名，要阮同往天津。在天津下車，天色已晚，袁說先到一位朋友那裡。阮跟他走進一個院門，看到房屋內鋪得花天喜地，堂上紅燭高燒，擺了一桌酒席。他們登堂入室，便見一個丫頭喊道：“新姑爺到！”裡間攙扶出一個新娘裝束的俏麗美人。袁讓阮迎親，那阮忠樞一時如墜雲霧中，及至細看，才知新娘便是小玉，真是大喜過望，袁世凱哈哈大笑：“妥了妥了！”　　在楊度看來，袁世凱是一個刻薄但絕不寡恩的恩主。當下就是一副慷慨激昂狀：“屬下當願為大人水裡來水裡去，火里來火里去！北洋六鎮弟兄，無不抱着這個心思！”　　袁世凱沉沉一笑，輕輕的點了點頭：“此次調芝泉為湖廣總督，統率北洋第一、第二兩軍，取代華甫，也是依你之計策。畢竟華甫率北洋軍與湖北民軍拚命，損兵折將，耗盡實力。又在攻掠漢口、漢陽時，放火焚燒城市，兩城已成瓦礫，湖北民眾和民軍深恨其人，如仍留這隻華甫在武漢督師，不利於實施和平誘降計劃，於是你便獻出以芝泉換華甫的辦法。把華甫召回，所謀也是為他能擔任禁衛軍軍統。這可是愛新覺羅家最後的一點兵權。華甫一直公開反對與民軍講和，力主組織軍隊進攻南方，大張撻伐，當了禁衛軍軍統之後還可以繼續這樣，以博得良弼等一班親貴的信任，使他得以摸清皇室的情況。”　　奪取皇族兵權，正是為了作為下一步逼宮的後盾。　　楊度一笑：“主張君主立憲，極力反對共和，一則是對南方黨人施加壓力，再則是以借朝廷之信用，假補充軍費之名，榨取隆裕太后的內帑，作特別使用。當兵吃糧，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兒。即行討伐，惟苦於軍費無着，不能實行，就讓華甫糾結北洋軍官來找隆裕太后要餉，這點要求不過分吧？看她開不開內帑？”　　袁世凱哈哈大笑：“他們沒有了兵，沒有了錢，就再也不能對我構成制肘了。”　　“父親，咱們要逼宮？”袁克定容色有些猶豫，畢竟是給滿清主子做了一輩子的狗奴才。　　看着他神色猶豫，袁世凱眼神兒冷冷的。袁克定一下靈醒了過來，他們走的就是逆而奪取的篡清路。難道再次等着清廷對他父親鳥盡弓藏？也許這回想在彰德養老也不可得了。這個時候了，還有什麼猶豫的？當即就拍了胸脯：“父親，放心吧。靳雲鵬間關奔馳京保間，向北洋軍各將領遊說，使他們明了父親的旨意；廖宇春偕夏清貽蒞寧滬說黃興、程雪帥，洞中肯綮，有望訂密約返京華。我與他們試立一假定議和條件：（1）保存皇室之尊榮。（2）組織共和政體，公舉父親為臨時總統。（3）優待戰時之將士。（4）恢復各省之秩序。”　　袁世凱“嗯”了一聲，似乎對這個兒子這些日子的一番謀划有點滿意，眼中也多了一絲讚許。　　“大公子這一手玩得漂亮。就由少游先暗中談着，等朝廷發了明諭，明暗兩條線一起談，事半功倍。”楊度也不忘恭維一下袁大公子。　　得楊度推崇，袁克定也有些得意，不過低頭想想，最後又吞吞吐吐的插了半句話兒：“父親，李想……當真不用管？可是漢口前線馮軍統他一大早，就三番五次發電報過來，請求下達總攻命令，認為必須把李想部徹底消滅，湖北才算安定。”　　袁世凱光火，冷冷一笑：“這個華甫，真是分不清事情的輕重緩急！這時候跟一個狂妄自大的無名小卒較什麼勁？以內閣名義擬旨：馮國璋轉任察哈爾都統，等段祺瑞到任之後即刻回京敘職！該讓他冷靜一下了。”

# 第一百四十七章 民心如潮

　　在孝昌花西鄉廟灣黃村子里，在村子灣南邊的一個土丘邊，有十幾棵粗大古柏樹聳立在路邊，枝繁恭弘=叶 恭弘茂，即使在冬天也是蒼翠欲滴，樹冠延伸而出的巨大冠蓋，佔地竟然有好幾畝。此刻，古柏樹群落的冠蓋下，滿滿噹噹的坐着的都是人。不少人在初冬時節還光着腳，穿着草鞋，腿上面都是泥，像是從遠路趕來的。這些人又黑又瘦，一看就知道都是幾輩子的农民。也有幾個穿着青布長衫子，像是讀過書的。幾個農家婦女，提着大銅壺，小心翼翼的給每個人手中的陶土碗里添加煮得黑乎乎的茶湯水。路邊上架一口大鍋里沸騰着，空氣中飄着狗肉的香味。　　兩個身穿新式軍裝的人物在人堆里顯得異常扎眼，正是李想和宋缺。李想帶宋缺到孝昌一帶進行戰前最後的偵察。路上遇到的黃光中也跟來，他對這裏非常熟，而且黃村人多姓黃，也是黃氏安榮堂的一支。李想也不得不承認，在這個時代，宗族在鄉里之間有絕對的權威。有黃光中在，使他無論偵察還是作戰，擁有絕對的主場優勢。　　偵察的結果使李想意識到這次戰鬥會很艱苦。使得北洋軍生出警戒的客觀原因之外，還有主觀上在戰役發起前，李想通電全國，發起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宣言，雖然沒有暴露這一階段的作戰企圖，但也造成泄密事件，失去了奇兵之效。據黃光中報告，當革命軍大舉出擊京漢鐵路時，孝昌地區的敵人已有警覺，各據點相繼增加了兵力，僅孝昌城就增加到500多人。他們紛紛加固工事，儲備糧彈，嚴加警戒。附近城鎮，來不及撤走的都被北洋軍洗劫一空，無家可歸的流民匯聚成逃難的潮流。　　花西周圍數十里各村子的老百姓對燒殺搶掠的北洋軍充滿了仇恨。　　身形已經相當龍鐘的老者，看來是黃村輩分最高的一位，臉上堆積着皺紋和老人斑，後腦勺還拖着一個筷子粗的白髮小辮子，朝李想抱拳作揖，這禮節兒還是做得一絲不苟：“大帥，救救我們！”　　一個個向李想哭訴北洋軍的滔天罪行。　　這些都是一生數十年，臉朝黃土，背朝天，土裡刨食，都是最善良安分的良民，都在旗人的暴行中，在滿廷政府的異種族壓迫下，在一代代麻木的給他們做牛做馬！在兩百六十餘年中，他們不知道經歷了多少風波，多少次辛辛苦苦，生死來回，才在這片土地艱難的生存下去。從始至終，滿清朝廷對華夏民族的壓迫只是越來越深，防範的越來越嚴，任何能夠喚醒民族之氣的事物他們都會排斥，通過一切手段閉關鎖國，把麻木的民眾關在黑屋子里，不遺餘力的實行愚民政策，直到把國人變成東亞病夫，把國家折騰成老大中國，擠迫得這個民族無法生存。　　這樣壓迫擠兌，給華夏民族造成的傷害，就是辛亥革命之後，也遠遠沒有終結。其後發生的一場中日全面與持續的歷史大決戰，這場民族的災難總共持續了八年，雙方動員兵力在十萬人以上的會戰總共進行過22次，雙方兵力在一萬人以上的戰鬥1117次，小型接戰更是以萬計，僅登記在冊的中國軍人傷亡了三百六十萬人，中國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萬人，接近六千億美元的財產以及無數的文物遭到日軍的摧毀與劫掠。　　這些當然都是後來地事兒了，但是華夏民族的災難，卻是在李想踏足的這個時空的時候早就開始了。　　北洋軍閥，不正是在為民族的劫難添磚加瓦？這個繼承滿清瘤毒的團體，封建、專制、腐臭，有這大清軍人的優良傳統本色，媚於上，勇於內，更怯於外。其後惹起的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還不如前清制度。　　面前地這些老人，正一把眼淚鼻涕的向李想訴苦。北洋軍不敢跟洋人挺腰把子，但是魚肉百姓，橫行鄉里，是非常在行不過的。　　對於這裏善良的做了一輩子良民的人，那份承受壓迫和剝削的堅忍舉世無雙，若不是實在活不下去，誰會願意跟着李想“造反”？　　正是北洋軍的這種暴行，李想和他的革命軍被當救世主一般的期望着。　　李想高調的宣布將革命進行到底，兩個新成立的師團，大舉向北洋佔領區進行，湖北近乎絕望的民眾似乎又看到了希望。還有這位大帥收復漢口租界，宣布減租減息的條令，讓湖北民眾口口相傳。這全新的做派，他們就像是看到了救世主。　　有的年輕人對李想大聲道：“這下可好了，龜孫子的死期到了。你們不知道，花西的北洋狗殺了我們多少人呀！”　　看着老人們一個個肅然長揖，李想趕緊放下茶湯，奔向前去，一個個的將他們攙起來。看到李想站出來，古柏下面坐着的人們嗡的一聲站了起來，都哈腰向他作揖行禮。　　這要一個個去扶，要扶到什麼時候？李想只有同樣的抱拳作揖還禮。　　等着人們情緒平靜又坐下。李想掃視人群一眼，高聲道：“吾同胞苦於祖國淪亡，呻吟於異族專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萬萬黃帝子孫神明華胄之多，而屈辱於區區五百萬腥膻之韃虜，其可恥可哀為古今天下笑，孰有過於此者，凡有血氣皆當奮起，以雪此累世之深仇……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　　最後兩句，古柏下的幾十人，都嗡嗡的跟着他念，人人神色嚴肅，有若宗教儀式，連那些鄉野村婦，都是滿臉神聖。　　當時革命刊物很多，但為免麻煩，多由口頭宣傳。宣傳內容，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類，太平天國檄文中的“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之句，也時常引用，可是人人皆知的。　　“自滿清異族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七天，真是暴戾慘酷得無以復加了。如今滿廷養的北洋狗，再次把當年的暴戾殘酷重演。你們辛辛苦苦以血汗換來的點點東西，全被這些北洋強盜搶走，即使這樣他們還不夠，他們還會隨便給你們加上罪名，糟蹋你們的女人，殘害你們的身體，毀壞你們的家園。你們所受的一切苦難我都已經知道，並痛心不已！”李想一臉神聖，特職業神棍的那種，抬頭向天，張開雙手，大聲的說話。　　李想句句話都擊在他們心頭痛處，人群又是嗡的一聲。一個老人抬起頭來，已是老淚縱橫。一個老人更是五體投地的拜伏下來：“大帥知道咱們的苦楚！”　　李想的心潮同樣泛苦，望着這些隨朝代興亡，苦字總是不改的百姓，他無語。以國勢百年的積弱，縱然是他穿越客，能開一下金手指，在藉助歷史的先知，也就暫時出了一點風頭。袁世凱的擺下的棋局，他是清楚的。北洋軍的獸行，他也是清楚的。但是真正事到如此，他有的辦法卻也不多。他的目的是來南北和議搗亂的，是為了打亂袁世凱竊國大計的，是要在湖北再次掀起腥風血雨的……他的實力還遠遠沒有到和北洋軍硬磕的當兒，現在能派的用場，無非就是把如今的局勢攪得更是混亂，只會給湖北民眾增添更多苦楚……用這一省軍民的無量鮮血，來堅定全國軍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來開創一個民族的尊嚴、榮耀、自由、民主、共和。　　李想的胸膛只是起伏，他的到來，並不代表他們苦難的結束。　　他無奈的一笑，全是苦澀，聲音卻更大：“李朝地朝奸們，鞍前馬後的為清人奔走，為他們搜刮糧食，錢財，女子……而且那些清人宗室，除了平安道。還要向其他道去蔓延……總有一天，整個朝鮮，會變成清人的土地。而我們朝人，將成為清人的奴隸！現在平安道內外，數萬清人，就是附在我們朝人身上的吸血螞蟥和凶神！現在就連我們種田澆水，都要交水錢！哪一個蓄水的苻洲，不是我們一手一腳建設出來的，就連李朝的貪官污吏，也從來不敢向我們收水錢！交不起水錢。就種不起糧食，種不起糧食，就只有餓死！　　韃子賤種侵入我中國二百多年，把殺不盡的我們漢人當作他的奴隸牛馬，隨便的壓迫剝削，以萬姓的民脂民膏，養那些世代封爵的韃子賤種貴族們，些賤種分駐各省要地，想盡辦法防着我們，又放一些貪官污吏替他們壓制之，摧殘之，凌迫之，近年更有西方列強進迫，朝政已經紊亂達於極點了，他卻變得來奉承洋人，情願跟洋人做奴隸，把我們漢人來給洋人做三層奴隸，又把我們的祖先用熱血和榮耀澆灌的土地，今天割一塊送給這個洋人，明天又割一塊送給那個洋人，喪權辱國到了極點……總有一天，整個朝鮮，會變成洋人的土地。而我們漢人，將徹底淪成為洋人的奴隸！這滿洲韃種媚外奉承洋人，更難不顧我們漢人的死活，加倍的盤剝起來。韃虜慈禧老太婆說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話，朝廷地漢奸們，鞍前馬後的為洋人奔走，要賣盡我們的國家！我們漢人的性命財產真是要到極危險的境界了，動不動又弄得承認賠款，又是租借土地，又是把鐵路送給洋人，連關稅也送給洋人。你看各種東西都越來越貴，老百姓的生計是一天比一天困難！如今，滿廷走狗北洋軍更是把我們儲存的冬糧搶去，沒有了過冬的糧食，我們就得餓死！武昌的黎元洪軍政府無能，沒有人敢與北洋軍為敵，但是還有我――李想，和我身後的革命軍！”　　慷慨激昂的話語，頓時激起了最大的應和。每個人都扯開了嗓門。說起北洋虎狼在各地收刮糧餉是如何的殘暴，他們又是如何的荒淫。北洋兩軍數萬人駐紮在漢口、孝感、京漢線，巨大消耗，更多的補充是就地完成，這對湖北地方的壓榨又是何其的殘酷。　　古柏樹下，群情激奮。有的村民說到苦處，還紛紛的哭了起來，指天誓日，暴烈到了極處。整個院子，就像一座小小的火山彷彿。　　曾高和黃光中他們，同樣的滿臉沉痛。　　在人們情緒到了最激昂的時候，李想猛的一揮手：“今天，我們站在這裏！站在中華大地上！站在這塊我們祖先用鮮血和尊嚴澆灌的土地上！我的面前，站着的是一個民族，一個在屈辱中呻吟的民族！那些北洋兵們騎在我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們隨意踐踏我們的尊嚴，剝奪我們的財富！你們告訴我，你們是選擇做奴隸而等死，還是選擇不做奴隸而拚死找活路？！我們不能再指望朝廷和北洋給我們一個做奴隸的機會，我們必須自己奮起，革命！”　　此話一出，院子中有地如火上澆油一般，更加的亢奮起來，揮舞着拳頭恨不得馬上動手。“大帥！我們都知道，再不革命，我們都只有等死！”　　他們真的很單純。　　話到此地，李想還能說什麼？他只有默然的點頭。　　他此刻的勢力實在太弱小，只有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組成民眾的大聯合，希望能夠創造奇迹……他已經是拼了命的努力，盡了對歷史能夠的所以努力和責任。　　某位偉人曾經說過：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而他而今也聯合湖北民眾的力量，是否可以創造奇迹？　　曾高和黃光中容色冷靜，目光聚集在李想身上。　　革命？李想不止要把湖北戰事擴大，還要動員平民介入戰爭，他們手裡只有鋤頭糞叉，而北洋軍人數十萬，他們手裡可是有洋槍的啊！　　最後，黃光中臉色沉重，低聲咬着牙齒道：“大帥，革命只應該是少數人的流血犧牲，不能連這些平民百姓也牽連在內。革命不就是為民請命，為民謀幸福！這樣的讓平民也流血的革命，值得嗎？”　　曾高也只有苦笑，低聲道：“不可能有用的……北洋軍有刀子，有槍杆子……”　　李想冷冷的咬牙切齒道：“非隆隆炸彈，不足以驚其入夢之遊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銅臭！”　　曾高和黃光中肅然，只是微微的低下了頭去。這是中國留日學生楊毓麟的振臂高言，是黨人，沒有不知道的。　　說完這句，李想的臉色又緩和了一些，看着慢慢安靜下來的人群，緩緩道：“民氣如潮，我們順應潮流，又有什麼不可能的？北洋不得民心，又有什麼好怕？”　　李想雖然對這堵上前程、命運、歷史的一戰，心裏也在打鼓，可是作為一軍主帥，他們的脊梁骨，他不能露出一丁點猶豫，臉上全是滿滿的自信。

# 第一百四十八章 出發

　　夕陽染紅路邊的野草，寒風漸漸把餘熱吹散。幕色逐漸出現在孝昌左右山間田野，北洋軍也終於消停了，帶着搶虜而來滿載的財貨，成群結隊沿着山野小路回到城裡。這裏的一切，恢復安靜得跟什麼都沒有生過一樣。　　一面血紅的軍旗突然出現在天際，軍旗在斜陽前展動。也分不清是斜陽染紅了旗幟，還是旗幟染紅的斜陽。　　這面飄揚的五星紅旗本不應該出現在這個時代，如今，卻是李想改變歷史的證明！　　這面旗幟一定會掀起民族主義的潮流，這面旗幟一定會開創共和民主的偉業，這面旗幟一定會撐起中華民族的明天……因為老子是穿越客！　　在旗幟之下，李想想起從前看過的網絡穿越小說，心中頓時豪情萬丈。　　李想突然立足身子，揮了一把汗。身後是一輪紅日，留下三個人影一竿旗幟。一個是李想，一個是曾高，還有一個是旗手。都是走在隊列最前面的，在他們身後，是滾滾向前的隊伍。　　身邊曾高還以為李想走不動了，忙攙扶住他，他卻一下甩開曾高的手，向路邊小土丘奔去。　　李想站在土丘上面，手搭涼篷，向遠處望去。遠遠的看到一線古老的城牆，黑色的寫滿滄桑歷史，矮小而又殘破。　　“孝昌到了。”曾高也跟了上來，摘下望遠鏡遞給李想。　　李想透過蔡司望遠鏡的四倍目鏡打量這座城市，大聲道：“所有軍官集合！”　　孝昌，幕色已經漸漸的籠罩了下來。白天的暖意，也已經消退了，剩下寒風在大街小巷呼嘯。　　在原大清國孝昌縣太爺辦公衙門公署後院卻是熱火朝天，幾輛馬車正忙忙碌碌的。一件件從地方收刮來得珍貴事物，都川流不息的從馬車上搬了下去。每個人都忙得是滿頭大汗，穿着整齊的新式軍裝的北洋軍官長們，在隊伍當中跑來跑去，大聲的指揮着。　　“慢着點兒！慢着點兒！這是裏面裝的瓷器凈瓶兒。是宋官窯的青花瓷，碰着缺一點兒，扒了你的皮！”　　“往哪兒放呢？這黑乎乎的可是宣德爐！你們這幫王八蛋，真是吃人飯不會辦人事兒！”　　“酒，老汾酒！當心碰着了！花西老財主窖藏幾十年的老汾酒，把他的地窖翻了個底朝天才尋到的，灑了碎了那還了得？追了你的功牌，攆你走路！出門當叫花子，討飯回保定去！”　　一天的辛苦，北洋軍的收刮還是很有收穫。人們都忙忙碌碌，給吵得天昏地暗。不時有人撞在一起，就是各種口音的罵聲響起。　　突然間不知道誰噓了一聲兒：“大人來了！”所有人都頓時安靜了下來，忙不迭的打千下去：“大人！”　　北洋軍雖然是新式訓練的新軍，但是這些封建糟粕依舊沒有更新。　　夜色當中，孝昌兵站的站長軍裝整齊，小牛皮高腰靴子擦得澄亮，在兩個差官提着燈籠照路之下，馬刺踩得地板咯吱響的過來。　　“你們忙去。”兵站的站長還和氣的擺了擺手。看見院子里擺得滿滿的收穫，心情真是不一般的喜悅。湖北真不是一般的富庶，就是一個小小的孝昌，已經使這個兵站上上下下發了一筆橫財。他估摸着此次的收穫，也能在天津置辦一處宅院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沒有得到隨軍進漢口的機會，如能在那遍地金銀的繁華所在撈一把，那麼今年的收穫又能更上一層樓。　　想到那些陸軍速成學校畢業的老同學們，此刻正在漢口的十里洋場發大財，本來好好的心情也成浮雲了。　　他身邊的跟班自然有懂得溜須拍馬，懂得察言觀色的人在。“大人，這裏雖然沒有漢口的富庶，但是咱們也沒有在漢口的那多約束。聽說焚劫案之後，租界洋人干涉，袁大人和馮軍統也在漢口多加了約束。他們那裡還能像咱們在孝昌，可以使勁刮？大人，你瞧那西洋座鐘，這裏的土財主西洋玩意也不少，不過藏得到也嚴實。咱們再下手狠刮一把，一定還能刮出不少好東西。”　　他笑笑，點點頭，吩咐道：“明天，你們給老子放開手的干！咱們就是過路的兵，仗打完了得回藉，還能在這裏常駐不走？沒什麼好擔心的，就是有什麼干係，還不是老子在前面給這幫兔仔子頂着！跟着老子，還怕沒有肉吃！這些日子，你們的荷包也都鼓了吧？明天，你們再給老子加把勁，保不准你們明年也能在天津置般一處宅子！”　　一群跟班忙不迭的哈腰答應。　　卻也有不長眼睛的加了一句：“大人，聽說南京失守，安陸的李想也蠢蠢欲動，段軍統還給咱孝昌兵站添了五百人增加防禦，似乎情況有些不對，這個時候咱們不去加固防禦，還遣散部下收刮……籌集軍餉，這要萬一有什麼變故？……”　　這站長的臉一下沉了下來，拉得跟個驢臉似也的老長：“有什麼變故？能有什麼變故？就那個躲在安陸白兆山做山大王的李想，還能把這個天給翻過來不成？你們都是老兵了，漢口的十萬匪軍都被咱們打得批滾尿流，黃興，黎元洪可是都是一代名將，還不是敗在北洋手下！有的人可是在山東跟着袁大人平過拳亂的，李想帶着的一幫泥腿子和拳民有什麼區別？就不能應付了？武漢已經停戰，可以洋人做的擔保！誰敢反悔？這不是惹洋人不快嗎？南北和議就要開始，哪裡還有仗打？現在就趁還沒有撤軍，最後再撈一把。誰要是耽誤了爺發財的大計……軍法從事！明白不明白！”　　那跟班斗大的汗珠都下來了，半個屁也不敢多放。唯唯連聲的就退了下去。　　這一打岔，好好的心情全隨了浮雲。　　李想啊李想，他的耳中突然響起李店那一夜，絕決而慘烈的廝殺聲。哼！當年山東直隸的拳民不是同樣的瘋狂，可血肉之軀，能頂得住洋搶大炮？這幫腦殘真要趕來擄虎鬚，照樣的再殺他們一個屍山血海！他們又嚇得了誰？　　他抬頭又看看南國的夜空，天上有一點浮雲，遮住半邊明月，明兒又是一個好天氣。　　不時颳起的寒風中，孝昌城安安靜靜。　　湖北匪黨的主力軍已經打殘，又還能有什麼萬一。　　“報告大帥。全部軍官已經集合完畢！！！”　　宋缺神色嚴肅，標杆似的站在李想之前。這個有着輕生死，重大義，古代江湖俠客氣息的漢子，自沿路目睹北洋暴行之後，一直就是這個嚴肅的木頭臉。一團怒火一直就在胸腔鬱悶，也不知道怎麼忍到現在，也到了爆發的時候。　　他身後的軍官們，也努力的站得筆直。近三個月的野戰，一個個都顯得憔悴，每個人的軍服都是又臟又臭，幾個軍官的軍靴已經破了！但是站在李想的面前，每個人都盡其可能收拾了自己的軍容一番。每一個人都是用火熱的眼神注視那個並不高大，但非常堅定的背影。他們都和宋缺一樣，目睹北洋暴行鬱積的怒火急需發泄！　　李想臉上希吁的鬍渣子已經很有國產凌凌漆在當年深圳賣豬肉時，號稱豬肉王子的風采。原來溫和小白臉的秀氣樣子，早就不見了蹤影。他背對着這些緊急集合而來的軍官們。用望遠鏡遠遠的看着黑沉沉的孝昌城。這裏離孝花西很近，離孝昌較遠，大概有三四十公里，位置非常理想，就是不用望遠鏡也能觀察到這兩處。不過這晚上，還是拿着望遠鏡可以看得更遠更清楚。這些畜牲，就他們送下地獄去！　　李想頭也不回的朝後擺了擺手：“都坐下。”　　嘩的一聲，軍官們有不管屁股下面是泥水還是狗屎，盤腿就坐下。　　李想旋風般轉過身來，看着自己麾下這群青年軍官。他從武昌拉出來的軍官團體，有的還是留學日本的陸軍士官畢業生，多的還是地方武備學堂的學兵，有着中國罕見高素質軍官團體，同樣有着罕見的年輕和朝氣。那種銳利之氣，混合剛剛覺醒的民族之氣，更是罕見！　　看着這群民族主義的憤青，掀起了辛亥年民族主義的革命，又再把民族主義的革命進行到底。這個時空的辛亥革命，因為他們不顧一切的努力，必定會是一個不一樣的結局！　　三個月的野戰，已經累得幾乎垮掉。但是他們只要一想一路所看到的難民潮流，心就會不由自主的痛，一個個就像懷有小宇宙爆發的星矢一樣，精氣神滿格，目光炯炯地看着李想，只等着他發出命令，便給予北洋軍拚命一擊。　　革命的意義，民族主義的使命，在這一刻變得無比的清晰和現實，不在是黨人宣傳空洞的演講辭和刊物上印刷的幾個文字。革命是要守護什麼？是要振興什麼？這一路所見，苦難中呻吟的民眾，就是他們要守護的東西；這個倍受欺辱，國將不國的潺弱國家和民族，就是他們要振興的東西。他們相信自己，背負了民族的希望，也願意去背負這沉重的包袱，哪怕是去死！　　李想目光忍不住一動，有點想動情，卻借扶了扶軍帽的動作掩飾住了。　　他臉上習慣性的浮現出如雨後清新的笑容，掃除一些悲壯嚴肅的氣氛。其實他們不是拳民那樣的宗教腦殘，怎麼不知道李想帶着他們就是付死的？但是南方軍民還幻想與袁世凱和議，幻想着策反袁世凱，卻不知道這樣一群殘暴的北洋軍統治中國，這必定會成為中國新的災難！他們只有以血來喚醒還在幻想的南方軍民，掀起更高的革命潮流，將革命進行到底！　　“你們都看到了，湖北的民眾，我們的父老鄉親，生活在怎樣的水深火熱之中！而武昌黎元洪卻向北洋軍求和了，向這些北洋強盜認命了！為了我們的家園，為了自由民主，咱們絕不認命，絕不求和！”李想的話永遠的激烈飛揚，永遠的充滿自信和霸氣。他不止是說過這些軍官聽，也是說給後面的士兵聽。　　“將革命進行到底！”軍官和士兵們同聲嘶喊，連追逐的寒風也為之一凝。　　“這裡是我們的家園，只要我們在這裏，誰想在這裏鬧事，誰還像騎在我們頭上，就要問問我們革命軍答不答應！五星紅旗已經掀起辛亥革命，從此以後，我們不再做奴隸，不再做牛馬！我們要做人的自由！我們要民主和共和！……誅絕北洋狗！”　　“……誅絕北洋狗！”底下一片激昂的應和聲音，聲震夜空。　　李想一笑，深深吸口氣。革命軍地戰鬥意志仍然高昂，但是自武昌舉義以來，連續近三個月的野戰，身心體力已經是強弩之末。全是李想以民族主義的精神，一再的鼓勵，才支撐起了這非人的堅忍意志。所以他加倍的不願看到和議的出現，軍心民氣，可鼓不可泄。無量頭顱無量血敘寫的辛亥歷史怎能再重回原來，好不容易鼓足的民族之氣怎能偃旗息鼓，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怎麼半途而廢。現在就要一鼓作氣，在意志還未衰退的時候，掀起更廣大深遠的革命浪潮，完成另一個時空，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任務。　　讓戰火燃燒的更猛烈一些吧！新中國的民族之精魂，將浴火重生！　　革命軍經歷這次血與火的磨礪，他們會清楚的知道自己所背負民族之重任，這將成為這支鐵軍靈魂的最堅硬一部分――保衛人民！　　在這個時代的中國，還未曾有過這樣地軍隊。　　“一團佯攻孝昌城，全團宋缺團長指揮。你們的目的牽制孝昌城的北洋軍，是他不能派兵增援花西。火力越猛越好，如果可以在孝昌撕開一條缺口，就變佯攻為主攻！四架機關槍，全部配屬給你們。明白沒有？”花西位於孝昌城西面，和孝昌互為倚角。而孝昌是北洋在京漢鐵路供應線上的重要中轉站，又緊靠段祺瑞統領北洋第二軍駐地孝感，與大悟兵站，花西等據點相呼應，絕對是北洋軍一個重要支撐點。　　“是！”宋缺一聲爆喝答應。“第二團以第一營分散攻打夏家據點，切斷孝昌城與花西聯繫，如果第一團撕開孝昌城，可以立刻加入孝昌城進攻；以第二營在花西的東面和南面擔任助攻；以第三營在東團堡西面及西南面賣施主攻；特務警衛連隨我行動，為突擊隊！不管遇到什麼抵抗，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不管遇到什麼阻擋我們前進的，都一概，火力刺刀粉碎之！”　　給點到名的軍官都紛紛應是。一個個的站了起來。　　李想語調越來越冷。　　在軍統和中統早潛伏的地下工作人員和黃光中的幫助下，偵察員把北洋軍的人員和武器裝備等情況了解得清清楚楚。花西據點相對孤立，但工事堅固，全是張之洞時代修築京漢鐵路留下的兵站基礎上又經北洋再加固過，內有碉堡、地堡，外有圍牆、壕溝，鐵絲網、鹿砦，構成了堅固的環形工事。特別是花西的中心碉堡，上下三層，可以控制全鎮。駐守花西的是北洋軍的精銳，站長聽說還是保定陸軍速成班的畢業生，北洋軍除了沉舊封建的思想之外，裝備和訓練，在這個時代甚至超過了小日本。花西據點里有三百多人，全是身經百戰，裝備先進的職業軍人，戰鬥力很強！　　曾高搖搖頭，拋開這個亂七八糟的思緒。也許他是這裏唯一腦子還清醒的人，但是早決定隨李想赴死，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有什麼好多想呢？　　李想冷冷的掃了軍官們一眼，特偉人的那種用力的一擺手：“出發！”　　軍官們轟然而起。每個人的腎上激素蹭蹭蹭的直線飆升，像是發怒的公牛一樣紅了眼睛。看着北洋軍蹂躪家園，憋在胸口快要爆炸的怒氣到達零界點；革命受挫折，他們這支首義革命軍心中的鬱氣如潮，求戰意志已經到達頂峰！　　李想轉過身去，看着遠處如煙月色下的孝昌城。隨着他的這一聲令下，無數顆信號彈騰空而起，剎時間，京漢鐵路完全被炮火所映紅，革命軍的大破襲反攻開始了。這是一個永遠令人難忘的時刻，註定在新的辛亥史上重筆記載的一場戰役。　　這一刻的夜特別寧靜。由於李想發動群眾密切配合部隊封鎖消息，所以，部隊在黃昏開進到敵人鼻子底下也未被發覺。但是這種寧靜反而使人有些焦躁不安。紅色信號彈劃破夜空，打破了寧靜。各路突擊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京漢鐵路的車站和據點。改變辛亥歷史的京漢交通破襲大戰的拉開序幕。　　這一時刻的情景，真是壯觀而又美麗得不可思議！一顆顆攻擊的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劃破了夜空，早計劃的各路突擊部隊簡直像猛虎下山，撲向北洋軍的車站和據點，雷鳴股的爆炸聲，一處接着一處，響徹京漢鐵路全線。那些站在曾高身後，年輕的參謀激動不已，這樣壯觀紅火的戰鬥場面，他們何曾見過？這個時刻，不只是孝昌，整個京漢鐵路沿線，廣水，大悟，都淹沒在革命軍和人民群眾大破襲的火網之中。　　李想部的這次大破襲行動，也是對南京光復的響應。隨着袁世凱慢慢全面掌控北方局勢，南京雖然有南京光復的好消息，但是袁世凱依舊操控全國局勢，南方正面臨越來越困難的局面。特別是湖北形勢的壓抑，無法擺脫馮國璋的威脅，北洋軍像蝗蟲過境一樣破壞着湖北，湖北的民眾盼望革命軍打勝仗的心情，就像在夜半三更黑夜祈盼着天明一樣。　　李想的心情相當激動。凡是李想光復地區的居民，全被李想鼓動的一齊動手支援革命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它動員了整個湖北所有的力量，這次行動是一次民眾的大聯合，它必將給北洋軍以沉重的打擊，它將給那些認為繼續革命必亡國，妄想簽訂“城下之盟”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它將掀起辛亥年更狂猛的風潮，徹底的改變歷史的走向！

# 第一百四十九章 心不能抱一

　　花西。　　夜幕悄悄降臨，月亮偷偷爬出來。　　月光清冷，靜靜照着鎮上最大的一處宅院。院子內外，和孝昌城縣衙後院一樣的熱鬧，一樣在解着馬車上滿滿的貨物。每個人都神色興奮，同樣是喧鬧不已。不過只要想起兵站營官孫傳芳威嚴的容色，年輕的軍官們就喝斥一聲這些得意忘形的士兵，可是他們之間目光一對視，同樣全都是滿滿的興奮。這回南下剿匪，真是大發了！　　孫傳芳獨自坐在小書房裡，房裡罕見的點着西洋電燈泡。明亮的書房裡他雙目炯炯，一身的幹練，才二十六歲的他在北洋系統里實在是年輕的少有。他隨二鎮標統王占元南下，本來是很想伸展一下雄心壯志。但是以上司王占元的無能，也只能撈到一個後勤閑散事兒，他也只能在兵站落個轉運的無所作為的閑職，而且連孝昌這樣要緊一點的據點也撈不到。可見，北洋軍內部的爭鬥已經非常明顯，今日更是傳來消息，段祺瑞署理湖廣總督，調馮國璋離開漢口，轉任察哈爾都統。其中的內幕，少不了一個內鬥的原因。　　院子里興奮的喧鬧傳到書房，孫傳芳不為所動。他靜靜的看着眼前茶香幽幽飄動着，在他面前裊娜變幻。作為北洋系統不多的留日士官，他保留了一些海歸的矜持，不願意親自操持擄奪事物。北洋軍乾的實在有些野蠻了，但是正如梁啟超說的，對於這些不開化的國民，也不配享用文明。　　孫傳芳浮現臉上的全是嘲諷的表情，彷彿湖北民眾所招受的災難，全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　　袁大人已經開始行動，北洋將開創新的歷史，掌控這個龐大帝國的命運，主宰四萬萬民眾的生死。身為北洋的一員，他也在為置身其中而感到激動。　　袁世凱不愧一代偉人啊……　　作為一個想做元帥的好兵，孫傳芳密切注意着南北的情形。袁世凱如何為篡清竊國布局，他都如飢似渴的去學習。越是了解局勢，越是對袁世凱敬畏。　　機會都是稍縱即逝，機會對每個人也都是殘忍而又公平。對於在這次風潮中，為民族大義表現的異常勇猛的民軍，他有時也會覺得遺憾。雖然遺憾，可惜他們實在是幼稚而又愚蠢。他們的勇猛，只能成就的是北洋的霸業。　　孫傳芳沉沉的舉起了茶杯，思緒隨着茶色起起伏伏。　　其實北洋已經是一個有自己生命的團體，袁世凱的黃袍加身，有多少是被迫，有多少是自主，已經沒有人能分得清楚了吧？武昌一聲槍響，滿廷搖搖欲墜。北洋諸公，權衡利弊，到底是扶保大清國維持這破房子原狀，還是趁勢而起參加逐鹿中原的遊戲？南方民黨卻先向他們拋出了橄欖枝，袁世凱立刻聞風而動，剿與撫，立刻成為朝野爭論的焦點。袁大公子上串下跳，是最积極的人，更有傳言，他和汪精衛義結金蘭！靳雲鵬受其指示，南下遊說北洋軍官，目前充第一軍參議。形成朝野之間一股很大的力量，推動袁世凱黃袍加身的腳步。　　毫無疑問，南方也有有志之士看到了這個局冰山一角，也為此做出了強烈反應，民黨一鼓作氣的拿下南京！遺憾的是，這並沒有對北洋軍的勢力造成實際打擊。南京失守，最受打擊的還是滿廷。紫禁城的孤兒寡母和昏庸無能的攝政王爺一定已經嚇破膽了，會不會又嚷嚷着要北狩？袁世凱自然會做出適當的反應，把滿廷最後一點點權力，會一滴不剩的落入他們的北洋軍，落入袁世凱手中。　　解職的馮國璋很有可能會掌控禁衛軍，將全力維護住京畿重地的安全穩定。而那個時候，北洋可以少量精銳主力，向山西，陝西匪軍開火，將其擊潰！只要擊破匪軍少量經過近代化訓練地新軍骨幹，其他匪軍將喪膽而不能再起。只要在北方掃除這倆處隱患，北洋就可以慢慢和南方“交涉，和議”，最終……　　這一系列手段一環套着一環，實在是袁世凱幾十年滿清官場之沉浮，對中國局勢之了如指掌，窮畢生心血之所算計！放眼當今整個老大中國，誰又能識破他地用心，堪做他的對手？　　孫傳芳雖然識破袁世凱的用心，但是絕無膽量去做他的對手，連這樣的一個心思也不敢起。　　孫大炮么？　　孫傳芳喝上一口香茗，微笑着搖頭。　　孫大炮已經是華人世界公認的民黨第一人。但是，這是槍杆子出政權的時代，他有嘴皮子和筆杆子，對於當今的中國有何影響？　　孫大炮自然還是明白槍杆子重要的人，一直驅使那些腦殘跟隨着不斷武裝暴動，也是證明。只是要組建一支完全忠於孫大炮革命理念的軍隊，對於人力，財力要求又是如何的艱難？袁世凱從小站練兵，有朝廷財力物力支持，還與洋人四處借貸，周旋與中外各方勢力之間，幾十年的拳打腳踢的才拉起北洋六鎮。就孫大炮在南洋歐美籌款，一群大言書生瞎折騰，恐怕是再過一百年也完全達不到袁世凱今天的高度，只要看看民黨第一大將黃興在鄂鬧出的笑話也就可以瞭然，如今誰說起黃興不會說一句“黃興腳下四條腿”。　　孫傳芳嘴角的笑意越來越輕蔑。　　如此，孫大炮回國之後，帶着南方烏合之眾，就算能明白袁世凱的用心，又如何呢？　　犹如對奕，一步慢，則步步慢。武漢戰事雖然只是停戰三日，但是只要停戰，要繼續開打就難了。只要南北和議拉開序幕，英美列強為自身利益計，必然也會動用一切手段促近談判的腳步，革命風潮的緩和，南方立憲人物為自身利益計，必然也是會倒向熟悉的袁世凱，就必須要在和議中推動袁世凱的計劃，藉此把黨人在這場風潮中搶奪的利益再次搶回來。　　所以，和議的結果只會有一個，也只有袁世凱才是最大的贏家。　　這一切，都只要這個時候北洋軍繼續壓迫着武昌軟弱的黨人，讓三天的局部停戰協議不至有變，期滿之後再延長半個月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軍心民氣本就是可鼓不可泄，這樣一來，南方烏合的心思再難齊心一次，那裡還敢再與北洋開戰？那麼袁世凱就可以讓着和議的局勢朝着他想要的地方急滑去！直到南方陷入圈套，袁世凱竊取國之重器，直到辛亥年席捲全國的革命風潮流產！　　誰又能夠在阻止袁世凱計劃？又是誰能夠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　　將革命進行到底？！這句話犹如一道閃電，劈開他的紛亂轉動的思緒，孫傳芳猛的站了起來，端在手中的青花也打翻在地，茶水四濺，香氣飄散，那整潔筆直的北洋西式軍裝也濕了一大塊。　　“李想？！就這個土匪邪教做派的也能？喊出這樣的口號，也許只是巧合。更何況，就是他有玉石具焚的大勇氣，有看破當前局勢的大智慧，也沒有阻止的能力！擁有武漢三鎮財力人力，還有湖廣第八鎮新軍為骨幹的黎元洪和黃興都敗了，他李想窩在鄉下的幾千土匪能濟什麼事？”　　孫傳芳雖然這樣說著安慰自己，卻怎麼也按耐不止的心浮氣躁，腦海里全是李想明文電發全國，措辭嚴厲激越的誓。　　他正在平息自己心氣浮躁的時候兒，一聲極其遙遠的槍聲，突然從遠處飄來，彷彿冬日的一聲驚雷撕開了花西沉默寧靜的夜晚，也驚碎了孫傳芳的心浮氣躁。槍聲乍起又滅，似乎像是從來沒有發生過一般。孫傳芳絕不相信這是他一時的幻覺，他豎起耳朵仔細分辨。多年的軍旅生涯，他還是可以分辨得出搶聲的遠近，甚至可以分辨熟悉的搶聲型號。而剛剛的搶聲，正是此次南下聽得敵人最多的搶聲：漢陽造！　　南方真有人膽敢單方面撕毀了有洋人中間擔保的停戰協議！　　孫傳芳突然衝出了書房，大聲的召喚隨從：“來人！備馬！警備！”　　隨着他的話語，從四面八方，突然開始，槍聲大作！

# 第一百五十章 苦難之戰

　　冷月無聲，清夜無塵。　　月下，小山坡上，幾個健壯的黃村村民躬着身子朝後招手，身後就是擔任主攻任務的第三營官兵匍匐跟進，悄悄的接近花西西南方向的包子山，像是無聲的黑色潮流借夜色掩護湧上來。　　兩個人超出潛伏前進的隊伍，砍開攔路的鐵絲網鑽進去，在灌木叢陰影下迅速穿行，突然都趴在亂草叢里不動了。其中一個軍官把帽子抬起，就看見對面，一隊花西據點的北洋地士兵們，正在巡邏夜過來。帶隊地是一個正目，還挎着一把西洋式地指揮刀。　　一路吵吵鬧鬧的，還是在為白天的收穫而興奮。北洋軍的紀律在經歷幾次搶擄之後也開始有些鬆散，軍官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是有意的放鬆他們，一切也都是為了讓這些丘八賣命。白天，他們每名士兵，幾乎都在趁火打劫中頗有收入。他們的刺刀軍靴到處，無論鄉下村鎮，都是雞飛狗跳，哭喊着紛紛走避人們。對他們這些丘八來說，南下一切的作為，一是打仗，二是發財。對於這支依舊是以陳舊腐朽思想訓練的北洋軍，想讓這些丘八賣命，也只有使用這些野蠻，血腥而又醜陋的辦法。　　突然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動，正目打出了停止前進的手勢，二十幾桿搶全部拉開保險拴指向他的目光注視所在處。　　難道又是一隻野豬闖進他們的巡邏圈，今晚又可以打牙祭了。前面草叢微微晃動，孫傳芳謹慎，給他們劃定的巡邏範圍也比很大，遠一些地方還未來得及清理，也經常有野獸能穿過鐵絲網跑進來。正目按着指揮刀，猶豫着並沒有下達全員戒備的命令，是野獸也很正常。北洋士兵也沒當一回事，雖然端着搶，也就是打野豬的架勢。　　趴在草叢里一個革命軍軍官和一個黃村村民卻緊張的直溜瀑布冷汗，軍官扣在手裡的左輪已經瞄上了北洋正目的眉心。還在鐵絲網外的革命軍士兵一個個神色緊張了起來，悄悄的散開了一些隊形，暗暗的握緊了手中的步槍。　　那個黃村村民饒是雞鳴狗盜幹得多，村子里有名的黃大膽，此時也是嚇得魂兒不附體，此時純屬職業本能，張嘴就發出兩聲野豬叫，聲音微妙之極。　　“今晚你們這些兔崽子又有口福了……別亂開槍，打的肉里全是彈頭，磕壞爺的牙。趕出來，打這畜牲的腦袋。”　　此時，早有準備的革命軍反應過來，已經避無可避，就有人朝着那個北洋軍官模樣的人放冷槍。北洋軍官打中了肩膀，他也是打老了仗的人，一個趔趄閃開在一邊。　　幾乎是轉瞬間的事情，從一片草叢里，白月光下，突然冒出了一群群穿着青色軍裝的士兵，有些人帽子甩飛，露出許久沒有刮的一頭寸發。森寒比月光還要冷的刺刀，如夜一般漆黑的槍口，全部指向北洋軍。　　北洋軍上下都是一怔，看清對面這些人沒有辮子，自然就是匪軍了。　　“日……匪軍！”受傷的北洋正目面目瞬間扭曲，瘋狂的抽出指揮刀，吼道，“給老子打！”　　草叢隱藏的革命軍軍官早猛的跳出來，同樣也瞪大了眼睛面目扭曲，也同樣抽出式樣接近的指揮刀，也同樣狂吼着，“開火！打死北洋狗！”　　不得不說，早做好偷襲準備的革命軍反應稍快，前排十多漢陽仿造的毛瑟79口徑步槍下意識的就打了一個齊放，北洋軍前排的士兵，像是被猛的推了一把似的，嘩啦啦倒下了幾個。後面的北洋軍士兵反應了過來，舉起快槍立即也開始對射。　　北洋軍手裡原裝進口79口徑的毛瑟，在這樣近的距離和革命軍對射，也显示不出與革命軍手裡國產山寨貨的優勢。劈里啪啦爆豆似也槍響，轉眼間就將這包子小山頭打得白煙瀰漫。雙方都沒有想到藉助地形地物隱蔽，下意識削就指望靠火力壓倒對方，幾乎是面對面的距離互相對射！　　革命軍布置這個方向的第三營可是主攻，人數是這個偶然碰上的巡邏隊的十倍，只是一瞬間，更多漢陽造山寨79毛瑟加入對射。對射當中，雙方的陣型當中，都不斷的有人哼也不哼的倒下。但是北洋軍在持續不到四分之一分鐘的時間里，與革命軍對射的搶聲就希落下來。　　那北洋軍官先前被打中肩膀，閃到了一邊，在一片遮擋視線的白煙當中，子彈嗖嗖的在他耳邊掠過，他跟條木頭一樣僵硬的躺着，居然就這樣躲過這一陣排槍，只是感覺自己這邊槍聲越來越稀少。他這時才算反應過來，趴在地上扯開嗓門大喊：“散開！隱蔽！呼警！……”那革命軍軍官撲上去就給他補上一槍，聲音嘎然而止。　　此時他的這些叫喊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搶聲響起，整個花西鎮早被驚動了，而對面革命軍的搶聲越來越密集，硝煙當中，就看見一排排的槍口焰在閃動，對面的瘋狂齊射短短的不到兩分鐘，北洋軍巡邏隊二十幾人已經全部倒下，或死或傷，已經無力抵抗。　　“停止射擊！”革命軍軍官大聲叫停。　　硝煙揮散不去，地上橫七豎八的已經全是屍體。有北洋軍也有革命軍，沖在前面的革命軍士兵也少有幾個倖存的。　　此時，包子山至高點碉堡內正在睡覺的北洋軍被驚醒了，馬克沁吐彈鏈，怒吼着朝革命軍傾瀉密集的火力。　　後面的革命軍隊伍不斷砍斷鐵絲網湧上來，軍官急得大喊：“隱蔽！隱蔽！”　　北洋軍的彈雨鋪天蓋地的撒過來，革命軍被壓得抬不起頭。　　三營營長滿頭大汗：“馬克沁上前火力壓制。”　　“跟我上！為了咱們家園安寧，乾死北洋狗！”他說著一擼袖子，甩掉大檐帽，搶過身邊士兵手裡的一根竹竿，挑起一捆手榴彈，頂着傾瀉的彈雨一溜爬向碉堡。底下幾條拿着竹竿挑炸藥包和手榴彈的漢子，也是齊齊的聲喊，猛虎下山一般跟着營長向前撲！沒有任何的猶豫！　　碉堡的馬克沁拚命的吐着火舌，子彈暴風驟雨似也傾瀉，每個人都已經是衣衫在地上摸滾打爬中磨破，碎石陵角磨得他們滿頭滿臉滿手的血。有的漢子規避不及，就被打死，那密集的彈雨幾乎把他們的屍體打成篩子，連手足都被掃得七零八落。天知道，這密集的彈雨下，他們用血肉之軀爬到碉堡樓子下。　　竹竿挑着成捆的手榴彈和炸藥包塞進碉堡樓里，接連的爆炸激蕩，猩紅的火光閃過，黑煙滾滾。　　三營的營長滿頭滿臉都是傷，血順着煙薰火繚的臉龐留出道道黑紅色痕迹，流下來，又濺落在他分不出顏色的衣襟。他牢牢的站立，挺拔如松，身邊半塌的碉堡樓子濃煙滾滾，熱浪撲面，裏面儲藏的彈藥還在烈火燃燒中不斷髮生小爆炸。　　他衝著不斷湧上的革命軍戰士，放聲大喊。“為了新中國，前進！”　　吼聲激越，只是在中國黑夜的天地之間回蕩。　　戰士們都紅了眼睛，胸口熱血上涌，發一聲震天動地的大吼，氣喘吁吁的，不管不顧的，死命朝前沖。如是鐵流！　　鐵流很快漫過包子山頭，上面的人群都不是在涌，簡直是在傾瀉而下！戴着大檐帽的革命軍士兵，山崩地裂似的滾滾而下，肩並着肩如古代冷兵器時代密集方陣也似的線列！革命軍官站在隊，舉着西洋式指揮刀引領士兵前進，一排排的步槍皆裝上了刺刀，鋼鐵的刀林起伏着向前，鋒利的刺刀刃散發比月光還要冷冰的寒芒。在山頭稜線上，革命軍還在源源不絕的翻過來。整個戰場，幾乎都被士兵塞滿！各種各樣的叫喊聲音撕心裂肺，他們已經恨透了北洋強盜。　　北洋軍鎮中心三層碉堡的探照燈突然照射過來，只見山頭幾乎擠滿了革命軍，像螞蟻似的涌過來。北洋軍清楚看到三營的衝擊路線，北洋軍各種火器立刻向三營壓制。北洋本就是縱橫北中國亡命善戰的強軍，革命軍的瘋狂拼搏更是激起他們被繁華消磨的凶性，奮起反衝鋒，與三營的戰士展開猛烈的白刃格鬥，廝殺聲和刺刀的碰撞聲響徹夜空。　　兇猛的戰鬥，令人驚駭。李想在花西鎮的另一邊也聽到主攻三營鬧出巨大的動靜。身後是擔任突擊任務的特務警衛連在火炮和機槍掩護下，由黃村村長帶路，同時向花西守敵發起攻擊。李想正是這支突擊的隊長。這邊也剛剛接上火。　　這是一隻還很年輕的隊伍，李想都親自擔任突擊隊隊長，他們的這些年輕的營長連長自然是有樣學樣，事事才都要衝鋒在最前線。將為軍之膽，驍勇善戰的雄師是因為有一名驍勇善戰的虎將帶領。李想可不願看到他的一群革命軍官像老蔣的那些戴乾淨的白手套的中央軍，遠離戰場，對電話裡頭喊着“給我上！”；而是要像那些土八路，敞開衣襟，捲起高高的袖子，舉起綁紅綢的盒子炮，高喊“跟我沖！”。　　曾高所領參謀部駐地離可以看到孝昌和花西。　　他拿着望遠鏡如雕塑僵立，清冷的月光落在他身上。槍聲突然就劇烈的在四下爆出來，從遠到近。規模不大卻有劇烈到了極處，顯然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戰鬥拉開序幕，在孝昌和花西開打了。尤其是主攻花西的革命軍第三營打開了苦難的戰事！結果將如何之變化，犧牲將如何之慘烈，傷亡將如何之慘重，曾高已經不願去想象。反正，他已經問心無愧，為這場辛亥年的革命大業，他已經盡了所有努力。　　中國這個沉悶局面，不瘋狂地來一次天翻地覆的大震動，不能驚醒沉睡的國民！但是，武昌革命軍政府已然無抵抗意志，整個南方黨人也對袁世凱懷有不切實際，尤其是立憲派名流更是懷有別有用心的異樣心思，而坐鎮湖北的北洋軍其戰鬥力從來不容小視。一切，非親歷其境不知道其局面之險惡到了什麼地步。他們兩鎮新成軍之人馬，既要維持湖北蠢蠢欲動的反革命勢力，又要分散進攻破襲漫長的京漢線，此與北洋軍更是一場硬戰，其結果如何，真的是難以逆料。　　槍聲越來越緊，越來越兇猛，打到後來，像是颳起了一場大風暴，天地之間，風起雲涌！參謀部幾個年輕參謀疲憊中激動，眼神互相一碰，看到對方全是興奮。他們早就憋瘋了，恨不得衝上前去把北洋強盜全挑了。武昌革命軍的恥辱，湖北父老鄉親的苦難，使他們憋屈太久。　　“淡定！”曾高哼了一聲，找了一塊光滑的石頭，舒服的坐了下來，大聲招呼：“都坐下！”　　年輕參謀們聽着外頭槍炮掀天，心裏干著急，也只是抿着嘴唇不敢說話。　　曾高笑着擺手，在所有人最緊張的時候依舊保持鎮定自若。他不時和參謀人員交談，或者聽取參謀人員的情況彙報，或者對着地圖沉思。　　戰鬥一打響，各團營的報告陸續傳過來。　　宋缺團正在向孝昌城猛攻。北洋軍火力很猛，革命軍打得異常英勇，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敵人；一營用炮火猛轟夏家村東山上的北洋把守的敵堡，戰士們冒着北洋軍密集的彈雨，奮勇劈開一道道鐵絲網，已經跨過外壕，正在向敵堡發起攻擊；三營正在向花西之敵發起攻擊；二營負責輔助進攻花西，卻因為黃村村民帶錯路，未能按時趕到花西共同發起攻擊。由於沒有形成圍攻態勢，敵人將火力全部集中到三營的攻擊方向。在這種情況下，三營註定面臨的會是招受重大傷亡的苦難的戰事。　　這時通訊兵興奮的跟中了箭的兔子一般的連蹦帶跳地跑來，人還沒到就扯開嗓門大聲嚷嚷：“三營攻佔了花西西南角包子山的碉堡樓，打開了花西突破口。李大帥親自帶領的特攻隊也佔領一座炮樓。”　　“了解。記得隨時向我報告三營和特攻隊的進展情況。”曾高一笑。心裏也是鬆了一口氣，看來今晚拿下花西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有其他部隊的消息沒有？”　　“有！”就聽見那個通訊兵大聲回答：“宋缺團進攻勇猛，已經攻佔了孝昌東關、西關和南關。孝昌之敵大部退入城內，現正與敵對峙中；二團一營曾一度沖入夏家村，但遭到敵人猛烈的反擊，被迫退出。”　　曾高斜着眼睛看看他，苦笑道：“真是一場苦難的戰役啊！”　　李想是要以此微末之人力，撬翻天下之大局，其兇險艱苦之處很難想象。　　李大帥，這樣的開始，又有多少信心可以完成他預定的結局？

# 第一百五十一章 以熱血澆灌之

　　花西鎮的西邊入口，已經堆起預備的沙石麻袋街壘和鹿砦，封死街道的入口。在與之相連的圍牆連接外圍的居民房屋構成的環形工事，工事後面露出一個個腦袋頂着北洋軍的大檐帽。這些世代居住在這裏的居民房屋，早被孫傳芳徵用，變成花西鐵桶般防禦的一部分。在圍牆之外，還有孫傳芳強征民夫新挖的壕溝。溝里引來溪水，水色反映滿天紅色的戰火，看不出深淺。　　槍聲已經在四周都響起，象一道道激蕩的潮流，向著花西鎮彙集。槍聲響起的非常突然，事前沒有任何的徵兆。李想之前發表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宣言，他們將其自動忽略……這純粹就是一個笑話，黃膽大和黎膽小都在北洋軍面前丟盔棄甲，不敵而求和，一個李想又是從哪裡冒出的無名小卒？在湖北連續大勝，北洋軍已經對革命軍養成驕橫和輕蔑之心。今夜的戰事爆發的太突然，也太不可理解。　　這支軍隊，到底是那裡冒出來的？幾乎所有躲在圍牆工事里的北洋軍士兵都在心裏這樣的問。　　已經陸續有鎮外巡邏的北洋散兵逃了回來，向他們驚惶的回報，革命軍大隊已經從各個方向殺入了花西，在各個方向和他們展開了槍戰，拼上了刺刀，鎮外的地堡，暗堡，碉堡在很多未及反應的情況下被突襲破掉，北洋軍全部龜縮到鎮里。　　鎮外只聽到革命軍的吼聲如雷，他們已經圍住了花西。　　這些革命軍，不再是北洋軍鄙視嘲笑的對象。和曾經熟悉的那些熱血激昂，在戰場揮舞鮮血的武昌革命軍很像，但是又不一樣。同樣穿着新式軍服，同樣背着完整裝具，同樣使用新式洋槍，同樣是行動輕捷而剽悍的全新軍隊。這支軍隊，有一種北洋軍沒有的精神，比武昌革命軍更清晰的精神。　　“為了我們的家園，為了美好的生活，為了嶄新的中國，前進！”　　就是這樣的口號，吼聲能刺穿繁雜的戰場，像是一個巨大的戰爭光環，革命軍戰士都能得到力量和勇氣的加成，一個個更是如狼似虎。　　這支軍隊，到底是從哪裡冒出來的？為什麼會攻擊他們這個後方兵站？戰場不是在武漢嗎？不都說，武昌匪黨已經膽寒嗎？而且不是有洋大人干預，簽訂了三日停戰協議嗎？三日停戰日期也還沒有過不是？到底是那個混蛋王八不懂規矩，連洋大人做保的規矩也敢壞？武昌匪軍，借個天做膽，也不敢再惹北洋軍不快的，那麼多的屍體在鄂江餵了王八，還不長點記性？　　這支軍隊，是來找死的嗎？武昌匪軍已經可以說是南方匪軍中的中央軍了，都被咱北洋爺們干爬下了，這又是那個旮旯跑出來不知死活的匪類？三天停戰期都沒有過，連這麼短短的一點刮地皮發橫財的時間都不留給他們？而且刮地皮並不需要太長的時間，有個三五天足矣。這些北洋爺們大火，他們冒着生死危險，置身流血戰場，就是希望能夠能在這裏發點小財，當兵的清苦，不打仗就沒錢。　　“王八蛋，打擾爺爺發財，揍死他丫。”　　“用快炮，掃過去！給孫子們長長記性，還敢來惹爺爺不？”　　守在這裏北洋軍最高長官聽着底下的議論，臉上已經浮現勝利的微笑，瘋狂的匪類是來找死的，手中西洋式指揮刀自信的筆直前指，暴吼：“開火！”　　槍聲頓時大作，硝煙瀰漫於黑夜。血雨橫飛，月光多了一層血色。慘叫嘶喊的聲音響成一片。　　衝出最前面的那些青色軍服的軍官士兵們整齊的倒下一片，就像是黑色浪頭撲下。稍稍一停頓，對面的黑色人潮也開始還擊，子彈大雨一般的潑了回來，街壘當中幾個北洋士兵象遭到雷擊一般向後撲到，但是有着工事依託的北洋士兵畢竟佔著便宜，更多北洋士兵還趴在工事後面放槍。革命軍官士兵們屍體已經堆積成了一團，即使有再頑強、再高昂的意志也抵抗不了子彈，傷亡不可避免。幾名帶頭的殘存軍官揮手招呼士兵步步後退，卻一點也不慌亂，後排的士兵將更多的子彈回擊過來。革命軍的士氣依舊激揚，立刻又組織二次衝鋒。兩方展開火拚，戰鬥從一開始就碰撞出最激烈的火花。　　剛剛指揮的北洋軍官爬在圍牆工事後，平時頗有講究的北洋軍裝也顧不得，惹得又是灰又是土又是硝煙。他死死的手裡的指揮刀，一次又一次的狠狠的揮下，口裡不斷的狂吼着“射擊！”、“開火！”。他瞪大眼睛，死死盯着前面，拚命想要看清朦朧月色下，瀰漫的硝煙背後，像惡虎一樣不顧生死，一次又一次猛撲過來的革命軍一切動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為什麼如此瘋魔，他只覺得自己心頭跟火燒着一樣，已經緊張得喘不過氣兒來。他再也不覺得這些革命軍愚昧而可笑，傻大膽而不堪一擊，剛剛的自信不翼而飛，甚至心底恐懼的都在暗自祈禱：“這些逆匪類沖不動了吧？沖不動了吧？”　　革命軍的又一波衝擊退下，剛才的喧囂狂亂還有雜亂的槍聲也短暫的停了一瞬，就看見革命軍如潮水般退下，三三兩兩的拖着那些倒在地上，渾身是血的革命軍士兵，無論生死，跌跌撞撞的，能拖能拉的盡量救回後面去。　　幾個圍牆后的兇狠的北洋兵下意識的直起了身子，想趁勢追擊，發起反衝鋒。但是讓他們的反應還沒有化成行動過來，身子才一動，就完全僵住。在他們的前面，一道如同夜的黑色的洶湧潮流，又一次呼嘯而來！　　這些戴着大檐軍帽，還是秋季的軍裝已經破舊，在這冬天里顯得如此單薄，有些穿着的高腰軍靴甚至有些已經露出腳趾頭，但是他們武裝帶束腰束的整齊，他們的士氣似乎永遠新銳如鋒，勇氣正似乎無窮無盡一般，又一次的沖了過來！　　沖在隊伍最前面、最瘋狂的全是革命軍的軍官，是幾個年輕得過分的軍官，右手舉着比天上月光還要寒冷的雪亮指揮刀，每個人都想餓虎一樣揮動着指揮刀，左手握緊博朗寧左輪手槍，沖前方死命的扣響，充血的眼睛死死的盯着對面的那一道圍牆，張大嘴似乎出了吶喊的聲音！　　在他們背後，是刺刀的叢林，是閃耀的鋒芒，是寒冷的殺氣，是不屈的精神！　　握着指揮刀的那個北洋軍軍官似乎要把刀柄攥出水，直覺整個世界忽然安靜下來，無聲無息，眼前像是經過切割的慢鏡頭。這那些革命軍戰士不斷的在他眼前倒下，又有更多的戰士不斷出現在他眼前，就這樣前仆後繼。他驚心動魄的靈魂深處，一個聲音壓倒了外界所有出的聲音……真的有人願為那個虛無縹緲的革命理想而赴死！眼見為實！　　這是欲驅除強胡，不得不革命的革命軍；這是欲保存種族，不得不革命的革命軍；這是欲去奴隸之籍，而為漢土之主人翁，不得不革命的革命軍。今日之漢族之民氣，其渙散不伸，至於千年未有之極，然物極則必反！觀其所以對付異族政府而可知矣，割地也，賠款也，攤捐也，加稅也，借民債也；又有甚者，礦物權、鐵路權、航路權、關稅權、教育權、用人權，率所有保滿洲而制漢人之權，皆送之強鄰而不惜。民眾雖愚弱，而利害亦明，民眾雖窳敗，而心灰未死，未有見此而不恨入骨髓者？然徒恨之，而不敢有所反對焉，亦足征民氣之渙散不伸矣！民氣欲伸不得而鬱積，一旦潰決，則莫若今日兇險！　　革命！革命！這是不甘為人昧、不甘為人愚、不甘為人威、不甘為人弱，不甘世代為半睡半醒之滿洲走狗奴隸的中華民族猛然覺醒的標誌！　　北洋從來都是以自身利益抱成團存在於清廷，然此輩皆漢人，皆漢人而為滿酋之奴隸。滿酋之使此輩為奴為隸，甘害同胞，以利異族，此輩為奴隸者，是滿酋造奴隸者，甚至欲遂一己之利心，甘作同胞之公敵！但是眼前這一切，這些革命狂熱，已達極點的革命軍，卻告訴這些北洋人：有人不願奴隸以生，情願不奴隸而死。在五千年炎黃之胄以熱血和榮耀澆灌的偉大土地上，還是有人傳承炎黃民族的偉大榮耀，願為謀同胞無窮幸福，甘心以熱血澆灌之。　　子彈呼嘯着從這個北洋軍官身邊掠過，但是他仍然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裡，心裏已經想得出神。身邊寸步不離保護他的四五名北洋軍士兵，猛然撲過去，就要把他拖了下來。他煩躁的將他們揮開一些，那些士兵焦急得和熱鍋上面的螞蟻也似，牆頭的搶聲密集跟雨點似也。他置若罔聞，更加的沉默。向來驕橫兇狠的北洋軍士兵也在這樣衝擊下心驚肉跳，他們還能頂得住革命軍幾次衝擊？孫傳芳大人的援軍到了沒有，孝昌也該派援軍過來啊。但是一刻鐘過去，哪邊也都沒有等到結果，只是聽着槍聲越來越激烈，革命軍的衝鋒越來越瘋狂。　　圍繞着花西，濃煙火光一道道的依次冒起，不知道哪裡又打着了火。整個花西鎮陷入革命軍的包圍圈，在革命軍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狂暴激流當中顫抖。周圍全是革命軍的呼喊聲和北洋軍的狂叫混成一團，似乎花西鎮就要被激流所淹沒！

# 第一百五十二章 穿雲裂石

　　嚴寒籠罩着這片大地，地上滿是枯草衰敗的景象，空中朔風嗚咽。天低雲暗月隱，凄清落漠冷酷。烽煙鬱積在花西鎮夜空，為革命拚命的志士的熱血在這片大地壯烈的綻放。　　滿腦子都是上官宣傳的“袁大人是我們衣食父母”，每日都要燒高香叩拜袁世凱的長生牌位的北洋軍士兵，認為北洋軍，認為袁大人，都是崇高無尚的北洋士兵，在這危機時刻，狂燥的他們陷入一股瘋狂的復讎氣氛中，爆發出及其兇狠的鬥志。花西遇襲的事兒已令這些滿是北洋團體優越感，一直在湖北做大爺，為所欲為，橫行霸道的士兵們眼紅腦熱、躁動不寧。眼下激烈的戰況，不啻將一把熊熊烈火投入堆堆枯柴之中，立時引來後方還未曾領略革命軍鋒銳的北洋兵一陣狂躁、喧囂。　　“不能讓匪黨如此猖狂！”　　“大清國北洋軍可殺不可辱！”　　“打進武昌城！蕩平湖北草寇！”　　“摧垮匪黨軍隊！”　　如潮水一般，北洋兵呼嘯向著戰況最激烈，搶聲最激烈，廝殺聲最激烈的西南角，三營的攻擊點彙集。外圍分散在花西各處警戒，還沒有和革命軍碰上的北洋軍小隊向這裏匯聚集中。他們凶性畢露的和革命軍的官兵們廝殺成一團，發起一次又一次反衝鋒！白刃肉搏戰在湖北戰事停頓過一段時間，有些鬆散的兩方同時喚醒他們的噬血的慾望，喊殺聲如巨浪一般，一浪高過一浪，似乎要將整個花西淹沒！　　革命軍一波進攻被打退，只剩雙方對射的彈雨還在激烈的繼續，在花西不知有幾百年歷史的高門大宅院青磚牆上面留下了坑坑窪窪的痕迹，屋檐江南風情的裝飾，飛檐上陶瓷的鎮宅四方神獸，都給打得粉碎，檐下風鈴也被打得叮叮噹當響成一片。　　這樣的小站，北洋軍沒有配備克虜伯過山快炮，而李想的兩門山炮都給宋缺拿去進攻孝昌縣城了。李想離開漢口之後，現在炮彈是用一發少一發，沒得補充。雙方都是輕步兵的火力戰，白刃戰，場面更是打得異常的血腥暴力！　　李想就守在激烈戰場上，站似一顆松。此時的他，犹如主角光環附身，對於眼前呼嘯縱橫的流彈視若無睹，雙目赤紅，死死的盯着的對面高牆激烈的戰場，滿身的硝煙血腥味，額頭的肉，蟲似的疤痕也因為熱血上涌，變得非常猙獰可怖。對面閃動的火光，還有滿地的屍體。他底下站着十幾個揚着臉的傳令兵，正等候着他的命令。李想這傢伙，一與三營匯合，立刻就奪了三營長的指揮權。　　看着進攻一次次的被打退，李想已經急得火冒三丈。他親自帶着的突擊隊，直撲而來，參謀部給他的命令就是甩開一切糾纏，輕兵直進，一下打開花西鎮的突破口。突擊隊，在李想所知的國產老電影里叫做敢死隊，在進口的美帝大片里才叫突擊隊！李想可是真的帶着他們去死的！　　這一戰，他也是當真是拼了老命，輕兵直進。將麾下最精銳的特務營警衛部隊最後一分精力都壓榨了出來，但是輕步兵到達這裏，幾次撲擊，都被北洋軍火力逼退。北洋軍在這個小站的防禦工事簡直可以入教科書，堪稱完美。此時的李想，當然不知道，守在這個往日無名小站的北洋軍官，是保定陸軍學校畢業，還是北洋系少有的留學日本陸軍學校士官生，與閻錫山和吾祿貞等同盟會名人同時參加清廷武官考試，後來同樣鼎鼎大名的大軍閥孫傳芳是也！李想如果知道，也不會選擇這一塊難啃的骨頭咬第一口。一口好牙都給磕壞了。　　一次次撲擊不成，已經疲憊到了極點的士兵軍官們就有再而竭三而衰之虞了。李想帶着突擊隊沖在最前，也卻是鼓舞士氣，全軍激烈飛揚向前沖，年輕的軍官們同樣有樣學樣的沖在前面，傷亡也在前面，這些李想苦心培養地種子已經倒下了一片，李想看得也是心中滴血。軍帽已經給李想攥在了手中，幾乎要捏出水來。底下的傳令兵和營本部的軍官都在槍聲中焦急地向他呼喊。　　三營營長吼道：“大帥！咱們是不是再沖一次？還是向參謀部要求增援？”　　“要求增援？”李想本就難看的臉色更是猙獰，幾乎是咬着牙齒再說話。“那邊的戰場不吃緊了？那邊的戰場還能抽出兵力增援？連這小站幾個北洋強盜都打不過，還憑什麼身負民族的希望，救國救民？！”　　他猛將手中軍帽一下丟在地上，猛的拔出了腰間的指揮刀：“就是正面，有膽子的，跟老子上，佔領花西！人死鳥朝天，不死萬萬年！將革命進行到底，不是吼一嗓子，北洋軍走嚇走了地！”　　他指揮刀平指着前面，呼嘯的流彈就擦着他的頭皮飛過，他卻是連眼皮也不眨一下，身處這樣激烈殘酷的戰場，他已經沒有一絲害怕之類的雜念：“你們難道就忘了，這一路所見，北洋強盜范下的累累罪行，湖北千萬民眾身處水深火熱慘況？”　　那幾個軍官傳令兵本來還想阻攔一下李想，聽到這句話，一個個都紅了眼睛。　　這次戰場行軍，所見所聞，使他們的心一直就是沉重非常。這是對他們革命軍身負民族希望，最血腥味，最清楚明白的解釋。他們終於有些反省到自己過去的麻木，民族精神真正的開始覺醒。他們那顆一直在滴血的心再次震顫起來，他們終於下定決心與北洋強盜決死一拼，他們對於李想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再不有一絲的猶豫。　　眼前大帥下了進攻令，他們一點的猶豫為難情景立刻結束。　　湖北民不聊生，一切是他們親眼所見。一切，如李想所說，只有將革命進行到底，才是中國的希望。李想帶領他們舉起革命的大旗，經歷了奇迹一般的艱難戰事，他們掀起無數先烈未曾做到的革命狂潮，整個南中國全部聞風潮而革命，完成他們夢想的期望。這都是因為李想的領導，多少革命英雄無法做到的，他做到了。李想既然說，將革命進行到底，那自然也是做得到的。李想既然說，跟老子上，佔領花西，那自然也是做得到的。　　跟着李想，沒有完不成的任務，即使赴死，也要完成任務先。武昌舉義，對李想心悅誠服而喊出的願為革命事業效死的那一句承諾，並不只是說說的。　　拼了！穿越百年時光，能為民族革命而死，能參与轟轟烈烈的辛亥大革命，一切都值了！　　還記得第一次看到百年前的中國，天是沒有任何污染的純凈蔚藍，有一種協調、寧靜的美感。此刻，他甚至產生了一種衝動，希望有一天脫去戎裝，隱居鄉間，重新體味一下那種寧靜無憂的生活。就在一片沸天震地的槍炮聲中，李想竟然沉浸在無限遐思之中一時漠然不知。　　一點熱血，突然濺在他臉上。他身邊一個士兵中彈倒下，李想猛的醒過來。　　他再不多說一句，用力一揮軍刀，大步的就朝前走去。還沒有前進幾步，就聽見身邊腳步聲響，身邊的那十幾個他現在唯一能掌握的軍官士兵已經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槍跟了上來，在他周圍，將他身體擋得死死的。　　前面，到處都是蹲伏成一團一團的軍官士兵，給對面撲來的子彈打得抬不起頭來。李想他們十幾個就在隊伍當中穿過，士兵們驚惶的抬頭一看，就看見打仗瘋魔似也，平日里卻又和他們打成一片，一起攪大鍋里的馬勺，也就是大頭兵一般的年輕李大帥正從他們身邊經過，臉綳得緊緊的，手中的軍刀如閃電一般耀目，看着他們蹲伏在那裡，只是冷冷的掃了一眼，這目光。竟然比他手中軍刀還要耀眼！只是這一眼。讓不少士兵覺得尾巴骨都是一乍，頭一下就抬了起來。　　一個基層指揮官彎着腰站起，大聲喊道：“大帥！敵人火力太猛。你不能衝上去！咱們還是等快炮過來！”　　李想錘着胸脯大吼一聲，幾乎都蓋過了漫天彈雨地尖嘯。“怕死，就不要鬧革命！革命軍沒有怕死的兵！今天，就用我們的血，然紅那面五星紅旗！今天，就用我們的血，澆鑄中華民族之魂！”　　說罷他仍然大步前行，火藥煙氣瀰漫當中。一排彈雨撲過來，擋在李想面前的幾名士兵哼也不哼的就軟倒。李想地大手一把攙住了一個，架着他就朝前走，腰都不彎一下。那哨官眼睛騰的一下就紅了，也猛的一下摔掉軍帽：“老子追隨大帥一直到今天，也就死在這兒了！弟兄們，這條命，就陪着大帥一起去死，一起為我們的理想而戰！革命軍，上刺刀！”　　一場惡戰勢在難免。　　這個民族，二百六十餘年來飽受的屈辱，落後，愚昧，每个中國人身上背着的“東亞病夫”惡名，割地，賠款，國將不國，而這一切都源於眼前這些旗人走狗和他背後的韃虜朝廷！人人同仇敵愾。這些正值青壯年、有血性的革命軍漢子實在不願再讓中國人，讓家鄉父老，在舊中國黑暗的體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不再做“東亞病夫”！　　浴血拚殺，傷亡慘重。唯一能支撐他們的，就是幾千年神明之胄留給他們的榮耀，就是一個革命軍人為國家，為民族、為個人爭生存的信念！　　先是他周圍不遠的隨李想武昌舉義的軍官們紛紛直起了身子。接着就像波浪一般地傳向了遠處，到處都是一片喊聲。陣地上時時有各級指揮官力竭聲嘶地大喊：“革命軍，上刺刀！革命軍，上刺刀！”　　李想艱苦的一笑，吼道：“弟兄們，記住我們的口號：以最後一滴血，為民族爭獨立！以最後一滴血，為國家爭民主！以最後一滴血，為個人爭自由！”　　每次吶喊，總能使疲憊的士兵們激起一腔腔騰騰熱血，多少驅趕些近三個月苦戰的勞累和緊張。　　爆炸燃燒的大火濃煙，遮雲蔽日；穿雲裂石的槍炮聲，使花西這個本來不大的小鎮像是開了鍋一般。革命軍在這猛烈的火力中傷亡劇增，依舊一撥撥像蝗蟲般擁向城垣，攀牆炸牆，奮死向前，企圖突入鎮內，不斷的向花西發起了猛烈攻擊。　　對面的北洋軍，在街壘中，在不知名的大宅院的院牆上，都在拚命的開火。北洋軍指揮官的軍刀揮舞一次，就是一排齊射，滿地都已經是銅彈殼。防禦工事外，已經累累都是革命軍穿着青色軍裝的屍體，步槍射地硝煙已經將花西鎮四周籠罩，北洋軍官們繃著臉，瞪大眼睛也死死的看着對面的動靜，拚命想看清楚煙霧對面的動向。　　北洋軍最初的狂妄，正在革命軍冒着這樣的火力，一次次發起的衝鋒，一步步的瓦解！畢竟，他們的衣食父母袁大人，用金錢和權力賜與他們的勇氣，也有無以為繼的時候。　　士兵們已經緊張得喘不過氣兒來，甚至連軍官們都在暗自祈禱：“這些亡命黨人沖不動了吧？沖不動了吧？”　　對面的槍聲一下弱了起來，接着響起的卻是徹地連天的喊聲，還有敲砸磚石土木聲音！一陣陣磚石滾落的嘩啦聲音同時響起，剛才步槍密集射的煙霧已經將不大的戰場籠罩得死死的，士兵們不安的回頭看着軍官，軍官卻着魔一般的看着對面，手中的指揮刀都快攥出了水來。　　巨大的垮塌聲音突然在對面四下里都響起，吶喊的聲音象是衝破了籠子，一下充斥了整個花西西面的戰場！煙霧當中，人影憧憧，每個人都直着嗓子在喊叫，再稍頓一傾，據守這裏的北洋軍這些孫傳芳精心挑選的精銳，就看見一道道閃光在眼前耀動。　　那是刺刀！海潮似要將他們將整吞沒的波浪！　　在革命軍即將起白刃衝鋒的時候，在戰事並不如何激烈的花西東邊戰線，二百多名北洋軍整隊而來。孫傳芳聽到槍聲在花西響起之後，就搜羅了留守花西兵站所有能夠集中的兵力，配備武器，判斷全鎮四處火力強弱，立即朝戰火最激烈的西邊戰線增援而來。　　孫傳芳登騎親自帶隊沖門而出，一路氣喘吁吁趕來，眼看就要到了西線戰場，已經看到西面高牆上面，街壘後面，那些警戒的北洋本士兵軍官在拚命向他們招手，孫傳芳一直鐵青着的臉才微微露出一點笑容。　　他膽敢測度袁世凱的用心，那從來都以自己地頭腦自負，認為花西指掌之地，一切都在他地掌握當中，都覺得有些屈才了。但是突然響起的槍聲，卻給了自負地中將極大的打擊！　　居然，竟然，赫然有一支革命軍突然出現在花西！難道還有人識破了袁世凱苦心籌劃的計劃，想要破壞袁世凱發動北洋軍上下，南方立憲士紳，還有英美洋人聯合的和議密謀？　　這一支軍隊，只可能是在湖北新崛起的李想革命軍。孫傳芳並不曾忽視這支力量，雖然內心也認為這支軍隊成軍未久，戰鬥力大大可疑，可是他還是願意花費了諾大的心力，去關注這支軍隊。但是，孫傳芳實在不敢相信，李想有這個勇氣，趕來挑戰數倍強大於他的北洋軍！在和送死無異。對於李想，不止沒有任何勝算，也沒有任何的好處。怎麼想，他只有跟隨武昌求和，保存實力，以獲得最大的前途。但是，李想偏偏沒有認輸，沒有隨武昌求和。　　在那一刻，孫傳芳甚至感覺就像行房被偷拍，暴出網絡艷照門一般難堪。　　孫傳芳畢竟後來的一代梟雄，短暫地挫折感一下就掩藏住了。革命軍中，也不乏清醒的英雄人物。大局他無法左右，那麼現在花西總是要守住。花西由他一手建立的防禦工事，絕對可以稱為固若金湯！　　幾個軍官看着孫傳芳，等着他下達命令。孫傳芳定了定神，淡淡的擺手：“你們帶着你們的小隊，從兩翼向側面繞向西面，匪黨主力集結在那裡……”　　他騎在馬上，不動聲色的兩手做了一個一擠的姿勢。戴着的白手套，嶄新得耀眼。三個北洋軍官僵硬的彎腰點頭，一聲招呼，就帶着大約一半的人馬分開兩翼，向槍聲響處包抄而去。　　孫傳芳很洋氣的撣撣身上不存在的灰塵，搖頭低聲道：“這些匪黨，碰上我，算是他們倒霉……”　　他居然好整以暇起來了，感慨完畢，一如後世那些海歸的傲慢，用右手朝後輕輕一招，百多名北洋士兵跟着他就朝宮內整齊的緩步行去。孫傳芳要擺出名將的氣度，他們也職能配合。　　就在這個時候，西面的槍聲突然沉寂了下來，只剩下北洋軍步槍單方面開火的聲音，接着就是徹地連天的吼聲響起！　　孫傳芳一下勒住馬仔細分辨那混成巨響的吼聲，皺着眉頭。　　“革命軍，上刺刀！”　　吼聲如雷！一時殺聲震天！　　“匪黨又要和北洋打白刃戰？”孫傳芳眼睛一下睜大，南下以來，北洋軍和革命軍打過多起大規模的白刃交手戰！革命軍最不缺乏的就是勇氣，如拳民一樣宗教似的瘋狂勇氣。　　他再難安做名將氣度，猛的在馬上加了一鞭，飛也似的衝去。革命軍瘋狂進攻的壓力，戰場的激烈血腥，排山倒海的撲面而來，是他心不能安。但是他就是不相信，革命軍能用刺刀，沖入花西的銅牆鐵壁當中！

# 第一百五十三章 必須的勝利

　　革命軍陣地上，參謀部的曾高手持望遠鏡，一直觀察着煙塵瀰漫的由東線孝昌到西線花西的陣地。不動聲色的看着遠處的緩緩升騰而起的戰火，照亮夜色。　　即使沒有任何戰陣經驗的人，亦能通過空氣中瀰漫的硝煙血腥味感覺到了花西戰場火藥味的濃烈。眼下，花西鎮方向傳來地喊聲，也轟轟烈烈的一直飄到了在這裏臨時設立的指揮部的曾高這兒。他知道，一般的戰鬥是不會有這種效果的。　　在孝昌城和夏家村的戰鬥同樣轟轟烈烈，隱隱約約的飄過來。　　自己同志們地喊殺聲音，留在曾高身邊的少量軍官自然聽得出來，一個個都眼巴巴的看着曾高，但是曾高身邊的力量已經很單薄了，他們也不敢提出去增援的話。　　曾高突然放下望遠鏡，對着孝昌城的方向說：“宋缺啊，你可撐得住嗎？”　　參謀部一個軍官想了想，還是說：“那邊仗打得也苦，孝昌可是縣城。不知道花西方面情況如何了？他們至少還得牽制孝昌城北洋軍多久？”　　“最多也就是到天亮為止。”曾高臉色凝霜，從未有過的沉重。“天亮之後，孝感北洋第二軍大營方面的敵軍也該反應過來。如果在天亮之前，不能佔領夏家村或者花西鎮，咱們就只有收兵……宋老弟，他是條硬漢，牽制孝昌敵軍到天明已很不易。大帥正在花西發起猛烈攻擊，宋缺之牽制敵軍主力是奇功。望他們能再撐幾個小時，待友軍在拿下花西鎮或者夏家村。”　　“參座放心，”直面戰場的慘烈，那個參謀軍官不禁感慨地說道：“宋團長是條漢子，全團的戰士全是漢子，他們可比我厲害，更是比黎元洪那些混蛋革命軍強多了。宋團上下必當全力而為。”　　“確實，對於宋缺無須太多擔心。”曾高還是苦笑一聲，“夏家村和花西鎮才是難為。為革命，大帥他是拚命了啊……”　　一個軍官遲疑着問：“參座……咱們要不要去增援一下……”　　“拿什麼增援？”曾高擺擺手，嘴角還有一點苦澀的笑意，“哪一處又不需要增援？咱們的戰場是整個京漢交通線……”　　就在這時，外面的喊殺聲音似乎又大了一些，每個人都在豎著耳朵聽着。正在全神貫注的時候，外面突然又響起了雜沓紛亂的腳步聲音和吼叫擾攘的聲音。　　一個渾身浴血硝煙的軍官衝進來，大聲嚷嚷：“參座，我軍與北洋敵軍雙方在夏家莊內展開激烈爭奪，我們與北洋守敵惡戰，打開突破口后，二團主力一營隨之突入村內。前不久，九連趕到了村南，以勇猛神速的動作搶佔了村南路口的碉堡。但是北洋軍很頑固，不時組織反衝擊，與一營殺了個幾進幾齣。但由於北洋軍又有附近巡邏的支隊加入戰鬥，短短的幾個小時，二團軍傷亡不得不退出戰場的已經重達一百七十餘人，因而陷入艱苦之戰。小小的夏家村莊里裡外外，敵我雙方傷亡都是慘重，已是屍積如山血流成河。隨便抓起一把腳下的焦土，就能扒拉出幾塊彈片甚至碎肉。戰至此時，火力占極大優勢的北洋軍步步為營，又開始向外圍緩緩推進，把咱們佔領的地盤收回，把夏家村莊守得死死的，咱已記不清團座組織了幾批敢死……”他的腳下不知不覺積血一團，不知道什麼地方的傷口還在流血，站得依舊穩如泰山。但是說到此處，卻頓了一頓。　　“突擊隊出擊了，咱只記得每次出擊，近百人的突擊隊戰士回來不了幾個人。這時全庄三分之二依舊為北洋軍占踞，二團進攻村莊的一營曾拿下一座碉堡，被北洋敵人瘋狂的連續反撲下，傷亡過重，碉堡守得很艱難……”　　這樣的鐵漢，這個難字吐的加倍困難，只覺得是無盡的羞辱，革命軍人什麼時候會說難？此刻參謀部上下已經完全可以想象戰況的艱難苦頭。　　“團座覺得再拼下去，一營將全軍覆沒，便派我向參謀部曾參座請示，不得已之時，可否轉移陣地，暫時後撤到南邊……”連這個報告的軍官也覺得這句後撤有多麼的難以出口！有多麼的無可奈何！　　整個參謀部全是粗壯的喘息聲，一個個下意識都緊張的握緊了拳頭。聽到這些消息，曾高知道戰況慘烈到了什麼地步。曾高參座實在沒法拒絕二團的團座的請示。一團之眾已在一個小小的夏家村莊與北洋軍重兵血戰晝夜。李想欲以一己之力再掀革命狂潮，對這樣一支部隊他還能說什麼呢？何況這都是李想辛辛苦苦積攢的一點革命種子，被李想稱為民族未來的希望，這樣個消耗法不是等於在拿刀剜他的心頭肉，他知道了還不心疼死啊！　　可這不正是李想選擇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道路嗎？　　准，還是不準？曾高一時竟然無法選擇！　　二團這樣的請示到了參謀部，參謀處各級軍官深感事大，已經不是不敢作主，而是心亂如麻的沒有主意。參謀部統籌全局，更是認識到事關全局，整個京漢線的戰事，整個辛亥年的革命成敗！乃是感覺無能為力，紛紛無助的望着這裏的最高長官曾高參座。　　一時，從來都是雲淡風清的名門公子――曾高參座亦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寧。　　最初他是利用北洋軍驕狂輕敵的心理，在孝昌設下圈套，讓宋缺把孝昌城裡的北洋軍纏住。驕狂的北洋軍並不把此次戰事認真對待，放縱不顧的時候，革命軍李想集團主力已經秘密東進，從北洋軍背後京漢鐵路交通線發起破襲戰攻擊已經開始。李想親自領導的師團目的是首先拔掉孝昌附近的兵站據點，花西和夏家村莊，再回過頭把孝昌城吃掉，為整個京漢交通破襲戰拉開一個震撼天下的序幕，所以宋缺牽制孝昌城裡北洋軍的作用就變得極其重要。　　宋缺部佯攻已傷亡三成，幾乎消耗得精疲力竭了，但這時負責進攻夏家村莊的部隊卻出了這樣的問題。李想親自主持進攻的花西遇到北洋軍頑強抵抗，如今夏家村莊形勢同樣艱難。拔除孝昌周圍據點的戰鬥，在花西和夏家同時陷入僵持。如果革命軍不能及時拔除這兩顆釘子，宋缺團付出的重大犧牲將無意義不說，孝昌北洋軍用不了多久便能喘過氣來，直搗夏家，增援花西，那整個孝昌作戰將慘敗！孝感段祺瑞北洋第二軍反應過來，全部的京漢鐵路交通線破襲戰也勢必難以為繼，中國革命將持續幾十年的一片黑暗，多少人拋頭顱灑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也變得毫無意義。　　曾高一拳錘在面前掩身的石頭上，鮮血迸濺。自己心裏素質果然不如李想。這時，如果是李想坐鎮，他一定不會露出這樣焦急的神色，天傾陸沉，他也能安座如飴，如同一根定海神針鐵。再難下定的決定，他一咬牙，必能下定決心。他們只要一往無前的跟隨，拼殺個屍山血海即可。這時候更是清晰的認識到，李想才是他們絕對的主心骨！　　他不得不以那個正在花西戰場奮戰不休，把他推上革命風潮浪尖的李大帥的思維思考、決斷。李想從全局出發，也急切希望拿下夏家，使孝昌戰事順利成功，使京漢線戰事順利進行，使辛亥年的革命進行到底。　　他一瞬間又恢復雲淡風清的瀟洒，那隻帶血的右手從上衣口袋抽出根皺巴巴，珍藏已久，一直不捨得抽完的煙頭。點上，悠然的深吸一口，紅亮的煙頭照亮他的臉，然後吐出一團濃煙。參謀部里這些熱鍋上的螞蟻死死的盯着曾高，心裏卻也不再那樣煩躁和無助。　　“怎麼回事？一個小小的夏家村莊還拿不下來嗎？夏家村的四個碉堡好不容易攻佔了一個，攻擊部隊又要撤下來了，放棄這個碉堡？再攻夏家村不知又要付出多少代價？要知道孝昌城附近幾個據點不拔掉，拿下孝昌城就更困難了！明白嗎？”　　即使已經雲淡風清的曾高，在下達接下來的命令也是咬牙切齒的模樣，不是已失去耐心，在這樣艱苦的情況下，對他們的訓斥自己的心也承受同樣的苦痛。此時，任何一個命令，都變得非常殘酷！　　“……我已受李帥之命，如有所屬不聽軍令，致誤戰機，當照叛徒張景良的前例嚴辦！戰役已經開始，革命軍全師向京漢線發起攻擊，預計宋缺對孝昌的圍困只能維持到天明，孝感敵人大營必有反應。因此命令：參謀處告二團，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進攻，決不許後退！”　　這樣一個命令，將是屍山血還！　　“參座！”　　“閣下！”　　……　　“敵人火力強悍，但是我方攻勢同樣兇猛，我們不怕死，沒有一絲一毫的畏懼，我們把敵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但是第二團軍已傷亡過半，這樣猛烈的戰事，戰士們實在疲累不堪。可否請長官答應暫時撤退到河南岸修正，好讓第二團留點種子，這也是長官的大恩大德！……”這負責傳令的軍官也知道絕不可以撤退，為難之下發起脾氣來，“不讓撤也行，俺團座說，給兵，不要多，把咱團傷亡的補足就成，咱保證天亮前拿下莊子……”　　曾高深知這些革命軍漢子多有農家子弟的忠厚老實，還有知識分子青年的熱血，都是為一種理想聚集，無悔的忠貞堅定不移，是人心中最大的勇氣，若非不得已，話絕不會說得如此哀婉，絕不會發這樣的脾氣。但他預算孝感北洋軍團最快也要明日中午方可至孝昌城南部，第二團如於此時放棄夏家村莊，就等同放棄孝昌，豈不功虧一簣！　　因此他說：“現在不是發脾氣的時候！趕緊組織剩餘的力量，包括文書、理髮員、炊事員，準備向殘存的頑敵作最後的衝擊！打完仗，再給你們補充兵員！我保證，新兵讓你們團先挑……敵我在夏家村莊已血戰半夜，勝負之數決定於最後5分鐘。敵人的援軍明日中午可到，事態緊急！李帥本人也親自奮戰在花西最前線，你們還不明白嗎？此戰，有進無退！你務必至明天拂曉拿下夏家村莊。這是我的命令，如違抗命令，當軍法從事。”　　“明白！”他們的最高統帥李想已經衝殺在最前線，他們又還能說什麼？只是低聲嘀咕着，“敵人燒硫磺干辣椒施放了毒氣，很多戰士中毒了……”　　“混蛋！”　　“畜牲！”　　“這群強盜！”曾高的修養再高也忍不住罵了一聲，“告訴你們團長，夏家村莊的守敵除了軍官以外，更有許多保定軍校速成班畢業的士官，都是帶兵的人，對付他們，不能光是死攻硬拼，要多動腦子！”　　曾高把燙手的煙蒂摁滅，猛然揮手：“告訴二團長，夏家村的四個碉堡已被你們攻佔了一個，攻擊部隊可以暫時退下休整一下，以謀再攻！我雖然允許撤下來，但是並沒有允許放棄這個碉堡，而是留下一個班，搬好手榴彈上去，人死光了也要守住碉堡。那個碉堡要控制好，等於在敵人腹地安了顆釘子。我馬上調一門山炮給你，你用它打另外的炮樓！”　　這軍官眼前一亮，突然興奮起來：“拂曉之前一定要拿下夏家村！”　　“只有三發炮彈。”曾高不咸不淡的補充一句，他們卻是已經窘迫到了這樣的程度。　　此時曾高向他們下這樣嚴厲的命令，內心也很覺難過，但是他深知不這樣，便不能轉敗為勝。　　他見長官已鐵了心，態度如此堅決，拍着胸脯道：“三發炮彈夠了，參座，我們絕對服從命令！”　　“就是今夜還須拿下夏家村，以打破孝感敵軍明日援軍的計劃，則北洋段祺瑞第二軍於明日中午到達后，我們便受敵人實行內外夾擊！所以，明日拂曉之後，我的馬靴要踩在夏家村的土地上！”曾高出了一口氣，大吼一聲，“為了美好的新中國，為了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我們必須勝利！去吧，把所有擋在革命潮流面前的敵人粉碎！”　　“是！”眼前的軍官精疲力竭之際爆發出強大的戰鬥意志，當下道，“粉碎敵人！”　　夜空，是滿滿的血色，鋪天蓋地的喊殺。

# 第一百五十四章 好夢難尋

　　孝感。無邊的黑暗，破碎的城池，在寒風裡嗚咽。點點星光灑在這片黑暗的大地。　　在北洋第二軍司令部大帳的燈光一直亮着，裏面軍總統官段祺瑞大人這幾天的心情一直很好。收到北京任命他督署湖廣的命令以來，一直壓在他頭上的馮國璋也跟着要滾蛋了，湖廣今後就是他只手遮天！其實，湖廣戰事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讓他操心的啦。北洋軍已經打得南方匪黨跪地求和，就剩下一個在鄉下小打小鬧的李想很噁心。這不要緊，他北洋第二軍為加強京漢鐵路警備，他非常有創意的在保甲制度基礎上發明鐵路愛護村的分工負責制、處罰規則等，並且嚴格實施，而且已經連續一個月無事故，真是效果顯著。湖北的局勢一直都在他的掌握中，相信今後在他正式接手之後還是會在他的掌握中……他感到自己很有希望成為北洋三傑之中，未來接替袁世凱權柄的機會最大之人。　　天色已經很晚，也很冷。　　為這場機遇之戰操勞疲累的段祺瑞剛剛洗漱完畢，電話鈴響了，是孝昌站大隊站長打來的。　　段祺瑞這幾天看到特務材料反映京漢線附近有革命軍活動，因為南京光復的消息，李想又開始了不安分的小動作，甚至發電“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狂妄言論。所以，他要求京漢線各北洋兵站站長每天向他彙報一次。即使是很不屑的敵人，他也會正眼相看。獅子博兔，也當盡全力。　　段祺瑞例行公事的在電話里問：“今天有什麼情況沒有？”　　“稟告大人，下午接到孫傳芳報告，在花西以南八十公里處發現有匪黨軍約兩千餘人。”　　孝昌的站長在電話的另一頭哈着腰，畢恭畢敬地答道。孝昌站長對於處處顯露超然才華的孫傳芳其實是很厭惡，孫傳芳的報告他從心底認為是他大驚小怪，武昌已經求和，戰爭很難再開打，上面也不認為戰事還會繼續，所以，他直接把孫傳芳捅出來，也就是想讓平時深受上官鍾愛的這個小年輕，因為這樣的大驚小怪而被厭惡。　　“嗯，注意監視，有情況馬上向我報告。”說完，段祺瑞果然微微皺眉，也對急於表現的孫傳芳產生一絲不滿，就放下了電話。　　他今天想早點休息，希望能做個好夢。　　這幾天實在被李想噁心得受不了，很不願意再聽到關於他的報告。　　這些日子湖北眼看大局已定。黎元洪眼看被馮國璋打的連連畫招求和，原來他負責的後方安全事務，都是傅良佐處理，他和徐樹錚卻是另有它謀。自從靳雲鵬帶着大公子的旨意來過之後，調馮國璋的命令也到了，為了少和馮國璋起衝突，免得馮國璋說他爭權奪利，反正馮國璋就要交權了，段大人只樂的接受勝利果實就是。　　所以這些日子，如果不是南京光復引發的風波，不要說在鄉下打游擊的李想农民軍，就連武昌的消息，段祺瑞都懶得關心。　　段祺瑞正準備睡覺，就聽到門外一聲“報告”，還沒等他回答，蓬的一聲，人已經急匆匆地撞進來了。　　撞進門內地，正是他的首席參議徐樹錚。　　段祺瑞滿臉怒氣，一抬頭就看見是徐樹錚。　　“什麼事把你慌成這個樣子？”　　從第二軍司令部大帳到宿舍區大約有八百多米，徐樹錚跑得很急。就看到他滿臉漲得通紅地站在那裡，手裡抓着一疊紙，指着他，喘得說不出話來。　　氣惱的段祺瑞感到微微訝異。徐樹錚自幼聰穎過人，才氣橫溢。但大才在胸，自然鋒芒畢露，過於驕狂，有透在骨子里不拘形跡的風流文采。在京師，在北洋，都是有名的青年才彥，氣度自然不凡。別人不管怎麼氣急敗壞，他總是不緊不慢，笑看濤生雲滅的做派。看到他這麼緊張，可是破天荒的事情！　　看到自己最看中的學生這個樣子，段祺瑞當即化怒為笑道：“又錚，什麼事情這麼了不得？如今湖北局勢，全部有我掌握，一切將成定局，還會有什麼變故脫出你我的謀划不成？”　　徐樹錚上氣不接下氣的只是搖頭，神色又緊張又佩服，半晌才喘勻了氣息。“軍統！大事不好了！”　　他可是在自己書房小憩之後，也準備夢裡尋周公，就接到負責通訊的參謀緊急接過來的京漢線兵站方面的電話，接聽之後，還沒穿戴整齊就一路跑了過來！　　段祺瑞就是淡淡一笑，道：“今晚是怎麼了，一個個都大驚小怪的。剛接到孫傳芳這傢伙報告，在花西以南八十公里處發現有匪黨軍約兩千餘人。李想這個時候才知道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哪傢伙沒有了漢口財力物力做後盾，沒有武昌新軍的策應，手裡不過一群舞鋤頭燒火棍的山野村夫，烏合之眾而已，還能鬧出什麼亂子來？我要是讓他在我地盤撒野，真真是對不住袁大人的簡拔……”　　徐樹錚又吸了一口氣，沉聲打斷段祺瑞的喋喋不休，道：“絕不是大驚小怪。武勝關打來電話，他們遭到匪黨軍上千人的襲擊，情況很危急。連信陽城裡也已發現有小股匪黨，街上還有零星槍聲……”　　嘩的一聲，段祺瑞已經站了起來，大罵道：“陸建章這個飯桶，干什麼吃的？這傢伙真是混蛋，情報很大的不準確。我要狠狠參他一本，袁大人把北洋情報交給他掌握，完全是個錯誤……你馬上召集軍事參議部會議，必須加強信陽城的警戒。河南亂不得！咱們好容易穩住地湖北局勢，河南可亂不得！山西已經亂了，河南再亂，咱們後路也無，大軍必亂。”　　這一晚上，段祺瑞的好夢是沒法做成了。　　段祺瑞焦躁的在房裡轉了兩圈，立刻控制住浮躁的心情，不動聲色的問道：“就這個？……這事兒其實和我也說不着，我只是負責督署湖廣，信陽在河南，另有人管着呢，這件事，直接報告給袁大人……”　　“軍統，當然不止這些，我還沒說完呢。”徐樹錚滿臉凝重的道：“……武勝關至大悟縣之間的小鐵橋遭到襲擊，造成一定損失。京漢線的大悟、孝昌之間的鐵路多段被炸毀、孝昌縣以西的電話線也接不通了。就在孝昌地區遭到優勢匪軍攻擊，退守城內，與城外兩處據點花西鎮和夏家村莊已經失去聯繫。”　　段祺瑞一下子又跳了起來，顫抖的手指指着他，臉色鐵青，一時不能言語。陽夏之戰後，被北洋凌迫打擊的囂張氣焰全無的南方民黨，在袁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后，才正式地接洽談和，還是請北京英國公使朱爾典電令漢口的英國領事葛福出面，於十月初十日到武昌斡旋和平，先商雙方停戰。在簽訂的三天停戰期內，葛福領事曾和在漢口英租界開會的各省代表大會接洽和平，眼看穩定下來的局勢，一下就被徹底打破！如果真如徐樹錚報告上所說，那就是京漢線危急，而李想進兵破襲之後，北洋後方補給線斷絕，等於整個北洋軍成為孤軍深入！李想如果做到了這一步，那就意味着戰爭，意味着他真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南方黨人絕對不可能放過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機會，剛剛光復南京的黨人氣焰必更加的如潮洶湧，南北和議也將成為泡影。而袁大人也絕不容許這個竊取國柄的機會失去！而計劃的南北和議和平方案有兩個：一個是全國性的，由袁世凱內閣代表清廷統治下的各省區，希望和一個能代表全部革命省區的人進行和談；另一個是局部性的停戰，由北洋軍在武漢的最高統帥段祺瑞與“黎軍門”進行以湖北地區為限的停戰談判。　　“前功盡棄了。”他沮喪地想到。他感到自己很有希望成為北洋三傑之中，未來接替袁世凱權柄的機會最大之人――這個夢這麼快破碎了。　　“立即組織兵力向孝昌城增援。”段祺瑞半天只說了這樣一句話。　　徐樹錚無可奈何的搖頭：“和京漢鐵路上幾個兵站的通訊已經中斷了，大營里的參議竟然連京漢線發生了什麼都搞不清楚……軍統，大人，你要冷靜！敵我情況不明，貿然出兵，只怕湖北局勢更加混亂難以收拾！至少也要等天亮以後……”　　“和京漢鐵路上幾個兵站的通訊已經中斷了？大營里的參議官竟然連發生了什麼都搞不清楚？你讓我怎能讓冷靜得下來！”正煩躁地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急得跳腳的段祺瑞氣吼吼的道：“你將負責通訊和作戰的參謀找來，在我的部隊發生這種事情是絕對不允許的。限他們在二小時內搞清京漢線到底發生的什麼事情。傳傅良佐、吳光新、曲同豐他們快來孝感！馬上召開緊急幕僚會議，以決定迅速派出增援部隊作戰計劃。袁大人那裡，馬上也要電奏！陸建章這個飯桶！”　　作為北洋派遣湖北剿匪第二軍總統官，段祺瑞從未有過的感到自己非常可憐，眼前如此刻帳外的天空一樣黑暗。　　剛剛說到這裏，電話響了。　　電話是漢口方面還沒有交接職務的第一軍總統官馮國璋打來的。他也顧不得彼此的隔閡，關係北洋大計的關鍵時刻，也只有厚顏向他討救兵了：“京漢鐵路到處正遭李想匪軍襲擊……”才說了半句話，電話里就響起了“嘟嘟”的忙音，氣得他把電話一下摔到了桌子上。以後，連接漢口的有線電話、有線電報也都陷入完全不通狀態，孝感第二軍大營立即陷入情況不明狀況。　　段祺瑞似乎一下蒼老了起來，蔚然長嘆：“咱們當初就不應該小看這個李想！誰想得到，黃膽大，黎膽小，名聲天下聞名，他們都在咱北洋麵前折戟沉沙，偏偏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李想把這天給翻了過來。袁大人曾說過：不得漢口，不足以奪革命之氣；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膽。咱們如不能掌握湖北局勢，南京又被南方黨人奪走。如今清廷之膽已寒，可是革命之氣如潮……咱北洋局勢被動如斯！”　　現下這個黯淡局面如斯，他段祺瑞的前途也跟着黯淡如斯。　　馮國璋丟給他的果實瞬間腐爛，和議的戲唱不下去，他就是北洋的罪人。　　整個室內，鴉雀無聲。兩人都在分析厲害得失，越想越是后怕。　　還是段祺瑞最先鎮定下來，不動聲色的道：“只要漢口還在我們手裡，武昌黎膽小暫時就鬧不起來！有洋人居中調解交涉，和議也是牽扯洋人利益，他們肯定不會袖手，和議就要進行下去的可能……局勢還沒有壞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那李想……”徐樹錚苦澀的問道。　　“他李想惹動洋人，就沒有好結果的！洋人可不會願意看到他得意。”段祺瑞冷冷道：“現在咱們先穩住陣腳，防止背後有人捅咱們刀子！好不容易才擠退馮國璋，不要又為他人做嫁衣裳……等風頭過後，我有法子收拾李想！”他已經完全平靜了下來，負手吩咐：“又錚，咱們就在這裏隨時等着進一步的消息，爭取和各兵站取得聯絡，傅良佐、吳光新、曲同豐來了，做好戰鬥準備，隨時準備支援，這參議處好好斟酌計劃，還有給袁大人那裡轉奏這裏的消息，據實奏報，一定要強調，漢口和孝感，武勝關這些重鎮據點還在我們手裡，一切還在北洋掌握之中。”　　“是！”徐樹錚答應而去。　　只剩下段祺瑞一個人獃獃的坐着，整個臉都藏進燈光下的陰影里。一片安靜，半晌之後，才聽見他幽幽道：“一人撬動天下大勢，偶爾一次還可以說是某種機遇成就的奇迹，一次又一次就是能力啊！但是讓我今夜好夢難尋，你也休想再創奇迹！”

# 第一百五十五章 離戰爭不遠的漢口

　　漢口，北洋第一軍總統官行轅，劉氏花園。　　隨着隆重送客的三聲抬炮儀式聲音響亮，馮國璋臨時招募的西洋樂隊也嘟嘟答答的吹起銅號，敲起小鼓。舞謝歌台，劉園一夜風流的宴會散去。滿城餓殍，路有凍死骨，這裏依舊花團錦湊，夜夜笙歌。　　腳步聲響動，馮國璋笑容滿面地送一夥洋大人出來。　　當得起馮國璋一送的。自然不是平凡人物。英國領事葛福、新上任的英國艦長、英國民團長，常駐漢口的十一國領事，還有萬國商會的會長盤恩，英商公會，德國商會，美國商會，日本商業會議所，法商公議會等洋人商界人士也均在。漢口的洋商，洋人領事，洋人軍事團體，三者之間本是矛盾重重，各國之間利益牽扯的更是糾纏不清，像這樣聚集在一起是很罕見的情況。一群洋人們都穿着禮服，硬領豎得高高地。談笑着跟着馮國璋出門兒。到了門口，都是和馮國璋一躬而別，有些交情好的，還拉拉手。　　馮國璋一直目送洋人的背影消失在昏黃的街邊路燈照不到的地方，他微笑的臉慢慢的沉了下來，寒風呼嘯的刮在臉上，冷的和掛了一層霜彷彿。皇馬褂衣袂亂飛，他只是在那裡沉思着微微搖頭。　　張聯芬和陳紫笙悄悄的踱步走了過來，兩人交換個眼神，最後陳紫笙無奈上前，悄悄道：“軍統，這各國的態度如何？”　　“還能怎樣！”馮國璋一下轉身，大步的就朝園子里走，說話聲音又低又沉：“南京被黨人佔領，中國革命形勢發展之速，使各列強也感到恐懼。所以然者，其在北京東郊民巷方面所討論者，已非維持滿洲朝代問題，而為變更帝制國體問題。雖共和國體，亦非英人所樂於贊成，然深信民黨排滿之勢不可遏止，不如外假‘中立’美名，暗地扶植袁大人為東西列強代理人，導演一手打倒清政府，一手消滅革命黨的陰謀，較為有利。和議的事情，袁大人的事情，洋人比誰都急。有洋人居中交涉，就是孫大炮也得三思，接下來就是談判桌上打口水仗啦。”　　張聯芬一臉不解的神色：“英國勢力範圍，集中於揚子江及中國南部，辛亥武昌匪軍突起，我北洋軍雖在陽夏稍獲勝利，而英政府援助清廷之舉，卻自放棄。上海英僑為保持商業起見，對民黨則表示‘親善’，已轉變為英國對外政策。各帝西方列強國家感到用武力直接幫助朝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更有利的事，因而經數日之躊躇觀望，遂即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而出示宣告‘嚴守中立’。日本則自武昌亂起之初，即有人主張干涉。后聞英方曾溫語勸戒，日方又自感單獨行動力有未逮。然日本對此擴大亞洲大陸勢力之機會，則願肯放棄？”　　馮國璋心中總有一絲隱憂揮之不散，苦笑道：“當庚戌夏季，英日同盟條約締結時，東亞大部分英僑，見日本政策與英國自身利益不盡相符，頗感受其束縛。當清廷起用袁大人時，日政府向英美建議共同干涉，由列強擔保建立一名義上清廷政權。日本主張國際共管中國之建議，英美兩國不予採納不管！於是日本又退一步提一方案，主張畫中國為二，北部仍維持清廷，共和制則限於江南，然英政府亦不附和。駐日英使竇納樂曾三次奉命向日外務省阻止日本非中立行動，第一次抗議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維持清廷聲明。第二次抗議日本擬貸款清廷。第三次抗議日本用武力干涉。英美還是傾向袁大人。洋人多數認為：中國戰爭若繼續下去，將有危於外人的利益和安全。”　　日外相內田康哉通知駐日美大使卜萊安，有曰：“對敵行為如仍繼續，日政府認為有考慮干涉必要。”駐美日代辦也曾致美國務卿文，有曰：“中國情形益壞，清廷權力已等於零。而革命黨亦派別分歧，並無真正領袖，如任其繼續發展，不但影響商務，漢口更是其暴發類似拳亂之排外舉動，李想此舉恐被人效仿。加以本年洪水為災，饑民潰兵，交相為亂，為此情況之下，革黨絕對無力維持佔領區域，中國今日正當選擇帝制或共和之歧路。依日政府意見，採用共和制度，實極困難。即使實行，亦難信中國人能運用之。另一方面則清廷無能，已無可諱言。則其恢復威權，統治國家一如舊制，實際已不可能。因此適應中國現狀之最善方法，應建立一名義上清廷政權之中國統治。一方面尊重中國人民權利，一方限制清廷獨裁權利。並消除共和空想，制定憲法，由皇帝矢誓遵守。如此日政府以為應勸告雙方，定立條件，一方使清廷接受上提原則，並認以此為維持政權之善策；一則使革黨了解建設共和不合實際，且得危及中國生存及人民自身福利，必須維持現在朝廷，並尊重人民地位，交由主要列強保障。”　　竇納樂嘗對英人波萊談英政府意見，有曰：“日本當局以為中國革命為一種單純的地方事情，英國則深信中國革命正在發展，為一種革命運動，此種運動得成為泛濫之江河，而日本則視為不過涔滴之水，易於遏塞。”可見英日侵略策略本不相同，故其對中國觀察亦大相懸殊。　　而美國伸張勢力於遠東，較列強獨后，故對中國主張領土保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見俄租旅大據東三省為己有，深嫉視之。所以當日俄戰爭左袒日本，且藉助巨款。及日本戰勝，竟繼俄國而獨佔東三省南部，自召美國反感。於是1909年有諾克斯滿鐵中立，提議英、美、法、俄、德、日六國借款，收買南滿及中東鐵路，由國際委員管理，而政治權利則完全屬之中國。雖遭日、俄兩國聯合反對而失敗，美國乃又合英、法、德三國組織四國銀行團，共同投資。打破日、俄兩國獨佔之局。及辛亥次年，德國聞日本將單獨行動出兵滿洲，實行武力干涉中國內政。渠以在華利益與美相同，因促美國發出宣言，聲明“尊重中國主權，保全領土，開放門戶，利益均沾”等語。於李想炮轟五國聯合艦隊之事，德先以公文詢美國對東亞時局之態度，美國答文在華盛頓柏林同時發表，文曰：……自中國革命發動以來，敝國政府每遇機與列強交換意見，尤其是法、英、意、日、俄及貴政府商討何法保護共同利益，無不主張一致行動，又於各國報紙上得悉列強互換意見。因此敝政府明了對中國時局，彼此共同協作，不獨無單獨行動以及干涉中國內政之舉，而且與平日和約尊重中國主權保全領土之言相符。現在中國方面，清皇室及革命黨皆保護外人生命財產，李想等假冒革命之匪類也得懲制，驅逐漢口，漢口租界秩序業以恢復。既不因外力干涉而然，則將來亦無必須出以干涉，倘若將來竟違一切期望，不得已而必干涉，則敝國政府深信先由列強協商然後共同行動。堅定保持其政策，庶一切誤會，自行掃除……此外敝國政府嘗覺中國貸款，不易輕予，實為嚴守中立之當然結論。除非對於借款確可保證於戰爭雙方以外之正當事項方可。又覺現在時機，宜特別適應借款政府所抱原則，凡對其國民向華投資，有與自國政府所遵列強協調政策不合者，當加以阻止。此項聲明無異對日本干涉中國之舉加以干涉。日本既以英國反對於前，美德二國又激烈反對於后，因此原定“清廷傾覆后，漢口發生騷亂，即借妨害租界僑民利益為辭，积極進兵。”之政策，不得不暫行停止進而利用共同行動之美名別作秘謀。　　各帝國主義國家之輿論，或示失望於清廷，或寄期望於袁世凱，而大率以揭出中國革命黨人之弱點，進言資本家以奪取對中國之控制，乘機漁利為主旨。這一點，此刻的馮國璋如何會不知道？而北京的袁世凱如何會不知道？　　“軍統，又是為何事擔憂？”看着容色如鐵的馮國璋，陳紫笙擔心的問。　　“國事如此，我擔憂也無用。”馮國璋一聲長嘆：“洋人是狼，咱們是羊。”　　陳紫笙和張聯芬對望一眼，都是苦笑。他們是打心底害怕洋人。　　然而，令他們心中不安的事情發生了。秘電處參議官沖了進來，“軍統大人，北京急電。”　　馮國璋一把抓過，急忙展開來，上面寫道：“上海洋商團致內閣及奕�獵劂愕紜�鄂’、上海洋商團電致內閣及慶醇王爺條議七條，如下：第一款：現在中央及西南各省，清廷之權力已成無效；且中國之大部分，清廷應按照條約所載擔任保護外人生命財產者，業已失此地位而不能盡保護之責。第二款：縱有省分尚未顯違清廷命令，但其所派代表到上海者亦自認有權贊成共和政體。第三款：現在亂事延長，中外商人同受影響，商務阻礙，華洋商一切合同均歸無效，華洋生命財產不能保護，戕劫各案屢次發現，因地方無相當保護之力，竟致匪類及不法人等目無法紀，等須君主立憲與共和兩黨因召集國會公決政體，彼此意見相背如此之遠，非一時能以解釋現在之爭端。第五款：除非彼此互商暫設一臨時政府，不能平息戰端。第六款：此項臨時政府，按現在全國人民大部分之思想以共和為目的，且既聲明反對專制政體，總須能盡其所願望。第七款：本埠洋商會各董事將以意見陳請慶親王暨前攝政王，迅速轉達宮廷並各皇族，立刻設法俯順輿情，俾地方漸復秩序，專候召集國會、決定政體，以保治安。並電民軍領袖，和平體察，商議一切，以保中國完全治安為前途最大之目的，雲。屆時望吾軍固守防地，切勿妄動，以免誤會，切切此令，總理衙門筱。”　　“呃？這麼看來，洋商團已經座不住了，惹動了洋人，朝廷也應該很快就有旨意下來了，攝政王載灃也要歸藩邸了，民黨也要坐下來談了吧？”張聯芬長吁一口氣，議論開來。剛才還是緊張、沉悶的氣氛，現在像是突然間雲開霧散，一下子變得輕鬆熱烈起來。“只要能避開日俄出兵干預，就沒什麼好怕的。洋人要的無非就是利益，又不會滅咱們的國。”　　一直擔憂地站在一旁，反覆衡量利弊得失的馮國璋，這時感到了一種卸下千斤重負的痛快感。作為漢口北洋第一軍最高官員，他這時是最為關心事態的發展、可也是馬上就要離職的人。一見局勢轉向平緩，他擺出了作為地方主人而應有的姿態，脫口道：“唉，這些洋人真沒辦法。下半夜了，咱們是不是休息休息，吃點東西。為洋人在宴會上準備的烤肉牛排還真是吃不慣……”　　誰知話音未落，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又把這些北洋大將的美夢擊得粉碎。　　“馮軍統，我是陸建章，現在京漢線亂成一團，我的情報全部斷線，密探一個也聯繫不上，段軍統的孝感大營也聯繫不上。你那兒能連上段軍統嗎？請他火速和我聯繫，京漢線肯定出大事了！”　　放下電話，馮國璋默默無語，緊接着撥打孝感，就聽到段祺瑞在電話那頭急吼吼道：“京漢鐵路到處正遭李想匪軍襲擊……”才說了半句話，電話里就響起了“嘟嘟”的忙音。　　馮國璋一顆心徹底地沉了下去，這個電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李想還真的動手了。這個亡命之徒，為所謂的“革命”堵上性命了嗎？　　整個室內，一下鴉雀無聲。　　在武漢的交戰雙方停戰協定生效的那一天，南京卻被革命軍攻佔了。不過，新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從派繫到軍政界，差不多都是坐南向北，認為只有利用袁世凱推翻清政府於革命有利。如張謇、湯壽潛、程德全等立憲派，均力主斯議。他們在江南負有聲望，尤其是張謇以清廷狀元實業界領袖為社會各界所推重。原來黃興為了籠絡各方，就把他們拉入臨時政府，他們都是袁世凱的同情者。張謇和袁世凱在吳長慶軍中更是有過師生關係！即使從各省情況來說，首義都督黎元洪，漢陽失守后，武昌危在旦夕，袁世凱就在這個時候通過漢口英領事提出雙方停戰。在袁世凱是有他的陰謀，而黎元洪卻認為袁世凱對他有意維護，而實情也是因為袁世凱和洋人指明他為談判對象，使他的地位沒有因為臨陣脫逃而丟失，反而更加鞏固，黎元洪自然對袁感激不盡。其他各省都督如譚延�]、庄蘊寬、陸榮廷、孫道仁等那一個不是清朝的大官僚地方大紳士，在他們思想深處，當然感到與其擁護那些素不相識的革命黨人，不如擁護袁世凱尚覺氣味相投。這些情況袁世凱、北洋上下當然知道的更清楚，所以才對和議有侍無恐。　　但是，在整個南方民黨偃旗息鼓的時候，李想的突然暴走，弄出着潑天大事出來，北洋上下，當真嚇得不淺。畢竟南北要和議，必須先要南北停戰啊！更何況民黨李想這次行動完全是一種“下克上”式的先斬後奏，而且這人從來都是桀驁不馴，南京、武昌誰都管不了他，一股瘋勁發作，更是敢和洋人開戰！即使現在北洋軍隊處在絕對優勢的地位，但是一旦起來還擊，那可如何收場？洋大人和袁大人期盼的和議就是徹底的黃了，至少暫時不需要考慮什麼和議啦。　　更可怕的是李想如果重新捲起“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風潮，又不知道要憑添多少變故？其實這場和議，袁大人最可憑依的靠山就是英美列強的支持，但是革命風潮如果繼續高漲，和議變得遙遙無期，列強對於一個“穩定和平的中國”期盼落空，本就有些搖擺不定的立場很可能就會倒向民黨陣營，或者如日俄提倡的那樣，直接出兵干涉。那麼北洋在國際政治上的優勢將蕩然無存，還有被洋人打的危險……　　馮國璋想着想着，冷汗就滑落下來。李想啊，李想！他這樣一個民軍小頭目，真能用這麼深的心思？　　但是李想這份大膽，還真是可以包天！他實際上是在冒一場勝算很小的大險！這結果事情變化得讓人目不暇接，是讓馮國璋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卻是，李想也這樣舍名不顧前程的舉動！　　這次不知道李想在京漢線使了什麼手段，搞得段祺瑞手忙腳亂。但是現在北洋軍隊處在絕對優勢的地位，一旦起來還擊，李想還不粉身碎骨！他在武昌冒死拼來的一點家業，在漢口寧願躲去鄉下做土匪山大王也不願被吞併，他竟然願意一句“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拼個煙消雲散？李想雖然做出了膽大包天的事兒，但是這殺伐決斷，還真有民黨的瘋魔勁！　　對於中國這些當權人物來說，結果如何，唯一重要的就是看洋人的態度如何。可這個李瘋子，偏偏不是洋人的態度可以左右得了地。　　三人對坐，都是臉色沉重。　　還是馮國璋最先反應了過來：“只要漢口和孝感根本之地還在我們手裡，李瘋子暫時就鬧不大的起來！不過又是炮轟武昌，嚇唬嚇唬黎膽小罷了，還怕和議談不成談不攏……總算沒有鬧到最壞！”　　張聯芬也活動一下，喃喃道：“當初將不應該存了小看李瘋子的心思，在大悟就該發兵滅了這小子，省下今天這麻煩。”　　陳紫笙淡淡道：“當初袁大人急於南下，迎戰黃大膽的兩湖聯軍，向朝廷邀功，向武昌黨人示威……不得漢口，不足以奪革命之氣，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膽……不是如此，和議也不會這麼快有眉目。”　　馮國璋沉吟了半晌。苦笑道：“這次，咱們打，就沒有和議可談，咱們不打，李瘋子照樣打的不亦樂乎，和議也沒法子談下去……”　　“軍統，你又何必操這煩心事？”忽然陳紫笙敲着桌子道。　　“卻又為何？”馮國璋不解。　　陳紫笙沉沉的道：“袁大人在北京不是他發來了電令：不是讓咱們開戰，而是調軍統離開武昌，轉任察哈爾都統。另委派段軍統署理湖廣總督。如今這事的首尾全在段軍統哪裡，咱們何必多管閑事！軍統想想，這臭狗屎，咱們不需要去踩。”　　提起這件調職的事情，馮國璋只覺得口中又酸又澀，說不出來的滋味。一時間他甚至希望京漢線是被李瘋子控制了，段祺瑞等着承受袁世凱的怒火吧。　　他平息一下波動的心緒，冷冷的道：“你就不怕李瘋子真把湖北的天給翻過來？”　　陳紫笙同樣冷冷的回答：“北洋三萬精銳大軍在湖北，還會讓李瘋子的烏合之眾翻了天！”　　馮國璋摸着鬍子，眼神轉動，卻並不說話兒。　　陳紫笙順着自己思路繼續朝下說：“現在這個地方，幾方面勢力摻雜在一處，最是難辦不過，又是洋人關注的焦點。看段軍統能折騰成什麼樣。現在完全是塊燙手山芋，交出去也沒什麼。他折騰好了，還不是承軍統的惠？折騰壞了，也和咱們漠不相干。袁大人如果問起來，我認為這時最好地就是裝糊塗，段軍統說不定是要倒霉。反正咱們盡量把這件事情撇乾淨。先看看袁大人有什麼意見出來。哼，真是禍福難料啊！”　　馮國璋當初一點兒想要和段祺瑞在這個位置上較量一番的心思，這個時候早就丟到了九霄雲外去。他已經忍不住微笑了起來。　　張聯芬點着陳紫笙笑道：“你的心思還不止是推給段軍統一砣臭狗屎吧？”　　陳紫笙微笑：“說不定軍統大人還有重新督署湖廣的機會。這就要看李想也沒有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本事啦。”　　馮國璋忍了又忍，最後還是噗哧一樂。拍拍桌子：“成！咱們回京師！立刻督促段祺瑞來漢口，交接事宜。李想啊李想，你倒是助了我一臂之力……”

# 第一百五十六章 忠貞的理想

　　花西，攻守雙方一度陷入僵局的戰火，重又熾烈地燃燒起來。　　長串的子彈呼嘯的從李想耳邊尖嘯擦過，勁利的彈風擦得面頰生疼。他不由得暗自倒吸一口涼氣，偷偷慶幸命大的同時，還要不忘在將士面前耍帥，展現那種很酷的戰場統帥魅力。但是北洋軍猛烈瘋狂的機槍火力幾乎成了革命軍陣線上最大的夢魘，這些輕重機槍火力潑灑的彈雨，幾乎完全的構成一張密不透風的死亡之牆。一次次的衝鋒，結果就是許多戰士，就這樣在他的眼前，被北洋軍的彈雨給打倒在血泊之中。革命軍戰士的生命以最絢爛壯烈的方式迅速凋零，在這樣的慘烈的戰場耍帥，不免會自己也覺得冷血！　　戰前，從追隨他舉義的將士到沿路碰上那些受苦受難的民眾，都對他寄以無限的希望、無限的信任，這些將士的生死、前程、理想，這些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也與他的命運之戰緊緊相連。孝昌戰場撥給他的兵力算是夠多啦，他自己發起進攻的時間又最早。但四個小時了，花西的銅牆鐵壁和韌勁十足的北洋軍，死死頂住革命軍進攻的狂潮。像牛皮糖一樣把他緊緊纏住。花西北洋軍的頑強掙扎，他甚至頭都疼。　　他的進攻遲遲不能進展，最使他深深憂慮的是，革命軍如不能按計劃拿下花西，也就不可能拿下孝昌，他的革命軍也就不可能切斷京漢線北洋守軍交通補繼線路，則勢必影響他的整個革命行動。　　李想不是能征慣戰、戰功卓著的長勝軍神岳武穆，因對北洋軍作戰而陷入這種窘境，可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李想作為一個有文化有知識的現代人，雖然不是深諸兵道的老軍人，但也不會不知道這個道理。李想不會因為沒出過這種丑，現過這種眼；沒受過這種意外的失敗，料不到的挫折，而就使他血往上涌，頭腦發熱發混。　　只是這一戰，他可以說一句“勝敗乃兵家常事”，就敷衍過去？經過了多少努力才走到這一步，辛亥大革命失敗之後，哪血淚斑斑的民族慘痛歷史，是他從百年之後穿越所攜帶最痛苦的一段記憶。要改變這段慘痛的歷史，便絕不允許失敗！　　李想征戰沒有多少經驗，但是有個良好習慣，仗打得越是艱苦，越是驚心動魄，他越有精神，頭腦也越靈活。好像天生就應該生活這樣的亂世，好像天生就應該是戰場上的統帥！　　困住孝昌地區的北洋軍，他知道僅僅是開始，硬仗在後面。而且他的革命軍是內線中的外線作戰，想要吃掉孝昌地區三個兵站的北洋軍，段祺瑞給他的時間不會太多。在段祺瑞從孝感派出的援兵到來前，他必須解決花西、夏村據點，使孝昌成為孤城一座，這時候就可以漂亮的使一招解放軍傳統，戰術：圍點打援！否則打虎不成，反受其害。　　沒有多少猶豫，只有進攻，不計犧牲的進攻，以飛揚激烈的熱血撕開惡戰中的僵局。　　一時刺刀如林，而槍彈同樣如雨。整個戰線上同時的掀起了攻擊的高潮。黑壓壓一片的人影在齊天的吶喊聲中，向著花西的銅牆鐵壁發起了決死樣的衝鋒。一臉鐵青的李想唰的一聲抽出軍刀，帶領下無數的革命軍士兵頂着那橫飛的槍彈，發出震徹天宇的嘶吼：“殺啊！”無數條閃亮的曳光彈的彈道如同火鏈樣的縱橫飛掠，在夜幕之中交織出一道道可怕的火線。不斷的有人倒下，四下里到處都是騰放的血霧和不斷倒下的噗通聲。“沖啊，沖啊！”在李大帥身先士卒的領頭衝鋒下，在營連軍官身先士卒的領頭衝鋒下，黑壓壓一群的革命軍士兵在整個花西戰線上再一次掀起了進攻的洪潮。奮不顧身的向前、向前、向前……發出不是人類，震懾整個戰場的嘶吼……整片戰線上，如同經歷着一場暴風驟雨般的金屬洗禮，劈頭蓋臉掃射過來的子彈如同炸窩的蜂群樣迎面打來，交織的火線嗖嗖的在夜幕之中縱橫……一切的一切，都阻擋不了革命軍向前的洪流……　　在北洋軍猛烈的火力殺傷下，進攻的革命軍的傷亡是極其驚人的。而那些鋪天蓋地掃射過來的機槍彈雨又將一排排革命軍士兵如同割麥子樣的撂倒。但是這人浪的推進，卻從未停歇。　　彈雨颳風一般的席捲而過，不時有人栽倒在地，沖在最前面負責爆破的士兵前赴後繼，他們就是進攻的最先鋒，抱着成捆的手榴彈，炸藥包合身撲在環繞着花西西南半面的那些街巷圍牆，抱着玉石俱焚的決心引爆。　　閃電樣的火光在昏沉沉的戰火之地上交織綻放着，爆炸的氣浪摻和着橫飛的破片鋪天蓋地的潑灑着它們想要帶來的死亡。血肉、碎泥在夜空之下到處紛飛，不斷有血霧、碎肉、泥土被掀起騰放在夜色之中。有革命軍戰士的，更多的是北洋軍士兵的。　　這一線圍牆終於被炸開了大大小小的豁口。而穿着青色軍裝的人叢，正在翻翻滾滾的向前涌動，瞬間填滿這些豁口。　　革命軍的經驗不足，一開始的衝擊集中在小鎮幾條巷道的出口，北洋軍的火力也同樣集中在那裡。當人的數量和衝量無法壓倒北洋軍的還擊火力的時候，被一次次的壓制回去，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李想雖然緊急指揮部隊向兩翼延伸，但是衝擊道路還是有限，依然無法達成突破。直到對花西外圍民房圍牆的爆破攻擊，終於撕開了北洋軍銅牆鐵壁。對花西鎮西面形成了散兵線式的白刃衝擊！　　革命軍全線發起白刃衝擊，因為李想一開始就知道革命軍與北洋軍的火力差距，只有和敵人完全的絞殺在一起，北洋軍的火力優勢才無法發揮出來。所以，李想知道，只有當機立斷的帶領部隊發起衝鋒才是最應該去做的。　　被爆炸的氣浪吹倒的李想從地上勉強爬起身來，透過爆炸閃耀的火光，他依稀可以看到身邊滿是陣亡的同伴血肉模糊的屍體，不遠處的陣線前，部隊正和北洋軍撞成了一團，爆發出極其慘烈的白刃戰。　　雙方的距離本來就不遙遠，革命軍衝進豁口，兩軍即陷入街巷膠着混戰。原本孫傳芳布防精密，注重了火力對衝擊道路的封鎖的北洋軍，現在等到的卻是革命軍的全體上白刃的衝擊！　　剛剛猛烈的爆炸在李想腦海中撕裂般的轟鳴還沒有消退，他使勁的搖了搖頭，讓自己稍加的清醒了點。稍微有些趔趄的拄着指揮刀向前走去，稍稍的回顧，四下到處都是死傷的英勇無畏的革命軍士兵，還有那些在之前的反攻中被打死的驕狂的北洋軍的屍體。滿地都是被鮮血給浸滿的焦土，硝煙和血腥味揮之不散。殘缺的槍支和屍體交疊着，滿是那樣的讓人感到驚懼，同樣又不乏阿修羅場的猙獰之色，這是百年後美帝的電影夢工廠也無法在大片中表現的地獄戰場！火熱的戰場不是李想可以感懷的地方，他握緊手中的長刀用力一揮，揮走這些軟弱分雜的思緒，大步朝着交織着的喊殺之聲，垂死着的哀嚎之聲，刺刀沒入人體時的悶然之聲，還有那鐵杴劈斷骨頭的斷裂之聲響成了一片的地獄戰場走去。　　這裏，有一群懷着最純真的理想的革命戰士在戰鬥！他們為追尋民族的獨立，為追尋國家的強盛，為追尋個人的自由，不惜一死！　　他們對於革命信念的忠貞，高得讓生活在百年之後太平世界的人難以想象！　　這支軍隊的士氣和凝聚力，就是壓抑了兩百六十餘年華夏民族之氣的爆發！　　北洋軍還擊的火力很快，不遠處的陣地前，一個舉着軍刀的北洋軍軍官正慌亂的揮着指揮刀，指揮着兩挺輕機關槍衝著這邊、那邊狂掃。北洋軍的下級軍官們看着成散兵線的刺刀已經不知道該將指揮刀指向何處，讓火力朝什麼方向集中？士兵們只有自的射擊，火力一下就分散開了。　　短短地距離，讓北洋軍士兵一夾子彈還沒有打完，憤怒的吶喊聲中，數十條革命軍戰士的身影從火光中沖了出來，明晃晃的刺刀就已經伸到了他們鼻子前面。革命軍的氣勢磅礴，如猛虎下山，很多驚慌失措的北洋軍士兵在剛剛碰撞在一起的時候，就被革命軍戰士的刺刀給捅透了胸膛。　　一個北洋軍官怪叫着揮舞着西洋指揮刀撲了上來，“嗷……”剛剛衝上來的這個北洋軍軍官來不及閃開，便被側后位置上冒出的一個革命軍士兵給用槍托狠狠的撞了下腰，被撞得腳底趔趄着向前沖，又被前面被一具屍體一絆，這傢伙發出一陣痛苦的呻吟，翻摔了出去，手裡的槍也甩出了數米遠。眼見着一擊得手，那個年輕的革命軍士兵回槍便是揚手將刺刀斜插了下來。　　眼看着那閃着寒光的刺刀衝著自己扎落而下，這北洋軍軍官搶忙一個翻身滾開，革命軍戰士的刺刀嚓一聲，險之又險的刺了個空。趁着革命軍戰士收槍的時刻，這傢伙搶忙的爬起身，向著被甩在一邊的自己的槍跑去。一刀刺空的革命軍士兵剛抽回槍，北洋軍軍官已跑出了數米之遠。看着這個狼狽不堪的傢伙，滿臉的肌肉都在抽動的革命軍戰士發出陣陣的冷笑。北洋軍的意志就這樣被催垮？看來‘將革命進行到底’將會很快實現。　　砰，一聲槍響，他朝着狼狽逃竄的北洋軍軍官開槍了。漢陽造的槍管還在裊繞着青煙。　　這個北洋軍軍官低頭看着自己胸前的一個血窟窿，腦海里只是電石火花之間閃出一個念頭：“南下搶來的那些財貨卻沒有性命享受啦！我已經為袁大人盡忠而死！呃呃呃……我又是為什麼要為袁大人盡忠而死？”。帶着不甘和迷惘，這個北洋軍軍官頹然的跪撲而倒。　　李想沖入戰場，長刀舞動時，劃過比這裏黑夜還要寒冷的刀氣，連帶着敵人刺刀的閃閃寒光在夜幕下綻放出灼灼之刺目光。舉着指揮刀的李想在和敵人撞在一切的同時，便是一個迅雷般的閃身騰挪開了那個敵人突刺過來的刺刀，同時手裡的長刀片順勢劈了下去。喀嚓，一聲脆響，一股血箭高高噴濺而來，齊頸被砍斷了的敵人帶着突刺時的慣性向前幾步，噗通一下栽倒。似乎是感到很不可思議，那失去腦袋，頸部鮮血噴涌的敵人，倒在地上如同青蛙樣抽搐着，而失去身體的腦袋依然茫然瞪大着眼睛，直勾勾的用那早就已經失去神彩的眼珠子看着夜空。那噴濺在臉上的人血激起了李想心底的那份狂野凶性，他猛的大吼：“殺啊！”潮水樣湧來的革命軍是一波接着一波的發起了白刃衝鋒，憤怒的吼聲滾滾如雷！　　一陣短暫而血腥的拼殺過後，北洋軍街壘上的殘餘軍官士兵已經崩潰，竟然掉頭就跑。　　眼前的敵人，可給老子打垮了！　　疲憊到了極處地革命軍官兵們，依然憤怒的舉着步槍刺刀跟着追殺。官兵們提着最後一口氣一直衝過了西面的大街，前面的人就收住了腳步。　　李想似乎就聽見士兵們的高喊：“大帥！敵人有埋伏！”　　猛衝的李想抬頭一看，就看見接地連天的濃濃硝煙中，一支軍隊已經拉開了隊列，沉默的堵他們前進的街口！　　在他們身前，是一排排雪亮的刺刀，如刀山一般起伏推進，在夜幕中，閃着耀眼的寒光殺氣！　　這些敵人又是從哪裡冒出來地？　　李想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幾道長長的火舌已經在敵人隊列的側翼空隙中閃動，入耳是坑坑坑坑幾乎敲進心裏的銅音。幾乎是立即的，他面前已經騰起一排被子彈掀起的小泥柱，前方毫無遮掩的革命軍，剛剛衝破北洋軍防線餘生后的戰士又抖動着倒下了一片，剩下地人趕緊趴下。　　李想也趴了下來，極力向遠處看去，就看見在北洋軍攻擊隊列的側翼，架着了一架有馬克沁，不斷的噴吐死亡火蛇。　　李想已經來不及多想了，扯長了變了形的大嗓門大聲下令：“射擊！把馬克沁調過來！”　　花西兵站的站長孫傳芳在迎擊隊伍後面，在衛兵的重重保護下，看到了那個小個子革命軍的軍官。那些疲憊憔悴傷痕累累的革命軍士兵軍官們，圍在他的左右，竟然沒有一個要丟槍逃跑的意思。那些穿着軍靴的下級軍官們，更是擺出了破釜沉舟的架勢。對面還擊的彈雨，也絲毫沒有減弱，雖然他們的人在一個接着一個的倒下。　　孫傳芳只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來得及時，局勢，總算又回到了掌控當中……不管這些不怕死的革命軍是怎麼來的，他們註定要在這裏覆滅啦……

# 第一百五十七章 令人屏息的夜晚

　　曾高站在自己的臨時指揮所前，他無聲的看着地平線處騰起的火光染紅夜幕。　　也就在李想在花西方向發起瘋狂進攻，剛剛突破孫傳芳的圍牆工事的時候，其他兩個方向上，也爆發出一輪新的激戰。革命軍步軍圍困孝昌的宋缺，進攻夏家村莊的一師第二團，同時對着左右兩翼的目標發起了新一輪的進攻。戰火在漆黑的夜空之下激烈的燃燒着。　　負責整個孝昌戰區的第一師團始終無法取得進展，讓這位傳統儒家的名門公子哥將軍的內心感到很是焦躁。雖然所有的孝昌戰區進攻作戰計劃都是由自己一手布置的，甚至包括進攻點的選擇、有限的幾個炮兵火力的部署，怎麼樣如何利用地形，這些都是由自己和李想僚屬參謀們討論形成的。李想可沒有隊他們參謀部有過任何的瞎指揮。　　孫子兵法雲：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除“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之外，此五者得其四，可是曾高此時卻是心底沒有一絲的“知勝之道”的把握，因為北洋軍的抵抗實在是太激烈了。攻擊困難，天公又開始作對。天空飄起細雨，綿綿不絕。夜風一吹，是無邊的寒冷。　　這樣艱苦的戰場，戰士饑寒交迫之下，即使有鋼鐵的意志，也沒有鋼鐵的身體可以支撐！　　曾高坐在臨時搭成的棚屋內，心情犹如外面的淫雨一樣陰沉。據偵察，前方夏家村莊的敵人主陣地有兩道鐵絲網，關鍵部位築有鋼骨水泥地堡，還有數道堅固的陣地。即使晴天攻擊，其困難也會超過目前的幾倍，更何況在這種鬼天氣里。　　棚屋頂上漏雨越來越大，已經成了一道道小水簾，腳下泥濘一片，雨水像小河一樣四處流淌。　　曾高嘆息一聲，自言自語：“這樣天氣攻擊，炮兵配合和彈藥輸送都會困難重重，炮兵的支援本來就少，現在真是無法多做指望了嗎？”　　曾高有心等待天氣轉晴，可時不待我啊！　　突然想起李想臨別說：“曾高，拜託了。我們拚命奮戰，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理想，結果就看今夜之戰。”　　當時李大帥臉上的信任神色，曾高仍歷歷在目，但內心卻有了一種套上緊箍咒的感覺。李想對自己將能而君不御的信任，絕無二話可說。這樣的信任，何嘗又不是沉重的責任？　　曾高下意識地掐着手指，掏出壞表一看：“八點整出發的攻擊，現在已是凌晨三點了，不管天氣好壞，作戰任務必須準時完成，不能推遲。”　　革命軍戰鬥部隊從軍官到士兵，戰鬥到底的決心，對命令的絕對服從，這是唯一不用曾高去操心的事情。但是前線膠着的戰事讓曾高始終感到頭疼不已，不得不為接下來的戰事發展而擔心。此站由於是擔負着經由孝昌向孝感一線鐵路進擊的作戰任務，他們事實上也就是承擔著類似於小股部隊滲透作戰的重責。一旦取得突破，那麼他們也就是等同於一把利刃，切開了北洋軍漫長的交通補繼線。那麼從孝昌到大悟，通向向武勝關的鐵路交通線中斷，在孝感、漢口市區的北洋軍將全面陷入崩潰。　　古往今來的戰爭，打的就是交通戰、補給戰，再強大有力的軍隊一旦失去了補給，就會變成一塊稀軟的豆腐。而從夏家村莊攻擊的二團，和攻擊花西鎮的三團，無疑是革命軍最為重要的策應部隊。由李大帥親自指揮的三團是從第一師團步軍精銳，還抽調了李大帥警衛特務營組成的，按說作戰實力也是不小了，可是在花西鎮，李想卻是寸步難行，因為當面的北洋軍抵抗實在是太過猛烈了，構建的防禦工事也是非常完美。己方攻擊夏家的部隊同樣屢次攻擊都是毫無進展，第一師團可是以武昌新軍為骨幹組建的精銳。竟然處處遭到了北洋軍的猛烈抵抗，都是無法前進一步。以至於從花西真到孝昌城一線，到處都在發生着慘烈的激戰。　　花西鎮和夏家村處處不得進展，曾高如何不心急如焚，此時他卻沒有絲毫的辦法，因為在孝昌城，團長宋缺正指揮着一團展開激戰，那邊的圍城戰同樣是慘烈無比，為了困住孝昌城的敵軍，根本就無法給予另外兩險增援。“參坐，李帥突破花西的防線，卻在街巷遭遇敵人猛烈反攻，呈現防禦戰狀況！”一個參謀急慌慌地報告。　　曾高一怔，現在這是怎麼回事？看來花西方面的敵情比預估的還要嚴重。曾高狠狠地搖搖頭，竭力使混亂的頭腦清醒過來，“命令，宋缺團部抽調第三大隊退出攻擊，馳援第二團，加強攻擊夏家村的力量，其餘部隊繼續監視孝昌城敵人。以參謀部名義指示二團長周吾，要部署好第一、第二梯隊，做好準備，將支援火力集中於敵薄弱部位后，突擊部隊即秘密向該部位集結，在火力掩護下強行襲擊。”針對這時的戰場態勢，曾高對作戰部署有了個膽大的新想法。必須改變戰鬥部署，不然不可能打破這個戰場僵局。時間太過緊湊，距離凌晨六點只有三個小時，他連與參謀簡單而又慎重地交換了意見都不用了，直接下達命令。　　戰鬥中突然改變作戰部署，不要說前線負責直接指揮戰鬥的將領，就是眼前的參謀們也難以接受。　　“怎麼可以！如果孝昌守軍突破宋團長的圍成防線，派出支援部隊，我們很可能陷入被圍的被動局面。整個作戰計劃全部泡湯！”　　“孝昌的北洋軍未必有這樣的見識和勇氣。”　　“把希望寄托在機運，寄托在敵人的愚蠢失誤，實則大謬。北洋軍成軍比我們久很多，作戰經驗只會比我們更豐富；北洋軍裝備比我們精良很多，戰鬥力只會比我們更強大。北洋軍的兇悍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們有不輸於我們的勇氣，和我們以前碰上的清軍是完全兩樣的敵人。孝昌的北洋軍未必就沒有勇氣發動反攻。”　　……　　參謀門一下炸了窩一樣，七嘴八舌的吵鬧起來。　　對於目前的形勢，整個參謀部的高層都陷入在一種兩難境地。北洋軍的頑強抵抗幾乎是讓人難以忍受的。在花西的總司令李想，這裏的參謀長曾高都不得不為接下來的苦戰而感到擔心。李想就是因為在戰前出於對戰局的擔心，親赴一線指揮作戰去了，甚至冒萬死，帶領着突擊隊衝鋒在鋒鏑之錢。而參謀部曾高他手裡僅有的一點點守衛部隊現在也完全是七零八落的，被拆分在各個作戰點。而第二團的方向，情況同樣好不了多少。周吾團長的團全是步軍，自從接戰以來，便接連遭到重創，尤其是該旅團下轄的突擊步兵第六隊。在北洋軍的猛烈打擊下，突擊步兵第六隊不但傷亡慘重，甚至就連隊長也在戰鬥之中陣亡。也是因為這樣殘酷的代價，才拔掉敵人的一個碉堡！而進攻夏家村莊的攻擊則是始終再也無法繼續前進了，因為夏家村莊的北洋軍抵抗得異常激烈。付出重大傷亡代價的周吾團部怎麼也無法攻佔夏家村莊。而宋缺第一團的也是付出慘重的代價，還是步兵配合師團僅有的炮兵直至今夜凌晨，方才把孝昌敵人逼進城裡，完成合圍的態勢。如果不是李想一開始提出炮兵協助的要求，估計那樣的話，搞不好孝昌革命軍將會在北洋軍的攻勢下，被壓縮到夏家村的方向，甚至會被反包圍也說不定。　　如今這個微妙的平衡，抄持戰場主動權的革命軍隨意撥弄即可打破。但是這天平是想勝利傾斜還是向失敗傾斜，誰都無法預料。曾高要從宋缺團部抽調兵力，增加對周吾團部的火力支援。這樣冒險的舉動，成功的幾率實在非常之少，稍稍不慎，革命軍將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安靜！”曾高突然暴吼一聲，四處漏水的小小茅蓬立刻安靜下了，平時雲淡風清的他發起火來更是可怕。　　“我是這裏最高長官，一切責任由我承擔！”曾高以不容置疑的語氣說道，“立刻執行！”　　驕橫的北洋軍給革命軍提供過多少機會，但又有幾個能把握得住呢？又有幾個敢為自己的使命擔上不可知的風險呢？戰爭本身就是在比誰少失誤，誰能抓住對手的失誤。如今曾高被對手逼得孤注一擲，就是製造了機會。更令人信服的是他也把握住了機會，機會也只會給又準備的人。誰說得清，這是機運，還是人力。　　能夠在戰場上對先前的部署提出修改，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為戰場上千變萬化，有時候勝利就在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也有時，知難而退，另謀它途，則又海闊天空。如何把握則決定於準確地把握戰場態勢。　　日前攻擊革命軍兵力過於分散，以致進攻受挫，應該按照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以一部兵力監視城內敵人，集中力量先掃除周圍各據點，再攻孝昌城。　　“告訴宋缺，剩下的人就算死光了，也要給我頂住，不惜代價的頂住。”曾高除了給宋缺下達不可後退半步的死命令之外，此時也再沒有其他方法。抽調一個營，宋缺會有多困難，無需想象。　　“告訴周吾團長，必須在天亮之前，佔領夏家北洋軍兵站據點。”曾高接連對身後的副官命令到。周吾等待多時的山炮送來了。他摸了一把自己的臉，雨水汗水血水混雜在一起。“射死兔崽子們的。”　　手下幾個武昌測繪學堂的學兵，懂得擺弄這玩意，他們不等他發號施令便一擁而上。泥水當中又推又拉，拖着這笨傢伙直奔前頭革命軍奪取的那個碉堡樓子。　　“有這傢伙，還不打死他們小娘養的。”　　一夜苦戰，饑寒交迫的疲憊當中，他們精神頭一下又來了。　　“兔崽子們，累不死！”周吾忍不住笑罵了一句，接着朝他們大喊道：“這門炮是從北洋軍手中繳獲的，沒有瞄準鏡，炮彈極少，曾參坐交待過了，頂多只能打三發！你們給我瞄準了打，一顆炮彈不準浪費！要是打偏了，打斜了，沒打死敵人，你們一個月不許吃肉！我還要記你們大過一次。”　　炮很快被抬上碉堡，這些測繪學堂的學兵，即使沒有瞄準鏡，也可以從炮筒里瞄準。透過漆黑渾圓的炮筒，圈住了對面北洋軍佔領的東山碉堡。從東山碉堡噴吐的機槍火蛇，在黑暗中實在是太過耀眼的目標，風雨夜幕也無法遮掩。　　周吾敞開的衣襟，露出可以夾住鉛筆的性感的胸肌，幾根黑乎乎、臟兮兮的胸毛在寒風夜雨中顫抖。他厚厚的嘴唇已經因為上火而開裂，激動的咆哮不止，“我親愛的克虜伯，吶喊吧！用你的怒火，燃燒敵人的肉體；用你的溫柔，呼喚死神的到來；用你的熱情，點燃大地的光明；用你的吼聲，驅散世界的黑暗……”　　這粗胚，詩人情懷爆發，在硝煙瀰漫的血腥戰場即興創作起打油詩。一群測繪學堂的學兵竟然神經質大聲朗誦起來，此刻，他們的臉上竟是說不盡的莊嚴。　　轟！就在他們進行這莊嚴犹如宗教儀式的朗誦當中，一陣氣浪帶着爆炸的巨響，克虜伯山炮咆哮啦！　　遠處，幾個怕在塹壕的北洋軍士兵在紛飛的碎片之中血肉四濺，稀爛的泥水被掀到處都是。　　這一發炮彈並未命中碉堡，哪知道碉堡里的敵人就嚇得跑了出來，向村莊裏面的方向逃竄。　　幾個測繪學堂的學兵傻眼了，顧不得跟着團長一起念詩，全部望向周吾。團長是要求他命中目標，但是他們沒有命中目標，卻把目標嚇跑了。　　“團長，我這算達到你的標準了吧？”　　“狗日的也不經打啊，就這樣的跑了？”一些革命軍士兵罵罵咧咧着。　　周吾吧唧一下嘴巴，非常乾澀，“算你們幾個兔崽子運氣好！”　　周吾隨即帶人佔領了東山碉堡。　　同時，宋缺團部三營正利用夜色悄悄地離開孝昌城關，火速直奔夏家村莊而來，和周吾一起，把夏家村北洋軍團團圍住。　　一團的三營三個連包圍了一座小山。　　漆黑的夜色中，革命軍頂着如雨的彈流，奮勇猛衝。“打，給我打！”連、排、班長們身先士卒的操槍對着那些沖涌過來彈雨猛烈還擊着。哧哧冒着白煙的手榴彈如同夏日里的雹子樣，飛旋着砸落過來。　　最前面的壯汗用力的揮下鍘刀，寒光一閃，劈開了鐵絲網。革命軍的洪流立刻衝上去，朝一個碉堡扔了幾百顆手榴彈。　　轟轟轟，此起彼伏的爆炸之聲，碎散的磚土被掀得到處都是，把碉堡炸開了一個口子。北洋軍垂死掙扎，將各種槍支通通從槍眼裡伸出來射擊，革命軍的一個猛士兄衝上去，一用力，把北洋軍一支德國原裝進口的79毛瑟拔了出來。　　在革命軍的猛烈攻擊下，夏家村北洋軍傷亡慘重。遍地都是殘缺不全的屍體，還有那蠕動呻吟着的傷者。　　而此時，曾高正遠眺着那片戰火四起之地，那裡一片濃煙烈火。周吾的攻擊進行的如火如荼，他似乎已經看到勝利女神向她掀起了裙裾。亢奮不已的曾高大睜着布滿血絲的雙眼。　　黎明，天漸漸亮了，這時夏家村莊北面槍聲越來越密，宋缺團部三營已在敵後出現，敵軍撤退不及，陷入重圍。夏家村莊內外幾里地兒，一時殺聲震天。敵軍血戰多時，此刻也已成強弩之末，彈藥用完，面對革命軍大軍的內外夾擊，北洋軍膽魂俱飛，狼狽突圍逃竄，潰不成軍，革命軍隊大獲全勝，士氣極旺，全軍向敵猛追，如疾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銳不可當。　　北洋軍遺屍遍野，槍支彈藥、馬匹屍骸遍地皆是。　　這時，曾高終於鬆了一口氣：“夏家村的戰鬥差不多了，走，下去看看！”　　他們一行人跨上戰馬，馳向夏家村旁的小山頭，悄然地來到夏家村戰場。　　戰地上硝煙還未散盡，空氣中瀰漫著嗆人的氣味，但腳下混着血肉的焦土，四下飄散着的硝煙和滿山遍野的兵士騾馬的骸骨，到處都是敵人的屍體、槍支彈藥以及成堆成箱的罐頭、餅乾和酒。周吾的部隊正忙着打掃戰場。　　戰火熄滅了，仍使這位朱門將軍悲喜交集，情從中來。夏家村從此後便再無人家，成了數千名官兵幽靈出沒的場所。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一年後，攜宋慶齡女士訪問鄂省，來到了夏家村，親眼目睹了一場血戰後留下的場景。多年之後，宋慶齡女士在整理國父的回憶錄中寫道：　　夏家村戰役后，我革命軍隊和北洋軍隊都撤離該地，當地老百姓都已逃亡，戰場一片凄涼景象。戰場上到處都是枯骨和破碎軍需物品，戰場氣氛十分濃厚而慘烈。　　李帥和他率領的革命軍，以其對革命無悔的忠貞，在那樣一個殺機四伏、危險重重、激動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在偉大的革命中，無懼犧牲和挫折的大無畏的革命衝動，進而在全國重新點燃了革命和獨立的燎原烈火。　　將革命進行到底！

# 第一百五十八章 冬天里的溫暖

　　天微微亮，花西鎮仍在血戰中。　　就在夏家村戰鬥進入尾聲時，進攻花西鎮的李想正在迎戰孫傳芳的北洋軍的反衝擊。　　潮水樣湧來的北洋兵是一波接着一波的發起了反衝鋒，拚命的想把李想沖開小鎮的這個缺口堵上。　　孫傳芳來得實在太及時了，也許再晚來幾分鐘，李想的革命軍就已經全部衝進了小鎮……　　花西鎮四下槍聲響起，坐鎮在小鎮中心三層鋼筋水泥碉堡里指揮的是孫傳芳的副官，而孫傳芳本人住在東北角一所大宅院里悠哉悠哉的主持分贓大會。戰爭一打響，連接孝昌、孝感的有線電話、有線電報全部癱瘓，這個副官根本不知道今夜到底來了多少革命軍。副官下意識的反應就是一邊留了百餘人守在中心碉堡，作為預備隊，隨時策應周圍發生的危險情況。　　孫傳芳帶領花西最後一點兵力趕來，還來不及改變部屬，西面守備北洋軍已經被李想帶領的白刃衝鋒打垮。孫傳芳只來得及將所有力量都集結在小鎮十字街的西部，等着革命軍撲進來。　　在剛剛突破北洋軍防線的一片混亂當中廝殺，李想就帶着麾下人馬發瘋一般的一直追殺敗退的北洋軍，就這樣直直的撞到了孫傳芳在小鎮西大街集結的北洋軍主力面前！　　火光甩過之處，槍聲如暴雨一般頓時響起，戰場上的吶喊勝也被掩蓋，四下里紛紛揚灑起一片血肉。幾個革命軍士兵甚至來不及躲開，便被飛射過來的子彈給打得腦漿四濺，破碎的胸膛上糊滿了猩紅的污血，滿地白花花的腦漿和地上的泥漿混在一起。　　火藥硝煙在煙雨蒙蒙處瀰漫。李想也只有一邊下令還擊，一邊向後退。　　傷亡近半的革命軍，隊列已經開始混亂，下半夜開始下起的綿綿細雨，使已經饑渴疲憊到了極處的戰士再遭受寒冷的侵襲。此時，就算是還有衝擊的氣力和精神，也絕不可能再來一次白刃衝鋒將這優勢密集的北洋軍打垮！　　“打，給我打！頂住了！”連、排、班長們身先士卒的操槍對着那些沖涌過來的北洋軍猛烈射擊着。哧哧冒着白煙的手榴彈，也都拚命的飛旋着砸落出去。　　“敵人上來了，弟兄們上刺刀，咱們拼了！”李想身邊到處都是軍官嘈雜瘋狂着叫喊聲。　　即使在這樣的艱難局面下，革命軍上下也沒有放棄。孫傳芳在北洋軍隊伍後面，在衛士的重重保護下，目光穿過硝煙瀰漫，煙雨蒙蒙的戰場，微微明亮的天空下，一瞬間就捕捉到對面革命軍的中心人物，那個吃力的揮舞指揮刀參与白刃砍殺，渾身浴血的憔悴疲憊的身影。圍在他的左右的革命軍，沒有一個要丟槍逃跑的意思。那些穿着軍靴的下級軍官們，更是擺出了破釜沉舟的架勢。對面還擊的彈雨，也絲毫沒有減弱，與北洋軍白刃的撞擊更是兇猛如虎，雖然他們的人在一個接着一個的倒在血泊中。　　揮舞着長刀的李想已經處於在幾個北洋兵的包圍中，但是從腳邊倒斃的幾具屍體來看，他已經砍翻了北洋軍。李想同樣看到了那個高大地北洋軍官。他微微的喘着氣，橫提在手裡的長刀還在緩緩的向下滴着鮮血和雨水，渾身都已經濕透。他犀利的目光掠過戰場，直直和孫傳芳撞在一起。　　幾個圍住李想的北洋兵看着不動聲色的他，竟然更加不安。　　孫傳芳只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朝着李想露出勝利的微笑。　　勇猛如此，也沒有用……局勢，總算又回到了掌控當中，即使對方是萬人敵，屬下全是不要命的瘋子，在現代戰爭當中也無法扭轉戰局……　　孫傳芳優雅的一根一根的摘下潔白的手套，好整以暇的掏出南洋煙草公司出品的飛馬牌香煙，瀟洒的點火，深吸一口，長長的吐出一串煙霧，只是淡淡的對身邊副官吩咐：“敵人已經是臨死的掙扎。不需要白刃衝鋒，步軍使用排槍，慢慢推進。”　　身上戰痕累累的副官恭謹的點頭聆訓。　　孫傳芳笑笑，看看微亮的天色，冷冷的雨絲飄在臉色，精神一震，轉身就要朝他在東北角落腳的大宅院走回去。　　天亮了，孝感大營的總統官段祺瑞也應該搞清楚了狀況，援軍也應該出發了，這時候孝昌的北洋軍也應該出城來支援城邊的這些據點，花西的危機，眼看就要解除啦。這些革命軍，明顯就是在安陸的那個姓李的傢伙的軍隊，這次危機過後，段軍統就要主持剿匪了吧！　　雪花飛濺，最後一個北洋兵被砍去半邊腦袋倒在地下。此時的李想卻感覺不到一點輕鬆，心如墜地獄一般，北洋軍停止了白刃衝鋒，開足了火力慢慢推進。　　眼看革命的勝利就在眼前了，眼看突破花西鎮防禦就要拿下這個據點，他和自己的部下，付出了那麼多的努力，付出那麼多的鮮血！……歷史，就真的這麼難以更改嗎？　　對面的子彈如瓢潑一般過來，反覆的洗刷他的火線，一個個士兵發出或長或短的慘叫，然後不動死去。　　對面的敵人還在沉默的挺進，李想絕望的跳起，揮舞着指揮的軍刀：“同志們，讓我們為我們共同的理想，發起最後的衝鋒吧！……革命軍！上刺刀！”　　“沖啊！”在如此絕境，黑壓壓一片的人影在齊天的吶喊聲中，向著北洋軍的進攻洪流發起了決死樣的衝鋒。正準備回去的孫傳芳猛的轉過身來，一臉鐵青看着如瘋虎一樣冒着彈雨衝鋒的革命軍，唰的一聲抽出軍刀。革命軍在這樣的情況下突然發起的逆襲大大出乎於他的意料，這個時候如果部隊不能夠很快的穩住陣腳，那麼很有可能會遭到革命軍的重創。而且帶給整個戰線上的不利影響也是極其嚴重的。而相比於這些北洋軍官們的急切，一向是以兇悍敢戰而著稱的北洋精銳士兵們此時卻也是心驚肉跳。這些北洋士兵們，在遭受到接連的重挫，尤其是這一夜，面對着那些挺着刺刀衝過來，反覆發動白刃戰的革命軍的時候，這些兇狠聞名的北洋兵都感到了一陣陣的骨子底所升騰而起的寒意。　　湖北，冬天的清晨，雖然下着小雨，但是比起習慣了北方寒冷的冬天的孫傳芳，已經是非常溫暖舒適的氣候。可是孫傳芳現在卻真實的感受到了寒冷，以至於，從背脊上流淌下的汗水，每一滴都是淋漓的冷汗。再被雨水一淋，剛剛振奮的精神消失的徹徹底底。　　“狗急跳牆！是衝上來送死！”孫傳芳盡量裝作平靜的對副官說道，“陳大人，這裏拜託你了。”　　孫傳芳反抓着抽出的軍刀，出賣了他激蕩的內心。他只想快點離開，實在不想再看這些瘋魔的革命軍。“孫大人請放心。”說著，陳大人露出了一絲猙獰的笑容，不無傲慢的說到，“在我們的火力殺傷下，匪軍將會橫屍遍野，他們將會如同草芥樣的被成堆射殺。”“聯繫左右兩翼，讓他們率領部隊火速向中央位置考慮。一定要對突入小鎮的匪軍形成阻絕。”孫傳芳命令接連發下。他知道此時決不能發生潰退，就是要暫時後退收縮部隊，也需要首先抵擋住革命軍的這一輪逆襲。如果不能很好的將革命軍的逆襲反擊下去，那麼後果很有可能是極其嚴重的。“我們要盡可能的將這股匪軍牽制在我們的陣線之前，同時趁此匪軍發起逆襲之際，命令左右兩翼發起新一輪的進攻。此時正是我軍一鼓作氣擊破匪軍的最好時機。”雖然李想團的反擊使得孫傳芳感到的正面所遭到的壓力驟然增大，但他也意識到，如果自己這邊能夠頂住革命軍的進攻，那麼北洋軍在兩翼發起新的進攻，也就有機會徹底粉碎這股頑強的革命軍。　　不成功，就成仁！就為革命，賭上這條性命吧！李想這樣的想。至少不再如百年後渾渾噩噩的混吃等死，連自己活着的意義也找不到；至少如今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為什麼而戰，為什麼而死；至少還有這麼多兄弟陪着，再到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　　我是個英雄，民族革命的英雄！李想赴死之前，這樣的給自己下定論。　　一個身邊地軍官突然一扯李想，吼道：“大帥，您聽！”　　李想回過神來，就聽到突然從身後，響起了熟悉口音的喊殺聲音，還有一陣緊似一陣潮水般湧入。一下就將在背後兩翼，那些妄圖包抄了他們的北洋軍的槍聲完全壓倒！　　憤怒的吶喊聲中，數十條身影從火光中冒了出來。夏家村戰事結束之後，由參謀部高參曾高所率領的援兵從陣地后翼緊急增援而來。　　剛才還佔盡優勢的北洋軍，在被粉碎，在被撕裂，在被擊潰！也許是因為增援的到來，也許是太多太多的戰友們的鮮血觸動了心底，李想一下躍起，揮着已經砍得滿身缺口的指揮刀，大吼一聲：“革命軍，前進！”　　整個戰場里頓時瀰漫著一種悲壯、勇悍、無懼的氣氛。　　北洋軍外圍工事均被革命軍佔領，北洋軍崩潰，殘兵敗將拚命的朝後退，一部殘敵退守三層的中心碉堡里，一部退至東北角的那個孫傳芳盤踞大院子里，與中心碉堡互相策應。　　北洋軍倉皇鼠竄，才衝進大宅院，迎面就撞上了孫傳芳。他臉色鐵青，似乎還不明白怎麼局勢一下又翻轉了過來，他出來大聲下令這些士兵就地抵抗，也沒有任何辦法。　　“接下來，就交給我們吧，大帥！”曾高滿身泥水的站在李想面前。　　“你要再來遲一步，就等着給我收屍吧！”李想駐着指揮刀，累的快要虛脫。　　“不會的，因為我相信我們的理想不會這樣破滅。”曾高看着滿地死傷的革命軍戰士，卻是堅定不移的說道。　　革命軍勇猛直進，趁勢奪得了大院西南角一暗堡，對主堡的北洋軍構成很大威脅。　　北洋軍孫傳芳也急了，親自上陣了，率領數十名北洋軍舉着戰刀向革命軍撲來。　　由孫傳芳率領的北洋軍撲過來后，革命軍戰士與敵展開肉搏。一革命軍猛人就接連刺死四名北洋軍，自己的頭部也被刺傷，最後毅然拉響四顆手榴彈沖入敵群，與北洋軍同歸於盡。　　李想親眼看見這猛人的壯烈犧牲，熱血與憤怒，他又忘掉一個指揮員的職責，猛的抽出指揮刀跟着衝進去。　　“大帥，不要再親身犯險啦。”一群傷痕累累的軍官把李想死死拖住。　　曾高趕緊道：“山炮很快就運過來，戰事很快就結束。”　　“山炮？”李想雖然累的昏昏沉沉，但是不糊塗，“這樣糟糕的天氣，山炮能這麼快運過來？”　　李想的疑問很快就得到了驗證，就在這裏還是激戰中，一群披着蓑衣的农民隊伍，緩緩的出現在微曦的天邊。他們挑着擔子，前運後送�D�D向前方送武器彈藥，有些跑得快的年輕小伙子，已經出現在戰場，正向後方運送傷員，搶下烈士遺體。　　李想墊起腳尖，手搭涼蓬。在更遠處，一群滾的泥猴似的农民，正牽着騾子牛車，拖着一尊沉重的山炮，後面同樣一群滾的跟泥猴似的农民在使勁的推，始終不曾掉隊。　　在這個寒冷冬季的清晨，一夜惡戰，渾身已經濕透，疲憊不堪的李想只覺得好溫暖，好溫暖……　　曾高溫和的笑笑：“我們的拚命的努力，已經得到了民眾的認可……昨夜激烈的戰鬥，早驚動周邊村民。在夏家村戰鬥剛剛結束，就要畏畏縮縮的村民前來打探消息。黃光中和黃家村村民前去和他們碰個頭，他們一聽說北洋軍被大跑了，都歡欣不已。這些日子，他們被北洋軍害得苦不堪言。當時要求參加革命軍的青年就有好幾百人，我就讓黃光中組織他們負責後勤……”　　看着支前的鄉親們积極準備運送傷員的擔架和牲口，豈止是李想一個人在感動，那些只有還能動的戰士，拚命的站直了身體，挺起了胸脯，就是不肯上擔架，拚命的要在鄉親們面前表情革命軍戰士的英雄氣概，一個個叫囂着還能再戰。　　李想就在哪裡指着這些耍帥的傢伙的鼻子跳腳大罵：“耍什麼帥啊？撐什麼英雄？腸子都拉出大半截，是準備送去北洋軍吃鹵大腸？給老子躺回去……”　　而還在疲憊中戰鬥的革命軍士兵就像無緣無故的得到回血回藍，像磕了美帝出品的那種藍色小藥丸，腎上腺激素瘋狂飆升，戰鬥力一下子上升了好幾個台階。　　此刻，所有的戰士，都知道自己是為什麼而戰？這種神聖的使命感，不需要李想任何的動員和解說，國家大義，民族大義，都不如眼前民眾對他們拚命努力的認可解釋的更清晰直白了。　　孫傳芳聽到外面動靜，抬起頭看到他的副官驚惶的神色，他的臉上是一片落寞而又不甘心的容色：“陳大人，我們必須馬上撤退！”

# 第一百五十九章 魚水情

　　煙雨蒙蒙，在成片成片的廢墟之中，還有清煙裊裊，依稀可以見到那白牆黑瓦之色，可以看得出這裏曾經的繁華之色。可是現在，花西鎮唯一剩下的就是遍地的斷壁殘垣，還有那橫七豎八倒斃滿地的屍體。　　黃光中正在雨中忙前忙后的指揮，斗笠下面臉上也是鬍子拉茬，昨夜同樣奔波在戰場後方一夜未眠。附近的村民連婦女兒童都被他組織起來。小鎮內外，就由他們收拾打掃。鎮外的屍體，能收集起來的都收集起來，蓋上了白布，灑上了石灰。原來在小鎮巷戰密集屍，也全部挪到鎮外擺放屍體的哪一處空地。革命軍和北洋軍分開擺放，只等待最後確認身份就下葬。只是遍地的斷壁殘垣，卻是一時無法收拾恢復。小鎮的重建工作，無疑是給這個受盡苦難的人們在寒冷的冬天又一個沉重的負擔。　　李想已經下令原地休整，但是革命軍官兵們依舊搖搖晃晃的奔行穿梭在小鎮內外，上演一出軍民魚水情，樂呵呵的一起參与戰場的打掃工作。每個人都疲憊到了極點，也是興奮到了極點。他們都是湖北的子弟兵，與父老鄉親們說說笑笑的把活干，親熱的不得了。還可以不時的享受父者們慈愛的誇獎，還可以不時的享受同輩們的羡慕的目光，還可以不時的享受大姑娘情意綿綿的媚眼……這就是他們的榮耀勳章！一顆心，是從未有過的滿足。　　一夜苦戰，奇迹般的勝利！中間的曲折反覆，驚心動魄之處，現在想起來，都像一場太過激烈的夢境一般。民軍大元帥黃興和湖北都督黎元洪都在北洋軍前折戟沉沙，卻被他們狠狠的痛揍了一拳，剷除在這一帶為非做歹的北洋惡勢力，為父老鄉親帶來安寧。這樣了不起的輝煌，又是在父老鄉親面前，這個臉露得可不小，個個的振奮不已，還不把胸脯挺得老高。　　同時，對於他們李帥的信任更上一層樓，因為跟着李帥打仗，沒有不露臉的，說出去，都絕對威風八面。武昌首義戰，漢口三道橋戰役，龍王廟炮轟洋鬼子，東洋租界打小日本，砸光租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收復漢口租界，在孝感城外夜襲段祺瑞北洋大營……才短短的幾個月，他們輝煌的戰役已經數不勝數，足以作為這一生誇耀不盡的資本……能跟着這樣的統帥，將革命進行到底，死也無怨無悔……　　在東北的角當初孫傳芳看中的一處大宅院里，現在被李想的金鷹特務衛兵環繞，特務營可是跟着昨夜跟着李想衝鋒最兇狠，最猛烈的突擊隊。那保存完好的幾處飛檐角樓之下，就是森白的刺刀在閃動，盡現這支特務警衛部隊的雄狀。　　這所大宅院並沒有受到多少戰火波及，孫傳芳就帶着殘部倉皇逃離，這裏的院落也都保存完好。所有的傷員全部安排在這裏治療，這裡有許多孫傳芳遺棄的軍需物資，包括革命軍緊需的醫療用品。李想也暫時把指揮部擺在這裏，處理戰後種種。　　在深宅大院透這江南的古色古香，幽深的天井有綿綿細雨飄飄撒撒，屋檐滴落的水簾隔出兩個世界。在雨水侵不到的走廊上，穿着青色軍服的革命軍士兵們來來去去，而這雨水當中，幾個穿着綾羅綢緞，一看就知道是本地大有來頭的士紳，都低眉順眼的靜候在雨中。　　雨水侵透了全身，冷得嘴唇發白，搖搖欲墜，他們也不敢哼個半句，他們都在惶恐的等待大堂里李想地召見。這些傢伙，在北洋軍進入花西的這段時間，很是配合北洋軍的軍事行動，其中就有這所大宅院的主人，聽說兒子還在北洋軍當官。這些傢伙，可沒想到，李想居然把北洋軍打跑啦，孫傳芳可以拍拍屁股跑路，他們的根留在這裏，就只有灰溜溜的跑來乞活。李想對這些傢伙可沒有什麼好感，正好趁此機會扒他們一層皮，拔了這些刺頭，也好推行他的三五減租革命新政策。　　在明堂之上，李想等幾人圍坐火盆前。李想專註的聽着曾高做這次的戰鬥報告，同時把烤得半乾的衣服穿上。　　此次戰事，得益於曾高大膽卻不莽撞、算計之精，戰陣中臨時變動計劃，恰好打了北洋軍一個時間差，才能扭轉戰局。李想忍不住拍掌叫好，送上一個高度評價：“戰況呈現僵局，即使時間上能夠趕趟，敵前抽兵也乃兵家大忌，抽少了無濟於事，抽多了就會給北洋軍隊以反攻之機，落得個兩頭塌陷的結局。你不止是有擔當，有膽量，還是神機妙算。老高啊，你簡直就是我的小諸葛。”　　“不敢，不敢。”曾高雲淡風清笑笑，“戰爭嘛，必須立於主動地位，始能出故意表，必須出其意表，始能戰勝敵人。故立於主動地位指導作戰，為出敵意表之要訣，出敵意表，為制勝之要訣。如此次之役，我抽調圍堵孝昌城宋缺方面之第三營，該方面之敵天亮以後始發現我兵力轉用，但我第三營已結束夏家村方面之戰鬥。由此足以證明，立於主動地位轉用兵力，往往在此兵力己發生作用之後，敵方始能判明我之行動。故立於主動地位，必能完敵一着，使敵處處追隨我之行動……嗯，其實更關鍵的是，軍心、民心，為我們所用。”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李想突然想起《論持久戰》里的這句名言，忍不住感慨萬千。　　“夏家村和花西鎮戰鬥結束后，村民們歡呼雀躍，彙集兩處的村民，當即就有近千多名青年報名參加了革命軍……有此熱烈的民心，老子也不怕跟袁世凱干到底！”李想現在是底氣十足，說話擲地有聲。　　“我估計孝昌城和孝感大營的北洋軍也都搞清楚了情況，很快就會出來增援……”曾高可不覺得到了可以樂觀的時候。攻下夏家村的同時，花西等孝昌城周圍有力的據點全部被攻克，孝昌已經三孤城一座。　　李想卻不耐煩的站起身，揮手道：“等宋缺和周吾過來，你便和他們研究打援的辦法。我現在，要去慰問戰士們……”　　“戰士們的情緒高昂，也不需要勞動大帥前去慰問，鼓舞士氣。”曾高猛的站起身反對，這個大帥隨時隨地都準備着偷懶，一甩手就做掌柜的，雖然這也是對部下極高的信任，但就是實在是無法讓人忍受。“如今的重點，還是商量接下來的戰鬥計劃。接下來的戰鬥，同樣決定我們革命軍的命運，作為我們革命軍的靈魂，請大帥務必參与討論。”　　老子一個軍事論壇的半調子偽軍迷，和你們這些軍事院校畢業的專業戶討論個神馬都是浮雲？見鬼去吧！李想在心裏嘀咕，臉上卻堆滿了笑容，拍拍有點激動的曾高肩膀：“你是我的小諸葛，這事情交給你我放心。”說著，話鋒一轉，“何況你也說我是這支軍隊的靈魂，我們革命軍獲得這樣的戰果，身為他們靈魂的我，更應該去給與他們鼓勵和肯定。還有，外頭民眾這樣的挺我們，總該讓這些熱情的民眾見一下我這個靈魂人物，讓他們認一認我這一張老臉不是？”　　曾高啞口無言。借口，一個漂亮的偷懶借口。　　李想瀟洒的聳聳肩膀，走到門口又突入轉過身來：“此交通破襲戰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壞正大路之程度而定。自古以來，戰爭都是以殲敵為主，咱們以前的最高的軍事目的也都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即使孫子兵法也是將消滅敵人放在第一位的。但是這一次，你們一定要明確地告訴了各個作戰區：無論殲滅多少敵人，拔掉多少據點，最終還是要看破路程度來衡量完成任務的好壞。以破路為最終目標的作戰！無論大家有多不理解，但是一定要堅決執行。在北洋強敵已經盤踞漢口、孝感的這一特殊的背景下，在我們革命軍深入敵後進行作戰的獨特的環境里，為配合全國革命形式，打擊敵人，將破路做為軍事行動的主要目標是有着重要的戰略意義的。因為我們最終的戰略意義，是重新鼓起全國革命風潮，將革命進行到底！”　　李想想起蔣光頭曾經發動他的黃埔學生學習百團大戰經驗，對於那些在戰術上，各戰區部隊打起仗來，缺乏機動靈活，雖然是以黃埔軍校畢業生為骨幹的嫡系部隊，他痛心疾首的訓斥：“告訴各位一個消滅敵人最有效的戰術就是迂迴包抄的戰術。”　　對此，李想作了進一步分析：“我們不僅戰術上有迂迴包抄，戰略上也有迂迴包抄，要運用迂迴包抄來切斷敵人的後方交通，斷絕敵人一切接濟，使他後路完全斷絕，趨於潰滅。”　　他說得興起，不斷強調：“運用這個戰術，原則上必須注意正面部隊與預備隊的妥當分派。寧使正面部隊少，而要在後方控制充足的預備隊。即使我正面被敵軍衝破了，而我仍可以機動使用預備隊在他的側背去打敗他。”　　曾高連連點頭，非常的贊同，這本來就是這次戰役的主導思想沒錯。　　每一個戰役，要有一個響了的口號，這是李想在國產老戰爭片里學來的，顯得部隊都特有精氣神。為此，李想想了想，震臂一呼道：“不留一根鐵軌，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橋樑。這三不留的口號，就作為總部在戰役提出的口號傳達給全軍。”　　“是！”曾高拍的一聲敬上軍禮，實在覺得這樣的口號俗到掉渣，但是又非常和這些丘八的口味。但是可以嚷身性懶惰的李大帥費心思給出這樣的指導意見，掰出這樣一句口號，已經不能再多做奢望啦……　　李想覺得自己太他們的有才啦。自我感覺良好的點點頭，突然又是靈機一動，又在“三不留”的創意基礎上加上兩條創意：“我又有啦！三不留再加兩條，不留一個隧道，不留一支電線桿。而變成五，不留，豈不更完美。”　　“是！五，不留！”曾高一腦袋的瀑布汗僵在哪裡，李大帥還真是要將他的俗氣進行到底！曾高已經在心底不斷的後悔，不斷的阿彌陀佛：李大帥，快快去外頭宣慰軍心民心吧！您要是再有什麼新的創意，搞出個七不留，八不留，他們發布這些命令的參謀部還不更加成為全天下讀書人笑話的歷史？他這個出自書香名門的參謀長一世污名休想洗得乾淨。家裡的讀一輩子聖賢書的老爺子，要是知道他參与發出五，不留的口號，還不罰他跪祖宗牌位跪到死……　　李想可不管曾高他們幾個參謀一腦袋的瀑布大汗，自顧自的得意洋洋的仰天大笑出門去。

# 第一百六十章 令人屏息的夜晚（一）

　　寧靜的夜晚，隨着李想一聲令下，橫貫鄂省的京漢鐵路線，無數顆信號彈沖入夜空，宛如曇花盛開一瞬間的美麗，剎時間，京漢線完全被戰火所映紅，革命軍的大破襲開始了。　　擔任破襲廣水至孝昌路段的是中央縱隊，原曾高所指揮的師團。由於李想強留下曾高負責搭建他的草台班子參謀部，中央縱隊總指揮的師團司令員就由林鐵長擔任。林鐵長接到從安陸總指揮部發出的作戰命令后，立刻召開高幹會議，宣示此次的作戰任務，就立即指揮部隊從駐紮的隨縣向西部作戰地區進發。　　林鐵長仰望夜空燦爛的煙火，這正是發起總攻的訊號。寒冬的冷風吹在臉上，冷若刺骨，但是熱血卻在這一瞬間沸騰如潮。為了這一刻的到來，似乎已經等待很久很久……　　當漢口陷落的時候，當武昌求和的時候，他幾乎對革命的前途都絕望了，他幾乎對革命的熱情都冷卻了……那黑沉沉的烏雲又再次籠罩在中華大地，只讓人覺得鬱氣如潮，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這樣半途而廢？　　就在革命之氣跌入谷底，是李帥，再次讓他們看到希望，再次點燃他們的熱血。　　只要我革命黨人有一人心不死，大革命萬無半途而廢之道理！　　今夜，將革命進行到底！　　關注着壯懷激烈的戰場，思緒直飛霄漢。　　從隨縣跨過京漢鐵路到廣水也不過不過幾百里路，這幾百里路對於這個年代，生活在農村的人來講算不了什麼。林鐵長帶領革命軍，這些在湖北土生土長的子弟兵，一天一夜走兩百里，晝伏夜行時一個晚上趕八十里路都是常事。在國產老電影里，解放軍的兩條泥腿子追趕瓜民黨的裝甲膠底輪胎，絕對不是電影的藝術誇張。生活在那個年代的國人，有一種百年後浮躁的國人無法想象的堅忍意志，能做出讓世界震驚的奇迹。這些李想當初不可思議的東西，林鐵長確實家常便飯一樣的平常。　　但這次行軍卻有些特殊。為了不打草驚蛇，必須隱蔽地前進，不能讓敵人有所察覺。而這次的秘密行軍，使林鐵長感到不可思議。正是李想孜孜不倦的追求的民心所致，奇迹般的完成隱蔽行軍的困難。　　革命根據地內的軍民全部都發動起來了，有做飯的，有照顧病號的，更大的任務則是替革命軍封鎖消息。沿路革命軍只要一進到村子里，村子里的父老們立刻就在的各個路口馬上就派上崗哨，嚴格盤查進出人員，對可疑分子進行嚴密地監視，有時借口問一些問題，和他們“聊”上一天。正是有這些鄉親們的幫助，革命軍無聲無息奇迹似的進入了廣水。　　此刻，他才算三理解了李大帥常掛嘴邊的一句話：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有千萬民心作為革命後盾，當初非常悲壯的喊“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也變得底氣十足。　　此刻，在林鐵長眼前，就是廣水縣附近的李店，就曾經是和北洋軍發生激戰的地方。那一戰，可以說是武昌舉義以來，與最頑強的敵人一戰，其慘烈的白刃戰讓他想起就熱血沸騰。　　猶記得那夜，在馮國璋炮轟廣水城的時候，是無所顧忌的軍民不分，使得廣水城的百姓對其恨之入骨。而革命軍卻在撤退的時候拚命的保護逃難的群眾，在大後方想方設法的安置難民。要知道當時失去漢口的後勤保障之後，李想革命軍的處境同樣的非常艱難。也正是在困境當中的不言放棄，為革命軍贏得民心。　　北洋軍進駐廣水，馮國璋立刻縱兵搶劫財貨，魚肉鄉里，以鼓勵北洋軍的勇敢善戰，這更是鬧得民怨沸騰。馮國璋這樣縱容，雖然鼓舞北洋軍的兇狠獸性，北洋軍的戰鬥力就像當年的湘軍一樣能征善戰，但是卻失去寶貴的民心，得小而失大。　　今年湖北的秋收剛過，李想實行革命新政，在這裏大力推行三五減租，家家戶戶，眼看着今年可以過一個寬裕年，欣喜萬分。自從北洋軍一來，馮國璋把這些攻陷的城池當成他以戰養戰的一個戰略基地。馮國璋就趁機大量搜刮糧食，鄉里之間，幾乎被收瓜一空，連過冬的糧食也沒有。這樣天上人間的差別，這樣國讎家恨的怨念，老百姓甭提多恨北洋軍了。　　這一切的一切，革命軍越來越得到老百姓的認可。　　激烈的戰鬥首先在老戰場李店的外圍據點打響。　　負責攻打李店的是林鐵長率領的中央縱隊，第二師團的三團一營。　　李店，是京漢鐵路初建時就開始建設的兵站。當初洋人設計參与建設京漢鐵路，也是準備在此駐兵。只是後來張之洞很好的利用洋人之間的矛盾，以夷制夷，最後西方列強誰也沒有此地駐兵。雖然後來鐵路權沒有要回，但是鐵路兵站的駐兵權還是要回來啦。　　李店經過清廷幾年的建設已初具規模。雖然經過上一次的惡戰，遭到嚴重破壞，但是經過北洋軍強征附近民夫搶修，也基本恢復舊貌。兵站四周用圍牆圍成方形，四個角上都修有炮台，黑洞洞的炮口雖然都是土炮，依然有着無窮的威懾力。李店兵站只有南、北兩個門與外界相連，形如一座大型的碉堡，堅固異常。裏面有鍋爐房、澡堂、辦公房和住宿的房子，一應的生活設備齊全。　　從林鐵長所在附近的小山上往下看，整個兵站的生活區的洋電燈全部打開，燈火通明。在這黑暗的夜晚，有一種使人目炫的繁華。看得很多剛剛參加革命軍的戰士目瞪口呆，一輩子在鄉下長大的他們，從來沒見過洋電燈泡，從來沒有見過這些現代化的場面。　　一個小伙子傻傻的笑道：“這東西好，又亮堂又好打。”　　“哼！”旁邊的老班長不屑的從鼻孔哼出一聲，“後生，你是沒有見過漢口的那個繁華，十里洋場，一夜燈火不息。洋人住的那地兒，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你跟着咱鬧革命，殺回漢口，趕走北洋，西洋，東洋，咱們都住小樣樓。”　　老班長的話，不止把這些沒有見過漢口繁華的新兵，引誘的心神向我，那些從漢口出來的老兵也是深受感召，暗暗咬牙切齒的，迫不及待的想殺回漢口。　　小兵把老班長的話在心底記牢，回去一定要和村裡的小芳吹去。他在心底默念一遍，發現老班長東南西北洋，少說了一個洋，趕緊問道：“南洋人不趕走？”　　老班長一巴掌拍過去，恨鐵不成鋼的大罵道：“晚上的文化補習班不認真先生聽講，盡問這些腦殘問題！”　　林鐵長聽着新老兵聊天打屁，在邊上猛撇嘴角。　　就在此時，在紅色信號彈升起的同時，早安排好的一個戰士將電線桿上的電線用老虎鉗剪斷。頓時，兵站一片漆黑。　　林鐵長猛的大吼一聲：“燈滅了，沖啊！”　　老班長在邊上不緊不慢補充了一句：“毛瑟洋槍等着我們去繳哩，上啊！”　　就這樣一句話，戰場新兵老兵全都興奮的怪叫。　　那個小兵興奮的叫道：“繳一支毛瑟洋槍來，把咱的鳥、槍換洋槍。”　　北洋兵清一色的德國原裝進口79口徑毛瑟快槍，正是革命軍戰士們心中最渴望的東西。老班長的話俗，理不糙，一句話就把握住戰士們心底最渴望的東西。　　林鐵長撇了一眼這老兵油子，這傢伙還真有一套，可以提拔。　　李想被迫離開漢口，這些新參加的革命軍戰事連漢陽造都不能裝備，有些士兵還有一把鳥銃，有些士兵還在用大刀片子，北洋的毛瑟是革命軍戰士們渴望已久的東西。　　老班長一句“繳毛瑟洋槍去”，其誘惑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中一個老兵高興得直喊，好像看到一支支毛瑟洋槍擺在眼前，還不忘以前輩的姿態指導一下晚輩：“後生，咱們不能滿足！一支不夠，還得要！洋槍還得換大炮。”　　革命軍士氣激昂，戰鬥打響后，隱蔽在李店兵站北側東王舍村的四連猛撲出來，由西北往東打。其勢若山洪爆發，十來分鐘就打下了一座碉堡。　　槍聲突入爆發，一瞬間就沸騰起來。兵站里的北洋軍被突然響起的槍聲搞得不知所措，慌慌張張的對陣，有的光着屁股，沒穿衣服就跑出來。　　在李店兵站的周圍有着高牆，牆上有電網，牆內還有一條深深的壕溝，三道鐵絲網。敵人躲碉堡里，瘋狂地向外射擊。　　老班長沉着地大喊道：“後生，把敵人的電網和鐵絲網給我統統砍斷！”　　“哎！”那個小兵應聲抽出背上那口大刀片子，刀柄上捆着厚厚的絕緣木，比一般的刀柄要大上一圈，但是他蒲扇大的巴掌一隻手輕鬆的掌握住了，大刀高舉過頂，還不忘回頭對周圍的人交代說：“等把電網和鐵絲網都砍斷了，我就打手榴彈，你們聽到手榴彈一響向就沖！”　　說著，就把老班長遞來的手榴彈往腰裡一掖，噌地爬上梯子，高舉鍘刀，老牛似地吼了一聲，手起刀落，那電網便齊刷刷地斷開了。　　守在這裏的北洋軍立刻發現這裏情況，碉堡里朝這邊的窗口同時噴出長長的火蛇，密集的馬克沁機槍子彈潑水似向這個戰士打來，猛地打得牆頭磚屑四迸。這傢伙腳一蹬，已經飛也似地跳下高牆，蹭的一下就躍過了壕溝，動作敏捷的一看就知道是個練家子。　　緊接着，革命軍的馬克沁機槍也咆哮起來，為他掩護。他一鼓作氣，又砍斷了兩道鐵絲網，一揚手，手榴彈當飛鏢丟了出去。就在他將手榴彈扔進碉堡的同時，人卻撲倒在地，一顆子彈射中了他。　　砰！敵人的機槍被炸啞了。這傢伙玩暗器也是一把好手，一丟一個准，手榴彈被他直接丟進敵人機槍窗口。戰士們哇的一聲沖了上去，乒乒乓乓一陣猛打，把碉堡內敵人收拾乾淨了。　　撤下來時，大家才看到這小子、只見他捂住傷口，躺在壕溝底邊喘氣邊吐血，看到老班長，就沒心沒肺的嘿嘿直笑：“我的鳥、槍又沒法換洋槍啦！”　　“放屁！你把傷養好，老子給你換洋槍。”老班長大罵道。　　進攻李店兵站的其他革命軍基本也是有樣學樣，但不是每個負責破開鐵絲網的戰士都能又這個小兵的幸運。　　同時，兵站在西南角，同樣一位勇敢的戰士操起一口鍘刀，向著鐵絲網撲了過去。“刷”、“刷”幾下，鐵絲網就被砍開一個口子。正在大家為這位戰士感到高興時，一顆子彈打在了這位戰士腰間的手榴彈上，不用說，大家也知道發生了什麼。只聽“轟”的一聲，這位戰士腰間火光一閃，他的身體被猛地掀起，摔在了地上，這位戰士的鮮血灑了下面戰友一臉一身。　　“吼！”班長和戰士們瞪着血紅的眼睛猛的大叫下一聲，隨即不顧碉堡內敵人射出的密集的彈雨，狂沖了上去。敵人的火力猛烈傾瀉，幾個戰士衝上去即倒了下去。班長衝到這位戰士身邊，在敵人的火網中將他搶了回來。　　一明一滅的戰火下，這位戰士的臉慘白，下腹被炸開了一個大口子，花花綠綠的腸子輕輕的蠕動，血汩汩地流着，傷勢很重的可怕，但他的神志卻是異常的清楚，咬着牙竟然不叫一聲痛。　　班長半跪在他身邊，用繳獲敵人的紗布裹住他的傷口。他用微弱的聲音說：“班長，你們……你們別管我，快把那個大碉堡拿下來……真遺憾，沒能夠看一看老班長說的漢口，沒能住一回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小樣樓……”說著，帶着這樣的遺憾咽下最後一口氣。　　此時，亂雲已吞沒了新月，天也突然起了變化，下起綿綿細雨。此時，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班長把自己頭上的大檐帽摘下來輕輕地往他的臉上蓋住。　　“馬克沁重機槍掩護，我們就是沖一百次也要把這個碉堡拿下！”班子非常平靜的下達命令，不容置疑。

# 第一百六十一章 令人屏息的夜晚（二）

　　夜特別的寧靜。　　隱藏在黑夜中的狂暴蠢蠢欲動。　　當一顆顆攻擊的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劃破夜空，打碎了寧靜。革命軍各路突擊部隊簡直像猛虎下山，撲向敵人的車站和據點。雷鳴股的巨大爆炸聲，疾風�壩晁頻拿薌�槍聲，一處接着一處，暴風雨一樣狂暴的席捲京漢鐵路全線。　　李西屏目光越過硝煙滾滾的戰場，投向前面連綿不斷的層層大別山，黑夜中一片茫然，一點蒼涼，一種壯麗。　　大別山綿延起伏，地形險峻，雄踞鄂豫皖三省邊境，西與桐柏山相接，是京漢鐵路的交通要道，武勝關就是湖北外圍的天然屏障。中國九大名關之一的武勝關，被人們稱為“青分豫楚、襟扼三江”的一塊兒寶地。千百年來，就是兵家必爭的四戰之地。但是今次的任務，不是為了爭奪武勝關而來。　　由他所指揮的師團擔負武勝關至廣水段的破襲任務，破襲重點李西屏是十分清楚的。如果貿然貪功，即使拿下武勝關，從信陽源源不斷南下的北洋軍也很快可以奪回武勝關，革命軍就是徒添犧牲。只有破壞這段鐵路，使京漢線十天半月通不了車，才是對漢口和孝感的北洋軍最沉重的打擊。　　從武勝關向南，經將軍寨、孝子店、烽火台就到了大悟。廣水平靖關、大悟縣九里關並稱“鄂北三關”，成犄角之勢。將軍寨北控武勝關，東望九里關，南鄰烽火台。北洋軍佔盡天時地利。　　李西屏事先已經由偵察得知：武勝關駐有北洋軍一百多人，步槍一百單八支，清一色的德國毛瑟，小鋼炮四個，更有馬克沁一架；將軍寨駐有北洋軍一個營，小鋼炮、克虜伯山炮各一門，馬克沁重機槍兩挺，步槍人手一支；孝子店駐有北洋軍六十多人，步槍六十支；烽火台駐有北洋軍六十餘人，馬克沁輕機槍一挺；平靖關駐有北洋軍一百多人，馬克沁輕機槍一挺，步槍一百多支；九里關駐有北洋軍一百多人，馬克沁輕機槍一挺，步槍人手一支。　　從兵力部署上看，武勝關地區全是重兵把守，火力配備強勁。其中尤以兩塊“硬骨頭”最難啃：一個當然就是憑險據守的武勝關。另一個是駐有重兵、裝備精良的將軍寨。　　武勝關雄踞於峽谷之中，地處險要，扼控整個京漢鐵路通道。關城以山為障，鑿山成隘，城牆堅固，古以“車不能方軌，馬不能並騎”形容其險。兩側峰巒壁立，群山連綿，山上密布松、杉、竹等植被。東北側七千米處的雞公山海拔七百餘米，瞰制武勝關。關城下面是鐵路隧道，京漢鐵路經此。　　將軍寨位於孝子店附近。穿京漢鐵路，找到一條山路小徑，即可發現一扇由巨型條石修建的山門，那便是將軍寨了。《應山（現廣水）縣誌》記載，北宋名將狄青，曾在此屯兵紮寨所建，故名。此寨全以大片石構築，長約七百米，高四米，厚同樣近四米，其堅固程度，可想而知。山寨四面各有一高出寨牆之券頂砦門。　　要在北洋軍這樣堅固要塞，重兵把守的地方破襲鐵路，其難度可以想象。李想將啃“硬骨頭”的任務交給了李西屏。　　自從三道橋一戰之後，李想只要一有硬仗就會不由自主的想起李西屏。他是和曾高在武昌首義后，一同追隨他追求理想道路的兩位最高將領之一。在那個時候，看不到李想任何前途，敢於追隨他渡江作戰，除了那份崇高的理想，沒有參雜任何功利之心。這也是李想對他們放心大膽任用的最直接原因。把武勝關這樣苦難的任務交給李西屏，李想相信，他會堅決漂亮的完成任務。　　在李西屏的心中，追隨李想干革命，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李想這傢伙當大帥，雖然很是懶惰，但是絕對有擔當，有氣魄。一路走來，打的每一仗都是痛快凌厲，乾的每一件事情都讓人揚眉吐氣。　　“為了粉碎袁世凱假意求和，意圖篡奪革命政權，打擊民黨中的投降派，我想用我們湖北革命軍，把京漢鐵路徹底破壞，叫敵人半年至少今年不能通車，讓敵人無可奈何地滾開湖北。這樣一來，引導全國民眾將革命進行到底。”這是李想發給他這次戰役的最終戰略目標。李西屏在心底輕輕的默念，“將革命進行到底！”熱血隨之燃燒起來。　　在革命人面前，沒有完不成的任務！等着吧，北洋軍，是該讓你們哭爹喊娘的時候啦。　　當夜空的煙火盛開之時，戰事即開始。革命軍集中火力，猛攻武勝關，戰況極為激烈，敵軍反擊的炮彈甚至打到了李西屏所在的指揮所。　　李西屏不能再像三道橋的時候親上前線拼殺，但是他的指揮所卻前進到了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完全繼承了李想革命軍膽大的作風。這樣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及時掌握前線動態，可以靈活的調兵遣將。　　身邊的參謀正向他報告革命軍現在的進展：“按照指揮所的部署，襲擊武勝關的任務交給了三團。其三連首先摸進了武勝關村。村子在武勝關的西側，村裡駐有十幾北洋軍。大部分都已經睡覺，幾個因為天氣冷而還沒睡覺的也在閑聊着女人和天氣……村莊里好幾個被他們糟蹋了……”這個參謀忍不住岔開了報告主題，看到李西屏僵硬的面容動了一下，怒氣卻不知道是為什麼而發，這個年輕的參謀趕緊打住，言歸正傳，“三連的尖刀班偷偷靠上去，一聲‘不許動’，使睡覺的睜開了眼睛，沒睡的睜大了眼睛，乖乖地當了俘虜。然後，三團三連依託武勝關村，向關上的北洋軍發起了強攻。”　　“嗯，三連做得很好！”李西屏點點頭，又沉默下起，等這個年輕的參謀準備繼續的時候，李西屏卻又開口，“那些北洋俘虜，戰後交給村民處置，浸豬籠也不要緊。”　　“是！”年輕參謀稍稍的猶豫，跟着響了的回答。　　“據前線偵察報告，武勝關北洋軍在原有工事的基礎上，又增修了四個堡壘群。碉堡的周圍有鐵絲網，並有壕溝。娘子關的北面不易接近，僅南面較易接近。”　　“較易接近”實際上也很困難。武勝關之所以能夠被稱為中國九大名關之一，就是因為山勢險峻陡峭，多為懸崖峭壁。　　北洋軍在武勝關堅固的山嶽陣地都必須一個個地攻佔，可僅僅開始緒戰，進攻那一處堡壘都是非常棘手。由於革命軍的裝備本來就差，炮兵的支援很少，第一線的步兵完全憑着堅毅的革命精神，不惜生命的代價，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仰攻。一步一滑好容易接近敵方陣地，鐵絲網又橫貫在面前……以逸待勞的北洋軍久練之師，應戰非常沉着，直等到革命軍氣喘吁吁，失去衝勁時，才在近距離猛烈開火。一路攀登，在泥濘中耗盡體力的官兵，在險峻奇滑的山坡上無法規避，只能挺起槍刺，拚命向前，有的戰士被打倒后，不是倒在地上，而是順着山坡滾到了崖底……但是，一個倒下去后，另一個又沖了上去。這就是革命軍的精神！　　火光映照着戰士們前赴後繼的身影，與喊殺聲、槍炮聲共同構成了一幅壯麗的場面。　　李西屏握緊了拳頭，目光比山頭颳起的寒風還要冰冷，死死的盯着遠處壯麗的戰場，莫不言聲。　　“此時，五團迂迴武勝關側后的部隊，正好接近到北洋軍堡壘群附近，從側後向北洋軍發起攻擊。同時，攻擊武勝關的二營，也分左右兩路向武勝關發起了進攻。”身邊的參謀不斷向他彙報戰況。　　武勝關的戰鬥打響后，起初關上的日軍根本就不相信是革命軍的大部隊，認為充其量也就是游擊隊又來襲擾。　　北洋在武勝關的外圍陣地已經和革命軍接上了火，武勝關內都可以遠遠地聽到激烈的槍炮聲。　　守衛武勝關的北洋軍是第四鎮獨立混成協的一個標統，標統大人是白池老大人。戰鬥打響前，李西屏就得到提供的敵情資料分析說，白池標統，戰鬥經驗豐富，作風頑強。　　這位白池大人在上午就曾接到過袁世凱布下的密探的報告。報告說，李想匪軍數千人的大部隊有向孝子店底一帶東進的意圖。白池對這個消息就沒有在意，他接到各種虛假的情報的次數太多了。有的是沒有搞清李想匪軍的行動部署，但大多數則是為了邀功請賞。　　但近期情報卻出奇的多，不由白池老大人不信。上午第一個情報送來不久，下午白池老大人又接到了由袁世凱密探頭子陸建章派人送來的情報，“有很多不明意圖的李想匪軍侵入了武勝關以西三公里的坡底村”。白池老大人最終還是沉不住氣了，陸建章的情報他不得不重視。於是，他帶領警備隊向坡底村出擊，但是李想匪軍很“虛弱”，一觸即潰，白池老大人非常自信地想：憑這些匪徒的力量，還不能奈何固若金湯的武勝關？　　這次白池老大人不得不信了。　　今夜，白池老大人帶領二十人剛剛從廣水北部的平靖關巡邏回來，他訓完話，宣布了幾項注意事項后，剛要下令解散時，突然遭到了西面三百米鐵路上漢陽造的山寨79口徑毛瑟步槍的猛烈射擊。　　立刻，武勝關殺聲震天，戰火突如其來的猛烈爆發。白池老大人只見戰場殺的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白池老大人畢竟戰鬥經驗豐富，作風頑強。立刻一邊布置還擊，一邊返回隊部向信陽和孝感彙報。他從槍聲敏銳的判斷，這次襲擊北洋軍的部隊絕不是普通的匪軍，一定是大股的民軍來襲。　　雖然他已預感到情況有些不妙，但以其頑強的作風，使他又要在危險面前表現出標統大人的架子，所以，他拿起電話向就近的信陽本鎮協統報告的時侯大言不慚的說：“我部遭到匪軍攻擊，具體人數還不清楚。但無論如何也要獨自將其擊退，請大人放心。”　　但是在城外一陣緊似一陣的隆隆槍炮聲中，白池老大人已感到壓力越來越大。　　激戰至半夜，天氣驟變，綿綿細雨下了起來，兩軍陣地籠罩在��饔晡碇�中。在這樣的黑夜，幾米以外什麼也看不見，戰場上泥濘一片，官兵們趴在泥水中，身上單薄的軍裝緊貼在身上。李西屏他們在這們干看着戰場，冷的直發抖，還不如那些在戰場上拼殺的戰士們。　　一發發炮彈劃破雨幕，在陣地前後轟然炸響。　　李西屏的眉峰緊皺，不用看也能想象到，革命軍在泥濘中一步一滑，翻滾攀山，組織進攻的狼狽艱苦的樣子。　　“因天降大雨，河水漲發，同時將軍寨出敵百餘向我軍攻擊，我軍恐為水阻隔遂放棄該關退守孝子店附近陣地。”參謀向李西屏彙報將軍寨的戰鬥情況。　　在三團攻打武勝關的同時，五團也向將軍寨發起了攻擊。　　五團的任務是“以一團兵力堅決襲擊將軍寨之敵並相機奪取之”。由於將軍寨堅固非常，駐守的北洋軍裝備精良，沒有下達“堅決佔領之”的命令，而只是“襲擊”並“相機奪取之”。　　“武勝關打起來后，我軍五團也迅速向將軍寨的北洋軍發起了進攻。打排子槍，扔手榴彈，以迅猛的攻勢佔領了車站外圍的幾個碉堡。正待向縱深攻擊，擴大戰果，碰上了在鐵道線上巡邏的大悟北洋軍警備部隊。將軍寨的北洋軍在的大悟北洋軍警備部隊支援掩護下，向五團發起反攻。五團被迫退回了孝子店，與敵形成膠着狀態。”　　年輕的參謀說完，緊張的看着李西屏。進攻處處受到挫折，讓他這個彙報工作的參謀也是心驚膽戰。大家都知道，曾高將軍脾氣透着名門大家的溫和儒雅，有點像大帥，而這位李西屏將軍，戰場勇猛剛烈，脾氣同樣火爆，這樣沉如水的臉，看着就讓人心驚膽戰。　　“五團留下一營繼續牽制北洋軍，其餘部隊迅速展開破路。”李西屏沒有發火，只是平靜下達新的命令，雖然眉峰依然緊皺。最後又補充一句，“我們此次戰鬥的目的只是破路。”　　在武勝關周圍，幾乎全是標高達一千米左右的險峻山嶺，重疊起伏，連綿不絕。從半山腰起，北洋軍更進一步的完善了圍繞武勝關的堡壘群，一道道鐵絲網，一條條戰壕，層層直至山頂，山的表面被改造得有如一張蜘蛛網。這也是白池老大人有勇氣大言不慚的資本。　　李西屏師團在進攻武勝關的同時，始終困於這嚴密的陣地網絡面前，每進一步都要付出眾多的生命和鮮血。好不容易攻入山腰的陣地，以為可以利用守軍放棄的壕溝，避免裸露在表面，徒遭殺傷，豈料想，北洋軍在壕溝兩壁插入手榴彈，用土黃色的線繩相勾聯。急於發展攻擊的革命軍注意了頭上，顧不得腳下，不斷掛響手榴彈。　　半夜的血戰，不得進展，李西屏忍無可忍，親赴山腳督戰。　　李西屏立於雨中，身上披着不知部下從何處弄來的蓑衣，長統馬靴里灌滿了雨水，腳底板冰冷的。平素高高揮舞的指揮刀派不上用場，只好深深地插入面前的泥漿里。透過望遠鏡，李西屏一動不動地注視着山頭附近的攻防戰。　　大約一個營的士兵佝僂着身體，跟隨炮兵的稀少的彈幕向上仰攻。近了，靠近山頭主陣地了！李西屏心中一陣狂喜，“命令炮火延伸！”　　炮火剛剛延伸，山頭上就爆出雨點般的槍彈，直起腰正待最後衝鋒的戰士被一排排割倒在地，剩下的依然猛向上撲。雙方的手榴彈相互飛擲，山頭上下炸起一片泥雨。突然間槍聲、爆炸聲沉寂了，山頭上冒出一群一夥的北洋兵，像一群泥猴子，挺着刺刀向下衝來。一場殘酷的白刃戰，革命軍與強大的北洋軍展開了絕無僅有的殊死搏鬥。兩軍廝殺，血流成河。剩下不多的革命軍無以為繼，退了下來。　　李西屏扔掉望遠鏡，雙手抓住面前的指揮刀，狠狠地跪在地上，仰面朝天一聲長嘯，任由雨水沖刷他心中的憤懣。　　“這樣打，不是個辦法。”劉經氣呼呼的跑過來，連續攻了三次都未成功，他甩掉雨衣和外套，僅穿件襯衫，一身邪火無處發泄，只有任憑刺骨的寒風吹在身上才覺得好受些。手裡緊緊攥着離鞘的戰刀，就等李西屏一聲令下，就親自帶隊殺上山去。　　“你要不顧戰場規矩，親自上陣？”李西屏冷冷的問道。　　劉經咆哮道：“老子管他什麼規矩，大帥不是照樣親自上陣……手下的營長、連長或死或傷，再不親自上陣，今夜一整夜的攻擊就全白費了。”　　李西屏不再言語，又沉默下來。被劉經一打岔，他的心已經平靜下來，正在考慮第四次進攻，他不想再重蹈覆轍了。　　僅憑不要命的衝鋒顯然不行，必須充分發揮炮兵的優勢，可那麼多炮彈都打在山頭上，為什麼北洋軍還有力量反衝鋒？炮擊、沖峰、再炮擊、再衝鋒，北洋軍顯然摸透了革命軍的招數，他們一定是藏在山的反斜面死角處躲避炮擊，一俟炮火延伸，馬上就衝上陣地。　　看來，必須變換一下戰術。北洋軍以為掌握了革命軍的戰術，可他們也形成了相應的套路。這一次我就出個奇招，打北洋軍一個措手不及。　　李西屏立刻向劉經一番部署，劉經連連點頭稱是，轉身火燒屁股似的率部隊上去了。　　李西屏蹲在部下為他張開的雨篷下，親自掌握與炮兵聯絡的電話機，“開始炮擊！”　　劉經率領的革命軍尾隨彈幕向上推進，進到距山頭數百米的地方，趴下不動了。　　前面數米處的小隊長對突入停止的進攻急不可耐，回頭剛喊了一聲：“團長！”　　話猶未完就被劉經一聲斷喝堵了回去：“混球，聽我指揮，不許多嘴！”　　山頭上炮彈炸個不停，守軍白池老大人還像往常一樣，讓部隊貓在山背面的斷崖下休息。偶爾幾發炮彈掠過頭頂，落向遠遠的山腰上爆炸了。白池老大人還用手搭了個遮雨篷，有滋有味地吸着煙，“頭上和腳下的炮彈統統傷不了俺一根毫毛，等匪軍打夠了，俺再上去揍他。”　　白池老大人總結的這套戰術屢試屢驗，已經下令全協官兵都要效法。　　第三支煙抽到一半，革命軍的炮火嘻嘻啦啦的開始延伸。白池老大人不慌不忙地掐滅了煙，把剩下的半截煙屁股壓在一塊石頭下，以免被雨淋濕，然後跟看從斷崖兩側衝上陣地的官兵們上了山頭，白池老大人心中非常滿意，“仗打到這個份上，已經不需要俺去指揮下命令了，啥時躲炮，啥時出擊，當兵的比俺還清楚。俺要是個總統官，手下這幫弟兄統統都給他個標統、協統乾乾。”　　白池老大人的北洋軍剛剛進入陣地，山下的李西屏對着話筒猛喊起來：“炮兵，再次轟擊山頭，不許間斷！”　　革命軍的幾門克虜伯山炮、野炮、小鋼炮霎那之間就完成了轉移射擊。這一帶的山頭太熟悉了，連續半夜，打了那麼多炮彈，閉着眼也能打出準頭。山腰上趴了半個多鐘頭的劉經也爬起身，率領步兵向山頭衝去。　　白池老大人和他的部隊在密集的爆炸中，躲沒處躲，藏無處藏，再想退回崖壁下已不可能了。北洋官兵們拚命地把身體往壕溝里按，可戰壕和工事已被炮彈炸得僅剩下一條淺溝。半個小時過後陣地上死傷枕籍，白池老大人的右腿膝蓋以下被彈片齊齊切掉，身上數處傷口汩汩地淌着鮮血，只有頭腦尚保持着一絲清醒。心裏有一絲懊惱，有一絲後悔，有一所迷惘。辛辛苦苦拚命得來的不義之財，死後也不過是一坯黃土。這人活一世的意義，到底又是為什麼？　　血快淌完了，身邊的泥土變得鮮紅鮮紅，白池老大人仰面朝天，頭腦里天眩地轉，雨水打在臉上毫無知覺，跟死人一模一樣，只有嘴巴一張一合，喃喃地吐出幾個斷斷續續的詞句：“這輩子干盡了壞事，死後會下地獄嗎……”　　李西屏輕舒一口氣，放下望遠鏡。武勝關的戰事，基本上可以畫上圓滿的句點。經過三個小時的激戰，敵大部被革命軍殲滅，鮮血染紅的五星紅旗飄蕩在武勝關上空。　　北洋殘敵退守武勝關東側的九里關。　　留守孝子店牽制大悟北洋軍警備軍的一營革命軍在老鄉的幫助下，在牆壁上挖好射擊孔，在房頂上搭好工事掩體，做好了抗擊北洋軍衝鋒的準備。　　孝子店的村民平日里經常被北洋軍抓夫當差，挑水做飯，過冬的糧食也被搜刮一空，現在能夠給自己的子弟兵做頓飯屹，送上一碗開水，就甭提有多高興了，還一個勁地囑附戰士，“狠狠的打，不把這些北洋強盜打跑，咱甭想過好日子。”　　剛剛收拾完武勝關，年輕的參謀趕緊向李西屏報告孝子店的戰況：“一營的戰士連續打退了敵人的多次衝鋒，讓敵人在房前留下了多具屍體。一營不止守成，還利用夜暗的有利條件，主動出擊，襲擾和疲憊敵人。一營反覆出擊多次，搞得北洋軍疲憊不堪。但是狡猾的北洋軍也看出來了，革命軍兵力薄弱，沒有後援。隨即，北洋軍連續組織了三次衝鋒，一次比一次兇猛，一次比一次人多。從房上流下的已經不知是雨水，還是血水。雨水混雜着血水，染紅了房頂，染紅了地面。一營的傷亡很大，有的班只剩下一二個人了。”　　“嗯。”李西屏無語的望望天空，天近拂曉。　　“命令，所有部隊快速地撤離武勝關，回到山區待命。”　　再三猶豫，李西屏還是下達這個艱難的命令，拒絕吞下武勝關的誘惑。這次的戰役，只為破路，不能再多添無謂的犧牲。佔據武勝關，將等到北洋軍的反撲，還不知道會付出慘烈的代價，這不是李帥所願意的。　　“通知五團，可以將孝子店的攻擊部隊撤出了。”　　李西屏向南望，江山煙雨，硝煙未散。“李帥，我不負您所託，破襲成功。”

# 第一百六十二章 改變歷史的證明

　　李想大笑着走出大堂。　　外面雨已經停住，四方的天井露出灰濛濛的天空。冬天的雨水下不了多久，也下不了多大，只是天氣陰沉難受，空氣寒冷非常。只剩下屋檐點點滴滴的還在滴個不停。　　這個氣溫寒冷的，再降一點就不是下雨，而是下雪了。　　李想輕輕的掃了一眼天井下冷得簌簌發抖的投靠北洋軍的地方士紳，一個個噤若寒蟬的撲倒在地，兩條腿是怎麼也站不起來。這些傢伙的事情大概他也掌握了，和他預料差不多，北洋軍肯定會利用地方士紳控制地方。反正北洋軍怎麼壓榨他們，他們就加倍的壓榨下面的村民，這些地主階級，比北洋軍可來得還凶，可沒聽說手軟。誰要是說黃世仁在收拾楊白勞的時候手軟了，誰會相信？花西鎮上的居民就被他們聯合北洋軍逼的十室九空，完全被北洋軍盤踞，鬧得民怨沸騰。　　不過讓他沒有料到的就是，這些傢伙看到北洋軍被打跑，居然立刻擺出一副要合作的架勢！這些傢伙未免也太識時務了吧？怎麼知道他們對於自己來說還有利用價值？只是現在才來抱我李大帥的大粗退，照樣斗他們地主？　　“知道為什麼讓你們在這裏淋雨嗎？”李想抽出一根煙叼着，這都是北洋軍留下的好東西。　　這些傢伙一直誠惶誠恐的等着李想的話兒，不怕您不開口，開口就表示有商量的餘地，他們今天是準備大出血了。這位李大帥貪財的性子他們也聽說過，漢口剛剛光復，就擺鴻門宴逼迫漢口華商協餉。這個世界，就沒有錢擺不平的事情。這裏站着的幾個人，來之前都已經商量好了，李想要餉給餉，要糧給糧，要三五減租，他們照樣全力配合，要他們投資工商實業救國，他們就去賣他名下的新華集團發行的股票債券……反正，現在一切是他李大帥說了算，現在只要有個門面，等你李大帥倒霉之後，一切都還可以要回來。他們就不信了，你大帥離經判道，這條路能走得長遠？　　“草民知罪。請李大帥寬恕。我等願以戴罪之身，全力支持李大帥將革命進行到底，期望立功贖罪……”　　李想笑笑吟吟的左右打量着些傢伙，他們的心思他懂，什麼願以戴罪之身，全力支持李大帥將革命進行到底，期望立功贖罪，全是扯淡，這孫子就等着看他李大帥的笑話，看他倒霉，好撲上來踩他兩腳，再吐一口塗抹淹死他。不過現在就和他們撕破臉，非得被他們逼得走一次二萬五千里長征不可。時機不到，也只有忍啦。　　李想走下台階，把他們一個個扶起了，又拍拍比他還矮的一個胖子的肩膀：“北洋軍在這裏的時候你們自己怎麼鬧，我不管。在我革命軍政府的管轄地區，遵守我革命軍政府的法律就好！咱民黨的號召你們響應就好！咱民黨的話你們認真聽就好！”李想最後用力拍拍胖子的肩膀，“知道支持革命很識時務，有功！”　　這胖子滿身肥膘一抖，如蒙大赦。李大帥說話實在，一下就說清楚了，只要聽他的話，非但沒有罪，還有功！　　提心吊膽老半天漫長等待的胖子，釋放了那顆備受煎熬的心，一瞬間眼淚都快下來了。趕緊哽咽的道：“敝人甘願追隨大帥，負弩前驅，滅此朝食！然後可以上對祖宗，下垂後人，以齒於圓顱方趾之儔！”　　李想正準備邁步出門，去在花西老百姓面前露個臉，發表個熱血演講什麼的。聽着他這話兒。突然回頭笑着吩咐：“話兒不要說得這麼好，只要將來我倒霉的時候不要落井下石，留點餘地見面好，我就感激不盡啦……”　　說罷再也不理他們，大步的直朝大門走去。對着他們就覺得虛偽，噁心……　　站在屋檐下，角樓旁的那些彪悍警衛特務營立刻分出人手，紛紛走來，馬刺踩成一片咯吱的聲音，緊緊的跟在他的背後。這幾個天井下傻站着的士紳，立刻就給他們無禮的擠到了一邊兒去。　　馬靴踩着瓦礫聲中，一行人緩緩的走着小鎮的街上。李想四處張望滿目瘡傷的小鎮，如今天色大亮，總算看清楚了昨夜的戰火把這裏破壞成了什麼樣子，最初帶着喜悅的熱情開始變冷。　　但是看到軍民其樂融融，配合著忙碌的身影，此地民眾對於革命軍全心全意的熱情，這最動人的場面使李想堅信他沒有錯。　　一群在戰地活躍的新華社記者也出現在這裏，端着笨重的照相機抓拍這感染人心的畫片兒，弄得手忙腳亂，或者欣喜若狂的掏出手記寫着如泉涌的靈感，快記着戰士們向他們說的一個個熱血沸騰，盪氣迴腸的戰地傳奇。　　李想頗感意外，馮小戥連這些都想到了，看來受武昌排擠的局面也得到緩解。　　李想等一行人走過，馬刺聲踩出的響動，很快就驚動周圍的人們。　　看着李大帥突然出現在他們，革命軍的士兵，不管手上有活沒活的，頓時就是啪的一個立正。軍靴互擊，震得這座廢墟中的小鎮都是一抖。把老百姓們嚇了一個激靈，有膽小的人慌慌張張的腿一軟，就要行叩拜大禮，被邊上的革命軍戰士眼疾手快的一把扶住才沒有跪下。　　抬起頭，才看清楚，一隊如狼似虎的警衛簇擁着一個年輕人。所有人馬都是泥水滿身，硝煙滿身，血腥滿身。這些警衛，都是作戰最苦的突擊隊員，在昨夜那樣惡劣的環境苦戰，人人臉色疲憊的不成人樣，可是偏偏氣勢驚人。　　每個人的目光都自然而然的集中在中間那個年輕人身子，雖然他個子不高，很容易就淹沒在這些彪行大漢的人海，雖然他身上的軍服一點也不整齊，已經扯的破破爛爛，烤乾之後還皺皺巴巴，一團團的污泥和暗褐色的血跡幾乎沾滿了他整個軍服，但是根本不需要過多的解釋，這就是一軍統帥的強大氣場。　　“他就是李大帥？當真是年輕得過分啊……”人們吃驚過後就在下面開低聲議論。　　“那是當然！這就是咱們大帥！帶領着咱們打得北洋軍屁滾尿流的大帥！”那些豎著耳朵聽人們議論的小兵，挺着胸膛自豪無比的接腔。在他們心中，跟隨李大帥干革命，也是一種榮譽。　　本來在專心個忙個的新華社記者門，也突然注意到這邊的動靜，紛紛把照相機對準這邊猛拍。　　同時，立刻就有記者搶着向李想提問：“京漢鐵路大戰在這次大革命中意義如何？”　　李想站住，特自信的朝諸位記者同志笑了笑，只是這一張大花臉看來有些搞笑：“這應該由百年後的歷史來評價。但我相信，歷史會給我們一個公正的評價，一個很高的評價。我們為了一個民族的理想，一個國家的信念，一個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做出的所有犧牲都是值得的，我們的努力一定會被歷史所記載，我們的榮譽一定會被民族所承認。我革命軍在敵人後方進行主動的大規模的戰役進攻，向敵寇的各個交通命脈進行大規模的戰役進攻。因為這一戰役進攻，將縮小北洋敵占區，擴大我革命占區，也就是湖北戰局轉換開始。這一戰役進攻的勝利，將為湖北創造出一個新局勢，而這個新局勢將更多的牽制敵人兵力，阻滯敵人向我革命獨立省方進行正面的進攻，從而引領全國民眾將革命進行到底！”　　一說起這次的戰事，李想立刻滔滔不絕，一發不可收拾，語氣當中充滿了激昂的熱血氣息，旁邊的革命軍戰士幾乎是不由自主的鼓起掌聲。李想一口一個“我們”，一口一個“榮譽”，使這些戰士們同樣熱血沸騰。　　記者在掌聲稍稍停頓的時候，連忙追問：“這一戰役將在國際國內引起何種影響？”　　李想笑的更自信了，大花臉更是扭曲得更加滑稽，只是此時沒有一個人敢笑話他。他這一身的硝煙血腥，只是凸顯他李大帥在戰場的卓越風采。　　“這是我湖北革命軍崛起的一個徵兆！我想，嘗過我們大炮槍子的漢口洋人，應該已經開始恐慌了吧？我們是為民族爭取獨立，對於侵入我國的帝國主義同樣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反對向北洋軍妥協，反對由洋人牽線的和議，可以妥協的和平不是革命，革命沒有想革命對象妥協的道理，即使對象是強大的北洋軍，是強大的帝國主義。此次戰役，就是為了大大扭轉南方民黨的軟弱求和的勢頭，提高了全國軍民對革命的信心，嚴厲地打擊了悲觀失望情緒；我們高昂的革命情緒，在湖北敵占區內得到民眾的熱烈響應，即使在敵大遠後方也起了非常巨大的影響；我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和毅力，給予北洋敵寇內部的震懾也將逐漸顯現出來……”　　李想說得口水四濺，說的正是動情處，一個戰士忍不住震臂一呼：“將革命進行到底！”　　底下緊跟在就是一呼百應：“將革命進行到底！”　　聲勢直吼驚天。　　知道戰士情緒稍稍冷卻，記者才繼續問：“此次大戰對湖北革命軍本身的影響如何？”　　“這還用說？”李想特有偉人風采手一揮：“好的不得了！革命軍在我的帶領之下，在湖北千萬民眾贊助之下，三個月的革命戰鬥，堅決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即使在漢口淪陷之後依然堅持了湖北敵後革命，創造了許多革命根據地，維繫了敵後方廣大民心，使我們革命軍的五星紅旗，插遍了湖北的每一個角落。昨夜大戰的勝利，革命軍全體將士更加感到自己的責任，感到自己應該在湖北戰場上更加負責保衛民族的利益，守護民眾的利益。昨夜的大戰勝利之後，我革命軍必將繼續發展而且更加鞏固起來。因為湖北廣大民眾將更加熱烈的來擁護革命軍與參加革命軍。”　　這時候，連周圍的老百姓也跟着歡呼起來。他們還不習慣革命軍戰士的鼓掌，只能用一聲聲的歡呼來代替。李想得意的朝周圍百姓揮着手，臉上笑開了花。　　看到李想又開始跑題，記者忙不迭的問：“昨夜的大戰現已獲得不少勝利，據目前情況觀察，戰局發展形勢如何？”　　“昨夜大戰目前所獲得的勝利還只是初步的勝利……”李想不是突然變得謙虛，而說的完全屬於實情。“我們力求擴大戰果，把目前在京漢鐵路上所得到的偉大勝利擴大到各個戰線上去，擴大到對北洋敵寇，對清廷鬥爭和對帝國主義的各方面去。隨着軍事與交通戰方面的進攻，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進攻，以爭取更大的與更多的勝利，保衛我們各個革命根據地。我們如果能在交通戰上繼續獲得巨大的勝利，我們就能在湖北戰場上保持有利形勢，嚴重地打擊北洋敵寇。但是敵寇決不會就這樣死亡下去的，敵寇在我們的嚴重打擊之下，必將更瘋狂的組織新的進攻，新的剿匪，向我們進行更殘酷、更毒辣的報復。因此在昨夜大戰勝利之後，湖北的革命必將進入更尖銳、更激烈、更緊張的環境中，我們必須加緊準備應付新的戰鬥，決不能因為目前的勝利而有驕傲輕敵心理。”　　李想對於今後的道路不只想到了這些，還有一些想法就不能和記者談了，即使他們是他的御用口舌新華社的記者也不行，李大帥只能在參謀部戰略會議上和軍中高級將領去講。　　接下來，李想本來是想四處走訪，和民眾展開請切友好的交流，但是整個聚集在花西的民眾已經把他團團圍住。　　看着人山人海的熱情群眾，還要使勁抓拍他大花臉的記者，李想很想在記者面前做個親民愛民秀。他主動上前幾步，拍拍一個壯小伙的肩膀，正準備開口問“你媽貴姓？”，那個小伙子普通一聲跪下，就給他行三跪九叩大禮，弄得李想傻傻的尷尬不已，一句話堵在喉嚨。　　李想淡淡的掃了一眼周圍，大家雖然熱情，卻沒有人有膽量對上他的目光。李想嘆息一聲，真是封建思想，深入人心！不過也不能就這樣浪費大家的熱情，李想臨時決定舉辦一個升旗儀式，最後再搞個演講什麼的。　　“升軍旗，奏軍歌。敬禮！”　　臨時客串軍旗班的警衛提足中氣大喝一聲。　　在小鎮中央，三層碉堡前面的廣場上，軍官和士兵齊刷刷地立正，皮靴上的馬刺碰撞聲刺耳地齊聲響起，肅然敬禮。　　一曲雄渾，激昂的旋律迴響在小鎮的天空：　　向前！向前！向前！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腳踏着祖國的大地，　　背負着民族的希望，　　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我們是工農的子弟，　　我們是人民的武裝，　　從無畏懼，　　絕不屈服，　　英勇戰鬥，　　直到把反動派消滅乾淨，　　革命軍的旗幟高高飄揚。　　聽！風在呼嘯軍號響，　　聽！革命歌聲多嘹亮！　　同志們整齊步伐奔向解放的戰場，　　同志們整齊步伐奔赴祖國的邊疆，　　向前！向前！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向最後的勝利，　　向全國的解放！　　歌聲，氣勢磅礴，堅毅豪邁，熱情奔放。正如革命軍隊一往無前、無堅不摧的革命精神，肩負的歷史重託，為中華民族的民族革命英勇奮戰。　　歌聲，有如革命軍豪邁雄壯的軍威，具有一往無前的戰鬥意志，摧枯拉朽的強大力量。　　歌聲，與此天際未散盡的硝煙，還留戀在此地未輪迴的民族忠魂，演繹此曲的迴腸盪氣，英雄大義。　　廣場的群眾，默默感受革命軍澎湃的激情，燃燒的熱血，一臉神聖的仰望着在三層碉堡上緩緩升起的五星紅旗。　　本不應該出現這個時代的五星紅旗，終於在硝煙還未散盡的戰場上，在一百年前的上空、在最黑暗的時代，獵豬飄揚。這是李想改變歷史的證明！　　李大帥一身戎裝臟兮兮，他身後的官兵也都一個樣，但是他們同樣整整齊齊的收拾過，扣子扣整齊了，武裝戴紮緊了，帽子戴正了，憔悴的臉色看上去突然容光煥發。　　站在三層高的碉堡樓頂，李想看着腳下廢墟中的小鎮一眼，殘垣斷壁，瓦礫遍地，還有來不及掩蓋，無處不在的血跡，都告訴了他昨夜戰事的激烈殘酷。　　說他不興奮，那是裝逼。　　在歷史上囂張不可一世的北洋軍，被他打敗了！至少在局部地區，他打敗了北洋軍！　　而且這次戰事，他沒有沾半點知道歷史的便宜。現在生的一切，都是歷史上面未曾記載過的。一切的變化，都是因為他的出現，特別是在南北和議的出現之後，南北，中外各方勢力糾纏其中，有武昌明面上同時民黨陣營的黎元洪，更有處心積慮地漢口洋人，未曾謀面的北洋諸雄，那個是好惹的？　　而他卻憑藉自己的力量，分析把握清楚了局勢，做出了正確的應對，也狠下心果斷殺伐。到了這個時代，這個時候他似乎才真正破繭化蝶。相信自己能在選擇的道路上面一直走下去。　　將革命進行到底……

# 第一百六十三章 民眾之偉力

　　李想面對莊嚴的五星紅旗，意興如旗幟般飛揚，朗聲說道：“莊嚴燦爛的五星紅旗在這裏，咱們湖北千萬民眾的革命意志就在這裏！只要五星紅旗不倒，只要我革命人心不死，我們就要堅決貫徹這光榮的革命意志，將革命進行到底……這是一面被鮮血染紅的旗幟……”　　在這昏沉沉的天空下，屋頂上飄揚的五星紅旗是鮮紅的如此地醒目、如此地光芒四射。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這面飄揚的紅旗上，一種血淚凝聚的沉痛在心裏翻滾，一時間鴉雀無聲。　　李想的目光一個個掃過眼前，百戰餘生的戰士，臉色神聖的光輝都有一聲沉痛：“此次死難諸烈士，皆革命軍之翹楚，民國之棟樑，民族之英雄！其品格之高尚，行誼之磊落，愛國之血誠，殉難之慷慨，李想亦不克及其萬一。他日革命告成，必能表彰諸先烈之志事，勒石銘碑，血食千秋！”　　小鎮的廢墟殘垣斷壁之間，尚完好的一些大樓頂上、街道上、數不清的人海突然間，都被一股體內奔涌而出的情愫感動了、陶醉了。歡呼聲一下子爆炸開來。　　這一段講話，那些記者都認為說得恰如其分，既不誇張，亦未低估，確是對死難烈士的一個很好評價，提筆速速的記下。　　李想看着大家的熱血又變得沸騰，他的演講又變回一直以來的慷慨激昂：“各位，湖北是全國首義的所在地，全國的至誠仰望的目光在這裏！中華民族四億民眾翹首切盼付與最大的注意力，也是在這裏，我們不能輕易放棄，我們不能輕易向北洋敵寇低頭！如今，漢口已經淪陷，但是，我願意和大家共同負起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責任。革命軍人以革命為意志，肩負民族的希望是我們職責所在。即使灑最後一滴血，必向北洋敵寇索取相當代價；餘一槍一彈，亦必與北洋敵寇周旋到底……”　　李想越講越激動。　　“戰爭就是會死人，又要何懼怕？萬一有什麼不幸，那也是成了民族革命的民族英雄！是岳武穆那樣千載之後，還被人們永記的民族英雄！人誰不死？我們要看死的價值和意義，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中，能做這件不平凡的工作，能為民族革命而死，能成為岳武穆那樣的民族英雄，又是何等光榮！”　　李想慷慨激昂的言詞，表達了革命軍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　　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不是李想強加給戰士們的任務，而是一個民族不屈精神的信念！　　戰士們情不自禁的脫帽揮淚致敬，揮手致意高聲呼喊：“中華民族萬歲！萬歲！萬歲！……”　　歡呼聲響徹這片廢墟中的小鎮上空。　　“我問一問老百姓，他們是英雄嗎？”李想扯開嗓門的大吼道。　　“是！”早被感染的熱血沸騰的老百姓一呼百諾。這些戰士們臉漲得通紅，血壓再次上揚，胸脯挺得更高。　　李想繼續激昂慷慨，滔滔不竭：“我國家民族極弱百年，危殆到了今日，已是國將不國。任何一國洋人亦在我國民面前耀武揚威，就連鼻屎大小東洋也膽敢騎在我國民頭上撒尿。外人據我土地，奪我利權，奴我子女。滿洲人之為我中國之君主，既二百有六十餘年，則我土地之為滿洲所據，我利權之為滿洲所奪，我之子女之為滿洲所奴，亦二百有六十餘年也！今外人之據我土地、奪我利權、奴我子女，乃滿洲與之。國家民族，外患還有內憂。賊處於內，而盜迫於外，滿廷則為內賊，列強則為外盜。一個竊取我華夏神器，一個瓜分我華夏大地。滿洲入關之時，殺我同胞之祖若宗，淫我同胞祖若宗之妻妾姊妹，迨至今日，則割我土地於外人，送我利權於外人，鬻我子女於外人，不殺盡我漢族之同胞而不已。此賊也，此仇也，其能與之處此二百有六十餘年之久而遂忘之乎？若其忘之，是忘其殺我同胞祖若宗之仇也，是忘其淫我同胞祖若宗之妻妾姊妹之仇也，是忘其割我土地、奪我利權、鬻我子女以亡我漢族同胞之仇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同志諸君，若欲驅除韃虜，不得不革命；欲恢復中華，不得不革命；欲保存種族，不得不革命；欲去奴隸之籍，而為漢土之主人翁，不得不革命。”　　李想吞吞口水，說得已經口乾舌燥，不過看大家的反應，有點說得深奧了，馬上換個說法。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不但是人人要盡匹夫的責，更須人人要合群眾的力。我們今日革命軍的組織，即是合群眾的力，合群眾的力，就可以救目前的亡，合群眾的力更可以創百年的基。雖然我們的責任很重，我們的前路很遠，我們的事業亦是很艱苦。但是我們須萬眾一心，不顧一切，獻身革命，獻身民族，獻身我們偉大的祖國，群策群力，偉大的革命一定成功。”　　看到群眾這回都聽懂了，李想立刻乘勝追擊。　　“種田的农民兄弟！地主是怎樣待遇我們？租稅是重是輕？我們的房子適不適？我們的肚子飽不飽？我們的田不少嗎？我們的村裡沒有沒田作的人嗎？我們過的是人過的日子嗎？這許多問題，你們可有想過？我們應該時時去求解答。富人是天生的命嗎？窮人就不可以過好日子嗎？找不到答案，那就交給我們革命軍。我們革命軍會切切實實彰明較著的去求解答，這同樣是我們革命軍肩負的責任――讓你們都過上好日子！”　　底下一下子炸開了鍋，紛紛繞繞的議論開。　　“咱們活的好苦啊！”　　“咱們能過上好日子？”　　“有個三五減租，咱們就滿足了。”　　“你們怎麼可以這麼容易滿足？！”李想氣得大聲斥喝，“小農意識！”　　“腳踩着，頭頂着，是人家的，還不是人家養活咱嗎？”老農就是這樣理所當然的以為。　　“良田千畝湖裡躺，沒人鋤地不打糧。”看到他們這不爭氣的樣子，李想氣呼呼的大叫大朗，“窮人不種地，地主斷了氣！”　　所有人都陷入沉思，糧食有不會自己從地里長出來，咱們窮人不種地，地主也收不到糧……　　李想趁勢大聲疾呼：“咱們必須革命！朝廷腐敗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窮人苦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就是所有窮人聯合起來的大革命！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逾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遠。我敢說，中華民族的革命，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未來，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榮譽，將較任何民族為偉大。因為我們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我的面前，是一個留着五千年不屈血液的民族！這血液，曾經在我們祖先的血管裏面流淌過，傳承五千，他們沒有屈服過！現在，它們在我們的身體裏面汩汩奔涌，你們告訴我。你們願意它冷卻嗎！？”　　“我們不願！”　　“我們要革命！”　　群情激憤至極，嗷嗷咆哮。　　李想同樣的大聲咆哮：“對！我們總要革命！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向前！我們理想的世界，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　　“向前！向前！向前！……”咆哮之聲轟天地、垂日月。　　李想滿意的點點頭。國人的好戰精神一直都沒有消失，只是被壓抑而以。　　李想不再說話，滿面肅容的走下碉堡樓梯。　　“大帥，”黃光中不知何時出現在他的身後，他因見李想痴痴的，臉上似悲似喜，在旁勉強笑道：“民心所向，又為何發愁。”　　“你會不知道？”李想迴轉身。掃視一眼空落落的碉堡，慢慢踱出去，一邊走，一邊說道：“北洋軍是這麼好招惹的？接下來還不知道會是怎樣苦難的戰事等着我。”　　黃光中心中一沉，李想的戰備計劃他一點也不知道，所以更是擔心，便道：“大帥既然有膽量挑起戰事，就應該有應對的法子。”　　李想也喃喃說道：“有是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是盡人事，聽天命。他奶奶的，我一個唯物主義者，也要看賊老天的臉色……”　　說著二人走出了碉堡，李想眼瞥見曾高遠遠走過來，他便問道：“你不在指揮部，怎麼來這裏？”　　“前線的捷報都送過來了，”曾高雙手捧着一個文件袋遞上來，又道，“我第一時間跑來，敬請大帥默查！”　　“哦？”曾高一笑，接過文件袋，翻開一看，八分楷書恭恭正正寫着：“李西屏師長電報：我劉經團昨晚破壞京漢路……”李想怔了一下，卻不說捷報的事，問道：“走，咱們回指揮部。”　　小鎮東北角大宅院的革命軍指揮部。　　“來了？”李想瞟了一眼湯約宛，一擺手坐了，接過她遞過的茶呷了一口，淡淡問道：“幾時到的？”　　味道還是一如既往的好，只是態度不如以前溫柔。　　湯約宛一臉的不快，“你忙你的，我去外面照顧傷員。”　　說著，便將文件袋的戰報送到他面前。　　李想接過略看一眼，滿是繁體字的複雜地名恍得眼都花了，便撂到一邊，略一頓，發作道：“你又不是職業護士，照顧傷員的事要不了你去干。你的職業是我的小蜜，就得圍着我轉。”李想把戰報一推，特男人的道，“給爺念！”　　湯約宛聽了一聲也不言語，只低着頭聽他訓斥。　　氣氛有點不對，曾高和同樣是剛剛過來的宋缺對望一眼，他兩人還在鬧彆扭。　　曾高笑道：“大帥，你這是怎麼了？好好的就發脾氣？現在可是男女平等，沒有爺們。”　　李想長長地出了一口氣，頹然向椅上坐了，說道：“我哪裡是爺們……你們也不看看是誰給誰臉色。我說姑奶奶，戰爭就是這樣，革命就是這樣。不要再像林黛玉似的成天多愁善感，這樣不要說救國救民，就是自己也就不了。”　　宋缺口裡慢慢說道：“大帥別性急，咱們都知道您識字不多，大小姐就體諒體諒，幫助大帥參詳參詳？”　　李想被宋缺當面拆穿，老臉也不免一紅，心煩意亂地看一眼湯約宛，強自鎮定的道：“本大帥心緒不好，發作幾句你別怪。”　　李想發誓，下苦工，一定要把康熙字典的字認全了。　　“小的豈敢！”湯約宛綽綽身姿略一躬，嘴角卻露出一絲偷笑，說道，“小的現在就給大帥念……”　　林鐵長中央縱隊，昨晚24時攻擊大悟西南之趙家莊，生俘北洋軍三百名，連克碉堡四座，守敵被我消滅凈盡。我完全佔領趙家莊車站。繳獲另報。趙家莊以西10里以內鐵路橋樑完全被我破壞。　　我趙又成團昨晚破壞京漢路孝昌至成安段鐵路五里，與敵兵車一列展開激戰。成安敵200餘人企圖向我側擊，被我擊潰。　　我何遜團昨晚20時攻擊鬧樂東之楊家會，激戰至今晨，將敵全部消滅。是晨，鬧樂敵千餘來援，被我擊潰。此役共斃敵200，繳小鋼炮2門、馬克沁重機槍2挺、德國79毛瑟步槍百餘支、勃朗寧手槍10餘支，毀火車頭2輛，俘北洋兵10餘名。　　李西屏師團戰況：我張政部向京漢進取、李店段及大悟以北各據點之敵突然猛攻，至今日獲得序戰勝利，連克駐馬嶺、南峪、天都等據點，守敵共200餘被我完全消滅，駐馬嶺至天都段鐵路及鐵路橋樑、碉堡、電線等悉被我破壞，並動員萬餘民眾參加，在我派專人指揮下繼續徹底破壞中。我一部攻佔大悟北甄庄鎮、南郭舍，守敵百餘亦被我消滅殆盡，並完全佔領大悟車站，解放被壓迫民工2300餘。繳獲正清查中。　　李想聽得身上一震，大笑一聲道：“好嘛！今年京漢鐵路是不可能通車了――我看北洋軍現在怎麼運輸軍需補給，三萬人吃馬嚼，哼，哼，哼……”　　“小的還沒有說完，大帥還要不要聽？”湯約宛嗔道。　　“你說，你繼續說。”李想立刻收起那份得意。　　湯約宛送他一個白眼：“李西屏電報說：五團一營在孝子店背水戰鬥中孤軍苦鬥死守房屋，予反擊之敵以重大打擊，自己雖亦受到重大損害，但敵軍傷亡較我遠越於12倍。成功牽着武勝關周圍敵寇，為劉經消滅武勝關的敵人創造有力條件。”　　李想道：“損失重大，到底有多大？”　　“大帥用不着怕，如今取得的勝利，沒有一點犧牲怎麼可能，一切還是值得的。”曾高微笑道。　　湯約宛聽得悚然，生氣道：“這不是白紙上的一串数字，這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輕鬆的這樣說！”　　“革命，是為民族謀幸福的大善事。”李想略帶憂鬱地說道，“犧牲在所難免。哪有革命不流血的？”　　湯約宛陡地想起，最初追求革命的意義，所以勉為其難的接受李想的解釋，看着比梁朝偉還要憂鬱的李想，心裏好像有些理解他。不禁點頭嘆道：“為了建立這個共和民國，到底還要流多少血。”　　李想突然仰天狂笑，說道：“大小姐，你真呆！如果沒有自由，沒有尊嚴，一輩子做牛做馬的給人做奴隸，還不如在不做奴隸的反抗中死去。”　　“你……”湯約宛一時無語以對，如果不知道自由，民主，平等，她不會去追求，但是知道了，她能無動於衷？她眼中波光閃爍，半響后才繼續說。　　“23時半林鐵長三團攻入李店。守敵三百餘，慌忙應戰，有的赤體應戰。激戰竟夜將敵大部消滅，最後剩殘敵10餘人，死守一個堡壘，革命軍繼向敵攻擊，天明之前將敵全部殲滅。”　　李想精神一震，倏然說道：“襲擊是攻堅的最好手段，於深夜以自己熟練的，秘密而迅速的夜間動作，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襲擊手段，則‘無堅不摧無攻不克’。在這次戰役中三團攻擊李想一直到我攻入其堡壘及營房時，敵均赤體應戰，我再乘機猛擊，敵大部當即就殲，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應有勝利。如果自己企圖已經泄露使敵早有準備，我即以絕對優勢的兵力施以強攻，成效亦不會有多好，至少也會增加自己之傷亡。”　　這是奇襲，絕對是出奇制勝的典範，李想忍不住讚歎。　　湯約宛翻着戰報，臉上突然現出不可思議的表情，沉默一下，才道：“林鐵長在大悟動員了三萬以上的群眾配合對其境內的京漢路交通和沿線敵據點，進行廣泛的反覆的破擊，共平毀公路、鐵路100多公里，炸毀橋樑5座，毀機車一輛、車箱49節，收繳電線500多公斤。在李西屏師所在的武勝關區，戰役第一階段也動員了1萬多群眾。”　　曾高立刻回顧起李想總是掛在嘴上的一段話，這時可能感觸更多。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 第一百六十四章 出其不意

　　綿綿細雨已經停了，天上鉛灰色的雲層卻沒有散，渾圓的太陽紅的似血，毫無生氣的在雲縫中遊動着，一片日影悄悄掠過孝感破碎的城池廢墟。　　孝感北大營中，段祺瑞此刻正心緒不寧地在屋裡來回踱着。雖然還沒有正式接管湖北事務，一切也只等與馮國璋公文交接了，一切都好像大局已定。但是自昨夜與北方京漢鐵路各兵站失去聯繫之後，一種不祥之感總是絮繞在他心頭，回憶近期連續發生的兩件事無疑加深了他的這種感覺。　　南北戰局。南軍一面，當初黎、黃率兩湖之眾，扼守漢陽，龜山襄河，皆具天險，自負北軍雖勇，料難飛渡。不意馮國璋甫克漢陽，而江浙聯軍，憤激異常。竟以全力合攻寧垣。金陵重鎮，有張、鐵負隅自固，亦足為中流砥柱。張、鐵竟然不支，遂為南軍所據。兩方至此，又成均勢。　　段祺瑞深深體會到無如人心為大勢潮流所趨，雖有賢者，已難為力的沉重。　　南軍敢死隊之奮勇，能以血肉之軀，與槍林彈雨相搏。昨夜事件，必是這些未人心未死的黨人所為。　　“這倒好！一夜之間天翻地覆！”段祺瑞舒了一口氣，微嘆一聲，“李想……”　　段祺瑞默念一聲這個名字。這一瞬間，他想起那個被偷襲的夜晚，那張年輕而又猙獰的臉，揮舞着長刀，冒着槍林彈雨，渾身浴血的直撲他而來。　　北軍利用馬克沁機關槍，每一分鐘連發至四五百出，可當一大隊之戰鬥力。故南軍之死傷獨多，但偏偏他們不在乎這些死傷。槍林彈雨，就這樣無所畏懼的撲來。那種宗教般的瘋狂，令他膽寒至今。　　“和議！”這又是讓他頭疼的一件事情。由漢口英領事葛福出任調停之責，勸令雙方停戰，議和問題便由此而起。袁大人為了阻止一力主站的馮國璋，更是送給他一紙調令，調離漢口。這樣限制北洋進攻，如今李想發起反擊，到頭來還不是北洋睜着眼吃啞巴虧。即使他一直主和，此時心裏也總有種壓抑、憤懣之感。他雖算不對清廷忠心耿耿，可他好歹也隨北洋軍四方征戰，早已養成了那種無羈無絆、天不怕地不怕的氣慨。可如今，就總有種被一條無形繩索緊緊縛繞之感。　　唉！試觀袁大人之用兵，從可知，而今而後，袁大人其為國體解決之樞紐。先是武漢事起，滿起用袁大人，論者咸疑袁大人必有良弓狡兔之悲，斷不應命，詎竟慨然奉詔。乃甫經就任，而張紹曾截留軍火，吳祿貞謀斷後路之警，已紛至沓來，袁大人幾陷危地，馮國璋至是始悟大勢已去，斷非一人所能挽回。看雖袁大人表面強為支持，而其中已有轉圜之意。　　雖然，袁大人入閣，於是貴族政府既覆。但是時局循環，任然差強人意。袁大人之權，全由保護滿廷而得，既已顯膺重寄，即不能不故作聲勢，以掩眾耳目。一旦而欲反其所為，贊成共和，萬無此理。且滿清貴族雖已引避，挾制肘之習未除，袁大人還不勢處兩難，動輒得咎，內招貴族之猜疑，外啟黨人之仇視，手槍炸彈，日伺其旁，危險之來，方興未艾。這不能不使他段祺瑞也替袁大人感到莫大的悲哀和羞憤。　　在這戰亂頻仍的動蕩之秋，力量就是真理，“拳頭硬的是好漢”，否則，洋人憑什麼跑到泱泱大國的土地上為所欲為，歷史悠久的古國臣民何至於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東鄰倭人的欺凌！北洋，又憑什麼在中國呼風喚雨！但他的這種頓悟非但沒讓他有輕鬆之感，倒使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　　段祺瑞有時候也不免想：袁大人到底是做何想的？北洋軍只需收復武漢三鎮，還不大挫南軍之鋒。自此與南方民黨的談判才能徹底掌握主動，條件還不是隨咱們北洋開。北洋軍早不知有朝廷，只知道有袁大人。袁大人實在多慮了，根本不需要折騰出這麼多花樣。游移不定，只會錯失良機。　　重兵駐守在漢口，卻看着武昌的黨人耀武揚威，李想也敢在北洋頭上動土。這種感覺，簡直就像吃了一顆老鼠屎。　　苦惱之餘，段祺瑞又時常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為什麼李想能如此張狂？李想是着了什麼魔，能如此之瘋狂地向北洋軍宣戰？眼下李想之軍隊不過幾萬，雖多死士，卒以新募之軍，器械利鈍，相形見絀。可北洋軍在湖北有三萬久練精銳部隊，曾於孝感城外破黃興兩湖聯軍十萬。北洋鋒銳，南方民黨誰不聞之膽寒？為什麼李想敢把槍口指向北洋軍，為一個空虛的革命理想要在這註定不敵戰中你死我活地掙扎？　　眼下在湖北的李想革命軍中，實際能戰的原屬於湖北新軍的上不足萬人，可我北洋三萬精銳卻受“停戰和議”命令之束縛，這究竟是為什麼？他越想越感到茫然，而茫然又更加重了他的苦惱。　　想當初袁大人決定出山，段祺瑞這些北洋將領都是打心眼裡擁護的。袁大人說，要剿撫並用，他同樣贊成。可他怎麼也想不到，撫，到頭來卻撫來個“停戰協議”，那還有什麼剿撫並用之理？這道命令使他在憤懣中備感壓抑，更令他焦急。眼下李想戰刀磨得雪亮，可我們都在干什麼？　　最初還只是領略袁大人的心意，同樣也是一心一意做各主和派，如今是真的想主戰，想把李想一把捏死。只有這樣，這份鬱悶才能消解。　　近幾天來，早有密探報告，李想從北洋軍眼皮底下頻頻向京漢線活動，而且白天、黑夜不停進行調動，矛頭直指京漢鐵路的要害地區，使湖北四圍充滿劍拔弩張、大戰在即的火藥昧。段祺瑞心裏很清楚，這決不是李想在向北洋軍示什麼威。誰會以為有洋人擔保的一紙《停戰協議》就可以束縛李想，李想可是敢向洋人開炮的瘋子，會被這一帶東西束縛？那麼李想究竟想干什麼？　　這麼細細地一想，他那顆空落落的心就更不踏實了。隨之昨夜而來的消息，終於證實他的焦灼憂慮並非杞人憂天。　　段祺瑞天一亮，就召集在漢口的北洋軍官和情報人員，召開一個緊急會議，研究當前的局勢和可能對策。　　段祺瑞焦急的走來走去，不是看一眼靠牆的座鐘。那些個渾帳，慢吞吞的還不來。　　其實那些渾帳沒有慢吞吞，他們同樣的心急火燎的在往這裏趕，只是等待的段祺瑞焦躁之下不免心急。　　自袁大人出山以來，北洋軍殺伐征戰，縱橫戰場，從來沒有哪一天今天這樣被動。一想到這裏，段祺瑞都不寒而栗，叫他怎麼能夠淡定？　　段祺瑞急躁的坐下，端起桌上的茶水送到嘴邊又放下。　　徐樹錚等人卷着一陣寒風闖進來，只覺得一股熱浪撲面而來，暖融融的衝散一身的寒氣，渾身感到說不出的松乏舒適。　　徐樹錚定了定神，才見段祺瑞坐在八卦雕瓷座兒上端着熱茶，茶早就沒有啦熱氣兒，他的心思卻全然不再茶上。　　傅良佐從徐樹錚身後一串而出，張口即道：“增援，必須緊急增援！此時此刻，唯此為大。”　　吳光新解着脖子上的扣子兒道：“別小看了李瘋子，搞得咱們灰頭土臉！這回事情鬧得這麼大，還不知道該怎麼和袁大人交代。只有剿，狠狠的剿！管他什麼《停戰協議》，又不是咱們先打起來的。”　　段祺瑞一語不發，靜靜地聽着，又像是在思考着。見到他們來了，反倒心情平靜下來了。　　曲同豐急了：“大人，綜合來看，京漢鐵路的事變只會擴大。現在咱後補給線過長，導致後方兵力空虛，而且馮軍統派系的人又各種擁兵自重，不聽我等調遣。一旦事變繼續擴大，李瘋子不顧一切的破壞鐵路，鐵橋，恐我北洋軍各部難以維護後方補給的暢通，甚至有兵敗之虞。果真如此，那我們豈不有負袁大人所重託？所以請大人考慮，是否可由孝感，或者請馮軍統從漢口調回一部分部隊，以解燃眉之急。”　　段祺瑞此時的心思是越來越清明，聽着他們大發議論，他卻沉吟良久，才開口道：“以目前時局看，李瘋子還無法真真威脅北洋軍的安全。現在袁大人的意思是力避衝突，停戰和議，調兵增加衝突，恐怕不妥。”　　一瓢冷水把傅良佐，吳光新，曲同豐三個人的心澆個透心涼。他原以為十萬火急的跑來陳情，軍統起碼能給個靈活的應對之策。誰知軍統這樣的不願意。北洋軍何曾這樣窩囊過？一陣絕望、怨艾從心頭升起。　　他們弄不明白，自進駐孝感后，軍統怎麼像是變了個人。湖北的每一寸地盤，可是北洋軍一槍一刀打下的啊！難道你段軍統願意看着它淪入李瘋子之手？更何況你馮軍統當初帶領咱們南下剿匪，不就為剿滅亂黨匪徒？雖然袁大人說了以撫為主，以剿為輔，但是匪黨不願意結束招撫，咱們還不能還手？　　這些北洋軍官，尚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了解此時南北中國的軍事與政治那種互相纏繞、互相摯肘、難分難解的複雜關係，也不可能了解到，攻於心計的袁世凱為迫使紫禁城的孤兒寡母俯首聽命而採取的種種政治權謀和外交手腕，自然也就難以真正理解段祺瑞此時的苦境。　　段祺瑞似乎看穿了他們的心事，輕輕地嘆了口氣，解釋道：“既然我一身榮辱得自袁大人，我又督署湖廣，總管鄂省軍事，如今連第一軍也要給我掌着，袁大人既然這樣信任我，我就得聽袁大人的。我雖督署湖廣，可袁大人是個什麼樣的人你該清楚，想要開戰，邁過他能行嗎？看看馮國璋是什麼下場……”　　段祺瑞的話沒說完眾人就先炸了鍋。　　“遭受李瘋子的攻擊，不反擊怎麼能成呢？這不讓我們睜着眼等死嗎？”　　“軍人打仗就是要盡用手中武器。不還擊，那還要我們干什麼？”　　見眾人群情激奮，徐樹錚站起來擺了擺手，重複道：“這是袁大人的命令，有什麼法子？我們要絕對服從，不要再為難軍統了。”　　年輕氣盛的軍官站起來說道：“袁大人的命令固然要服從，可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根據上峰的指示，敵軍不來我們不能走，可敵人來了，我們還走得了嗎？走不了只有起來應戰，應戰又哪有不反擊之理呢？”　　……　　段祺瑞認為眾人說的有理，一時頗感為難。沉思良久，咬着牙說道：“不行的話，我們就來個見機行事。敵人來了，實在不行也可以開槍迎擊。但要保證釁不自我開，作有限度的退讓。”　　眾人一時相對無言，表情複雜。　　徐樹錚靜靜聽完，說道：“見機行事？大人，連個整體計劃都搞不出來。這樣由着他們胡來，就不怕壞了袁大人的大計？”　　傅良佐，吳光新，曲同豐等人立刻對其怒目而視，這個徐樹錚語氣中的蔑視來從來都是這樣令人不爽。徐樹錚自恃才情出眾，與他們一直都是格格不入，偏偏段祺瑞對其言聽計從，使得他們更是嫉妒。　　傅良佐冷笑一聲，說道：“如今要用兵，自然是為了袁大人效忠，和滿清朝廷可沒有任何關係。咱們四十萬北洋勁旅，夠演一台戲的！咱們就學趙匡胤，演一個陳橋兵變，替袁大人黃袍加身！”　　這事北洋上下都想過，可是沒有誰像傅良佐這樣大聲張揚的。　　曲同豐嚇了一跳，忙嬉笑道：“老哥哥，別說笑！袁大人對朝廷還是有感情的，何況紫禁城的孤兒寡母也是可憐……”　　徐樹錚聽着臉色變得更加不屑，口氣卻甚平靜：“除了胡鬧，你們還能幹什麼？袁大人的大計，你們又了解多少？這些大逆不道的話，是你可以在這裏胡說的。你就是死也無所謂，沒得卻玷污了袁大人的名聲。”　　“又錚，”段祺瑞皺眉看着被徐樹錚激怒的那些部下，沉吟道，“你有什麼看法不妨說出來。”　　徐樹錚笑道：“也沒什麼。就是昨夜定下的方略，守住漢口和孝感，任李瘋子如何瘋狂，憑他的那點烏合之眾，他還敢來惹咱們北洋大營，那就是真的找死。咱們只要守住這兩處重鎮，就掌握了湖北的主動，就不怕他把天反過來。如果咱們胡亂反擊，就是正中李瘋子的下懷，他要的不就是南北混戰，使和議徹底無望？這是袁大人絕不會答應的！更何況，”徐樹錚說到此處突然一頓，看到所有人都豎起耳朵專心聽，他才繼續：“咱們反擊，李瘋子來去如風，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咱們以前不是沒有打過剿滅他的盤算，可是結果如何？根本摸不到他們的邊！這一剿，可不知道要剿到何年何月？得不償失啊。對於李瘋子的騷擾，咱們不如收束防禦，他自然就束手無策了。”　　傅良佐等人雖然看着徐樹錚不爽，但是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在理兒。　　李瘋子的軍隊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當中，村民正如在北洋佔領區的牆壁上“空室清野”的標語那樣，幾乎逃避一空不見蹤影，並且好像曾經积極協助李瘋子。因而在作戰期間，北洋軍的動向被詳細地泄露給李瘋子，但在北洋軍方面則對李瘋子的情報完全不明。李瘋子的行動變化無常，在一地僅住數日即行轉移。在險峻的山嶽地帶，其游擊行動非常靈便。與此相反，北洋軍的行動由於用馬馱運行李輜重，部隊及個人的裝備過重，比起輕如猿猴的李瘋子來顯得十分笨拙。因此，任憑如何拚命追擊也難以取得大的成果。　　而且李瘋子的“革命”士氣甚為旺盛，匪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李瘋子，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北洋軍，往往冷不防被手執大刀的敵人包圍襲擊而陷入苦戰。想剿滅李瘋子，比剿滅東北的鬍子還要困難。不是因為李瘋子的實力強悍，就是麻煩。　　半晌，段祺瑞撲哧一笑，滿臉輕鬆的說道，“這樣事情就簡單了。下面就是儘快找馮國璋交接，接管第一軍。”　　吳光新道，“就這樣走了，馮軍統就甘心……”　　傅良佐詫異道：“袁大人的命令，他不走還能怎樣？”　　徐樹錚冷笑道：“你們要是胡來，走的就是咱軍統了。”　　段祺瑞笑道：“他當然不願意，這是情理中的事。好不容易打下的功勞，就轉手拱手相讓，他能心甘情願。還不恨死了我？”他搖了搖頭沒再往下說。這是對馮國璋的誅心之語，說得鞭辟入里，透徹清明，眾人無不默默點頭。　　“馮軍統回京之後，未必不得大用！”徐樹錚眼中幽幽閃光，從齒縫裡崩出幾個字來，“他是主戰的，又是在禁衛軍待過，宗社黨還不把他當做自己人。幾經周折，多年謀慮，袁大人心思之深我等望塵莫及。這根炮捻兒已點着了，你懂么？”　　段祺瑞被他的口氣嚇呆了，身子一抖，緊盯着徐樹錚道：“你是說……”　　“要是馮軍統回京，沒有去察哈爾任都統，而擔任禁衛軍軍統。”徐樹錚慢吞吞說著，雙目發出似灰似綠的光，“你會相信嗎？”　　段祺瑞相信！他已經想通了一切。想不到拚命排擠打壓馮國璋，卻又讓他東山再起。　　段祺瑞心頭狂跳，極力掩飾着慌亂和不安，說道：“太突然了，迅雷不及掩耳，一時回不過神來。記得馮國璋被塞進禁衛軍，當初就跟北洋流放似的，敢情袁大人早有綢繆！”　　徐樹錚呵呵大笑，說道：“禁衛軍到了馮國璋手裡，袁大人才能在北京城高枕無憂。濤貝勒，良弼每日防賊似地盯着袁大人和一力主和的我們，怎麼能成事？君不聞‘防於此，必疏於彼’么？虧你熟讀兵法，竟不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計！他把心思用在防備袁大人和我們身上，那就恰恰中了袁大人的計！”徐樹錚抿嘴兒一笑，說道：“馮軍統與袁大人政見不同，公開反對與民軍講和，力主組織軍隊進攻南方，大張撻伐，博得了良弼等一班親貴的信任，使他得以摸清皇室的情況。這是兵法上有的！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 第一百六十五章 破壞愈徹底愈主動

　　花西小鎮，西北角一所大宅院的革命軍指揮所里，一屋煞是熱鬧。聽取各戰前戰報之後，他們正在研究下一步的作戰部署。　　李想居首而坐，曾高、黃光中打橫兒，下邊宋缺、周吾依次坐着，中間的八仙桌上擺着細巧點心，這全是湯約宛在這宅子里搜羅出來的。　　李想笑說：“只是一晚上以來的戰鬥中，已取得了計劃預想戰役初步的較大的勝利，李西屏曾一度攻佔武勝關，連關口下的鐵路隧道也炸掉了，北洋軍沒有十天半月的功夫休想疏通隧道。將軍寨下面的鐵路也拆掉一段，並佔領了孝子店鐵道線上數據點，將鐵道切成數段，現在正在繼續攻擊中。林鐵長曾攻佔李店，鐵路也遭到徹底破壞，並攻佔蔡庄南北峪地都，消滅敵人一部，並將乏驢嶺鐵橋炸毀，鐵道切成數段，佔領甄庄堡壘一座，現正繼續強攻崗頭中。咱們這一部收穫也不菲，孝昌城已經被圍，孝昌至孝感間鐵道破壞，交通斷絕。各方向的發展都很順利。”　　宋缺的嘴巴塞得滿滿的，支吾不清的笑道：“大帥，乾脆給金兆龍遞個信，讓他找幾個人偷偷把三道橋給炸了，隔斷孝感與漢口的交通。咱們就集中兵力，端了孝感的北洋大營，再回頭收拾漢口的馮國璋。”　　“那是不可能的。”曾高剝開一個松子品着，與宋缺的狼吞虎咽形成鮮明的對比，他說道，“三道橋不可能沒有北洋軍駐守，幾個人幹不成這件大事，如果派大軍偷襲，漢口和孝感離三道橋這麼近，隨時可以派大部支援。你曉得么？”　　宋缺忙低頭吃東西，就當自己剛剛放了個屁。沒辦法，曾高說得在理兒，他拳頭比缽大也沒用。　　李想吃着這些甜膩了的點心，如同嚼蠟似的無味。吃慣了百年後的垃圾零食，哪裡還會喜歡吃這些甜膩的東西。座下的這些高級將領文化還有待提高，他如是想着便笑着對宋缺說道：“哎！沒文化，真可怕。缺點哥，軍部開辦的掃盲夜班，你要參加……”他沒說完，眾人早已鬨堂大笑。　　被點名批評的宋缺更是笑得打跌，說道：“大帥，你字還沒識全，是否也要陪俺進掃盲夜班？”　　李想悔不該，一世英明毀於一旦。他厚着臉皮擺開大將之風的鎮定，砌詞狡辯：“我只是不認識幾個生僻字眼兒，和你這樣的文盲完全兩樣。何況我認為，字夠用即可，沒事研究這些生僻字的那是腐儒！生僻字需要淘汰，繁體字需要簡化，這樣才利於文化的普及。提高全民的文化素養，也是為了革命理念的傳播。缺點哥，我跟你是不一樣的。”　　“你即使能把你不識字的理由上升到革命的偉大高度，但還是改變不了你不識字的大文盲真面目。”湯約宛一語戳破他牛皮，妙目流轉的橫了一眼他：“兩個人，五十步笑百步，還好意思這樣的理直氣壯。”　　李想尷尬的笑着輕咳一聲，偷偷回敬她一個白眼球：老是揭爺的短，遲早要將你就床正，法，皮鞭蠟燭伺候……　　李想滿臉的猥瑣的笑着笑着，突然看到大家好奇的注視才醒過來，淡淡轉了話題：“好，我們玩得痛快，該干正事了――小宛，把桌子收拾一下。”　　湯約宛好像看穿李想的齷齪心思，狠狠的剜了他一眼，才開始收拾狼籍的桌面。　　“嗯，嗯，是……”宋缺點頭不止，搶在湯約宛前面風卷殘雲似的掃蕩最後點心。　　“那是自然。但是，大帥，岔開話題的可是您。”曾高忍不住埋怨李想，這位大帥總是可以把話題偏到天南地北，實在讓人受不了。雖然這樣的后現代的親和力與這個封建等級森嚴的黑暗時代格格不入，從而構成他獨特的領袖魅力，使他們都為他的這種人格魅力而着迷，但是在軍事會議上打岔，就讓散漫的他也忍不住埋怨幾句。　　地圖在八仙桌上麵攤開，李想看着地圖上一個個令人興奮的紅色箭頭，罕見的正色說：“開始一天戰鬥的戰役局勢對我有利，並利於我之擴張戰果。估計本集團戰役步驟約完成三分之一併以日前情況觀之，正有利於擴張戰果，並基此勝利達成戰役全部任務，為此各軍隊，必須堅決執行總部賦予的全部任務，可以採取部隊輪班、買柴草互相幫助烤衣服等措施，克服下雨的困難。同時也要看到下雨所加予敵人的困難，下雨對於敵人失去鐵路運輸之後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馬上發個命令，命令各部隊堅決動作迅速擴張戰果。”　　曾高盯着看了半晌，皺眉說道：“要下達新的作戰命令？”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辜名學霸王。”李想點點頭站起身來，收了笑臉道：“命令要求：李西屏部除一部監視武勝關，主力大量徹底毀壞沿線鐵道、橋樑路基、隧道及某些可能拿下之據點，迅速擴張戰果。林鐵長部除留小部圍困甄庄敵堡壘外，一部繼續攻襲鄭閣龍頭崗北的北洋據點，並準備以得力之一部前出至孝昌北毀壞鐵道交通，另一部仍漸次轉向廣水方向擴張，以便更圓滿地完成全部戰役任務。咱們直屬的師團最主要的任務，即為確實截斷孝感孝昌之鐵路交通阻敵增援，並大量破壞孝昌至孝感的驛道官路，至少須在一周之內不使敵人恢復交通，必須先完成此一限度的任務。”　　李想在地圖上指指點點，傲然似江山在股掌之中，“京漢線上各縱隊任務全部完成的時間至多不能超過15日……盡量爭取在15日以前全部完成。”　　時間是關鍵，他怕如不儘快捲起狂潮，滬寧方面會先接受和議。戰爭如不在戰場之上，而在談判桌之上，袁世凱就處在穩贏之局了。這複雜黑暗的政，治，鬥爭，誰斗得過清季的活曹操？　　“另，”李想思來想去，又補充一句，“如今是冬季，戰役期中，特別在雨雪期內切勿輕敵疏忽，致遭無謂之損失。”　　雖說李想發布這樣的命令，並不意外，但軍事命令，革命重務，即使李想是個吊兒郎當的統帥，他們也都不敢輕慢，紛紛離座起身，恭肅站立。　　曾高便道：“軍情不可延誤，得立即拍電，下發各軍首腦。”　　李想還在沉吟，道：“同時，各部戰鬥艱苦，總部應該發電嘉獎。嘉獎令怎麼擬，曾高，交給你這個參謀……別太文，搞的像八股。”　　宋缺見曾高難堪，知道他的處境，幸災樂禍道：“咱當兵的都是老粗，秀才的文章看不懂。大帥是考慮周全，可不是故意刁難你。”　　“你小子不要插科打混。”李想訓斥一聲，這回他沒有跟着一起跑題，特自覺，還順便訓斥一下部下的扯淡。　　曾高對李想要求的“別太文”直犯嘀咕，認為這樣正式的公文一定要文采飛揚，可以直到百年之後，成為士林學子學習的範文，這樣的公文才能成為《出師表》一樣，即具歷史價值，同時又具有文學價值的傳世名作。不過跟着李想，他想在文壇傳名的希望已經非常遙遠……即使要傳，也只會是一個笑柄。　　“大帥，你看這樣可好，”曾高無精打採的說道：“根據你們幾次簡要戰報，由於我參戰全體指戰員忠貞於中國革命，忠於中華民族，英勇果敢進擊在京漢鐵路交通線上，已取得序戰之偉大勝利，無限欣慰，特傳令嘉獎，仰即轉令周知。查此次大戰，是舉義以來在湖北戰場上空前未有的自主积極的向北洋敵寇進攻的大會戰，對於全國革命形勢與湖北整個戰局均有偉大意義。此次交通破襲大戰亦將成為中外戰之上最光輝的名詞，望我全體將士發揮最大之決心、毅力、與耐力，頑強性、機動性，以再接再厲之精神，在現有序戰勝利之基礎上，猛烈擴大戰果，完成戰役任務，是所至盼……”　　這樣的文章，曾高不需要腹稿，隨手捏來。邊上會議記錄的參謀揮筆狂寫，堪堪跟住他的速度。　　曾高回憶這此前參謀部剛剛得到的一些情報，繼續道：“根據情報，北洋敵寇似在從信陽、孝感、漢口等線集中兵力，增援京漢鐵路，武勝關、大悟、廣水、孝昌等北洋敵寇也在收縮防禦，集中兵力，但估計兵力極為有限，且遭我沿途阻滯與抑留，仍難能基本上破壞我之戰役進展。希飭各線配合作戰部隊，除积極破擊交通路，阻止援敵外，尚希嚴格偵察警戒，互相聯絡，一致協同，對於一切可能奪取之據點，可能消滅之敵人，可能破壞之建築物，繼續积極進攻之。盡量爭取戰役時間之延長與戰果之擴大，對於敵寇以數百人或一個大隊來援之兵力，應有堅定決心，集結優勢兵力消滅之。”　　李想“嗯”一了一聲，這也是京漢交通破襲大戰發起后，李想第一次向各作戰區發布《開展京漢線兩側作戰之戰役部署》。透過這個命令中，可以看出李想根據情況的變化，已經在思考第二步的行動計劃。　　李想絕對還可以補充，便道：“在京漢鐵路線不能繼續堅持作戰或未徹底完成京漢鐵路破襲戰役任務之情況下，我之行動方針，應是乘勝開展京漢鐵路線兩側之戰果，去收復敵深入各該根據地內之某些據點，繼續堅持京漢鐵路線之游擊戰，縮小敵占區，擴大戰果，同時以一部兵力進行休整。”　　因為他突然想到，武勝關，大悟，孝昌這樣北洋軍重視的據點，即使攻克，也會犧牲巨大，而且還要面臨北洋軍的強力反撲，想要長期佔據，犧牲更大。既然這樣，命令就更加的需要靈活。　　曾高，不禁一怔，心想李帥的心思還真是細密。也不知道李帥是因為聽到剛剛他提到讓各軍主要的情報，才想到的補充計劃，還是之前就想到這裏。如果是後者，那麼李帥對戰場的敏銳嗅覺也太可怕了。　　曾高因道：“根據我剛說的情報，北洋敵寇似在從信陽、孝感、漢口等線集中兵力，增援京漢鐵路，武勝關、大悟、廣水、孝昌等北洋敵寇也在收縮防禦，集中兵力。由此分析，敵人很可能已經從昨夜第一次打擊中清醒過來。敵信陽已經有大隊步軍前往武勝關地區增援，大悟和廣水組織各地敗退的殘軍，也在加緊收縮防禦，鞏固陣地。特別是北洋軍從孝感大營，大力增援孝昌之孝感間各據點。這樣，很可能使革命軍在京漢鐵路不能繼續堅持作戰。”　　“是么？還有這樣重要的情報？”李想輕輕一笑說道，先前去了外頭演講，還不知道參謀部收到這麼多的情報。在曾高草擬的“嘉獎令”里聽說，還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像，靈機一動的補充幾句，想不到引出這麼大的一個問題。李想趴在地圖上，迅速將注意力從漆黑的那條京漢鐵路線上轉移到了鐵路線兩側之北洋軍據點，立刻又進一步的去設想、完善京漢交通破襲大戰的第二步行動計劃。　　“看來形勢還挺嚴峻，並沒有我們想象的樂觀。”李想搔搔後腦勺，摸了一根香煙點上，開始吞雲吐霧。　　曾高目光灼灼的盯着地圖，他似乎已經把握到了李想的 第二部 計劃，說道：“在實行第二步作戰計劃時，李西屏部應以不少於四個團的兵力，力求收復大悟、廣水以北各據點；林鐵長部應以適當兵力拔除根據地腹地之若干據點；總部直屬軍部應以不少於四個團之兵力出擊孝昌至孝感驛道，而徹底毀滅之，并力求收復孝昌城。”　　這已經是李想手裡全部可用之兵，連預備隊都留不出來了。　　有了下一步的作戰構想，李想對當前第一步的作戰行動應該做什麼就更加明確了。　　李想便道：“這事就這樣吧，參謀部回頭再具體議一議。再以我的名義下發了《京漢線破壞愈徹底則我愈主動》的電報，電文內容曾高去擬，還是一個要求：不要太文。”　　誰也沒想到李帥以自己名義拍的電文也要曾高去擬，這上官找下官捉刀代筆的事情也並不意外，李想便宜老丈人湯化龍不就給黎元洪代筆，寫的武昌誓師祭天的兩篇文章。但是那個找代筆不是要求文采飛揚，希望流傳千古，哪裡又像他們李帥這樣奇怪要求“不要太文”的？李帥會提出這樣奇怪的要求，大家一時都愣了。只是想起他早先對“嘉獎令”的要求，舜間就釋然了。　　良久，鬱悶的曾高才使勁的舒展了眉頭說道：“大帥，您是一軍之主，這裏您說了算……但是這事，畢竟不比嘉獎令。這差使派一參謀就能辦下來，何必非要賴我頭上，我統籌參謀部很忙的。”　　曾高滿腹才學，實在不情願繼續給李帥代這樣的“筆”，代了一篇“嘉獎令”，再代一篇“京漢線破壞愈徹底則我愈主動”，他死也沒有臉面見祖宗？　　“這件事算議定了。”李想彷彿沒聽見曾高滿是怨念的話，起身道：“曾高、宋缺、周吾，你們三個這會兒就去參謀部……就是在隔壁，看具體怎麼定，回頭支我一聲就是了。”　　李想抬腿想走，忍不住再次強調：“此次大戰對整個戰局改變敵我形勢均有極大意義，我在京漢鐵路沿線能堅持愈久破壞愈是徹底，可能逼使敵人改變其某些部分之兵力部署，從其他點線上抽調兵力增援京漢鐵路線。這給我尋求新的機動的方便或逼使敵人放棄京漢鐵路線南北某些據點，回救京漢鐵路線，這對整個湖北革命根據地之鞏固更是有利。能達到此目的便使我軍隊作戰容易取得主動權與操縱戰爭，因為此次大戰的結果只能斷截京漢鐵路線一時期內之交通，而不能取得戰局根本之改變。”　　李想說起來就滔滔不絕，嘴上的香煙也猛吸，快燙到嘴巴的時候，猛的一口氣把煙蒂吐出了門外，繼續道：“咱們也都估計各線敵人正向京漢鐵路線增援，京漢鐵路線南北各據點敵仍圖堅守不放。因此，我各線配合作戰兵團應繼續积極破擊阻敵往援，破襲交通作戰兵團除繼續徹底破路拔除可能拔取之據點，特別應對出擊或來援敵一個大隊以內之兵力，集結最優勢之兵力殲滅之。只有殲滅敵一二個大隊，才能順利的擴張戰果。李西屏部應阻擊向南來援之敵，應力求消滅其一部，對武勝關、孝子店段鐵路應繼續破擊，對九里關、平靖關，廣水、大悟、各縣敵應不斷襲擾之。”　　這個計劃是主動的、進攻的，也是瘋狂的，充分體現了李想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與意志，充滿了李想對駕馭戰局的自信。　　為了最大限度的破襲、最大限度的打擊北洋軍，戰役第一步先在內線破路，打擊北洋軍，等到北洋軍來援時，如果是小部隊，還要集結優勢兵力殲滅它，逼使北洋軍放棄京漢鐵路線南北某些據點，回救京漢鐵路線，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當北洋敵大部隊來援時，革命軍主力則跳出京漢鐵路線，轉向鐵路南北兩側，尋找新的弱點開刀。　　李想的計劃充分抓住了湖北北洋軍的最大弱點。　　曾高連連點頭，李帥已經接下來的戰略破析的思思分明，參謀部只需要整理歸納即可。　　“大帥說的是！”宋缺朗聲說道，雖然不甚清楚李帥兩步走的計劃，但是他聽出了李帥無敵的自信，他自然也同樣滿滿的是自信。“打仗的差使請放心交給我！我願立軍令狀！”　　周吾早就聽得心癢難搔，不肯落後的接口說道：“缺點哥，別以為就你能，我也不含糊！”　　“別找我，該找曾高。”李想甩手不管，已經晃着兩個胳膊到了門口，小聲的嘀咕，“用腦過度，會禿腦門兒……”

# 第一百六十六章 一代偉人

　　北京天高氣冷，入冬以後寒氣難當。白毛風裹着雪粒、雪片，時而如驟沙狂奔，時而如玉龍柱天。這樣狂暴的天氣，在風雨飄搖的清季，自然少不了好事之人以荒誕怪異之論解釋。再聯想一下南方洶湧的革命狂潮，以至於京城上至滿廷王公，下至販夫走卒，亦皆認為是天發殺機，亂世之凶兆。滿城上下，更加的人心惶惶。　　一日的轅期下來，袁世凱見了一天的客人。圍繞着國體的問題，這個錫拉衚衕已經成為鬧事，各色人等在這裏極勤快的進進出出。整個錫拉衚衕，已經因為袁世凱的存在，成為超越紫禁城的中心，成為國內外關注的中心。這不免讓袁世凱，也忍不住小小的得意。　　送走客人，天色以暮，風雪也暫時停住。袁世凱又打疊着精神在書房裡面看着關於南邊兒的公事，民軍拿下南京之後，一時平靜下來，並沒有什麼值得關注的事情，看着看着，只覺得眼前一陣陣的花。袁世凱心裏莫名的感到頗不平靜，心不能守一，公事也無法辦下去，乾脆放下手中的活，走出書房，在寂靜的天井裡散步散心。　　素白的雪，恰如銀裝素裹，在夜裡若明若暗，將宮牆頂、殿角、罘�Q、銅馬鍍上了一層銀光，一切都籠罩在影影綽綽、恍恍惚惚，似真似假、似有似無的靄氣之中。　　“多快啊！”袁世凱倚着琉璃照壁，仰臉望着如墨似漆的夜空，深邃不知其遙遠，不由深深吁了一口氣。二十九年前朝廷派慶軍入朝鮮解決內亂，才二十三歲的自己隨軍入朝，從此開始他風雲際遇人生。當時初入朝鮮是什麼心情，如今已是模模糊糊。之後一步一驚心的爬到滿清中樞，北洋軍閥之路走到現在已經是權傾天下。但是從歸隱洹上到臨危受命，再度出山，卻是歷歷在目，對他一生來說，是一個大轉捩點。這一轉捩對他亦好亦壞，他有過人的才智，一定可以使他把握這個千古未有的大變局，何況他在中外人士印象中，是一個亦新亦舊，半新半舊，可新可舊的人物，他掌握了北洋軍系的實力。因此，對於清廷和革命黨雙方，他都是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人的際遇很微妙，自己在這以前只是一個沒落王朝中的一個權臣，若清王朝繼續存在，他的功業最多也不過可望曾、左、胡、李，雖然他有野心，他也無法篡位；如今他置身於清王朝危亡的大變局中，這便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可以無止境地發揮他的野心。天下事往往是這麼微妙，一個人的際遇就是這麼難以逆料……　　袁世凱拍了拍冰冷的柱子，又踱了幾步，心裏仍不住翻個兒：馮國璋、段祺瑞這兩個奴才，小站哪會兒好得像穿一條褲子都嫌肥，如今卻明爭暗鬥，愈演愈烈�D�D袁世凱倒並不擔心他們齟齬，親信大將之間應該有點距離，互相牽制之餘也使他更加放心。但鬧得如此水火不容，也是不成體統的！段祺瑞為了配合他的和議大戲，事事衝著主戰的馮國璋發飆自是情理中事。但馮國璋極伶俐的一個人，怎麼反倒那麼熱衷主戰之事，三番五次拍電報過來請戰，演戲也演得太過火了吧？馮國璋不曉得，他老袁真正的心思？　　袁世凱目光炯炯，反覆猜着這個謎兒。　　“莫不是真的還對清廷存有一絲忠心？”袁世凱眼波一閃，想起這樣一個不可能的可能，“等他回京，是該跟他好好談一談了。畢竟，也是在垣上歸隱多年，誰知道人心是否會變成什麼樣。禁衛軍的權柄交給誰，一定要再慎重，慎重！”袁世凱望瞭望紫禁城的方向，冷冰冰一笑，又向前踱去。　　這時已是醜末時分，正想着心思出神兒的時候兒，就聽見月洞門外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兒踩得雪地咯吱咯吱響動。立刻吸引了袁世凱全部注意力。袁世凱還沒來得及問是誰，就看見門口戈什哈攔都攔不急，楊度和袁克定雙雙的邁步進來。走得急切了，在門口兩人險些兒撞着。　　“父親，父親，您瞧瞧，又是馮、段二公在湖北惹出的花樣兒！”　　聽着愛子袁克定的聲音，袁世凱眉毛一挑，這個兒子怎麼還是改不了這個毛造的性子，瞪了他一眼：“拿來瞧瞧！”　　袁克定只是嘆氣兒，將手裡一疊抄報紙遞了過來：“湖北又起波瀾，卻不知道是他們兩個無風起浪，還是真有其事。馮軍統來電：京漢線各處遭敵襲，不知敵人夜間從何而來，有多少人，陣勢如何，於是在黑夜中盲目抵抗、搜索，亂作一團，協、標、營，以及各處兵站之間，失去聯繫。及到拂曉以後，才把情況弄清，報知漢口……”　　“段軍統又是另一番說辭。”說著，袁克定又抽出另一張，“他說，敵人此次盡用奇兵，專打我們的後方兵站，破壞鐵路和鐵路橋樑。敵人匪團四處游擊，偵察情報準確及時，行動迅速，使我們上下失掉聯絡，指揮意圖無法下達，部隊群龍無首，遇有情況無心應戰，一味後退，戰鬥力完全喪失。其罪則，全系陸建章情報不力，以致我們這次如此失誤。所幸目前大股匪團已分崩離析，甚少具有集體威力，即使以小部隊進行討伐，也無任何危險，這正是积極討伐的大好時機……”　　袁世凱莫不做聲的拿過那疊抄報紙來細細的看了一眼。紙上抄報筆記潦草，估計才把碼子翻過來就趕緊送上。他揉了揉眼，覺得這裏的光線不甚分明，便快步回書房，對着西洋人的一件叫做“檯燈”的玩意兒，仔細的看。對着一看，不禁失聲叫道：“李想？這傢伙都被民黨的人排擠出了漢口，還有力氣上串下跳？不愧敢朝洋人開炮的傢伙，果真有點膽識……處處都能攪起風雨。這就叫本事！”　　聽着袁世凱的話兒，邊上的名士楊度就是一笑，卻並不說話兒。他的大公子袁克定卻在急：“父親大人，你別只注意這個李瘋子――現在不管段、馮誰說得是真，湖北這鍋好粥肯定是被李瘋子這顆臭老鼠屎攪壞了。我辛辛苦苦和武昌黎膽小搭上的和議才有眉目，非給攪黃了不可。”　　“皙子，你又怎麼看？”袁世凱心中一沉，便開門見山地問這位智囊。馮、段兩人對這件事情，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讓他實在不知道該信誰了。　　楊度只是淺笑，多年磨礪，他名士風度已經極是沉靜，敲着膝蓋沉吟：“這種事，只要段、馮二公還要腦袋，就不敢亂說。光是馮公的話，估計對於調離漢口的命令是有些情緒，也是和段公不大和睦。在走的時候，有人出來噁心噁心段公，估計也是躲在某個角落樂觀其成，幸災樂禍。又不是黃膽大、黎膽小，李想，名不見經傳耳，又能掀起多大風潮。咱們黃、黎都打了，還怕他小小的李瘋子不成？只是現在湖北是段公的事兒，湖北是馮公一槍一刀打下來的，現在稍稍的誇大一點後果，黑一下段公也很正常。一山難容二虎，還是讓馮公趕緊回京，也就完了。段公在那一個人里擔著干係，自然會竭盡全力應付。段公不是說，武勝關，廣水，大悟，孝昌，孝感，漢口這些湖北重鎮全在北洋掌握之中？或許戰況沒有段公說得那樣輕鬆，但也不礙什麼大事的。”　　袁克定一跺腳：“楊先生，怎麼你也這麼說著？湖北境內的京漢鐵路線已經打翻了天，出點兒什麼事情，李瘋子席捲那些黨人都跟着他發瘋，那就不得了！”　　張佩綸從容喝了一口袁世凱使喚下人剛送進來的鮮奶汁，暖暖身子，淡笑：“為著一個李瘋子，咱們北洋就大肆討伐，那實在是太看得起他啦。要是傳出去，天下黨人還不個個以他為榜樣，群起效仿，革命之氣，說不定還真被他從新鼓起，之後烽煙四起，咱們的和議大計就真的無法繼續啦。那個傢伙，希望的不就是把剛剛趨於和平的局面攪個亂七八糟，好完成他‘將革命進行到底’口號？”　　“就一團匪，能用這麼深的心思？”袁克定不容置信，剛剛看到的事余驚未消，“天下黨人派什麼用場？一群書生，就是叫囂得凶。只要狠狠的打，不怕他們不‘就範’。武昌不就是炮轟出來的《停戰協議》？李瘋子的事，任由發展，才會讓天下黨人個個以他為榜樣，群起效仿。”　　楊度搖頭微笑：“我在日本，就和黨人接觸過，太知道這黨人地心思脾氣。以血酬志，以身殉國。這是他們認為最光榮的死法，從不覺得有什麼可怕的……一昧的強硬，只會適得其反。要他們‘就範’，只有曉之以國家民族大義。至於傳不傳得出去。大公子聯絡的廖少游、靳雲鵬，南北聯絡遊說，這才是和議能否成功的正途……”　　袁世凱只是含笑聽着自己愛子與智囊的激辯，不對誰表贊成，也不對誰表否認。態度很是有點興味盎然地樣兒。　　楊度笑道：“段公來電稱，李瘋子的計劃充分抓住了湖北北洋軍的最大弱點，才能打北洋軍一個措手不及。段公也承認北洋軍分散部署京漢鐵路線是‘不得不’的事情。所幸目前大股匪團已分崩離析，甚少具有集體威力，即使以小部隊進行討伐，也無任何危險，這正是积極討伐的大好時機。李瘋子的這些事兒且不去說他，眼下湖北地風潮所惹動的一切，還是小事兒。關鍵是段公後面說的，目前的情況，李瘋子的匪團已經分散隱蔽，而致力於巧妙地擴大地下組織，企圖進行頑強的革命。對此，我之最大的弱點，不在於兵力之不足，而是在於很難及時獲得可靠的情報。陸建章負責的情報、密探，這件事情的責任，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袁克定猶自跌足，“怎麼又扯到陸建章去了？我看是段祺瑞為了推卸責任，拉出來的墊背。段祺瑞對形勢的錯誤判斷，使湖北北洋軍面臨滅頂之災而尚無知覺。他自己仗打不好，就耐情報……”　　袁克定還想繼續說，袁世凱已經笑道：“好啦好啦，咱們且先不去管他。我想，還是靜靜等着就罷了，李瘋子能做出什麼捅破天的事情出來？不過是帶着幾個鄉下的土匪，憑着一副做派和一張利口的狂生罷了……有段祺瑞坐鎮在湖北，好歹也是我北洋三傑之一，湖北還翻了天地。我這麼就大張旗鼓的和去剿他，反而給李瘋子漲臉，革命黨人還不知道會多驕傲。還算議一下陸建章的事，一個即使的情報抵得十萬大軍，關係重大啊！是該拍個電報申訴一下，還是乾脆撤了他的職？”　　“我看陸建章情報這塊幹得挺好，如果撤了他，誰有這個能力接替他？”袁克定極力回護給他負責的陸建章，同時跺腳長嘆：“我還是認為段祺瑞在避重就輕，將北洋軍湖北治安最大的問題�D�D兵力不足的矛盾一筆帶過，轉而去談情報問題。他其實心裏很清楚，戰線過長、後方空虛的弱點很有可能被李瘋子軍加以利用，遲早要出事。”袁克定破析起段祺瑞，說得幾乎誅心。　　“那個李瘋子天不怕地不怕，我真的怕他把天給捅破，和議談不成，到時候，咱們哭都來不及！一堆白鼠當中，突有黑鼠。這叫事務反常即為妖，父親大人，咱們走着瞧吧！”說著一拱手，轉身就出去了。　　這個兒子，還真是沉不住氣。養氣的功夫不修好，這個家業他怎麼有能力接管？袁世凱恨鐵不成鋼的一聲苦笑，和楊度的目光一碰，“皙子，怎麼看？”　　楊度略微思索：“袁公，大公子，恢廓大度，氣宇沖和，然往往憂形於色……”這個“憂形於色”，不就是城府不深的好聽說法？這個楊度，還真會掉文。但是“恢廓大度，氣宇沖和”八字評語，卻是讓袁世凱老懷大慰。　　袁世凱心中的一絲不快消失了，舒展了疲倦的一笑：“累啊，太累了啊，幼樵。看着他能憂形於色，我也是真的……羡慕。”　　袁世凱微笑的望着天花板，三角眼裡射出的是慈愛的光芒。　　“袁公，”楊度認真地說，“大公子與朱芾煌君交最密，余識朱君，亦袁君介紹。而朱君也出死入生於議和。大公子還與汪精衛君義結金蘭，汪君在同盟會中地位崇高，計謀金水橋炸攝政王事件，雖然失敗，但是更是使他成為青年黨人的偶像崇拜。如今因為大公子，然間接維持，婉言幾諫，故能收效無形。汪君支持和議，民黨中也是影響力巨大……”　　真是本性難移。在垣上隱居多年來袁克定就好結交，有俠氣，三教九流，民黨中人，立憲中人，他都能稱兄道弟。如今的隨着他的復起，他也天上人間的地位變化，並沒有消磨掉他的任俠之氣。楊度說起話來，雖然有點誇大，但袁世凱喜歡聽。他心裏暗暗讚許，臉上卻無特別的表示。　　“大公子先使靳雲鵬君南下，遊說馮、段二公，刺探北洋上下的心意。又與與廖宇春君計定，於十月十五日，廖宇春君由保定府屬姚村陸軍小學堂，專足致書於北京同志夏清貽君。夏君江南名下士，現充京師紅十字會員，對於江南立憲人士，湯化龍，程德全等影響巨大。廖宇春君的‘草莽小臣私議吁懇皇上效法堯舜奏疏’一篇，精彩絕倫！”楊度說到這裡是真的頗為動情。“中國草莽小臣，奏請大清皇帝陛下，效法堯舜華盛頓，以成千古之美德，而拯中國漢滿同胞事……瓜分之禍，迫於眉睫……陛下仁慈隱惻，何若順天應人，效法堯舜華盛頓，以存危亡之中國，漢滿同胞，將涕零感激，謳歌皇仁，千秋萬歲。且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子輿氏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是觀之，昔堯舜以揖讓，而成官天下之美德；華盛頓以血戰，而創共和合眾之先聲。其光明磊落之襟懷，大公無我之偉抱，較諸後世之君主，以天下為一姓之私產，其名義之廣狹，相去奚啻霄壤哉。我中國人民，蜷伏於專制政體之下久矣，晚近以來，民智漸開，國家政治之思潮，種族強弱之觀念，蓬蓬勃勃，有不可遏止之勢……”　　“袁世凱一代偉人，陛下不能用，其心之觖望，非一日矣。一旦事急，畀以全權，相依為命，先不問其心之真偽如何，第觀其進退失據，未必能有隻手回天之能力。陛下獨處深宮，四面楚歌，誰為股肱，誰為心腹，台城之慘，可為殷鑒。為陛下計，與其顧惜宗廟，虛與委蛇，勢將生靈塗炭，同胞流血，種族相仇，愈不可解，而終蹈滅亡之危機。何若效法堯舜華盛頓，慨然讓位，徇革軍之請，改為共和，不但與前聖后先媲美，吾知各省革命同胞，將棄甲曳兵，同聲歡頌，而王位亦可永襲於萬祀，化漢滿為一族，杜外族之覬覦，實行民主立憲，不血刃而天下平，則陛下之聖功，彌天地，亘古今，豈不懿歟。願陛下三思，非惟四萬萬漢滿同胞之幸，亦陛下之幸也。草莽小臣，淚竭聲嘶，罔顧忌諱，冒死謹奏。”楊度念完，還忍不住擊掌叫好，“千古奇文，千古奇文！”　　“草莽小臣奏疏一篇，已見報章。我也看過。”聽到楊度念“袁世凱一代偉人”，袁世凱就徹底的沉醉了，即使看過多遍，也忍不住再重聽楊度念一回。

# 第一百六十七章 誰的劇本

　　入夜之後，李想繞室彷徨。雖然在軍事會議上他很瀟洒的做了甩手掌柜，可回來之後卻守不住心緒煩亂。他既為革命軍的前途擔憂焦慮，更惦念武勝關、平靖關的戰局。如不能將兩關敵人困住，袁世凱萬一增派援軍入鄂，就不是李西屏部能否撤出戰場的事了，他辛苦拉扯的三個師團將面臨滅頂之災，還得走一場十萬五千里長征的可能……　　雖然這都是假設，袁世凱不可能放下北方防禦不顧，再添兵湖北。江浙聯軍他得防，山西閻錫山更要防，京門之地也要防着小東洋，袁世凱的敵人比他多。但是一切都有萬一，他做的事情，本來就是極大的冒險，會有什麼後果根本無法測度。不過，如果袁世凱真添師南下，民黨面對這樣的好機會，閻錫山和黃興必有所動作。雖然他要去走一回二萬五千里長征，但是革命卻有人將至進行到底……　　那麼這焦慮煩躁使他輾轉反側，終不能眠，又是從何而來？他披衣而起，來到天井。　　夜幕下的花西靜極了，只有偶爾傳出的犬吠在夜空里久久回蕩。戰後的花西，呈現久違的一種安寧。　　李想望着深邃的天空，靜謐和黑夜的大幕，像裹着黑袍的死神向他亮出鐮刀，他心裏有些不安起來。　　李想對北洋軍在湖北城市兵站據點，京漢鐵路線構成的佔領，使其兵力不足與分散的弱點看得很清楚。這個判斷，曾高等也都贊同，不會有錯了。　　而為堅持擴大京漢鐵路線破襲戰役戰果，爭取改變敵寇某些縣城，創造第二步戰役之有利條件，我京漢鐵路線作戰兵團今後行動方針，主要的是打擊敵增援部隊和不放棄繼續破路。這樣的應對辦法，也不會有錯。　　李想是個很相信第六感覺的人，越靜他越是覺得不安，覺得不妙。如果危機不在湖北，又在何處？　　當下，披衣向屋內走去，叫醒隨從，通知長官部迅速整裝。想不通，睡不下，就必須干點事。　　還在參謀部熬夜的曾高突然被叫醒，深感突兀。當下步入長官室問道：“大帥一向都很鎮靜，今晚何以忽然心神不安了？”　　李想沒心沒肺的樣子見多了，這樣焦慮的樣子還真把曾高唬住。　　李想匆匆束裝，答道：“命令都發完了嗎？”　　曾高咬着嘴唇沒有立刻回答，這麼急的叫他來，難道是因為發現命令有什麼漏洞？心裏七上八下地把握不定，良久才說道：“已經發出去了。”　　看着李想那副緊張憂慮的樣子，也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　　“難道不成！”周吾湊過來道，“剛剛得到報告，北洋軍有千人左右從信陽逐漸向南武勝關增援。還得到消息，北洋軍在大悟、廣水兩地共集結了三千五百多人，其中一部約千人於明日進抵，大悟、廣水的北洋軍千多人匯聚一起，已重新佔領李店，由孝感方向北進的北洋軍已增至兩千多人，估計敵人企圖南北夾擊革命軍於京漢鐵路沿線，驅逐革命軍離開京漢鐵路。大帥是擔心，各作戰區有任何動搖？”　　宋缺也急忙道：“大帥，您神了，咱們剛剛得到的情報，您怎麼就知道了？您是怎麼辦到的？大帥請放心，一切都按部就班進行，咱們革命軍，無論面臨什麼敵人，不會有任何動搖的。”　　“大帥又不是神仙？少扯淡。”曾高冷冷道，“革命軍的決心，大帥也是絕對信得過的！”　　“這確是個新問題，但是不是自己心不安寧的問題。我對你們的革命決心，也從來沒用懷疑過。”只是再這樣找不到癥結所在，自己的陣腳先就要亂。�D�D李想咬着牙思忖半晌，突然道：“南京又有什麼消息？”　　“您到底有些什麼想法？”宋缺耐不住，根本不知道怎麼就扯到南京去了，開口問李想，“南京隔咱們十萬八千里的，等他們的援兵，還不知道何年月去呢？”　　李想正在苦苦思索，聽得宋缺反問過來，便沉吟道：“我今日就在想，袁世凱要的和議，他會與誰去議？南邊現在就是兩個人有這個資格，一個黃興，一個黎元洪。黎元洪簽了《停戰協議》，上海集團雖然反對，但是反對不是這個《停戰協議》，只是反對黎元洪那個臨時中央大都督的名義，他們還是承認這個《停戰協議》的。上海集團的意思，我看就是想把和議談判拿到手上。如今，南京光復，臨時政府不要考慮，肯定會設在南京，滬、漢之爭也就沒有意義。而且漢口陷落，武昌危及，黎元洪威信一落千丈，再難代表南方黨人……革命的中心必將移往南京，袁世凱現在的談判對象由黎元洪變成了黃興，談判地點也將由鄂漢變成了滬寧臨時政府所在地。這樣看來，湖北戰局也變得不再如先前的重要。”他站起身來，在房裡轉圈，“現在南京的情況如何？南京的革命意志如何？我們應該派人去探聽一下。”　　聽到這話，曾高便扭轉臉來，宋缺和周吾也抬頭瞧着李想。　　曾高見李想目光直往自己身上掃，忙道：“大帥，情報我這裏倒是收到一些，卻沒有您思慮的這麼深……”　　李想揮手就打斷他的請罪致辭：“你們參謀部剛剛搭建，人手只有這麼幾個，各種戰略計劃全是出自你們之手，每天沒用幾個小時休息的。我也是閑的蛋疼，操這份閑心，胡思亂想的想到這些。”　　有這樣理解部下的大帥，曾高都耐不住小小的感動一把。　　“南京城內軍心本來不穩。張勳待軍不均，素來厚於江防軍，薄於巡防軍。每戰必令巡防軍沖前陣，少卻則令江防隊以炮擊之。城中缺米，江防軍有食，巡防軍則無糧，苦戰數日不得食，甚慘。張勳走後，胡令宣和巡防營統領張聯升、趙，榮華等，各率殘部投降，開城門迎聯軍入城。鎮軍林述慶部從太平門入城，蘇軍劉之潔部從南門入城，徐紹楨率聯軍總司令部從馬群開拔入城。張勳率殘部向浦口潰退，遭柏文蔚部截擊，繳得槍械餉銀甚多。柏文蔚藉機擴充了部隊。”　　宋缺是從來不去關心離他遙遠的看不到的南京哪裡的情報，聽到之後，他噓了一口氣，道：“勝得漂亮！最怕的是不勝不敗，弄成僵局，就像現在湖北這個一團漿糊的樣子。”　　“着，就是這話！”周吾雙手一合道，“咱們湖北當初人心能夠統一，也不會有這樣的僵局。”　　“錯！南京人心一樣一團亂麻！比當初的湖北好不了多少。”不等周吾繼續，曾高大聲截斷道，“原新軍第九鎮主要兵力都落入鎮軍都督林述慶的手裡，林述慶實力雄厚，頗有不可一世之概，不願受徐紹楨控制，他率部入城后，擅自住於兩江總督署花園大洋房內，署內全駐鎮軍，不許其他部隊入署。他不再打着鎮軍都督的旗號，自改稱江寧都督。徐紹楨率聯軍總司令部到兩江總督署，鎮軍不准他們入署。徐紹楨只得將總司令部帶往諮議局屯駐。徐紹楨雖然號稱聯軍總司令部，只能仰人鼻息。林、徐不和，使南京城內開始出現混亂現象。聯軍兵力雖以鎮軍為最強，但其他各部隊對林不服，認為林述慶不過是原系徐紹楨的部下的管帶，論其資望及功勛，實相差甚遠，揚言要舉兵攻之。蘇浙兩省也對林述慶不滿，甚至連鎮軍內部亦反對林述慶夜郎自大的行為。林述慶自稱都督，無法控制南京全局。城內浮動，其勢洶洶。有謀暗殺的，有謀圍攻督署的。”　　宋缺格格一笑：“林述慶還真有咱大帥當初在武昌的狠辣幹勁。只怕同盟會對他很不待見，還有徐紹楨也不會讓他好過。不過他有第九鎮軍在手，咱們乾脆聯絡他，一起北伐，兩路出擊。還有，在叫上閻錫山，三路北伐，滅了袁世凱。”　　周吾反駁道：“他們手中有兵，可是打仗要錢，要糧，要彈藥，只怕還要着落在同盟會頭上。萬一事有不諧，看他不順眼的人掐把一下他，他就死定了。他們倒可一股腦兒推在他自個頭上。”　　李想也是搖頭，覺得宋缺一向的糊塗，這個點子卻出精明，但是不可行。他可能現在還想不明白，他為什麼會離開武昌，又被迫離開漢口。　　曾高並不在意他們的爭論，“咳”了一聲，將手輕輕地放在桌上道：“徐紹楨處境狼狽，卻也不是沒有還手之力。他以退為進，力辭重任。他致電各省軍政府並各報館：已將南京城光復，民軍陸續進城，此皆群策群力所致，楨實無絲毫之力，善後諸務極繁，務求諸公推舉都督以圖長治久安。俾楨斂身歸隱，沒齒銘感。這等以退為進，進退裕如、萬無一失的良策你們看不到，豈不怪哉？”　　李想聽到這裏，如同撥開眼中浮翳，一迭連聲道：“厲害，他是聯軍司令，他這一說，沒有人認為他是怕了林述慶，只會認為他是為了顧全大局，兼讓着他呢。大家只會認為林述慶居功自傲，在破壞黨內團結。這麼著，不知多少人在找理由討伐他呢！”　　曾高深知此事重大複雜，不過李想能認識如此之清，看來也是對當初在漢的遭遇記憶猶新，怔了一下方道：“大帥推測的正點，就是有點不足之處。”忽然靈機一動，“黃興、宋教仁、章太炎以及滬軍都督陳其美立即複電：此間已公推程德全移駐江寧，為江蘇都督，並推林述慶為出征臨淮總司令。東南要人，本黨英俊，共表同情。德全即日赴寧，北征尤為重要。此時對林述慶動手，若去其兵勸，非鬧得鎮軍兵變不可，前線將士必然也會有意見，畢竟林述慶是光復南京的大功臣。不如由在滬的各省議會代表開會，讓原來的江蘇總督程德全換個身份，繼續當這個南京都督，憑他在江浙多年的積威，這樣也可以稍稍鎮住江浙聯軍。而推林述慶為出征臨淮總司令，主持北伐。而且，江蘇議會立刻有了回應，江蘇省議會全體議員複電稱：江蘇本為一省，寧蘇分治，原屬滿廷弊政，今既改為共和，一省之中應只設一行政總機關，俾民政有所統一。而寧蘇相較，自以駐寧為宜。程德全平昔行政，注重民事。現在金陵光復，擬即請程公移駐寧垣，撫綏保定以慰全省民望。此中意思極為明白：你去北伐，還是個總司令，帶着你的幾個人離開南京。其實明升暗降，江蘇雖然是他流血打下的，但是轉眼已經變成舊官僚程德全的掌中物。”　　早在聯軍集合於鎮江進攻南京之前，徐紹楨見林述慶欲另立聯軍總司令部，曾電致上海總機關部，力辭總司令職。上海總機關部便改舉程德全為總司令，以徐紹楨副之。那時候進攻南京，前途未卜，程德全可不會傻的去做這個總司令。他便自稱無軍事學識，通電力辭，但允許親赴前敵撫慰各軍，後來其實也沒去，扯淡，前線危險。上海總機關部以軍事緊急，電請徐紹楨以國為重，勉任其難，徐紹楨不得已，遂率聯軍向南京進發。南京光復，這回程德全屁顛屁顛的滿口答應。　　李想略一思索，便想通了。說道：“當初在漢口，同盟會也是準備這樣來架咱們吧。只是咱們自覺，自己老實的離開了漢口。”　　“當時，他們應該就想這樣辦吧！”曾高道，“但是，林述慶卻沒有咱們的自覺。”　　“事不宜遲，趁他還沒有失勢，趕緊聯絡他一起北伐。”李想低頭思忖了一會兒，最後覺得宋缺那個沒腦子的提議也不錯，便說道，“同盟會和程德全眼下不能與林述慶翻臉。我以為還是可以聯合，至少也可以牽制一下袁世凱，等革命風潮再次鼓吹起，就不是求和派可以左右德了。”　　“這個見地極是，”曾高眉頭緊鎖，“只是遲了，林述慶實在不知進退，而同盟會，立憲派的動作有太快。”　　李想同樣是眉頭一皺，似乎自己今夜放不下的心思要被印證，急忙問道：“怎麼回事？”　　曾高恍然大悟，似乎明白李帥夜不能寐的原因，肯定是預感南京這股風雲變幻，連連搖頭嘆息，道：“12月6日，程德全從上海乘專車到達南京，隨即就任江蘇都督。從此，江蘇省會由蘇州遷往南京。林述慶被改舉為北伐臨淮總司令，但鎮軍中許多人對他並不心服。進攻南京時，林述慶委柏文蔚為鎮軍第一師師長，徐寶山為鎮軍第二師師長，鄭權為鎮江軍政使。林被推為總司令后，即赴浦口晤柏文蔚，商量就職和北伐事宜，柏對林態度冷淡，商談也毫無結果。林述慶又赴揚州去晤徐寶山，徐也不加理睬。他只得回到鎮江，與鎮江軍政使鄭權商議，鄭亦無所表示。那雄心勃勃的林述慶，不得已，只得宣布下野，北伐臨淮總司令成為光桿司令，北伐無疾而終。”　　李想痛心疾首，道：“南京剛剛光復，這些人卻立刻開始權利掙扎，好無進取之心，和當年的太平天國又有什麼區別！”仰天大吼一聲，“豎子不足與謀！”　　如今南京處在一遍苟安氛圍當中，忙着爭奪到手的權柄，誰也顧不上北伐，袁世凱願意和平解決南北紛爭，南京還不個個樂的小接受？袁世凱只要看透此局，他只要面對他李想的挑釁，令段祺瑞置之不理，一心一意的去和南京和議，篡國大計依然還是按着袁世凱的劇本在走。李想此刻，真是感受到一種深深的挫敗。　　怎麼辦？　　曾高也和李想陷入同樣的苦惱，他咬牙切齒的道：“大帥，咱們只有狠狠挫敗北洋軍，讓袁世凱不得不顧忌咱們，不得不接受咱們的挑釁！”　　“打！狠狠的打！”李想的臉色已經鐵青，“加快 第一部 作戰計劃，實現 第二部 作戰計劃，狠狠的挫敗袁世凱。是要大一場大戰，震驚全國的那種！”　　宋缺聽說要打大戰，立刻叫囂起來：“桿死他媽的北洋軍！”　　“好！”周吾聽得同樣興奮，擊節稱讚道，“抄了袁世凱的老窩！”　　“話雖如此，你也不可大意。”曾高會意，他們雖然還不知道此時形勢的嚴峻，道：“因為京漢鐵路遭我們破壞，待機在各處的北洋軍補給運輸就只有走官道，只要等天氣逐漸轉晴，他們便可以活動了，一批批彈藥物資從信陽，與送至孝感和漢口。接下來要乾的是，掃蕩京漢鐵路大道兩側據點的北洋軍隊。出沒在北洋軍側后的既有事先留置敵後的游擊部隊，也有擔任正面防禦的出擊部隊。”　　李想一下子就明白了，擊掌叫好：“破壞鐵路的效果顯現了。正面北洋軍攻勢減弱，咱們再次派出有力部隊，從孝感北面繞過正面北洋軍，向其背後的交通補給線主動出擊！三萬人在孝感和漢口沒有補給，咱們有空就去騷擾一下，非逼得他崩潰不可，非逼得他按咱們的劇本走不可。”

# 第一百六十八章 深謀

　　“如此，我先回了！”曾高好像看到革命大功告成，眉見喜色地說道，“那邊參謀部並不了解咱們的目的，下頭兵士還不知南京事變的後果，上頭將領們也難免有人不理解戰略的修改，我還得趕回去統籌料理。”　　“辛苦了！”李想半是欣喜，半是苦惱，強自按捺着道。他的內心其實沒有剛剛表象的胸有成竹。　　真把袁世凱惹惱了，也不知道咱們能否承受其狂風暴雨的打擊？　　李大帥此刻內心極度緊張。這位日後聞名亞太戰場、令整個亞太國家提心吊膽的中國軍國主義獨裁者，對此次行動的成敗毫無把握。　　李想，雖說經歷了二十一世紀現代化高等教育，經歷過世界聞名的強大中國城管的嚴格培養，也接受過與街頭小販你追我逐的實戰考驗，更是穿越之後就在戰火連綿的死亡線掙扎，但像今天這樣處在一個最高指揮官的位置上，來策劃一場可能震驚世界的行動，單挑此刻中國最有實力的軍閥，他不能不感到有些底氣不足。　　這次不是武昌舉義，那一次他清楚的知道歷史的結果，所以他可以好無後顧之憂的扛起舉義的領導旗幟。這次行動完全是沒有歷史的借鑒，他沒有佔到一丁點的穿越客的便宜。　　這是一種“下克上”式的先斬後奏，想以與北洋軍大戰的事實，讓南京臨時政府放棄與袁世凱“和議”的想法。而北洋軍隊又處在絕對優勢的地位，一旦起來還擊，那可如何收場？他實際上是在冒一場勝算很小的大險。一股難以驅散的陰影籠罩在李想的心頭。　　曾高微微一怔，似乎看透了李想的心思，道：“我們做為一名革命軍人，一個受過身體里流着炎黃血脈的中國人，有着自己理想上的追求和使中國實現獨立，民主，共和，天下太平的使命。”　　曾高的話，使李想想到自己穿越百年時空降臨來到這個紛亂飄搖的年代，多年來苦心追求的革命理想，想到中華民族之魂可能將由自己來重振威風，發揚光大，心中竟湧起一股“天降大任於斯人”的豪邁之感。　　“人生之途，當全力以赴。”李想笑道，這句話，從此就是自己的這則座右銘。“最後會有什麼後果，現在也管不了。”　　“打吧，”宋缺笑道，“也不要再考慮了，無論什麼後果我都不怕。”　　“打吧！”周吾道，“曾、李等將軍，還有在下的身家性命均繫於此，但個人事小，國家事大，為了革命，我們哪能坐視不管？咱不怕死，和北洋軍打又有什麼可怕的？”　　李想目光向眾人一個個看去，表情帶着往日少見的凝重，但聲音中卻有種掩飾不住的激動；“各位，一切按戰略謀划吧！事不宜遲，老子要今夜就出兵。”　　李想今夜反正是睡不着了，乾脆制定好計劃就行動。　　屋內人的情緒頓時活躍起來。有的說應把兵帶奪取孝昌，再等着打各路北洋援軍；有的說最好在孝昌至孝感的必經之路作埋伏；有的則乾脆提議埋伏在孝感兩側，北洋軍出程來就打。　　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最後還是曾高說，應設在孝昌、孝感二城中間，兩城之間所有道路全部設有埋伏，還有居高臨下之勢，同時兩地的老百姓發動起來，也會給與他們情報和後勤的有力支持。最後，他們在這長官部議了小半個時辰才定了下來。　　一切計定，李想一甩袖子昂然率先走出長官部。宋缺和周吾兩人待他稍去遠一點，按着指揮刀跟了過去，把守長官部的警衛見他們過來，一個個挺着胸脯跟着出門。　　曾高見狀不需要問，這些傢伙今晚是不準備睡覺，立刻就要整軍出發，便也回去整裝。走了兩步，又耐不住回頭看了一眼李想。瞧他躍躍欲試的樣子，一定又想親身衝鋒陷陣了。他要有什麼三長兩短，這支軍隊鐵定要散。這回無論如何也要把他拖住，不成就把湯約宛也帶上，湯家小姐對李大帥還是有點威懾力的。　　李大帥來到部隊的集結地。　　廢墟中的花西，此時已被濃濃的夜幕所籠罩。狗兒的吠叫聲催得經歷戰火之後，在廢墟之中努力重建家園的花西民眾漸漸進入了夢鄉。只有零星的幾個夜起的人，抱着在寒風中簌簌發抖的身子，這某個廢墟的角落噓噓，卻突然發現小鎮的四處，都是抱槍站立的哨卡，而小鎮之外，卻亮起一片通紅的火把。他那苦苦抵禦的疲倦和困意立刻不翼而飛。　　此刻，幾千雙充滿崇高信仰的眼睛，仰望着那個上串下跳的年輕人。這眼光，閃現着惡虎跳躍撲擊前的焦灼、緊張、興奮。此刻，李大帥興奮的樣子已經告訴他們，又有無限榮譽的戰鬥等待他們。　　李想檢查着準備情況。曾高報告：“所有傷員全部留在花西，黃光中會負責轉移至安陸。這裏的士兵都是從全師挑選的精壯戰士，也搭配了一些在花西招募的新兵。士兵身上除了武器彈藥和口糧，其他一概輕裝。每人攜帶子彈兩百發，手榴彈十枚，每挺馬克沁機槍配彈三千發，口糧帶足了三日份，如節約食用，可供六天。其實拿下花西，咱們補給了許多急需的物質，不過這次戰鬥士兵不適合負擔太多。黃光中答應，在後勤會組織群眾幫忙解決。所以，先讓士兵帶着一次戰鬥使用的彈藥和糧食。”　　“恩！”李想連連點頭，又看着士氣旺盛的官兵們，滿意地不得了，手一揮說道：“山炮沉重，道路也不方便，但是一定要黃光中想辦法運輸給我們。我們就帶來幾門小鋼炮，這還是沒問題的，炮彈讓每個士兵背一發。此外，咱們的行動一定要隱蔽，黃光中最好組織群眾幫忙掩護。另外，出擊要果斷，路上發現北洋軍搜索警戒部隊，一概繞過。至於戰鬥地點，不作規定，由你相機處置，重點是敵人的輜重部隊和物資。得手后，如果群眾來不及收拾戰場，就不要繳獲，悉數焚毀。若傷亡不大，彈藥有餘，可擇機再戰，但要避免在同一地點附近兩次作戰。記住，此次出擊，重在機動和奇襲……”　　這些話已經不是李想第一次說，打游擊基本就是這樣的規矩。但是李想還是人不多喋喋不休，也不管曾高一臉的無奈。　　“大帥！”宋缺急促而興奮的聲音使曾高的精神為之一振，“各部隊集合完畢，狀態良好，等待您的命令。”　　“大帥，”曾高語氣中有掩飾不住的興奮，說道，“一切順利，按計劃行動吧！”　　“好！”李想道，“你就守在這裏，我去去就來！”　　在這個黑地里雖瞧不見面容，但聽聲氣，便知李想熱血沸騰的樣子。曾高忍不住翻白眼，這個大帥，又想去演講了……不過軍心士氣本來就需要鼓。　　這小鎮外的這片廣場原是本地大地主的曬穀場。還沒有走進廣場，湯約宛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殺出來，就在這荒野里要給他換衣服。　　李想不幹了，連連搖手：“不行，不行。多少人看着呢！”　　湯約宛玉面含煞，“個人衛生都不講，怎麼做一軍表率？”　　眾目睽睽之下，摘下李想頭上變形的帽子，端端正正給他戴了一頂大檐帽，外套一身石青軍裝，武裝帶把腰殺的細細的，邋遢寒磣兇惡的樣子一下子就變得年輕英武許多。腰懸着一柄西洋式樣的指揮刀，足蹬小牛皮的高腰馬靴�D�D如果再配上授帶星章，帽上插一支天鵝毛，就是標準的一副民國軍閥頭子的裝束了。李想和湯約宛可能不知道，這一個小小的舉動，直接影響了這支軍隊的精神外貌，這些丘八，在今後的日子也開始注意個人衛生了。　　湯約宛忙了好一陣子，才打扮停當，退後一步，仔細端詳各遍，發現李想其實蠻帥的，都快看得留口水。最後又把他的大檐帽拉下一點，完全擋住額頭上的傷痕。這個傷痕記載獨屬於他們的一段同生共死的故事，只要看到這個傷痕就會想起那個緊緊相擁的畫面。她滿意的點點頭：“好啦！”　　李想似乎可以感受到她的情愫，輕輕的握了一下她的手，溫暖從手心傳遞，她輕輕一笑，“去吧。”　　“恩。”　　李想昂然按着指揮刀，大踏步上前，一腳跨入廣場中心，不禁愣住了。眼前黑壓壓一片人影，卻是鴉雀無聲。四周的火把輝煌，寒風刮過，烈烈做響。　　李想正了正衣冠，先向眼前黑壓壓的人影拍的一聲敬禮。禮畢，李想厲聲叫道：“宋缺！”　　“在！”宋缺向前跨了一步，站得標杆一樣。　　“委你的差事可做好了？”　　“報告大帥：三軍集合完畢，整裝待發，靜待大帥號令！”　　“好！特務警衛營繼續由你帶領。”李想大為興奮，一雙眸子在火光下熠熠生輝，又大聲道：“周吾，晉陞你為第一師師長，身份與林鐵長等一樣。”　　“是！”周吾高聲應道，等明白這個任命的含義，又多一份狂喜。　　“諸位同志！”李想朗聲說道，“‘革命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北洋賊臣袁世凱與洋人狼狽為奸，賣國求榮，和議之意，在於謀國篡權，在漢口擅殺革命千萬，焚燒孝感，漢口民宅無數，在湖北為非做殆，塗炭生靈，其心奸險，其罪難赦！”　　說到這裏，李想的臉漲得通紅，憤怒的眼睛掃過戰士們同樣憤怒的眼睛，接着又道：“當今革命垂危，有被袁賊篡奪之虞。我每念及此，五內如焚，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中夜推枕，繞室煎慮。我決意，將革命進行到底，與袁世凱戰個你死我活。列位同志，皆我中華民族忠貞之子民，望能奮發用命，衛我民族，靖我國家！”　　下面幾千戰士聽到這裏，早已熱血奔騰，群情激昂，齊聲答道：“是！靜待大帥號令！”　　“大帥！”曾高大吼一聲道，“袁世凱妄圖篡奪革命果實，和議實包藏禍心！我等熱血革命，只為傾覆滿清專制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我等豈敢惜身而與國賊共戴一天！袁世凱為共和之梗，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大帥請下令，我等雖赴湯蹈火，也決無反顧，必將革命進行到底！”　　一番慷慨陳辭，幾千個人激動得淚光滿面，莊嚴肅穆的廣場上氣氛立時顯得悲壯而又緊張。李想突然平靜下來，說道：“武昌形勢十分危急，黎元洪已致電南京求援。宋教仁、於右任派淞軍黎天才率部往援。黎是湖北人，积極贊同赴武昌，遂將收編的巡防營張聯升、趙，榮華部同淞軍合組大軍十萬，以黎天才為師長，星夜馳援，旦夕可至。眾位放心去做！”　　李想心平氣和地道。他一下子將兵力誇大了十倍，把不知道何時能馳援到湖北誇張成旦夕可至，眾人聽得十分振奮。忽然他提高了語調，“滬寧以推林述慶為出征臨淮總司令，江浙聯軍隨時準備北伐。咱們不能落後，一定要搶在他們前面把袁世凱老賊頭懸國門！”　　“大丈夫當成功名傳萬世！”李想按刀而立，滿面肅殺之氣，“你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我和你們在一起，湖北千萬民眾和你們在一起。我們的身後是一個民族，是一個國家！是四萬萬同胞！”　　“大帥！”眾人一起狂吼道，聲音足以震動黑暗的大地。“我等願死力向前！將革命進行到底！”　　“好！”李想�\_目大呼道：“全軍出發！”　　半個時辰后，花西鎮一行幾千多人踏入了東方，沿着漫漫黑夜前進。　　黑色籠罩的山川大地，一支軍隊在這裏緩緩前進。　　李想以詩人的憂鬱姿勢，在山下痴立片刻，一陣寒風咆哮襲來，夜色蒼茫。無由的想起自家身世遭際，逆流百年的時光，恍如夢幻。不知悲喜，不知民族的歷史會因此改變？　　這一夜通宵不眠的人實在多。孫傳芳半躺在孝昌城北洋軍營部的行軍床鋪上，目光炯炯地盯着上頭的屋樑上的蜘蛛網。孫傳芳跑到孝昌，立刻把孝昌的指揮權奪在手裡，展現了他鐵腕和狠辣作風。　　一群被圍在孝昌的北洋軍官挨次坐在下首腳踏子上，也是沉思不語，他們已經徹底的被孫傳芳收拾的服服貼貼。軍部內外，數十盞燭火照得通亮，供電系統已經徹底癱瘓。軍部外廊下侍立的戈什哈也都一聲不響。孫傳芳和這些北洋將領都十分清楚，一場急風暴雨即將在這數個月幾經浮沉不定，戰火頻繁的小城裡暴發。現在在座的所有人，都指望北洋的這位青年才俊能想出個折來應付。　　孫傳芳忽然起身，也不顧他們慌亂的反應。他走出軍團部，溜達着走向城門。　　夜空黑得像一團濃濃的墨，只有幾顆星星疲乏地眨動着。對下面將要來臨的大戰，他既有股再較量一番的衝動，卻也覺得實在沒把握。但他知道百里之外的某個地方，一雙睜得不小的眼睛正盯着他。是的，他有一種直覺，在花西碰上的那個兇狠勇猛的小個子革命軍軍官，一定是傳世中的李瘋子。李瘋子，也一定盯上了他。　　一天前，孫傳芳從花西死里逃生，躲避革命軍重重搜索，終於還是被他逃近孝昌城。孝昌城的北洋最高指揮官本就是依靠群帶爬上來的軟蛋，革命軍發起幾次亡命衝鋒，就把城外北洋軍全部壓制進城裡。以至於革命軍從戰場抽兵參加攻打夏家村，這個軟蛋竟然不敢派兵出城迎擊！不然，戰場的局勢必然反轉。　　孫傳芳看到孝昌沒有陷落，立刻殺進城裡，強行奪取此地戰區司令長官之職。上任伊始，他就對苦戰一夜的部隊進行了大調整，強行軟禁一批反對軍官，剩下的馬上都對他喂喂諾諾。北洋軍已經被孫傳芳大人放出孝昌城外。現在，他再也不是一支能守住城裡等死的力量了。他的北洋部隊已處在前線隨時準備承接匪黨人的炮彈，頂着匪黨人的刺刀。　　京漢鐵路的破壞，支援後勤補給都無法到來，無疑在他搖晃苦掙的雙肩上又加上了一扇沉重的磨盤。孫傳芳已經知道這些李想匪軍的為人，也曾明確命令他：“不管匪軍在孝昌正面投入多少重兵，北洋軍都必須節節抵抗，最次也須固守孝昌，不支時再北上鄂北三關，或者南下孝感。”　　節節抵抗，他認為能做到。頂多久算多久唄。可固守孝昌，他總感到信心不足。孫傳芳不是那種敢把部隊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將軍。　　可丟了孝昌，他搶奪孝昌指揮權，如果不能做出成績，他何以回去復命？他並不怕段祺瑞，他知道馮國璋、段祺瑞之間微妙的關係。他敢於奪權，他覺得保住部隊比保住孝昌更重要。只要他保住部隊不被李瘋子消滅，從此他就是這支部隊的主子。　　但真正促使孫傳芳定下決心，如果支撐不下，放棄孝昌重鎮而改造北退的，還在於他對袁世凱心思核心關鍵的瞭然。袁世凱和議的對象已經不再是武昌，而是南軍！湖北再沒有當初的政治意義，袁世凱還會下血本在這裏耗？實在不行，可能撤兵也不定！　　他孫傳芳只要保住孝昌兵力不受大損失，就是有功！他從此，也是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了！只要手握重兵，誰個不是一手遮天，叱吒一方。　　孫傳芳的深謀遠慮多年後果然應驗了，成為一方軍閥。

# 第一百六十九章 孤注

　　這一夜通宵不眠的人實在多。　　段祺瑞在睡夢中，夢見早晨起來，天空正下着大雨，就這樣被夢裡的雨聲驚醒。　　他醒來，披衣而起。這個留過洋，受過高等教育的軍統大人，做的第一件事竟是“祈禱滿天神佛，但願雲開霧散”。　　因為像昨夜那樣的雨天不利於後勤的運輸，特別是對作戰部隊支援各地的影響更大。雖然雨天對於革命軍的進攻更是不利，但是段祺瑞認為，收縮防禦的北洋軍如今最迫切需要的是補充物資，無論是彈藥還是糧食，沒有這些，部隊根本不可能戰鬥。　　段祺瑞忽然有一種預感，今日將為決戰日，此次革命，應在今夜至明晨決定大勢。這樣的想法，使內心狂跳不止。　　段祺瑞慢慢度步到書桌，在他的眼前，前線陸續發回戰報：北洋軍各個營頭對武勝關、九里關、大悟、廣水、孝昌的收縮防禦圈業已完成，正在抵禦革命軍的游擊騷擾之中；第三鎮的營頭已將佔領李店的革命軍擊潰，傍晚時從楊寨東北方轉入縱隊追擊；第六鎮的營頭於早晨佔領金井，切斷了革命軍的退路；革命軍的一部正午仍在花西，預計革命軍企圖向西北方逃脫；革命黨軍隊有向安陸撤退的跡象。　　段祺瑞看到上述戰報自然是十分高興，然而此時，段祺瑞的面前擺着前線告捷的戰報之外，還有各營頭急需補充的電文，而鐵路悉被革命軍破壞，他卻很難再向前線輸送糧食、彈藥等補給品。如果還是昨夜那樣下雨，更是難上加難！　　段祺瑞覺心裏有些煩躁，別過頭去，起身步出房門，在漆黑如墨中仰望着深不可測的天空。他沉思着：馮國璋要走不走，還在漢口，其心難測。南京光復，滬寧民心沸騰，但是南京剛剛成立的臨時政府一團亂麻，沒有能力北伐，但是黎天才的援鄂軍卻已出發。李瘋子帶着一群瘋子，瘋狂的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京漢鐵路完全癱瘓……這一個一個的難題來壓在心頭無從排遣。　　一步一頓，他漸漸冷靜了下來：“心腹之患未除，則肘腋之疾必然為虞，一個措置不當，壞了袁世凱大計，他現在壓馮國璋一頭的優勢將蕩然無存。”　　一陣驟風吹來，段祺瑞打了個寒噤，下意識地撫了一下肩頭，忽覺身後有人為他披上風衣，回頭一看，竟是徐樹錚。他心中一驚，問道：“你來做什麼？”　　徐樹錚後退一步，打個千兒道：“老大的寒風，老師站在外頭，小心着涼！”　　在軍營里，徐樹錚一直稱呼他為大人，或者軍統，只有在無人的時候才會這樣請切的稱呼一聲老師。段祺瑞一下子就覺得兩人的關係親近許多，心中猛地一陣感動，忙道：“你也睡不着？既然這樣，咱們進去聊聊。”　　段祺瑞走進房裡，掏出懷中金錶看了看，已是子末丑初時分，見徐樹錚跟着經來，擺擺手道：“又錚，坐。”　　“謝老師。”徐樹錚在段祺瑞對面坐下。　　段祺瑞又命人擺上酒菜，兩人一邊隨意吃酒，一邊隨意閑聊。　　“委你辦的差，怎麼樣了？”段祺瑞站起身來，以手指蘸酒在桌上劃了個大“馮”大字，又一揮抹掉，問道：“雲鵬在漢口運動，不知結果如何？”　　徐樹錚心裏默划，靳雲鵬現在是段祺瑞帳下第一參議官，“漢口已經一錘定音。以雲鵬君的才能，沒有不成功的理兒。”　　這也是一面理兒，但徐樹錚此時想的是怎樣才能既誅除為禍京漢鐵路的李想後患，又不至引起各方的不安呢，破壞袁世凱和議大計。想了許久，不得要領，於是笑道：“大勢已定。老師只要等北邊安寧穩定一些，立刻移駐漢口，接管第一軍。武勝關雖然一度失守，卻由很快被北洋軍奪回。看情況，匪軍準備向西南逃脫。以一支有力部隊監視京漢鐵路方面的匪軍，殲滅其先頭部分，以主力追擊匪軍，平定京漢鐵路的亂局。”　　徐樹錚說得未免太輕鬆，段祺瑞不滿的道：“軍需補給跟不上，就無法乘勝追擊擴大戰果。”　　徐樹錚忙道：“以一支有力部隊監視京漢鐵路方面的匪軍，殲滅其先頭部分，以主力追擊匪軍，平定京漢鐵路的亂局。只是根據上述戰場態勢，制定的既定方針。咱們就是商議怎樣既要消滅李瘋子匪黨，又不能鬧出太大的風風雨雨。”　　一句話說得兩人又陷入沉思之中。　　根據上述戰場態勢，按照“以一支有力部隊監視京漢鐵路方面的匪軍，殲滅其先頭部分，以主力追擊匪軍，平定京漢鐵路的亂局。”的既定方針，制定了向革命軍追擊的作戰命令。　　半晌，徐樹錚起身踱了兩步道：“防守不如進攻，我有新的作戰計劃。”　　段祺瑞眼一亮，向椅上一靠道：“願聞其詳。”　　徐樹錚大聲說道：“一、北洋軍決定以一支有力部隊掃蕩殲滅武勝關方面包圍圈內之敵，並以主力向安陸追擊匪軍。二、第四鎮營頭應經李店向楊寨河口附近追擊匪軍，並及時渡過�綴酉蜆闥�南側地區繼續追擊。三、第三鎮營頭應經廣水向銀潭附近追擊匪軍，並在該地渡過�綴酉虯猜獎輩嗟厙�繼續追擊，應以一部兵力將包圍圈保持到第二天正午。四、第六鎮營頭應急速進入北孝昌附近�綴雍庸齲�如匪軍已進入該河谷，應即就地將其擊破，特別應以有力部隊確保包圍圈，並與第四鎮營頭協力完成對安陸附近匪軍的掃蕩。五、第四鎮營頭應從今夜開始，一直至明日，掃蕩殲滅安陸包圍圈內匪軍，以後於安陸附近準備追擊。”　　徐樹錚擺出一個當年蔣光頭圍剿蘇，區紅，軍的鐵桶陣，不愧是接受過德國陸軍思想的北洋軍官，應對的手法何其相似。　　段祺瑞搖頭道：“李瘋子匪軍退出戰場，立刻化整為零，無處可圈，無處可戰，如何消滅，如何追擊？況且一時也難以掌握匪軍動向，整個湖北人幾乎全成為他的耳目，咱們的一舉一動都被他們掌握着。最大的難題，還是咱們戰線太長，導致兵力不足，如若萬一不成，又被反包圍的可能，再生別計更不易成功，這是險着。北方的防禦同樣重要，袁大人不可能把所以兵力都布置在湖北，最大的難題是不能搞出太大的動靜，攪亂和議。”　　“也不能就這樣龜縮防禦，袁大人看到咱們這樣狼狽，留下咱們一個無能的影響，今後休想壓那邊一頭。”徐樹錚心高氣傲，計劃被否定很覺掃興，獃獃坐下，忽然心裏一動，說道：“孝昌的孫傳芳不是取了孝昌的指揮權嗎？這小子有膽量，也有本事。就命令他突破花西一線匪軍陣地，急速插向安陸西南地區，從側背攻擊安陸匪黨守軍。”　　徐樹錚孤注一擲，放出勝負手，要在安陸以東地區決出勝負。徐樹錚把孫傳芳孤軍送入李想三萬大軍陣中，不是沒考慮到這其中的險峻。但段祺瑞在孝感一個協能在黃興夜襲橫反兩湖十萬大軍，同樣一協兵力在三道橋進攻漢口的時候能突入黎元洪十多萬大軍中，甚至連得險要，相信孫傳芳也應該能完成使命。　　段祺瑞最後同意徐樹錚最後的提議，他不能忍受被袁世凱留下無能的影像。他必須有所作為，他必須把馮國璋死死壓制，他也有不可告人的雄心壯志……　　“就這樣辦！但是必須從孝感大營抽調物資，滿足孫傳芳的補給。”　　命令很快的傳到孫傳芳的手裡，這時天還沒有亮。同時還有陞官他為三十六標協統，算是官方承認他在孝昌的地位。這個有權有實的官，突然這樣不要錢的賞給他，哪裡會有什麼好事？明擺着是要他賣命去。　　孫傳芳一眼透上面的心思，無可奈問地搖搖頭，孝昌囤積的藥品即已告竭；彈藥，尤其是炮彈已所剩無幾，還不知道能否支撐下一場戰鬥。戰時糧食也消耗極快，士兵們為了充饑，已經把周圍能吃的東西全部都吃光了。匪黨大搞堅壁清野，如今要在周圍山村收集糧食，也是越來越困難。　　他已經派出不少人馬，甚至包括戰鬥人員，去後方運送物資撣葯、可情況極不如意。崎嶇泥濘的山路，不要說騾馬，連徒手拄杖行走都摔得呲牙咧嘴。北洋軍百戰勇士完全成了役夫，每個人充其量只能背回幾十斤東西，杯水車薪，根本滿足不了高強度作戰的需要。一路上還要提心吊膽，時刻戒備着敵匪軍隊的襲擊，不少戰鬥人員為了背上的大米或彈藥，白白喪命於戰場以外的地方。更可恨的是，不少官兵軍紀日下，不敢殺吃本隊的馬匹，專門偷盜其他部隊的。甚至有人膽敢將他的乘馬也偷了去，至今未見蹤跡，恐怕早已變成了糞便。　　這一天下來，孫傳芳頻頻向孝感的大營告急，希望北洋第一軍湖廣總督段祺瑞軍統迅速率主力增援。可回答要麼是“軍部大營正為一心解決補給而努力”，要麼是“你部後方孝昌――孝感鐵路交通受敵強有力部隊的威脅，軍部大營主力正致力於掃清側翼敵人”，現在倒好，反而命令他“突破花西一線匪軍陣地，急速插向安陸西南地區，從側背攻擊安陸匪黨守軍”。　　孫傳芳何嘗不想挾全營頭之力，迅速突破匪軍，擊破匪軍！可他面臨的問題實在棘手，飯總要一口口吃，不把側背敵軍趕走，沒有彈藥糧食物資補給，整個孝昌北洋軍幾千人馬在第一線上拿什麼吃，拿什麼打？　　去送死？孫傳芳可不是傻子，覺得先看一看風色再說。　　暮色蒼茫中，一隊人馬越過山地，飛馳平原。　　一夜行軍，部隊穿山越嶺，盡揀無人煙的地方前進，拂曉前抵達孝感以北的官道附近。　　李想吐出一串白氣，鼻子凍得通紅，朝後面道：“命令部隊在背對公路的山坡松林中休息待命。”　　“是！”通訊員低聲答應，轉身跑去。　　李想帶領曾高、宋缺、周吾，還有死皮賴臉跟來的湯約宛，一行登上一座高山頂，趴在草叢灌木中，通過望遠鏡仔細觀察官道兩側的敵情。　　天剛蒙蒙亮，官道上已是塵土滾滾，滿載的馬車、騾車一會兒一批，一會兒一批地在路基兩旁是透迤前行的騾馬隊，向孝昌方向駛去。　　他們相互交換了一下眼色，湯約宛先開了口：“看樣子，敵人抓緊天氣轉好的機會，晝夜不停地趕運物資。”　　宋缺看了好一陣子才小聲驚呼道：“大帥，快看！官道兩側的山上似乎有敵人的守備部隊！”　　李想忙將望遠鏡焦距調整，對準可能有北洋軍的地方反覆掃描。一句髒話猛的暴起：“他媽的，還真是的！”　　李想暗暗慶幸沒有貿然把部隊拉到官道邊，否則的話，不僅打不着官道上的目標，自己的意圖也會過早暴露。剛剛有些得意的他回過頭就看到湯約宛柳眉倒豎，朱唇輕起的比了一個口語：出口成臟！李想得意的笑容立刻凍得僵硬。　　曾高也感到有些意外，便立刻說道：“咱們警戒狀態怎樣？”　　李想點頭道：“周吾，去！通知部隊馬上派出警戒，其他人員不準亂動，不準吸煙，不準大聲說話，原地休息睡覺。”　　“咱可不願意把在花西繳獲的哪一點香煙在這裏抽去。”宋缺吊兒郎當的說道。　　“少在這裏貧！”李想一腳踹了過去。　　雖然北洋軍不大可能深入到這一帶，但為了慎重起見，李想還是下了嚴厲的命令。原想拂曉攻擊，現在不行了，既要排除山頭的敵軍，又要消滅官道上的輜重部隊，這就要求兩處的攻擊同時發起，但是，大白天很難做到這點。　　“等晚上吧，磨刀不誤砍柴工，讓部隊養精蓄銳。”李大帥想罷，心中不再着急。　　整整大半天，他都在觀察敵情。　　他發現，北洋軍的守備隊並不很多，像撒豆子似的，隔二三個山頭放一個小隊，而且沒有構築像樣的工事，完全是應付小股游擊隊襲擾的架勢。　　李想和曾高、周吾、宋缺商量好作戰方案，返身下山睡覺去了。　　太陽漸漸西沉，部隊官兵們吃飽了乾糧，個營、連軍官圍攏在李大帥身邊，藉著夕陽的餘輝，李大帥用石塊和樹枝擺出模擬地形。　　李想目光犀利：“你們倆個各率一個連，攻擊官道西側南邊和北邊的這兩個山頭，然後用火力封鎖官道兩端，阻止北洋敵軍輜重部隊逃脫；你們兩個連藉助地形和樹叢，隱蔽地越過無人的小山，盡量接近官道，戰鬥一打響，不顧一切橫穿官道上的敵軍車隊，迅速佔領官道對面的這幾個山頭，掩護官道上的作戰，我的迫擊炮相機支援你們；剩下的兩個連尾隨穿越官道的部隊，猛打敵軍的騾馬車隊；我帶兩個排的步兵及迫擊炮，重機槍分隊，潛入官道西側無人小山上，用火力支援你們。　　還有什麼問題？”　　營連長們聽至此，覺得周身熱血奔涌，興奮得不知說什麼才好。在這隱蔽行藏的時刻，不得喧嘩，只能用沉默給予了肯定的回答，雙目全是燃燒的火焰。任務非常清楚，對地形的了解也不比大帥差。　　李想的目光更添犀利：“記住，何時開始攻擊，何時撤出戰鬥，都看我的信號，第一發信號彈攻擊，第二發信號彈撤離，官道對面的先撤，集結地點還在這裏。”　　李想一揮手，各部隊分頭開始行動。　　一個鐘頭過去了，兩個鐘頭過去了，李想帶的部隊已經到達了位置，草叢上的露水打濕了軍衣，寒冷和緊張使他發出陣陣顫抖。官道上已經駛過了兩批騾馬車隊，李想好幾次都按捺不住，想要發出信號，但又想其他部隊也許還沒有做好接敵準備，尤其是南北兩個山頭上有敵人，接近動作更需慎之又慎，李想強制自己冷靜下來，“再等一會兒，攻擊必須同時發起，否則一個環節跟不上，全部計劃就會打折扣”。　　又是三十分鐘過去，官道北面一長串火把如一條龍也似的舞動，蜿蜒而來，騾馬車隊大約有百輛左右。　　就是它了！這是今天碰到最大的一條魚。李想微微發抖的手舉起了信號槍，周圍的迫擊炮手、重機槍手全都準備射擊。北洋敵軍車隊在夜色和不良道路上跑得不快，好一會才到達眼前。半度而擊！待車隊剛剛過去一半，一發信號彈“啪”的一聲騰向半空，四下里頓時響起炒豆般的槍聲、炮聲。最令人擔心的南北兩個山頭上，手榴彈爆炸的閃光密密麻麻，這說明，那裡的部隊是在近距離發起攻擊的。不一會，官道對面的山頭上也展開了激烈戰鬥，穿切官道也成功了。　　李想長長出一口氣，把注意力轉向官道。

# 第一百七十章 甘苦

　　曾高，黃光中等幾個參謀部的高級軍官和地方文官，卻快步爬上小丘。舉起望遠鏡查看當面官道上的戰鬥情況。李想已經不顧所有人的反對跑上陣前，曾高無奈的只有請湯約宛跟上，只要有這個美麗的拖油瓶在，李想至少會稍稍顧忌的不會去過於危險的戰鬥區域。　　天上雲多，冷月剛出東山，天幕將一切都隱藏在了黑暗中。即使是用上精良的蔡司望遠鏡，也只能看見夜色中蜿蜒的官道黑黝黝的一個輪廓。但是此時，望遠鏡里滿是濃煙、烈火，耳朵灌滿的是震徹天宇的喊殺聲、密集的爆炸聲。　　一瞬間的時間裏面，北洋軍和革命軍兩軍圍繞着這個細長的官道，雙方都在拼了命的調集兵力，爭分奪秒的將自己的重拳揮出來，反覆廝殺，幾進幾退。即使這裏的空氣中，也浮動的只是燒焦的人肉地味道。圍繞着這個小小的官道旁，必然又會是殺得天昏地暗、屍山血海。　　曾高一臉凝重的舉着望遠鏡，調整着焦距，一遍又一遍地掃視着面前的一切。　　眼看着戰鬥越來越猛烈，黃光中的心就跟着火似的，急得滿頭是汗。不是因為初次臨戰的緊張，而是因為他看不懂戰場的局勢。寒冬冰冷的空氣，因為眼前在燃燒着的氣浪，而變得更是酷熱。因為看不懂戰場的局勢，便只能手足無措的擔心着。黃光中只顧着擔心不知走向的戰局，捏着拳頭一個勁兒的給革命軍祈禱，不知何時自己早就已經被汗水給浸濕了衣裳。　　黃光中看着眼前拚命的戰鬥，不禁道：“曾高君，天下雖大，英傑雖多。但是此時此地，整个中國，還在兢兢業業一心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也唯李大帥一人而已！”　　曾高嘴角帶着一絲輕蔑的微笑。還是看着遠方：“將革命進行到底，是我們共同的信念！革命軍多少人，也都是因為這一個信念走到一起，這是我們這支軍隊最強的凝聚力。為了這個信念，李帥任何的決定，任何的命令，我們都會毫無猶豫的執行。我敢保證，只要有一兵一卒，還有一口氣在，我們一定追擊壓迫北洋軍，直到他們崩潰！……袁世凱要和我們背後那些蠅營狗苟、不思革命進取之輩聯手來談‘和議’，還想對付李帥！其行不一，其心如一……他媽的，曾爺爺豁出去和他們拚命！”　　曾高這樣好修養的想起這件事也耐不住猛的罵了一句髒話，猛然回頭，死死看着崩得緊緊的臉地黃光中：“這個革命無以為繼的緊要關頭，難道咱們真的沒法給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先前多少努力，到了最後還就得功虧一簣？大帥已經什麼都不想了，只想在湖北粉碎這股北洋大敵，重挫袁世凱北洋集團，欲只手而補天裂……這天裂得卻如此之大，近世垂近百年，多少仁人志士以身而為五色石填進去。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用了這麼多生命來獻祭，李帥甚至不惜將自己也填進去。清政府江河日下，國勢一天天地衰弱，民生一天天地困苦，我等參加革命，只想能和李帥一道擔負天下興亡的責任，也不惜一身填進去。只要大帥一聲令下，我們為大帥追到這天涯盡頭！”　　人下定了決心，怎麼個歸宿，已經是無關緊要的事情。　　曾高說完又開始認真的觀察戰場，他剛才的話，甚至略微覺得有些多餘。無非就是和北洋軍戰鬥到底，唯死而已！　　眼下這個局勢，兩人也是都是官宦世家，這個名利場打滾多年出來的他們，心中略微也有些明白。雖然不願意多想，可是捫心自問，最好的選擇也不過是保存實力。由得北洋和武昌互相攻擊，誰打輸了也不心疼。由得北洋和南軍和議，管他最後誰家當國？只要李帥實力在手，北洋還是南京，誰還能把李帥怎麼了？已經被打殘了的黎元洪，更加不需要放在眼裡！但是就在今夜，為了一個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李想就豁上了他地一半家底！　　這一點家底，是李想從武昌同樣是豁了性命，一路磕磕碰碰，一點點攢起來的。一下犧牲掉一半，對任何一個團體打擊都是巨大的。李想卻這樣做了！而且義無反顧，連自己也不惜填進去了！　　辛亥年這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武昌城裡群龍無首的時候，他毅然的抗起舉義大旗。舉義一舉成功，各方開始別有懷抱之時，也唯他仍然在為革命殫精竭慮，不惜一切渡江光復漢口。戰局稍有挫折，和議囂隙塵上，諸軍避戰之時，他轉戰三千里，誓將革命進行到底！　　堂堂天朝，為何只有此一人如此誠心正意的對待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只有如此大帥，才能讓人心甘情願效死而後已。　　夜風如刀，心頭卻只有最純真的火熱，比眼前戰火翻騰的戰場更加的火熱。　　戰場一片煙火翻騰，衝天而起的火光幾乎把天幕都給染成了漫淡的血紅之色，爆炸的巨響和綿密的槍聲響成一片。　　“機槍，機槍！”揮舞着手裡指揮刀，李想扯破嗓子瘋狂呼喊着。呼喊聲中是不加掩飾的王八之氣，戰鬥一打響，他的精神一直亢奮不已，就這樣不知疲倦的在戰場跳上跳下。　　借用某位公公作家筆下的主角徐一凡的話：以一人當天下，過癮得很，也累得很……如今的李想一想到辛亥大革命回因他而改變，民族的命運將因他而改變，他便也是累並過癮着。　　李大帥的亢奮傳遍革命軍每一個戰士，革命軍熱血衝天，如瘋虎一樣猛烈的撲擊北洋軍運輸部隊。　　一溜幾十輛運輸彈藥的騾馬車，這裏一團火，那裡一聲爆炸，攻擊部隊的身影在火光中不斷閃現。　　蜿蜒前行的騾馬車隊發生嚴重的追尾事件，前後受阻。有些北洋軍架起馬車，跌跌撞撞地開下官道，企圖奪路而逃，押運的士兵被拋在車后。　　“重機槍！重機槍！”　　李想看到有人奪路而逃，急的跳腳，不斷大喊大叫。　　噠噠噠，一長梭子的子彈紛亂飛舞着，兩挺重機槍掉轉槍口，朝着企圖逃跑的馬車不間歇地猛掃，隨着幾個沖在最前面的身影在飛竄的火蛇之中血光四濺，車身前後上下布滿密密麻麻的彈孔，像蜂窩一般。　　那些個的北洋軍部隊趴倒了滿地，並立刻組織火力，對的陣地形成壓制。北洋兵戰鬥經驗豐富，同樣也夠頑強的，雖是輜重部隊，又被突襲打得四分五裂，可沒死的仍利用路基、馬車當掩護，拚死抵抗。　　一時之間雙方的子彈嗖嗖的在天空中亂飛，打在地上啾啾的直冒塵煙。咬牙切齒的革命軍士兵們貓在路基裡邊一個勁的衝著那黑壓壓一片的北洋軍陣線直放排槍，叫得最歡的就是負責給予連、排部隊擔任火力支持的兩架馬克沁重機槍、輕機槍了。　　一輛滿載食品的馬車烈焰滾滾，烤得人無法接近，車兩邊兩支毛瑟79步槍仍不斷向外射擊致命的子彈，直到烈火把射手衣服都點着。這些個北洋軍瀕臨死亡線，瘋狂的反擊。又有一名車夫，不顧馬車上彈藥已經開始爆炸，猛抽馬鞭，催着馬車沖向路邊的革命軍部隊。　　“閃開！閃開！”甩手就飛出一顆手榴彈，周吾衝著身邊的士兵們狂喊道，人也跟着飛退。即使兇猛的革命軍，此次也嚇得魂飛魄散，猛的跟着飛退。　　馬車一個猛子俯衝，咻的一聲紮下了官道，車身卻在下路基的時候一個顛簸，兩個車輪在慣性驅使下猛的飛起老高，一個不妨竟然翻了個，在地上連滾了兩個圈，翻在地上，兩個車輪地溜溜的滾個不停，才轟的一聲，驚天動地的一聲爆炸。熱氣滾燙的撲面而來，周吾頭上的大檐帽立刻被吹飛，只覺得人騰雲架霧似也，都聞到頭上頭髮的焦糊的臭味。　　周吾狠狠的摔在地上，骨頭都散了，他卻忍不住高興，又一次死里逃生，這次險之有險的未出現同歸於盡的結果。　　“打，給我打。”周吾爬起來立刻揮着槍的連連大吼。　　哧哧冒着青煙的手榴彈和鬼子那黑乎乎的卵形手雷在滿是硝煙的天空之中交叉飛過，不斷的炸起接連的轟轟轟的悶響。到處都是炸翻起的土塊。　　要說比殺傷性，洋人的那些甜瓜手雷可是厲害得多，那玩意兒上滿是刻槽，炸開之後碎瓣亂飛，形成極廣的面殺傷。可是要是比起投擲的方便性，以及扔出的距離，漢陽造的長柄手榴彈可是佔優勢，就是躲在背地里，不探身出去，也能閉眼甩出去。　　“發起衝鋒！白刃衝鋒！”揮着指揮刀的李大帥大聲的吼道。　　不斷躍進、匍匐、爬起衝鋒的革命軍士兵對於這套衝鋒的戰術，已經顯得很是老道，無他，舉義以來打的最熟悉的就是白刃衝鋒。　　在那些揮着軍刀的軍官們的指揮下，這些三兩為一組的革命軍士兵很善於利用彈坑、土坡來掩護自己，並在機槍的掩護下，不斷衝擊着北洋軍的陣地。雖然不斷有人被猛烈的機槍火力給打倒，可是革命軍戰士，就沒有停止過進攻。　　“炮火覆蓋！”李想大吼着，恨不得自己衝鋒在前。　　而作為革命軍步兵小隊最直接最有力的火力支援，那些革命軍戰士辛苦背負過來的幾門小鋼炮更是猖獗無比，發揮巨大決定性的作用。一發發炮彈，帶着划落地拋物線，這些尖聲落下的榴彈可以準確的落在北洋軍的馬車掩體后，有效的殺傷躲在裏面打槍的北洋軍士兵。　　“周吾！告訴左翼的弟兄們，重機槍的火力注意側翼這邊。”趴在戰壕上，滿臉硝煙火藥煙灰的李想，已經完全的親臨到了一線。“圍死他們，一個也別放過！”　　周吾回頭一看，竟然是李帥。這一下，搞得指揮的師長也急得是滿頭大汗，不只是着急戰場局勢，還是着急李帥的安危。更何況，在李帥的身後還有一個窈窕的身影，湯家小姐俏臉寒冰似的緊跟在李帥身後。　　“看來鬼子這次是勢在必得了，這反攻的瘋狂勁，完全是準備就算是屍山血海的下場，也要填出條突破口來。”李想完全沒有這樣的意識，還在繼續，“狗急跳牆了，哼！咱們就關門打狗！”　　周吾無奈，貓着腰往機槍陣地跑去。　　轟，一聲巨大的爆炸將急匆匆奉着李想的命令、去左翼指揮重機槍火力的周吾震翻在地。　　咆哮着沖涌過來的氣浪里滿是彌散裊繞着的硝煙，直嗆得湯約宛連聲咳嗽，眼淚滿眶。　　“我操他媽的，一個重機槍班啊。”周吾的怒罵聲立刻叫囂在戰場，他摸着昏頭暈腦的腦袋站起來。　　李想緊接着跑上去，扶着站不穩的他，關切的問道：“怎麼樣？沒受傷吧？”　　暈頭轉向的周吾只覺得兩耳之內滿是陣陣的嗡鳴之聲，哪裡還聽得到李想的聲響。就像是腦袋裡堵着一台毀壞了的收音機，出刺耳的吱吱尖鳴。但是透過硝煙，他可以清楚的看到重機槍陣地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了，除了那炸得七零八落的機槍殘骸還有那冒着青煙的彈坑之外，那裡什麼也沒有留下。滿地都是碎爛的血肉，還有那如同放射狀噴濺的鮮血。狗日的北洋步兵炮的也開始還擊。雖然不知道李想說什麼，但是也猜得到。使勁搖搖頭，朝李想一笑，烏漆抹黑的臉顯得牙齒特白，“沒事，大帥！”　　這慘烈血腥的畫面，湯約宛同樣的清晰看到，只覺得心口發緊，頭髮暈。昏昏沉沉之中的湯約宛感覺到自己的肩頭被重重的搖了搖。一張滿是硝煙的大臉映入了視線，是李想，只見他嘴一張一盒，聽不到聲音。這個時候，湯約宛方才如夢初醒樣的從那一堆血肉飛濺的機槍陣地上收回了自己的目光，使勁的搖了搖頭。　　“沒事吧？”暈頭漲腦之中，湯約宛總算是聽清楚了幾個字。　　“沒事！”勉強的爬起身來，湯約宛跌跌撞撞的兩步，趴在了彈坑下。周圍滿是已經陣亡了的兄弟們那血肉模糊的屍體，還有渾身是血、出陣陣哀嚎的傷員。湯約宛一陣陣強行壓制想要嘔吐的慾望。　　李想剛想說些什麼，就聽到右翼的方向傳來一陣急促的槍聲，緊接着有人喊到：“一營的陣地被突破了。”　　“你回去！”李想的手用力的抓着湯約宛消瘦的肩膀，旋即猛地轉身抽出指揮刀，匆匆離開。　　湯約宛很想說“我不！”但是實在沒用勇氣去面對這樣血腥暴力的戰鬥畫面，只能看着他背影慢慢消失在瀰漫的硝煙之中。　　“一營的陣地被突破了。”周吾的心也不由得一驚。在剛才的炮擊之中，一營的營部都被一鍋燴了，全營剩下的沒幾個活人了，看來敵人是集中了一定優勢的力量，在那裡完成了突破。　　“必須要堵住缺口。”李想並沒有說太多，指揮刀平直向前，語氣中堅定不移，充滿王八之氣。“將狗日的堵回去。”　　王霸之氣不是靠你的地位，靠你的錢財，靠你的手腕。讀史窮盡三千年，總有王興焉。挾劍之士景從，英雄豪傑，納頭便拜，在你面前抬不起頭來。靠的是你的功績，你翻轉天下的能力。還有你的決心和意志！　　“特務警衛營！”李想在這個時候，想到的就是這支精英部隊。　　宋缺憤然出列，竟然單膝落地：“大帥，下令吧！標下等蒙大帥恩養收留，又乾的是大丈夫當成功名傳萬世，這等光宗耀祖的活計。大帥一聲令下。我們為大帥追到這天涯盡頭！”　　新參加革命的士兵沒用什麼高的覺悟，只是說道：“大帥。咱們知道天下誰是英雄好漢，給好漢子牽馬，也不給賴漢子當祖宗！這都是給咱們爭活，咱們不幹，沒臉見人！不能讓湖北千萬的老百姓連個家都沒用，連個活路都沒有！”　　在這裏，從漢口一直追隨他的革命軍老戰士，這個時候一個個早就漲得滿臉通紅，想擠到前面也請戰。他們許多還是地方武備學堂的學兵，甚至有留過洋的士官出身，這樣熱血青年國家民族意識不用說了，比任何人都要來得強烈。李大帥孤身站在夜色當中，傲然與雄霸北方的北洋為敵，與整個國內外一切反革命派為敵。這等風采，熱血男兒身處其間，只有熱血沸騰！　　面對這樣的場面，沒有人不會熱血沸騰。李想一笑，手裡握的戰刀更緊：“一塊兒去！”　　李想迅的召集手裡唯一的機動力量――特務營，立刻投入到戰鬥之中。　　李想揮着軍刀，帶領特務營大步向前！沒有一個人迴避迎面射來的子彈，任憑在耳邊嗖嗖的橫飛。一群人高呼着：“上刺刀！前進！”　　整個戰場也被震動！

# 第一百七十一章 閨裝換吳鈎

　　夜色低垂，戰火焚天。硝煙瀰漫，血肉橫飛。　　圍繞着北洋軍撞開的突破口的方向，一場激戰正慘烈進行着。夜空下殺聲震天響，刺刀閃着比月光還要清冷的寒光，拼得是哐當喀嚓，手榴彈爆炸的巨響是一聲接着一聲。　　湯約宛透過重重迷霧般的硝煙，痴痴的望着李想，一雙亮閃閃的眼睛，如一泓湖水倒映眼前暴力的戰火。　　李想不斷的揮着軍刀，彈雨狂暴的在他身邊縱橫來去，拚命的衝上去。他總是這樣，面對困難，總會身先士卒的帶領部下奮不顧死的衝鋒！　　這些戰士紛紛爬起身來，挺着明晃晃的刺刀，高呼着：“前進！”　　革命軍士兵們紛紛開始最後一段距離的衝擊。　　湯約宛清楚的看到衝鋒隊中的三四個弟兄在火光之中，結結實實的挨了一枚炮彈，眨眼就沒了。一點也不誇張，湯約宛清楚的看到那團火光之中驟然迸裂的刺目猩紅。就像是炸開的一團血霧。　　湯約宛俏臉在這夜色下竟然清艷得不可方物，她咬着嘴唇，靜靜的站起身。眼淚就在眼眶裏面打轉。眼前地人越倒下越多。她在彈雨如瀑的戰場靜靜的直起腰，素手輕輕拂過額前的一絲亂髮，對於臉龐刮過的一顆流彈不避不閃，她的臉上雖然又是血又是灰汗，但是這容色卻仍然清麗絕倫。她一步步的向前走去，將一個倒地的戰士使勁往回拖。　　看着一個個的士兵衝上去，看着他們一個個填補到殘缺不全的衝鋒陣線中，看着他們一個個就在那衝天地炮火和響成一片的密集槍聲之中成為冰冷的屍體、甚至會是被炮彈撕扯成碎片，化作那滿地飛濺的血肉。　　眼看着革命軍士兵成群成群的倒在那片土地，他們的鮮血浸透了土地的時候，湯約宛又怎麼會讓自己獨身遠離硝煙。　　時局如斯危已甚，閨裝願爾換吳鈎！如鑒湖女俠所說，女子們也當和男子們一道擔負天下興亡的責任。　　是將不貪生！是士不畏死！是以身殉國，以血酬志的革命理想！只要有這樣的一群人在，中國有救！　　革命軍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進行無畏的決死性的衝鋒！因為對勝利的執着，因為對失敗的害怕，他們不能失去希望，他們不能失去理想，他們才會一次又一次的在戰鬥中發起這種玉碎衝鋒。　　長在紅旗下的李想，長時間看多了國產的戰爭老電影的結果，就是對白刃戰由一種近乎迷信的執着。他倔強的認為，在極近的短距離里（通常這個距離都在二十米之內）由擲彈筒、迫擊炮、輕重機關槍的組成的壓制火力的掩護下，步兵突然起衝擊，可以讓敵人猝不及防。而一旦突入敵陣之後，熟悉白刃戰的革命軍士兵便可以輕易的擊敗任何敵人！　　在多數時候，革命軍的戰術守則都是要求指揮官能夠很好的指揮部隊，利用地形、隱蔽、夜色等等戰場環境，在機槍、火炮的掩護下，逐次的接近敵人。而當進入最後的衝鋒起線的時候，指揮官應該身先士卒的發起勇敢之衝鋒。　　李想身先士卒！　　革命軍士兵展開浪潮似也的衝鋒，但是敵人一陣緊接一陣劈頭蓋臉的子彈忽然如同疾風�壩晁頻模�迎頭直撲而來。之前一直被壓制住的北洋軍馬克沁重機槍就如同死神的鐮刀樣猛然的颳起一陣收割生命的狂風，橫掃紛射的子彈將成群的革命軍士兵如同割草樣的撂倒。　　李想瞪大眼睛看到的全是身邊的人一個個倒下，一起衝鋒的戰士越來越少。都說軍人是鐵血的，不應該帶有着太多的感情，可是當看到那一批批生龍活虎的戰士被無情的填入到那片如同絞肉機樣的戰場中，而後被一群群的消耗在其中。李想怎麼能夠不有所感觸。他是軍人，但同樣是人，他不可避免的要為這樣的，絢爛的生命之花迅速凋謝而感到傷痛，同樣，他也不可避免的因為這些年輕士兵們那慷慨赴死的無所畏懼而感到自豪。　　“前進！”也許是惱羞成怒，也許是李想心底的那份生命里的純真，心中抹不去的一片雲彩，苦苦追尋屬於革命戰士心中無悔的忠貞理想。李想執着的揮着軍刀，不顧迎面射來的子彈在耳邊嗖嗖的橫飛，當自己的士兵紛紛趴倒在地的時候，被敵人密集的子彈打的抬不氣頭、寸步難行的時候，他卻獨自一人跳了起來，高呼着：“前進！前進！”　　一陣密集的子彈狂射而來，一顆子彈擦着李想的肩膀飛過，一顆子彈擦着他的手臂飛過……全身上下立刻被子彈拉開好幾到傷口，飛灑的血霧之中，子彈巨大的衝擊力直接將英雄的不得了的李想滿身是血的身軀帶的掀翻在地。　　趴倒在地、躲避子彈的革命軍士兵們愣住了，眼看着李大帥那無所畏懼的決死衝鋒，眼看着李大帥被撩倒在地，他們心底的兇悍之氣被激渾身都要爆炸了出來，一聲聲的狂吼着：“大帥！大帥！”　　“老子還沒有死！”李想翻個身又站起來，受傷的鴨子嘴也硬，只是狂吼着跌跌撞撞的往前沖。　　“前進！前進！前進！”　　革命軍戰士們都紅了眼睛，死命的朝前沖。也許他們的確早已經瘋狂了，當子彈嗖嗖的從頭頂上飛掠過去的時候，這些革命軍戰士卻選擇了爬起身來進攻。　　許多人在剛剛跳起來的時候，便被橫飛的子彈給打得千瘡百孔，但這也無法阻止他們吶喊着起衝鋒。一時之間，湖北腔高呼着的“前進！”之聲甚至壓過了密集的槍聲。　　寧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他們的錚錚鐵骨就彷彿是銅水澆鑄、鐵水凝成一樣，怎麼也打折不斷。　　“打他狗曰的”看着革命軍戰士們那無所畏懼的決死衝鋒，陣地上的北洋軍士兵們更是心驚肉跳，革命軍戰士的瘋狂讓北洋軍士兵們驟然被激了內心底的那份恐懼之意。在馬克沁機槍的掃射聲之中，毛瑟79式也放起了密集的排槍。槍彈橫飛之間，不斷有革命軍戰士噴着鮮血一頭栽倒。　　由於北洋軍的防線是在革命軍突襲當只展開，多是缺乏縱深，各個營頭都是逐次的擺開的，形成一條線狀防禦。而革命軍對北洋軍的包圍圈同樣的擴展的很開，很稀薄，北洋軍只要在一點取得了突破，很快便會集中兵力插入進來，由點及面，造成全線的突破。　　如果不能很快的將這些北洋軍士兵堵回去，那麼一營的陣地將會成為突破口，大批的北洋軍士兵將會從這裏如同決堤的洪水樣灌湧出去，造成整個革命軍師團的包圍陣地全線崩潰。　　李想必須要拿起槍和敵人做誓死之衝鋒。犧牲終究是有的，但每一個犧牲也都是有意義的。消滅這一股北洋軍輜重部隊，孝昌孤城指日可下。這不異於給與湖北北洋軍的一擊重拳。　　“兄弟們，將匪寇打下去。”甩手就飛出一顆手榴彈，一個北洋軍官長衝著身邊的士兵們喊道，“只有我們這邊頂住匪寇的進攻，才能活下來！”　　“打，給我打。”揮着槍的連、排長們紛紛帶頭，以更是猛烈的火力反擊着革命軍的進攻。“只要俺們能衝出去，俺按人頭每人賞一塊大洋！”　　眼看着革命軍的攻勢越來越猛烈，這樣北洋軍官長的心就跟着火似的，急得滿頭是汗。　　白刃碰撞在一起，血戰火爆而開。最慘烈的白刃一開始，北洋軍堅強的意志，也終於開始崩潰。丟了武器四散逃開，到處都是一片惶恐地慘叫。　　轟的一聲爆炸，閃亮的光線看到此地最高的一個北洋軍官臉色鐵青，也不知道是嚇的還是給怎麼的：“軍門，咱們要奪路衝過去，不然就不堪設想！”　　這個軍門哪裡還能不明白？但是眼前軍隊的慘狀，能不能有效指揮還是個問題，怎麼衝過去？難道解散隊伍，翻山越嶺逃回孝感？他丟光部隊，段祺瑞會饒了他？用屁股想也能明白，在北洋系統沒有兵就沒有權，何況還是這動蕩的亂世。　　“天亡我也！”他慘白着臉長嘆一聲兒，抖着手就去摸腰裡的手槍，身邊親衛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軍門，我糾集選鋒死士，再沖一把！”　　軍門大人感激的看着他這位分統，抖手抱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老二，我已經方寸俱亂，要是能衝出去，我保你接我位置……兄弟我真的已經心灰意冷了啊！”　　老二抱拳匆匆一禮，也顧不得說話了，被革命軍圍在這裏，他和這倒霉軍門一條繩子上面的螞蚱，革命軍要把他們一鍋燴，誰也跑不了！當下就帶着戈什哈馬隊直朝前沖，馬鞭亂打，那些被革命軍兇猛的進攻嚇得心驚肉跳的北洋軍士兵也沒心思和他們計較了，只是抱頭繞開就跑，馬蹄下也不知道踏倒了多少人。　　“懸重賞！募先鋒！只要能衝過這個山口，先鋒一人賞銀五塊鷹洋，現的！我保他一個協標統副官的前程，實缺！”　　身邊戈什哈也紛紛跟着老二大喊，潰兵多半理也不理，掉頭就跑，有些軍官逃離了革命軍的火力範圍，也站下來喘氣。但是老二惶急的目光望過來，卻人人不敢應聲。　　老二帶着他的親兵戈什哈直衝到革命軍火力範圍之前，彈雨如潑而至，面前已經是死人死馬一大堆。身邊親兵猛的一把將老二拉下馬來，子彈正好掠過，打在老二坐馬的胸口，那匹河西健馬慘嘶着倒下，差點壓到了老二。　　老二滿身泥血的爬起，死死盯着他的戈什哈隊長：“老子待你們如何？”　　戈什哈們面面相覷，這些戈什哈在湖北燒殺掠奪，他總是加倍縱容，什麼天大的亂子他都能包容下來，這些他家鄉投靠地子弟的確也是受恩深重。看着他氣急敗壞的望過來，戈什哈隊長腦子一熱，刷的扯了一個赤膊：“他媽的，咱們跟着大人，吃香的，喝辣的，在湖北睡的細皮女人數不過來！咱們這輩子夠了！這個時候弟兄們頂硬上啊！人死鳥朝天。不死萬萬年！”　　戈什哈們哄然答應，紛紛下馬，有槍的抄槍，沒槍地拿刀矛。也不成隊列，冒雨一般子彈就直朝面前山口衝去，老大老二這一對難兄難弟，猶自和瘋子一樣，散着辮子在後面提着刀大聲吶喊。把賞格吼了一遍又一遍。也許是這些戈什哈的衝鋒激起了一點血勇，也許是難兄難弟的賞格誘人。有些北洋軍潰兵也畏畏縮縮的再次上前！　　提着戰刀的李想一把扯掉上身的單衣，寒風裡赤膊揮着滴血的戰刀，狂野獸性的吼道：“殺！”　　猛吼一聲的同時，一刀就砍翻一個敵人。身上的傷口因為這一劇烈動作，立刻飈出一條血線。　　就是這一個突破口的方向，殺聲震天，刺刀拼得是嘁哩喀嚓，手榴彈爆炸的巨響是一聲接着一聲。　　響成一片的爆炸聲、槍聲、喊殺聲，戰場無法言語的激烈。　　“弟兄們，跟他媽的敵寇拼了！”看着抱着左輪手炮就沖了上去的師長周吾，一個軍官扯着嗓子喊到：“全體上刺刀！革命軍，拼刺刀！”　　正在突破口處，指揮部隊向前突破北洋軍難兄難弟怎麼也沒有想到革命軍的反撲會來得這樣的迅速。　　“衝上去。”迎面幾個北洋軍端着刺刀沖了過來，周吾端着左輪手炮就是一陣狂掃，六法子彈一顆也沒有落空，幾個身影在火光閃現之中倒下，乃蛤蟆似的陣陣抽搐，方才回頭來，對着身後的士兵們喊到。　　“手榴彈！”隨着一聲喊，一排手榴彈帶着拉火哧哧燃燒的青煙，被甩投了出去。　　轟轟轟，爆炸的氣浪掀得塵土四下紛揚，幾個亡命的北洋軍士兵在爆炸的火光之中血肉橫飛。　　“上，衝上去。”一陣迅急的反撲便將北洋軍的突圍給打得措手不及。李想知道，這個時候打鐵要趁熱，利用北洋軍還沒有醒過神來的這一刻，立即起衝擊，將他們堵回去。一個也別想逃，一鍋燴！　　在北洋軍尋求的突破口的方向，戰鬥慘烈的進行着，北洋軍難兄難弟親臨到突破口處指揮作戰，而由老二帶領的擊挺馬克沁機關銃也被全部投入到這裏。北洋軍瘋狂湧向了這個突破口。　　同樣，當北洋軍起猛烈的衝擊之時，李想的反擊也迅的展開。　　“開炮！開炮！”難兄難弟已經不顧一切，兩軍糾纏的戰場即使右北洋軍也不顧了。　　迫擊炮彈如同雨點樣的呼嘯而下，接連的突破口處炸起陣陣火光。完全不顧及絞殺在一起的革命軍包圍圈的守軍和北洋軍破圍部隊。　　爆炸的氣浪掀得殘肢斷臂四下橫飛，硝煙之中滿是飛舞着的血肉。就便是這樣，雙方士兵那幾乎聲嘶力竭的喊殺聲中，依然此起彼伏着陣陣的槍聲和刺刀拼殺聲。　　北洋的難兄難弟只是感到自己的脊背在涼。革命軍的頑強完全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不！在這之前他們從來不敢想象世界上竟然還有這樣的一支軍隊，意志可以頑強到這樣可怕的地步！在猛烈的火力之下，無論是北洋軍還是革命軍，都死傷慘重。而在己方多次攻擊之下，革命軍非但沒有退卻，而且還多次的形成反擊，而且明顯的越來越顯出上風！　　無論怎麼樣，在取得了突破的情況下，這對北洋難兄難弟決不能容忍前功盡棄，他需要逃出去，需要將那些北洋軍拉出去，只是他們自己都在懷疑，自己的一協北洋兵能否取得這樣的破圍，因為革命軍的包圍圈想要殺死他們的信念實在是太頑強了，如鐵桶一樣太堅固包圍圈，太可怕了。　　突破口的方向，圍繞着這片狹小的陣地，兩軍千餘名官兵在此絞做一團。無論是從炮彈落下的頻率，還是這片正面寬度不足五十米的官道陣地上的人員、火器密度，都足以讓人瘋狂！　　從左右兩翼壓過來的革命軍就如同狂浪一樣的拚命沖涌着突破口處的北洋軍。而在突破口內，北洋軍一個步兵中隊已經沖了進來，和殘存的革命軍士兵殺做一團。　　雙方的火力揮達到了極致，從各個地堡、火力點、散兵戰壕裏面射出的彈丸有如雨下，將衝進來的北洋軍兵撂倒了一片又一片。而北洋軍隊火力也是毫不示弱的還之以顏色，橫躺着的士兵的屍體幾乎將官道兩翼給鋪滿。　　在迫擊炮爆炸的巨大聲響之中，不斷的有人被炸成碎片，沖涌着的火光摻雜着氣浪，到處噴起。　　整個戰線上的革命軍部隊已經接連的起衝鋒，對於北洋軍進行最後的剿殺！　　在那震天的喊殺之聲中，成連、成營的往蜿蜒官道方向衝擊，各級排、連、營、團長官帶頭沖。　　長官們都拼了命的往上沖，革命軍士氣更是如虹灌日。在震天而響的吶喊之聲之中，成群的部隊一波接着一波的向前衝擊。閃亮的刺刀在夜幕之下亮出出刺眼的寒光。　　刀如寒風！

# 第一百七十二章 無間道

　　高歌猛進的革命軍，如同颳起的死亡之風席捲戰場。挺着刺刀發起進攻的革命軍，橫掃向那些蜿蜒官道上的北洋軍各部隊。這是滿山遍野的集團式衝擊，威勢浩大，這足以震撼所有人！　　在另一頭，曾高和黃光中都緊緊的盯着自己部隊的攻擊。　　炮彈如同雨點樣的砸落下來，北洋軍輕重機槍也拚命的向著革命軍進攻的隊形掃射，子彈橫飛，煙火瀰漫，一波又一波的革命軍部隊在北洋軍猛烈的火力之下倒下，可是前面的倒下后，後面的梯隊立即跨過殉志了的戰友們的屍體繼續衝鋒。　　“前進！前進！”　　吼聲激越，劃破這樣黑暗的大地！　　黃光中首次目睹革命軍這樣敢死似的戰鬥，暴烈的畫面已經使他震撼的說不出話！什麼是理想，什麼使信仰？他們以身殉志，為他做了最好的解釋！渾身的熱血，沸騰，沸騰，沸騰……　　在這個山頭，參謀們每個人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不願意放過戰場的一絲一毫的變化。渾身的熱血，同樣的沸騰，沸騰，沸騰……　　掩護革命軍衝鋒的馬克沁同樣的兇悍！火力急襲準確，射擊兇猛。步兵衝擊起恰到好處，配合的機關槍火力掩護也是射擊線路準確，一直在護送步兵衝擊，可以看到子彈在北洋軍的火線上面掀起一排排的小泥柱，本來還在閃光的北洋軍槍口已經啞了許多。　　激戰慘烈的進行着，在煙火與血雨中撲抱在一起撕打翻滾的士兵們操着不同的語言喊殺着、叫罵著。刺刀、拳頭、木棒、槍托，牙齒能用的都用上來，爆炸的巨響一聲接着一聲，如同夏日的里滾雷樣，此起彼伏，就沒有停止過。　　撼天動地的巨響震撼着長空，北洋的難兄難弟尷尬的發現自己處於在一種進退維谷之中，前進突破的道路上已經被革命軍的刺刀擋住，如一堵冰冷的鋼鐵牆壁。而退回去，又將遭到兩翼革命軍的猛烈的掃射！等待他們的已經只有被革命軍一鍋燴！　　官道內外，死者的屍體疊了幾層，一腳下去，不是軟綿綿的死屍，就是糊滿鞋子的血肉碎泥。　　壓隊指揮的北洋兄弟驚訝了，他現在也沒有退路可走了，唯一能夠去做的就是投入更多的兵力，他甚至考慮讓鄰近陣線上北洋軍撤下來，集中整個這裏的北洋軍，撕開這個突破口的創口面。即使他知道這最後一博未必管用，因為他的北洋軍已經喪膽！　　曾高繃緊的臉終於鬆開，長吁一口氣：“為什麼每次都要搞得這樣驚心動魄！”　　槍彈橫飛之間，他們的李大帥不顧一切的衝到了第一線。雖然曾高知道他需要在那裡指揮，因為在這樣的戰鬥中，對於他李大帥來說，呆在指揮部沒有任何意義了。　　黃光中擦拭額角的冷汗，道：“如果李帥次次都這樣驚險，我不得不佩服你們心髒的承受能力。”　　他們的兩句話，讓周圍參謀都笑了起來。李帥之膽，就是革命軍之膽！其膽大包天！　　北洋軍求生的決心巨大，轉眼之間就已經在北洋難兄難弟選擇的這個突破口前聚集了滿滿的人群。革命軍對他們的包圍圈也就緊緊的收縮，步步進逼！革命軍已經不在白刃衝鋒，但是步槍仍然在一刻不停息的射擊，打得人堆當中不斷濺起血花，慘叫聲連天接地。　　有的北洋軍官大聲下令，組織起步槍火力射擊，窒息對手的步槍火力。有的軍官瘋一般的用西洋式指揮刀猛揮，想要組織北洋軍衝破這些銅牆鐵壁似的包圍圈。　　革命軍的包圍圈縮小，兵力一下子厚實許多，剛才的北洋軍的衝擊雖然給這裏帶來嚴重的危及，但是李想拚命的把它堵上了！他組織特務營為敢死隊，拚命向突破口反擊，一批倒下，一批又衝上去，犹如錢塘潮湧。突破口堵住了，是革命軍官兵用血肉和屍體堵住的。包圍圈的北洋軍頓時變成瓮中之鱉，只能面對一個個、一夥伙地被革命軍吃掉的命運。　　包圍圈越縮越小，人越聚集越多，幾乎就成了一道人牆。子彈飛過，就沒有落空的時候，各種各樣的喊叫聲音混雜成一團，山呼海嘯一般，而後面的人，還在不斷的湧上！　　李想早就丟掉了那把砍卷刃的指揮刀，就這樣渾身是血的站在一個機關槍射點里，看着對面涌動着的人群，他他地臉都扭曲了，猛的揮手狂吼：“射擊！”　　馬克沁噴射的一條條火舌夾雜了戰士衝天的憤怒噴吐而出！銅音響成一片，彈殼飛濺。一道道的火流，向死神的鐮刀一般，收割向密集得不能再密集的人群！　　血霧已經不是一簇簇的濺起了，而是在一團一團，彷彿噴涌一般瀰漫。　　從李想佔據的這個火力點射口向外望去，隨着槍身的擺動，就看那些青藍色軍服的人群扭動着一排排的無差別般倒下，滿眼當中除了噴涌的紅色還是紅色，被機關槍大威力重彈撕裂的人體碎片四下飛舞，一條條血肉衚衕被硬生生的犁了出來。　　如此大量的血幾乎同時噴湧出來，導致土地很快失去了對血液的吸收能力，讓這些紅色的液體，向小溪一般向山下流去！　　沒有一個革命軍戰士會對他們產生一絲憐憫，因為這是北洋軍在湖北犯下的滔天罪孽即使萬死也難以贖身！　　接下來沒有懸念的戰鬥持續了半個時辰，官道上除了各種物資彈藥的炸裂聲，已經沒有了抵抗，幾十輛騾馬車全部成了火堆，空氣中瀰漫著嗆人的硝煙和燒烤人肉的惡臭。　　李想光着膀子，又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一把戰刀提在手上。滿身上都是被子彈掛開的口子所流的血，還有不知道是那個敵人的血。李想帶着他的特務營戰士打掃戰場，收拾那些打散的北洋軍零碎。　　轟的一聲，他們和那些還敢頑抗的北洋小隊衝撞在一起，不知道誰一聲慘叫。李想的戰刀猛的砍下，硬生生的將一個領頭北洋軍官的腦袋砍掉了一半，軟軟的垂了下來！　　這一次衝擊，終於讓這些還想頑抗的亡命傢伙喪膽，聲喊掉頭就跑。　　李想加快了腳步，直直的大步追了上去，砍個不亦樂乎。湯約宛那絕色的小臉已經滿是緊張的汗珠，看着光着膀子的李想，每使勁揮動一場戰刀，身上的傷口既會迸裂開來，鮮血猛的就會噴出一股。她幾次要擋在李想前面，要拉他下戰場，都被他揮開。　　看着李想渾身浴血，就跟着他們一塊兒衝鋒陷陣，特務營戰士們都發了性子，雖然經歷了多次敢死衝鋒，已經疲憊的連一個刺刀的挑刺都用盡全力，追擊的步伐都已經搖搖欲墜，但是戰意絲毫未見消退，一個個吼聲如雷地在兩旁，在前頭，替李想清出了一條道兒出來。不能再讓李帥受任何的一點傷害！　　李想以長刀駐地，胸口風箱似呼呼響，吐出一串長長的白氣。燃燒戰火照在他的臉上，青白的看不到一絲血色。體力已經消耗到了極致！他腦袋一陣陣的眩暈，身上雖然都是小傷口，但是一直流血也會出現失血過多的癥狀。這一切，他還能站着，已經是奇迹！　　“李想，小心！”身後的湯約宛猛然的將正在駐着戰刀歇會兒的李大帥猛然的撲倒在地。緊張的時刻，已經不得直呼其名。　　“轟！”一聲巨大的爆炸撕心裂肺般的炸響，熱浪夾雜着飛濺的碎石亂磚急掃而過，圍站在身後的一眾士兵頓時血肉橫飛。　　這枚75毫米炮彈讓李大帥差點丟了性命再次穿越去。是一個詐死的北洋軍士兵，在無望生理的時候引爆抱在懷裡的一顆炸彈。北洋多有亡命之徒，在這種時候，也多有抱這樣想法的。　　幾個軍官一下看呆怔住，一時還不敢想象看似柔弱的湯約宛有如此奮不顧身的勇氣！　　湯約宛一頭一臉都是泥土，還有不知道哪裡沾染的鮮血，這一會，他死死的護住了李想。　　腦袋昏昏沉沉的李想用力抬起頭。這個時候兒，是誰救了自己？抬起頭，眼神一動，看到的是湯約宛美麗不可方物的絕色，如此近的距離，四目相對，呼吸相濡！　　湯約宛咬着牙齒，眼神深情望着李想，到處都在流血，到處都是混亂。她趴在李想身上的嬌軀柔軟輕巧的過分，她用手支地要站起來，卻猛的軟倒在地。　　“大帥……”幾個軍官才發應過來，驚慌失措的爬起身來，將被湯家小姐纖細玲玲的嬌軀壓於身下的李想拉起來，七手八腳的去拂李大帥滿身的泥土。　　李想一把把他們全揮開，忙將懷裡的湯家小姐翻過來，蓬亂的秀下，一張絕色的小臉又是血又是汗，一塊彈片在左肋那裡刺了半截進去，像是被肋骨擋住了，血跡殷然。　　湯家小姐星眸半閉，長長的睫毛不住顫動，呼吸已經微弱，衫子給扯開了半截，露出了儂纖合度的秀氣鎖骨。吹彈得破地如玉，肌膚上滿是擦傷的痕迹。李大帥小心肝疼的說不出話兒。　　在他懷裡，湯家小姐微微一動，伸手想去掩自己給扯破的襟口，艱難嫣然一笑，用只有李想可以聽到的低聲道：“我可不欠你了……色狼……”　　話兒才說了半截，就已經徹底昏迷了過去。　　“醫護兵！”　　李大帥和邊上的軍官立刻大呼小叫起來。　　“讓醫護兵搶救傷者！”　　看着遍地的淋漓血肉和痛苦哀嚎着的傷者，看着昏迷不醒的湯家小姐，李大帥不無氣惱的命令到。誰知道這樣的糟糕的情況還會不會生了，湯家小姐會不會有什麼三長兩短？　　空氣中一股股灼熱涌動，除了刺鼻的硝煙外，更多的還是令人作嘔的血腥味。整個戰地每個角落的空氣里都似乎的充斥這股子的味道。這條官道兩旁的方向還在燃燒着熊熊的大火，滾滾濃煙裊繞着糾纏在天幕之間。李大帥的心情糟糕透頂！　　“大帥，要不還是往後退一退吧！”剛剛趕到這裏的周吾小心翼翼的對沉着臉色的李大帥建議到，“這裏實在是太危險了，而且距離戰地較近……”　　李大帥揚起右手緩緩的擺了擺，李大帥示意周吾無需再做建議。他只是把懷裡的湯家小姐交給醫務兵，用擔架抬走。　　李大帥遠眺着周圍濃煙四起之處，作為革命軍大帥的李想知道他的後退意味着什麼？他是這一支軍隊的靈魂，這支軍隊還在戰場，他是絕對不能容忍自己成為因為自己心愛的女人受傷，他也就退出戰場。　　隨着革命軍在戰場最後的清剿，官道上正面戰線上的槍炮聲也沉寂了下來，戰鬥只是在側翼發生着。　　風聲漸漸的小了下來，漸漸黯淡下來的夜幕完全被映射得一片火紅，一堆堆燃燒着的火光就似同野營的篝火一般散落在夜幕中。不時的迸出一兩聲巨大的爆炸聲。　　在輕風中飄來盪去的硝煙，是彌散着一股股刺鼻燒焦的味道和令人作嘔的血腥味道。到處都是燃燒的木頭、被炸毀的騾馬車零件和破爛的武器，零星的槍聲仍在響起。不斷的有一兩枚曳光彈劃破天際，紛飛在被染成血紅的夜幕下。　　李大帥捂着鼻子，已經有些站不穩的他，還是踏着遍地的泥濘查看着這片剛剛飽經血與火洗禮的阿修羅場，雨雖然已經停了，但戰場上到處是橫淌着的泥水、血水。一腳下去全是被浸潤了的猩紅猩紅的泥污，空氣中滿是一股股人體燒焦了的惡臭，讓人感到陣陣作嘔。還有那彌散其中的一陣陣橡膠燃燒的焦臭味道更是刺鼻難聞。李大帥多少感覺到空空如也的胃裡陣陣涌動酸水。　　天空已經漸漸的放亮了，還是陰沉沉的，還是讓自己心情好了許多。沿着長長的官道，馬靴一步一步堅定的走着，整個戰地上宛若月表一般，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彈坑，猩紅的血水都攪拌成泥漿狀糊滿彈坑。交戰雙方密集的炮擊讓這裏完全的成了片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　　一些革命軍士兵在滿是殘骸、屍的戰場上，趟着和滿血污的泥濘打掃着戰場，收攏武器、淘些有用的物件。一具具的陣亡的弟兄屍體被收攏在一起。　　官道的南邊突然一陣激烈槍響，孝感的增援來了。　　“撤退！”　　李想打出撤退的信號彈后，命令迫擊炮向槍響的地方射擊，掩護山頭上的部隊迅速撤下來。天亮前，各部隊陸續回到出發時的松樹林中，稍微清點一下傷亡人數，即向遠方山中避去。　　此戰，北洋軍輜重兵營一等兵唐良輔僥倖撿了一條命，戰後，唐良輔棄武經文，當了一名新文化運動代表作家，可幾十年來，他始終無法拂去黃家村邊官道之戰留下的陰影，他在轟動民國文壇的《無間道》一文中回憶說：　　“雷鳴鼓劉的地形是四面環山的狹小谷地，官道從這裏穿過，我們像被驅趕似地進入這個谷地，事後才知道，四周山頭布滿了數萬敵人，正等候着我們。　　我們提心吊膽地等待敵人攻擊，令人發怵的迫擊炮彈帶着嘯聲掠過頭頂，在前面數百米左右爆炸。拴系戰馬的場所也落下了炮彈，炸了群的馬匹受驚的姿態在硝煙中隱約可見，殘存的幾十匹乘馬，在天亮后敵人攻擊中被全部打死，出發時的一千多匹戰馬，到了雷鳴鼓劉連一匹也沒剩下。　　從第二天起，我們營頭就集中在河溝旁的田埂后，與敵人對峙。四周的山頭都控制在敵人手中，彈雨從四面八方傾瀉而來，戰友們中彈負傷者越來越多，直至血流成河！我僥倖逃過一命的人，一直躲在山林里，不斷忍受飢餓和疲勞，每天都有不少人倒下。死乾溝渠的戰友們，皮膚呈現茶色，身體被浸泡得腫脹起來，鼻孔和口中掉出白米似的蛆蟲。　　那一夜，我感到末日即將到來，禁不住仰望十五的月亮，哭出了聲……”　　許多年之後，孫傳芳在他發表在美帝《時代》雜誌寫道：　　“此次物資運輸，對敵保密，但前進地區為險峻山地，連日降雨，行軍困難，加之途中迭遭抵抗。中旬進至楊家山附近，此時，各方敵人殺到，雖然牽制了優勢匪軍，但自己也被四面包圍。　　我軍的奮戰難以用紙筆形容，由於補給困難，只好從水田中拔下农民因為逃避戰爭沒有收割的稻穗，放在鋼盔里碾去稻殼，用來充饑。沒有喂馬的東西，相當的馬匹斃命……　　當面的匪寇軍隊，採取德國軍事專家常用陣地戰的辦法，最前線的部隊隔數日即替換一次，因此極其頑強，漸漸陷入長久對峙。我軍補給因難，疲勞至極，反擊能力減鈍。　　我部隊士兵們面色蒼白，頰骨變得尖銳，呈現水腫狀者，變為痴妄狀者，彎下腰即無力起來者，比比皆是……”

# 第一百七十三章 曖昧

　　流雲飛渡，月影慘淡，黑森森的松柏發出低沉的濤聲，活像一群地獄惡魔在暗中拍手歡笑。段祺瑞在大營院里閑停信步，想着湖北越來越錯綜複雜的局勢，真是越想越煩。　　早上輜重部隊派出之後安然無恙，緊接着孝感大營又立刻派出更多、規模更大的輜重部隊，而孝感大營上下又恢復一片祥和、毫無大戰在即的氣氛。但是這樣反常的安寧，段祺瑞的心中反而更是千般焦急，萬縷不詳。　　猛然，大營西北方“轟”的一聲巨響使他一驚，一種不祥之兆湧上心頭。　　聽聲音像是在去孝昌的官道方向，憑着他多年的戰場經驗，他立刻辨別出這是炮聲，而且是克虜伯75毫米退管跑！今天運輸物資去孝昌，是為完成昨夜與徐樹錚制定的消滅李瘋子計劃的關鍵，可大意不得。　　自昨夜夜談之後，段祺瑞時刻都有種惴惴不安之感，擔心着哪一天一場意外會突然降臨到自己頭上。他的敵人不只是李瘋子，還有在北洋的內部。馮國璋還賴在漢口虎視眈眈，盼着他出錯，那個看似地位超然的王士珍，難道就會有好心眼？他心裏非常清楚，一旦湖北事情發生意外，自己必然首當其沖。　　尤其是今晚，他的這種感覺更強烈了。　　現在京漢線拉開的戰場實在在長，兵力的空虛便暴露在李瘋子的面前。此次命令孫傳芳孤軍殺向安陸，掏李瘋子的匪巢，其實也是險中求勝，因為他在湖北不能毫無做為，不是被一夥匪軍逼得龜縮防禦，這樣他無法向袁世凱交代，也無法抓牢剛剛到手的湖廣總督的印把子。此次運往孝昌的物資已經孝感大營的儲備掏出七八成，自己的前程，北洋上萬將士的身家性命，今天可都攢在我段祺瑞最後一博中，他感到了自己鴨梨山大。　　這一切的一切思慮，在段祺瑞腦海如電光火石般轉過。他猛的轉身快步進了屋裡，抓起了桌上的電話：“值星官，我是段祺瑞！立刻派人出去查一下，外面的爆炸是怎麼回事！”　　放下電話，段祺瑞輕輕吁了口氣，暗自思忖道：想來李瘋子還不會有這麼靈通的消息，這麼大膽的做為，這麼快就動手，而且就在離孝感還不算太遠的地方。　　昨夜拍給袁世凱的電報又浮現在眼前。　　“敵人此次盡用奇兵，專打我們的後方兵站，破壞鐵路和鐵路橋樑。敵人匪團四處游擊，偵察情報準確及時，行動迅速，使我們上下失掉聯絡，指揮意圖無法下達，部隊群龍無首，遇有情況無心應戰，一味後退，戰鬥力完全喪失。其罪則，全系陸建章情報不力，以致我們這次如此失誤。所幸目前大股匪團已分崩離析，甚少具有集體威力，即使以小部隊進行討伐，也無任何危險，這正是积極討伐的大好時機……”　　海口已經誇下，他還能怎麼樣？事成騎虎，他也不得不誇這個海口。打腫臉也得充胖子。　　想起昨夜和徐樹錚吃酒，他笑着道：“大勢已定。老師只要等北邊安寧穩定一些，立刻移駐漢口，接管第一軍。武勝關雖然一度失守，卻由很快被北洋軍奪回。看情況，匪軍準備向西南逃脫。以一支有力部隊監視京漢鐵路方面的匪軍，殲滅其先頭部分，以主力追擊匪軍，平定京漢鐵路的亂局。”　　徐樹錚說得未免太輕鬆，當時就不滿的道：“軍需補給跟不上，就無法乘勝追擊擴大戰果。”　　徐樹錚忙道：“以一支有力部隊監視京漢鐵路方面的匪軍，殲滅其先頭部分，以主力追擊匪軍，平定京漢鐵路的亂局。只是根據上述戰場態勢，制定的既定方針。咱們就是商議怎樣既要消滅李瘋子匪黨，又不能鬧出太大的風風雨雨。”　　一句話說得兩人又陷入沉思之中。　　根據上述戰場態勢，按照“以一支有力部隊監視京漢鐵路方面的匪軍，殲滅其先頭部分，以主力追擊匪軍，平定京漢鐵路的亂局。”的既定方針，制定了向革命軍追擊的作戰命令。　　半晌，徐樹錚起身踱了兩步道：“防守不如進攻，我有新的作戰計劃。”　　又想起個戰區發來的戰報：前線陸續發回戰報：北洋軍各個營頭對武勝關、九里關、大悟、廣水、孝昌的收縮防禦圈業已完成，正在抵禦革命軍的游擊騷擾之中；第三鎮的營頭已將佔領李店的革命軍擊潰，傍晚時從楊寨東北方轉入縱隊追擊；第六鎮的營頭於早晨佔領金井，切斷了革命軍的退路；革命軍的一部正午仍在花西，預計革命軍企圖向西北方逃脫；革命黨軍隊有向安陸撤退的跡象……　　想到此，段祺瑞心裏又踏實了一些，與其說踏實，倒不如說是一種自我解脫，希望李瘋子如戰報上所說在初戰告捷之後開始撤退，希望伏擊輜重部隊的不過是遊離附近的小股革命軍游擊隊……　　突然，又是“轟、轟”兩聲把段祺瑞從沉思中驚醒，望着窗外低垂的夜幕，從天邊燃燒起一團團的火光，猛烈的戰鬥隨風傳入耳，他的心忽悠一下沉入太平洋海底。　　他媽的李瘋子，真的欺負到老子頭上了！　　“碰！”的一聲，傳令兵驚慌失措的撞了進來：“軍統，是匪軍的炮擊！另得報，匪軍越過鐵路，輜重和護送部隊全部被圍。”　　段祺瑞一時急火攻心，不知所措。他想了想，認為還是先叫徐樹錚速回大營再說，立刻抓起了桌上的電話：“喂！要接徐樹錚。”　　“又錚嗎？我是段祺瑞，李瘋子動手了，對！我剛得到消息，李瘋子炮擊了官道輜重部隊，輜重部隊已經被圍堵在官道上……”　　聽着電話另一頭，氣急敗壞的段祺瑞已經方寸大亂，徐樹錚立刻沉聲道：“老師，沉住氣。您是咱們的主心骨，這個時候千萬不能自亂陣腳。您把隊伍先集合起來，我立刻就過來。在事情沒弄清楚前，千萬別隨便派兵出大營援救，只怕是個圈套，反而遭敵埋伏。”　　說完扣上了電話。　　段祺瑞放下電話，他急忙喊道：“傳令兵，傳我的令，各營立即集合，等候命令。”　　他點上支煙，急急地抽了兩口，尼古丁刺激着神經，頭腦略冷靜了一些。　　徐樹錚急步下了車。在孝感的廢墟邊，段祺瑞所在的行轅典雅、富麗。一路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森嚴，這隻是加重徐樹錚內心的不安。　　進入燈火通明的屋裡，只見傅良佐、曲同豐、吳光新等一批北洋軍官員全圍在了一起，齊齊扭頭看向走進來的徐樹錚。雖然看着徐樹錚不爽，卻又必須求助於他的睿智。　　“情況怎麼樣？”徐樹錚不待對方開口便搶先問道。　　傅良佐對徐樹錚這樣直接的呼喝，不情願的阪着臉，道：“就是剛才，大約十點半左右聽見大營西北方一聲巨響，情況不明。時隔不久，匪軍在西北方去孝昌的官道方向連開數炮，而且輜重部隊已經陷入重圍。”　　“花西匪軍方面有什麼消息？”徐樹錚想了想問道。　　曲同豐扁扁嘴，極不負責任的道：“下午後再沒接到任何通告。”　　“什麼！？”徐樹錚轉過身去沒再吭聲，他意識到可能他最不願看到的局面出現了。已經無力去計較他們的失職。　　李瘋子可真是挑了個好時候。　　段祺瑞從未有過的無力感侵襲全身，現在漫長的京漢線兵力空虛不說，更要命的是那頂“停戰協議”的緊箍咒，槍林彈雨里衝殺出來的段祺瑞什麼時候打過這樣的仗，經歷過這種局面？更何況對手還是兇殘無比、有備而來的李瘋子。只要湖北平穩的局勢失控，無論是勝是敗，他都得夾着尾巴滾蛋。段祺瑞覺得自己像被推上了一艘狂濤中的小舟，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軍統！咱們還是趕緊去漢口租借拜會各國公使，拜會葛福領事，要求聯合調停！洋人總不會看着李瘋子撕毀《停戰協議》，這是對此次調停的列強赤果果的挑釁！”傅良佐激憤不已，咆哮不止。在他的意識中，只要是洋人的話，誰都得聽，還得認真聽！　　徐樹錚連連冷笑：“李瘋子他是瘋子！他對着洋人艦隊開炮，還會怕洋人！你怕洋人，你以為全天下的中國人就都怕洋人！”　　傅良佐憋紅了臉，半天才憋出一句話：“李瘋子欺人太甚，軍統，咱們打吧！立刻派兵出營援救！”　　徐樹錚冷哼一聲，不屑之意不需言語。　　吳光新拍着桌子：“南氏兄弟喪師辱威，軍統，必須申飭！”　　“還沒有喪師呢――”徐樹錚拖着嗓門譏諷道，一群人遇事就知道推卸責任。　　曲同豐與吳光新、傅良佐同氣連枝，惡狠狠瞪了徐樹錚一眼，拍着桌子道：“那裡可是咱們孝感半數多的物資，現在已經在被李瘋子包圍中，軍統，咱們必須拿出辦法來！是援還是不援？”　　傅良佐漸惱怒起來，大罵道：“李瘋子太他媽地狡猾，不敢與我北洋大軍堂堂正正地交戰，把大部隊藏匿在山裡，專門打我北洋大軍的屁股，抄我北洋大軍的糧道。李瘋子，他媽的幣！”　　惱火歸惱火，無奈歸無奈。　　段祺瑞何嘗不是有心追殲撤到山裡的李瘋子軍隊，以解除後顧之憂，可層巒疊障的大別山實在令人心怵，在這種險峻山地作戰，傷亡大、時間長自不待言，能否殲滅李瘋子軍隊還屬未可知。不管他，銳意前進，可數萬大軍的吃喝拉撒、彈藥物資，統統依賴後方運輸線。北洋軍此次在湖北的作戰，全都在京漢交通沿線進行，不就是為了利用現成的鐵路、公路，以保證補給順暢嗎？古往今來的戰爭，打的就是交通戰、補給戰，再強大有力的軍隊一旦失去了補給，就會變成一塊稀軟的豆腐。　　北洋軍南下湖北，只好一路前進，一路在後方各個要點留下必要的守備部隊。多處守備，分散兵力，實乃兵家大忌。可不這麼干，又有何辦法。氣勢洶洶的北洋大軍，因為逐漸分兵，前鋒的攻擊勢頭漸漸減鈍，佔領漢口后，其實已經無力再進。　　這一切，全都是因為有了一個李瘋子插、入歷史，不然北洋軍哪裡有這樣的煩惱。　　徐樹錚敲着桌子，道：“武勝關�D�D孝昌――孝感的兵站線約達幾百公里，為了確保這一兵站線，特別是防止大別山方面李瘋子之敵的攻擊，需要從孝感、漢口第一線攻擊部隊抽出相當數量的兵力。北洋軍約半個營頭的兵力擔任兵站沿線的警戒，因而進攻的兵力就不足了。京漢交通線就是咱們北洋軍的薄弱點，李瘋子的軍隊自然不會放過，反擊的矛頭首先指向咱們的後方。李瘋子戰場直覺之敏銳，戰鬥部署之巧妙，令人佩服！”　　“佩服他個幾吧毛！”傅良佐大罵道，“現在袁大人那邊兒那邊逼得太緊，軍統，咱們也得回話……必須拉出一個還是掌握全局的架勢出來，不然交代不了哇！”　　曲同豐搖頭不解的嘮叨：“李瘋子究竟居心何為？就他們那些泥腿子，呆書上，還真能指望把咱們打趴下？他們到底要做什麼？”　　段祺瑞的行轅內，軍官幕僚們一片亂鬨哄的聲音。從昨夜京漢鐵路一連串的噩耗傳來，各處文電都像雪片一般的朝着孝感北洋大營，曩為磅礴之氣，咄咄逼人的湖北總督段軍統湧來。　　先前戰事順風順水的一切都好說，一旦背後出現一個李瘋子的京漢鐵路線瘋狂，搗亂，才發現北洋的部署處處千瘡百孔。鄂北三關已經完全龜縮到了三關，只是守住孤零零的武勝關，九里關，平南關三處基地，幾乎完全放棄了三關南邊京漢鐵路線防禦。京漢鐵路的交通已經完全斷絕！孝感和漢口幾乎都沒做好打大仗的準備，不說這幾萬大軍在湖北幾個月苦戰幾乎給拖疲了。彈藥軍裝物資餉銀儲備，不足一月支用，水路最方便的補給，經過北洋水師反水，薩鎮冰掛印，南京城陷，已經宣告徹底斷絕。　　段祺瑞握着拳頭，坐在椅子上面，沒有公案的支撐，都覺得頭暈得要倒下來。　　更要緊的是，現在壓力全在段祺瑞頭上，而背後，又牽扯着北洋體系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權力紛爭，還有袁世凱苦心計劃的竊國大計。一旦不慎。就是他段祺瑞一生功業，辛苦在北洋團體打拚出來的這一點勢力就只有分崩離析的下場！　　底下聲音還是亂鬨哄的，而且有越來越大的趨勢。段祺瑞額頭青筋直跳，最後終於忍無可忍地大吼一聲：“夠了！”　　聲音之大。讓滿室的人都嚇了一跳。到了段祺瑞這個地位，多少都是要講相體，談笑要雍容，舉止要大度。他這樣一聲大吼，頓時讓所有人都噤若寒蟬。　　段祺瑞極度疲倦的按着額頭，目光轉向徐樹錚。卻失望地看見這位倚為智囊的學生，也是一籌莫展的神色。　　徐樹錚對老師輕搖頭：“軍統，不可以啊……”　　段祺瑞低聲道：“可是現在的風潮……良佐，你帶兵去支援，一路小心，不要再踏入李瘋子的陷阱，一切安全第一！”　　“喳！”傅良佐應諾，不情不願的離桌兒。現在外頭有多危險，他心裏打鼓。如今整個湖北民眾好像全都成了李瘋子的耳目，成了李瘋子的幫凶。平時如果小股的北洋軍出大營搜集均需物資，基本就是有去無回……　　段祺瑞看着不情願的傅良佐出去，又苦笑一聲，道：“湖北的風潮，要不了咱們的命，可是袁大人哪裡交代的不好，咱們可就真是末日！”　　他跟着眉毛一挺，只是看着徐樹錚。　　所有人也都啞口無言地看着徐樹錚，屋子裏面靜悄悄的。　　要找一個漂亮的借口敷衍袁世凱，把這件事情遮掩過去，他們依舊可以捧着北洋的飯碗，吃香的喝辣的。　　看着所有人目光都集中過來。徐樹錚卻不知道從何說起。身為統帥，為洗刷自己的失誤，不惜落井下石？就像吳光新拍着桌子說的，“南氏兄弟喪師辱威，軍統，必須申飭！”如此，死於戰場的北洋官兵，倘若在天有靈，一定不會饒恕這樣玷污他們名聲的自己。　　徐樹錚臉色慘白的說道：“南氏兄弟營頭，雖同為北洋六鎮士兵組成，然而，北洋軍已成為中國第一的強大軍團，而南氏兄弟的營頭卻成了中國第一的軟弱軍團。”　　段祺瑞咬牙切齒的點頭，將兵有道的他，為了推卸責任，竟然不顧是他本人置南氏兄弟於死地的事實，反而責怪南氏兄弟戰鬥力不強。　　徐樹錚繼續道：“第三鎮主力進入李店北面地區后，開始總攻擊，依次佔領了山地陣地，於夜終於重新佔領了被匪軍奪取的李店。以後我軍主力雖繼續攻擊，但憑險修築的敵陣地是很難攻的。一直延續到今日早上才攻佔了陣地的主要部分，越過鐵路，擊敗殘敵後繼續南下。第六鎮主力首先擊敗孝昌背後的敵人，然後進入安陸地區。今早準備開始，攻擊大別山的敵陣地。直到晚上才佔領一部分要點，戰線呈現膠着狀態。我準備再次總攻擊，必將頑強的敵陣地逐次被攻破……”　　這是拍給北京的袁世凱的報告，其中充滿了曖昧含糊，以至於使人產生一種錯覺，即北洋軍雖然圍剿李瘋子困難，但畢竟一直掌握全局的主動……

# 第一百七十四章 閨閣

　　天蒙蒙亮，東方明珠上海從沉睡中漸漸醒來。清晨，城市上空，霧靄沉沉，報童叫賣“號外”的鈴聲響徹大上海華界、租界的每個街頭，行人無不驚愕。　　但更令上海灘國人、洋人驚愕的，還是“號外”上那聳人聽聞的內容：　　“昨日在湖北省境內京漢鐵路線，由武勝關至孝感路段，李想麾下的三個師團夜間突然奇襲北洋鐵路兵站的駐軍。李想毅然撕毀北京英國公使朱爾典電令漢口的英國領事葛福出面，於十月初十日到武昌斡旋和平，先商南北雙方停戰之協議。直到今日拂曉，事態突然變化，目前兩軍正在湖北展開激戰！”　　在這之後，大報紙、小報紙、洋人報紙，華人報紙不斷傳來現地的詳細報道。其中報道最細緻，爆料最猛烈，首當李想的機關報《人民日報》！　　根據《人民日報》的報道一般人得出的結論是：李帥堅決反對恥辱的和議，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李想這傢伙，為迎合國民大眾的心理，《人民日報》對戰爭的吹噓報道往往快得令人驚奇，這次也不例外。在同盟會諸位大佬，民軍諸位大帥，省議會諸位議長等，很多人尚不知情的情況下，《人民日報》卻早已有鼻子有限地設計好了戰爭結局。當李想還在戰場淤血奮戰的時候，他的《人民日報》早把他勝利的報道印出來了，只等油墨幹了就發送。　　上海灘，無論是傳統茶樓，還是洋場酒吧，突然從一向的死氣沉沉的安逸寧靜，還有紙醉金謎的悠閑溫雅當中攪動了起來。　　滿城的人物，不管是華人還是洋人。見面的時候兒，連洋人的拉手禮都拉的不怎麼利落了，碰碰手就靠着坐下，嘰嘰咕咕的全是議論着這麼些兒話題。　　跑堂的提着紫銅茶壺，忘記了加水。肩膀兒上面搭着毛巾，嘴巴張得大大的聽着茶客們的低聲兒議論。掌柜的趴在櫃檯上面兒，算盤珠子打得踢踢他他的都不成個完整的聲音。心思也完全都在那些議論聲音當中。　　每個人的情緒，都是緊張而且略微有點兒亢奮。整個茶館空氣，都似乎綳在了一起。　　李想李大帥，這個前些日子因為炮轟洋人在漢口的五國聯合艦隊震驚天下，成為辛亥年革命風潮的明星人物，之後也很有些熱血青年投奔漢口而去，也很有些人們為他的前途擔心。然而辛亥風雨變化多端，英雄豪傑風起雲涌，就在人們漸漸淡忘李想李大帥昔日英雄故事的時候，李想李大帥一下子又因為這件事情再次震驚天下，爆發他偶像風潮的第二春。　　在上海灘法租界街巷，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線襪、白運動鞋，一隻小手裡捏着一條素白的手絹，一隻小手裡拿着一卷報紙，一路飛奔，一路撒下嬌媚的喘息�D�D這位看來才十一二歲的女學生，正是江蘇宜興名門大族蔣家閨秀蔣棠珍，是隨父母來上海租界躲避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風潮。　　無論實在那個時空，註定都會成為民國傳奇的她，此時還是介於蘿莉與少女的年齡。她有着與年齡不尋常的美麗，臉龐是橢圓的、白皙的、晶瑩得好像透明的玉石。眉毛很長、很黑，濃秀地滲入了鬢角，而最漂亮的還是她那雙憂鬱的嫣然動人的眼睛，她如此的美麗，足以成為民國的一段傳奇。　　街上，如最美麗的雲彩飄過，人人側目。她已經顧不上大家閨秀的矜持和修養，她只想把這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傳遞給姐妹們知道。　　自從第一次聽到父親他們談論李想，第一在《人民日報》看到他的事迹，她們姐妹就被深深吸引了。這是怎麼樣一個人物啊？武昌群龍無首的時候，他義無反顧一肩挑起了舉義的重擔，趕走了張彪，更是一口氣武漢三鎮，又是大戰夏占魁，又是大戰張錫元，又是炮轟漢口洋人五國聯合艦隊……惹到洋人的事情之後，也讓她們暗暗擔心了好一陣。　　走投無路的時候，漢口淪陷的時候，武昌求和的時候，他還是在北洋軍背後繼續革命，毅然捲起震驚天下的風雷，誓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一切的一切，他的軼事，他的個性，深深打動了僅僅局限於一樓一底芳閨中的這些大家閨秀，令她們嘆服欽佩之餘又暗生一絲朦朧的愛慕。　　李想李大帥，他就在辛亥年風頭最勁的明星！　　這個時候，為革命痴，為革命狂也不止她們一家。辛亥年的這一聲霹靂，全國人士，奔走呼應，彷彿是痴狂的樣兒。整個上海灘，無論紳界學界，商界工界，沒一個喜行與色，只要聽得哪裡民軍大勝，必是人人拍手，個個歡騰，偶爾民軍小挫，便疾首蹙額，無線憂愁。因此紳界籌餉，學界募捐，商界工界，情願歇去本業，投身軍伍，誓志滅清，甚至嬌滴滴的女佳人，也想做花木蘭，梁紅玉，組織什麼練習團，竟進社，後援會，北伐隊……鬧得一塌糊塗，上海灘的愛國之心已經達到沸點！像蔣家小姐這樣的熱心革命，崇拜偶像的，多不勝數。蔣棠珍動人的曼妙的背影飛進自家公館，這個清幽雅靜的小花園裡。　　一個窈窕的女子站在一棵落盡恭弘=叶 恭弘子的棗樹下，深情落寞，淡淡的道：“最愛看到果實累累的情景，這裏種的大都是果樹，正和我心意。可惜現在是冬季，滿園的都是蕭索。”　　另一個女子贊道：“還是爹爹有心思，誰想得到在法租界的深巷之中，竟有這等人間勝境？季節雖然蕭索，但是也別有韻味。”　　她淡笑道：“蘇州園林甲天下，說到可以稱為人間勝境的園林，只有在哪裡才有。棠珍，你說是嗎？”　　“瞧你慌慌張張，臉紅耳赤，有什麼西洋景帶回來？”　　蔣棠珍停步下來，手握着報紙背在身後並不回答，默默的與她們一同欣賞樹上的蕭索，胸口起伏，把氣喘勻了，才淡淡道：“今趟妹妹出去是得到一個震驚天下的消息，以姐姐的才智，當猜到一二吧？”　　她姐姐妙目一橫，注視着她腮邊未褪的潮紅，又見她藏在背後的報紙露出的一角明顯就是《人民日報》式樣，她只是略做沉吟，便道：“不知是否與李帥在那湖北興風作浪的事有關呢？”　　蔣家小妹雀躍的笑道：“早知瞞不過姐姐，不過這隻是其中一個原因。”　　蔣家大姐油然道：“那麼另一個原因，該還是與李帥有關。聽說他喜歡衝鋒陷陣，肆意冒險，誰都勸阻不了。據我得到的小道消息，最近他們湖北和北洋軍打了起來，要將革命進行到底！我猜他會否是在戰場負傷，是否真有這回事呢？”　　“姐姐的消息真靈通，推測的也和準確，難怪這麼得爹爹的喜歡！”蔣家小姐有些激動，又有些困擾的道：“一大早上的，李帥革命軍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專電發表社論《湖北新勝利與李想大帥光榮負傷》”　　“李帥負傷了？！”女孩們驚慌不已，緊張的追問。　　看着一眾姐妹都把目光聚集在她身上，她又有些許得意的揮揮手裡的那捲報紙：“新華社的社論指出：孝昌一役，我李帥英勇殺敵，戰況劇烈空前，我方斬獲極眾，獲得極大勝利，消息傳來，全國振奮。不但給了袁世凱‘和議’竊國計劃以有力回擊，增加在北洋敵後活動的其他游擊隊勝利的信心，並以事實揭破了部分別有用心的頑固分子對八路軍的造謠中傷、惡意宣傳的鬼計。社論強調：我李大帥更於孝昌戰鬥中，親率突擊隊特務營，英勇出入敵陣地，冒烈火毒焰，擊潰頑敵，雖不幸負傷多處，但這是光榮偉大的，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證明了革命黨人堅定不移的奮鬥意志，英勇犧牲的偉大精神，是革命前線的民族英雄！”　　眾人幾個腦袋擠在一起，看這篇報道直看得一顆心高高揪起，此時才松下口氣來。也沒有說李帥傷有多嚴重，看來是沒什麼事了。　　大姐拍拍胸口笑道：“幸好沒大事。哎，你們看，李帥這馬踏連營本領也不怎麼樣，也會受傷。”　　小妹好笑：“你得了吧。也不想想，戰場上子彈亂飛，你就是金鐘罩，鐵布衫也挨不得槍子。民間說他星宿下凡，你還當真了。李帥確實厲害，可也不是神仙……”她還學者父親那種老成的樣子，搖搖頭不再說。　　大姐也是不顧打趣他，蹙眉搖頭嘆道：“我真不明白李大帥的腦袋裡裝載的是什麼東西，不知道有多少人願意為他衝鋒陷陣，願意為他萬死不辭，有人不知道使喚，還膽敢在那樣危險的戰場衝鋒陷陣，他怕是活得不耐煩了？”　　小妹微笑着打趣道：“也有人願意為他以身相許！”　　大姐嘆了一口氣道：“妹妹該知我是有婚約在身……”　　小妹打斷她道：“我們的女子不能再繼續安於封建禮教的束縛，我們搖反抗自己的命運！我們女子也要革命！咱們就先從反抗父母的包辦婚約開始！”　　大姐淡淡的道：“妹妹可否不說這些呢？”　　小妹沒趣的道：“好吧，好吧。只此一項，你尚未敢做，你還能想做什麼革命事業？”至此她把話題急轉直下道：“《人民日報》已經把湖北發送的戰鬥勝利的事實確鑿地說明了。”　　大姐愕然又高興道：“妹妹快點說。不然把報紙給姐姐自己回屋看去。”　　“不，報紙我自己還沒看完，我給你念行嗎？”小妹小臉紅紅的正容道。　　大姐皺眉道：“小氣！一張報紙又值幾個錢？”　　說著突然伸手把報紙奪了過來，小妹撲過去就想奪回來，大姐個兒高，把報紙舉過頭頂，小妹跳腳也夠不着，囔囔不停的干著急。　　報紙在頭頂展開，一張黑白的照片刊登在報紙的頭版，立刻吸引她的目光。照片上人的臟兮兮，邋遢的不得了，面目都模糊的只看得出一個輪廓，但是拿着鐵血雄壯青春的氣息撲面而來，看得她小心肝撲通撲通的小鹿似的亂跳。此畫中英雄，可以入春夢。　　大姐好半響才臉色紅霞飛的把報紙還給叫鬧的小妹，“原來有你的大英雄的畫片兒，還給你。小丫頭，不要懷春夢！”　　“要你管。”小妹朝吐一個丁香小舌，又好整以暇拿着報紙讀道：“李帥革命軍不僅能夠在大別山的險陵山地游擊運動，而且也可在遼闊平原尋機殲敵。江漢平原，千里平疇無險可守，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顯然有利於敵人北洋部隊的運動，因而從原則上論，我軍宜採取分散游擊的作戰方法。經敵次圍攻之後，我軍處於敵人據點的四面包圍之中，無後方依託，周旋餘地大為縮小，敵人處於外線，而我處境困難。但是李帥依靠良好群眾基礎，积極主動與敵人進行‘盤旋打圈子’，忽東忽西，調動敵人盲目奔命去尋我作戰，在運動中創造有利態勢，根據敵情變化和北洋軍活動規律，適時分集兵力，相機殲伏敵人。等敵軍孤軍突出，我便以一部據守村落吸敵，一部鉗擊他路敵人，集中兵力圍殲北洋軍，由整體內線變局部外線，化防禦為進攻，採取內外夾擊，多路追剿之戰術最終殲滅進犯的大股敵人。是役證明，在平原游擊戰中，當敵人分散守備、機動兵力不足，或以少數兵力尋我作戰等有利條件出現后，我軍集中優勢兵力，實行外線速決的進攻戰，同時鉗制他路敵軍策應，殲敵一路於運動中是完全可能的。此戰，振奮了湖北民眾將革命進行到底致勝的信念，提高了革命軍的聲望並壯大了我軍力量。在多處戰役中，附近村莊的群眾踴躍地推着小車，手提籃子，把慰勞品送到戰士手中；有的老人、位於、婦女跑到火線附近，直到親眼看到北洋兵被打死才肯離開；各村的人民自衛隊紛紛出動追捕北洋軍散兵；有的地方槍聲還未沉寂，就有許多老百姓幫助打掃戰場、護理傷員。戰後，李帥革命軍派出地方工作團，協助當地組建游擊隊，加強鄉區革命軍政權建設；他們即幫助湖北革命軍區整訓軍隊，還擴大了自己的力量。這一仗轟動了整個湖北，老百姓把李帥、革命軍聯成一體，各個村莊到處流傳着有關李帥的民間傳說。”　　大姐點點頭又搖搖頭：“怪不得那麼多人說大帥是星宿下凡，說他們打起仗來，村裡村外，房上房下，真像生龍活虎一樣！”　　“民眾還很愚昧，這些附會不正說明李帥有本事。革命需要這樣的人力挽狂瀾……”小妹悠悠一聲嘆息，不再言語，她已經被報紙上的一篇戰場記敘文給吸引了。　　戰士們跳出石崖將一排手榴彈擲向敵群，緊接着機槍噴射火蛇，山頭上爆發出一片喊殺，敵人紛紛滾向山溝和山腳，他們一連打退了三次進攻。瘋狂的敵人，在督戰官槍口的威逼之下，依仗人多勢眾的優勢，分兵數路向岈山、石橋、鳳凰山等我軍陣地包抄，他們將肥柱山作為主要攻擊目標。炮火連天，槍聲大作，戰鬥進行得日益激烈。6團第2營在滑石峪陣地上連續4次擊退敵人猛烈進攻，斃傷北洋軍100餘名，該營8連在擊退黃土嶺敵人衝擊中，由於彈藥不足，用滾石打退了敵人進攻。6次衝鋒，予敵以重大殺傷。第7團也多次打退敵人的衝擊。　　張仁跳出石崖，躍過一道陡壁懸崖，奔向第1營陣地，敵炮在山頭上爆炸，劉元心頭緊懸第1營的戰士在敵人打，炮時，各班放出監視哨，以小組分散隱蔽，等敵人爬到火力圈時，才用一頓手榴彈把它揍下去。就這樣，他們沉着機智，以攻為守，用巧打代硬拼，以小的代價換取了大的勝利。張仁在電話中高興地說：“老劉，從幹部到戰士，只有一個意志，決不讓敵人前進一步。黨委的決定已經變成戰士們的行動了。”　　下午，敵人集中全部炮火進行最猛烈的轟擊，他們由輪番進攻變為集團衝鋒，搶攻第6團控制的岈山、肥柱山陣地，企圖奪取我陣地的最高點。張仁和劉元率領6團指戰員堅守在硝煙瀰漫、彈片橫飛的陣地上，營連幹部身先士卒，沉着指揮，全體指戰員奮勇殺敵，連續打退敵人9次猛烈瘋狂的進攻，使敵遭受嚴重殺傷，被迫退至馬蹄山附近進行整頓，從而保障了全線防禦的安全。在西北方向上，敵人曾一度突破我6團和津浦支隊的接合部，逼近陸房村邊，6團第2營、密切配合，以堅決勇猛的反衝擊，短兵相接的白刃格鬥，硬是用刺刀、手榴彈將突入的敵人全部擊退，保證了防禦陣地的穩定。在戰鬥中我師直騎兵連曾迅猛出擊，奇襲安臨站敵人，打得北洋軍丟盔棄甲，鉗制和削弱了東北方向敵人的進攻。　　殘酷激烈的血戰，整整持續了一天。敵人的屍體一片片地倒在我軍的陣地前，多少忠誠英勇的戰士用鮮血捍衛了武勝關的光榮，不屈的岈山、肥柱山以及陸房山區的每一個山頭，仍然在炮火中屹立。

# 第一百七十五章 何處有樂土

　　大別山連綿起伏，高俊的山間霧蒸氣繞，若躲在雲中的世外仙境。只是這個混亂的世道，哪裡會有仙境，哪裡會有樂土？誰知這一刻的安寧背後，又是埋藏怎樣的一場浩劫？　　凌晨六時多，大別山霧氣最濃的時候，又有從信陽趕來增援的北洋軍，沿着蜿蜒的山路官道，翻過巍峨的大別山，朝着鄂北門戶武勝關開過來。　　這雲中仙境的安寧，為兵戈所驚碎。　　埋伏在武勝關以北高家沖的李西屏師團早已等得不耐煩了。李西屏將劉經團放在中間，負責從正面打擊敵人；將劉元、張仁兩團放在左右兩翼，待戰鬥打響，負責從兩翼向敵人進攻。　　早晨山裡的濃厚霧氣越滾越密集，擋住了大家的視線。但從山間回蕩的，由遠而近的，幾千人整齊的行軍步伐聲中，可以感覺到北洋軍大部隊正在向這邊駛來。　　一個戰士把耳朵貼在地面上，止不住高興地低喊道：“聽到了！我聽到了！他媽的，敵人終於送上門來了！”　　“師座！您看，那裡就是這伙北洋軍必經之地。”窩躲在草叢之中的劉經指着不遠處，對身旁趴着的李西屏說道，“他媽的，至少一個協，讓他們和武勝關的北洋狗匯合之後那還得了！”　　李西屏仔細一看，前頭得得的馬蹄響，耀武揚威的沖在前面的是馬營；後面馬拉人推的吆喝，還跟着一個炮營。看到這裏，李西屏忍不住暴一句革命軍的軍罵：“他媽的，還是一個混成協。”　　劉元稍稍的數了下，一共有十六門山炮，北洋一個混成協的標準配備：“從現在的情況看來，咱們逮到的是北洋狗的大尾巴。”　　“干吧，師座，干他娘的。”一旁的張元咬着嘴裏的草根說道。　　“干，咱們就打掉他這個混成協。”李西屏哼聲說道，盯着艱難跋涉的北洋炮營的目光泛綠，餓狼似的惡狠狠的又道。“這都是好炮，咱們現在就缺這個，老子全要了。”　　眾人都露出餓狼似的神情，望着一門門大炮垂涎欲滴。特別是那些學兵，早就眼紅北洋軍的克虜伯系列，他們非常清楚戰場皇后的強大，一門克虜伯有時候足以改變一場戰事。北洋軍的裝備，已經達到當前世界頂級水平，好的實在讓他們不得不眼紅。　　“老劉，你負責給正面打擊敵人。”李西屏衝著劉經招招手，“咱們謀劃一下。”　　“是！”正趴在草叢邊盯着克虜伯流口水的劉經，稍稍把探出去的頭縮回身來，興奮的連連點頭應聲。　　李西屏看着他着猥瑣的樣子，耐不住嘴角一撇，又道：“那行，老張，小劉，你們從連邊的側翼進攻，其他人保持現在的位置，你們倆也都來一下。”　　這片必經之地其實就是個雜草叢生，由山間的小溪沖開的一個小小的空曠谷地。大概之前是片荒廢的農田什麼的，由山地上一層層的梯形水田流下，田地里堆滿枯黃的稻草把子，種地的农民大概早就跑得不知所蹤了，湖北冬天流行種植的油菜一棵也沒有種，成片的梯田全都荒廢了。　　自從武昌舉義之後，湖北革命軍與清廷的戰鬥一直圍繞在武漢三鎮。雖說整個湖北革命，戰爭還只是在湖北的南邊，可隨着北洋軍後方與李想革命軍之間的矛盾就越來越是尖銳，湖北隨着局勢越來越是緊張，鄂北也越來越能夠聞到戰爭的味道了。估計稍稍有點錢的人家，尤其是這些鄂北地區的住家早就已經逃難了。況且這武昌的槍聲響起至今，也三個多月了。兩座城市被戰火破壞成了一片焦土廢墟，更別說其他地方了。再加上北洋軍在湖北的為非做殆，李西屏的大軍開到這裏，看到的多是良田長滿雜草，村裡荒廢，流民成災，一副破敗至極的模樣。　　大別山地區山多水量豐富，豐富的水量彙集在江漢平原，湖北因此也就成為千湖之國，雲夢之澤。本來是富裕的魚米之鄉，民彥雲：湖廣熟，天下足！曾國藩憑着湖廣做為後勤基地，硬是平靖了太平天國。湖廣之富裕，由此可見一斑，然而一場戰爭就可以破壞這個樣子。　　李西屏等待着北洋軍進入最佳的攻擊點，微微的慌了一下神，看着戰爭帶來的滿目蕭條，耐不住文青了一把。　　“沒錯，是狗曰的75毫米克虜伯山炮。”一個小兵耐不住興奮的低呼一聲。他顯然對北洋軍的炮兵很在行，看馬車拖着前些的北洋狗的火炮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鳥炮打不太遠，”老班長特不屑的鄙視一把北洋軍的炮兵，擺出一副看不上眼的樣子，其實心裏歡喜的不得了，嘴上卻說，“雖然也是德國造，不像是咱們炮兵的那一門寶貝，那種德國炮十四倍口徑的后管退山炮，還有150毫米的野戰重型榴彈炮，好傢伙，那東西才算是真正的大炮，一口氣能打近三十里地呢。架在龜山上，可以打過長江，打進武昌城。”　　他看着小兵們崇拜的眼神，更加得意洋洋的賣弄起自己所知有限的大炮專業知識：“那種大炮，呵，就是十匹騾馬拉着也跑不動，洋人他們管那叫要塞炮，這種大炮在漢陽龜山要塞有二十四門，嘖嘖，當初打洋鬼子的五國聯合艦隊的時候，那叫一個痛快，打的狗曰的洋鬼子們全沉屍喂鄂江的王八……”　　“哥，只狠當初我被老母親逼在家裡打穀子，不然也能打幾個洋鬼子，那才叫痛快！”　　“是呀，是呀，打洋鬼子比打北洋狗還要威風，還要痛快。這要是把打洋鬼子的光榮事迹回鄉一說，十鄉八里的大姑娘還不都倒貼上來。”　　“瞧你一腦袋高粱花，儘是歪門邪道的思想。”一個笑罵道，又延着臉討好老班長，“老班長，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嘿，上次咱們不是打了勝仗嗎？新華社的記者不也到這裏採訪嗎？師座一高興，要報社印好的報紙給部隊送一份。”老班長嘿嘿的笑着低聲說，“他奶奶的，報紙上專門刊登大炮專欄，各種炮的照片都有，下面都有詳細解說。你們都沒看嗎？”　　“沒文化，真可怕！”老班長比劃着收拾，又連連搖頭，口沫橫飛的說著革命軍最流行的一句話，調侃一下這些新兵。“你們要認真上夜校，多識字，多學點文化，自己也要學會看報紙。報紙上，也可以自學一些知識。將來天下太平了，共和了，民主了，咱們放下搶，同樣還可以為國家盡一份責任，盡一份心力。”　　李西屏知道老班長說的那報紙是什麼事情。這不是幾天前，李大帥發起京漢鐵路破襲戰，李西屏奉命向前推進，大戰武勝關；林鐵長的指揮下，趁着夜色在北洋軍防線上撕開一個缺口，旋即起全面進攻，收復並進佔李店；李大帥親自作戰，佔領花西，包圍孝昌……戰後一大早上，新華社的記者就奔赴各地戰場，作現場報道。　　第二天，上海、漢口、天津、廣州、香港中國五大城市的新華社，早前因為跟蹤報道炮轟洋人而名聲雀起的《人民日報》，名震天下，立刻又繪聲繪色的報導了李帥收復破襲京漢鐵路線的戰鬥，更是預先向民眾開出捷報的支票，誇張的有鼻子右眼，還配了大帥李想的照片，那張充滿硝煙，充滿暴力，充滿血腥，充滿熱血，充滿男人味，充滿印象派風格，臉部模糊不清的照片。李帥和他的革命軍，可算是在湖北二戰再次名震天下。《人民日報》也同樣，再次名震天下。　　師座李西屏也藉此機會鼓舞全師士氣，要求新華社的記者印出報紙之後還要給他們帶一份，李西屏拿着散到各連、排，讓大家看到名震天下，每一个中國熱血青年案頭一卷的《人民日報》的新聞是怎麼樣報導湖北革命軍的。　　很多弟兄都不識字，這一天里，識字的那些學兵、老兵，幾乎盡被拉到這個班、那個排給念讀新聞。　　當聽說這《人民日報》是五大城市賣得最好的報紙，幾乎整个中國的熱血青年案頭都有一卷，其中的文章甚至是洋人著名的路邊社都曾經轉載過，即使遠在海外的革命當之無愧的領袖孫中山先生都會看到的時候，部隊的士氣那可是一個瘋漲。　　許多弟兄都興奮的認為著這打個勝仗，不但長官們知道了，李帥知道了，孫中山先生知道了，幾乎湖北的老百姓知道了，甚至全中國人都知道有個湖北革命軍，在湖北打得北洋狗屁滾尿流，在戰場流血犧牲，在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此一來，戰士們打北洋狗，干革命的勁頭更足了，幾近瘋狂。　　就連李想在後來知道之後，都不得不佩服，李西屏的這一手真是幹得漂亮，不但鼓舞了戰士們的士氣，而且還讓戰士們知道了自己是為誰而戰。不是為了陞官，不是為了發財，而是為了保自己的兄弟姐妹，二十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　　“怎麼樣，我們就這麼干？！”李西屏粗略的把部署任務說了，問道，“老劉，小劉，老張，你們還有什麼意見沒有。”　　雖然這劉經和那個老班長一樣，看不上北洋軍的這小山炮，也就75毫米口徑，而且還打不遠。可是要知道，就這東西對於此時的革命軍來說，都數量少得可憐。北洋軍一個混成協配屬的炮兵營就可以有十六門75毫米山炮，這可是當前國際上只有德國才有的強大配置。而當前的革命軍呢？一個師連小剛炮、馬克沁機槍的數量都掰手指就可以數得過來。　　“干吧，他媽的，十六門山炮全搶過來。”劉經呸呸的吐着嘴裏的草根。　　小劉劉元惡狠狠的附和道：“調轉炮口，俺能一口氣把武勝關拿下來！甘死他媽的北洋狗。”　　“狗曰的，看你還猖狂多久。”張仁咬牙切齒的低聲罵到。　　就在這時候，李西屏卻注意到站在北洋軍前進的隊伍里的一個北洋軍官，挎着軍刀，舉着望遠鏡在四處打量。　　“怎麼樣，打吧，就是得小心別把那十六門山炮打懷了。”老劉劉經說道，他最在意的還是那十六門大炮。　　李西屏看着那個北洋軍官的舉動，立刻打出禁聲的手勢。　　此時北洋軍已經行到谷內，離到了他們設計的伏擊處只有百米左右時，突然停了下來。北洋軍聽到高家沖的方向靜悄悄的，猶豫着不敢再往前駛了。　　剛才那個北洋軍官召集幾個軍官模樣的北洋軍，下馬來嘀嘀咕咕了一陣，似乎在商量着什麼。　　埋伏的李西屏他們，和所有的革命軍戰士都緊張得不得了，生怕即將到手的鴨子又飛了。　　北洋軍嘀咕了一陣子，終於又繼續向著高家沖的方向開過來。　　到現在也不知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北洋軍又繼續前進的。總之，他們犯了一個再沒有機會改正的錯誤。　　李西屏暴吼一聲：“打！”　　革命軍所有的輕重火器全都在這一時刻開了火。　　革命軍的奇襲犹如決堤的洪水樣，鋪天蓋地的水瀉而來，田野之上鋪滿了那些挺着刺刀、吶喊着衝鋒的革命軍戰士的身影。　　北洋軍等反擊也迅速而有序，立刻在軍官等斥喝下組織起來。　　北洋軍倉促組織等那片陣地之上，十六門山炮立刻發出轟擊時等咆哮，一片熱火朝天之景。頭戴着戰鬥小帽的北洋狗炮兵，圍繞着幾門火炮忙碌着。隨着炮閂的拉開，哐當一聲，黃燦燦的炮彈殼帶着熱浪從滾燙的炮膛中退落。熱氣騰騰的彈藥手迅將新一枚炮彈推入火藥味還未散去的炮膛中，旁邊的炮手搶忙上前，頂上射藥包，關上炮閂。　　在炮兵長的喝聲中，拉動拉繩，轟又是一枚火熱的炮彈呼嘯而出，而大炮的木軲轆又嘎然的猛然後退，炮身則在一團羽浪中微微震顫。　　那個北洋軍官看着眼前戰場，儘管不斷呼嘯落下的炮彈在這些人群之中炸起一片又一片的血霧。似乎他們就如同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死亡一樣，甚至他們勇敢的獻身精神遠遠還要比，早晚對着袁世凱長生牌位口頭祈禱等北洋兵還要可怕。因為他從來都不曾認為過丘八會是這樣的兇狠、不懼死亡地。　　在這位北洋軍官指揮的克虜伯大炮，馬克沁機關搶的火力下，這些衝鋒的革命軍士兵一群又一群的倒下，但卻又一群又一群的衝上來，彷彿要用他們的屍體填平這個小谷一樣。　　這個北洋軍官感覺到自己舉着軍刀的手似乎在顫抖。　　現在的戰況對他來說，很是不利，副官一連數次報告，在兩邊的陣地上，已經生了慘烈的白刃戰。突入陣地的革命軍士兵正和北洋軍士兵進行着極其殘酷的銃劍術。　　而遠方的戰線處，師部里的李西屏也同樣是舉着望遠鏡，煙火之中，他的士兵正在一次次的向著敵人展開襲擊，北洋軍的炮火反應實在太快，成片成片的覆蓋下來，將一隊又一隊衝鋒的革命軍士兵葬沒在火光之中，而更多的士兵則是被那兇狠的機槍火力給成片撂倒。　　李西屏感覺到了自己的雙眼有些乾澀，這些士兵是那樣的年輕，可是為了民族大義，未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甚至他們很多新兵根本就不明白這民族大義是什麼意思，也不明白將革命進行到底是什麼道理，他們只是衝著不讓自己的家園被北洋狗給蹂躪、不讓自己的姐妹被北洋狗給糟蹋、不讓自己的兄弟被北洋狗給殺戮，便義無反顧的沖向那由火光和鋼鐵編織起來的死亡之網。　　當看着自己的那些士兵一群群的倒在高家沖這片早就已經浸潤滿太多太多鮮血的土地上的時候，李西屏感覺到了一陣鼻酸。　　咻，一聲凄厲的尖嘯，一枚炮彈轟然的不遠處炸開，洶湧的氣浪將站在表陣地上的李西屏的軍帽都掀飛出去。然而這位身材魁梧的將軍卻依然是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裡，舉着望遠鏡。　　“師座，那裡危險。”一個參謀搶忙上前去，試圖將李西屏從那硝煙之中拉扯下來。　　然而李西屏卻依然的一動不動，只是輕輕的揮了揮手，使參謀退下去。親臨前線指揮，一直就是這支部隊代傳統，他沒有因此有一丁點代懼怕！　　戰地上，一片狂熱的對戰，雙方的士兵殺得是一片天昏地暗。張仁、劉元率領的兩團夾擊，拚命的向北洋軍防線擠壓，兩翼上已經是打得亂如開水鍋一樣。　　而劉經率領的一個團此時也正向著北洋軍正面陣地撲來，雙方亂成一團的對戰着。　　機槍、刺刀盡皆用上，垂死者的哀嚎聲，絕望的慘叫聲，爆炸聲，響成了一片。四下亂竄到子彈不分青紅皂白的將敵人和自己人一起打倒。胡亂的對戰之中，救護兵根本就無法上前搶救傷者，拉響着的同歸於盡的手榴彈、手雷的爆炸聲此起彼伏。

# 第一百七十六章 一個大炮

　　北京錫拉衚衕袁宅。　　這片潔白的小天地，瓊樓玉宇，何似人間？　　一陣風吹過，幾粒散雪飄灑下來打在袁世凱的胖臉上，生疼生疼的，不由打了一個寒噤，又從天井的屋檐下回到書房內。　　書案上從各地彙集的一堆堆的奏電和文牒疊得老高，這一切都時刻敵提醒袁世凱，他的這一方小宅院已經在逐漸取代紫禁城的中心地位。但是此刻的他少了當初地一絲得意，那份心思又深沉了幾分。　　他一眼也不瞧，徑自拿起最上面敵一卷報紙，向暖屋走去。守候在門口伺候着兩個粉裝玉琢似的小丫頭，這對雙胞胎不過十四五歲年紀。肌膚瑩白如玉，笑起來一個臉頰左邊有個淺淺的小酒窩，一個在右邊，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雙胞胎小丫鬟，都是難得一見敵小佳人，最難得的是碧玉成雙。這是袁世凱跟前最得用的。　　見袁世凱進來，她們便使了個眼色，外頭書房侍候的侍衛都是袁世凱自垣上帶出來的子弟，對於她們的眼神已經很有默契，便默默地躬身一禮，知趣地退了出來。　　袁世凱在近炕的一把椅上坐下，展開那捲報紙看起來，這一卷報紙赫然就是《人民日報》。屋子里暖烘烘的，一會兒便覺得渾身燥熱，也不知道是因為看到報紙上那些無稽的報導，還是因為屋裡太熱，不由得用手去解皮裘上的紐扣。　　身後的兩個雙胞胎小丫頭過來就低頭替他解。那種柔媚小心的樣子，看得袁世凱心痒痒的一股邪火咻的一聲穿出。今晚就把姐妹花推倒？想想周、洪二姨定會把後宮鬧得雞飛狗跳，這股邪火一下子只剩下冷冰冰的風雪。老婆多了，也是麻煩！還是先解決手頭的麻煩吧，袁世凱抓着報紙的手也緊了緊。　　那些門外敵侍衛站得筆直，天雖然已經大亮，但是風雪不停。一陣陣刺骨的寒風夾着雪粉吹來，侍衛們都偷偷的朝灘羊皮領子下面縮着脖子。　　正在安靜得都有些兒乏味沉悶的時候，就聽見通通通的腳步聲音從門外直奔進來。大家的目光都轉過去，就看見大公子還有楊度並肩大步的朝裏面走，旁邊是一連串請安的戈什哈，他們兩人瞧也不瞧，臉都漲得通紅。吐出的白氣兒又粗又急。　　起身的侍衛戈什哈都在猜測，這大公子和楊先生又怎麼著了？哪裡革命黨又來啟釁了不成？還是那個李瘋子又不安生不是？　　這時袁世凱正在腿上蓋着毯子，坐在躺椅上面，他還套着一個紫狐皮的袖籠。腳底下跪着兩個清秀可人的小丫頭，輕輕在給他捏腳。還有那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雙胞胎小丫鬟站在背後捶他的肩膀。袁世凱雙眼假寐，不知道是否還轉着推倒姐妹花的心思。　　“天這麼冷，大公子，楊先生……”門口通傳的聲音才響起，袁克定和楊度不等他說完，擺了擺手便進了書房，掀簾進裡屋來。　　楊度是幕僚，還規規矩矩的和袁世凱打千兒行禮。脾氣浮躁的袁克定卻在他父親面前揚着手中一疊毛邊兒格令紙：“父親大人，你瞧着今兒的一份新報紙了沒有？”　　袁世凱長吁了一口氣，看着自己的兒子，又瞥了一眼楊度，擺擺手，身後服侍的幾個丫鬟頓時退了出去。似乎早就知道他們會來，他敲敲毯子上面那疊同樣的紙，苦笑道：“怎麼沒瞧着？《人民日報》號外喊得山響。漢口，上海，天津，廣州，香港，五大城市，通郵通電的地方兒都分送……昨日在湖北省境內京漢鐵路線，由武勝關至孝感路段，李想麾下的三個師團夜間突然奇襲北洋鐵路兵站的駐軍。李想毅然撕毀北京英國公使朱爾典電令漢口的英國領事葛福出面，於十月初十日到武昌斡旋和平，先商南北雙方停戰之協議。直到今日拂曉，事態突然變化，目前兩軍正在湖北展開激戰……風氣開通的地方，不知道多少地方立憲會的大佬，兗兗革命自詡地糞青，都衝著他李瘋子的名聲兒在瞧着這份報紙！在這之後，大報紙、小報紙、洋人報紙，華人報紙不斷傳來現地的詳細報道。其中報道最細緻，爆料最猛烈，首當李瘋子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李帥堅決反對恥辱的和議，要將革命進行到底！李瘋子這傢伙，為迎合國民大眾的心理，《人民日報》對戰爭的吹噓報道快得令人驚奇，《人民日報》卻早已有鼻子有限地設計好了戰爭結局，與第一軍從漢口拍來的戰報完全兩個版本……”　　袁克定大聲道：“父親！那你還在這裏坐着？湖北的天都塌啦！”　　旁邊的楊度頭疼的苦笑道：“大公子，民黨敵報紙向來喜歡鼓吹誇大，用以迷惑民眾，這報導有幾分真實，還有待考證。咱們和革命黨打的交到還少啊？我在東洋幾年，天天和他們碰面，他們什麼德行再明白不過了，就是會蠱惑民心！”　　袁克定不顧，只是對着袁世凱道：“父親，李瘋子的革命政府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抗戰聲明書》，宣告：湖北革命軍決不放棄大革命之目的地任何部分，遇有反革命的反撲，唯有實行革命之權以戰鬥之！中國革命為北洋無止境之反動所迫，黎元洪於武昌與北洋簽訂城下之盟，實為大革命之奇恥大辱，茲不得不實行反抗，抵抗暴力，將革命進行到底！”他說得太急，差點兒嗆着，平平氣又把報紙攤開，繼續道：“與此同時，李瘋子還在他的御用機關報《人民日報》對新聞界發表答記者問！你們看看，記者問：京漢鐵路大戰在這次大革命中意義如何？李瘋子道：這應該由百年後的歷史來評價。但我相信，歷史會給我們一個公正的評價，一個很高的評價。我們為了一個民族的理想，一個國家的信念，一個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做出的所有犧牲都是值得的，我們的努力一定會被歷史所記載，我們的榮譽一定會被民族所承認。我革命軍在敵人後方進行主動的大規模的戰役進攻，向敵寇的各個交通命脈進行大規模的戰役進攻。因為這一戰役進攻，將縮小北洋敵占區，擴大我革命占區，也就是湖北戰局轉換開始。這一戰役進攻的勝利，將為湖北創造出一個新局勢，而這個新局勢將更多的牽制敵人兵力，阻滯敵人向我革命獨立省方進行正面的進攻，從而引領全國民眾將革命進行到底！父親，您看看，多狂妄！在他眼裡，咱們北洋就是魚肉，狂到沒邊。父親，全天下人都看着呢，咱們不能示弱，必須打，打的他丫哭爹喊娘！”　　袁世凱只是靜靜的聽着，袁克定繼續吵吵鬧鬧：“只看這報紙，湖北敵局勢就沒有段祺瑞說的那麼輕鬆。李瘋子說：此次戰役，就是為了大大扭轉南方民黨的軟弱求和的勢頭，提高了全國軍民對革命的信心，嚴厲地打擊了悲觀失望情緒；我們高昂的革命情緒，在湖北敵占區內得到民眾的熱烈響應，即使在敵大遠後方也起了非常巨大的影響；我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和毅力，給予北洋敵寇內部的震懾也將逐漸顯現出來……我們力求擴大戰果，把目前在京漢鐵路上所得到的偉大勝利擴大到各個戰線上去，擴大到對北洋敵寇，對清廷鬥爭和對帝國主義的各方面去。隨着軍事與交通戰方面的進攻，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進攻，以爭取更大的與更多的勝利，保衛我們各個革命根據地。我們如果能在交通戰上繼續獲得巨大的勝利，我們就能在湖北戰場上保持有利形勢，嚴重地打擊北洋敵寇。父親，無論李瘋子說的有幾分真實，湖北亂成一鍋粥不假，段祺瑞失土辱威，嚴重失職，必須申飭！”　　袁世凱突然轉頭笑問楊度：“皙子，湖北那邊又是怎麼解釋的？”　　楊度道：“段軍統拍來電報解釋說：第三鎮主力進入李店北面地區后，開始總攻擊，依次佔領了山地陣地，於夜終於重新佔領了被匪軍奪取的李店。以後我軍主力雖繼續攻擊，但憑險修築的敵陣地是很難攻的。一直延續到今日早上才攻佔了陣地的主要部分，越過鐵路，擊敗殘敵後繼續南下。第六鎮主力首先擊敗孝昌背後的敵人，然後進入安陸地區。今早準備開始，攻擊大別山的敵陣地。直到晚上才佔領一部分要點，戰線呈現膠着狀態。我準備再次總攻擊，必將頑強的敵陣地逐次被攻破……戰事看來有點艱難，但是比較有進展，而且也一直都掌握着主動。李瘋子的報紙報導的這樣誇張，也沒有說奪回了孝感和漢口兩座重鎮，更多的還是在京漢鐵路線的小股土匪似的騷擾。京漢鐵路那麼長，難免會有照顧不到敵地方，不能說段軍統失職……北洋軍在陽夏戰場吃了虧，現在正憋着氣呢。現在得了一點便宜，還不趁此機會指手畫腳，大肆吹噓！反正站着吹牛皮又不犯法，反正給這些好大言的革命黨掛着了，就沒有輕地，聲勢小不了……知道孫中山綽號是什麼嗎？他的廣東老鄉都說：中山只是一個大炮！廣東話說大炮，就是吹牛皮！可見革命黨都是什麼人？就是牛皮吹得響！李瘋子就是吹牛皮，沒什麼大不了的。”　　袁克定在一旁跌足：“楊先生，天塌下來你都說不要緊！李瘋子，這個前些日子因為炮轟洋人在漢口的五國聯合艦隊而震驚天下，成為辛亥年革命風潮的明星人物，之後也很有些熱血青年投奔漢口而去，也很有些人們為他的前途擔心。然而辛亥風雨變化多端，英雄豪傑風起雲涌，就在人們漸漸淡忘李瘋子昔日英雄故事的時候，他一下子又因為這件事情再次震驚天下！他李瘋子漲臉，就是咱們北洋沒臉！現在全天下誰還不知道李瘋子在朝咱們頭上撒尿？時勢之下，咱們不應戰已經不可得。但是一旦應戰有什麼閃失，咱們辛苦謀划，就付諸流水！咱們對小小李瘋子地挑釁，咱們絕對失敗不得！”　　袁世凱只是一笑。　　楊度也雲淡風清的一笑：“大公子。你這就見得不是了。現在咱們和議敵對象不是李瘋子，也不是黎膽小，是南京臨時政府！如今與咱們北洋軍為敵的又不止李瘋子一家，蒿目四顧，棘手尚多只是不如李瘋子聲勢浩大……咱們目前要義，當在保持地方秩序，固結軍人團體，聯合各界感情，增長北方實力，是最為當務之急。咱們要利用雙方全面停戰的時機，將北方諸省‘革命’志士，悉加以土匪之名，進行猛烈鎮壓。袁公也莫不是如此看！”　　他豎起兩根手指頭，娓娓道來：“與南方和議，關鍵人物其實在於趙公鳳昌與張公謇，二公交情篤厚。張公曾推薦趙公到滬舉辦洋務，接觸江浙兩省的時人很多。江蘇都督程公德全、浙江都督湯公壽潛以及南方其他幾個都督，同趙公都有交情。張公是提倡實業救國的新人物，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陳其美等對張公不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視。他們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請教於張公，而張公往往趨而謀於趙公。趙公便是南方眾望所歸、洞悉全盤局勢的南方策士。趙公於袁公在小鎮練兵敵時候有師生之宜，必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義。而且張公、湯公、程公原來都是立憲會或比較開明的朝廷官員，現在純粹是看到要求實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轉到了獨立省一邊。如果清室能夠退位，實行民主共和的政體，又有素來受到他們信任的袁公掌握最高權力，這不正是他們求之已久的。”　　這一席話兒，滿室的人都聽進去了。連袁克定都沒了聲音，露出深思地神態。　　楊度神色淡淡地，只是看着袁世凱：“袁公責任內閣組成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清廷的軍事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最切實的基本問題。如果不能控制着軍隊，主持責任內閣也沒有用，所以袁公在組閣的同時，就必要把北方和京城的軍事大權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他已經取得了近畿北洋各鎮和毅軍薑桂題等的節制調遣全權，可是北京城內還有軍咨府大臣濤貝勒統率的禁衛軍，這個禁衛軍在北京就足以使咱們不敢恣意作為。這支禁衛軍是醇邸做攝政王放黜袁公以後組成的，可以說組織這支軍隊的目的完全為了保護滿族親貴。禁衛軍全是滿人，他們待遇好，訓練好，裝備也好。要解除禁衛軍敵威脅，袁公可以向清廷建議，革命軍大敵當前，為了振奮軍心，為了鼓勵士氣，禁衛軍應該起一種倡導和示範，皇族大臣也該為臣民表率，所以應由皇族大臣率領一部分禁衛軍出征南方。咱們這個題目很光明正大，清廷不得不聽！可是這樣一個提議，就足夠把濤貝勒嚇得魂飛天外。濤貝勒是出了名的膽小如鼠，他一聽袁公要點他為帥，還不夾着尾巴立刻找到老慶王爺，求他向袁公說情，這一遭免了他的‘軍役’。誰不知道，在滿洲皇族親貴中，老慶王爺是最和袁公有交情。老慶王爺貪財，咱們就能投其所好。濤貝勒的請求正合了咱們的希望，咱們同意不調濤貝勒上前線，同時也接受了濤貝勒辭去軍咨府大臣的職務，並立即推薦自己的徐大人世昌繼任軍咨府大臣，於是禁衛軍的統率權也由皇族手中移轉到袁公手中了，只等馮公歸來，便可以對禁衛軍進行整頓。”　　滿室頓時肅然，袁世凱只是閉目靜靜的聽着。半晌才輕輕一搖頭：“馮國璋回來，我還要跟他好好談談。禁衛軍統制一職，非同小可！”　　聽着袁世凱的自語，楊度一笑不說話兒了。他身邊的袁克定，這個時候早就聽傻了。　　袁世凱驀的張開眼睛，精光四射：“克定，聯絡第一軍總參議官靳雲鵬儘快北上，向北洋軍各將領遊說，使他們明了我的旨意；另一邊，也要儘快密派廖宇春為北方軍隊代表潛往上海，與黃興秘密接觸，爭取談判；汪精衛你一定要好好對給我把握住了，他也是關鍵……”　　他眼神轉了過去，看着楊度：“皙子，你和少川準備一下，我要向太后請奏你們為官方議和代表。趙、張二公，我會打招呼。”　　張謇在袁世凱發布新內閣名單之後，專門致袁世凱電雲：君主立憲，宜於國小而血統純一之民族，日本神武天皇之子孫萬世一系是也；民主共和，宜於國土寥廓，種族不一，風俗各殊之民族，瑞士之二十五州為聯邦，美之四十八州為合眾國是也。民主共和之治，最稱瑞美，此兩國皆為善法。今共和主義之號召，沛然莫遏；激烈急進之人民，至流血以為要求，嗷嗷望治之情，可憐尤復可敬。今為滿計，為漢計，為蒙藏回計，無不以歸納共和為福利。惟北方少數官吏，戀一身之私計，忘國家之大危，尚保持君主立憲之主義耳。然此等謬論，舉國非之，不能解紛而徒以延禍。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謝帝王之位，俯從群願，許認共和。昔堯禪舜，舜禪禹，個人相與揖讓，千古以為美談……農工商大臣之命，並不敢拜。　　張騫雖然辭了袁內閣的職務，以示對帝制，但是沒有說要發對他老袁啊。再加上趙鳳昌的關係，所以老袁對能否拉攏這位清末狀元實業家，很有一些有恃無恐。　　楊度一個千又打了下來：“袁公放心。”　　袁世凱一笑：“皙子說，咱們要鞏固自己的地盤。這很好，未謀勝，先慮敗。咱們萬一和議不成，亦可據北方數省，與革命軍對抗。傳我命令：曹錕、盧永祥率第三鎮進攻山西，先佔娘子關，后陷太原，又再分兵掠晉南雁北，張錫鑾出任山西巡撫。同時，齊耀琳接替寶為河南巡撫，給我下令搜捕革命黨。山東巡撫孫寶琦由於受同盟會員和諮議局紳商的壓力，被迫宣布獨立。我就派張廣建、吳炳湘至山東，煽動第五鎮標統吳鼎元、張樹元等反對獨立。必須逼迫孫寶琦取消假獨立，然後，立即派第五鎮至各州縣，鎮壓革命黨。命倪嗣沖率所部進攻皖北太和、穎州。趙倜、周符麟帶領毅軍一部由豫西攻潼關，必須消滅陝西革命軍。我要奏派張鎮芳署理直隸總督，嚴密控制直隸地盤，必須儘快鎮壓直隸革命黨人策動的灤州起義餘波。”　　最後，袁世凱沉吟道：“段祺瑞如果不能儘快平息湖北李瘋子，那就給老子滾回來！李瘋子不足為懼，但是看着實在噁心。”　　說著，把攤在膝蓋上對報紙揉成團，丟進前面火紅的碳盆里。

# 第一百七十七章 天若有情天亦老

　　高家沖。　　閃亮的彈跡劃破陰霾霧氣籠罩的天空，在大地之上綻放開絢麗的死亡之火，黑色的蘑菇雲包裹着紅色的火球，翻翻滾滾着騰起在天地之間。一時間，亂石穿空，碎土紛飛，爆炸的氣浪夾雜着紛飛的破片摧枯拉朽的掃蕩着殺傷半徑內的一切有生目標。　　戰鬥最是激烈的時候！　　隨着炮火延伸，爆炸的轟隆隆聲音驟然而止，大隊的革命軍貓着腰沖了上來，取而代之的是撕心裂肺的吶喊與暴喝。　　“上刺刀！”　　“前進！”　　革命軍隊官、營官紛紛的向前壓，指揮着戰士在機關炮的火力掩護下，開始起攻擊。拉開的散兵線就如同那颶風捲起的滔天巨浪，驚濤排岸，氣勢排山倒海也似的洶湧。　　“打”隨着那個軍官的一聲吼。“噠、噠、噠……”一梭子彈橫飛出去，血花四濺，如同盛開的梅花樣斑痕點點的綴滿在焦土一片的戰地上。衝鋒最勇猛一排革命軍戰士如同割草樣的被撂倒在地。　　一小鋼炮彈呼嘯而下，“嘭！”巨大的爆炸聲中血霧瀰漫，碎肉血沫放射性噴濺的到處都是。受傷者的慘嚎聲讓人毛骨悚然。　　革命軍的進攻波隊立即的趴倒下來，任由密集的子彈嗖嗖的從頭上飛過。　　有勇猛戰士試圖站起來起衝鋒，但是只要站起來，立刻便被潑風樣掃來的子彈打的宛若蜂窩一樣，北洋軍反擊的火力實在太猛烈了。　　轟！轟！轟！接連的爆炸聲，硝煙將本就滿是一片焦黑的大地熏得更是一團漆黑，刺眼的鮮紅點點綴綴的灑滿其上。　　“他媽的……”李西屏憤怒兩眼血紅，只能看着受傷的革命軍士兵痛苦的哀嚎着，掙扎在那生與死的邊緣線上。　　心高氣傲的革命軍戰士怎麼會甘心就這樣窩囊，如同兔子樣的被北洋軍的火力壓制着？武勝關都可以打下來，怎能被這點敵人難住？於是在軍官們的帶領下，再次紛紛的吶喊着起了衝鋒。一聲聲的前進，再次激昂的響徹這一片天地！　　李西屏熱血在燃燒，怒火也在燃燒！　　“命令炮營，壓制北洋軍炮營，向其開炮！”　　李西屏已經不再奢想北洋軍的十六門克虜伯，革命軍戰士的生命比它更重要。　　“嘭！嘭！嘭！”連續的爆炸聲接連響起，一道道煙柱衝天而起，攪拌着橙紅的火光，彌散在霧蒙蒙的天空中，大地在出陣陣的顫抖。惱羞成怒的革命軍用猛烈的炮火轟擊着北洋軍的陣地，掩護着步兵的進攻。而大隊的革命軍戰士則在急促猛烈的炮火掩護下起攻擊，輕重火力交織成密集的火網，將高家沖打得開了鍋。　　雙方的士兵殊死的拼殺着，搏鬥着，殺紅了眼的革命軍不顧傷亡的發起一波接着一波的輪番進攻，炮兵抵近掩護，潮水樣的步兵一浪接着一浪的起衝擊，北洋軍的陣地再一次的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滿堆的屍鋪滿了那個小小的高家沖，蜂擁而來的革命軍與挺着刺刀衝上來的北洋軍士兵們撞成一團，刺刀拼的嘁哩喀喇，鈍口的工兵鏟劈裂人體骨骼的脆響、刺刀扎進柔弱組織的悶哼、垂死者的慘嚎、哭喊聲、叫罵聲、怒吼聲間雜着拉響的手雷爆炸聲、零星的槍聲，響成一片。　　戰地之上一片混亂，殘酷而又血腥異常。死者滿地，傷者遍野。　　但是為了一個信念，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了守護家園，為了不做奴隸！革命軍無畏，革命軍不怕死！　　天若友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老天爺也許是不願看到這樣的殺戮場面，早就出來的太陽一直悄然隱沒雲霧之間。高家沖的天空一直便被煙雲籠罩，這灰暗沉的天空怎麼都讓人感到壓抑，雖然看起來不似那樣的陰沉，但陽光卻是不可見到，以至於天空之下的所有一切，都彷彿失卻了生機一樣。　　一道道煙柱筆直的懸挂在天地之間，看起來就似同一縷縷喪禮上的黑紗樣飄蕩着。沒有一絲的風，空氣中嗆人的火藥味久久無法散去。　　也許北洋軍是精疲力竭了，也許是為革命軍兇狠的進攻嚇破膽，革命軍一次又一次的連續數次瘋狂的進攻之後，北洋軍的陣地終於被撕開一條突破口！　　在突破口的方向上，慘烈的搏殺激烈的已經無法用筆墨來形容。　　由劉經團長指揮的革命軍正在向突破口的北洋軍發起了猛烈的進攻。他們遭到了北洋軍將領所帶領的敢死隊的堅決抵抗，雙方打得亂成一團。　　橫飛的子彈之間，那個北洋軍將領指揮着身邊的一個機槍組，拚命的壓制着革命軍的火力。　　“弟兄們，兄弟我從來也沒有虧待過你們。今天只要護着兄弟我跑到武勝關，活的重賞一百塊，死的一家老小我養活！”　　這個北洋軍官用盡全身的力氣大喊，咻～～咻～～伴隨着刺破鼓膜的尖嘯，打斷了他充滿熱血的懸紅，無數的炮彈從遠處飛來，帶着劃破天幕的那股撕裂破帛樣的凄厲，接連而下。　　兩聲尖利的呼嘯聲中，連續兩枚大口徑重炮彈從天而降，碎泥爛土被炸得四下飛舞。嘭！嘭！嘭！接連炸響的殉爆頃刻之間便讓他的聲音被湮沒在那陣陣煙火之中。　　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如同鏈子爆竹樣，此起彼伏，一陣緊接着一陣。漫天都是那炮彈隕落而下時的彈痕。　　“他媽的，他媽的！”北洋軍官縮身在彈坑內，蜷縮成了一團，連聲的咒罵著。“今天要死在這裏嗎？”　　那撕心裂肺樣的巨響如同大鎚樣，狠狠敲徹着大地，一聲緊接着一聲，似乎永無休止一樣。他甚至覺得自己就像是大海里的一夜孤舟樣，是那樣的無力，那樣的單薄，不知道哪個浪頭就會將自己打翻。在這漫天的炮火里，生命是那樣的無可奈何。還以為南下是來發財，誰知道是來送命！　　一枚尖嘯而落的炮彈直接的砸在了不遠處的火力點前，伴隨着煙塵的滾滾，一團紅黑之色的煙火猛然迸裂而開，漫天都是那片飛舞的腥風血雨。　　緊緊靠在彈坑壁上，北洋軍官無聲的乾嘔着，空蕩蕩的胃倒翻着，似乎提拉到了胸口，在那樣晃蕩一樣。地動山搖樣的炮火讓他的心同樣在劇烈的顫抖着。是害怕？是恐懼？　　“這些革命黨都是瘋子！這樣猛烈的攻擊，連一個喘息的機會，一個投降的機會都不給他！真是只要他的命！”　　革命軍猛烈的炮擊一陣接着一陣，整個陣地經歷了一場如同暴雨般的炮火洗禮。　　爆炸的煙雲還沒有散去，在咻的一聲怪叫聲中，緊接着又隕下一枚炮彈。爆炸聲如同炸雷樣的接連不斷，不斷的有馬車物資做的掩體被呼嘯而下的高爆榴彈直接命中，在一團團轟然騰起的煙雲中，連人帶掩體消失在紅黑色翻裊的烈火中。　　一枚75毫米口徑高爆彈直接的砸在了距離北洋軍官不足二十米的地方。驟然騰卷而起的煙雲、被炙烤得燙的空氣充斥着肺腔每一個角落，是那樣的令人難以呼吸，他能夠真切的感受到那種死亡的氣息。彈片劃過時擦開的傷口處，熱流沿着額角而下，滿臉糊滿着鮮血，灼痛可以清晰的感覺到。　　“該死的，革命黨的炮擊怎麼這樣沒完沒了！？”他捂着還在流血的傷口，胡亂的扯着出一團繃帶。　　炮火的硝煙漸漸散去，幾縷清風打着旋的而過，將那灰暗天空下的煙雲扯散迷離。到處都是彌散着那樣的猙獰的戰場殺戮之氣。　　李西屏抄了武勝關軍械庫，所得到的炮彈一口氣打光，北洋軍所在的高家沖谷底已經被犁了一遍，十六門克虜伯徹底啞火。　　久功不下，劉經已經火爆！他扯開身上的軍裝丟在一邊，在寒風呼嘯的大冬天就穿一件白襯衫，抽出軍刀平指前方：“革命軍，上刺刀！前進！”　　身後的戰士幾乎個個有樣學樣，紛紛脫下軍裝上衣。　　戰場上，一群只穿着白色襯衣革命軍拉開散兵線，就如同海嘯，翻卷而來。一面鮮紅刺目的五星紅旗在隊伍之前壯麗的翻卷着，寒閃閃的刺刀叢林泛出點點星芒，拎着指揮刀的軍官們提着手槍紛紛前壓。　　“注意，民軍又上來！”北洋軍官扯開的嗓門有一絲不可抑制的顫抖，他抖抖身上的碎石泥土，舉起了手中的勃朗寧。　　“全體就位，準備接敵！”隊官、營官們的吼叫聲此起彼伏，同樣聲音中有掩飾不住的畏懼。　　那個北洋軍官瞥了眼正面的表陣線方向，就在革命軍向那邊展開進攻的同時，他這一邊，革命軍也起了新的進攻。　　“開火，開火！”北洋軍官高聲的喊道，各隊官、營官亦是匆匆忙忙的喊出來，難免有些混亂。　　炙熱的火焰同時從陣地上騰起，一整排一整排的子彈帶着破空而出的強大動能飛掃掠過那些衝來的革命軍的隊形，整個戰線上一片煙火騰放。革命軍進攻的步伐卻沒有絲毫停頓！　　“開火，打死這些狗，娘養的。”北洋軍官們恐懼而又瘋狂的大聲的喊道。作為火力支撐點的馬克沁重機槍，噠！噠！噠！的吐着火舌，無數的子彈炸窩樣的飛撲過去，更多的革命軍戰士被吞沒在金屬熱流之中。　　革命軍手中的各種輕重機關槍、步槍也同時的噴吐出對射的火光，子彈密集狂暴而來，陣地上許多北洋軍士兵同樣哼都沒有能夠哼出聲便在飛濺的血箭中癱軟了下去。　　“開火！”眼看着革命軍越來越近，近在眼前的刺刀寒光閃得耀眼，北洋軍官們不斷的揚起的左手，瘋狂猛然的下劈揮下。　　整個防線上犹如颳起一陣金屬風潮樣，無數的子彈同時從黑森森的槍口間飛射而出。而炙熱的槍口焰則在天空下綻放出一片宛若煙花樣的美麗。槍口處的青煙點點騰放。　　劈頭蓋臉的子彈嗡鳴着，如同炸了窩的馬蜂樣，洶湧着撲向革命軍的鋒線。　　衝鋒的革命軍戰士在這片暴風驟雨樣的洗禮中，如同草秸樣的被成片割倒。許多人哼有沒有能夠哼出聲便被迎面而來的子彈給打得滿身都是彈孔，飛旋而來的子彈肆無忌憚的飛舞着。　　最前面的旗手渾身都是彈洞，飛濺的血肉灑滿了戰地，是那樣的讓人感到觸目而寒，死去的旗手很快便被縮成了一團，高舉着的五星紅旗旗依然斜舉着，旗杆已然和旗手一起被牢牢永恆起來。就像是插在基座上的旗杆那樣。　　那個北洋軍官稍稍抬起頭，小心翼翼地從戰壕的邊緣伸出頭去。　　望着那不遠處的革命軍鋒線，他詫異的發現，儘管這道黑壓壓的散兵線不斷在火力下崩缺出一個個豁口，可是革命軍並沒有停下他們的腳步，依然是那樣悍不懼死樣的往前衝來。　　“瘋子，這些瘋子！”他嘴唇哆嗦着，恐懼已經叫他找不出任何詞語來發泄。　　飛射而來的革命軍子彈也不斷的破開一道道死亡的軌痕。　　而在突破口處，殺戮也是瘋狂而開着。　　革命軍在付出了極大的死傷代價之後，在留下滿地的屍之後，終於將突入進來。　　兩翼的劉元，張仁迅速插了上去。北洋軍再也無所依託，轉瞬之間變成了瓮中之鱉。　　“全體上刺刀！”在李西屏的怒吼中，射出最後一輪子彈的部隊立即挺起刺刀，蜂擁而上，與北洋軍撞到了一起。　　“殺啊！”怒吼着的李西屏也抽出軍刀奔赴戰場。　　白襯衫已經變成黑襯衫的劉經，一把奪過一個北洋軍挺起的刺刀，倒轉槍托，將衝過來的這個北洋軍砸翻在地，順手舉起的刺刀狠狠地扎入到北洋軍士兵的胸膛之中。　　血箭從軍刺破開的創口處噴射而出，糊滿了他臟兮兮的白襯衫。面目猙獰着的劉經一回手，抽回刺刀，抬腳將那個蜷縮起身的北洋軍士兵踹翻在地。　　“殺啊，殺光這些北洋狗！”劉經瞪着血紅的眼珠，怪吼着沖在最前面。　　大團大團的火球吞噬着一切，肆虐的火苗舔嗜下的空氣熱浪滾滾，本就是焦黑一片的土地再一次被犁翻一遍。　　枯木、血肉夾雜着泥土掀翻起在空中。爆炸的氣浪中，一個個掩體沙袋被掀翻到半空之中，來不及收攏的陣亡士兵的屍體被炸成碎片，飛散的血肉放射線般的四濺。　　儘管北洋軍垂死的反擊極其猛烈，可是革命軍依然不斷的起衝擊，將欲衝進突破口逃跑的北洋軍拚命擠壓向突破口處。在雙方猛烈的對戰之中，那些拚命衝著陣地掃射的北洋軍重機槍也是遭到了極其猛烈的打擊。　　又是一個機槍兵倒了下來。這已經是在李西屏身邊死去的第三個機槍兵了。由於前抵掩護，機關炮戰士所蒙受的傷亡幾乎是驚人的。　　就在剛才，這個機關槍兵方才接替了受傷的射手，可是一枚飛旋而來的毛瑟79口徑步槍彈卻帶着巨大的動能無情的切開了這個來自襄陽的年輕士兵的咽喉。　　眼看着這個年輕人悶哼一聲倒了下去，那鮮紅的血液從頸動脈血管中噴涌而出，可是作為指揮官的師座卻沒有辦法幫助他。　　半癱下去的機關槍兵用他那漸漸空洞的眼神求救樣的看着李西屏，然而李西屏卻沒有絲毫的辦法可以幫助他。只能看着他帶着生存的渴望，極力的想捂住自己的脖頸處的創口。然而鮮血的流逝之中，生命還是漸漸的從他年輕的軀體中流逝而去。　　一番慘烈的廝殺之後，槍炮之聲漸漸的沉寂下來。在付出以極大的傷亡代價之後，李西屏師團終於將這一股北洋軍消滅。這一仗除幾個北洋軍逃脫外，殲敵一協。　　李想之後在《人民日報》上評價高家沖戰鬥是湖北“武昌舉義以來最大的一次光榮的勝利”。　　只不過，經此一戰，李西屏師已是損失慘重。許多營幾乎打剩下不到半個營，更有的甚至只能縮編成一個連的建制。　　其實又何止是李西屏師，林鐵長師、周吾師也是損失慘重。之前的破襲戰早使得這三個師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代價。相比於李想其他兩支革命軍的損失，李西屏師團也同樣是傷亡不少，至少有數百名士兵被打死，更多的士兵受傷。李西屏師團這一次算是傷筋斷骨了。　　不過總算還好，至少將敵人的交通線打殘廢，使得他們沒有兩個月，不能向孝感、漢口正面投入更多的進攻力量，運輸更多的軍需物資。　　昔日像一條巨龍穿越在崇山峻岭中的京漢鐵路，在李西屏發動的交通破襲大戰第一階段后，則像被抽去脊梁骨一樣，毫無生氣地趴在那裡一動不動。　　北洋軍孫傳芳在日記中是這樣記述的：　　京漢鐵路沿線各小據點，大半已被消滅。可以望見沿線制高點革命軍瞭望哨。多處枕木被燒毀，鐵軌被拆除，鐵路、橋樑大部遭到破壞或損壞。沿途村莊、居民或逃走或被革命軍帶走，房屋皆空。撤退至信陽司令部時，全面戰況業經脫險，已可安心。但是，此等局面的出現……　　一個月後，李想整修京漢鐵路，戰後的殘跡仍然滿目皆是，鐵路兩側到處都是屍體和被燒得彎彎曲曲的鐵軌。

# 第一百七十八章 推波助瀾

　　上海。《人民日報》的宣傳鋪天蓋地，號外之聲響徹全城。　　一大早，在南京光復前夜回到上海的中部同盟會領袖黃興，急步走進了上海滬軍大都督陳其美地那座灰色的督府大樓。　　還沒到上班時間，大樓里除警衛和值星參謀人員外，幾乎沒人走動，大廳里空空蕩蕩，清清冷冷。　　黃興卻像是沒注意到這一切。十幾分鐘前，滬軍都督府的值班參謀來了電話，告訴他湖北李想革命軍來了特急電。　　李想此刻來電能有什麼事呢？是要對《人民日報》報導的事情澄清說明？　　黃興的心，七上八下。北洋軍的厲害，他親自領教過的，民軍的混亂戰鬥力，他也是親自領教過的。在他看來，李想多半是在放大炮，希望通過他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浮夸的宣傳，鼓動民心士氣，拉着剛剛光復南京的江浙聯軍一起與北洋軍死磕！　　這傢伙，自武昌舉義，以血肉鋪道，屍山血海的走到今天的地位，是個十足戰爭狂人，自然堅決反對和議！可是，李想這樣亂來，卻非革命之幸！　　可是，北洋軍的厲害，真是使這位同盟會大將自漢上歸來之後，在午夜做了幾個噩夢！武昌在馮國璋日夜炮轟之下岌岌可危，當初彙集在武昌的各光復省議會代表陸續的來到上海，言談當中，說的都是武昌的危及難以維持，北洋軍的殘暴兇狠。幸好漢口洋人出面斡旋和平，黎元洪代表南軍與北軍簽訂《停戰協議》，武昌才算轉危為安。滯留在武昌的各省議會代表也就定下一個草案，“虛大總統之位，待袁世凱反正歸來”。對此，黃興聽聞之後也深表贊同，對於汪精衛滯留京城，目的勸袁世凱反正，他也去電委婉的表示過支持。雖然，南京光復，革命士氣正旺，但是中國革命能夠和平解決，當屬四萬萬同胞之幸福樂事。　　一切本來就這樣和平演進，但是李想在湖北捅出的簍子，一下子打的他措手不及！袁世凱本是革命爭取聯合的對象，他畢竟也是個漢人！李想這樣胡來，不是非要逼他做曾國藩，胡林翼之流？　　安靜的走廊上，黃興越想越害怕，腳步越走越快，就聽到皮鞋磕在地板上的踢踏聲音回蕩。　　其實，這段時間滬上軍部內外早已經是到處流言飛舞。有說湖北李想革命軍聞南京光復的消息，革命情緒加劇、湖北形勢異常緊張。也有說湖北李想革命軍帶領着安陸部分下級軍官意欲自由採取行動，再挑起個像當初在武昌不聽指揮，桀傲不訓，單槍匹馬的渡江漢口一類的事件。流言越傳越遠、越傳越厲害，甚至驚動了滬軍都督府和在上海的各省議會代表。李想也緊跟着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宣言。但是當時的滬軍都督府里的人，包括在上海的各省議會代表都沒有把這個狂妄的李瘋子的宣言當一回事。全上海，也只是當他滿嘴放大炮，黃興灰溜溜的打輸了滾回上海，黎元洪夾着尾巴乖乖的花招，你一個李瘋子去招惹北洋軍，找死不是？　　無論立憲會，還是同盟會，諸位大佬打心眼裡認為這位忽而新派，忽而守舊的袁世凱乃當世之雄，革命若要成功，可以爭取，不可拂逆！黃興、黎元洪都被他收拾了，大名鼎鼎的吳祿貞更是莫名其妙的命喪黃泉，震動北中國的晉燕聯軍虎頭蛇尾的收場。這些雖然不是老袁直接動的手，但是誰都知道，明裡暗裡還不都是他謀划指使的。整个中國局勢，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多少英雄豪傑崛起隕落，一切，簡直就是他的掌中玩物般隨意撥弄。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到今天，最大的獲益者是非他老袁莫屬。這樣的一個人物安坐北中國，掌握世界頂級武器裝備的十萬北洋雄獅，對他們虎視眈眈，怎能叫他們不害怕？　　李想的將革命進行到底宣言發出之後，在黃興的親自干預下，滬都督已經派出李書城親赴湖北現地視察，李書城的報告還沒有回來，李想的御用機關報《人民日報》已經喊出震驚天下的號外：“昨日在湖北省境內京漢鐵路線，由武勝關至孝感路段，李想麾下的三個師團夜間突然奇襲北洋鐵路兵站的駐軍。李想毅然撕毀北京英國公使朱爾典電令漢口的英國領事葛福出面，於十月初十日到武昌斡旋和平，先商南北雙方停戰之協議。直到今日拂曉，事態突然變化，目前兩軍正在湖北展開激戰！”　　今日湖北李想革命軍急電，難道有什麼緊急情況需要解釋嗎？也是該聽聽他會怎樣解釋！　　一群有着敏銳政治嗅覺的人，還有他黃興這樣的政治小白，都可以更進一步的根據《人民日報》分析清楚，李想想要告訴大家的，當前大革命的形勢：　　武漢三鎮會戰之後，南京也光復了，革命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　　袁世凱妄想通過武力逼迫南方民軍就範的計劃失敗后（其實老袁心裏就不是這個想法），袁世凱轉而採取了“軍事打擊為輔，政治，打擊為主”的策略。於是，在漢口北洋軍走馬換將，以主和之段祺瑞換走主戰之馮國璋，從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的同時，其作戰重心也從正面戰場轉向了談判桌。　　李想革命軍為完成配合南方各省革命軍正面作戰的任務后，在湖北淪陷之後繼續革命，轉入了敵後游擊戰爭，在敵後創建革命根據地，發展武裝力量，這無疑極大地打擊了湖北的北洋軍。　　正像李大帥特別謙虛的指出的那樣，“湖北革命軍在決戰當前大革命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敵後鬥爭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交通戰。　　京漢鐵路交通線是盤踞湖北的北洋軍的命脈。在湖北敵後圍繞交通進行的鬥爭，便構成了湖北革命的主旋律。　　其實早在湖北陷落，李想革命軍轉入敵後革命戰鬥之後，就開始了對北洋軍京漢鐵路交通線的破襲戰。　　他們對京漢鐵路線，這條湖北重要交通生命線連續發動了三次破襲，最初發動都是小規模的破襲戰役。李想在湖北的全部鬥爭的60%是交通戰。　　李想革命軍的行動，對被北洋軍視為生命線的京漢鐵路交通線構成了極大的威脅，但北洋軍並未善罷甘休。在北洋軍南下的時候經過一段時間“剿匪”與反“剿匪”的鬥爭，強度不是很激烈。馮國璋進入漢口之後、北洋軍依託京漢鐵路向東西側翼展開擴張，相繼攻下李家莊、南郭、邱家村、小鹿庄、天台、威豐、小名庄等李想革命根據地村莊和許多重要小鎮，把安陸根據地也分割成了很多小塊。同時，馮國璋北洋軍還在京漢鐵路線西側积極增築據點和公路，嚴密封鎖大別山和安陸間的交通，妄想縮小李想革命軍的活動範圍。在武勝關至孝感，強征民夫，不斷搶修增修京漢鐵路兵站和據點，妄圖將東西兩區安陸府，德安府，漢陽府，黃州府的李想革命軍活動分割開來，逐個圍剿。　　李想在《人民日報》上洋洋洒洒解說，他將北洋軍的這一招術比喻為敵人要用鐵路作柱子，官道作鏈子，據點作鎖子，來造成一個囚籠，把我們軍民裝進裡邊去凌遲處死。說，北洋軍在湖北展開的大規模的築路行動，不僅僅含有軍事意義，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意義。北洋軍是以戰略眼光來組織和進行湖北這場交通戰的。不打破“囚寵”，革命軍就無法生存。　　但是在黃興看來，李想未免太高估了自己，大炮放得震天響。馮國璋在處心積慮的對付武昌的時候，哪有空閑去和他在鄉下山窩窩打游擊？李想這樣浮夸，無非往自己臉上貼金！　　俗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中山大炮的稱呼，現在可以退位讓賢啦。　　李想如此大肆宣傳，湖北革命圍繞着“路”，鬥爭的雙方博命的拼殺，還不是為了即將展開的與北洋新的較量做預熱？　　果不其然，今早的報紙是一個震驚上海、震驚中外的號外！令滬上的黃興膽戰心驚，坐卧不安。是否也令袁世凱膽戰心驚，坐卧不安，他是不知道。　　李想在報紙上誇誇起談：　　革命軍為打破北洋軍對佔領區的封鎖，制止民黨內部的投降求和的逆流，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發動了以破襲京漢鐵路交通線為目的交通大戰。戰役已經歷時两天兩夜，共進行大小戰役十八次，斃傷北洋軍兩千多人，破壞鐵路七十多公里，可保證使京漢鐵路湖北段中斷一個多月，將是大革命戰爭“敵後”戰鬥最激烈、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　　戰鬥將繼續擴大。戰役將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破襲鐵路為目標；第二階段以拔除鐵路兩側據點為目標。　　第二階段任務完成后，李帥將繼續率領革命軍戰鬥，哪怕與北洋敵進行了長時期的革命鬥爭，勢必將革命進行到底！　　李想還很是往自己臉上貼了一層金，他得意洋洋的在報紙上說，這是中國革命史上輝煌的一章，它表明天下會所領導的武裝力量不僅在革命戰爭的艱苦鬥爭中發展壯大了自己，而且為中國民族革命的勝利，和世界人民民族主義的自由、民主鬥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榜樣。　　只是李想的作戰真有報紙上浮夸的輝煌嗎？黃興表示嚴重懷疑！　　黃興魁梧的身軀三步並作兩步，急匆匆地跨進陳其美滬督的辦公室。　　“克強，”陳其美英俊秀美的臉色有些蒼白，也不知道吸食腦白金過量，還是滬督公務繁忙操勞過度。看到黃興闖進來，立刻起身喊道，“你快來看看，這個李瘋子，革命剛有起色，他就炮轟洋人五國聯合艦隊，咱們剛剛擺平洋人的怒火，洋人好不容易答應從中斡旋南北和平，和平剛剛在望，他又立即公然撕毀南北《停戰協議》，拉開南北大戰，他瘋瘋癲癲的，把天又捅出一個大窟窿。咱們又要替他去補！唉，你說，這回又該怎樣去彌補？真不知道，被趕出漢口，窩安陸鄉下還是這樣的不安生。被逼到這一地步，還能鬧出這麼大的風潮來……”　　此時，陳其美喋喋不休的時候，英俊的參謀蔣光頭，這個現在還是陳其美手下的第一馬仔，給黃興遞上同盟會老人，還滯留在湖北武昌的譚人鳳發來的急電。急電是武昌拍過來的，但是參謀來電時告訴他卻說是李想革命軍，如此看來武昌軍政府已經姓李。湖北的局勢倒地發展成什麼樣兒？難道李想真如他在報紙上吹噓的那樣，取得輝煌的勝利？　　黃興急急地展開一看，心忽悠悠沉了下去。電文稱：“駐安陸府附近革命軍，駐德安府附近革命軍，駐漢陽府附近革命軍，在夜間突襲京漢鐵路線，遭北洋軍隊反擊，當即展開激烈戰鬥，以實力將敵由附近擊退，並摧毀鐵路橋樑若干。”《人民日報》上報道的全部落實！但是戰果只是摧毀幾座橋樑，炸毀幾段鐵路，其作用任憑李想吹得天花亂墜，也只能欺騙一下無知民眾！黃興對李想以這樣拙劣的手法欺騙民眾感情，以這樣激烈的手段撕毀南北《停戰協議》，破壞革命的和平進程，感到非常的憤怒！　　“何解��！他想怎麼的何解��？！”黃興急得長沙話都冒了出來，“李君書城剛去湖北還沒用有返回，湖北的局勢好不容易才平靜，怎麼幾天就鬧出這麼大事？他李瘋子還真有本事，有膽氣！怎麼就不把北洋軍趕出湖北？怎麼就只是炸了幾座橋樑，毀壞幾里鐵路？虧我還想着怎麼提攜他這個很有熱血的青年一下，看他熱血的實在過了頭！這是個惹事精，怪不得當初遁初堅決反對他入會。”　　黃興咆哮着，轉向身邊的參謀。　　“各省議會代表知道電報內容了嗎？”　　“電報僅收此一份，先交大都督過目，尚未通報別人。”蔣光頭恭敬的回答。　　“這東西，我哪裡敢隨便給人看？”陳其美無奈的說道，“我又不是不知道這電報的分量。”　　黃興將電報放入檔案夾，猶豫一下還是吩咐參謀道：“速交議會。”　　這已經是紙包不住火了，《人民日報》已經宣揚的天下皆知。　　很快，滬都督府上下已傳開了湖北發生事變的準確消息。黃興聽到電話鈴響，收回思緒。　　陳其美抓起了電話，朝他笑道：“克強，猜一下第一個電話會是誰打來的？”　　黃興看到陳其美這個時候還有心思開玩笑，沒好氣的道：“不是湯壽潛，就是程德全。除了他們，還會有誰？”　　“喂，陳督嗎？聽說湖北又發生麻煩事情啦？……”電話里傳來了江蘇都督程德全頗有些憂慮的聲音。陳其美向黃興做一個無奈的表情。　　“陳督，什麼麻煩事，快說啊！”　　“昨夜湖北民軍來電說，李想軍在京漢鐵路線與北洋軍發生了衝突，據說還交了火。真不知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陳其美異常無奈的說著。　　程德全聽着，心嚇得差點休克，驚慌失措得怦怦跳，他與黃興的想法幾乎完全一樣。　　程德全在武昌首義后，曾全力鎮壓江蘇的反清革命，並串通立憲派，電請清廷改組內閣，宣布立憲。后見大勢已去，表示同意江蘇獨立，也就搖身一變，有江蘇總督成了江蘇都督。　　他在對所謂的革命問題上主張和平解決，應集中全力準備勸袁世凱反正。　　如今李想對袁世凱採取如此強硬的態度，必然會招致袁世凱的強力反彈，他真怕袁世凱揮兵南下，把南京還沒有組建好的臨時政府給一鍋燴了。所以程德全為湖北的衝突憂慮重重，幾乎要跳了起來。　　一整天，整個上海滬軍都督府，上上下下都處在一種亂紛紛的議論中，就是臨時的中央議會也處在一種對未來方針猜疑不定的忙亂中。都督府和臨時中央議會都在忙着琢磨究竟怎麼引發了這場衝突？北京的袁世凱是企圖以此進行全面戰爭呢？還是仍像先前一樣和平解決？畢竟一段時間以來北中國清廷方面出現的變化太多了，什麼事不會發生呢？　　就在滬寧情況未明、舉棋不定時，李想又站出來開口了。　　安陸革命軍對清作戰軍事委員會，再次就湖北衝突事件發表聲明，一支地區性部隊對自己管區的事情發表聲明，這很正常，這本來就是他的責任，但是這份聲明的觀點如此鮮明狂妄，就不得不讓滬軍都督府上下火大。　　“茲因暴戾之北洋軍反動革命，湖北民眾慘遭屠戮，湖北革命軍正以極大關心及重大決心，必將革命進行到底。”　　李想大帥在發表上述聲明的同時，也沒有派遣什麼屬下，來滬寧請求面見臨時中央當局，或者陳述意見，完全就是獨斷專行，直接越過臨時中央政府，要掀起一場全面的戰爭！囂張跋扈至極。　　駐兵南京的臨淮北伐總司令林述慶一下子又活躍起來，在向臨時中央議會提交的報告中稱：“鑒於湖北局勢，現命鎮軍之主力做好隨時出動之準備。”　　廣東的革命軍政府更加的狂，對支持對湖北以武力將革命進行到底推波助瀾。在得知湖北事變的消息后，向臨時中央政府報告稱：“由於湖北事件之爆發，已令革命軍之一部採取隨時出動的態勢。”　　在臨時政府尚未作出正式決定前，各光復省份的革命軍部隊都爭相表示了自己的意見。而這些觀點，竟都是要求臨時中央政府和民軍對北洋開戰！　　“以地方要挾中央，這成什麼體統？中央威信何在？”湯壽潛在陳其美的辦公室里拍桌子打板凳，急吼吼的道。　　隨程德全一起來的江蘇省議會副議長蔣炳章舉着那捲 《人民日報》：“我侄女棠珍拿着這卷報紙簡直就跟瘋了一樣，李瘋子蠱惑民心，影響極其惡劣。此項有關之新聞，以後絕對禁止登載，希即飭遵。”　　“查封了他的新華社！”立刻就有好幾個議員跳出來大喊大叫的附議，也不知道是吃味還是嫉妒神馬帝。李想風頭實在太勁，誰都想去踩他兩腳。　　“新華社開在租界，聽說還有洋人的股份，也不是咱們說封就可以封的。”程德全遙遙頭，他何嘗不想封了攪豐攪雨的新華社，只是無奈牽扯洋人就變複雜了。“咱們現在雖然舉定南京為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但先要確定中央權威，必須選舉臨時大元帥，行駛大總統職權，組織臨時政府。只有確定中央權威，才能壓制某些胡作非為，囂張跋扈的民軍將領！”

# 第一百七十九章 宛如夢幻

　　月色如水，照着孝昌城內城外因辛亥風雲匯聚的各路梟雄豪傑，照着鐵路兩側到處的屍體和被燒得彎彎曲曲的鐵軌，照着湯家小姐的長发上宛如一場幽亮的夢幻一樣。　　“大帥，你不可以進來。”清秀可人的護士擋在闖進手術室的李想面前，小胸脯一起一伏的煞是誘人。　　此時的李想卻沒有這份色心，他的目光越過小護士，順着門口泄落的一絲月光照在手術台上湯約宛幽亮的長發，宛如夢幻，李想已經看痴了。　　在夏家村的醫護小組，由李想挖協和醫院牆角拉來的那個醫生主持湯約宛的手術。　　李想慌忙的給自己找着理由：“醫護小組不是人手不足嗎？我來幫忙，我學過護理。”　　李想這樣笨拙的借口，哪裡哄騙得了這個清秀的小護士？她一把拉下臉上的口罩，鼓起小臉，準備拆穿他的謊言。　　“好啦！”主治醫生開口打斷他們的糾葛，“大帥，我允許你在這裏，但是請你不要對我們造成困擾。把門關好，先。”　　“好嘞！”　　李想留下，圍着小爐添柴燒水。爐火已經燃了起來，冬天干透的柴禾加了一點從北洋軍繳獲的固體燃料引火，頓時爐火就燒得旺旺的。一口不知道從那個老鄉家借來的小鍋，上面煮井水已經沸騰翻滾，騰騰的冒着熱氣。　　忙完這一切，李想已經熏得雙眼紅腫，隱泛淚光，額頭一層細汗。在二十一世紀連電磁爐和液化氣也很少有使用經驗的他，燒爐火，即使有固態燃料，也是困難重重，這比打仗要辛苦的多！　　他拖着疲憊的身子喘着粗氣坐到了湯約宛的身邊。她依然昏迷不醒，似乎發了燒一樣，小臉泛着病態的潮紅。身子也在地上不安的扭動着。不知道低聲的嘟囔着什麼。　　該料理她的傷勢啦，還好自己準備周全，當初為革命軍計，還在漢口的時候，從協和醫院和中西醫院拐了一批熱血醫生參加革命。由這些醫生隨身攜帶的，什麼野外急救的器具還是非常齊全。　　雖然不缺醫，但就是少葯。革命軍這樣連續不斷的惡戰，藥物使用消耗的速度奇快，剛剛在打下花西從北洋軍抄來的藥物已經用得七七八八……　　就在李想坐在手術台看着湯約宛發獃的時候，小護士抱着一把手術需要使用的刀，剪子，全丟在了鍋里煮着。如今李想革命軍的情況，就像當年的土捌路一樣，只能使用這種老土又傳統的消毒方法。　　醫生將湯家小姐扶在了自己的腿上，就開始動手解她的衣服。　　李想一下子跳了起來，吼道：“你要干什麼？！”　　“大帥，我先前就說過，我允許你在這裏，但是請你不要對我們造成困擾。”只露出兩隻眼睛的醫生非常生氣的盯着李想，恨不得一腳把他踢出手術室，但是對於這位大帥也只能把這個念頭在腦海里想一想。革命軍上下，誰不知道湯約宛是未來革命軍的主母，李帥的緊張完全情有可原。他只能苦口婆心的解釋，“醫生有醫生的醫德，請相信我，大帥。”　　我未來老婆的清白之軀，做老公的都還沒有看，怎能便宜了你？李想手一揮，說道：“脫衣服，我來！”　　醫生無奈的讓賢，誰知道碰上的大帥革命路上開明，在這些事情上卻這樣封建。　　李想哆嗦着手，忙了半天也不知道從那裡下手。也不知道怎麼搞得，就像當初第一次解女朋友的衣服一樣，衣服平平常常，就是革命軍統一制式的軍裝，忙得左一道右一道，天知道怎麼也解不開！李想都急得冒汗了，最後一小護士實在看不過去，遞過一把剪刀。李想一咬牙，也乾脆，接過剪子剪開她的衣服。　　隨着衣衫一層層的滑落，李想似乎就忘記了呼吸，在淡淡的，昏黃的煤油燈光下，大小姐露出了她晶瑩潔白細膩的肌膚，還有在軍裝下毫不顯眼的少女胸脯突然傲然茁壯的躍入眼帘，湯約宛大小姐的藏肉技術真是一流。昏黃的燈光照在她的身上，就泛出了一種最柔和的光芒，朦朧的美麗。看着少女彷彿藝術品一般的身體，如霧裡看花般的不真切，李想不知不覺的停下了手……這是怎樣的一種上天的傑作啊！直到視線轉到了她肋下的彈片，他才回過神來。忍不住還輕輕的抽了自己一個嘴巴：“趁人之危，沒出息！”　　“噗！”清秀可人的小護士在這緊張的時刻忍不住笑倒。　　醫生狠狠的瞪了小護士一眼：“彈片射的很深，沒有傷到內臟，真是非常的幸運。大帥，請讓開，我要動手術。”　　李想猶豫着小心翼翼的把大小姐平放在手術台，看着裸露在外絕美之軀，又非常認真的注視只露出兩隻眼睛的醫生：“你可不能趁人之危喔。”　　醫生拿着沸水消過毒的手術刀掉在地上，差點氣絕：“大帥，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醫生也有醫德的。”　　李想咬着牙齒比劃了半天，看着大小姐恬靜的面容，還在微微眨動的秀美睫毛，傷口都發紫了，他實在不忍心她繼續受苦：“醫生……我相信你。”　　不動手不成了，醫生終於舉刀下割。　　“慢，”李想大吼一聲，“為什麼不打麻藥？”　　醫生憤怒了，舉着手術刀恨不得給李想扎一個窟窿。小護士慌張的拉住醫生：“大帥，麻藥都完了，連消炎葯都用完了，現在都用鹽水代替。連截肢也是無麻醉！”　　醫生憤怒的大吼：“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革命軍這樣激烈的戰鬥，每一戰會有多少傷員，你知不知道？每天需要消耗多少藥品，你知道不知道？咱們藥品稀缺到了什麼程度，你知不知道？”　　被李想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斷，他實在是忍無可忍。　　李想啞口無言，憋紅了老臉道：“你有意見，可以和參謀部曾高去反映嘛？現在緩議，緩議……你先動手術嘛。”　　醫生終於一刀割了下去。　　大小姐一聲尖叫，眼睛突然大大的睜開，小護士早準備好了毛巾，經歷無麻醉手術上百次的經驗，熟練的一把塞到她嘴裏。可是大小姐的手一把抓在旁邊李想大腿上面，用力的抓擰了起來，力氣大的不像一個女孩子。李想痛得齜牙咧嘴的，也陪着她一起痛。　　醫生可不管他們上演的啞劇，手是保持恆定的穩定，大小姐精緻的小臉上的汗跟雨點一樣朝下落。　　醫生終於挑着了彈片，硬生生的把它挖了出來。　　大小姐似乎痛到了極點，發出一聲悶哼之後又暈了過去。　　叮噹一聲，醫生將彈片甩在地上的臉盆里，這個時候才有空擦汗，這樣的手術也累的不清：“成功！”　　李想長長出口氣，不斷搓自己的大腿：“大小姐，掐自己的老公不心疼啊！”　　估計自己大腿早就青紫了，他又忍不住恨恨的看了一眼大小姐。她躺在手術台上，渾身都是痛出來的冷汗，一頭如瀑的幽亮漆黑的秀髮都粘在了臉上。即使經歷了那麼大的痛苦，她的臉龐仍然在朦朧的燈光中嶄露出一種驚心動魄，直入人心的美麗。更別說還暴露在寒風當中的峰巒起伏了。　　李想暗吞一口唾沫，心虛的左右看看，醫生視若無睹的擦着自己額頭上的汗水，自己倒一盆水洗手去，小護士一雙眼睛靈動的轉着，看看大小姐的峰欒起伏，又低頭看看自家沾着梅花點點的潔白護士裝胸前一對小白兔，顯出氣惱泄氣的可愛表情。看到李想賊兮兮的雙眼，小臉一紅，立刻拿着早就備好的繃帶上去包紮。　　醫生在邊上漫不經心的說：“這裏沒有消炎葯，就讓大小姐隨下一批重傷員轉移去漢口。大帥，可以嗎？”　　“必須這樣？”李想想好好照顧一下她，這一次受傷完全是因為他。　　“沒有辦法。手術之後，最關鍵的還是就是這一點。這裏的條件實在無法保證，發炎之後會有生命危險的。”醫生聯絡搖頭，“等她醒來，道個別吧。”　　李想無可奈何的點點頭。　　湯約宛幽幽醒來，就看到李想俯身下來，輕輕的在她的唇上親了一下。　　“怎麼樣，傷勢如何？”看着裹的紗布像個木乃伊的湯約宛醒來，李想關切的問道。　　“沒多大的事兒，也就擦破點皮，沒傷着筋骨。”湯家大小姐皺皺小鼻子，滿不在乎的說道。　　“好了，不要逞強。你的傷勢真的很嚴重，比我當初嚴重多了。醫生說，必須轉移去漢口。”李想牽着她的縴手說著。　　暗黑里大小姐的眸子像寶石般閃爍着精光，聽說要轉移去漢口，突然黯淡了下來，輕輕道：“我若走了，誰替你遮擋子彈炮彈？你總愛衝鋒陣前，那麼的危險，又不肯聽人勸。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拚命？”　　李想無聲的乾笑道：“我是一軍的統帥，我不拚命，我還能要求誰去拚命？我們賭注拚命，拚命也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看着那麼多人在眼前倒下，為了一個信念，就是執着的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她還有什麼不明白的？　　她淡淡的苦笑，黑白分明的美眸凝望着他：“我會在漢口等你，等你帶着革命勝利的消息，凱旋歸來……”　　大小姐滿臉苦澀的笑，李想如果繼續這樣的拚命，逆天的好運也用完的。　　李想同樣是苦笑着，只是點點頭。　　看着湯約宛被抬下去，李想獃獃的許久才離開。雖然李想知道要想保住性命，以後就不能這樣拚命，但是他無法容忍看着部下前赴後繼的為革命赴黃泉，他只有陪着他們一起在生死線掙扎……　　“大帥，您也會兒女情長？”曾高幽靈似的出現在李想身後。　　“古人說得好啊！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感覺精疲力竭的李想從軍裝的上衣口袋裡掏出一盒顯得有些皺巴巴的香煙，打下花西的戰利品也只剩下這一點，抬手遞來一根給曾高。　　曾高搖了搖頭，他很少抽煙，也就是在參謀部忙得精力不濟的時候，抽一根提神。李想於是自顧自的給自己點上火。　　也許是傷口的疼痛，這一戰下來，他的身上同樣是大大小小的布滿傷口；也許是太累了，戰鬥一夜，白天緊急撤退，已經两天一夜沒有休息。以至於李想拿着火柴接連劃了幾根火柴，方才點上了煙。　　“要是死在這裏，還有什麼遺憾沒有！”李想坐在地上，吐出一團淡藍彌散的煙霧，李想讓辛辣的尼古丁微微安撫下自己的心緒，突然帶着淡淡的傷感，懶懶地對身邊的曾高說到，“要有什麼遺憾，說來聽聽？”　　“還有什麼？大帥，你怎麼變得這麼感性？是因為看到大小姐受傷？”同樣學着李想坐在地上，愜意的背靠着滿是夏家村某個殘垣斷壁處，曾高露出一絲儒雅的笑容，等李想以為他不會回答的時候，他又接着說道，“我是沒什麼遺憾的了。所謂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咱們鬧出這麼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算在這裏為革命而死，我想百年之後，我的名字也會青史垂名。人生至此，又有何憾？”　　“你呢？少年？”疲憊不堪的李想捎帶着微笑看着面前局措不安的一個小兵，嘴角閃過一絲苦笑，“你怕死嗎？或者說有什麼遺憾的沒有？說來大家聽聽。”　　小兵搖了搖頭：“沒有。革命是為祖宗爭榮光，為家鄉父老爭好日子，沒有什麼好遺憾的。”自從昨天夜裡，看着李帥親自奮勇率領敢死隊衝鋒陷陣之後，他已經是李大帥為神明，崇拜之情，傾盡長江也無法倒盡。說實話，他並不是不怕死，只不過他不想讓自己在偶像面前成為一個懦夫。他鏗鏘有力的說道，“父親送我留洋德國，學習机械，是希望能學西洋之技巧，振興中華。我在德國，不止學習机械，還親身體會了德國的民族主義，我知道民族主義革命是什麼，我知道一個民族的凝聚力才是一個民族崛起的關鍵。所以我認為，當今中國，如不能掃除五千年專制，徹底清除黑暗的社會，喚醒四萬萬沉睡的國民，學習再多的西洋技巧，也無法振興中華。所以我參加革命，我要將革命進行到底！革出個共和，革出個民主，咱，我就可以用我的技術建設中華。”　　“留洋生啊，可惜了。”也許是自言自語，李想苦笑着搖了搖頭。　　“大帥……”小兵噌的站起身來，筆直如樁的矗立着，幾乎漲紅了臉，“在湖北革命軍中只有軍人，而沒有所謂的留洋生。”　　“好了，好了。”曾高打着哈哈，抬手安撫眼前惶惶不安的年輕人，“坐下吧！”　　“大帥，我說吧，咱們的革命軍里還真是有許多人才。”曾高衝著默然抽着煙的李想說到，“怎麼樣，要是我們三都能夠活下來，革命成功了，這樣的專業人才，你準備怎樣安排？”　　最高說著指了指小兵。　　“老高啊，你這白操心不是。”李想哈哈兒笑到，“士兵有自己選擇的權利，我可搞獨裁，不搞專制。”　　儘管李想的心裏對革命之路遙遠的他也不知道盡頭，歷史已經混亂讓他無法捉摸，自己都不知道能否活着去漢口看湯約宛，可是他還是擠出一份的笑容說道。　　曾高起身拍拍屁股：“軍事會議就要開始了，走吧。”　　交通破襲戰，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向前發展時，也到了李想制定的 第二部 計劃實施的時候。　　“無非就是命令繼續擴大戰果，你們可以搞定。”李想丟下煙頭，起身邊走邊說。　　曾高聽着李想這樣不負責任的話，臉色都變了：“大家都等着，你必須去！”　　“去、去、去……”李想淡淡的道：“此次交通破襲戰役勝利中已暴露敵之嚴重弱點，是兵力不夠分配，湖北戰場上之兵力缺乏，已抽調出去不少。因此，引起我們考慮以下問題，徹底毀滅京漢鐵路之武勝關、孝感段，如能達到目的，使被京漢鐵路切成東西兩半的革命基本根據地聯成一片，在任何方面與我有利，並可引起湖北戰局某些變化，你們認為可能時，請即電告並同時準備繼續擴大之。”　　最高的心咯噔一下，“使東西革命基本根據地聯成一片”的戰役企圖，已經遠遠超出了現在湖北革命軍的力量。從前面的李想戰役部署，並不能看出要將東西連個革命軍基本根據地聯成一片的意圖。　　早在先前的會議上，李想就曾談到是否可以由林鐵長和李西屏聯合起來，從京漢鐵路東西兩個方向對京漢鐵路來個大破襲，將安陸府和漢陽府兩革命區聯成一片。　　李想雖然是個九曲十八彎的彎彎腸子，但是在這些事情上從不拐彎抹角，打啞迷的讓部下去瞎猜，總是有什麼說什麼，常常是把自己的意見先拿出來，讓大家討論，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見，但你得說出理由來。　　這個特點在李想的一生中時時處處都表現得很突出。下到對一個普通戰士，上到對革命軍中高級將領都是如此。軍國大事，說話習慣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不轉彎抹角。他不能讓部隊帶着隱患，讓部下都不知道他的心思，不知道作戰的目的。玩帝王心術，只會延誤戰機。　　曾高很了解李想的這個性格。

# 第一百八十章 徒勞

　　孝感北洋大營。　　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段祺瑞行轅這裏只留下了幾個會伺候人的親衛侍候，他們也都站在正門的西北角上聽招呼，書房裡面只有他的得意門生徐樹錚一個人。　　其實他原來準備趁傅良佐他們退出去時也要離開這裏的，可是，不知是什麼緣故，卻猶豫了一下沒有走。此刻，見段祺瑞半躺半靠地仰卧在榻上，邊上是一盆紅旺旺的碳火，眼睜睜地注視着天棚，手指夾着一支恭弘=叶 恭弘子煙燃剩一節白灰，正陷入了深深地思索，又像是在傾聽外邊呼嘯的風聲，一點兒也沒注意到徐樹錚的存在。　　徐樹錚才小心翼翼地透了一口氣，滿屋子的恭弘=叶 恭弘子煙味，幾乎全是段祺瑞一個人的做為。李瘋子攪動的風雲已經搞得他們焦頭爛額，這些天就沒有睡過囫圇覺，就用煙來提神。　　“段軍統，袁大人急電！”　　傅良佐急急地敲了敲書房的房門。傅良佐1894年在長沙考入梁啟超、熊希齡創辦的時務學堂，學校停辦后被北洋武備學堂錄取。后赴日本留學，在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學習，畢業回國在北洋任職，後來的段系四大天王之一。　　段祺瑞猛的驚醒，高聲叫着：“是良佐嗎？你們也都進來吧！”　　從昨夜段祺瑞被一場夢裡雨驚起，到現在為止，一天快過去了。接應的軍隊已經派出，負責物資運輸的南氏兄弟還是一點都沒有消息，孝感與孝昌的距離只有這麼遠，多半已經被李瘋子報銷。　　此次南下作戰，北洋軍第一軍從武勝關打到武漢三鎮，可謂一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雖然期間遭到過一些頑強的抵抗，但終究未能阻止其南下的腳步。從袁世凱出山，北洋軍發起全面攻勢至攻進漢口城，前後僅用了十天的時間。　　北洋上上下下，誰都不禁為眼前的這種勝利所陶醉。勝利的背後，北洋各系也開始在背後爭奪功勛，段祺瑞把握住袁世凱的心思，成功壓了馮國璋一頭，這種勝利更是讓他陶醉。　　俗語有雲：樂極生悲。正當段祺瑞領湖廣總督銜，兼第一軍總統官，北洋大軍其後勤補給線卻屢遭打擊。運輸部隊被襲，後勤補給倉庫被毀，京漢鐵路線徹底癱瘓，類似的報告一個個接踵而至。一切的由頭，只因為一個叫李想的瘋子！　　段祺瑞自然很清楚，作戰部隊若失去了彈藥、給養的補充，那將意味着什麼！　　為了保證前線作戰能夠順利進行下去，為了不在袁世凱面前表現的無所作為，也為了馮國璋不能有機可乘，段祺瑞聽從徐樹錚建議，也是不惜血本，一下子又派出百多輛騾馬板車向前線輸送彈藥、給養，同時又派出一千多名步軍做掩護。　　可段祺瑞萬萬沒想到，他的這支運輸部隊在出了孝昌，行至銀井西北之馬甲橋及麻蜂嘴等地時，居然遇到李瘋子的襲擊！戰鬥之激烈，孝感城也隱約聽得到。　　派去接應的部隊到了那裡，看到的是連人帶馬車被李瘋子軍隊一股腦兒全部報銷的殘破戰場，南氏兄弟無所蹤跡，至今沒有消息，恐怕已經凶多吉少，而他的這一數目巨大的補給物資，不用猜也知道，幾乎有一大半落到了他的敵人李瘋子手裡。　　段祺瑞不是搞不清楚這是哪些部隊在其前線部隊的後方搗鬼，而是明明知道搗鬼的就是李瘋子，卻是眼看着又奈何不了他，段祺瑞更難以接受這樣一個無奈的事實。　　不斷在後方打擊北洋軍後勤補給線的李瘋子，是早先已不被北洋諸雄放在眼裡的一個笑話。雖然在北洋軍發起全面攻勢時，身處最前線的李想革命軍集團確實遭到不小的打擊，特別是失去漢口基地做為後勤，但其所屬各部並未遭到毀滅性的重創，建制健全，戰鬥力和戰鬥意志更是武昌之上。因此當北洋軍一路只顧南下后，李想的三個軍團便跟在其屁股後面，時不時地從側面或後面給他來上幾槍。另外，他們在北洋軍後方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那就是打擊北洋軍的後勤補給線。　　特別是李想破釜沉舟，為扭轉民軍陣營求和之風，發起的大規模交通破襲戰，經過不斷地偷襲、圍攻，北洋軍的後勤補給線幾乎全部被其切斷。　　此時，段祺瑞的面前擺着前線各師團急需補充的電文，而他卻很難再向前線輸送糧食、彈藥等補給品了。這個被北洋上下當成笑話茶餘飯後談論的小人物，如今使他焦頭爛額。《人民日報》看似浮夸，其實絕對真實報導事件，如驚雷擊頭，打在了北洋孝感大營文武上下頭上。誰都知道這場事變的後果！　　漢口馮國璋系諸將不用說，一堆堆的電報給北洋中樞，請示辦法，就等着段祺瑞的牆倒去推上一把。　　聽說袁大人看着《人民日報》都睡不着覺，大公子在夢中被驚醒，楊度嚇得呆了小半個小時。緊接着就是一堆電報又砸給現在暫時在漢口的馮國璋等直系北洋高層。　　要求馮國璋暫緩北上，即收集紅船（筆者按：江船之大者當時稱為紅船），將兩岸大小紅船全部調集北岸，擺出長江隨時可渡，武昌唾手可得的架勢。收集水手軍官上船，加煤加水，隨時準備生火起錨。　　武昌將近一個月耗用下來，民軍敗退以後都已向上游四散，武昌民軍寥寥無幾，並沒有多少人馬，也不見他們出現；即以紅船而論，現在南岸一條也沒有了。武昌民軍狀態極差，彈藥缺乏，人員不整。如果要進行戰鬥，北洋軍是必操勝籌。眼看着馮國璋又要立一大功，段祺瑞更是焦急。　　馮國璋如果在漢口打起來，段祺瑞一系就全得滾回北京去。聽說袁世凱已經發火，放下狠話說，“段祺瑞如果不能儘快平息湖北李瘋子，那就給老子滾回來！李瘋子不足為懼，但是看着實在噁心。”　　這個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狠狠的打擊李瘋子，將其主力消滅，先固根本！段祺瑞當即和座下將領商量一天。除了曲同豐和吳光新不表態，靳雲鵬、徐樹錚和傅良佐都贊同他的意見，頓時就了一個聯銜電報過去。要求立即整備主力，再戰！只要主力能保存，只要袁世凱多給點時間，只要打起仗來總有辦法！畢竟袁世凱的和議大戲，總要人唱黑臉，有人唱白臉，不是？由着馮國璋把武昌民軍繳乾淨了，袁世凱拿什麼去要挾清廷的孤兒寡母？何況剿滅了武昌黎膽小，對李想也沒有任何的打擊，說不定他還會偷着笑。北洋軍如今在湖北的窘迫也不會有絲毫的改善。所以段祺瑞還是有些憑侍心裏，袁世凱對他還是有些寄託的。　　現在李純手中拿着的，就是袁世凱的回電。李純他們剛去拍上聯名電報，才一轉眼又回來，袁世凱的回電也迅速。　　隨同李純又殺回來的還有曲同豐，吳光新。　　當李純等人再次走進段祺瑞的書房，就聞到全是恭弘=叶 恭弘子煙的味道。徐樹錚不大抽煙，這一轉身回來，卻不知道段祺瑞又抽了多少，才能搞得這樣烏煙瘴氣！就瞧見他眼窩也青了，眉毛都耷拉了下來，躺椅邊上梨花木雕桌上青花瓷煙灰缸堆尖的煙蒂，他躺在那裡慢慢的喝着濃茶，還在撐着。　　書房之內，到處都是地圖，電文，資料，筆硯，墨水，放得到處都是。　　李純皺皺眉頭，將電報紙遞給了段祺瑞，自己過去推開書房的窗戶。凌勵的寒風吹進來，讓腦子已經成了一鍋粥的段祺瑞精神就是一振，忙不迭的打開了電報紙細看。才看了幾行，就猛站起身子，一拍桌子，筆墨紙硯全部跳了起來，墨水濺得地圖上都是，忽然大笑：“袁大人果然還是信任我的，袁大人也還是明白的，即使李瘋子把湖北鬧翻天，還是不會影響咱們與南京去和議！”　　段祺瑞的心裏卻閃過一絲大逆不道的念頭，袁大人老了！還是嗅不出這裏味道！　　徐樹錚上前一步問道：“軍統，回電是什麼意思？”　　段祺瑞抖着手將電報紙遞給徐樹錚，低聲道：“你自己看。自己看……袁大人要我們穩住湖北局勢，儘快撲滅李瘋子，不得稍有喪威之舉。北洋主力集於此，虎視武昌，南方民黨應不敢輕動……袁大人說南京臨時中央還在組建，民黨內正是爭權奪利之際，沒有一個威信足夠之領導人，黃興逢戰必敗，得外號名字下面四條退的常敗將軍，威信也正是風雨飄搖之際。此次南京雖然丟失，但民軍也陷入當年太平天國之危機……英明，英明啊。咱們主力於此，佔據武勝關、孝感、漢口等重鎮，態勢並沒有李瘋子的《人民日報》誇張得那樣惡劣得無以復加……”　　徐樹錚是個細緻的人，不言聲兒的仔細看完了電報，低聲道：“袁大人也有他地顧慮，電報裏面也點出來了……南北和議在即，《人民日報》的風波無論真假，是大傷北洋和袁大人體面地事情，談判桌上也會陷入被動。這一層袁大人慮到了……還有一條，就是咱們北洋、袁大人這次聲勢復振。袁大人已經不能再像從前，被清廷一紙聖旨就罷官歸隱洹上，只能往前走……上次事情，攝政王沒把袁大人收拾下來，這次如果又是鳥盡弓藏，只怕咱們這些跟隨袁大人的也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北洋這次如果不強撐着，袁大人如果做曹操，一旦垮下來，只怕再求往日地歸隱洹上也不可得！”　　一說到北洋團體自己的利益，段祺瑞，傅良佐等就再沒有話說了。默然半晌，輕輕道：“咱們拼了老命，也要斷送了李瘋子。這不止是為袁大人計，也是為咱們自己計。”　　徐樹錚也是臉色鐵青，只覺得兩頭為難。北洋團體勢力是大局，可是他們在湖北的局勢，可以說困難重重，李瘋子步步進逼。交通補給斷絕，要怎麼把李瘋子剿滅？　　怎麼辦？怎麼辦？　　段祺瑞站了起來，一圈圈走動，只是喃喃自語：“時間是有了，咱們要想法子，求生路！”　　就在馮國璋在漢口多待一天，段祺瑞就多一絲危險，他真是嫉妒馮國璋的好運。馮國璋在湖北風光無限的時候，李瘋子卻不去找他的麻煩，現在專找他的麻煩。　　武昌事變后，段祺瑞也就到了湖北。他就已經是北洋軍第二軍總統官，一直卻不是對革命軍作戰的主力軍。先有蔭昌壓在頭上，後有馮國璋壓在頭上。雖然都是在後勤賦閑的工作，但並沒有消磨掉他重返前線的信心。好不容易的翻身，他絕不能被馮國璋壓着！　　“我有主意了！”徐樹錚猛然站起，段祺瑞等刷的一聲全盯着這位智囊。　　徐樹錚比段祺瑞年輕，但是比起他更為老練，也更為毒辣。他這幾夜把湖北各地北洋軍官進行的現地調查報告整理完，切實掌握第一手材料。徐樹錚吸取了先前的經驗，他把段祺瑞的“囚籠”政策加以改進，一方面繼續強化“囚籠”政策和軍事進攻，同時又吸收馮國璋當初對李瘋子革命根據地多次反“圍剿”的經驗和馮國璋在北洋佔領區內實行的保甲政策。　　徐樹錚認為，是該開始在即將展開的第二期肅正作戰中就開始推行他自己的新軍事思想。　　徐樹錚緩緩道：“只有將軍事進攻與大力推行政治、經濟、宣傳報道等各項措施結合起來，才能夠實現剿匪肅正的目的，要把這次的軍事進攻與當初沒能開始的治安強化運動結合起來，才能夠收到軍事打擊的效果。我一開始就反對單純軍事進攻。只有軍事，而無政治、經濟手段，軍事行動是徒勞的，甚至政治、經濟所起的作用要超過軍事所起的作用。為此，必須開展治安強化剿匪運動中，必須實行了以經濟戰為主體的治安強化剿匪運動。”　　接着，徐樹錚又詳細解說“治安強化剿匪運動”的細則，幾乎招招都是衝著李瘋子強大的群眾基礎。　　段祺瑞看着這些心腹大將說：“你們認為如何？”　　傅良佐在椅子上欠了欠身說道：“軍統，這事情是明擺着的，也是早晚都要發生的。《人民日報》一宣傳，朝中人人都知道。咱們被李瘋子的革命軍連續打擊下，這個場子，無論如何必須找回來。又錚似乎剛剛有些自知之明了。”傅良佐不無嫉妒嘲諷一句，才繼續，“你不得不承認，要想認識湖北的泥腿子，認識湖北的革命軍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要想徹底弄明白所謂的‘革命’事情是多麼的不容易。咱們都以為李瘋子在湖北的革命軍只能分散成小股的游擊隊，藉助於鄉下山地丘陵出來活動，沒想到革命軍竟然集中了三個‘師團’，在背後桶了咱們一刀狠的，搞得整個湖北整條京漢鐵路起火，一半炮樓冒煙。我是咽不下這口氣。如今，說來說去，其實全都是一個意思，不外乎要把李瘋子剿滅。無論怎麼說，這些事也只是狠狠打李瘋子，才能震懾南軍。就從現在開始，咱們必須開始了瘋汪的報復，掃蕩……”　　曲同豐也附和道：“對對，老傅說得有理。必需掃蕩，報復！”　　吳光新也說：“李瘋子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就是要北洋一個心眼地只是盯着他們，顧不上辦別的事情，顧不上與南軍和議。一句話，他橫下腸子來和您死挺硬頂，為的就是求亂。而只要一亂，就會又鬧出新的事端來，袁大人日思夜想的和議也就全都泡湯了……”　　段祺瑞長長地出了口氣說：“你們說得都對，我也是這麼想的，咱們可謂是不謀而合。又錚這個法子，卻可以解燃眉之急。調集孝感兩萬餘北洋軍，於明天開始，對安陸府、漢陽府進行掃蕩。”　　幾個大將聽到這裏全都呆住了，兩萬，幾乎已經是孝感所能抽調的全部兵力。　　徐樹錚最了解段祺瑞的心思，他出面說：“大軍一上去就向安陸府、漢陽府腹地撲去。軍統要來個先里后外。先中心開花，后外圍結果。先把李瘋子軍總部和林鐵長師部搗爛，使整個湖北革命軍群龍無首，然後再分區清剿。軍統認為以三個師為主體的革命軍，經過再次採取攻勢后，將主力盤踞於從孝昌以西到安陸以南的山嶽地帶，另一部盤踞於沁園一帶，對大悟孝昌及東邊京漢鐵路進行頑強襲擊。”　　各位大將心實，還有什麼要再多說的。要報復，搖剿滅，要保住手裡的引把子，也只有這樣辦。傅良佐連忙說：“是的，是的，又錚到底比我想得周到。”　　段祺瑞在書房裡來回踱着說：“那就這樣，你們先回去休息，明天就由參議部以此制定詳細計劃。”

# 第一百八十一章 硬碰硬

　　夏家村莊。　　李想革命軍部燈火通明。一張八仙桌上攤開一張地圖，李想，曾高，周吾等軍中將領圍在周圍激烈的爭論着。“使東西革命基本根據地聯成一片”，就是李想這樣一個大膽想法使這裏炸開了鍋。　　地圖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道道黑色的粗線、細線。粗線代表着鐵路，細線代表着官道。粗線與細線密密麻麻，經緯相連，像一張巨大的網覆蓋在地圖上。在軍用地圖上，交通網絡佔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往往用醒目的黑色來標識。這地圖是張之洞請洋人繪製的精密地圖，再通過李想參謀部測繪學堂的學生補充完善，點點滴滴的布滿羅馬拼音和繁體漢字。李想這樣的門外漢看起來非常吃力，但是他也知道這地圖比先前山水畫也似的地圖精密到天上，不知不覺參謀部越來越有能耐，看到這裏，他昨夜苦戰之後疲憊的身體，湯家小姐因傷離開之後沉重的心情，都輕鬆不少。　　現在這些醒目的黑線所編織成的巨網，已經破爛不堪，到處是彩色鉛筆畫的紅XX，黑線處處都有戰火燃燒。當初看到這張黑網時像是看到正等待着獵物陷阱，給人以十分壓抑的感覺已經消失無蹤。特別是剛剛加上去的幾條血紅的粗XX，更加使看着地圖的他們心情愉悅。　　周吾抬頭，露出許久不刮的連頷大鬍子，傻笑着說道：“現在看到這張地圖我就覺得開心開心極了……交通破襲戰取得階段勝利，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但是《人民日報》的宣傳還是太不給力……”　　雖然他們一個個面容憔悴不堪，軍裝也滿是破破洞洞，但是收拾都很整潔，風紀扣整整齊齊的扣好，武裝帶殺得細如蜂腰，軍容前所未有的整齊！李想其實有點想不通，這群臭男人神馬時候開始講究個人衛生？現在也實在是戰事太緊張，條件太艱苦，不然這軍容，絕對英武的可以稱為宅女殺手。　　曾高不待他說完，緊接一句說道：“《人民日報》的宣傳要是再給力一點，咱們革命軍內部的軍事機密就全部暴露在天下人眼前，北洋軍知道咱們的軍事企圖，咱們打鬼去？”　　周吾嘿嘿一笑道：“參座英明，正是如此。我只顧着革命的宣傳效應，忘了這茬。由於在軍力對比上咱們革命軍居於劣勢，因而避實擊虛，出其不意打擊北洋軍軟腹部的戰法也就大帥的指導下應運而生，而且取得這樣的輝煌戰果。這又是怎樣的奇迹？只是真實的報導，也能對民軍極大的鼓勵，南京的當道諸公也會看清革命的力量，也就不會輕言和議……”　　言猶未畢，只聽“砰”的一聲，李想怒不可遏地以手擊案，霍地站起身來，只要想起這股求和的風氣，這是一百年的遺憾啊！一場轟轟烈烈的辛亥大革命，歷史卻是這樣一個悲涼的結果，哪个中國人在讀到這段歷史的時候不會扼腕嘆息？不會心疼追悔？他激憤，正欲發作，忽然想起湯約宛說的“萬事毋急”，又緩緩坐下來問道：“南京的當道諸公有幾個是真心革命？又有幾個是迫於革命潮流而附翼革命的偽革命？他們真的不清楚革命的力量？不！他們清楚得很。正是因為太清楚了，所以他們害怕了，害怕這股民眾凝聚的龐大偉力！武昌黨人把三民主義都改了，因為他們害怕《平均地權》這一條……”　　李想剛剛復蘇的心情又跌入谷底，一肚皮的牢騷立刻如泛濫的洪水滔滔不絕。　　曾高急忙插嘴，切斷李大帥的牢騷語，說道：“大帥不妨委派一心腹去南京，向南京臨時政府請示，向黃興先生陳情，遊說江浙聯軍將領，聯合起來一同北伐，將革命進行到底。”　　李想聽到這裏，心中怦然而動。林述慶不就是北伐熱衷者，聽說頗有不可一世之慨，現在革命終於又有了一點起色，聯合這些人物，總好個一個人孤軍奮戰。不過……　　周吾對這件事情是最熱心的，但在此時，無論怎樣着急，是一句話也不能插的。無他，他對江浙聯軍將領不了解。他挺了挺身子，留神聽下去。　　“不過……”李想“哼”了一聲，偌大的一個堂屋靜得掉一根針都能聽得到。江浙聯軍是歷史上出名的烏合之眾，各將領還在鎮江的時候就明爭暗鬥得不亦樂乎，更關鍵的是軍需物資全部掌握在咨議局立憲會掌握，他們是全力支持和議，支持袁世凱當權，歷史上也正是這群人在背後掐着江浙聯軍的脖子。　　李想站起身來背着手踱了幾步，對着曾高道：“大概你還不了解這些人的心思，太平天國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　　曾高一怔，隨即答道：“大帥既然知道這些人不可靠，那麼也就不要再對這人抱有幻想。”　　這是一句很犀利的話，李想聽了不禁也是一愣，點了點頭。可又想了想，這曾高拐彎抹角的是在進諫，勸自己不要再發這些好無意義的牢騷，他遂淡淡說道：“你說對，還是要靠自己。唉�D�D”他長嘆一聲，不言語了。　　一時會議室里又安靜下來。　　半晌，李想又說：“你有話，以後就直說，我又不是封建帝王，跟我說話需要繞彎嗎？還是言歸正傳……北洋軍的軟中之軟是交通線。以少量的兵力去佔領廣大的區域，以不足的兵力去對付打不盡、殺不絕的敵後武裝，是因為有了官道和鐵路。交通線是北洋軍的命脈。在湖北敵後圍繞交通進行的鬥爭，構成了湖北革命的一個主旋律。這是老生長談，不要怪我��嗦。其實這一次湖北革命軍完成配合南京光復，漢口淪陷，由正面作戰而轉入敵後革命后，就開始了對北洋軍交通線的破襲戰。咱們對京漢鐵路等重要交通線，三天之內連續發動了三次大破襲，革命軍的行動，對北洋軍視為生命線的交通線構成了極大的威脅。但是，在咱們革命軍的不斷打擊下，北洋軍又想出了新的招術！”　　曾高見李大帥說到關鍵處，笑道：“主動全在咱們手裡，他們只不過是見招拆招。”　　李想苦笑道：“他們前面丟了大面子，這回肯定是要把場子找回來，瘋狂的報復咱們。咱們就得應付，還得反擊。”　　憋了很久一直插不上嘴的宋缺毅然說道：“還怕了他不成？執行第二步計劃。”　　聽了這話，李想眼睛里閃出了興奮的目光，瞟了一眼窗外，又打量了一下宋缺，斥責道：“狂妄！取得一點成績，就狂的沒邊，瞧你這得意的小樣，小心大意失荊州！”言詞雖然十分嚴厲，卻並不動怒，而且大意失荊州的可是關羽，宋缺不止沒有沮喪，還很得意，連聲答道：“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切，我看你沒什麼不敢的。”李想笑罵一句，又道，“老高，你怎麼看？”　　曾高很了解李想的性格，早先聽了李想的想法，一直在琢磨，現在也不跟他客氣，也是該談自己的想法。為此，他分析道：“那個計劃如果能夠實現，那當然好，不過，我們要想完全控制京漢鐵路，或者把它徹底摧毀掉，恐怕難以實現。因為，在孝感和漢口的北洋軍為了鞏固它的後方，正企圖通過鞏固交通線，把安陸府、德安府、漢陽府三個地區緊緊連在一起。現在武勝關到大悟縣，還不通車，孝昌到孝感這段鐵路，雖然北洋軍又在抓緊修，但是由於屢遭我們的破襲，還遠沒修通。在這種情況下，敵人把京漢鐵路看成是連接河南、湖北的重要交通命脈，如果喪失對京漢鐵路的控制，它在湖北的佔領軍一切運輸補給都難以保障，敵人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就是我們能夠在短時間內炸斷、摧毀京漢鐵路，暫時斷絕了它的交通，從敵人具備的技術力量來看，很快可以修復。所以，將兩個區聯繫起來，恐怕不夠現實，但對京漢鐵路線進行大破擊是完全可以的。”　　曾高也是贊同第二步計劃，僅過半個時辰，革命軍總部就發出了《敵援京漢鐵路兵力已到我執行第二步方針》的電報。但是這封電報使尚未開始執行，電報命令就成為歷史。計劃有時候總是趕不上變化。　　議定的電報剛剛送給通訊兵，通訊兵前腳邁出大門，李想忽然見另一個通訊兵垂手站在那裡，喊：“報告！”　　李想忙問道：“進來！是什麼事情？”　　通訊兵見李想發問，忙回道：“大帥，前線緊急軍情。李西屏、林鐵長、張政、劉經、趙又成、劉元、張仁並報軍委……”說著他遞上紙片。　　李想看了曾高一眼說道：“你看，念給大家聽聽。”　　“是！”曾高伸手接過，聲音大得滿屋人都能聽到：“李西屏、林鐵長、張政、劉經、趙又成、劉元、張仁並報軍委：1、連日由信陽往援京漢鐵路之敵約一混成協之兵力，其先頭已達京漢鐵路鄂北武勝關段，大悟縣、廣水縣、九里關、武勝關、平靖關各據點之北洋敵人向外擴張，已奪回不少據點，孝昌、李家莊沿線集敵五六千人，後續可能增加，孝感、漢陽敵亦向北擴張的趨勢，估計敵正圖於此東西夾攻我軍安陸總部。 2、京漢鐵路戰役已取得偉大成績，在上述情況下，特別在李西屏集團方面繼續擴大戰果已不可能，原先計劃決心第二步行動方針轉移兵力，力求乘京漢鐵路遭我大破擊后，敵不易轉移兵力之有利時機完成第二步計劃之任務。”　　兩封電報相比，情況一樣，但結論已完全不一樣。　　討論半個時辰，還沒來得及實施情況就已經發生了變化。　　曾高念完，笑了笑說道：“戰果好的超乎咱們想象，竟然已經無法在做繼續擴大戰果！”說著便轉面問李想：“大帥，咱們的第二步計劃由得修改。”　　李想正根據前線將領報告，在地圖上努力尋找着，聞言，將頭微微一抬，不哼不哈地举手在地圖上一敲，道：“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李西屏他們聯名的電報來得很及時，要修改計劃也來得及。”　　李想話說得又響亮又利落，中氣極足，滿屋人無不面面相覷，誰都可以看得出李想臉上的這份得意……得意也忘行了。　　李想也知道自己得意忘行，強按捺下心頭的狂喜和得意，定了定神又說：“由於北洋軍大批援軍已由南北兩端進抵京漢鐵路湖北路段，革命軍繼續在京漢鐵路擴張戰果已不可能，所以――”李想揚聲道：“第二階段的作戰任務就由破路轉至革命軍抗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攻堅行動！”　　“終於不用破這個鳥路，可以和北洋軍硬碰硬的幹了！”宋缺興奮的不得了。　　李想眼神如電的掃過得意忘形的宋缺：“看不起破路？看不起我的作戰計劃？”　　“小的哪裡敢！小的哪裡敢！”宋缺點頭哈要的。　　隨後，根據這些資料，李想、曾高等經反覆研究，於是又是半個時辰，又簽發了湖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京漢鐵路交通破襲大戰第二階段作戰命令》。　　另有命令：　　一、各兵團、各部隊應遵照軍事委員會作戰計劃做好統一作戰準備。　　二、作戰開始時，關於兵力的調轉及其它前項計劃以外的必要事項，另行下達命令。　　一場轟轟烈烈的攻堅戰，很快就要捲起在湖北大地。　　電報簽字，李想低頭想想又說：“咱們也應該給前線一些鼓勵，發個電報給前線各軍表示一下。”　　李想還未說完，沉默在一旁的周吾忍不住笑一聲開了口：“說什麼好呢？”　　他話音一落，李想隨即道：“隨便說點什麼，戰士們只要知道我們在關注他們，他們就已經非常高興了。李西屏不就是把《人民日報》在部隊發了一份，戰士們看到報導里有他們的故事，他們就高興的不得了，軍心士氣都沸騰了。拍個電報就說，京漢鐵路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只要再組織一兩次，北洋軍就得滾出湖北！”　　曾高在李想之前，已事先知道李西屏辦的這件漂亮事情，也全軍學習，所以他毫無吃驚，接口道：“這是京漢鐵路交通破襲大戰進行以來，各軍收到的大帥的第一封個人鼓勵電報。電報雖然只有三十五個字，但在李西屏和林鐵長，還有全軍將士們眼裡，這三十五個字，字字千金，它使李西屏和林鐵長，還有全軍將士們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更加的堅定全軍將士將革命進行到底之決心。”　　“議來議去，一件事商議好了又重複修改。一個晚上，大家也都剛剛退出戰場，也沒有休息，都很累了，”李想揉揉酸痛的頸椎便說道：“今日且議至此，餘事我自能查明處置。散了吧，都回去休息去。”　　也就是在大約所有人都休息了，李想撐着眼皮挑燈夜戰。他把當年毛委員在延安連續發表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努力回憶毛委員在這兩篇文章中的中心思想，毛委員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基本特點，揭示了抗日戰爭的重要戰略地位，批駁了輕視和反對游擊戰爭的錯誤思想，以及對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前途和發展規律作了深刻的分析。還有在《論持久戰》中毛委員進一步明確了我軍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毛委員的觀點是很鮮明的，李想認為非常切合他現在的困難境況，他很容易使別人明確自己所處的位置。李想挑燈夜戰，努力回憶，把這兩篇驚世文章拷貝出來，做為自己的軍事思想，發表在《人民日報》，將來也能名垂千古。　　他還是在《論持久戰》中，牛幣��說奶婷�委員又補充道：“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反對這個方針的人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除此之外，李想還想再給李西屏和林鐵長去一封私信，這封信也足以讓李西屏和林鐵長“臉上都露出了興奮的光彩”。　　李想挑燈夜戰，還親筆寫下《關於時局趨向的指示》中，也讚揚說：“我革命軍三個師團积極行動於敵後，尤其是此次湖北京漢鐵路交通破襲戰役，給了北洋敵寇以深重的打擊，給了全國人民以無窮的希望。”　　李想的大炮放得比孫大炮還要響！　　同時，李想還很獨裁的一個人以湖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起草《湖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擊敵和友的軍事行動指示》的電報，再次充分肯定了京漢鐵路交通破襲大戰。“根據軍事委員會‘將革命進行到底’宣言與‘將革命進行到底’決定，我湖北革命軍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強團結時期，應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於打擊敵人，在湖北即應擴大交通破襲戰役行動，到那些尚未遭受打擊的敵人方面去，用以縮小敵占區，擴大根據地，打通封鎖線，提高戰鬥力，並在安陸府與漢陽府方面繼續擴大我軍之力量，而給予敵人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對敵進攻行動。交通破襲大戰，在大後方與敵占區內千百萬人民以良好之影響，給予敵人向山西、陝西等地進攻計劃以延緩的作用。”　　但是李想的這個意圖是否能夠實現，有點懸。　　革命軍三個師團，經過奔襲作戰也極度疲勞，需要休整和補充，第一階段李西屏主攻方向就傷亡了近千人，各部隊已不可能進行像第一階段那樣的大規模戰役了。

# 第一百八十二章 影響所及（一）

　　上海，滬軍都督府。臨時中央議會，緊急會議上。　　李想捲起的這場風潮期間，匯聚滬上的當道諸公，更是把這譚混水攪得沸沸揚揚。因為李想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宣言，在湖北鬧得天翻地覆，一直吵吵鬧鬧的“舉定南京為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確定中央權威，選舉臨時大元帥，行駛大總統職權，組織臨時政府。”又提上議程。　　為辦事方便，黃興、程德全、湯壽潛都暫時住進陳其美的滬軍都督，開始組織臨時政府，協助處置軍務，提調駐防軍隊，探詢各方面動靜……各部官員白日抱着一疊疊文案在門前挨號回報事宜，黑夜取走批閱過的文書，人來人往川流不息。　　自上海光復后就開始醞釀臨時政府的組織問題，由於各派勢力爭權奪位，鬧得不可開交。直至南京光復以前，建立不起一個統一領導的中央機構。溯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而起義各省的情況非常複雜。有的是新軍和革命派起義，驅逐清朝官吏取得政權而獨立的，如陝西、湖南；有的是新軍和舊軍經過戰鬥，新軍勝利而取得政權的，如雲南、浙江等省；有的是清朝官吏看到革命勢力起來，清朝快要滅亡而自動宣布獨立的，如福建；有的是清朝官吏本來不想獨立，經人勸說勉強改變名義的，如江蘇；還有清朝官吏舉行假獨立暗中仍和北京政府勾搭的，如山東。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然是這次革命的政治綱領，而同盟會在各省的領導力量，並沒有掌握到充分的實力。許多獨立省份的軍政大權，都落在軍閥官僚和立憲派手裡。黃興等同盟會人物為了打開僵局，就不能不容納這些不同主張不同系統的軍閥官僚，和昨天擁護君主今天贊成共和的立憲黨人來成立一個混合政府。　　武漢倡義甫一月，而湘、秦、晉、滇、贛、黔、浙、蘇、桂、皖、粵、閩各省先後響應，宗旨雖同，機關互異，當事者以對內對外之不可不亟謀統一也，乃往返電商，籌議組織。先由鄂軍黎都督通電各省，請派員到鄂會議。浙軍湯都督湯壽潛、蘇軍程都督程德全亦致電滬軍陳都督陳其美，略謂美國革命，苦戰八年，卒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其第一次第二次會議，均僅以襄助各州議會為宗旨，至第三次會議，始能確定國會，長治久安。吾國急宜仿照美國第一次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善要方法。附提議大綱三條：一、公認外交代表；一、對於軍事進行之聯絡方法；一、對於清皇室之處置。而滬軍陳都督，復以民軍倡義伊始，百凡待舉，無總機關以代表全國，外人疑慮，交涉為難，因電致各省，公舉代表赴滬開會，議建臨時政府。於是各省都督皆先後選舉代表，剋日首途。其未光復各省，則由咨議局公舉。十月初旬，代表之行抵上海者凡十省；其贛、粵、桂三省，則以鄂省先有請派之議，徑至武昌。　　黎元洪在陳其美在滬上發電組織臨時政府之前，乃據情照會各領事，並聲明：“凡民軍舉義之先，所有滿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商約，及所有借款之債權，均有效力。至武昌義旗既舉之後，無論滿清政府向何國所借之債及所結之條約，則概不承認。”同時黎都督復通電各省，略謂：“大局粗定，非組織臨時政府，內政、外交均無主體，極為可危。前電請舉員會議，一時未能全到，擬變通辦法，先由各省電舉各部政務長，擇其得多數票者聘請來鄂。以政府成立，照會各國領事，轉稟各國公使，請各本國承認，庶國基可以粗定。並擬將臨時政府暫分為內務、外交、教育、財政、交通、軍政、司法七部。”　　各省得電后，關於誰為臨時政府之地即鬧開了鍋。但是，此獨立十三省，均贊成組織臨時政府統馭全國之說不用質疑。雖然滬上有十省代表，漢上只得三省代表，然當時黃興在漢任兩湖聯軍總司令，武昌有味首義支地，上海集團也只能暫時妥協。　　即由十省代表在上海會議，先推武昌為中央軍政府；並提議武昌既為中央軍政府，各代表即應前赴武昌，惟滬上仍留一通信機關，以便接洽機要。當代表團未全體到鄂之先，各省軍政府以代表到鄂尚需日時，外交應付不容稍緩，乃先後電致鄂垣，凡民軍佔領各省，公推黎都督為民國中央政府代表，而以鄂省為暫時民國中央政府，凡與各國交涉，有關民國全體大局者，均由黎都督代表一切。同時有已到鄂省之各省代表，亦以是為言。　　除外交一席亟須設立，由各省致電公推伍君廷芳為總長，溫君宗堯為次長，即行任事外，其餘各部，因代表議會將次成立，暫不實行。各省代表既由滬議決前赴武昌，即於（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在武昌正式會議，全體贊成於臨時政府未成立以前，推舉鄂軍都督黎元洪為中央軍政府大都督。　　惟時漢陽於初七日失守，鄂省軍務正在吃緊；而民軍旋於十二日攻取南京，情形不同，則臨時政府地點，不得不稍事變易。　　於是浙江湯都督湯壽潛、江蘇程都督程德全、滬軍陳都督陳其美，復與駐滬各省代表籌商，將臨時政府改設南京；投票公舉黃君興為假定大元帥，黎君元洪為副元帥，庶援鄂及北伐兩軍號令有所統一。並電在鄂代表齊赴南京，舉行正式典禮。　　是日適得在鄂代表電稱：“十省代表公決臨時政府設於南京，定組織大綱二十一條，七日內各代表須會於南京，有十省以上代表到會，即行選舉大總統；復公決未舉總統以前，仍認鄂都督為中央軍政府，並仍推伍、溫二君為外交總副長。”　　“由是南京為臨時政府地點，滬、鄂兩處會議固已同歸一致矣。”黃興長長透了一口氣，笑道，“黎督還是識大體。”　　剛剛從武昌回來的同盟會要人譚人鳳冷笑道：“黎元洪在武昌已經無話語權，自從李想發起‘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宣言，湖北民心士氣即為他所掌控，主持武昌軍政府的是一個叫馮小戥的年輕人，他是李想鐵杆跟班。說識大體的人，還是李想。”　　程德全驚訝地問道：“馮小戥是何許人物？”　　武昌竟然發生這樣的變化，投機取巧的立憲會人物也都大吃一驚。　　譚人鳳帶着幾分欽佩幾分無奈道：“李想的人都神秘着，也都年輕的過分，一腔革命熱血令老夫羡慕。馮小戥處理內政的能力也是令老父佩服，他的那些班底能力無可挑剔，真不知道他怎麼尋找到這些人才的。”　　“一將功成萬骨枯，”程德全嘆了口氣，弦外有音地道，“恐共和雖成，而士女空閭巷，肝腦塗原野，兵連禍結，薄海騷然，其武裝解決之膚功，又烏能若是其和平而迅厲哉。”　　話語之間，全是反對李想“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宣言。　　大家正沉浸在一種肅瑾的心情中，聽得此言不禁愕然。　　湯壽潛緊隨其後的大言道：“南北相持，同胞慘殺，大局岌岌可危。又以和議或興或輟，迄未就緒，而舉朝�`茸，咸以革命二字相詬病，卒無有犧牲一身，剖陳大義，為國分憂者。鬩牆既久，外侮乘之，勢不至釀成豆剖瓜分之禍不止。”　　如今其他各省都督如程德全、湯壽潛、譚延�]、庄蘊寬、陸榮廷、孫道仁等那一個不是清朝的大官僚地方大紳士，在他們思想深處，當然感到與其擁護那些素不相識的革命黨人，不如擁護袁世凱尚覺氣味相投，也是南方和議的主力軍。李想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他們自然竭盡全力的反對。　　正是此時，張騫拿着袁世凱一疊電報紙進來，眾人傳閱。　　“袁宮保總算識大體。”程德全不禁舒了長長一口氣，臉上浮出了一絲血色，笑道：“能不動兵戈平安共和，這不能不說是國家之福、社稷之幸！”　　袁世凱多次致電張謇，表示自已誠心誠意“和平了結”。這些電報全是袁世凱發來的。　　在國內的君主立憲派大都投機革命，並取得各省政府要職，如湖北湯化龍，湖南譚延，浙江湯壽潛，四川蒲殿俊，江蘇張謇，等等。他們之間仍保持一定的聯繫，政治上幾乎都擁護袁世凱，隱然成為同盟會革命黨人以外的一大政治勢力，而清末狀元公，清末第一實業家張謇則是這一派別的代言人。　　率領三千民軍北伐來到滬上的姚雨平，他也是北伐堅定支持者，此時義憤不已，大吼道：“袁世凱是一個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國的大任寄托在他的身上是靠不住的，趁此全國人心傾向革命的時候，把革命進行到底，一定可以取得最後勝利。”　　聽到此處，藍天蔚也不禁動容，旋又強硬道：“北軍勢單力薄，調遣難周。我軍朝氣方新，萬不可墮其延宕之術。敝軍政分府現今整隊北伐，一面廓清淮甸，以固我長江門戶，然後與各民軍合力北伐。務請我最崇拜、最親愛諸公，持以決心，奮揚神武，毋使九仞之功止於一簣，是為至禱。”　　藍天蔚字秀豪，湖北黃陂人。早年以湖北武備學生資送日本留學，入士官學校。1903年，25歲，與鈕永建、秦毓鎏等在東京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被推為隊長，后改為“軍國民教育會”。回國后在湖北新軍任統帶官兼湖北將弁高等師範學堂教員。不久赴日本考察軍事，考入陸軍大學。1910年歸國，任陸軍第2混成協統領，駐奉天。武昌起義后，與陸軍第6鎮統制吳祿貞、第20鎮統制張紹曾等，擬發動北方新軍響應。不料吳被刺身死，張被解職，他隨後赴滬。　　藍天蔚身處北方清廷核心，他的話讓人深思。　　“對，是這樣的。”柏文慰道，“今民國已立，諸公早定大計，直搗賊巢。”　　前段時間灰溜溜的林述慶瞧准了黃興外剛內柔的秉性，一點也不客氣地痛下針砭：“當前臨時政府在政治上也處在有利地位，南方各地軍民，紛紛發布通電，要求打消議和，出師北伐……”　　這一語下得很重，眾人正擔心黃興、張騫等受不了，粵軍將領姚雨平卻提高了嗓門：“和約且被李瘋子破，已墮袁賊詭計。刻下敝軍已聯合五鎮，預備開赴前敵，如何進行方略，速復，以免一誤再誤。”說至此，姚雨平忽向黃興一揖拜倒，揚聲誓言道，“北伐北伐，縱以吾輩之血，染成民國地圖，亦所不惜！”　　陶成章闖進來，剛好聽見他們這樣激進言論，立刻瞪着雙眼吼道：“蓋今者中國安危問題，不過和戰兩途，其事至明，一言能決。然以大勢觀之，與其戰而兩敗俱傷，招豆剖瓜分之慘，曷若和而同心協力，為福民利國之謀。況此次議和之初，春以個人名義前往長江一帶，悉心體察，竊見民黨雖逞血氣之私，跡似近於鹵莽，然本原所在，無非歆羡歐美之郅治，欲步先進之後塵，雪數十年喪師失地之仇，為四百兆吐氣揚眉之計，是以一唱百和，舉國若狂。僉曰：民黨不死，共和不生，破釜沈舟，等於孤注。”　　緊隨其後的同盟會大文豪章太炎同聲附和：“革命軍興，革命黨消！”　　“繆論！”姚雨平大笑道，“民黨言論，頗持強硬，僉以為和議萬不可恃，非接續準備戰鬥進行方法不可。持議異常激烈，其原因甚複雜，茲擇其最重要者臚列如下：一、黨人激於義憤，流血獨多，拋擲頭顱，犧牲財產，無非為共和代價，以謀同胞無窮幸福，倘功虧一簣，決不甘心。一、前日上海黨人，追悼革命先烈，蒞會者不下萬人，有女子軍事團，捧誦誄詞，聲淚俱下。士女演說，莫不痛憾袁內閣以漢殺漢，此次議和，務先杜絕君主，誓達共和目的，以慰諸先烈在天之靈。人心感動，勢力為之一振。又廣東北伐隊三千人，於昨日抵滬，主張激烈，氣焰甚熾。一、黨人均言袁內閣此次一面倡言議和，一面進攻秦、晉。且指民軍為土匪，進兵皖北，為遠交近攻之計，其居心險詐，決無誠心，各報紙鼓吹尤烈。是以民黨倡言於眾曰，吾寧亡國亡種，絕對不認君主政體，有背此主義者，吾黨當以頸血濺之。以致與議各員，心常惴惴。”　　“諸位，”白須飄飄的譚人鳳同樣神色莊重地說道，“時南軍援鄂者，有沈秉坤率統之湘、桂聯軍，馬毓寶移駐九江之贛軍，南京派遣黎天才之滇軍，唐犧支、王政雅光復荊、襄，重慶、四川亦光復，鄂固無虞矣。南京方面，柏文蔚率滇、粵軍駐臨淮，扼由徐入皖之路。揚州徐分府合皖軍屯宿遷，扼由京入浦之路，正陽、六合等處，亦有軍扼守，以防由豫入皖之路。其集中於南京城者，有浙軍、滬軍、光復軍、鐵血軍、衛戍軍，以及固有之軍隊與新編之各軍，合計不下10餘萬眾。而廣東，閩、浙尚議繼續出軍，兵力不可謂不厚，加之長安、太原早已光復，煙台有劉基炎獨立，河南有王天縱舉兵，直隸有灤州兵變之一事，東省自牛庄發難后，藍天蔚尚謀關外大舉。使南京政府毅然攻擊，以援鄂各軍出武勝關，直趨河南與山、陝義軍合，以南京集合各軍分配前敵，三路夾攻徐州，分一支搗開封與鄂軍合，一支由京浦入濟南，與齊、魯義軍合，行見北方健兒群起響應，袁且將瓮中鱉矣，豈能操必勝之算哉！”　　袁世凱所依仗北洋六鎮，至多10萬人，臨時政府的軍隊多出袁軍好幾倍。而且在兵源上，獨立各省人民踴躍參軍。相反，袁世凱到自己的老家招兵時，應募者認為是革命軍，踴躍入伍，但一見龍旗，便群哄而散。清政府不得人心，它的兵源十分困難。總之，臨時政府在軍事上已處於優勢，袁世凱則處於被動的守勢。　　陳其美撫着額前半過多長的頭髮，顯得有些憂鬱，聽了譚人鳳的話，半晌才道：“未可樂觀過早呀！李瘋子的宣言里我看話中有話，牢騷很大，大概很是埋怨在漢口所受的遭遇。幾時他人到了南京，咱們開成布公的商議北伐適宜，我才能一聲石頭落地呢！”說著便轉臉看黃興，黃興正以手支頤深思着。　　一直看着眾生相，沉默如金的宋教仁突然附和地笑了笑：“我也同意其美的話是對的。李想這個人固然要聽其言，更要緊的是觀其行。他在漢口受了那麼大的委屈，克強在孝感大戰馮國璋的時候他做壁上觀，克強和黎元洪連續大敗之後，他突然宣誓‘將革命進行到底’，這裏頭難說沒有文章。我還是老脾氣，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D�D克強不也說過，不能戰便不能言和！”　　黃興不置可否地鬆動了一下腿腳，說道：“打仗，不是一件輕易的事，一開戰你就明白打仗是怎麼回事了，我可是帶過兵的！南北兩軍，戰禍愈演愈烈，其影響所及，足以覆亡中國。”

# 第一百八十三章 影響所及（二）

　　滬軍都督府會場出現了十分鮮明的兩派，爭論之間，激烈的幾乎動全武行。　　以三千北伐粵軍將領姚雨平、出征臨淮總司令林述慶、準備在去關外舉義被預備推舉為關外都督的藍天蔚、鎮軍第一師師長柏文慰等為首的主戰派認為：事態不容樂觀，除訴諸武力外別無對策。只有增強革命軍在湖北的兵力，根據情況，不失時機給予一擊才能收拾局面，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　　但是，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江蘇議會議長清末狀元實業家張騫、江蘇省議會副議長江南名下士蔣炳章、還有庄蘊寬、陸榮廷、孫道仁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地方大紳士等人組成的求和派則認為：當前只有一心完成“臨時政府”建設，及對袁世凱和議，方能謀求共和。而此時向北洋伸手，造成支離破碎、兩敗俱傷之勢實在不妥。基於此，他們的意思是以不擴大為方針，以和議為根本。　　張謇、湯壽潛、程德全原來都是立憲派或比較“開明”的滿清舊官僚，現在又看到要求實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轉到了獨立省一邊。如果清室能夠退位，實行民主共和的政體，又有素來受到他們信任的袁世凱掌握最高權力，這正是他們求之已久的。　　他們在江南負有聲望，尤其是張謇以清廷狀元實業界領袖為社會各界所推重。張騫是清末的狀元，全國著名的提倡實業救國的新人物，可說是當之無愧的立憲會領袖人物。　　其實在武昌舉義之後六天，即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江蘇巡撫程德全等電奏，請現任親貴內閣解職，釀亂禍首處分，要求袁世凱出山組閣，提前宣布憲法，清廷最後留中不發。　　程德全等奏雲：“竊自川亂未平，鄂難繼作，將士攜貳，官吏逃亡，鶴唳風聲，警聞四播，沿江各省，處處戒嚴。朝廷分飭蔭昌、薩鎮冰，統率軍隊，水陸並進，並召用袁世凱、岑春煊總督川鄂，剿撫兼施，其煩聖明南顧之憂者亦至矣。而民之訛言，日甚一日，或謂某處兵變，或謂某處匪作，其故由於沿江梟盜本多，加之本年水災，橫連數省，失所之民，窮而思亂，止無可止，防不勝防，沸羹之勢將成，曲突之謀已晚。論者僉謂緩急之圖，必須標本兼治。治標之法，曰剿曰撫；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惡，實行憲政。臣亦曾以是概要，上陳明聽。顧臣等今日廣徵輿論，體察情形，標本之治，無事分途，但得治本有方，即治標可以一貫。臣等受國厚恩，忝膺疆寄，國危至此，無可諱飾，謹更披瀝為我皇上陳之：自內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國恥日深，於是海內人士，愁憤之氣，雷動霧結，而政治革命之論出。一聞先皇帝頒布立憲之詔，和平者固企踵而望治理，激烈者亦降心而待化成。雖有時因外侮之侵陵，不無憂危之陳請，然其原本忠愛，別無貳心，已為朝廷所矜諒。惟是籌備憲政以來，立法施令，名實既不盡符，而內閣成立以後，行政用人，舉措尤多失當，在當局或亦有操縱為用之思，在人民但見有權利不平之跡。志士由此灰心，奸鄰從而煽動，於是政治革命之說，一變而為種族革命之狂，而蓄禍乃烈矣。積此惡感，騰為謬說，愚民易惑，和者日多。今若行治標之法，必先用剿，然安徽、廣東之事，既再見三見，前仆後起，愍不畏死。此次武昌之變，督臣瑞��夙抱公忠，其事前防範，何嘗不密，臨時之戒備，何嘗不嚴，而皆變生倉卒，潰若決川，恃將而將有異心，恃兵而兵不用命，即使大兵雲集，聚黨而殲，而已見之患易除，方來之患仍伏，有形之法可按，無形之法難施，以朝廷而屢用威於人民，則威褻，用威而萬一有損，則威尤褻，是剿有時而窮。繼剿而撫，惟有寬典好言，寬典則啟其玩，好言則近於虛，縱可安反側於一時，終難導人心於大順。況自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事，失信於人民者，已非一端，今欲對積疑懷貳之徒，而矢以皎日丹青之信，則信已褻，不信而有違言，則信尤褻，是撫亦有時而窮。故臣等之愚，必先加意於治本。蓋治病必察其脈，導水必溯其源。種族革命之謬說，既由政治革命而變成，必能饜其希望政治之心，乃能泯其歧視種族之見，然苟無事實之施行，仍不足昭渙號之大信。今輿論所集，如親貴不宜組織內閣，如閣臣應負完全責任，既已萬口一聲。即此次釀亂之人，亦為天下人民所共指目，擬請宸衷獨斷，上紹祖宗之成法，旁師列國之良規，先將現任親貴內閣解職，特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庶永保皇族之尊嚴，不至當政鋒之衝突，其釀亂首禍之人，並請明降諭旨，予以處分，以謝天下。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布憲法，與天下更始。庶簧鼓如流之說，借口無資，潢池盜弄之兵，回心而釋，用剿易散，用撫易安。否則伏莽消息其機牙，強敵徘徊於堂奧，民氣囂而不能遽靖，人心渙而不能遽收，眉睫之禍，勢已燎原，膏肓之疾，醫將束手，雖以袁世凱、岑春煊之威望夙著，恐亦窮於措施，微論臣等。臣等亦知急迫之言，非朝廷所樂聞，然區區血忱，實念國步艱難之甚，民情趨向所歸，既無名譽可沽，惟有顛阝齊是懼，是以甘冒斧鉞，不遑顧忌，如尚不蒙聖明垂察，則罪戾滋重，惟有懇恩立予罷斥，敬避賢路，免誤國家，臣等不勝激切屏營待罪之至。”　　此次程德全等電奏，留中不發，原奏當時未見，后吳縣楊廷棟於民國四年將底稿裝成捲軸，知是南通州張謇手筆。可見當時，張騫的影響力，還有全國立憲會人物一開始就期盼袁世凱掌權！　　吳縣楊廷棟捲軸題跋雲：“辛卯八月十九日，武昌舉義，漢口、漢陽同時歸附。雲陽程公德全方撫蘇，睹時局至此，思為清廷盡最後之忠告，囑廷棟偕華亭雷君奮，邀通州張公謇蒞蘇熟議。張公適乘滬寧車由寧赴滬，乃與雷君迎至錫站，謁張公於車中，具白所以，即同往蘇撫署聚談。晚復同寓蘇站西偏數十步之惟盈旅館。乃篝燈屬電奏稿，初，張公自起草。繼，張公口授，而雷君與廷棟更番筆述之，稿成已三鼓。翌晨，清稿送署，張公即去滬。程公得稿，先通電各省將軍督撫，徵求同意聯銜入告。廷棟復私電金君還，轉請趙公爾巽領銜，時八月二十二日也。越兩日，熟河都統溥廷頁、山東巡撫孫寶琦複電贊成列名，鐵路大臣端方、兩廣總督張鳴歧複電雲：‘時機尚未至’，四川總督岑春煊表示贊成之意，而不允列名，其餘皆置不答。時贛已宣告獨立，皖又岌岌不保。程公以事益迫，再緩即入告無益，因於二十五日，以溥公為領銜，並孫公三人，具名電京，而溥公又來電雲：‘趙公爾巽不以此舉為然，特請取消前允具名之事’，並徑電內閣聲明，時趙公方總督東三省也。張公鳴歧又來電雲：‘此奏不可不發，願附名’，其實電已前發，取消贊成，均無及矣”云云。　　在八月二十七日，滿清內閣閣丞華世奎告余：“江蘇程雪帥（德全）電奏，時局危迫，揭破政治革命，種族革命，向來疆吏不敢據以上聞者，可謂有膽。其電奏大要：‘請罷免現任親貴內閣，另簡賢能，並懲辦釀亂首禍之人，提前宣布憲法’。”　　這“另簡賢能”的“賢能”是誰，天下人皆知是指袁世凱！　　但是隨着南方革命風潮越來越洶湧，感到大時代變化的張騫等人於十月初五日，拍電載灃共贊共和，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於十月日，由美國使館轉上海張騫等電：“攝政王殿下，川鄂事起，罪已之詔甫頒，殺人之禍愈烈，以致旬日之內，望風離異者十有餘省。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國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識者，持論亦無異致，是君主立憲政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為皇上殿下計，正宜以堯舜自待，為天下得人，儻能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不特以安全滿旗而已。否則戰禍蔓延，積毒彌甚，北軍既慘無人理，大位又豈能獨存。廷芳等不忍坐觀，敢為最後之忠告，聲嘶淚竭，他無可言。張謇、伍廷芳、唐文治、溫宗堯叩。”　　這個轉變，使張騫等人搖身一變，成為革命事業立了大功。革命事業，他們是贊成而且傾盡全力的。但他們的革命，完全是革命風潮壓迫過急一種被逼無奈的選擇。他們骨子里還是反感革命黨人，最希望的還是袁世凱執政，自然歡迎南北和議。　　所以，在接到湖北京漢鐵路事變第一份戰報后，張騫深深感到在湖北挑起事端的可怕後果，他從掌握作戰全局的立場出發，對各方面表示了見解，竭力打消激進革命黨人冒險的衝動。　　他說道：“現在可以動員的民軍，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北洋方面，所以，不可能進行全面戰爭。但是，如果事態繼續發展，全面戰爭的可能性極大，這樣，其結果很可能和太平天國在北伐的作戰一樣，陷入無底的深淵之中。為此，我認為目前應該斷然命令湖北部隊一舉撤退至安陸的革命根據地，停止無謂的挑釁，然後由黃君克強派親信抵北京，與袁世凱促膝暢談解決當前存在的根本問題，即使以民國大總統一職交換也不惜。”　　張騫的確是清末的一代奇才，在革命問題上更是顯出了他目光的毒辣，一眼看穿革命黨人的弱點，口才也段地是了得，幾乎每一句話都敲在黃興的心頭。　　張騫眉一橫，眼神如電的注視着黃興：“戰端一開，金融驟滯，外債期限，迫於燃眉，且南北多一次戰爭，人民多一番塗炭，即經濟界多一層損失，農工商販，常陷於不確實之地位，精華既耗，元氣大虧，此戰事之影響於經濟者一也。”　　多年來，戰亂頻繁的中國國力衰微，以黃興憂國憂民的性子被張騫逼問的啞口無言。　　張騫緊追不放：“各省盜賊蜂起，假革命之名義，擾亂治安，農事失時，哀鴻遍野，閭閻塗炭，民不聊生，民軍本欲弭亂，而適所以召亂，此戰事之影響於生計者二也。”　　民生經濟在戰亂的影響，就這樣被他一一道來，軍中將領幾乎都聽傻了。　　“各國陽號中立，陰主幹涉，如接濟軍火，灌輸外債，助拿租界革黨，佔據海關稅權，且各處陸續進兵，以圖有所劫制，是以蒙藏之噩耗方來，滇遼之警電踵至；而日皇對於議院之憤言，其心尤為叵測，瓜分之禍，逞於目前，此戰事之影響於外交者三也。”　　中國面臨的強敵，是千年未有。滿清少數民族政府對東西列強又一直採取妥協退讓、賣國求榮之策，因而爆發了這一場救國救民的民族主義大革命。　　革命軍中的年輕軍官激進的不要命，幾乎都沒把北洋軍隊放在眼裡，又有李想在《人民日報》發布的振奮人心的勝利，因而“主戰派”自始至終未曾屈服。但是談到洋人，沒有誰不變色的。無他，半個世紀以來被洋人打怕了。　　張騫憑自己的學識和經驗，認定中國自身巨大的潛在敵人，警告革命軍中的樂觀派萬萬不可輕視。他洋洋得意的豎起三跟手指，看着啞口無言的民軍激烈戰將。　　“各省分崩離析，已呈無政府之狀態。試以現象觀之，或一省各舉都督，政出多門；或內部互爭主權，自相殘殺；或朝推而夕貶，如孫都督之取消；或既戴而復讎，如焦都督之被殺。擾擾攘攘，秩序已紊；雖欲恢復，無從著手，徒授北軍以口實，此戰事之影響於內政者四也。”張騫洋洋洒洒的舉列四條，條條聳人聽聞，他尤不甘心的恐嚇道，“四者有一，已足以亡其國，況俱備乎。無怪君主黨人之讕言，以共和為不足恃，同胞無此程度，而聳人聽聞也。總之君主民主之問題，不能解決，則屠戮慘殺之禍日深，官軍兩軍之仇，益固結而不可解。在政府欲以一旅之眾，撲滅南方勇敢之師，固屬萬難奏效。在民軍值此天寒地凍之際，遽欲興兵北伐，亦恐未易成功。然則南北相持，伊於胡底？”　　張騫的言外之意，就是李瘋子惹惱了袁世凱，袁世凱一旦惱怒反擊，則革命軍有可能陷入戰陣泥潭無法自拔。　　自袁世凱拋來和議的媚眼，他便一直在努力勸說國民議會和民軍將領，盡可能以何談的方法，用大總統之位，取得袁世凱的信任，滿足袁世凱的貪慾，要求袁世凱反正，反清。　　最後張騫總結似的攤牌道：“愚意北軍既據漢陽重鎮，南軍已奪北固雄關，勢均力敵，就此結局，最為善策。聞英人有意解紛，勸令雙方停戰議和，自是正當辦法。”　　“放屁！”姚雨平看到張騫露出狐狸尾巴，大罵道，“革命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　　日益激烈的軍部豈能聽他支配？主張行使武力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少壯軍官們仍在蠢蠢欲動着，張口罵街的都有。　　張騫費勁口水的勸說非但沒有奏效，反而在革命軍中樹敵不少。革命軍界上上下下無視張騫的恐嚇，显示了他們對革命的忠貞，他們為達革命目的也不惜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林述慶衝著張騫咆哮道：“孝昌一役，李帥英勇殺敵，戰況劇烈空前，我方斬獲極眾，獲得極大勝利，消息傳來，全國振奮。李大帥更於孝昌戰鬥中，親率突擊隊特務營，英勇出入敵陣地，冒烈火毒焰，擊潰頑敵，不幸負傷多處……革命人正為流血奮戰，你卻在這裏出言和議！你居心叵測！”　　張騫氣得臉紅耳赤，看到林述慶缽大的拳頭揚到了他的鼻子尖，想和他翻臉，又打不過這些大頭兵，只能吹鬍子瞪眼睛。　　張騫對全面發動革命戰爭竭力反對，在滬上準備組織臨時政府的黃興也有難言之隱，他感到自己是在矛盾的漩渦中掙扎。　　他是這個時代少有大公無私的偉大革命家，但他也難免偉大革命家所常有的多愁善感，偉大無私的更是過分了。他非常善於接受他人的見解，不論來訪者與其關係如何，只要意見正確無不表示贊成。作為一個風雲激蕩大變革時代的政治家，這是明顯的缺陷（筆者按：縱觀中西歷史，能扭轉一個民族命運的人物多是獨裁者），但是卻給予一般人以好感。張騫，程德全，湯壽潛可能就是看中他這一點，才會要求他組建臨時政府。　　“傾覆滿清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黃興看着他們爭論沒有結果，幽幽一聲嘆息說道。“利用袁世凱推翻清政府於革命也是有利國民。”　　他是不希望戰爭擴大，通過和平手段得到共和，不但如此，就連革命軍方也有許多人抱有與黃興同樣殷切期望的。　　黃興本人並沒有太多的要求，只是懷着或許民國可以通過律法駕馭袁世凱的幻想才有這樣的念頭。

# 第一百八十四章 影響所及（三）

　　黃興心情極其複雜，黃興和多數黨人的看法則不同，他們認為袁世凱雖是一個奸詐狡猾的人，只要滿足他的慾望，他對清室是無所顧惜的。　　他打火點煙抽了一口，半晌嘆道：“如果他能推翻清室，贊成共和，我們就給他一個民選總統，任期不過數年，那有什麼不可呢？”　　“克強說的是實情，”陳其美心情沉重地說道，他在同盟會黨中為有智謀，“然，項城乃亂世奸雄，殊不易與。一旦身入白宮，將集矢於吾黨，為一網打盡計……奈何奈何？”　　張騫看到黃興和陳其美鬆口，立刻順桿就往上爬：“民軍所要求者，在推翻清政府耳。今者攝政遜位，親貴全黜，大權入於漢族之手，倘再戎衣相見，是不啻自殘同種，豈仁人志士之本心哉。”　　這話說給袁世凱，他肯定過耳不聞，說不定一怒之下把勸諫的人轟出門去，不打折一條腿也是看他狀元公的天大面子。但是黃興卻真真切切的聽進心裏去了。　　程德全打蛇隨棍，說道：“吾黨於此，不欲調停則已，苟欲調停，當先忠告兩方樞要人物，開特別密議，疏通感情，陳說利害，終以推袁為指歸，則滔天奇禍，不難消滅於俄頃之間。所謂不戰而屈大敵，正此之謂。而吾同胞寤寐縈懷之共和政體，亦可如願以償。”　　聽張騫、程德全兩個人的意見約略說了一遍，黃興久久沒有說話，一邊吃茶沉思，一邊來回的思付，良久才道：“和議之說，確實是當前最有利革命，我已經想了好多回，但要仔細應付。”　　姚雨平怒吼道：“退讓求和，即示人以弱，秉着吾黨犧牲精神，有進而無退，即使弄到最後關頭，亦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何必向敵人屈服。”　　張騫等輕笑一聲，嘲笑姚雨平的這句氣勢磅礴的宣言摘抄自李想在《人民日報》的講話。　　宋教仁顯出十分不高興的樣子，嚴肅地說：“姚將軍，你到底還是堅持要打起來！你可知道京漢鐵路事變是一些少壯激進軍人搞的陰謀？”　　宋教仁的話太過嚴重。他認識的李想並不是世人所認為的李瘋子，他是以一個對手看待問題推斷結果，所以認為這次事變也一定是李想搞的陰謀，至於李想目的為何，他實在無法猜測……李想在風雲激蕩中被各方實力打壓，看似出出被人欺負，卻越壓制越成長。黃興在漢上灰頭土臉，黎元洪在武昌黯然失勢，不知不覺之間，李想已經在湖北無人可以壓制，包括氣勢兇狠的北洋軍……只要想到這些，他越是堅信李想有陰謀！　　“宋先生，戰爭的發動者並不是革命軍人，而是革命風潮，是人民大眾。”姚雨平深感不快地反駁說。　　“你說什麼？”宋教仁迷惑不解地望着姚雨平反問道。　　“不錯，將革命進行到底並不是李帥的陰謀。”　　姚雨平說著拿出一張新華社出版的報紙遞給宋教仁，從一版到三版幾乎全是煽動民眾支持革命戰爭的活動。　　“一、黨人激於義憤，流血獨多，拋擲頭顱，犧牲財產，無非為共和代價，以謀同胞無窮幸福，倘功虧一簣，決不甘心。一、前日上海黨人，追悼革命先烈，蒞會者不下萬人，有女子軍事團，捧誦誄詞，聲淚俱下。士女演說，莫不痛憾袁內閣以漢殺漢，此次議和，務先杜絕君主，誓達共和目的，以慰諸先烈在天之靈。人心感動，勢力為之一振。又我廣東北伐隊三千人，於昨日抵滬，主張激烈，氣焰正熾。一、黨人均言袁內閣此次一面倡言議和，一面進攻秦、晉。且指民軍為土匪，進兵皖北，為遠交近攻之計，其居心險詐，決無誠心，各報紙鼓吹尤烈。”　　姚雨平一條一條的說著，一針見血地刺到了宋教仁的痛處，宋教仁只是默默不語。　　不難想象，聰明的宋教仁一定是為自己剛剛的輕率感到臉上無光。但是，球既然已經踢出，他便沒有了收回的餘地。他感覺自己不但沒能阻止住這些激進的軍人，自己卻在戰爭的道路上越滑越遠。　　在湖北問題上顯然很難達成一個一致性意見。　　宋教仁說道：“為防止事件擴大，應避免進一步行使武力。當此民窮財盡，餉源已竭，戰則兩敗俱傷，同歸於盡，能贊成共和，和局自易就緒。”　　“主戰派”的急先鋒林述慶大將發言道：“從目前湖北之北洋第一軍的優勢兵力和李想革命態度來看，江浙聯軍認為可考慮由滬寧再多派出三個師團左右的兵力，與黎天才匯合援鄂。”　　內閣民軍將領們雖對林述慶起初的話表示認可，認為將革命進行到底是革命黨人應負的全責。但聽到由江浙派兵的要求時，卻幾乎都認為林述慶太性急了一些，幾位將領幾乎都沉默了。　　“派兵？”柏文慰試探性的問道，“派誰？民窮財盡，餉源已竭，勞師遠征，誰去？”　　“我去！”姚雨平揚聲道，一副不以為意的樣子。　　“逞血氣之私，跡似近於鹵莽。”張騫輕喝一聲。“如李想之流，使之和議已陷於種種困難之危境，效力已失，險象叢生，倘有違言，便須決裂，若復干戈相見，必致淪胥以亡。”　　陳其美沉吟着說道：“李想一直在提高國民革命意志，而袁項城也在進行對民軍戰爭準備。我滬上黨人對和平解決之努力，由於李想方面輕率挑戰之態度，事態大有逐漸惡化之虞。大規模出兵，原非革命之所好，但由於湖北李想革命軍之自衛行動，處於優勢之北洋軍隊重圍中，恐將陷於不能救援之危險。此外，國民生命財產也瀕臨險境。為迅速予以救援，並一掃事態之根源，應向湖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雖不願事態向其他方面擴大，但鑒於北洋在北方全面準備戰鬥之局勢，有導致其他方面民軍關係尖銳之虞，故必須考慮保護在光復省份湖北、山西、陝西的問題。此外，判斷恐將引起東西列強之交涉。”　　根據以上局勢判斷，滬軍都督陳其美就向湖北李想革命軍增派兵力一事，作了如下考慮：“為了解決京漢鐵路事件，以現在湖北李想革命軍和前述由黎天才軍以及江浙聯軍軍應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計北洋第一軍的總兵力有下轄第六鎮（統制李純）、第二鎮的第三協（協統王占元）、第四鎮的第八協（協統陳光遠），此外，預料將使北洋軍陸續沿京漢鐵路線南下。因此，準備另由江浙出動三個師團是勉強至極。”　　眼下“和議”方針越來越走樣，民黨核心人物陳其美都有援鄂提議，黃興感覺非常不安。為此，他站出來提出反對意見。　　“我認為此時應當竭力促進增強南方實力，完滿組建臨時政府。我擔心民黨如進一步向北洋伸手，逼迫袁世凱，則迄今苦心搞起的《停戰協議》、和議準備將無法完成，我們不能逼迫袁世凱做胡林翼和曾國藩。”　　黃興實際上也僅看到了表面。但此時，即使黃興堅持己見，也未必就能挽得住尤如脫韁野馬一般的“主戰派”。　　在這之後，他雖自始至終反對革命軍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作戰，但李想不遺餘力的煽動民族情緒，最後表現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強硬姿態，他的反對就能拖住李想引弓待發的戰箭嗎？　　藍天蔚道：“事以至此，雖然黎元洪與馮國璋在漢口簽訂停戰協議，但是李想在京漢鐵路突如其來的戰事，不知袁世凱在得知這一消息后是否還能與咱們議和。既然和議無望，不如戰鬥到底。”　　“真不是時候，簡直是搗亂。”宋教仁暗自嘀咕着。　　姚雨平冷冷的道：“接到在武漢達成停戰協定的報告。但鑒於袁世凱一貫的態度，是否出於誠意，未可置信，即使沒有李帥在京漢鐵路的事件，恐日後同樣成為廢紙。”　　林述慶提出：“正因袁世凱方面無誠意，今日豈非為撕毀協定製造借口。其南北和議或停戰協定，只是為爭取完成作戰準備所採取的緩兵之計而已。”　　宋教仁深知兩軍發生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后，他又想起了在中國橫行半個世紀的洋大人，於是有些擔心地問道：“如果列強介入怎麼辦？”　　在這個問題上，姚雨平似乎相信李想在《人民日報》上的判斷，因而直率地回道：“李帥認為列強不會介入，也沒有能力介入。”　　宋教仁對這個回答顯然不滿，當即反駁道：“那是李想的武斷。萬一列強介入，將如何是好？”　　姚雨平無言以對。　　林述慶拍着胸脯向他保證：“《人民日報》已經講述的清清楚楚，歐洲正是一個火藥桶。協約國與同盟國水火不溶，一場歐戰醞釀已久，誰都沒用能力派出兵力干預遠東局勢。列強的干預除了無用的交涉之外，沒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左右中國政局。”　　“將革命進行到底？！”陳其美雖有些擔心引發一場全面戰爭，也怕列強在中國困難時從背後下手，可他畢竟經不住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誘惑。再說李想一直堅持血戰，他也不願過多地表現軟弱，挫了激進革命黨人的銳氣。既然李想和林述慶都說列強不會出兵，從內心說，他也是贊成出兵的。　　“戰爭，戰爭，你們憑何而戰！”張騫不屑道，“民生凋零，無力戰爭。如今滬杭每天不過一個車頭來往開駛，所謂專車實則是一個車頭掛個三等車廂，車廂既不整潔，站上也很凌亂，一切行車手續也不完備，沿途大小各站連個打旗的鐵路員工也沒有。沿路見到些革命軍軍隊踏着步曬太陽，軍械、服裝簡陋不全，看來以粵、浙兩軍為多，粵軍是廣東派來參加北伐的姚將軍部，軍章符號都是用白布寫着‘某軍某協’字樣。隆冬天氣，大部分都穿着單衣，有的穿着毛織面紅裡子的‘一口鐘’，看得出是臨時在市上買來的，也不過三元錢一件，單薄得很。所以士兵們瑟縮傴身，顯不出一點威武。這樣的北伐軍，憑什麼去戰鬥？”　　張騫赤果果的揭主張激烈的粵軍將領姚雨平的瘡疤，姚雨平羞愧的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張騫不屑的意味越來越濃，繼續挖苦：“你們南軍隆冬天氣單衣赤足，連棉大衣都沒有，外面罩個空心‘一口鐘’，北方天氣不比南方，你要大批渡過黃河長途北伐，談何容易。若真堅持硬做，勢必困難重重，心勞日拙。況且以大炮而論，北軍最多，南軍很少。你們就算有些零星的重火器，用時常出毛病，配備的零件七拼八湊，怎能應急？所以就實力而論，南軍遠不如北軍強。而袁又是個成竹在胸的人，事情未發作前，早已把各方的勁旅抽調布防，準備萬一的時候打一陣硬仗。如果和議破裂，兵連陣接，勝敗誰屬固難預料，然北強而南弱，一經接觸，我料初勝必屬北軍，則南軍內部的變化不可不慮。如是則究竟欲和欲戰，我看諸位將軍應當深思熟慮，而後決定之。”　　張騫一面想，一面竟然把所想的話直對黃興等人說出，並表示：“鄙人希望和議成功，一致推翻清室免得夜長夢多，對共和前途、國家前途皆非福幸。”　　張騫勸黃興極力促成和議，萬勿訴之兵戈。黃興連連點頭，頗象同意的樣子。　　看到這樣，張騫既不便深說，也未便深問了。　　黃興點點頭說：“我和孫先生對國內情形與袁世凱個人的情形實在不夠熟悉，所以對袁很有意見。目前我好象已有些理解。”　　黃興並說：“我看這事已經差不多了，沒有多大問題，不久問題可能會解決的，和議是可以成功的。”　　林述慶將案一拍，問道：“什麼道理呢？”　　黃興自然知道他一時無法接受，說道：“大家都知道這是袁世凱利用這個題目與南方為難，所以我們不要因此弄成疆局，反正我和孫先生又不願意做大總統。”　　林述慶怒氣衝天：“無數鮮血澆灌的革命果實，就這樣拱手讓與袁世凱，你們還真捨得！”　　漫長的會議開到現在，根本無法開下去。誰也不服誰，誰都有各自的主張。　　陳其美朗聲說道：“必須建立統一的中華民國為號召，舉大總統，結束各自為政的混亂局勢。”　　亂糟糟的會議開到這裏，所有人都意識到了，必須把臨時政府組建起來，不然，什麼事情都搞不出一個結果。　　只是會場一個陪客的蔡元培受湯壽潛的暗示，站出來提議道：“我提議選舉黃興為大總統，在南京建立臨時政權。”　　湯壽潛等人選黃興只有一個原因，因為黃興已經對和議意動。　　此時，與會的各省代表的人數，多寡不一，並且時有更動。其中有由都督府指派的；有由咨議局推舉的。計當時到會代表，江蘇是陳陶遺、袁希洛；浙江是湯爾和（被選為代表會議長）、黃群、陳時夏、陳、毅、屆映光；湖北是居正、王正廷、馬伯援、胡瑛、楊時傑；湖南是譚人鳳、宋教仁、鄒代藩、廖名扌晉；四川是肖湘、周代本；雲南是呂志伊張一鵬、段宇清；山西是景耀月、李素、劉懋賞；江西是林森、趙士北、王有瀾、湯漪、俞應麓；福建是潘祖彝、林長民；廣東是王寵惠（被舉為代表會副議長）、鄧憲甫；廣西是馬君武、章勤士；安徽是許冠堯、王竹懷、趙斌；奉天是吳景濂；直隸是谷鍾秀；河南是李般金；山東是謝鴻濤。　　陝西本是首先響應武昌起義的省份，早應有代表參加，由於起義后東西兩路戰事激烈，郵電不通，消息隔絕，直至南京光復，始有電報到滬。關於選派代表組織中央政府極表贊同。代表人選請旅滬同志就近主持。接電后我們就在《民立報》館開了一次會，商定陝西代表由旅滬同鄉開會公舉，當舉出於右任、趙世鈺、馬步雲（凌甫）、張蔚森四人。於右任沒有與會，出席會議的就是趙世鈺、馬步雲（凌甫）、張蔚森三個人。　　居正一副道學模樣，笑道：“但各省代表在漢口開會時，曾經密議以臨時大總統的職位作為袁世凱倒向革命的政治條件，因而我主張暫緩選舉以待袁世凱反正。”　　“那麼，就先選定大元帥。”陳其美沉吟說道。“臨時大總統未舉定以前，其職權由大元帥暫任之。”　　最後，程德全、湯壽潛、陳其美等，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並約獨立各省代表投票選舉黃興為暫定大元帥，黎元洪為暫定副元帥兼任鄂軍都督，並發表通電說：　　現在南京光復，鄂軍務適緊，援鄂之師北伐之師待發，急需統一。今同人公議不如暫定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舉黃君興為暫定大元帥，黎君元洪為暫定副元帥兼任鄂軍都督，藉動搖而牽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滬同到南京再行發表，所有編製日內并力準備俾進行無滯，事機緊急，不得不從權議決，務乞鑒原。　　為何會選在武昌失勢的黎元洪為副元帥，純粹是滬上大佬們為打壓李想而默契行事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即使激進如林述慶和姚雨平也沒有反對。

# 第一百八十五章 皮之不存

　　夜幕降臨，兩軍對峙。　　北洋軍竭力收縮包圍圈，遍點火堆安營就歇，自信天亮收網便隨手擒魚；革命軍卻在靜寂的黑暗中秘密行動……　　北洋第一軍孝感大營最終決定，開始了全新的“清剿”。段祺瑞拼了老命的瞎打亂撞，就在革命軍總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九個代表北洋軍的箭頭，圍攏指向黃村。也不知道是否李想太過活躍，被徐樹錚無意中圍困在黃村。　　北洋軍首先對革命軍安陸總部和李想隨行的周吾師所在地進行，“清剿”。段祺瑞的智囊徐樹錚在“清剿”中發明了很多新招術，像“捕捉奔襲”、“輾轉抉剔”、“鐵壁合圍”、“梳篦戰術”等等，絕不負徐樹錚智囊之名。　　徐樹錚費勁心機，大有不置李瘋子革命軍於死地而不罷休的架式。　　徐樹錚更狠毒的一招是要徹底毀滅李瘋子革命軍的生存之地。徐樹錚在制定這一狠毒戰術的時候，想起就是華夏傳承千年的一句古語：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李瘋子憑什麼在北洋軍背後攪風攪雨，還不都是根據地殺不盡的蟻民跟着他一起在鬧事。　　當這個作戰開始前，徐樹錚在孝感的車站前，集合全體士兵，傳達了方面軍的命令，對參加這次“清剿”的將領，講述這次“清剿”敵人的作戰目的。　　“這次作戰目的，與過去完全相異，乃是在於求得完全殲滅匪黨軍及匪黨軍根據地內的亂民，因此凡是敵人區域內的人，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毀，所有糧秣，其不能搬運的，亦一律燒毀，鍋碗要一律打碎，並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藥……”　　只有匪黨軍根據地亂民不存在，李瘋子也就成了無所依附的毛。於是，在大隊北洋軍中，被他新編了二十放火隊，一個撒毒小隊……在作戰中一見老百姓，就不問男女老幼，或用刺刀或用槍、機槍，甚至在地窖中發現了藏起來的老百姓時，就用炮來轟擊。沿途的房子也都被燒光……　　段祺瑞和徐樹錚為了完成袁世凱“儘快平息湖北李瘋子”的命令，瘋狂的反撲，暴露出封建軍閥北洋軍官兵其腐臭落後的野蠻本心。　　徐樹錚在段祺瑞先前正作戰的基礎上對湖北實行殘暴的治安強化運動。他把湖北分為二類地區，治安區、准治安區、未治安區，對治安區，他加強政治、經濟奴役；對準治安區，則加強統治，嚴防匪黨軍在其中活動；對未治安區，則以軍事打擊為主。徹底破壞根據地，使匪黨軍失去生存條件。　　但是，在這片大地上，北洋軍的殘暴只能激起民眾更大的仇恨。　　對付北洋狗，李想有的是辦法。　　李想生活在信息爆炸的二十一世紀，視野見識之開闊，絕不是生活在這個信息貧乏的人所能比較。徐樹錚的學識即使是這個時代頂級存在，也不過就是貫通中國悠久的歷史，學究中國古代發達的兵學。但是，以孫子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兵學中“避其精銳，擊其情歸”、“示形於敵”、“聲東擊西”、“圍魏救趙”等極其豐富的戰術原則，如何才能運用出新意，如何在此基礎之上在取創新，令徐樹錚想破腦袋，還不如李想看一部八一製品廠出品的黑白國產老電影。　　李想指揮革命軍以主力跳出包圍圈，以小股部隊在民兵、游擊隊和群眾的掩護、配合下，帶着敵人在根據地內轉圈，疲憊來犯之敵。主力則在有利時機，主動出擊。　　這就是李想革命軍由安陸進入孝昌之後進行的黃村反圍攻與突圍作戰！　　周吾奉湖北軍事委員會和湖北革命軍總部之命，率領總部師團直屬隊和李想的特務團東進，由花西開赴孝昌，進一步加強湖北地區敵後游擊戰爭的力量。　　鑒於花西、夏家村失守之後，北洋軍增強在孝昌的兵力，立刻佔據着孝昌大部分城鎮和交通要道，開始向鄉村伸展，周吾師東進支隊跨過京漢鐵路，到達孝昌以南地區，先攻佔樊壩，又一舉攻下潘庄，殲滅孝感派出的一個物質運輸大隊，橫掃圍里、葛石店，破壞了京漢鐵路線。　　李想指揮的周吾部進入孝昌南面，就曾有指示：“關於孝昌南面革命根據地的創立，須確立在較長期的堅持鬥爭中去獲得……在敵人進攻之下，不應束縛於狹小地區以內，應向四周發展。”　　表現李想的一貫作風，戰場上無論如何的艱難，他都要把握主動。　　因之，李想不惜將特務團進行改編，由該團第三營和團教導隊，成立獨立一團，第三營營長何遜任團長兼政委，率特務團留在花西。而第一、二營重組特務團隨師部繼續東進孝昌以南等地，新組的特務團，依舊由宋缺任團長。李想還給這支經常擔任敢死隊任務的特務團起了一個響亮的番號，“金鷹突擊隊”。　　在這個全是数字的革命軍隊伍，有一個響亮的名字，那代表的就是榮譽。這是榮譽是無數的熱血寫就，是無數的傳奇寫就，是無數的理想寫就。　　在李想與曾高的統一指揮下，周吾師東進支隊向漢陽府、黃州府地區發展，他們摧毀了敵人沿京漢鐵路線設立的全部據點，連續兩次擊潰北洋軍進犯，創造一次又一次的輝煌，奇迹，榮譽。　　至此，孝昌以南，孝感以北地區除了一些主要城鎮，大片地區為李想革命軍控制。　　深入孝昌和孝感的革命軍，尤如插入敵人心髒的一把尖刀，引起了北洋軍的極大震動。　　孝感北洋第一軍大營，最高指揮官、第一軍總統官湖廣總督段祺瑞早就知曉李想革命軍周吾師的威力，此次周吾師東進支部把尖刀插向他的胸前，使其感到如果革命軍建立了孝昌根據地，並和漢陽府地區聯成一片，不僅直接威脅其交通樞紐孝昌，而且會牽制北洋軍京漢鐵路沿線兵力，切斷其湖北戰場的血脈。於是徐樹錚打算乘李想立足未穩，妄圖集中兵力一舉消除心頭之患。　　李想革命軍的囂張，使徐樹錚主持的這場喪心病狂的“清剿”，更增加一份必須為之的決心。　　徐樹錚為此親自出馬，從漢口、孝感、孝昌、大悟、廣水、信陽等北洋軍佔領的十八個城鎮，調集北洋重兵八千餘人，已經動用在湖北北洋軍除去各地駐守最底線之外的全部兵力，附有大小炮百餘門，分兵九路，對孝昌根據地進行合圍掃蕩，欲速置革命軍於死地而後快。　　徐樹錚北洋軍的兵力部署和行進狀況大抵如下：第一路由孝昌經天平店向王晉西南進犯；第二路由肥城向新鎮以南進犯；第三路由東阿經后嶺向錢莊以南進犯；第四路由東阿經雙港、演馬庄向大黃庄進犯，徐樹錚的指揮部跟隨此路敵人行動，作為圍攻主力；第五路由東平經須城、馬子峪向東北方向進犯；第六路由汶上經魏陽庄向蚜山方向進犯；第七路由寧陽經白馬廟向寨子方向進犯；第八路由大汶口經古城向西進犯；第九路由滿庄向安臨站方向進犯。　　敵人首先在外圍地區進行掃蕩，開始就向肥城、寧陽一帶推進，他們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從四面逐步向革命軍合圍，戰鬥形勢對李想極其嚴峻。　　黃昏后，夜幕降臨。　　李想在黃村臨時師部召集緊急會議，與會指揮員圍圖而坐，地圖上壓着一盞煤油燈。　　李想吸一口煙，掃視大家一眼，談起自己的看法。　　“咱們被包餃子了！”他毫不避諱的說道，只是看他的樣子一點也沒有被包餃子的苦惱，吞雲吐霧的快活似神仙。李想這副成竹在胸的樣子，無疑是給身處絕境的將領們吞下一棵定心丸。　　“情況越來越明確了，段祺瑞和徐樹錚已下最大決心，調集十八個據點的兵力，湊集了多我數倍的兵馬，約八千多人，在百多門炮和兩個騎兵馬營的配合下，擺成鐵壁合圍的陣勢，向我壓來。現在的情況是，東面三路：孝昌一路，滿庄一路，太汶一路；南面兩路：一路由寧陽乘汽車撲向陸房，一路由汶上橫穿公路奔向岈山；北面兩路：一路由肥城出發，抄山道直逼陸房，一路由平陽出發，向我殺來。僅西面的情況不明，看來還有個缺口……”　　李想話聲未落，偵察參謀闖進來急報：“西面敵人已從山河、東平兵分兩路，直逼肥柱山。徐樹錚指揮部就設在離這二十餘里的演馬庄。”　　“什麼？！”周吾已經沉不住氣驚呼出聲。　　曾高和宋缺也都臉色沉重。　　敵情更加嚴峻了，李想跟前的地圖又添上兩個藍色的箭頭。一共九個箭頭，圍攏指向狹小的黃村山區……　　李想趴在桌上，反覆地看着地圖，九個箭頭，圍攏指向黃村構成一個包圍圈，嬉笑的臉孔也如當前的形勢一樣，慢慢變得嚴峻起來。李想這一情緒的變化，立刻也影響在座將領的情緒，一個個看着他陰晴不定的臉色心中忐忑不安。　　難以想象的沉默，最後李想猛的一掌擊在桌上，以如鋼似鐵的聲音鎮靜地說：“為了保衛革命軍的精華，為了粉碎敵人的圍攻，辦法只有一個�D�D打！只有兇狠堅決地打！勇敢機智地把這送上嘴的肥肉咬爛嚼碎！”　　這就是李想，即使在這樣困境、絕境，他想的卻毅然是反擊，是把圍堵他們的北洋軍粉碎的決心和勇氣。說他狂妄也好，說他不知死活也好。這就是李想，他就是帶領他們這樣一步一驚心的走過來了，在絕望的戰場創造一個又一個的奇迹，把革命的風潮從谷底揚起翻江倒海的滔天巨浪！　　此刻，在座將領的心裏，他們相信任何嚴峻的困難，在李想面前也都是一跨而過的小溝渠。　　所有人會心一笑，有李帥在這裏，還有什麼困難能難得住他們？　　李想可不是只會空言放大炮，也許是和曾高等人浸透瀛日久，或者紅色電影看得太多，對於反圍剿的路數熟悉的不得了，看着地圖，他立刻就有了應對的放略。　　李想自信滿滿地在地圖上這麼一指，說道：“依託陣地，堅決固守反圍攻。黃村及其附近是一塊有十餘個村莊的小盆地，縱橫不足十公里，周圍是幾座禿山，中間是塊像銅盆底似的平原。被圍部隊機關、將領居多，堆在這個狹小的盆底十分危險。但是，該地周圍的小山呈環狀排布，便於防禦。因此，我決定依託周圍小山構築環形陣地，堅決固守，待機突圍。”　　由孝昌經天平店向王晉西南進犯的北洋第一路孫傳芳部。　　眼看着重重包圍革命軍的陣地被完全的籠罩在一片夜幕之中，孫傳芳無聲的笑了笑。　　這一回，總算是報了花西的一箭之仇！四周圍得跟鐵桶也似，看你們匪黨還能插上翅膀飛了不成？　　“很快就要開始了吧。”　　孫傳芳揮了揮手，侍從們都無聲的退下。　　他轉身望着漆黑如墨的天空，等着拂曉得到來。貪婪的做了個深呼吸，那浮着火藥顆粒的煙火氣頓時的充滿了每一個肺泡。孫傳芳很喜歡這種氣息，用他的話說這就是戰爭的味道。作為軍人就當呼吸着這種充斥着火藥微粒的空氣、卷着戰爭的煙雲、用劍與火，在這個混亂的時代開創屬於自己的春秋霸業。或者說，他天生的屬於軍人，天生的屬於亂世，天生得屬於梟雄。既然撞上了這個時代，作為北洋軍閥中人，就應該在這種煙火之中去燃燒自己，將自己填入成北洋這輪蓬勃升起在世界東方的紅日之中燃燒着的碳薪，成就屬於自己的輝煌，成就屬於自己的時代。　　孫傳芳完全可以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戰爭狂熱分子、不折不扣的少壯派戰陣狂人，他欣賞崇拜袁世凱在這次事變中陰暗權術。　　雖然孫傳芳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主戰派，不過作為北洋派系，他更期待着除盡那些叛逆的匪黨，那北洋軍是中華大地的絕對權力者。　　無論是在保定陸軍速成學校，還是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孫傳芳都期待着有一天能夠作為征服者踏足在中國的土地上，成為一方霸主，或者一代梟雄。　　在北洋軍任職的這些年，在孫傳芳的眼裡，整个中國沒有一支軍隊會是北洋軍閥的對手，無論是誰。至於眼前的這些李想匪黨軍團就更不用去說了。因為孫傳芳信奉的永遠都是絕對的力量。　　可是不得不承認，在北洋軍背後的李想匪黨軍實在是很強悍，至少比起武昌匪黨強悍太多。整個北洋第一軍在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代價之後，卻依然沒有能夠突破撲滅這股敵人。　　孫傳芳清晰的記得住了在花西看到的那一張年輕，兇悍，血腥的臉龐，應該就是傳說中的李瘋子。　　“大人，第一路大軍已經到達指定位置，徐大人命令我隊拂曉立即攻佔王晉西南外線。”一名軍中參議官匆匆而來，遞上一份電文。　　孫傳芳匆匆看了眼電文，神采奕奕的他揮手示意參議官：“命令第一路大隊展開攻擊隊形，準備全力攻佔王晉西南外線。”　　說實話，對於徐樹錚的命令，孫傳芳頗有些很不在意。如今的孫傳芳已經正式接管孝昌殘軍，年紀輕輕的已經另一軍之方面大員。徐樹錚雖然在段祺瑞皖系有智囊之美稱，但是自傲的孫傳芳也並沒有把他放在心裏。　　因為雖然之前幾天的苦戰過後，步兵第一路大軍並沒有能夠突破王晉西南一線的革命軍防線，但好歹也算是站住了腳。這一點多少讓孫傳芳感到驕傲。　　而看看段祺瑞任第一軍的步軍傅良佐一協，整個軍團除了曲同豐的步軍被抽調出了兩個步兵營和一個山炮兵營組成支隊，前往打通和第二路北洋軍的聯繫之外。一個協和一個步軍大營的力量都被投入在了王晉西南方向，但卻沒有能夠取得任何進展。反倒是自己死傷了不少。　　徐樹錚的命令倒是簡單，“從孫傳芳部中抽調一個營的力量，派往王晉西南一線。”　　孫傳芳很是不屑。這個時候讓他派出一個大隊，難道和第四路大軍無力在動新的進攻？孫傳芳頗是有些嘲笑之意。不過就是便是這樣，孫傳芳還是抽出了一個營，前往王晉西南一線增援。　　而根據徐樹錚的命令，為了配合第四路主力的進攻，孫傳芳的第一路北洋大軍將給予最大火力的支援。　　徐樹錚的命令是孫傳芳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的奪占王晉西南戰線，以一切之手段，掃滅頑抗之敵軍。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拂曉，三顆信號彈刺破了天空，北洋軍眾炮轟鳴，猛的向被包餃子的李想革命軍陣地發起主線進攻。

# 第一百八十六章 坐南朝北

　　北京。　　拂曉，天邊出現一抹魚肚白，風雪肆虐許久的京師終於迎來第一沐陽光，絲絲金色的陽光撒在這座東方古韻濃厚的城市上空，一片素裹，把整個京城裝扮成銀色的瓊樓玉寧，耀人眼目。　　京城風雲激蕩，卻沒有因為這個好天氣有所好轉，只會越來越激烈。《人民日報》大聲呼號“將革命進行到底！”這條消息，任袁世凱怎麼捂着，還是從天津碼頭傳到北京城裡。“昨日在湖北省境內京漢鐵路線，由武勝關至孝感路段，李想麾下的三個師團夜間突然奇襲北洋鐵路兵站的駐軍。李想毅然撕毀北京英國公使朱爾典電令漢口的英國領事葛福出面，於十月初十日到武昌斡旋和平，先商南北雙方停戰之協議。直到今日拂曉，事態突然變化，目前兩軍正在湖北展開激戰！”　　……民軍萬歲、民國萬歲的聲音到處傳響，警報飛傳錫拉衚衕，與時下京城的雪片相似。消息在京城傳開，京城震動，清廷王公官吏，嚇得魂飛天外。可憐攝政王爺和隆裕太后急得沒法，只哭的淚人兒一般。　　李想這一動作，無意是給高唱和議的活曹操袁世凱，還有為和議牽線搭橋的洋大人朱而典，兩位一跺腳東亞大陸也要天蹦地裂的大人物，兩個響亮的大耳刮子。　　天下震動。在震動之後，所有人想到就是袁世凱會怎麼接招？所有人的目光，包括紫禁城裡的孤兒寡母，包括京城裡的旗人王公漢人大臣，包括皇城根下的市井小民，也包括東郊民巷的洋大人，全都盯緊了庭院深深的錫拉衚衕。　　風聲傳來，讓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袁世凱居然並沒有撤掉辱威失機的段祺瑞，反而是當初大呼主戰，打得民軍落花流水的馮國璋被調離漢口，轉任察哈爾督統。　　一時，京師的宗社黨都倉皇失措，袁世凱這一舉動無疑是堅定的議和步伐不變。北洋上下，即使還有個別不開眼的，也可以看到段祺瑞和馮國璋的位置調換清楚袁世凱真正的心意，而其他將領也必須以和議大局為第一要務。　　湖北之事，現在全部委託段祺瑞所部，以段祺瑞全權，統帶湖北所有的北洋軍……只是這樣的布置，一旦李瘋子坐大，到時候恐有不忍言之事！所有人不自覺的去琢磨袁世凱的心思，就算到了這個時候也還是深沉的令人琢磨不透。　　袁世凱並沒有外人看到的那樣深沉。湖北戰事的波折，反而提起了袁世凱一直懶懶散散的鬥志。　　京漢鐵路的綿長戰場，北洋軍無論是被殲一千多，還是李瘋子四處吹噓宣傳的一萬多，對東亞大陸威名赫赫的北洋陸軍來說，都是縱橫北中國幾十年來吃的第一次大敗仗。正由於是第一次，北洋和他袁世凱無論如何也丟不下這面子，無論如何也不敢面對事實。　　前線的段祺瑞竭力辯解：這不是一個敗仗，只是指揮官在情報不準確的情況下的一次小小的差錯，一次小小的失誤！京漢鐵路線重要的據點和城市，依舊還掌握在北洋軍之手！　　段祺瑞的辯解之詞，袁世凱也選擇全部相信，畢竟他也丟不起這個臉。　　但是，京漢鐵路線的“差錯”畢竟使北洋丟了臉，也使大清帝國內閣總理大臣�D�D北洋軍的頭袁世凱在世人面前蒙受莫大恥辱。袁世凱一怒之下，對段祺瑞下達“如果不能儘快平息湖北李瘋子，那就給老子滾回來！”的命令。改變了與楊度秘密商議關於在停戰期間結束以前絕對不向民軍佔領地區發動進攻的決策，決定再次迅速向湖北大規模增加兵力，發動更大的進攻，誓報這一箭之仇，以雪奇恥大辱。　　段祺瑞也是爭氣，戰機很快便出現了。袁世凱的電報剛拍過去不久，孝感前線大營第一軍總統官段祺瑞便回電袁世凱：孝昌地區有一股民軍的強大集團，據可靠情報，該集團約一個師，一萬餘人，幾乎全部為李瘋子的精銳部隊。　　這幾天在電報房異常勤快的袁克定最先看到譯稿，頓時驚喜若狂，認為這是報京漢鐵路一箭之仇的一次難得的戰機。當即向乃父報告，強烈主張發動黃村大戰。　　段祺瑞電報說：“對於集中在黃村方面的李軍予以痛擊，可以收到挫傷敵軍革命意志的巨大效果。因而，北洋軍當準備實施對黃村的殲滅作戰，由於該敵差不多是李軍隊的精銳主力，並且已經處於孤立狀態。我軍應不失時機，以大的兵力，以大的規模會戰，使之一舉徹底殲滅該敵。本職認為，只要達到了殲滅這股敵軍的戰略企圖，就能使武力解決湖北事變，促使李政權屈服投降或求和，邁出決定性的一步，亦可挽回我軍在湖北京漢鐵路線的不良影響。”　　袁世凱聞訊，也是喜出望外，認為這是剎住李瘋子正在進行的京漢鐵路線破襲戰勝利大宣傳的囂張氣焰的大好良機，當即定案：圍殲黃村李瘋子軍隊。並要求：北洋軍此次進攻，定要取得巨大戰果，不使黃村地區一個師的李瘋子軍隊一人漏網，務求全殲。　　段祺瑞為求速戰速決，不失這千載難逢的良機，於當日向第一軍京漢鐵路線收縮防禦在各兵站重鎮的各將領下達孝感大營命令：一、孝感大營企圖擊破黃村附近之敵。二、第四鎮的第八協（協統陳光遠）應以有力之一部擊破黃村附近之敵，佔據漢口以北蔡甸線以北之地區。三、第二鎮的第三協（協統王占元）應以一部佔據第四鎮的第八協（協統陳光遠）之前項黃村（不含）以東京漢鐵路線及黃州附近。　　段祺瑞為確保黃村殲滅戰的勝利，連馮國璋一系的人也拉來兩個，更是於會戰打響前，派遣了以孝感大營第一軍的智囊徐樹錚等高參組成的“孝感大營派遣班”，前往黃村前線，就地指導會戰。　　從漢口、孝感、孝昌、大悟、廣水、信陽等北洋軍佔領的十八個城鎮，調集北洋重兵八千餘人，已經動用在湖北北洋軍除去各地駐守最底線之外的全部兵力，附有大小炮百餘門，分兵九路，採取南北對進，側翼迂迴的戰術，對孝昌根據地進行合圍掃蕩，企圖以速戰速決的手段，欲速圍殲李瘋子軍隊主力於黃村附近，置其於死地而後快。　　不管採取什麼手段。都不能讓他的李瘋子做大做強！　　解決這場風波，袁世凱立刻召開內閣會議，此時正是利用革命軍的風潮榨取攝政王手裡最後的一點權利。　　清晨，總理衙門，因為袁世凱的這個念頭，匆忙召開了緊急會議。清廷辦幾十年洋務維新，總理衙門唯一開化的地方，就是議事廳里的條開大桌。橫頭處，肥胖的袁世凱正襟危坐，一面碩大的龍旗懸挂在他頭后的牆壁上方，哄烤着氣氛森嚴的會場。　　袁世凱左手方依次坐着他內閣的新成員：外務部大臣梁敦彥，副大臣胡惟德。民政部大臣趙秉鈞，副大臣烏珍。度支部大臣嚴修。陸軍部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軍部副大臣譚學衡。學務部大臣唐景崇。司法部大臣沈家本。郵傳部大臣楊士琦。農工商部副大臣熙彥。理藩部大臣達壽，副大臣榮勛。　　袁世凱右手方坐着善耆等清朝皇貴。　　會前，只有趙秉鈞、楊士琦等少數袁世凱此次開議的真正意圖，而更多的人尚不知發生了什麼大事，此時正交首接耳低聲詢問着。　　袁世凱看了楊士琦一眼，見對方點點頭，便轉向趙秉鈞說道：“開始吧！”　　主持會議的趙秉鈞先就收到段祺瑞的電報作了簡短的說明，隨即楊士琦首先向來人宣讀南方民黨最新局勢動態。　　會場一時氣氛凝重、靜寂，只有楊士琦均急促、有力的聲音掠過眾人，在屋裡回蕩着。　　“一、南京陷落的消息傳至上海，程德全、湯壽潛、陳其美等，議決以南京為匪黨臨時政府所在地，並約獨立各省代表投票選舉黃興為暫定大元帥，黎元洪為暫定副元帥兼任鄂軍都督，並發表通電說：現在南京光復，鄂軍務適緊，援鄂之師北伐之師待發，急需統一。今同人公議不如暫定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舉黃君興為暫定大元帥，黎君元洪為暫定副元帥兼任鄂軍都督，藉動搖而牽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滬同到南京再行發表，所有編製日內并力準備俾進行無滯，事機緊急，不得不從權議決，務乞鑒原。”　　“二、湖北，暴戾之匪黨軍隊破壞京漢鐵線，襲擊我守備軍，與馳援之我守備隊部發生衝突。據報告，我孝感獨立守備第一軍正向現場出動中。”　　“三、湖北匪黨軍隊炸毀京漢鐵線，其兵力約有三個師團，逐次破壞京漢鐵路線。與我孝感大營兵交戰，現已佔得京漢鐵路一角。但敵機關槍、步兵炮正在增加。京漢鐵路沿線，我大軍正在進行苦戰。”　　“三、段祺瑞、徐樹錚正作如下之區處：（1）守備第一大軍掃蕩孝昌之敵……”　　電文念完，眾人一臉驚愕。會場還是一片沉寂，只有袁世凱的目光在眾人臉上睃來睃去。　　袁世凱對此時眾人的驚愕是完全理解的。他故意把情況誇張的比李想在《人民日報》宣傳的還要誇張，也就是要狠狠的嚇唬善耆等清朝皇貴。　　於袁世凱而言，保有了武昌，給革命軍留下一塊地盤，在對外显示了自己寬容態度以外，最重要是保留住和談的對手，證明革命軍力量不可小視，藉此可繼續擠兌清朝朝廷，以免攻破武昌后載灃等人對自己再起烹狗之念。　　然而，令袁世凱心中不安的事情發生了。　　1911年12月2日，在武漢的交戰雙方停戰協定生效的那一天，南京卻被革命軍攻佔了。　　這樣一來，革命軍陣營士氣高漲，被漢陽、漢口失陷所打擊而沉的銳氣，重新出現。　　南京雖然被革命黨人攻下，十幾個省份宣布了獨立，但全國大局的主動權，仍然在袁世凱手中。　　一方面，他想保留“武昌”的火種養敵自重；另一方面，他很想先剿平晉陝兩省，圖個北方的後院安寧。　　基於此，他對外的調子自然不像內心那樣把“剿”與“和”表現的段祺瑞和馮國璋那樣的明顯，這也使得北洋軍官們一時摸不清他們的袁總理大臣究竟對南方是個什麼態度。　　見無人開口，袁世凱放下擼、着花白的短髯的手，說道：“事出突然，所以請各位來商討一下對策，主要是對時局的判斷和下一步的措施問題。”說著，他提高嗓音，收起了微微的笑意，“入京時我曾說過，南方問題爆發以來一直在向事態嚴重的方向發展。雖然我一直強調隱忍持重，剿，撫，和並用，可南方的形勢恐怕不許我們再過於持重了。目前，在湖北的北洋軍只有三萬人，將少兵微，裝備又差，處在殘暴的李瘋子部隊的包圍中。這必然導致南方方面乘機興起排斥北洋、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要記住，湖北是我大清的領土，更有北洋精英的亡靈。失去湖北，就等於失去大清的國防生命線，它必然禍及大清的千秋大業。大清不答應，就是棄屍湖北，北洋的亡靈也不會答應。所以湖北的嚴重事態必須加以解決。這次北洋軍行動有些突然，請諸位就下一步的處置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站起來打破僵局的，是身材高大、威風凜凜的清末宗社狂熱良弼。這時，他一掃以往給人的那種悠然超脫的印象，神情嚴峻、目光沉穩，頗有些軍人氣魄，以京城旗人特有的捲舌音說道：“我認為孝感大營此次行動完全合理，內閣應給孝感大營充分的支持，以此次事件為契機，徹底解決湖北李瘋子問題。”言辭簡潔，態度鮮明。　　會前，良弼已經透過一些安插在北洋軍的人打探到一些小道消息，已隱約窺透了袁世凱對這次事件的態度，因而在拿出自己的觀點時更顯得毫不躊躇、鋒芒畢露。　　參加內閣會議的這些人，無論宗社黨還是新內閣成員，其實內心早已接受了湖北將以武力解決這一觀念。所不同的，只是這一天到來的早晚而已。　　袁世凱輕輕一笑，匆忙召開的會議，卻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最後，看似漫不經心的說道：“南方民軍大敵當前，為了振奮軍心，為了鼓勵士氣，禁衛軍應該起一種倡導和示範，皇族大臣也該為臣民表率，所以應由皇族大臣率領一部分禁衛軍出征南方。”　　他的這個題目很光明正大，可是這樣一個提議，就足夠唬住載濤這個出了名的膽小如鼠繡花貝子爺，他一聽袁世凱要點他為帥，立刻把載濤嚇得魂飛天外。　　袁世凱這個提議，載濤死活不肯依，任良弼等宗社狂人勸說也無效。　　“如此要解決湖北李瘋子，撲滅南方民軍就困難了。”袁世凱冷冷一笑，“只有繼續請老英國府牽線，請太后降旨與南京開國民和議……”　　善耆等清朝皇貴見袁世凱按兵不動，轉臉又公開唱起和議，還要逼太后降旨，一個個怒不可遏，大聲質問他：“龜山大捷，漢陽、漢口已復，大勝如此，武昌指日可復，為何與賊黨言和停戰？”　　袁世凱輕蔑一笑，答言：“漢口、漢陽雖收，南京又陷。南京，天下要衝，形勢倍於武漢。黨人勢大，蠱惑國人，人心軍心浮動。議和，此乃權宜之計。我以三年為期，必滅黨人。如各位盲動，以天下為孤注，不妨代我行權，袁某當避位！”　　恫嚇之下，幾個鳥籠子里出來的滿洲貴人，噤口不言。囂張狂妄如良弼也做不得聲。　　內閣會議就這樣結束。之後，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現在南北停戰，應派員討論大局，着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由該大臣委託代表人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欽此。”　　清朝隆裕太后懿旨一下。本來已經慌成一團的朝廷頓時就跟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彷彿。宗社黨，論起指揮一場近代化的戰事，可以說分毫成算也沒有。以為帷幄運籌，電諭下，自然就是人人奮勇，為聖君在上死戰，小小匪黨，略戰即破。對於近代化戰事所要做的戰略籌劃，戰術設計，後勤組織，資源調動。這些養在籠子里的八旗爺們是一無這個威權，二無實際操作能力！袁世凱拿出辦法，膽寒地他們當下就全盤接受。　　清廷的電諭雪片一般下，在本來死水一般地大清末世激起了滿天波濤。　　強大的北洋軍，用多少銀子堆出來的，連德國人都讚歎的東亞強軍，怎麼會在湖北被小小李瘋子得這麼慘？京師人消息最靈通，說話也最大聲，街頭巷尾，全是紛紛地議論。　　“……我大清怎麼就不行了呢？武昌一夫倡亂，南方十三省響應……國朝開國會，開議會，預備立憲，不也一步步的走向開化嗎？這到底哪裡出了毛病？”　　“預備立憲……預備個屁！江南名下士不都是咨議局的大老爺，如今搖身一變，成了民國議會的議員！”　　“議會頂什麼用？據說同盟會黃大膽病急亂投醫，江浙民軍攻佔南京的時候，僅江蘇就有都督十幾個，黃大膽實在沒法子，只能請出程雪帥主持江蘇軍政，請出狀元公張老先生參議國事……”　　“可是張老先生是誰？他可是當年在朝鮮慶軍與袁宮保有過師生之宜。他們還是坐南朝北……”　　“瞧着吧……瞧着吧……這國事，還得看袁宮保的意思……”

# 第一百八十七章 驚心

　　拂曉，三顆信號彈刺破了天空，北洋軍眾炮轟鳴，猛的向被包餃子的李想革命軍陣地發起主線進攻。　　昏昏沉沉的天幕，硝煙頓時迷離交織在那天地之間，灰茫茫的一片。初現的陽光已然不再可見。　　“敵人上來了！”　　看着遠方的地平線處黑壓壓一片的人影，以及那幾面有氣無力耷拉着的五顏六色的清廷龍旗，宋缺挑了挑下巴說到。這時候，就算李想也緊張的手心濕冷濕冷的冒汗，但唯有宋缺和他的金鷹突擊隊個個興奮的露出嗜血的獠牙。　　“準備接戰！”李想將手裡的煙蒂掐滅，擺擺手說到。　　自從被包圍在黃村陣地以來，已然浴血奮戰了數日之久，幾乎已成疲憊之旅的革命軍士兵們再一次默默整理起自己的彈藥。也許這一次自己將會在此死去，但沒有人抱怨。革命軍已經有很多的兄弟都已然血灑在這戰地之上，即便自己死去了，也不是獨自寂寞。即便死去，生命也輝煌，也燦爛……　　“弟兄們，同志們，看，北洋狗腿子又上來了！”李想的聲音讓正在整理着彈藥的革命軍士兵們都停下了手中的動作。　　“大傢伙兒看到沒有，狗曰的這次連炮都不對我們打了，他娘的，他們是等着來砍掉我們百來號人的腦袋呢！”李想扯着嗓子說到。　　“咱們能讓他們去砍嗎？”一旁的宋缺殺氣騰騰的吼道。　　“不能，不能。”齊聲的吶喊。　　“對，不能，咱們不但不能讓他們砍掉腦袋，而且咱們還要砍掉他們的腦袋。”李想扯着嗓子喊到，“讓這些狗曰的鮮血都成為咱們的榮譽勳章！”　　場面熱血沸騰，曾高卻無聲無息的出現在李想身後，輕輕說道：“不宜密集布防部隊，應避免炮傷。”　　雖然當前北洋軍已經炮火延伸，但是北洋軍可是干過不顧自己人死活，全範圍炮火覆蓋的野獸行徑。　　聽到曾高的提醒，李想一瞬間靈醒過來，摸摸自家發熱發混的腦袋，轉過身又對同樣頭腦發熱發混的宋缺、周吾等軍中骨幹訓戒說道：“你們是開闢孝昌根據地的骨幹，必須樹立全局觀念，從長遠利益出發，盡可能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因此應該克服一鎚子思想，反對只豁命硬拼。”　　李想其後又分別通過電話喊話和通訊員傳令，要求所屬部隊注意防炮，沉着疏散隱蔽，沒有命令不準開槍。　　這時，在硝煙瀰漫之中，黑壓壓的北洋兵打着五顏六色的清廷龍旗，在炮火俺護下，孫傳芳的第一軍經天平店向王晉西南和李想所在革命軍其他陣地湧來。　　李想與孫傳芳這對宿敵再次碰撞上，或許命運吧。　　王晉西南陣地一片平靜，李想才將一部署在崖后恭候孫傳芳。當孫傳芳軍攻至近前，以勇猛兇悍聞名全軍的宋缺率先點射北洋軍官，戰士們跳出石崖將一排手榴彈擲向敵群，緊接着機槍噴射火蛇，山頭上爆發出一片喊殺，敵人紛紛滾向山溝和山腳。　　瘋狂的敵人，在督戰官槍口的威逼之下，依仗人多勢眾的優勢，分兵數路向王晉、石橋、鳳凰山等李想陣地包抄，他們將王晉西南作為主要攻擊目標。炮火連天，槍聲大作，戰鬥進瞬間激烈爆炸開來。　　密集而來的槍彈一排接着一排，整齊的從北洋軍衝擊的隊列之中破開一道又一道的血痕，緩步而進的北洋軍士兵就這樣在密集的彈雨中成片的倒下，汨汨流淌的鮮血幾乎浸潤了田野。　　但即便是這樣，北洋軍進攻的步伐依然沒有停下，在軍官們瘋狂的呼喝聲中，一排排的北洋軍士兵被槍林彈雨給打倒，又一排排的衝上來。那一桿桿五顏六色的龍旗即便是倒下了，也很快有人接上。　　密集的槍彈也同樣蜂群樣的撲向革命軍的陣地。許多人就在身邊死去了，噴濺的鮮血甚至淋上了李想的面龐，他感覺到了一絲的內心的掙扎，因為敵人的瘋狂，也因為戰友們一個接着一個在眼前不斷的倒下。但是這一點兒女情懷也只是眨眼的時間，他的心立刻變得堅硬無比。革命，無量頭顱無量血，染紅了大地，染紅了天空，染紅了江水，太多的血述寫的史詩，難免悲壯……　　“打，打！”揮着勃朗寧左輪的宋缺不斷的怒吼着。　　現在已經是到了最後的時刻，北洋軍如此這樣的壓上來，看樣子是勢在必得了。這個時候，更多的可以說雙方在拼意志。　　“媽的，這些狗曰的瘋了！”趴在已經坍塌下來的戰壕壕壁上的李想詫異的破口大罵著，但手裡扣動扳機的右手食指卻並沒有絲毫的停下。　　架設在不遠處的馬克沁重機槍不斷的猛烈掃射着，潑風樣的將密集的子彈渲泄到北洋軍的隊伍中去，7.92毫米子彈所過之處無不是一片血雨腥風。　　馬克沁不愧是軍中神器，只是在這個時代，軍隊裝備這件神器數量實在有限。　　密集的重彈在密集的人群之間揚起一陣陣的漫天血肉。而隨着北洋軍隊列的推進，革命軍的82毫米小鋼炮也更加的猛烈轟擊起來。　　於此同時，北洋軍的火力也更加的兇悍起來，更多的槍彈劈頭蓋臉的掃向陣地上防守的革命軍士兵。子彈飛舞着，狂蹈着，在煙火之間飛竄，在血肉之間橫飛。用它那尖利而又鈍滑的弧線，肆無忌憚的在血肉之間，洞穿開一個又一個飛濺血肉的彈孔。小鋼炮、步兵炮炮彈不斷的砸落下來，甚至就是那些75毫米的克虜伯山炮、野炮也開始瘋似的將炮彈轟落而下，彷彿就絲毫不顧及傷害到自家人似的。　　北洋軍果然如之前曾高所提醒的，又開始不顧自己人性命的全覆蓋炮轟。　　孫傳芳親自壓陣在後線，指揮部隊對李想革命軍陣線起數道波隊的輪番進攻。　　北洋軍前進的每一步上都躺下了不少的屍體，淋漓滿地的血肉蝶灑在滿地的焦土之上，很快便被這早就已經浸滿鮮血的土地給吸潤。那疊枕着的屍體讓人不寒而栗。　　“開火，開火，擋住他們！”李想幾乎是在扯着他那因為沙啞而變了音的嗓子而吼。　　這樣密集的人彈衝鋒，已經說明孫傳芳是在做一次勢在必得的瘋狂。以小隊、中隊級的集群衝鋒來開道，孫傳芳這是先要在氣勢上壓倒防守的革命軍。簡直就是當初李想夜襲花西的翻版，李想只覺得自己滿嘴的苦澀。　　如果不能遏制住這些北洋軍人瘋狂進攻的勢頭，那麼要不了多久靠着屍鋪開的道路，孫傳芳部隊很快便能夠衝垮革命軍的防線。　　李想嘴角溢出一絲苦笑，輪到自己來嘗嘗這種滋味，原來就是這樣的感覺。　　在北洋軍幾乎狂熱的衝擊下，以及火力的壓制下，革命軍的陣地再一次如同驚濤中的一恭弘=叶 恭弘扁舟樣，被掀過來，砸過去。隨時都會被撕扯成漫天灑揚的碎片。　　而那一群群灰濁的浪潮依然那樣一波接着一波瘋狂衝擊着。戰壕內的許多革命軍士兵都被飛射的子彈給打死了，到處都是屍體和傷者，戰鬥的慘烈可見一斑。　　不斷騰起的煙火之中，飛舞着的子彈劈頭蓋臉的掃向衝擊中的北洋軍人，成排的北洋軍士兵被打倒，又成排的湧上來。在這股濁浪瘋狂沖涌之下，革命軍的防線已然在眼前。　　“大帥！”宋缺暴吼一聲。　　李想氣呼呼喊道：“鬼叫個什麼勁？有力氣去打敵人！”　　宋缺也知道此時李想的脾氣不好，憋紅了老臉沒有辯解，只是硬棒棒的說道：“躲避在一個小墳包之後，北洋軍軍架起了幾門92式步兵炮，不斷的用炮火轟擊着咱們的防守陣地。”　　李想一聽很是惱火，順着宋缺指點的方向，透過迷霧似的硝煙戰場，看到北洋軍的這幾門步兵炮架設的位置剛好位於革命軍的射擊死角內，由於革命軍缺乏曲射武器，部隊竟一時無法對其進行火力壓制。　　李想的眼睛瞪大，瞬間充血。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北洋軍的炮火有一搭沒一搭的轟擊着革命軍陣地，炸得碎泥塵土四下飛濺。幾乎被炸得支離破碎的戰壕里到處都可見保持着各種垂死姿勢、或是被炸的支離破碎的死屍，空氣里瀰漫著一股令人作嘔的焦臭味。　　依託着猛烈的炮火，在付出了慘重傷亡代價之後，北洋軍終於突入進了革命軍戰壕之內，如願以償的衝進了已然是支離破碎的戰線。　　李想嚯的一聲抽出那把滿是細碎缺口的戰刀，猛然狂吼：“上刺刀！上刺刀！”　　傷亡過半的革命軍在整條戰線上和北洋軍迅的爆了慘烈的對決。一場慘烈的白刃戰就這樣的展開了。手雷、手榴彈如同冰雹樣的飛來砸去，各種輕重機槍瓢潑樣的噴洒着彈雨，一具接着一具的屍體橫七豎八的撂倒滿地。　　孫傳芳舉着德國高倍蔡司望遠鏡，一下子就用望遠鏡套住高舉戰刀狂呼酣戰的李想，這種熟悉的臉孔如在花西所見的滿是血污，可是他就是認出來了。　　孫傳芳立刻放下望遠鏡，望着灰濛濛硝煙籠罩的天空，喃喃自語：“真是冤家路窄！”　　這句話，從牙縫裡擠出來，森寒陰冷讓身邊的親衛也嚇得心驚膽戰。　　殺紅了眼的雙方士兵，有時候便直接的撞在了一起，刺刀拼得嘁哩喀嚓，利刃破開柔軟組織的悶響，鈍器擊碎骨頭的脆響以及垂死者那磣人的陣陣哀嚎聲直讓人毛骨悚然。　　靠着刺刀和決死的無畏，革命軍士兵們愣是將北洋軍的進攻打了下去。　　望着北洋軍潮水一般的退下，李想跳出石崖，靈巧的躍過一道陡壁懸崖，奔向第一營陣地，敵炮在山頭上爆炸，李想心頭緊懸第一營的戰士。　　在敵人打，炮時，各班放出監視哨，以小組分散隱蔽，等敵人爬到火力圈時，才用一頓手榴彈把它揍下去。就這樣，他們沉着機智，以攻為守，用巧打代硬拼，以小的代價換取了大的勝利。比起李想和宋缺在這裏拼刺刀，拼性命有技術含量的多。　　來到第一營陣地，李想高興地拍着打鬍子營長的肩膀說道：“老劉，從幹部到戰士，只有一個意志，決不讓敵人前進一步。革命軍指揮部的決定已經變成戰士們的行動了。”　　比李想年齡大一圈的打鬍子劉營長一臉受教的高興樣子，場面有點后現代。　　同樣，在黃村外圍其他革命軍陣地，另一場接戰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着。　　徐樹錚親自指揮第四路由東阿經雙港、演馬庄向大黃庄進犯。與北洋軍智囊對戰的就是革命軍智囊曾高。　　在外圍防線失守后，曾高命令革命軍主動的退入大黃庄鎮區中，依託着房屋廢骸與北洋軍展開慘烈的爭奪戰。　　徐樹錚在進攻順利高興一瞬間之後，很快高興不起來。他沒有想到是攻入到革命軍防線之內的部隊更是如同陷入一汪泥塘之中一樣，到處遭受到革命軍的頑強狙擊。被炸的一片狼藉的戰線上早就已經打翻了天。每一座房屋廢墟，都要反覆爭奪、數易其手，直殺得是個個血流成河。他陷入當初馮國璋在漢口遭遇的麻煩之中。他想學馮國璋放火燒，但是農村的房子全是沒有燒制過的土磚磊起的，想放火也困難。徐樹錚只有調集馬克沁重機槍，朝着革命軍席捲而去。　　馬克沁捲起暴風樣的彈雨，火鏈樣的彈幕所過之處，一片腥風血雨、血肉橫飛，蜂擁反攻的革命軍士兵被密集而來的金屬風暴打的七零八落。肢體不全、缺頭少腦的屍體橫七豎八的倒斃滿地，暗紅色的鮮血混着豆腐腦樣的灰白色腦漿噴濺的到處都是，戰地之上一片一片的血紅是那樣的刺眼。　　距離黃村以西不過數十里，北洋第九路由滿庄向安臨站方向，這裡是周吾的陣地，相比於王晉西南，大黃庄一線的激戰，這裏倒是顯得很是安靜。然而守御在陣地上的革命軍士兵知道，這種安靜維持不了太久了。　　伴隨着撕裂破帛樣的尖嘯聲，一大口徑高爆榴彈轟的一聲砸在了並不是很寬闊的安臨小鎮街面上，煙火四起，揚起了陣陣火光。　　濃煙滾滾，被炮彈打着了的建築劇烈的燃燒着，整片整片的鎮區在猛烈的炮火下化作一堆堆廢墟，殘垣斷壁之間布滿着大大小小的彈坑，整個小鎮都在燃燒着。　　為了策應徐樹錚主持的第四路大黃莊主攻一線的進攻，第九路的北洋軍用漫天的炮火將安臨這座小小的南方小鎮炸得一塌糊塗。各種口徑的炮彈紛紛從天而降，整齊密布的砸在這座本就很小的小鎮里。　　同時，成群的步兵在北洋軍軍官的帶領下，一波接着一波的起如潮樣的猛烈攻擊。　　猛烈的炮火幾近瘋狂的轟擊着革命軍的陣地，成片成片的炮彈尖嘯着砸了下來，將已經被炸成一堆廢墟的鎮區再一次的耕犁一遍。　　一波接着一波的重炮，榴彈炮，帶着劃破長空的呼嘯聲，將那些爆炸力超強的炸彈狠狠的砸在了熊熊燃燒着大火的安臨戰線上，震天的炮火聲、炸彈聲就像沉雷似的轟鳴着、回蕩在那灰茫茫的天地交接處。　　北洋軍隊官、營官，各級指揮官紛紛前壓，揮舞着軍刀驅趕着一群接着一群的部隊在猛烈的火力掩護下向著岌岌可危的革命軍陣地起一波接着一波的衝擊。　　戰死者的屍骸，翻卷着被鮮血、爛肉浸潤的污泥。　　與此同時，在大黃庄一線，激戰也在猛烈的進行着，端着刺刀反撲的革命軍將士一次次的發起逆襲，然而一排排炮彈卻是無情的呼嘯而來，在革命軍逆襲的部隊中炸出一道火牆，輕重機槍在炒豆樣的爆響聲中，向著胡亂尋找隱蔽的革命軍士兵潑灑着金屬彈丸，颼颼飆過的流彈不時的從耳邊劃過，不斷的有人悶哼着中彈倒地。　　戰鬥持續到下午，敵人集中全部炮火進行最猛烈的轟擊，他們由輪番進攻變為集團衝鋒，搶攻李想控制的王晉西南陣地，企圖奪取革命軍陣地的最高點。李想和宋缺率領金鷹突擊隊團指戰員堅守在硝煙瀰漫、彈片橫飛的陣地上，營連幹部身先士卒，沉着指揮，全體指戰員奮勇殺敵，連續打退敵人九次猛烈瘋狂的進攻，使敵遭受嚴重殺傷，被迫退至馬蹄山附近進行整頓，從而保障了全線防禦的安全。　　在西北方向上，敵人曾一度突破曾高大黃庄的接合部，逼近黃村邊，曾高指揮精密，以堅決勇猛的反衝擊，短兵相接的白刃格鬥，硬是用刺刀、手榴彈將突入的敵人全部擊退，保證了防禦陣地的穩定。　　在安臨慘烈的戰鬥中周吾師長帥騎兵連迅猛出擊，奇襲安臨站敵人，打得北洋軍第九路軍丟盔棄甲，鉗制和削弱了東北方向敵人的進攻。　　黃村革命軍周邊戰場在連續的擊退了北洋軍數次瘋狂進攻之後，同樣損失慘重，各連排單位皆已傷亡半數，幾個布防在緊要陣地的班排更是傷亡殆盡。殘酷激烈的血戰，整整持續了一天。敵人的屍體一片片地倒在革命軍的陣地前，多少忠誠英勇的戰士用鮮血捍衛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不屈的王晉西南以及黃村山區的每一個山頭，仍然在炮火中屹立。　　戰鬥的慘烈讓北洋軍高層心驚肉跳。誰也沒有想到戰鬥會是這樣的殘酷，這樣的艱難，這樣的讓人感到心寒。

# 第一百八十八章 義無反顧

　　黃昏。　　從王晉西南附近的那些山頭後面孫傳芳炮營陣地，克虜伯山炮咆哮着，炮彈成群結隊的撕開灰濛濛如迷霧般的硝煙，飛臨戰場的上空。　　黃村山區周邊戰場依次熄火，唯有面對孫傳芳的王晉西南戰區還在接火。猶不死心，誓要報花西一箭之仇的孫傳芳，要趁天黑之前再博一回。周邊戰場，唯有孫傳芳最拚命，進攻次數最多，戰況最激烈。　　從空中俯瞰而看，地面上蜿蜒着的戰壕，已經那些展開波隊進攻的北洋軍士兵就像是灑滿桌子上的芝麻粒一樣的清晰可見。　　孫傳芳已經認出李想，一種本能的直覺，就像看得了自己命中的宿敵。他沒有理由拒絕這場宿命之戰，他沒有理由不拼盡全力這場宿命之戰。完全是一種冥冥之中的本能，認定李想將是自己來日大敵。　　孫傳芳高舉着望遠鏡，注視着戰場。他動用在北洋體系全部的資源和人脈，憑着上午拚命的表現，才得到徐樹錚的特別關注，有給他增添幾門克虜伯山炮。徐樹錚也是在大黃莊主攻方向沒有取得應有戰果之後，只能死馬當活馬醫的寄希望於表現最拚命的孫傳芳。或者可以說，在這一次戰鬥中，徐樹錚可以摒棄孫傳芳因為在孝昌奪權的不良印象，畢竟黃村的戰事，很大程度上是徐樹錚，是段祺瑞所期望的。就是這一場戰事，孫傳芳躍入北洋皖系軍閥上層。　　對徐樹錚送來孫傳芳最想要的大炮火力的支援，他立刻用那狂野的火力將李瘋子埋葬在那片火光之中。成群的炮彈呼嘯如同嗜血的昆蟲一樣蜂擁而來，成噸的高爆炸彈如同冰雹樣的砸落下來，滾雷似的爆炸聲此起彼伏，整條戰線頓時的沸騰起來，連續的爆炸聲中，火光衝天而起，四濺飛舞的破片帶着紛飛的碎泥塊到處橫飛，將死亡無情地帶給堅守在戰線上的革命軍士兵。　　紅黑色的火焰在數十里之外的那邊都可以看到，一朵朵蘑菇樣升騰而起的煙雲帶着死神猙獰的笑容綻放在天地之間。　　一波接着一波的炮彈呼嘯着從北洋軍的進攻鋒線之上掠過，帶着雷鳴樣的音爆消失在遠處的天邊，那裡裊繞而起的煙火正在天地之間盡情的翻滾着。　　“殺光那些土匪！活捉李瘋子！”成群的北洋軍士兵大聲的叫囂起來。　　成群結隊的炸彈將整條戰線幾乎的點燃，一次次的潮水般衝鋒，一次次的機槍掃射，此起彼伏的爆炸聲中，烈火伴隨着硝煙無情的吞噬着無數革命軍士兵的生命，鮮血浸潤了蒼茫大地，看上去是那樣的血紅血紅。　　連續的狂轟濫炸，十餘架克虜伯山炮幾乎將革命軍整條戰線都埋葬在一片火海當中，一顆顆炸彈尖嘯着盤旋俯衝在王晉西南戰線的上空，出如同死神的低吟一樣的尖嘯聲。炸彈雨點樣的砸落下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中，煙火衝天而起。天空為之色變，大地再一次的在此起彼伏的爆炸聲中出痛苦的尖叫聲，爆炸的火光幾乎將這片天空染成一片火紅，紅黑色的煙雲滾滾衝上雲霄，烈火舔舐着一切可以燃燒的物體。　　在北洋軍猛烈的空襲之下，戰壕、掩體、工事幾乎被摧毀殆盡，而徐樹錚新投入進來的150毫米口徑的重型榴彈炮炮往往將那些堅固修築的革命軍掩體炸成一個大坑，連人磨成一團肉泥。在北洋軍猛烈的炮火打擊下，王晉西南戰線上的革命軍諸軍傷亡慘重。　　炮火漸漸的向著縱深延伸過去，爆炸的硝煙還未散盡，今天幾次在這個往日無名的山頭進攻受挫的北洋軍在軍官們的帶領下，再次不顧傷亡的起輪番進攻。　　北洋軍衝鋒的陣線揚起陣陣塵煙，整齊的步伐鏗鏘聲震徹着大地，成群成隊的北洋軍人如同波浪、樣的席捲而來。　　革命軍的陣地上一片沉寂，彷彿所有的生命都已經在那漫天的炮火中化為烏有一樣。　　這樣的沉寂，反而讓孫傳芳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安。李瘋子在夜襲花西的時候，是在絕地也要發起進攻的人，不像一個坐而待死的人。　　五百米，革命軍的陣地上依然的一片死樣的寂靜……　　三百米，依然沒有任何反擊，空蕩蕩的陣地上看上去彷彿已經不再存在着任何的生命體……　　一百米，距離革命軍陣地已經咫尺之遙的北洋軍依然沒有遭到任何火力抵抗……　　孫傳芳放下望遠鏡，猛的把高高揚起的手用力揮下，示意部隊加快衝進度。他有些迫不及待，對面戰場的沉寂給他太多內心的不安。　　徐樹錚的炮營已經給予了最大程度的配合了，接下來的一切，就看他孫傳芳的了。　　數十面五顏六色的滿清龍旗在風中獵獵飛揚，挺着刺刀的北洋軍部隊成群成群的沖了上去。　　“噓！”尖利的呼嘯聲突然在北洋軍衝鋒部隊頭頂劃過，驚懼的北洋軍人紛紛抬頭望去，無數劃過天宇的炮彈帶着完美的拋物線的軌跡，從天而降。　　“嘭、嘭、嘭……”　　連續的爆炸聲響成一片，一道接着一道的煙火噴涌而起，紅黑色的焰火如同噴的火山一樣裊繞在那緩緩上升的煙柱間。　　北洋軍的進攻隊伍頓時的亂成一團，很多措手不及的北洋軍士兵在那紛飛的炮彈碎片中被炸的粉碎，飛灑的鮮血四濺的到處都是，人體殘骸支離破碎，放射性噴濺的碎肉到處都是。一片腥風血雨。　　“炸他個狗曰養的！”金鷹突擊隊團長宋缺粗魯豪邁的啐了口唾沫。　　為了給孫傳芳一點教訓，打他一個措手不及，李想下來全陣線的所有小鋼炮等北洋軍快要衝到革命軍陣地前再開火。　　而隨着炮擊的開始，無數的革命軍彷彿從地底鑽出來一般，各種輕重火器向著陷在火網中的北洋軍人瘋狂的噴吐着致命的彈雨，火鏈樣的彈幕橫掃而過，暴露在開闊地上的北洋軍措不及防，橫七豎八的被撂倒一片。鮮血匯成一道道‘小溪’縱橫交錯的流淌得到處都是，那陣地前的被炸得坑坑窪窪的大大小小的彈坑中一窪一窪的鮮紅格外刺眼。　　孫傳芳腮棒子咬得鐵緊，額頭上的青筋突突直跳。李想果然還留有預備力量！可是戰打到了這個份上，誰都知道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進攻！進攻！給老子沖！撕不開李瘋子的防線，我要了你們的腦袋！”孫傳芳瘋了一般狂吼着。他無路可退，只有不要命的往前沖。徐樹錚掉給他一個炮營，可不是看他無所作為！　　北洋軍人也如同瘋了一樣，一堆堆土灰色的人群就像那麥收季節里的蝗蟲一樣，捲起一片黑壓壓的浪潮。　　“噠、噠、噠……”7.92毫米口徑克虜伯重機槍噴吐着道道火舌，將陣地前打的起了煙，“啾、啾、啾……”怪嘯着的子彈不時地劃過進攻的北洋軍的頭頂。　　而北洋軍的那些克虜伯重機槍也毫不示弱的還之以顏色，不斷的有人被飛射的機槍彈打得血肉橫飛。戰地已經被染成一片血紅。　　子彈“啾、啾、啾……”的尖嘯着劃過，嗖嗖的打在泥濘不堪的地面上，噗噗作響。間或着不斷有手雷、手榴彈爆炸的轟響，緊接着傳來迫擊炮彈劃過天空的呼嘯。　　“轟、轟、轟……”整片戰地再一次的淹沒在此起彼伏的交火聲中，以小小的王晉西南這片山地為中心的戰地如同一座嗜血的血肉磨坊一樣再一次的磨碾起來，吞噬着脆弱的生命。　　隨着北洋軍近似瘋狂的進攻，正在步步逼近革命軍的陣地，革命軍的抵抗也越來越是的猛烈瘋狂起來，激烈的交火聲炒豆樣不絕於耳。　　在這片陣地上，宋缺的陣地方向，他親自帶領突擊隊和北洋軍展開着激烈的對戰。他的部隊剛展開反擊，就遭到了北洋軍的猛烈火力壓制，依託着殘破的戰壕和一些炮彈彈坑，宋缺指揮着部隊構築着一道簡易防線，就地阻擊着北洋軍的繼續前進。　　而李想所在陣地的方向上，同樣好不了多少。嗖的一聲，一子彈極近距離的擦過，掠過耳邊的勁風着實讓李想嚇了一跳。戰地之上已是流彈橫飛。圍繞着被炸的支離破碎的陣地，戰鬥異常激烈。　　革命軍的陣地前被打得如同開了鍋一樣，一長排機槍子彈打在滿是血肉殘臂的地面上，擊起的碎泥如同一鍋沸騰的開水一樣，反擊的革命軍士兵在密集的彈雨中被撂倒了一片。　　李想指揮着身邊的一個機槍組，拚命的壓制着北洋軍的火力，兩聲尖利的呼嘯聲中，連續兩枚北洋軍的炮彈天而降，碎土爛泥炸得四下飛舞。　　“狗曰的，北洋狗的炮擊，大家小心！”李想扯開嗓門叫道，“注意隱蔽！”　　話還沒有完，不遠處的一個機槍陣地便在一聲巨大的爆炸聲中化成一團燃燒着火球，機槍的殘骸炸得到處亂飛，連帶着旁邊的幾個機槍手一同的消失在煙火之中，暴雨似的泥土落下來頃刻之間就把李想掩埋在壕溝里。　　“混蛋！”李想恨恨的罵道，就像一隻打不死的蟑螂一樣土裡鑽出來，吐着滿嘴的泥沙，“呸、呸、呸！”　　“弟兄們，頂住！”李想狂呼着，匆匆趕往那個已經沒有人的馬克沁機槍旁邊，端在手裡，“噠、噠……”一個短點射，將一名怪叫着衝過來的北洋軍兵打倒。　　北洋軍緊跟衝鋒部隊後面架起馬克沁機槍，噴吐的火蛇立刻捲起的金屬風暴劈頭蓋臉的潑灑而出，將整段戰壕籠罩在充滿死亡的彈幕中。　　哪家馬克沁轉動着槍口，拚命的噴吐火蛇，掩護着步兵衝擊。潑灑而來的彈雨，沉重的機槍銅音鏗鏘着大地。前進的北洋軍，絲毫不理會被革命軍隊的火力給撂倒在地、拚命掙扎的傷兵，在瘋狂低沉的吼叫聲中，橫衝直撞的直接的從那些無助悲嚎的傷者身上碾壓而過，步步是血！　　“敢死隊，上刺刀！”李想扯着嗓子喊到。　　沒辦法，北洋軍不但火力兇狠，而且同樣有一種瘋狂勁。對於北洋軍強大火力，以及瘋狂不要命的進攻，李想不能默然。和北洋軍的火力比起來，革命軍差太多了。但是和北洋軍瘋狂不要命比起來，革命軍強太多！　　李想毫不猶豫的狂吼：“上刺刀！”　　穿越到這個年代，那一次不要拚命？拼着拼着也就習慣了，熱血往往毫不猶豫的衝上腦門。　　隨着李想的一聲喊，一排革命軍戰士熟練的給漢陽造裝上刺刀，猛的躍然着衝出塹壕。　　不遠處的北洋軍步伐不變依然嘎嘎的沖向這裏，李想感覺到自己的眼睛有些澀澀的。他不知道，這樣的白刃，還會有幾個弟兄能活下來。　　側翼的宋缺的陣地也被吞沒在孫傳芳瘋狂投下的高爆榴彈爆炸的火光中，一道橙紅的火焰瘋狂的扭曲翻滾在濃黑色的煙雲中，帶着令人窒息的灼熱，將本就炙熱的空氣又一次烘烤的熱浪滾滾。那裡也同樣是一片殺戮戰地。　　沿着這片蜿蜒的戰線，滿地的子彈殼，還有被鮮血染的猩紅猩紅的泥濘，那簡直就如同地域一樣，死者交疊，到處都是人體組織，那匯成小溪的血水、還有遍地的屍。　　“機槍注意，擋住狗曰的後面增援的步兵。”李想揮着滴血的戰刀，嘶啞着嗓子喊到。李想覺得自己越來越冷靜，臨戰的指揮也越來越像個樣子。　　革命軍密集的機槍彈將對面攪動的如同開了鍋一樣。　　北洋軍對面轟擊過來的炮彈，在摩擦空氣的尖利嘯叫聲中，重磅炸彈搖曳而下，爆炸的氣浪掀起的碎泥四濺的到處都是，烈焰舔舐、着硝煙肆無忌憚的裊繞在天空中。　　“狗曰的，看你還能夠猖狂多久。”李想啐了口唾沫，罵到。衝進革命軍陣地的一小股敵人被他們白刃殺退，李想的臭嘴巴叫囂的更凶了。　　北洋軍的轟炸一波接着一波，狂轟濫炸之下，革命軍損失異常慘重。成噸的高爆炸彈呼嘯着搖曳而下，煙火裊繞間血肉橫飛。　　一發發炮彈呼嘯着盤旋在戰線的上空，不時的尖叫着俯衝而下，砸落在革命軍的陣地。孫傳芳想用這種狂轟濫炸來瓦解李想革命軍的抵抗意志，用鋼鐵來消滅革命軍的血肉之軀。　　“開火，開火，幹掉這些狗曰的！”李想怒罵著，操槍對着不遠處幾名貓身前進的北洋兵就是一梭子。　　“哼！哼！”李想得意的舔舔嘴唇，自己的槍法也越來越神了。　　不遠處，幾個身影在滿是彈坑的戰地之中艱難匍匐着殺紅着眼睛的革命軍士兵從被炮彈炸的支離破碎的戰壕里鬼魅樣的冒出來，瓢潑樣的彈雨壓制着北洋軍的衝擊。不時的有手榴彈打着旋的飛出去，將進攻的北洋軍炸得人仰馬翻。　　幾個土撥鼠樣的北洋軍士兵趴在那座土坡之後，架着馬克沁機槍一直衝着這邊猛烈掃射。子彈啾啾的橫飛着，掩護着身後的北洋軍步兵迅推進。在馬克沁掩護下衝鋒的北洋軍步兵也不斷的掃來子彈。雖然在革命軍猛烈的火力壓制之下，不斷的有身影倒下，但他們猛烈的還擊卻絲毫沒有停止過。　　瓢潑樣的彈雨向著陣地上的革命軍士兵傾瀉下來，而更為致命的火力則是來自那些躲在後面步兵炮，這些攜帶方便的小型70毫米火炮可以對着革命軍的陣地上準確轟擊。　　密集的槍炮聲不絕於耳，不時的摻雜着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一顆火炮呼嘯着一頭從高空紮下來，擦着戰壕落下，轟！炸得亂世穿空，碎土紛飛，血肉模糊。　　北洋軍的那架馬克沁火鏈樣的彈雨在塹壕中掃過，又是一片血肉橫飛。而一些大膽的革命軍士兵則是頂着北洋軍彈雨炮雨冒出個頭，將馬克沁衝著對面咆哮的機槍陣地狂掃。　　看着北洋軍強大的火力優勢，李想看着那鏗鏘而行的北洋軍衝鋒隊伍，心裏別提有多麼的憋屈的了。此時如果湯約宛這個天才狙擊手在，他也就不需要這樣的苦惱。如果呂中秋在，也是一樣。　　“去兩個弟兄，把敵人的那個機槍陣地端掉！”李想下令道。　　兩個戰士二話不說衝出塹壕。緩慢的匍匐前進着。而北洋軍的火力也在繼續兇狠的宣洩着。　　李想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自己這樣隨口的一個命令，他們就會這樣奮不顧身的去執行。這一去，可以說是九死一生，他們卻這樣義無反顧的去了。李想也不知道是被硝煙熏的，還是怎麼的，有點朦朧，有點濕潤。　　革命軍一連串的機關槍彈橫掃過來，敲打北洋軍機關槍陣地前面，激起一串土石紛紛。　　而趁着這陣子重機槍火力的掩護，一個匍匐前進的革命軍士兵猛然的夾着手榴彈捆，頂着北洋軍猛烈急促的機槍火力沖了上去。　　“火力掩護！”李想扯着嗓子叫到，彌散在空氣中的硝煙氣息嗆的他一陣的咳嗽。　　密集的彈雨瓢潑樣的掃向那北洋軍機關槍陣地前面，子彈啾啾啾激起一串土石揚起。趁着北洋軍機關槍陣地被壓制，稍稍一頓的時機，這個衝上去的革命軍士兵迅的撲上去，舉着拉開引線的一困手榴彈。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剛剛還被革命軍機關槍壓的抬不氣頭北洋軍陣地，猛然的一個咆哮，馬克沁又噴吐一串長長的火蛇。　　李想清楚的看到一梭子的機槍彈橫飛着，近距離的穿透了這個革命軍士兵的胸膛，還沒有等這個戰士倒下，他手裡的炸藥劇烈爆炸，屍骨無存。　　“狗曰的，我槽你大爺！”眼看着這一幕，陣地上的革命軍官兵無不是憤然，跟着李想一起大罵起來。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另一個身影卻從另一邊猛然躍起。儘管跟在後面的北洋軍步兵手裡的步槍不斷打來的子彈，在他的胸膛上穿破一個又一個血洞。但這個身影還是把手裡引燃的手榴彈丟進北洋軍機關槍陣地。　　只是稍稍的沉寂片刻，只聽得一聲巨大的爆炸聲“轟！”整輛北洋軍機關槍陣地淹沒在一團耀眼的火球中，猛烈的燃燒起來。　　也許是進攻的受挫，孫傳芳的那些步兵炮再一次的猛烈轟擊起來，黑壓壓的步兵群下拉開數條稀稀拉拉的散兵線。　　新的一波衝擊隊又一次的展開了，孫傳芳真是不死心。　　漸漸的掩護的炮火開始逐漸密集起來，炮彈不斷的呼嘯着砸進革命軍的陣地上，掀起一陣陣四濺飛揚的碎土，一柱柱翻滾着濃黑硝煙的火球不斷的緩緩騰起。　　緊接着革命軍的那些小鋼炮也加入到炮擊中，開始轟擊北洋軍進攻的隊列。�d人的撕裂破帛樣的尖嘯聲中，一枚枚炮彈從天而下，在沉悶的爆炸聲中將無數的破片四濺飛射而出。大地再一次的在這隆隆的炮火中顫抖着，硝煙瀰漫、彈片橫飛。　　雙方的炮火互相往來着樣的猛烈而下，高溫、烈火瞬間將四周的一切蒸得無影無蹤，一條條早就已經被炸得不成樣子的戰壕，在爆炸的氣浪中再一次的被耕犁一遍，無數帶着死神猙獰笑容的鋼鐵破片飛濺在充滿戰火硝煙的空氣中。　　孫傳芳雖然還在拚命要求進攻，卻抑制不住心底的一絲愕然，一絲驚心，一絲恐懼，這支陣地的上的革命軍，對面的李瘋子，難道就這樣的不畏懼死亡。他知道，為了掩護自己部隊的起進攻，徐樹錚的炮營已經打光了幾個基數的彈藥，孝感大營儲備的彈藥也快見底……　　而現在，無論是在王晉西南戰線，還是在黃村山區其它戰線，九路北洋軍都沒有能夠取得應有的進展。

# 第一百八十九章 血色黃昏

　　硝煙瀰漫的天空濛上一層血色，這是黃昏的陽光散射在戰場美麗震撼而又波瀾壯闊的畫卷。　　孫傳芳一身筆挺的西式軍裝英武不凡，即使在這硝煙滾滾的戰場上那一雙白手套依然纖塵不染，除了腦後一根豬尾巴似的辮子破壞了他的形象之外，在他身上找不到一點身為軍人的暇漬。與李想拚命撒野浴血奮戰的猛將風度炯然不同，渾身上下透着一股羽扇綸巾的儒將風采。　　在孫傳芳眼前的一切都濃稠的如是滴血！血流成河也無法形容這慘烈的戰況。白手套已近早已經被手心冒出的冷汗浸濕，與李瘋子為敵真不是一件舒心的事情。　　“快頂不住了吧？李瘋子！”　　那些瘋狂發起進攻的北洋軍官兵幾乎與此時孫傳芳一樣的想法，心裏都忍不住發寒，那樣亡命的進攻都被當下了……　　孫傳芳咬牙切齒的低吼道：“繼續炮火覆蓋！”　　如同瘋狂的野獸在咆哮！　　李想拚命的捂着耳朵，悶頭窩在戰壕內，北洋軍的炮火幾近瘋狂，將整個滿目瘡痍的陣地幾乎的再一次的耕犁了一遍。這種瘋狂的炮擊強度幾乎是之前所沒有的。　　“轟！”又是巨大的爆炸聲，伴隨着火球的緩緩升起，濺起的爛泥血污劈頭蓋臉的糊了李想一身。就在他眼前，幾個弟兄在炮火之中血肉橫飛，李想感到了一絲口乾舌燥。　　接着又是一枚炮彈從天而降，李想下意識的縮了縮頭，“轟！”這次炮彈砸得更近。炮彈直接的砸在很近之處的一個掩體上。蓋在掩體上的幾段碗口樣粗的木料“吱嘎”一聲被炸斷為兩截，發出一聲不甘的低吟。而整個掩體更是被掘挖成了一個彈坑。　　“轟！”爆炸的煙雲緩緩騰起，不遠處的一尊革命軍小鋼炮陣地直接被一從天而降的北洋軍炮彈給直接命中，連人帶炮轉眼消失在高溫烈火中，躲在不遠處的一個彈坑中的兩個機槍手被四濺飛出的小鋼炮底座碎片給砸破了頭，滿腦袋都糊滿了血。　　北洋軍的猛烈炮火使得革命軍被牢牢的壓制住，幾乎無法展開反擊。　　看到這樣的良好局面，孫傳芳臉色並沒有多少改善，因為這一天已經不是一次兩次看到，每每在北洋軍步軍進攻的時候鎩羽而歸。　　孫傳芳容色如鐵，映着殘陽如血，再次把手用力揮下：“進攻！”　　趁着炮火的掩護，孫傳芳又一次起了新一輪的進攻。潮水樣的北洋步軍一浪接着一浪的起衝擊。兩架馬克沁又用齊溜煙掃出的火力掩護步兵攻擊。各種口徑的輕重火炮紛紛的對着已然被炸得炸得寸草不生的王晉西南戰線起猛烈的炮擊。炮彈不斷尖嘯着從空中砸落下來，炸得碎土亂飛。　　李想扯開嘶啞乾燥，嚴重脫水的快要裂開的嗓門狂吼：“隱蔽！隱蔽！”　　沒有什麼重火力的革命軍士兵只能不得不依託着掩體、戰壕，逐次的布置有限的防禦力量，抵擋着北洋軍瘋狂的一體化衝擊。　　那些從空中傾瀉而下的炮彈密集橫掃向戰壕內的革命軍士兵，炸彈帶着刺耳的尖嘯聲從天而下，將無數帶着死神召喚的鋼鐵破片四濺飛射而出，破碎的彈片隨着翻滾的爆炸氣浪撕裂開人體組織的巨響中，血肉橫飛。　　“金鷹突擊隊！上刺刀！”　　宋缺卓立於炮火紛飛的戰場，雄亮的嗓門甚至壓過震耳欲聾的炮聲！　　在他所屬的王晉西南戰線左翼，他果斷的起了逆襲。反撲的革命軍士兵一浪接着一浪，在宋缺的帶領下，在各級指揮員的帶領下，不要命的起密集衝鋒，如同一股股土灰色的濁浪撲向同樣進攻時北洋軍。　　儘管在北洋軍的集密火力殺傷下，死傷慘重，但誰都知道失去王晉西南的後果。雖然死傷慘重，但還是瘋狂的衝鋒而來。　　在宋缺的帶領之下，擁有輝煌榮譽的金鷹突擊隊沒有一個戰士膽怯，沒用一個戰士退縮不前。仗打到了這份上，眼看着快要被北洋軍孫傳芳部給攻破王晉西南防線的革命軍部隊已經不再顧及什麼傷亡了。一排的刺刀，染血的刀鋒，義無反顧的撲上前去。　　炮彈一排排傾瀉下來，硝煙還未散去，潮水樣的步兵便又涌了上來。橫七豎八的屍躺倒滿地，暗紅的血液、乳白的腦漿淌得到處都是滿堆的屍終於鋪開了整個戰場，有革命軍的，也有北洋軍士兵的，一堆堆，一疊疊。　　面對着北洋軍的瘋狂進攻，革命軍的反擊火力就從沒有停止過，手雷打着旋的冰雹樣砸了下來，輕重自動火器的嘯叫聲中，金屬彈丸潑水樣的密集射出。雙方的士兵叫罵著，對射着槍彈，拼得一個你死我活。　　李想沒有宋缺那樣的衝動，他搖晃着被隆隆炮聲震的嗡嗡響的腦袋，指揮着一架馬克沁大呼小叫：“射擊！射擊！”　　尖利的機槍射擊聲“噠、噠、噠……”的響成一片，幾道火鏈橫掃紛飛，讓北洋軍的進攻鋒線頓時為之一挫。　　這些革命軍的機槍手已經不是勇敢可以形容，因為他們所承受着的高傷亡率是驚人的。很多機槍手上去打不到幾個梭子，便被北洋軍的火力給殺傷了。指揮在馬克沁陣地的李想，已經不知道這一架馬克沁是換到第幾任主人？　　“弟兄們，上刺刀！”李想振臂而呼到。　　李想剛剛跳出塹壕，就被身後一個士兵撲倒在地。　　“大帥，衝鋒陷陣是咱們的義務！兄弟們，前進！”　　眼前，北洋軍貓着腰的身影一排排的衝出迷霧般的硝煙。　　“前進！”隨着聲聲的吶喊，戰壕內，疲憊的革命軍士兵也又一次的起了逆襲，不能每一次都讓大帥衝鋒陷陣了。　　瓢潑樣的彈雨鋪天蓋地的掃射過來。“啾、啾、啾……”尖嘯着掠過的流彈四下飛舞。不斷的有人中彈倒地。反擊的革命軍剛剛躍出戰壕，就不得不忍受着這令人膽寒的殺戮火光。　　“噠、噠、噠……”，一梭子接着一梭子的機關槍彈掃射過來，很多衝擊的弟兄眨眼之間，便渾身都是彈洞的死去了。　　劈頭蓋臉的機槍火力將反擊的部隊牢牢的壓制在陣地前段開闊地上，子彈幾乎是擦着人們的頭皮而過，不時的有一兩小鋼炮彈帶着�}人的呼嘯聲砸落下來，騰起一道道煙柱。　　“衝上去，衝上去！”李想幾乎是暴跳如雷，眼看着進攻部隊在北洋軍的機槍火力下受阻，急得滿頭都是汗。部隊無論如何也不能這樣被壓制在開闊地上，媽的幣，否則陣地破碎，全都會光榮在這裏！　　眼看着幾個趴在地上的士兵被一枚呼嘯而下的炮彈直接的命中，一片的血肉橫飛，就連屍體也被炸的支離破碎。慘叫之聲陣陣刺痛人們的心。　　“媽的幣，媽的幣！”李想叫罵著，稍稍猶豫了一下，突然的抓起一支步槍，一腳踢開那個還想阻攔自己的警衛，在一干驚得目瞪口呆的士兵的目光下，冒着日本人的槍林彈雨沖了上去。　　“嗖、嗖、嗖……”的流彈不斷從李想耳邊掠過，他似乎感覺不到一絲的恐慌，就那樣又一次沖了上去。　　“前進！”李想幾乎吐血的狂呼，“我們不做奴隸！”　　已經沖不動的革命軍戰士一瞬間熱血上揚，被李大帥這種亡命的作戰精神所鼓舞了，趴在地上的幾個連排軍官紛紛的端着槍、尾隨其後，沖了上去。被北洋軍密集的火力死死壓制在開闊地上，傷痕累累，疲憊不堪的革命軍士兵們看着他們的大帥，以及連排軍官們就那樣的冒着敵軍的彈雨，不避流矢的沖了上來，頓時的士氣沸騰。　　“前進！我們不做奴隸！”一聲聲嘶啞的吼聲，聲震天地！　　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槍，被壓制住的革命軍高呼着“我們不做奴隸！”的口號紛紛爬起來，沖了上去。　　不斷的有人被打倒，但更多的革命軍士兵卻吶喊着衝進了北洋軍的鋒線中，和慌亂着跳起來的北洋兵撞成一團。喊殺聲震天。　　幾挺輕重機槍機槍暴風驟雨樣的掃射着，掩護着戰友的衝鋒。　　兩名北洋軍挺着刺刀、怪叫着衝上來，李想反握着軍刺從兩個北洋軍中間穿過，兩個北洋軍脖子一歪，頸子噴着鮮血撲倒在地。帶着溫熱的鮮血四處噴射着，濺的李想滿臉都是，陣陣的血腥味幾乎嗆得李想難以呼吸。滿臉是血的李想，面目更是猙獰，如一尊殺神，那些亡命的北洋軍看到他就遠遠的想要躲開。　　……　　北洋軍的進攻幾乎是在瞬間被打垮下去的，從兩翼壓上來的金鷹突擊隊讓全力進攻王晉西南陣地的北洋軍陣腳大亂，攻勢頓時的為之而挫。　　孫傳芳一口好鋼牙都快咬碎了，瘋了一樣命令部隊再次發起進攻。　　不能讓李瘋子的官兵喘這一口氣，也許李瘋子也快頂不住了。被趕下去的北洋軍的反攻立刻又開始了，正拚命攻打王晉西南一線的孫傳芳軍隊這個時候是堅決不容許自己的進攻竟然遭到李瘋子逆襲的！　　“轟！”一陣巨大的爆炸聲幾乎把正在趴在塹壕里抽煙的李想嚇了一跳，連嘴裏抽到一半的煙頭也抖落地上。不遠處騰起一柱灰黑的煙火，炙熱的火焰之中是那彌散而開的硝煙。　　“媽的，狗曰的又開始進攻了。”李想撿起地上的煙頭用力吸上一口，遞給身邊一個小兵繼續過癮。　　沒等那個小兵把煙吸到口，“轟！”的一聲，又是一枚炮彈爆炸……　　伴隨着空氣摩擦的尖嘯，接着又是一枚從天而降，“碰！”這打得更近。　　我操，狗曰的欺負人嘛。這剛剛才把他們的進攻打下去，北洋軍新一輪的進攻就開始了。　　暴怒的李想一腳踹開空蕩蕩的彈藥箱，抓起佩槍便衝出指揮部掩體。　　“媽的幣，告訴宋缺能夠投入戰鬥的人，都給我頂上去。必須給我頂住，不惜一切的頂住，你們死光了，老子配你們一起死！”李想不留餘地的命令道。“還是那句話，就算是死光了也要給我頂住。”　　這樣的進攻頻率和炮兵火力，北洋軍的幾番進攻下來，便會讓一個滿員的師損失殆盡的。無論怎麼說，北洋軍的炮火強度都要比革命軍強多了，那些炮兵和步軍的配合，誰能夠頂上去。現在整個金鷹突擊隊已經死傷過半了，如果不能撤下去整補，恐怕要不了到明天，黃村的整個師團就會被打光了的，可是被九路北洋軍包餃子，又該往哪裡撤？或許只能等天黑再尋求突圍。　　李想看看硝煙籠罩的天空，黃昏如血！再堅持一下，頂住這一場攻擊，天就黑了，敵人炮火就失去作用，也就不能再起這樣的進攻。　　這新一輪的炮火急襲，孫傳芳北洋軍的炮火打得很猛，幾乎每一秒鐘都有炮彈砸了下來，李想甚至的感覺到自己似乎就如同那恭弘=叶 恭弘漂泊在驚濤駭浪中的孤舟一樣，是那樣的驚心動魄。大地在出陣陣的顫抖，空氣在燃燒着。　　北洋軍的步兵衝擊集群幾乎黑壓壓的布滿戰地，看上去就如同一抹一抹的黃色顏料畫滿那片紙張一樣，綿密而成片。　　“狗曰的！”李想嘶啞的嗓門忍不住罵到。　　一排排炸掉嗡鳴着從天邊的雲團中鑽了出來，尖利的呼嘯着一頭從高空扎了下來，雨點樣的不斷的砸落在革命軍的防禦陣地上，密集的爆炸聲此起彼伏，一團接着一團的火球衝天而起。　　大地再一次的在猛烈的爆炸聲戰抖着、痙攣着，四下里滿是撲面的火光，就連空氣中的那股炙熱也因為漫天飛舞的鋼鐵破片和橫飛的血肉而變得更加的炙熱，滾燙滾燙的。　　那團宣紙上的抹黃依然在快的向前推進這，而蜿蜒着革命軍戰壕則似同被那一團團焦黑、以及觸目驚心的鮮紅所淹沒一樣。血肉橫飛、屍橫遍野。　　李想多少有些心驚膽顫的看着眼前的一幕，一發發炸彈呼嘯尖厲的猛然扎在革命軍陣地，一段段戰壕被驟然綻放而開的死亡之花吞沒其中，看着那滿天飛舞的血雨腥風，李想感到了一陣陣地心裏發緊。　　“準備開火！”望着那黑麻麻一片沖涌而來的北洋軍人群，趴在散兵坑裡的李想倉猝的命令到。　　“狗曰的瘋了，這已經是今天的第幾輪了。”宋缺沒心沒肺的撇撇嘴道。　　一整排的漢陽造步槍齊刷刷的架在戰壕上，僅有的機架馬克沁重機槍手半趴在沙袋之後，一旁的彈藥手半托着彈鏈，不住的吞咽着唾沫，又或者舔舔乾澀缺水開裂的嘴唇。不是緊張的，而是渴望的。　　“他奶奶的，這些狗日的是不是不怕死怎麼的！”宋缺還在這裏沒心沒肺的嘀咕。　　李想實在看不過眼，斥喝一聲：“還不回你自己的陣地去！”　　宋缺一句話也不說，灰溜溜的走了。　　遠處的北洋軍隊形越來越近，幾個抽出軍刀的北洋軍軍官走在最前面。　　王晉西南這片土地上已經是浴浸了太多太多的鮮血了，當然了，最不缺乏的便是那些三兩成群的遊魂。這個湖北無名山區此時早已經成了一座實實在在的磨坊，一座血肉磨坊，吞噬生命和血肉。　　“開火，開火！”隨着李想甩手扔出一枚手雷，整排戰線上的步槍手匆忙扣動了扳機。一排排子彈如同炸窩的馬蜂樣劈頭而出，馬克沁重機槍同時的出咆哮，密集的機槍彈雨瘋狂舔舐，着被殺戮、炮火給摧殘得面目全非的大地，無數的子彈匯成一堵致命的金屬之牆，碾過之處一片血肉橫飛。成片的北洋軍如同割倒的芥草樣橫七豎八的倒成一片。　　“別忘記了，我們是革命軍！我們不做奴隸，我們要自由，我們要尊嚴，我們要民主！只有不屈的玉碎戰死者，沒有瓦全的共和國！”李想望着那透過重重火網、依舊瘋狂進壓上來的北洋軍，乾脆一把操起旁邊機槍，跳了出來，對着整個戰線上的革命軍戰士發出了怒吼。　　另一個方向。　　“全體上刺刀準備，預備！”宋缺扯着沙啞的嗓子揚手喊道，一排步槍手同時在自己的漢陽仿造79毛瑟步槍的槍口下卡裝上了刺刀。　　“手榴彈，準備。”　　“扔！”隨着李想的一聲命令，數十枚手榴彈同時被甩了出去，在空中盪開一道並不優美的弧線，而後直墜而下。接連炸起一團煙塵，無數的破片頃刻之間便使得幾乎衝到跟前的北洋軍血肉橫飛，屍橫遍野。到處都是噴洒的污血。　　而作為革命軍最為得力的支援火力，那些82毫米小鋼炮幾乎是垂直着衝著天空出沉悶的“嘭、嘭……”射聲，一枚又一枚的炮彈隕落下來，炸起道道火光，忙碌着的小鋼炮手幾乎打紅了炮管，不得不將拚命的澆水上去，每一瓢水澆到滾燙的炮管上時，出陣陣的“吱、吱……”聲。　　“媽的幣，打，給我打，打死這些狗曰的！”肩抵着克虜伯的槍托，接連打空幾個彈鏈的李想一邊隨着機槍哆嗦着，一邊破口大罵著。　　仗打到這個份上了，幾乎金鷹突擊隊都壓上去了。甚至就連李想從師部帶來增援的那些士兵也都死得七七八八了。　　北洋軍的火力打得很猛，李想身邊不斷有士兵被飛來的子彈打倒。可是他和所有人一樣，也都繼續的頂在戰線上，這個時候，誰也沒有說後退半步。　　除了那面如黃昏一樣的血色五星紅旗依舊在風中獵獵飛揚之外，防線上已然是亂得跟鍋粥似的，各連、各排都在陷入在混戰之中，有些地段甚至再一次有北洋軍沖了進來，一度爆出激烈的白刃戰。　　儘管孫傳芳北洋軍很想將這個如同釘子樣死死的楔入在王晉西南一線的李瘋子革命軍陣地給拔出、擊破，但在拚死奮戰的李瘋子革命軍面前，孫傳芳除了留下遍地的屍之外，什麼也沒有得到。　　孫傳芳眼看着天色濃稠似血的顏色一步一步的深沉下去，時間就在這血色當中一分一秒的過去，瞳孔里瘋狂的血色也越來越深沉。　　“九路大軍合圍，還怕李瘋子插上翅膀飛了不成。”　　孫傳芳狠狠吐出一口濁氣，最後自言自語，也是在為自己一天流血無功找個開解的去處。

# 第一百九十章 蒼海如怒

　　蒼海如怒，殘陽如血。　　繁華如着錦的上海灘，在滬軍都督府，還在組建當中的臨時議會緊急會議又在陳其美的這座官邸召開了，各省代表議決大元帥主持臨時政府職權。　　程德全和湯壽潛之所以這樣熱心，這樣积極的要推舉黃興為大元帥，就是因為黃興正站在和議的一方，這是心向袁世凱地江浙兩位都督十分合拍的。更因為關於清政府停戰議和文件，已登在今日官報，曉諭全國。　　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現在南北停戰，應派員討論大局，着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由該大臣委託代表人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欽此。”　　是日清廷於國內外各大報紙又諭：“朕勤求治理，惟日孳孳，作新厥民，犹如不及。近因川鄂事變，下詔罪己，促進憲政，另行組織內閣，寬赦黨人。昨日又俯允資政院之請，將所擬憲法重要信條十九條，宣誓太廟，頒布天下，所以期人民之進步，示好惡以大公。自今以往，凡關於政治諸端，爾人民有所陳明，朕無不斟酌國情，採納公論。天生民而立之君，民之視聽，其有因政治弗進，熱心改良，舉動激烈者，列邦謂之政治改革，凡歐西列強，由專制而入於憲政，此等階級，皆所必經。今各省紛擾，禍變日深，其本意率在憲政實行，共登上理，委系激而出此，並非如前代叛民，希圖非望。往時逆匪荼毒生靈，惟上下睽隔，情志莫通，不得已命將出師，冀拯水火，仍將歸正免究之旨，申諭再三。茲復披覽資政院及統制張紹曾等所奏，益信致亂之源，實由政治。彷徨宵旰，良用惻然，倘再不早變計，後患何可勝言，痛切剝膚，須臾難忍。頃適據袁世凱電奏：‘奉到初九日恩旨四件，已令各軍停進，一面出示曉諭招撫，並向武昌宣布德意解散’等語，辦理甚合朕意，並著將十二日准資政院起草憲法，十三日頒布信條諭旨，一併宣示，仍恐遠邇未及周知，用再諄切宣諭，有亂事省分，凡統兵大員，務皆仰體朕心剴切布告，妥速安撫，俾皆曉然朝廷實心與民更始，不忍再以兵力從事之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亦可渙然冰釋乎。至種族革命之謬說，容或有之，究居少數，況同在九洲之近，更何有畛域可分。舜東夷而禹西羌，皆中夏之聖帝，其忍以自相殘賊，同付淪胥。總之國步阽危，至今已極，胥賴我軍民宏濟艱難，互相維助，俾我四萬萬神明之胄，躋世界於大同。倘或負固執迷，不顧公理，恃眾逞忿，不慮危亡，以人道所不容，萬國所不許之事，欲實行之中土。為國民幸福計，為世界和平計，非惟朕不能姑容，我愛國軍民，亦必視為公敵，勢難任其肆意兇殺，擾亂神州。想我愛國軍民，必能共矢公心，咸登新治，無偏無倚，同我太平也。”　　即使在湖北還在混亂當中，袁世凱也展現出了足夠的誠意。就沖這一點，程德全和湯壽潛也只有使勁的促進和議，用盡全力的推動贊成和議的黃興上位。　　程德全和湯壽潛這些消息靈通的大官僚，江南名下士，早據聞徐世昌言：“四川爭路風潮擴大，慶邸及余（徐自謂）等自揣材力不勝，那相曾密推項城。及至武昌事起，瑞��棄城逃走，電奏到京，政府更加惴惴。載澤等懵然主剿，以為武昌一隅，大兵一到，指日可平，故二十一日有蔭昌剿辦之諭。其時空氣瀰漫，若大禍旦夕即來。慶邸與彰德，平時本不斷往還，至是急電詢商，項城以為在此潮流轉變之下，民心思動，已非一朝，不是單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張剿撫兼施。我輩即旁敲側擊，據以上陳。攝政只知事機危急，雖說重在用兵，而一面主剿，一面主撫，亦為攝政所願聽，載澤等無能反對。惟困難之點，不在剿撫政策，而在起用項城。親貴畏忌項城，但是北洋六鎮，既是項城多年訓練之兵，外人方面，並一致以此次事變，非項城不能收拾，事勢所迫，不得不起用項城矣，故二十三日有袁世凱督辦剿撫事宜之諭。以項城才略經歷，自屬過人，其對於時局，言剿改而言撫，言撫進而言和，純出於項城之主持。漢口、漢陽以兵力威脅南方，攻佔以後，決定不再進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帶，以鞏固北方，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所有諭旨，均從宣布德意着筆，而資政院迎合民意，亦供項城之利用，經此蘊釀，乃促成南北議和之局，此中運用，則非旁觀者所能盡知也……”云云。　　聽到這風聲之後，江南名下士和這些督府舊官僚只是加倍的感到惶恐，如不是袁世凱“……決定不再進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帶，以鞏固北方，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革命軍焉有如今的聲勢浩大？只怕他們也和黎元洪一樣被北洋軍進剿的只有夾着尾巴四處躲藏，如此惶恐的他們只有加倍“促成南北議和之局”。　　陳其美、程德全並在滬軍都督府發起歡迎黃大元帥大會。　　看着濟濟一堂的諸公，程德全滿臉微笑的在歡迎大會上致詞：　　“昨日自大元帥舉定后，即邀同陳君其美親往黃大元帥行轅道歡迎意，恭請蒞會，大元帥謙辭不肯承認，以德全等再三勸駕，僅允到會重行選舉。”　　黃興大元帥謙辭不肯承認，其實也是有原因的，並不完全出於“謙”。　　滬、江、浙三都督，公推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準備讓黃興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黃興剛興緻勃勃的準備着手籌組臨時政府，便遭到黎元洪的反對。在武昌不甘心黯然下野的孫武看到臨時中央和袁世凱都有扶植黎元洪的架勢，立刻唆使着黎元洪致電各省都督：“忽據來電稱滬上有十四省代表推舉黃興為大元帥，元洪為副元帥之說，情節甚為支離，如確有其事，請設法聲明取消，以免淆亂耳目。”　　那些當初被黎元洪邀去武昌還滯留的一些各省代表，亦不滿，認為此舉事先瞞着他們，不令聞之，是荒謬行為，表示不予承認。　　在上海的浙江代表，同盟會中大名鼎鼎，連孫中山也敢斥喝的章太炎也反是對舉黃興為大元帥。　　程德全剛剛在會上發言，章太炎立刻跳腳大聲高呼：“克強功雖高，已受黎督委任為漢陽總司令，不得以部將先主帥；且前已推武昌為中央，焉得背之。”　　當初黎元洪在武昌封壇拜將，黃興吃了暗虧，如今又成人他人攻擊的把柄。　　除章太炎外，浙江司令朱瑞亦強烈反對黃興為大元帥，說黃興在武漢打了敗仗。　　“漢陽敗將，怎能當大元帥的職任？”　　“況黎都督是革命首功，反令他屈居副座，如何服人？”　　會場喧鬧，那些江浙聯軍的軍人紛紛撤開大嗓門叫囂，眼裡根本不認黃興為大元帥。這樣巨大的反對聲浪，就連程德全和湯壽潛也是始料不及。　　站在台下的黃興只覺得渾身的不自在，即使他的磊落胸懷天下無雙，他也沒有臉面去做這個大元帥。　　站在黃興身邊的宋教仁暗暗着急，捏緊了拳頭，只是希望黃興能夠頂住壓力任職，不能再像武昌時候一樣，磊落而不顧大局之輕重。　　看着黃興半天沒有動靜，反對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陳其美只能走上太去發言說道：“昨日之選舉，萬不可無效，況大元帥責任重大，關係全國，方今北虜未滅，軍事旁午，非有卧薪嘗膽之堅忍力者，不足肩任巨任，故其美以為舍克強先生外，無足當此者。”　　底下又是一片嘩然，反對的聲浪再次抬起，什麼黃膽大，黃興腳下四條腿，常敗將軍……各種難聽的聲音全齊了。　　黃興黑着一張臉，走上台。台下也慢慢安靜下來，就想看看黃興會有個什麼說法？宋教仁和陳其美，程德全和湯壽潛都希望黃興能咬牙盯住壓力……　　“興以為大元帥非黎元洪莫屬，再由各都督中選一副元帥，興願領兵北伐，支援李想。至於組織臨時政府，興實在不能勝任……”　　程德全和湯壽潛交換個眼神，看多對方容色全是不屑，黃興這樣薄的臉皮怎麼在這樣后黑的政治漩渦混下去？一個常敗將軍還想去和李瘋子暴力革命？一肚子腹黑的黎元洪都在武昌都被他鬧得灰頭土臉，轉而向滬寧爭奪權力。黃大膽要是去支援李瘋子，還不知道那一天被李瘋子給賣了。　　宋教仁和陳其美臉上全是失望。儘管同盟會陳其美、宋教仁等力主黃興為大元帥，堅持同盟會的領導權，但黃興嶄露頭角，其聲望尚未居於統率全黨的地位，尚未成為核心人物，還不能指望，由他來制御那些附和於革命黨的舊官吏和地方縉紳。那立憲派人，也想獵取臨時政府的權力，因而各持己見、互不協調的現象，屢見不鮮。　　黃興因受到黎元洪和少數人的反對，堅不就職，力辭暫定大元帥，建議推黎元洪為暫定大元帥。黃興看起來很謙虛，把政權拱手讓給舊官吏黎元洪，他根本不知道，政權問題對革命黨人是多麼得重要。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相讓，否則，就象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只有叫花子才是最謙遜的。”　　但是程德全和湯壽潛怎能叫黃興撂挑子，和議還盼着他去主持呢？立刻唆使着一些聽話的心腹議員堅請黃興任大元帥，反對的聲浪竟然又被壓下。　　看着各代表堅請之後，黃興卻只不過的突然放下一個重磅炸彈：“孫中山先生將回國，可當此任。”　　辛亥年十一月初二日，孫中山結束了他在歐美徒勞無功的國事交涉，由歐洲法國馬賽港乘“丹佛”號輪船返國抵香港，胡漢民、廖仲愷由廣州趕至香港迎候，同時也黃興拍了一封電報。　　其實，正當孫中山在國外進行一系列毫無成果的外交活動時，國內革命形勢有了飛躍發展，同時也出現了複雜的情況。一方面，隨着宣布獨立，響應起義的地區越來越多，光復各省都督府準備舉行代表會議商討組織民國臨時政府，在醞釀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如今這種爭權奪利的現象，另一方面，清政府組成了新內閣，袁世凱在向南方用兵的同時作出和談的試探，南方的立憲派和舊官僚則極力從革命內部攫取權力，並與清政府新內閣暗中勾結。在這歷史轉變的重要關頭，孫中山在接到國內一再敦促他速回的電報后，便匆匆離開法國巴黎從馬賽港乘船東歸。　　孫中山提倡革命，奔走海外凡二十年。自武昌起義以後，民軍首領陳其美等曾不止一次的發電敦促回國；江蘇程德全也不得不附和群情激憤的黨人，謂以組織政府非孫莫屬為言，當時各省亦趨於形勢均贊成此說。　　聽得黃興這個爆炸訊息，會場立刻炸開了鍋的沸騰。　　程德全和湯壽潛是最心急的，孫中山的回國無疑會打斷他們精心策劃推動的和議大戲，必須立刻推黃興上位，把和議談出個門道來先。　　程德全使個眼色給狀元公張騫，狀元公趨前朗聲說道：“方今軍務倥傯，時間異常寶貴，孫君誠為數十年熱心革命之大偉人，然對外非常緊急，若無臨時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況大元帥為一時權宜之計，將來中華底定，自當由全國公選大總統。”　　因程德全率領眾代表堅請黃興不必推讓，黃興才答應暫時勉強擔任。他負責籌組臨時政府之後，即電請胡漢民北上，商組臨時政府事宜。　　惟大元帥一職，則黃興君一再謙讓，改由在武昌混不下去的黎都督暫任。黎元洪此人，真是洪福齊天，自辛亥風雲變幻，他什麼也沒做，卻步步高升，可謂民國一大奇景！　　此次會議起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大綱列下： 一、臨時大總統　　第一條、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　　第二條、臨時大總統有統治全國之權。　　第三條、臨時大總統有統率海陸軍之權。　　第四條、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之權。　　第五條、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任用各部部長及派遣外交專使之權。　　第六條、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設立臨時中央審判所之權。 二、參議院　　第七條、參議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參議員組織之。　　第八條、參議員每省以三人為限，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之。　　第九條、參議院會議時，每參議員有一表決權。　　第十條、參議院之職權如左：一、議決第四條及第六條事件。二、承諾第五條事件。三、議決臨時政府之預算。四、檢查臨時政府之出納。五、議決全國統一之稅法幣制及發行公債事件。六、議決暫行法律。七、議決臨時大總統交議事件。八、答覆臨時大總統諮詢事件。　　第十一條、參議院會議時，以到會參議員過半數之所決為準。但關於第四條事件，非有到會參議員三分之二之同意，不得決議。　　第十二條、參議院議決事件，由議長具報，經臨時大總統蓋印，發交行政各部執行之。　　第十三條、臨時大總統對於參議院議決事件，如不以為然，得於具報后十日內，聲明理由，交令複議。參議院對於複議事件，如有到會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仍執前議時，應仍照前條辦理。　　第十四條、參議院議長由參議員用記名投票法互選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之半者為當選。　　第十五條、參議院辦事規則由參議院議定之。　　第十六條、參議院未成立以前，暫由各省都督府代表會代行其職權，但表決權每省以一票為限。 三、行政各部第十七條行政各部如左：一、外交部。二、內務部。三、財政部。四、軍務部。五、交通部。　　第十八條、各部設部長一人，總理本部事務。　　第十九條、各部所屬職員之編製及其權限，由部長規定，經臨時大總統批准施行。 四、附則　　第二十條、臨時政府成立后，六個月以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民議會。其召集方法，由參議院議決之。　　第二十一條、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施行期限，以中華民國憲法成立之日為止。　　此次“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為回應清廷發電發報呼籲和議，還有定下和議人員，正是前頭黎元洪與武昌議員發電“復公決未舉總統以前，仍認鄂都督為中央軍政府，並仍推伍、溫二君為外交總副長。”　　議會公舉伍廷芳為南方議和總代表。　　伍廷芳字文爵，號秩庸，廣東新會人，生於新加坡。留學於英國，后回香港擔任律師，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議員。1896年被清廷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1902年回國，先後任修訂法律大臣、會辦商務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職。1907年再赴駐美國、墨西哥、秘魯和古巴公使。武昌起義后，宣布贊成共和，並與陳其美、張謇等在上海發起組織“共和統一會。”　　伍廷芳在國內是享譽大名的外交家，舉他為南方議和總代表，也是同盟會的意思。陳其美在伍廷芳公寓外三顧茅廬的請他出山的時候，怎麼也想不到這個老官僚看似開化，整日與洋鬼子打交道，其實也是一個坐南朝北，辮子不肯剪掉依舊盤在腦袋上面，的老頑固份子。請伍廷芳為議和代表，這和議的結果，程德全等人都已經可以看到……　　紛紛繞繞的滬軍都督府，全力準備着迎接袁世凱的議和使，諸公似乎都忘了，在湖北還有一支孤軍在奮死血戰，只為將革命進行到底！

# 第一百九十一章 殘陽如血

　　李想背靠着戰壕的坑壁，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氣，吐出一串串的白霧，空氣中充滿着火藥顆粒的硝煙，血食的腥甜，都一股腦的瘋狂的倒灌入到他的肺腔中，帶來着陣陣的刺痛的感覺，那是一種幾乎難以讓人呼吸的刺痛感，緊接着就是一陣劇烈的咳嗽，幾乎讓他都難以透過氣來，似乎連心肝脾肺腎都要咳出來才甘心。震天的炮火早就停息，但是滿耳之間依然全是那先前陣陣的嗡鳴之聲，陣陣的作響。　　李想咬着牙抬起頭來，煙熏火燎的五花臉看不出他容色好壞，只是竭力的憋着不再咳嗽。眼前夕陽的餘輝映照着硝煙瀰漫的戰場，給戰火烤焦的樹榦、炮彈炸的坑坑窪窪的大地、天地之間的一切都鍍了一層朱紅的血色。沉默很久，他才從牙縫裡迸出幾個字來：“蒼山如怒，殘陽如血！”　　李想掏遍全身上下，連一根煙絲也翻不出來。這時候抽一根煙，會舒服很多。　　“這鳥地方，修的掩體都是他媽的不可靠！”宋缺沒心沒肺的聲音出現在他身後，這小子抬腳踹在幾乎搖搖欲墜的胸牆，將抽的還剩一節屁股的煙蒂推給李想。李想揮揮手，沒有接。其實他是有潔癖的，只是在這個戰場無法講究這麼多，最後咬咬牙也耐得住臟。但是要接宋缺的煙蒂抽，就有點受不了。　　宋缺本就是假裝大方，看李想不接暗自高興的自己兩口吸，一直到燙嘴皮才吐掉，繼續罵道：“南方山好水好，什麼都好，就是土地稀稀拉拉的，修個工事都修不好。”　　李想疲憊的實在懶得理他這張臭嘴巴，真不知道這傢伙吃神馬長大，到此刻還龍精虎猛的給力，抬手只是對身後的通訊兵說到：“告訴部隊，抓緊時間修整！”　　戰士們可不像宋缺，一天打到晚不需要休息。這樣苦難的戰鬥，連神勇的李想自己也吃不消。他李想可不是後世的那些都市廢柴小白領，他可是每天都要與小商販街頭巷戰的天朝城管，每天的實戰使他有一個倍棒的身體，穿越後跟武林怪傑學過自然拳之後，雖然沒有師兄杜心武那麼神話，但是體能更是增進不少。但是這樣的戰鬥，依然是吃不消。如此，戰士們的情況只怕比李想更不堪。　　這一路北洋軍不知道發神馬瘋，誰也不敢肯定，退下去的北洋軍要不了多久還會動進攻的，這些狗崽子只是回去，舔舔自己的傷口了。只要天色還有一線亮，對面瘋狂的北洋軍也許就會繼續起攻勢。所以，必須抓緊時間休整。　　“唔，大黃庄的方向打得也很是激烈啊！”宋缺手搭涼蓬遠眺着那片煙火翻騰的大黃庄方向，又抬手擦了擦額角的血污。剛剛戰鬥最為激烈的時候，一小隊的北洋軍不知道什麼本事居然衝過了密集的火網，硬生生的殺到了宋缺前置的團部門前，以宋缺的兇悍，自然雙方几乎是挺着刺刀狠狠的拼殺了一場。　　“大黃庄的那一路的北洋軍也是兇狠，曾高這次打得也夠是硬的了，愣是將敵人頂得無法前進半步，估計他們的損失也不會小！”李想整理了下自家的白襯衣，雖然自家白色的襯衣上已經是臟兮兮的一片。　　“我們的傷亡怎麼樣？”宋缺乾著嗓子回頭問到，即使大條神經如他，也實在不想觸及這個話題，自從師團被北洋軍九路大軍圍困在黃村戰線后，就沒有得到過任何的兵員並補充，也無法得到任何的兵員並補充，實際上部隊已經是處於嚴重的建制不全狀態中。每增加一名傷亡，也就意味着部隊的作戰人數減少一人。　　而金鷹突擊隊就更不用去說了，作為全師最是飽受北洋軍進攻的重點地區，一天下來，北洋軍投在這片土地上的炮彈只要去看那密布着的彈坑就知道，更別說，許多時候，那些炮彈還會重複的砸在同一片地方。　　“部隊傷亡比較大，各連都已經折損三成兵力，再這樣下去，幾乎形成不了戰鬥力了！”團副不無憂慮的說到，“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堅持！”　　最後一句，毅然鏗鏘有力。　　一邊的李想點了點頭，看着疲憊的面容，耐不住絲絲感動：“我們師現在的情況和其他戰線的部隊都差不多，全師便折損了大半，嚴重減員，可是沒辦法，我們只能頂在這一線。”　　“如果北洋軍繼續在黃村這片戰地投入兵力，我看咱們很難守住……”最後李想突然冒出的這一句話，讓宋缺也有些感到意外。　　“如果敵人繼續在黃村一線投入兵力，我們真的很難守住。”宋缺即使全局的軍事素養再差也感覺的出來，對李想的意見無奈的只有認同。從這短短一天的作戰看來，革命軍和北洋軍的火力根本就不是同一個檔次上的，在敵人的炮火和轟炸之下，部隊的傷亡幾乎讓人感到觸目驚心。“但是，但是……”　　宋缺有些心有不甘，卻但是不出一個所以然。　　李想不以為意的繼續危言聳聽道：“一天下來，對面北洋軍的炮彈平均就能夠打光一個團。算算看，整個黃村山區戰線的數個革命軍團，一天損失多少？真很難想象，革命軍還有多少力量能夠被這樣的消耗……”　　李想的一番話，讓宋缺憋紅了臉不知道如何辯解，只能痛苦的不住的點頭。　　“從昨天開始，北洋軍已經在黃村山區一線起新的圍剿進攻，而在王晉西南這邊，估計北洋軍也將不惜一切代價的瘋狂進攻的，不對，他們早就瘋狂，這裏註定了將是個浴血的沙場！”望着遠處漸漸黯淡下來的夕陽，李想沙啞的聲音幾乎是從喉嚨深處泛了出來。　　“大帥！”宋缺終於耐不住的怒吼一聲，“我們難道就坐而待死？我認識的大帥，不是這樣悲觀的人！”　　“我當然不是這樣的人！”李想猛的挺直腰桿，惡狠狠的說道，兩眼露出惡虎一般的凶光，“只等天黑，我們就突圍。接戰一天，敵人虛實已經摸清。如何突圍，我有把握！回過頭，我要北洋軍血債血償！”　　“血債血償！”宋缺滿意的露出獠牙惡狠狠的附和道，接着又疑惑的問，“大帥準備如何突圍？”　　李想才擺出一副高深的摸樣，忽然之間，大地猛然顫抖了起來，打斷他耍帥裝酷。　　宋缺疑惑的看了看四下里，剛剛還在小聲聊天或是修築工事的革命軍士兵們都疑惑的抬起頭來，四下張望着。沒有人知道什麼怎麼回事。　　“騎兵，是騎兵！”仔細了聆聽了片刻，奔騰的聲音如李想看過的海寧潮洶湧而來，李想猛然出了驚呼，“沒錯是騎兵！”　　血紅的天邊，從遠處的地平線處，無數的人影和馬匹的身影伴隨着衝天而起的煙塵，在大地的顫動聲中，驚天動地樣的飛卷而來。隆隆的馬蹄聲敲打了大地，天空都為之而怵然變色。　　“北洋軍的馬營騎兵！”放下手中的望遠鏡，看清楚之後的李想臉色卻平靜下來，指了指遠處的那團塵埃。那樣覆蓋的炮火都闖過了，現在看神馬都是浮雲。　　“狗曰的北洋軍也真惦記着這寶貝，居然用這麼多士兵的生命來為一個騎兵大隊的衝擊做鋪墊！”宋缺不以為然瞥了瞥嘴。　　撲面而來的北洋騎軍，天空都為之而怵然變色，但是革命軍戰士卻只是安靜的等着，等着短兵相接，刺刀見紅的時刻。　　李想並不知道的時候，北洋軍很少投入成規模的騎兵來做衝擊。更別說這樣大隊、聯隊集群的衝擊。北洋軍中騎營的編製，更多的是用來偵察、游擊、突襲的作用。　　同時，大群的騎軍身後，一群拉開散兵線的北洋步軍突然從前處的田埂邊爬了出來，兵轉向兩翼，給騎軍讓開通道。　　孫傳芳就在遠處的一片河岸邊，勒住馬韁，舉着手裡的望遠鏡，還有一線的夕陽染他一身的血紅。這位儒雅年輕的北洋軍人此時正以一種輕蔑，看待在北洋鐵蹄下顫抖着的革命軍陣地。　　在這之前，騎軍還在負責着整個黃村山區包圍圈的巡邏、警戒任務，並沒有被投入到進攻作戰之中，可是隨着幾個步兵聯隊在羅店一線始終無法得到突破，九路北洋軍總指揮官徐樹錚在暴怒之下，下令騎軍營投入到進攻作戰之中去。　　這次進攻作戰，讓瘋狂進攻連連受挫的孫傳芳頗是感到一陣興奮。現在好了，那些平時不可一世的北洋老軍官在李瘋子的陣地前，吃夠了苦頭，出出都無法得到進展，才給他這樣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也只有他還在艱苦的進攻。　　也該是讓他孫傳芳表現一下的了，這個時代是屬於他的！孫傳芳很是高傲的冷笑到，只是想到眼前李瘋子這個難啃的骨頭，笑容未免有些僵硬。　　他在接到徐樹錚的命令之後，除了留下兩個騎兵中隊，繼續擔任巡邏、警戒、以及搜捕可能潛逃出去的革命軍探子之外，將整個聯隊完全投入到了王晉西南戰線。首輪進攻，孫傳芳便派出了一個大隊的騎兵力量，也算是非常看得起李想。　　“沖啊，沖啊！”伴隨着北洋軍騎兵的叫囂，整個陣線上爆出一片咆哮。　　北洋軍的瘋狂叫囂讓這條戰線的革命軍的官兵們多少有些悚然，望着那衝天的煙塵和涌動的騎兵浪潮，也只有李想和宋缺絲毫不覺得恐懼，眼前神馬都是浮雲的輕鬆樣子。　　隨着騎兵越來越是接近，大地更是瘋狂顫抖着。在大黃庄的曾高拿着望遠鏡也是愕然的看着這一幕，他沒有想到北洋軍會是這樣的瘋狂！　　“王晉西南戰線，覆蓋性炮擊，再次重複，覆蓋性炮擊！”曾高對着師部聯絡官幾乎實在聲嘶力竭的狂吼着。　　這個時候除了炮兵能夠給予李帥支持之外，曾高完全不知道該是去指望什麼。這個時候，他不得不擔心。他擔心，擔心李想所在的金鷹突擊隊，不，應該是整個圍困在黃村山區的師團都會在北洋軍的這次瘋狂衝擊之下，全線瓦解……此時只能去相信李帥，相信李帥再創奇迹……　　“穩住，全體穩住！”攥着手裡的漢陽造79式毛瑟步槍，李想沿着戰壕走過，不住的鼓舞士氣。看着他們的李帥心沉氣靜的走過，陪着他們頂在北洋鐵騎兇猛的鋒鏑之前，戰士們神情平靜的出奇。　　“預備！”在連、排長的口令聲中，子彈被嘩嘩推上膛。　　“上刺刀！”隨着李想的口令，所有的革命軍士兵都無聲的抽出軍刺，並咔嗒一聲卡上。　　趴在戰壕中的李想定了定神，戰壕的坑壁在騎兵的衝擊馬蹄聲中微微的顫抖着，不時散落下一陣陣的泥土，大地似乎都在抖動之中出痙攣。李想不由得覺得自己有些口乾舌燥，眼前黃昏血色更濃。　　“咻、咻……”子彈開始從頭頂上飛過，縱馬狂奔的北洋軍騎兵開始用騎銃的集火射擊進行壓制。鐵蹄的沉悶聲更加的接近了，北洋軍的騎兵群正在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轟……”伴隨着一聲巨大的爆炸聲，大地猛然的生一團震顫，天空中再次被點燃起一片昏黃之色。涌動的火光在翻滾着，在裊繞着，在鋪天蓋地的席捲着。　　一陣接着一陣的巨響接連不斷，幾乎讓人的耳膜都被刺得生痛。李想望過去，只見北洋軍陣地一發發高爆炮彈從遠方呼嘯而來，幾乎是低空擦過北洋軍衝擊的騎兵群的上空。雨點樣的落在革命軍陣線之上。巨響伴隨着火光將本就殘破的戰壕吞沒在其中。炸彈所點燃的那片濃煙烈火之上，一枚枚重磅炮彈緊接着又帶着刺耳的尖嘯從天而降。繼續狂暴而又粗野的轟炸着整個戰場。　　忽然之間一陣撕裂破帛樣的尖嘯聲，一排炮彈呼嘯而下，狠狠地砸入到北洋軍衝擊的騎兵隊形之中。嘭！嘭！嘭……巨大的爆炸聲此起彼伏，殘肢碎片伴隨着火光四下飛濺，根本分不清哪是人體的碎片，哪是馬匹的殘骸，猩紅的血沫到處噴濺，慘叫聲，馬匹的哀鳴聲響徹着整個天空。到處都是死亡降臨下來的陰影。　　在衝鋒陣線接觸之前，兩方猛烈的互相轟炸。　　“炸得好，炸死這些狗曰的！”宋缺揮着拳頭怒吼着。　　猛烈的炮擊並沒有阻止北洋軍前進的腳步，騎兵、步兵依舊像蟻群樣紛涌而來，這是完全不顧慘重傷亡樣的衝鋒，這是勢掃一切樣的騎兵衝擊。頃刻之間，從火光中衝出來的北洋軍騎兵就已經到了革命軍的陣地前沿。　　李想幾乎能夠清楚的看到這些叫囂衝鋒的北洋軍人的面龐。　　“射擊，射擊！”李想立刻高聲的喊道，各連、排軍官亦是匆匆忙忙的喊出來。　　炙熱的火焰同時從陣地上騰起，一整排一整排的子彈帶着破空而出的強大動能飛掃掠過那些衝來的北洋軍的騎兵的隊形，許多北洋軍騎兵哀嚎着紛紛墜下馬來。　　“開火，打死這些狗，娘養的。”軍官們大聲的喊道。作為火力支撐點的馬克沁重機槍“噠、噠、噠……”的噴吐着火舌，無數的子彈炸窩樣的飛撲過去，更多的北洋軍步兵被吞沒在金屬熱流之中。　　架在距離李想不遠處的那挺馬克沁重機槍噴吐出的火鏈在戰地上揚起陣陣塵霧，連帶着飛濺着的碎泥泥一起掃掠過北洋軍騎兵群之中。　　小鋼炮不斷的將炮彈砸落下來，炸起一團又一團的火球。從陣地側擊的掩體內鑽輕重機槍不斷傾瀉，出陣陣的彈幕，火鏈樣的彈雨在騎兵群中掃過，一片血肉橫飛、人仰馬翻。　　而北洋軍騎兵手中的騎銃也同時的噴吐出對射的火光，子彈密集狂暴而來，陣地上許多革命軍士兵哼都沒有能夠哼出聲便在飛濺的血箭中癱軟了下去。　　面對着中革命軍的火力，席捲而來的北洋軍騎兵則是同樣還以最為狂熱的子彈，騎銃打來的彈雨如同瘋狂了一樣。一些瘋狂的日本人則是乾脆大背起了騎銃，抽出西洋式樣的騎兵軍刀便嚎叫着縱馬沖了上來。　　當那些北洋軍騎兵揮舞着這種鋒利無比的騎兵軍刀衝上來的時候，刀身上的寒光在黃昏下泛着刺眼之血色。　　雖然有不少怪嚎着、縱馬衝過來的騎兵們轉眼之間便被紛飛的子彈給打得血肉飛濺，一頭墜下飛奔的馬去。但更多的騎兵卻利用度優勢突破了火網。　　當他們手中的平揮出去的騎兵軍刀狠狠扎透了革命軍士兵的胸膛，並在巨大的衝擊力下，將敵人釘死在戰壕壕壁上的時候，或是直接劈砍而下的時候，整條戰線立刻變成了一片殺戮陣地。馬兒的嘶鳴之聲，士兵們的慘叫之聲響成一片。　　“前進！”李想狂吼着。　　在李想、宋缺的帶領下，挺着刺刀衝上來的革命軍士兵們毫無所懼怕的撞向北洋軍的騎兵。有些剛剛用他們的騎兵軍刀洞穿了革命軍士兵胸膛的北洋軍騎兵甚至還來不及抽出他們的騎兵刀，便被斜刺過來的刺刀給捅下馬來。　　戰鬥是激烈，同時也是極其殘酷的。雙方的士兵拚命絞殺着，搏鬥着。子彈紛飛在黃昏的天空之中。　　在曾高的命令下，整條戰線之後的革命軍炮兵也開始用猛烈的炮火轟擊北洋軍的騎兵群，紛落下來的炮彈一接着一。到處狂亂的殺戮，拼殺，人們如同野獸一樣的叫喊着，鋼鐵的碰撞之聲，接連響成一片。　　一個縱馬揮刀衝來的北洋軍騎兵就像是瘋了一樣，任憑子彈從他的耳邊飛過，就那樣平舉着軍刀狂奔在各種輕重火器編織的火網之中。　　李想已經可以清楚的看到這個北洋軍人的模樣，兩撇微微上揚的八字胡顯得那樣的桀驁不馴，曾經有過留洋日本的人都愛蓄留這樣有着漢唐遺風的小鬍子，那凝結如冰的眼眸里唯一具有着的決死樣的神色在被火光染紅着的黃昏里都可以清晰的看得到。瘋了樣的北洋軍騎兵就那樣的殺奔過來，他的目標很明確，正在指揮幾個弟兄拚命射擊的李想。　　那匹黃黑兩色的軍馬的鬃毛在風中獵獵飛揚着，挺平的刀尖在閃着寒光。這種幾乎流傳自野蠻中世紀的騎兵戰術事實上的確是種相當具有爆炸性的衝擊力和破壞力，還有野蠻暴力的威懾力，當一群蜂擁而來的騎兵揮舞着如同烏雲樣涌過來的時候，誰都會感到害怕。　　李想自然明白這些道理，有多少文明就是這樣的在遊牧民族的鐵蹄下崩潰的。玄幻穿越小說看了好多的他，最喜歡的其實就是領着這樣一隻鐵騎橫掃戰場，只是此刻，他是被人橫掃。　　揮刀衝來的北洋軍騎兵一心想要將手裡的騎兵刀插入到李想的胸膛中。　　而李想的幾次抬槍射擊都沒有能夠打到這個兇悍的敵人。也不知道是心慌了，還是別的什麼原因，李想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射中敵人。李想心一橫，端着刺刀衝上去。刺刀被他當做標槍一樣丟出去，一下把這個北洋軍穿透。　　這把北洋軍騎兵的騎兵軍刀跌落地上，插在戰壕壁上，看着那具倒斃在不遠處的屍體，空着雙手的李想也狠出一把冷汗，上前猛的拔出那把騎兵軍刀，沖向另一個敵人。　　而另一邊，一個北洋軍騎兵揮起下劈的騎兵軍刀硬生生的將宋缺手裡的步槍給砍斷成了兩截。虎口震得生疼的宋缺差點被飛奔過來的北洋軍騎兵戰馬給撞飛出去。一旁的士兵側身上來，擋住了這北洋騎兵緊接着劈下來的一刀。　　北洋軍的騎兵軍刀從這個士兵的左肩處猛劈了下去。鋒利的騎兵刀帶着度和下劈的力量，狠狠地砍開了這個革命軍士兵的上軀。刀一直停在了右腰側處，整個人都會被軍刀砍成兩頓。　　“我糙，狗曰的！”眼裡幾乎噴出怒火來的宋缺躍身而起，手裡的刺刀猛然洞穿了這個北洋軍騎兵的胸膛。　　此時此刻，戰場如火，殘陽如血！

# 第一百九十二章 司馬昭之心

　　袁世凱雙手捧着一杯釅茶，盤膝坐在自個書房裡，盯着房外慢慢黑沉下去的一方天空發獃。沒完沒了的雪花還在不緊不慢地飄灑着，自早上難得一見的陽光出現一下，等從總理衙門出來時，天空又開始下起小雪。　　在總理衙門，幾個鳥籠子里出來的滿洲貴人，恫嚇得做不得聲，隆裕太后究是女流，不如慈禧遠矣，到了這個沒奈何的時候，明知袁世凱未必可靠，也只好求他設法，索性退去攝政王，把清廷一切權利，連同拱衛京畿的禁衛軍一起，託付袁世凱，也答應袁世凱與南方議和。袁世凱奉旨后也已奏派自己當年在朝鮮一起欺負小東洋的戰友，清廷第一屆留美學童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議和。　　袁世凱除委任唐紹儀為全權大臣總代表，另派嚴修、楊士琦為代表，汪精衛、魏宸組、楊度為參贊，並以在京每省一人為各省代表，其中有：直隸劉若曾、山東周自齊、山西渠本翹、陝西於邦華、江蘇許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孫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張國淦、湖南鄭沅、四川傅增湘、福建嚴復、廣東馮耿光等。　　同行中釋放出來的汪精衛，他是因謀炸攝政王，監禁在法部的，他自然是南方分子，同盟會大名鼎鼎的偶像派，但與這次武昌革命，是沒有直接關係。　　汪精衛能夠成為北方議和團的參贊，也是頗費老袁一番心思。汪精衛也是對勸他反正的心思太過熱切，才會墜入老袁的瓮中。汪精衛為了勸袁世凱反正，不斷與他兒子袁克定接觸，甚至不惜願與袁克定義結金蘭。記得兒子袁克定帶着汪精衛來見老袁時，汪精衛和袁克定先向老袁四叩首，二人又相對叩首，然後袁世凱南面坐，汪精衛和袁克定北向立。袁世凱徐徐而言：“你們兩人今後是異姓兄弟，克定長，當以仲弟視兆銘；兆銘年幼，應以兄長待克定。我老了，望你們以異姓兄弟之親逾於骨肉。”汪精衛和袁克定以極誠敬的口語說：“謹如大人命。”於是再向老袁四叩首，一幕“義”結金蘭的禮儀告終。這父子三人又由楊度等作陪，盡歡暢飲。趁此機會，汪精衛力諫袁世凱認清形勢，並盛讚他“一言足安天下”，希望他能當中國的“華盛頓”。夜深茶熱，袁世凱莞爾，表示要“研究研究”也不表態。汪精衛雄於飲酒，袁氏父子也非弱者，哪一晚真是杯盤狼藉，盡歡而散。　　如今，倒霉蛋載灃辭去其“攝政王”一職，清廷完全處於“寡婦孤兒”狀態。禁衛軍統領一職載濤也已去職，將由即將北上的袁世凱嫡系馮國璋北洋三傑之馮狗掌握，北京的清廷，盡操於袁世凱之手。在這樣的情況下，袁世凱今夜就在錫拉衚衕袁邸召見唐紹儀、魏宸組等代表，於深夜從容議事。　　也不是每個代表都可以在今夜被袁世凱召見，派唐紹儀為總代表，並在各省在京人士中挑選代表，計劃全體人員由京漢路到漢口，再乘長江輪到上海。南北議和，關係更換朝代，是政治上極重大事件，袁世凱當然定有一定條件。但臨行以前，肯定不會召集各省代表共同討論或指示，各省代表，不過是形式上配數的人。謀朝篡國，怎麼說都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唐紹儀是總代表，有什麼隱晦的條件，跟他說就可以。在袁世凱心裏，只要唐紹儀胸有成竹，其他各省湊數的代表也不是笨蛋，一切聽他去進行好了，也沒有甚麼會議可以和他們討論。　　此次南北和談，雙方除討論軍隊的具體停戰措施外，主要爭論焦點在於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的國體選擇。袁世凱的本意是，以“君主立憲”與革命黨討價還價，再拿革命黨的“民主共和”威脅清廷。　　可見，袁世凱對天下大局成竹在胸。　　唯一讓袁世凱無法掌握的，也許就是湖北的戰事。　　湖北的戰報不斷傳來，他身邊的奏報、文書已是堆積如山，裡頭還夾雜着南方各地舊官僚、大士紳報來的南方民黨都在蠢蠢欲動的密報。那對絕色的姐妹花幾次要替他整理案上的文書，都被他攔住了。因為只有他自己才能得心應手地從雜亂的文卷中尋出任何一件來。　　與趙鳳昌聯通消息之後，南北和議的情勢也有明顯好轉，連如今的江蘇都督程德全也秘密地與張騫聯絡，準備後路；浙江都督湯壽潛也派人和趙鳳昌聯繫，準備倒戈。明裡暗裡風聲傳來，也都很配合他的和議大戲。這些翻雲覆雨之徒，雖然不可信賴，但是從中可以探知南京還在組建的臨時政府的處境不佳，指揮不靈。　　可慮的還是湖北，李瘋子在京漢鐵路線爭奪破壞寸步不讓，還在那湖北些北洋軍無法深入的鄉下源源的調兵，徵兵�D�D事情竟幾乎有與李瘋子在《人民日報》當初吹噓的一樣了！　　袁世凱深知，浸透正在湖北開打的這一仗是關鍵一仗。勝了，不但和議會順利進行，整個南方民黨就徹底的落膽，再也不會起反抗的意志。但若敗了，連南京也會重新變卦，不願議和！　　想到這裏，袁世凱覺得身子有點發麻，天下大勢竟然被李瘋子這一支小小的孤軍撬動！袁世凱猛的起身，活動了一下發麻的手腳，脫了大衣裳踱了幾步，便至案前，略一沉思，提筆寫道：　　茫茫九派流中國　　沉沉一線穿南北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　　剩有遊人處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想想，又在前面加了一句：“菩薩蠻・黃鶴樓……李想。”　　停筆，便朝外邊喊道：“克定！”　　“孩兒在！”早就候在外表不敢打擾老袁沉思的袁克定趕緊應聲答道，幾乎同時就麻利地出現在了袁世凱面前。　　袁世凱見他進來，便問：“皙子和少川他們還沒來？”　　“回父親的話！”袁克定利索地給老袁打個千兒站起身來，笑道，“唐先生敢怕是就要到了，兩位楊先生已在外頭候着哩。”　　袁克定口中兩位楊先生，除楊度這位先生之外，另一位楊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楊士琦。　　“叫他們進來！”　　外頭楊度和楊士琦已經聽見，對視一眼，各自甩馬蹄袖躬身進來，卻聽袁世凱請切溫和的笑道：“既先來了，怎麼不進來，外頭冷么？”　　“不冷！”楊度忙肅容答道，“袁公宵旰勤政，咱們何得怕冷！”　　楊士琦站在後頭，眼角掃了一下墨汁淋漓的那首詩，眼皮突的一跳，卻沉思着沒有言語。　　這首詞可是如今在湖北鬧得天翻地覆的李瘋子的得意之作，今夜袁世凱寫這有何用意，值得他們這些聰明人琢磨……自從袁世凱認真對待李瘋子之後，就命他下邊的密探瘋狂搜集李瘋子的資料，只是得到結果也不比當初駐漢口小東洋領事松村貞雄收集的多多少，當初李想在黃鶴樓鬱悶抄襲，預言瀏萍澧舉義必敗的這首詞卻也附錄其上。李想其人其事，實在是處處透着神秘……　　“老夫這幾日一直在想，”袁世凱坐回榻上，神色變得莊重起來，“李瘋子在湖北山溝裡衣不遮體，食不裹腹，為什麼還能寫出這樣氣勢磅礴的詩篇？這樣的敵人在一天，我也會覺得寢食難安一天。他不是孫大炮，黃大膽……”　　袁世凱想起自己在南京雨花台寫的一首歪詩：不愛金錢不愛名，大權在手世人欽。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毀譽太史公。風雲際會終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長歌詠志登高閣，萬里江山眼底橫。看來雖然也不咋滴，但也氣勢不凡，所以他認為，能寫出“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這樣氣勢磅礴的詩篇的人，又能在湖北那樣的逆境攪風攪雨，他真的不能小看……　　其實楊度和楊士琦都知道，這首詞出自湘贛亂事起的那一年，只是這個時候，沒有誰會去指責袁世凱這個錯誤。　　袁世凱容色不善的繼續道：“黃村山區這一戰不能失利，段祺瑞九路大軍重重圍困，猛攻一天，竟然沒有寸進！老夫看，還得增兵！今晚召你們是和議的方略，但你們先來了，就先議一下這一仗怎麼打。”　　楊度沉思一下說道：“袁公，北方數省己無兵可調，京師如今禁衛軍雖然在手，但是還是需要北洋抽調一些兵馬防範，畢竟禁衛軍都是旗人。京畿一帶北洋軍也不過五千多兵馬，斷斷不能再調。”　　“當然不能在京師、直隸這些地方打主意了。”袁世凱也在思索，“曹錕、盧永祥率第三鎮進攻山西，占娘子關，陷太原，又分兵掠晉南雁北。倪嗣沖率所部攻陷皖北太和、穎州。趙倜、周符麟帶領毅軍一部由豫西攻潼關，以圖消滅陝西民軍。又奏派張鎮芳署理直隸總督，嚴密控制直隸地盤，也是需要兵力……”　　“是啊，到處都需要派兵，到處都是火光，”楊度心裏盤算着南北雙方實力，“齊耀琳接替寶為河南巡撫，下令搜捕革命黨，於開封捕殺同盟會員張鍾瑞等十一人。前此，山東巡撫孫寶琦由於受同盟會員和諮議局紳商的壓力，被迫宣布‘獨立’。山東宣告獨立后，取消獨立的逆流即在暗中醞釀着。自派張廣建、吳炳湘至山東，煽動第五鎮標統吳鼎元、張樹元等反對獨立。孫寶琦於11月24日取消假獨立后，立即派第五鎮至各州縣，鎮壓革命人民。全省官吏，日以捕殺民黨為事。諸城、即墨各地之殘殺，動逾千萬。這些地區，袁公可以放心。但東北胡帥張作霖這人，學生以為還是可以指望的。學生以為稍後，密派段芝貴、張錫鑾前往奉天，說服趙爾巽和張作霖贊同清帝退位，而擁護袁。段芝貴代表袁公，以獎勵張作霖治軍精勤為名，賞賜軍刀一把及其他珍貴物品，價值一萬元。從此，張作霖必定积極擁護袁公，甚至無情地鎮壓奉天境內的革命勢力，畢竟革命勢力發展也不是胡帥所樂見……”　　袁世凱聽着大都難以指望，還是抽調不出兵力。忽然回顧楊士琦，有點惱怒地問，“你自稱善謀，有回天之力，為何一言不發？”　　“學生非不欲發言。”楊士琦忙叉手低首道，“此乃關係更換朝代，是政治上極重大事件，容學生再細思一會兒。”　　袁世凱冷笑道：“好，你好生想着吧……”　　楊士琦其實很想在這關鍵時刻壓楊度一頭，從龍第一文臣就非他莫屬了。但是連楊度都沒有辦法，他自然要更加仔細斟酌。　　書房立時安靜下來，只聽外邊莎莎莎莎的雪聲，天已經全黑。　　良久，楊度終於忍不住問楊士琦道：“這……”　　“湖北李瘋子之變雖震驚天下，乃是疥癬之疾。”楊士琦的大言使眾人有些吃驚，“目下湖北戰局膠着，並不會影響南北和議……”　　“放屁！”袁世凱勃然大怒，“你就是讓老夫聽你這幾句空話的嗎？”　　楊士琦伏地叩頭，又朗聲說道：“容學生說完。馮軍統與李瘋子在湖北打紅了眼，其後段軍統又和李瘋子打紅了眼，如今咱們也和李瘋子打紅了眼，學生以為都忽略了咱們議和的對象可不是他李瘋子！”　　“嗯？”袁世凱像一隻瞧見老鼠的貓，身子猛地一探，說道，“講！”　　這話熟悉，當初楊度也是這樣破析，只是被李瘋子的《人民日報》撩撥的火大，最後連楊度也不願堅持這一論調。　　楊士琦看到楊度酸酸的醋樣，掩藏心底的一絲得意，侃侃言道：“李瘋子在能打，也代表不了南方民黨，咱們和他沒有什麼好談的，早可以忽略不計。如果段軍統在湖北真是難以為繼，那麼就算北撤又何妨？如今南北要和議，孤軍懸於湖北，本就兵家大忌，北軍將領也對此早有怨言。咱們北撤，正是以示和平。李瘋子可以在《人民日報》佔據輿論優勢，咱們也可以通過官報散布輿論。咱們主動撤軍，是為國朝和平計！黃膽大，黎膽小都被咱們北洋軍所敗，武昌指日可下，在如此優勢下撤軍，誰會說咱們是怕了他李瘋子？”　　這說的十分有理，比起楊度更是透徹，不禁點頭，但段祺瑞正九路兵馬圍剿李瘋子於黃村山區，雖然一天下去，損失慘重，也無法寸進，但此時放棄實在可惜。想了想，袁世凱低頭喘了一口氣，說道：“你言之成理，老夫……方才急得有些失態了，但如今如何辦呢？”　　楊士琦叩頭起身道：“就讓段軍統繼續圍剿李瘋子，九路大軍重重圍困，還怕他飛上天去，一天剿滅不了，两天，两天不行三天……”　　袁世凱聽着，臉上放出光來，剛才實在急躁了一點，煮熟的鴨子也怕飛了，笑道：“既然早晚可以剿滅李瘋子，還北撤什麼！”　　袁世凱躍然而起，繞着楊士琦兜了一圈，見楊士琦面現猶豫之色，卻囁嚅道：“只是……”　　袁世凱遂急急問道：“只是怎樣？”　　楊士琦頓首道：“京漢鐵路線破碎，北洋物質補給跟不上，彈藥告竭，只怕支持不了長久之戰……所以學生才有北撤之議……”　　袁世凱突然仰天大笑：“能滅則滅，不能也罷。咱們又不是和他李瘋子和議！”　　袁世凱大步朝門口走去：“少川他們也該來了，走，咱們去和他們好好聊聊……”　　袁世凱在武昌起義以後，要想趁機巧借民黨的力量推翻清室，亟圖獲得獨攬全國軍政的大總統地位，確已不是一朝一夕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曾早在“出山”之前就策劃着剿、撫、和三着並用的策略。他的行動也是一直跟着他這個策略走的。在九月初，他除了一面開始以兵力壓制民軍之外，一面又委派出私人代表到武昌去試探聯繫，只因那時民軍聲勢正盛，不得要領而還。但他仍然繼續由非公開而公開地派人進行聯絡試探，並且托外國使領出來從中斡旋促進。具見袁利用和議解決當時局面，達成自己的目的，是用盡心力的。　　袁世凱派出了唐紹儀為總理內閣大臣的全權代表，前往武漢與“黎軍門”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而革命軍方面也剛剛從狀元公張騫處得到消息，滬寧準備派遣伍廷芳為全權代表。　　楊士琦緊隨上去，剛剛進言得到袁世凱採納，心中得意的他趁機又向袁世凱說：“少川是廣東人，廣東人最講鄉誼。革命領袖孫文也是廣東人，伍廷芳也是廣東人，廣東人和廣東人碰頭，幾句廣東話一說，倒不可不提防一下呢！”　　唐紹儀為廣東香山人，伍廷芳是廣東新會人，都是同治十三年的同級第一屆留美學童，他們本來就是老的不能再老的相識，袁世凱怎麼會不知道？袁世凱還知道伍廷芳其實也是個坐南朝北，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人。　　袁世凱笑笑，邊走邊說：“杏丞，你放心，我就請你和貴本家��子隨着少川南下吧。��子是湖南人，革命軍方面不少湖南人，讓湖南人和湖南人碰頭，說幾句湖南話吧。”　　同盟會中湖南人僅次於廣東人，總部設在上海的中部同盟會更是湖南人的天下，而此次辛亥風雲的主角就是幾個湖南人。　　同時楊度在東京時和孫中山很熟，又和黃興、宋教仁過從甚密，孫黃的認識還是楊的介紹，因此楊對和談是有影響力的。雖然這個楊度在袁世凱面前從來不肯承認，但是對身邊的人都了如指掌。　　此時，在袁世凱錫拉衚衕的私邸，客廳里濟濟一堂，在座的除了二十位代表以外，還有些秘書、隨員等。其中互相認識的熟人很多，年紀最長的是陳寶琛（伯潛），他是福建閩侯人，曾任山西巡撫，是新近奉召回京的。有的同僚中並沒有接到同樣柬帖，他們來之前也不知為了何事，到袁邸后熟人都在互相打聽，才知原來是被派為參加南北和議的北方分代表。清廷規定北方的全國代表共二十人，系按全國二十行省、每省一額推定的。　　不多時，袁世凱就穿着便服出來，見到年紀最大的陳寶琛，很是客氣地說：“這番和議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請老世叔出來，並希望老世叔為國宣勞。”　　陳寶琛即使在溫暖的客廳也裹得嚴嚴實實，穿得臃腫不便，顯得更是龍鍾老態，艱難的起身，謙遜了幾句：“近來歲數大了些，身體也不很好，還是請嚴又陵（復）去，要好得多了。”　　袁世凱又和陳寶琛扯了幾句淡，就轉向各代表作了個簡單的談話，內容是主張君主立憲，首先表示了他“忠君愛國，一以社稷朝廷為念”的熱誠，接着就提出了“南方的民黨很猖狂，特別是湖北的李瘋子，我們總要想出確保社稷的萬全之策”。對於清廷權貴和滿朝的老臣子，袁世凱一直表示出忠心耿耿的樣子。他發誓絕不辜負“孤兒寡母”，要拚命死保清朝皇統，以報國恩。　　發誓堵咒之後，他還故意問問：“諸位想想到底採用什麼國體最為恰當？”　　此時，那個代表干亂說話，只怕說錯話就無法活着離開這個鴻門宴，一切就看你老袁怎麼說。　　見代表門一句話不接，他又強調說：“我是主張現在實行君主立憲最為恰當，將來國民程度漸漸開通，懂得共和的真諦，再慢慢改為共和政體。”　　“與此同時，外面還流行着‘要改變國體’的傳說，有的說‘君主立憲’，有的說‘民主共和’，還有一說是‘君主共和’，其說不一。老夫以為，君主制度，萬萬不可變更，本人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維持君憲到底，不知其他。”　　袁世凱反覆推論至數十分鐘，語極沉痛。還是有些代表以為袁世凱要堅持君主立憲制度，喜形於色，殊為瞢瞢。但是更多的代表還是看出他的司馬昭之心。　　“九月初華甫督師南下以後，就將漢口、漢陽從民軍手中奪回。這樣就更便於與黎元洪進行接洽，並從接洽中漸知民軍有‘和議’意思，後來進而同意停戰，在武昌召集議和會議。正在雙方會商的時候，民軍把南京奪去，這就使滬、鄂之間的交通發生困難，最近聽說民黨改定在上海開議的傳說就日漸證實，南北議和就有了眉目。此次派少川為全權代表與民軍議和，並決定由京漢鐵路搭車南下。在代表出發之前，老夫以內閣總理衙門的名義給諸位發了公函，是召諸位來私邸參加會議。”　　袁世凱又提到：“為此請各位代表南下議和，並請少川為總代表，杏城為副總代表。”　　“項城，你就看我的吧。”唐紹儀起身，毫不客氣的說道。雖然是清廷體制內的官員，但是一身洋裝，後腦勺的辮子也這個二百五一樣早剪了。他最後又強調一句，“你的心思，我明白。”　　“明白就好。”袁世凱笑笑，這個在朝鮮的老戰友，其實還是很熱血的。袁世凱又談了約有三刻鐘，最後還客氣了一句：“眾位代表有什麼意見，請發表發表，茲事體大，請發表發表好了。”　　代表門意見雖多，但因當時那種場合和他那樣說法，誰還敢提什麼意見。況且代表中北方人居多，即有南人，也是在他手下任事多年的，所以都點頭表示贊同，沒有一人發言。但在座的代表們卻有個幾乎共同的心理，認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況我輩乎？”　　接着庶務處送來每人一張銀額二百兩的大清銀行支票，作為旅費。　　此時清室動搖，市面上已經不大相信銀兩，因此現洋的兌率高得多了，二百兩銀子原可換到二百八十元，此時也最多只換到二百三十元。對於這點小錢，他們未必看得上，袁世凱也就是個意思。　　袁世凱微笑着看着代表門離去，想着和議的美好前景，似乎也忘了那個總添麻煩，添噁心的李瘋子。

# 第一百九十三章 插翅而飛

　　西方，遙遠血紅的天幕已經漸漸的沉下最後的一絲落日餘輝。李想擦擦臉上的血汗，沾滿血色硝煙的白襯衫完全敞開，任憑胸膛吹着寒冷的風，沸騰的血脈才慢慢平息。只是光溜溜的胸膛沒用濃密的胸毛裝點，怎麼看都覺得稚嫩而不威武。　　冬天的寒風呼嘯着，戰場的英靈也在咆哮着。　　李想掏出懷錶看了看，已經快是傍晚18點時分了，天色已然有些黑沉沉的，西方的地平線處仍然留下有一絲的昏黃。　　一場幾近殘酷而又血腥的廝殺之後，北洋軍騎兵的進攻硬是被他們被擋了回去，看着那層疊在陣地前的遍地屍骸，李想的胃也忍不住一陣翻騰。　　慘烈的戰鬥在讓北洋軍橫屍遍野的同時，金鷹突擊隊也同樣是死傷慘重，許多革命軍士兵便這樣就永眠在這片血肉之地之間。革命之路，步步是血。　　鮮血飛灑在戰地之上，一抹抹刺眼的猩紅和遍地的碎泥一切攪成一團，渾然充滿着殺戮的氣息，那觸目驚心的紅和那殘缺不全的屍體，是那樣的讓人感到惶然。　　陣陣呼喊救護兵的聲音、慘痛的哀嚎、呻吟聲一直深深刺痛着李想堅硬的心，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容已然冰冷僵硬，李想心中那份說不出的痛楚一直在劇烈的翻湧着，這就是戰爭，殘酷而又血腥。　　他看着那些受傷的兄弟們，此時卻是那樣的無助，心裏更是陣陣難受。　　兩個士兵抬着一副擔架，在佩戴着紅十字袖套的軍醫的指揮下將受傷的士兵抬往陣地後面的野戰醫院。這些僅僅被臨時止血和包紮、注射止痛針后的傷員還需要通過地下黨，秘密的轉移到漢口、武昌的醫院中去，那裡的醫護條件相對要好得多，傷員不至於因為繼感染而死亡。湯約宛在前幾天就隨着傷員轉移漢口去了。　　剛剛過去的那場戰鬥實在是太血腥，太殘酷，太是讓人感到噩夢樣的恐懼了。李想也不記得自己打死了多少北洋軍，他只知道手中的那支步槍打了不少自動，還扔光了一箱手榴彈，刺刀都砍出缺口，那把從北洋軍手裡繳獲的鋒利騎刀早就蹦斷。　　李想很難想象對面的北洋軍為什是如此的瘋狂。　　自己的穿越，難道帶給自己民族的只是創痛？一場辛亥革命竟然被他攪得這樣的慘烈。他甚至在這一瞬間對自己的信念有了一絲的動搖。　　“撕爛龍袍是死，摔死太子也是死！能轟轟烈烈的死在這裏，值！”宋缺的大嘴巴有在剛剛平靜的戰場叫囂起來。雖說李想在前面說有法子突圍，但是宋缺也沒怎麼當真，被北洋軍九路大軍嚴嚴實實的包餃子，他們除了插上翅膀飛出去外，他是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其他的法子。他這個臭嘴吧，怎麼想，也就怎麼囔囔。　　宋缺喊得豪邁，李想卻也贊同。“好死不如賴活着”也只是在後世才被奉為至高經典。人要有尊嚴的活着才能稱為人，國家要有尊嚴的屹立才能稱為國家。清末的中國是一個沒有尊嚴的國家，清末的中國人是一群沒用尊嚴的人！　　這裏的每一個革命軍戰士都覺得，只有在跟着李想鬧革命的時候，才有為人的尊嚴，才有為中國人的驕傲！　　因為李想在每次的演講當中都會強調，華夏五千年的文明，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無法比肩的榮耀。這種榮耀，深藏在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血液里，是不能抹去世代傳承的印記。這種榮耀，只需要被李想稍稍的點撥，立刻就在所有人血液里洶湧燃燒起來，爆發出一種震驚世人的責任，一種振興中華往日榮耀的責任！　　李想一直憤死拼殺在前，絕境當真也念念不忘的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就是要告訴他們，振興中華往日榮耀的責任，正是他們這一代人的使命！戰士們也都明白了使命是神聖而光榮的，是不懼任何死亡犧牲的！　　想通了的李想自嘲的笑笑，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這條註定血流成河的道路，就一路走到底又有何懼？　　他擰開水壺，費力的仰頭灌了一大口涼水，那股順着咽喉而下的涼水讓李想不由的打了個冷顫。冬天光着膀子露胸脯的耍帥還是很冷的，李想隨便在地上撿了一件破破爛爛的衣服套在身上。　　天色已經漸漸的昏暗下來。　　“告訴士兵們，抓緊時間重整防線。”李想拖着疲憊不堪的身體，對幾個團部軍官說到。　　鏖戰了一整天，革命軍已然是傷亡大半，幾乎再也沒有什麼戰鬥力了，部隊完全是在憑着高昂的士氣在維持己身不垮。　　“全團現存多少人？”李想回對身後的宋缺問道。　　“不足三百，全團傷亡三分有二，彈藥消耗嚴重！”宋缺苦笑回答說到。　　李想微微點了點頭：“告訴弟兄們，一旦我們陣地失守，那北洋軍就會威脅到整個左翼戰線，那樣整個黃村戰場上的其他兄弟友軍就危險了，撐不住就會被一鍋燴。”　　宋缺惡狠狠的吐了吐嘴裏的泥沙，“老子就算打光了，也拖着這些狗曰的一起完蛋！不對，”發完很的宋缺轉念又道，“大帥不是說有法子突圍？”　　被問道的李想愣愣神，也惡狠狠的說道：“我當然有法子！”　　夕陽西下，孫傳芳那顆打得發熱的腦袋也清醒過來。在即將過去的一天里，孫傳芳第一路北洋軍與王晉西南戰線上的李想苦戰了數個回合，孫傳芳先後投入了四個步軍大營、一個馬營騎兵聯隊的兵力，一次又一次的起進攻，而後又一次又一次的潰退下去。雙方都在這一場場血腥的搏殺中倒下一片。　　然而已然損失慘重的第一路北洋軍再也經不起這樣的廝殺，孫傳芳可不想將自己的部隊消耗在這裏。在北洋系，手上沒有實力就沒有權利！剛剛到手得實力全消耗在這裏，就太得不償失了。　　現在由第四路北洋軍步軍在大黃庄徐樹錚指揮的主力部隊，儘管徐樹錚已經親臨一線指揮，可是第四路北洋軍在那一線也同樣無法能夠得到推進。　　按照徐樹錚最初的計劃，其它八路北洋軍策應在大黃庄一線的淺間支隊，共同向黃村山區起進攻。雖然在之前，徐樹錚看着異常拚命得孫傳芳，加強下第一路的實力，因為由步軍第二路、第三路中抽調了兩個步軍大營及一個山炮營中隊的兵力，甚至連僅有用以警戒的騎軍也送給孫傳芳使用，然而王晉西南一線的革命軍則是精銳中的精銳，隸屬革命軍總部李想初創的特種部隊――金鷹突擊隊。　　然而現在擺在面前慘烈的戰況，卻是使得孫傳芳打消了這個念頭。孫傳芳在眼前李瘋子面前碰了個頭破血流，共四個步兵大隊的兵力都沒有能夠突破王晉西南戰線。　　騎軍也起了一次騎兵衝鋒，除了累累屍體，除了增加了自身的傷亡之外，然而還是沒有所獲，在今天一天內碰得頭破血流，幾乎沒有任何的收穫。倒是徐樹錚派來的山炮兵抱怨着，一天內，他的炮兵營頭所打光了的彈藥基數幾乎是過去幾天的總和。孝感大營的存儲，也用得差不多。如今京漢鐵路不通，補給困難，只怕北洋軍如今的風光難以繼續。只要李想挺過這一關，就該輪到北洋軍處於被動一面……　　遠在孝感大營北洋軍第一軍總統官湖廣總督段祺瑞，此時也正關注着黃村山的戰事。在段祺瑞軍統大人看來，黃村戰事對於湖北北洋軍來說，那簡直就是一場正在上演的悲劇了。此時，段祺瑞的面前擺着前線各師團急需補充的電文，而他卻很難再向前線輸送糧食、彈藥等補給品了。　　段祺瑞的九路大軍把李瘋子主力重重圍困，其後勤補給線卻屢遭打擊。運輸部隊被襲，後勤補給倉庫被毀，類似的報告一個個接踵而至。段祺瑞自然很清楚，作戰部隊若失去了彈藥、給養的補充，那將意味着什麼。這樣的窘迫，已經不是一天两天……　　為了破開眼前的窘迫困境，段祺瑞也是不惜血本，只是戰況如果繼續糾結，他也只能無以為繼……　　“也許這一切，只有袁宮保才能夠解決……”段祺瑞苦笑着搖搖頭。現在所有的一切，也就看北京方面的了，無論清廷、袁內閣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毫無疑問，對於中國來說，都將是一次改變，一次對辛亥年這場風潮的徹底改變。　　夜幕已然悄悄降臨。黑暗籠罩這片戰火餘熱未散的戰場。靜悄悄的夜空下，北洋軍開始悄悄的收縮兵力。　　在黃村，靜悄悄的村落多是一些土房茅屋。一座普通小茅草屋裡，亮着一點燈火。剛從戰場退下了，累得半死一群人圍坐在一張臟兮兮的四方桌前。　　此時天已昏黑，一燈如豆，屋裡昏暗，看不清李想臉色，只像剪紙影子似地一動不動，想必一定很臭，良久才聽他斷然說道：“敵人在收縮兵力，我軍決定利用北洋軍不願夜戰的弱點，實施夜間突圍。”　　“你們打起精神來！看東南面那座山墩，”曾高指着小窗外模模糊糊、卧虎一樣的一座小山丘說道，“當初進軍黃村時，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在上頭駐兵�D�D這座山墩便是突出黃村的命、根、子�D�D如今北洋軍四面包圍，在黃村山區周圍的路口燃起火堆，手挺刺刀在火光中放哨，機警的獵犬敏銳地窺測着四方。老奸巨猾的徐樹錚下令在東南大路不點火、不設崗，他布下伏兵企圖誘我突圍而後一舉吃掉我軍。經過偵察發現，敵人封鎖了所有的路口和溝口，他們自信可以天明收網，全殲我軍。”　　周吾和宋缺一副惡戰之後的狠樣，此時也不禁默然，事情明擺着，北洋軍九路重圍，不怕他們插上翅膀飛了！　　“披堅執銳，疆場相見，不是魚死便是網破，那有什麼說的！”周吾慢吞吞道，語氣卻是堅定不移。　　李想捋着下巴上唏噓的鬍渣子，沒言語，一陣冷風次來，竟不自禁打了個寒顫。李想一時也沒有言語，只默默審視窗外那個模糊的小山墩，呼了一口氣，方答道：“情況緊急，晚上必須設法突圍，否則第二天的局面將更加困難。”　　李想撇見曾高同樣只是打量那個小山墩，便笑道：“看樣子，你還是一味想打哪裡突破，那敢情是好，只你瞧瞧這形勢，咱們出得去么？”　　曾高點點頭，說道：“是啊，總得想個萬全之策啊！不要被北洋軍一鍋燴……敵人形勢，一天的接戰還是摸出一些門道。在大帥你主持的王晉西南方向，北洋軍用於外圍警戒的騎兵部隊都投入進來，損失應該不小，警戒力也應該下降很多。”　　於是，曾高負責作出了突圍部署：李想率師部和宋缺領金鷹突擊隊向西南方向突圍，曾高領一部和周吾領一部分別向東和向南突圍。　　二十二時開始，除留置警戒分隊外，各部隊逐步收攏，進行簡短動員，埋藏笨重物資，安置傷員。　　李想看着忙忙碌碌，靜悄悄的戰士們，還有那些傷員，那些死者，一大堆的笨重軍需物資，突然爬上一個彈藥箱，大聲說道：“革命軍沒有拋棄，沒有放棄！每一個死去的戰友都要掩埋好，每一個受傷的戰友都要護送出去……物資要掩埋好，不能留給北洋軍一條搶，一顆子彈……在突圍中遇敵阻擊時，死打硬拼，堅決護着受傷的戰友衝出去！”　　“堅決救人救槍”的口號，立刻傳遍戰場，都在默默的執行。部隊一天苦戰，沒有時間喝水吃飯，戰士們都在悄悄地集合，沒有對李想要求“在突圍中遇敵阻擊時，死打硬拼，堅決護着受傷的戰友衝出去”有一聲埋怨。　　李想看着這些傷痕累累的戰士們，嚴肅而有力他說：“勇敢突擊出去就是勝利！有槍有子彈的同志向我靠攏，我帶領你們在前面開路……”　　炊事員用布條、草團包紮炊具，騎兵用棉布包裹馬蹄。　　宋缺讓一個戰士跳動一下，檢查工兵鎬和手榴彈是否能碰出聲響。　　部隊緊張的悄悄集結完畢，革命軍規定了聯絡信號，宣布了突圍紀律，隨即開始秘密突圍。　　師部這一路，李想親自帶警衛營開道，師團機關居中間，宋缺率金鷹突擊隊擔任後衛掩護，向西南方向行進。　　李想眯縫着眼，手托下巴，皺眉道：“西南方向火堆較大，敵人重兵布防異常驕氣。我認為，由於我軍人員少、武器差、彈藥不足，加上師部機關隨隊轉移，硬突拼打必定傷亡較大，應該設法找空子鑽出去。”　　宋缺見李想猛將兄一下子變身為智將兄，作這樣的沉思狀，不禁哈哈大笑：“這會子大帥又想當諸葛亮了！白天王晉西南一役，死了那麼多人。大帥早點變諸葛亮，也就不需要俺那麼拚命……”　　李想臉色臭臭的，轉臉說道：“白天那種情況，諸葛亮也想不出應對的折！”　　“也是！”宋缺也不得不承認。　　李想接着方才的話又道：“�D�D我想找個本地人給咱們當嚮導，能在北洋軍眼皮子底下不聲不響的突圍，豈不更好？”　　“什麼？”宋缺站住了腳，“你說什麼？”　　“我想，看有沒有敵人空子可鑽。”李想道，“缺點哥，找個本地人，熟山熟水的，也許就能找出這樣一個空子。”　　這個念頭在李想腦袋裡突然冒出來，就一發不可收拾。畢竟，以前就是看國產老電影，游擊隊捌路軍就經常鑽小日本這樣的空子。雖然有很大的幸運成分，但是李想就是想試試。　　宋缺大膽審視了李大帥半晌，方道：“這全看賊老天肯不肯幫着個忙……”　　“也不見得如此，”李想說道：“這裡是我們的地盤，我們的主場，北洋軍在這裏人生地不熟，搞不定到處都是漏洞，白天看不出來，晚上正好突圍！”　　宋缺擰着眉頭又想了半晌，方嘆道：“你既然想定了，也許能行。不過這着棋走的太險，一旦不成……”　　“一旦不成，不就是硬衝出去，我們什麼時候怕過北洋軍了！”李想鎮定地說道，“你快去找人！找個好嚮導……”　　很快，宋缺請來了當地的宋大爺作嚮導。宋缺這小子，一口一個乾爹，喊得特親熱。　　宋大爺出身貧寒，受盡了地主惡霸的折磨，北洋軍掃蕩又把他僅有的兩位親人�D�D老伴和閨女殺害了，老漢對北洋軍滿腔仇恨，一聽革命軍請他帶路便滿口答應。　　宋大爺手指岈山說：“那邊有一條山路，可以爬上山頂。就是西南火大，老鷹嘴的懸崖很陡，很危險，又離敵人太近。”　　李想欣喜的搶先一步，拉着老大爺的胳臂說：“宋大爺，只要您能帶路就行。我們估計，西南雖然火大，但防守空虛，敵人絕不會想到我們會從它火堆跟前鑽。事不宜遲，再危險我們也要突出去。”

# 第一百九十四章 莫大於此

　　此時，天涯之南的香港，夜已深，萬里晴空，懸着冰盤似的一輪圓月，將着海天照得如水銀瀉地，宛如夢幻。　　孫中山才抵達香港的他，獨在落腳的某個黨人家園中徘徊步月。　　他仰臉看看天穹，昨日接到和尚從東京給他寫的信，說火星退至金宿，入燕雲分野。星圖占驗，數月之內便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清祚不臘。如今清廷的局勢，和尚不說，他也知道。　　他搜尋渺茫的天空，卻尋不出和尚所謂的“火退鬼金，則火能爍金；退井木，則火逢木愈熾”的天象來。沉吟良久，孫中山撫膺長嘆道：“天道茫茫，凡人豈能知曉？唯心主義的東西，不能太在意。惟修人事以應天道�D�D應人心即順天道啊！此次革命，便是應人心而成此大風潮，清廷焉有不滅之理！”　　其實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正在美國北部科羅拉多州進行籌募革命經費的活動，對武昌起義並無預聞。（筆者按：有某個無聊的歷史學家考證，當時負氣離開東京同盟會總部的孫中山在一家華人餐館端盤子，如今卻也不知真偽）。那一天早上，孫中山準備去找個餐館吃早點，路經走廊報攤，順便購買一份報紙攜入餐廳。他坐下一看，一段電訊赫然寫道：　　“武昌為革命黨佔領。”　　開始，孫中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待他再看兩遍，便緊緊抓住那張報紙。頃刻間，他像從濃煙嗆人的黑房，突然到了空氣清新的花園；又像在烏雲籠罩的日子里，突然看見了和煦的太陽。他只覺得熱流從大腦一直傳到胸膛、傳遍全身，久經壓制的感情一涌而出，連雙手也有些顫抖了。　　孫中山匆匆吃過早餐，立刻回到旅館。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他馬上回答：是馬上回國直接指揮戰鬥，還是先在歐美進行外交活動？孫中山手裡拿着報紙，思緒萬千，心亂如麻，在房間里踱來踱去，苦苦思索。祖國，久別多年的祖國，像是顆鐵釘碰到塊巨大磁石似的強烈地吸引着他，他想馬上回到祖國，可以親自指揮戰鬥，以快生平之志。他站在窗前凝立了好一會，又否定了馬上回國的念頭：“不，成立共和國，將會遇到外交、財政方面的困難。此刻，自己效力革命不應在戰場上，而應該在外交方面。”孫中山決定暫時還是留在國外，走訪美、英、法三國政府，爭取國際對新政權的支持。　　孫中山首先爭取美國政府對中國革命的支持。　　孫中山在赴紐約途中，路過聖路易斯，看到報上載有“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的文字，從此，他在途中格外謹慎，避免會見一切報館訪員。可是，他到了芝加哥，又忍不住參加了芝加哥同盟會舉行的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滿懷激情地為中國同盟會芝加哥分會代擬了召開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的布告：　　“武昌已於本月19日光復，義聲所播，國人莫不額手相慶，而虜運行將告終。本會謹擇於24日開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仰各界僑胞屆期踴躍齊臨慶祝，以壯聲威，有厚望焉！”　　10月20日，孫中山在同盟會會員朱卓文的陪同下，乘車前往華盛頓，寫信給美國國務卿諾克斯，請求秘密會晤，希望得到美國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和物質援助，或者是堅持中立。諾克斯沒有接見他。　　在紐約，他對華僑演講共和政治，向美國朝野人士介紹中國革命宗旨，大談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筆者按：一九○六年秋冬間這個文件為孫中山與黃興、章太炎等在日本所制訂，當時未包括文中所列《招軍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條件》兩篇。這裏收錄的是一九○八年河口起義后孫中山與胡漢民、汪精衛三人在星加坡增訂的版本。具體制訂時間不詳，今從一般記載。），希望博得他們的同情。　　方略中的對外宣言：　　中華國民軍奉命驅除異族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友邦各國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平和，增進人類之福祉。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宣言如下：一、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二、償款外債照舊擔認，仍由各省洋關如數攤還。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四、保護外國居留軍政府佔領之域內人民財產。五、所有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及與各國所借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七、外人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為戰爭用之物品者，一概搜獲沒收。　　不過洋人對孫先生拋過來的媚眼不感興趣。　　於是，孫中山又轉到紐約，秘密會見了日本駐紐約總領事小野幸吉的代表鶴岡永太郎，表示願以公開身份訪問日本，后得到回答說，如果他肯改名，登陸或停留都可以。日本政府實際上拒絕了孫中山公開訪日的要求。孫中山再一次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陸，對中國革命示以同情的態度，他就改變原定經歐洲、印度洋返國的計劃，而經日本回國，這樣既可鼓舞革命軍的士氣，又可消除外界認為日本政府暗中庇護北京政府的疑慮，對雙方都有利。日本政府對孫中山的這些話沒有反應。　　美國一些報紙對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革命採取敵視態度。《紐約時報》連續發表社論說：“孫中山的募捐工作不會成功”；“只有袁世凱是唯一能將和平與秩序給予中國的人。”　　孫中山沒有失去信心，他在紐約致倫敦的美國友人咸馬里的電報說：“黎元洪的宣言是難以解釋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長其野心，但他缺乏將才，無法久持。各地組織情況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領導。如得財力支持，我絕對能控制局勢。在我們到達之前，不可能組成強有力的政府，因此貸款是必需的。”　　為此，孫先生擬由黃興領導湖北革命軍對清作戰，由胡漢民、朱執信諸人相機爭取廣東反正，並致電兩廣總督張鳴歧，敦促他率領所部歸降。但是孫先生隊黃興的寄託，以黃興孝感之戰敗而破產。　　兩天後，孫中山由紐約抵達倫敦。　　11月11日，孫中山抵達倫敦。他在同英國記者談話時說：“倘國人召彼前往組織中，央政府，以總理一席屬之，彼必樂為效力。”　　在倫敦居留期間，他又通過成馬里介紹，與四國銀行團主任商談停止貸款給清廷的事。　　孫中山去英國進行外交活動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國政府對中國革命的諒解和支持。　　在此期間，英國馬克沁機槍廠廠主達耳生看到孫中山將來有可能當選為大總統，盼他訂購武器與軍火，願意從中代孫中山同英國政府聯繫。孫中山便托達耳生向英國政府要求三件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　　他還向英國外交部提出了一份由他本人與咸馬里簽署的備忘錄，表示中國革命黨人希望與英、美結盟。　　達耳生代表孫中山會見英國內閣外相格雷，孫中山所求三事皆得英國政府允許。但是，英國政府也向孫中山表明：“所有外國人以及反滿的團體都可能給予袁世凱以總統的職位，�D�D假如他能夠驅逐滿清並贊成共和。”也就是說，英國政府既反對滿清，也反對革命黨掌權，只給袁世凱以支持。　　孫中山清楚地知道，英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將對其他國家產生重要影響，因此，他把對英國外交的成敗，看成是“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系者”。現在英國外相既然公開向他聲明支持袁世凱做大總統，他就不得不放棄總理一席，而支持袁世凱了。　　孫中山又要求四國銀行團貸款給中國革命政府。四國銀行團也只是表示：“我們政府既然答允先生的要求，停止借款清廷，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則只有與新政府交涉了。這樣，必然要待先生回到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方能開始議論貸款的事。本團現在打算派某行長與先生同行歸國。正式政府成立之後，就近與他磋商便可以了。”　　對此，孫中山又能再說些什麼呢？他只得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11月中旬，孫中山公開發表政見。他對倫敦《濱海雜誌》記者說：“不論我將成為全中國名義上的元首，還是與別人或那個袁世凱合作，對我都無關緊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啟蒙和進步的浪潮業已成為不可阻擋的。中國，由於它的人民性格勤勞和馴良，是全世界最適宜建立共和政體的國家。在短期間內，它將臍身於世界上文明和愛好自由國家的行列。”　　孫中山在老師康德黎家中得到中國成立臨時政府，黎元洪為元帥，黃興為副元帥的消息，便於11月16日發電報給上海的《民立報》說：“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欣慰。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擁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固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我人必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為要領。文臨行叩發。”現在看來，孫中山的政見不無商榷之處，但這些確實是孫中山當時的心裡話。　　孫中山於11月21日由倫敦到巴黎，在巴黎又進行了緊張的外交活動。他會見了法國參議院議員、外交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成員克烈孟梭。並在法國《世紀報》記者阿爾貝・梅崩、阿爾貝・米約陪同下，去法國眾議院，會見議員阿爾弗雷得・馬賽、呂西安・於貝安爾等人，向他們提出法國是否願意承認中華民國的問題。孫中山還會見了《巴黎星期報》、《巴黎日報》等報的記者，以中國革命領導者的身份，就建國任務和對外關係問題發表談話，爭取外國的同情和支持。　　孫中山在英國和法國，都進行了籌款或借款活動，但都落了空。　　孫中山在巴黎同一些旅法的同盟會員胡秉柯、張翼樞等人會晤。他要胡秉柯代表他訪問法國外交部。胡秉何在孫中山離開巴黎經馬賽回國的那一天，訪問了外交部，詢問其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孫中山後來任命張翼樞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駐法國的全權代表。這時，胡秉柯已返回中國。正當孫中山在國外進行一系列外交活動時，國內革命形勢有了飛躍發展，同時也出現了複雜的情況。一方面，隨着宣布獨立，響應起義的地區越來越多，光復各省都督府準備舉行代表會議商討組織民國臨時政府，在醞釀過程中發生了爭權奪利的現象，另一方面，清政府組成了新內閣，在向南方用兵的同時作出和談的試探，南方的立憲派和舊官僚則極力從革命內部攫取權力，並與清政府新內閣暗中勾結。　　在這歷史轉變的重要關頭，孫中山在接到國內一再敦促他速回的電報后，便匆匆離開法國巴黎從馬賽港乘船，他不得不“不名一錢”地回國。　　孫中山從馬賽乘船經檳榔嶼、新加坡等地，於1911年12月21日到達香港。胡漢民、廖仲愷等乘兵艦到香港迎接……　　一陣喧嘩，突然打斷孫中山對月作偉人狀的無限遐思。　　胡漢民、廖仲愷，還有吳敬恆、馬君武、張繼、宮崎滔天、池亨吉、成馬里諸人爭爭吵吵的，一下子都湧進這個園子里。他們就這樣一邊走一邊就國內形勢、應採取的方針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個個爭吵的興奮異常，面紅耳赤。　　孫中山莞爾一笑，也興緻勃勃的聽着他們的爭論。　　胡漢民對於當時的革命形勢自有一套看法，處於地域觀念，還有當前的局勢，主張孫中山先生不要北上，留粵主持一切。他的理由是：“當前的革命形勢，清朝政府已人心盡去，所依賴的不過袁世凱的數萬兵力；袁世凱實叵測，持兩端，不可信。加上他還有北洋系的四鎮兵力，這四鎮兵力無疑的乃是當前最富戰鬥力的部隊，這種勢力如未掃除，革命則無一種威力以鞏固政權，這樣，破壞、建設更談不上。先生一到滬、寧，眾望所歸，必被推戴，幕府當在南京，必被推戴為大總統，但無兵可用，而且號令難行，一定受制於袁，對革命事業將無所作為，何以直搗黃龍？且以選舉克強任事，命令還未易實行，元首且同虛設。不如留在廣東整理粵中各軍，很快便可得精兵數萬，再行北伐，才有勝算。估計盡北洋數鎮兵力，所以袁的勢力至多可以達到武漢，甚至湖南，而廣東對北洋軍來說，因為距離較遠，鞭長莫及，自可埋首建立一支反袁的革命部隊。何況李瘋子在《人民日報》沸沸揚揚的宣傳，即使只有三分真實，也是袁世凱一大麻煩……只要袁世凱兩三個月內，不能摧破東南。這時候，我們就有辦法，以實力肅清強敵，才真正形成南北統一的局勢。與赴滬、寧相比較，事情正好相反，若騖虛名，將來一定後悔。最近福建、廣西、貴州意見，認為寧、鄂正處前線，有暫推廣東作為首都的議論，我們正謙讓不已。先生回來了，正可以控制這種局勢。”　　胡漢民的意見其實就是早年孫中山的“邊角革命”路線，可是如今的孫中山先生卻更有卓見。　　孫先生搖搖頭，大聲說道：“現在的大患即在無政府，如果能夠創建政府，則清朝政府必然傾覆；即使袁世凱也未必能夠支持。以形勢論，滬寧在前方，四方同志正引領屬望，至廣州其謂我何？如果我們不能登高一呼，身入虎穴，不以身當其沖，而退就粵中以修戰備，此為避難就易，那麼人民所仰望於革命志士的是什麼呢？我恃人心，敵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長，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歧趨，寧復有內部之糾紛，以之委敵，所謂趙舉而秦強，形勢益失，我然後舉兵以圖恢復，豈雲得計？朱明未局，正坐東南不守，而粵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轍？革命軍驟起，有不可嚮邇之勢，列強倉猝，無以為計，故只得守其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勢頓挫，則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慮？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任。漢民宜從我既行。”　　對於武昌起義的成功，起先孫中山也大不以為然�D�D長江流域從未入他的法眼。因為，他早先很崇拜洪秀全，走的是“邊角革命”那條路�D�D即從廣東、廣西開干，想趁當地清廷力量弱的機會，切開一塊“富而通”的廣東先佔着，再下“勇而悍”的湖南，而後江西、湖北，走當年“太平天國”的道路。　　如今，孫中山來了一個一百八適度的轉彎。看着黃興和宋教仁撇開他在上海搞的這个中部同盟會一舉干出“十次革命”也無法完成的壯舉，而且黃興也多次拍電請他赴滬，他已經心急火撩。　　孫中山對成立中，央政府滿懷信心。他說：“現在各國政府士夫，均望文速歸，組織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財政、外交皆有頭緒。此外問題，亦因之迎刃而解。當今政策，莫大於此。”　　胡漢民、廖仲愷都被孫中山先生偉大抱負和開誠胸襟所感動，胡漢民放棄自己的主張，委陳炯明代理廣東都督，請廖仲愷返回廣東布置一切，願追隨隨孫中山同船赴滬。這時願意追隨孫先生同赴上海的還有吳敬恆、馬君武、張繼，還有東西洋人宮崎滔天、池亨吉、成馬里諸人。

# 第一百九十五章 勝負之論

　　東方天際的拂曉，首先降臨在繁華如錦的上海，再出現在冰天雪地的北京，最後才來到北洋軍重重圍困的黃村山區。　　滿天雲霞霧靄在初升的紅日渲染下，變得那樣的斑斕似錦，隨着火紅的太陽從東方升起，北洋軍的進攻也開始了。　　北洋軍山炮營的炮兵開始了猛烈的炮擊，硝煙瀰漫，大地顫抖，濃濃的煙霧將整個黃村山區戰線包裹在其中，整個戰地頓時的成了一座噴的火山。在步、炮協同下，北洋軍九路大軍開始了最後的攻擊。　　徐樹錚靜靜的看着什麼也看不清的前方，殺聲震天，刺刀雪亮，朝陽之下，滿是陣陣的殺機。嘴角一絲笑意，洋洋自得。今日收網，一定要生擒了李瘋子，獻俘北京……　　徐樹錚回頭就看到一群忐忑不安的高級軍官，其中也包括孫傳芳。昨天一整天的時間，九路大軍都沒有能夠前進一步，這不能不說是北洋軍的恥辱。而到目前為止，在孫傳芳的王晉西南前線，北洋軍付出的損失已經不比倒霉的李瘋子少多少了，而珍貴的騎軍更是在那片戰場折戟。被徐樹錚這樣掃一眼，誰人不為此惶恐？　　北洋軍的百門大炮狂吼咆哮，黃村地動山搖、火光衝天。在猛烈的炮擊掩護下，成群的北洋兵在軍官們的彈壓下，成群結隊的沖了上來，稀稀拉拉散落成線的步兵衝擊集群，看上去就如同一抹一抹的黃色顏料潑灑出的線點一樣，衝破沉沉霧靄。　　密集的爆炸聲此起彼伏，一團接着一團的火球衝天而起。大地在猛烈的爆炸聲戰抖着、痙攣着，出陣陣的顫抖，就連空氣中的那股炙熱也因為漫天飛舞的鋼鐵和橫飛的血肉而變得更加的炙熱，滾燙滾燙的，幾乎就像是要燃燒起來一樣。　　北洋軍精神飽滿、耀武揚威地捲起了進攻凶浪。　　北洋軍既躊躇滿志又小心翼翼地從四面八方向黃村的各個山頭包抄、圍攏、發起衝鋒，他們衝上了山頭，各路北洋軍衝進黃村，發現黃村空空蕩蕩，壓根卻未見李瘋子革命軍的一個蹤影，一時滿腹狐疑，一片驚呼，“革命軍飛上天了”！　　霧靄慢慢散去，通紅的冬日陽光懶懶的撒下，徐樹錚感覺無比的舒服。今日北洋軍的進攻，出奇的順利……　　徐樹錚得意洋洋的看着北洋軍佔據一個個山頭，一個個陣地，直插入黃村。他的副官一身大汗淋得水雞兒般衝過來，捧上一封從前線得的戰地聯絡文書，說道：“進駐黃村先鋒部隊方才遞進來的……”　　“好，我北洋健兒必是生擒了李瘋子！”徐樹錚一邊拆封，一邊笑道，“我就先綁了李瘋子這入駐漢口，震懾匪黨狂徒，滅了他們囂張氣焰，接掌湖廣軍政，再獻俘於京師，也撈一件皇馬掛穿穿�D�D”說到此處，他陡地停住，彷彿不相信自己眼睛似地揉了揉，拿信的手竟輕輕抖了起來。他失神地退回那張行軍椅旁，雙腿一軟坐了下來。　　北洋軍指揮部立時安靜下來，只聽外邊希希拉拉的空放的搶聲。良久，孫傳芳終於忍不住問道：“大人，這……”　　“李瘋子昨夜已經突圍，黃村山區空蕩蕩的已看不到一個……一個匪黨的蹤跡。”徐樹錚吃力地說道，“乘我騎兵損耗，警戒空虛，帶了這一萬多人，竟毫無所覺的從咱們眼皮子地下偷跑了！”不知是驚恐還是氣憤，他的聲音顫抖得厲害，咬着牙惡狠狠笑道：“好……都跑了……跑吧！”　　徐樹錚得報鐵壁合圍的苦心化為泡影，無論如何也難以置信，他親自趕赴黃村陣地視察，面對這個被戲弄的結局，不得不承認合圍計劃的破產。徐樹錚百思不解，油然產生無比的失落情緒。　　幾個北洋大將像挨了悶棍，一時都懵了，頭嗡嗡直響，心裏也不禁狂跳。其實眾將心裏雪亮，北洋軍在京漢鐵路交通遭遇毀滅性打擊之後，其實已是一個虛弱的空殼，此次不能一口氣消滅李瘋子這股強敵，這近在咫尺的大變如何應付？　　“大人，卑職想，事情也未必糟糕！”孫傳芳突然說道。　　“講……講來！”失魂落魄的徐樹錚此時腦子一是一團亂麻。　　“李瘋子之變亂雖看似風潮洶湧，對北洋，對袁大人，乃是疥癬之疾。目下湖北戰局膠着，並不會影響南北和議……”孫傳芳的鎮定使眾人有些吃驚，其認識竟於楊士琦驚人相似。　　“放屁！你就是讓本官聽你這幾句空話的嗎？”徐樹錚勃然大怒。此時心煩意亂的他，反應也與袁世凱驚人的相似。　　孫傳芳毅然不懼，又朗聲說道：“容學生說完。馮軍統與李瘋子在湖北打紅了眼，如今咱們也和李瘋子打紅了眼，學生以為都忽略了咱們議和的對象可不是他李瘋子！”　　“嗯？”徐樹錚猛然驚醒，前前後后也瞬間就想明白了。看着眼前這個年輕英武，敢打敢沖的孫傳芳，卻還有這樣的冷靜沉着，這樣的見識眼光，最要緊的是還這樣的年輕，將來的前途真是無可限量。身子一探，說道，“繼續！”　　孫傳芳知道這正是獲得這位皖系智囊青眼的絕佳機會，在李瘋子面前已經折戟一次，這一次絕不能有絲毫差錯，遂小心言道：“李瘋子再能打，也代表不了南方民黨，咱們和他沒有什麼好談的，早可以忽略不計。如果段軍統在湖北真是難以為繼，那麼就算北撤又何妨？如今南北要和議，孤軍懸於湖北，本就兵家大忌，各路將領也對此早有怨言。咱們北撤，正是以示和平。李瘋子可以在《人民日報》佔據輿論優勢，咱們也可以通過官報散布輿論。咱們主動撤軍，是為國朝和平計！黃膽大，黎膽小都被咱們北洋軍所敗，武昌指日可下，在如此優勢下撤軍，誰會說咱們是怕了他李瘋子？”　　這說的十分有理，徐樹錚不禁點頭，問道：“你言之成理，但如今如何辦呢？咱們要北撤，袁大人會答應嗎？就算咱們說得好聽，袁大人相信咱們沒有輸，天下人會相信咱們沒有輸嗎？”　　“不需要天下人都相信，”孫傳芳眼光一閃，陰陰的笑道，“南方民黨的激烈黨爭，註定李瘋子此戰不敗而敗……”　　徐樹錚大驚而起，急急追問，“怎麼說？”　　孫傳芳陰沉沉笑道：“李瘋子太過耀眼，辛亥風雲因他而起，黎元洪，黃興，孫武，蔣翊武諸風雲人物全因他而黯然失色，或者灰頭土臉。在漢口，同盟會人物聯合立憲會人物和漢口華商排擠他，難道不是嫉賢妒能？有一群嫉妒李瘋子的人在，只要咱們正式照會駐漢口各國領事，宣布自現在防區撤退，以表示北洋軍對談和的誠意。這些嫉妒李瘋子的諸人，自然會選擇相信我們而不會支持李瘋子。如果讓李瘋子宣揚的打敗北洋軍的壯舉成為事實，李瘋子的民心威望又將上升之何種程度，那些嫉妒李瘋子的諸人還怎麼在臨時政府立足？在這股風潮驅使之下，李瘋子將不敗而敗！”　　徐樹錚聽着，臉上放出光來。清末的官場就是這樣，容不下出頭鳥。在南方民軍將領，沒有誰會喜歡這個風頭強勁的李瘋子。　　至此，北洋軍以傷亡三千餘人的巨大代價合圍革命軍，反卻一無所獲，九路圍攻遂告徹底破產，徐樹錚只有沮喪地下令北洋軍向原駐地撤回。　　北洋軍孝感大本營段祺瑞向袁世凱報告說：“我軍雖以主力自孝昌以西切斷了匪黨軍隊的退路，將黃村地區鐵桶般包圍起來。但總計約一萬多人的匪黨軍隊，於夜間突然從西南方向跳出我軍重圍，戰果之微出乎意料……”　　李想巧妙的粉碎了徐樹錚妄圖圍殲革命軍的企圖。一直回到孝感大營的徐樹錚還是百思不解，革命軍怎能尤如神兵插翅？而李想率部突圍后與前來接應的李西屏和林鐵長握手相慶……　　當段祺瑞和徐樹錚為李想革命軍插翅撤離而驚詫和疑惑、沮喪時，周吾師團突圍部隊在無鹽村及時地召開了祝捷大會。　　東邊與無言村遙遙相對的便是有名的黃粱夢鎮，東方日出，在廟階上便能瞧見黃粱夢廟宇危樓重檐間的靄靄霧氣。　　李想勞累的眼眶都陷進去，一身單薄的衣物破破爛爛像個花子逃兵，眼睛閃閃亮得灼人。　　“黃村大撤退是我們革命軍創造的又一個奇迹，是革命軍在正面戰場上的又一個傑作，它的成功絕不亞於京漢鐵路破襲大捷，它使北洋軍戰略決戰的企圖又一次破滅，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大會戰保存了實力，對以後的革命持久戰和奪取最後勝利，意義無法估量。世人皆知楚霸王十面埋伏的故事，但世人更該知道發生在公元1911年中，我們革命軍突破北洋軍九路重圍的壯舉！”　　聽完李想大聲呼喊，這些衣不遮體，食不裹腹的戰士熱血瞬間沸騰。　　“李大帥！李大帥！”呼聲山呼海嘯般響起。　　李想就這樣站在高台之上，軍裝雖破爛卻也整齊，身形站得筆直，向熱血沸騰的戰士們行禮致意！　　歡呼聲海浪一般的一浪高過一浪。昨夜的突圍堪稱奇迹，戰士們怎能不為他們主帥的神機妙算而歡呼？　　開祝捷大會的數萬人眾，忘情的為他們的李大帥歡呼。李想儼然就成了辛亥年風頭最勁的明星人物！　　昨夜創造的奇迹。在戰士們潛意識里李想簡直就成了神人，更何況他在站場上的威風煞氣，總是衝鋒陷陣、身先士卒，更是令佩服勇士的戰士們心折。　　連北洋軍九路合圍都失敗，京漢鐵路交通也破壞無遺，革命軍之勢，豈不是已經到了極盛的時候？　　李想的眼神，雖然遙遙在向戰士們致敬。但是餘光所系，全部在戰士們之後一排將領，許久不見的李西屏、林鐵長等人。　　李西屏和林鐵長卻一點意外的表情也沒有，含笑和滿臉興奮神色的曾高等說著什麼。氣度閑適，一點也沒有心思沉沉，為了接應他這個被圍困黃村的主帥，長途奔波勞累的那種樣子。　　這傢伙，還真沉得住氣啊。難道這小子真的那麼堅信，老子能平安衝出北洋軍九路重圍？　　這些傢伙，也太信任自己，把自己當英雄……　　做英雄其實真累，但很過癮！李想猛的回首大喝：“中國人，我們為解放這個國家而戰！我們為我們的祖先的榮耀而戰！為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夠驕傲地宣傳：我們是從來不屈服的中國人而戰！我的同胞們，中國和中國民眾萬歲！自由，萬歲！”　　吼聲如雷，現在的李想，已經全然是無敵猛將，國民英雄的形象！　　全場猛地沸騰。　　“中國和中國民眾萬歲！自由，萬歲！”　　在曾高的觀禮高台上，李西屏和林鐵長對望一眼，都是喜形於色。　　“萬歲！萬歲！”整齊的呼喊聲響徹全場。每個人都在為這個革命軍英雄喝彩。　　李想摘下大蓋帽，一抹冬日陽光暖和的落在他臉上，他高高舉起了右手，革命軍戰士們的呼喊聲越發的高昂！　　曾高抱着雙手，含笑看着眼前這一切。微微的搖了搖頭，低聲道：“還真是不可思議啊……現在大帥一舉一動都讓戰士們癲狂……”　　當李想興沖沖的返回曾高那個觀禮高台上。曾高等將領離開走到李想面前行禮。　　“大帥，我們來得還算及時吧。”　　李想擺手：“差點埋屍黃村……”　　曾高突然笑道：“黃村反圍與突圍作戰，以敵人的失敗和我軍的勝利宣告結束。這一仗不僅粉碎了北洋軍的圍殲企圖，保存了我軍實力，鍛煉了部隊，而且極大地鼓舞了當地人民群眾，增強了我軍民在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信心。這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又是一次難得的鍛煉。但是，我們的部隊不能擠在一起……”　　李想乾笑了兩聲。曾高對這次作戰給予了實事求是地分析和總結，他完全承認。“我軍在被圍時處境被動，反圍作戰傷亡一千餘人，突圍時又丟棄了一些笨重裝備，無疑有一定損失，但是我們不應由此產生一些不正確的認識，更不應互相埋怨指責。我軍反而在被圍固守作戰中殲敵三千餘人，全體指戰員表現了英勇頑強和大膽機智的作戰精神，保存了自己尤其是師地機關的力量，有效地殺傷敵人並挫其銳氣，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慶賀的勝利。”　　李想突然左右看一下，又強調：“在黃村，戰鬥中我軍一些騾馬輜重的失去，說明我們只有保持輕裝才能適應平原丘陵作戰的需要，至於這些裝備畢竟是服務於作戰有生力量的輔助設施，我方以後在建立和鞏固根據地的過程中重新進行配置。為鼓舞部隊的士氣，我們應該嘉獎作戰勇敢無畏的指戰員。”　　黃光中在邊上笑道：“黃村作戰的勝利也極大地鼓舞了當地群眾，民眾特意募集了六萬塊錢來慰問血戰黃村的我軍官兵。更多的募集款項正在進行，我們會慢慢變得寬裕起來。”　　李想含笑看着他：“想不到還有這樣的好處。”　　李想還在洋洋得意，曾高一副慢不經意的樣子說道：“咱們不能擠在一起，黃村反圍與突圍作戰也暴露了我軍的弱點，那就是我軍習慣於山區運動戰和游擊戰，缺乏在江漢平原進行游擊作戰的經驗。僅在我軍被圍初始，代師長周吾依據地圖，決定部隊應避開平原水網地帶，揮師向北面大別山區轉移隱蔽，其結果是喪失了一次提早突圍的機會。早在師走出大別山，由北安陸進入孝昌江漢平原之時，儘管富有指揮作戰經驗的軍事委員會對平原作戰的困難有所考慮，為此大帥早先在花西成立後方留守處，把後勤大隊人馬和傷員暫時留下，作為第二批東進隊伍，但第一批東進師直屬隊伍仍是人馬浩蕩。當師團東進支隊剛下黃村，大帥曾向孝昌地方民兵討要平原開展游擊戰爭的經驗，民兵看到師團大隊行進的騾馬陣容，就說：‘這麼浩浩蕩盪還得了，遇到敵人怎麼辦？’由此大帥決定精簡隊伍，把馬馱的子彈發到戰鬥部隊。但是輜重馬匹過多，目標太大不宜行動的問題遠未根本解決。鑒於師團騾馬多行動遲緩，因此在江漢平原運動過程中難以做到隱蔽蹤跡，遇到北洋軍大舉合圍時就不能迅速地機動，從而很快地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以至於退守黃村固守后，再次尋求夜間突圍不得不把一些笨重家當拋棄掉……黃村九路北洋軍圍攻雖被粉碎，但是敵人並沒有就地解散，北洋軍隨時可能卷土重來。如今李西屏和林鐵長等負責人都在，剛好可以共同研究下一步行動的部署……我們的部隊不能擠在一起。”　　對於曾高一再的強調，李想極為贊同，他說：“這就是黃村戰鬥給我們的一個教訓。現在我們需要分散，要把敵人引開。同時，要求各級指揮員和政工幹部重視研究、總結平原游擊戰爭的經驗，把平原作戰作為課題進行專門研究，並拿出時間對部隊進行培訓。只有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採取分散游擊戰術，同時堅實群眾基礎，北洋軍再次集中兵力對咱們進行掃蕩時，我們不但未受黃村戰鬥般的損失，反而可以進一步發展鞏固了根據地。”

# 第一百九十六章 不敗而敗

　　“大帥，這是安陸黃氏安榮堂黃光中縣長送來的請柬，希望您能過府一敘……大帥，這是孝昌地方豪族李家送來的請柬，來人說家主您即將執掌孝昌軍政，而李家是孝昌的大族，希望和您敘談一下，孝昌內外虛實，要和大帥好好探討一下驅逐北洋軍的大計……”　　那個野戰醫院嬌俏的小護士脫下了天使白衣，換上一身英氣颯爽的軍裝，代替了負傷秘密運往漢口就醫的湯約宛秘書工作，正拿着一疊請柬圍着李大帥團團轉。　　“大帥，這是湖北望族襄陽劉家派人從襄陽送來的請柬，還託了劉家大小兩位劉團長的請，他說仰慕大帥擊敗北洋軍的風采，要置酒賀大帥，為保護湖北民眾，為民族革命大業血戰之英雄風采……大帥，這是孝感林翰林家新任家主的請柬，孝感林家屢遭北洋軍迫害，如今家主人在安陸，到林師長那裡哭訴好幾次了，一定要和大帥敘敘舊……”　　李想才回到自己的行轅，黃氏安榮堂里，看到的就是薄乳護士小妹妹苦着一張精緻的美人小臉，捧着的大疊大疊的請柬，絮絮叨叨的真像是一個大管事，將這些請柬的來頭一一分說。　　從前，安榮堂，關係的不過是安陸一地的氣運。如今，安榮堂各地要人進進出出，李想把行轅駐這裏，從此這裏就牽繫這整個湖北的氣運，甚至牽動整個天下的氣運。　　李想沉着臉不說話，他身邊的特種部隊警衛頭子倒是很好奇的在裏面翻翻揀揀，有些得意的回頭對李想笑道：“大帥，咱們革命軍在湖北，是不是也算立住腳步了？您看，各地方大族，這麼多人巴巴的要邀請咱們呢……後面還附了一串数字？”　　小妹管家臉臭臭的道：“那是各家孝敬的銀子！那些傢伙送投名狀呢！”　　李想一擺手，苦笑道：“投名狀？免了吧！北洋軍在湖北情形如何，還有誰會比這些地頭蛇清楚的？眼看這北洋軍在湖北支撐不下去了，當然趕緊往咱們身上靠，牆倒眾人推……當初咱們倒霉的時候，他們有看到咱們？等那一天咱們露出弱勢，同樣會毫不猶豫的背咱們而去。”　　幾人說說走走，許多繁忙革命軍人的來來去去，在各處忙自己的事情。各地大家族的孝敬，革命軍戰士們也換了新的冬衣，再不是破破爛爛的樣子，在府邸內外到處巡守。正到了換班的時間，府內人聲鼎沸。雖然沒有後世正規國防軍隊那種經營已久的肅然氣象，倒也充滿了奇異的活力。　　管家小妹眯着眼睛看着李想，就有點一臉無辜的不高興樣子，還在為把她調離野戰醫院，代替負傷湯約宛做李帥的管家秘書而生悶氣。　　野戰醫院都忙死了，大批傷員要手術，要轉移，要護理……現在卻圍着李想團團轉，扯這些雞毛蒜皮的瑣碎事情……管家小妹鬱悶極了。　　李想卻心神不屬的在等候着匯總總參情報的曾高過來，也不知道在血戰的這段時間，外頭局勢又發生什麼變化，他必須清楚掌握，才能知道下一步如何去走。心頭隱隱約約的煩悶，總有一些不詳的預感……　　耳邊響起的卻是管家小妹絮絮叨叨的聲音，一點也不像當在野戰醫院手術室看得的那個清秀可人的薄乳美人，像當初湯約宛一樣，變成了管家婆：“大帥，這些人家，咱們怎麼答覆啊？”　　李想哼了一聲：“都不去，我哪有那個美國時間？一一回帖，說我正準備與北洋軍的來日大戰。這些傢伙也不能對他們太客氣！”　　“不能對他們太客氣！”宋缺很是有同感的點點頭，“大帥，今天我總算解放了，多虧有護士小妹接手這個管家婆的工作……”　　管家小妹點頭，又苦着臉道：“大帥，咱們這個革命軍一大攤子，一個月的用度是多少，大帥你手上是什麼也沒有，昨天才募集六萬塊。現在用度都是靠各地投效的家族支撐着，有還要周濟因這場兵禍無糧過冬的民眾，這也不是長遠之計。大帥，您應該與這些大家族好好維持關係，革命軍都指望着您吃飯……”　　提到錢李想就有些傻了，本來還是滿腦子其他的心事，現在卻想着自己真的要養這麼多人吃飯！轉眼就是一個窮鬼被戳到痛處的惱羞成怒：“去去去！你原來也不是這麼婆婆媽媽的，現在怎麼變成這個樣子？辦你的事情去！把來的帖子都打發了……只要咱們革命軍繼續打勝仗，銀子還不嘩啦啦的來！”　　管家小妹嘀嘀咕咕的朝外走：“我早說了不想干這個，你非要我干這個。我寧願在野戰醫院做護理……”　　看着管家小妹出門走遠，李想泄氣的嘆了一口氣。去了一個管家婆，又來一個管家婆……　　宋缺大嗓門笑道：“大帥，不容易……以後規模越來越大，用錢的地方在後面呢……什麼時候殺回漢口，再把海關拿回手裡，就不用愁錢了……”　　李想還在苦惱自己，再沒有奪回漢口海關之前，到哪裡發財去。就聽見門外腳步聲響動。然後就是管家小妹的聲音：“大帥，曾參座來了！”　　李想一下站了起來，就看見曾高，李西屏，林鐵長，周吾等將領依次邁進了他們所在的廳堂，一行人拍的一聲敬上軍禮。　　曾高說道：“大帥，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現在南北停戰，應派員討論大局，着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由該大臣委託代表人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欽此。袁世凱之後便奏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議和。”　　李想一拍巴掌：“我就知道袁世凱的議和，不過是他準備攫取全國最高權力的一種手段！滬寧方面，有什麼回應？”　　“上海議會和滯留武昌的議員推舉伍廷芳為南方議和總代表……”　　李想猛的站起來：“北洋軍在湖北戰場連連失利，革命軍士氣正是掀起狂潮的時候，當道諸公難道看不出來？還是咱們《人民日報》宣傳力度不夠？他們怎麼會願意與虎謀皮？”　　曾高並不理他，只是繼續道：“當日，袁世凱命毅軍統領、總兵趙倜率部攻佔陝西門戶潼關，革命軍張鈁、劉鎮華部退華州。次日，北洋第三鎮統制曹錕、協統盧永祥又率部攻佔山西的門戶娘子關。”　　袁世凱這一手，自然激起李大帥極大的憤慨，他獰笑一聲：“袁世凱是要安定北方，好與南方討價還價，甚至做好撕破臉，划江而戰的準備啊……我這場大鬧還不夠級別，還不夠讓袁世凱美夢落空！滬寧方面，難道就這樣屈服？”　　“咱們血流幹了，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卻還是這樣一個結果。”曾高搖搖頭，一聲嘆息：“江浙兩位都督湯壽潛、程德全，還要江浙滬三地議員，張騫諸人，原來都是立憲會或比較開明的舊官僚，現在又看到要求實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轉到了獨立省一邊。如果清室能夠退位，實行民主共和的政體，又有素來受到他們信任的袁世凱掌握最高權力，這正是他們求之已久的。和議，自然也就合了他們的意！”　　“這不是想撇開咱們談和議嗎？北洋和滬寧聯合起來要對付咱們？”李西屏冷冷的說道。　　“想撇開咱們談和議？呸，沒門！”李想氣得團團轉，“想對付我？我加倍的還回去！我這個新鮮出爐的李大帥，不做一些漂亮事情出來，不是讓那些看重我的大人物們失望了么？哼！現在我是真的準備將所有不測的命運，將所有不測的歷史，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管它有多麼難以改變，你們就看着吧。”　　聽着李想轉為淡定的聲音，管家小妹卻聽得迷迷糊糊眨眨眼睛。覺得面前的這個大帥，有些陌生了。　　“大帥！咱們拼了！”宋缺大喊大叫，“誰要是還讓咱們吃漢口那樣的虧，俺和他拚命！”　　“別魯莽，別衝動！”曾高急道，“大局如此，已經不是我們能夠左右得了，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全力，當前應該以鞏固革命根據地為第一要務。如今咱們不需要管滬寧和北洋達成什麼協定，咱們只要控制牢牢佔據湖北實權，就是南北都不能小視的存在，總是還有機會的。”　　“咱們因何成事？”李想搖頭：“因為咱們民心所向！民心厭戰啊！只怕民眾會被高喊和平的袁世凱虛假的誠意所蒙蔽，造成更大的悲劇！”　　袁世凱的野心他們都知道，這樣一個權力熏心的舊官僚，把共和寄託他他身上，實在不敢相像。　　“又該怎麼辦？”聰明如狐的曾高也無奈的問道。　　“我們應該着重從軍事角度檢討了過去革命的得失，判斷了當前戰爭的形勢，確定了以後革命的軍事戰略方針，並據此調整了部署。我有了一個劃分革命戰略階段的設想。”李想沉吟說：“此次革命，依照預定的戰略政略來劃分，可分為兩個時期。從武昌舉義到北洋軍佔領武漢為止，是革命的第一時期，此後屬於革命的第二期，即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期。”　　“轉守為攻，轉敗為勝？”宋缺詫異的問道。　　李想點點頭，“湖北戰區！”　　“當年李鴻章與法蘭西見仗，不敗而敗。如今咱們北洋拚命，即使轉敗為勝，南京臨時政府也不理咱們，一心就想和北洋議和，咱們也是不敗而敗！”曾高家學淵遠，一句點出此局勢之關鍵。　　“那是因為咱們的戰果還不夠輝煌，還不夠震驚天下，震醒天下人！”李想手舞足蹈的大聲道，“必須繼續擴大戰果，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游擊戰；加強敵後方之控制與襲擾，化敵後方為前方，迫敵局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制與物資掠奪，粉碎袁世凱竊國之企圖；同時抽調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李想突然福至心靈，如岳武穆靈魂附體，隨口說出的這個方針的優點在於，注意了游擊戰爭的作用，也正是他當前最有力的武器，加大力量爭奪敵後控制權；對正面戰場的主力部隊，雖然要求發動有限攻勢，但側重於整訓部隊、恢復和培養戰鬥力，亦即保存實力，這是在革命進入相持階段后，李想一直強調的核心問題。　　按照戰爭形勢的變化及新戰略方針的要求，安榮堂軍事會議決定重新劃分戰區，調整部署。會議內容涉及第二期革命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個方面，其主要議題是革命和黨務問題。陽夏會戰後，袁世凱着重從政治上進行誘降，從南方民黨內部瓦解南京臨時政府。民黨內、尤其是立憲會的舊官僚，那些很有影響力的江南名下士內妥協求和的空氣再度上升，對此，李想在其宣言中重申：“吾人所求為合乎共和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非屈服之共和，屈服只以助長獨裁者。革命若怵於北洋暴力，以屈服謀一時之苟安，則將降為袁世凱一姓之私產也。”　　表達了堅持革命的意向。李想也在題為《以事實證明北洋必敗我革命必勝》的開幕詞中，批評了對北洋和平的傾向，表示要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　　黃村戰鬥后，革命軍在孝昌、孝感地區，身兼以游擊戰爭打擊北洋軍和協助地方黨政組織開展統一革命戰線工作的雙重任務，同時擴編了周吾師獨立旅，使孝昌、孝感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從而控制了京漢鐵路以東、漢水兩側、�姿�以南的三角平原地區。革命軍根據地進一步擴大和鞏固，也引起了北洋孝感大營段祺瑞的驚恐和不安。　　李想率師指揮所轉回安陸之後，進駐花西以北的前集，再加上李西屏和林鐵長回師與李想會合，至此安陸就正式變成了湖北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粉碎北洋軍黃村圍攻之後，大部分部隊越過京漢鐵路，已經深入到漢陽府中南開闢根據地，只有師直三個連隊跟隨師部留在堅持對敵鬥爭並繼續發動群眾。　　李想不斷強調，軍隊既要抓武裝，也要抓政權，還得抓經濟。各部隊在擴軍的同時，基本以連為單位，分散發動群眾，組織農救會、婦救會、兒童團，积極支持地方工作，整理稅收，加強革命民主政權建設。部隊一到地方，就立即分散到各村做群眾工作，通過減租減息政策，大力幫助群眾發展生產，時值冬季，家家戶戶經歷這一場浩劫，餘糧無法過冬的人家很多，革命軍都不遺餘力的幫助，令戰後破敗的農村展在這個冬天現出一派興旺景象。在村落房屋醒目的地方，張貼着“軍民團結，將革命進行到底”一類的標語口號：老百姓見到真正的革命軍隊，更是滿腔歡喜，寄予殷切殺敵報仇的期望，革命軍在湖北已經深深地紮下了根。　　李想調整戰略之後，為了如何實施，軍事會議上展開激烈的討論。　　管家小妹急匆匆的跑了進來，李想急問：“晚飯好了？”　　一天的會議下來，肚子空了。　　管家小妹搖頭：“大帥，有一股敵人已從位上縣出動。”　　“機會說來就來！”李想猛的一拍桌子，“立即通知各部隊準備行動，並派偵察員繼續偵探敵情。”　　這支北洋軍隸屬於孝感大營的一個精銳大隊，據說北洋軍長官其人出身於陸軍小學堂，並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進修，又與段祺瑞沾帶親戚，因此儘管他官銜不高，卻自恃優越，異常猖狂驕傲。他為自己能在推行所謂“治安肅正計劃”的行動中迅速加功晉級，別出心裁地把發兵掃蕩變成“武裝示威遊行”，企圖以此藉機擴大聲勢，显示“北洋”威風，抬高個人名望。他把配屬給他的一個騎兵中隊、一個野炮小隊，連同直接歸他掌管的步兵大隊和千餘人，全部拉出上縣，前由騎兵、步軍開道，後用兩門各由八匹東洋戰馬拖拉的重型野炮壓尾，中間步兵排成縱隊並附有一門九二步兵炮、兩挺重機槍，大搖大擺地向北取道靳口，住宿一夜於第二天渡過漢水，朝我安陸地區進發，妄圖尋找革命軍主力，對革命軍地區進行一次示威性掃蕩，找出革命軍主力，不自量力的還想來一次黃村圍剿。　　革命軍剛剛脫出黃村圍剿，全體官兵報仇求戰的心情十分殷切，因此面對送上門的敵軍，李想就像獵人發現野獸一般興奮，他激動地喊道：“吃掉它！”　　一邊迅速地走到牆邊，用手一��一��地量着軍用地圖，計算從靳口到安陸的距離。　　李西屏與林鐵長，周吾等諸將領一樣殺敵心切，曾高仔細思考着敵我軍情：革命軍東進以來，為開展游擊戰爭，已經實行大分散行動，現有北洋軍千餘人送上門來，本是千載難逢的殲滅時機，只是身邊只有三個連隊，若利用白天吃掉敵人顯然存在一定困難。此次敵人名為武裝示威，實是尋我主力。北洋軍倚仗武器精銳滋長狂傲驕氣，企圖一舉解除我對敵人南北交通動脈的威脅，以達破壞我新區建設的目的。革命軍各地偵察結果显示，此敵屬孤立之師，它沒有後續部隊，附近沒有敵人據點，又缺乏敵軍策應活動。我軍兵力雖然不多，但還擁有更多有利因素，即我軍士氣高、作戰勇敢；富有游擊作戰經驗；地形有利。只要注意隱蔽，出其不意攻擊敵人，消滅這股北洋軍還是有把握的。　　“打掉敵人的示威驕敵。”曾高贊同道。

# 第一百九十七章 時之今日

　　冬日的陽光暖洋洋的，一雙皮革脫色的靴子站這片大地的最高處，金色的陽光給這個身姿鐵血的軍人身上渡上一層明媚的光華，他正舉起望遠鏡專註的�t望大道。　　李想決心已定，參謀們馬上通知各部隊作好戰鬥準備，他們同時命請各單位指揮人員騎馬到赫家山集合，一塊去看地形。　　在李想眼前的這片地形複雜，地勢險要，東面緊臨東平湖，北依大小安山和大小金山，西枕大小鳳凰山。獨山在此地西南，那裡林木稠密。原野上的茂盛的野草已經枯黃，依舊齊刷刷的高過人頂，有利於革命軍隱蔽集結，顯然是一個良好的殺敵戰場。曾高參謀部一致決定把師部金鷹突擊隊的兩個連，預伏在前集附近，師騎兵連監視和引誘敵人，命令獨立旅一團率三營迅速隱蔽地趕來參加戰鬥。　　此時一切已經部署完畢，李想便拿着望遠鏡爬上這區制高點，看着大道上，路上沒有人影，敵人離得仍遠。　　李想放下望遠鏡，無聊的抽出一根煙點上，欣然下山回到指揮所，從皮掛包里取出一本線裝《水滸傳》饒有滋味地翻閱起來。　　抱着一疊資料趕到師部的管家小妹，見師部所有人都忙得腳不沾地，唯獨李大帥這副悠然的樣子不禁生氣。她的氣還沒發，李大帥已經先開口了：“小迪，黃縣長不是給我送來一罐信陽毛尖嘛，快去給我泡一杯。”　　叫小迪的管家小妹氣呼呼的說：“敵兵將至，戰鬥即發，空氣的凝滯和人心的緊張可想而知，而李大帥何出如此雅興？”　　其實李想早就讀過這部古典名著，在他看來，此時此地再次翻閱《水滸傳》也就是打發一下時間。李想是對師部這些實在有些不摸門，他也知道自己的地位，很難遏制住不插手下命令的衝動。比如說諸如“死五百人也要給我把那個高地拿下來！”“為什麼只調一個營攻擊那裡，不是兩個營？”“什麼時候才能攻進瑞興府，時間緊得很！”……這些命令之類。他對自己下這種純軍事戰術命令會導致的後果實在有些心中沒有把握。　　李想有點兒強裝出來的大將風度，笑着對梅迪小妹說：“咱們現在都成梁山好漢啦！今天要劫的不是貪官污吏的生辰綱，是北洋軍閥的大野炮。”　　袁世凱奏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議和。唐紹儀等便乘車南下，準備在漢口同南方代表開議。袁大公子克定邀了廖宇春、張君志、孔文池、夏清怡志同道合之人，挑了酒食，為唐紹儀、嚴修、楊士琦、汪精衛、魏宸組、楊度還有二十省代表諸人餞行。　　寒冬臘月的，永定河一灣錦帶冰封千里，襯着燕山紅裝素裹，萬里雪飄。寒風一過，潔白的雪花片片飄落，落在枯黃光禿禿的樹枝上，蜷縮着索索發抖，更顯得天地肅殺。　　宴飲移時，唐紹儀起身道：“不佞自同治十三年入美留學，妄求強國之路，已有三十七年有餘。必不欲自矜風流，標高離俗，但人生起落的況味，既已嘗盡，此一生已不為虛度了！”說著，目視廖宇春道，“君之道德文章，令人敬仰，必能去虛務實，如肯間關奔馳京保漢滬間，��口曉音，以祈達保全大局贊成共和之目的，佐宮保治國安民，奠我華夏萬世之基業。此乃我等讀書人希冀於君者！”　　廖宇春赴京寓泰安樓旅館，同志張君志中自保定來，孔文池自雲南來。（雲南臨元鎮總兵印慶塘）夏清怡亦來寓，他們是袁世凱掌握議和，有別於唐紹儀的一條暗線，密計進行之手續者良久。大抵吾策，須求北洋系王、馮、段三人之贊成，王在京，而馮、段二人皆在鄂，當日議定，孔赴漢為靳君之後援，張在京、保間遊說軍界，廖與夏則先往漢口，再作南行。　　但今日送別，廖與夏是不可能大搖大擺隨同的。此刻廖宇春見唐紹儀神色如此莊重，情摯意切，雖是語中有所規戒，卻也是正論，看來袁世凱操縱的這條暗線連唐紹儀也不知道。見唐紹儀衝著自己說話，廖宇春忙躬身答道：“少川的雄才大略，深得宮保讚賞，今日南下主持和議，正為來日大展宏圖，一路要多多保重！”　　“我哪來的宏圖？”唐紹儀笑道，其實心裏何嘗不想，談好這場和議，把袁世凱推上大總統，自己也可以撈一個總理，這一生的報復也可以舒展。　　廖宇春到河邊折了一條幹枯的柳枝，抖落附着枝條的冰溜子，返回身道：“話雖如此，祝少川馬到成功！”　　唐紹儀笑道：“少游終不能脫兒女情長！”說著接了柳枝，沉思道，“我想楊柳雖好，總歸要隨風飄泊，倒不如竹。君贈我柳，我還君竹詩一首。這是關聖帝所寫，雲：下謝東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恭弘=叶 恭弘淡，終久不凋零！”　　南方局勢，確實驚心動魄，這次南下肯定是有危險，唐紹儀想起來，忍不住有點悲壯。這次革命可能因為他而改變，又忍不住有點激動。　　袁克定在旁聽着，不想讓他們談得太深，忙笑道：“我們這是暫別，這些話和這些詩都太凄涼了些。先生遇有便人，可常捎信來，如有急需，也可由電報傳送，魚雁往來還是方便的。”說著，又捧上酒來獻給二人。張、夏、孔也都上前執手互道珍重。眾人這才拱手灑淚而別。　　唐紹儀說道：“走啦，上車！”　　其時津浦鐵路尚未通車，唐紹儀就搭京漢車先到漢口。　　兩邊三十餘名隨從聽得欽差大臣唐紹儀下令起程，雷轟般“扎”的一聲排開鹵簿儀仗。依次登上親差花車，三聲抬炮響，火車長鳴一聲開始躦行。袁克定等人一直等到火車開出車站，望不見他們背影，才各自回城。　　唐紹儀在車上透過車窗回首，望了一眼愈去愈遠的東直門，在荒郊外遠眺危樓高聳，這座白雪覆蓋的千古帝都，也勾引起自己的心事。　　唐紹儀雖然出任和談代表，也向被認為是北洋中人。袁世凱素以知人善任著稱，對唐紹儀的真正政治傾向，其實不甚瞭然。唐紹儀實質傾向共和制，這與其留美背景，有很大關係，他腦後的辮子就早早剪掉了。　　自14歲始，唐紹儀即隨清廷所派的留學童生赴美留學，從小學、中學，升至哥倫比亞（一說為耶魯）大學文科。七年留美，耳濡目染，受的都是美式教育，從中習見的，也是美國的政治方式。　　不過，那時的海外留學生資歷並不是官場升遷的正途。1881年，唐紹儀受召回國，只能擔任品級低微的涉外小官吏。1882年，唐紹儀赴朝鮮任海關稅務司秘書，在1884年的“甲申政變”時，他臨危深夜擔任守衛，遇見了當時上門來的總理朝鮮防務事務的袁世凱。袁世凱很賞識這個年輕果敢的小伙子，便把他留在身邊擔任隨員和翻譯，兩人還義結金蘭，拜了把兄弟，在朝鮮一起合夥欺負小東洋，把小東洋恨得牙痒痒，兩人直接引爆甲午。　　唐紹儀的仕途，從此便隨着袁世凱的節節高升，一步步遷升至侍郎、尚書、封疆大吏和對外交涉大臣，成為清廷少有的擁有海外視野、擅於與洋人打交道爭權益的重臣。　　1909年袁世凱開缺回籍，諸多親信被清洗出局，唐紹儀在1911年1月憤而辭職，退隱天津。武昌起義爆發后，攝政王召唐紹儀再度出任郵傳部尚書，唐紹儀拒絕。　　11月13日，袁世凱進京組閣，唐紹儀被任命為郵傳大臣。11月27日，北洋軍攻佔漢陽，12月2日革命軍攻克了南京，雙方處於勢均力敵的膠着狀態。12月7日，瀕臨瓦解的清政府被迫任命袁世凱為議和全權大臣，袁又委任唐紹儀為全權代表。12月9日，唐紹儀一行人乘專車離京，開始了和談歷程。　　不過，袁世凱可不準備學曾國藩保大清，他早就一邊指揮作戰，一邊私下里與黎元洪、黃興進行秘密談判，初步達成了擁袁共和的意向。唐紹儀此行的目標其實正是如此。　　唐紹儀身在清廷，心在共和，他的目的就是推袁共和！　　唐紹儀回頭突見廣東代表，老鄉馮耿光已有些察覺，他便微微一笑，以廣東話說道：“時至今日，危亡即在旦夕。君以為君主愈乎？共和愈乎？還請一言決之。”　　代表們其實都把心放在肚子里，甘願做這個擺設，此時見唐紹儀開口卻是廣東話，一個個豎起耳朵也聽不明白。　　此時見唐紹儀發問，做為老鄉的馮耿光皺眉沉思一會，才小心翼翼的同樣以廣東話回道：“朝廷十九信條，如果能實行，君權既廢，責在內閣，中國不難轉弱為強，與共和無異也。”　　畢竟是清廷的官嘛，在搞不清唐紹儀心中企圖的時候，保守一點回答的好，雖然心裏明白，清祚不臘……　　“十九信條，若頒佈於革命起事之前，誠足以饜人心。”唐紹儀的目光轉向窗外不知從何時又開始飄飛的雪花，略頓一下又嘆道，“十九信條乃不於革命前，而於其後，際此天下擾攘，排斥君主之時代，雖百信條，亦不足取信於人，況區區十九信條乎？此等空言，何補中國之危亡。”　　一個是“小心謹慎”，一個是“心向共和”。二人心境不同，雖然都明白是這個理兒，唐紹儀上車就敢大聲說出來，但是馮耿光在沒有探清唐紹儀真心想法之前可不敢亂說。馮耿光是個極聰明的人，此時立刻意識到唐紹儀是個心向共和的人，看來只要南方肯袁世凱為總統，共和不難成立。他覺得自己應該適應唐紹儀的情緒，忙笑道：“大哥總以國家民生為念，小弟欽佩之至。小弟此行，當效法大哥為人，做一些於民有益的事。小弟亦知十九信條，於議和恐無效力，然欲北軍服從共和，談何容易。”　　“我算什麼以國家民生為念？”唐紹儀收回目光，盯着馮耿光良久，似要看透他心思一般，笑道，“南北終於決裂，勢必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目前雖有和意，然政體解決，目的不同，分道而馳，各宗一說，排解之術，尚待研究。”　　“仗是再打不得了。”馮耿光立刻接着道，“再打，百姓、國家都受不了……”說道此處，他稍稍猶豫一下，最後一咬牙還是說道，“……小弟於共和，素所贊成，余於大總統一席，則不能無猶夷，竊揆北軍之趨向，必不甘聽命於南政府耳。”　　馮耿光也算是交心了，話里話外的表示“必不甘聽命於南政府”最終之人還是袁世凱。　　“這由不得你我，也由不得南軍，要看袁宮保怎麼想。”唐紹儀也開成布公，緩緩說道，“不過老百姓不願再開戰，這確是實情。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誰敢敢冒這個大不韙，失去民心，似是死路一條。李瘋子這人狂而無能，不度德，不量力，南軍如果跟着他一起瘋，下場不會比當初太平天國好。”　　馮耿光聽了點頭不語。　　唐紹儀繼續說道：“其實君之所慮，我亦云然。吾輩所當研究之問題，正在此耳。以當代中國人材而論，新學界不乏堅卓環奇之士，然能操縱一切，有軍事上、政治上之經驗，威望素著，兼得外交上之信用者，無出項城之右者。”　　馮耿光不禁點頭：“北軍之主動在宮保，北軍將士之感情亦在宮保。倘南軍果能贊成推宮保之舉，則最後之問題，某雖不敏，尚可以利害陳說當道，從此迎刃而解，亦未可知。但保護滿清皇室，及恢復各省秩序之條約，似不可不預行議訂。”　　唐紹儀看馮耿光入巷，便欣然點頭：“我等所籌之計畫，果能如願，匪特中國可保，皇室克存，即項城與北軍諸將士之生命名譽，亦不至有所喪失，所謂一舉而三善備焉。但入手之策，須以國利民福為前提，遊說於兩方面，必可得當。且南軍已改變其最初方針，主張人道主義，注重政治革命，倘清帝能效法堯舜，宣布共和，則優待皇室，自是應有之義。今吾試立一假定議和條件，以質二君。”　　唐紹儀從皮夾里掏出袁世凱早為他準備好的議和條件，遞給馮耿光，繼續說道：“以此四條為標準，然後共謀進行，無所顧慮，誓非達此目的不止，君以為何如？”　　馮耿光接過，入目一看：（1）保存皇室之尊榮。（2）組織共和政體，公舉袁項城為臨時總統。（3）優待戰時之將士。（4）恢復各省之秩序。此時，馮耿光終於恍然大悟，袁世凱早就打好腹稿，唐紹儀也早就知道內幕。　　馮耿光還能說什麼？含笑道：“綱舉目張，頗得要領，小弟敬如君約。”　　唐紹儀鄭重其事道：“此事關係大局存亡，我輩須具決心，雖死不能中變。”　　馮耿光硬着頭皮道：“英雄任事，一言取決，若首鼠兩端，直傖父耳，君其毋慮。”　　唐紹儀和馮耿光二人邊說邊行，倒也不覺疲倦。這一日火車眼看走了一天，風雪也住，西邊竟然還出現一輪紅日，緩緩落下白雪皚皚的山頂。　　火車上已經開飯時間。　　唐紹儀笑道：“不知不覺，已是晚飯時間。”　　一行人來到大臣們用食的餐廳，一看，桌上面除了一應細巧宮點，竟還有花生米、炸蝦子、干蒸蟹和一包鹵得鮮紅的牛肉條！雖然是快餐，卻也蠻豐富的。　　唐紹儀一下子笑起來道：“賢弟，咱們在這火車之上，也能享這樣的口福，比起在美利堅，好太多。”　　兩個人吃罷晚飯，天已黑定，寂寥的寒星在湛藍無垠的天穹上隱隱閃爍。　　唐紹儀乘京漢兵車，連夜遄行。過保定、正定、彰德、信陽、廣水，北洋軍沿驛均設之兵站。其兵站長，多陸軍速成學生，見議和大使唐紹儀，紛紛咸來問詢，途中與唐紹儀，討論時局，謂滿清於數年前，果能立意振作，易漢姓廢旗制，化除畛域，實行憲政，蕩滌積弊，與民更始，人心不至渙散若是；乃計不出此，匪獨因循玩忄曷，又復變本加厲，致令貴族專橫，怨毒日甚，致釀成今日革命之禍。　　唐紹儀沿路蠱惑，所謂天時人事者非耶。可見一國之君，必有正當之資格，如英、日國民，皆能忠愛發於天性，我國皇統雜出，愛根已除，倘再乏君人資格，不亡何待。現在欲改政體，寧改國體，與其戴漢人為君，又不若易立憲為共和，庶國基可期鞏固，不至復轍相尋。所患人民程度不足，尚恐另生枝節，將來大局奠定，民國肇新，必宜多方提倡，間取急進主義，俾人人皆具國民資格，始足以立於競爭之世，而永保生存也。　　唐紹儀言談之中，早無清廷！

# 第一百九十八章 誰在誘敵

　　時之中午，頭上的陽光還是有氣無力的樣子，大路上揚起一溜塵煙，北洋軍排得整整齊齊，大搖大擺、神氣十足地慢慢行進着。　　北洋軍前面沒有尖兵，兩翼不派搜索部隊，囂張狂妄至極，或者無知愚蠢至極。　　革命軍的師部，李想看到北洋軍的弱點，立刻放下《水滸傳》叫囂起來：“敵人仗有優勢裝備，無視我軍，其指揮官長煞是驕狂……命令伏擊連隊不要暴露目標，待敵軍進入伏擊區內發起攻擊。”　　“看樣子這場仗難打啊，靠弟兄們的血肉之軀，不知道需要填多少性命，才能撲滅北洋軍精銳部隊。咱們計劃着誘敵深入，還得誘敵進入咱們預定的埋伏地點，更需要在北洋軍救援部隊趕到之前消滅這一股敵人，才能以最小的損失消滅這股敵人，太多的條件，一個卻也不能有差錯。這也是分散部隊的一個弊端，無法集中兵力去消滅大股的敵人。”曾高看着作戰地圖說。　　“老高，你注意到了沒有，北洋軍這個方向的進攻，與咱們要圍剿的這一股北洋軍的進攻方向都是指向了同一個點。”看着作戰地圖上清楚標註出來的北洋軍進攻方向，這個新的發現，使李想從得意陷入了沉思。　　“北洋軍竟然還有力氣對咱們圍剿，如果北洋軍的物資儲備還能支撐一場黃村大戰，那麼現在這一線的作戰就會對我們很不利了。”曾高搖搖頭。　　“如果是這樣，在這京漢鐵路線一片區域，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打啊。”李想指着地圖，同樣的搖搖頭，“李西屏師、林鐵長師、周吾師、總部金鷹突擊隊，革命軍所有力量都被投入在那一片了。”　　“現在北洋軍的重點在就是京漢鐵路貫通的幾座城鎮要塞。”曾高看着地圖，“要硬取漢口，武勝關這樣的軍事重鎮，革命軍也頂不了太久的。那樣的話，革命軍的壓力比現在受到的壓力還要大。”　　李想有些無語着。　　良久，李想斬釘截鐵的說道：“京漢鐵路已經癱瘓，長江流域，以及滿清水師都已反正，那麼北洋軍的物資就可以確定是完全斷絕，如果是漢口洋人放棄那個虛偽的中立，偷偷幫助北洋軍的湧入物資進來，那麼北洋軍至少已經得到一些物資補充。而且北洋軍肯定下一步要把重點集中在我們這一邊……”　　曾高苦笑着搖搖頭：“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是怎樣。一切都還只是如果。只有先看北洋軍下一步行動，在做推測。”　　“參謀部作出什麼新的作戰方案了嗎？”李想突然問到。　　一旁的曾高微微一怔，答到，“目前參謀部已經制定出了消滅這股北洋軍AB兩套方案，並計劃和中路軍協商，抽調林鐵長的師團組成增援集群，迅增援埋伏地點。”　　“那麼郝家山戰線準備怎樣誘敵深入？”李想接着問道，此時，北洋軍剛剛進入他們所在郝家山視線範圍，事到臨頭，李想一直在看《水滸傳》裝大將風度，現在才想起過問這關鍵問題。　　曾高笑笑：“由於此地地形多河溝，不利於北洋軍隊的攜帶炮營部隊行進，咱們不需要修築防禦工事作依託，直接裝作小股的游擊部隊，抗擊着北洋軍的進攻，讓北洋軍麻痹大意。所以目前來說，郝家山的北洋軍對於咱們誘敵深入的策略還構不成太大的威脅。反倒是過了郝家山對於我們來說是最大的考驗，從那裡過後北洋軍正在投入更多的作戰部隊，其新增援而來的部隊也都在投入到接下來作戰之中。這時候要引導北洋軍往陷阱走，而那裡的防禦又恰恰是薄弱點，這無疑是給予敵人最好的進攻方向。我擔心不能應付，一旦有失，後果不堪設想。說不定就是黃村突圍的翻版，只不過成功突圍的是北洋軍。”　　“你們認為在埋伏地點，北洋軍人會有很大動作突圍而去？”李想眉頭微皺。　　曾高點頭：“是的，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北洋軍有這個實力突圍。”　　看着那幅巨大的湖北戰局圖，面色凝重的李想陷入了沉思。　　“如果北洋軍繼續對革命革命軍展開深入攻擊，那麼他們就不會將新到的作戰兵力投入在咱們的陷阱一線。”曾高繼續說道，“如果北洋軍在革命根據地找到位置，站穩腳跟之後，其只需派遣一支獨立的作戰部隊，自東而西，配合其在佔領一線的作戰部隊，夾擊吸引過來的我革命軍一線，那麼湖北戰局，就將生驚天之逆轉。那麼，咱們就非常被動了……”　　“命令部隊繼續加強警戒，林鐵長的師團一旦抵達戰區之後，立即優先部署到前線！”斟酌片刻，李想對惶惶不安的一群參謀說到，“不管怎樣，我絕不容忍扭轉的革命局勢在我的手裡丟掉……”李想突然轉過身，死死盯着悠然的曾高，“……不對，你說AB兩個計劃，面對這樣的局勢，你們的替補計劃是什麼？”　　北洋軍騎兵放鬆韁繩，高大的戰馬一步一顛，步兵緩緩跟進，他們對大道兩邊的樹林和田野中的比人還高的茅草毫不在乎，而此時革命軍獨立旅一團則在堅決地向著這股目空一切的北洋軍逼近。　　獨立旅一團接受戰鬥任務后，即以連為單位進行動員，他們迅速離開拳鋪、蔡林，像支脫弦的利箭鑽進雜草从里，一口氣就走完了近三十里路程。　　太陽有氣無力，西伯利亞的寒風在原野上吹過，草地波濤一般起伏，戰士們冷得手腳冰冷，可戰士們殺敵的熱情卻如冬天里的一把火。11點鐘，一團神不知鬼不覺地靠近了敵人，他們在北洋軍的側翼與敵平行前進，北洋軍馬匹嘶鳴和兵器的碰撞聲不絕於耳，而愚蠢驕橫的敵人對革命軍的行動毫無察覺。北洋軍的大隊仍然擺着示威的架勢，他們篤信“北洋”成武強大、無人敢冒犯的神話，絕然沒有想到，就在近前，一支神兵正在悄悄地把繩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怎麼樣，準備好了嗎？”看着已經漸漸走進伏擊地點的北洋軍，周吾笑着對身邊的小兵說道。也許是沾染李想的好戰因子，他隨着一團進入這次伏擊。　　“嗯，好了。”正忙着把一枚枚手榴彈的底蓋擰開的小兵點點頭，“周師座，什麼時候動手？”　　周吾看了小兵一眼，滿意的點點頭：“等等，等等一營長他們就位，咱們就動手。”　　一天的時間里，北洋軍深入革命軍根據地進展神速，周吾知道，這些狗曰的是絕不會因為黃村之圍的失敗，就此罷休的，此路北洋軍定時另有企圖。是什麼企圖，這就是曾高參謀部琢磨的問題了。那個智如狡狐的曾高，也應該可以看出來。　　其實周吾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該是怎樣去打掉北洋軍那一個步兵小隊的掉車尾部隊，既然打起來，總要有點收穫吧。沿着北洋軍炮兵部隊地的那一圈兒，配置的一營炮兵附屬衛隊的北洋軍哨兵隨時都會展開壓制火力，要知道北洋軍一個小隊的火力可是遠遠要比革命軍一個連的火力差不了多少。每個步兵小隊轄一個機槍組，擁有馬克沁重機槍、一個裝備有兩個擲彈筒的擲彈筒組，以及兩個步槍組。　　要頂着這近百來號北洋，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但火力上，就是人數上，北洋軍也要比自己多得多。而且在不遠處的前面，北洋軍的前線一些混成部隊布防，隨時可以掉頭。　　對負責要把北洋軍掉車尾的小隊吃掉，周吾多少有些擔心，但是有擺脫不了這股誘惑。北洋軍在那裡不僅僅部署有一定的炮兵附屬衛隊，北洋軍囂張自大又是一個極大的弱點爆露在他的面前。　　周吾衝著西北方向看了看，那裡集結着大量的北洋軍部隊。此路北洋軍的主要作戰兵力都集中在那裡。只要這邊槍一響，那邊的北洋軍就會如同被捅了窩的馬蜂一樣，蜂擁而出。增援部隊很快就來。　　墳堆那邊，老馬和小虎已經建立好了機槍陣地了。透過瘋長的芒草，周吾可以看到他們兩人隱約在草窩後面的身影，還有那挺馬克沁機關槍。　　老馬他們那裡的位置不錯，不但可以控扼住幾個方向，而且，還能策應到這邊，對北洋軍的機槍進行非常好的壓制。　　二班副大黑、柳大鬍子兩人已經溜到了溝渠頂頭，待會兒只要槍聲一響，北洋軍的炮兵的附屬部隊被調動起來，他們就可以收拾北洋軍的那些炮兵了。　　那六門山炮的周圍依然有圍滿了北洋軍的炮兵，他們正在忙着往前趕路。一個挎着軍刀的北洋軍軍官舉起瞭望遠鏡。　　那邊的一班長他們看樣子已經爬上了河岸了。也許該是開始動手了吧。周吾思附到，揉了揉有些酸痛的眼睛。　　“做好準備，北洋軍的步兵就要過來了。”儘管戰火一開，將是極其猛烈，而撤退更是風險重重，可是周吾並沒有撤下戰場的意圖，還悄悄沿着埋伏地巡視着了一番陣地。　　很難想象，這個伏擊戰，將是怎樣的一場惡戰，因為從敵人的火力配置看來，這次進攻將會是比之前的每一次都將還要兇狠。說實話，對於能否吞下這股掉車尾的北洋軍小隊，周吾等人心裏也沒有一絲的把握，畢竟部隊太過疲憊了，兵員、武器的損失都很大，急需要補充。而北洋軍顯然蓄勢待發，雖然囂張不可一世，但是也是新銳之軍。　　現在這樣的局勢，對於周吾師長來說，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了選擇，無論怎麼樣，後退是絕不容許的，只有堅決頂住，才是贏得這場較量的唯一之路。　　“頂住！”作為一師之長周吾，連一團文書和多數營、團軍官、參謀一樣，此時都已經填入到了一線。擔負起了普通一兵的職責。　　距離戰線數公里之外的田野中，看着遠處忙碌起來的北洋軍炮兵緩緩前行，一直趴在水溝處的周吾猛然的抬起身來，一甩手，一顆手榴彈飛了出去。　　“打！”幾乎就在手榴彈飛出去的瞬間，周吾暴吼一聲。　　幾枚手榴彈同時的轟然炸開，飛濺的破片在濃煙的裹挾下，瞬間便是將炮兵後面附屬衛隊，墜尾的幾個北洋兵給炸得血肉橫飛。　　“匪軍襲擊！”幾個北洋兵驚恐的狂呼亂吼，剛剛喊起來，便被一梭子飛來的子彈給打倒在地。　　突然而來的攻擊使得整個掉車尾的北洋軍小隊頓時的亂成一團。濃郁的夜色之中，不斷有炙熱的曳光彈紛竄着飛舞。剛剛還是熱火朝天，囂張跋扈，耀武揚威的前進北洋軍行伍地轉眼便是被籠罩在死亡之中。　　趴在周吾一旁的小兵不斷的將手榴彈投扔出去，在那些北洋兵中炸起一團又一團飛濺的血霧。到處都是一片火熱。爆炸的巨響一聲接着一聲。　　“小兔崽子，省着點扔！”看着手指上掛滿手榴彈拉環的小兵，周吾忍不住笑罵到。　　幾個北洋軍早已經被撂翻在地，要不就是被炸得血肉飛濺。到處都是一片的混亂。　　而就在這個同時，那一邊的二班副銀泰、柳大鬍子兩人突然的開火起來，接連的將滿帶着復讎怒火的子彈傾瀉向那些措不及防的北洋軍身上招呼。躲在溝渠頂頭的他們，用手裡的槍接連將幾個來不及趴倒的北洋兵敲開了腦殼。　　墳堆那邊的老馬和小虎一通猛烈的機槍火力壓制，便直接壓制住了北洋軍反擊部隊的動彈。整整一個步兵小隊的四十來號人硬是被壓在那裡無法動彈。　　“注意打敵人的機槍。”周吾一邊操着手裡的馬克沁，一邊衝著身旁的弟兄們喊到，“別只顧着打他們的炮手。”　　周吾知道，如果不能很快的消滅了北洋軍那一個步兵小隊，那麼接下來的麻煩就大了。無論是人數還是火力構成，自己帶領的這支奮勇伏擊部隊，可都無法和北洋軍這個小隊相比。人家一個小隊的火力強度甚至遠要比己方一個連的火力都還強。　　兩個步槍組就不算了，單是那個擁有兩挺馬克沁的機槍組就足夠形成壓制火力了，更別說還有一個裝備有兩個擲彈筒的擲彈筒組。人數上，北洋軍也是佔有着優勢。周吾清楚的知道，自己一方不過只是佔據着先下手為強的時機罷了。　　“注意，一定要注意節省彈藥，注意不要浪費。”周吾命令到。這個時候要最應該注意的就是對北洋軍掩護部隊的壓制，要是讓那一個小隊的北洋軍形成反擊，那麼對於自己這些人來說，那就危險了。　　子彈密集的飛射着，交織如雨。那些趴在地上的北洋軍士兵幾乎沒有任何的掩蔽物可以用來遮擋，不斷的有人被子彈掀開腦殼，掉落下來的手榴彈不斷的在人群之中爆炸而開。　　而前線行走在前面的北洋軍混成部隊剛剛展開增援，就遭到了架設在墳包那裡的老馬他們的壓制。不過周吾擔心的倒不是這些北洋軍能夠來增援，只有這邊能夠調動起那邊的北洋軍增援，或者一班長他們才有機會下手。　　前面的北洋軍先鋒，這會兒應該是紛亂起來了吧，那裡集結了大量的北洋軍部隊，這邊的槍聲響了，北洋軍的增援部隊應該很快就會到了。　　戰鬥一打響，周吾腦袋就熱了，他已經不去考慮着自己能夠全身而退，畢竟這個時候想退出去，幾乎也是不可能的，腦子滿是現在就是拼得整個奮勇敢死隊全搭在這裏，也要順帶着收拾掉那個掉車尾的北洋軍小隊。　　架在墳堆旁的那挺馬克沁機關槍儼然成了北洋軍的噩夢，偷過那透過瘋長的芒草，一串串子彈如同火鏈樣的飛射出來，讓趴在田野也得北洋軍幾乎抬不起頭來。　　“柳大鬍子，打了那個鳥！”　　那個挎着軍刀的北洋軍官躲在一門山炮之後，揮舞着手裡的勃朗寧，指揮着一群北洋軍不時地形成反撲，這讓周吾很是惱火。　　“柳大鬍子，你他媽的快開槍！”看着那邊急得直嚷嚷的周吾，一旁的二班副銀泰飛起一腳，將正不斷點殺着北洋軍炮手的柳大鬍子踹翻在地，罵道，“先打了那個鳥。聽不見？”　　沿着土路，一群北洋軍騎兵剛剛匆匆趕了過來，便遭到了猛烈的火力壓制，老馬的那馬克沁匆匆放棄了對後面地上的北洋軍壓制，衝著那幾個北洋軍騎兵便是一梭子。　　“砰！”的一聲槍響，柳大鬍子的肩頭微微一震，漢陽造步槍的槍口吐出一團小小的火光，飛旋而出的子彈破風而出，那個正揮舞着手槍彈北洋軍腦袋頓時綻放出了一團血花。　　顧不上查看自己的獵物下場，柳大鬍子連忙起身，彎腰飛躍了出去，和二班副搶忙脫離這條溝渠，要不了多久，自己的位置肯定會被敵人的火力給覆蓋的。　　果不其然，沒出幾十秒，“嗵、嗵！”兩枚擲彈筒砸來的榴彈便將那片草叢炸得火光四起。

# 第一百九十九章 功不必自我成

　　戰場升騰而起的硝煙將天幕都渲染成一片灰濛濛沉重之色，冬日的陽光失去光澤，竄起的火球在天空中濺舞，此起彼伏的爆炸聲震徹着天野。戰鬥一打響，就是最激烈最血腥的。周吾想要吞下掉車尾的北洋軍小隊，卻進展極度不順。　　因為老馬機槍轉向北洋軍衝過來的騎兵，北洋軍的一通機槍立刻抓住這一空襲，轉眼便掃了過來，沒有了老馬的機槍壓制，北洋軍的炮兵附屬衛隊很快便是形成了反撲。　　周吾埋頭一路狂奔，炙熱的金屬射流幾乎就在他的身後橫掃而過，犹如到處橫飛的死神鐮刀。　　望着那片燃着大火的草叢，柳大鬍子微微聳了聳肩，提着槍，一個下滑，順着水溝，奔向另一邊。周師座他們急需要自己的支援。看來北洋軍已盯上他們那邊了。　　“我們，我們，我們被捂住了。”相比於周吾滿臉凝重，但是身為師座表現出了非常鎮定的功夫，一旁最是年輕的小兵早就已經是滿天大汗，接連的破口而罵。日日怪嘯而飛的子彈從頭頂上嗖嗖飛打過，是誰都會感到緊張。就便是此時多少有些鎮定的周吾也感覺到陣陣的口乾舌燥。此次失誤，純粹是因為他貪功造成。　　“掩護他們！”柳大鬍子邊說著，邊喀拉拉動槍栓，一枚7.92毫米子彈送進了漢陽仿造毛瑟槍膛，將準星壓在了那個北洋軍機槍兵的腦袋上。　　新加入革命軍的柳大鬍子是周吾師團出名的神槍手，獵戶出身。當初宋缺一見就喜歡，蠱惑着大鬍子加入他的金鷹突擊隊。因為宋缺的挖牆角行為，周吾差點鬧得要跟他決鬥。　　一旁的班副銀泰搶先一步，甩手便飛出一顆手榴彈。　　“轟！”一團橙紅泛黃的火光猛然綻放而開，掩土四濺，那個正半跪在機槍旁，指揮反擊的北洋軍小隊目在火光中被高高拋起，氣浪裹挾着無數的彈片將他狠狠扔了出去，重重摔在了一旁。而另一邊的兩名機槍兵更早就已經是血肉飛濺了。　　掙扎着爬起的北洋軍小隊目剛撐起雙手，一棵79口徑的子彈飛旋而來，他便是一陣劇痛，又趴摔了下去，左臂齊刷刷的從彎肘部被這顆子彈本身的動能切斷了，鮮血飛濺，撕裂的肌肉組織和淡紫色的血管神經軟巴巴的泡在血污里，白森森的骨頭杵在泥土地上，當然會出刺骨樣的疼痛。　　怪嚎着的目官掙紮起坐了起來，兩腿都被破片給打斷了，兩節小腿早就已經失去了知覺。　　“大人……”幾名北洋軍士兵搶奔了過來，卻被眼前的這幕給驚呆了，一個衛生兵連忙掏出救護包，開始止血。“殺了我，快殺了我……”哀吼着的北洋軍官暴虐的嚎叫着。　　“砰！”眼前的衛生兵如同木樁樣應聲而倒，7.92毫米子彈巨大的衝擊力將他的腦袋打成了破瓢，翻滾攪動着金屬彈頭在將腦組織絞得稀爛的同時，順帶着將頭頂的鐵盔連同一股飛灑的紅白色液體一起掀飛了起來，在空中畫出一道並不是太完美的弧線。　　渾濁的紅白液體噴了北洋軍官一臉，糊滿了他的身體。觸目驚心的恐懼讓他出歇斯底里的狂嚎。掙扎着趴了過去，用殘存的右手哆嗦着從自己的腰間掏出了手槍。幾乎是顫抖着將槍口塞進了自己的嘴裏，口水順着黝黑泛着點點金屬烤漆的槍身流淌了下來。　　閉上眼的北洋軍官痛苦地閉上了眼，扣下了扳機。“砰！”順着槍膛內的膛線，一枚子彈歡快地旋轉着高而出，帶着還未散盡的火藥顆粒，圓頭被鉛覆蓋的彈頭兇狠的從上頜的肌肉骨頭間穿入，翻滾着將顱腦內絞得稀爛，而後從後腦而出，一股血箭飛射而出。　　遠處的柳大鬍子從準星後面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微微搖了搖頭，剩下一顆子彈，轉過槍身，“喀拉！”又是一枚子彈送上了膛。　　十幾個北洋軍騎兵在橋頭那邊遭到了老馬他們的機槍火力殺傷，一時之間倒也沒法渡過河來，不過這也讓一班長他們的行動多少受到了影響，一群增援的北洋兵均被堵在那邊。　　李想帶着參謀部人員又登上那處高地，眼看着河對岸那邊都已經打得亂作一團了，而周吾貪功的殺紅眼，一時糾纏在戰場脫身不得，誘敵騷擾的計劃估計頭腦發熱的周吾給搞砸了，自己這邊卻也伸不出手去，這會驚動北洋軍，打草驚蛇，誘敵深入之計就濕不下去了，李想怎麼都覺得心如火燎。　　那炸響成一片的爆炸聲，炒豆樣的槍聲，以及那幾乎籠罩天際的滾滾硝煙和火光，讓李想幾乎有種安納不住的衝動，想要越過頭頂處的河堤岸，直接去和這個北洋軍的碰上刺刀。從來都是硬碰硬，要按耐住不貪功，也真是難為周吾了。　　這樣一來，李想也就等於是進退兩難了，進則頭頂上是北洋軍嚇跑，退則顯然更不現實，因為現在要想再涉過身後的那條小河，幾乎是不可能了。北洋軍的機槍火力隨時都可以將那條河面給封鎖住，要想趟過去，幾乎不可能了。　　“周吾這個英雄主義，個人主義害死人，要拚命也要分場合。”李想氣得跳腳大罵道，“命令周吾，想盡一切辦法，立刻退出戰場！”　　上海。　　在湖北戰火連天，這裏卻歌舞昇平。　　巍峨壯觀的滬軍都督府邸高高地矗立在上海灘，一座座龍樓鳳闕，或紅牆遮擋，或綠竹掩映，人造假山勢錯落有致地散布在人工開鑿的溪流縱橫間。雲樹蔥籠，氣象蘊茵，一層層的大理石階蜿蜒曲折直通雲天，一入府邸便使人有飄飄欲仙的感覺。這裏原是清末上海道，自上海開關之後，上海經濟成畸形的飛速發展，上海成世界矚目的一顆東方明珠，經過歷代貪官污吏煞費苦心大加修繕，經過近三十年的經營，上海道府邸早已成為上海灘金碧輝煌的標誌建築之一。　　上海，面向國際黃金碼頭，控制內陸的黃金水道長江口岸，北通平涼，整個長江流域的財富大半匯聚在此……所有這一切，構成一張無比龐大的網絡，而牽動這張大“網絡”的中心人物，便是赤手空拳闖蕩上海灘，先入同盟會，后入青幫，中部同盟會第一功臣，如今炙手可熱的滬軍都督陳其美。　　陳其美此刻正坐在都督府花園的列翠軒前觀賞歌舞。和他並肩而坐的，一個是從南京參加代表會議剛剛回來的譚人鳳，一個是剛剛由大元帥降職為副元帥的黃興。　　在滬軍都督府那場反“黃”鬧劇結束之後，各省代表又轉移到了南京開會，就把原先的“決議”倒過來，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駐武昌，黃興由大元帥降為副元帥。臨時大總統未舉定以前，以大元帥代行其職務。　　黎元洪在被馮國璋打得成個光桿司令，而李想撇開他單幹，幹得有聲有色，湖北民心士氣全都望李想而去，湖北已經成為北洋和李想兩股勢力的決鬥場，已經完全心灰意冷的他，竟然在此時爭得了全國政權的中心位置，黃正、黎副的局面顛倒過來，得知這一結果，黎元洪非常非常的高興。　　但他還沒有傻到離開自己老巢湖北遠去南京當“大元帥”的地步。此時，黎元洪與黃興爭名號，也很多出一些憑恃心理。至於對未來民國的“大總統”的人選，在他心目中，非袁世凱莫屬。他假模假式謙讓一番過後，他便通電接受大元帥名義，並“委託”副元帥黃興在南京代他行權，讓這位老實人再次替他收拾江南一帶的亂攤子。　　黃興仍堅不就職，而代表會議的正副議長湯爾和、王寵惠，分別因病和議和而前往上海。代表會議另舉景耀月為代理議長，並備公函，請黃興速來南京，組織臨時政府。稍後江浙聯軍代表李燮和去滬歡迎黃興，赴南京組織政府。黃興這時已獲悉孫中山歸國即將抵滬的消息，就延緩赴南京，等待迎接孫中山的歸來。　　但在這件事上面，也有幾個黨人與黃興素來莫逆，在酒館茶樓，拍桌子打板凳，狂胡亂叫，為黃興鳴不平：“舉定的正副元帥如何易置，顯是輕看我會中好友，試為設身處地，一位大元帥驟然降職，尚有面目去寧，組織臨時政府嗎？”　　黃興津津有味的看着花園裡上演的舞蹈，他似乎已經完全放開，配着陳其美“花天酒地”，耐心等着孫中山的歸來。　　“克強都看過了，”陳其美微笑着轉臉對黃興道，“我這裏怎麼樣？”　　“太美了！”黃興饒有興趣地望着草坪，上海灘五馬路群玉坊的玲玲觀音正在演“天女散花”，舞得長袖飄飄，蓮步輕移，翩若驚鴻，婉若游龍，黃興老實人也不吝給出一个中肯的評價。　　那時的上海是南方政治活動的中心，陳其美也處在政治漩渦的中心。他經常“在外冶遊”，“花天酒地”，風流倜儻，被稱為“楊梅都督”。陳其美利用上海水陸交通、電信、租界（享有治外法權）等有利條件，以上海作活動的根據地。陳其美性情豪放，善於組織，在同仁中以“四捷”即口齒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動捷而著稱。秋陳其美等人到漢口籌辦《大陸新聞》，萬事具備卻因清吏的破壞而中止。陳其美在上海常出出沒於酒樓、茶館、戲院、澡堂、妓院，交班結友以為反清力量，故人說他“多有黨羽”，並加入青幫，成為幫會中不低於黃金榮的大頭目。宋教仁、譚人鳳、楊譜生等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正是因為他在上海有龐大的社會基礎，熟悉情況，又是楊譜生的親戚，就委託他為庶務，主持日常工作。　　不過，旁邊的譚人鳳老人還是很討厭陳其美的花天酒地的作風，聽他們一問一答的文不對題，忙岔開道：“我雖來得遲些，昨日看過英士這裏的局面，真像是干大事業的，恐怕湖北李帥那裡也未必有這麼多的軍馬糧餉！”　　黃興這些日子因為大元帥之爭，“黃興腳下四條腿”、“常敗將軍”這些不堪的外號已經有心人傳播的路人皆知，黃興很是灰頭土臉，也有些心灰氣冷，撩開手完全不去管這些，只是安心的等孫中山回來。此時聽從湖北回來的譚人鳳又談起李瘋子，便裝作仍然心不在焉、贊不絕口地笑道：“美人香草，香草美人，這是多好的局面！我就看不慣那些旗裝姑奶奶，蹬了個‘花盆底’，挺胸凸肚的，沒一點兒風韻。像陳英士這樣的大英雄，正該配有這樣的絕色佳人。”說著側轉臉來，便又問道，“怎麼沒見群玉坊的頭牌？”　　這是在問姚冶誠，陳其美不禁皺了皺眉頭，黃興的話題是岔越遠。姚冶誠是群玉坊頭牌，也是他在外頭女人，不過最近和他手下第一馬仔蔣光頭鬧出轟動上海灘的桃色新聞。黃興一直在閃避話頭，竟然扯到這地方去了。　　陳其美暗暗思量，從黃興這些日子以來的表現看，在革命原則問題上也表現的太過大方磊落，連大元帥也不願意去爭。其實只要黃興肯爭，他就會想盡一切辦法力挺。　　想當初，開會推舉上海都督，大家幾乎一致推李燮和，連李平書也表示贊成。“但陳其美利用其青幫弟兄，鬨堂鼓噪，大鬧會場，反對李燮和”，為了顧全大局，李“力示謙遜”，陳其美就這樣被舉為都督（也有說李燮和因為疲勞睡着了，等他醒來陳其美已是都督，推舉都督的大會沒有一個光復會成員參加）。會議一結束，街頭就出現了安民布告，上面赫然蓋着滬軍都督的大印，原來他早在起事前就已準備好了。之後李燮和在吳淞也稱軍政分府都督，一時獨立后的上海出現了兩個軍政府。有一天，李燮和在吳淞車站前往上海，陳其美曾派人前去刺殺，但沒有成功，只擊斃了李的衛兵。李最後被迫離開上海，陳終於獨享上海光復的勝利果實。　　有時候為達到革命目的，就必須不擇手段，靠黃興這樣有政治潔癖的人共事能行嗎？　　陳其美只好無可奈何地乾咳一聲，笑道：“她體弱多病，讓她靜養幾日……”說罷，喟然嘆息了一聲，說道，“姚冶誠和我情分重，也就是逢場做戲，陪客必須的應酬。也不像民間傳說的那樣，她是群玉坊的‘先生’，可不是我的如夫人，和中正的事情，也只是逢場做戲……我和中正本來是革命奔走，出入這些煙花場所，與風塵女子打交到！哪裡想到後來竟弄成了這樣的局面！”　　“逢場做戲也要有個方才，外頭都傳說你是‘楊梅都督’……現在也來得及挽回，不過再遲就不成了。”譚人鳳對美景美色都看不進去，憂心忡忡地說道。這次湖北見了北洋軍勁旅的強悍，他心裏很有點犯嘀咕；本來對南軍的實力，他充滿了信心，現在有點把握不定了。同時，那個桀傲不訓的李想率領的一群信仰堅定的革命，對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並不像眾說紛紜說的是個“乳臭未乾”的李瘋子。想了想，譚人鳳笑道：“李想在湖北孤立無援，獨抗北洋軍大勢，也幹得是有聲有色，看了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也不一定要望袁世凱反正。”　　再次聽了“李想”兩個字，黃興微微一怔，還是說道：“這人稱得上是個人物，除了會寫幾篇文章詩詞，軍事上也能來幾下，是一塊扭股糖，沽惹不得……北洋軍在湖北境況，真有李想宣揚的那樣狼狽？”　　陳其美聽着，不禁微笑道：“這不要緊，精衛已隨北方議和使團南下，袁世凱並沒有在意湖北之事，依然繼續和議進程，北洋軍境況看來並沒有李想吹噓的那麼嚴重……一切就等看和議結果如何，你們放心好了。”　　“好，”黃興咧嘴笑道，“中國如能和平共和，是四萬萬民眾之福。”　　譚人鳳雖然和黃興有鄉宜，但是自從看了李想為革命拚命的勁頭之後，很聽不慣關於和議的一些言論，輕聲一笑說道：“克強兄，大意不得啊，袁世凱一代梟雄，要他就我們的范，難！真怕是引狼入室……”　　“世兄果真把我黃興當作被北洋軍打落膽的常敗將軍！”黃興看看譚人鳳，忽然噗哧一笑，“一個總統，任期不過數年，便是許給袁世凱又如何？更何況袁世凱年事以高，他又還能支撐幾年？”　　陳其美吃驚地看着黃興，譚人鳳也訝然地注視着他，原來黃興還有這樣長遠的考慮，不得不承認也有一定的道理。　　“精衛既然隨在北方議和團里，倒是可以刺探一下北洋底線。”陳其美真的對黃興刮目相看了。這個光明磊落的老實人，誰料他竟有如此一招，這些年的跌打滾爬也養出一些城府。陳其美不由得欠欠身子，扶了一下架在鼻樑上的金絲眼鏡，取笑道：“想不到克強這會兒才說真話！”　　“誠然！”黃興冷冰冰說道，“面對袁世凱這樣的人，我也不得不小心。”說罷仰天大笑。　　譚人鳳也笑道：“袁世凱這人我知道，是個陰險狡詐、首鼠兩端之輩。戊戌年，康、梁不就被他狠狠的擺過一道？咱們和他打交道，當心些是不會有錯的。”　　“誠然，”黃興一笑，從袖中抽出一封信來遞給譚人鳳，說道：“昨夜收到精衛為袁世凱說項的電報，我擬了一個回電，你和英士看看！”　　此時玲玲觀音她們已經歌歇舞止，她帶着姑娘朝陳其美等人蹲了個萬福，便到後頭去了。　　譚人鳳正聚精會神地看信。　　黃興複電汪精衛，請其促袁世凱與民軍一致行動：　　來電敬悉。此時民軍已肅清十餘省，所未下者才二三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項城雄才英略，素色全國重望，能顧及大局與民軍為一致之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推舉項城無疑。但現在事機迫切，中外皆注意民軍舉動，不早成立臨時政府，恐難維持現狀，策畫進行。現已有各省代表擬舉興為大統領，組織臨時政府，興正力辭尚未允許。萬一辭不獲已，興只得從各省代表之請，暫充臨時大元帥，專任北伐，以待項城舉事後，即行辭職，便請項城充中華民國大統領，組織完全政府，此非興一人之言，全國人心均有此意。惟項城舉易速，易須令中國為完全民國，不得令孤兒寡婦尚擁虛位，萬一遷延不決，恐全國人皆有恨項城之心，彼時民國臨時政府如已經鞏固，便非他人所能動搖。總之，東南人民希望項城之心，無非欲早日恢復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項城若肯從民之請英斷獨行，中華民國大統領，興知全國人民決無有懷挾私意欲與之爭者。此時盼速成功，民國幸甚。以弟嘗與兄談心之‘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一語為證。朔風冰肌，伏維珍重。　　“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推舉項城無疑。”譚人鳳已看完了信，轉手遞給陳其美，沉吟道，“這樣，袁世凱沒有理由再去為清廷效命。”　　陳其美道：“袁世凱心裏，只怕早沒有了清廷……誰不知他是彰德的活曹操嘛。”　　“又是梟雄一個！”譚人鳳臉色還是凝重，“一旦身入白宮，誰能制約得了他？”此時，譚人鳳腦海突然冒出一個人，就是第一次在黃鶴樓認識李想時，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那意氣風發的樣子。　　陳其美已經看完，遞還給黃興，聽了一笑，立起身來對眾人道：“這陣風涼起來了，進裡頭吃茶說話吧。”幾個人這才發覺還坐在看戲的台階上，有點不倫不類，便一起站起身來。

# 第二百章 無常

　　在震天而響的吶喊之聲之中，成群的部隊一波接着一波的撞擊在一起，閃亮的刺刀在陽光之下出刺眼的寒光。　　周吾幾乎是翻滾在北洋軍猛烈的機槍火力中，雖然二班副的那枚手榴彈讓北洋軍的火力嘎然而止，可是從橋頭那麼打來的北洋軍機槍卻已經嚴重威脅到了這邊。而且趁着老馬他們的機槍火力剛轉移，北洋軍的炮兵掩護小隊就壓了上來。一挺從那邊前線臨時補給點方向掃射過來的馬克沁重機槍噴出的火龍在硝煙中割裂出道道飛舞着的炙熱火線，子彈幾乎是颼颼的從周吾的耳邊擦過，飛過的子彈近得周吾都能夠嗅到那股子帶着死亡氣息的炙熱金屬味。　　那冷冷的擦過耳邊、面頰的灼熱帶出的生疼生疼的感覺的確很不好受，甚至是有些火辣辣的疼痛。北洋軍的火力實在似乎太兇猛了，周吾再次看到，不遠處已經有兩個弟兄倒在了那裡……　　轟，一枚北洋軍小鋼炮打來的榴彈在距離不遠處炸開，劈頭蓋臉的碎土塊噼里啪啦的散落而下，砸在周吾的大檐帽上，腦袋一陣生疼。面頰上更是被碎土裡的石子給擦得血痕斑斑。　　“媽的，拼了。”周吾咬了咬牙，猛然撲上前去，擦着田埂邊就撲了過去，手中的博朗寧左輪手炮一通猛放，將幾個北洋軍打翻在地，掩護着小兵他們向二班副和柳大鬍子他們靠攏。　　老馬半趴在墳堆后，抵肩的馬克沁機槍不時的吐出道道炙熱的火焰，拋殼挺將滾燙的彈殼不斷彈出，叮叮噹當的掉落滿地。　　整個戰地都已經接連的亂作一團了。哧哧冒煙的手榴彈打着旋的帶着自由落體的軌痕飛落在滿是血污、彈殼、屍體碎片的泥土地上，砸出一道道照亮四下的火柱。槍彈在四下里橫飛着。　　轟的一聲，一團火光在背後炸開，強勁有力的氣浪挾摻着熱焰從頭頂上怪嘯而過。周吾縮了縮腦袋，啐了口唾沫。　　看着看着接連被子彈追得屁滾尿流的師座周吾，二班副大聲的吼道：“火力掩護！”　　兩名偵察兵一個躍進，飛身而出，透出兩枚手榴彈。轟轟的爆炸聲接連炸響，飛舞着的破片和氣浪驅散了綻放出的煙雲，騰放而開出炙熱的火光。　　轟一北洋軍打來的一枚小鋼炮彈近在咫尺的而下，60毫米迫擊炮扔來的殺爆彈釋放出的死亡破片帶着歡騰而開的氣浪將諾大片戰地吞沒。　　周吾運氣非常的不好，被重重的推搡了出去，氣浪將他掀翻在土坎下的一窩草叢中，一名榴彈手也被拋飛了出去。但是他的運氣又非常的好，身上毛傷也沒有，另一名戰士則沒有這麼好運了，他的身軀擋住了幾乎全部的金屬破片，當血肉模糊的身軀被高高掀飛而起的時候，周吾感覺到了自己的鼻子陣陣的酸。　　又是一長梭的機槍彈點點飛舞而來，剛剛爬起身的周吾腳下一個趔趄，又一頭栽倒。　　北洋軍機關槍噠噠噠狂嘯的機槍彈雨劈頭蓋臉的橫掃過來。幾乎將周吾被捂在了那裡，北洋軍也看出周吾是革命軍中一個大官。　　剛剛射殺了一個北洋兵的柳大鬍子就在這時發現了師座周吾的危險，搶忙的一拉槍栓，將一枚7.92毫米子彈推入了漢陽造槍膛。張弦待的撞針收緊了蓄勢，隨時準備撞擊向那黃銅帽的底火。　　微微挪了下身子，柳大鬍子微微一歪，微顯瘦削的右肩頂住了山寨79毛瑟步槍那平直的槍托。　　一個趴在土溝旁，正如同小田鼠樣露出小半個腦袋的北洋軍機槍兵被壓下了準星處。　　密布着螺紋線的黑森森的槍管內，7.92毫米子彈那尖銳的彈頭帶着點點金屬的暗澤。微微扣下扳機，收緊的彈簧勢能倏然轉化成強烈而出的撞針動能。　　那個北洋軍機槍兵已然被壓在了死亡線的邊緣處，砰，雖然撞針狠狠砸向了彈殼尾斷，巨大的動能由於子彈內部的裝葯的劇烈燃燒而轉變稱內能。火藥氣體旋即產生巨大的壓力將彈頭推出。沿着密布的螺旋線，火熱的彈頭破空而出，清晰感覺到二道火的柳大鬍子微微側身，他可以見到那露出半個腦袋的小田鼠突得一下歪頭癱在一旁，一股濁紅慘白之色微帶着曲線拋灑而出。　　側着身躺在土堆后，壓力驟降，周吾抬手探出槍，衝著不遠處的一群北洋軍士兵狂亂的掃射着。博朗寧那短促的射擊聲如同重鎚樣的沉悶在槍炮聲大作的夜空下滾燙的彈殼胡亂蹦跳着落下，破風帶火的子彈頭在因為煙火與染血而變得灼熱的夜空下撕裂一個又一個北洋軍士兵的身體。狠狠地鑽開小小的彈孔，粗魯而又暴虐的撕開肌肉纖維組織，扯爛薄弱蟬翼的內腔粘膜，翻滾着旋出可怕的內腔創傷。　　血管、神經組織、以及柔弱的內臟在子彈的質硬面前顯得那樣的脆弱。當金屬和化學成分佔70%的水分所構成的肉質相碰撞時，那完全就和穿透一塊豆腐沒有什麼區別。　　由空氣進入肌體，運動介質猛然生變化，創道周轉的組織受到失穩高運動的彈丸作用，瞬時空腔頓時形成，儘管肌肉組織具有極強的彈性作用，但仍然無法使得大量受損的肌肉組織恢復到原有狀態，一個永久性的空腔就此形成，而同時，由於驟然加大的阻力，猛然釋放出的彈頭能量被以壓力波的形式向四周迅傳開，當動能與勢能攜帶着灼熱撕開那密密層層交疊編組的肌肉時，鮮血不可避免的從創口處被釋放了出來。　　整個炮兵陣地的周圍已經成了一片血肉滿地的殺戮之地，密集的機槍彈雨和詭異而來的步槍彈彈將任何一個試圖反擊的北洋軍直接打得血肉橫飛。　　周吾興奮的盯視着那幾門北洋軍的克虜伯山炮。在這幾門山炮的周圍躺倒了太多的北洋軍士兵。一具具奇形怪狀的屍體保持着臨死前的那最終定格的動作。　　嘿，又一個不知死活的傢伙從一門火炮的炮身後縮頭縮腦的冒了出來，一長梭的機槍彈紛飛了過去，敲打得炮身叮叮噹當作響。躲在炮身後的北洋軍一個箭步起身，幾乎就在同時，一枚從側面打來的7.92毫米子彈呼然而至，巨大的衝擊力將他錘倒在地。側臉完全被飛旋而來的子彈給打得開了花，猙獰的創口處，污濁汨汨得流了出來。　　“敵人大部隊正在往回走，如果繼續，我軍傷亡恐怕很大，師部怕咱們再也無法頂住……”看着一臉興奮的周吾，師部被李想遣出來的通訊員把到了嘴邊的話楞是說不下去又給咽了下去。　　周吾顯然是注意到了他欲言又止，皺皺眉頭，“有什麼話說吧，幹嘛吞吞吐吐的？”　　“北洋軍這次準備的裝備如此之強，進攻意志如此之大，而我軍又成疲憊之師，大帥擔心……”抬眼看了下正興奮的盯着北洋軍炮營陣地的周吾，他咬咬牙，心一橫，接着說，“大帥擔心會有我們將會陷入全線被反包圍，無法安全突破的不利局面之中能夠。那樣的話我們的損失也就大了！”　　周吾關注戰場的雙眸嗖然轉移，猛的盯着他：“你的意思是我們要立刻撤離戰場？”　　周吾死死的盯住這個通訊參謀，良久方才挪開自己的目光。　　“不是，不是，啊！是，是……”這個年輕參謀被周吾師座滿是煞氣的目光盯得渾身發毛，語無倫次，最後稍稍鎮定的說到，“不是我的意思，是大帥和師部的意思。戰鬥最初的目的，在此地只是吸引敵人，沿途騷擾之……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不能陷入在被動之中。”　　稍一凝思，周吾苦笑說到：“肉已經到嘴裏，又要吐出去，實在不甘心……既然是大帥的命令，也是為了大局着想，我會執行的。”　　猛烈的炮擊掩護下，成群的北洋軍在軍官們的彈壓下，成群結隊的沖了上來，稀稀拉拉散落成線的步兵衝擊集群幾乎填滿曠野，看上去就如同一抹一抹的黃色顏料潑灑出的線點一樣。　　北洋軍終於展開逆襲！　　不斷有炮彈劃過悶頭窩在防禦陣地里躲避炮火的革命軍士兵們的頭頂，砸落下來，密集的爆炸聲此起彼伏，一團接着一團的火球衝天而起。　　大地在猛烈的爆炸聲戰抖着、痙攣着，出陣陣的顫抖，就連空氣中的那股炙熱也因為漫天飛舞的鋼鐵和橫飛的血肉而變得更加的炙熱，滾燙滾燙的，幾乎就像是要燃燒起來一樣。　　到處都是蜂擁而起的煙柱，塵土在四下飛濺，許多革命軍士兵直接被驟然綻放而開的死亡之花吞沒其中，那滿天都是飛舞的血雨腥風。　　“師座，師座，狗曰的炮火打得太猛了，弟兄們的傷亡實在是太大了。”銀泰盯着漫天的炮火從戰壕的另一頭跑了過來，一見到周吾便是沙啞着嗓子說到。　　“準備撤出戰場，快點！”周吾不留絲毫情面的說到。　　只是短短的一刻接觸戰，到處都是那一團團的焦黑和觸目驚心的鮮紅，整條戰線上血肉橫飛、屍橫遍野，儼然被點燃成為一片火海，被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　　幾挺馬克沁重機槍幾乎就是同時突然的吼叫起來，緊接着整個戰線如同炸營一樣，各種輕重火力如同暴雨傾盆一樣，向著北洋軍的進攻隊伍猛烈掃射。革命軍開始為撤退做掩護。　　也許是看到開始撤退的革命軍，一堆堆北洋軍士兵突然變得勇敢起來，紛紛跳出隱蔽，拉開散兵線，交錯掩護着，緩緩攻擊前進。　　槍聲驟然猛烈起來，伴隨着幾梭曳光彈交織紛飛在燦爛的陽光下，突然的響起一陣密集的手榴彈爆炸的轟響。作為火力支持點的馬克沁重機槍嗵嗵嗵的咆哮着，黃燦燦的金屬彈殼稀里嘩啦的落得滿地，在蕭瑟寒意的冬天中冉着騰騰的熱氣。　　硝煙的味道很是刺鼻，嗆的人難受。周吾搖了搖頭，在這樣彌散着無數細小火藥微粒的空氣中，喘口氣都難。　　剛剛才探頭而出，北洋軍暴雨樣的機槍彈便傾盆而下，火鏈樣的‘鞭子’橫掃過戰壕，濺起一排點點星星的土灰。周吾搶忙的低下頭來，他算是反應快點的，很多革命軍士兵就是在北洋軍這樣猛烈的機槍火力的掩護下傷亡的，不斷的有人被這樣猛烈的機槍火力撂翻在戰壕里。　　一陣短促而又猛烈的爆炸聲中，炒豆樣的槍聲又一次密集而起。一波接着一波的北洋軍士兵從煙雲之中冒出，前抵的步兵炮瘋狂地轟擊着革命軍的火力點，掩護着步兵的進攻。密集的槍聲之中，雙方的士兵互相射擊着，不斷有人倒下。　　革命軍前就是一片沒有任何掩蔽物的平坦開闊地，然而此時，這片開闊地，傾刻之間被炸得宛若月表樣，滿是彈坑。在革命軍的火力下，成群的北洋軍利用這些彈坑的掩護，逐次向前進攻。但他們的進攻部隊在白米的距離上，便是遭到了革命軍猛烈的火力阻擊。　　手榴彈一個接一個的在北洋兵的人群中炸開，紛飛的彈片無情的撕開了北洋士兵的血肉。綿密而起的煙雲轉眼便是將成群的北洋兵吞沒在其中。慘叫聲接連不斷。　　革命軍士兵也是不斷倒下，在北洋軍猛烈的火力下，他們幾乎是被密集的彈雨壓得抬不起頭來，許多弟兄甚至剛剛冒出頭來，便被飛來的子彈給打倒。　　到處都是散亂的彈坑和殘破的屍體，周吾趴在戰壕的壕壁上，陣陣的口乾舌燥。慘烈的戰鬥已經讓所有人忘記了什麼是害怕，滿眼之間到處都是猩紅火紅之色。　　北洋軍瘋狂的進攻之中，岌岌可危的時候，周吾和他所率領的偷襲部隊也真陷入在一片危機之中，難以脫身。　　從橋頭方向增援而來的北洋軍正拚命的壓制着老馬的火力，要不是顧及這裡是炮兵陣地，北洋軍的小鋼炮彈早就砸過來成堆的炮彈了。不過就便是沒有炮火和小鋼炮火力，從前線補給點那邊增援而來的北洋軍也足夠將人數寥寥的周吾所部給湮沒在死亡中的。　　從河對岸掃射過來的重機槍火力使得二班副和柳大鬍子他們幾乎動彈不得，而負責炮兵掩護的那一小隊的北洋軍也拚命的展開反撲，一時之間竟是讓整個革命軍被壓制住了。　　轟一聲巨大的爆炸聲，稍遠處的兩個弟兄在一團炙亮的火球中被掀翻出去，橙紅的火焰割裂開夜的黑幕，將四野照的昏黃。這是北洋軍甩來的手雷。　　拚命吼叫着馬克沁的火力掩護下，三五個北洋兵從側翼摸了上來。　　“我操！”周吾破口而罵著，一群子彈幾乎如同飛蝗樣，擦着他的耳邊就飛了過去，驚得他一身冷汗。　　“師座，你們快撤！”一聲嘶吼從周吾的身後傳來。詫然回頭的周吾只見一條胳膊在滴着血的老六猛然躍出了上去。他似乎在剛剛北洋軍打來的一陣彈雨中挂彩了。　　“媽的，老六，你給我回來。”周吾吼道，“要不然老子槍斃了你。”　　然而火光中，那個身影卻是依然義無反顧的沖向了北洋軍。　　“媽的，媽的，弟兄們開火，掩護他。”看着胸前掛着手榴彈袋的老六的身影，周吾知道這個東北漢子想要干什麼。“打死那些狗曰的。”　　稍帶着硝煙氣息的微風此時怎麼都讓身在師部的李想覺得心煩意燥。那從洞開的觀察口處，順風湧入進來的陣陣炮火驚鳴之聲，此時在李想的耳里聽起來，怎麼都覺得如同是一記又一記的重鎚狠狠地敲在自己的胸口。　　看着那遠方騰起的濃黑煙柱，李想不由得心情焦慮。扶搖垂掛在天地之間的那一道道濃黑之色的煙柱，此時在李想看來，就如同是喪禮上的黑紗一樣，垂幕飄零在風中。　　心情的煩躁讓李想不得不反覆踱步，以此來稍稍緩解下自己緊張的情緒。穿越這些年的經歷生與死的歷練，他已經不是一個太過容易將心緒掛在臉上的天朝小城管，使得自己的喜怒哀樂很容易就為人所洞察的普通人。　　然而，此時就連荷槍實彈站在師部掩蔽體外的衛兵都可以看得出來，李大帥此時是在為周吾部能否安全脫離戰場而擔心。幾個通訊官也不由得就自己的呼吸都放緩了許多，梅迪小妹也不再向大帥置氣，身怕自己緊張的情緒給已經如同火山樣積蓄着怒火的李大帥火上澆油。　　“周吾那邊有什麼消息沒有？”這是一連十多分鐘內，李大帥從小東山下來之後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然而參謀們輕搖着的頭、低聲的嘆息之聲卻一次次讓李想的心給驟然的抽緊起來。

# 第二百零一章 欺世之詞

　　北京。　　如絮如花般的雪，漫天飄着、飛着，似舞、似歌，悠然舒緩，鎮定自若。雪下得很小，風卻很大，樹梢、屋頂、路邊，銀裝素裹、皚皚一片，整個為骯髒與醜惡佔據的帝都化為純潔的潔白世界……　　泰安樓，袁大公子臨窗而立，負手做文士賞雪尋詩狀，端地是風流倜儻。他半仰着頭，彷彿長久地，看着、聞着、聆聽着，感覺着――這個雪的世界，這個單純的、清新的、歡快的、柔和的，雪的世界……　　這樣的美好，也只不過是個表象，他出現在這裏，不是為了賞雪尋詩，飲酒會友……　　廖宇春在一桌豐盛的筵席旁心神不寧地等待着，身為保定府屬姚村陸軍小學堂總辦，此刻還不如袁克定靜氣，實在心中太多顧慮。　　廖宇春得袁氏父子暗示，專足致書於北京同志夏清貽君。夏清貽江南名下士，現充京師紅十字會員，對和議有決大的影響。他又怕辦不好差，請不來這位江南名下士，又怕江南名下士來了禮儀無法安排，心裏七上八下。　　雖然廖宇春接夏清貽復函雲：　　少游姻長執事：�壤矗�披閱來書，極佩偉見，惟愧螳臂，不能攘大樹，有負推許，奈何。我輩所圖，尤宜秘密，意見書不可宣布，執事與張君，何日來京，面商一切。極盼極盼。尊擬草莽小臣奏疏一篇，已見報章，惟與狐謀皮，適恐為狐所嗤耳，一笑。清貽叩。　　但是，對袁氏父子交給他的這件差事，他始終疑慮重重。此次和議，廖少游秉承袁氏父子之命，以袁世凱出任民國大總統為先決條件，準備接在唐紹儀屁股後面南下，去滬上與黃興秘密商定，推翻清政府，確立共和政體等“五條款”。為此，袁克定、廖宇春，以及湖北的段祺瑞、靳雲鵬等秘密串連北洋各軍，脅迫清廷贊成共和，擁戴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　　�D�D此次得運動推袁之策成功辦好了，以下位而謀國事，以書生而靖兵戎，也未必就能名垂後世。殷憂所以啟聖，多難即以興邦，范蔚宗論東漢之衰，危而弗亡，皆賢人君子心力之為。是所望於海內名公巨卿哲人傑士，懍被發纓冠之大義，誓抱冰握火之苦心，俾所謂武裝和平解決者，常留璀璨莊嚴之聲譽，以垂被無窮。　　如果辦砸了就可能身敗名裂！　　想想，黃興電復汪精衛轉告楊度：“中華民國大總統一位，斷舉項城無疑。”楊度將此電轉呈袁世凱。袁說：“此事我不能為，應讓黃興為之。”袁世凱的口頭謙讓，不過是他的欺世之詞。但是，卻看出黃興卻是趨向和議，推袁之事，大有成功之可能。　　廖宇春想東想西，臉上一紅一白，站在旁邊裝作看雪的袁克定早猜出他的心事，笑道：“既然咱們合演這齣戲，那就要唱得真一點，唱砸了我是不依的，我父親會很生氣，後果會很嚴重……其實就各省情況來說，首義都督黎元洪，漢陽失守后，武昌危在旦夕，父親就在這個時候通過漢口英領事提出雙方停戰。在父親自然是為國家民族着想，而黎元洪卻認為父親對他有意維護，必會對父親感激不盡。其他各省都督如譚延�]、庄蘊寬、陸榮廷、孫道仁等那一個不是清廷的大官僚地方大紳士，在他們思想深處，當然感到與其擁護那些素不相識的革命黨人，不如擁護父親尚覺氣味相投。這些情況父親當然知道的更清楚。”　　廖宇春忙躬身答道：“是。”　　袁克定又問：“準備何時動身？”　　“議和大臣唐紹儀等，已啟程赴鄂。只等孔君文池自雲南來，夏君亦來寓，志同道合，密計進行之手續者，既偕孔、夏二君，乘京漢兵車，連夜遄行。”廖宇春忙又躬身答道。　　袁克定見他總改不掉奏對格局，一副把他當太子的唯恐敬畏樣子，不禁得意，笑道：“少游，咱們兄弟相稱，別那麼局促，拜佛似的，瞧着像什麼呢？”　　廖宇春也笑道：“不敢斗膽。”　　二人正在說話，門上的人進來稟道：“大公子，孔先生帶着夏先生來了。”　　袁克定忙轉身笑道：“我去迎接！”　　廖宇春捏着一把汗緊跟在後。　　孔文池和夏清貽聯袂而入，剛進二門，早見廖宇春和袁克定兩人笑容滿面迎了出來。孔文池便悄悄放慢了腳步，側立夏清貽身後。夏清貽忙搶前一步長揖到地，口裡說道：“少游姻長，清貽何幸，披閱來書，極佩偉見，惟愧螳臂，不能攘大樹，有負推許，奈何。今日來京，面商一切，實慰中懷！”　　廖宇春見夏清貽神氣清朗，體態瀟洒，沒半點俗氣，忙上前挽着夏清貽手道：“哪裡，哪裡。惟四萬萬漢滿同胞之幸，草莽小臣，淚竭聲嘶，罔顧忌諱，冒死謹奏而已。先生江南名下士，大局紛紜，吾輩當求最後之解決，執事其大發宏願，出而為排難解紛之舉。吾儕或聯衤藝南行，同謀大計！”說著又一手拉過袁克定的一隻手笑道：“這便是袁大公子。克定兄，快見夏先生來！”此時事到臨頭，廖宇春倒覺輕鬆，忽作匪夷之思，他倒要瞧瞧袁克定怎樣屈尊降貴，應付這個場面。　　袁克定此時如同換了一個人，向廖宇春笑道：“少游，這位夏先生我們是老相識了。”　　廖宇春假嗔道：“哪能這麼沒規矩！先生乃江南名下士，要放尊重些才是，還不行過禮來！”　　禮賢下士是必須唱的曲目，袁克定答應一聲“是”便要倒身下拜，夏清貽可不能未來的太子爺拜他，袁克定有禮賢下士的范就足夠了，他立刻一把扶住了他，說道：“大禮不敢當，豈不聞孫後主《爾汝歌》乎？‘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此言一出，廖宇春、袁克定和孔文池同時一怔，回過神來，方覺貼切之至。袁克定這位未來的太子爺，鐵定是他們的主子。不由會心地呵呵大笑。孔文池心中驚詫：“真真是江南名下士，鬼使神差的想起這首詩來拍袁克定的馬屁，厲害！”一邊笑，一邊將夏清貽讓進後房。　　大家入席敘座，袁克定特謙虛的自坐了末座。　　寒暄數語，夏清貽歸了本題，說道：“是日聞議和大臣唐紹儀等，已啟程赴鄂。少川豁達超俗，本是傑人之材，必能自致和議成功，何勞小弟？”　　袁克定一笑道：“南方各省裏面情形，雖然很複雜沒有統一，但表面上都站在革命一方面，南方的領導問題是確定了。至於北方呢？清廷雖不問政，但清帝名義還沒有正式取銷，父親以國務總理地位，總管軍事和一切政權，他所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如何由他來帶頭，清帝當然要退位，南方的獨立，如何使它取銷，服從中央，這是他老人家的盤算，而現在南北議和，不能對外說出來的。因此南北議和的條件，只能放在總代表的腹內，更多的還是需要先生幕後去與南方交涉……”　　夏清貽聽到竟有清帝當然要退位，南方的獨立，如何使它取銷，服從中央的大逆不道之言，卻也沒有如何大感驚奇的，畢竟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何況我輩呼。但是袁克定這樣大方說出來，卻是讓他感到受寵若驚，忙道：“清帝退位是一件事，南方取消獨立又是一件事，不可不慎。”　　“事在人為嘛，”廖宇春接口道：“早先聞靳君翼青南下，任第一軍參議，亦表贊同和議，在漢口遊說北軍將士。我等皆認為，南北兩軍兵力相當，北不能鎮定南省，南亦不能殲滅北軍，其結果非南北分國，即永無了期，全國人民，萬難堪此。南軍宗旨不外革命與排滿，只要確定共和，但成漢族之政府，即已達到目的，北與南利害相同，並不反對。北軍與南為敵，只係為袁總理出力，並無效忠清室之意，只要南軍不排斥袁，北軍決不仇南。是日議定，我儕當循此方針，各就力之所及，以圖進行。翼青在漢，南下之後，尚須與之接洽也。”　　想不到靳雲鵬的動作比他們的快，夏清貽遲疑了一下，道：“世兄所言何嘗不是，如此�D�D靳君為運動北軍之主力，廖君為運動南軍之主力，各盡其責，何患無成。吾則勉附驥尾，遙為二君之後援可耳。”　　袁克定聽了這番話，忙道：“大抵吾策須求王、馮、段三公之贊成，王公在京，而馮、段二公皆在鄂。今日議定，孔君赴漢為靳君之後援，張君在京、保間遊說軍界。廖君與夏君則先往漢口，再作南行。可好？”　　夏清貽呷了一口酒，笑道：“甚好！”　　廖宇春笑道：“前日偕孔君文池謁陸軍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陸軍王大臣，未晤，聞王屢萌退志。文池已略陳意見，未加可否。田副大臣，后遣人持刺招飲。偕孔君文池、張君志中，密陳大計，田似首肯。”　　真是聞所未聞，陸軍副大臣竟然被他們策動！王士珍雖然說是歸隱，不肯出來表態，但是聰明人都知道，北洋三傑都是袁世凱養的狗，袁世凱隨便一句話，他們保證立刻話招。在夏清貽心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霎時臉上微微變色，這天下，早就握在袁世凱手心。　　袁克定雖然暗自得意，可臉上卻半點不露，遂笑道：“咱們且吃酒，王大臣屢萌退志，那是他的事……”　　孔文池也笑道：“人心愈壓制，其膨脹力亦愈大。中西往事，歷歷可征。此次民軍聲勢極大，無論其不能撲滅矣。王大臣萌生退志，也是有心無力。”　　孔文池接着又說道：“吾在雲南，殊憾蔡鍔輩不謀於我，為排北舉動，余受創不死而生還者幸也。本當披髮入山，不復與聞天下事，第念袁、段二公，既陷絕地，且大局糜爛至此，若恝然坐視，漠不關懷，區區此心，良所弗忍。吾既赴漢為靳君之後援，當先作漢渚一行，兼酬段公數年知遇之雅。段公天分絕高，不同流俗，必當有以報命。”　　廖宇春萬不料他竟還和段祺瑞有淵源，不禁愕然，將箸放在桌上，笑道：“天之留君北來，正所以救中國。存亡之機，唯君操之。仆不日當偕夏君清貽，赴南一行。南北兩方，彼此分任利害禍福，在所不計。”　　“正是，”夏清貽沉聲道，“大局糜爛，即在目前。非南北裂土而王，即演成豆剖瓜分之慘劇，事機危迫，間不容發。”　　“先生大義！”袁克定笑道，“計畫既定，孔君可先成行，廖君與夏君尚須謀划計議，想想如何以取南軍之信用，廖君其速為介紹，商訂會晤之期，屆時當在京踐約也。”　　大家見袁克定布置下來，又都斂容屏息靜聽。　　夏清貽笑道：“我有一人，可以取南軍之信用。”　　話音剛落，袁克定又笑道：“我想到了。南京先鋒隊聯隊長朱君葆誠。”　　夏清貽哈哈大笑，道：“大公子果然交友甚廣，什麼事情都滿不過您的法眼。只需得南京先鋒隊聯隊長朱君葆誠介紹，便可得晤蘇軍總參謀顧君忠琛，及元帥府秘書官俞君仲，咱們密定之五項條約即可通達黃興之耳，定下和議之基調！”

# 第二百零二章 集結號（一）

　　北洋軍騎兵與後面被襲擊的部隊的結合起來衝擊，一時之間炮火連天，槍彈橫飛，激戰最為慘烈。刺刀拼得嘁里咔嚓，手榴彈的爆炸聲一聲接着一聲，這片土壤浸滿了鮮血。　　遠在師部的李大帥一直都老實的守在崗位上，而高參曾高更是站在隱蔽體的入口處，透過炮兵觀瞄鏡一動不動的注視着那片被火光給染紅了的戰場。每一分鐘都有戰士犧牲，每一秒都有人倒下，這就是血腥而又殘酷的戰爭。　　周吾的精銳部隊都在這裏反覆和北洋軍廝殺，陷入無法脫身的苦戰。呼嘯砸下的炮彈所掀起的火光之中，漫是那被鮮血浸潤了的泥土。　　“必須立刻撤離戰場，這是師部的命令，我不管周吾是不是市長，誰要是不聽命令，我就敲碎了誰都腦袋。”李大帥一拍桌子吼道，“堅決的給我撤退，想盡一切辦法！”　　聽着李大帥的一通暴罵，曾高從炮瞄鏡前回過頭來，對他說道：“大帥，要不我帶人去增援吧。看敵人的炮火密集度，大概也是將這次進攻當真了，這時候要撤離戰場，非常困難。”　　“好啊，打得越凶越好，說明我們這是調動了敵人，誘敵初見成效，起碼主動權在我們手上。”李想不無感慨道，“現在咱們手裡的兵是越打越多，隊伍蓬勃發展，但是武器彈藥的補給很難。”說完，他苦笑一聲。　　“大帥放心，周吾不是無能之輩。”曾高正色說道，“一定有能力帶領隊伍撤離戰場。”　　的確正如李想所擔心的那樣，周吾已經成了北洋軍的眾矢之的。炮彈幾乎是成堆的砸落下來。那些75毫米山炮幾乎是將整個陣地給翻了一遍，炮彈砸落之處，幾乎都是一個諾大的彈坑，而戰壕也被順帶着翻犁了一遍。　　也就是在這樣的炮火下，周吾率領的官兵們在被炸得七零八落，幾乎成了斷截的土溝樣的戰壕里，頑強抗擊着北洋軍的進攻。馬克沁重機槍的嘶吼，還有漢陽仿造的79式毛瑟的排放之聲，始終就沒有停止過。　　然而，戰場之上，周吾的心裏卻是心急火燎。北洋軍左右兩翼的進攻都選擇在了革命軍的結合部，對他造成合圍之勢。　　雖然革命軍很大程度上打擊了北洋軍部分進攻兵力，可是李想所擔心的情況發生了。一旦正面的北洋軍步兵大隊也壓上來，那麼周吾的陣地可真算完了，兩翼包抄、正面突擊，一個步軍營，一個騎兵營的北洋軍進攻，不是周吾用來偷襲騷擾區區一團兵力所能夠抵擋的。　　顯然，此時的周吾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轟！轟！轟！一長溜的爆炸如同節日里燃放的鞭炮一樣，密集炸響。胸前掛着手榴彈袋的老六在爆炸中粉身碎骨，以死殉志，以身酬國！　　諾大一個前線猛然的發生爆炸，無數的炮彈、槍彈在殉爆的巨響聲中接連炸響，潑風樣的鋼鐵碎片橫掃着那些正在向河岸方向掃射的北洋軍士兵。高迸的金屬流帶着面目猙獰的死亡面容，摧枯拉朽樣的破入到一個個北洋軍士兵的身體內。　　柔弱的人體組織頃刻之間便被打得千瘡百孔，鮮血淋漓着從那些可怕的創口間噴射而出。齊刷刷被鋼珠體掃斷的肢體散落在梅花樣濺灑着血污的土地上。一片模糊的血與肉之間是白森森的觸目驚心的碎骨。　　哭天喊地的哀嚎聲回蕩在空曠的田野上空，此起彼伏的爆炸聲里，全然是一片哀鴻。翻滾在血泊中的北洋軍士兵們苦苦掙扎着。橋頭方向的北洋軍士兵們更是面面相覷，不知所措。　　一個肚皮被爆炸的炮彈破片給撕裂開來的北洋軍士兵哀鳴着、渾身篩抖着，他竭力的想將拖拉在外的腸子塞回去，看着那略帶青色、沾滿着塵土的腸組織，這名北洋軍只能是出如同野獸樣的哀嚎。　　在他身邊的同伴只剩下提拉着的半口氣，一塊飛濺的破片橫切開他柔弱的脖子，傷口深得幾乎可以見到頸椎骨，斷裂的氣管、神經糾纏在噴涌着的猩紅之間，儘管他竭力的用左手捂住了傷口，可透過指縫仍有大量泛着泡沫的污濁涌將出來，黏糊糊的血塊堵住了斷裂的氣管，沉澀的呼吸間，一股猩紅猛然噴出。　　濃煙中十來個北洋軍士兵慘叫着翻滾着，火光在他們的身上跳躍着，燒灼了皮膚，肌肉在焦、在爛化。原本帶着絲絲暗紅的肌肉組織頃刻之間變成了焦黑，儘管周圍的士兵們在幫着撲滅他們身上的火苗。可是那燒灼皮膚地炙熱卻是讓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一個跌跌撞撞奔跑地北洋軍士兵哀鳴着、慘叫着。齊肩斷了的右臂被氣浪拋到了一邊，鮮血從傷口出湧出，滴啦着灑滿了地。　　幾具面目全非的屍體倒成一堆，一個軍官模樣屍還趴在一輛已經燒毀的馬車旁，半個腦袋已經不見了。猩紅泛白的腦組織糊得到處都是。　　幾個亂成一堆地北洋軍人胡亂的衝著四下里開槍，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哪裡還有敵人，那裡躲在哪裡。幾匹軍馬私下里胡亂的亂竄着。騎在馬上地北洋軍騎兵衝著四下里胡亂而吼。　　火光之中，幾輛倒車地馬車一邊後退，一邊搶忙拖出一些物資。劈頭蓋臉的炮彈和子彈打得山上的樹林草叢一片枝恭弘=叶 恭弘亂舞。轟！轟！轟！的爆炸聲接連一片。　　一個指揮官模樣的北洋軍軍官干扯着嗓子斥喝，指揮部隊散開，並要求各北洋軍基層官長、正目組織部隊展開。看樣子這股敵人並不僅僅是衝著炮兵陣地來的，狂亂着的北洋軍人手忙腳亂的指揮着車輛炮隊後退，混亂中甚至有些車輛撞在了一起。　　老六粉身碎骨，以身許革命理想，他大無畏的犧牲卻是換來了戰鬥的逆轉，北洋軍前線運輸的物資補給猛然的發生爆炸不僅僅使得小橋邊的北洋軍增援部隊不得不臨時停止了對老馬他們的進攻，而且還順便把北洋軍那幾挺馬克沁重機槍也帶槍連人一起被吞沒在火光之中。　　濃黑色地硝煙彌散在北洋軍物資彈藥運輸隊的上空，是接連着出幾聲乾澀沉悶地爆炸聲響起，嗵！一枚手榴彈打着旋的落下，轟的一聲炸開。正亂糟糟成一團的北洋軍人群里一片慘叫。紛飛的鋼鐵將柔弱的人體撕開、切斷，混着鮮血。灑揚成一副色彩奪目的血腥畫面。　　藉著手榴彈爆炸的瞬間，周吾端着手裡的博朗寧左輪手炮，立馬沖了上去。　　整個炮兵陣地此時是一片狼藉，到處都是橫七豎八的屍體和散落的肢體、噴濺的血肉。在二班副的指揮下，每門北洋軍山炮的炮管里都被塞進了炸藥，再加上一顆手榴彈引爆，隨着一聲略顯沉悶乾澀的爆炸聲，75毫米口徑的炮管便如同展開的喇叭花那樣炸開。　　“師座，咱們向碧山方向撤退嗎？”銀泰縮着頭對一旁的周吾大聲吼道。　　周吾點點頭，收回槍，大聲命令：“逐次掩護，儘快脫離戰鬥，向碧山方向撤退。”　　“不往李店方向撤退了嗎？”剛剛從河裡爬上來的一班長問道。　　“不往那邊去了，我們就往碧山方向走。”周吾肯定的說到“讓老馬他們炸斷橋，我們往碧山方向走，這兵法上不是說了嘛，虛虛實實，實實虛虛。”　　周吾的話來沒落地，一聲尖利的呼嘯聲驟然的迸出而出，正在斷後掩護的兩名弟兄如同落恭弘=叶 恭弘樣被爆炸的氣浪掀飛出去。潑灑的鮮血漫天飛舞，扭曲破爛的槍飛出老遠。　　“媽的幣，快走。”端着馬克沁掩護着老馬的小虎大聲的嘶喊起來，“北洋狗曰的炮轟！”　　轟！一聲巨大的爆炸，火光閃動，趴在地上向這邊喊叫的小虎混合在飛濺的碎泥土中被氣浪掀起，重重摔了出去。　　“小虎！”兩名革命軍戰士狂吼着，不顧一切的衝上前去，搶拉回自己的戰友。滿臉焦黑的小虎渾身上下都遍布着可怕猙獰的創口，鮮血突突的從那些創口中如泉水樣的湧出來，怎麼也止不住。　　看着圍在自己身旁的一圈兄弟們那關切的目光，小虎只微微抬起手，眼中有一絲異亮的神采，掙扎從嘴裏擠出一句話：“這個萬惡的舊社會，咱們活的太苦，看不到大帥許諾的理想年代，那個人人都能歡樂幸福的年代……”便再也說不下去了，大股的鮮血從嘴裏湧出來，堵住了他的話語。微微抬起的手頹然落下。　　“媽的幣，走，走，快走！”一班長沙啞着嗓子大聲的喊道，“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這一片戰線上，一片膠着，轟！轟！轟！一聲聲巨大爆炸聲中，整個革命軍防線被籠罩的在火光中。滾燙的金屬射流在昏黃黯淡的太陽底下四處橫飛，在北洋軍瘋狂的炮火下，很多段戰場里的革命軍士兵瞬間便死了個精光，無數的鋼珠破片挾風帶火而來，轉眼間便將這些革命軍士兵打得如同篩子一樣。　　紛飛的血肉中，一具被破片削去了腦袋的屍體在慣性作用下依舊向前奔走數米之遠，脖腔間那抹猩紅高高噴濺而起，如雨樣的淋了下來。目瞪口呆的一個小兵在驚愕了半天之後，竟然被嚇的愣在那裡，好半天他才想起，這具倒地之後依然在抽搐着，沒有了腦袋的屍體是團部的一個通訊兵。　　想必他在黃泉深處仍若有所思的摸摸自己的脖腔，出沉悶的疑問，“我的腦袋呢？”這個小兵忽然覺得自己有些哆嗦，當他看着那具屍體的時候，他感到了一陣不由自主的恐慌。　　身旁的另一個士兵也是嚇得夠嗆，他剛剛摘下大檐帽，抬手抹了把汗，一片高射來的炮彈皮便呼嘯而過，齊刷刷地將他的半個腦袋削飛了，污血混合著腦漿稀里嘩啦的糊滿了戰壕，只剩下半個腦袋的屍體“咕咚！”一聲癱軟了下去。　　依託着炮火的掩護和人數上的優勢，北洋軍一度突破側翼的周吾的防線，但被周吾率領的殿後部隊給趕了出來。　　在炮火的掩護，北洋軍再次沖了上來。但這一次將進攻的方向直接指向了周吾，周吾再一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之前才將二連替換下來的一連在一輪苦戰下來，全連所存人數只剩下不足百人，三個排長兩死一傷，嚴峻的事實擺在了周吾師座面前。　　“兄弟們，記住了，就算死光了，我們也要頂住，決不能讓北洋軍從我們這裏突破，必須保證所有部隊安全撤離戰場。”周吾帶着嘶啞的聲音站在一連的陣地上吼道。“沒有聽到集結號，誰也不許後退一步！”

# 第二百零三章 集結號（二）

　　“大鬍子，去，幫忙把這些受傷的兄弟送到後面去。”周吾一臉的血污煙垢，強裝一笑，對劉大鬍子說到。這個神槍手，他一定要保住這個特殊人才。　　“不，師座！”劉大鬍子爆跳如雷，“這裏才是我應該是所在的地方。”他堅持的說到。他明白師座的意思，那些受傷的戰友根本就不需要後送，因為他看到每一位傷員都在默默的做着最後的準備，輕傷者在收拾着彈藥，重傷的弟兄們也竭力的喘息着，趴在戰壕壁上，相互依偎在一起，手中套着手榴彈的拉環，他們是要發揮最後的餘熱，為部隊撤退拼此殘軀。　　“這是命令，你他媽的快給我服從命令！”周吾突然暴怒。　　“不！”劉大鬍子同樣很是倔犟，“我也是師部的人，師座在哪裡，我就在哪裡！”　　“媽的，你敢不服從命令，他娘的，你是咱軍隊里的神槍手，咱們革命軍更需要你這樣特殊人才，你知不知道？好好的活下去，咱們革命軍不是狗曰的北洋軍所能夠滅亡的。”　　“不，師座比我更重要，我將陪在師座身邊，就算死，咱也得死在自己的戰鬥位置上！”劉大鬍子慨然說到，“師座不退，我絕不後退！”　　“你！”周吾無奈的嘆息了一聲，心裏卻滿滿的是感動，再看看身邊傷痕累累，留下斷後的革命軍戰士，一個個目光堅定的看着他。　　北洋軍進攻的浪線越來越近，越來越近，如同野獸樣的嚎叫着，成群的北洋軍撲了上來。　　一枚枚手榴彈在面前擺好，陣地上的所有的革命軍士兵都冷然、冷酷的看着成群而來的北洋兵。　　咔！咔！咔！一陣上刺刀的聲音。不需要周吾下達什麼死命令，戰士們熟練做着白刃戰的準備。　　一排迫擊炮彈呼嘯而落，緊接着便是炒豆樣的馬克沁重機槍的怒吼，會同着陣陣齊放的步槍彈形成一陣瓢潑樣的彈雨掃向壓上來的北洋軍散兵線。　　轟！轟！轟！劇烈的爆炸聲，整個陣線之前炸成了一片火光，而北洋軍馬克沁重機關槍也迅的抵上前來，密集的自動潑風樣的刮翻出來。成堆的革命軍士兵在槍林彈雨中倒下。　　“弟兄們，上刺刀！”周吾左手揮着手裡的博朗寧，右手舉着指揮刀，率先撞上北洋軍。　　革命軍數十條漢子出如雷樣的怒吼，跳出戰壕，挺着上着刺刀的步槍毅然的沖向蜂擁而來的北洋軍步兵。　　到處都是喊殺之聲。一場慘烈的白刃戰瞬間爆，刺刀沒入人體的悶響，槍托砸開腦袋，工兵鏟劈斷骨骼。轟然撞在一起的兩群人出了不是人類所能出的吼聲。　　怒吼着的周吾將指揮刀捅入一個北洋軍人的腹腔中，回刀，一腳踹開哀嚎着的敵人。背後人影一閃，周吾回槍，本能的揮動左手博朗寧一槍放過去，後面試圖偷襲的北洋軍鮮血噴濺，滿臉開花。　　拎着夕陽式弧線優美的長刀片的周吾接連將兩個北洋兵砍翻在地，“你姥姥的，狗曰的不是很能拼嗎？那就來啊！”破口大罵著的周吾一個下劈，明晃晃的長刀在敵人的頸部閃過，鋒利的刀刃劃開了柔弱的脖子，順勢而下的刀鋒切開肌肉，神經、頸動脈血管順勢而斷，一股暗紅從猙獰的傷口處噴濺而出。顧不得拭去噴濺在臉上地污血。周吾又撲向另一個敵人。　　不遠處。幾個北洋軍正將一名年輕地革命軍士兵按到在地，被牢牢壓在下面的革命軍士兵徒勞的掙扎着，但幾把刺刀仍然狠狠的扎沒入他的胸膛。　　巨大的爆炸聲從北洋軍的後方猛然傳來，接着便是那綻放在晴空下的火紅硝煙。正在陷入在苦戰中地革命軍士兵們無不為之而士氣大振，因為他們知道，革命軍主力已經脫離戰場，炸掉橋樑。　　“弟兄們，殺啊！”揮着手裡的指揮刀，周吾怒吼着，衝著身後齊聲吶喊的士兵們喊道。　　慘烈的白刃戰讓人幾乎感到頭暈眼花，在火光的襯托下，那些閃着寒光的刺刀在被硝煙遮蓋的晴空下殺的天昏地暗。　　鮮血在飛濺，火焰在燃燒，破入人體內地寒刃在溫熱的人血浸潤之中似乎也變得那樣的充滿着灼熱，充滿着暴虐的殺乏之氣。　　到處都是混亂的叫罵，到處都是金屬碰撞的交鳴。到處都是此起彼伏的喊殺之聲和垂死者的哀嚎，到處都是飛濺地鮮血和慘烈的搏殺之景。　　激烈的槍炮聲已經沉寂了下去，只偶爾傳來一兩聲巨大的爆炸聲，匆忙從前方回援過來的北洋軍指揮官意識到革命軍很可能已經撤離戰場。　　儘管這樣，北洋軍還寄希望於為炮兵提供掩護的部隊多少能夠消滅到那股革命軍，但願，但願他們能夠保住炮兵部隊。　　沿着蜿蜒的河岸。北洋軍騎兵地增援很快便趕到了戰場。哪裡還有革命軍地身影，遍地都是北洋軍士兵的屍體，被炸毀地火炮東一堆、西一攤，殘骸還在冉着濃煙，火焰竄動在翻到的馬車上。75毫米山炮被炸得如同剝了皮的香蕉一樣。火焰忽忽的舔舐，着被燒得焦黑的屍。　　震驚了的北洋軍很快醒悟過來，爆跳如雷，遭到意外的打擊，氣得哇哇怪叫。那些該死的革命軍還沒有跑多遠，北洋軍指揮官怒罵著指揮部隊立即沿着河岸向南追擊。也許還能夠趕上那些革命軍。一定要將他們碎屍萬段，為這些倒霉的炮兵報仇雪恨。除了留下一些士兵收拾遍地的屍。所有的騎兵立即向河對岸追擊。　　戰場突然安靜下來，還未散盡的天空下，田野四下里靜悄悄的，彷彿沒有人存在一般。一群身影躡手躡腳的在人高的茅草原里，向前緩步前進着。抗着馬克沁機槍的老馬向著身後不遠處的周吾打了個手勢，指了指不遠處的土路。周吾點點頭，一揚手，正摸趕路的敢死隊員們紛紛蹲了下來。持槍警戒着四周。沒有任何的動靜。　　就在此時，隨着一聲急促的馬蹄聲，兩名北洋軍騎兵從硝煙中鑽了出來。　　“媽的，糟糕了。”正在側翼掩護隊員們通過土路的周吾低罵了一聲。　　兩名北洋軍士兵顯然看到路上的幾個革命軍士兵，也為之而一愣，在馬匹“吁！”的嘶鳴聲中，猛然收緊韁繩的兩名騎兵先是愣了楞，隨即拉轉馬頭，一個隊目模樣的北洋軍騎兵猛然一夾馬肚，刷然的抽出雪亮的騎兵軍刀，便是沖了上來。　　緊隨在其後的另一個北洋軍騎兵也催馬上來，一前一后的撲將上來。　　砰，舉槍瞄準的柳大鬍子首先發難，一枚7.92毫米子彈從漢陽仿造79式毛瑟步槍的槍膛內呼嘯而出，將緊跟在隊目後面縱馬而來的北洋軍騎兵從馬背上撂而落。　　相比身後翻身落馬的那個倒霉蛋，揮刀而來的北洋軍隊目顯然老道多了。就在槍聲響起的那一霎那，他本能的側身避開。柳大鬍子射出的子彈呼嘯着從他的耳邊掠過，將緊跟在後面的騎兵的腦殼敲開的時候，這個隊目恰好的撥正身子，直衝向正在橫過土路的周吾他們。　　雖然柳大鬍子的那一槍將後面的那個北洋軍騎兵撂翻下馬，可是眼看着已經催馬衝到跟前的北洋軍隊目，周吾感覺到了不妙，本能使得他立即揚起了手中的博朗寧。　　急促的馬蹄聲中，轉眼已經到了眼前的北洋軍騎兵隊目猛然一收韁繩，手裡的騎兵軍刀已然舉起，噌亮的軍刀帶着一道閃亮的寒光，直劈下來。　　“狗曰的，我曰你老母！”破口而罵的一班長一個箭步上前，越過周吾，電光火石般的擒腕扭臂，將這個北洋軍隊目從馬上拽落下來，隨着一聲清脆的“咯嘣！”，北洋軍隊目的手腕應聲而斷，手中的騎兵軍刀掉落在地。　　“啊！”痛楚使得這個北洋軍隊目竭力的叫出聲來，但他只能吃痛地出這樣一聲哀嚎，便再也無法出任何的喊叫之聲，一班長手起刀落，一股冰涼已經抹過了他的咽喉，一股溫熱蠻橫的堵住了他的聲音。　　幾乎就在扭轉北洋軍的手腕的同時，一班長的刺刀已經抽出，帶着一抹寒光從這個北洋軍的脖頸間劃過。動作很快，但同時也狠而准，鋒利的刀刃將氣管和頸動脈血管一起切斷，而後抽出，快得刺刀上甚至沒有沾上多少污血，快得甚至北洋軍只能夠出一聲哀號，便再也無法叫出聲來。　　鮮血從切口處噴濺而出，但更多的鮮血卻是順着斷裂的氣管湧向肺部，堵塞起了咽喉。所以當這個生命正在離去的北洋軍掙扎着想要叫喊的時候，黏糊糊的血污卻將他的喉管死死的堵住了。淤塞在氣管、喉頭軟骨處的血塊使得這名北洋軍隊目徹底失去了呼吸。倒地的屍在神經質的抽搐了兩下，便再也一動不動。　　說實話，當清晰的看到那一抹暗紅從那個北洋軍的脖子間溢出的時候，周吾還是感到了一陣的噁心，真的是很噁心。儘管戰場上見多了戰爭中形態各異的屍體和紛飛的血肉，但周吾還是很不習慣這種殺人的方法。周吾覺得沒有什麼再比割斷咽喉更殘忍的了，因為當生命隨着鮮血的噴涌而漸漸離去的那種感覺一定是很痛苦的。　　周吾突然想起李想總愛掛在嘴邊的一句孫中山先生的名言，“欲享文明之幸福，必經文明之痛苦。”　　一班長習慣性的在敵人屍上抹了抹刺刀的刀刃，儘管沒有沾上多少血污。　　滿地都是噴濺的血污，查看一下周圍，周吾方才站起身來，“走吧！”看着一眾默然無語的奮勇隊員們，周吾低嘆一聲，搖搖頭說到，“北洋軍的增援很快就會到的。”　　雖然老鄧他們已經炸斷了那座小橋，可是周吾知道，機動性相當強的北洋軍騎兵用不了多久就會趕到，此時這兩個北洋軍騎兵應該是從戰場方嚮往這邊搜索前進的，要不了太長的時間，從聞風而來的北洋軍部隊應該很快就會趕到。再不走，麻煩可就大了。　　北洋軍掉車尾的部隊遭到意外的打擊，氣得哇哇怪叫收縮部隊，未能包圍革命軍，便漫無目標地胡亂打，炮發威，然而革命軍早已無影無蹤了。　　這次作戰的北洋軍主帥，乃是在與李純等部隊聯合攻陷漢陽，清政府晉陞為陸軍第二鎮統制官，並賞陸軍副都統銜，正二品的孫傳芳老上司王占元。正牌的北洋馮系，原第一軍總統官馮國璋指揮下攻佔劉家廟，王占元部縱兵燒殺搶掠，極為配合了馮國璋的殘忍，也發了一筆小財。不過他的無能在北洋也是出名的，此次段祺瑞向馮國璋借兵，馮國璋二話不說的把他塞過去。而段祺瑞也給他的任務，就是深入革命軍佔領地區，把李瘋子主力吸引出來。　　騎着高頭大馬上的王占元掃視一遍殘破的戰場，毫無蹤跡的革命軍，最後他得出結論，認為這是小股游擊隊的“幹活”，因此並未放到心上，反而更加驕狂、更加麻痹，他們如同野牛一樣又開始到處衝撞。

# 第二百零四章 斗膽（一）

　　夜幕悄然降臨。在長江流域的光明散去，漸漸被黑暗代替，籠罩的寒冷還在不停地增加。　　孝感大營，段祺瑞孤獨的立在寒風當中，竟無語問蒼天。在他身後，燈火通明的軍帳內，軍中將領、參議忙碌着繁複的軍情機要。　　光明的退去，使李瘋子像緩過氣兒來的野獸，又鑽出來開始肆虐。京漢鐵路線，一度陷入僵局的戰火，重又熾烈地燃燒起來。　　為了應對李瘋子發起的京漢鐵路線交通破襲大戰，由徐樹錚一手策劃戰略部署，北洋軍開始了瘋汪的報復“掃蕩”。　　馮國璋和徐樹錚以為李瘋子革命軍在湖北的正規軍只能分散成小股的游擊隊，藉助於熟悉的主場地利出來活動，沒想到李瘋子竟然集中了近三個師團，在背後狠狠的桶了他一刀，搞得整個湖北長長的處處鐵路起火，一半炮樓冒煙。孝感的段祺瑞感覺惶恐，北京的袁世凱很生氣，湖北的北洋軍上下咽不下這口氣，段祺瑞調集了吳光新、曲同豐等皖系重將，又放低姿態向馮國璋借調王占元，還拉攏奪權孝昌的孫傳芳，共兩萬餘北洋軍，由徐樹錚總指揮，傾盡孝感所有儲備物資，做背水一戰，對孝昌、安陸地區進行“掃蕩”。　　北洋軍一上來就向孝昌、安陸地區腹地撲去。徐樹錚的判斷是正確的，九路合圍，差點就把李想煮餃子。但是，李想竟然在北洋軍九路重圍的眼皮底下飛走了……　　破稱為段祺瑞智囊的徐樹錚在李瘋子的連續打擊下，似乎剛剛有些自知之明。他不得不承認，要想認識湖北的老百姓，認識湖北的革命軍，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要想徹底弄明白李瘋子的事情是多麼的不容易。　　黃村圍剿破產，段祺瑞已經後繼無力，已經做好向袁世凱申請主動撤軍，轉而與李瘋子展開口水戰的準備，卻因為漢口洋人對李瘋子的懼怕，而賣給他一批急需的軍用物資，希望他能徹底解決李瘋子問題。這樣一來，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但是畢竟物資有限，也只能支撐一次戰鬥……　　徐樹錚為此絞盡腦汁，為避免黃村圍剿的失敗，總結經驗教訓。此次作戰，要來個先里后外。先中心開花，后外圍結果。先把李瘋子安陸總部和臨近的周吾師師部搗爛，使整個湖北革命軍群龍無首，然後再分區清剿。　　北洋軍認為以周吾師為主體的革命軍，經過再次採取攻勢后，將主力盤踞於從武鄉以東到黎城以北的山嶽地帶，另一部盤踞於沁園一帶，對上縣――安陸――文鄉道路及此段京漢鐵路進行頑強襲擊。　　北洋軍分幾路撲向安陸革命軍腹地。南路，王占元由上縣以東地區向沁園及郭家鎮一帶壓縮進擊。王占元這次充當了報復性“掃蕩”的急先鋒。北路，孫傳芳主力已突破碧山防線，但在廣水以南被李西屏截住。苦戰幾日，死傷數千，卻仍無進展。猛烈的炮火下，李西屏部傷亡也不輕，但是，徐樹錚和段祺瑞都孫傳芳對能否頂突破李西屏的防守並沒有把握。　　段祺瑞正胡思亂想，徐樹錚突然走出軍帳，來到他身後輕呼一聲，“軍統大人？”　　段祺瑞回過神，回頭一看：“又錚，什麼事？你看着決斷即可……反正湖北戰場，是勝是敗，已經不會影響大局，你只管放手去干……如今這次戰事，牽扯利益最深的反而不是咱們北洋，李瘋子和漢口的洋大人們，咱們儘力就行……”　　徐樹錚暗自搖頭，一軍主帥竟然說出這樣喪氣話，看來真是被李瘋子折騰的沒有了脾氣，其實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的想法，讓徐樹錚都是悚然一驚，趕緊提點精神，說道：“王占元的電報，還是需要大人決斷！”　　“嗯？”段祺瑞有點無奈，王占元素稱無能，但是北洋軍仍然是精銳，在圍剿李瘋子的苦戰之中，部隊已被打的七零八落。馮國璋送給他的人，在這場戰鬥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段祺瑞接過電報匆匆看了一眼，耐不住氣呼呼的大聲道：“混張王八蛋，王占元眼看安陸在望卻沒敢發動進攻，只是一個勁兒地向軍部發報，要人、要槍、要彈藥。我看他王占元此時恨不能一口把天吞下去。”　　看着段祺瑞氣的破口大罵，在原地團團轉，徐樹錚嘴唇動了一下，想要勸解又忍住了。因為徐樹錚知道儘管王占元貪婪得讓段祺瑞總統官討厭，但兩路進攻中，孫傳芳已經沒有希望突破李西屏的防線，因為孫傳芳在黃村一戰損失最是慘重，因為不是段祺瑞嫡系，所以幾乎最苦的戰鬥都是孫傳芳和王占元頂了。而此次王占元的兵力也不是怎麼足，也不知道是否走狗屎運，王占元的進攻速度卻比孫傳芳快太多。所以徐樹錚知道，段祺瑞只要琢磨再三，還是會決定把一部分富餘生力軍撥給他的。　　果然，氣惱過後，段祺瑞拿着電報進軍賬，徐樹錚緊隨其後，一時間，段祺瑞說道：“王占元部在白家鎮一帶休整補充，調度兵力，補續彈藥，為下一步全力撲向安陸大戰做準備。”　　段祺瑞身為湖北北洋軍第一軍總統官，湖廣總督，但是如今的他，在北洋三傑中算是最惱火最失意的一個。戰前，從北洋頭目袁世凱到北洋軍他的皖繫上下，都對他寄的希望最大，袁世凱給他足夠的權力，撥給他的足夠的兵力，他接收馮國璋的攤子時，湖北局勢一片大好。把馮國璋擠走，王士珍又玩起不問政的清高，自己這段時間簡直就是風光無限。但一轉眼，大別山的崇山峻岭和韌勁十足的李瘋子，像牛皮糖一樣把他緊緊纏住。任命電文剛到，他便陷入一直在頑強的李瘋子守軍和山嶺地障間掙扎。風景秀麗的雲夢之澤，繁華似錦的武漢三鎮早已在他眼裡失去了魅力。想起糜爛的京漢鐵路，他甚至頭都疼。　　北京袁世凱轉來電文，對他的表現很不滿意。袁大人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還賴在漢口沒有北上的馮國璋也發來電報，對他的進攻遲遲不能進展“深表憂慮”，並指責孝感大營第一軍主力如不能按計劃挺進，恢復京漢鐵路線交通，撲滅李瘋子匪軍，則勢必影響整個“和議”行動。　　能征慣戰的北洋三傑之一的段祺瑞沒出過這種丑，現過這種眼。　　戰功卓著的北洋寵兒段祺瑞軍統大人沒受過這種指責，更沒因對革命軍作戰而陷入這種窘境。　　勝敗乃兵家常事，段祺瑞作為一個深諸兵道的老軍人，不會不知。但意外的失敗，料不到的挫折使他血往上涌，頭腦發熱。而對他來說災難最大的，莫過於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對泥腿子李瘋子軍的輕視。所以在黃村圍剿失敗之後，他還是不甘心的要繼續圍剿李瘋子……　　王士珍貪婪，為了這個目的，此時段祺瑞也只有滿足其貪婪。　　段祺瑞表面看似已經看開湖北戰局，其骨子里還是很想找會場子的，這一點徐樹錚看得再清楚不過了。　　徐樹錚猶豫再三，還是決定把他斗膽的一個發現報告給段祺瑞，到底怎麼決斷，還是看段祺瑞怎麼抉擇吧。　　“大人？”徐樹錚低聲道。　　段祺瑞抬起頭，看着徐樹錚：“又錚，你今天怎麼總是吞吞吐吐的？”　　徐樹錚咬咬牙，道：“由於我軍攻擊面寬，李瘋子急於堵死各方向漏洞，頻頻向廣水、上縣線調動兵力。不知不覺間，廣水、上縣一線之間形成了一條狹長的巨大空隙。完整的防禦體系出現了裂縫……這麼大的漏洞，我估計李瘋子注意到了它，但他必是自恃手中尚有預備隊，量我軍也不敢冒死闖入，所以一直不與理會……或者，就是李瘋子布下的一個巨大陷阱……”　　段祺瑞猛一驚，然後就是興喜若狂。連日苦戰仍無法打破僵局，已使段祺瑞軍統大人漸漸失去了耐心。他恨不能一口吞掉面前噁心死人的李瘋子革命軍，一氣打到安陸去。他一直在為徹底打碎李瘋子革命軍的防禦體系而苦思冥想。　　當徐樹錚報告發現守軍出現這一空隙時，他兩眼一亮，快步走到地圖前，對着攻防交錯的一個個箭頭琢磨起來。越看，他兩眼越亮，腦瓜越明晰。從空檔插進去，能避免正面受阻，還能插入李瘋子守軍深遠縱深，使李瘋子革命軍腹背受敵，徹底動搖李瘋子革命軍防禦體系。　　想到這，連日受抑制的大腦亢奮起來，心在胸膛里打鼓似地猛跳。戰機稍縱即逝，決不能給李瘋子革命軍的守軍以調整之機。段祺瑞也發現了徐樹錚說的“或許是陷阱”幾個字，但快被李瘋子逼瘋的段祺瑞就是敢闖。　　他轉回身，對恭立的聯絡官命令道：“再派騎兵偵察部隊，挑最精銳的，摸清周邊李瘋子虛實……”

# 第二百零五章 斗膽（二）

　　段祺瑞得悉李瘋子軍隊的新動向後，即萌生大膽意念，企圖乘機恢復京漢線攻勢，一舉打破此前的僵局，並尋機徹底解決李瘋子的煩惱。　　“現在王占元部的位置在哪裡？”段祺瑞快步走到地圖前，若有所思的看着那標滿了紅藍色箭頭和防禦示意標識的地圖，開口問道。　　“在向前集一線，沿着碧山腳下搜索。”作為副官，徐樹錚很清楚此時這位軍統大人最想得到怎麼樣的回答。乾淨利落，不帶任何的多餘話語。　　“吳光新大人現在就在白家鎮，還有曲同豐大人，傅良佐大人。整個白家鎮現在已經是前線指揮部隊所在地。而且輜重兵營頭也在那裡集結，王占元也要去哪裡休整和補充。”段祺瑞軍統大人的拳頭砸在了白家鎮的位置上，“如果李瘋子選擇對這裏採取行動，那麼後果……”　　段祺瑞雖然想要消滅李瘋子想得發瘋，但絕不是有勇無謀之輩，他在思考，思考這會否是李瘋子擺出的一個陷阱……　　“大人，我看要不要再和漢口的哪位大人聯繫下，取得他們的支持？”徐樹錚詢問到，“把他們的騎兵部隊借調過來。”　　段祺瑞的騎兵部隊在黃村一戰損失很慘重，再派遣一部精銳騎兵出去偵察李瘋子動向，那麼白家鎮的安全警戒就明顯不足。　　自從段祺瑞準備前出到白家鎮設立臨時指揮部以來，整個白家鎮毫無疑問的將成為了北洋第一軍的作戰樞紐要地，包括徐樹錚、傅良佐、曲同豐、吳光新、王占元在內的多位大將軍官很快都會在那裡風雲際會。　　而讓騎兵進行搜索配合，那也是一種安全警戒的需要。因為本身騎兵在戰時也就承擔著一些巡邏、偵察和有限追擊作戰的任務。　　因為根據北洋陸軍戰術基本規則，騎兵的作戰是有着嚴格的要求的。平時行軍的時候，騎兵聯隊更多的是被用作充當在前衛部隊的更前方的一道偵察幕。也就是主要進行作戰偵察，一旦和敵軍生衝突，而不是遂行攻擊任務，而是選擇避開，因為這是偵察部隊的基本任務。　　至於攻擊，那是攻擊作戰部隊的任務。不過當生遭遇戰的時候，最先直接接受到長官下達的作戰命令的指揮官卻是騎兵部隊指揮官，因為騎兵指揮官負責有指揮偵察先遣隊的任務。　　所謂的偵察先遣隊，是北洋軍指揮官在步軍前方派出的機動先遣分隊，這種機動先遣分隊的使用不僅僅是步軍戰術基本規則的要求，很多時候，也是出於一些目的而做出的習慣性命令。而那些導致習慣性命令的多數情況是，派遣偵察先遣隊可以掩護夜晚行軍，以便部隊進入戰場后不久即可以動攻擊，同時負責保證步軍前方關鍵地形目標的安全。而且偵察先遣隊還可以對行軍中的敵軍進行突襲，執行破交任務，以遲滯敵軍行動。　　而組成先遣隊的部隊主要是鎮協的騎兵，另外配屬一些步兵和工兵，如果任務需要，還可以配屬上一個步兵炮中隊。通常步兵以及工兵的數量都不會太多，組成的核心便是騎兵聯隊，除非師團準備進行主動防禦，否則在騎兵聯隊的使用上，都是以小規模為主。　　因為如果是進行主動防禦作戰，整個師團的半數以上作戰部隊都會強行前進，並佔領防禦陣地，炮兵將負責給予會裡支援。而騎兵聯隊這個時候多數是尾隨師團主力開進，準備對敵人側翼動反擊，以騎兵的度和衝擊力，瓦解敵方的進攻勢頭。　　其實不難看出來，北洋軍騎兵的這種作戰方式在某些程度上，處於世界頂尖水平。因為多數時候，騎兵遂行的並不是正面的突擊作戰任務，而是充當做快機動部隊，在敵軍的側翼進行包抄作戰，或是在敵軍的防禦間隙之中進行迂迴、滲透、穿插作戰。　　此時讓騎兵在白家鎮附近地區遂行巡邏作戰任務，完全可以利用出騎兵的機動優勢，從而可以進行快機動增援、迅對這股滲透進來的革命軍完成合圍、殲滅作戰。　　段祺瑞軍統大人鎖緊了眉頭，沉思了半晌之後，方才說道：“給我接漢口馮國璋大人。”　　“可是軍統，如果讓漢口騎兵部隊也調往白家鎮一線的話。那麼漢口的防禦作戰準備力量也就太單薄了。”靳雲鵬看着徐樹錚手裡抓着的電話，開口建議到，他從漢口而來，最清楚漢口內部虛實。“那樣的話，僅僅依靠和馮國璋軍統手下李純等，守衛漢口力量似乎太少了點，想要威懾武昌都有困難。”　　“王占元，孫傳芳都加入道此次的攻擊作戰計劃中。”靳雲鵬又說道，“要是抽調出漢口的騎兵部隊，那麼漢口的守衛力量將大大受到削弱。”　　段祺瑞榮色凝重的點點頭，轉身又走到了地圖前，“力量的薄弱也就使得我們在安陸的進攻作戰將大大受到制約。這也是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而增加對白家鎮的安全警戒，也是最為急迫的。一旦白家鎮遭到攻擊，則我們的攻略作戰也將大大受到影響。”　　看着猶豫兩難的段祺瑞軍統大人，徐樹錚上前兩步：“大人，其實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半個小時之前，王占元受到李瘋子游擊隊的騷擾。”　　“嗯？”段祺瑞稍加的擰起眉頭，揮手道：“繼續說下去。”　　“之前，王占元主力在碧山――前集一線突進，李瘋子軍一直異常活躍，甚至多次組成突擊波隊，對王占元部隊進行了猛烈突擊作戰。”徐樹錚講到，“王占元連續遭到襲擊，李瘋子軍基本上是一碰就跑，王占元認為這是小股游擊隊。這證實了在李瘋子軍的作戰方向上，仍然是以遊記部隊為主。”　　段祺瑞回過頭來，踱步沉吟了片刻，“這證明了，李瘋子方面並沒有得到任何的相應情況，王占元的誘敵之餌，我軍指揮部將前往到白家鎮，上縣和孝昌之間的縫隙已經成為我軍進攻的目標，等等相應情報，李瘋子依然無所知曉？”　　“是的，大人，徐樹錚大人將親臨一線指揮，這還是絕密，李瘋子根本無法得知這個消息。”靳雲鵬朗聲到。　　徐樹錚有些自負的說道：“況且從時間上推斷，也可以得出結論，咱們的計劃也剛剛成型，李瘋子不可能在咱們前面就制定專門對付咱們的陷阱，諸葛亮也不可能用這麼深的心思……”　　“也是，是咱們小心過慎。”段祺瑞哈哈笑道。　　段祺瑞立刻向北洋第一軍下達作戰預令：　　一、敵有陸續將兵力由安陸方面轉用於京漢線方面的模樣。　　二、軍決定去攻安陸周圍之敵。　　三、王占元部應及時開始行動，突破前集附近之敵陣地，迅速迂迴進入安陸西南地區，從側背攻擊安陸周圍之敵。應以一部留在曹家坡、馬回嶺附近，確保該地。　　王占元部指定的進攻路線，是一條避開馬回嶺一帶正面陣地，從側面插入安陸西南的迂迴路線。之所以如此，是為了避免重蹈先前黃村圍剿之戰的覆轍。　　“此外，”段祺瑞猶豫這應該還下一個特別指示，說道，“王占元部要秘密實施作戰準備，確保作戰意圖不為敵方所知。另，考慮到王占元部在山區鑽行作戰須快捷迅速，指示該王占元部全部改為馱馬編隊，並把第一軍直轄的山炮兵聯隊配屬給王占元部。”最後想想，對於王占元的無能，段祺瑞還是有些不放心，又加一句，“此外，情報參議派往該王占元部，協助其指揮。”　　“那麼王占元不會有意見？”情報參議疑問的問道。　　“難道你就不怕我有意見？”段祺瑞似笑非笑的說。　　“大人，王占元此次發兵安陸，聲勢浩大，開始打的是威懾匪區，吸引李瘋子軍注意力的目的。如今情況有變……”徐樹錚搖了搖頭，他深知此次作戰已經變成深入迂迴作戰，全賴“奇”和“快”。“此時，王占元部應當悄悄將主力逐步從馬回嶺正面轉向西北地區集結，僅把一個步兵大隊和一個騎兵大隊等約兩千人馬留在馬回嶺的對峙線上，佯作主力。之前的幾次對戰，我們不難看出……”　　走到地圖前，徐樹錚比劃到，突出強調了尤須注意之處，“本次作戰成功與否，第一，在於能否對敵秘匿我之行動，官兵應對突破成功之要決特須戒心，夜間行動時，須於晝間作充分之準備，絕對禁止使用手電筒。夜間移動晝間駐止之部隊，絕對不許晝間行動；第二，在於行動是否迅速，在到達作戰目標之前，如遭遇敵陣地時，不可使用過多兵力膠着一處，應盡所有手段，利用地形，迅速機動迂迴，如不得已而須力攻之部隊，可適當使用漢口洋人送來之秘密武器：毒瓦斯，作擴大戰果之準備。”　　“使用毒瓦斯？”段祺瑞愕然道。這小東洋秘密研製的生化武器，那可是讓洋大人們都感到頭疼的恐慌的武器。聽說這些生化武器，可以輕易的達到意想不到的戰鬥效果。但是，這就是宣揚出去，那麼縱兵燒殺搶劫的馮國璋一樣臭名遠播了。　　段祺瑞沉默了好一會兒，方才默然開口，“如不得已而須力攻之部隊，可適當使用漢口洋人送來之秘密武器：毒瓦斯，作擴大戰果之準備。”顯然在段祺瑞的眼裡，人道主義還不足以約束他。　　接着，徐樹錚詳細交代了作戰設想及各部隊行進路線，並對官兵武器口糧攜帶數量作明確規定，“此次作戰，為突入敵陣的無後方作戰，糧彈藥以自隊攜行為原則，官兵務須盡量輕裝，設法多攜彈藥。每人攜帶口糧以六日份計，但在作戰期間，一般以2/3為定量，則可維持九日。”　　這樣作戰，對於養尊處優的北洋軍就不是艱苦，而是殘酷。立刻就有某部隊長官請示：“如此輕裝簡行，現有傷病患者如何處理？”　　徐樹錚不等參謀長答覆，即聲色俱厲地說：“為增強戰鬥力，傷病患者以攜行為原則，各部隊不得依賴衛生隊，或野戰醫院，輕病者須勉與本隊同行，途中所遇困難，皆以精神力克服之。各部隊長須使本隊官兵切實認識，掉隊落伍者，必被敵俘，絕對不可離隊！”　　今夜，孝感大營的這次會議籠罩在一片肅殺氣氛之中。

# 第二百零六章 斗膽（三）

　　黃昏，暮色正悄悄降臨。　　北洋軍王占元部，人銜枚，馬裹蹄，藉著暮色向南疾進。可憐王占元部黃泉路近，尚不自覺。　　不過話說回來，生死成敗，全在未卜，誰敢斷定王占元部的五千官兵，此番出征，就不能奏功凱旋呢？更何況，無論從哪方面看，這次行動都出乎李瘋子軍意料之外，是不折不扣的奇襲。　　徐樹錚驟出奇兵，堪稱陰狠，時機把握也正在火候。　　此招一出，頓時打亂了李想反圍剿的既定步驟。　　最先發覺王占元部重大行動的是宋缺金鷹突擊隊，這支有着特種作戰能力的部隊，非常注意保持側背的靈敏感覺。因此，高度警惕北洋軍的迂迴，對近距離派出掩護部隊，遠距離派出搜索部隊。　　正暗自為自己詭秘的行動而慶幸的王占元部，突然在竹坊桂附近與金鷹突擊隊的搜索隊遭遇。王占元接到報告，又氣又惱，僅僅一夜，奇襲就變成了公開，好在對方是搜索隊。王占元當即下令：以小部隊擊潰敵軍，主力按計劃疾速突進，不得停留。　　戰爭是雙方的角逐，王占元無意戀戰，但宋缺將軍恰恰要將敵人抑留住、遲滯住。這幾乎是一種本能的反應，換上任何一位革命軍指揮官都會這麼做的，因為放任北洋軍大部隊深入嵌進的後果太嚴重了。　　宋缺當即命令距敵最近的一個營全力攻擊王占元部，同時將當面敵情緊急上報師團總部。　　宋缺亦不乏果斷，軍部命令尚未下達，他已將所部急轉身由面向東防禦，改為面向西攻擊，朝着王占元部就是攔腰一擊，將王占元部抑留住了。　　此時，倘若王占元部知難而退，就此罷手，或許能夠避免後來的厄運。可王占元偏偏不是一個敢於冒險犯難的悍將，他只是個無能至極的將軍，狂妄的沒有看清形勢，仍未發覺革命軍的殲敵意圖。　　再者，段祺瑞和徐樹錚也未想到，李瘋子方面竟然敢於從其他戰線抽調重兵，用來圍殲王占元部。徐樹錚低估了他們的對手，為此，將要付出血的代價。　　李想的膽略和應變能力絲毫也不亞於徐樹錚，或許還略勝一籌，你敢斗膽下注，我就敢放手一搏，李想決心把握戰機，吃掉冒進的王占元部。　　將帥鬥智，士卒斗勇，帷幄謀定之後，鹿死誰手，就全憑雙方將土在戰場的廝殺了。　　“必須在上縣――廣水一線展開更大規模的進攻作戰，從而迫使北洋軍將他們的防禦線從京漢線西側再次收縮後退到大悟――武勝關一線。這些理由，讓我們不得不吞下王占元部！”李大帥的拳頭惡狠狠地捶在桌面上。轟然的一聲讓圍坐成一圈的眾多將領們多少都為之一驚。　　李大帥有些不冷靜了。　　在京漢交通破襲大戰開始后，取得一定勝利，在李大帥簽發的命令中就已經可以看出在他心中醞釀着殲敵數百人或一個大隊的想法。　　在總部由他親自下發的《各線出擊部隊积極阻滯敵增援京漢鐵路》的電報中，有這樣的文字：盡量爭取戰役時間之延長與戰果之擴大，對於敵寇以數百人或一個大隊來授之兵力，應有堅定決心，集結很優勢兵力消滅之。電報進一步解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敵不敢輕易出援，即使敵敢於來援，亦必須集結更大的力量，這便能延長時間與增加敵之空隙，均有利於我之破壞作業。　　同樣的意思又在以後的幾封電報中頻頻出現。在《正大線破壞愈徹底則我愈主動》的電報中有如下電文：特別應對出擊或來援敵一個大隊以內之兵力，集結最優勢之兵力殲滅之。只有殲滅敵一二個大隊，才能順利的擴張戰果。　　在電報《京漢鐵路線作戰集團的行動方針》中同樣意思的電文是：堅決打擊增援出擾之敵，對增援出擾之敵在一個大隊以下之兵力，務必予以殲滅。　　在電報《京漢鐵路破襲大戰後反“掃蕩”計劃》中部署革命根據地邊區任務時電文提到：準備堅決的消滅一兩路進犯之敵。　　在黃村突圍戰鬥后的電報《動員起來作堅決的反“掃蕩”》中又出現了同樣的想法：集中主力在有利情況下殲滅敵人一兩個大隊。　　北洋軍的肆無忌憚，徐樹錚的大膽下注，成了一根導火索，又激發了李大帥打個殲滅戰的想法。　　打，堅決要打，李大帥的決心已不容更改。　　“對於鐵路的突破、破壞始終都是我們一直作戰目標之一。能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也是作戰目標之一。”曾高環視了一圈在座的諸位將軍，“李西屏部現在已經開始沿着廣水一線推進，阻擊孫傳芳的進攻，宋缺也正在纏鬥王占元部，為我們的攻略部署贏取時間。”　　周吾搖搖頭，指出：“北洋軍此舉，導致廣水縣和京漢線間發生嚴重情況。”　　“王占元部如今變成插在我們心口的尖刀，必須消滅！”李想來回掃視地圖，說道，“廣水、上縣劇戰之時，上縣和廣水之間形成甚大之空隙，我有力一部李西屏轉用於廣水，已與孫傳芳糾纏在一起。故意由此空隙侵入，可以避開正面攻擊之不利，且可解救孫傳芳部之危。故其王占元部向西輕裝疾進，其鑽隙冒險精神固甚可嘉，而其肆無忌憚之氣焰尤甚可惡。”　　“在相應的作戰支援上，兄弟部隊將提供一切必要的作戰支援。”恰好參与此次會議的第二師師長林鐵長、還有第一師師長周吾相互交換下了眼神，旋即說道，“但也希望周師長能夠在前集、白家鎮採取更大規模的作戰行動以配合我們在虹口的作戰。”　　“目前宋缺金鷹突擊隊正在對王占元部展開絕死攻擊，而第一師正在做最後的戰鬥準備，不需要一天的功夫，就可以對前集、白家鎮一線的全面攻擊就將開始。”周吾微帶着一絲獰笑，差點被王占元給留着碧山下，使他很是有些惱火，“由碧山向白家鎮挺進的第一師，將策應兄弟部隊第二師在虹口的攻擊作戰。”　　林鐵長笑着點頭哼聲着，“孫傳芳在經歷黃村之戰後，對我軍的攻擊已經失去當初的銳氣，變得異常疲軟，或許是膽寒，或許是存了保存實力的打算。而第一師團李西屏師長的主力也將在擺脫孫傳芳之後，轉向安陸地區，對白家鎮的作戰形成側應。從而達成對王占元部主力的合圍之勢。”　　“既然攻擊作戰已經決定，那麼希望革命軍三個師團的集團作戰，能夠在這次作戰行動中保持一致，完成徹底消滅王占元部的預訂作戰構想。”李大帥站起身來，面對着一眾將軍們凝色說道。這是一場膽量與膽量的戰鬥。　　這次會議異常簡短，李大帥當機立斷，重新部署，果斷地讓李西屏撇開廣水方面剛剛咬住的孫傳芳部，從廣水火速抽調第三師李西屏各部，包圍王占元部的西半面；第二軍林鐵長等部，包圍王占元部的東半面；第三師周吾各部，切斷王占元退路，向前集、白家鎮發起攻擊。　　白家鎮是北洋軍的一個軍事重地。北洋軍徐樹錚的指揮部正是準備設在白家鎮之中。這裏的地形十分險要，四面險峰環抱，只有南面絕壁上開有一道天然裂縫，當地人叫它翁圪廊，可以容人出入。　　段祺瑞和徐樹錚曾親自察看地形，認為這裏的地形十分隱蔽，輕易被敵人發現不了，即使被敵人發現，又可以憑險據守，十分安全。同時物資集散，儼然成為北洋軍此次作戰的重要補給基地。

# 第二百零七章 獨霸山莊（一）

　　碧山下，草木皆枯。　　王占元部浩浩蕩盪，王占元坐在青驄馬上，只覺寒風呼嘯，奇寒徹骨。行走一段路程，他手搭涼棚向上看時，一條山間車道蜿蜒伸向遠處，每日用清宮密法雞蛋拌料喂出來的座驥一步一滑，鼻子里噴嘶着白氣。　　見身後炮營行進遲緩，王占元和親兵們都下了馬，拉着轡繩，一步一步地向前行進。　　忽然，一個清秀的親兵上前媚笑問道：“大人，天氣很冷，累了吧？上車去坐吧。”　　王占元的臉凍得通紅，一手提鞭，另一手放在嘴邊哈氣，聽最心愛的這個鳥相公問自己，興緻勃勃地將手中的馬鞭子一揚，笑道：“您小子只管去坐着，本官不冷也不累。瞧這架勢立時就要下雪，本官正要領略一下‘雪擁蘭關馬不前’的景色呢！”　　這個鳥相公仰臉朝天望望，果見彤雲四合，朔風勁起，擔憂地說道：“只怕要走得更慢了。”　　“不要緊，”王占元笑道，“今夜到不了白家鎮，野宿也別有韻味。”　　王占元為官久了，自然也要附庸一些風雅，他張眼眺望，山也朦朧、樹也隱約、路也淆亂、河也蒼茫，渾渾噩噩，蒼蒼茫茫，天地宇宙都被裹成了雜亂無章的一團。難怪像李青蓮這樣的湖海豪客，也要對之“拔劍四顧心茫然”了。王占元雖然是苦大仇深的貧下農出身，骨子里也每一個幾個風雅基因，但是見過如此壯觀的景象，也是高興得手舞足蹈，很有一些詩興，想要謅一首大作。　　王占元正醞釀感情，一個親兵迎面從山道上下來，身後還跟着一群衣衫爛縷的山野村夫。　　那個親兵一邊給王占元行禮，一邊笑道：“大人好興緻，這麼冷的天兒還不肯上車�D�D前頭前集村已安排妥了，今夜就住前集，前集村第一大地主也帶領鄉親們來迎接大人。”　　“哦？”王占元站住了腳步，遲疑了一下才又前進，“可有確定安全？”　　這幫鳥相公，時時探測王占元的意向，聽了這話，一時揣摩不透他的意思，對望一眼沒敢回話。王占元沉思着，看見“良民”在道，才說道：“隊伍經過長途跋涉，加上天氣寒冷，已是疲憊不堪……傳令：大隊開進前集休息。”　　“奴才學淺識陋，還是大人英明，體恤將士們。”一路苦行軍，已經疲憊不堪的鳥相公們心裏高興，忙道。　　王占元聽了不禁暗笑。　　北洋軍進了莊子，王占元即覺村落空蕩、水井被封，而給自己接駕的“良民”忽兒蹤影皆無，不禁疑竇叢生。　　為誘使北洋敵人進入前集以便革命軍圍殲，金鷹突擊隊一連派出一些戰士，裝扮成偽村長和良民由村中出來給北洋軍接駕。　　“團座，你看，北洋軍上鈎了。”一直坐在那裡無所事事的小安忽然對，正趴躲在草叢之中，舉着望遠鏡眺望着遠處的宋缺說道。　　“你小子，眼睛賊尖。”宋缺放下望遠鏡，看了一眼小安。　　“在哪裡呀？”另一邊的二班副金剛也摸着頭腦，不知道小安在說什麼，他的眼力明顯比他差遠了。　　“你看那裡。”小安顯然對幾個同伴的茫然不解感到失望，“諾，那那裡。”　　順着小安的手勢，金剛終於看到螞蟻似的人影出現在前集庄。　　“那個是王占元？”二班副不解的問道，“就一個麻點，你能確定是王占元？”　　宋缺舉着望遠鏡，眯着眼睛仔細瞧了半晌，看到騎在高頭大馬的一個老頭，和軍統提供的情報相吻合。　　“是王占元無疑。”放下望遠鏡的宋缺說道。　　“真是王占元？”小安很是不解。　　金剛陰陽怪氣的說道：“原來你小子剛才也是瞎猜！”　　“瞎猜？”小安立刻反唇相譏，“我是憑藉經營做出的正確判斷！”　　“得了，唧唧歪歪的，俺賞你們兩鎚子！”宋缺惡狠狠的說到，兩個傢伙立刻禁若寒蟬。　　“等前方喬妝戰士信號！”宋缺解釋說到。“喬妝騙敵的戰士會核實情報，咱們的等待就行了。”　　“那些馬車拖的，難道全是北洋軍的大炮？”二班副金剛問道。　　“嗯，正是北洋軍的大炮。”宋缺搖搖頭，“北洋軍準備這次新的進攻，可是血本了。”　　對於北洋軍的炮兵，多數弟兄們都是深有體會的，狗曰的不但打得狠，而且打得准。雖然炮火準備時間很短，可兩輪校射之後，第三炮兵也就打得很准了。狗曰的那些山炮、野炮是打得急火急火的，步兵衝鋒的時候，還有步兵炮、迫擊炮的雙重火力掩護。　　“告訴一班長，做好戰鬥準備。”宋缺忽然回過頭來，對小安吩咐到。　　“啊，我們不是還要等信號嗎？”小安有些糊塗了。　　“說你小子笨啊。”金剛在小安的頭上敲了個爆栗，“做好戰鬥準備，不就是等進攻的信號嗎？”　　宋缺笑了笑，“好了，抓緊時間。咱們的進攻就要開始了，我們早一點打掉敵人，革命就早一日成功。”　　“團座說得在理兒。我這就去。”小安憨厚的笑着提着槍，轉身鑽進草窩。　　地平線處突然冒出的幾個小黑點。　　突然東西北三面槍聲乍起。　　“撤退！敵襲！”王占元慌忙命后隊變前隊，急往來路方向撤退。　　一時間，笨重的炮車難以調頭，步兵回擁擠成一團，敵人的騎兵紛紛落馬，北洋軍的隊形頃刻大亂。金鷹突擊隊一連迅從三面壓進前集，先跟在敵後的金鷹突擊隊二連則在村外攔擊逃敵，就這樣，敵人被打得暈頭轉向，尚未摸清情況，就糊里糊塗地死亡了四十多人。　　敵人已被打蒙，為誘敵進一步深入，宋缺立刻命令一、二連停止攻打，迅速撤進茅草地，繼續監視敵人活動，以便乘夜幕包圍殲滅此敵。　　王占元回過一口氣，立刻整理了一下隊伍，讓炮兵朝碧山轟猛轟。　　天空中便驀地傳出一陣撕裂破帛樣的凄厲尖嘯聲。　　“炮擊。隱蔽！”宋缺大聲的吼叫着，他可不想自己的營里有太多的人死在北洋軍的炮火下。　　咣！咣！咣！巨大的爆炸聲如同一堵牆樣的猛然壓了過來，一排炮彈從頭頂上劃過，在陣地后的縱深炸起一排的火光。剛剛還在退出戰場的革命軍士兵們在軍官們維持着部隊良好的秩序，不緊不慢的規避。　　咻！帶着一陣凄厲的尖嘯，又是一排炮彈轟然而下，這次雖然打得很近了些，但炮彈卻齊刷刷的落在了陣地前。爆炸的火光之中，山坡土石被炸得碎片亂飛。天空之中滿是掀灑的碎泥。　　“最厲害的一輪就要來了。”埋頭閉眼坐在戰壕內的宋缺對身旁的小安笑道。　　一陣如同鬼嘯樣的撕裂聲忽然之間就從頭頂上傳來，滿戰壕東奔西跑的革命軍士兵們聽得這凄厲的尖嘯聲時，無不慌忙趴倒在地。　　趴在壕壁上窺看着綻放在陣地前的‘煙花’的不怕死的金剛，被宋缺一腳就踹翻在地。“想找死啊。”　　宋缺的話來沒有落地，就被一陣巨大的爆炸聲給湮沒。　　轟！轟！轟！接連的巨響在身邊響起，彷彿一聲炸雷在耳邊一樣，金剛只感覺腦袋裡一陣嗡鳴，而耳朵里更是一陣‘百鳥朝鳳’樣的吵雜。而隨着那夾摻着氣浪而來的硝煙彌散而開的時候，金剛就覺得彷彿整個人坐在一面巨大的鼓皮上一樣。周圍的一切都在震顫。　　才是一輪炮擊，整個革命軍陣地上的所有人都感覺着是剛從閻王殿前溜達了一圈回來一樣，而也僅僅就是這一輪炮擊，北洋軍的炮彈就幾乎是將整個防線的陣地耕耘了一遍。　　“狗曰的炮彈打得真他媽的賊准。”金剛呸呸的吐着滿嘴的沙土。　　咻，帶着刺耳的尖嘯，又是一輪炮擊的開始。成堆的炮彈帶着劃破空氣時，摩擦出的尖嘯聲，接連掉落下來。轟！轟！轟！爆炸的巨響一聲接着一聲，就像是雷公爺爺在拚命捶着他那面大鼓一樣。大地都在顫抖着。陣地上的焦土被氣浪掀翻起來，而後捏搓得粉碎，紛揚着灑下。　　夏雷一樣滾滾的炮火不斷的敲擊着大地，一團團的火球騰騰升起，紅黑色裊繞而起的硝煙遮蔽起了朝陽，到處都是騰起着那濃黑的煙柱。　　到處都成了燃燒着的火海，燒焦了的殘木斷樹散出的焦臭味道讓小安感到一陣陣的窒息。更何況這種硝煙彌散着的空氣里還充斥着一股濃濃的血腥味。　　北洋軍連續半個小時炮擊，未遇回擊，王占元仍認為碰到的只是小小的游擊隊，因此遂派騎兵、偽軍向碧山西南方向搜索前進。未等敵人整隊踏上大路，早已設伏於山坡樹林中的革命軍師屬騎兵連就衝殺出來，只見馬刀閃閃劈向敵頭，但聽殺聲震耳嚇破敵膽，北洋兵便蜂擁回退。　　王占元屢遭革命軍襲擾，卻又不能擺開陣式與革命軍正面決戰，為此他肝火上升，惱羞成怒，一邊組織部隊抵抗，以火炮、輕重機槍等優勢火力攔擊革命軍騎兵追擊，掩護潰退的北洋兵，一邊命令一隊人馬兵分兩路，跑步去佔領獨霸山莊和獨山高地。　　追擊部隊隨即包圍獨霸山莊，革命軍師指揮所也移到赫家山頭。

# 第二百零八章 獨霸山莊（二）

　　曾高和宋缺帶着參謀人員，來到獨霸山東北的坡地上。曾高舉起望遠鏡，透過兩個套同觀察莊裡和山頭上的敵人。　　太陽偏西，精疲力竭的敵人，在碧山西南的獨霸山莊露營。從德國造的高倍蔡司望遠鏡里，可以清晰的看到北洋軍在架鍋做飯，許多北洋兵在樹蔭下升起火堆烤火、打盹，還有那些身長北方，不畏嚴寒的北洋兵跳進了路邊的池塘里洗冷水澡……　　曾高放下望遠鏡，遞給宋缺，漫不經心的說道：“種種跡象表明，敵人仍未發覺我革命軍的殲敵意圖，王占元已被牽着鼻子步步走入了陷阱而不自覺。”　　宋缺湊近望遠鏡，猛看一陣，大笑道：“王占元忒膽大，驕傲自大到了沒邊。命令參戰部隊悉數進入陣地，再發起攻擊。”　　“不急，不怕王占元跑了。”曾高淡淡一笑道，“咱們也吃過晚飯再說，戰士們也辛苦了。”　　吃過晚飯，曾高、宋缺和作戰參謀以及各戰鬥部隊指揮員開會。　　曾高掃視眾將一眼，說道：“敵人白天吃虧，上半夜必然高度警覺戒備，為麻痹對方，攻敵時間宜擇定在下半夜。這樣，鬼子白天疲乏，上半夜不敢睡覺，下半夜一定疲睏不堪，我待敵人入睡，發動迅猛攻擊，一定能夠痛殲長田大隊。”　　於是，決定戰鬥部署，各單位分頭作好準備。　　“砰！”　　宋缺一掌拍在桌上，猛地立起，大笑道：“徐樹錚果是段祺瑞的小諸葛，不過今次上得出多終遇虎，用奇用出大禍來，今天他的奇兵就要栽在咱們手裡。”　　“同志們，我們要打好這一仗，向南京臨時政府獻上最好的禮物！”曾高站起來激昂說道，也學李大帥作起戰鬥動員。　　眾將領轟然起立，人人情緒高漲，士氣昂揚；個個精神抖擻，摩拳擦掌。　　曾高生性雖淡薄無為，但也因受營內氣氛感染，熱血沸騰。　　想起北洋軍的陰險殘忍，殺人如棄草拾芥，更想起孝感、漢口無辜的千萬民眾，湖北的千里餓殍，死在北洋軍手裡的革命軍兄弟，他便恨不得斬下王占元的頭來。　　宋缺奮然道：“全軍已整裝待發，一切準備妥當。”接着向立在兩旁的二十多名將領喝道：“各單位分頭作好準備。”　　眾將領命先行。　　宋缺向曾高道：“參座，你就留着指揮部，戰場的事情就交給我。”　　曾高聳肩道：“那就煩宋大將軍……李大帥都說了，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宋大將軍！有革命軍的第一猛將兄在，確實無我一介書生用武之地。”　　宋缺一下子得意忘形，革命軍里得李大帥贈詩的人，也就他一個人，他能不得意？　　同時，當地天下會組織的民眾，和軍政府組織的擔架隊、運輸隊和救護隊也情緒高昂地批批趕到。　　宋缺出了指揮部，帶領排以上幹部抵近獨霸山，做為站前最後察看地形和敵情。　　光禿禿的山頂上沒有構築工事，敵人在山上設置了警戒哨，只見少數敵兵來回遊動；獨霸山莊也沒有堅固的工事，一部分北洋軍正在獨霸山莊石灰窯附近的樹林下休息，從各種徵候來看，敵我兵力大致相等，但敵人的裝備顯然占我優勢。　　此敵不曾打算在此久留，他們只想短暫歇息。　　由此，宋缺感嘆道：“我現在可以確信，若在白天發起攻擊肯定對我不利，我軍只有發揮夜戰近戰特長，在敵人疲睏懈怠之時突然襲擊，才能速戰速決。”　　毫無疑問，他們十分欽佩曾高的戰鬥決策，更增強了全殲敵人的信心。　　宋缺隨即對部隊的戰鬥作出具體部署，說道：“以一部分兵力首先搶佔獨霸山高地，切斷敵人向碧山逃跑去路；命營主力之第10、11、12連分別從東南西三面同時猛烈攻擊敵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搶佔石灰窯，迅速向縱深發展：將一部分部隊和師特務營4連作為戰鬥預備隊，相機投入戰鬥殲擊敵人。”　　時過二更，東平湖颳起一陣怪風，碧山松林呼呼作響，天上的星星漸漸隱沒，遠處傳來陣陣悶雷，但雨雪下不來，光線更加黑暗，空氣愈發寒冷。　　在師部里，一燈如豆。　　曾高坐在木製大師椅上，似睡非睡，手搖墨竹摺扇，風流瀟洒的一邊扇風，也不怕大冬天冷的慌，一邊拿着那本從李大帥哪裡順來的《水滸傳》看得津津有味，一點也不為即將發生的大戰擔憂。　　在樹林里、墳地中，宋缺等指戰員們忘記了疲勞和寒冷，他們隱蔽着、等待着。　　果如曾高所料，獨霸山山頂上的北洋軍下山了，王占元命幾個北洋兵替崗警戒，把主力全部塞進獨霸山莊睡覺，不久軍官不查哨、巡邏兵不遊動、哨兵打瞌睡，北洋軍們躺在莊裡打起鼾聲。　　一記清脆的信號槍聲，敲響了王占元部的喪鐘。　　“兄弟們，將北洋軍趕出我們的家園！”甩手就飛出一顆手榴彈，宋缺衝著身邊的士兵們喊道，跟着李大帥久了，宋缺這樣的老粗也懂得發起動員。　　“打，給我打。”揮着槍的連、排長們紛紛帶頭，向著北洋軍發起突然的進攻。　　四下里滿是濃煙、烈火，震徹天宇的喊殺聲、密集的爆炸聲。　　革命軍在正面用猛烈的進攻，正面方向將堅決的突進北洋軍的陣營，保證部隊在突破口處的突擊作戰。　　不斷躍進、匍匐、爬起衝鋒的革命軍戰士已經顯得很是老道，慘烈至極的戰場磨練，他們對這一套戰術已經非常熟悉，在那些揮着軍刀的革命軍軍官們的指揮下，這些三兩為一組的革命軍戰士非常懂得善於利用彈坑、土坡來掩護自己，並在機槍的掩護下，不斷衝擊着北洋軍的陣地。　　而作為革命軍步兵小隊最直接的火力支援，那些小鋼炮更是猖獗無比。帶着划落地拋物線，這些尖聲落下的榴彈可以準確的落在北洋軍的陣地里，有效的殺傷躲在裏面打槍的北洋軍士兵。　　一群革命軍利用不遠處那成排的彈坑，在馬克沁機槍的火力掩護下，向著陣地撲來。這些革命軍戰士不斷的踩着之字步，並不時跳到彈坑之中，躲避掃射過來的重機槍彈，任由那些子彈咬着他們的腳尖，在地上揚起陣陣塵土點。　　馬克沁重機槍由於是進行面火力壓制，那麼架設在三腳架上的機槍也就要不斷的對着射界內的所有目標進行掃射。由於架設着的機槍在不斷的左掃右射，那麼橫掃出去的每一梭子彈實施上也就是微帶着點弧形飄出去的。這樣一來，如果說敵人走着之字步，那麼面對着他們掃射的重機槍由於橫掃時的略帶曲度的弧線作用，以及機槍手對目標下一步的跑位難以做出準確判斷，重機槍打出的子彈也就很難準確的打中敵人。　　革命軍迅速發起攻擊：11連擔任主攻，由南向獨霸山莊突擊；10連在右翼，以部分兵力去攻佔獨山高地；12連向獨霸山莊東面土牆院敵人進攻；師特務營2連在庄北配合3營進攻，遂對敵形成包圍圈。革命軍集中10餘挺重機槍和擲彈筒射出復讎的火焰，掩護衝鋒部隊衝殺。11連首先突進莊子，他們尤如猛虎下山，迅速解決了敵軍一個小隊，搶先佔領了石灰窯一段圍牆；10連戰士由獨山南坡發動猛攻，在一片“繳槍不殺”的吶喊聲中，幾十名北洋軍束手投降；與此同時12連向東邊獨立牆院發起猛攻，革命軍3個連隊犹如一把力鉗，將敵包抄圍打。　　王占元從夢中驚醒，一面指揮部隊與革命軍在庄內格鬥，一面組織兵力反攻獨山。　　當雙方都在拼了命的調集兵力，爭分奪秒的將自己的重拳揮出來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圍繞着這個小小的獨霸山莊，會殺得天昏地暗、屍山血海。

# 第二百零九章 獨霸山莊（三）

　　戰鬥一開始，機槍的吼叫、手榴彈的轟響、戰士們的吶喊就匯成了一場劇烈兇猛的風暴，向敵人盤踞的獨霸山莊席捲而去，北洋軍狂暴不已，敵我展開了血腥的激烈爭奪。　　當王占元發現被圍后，最初還算鎮定。　　段祺瑞總統官曾向他保證過，孫傳芳部將突破廣水防線，在側后支持他王占元部。孫傳芳是他的老部下，雖然年輕的過分，但是能力怎麼樣，他清楚的很，絕不在徐樹錚、李純等名將之下，所以他還是很放心的。　　革命軍3個連隊犹如一把力鉗，將敵包抄圍打。王占元部被這三隻力鉗給夾在中間動彈不得，但是王占元並不害怕。　　獨霸山莊位於獨霸山的中心。它南邊十幾公里處是磚壁村，再往南是白家鎮，西北是廣水，北邊是大悟。這裏大別山與桐柏山余脈，群峰起伏，山勢險峻，易守難攻。獨霸山頂有一塊小小的平地很適於布兵，只有南坡比較平緩，適於進攻，山坡上有一個小村莊便是獨霸山莊。　　再往南就到了另一個高地柳樹堖。柳樹堖的海拔高度比獨霸山還高，從柳樹堖上可以用火力控制通往獨霸山的小路。　　被革命軍包圍后，王占元迅速在獨霸山，構築了工事，並派兵佔領了獨霸山莊。　　王占元軍要在獨霸山莊固守待援。　　一場惡戰就要開始了。　　王占元企圖固守待援，曾高和宋缺立下決戰決心。　　宋缺匆忙趕到師部，只見曾高的一卷 《水滸傳》和摺扇丟在太師椅上，曾高正伏在地圖上凝思，他正在分析敵情研究對策。　　聽罷宋缺的彙報，曾高說：“竄犯獨霸山的敵人，孤軍深入，遭我打擊，傷亡修重，企圖固守待授。但上縣敵人兵力空虛，孫傳芳部在廣水不得寸進，白家鎮敵人援兵最早要到明天中午才能到達獨霸山地區。師部已派騎兵連抵白家鎮偵察，監視增援之敵。你們放心，不要顧慮敵人的增援。現在戰鬥態勢對我們非常有利，你們要繼續深入動員，集中力量，一鼓作氣，窮追猛打，爭取明天十點以前全殲殘敵！”　　他把右拳砸在桌上，堅定他說道：“兵書上說過，兩強相遇勇者勝！”　　旁邊的宋缺注視着曾高贊同地點頭，果然是有文化的人，說話都快趕上李帥了。　　宋缺也思考着說道：“以你團二營向獨霸山莊發起攻擊，以三營插向獨霸山莊和獨霸山中間地帶，將敵人攔腰截斷，不讓敵人會合，獨霸山的敵人留給決死第一縱隊去消滅；其它兩個營從西側插上，防止敵人竄逃廣水和白家鎮。”　　曾高雙眉緊鎖，考慮到進攻路線狹窄，大部隊展不開，猶豫的是否用他的金鷹突擊隊玩一個特種作戰。　　曾高道，“因為敵人在我們的圍困下已經疲憊不堪，特別是這兩股敵人剛剛構築完工事，現在是最疲勞的時候，我們就趁敵人酣睡的時候來個偷襲。”　　獨霸山莊，革命軍進攻方向的地形對於進攻一方非常不利。進攻方向只有一條小路，從北洋軍防守的前沿到進攻出發陣地雖然只有三四十米，但這條路是在陡峭的山坡上開鑿出來的，只有幾十厘米寬，僅能容一人通過，只要有一挺機關槍架在路的那頭，就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革命軍突擊隊員在夜暗中接近了獨霸山頂，沒發出任何響聲。眼看着山下獨霸山莊那邊都已經打得亂作一團了，而自己這邊卻依然不得不趴躲在角落邊動彈不了，暗暗行進的突擊隊員怎麼都覺得心如火燎。　　那炸響成一片的爆炸聲，炒豆樣的槍聲，以及那幾乎映紅了夜幕的火光讓他們幾乎有種安納不住的衝動，想要越過頭頂石頭，直接去炸了這個北洋軍最堅固的陣地。　　沿着那條山路，爬上這座小山，這都沒有費什麼氣力，可是當真正來到這片山頂的時候，他們才現真正的遇到了麻煩，因為北洋軍已經沿着山體又構築的那條蜿蜒的戰壕防禦體系，雖然很簡陋，顯然是戰事爆發之後倉促而成，但是地勢險要，就足以成為大麻煩。　　“柳大鬍子，你帶他們兩個留在這裏，掩護我，我先上去！”一班長衝著身後的神槍手柳大鬍子說到。　　敵人的兩個哨兵連連地打着哈欠，無精打采地來回巡視着。雖然王占元親自交待，誰要是站崗時打瞌睡，誰就要和獨霸山頂的山石一樣永遠留在這裏，但這兩個哨兵實在太困了，走着走着，眼睛就不自覺地閉上了，他們真恨不得自己打自己兩個嘴巴。他們也知道，今天不比從前，現在革命軍在山下圍得鐵桶一般，獨霸山莊的戰火打的震天響，說不定什麼時候革命軍就摸上來，不等王占元槍斃了他們，恐怕已經先被革命軍給結果了。　　山上北洋軍士兵疲憊的雙眼努力睜開，遠眺着不遠處的獨霸山莊，自己的同僚正在那裡奮戰。　　獨霸山莊升騰而起的火光將天幕都渲染成一片火紅，竄起的火球在夜空中濺舞，此起彼伏的爆炸聲震徹着天野。　　夜幕籠罩着黑色的河水，火光隱沒在其中，昏黃昏黃的，就連河水也泛着奇異的紅暈。　　一聲動靜傳來，距離這邊最近的兩名北洋軍士兵一下子瞌睡全無，警覺的端起了槍，其中一個士兵藉著昏黃的火光向著這邊張頭顧望。沒有任何的聲音，可是剛才的動靜是什麼，士兵決定再往前走兩步看看。　　“嘿，遞給我個手電。”這個北洋士兵回過頭來，向著戰壕里如臨大敵的同僚喊到。　　背起槍，另一個北洋士兵嘟囔着走了過來，抬手給那個的士兵遞上手電，抱怨着說到，“那些匪軍總不會夜晚來攻擊獨霸山吧？這裏易守難攻，匪軍不是自討苦吃？”　　接過手電，這個北洋士兵搖了搖頭，同伴說的沒錯，匪軍難道會從山下摸上來，自討苦吃。　　可是好奇心仍然驅使着這個北洋士兵決定看看剛才的動靜是什麼，那聲音就像是野豬偷莊稼，難道是野豬嗎？北洋士兵笑了笑自己想多了。算了，還是看看去吧。　　往前走了兩步，北洋士兵趴了下來，打開手電，向下望去。轉身走向戰壕的另一名北洋兵回頭看了看。　　“真是個怪人……”就在另一名北洋士兵自言自語的嘟囔着的時候，拿着手電的同僚已經抽搐了兩下，再也不動了，一把鋒利的刺刀蠻橫的切入到了他的脖子中。氣管連同頸動脈血管一起被切斷。鋒利的刀刃一直卡到頸椎，方才收住，可見刺刀切入的勁道之大。這個倒霉蛋來不及出半聲，生命便隨着從斷裂的頸動脈中濺射而出的鮮血一起灑落到河水中去了。　　“喂，你還在看什麼，蠢貨。”戰壕邊的北洋兵從沙袋後轉過頭來，他奇怪着那個怪人怎麼還沒有回來。山下不遠處的那獨霸山莊在激烈的交火着，那邊需要更多的人去支援，而這個蠢貨卻在這裏浪費時間。　　扭身過來的北洋士兵只看到自己的同伴依舊趴在一塊石頭上往下看，一動不動，似乎不對勁。　　這個北洋士兵緊張起來，他剛想喊出聲，一個粗壯有力的胳膊便已經從背後扼住了他的脖子，另一隻滿是老繭的大手死死捂住了嘴。是匪軍，潛意識里，這個北洋兵想到。　　可是他沒有再能夠想下去，蠻橫有力扼住他的脖頸的胳膊不但使得他無法叫出聲來，甚至連呼吸都感到困難。隨着卡住脖頸的胳膊驟然收勁，這個竭力掙扎着的北洋兵只感覺到自己的喉嚨里傳來一陣低脆的咯嘣聲，是喉頭破碎了嗎？意識漸漸的模糊下去。　　放下被扼斷脖子的北洋兵屍體，一班長衝著稍遠點的坡下方向打了個手勢。柳大鬍子帶着另外兩個弟兄，相互掩護着溜了過來。　　突擊隊員迅速接近獨霸山頂。山頂的北洋軍雖然反應過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幾十顆手榴彈從不同的方向同時甩上了山頂，北洋軍的機槍還沒來得及叫喚，突擊隊員已經衝上去了。沒死的北洋軍紛紛向山下退去。　　在攻打半山腰的時侯，突擊隊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北洋軍經過白天的修築，以天然山洞為依託構築了完整的工事體系。每山洞既可獨自構成一個火力點，又可與其它山洞互相掩護，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網。山洞前還挖有防彈壕，如果手榴彈沒扔到位，掉到防彈壕里，就難以對北洋軍構成威脅。　　北洋軍還將相連的山洞鑿通，形成了網狀的工事體系。　　突擊隊與北洋軍逐洞的爭奪。每攻下一孔洞都要會出相當大的代價。　　曾高看到北洋軍有山洞作依託，火力又猛，這樣打下去，就是把突擊隊都賠上也不一定打得下來，必須停止攻擊，研究新的辦法。　　曾高知道，如果要想在和當面那些武裝到了牙齒的北洋軍的作戰中，立於不敗之地，那就必須先要吸收在陽夏戰場上一些友軍的經驗教訓，並總結形成一些改進措施。比如雖然部隊有極其旺盛的士氣，和同仇敵愾的熱忱，但絕不可和北洋軍隊相硬拼。因為無論在火力上，還是在單兵訓練上，北洋軍隊都要比新成立的革命軍強很多。　　突擊隊在艱難地攻下不到半數的山洞后，停止了攻擊。

# 第二百一十章 鋼鐵與熱血

　　夜色如墨，戰火如荼。　　李大帥火速從安陸趕到獨霸山下，當時正好攻打獨霸山的金鷹突擊隊在艱難地攻下不到半數的山洞后，停止了攻擊，突擊隊正在獨霸山莊附近休息。　　遠處傳來了隆隆的炮擊聲，獨霸山莊的方向一片濃煙烈火。　　放下手中的望遠鏡，曾高說道：“革命軍也是血浴疆場，拚死而戰了！”　　大地在那接連落下的滾雷樣的爆炸聲中出陣陣的篩抖，黑色天幕在那彌散開的硝煙戰火中勃然變色，整個天地之間都充斥着嗆人的火藥氣息。　　眼看着北洋軍的陣地被完全的籠罩在一片煙火之中，李大帥無聲的笑了笑。　　“開始吧。”李大帥揮了揮手。　　隨着李大帥一聲令下，在獨霸山莊兩翼陣地上，革命軍戰士拚命向前推進，如潮水一般，無數的革命軍戰士殺聲震天的起衝鋒。而師屬炮兵也拚命的用炮火掩護部隊的衝鋒。　　北洋軍反擊的火力劈頭蓋臉而下，不斷地有衝鋒的革命軍士兵被密集而來的彈雨打倒。　　到處都是濃煙滾滾，至少有一個班地士兵被北洋軍的機槍火力給壓制住了，怎麼也動彈不得。士兵們只能趴在泥濘之中，躲避嗖嗖而飛的子彈。一個年輕的軍官氣急敗壞的從後面爬上來，粗魯的叫罵著、比劃着手勢。催促這些士兵立即起進攻。　　還沒等到幾個人爬起身來，一呼嘯而落的炮彈便準確地砸了下來。轟然的一聲，整整一個班連帶着這個正在指揮的軍官一起消失在大團隊煙火之中。　　在獨霸山莊東郊，攻入到陣地中地第一師和反撲的北洋軍殺成一團，氣勢如虹地革命軍士兵幾乎是硬挺着刺刀將拚命反撲的北洋軍趕了下去，並迅建立起防禦。　　而在這邊，北洋軍的幾挺馬克沁重機槍瘋狂的掃射着。許多衝鋒的革命軍士兵如同割草樣的成堆撂倒，而殺紅了眼的革命軍部隊則是成排成連的起衝鋒，死戰不退。　　王占元揮着指揮刀已經挺進前線，狂吼：“打退匪党進攻，每人賞一塊鷹洋，死拉的兄弟賞十塊。”　　為了一舉打垮革命軍部隊進攻。北洋軍部隊在王占元地敦促厚賞之下，迅速的發起逆襲。北洋軍如同大海深處湧起的暗濤樣接連捲起陣陣狂瀾。嚎叫着起反擊，金錢還是有力量的。　　到處都是呼嘯而落的炮彈，在一些地方，雙方甚至迸出慘烈的白刃戰，挺着刺刀的兩方撞成一團，殺聲震天。混亂之中，北洋軍炮兵幾乎絲毫不顧忌傷害到自己人，近距離地轟擊這北洋軍地反撲。幾門山炮的射揮到了極點，一枚接着一枚地炮彈接連而下。在北洋軍反衝鋒的隊列中炸出一個個缺口，潑灑出編製着紛飛預製破片的火網，將一堆堆北洋軍籠罩在其中。也將一堆堆的革命軍士兵磨成了一灘血肉。　　洪潮樣湧來的革命軍連續的起集群衝擊，縱深負責掩護的炮兵也打出了一個個炮擊高峰，北洋軍的防禦部隊在漫天的炮火中，愣是頂着革命軍的連續衝擊，和革命軍撞成一團。雙方殺聲震天。　　瘋狂的北洋軍部隊為了能夠迅遏制住革命軍的反擊。使用着75毫米步兵炮對着革命軍衝鋒線就是一陣猛轟。而在獨霸山莊東郊。周吾的第一師同樣是陷入在瘋狂之中，在北洋軍不計代價的炮火轟擊下。成群的北洋軍士兵發起反撲，而革命軍士兵幾乎苦戰着，硬生生的將北洋軍的反撲給頂了回去了，在一些地方甚至是通過慘烈的白刃戰用刺刀才殺退了北洋軍。　　而獨霸山莊正面戰線上激戰依然，革命軍依託着連續的進擊，硬生生的在北洋軍由獨霸山莊的外圍陣線上撕開一個缺口。於是沿着這個崩裂的缺口，潮水樣的革命軍士兵瘋狂的湧入，並開始向兩翼拓展，而急紅了眼的北洋軍也不顧一切的拚命反撲，其預備隊從缺口兩翼壓了過來，並與急擴大突破口的革命軍隊殺成一團。　　獨霸山莊方向，第一師在經過連續的攻擊，並頂住了北洋軍的數輪反攻之後，幾乎是靠着與敵肉搏，迫使北洋軍狼狽潰逃，而後乘勝追擊，這才逐漸的佔據了主動。第一師沿着獨霸山莊東郊的原有陣地這個缺口，在一通炮火的掩護下，如同驚濤樣的衝擊着北洋軍幾乎面臨崩潰的防線。 楔入在北洋軍獨霸山莊防線縱深的革命軍各部打得士氣如虹。北洋軍的炮火也是打得幾近瘋狂。幾乎沒有校正，成群的炮彈便是沿着獨霸山莊的外圍展開一圈火牆，沿着北洋軍防線的壕溝，各種的輕重火力也竭力的編織着道道火網。炮火、機槍瘋狂轟擊、掃射着如浪潮樣反撲的革命軍。　　拚命反擊的北洋軍幾乎瘋了樣的起一波接着一波的逆襲，一些火炮也紛紛對着獨霸山莊東郊轟擊而來，對着被革命軍佔據的地方一陣狂轟濫炸，防守的革命軍死傷慘重。第一師的進擊也被遏制住了。為了阻止革命軍的進攻，北洋軍動用了幾乎整個山炮兵的火炮，對獨霸山莊一線進行了全面的密集轟擊，炸彈如同雨點樣的落在已然面目全非的戰地上，到處都是滾滾濃煙，整條戰線幾乎化作一片火海。　　一接着一的炮彈從天而落，將早已經是宛若月表的戰地再一次的耕犁一遍，爆炸的氣浪將泥濘中的累累疊屍掀得七零八落，殘缺的肢體和着漫天血霧到處都是。肚破腸流的屍混和在一灘灘血泥之中，泥濘間滿是觸目驚心的鮮紅。　　而趁着革命軍的進攻剛剛停歇下來的時候，北洋軍王占元部立即開始了全線的反撲。大批的火炮全部對着獨霸山莊一線的革命軍隊發起猛烈的炮擊。　　如同破帛撕裂般的聲音中，一接着一的炮彈接連而下。漆黑的夜空中，一道道橙亮的火球接連炸開，衝天而起的煙柱間，飛濺着猩紅的泥土碎石，炮火打得很猛，幾乎每一秒鐘都有炮彈落下來。深一腳淺一腳趟着泥濘而來的北洋軍在炮火的掩護下拉開數道散兵線、藉著夜幕的掩護，悄然的摸了上來。　　從獨霸山莊東郊的第一師，到西翼的金鷹突擊隊，並延伸到獨霸山一線，革命軍的戰線嚴陣以待。雖然一天的苦戰讓各部損失慘重，但沒有一支部隊退卻下去。　　李想看得心在滴血，但是為山九刃，不可功虧一簣。他咬牙切齒的大吼：“繼續攻擊！”　　趁着炮火掩護，緩緩推進的革命軍部隊則漸漸的加快了衝擊步伐。一面高舉着的五星紅旗，步兵三三兩兩的拉開着步兵散兵線，壓了上來。　　幾門前推的步兵炮開始對陣地上的北洋軍火力點進行轟擊，猛烈的轟擊着匆忙展開反擊的北洋軍隊防線。稀稀拉拉的革命軍散兵線突然就如同一浪接着一浪的潮水般接踵而來，小隊、中隊級軍官紛紛的前壓，以小隊為單位的起衝擊。　　揮舞着軍刀的指揮官大吼一聲：“進攻！”　　成群的革命軍士兵在軍官們的指揮下再次猛撲了上來。　　密集的子彈穿破重重雨幕，帶着摩擦空氣的嘶鳴聲，飛濺而射着，在衝擊的革命軍散兵線中，破開一道道可怕的死亡線。　　而無數的炮彈則是從黑森森的炮膛中呼嘯而出，打着旋的劃開道道弧曲的彈道，而後尖嘯着落下，“轟！轟！轟！”連續的爆炸響成一片。衝擊的革命軍散兵線被接連的崩開一個又一個的豁口，煙火騰起之處血肉橫飛。煙塵中殘缺不全的肢體、人體組織被高高炸起。　　推進的革命軍散兵線則遭受着從北洋軍陣線上飛射而來的子彈一遍又一遍的洗禮，鋼鐵破片四下飛舞，一陣血雨腥風。那面高舉着的五星紅旗在漫天炮火中頹然而倒，衝擊的革命軍步兵只能趴倒在地，躲避炮擊，並組織起還擊。　　革命軍的掩護炮火轉瞬便至，北洋軍的陣線立即陷入在煙火死亡之中，不斷有人在那陣陣爆炸的煙雲中如同落恭弘=叶 恭弘般被氣浪卷飛而出。北洋軍缺胳膊少腿、鮮血淋漓的傷者呼號掙扎着。　　但是，革命軍的進攻還是很不理想。　　而苦戰連連的北洋軍士兵們則在前壓的王占元，北洋軍軍官們的呵斥、督令下，拚命的向著革命軍進攻的鋒線傾瀉火力。革命軍馬克沁重機關銃的火力旋風樣的橫掃過來，劈頭蓋臉的砸在北洋軍隊的防線。無數的士兵蹣跚在滿地的爛泥之中，嚎叫着沖了上來。　　負責掩護的北洋軍炮兵陣地上，所有的火炮都已經打出了數次急射，黃燦燦的彈殼帶着騰騰熱氣從炮膛中“哐當！”一聲退落，新一枚炮彈隨即推入……　　炮彈如同雨點樣的砸在革命軍衝擊的隊形中，擂鼓樣的狠狠敲擊着大地，掀起陣陣腥風血雨，騰起高高的煙柱。夜空下似同鋼鐵與鮮血潑灑的油畫。　　曾高放下望遠鏡，痛心的說道：“這樣打，不是個辦法！”　　李想猛然轉身，雙目通紅：“你不把這股敵人消滅，要你的腦袋。”

# 第二百一十一章 一鼓作氣

　　拂曉，各攻擊部隊紛紛向北洋軍發起猛攻。　　兩個營沿着獨霸山北側村子由北向南攻擊，另以三營兩個連從右翼攻擊。因攻擊方向上山勢陡峭，攻擊路線狹窄，攻擊部隊只能分為若干個波次，輪番向上攻擊。一個波次攻擊失敗，又上去一個波次，攻擊從未有過的困難。　　在革命軍戰士們的面前。　　李大帥一臉猙獰的問周吾和宋缺：“部隊情況怎麼樣？傷亡大不大？”　　“部隊傷亡不小，主要是地形對我不利，現在部隊正準備發動新的進攻。”負責獨霸山的宋缺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答道。　　李大帥雙眼一瞪，大聲道：“一定要在敵人增援部隊到達之前，把這股敵人消滅掉。你們的任務就是無論如何也要把這個高地拿下來。”　　“是！”宋缺堅決答道，隨後他轉向正在準備衝鋒的戰士，問道：“大帥的指示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革命軍戰士同聲一呼，聲鎮長空。　　宋缺震臂一呼：“有信心沒有？”　　“有信心！”戰士們一呼百應，喊聲震得地動山搖。　　李大帥滿意地點點頭，帶着警衛員離開了此處陣地。　　曙光初現，宿鳥驚飛。　　平林山野霧氣深濃，天地蒼茫。　　左右兩支先鋒部隊，首先抵達獨霸山林區的邊沿，林外就是廣達兩里，闊達十餘里的長草原。人人無不戰意昂揚，躍躍欲試。　　宋缺縱聲長笑道：“北洋小兒，今趟宋某人若不教你一敗塗地，以後宋某人的名字要倒轉來寫。”　　李大帥看得點頭稱許。打仗就是要有這樣的士氣。　　萬炮齊發，轟鳴震天，喊殺聲瀰漫整個戰場的慘烈氣氛下，由三組的中軍先鋒隊伍，有組織地朝山丘上的敵人衝刺。　　炮彈呼嘯而落，無數的破片、鋼鐵急潑灑而出，疾風樣的橫掃出去。接連響起的爆炸聲中混合中垂死者不甘的掙扎哀嚎。整個獨霸山戰線上一片硝煙烈火。　　革命軍數十門火炮對着被北洋軍佔據了的獨霸山莊兩翼陣地一陣狂轟。一枚枚炮彈尖嘯着從漫天雨幕中呼嘯而下，炸起一團團翻滾着紅黑色煙雲的火球，稀爛的泥濘被高高掀起，泥漿飛濺。　　彈幕徐進之後，數百名革命軍戰士拉開攻擊鋒線，氣勢洶洶的壓了上來。稀稀拉拉的如同斷線般的散兵線隱約在夜幕之中。　　隨着最後一輪掩護炮火密集的砸在北洋軍的防線上，炸起陣陣煙雲。衝擊地革命軍士兵們出“前進”的怒吼，發起衝鋒，各級軍官紛紛抽出軍刀前壓，指揮着部隊以小隊為單位。如同驚濤樣的翻滾着匯成浪潮，卷了上來。　　北洋軍的防線上突然變得沉默了，沒有絲毫的聲音，沒有任何的動靜，彷彿沒有了任何生命存在一般。被炮火掀得七零八落地掩體上依然的在噼里啪啦的燃燒着，騰起裊裊的青煙。　　革命軍衝擊的度越來越快，眼看着就已經翻卷到了北洋軍地的前沿陣地。那桿血染的五星紅旗也得意洋洋的高聳着，三三兩兩成堆的革命軍步兵踏着高歌涌了上來。　　“打，”隨着一聲暴吼，北洋軍陣地無數的手榴彈飛了出來。“轟！轟！轟！”地接連炸成一片。　　進攻的革命軍士兵們來不及尋找掩護，暴雨般的子彈便橫掃過來，如同土崩般似的，革命軍地散兵線一道接着一道的崩口，橫七豎八地死傷滿地。　　高舉着五星紅旗的旗手被呼嘯而來的毛瑟7.92毫米敲開了腦袋，騰起的血霧中，只餘下染血的五星紅旗還趾高氣昂高聳着不倒。　　北洋軍射來的炮彈一接着一的砸落。殘肢斷臂混合著腥風血雨被炸的四下亂飛，爆炸地氣浪將殘缺不全的屍高高掀起。　　躲在掩體內的北洋軍士兵接連甩出手榴彈，爆炸接連而起。一柱接着一柱的氣浪混合著漫天血泥將奮死衝鋒的步兵湮沒，高急射而出的鋼鐵碎片如同疾風樣地摧枯拉朽而過。留下滿地殘碎不全地屍。　　革命軍勇猛的攻勢頓時地為之而挫，在各級軍官的彈壓下，一些零散的單位試圖向組織起反擊，但那些架設在掩體內的北洋軍的馬克沁機槍根本不給他們機會。輕重機槍的長連射中，一梭接着一梭的子彈如雨樣的潑灑而出，滾燙的黃銅彈殼叮叮噹當而下的同時是那密集的金屬彈丸旋轉着破開空氣的阻擋，飛旋着扎入人體的悶響。　　子彈將地面打得幾乎起了煙，飛濺的土石間不時的飛濺起星星點點火光。不斷有人被子彈撂倒在地，痛苦掙扎在狂亂的戰場中。大地之間橫淌着道道猩紅的血污，但很快便被泥土吸附。　　來自革命軍陣地的炮彈也接連落在北洋軍的陣地上，同樣炸起陣陣煙火，一聲接着一聲驚雷般的爆炸聲中，北洋軍中人體的殘碎肢體在騰起的火球中高高飛起。　　炮火炸響起成片，輕重機槍的嘯叫聲中。雙方激烈的交火。子彈啾啾的從人們的耳邊飛過，天地之間完全的籠罩在這激烈的殺戮之中。　　但是面對北洋軍的頑強的抵抗，革命軍也只能瘋狂的投入一波又一波的反撲，在猛烈的炮火壓制下，成小隊、成中隊的革命軍起如浪的衝擊，各級指揮官帶頭衝鋒，一些軍官甚至揮舞着軍刀拚命向前壓，一股股涌動的青黑色的暗潮就似同驚濤樣的一浪接着一浪的湧來。　　成群的革命軍士兵連續展開連續的攻擊鋒線，不顧北洋軍的拚命反擊，連續突進。後續的士兵踏過遍地的屍，甚至是還未斷氣的垂死者的身上，在滿是淋漓的鮮血碎肉和黑紅色的血泥，中艱難前進，惡狠狠的起新一輪的衝擊。　　這已經不再是一場什麼戰爭了，而是足以讓世界目瞪口呆的血肉磨坊，兩個強硬的東方民族之間的意志較量。　　對戰雙方的炮火密集對射，炮彈不斷的劃過雨幕，冰雹樣的落下，幾乎讓獨霸山莊一線被炸的如同火海一般。炮火將北洋軍的防線炸成一片燃燒的海洋，而北洋軍炮兵的炮彈又成片成片將衝鋒的革命軍吞沒在鋼鐵彈幕之中。　　負責掩護的山炮兵的數十門克虜伯山炮已經打光了不知道多少的炮彈，炮管都被打的通紅。這是前所謂有過的驚人彈藥消耗。李大帥甚至親自到一線炮兵陣地督戰。　　革命軍士兵渾身汗水淋淋、熱氣騰騰的彈藥手甚至在寒風當中光着上身，將一枚枚炮彈推入火藥味還未散去的炮膛中。　　轟射的炮彈劃破遠方的天幕，不斷的在暗夜中炸開一團團刺亮的火球。　　彈幕延伸處，成堆成堆的革命軍便踩着炸點的起集團式的衝鋒，暴雨樣的子彈將庄頭的北洋軍的防線打得如同開了鍋一般，而防禦者的輕重火力也如同割草樣的將成堆的革命軍士兵撂倒在血泊中。戰鬥異常的血腥殘酷。　　依託着炮火的優勢，高呼着“前進！”的革命軍士兵曾一度攻入獨霸山莊陣線的北洋軍防禦的外圍，但北洋軍很快的展開反擊。　　一輪密集的迫擊炮炮火急射后，便是劈頭蓋臉的機槍火力壓制，手榴彈如同冰雹樣的砸出，各種輕重火力驟風樣的橫掃突破口，彈幕所過之處，一片血雨腥風，支離破碎、殘缺不全的屍倒斃的滿地都是。　　同樣殺紅了眼的革命軍士兵接連用擲彈筒對着北洋軍陣地轟擊。炸開團團血霧。漫天飛濺着那一抹抹猩紅。踏踩遍地猩紅的血泥，如同洪潮樣的卷過。　　王占元展現狗急跳牆的本色，數百官兵沿着迫擊炮火開闢的道路，率先起逆襲，士氣如虹、殺聲震天，挺着刺刀的官兵們硬是靠着慘烈的白刃戰將革命軍士兵頂出了防禦線，堵住了這個缺口。　　無功而返、氣急敗壞的革命軍劈頭蓋臉的大口徑炮彈狠狠的砸了下來，周吾第一師這段陣地為目標，再次起攻擊。　　各種口徑的火炮紛紛的開始轟擊，掩護着黑壓壓的衝鋒而來的革命軍士兵向前推進。從後面而來到的炮彈，一波接着一波砸落下來。　　滿地支離破碎的人體組織、斷肢殘臂，不斷的有炮彈砸下，將這些屍再次的炸的粉碎。滿是漫天的血雨。猩紅的液體被爆炸的氣浪高高的掀起，飛濺的到處都是。　　反覆衝擊着北洋軍防線的革命軍士兵死傷慘重，陣地前上到處都是革命軍遺留的屍體，而那些被炮彈撕扯的粉碎的碎屍更是隨處可見。　　但已然殺紅了眼的革命軍並不是不在乎，李大帥以及各級將領也都知道，防禦陣地的北洋軍更加損失慘重。而要是不能一股作氣將北洋軍圍殲、或是擊潰，那麼接下來的戰況對於革命軍來說將是糟糕透頂的。　　革命軍連續組織了四次衝鋒，都沒有成功。衝擊了幾次后，各營損失都非常大。　　看到各部隊損失都很大，周吾實在不忍心繼續血拚，找到在炮兵陣地的李大帥，建議他暫時撤圍，另擬戰機。　　李大帥又一次發火了，他對着周吾，沖他一向尊敬的戰友咆哮：“拿不下獨霸山莊，就撤掉你第一師的番號。”　　一個要掉腦袋，一個要撤番號，看來李大帥是九頭牛也拉不回來了。

# 第二百一十二章 最初意圖

　　如同滾雷般地聲音劃過天宇，炮兵陣地上的李大帥下意識的縮了縮頭，炸雷般的爆炸聲伴隨着騰起的火球一同爆裂而開，幾乎的扯碎了這彌散着濃濃硝煙氣息的天幕，天空被染成一片火紅。　　整個戰地頭在猛烈的炮擊的蹂躪下已是一片狼藉，到處是被掀翻的掩體還有被夷為平地的戰壕。泥濘之間，東倒西歪鹿砦還在熊熊的燃燒着，整條戰線上衝天的火光幾乎地將半個天邊都渲染成為刺眼的血紅。　　天已經大亮，各部隊又開始反覆攻擊，白天攻擊比夜晚還要困難。　　罵走周吾，李大帥也在炮兵陣地里呆不住了。他來到距獨霸山莊的山頂五百米處作近距離觀察。他一身戎裝，足抵壕沿，手握望遠鏡，在凝神觀望。大檐帽下，只露出一個弧線秀美，卻又鬍子拉喳，盡顯剛毅的小下巴。　　新華社的戰地記者徐冰冰美目一亮，架起相機立刻拍下了這一珍貴的歷史鏡頭。這一照片，被廣泛地轉載，成為人們所熟悉的李大帥的形象。可惜的是，和李大帥之前公布的一些戰地照片一樣，看不到他臉部全部的輪廓。雖然只是冰山一角，卻足以讓萬千少女瘋狂。　　苦戰中，李大帥揚言要砍掉他腦袋的曾高苦着一張臉走來，說道：“剛剛得到消息，白家鎮方向的兩千多北洋軍正在向獨霸山莊方向運動。”　　李大帥兩條眉毛立刻又糾結在一起，看了一下懷錶，下了命令：“下午四點，必須發動總攻。”　　曾高其實知道，李大帥堅持要打這一仗，是因為在北洋軍‘掃蕩’時，北洋軍一般的一個加強營為一路，李大帥想尋機殲滅敵軍一路，使敵下次‘掃蕩’不敢以營為一路，以使其‘掃蕩’的時間間隔擴大，有利於革命軍民機動。還有一個意圖，是革命軍雖然是堅持湖北敵後革命的主力軍，不但要會打游擊；必要時，也得猛攻堅守，頑強拼殺，敢於啃硬骨頭。還有最重要的一個意圖，也是他們拚死革命一直以來的目的，就是將革命進行到底，激怒驕橫強大的北洋軍，破壞註定悲劇的和議風潮。　　在獨霸山莊內。　　王占元只是支撐了一天，便覺得獨霸山莊的防禦搖搖欲墜。　　“報……”那個鳥相公尖着嗓子叫道，“孫傳芳大人的軍隊被革命軍阻在廣水的陣地前，一步未進……”　　“什麼！？”王占元大吼一聲，這副老骨頭表現出與他年齡極不相稱的敏捷與力量，啾的一聲串過去，把這個鳥相公揪住提起，臉色猙獰的湊近吼道。　　鳥相公嚇得結巴：“孫、孫、孫……傳芳……大人在廣水難進寸步……”　　王占元這才慌了手腳，只覺得渾身無力，心比這寒冬還要冷，放開鳥相公，轉身大吼大叫：“突圍！立刻突圍！”　　王占元的突破口正好選在了宋缺金鷹突擊隊堅守的獨霸山下陣地。　　王占元絕對夠狠心的，一把火燒了獨霸山。熊熊燃燒的大火吞沒了獨霸山下革命軍守軍的陣地，吞沒了奮戰中的革命軍官兵，也同時吞沒了佔據獨霸山頂的北洋軍……　　整個陣地不到半天，就只剩下滿目的焦土和光禿禿的山坡地，工事早已無影無蹤。　　猛將兄宋缺這下犯了難。沒了山林，沒了工事，這光禿禿的山坡可怎麼個守法？如今形勢明擺着，王占元部中有一個半都是衝著他來的，再加上兇猛的炮火和從天而降的炸彈，陣地上連只螞蟻都難活。讓他增兵，那不是讓他送死嗎？他第一次向李大帥求情，想讓部隊撤到第一線陣地上去。　　“不行，宋缺，一步也不能回撤。你這一退，要是放走了王占元，老子饒不了你！把部隊集中在陣地後面，一批批地上。總之，陣地絕不能丟。”李大帥吼得唾沫星子飛濺。　　宋缺抹去臉上的唾沫星子，沒辦法，只能採取添油戰術，成營成團地往陣地上調。　　李大帥看着黯然離去的鐵漢，咬咬牙叫來了警衛營長。　　“你手裡還有多少兵？”　　“兩個連。”　　“給這裏留下一個班，其餘的你都帶上，到金鷹突擊隊去增援宋缺。至庫房多拿些機槍，告訴宋缺，丟了陣地別來見我。”　　“可軍部……”警衛營長剛想申辯，李大帥不耐煩地揮手說：“執行命令。”　　泥土飛濺，子彈飛嘯，身邊不斷有人倒下。凜冽的寒風，回到戰場的宋缺渾身依然滿是汗水。頗有些自嘲的搖搖頭，胡亂的在早就骯髒不堪地軍服上擦了兩把臉。　　一旁的老馬依然在操着機槍對着北洋軍猛烈地掃射着。宋缺張了張嘴想說些什麼，但最終的沒有說出聲來。不遠處，一個弟兄的屍體就倒在泥濘之間，顯然是被炮彈皮給削去了半個腦袋，鮮血和腦漿飛灑得到處都是。　　幾枚炮彈尖嘯着而落，在身後的二線陣地上炸出一團團的火球，空氣中充斥着濃濃地火藥味，是那樣的刺鼻。那是北洋軍的步兵炮的傑作。　　不斷的有北洋軍的炮火打開。早就已經泥濘不堪的戰地不斷地騰起四下飛濺地碎泥，混着赤紅之色的血水瓢潑樣地傾瀉下來。　　為了能夠迅的突破革命軍的陣地，北洋軍甚至不顧革命軍的火力，將負責提供掩護的九二式步兵炮抵近射擊，配合著擲彈筒對着革命軍陣地一陣猛烈轟擊。各種口徑的炮彈、槍彈雨點樣的砸落下來，爆炸聲、槍聲幾乎是不絕於耳。　　“狗曰的上來了，全體準備，準備。”軍官們粗野的吼叫着。　　“全體準備！”宋缺擦了擦臉上的汗水，衝著戰壕里的士兵們大聲的嚷道，“革命軍，上刺刀。準備！”　　隨着步兵的推進，北洋軍的火力愈的激烈起來，不斷的有子彈尖嘯着從頭頂劃過，不遠處一段戰壕被北洋軍的炮火直接擊中，至少半個班瞬間便消失在那團綻放開的火球中。　　北洋軍鋒線越來越近，深藍的西式軍裝，同樣的大檐帽，成片的出現在革命軍戰士的視線里……　　五十米……　　四十米……　　三十米……　　北洋軍越來越近，給人一種壓迫，一種恐懼……　　“打！”看着北洋軍逐漸的接近，宋缺猛然吼道。　　一陣急促的火力猛然的潑灑下去。北洋軍的進攻鋒線頓時為之而一滯。　　“弟兄們。上！”對着宋缺的一聲怒吼。數十名革命軍士兵再次起了反擊。　　剛剛才被密集的火力給壓制着北洋軍目瞪口呆的看着數十名革命軍士兵，衝破層層彈幕。直衝上來。他們吶喊着，嘶吼着，頂着密集的子彈便沖了上來。　　子彈嗖嗖的從耳邊劃過，就在眾多革命軍士兵剛跳出戰壕的瞬間，北洋軍的機槍火力便橫掃過來，血花四濺，宋缺眼看着幾個剛準備與他同時衝鋒的士兵，在他的身邊，在如飛的彈雨中被撂倒，血肉橫飛。　　“前進！前進！前進！”軍官們粗野得推搡着動作稍慢的戰士。　　“注意隱蔽！”　　宋缺兩個魚躍，連跑帶沖的跳進一個彈坑中，負責機槍掩護的老馬一步不離、緊隨其後。　　轟！不知道哪裡射來的一炮彈砸在了不遠處，炸開一團火球，兩名革命軍士兵被爆炸的氣浪掀翻在地，痛苦不堪的掙扎着。　　“媽的，北洋敵寇的火力太猛烈了！”宋缺怒罵著，一梭子子彈掃來，噗噗的打得泥土四起。四下里一片嘈雜，宋缺幾乎聽不清什麼，他有些惱火的爬起身來，衝著不遠處正在指揮部隊反擊的二連長揮揮手，“北洋敵寇的火力太猛了，我帶一個班從側翼繞過去。”　　說著宋缺揚手甩出一枚手榴彈，衝著背後的士兵們擺擺手：“弟兄們，跟我上！”　　轟！手榴彈爆炸的煙霧還沒散去，在老馬機槍火力掩護下，兩個端着槍的弟兄沖了上去。　　轟！一枚北洋軍打來的炮彈近在咫尺的落下，呼――轟！一團火球驟然綻放出來，炎炎烈火將兩名革命軍士兵吞沒其中。火光之中，兩個渾身是火的革命軍士兵哀嚎着、掙扎着、狂奔着。密集的彈雨很快的將這兩個如同火炬樣熊熊燃燒的士兵撂翻在地，打得如同篩子一般。　　“狗曰的，我草你祖宗。”老馬爬起身來，抱着馬克沁頂了上去，瓢潑樣的子彈掃了出去。　　接連甩出的手榴彈爆炸出的火光一團接着一團，兩三個妄圖拚死反撲的北洋兵在猛烈的火力下被如同割草樣的撂倒。待到老馬的機槍換彈鏈，火力稍減的時候，反撲的北洋軍便和挺着刺刀衝來的宋缺他們撞成一團。　　宋缺本能的揚起槍托，一記重擊，一個悶頭架設機槍的北洋兵便被砸得腦漿四溢，旁邊的射擊副手怪叫一聲，便跳了起來，但宋缺的刺刀比他更快，銳利的刀刺洞穿開背部肌肉，切開柔韌的組織，直至從後背而出。鮮血從刀創處噴涌而出，生命也隨着那湧出的鮮血而漸漸的消逝。　　沒有絲毫的猶豫，宋缺本能的抽回刺刀。老馬的機槍一個短掃將一個正挺着刺刀衝來的北洋兵打翻在地。一枚手雷打着旋而來，宋缺身旁的一個弟兄眼疾手快，連忙上去，一腳將手雷踹出，飛身撲在上面，轟！一聲爆炸，這個革命軍弟兄在掀起的一陣泥土中被高高拋飛起來。整個胸腹部完全的被炸得稀爛。　　老馬咬着牙，衝著那幾個從漸漸消逝的硝煙中爬起身來的北洋兵連續幾個長點射，直到整個彈鏈都被打空，一個悶頭衝鋒的北洋兵被打成了篩子般，抽搐着倒在血泊中，而另幾個卻連忙的趴下，躲在一個彈坑旁旁，拚命的和宋缺他們展開對射。　　子彈嗖嗖的擦過耳邊，老馬被壓制住了，以至於他不得不探出槍去，胡亂的掃射，一邊的馬克沁副手更是被流彈咬去了肩頭處蛋大的一塊肉，疼得齜牙咧嘴。　　啾！一聲撕裂空氣的鳴叫，一炮彈從天而降，轟！一聲爆炸炸開，又是一團煙火。　　北洋軍的衝擊也愈的猛烈起來，一波接着一波的起連續的衝擊，但均被宋缺指揮的革命軍給擊退回去。　　轟！一聲爆炸，一炮彈在不遠處炸開一團火球，正在附近射擊的一個馬克沁重機槍被吞沒其中，而不遠處，幾名革命軍士兵和十來個北洋軍扭打成一團，轟！一聲短促的爆炸，有人拉響和北洋軍同歸於盡的手榴彈。　　“媽的，媽的，這樣用不了幾個小時，整個團都會拼光的！”宋缺的眼裡幾乎的能夠噴出火來。“命令一營在正面給我來次反擊，就是拼光了也要把北洋軍打下去！”宋缺的兩眼血紅血紅的，“周師座那邊情況怎麼樣，他們能不能策應一下？”　　對着電話嘶啞着嗓子不斷呼叫增援的師部通訊兵半捂着耳朵，“第一師也在苦戰，北洋軍同樣的對他們展開着猛烈的反擊，估計不能夠給我們多大幫忙！大帥連警衛部隊都派過來了……”　　又是幾枚炮彈呼嘯而下，炸出一片火海。宋缺下意識的縮了縮頭：“呸！呸！這些狗曰的是不是瘋了，這樣猛烈的炮擊。”　　來自北洋軍的炮火愈的猛烈，一輪接着一輪的將炮彈傾倒下來，濃煙滾滾，火光衝天。

# 第二百一十三章 狂飆再起

　　北京。　　時到戌末時分，嘯風漸定，只有漫天大雪還在沒完沒了地下着，落在天井裡，房頂上，沙沙作響。袁世凱覺得炕燒得太熱，坐起躺下總不安寧，蹙着眉頭在燈下來回踱步。　　那對絕色姐妹花深知他的心事，也不敢動，她們呆站在旁邊想自己心事，由朝鮮到中國，從閔妃又想起跟隨閔妃養女陪嫁袁世凱的自己，不覺滿心凄楚。　　還有一個京城讓人聞風喪膽，袁世凱身邊第一人形惡犬，趙秉鈞也在其列，不過他的眼角不斷偷瞄那對絕色姐妹花。　　“智庵，”袁世凱倏然回身問道，“湖北一事，真是讓人頭疼。”　　袁世凱被罷官回鄉，善耆乘勢奪取北京警權。3月23日趙秉鈞被撤職，滿清親貴控制了北京警權，他閑居天津，時常來往彰德與袁世凱互通聲氣，暗中運動，以待時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11月13日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組閣，16日趙秉鈞任袁內閣民政部大臣，當時八旗兵在北京城內揚言殺漢人，趙秉鈞將八旗兵譴回城外汛地，迅速恢復了秩序。趙秉鈞還是深得袁世凱信任的。　　趙秉鈞被他問得一怔，趕緊收回目光，忙賠笑道：“李瘋子天高皇帝遠，什麼事情做不來？洋人們誰都不怕，就怕這瘋子。大人安心等着吧，東郊民巷很快就會有信使過來刺探的。至於段軍統……”趙秉鈞沉吟道，“恐怕還是收拾不了李瘋子，北軍在湖北畢竟是孤軍深入，李瘋子又有主場優勢……”　　“你不必往下說，”袁世凱止住了趙秉鈞，湖北局勢他了如指掌，“這事兒明明白白，要治他失職之罪。”　　“父親要治誰的罪？”袁克定一掀布門帘進來，笑道，“父親要辦段軍統，此時萬萬不可，湖北戰局不會影響和議大計，何必與小人爭一日之短長？真要辦了段軍統，不是讓天下人都知道咱們在湖北戰場輸給李瘋子？”　　“大公子說得有理。”趙秉鈞也賠笑道，“何必與李瘋子爭一時之長短，這不是給李瘋子漲臉？�D�D論理，一句話的事情，不可在哪裡和他搗騰。”　　“難道在湖北就不能辦他？”袁世凱聽了有些懊喪，一屁股坐回炕沿上說道，“看看《人民日報》鋪天蓋地的吹噓，咱們能任由李瘋子這樣氣焰囂張？”　　袁克定聽至此，也大動肝火，思量半晌方道：“父親，這事，洋人比咱們心急，漢口牽扯各國利益巨大，先看看洋人怎麼著把。就在這風潮狂亂，不知局勢如何發展的時候，東郊民巷對段軍統已經失去信心，害怕漢口再次落入李瘋子手中，又無能為力的他們，派出倫敦太晤士報北京訪員、巴黎迭霸日報訪員、德國哥倫日報訪員，以非官方的名義來錫拉衚衕晉見父親……”　　袁世凱又驚又喜，笑道，“方才智庵還說東郊民巷該有信使來，不想還真是有，這大的雪，倒難為他們摸黑走路。有請！快快有請！”　　湖北狂飆再起。　　各帝國主義國家之輿論，或示失望於清廷，或寄期望於袁世凱，而大率以揭出中國革命黨人之弱點，進言資本家以奪取對中國之控制，乘機漁利為主旨。　　通關海關總稅務司，奪取中國的關稅保管權，是帝國主義乘中國革命之機擴充利權的一個重要事件。　　武昌起義后，武昌革命當局並沒有馬上過問當地海關的事。但是李想卻以雷霆手段收復漢口租界，同時牢牢把持漢口海關。但是時間非常短暫，李想很快就被排擠出漢口，漢口租界、海關又回到洋人手裡。　　第一個以正當手段，接觸海關問題並與海關當局發生交鋒的革命政權是湖南軍政府。它一成立即照會長沙關英籍稅務司偉克非要求接管海關。偉克非一面表示拒絕，一面向駐北京英籍海關代理總稅務司安格聯請示辦法。安格聯已經在籌劃海關應付革命的對策，10月15日他已指示漢口稅務司不要“讓稅款跑到革命黨的庫里”。　　23日他向清政府稅務處幫辦大臣胡惟德表示，應“採取某種方針確保關稅不致為革命黨用作軍費，並留供償還外債”。　　這就為他們處理已革命口岸的關稅規定了基本原則。偉克非根據這一原則，與湖南軍政府展開交涉。軍政府這時提出將關稅收入存貯於政府的大漢銀行，暫時凍結，軍政府及稅務司都不動用。這已從原來要接管海關的立場向後退了一步，但偉克非仍不接受。他聲稱革命政府的銀行靠不住，軍政府還沒有得到列強的承認。他暗示，如不聽他的話，海關工作人員將實行集體罷工。這期間，帝國主義各國的炮艦不斷在長沙江面出現，實際上起了對軍政府進行恫嚇的作用。　　在此情況下，湖南軍政府在11月初的短短几天內節節退讓：第1步，同意稅款存貯於英滙豐銀行；第2步，同意以總稅務司的名義存貯；第3步，同意在總稅務司不擅行支取的條件下，自己也不去動用。　　這樣，就放棄了控制和使用長沙海關稅收之權，而把關稅保管權交給了總稅務司，而且它還同意岳州海關的稅收也照此處理。長沙關開了一個先例，安格聯等決定把這套辦法推廣到正在紛紛發生革命的其它通商口岸。　　特別是上海一轉向革命，英國公使朱爾典立即電令英駐滬總領事，規定“叛黨政府”不得觸動海關收入。　　在英國使領館官員與中國海關洋員互相協調、共同對付中國革命時，中國革命者卻缺乏統一，各自為政。各地革命當局對海關和關稅問題的態度各不相同，處理辦法也彼此歧異，但結果卻大致如一，在很短時間內，幾乎都步入了長沙的后轍。在廣州，粵海關英籍稅務司梅樂和還為總稅務司爭得了動支關稅之權。列強的做法使革命者不能使用關稅，因而得到了清政府的贊同。　　11月20日，清政府給朱爾典的照會中宣布：關於已爆發革命的各地的海關收入，已札飭海關總稅務司，應將其全部用於償付外債及庚子賠款。但帝國主義並不以奪取革命地區的關稅為滿足，它們要把全國的關稅一網打盡。11月19日，安格聯與朱爾典經過磋商后，照會清政府要求把包括已脫離清政府和仍由清政府控制的所有口岸的稅款全部置於總稅務司的管理之下，以備償付外債及賠款。清政府不敢違拗，11月27日表示同意。根據這一精神，安格聯很快定出4條辦法，一方面要將所有關稅一概交由各該關稅務司轉寄上海滙豐銀行，存於總稅務司帳下；另一方面要求各國公使選派“外國銀行委員會”商定各項外債償還的先後次序，以便總稅務可照順序按期付還。　　這4條辦法經清政府審核批准后，外務部於12月2日照會朱爾典轉交各國公使。　　各國公使就如何施行這些辦法向上海各有關的外國銀行總董徵詢意見，各董事開會做出了6條決議，然後由各國公使分別報告請示本國政府。得到各國政府批准后，北京外交團開會對這6條決議和安格聯所擬4條辦法進行了討論並作出決定。　　朱爾典代表外交團將其決定照會清外務部。接着由安格聯綜合各方面意見制定出關於中國關稅的八條辦法，其主要內容是：1成立各國駐滬銀行委員會，以決定各項外債償還的先後順序；2海關總稅務司應向該委員會說明海關凈存稅款情況；3海關總稅務司應作出安排，使各收稅處所將其凈存稅款每周匯交上海一次；4海關總稅務司應做出安排，將集中到上海的凈存稅款於每周盡可能平均地分存於滙豐、德華、俄亞３銀行，作償還有關外債及賠款之用，等等。外交團及清政府都批准了這些辦法，並分別於1月30日及2月3日向上海9家外國銀行及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發出指示，將這些辦法立即付諸實施。　　八條辦法既是前此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洋員共同串通以奪取中國關稅保管權的種種活動的總結，又是以後多年帝國主義控制中國關稅的依據。　　從此，中國關稅從征入到付出的全過程都脫離了中國人之手，而歸於總稅務司，3家外國在華銀行和各國駐滬銀行委員會分別管理、受授，最後流入外國債券持有人手中。而且它把外交團對中國關稅的干預合法化了。這是列強乘中國革命之際套在中國身上的一個新枷鎖。　　想得洋人的貪得無厭，袁世凱也覺得頭疼。　　三個洋大人，趾高氣昂。　　英國紳士鬍子一翹一翹的，開口既說道：“此次革命軍系救中國之危亡，因見滿政府腐敗，致國勢積弱，故起而革除之以保全主權。革命進行之目的，力圖聯絡，以增長民族之勢力，並非意存分離。現在獨立各省，其共同不戴滿之心已決，勢不至推翻不止。滿政府既政亂民離，決不能保全。英國君主立憲，以其君為民所信仰，滿清君主既不為民所信仰，自不能與英國並論。”　　德國板着一張臉机械化的說道：“中國將來政體改為共和，抑仍君主立憲，與德毫無關係。此其中之利害，中國人宜自審度，無勞外人代計。彼其人民大多數之程度已達共和，或其改為共和後於政治及經濟各方面有長足之進步乎。在中國必已籌之至熟。此皆關於中國內政，吾德從未思及干預。但願亂事速定，其主權者無論何一方面，與德繼續睦誼，則德之所深願也。”　　袁世凱眉頭不易察覺的輕輕一挑：“各方還是要堅決保持中立？”　　“正是！”三個洋大人異口同聲。　　袁世凱啞然失笑：“日本頭山滿、河野廣中、杉田定一、根津一，小川平吉等，則組織日本善鄰同志會發表宣言，贊成中國革命。有曰：吾人本善鄰之誼，照其國利民福熱誠，以禱革命軍速貫徹其目的，且望列國善鑒時局之情形，無出於干涉政體謬舉。　　無如日本野心家對於中國革命，認為有機可乘，主張出兵干涉者大有人在。十月初六日其陸相石本新六，奏可令飭名古屋第三師團，在步兵第三十三標及五十一標內，選拔步兵一營，機關槍隊一隊（兵員數七百五十人）編成混成一支隊，由宇品乘樺太丸出發，於三十日抵秦皇島上陸，由守備司令阿部少將指揮，分配於北京、天津、山海關等處。漢口方面亦調到陸軍五百人，借口保護租界同時並派兵一萬三千名由奉天（今遼寧）之大連灣柳樹屯登陸。當時外交界懷疑日本派兵或為實行干涉之初步，惟北京外交團原有一致行動之協議，不得單獨干涉，美德特加註視。英國雖與同盟，亦與美德密切聯絡，而民軍行動又系毫無可借口處，故卒歸無事。當時沙俄窺伺滿蒙，風雲原極險惡，呼倫所轄全境已被進佔，俄蒙私約由是成議……”　　列強對華之舉動，種種庄庄，被袁世凱一一道來，三位洋大人臉色難看至極。這就是他們所謂的中立，但是，袁世凱正有求於他們，自然忍氣吞聲。到了這個節骨眼上，他們還這樣扭扭捏捏，他袁乾脆扯開天窗，和他們說亮話。　　“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函寄探報一、王小堂現住瀋陽南滿車站大星旅館及瀋陽館等處，招集多人，並有炸彈軍火多件，意圖暴動。一、王小堂等聲稱，由日商處借銀十餘萬並接濟軍火炸彈。每日在租界使用老頭票極為揮霍，以致下流社會趨附甚多。一、悅來館、大星旅館、瀋陽館等處，皆為匪徒聚集之所，每有日人協助料理一切。一、日人川崎等三人自稱系關東都督府人員，為該匪等謀主，現赴大連請示，即行暴動。一、日兵改裝分駐城內各居留商號公所，擬暴動時即起而干涉。一、藍天蔚現更姓名，在大連瀋陽館用偽札招兵。一、庄河、復州潘四、顧人宜等匪黨，潛匿貔子窩、夾心子等處隙地，用重價在日商手內購買日人打獲俄槍及日本槍多件。一、復州余匪顧人宜住日本第六大隊內，現有日本人四人在其庄復黨內為之謀主。一、初五日夜內，有日本兵官率領兵士二十餘人，荷槍入城，並在軍械局附近等處察視，以致民心頗為疑惑。一、日人商定，一聞暴動，即以大隊入城干涉。一、今日，初六日，王小堂、柳大年等已發手槍二十餘支、大槍一百七十餘支，今晚開飯同坐者有八九十人。一、凡匪黨皆由南滿鐵道發給全線免票。以上皆確實報告。日人有本重雄、田代秀作、山根增二郎、小林十郎等四人，在省城鐘樓及翰墨軒衚衕等處，拋擲炸彈三枚。幸軍警立時追獲有本、田代二名，並搜出炸彈二枚。”　　英國紳士無辜的說道：“訊據有本供稱：此項炸彈系王國柱即王小堂所購。”　　袁世凱冷冷道：“近來遼陽、鳳凰、庄復等處亂起，擬從省城擾亂秩序，使我不暇外顧，便可得手。並定於十四日，省外同時起事。日人中有東鄉善樹資助餉械。又有江崎瑞穗、矢野新之助，以及大原、濱田、川崎、宮崎等，均與王國柱勾結。查王國柱匿跡日本車站，招兵購械，已非一日。疊與日領商請協拿，輒以無據推諉。省外匪擾，又復阻我運兵，以政府特別命令為詞，故意延宕，致軍隊均步行前進，困難萬分。茲據該日人有本等所供，實系有意破壞治安，冀收漁利。供證確鑿，決非謠言可比。擬請嚴重交涉，由日使速電日領，立將王國柱拿獲交辦，以遏亂萌。仍須嚴加約束該國人，不得助餉售械，與匪勾結。如再有似此舉動之事，該領應負其責。並望通告各國公使，以伐其謀。是所切盼。”　　袁世凱和小東洋的恩怨，這要從朝鮮說起，三個洋大人都心知肚明，但是他們只是非官方的代表，這事可不敢應承。他們來此，就是想知道袁世凱有沒有在湖北繼續打下去的意圖，可不是聽他發這些牢騷的，高小東洋黑狀的。只是談話到了這個地步，已經嚴重偏離他們最初的意圖，他們竟然問不下去了。　　他們只能例行公事的說道：“文明各國一致認為：凡在中國行事必須協商，不得獨行干預。如各國人違犯中立，定必阻止。”

# 第二百一十四章 不可思議

　　一時之間雙方的子彈嗖嗖的在天空中亂飛，打在地上啾啾的直冒塵煙。手雷在滿是硝煙的天空之中交叉飛過，不斷的炸起接連的轟轟轟的悶響。到處都是炸翻起的土塊。　　“注意節省點子彈，別讓狗曰的靠太近。”揮着博朗寧手槍的宋缺大聲的吼道。　　“宋缺，告訴左翼的弟兄們，馬克沁的火力注意側翼這邊。”趴在戰壕上的李大帥，終於還是帶着所剩無幾的一個警衛排親臨一線。他也急得是滿頭大汗，看來北洋軍這次是勢在必得了，這進攻的瘋狂勁，完全是準備就算是屍山血海的下場，也要填出條突破口來。　　轟，一聲巨大的爆炸將急匆匆奉着胡豪的命令、去左翼指揮重機槍火力的宋缺震翻在地。沿着戰壕咆哮着沖涌過來的氣浪里滿是彌散裊繞着的硝煙，直嗆得他連聲咳嗽。　　“我操，他妹的，一個重機槍班啊。”李大帥的怒罵聲從昏頭暈腦的宋缺的背後傳來。緊接着而來的是他關切的聲音，“怎麼樣？沒受傷吧？”　　暈頭轉向的宋缺只覺得兩耳之內滿是陣陣的嗡鳴之聲，哪裡還聽得到李大帥的聲響。就像是腦袋裡堵着一台毀壞了的收音機，出刺耳的吱吱尖鳴。　　透過硝煙，宋缺清楚的看到重機槍陣地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了，除了那炸得七零八落的機槍殘骸還有那冒着青煙的彈坑之外，那裡什麼也沒有留下。滿地都是碎爛的血肉，還有那如同放射狀噴濺的鮮血，不用去想，宋缺也知道，那是北洋軍步兵炮的傑作。　　昏昏沉沉之中的宋缺感覺到自己的肩頭被重重的搖了搖。一張滿是硝煙的大臉映入了視線，是李大帥。這個時候，宋缺方才如夢初醒樣的從那一堆血肉飛濺的機槍陣地上收回了自己的目光，使勁的搖了搖頭。　　“沒事吧？”滿耳的嗡鳴之中，宋缺總算是聽清楚了幾個字。　　“沒事！”勉強的爬起身來，宋缺跌跌撞撞的兩步，趴在了壕壁上。周圍滿是已經陣亡了的兄弟們那血肉模糊的屍體，還有渾身是血、發出陣陣哀嚎的傷員。　　北洋軍接連又是幾發炮彈落下，卻沒有如預期的發出震天動地的爆炸。　　“咦，這聲音不對。”宋缺略一聆聽，旋即困惑地道，“似乎是步兵炮發射的榴彈，可又不太像，怪了……”　　也有士兵疑惑的喊到：“他姥姥的，北洋狗是不是也鬧窮了？怎麼打的儘是啞炮，什麼玩意兒！？”　　李想頓時間似乎是意識到了什麼，以最快的速度衝出塹壕，定睛看時，只見剛剛落下來的兩枚炮彈，有黑褐色的液體從彈體里飛濺而出，這些液體在濺出之後很快就化成了淺褐色汽霧，然後迅速向著四周擴散開來……　　“狗曰的，這是什麼破玩意？”有士兵好奇地上前兩步，試圖看個稀罕。　　“站住，別過去！”李想頓時大吃一驚，當即厲聲大喝道，“這是北洋狗的毒氣彈！所有人用濕毛巾捂住口鼻，馬上！宋缺，還他娘的愣着干什麼？這是芥子氣，劇毒，吸入這玩意你會死的！”　　李想一邊連聲喝令，一邊以最快的速度傾轉軍用水壺，以水壺裡的清水濡，濕纏在手腕上的毛巾，然後迅速將濕毛巾掩在了臉上，做完這一切李想才稍感心安，芥子氣是糜爛性毒劑，吸入少量就能致命，不過這玩意遇水就會水解成無毒的化學成分。　　李想的大吼驚醒了警衛連的戰士，雖然不明真相，但是看到李大帥如臨大敵，緊張兮兮的樣子，還是紛紛效仿，旋開水壺，以清水濡，濕毛巾，然後爭相掩到了臉上。　　遺憾的是有兩個戰士距離毒氣彈太近，而且反應也慢了些，當李想出聲提醒時他們就已經吸入了過量毒氣，當時就倒在地上開始抽搐。　　宋缺沒領教過毒氣彈，或者從來都沒有聽說過，原本還有些將信將疑，可看到這一幕後頓時便嚇出了一身白毛汗，趕緊用濕毛巾掩住口鼻。　　李想圍在毛巾下面的臉全是不可思議，一戰才出現的毒氣彈竟然出現在辛亥戰場，他能不震驚？北洋軍絕無可能有這樣的技術，那麼只能是漢口洋人出售給段祺瑞的試驗品，而且還是德國佬！再結合先前的推測，段祺瑞十成是在德國佬哪裡獲得一批軍火。　　這一刻，李大帥也只能在心裏祈禱，祈禱北洋軍的毒氣彈千萬別打太准，別的陣地要是也像這裏這樣，麻煩可就大了！這個時代，全世界認識毒氣彈的人不多，中國人認識毒氣彈的人更少。　　李大帥的祈禱並沒有什麼用，該來的最終還是來了。　　北洋軍的炮兵的確不是蓋的，千米之內命中率高得嚇人，打出的幾十發毒氣彈幾乎全部命中了目標，不到半盞茶的功夫，革命軍扼守的幾個陣地就全都被芥子氣給籠罩了，許多革命軍將士在莫名其妙中犧牲！　　李想榮色沉重，不敢多想，剛要說些什麼，就聽到右翼的方向傳來一陣急促的槍聲，緊接着有人喊到，“一連的陣地被突破了。”　　李想的手在宋缺的肩頭拍了拍，旋即抽出手槍，匆匆離開。　　“一連的陣地被突破了。”宋缺的心也不由得一驚。在剛才的炮擊毒氣彈之中，一連的連部都被一鍋燴了，全連剩下的沒幾個活人了，看來北洋軍是集中了一定優勢的力量，在那裡完成了突破。　　“必須要堵住缺口。”李想邊走邊說，並沒有說太多，至少操起博朗寧左輪，“將狗曰的堵出去。”　　“金鷹突擊隊團部特務排，跟我來。”宋缺迅的召集手裡唯一的機動力量――特務排，跟隨李大帥投入到戰鬥之中。　　由於革命軍在獨霸山莊的防線多是缺乏縱深，連、營、團、旅都是逐次的擺開的，形成一條線狀防禦。而北洋軍只要在一點取得了突破，很快便會集中兵力插入進來，由點及面，造成全線的突破。　　如果不能很快的將這些北洋軍士兵堵出去，那麼一連的陣地將會成為突破口，大批的北洋軍士兵將會從這裏如同決堤的洪水樣灌湧進來，造成整個革命軍在獨霸山莊的防禦陣地全線崩潰，而一旦金鷹突擊隊的陣地丟了，左右兩翼的第一師兩個團將不得不收縮後退。　　如此這樣，整個第一師的防禦線也就不復存在，獨霸山莊一線將會全盤被動，北洋軍部隊將會順着突破口，插入到第一師的防禦縱深，危逼安陸總部，同時處於在第一師右翼的第二師、第三師等革命軍部隊都將面臨着後路被抄的危險。　　聽得取得突破的消息，親自在一線指揮進攻的王占元幾乎是欣喜若狂，昨日一夜，連續起了多次密集衝鋒，甚至和革命軍展開了多次白刃戰，可是都沒有能夠取得任何的進展。也正是因為如此，王占元才決定由自己來負責今天攻擊作戰。　　衝鋒連連受阻，碰到頭破血流的王占元幾乎絕望，也許天不亡我，自己註定了要給段祺瑞帶來榮耀，給徐樹錚帶來驕傲，給自己帶來前途上的無上榮光，徐樹錚神神秘秘交給他，嚴密叮囑，不到萬不得已不得使用，還是洋人實驗階段的“特種彈”，發揮出不可思議的巨大戰果，一次炮擊，沒有任何的驚天動地，卻輕易的撕開了革命軍鋼鐵與鮮血組成的防線。　　“命令機關銃中隊就掩護火力轉向到左翼。”王占元壓抑不住自己機動的情緒，在給副官下達命令之後，旋即說道，“哦，不，我要親自去左翼指揮。”　　也許是無意之中選擇的突破口的確恰到好處，王占元在左翼集中了第三大隊兩个中隊的兵力。而這一點，卻恰好不是李想所在的一段陣地，所以全部遭到北洋軍毒氣彈毀滅性打擊，在兩个中隊的兵力投入之後，右翼防線不免被北洋軍突破了。　　“繼續在正面、右翼保持壓力。”王占元迅速的補充下達了命令，“告訴和大人，立即在這一突破點形成壓力，我們要全線突破匪軍在獨霸山莊的防禦。”　　雖然突破的消息讓王占元老大人顯得很是興奮，但他也知道，如果不能很快的取得更大的突破，那麼要不了多久，李瘋子將會封堵起這段缺口。而到那個時候，所有的一切都前功盡棄。　　要讓李瘋子無法形成反擊，從而使得這個突破口始終掌握在自己的手裡，那麼就必須先集中火力，在突破口處，對李瘋子革命軍形成密集的火力殺傷，大量消耗他們的反擊兵力。　　其次便是增加在突破口的投入兵力，形成一點上的兵力優勢，使得革命軍的反擊因為力量不足，而顯得蒼白無力。再者，便是迅的將大量的兵力由這個突破口灌進去，使得革命軍的封堵將無法填補上這個缺口，從而迫使他們全線撤退。　　而另一個重要的方面，便是在其他幾個方向上，尤其是突破口的左右兩翼投入更為迅猛的進攻，牽制住李瘋子的兵力，使得他們無法抽調出足夠多的機動力量，投入到反擊中去。　　現在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王占元老大人的計劃之中。只要北洋軍能夠進一步的拓寬突破口，只有繼續保持他們的進攻當面的壓力，那麼革命軍的反擊將無法形成。　　而那個時候，等到庄內的北洋軍步兵全部上來后，王占元便可全部投入到突破口的作戰中去，他要一鼓作氣，由此滲透到革命軍的防禦縱深，甚至打掉李瘋子革命軍的師團指揮部，從而使得整個獨霸山莊戰線全面被突破。　　唯一讓王占元老大人稍稍遺憾的是，洋大人折騰出的“特種彈”太少，不然突破的只會更加輕鬆。　　然而王占元想到的，李想、曾高也想到了，不同的是，李想和曾高想到了，卻無能為力，因為先機以失。

# 第二百一十五章 蠻勇

　　白家鎮西北方向山地中，王占元部艱難地前進着。寒冬的大別山地區，晚上刮的風能起冰蓋。　　崎嶇不平的山路，騾馬行進困難，常常得士兵們扛着、推着才能前進。官兵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晚上山風一吹，透骨地涼，北洋軍官兵吃盡了苦頭。　　更糟的是，北洋軍不少分隊拿的地圖還是曾國藩對付太平天國繪製的，現地一看早已面目全非。加上夜間時常大霧瀰漫，又有燈火限制之難，各部隊常常失去聯絡，士兵跑得到處都是，這讓王占元傷透了腦筋。　　但軍令如山，兵無常勢，只有快速突到後方，擺脫李瘋子革命軍夾擊，才能獲得安全。王占元深知此點的厲害，於是不顧沿途小股守軍的頑強阻擊，不顧一切損失，拚命向前突，向前沖。　　王占元部主力進至千家嶺、嗶嘶街、老虎尖、石堡山一帶，迂迴縱深的攻擊目標安陸縣已近在咫盡。　　但王占元部一路順暢的好運也算是走到了盡頭。常言道，人倒霉的時候，喝涼水都磣牙。　　王占元老大人突圍獨霸山莊之後就運氣就一直百般不順，連地形、天氣都與他作對。　　石堡山地區，擔任革命軍左翼守衛的，是剛從獨霸山莊一線撤下來不久的宋缺的金鷹突擊隊，更再次成為王占元的絆腳石。　　獨霸山莊一戰，宋缺指揮的金鷹突擊隊吃了王占元部使用毒氣彈，迂迴側后的苦頭。若不是周吾第一師的掩護和金鷹突擊隊拼力死戰，金鷹突擊隊險些撤不下來了。　　宋缺吃一塹，長一智，對自己的翼側，還有毒氣彈十分敏感。遠距離派出了搜索隊，近距離則有掩護部隊，時時提防着自己的翼側，還每個戰士隨身一條毛巾水壺，防護毒氣彈。　　搜索隊的報告引起了宋缺的注意，但他做夢也想不到北洋軍竟會以一協之眾，插入縱深的如此大膽狂妄。各方不斷傳來發現大批北洋軍的報告，令他既緊張又興奮。王占元也是倒霉透頂，一次又一次的撞上宋缺的槍口。　　由於孫傳芳部尚在廣水被李西屏第二師所阻，金鷹突擊隊並無太大顧慮，宋缺果斷下令全軍轉身布防，攔腰側擊突入之敵。　　高度警覺的金鷹突擊隊突然轉身，將向東防禦變為向西攻擊，立時把王占元部拖在了原地。　　宋缺一面阻敵，一面急電第一師師部。　　再說李想和曾高、周吾，自王占元部突然從獨霸山莊突圍之後便消失蹤跡，一直預感到段祺瑞在耍什麼花招。王占元部的人馬鑽山越嶺，雖也曾遇到零星抵抗，但由於隱蔽好，一直未被革命軍發覺。　　宋缺的報告，使他們大吃一驚。　　曾高望着地圖上那指已繞到安陸後方的大箭頭，他嘆口氣道：“乖乖，段祺瑞這傢伙胃口不小，想把我的兩個多師都包在裏面。我看他是瘋了，竟敢把王占元部孤軍送入我大軍之中。”　　說著轉過身，叫來機要參謀，給戰區周吾和第三師林鐵長師長發電：敵王占元之鑽隙精神甚強，已突至我石堡山一線縱深，我兵團擬抽調大軍，殲滅突入之敵，以走後方。　　曾高年輕氣盛，膽量驚人，在全國各戰場且戰且退之際，毅然定下再次殲滅北洋軍王占元部一個整協的決心。　　直到機要參謀領命離開，曾高才發現這裏還有一位大人物，不禁為剛剛的獨斷專行惶恐，他小心翼翼的偷看一直沉默不語的李大帥。獨霸山莊之戰，李大帥揚言不把這股敵人消滅，要自己的腦袋的。雖然之後不了了之，但獨霸山莊之敗，也是直接促使剛剛他衝動的根源。　　李大帥滿意的點頭讚許，無需權衡利弊，他堅決地站在了曾高一邊，相信他。獨霸山莊之敗，不是革命軍士兵之過，也不是革命軍將領之過。今大戰之際，李大帥尊重下屬的意見，並有擔起失敗責任的勇氣，獨霸山莊之敗，可不能真把曾高腦袋砍了。應該承認，這是他身為將帥的一個優秀品質。靠這一條，他多次贏得部屬的信賴。　　曾高也非畏首畏尾的庸將，作為機動兵團，從開始破襲京漢鐵路戰場的第一天起，他應等待時機，在機動中狠敲北洋軍一下。獨霸山莊之敗，也被他認為人生之恥，怎能放過報一箭之仇的機會？李大帥的信賴，無疑更加距他的決心。　　曾高開始了對孤軍深入的王占元部特殊的“關照”。他一次又一次的抓起電話。　　“喂，接第二師師部。”　　“林師長，林鐵長在嗎？”　　“什麼，去一線了？師部現在還有什麼人？什麼？沒有了？”　　“喂，給我接炮兵。”　　“將炮火給我砸在金鷹突擊隊的陣地前。對，砸在金鷹突擊隊的陣地前。”　　“必須用炮火給我封堵住敵人的進攻，不要顧及誤傷。對，對，炮火覆蓋。”　　“林鐵長回來了，請林師長立刻從東面包圍千家嶺北洋軍，切斷其可能回縮的退路。”　　“周吾師長在嗎？請包圍千家嶺西半面。”　　一連數道命令，曾高几乎是拿出了副拚命的架子。　　三餘萬革命軍大軍飛調千家嶺，把王占元部一萬多人團團包圍在十平方公里的山嶺中。　　王占元部偷襲不成，反而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　　孝感大營。　　在北洋第一軍段祺瑞軍統擺着許多王占元老大人的報告：“前進道路的很多地方連馱馬都難以通過，前進甚感困難，地形交錯複雜，地圖不準確。加之夜間行動有霧氣等原因，連自己隊伍的位置都辨別不出，軍隊內各部隊之間也常常失掉聯絡。”　　盲人瞎馬似的王占元部不知彼不知己，不知天不知地，只能胡沖亂撞。　　有報：“軍隊不斷遭受側翼來的敵人射擊，12時似乎進入碧山附近，出現新的敵人，兵力不明，正交戰中。”　　又報：“本日傍晚切斷箬溪大道。”　　王占元部的報告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王占元部上報的位置比其實際所在地點，整整偏南了二十多里地。二十多里，在地圖上，微不足道，可在激烈文戰的情況下，每一里地，都是一段長征，每一座山包都是一個要塞。一個小小的誤斷，足以毀滅一支大軍。　　等孝感大營終於搞清王占元部位置時，革命軍隊已構成了對冒進之敵王占元部的大包圍。　　這個問題段祺瑞和徐樹錚大吃一驚，因為如果真是王占元部被大包圍，那麼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因為在王占元部本就是一招險棋，只要被李瘋子消滅，那麼整個冒險的計劃也就全完了。　　猶豫再三之後，徐樹錚決定給孫傳芳掛個電話。電話剛接通，另一邊就傳來了孫傳芳略帶沙啞的嗓音。　　對於孫傳芳，徐樹錚自認還是比較了解。　　自此黃村一戰以後，再也沒有人說孫傳芳是靠着不正當手段的關係而平步青雲的。而孫傳芳的能征善戰也給北洋諸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一戰，可謂慘烈。況且，孫傳芳給自己掙了份面子，徐樹錚還是很明白的。　　也正是因為這樣，在黃村圍剿作戰結束之後，許多將領被調，被貶，徐樹錚卻開口幫孫傳芳保持了獨立，雖然孫傳芳的建制機會在黃村打殘。　　“你那邊情況怎麼樣。”徐樹錚開口並沒有直接詢問孫傳芳那邊一直無法突破廣水的情況。　　“情況不是很好，一處陣地也突破了，不過我們正在組織突擊。”孫傳芳倒是沒有絲毫的隱瞞，況且他也知道，這個時候徐樹錚打電話來所謂何事。　　徐樹錚沒有說再多，因為他知道孫傳芳的脾氣。由中國北地子弟組成的北洋軍畢竟是歷史上有名的兇悍之師，時至此刻，仍不思後退，執意要達成預定目標。不過孫傳芳這個人，在廣水的進攻雖然兵力不足是一方面，主觀上也總有些心不在焉。　　徐樹錚沉默一會，還是道：“我北洋軍的作戰原則非常強調攻擊，進攻時要攻擊，防禦時也要攻擊，專守防禦只是軟蛋、懦夫、無能之輩的代名詞。即使到了最不濟的時候，北洋軍人也不願單純使用‘防禦’二字，往往要冠之以‘攻勢防禦’！”　　將攻擊強調到如此絕對的程度，無異是一種蠻勇。這種蠻勇可以最大限度地激發戰鬥力，可以使瀕臨絕境的部隊“置之死地而後生”，但也可以使本來存在的轉圜餘地，蕩然無存，陷於無可挽回的無可救藥境地。　　王占元部的蠻勇帶來的正是后一種結局。　　如今，徐樹錚又這樣要求孫傳芳。只是孫傳芳這個狐狸精明似的傢伙，會上當嗎？　　果然，沉默之後的孫傳芳還是開口說道：“本部隊自與敵交戰，至今天，遭受當面敵軍強韌抵抗。我軍進攻屢踣屢起，鍥而不舍，敵軍反覆逆襲，堅守不退，陣地多次易手，雙方反覆拉鋸，至今仍處膠着狀態。迄今為止，我部將校傷亡嚴重，所屬各部中、小隊長一級的傷亡已達半數。”　　徐樹錚聽報告后，心情黯然，僅僅幾天，進攻疲軟的孫傳芳的將校軍官即遭如此慘重的傷亡，下級士兵的死傷就可想而知。看來，僅靠孫傳芳和王占元是無法達成北洋軍的作戰目的了。

# 第二百一十六章 期望之光（一）

　　武漢三鎮，南軍北軍隔江對峙，緊張的空氣風吹不散。街頭巷尾，沙包路砦、林立的崗哨和橫卧街邊無人認領的死屍，都使這座城市透出令人恐怖的戰爭氣息。　　李想革命軍政府在武昌留下部分機構外，各部門幾乎都走光了，特別是先來武漢的各省代表全部轉移去了南京。李想主動挑起這場戰事，不得不讓在武昌直面漢口馮國璋兵鋒的他們恐懼。馮國璋勢大，武漢人這時不再懷疑，只要馮國璋一聲令下，武昌將不久於革命人之手，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軍政府撤出湖北的戰爭，進行到這一步，既在武漢人意料之外，又在他們意料之中。唯有黎元洪沒有去南京任職大元帥，讓天下人都感到意外。　　戰敗的愁雲慘霧籠罩着堅守在這裏的每個革命人心頭。整座城市，只剩下馮小戥帶領緊湊的人手，努力維持武昌的城市秩序。　　今天，武漢陰霾的天空上，現出了一線陽光。久受陰雲困擾的武漢軍民，心頭不禁又升起一線期望之光。　　革命軍在千家嶺合圍北洋軍王占元部整協兵團，李大帥正率部合力圍殲的消息一傳出，就轟動了整個武漢三鎮。　　參加千家嶺圍殲戰的革命軍隊，攻擊精神非常旺盛，李想和曾高好不容易捕捉到一次戰機，豈能放過。何況各級指揮官都懂得速戰速決的重要性，一旦延緩，北面的孫傳芳部和東面的白家鎮北洋軍主力將會東西對進，馳援王占元部，屆時，就會出現革命軍吃不掉被圍之敵，而增援之敵復將革命軍反包圍的險惡局面。　　千家嶺及其東面和南面的金娥殿、公母嶺、小金山、大金山、獅子崖、墩上郭一帶山地殺聲不絕，雙方反覆對攻，逐地爭奪。周吾的第一師擺在小金山、大金山地段，負責堵擊向東南方突進的王占元部。　　曾高張網捕鼠，嘗到了反“八”字陣地的甜頭，金官橋、星子、瑞昌一線，阻住了北洋軍，殲敵數千；東、西孤嶺再戰，又重創王占元部。　　曾高並不是一個得點兒便宜就往回縮的人。他喜歡戰場上不絕於耳的槍炮聲，喜歡大的、帶有刺激性的較量。他更要報獨霸山莊一箭之仇。李大帥早在獨霸山莊說過，不把這股敵人消滅，要了他的腦袋，雖然最後李大帥沒有要他的腦袋，但失敗的恥辱已經記下，只要消滅王占元才能抹去。　　曾高指揮革命軍由東向西攻擊千家嶺。田團第一、第二兩營（屬周吾第一師），由窪下桂、東坑坳進攻，第三營同時由劉家嶺擊敵側背，激戰竟日，於第二日上午三時佔領劉家嶺劉、馬尾塘、雞公林劉，韋團第三營佔領橋嘴王堵擊，阻敵向西南竄，敵大部續至，竄抵千家嶺西北之熊村，分向韋團千家嶺、大金山、肉身觀等陣地進攻，經革命軍集中火力痛擊，敵終未得逞。　　至下午五時，王占元部似有向東竄犯模樣，曾高即抽調張團，及吳團之楊營，佔領層嶺及其東北附近陣地，以堵擊之。敵陸續增援，再向小金山、千家嶺猛攻，未退。　　旋王占元部騎軍七八百，向西南經田步蘇竄至獅子崖、肉身觀一帶高地，企圖抄襲革命軍之左側背。曾高遂抽調張團，由層嶺向肉身觀、獅子崖之敵攻擊，並令吳團之楊營，向肉身觀東北之敵截擊，韋團之曾營，由千家嶺聶村、任村側擊敵背。　　革命軍開始攻擊，敵憑險頑抗，賴革命軍官兵奮勇，血戰至下午五時，將肉身觀、獅子崖一帶陣地完全佔領。殘敵退據獅子崖以西之扁擔山，扼險對峙。　　上午六時，革命軍繼續向扁擔山之敵攻擊，當佔領山腹，敵退據山頂，藉機炮威力拚死抵抗，旋又增兵千餘逆襲，肉搏三小時，張團黃營傷亡殆盡。　　八時以後，敵仍不斷向大金山、獅子崖一帶猛烈攻擊，均被擊退。　　曾高韋團一部，由大金山向面前山、靠背山、楊家煩之敵攻擊，並制其東竄。將楊家坂及千家嶺北端高地完全佔領，殘敵退千家嶺西端及熊村、田步蘇、箭爐蘇一帶，憑其石堡山炮火掩護，拚死頑抗。　　王占元部敵不斷向我楊家坂東端高地進攻，至下午三時，復以援隊向革命軍猛撲。革命軍韋團以傷亡甚大，致千家嶺北端，及楊家坂東端高地，於下午四時被敵佔領。　　以後，林鐵長第二師部隊雖與王占元部相互攻擊，激戰慘烈，但雙方陣地均無大的變動。　　第二師打殘了敵人，也幾乎打殘了自己。全力纏住敵人的是它。在其它各部隊抵達戰場以前，第二師官兵前赴後繼，不顧死傷，成功地堵擊了王占元部，將敵抑留在千家嶺地區，為後續主力趕到，圍殲北洋軍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王占元部突圍的企圖被曾高無情的粉碎，再也不會給他任何機會逃跑。王占元部傷亡過半，向外突圍顯然已無可能。無奈間，只能就地轉入防禦，固守待援。　　當日，武漢三鎮各大報紙爭相報道，大肆渲染。想象力豐富的記者甚至提前開出了前線大捷的支票。這已經不是人民日報一家在宣傳，這個報道迅速席捲全國。　　李想軍政府留武昌指揮機構對此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保持沉默，他們更關心更着急的是巴望着千家嶺前線的戰爭能使這張支票兌現。　　武漢三鎮的民眾又開始癲狂，唯有蛇山黃鶴樓下的紅樓冷冷清清。　　黎元洪胖胖的身影出現在紅樓向南面的窗前，看着街上癲狂的民眾，紅樓里卻倍加的凄涼。浠水的湯化龍、廣濟的饒漢祥、安陸的陳宦，這些為他在湖北上位立下汗馬功勞的人才，一個個離他而去。　　想想三個月前，他們看李想還當是看笑話，看瘋子，南北多少豪傑為爭漢上游而明爭暗鬥，激烈交鋒，雄心壯志的黃興黯然神傷的離開武昌，意氣風發的殺氣騰騰的馮國璋穿着皇馬掛也即將離開漢口，春風得意的段祺瑞在孝感焦頭爛額，好日子看來也不長久了，自己在武昌也是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只有李想，在北各方死命打壓之下，活的越發滋潤，隱隱約約，已經成為漢上最大的贏家……　　武昌事不可為，饒漢祥和陳宦勸他去南京，與黃興爭一下大元帥實權，因為黎元洪只是名義上的大元帥，滬寧黨人還是要求黃興這個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大元帥，大總統神馬的，這些都是袁世凱的囊中物，孫中山和黃興是不會有希望的，在黎元洪看來不如當它全是浮雲。如今在武昌漸漸失勢之後，對權勢也就看得更淡了。　　黎元洪只要想想自己這個都督來得莫名其妙，得到權勢容易，失去權勢也就不那麼在乎了。但是黎元洪不在乎，卻有人在乎。　　鄂軍政府成立，孫武任軍務部長，這是軍政府中權力最大的一部。孫武沒有為革命奠立基礎，相反卻侮慢同志，聯盟黎元洪，接近舊日官僚，拉攏孫發緒等人。黃興任戰時總司令，孫不僅沒有全力支持，且嫉妒黃興的聲譽在他之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李想勢力突然崛起，孫武不甘心黯然失勢，自以為武昌首義有功，特地趕往上海活動，希望得一總、次長的地位，不料南京政府無從位置，因之引起孫對南京政府的惡感。　　這樣一來，孫便一意孤行，在上海拉攏大批失意的文武官僚政客，培植自己的勢力。老同盟會員劉成禺新自美洲回國，黃興問劉在美國學什麼東西等，劉亦深為不滿。於是孫、劉合作，在上海成立民社，與同盟會公開對立。據說章太炎、湯化龍等雖未加入民社，但他們都是贊助孫武的。　　孫武成立民社者，擁黎元洪為中心之政團也，以盧梭《民約論》為根本主義。其目的在圖共和政體健全之發展。其地盤為黎元洪直屬之湖北派。其幹部為孫武、張伯烈、劉成禺、饒漢祥、藍天蔚、張振武、寧調元諸人。　　但是黎元洪心裏清楚，民社關於主義是說不上的，也說不上共和目的，更說不上擁自己中心之政團。如果說也有所謂政治綱領的話，那就是反孫倒黃，捧自己擁袁，藉以達到個人陞官發財的目的，實際內容就是如此。　　對於民社內幕，黎元洪還是知道一些。孫武所舉幹部人物，似無藍天蔚、張振武、寧調元諸人。因為藍與孫武並不接近；張振武曾在民社查帳，大說自己的壞話，謂不應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用，且自己與張振武之間，素不協調；寧調元與黃興關係極深。黎元洪暗地里留意，才發現尚有馬較田、李組紳、覃達方、丁笏堂諸人。　　這些明裡暗裡的人物，黎元洪這個老官僚自認為沒有這個能力駕馭得了，自然拒絕去滬寧做這個傀儡，留着在武昌做寓公得了。

# 第二百一十七章 期望之光（二）

　　王占元部被圍困的消息披上了神秘的面紗，越傳越神，越傳越遠。武昌、上海、廣州等革命軍光復的大城市又開始了狂熱的祝捷。就是美國、英國、香港等地，未經證實的消息也不脛而走。　　此時此刻，辛亥大革命太需要一場勝利，一場痛快凌厲的大勝仗！　　在千家嶺的方向，戰鬥慘烈的進行着，王占元親臨到戰場指揮作戰。同樣，當北洋軍起猛烈的衝擊之時，革命軍的反擊也迅的展開。迫擊炮彈如同雨點樣的呼嘯而下，接連的突破口處炸起陣陣火光。完全不顧及絞殺在一起的守軍和北洋軍部隊。　　爆炸的氣浪掀得殘肢斷臂四下橫飛，硝煙之中滿是飛舞着的血肉。就便是這樣，雙方士兵那幾乎聲嘶力竭的喊殺聲中，依然此起彼伏着陣陣的槍聲和刺刀拼殺聲。　　第二師抵達戰場后，在第一師北面的金娥殿、公母嶺一帶展開，負責遮斷王占元部的北竄之路，並由此向南壓迫北洋軍，徹底貫徹了總部的意圖，封死了王占元部北歸之路。　　經連日血戰，革命軍軍隊逐漸將王占元部壓迫在數平方公里的俠小地區。　　李大帥，曾高參謀長等總部人員親臨前線，召集各部將領部署總攻事宜。　　戎裝整齊的李大帥立於齊腰的蒿草之中，高舉西洋式樣戰刀殺氣騰騰地宣布：“此次攻擊，有進無退！”　　入夜，革命軍各部隊從四面八方發起了全線總攻。千家嶺戰場殺聲盈野，彈雨不絕，山包叢林，隨處反覆肉搏，溝溝壑壑，俱為血肉填充。　　南路主攻的第一師，目標是長嶺、張古山。張古山是千家嶺南面的最高峰，也是王占元部向南防禦的最後一道屏障，此地一失，革命軍就可俯擊北洋軍、長驅直下。但張古山南陡北緩，荊棘沒頂，利於守而不利於攻。　　第一師的攻擊部隊全是攀藤而上，傾斜急峻，運動甚難。頑抗的王占元部，在此生死之地構築了堅固的工事，死守不退，並多次增援，反覆逆襲。　　第一師主攻部隊準備完畢，八時，向長嶺、張古山發起攻擊。新銳之師，士氣旺盛，初時進展頗順利，幾經猛撲，即將長嶺和張古山制高點先後克複。　　當晚，北洋軍拼湊兵力，準備反撲張古山。　　“媽的，老子就不信，殺不出一條血路。”王占元袖子一捋，帽子一摔，“今夜咱們就去收拾幾個狗釀養的。當兵吃糧，乾的就是刀口舔血的活！”　　他知道，要想殺出一條血路去，那是幾乎不可能的，現在正面幾百個革命軍正在集結，眼看着就要起新的進攻了，現在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絕死的反撲。　　天剛一破曉，滿天雲霞在初升的紅日渲染下，變得那樣的斑斕似錦，隨着火紅的太陽從東方升起，北洋軍的反撲開始了。　　北洋軍山炮兵的炮兵開始了猛烈的炮擊，硝煙瀰漫，大地顫抖，濃濃的煙霧將整個千家嶺戰線包裹在其中，整個戰地頓時的成了一座噴的火山。　　而面對着北洋軍突然的瘋狂的發起了逆襲。　　“上、上、上，幹掉這些狗，娘養的。”被逼入絕境的王占元粗魯的呼喝着。一隊全副武裝的士兵抱着槍匆匆地從身邊跑過，沖向那片激戰中地戰場，趕去增援進攻一線的部隊。他們中地絕大多數人恐怕再也無法回來。　　不遠處的一個炮兵陣地，兩門克虜伯山炮不斷的向著一線戰地拋射着致命的爆炸彈丸，忙碌着的炮兵們一邊粗野的叫罵著一邊小心的將除去引信保護蓋的炮彈從炮管放入，而後捂緊耳朵，在那聲沉悶的轟響聲中，看着炮彈呼嘯而出。盪開一道完美的拋物線砸進北邊的革命軍進攻鋒線中。　　一排炮彈呼嘯着砸進革命軍的陣地，破爛的機槍混合著殘肢斷臂在漫天的血霧中高高拋起。幾個匆忙後撤的士兵被呼嘯而下的炮彈直接命中，劇烈的爆炸將幾個人撕扯成一堆紛濺的血肉殘骸。　　趁着革命軍反擊火力被壓制的時候，成群的北洋軍士兵尾在王占元驅趕之下，緩緩向前推進。　　左右兩翼反撲的北洋軍士兵也遭到了革命軍猛烈的殺傷，馬克沁機槍火力緊隨着北洋軍鋒線橫掃過來。子彈日日的怪叫着四下亂竄。不斷的有正在推進的北洋軍士兵被打倒在一片狼藉的戰地上。　　頂着如雨樣的輕重火力，成群的北洋軍士兵紛紛蹣跚在遍地的硝煙之中，在革命軍的反擊火力下強行推進。在負責掩護的炮火，則是用一切火力掩護着步兵的進攻。　　雙方對射的彈幕在天幕下交織成一片絢爛的火光，濃煙滾滾着直上烏雲籠罩着的天空。　　不時的有炮彈呼嘯而下，用搖曳落下的炸彈將雙方的陣地炸得火光四起。整個千家嶺地區陷入在一片激烈的戰鬥之中。　　顯然，王占元為了遏制住革命軍的進攻，北洋軍的那些克虜伯山炮紛紛的呼嘯砸出炮彈來。　　雙方士兵幾乎都是知死活的猛衝猛打，聽到炮聲就卧倒，遇到機槍火力就趴下，逐次接近就是白刃搏鬥。這樣的戰術使得雙方都是死傷慘重，由千家嶺往西，整個戰線上幾乎是血流成河，在革命軍密集的交織火網下，飛蛾撲火樣的北洋軍士兵橫屍遍野。　　革命軍依託着掩體、工事，拚命的做着抵抗，各種火力依然紛紛射向進攻的北洋軍士兵，儘管北洋軍火炮不斷的用猛烈的炮擊壓制着這些勇敢無懼的士兵，但他們依然死戰不退，輕重機槍從沒有停止過怪叫，甚至偶爾的還有一兩炮彈射向北洋軍的進攻隊伍。　　李想舉着望遠鏡看着正在向前反攻的部隊，衝著站在一邊的曾參謀吼到，“讓周吾加大對側翼的壓制，掩護林鐵長所部繼續向前推擠，必須守住原有的戰線。”　　埋頭在地圖上的曾高聞言抬起頭，說道：“兵力不足啊！”　　“說什麼也不能拿革命軍士兵的生命去繼續冒險了，對付這些不知死活、頑抗到底的傢伙就要用鋼鐵消滅他們。”李大帥頓頓了語氣，“我們要充分利用炮兵，力求最大程度的殺傷陣地上的北洋軍，只有徹底的消滅敵人，我們才能免受重大傷亡。”　　“大帥，既然李西屏師長在廣水並不緊張，那麼就令他派出一個大隊運動到側翼，掩護正面的進攻，或許這樣我們這裏的壓力會減輕許多的。”曾高思來想去，最後指着作戰地圖上標註的紅藍色箭頭，對李想說到。　　“好吧！”李想微微頓，又道，“我不該瞎指揮的，這裏你做主。”　　林鐵長師傷亡慘重，預備隊全部用盡，連長以下軍官，大部分傷亡，但勉強保住了陣地。王占元畢竟是一個混成協，裝備更是世界先進。北洋軍依靠強大的火力，投彈如雨，步兵隨後全面反攻。林鐵長師血肉換得的陣地，化為一片焦土。戰至中午，第一師團長唐海、營長鬍雄均負重傷，張古山制高點復落王占元之手。　　要是在往昔的中午時分，太陽早已經升起很高了，然而今天地陽光似乎並不很好，只是隱約的躲在薄雲之後，淡淡地將點點迷離灑滿大地了。　　沉寂了些許一會兒的戰線上不時的傳來一兩聲劇烈的爆炸聲，或是炒豆樣的激烈的槍聲。　　一陣雷鳴樣的爆炸聲側翼的戰線上滾滾傳來，天空中布滿着爆炸的煙雲，王占元遠眺着那跳被籠罩在一片濃煙烈火中的戰線。那是革命軍正在向張古山的北洋軍部隊發起進攻。不時的有一兩團巨大的火球翻滾着騰起在已然一片狼藉的戰地上空。　　王占元收回目光。幾百米外的那片山區在猛烈的炮火下已經被炸得七零八落，爆炸的氣浪將一堆堆的土石掀得到處都是，還在冒着濃煙。　　忽然之間，伴隨着撕裂破帛樣的尖嘯聲，革命軍步兵炮打開的炮彈轟的一聲砸在本就是很狹窄的張古山陣地。緊接着又是一枚炮彈，隨即又是一排的炮彈紛紛從天而降，整齊密布的砸在這座地獄樣的小山中。　　煙火四起，濃煙滾滾，被炮彈打着了的光透透的大樹劇烈燃燒着。　　在放過北洋軍的先頭排之後，革命軍將攻擊的目標鎖定在作為第二梯隊的方向。在驟然騰起的火球中幾個北洋軍士兵轉眼就不見了。突然的襲擊讓整個北洋軍鋒線頓時被截為兩段。　　就在這個時候，又是一枚炮彈呼嘯而至。北洋軍多名軍官士兵在一團刺眼的火球中，血肉橫飛。幾個正在附近的士兵也被爆炸的氣浪給波及，如同秋風裡的落恭弘=叶 恭弘般飛了出去。　　緊接着，革命軍的步兵火力也突然的開始難，一梭子機槍彈橫掃過來。兩個正在拚命給渾身起火的戰友撲滅燃火的北洋軍士兵被子彈擊中，滾倒在路邊。劈頭蓋臉的機槍彈雨牢牢的壓制着北洋軍的反擊，到處飛來的子彈讓北洋軍士兵們幾乎無法找到死角。　　四下里一片混亂，呼喊革命軍襲擊的呼叫此起彼伏，王占元又驚又怒，顧不得其他，他立即命令後衛排展開反擊，同時站穩腳跟，收攏退卻下來的潰兵。　　迎面射來的金屬彈雨中被許多人都鮮血四濺。王占元眼看着倉促在自己稍遠處建立起來的一挺機槍陣地，猛然的挨了一枚炮彈。伴隨着一道刺眼的橘紅色火光的綻亮，大團的硝煙猛然騰起，正在噴吐着火舌的機槍以及幾名正操槍急射的士兵就如同落恭弘=叶 恭弘一樣消失在那驟然膨起的氣浪中，猛烈的殉爆中，大地幾乎得在顫抖，嗆人的煙塵滾滾而起。　　在黑色的濃煙中，大火裊繞，直至燃燒成一堆堆焦黑的金屬殘骸。到處一片混亂。滿頭滿臉、渾身是血的傷員到處都是，幾個被甩出去的士兵橫躺在路面上，一動不動。呼救的喊聲接連不斷。　　“媽的，立即組織反擊，組織反擊。”王占元驚怒無比。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焦臭的味道，陣陣濃濃的硝煙味和血腥的氣息摻雜其間。　　革命軍重組的攻勢銳利，將敵北面山坡的工事全部摧毀，部隊乘勢突擊，打得北洋軍站立不住，狼狽逃竄，重奪張古山。　　下午，各部隊以分進合擊戰法，先將千家嶺西麓的聶村，田步蘇等材落分別攻佔，然後沿千家嶺西側向最高峰仰攻。　　此時，王占元正憑險與第一師的部隊相持於山的東半坡，第二師乘機進迫。山上王占元東西受敵，無法兼顧。

# 第二百一十八章 期望之光（三）

　　終於，消息傳到了北京。　　袁世凱在燈下展開一封秘信，驚恐的心神似乎連城府深不見底的他也沒有完全消盡掩飾，他的手有還有點微微發抖。但看過幾行字之後，這種神情激烈波動的餘悸反應就不見了，雙眉鎖得緊緊的，似乎在想什麼事。　　袁克定不知信中說些什麼，大氣兒也不敢出，悄悄退立一旁，不時瞅乃父一眼。　　“今晚是睡不着了，”袁世凱就着燈火燒了信，嘆一口氣，吩咐兒子，“給我預備紙筆來。”　　秘信很快就草好了，袁世凱自己先看了一遍，遞給袁克定道：“你整日價想着參与北洋事務，此時我也無人可與商議，你看看可妥？”　　袁克定雙手捧過讀時，沉思良久方才說道：“京師僅剩的一個混成協增調湖北戰場，禁衛軍如何壓制？父親大人位居顯赫，北洋軍威鎮天下，再增兵湖北，怕聳動南方民黨，請父親深慮。”　　“照常情，你的話是有道理的。”袁世凱的目光在燭下閃爍，“據報說，王占元一個混成協被李瘋子圍住，被李瘋子軍包圍和被殲滅是兩碼事，但在朝野的文武百官眼裡，這已是相當丟醜的事了，何況誰也不能保證王占元能安然脫險，在袁世凱的北洋軍，尚沒有一個完整的混成協被消滅過，尤其在與民黨的戰場上就更令人難以接受。王占元部被圍，給北洋的震動甚至不亞於宣統繼位載灃逼老夫下野的那場災難，不能不派妥當人救王占元他回來。”　　“王占元真有這麼困難？！”袁克定不敢相信，一個李瘋子能把王占元逼入絕境。　　“只怕更嚴重！”袁世凱臉上現出一絲不安，停了停又道，“你還不知道，王占元去電孝感大營求救的電報是怎麼說的。”　　“怎麼說？”袁克定自然看到袁世凱的一絲不安，情況如何，已經不言而喻。　　袁世凱苦笑道：“王占元說：軍正面之敵，每到夜裡仍然從各方面進行數次襲擊，有逐步將我包圍之勢，雖要求急攻，但因地形錯綜複雜，部隊行動易出錯誤，進展不能如意，若拖延時日，又恐我態勢不妙。謹此請求段軍統大人給我以戰鬥指導……王占元真夠可以，平素得手誇耀戰況時，唯恐行文不夠威壯，但一旦敗走麥城，陷入困境時，又吞吞吐吐，不肯直言。儘管羞於啟齒，但危機感仍溢於字里行間，尤其最後一句‘請求給師團以戰鬥指導’，更是黔驢技窮、萬般無奈的哀鳴。試想，不到萬不得已的要命關口，何至於連主意都沒有了，而去向遠在效果第一軍大營討教什麼‘戰鬥指導’？”　　從袁世凱的臉色上，袁克定一下子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王占元混成協如李瘋子消滅，袁世凱的和議計劃就算沒有全盤打亂，至少也會頻添無數變化，在這關鍵時刻，都是不敢想象的災難。想了想，袁克定打起精神安慰道：“父親不必過慮，流言方起時，兒子已經急電孝感段軍統詢況。段軍統回電極力申辯，王占元部不過被李瘋子軍包圍，殲滅不過是李瘋子和南方民黨的誇大宣傳也未可知，或者有真被圍也是情理中事……即使包圍和被殲滅也是兩碼事，王占元部也是北洋精銳，不會這麼容易潰敗。”　　“但願如此……”袁世凱點點頭，又搖搖頭嘆道，“再說，”袁世凱已不是對袁克定說話，而是在自言自語，“京師紛紛流傳的謠言……”　　袁氏父子連夜磋商，研究對策。京師僅剩的一個混成協曾數度被提出增調湖北戰場。不知是出於面子考慮，還是這個混成協走不開，袁世凱手裡的這最後一個混成協最終還是留在了京師。但湖北的孝感大營段祺瑞和漢口的馮國璋同時收到了北京錫拉衚衕的指示：不惜一切代價，盡全力救出王占元部。　　這是袁世凱的指示。他實在無法面對一個混成協被李瘋子軍全殲的窘境，因此最後還是對袁克定說：“告訴段祺瑞，我不管別的什麼損失，但必須救出王占元部。”　　孝感。　　為王占元的事情焦頭爛額的段祺瑞正沉吟間，徐樹錚匆匆進來稟道：“大人，北京來電。”　　“什麼事？”段祺瑞急問道，“該不是王占元的事情驚動袁大人？”　　“是，”徐樹錚忙道，“袁大公子的來電，要我們不惜一切代價，盡全力救出王占元部！”　　段祺瑞聽袁氏父子是如此關注，心下駭然，面上卻毫不動聲色，目光如電閃了徐樹錚一眼，朗聲道，“增援！”　　幾天前，王占元剛遭到包圍攻擊時，孝感北洋第一軍的高級幕僚們雖然緊張，但尚且沉得住氣。段祺瑞對王占元部的狀況非常擔心，在室內來回走動，但他堅持認為，王占元部不會那麼簡單就潰敗，表示反對增援。　　段祺瑞最初反對增援是有理由的，其一，王占元部原本實行的就是嵌入敵陣腹地的作戰，後方聯絡斷絕，四圍遭受攻擊，自然不可避免，他對王占元部排除萬難，達成目的還是有信心的。其二，即使考慮增援，援軍又從何來？第一軍所屬五個混成協，此刻正分佈於湖北漫長的戰線各處奮戰，孫傳芳在廣水，尚且無法推進，自然無兵可調；沿長江北岸西進的曲同豐遠水不解近渴；北洋軍與李瘋子在京漢線主力鏖戰，戰況呈現僵局，即使時間上能夠趕趟，敵前抽兵也乃兵家大忌，抽少了無濟於事，抽多了就會給李瘋子軍隊以反攻之機，落得個兩頭塌陷的結局；漢口方面的馮國璋，一旦回師北向，雖可能有利於王占元部的作戰，但威懾武漢的主要作用將被延誤，甚至有丟失漢口重鎮的可能。　　不能抽調南壓主力，不能因為王占元部的些許困難，就置威懾武漢，威懾南方的主作戰於不顧。段祺瑞如是想，徐樹錚也如是想。不過，他們的想法建立在王占元部最終能戰勝困難，達成目的假定之上。他們未曾想，也不願想到王占元部可能遭到全殲。　　可是，王占元的急電，迫使孝感大營北洋第一軍上下不得不面對最糟糕的情況，這就是：自袁世凱成立北洋新軍，殺伐征戰近半个中國，從來沒有哪一個混成協會被全殲。一想到這裏，段祺瑞及其暮僚們都不寒而栗。而袁世凱的關注，袁克定的電報，更是讓段祺瑞不得不抉擇。　　“增援，必須緊急增援！此時此刻，唯此為大。”段祺瑞朗聲說道。　　“大人，”徐樹錚多少有點狼狽地說道，“咱們……已經抽不出來兵力，漢口洋人得來的軍需補給也消耗的差不多。”　　段祺瑞看了一下徐樹錚。徐樹錚身子一躬，輕聲說道：“大人，湖北局勢，已是如此險惡，我們孤軍在此，再難挽回。再逗留湖北，只怕有不測之禍。還是按原定計劃，揮軍北撤吧。只要輿論宣傳到位，也不會輸他李瘋子人民日報，不會影響南北和議。咱們孤軍在此，要有什麼閃失，那才是一切都無法挽回……”　　“哪有這麼急！”段祺瑞先是一怔，忽然縱聲大笑，“現在倉皇逃遁，不怕天下人笑我膽小么？”說著向炕桌猛擊一拳，眼中迸出寒光，“現在的湖北還是北洋軍的天下，有何可懼？先調兵增援王占元部。不到最後關頭，我絕不北撤。姓李的王八蛋別得意，我偏要好好的較量一番。”　　是日，孝感大營北洋第一軍急令距千家嶺戰場最近的，正在西進的第二鎮第二十七協，立即以有力一部，由曲同豐率領，折返向東，沿箬溪一虯津大道，向甘木關附近急進，從背後攻擊王占元部當面之敵；同時又令吳光新揮的三千多名補充部隊，趕赴箬溪，與曲同豐一同馳援王占元部。　　段祺瑞和徐樹錚為解救王占元部，已使出了渾身解數，能抽的都抽了，能派的都派了，但為時已晚。

# 第二百一十九章 最榮譽之戰（一）

　　幾柱濃煙緩緩的升騰而起。這隻是試射的炮火而已，微微沉歇片刻，完成方位校正後的炮火開始排山倒海般的傾覆下來，連續炸開一排排綿延的火牆。　　彈幕徐進，所過之處一片濃煙烈火。炸起的煙塵中，泥土飛揚，一些掩體被呼嘯而落的炮彈直接命中，轉眼之間化成諾大的一個彈坑。交通壕被犁成平地，巨大的爆炸聲連續響起。　　燃燒着的木料冉着陣陣青煙。漫天都是如雨點樣呼嘯而下的炮彈，整個戰線被炸成一片火海，激起的一道道煙柱衝天而起，各種鹿砦、三角樁被掀翻的到處都是。　　革命軍指揮部，李想全神關注。李想征戰這些時日，已經有個習慣，仗打得越是艱苦，越是驚心動魄，他越有精神，頭腦也越靈活。困住王占元部，他知道僅僅是開始，硬仗在後面。　　而且他的三萬大軍是內線中的外線作戰，吃掉王占元一個混成協，段祺瑞給他的時間不會太多。在段祺瑞援兵到來前，他必須解決王占元，否則打虎不成，反受其害，黃村教訓，不過僅僅幾天前的故事而已。　　李想調整部署，開始對千家嶺之敵發起全線進攻。對李想來說，這個決定既艱難悲壯、卻又充滿輝煌。他拼盡氣力在通向勝利的峭壁上攀援而上，時刻都在承受着跌落深淵的風險。　　段祺瑞、徐樹錚直至王占元，給他出了太多的難題，設置了大多的障礙。這幾天，他沒邁出過兵團部充作指揮室的那座不大的民房。伴着他的，只有幾部響個不停的電話，一張舊帆布行軍床和伴死神的北洋軍炸彈。　　他不怕死，但他怕失敗。這場戰事，決定辛亥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結果，無量鮮血，拚命努力，不就是想要改變這段悲劇的歷史！　　他指揮的泰然若定，在大戰、惡戰時，往往最能淋漓盡致地顯現出來。從他那間不大的指揮部里，一份份電報，一個個電話傳向第一線部隊。他的指揮鎮定，調度得當傳染給了前線，儘管各攻擊部隊死傷巨大，但沒有慌亂者，士氣始終壓住了對手王占元部的官兵。　　“無論如何，必須迅速的在千家嶺戰線繼續進攻。”李大帥鐵青着臉，指着地圖上標註出的犬牙交錯的態勢圖，對着身後站立着的一眾軍官說到。　　千家嶺的戰況讓一向處變不驚的李大帥也多少有些上火，雖然李大帥知道，造成現在部隊始終無法消滅王占元部的原因是因為孝感北洋軍第一軍大規模增兵的原因，而且從火力對比上來看，王占元部要比革命軍強太多了。一線部隊幾乎是在用生命在和敵人相拼。　　其實焦急萬分的又豈止李大帥，在千家嶺一線的對頭王占元此時也是焦急萬分。王占元自然明白現在的局面，畢竟相比之下，北洋軍的作戰部隊兵力有限，不過北洋軍部隊一向是以一敵十。只要勇敢之精神所在，收縮防禦，那麼堅持到援軍到來的把握還是極大的。　　李大帥又何嘗不明白北洋軍的情況，然而李大帥更明白革命軍現在的情況。各個作戰師幾乎都已經被打得支離傷痕累累，就那麼點作戰兵力要剿滅王占元一個混成協，着實有些兵力緊張。　　“千家嶺一線上有周吾師的兩個團，其第一團的團部也前推到了此處；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大約兩個營分別分散在北洋軍防線楔入點的數個方向，他們現在的位置在這裏，還有這裏。”曾高指着地圖上的幾個標註點對李想說到，“其中第一團已經損失極其慘重了，部隊無論是在人員還是在火力上，都占不到優勢。”　　李想沉吟片刻，轉身對曾高說到：“這個時候，其他作戰是指望不了多少了，怎麼樣，林鐵長的第二師能夠給予多大的兵力支援？”　　“周吾的第一師在千家嶺的正面，林鐵長的第二師在這裏。”曾高解釋說到，“但也同樣損失慘重。根本無法能夠給予什麼作戰支援了。”　　李想點點頭，有些不甘的說道：“這樣吧，我看可以讓周吾第一師的第一團和林鐵長第二師集中兵力，”李想頓了頓，“這樣一來，形成一個有力的突出點。”　　“現在的情況是一旦和王占元繼續僵持下去，那麼我們將會面臨着北洋軍援軍包圍，甚至是全軍被包圍的危險。”李想虛點着地圖上標出的防禦線的位置，表情嚴肅的說到，“所以我們不可能再等下去，時間不會容許我們等下去。”　　“第一師、第二師必須進一步展開反擊！”李想擲地有聲的話語讓一眾指揮官們大吃一驚，如果強行展開反擊作戰是極其危險的，稍有不慎便會遭受更大的損失。畢竟北洋軍的炮火還是足夠對反擊部隊形成威脅的。而且各個作戰師現在都是損失慘重，極需要補充兵員。　　見所有人都一臉的驚愕，李想打了個手勢，“我知道現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反擊的危險性。部各部的損失都很大，但相比於若是北洋軍集結起重兵援軍到來，那麼這種危險算不了什麼，而且北洋軍不會給我們時間的。”　　“好了，下面說一下具體方案。”李想掃視了一眼肅立着的將校軍官們，轉身走到作戰地圖前，指着地圖上的標註，“我們必須保持進攻，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是完全冒險，這一點大家必須明白。”　　千家嶺之戰註定是陽夏戰場上戰鬥最激烈、最驚心動魄的一戰。　　整個千家嶺已經打成了一鍋粥，王占元部的火炮開始對進擊的革命軍展開炮擊，各類火炮在刺耳的尖嘯聲中，向著革命軍傾瀉下成堆的炮彈。　　在破布樣的撕裂聲中，一接着一的炮彈從天而降，炸起一道道泥漿。而那些北洋軍馬克沁重機關槍的火力也紛紛的難過來，毒鏈樣的噴吐着道道火舌，子彈嗖嗖的橫飛。　　天地之間一片火紅，濃煙裊繞在空中，戰地如同開了鍋樣的沸騰。　　左翼的第一師在師長周吾的指揮下，頂着北洋軍猛烈的火力起反擊，不斷的部隊進攻的散兵線被呼嘯而下的炮彈準確擊中，幾個士兵轉眼轟然的消失在一團紛飛着鋼鐵的焰火中。　　曳光彈如同火蛇樣的四下竄涌，一些剛剛跳出戰壕的士兵來不及衝鋒，便被打倒，子彈在泥濘之間打得啾啾直響，劈頭蓋臉的機槍彈雨橫掃過來，一片血肉橫飛，橫七豎八倒斃的革命軍士兵的屍殘存不全，機槍彈所過之處一陣腥風血雨。　　各種毫米口徑的炮彈一接着一的砸下來，一些衝上去的士兵轉眼被炸成一堆碎肉，甚至有些班排直接就被一炮彈給幹掉一半，鋒利的鋼鐵在煙火中，將人體撕扯的粉碎。　　炮彈在流經千家嶺的漢水支流中掀起陣陣衝天而起的浪柱，嘩嘩的將強渡的革命軍士兵淋得渾身濕透。到處都是炸起的火光。　　幾個士兵剛剛強渡過河，爬上岸，便被一呼嘯而落的燒夷彈給擊中。整片河岸轟然地燃起一團大火，渾身是火的革命軍士兵掙扎着、哀嚎着、爬滾着，轉眼便被瘋狂掃射的機槍彈雨給籠罩。　　不斷有衝鋒的革命軍士兵被秋秋怪嘯的流彈給撂翻在地，轉眼被打的如同蜂窩樣，幾個士兵竭力的向衝上去，一炮彈呼嘯而下，幾個人轟然地消失在一團耀眼的火球之中。空氣中彌散着嗆人的硝煙味和濃濃地血腥味。　　幾門作為北洋軍一線火力掩護的克虜伯步兵炮。接連的對着灘進攻的革命軍展開猛烈的炮擊，戰艦上的各種大口徑重炮也是拚命的一陣狂轟濫炸。　　千餘名革命軍士兵愣是在北洋軍猛烈地火力下，被牢牢的壓制在戰地上。子彈嗖嗖的從頭頂掠過，焦黑一片的泥濘上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彈坑，不時的有炮彈落下，掀起一陣腥風血雨，而練祁河水更是一片猩紅，河水之間泛着陣陣血沫。　　一道道煙雲衝天而起，灼熱地火焰幾乎的將半個天邊熏烤的火燎火燎的。雨點樣的炮彈將整個千家嶺的戰線炸得千瘡百孔。整個戰地似乎是在鼓面上一般，出陣陣震顫。成噸的鋼鐵接連傾瀉下來，烈火與鋼鐵編製的死亡之毯覆蓋在整個戰地。　　無數地身影怒吼着衝上去，機槍火力的掩護下，一次又一次的起衝鋒，被北洋軍火力牢牢壓制在戰地上的士兵也紛紛的爬起來、頂着北洋軍的彈雨，發起衝擊，不斷有人被子彈撂翻。滿地都是淋漓的鮮血。　　“前進，前進！”一名年輕的革命軍士兵高舉着血染紅的五星紅旗，絲毫不理會紛紛射來的北洋軍彈雨，毅然的沖向前。　　各種輕重機槍紛紛的掃射過來，子彈將四下打的如同開了鍋一樣，但年輕的士兵卻依然毫不畏懼的沖了上去，那迎風而展的軍旗所指之處，正是兵鋒所及之地。　　一梭子彈掃射過來，在這個國民革命軍旗手的血肉之軀上洞穿開一個個噴涌着鮮血的窟窿。劇烈翻滾攪動着的子彈帶着點點淋漓血肉從前胸射入、由後背穿出。生命伴隨着大量噴涌而出的鮮血迅的流逝。但已然渾身是血的旗手卻依然毫無所畏懼的高舉着戰旗，儘管此時他已經單膝跪地。再也邁不出一步了。　　一顆呼嘯而來的子彈掀開他的大檐帽，穿透了他的前額，將年輕的生命徹底扯離，飛濺的鮮血潑灑在戰旗之上。但這面被鮮紅給染紅了的戰旗卻依然矗立不倒，旗手就如同石樁一樣緊緊護旗，即便是子彈巨大的動能也沒有無法將其撂翻，也無法使得血樣鮮紅的軍旗倒下。　　衝鋒的隊伍並沒有停止，一個額角滿是皺紋的老兵從旗手的手中拔出軍旗，高呼着，“為了新中國前進！”的口號再次勇往而前，但猛烈的機槍彈雨很快的將其打的渾身滿是彈孔。　　戰旗依舊沒有倒下，新的旗手接過那早就已經滿是彈洞的戰旗，依然無所畏懼的沖在最前面。

# 第二百二十章 最榮譽之戰（二）

　　李大帥在鴨嘴壠總司令部里呆不住了。他帶上幾個參謀，來到了箬溪第一師師部。　　李大帥來到第一師師部，就打算紮下根了。戰鬥激烈時，他喜歡下到前面，就近指揮，甚至衝鋒在前。　　周吾知他脾性，但是他的到來，卻也讓周吾操心。連日強攻，王占元把重兵放在了石頭嶺。第一師攻上去，靠手榴彈和刺刀向前一寸寸地挪。雙方來來回回，一日數易其手。這使北洋軍意識到，石頭嶺方向有革命軍大部隊。伴隨而來的就是北洋軍雨點般的炮彈和瘋狂的炸射。隨時爆發的激戰，實在無法保證李大帥的安全。　　李想前腳剛剛跨進師部，刺耳的笛哨聲在整個戰線上響起，接着便是軍號聲的吹響。　　顧不得迎接李大帥，周吾便緊跟着戰友們，跑出了師部。　　潮濕的空氣中由於遮蔽瀰漫著藍灰色的硝煙，顯得迷迷濛蒙的。北洋軍頻繁的炮擊並沒有絲毫的停頓，不斷的有各種口徑的炮彈劃過天際。每分鐘都有着炮彈呼嘯着落下來在騰起的火球中將彈着點的泥土砸的四處翻飛。　　李想緊隨周吾前去，幾乎感到了自己的難以呼吸，空氣之中滿是嗆人的煙火味。北洋軍的機槍火力瘋狂的掃射着在艱難而行的革命軍士兵們的身影。　　成群的革命軍士兵們吶喊着、蜂擁前進着，很快便是突入北洋軍陣地，並佔據了部分防禦點，而後逐次向縱深湧進。而北洋軍部隊則是在火力的掩護下，拚命起反撲。　　北洋軍軍官們大聲的呵斥着，指揮部隊向前推進，前出的突擊部隊開始與匆忙展開的革命軍展開交火。外圍原先革命軍構築的陣地，到處都在生激戰。　　李想艱難的吞了一口唾液，耳邊嘶嘶飛掠而過的子彈無時無刻不在隨時帶來死亡。　　在兩翼陣地上，革命軍也正在拚命向前推進，無數的革命軍士兵殺聲震天的起衝鋒。而師屬炮兵也拚命的用炮火掩護部隊的衝鋒。　　北洋軍軍反擊的火力劈頭蓋臉而下，不斷地有衝鋒的革命軍士兵被密集而來的彈雨打倒。　　到處都是濃煙滾滾，至少有一個班地士兵被北洋軍的機槍火力給壓制住了，怎麼也動彈不得。士兵們只能趴在泥土之中，躲避嗖嗖而飛的子彈。一個年輕的軍官氣急敗壞的從後面趟着泥濘而來，粗魯的叫罵著、比劃着手勢。催促這些士兵立即起進攻。　　還沒等到幾個人爬起身來，一呼嘯而落的75毫米炮彈便準確地砸了下來。轟然的一聲，整整一個班連帶着這個正在指揮的軍官一起消失在大團隊煙火之中。　　攻入到陣地中地第一師革命軍戰士和反撲的北洋軍殺成一團，氣勢如虹地革命軍士兵幾乎是硬挺着刺刀將拚命反撲的北洋軍趕了下去，並迅建立起防禦。　　而在這邊，北洋軍的幾挺馬克沁重機槍瘋狂的掃射着。許多衝鋒的革命軍士兵如同割草樣的成堆撂倒，而殺紅了眼的革命軍部隊則是成排成連的起衝鋒，死戰不退。　　為了一舉打垮革命軍隊反攻。北洋軍在王占元地敦促下，迅的起逆襲。北洋軍如同大海深處湧起的暗濤樣接連捲起陣陣狂瀾。嚎叫着起反擊。　　到處都是呼嘯而落的炮彈，在一些地方，雙方甚至迸出慘烈的白刃戰，挺着刺刀的兩方撞成一團，殺聲震天。混亂之中，北洋軍炮兵幾乎絲毫不顧忌傷害到自己人，近距離地轟擊這革命軍地陣地。一枚接着一枚地炮彈接連而下。在北洋軍衝鋒的隊列中炸出一個個缺口，潑灑出編製着紛飛預製破片的火網，將一堆堆日本人籠罩在其中。也將一堆堆的革命軍士兵磨成了一灘血肉。　　洪潮樣湧來的革命軍連續的起集群衝擊，縱深負責掩護的炮兵也打出了一個個炮擊高峰，北洋軍的防禦部隊在漫天的炮火中，愣是頂着革命軍的連續衝擊，革命軍撞成一團。雙方殺聲震天。　　瘋狂的北洋軍部隊為了能夠迅遏制住革命軍的反擊。使用着75毫米步兵炮對着革命軍衝鋒線就是一陣猛轟。　　在北洋軍不計代價的炮火轟擊下。成群的北洋軍士兵起反撲，而革命軍士兵幾乎苦戰着，硬生生的將北洋軍的反撲給頂了回去了，在一些地方甚至是通過慘烈的白刃戰用刺刀才殺退了北洋軍。　　“大帥，你還是回總司令部吧。”周吾可不願李大帥有個三長兩短，尤其在自己師部。　　李想是一笑了之，笑話這點激烈程度的戰鬥就能嚇住他？周吾勸急了，便來一句：“不要緊，這一戰，不是王占元死，就是我死。”　　第一師雖然死傷累累，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損失，但最終還是克服了石頭嶺，把王占元主力又向核心壓了一層。　　如今，長嶺、張古山是李想突向千家嶺核心的兩大障礙，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李想下了死命令，損失了數千官兵才攻克長嶺，但張古山卻像道難以逾越的高山，擋住了第一軍的去路。　　李想一時想不出辦法，只扔給第一師周吾師長一句話：“張古山我不管了，但兩天後你要保證我能在山上聽你向我報告勝利。”　　周吾硬攻了幾次，可還沒接近山頭北洋軍主陣地，部隊就被敵人猛烈的炮火和密如雨簾的槍彈打下了山來。　　“他媽的，盡給老子這些絕差事。”周吾眼望丟盔棄甲被打下山來的部隊，狠狠地罵道。罵歸罵，張古山還得奪。無奈之際，他召來了手下的旅團長們，商量對策。　　可商量來商量去，結論令周吾沮喪：地勢太險，沒有重炮，張古山沒法拿下。　　這時，坐在後排的一個瘦削精悍的青年站起來開了口：“師座，張古山並非不可取，但不可硬攻。三國時，鄧艾能偷渡陽平攻取西蜀，我們今天為什麼不能繞過正面，從山背偷襲。”　　在湖北湖南籍一大把的第一師師部，一口濃重的關中腔說出一席與眾人相反的話，夠周吾注意的了。周吾見他有些主意，一時又興奮起來。　　“說說你有什麼打算？”　　“師座，如果我們挑選一些精幹官兵組成突擊隊，從張古山背面爬上去，然後兩面夾攻，我想能拿下張古山。”　　“嗯，主意是不錯，你們說呢？”周吾說完，看了看眾旅、團長。　　周吾實際上已在心裏接受了明甫的主意，徵詢眾人意見，實際是在點將。眾人立刻喊喊喳喳，個個自告奮勇，主動請纓。　　黎甫看明白了一切，在這群好戰分子面前，要想出人頭地不止需要智慧，還要勇氣，遂又開了口：“師座，如果方案可行，若不嫌棄卑職的話，我願率突擊隊進攻。”　　黎甫又提建議又自告奮勇，眾將佐自然不好意思去和他去爭。方案順利通過。　　返回部隊，黎甫挑出幾百精兵，準備當夜出發，踏上了人煙絕跡的崎嶇峽谷。　　黎甫最後一次檢查了自己的槍支，遠處傳來的聲聲沉悶爆炸不時地敲打着他的耳膜。　　“怎麼樣，做好準備了嗎？”周吾走了過來，對一邊坐着的黎甫問到。　　“差不多了。師座，敵人怎麼還沒有進攻？”黎甫一邊檢查着自己的那支漢陽造步槍，一邊問道。　　“也差不多了，狗曰的要不了多久就上來了。”見黎甫正檢查着槍，周吾撇撇嘴，“漢陽造還是不如進口的原裝貨。”　　黎甫認真的檢查，笑道：“有總比沒有強。”　　隨着命令的下達，各部迅地行動起來。　　以第一師、第二師為攻擊鋒線，兩個師團分別在東線和側翼起了反擊，吸引王占元注意，黎甫率領突擊隊偷襲。　　十餘門克虜伯炮對着被王占元佔據了的陣地就是陣狂轟。一枚枚炮彈尖嘯着從漫天雨幕中呼嘯而下，炸起一團團翻滾着紅黑色煙雲的火球，稀爛的泥濘被高高掀起，泥漿飛濺。彈幕徐進之後，革命軍拉開攻擊鋒線，氣勢洶洶的壓了上來。　　眼看着革命軍起了進攻，王占元迅的收攏被打的支離破碎的作戰單位，重新編組，構築陣地，準備迎接革命軍的攻擊。　　山炮的掩護炮火也密集的砸在王占元部的防線上，炸起陣陣煙雲。革命軍步兵們出“前進”的歡呼，發起衝鋒。如同驚濤樣的翻滾着匯成浪潮，卷了上來。　　北洋軍各級軍官紛紛前壓，指揮着部隊以連排為單位，各自堅守着陣地。革命軍越來越近，防線上依然的沉默着，沒有絲毫的聲音，沒有任何的動靜，彷彿沒有了任何生命存在一般。　　成堆的手榴彈接連扔出，殘肢斷臂混合著腥風血雨、泥污碎土被炸得四下亂飛，爆炸的氣浪將殘缺不全的屍高高掀起。一柱接着一柱的氣浪混合著漫天血泥將混亂中的北洋軍湮沒，高急射而出的手榴彈的彈片如同疾風樣的摧枯拉朽而過，留下滿地殘碎不全的屍體，子彈將地面打得幾乎起了煙，雨水中的泥濘間不時的飛濺起星星點點，不斷有北洋軍士兵被子彈撂倒在地，痛苦掙扎在滂沱大雨中。泥水間橫淌着道道猩紅的血污，但很快便被雨水沖淡。

# 第二百二十一章 最榮譽之戰（三）

　　日近將暮，第一師各部以敢死隊為前鋒，一起攻擊前進。　　黎甫挑選精壯、敢死之士三百，組成敢死隊，攻張古山北洋軍主陣地。　　突擊部隊在黎甫督戰下，先將張古山主峰四周的北洋軍悉數掃蕩，繼而攀藤附葛，向北洋軍主陣地猛攻。　　在經過連續的攻擊，並頂住了北洋軍的數輪進攻之後，幾乎是靠着在漆黑的夜晚中與敵肉搏，迫使北洋軍狼狽潰逃，而後乘勝追擊，這才光復張古山北洋軍盤踞的堅固陣地，逐漸的佔據了主動。迅建立起新的防禦的第一師掩護着突擊隊沿着張古山的原有陣地這個缺口，在一通炮火的掩護下，如同驚濤樣的衝擊着北洋軍幾乎面臨崩潰的防線。 楔入在北洋軍防線縱深的革命軍各部打得士氣如虹。北洋軍的炮火也是打得幾近瘋狂。幾乎沒有校正，成群的炮彈便是沿着張古山陣的外圍展開一圈火牆，沿着北洋軍防線的壕溝，各種的輕重火力也竭力的編織着道道火網。炮火、機槍瘋狂轟擊、掃射着如浪一樣進攻的中革命軍。　　拚命反擊的北洋軍幾乎瘋了樣的起一波接着一波的逆襲，一些火炮也紛紛對着張古山東邊轟擊而來，對着被革命軍隊佔據的地方一陣狂轟濫炸，轉為防守的革命軍死傷慘重。第一師的反擊也被遏制住了。為了阻止革命軍的進攻，北洋軍動用了幾乎整個山炮兵營頭部隊的火炮，對張古山一線進行了全面的密集轟擊，炸彈如同雨點樣的落在已然面目全非的戰地上，到處都是滾滾濃煙，整條戰線幾乎化作一片火海。　　一接着一的炮彈從天而落，將早已經是宛若月表的戰地再一次的耕犁一遍，爆炸的氣浪將泥濘中的累累疊屍掀得七零八落，殘缺的肢體和着漫天血霧到處都是。肚破腸流的屍混和在一灘灘血泥之中，泥濘間滿是觸目驚心的鮮紅。　　大大小小的彈坑中一汪一汪的暗紅，不斷有血水匯流進來。革命軍士兵們不得不深一腳淺一腳的趟着那猩紅的泥濘起攻擊。隨着時間的推移，張古山陣地基本歸於革命軍之手，革命軍的攻勢漸漸的減弱下來。　　而趁着革命軍的進攻剛剛停歇下來的時候，王占元指揮北洋軍立即開始了全線的反撲，張古山對於王占元實在太重要，他丟不起。　　北洋軍大批的火炮全部對着張古山一線的革命軍起猛烈的炮擊。　　如同破帛撕裂般的聲音中，一接着一的炮彈接連而下。黑暗的夜幕中，一道道橙亮的火球接連炸開，衝天而起的煙柱間，飛濺着猩紅浸血的泥土，炮火打得很猛，幾乎每一秒鐘都有炮彈落下來。深一腳淺一腳趟着血泥濘而來的北洋軍在炮火的掩護下拉開數道散兵線、藉著夜幕的掩護，悄然的再次摸了上來。　　連續兩個小時的肉搏，終於將反覆逆襲的北洋軍全部消滅，徹底佔領了張古山制高點。這一夜，雙方反覆爭奪達五次之多，黎甫也腿部負傷。　　第一師為切斷北洋軍向張古山的增援之路，亦組成數百人的敢死隊，準備從張古山右側切入箭爐蘇一帶。　　來自山下的那些革命軍炮兵陣地進行新的一輪炮擊，而北洋軍的炮火也迅展開轟擊，尤其是對張古山右側箭爐蘇戰線上的革命軍炮兵展開轟擊，雙方甚至少有的展開對射性的炮擊。　　趁着炮火掩護，緩緩推進的革命軍部隊則漸漸的加快了衝擊步伐。一面高舉着的五星紅旗下，氣焰囂張的革命軍步兵三三兩兩的拉開着步兵散兵線，壓了上來。　　幾門前推的克虜伯步兵炮開始對陣地上的北洋軍火力點進行轟擊，猛烈的轟擊着匆忙展開反擊的北洋軍的防線。稀稀拉拉的革命軍散兵線突然就如同一浪接着一浪的潮水般接踵而來，隊長、連着級軍官紛紛的前壓，以小隊為單位的發起狂暴的衝擊。　　揮舞着軍刀的指揮官一聲大吼：“前進！”　　成群的革命軍士兵在軍官們的指揮帶領之下，如猛虎一般撲了上來。　　北洋軍密集的子彈穿破重重黑暗的夜幕，帶着摩擦空氣的嘶鳴聲，飛濺而射着，在衝擊的幫個忙散兵線中，破開一道道可怕的死亡線。　　而無數的炮彈則是從黑森森的炮膛中呼嘯而出，打着旋的劃開道道弧曲的彈道，而後尖嘯着落下，轟！轟！轟！連續的炸響成一片。衝擊的革命軍散兵線被接連的崩開一個又一個的可怕的慘烈至極的豁口，煙火騰起之處血肉橫飛。煙塵中殘缺不全的肢體、人體組織被高高炸起。　　推進的革命軍散兵線則遭受着從北洋軍陣線上飛射而來的子彈一遍又一遍的洗禮，鋼鐵破片四下飛舞，一陣血雨腥風。只有那面高舉着的五星紅旗在漫天炮火中屹立不倒，衝擊的革命軍步兵迅速的趴倒在地，躲避炮擊，並頂着泰山壓頂的壓力依然尋找機會，組織起還擊。　　同時，革命軍的掩護炮火轉瞬便至，北洋軍的陣線立即陷入在煙火死亡之中，不斷有人在那陣陣爆炸的煙雲中如同落恭弘=叶 恭弘般被氣浪卷飛而出。缺胳膊少腿、鮮血淋漓的傷者呼號掙扎着。　　第一師部隊不顧右翼千家嶺南麓北洋軍的俯射火力，銳意前進，經徹夜激戰，於天明，把箭爐蘇一帶北洋軍全部殲滅。　　其時，革命軍已攻佔了千家嶺山峰。　　千家嶺、張古山一克，北洋軍頓成瓮中之鱉。　　王占元部僅剩數千殘兵，被壓縮在萬家嶺，雷嗚鼓，田步蘇，箭爐蘇等可數的幾個據點里，已陷入絕境。　　周吾做到了他的承諾，天亮之後，李想站在張古山頂聽他做報告。　　天空中布滿着一道道的煙柱，就如同頑皮的孩童拿着畫筆在蔚藍的畫布上塗鴨一樣，雜七亂八的纏繞着，如同亂麻一樣，又像是喪禮上的黑紗樣，飄搖在風中。　　李想抬頭看看那輪隱約在烏雲后的東方紅日，有些疲憊的搖了搖頭，胃裡空蕩蕩的，火辣辣的刺痛着胃粘膜。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吃上頓米飯，胃底湧上來的陣陣飢餓感讓李想不由得惱火地衝著陣地前的一堆北洋軍屍體直翻白眼。　　勝利對李想、對於曾高，對革命軍似乎只有一步之遙，可這一步遙，李想和他的三萬將士也邁不動了。　　李想問道：“對王占元的進攻現在怎麼樣了？”　　李想的意思，就是什麼時候可以結束戰鬥。　　“大帥，千家嶺雙方損失都大，誰也無法取得決定性進展。不過再拖下去，革命軍所部怕是越來越不利。箬溪、隘口兩方面，孝感北洋軍段祺瑞的援軍都在拚命猛攻，欲解千家嶺之圍，咱們實際上已沒幾天時間了。”肩頭裹着繃帶的管家小妹梅迪對李大帥報告說。　　李想費力的咽下一小塊幾乎哽在喉嚨里的餅末，凝視着管家小妹半響，不滿的嘟囔着：“倒口水給我……”　　天空中一陣轟鳴，遠處的千家嶺山峰方向一陣巨響，幾團火光漸漸升騰而起，又消失在天邊那團硝煙瀰漫處。　　李想接過管家小妹遞來的水壺，不理她的白眼，仰頭咕咚咕咚的猛灌一氣，特粗野的抹抹嘴，扯着嗓子喊道：“那麼怎麼才能吃掉王占元殘部呢？能不能再調上些部隊？”　　這個問題，他也不期望管家小妹能給出答案，也就是隨便喊一嗓子。　　從張古山到千家嶺一線，激烈的戰鬥幾乎沒有停止過，革命軍部隊的前進顯得很是緩慢。遠處的方向不斷地有炮彈砸下，在地面上盛開一朵朵絢麗而又多彩的死亡火光，沉悶的巨響重重的叩動着人們的耳膜。　　“恐怕不行。一來遠水難解近渴，二來也無部隊可調。”曾高的聲音突然從李想身後冒出來。　　曾高走進，望着李大帥漸趨失望的面孔，他又補上句：“除非，除非讓周吾和林鐵長拼盡氣力，不留預備隊，全部投入反攻，或許尚有獲勝的機會。這最後的五分鐘是至關重要的，我軍困難，北洋軍也幾乎趴下了，這時就比誰意志更強。”　　李想沉思片刻，命令曾高道：“好吧，你以我的名義命令周吾和林鐵長。着各師團組成敢死隊，向千家嶺發起最後攻擊，限於今日二十四時前全殲該敵。”　　李想遙望千家嶺，那裡就宛若被捲入在漩渦中的殺戮之地，就好像一個巨大絞肉機樣。吞噬着無數的生命。一腳下去滿是猩紅的爛泥。空氣中彌散着一股股令人作嘔地屍臭。　　今天地陽光並不很好，只是隱約的躲在薄雲之後，淡淡地將點點迷離灑滿大地了。　　一陣雷鳴樣的爆炸聲側翼的戰線上滾滾傳來，天空中布滿着爆炸的煙雲，李想遠眺着那跳被籠罩在一片濃煙烈火中的戰線。不時的有一兩團巨大的火球翻滾着騰起在已然一片狼藉的戰地上空。　　李想收回目光。幾百米外的那片地區在猛烈的炮火下已經被炸得七零八落，煙火四起，濃煙滾滾，被炮彈打着了的樹木劇烈的燃燒着。

# 第二百二十二章 盛名（一）

　　在黑色的濃煙中，大火裊繞，直至燃燒成一堆堆焦黑的金屬殘骸。到處一片混亂。滿頭滿臉、渾身是血的傷員到處都是，幾個被甩出去的士兵橫躺在路面上，一動不動。　　在李大帥的死命令下，千家嶺地區各師，都組成了數百人的敢死隊，向千家嶺、雷鳴鼓、田步蘇、箭爐蘇等最後幾個據點發動了全面攻擊。　　一排炮彈帶着尖利的凄嘯砸落下去，彈片四濺紛飛間，濃煙滾滾而起。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焦臭的味道，陣陣濃濃的硝煙味和血腥的氣息摻雜其間。　　“衝上去，衝上去！”趁着北洋軍火力被壓制，革命軍士兵衝過北洋軍的火力封鎖。　　藉助着一片彈坑的掩護，趴在裏面的革命軍士兵一邊將劈頭蓋臉的輕重火力傾瀉向出去，一邊倉促的建立防禦。成排的槍彈如同飛蝗樣的在戰地上飛舞。　　空氣似乎很是沉悶，壓抑着讓人透不過氣來。　　最後五分鐘，對兩個搏鬥得精疲力竭、傷痕累累而倒在地上的人來說，與其說比戰力，不如說是在比意志。李想這最後一擊，在氣勢上徹底摧垮了王占元。　　不斷的有一兩聲驚雷樣的爆炸聲傳來，整個千家嶺完全的被硝煙籠罩其中。遠處的北洋軍火炮不時的射出幾大口徑炮彈，如同破布撕裂般的凄嚎着劃過天空，而後重重砸下，化作一團裹挾着紛飛彈片的濃煙烈火。　　一團火球帶着炙熱的軌跡拉開一道耀眼的弧線，一頭扎進距離王占元不遠的馬克沁機槍陣地中，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噴涌而出的火焰，“呼！”的一聲從王占元的背部舔過，灼熱使王占元覺得自己的背是像是遭受古代“洗刷”酷刑那樣的疼痛難忍。　　“啊！啊……”有人尖聲的嘶喊叫起來。　　“狗曰的，他們的炮火打得比炮兵科畢業的學員還准了！誰說他們是泥腿子的？”不知道是誰在含糊不清的咒罵著。　　王占元顧不得想這麼多，他沿着戰壕迅跑向剛挨了一顆炮彈的機槍陣地。被炸的如同燒火棍樣的馬克沁重機槍機槍已經被炸得稀爛，冷卻水混合著血水流淌得到處都是着，燒得焦黑的沙袋還在冉着焦臭味道的濃煙，兩名機槍手被炸得面目全非、皮開肉綻的臉上還保持着驚恐的表情。　　王占元忍不住的乾嘔起來，這樣地屍體看着叫人反胃。　　轟！又是一聲巨大的爆炸聲，不遠處的另一處陣地又挨了一枚炮彈，滿地都是鮮血淋漓的、被炸得支離破碎的屍殘骸。　　炒豆樣的槍聲急促的響起，現在整個陣地上的人已經顧不得許多，對着革命軍瘋狂的進攻鋒線就是一陣胡亂的射擊。倒是交織穿梭的曳光彈在被炮火映得昏黃的天空下中拉出道道美麗的弧線，一片的狂亂又帶有着幾分血腥的殘忍。　　轟！轟！轟！急促地爆炸聲響成一片，接着火光，王占元看到拐角處地一段戰壕升騰起大團大團的火球，王占元記得剛剛自己也曾在那裡暫時的躲避過革命軍的炮擊，至少有一個小隊的士兵窩在那裡，現在……或許他們都死光了吧。　　瞪着滿是血絲地眼睛，王占元恨得直牙痒痒。漢口一戰，大受封賞，可謂前程似錦。轉眼之間，半生辛苦積攢的功名就要交代在這裏了，真是不甘心……　　革命軍掩護地炮火越來越猛烈了。似乎也打的更准了，鬼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便會消失在那升騰起的煙火中，或是直接的被一枚從天而降的炮彈連人帶掩體的磨成一灘血泥，或者被李瘋子俘虜，像張錫元一樣在革命軍俘虜營做苦力……　　王占元抬眼望去，遠處的北洋軍的陣地已經是一片火海了，接連不斷地殉爆聲中，不時地有一柱柱火光衝天而起，伴隨其中的還有陣陣迷離地叫罵聲，喊殺聲。　　漸漸的開始有側翼的抵抗部隊潰散下來，那是在左翼方向構築防線的北洋軍營頭。　　王占元的心中開始有種不好的感覺，他覺得自己應該去做點什麼，等死可不是他的風格。　　“你帶幾個人去那邊，必須堵住匪軍的進攻。”王占元對身旁的一個軍官說到。　　“可是大人，咱們這邊已經很困難了啊。”一個親兵鳥相公側過身來疑問到，秀美的容色毫無血色，慘烈的戰場讓他太恐懼，只有看到身邊滿滿的都是兵，才會覺得稍稍安心。然而他的話沒能說完，一顆不知哪裡而來的流彈敲開了他的腦袋，原本滿是秀麗的面容上豁然而開了一個窟窿。暗紅色的鮮血混着腦漿緩緩淌出。臉全花了，一顆眼珠奇形怪狀的吊掛著，鮮血還有白花花的腦漿噴濺的到處都是。　　王占元覺得自己的臉上溫溫的，伸手一抹，全是血，是腦袋被敲開一個窟窿的那個最心愛的鳥相公的血。王占元再次感覺到有種想要嘔吐的感覺。無論這個鳥相公生前在王占元心目中如何美麗動人，死啦之後一樣的感覺噁心。　　王占元所在千家嶺據點陷入在苦戰的時候，北洋軍其他據點也陷入危險境地。北洋軍反擊的部隊剛剛展開，革命軍的炮火便砸了過來。炮彈接連而下，眾多北洋軍士兵陣亡。　　呼嘯而下的一排炮彈接連炸響，爆炸的氣浪將一群群妄圖反擊的北洋軍士兵掀翻在地，一些士兵在同伴們拚命的火力掩護下試圖救出自己的袍澤，但他們很快的也被革命軍密集的彈雨撂倒。眾多具北洋軍士兵的屍體橫七豎八的躺倒在彈坑累累的戰地上，血流的到處都是。　　隨着革命軍進攻鋒線的推進，緊接而來的是革命軍密集的小鋼炮火力的攻擊，那些搖曳而下的榴彈帶給無遮無擋的北洋軍步兵的殺傷力是驚人的，無數紛飛的鋼鐵破片四濺而出，劈頭蓋臉的射向那些到處尋找掩護的北洋軍士兵。傷者的慘呼聲接連而起，連續的爆炸聲中，火光不斷滕開，如同炸開的焰火一般的四射騰放，是那樣的光彩襲人，但又是那樣的充滿死亡的猙獰。　　一陣密集的彈雨將王占元賴以掩身的戰壕土壁打得斑痕累累，子彈尖嘯着劃過，着實把王占元嚇得不輕，看來兇狠革命軍是盯住這裏了。　　咬咬牙，一發狠，王占元冒着革命軍橫掃過來的彈雨連蹦帶跳的爬出戰壕，跳進不遠處的廢墟之中。瓢潑的子彈緊咬着王占元的腳後跟，颼颼的在滿地泥濘上啃出星星點點飛射的泥水。　　轟！巨大的爆炸聲中，剛剛躲身的掩體已經完全消失在一團巨大的火球之中，王占元目瞪口呆的看着那團正漸漸翻卷上升的紅黑色火球。　　戰鬥的慘烈讓人心悸，鋼鐵烈焰的絞肉機無情得吞噬着雙方士兵的生命。王占元覺得自己難以呼吸，到處都被炙烤的火熱，滾燙滾燙的撕扯着王占元的肺泡。　　不斷有陣地在革命軍猛烈的炮火中騰雲駕霧，紛飛的鋼鐵破片中，殘肢斷臂夾摻着猩紅的血液四濺飛灑。這不是一場戰鬥，而是不折不扣的殺戮。　　面對着革命軍的瘋狂進攻，他的手下幾乎是在硬頂着。部隊的傷亡極大。這一方北洋軍的陣地一度差點崩潰，如果不是他咬牙派出了十來人幫助穩固陣地，恐怕那邊都已經垮了。　　一炮彈“咣！”的一聲砸在團部外，一團巨大的火球“轟！”的一聲升起，灼熱灼熱的，掩體外一片血肉橫飛。媽的，狗曰的匪黨軍隊幾乎是瘋狂樣的反撲，和李瘋子一樣的瘋狂。　　鮮血混着碎肉劈頭蓋臉的淋了王占元滿身都是，戰壕里十來個人轉眼就剩下王占元和另一個士兵兩個活人了。北洋軍的進攻是一波接着一波，炮彈一枚接着一枚。　　王占元幾乎是在拚命的忍受着，而在蜷縮在他身邊的那個士兵就不行了，他滿臉都是鮮血，睜空洞無神的雙眼喃喃自語，若不是一個沙袋替他擋去了所有的破片，恐怕這個時候他也是一具支離破碎的屍體了。顯然他是被嚇壞了，任由王占元喊了幾聲，他都沒有理睬。　　又是一枚炮彈呼嘯而下，猛然炸開，這個陷入巨大恐慌中的士兵瘋了，他什麼也不顧及的跑出了戰壕，瘋狂的奔跑在子彈橫飛的戰場上。　　一流彈從他的背部洞入，而後從左前胸飛去，帶起一股噴濺起的鮮血，子彈在體內橫滾翻動而出的同時，金屬彈丸帶着巨大的金屬動能在瞬間便將柔弱的心臟絞的粉碎，這樣的傷勢沒法可救了。　　王占元望着那個頹然而倒的身影，絕望的搖搖頭，北洋軍輸了……　　隨着炮火掩護的停止，成堆成堆的革命軍便涌了上來，起梯次的衝鋒，暴雨樣的子彈將北洋軍千家嶺的防線打得如同開了鍋一般，而還在絕死掙扎的北洋軍的輕重火力也如同割草樣的將眾多進攻的革命軍撂倒在血泊中。戰鬥陷入在慘烈的搏殺之中，異常的血腥殘酷。　　依託着兵力的優勢，高呼着“前進！”的革命軍很快攻入千家嶺北洋軍防禦陣地的外圍。　　曾高立刻抽調了手裡唯一的預備隊，一個團的兵力，迅的擴大戰果，一輪密集的小鋼炮炮火急射后，便是劈頭蓋臉的機槍火力壓制，手榴彈如同冰雹樣的砸出，各種輕重火力驟風樣的橫掃突破口，如雨樣的子彈渲泄而出，彈幕所過之處，一片血雨腥風，支離破碎、殘缺不全的屍倒斃的滿地都是。　　“上刺刀！”革命軍戰士發出震天動地的吶喊。　　挺着刺刀衝上去的革命軍士兵向著突破口處湧入，便是一陣衝殺。手榴彈炸開團團血霧。漫天飛濺着那一抹抹猩紅。　　踏着遍地猩紅的血泥，如同洪潮樣的卷過的革命軍，沿着炮火開闢的道路，吶喊着起反擊，殺聲震天。　　挺着刺刀的革命軍官兵們硬是靠着慘烈的白刃戰將北洋軍頂出了防禦圈，不斷的擴大這個缺口。

# 第二百二十三章 盛名（二）

　　槍聲炮聲突然沉寂了下來，接着響起的就是驚天動地的吶喊。　　山地當中，革命軍士兵冒死而上，不少袍澤已經倒在了血泊當中。剩下的仍然在奮力向前，最前面的已經衝上了山頭，白刃映着寒光，點點耀動。　　宋缺沖在最前面，軍帽早就不知道被他甩到了哪裡去。攻下此處高地，面前就是王占元最後的據點千家嶺了！北洋軍在這裏拚死掙扎反抗，能動彈的士兵都已經填了上來。能射地炮彈都打了出來。一次次地攻擊與反攻擊。青色的山地早就被打成了焦黑色。雙方倒下的士兵軍官也不知道有多少，跌倒下來，也許就能看到血泊當中伸出的一隻蒼白的人手！　　雙方拚死爭奪了两天，革命軍一個營打不動了另一個營又上，現在已經換到了第三個營！　　一個衣衫襤褸的北洋軍士兵怪叫着撲了過來，他步槍沒有刺刀，就這麼輪着砸了過來。宋缺一個防左反刺，推開他的步槍，順勢進步就扎進了那北洋軍士兵地胸膛。那士兵丟掉步槍死死的抓住他的刺刀，仰天就倒，宋缺整個人也被帶得半跪下來。　　冒着彈雨衝上山頭，還有子彈迎接，勇猛如他，體力也差不多了。現在覺得拔刺刀都沒什麼勁兒，眼角餘光就看見更多地北洋軍士兵從的壕溝裏面跳出來，這些士兵都是滿身泥土，面容焦黑，受傷的人就在塵土當中爬，十幾把刺刀直逼上來。還有一個矮胖地軍官，揮舞着軍刀一瘸一拐的跟在最後面。瘋子一般的喊叫着。　　“他妹妹，這下交代了……”　　他喘着粗氣，呼出一串白霧，艱難的拔出刺刀，腦子裏面念頭還沒有轉完。身邊就響起了上氣不接下氣的吼叫聲音，一把把地刺刀越過他，迎了上去。他的弟兄也跟上來了！　　雙方碰撞在一起，扭打成一團。刺刀戳，入人體地擦擦擦擦的聲音�}人的不斷響起。間或還有一聲堵在嗓子眼裡的慘叫。雙方士兵都在源源不絕的湧上來，彷彿人命不要錢一樣的互相消耗着。宋缺容出一點功夫，用腳蹬着那具屍體，將卡在肋骨上面的步槍刺刀用力的拔了出來，直直的就撲向那個矮胖的北洋軍官。　　那軍官腿上中了一刺刀，半跪在那裡，還在大吼着亂舞着軍刀，看來已經半瘋了。宋缺從側面接近，一刺刀就從他左邊脖子和肩交界的地方戳了進去。　　頸側大動脈瞬間割斷，彷彿停滯了瞬間似的，血柱頓時衝起老高，噴得宋缺滿臉都是血沫，在軍衣上面的血跡，更深的陷入了布紋裏面。　　那北洋軍官喉嚨裏面格格的叫着，捂着脖子半轉身彷彿還想站起來，最後轟然栽倒。看着他倒下，北洋軍士兵終於崩潰，丟槍棄刀的轉身就逃。這些傢伙再也不成建制，彷彿遊魂一般的朝山下崩潰。而革命軍面前，就是不大的千家嶺！　　一炮彈飛來，激起丈余高的土石，沒有人彎腰閃避一下。這北洋軍最後的炮彈，似乎也是在宣告這個要點的易手。　　宋缺深深的喘着粗氣，大聲下令：“將我們的軍旗插上！”然後就一屁股就坐在那北洋軍官的屍體上面。　　當晚，周吾的第一師、林鐵長的第二師佔領了千家嶺、雷鳴鼓兩要地，殲敵人千多人、俘三百多人，繳獲馬克沁機槍近百挺、毛瑟79步槍一千多支、馬匹數百。　　十分遺憾的是，第一師前衛突擊隊曾突至千家嶺王占元部附近不過百米，但天色太黑，加之審俘不利，未能及時發覺王占元，結果放走了這個最大的獵物。　　至此，除個別據點少量北洋軍殘兵死守待援外，王占元的混成協幾乎被全殲，被殲人數多達一萬多人。　　李想和曾高並肩站在前進指揮部，舉着望遠鏡看了這場爭奪戰的始終。一個個革命軍的營都打疲了。傷亡接近兩成，到了最後，李大帥只有將他的金鷹突擊隊拉上去了。革命軍雖然士氣高昂，但是堅韌程度，仍然不如久戰的部隊。傷亡一成多已經相當高。如果能夠及時修整一下，恢復體力士氣，這種真刀實槍的磨練就可以讓革命軍的戰鬥力很快恢復，而且得到極大提升。　　曾高輕輕搖頭：“俘虜說，革命軍幾次攻至王占元部附近，司令部勤務人員，都全部出動參加戰鬥，王占元手中也持槍了。如果革命軍堅決前進一百公尺，王占元就被俘或者被打死了。”　　李大帥臉色也不好看。聽聽戰後俘虜的供詞，就更叫人覺得遺憾。還有北洋軍的抵抗也太厲害了！這種火力優勢，還打了這麼久，付出這麼一堆的傷亡，這些官兵都是他苦心攢出來的，簡直心疼得肝都顫。　　李想低聲道：“查此次千家嶺之役，各軍大舉反攻，殲敵逾萬，足證各級指揮官指導有方，全體將士忠勇奮鬥，易勝嘉慰……各部獎勵五萬塊，以資鼓勵。”　　曾高居然很無禮的冷冷看了李大帥一眼，指着那面才豎起來，正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大帥！千家嶺大捷，挽革命大業於垂危，盛名當垂不朽。革命軍的戰士絕死而戰，可不是為了五萬大洋的鼓勵？”　　隨着辛亥年底的一天天臨近，沉悶的武漢三鎮又起了驚天動地的變化。人們的臉上又有了一絲節日來臨的鬆快，數月來，經受戰火而殘破蕭條的街道廣場上，行人又多了起來。更引人注目的，還是突然間出現的建築物、廣場、主要街道兩旁的那一面面血染的五星紅旗。這旗幟，在不屈地迎風招展，其血染的風采，獵獵飄揚。　　千家嶺大捷！如此輝煌之戰果，可稱辛亥年革命軍最榮譽之戰。武漢三鎮軍民望着象徵著李想革命軍的五星紅旗，武漢軍民的眼中滾動着不屈的淚水。　　武漢三鎮，被馮國璋苦苦壓迫，苦無出路當中，大家都在屏息等待更壞的消息。卻沒想到，千家嶺傳來李大帥地捷報！他以三萬孤軍，沒得到武昌半點支援，大家也多多少少知道李大帥是怎麼被武昌，被同盟會排擠壓迫地。結果卻打出一個殺敵近萬的大捷！北洋軍所謂第一軍的王占元，北洋軍里有名有姓的大將，一個混成協，被李大帥全殲，僅王占元倖免！　　王占元部被圍的時候，人民日報大肆宣傳，一開始第一反應都是半姓半疑，心中歡喜又惶恐。武昌民眾幾乎癲狂，但是漢口民眾卻更是沉默。黃大膽來漢上爭第一功，還不夠風光？不是被北洋軍打成“黃興腳下四條腿”。黎元洪號稱南方有數的名將，馮國璋兩炮轟過來，立馬跑去卓刀泉辦公。　　結果不過兩三天，不斷的從後方回來消息，留守漢口的北洋軍正惶惶不可終日。革命軍地騎兵甚至都在漢口附近出現過！漢口民眾都親眼看見了革命軍的五星紅旗！　　漢口民眾，頓時欣喜如狂。單單各條街的茶館，這些日子，裏面叫得最大聲的三個字就是李大帥！百姓如痴如狂，終於有个中流砥柱出來挽狂瀾於既倒了！　　黎元洪不行，大名動還內外的同盟會第一大將黃大膽不行，可咱們還有個李大帥！　　當然，這些心思都是百姓心裏面的。　　可是對於這些佔領漢口的北洋軍官兵，還有漢口租界的洋大人們來說，又是別樣一番打算了。他們對這麼個局面，又是怎樣的心思呢？　　劉園。　　在煙雨小樓馮國璋的個人書房之內，兩人默默對視。今兒馮國璋連洋人的宴會也不去了，只是守在自己書房之內，拿着一份電諭，翻來覆去的仔細看，也不知道看了多久。陳紫笙侍立在一旁，也是臉色鐵青。　　屋子裏面靜悄悄的，只聽見紙張抖動稀稀索索的聲音。　　到了最後，馮國璋手一抖，將那紙電諭放在桌上，一雙滿是老繭的手捂在臉上，深深嘆息：“袁大人還是要和議……明日議和大臣唐紹儀就會帶着議和使團到漢口，先接洽黎元洪，在浮舟東下南京……袁大人這是逼咱們北洋必須挨打不還手啊……”　　“……武昌民軍敗退以後都已向上游四散，武昌民軍更是寥寥無幾，我軍又將兩岸大小紅船全部調集北岸，長江隨時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議和，我看最好讓我先克複了武昌，三鎮在握，再同他們城下議和，豈非必操勝籌……此種情況，我已屢次電告宮保，宮保卻對此事始終沒有答應，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真揣摩不透……最後被段祺瑞鬧成這樣的結局……”　　聽着馮國璋委屈、疲憊、不甘、斷斷續續的口氣。陳紫笙心裏一酸，差點眼淚就下來了。他怎麼也想不明白，李瘋子怎麼就打贏了？段祺瑞也太無能，人稱小諸葛的徐樹錚還折騰不過李瘋子。　　他們最初只是看笑話的心思全沒了，利用李瘋子打擊段祺瑞派系的目的能不能得逞另說，孤軍深入湖北的北洋軍可真是風雨飄搖，隨時獨有滅頂之災。　　如今，補給斷絕，儲備空虛，北洋再怎麼打，估計也是一個敗字兒！大勢已去！

# 第二百二十四章 盛名（三）

　　漢口劉家廟附近，這個時候正是月明星稀，滾滾長江，驚浪一頭的拍在岩石上面，濺出了層層雪白的浪花。　　一條小船，正在江面波峰浪谷之間穿梭。船頭站着人，極力的向前看去，想找到約定的信號。　　不知道過了多久，就看見一處灘涂上面亮起了燈號。透過江面蒙蒙大霧，若隱若現的投射過來。船上幾個水手精神大振，趕緊撥槳搖櫓，朝着燈號亮起的地方行去。　　不過多一會兒，小船已經抵近，岸上跳下十幾個矮小精壯的漢子，看他們邁開羅圈腿，都像是小東洋，他們默不作聲的踏水就將小船一直拖上灘涂。看他們動作整齊地模樣兒，像是都從正規軍隊當中出來的。　　船上載着的兩個人，早就給剛才的波浪顛暈了，在水手們半扶半架下，才顛弄下船來。兩盞馬燈亮起，就看見一個穿着洋裝的中年人，還有兩個穿着中國長袍式樣便服的男子迎接了上來：“池邊君！米穀君！”　　船上兩人，正是坐日本報國丸號商船秘密抵達上海，然後轉小船偷偷進入長江，專門來華運動的池邊吉太郎和米穀吉藏。　　迎接他們的是漢口代理領事長安英彥，兩個長衫人物是東洋租界居留民會常議會選舉的，三宅川百太郎民會議長，丹羽義次行政委員會議長。　　看到他們日本派遣的兩個支柱臉色青白，腳步虛浮的下來。三宅川百太郎和丹羽義次都是喉頭哽咽，忙不迭的就一個深鞠躬下去：“兩位大人，可算是把你們給盼來了！”　　漢口總領事松村貞雄，漢口警備司令中村善次郎，各國駐漢領事推舉五國聯合艦隊總指揮日本駐華第三艦隊司令川島令次郎，已經駐漢口一千五百日軍集體玉碎。這一切都是因為一個李瘋子，如今北洋節節敗退，李瘋子眼看又要返回漢口，這些漢口的小東洋正如輝煌。　　米穀吉藏還掌得住一些兒，池邊吉太郎沉浮日本八年，當年池邊吉太郎來漢，目睹其他租界的繁榮，深感日租界的荒涼，不能適應與歐美各國爭奪華中地區的需要。回國后，池邊四處呼籲日本朝野關注漢口日租界的建設，敦促日本政府出面經營的豪氣早就消磨乾淨，扶着他們已經說不出話來。　　經過池邊吉太郎等人的努力，隨着日租界建設的逐步深入，日租界開始成為日本收購中國廉價原料和土特產品、銷售進口工業品的中心。三井、三菱、日信、日清等公司的業務規模越來越大。大阪商船會社、日本郵船會社、大東汽船會社、湖南汽船會社等輪船公司的航運業務也非常興盛，1907年，日本政府將上述公司合併為日清公司，成為垄斷長江航運的6大輪船公司之一。為了擴大掠奪性貿易，日本也開設了橫濱正金銀行等金融機構，吸收大量存款，支持日本洋行的經營。為了加強新聞宣傳，日本人還創辦《漢報》和《漢口日報》。但是漢口畢竟離日本本土太遙遠，才會松村貞雄等人的集體玉碎事件。　　日本野心家對於中國革命，認為有機可乘，主張出兵干涉者大有人在。十月初六日其陸相石本新六，奏可令飭名古屋第三師團，在步兵第三十三標及五十一標內，選拔步兵一營，機關槍隊一隊（兵員數七百五十人）編成混成一支隊，由宇品乘樺太丸出發，於三十日抵秦皇島上陸，由守備司令阿部少將指揮，分配於北京、天津、山海關等處。同時並派兵一萬三千名由奉天（今遼寧）之大連灣柳樹屯登陸。但是漢口方面，卻只是調到陸軍五百人，借口保護租界。　　足見日本朝野，還是不怎麼看得上漢口租界。而此次應對李想重回漢口，日本竟然只是派來池邊吉太郎和米古吉藏兩個人來漢口。　　代理領事長安英彥臉色陰沉的看着這幅迎接場面。只是輕輕冷哼了一聲。　　池邊吉太郎朝長安英彥行了一個高過額頭的禮：“長安公使，我們雖然回來。但是大日本在漢口已經再無清國時候的力量，我們一切。都要多多仰仗諸位了。”　　長安英彥擠出一絲笑容，微微鞠躬：“在漢口，我們無論如何要互相提攜的。只要我們有信心，池邊君，一定會等到我們想要的機會！”　　日本對華之一貫政策，為煽動內亂，破壞中國之統一。清末之排滿革命，日本實援助之，助款濟械，歷有年所。然彼非同情中國革命，其真正目的，系欲中國長久分裂，自相殘殺，彼可坐收漁人之利。在辛亥革命時，日本一面援助孫黃，一面又幫助滿清反抗民黨，而彼於首鼠兩端之際，各取得其操縱與干涉之代價焉。辛亥革命一經爆發，日本認為乘機漁利機會已至，而民黨運動之內幕，亦以日本知之最清。成都之戰初起，日本陸軍省即派侵略中國之老手齊藤季治郎赴揚子江上游調查，當彼行抵漢口之際，正武昌起義之時。日本政府又派兩個秘密團體赴上海援助民黨，但當革命運動逐漸擴張之頃，東京顯然充滿不愉快之空氣，十一月間，日本報章即開始干涉論。　　當時外交界懷疑日本派兵或為實行干涉之初步，惟北京外交團原有一致行動之協議，不得單獨干涉，美德特加註視。英國雖與同盟，亦與美德密切聯絡，而民軍行動又系毫無可借口處，李想這個唯一的把柄被同盟會堅決遺棄，故卒歸無事。　　也許這一回，會有一個讓歐西列強無話可說的借口……　　“王占元部真的被李瘋子革命消滅了么？”池邊吉太郎定定地問，這也是他最關心的話題。　　漢口東洋租界混戰的時候，革命軍地排槍和刺刀，直到這個時候還經常將在其位的小東洋從噩夢當中驚醒！　　長安英彥強笑點頭：“王占元一個混成協全軍覆末……但是我們絕對不能給李想革命軍整連出來，直到能控制整個湖北地步的時間……日本政府希望中國政府請其以武力撲滅革命，非至日本利益遭嚴重損害時，日本將拒絕採取任何行動。除非列強促使日本動作，騷亂將任其繼續發展。日本政府準備採取迅速有效之動作，俄國將不反對。此僅關於中國本部。若革命及於滿洲，日俄兩國將不與列強相商，立即出兵。在任何列強動作之前，兩萬日軍能立達北京。在香港之五千英軍，因懼廣東不能調開。本使曾請日本代理外相，在未與美國政府預商以前，勿採取動作。彼允事前使余聞知，彼又謂日美兩國之地位應立采動作。本使相信，日本將軍獨行動，蓋彼之觀點在使日本成為將來之中國。政府所絕對需要者也。開創出屬於東亞大陸的新世紀出來，只有依靠咱們隔海相望的日本朋友。在這個大陸上在我們只需要一點動蕩的由頭！日本的大軍，將跨過海洋，和中國賭上國運！而且我們將必然勝利！無能的中國，就是東亞病夫，只要在門口踹上一腳，整個房屋都會倒塌……池邊君，米古君，大日本帝國的萬世難逢地機會，就在眼前，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呀！”　　池邊吉太郎只是點頭，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國勢的蒸蒸日上，軍隊的拚命訓練，還有整個國家的叫囂的帝國未來的利益，將在大陸之上地呼聲，已經將這個後起國度凝聚成一頭凶獸。只等待出籠的機會，在甲午已經狠狠的咬了中國一口，而得到的利益立刻讓東瀛這個貧瘠的島國一飛衝天，成為世界強國，東亞第一。　　而野心是沒有盡頭的，在嘗到甜頭之後，這個島國的貪慾只會變得更加的瘋狂……　　日本干涉之意，日趨鮮明。　　長安英彥慨然抬頭，看着遠處：“池邊君，我們去漢口吧，等候……等候一個能讓大日本帝國走上大陸的機會！”　　一片頌讚聲中，薛岳悄然地來到千家嶺戰場。戰火熄滅了，但腳下混着血肉的焦土，四下飄散着的硝煙和滿山遍野的兵士騾馬骸，仍使這位身經百戰的大帥悲喜交集，情從中來。　　千家嶺從此後便再無人家，成了數萬名南北官兵幽靈出沒的場所。對北洋軍而言，這時成了名符其實的死亡墓地。北洋軍的一個混成協在這湖北的荒郊野嶺化作腐土，與風雨相伴。　　當地老百姓都已逃亡，戰場一片凄涼景象。戰場上到處都是枯骨和破碎軍需物品，戰場氣氛十分濃厚。　　周圍約十平方公里，都是矮山叢林，只有幾個小村。在這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滿了北洋軍和革命軍的墓葬。北洋軍的輜重兵挽馬馱馬屍骨、馬鞍、彈藥箱，以及洋人新開發實驗階段的毒氣筒、防毒面具等等雜物，俯拾可得。　　千家嶺西北一村，叫雷鳴鼓劉村，周圍北洋軍墳墓最多。村東稻田中，北洋軍輜重兵馬骨不下五六百具，鐵制馱鞍亦多。　　張古山是一個制高點，雙方在此爭奪肉搏，從屍骨可見當時戰鬥激烈程度……

# 第二百二十五章 惑動眾心

　　高空鳥瞰，漢口、武昌、漢陽三鎮隔江鼎立而成。長江無所顧忌地從城中穿流而過，把武昌孤零零地劃在了長江南岸。　　長長的一聲鳴笛，一列火車噴着一串白色蒸汽駛進漢口大智門車站。　　清廷的和談特使唐紹儀於辛亥年十月廿一日抵達漢口，在大智門火車站下車。　　隨同唐一塊來的，還有隨員數十人和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特派員莫里遜等。　　馮國璋為了迎接唐紹儀，把前敵司令部軍營從舒適的劉園搬到大智門車站。　　轅門前三聲大炮轟然而響，震得附近已經的烏鴉一齊驚起，在寒冬料峭的天空盤旋了好一陣子。聽說議和欽差大使攜議和使團已到，馮國璋率千總以上的官佐從儀門迎了出來，英國領事、英國艦長、英國民團長等均在車站歡迎。這時清軍的統帥還是馮國璋，馮國璋雖然奉到命令調返北方，可是接替他的段祺瑞正被李想拖在孝感焦頭爛額，還未到達漢口上任。　　只見唐紹儀一身硬領西裝，博士帽，腳下一雙澄亮的皮鞋，悠悠然走進來，一身特洋派的氣質，飄逸風流，沒有半點官場派頭，看上去十分親近和藹，只是套在他這個清國議和大使的身份，就非常看着彆扭。　　自馮國璋以詳，北洋將佐在看到唐紹儀這個左派之後，個個臉色精彩分城，連洋人戈福，盤恩也都看得連連搖頭。唐紹儀雖然是袁世凱朝鮮時代的戰友，但是他們也實在看不出唐紹儀在演的哪一出？　　“欽差大人！”馮國璋說道，“標下馮國璋……”馮國璋唱着履歷便要跪下。　　“可不是欽差，就是國民大會的議和大使。”唐紹儀忙一把扶住了馮國璋，笑容可掬地道，“你馮華甫又放炮又開中門，我可是不敢當吶！”　　二人略事寒暄，馮國璋便一一介紹廳中諸將。唐紹儀卻一個也不認識，只得含笑點頭，待介紹到英國駐漢口領事戈福和萬國商會會長盤恩時，目光霍地一閃，笑嘻嘻道：“哦！原來是兩位先生，兩位先生調停南北和議不容易啊！來，來，我們一同入坐！”　　戈福特英國紳士的矜持地點點頭，中國式的袍子一撩就坐了。雖說自己是個洋人，但是他對唐紹儀這個洋派打扮，心裏很不痛快。若不是盤恩勸他“不可意氣用事”，他是根本不會來的。又見馮國璋狗顛屁股似地奉迎唐紹儀，相比之下，對他卻少了點熱情，他心裏更是雪上加霜。南北和議，袁世凱選出這樣一個人，前途不妙啊……戈福看了看隔座的盤恩，盤恩沉靜地坐着，手裡把玩着一青花細瓷的酒杯，默不言聲。　　唐紹儀是個何等機警聰敏的人，早看見了，只嘻嘻笑着與眾人周旋。　　筵席並不豐盛。將軍們原不講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D�D只要酒烈肉肥便好。馮國璋幾句場面話說過，下頭幾桌上的軍校早吆五喝六地大叫起來，大廳里立時亂糟糟、鬧哄哄的。　　唐紹儀乃留洋海歸，議和使團也都是名門之秀，和戈福這些洋大人一樣，很不習慣這種粗野的環境，只冷眼瞧着，揀清淡的菜略用一點，一邊和馮國璋搭訕着說話。不料酒正吃到酣處，陳紫笙從盤子里夾起長長一條肉來，問李聯芬道：“老李啊，這是啥玩藝兒？”　　唐紹儀一看，幾乎要當場嘔出來，原來竟是一條死蚯蚓！　　李聯芬的臉立刻漲得像豬肝一樣，左頰上的肌肉猛烈地抽搐一下。這個人不只用刑十分殘酷，平日責下也十分殘酷，只一棍就把犯事的人立斃當庭，所以落了個諢號叫“李一棍”。陳紫笙和他本就不對眼，今日當著唐紹儀的面出了他的丑，他臉上更掛不住了，連忙命人傳廚子來，又高叫：“大棍侍候！”　　猜拳划枚聲停了。軍將們見李一棍又要殺人，看到渾身發抖，面如死灰的廚子低頭進來，有的面露不忍之色，有的剔着牙瞧熱鬧兒。唐紹儀便起身說道：“李兄，今兒個大家在一起高高興興的，你得給兄弟留個面子，饒了他吧！”　　“唐大人說的是。”馮國璋也忙道，“咱們都是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李大人都容下了，咱們倒窮講究？實不相瞞，死蒼蠅死蛐蟮我都吃過……”李聯芬聽了這才消氣，指着廚子笑罵道：“操乃媽，還不快給唐大人磕頭！”　　事情本來已經完了，偏碰上一個愛惡作劇的楊度，喝得紅着臉，乜着眼、噴着酒氣對馮國璋道：“軍統這話我不信，我也是個老軍務！你不是很愛我那匹菊花青么？老哥要吃得下這條蚯蚓，這馬，兄弟就送給你算啦！”說著，將那隻差不多半尺長的死蚯蚓淋淋漓漓挑起來送到馮國璋面前。　　唐紹儀覺得這實在過分，剛說了句“皙子吃多了酒……”不料馮國璋將蚯蚓夾過，一伸脖子就咽了。這時候滿屋的人，有的拍手，有的笑，有的滿嘴粗話，打諢兒取樂，有的起鬨叫好，唐紹儀只覺得頭嗡嗡直叫，一句兒也聽不見。　　“馮軍統也真能耐！”洋大人戈福終於忍不住了。他幾盅悶酒入腸，見馮國璋如此討好明珠，更是氣不打一處來，冷笑一聲道：“要是賭吃屎，也這麼張口吞下去？”　　北洋在漢口漸漸失去控制能力，洋人也開始對他肆無忌憚。唐紹儀看馮國璋的臉氣得烏青烏青的，便笑着擱了筷子道：“我來勸解幾句：我看戈福先生，有酒了。這不過是賭着玩的嘛，怎能扯到吃屎上去呢，人是吃屎的？王兄你也不必介意。”　　明明是撩撥，他卻說是“解勸”，乾柴本來已經燃着，唐紹儀又順手澆了一瓢油。唐紹儀對洋人實在太了解，所以對他們沒有任何好感。　　便聽得“砰”的一聲，馮國璋已氣得五官俱不在位，揮拳一擊，碟兒、碗兒、杯兒、盤兒、盞兒、瓶兒“嘩”地一跳老高。馮國璋走過來，劈胸揪住戈福，點着洋大人的大鼻子大吼道：“你不就憑是個洋人嗎？別人怕你，爺不怕！什麼他娘的洋大人，我看是洋鬼子！”　　唐紹儀心裏暗笑，卻假惺惺過來一把扯住了馮國璋道：“你這叫怎麼回事，這酒不能吃了，來人，備轎！”竟自揚長而去。　　唐紹儀和楊士琦即以英租界英國民團為宿舍，分住在各棧房。　　唐紹儀到漢口后，原希望和黎元洪在英租界內會面，可是革命軍方面不同意，於是按照中國習慣，行客拜坐客，於正午唐紹儀由英國代理總領事和英國艦長陪同，渡江前往武昌織布局和武昌名義領導黎元洪會晤。　　在商量決定會見黎元洪的時候，唐總代表說：“我們人數較多，不必一齊前往。”　　“黎元洪在武昌已經只是個擺設……”　　“和他還能談出什麼結果？”　　各代表立刻七嘴八舌的把他們剛剛在酒席上打聽到的說出來。　　唐紹儀點頭道：“根本也沒有打算能和他談出什麼，就是會個面……難道你們願意留在這裏，等李瘋子回來和他談？”　　那些代表立刻把頭搖得波浪鼓似的，遂決定由唐紹儀偕同幾位代表渡江見黎元洪。　　在唐紹儀去后，他的廣東老鄉馮耿光獨自到漢口大智門車站前敵司令部去找馮國璋。　　沿路上看到北方軍隊在王占元部被全殲以後，顯得垂頭喪氣，神情總是帶着一絲惶恐，街頭巷尾總有三三兩兩的北洋軍士兵在一起唱着一首曲調極其幽怨，濃濃悲切的同一首歌……　　長亭外，古道邊……　　曲調滿是戰士對征途的厭倦，對故鄉親人的思念……“戰士思歸……”馮耿光這樣想着，同時又非常好奇，曲詞又是誰所創作，竟有這樣強大的感染力？　　不知不覺的就到了大智門車站，才知馮國璋突然搬出劉園之後，把司令部就設在停在車站的火車上，甚為簡陋。　　就在司令部所在的車廂門口，人糞堆積有二尺多高，臭氣鋪面而來，馮耿光起得不得了，真是豈有此理！　　馮耿光是知道唐紹儀意圖的人，所以見到馮國璋，來不及談這些閑事，寒暄以後寥寥談了幾句，馮耿光就問：“軍事情形如何？”　　馮國璋笑着說：“我派個參謀陪你同到漢陽龜山頂上，領略一下武昌蛇山的形勢，回來我們再談，你看如何？”　　馮耿光說道：“我看也好。”　　馮耿光就請他代自己借了一匹馬，同着一位參謀官、兩個隨員，帶着望遠鏡同到漢陽龜山頂上瞭望武昌蛇山。　　正是初冬天氣，遙見武昌城內頹垣斷壁，礫瓦塞途，昔日鬧市今已成墟。路上不見行人，顯見很是空虛。再掠看蛇山周近，自巔至麓，只見寥寥幾縷炊煙，荒涼沉寂，杳然不見人影。　　一位馮耿光同學參謀官指着說：“您看前面的高，崗，黎元洪的軍隊就躲在那個崗后的山坡下邊，並沒有多少人馬，也不見他們出現；即以紅船而論，現在南岸一條也沒有了，都已被我們調集到北岸來了。”　　他們看了半天，就仍回司令部見馮國璋。　　馮國璋說道：“你都看見了吧，民軍敗退以後都已向上游四散，武昌民軍寥寥無幾，我軍又將兩岸大小紅船全部調集北岸，長江隨時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議和，我看最好讓我先克複了武昌，三鎮在握，再同他們城下議和，豈非必操勝籌！此種情況，我已屢次電告宮保，宮保卻對此事始終沒有答應，到底是什麼意思，我真揣摩不透。老弟，你知道不知道？”　　馮耿光離京的時候，儘管袁世凱矢口高唱“忠君愛國，主張君主立憲”，“如不幸局勢有變，必當捐軀圖報”等語，而他們卻料定“袁項城一定要推翻清室”，特別是在火車上和唐紹儀用粵語一番交談之後，更是堅定他的這個信念。　　可是馮國璋此時問他，他卻很難對馮耿光直說，怕的是軍前流露，擔著“惑動眾心”的過失，因此馮耿光始終未敢明白點穿，只好含糊其詞地告訴他：“北京流言很多，我們也不大有數，恐怕宮保也有他的心事，日子長了總會明白的。”　　馮國璋神情黯然：“還有什麼明白不明白的……大勢已去，李瘋子得勢，京漢鐵路軍需物資無法運抵湖北，北洋軍在湖北再難支撐下去，撤軍就是這幾天的事情……”　　“李瘋子啊！漢上爭雄，他才是最大的勝利者……”馮耿光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是好……

# 第二百二十六章 撤退（一）

　　北京，錫拉衚衕。　　入京以來，袁世凱就沒有好好在東堂子衚衕的總理衙門認真上過一會卯。只是守在他錫拉衚衕的老窩，全力的看着京師和南方的風雲變幻。半年來風波不斷，北洋也卷在其中拋上拋下，讓一貫保養極好的袁宮保，都看起來老了一些兒。　　袁世凱重登政治舞台，也未嘗不擔心項上的腦袋說不定哪一天就會有人替他搬個家。有人說他“難得一夜高枕安眠”，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當袁世凱被起用的時候，他並不立即赴任，是有他的道理的。到了北京，很少進紫禁城，很少去東堂子衚衕總理衙門，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父親，段軍統來的文告，您可都看了？在叫苦呢，北洋軍上下，咱們幾十個小站練出來的軍官，前線各協營爭着發急需補充的電文，而長江水道不通，京漢鐵路不通，他明知道咱們卻很難再向前線輸送糧食、彈藥等補給品了……辦砸了父親的交代的大事，還有臉在這裏叫苦！先辦了他！還有馮軍統，在漢口就看着段軍統出醜，也不伸手拉一把，以至北洋喪軍辱威，同樣該辦！”　　說話的是袁克定，他一開始就叫囂這要辦了段祺瑞，如今段祺瑞在湖北栽了這樣一個大跟頭，袁克定反而更是最明目張膽反對段祺瑞的。又或是，袁大公子是最明白感到段祺瑞未來威脅的？想想也是，袁大公子要想從他老爺子手裡繼承北洋，第一個要拔掉的釘子非段祺瑞不可！其後，就是北洋三傑的兩外兩位……　　袁世凱笑着丟下手中摺子，兒子這點陰暗心思，他還是心知肚明，只是不去點破。兒子有這樣的心眼，那是好事。他瞧了一眼坐在一邊，只笑不說話的趙秉鈞：“辦個什麼？其後勤補給線卻屢遭打擊。運輸部隊被襲，後勤補給倉庫被毀，類似的報告一個個接踵而至。你們自然很清楚，作戰部隊若失去了彈藥、給養的補充，那將意味着什麼？為了保證前線作戰能夠順利進行下去，段祺瑞也是不惜血本，一下子又派出混成協從信陽向前線輸送彈藥、給養。可萬萬沒想到，他的這支運輸部隊居然連人帶車被李瘋子軍隊一股腦兒全部報銷，而咱們的這一數目巨大的補給物資也有一半落到了他的敵人手裡。段祺瑞兩次圍剿李瘋子，卻落得損兵折將的下場……此次失利，非戰之罪！孤軍深入湖北腹地，北洋眾將先前也一直反對。段祺瑞訴苦，無非就是要老夫下一個撤退的命令。而且，他連借口都給想好了……正式照會駐漢口各國領事，宣布此次湖北作戰，打擊匪軍的目的已達到，故即自現在防區撤退，恢復原來態勢，以表示北洋軍對談和的誠意……”　　袁克定恨恨的道：“這不是明白着承認在湖北戰場輸給李瘋子啊！好小子，也算是打敗北洋，還不盛名滿天下！南方民黨，還不叫囂的反了天！北洋軍出了這麼個大丑，幾十年威信掃地，段祺瑞難辭其咎！”　　袁世凱還是笑，袁克定這個大兒子的心思，他早就摸得通透。袁克定這個北洋的太子爺確實有想打壓段祺瑞等北洋大將的想頭，更有一點覺着段祺瑞等搶了風頭的嫉妒吃味。種種樁樁混雜在一塊兒，讓他現在看段祺瑞等人怎麼也不順眼。但是論起這場戰事，如果真辦了段祺瑞，那才是向天下人承認，北洋軍在湖北吃了敗仗。　　而現在，北洋軍至少在湖北還處在主動地位，雖然只是撤退的主動權，至少如楊士琦和楊度說的，還有得口水仗可以打。段祺瑞這小子，竟然也把形勢看得這麼清楚，這些年他的幕中也有些人物，是該警惕……　　怎麼應對這個李瘋子，說實在的，袁世凱也覺着頭疼。原來的一切手段，拿他絲毫用處也沒有，這個傢伙軟硬不吃。就算將他逼迫到最險惡的局面裏面去吧，這傢伙總是能掙紮上岸，還能多少撈一點好處……　　從以往的作戰實踐看，南方民黨的那些雜牌軍確實很少能打敗北洋軍，但是，這次湖北正面戰場上參戰的李瘋子軍隊，大部分都是清湖北新軍軍隊，官兵素質和裝備等方面自然要勝過那些雜牌軍。這是袁世凱沒有想到的。經過這次作戰，袁世凱總算對李瘋子的嫡系革命軍隊有了新的認識。　　一直主戰的馮國璋在千家嶺戰後向袁世凱提出的《關於迅速解決湖北事變作戰意見》中稱：“敵軍抵抗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南方十三省之民眾，也不在於同盟會民黨要人之意志，更不在於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內的全部百萬民軍，而僅在於以李想為中心、以湖北新軍青年軍官為主體的李想嫡系軍隊的抵抗意志。有此軍隊存在，迅速和平解決事變，無異緣木求魚。”　　馮國璋可是對李瘋子極度推崇，認為不解決李瘋子，和議難成！　　北洋上下，在此次作戰中不但低估了李瘋子軍隊的戰鬥力，而且，他還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當地民眾的力量。在會戰開始前，當地民眾在李想政府的組織下，和革命軍隊相配合，把武勝關至孝感之間的主要交通要道，以及京漢鐵路已全部破壞，就連這一地區間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層，成為新土，從而使北洋軍無從施展，其戰鬥力也就相應的減弱了。此外，當地民眾又积極響應政府的號召，實行堅壁清野，並組織各種形式的民兵、自衛隊配合革命軍隊作戰。當民眾的力量被組織起來時，那種威力才是最可怕的。即如李瘋子在名揚天下的《人民日報》中叫囂的那樣：“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北洋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湖北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北洋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正是如此，北洋軍在湖北出出是敵人，同時，進攻的北洋軍部隊的後勤補給線幾乎全被切斷，前線各部隊的糧彈都已快用完。　　在這種情況下，在這樣的情況下，袁世凱能有什麼選擇，他只好於無可奈何地下達了全線撤退的命令。　　袁世凱心裏擬着命令說：“匪軍頑強，現仍潛伏於京漢鐵路線地區。本軍為避免不利態勢，應速向北陣地轉進，以圖戰鬥力之恢復，並應嚴密防備匪軍之追擊。”　　袁克定臉色難堪，失敗就是這樣的痛苦。　　袁世凱侃侃而談，臉色沒有一絲的波動，心中的城府深的見不着底，談到這次撤軍的原因時說：“本軍的主力既已進入陽夏平地，武昌又在眼前，如乘勢進攻佔領武昌並不困難。但根據本次會戰之目的，為中華文明免遭浩劫，武漢三鎮之民眾少經兵禍，為表現和議之誠意，在大量擊潰匪軍后，不得不回師原地……”　　顯然，袁世凱也是在為其撤軍尋找借口。這個借口，還是有很多人相信的，畢竟馮國璋在漢口佔盡優勢，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現在的撤軍，又是無可奈何之舉，就有得扯皮了。　　不管怎樣，北洋軍確實開始撤退了。　　袁世凱別的不怕李瘋子什麼，就是怕他破壞和議，如今主動撤軍，把湖北送給他，也是這個心思。希望李瘋子得了這麼大一個便宜，就別老跟他為難，再去南北和議的事情上攪和。只是這個李瘋子，實在是看不透，要想這傢伙按照老袁的劇本走，老袁還真沒有把握，李瘋子軟硬不吃呀。還是想念黎元洪，這個胖子實在太上道了，就是能力太遜，敗給了李瘋子……　　想起李瘋子，這小子，到底要的是什麼呢？風雨飄搖的大時代，出了這麼一個人物，到底是福還是禍患？　　袁世凱想得有點頭疼，突然覺趙秉鈞一直沒有說話，冷不丁的突然轉頭問他：“智庵。又在養神了？有什麼想法兒，你倒是說說呀！”　　趙秉鈞像是突然被袁世凱地話從自己思緒裏面驚醒似的，哦了一聲，臉上也沒有一貫風流倜儻地笑容了。只是皺着眉頭苦苦在思索什麼一樣。　　“袁公，李瘋子他在湖北所作所為，說實在的。到底在所求什麼，咱們很快也能看出來。他的人民日報必然還有呼應地動作！僅僅考察他在武昌之亂的所作所為就明白了，沒有人民日報在各大城市為他糾集民黨呼籲，辛亥年這場動蕩能蔓延的這麼迅速，轉眼之間半壁江山啊！孫大炮那麼會放大炮的人物，四處舉義，也不懂得使用這樣的手段，也從未造成這樣巨大的風潮！近來人民日報那幫為他搖旗吶喊的傢伙，也定然還有動作，咱們只管等着看就好了……在下只是擔心，湖北局面變化，必然打破洋人在漢口的平衡，洋人會有什麼動作？”　　袁世凱臉色一動，冷冷道：“現在漢口，可不是我們北洋的尾了……還是想想，怎麼和李瘋子打贏這場口水仗吧，北洋軍威信不能再有任何閃失，不然誰還怕咱們！”　　趙秉鈞一怔：“袁公，小東洋在東北增兵，看架勢不得不防，甲午故事，不可不妨！漢口，只怕是個借口，畢竟離東瀛列島太過遙遠，首當其沖的還是咱們北洋！”　　甲午一戰，曾經有人說他罪魁禍首，他也是把小東洋恨透了的。但是趙秉鈞說的對，和小東洋最先起衝突的必定是他的北洋地盤。　　但是袁世凱也容色如鐵，絲毫沒有退讓的打算。他說道：“我北洋數萬新軍，北洋水師，就都是擺設？北洋軍裝備的毛瑟，克虜伯，比小東洋的皇軍要先進的多。英國法國，這些強國霸主，在北京外交團原有一致行動之協議，不得單獨干涉，小東洋干亂來！”　　他斷然又加了一句：“渤海海口，我北洋經營垂二十年，已經不是李老中堂時代，船堅炮利，有深固不搖之勢，甲午故事再難重演！”

# 第二百二十七章 撤退（二）

　　夜色已經是漸漸迷離下來了，飽經戰火的土壤之間滿是被血肉所浸潤，到處都是戰火所帶來的瘡痍之景。　　安陸，安榮堂。李大帥為了準備對北洋作戰，而把湖北劃分為三個戰區之後，這裏便是湖北的作戰指揮中樞了。　　安榮堂的面積算不上很大，不過佔地三十畝，不過其廳堂、走廊、粉牆、洞門等建築與假山、水池、花木等組合恰到好處，山水、田園、山林、庭園四種不同景色集於一身。因為建築數量多，分佈密集，所以安榮堂在這些布局方面，便是很注意，而空間處理更是如此。雖是亭台軒榭滿是，可卻沒有有絲毫零亂之感，而是給人有一個連續、整體的概念。　　此時的安榮堂八仙館內，人退盡了，顯得空落落的，斜照的日影從洞開的門中一直照進殿內，李想忽然覺得有些寂寞，猛地想起自早晨管家小妹梅迪送了一些點心吃，到現在尚未進食。他不覺暗自好笑，在門口融融的陽光下舒適地伸了個懶腰，活動了一下腿腳，遠遠望見他那個草台班子參謀部總參曾高雙手抱了一大疊文書要送往文書房，便笑着叫道：“老高，你過來！”　　“喲！”曾高正低着頭走路，不防有人叫，抬頭見是李想，忙笑着過來，“是大帥叫我……我的眼越發的不濟了，都快累出近視眼了！”忙將文書進至案上，回身過來又是敬禮，又是嬉皮笑臉，“湖北革命軍的整編，是否操之過急？累死咱們參謀部了……乾脆還是去娉幾個普魯士大鬍子，要學就學地道的德國陸軍。”　　李想在千家嶺結束之後，立刻開始整編革命軍。　　向來便是歐洲陸軍軍事強國的德國，歷來便是歐亞一些軍事相對落後的國家的效仿對象。當初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日本陸軍便就是照搬普魯士陸軍全套軍事思想、建設制度和制式操典，而設置的。雖然最初的時候，日本陸軍是學的法國，可是一場普法戰爭之後，日本人發現，相比之下，陸軍似乎還是要看德國，尤其是德國率先開啟了完善的參謀制度。　　從原普魯士軍隊總參謀部展而來的德國軍事總參謀部，是絕大多數軍隊總參謀部的樣板，也是德國軍隊中對戰爭進行規劃和決策的高級軍事機構。　　也正是因為總參謀部的崛起和展，在與其他對手相比的時候，德國人獲得了這個最大的優勢。也正是因為這樣，近兩個世紀以來，德國軍事總參謀部成了軍事史上最出色的參謀機構之一。　　雖然，從嚴格的定義上來看。歷史上地第一個總參謀部實際成立於德國的鄰邦、死敵――法國，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國防部長拉扎爾・卡諾下屬地國防部辦公室就已開始具有現代總參謀部的雛形，而1795年，後來成為拿破侖席元帥的貝爾蒂埃又率先建立了參謀系統，並在後來成為貝爾蒂埃直接領導的參謀長辦公室，並和另一個被稱為總參謀部的機構組成了拿破侖地統帥部。然而那個時期的參謀長辦公室和總參謀部僅僅只是嚴格遵守拿破侖的命令。而不能直接取代皇帝本人進行指揮，所以根本就不能真正意義上的總參謀部。　　而反觀德國人，在狹義上，總參謀部是普魯士軍隊地指揮中樞。負責對戰爭各方面的研究，制定部隊機動方案及戰役實施方案，擬定作戰和動員計劃。在廣義上，總參謀部代表了一種全新的軍事理念、雖然當時的歐洲各國都先後設立總參謀部，但德軍總參謀部因其完備嚴格的培訓機制和靠實際表現而非出身門第作為獎懲標準而聲名卓著。　　最早成立在1806年的德國軍事總參謀部是由普魯士地格哈德・馮・沙恩霍斯特和奧夫斯特・馮格奈森瑙兩位將軍所建立的，不過直到1821年任總參謀長卡爾・馮・米夫林男爵上任。這才標志著總參謀部的正式成立。　　德軍總參謀部的培訓機制並不只為了培養出合格的參謀人員，而是更為了培養出具有具有豐富知識、廣闊視野和獻身精神的職業軍官。　　總參謀部擁有着較少受政治勢力控制的特權，而這一點更是在1871年在德國憲法中被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下來。　　相比於中國的參謀制度建立緩慢，日本在這個方面要起步很早。明治維新之初，日本便從德國請來了梅克爾少校擔任陸軍大學校的教官，建立了日本現代參謀制度的基石。培養起了日本陸軍的參謀人才以及高級指揮官。　　袁世凱北洋軍的現代參謀制度還很原始，李想革命軍的現代參謀制度也很草台。　　而李想是非常欣賞德國的軍事、工業的先進性，希望能夠從德國引進德式軍隊的管理方法、先進的戰略戰法、部隊單兵的戰鬥技能，尤其是讓那種德意志精神，革命軍高層更是欣賞，因為這一點和革命軍精神很是相似。正是因為希望從德國人那裡獲得先進的理論知識，以便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軍隊，對內捍衛革命的堅決果實、對外則能抵抗外來侵略。　　只是現在的條件，要請德國軍事顧問，太困難。革命軍高層也只能用在德國學生日本那裡學到的一點皮毛，摸索着自己建設……　　李想打量着曾高，這傢伙滿嘴跑火車，又愛吐苦水，邊聽他嘮叨一邊笑道：“操之過急？不，一點也不急！北洋軍不是革命軍最終的敵人，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迫切者，當然指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遲延其實現。這場辛亥大革命，處處可以看到日本人的身影。國民革命蓬勃發展，東京的空氣已然不快……設想，戰爭一旦爆發，則國民政府有堅忍意志，斷無不抵抗而即承認敵方要求，沉默接受。這不又是一場甲午嗎？民氣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輕視。無論是孫中山還是袁世凱當家，苟領袖無此種意志，則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須有實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礎，目前中國陸軍之實力，即使北洋軍，故不能擔任現代戰爭，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敵，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過於成立雖小而極端新式之國防軍。”　　曾高聽了一怔，日本威脅論，李大帥已經不是第一次唱，他早就習慣了。而且，在漢口東洋租界一戰，也確實看明白了一些事情，小東洋的陸軍裝備也許還遜色北洋軍一成，但是戰鬥力，戰鬥意志，還有戰爭的動員能力，比北洋強太多，日本已然是個現代化國家！　　他忙又笑道：“這更不是一朝一夕可速成，日本陸軍也幾代人，幾十年的建設。中國欲成立極端新式之國防軍，雖說小，但也必須從軍事教育的加強起。需要創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等學校。而在教學上，又不擯棄了傳統地日式成法，如果採納‘專在切合戰用之實地工作’地德國典範令。才能培養大量的人才，陸軍的合成化也才能有較大的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騎兵部隊初見雛形。大量的特種兵器材也被列入採購計劃。這個的整軍建軍計劃，大大充實了中國的國防力量，需要的不知道是幾十年才能完成……”　　李想聽了，突然想起德國國防軍之父塞克特明確的給蔣光頭國民政府提出了中國建軍的三項中心思想，其一軍隊為統治權之基礎。第二、軍隊之威力，在於素質之優良。再者。軍隊之作戰潛能，基於軍官團教育之培養。　　根據塞克特提出的建軍的三項中心思想，國民政府先必須認識到的就是軍事強權在國家政治中地巨大作用。所謂“堅強的、一心一德的領導”便是這種建軍思想和方針的主題。因為塞克特認為只有一元化的領導才能夠對涉及經濟、財政，先是民眾教育與宣傳等每一項國家措施加以通盤考慮。而這一點讓崇尚鐵腕的蔣光頭很是覺得受用。　　李想沉着臉道：“以有限的物力財力，先建立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小型核心示範武裝――模範軍。先編成八個師。然後擴展到十八個師，最終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國六十個師地整編。中國有這樣六十個師的精銳常備軍就足以應付各種軍事需要狀況了，”又笑着對曾高道：“模範軍雖然規模很小，但卻將之建立成了一個編製健全、結構森嚴的小型濃縮版，可以說這其中每一點的安排都極近完善與充實。一旦時機成熟，這個小型濃縮版的革命軍陸軍便可無限制地擴充。因為將這個革命軍陸軍打造得極其精銳充實。每個士兵都訓練成為了可領導和指揮作戰的基礎骨幹，每個軍官則被培養成了未來地軍事統帥。這樣。也就等於是充分的建立起了革命軍陸軍的骨幹架構，一旦需要，便可以直接擴充成一支規模龐大、戰鬥素養極高的戰鬥部隊。”　　曾高心裏一突，這話說得太讓人心動：“這就是一支未來的中國國防軍！”　　“北洋軍開始撤退啦！”李想正要去吃個晚飯，忽然聽到屋外有人洪亮地叫了一聲，宋缺一身軍裝整整齊齊，大檐帽端端正正，大步走進來，一腳踩下去，馬刺拖在青磚地板上直冒火星，“北洋軍開始撤退啦！”　　這一天，戰事平靜。北洋軍撤軍的決定太出人意料，以至於李想在接到北洋軍撤退的報告后，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他還等着在漢口郊區與對手一決高下呢。

# 第二百二十八章 撤退（三）

　　武漢三鎮，這裏，機關樓堂、要員私宅雲集，景點古迹遍地，在青翠的珞珈山、碧綠的東湖水和一片片優雅宜人的景區映襯下，透着一個首義之地不同凡響的氣度。　　江北漢口，則以其繁華、喧鬧而名噪天下。作為舊中國的大商埠，其名氣僅在大上海之下，因而緊緊地吸引住南來北往過客的目光。　　龜山腳下的漢陽，同樣不同凡響。這裡有全國規模宏大的軍火城，雲集了清王朝軍火工業的精華。“漢陽造”就是一百年後提起來，人們也不陌生。漢冶萍公司更是雄視亞洲，連小東洋也嫉妒發狂、垂涎三尺。　　事實是，自從馮國璋接手之後，立刻遭受到天下會主持的工人罷工，原材料缺貨，在這段混亂的時間，漢陽兵工廠就沒有生產一條槍，一顆子彈。可是，當馮國璋排除匪黨在漢口恐怖分子之後，準備整治這些刁民的時候，卻已經接到袁世凱撤軍的命令……　　當辛亥年的寒風籠罩武漢三鎮的大地，千花萬木凋零時，千家嶺的大捷，使焦躁不安的武漢再像當初那樣，被革命的魅力、革命的誘惑煽起激情。激情燃燒，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把武漢三鎮燃燒！　　漢口民眾，欣喜如狂。單單各條街的茶館，這些日子，裏面叫得最大聲的三個字就是李大帥！百姓如痴如狂，終於有个中流砥柱出來挽狂瀾於既倒了！　　當初，北洋南下，大路上、田野里，一批批攜金帶銀的商賈官吏、絕望無助的難民，像一股股令人沮喪的混亂的潮水，湧進武漢的大門。武漢成了當時全國矚目的首義之地。“首義之地”使武漢三鎮背上了不堪忍受的重負。洋樓私宅、旅館寒舍，只要是個能棲風避雨的地方，都擠得滿滿噹噹，街巷市面上同樣是人滿為患。房租、糧米菜價，隨着人潮的蜂擁而至，也像是雨後冒出的春苗，“呼呼”地往上竄。大武漢從未像今天這樣，擁擠膨脹得像是要裂開來。一場戰事，無意之間竟然使大武漢成長為百萬人口的大都市！　　北洋軍眼看在漢口已經待不久了，平時耀武揚威的北洋軍士兵都收斂起來，街上已經有膽大的民眾掛起五星紅旗。洋大人門封鎖了租界，與華界不相往來。　　學校、民間團體，也極其自然地開始在漢口公開活動起來，宣傳革命的傳單像狗皮癬一樣貼滿大街小巷。漢陽的工廠又冒出了煙，商店一家家地從新開了門，武昌政府的一些軍事、政治機關也開始運轉。　　唐紹儀到漢口后，把一切都盡收眼底，倒是很想一會只手扭轉湖北戰局的李想。但是理智卻告訴他，還是不要和這個瘋子有什麼牽扯最好。　　唐紹儀原希望和黎元洪在英租界內會面，可是革命軍方面不同意，革命軍已經有說不的勇氣。於是按照中國傳統習慣，行客拜坐客，於廿二日正午唐紹儀由英國代理總領事和英國艦長陪同，渡江前往武昌織布局和黎元洪會晤。　　武昌的初冬，風寒氣冷，街上的人卻是熙熙攘揍，叫賣餃子、餛飩、京點、烤鴨、燒雞、烤餅、牛羊肉湯、臭豆腐的聲音比賽似地此起彼伏，還夾雜着小孩子的摔炮聲和追逐打鬧、捉迷藏的嬉笑聲。武昌已經呈現出一片太平景象，誰也意識不到這中間還有什麼兇險。　　但唐紹儀一行人心裏卻直犯嘀咕，雖然後頭有馮國璋調派的一干兒十個侍衛扮了百姓跟着，誰能想象幾千民眾暴亂起來是個什麼樣子，又如何確保這個議和大使能安全脫身？一路心驚膽戰，更是愈想愈怕。　　一陣和煦的微風吹來，唐紹儀高聲贊道：“好風！”　　楊度和楊士琦卻打了個寒噤。　　進了毫不起眼的武昌織布局，門上人一身西式軍裝，武裝帶把腰殺得精神抖擻，如一把出鞘利劍，與北洋軍士兵同樣的洋派軍裝，卻穿出截然不同的氣質，看到一行人暗暗吃驚。　　只有戈福和盤恩這樣洋人知道，這些革命軍戰士，不是黎元洪的部下，是在漢口看到李瘋子的兵！　　士兵要去通稟，被唐紹儀止住了，便由門上士兵領着，經由逼窄的夾道直趨後堂。　　一路上幽暗陰濕，苔蘚斑駁。盤恩和戈福一左一右，手悄悄的摸上腰間的博朗寧。唐紹儀也覺這座府邸修得實在古怪，很怕從哪間黑洞洞的房子里突然躥出人來。只有楊度似乎並不在意，大搖大擺跟在後頭，每過一個夾道，還要好奇地顧盼張望一下。　　來到後堂，那士兵進去張望一下，出來笑道：“黎督不在後堂，定必在花園好春軒，容我前去通報！”　　這個革命軍士兵看來對他們還是客氣，但是少了北軍的奴顏卑膝。　　“還是一齊去吧！”楊士琦卻不讓通報。這個院落太古怪，不見到黎元洪，不能讓這人離開。李瘋子雖然還在安陸，但也怕這些傢伙和李瘋子一樣瘋魔……遂笑道：“我們雖是北方代表，卻與黎督熟識得很，根本用不着那些個客套。”　　那士兵一笑，將手向西讓讓，便帶他們往花園裡來，說道：“這是織布局，裡頭太氣悶，黎督必定是在後花園好春軒。”　　出了月洞門，頓覺豁然開朗，迎門便是兩株疏枝相間的合歡樹，中間一條細石擺花甬道，一直向前，又是一座玲瓏剔透的太湖石山，涼亭旁竹圍樹繞又是一座�t高土台，這便是那個“觀星台”了。假山四周散置着一二十盆盆景，北邊一溜四間三楹出檐的歇山式大房，東邊一個小門，南邊圍牆根一排十幾株垂楊柳樹，別的再無長物。園雖不大，卻布置得錯落有致，若在春秋天，到這裏來讀書下棋是很有意思的。　　“你回去吧！”楊士琦根本無心看景緻，一眼�t見黎元洪正在和一個人在好春軒前的豆棚下與人對弈。在一旁觀戰的是在新華財團的總經理、李想的財神鐵龔奇和漢口首富、哥老會大佬劉歆生。楊士琦這下放了心，兩位洋大人也放心了，將士兵打發回去。　　劉歆生遠遠瞧見五個人踱着步子緩緩走來，又見黎元洪毫不理會地低頭下棋，忙用手指畫著棋盤低語道：“黎督，漢口領事戈福和萬國商會會長盤恩帶着議和大使來了。”　　黎元洪其實早已瞧見，手抓着棋子兒故作沉思，聽劉歆生這一說破，頭也不回地說道：“老熟人了嘛，何必客氣？”　　從前為了功名權位，有求於他們，自然對他們無比小心，唯恐失禮。如今嘛，拋開一切，反而活得更瀟洒，就是袁世凱來，也照樣坐着！　　“黎督真會鋪排。”唐紹儀漸至近前，呵呵一笑道，“看不出織布局竟有兩重天地！”　　和黎元洪對弈的馮小戥抬頭看看，除兩個洋人之外，北方議和代表一個也不認識，起身問黎元洪，“這三位是……”　　“唐紹儀先生，楊士琦先生，楊度先生。”黎元洪漫不經心的笑道，他現在是民黨中人，稱呼他們不在是欽差上官，而是先生。“織布局可不是我的府邸，談不上會鋪排。”　　唐紹儀滿面春風，還像洋人一樣一個個拉手為禮，才說道：“說得是，如不是朝廷官吏貪污腐敗，至民不聊生，民軍如何會反？兄弟此次南下，實為和平，為共和而來。若推舉袁宮保為總統，則清室退位，不成問題。”　　唐紹儀一開口就漏口風。這也是他深思熟慮的打算。李瘋子不是口口聲聲要將革命進行到底，要成立共和！他把話先挑明了，袁世凱答應共和，答應清帝退位，你李瘋子就不要在和議上面發瘋搗亂了。

# 第二百二十九章 和平之誠意（一）

　　唐紹儀說著便打量馮小戥，見馮小戥西裝革領，氣宇軒昂，雙眸如星，目光閃閃，不禁暗自詫異：黎元洪是怎麼也養不出這樣的人物，必定是李瘋子的得意門徒！口卻笑道：“觀戰的聽皙子說是劉歆生先生和鐵龔奇先生！這位叫什麼名字？”　　馮小戥也正打量着唐紹儀，見唐紹儀衣着如此洋派，舉止某些革命黨人還要進步，身為清廷議和大使，腦後面連一根假辮子也沒有，心下不禁暗想：這或許是個心向革命的人物。但是袁世凱的野心，也在這隻言片語中表露無疑，回想李大帥的預言，心下凜然。聽見唐紹儀問到自己點頭身笑道：“馮小戥！”　　“哦，馮小戥！”唐紹儀仰臉略一沉思，目中放出光來，盯視馮小戥移時，忽然又黯淡下來，哈哈一笑道：“你們下你們的棋，不要擾了你們的雅興！我一旁觀弈，我們觀棋不語，坐看你們龍虎鬥！南軍議和總代表伍庭芳先生不在，正事也不急着談。”　　他來此，也就是走個過場。他和袁世凱觀點一致，和議地點還是放在上海最好，不止因為趙鳳昌和張騫在上海，更因為這裡是李瘋子的地盤，有李瘋子在，總讓人感覺不安心。　　這盤棋已弈至中盤，激戰正烈。照棋面上瞧，黎元洪的白子四角佔了三角，穿心相會，中間天元一帶馮小戥三十餘黑子被圍無援，已無生望，可以說黎元洪勝勢已定。馮小戥顯得有些沉不住氣，又怕黎元洪來侵最後一角，拈着棋子遲疑地在星位下退尖一步，唐紹儀還不覺怎的，楊度卻微微搖頭嘆息。　　黎元洪已經聽見了，他三角眼偷偷瞥一眼楊度，含笑在三路又投一白子，侵削馮小戥陣地。馮小戥雖跟李想學過幾招，畢竟初學好殺便集中力量圍攻，打算挽回敗局，不料反被黎元洪輕靈騰挪幾步，深深打入了腹地，白子竟逃了出去，眼見將要與大棋相連。馮小戥知道求勝無望，便起身笑道：“全軍覆沒矣，不敢言戰了！”　　“你的棋藝看來是受過高手指教的。”黎元洪笑道，“病在求勝心太切，殺心過重，則反失先手。”說罷看了唐紹儀一眼，臉上不無得意之色，想想又補了一句，“豈不聞《爛柯經》有雲，‘弱而不伏者愈屈，躁而求勝者多敗’？”　　楊度心氣本高，因唐紹儀有話，已守定了“觀棋不語”的宗旨，見黎元洪咧着肥胖的厚嘴唇，又是教訓人“殺心過重”又是引經據典，一臉得意神色，心裏便微微上火，輕笑一聲道：“黎督，大道淵深，豈在口舌之間？豈不聞《易經》講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馮先生這棋是他自要認輸，就跟前上戰局勝負屬誰尚未可知呢！”　　“哦？”唐紹儀雖也覺得黎元洪的話暗含譏刺，經他再三審視，覺得馮小戥棋勢已無獲勝的可能，聽楊度這樣說，似乎還有再戰餘地，便轉臉問道，“如此局面難道還能返回？”　　“黎督棋勢已憮勝望。”號稱鬼谷傳人的楊度經過細心觀察，已經熟悉了黎元洪的棋路，遂笑笑說道，“可惜的是馮先生審局不明。”　　“那就請楊先生接着下！”黎元洪覺得楊度實在狂妄得沒邊兒，咽了一唾沫笑道，“你是國手，不才也可藉此請教一二！”　　“得罪！”楊度一出手便在黎元洪侵入的白子旁補了一着。　　“妙手！”黎元洪看着，雖是先手，卻並不出奇，便退子向後一連，胖臉憨厚地笑道，“君可謂：持重而廉者多勝！”　　楊度知道他在挖苦自己，見自家陣地已經穩固，微微一笑再投一子，卡斷了黎元洪的腹地與棋根相連之處。　　“高着！”黎元洪見他本事不過如此，很有點喜形於色，將袖子一抖又扳出一子，笑道：“與其無事而強行，不若因之而自補。”　　“黎督！”楊度不得不遏制一下他的氣焰了，便一邊投子，一邊正色說道，“你是熟讀《圍棋十三篇》的了，其中有一篇說得好：謀言詭行乃戰國縱橫之說。棋雖小道，實與兵合。得品之下者，舉無思慮，動則變詐，或用手以影其勢，或發言以泄其機。得品之上者則異於是，皆深思而遠慮，因形而用權，神遊局內，意在子先，因勝於無朕，滅行於未然，豈假言詞之喋喋，手勢之翩翩哉！”楊度十分討厭黎元洪的自吹自擂，引說的正是棋經十三篇中《邪正篇》里的話。黎元洪聽了，騰地面紅過耳，便不再言語，心裏冷笑道：“少時叫你場光地凈，一片白茫茫，讓你再念《邪正篇》！”一咬牙，又在楊度惟一的角上點了二五殺着。　　哪曉得楊度根本不加理睬，見黎元洪中腹的大塊白棋與邊角的連接已被卡斷，便招招緊逼，緊圍猛剿。　　黎元洪微微冷笑，單手舉起白子，居高投下，不幾着間，便將楊度中腹地三十餘子一下盡收，雙手捧起來放在楊度手邊。楊度棋盒邊的黑子頓時堆積如山，棋枰上真人是“白茫茫”。黎元洪抬頭看一眼毫無庚日楊度，卻沒敢再言語。　　唐紹儀早料到有此下場，忙對楊度說道：“勝敗軍家常事，推枰吧！”　　“少川！”楊度冷靜地說道，“且投幾着何妨？”說著牛起黑子，經經落進剛才提過子的白陣之中。　　黎元洪這才看出，自己被圍困的中腹大塊白子儘是斷點。楊度這一了投入，正是做眼要點。當他手忙腳亂地補救時，哪裡還來得及！剎那間已被剎成兩截，像兩條死蛇般任楊度宰割。四周角地上的白子，也因前頭緊氣過促，險象環生。楊度毫不留情，沖、斡、綽、約、飛、關、割、黏、絞、夾、拶、撲樣樣得心應手，處處來得準確，黎元洪卻疲於奔命，應對維艱。此時連不懂棋的兩位洋大人也看出來，黎元洪已經全盤崩潰了。　　唐紹儀心中高興，見楊度兀自提子攻取黎元洪最後一塊角地，竟像是要讓白棋蕩然無存，又見黎元洪胖臉上滿是汗水，尷尬萬分，忙笑道：“君子不為己甚。”　　楊度方笑着罷手。一局通算下來，黎元洪僅得八十餘子，氣得臉色發白的。楊度默默無言，九個人十八隻眼，看着屍積如山的白子和黑鴉鴉的棋盤發怔。　　半晌，黎元洪突然改容笑道：“楊先生果真是一位棋枰國手！我失敬了！”他已經恢復了常態，剛才那一幕激烈的交鋒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　　“黎督，看來，人貴有自知之明。您的失利，才是因為‘殺心太重’啊！”楊度笑道，“棋道合於人道，人道合於天道，棋子三百六十，合於周天之數；黑白相半，合於陰陽之變；局方而靜，如同地安；棋圓而動，如同天變！兵凶戰危，不能經啟殺機，惴惴小心，如臨深谷，如履薄冰。你如平心對局，合理合情，盡人事而循大道，何至於就淪為輸得這樣慘？”　　他雖然說得十分冷靜，在黎元洪聽來，卻句句都是刻薄譏諷，心頭不由火起，淺笑一聲說道：“高論聆聽之下，殊覺頓開茅塞。不過據愚見，天道也好，人道也好，歸根還要看誰的心謀深遠我。謀得深，算得遠，便勝；謀略淺，算步少，便不勝。人定勝天，所以兵法才說‘多算勝，少算不勝’。”　　“人定勝天是小勢，天定勝人乃大勢，不順天應情便是因小勢而忘大勢！”楊度淡興勃發，顯得神采照人，“黎督，誤人者多方，成功只有一路啊！�D�D圍棋共分九品：人神、坐照、具體、通幽、用智、小巧、鬥力、若愚、守拙。照你方才講的，頂多是個五品，連通幽也不能。不通天道，便不知人道，怕就怕失了這個根本！譬如馮先生這塊弱肉，被君用強吃了，再遇強手，以高品戰你，還不是一敗塗地？”　　馮小戥輕輕一笑：“順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民心才是天下大勢！北洋軍為何在湖北戰場處處吃鱉，為何在佔據優勢的時候又要撤退，只因不得民心，無力維持！”　　只是一個回合，楊度便知道自己決非馮小戥的對手，便不想再就這個題目說下去，恍然改容笑道：“咱們只顧說棋了！該談正事了！”楊度話風一轉，“成立共和國，袁氏亦贊成，不過不能出口耳。今所議者，非反對共和宗旨，但求和平達到之辦法而已。”

# 第二百三十章 和平之誠意（二）

　　這一天，戰事太平靜。　　北洋軍撤軍的決定太出人意料，以至於李想在接到北洋軍撤退的報告后，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他還等着在漢口郊區與對手一決高下呢。　　“撤退了，哈哈，撤退了！”曾高高興得笑出聲來，從來溫文爾雅，處變不驚他也耐不住人前失儀，他對着天邊如血的夕陽長吁了一口氣，轉臉對李想道，“轉戰三千里，流血滿鄂江！北洋軍終於撤退了！大帥，你是飽學之士，詩詞文章偶有所得，都是經典，可還記得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第四拍嗎？”　　此次作戰的戰略思想，完全由李想一人統籌計劃，如今終於如李想所料，北洋軍彈盡糧絕，開始撤退！想想龐大如北洋軍，竟然就被他們這一支孤軍擊敗，他怎能不激動，不佩服李想的深謀遠慮？　　“去探清楚漢口北洋軍有什麼動作！”李想沒有立即回答，卻向台下吩咐了一聲。笑話，唐詩三百首都背不全，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聽過，但是絕對不記得！抄襲的詩詞都有記不完全的時候，偶有記得的也是片段。這時候，能糊弄過去就糊弄過去，別被他拆穿豬尿脬。　　院子里立時傳來�O�O�@�@的動靜，人們穿梭般往來，互不交談、二十幾匹快馬從馬廄后的暗道里牽出去……李想見管家小妹梅迪把這些調治得如此整肅，不由暗暗讚歎：“真是個好秘書！人又漂亮……”　　待一切布置停當，曾高出的這個難題好像已經糊弄過去。　　卻聽見身旁的管家小妹微微吟道：“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為裳兮骨肉震驚，揭擅為味兮枉遏我情。攀鼓喧兮從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惑昔兮三拍成，銜悲蓄恨兮何時平？”　　管家小妹或許是女人天生的多愁善感，吟詠着落下一行清淚，夕陽下，更覺她嬌艷欲滴。可李想一個鐵血真男人，聽着聽着也覺得鼻子發酸。兩百六十餘年為胡風所侵，中華亡家失身，氣運衰弱之史無前例，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一片黑暗的世界，終於看到一點點的希望……希望是有了，可是他能改變即將發生的那段更加沉痛悲慘的歷史嗎？　　梅迪吟聲剛落，曾高更是不爭氣的含淚亢聲接着吟道：“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惟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兮身難處，嗜欲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難阻，四拍成兮益凄楚！”　　吟罷，已是淚濕胸襟，勉強笑道：“涉歷多難阻，實乃華夏民族兩百六十餘年的寫照，但願中華自今日崛起！”　　“此非彈詞弄曲之時，”李想用力吸吸發酸的鼻子，努力笑道，“咱們還是下去，回好春軒制定乘勝追擊的方案要緊。”　　曾高拭淚點頭。　　好春軒。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森嚴。　　夕陽西下，天色暗淡下來。　　進入燈火通明的好春軒，林鐵長、周吾等一批革命軍官站起身，圍了過來。　　“情況怎麼樣？”李想不待對方開口便搶先問道。　　“進至大悟縣的北洋軍首先向李店以北撤退。繼而，橋頭驛、上杉等地北洋軍相繼後撤。身在前線的李西屏師長發現了北洋軍撤退的跡象。”　　“這也許只是他們在收縮防禦，加大京漢線力量集中。”李想想了想，又問道，“漢口和孝感方面有什麼消息？”　　“段祺瑞鎮定的很，馮國璋沒有什麼異動……但是，以唐紹儀為首的清廷議和使團已經到了漢口，洋人配合很积極，渡江和黎元洪在織布局有過接觸，馮小戥一直配了一個下午。從唐紹儀口風看來，袁世凱是要拿清廷和南方談條件，謀取大總統之位！但是唐紹儀沒有和武昌談下去的心思，急着去上海……大帥，您的預言全兌現了，真神！袁世凱果然是狼子野心！”　　李想轉過身去沒再吭聲，他意識到可能他最不願看到的局面出現了。他寧願自己的預言沒有靈驗，也不願意看到這場革命黨人大大方方讓權的和議！　　袁世凱可真是挑了個好時候。現在他也是兵力空虛不說，幾個主力師團在這場殘酷的戰鬥中已經疲憊不堪，即使北洋軍開始撤退，剩下的這些部隊要想擴大戰果，乘勝追擊也只是李想YY的囊囊而已，他的主要目的還是守穩湖北，建設他設想的極端新式之國防軍，為迎接未來抗日戰爭做準備！　　雖然戰場戰爭對於現在還很遙遠，但是準備一點也不早。日本的軍費在一年年的上漲，這把磨得無比鋒利的戰爭之劍蓄勢待發，他們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尋找着入侵中國的機會，但是國人完全沒有進入備戰狀態，似乎都忘記了甲午之痛。　　更要命的是袁世凱竊國陰謀在這緊要關頭使出來，槍林彈雨里衝殺出來的李想什麼時候打過這樣的仗，經歷過這種局面？　　更何況對手還是權術梟雄、有備而來的袁世凱。從清廷到同盟會，不乏權術高手，英雄人傑，在這場不見硝煙的戰鬥中，都被他一個個擺平！　　李想覺得大革命像被推上了一艘狂濤中的小舟，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桌上的電話這時響了起來。　　“喂，曾參謀長嗎？我是李西屏。據準確情報報告，北洋軍開始撤退。我當即下令各部跟蹤尾擊由上杉撤退之敵，以京漢線南段為目標截擊殲滅之。”　　“我是李想，”李想眉心有點糾結，“可是孝感與漢口之敵不見異動？”　　“報告大帥，消息絕對準確！”電話那頭，李西屏挺直腰身回答。　　李想點點頭，問道：“具體部署是？”　　“具體部署是：第三師以一部向平江方向挺進，另一部圍殲上杉殘敵，分派支隊向金井、福臨鋪、青山等處跟蹤追擊至羅山南端，力爭將撤退之敵截擊殲滅；以一部向栗橋、三姐橋尾追殘敵於羅山、營田一帶殲滅之。第三師各部開始追擊，當日克複上杉。追擊到達福臨鋪、金井附近。北洋軍開始向羅山北退卻。第三師已經收復長樂街、新市等處。”　　“一定要沉住氣……”　　“沉住氣？北洋軍已經開始撤退，咱們還不乘勝追擊？！”李西屏有些急了，李想還沒有說完他就在電話一頭大叫大嚷。　　李想本來就心情沉重，一聽這話更是火冒三丈，壓抑在心裏的一股無名火終於無法控制地沖了出來。　　“乘勝追擊！好啊！命令：以現在態勢立向當面之敵猛烈追擊，務於武勝關以南地區捕捉之，對敵之收容部隊，可派一部監視、掃蕩之，主力力行超越追擊。”　　扔下電話，李想其實他心裏很清楚，想在武勝關之南地區捕捉北洋軍，很難！這場戰事，革命軍受北洋軍的打擊也很大。可他又能怎樣呢？　　直到此時，李想還不敢斷定北洋軍確實是在撤退。　　“既然如此，命令各軍進行追擊吧。”曾高嘆息一聲，這裏也只有他可以了解李想的心思，了解他的顧慮。　　自此，進攻者被迫撤退，被進攻者反而開始了追擊，辛亥陽夏會戰的戰局在這一天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李想在人民日報宣稱：“此次進犯之敵經我軍廿六晝夜之圍攻痛擊，傷亡過半。而敵由湖北各地抽派民夫十五萬趕築武勝關至孝感後方京漢鐵路交通路線，增援補充。但均被我軍處處截斷，尤其在孝昌西北之花西及馬蜂嘴各地，將其由孝感和信陽方面向南追送糧彈之車五十餘輛，悉數擊毀，死援兵一千餘人，仍不能增援補給，繼續作戰，於是開始突圍北退……”　　走上廣水城的城樓，被曠野徹骨的寒風一吹，李西屏才意識到自己剛剛衝動了。他看看星斗，已半夜三天，深長地舒了一口氣，撫着被捆得麻木的膀子，哪裡是還沒有好利索的槍傷，苦笑着心裏想：“這個李大帥……說什麼氣話啊？務於武勝關以南地區捕捉之，談何容易！但是，這不也是自己要求的嗎？只能儘力了……”　　廣水位於京漢鐵路西部，大悟西北部，地處德安府。李西屏就把前線指揮部設在這裏，擋着孫傳芳西進南下！　　北洋軍南下在發起全面攻勢時，曾令李純經京漢鐵路進入李店，繼而在下青山等處。當時，北洋軍並沒有佔領廣水的打算，因此，在作戰前期，廣水城一直沒有失守。　　北洋軍下達全線撤退的命令后，正在廣水西線的孫傳芳軍奉命在廣水城西北，佔領廣水城，以掩護傷病員經廣水城從官道北撤，入武勝關。　　李西屏自奉命率領本師團進駐廣水，擔負起保衛廣水縣城的任務。進入廣水城后，李西屏立即指揮部隊構築工事，在廣水城的北門和東門外構築了三道防線，並在東門外設立了崗哨，日夜派兵巡邏，嚴陣以待，已經和孫傳芳接連爆發幾場惡戰。　　“嗯，把北洋軍送出武勝關，李大帥應該不會責怪我追擊不力吧。”李西屏若有所思地看着遠處的夜空。

# 第二百三十一章 和平之誠意（三）

　　王精衛卓立江輪洞庭號甲板之上，極目長江兩岸。　　此時夜幕降臨，在武漢三鎮再度繁華起來的燈炷映照下，天上星月黯然失色，似在显示李瘋子的興起，使南北各方勢力亦慢慢失去往日的光輝。　　王精衛清秀懦雅，貌姐美婦，神色淡定，一對眼神卻又深邃莫測，有一股震懾人心的清新氣息。　　這艘船乃武昌政府代包的一條約有七、八百噸的上游小江輪洞庭號，正升滿氣壓，以快似奔馬的速度，朝長江下游上海開去。　　王精衛目光落在繁華漢口城外的江邊碼頭，泊滿大小船舶，點點燈火，有種說不出的在繁華中帶上蒼涼的味道！　　但王精衛的心神卻緊系在懷內袁世凱親筆寫給黃興的一封信上。南北和議，最重要的還是要看黃興的態度。　　織布局的雙方會談約半小時，沒有談出任何的進展。馮小戥這些鷹派根本沒有和談妥協的心思，而唐紹儀等人也把和談的心思放到了上海。　　在雙方公開會談期間，漢口英領事戈福代表帝國主義極力支持袁世凱政權，聲稱：“中國戰爭若繼續下去，將有危於外人的利益和安全”。它們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輿論上向南京武昌政府施加壓力，促使它儘快向袁世凱妥協。但是，李瘋子代表的這群瘋子會害怕這些洋人施加的壓力？　　於是以革命軍方面的和談代表伍廷芳尚在上海為由，雙方默認和談地點改在上海進行。　　當晚，唐紹儀等一行遂搭乘洞庭號輪船由漢口前往上海，武昌革命軍方面也有和談代表胡瑛、王正廷同乘洞庭號前往。同行的除了代表以外，尚有顧問、秘書等共約四十餘人。　　初時，在船上忽然發現多了王精衛這位美少年，大家很覺得詫異，倒也有幾個人看着王精衛有些面熟，又想不起什麼地方見過。後來，經人介紹，才知就是名赫一時的謀炸攝政王載灃的汪兆銘。　　王精衛美目修眉，白色西裝，恰如臨風玉樹，飄逸風流，穿上之人一見便對他生出好感。　　馮耿光走上甲板，看到王精衛清麗的身影，走過去，同迎着江風，道：“兆銘君，你我同縣、同庚，在我十七歲的那年，曾同你在家鄉番禺縣應童子試，彼此會過面。當時你很靦腆，面如敷粉，背後拖着一條扎着大紅辮繩的緊長髮辮，動止嫻雅，狀若好女子。後來你還獲得縣試案首，所以我對你可是印象猶深，可不知道兆銘君可還記得我。”　　王精衛嘴角逸出一絲高深莫測的笑意，淡淡道：“豈敢！”　　他們在船上握手憶敘前事，從應試談到炸攝政王，倒也忘了江行的寂寞。王精衛年紀雖輕，閱歷不少，見地、口才都很不差，一船人都被他忽悠的暈呼呼。　　漢口。　　清廷署理湖廣總督兼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率領革職留任的布政使連甲、按察使祝書元等抵達漢口。遂自馮國璋手中接替了第一軍在漢口的指揮權。　　唐紹儀剛剛離開乘洞庭號離開漢口，廖宇春，孔文池，夏清貽便抵大智門。　　夜色朦朧中，廖宇春左顧右盼道：“今天的時候不早了，最好找個地方住宿，最好還是租界的好。漢口畢竟兵慌馬亂，咱們一介書生，不要在此遭什麼橫禍。我聽說北洋軍軍紀不怎麼樣，南方人也對北邊來人仇視的很。”　　孔文池苦笑道：“對，還是去租界安全。聽說在漢口，北洋軍幾乎每天都會遇上革命黨人的恐怖襲擊。北洋軍在千家嶺吃了大虧，聽說已經開始準備北撤。看看京漢鐵路沿線兵站的士兵那幅惶惶不安的神情，就可以想象北洋軍在此的遭遇。咱們多小心一點，沒有壞處。”　　孔文池雖說的全是道聽途說，但也夠唬人的。　　夏清貽曬道：“去租界？租界也在為李瘋子惶恐呢，咱們兩手空空，來路不明，租界會接受咱們。我認為，咱們還是先訪軍司令部。在馮軍統哪裡弄一份文書，一切都搞定。咦，那個不是北軍！”　　廖宇春和孔文池循他目光望去，剛好瞥見一隊北洋軍，迎面而來。　　夏清貽戲言道：“我們能否交得好運，就要看這傢伙是否虛有其表了。”　　廖宇春急道：“慢點，別造成誤會。”　　此時這個混亂的漢口，只怕他們舉動稍稍激烈，北洋軍就會朝他們開槍射擊。　　三人急步追去時，迎面而來的一隊北洋軍軍士果然立刻擎槍盤詰，黑洞洞的槍口全部指着他們三個人。　　“什麼人深夜在此遊盪？漢口霄禁不知道嗎！”一個軍官喝問道，從陰影後面露出面容。　　“是張君馥卿嗎！”廖宇春驚呼一聲，滿臉都是驚喜，被幾隻毛瑟快搶指着的滋味可是一點也不好受。　　廖宇春運氣極好，適遇馮國璋帳下總參謀張馥卿。　　攔路者正是張馥卿和一眾手下，這馮國璋帳下總參謀含笑來到三個書生身前，上上下下大量了他們幾眼后，淡然問廖宇春道：“這位不是保定小學堂廖軍宇春，這位不是江南名下士，紅十字會會長夏軍清貽，還有這位孔君文池，諸君長途僕僕，夤夜而來有何要事？”　　廖宇春有回復書生意氣，緩緩笑道：“仆無要事，惟趁此停戰時機，來觀諸公之戰績耳。敢問馮軍統何在。”　　張馥卿雙目閃過寒芒，一下就猜到廖宇春相見馮國璋之目的。馮國璋正在收拾行裝準備立刻北上，段祺瑞已經來到漢口接受軍權，馮國璋在這個時刻是萬萬不會相見他們的，遂說道：“軍統，為前線戰事，日夜操勞，甚是疲憊，中宵假寐，尚未醒也。”　　廖宇春失望地道：“此停戰時機，千載難縫。天下大勢，為革命風潮所趨者十餘省，人心渙散，已達極點。政府雖有召集議員之令，然勢力微薄，罕有應者。新內閣一付空場面，機關已失，萬難支持，雖有聖賢，亦將束手，識時務者為俊傑，應天順人之舉，即為福民利國之媒。以清廷之存亡，與中國之存亡，兩兩相較，孰輕孰重，無待蓍龜。吾恐欲救清廷，轉危中國，本求建勛立業，適所以殺身隳名，區區報紙之攻擊，猶其末焉者也。老友與大樹亦道誼交，何不乘間進以危言……”　　張馥卿警覺的打斷地道：“危言？危言聳聽！？”　　廖宇春失笑道：“……何不乘間進以危言，能於此時上書樞府，密陳危亡大計，請皇上效法堯舜，俯順民情，以揖讓而布共和，事成則為首功，不獨前嫌盡釋，即天下後世，飲水思源，有不頌德歌功，馨香禱祀者哉。萬一不成，急流勇退，至公之心，昭然若揭，亦足取諒於世人。倘計不出此，妄肆武力，以仇殺同胞為事，甘冒天下之不韙，為人民之公敵，身敗名裂，為天下笑，竊為大樹不取也。春二十年辛苦，積有微階，豈不欲帝政長存，為紆紫垂青之地。無如世變日亟，禍懸眉睫，嫠婦尚不恤緯，況愛國男子乎。”　　廖宇春口沫，說得振振有詞，無非就是遊說北洋軍，配合袁世凱演一出陳橋兵變，把紫禁城的孤兒寡母轟下台。張馥卿可不敢應承，只是默默帶着他們往軍司令部走去。　　廖宇春三人坐在軍司令部一節火車皮里，喝着熱茶，陪侍着的他的是副官李君壬霖、鄭君士魁。　　幾個人不但是熟識，關係更是非比尋常。故而兩人說起密話，一點顧忌都沒有。　　冬天夜裡非常寒冷，幾人圍在火紅的碳盆前，李壬霖擁衾暢譚第一軍進攻漢陽事，士氣如何奮勇，歷歷如繪。而南軍戰死投江者，不可勝計，言之可慘。　　廖宇春嘆了一口氣道：“大樹於北京出征時，春嘗規以危言，不料曾幾何時，漢口焚殺之案，喧騰報紙，大樹居然為叢怨所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吾不能不為大樹危也。迨日前與馬統制錦門，遇於京漢車中，始悉大樹之冤。春曾一再登報，為之剖白，聊答平生知遇之雅。惟大樹數年悒悒，一旦當革命鋒鏑之沖，乃慨然欲犧牲生命，挽此狂瀾，可謂壯矣。雖然，以春之審機觀變，期期以為不可。”　　李壬霖冷哼道：“殺就殺了，還要什麼剖白！民黨之人出來報紙上叫囂之外，還有什麼能力？現在叛軍處處，我們只要把握機會，必可建立屬於北洋的光輝歲月。袁大人若想要那件黃袍，我老李給他披上，何必做的這麼麻煩。”　　張馥卿雙目暴起寒芒，瞬間有斂去，沉聲道：“這話是你可以亂說的，這話傳出去，不是陷袁大人不忠不仁之地嗎！”頓了頓再道：“民黨中人可不止會叫囂，段軍統可是在北邊吃了大虧……”　　廖宇春立刻豎起耳朵，沉聲問道：“大軍果真要北撤？”　　張馥卿眼中露出一絲不甘，點點頭，看在他曾經為馮國璋說好話的分上，還是告訴他，低聲說道：“馮軍統，業已交卸；段軍統以湖廣總督，兼統第一軍。馮軍統即於今夜回京。北洋軍撤軍，也就在明日了。諸君要去申江，最好也在明日，碰上李瘋子，只怕又生不測枝節。”　　廖宇春搖頭嘆息：“奈何馮軍統竟如此行色匆匆，未能密陳計畫，誠憾事也。”　　再略談數語，廖宇春等人就急着要去探一探現充段祺瑞第一軍的參議靳雲鵬。馮國璋已經交卸，會晤段祺瑞更具效果。　　在段祺瑞行轅，靳雲鵬密告他們，他們的計畫，可以實行，此間參謀，徐樹錚、曾雲沛，亦頗贊成。旋謁段祺瑞密陳大計，且述與夏清貽南行疏通之策。孔文池亦在旁慫恿，極言此行關乎大局，段祺瑞甚韙之。並訂密碼電本，交靳雲鵬收藏。是日又聞議和大臣唐紹儀，已赴申江。一行人再訪陳紫笙，興辭后，廖宇春門生張孝慈第四鎮執法招飲。席間晤民軍將校胡捷三、陳成城兩人，最後夜寓金台賓館。

# 第二百三十二章 為時已晚（一）

　　蛇山的鬱郁蔥蔥之間，黃鶴樓俯瞰武漢三鎮。黎元洪、馮小戥登上黃鶴樓，透過望遠鏡遙觀漢口的情況。　　日出東方，天地一片蒼茫。　　今早，段祺瑞正式照會駐漢口各國領事，宣布自現在防區撤退，以表示北洋軍對談和的誠意。　　黎元洪放下望遠鏡嘆道：“只看敵方撤退的布置，便知段祺瑞、徐樹錚是精於兵法的將才，而北洋軍士兵表現井然有序，也是一直強軍，只可惜效忠的是袁世凱，否則若能為民黨所用，可大增革命勝算。”　　馮小戥點頭同意，撤退之時，最忌諱士兵混亂，指揮不靈，導致自亂陣腳，與敵可趁之際，比起交戰更加的考驗士兵的素質和將領的指揮。不但是宿營地和指揮部，保障安全的庇護需要着重考慮，儲備糧草和器械的供應站也需要考慮，更是要扼據撤退的戰略要點，阻止敵人進犯。　　對方撤軍時軍容整齊，秩序亦佳，所有撤退的隊伍，均整裝集合於所在地之原野，每一大隊分若干排，成縱列形，伏地卧下。對漢口構成威脅，又令革命軍無法進逼，收復失地。　　黎元洪又道：“你看北洋軍撤退的方式，第一排開動，第二排起立前轉，第三排收拾槍彈、最後一排伏地，持槍實彈掩護，逐次如式退盡。看其布局，該可抵受任何一個方向的攻擊，本身且能互相支援，達到營中有營、隊中有隊的要旨。若我們向他們發動攻擊，會正中其下懷，無任歡迎。”　　馮小戥審視敵情，遙向他們指點說話，微笑道：“如此精銳之師，為何會輸在千家嶺？”　　黎元洪似懂非懂的點點頭，北洋軍為何會輸給李瘋子，他還真是一萬個想不通，難道真是李瘋子在人民日報宣揚的那樣，“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可是漢口保衛戰的時候，漢口民心士氣如虹，還不是被北洋軍的大炮快搶打的落花流水，血染鄂江？　　黎元洪不可思議的瑤瑤頭，緩緩說道：“先不想這些事，革命軍二次進駐漢口，麻煩事情只怕比第一次更多，洋人的關係是最難調節的……革命軍準備何時渡江去漢口……”　　看天色時已近申時。天氣雖然寒冷，但是街上行人很多，皆洶湧的爬上武昌城牆，想要看漢口撤退的北洋軍。武漢三鎮，戰爭的烏雲籠罩，沒有比這件事情更讓民眾關注的了。　　黃鶴樓下的石階是兩排合抱粗的槐樹蔓延之山下，濃綠欲滴，給人一種幽靜深遠的感覺。　　長江一水橫斷龜山和蛇山，但見陽光下波光粼粼，水氣沁涼，一陣寒風撲過來，二人都是精神一爽。　　“革命軍渡江那裡不用你操心。”馮小戥沉思着說。　　黎元洪心神一凜，知道李瘋子的人對他警醒着呢，也就不在做聲，免得惹來無端的猜疑，李瘋子的心狠手辣他可是見識過的，曾經瘋狂的用“意外”手法，把躲在漢口租界的滿清餘孽暗殺的乾乾凈凈。　　半晌，馮小戥又道：“辦成一件事本來就難，革命黨人不可因為一點困難就灰心。昔日永樂皇帝起兵，進攻南京船行無風，有畏難之心。周顛子說，‘只管走只管有風，若不走，一世也沒有風！’這是哲言啊！永樂若不是聽從了這話，明史只怕從頭到尾都得改寫！如果因為懼怕洋人船堅炮利，租界國土就永遠不要收復了！”　　黎元洪抬起頭，默默注視馮小戥，這是一群瘋子，他們無所畏懼！或許，是因為這一群為信念堅持到瘋狂的人，才敢挑戰北洋強軍，才敢挑戰歐西列強。或許，是因為這一群為理想義無反顧到不惜命的人，才能挫敗北洋強軍，才能挫敗漢口洋人。這樣的瘋子，不好招惹。　　黎元洪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理由，使他們這樣的瘋狂，這樣的執着……但是馮小戥說的收復失地，聽來卻是讓他早已冷卻的血脈漸漸升溫，像是遠去的青春，忘記的理想又回來了……　　他半晌才道：“李帥掌舵，我也來打槳！這是替國家替民族掙生存的大事……”　　馮小戥沒有說話，只意味深長地一點頭。　　突然，他們的屏風背後伴着箏聲，傳來一段歌詞：　　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你是否還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也許我的眼睛再不能睜開，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懷？　　也許我長眠將不能醒來，你是否相信我化做了山脈？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里有我們付出的愛。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里有我們付出的愛。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血染的風采！　　這是流傳在北邊戰場的一首歌，隨着偷偷送回漢口租界教會醫院的革命軍傷兵，而流傳在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最樸素的語言，訴說著充滿聞者落淚的深情和戰士們忠貞的理想。在武漢三鎮，誰家沒有親人在北邊戰場流過血？萬人傳唱的這首歌，既是家人對戰士們為革命血戰的支持！　　馮小戥陡地想起了什麼，他吁了一口氣，囁嚅了一下，舔了舔嘴唇，卻什麼也沒說。　　在漢口，中外人士圍觀的有數千人，均嘖嘖稱道。　　撤退的北洋軍僅外觀已是氣象肅深，軍容鼎盛。軍容整齊的北洋軍，按部就班的緩緩撤退，更感受到這個軍隊堅大的防守力量，所有撤退的隊伍，均整裝集合於所在地之原野，每一大隊分若干排，成縱列形，伏地卧下。第一排開動，第二排起立前轉，第三排收拾槍彈、最後一排伏地，持槍實彈掩護，逐次如式退盡。加上北洋軍以快槍利炮，縱使李瘋子盡起大軍，想攻下這撤退的北洋軍亦要大費工夫，且須付出慘痛代價。　　撤退的北洋軍知道己方已在千家嶺戰敗，而且補給斷絕，撤退也是無奈之舉，但是越是這個時候，他們越是要表現的趾高氣昂，氣勢上不能再輸。　　這聲勢浩大的撤退，也是為了震懾日漸囂張的漢口民眾，現實北洋軍真正的實力，告訴天下人，他們不是被李瘋子打敗的，他們是為了表示北洋軍對和平的誠意，主動撤出漢口，撤出湖北！　　這個主意，毫無疑問，是段祺瑞的智囊徐樹錚出的。　　北洋軍威懾漢口民眾的目的已經達到，放下手頭工作的漢口民眾走上街頭，只是忍不住隔遠偷眼看他，既敬畏又帶着濃烈的敵意。他們實在被北洋軍欺負慘了，看到北洋軍這樣聲勢浩大的場景，似乎又想起北洋軍殺入漢口那個血與火的夜晚！　　只是這情況，已教暗自混在漢口民眾之中的軍統頭子金兆龍和中統頭子呂中秋心驚，他們以前在的革命軍比起來只是一盤散沙，只好希望在北邊一系列的血與火的不斷淬鍊之，現在會比較似點樣兒。不過想想北洋軍都被看起來一盤散沙的革命軍逼的撤退，他們也就釋然了。　　金兆龍低聲道：“我在一個月前早潛來此地，勘察地形，為我革命軍預作準備。大帥委我們兩人以重任，一來是因我們熟悉漢口，二來是因我們和本地哥老會向有交情，更重要的是大帥對我們絕對信任，如此明主，值得我們以肝腦塗地為報。”　　“是為革命，為理想，為中華民族的明天！”呂中秋冷冷的道，金兆龍表忠心的江湖嘴臉讓呂中秋有點不舒服。或許呂中秋還記得金兆龍在劉家廟欺負他們幾個小乞丐的日子，算是有點舊怨。他繼續說道，“我知道你並不是第一天出來混闖，在哥老會裡不止有交情，輩分還不低，不然大帥為何會選擇你去整頓哥老會入軍統！”金兆龍嘿嘿笑了兩聲，並不做反駁，呂中秋可是跟着李想從劉家廟走出來的鐵杆心腹，呂中秋接下去道，“北洋軍此次撤退不止聲勢浩大，定是幾經反覆推敲，陣腳穩固，根本不怕攻擊。所謂不能趨利避害，是驅萬眾自投死所，非天之災，將之過也。這一點，北洋軍做得一點不差。看看北洋軍，無不是精挑出來的優秀戰士，至於隔江武昌黎元洪的那些手下，不用我說大家都曉得是甚麼貨色。期望他們可以渡江追擊，那是痴心妄想！”　　金兆龍順着呂中秋的口氣接下去道：“北洋軍的士兵當初都是袁世凱在小站練兵，親自監督挑選的。聽說袁世凱選兵有他的一套，首取膽氣精神，次取膂力便捷，認為伶俐而無膽者，臨敵必自利；有藝而無膽者，臨敵忘其技；有力無膽者，臨敵必怯，俱敗之道也。”　　呂中秋不屑道：“大帥說過，北洋軍只懂向利益看，才會湖北干出人神共憤事情，人心離散是遲早的事情，被民眾所棄也是遲早的事情。我們革命軍為家園，為民族，為共和，為民主，為自由，不僅作戰勇敢，且服從軍紀。北洋軍雖然有的是精兵強將，可惜靠向袁世凱這不知時代潮流的蠢人。”　　金兆龍可不知道呂中秋玩的是欲揚先抑，只有苦笑道：“袁世凱不是那麼不濟吧？”　　此時撤退的北洋軍同時吆喝致敬，整齊劃一，倍現威武。　　呂中秋輕蔑的看了一眼，冷哼道：“世界革命潮流，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子兵法有雲：兵以何為勝，以治為勝。且必須治強盛之軍。北洋軍只不過外強中干，在湖北干出人神共憤的醜事，足以明白袁世凱的治軍不嚴！所以北洋軍先勝而後敗，如今被逼無奈的撤離漢口。知兵還要懂用人，共書又六：誰謂任賢而非軍中之首務也？天下賢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不患世無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人而不能用。知而不善用之，與無人等。如此才能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若袁世凱真的知人善用，就不會去用馮國璋，李純，王占元這些殘忍好殺之輩！袁世凱有這些殘忍好殺的部下，只會使袁世凱越來越背離民眾，遲早有一天會成為天下公敵！”　　金兆龍眼前所見之北洋軍，人人士氣高揚，鬥志鼎盛，早暗自心驚，但是呂中秋的話卻更使他心驚！兼之呂中秋說話雖愈來愈不客氣，而且句句從實，眼前北洋軍撤離漢口便是鐵一般的事實佐證！只有腦子正常的人，就不會相信段祺瑞對外宣揚的那樣，北洋軍的主動撤退是為了和平之誠意！誰會願意放棄到口的肥肉，而且還是僅次於東方明珠上海的第二大港口城市，東方的拉斯維加斯，除非是迫不得已。

# 第二百三十三章 為時已晚（二）

　　蹄音驟起，踏上跨過聶河的三道鐵橋時更是轟隆如雷鳴。數百騎從橋頭處鑽出來，均是緩騎而行，小心翼翼的神態。跨國三道橋的北洋軍只有這數百來人先頭部隊，迅快地散往兩邊山頭高地。　　段祺瑞登頂環顧四下，長江和這片沼澤湖水面上陽光映照，各類艦船穿梭往來，就在北洋軍撤軍的今天，漢口華商就迫不及待的開市，這無疑是對北洋軍莫大的諷刺！　　三道橋上，北洋軍還在有條不紊地撤退着。　　對岸漢口的方向傳來稀疏的槍聲，久經戰陣的段祺瑞知道，這意味着漢口那些潛伏的激進革命黨人終於按耐不住了。　　段祺瑞心中志滿意躊，全然沒有對斷斷續續的槍聲在意，只是隔着三道橋遠眺漢口絕妙的景色。　　一旁跟隨的徐樹錚看着總統官的閑情逸致，佩服得五體投地，心中暗暗念叨：“真乃大將風範。”　　千家嶺大戰後，北洋軍第一軍退的退，走的走，袁世凱雖然還沒有辦他，但是他段祺瑞辦事不力的印象卻改不掉了，段祺瑞的心情其實十分沮喪。　　南下湖北，讓段祺瑞不順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唯一讓段祺瑞感到欣慰的是袁世凱開始對李瘋子有所重視了。袁世凱更是明確提出由李瘋子取代黎元洪，由於李瘋子的桀傲不馴，膽大妄為，不僅可以對南京臨時政府起到牽制的作用，還可以噁心一下那些日漸囂張的洋人。反正李瘋子其人，不止袁世凱一人看了會頭疼。　　看到袁世凱如此重視李瘋子，段祺瑞甚至有些得意了。段祺瑞完全可以認為自己雖敗猶榮。　　此次湖北的失敗只是從反面進一步驗證了他在北洋軍南下時就已預言了的事情。袁世凱現在的指示也不過剛剛與他之前的思想相一致。段祺瑞可是北洋軍里的主和派，堅決反對北洋軍孤軍深入湖北作戰的！　　袁世凱謀士楊度和楊士琦的一些看法使段祺瑞和徐樹錚如遇知音。他們熟悉國情，關心民生，深體民心，充分理解政治戰略的要諦，和議的意見，更是深得滬寧方面的革命黨人信賴。　　很多北洋軍界人士口頭上都喊剿匪第一，但對南軍的實際情況認識不足，作戰與政務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在湖北大戰中之所以受制於李瘋子軍，其原因即在於此。　　此時的段祺瑞他並沒有一個敗將的感覺。他可能感到了憑着他對戰爭的認識和駕馭戰爭的能力，此次會戰，從北洋軍進攻開始，至北洋軍主動撤退告終，戰場全局的主動權基本上操之於北洋軍。戰鬥結束后，雙方軍隊都回到原有陣地。如此看來，他段祺瑞並沒有輸！　　段祺瑞甚至覺得自己也應該得一件皇馬掛穿，封一個爵爺什麼的，同是北洋三傑的馮國璋早穿上皇馬掛，頂着子爵的頭銜，想到這他心裏總是不痛快。　　北邊，晴朗的天氣。北洋大軍繞過廣水城，向北行軍。　　雖是冬天，正午的日頭仍放射出炙人的灼熱。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還是什麼，孫傳芳只覺得燥熱難耐，恨不得撕開胸膛，吹進一絲冷風。　　城外各條道路上擁滿了北洋軍的步兵、騎兵和炮兵，幾天來，這些平素並不擁擠的道路承受了太重的負荷，先是革命軍隊，然後是逃避戰爭的難民，最後北洋軍隊，幾萬大軍，幾十萬難民，幾百萬隻布鞋、皮鞋和馬蹄在簡陋的道路上踩出了盈盡厚的浮土。道路四周黃塵瀰漫，煙塵中充斥着“噗噗”作響的沉重腳步聲。　　在撤退的路上，由於李瘋子革命軍隊依然頻繁襲擾，後方補給時斷時續，北洋部隊只好命令每個士兵盡量攜帶彈藥和糧食，再加上其他必備物品，每個人員負重達幾十公斤。　　孫傳芳身為標統，負重稍少一些，可仍然感到吃不消了。　　幾十天里，疲憊不堪的孫傳芳沒有刮一次鬍鬚，臉部快變成了刺蝟。　　孫傳芳真羡慕那些之前進攻漢口負傷後送走的傷員，長痛不如短痛，這種難熬的日子何時是盡頭。碰上李瘋子這樣的敵人，真是一生最倒霉的事情了。　　孫傳芳環顧身後的小隊士兵，其中大部分人連名字都叫不上來，全是最近來的補充兵。徐樹錚願意給他補充兵力，也是為了他能夠打下廣水城，可沒有按什麼好心，北洋軍內部明爭暗鬥一直就沒有消停過，即使在這樣危險的戰場。　　那些被頂替的部下，要麼戰死了，要麼負傷了，要麼患上了惡性瘧疾，失去了戰鬥力。僅有的幾名熟悉的士兵也已不成人樣，臉上的顴骨變得像刀削一樣可怕，口，唇開裂，布滿血絲和干皮，身上的軍裝看一眼都讓人噁心，血痕污垢，還有大片大片的汗漬。黃村一戰的慘烈傷害，這支軍馬元氣還未恢復。　　旁邊新到的補充兵發覺孫傳芳正盯着他，忙揚起蒙滿黃塵的臉笑了笑：“大人，山那邊就是信陽吧？我們一定能一口氣突破大別山，第一個安全離開湖北。”　　孫傳芳下意識地點點頭，目光越過默默行軍的大部隊，投向前面連綿不斷的層層大山，心中一片茫然。　　北洋軍在湖北早無戰意，在北洋軍將士暗中傳唱歌曲《長亭外》的時候，他就知道。　　從信陽翻越大別山，出武勝關時，未曾料到日後生活的不便，孫傳芳僅隨身攜帶了幾本書籍和換洗用品。初到大悟就發現依靠現地糧食物資來維持北洋軍生活，幾乎完全不可能，必須從北地向戰地輸送糧秣。大悟居民全部出走，住房盡被破壞，可利用的幾乎沒有，當時第一軍總統官馮國璋在大悟的辦公室兼宿舍也是被破壞了的房屋的一部分。　　佔領孝昌后，城內僅有九千難民，軍需物資的裝卸根本無法徵集役夫，作戰最緊張時，只好從信陽輸送幾千民夫充當雜役。孝昌城內內完好的容器里沒有一粒糧食，農作物也只有殘留在田間的未熟稻穀。主要街道兩旁的房屋曾被用作倉庫，可其中早已空無一物。郊外的房屋也幾乎被全部破壞。　　由於湖北壯年男女充滿了革命精神，全部去從軍了，因此，剩下的難民或為老邁，或為嬰幼，即使是壯年男女也都是病人和待產的妊婦。就人的因素而言，湖北人絕對拒絕配合北洋軍，而且無法利用市街村落，無法利用敵方的糧食等等，在物的方面也極大地妨礙了北洋軍的獲取和利用。　　現地見聞，花西的一場失敗，徹底動搖了孫傳芳以往對戰爭的自信，他痛切陳述“全體北洋將領，特別是錫拉衚衕的那位，都必須刷新認識，認清李瘋子政權具有相當高昂的革命意志”。　　遺憾的是，他人微言輕，狂妄的北洋軍不在吃了苦頭之後，才不肯面對現實。那時候的李瘋子，名不見經傳，在北洋大人物眼裡就是個笑話。所以發表孫傳芳異論的他，就成為首先嘗到苦果的部隊。　　在孫傳芳軍撤退戰線內的一所農舍的斷壁下，從千家嶺逃出升天的王占元老大人仰躺在擔架上，身下鋪着厚厚的稻草，身上的軍毯上幾個彈孔，幾處血污，右腳上纏滿了繃帶。　　不遠處士兵們野炊燃起的濃煙隨風飄來，嗆得王占元老大人不停地咳嗽，每一聲咳嗽都牽動着右腳的傷口，發出陣陣劇痛。　　昨天下午，北洋軍剛剛佔領的幾處山頭陣地遭到革命軍隊的拚死反擊，各處都有些支持不住了。孫傳芳親率本部人員到第一線督戰，不料，卻發現一隊北洋軍革命軍身後殺出來，直奔他們而來。孫傳芳一眼認出那是他的老上司王占元，立刻指示部隊接應。　　王占元也認出他的這個心腹愛將，立刻沒命的亡孫傳芳陣地跑，誰知一發流彈擊中了他的右腳，腳掌被打了一個洞。　　王占元從昏眩中蘇醒時，已被部下抬到此處。　　“把孫傳芳叫來！”王占元艱難的喊道。　　“大人，什麼地方不舒服？”疲憊不堪的孫傳芳很快到了，對這位曾經非常賞識自己的老上司他還是非常敬重的，雖然現在王占元已經是光干司令，而自己已經手握重兵。　　“戰況如何？你們是準備撤退了嗎？”王占元眼皮稍稍抬起，他也是老戰場，用鼻子就可以嗅出戰場的氣味是什麼。他也知道自己如今尷尬的地位，看到這個老部下的態度如此恭敬，也覺得沒看錯這個年輕人。　　“是的，在撤退。”孫傳芳苦笑道：“而且撤退的很不順利，據探子通報，京漢線方面的敵軍大部隊正向我軍方向趕來。第一軍大營命令我們，務必拿下當面的險要隘口，以掩護師團主力的左翼安全，並繼續向北撤退之道理安全。”　　看看王占元默不作聲，孫傳芳又說：“就目前北洋軍的戰力看，拿下廣水很困難，但佔領當面隘口，拒止敵軍進攻北洋軍撤退主力的側背是必須做到的。否則，不僅北洋軍主力受威脅，我們的處境也會很糟糕。敵軍將佔盡地利，俯衝攻擊我軍。”　　這時王占元頻頻點頭。情況明擺着，再攻不下來廣水周圍的據點，困住這裏的敵軍，北洋軍撤退的後路都會被切斷，或者，在撤退的道路上將要面臨敵軍沒日沒夜的襲擾！　　“那就下命令吧。”王占元艱難的點點頭，又道，“這裏你做主。”　　“我命令，”孫傳芳大步走出這間農舍，語氣嚴厲起來，對着守在外頭的將領，“各大營分別組織奮勇隊，務必於今日攻佔各重要地點，半小時后開始攻擊！”　　孫傳芳暗暗咬牙，最後一次，算是還清徐樹錚的情。

# 第二百三十四章 為時已晚（三）

　　安陸，革命軍指揮部。　　大挂圖前，李大帥瘦小的身板晃了幾晃。這時他終於弄清楚了，北洋軍的意圖是要撤出湖北。消息終於確定了，段祺瑞都已經向漢口外國領事發出外交照會。　　進攻者被迫撤退，被進攻者反而開始了追擊，辛亥陽夏會戰的戰局在這一天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但李想的乘勝追擊為時已晚，北洋軍大部已渡過三道橋，進人孝感。北洋軍井然有序的往北撤退，一路撤退必經的要塞全是重兵把守。據報，李西屏把守的廣水城外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北洋軍……　　這時，他那發熱的大腦又被另一股燥火沖亂了，他開始感到渾身發冷。　　李大帥忙命人叫來曾高、林鐵長和周吾研究對策。北洋軍的企圖既已暴露，很顯然，再守廣水無異於在武勝關前與北洋軍決戰，無異於引火自焚。和革命軍隊決一死戰，不正是北洋軍所希望的。革命軍的優勢在於利用廣大良好的群眾急着，遊記運動中消滅北洋軍有生力量。而徐樹錚費盡心思，不就是為了尋找一個和革命軍決戰的機會？　　李大帥不能再給北洋軍決戰的機會，如黃村那樣傳奇的突圍方式可一不可再，他說，“若廣水城李西屏師被北洋軍纏住吃掉，馬勒個閉，我還拿什麼革命？連這場戰事再度逆轉都有可能！”　　眾人均贊同：“大帥所言極是。”　　於是李大帥一邊踱步，一邊急急口授給李西屏的電令：　　廣水戰區司令長官李西屏：軍委會着令我部力避決戰，撤離廣水，火速突圍。　　……　　“敵人撤走了！退兵啦！”　　北洋軍撤出漢口的消息不徑而走，安陸城的軍民同聲歡呼，直上霄漢。　　入夜，李想、曾高和管家小妹三人奔上街頭，街道上華燈齊放，提燈遊行的隊伍填銜塞巷，宛如一條遊動着的火龍。孩子們兩手各提一盞彩色燈籠，在人海中穿行嬉戲。　　北洋軍的撤退確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但又是理所當然。　　這些天接連的打擊，使北洋軍損失慘重，不但折去兩個混成協，近半的軍需物資，大部份騎兵被殲，損兵折將近七千之眾，這是進攻也沒有過的損失，加上京漢補給線被斷，撐下去實與自殺無異。　　李想正猜到北洋軍會退兵，還定下以快騎追擊的計劃，只是沒想到對方會連夜退走，一眨眼已經推出漢口，且是退得完美，退得無懈可擊，情報確定之後想要阻擊為時已晚。　　走在街上，滿街的歡喜，李想臉上卻陰晴不定，李想實在是不甘心看着北洋軍這樣大搖大擺的離開湖北。曾高的手探過來緊抓他肩頭，雖帶點頹喪卻肯定地道：“我們絕不可因一時衝動，要全革命軍戰士為我們犯險。”　　李想如觸電般的閃開曾高的魔爪，像泄氣的皮球般露出苦笑，無奈地點頭。　　總體看來，敵人退而不亂，而軍力則是自己的數倍，這樣倉卒追去，就算能取得最後勝利，亦必付出慘重損失。　　本來被李想情緒感染，也是悶悶不樂的管家小妹跟在他們背後，看到李想這個摸樣也忍不住一笑如春風。　　李想和曾高在街上逛得無聊的他們，最後卻躲在一間酒館內喝悶酒，很久沒有這樣放鬆過了吧。善後工作自然交由黃光中和林鐵長等人去處理。對於兩個懶惰之人來說，難得偷得浮生半日閑。因為他們知道，今夜過後，他們就再沒有偷閑的時間了。　　在辛亥年這場大革命來說，革命的大業已現曙光，但何時才能實現民主共和，卻是遙遙無期……　　眼看成功在望，侵入湖北北洋軍覆滅之際，忽然發現竟功虧一簣，最是令人悵然若失。　　對喝兩口悶酒後，李想斜睨曾高一眼道：“一向以來，你是不大愛喝酒的，為何跟我到達漢口后，每次我勸酒你都不拒絕？而且，連煙也學會了抽。”　　曾高呆了半晌，想起在漢口，在這革命路上血與火的歲月，苦笑道：“酒的一個好處就是使人忘記冷酷無情的現實，沉醉在夢鄉中，只可惜無論我喝多少酒，仍清醒在這個殘酷的現實中。戰場之上，每天都要鮮活的生命死去，不喝酒抽煙，我怕我會瘋。或許大帥會嘲笑我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哈，革命軍的道路，何時才是盡頭？還要流多少同志的鮮血，才會成功？”　　李想拿起酒壺，骨嘟骨嘟的灌了十多口，任由口角瀉，出的酒花灑得襟前盡濕，然後急促地喘氣道：“我決定甚麼事都拋到一旁，立即趕往南京，上海，攪亂和議，誰阻我便斬誰！”　　唐紹儀的議和使團乘洞庭號去申江，他們都知道了，兩人的結論也驚人的相似，都認為南北談判袁世凱贏定了！　　曾高搖頭道：“這隻是下下之策，大帥不是常說上兵伐謀嗎？上上之策，則是由我一人往申江，而大帥則裝出要與袁世凱衷誠合作的姿態，教南北之人不敢不對我禮數周到，我則看看，事可為則為，不可為則不為。咱們還是要積蓄力量，等待必將發生的二次革命！大帥，當前還是要不建立極端新式之國防軍為第一要務，以應對來日大難！”　　一陣刺骨的寒風刮進酒肆來，吹得燈搖影動，十多張無人的空桌子忽明忽暗下，倍添孤凄清冷的感覺。　　街上雖充滿歡欣狂歌，慶祝勝利的城民，與這酒肆里卻像兩個隔絕的世界。　　曾高的耳膜被巨大的“萬歲”聲浪衝擊得隱隱作痛，白天的慶祝和夜晚的狂歡不僅沒使他產生絲毫興奮，相反，卻泛起一縷淡淡的苦澀和憂鬱。　　“民眾太容易衝動了！”他喃喃自語道。曾高身在指導這場戰爭的中樞機構，對這個大革命戰爭發展趨勢中蘊含着的危險因素極為擔憂，這些潛在不利因素當然不能讓民眾知道，可軍部決策層卻無時不在憂心忡忡。比如南北和議的發展，和其預測到糟糕的結局……　　李想卻不能同意：“中華民族的剛健文明壓抑兩百六十餘年，這驕傲的血脈是該釋放的時候了……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伴隨着湖北會戰的結束，李想革命軍方面有關“湖北大捷”的宣傳報道，迅速傳遍了全國各地。隨後，全國各大報刊的主要位置，幾乎全部被會戰勝利的消息所佔據。　　實際上，自李想誓師“將革命進行到底”，湖北會戰的消息就不斷地傳到漢口，傳到上海，再經過民黨方面電台和報紙的宣傳，已經引起了國人的注意。　　如今北洋軍剛剛撤退漢口，李想革命軍就急不可待地在人民日報上向全國民眾報捷：　　“……北洋軍分兩路，分北洋第一軍，北洋第二軍，進攻湖北，來勢洶洶，我誘敵深入，於京漢鐵路線附近予以痛擊，敵傷亡慘重，向北潰逃……”　　事情已經發展到了這個地步，作為同盟會第二號人物，全國仰望的大革命家，黃興必須有所表示。不久，以黃興為首的民黨政軍各界要人又紛紛給湖北戰區發去賀電。　　黃興電文：“……此次湖北戰役，殲敵過半，捷報傳來，舉國振奮，具是指揮有方，將士用命，無任嘉勉，所有此役有功人員，希切實查明評報，其死傷官兵，並應查報，以憑獎恤，自茲勝利初基業已奠立，我將士之責任愈重，務望勉勵所部，格外戒慎，倍加努力，勿驕矜，勿懈怠，光大戰績，用集大勉，至深企盼。”　　南京的臨時國民政府電文：“李長官想勛鑒：此次寇犯湖北，關係戰局綦重，該長官指揮有方，所部忠勇效命，殲除頑敵，保障全鄂，捷報傳來，舉國歡慶，應即複電嘉慰，並飭傳諭所屬，益加奮勉……”　　南京的國民議會電文：“迭電均悉。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去，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獎。陳電飭其他各戰區积極出擊以策應貴部作戰外，仍希速飭所部积極行動，勿予敵喘息機會……”　　滬都督陳其美電文：“湖北李長官想兄：湖北會戰，經獲全勝，捷音傳來，良深欣賀，吾兄指揮有方，殺敵致果，厥功無偉，敵人遭此慘敗，心膽俱寒，仍希再接再厲，奮邁前進，以獲全功。”　　不管各地豪強聽說北洋軍撤退之後是什麼滋味，表面上還是熱情的給李想發去賀電，熱情至噁心和從未謀面的李想稱兄道弟的也不止陳其美一人。　　湖北會戰剛剛結束，北洋軍方和李想革命軍方面各自都公布了己方統計的戰果：　　北洋軍方聲稱此戰斃、傷、俘民黨軍4.8萬餘人，而北洋軍方的傷亡数字僅為8600人；李想革命軍方面則宣稱北洋軍死傷3.9萬餘人，革命軍的傷亡人數為4000餘人。　　從北洋軍撤出漢口的這一天開始，一場口水戰緊接着爆發。當時雙方在作戰中究竟各自損失了多少人，誰都無法給出一個有力的證據。　　那麼，這一仗究竟是李想革命軍勝利了，還是北洋軍勝利了呢？　　從李想革命軍方面的宣傳看，顯然是將己方作為勝利者。而段祺瑞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甚至連李想革命軍方面把此次會戰冠之以“湖北會戰”的名稱，都認為是不準確的。他說，北洋成立第一軍的作戰原案中並沒有一定要佔領湖北的提法，而是要在湖北打擊南方民黨軍隊，若作戰進展順利則相機攻佔湖北，因此，如何有北洋軍兵敗湖北一說？在段祺瑞那裡，這次會戰被稱為“大別山會戰”，並認為他才是勝利者。　　段祺瑞在報社上大聲疾呼，此次會戰，從北洋軍進攻開始，至北洋軍主動撤退告終，戰場全局的主動權基本上操之於北洋軍一方。因此，就會戰局部而言，還是北洋軍勝。　　至於北洋軍撤退的理由，段祺瑞更是說得冠冕堂皇：北洋軍自現在防區撤退，是為表示北洋軍對談和的誠意。

# 第二百三十五章 漢上第一功（一）

　　辛亥年，十月廿七。晨曦微露。　　在漢口城北大智門外，擠擠挨挨的都是人頭攢動。　　北洋軍前腳剛走，李大帥的革命大軍，已然班師凱旋，屯駐城外。李大帥以漢口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照會漢口十一國領事，邀請工商學各界名流，在大智門外觀大軍耀威獻捷，百姓民眾，亦准而沿途圍觀。李想獻捷，就是獻給武漢百姓民眾。獻捷之後，更是全城狂歡。　　想想看，這是何等樣的一場大熱鬧？革命功成，驅除為禍湖北的北洋軍，終於從苦難之中解脫，這都是值得熱烈慶祝的大事。　　武漢三鎮的百姓民眾，多有扶老攜幼，在這幾天到大智門外大軍屯駐處看熱鬧的，武漢中人，凡是有份參与這場大典槽辦的，個個忙得屁滾尿流。武漢三鎮一時間，已經陷入了狂熱的躁動當中，不少人更是聽說這李大帥的傳奇故事，到時候，一定要看看這李大帥是何等樣人。是不是身高丈二，腰闊十圍，靠人血染紫了身上官袍。　　天色漸漸的明亮起來，軍營當中喧鬧，也漸漸的停歇下來。革命軍所處的軍營當中，又恢復了一向整肅的樣子。　　李想一人一騎，身邊僅僅跟着管家小妹梅迪，蕭然出營。在晨曦當中，來到一個可以看見漢口繁華的地方，兩人並轡而立，久久無語。終於，又回到了漢口……　　人事變遷，世異時移。黃興頂着常敗將軍的帽子回到上海，黎元洪又做回他的傀儡都督，而他，再也不是那個被人隨意欺辱的對象！　　晨曦當中，衝散武漢三鎮的鄂江潮翻翻滾滾，似乎無邊無際的綿亘向遠方。這是這個時代最為偉大的河流，她邊上的武昌是革命的首義之地。在這個國家其他地方夜間一片黑暗的時候，就是在這裏點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燃燒了清王朝的半壁江山。　　長江，曾經孕育了世界矚目的文明，卻在近代變得如此的黯然失色，在這片國人榮譽侵染的土地上，洋人可以隨意的侮辱，可以橫行霸道，租界就是中華民族永遠抹不去的恥辱印記……　　李想久久注視着這個印着中華民族的榮譽和恥辱的地方，心朝起伏。時間長河中自己百年回身，再經歷了這麼多波折血戰，出生入死，彷彿用盡了一生，才走到此處。對於任何一個有華夏情節的人，能在洋人面前耀武揚威，這也是一種榮耀。　　在此來到漢口，李想竟然有一種虛幻的感覺。　　一百年太久！　　哪怕就是自己，也早就改變。已經和那個城管李想沒有多少相似之處了。那小學的懵懂，初中的初知人事，高中的青澀，大學的胡鬧，出社會的掙扎奮鬥，彷彿都是一場已經有些褪色的夢境。　　管家小妹在李想身後低聲道：“大帥，沉吟至今，想的是什麼？是擔心接下來獻捷的事情么？”　　李想沒有回身，只是搖了搖頭，給出了一個出乎梅迪意料的答案：“我想湯家小姐。”　　梅迪一怔，李想從來未曾說過他的男女情事，卻在這個時候提起她立刻發現大八卦似的豎起耳朵仔細聽着，李想卻閉嘴了。　　李想回首看看梅迪，晨曦映照在他臉上，越發顯得他眉目英挺，經歷血與火的淬鍊，臉上本來南方人柔和的輪廓，彷彿都象是刀刻出來的。管家小妹的臉騰的一下紅霞飛躍。　　“將革命進行到底……將士們的血染紅了鄂江，已經有幾萬人因我而死，將來只怕還要死更多的人，我只求到了最後……我無愧於心。”　　不知道為什麼，梅迪覺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有種東西，太過遙遠，太過宏大，彷彿一百年的時光，都在此刻披在李想的肩上。　　梅迪最後還是扁扁嘴說道，低低的嘟囔了一聲，輕的幾乎讓人聽不見。“你的話，像個老頭！”　　漢口在洋人列為開放口岸之後，舉城之民數十萬，接近百萬，在這個時代，已經是極大規模的城市。而這一場戰事，各地逃難的百姓民眾紛紛湧入漢口，這個数字早就破了百萬。這個数字，在這個時代，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極其繁華的城市的人口数字了。　　漢口發展得如此繁華，其實已經有些近乎於畸形的地步。　　漢口自鴉片戰爭后開埠通商，在這裏哥特式、洛可可式、巴羅可式等歐式建築一應俱全，設有英、俄、法、德、日五國租界。漢口租界的數量僅次於天津，居全國第二位，面積僅次於上海、天津，居全國第三位，其影響力位列內地各外國租界之首。外國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在租界實行獨立於中國，政府的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制度，成為國中之國。　　西方列強憑藉種種政治特權和經濟、技術優勢，紛紛來漢開設洋行，創辦工廠。既傾銷洋貨，又利用內地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加工農副產品運銷國外，同時直接生產商品佔領中國市場。沿江租界地區先後有8國商人建立銀行，開辦匯兌、信貸、儲蓄存款、買賣貨幣、發行鈔票等業務。這些外國銀行80%建立於清末時期，少數建於民國前期，1920年達到18家。最早在漢開設銀行的是英國的麥加利銀行，它於1863年率先來漢在英租界設立分行，隨之英國又開設匯隆、滙豐、麗如、利生銀行共5家。美國有花旗、友華、萬國銀行3家，日本有正金、住友、漢口銀行3家，還有德、俄、比利時、意大利、法國等國開辦了德勝、清華、華比、義品、東方匯理銀行等。在眾多的外國銀行中，歷史悠久，業務最活躍，勢力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要算滙豐銀行。　　隨着外國銀行越開越多，漢口成了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中心，它們使外商洋行獲得資金融通的便利，經營超過其本身營運資金許多倍的業務。1902年漢口進出口貨物共值10032.1萬兩白銀，1910年增加到15219.9萬兩白銀，漢口外匯行情完全由外國銀行操縱。漢口海關關稅也由英國滙豐銀行控制，英國以滙豐銀行為海關金庫。　　在這個時期的漢口，無論是直接貿易還是間接貿易，1904年已突破1億兩大關。以致有人聲稱：“漢口商務在光緒三十一二年間（1905、1906），其茂盛較之京滬猶駕而上之。”（注：《民立報》，1911年3月4日。）武漢對外貿易的發展，與此一時期外商的大舉進入也有密切的關係。據統計，1892年在漢的洋行數為45個，人數為374人，1901年洋行數為76個，人數為990人，1905年洋行數達到114個，人數達到2151人。除洋行外，還有許多外國商號。1905年，漢口洋行和外國商號最多時達250家，其中日商居首，有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瑞商2家，葡商、菲商各1家。　　漢口的近代民族工業起步，在清末張之洞亦得到迅速發展；城市的經濟功能，由商業獨秀到工商並重。張之洞先後創辦漢陽鐵廠（1890）、湖北槍炮廠（1890）、大冶鐵礦（1890）、湖北織布局（1890）、漢陽鐵廠機器廠（1892）、漢陽鐵廠鋼軌廠（1893）、湖北繅絲局（1894）、湖北紡紗局（1894）、湖北制麻局（1898）等近代企業，占同期全國新建官辦與官商合辦企業的24%，為全國之冠（注：羅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30頁。）。張之洞的倡辦實業，促進了民辦企業的發展。1897年民族資本家宋煒臣興辦的漢口燮昌火柴廠，年產火柴1億盒，是全國最大的火柴廠。據統計，至1911年，武漢有較大型的官辦、民辦企業28家，資本額達1724萬元，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同時，張之洞改書院、興學堂、倡遊學，使包括漢口在內的武漢三鎮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近代教育體制。傳統的書院教學以研習儒家經籍為主，張之洞致力於書院改制，相繼對江漢書院、經心書院、兩湖書院的課程作出較大調整，各有側重，以“造真材，濟時用”為宗旨。在興辦新式學堂方面，其創辦的算學學堂（1891）、礦務學堂（1892）、自強學堂（1893）、湖北武備學堂（1897）、湖北農務學堂（1898）、湖北工藝學堂（1898）、湖北師範學堂（1902）、兩湖總師範學堂（1904）、女子師範學堂（1906）等等，則涵蓋了普通教育、軍事教育、實業教育、師範教育等層面。在“遊學”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學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僅留日學生就達1700餘人，居全國之冠。張之洞督鄂期間，湖北武漢已成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國人矚目之區。一如端方在光緒三十年（1904）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過鄂看視學堂，半皆許為完備。比較別省所立，未有逾於此者。”（注：《光緒朝東華錄》五，第5165頁。）如此看來，武昌能成為首義之地，並非僥倖！　　漢口開埠之前，尚無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機構，1861年英國匯隆銀行在漢口設立分支機構，開外國銀行在漢口開設分行之先河。此後以迄張之洞督鄂前，先後有英國麥加利銀行（1863）、英國滙豐銀行（1866）、英國有利銀行（1866）、法國法蘭西銀行（1876）、英國麗如銀行（1877）、英國阿加刺銀行（1880）等在漢口開設分行。張之洞督鄂期間，隨着漢口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除了傳統的英國銀行外，德國的德華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俄國的道勝銀行、日本的正金銀行等也紛紛來漢設立分行。同時，中國通商銀行（1897）、中國銀行（1905）、大清銀行（1906）、浙江興業銀行（1906）等也在漢口開業。這些現代性的金融機構與傳統的錢莊、票號、錢鋪等民間金融機構共同構築起武漢的金融大廈，成為武漢工商業發展的重要支撐（注：另據已有的研究，20世紀初，武漢的金融業進入興盛時期，至1925年，武漢的本國銀行發展為32家，與當時的140家錢莊和15家外國銀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勢。見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金融歷史研究室編《近代中國的金融市場》，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頁。）。　　1863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的“驚異號”進入漢口港，開闢滬漢航線后（注：羅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頁。），英、法、德、日等國的輪船公司也以漢口為中心，開闢長江航線，經營輪運。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會社又開闢了漢口至神戶、大阪的直達航線，使漢口港成為國際港。至清末，由漢口駛向國外的輪船，已可直達德國的漢堡、不來梅，荷蘭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國的馬賽，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意大利的熱諾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漢口設立輪船公司，則標志著民族輪船運輸業在漢口的立足。　　回想武漢三鎮的輝煌歷史，縱然如此，武漢三鎮從未真正打動過穿越百年而來李想的心。李想氣吞萬里如虎，他要的是全中國。今天，他卻突然覺得，武漢三鎮成了他手中一塊明珠寶地……　　他曾充滿感情地對管家小妹梅迪說：“武漢之價值，今日才真正體會到。這裏地處長江、漢水交會口，平漢、粵漢鐵路必經此地。可以說是中部地區的水陸交通摳紐，‘九省通衢’名不虛傳。向東、直通蘇皖浙，是我們日後國民革命的橋頭堡。向北，它又依傍中原大地，是我們發起全面反攻的前沿陣地。可以說，控制武漢，足以控制東西、威震南北！”　　而此時此刻，這個九省通衢，就橫亘在經歷無數血戰的班師凱旋之軍的面前，也就橫亘在穿越百年而來的李想面前，就等着他踏入！二度進入漢口，屬於他的革命大業才正式開始！

# 第二百三十六章 漢上第一功（二）

　　四個綠色的圓形尖塔筆直地向空中伸展，一隻蒼鷹在其間振翅飛翔。　　大智門火車站由法國工程師設計，在建築外觀造型上，完全體現了西式新古典的風格，建築平面呈橫亞字形，中部突出。立面造型為中部和兩端突出，五個屋頂。中部四角各修築有高20米的塔堡。堡頂為鐵鑄，呈流線方錐形。牆面、窗、檐等部位以線條和幾何圖形雕塑裝飾。屋頂有五個屋面，正中部高，中部兩側稍低，兩端稍高，屋面均不出檐，檐周修有欄杆式女兒牆。主出入口系由並列的三洞六扇門組成，設於大廳正中。室內正中為一層候車大廳，空間高10米，兩端為二層，它誕生時曾是亞洲首屈一指最現代化和最壯觀的火車站。　　以大智門車站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形成了工廠、倉庫、搬運站和商店、副食店、餐館林立，居民眾多的鬧市區。　　上萬血戰歸來的革命軍戰士此時就靜立在大智門外。漢口城中，就是從大智門入歆生路，這條南北向的大道最為寬廣筆直，正是漢口最繁華的鬧市。　　而外國領事，租界有身份的洋大人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就在大智門車站樓上，等着這上萬長征健兒凱旋獻捷！　　如此盛事，如此陣仗，百姓民眾，從未一見。他們只覺得分外的新鮮，只絕對麻木冰冷的血脈開始燃燒沸騰！　　只有那些洋大人們偷偷的互相交換着眼神，看到對方露出的都是震撼和恐懼。他們不約而同的想起歐西大名鼎鼎的巴黎凱旋門，這場遠東的大革命，造就了一個東方的拿破侖！　　武漢從上至下，都為此盛事擾動了。有資格上大智門車站門樓的，自然早早就趕赴漢口大智門。　　沒資格上大智門車站門樓的熱血青年，呼朋喚友，佔據了從大智門到歆生路這條大道上沿街地勢高處，或酒樓或亭台，置一席酒，溫幾壺酒，高談《穀梁傳・僖公二十一年》“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捷，軍得也。”春秋故事，蘇軾《和王鞏並次韻》“雖無獻捷功，會賜力田爵。”的詩詞，他們說古論今，卻都沒有說中李想獻捷耀威的目的。　　一個剛從法國留學回來的青年突然說：“在法國，拿破侖每次遠征歸來，都會帶領他的軍隊在凱旋門獻捷，而巴黎的民眾都會滿懷深情地參加這個隆重的儀式，歡迎凱旋歸來的英雄們。”　　馮小戥和黎元洪把武昌能抽調的兵力全部抽出來了，這些在漢口慘敗的革命軍士兵面街而立，將百姓們人潮當在身後。這些士兵今日也盡可能的洗刷打扮一新，洗盡頹喪，穿着青色西式軍裝，戴着大檐帽，挎快槍，從大智門一直站到歆生路前，人人都是忙亂得滿頭大汗。　　在大智門外，班師革命軍大軍也早早起身，披掛穿戴整齊，各自趕到大智門前列隊等候。李想沿途也練整頓了一下，此時此刻列隊等候，自然也有一種大軍肅然之氣。這些革命軍，步槍上的軍刺都安裝上，這些原湖北新軍出身的漢子一隊隊一排排而列，雪亮的刺刀組成一片鋼鐵的叢林。分立式方陣他們一點不陌生。看得在大智門外周遭圍觀的百姓們不住搖頭讚歎，指指點點誇獎拍掌，不時還有喝彩之聲發出。讓這些革命軍軍官士卒，不管在馬上馬下，腰背更筆直了一些，頭也抬得更高了一些。　　北洋軍撤退的情形他們還記憶尤新，這時候拿來一比較。雖說北洋軍撤軍時軍容整齊，秩序亦佳，所有撤退的隊伍，均整裝集合於所在地之原野，每一大隊分若干排，成縱列形，伏地卧下。第一排開動，第二排起立前轉，第三排收拾槍彈、最後一排伏地，持槍實彈掩護，逐次如式退盡。北洋軍的威風，也是把漢口百姓民眾嚇得不清，也還真忍不住相信馮國璋撤退的理由。如今看到革命軍的陣容，立刻把先前的結論打上否定。　　從上午開始，周遭密密層層圍觀百姓的呼喊聲就一浪高過一浪，全是讚歎。　　“這莫不就是打敗北洋軍的李大帥革命軍？果然是好漢子，大英雄！”　　“這才是革命軍！”　　那些從武昌過來維持秩序的革命軍士兵聽了都不是滋味。　　大智門車站樓上，華人，洋人，人人神色儼然，肅然端立。默默等待的同時，個人卻轉着不同的心思。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廖宇春，孔文池，夏清貽三人竟然還沒有乘船去申江，還逗留之漢口，甚至還登上大智門樓。　　他們想要看看李瘋子，看看李瘋子有什麼本事逼走北洋軍？　　回想當初北洋軍大隊將士，衣甲整齊，成列撤退時的光景。北洋軍腳步聲重重敲打着腳下青石磚，整齊劃一。北洋軍怎麼看都像是天下雄軍，李瘋子花樣再多，還能強過北洋軍之前的撤退儀仗？　　廖宇春低聲道：“北洋之師精銳在此，雖然有所反覆，拿下武昌看來也是意料中事。漢口撤退，也就是表示北洋軍和平之誠意。李瘋子不知天高地厚，牛皮也不怕吹破天，還敢在漢口大張旗鼓的獻捷。”　　孔文池同樣低聲道：“獻捷！此地無君王，又獻給誰看？李想就是再這裏鬧笑話！”　　廖宇春點點頭，不再說什麼，在這裏站得更加直了。　　孔文池抬頭，向黎元洪那裡情不自禁的看了一眼，就看見黎元洪胖胖的身軀軍裝穿得彆扭，神色寧定。孔文池心裏咒罵一聲：“死胖子，此刻還要作態！”　　這個時候，就聽見大智門外，黃鐘大呂之聲突然響起，遠遠傳來，籠罩四下。而更有隱隱歌聲響起，哪怕傳到這裏已經微不可聞，卻已有一種盪氣迴腸的氣概。　　李想是知道凱旋門，知道解放軍進北平，也看過國慶閱兵，也看過天使奧斯卡的《宋時歸》（唯一讓李想穿越也不瞑目的是，他穿越那一年《宋時歸》還沒有更新完，想要熬到《宋時歸》完結，他沒有那麼長的壽命。）。他自然知道他設計凱旋獻捷的目的何在！　　李想吸口氣，拋去這些雜念，朝身後一擺手。　　曾高點點頭也招手示意，頓時幾十名軍士，吹動號角。號角聲嗚嗚響動，聲震四野。隨着這號角聲，漢口的幾處寺院，頓時敲動鐘聲。渾厚深遠的金鐵交鳴之聲響動，加上蒼涼的號角之聲，彷彿讓革命軍上下，又置身於血染的戰場之上，身前身後，全是敵人，而可以依靠的，只有身側袍澤，可以追隨的，只有前頭李大帥的旗號！　　前面本來一直在列隊等候的一營步軍，這個時候卻向旁邊讓出營門。李想當先，率領一應將士上前，身後兩營馬軍超越而前，這個時候才能看到，一直藏在後面的這兩營馬軍，當先一排，俱單手持着白色旗幡，正中一面大旗，四個蒼涼遒勁的古隸，正是魂兮歸來四字！　　而後面諸排騎士，手上端端正正捧着的，都是靈位！這些馬軍將士都誠心誠意，連坐騎都垂首不敢揚蹄，依次而前。李想中軍都讓到他們身後，曾高指揮下的樂手匠人，在馬上做鼓吹，奏起豪壯悲涼樂曲。萬餘革命家戰士，同聲而唱。每一個的歌聲，似乎都是從丹田中傳出，應和在一處，初時低沉，卻直入人心。　　李想喃喃自語：“這是此次革命，拋頭顱，撒熱血的無數革命英靈，回來吧！隨着凱旋之師回來吧！在漢口父老鄉親面前，稟報你們的忠勇……”　　那數百上千靈牌，每一塊靈位上的文字，在這一刻彷彿都湧入人們的視線當中，直衝入他們的心底！靈位之上，彷彿就有無數忠魂，正看向守護的家園，保衛的民眾……　　上萬健兒的歌聲，這個時候漸漸清晰起來，回蕩在這黃鐘大呂之聲當中。　　“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你是否還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也許我的眼睛再不能睜開，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懷？　　也許我長眠將不能醒來，你是否相信我化做了山脈？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里有我們付出的愛。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里有我們付出的愛。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　　這歌聲比起這個時候的曲調，有些區別。沒有小令詞曲的一詠三嘆，那麼多修飾音。哪怕是豪放派的詞曲，也沒有最後的那一聲拖腔。比起中正平和的雅樂，卻多了一些直抒胸臆之聲。　　每一名革命家士卒，此刻似乎都是用他們的全部感受在唱出這首早已經風靡革命軍上下，經李大帥親自作曲作詞的歌曲。　　在歌聲中，革命軍隆隆向前，直入漢口。

# 第二百三十七章 漢上第一功（三）

　　大智門外大營號角聲響起，接着就是漢口所有寺廟的黃鐘大呂之聲。接着就是無數男兒的喉嚨，同時在輕輕唱動一首悲涼的歌曲，這歌聲漸漸高昂起來，一曲百年之後血染的風采，就這樣在突然間，滲入了每個百年之前的百姓民眾的心底。也只有在這個時候，他們才聽出這首早就熟悉的歌曲的真髓。　　這不是在勾欄酒肆，書生意氣自命風流的低吟淺唱，也不是明眸善睞的歌女巧笑嫣然的撥動琴弦博君子一笑。而是上萬百戰餘生的健兒，攜着如刀劍的寒風，帶着一身的血跡，在漢家榮譽之血澆灌的土地的每個地方，和袍澤們一起望着頭頂陰霾的星空，從秦至漢，一直唱到今日的心聲，屬於中華剛健的文明！　　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你是否還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　　也許我的眼睛再不能睜開，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懷？　　也許我長眠將不能醒來，你是否相信我化做了山脈？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里有我們付出的愛。　　……　　這場大革命的戰爭到底是什麼，以身殉志的那些將士們到底為的是什麼，他們是否理解，他們是否明白，革命家戰士們沉默的情懷？　　史書斑斑的血淚之間，到底記載了他們多少？有沒有記下大秦蒙恬三十萬人將匈奴追亡逐北，有沒有記下李陵在絕境當中無奈的長嘆，有沒有記下霍去病麾下那些直入絕域萬里關中良家健兒，有沒有記下唐時吐蕃境內積石山前幾萬忠魂？有沒有記下宋時數萬十餘萬漢家子弟在河西的苦守，直到敵人將他們最後淹沒？有沒有記下歷史上高粱河，好水川，雁門關前，每個萬里長征不能歸鄉子弟的名姓？　　李想不會讓無數個無名的岳武穆成就一個有名的岳武穆，在這一刻，李想要讓此時中華民族，讓民族的歷史，從此刻開始記住千萬個無名的岳武穆。　　那成排的英雄牌位就是證明！　　也許只有這樣誇張的震撼場面才能喚醒沉睡的中國！　　近代中國在沉睡，而昏睡得最香最甜的正是廣大的民眾們。　　古代社會，人分五等，帝、士、農、工、商，雖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呼籲，但實際上也就前兩者有責任，后三者既無責任感可言，也無發揮其責任的渠道。連太祖的國文老師、參与創辦《民報》的湯增壁曾說，清末革命時期的“民族思潮”只能“灌輸中等以上”，至於那些行商坐賈、農氓役隸這樣的芸芸眾生，就算是“驅逐韃虜”這樣有激情的東西，也都是沒有興趣去聽的。　　李想給他們一個發揮責任，實現夢想，造就榮耀的渠道：革命！他要把民族思潮灌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就從這一場凱旋獻捷耀威開始！　　自戊戌變法以來，新一代的讀書人總希望引入西方的制度以挽救中國社會的淪落。但是，中國的4億人口中，絕多數人連民權的ABC都不知道。楊天石先生曾提出一個觀點，領導辛亥革命的並不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而是“共和知識分子”，但“共和知識分子”又包括哪些人呢？他們中應該有職業革命家、年輕的學生、專業的文字工作者、穿着軍服的新軍士兵或軍校生，或許還有“先進”的會黨分子等等，但不可否認的是，佔全國人口至少90%以上的农民，在這場革命中，他們在哪裡？　　共和民主思想的火種在茫茫人海中（其中大多數人很可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犹如浩瀚海洋上偶爾露出的岩礁，革命黨人沒有興趣去喚醒农民，絕大多數的农民也對所謂的“革命”抱以冷漠。革命者或許應捫心自問：革命能給农民們帶來什麼？共和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什麼變化？革命者或許會說，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但反過來說，如果鴻鵠不知道燕雀們的需求，他們為什麼要去支持革命呢？而鴻鵠們又有什麼資格去代表他們並聲稱自己代表了時代的潮流呢？又如何能指望一個嶄新的現代民主社會從中產生呢？　　辛亥大革命沒有人膽敢觸碰的社會底層，李想就敢！　　在數百年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習氣下，晚清社會是個愚鈍、無知、閉塞的社會不假，但是不是真的如一潭死水般掀不起任何波瀾，呈現出無可救藥的末世景象呢？李想相信也不完全是。　　大智門數萬百姓民眾面對撲面而來的莊嚴神聖，突然就變得鴉雀無聲，每名百姓，下意識的就摸摸自己手臉，整整自己衣襟。俯首為禮。　　湖北民眾，經歷血與火的戰爭洗禮，李大帥不遺餘力的吶喊，正在覺醒！　　在他們視線當中，出現一片白色的旗幡，在旗幡之下，是一名名白袍騎士。這些軍將士卒，沒有北洋軍那般衣甲閃亮，花團錦簇。可人人也都將自己收拾得乾乾凈凈，大檐帽戴得整整齊齊，但是敵人的子彈刺刀留在上面的痕迹仍然清晰，他們身上的傷是掩飾不了的。每人身上的軍裝已經縫補過了，卻仍浸潤着連場血戰留下的血痕。　　這些白袍馬軍，人人在馬背上腰背筆直，純用雙腿控坐騎。即使是這樣，他們的隊列也遠比北洋軍更加的整齊，胯下坐騎也都安安靜靜，抬腳落下，都是同時。這種整齊的節奏，一下讓大智門外本來熱鬧的場面漸漸就安靜下來，天地之間只響動的是那每一舉步只有一個聲音的馬蹄和腳步聲。　　這些白袍騎士，雙手捧着的都是一塊塊墨跡猶新的靈位。層層疊疊，彷彿沒有盡頭也似。每一塊靈位，上面似乎都有一個忠魂追隨。睜大眼睛，望向這座城市，望向他們哪怕在千里萬里之外，仍為之廝殺的革命首義之地。　　大智門外，這種場面，這片白色，這幾千上萬人整齊劃一的行動，這回蕩四下的歌聲，彷彿就有一種催眠般的魔力，讓所有人只能向這支軍隊垂首致敬。　　大智門內，此刻仍然是熱鬧如潮，和大智門外安靜下來的景象，成了兩個世界。　　守在道路兩旁維持治安的武昌革命家士兵，也全都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景象。一個個情不自禁的就已經站得筆直，忘記了喝罵，也用不着他們再聲嘶力竭的喝罵著維持秩序，一個個扶正頭頂大檐帽，同樣的垂首行禮。　　滿座衣冠似雪，無數英靈在前。這才是真正的百戰歸來雄師獻捷的場面！　　騎軍一隊隊的次第而過，在捧着靈位的白袍騎士之後，就是一個個披甲持兵的騎士方陣。這些馬上騎士，人人面容粗礪，眼神堅定。衣袂之上，全是百戰之後留下的痕迹。每營前面的旗幟，也不是如北洋軍一般裝飾繁複，簇新耀眼。都是統一式樣的五星紅旗，略略有些殘破，浸入布紋裏面的血跡再也清洗不幹凈了，卻仍然驕傲的飄揚在隊列前頭，紅的血色慾滴，寒風中獵獵捲動，引導着無數健兒跟隨着這旗幟前進。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記者，都拚命的按着照相機快門，昂貴的膠片用完了一卷又是一卷，只想把這珍貴的歷史時刻，每一幅，每一幀都記錄下來！　　無窮無盡的騎軍之後，就是三百金鷹突擊隊的騎士簇擁着幾名統帥。這個時候武漢三鎮的百姓才第一次看清楚李大帥的身姿風采。不是各大報紙上模糊不清的側影，也不是在漢口來去匆匆的背影……　　這是一個穿着普通士兵軍裝的將軍，一個清秀如煙柳，年輕的讓人嫉妒的青年。大檐帽依舊拉的很低，遮住應該非常同樣清秀的眉目，大檐帽下臉上的輪廓秀美中又如刀削一般分明。身形略顯瘦削，腰間武裝帶紮緊緊的，顯出了他結實而有力量的蜂腰。在馬背上，他坐得如一桿標槍那樣挺直，蒼白着一張小臉，抿着嘴唇，並不左顧右盼，只是安靜的策馬前行。怎麼看，都不象一個統領萬夫，擊敗北洋強軍，將北洋軍趕出湖北的絕世名將。但是所有人的目光就是這樣自然而然的注視這他，是李想身上這無形的氣場讓他們相信，這就是李大帥！　　李想突然抬頭，往天上瞧去，只見點點雪花，徐徐飄降，填滿整個天空，剎那間將先前的世界轉化到另一天地。每點雪花都帶有飄移不定的性格，分異中又見無比的統一。　　往左右瞧去，較遠的地方全陷進白蒙蒙的飄雲中，為這漢口第一大街增添了豐富的層次濃淡，有如一幅充滿詩意的畫卷，把一切都以雪白的顏色凈化。　　老天也感動的哭了嗎？　　這個身影被定格在一張黑白膠片上面，之後成為中外報紙的頭版。誰也沒有想到，在幾年以後，這個身影，就成了中華民族最大的期盼，最後的依靠！　　李想和他身側的金鷹突擊隊騎士之後，就是一個又一個步卒方陣。這些步卒方陣，比起前頭騎軍，更是整齊了十倍。橫看豎看斜着看，都是一條直線。前面騎軍壓着前進的速度，這些步軍行進也並不快，他們端着步槍，刺刀如鋼鐵的叢林斜指向天，整齊的步伐緩緩前進。每一次抬腿，都如一道整齊的波浪掀起，另一道整齊的波浪又緊接跟上。掀起的波浪，連天空落下的雪花也會他們頭頂做稍稍的停頓。除了他們的歌聲，就只能聽見整齊的腳步聲。　　這種步伐，彷彿有一種催眠的效果，看得每個身在其境的武漢百姓都目眩神馳。這種西方的軍事隊列展示，震懾得每個人都不敢大聲喘氣。　　軍事分列式，發展到百年之後的那個時代，本來就是一種耀武揚威，一種震懾，一種展示，一種壓迫。縱是見多識廣的後世人，看到國慶十年慶典，萬人以上組成的一隊隊步兵分列式，都會心潮激蕩，熱血沸騰，更遑論這百年之前的武漢百姓？　　前面騎軍大隊，帶給汴梁百姓的是蒼涼，是悲壯，是沉鬱。讓他們模模糊糊知道了一些，這些在封建體系當中，從來都是底層，連市民百姓地位都有所不如的軍士們，到底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犧牲了什麼，付出了什麼……　　那麼後面這步軍大隊，就帶給武漢百姓的是震撼，是激動，是鼓舞。這樣的軍隊，才是真正強軍，才是百戰之師，才是無敵勁旅。是踏破關山，是擊滅胡虜，是破軍殺將，是凱旋榮歸的革命軍健兒！前面敗退北洋軍與這支革命軍相比，只能是天差地遠！　　如此大軍行進，更有一種奇異的美感。這種美感，是這個時代的國人絕對陌生的。　　參加這場凱旋獻捷的多是接受過近代化軍隊訓練的原湖北新軍，還有招募的學生軍組成，自然遠遠不能和後世百年大閱軍相比，但是已經有其規模，有其軍人氣質的養成。　　此時此刻，他們總算知道，那麼兇悍的北洋軍為何會撤退漢口了。這場辛亥大革命，漢上第一的功績是如何創立下來的。眼前這革命軍，已經遠遠超過他們的理解範圍！這支強軍，到底是怎樣整合出來，怎樣磨礪出來，怎樣打造出來的？這個統領他們的李大帥，到底是何等樣的人？　　當李想經過的時候，這些在高處的目光，都集中在這個瘦削英挺沉默的身影上。裏面蘊含着各種各樣的情緒。或傾佩，或羡慕，或有隱隱畏懼，或有百般不解，給每個人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李想騎在馬上，感受着各式各樣的目光，白雪很快就在他的大檐帽上，堅硬高高豎起的衣領上，並不如何寬闊卻又承載百年歷史責任的肩膀上，落下薄薄的一層。此刻心中，他還有些恍惚的不真實感。　　他偶爾也想抬頭看向四下，卻覺得這個時候，怎麼也模模糊糊的都看不清。　　此刻心裏，有一種熱流涌動，自己已然邁出了在這理想年代中成功的第一步！

# 第二百三十八章 一朝白雪（一）

　　雪花下得更大更密，大智門和歆生街均被濃得化不開白皚皚的冬雪籠罩，茫茫一片。　　黎元洪目光追隨從雨雪深處衝出來的鋼鐵叢林，忽然道：“李帥甫入漢口即下大雪，這算是甚麼兆頭？”　　馮小戥雙手按拂欄，注視着在風雪中緩緩推進的大軍，雪花飄進似乎永不停息大軍隊列，立被衝散，擊碎得無痕無跡，一切都是那麼霸氣，低聲笑道：“你在這裏宣揚迷信思想，千萬不要傳到大帥耳里……”　　黎元洪嘴角的肌肉輕輕抽搐，別頭凝望另一端消失在茫茫雪雨裹的歆生路，頹然道：“何必這樣嚴肅？”　　大智門車站樓上，隨着漢口城由北至南漸次安靜下來，革命軍大隊行進的腳步聲，行進時那悲壯蒼涼的歌聲，越來越響。　　只下這麼一陣的密雪，武漢換上雪白的新衣，所有房舍見雪不見瓦，長街積起一層薄雪，革命軍方陣就踏着雪白潔凈的地毯緩緩推進。　　純凈樸素的雪景使他們心中各有沉溺，不能自已。　　雪點變成一拳拳的雪球，彷佛由一滴滴剔透的冰冶淚珠，變成朵朵徐徐開放的花朵，美得敦人心醉。　　陣陣悲壯蒼涼的歌聲，悠悠揚揚從革命軍中傳來，配合這雪白蒼茫的天地，份外使人幽思感慨，神馳物外。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一種情緒感覺，就這樣迎面而來，不斷拍擊在大智門車站樓上，讓上面所有漢口權力上層的人物們都一個個下意識的繃緊了面孔，停止了低低的笑談議論。　　在北方來的三個人當中，廖宇春神色已經有些惶恐了，本來以為一切掌握，北洋軍的勇武以無人可以超越，甚至都已經相信段祺瑞言不由衷的撤退聲明，現在卻現似乎已經反覆。這是何等樣的強軍，才能給人這樣喘不過氣來的壓迫力？如今看來，段祺瑞如此匆匆忙忙的北撤，甚至有倉皇的嫌疑。正是這種感覺最為要命，他還努力保持着平靜，可是額頭上汗珠不斷的滲出來。夏清貽和孔文池兩人，同樣驚疑不定。周遭人的目光不斷投射過來，讓他們更是覺得如坐針氈。　　而在一群漢口外國領事洋大人班列當中，洋鬼子們手心裏面也泛出了汗，可是他們畢竟是近代化國家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物，這樣西式閱軍的場面也不是第一次見過，站在這裏自然有一種靜氣。雖然現在局面已經有些超乎想象。惱怒，害怕也沒什麼用了，且冷眼旁觀就是，一個民族的獨立革命，不是短時間的事情，此次漢口出了一個東方“拿破侖”，必經實力還是很弱小，漢口民眾的覺醒程度也並不徹底，其後再彌補也不是不可能。　　而且此次看來的確是有些看了李瘋子這人，聯合黎元洪，同盟會，袁世凱，這般勢力深厚的三方勢力全力打壓之下，還是被他翻了身。北洋軍的實力，洋大人們實在太了解了，不然也不會力挺袁世凱，敢說出“中國局勢非袁不能收拾”的狂言，也正是清楚北洋軍的實力，才會更切實的體會李瘋子的強大，看到段祺瑞倉皇北撤的模樣，也可知李瘋子絕不是等閑手段。　　戈福的眼角，在左右洋人同伴臉上掃過，最後落在幾個日本人身上。對於中國這場革命最關注，今後牽扯利益最直接的就屬日本人了吧。一个中國人的“拿破侖”，無異於日本人的“撒旦”！　　看看池邊吉太郎和長安英彥那陰毒的眼神，不知道又在心底謀划著什麼樣的陰謀？上次漢口租界一戰，日本駐漢口領事松村貞雄，漢口警備司令中村善次郎，各國駐漢領事推舉五國聯合艦隊總指揮日本駐華第三艦隊司令川島令次郎，以及駐漢口一千五百日軍集體玉碎。這個仇，日本人怎麼會忘記？　　戈福當然知道，日本人需要的就是一個借口，一個歐西列強無法組織其出兵中國的借口。而漢口無疑是個製造事端的最何時地點，李想這個極端民族主義者又是一個很會製造事端的人物。　　但是歐西列強一定會阻止，他們是絕對不會答應由日本獨佔中國的。　　怎樣才能扭轉倫敦當局對中國事件的態度？戈福卻找不到一個有力的理由，去說服大英帝國的女王陛下，去說服大英帝國的議會，去說服大英帝國的民眾。李瘋子其實一點也不瘋，他的排外運動不像義和團，更像華盛頓領導的美利堅民族獨立運動，他反對的只是外國人在漢口的殖民當局，他要排除的只是外國人在漢口設立的稅務官，還有外國人開設在漢口的幾家垄斷行業的大洋行！這隻是碰觸了外國人中極少數人的利益，更多外國人是樂於見到這樣的結果，所以要改變當局對中國事件的態度，在歐洲最緊張的時刻，放任東方再來一場動亂，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戈福微微搖頭，既然改變不了，多想也無益。想定此節，戈福就站在自己位置上，一朵朵雪花飄撒過來，粘上幾朵在他特別紳士的鬍子上，甚而微微有氣定神閑之態，靜靜等候着革命軍方陣的過來。說起來他還當真微微有些好奇，在中國掀起一場又一場波瀾的人物，很有可能成為未來東方“拿破侖”的人到底是個什麼模樣？不過，聽說和拿破侖一樣是個小矮子！　　比起他們，放開一切的黎元洪自然更是淡定。在武昌舉義時，成為民黨牽上台前高高掛起的傀儡，再到經過他的一番拳打腳踢，成為實權都督，最後還是淪落為李想的牽線傀儡，他這一生經歷的風雨，都比不上這三個月的刺激。人生經歷這樣劇烈的起起伏伏，也因此而大徹大悟了。李想被同盟會蓄意打壓，黎元洪當初也是在後面使勁。　　卻沒想到，李想是扛不住離開了漢口，但是他和黃興也扛不住，被北洋軍打出了漢口！　　更沒有想到的是，李想自己恁的霸氣，如此打壓，都壓他不下去，又殺回了漢口！　　在這一刻，黎元洪心中甚至掠過一絲惶恐。李想此子，看來絕不同於俗類，而且瘋狂。跟着他，不成功，則成仁！這點念頭，不過一閃而過，將來的事情，將來再說。且在這裏，看看那些鼻子高高在上的洋大人反應。　　馮小戥等留着漢口的政工人員，這個時候都站得筆直。革命軍帶起的這一股威武肅殺，悲壯蒼涼氣息，就是在大智門車站樓上，他們也感覺得到！　　但凡一個青年，哪怕對兵事完全不通，心中也未嘗沒有一個保家衛國，縱橫疆場，封狼居胥，勒石紀功，登凌煙閣，這樣充滿熱血的夢想。　　中國人的血脈當中並不缺少剛健，只是還未覺醒。中國人的文明並不缺少剛健，只是被塵埃掩蓋。　　霍去病　　冉閔　　岳飛　　……　　這是一個民族的剛健血脈，這是一個民族的無上榮耀，這是後世史書將牢牢記載，傳於千秋萬世！卻在近代，蒙上了一層塵埃！　　直到此刻，當整個漢口安靜下來，當革命軍未至，這雄武壯烈之氣就夾着朔風雪漠迎面而來。聽到那血染的風採在城市的上空與風雪回蕩。突然之間，這個民族剛健的血脈在覺醒！　　廖宇春臉上汗水流得更多，戈福更加倍用鎮定功夫讓自己看起來行若無事，池邊吉太郎的眼神更加的陰沉，而黎元洪越顯得雲淡風清。　　其他大智門車站樓上各界名流，這個時候卻俱為革命軍迎面而來的氣勢所攝，隊列已經有些紛，大家都在盡量不失禮儀，向前挪動幾步，好在革命軍抵達的時候看得更清楚一些。李想他們當初在劉園夜宴里都是見過的，當初花了十八萬為夜宴買單，這次李想卷土重來，聲勢如此嚇人，肯定是要大放血了！　　就在大智門車站樓上眾人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做派的時候，革命軍當先一片白幡，已經出現在樓上漢口大官人們的視線當中。　　雪花飄飛，天地一片素白。馬上騎士白袍如雪，旗幡如林，革命烈士靈位層層疊疊，十萬健兒，死戰絕域，雖有百死，為革命卻不惜其身，今附凱旋雄師，在這素白的大道上滾滾前進。這一種壯烈到了極處的男兒氣息，頓時就直直撞上大智門車站樓上，籠罩在在場每個人身上！　　大智門車站樓上，歆生街兩邊的百姓民眾，所有人都似被迎面而來的這種感覺推了一把似的，都情不自禁的微微向後一仰，每個人神色都下意識的肅然起來。　　這白袍騎士，彷彿無窮無盡也似的從大智門中湧出，到了車站洋樓之前，革命軍就不再反覆高唱那血染的風采，人馬皆是寂然無聲也似向前行進。在這一刻，恍然不僅僅是這些革命軍的白袍騎士，而是萬千革命烈士之忠魂同時來歸！　　這一刻，每一位在場的國人都被打動了，他們眼眶已經微微有點濕潤。　　大隊白袍騎士，在離車站洋樓三百步就已經停止向前，而向兩邊散開，將數百成千靈位完全展現在漢口百姓民眾的眼前，乘現在當道諸公的面前。　　在他們身後軍裝血跡淺淺，彷彿才從百死餘生的戰場上下來一般，如寫滿此次征途的榮譽戰績。一個接着一個方陣的在那些白袍騎士身後展開，每一個方陣就位，領軍將領就是一聲低沉短暫的呼喝，如林刺刀，蔽日旗幡。　　隨着一個接着一個方陣就位垂槍，這整齊起伏的鋼鐵波浪，彷彿具有一種催眠的魔力，讓每個人心都揪緊了。此時此刻，觀禮的人們，每個人連大喘氣都不敢，生怕驚動這彷彿有了生命也似的靜默鋼鐵叢林！　　什麼是百戰雄師，這才是百戰雄師！殺氣雄渾卻又安靜整肅，令行禁止，雖千百人，卻如一人。此前在漢口耀武揚威的北洋軍雖然花團錦簇，但是和眼前這支足可讓人感到畏懼不敢高聲的大軍比起來，只能說是天上地下！　　經過近代方式操練出來的大軍分列式，在百年之前睡夢憂酣的國民面前展現出來，果然有着最大的震撼力度！

# 第二百三十九章 一朝白雪（二）

　　四周突然變得空寂無聲，只有雪花輕柔地默默從天飄降。　　當李想一行，在金鷹突擊隊三百猛士簇擁下出現在大智門前的時候，所有歌聲樂聲，此刻都戛然而止。　　大智門車站洋樓和歆生路之間，大智門車站巨大的廣場之上，只有一片讓人覺得渾身彷彿過了電也似的莊嚴沉默。每個人的目光，都下意識的集中在了策馬緩緩而前的李想身上。　　李想任由雪花落在身上，坐下駿馬腳步不停的朝前走去。雪下得更大更密，團團綿絮般的雪花，隨風輕盈寫意的飄降，把這幅畫卷轉化作純美迷離，觸人心弦的詭奇天地。　　車站洋樓上，廣場上的千萬百姓民眾，絕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李想，此時此刻都是心中喝彩，這個已經名動天下的李大帥，哪裡象外界傳言的窮凶極惡的一個瘋子？　　大智門車站洋樓下，李想與曾高及一眾革命軍將領，越眾而出，李想在前，諸將在後。李想臉色略微有點憔悴，身形也稍稍有點瘦削，一身普通士兵的西式軍裝，穿在他身上，別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風儀氣度。和那些普通士兵們不同，可這不同又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唯一能看出來的，就是他偶爾抬頭，從大檐帽下露出的一絲明亮的目光，其威如電，顯出了一種縱橫六合的精悍勇猛，偏偏又不顯得兇惡暴力，卻自有一種仁者氣度。　　在他們身後，大隊步軍士卒一個接着一個方陣的開進。進了歆生街，就變幻了步伐，抬腿高，落足重，上身卻始終挺得筆直。這步兵分列式，看起來比騎軍更加的壯觀震撼。那種正步前進重重落下的架勢，似乎每一下都敲打在人心裏。　　步兵分列式，本來就是單純用人來營造出一種滾滾向前，無堅不摧的氣勢。已經是人類隊列臻於極致的表現形勢。此刻展現出來，如何不能讓這裏的所有人目眩神馳？　　中外記者猛按照相機快門，鎂光燈閃個不停。　　步軍方陣次第而就位，同樣垂下刺刀步槍行禮。　　周遭不少有心人，一直在關注着李想的反應。看到這個場面，廖宇春甚至覺得眼前都有點黑，戈福的臉色也終於忍不住有些難看了起來，池邊吉太郎面容上浮現出一絲若有若無的冷笑。只有黎元洪，還是那副誠心正意的樣子，虧他這樣一個胖子，在這寒冷刺骨的風雪天，在樓台上站這麼久，還能維持住神色不變。　　大隊步軍終於就位，跟在騎軍之後，層層疊疊的排開豎立。當最後一個步軍方陣就位的號令出，在一個個步軍方陣前行的同時，李想和身後諸軍將，也沒什麼多餘舉動。只是來到大智門車站洋樓前百步，同時翻身下馬。李想正正頭上大檐帽，率先舞拜下去。李想以降，同時深深拜伏在地。他們並沒有拜樣樓上的那些人，而是拜向廣場邊上觀禮的百姓民眾。近萬革命軍戰士，也隨着他的動作，同時跪倒，舞拜雪塵。　　李想扯開嗓門：“武漢的父老鄉親們，讓你們受苦了！革命軍來晚了！我李想來晚了！”　　層層疊疊的百姓民眾為著突如其來的變化不知所措，但是都被李想這一句充滿歉意的語言觸動心底最柔軟之處。　　李想突然有點激動，他抬起雙手平舉至額前，如泣如訴也似的繼續說道。　　“在北洋軍入侵漢口的這段時間，火燒漢口，縱兵搶劫，戰爭所帶來的所有苦難都由你們承擔了，我李想都知道，革命軍將士都知道！我們能為大家做得，只有將革命進行到底！浴血奮戰在國民革命的疆場上，用我們的血肉、血汗、血淚，去和兇狠的北洋軍惡戰到底。救民眾於水火，挽民族於危難。在強敵壓境、湖北民眾飽受北洋壓迫，革命局勢處於危亡的生死關頭，我革命壯士挺身而出，為國家爭國格、為民族爭生存，奮戰沙場直至壯烈犧牲……”　　言畢，李想放聲大哭。身後革命軍將士，也無不泣下。革命軍中，先是一聲低低的哭聲，接着這哭聲就如大風卷過一般。低垂的刺刀如波浪一般的起伏不定，隊列中的軍將士兵都拚命的將目光望向這些靈位。　　漢口擊敗黎元洪之後，是北洋軍在湖北之地上最為瘋狂的戰略進攻階段，也是革命陣線奮起抵抗、承受着最大壓力的戰略防禦階段，李想帶來着他們承擔正面戰場作戰的最艱苦的戰鬥，尤其是那當中下層革命軍官兵，浴血奮戰在戰場上，用自己的血肉、血汗、血淚，抒寫着一曲慷慨雄渾的悲歌。　　救民眾於水火，挽革命於危難。在強敵壓境、革命危亡的生死關頭，李想帶領着他們挺身而出，奮戰沙場直至壯烈犧牲。　　想起身邊同志在一場場戰事中倒下，想起他們革命軍成軍以後，五星紅旗所向，從未後退的決絕義烈，想起一場場戰事當中他們統帥李大帥每每都在最前線，在狂風中，在暴雨中，在大雪裡，佩劍一展就已經帶頭沖向敵人大隊的感動。想起他們此刻站在軍人榮耀的一個頂峰，在父老鄉親面前展示出他們全部苦難和驕傲。想起鮮血飛濺的戰場，近萬革命軍將士為同一個理想，血染沙場，含笑九泉。想起他們流的血，血色的天空，血色的大地，血色的江水，太多的血水寫就的故事，難免悲壯。　　這些革命軍的鐵漢們就再也按捺不住，淚落如雨。　　這一刻，他們想起的是一幅飽蘸熱血寫就的瑰麗斑斕、雄渾悲壯的歷史面卷。　　廣場上擠滿百姓民眾，此刻也是淚如雨下。　　李想的那番話說完，儀式就算是結束。此次獻捷耀威儀式，持續時間怕不有兩個時辰，震撼過後，下得大智門車站洋樓，不少人覺得頭昏眼花，兩腳軟。　　廖宇春昏沉沉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下來的，只是在那裡不住擦汗，在這樣寒冷的天氣，只覺得自己中單都已經濕透了。前頭戈福拖後幾步，留在後面來了些。廖宇春看到，就如久旱逢甘霖一般，忙不迭的快步上前，對着戈福深施一禮，卻不說話。他是知道袁世凱和洋人之間的默契的，因此很想看看洋大人有什麼意見。　　戈福先左右環顧一眼，看看左右安靜，才陰陽怪氣的問了一句：“如何？”　　廖宇春鎮定一些，苦笑道：“麻煩，大麻煩……宮保的如意算盤怕在李想這裏打不――響！這是個人傑啊……”　　戈福冷笑一聲，居然拍了拍廖宇春肩膀：“也不必如此消沉，把持定了，便無大錯。文明世界的國家，是支持袁宮保的，這一條原則從來沒有改變。讓你們的袁宮保，放心大膽的去干吧！”　　廖宇春喃喃自語：“李想可不容易擺平……”　　戈福微微一笑，再不多說。　　如果袁世凱能夠擺平李想，這是再理想不過的事情，不過李想抱負不凡，將來袁世凱能不能擺平他，還真說不準？如果不能，他也不會失去什麼。　　這個念頭一閃過，戈福臉上忍不住就浮現出淡淡的冷笑。李想雖然不凡，可是根基太淺。在中國，才是某個勢力存在於中國的根本。　　宋缺眼眶還有點紅紅的，缺點哥雖然外表粗豪，但是剛才念及陣亡同志，還是撒了幾滴男兒眼淚。　　他撓撓頭，看着李想：“大帥，接着咱們做什麼？”　　街旁的古樹，均鋪上雪白的新衣，這白茫茫的天地，既開放又無比的隱閉神秘。　　李想左右看看，眼眶也紅紅的，要感動別人，先得感動自己。很是哭了一場，這個時候他一笑翻身上馬。　　無數軍將士兵的目光都望了過來，他們已經習慣於艱苦之地的惡戰，突然回到這軟玉溫香的繁華之都，遠離了戰場，一下子變得不知所措。　　李想在策馬過去，一一拍拍諸將他們肩膀，錘錘他們胸膛。再來到曾高和李西屏身邊，低聲道：“一切重要莫過於成立雖小而極端新式之國防軍！時間緊迫啊。你們應該也看到了剛剛陽台上那幾個小東洋了吧？他們就是咱們今後最大，最危險的敵人。”　　曾高和李西屏都默默的點頭。　　“接下來的事情交給你們了……”李想哈哈大笑，拋下他們，策馬就向劉園方向奔去了。　　馬背上梅迪也突然笑問：“大人，接着做什麼？”　　李想想了想，輕笑道：“春風得意馬蹄急！如此繁華的漢口，當然先享受一陣再說……”　　“都下雪呢，還春風得意。”梅迪不滿的說道。　　李想一拍馬背，豪情狂起，哈哈一笑，策馬狂奔，梅迪、宋缺等人緊隨在後。在這一刻，李想完全放下心中的負擔，背負的那穿越時空的秘密歷史責任，就像此刻從天降下的雪花一樣無拘無束。　　一朝白雪。

# 第二百四十章 新的曙光（一）

　　一條驚人的消息，李大帥入漢口的傳奇般的故事，像春雷在空中炸響，隆隆地滾過中國大地，即使世界也能感受到它的震顫。這一聲春雷，劃破了中國上空厚重的陰霾，把一絲希望之光灑向黑暗的大地。　　當李大帥進入漢口，完成革命軍的凱旋耀威儀式，燥動的漢口稍稍沉寂下來后，李大帥驕傲地向外界宣布：湖北革命軍再度光復漢口！革命軍隊於湖北地區重創北洋軍精銳！　　當湖北大捷的電波傳向四面八方時，中國人一掃壓抑了太久的沉悶，人人欣喜若狂，舉國上下也躍入一片歡呼沸騰之中。中國人沉默太久了，壓抑太久了。這一天，中國人心中的那種消極頹喪、恨鐵不成鋼的悲觀氣氛一掃而光，一口壓抑已久的惡氣長長地吐了出來。　　其實就這場戰役本身來看，李想革命軍隊雖殲敵萬餘人，自身傷亡也在一萬上下，實是一場殲敵八百，自損一千的消耗戰。但俗話說，兵敗如山倒。就在革命軍隊在孝感、漢口倉惶漬逃，接連慘敗的情勢下，在北洋軍所向披靡的聲威中，南方求和妥協之聲甚囂塵上的時候，李想竟以哀兵兜頭打出一棒，就像拳台上被一個巨漢逼入角落的小個兒，眼看已無力招架時，卻突然一拳把巨漢放翻在地，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迹。　　這樣傳奇的變化，這樣令人驚艷的戰鬥，也無怪乎這一拳能令麻木無知著稱的中國百姓民眾群情沸騰，喝彩聲震天。觀眾向來同情弱者，而這場較量中的絕大多數觀眾又恰似那個小個兒的擁躉，自然都盼望着他能把那驕狂無羈、瘋狂無義的巨漢徹底打翻在地。因此小個的這一拳，比巨漢打倒小個十次贏來的喝彩聲還要多上十倍、百倍。　　武漢三鎮，躍入一片沸沸楊揚的狂歡之中。　　自北洋軍進入漢口，便肆無忌憚的破壞這座長江中游的美麗城市。北洋軍帶來的都是摧毀安定、美麗的死亡恐怖和悲觀壓抑。漢口百姓每一天，都在惶恐中度過。但今天不同了，“革命軍隊痛殲北洋強盜”的消息像插上了翅膀，迅即傳偏武漢的大街小巷，像天降的瑞雪，覆蓋武漢每一個角落。　　當李想的《人民日報》、上海剛剛開業的《大公報》、《中央日報》等各大報紙的號外鋪天蓋地撒向漢江南北時，一顆顆激動的心達到了沸騰的頂點。　　武漢三鎮，連同穿流其間的長江水被民眾瘋狂的熱情攪得沸騰難抑，連寒流侵襲的風雪都要被着熱血所融化。　　年輕人再也呆不住了，奔出家中，歡快的踏着瑞雪，去搶購各報近乎相同，但在他們看來卻極不相同的號外，與同樣興奮但素不相識的路人歡呼擁抱，享受這難得的歡暢、喜悅；長者則以東方人特有的含蓄、深沉，閉門家中，細細地咀嚼字里行間的甜蜜和喜悅，任痛快的淚水滿面橫流，嘀嘀噠噠地浸透手中的報紙；孩子們也被大人們顛喜若狂的情緒所感染，像一隻只歡快的小鳥，隨着大人們注入大街上人頭攢動的歡快洪流中。到處都是慶祝的浪潮。　　武漢三鎮內所有的居民全部湧上街頭，廣播喇叭里傳出革命軍軍歌《革命軍進行曲》的旋律，由那些熱血青年學生組成的銅管樂隊，迎着風雪一路行進，一路奏出激越高亢的《血染的風采》。穿革命軍裝的人全被視作民族英雄，狂熱的人群將他們簇擁着高高舉起。　　絲質的、布質的、紙質的無數面血色五星紅旗發出“嘩啦啦”的聲響，犹如海嘯一般。一些耄耋老翁不顧年邁體衰，走上街頭……　　入夜，位於劉園的某棟大樓內，黎元洪默默仁立在辦公室的窗下，室內一片漆黑，他不想開燈。樓前街道上華燈齊放，雪白的世界，琉璃的世界。提燈遊行的隊伍填銜塞巷，宛如一條遊動着的火龍。孩子們兩手各提一盞彩色燈籠，在人海中穿行嬉戲。黎元洪的耳膜被巨大的“民國萬歲”聲浪衝擊得隱隱作痛，不知為何，他的眼角微微的有些濕潤。　　這一夜，武漢、上海、廣州、重慶等已經光復的中國各大都市都有數十萬歡樂的人海提燈摯火，把城市燃得通明。　　就在這大雪紛飛的夜晚，縱貫武漢的長江兩岸，更是人聲鼎沸，火龍翻飛。人人眉飛色舞，喜氣盈盈地說著、笑着、喊着。一條條誇張的，甚至令人發噱的新聞以最原始的方式，速度極快地傳播着。這時，人們似乎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連漢口租界洋大人的衙門外也豎起了“恭祝中華民國獨立”的八字大旗。無論華界還是租界，沿街店鋪都掛上了書有“新漢萬年”的四字白旗，並放了一陣鞭炮以示慶祝。　　“知道嗎，李大帥的部隊已經把北洋軍趕到武勝關了，北洋軍這次不趕緊逃出湖北就得被李大帥消滅！”　　“聽說李大帥已經準備率部隊大舉反攻了，看來革命軍打敗北洋軍的這一天到了。”　　“哎呀，那可太好了，武漢平安了。”　　“武漢當然平安了，聽說北京的滿人都忙着準備跑天津租界哪。你們看吧，中國全面光復的這一天遠不了啦。”　　此刻，滿清王朝的末日，就連街上的販夫走卒、酒肆中的閑人茶客也開始大聲的議論。　　“大明不過二百幾十年，清朝如今也二百多年，難道還不亡么？”　　“宣統不過兩年半！推背圖上早記下了。”　　毋庸贅言，任何一個朝代都會覆亡，但在“清朝即將亡朝”的民間共識下，這個最後的封建王朝走得卻是最為的平靜。　　“氣數已盡”是某種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社會心理，最不可解的是，越是底層社會，類似於“宣統不過兩年半”的讖語就越容易被傳播。隨着這種詛咒性說法的擴散，當局的合法性也在潛移默化中不斷流失，整個社會都會出現一種莫名的求變躁動，而那些傳統的“皇權、官權、紳權”，其威信也就在草民們的心目中一降再降，一旦這一天真的來臨，王朝瞬間崩塌如摧枯拉朽，真是如同一種“無聲無色、如土如塵”的境界。　　早在《辛丑條約》簽訂之後，中國社會處於巨大的變動和深刻的危機之中，各種矛盾的發展和深化，也早就孕育着一場驚天動地的大革命。李想引導着，終於爆發出無人可當的威勢！　　這時，長江兩岸突然一陣騷動，但見江里上百隻大小船隻突然張起彩燈，在一陣陣鑼鼓聲中穿梭游弋於江面上。江水的反射更使彩燈布滿江面，犹如群星閃爍天際。呼啦啦的喊叫聲、震天動地的鑼鼓聲、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使武漢像一口沸騰的大鍋。　　武漢三鎮的人們心醉了！中國人心醉了！在這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中，李想掀起革命運動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隱隱的有引導着時代前進的方向的力量。　　在這個年代，中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震蕩和變動。民族資本主義處於初步發展之中，民族危機繼續深化，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群眾鬥爭和愛國運動本就應該是這樣的風起雲涌。　　千家嶺哪個過去極不起眼的小村莊，一夜間竟成了無數熱血青年人心中的聖殿，散發著民族復興的希望之光。心靈趨於麻木的中國人，似乎也在這一夜驚醒了。　　北洋軍段祺瑞撤出漢口，同樣令西方各列強各有想法，卻又大惑不解。連日來，各國駐華武官、軍事觀察家、新聞記者湧向漢口、湧向湖北，都想一睹讓北洋軍大吃苦頭的李大帥的風采，當然他們更想知道李想革命軍隊的實際戰鬥力。　　也難怪，南方民黨的部隊連遭敗績，失地千里，首義之地岌岌可危。可安陸農村的李想革命軍裝備低劣的雜牌部隊能創造出奇迹，而且殲滅的偏偏又是北洋軍最為精銳、兇悍的引進德國陸軍近代化方式訓練出來的最新式陸軍，北洋軍的裝備更是和德國國防軍同意的精銳，他們不得不覺得不可思議。在他們看來，李想革命軍隊的實際戰鬥力如同中國這個千年古國一般，神秘莫測。但有一點卻是眾口一辭：南軍同樣能擊敗北軍。　　沸騰之夜，漢口英租界萬寶路一間二樓的窗口裡亮着燈光。燈下，英國駐漢口使館總領事戈福正奮筆寫着將發往國內的一份報告，報告中有他奔波多日，更是見識了李想革命軍白天凱旋耀威之後得出的一條結論：革命軍有最好的士兵，從長遠看，革命軍一定能擊敗北洋軍。更需要的主意的是，我預感着一位東方“拿破侖”即將誕生。　　此時戈福，犹如當年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經歷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給它們的教訓打擊之後，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民“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他寫下報告時候的心情，與當年的瓦德西一樣沉重。　　當年的列強同時在中國進行激烈的爭奪，各懷鬼胎，彼此掣肘，無法在瓜分問題上達成一致，瓦德西的報告返回歐洲之後，列強不得不以“保全主義”作為對華外交的基本原則。“保全主義”只是列強侵華手法的變換，並不意味着它們改變了侵略本性。　　如今，在李想的強勢面前，列強還能保持他們的侵略本性嗎？而李想，又能改變列強的侵略本性嗎？　　沉沉夜暗裡，瑞雪無聲，長空萬里，中國革命終於見出了一線新的曙光，即使是微末的希望。

# 第二百四十一章 新的曙光（二）

　　廖宇春站在碼頭邊的纜石柱旁，紛紛揚揚的大雪落在頭上，鑽進脖子里；狂風將夾袍下擺撩起老高，卻不見他有瑟縮畏寒之態，心思不知道去了哪裡。　　夏清貽急急忙忙的拿着一紙文書還有船票跑過來，只拱手說道：“少游，辦妥了，上船吧！在漢口，我是一刻鐘也呆不住了！”說完，便踏雪漫步登上一艘美利堅輪船。　　李想的一場凱旋耀威，把他們嚇得不輕。午後四時，立刻與孔文池、靳雲鵬面訂議和期內，應辦事件，併發馮軍統一函，多規諷語。他們當以時機急迫，萬不可緩。是日即附乘美利輪船啟行，儘快的離開漢口是非之地！　　廖宇春也不多言語，在漢口的每一刻都心驚肉跳，他也同樣不想多待，匆匆的跟着夏清貽登上輪船。　　這艘美利堅的鐵甲輪船迎着凜冽的朔風，在漫天大雪中緩慢地駛出漢口四官殿碼頭。一個搞鼻子洋人船員渾身是雪，掀開厚重的棉簾進客艙，笑嘻嘻的用一口漢口話說：“女士們，先生們。歡迎乘坐美利堅旗昌輪船公司黑珍珠號客輪，這將是一場美妙的旅程……哦，還有，恭祝中華民國獨立，漢口光復……你們的李大帥，今天真是帥呆了！”　　這船艙里共九名乘客，除廖宇春和夏清貽之外，還有一對老人家帶着三個小孩，另一個是個年輕的學生。這人兩道八字眉分得很開，一臉滿不在乎的樣子，正蹺着二郎腿從艙窗中饒有興緻地瞧着外面碼頭上的雪景。他穿得相當單薄，只一件東洋留學生常穿的學生裝，也沒戴帽子，露出個沒有辮子的光頭。在他的對面是一位顯得多少有點疲倦，臉色蒼白的顯然傷病在身的女子。她裹着一件毛毯，抱着膝，痴痴的望着窗外，透着無限的幽思，使人望之生憐。　　洋船員說到李大帥時，她長長的眼睫毛驟然輕微的顫動一下，望着窗外茫茫風雪的眼色閃過一絲漪漣，瞬間又歸於平靜。　　那個青年學生看到了，又裝作沒有看到，只是笑嘻嘻的朝洋船員說道：“要改朝換代了。”　　對於中國人這樣奇怪的說法，洋船員早已經習慣，他聳聳肩膀，退出客倉。　　這個疲倦的女子卻不認同，她甚至有些生氣，她狠狠的瞪着這個學生說道：“不是改朝換代，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　　“得，湯家大小姐，您別生氣，我說錯了還不成。”青年學生嬉皮笑臉道：“您是有傷病在身，還是好好養着吧。別到了上海，沒見到你媽最後一面，卻讓你媽見到你最後一面。”　　湯家大小姐沉默下來，眼神是那樣的複雜難明。她生氣，卻不在發作。她是不願離開漢口的，不願離開漢口的那個人，但是母親身體本來就不好，已經在上海協和醫院病重，她不得不去一趟上海，也許就是她們母女的最後一面了。只是時間也太巧合，李想入漢口，竟不能見上一面，心裏總有一絲失落和牽挂放不下。　　然而聞船中人語，皆自稱民國。談起李想，亦高呼一聲李大帥。湯約宛就會因此而觸動心弦。　　湯化龍遣來接湯約宛的這個傢伙，又開始了滿嘴跑火車。什麼大明不過二百幾十年，清朝如今也二百多年……什麼宣統不過兩年半……大談“氣數已盡”，這些某種神秘的不可捉摸的東西，實在看不出他一個留學生裝扮的人可以扯出這樣無稽之談。雖然湯約宛完全裝作看不見，可是滿船的人卻聽得津津有味。　　對於宣統小皇帝即將飄落的皇冠，青年學生嘴裏跑出的這些讖語，船上的人居然沒有絲毫的惋惜，即使老頭子身邊那個滿口阿彌陀佛的老太婆，也至多發出一聲態度曖昧的輕嘆：“皇帝江山從此送掉！”　　這聲农民的嘆息，用在日後的歲月，幾乎同樣具有讖語般的功效。誠然，辛亥以後的农民照樣會巴望一個好皇帝，但‘皇帝的江山’卻確確實實永遠地被斷送掉了。”　　夏清貽聽了船里的話，見廖宇春鎖着眉頭不言語，便輕聲笑道：“這有什麼犯難的，滿廷退位，本來就是無可挽回的事實……你難道忘了咱們南下的目的？”　　廖宇春轉臉看看坐在一旁的三個小孩，因為剪掉辮子而興高采烈。隨着這種詛咒性說法的擴散，滿廷當局的合法性也在潛移默化中不斷流失，整個社會都會出現一種莫名的求變躁動，而那些傳統的“皇權、官權、紳權”，其威信也就在草民們的心目中一降再降，一旦這一天真的來臨，王朝瞬間崩塌如摧枯拉朽……廖宇春神色黯然，苦笑了一下，從懷中取出一包香煙，是漢口街邊最多見的南洋煙草公司的飛馬牌香煙，抽出兩根，輕輕推到夏清貽面前，說道：“少游，我們去甲板上，看看這風雪行舟的光景……”　　“為什麼？這個時候了，你還樣的雅興。”廖宇春驚訝地問道，轉而又有些佩服他遇事的靜氣。　　夏清貽嘆息一聲，勉強笑道：“不是什麼雅興，就是想看看長江沿岸的民風變化至何等摸樣。只聞船中人語，皆自稱民國矣……”　　略一遲疑，廖宇春才回過神來，接過香煙，道：“上去看看也好。只怕看到的和漢口看到的沒有什麼區別。”　　雪落在輪船甲板上即融化了，只留下一片水漬。兩人站在船尾，默默的抽着煙。雪落至長江，即化為無形。　　舟中遙見長江兩岸，皆有南北兵哨，相距數十武，結一團瓢，彼此遙遙相對。　　北岸半壁山下，共扎六座營盤：大營一座，小營五座。營盤四周挖一條深一丈多、寬三四丈的溝，將離半壁山五里遠的網湖水引來灌滿。溝內豎立炮台十座，再用木柵圍住。溝外密釘五丈寬的一排排竹籤、木樁。半壁山頂，架起一座望台，風雪如此之大，照樣有兵士充滿警惕的在上面�t重，對岸田家鎮和下游富池鎮，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上打出的信號旗。江面上，竟然有戰船聚集了三百多號，在南北兩岸穿梭巡邏，嚴陣以待。北岸也是營寨相連，炮台相接。　　即使北洋軍已經撤退，革命軍已經和平進入漢口。李想依然擺開了一個大戰場，殺氣騰騰地樣子，隨時準備一場惡戰。或許是為了防止北洋軍去而復返。或許準備與漢口洋人惡戰？無論是什麼，李想在如此輝煌的大勝之後，在如此惡劣的天氣之下，一支經歷連番惡戰的疲憊之軍，還能做出這樣完善的準備，只能說這個統帥不簡單，士兵也不簡單。　　但是，李想越是表現的強大，他們的心情越是表現的沉重……　　二十七日。午前四時過九江，午後五時經安慶，八時半至大通，入夜一時抵蕪湖。　　一路上，陸陸續續的又上來不少乘客，同時也帶上各地發生的不少新聞。　　黃昏時，行舟勞累一天，吃過夜飯後乘客們都早早安歇。　　湯約宛看着艙外被夜色籠罩的江水，點點的雪花落下，立刻就融化在水裡，平靜的激不起一絲波瀾，但是她的心裏卻很不平靜。白天風雪稍稍停頓的時候，她也站在船頭，出來透透氣。然而卻不可抑制的想起，光緒三十二年，在漢口，與李想的初見。那段記憶，塵封的太久，直到今天才突然的想起。　　一場很俗又很特別的英雄救美，趙又誠那小子當街耍流氓，李想竟然出場就給了這個漢口小霸王一耳掛子。那時候的李想落魄之極，一身西裝像租界里的洋乞丐一樣破爛，氣勢倒是不凡，卻只是和趙又誠展開一場噓聲此起彼伏的口水大戰，連被他解救的自己都由崇拜立刻變成鄙視。但是後來李想是被幾個趙府的長隨和管家齊撲過來，圍着他拳腳交加。站在一旁的自己嚇怔了，李想一邊和這些人周旋，明顯雙拳難敵四手，最後她遲疑着一咬牙，就要過來助拳。李想一見，急了，對着她們吼道：“還不快走？”哪一瞬間，她被感動了。　　還有在四官殿碼頭臭豆腐攤子前的第二次相遇，她見過男人盯着她流口水的多了去了，但是從來沒有見過男人只是盯着她手裡一包臭豆腐流口水的。吃完臭豆腐，還要吃燒餅，燒餅還要加倆雞蛋……　　白天不允許她多想，現在，萬籟俱寂，塵囂已息，與李想在一起的情景，一幕一幕地浮現腦海。李想滿嘴莫名其妙的奇怪詞語，一句一句在耳畔響起。她把手放在額頭，輕輕地撫摸，彷彿已摸上李想額頭的那一道傷疤，彷彿已墜入愛河，沐浴在李想的柔情懷抱之中。　　“大小姐，又在想你的大英雄了？”　　湯約宛大吃一驚，回憶被打斷，回頭一看，那個青年學生笑容可掬地站在身後。　　“你不睡覺，在這裏四處溜達什麼？”　　他在湯約宛的對面坐下，把給她泡了一杯龍井茶，雙手遞過來，說：“我和你一起欣賞了很久，你竟然一點不知，只是短暫的離別，你也不需要這樣不舍……”　　湯約宛心裏一陣難過，眼圈不禁有些發紅，只低聲道：“恐怕未必再能相聚了……”　　她清楚的知道她父親和李想不是一個世界的人，到了上海，只怕她將來就身不由己了。　　一時間，艙里變得沉寂下來，外邊雪落在艙板上的沙沙聲都聽得清清楚楚。青年學生吃驚之餘，已經冷靜下來，閃着幽幽的目光沉思半晌，突然岔開這個沉悶的話題問道：“你知道我在船上打聽到了什麼有趣的事情？”　　“我想休息了！”湯約宛裹緊毛毯，閉上了眼睛。　　青年學生聽了，眼珠一轉，突然一笑，俯下身子對湯約宛說道：“虞陽有個李姓草民，世代務農，並不識字，因嗜酒過度而成了酒糟鼻子，人送外號李赤鼻。李赤鼻貪杯，醉后最喜罵官，罵得多了，有一次被官府逮了進去，被抽了幾嘴巴之後，人家問他：你為啥要罵官？人家跟你有仇嗎？李說：我聽人說‘官吏多貪墨’，所以痛恨之。不久，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李赤鼻便與其父說：我們家為何不起義？其父說：真是傻兒子！我們鄉下人，種田才是我們的本分。你要揭竿而起，小心身首異處。李赤鼻大怒，罵道：懦夫！懦夫！隨後他跑到某學究家，問革命二字如何寫法，學究便寫了這二字給他。李赤鼻撕了一幅白布，貼上革命二字，拿了根竹竿挑在門外，雄赳赳氣昂昂的站在下面，有人從他家門口經過，便扯住過客說：我們家起義了！路過的人無不大笑。某公聽說后，喟然長嘆道：可惜啊！赤鼻只認識‘革命’二字。要是他讀了書，那豈不是要當個橫行天下的革命偉人？”　　湯約宛突然睜開美目，怒火中燒的盯着他：“你是在嘲笑他嗎？”　　他猛然一陣惡寒，禍國殃民的美人也有野蠻的本性，真是可怕！他乾笑道：“不敢……其實，在沉沉夜暗裡，我在李帥身上，終於看到了中國革命的一線新的曙光。”

# 第二百四十二章 新的曙光（三）

　　凄迷的風雪之夜。　　煙雨小樓，李想欄杆拍遍，不斷的遠眺武漢繁華的街市，心潮起伏，感慨萬千。自再入漢口后，他變得從未像今天這樣對武漢充滿依戀。　　滾滾革命大潮，衝擊得武漢三鎮又恢復了勃勃生機。　　大廳之內靴聲琅琅。就看見一個的青年和一个中年胖子急匆匆的大步從迴廊處一路走來。沿途的警衛都恭謹的向他行禮，那青年和中年胖子卻視若未見的一路疾行，後來幾乎都變成了小跑。轉眼他就撞進屋內，推開了李想所在的一個書房的門，青年大聲道：“大帥！”　　中年胖子鐵龔奇也興奮地道：“《人民日報》的號外又在漢口大街小巷叫賣，大小工廠又開始冒煙，武漢的空氣都在變，彷彿在漸漸地恢復到它在首義時的氣息了。”　　在這個寒冷的冬天，武漢確實在變，變得像春天，充滿朝氣；變得萬花怒放，充滿生機。新的曙光降臨，而他們就是給與人們無限希望的新的曙光！　　許多曾被北洋軍取締的革命團體，這時重又打出招牌，融入滾滾的革命洪流中，幾天里，數十個新的革命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在武漢冒了出來。　　“中國青年革命協會”在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革命協會”也隆重出台；同時，“中國青年記者協會”也在武漢問世；　　……　　一個個新老團體、一群群熱血沸騰的人，呼喊着同一個聲音：將革命進行到底！　　經他們的手，一本本宣傳革命的小冊子、一張張充滿民族吶喊的傳單，如天空的雪片般飛散着，落入中國人手中。　　他們的出現，無疑大大促進了武漢乃至全國的革命運動。更是在武漢首先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革命狂潮。　　各革命團體、愛國華僑，外國聲援團、學生、市民，都投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這次活動，使更多的普通的中國百姓第一次聽說了民主共和，了解了國家、民族正面臨的險境，也弄清了他們自己背負的民族使命。　　青年從軍再次掀起了熱潮。　　李想革命軍耀武揚威的進入漢口，馮小戥等革命軍政治部有識之士抓住時機，動員起在漢口的各革命救亡團體，把祝捷宣傳活動推向高潮。五十多萬人組成的遊行隊伍，組成了一幅蔚為壯觀的場面。　　黃鶴樓下、長江兩岸，人潮如海，彩旗林立，歡呼、吶喊聲驚天動地。　　每個有幸身臨其境的中國人都揚眉吐氣，充滿驕傲和自豪。胸中涌動的激情使他們更加堅信：中國革命不會失敗。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絕不會在中外勢力壓迫下泯滅。　　聲勢浩大的革命救亡運動眼前似奔騰不息的長江之水，在大武漢奔涌着。　　李想轉過身子：“宣傳革命、發起轟轟烈烈的‘保衛大武漢’運動，政治部政績斐然，馮小戥你功不可沒。”　　幾個月不見，李想依然面如冠玉，但是氣度更加沉雄，眼神更是深邃難言。平日里定然都是一副雍容的氣度，這個時候的氣場顯得有幾分大人物的氣度。　　“不敢獨自據功，”那青年就是馮小戥，他笑着搖頭：“都是有大帥在後面撐腰，鐵龔奇出手也極大方。政治部一次就能從他手裡拿到八十萬元的經費，足頂得上當時一個正規軍的開銷。這一切，使我和我的政治部如虎添翼。”　　李想點點他，也很是誇獎了一番這个中年胖子。鐵龔奇這次卻是功不可沒，沒有他的長袖善舞，在洋人和北洋兩個雞蛋上跳舞的本事，新華財團難逃劫難！　　李想敲着朱紅色的欄杆，手指沾着飄落的雪花，冷冰冰，低頭沉吟不語。進入漢口，麻煩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湧來，使他焦頭爛額。　　半晌才鄭重的道：“咱們現在在漢口，別看錶面風光，但是其實是步步驚心！但是無論多麼困難，漢口租界，漢口關稅也必須收回，這不只是顧問民心士氣，更是革命軍生存的資本。可以與洋人進行談判交涉，但是不放棄武力收復租界……漢陽兵工廠也要儘快開工，加緊生產，戰爭還沒有結束……冬天，下這麼大的雪，漢口難民很多，湖北各地都有難民，一定要幫助他們度過這個冬天……漢口是塊寶地，也是一個爛攤子，咱們一定要鎮之以靜……先不要自己亂了陣腳！”　　馮小戥和鐵龔奇只是點頭。　　馮小戥慨然道：“我去和洋人談判交涉，見識咱們耀威祝捷，這些日子他們也收斂一些，看樣子是早準備待變……大帥，洋人雖然不是那麼容易對付，但是咱們照樣能收拾他們。”　　看着自己雄姿英發的政治部幹將，李想點頭微笑。　　馮小戥已經拍下胸脯，但是鐵龔奇卻猶豫不絕：“新華財團受戰爭影響，資金本來就有些周轉不靈，再要資助那麼多難民，新華財團就得破產。而且……”　　李想臉色一變，突然道：“而且什麼？！什麼事情也沒有這件事情要緊，城裡聚着百十幾萬人，下這麼大雪，又凍又餓，怎麼消受得了？咱們干革命是為什麼？你得趕緊為我打主意�D�D聽說昨個兒又餓死二十好幾！”　　鐵龔奇斗大的汗珠簌簌滾落，寒風卷着雪粉吹進來，更是冷的直發抖。這件事正是鐵龔奇最犯難的！漢口九省通衢，八大商幫守着糧庫里的麥山米垛，但是漢口城裡幾乎家家斷炊，他同樣覺得揪心般痛苦。但糧庫是華商的，卻不歸他統屬，且不說好幾家都和革命軍關係密切，漢口第一大糧商趙府的少爺趙又誠就是李想愛將，馬府囤積大糧食也不少，但是馬家獨子馬榮可是名震漢口烈士，被馮國璋剝皮而死。鐵龔奇拿他們根本沒有辦法，這件事真正叫人難為。漢口一幫華商，一邊向滿廷捐官，一邊由着子女鬧革命，兩邊投資，所以他們不管誰在漢口，他們照樣做生意。　　鐵龔奇聽着李想的話，不斷擦着冷汗，沉思着說道：“大帥，我都知道，餓死百姓我也心疼。我已經叫人去請漢口華商一同查看災情，總會有法子的。”　　李想一下子就明白他的難處，沉聲道：“到時候我們一同去！”　　鐵龔奇深深的朝李想行了一禮，轉身就想離開，卻突然被李想叫住：“……把那些華商大名單給我送一份過來。”　　邊上的馮小戥臉上大有佩服的神色，默默直是點頭。　　李想笑笑，松下繃著的表情，擺手道：“別那麼緊張，咱們都進了漢口，還能怎麼著？去，召集革命軍的高層們迅速來煙雨小樓開個秘密會議，讓金鷹突擊隊持械站崗，在劉園外面巡邏，一定要秘密。就這麼安排了吧！”　　馮小戥頓時行禮應是，快步的退了出去，還貼心的將房門掩上。李想才吐一口大氣兒想放鬆下來。就看見管家小妹梅迪湊到他面前：“大帥，這事交給我安排就是了！”　　李想心思動得太多，現在腦子暈沉沉的。看着清麗管家小妹撅着嘴站在他面前，七個擔心八個不情願地樣子，頓時鬆快了許多。“不用。”　　李想轉身，梅迪立刻把窗戶關上，隔開外面的風雪。　　李想走進那一爐火盆前，靠在貴妃椅上面兒。梅迪給他左手送上一杯熱氣騰騰的香茗，右手送上一根南洋產的雪茄。李想伸一個懶腰，都覺着是分外的舒暢。滿腹心事，在這一刻扔到了九霄雲外。男女搭配，幹活兒不累，當真是王道啊……　　梅迪就在他的身邊兒，象只忙碌的小鳥一樣轉來轉去。一會兒給他捏肩膀，一會兒又問：“大帥，咖啡不要？”　　李想搖搖頭，欲言又止，最後還是問道：“湯家大小姐在那個醫院？”　　這個問題憋在心裏很久，一直想問又沒有機會問。進入漢口，繁雜打事情一大堆，找他打人一波接着一波，處理不完打公務一件接着一件。所以，他如果一進漢口就去打聽一個女人的事情，革命軍打高層心裏肯定會不痛快，李想也就只能克制。此刻，馮小戥等人全部不在，趕緊打聽一下。　　梅迪一點也不覺得意外，在漢口城外就漏了口風，李想憋到現在才問，也是厲害。　　梅迪拿出早就揣在兜里的一封信，信箋雪白，摺疊成了一個三角封。李想拿在手裡，這一封帶着淡淡香氣的信箋，也分不清香氣來自梅迪還是這封信的主人？最外面，只有一行娟秀的字跡：“李大帥見信親啟。”　　“湯母病危，湯家小姐被家人接去上海，去時匆匆，就在大帥入城之時，只留下這封信。”管家小妹淡淡的說道。　　李想小心的把信箋展開。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不是生與死的距離，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不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而是明明彼此相愛，　　卻又不能夠在一起。”　　信中，吐露地意思，讓李想又驚又喜又失落。李想也知道，這一分別，兩人再想有交集不知道需要多大的緣分？這是百年後流行於網絡，偽泰翁的小詩。李想就是在湯約宛面前賣弄了一下，誰知她就記住了，而且還印證在他們兩人的身上。　　靠在貴妃椅上面兒的李大帥，現在覺得渾身不舒坦，火燒得太旺，悶熱，茶已經涼啦，苦，連雪茄都咬出煙絲，塞牙縫。　　梅迪探頭探腦李想手裡的那封信，李想地心情她大概都知道。她嘆息一聲：“愛情是這樣的折磨人，我再也不相信愛情了。”　　李想甩她一個白眼球，有氣無力的說道：“相信愛情，即使它給你帶來痛苦也要相信愛情。”　　泰翁的詩句一出，管家小妹立刻就只能仰望！　　李想無意抬眼望去，管家小妹臉上就是一絲暈紅，眼睛裏面一汪春水，帶着一點羞澀的勾引。　　李想心神一盪，這一刻連湯約宛的離去都變得遙遠模糊。　　門輕輕敲動了兩下兒，梅迪忙不迭的跑過去開門。　　就看見馮小戥在梅迪的帶領下走了進來。李想立刻收起一團亂麻的思緒，起來笑道：“小戥，這麼快回來，來根雪茄？”

# 第二百四十三章 功高惹是非（一）

　　在李想的屋子裏面，滿滿噹噹的都是人。馮小戥之後，革命軍高層陸陸續續的都來了。　　曾高正在拿着雪茄，晃燃洋火烤着：“大帥這個愛好，正對我的胃口……此次耀威祝捷辦的非常成功，生前死後都可以獲得這樣崇高的榮譽，戰士們感動的要死。影響力可謂空前，堵在兵營要求參加革命軍的熱血青年不計其數……”　　李想笑着擺手：“軍隊的事情，就按咱們先去商議出的建軍方略辦着。我其實想知道，你們對南京臨時政府怎麼看？你們對黎元洪怎麼看？”　　一聽李想問話，所有人頓時就是一怔。李想重回漢口之後，波及的利益範圍之廣，甚至已經囊括了全國革命各方面地發展。目前形勢的嚴峻和在安陸的可怕推斷，可是一直煩惱着他們。　　曾高是心思極靈，頓時就是下意識的反問：“我始終想不明白一件事情，作為革命同志，當初同盟會宋教仁和黃興來武漢，為什麼沒有拉攏你，而是選擇和你對立？這是為什麼？還有黎元洪，咱們和他武昌軍政府也沒有利益衝突，當初竟然也聯合壓迫咱們。”　　接連反問，句句都到了點子上面。李想欣賞的看着這個手下，微笑點頭，淡淡的道：“他們拉攏了，光緒三十二年，在黃鶴樓，那場萍瀏醴舉義的密謀我也在。那時候的你還不知道在哪裡，所以不大清楚。只不過我和他們同盟會倆似乎天生有點對沖，存在理念之爭，無論他們的表現多麼誠懇，我卻覺得他總是對我懷着莫大的敵意，還有輕蔑。”李大帥指了指自己的腦袋：“我的直覺是在職場上打出來的，這種感覺從來就不會錯。”　　曾高只是沉吟，下意識的敲打着雪茄。雖然不知道李想說得職場是什麼，估計和官場沒有什麼區別，不然怎麼歷練的這麼精明，厚黑的像個老官僚。　　“還有，你們說說，武昌革命軍能用嗎？黎元洪這個傢伙我降服得住么？”李想又追問一句。　　曾高神色平靜，將雪茄輕輕放下。“大帥，黎元洪是人傑。武昌革命軍不足道矣，大帥已經有骨幹將備，都是百戰精銳。武昌革命軍當中，只要再汰換一批人，還怕掌握不了？武昌革命軍經歷陽夏大敗，軍心早散盡。大帥要擔心的，只有黎元洪！此人在滿清時候便以氣量寬廣著稱，待人接物有孟嘗君之風，格局也很大……”　　在湖北軍界，素來都是，張彪第一，黎元洪第二。　　黎元洪這個人，不僅僅是軍中“知識分子”，人緣也很好。別的軍官中飽私囊，剋扣軍餉，黎元洪從來不幹這種事，且常常與士兵共苦樂，很會帶兵。這種小恩小惠、與兵同樂，看似簡單，關鍵時刻卻都救人一命。　　給人印象更深的是，還是黎元洪的“開明”態度。革命前，四十一標有位名叫李佐清的學生兵自己剪辮，為軍法官所告。如此“大逆不道”之舉，當著一幫軍官的面，黎元洪打個哈哈，一笑了事：“剪辮之舉，大可免受豬尾之訕笑，倡文明之先機。”　　本來能殺頭的罪過，黎元洪輕輕帶過。　　1906年，他奉命督師，率兵前往鎮壓萍瀏醴起義。進入戰區前，他召集屬下軍官們，說：“我們打仗，一定要預先辯明暴徒的性質。如果對方是具有政治意味的黨人武裝，不要與他們死戰，應該設方勸說他們，讓黨人自動解除武裝，遣散人眾。如果對方是搶掠殺戮為目的土匪，就一定要堅決予以消滅，以絕根株！”　　可見，黎元洪確實具有比較有開明的政治眼光。　　保路運動高潮時，他加入立憲派陣營，作為軍界代表加入鐵路協會，給時人印象極佳。　　陳夔龍任署理湖北總督時，由於他老婆是慶親王奕�戀母膳�兒，湖北大小官員皆曲意奉承。陳夔龍的小女兒病死，辦喪事斂財，張彪等人追悼金一送就是十萬銀元，巴結孝敬，無所不為。反觀黎元洪，僅送數元作吊儀，很顯“吝嗇”。不久，漢口慈善機構籌善款，他反而出手就是三千大元。為此，時人對黎元洪交口讚譽。　　陳夔龍經張彪陰激，深恨黎元洪，很想找借口罷掉他。無奈黎元洪在軍中人緣、口碑太好，投鼠忌器，陳夔龍最終奈何不了他。　　由於本人出身貧寒，黎元洪生活節儉，與結髮妻始終關愛。他對下屬對士卒，無論生活還是學習，皆關慰有加。連小兵家裡有喪事，他都會親自，慰問並送奠儀。　　所有一切，使得他在士兵中的口碑非常不錯，廣得軍心。　　“最重要的是，他功名心，豪傑氣概也是極重！武昌黨人把他當做傀儡高高掛起，最後還是被他反覆，連黃興都在這裏敗陣，可見其手腕能力！大帥若不能得之……”他臉上閃過一層青氣兒，看了管家小妹一眼，輕聲道：“不如殺之！”　　叮噹一聲，卻是管家小妹正端着的一碗洋人咖啡，摔在了地上。小丫頭伴在李想身邊，正滿心思的“相信愛情，即使它給你帶來痛苦也要相信愛情”。曾高這陰森森的話兒，一下將她嚇着了。而李想，只是不動聲色的冷冷一笑。　　“武昌黨人的前車之鑒不遠，除去他更安心。就給他一個‘意外’死法很好。”馮小戥點點頭，輕描淡寫的說，“還有，雖然我沒怎麼上過戰場。可是我也能感覺出來。同盟會的確對你抱着很大地敵意，這一點，我相信很多人也能看出來。”　　“奇怪了，大帥可是一個革命黨人中的實力派啊！他們怎麼忍心放棄了革命同志的情份，和大帥選擇對立？他們就算無法讓大帥效忠，也沒必要和大帥搞僵吧？”林鐵長也想不明白了：“難道他們瘋了？”　　他說完後悔了，大帥可有個綽號叫“李瘋子”！　　“咳咳……我來說兩句行不行……不一定對……”劉歆生老爺子不緊不慢地清了清嗓子。這次會議，也把熟悉漢口當前形式，從黃鶴樓初遇就一直支持他的劉歆生請來了。　　“嗨，劉老大哥你就快點說吧。”金兆龍一臉的受不了。　　“關於這個原因，其實說穿了，就是‘名利’在作祟，榮名厚利，世所同競，而昔賢謂：求之既不可得，卻之亦不可免。”劉歆生笑了：“我在這名利場打滾這麼多年，早看清楚了。就連號稱文明世界的洋人，西方先進的制度法律，追求的也就是名利二字。或許你們之間存在主義之爭有，但是革命黨人也是人啊！就連我們這些人看得出來，同盟會的人對於洋人的制度非常推崇。”　　“從孫大炮的一群日本追隨者和同盟會的政治綱領，他們是典型的‘崇洋媚外’一派。”宋缺坐在旁邊咧着大嘴說道。　　“劉老繼續說，詳細一點。”李大帥讓管家小妹幫他點了一支雪茄，送到嘴裏。　　“你們少抽一點。”一屋子的烏煙瘴氣，梅迪幾乎被嗆的眼淚都流了出來。　　“同盟會是由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的第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政黨。在孫中山的旗幟下，同盟會聚集了全國各地革命积極分子的精粹，這實際上是當時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其歷史意義之大，我已經不需要多說。”劉歆生冷笑了一下說道：“更何況，而且同盟會一直領導着全國的革命風潮，而且擁有着全國罕有的號召力，顯赫的名望和聲勢，還在全國熱血青年中擁有了一大批傑出的追隨者，這是什麼概念？”　　“不就是中國最具實力的革命政黨。”周吾不屑的說道。　　“更何況經過多年打拚以後，同盟會已經接近了成功的邊緣。據我看，如果不出意外，武昌首義，本來應該由同盟會的人來領導。”劉歆生說道。　　“中部同盟會成立之後，他們就一直謀劃在武昌，長沙兩地發動舉義。並定下長沙舉義，則武昌相應，武昌舉義，就長沙響應。誰知道計劃一變再變，至計劃泄露，瑞澄大肆授捕黨人，黨人倉促舉義的時候，武昌一個有聲望的同盟會人物都不在！”李西屏冷笑道。　　“真羡慕你們，參与了武昌首義的那個血與火的夜晚啊……”閑下來的管家小妹把冰冷的小手抄在褲兜里，甩了甩自己的馬尾便，輕輕嘆息了一聲。　　“西屏，你說的不錯，同盟會多年以來一直努力革命……敬仰和歡呼，不說中國，就連洋人也知道，這個同盟會可是中國革命黨！這是一個什麼名氣？”劉歆生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口殘缺不全的牙齒，有點破壞他儒雅的形象。　　“可是就在同盟會被千萬人期望着的時候，憑空出現了一個年輕的革命黨人，才華橫溢，在武昌群龍無首的時候，臨危受命，一肩把革命大旗抗起，還帶領着倉促舉義的士兵成功佔領武昌。更何況那位革命黨人，居然還是一口氣光復武漢三鎮！還將湖北第一名將張彪徹底擊敗，一舉將漢口租界收復，敢和洋大人叫板的大英雄！這位大英雄還黃興，黎元洪接連大敗，陽夏相繼失守，革命道路山窮水盡的時候，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吶喊！在絕境中發起反擊，馮國璋，段祺瑞，北洋三傑有兩位已經折在大帥手裡……”管家小妹與其無比誇張，越說越來勁了，被李大帥不耐煩地打斷了。　　“我就是這個意思。同盟會雖然被全國仰望，也曾在中國多處組織起義，試圖推翻清政府，但都沒有成功。你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子，突然干出這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干出他們十幾年也沒能幹出的大事，你這不是在抽他們的臉嗎？就說你這次干翻北洋軍，就等於在抽北洋敗將黃興，還有一心求和的同盟會、立憲會大佬們的臉。你的功勞越大，抽的越響。”劉歆生笑了：“這個時候其實你自己明白。我地李大帥，你只不過一直不願意承認自己有這麼厲害罷了。”　　“是啊，現在想想，好像我立的功勞是比同盟會幾十年的努力要牛比多了。”李想想一想也是，忍不住苦笑了。

# 第二百四十四章 功高惹是非（二）

　　“問題就出在這裏。你地功勞已經如此之高，說是民國第一功也豪不誇張。現在你的實力強大的挫敗北洋軍，更是誇張到了極點。你又是個出名的桀傲不馴，我要是同盟會那些大人物，我也不放心你，你們名為革命同志，其實很多人連面也沒見過，談不上什麼感情，你說他們拉攏過你，你卻鬼使神差地拒絕了，我說……你是不是看不上同盟會，一早就打算單幹……在武漢三鎮流傳的菩薩蠻・黃鶴樓小詞是你那個時候寫的吧？誰都看得出來，你的牢騷很大呀！而且聲勢浩大震動滿廷的萍瀏醴舉義，竟然如你詩詞里預言的那樣失敗了。你在黃鶴樓拒絕他們的招攬，是不是就是因為看得註定的失敗？不過在當時的他們看來，你有談生怕死的嫌疑。他們會對你這樣的烏鴉嘴，談生怕死的傢伙有好感才怪……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你最後一句詩詞氣勢不凡，同時也把你的野心暴露無疑。他們會對你這樣有野心的傢伙有好感？”管家小妹站在李大帥身後笑着推了推他。　　“梅迪你去死，我拒絕同盟會可不是為了這個原因。”李想扁了扁嘴，面對一群人的環視，他最後還是說道，“是他們不尊重我的意見好不好，都說是革命理念存在分歧。那時候的我，只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參加萍瀏醴舉義，起不了任何的影響力，只有去光榮犧牲的份！那時候明知道無力改變的結局，就是孫中山先生來拉攏我，我也是必然拒絕，最多我只能保證參加同盟會但不參加萍瀏醴舉義，或者成為同盟會員由我全權指揮萍瀏醴舉義。”　　“其實按照你的能力，萍瀏醴舉義由你指揮，也許革命五年前就已經成功了。”劉歆生想想也有點氣憤，為了那一次舉義，他差點破產，最後還是依靠李想出的奇思妙想的生髮渠道，挽救他瀕臨破產的生意，更是一越而成漢口首富。“一個同盟會罷了，有什麼啊……”　　“我們的金鷹突擊隊都稱您為‘李武穆！’‘我們的小武穆李大帥！’相信現在全中國已經在盛傳着你擊敗北洋軍的英姿了。”宋缺夾着手指粗的雪茄，微笑着對李大帥點了點頭：“我為擁有您這樣地統帥感到由衷的驕傲，和您一起衝鋒戰鬥過的金鷹突擊隊戰士將會為此終生感到驕傲！您讓我想起了我們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英雄岳飛岳武穆！”　　“廢話！”幾個革命軍頭頭也嚷嚷起來，立刻忙着表忠心：“這樣的猛男誰不崇拜？！”　　“這些都是事實，不過唯一不肯承認地就是同盟會的大人物們罷了，他們一旦承認了這個事實，自己就完全被你比下去了，所以他絕對不會承認。接下來的宣傳戰，他們也許更多的人寧願去段祺瑞一面之詞，也不會相信你。這就是政治！至於成為盟友和朋友，只怕他們領悟的時候已經有點遲了，因為僵局已經鑄就了。同盟會來漢口奪權的事情，必定會成為你們各自心理的心結，裂痕一旦有了，只會越來越多。這同樣是政治！政治，就要用最惡毒的心思去揣測對手！其實，我見到黃興，他還是很欣賞你，這一點我看得出來，他還是很有革命家氣度的。如果你同盟會的成員，大帥，你就沒有這麼多的麻煩了！”劉歆生哈哈大笑。　　“是宋教仁拒絕了我入會，說我思想覺悟有偏差。”李想鬱悶的說道。　　劉歆生搖搖頭：“要怪就怪你自己當初幹嘛拒絕的那麼徹底，倘若你的傲氣收斂那麼一點，你不先拒絕他，他也不會後來拒絕你！”　　“同盟會雖然被全國仰望，除了比咱們多在中國組織幾次起義，試圖推翻清政府，但都沒有成功。其他的地方，同盟會坐飛艇也比不上你。偏偏是成功者的歷史，不以成敗論英雄，只是對失敗者的安慰。等把漢口租界收回來，更會讓你成為李武穆！”管家小妹滿眼桃花的幫李大帥翻了翻領口。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劉歆生說道，“大帥已經是在風口浪尖，這時候該收斂就收斂。和北洋的宣傳戰，我覺得該放下，專心來搞武漢的建設！南北和議談出個什麼結果，咱們也不要管，咱們做咱們的山大王！”　　李想和曾高無聲的交換個眼神，連劉歆生都這樣想，可見小農意識在革命軍中的勢力有多大。　　李想拿着雪茄在煙灰缸上輕輕的敲擊：“如果只是顧念自己小集體的利益，我還配做‘李武穆’嗎？”　　“怎麼干？唐紹儀的北方議和使團已經到了申江，廖宇春幾個偷偷摸摸的也乘坐美利堅輪船去了。咱們無力阻止南北和議的進程。”曾高說道，“難道我們要撇開南京臨時政府單幹？揮軍北伐？”　　“干！要干就干大一點！”李大帥鼻孔狠狠的噴出兩團煙霧，像只發怒的惡龍。“呂中秋，金兆龍，你們幫我找齊人馬，把北邊來的兩波人馬全給咔嚓了。我看他們和誰議和去！”　　“大帥是說氣話吧？”梅迪問道，“這事被捅出來，你李武穆的英雄形象全毀了。報紙上都說了，唐紹儀南下議和，帶着共和的誠意，就是不忍心漢人國人骨肉相殘。”　　“有這事兒？”李大帥嘀咕了一句。　　“大帥對議和使團的情報還稀里糊塗，你們就彙報一下吧。”梅迪指了指呂中秋和金兆龍。　　“可不可以不要指着我，我的情報網是發展哥老會組建的，是向西發展，上海那邊的工作，有呂中秋在負責。”金兆龍苦着臉問道。　　“呂中秋，把你知道的說說？”劉歆生笑了。　　李大帥看了看呂中秋，他點點頭，說道：“唐紹儀議會使團既到上海，就由滬軍都督府招待，接到新開張的滄洲飯店下榻，那是都督府指定的北方議和代表招待所，裏面的設備富麗堂皇，主人是粵人劉學詢。”　　“劉學詢又是誰？”李大帥問道，有摳鼻屎的衝動。　　“我知道。”劉歆生怪笑道：“他是個進士，一個著名的刀筆吏，曾任西太后遣赴日本逮捕康有為的秘使。”　　“在招待所任事的招待人員中熟人很多，不少是由北京派去的，有幾位是軍咨府的同僚，如二廳科員何亞農，四廳科長吳榮鬯（震修），四廳科員、當時任滬軍都督府參謀處長的黃郛（膺白），都很熟識。”呂中秋繼續說道，看來他調查的非常仔細，“他們暗地告訴北方代表馮耿光：此地雖由都督府接待，但因地處公共租界，都督府無法派人保護，因此有很多不便，原來每日按照規定須稽查各房間的商旅，盤查來訪的賓客，井對來往信簡也要進行檢查。至今雖然專作招待代表的處所，但仍舊必須按照規定辦理，毫不假借。你若不願受此拘束，何不搬往別處暫住，樂得找些便利。馮耿光就約同章宗祥（仲和）、張國淦（乾若）、陳金濤（瀾生）等共同搬到二擺渡橋禮查飯店去住。”　　“唐紹儀總代表辦事處借寓戈登路英國傳教士李德利公館。李住的是一幢紅磚洋房，周圍都是菜田，所以附近常有一兩個巡捕巡邏，因那個所在很空曠，隔開不少菜田才有一幢洋房。聽說李是個老中國通，先到中國傳教，並且做過英商卜內門洋鹼公司代理人，就是開發直隸省北戴河和河南省雞公山兩個避暑地區的那個外國人。他是一向交結中國官場的，和唐早就熟識，這次唐南來，他就請唐住到他的家裡。”　　說到這裏，呂中秋突然嘿嘿的奸笑：“北方很多代表在上海被嚇唬的不輕，有人硬說北方代表都是宗社黨，不要輕易放過他們。代表們怕事，就紛紛躲避了。其後不到兩三天就接連出了些事。起先是顧鰲就被他們拘禁起來。顧出事後，楊度一面請巡捕房對他予以人身自由的保護，一面自己也躲起來了。又有人恫嚇副總代表楊士琦，要剪他的辮子，因此楊趕緊走避到親戚家去，不僅不敢出屋，以後簡直就沒露過面。其餘的分代表，也有打電報向北京暗通消息、問訊的，也有私自溜出上海的。由於代表們這樣自由四散躲避，所以見面的機會很少，到了上海以後，他們就沒聚會過一次，因此如今究竟有多少代表留在上海，也就不得其詳了。我現在還知道的，只有馮耿光常同張國淦或章宗祥步行到唐紹儀處談談，打聽些消息，差不多天天去。”　　劉歆生點點頭：“南方代表確定了嗎？”　　“已經派定伍廷芳為總代表，參贊五位，汪兆銘也是其中之一。議會的場所確定在上海英租界大馬路市政廳，一棟紅磚大樓，並因南方參贊只有四人到滬，所以也只邀北方代表四人參加。”　　李想突然感嘆一聲：“國人性格太柔弱，一場革命都干不徹底……”　　馮小戥放下記錄會議的筆說：“也不能說這段時間其他民黨軍對無所作為，江浙聯軍拿下南京城，轟動效果不下武昌首義，也足以證明國人並不柔弱。只是黃興去遲了一步，這麼大的功勛跟同盟會又擦肩而過。但是江蘇一省三督，南京城也好一陣混亂。國人的熱血，就是在這些上層的猶豫，爭鬥當中冷卻。所以像湖北革命軍這樣在如此長的戰線上，在如此長的時間里，進行連續不斷的主動進攻，予北洋軍以重創，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卻是其他民黨軍隊所不能比擬的。”

# 第二百四十五章 功高惹是非（三）

　　“再說，得到外國列強全力支持的北洋軍閥首腦袁世凱，一面從清朝政府接管政府權力，一面偽稱他自己贊成共和，同時派遣軍隊南下，要求在南京成立的臨時革命政府把權力讓給他，以便實現所謂南北之間的‘和平’。所謂的‘南北議和’如果按照袁世凱的條件完成了，那麼這場辛亥大革命也就失敗了。或許，在客觀方面固然是由於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反動勢力的力量還很強大；但更重要的是由於，在主觀方面，即在同盟會領導的革命力量方面，存在着嚴重的、也可以說是不可克服的弱點！領導辛亥革命的同盟會，實際上是各種不同傾向的分子的聯盟。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一部分人是代表了暴力革命傾向的，是武裝革命派。但即使是他們，也沒有絕對的力量領導中國革命達到真正的勝利，並沒有明確地認識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沒有採取明確的反帝路線，沒有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與封建軍閥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以現在的情形看，同盟會內的妥協派，比如汪兆銘，以及依附於同盟會的‘反滿’的漢族地主士紳，比如張騫、程德全，很快就會接受了袁世凱方面的議和條件，迫使南京政權讓給袁世凱。”曾高也冷哼了一聲：“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為什麼總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少次的奮鬥，包括如今辛亥大革命這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已經到了失敗的邊緣？”　　“怎麼變成批判大會了？如果沒有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革命黨人的艱苦奮戰，咱們的革命也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偉大的勝利，雖然許多舉義最終無可挽回地歸於失敗，但它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李大帥撇嘴道，“繼續講剛才的問題，我們現在該怎麼辦？你們看南京政府和咱們的關係？有沒有什麼可以調和？”　　“你不要撇開話題，有地事情，說得再好聽也沒有用！這是事實！”劉歆生臉色一板：“你的功勞太過耀眼，才給你惹來這麼多是非。嫉妒你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別看湖北大捷，各地都督一個個給你發來賀電，稱兄道弟的親熱的不得了，背後恨你恨得牙痒痒。所以，你和南京的關係不可能調和，他們只會加緊腳步與北洋議和，那些賀電根本就是個幌子，你沒看到各地都督按兵不動，絲毫沒有向北洋軍出擊的打算，還不就是要和議不要暴力革命！這樣的目的就是抵銷你擊敗北洋軍這個天大功勞！就像中法戰爭一樣，不敗而敗！”　　劉歆生有點激動地說道：“也許在南京也有人本來也不想求和，只是突然看到你立下兩大奇功，所以才下定決心站出來把你的光環給遮蓋調！再不壓制你。李大帥你就要成為比革命黨人中取代王精衛的明星人物，甚至超越黃興的英雄人物了！或者不客氣地說一句，你已經在取代孫中山先生的位置了！雖然同盟會的大人物們並不這麼認為。”　　“劉老，你這一棒子下去，可是打翻一船人了，我們可沒有一點點證據。何況孫、黃兩位先生的品格，我根本不該懷有惡意去揣測，因為他們是真正的革命家！萬一真的是，也只會是同盟會其他別有用心者！”李大帥忽然寒毛都豎了起來：“不過這件事情倘若如你所說，就算只是南京的某些人，就未必太可怕了一點了。這不是正好落入袁世凱的圈套，落入列強的圈套？”　　“鬼才知道。”梅迪聳聳肩膀：“這些事情太過於複雜，似乎能聯繫道一起，又似乎中間有斷層。列強怎麼也下圈套？”　　“此次革命雖然是以國內戰爭的方式進行，國內矛盾顯得特別尖銳，而民族外部矛盾似乎有所緩和。實際上，列強在《辛丑條約》簽訂之後，繼續擴大對中國的侵略，中華民族仍面臨着嚴重危機。民族外部矛盾的表面緩和，主要在於列強逐漸收斂了瓜分的狂妄叫囂，改行所謂‘保全主義’政策。從‘瓜分’到‘保全’，並非帝國主義忽然改惡從善，講究‘公理’‘道義’，‘保全主義’只是列強侵華手法的變換，並不意味着它們改變了侵略本性。相反，在‘保全’的名義下，帝國主義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控制，對中國進行更為陰險詭譎的掠奪和奴役，中華民族仍然面臨着亡國滅種的危險。通過已有的和新增的條約特權，列強勢力進一步深入到中國內地。對華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以更大的規模發展着，鐵路交通、航海貿易、工礦企業、財政金融，幾乎全被列強所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已由他人掌握。有識之士即深刻地揭露說，這是列強‘托保全之名，行滅國之實’啊。”　　說到這裏，李想笑了笑，卻是苦笑。　　“對中國的革命運動，列強歷來抱着敵視態度。由於它們之間彼此爭奪霸權的火併日趨激烈，清王朝已顯露出崩潰的跡象，又兼革命黨人宣布承認它們的在華權益，以及它們之間在對華問題存在複雜的矛盾等原因，列強在武昌起義之後沒有採納日本的武裝干涉主張，而是實行所謂‘中立’。其實，列強的‘中立’，只是改換了破壞中國革命的手法而已。在‘中立’的幌子下，它們極力扶植袁世凱作為新的工具，通過他絞殺中國革命，維護在華侵略權益。為此，它們通過各種渠道向清廷施加壓力。同時，袁世凱的心腹爪牙也為他的復出散布空氣，四處活動。在中外一片‘非袁不可’的呼聲中，處於‘危急之秋’的清王朝，不得不重新啟用袁世凱。在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清廷最後還是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將軍政大權全部交到他的手中。袁世凱老狐狸有着長期的政治經驗，手握一支強悍的北洋軍，又得到列強的支持，並與實業派和立憲派有着密切的聯繫。他的出山，對革命本身就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再看袁世凱重新上台之後，開始了奪取全國最高政權的活動。他一方面利用革命力量威脅清廷向他讓權，另一方面又以清王朝的存在迫使革命派妥協。因此，他對南方獨立各省採取了‘打’和‘拉’的兩手。他指揮北洋軍先後攻克孝感、漢口，同時又向革命派誘和。當漢口被北洋軍攻克之後，革命派跳入了他布設好的陷井，開始了停戰議和。”　　“袁世凱有一支佔優勢的北洋軍，列強和國內實業派及立憲派又均給予支持，難怪袁世凱那麼狂傲耶。既是孫中山先生從海外回來，也不可能掰得過袁世凱！”管家小妹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　　李想一愣，是啊，按照時間推算，孫中山先生也就要回來了。隨即又是無奈的一笑：“從客觀看，是由於敵人力量太強。封建主義勢力在中國的土壤上，仍然盤根錯節，根深蒂固；同時，幾乎所有的列強國家都站在革命的對立面，這兩股勢力結合為強大的反動同盟。革命勢力則缺乏經濟實力，社會基礎薄弱，難以與之匹敵。從主觀上看，革命黨人的種種弱點和失誤，使它不能領導革命走向勝利。同盟會始終未能成為一個團結一致意志堅強的領導核心，缺乏鬥志，組織渙散；它的綱領缺乏反帝反封的堅決性，在實際鬥爭中又向封建主義妥協，對帝國主義既害怕又抱着幻想；它沒有建立一支自己的軍事武裝，又不敢發動和依靠群眾，尤其是农民群眾，未能爭取廣泛的同盟軍。”李想猛的站起來，一腳把椅子踢開，“所以，要共和民主，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必須聯合廣大貧苦群眾，反封建的同時還要反列強。”　　“大帥說的好！”宋缺捏了捏罈子般大小的拳頭，冷聲道：“乾脆做掉漢口洋人先！”　　“對！”一幫雄武大腦的革命軍軍官立刻響應。　　“胡鬧！”馮小戥朝他們翻了翻白眼。“大帥要我談判是干什麼的？”　　“扯淡，我又不是戰爭狂人。問題可以和平解決，自然是和平解決的好。只怕道時候，那幫小東洋又會動武就是了，因為我知道他們正在找機會挑事！不過動武是我們的強項，真打起來，你得注意，別波及其他租界，只能打小東洋的租界。”李大帥臉上露出老奸巨滑的笑容。“打完了，西洋人自然回來勸架，小東洋的吃相太難看，大鼻子洋人都防着他們。”　　“你不說小東洋我都忘了，又來了兩個傢伙，一個叫池邊吉太郎，一個叫長安英彥，整天躲在租界神神秘秘的？”金兆龍忽然想了起來。　　“做的好。這段時間，不可以放過任何可疑的人物。”李大帥一陣讚賞，“哼！革命風潮如此洶湧，東京的空氣必然不快！”　　“我來之前，撤退的北洋軍已經繞過廣水城，主要是北洋軍瘋狂的佔領了廣水周邊據點，所以李西屏師長沒好下手。”曾高彙報了一下北洋軍的情況。　　“回去了好啊，也幫我宣傳宣傳。讓宵小們寒心。”李大帥點點頭，李西屏做得不賴，革命軍即使離開他，也能保證正常運轉，這是成熟的表現。　　“你說，要陪漢口華商看看災情。那都是一群鐵公雞，你能從他們身上拔下毛？”梅迪關心地對李想說道。只要一想到白雪覆蓋的街上一群難民衣不遮體，食不裹腹，她就心慌心急。　　“以前在劉園擺鴻門宴的時候，我就有這樣的覺悟了。倘若他們不識相，還像上次只拿出個十八萬塊大洋的話！我操！我一定會扒了他的皮糊一個燈籠！我管他是不是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高層家屬！”李大帥一想到那次還不如華商集資修建的華商總會辦公大樓的錢的十分之一的募捐就怒不可遏。　　坐在最後一排的趙又誠漲紅了臉，猛的站起，“大帥，我現在就回家，老爺子不肯開倉借糧，我，我……我帶兄弟們我家糧倉雜開！”　　“坐下。”看這敗家子的小樣，李想反而笑了，“還輪不到你出面，這個惡人我來當！”　　“另外，我想去一趟申江，和同盟會好好溝通一次。我相信孫、黃兩位革命家的人品，我帶着誠意去，他們不會感受不到。有我的全力支持，也許可以改變和議的結局！”　　李想的話正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這樣冒險瘋狂的想法，也只有他敢去想！　　一個個嘴巴張開的比臉盆還大，傻傻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李大帥咬牙切齒地說道：“我不能放過任何的機會，改變着可悲歷史的機會！不然，我會一輩子後悔的。南北和議，孫、黃正是欠缺像我這樣有勢力的支持者，所以袁世凱和列強才敢明目張膽的給他們施加壓力，才會這麼有恃無恐的要求南北和議！我靠！南軍其實是有實力和北洋軍叫板的。有我在軍事財力上支持他們，保證他們在洋人在袁世凱面前腰板硬的起來！我操！什麼概念？哼哼，而且，有了孫、黃兩塊金子招牌，我喊將革命進行到底！誰敢不服，我打誰！我要讓袁世凱什麼也撈不着！”　　“你不是要求挺他們的腰板，真正的目的是要借他們的金子招牌？”大家都很奇怪地問道。　　“還不是一回事。都是為了革命大業嘛。”李大帥哈哈大笑。　　這貨也太奸詐了吧？大家冷汗齊刷刷地下來了。　　“就是太危險了！黎元洪都不願意去南京就職！”劉歆生說道。大家齊齊點頭。　　李大帥模了模鼻子：“帶上宋缺的金鷹突擊隊三百猛士，就算敵人十萬大軍為追堵截，我也能脫身！何況還有中統，軍統暗中接應保護。”　　宋缺拍拍胸膛，這事他可以保證。金鷹突擊隊本來就是按照李想設計的特種作戰新概念組建，只是訓練還差了一點，但是絕對不缺少實戰！　　“如果同盟會和孫、黃兩位先生真的接受你，他們將可以再你的幫助下，無論是那個戰場，擊敗袁世凱！可是現在，我負責任地說一句，希望有點渺茫。”劉歆生很是誠懇地說道，“但是，我贊成你去一趟，和他們碰碰面。事可為則為，不可為則不為。別勉強，就圖個心安理得。”　　“我贊成。”管家小妹深呼吸了一口，異常堅定地說道。　　“附議……”　　“附議……”　　“附議……”　　“那還用說？”　　這些傢伙，骨子里其實也充滿瘋狂的冒險精神！

# 第二百四十六章 不談國事（一）

　　上海。　　眼見天色漸漸昏暗，伍庭芳真有點等急了。一席豐盛的酒菜早已放涼。桌旁坐着溫宗堯，默默審視着手中玲瓏剔透的玉杯，王寵惠背着手觀看牆上掛着的一副米芾手書，鈕永健則與旁坐的汪兆銘竊竊私語。誰也無心去吃。　　民軍公推外交總長伍廷芳，為議和總代表，溫宗堯、王寵惠、汪兆銘、鈕永建為參議。又黎元洪派胡瑛、王正廷等為武昌代表，參預和議。除黎元洪派來的兩個人，其餘的也都來齊了。　　“你有些什麼想法？”伍庭芳不住，開口問溫宗堯，“這一會兒，連報信的怎麼也不來了？”　　溫宗堯正在苦苦思索，聽得伍庭芳發問，便沉吟道：“黃大膽今日去惜陰堂，是趙老頭送出來的信，黃金榮的得意門徒杜月笙也親眼見了，這是不致有誤的，不過……這半日不見信兒，杜月笙又突然不知下落，肯定事情有變了。”他站起身來，“天色將晚，不比白日，我們應該派人去探聽一下。”　　聽到這話，王寵惠便扭轉臉來，汪兆銘和鈕永健也停止了說話，抬頭瞧着伍庭芳。　　武昌起義爆發后，趙鳳昌通過電報局第一時間獲知首義勝利的消息，當天即邀約在滬上的工商巨子、社會名流來“惜陰堂”徹夜商談，預判形勢發展，並聲援義軍，表明“上海據長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為武漢之聲援也”。其後趙又訪問上海商會，通知外交使團，革命軍一定會保護外商在滬利益，洋人絕不能干涉革命軍，免生衝突引致大亂。各國公使最後集體決議，“清廷已病入膏肓，不會有所作為，各國不會主動幫助清廷”，同時宣布“嚴守中立”。　　彼時全國陸續已有湖北、湖南、陝西、山西、雲南、江西、貴州、江蘇、浙江等11個省份先後宣布獨立。滿漢之間的鬥爭逐漸轉變為南方與北方漢人之間的鬥爭，南方的主力是張之洞創建的湖北新軍，北方的主力是袁世凱的北洋系，袁世凱亦開始實行“以南壓北，以北壓南”，既談講和，也兼用兵，以剿促撫，軟硬兼施之計。一來可用南軍名義逼清朝退位，二來可為其爭總統大位做好威權鋪墊。當南北會談轉移至上海時，南北雙方不約而同，以“惜陰堂”為消息中轉彙集中心。　　湖北方面，新軍是武昌起義的主體力量，其領袖與趙鳳昌關係密切，而北方，袁世凱等人也與趙鳳昌等人有着非同尋常的關係――趙鳳昌的妻弟洪述祖在袁世凱政府中也是高級幕僚，趙鳳昌的老友張謇與袁世凱關係更非同一般。在某種意義上，“惜陰堂”參議者便代表了“東南財賦”，這是“惜陰堂”意見舉足輕重，無論孫、黃還是袁世凱，乃至外國人必予重視的原因之一。　　在上海的黃興，有空就去找趙老頭子摸摸茶杯，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汪兆銘見伍庭芳目光直往自己身上掃，忙道：“不礙事，又不是第一次去。克強此去惜陰堂，還不是被湖北方面給逼迫的。因為李想在湖北的大捷，南方各省北伐的呼聲很高，尤其是廣東三千北伐軍叫囂的最凶！連英士也雄心壯志，以滬軍都督的名義向南方光復各省建議組織北伐聯軍。和議在即，他們卻都像瘋了一樣，克強也是無奈，去找趙老頭這位當世諸葛討點主意。咱們不妨再等等看。”　　王寵惠噓了一口氣道：“一群瘋子，和湖北的李瘋子一樣瘋狂。勝固然好，民國可成。但要是敗呢？還是克強明白人，袁宮保不是曾國藩，咱們還是不要逼他去做大清國的忠臣！”　　“着，就是這話！”鈕永健雙手一合道，“庭芳兄，你是滿廷的老外交，與唐紹儀，楊士琦同官京朝，夙有交誼，與唐紹儀更共鄉里。不如開議之前，先找他們敘敘舊情？”　　“不可！”不等伍庭芳答言，汪兆銘大聲截斷道，“倘或有心人看到，豈不要砸鍋！國家大事，竟然摻雜個人私情，雖然是為了共和大業，但是傳揚出去，別人就不會這樣想了。”　　鈕永健格格一笑：“在京之時，兆銘兄也時常出入錫拉衚衕，世人皆知兆銘兄清風亮節，革命意志堅定，相信兆銘兄出入袁宅是為了勸袁宮保反正，世人也未曾對兆銘兄有過任何懷疑。只不過和唐紹儀私下碰個面，有何懼怕？”　　汪兆銘反駁道：“兄弟曾謀刺攝政王，坐過滿廷的牢，我會黨中人誰不識我玉壺一片丹心？而伍先生並非我會黨中人，會黨之中的激進人士，難免會對他做出不好的揣測，甚至引發某些激進的行為。”　　伍庭芳也是搖頭，覺得鈕永健一向精明，這個點子卻出餿了。王精衛說言“某些激進的行為”也就是“炸彈環侍之”的刺殺。當初陳其美跪在伍公館外，求他去當這個外交部長的時候，他就怕出現這一天。　　鈕永健並不在意，“哼”了一聲，將手中玉杯輕輕地放在桌上道：“你道我是傻子！給唐紹儀去傳個信，就說庭芳兄請他過來一敘。不就變成唐紹儀主動來找，豈不什麼麻煩也沒有？這等進退裕如、萬無一失的良策你們看不中，豈不怪哉？”　　伍庭芳聽到這裏，如同撥開眼中浮翳，一迭連聲道：“對，就是這麼著。”　　伍庭芳其實本不想趟着混水，所以他不求有功，但求安穩。能平安的糊弄一天是一天，他雖然名位南方和議總代表，其實他的話對這場南北和議無足輕重，關鍵人物在惜陰堂蹲着呢！要不然，他們怎麼會傻傻的等在這裏一起，等着惜陰堂傳來的動靜？　　汪兆銘深知此事重大，怔了一下方道：“也好。”　　溫宗堯略一思索，便很爽快地說道：“很好，就是不知道唐紹儀願不願意來！”　　正在這時，門官走了進來，垂手回道：“外頭來了兩個人求見老爺！沒說姓名！”　　“不見！”伍庭芳將手一擺，現在哪有心情管這些雞毛蒜皮的人物。　　那門官答聲“是”回身便走。沒出幾步，鈕永健靈機一動，忽然叫道：“你回來！來人什麼裝束？”　　門官答道：“一個穿洋裝，沒辮子。一個留着辮子穿長衫！”　　鈕永健轉臉對伍庭芳道，“此人八成是唐紹儀和楊士琦了。不敢報上姓名，也是為了掩人耳目。是非之人於是非之時造訪是非之地，他們還真會選時間，省下咱們不少麻煩！”見伍庭芳點頭，便吩咐管家，“請他們進來！”　　楊士琦長袍飄風，步履從容昂然登堂，很有名士風度。唐紹儀一身洋裝，非常顯精神。　　他們又對伍庭芳他們團團作了一揖，唐紹儀還別有深意的看了一眼汪兆銘，再泰然自若地站在廳中說道：“諸位都在這裏，這更好了。紹儀從京城而來，帶有共和誠意。”　　這裏，很多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見面。只是現在處於兩個陣營，氣氛難免會有點尷尬。汪兆銘雖然和唐紹儀一路南下，卻未有機會交談。這次來了，倒要談談。　　幾個人坐在宴桌旁打量了一下這位非常洋派的“北方和議總代表”，都沒有立刻回話。但“共和誠意”三個字比一篇萬言文章還能說明問題，它包含着南北之間，全部憂慮、焦急和惶惑不安。他們只是表面上卻顯得十分鎮靜。　　武昌起義后，中國出現了南北兩種不同性質的政權，資產階級革命派也面臨着兩種抉擇，即是揮師北上，以武力推翻清朝政府，還是通過爭取掌握清廷軍政大權的袁世凱反正，從而逼迫清帝退位。這樣的矛盾，構成他們今日全部的憂慮、焦急和惶惑不安。　　唐紹儀和楊士琦也打量着伍庭芳。只見他身着赭色湖綢袍子，也未系帶，足下穿一雙黑緞官靴，手裡捻着一串墨玉朝珠，顯露出一副瀟洒自如的神態，但另一隻扶在椅背的手卻緊攥着，暴露了心中的嚴重不安。　　唐紹儀乾笑一聲，這老同學，老同鄉，竟然一身遺老的打扮。陳其美當初是吃豬油蒙了心，才會跪門求他當這個外交部長！　　唐紹儀南下前，袁世凱就面囑他到上海后，先晤張謇探其意旨。張謇早已被袁世凱拉攏。唐紹儀到上海，果然第一個晤的便是張謇。唐紹儀先代袁世凱致殷拳之意，並詢問整個局面，應如何措理，願聽張的指示。談得入巷，唐紹儀露出口風：若推舉袁世凱為總統，則清室退位，不成問題。　　張謇立刻回道：“所謂南北議和者，依照現在形勢，乃是袁項城與同盟會要人之談判；與蘇、浙兩省，並無多大關係。蘇、浙之獨立，乃被動而非主動，目的只在不遭戰爭。尤其是蘇省各地軍隊複雜，號稱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擁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對於項城根本無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蘇、浙兩省人民貢獻意見，而不能保證同盟會之必能聽從。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　　唐紹儀聽后，道：“先生所說，開門見山。我當聽從指示，儘力為之。”　　張騫點點頭，給了他兩個意見：第一，國事找惜陰堂趙老頭。第二，和伍庭芳只談感情不談國事。　　唐紹儀謹記在心，所以他攜楊士琦在開議之前和伍庭芳敘敘舊來了。不過，他那句“帶着共和誠意而來”意見成為他的口頭禪，見誰都這麼說。因為他發現，只要說出這句話，再如何激進的革命黨人也會對他充滿好感。

# 第二百四十七章 不談國事（二）

　　伍庭芳首先開口道：“這幾位都是議和代表，我的好朋友，你有話儘管講。”　　“那好。”唐紹儀淡淡說道，聲音雖低，中氣極其充沛，“馮國璋已經回京，並掌管禁衛軍，北方局勢，全在宮保掌握之中。”　　只此一句，廳里的汪兆銘、王寵惠、溫宗堯如聞驚雷，一個個面色如土。鈕永健自稱自己每臨大事從不慌亂、涵養功夫很深，但聽了此話也吃一驚，身子微微一顫。　　在朱爾典的幫助下，袁世凱採用軟硬兼施的辦法，迫使載灃交出“監國攝攻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又由隆裕太后申明“家法”，親貴不得預聞政事。於是，“百僚震恐，無敢異言”。袁世凱乘機調馮國障入京，接任禁衛軍總統，並將禁衛軍炮隊全部調援山西。不久，又用準備出征的名義把禁衛軍調出城外，而派段芝貴另編拱衛軍，駐紮城裡。經過如此一番布置，他就接收了清廷統治下的全部權力，隆裕太后和溥儀小皇帝成了他手中可供隨意擺布的傀儡。　　想通這些，伍庭芳先是一呆，接着哈哈大笑：“袁宮保，一代偉人，今日擁北洋重兵，焉有失手之理？”　　楊士琦不等他說完，揚聲接口便道：“民軍所要求者，在推翻清政府耳。今者攝政遜位，親貴全黜，大權入於漢族之手，倘再戎衣相見，是不啻自殘同種，豈仁人志士之本心哉？”　　“本心？！”鈕永健不幹了，見他們這樣吹噓袁世凱，無外乎要在氣勢上把他們壓制，雖然他們看好袁世凱，但也不能被他們牽着鼻子走，必須表現一下自己的價值，讓袁世凱知道他們的好，頓時也發作道，“先不問袁宮保心之真偽如何，第觀其在湖北進退失據，未必能有隻手回天之能力吧！”　　“北軍有輸嗎？”楊士琦挑釁地問道，“馮國璋止戈夏口，段祺瑞退師湖北，只是袁宮保表達議和之誠意，你怎能與李瘋子這等見識淺薄之人一樣，認為這是北軍輸了？”　　馮國璋炮轟武昌，當時首義之地岌岌可危，袁世凱卻突然停戰，請來英國人說和，在座的無人不知道，而楊士琦卻淡淡說來，怎不叫廳中人動容難堪！鈕永健更是尷尬難堪之極！　　湖北一戰，如今還佔據各大的報紙頭條，每天鋪天蓋地的轟炸，誰都說自己是贏家，誰都說得頭頭是道，一直也爭不出一個定論。　　那唐紹儀眼看再無人與楊士琦對答，便操起一雙筷子，撈起冷盤“孔雀開屏”的“孔雀”腦袋直往嘴裏塞，大嚼起來，旁若無人地贊道：“好，有味遠客先！怎的庭芳兄也不讓讓我老唐？”　　伍庭芳與鈕永健四目對視了一會兒，伍庭芳斟了一大觥“玉壺春”，遞到唐紹儀手中，笑道：“好，少川兄如此洋派的人，竟有國士之風！同期遊學，同朝為官，這麼多年，瞧你不出，倒失敬了！”　　唐紹儀滿不在乎地接了酒一飲而盡，笑道：“洋裝雖然穿在身，可我依然有顆中國心。”　　伍庭芳又給楊士琦滿上一杯，說：“士琦兄，好辯才！大有春秋謀士，縱橫捭合的風采！”　　楊士琦笑道：“先生還沒有見過皙子，他可是當代的鬼谷傳人。”　　“楊度！”伍庭芳點點頭，“聽過，聽過。孫、黃在日本相識，聽說就是他牽的線。今夜，為何不見他來？”　　“分開之後，就不見了他的蹤影。”唐紹儀笑道，“他是真名士，特立獨行慣了。”　　溫宗堯也湊過來道：“唐先生，我們是老相識了吧！”說著，也來敬他一杯，唐紹儀來者不拒，端起杯來一飲而盡。　　唐紹儀是遵循張騫的已經，在這裏，什麼都可以談，就是不談議和的條件。　　“少川兄，”伍庭芳看他們酒過三杯，目視二人，才開口道，“鄙人一書生，歷仕兩朝，累擢至卿貳，所謂天恩高厚，臣下宜感激零涕銜結以報者，二公何莫不然。”　　“此一時彼一時，一人士兩朝的事，自古有多少！”唐紹儀拿起白巾，擦了嘴邊和手上的油垢，又仍徑自夾起桌上佳肴饒有興味地大吃特吃，嘴裏不住地哼道：“熊掌與魚兼而得之，余之福也。劉伯溫可是因此名垂千古！”　　“唐先生，”鈕永健目光閃爍，“洪承疇可是遺臭萬年。”　　唐紹儀一邊吃，一邊漫不經心地答道：“做臣子的都去學洪承疇，做皇帝還有什麼意味？而且，這個還皇帝是個胡人！如今是共和的時代，再也不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所以袁宮保才有勇氣，派我來議和。以國民議會，決定共和政權！”　　伍庭芳連連點頭道：“宮保明見。滿廷幼主無知，貴胄弄權，庶政不修，疆吏解體，義師蜂起，海內騷然。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吾人儻作左袒之論，當為清議不容。為今之計，惟推翻清室，變易國體，以民主總攬統治權，天下為公，與民更始。舍是別無他策，足以維繫人心，扶持國事。二公愛國之殷，不讓廷芳，忠君之誠，或且過之。宜速諫君讓國，自保安全。則北伐之師，無名可借，而南來專使，有功足錄。鄙人亦不辭微勞，二公許之否？”　　這的確是點睛之語。說這話時，伍庭芳目中精光四射。他認為，袁世凱若率先推翻滿廷，北伐之師便無名可借。李想，姚雨平之輩，也只能掩旗熄鼓。這時候，和議要怎麼談，要談多久，就不存在任何阻礙，連孫、黃也沒有理由阻止。　　伍庭芳的話其實說得非常有誠意，只是袁世凱不想做這個逼迫滿廷孤兒寡母的千古惡人，其實就是想做那個什麼，又想立牌坊！在京城，袁世凱一直都在高唱“忠君愛國”，“共和萬萬不可”。　　楊士琦抬頭看着伍庭芳道，“士琦不敢於庭芳兄及少川兄，比肩事主，政見僉同。茲以閣員膺和議代表，而和議全權屬諸少川兄。庭芳兄之議論，深表同情。上方沖齡，政權悉操項城手。而項城之言，實足以左右太后。士琦願與少川兄共負疏通之責，以國家安危，民生利害，個人得失說項城。難免其不懷故主之恩，因循猶豫。然大廈將圯，詎一木可支。臆度項城，必能當機立斷，以天下為己任也。”　　又是一語驚人，周圍頓時是死一般寂靜。袁世凱要懷故主滿廷什麼恩？差點要他腦袋的恩？政客就是這樣，什麼無恥的話都能張嘴就說。　　突然汪兆銘呵呵大笑，其聲音磔磔如梟鳥夜鳴，屋中人無不聽得汗毛悚然。“久聞袁宮保是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果不其然！”他笑聲陡止，汪兆銘陰沉着臉說道：“滿廷對項城還有什麼恩義可言？項城還有什麼對滿廷的留戀？大事能否可成，項城一言可決，有何為難！”　　“項城只是還在猶豫，只要事情可為，必能當機立斷！”楊士琦毫不躊躇，昂聲答道。　　“只要事情可為！”伍庭芳急問，終於說到點子上，“有什麼條件？”　　“庭芳兄這就明知故問了。”楊士琦悠然笑道，“少川下車伊始，即以說明，若推舉項城為總統，則清室退位，不成問題。”　　一聽這話，幾個人面面相覷，不知怎麼對答。確實，這話唐紹儀從武昌說到上海，幾乎逢人既說。　　伍庭芳可沒有全力應允，他這個南方議和總代表就是個傳話的，只是乾笑道：“總統是要通過議會選舉產生的。”　　唐紹儀哪裡不知道，張騫早說了，能拍板的人在惜陰堂，所以他根本不打算和他們談和議條件，就是跟他們敘敘舊，拉拉家常，打打官腔。誰知道扯着扯着，還是扯到這個問題上了。看他沒有主見，只是敷衍的樣子，乾脆和楊士琦雙雙閉嘴。　　伍庭芳知道再問也問不出什麼，遂笑道：“依少川兄之見，對共和政體有何見解？”　　唐紹儀站起身來打一個呵欠，說道，“美利堅之平民政治，我儕遊學此邦時，即已醉心。”　　“這我知道！”伍庭芳連忙點頭，“南方其實也是想組建一個聯邦式的政府。”　　“洎奉使新大陸，益悟其共和政體之有利於國計民生，更復傾倒不置。”唐紹儀又穩穩坐下，“杏城我摯友，亦君故交，雖未曾遠渡歐美，固嘗涉足南洋群島，安撫僑民，深諗外人以我國積弱，慢肆欺侮，不平之憤，時露顏表。”　　“國家如此，我等有為青年也是心疼！”汪兆銘聽了半天，終於開口了。　　唐紹儀是微微一怔，隨即笑道：“我既歸國，恆為余言專制不可立國，引子輿氏民貴君輕之說，與美利堅共和成績相印證，實愜我心。是吾二人之素志，初非有異於諸公也。”　　“先生有此心，精衛知道了。”汪兆銘站起身，“果真項城有議和誠意，南方必虛總統之位以待，會黨中人有反對者，我去遊說。”

# 第二百四十八章 幸福

　　武漢的天空還在飄着零星雪花，堅冰封地，街邊的水溝凍得鏡面一樣。　　李想一邊策馬一邊說道：“今天要在鐵公雞身上拔毛……不聽杜甫說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梅迪聽了一笑，說道：“漢口還是有幾家講良心的善人，擺了幾家施粥蓬。趙又誠家老太爺是個大善人，他家排場最大。洋人的教會也在施粥，不過他們順便佈道……”　　李想鐵青着臉，說道：“可是每天都有凍死餓死的人。”說著快馬加鞭。　　宋缺等人忙跟着行進，早見大智門外候駕漢口紳商黑鴉鴉地站了一片。　　李紫雲接到李想要他們一起視察災情的消息，他一大早便率城中紳商家族的代表迎候，在冰天雪地里直等了一個多小時。代表們呼着白氣，凍得將腳跺得一片山響。正眼巴巴望着，遠遠�t見一隊快馬策奔而來，李紫雲忙命：“鳴炮奏樂！”　　一時間黃鐘大呂、絲竹旱雷大作，禮炮聲中一百餘名代表們一齊跪地叩頭山呼：“恭迎大帥！”　　李想勒緊韁繩，駿馬在原地轉了個圈，還不安分的刨着地理的雪，李想惡狠狠的喊道：“都民國了，你們還跪呢！我還活着，不要你們跪！要跪去跪那些在你們眼皮子底下凍死餓死的人！”　　李想一通惡罵，所有人更加抬不起頭來。　　李想跳下馬，輕輕跺了跺腳，掃視一眼眾人，良久方道：“起來！今天，你們就陪我看看難民們受的是什麼樣的苦�D�D怎麼不見趙太爺，馬太爺，漢口華商總會總經理蔡輔卿，總協理孫滌甫，議董宋煒臣……這些人來了么？”　　“回大帥的話！家父蔡輔卿自去歲臘月便身體不適，北洋軍一鬧，身體更加不堪，今大雪之後又添了無名熱病，以致卧床不起……”　　“家父卧床，咳血不止……”　　“家父上吐下泄……”　　“家父……”　　李想聽了默然點頭，一陣寒風襲來，才覺得自己有些忘神，遂笑道：“大冷的天兒，難為你們迎候。你們的父親竟然病的這麼可憐，他們也就不必勞神漢口華商總會的事情。”李想的語氣突然變得比四周的空氣還要寒冷，“漢口華商總會總經理一職由李紫雲代理！從今以後，漢口華商總會總經理一職，依然由漢口華商自行選舉，但是選舉結果必須上報軍政俯，由軍政俯頒發執照才能生效！”　　※※※　　大智門以西的店鋪屋檐下、破廟裡擠滿了人。一家家、一窩窩在城牆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長住下來的意思。好在自這場兵禍以後，漢口城內外瓦礫遍地，有的是空閑地方，不然真要人滿為患了。　　趙家在龍王廟碼頭外搭了棚子每日舍粥兩次。龍王廟一帶舍粥的一共有四家，除了趙家的粥棚，還有一位來漢口做生意的外地人，馬家也有舍粥棚，還有一位就是劉歆生。　　四家粥鋪一字排開，掛着的旗幡分別是“趙”、“馬”、“劉”、“程”。那些在戶部搭建的簡陋棚中過冬的逃難农民，雖說衣衫襤褸、瘦骨嶙峋，想是適應了這寒冬天氣，倒是很少有得病的。　　幾個穿着傳教士服飾的洋人在難民中走來走去，給幾位體弱生病的老人看病開藥，宣揚耶皇的福音。　　梅迪左右望望對楊凌道：“大帥，左首那家姓程呢，程家兄弟聽說是湖北有名的紗廠大王。”　　李想四下看過，至於那些紳商家族派來的子弟代表，早被轟了回去，看着他就來氣。要收拾他們，必須另外想摺子。　　梅迪所說，李想知道。左邊掛着的程家據說卻是湖北巨富，東家是兩兄弟，程沸瀾和程棟臣，開着號稱中國第一的紗廠，紗廠中光紗錠就有4.4萬枚，布機六百，工人八千，集資三百萬。　　程氏兄弟此番進漢口，就是沖李想而來。漢口光復，李想頒布一系列利於工商的法令，還要強勢收回漢口海關，所以兄弟兩人認為，這是把家族生意做大做強的好時代來臨了。　　進入漢口，他們立刻派家人在此施粥救濟，他們家底豪闊，居然一日施粥三次，此時正是中午一次，難民都在程家窩棚前排着長龍等着施捨。　　李想遂道：“嗯。老劉，老李，看來他們是要把紗廠開進漢口，你們的華商總會，要給與他們力所能及的幫助。”　　剛升職為商會總經理的李紫雲笑道：“這還用說，如今我這個總經理的位子坐得可不穩當，正是他們這樣實力強勁的人物加入，我可不會放過他們。”　　劉歆生輕笑一聲：“你就安心吧，有大帥在背後挺你，你坐的穩當的很。那些不識實務的傢伙，損失的只會是他們。”　　李紫雲想想也是，還有槍杆子搞不定的？　　李想看了看梅迪，劉歆生家粥棚里，她正偎在火勢漸消的粥鍋前取暖，便走過去，笑了笑道：“確實如你所說，這裏並沒有我想象的可怕。”　　梅迪凍得鼻頭通紅，兩頰發木，她吸了吸鼻子道：“這裏真的好冷，我還烤着火呢都難熬的很，真想象不出那些百姓是怎麼過冬地，大帥發動更多的富戶豪門出面賑災，一點也過分，就是手段再強硬一點也不過分。那些人家資財巨萬，一家扶助幾十口人過冬易如反掌。再者。這些人雖說貧窮可憐，可是大多有把子力氣，而且其中不乏好吃懶做這徒，總不成幾個月下來全靠別人養着，做個腳夫、僕役他們還是能勝任的，不妨組織些年輕力壯的允許他們在城做事。一來可以掙些工錢，二來也省得他們無所事事，天生日久干出些偷雞摸狗地事兒來。”　　李想哈哈一笑道：“說的是，對於那些紳商，不容手軟！你這主意不錯。漢口一片廢墟，重建不知道需要多少人手？其實，革命軍一直都是實行以工代振。我再和鐵龔奇士商議一番，叫軍政府將這些災民登記在冊，然後按照個人能力，分配工作。”　　他說完看見梅迪還跟只小鵪鶉似的偎在火爐旁邊，不禁好笑道：“有這般冷么？要不你裹上我的大氅暖暖身子。”　　他只說著，忽地瞧見遠處趙家粥棚一個青袍書生閃了出來，轉身和跟出來地一個老頭說了幾句什麼，然後拱了拱手徑向龍王廟走去。　　李想一眼認得那人是男裝打扮的趙又誠老姐趙又語，只要是見過的漂亮女人，他就不會忘記。不由心中一動。　　趙又語顯然也瞧見李想站在劉家棚下，顯然還認得他模樣，神情微有些詫異，她瞧見棚上懸挂着地劉字大旗，不禁嫣然一笑，向李想微微頷首示意。　　梅迪手托着下巴，轉着眸子道：“這位是女扮男裝的難道是趙家大小姐？大帥認識她？”　　李想點頭道：“趙又誠的老姐，在孝感城打張錫元的時候，她就是帶着林家人和孝感百姓幫助過革命軍。女中豪傑啊！”　　梅迪忽地坐直了身子，喃喃道：“想起來了，林師長的夫人，一場封建包辦的婚姻……林師長為此離家出走，至今還沒洞房。”　　李想一笑道：“你打聽的也太多了。”　　梅迪眉尖兒一蹙，狐疑地道：“你個花心大帥，不會看上她吧？”　　“梅迪，你去死！”　　趙又語瞧見李想，臉上微微現過一絲驚訝，她遲疑了一下，才上前乾笑道：“見過大帥。”　　李想目光一凝，說道：“你……怎麼回漢口來了？孝感林家的事情，你不管了……”　　趙又語慌亂的神色已經消失，她鎮靜下來，輕輕一笑道：“我跟林鐵長的婚事本來就是一個錯誤，我和他之間也沒有發生過什麼，總不能還賴在林家？呵呵，呵呵……”　　李想尷尬的笑笑，說道：“這倒是我疏忽了。民國了，女人也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　　趙又語咬了咬唇，櫻唇起合間露出兩排整齊地白玉般的牙齒，忽地嬌聲道：“幸福是什麼？”　　趙又語說罷向他嫣然一筆，水色惹憐，淡妝秀顏，陽光下這一笑眩人二目，竟是未曾見過的嫵媚。　　李想笑吟吟地道：“幸福就是我餓了，看別人手裡拿個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別人穿了一件厚棉襖，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個坑，你蹲那了，你就比我幸福。”　　趙又語聽了他的話忍不住噗哧一笑，頰上一個淺淺的笑渦兒一閃而沒，隨即已飛快地斂起笑容，趙又語地帽兒有點歪了，頭髮露了出來，風兒吹過，偶爾有一絲拂到李想面上，痒痒的，很香……　　旁邊的梅迪吸着鼻子，酸酸的道：“我覺得幸福就是貓兒有魚吃，狗狗有骨頭吃！”

# 第二百四十九章 漫步風霜雨雪

　　在風雪覆蓋的漢口滿春茶樓前的街上，離開施粥現場，李大帥帶着詩人的憂鬱，憂國憂民的摸樣兒，漫步風霜雨雪。　　在後面兒，還跟着保鏢宋缺和管家小妹。在他面前遠處，一排排，一群群的革命軍戰士，新成立的武裝警察，來來去去，在解除租界洋人武裝，收復租界之前，這座城市的警戒還不能放鬆。　　武漢三鎮城內外，一片劫后的殘破景象兒。放眼過去，到處都是燒穿了頂的屋子。可以看到臂纏白布的華人工友，在軍政俯組織之下，已經開始城市的重建。這座亞洲內陸最為喧囂熱鬧的城市，已經一片蕭條安靜。只有穿着制服的軍人警察們來來去去。　　馮國璋火燒漢口的事兒，漢口民眾現在回想起來，真的象夢一樣兒，噩夢！　　如果與洋人交涉不果，他也會毫不猶豫的開戰，甚至火燒租界！讓他們也經歷一場噩夢！東洋租界一戰，他已經被洋人罵過一回屠夫。只要能收回租界，他不在乎這些！　　他的確已經殫精竭慮，用了手上所有的資源，爭取情勢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展。　　但是交涉結果到底如何，說實在的。李大帥自己心裏也沒有底兒。可是只要想起昨夜武漢三鎮的狂歡，民眾發自內心的喜悅，讓李想內心平安得很。　　那些都是醉夢猶昏的國人覺醒的標誌！　　一行人就這麼沉默着，踩着雪莎莎莎……　　梅迪呼着白氣，鼻子凍得通紅，突然說道：“大帥，天冷……您什麼時候回去……老在這裏站着吹風……”　　李想笑笑：“我就是想看看戰後的光景，把這些牢牢記住了，讓自己不要忘了戰爭的殘酷。我不是一個戰爭狂人，只是不得不為國家，為民族而戰……”　　宋缺歪着頭看看李大帥悲天憫人的模樣兒，想笑沒敢笑，半晌才輕聲道：“大帥。雖然我不懂您說的事兒……不過咱們這麼多兵圍着洋鬼子，還談什麼鳥交涉？就像當初一樣，大軍開進租界，什麼事情都解決了……”　　李想板着臉：“你懂什麼事兒？正是因為咱們佔據絕對優勢，行事就更加要講文明。哼，槍杆子面前，不怕他們不服！”　　“難，”宋缺搖搖頭，“洋人那麼囂張……”　　李想還想說話，突然衣角被人拉了一下。回頭一看，梅迪低着頭，用細不可聞的聲音低聲問道：“大帥……您是不是覺着趙家大小姐也很好看來着？”　　李想一怔，才想起這個來。感情梅迪一直記着他剛剛和趙又語頗親密的交頭接耳的事兒呢！　　說實在地，對趙又語那美艷熟透的妞，他還真動了不少的歪心思，不過就是正常男人看到美女YY一下而已。不過剛剛交頭接耳的親密不是其他，是密謀坑漢口那一群，奸商呢！　　他笑着逗梅迪：“怎麼？我覺着不錯啊，挺好看。你覺着怎麼樣？”　　梅迪哼了一聲兒，一臉的醋意藏也藏不住：“她可是林師長媳婦，明媒正娶……”　　語聲細細，如同呢喃。十六歲還不足的美貌少女這樣兒和你軟語撒嬌，叫人如何抵擋得住？李想又笑，還準備繼續調戲，突然傳來宋缺大嗓門兒的聲音。　　“大帥，有洋鬼子領事館標記的馬車，正朝這兒過來！”　　在錫拉衚衕袁氏宅邸，這個時候兒，卻是一片寧靜的氣氛。　　在袁世凱接客的那個后花園玻璃閣子裡面兒，袁世凱，徐世昌正筆直對坐，按照茶禮上面的禮節兒，等着喝茶。　　玻璃閣子裏面，茶香浮動，紅泥火爐上面兒，青藍色地火苗無聲的閃動。那一對讓袁世凱最心愛的可人雙胞胎，正穿着小羊羔襖子。一個擺着茶具，一個扇着火爐。兩個小丫頭明眸流動，雖然年紀還不大，已經看出是傾國傾城地紅顏禍水一流的人物了。　　兩個小蘿莉侍女捧起茶盞，遞到他們的手上，倆老頭子先聞茶香，再辨茶色。接着就是一傾而盡。　　放下茶盞，徐世昌輕聲道：“項城，您怎麼看？”　　袁世凱沒看他，只是淡笑：“李瘋子就是一條瘋狗，被他咬了只有認。你看吧，這回連漢口的洋人也只有捏着鼻子認！”　　徐世昌苦笑：“連洋人也沒轍？”　　袁世凱只是輕輕地把弄着茶盞：“人民日報已經是震動天下，南方民氣沸騰如潮，有時候洋人也不得不做出讓步，特別是李瘋子還有有槍有炮的環嗣在漢口租界！公使團那些傢伙兒你我也明白，想趁火打劫，又互相牽制，日俄多次叫朗着要出兵，不都是被英美阻攔了嗎？”　　聽着袁世凱一番話兒，徐世昌地臉色頓時說不出的難看。只是沉吟着不說話兒。　　袁世凱笑道：“想也想得明白，李瘋子把這股風潮越卷越大，南軍民氣也水漲船高，這南北和議看來有點玄……您也是奉着軍機大伙兒的意思，來探探我的口風吧，看和議還有沒有戲可唱？至於漢口租界收復不收復，你們才不關心哪。”　　袁世凱的聲音輕輕淡淡，說得徐世昌臉色大變，最後只有淡淡一笑，低頭喝茶。這個時候，京城裡誰不在看風色？聽說李想湖北大捷，段祺瑞撤出漢口，北京城裡的旗人貴胄立刻就有一批搬進天津租界，在任的官員紛紛告假，候補的官員紛紛回鄉！　　不過看到袁世凱這麼淡定的樣子，徐世昌也變的淡定了。袁世凱的議和，不過是他準備攫取全國最高權力的一種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議和的同時，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獨立的山西、陝西兩省發動猛攻，力圖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和議的結果如何，袁世凱比他急。　　袁世凱不緊不慢的說道：“現在的關鍵就是兩點。一是南京是怎麼看這件事兒。李瘋子崛起湖北，速度之快，實力之驚人，我想南京方面和個地方獨立省份的都督也看不過去吧！民心也無形之中朝湖北聚集，漢口租界收復之後，李瘋子不止是壯大勢力，每年過億的關銀我都看了眼紅，這個為國家振威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腦殘青年會為此瘋狂？他們會願意看着李瘋子繼續壯大？當初在漢口已經背後捅過他一刀，自然免不了第二次再捅他一刀！最好的辦法就是儘快與我和議，使李瘋子沒有北伐的借口繼續擴充勢力，慢慢的再想法子削弱他！”　　徐世昌已經聽得專註，連用茶盞擋臉也忘記了。今兒他到袁世凱府上來，正如袁世凱所說，來探探他老胖子的口風。　　他凝神聽着，如對大賓，而袁世凱也是渾不在意的侃侃而談：“其次就是朝廷。只要小皇帝退位，豈止李瘋子，就是整個南方民黨也沒有了北伐的借口。”　　袁世凱說完只是摸着自己鬍子。徐世昌偷眼看着袁世凱正正神色，苦笑道：“此時要逼小皇帝退位？恐怕時機還未成熟，有諸多摯肘，良弼此人就是一大障礙。”　　袁世凱微笑：“我世受國恩，怎麼會逼迫皇帝退位？我只是分析當前局勢。少川南下之前，千叮嚀，萬囑咐，國體萬萬不可變更！與南方議和，這是我的底線……”　　沒想到這件事情，袁世凱到了這個節古眼上，還不肯承認！　　徐世昌對着袁世凱只是苦笑：“項城說得極是有道理，考慮的又是我國朝長治久安的事兒，真真是振聾聵。唐紹儀率領的北方議和使團南下有時日了，聽說已經到了申江，南方代表已經確認為伍庭芳。卻不知道他們有過接觸沒有？南方有什麼條件……”　　大清現在的官僚體系，已經是完全的鴕鳥心態。袁世凱要裝犢子，他也跟着裝犢子。不過還是要問一下和議的進展。　　袁世凱輕輕一笑：“和談雖未開始，南方代表已經提出一個和談的先決問題，就是北方代表必須首先承認民主共和制的國體問題，這是南方黨人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這個基礎上談，則無和談的必要。”　　徐世昌嘴一下張得老大，只是喃喃道：“這怎麼可以？這怎麼可以？還沒開談，他們就這麼囂張？”　　袁世凱拈起茶盞，只是微笑：“自然不能！如果承認，那麼小皇帝就必須退位。太后還會答應何談？老慶還會答應何談？京城的八旗子弟會同意何談？國體問題必須堅持，不然我拿什麼去和南方談？如果南方答應我做大總統，那麼國體也未嘗不可變更。只是少川已經把南方的‘和談先決條件’打電報到北京，向內閣請示，並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革命軍方面對這個先決條件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因此如果拒絕便無法談下去。”　　徐世昌疑惑道：“那麼這個議和就這麼僵持下去？這樣只怕對北方不利。”　　“如果拒絕便無法談下去，不如繞圈子談，就是把這個‘國體’問題交給一個‘臨時國會’去做表決，如此和談還可以談得下去。”袁世凱露出一臉的老謀深算。　　徐世昌猛的一拍巴掌，差點就一聲兒好字出口！至少至少，可以讓這些鳥籠子里的旗人，可以推遲再面對這件大事兒一些時候兒，南方那裡也交代得過去。的確是當下最好不過的處理辦法！

# 第二百五十章 狂生

　　剎車聲刺耳的響起，這輛洋鬼子領事館的馬車停在李想面前。　　一個臉色難看到了極點的洋鬼子跳下馬車，他穿着一身禮服，站得筆直。手裡拿着正式的公文夾，上面還有花押。非常不自然的低頭看了一下光亮的皮鞋上沾到的雪泥，眉頭皺起來，真是一個野蠻國家骯髒的城市。　　李想一身普通小兵的軍裝，大模大樣的站在他的對面，溜肩耷背斜着眼睛只笑不說話兒。看着洋鬼子這臉色，用腳趾頭想也知道有這位洋大人不爽的事兒生了。讓洋鬼子不爽，還不是我李大帥該爽了？　　梅迪和宋缺就在李想身邊兒，一臉看好戲的神情。　　洋大人僵硬的微微一彎腰，手輕輕一擺。一個通譯走了上來。洋大人低聲說了幾句話兒，通譯也緊張的跟着翻譯：“鄙人奉大英帝國駐華總領事館的授權，前來正式通知閣下。閣下發表通電，向英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並立即收回租界的交涉資格，已經得到了承認。鄙國交涉委員，已經正在趕往漢口的道路上，隨時準備與閣下開始正式的交涉。特此通知，順便問候閣下日安。”　　通譯的話音才落，洋大人就象手裡有着一個紅炭團一樣，將那個公文夾交在李想手中，轉身就爬上馬車揚長而去。　　徐一凡眼珠一轉，打開了公文夾。裏面卻是一份帖子，他一看封皮是給他的。只是輕輕一笑。很無所謂似的將那份帖子遞給身邊的梅迪。　　“兄弟，才回漢口來，就收見一個帖子，還是洋大人的，可是新鮮事兒，幫我瞅瞅吧，哪位貴客？”　　梅迪疑惑的接過來一看，眼看就是要大過年的了，帖子封皮是很喜氣的紅紙。管家小妹撇嘴一笑，洋鬼子也挺講究。他一頭霧水的打開摺子，裏面卻是一水兒鐘王小楷，間架極工。一看就知道是翰林體，八股文四試十來場考出來的標準官方字體。　　“是萬國商會的總會長盤恩開的一個聚會，大帥要不要去？”　　什麼物件？一個漢口租界現任洋商大頭子請我吃飯？自己還有許多事情忙不過來呢。　　“不去！”話音才出口，他飛也似的又從梅迪手裡把帖子奪過來。　　下午時候，兩匹快馬捲起風雪，大搖大擺的衝到了把在漢口，沿長江延伸了幾英里，英、法、俄、德、日幾國租界，這些微型的歐洲城市連在一起的沿江大道入口處。沿江大道入口處有高高的木柵欄，把華界租界分割開來。柵欄上也覆蓋一層厚厚的雪花，周圍一片白色。路被攔住，馬上騎士無奈的把馬停下，陰影處就傳來了呼喝的聲音。　　“站住！洋大人租界重地，什麼沒長眼睛的人敢硬闖？”　　駿馬噴出一團團白氣，宋缺氣得勒着馬團團轉，恨不得一腳把着柵欄給踹了，把這幾個二鬼子踢下長江喂王八。他惡狠狠的一笑，回頭衝著騾車裡面叫道：“大帥，進了這地兒我就覺着憋氣！咱們要是沒離開漢口，洋鬼子能這麼囂張！”　　幾個空手披着租界警局虎皮號衣的二鬼子從躲雪的黑屋裡走了出來，一邊用力的跺腳祛寒，一邊打量着馬上兩個革命軍士兵裝束的騎士。　　宋缺斥喝一聲道：“開門！咱們是你們洋大人主子盤恩請的客人！”　　二鬼子們狐疑的看着他們，總覺得眼熟，可又是想不起來。當先一個小警官模樣的粗聲粗氣的罵了一句：“瞧你們這慫樣，當得起一個請字兒么？革命軍的土包子……想來租界找麻煩？這裏可是洋大人的地盤！”　　正喝罵的時候，一輛高大的朱漆馬車嘩愣愣的從旁邊經過，車上掛着老英國府的標記，車轅上出了車夫還有一個管家模樣的中年人。　　二鬼子們趕緊吆喝宋缺：“讓讓，快讓讓！”　　柵欄推開，馬車昂然而過。車轅上管家嘩的灑了一把東西：“有賞！”　　那滿臉煙容的小警官一臉的媚笑：“謝大爺的賞！”底下警員哄的一聲就滿地的去揀撒在雪地的十銅子兒。　　李想眯縫着眼睛看着這幫叫化子般又驕橫又懦弱的國人，又看看遠去的高大馬車。宋缺卻早已經忍無可忍，揮着鞭子“拍！”的一聲抽過去，這個小警官的臉上立刻就是一條血痕。　　“狗東西！給大帥讓開！”　　宋缺這一打一罵把他們弄醒了，他們突然想起這馬上的人物是誰？嚇得容色青灰的，捂着臉趕緊的放行。小心翼翼的把兩位凶神送走，回過頭險些運過去。　　沿江大道就是在道路和人行道之間有樹蔭和草坪的優美的林蔭大道，只是大雪掩蓋了這裏的綠色。大道上的積雪已經被鏟得乾乾凈凈，李想和宋缺策馬狂奔。　　在這裏，每個下午，洋人的社交界聚集在賽馬俱樂部喝茶，然後是打網球或高爾夫球。漢口有十八孔的高爾夫球場，是亞洲最好的一個。有陽台的俱樂部房�D�D內設游泳池、遊戲室、衣帽存放櫃和一間大茶室�D�D有一個著名的長酒吧間，在長江巡邏的外國炮艦的軍官們常常光臨此地。　　沿江的設施，果然是金壁輝煌。這是一種考慮周到的目不暇接的奢華生活，如果能夠親眼見到這一切，那些生活在西方的人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那些“老中國通”要維持他們的特權了。“上海意識”不但不容中國當局的干涉，而且典型地把外交使團和公使使團視作一個累贅，認為它們有時雖然可以利用，但總是過分地考慮中國人的感情。　　李想已經看到他們要去的那一傢俱樂部門口車馬紛紛，還有隱隱的樂聲傳來。不過這音樂怎麼聽着怎麼耳熟……海頓的F大調四重奏弦樂曲！　　一個穿着洋人禮服的中國管家，拖着條辮子，說多古怪就多古怪站在門口恭敬迎賓。　　宋缺瞪着眼道：“大帥您瞧，還拖着辮子嘿……”　　他嗓門兒大，一下驚動了迎賓的人朝這兒望來，那管家一看，兩個革命軍裝束的傢伙闖進租界，臉色頓時就是一變。　　“去，”李想跳下馬：“把老頭的辮子剪掉！”　　宋缺答應一聲，飛身下馬，猛撲過去，揪着老頭那一根小辮子抽出軍刺就割下來。站在門口的人都傻眼了，還沒明白什麼情況，老管家的辮子已經在宋缺手裡了。　　而李想，背着手大搖大擺的就朝入口走來。　　門口的客人都忍不住琢磨：“李大帥！他閑着沒事跑租界剪辮子來的？”　　見慣了大場面的管事雖然被宋缺割了辮子，也不敢哭天喊地的撒潑，居然還迎前了幾步，一個鞠躬禮：“歡迎李大帥……”　　管事朝身後的人微一示意。他是接到上面指示的，盤恩今天請了這位魔頭。　　李想微笑着站在那兒迎接別人的目光注視，他外表放鬆內心繃緊。雖然洋商和洋人外交使團和公使團有矛盾，但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未嘗沒有修復的可能。想想也知道，如果沒有洋人在租界的特權，沒有洋人把持海關的優勢，他們的還能在漢口混得這麼有滋有味？　　不過稍頃，門內就傳來了一陣小跑步的聲音，到了門口又放緩。接着就出來一個氣度很有點兒紳士的中年人，典型英國大鼻子。一身下午茶時的休閑行裝，揮着思迪克，才到門口，就有客人不斷的和他招呼。　　出來的人，應該就是莫明其妙給李想帖子，邀請他到這裏，漢口所有洋商的頭。曾經到武昌給袁世凱和黎元洪拉皮？條的萬國商會總會長盤恩！　　他一邊兒點頭回應別人的問候，一邊兒四下掃視。和擺足王八之氣POSE站在那裡的李想目光一對。李想霸氣十足的一笑，盤恩已經快步來迎。　　“莫不這位就是首義第一大將，孤軍戰北洋，誓將革命進行到底，李想李大帥？”　　李想學足了一代偉人的架式，努力的想讓自己目光看過去有三分霸氣，三分仁德，三分儒雅，還有一分的隨和謙虛……　　當下頷首道：“在下正是！”　　盤恩呵呵一笑，親熱的伸出手要和他握手：“早就聽說了李大帥大名。今日奉請冒昧，還請大帥見諒！”　　李想和他拉拉手。他心裏明鏡也似，他這點薄薄的名聲，在這個時代的權貴們哪裡不是什麼好名聲，特別是現在洋鬼子這裏。一個個其實恨的他牙痒痒！　　踏進俱樂部大廳，卻是完全中西合壁的富麗堂皇擺設。壁爐里燃氣大火，室內溫暖如春。　　果然有一支西洋樂隊在演出海頓的F大調四重奏，完全由中國人組成的西洋樂隊。十幾個長袍馬褂的樂師正搖頭晃腦的拉着西洋樂器，小提琴，中提琴一應俱全，還有撥弦的大提琴伴奏，在一個卷頭拉丁人模樣的指揮下悠悠演奏。　　屋子裏面已經是濟濟一堂，席分數桌。洋人和華人錯落其中。桌上滿滿的都是精美菜肴，不過洋人面前擺着的是刀叉。穿着白色短褂的僕役們穿梭來去。有的人還小心的端着冰桶里鎮着的香檳和意大利起泡酒。見誰的杯子空了，就殷勤的過去添滿。　　洋人們小聲談笑着，抽着主人無限量供應的雪茄。　　那些華人卻湊在一起抽水煙，他們卻是今天應該病入膏肓的大華商！沒和他去視察災情，都來了這裏！這些老傢伙，看着李想眼神兒投過來，都趕緊的轉了過去。　　“大帥？”宋缺一副要過去打人的惡棍樣子。　　“我看到了！我有法子收拾他們，你就踏踏實實的在這裏吃一頓西餐吧。”李想笑的非常猥瑣，看得宋缺都是一陣惡汗。　　盤恩招呼李想在其中一桌坐下，一個僕役湊了過來，殷勤問：“這位大人，是不是上水煙？”　　李想不由想起穿越前輩傳清兄，斜他一眼，右手伸出，食指中指霸氣十足的分開：“雪茄！”　　站在李想身後肯德國豬肘子的宋缺含糊道：“我也要！”　　僕役一個倒噎氣兒，悄沒聲的趕緊給他們兩人一人遞過來一根雪茄。李想從他手裡要過火兒和雪茄剪，熟練的先烤烤一頭兒，然後啪的一聲麻溜的剪掉另一頭。燃起雪茄放入口中……　　享受啊！　　宋缺是有樣學樣。　　他們主僕倆這做派，讓不少人頓時側目。就在他這席上，就聽見嗤嗤的幾聲兒輕笑。　　狂生！打了幾個小小的勝仗就狂到沒邊了！　　此時，樂隊的奏鳴曲變得歡快激昂起來。

# 第二百五十一章 赤色幽靈

　　中國人組成的西洋樂隊的奏鳴曲變得歡快激昂起來。　　那中國管事站在內堂出口一聲高叫：“大英帝國駐漢口總領事，戈福戈大人到！”　　一聲之下，不管洋人還是滿桌華商，全部都站了起來。　　腳步聲囊囊，先是滿面春風的盤恩為先導。接着就是一個身材高瘦，穿着大禮服，神色嚴肅的老洋人。他的洋裝上披着大綬帶，一枚鑲鑽環翠的寶星勳章掛在胸前。在滿屋通明燈火中耀眼生光。　　這老洋人神色倨傲冷淡，步伐穩重，呲着一口典型的英國人大板牙。　　樂曲聲中，兩人人走到主桌席上，戈福冷淡的微微一點頭。人群也都點頭回禮，嗡的一聲坐了下來。　　李想隨眾動作，倒也無可不可，只是好奇的打量着今天真正的主人。果然，兩股勢力結合在了一起，不過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戈福目光緩緩掃過來，和他一碰，冷得好像直刺進骨頭裡面。李想咧嘴一笑，笑得非常不友善。　　大伙兒落座，都揚着臉看着還站在那裡的兩人。　　戈福端起一杯香檳：“女士們，先生們！今日這場高會，大家都明白……萬國商會系在漢各國洋行與銀行、商社，組織而成，旨在促進各洋行、銀行業務的發展，協調各洋行之間的貿易爭端，清王朝時就已存在，每個商社都是會員，共有五十六個會員單位。每年召開一次全會。全會下分進口、出口、航運和銀行各組，每組召開會議一次。編輯出版《漢口統計》（《HankowStatistics》），記載漢埠每周商務情況。今日，就是記載漢口發展，見證漢口繁榮的《漢口統計》出版的日子！萬國商人，為這座中國城市的發展與繁榮撒下辛勤的汗水，帶領這座城市走向文明開化，也促使了中國革命的蓬勃發展。今日武漢成為中國革命的首義之地，能不為武漢革命慶？能不為武漢繁華慶？”　　底下不論洋土，全部轟然應是。笑得那叫一個花團錦簇。　　李想卻和吞了一隻蒼蠅一樣噁心。後起之國，引進人才，改革開放，那是題中應有之意。不過這樣讓人把持命脈，每年為關余洋余仰人鼻息，大事小事任人指手畫腳，還感恩戴德。　　世界近代史上，中國算是獨一份兒了吧。　　盤恩一臉謙遜狀的微笑點頭。眾人紛紛隨着戈福示意，端起酒杯。正在賓主和洽的時候，滿座都聽見一聲冷哼。從席端傳來。　　眾人側目，就看見李想站在那兒，沒端酒杯。宋缺杵在他身後滿嘴是油的啃德國豬肘子，相形之下，倒也勉強稱得上是雄姿英發。　　當下人人都想，“狂生！”　　滿座兒一下都安靜了下來，戈福和盤恩的臉色都變得陰沉。　　戈福舉着酒杯微一示意，和盤恩一碰。然後微微沾了一口。大家亂紛紛的也一仰而盡。　　隨着戈福示意，大家都坐了下來。　　戈福卻仍然站着，淡淡開口：“我已經忠誠的為皇室和這個城市服務了近三十年的時間。眼看着漢口逐漸平穩，和世界文明國家的交流也越來越正常。內心實在感到萬分欣慰。漢口在加入文明世界的過程當中，需要大量的，了解整個文明社會的人來參与建設管理。不論是財政，政治，教育，技術，還是軍事……　　漢口無疑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儘管如此，1861年以前的漢口還只是一個典型的商業性市鎮，與文明世界也基本上沒有商業往來，是時的漢口或武漢尚不具備文明世界意義上的城市內涵和特質。　　開埠的契機：　　從漢口城市的文明化進程以及國際性城市着眼，1861年的漢口開埠，是一個重要的界標。漢口開埠后，我大英帝國最先與漢口通商，文明世界各路商人也“立即趨之若鶩”，美國、法國、德國、丹麥、荷蘭、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日本、瑞士、秘魯等國先後來漢通商。　　與此同時，文明世界商人也開始在漢口開辦原料加工廠，據列年萬國商會編輯出版《漢口統計》記載，至張之洞督鄂前，文明世界的商人在漢口開辦的原料加工廠有如下數家：　　同治元年（1863）俄商開辦的順豐磚茶廠　　同治五年（1866）俄商開辦的新泰磚茶廠　　同治十一年（1872）英商開辦的漢口磚茶廠　　同治十三年（1874）俄商開辦的阜昌磚茶廠　　光緒元年（1875）英商開辦的金銀冶鍊廠　　光緒二年（1876）英商開辦的漢口壓革廠　　光緒二年（1876）英商開辦的隆茂打包廠　　光緒六年（1880）英商開辦的平和打包廠　　光緒十三年（1887）德商開辦的美最時蛋廠　　光緒十三年（1887）德商開辦的禮和蛋廠　　光緒十五年（1889）德商開辦的元亨蛋廠　　這些原材料加工廠的開辦，在非常深遠的积極意義上促進了漢口對外貿易的長足發展。如俄商開辦的順豐、新泰、阜昌三大茶廠，其生產的磚茶銷往俄國和內蒙古，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共有資本銀四百萬萬兩，擁有十五架蒸汽動力磚茶機，七架茶餅機，數千名中國僱工，年產值近五千萬兩，具有相當大的規模。茶工業規模的擴大，刺激了茶貿易的增長。　　漢口開埠后，‘洋行’的出現也為漢口的建設發展貢獻最大的力量。1862年，怡和洋行在漢口設立分行，最初主要經營輪船業，后擴大經營進出口貿易等業務。怡和洋行內部設有船頭、銀行、保險、進出口四部。其中，船頭部下設輪船、躉船、碼頭、堆棧四個辦事處，辦理各有關航運業務。銀行部開辦“有利銀行”，專門辦理貨物信託等業務。保險部經營各類水火保險業務。進出口部經營茶、棉花、棉紗、牛羊皮、五金机械等業務。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國也在漢口設立有洋行。洋行經營的範圍非常廣泛，對漢口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以怡和洋行的航運業而論，其擁有客貨輪20多艘，行駛漢申、漢宜、申宜、宜渝等航線，在長江流域運輸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以漢口為中心的長江航運業的發展，又促進了貨物的流通和進出口貿易的增長。　　可以認為，漢口開埠后，文明世界商人的湧入、洋行的設立，以及與外貿密切相關的外資企業的興辦，都促使漢口漸次由內陸型的封閉式落後的城市向開放型的國際性文明城市邁進。　　1902年漢口進出口貨物共值10032.1萬兩白銀，1910年增加到15219.9萬兩白銀，如此跨越的發展，誰之功？　　我不敢相信，一旦漢口租界被回收，失去支撐漢口向文明發展前進的文明世界的友誼，這座城市還能有這樣的輝煌，這樣的繁榮嗎？……我在這裏，滿懷敬意的請問這位大帥。您對文明世界的民族革命運動有多少認識？您又對漢口現行的政策，有什麼樣有見地的建議？漢口的建設工作在穩步進行，漢口和文明世界的距離在逐漸拉近，您對這個過程，有什麼自己獨到的建議？在收回漢口之後，您能保證這座城市繼續繁榮下去嗎？作為一個老人，我懷着謙恭的心情在這裏靜聽。”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李想身上。　　李想叼着雪茄，臉上雖然還是笑嘻嘻的。但是這表情，慢慢可就沉了下來。　　此時的李想遇到了當年鄧老爺子收復香港時候的同樣難題！　　難怪他吆喝不動的華商被戈福一下子就請來了！戈福和盤恩這麼大陣仗，就是想將他這個李大帥批倒批臭啊！讓漢口華商都知道，跟着洋大人有肉吃，跟着李大帥要割他們肉！　　少了漢口華商的支持，李大帥想要收復租界，可就鼓不起多大的聲浪。　　李想腦子里盤旋着許久的問題就這樣一下豁然而通，整個人覺得輕快無比。自己要做的，不過如此而已！　　他摘下雪茄，大有狂態的噴了一口青灰色的煙霧。　　“戈大人。文明世界的商人幫助建設中國文明的手段我非常清楚……對從國外或從另一个中國的條約港口（除非有免稅證書證明關稅已在最初的進口港繳付）進口的外國貨徵收足額的進口稅。在海關繳納所列的進口稅的一半即可取得過境證，這些貨物就可運至目的地，沿途不必再繳厘金稅。出口或運至另一個條約港口的中國貨物，被徵收足額的出口稅；如果轉運到第二个中國港口，它們要另付等於出口稅一半的沿海貿易稅。從內地運至某個條約港口再運往國外的中國貨，如要取得免繳沿途厘金稅的出口過境證，應由海關徵收等於出口稅一半的過境費……這樣的事情，我在文明世界從來沒有聽過！　　在治外法權和‘不平等條約’的制度下，外交使團及其在條約口岸的領事館的屬員實際上可以認為是清國政府的組成部分，具有對在華外國國民民事和刑事的排他性的裁判權。公使們借故生端地警惕着一切違反條約的真實的或想象的情況�D�D不但指字面上的違反，而且指精神上的違反；而在南京條約締結后的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先例中，所指的精神已成為對締約列強權利含糊而任意地進行解釋的那種精神。每當外國人的地位及其利益可能受到清國政府某些行動的影響時，列強就幾乎會斷然對外交部或其他部門施加足夠的壓力。它們聲稱受到直接損失而百般進行交涉，而且很少同意適度的賠償。對這些‘侵犯利益的行動’‘負責’的官員受到肆無忌憚的指責。它們像要求撤消在長江和珠江航行的障礙那樣，也毫不猶豫地屢次企圖要求鎮壓那些所謂辱罵外國人的出版物。它們花了很多時間和力量，攻擊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授給或可能授給其他強國排他性的特許權或與之訂立合同的行動。　　我記得前美國公使田貝在1906年寫道：在歐洲國家，如果他試圖做這些事情中的一小部分，他就會拿到護照離任。”　　看着李想在那兒侃侃而談，那幫洋人，可是臉上越來越白。戈福手中酒杯都快攥出水來了。　　不少赴會的華人似乎聽明白了一些，洋大人是給他們肉吃了，但這肉是從他們自己身上割下來的！　　不少人也開始正容打量這個年輕人。這小子到底什麼打算？他能保證趕走鬼佬，大家繼續賺錢？　　李想此時心頭盤旋的打算想法，卻不足為外人所道。　　他夾着雪茄表情平淡，話里的內容可是越發的激烈。　　“……至於所有這些條約口岸，都是中國人在其中越來越多地參与其事的國際商業發展的中心。中國資本與外國資本在這一發展中混在一起；買辦是外國商號的實際經營者，而不僅僅是僱員。條約口岸是中外聯合完成的，不是某些外國人的功勞。　　我相信，在廢除外國人在漢口的特權之後，漢口將會以更加開放，更加公正，更加文明的方式健康發展。我主政的漢口絕對是文明世界開放的，只要是正當商人，無論華洋，我都歡迎。　　漢口應該是和平的，公平的，和平的年代大家才能一起發財，公平的制度大家才能一起和平相處。　　但是為了漢口的和平與公平，收復漢口租界勢在必行，即使動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希望英國當局看清形勢，不要為漢口的和平製造人為的阻力！　　如今文明世界局勢動蕩，即使一方小小的和平也來之不易……”　　華人們心裏正在盤算，洋人們卻頓時一陣鼓噪，盤恩見戈福臉色越來越難看，咳嗽一聲冷冷道：“文明世界，哪來動蕩局勢？”　　李想一笑，開口卻是德語：“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　　戈福的臉色更加難堪了，現在看這個李大帥都覺得像赤色分子。　　李想長笑一聲兒，端起一杯香檳飲盡，拱手抱拳：“兄弟酒夠了，告辭告辭。戈大人，盤大人，多謝見召。在下再劉園掃徑以待，大英帝國的交涉委員到來。”　　話音才落，他居然就這樣帶着宋缺揚長而去。

# 第二百五十二章 一種手段

　　走出洋鬼子俱樂部，天色已經灰暗下來，李想猛吸了口冬夜的涼氣。他正急着要去上海把南北和局攪黃，如今看來暫時脫不開身了，老英國府的交涉委員是必須要碰個面的。　　“這鳥宴會，真不如在戰場廝殺的痛快！”宋缺聲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讓李想聽見。李想回頭微笑着看看自己這個猛將兄弟，微笑道：“總有一天我們的國家會強大到無需看任何人臉色的地步！”　　漢口的冬日夜空當中，這聲音傳得極遠，飄飄渺渺，直上夜空。　　他們回到劉園，一片寂靜，只有煙雨小樓還是燈火通明。　　李想脫下大檐帽，拍着身上的雪粉。　　守在小樓門口的管家小妹歡呼一聲，隨即臉色卻凝重了起來，輕聲道：“大帥，緊急軍情！”　　李想聽她語中嚴肅，不禁疑惑道：“袁世凱和段祺瑞不服氣，北洋軍又打回來？”　　梅迪輕輕搖搖頭道：“不是。段祺瑞可不傻，在湖北和咱們糾纏沒有好處。”　　李想鬆了口氣，笑道：“不是北洋軍，難道事洋鬼子？他們哪一點可憐的警察和水兵也敢？”　　“不是這裏。”梅迪好整以暇地邊走邊說，輕笑道：“是秦，晉，皖北的緊急軍情。”　　李想目光一凝，步伐隨之放慢，問道：“北洋軍？”　　梅迪頓首道：“正是！”　　李想瞧了她一眼，喃喃道：“我早看穿了袁世凱的心肝脾肺腎，偏偏還有那麼多人對他存有幻想。上海一行，我是非去不可！”　　梅迪欣賞着他地表情，嫣然笑道：“還可以順便看看湯家姐姐……”　　李想目光閃動，盯着管家小妹久久不發一言，最後還是泄氣道：“你都說了嘛，是順便――”　　梅迪給他一個白眼兒，輕輕自語道：“你的心只有你自己知道，小的怎麼會知道？”　　已經來到參謀部門口，她推開門。　　參謀部內，只有曾高和李西屏兩個人在燈下輕輕交談，使屋子里的氣氛顯得略略有些氣悶。　　聽到門被推開，兩人立刻起身，齊聲道：“大帥！”　　“坐。”李想揮手道。　　正對屋門處一張中原省份的地圖佔滿了整個牆壁，剛剛添上去的幾個血紅色箭頭使李想一看到就覺得心頭沉重。　　“袁世凱的議和，不過是他準備攫取全國最高權力的一種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議和的同時，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獨立的山西、陝西兩省發動猛攻，力圖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李西屏立刻站在地圖前開始向李想介紹當前局勢，“北洋軍雖然撤出湖北，但是袁世凱又命毅軍統領、總兵趙倜率部攻佔陝西門戶潼關，陝西革命軍張鈁、劉鎮華部退華州。次日，北洋第三鎮統制曹錕、協統盧永祥又率部攻佔山西的門戶娘子關。”　　李想等着地圖，怔了半晌才道：“袁世凱是要鞏固北方，做好談判不成，再與南方划江而治，徐徐以圖統一中國的準備。”　　曾高無奈的嘆息一聲道：“袁世凱一面議和，一面進攻秦、晉；指民軍為土匪，進兵皖北，為遠交近攻之計，其居心險詐，決無誠心。我必須揭發他的偽裝，利用《人民日報》聲討！”　　聲討？也影響不了袁世凱以北洋軍武力布下的珍瓏棋局！等南方醒悟過來的時候，袁世凱早統一了北方。　　李想在房中踱了一陣，擺擺手道：“只是聲討還不夠，必須出兵援助！以前我們是前門打虎，後門還要拒狼。在前面要和北洋軍周旋，背後還要防着黎元洪的黑手。現在掃清黎元洪的威脅，革命軍已經有權力發火了。離開漢口的初期，我們革命軍只有兩萬多人。別說北洋軍不把我們放在眼裡，黎元洪也不把我們當回事。北洋軍一路高歌猛進，竟然對我們不屑一顧，大概充其量是想讓我們多‘苟延殘喘’幾天。我們在敵後發動群眾，發展力量，打擊北洋軍，不知不覺中已經發展到了四萬人正規軍，還有近十萬地方民團練軍，又經過了這場殘酷的戰爭磨練，還有安定的湖北作為後勤基地，支援陝西，已不是難事。”　　曾高和李西屏無聲的交換個眼神，立刻明白李想是要把陝西納入自己的勢力版圖裡。　　曾高立刻抱着燭台湊近牆上掛的地圖，仔細的巡視陝西與湖北的交界之處，把自己說掌握陝西的局勢說道：“西安光復后，所有清朝在陝的高級官吏，都根據具體情況，分別作了處理。由此陝西省城人心大定，市面秩序恢復正常。但是六都督的設置和各路安撫招討使的派遣在軍政府成立的過程中，由於哥老會方面的爭執，曾經引起不小的波折，而六都督的設置，便是這場波折中的主要問題。”　　李想冷哼一聲：“革命黨人無法主導，必然就是這樣無組織無紀律的混亂局面。一省就有六都督，也不怕天下笑話！我真佩服他們的想象力。”　　曾高極其無奈的苦笑道：“西安城內戰事結束未久，原來陸軍中的哥老會頭目人，一轉瞬間，都變成擁有實力的人物。如西關營地的步槍三千支，由軍裝局取出的各種槍械約二千支，收繳陸軍中步槍七百支，警察方面的約一千支，巡防營的五、六百支，以及陸軍炮營的十八門山炮和馬、炮兩營的馬匹等，幾乎都被哥老會幾個頭目人所佔有。於是他們就爭着當首領，做大官，其中最积極的要算萬炳南和張雲山。所以就有了以萬炳南位副統領，張雲山為兵馬都督，吳世昌為副都督；馬玉貴為糧餉都督，馬福祥為副都督；劉世傑為軍令都督，郭勝清為副都督六都督的設置。這樣既可以滿足他們作大官的慾望和要求，同時在他們相互之間，又形成了一種對等的關係，在互相監督、互相牽掣的情況下，對總的領導來說，就會有很大的便利。果然，六都督發表以後，哥老會方面便形成了四個勢力，萬炳南、張雲山、馬玉貴、劉世傑各樹一幟，不相為謀。　　至於各都督官署，並未具體規定編製，只是由各都督自行安置一些幕僚人員，辦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他們的官是大了，但在實際上並不能名副其實地行使職權，如張雲山是兵馬都督，按其職權範圍說，所有的軍隊都應該歸他調遣，但在實際上，他只能調遣與他有關的軍隊，其他軍隊就不能調遣。馬玉貴的糧餉都督和劉世傑的軍令都督，情況也大致相同。在當時設置六都督，本來是一種因人設官的一時權宜的辦法，以便藉此把哥老會各大頭目人穩定下來。的確，這種辦法，在團結方面，在息事解紛方面，確實發生了相當大的作用。否則槍桿都掌握在哥老會弟兄手裡，萬一不幸要打起來的話，那麼革命事業和陝局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曾高說到這裏，李想也能體會同盟會在陝西的尷尬局面，就像同盟會勢力在湖北一樣的尷尬。　　曾高繼續侃侃而談：“副大統領和六都督發表以後，省城內部即穩定下來。但外縣只知省城起義，不明真實情況，因之人心浮動，土匪乘機四起，擾害鄉里。各縣的哥老會，知道他們在省城的頭目人起義以後都成了大人物，於是更加有恃無恐，遍設碼頭，派款勒捐，甚至招兵買馬，另組軍隊。軍政府得知這些情況后，決定遴派大員前往安撫。當即仿照過去安撫招討使的制度，分為東南西北四路，各派一人。東路因錢鼎已先期前往，未再另派。北路則派井勿幕為安撫招討使，南路是張寶麟，西路是曹位康。人選既定，隨行隊伍的派遣，卻成了一件大感棘手的事情。哥老會所成立的隊伍，多不服從調遣，更不願受同盟會員的指揮；而同盟會方面，當時又沒有自己組成的完整部隊。”　　“打住，”李想聽得實在煩了，揮揮手說道：“你就說說，陝西四股勢力，誰值得我給與援助？”　　“張雲山，”曾高不加思索的道，這個問題他在知道李想意圖之後就在考慮，“他是個妙人，即想當個‘名將’，又想作個‘清官’，嘗模仿鐵面無私的包公，在衙署內設置鍘刀，在南院門搭檯子講演時，也把鍘刀放在台上，表示他是一個威風凜凜的清官。在哥老會中，少數還算認大體、顧大局的人。”　　“就讓金兆龍去接觸張雲山，”李想想了一下說，“還是老辦法，給與張雲山槍支彈藥的援助，但是必須接受我方派遣的軍事觀察團，和基層政工人員。”　　李想就是用這個辦法，迅速的把湖北各地分散的舉義部隊統合，吸收各地民團補充革命軍。算是一種非常成功的經驗。　　李想又補充說道：“命令林鐵長率領第二師突進漢中，支援潼關戰線。絕不能讓趙倜進入陝西一步！告訴林鐵長，凡是我革命家路過的地方，就要給我站穩了腳跟！我們不是過路神仙……革命，也少不了一種手段。”　　李想霸道的作風非常和李西屏的胃口，他微笑道：“九月底，安康綠營軍官千總高慶雲聯合縣署快班頭胡云山干起革命來，兩人都是哥老會龍頭大爺，他們召集了哥弟一千餘人，組成六個營，把總兵傅殿奎殺死，把知府丁麟年、知縣林揚光監禁起來。聽說安康光復之後，漢中鎮總兵江朝宗也就棄官逃走了。林鐵長大軍開過去，漢中自治公所只有表示歡迎的分。”

# 第二百五十三章 再議

　　“袁世凱是當前國民革命的心腹大患！”李西屏提足了精神，轉身，又從架上抽出一份地圖，仔細展開了，這是一卷陝西的詳細地圖，他用手指着說道，“袁世凱狼子野心，與洋人勾結極探，南方議和，北方剿匪，真是好手段。袁世凱乃當世奸雄，當初對黎元洪又打又拉，才打開議和的序幕。而洋人的陰毒心思，大帥了解的比我們更清楚。在看現在北洋軍的部署，段祺瑞駐兵信陽，也阻斷我們北伐的去路。”　　“嗯！”李想說道，“說的是。不過我也不是好惹的……洋人的目的其實非常簡單。他們肯允許袁世凱領導下的一個共和國存在，因為它們能同他討價還價，以政治上的承認及外國借款作為交換條件來承認現狀；這樣一個安排將不會有損於列強自主的西藏、新疆及外蒙，也不會有損於俄國和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也不會有損於列強銀行團在中國財政的控制計劃。”　　“當然！所以袁世凱絕不能當這個大總統。”李西屏說道，“大帥剛才說了，用林鐵長為將取道漢中入陝西，天時地利人和俱全，陝西的事用不了多少時日。但陝西事後，大帥用兵何處？是東出關中，還是西北？”　　李想想了想說道：“我會去一趟上海，如果可以破壞南北議和，鼓動江浙聯軍北伐，再有京津同盟居中策應，聯合閻錫山，我們就兵出關中，袁世凱也不足為患！”　　“大帥英明！”李西屏又激動又欽佩。　　曾高忙稱讚道，“今日我們也深思過許久，大帥一口便說出來！”　　其實李想也是深思了幾年，從穿越那一年開始。辛亥之後勢態的嚴重他早就在歷史書上知道的一清二楚，但是其中繁複的歷史隱秘卻不太清楚。　　怔了好一會兒，李想方道：“但是如果江浙聯軍的支持，沒有同盟會上下的鼓吹，北伐也就成功不了。關鍵還是要看我這次上海之行的結果，是兵出關中，還是經略西北，全在此一舉。”　　自從湖北大捷的宣傳席捲天南海北之後，南方光復各省要求北伐的聲浪是很高的。　　遠在湖北的李想因為看穿了袁世凱的竊國野心，在機關報《人民日報》大力號召“只有全民族實行國民革命，才是我們的出路”，“必須武裝支援山西，支援陝西！”，“將革命進行到底！”李想、黎元洪、曾高、李西屏、林鐵長、周吾等湖北革命軍將領通電全國請纓北伐。李想、黎元洪等致電南京政府，要求本“御國民革命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全體湖北革命軍將士願奔赴革命前線，奮勇殺敵，將革命進行到底。　　此時湖北都督，名義上還是黎元洪。　　李想還準備作為湖北代表赴上海與同盟會方面聯繫，商談有關湖北革命軍開赴陝西擔任作戰任務的問題，並願以一部兵力深入敵人後方游擊，配合正面戰場，“與善於防守之友軍配合作戰，更能順利地完成國家給予的使命。”共同北伐，完成革命大業。　　在李想的號召下，各省首領、省議院、社會團體、海外華僑，無論是處於什麼考慮，也紛紛通電，反對議和，要求北伐。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紛紛起來，組織各種國民革命救亡團體及組織、戰地服務團，捐款生產，慰勞傷員。許多激進的革命將領請纓殺敵，要求揮師蕩寇，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　　再加上袁世凱在派代表南下議和的同時，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獨立的山西、陝西兩省發動猛攻，力圖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袁世凱命毅軍統領、總兵趙倜率部攻佔陝西門戶潼關，革命軍張鈁、劉鎮華部退華州。次日，北洋第三鎮統制曹錕、協統盧永祥又率部攻佔山西的門戶娘子關。這自然激起同盟會黨人極大的憤慨。　　就這樣，同盟會在北洋軍無止境的步步進逼和國內外將革命進行到底呼聲鋪天蓋地的勢頭下，終於順應了歷史潮流，毅然摒棄了妥協政策，決定操起國民革命之劍，回擊袁世凱的狼子野心。　　陳其美曾以滬軍都督的名義向南方光復各省建議組織北伐聯軍。接着，上海千餘人在張園召開了北伐聯合會成立大會。　　陳其美站在臨時搭建講台上，上海的冬天寒冷中帶着陰濕，冷的刺骨，但是張園的千人會場卻是熱烈之極。議論這即將開始的北伐，他們就有抑制不住的興奮，不斷沸騰的血液。　　陳其美用力揮了好幾下手，場面才安靜下來。　　“革命軍雖然不是很強大，但不能不堅持革命黨人的理想和信念，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留給我們的歷史上的責任。”　　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儘管表面上的尊嚴被瘟疫，災荒，侵略和殘忍行為蕩滌殆盡；儘管古老的文化被嶄新的革命理論所窒息，但大多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裏面，一直隱藏着一種過分的民族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遺傳所致，什麼東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　　只是簡短的兩句話，現場完全安靜下來。　　或許有人會想起《大漢報》近日發表的社評《瞻望湖北勝利》。其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光復南京戰役以後，三個月來各線無大戰事。這戰況的沉悶，在敵人方面，照例是在整理補充，以準備下一次的攻勢；在我們方面，也是在觀察敵人的動向，針對敵人的企圖，以從事新的部署。就在這夾縫中間，傳來湖北勝利的捷音。自上月20日以來，我軍在湖北發動了大規模的運動戰。武勝關、大悟、孝昌同時發動反攻，鐵路到處被破壞，同時千家嶺報捷。斬獲既多，並克複了重要據點，尤以武勝關的克複為最。據報，京漢鐵路已被我軍徹底破壞，所有鐵路橋段全部炸毀。敵軍發言人曾承認我軍此次出動規模之大，並承認京漢鐵路破壞之巨，無奈宣布撤離佔領之漢口。這個攻勢，方在發動，已凌厲無前，收穫佳果；而三軍用命，人人奮勇，攻勢正猛，戰果必仍將擴大。湖北的勝利方在開始，而在全局上的意義尤其重大，試略言之。”《大陸報》的社評《學習湖北勝利的光榮模範》中是這樣寫的：　　“我們認為湖北勝利是具有嚴重的政治意義的。湖北我軍出擊之日，正是南北議和聲浪高漲，革命前途遇阻之時。我軍以勝利的出擊回答敵寇之火燒孝感漢口兩城慘暴獸行，為被難同胞雪恨，反對求和之軟弱行徑。敵之繼續不斷地向我拋出議和之表象，主要的目標乃在使我大後方造成假和平的空氣，動搖人心，沮喪士氣，藉以達到政治上的進攻，打擊我國民革命意志。湖北勝利粉碎了敵寇這種陰謀，堅定了全國的革命意志，而使一般動搖妥協分子無從得逞。”　　李想新華社辦的《人民日報》上所發的評論文章更是無所計數。　　在一心盼望和議的同盟會大人物的眼裡，這些文章簡直就是對他們的嘲諷。　　如今想起來，在座的這麼多人，也有覺得面紅耳赤的。　　陳其美語氣悲壯地宣稱：“滬軍政府對於組織北伐事宜，已確定始終一貫的立場和方針。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為革命戰鬥之責任。”　　北伐決心已下，但陳其美心裏絲毫沒有輕鬆和振奮的感覺。他面對的北洋軍畢竟很強大，陸軍是被洋人稱讚的強軍，號稱可與東鄰日本一爭長短，足以使其躋身當時的世界前列。面對這樣的對手，陳其美難免發怵。　　而且江浙兩地反對北伐的勢力也非常強大，都是掌握地方財政的實力派。但李瘋子把這股風潮鼓盪而起，如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們同盟會不北伐也沒辦法領導革命了，他們沒有選擇，因而只能如此，哪怕做個樣子。　　同盟會內部也達成一致，認為可以把北伐當成促進議和的一種手段，也許能夠達到逼迫袁世凱加快反正的腳步的目的。　　廣東北伐軍司令姚雨平最是熱心，他慷慨陳詞道：“南北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北伐更是不可拖延。北伐之師，我軍願當急先鋒。戰死者光榮，偷生者恥辱，榮辱繫於一人者輕，而繫於國家民族者重。國家多難，軍人應當馬革裹屍，以死報國。”　　但姚雨平畢竟只是個三千粵軍的司令，而且同盟會也是另有打算。　　陳其美說道：“今日大會在於選舉北伐聯合會正副會長和司令，然後通電全國，等各省北伐軍代表到齊之後再統一軍制。之後再議出軍北伐的具體戰略。”　　“再議，再議！”姚雨平再也忍不住了：“此時應作堅決北伐之打算。若陳督覺得目前處境不便，請回你的都督府，以安人心。北伐之責任姚某可擔也。某決以死赴之，不敢推託！”　　姚雨平的話剛落地，張園立刻炸開鍋似的哄鬧起來。　　“姚雨平，憑你三千叫花子似的粵軍，也敢出此狂言！”　　“過了長江，凍也把你們凍死！”　　“呸！一群慫包！”　　吵吵鬧鬧的，差點打起來。　　張園會議最後只是推選程德全為會長，章駕時為副會長，朱芸為司令。姚雨平什麼也沒得到。北伐聯合會致電各省都督，通知該會成立，並請將各省北伐之師電告，以便統一軍制。

# 第二百五十四章 一夜謀思

　　李想正站在寬大的落地窗前獨自出神，細細的雪花還在飄落，漢口遠處夜色闌柵的燈火透出戰後的凄清。　　李想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出兵陝西的具體計劃就有曾高和李西屏煩惱去。如今他忙的只能把自己辦公室當卧室，真是忙得連睡覺的時間都欠缺，他已經把事情盡量丟給下面的人去忙了。　　即使拋開對歷史的先知，他也能感覺道，危險的空氣一天濃過一天。　　“大帥，有什麼急事嘛？”馮小戥一進門，便急忙問道。　　李想正背手駐足窗前，望着漆黑的夜空。聽到說話，慢慢轉回身。這時他倒像不着急似地，眼光在馮小戥身上停了足有半分鐘。　　馮小戥有些不安起來。　　“上海一行先緩一緩。英國交涉委員來了之後，我先要和這個交涉委員碰個面。知道鬼佬交涉委員什麼時候到漢口？”李想座也不讓，先說了從洋鬼子俱樂部出來就有的想法。　　馮小戥搖了搖頭，肅然道：“大帥，這個消息剛剛傳到軍政俯，具體詳情尚不清楚。”　　李想聽了心中無底，他背着手在書房中焦躁的徘徊，煤氣燈昏暗的幽明，映得他的臉龐陰暗不定，過了半晌他才徐徐站定身子。問道：“和洋人的交涉，情況並沒有想象中的樂觀。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馮小戥立即問道：“大帥是指……”　　“我去視察災情，漢口華商卻推病不來，派來一群二世祖。下午我去了鬼佬俱樂部赴會，這些老傢伙一個個生龍活虎的全在那裡！”李想想起這茬，余怒未消，氣乎乎地在馮小戥面前踱起步來。馮小戥一時驚恐不安，大氣都不敢出。　　“你說說，你說說，他們這是什麼意思？”　　“大帥，是我失職。”馮小戥頭都不敢抬，囁嚅道：“當初為了擺脫馮國璋的敲詐勒索，我也是鼓勵他們與洋人合作，未曾想到他們卻勾搭的這麼緊密。”　　一通火后，李想心裏平靜些了，他不在漢口的那一段特殊時期，也多虧他們想出這麼多辦法應付馮國璋。他指指沙發：“坐吧，慢慢說。”　　馮小戥小心翼翼的坐下：“大帥說交涉情況並沒有想象中的樂觀，就是說這些商人正倒向洋人那邊。這確實是件不大不小的麻煩……依我之見，大帥是勸捐過火，嚇着他們了。這一次，已經是第二次了吧。商人重利，你一再勸捐，不是一再割他們的心頭肉嗎？在他們看來，跟着你還沒有看到發財的機會，已久大出血兩次了。所以，看到他們和洋人站在一條線上也就不足為奇……”　　李想伸手打斷了話頭，面部也平和多了：“小戥，不要說了。我在洋鬼子俱樂部已經把道理說得很清楚，他們要是再不識實務，也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對一些心不存國家民族之念者，一定要嚴懲不貸。本大帥不發威無以服眾。馬勒戈壁，不要忘了，當初咱們退出漢口，也有他們的一分功勞。我本不想秋後算賬，免得給武漢經濟發展帶來不必要的動蕩。但是今日漢口租界之收復，重要性更甚於他們數倍，關係漢口今後經濟能否健康正常發展，必要時就是帶來短暫的動蕩，換回漢口長久的健康正常發展是必要的。”　　說完，李想的臉上擠出一絲笑容，轉向馮小戥問道：“近來政治部情形怎樣？聽說武漢各界群眾為漢口光復，湖北革命勝利舉行各種慶祝活動，明天下午，政治部還要組織學生宣傳隊在漢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漢關鐘樓旁講演，是嗎？”　　馮小戥腦子飛快地轉着，馬上明白過來。他沒想到消息會這麼快就傳到李想這裏來。　　他略一沉思，挺直腰進言道：“大帥，我想製造一點輿論，使洋人面對聲勢浩大的群眾反帝運動，他們不得不作出讓步。”　　李想欣慰的點頭，有嚴肅道：“歐洲幾個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準備一場浩大的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要收回漢口租界，這正是好時機。這也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的黃金時期，不容錯過。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了新的增長，與之相伴，工人階級的隊伍不斷壯大，政治覺悟也會跟着迅速提高。所以，在這一時期必須更加需要重視發展與政治和經濟要求相適應的新文化運動！多派人組織講演隊，進行大規模愛國宣傳，以漢口為中心，以青年學生為主力，讓廣大學生群眾的英勇鬥爭，喚起民眾，打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充分显示利用青年知識分子的革命先鋒的作用。這樣的新文化運動必定能夠沉重打擊一直在中國享有絕對權威的封建思想文化，破除了傳統的封建教育對人們思想的束縛，才能使辛亥大革命同時也成為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從而極大地啟發了人民的民主主義覺悟，在思想界特別是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掀起了要求進步、尋求科學真理、追求解放的熱情。這就為新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大帥放心。政治部一定會不遺餘力的去做好這場新文化運動！”馮小戥知道李想的心思。　　李想臉上舒緩下來，他輕輕地擺了擺手：“這就拜託你們好啦！在宣傳、鼓動方面，你們是實幹家。要多組織各種宣傳活動，特別是在軍隊，在學校。為貫徹革命教育方針和配合革命形勢教育，在校內外廣泛進行各種宣傳活動。等北伐時，可以由學生組成一個宣傳隊，隨處向农民工人宣傳，散發傳單，外出講演，開聯歡會，貼標語，教唱革命歌曲等，還派人組織农民協會或工會。宣傳隊要準備了各種傳單、標語、照片，小畫報等宣傳品。開聯歡會什麼的，對民眾講演，對友軍講演。學生們通過宣傳隊的活動，既宣傳了革命主張，又受到實際鍛煉和教育。此外，政治部還可以成立了‘劇社’，自編自導自演反帝反封建題材的戲劇，成立俱樂部，活躍了學員的課餘生活，陶冶了精神情操。所有上述政治教育與政治訓練，對於團結革命軍與民眾關係，提高革命熱情，嚴明紀律，奮勇作戰，以及宣傳群眾與組織群眾，瓦解敵人，保證革命戰爭的勝利，都可以起到關鍵作用。”　　李想懶洋洋地說完，站起身，踱到窗前，馮小戥正襟危坐，鋼筆飛快的把這些記在隨身的小本子上，眼睛卻隨着李想的腳步轉動着。　　李想眼望着窗外被夜幕籠罩的武漢，口氣平緩地說道：“多發動工人及市民群眾參加，不止是對漢口洋人的威懾，造成浩大的聲勢，也是因為我們正缺乏深厚的社會基礎！革命，民心才是根本。這也是我們能夠趕走北洋軍的武器！我們日益穩固，日益強盛，經濟充足，人心團結，革命政府把反革命派肅清，政局亦千穩萬穩，提出條件對手方不致不理。這完全是我們對付帝國主義的一種政策、一個戰略……還有，政治部也要做好隨時北伐的準備，發動群眾，特別發動农民。因為农民是中國最大的一個群體。在政治上，把地主豪紳的權力打下去，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在經濟上，實行減租、減息、減押、廢除苛捐雜稅、舉辦合作社、修道路、築塘壩、發展生產；在軍事上，收繳地主武裝的槍枝，建立自己的武裝；在文化上，猛烈衝擊封建宗法制度和迷信思想，廢除各種陳規陋習，大辦教育，普及文化。”　　這時，李想扶住椅背站定：“敵我之間，一定要分清楚了。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大地主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者是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切半無產者、小資產者，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者，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D�D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昏黃的煤氣燈下兩人聊至深夜，直至天色將明，李想才舒展了一下睏乏的身子，輕輕嘆息一聲道：“夜盡天明，一夜過去。漢口別有用心的華商，是願意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做我們的敵人，還是願意與我合作，開創新中國的輝煌，想必經過一夜的思量，應該也有了決斷吧？”　　馮小戥目光閃動，半晌才徐徐道：“大帥可是準備向他們下手了？”　　李想扭頭問道：“你可有建議？”　　馮小戥目光微微垂下，低喟一聲道：“大帥還是不要太過勉強他們，不能收服他們的真心，只怕今後還會再添麻煩。”　　李想定定地看了他片刻，輕輕道：“想做事，又不想得罪人，這怎麼可能？誰擋這我做事，我還要殺人……不肯合作，他們就是我們的敵人。知道嗎！”　　“了解！”　　馮小戥回過頭，窗外，天色放光，卻仍是一片灰濛濛地，此時大雪紛飛，地上積雪厚濘難行。

# 第二百五十五章 霸王勸捐（一）

　　雪輕浮的飄落地面，了無聲息的與素白的大地融為一體。　　從花樓巷到玉帶門，大火之後殘破的街道上杳無人跡，廢墟之中陸續建起棚戶，那些戰後的災民在這亂世苦苦的掙扎求存。一場大雪，把這一切掩蓋……　　安靜的畫面，被突如其來的密集馬蹄聲驚碎。李想帶着一隊突擊隊策馬揚鞭，飛也似的穿過這片地區。奔在最前頭的頻頻回顧，看着這片殘破的光景。　　穿過玉帶門，這裏便是另一個世界，沒有遭受戰火災劫的豪門家的殿宇亭台、街巷裡地酒酒肆樓閣都在風雪中覆上了一層蒼涼的白雪。遠山寺廟中時而響起地晨鐘之聲，雄渾悠揚。　　這裏的街上陸陸續續已經看到人影，這些人衣衫爛縷，表情麻木，眼睜睜看着他們縱馬疾馳而過。　　李想勒住馬韁，健馬“唏聿聿”一聲長嘶。雪花迷迷濛蒙地在眼前飄落，李想勒住馬韁，在原地兜了半個圈子，忽地縱身下馬，疾步奔了過去，二十名金鷹衛連忙緊隨在他身後。走近了才發現雪中倒卧着一個人，由於厚厚地積雪，一樣地白色，方才在遠處竟沒有看清。　　李想急急拂掉一個人身上的積雪，那人歲數不大，約莫有二十歲出頭，頭上戴了頂一丟兒錫的青麻帽，剪了辮子后的光頭大概已經有兩個多月了，灰不溜秋的頭髮長了足有寸半長。棉袍子像給鳥銃打過，一朵朵爛羊油似的破棉絮綻露出來。看他臉色，像生薑一樣黃中帶紫，雙目緊閉，人已是凍僵了，眉梢髮際都結了冰霜。　　李想匆匆扯下身上的大氅，裹在他的身上，將他費力地抱了起來，兩個金鷹衛急忙搶過來從他手中將那人接了過去。　　四下角落裡蹲着一些等死的難民，因為他的舉動默默地轉過身來，露出了一張凍得慘白的面孔，毫無表情地看着他。　　宋缺走近看了一眼，由不得嘆了口氣說：“大帥！這也是常事，那個冬天不會凍死人，何況還是戰亂年代。送到城西劉家莊化人場吧。”　　李想心頭火起，抬起頭來怒罵道：“說得這麼輕鬆，這是一條人命！你還像個革命黨人嗎？”　　李想這句話出口，四下已經神志半昏迷地難民們不禁紛紛轉過頭來，激動、詫異地看着他。　　宋缺不禁駭了一跳，忙惶然不安的道：“大帥，可人已經凍死了。”　　“死沒死你要看清楚再說。”李想一邊說，一邊用手在青年鼻子下試了試，拉起手來搭上脈摸了摸：“人還沒死絕！快熬一碗薑湯，不，先弄點熱酒來！”　　金鷹衛們面面相覷，站着不動，大街上，叫他們那裡取弄？　　宋缺從懷裡掏出一個老毛子喝伏特加的小鋼瓶，連忙說：“去把這家店鋪敲開，把這酒熱一下……還不快點？”　　李想鐵青着臉站起來喝道：“趕快去軍政俯招呼人，將流浪街頭生病的難民救護起，送進就近地民宅施救。”　　他見宋缺還有些猶豫，瞪了他一眼，喝道：“立刻派人去！”　　“天一亮我就看到救濟委員會的人出了劉園，估摸着也快搜索到這邊來了。”宋缺說道，“大帥，馮小戥已經儘力了，可是需要救濟的難民太多，軍政俯的存糧也不多，這幾天戰士們都是勒緊了褲腰帶訓練！現在動用的可是儲備的軍糧！”　　李想也不在說話，今天無論如何也要把八大商幫的糧倉撬開！　　終於敲開一家商鋪，金鷹衛們七手八腳把那快凍死的難民抬進店，一瓶溫熱的烈酒灌下去，約莫一刻時分，那青年眼睛微微地睜了一下又閉上了。　　李想吁了一口氣道：“店家，間房收拾一下，讓他躺下，養幾日就好了。”　　這家店主不禁躊躇：“這軍爺也是多事，救了人，還要養活人……可我這小店也是自身難保，被北洋一幫土匪惡棍搶得精光，每天也就是去粥棚領點救濟過日子……”　　李想也知道這些店家的難處，便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再說，救人不救活也不像話。這樣，先讓他在你這裏休息着，等救濟會的人來了，讓他們領走。”　　店家連忙點頭哈腰地道：“是是是，照軍爺吩咐的辦就是。”　　李想點點頭，出門帶着宋缺直奔趙家。　　趙家門臉兒闊大，門口護衛都扛着毛瑟，漢口人稱“趙家班”，想想第一次在漢口鬧市，碰見趙又誠非禮湯約宛時候那小子有多橫，就可以想象趙家有多生猛。栓馬樁一排一排的，全都磨得光溜溜的。幾株參天槐樹佇立。雖然看起來有點兒冷清，但是那種富貴氣度，哪是一般的府邸可比得上的！　　趙府今天是專候着他這位李大帥，李想和宋缺一行人在門口下馬，就給那些服飾整齊的“趙家班”護衛請了進去。　　宋缺另有安排，李想隨着老管事一路穿過三重門，直奔后花園而去。　　地面青灰色磚道掃得一塵不染。四下房舍簾幕低垂，兩旁草坪山石上白雪覆蓋。穿着軟底鞋的丫鬟廝仆垂穿行。自己腳步，在四下里似乎都激出了空空的迴音。　　眼看就要走完長長的道兒，抵達后花園門口。抬眼望去，一處飛檐就在山石掩映當中。樓上好像有人在調宮理商。一個婉轉低柔的聲音悠悠而唱。　　在琴聲當中，李想不住回頭，看着那一角飛檐。李想微微一笑，暗自搖頭，又生長亭外。　　緩緩步入后，庭，園中銀裝素裹，粉琢玉砌，假山石廊秀逸不凡。添上一陣清悠地琴音入耳，讓人聽了心曠神怡，如入仙境一般。　　幾個轉折下來，早已到了湖面上臨水而建的一處大西洋玻璃窗的閣子前面。　　引着他們的護衛哈腰退下，一個丫鬟對李想微微一笑，就站在垂下來的竹帘子前面低聲稟報：“大小姐，客人已經到了。”　　裏面頓時響起了趙又語歡愉的笑聲：“快請！”　　走進花廳閣子，李想頓時覺得暖洋洋的都是熱氣。這個年月，武漢比他那個時代冷了許多，穿着一身軍大棉衣都擋不住寒氣。　　閣子敞亮至極，四面入眼都是冬季蕭瑟蒼涼的湖景。斷藕殘荷，滿眼皆是。　　李想不由得驚艷，十指纖纖，正曼妙無比地斂眉撫琴的女子竟是趙又語。她穿着銀貂鼠皮的對襟短襖，襯得盜竊淡雅、唇紅齒白，一眼瞧見李想進來，趙又語眸中一喜，忙伸手按住了琴弦。　　琴音曳然而止，趙又語款款起身，素凈的臉上微微泛起紅暈，微微福了福道：“見過……大帥！”　　李想見她穿着淺藍色挑線襦裙，下地時隱現裙底淡紅色的妝花膝褲，金紅鳳頭高底鞋兒。這一站定，高高挑挑的個兒，元寶般纖巧地耳下一對青寶石的墜子輕輕地搖着，別具一種優雅的美態。　　在一百年之後，這樣才情風姿卓越的女子幾乎絕種了。　　李想笑道：“你這個樣子才像個大小姐……《長亭外》你也喜歡？”　　趙又語聽的俏臉兒一紅，她想起與李想的第一次見面，她扛着槍，帶着一幫家丁支援革命軍……《長亭外》這首曲子，聽說是出自李想之手筆，不知不覺的就彈了起來，遂輕聲笑道：“大帥允文允武，這首曲子哀而不傷，可成新時代的陽關三疊。”　　李想忍不住臉紅，乾笑道：“偶然得之，偶然得之……拜託你的事情，怎麼樣？”　　趙又語吃地一笑，隨即飛快地瞧了李想一眼，神色有些怪異，李想卻沒有察覺。　　“老爺子答應了，你就看着吧，咱們一起唱一台好戲。”　　李想展顏一笑道：“難為了你。這麼嚴酷的天氣，沒有我們的幫助，不知道這個冬天會死多少人？這裏還不算大冷呢，北方才是真冷，那是滴水成冰啊。”他說到這裏，望着窗外殘荷微微有些失神。　　趙又語腮上微熱，她咬了咬唇，輕輕地道：“大人，您怎麼了？”　　李想愣怔了一下，才恍然道：“啊？哦……”，他長長吸了口氣道：“剛剛來的路上，碰到一個差點凍死的難民……”。　　“啊！”趙又語瞪大了眼睛。　　“唉……”李想搖搖頭，嘆息一聲道：“十幾萬人，又凍又餓，怎麼消受得了？……不是沒有辦法，我也不會打他們的主意……”　　李想想到這裏，有些怏怏不樂，他嘆了口氣道：“他們都來了嗎？”　　趙又語嫣然笑道：“應該到齊了，我們過去瞧瞧吧。”　　在趙家議事大堂，華商宗族的代表人們，都聚集在這裏。李想和趙又語偷偷摸摸的躲在那堂，偷聽這外面的動靜。　　議事大堂的窗帘都已經放了下來。在屋子裏面放上了好些盞煤氣燈，將屋子裏面照得明晃晃的。在每個人臉上，映出了深深淺淺的陰影。每個人，都面色凝重。　　在這屋子裏面人並不是很多，正是漢口華商總會地頭面人物，八大商幫家族長全都到齊。在這八大家族當中，以趙家為尊，即使商會總經理蔡輔卿也要給幾分面子。各家族長，還有家族的長房長子，都聚在這裏，眼睛都瞅着像是老了好些歲地趙老太爺。　　國人見面，必不可免的先是談些兒寒暄的話。哪怕這些大佬們都是滿腹心思也一樣兒。　　蔡輔卿忙拱手寒暄道：“趙太爺，辛苦辛苦！哎呀呀，幾天不見瘦成這樣兒了！”　　“輔卿兄，”趙太爺微微行了一個禮，說道：“老朽今早差家人趙得子至府上呈書，想必已經展讀了？”

# 第二百五十六章 霸王勸捐（二）

　　他們哪裡想到趙太爺一開口就跨入正題，蔡輔卿聽了偷偷撇了一眼眾人，笑容可掬地說道：“大札已經拜讀。先生拳拳愛民之心兄弟已是瞭然於胸。不過放糧濟災，那都是官府啊……軍政俯的事啊啊，老兄在這裏已不是一年兩年，民間賑災，講的是個自願，這個規矩還不曉得？兄弟被北洋這一鬧，也是損失慘重，家裡也沒有餘糧，真是愛莫能助啊！”　　孫滌甫聽了，笑着附和道：“就是這個話。這幾日我們幾個公餘閑論，言及老兄。漢口這次安然度過，全仗老兄領着大夥投奔洋人，才使大夥沒有被馮國璋勒索成功。兄弟這次來，就想知道老兄現在又是什麼打算？是繼續跟着洋人，還是……”他的沒有再說下去，但是意思已經傳達。　　趙太爺聽着，揣摩着他們的話意，不再做聲。趙太爺不做聲，大家兒也都變得沉默是金。　　馬家老爺子拿着水煙，都已經熄了，看着大家兒都在那裡養相不說話兒，終於憋不住咳嗽了一聲兒：“趙太爺，怎麼又誠世侄沒有出席此次聚會？不是說隨李帥革命軍回了漢口？”　　本來一臉嚴肅莊嚴的趙太爺臉色頓時一變，重重的哼了一聲兒：“不要提這個不孝順的逆子！回到漢口幾天了，我還沒有看到他的影子，他那裡有我這個家！”　　以前趙又誠做街頭小霸王，天天在眼前晃，覺得煩；現在干起光宗耀祖的大事，幾個月見不到一面，又覺得想。提起這個既讓他驕傲，又讓他生氣的兒子，他就想還想再罵幾句。但是想起喪子不久的馬太爺，他也就不想多說，免得勾起老友的傷心事。　　另外幾個老爺子都互相的對望一眼，眼神兒一觸即收。心下都揣着明白，他兒子和女婿都在李想手下當差，而且官職不小。聽他的語氣，對趙又誠還是很溺愛的，是似乎同意趙又誠繼續跟着李想混。那麼，趙太爺靠李想的隊站也就沒有多少懸念了。　　蔡輔卿又咳嗽了一下兒，苦笑道：“趙太爺，這次的事兒，我們到底拿什麼一個章程出來？說實話把，李大帥在洋人俱樂部的一席話，把我們罵醒了。我們華商以前也是屢次受洋人遭害，這次得了一點小便宜，就想認洋人做爸爸，完全是記吃不記打。昨天李大帥一席話，真實使我們恍然大悟，我們對洋人的指望，現在看來全是錯了。我們大概也知道老爺子大概的意思。這位李大人，我們的感激都是掏心窩子的，可是……上次洋人走了，不是又回來了嗎？”　　他話兒說了一半，看趙太爺臉色已經有些不對，馬上就轉了口風：“……可是咱們華商要抱團起來，才能在漢口立足，這道理說破大天也改不了，所以才有了漢口華商總會。漢口華商，趙家為尊。老爺子有什麼章程，我們都聽着就是。”　　孫滌甫躊躇了一下兒，還是大聲道：“趙太爺，咱們都是有家有業的，所有的家業，一代人的血汗都在漢口，已經離不開漢口了。和李大帥如果要綁在一起，李大帥要是再像上一次被趕出漢口，咱們怎麼辦？趙太爺，您最知道我。在您面前是有什麼話兒就說什麼話兒。但是您的意思，不管是什麼結果，我反正都聽您的就是。”　　漢口華商總會領頭的兩個都完了話兒，議事堂當中就完全安靜了下來，都屏住了氣息，等着趙老爺子話兒。　　話已經說得再清楚不過，他們其實不知道李想這次在漢口能立多久，所以才猶豫不決。其實他們心裏還是願意跟着李想，跟着他去一起完成開發漢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但是趙老爺子一直都沒有聲音，空氣就這樣在沉默當中繃緊。幾個人還悄悄地把衣領扯開了一下兒。　　不知道過了多久，趙太爺才以輕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了話兒，老爺子似乎在想問自己一樣：“除了李大帥，我們還能指望誰？等着洋人一個個把我們全吞了？這些聞到血腥就上的魔鬼，華商誰沒有吃過他的虧？黃老弟，你的制蛋廠倒閉，連紡織廠也抵押給洋人了，你不記得了？”　　老爺子聲音微微有些顫：“我這輩子從來都是只相信憑咱們自己苦幹，清白持家，不惹事，不生事。方方面面咱們都不招惹，咱們就能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可是結果呢？漢口，華人比洋人更多到了天上去。咱們憑什麼就不能是漢口的主人？”　　所有人都張大了嘴巴。　　老爺子站了起來，神色威嚴，一如他以往的形象，剛愎得似乎不容任何人的反駁：“我們要支持李大帥，支持李大帥渡過現在的難關。李大帥如今四處籌糧原為百姓，諸位都曉得。三日來城裡已餓死凍死七十餘人。”　　孫滌甫不安地說道：“我們也是此次災劫的受害者，實在愛莫能助。我們不是不支持李大帥……”　　趙太爺嘴角閃過輕蔑的一笑，說道：“李帥只是借糧，借了還是會還。”　　蔡輔卿不禁皺皺眉頭，身子傾了傾說道，“這些日子我們已看出，沒有咱們，李大帥難道就不來賑濟了？龍王廟不是也有四個粥棚？李大帥去湖南購糧，也就是十幾日的光景么。”　　裡屋的李想聽着，實在忍不住了，趙又語卻攔住他：“你就不要出去了，這個惡人我替你當吧。”　　說完趙又語幾步走出去，朗聲說道：“十幾日光景，你知道十幾日斷糧是怎麼回事嗎？那是上千條人命！”她站在門口，烏溜溜的眸子露出一絲譏誚之意。　　“你是誰？”眾人正議得不可開交，猛聽局外有人發話，都是一怔。孫滌甫見是個嬌美女子，斷喝一聲道：“這是你說話的地方？你�D�D”　　蔡輔卿卻認識是趙太爺的愛女，未出閣時幫助乃父打理趙家商鋪，當初在八大商幫也是鼎鼎大名女霸王，忙止住了孫滌甫，說道：“這是趙大小姐……大小姐還是請回吧，我們不是正在商議辦法么？”　　趙又語哼了一聲，並沒有退下，侃侃言道：“十幾萬難民，你們就眼睜睜的看着他們餓死？你們就忍心？摸摸你們的良心吧，有沒有被狗吃掉？”　　議事堂每個人都被弄呆了，大小姐義正的言詞，從容的舉止，大家的風範，一下子鎮住了他們，似乎又再見統領八大商幫開拓海外市場時，那個美麗霸王花往昔的風采英姿。　　“那，依大小姐之見呢？”良久，蔡輔卿方回過神來問道。　　“李大帥早給出主意，”趙又語冷然說道，“如今情勢，只有找你們借糧，別無良策！”　　“糧食有，”孫滌甫冷笑一聲說道，“但糧食是我的，我不借，誰敢把我怎麼樣？革命軍不是說不拿民眾一針一線嗎？我不借，他李瘋子還敢對於用搶……”　　趙又語接口笑道：“那太好了，正好拿來解救燃眉之急……李大帥你不借，我們趙家你肯不肯借？父親，你打欠條，借糧五百萬斤救濟災民，事過即還。”　　“好！”趙太爺把拐杖用力頓在青磚上，舉坐皆驚。　　“慢！”孫滌甫一擺手，格格一笑踱至於方氏面前，背着手躬身說道，“大小姐，五百萬斤就是五萬石，按石米十錢計，是五萬關平銀兩。你們趙家也是遭此災劫，出口的貨物還堆在碼頭，又開倉濟糧，家底還剩多少？嘻�D�D這筆巨大開銷，兄弟倒要請教趙家自何而來？拿什麼做抵押？”　　趙又語聽了不禁淺淺一笑，說道：“五萬兩銀子我們趙家還得起，我也不信李大帥將來不還錢�D�D請出筆墨來，寫！”　　趙家班站在議事堂外早聽呆了，漢口幾乎家家斷糧，他們自己家裡也早已斷了糧，巴不得有這一聲，忙將老爺子平日帳房的文房四寶端了出來。　　“不行！”孫滌甫還不想這麼快和李瘋子綁在一起，身子往後一仰，斷然說道：“我的糧食不能借，已經被人下了訂單，不能失信與人！”　　昨夜趙又語就和老爺子說了李大帥想硬借糧，老爺子已久心動，廳中這番唇槍舌劍，那些傢伙真是不肯鬆口，老爺子不由一陣惱怒，立起身來到書案前，刷刷寫了幾行字，走至孫滌甫面前，身子一躬雙手奉上，說道：“請簽字。”　　孫滌甫早已不耐煩，見老爺子竟似要逼他簽字，鐵青了臉說道：“我要是不簽呢？”　　“如今內有十萬災民，大雪下個不停，是非常之時，有囤積居奇者，即是為富不仁，別怪老子以國法治之！”　　李想已經忍不住走出後堂，話未說完，所有人都被他的突然出現驚呆了。　　孫滌甫氣得渾身發抖，“啪”地將案一擊，臉漲得豬肝似的吼道：“革命軍難道也是強盜！”　　李想仰天大笑：“等我從湖南調的糧食來了，自會還你們。老老實實與我合作，漢口的開發案自然也有你們的份！與我共過患難，我也願意與你們同享富貴。”　　孫滌甫眼見李想和門外趙家班虎視眈眈站在門口，外面還突然多了一群革命軍，心下有些發怯，哼了一聲站起身搓搓手說道：“天不早了，不和你們磨牙了，咱走！”說著面色陰沉沉的都站了起來。　　“宋缺，”李想臉一仰吩咐道，“封門！”　　“是！”　　“咣！”的一聲大門關了個結實，宋缺領革命軍守外面，趙家班守裏面，趙家班居然擺出官府審案的氣派，按雁行排成八字形立在李想兩邊。　　“本城富戶孫滌甫家有存糧，”李想清秀的面孔毫無表情，不緊不慢地說道，“孫滌甫先生，請簽字吧！”　　孫滌甫氣得發昏……略一遲疑，眾趙家班早炸雷般齊喝一聲：“快簽字，照打了！”　　孫滌甫驚醒過來，激靈靈地打了個寒噤，左右看看俱是趙太爺的趙家班，看樣子只要再一遲疑，立時就要動刑，愣怔了一下，咬着牙獰笑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就簽字，看你李瘋子又能瘋幾天！”說著提筆向紙上疾書了幾個字，“啪”地一聲將一支雪狼毫湖筆一撅兩截摜在案上。　　“嗯，好！只要肯借糧，”李想拿起紙來吹了吹墨跡，“老子就在漢口，能瘋到幾時，你擦亮眼見看着就是。”說罷，將借卷交給趙又語。

# 第二百五十七章 正義所在（一）

　　嘯風漸定，只有漫天大雪還在沒完沒了地下着，落在天井裡，房頂上，沙沙作響。　　李想肅立在滴水檐下，蹙着眉頭看着飛舞的雪花，為什麼每一步都會走的這麼艱難……趙又語深知他的心事，也不敢動，呆站在旁邊想自己心事。　　送走蔡輔卿一群人，趙家馬家兩位太爺互相攙扶這回來。　　李想感激的朝他們微微鞠躬，兩個老頭兒站在李想面前。一個老頭站得筆直，滿臉剛愎的神色，嘴角下彎，留着稀稀疏疏的鬍子，三角眼看人都是光閃閃的，正是趙氏姐弟的父親。另外一個老頭子很有點兒形容清癯，容色帶着一絲無法掩飾的疲憊和凄然，應該就是馬榮烈士的父親。此時看着李想鞠躬，半點動靜都沒有，只是近距離上下打量着他。　　馬太爺比趙太爺隨和了許多，首先微微點頭，道：“進里去坐坐！屋子暖和……”　　“不勞煩了，實在公務繁忙，就得回去。”李想微笑着拱拱手：“糧食借到，還要多謝兩位老先生鼎力相助。革命大業，也有兩位老先生之功。”　　“你肯勤政愛民，我們自然會鼎力相助。”滿臉剛愎神色的趙太爺也不強留，只是問道，“這借來的糧食，你準備怎麼用？”　　這時候連趙又語也美目橫移，看着李想，想聽聽。　　李想心懷坦蕩，也沒什麼不可告人，淡淡一笑道：“要白養活十幾萬人，我沒有這麼大的本事。我深知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道理。給他們一碗飯，不如給他們一個飯碗。”　　趙又語提着裙裾上前兩步，詫然望着他，問道：“以工代振？可是老弱病殘怎麼辦？”　　看着靠過來的趙又語，李想怦然心動，在兩位老爺子逼視的目光下立刻咳嗽兩聲，道：“軍政俯會出資建一所敬老院，收養孤寡老人，建一所孤兒院，收養孤兒。有勞動力的難民我們會安排工作和住宿，漢口的重建是急需要勞動力的，不愁沒有工作崗位。所以這批糧食，我會拿出一半借給困難家庭，另一半放入市場流通，平抑物價……要知道現在一個大餅都買到了一塊大洋。”　　趙太爺和馬太爺對望一眼，滿意的點點頭。　　馬太爺說道：“李大帥，我也稱呼您一聲李大帥。希望您能演出必行，也希望您說的革命大業能早日成功，這樣，我兒在天之靈，也該瞑目了！”他想到自己兒子馬榮的遭際，心裏邊一陣酸辛，眼淚早流了下來。　　趙太爺輕輕拍着老友肩膀。　　李想看着聲淚俱下，泣不可抑老人，不禁心酸，半晌方抬頭問道：“馬榮之死為什麼緣故而死？是為著中國爭自由而死。試問今日中國的民族得着自由么？得着平等么？馬榮為著這個問題，就要盡其力量去做國民革命運動，同時就要犧牲他的血去換中國民族自由。馬榮為國民革命而死，無限之光榮。”　　馬太爺無可奈何地笑笑，他並不是丟不開兒子的死，便道：“願大帥勿存一刻鐘熱情。你若不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不但對不住漢口慘死的同胞，對不住我兒子，連今日我們兩個老頭子亦對不起。”　　出了趙家，宋缺就問：“大帥，去哪裡？”　　李想用馬鞭梢輕輕頂一下大檐帽，望着雪花一片片舞動，道：“去漢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漢關鐘樓。”　　今天，哪裡有政治部主持的一場演講，針對洋人的演講，李想一定要去看一看，說不定還要上台現身說法。　　江漢關鐘樓前巨大的碼頭廣場上，人群擁擠。大家都揚着頭，一張張熱切的臉龐都看着人群當中，站在箱子上面的一個青年學生。　　政治部組織的各校學生代表發表演說，學生代表歷述東西列強曾在漢口殘害同胞之慘狀，聲淚俱下，泣不可抑。人人慷慨悲憤，聲淚俱下，其飽含愛國深情的演講贏得雷鳴般的掌聲。　　天下着小雪，陰霾密布，寒冷異常，有人畏懼寒冷準備退場。　　一個學生憤慨不能自禁，當場咬破中指，撕下一塊衣襟，血書“還我河山”四個大字，他悲聲痛哭流涕道：“外國人欺我們是一盤散沙，任意殺戮，我們要報仇。死都不怕，還怕淋雪受凍么？”　　他隨又書“願同胞猛省，勿存五分鐘熱情。蔡依潛斷指泣告”兩語。隨之痛哭哀號，大聲疾呼：“外侮未去，決不偷生。”　　此時，斷指處血流如注。他猶跳躍大呼“救國”，並蘸自己的血簽名於已寫好的演說詞上。在場女子，觀之變色。聽眾無不哀泣，有的甚至失聲痛哭。　　武漢三鎮，各團體、學校、商店、機關、城郊市民赴會者，漢口內外，相望於道。行人如水，車馬塞道，江漢關鐘樓前摩肩接踵。士農工商，軍政警民，從青年學生到六七十歲之老婦，無不爭先恐后，同表義憤。　　江漢關前搭五台，傳單紛飛，旗幟飄揚。學生、市民，耳聞目見，莫不令人凄然淚下。到會人數，至少二十萬人。　　這個熱血沸騰的青年因流血過多，演說未盡，突然暈厥。　　“蔡依潛！”好幾個人立刻上前相持扶住。　　“快，送醫院！”政治部的官員立刻緊張的喊道，“送去取仁濟醫院！”　　“我不去！”他倔強的用力搖動昏昏沉沉的腦袋，大吼：“我要隨大隊遊行，向洋人領事館示威。”　　身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馮小戥走過來說道：“聽我的，老老實實的去醫院！”　　不容他分辨，馮小戥立刻指揮人手，強迫扶之下台，乘車赴仁濟醫院。　　這場演說大會開到如火如荼處，一位十八九歲的學生竟拿出一把菜刀走上台，大吼道：“我以我血濺軒轅，留去肝膽兩崑崙。”　　這傢伙要當場自殺，以激勵後人，全場頓時出現一種凄涼悲壯的氣氛。　　熱血青年，放到哪兒，都是一個模樣兒。　　可是這種天真單純，也是最難得的。　　青年這一做派，不少老人就是熱淚盈眶：“咱們國家有救……”　　馮小戥也覺得熱淚盈眶，身邊的人悄悄的在他身後道：“李大帥來了！”　　果然在這些人群之側，幾個革命軍裝束人物，跟在後面兒。當先一個氣質鋒銳而清雅，不是李想又是誰？他習慣性地還是一身普通小兵的軍制裝束，還沒有人認出這個小個子兵就是威名赫赫的李大帥。他只是不時又看看那些朝氣蓬勃的熱血青年，微微點頭。　　李想和馮小戥的目光一對，頓時就是相視一笑兒。馮小戥分開眾人，大步地迎接了上去：“大帥，你怎麼來了？”　　李想笑道：“還不是來看看政治部的工作――好！做得非常好！怒發衝冠啊！有人為國而死，有人為國而斷指，更有數萬人為國而病瘁矣（指因風雪感冒），民氣如此弩張，而國讎不報者，吾不信也……大會悲壯嚴肅，剛毅堅決之表示，可為中華民族增一光榮。足見正義所在，赴湯蹈火者，不乏其人。”　　李大帥掉起文言文，看來我們的李大帥激動得很呢！　　兩個人在那裡傾談，民眾似乎也知道這位穿着小兵軍裝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大帥了。大雪紛紛揚揚下，大傢伙兒都在靜靜的候着。那些最為精力充沛的熱血青年們也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散開。　　馮小戥微笑着說道：“大帥，看到他們期盼的目光了嗎？您不上去說幾句？”　　李想毫不推脫，登上高台，對着底下黑壓壓的人群慷慨陳詞：“租界一天不收回來，兄弟絕不罷手！總要和洋人交涉到底。漢口是中國人的國土，神聖不容侵犯！但是……”　　他話鋒一轉，才露出興高采烈表情的那些民眾就聽着他換了更掏心窩子的口氣，用最平易，最通俗的話說道：“……我能站在這兒和大家說話兒，外面沒有洋人進來砸場子。憑的是什麼？憑的是革命軍槍杆子！國家弱，兵不強。有個人站出來，洋人也得客客氣氣的辦交涉。要是國家強呢？要是兵船多呢？那洋人還敢斜着眼睛看我們，卡着我們脖子么？霸佔我們的土地，在我們的土地上耀武揚威？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兒。國家強了，才有大家的地位！漢口是中國的土地，是我們祖先用血汗澆灌的神聖土地，憑什麼要讓洋人踩在咱們頭上？只要大夥心齊，結結實實抱成團兒，什麼事情都能辦到，就有法子不受壓迫了。大家說，是不是這個道理兒？”　　嘩的就是一陣掌聲響起，在李大帥站着的檯子前面兒，是幾個參与馮小戥政治部組織起來學校愛國的青年，當即就振臂高呼：“咱們要支持李大帥把國家變強！”幾個青年同聲振臂高呼，底下民眾，群眾極受感動，高呼口號。

# 第二百五十八章 正義所在（二）

　　寒風迅猛，暴雪紛紛，街上雪深尺余，真如天怒人怨也。　　數萬群眾步行風雪泥淖中，鞋裡灌滿雪水，裙履盡濕，寒流被體，然氣不稍餒，如是者示威大遊行十數里不疲。　　隊中很少有人私語，也無笑聲，有觀者也肅然起敬，或至淚下。有的學生長跪水中，請避風雪者同行，群眾極受感動。　　還有許多陸續而來的旁觀者，他們多是大智門外和住在劉家廟棚戶區的難民。當聽到學生們的講演和看到當場散發的傳單后，都對學生表示同情和支持，有的人就直接參加到遊行隊伍中來。　　人流，旗幟，揮舞的手臂，匯成一股熱情的海洋，無所畏懼的學生和市民衝破層層阻撓直奔租界而去。　　一場正義所在，規模空前、意義深遠的反帝愛國運動，終於在李想的策劃下在漢口首先爆發了！　　至沿江大道路口時，群眾悲痛迫切，號哭哀鳴，高呼：　　“打倒帝國主義！”　　“收回租界！”　　“誓死力爭！”　　“保我主權！”　　“勿作五分鐘愛國心！”　　“中國宣告死刑了！”　　沿江大道旁矗立着各種各樣的外國房屋，從哥特式、洛可可式，到巴羅可式，洋洋大觀，好似一個小型的世界建築博覽會。但這裏卻是一個真正的“國中之國”。　　相比沸騰的武漢三鎮，“國中之國”漢口英國領事館內，現下卻是一片的沉默氣氛。　　駐漢口十一國領事，在英國領事館里舉行緊急會議，商談如何處理這股風潮。　　一份份的報告傳過來，都是彙報這此示威大遊行。看着文字描述，似乎就能感覺到那些華人沸騰的民族主義血脈。　　戈福坐在躺椅上面。老頭子把玩着一杯紅酒，這杯子眼色如血色一樣嬌艷。只是並不說話。　　圍着他一圈兒，是十一國領事，還有軍服筆挺的洋人地軍官，警察局的高級警官，無一例外全是白人。他們一個個，已經氣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了。　　大家都是滿腦門子的大汗，不時的把領口扯開一點，只覺得壁爐的火燒的太旺，屋子裏面的空氣實在太沉悶了。　　戈福輕輕的做了一個手勢，早就無聲在旁邊侍立的印度阿三僕役，悄聲沒息的走到窗前，將四下的地遮陽百恭弘=叶 恭弘窗完全敞開。一陣寒冷的風卷着雪花吹進來，頓時讓所有人都精神一爽。　　戈福沉吟着道：“各位紳士，你們怎麼看？”　　一位英國海軍的艦長坐得筆直，冷聲道：“這是一個陰謀！和上次一樣的，蓄謀已久的陰謀！不能讓他們繼續下去，每一個演講，華人們的熱情就高漲一分，這些連飯都吃不飽的傢伙和要瘋了一樣。這樣的情緒，並不利於女皇陛下對這片土地的統治！”　　“……這個辮子國度，居然也出現了這樣一個瘋子，當真是讓人想不到。他到底是東方‘拿破侖’，還是共產主義的幽靈？”　　“當局已經忍讓。但是不能無限制的忍讓下去。文明世界的威信，不能再這麼損失下去了！你們聽，他們要求可是收回租界！”　　看着戈福總是沉默着，池邊吉太郎猛的站起來，激憤道：“列強改站出來說話了！這可是關係各國橋民的切身利益！”　　戈福沉吟着開口道：“中國內亂蔓延或將促成列強之共同政策，英國定將加倍出力，以‘保衛’其在華人民之‘權力與安全’。但是……”　　戈福話風又是一轉，“在此紊亂時局中，如以壓力施諸北京之無助滿清政府，殆無實效可言，惟袁世凱北洋軍與南京臨時政府，對外人與友邦之行動，亦須有一定限制，若逾此限制，則非可容許……單獨的干涉苟能避免，則以避免為是，但東西文明國在扶助中國以拔出之於‘暴亂’之中一舉，有共同關係者未嘗不可協定一種共同政策也。”　　池邊吉太郎與長安英彥交換個眼神，如果可以取得英國的“干涉”同意，那麼他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長安英彥輕笑道：“英政府對於中國，急當施积極的政策；其第一步顯在覓求願予助力者，及其利益與英國密切相合者，俾相合作。日本在華之利益與英國在華之利益重要適同，漢口李想排斥英、日，較排斥其他外國為甚，如列強國目下不能結合為一，則英國至少須與日本共同行事，挽救時局以利在華外人之企圖。”　　得到日本的支持，英國軍官立刻跳出來聲稱：“李想政府根本無意制止，甚至縱容，中國軍隊和民眾暴行之能力，英國只可取自由行動。”　　英國軍人們態度立刻極為強硬，認為英政府必須贊助極強硬之方法，以“保護英人之生命財產”。　　池邊吉太郎看戈福還在猶豫，冷笑一聲，說道：“李想革命軍佔據漢口，此為甚嚴重緊要事件，外人利益大受危險，英人尤甚。以英政府言，目前國際問題未有甚於此者，英國必須立即設法以保護刻在長江受危險之英人。吾人不可不明白預計者，激起英人將來衝突之機會更多，英之最惡仇敵，現方窺伺時機而作，若觀望猶豫，最屬危險。蓋在華人反動之時，恐英國已未有可保全之物……”　　英國艦長鼓動道：“大英是能忍耐的，但若群眾洶洶不休，而國民政府袖手旁觀，則英人的忍耐，將至終……今日漢口最需要之事，莫如維持秩序，負責任有決斷等等。”　　底下地意見看來無限趨向一至，戈福卻總是沉吟不語。等着眾人都看着他，他才輕聲嘟囔道：“雖吾人不願在未得詳細報告之前有所評論，然目前李想革命軍政府之政治色彩亦不可不加註意。暴動或許偶發的不能前知的，一粒火星可使群眾發狂，然而此等暴動能創造歷史，並且常常是建立一個新政府的機會。革命黨內有溫和派（他們主張維持秩序）與極端派（他們主張擾亂破壞），是公開的事（同盟會就為了主動修複列強關係，拋棄過李想）。極端派甚憾溫和派掌握政府大權。他們對於英公使與國民政府間諒解之可能，極為怨恨。他們深怕他們的活動將因英國與李想間之談判而縮短，他們尤其恐怕的，是英國對華的友誼的提案已博得華人之好感，因而使他們的反英宣傳失效（他說的是列強的保全政策）。極端派因將利用一切機會再煽起反英的火焰；此非因彼等深恨英國，實彼以為政治活動之手段。革命黨中究終何派占勝利，關係於外人對於國民政府之態度，實不在小。今漢口事件實為試驗李想政府有沒有能力，配不配的一個非常的機會。一個政府而能保護生命財產商業，則為正當之政府。現在李想政府擔任保護漢口英租界生命財產之責任，直到事態能使英國自行負責之時為止。中國之將來命運，今全視李想革命政府之能否保護秩序，保護外人商業與生命，以為決定，因在華及在本國之願與李想革命政府為好友之英人，皆樂觀李想革命政府之能維持秩序與法律，而引以為榮，若李想革命政府不克負此責任，則吾人甚覺慚愧，即反對李想革命政府者，見李想革命政府之能維持秩序與法律，亦將得而與李想革命政府為友，非然者，彼等反對李想革命政府之意見將愈堅決。承認李想革命政府問題之最後決定將於此后數日內李想革命政府處理漢口事件之態度而覘見之。如果群眾是壓靜了，如果沒有罷工與抵制，如果貨物能為應付市場之需要而自由進出，如果外人無生命之憂，則李想革命政府是證明了有權力。非然者，李想革命政府的前途就可悲觀。今全世界注目於漢口事件。大英是能忍耐的，華人至終將認識究竟誰是他們的朋友。”　　池邊吉太郎憤怒道：“在李想面前，忍耐是會付出代價的！”　　戈福冷冷的問道：“那李想革命軍你要怎麼應付呢？”　　長安英彥早就忍不住了，大聲的道：“李想已經不敢不敢向列強的軍艦開火了！經過上次被迫離開漢口的挫折，他已經學得聰明，只看這次他的動作變得比上次溫和許多就明白了，上一次，他可是不宣而戰，這次竟然展開正式交涉。”　　戈福輕聲道：“今漢口事件，實為試驗李想革命政府有沒有能力，配不配的一個非常機會，中國之將來命運，全視今日李想革命政府之能否保護秩序，保護外人商業與生命以為決定……各位紳士的意見，我認為還是有相當的道理。也許我們的確該有所表示了。嚴密觀察時局之發展，唯決定如列強利益受侵犯時，準備執機宜之應付……中校，把我們今日達成的意見告知報紙，也有必要讓漢口的民眾知道一下我們的意見……”　　戈福坐直了身子，正色的看着滿座的租界地高層：“各位，可以回去布置了。先嚇嚇他們，但是不要太過火！這次行動的前後布置，都要彙報到領事館，等候各國領事共同簽字認可！”

# 第二百五十九章 國人的咆哮（一）

　　武漢的冬天，風雪撲面，使人煩躁不安，因為李想這隻穿越小蝴蝶的撲騰，這座城市開始迸發出強烈、正義的咆哮！　　武漢三鎮各個階層，包括學界、商界、政界、軍界等，都舉行各種各樣的集會，討論怎樣收復漢口租界問題。漢口各界群眾二十餘萬人，在李大帥的領導下，在漢口濟生三馬路舉行反英大會。會議明確提出反對干涉中國獨立的列強，發表通電，強烈向列強幹涉國民革命獨立，提出嚴重抗議，並要求立即收回租界。　　但是，熱血澎湃的年青學生們已經不能等到那天了。江漢關鐘樓前的集會，馮小戥的政治部準備進行示威大遊行。他們議定先向各國領事館抗議，遊行的目的主要是表示國民外交的聲勢。　　劉園內，遠遠的也能聽到這股聲勢浩大的潮流。　　園裡的士兵站得筆直，作為這場示威大遊行的武力後盾，革命軍士兵這種榮譽感和自豪感，甚至是作為民族武力對自己同胞的守護責任感，都是異乎尋常的高漲。　　宋缺和趙又誠在煙雨小樓，李想辦公室的門口，都不敢離開半步。李想回來之後，就守在房間裡面兒寫東西。估計，憋着一篇絕妙好文章。　　趙又誠臉色鐵青的站得筆直，宋缺卻是靠着牆角，在那裡眉飛色舞的和趙又誠低聲吹噓：“我現在才知道，你老姐，那個叫傾國傾城啊！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兒，反正一見着了，魂兒就不是自個兒的了。還是個巾幗不讓鬚眉，在議事堂里……”　　門輕輕一響，宋缺趕緊住嘴。卻是梅迪端着一硯台地廢墨出來。　　宋缺笑道：“管家小妹。大帥還沒寫完東西來着？”　　梅迪輕輕哼了一聲兒：“我哪兒知道？你自己問大帥去！”　　說著就下樓去了，宋缺吐吐舌頭，就聽見裏面傳來了李想的聲氣兒：“都進來！”　　兩人對望一眼，推門走了進去，就看見李想在那裡揉着自己的腕子。李想先將一疊稿子遞給了宋缺：“送去馮小戥那兒。”　　宋缺行個軍禮，轉身離開的時候還偷偷給趙又誠一個曖昧的眼神。　　林鐵長裝作看不見，神色淡淡的道：“大帥要開始和洋人打嘴皮子仗？”　　李想點點頭：“就是要讓識字兒的國人，都知道這裏生的是什麼事兒！”又抬起頭看了趙又誠一眼，“到了漢口，怎麼也不回去看一下你家老爺子？”　　“軍營里有忙不完的事……我已久報名隨林師長入秦作戰，沒時間回家。”趙又誠皺皺眉頭。　　趙又誠現在的樣子與那個街頭小霸王天差地別。　　李想笑着道：“入秦作戰，今年肯定是無法回家過年了。還是趁機回家看看，今天放你一天假。”　　趙又誠看到李大帥沒有提起他老姐，終於一笑，行了一個軍禮就要出門。最近，軍中關於他老姐的流言特別多，還多跟這個風流大帥扯上關係。　　李想心裏一動，喊住趙又誠：“給曾高傳個話，駐漢口革命軍隨時做好應變的準備，保護好遊行的群眾安全。”　　走到門口的趙又誠笑道：“是！”　　棋子都是布下去了啊，不知道隨後的一切，會不會如自己所料？　　沿江大道上面兒，已經浩浩蕩盪的都是人群。這一刻，無休無止的雪竟然停住了。　　經過這條可容四輛馬車并行的沿江林蔭大道，轉過去就是萬寶路，然後就是英國駐漢口領事館。　　華人青年熱情的隊伍才走上大道，就看見已經有大批大批的英國水兵領着各國租界的警察朝着領事館集中。每個外國水兵手上都是一把快搶裝着雪亮的軍刺刀，還有警察每人拿着一天警棍。　　走在前面地青年一頓。後面的隊伍還在不斷地湧上來。那些洋人站在那兒，沉沉的看着這些熱血沸騰地青年們。　　不斷的還有全副武裝的洋人水兵和警察從遠處趕來，朝這裏集合，他們明顯都有領隊的人物。　　示威大遊行的標語旗幟的舞動短暫地停了下來。馮小戥站在隊伍最前面兒，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一切，眼前這些眼神當中充滿了陰毒的洋鬼子！　　一聲怪腔怪調的吼聲響了起來：“東亞病夫！滾出租界去！”頓時周圍響起一片的應和，鋪天蓋地。　　這些華夏青年，如何見過這種場面！一個個既憤怒又屈辱的漲紅了臉。看着滿眼黑壓壓地暴徒。看着那些踉踉蹌蹌被追打的華人。還有不斷湧來的那些洋鬼子。都不自覺地停住了手中的標語旗幟。　　“馮政委，怎麼辦？”人們目光都望向了馮小戥。　　馮小戥腔子裏面的熱血一涌：“咱們繼續前進！什麼也阻擋不了咱們中國人團結自強的呼聲！中國還沒有亡！中國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通行！如果有一天亡了，那將忍受何等的屈辱與痛苦！？”　　這時候，他們才深深體會到列強的壓迫，再加上在寒風暴雪之中已整整冷凍了兩個小時，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終於義憤填膺、怒發衝冠了！　　於是，“打倒帝國主義！”，“收復租界！”的呼聲響徹雲霄。　　這時，連平素感覺不到帝國主義欺壓痛苦的人們也開始憤慨起來，無論怎樣怯懦的人也都變得勇氣倍增！　　周圍應和的後生同時響起。青年們胳膊挽着胳膊，頂着洋人砸過了的石頭繼續向前，馮小戥還是站在隊伍最前面。　　那些洋人停住了投擲石頭的手，看着對面整齊移動的長城，有些畏縮。什麼時候看着這些中國人青年如此團結，如此強硬了？　　就在這一刻，不知道洋人隊伍當中，誰尖利的呼哨了一聲兒。一大群白布包頭的印度阿三，提着警棍已經越眾而出，直撲向一直逼來的華人隊伍！　　轟的一聲，這些暴徒已經撲了進來。　　警用警棍亂毆亂打，好多青年被打得頭破血。暴徒將一面面標語扯倒。慘叫聲不斷的傳來，但是這些華人青年們也都紅了眼睛，拿起一切可以揮舞的東西拚命反抗。　　馮小戥大喊一聲：“同志們，沖啊！我們的身後是李大帥，是革命軍！”　　人群頓時象潮水一樣涌動翻滾，好多工人被打得頭破血流。可是，沒有人害怕，赤手空拳的青年和租界警察博鬥起來。　　當這些青年真正的明白了他們他們所爭取，所維護的是一個民族的傳承的時候，溫和善良和平的中國人，也可以做到和獅子一樣暴烈！　　血光迸現，大堆大堆的洋鬼子，像是鯊魚看到了血，同樣的也涌了上來。到處都是拚死的反抗，兇狠的廝鬥。沒有青年願意後退，反而都在不斷的往前涌動。　　沿江大道，已經變成了狂暴的海洋。　　馮小戥一面高呼：“不許東洋鬼子打人！”，一面叫一些人奔出租界，請求革命軍出兵進租界，一邊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木棒，鐵棒，或者撿起地上的石頭作武器，拚命的反抗。　　正當青年們在沿江大道同租界的警察搏鬥的時候，小東洋艦長川村、漢口新任東洋租界警察局局長元木帶着一票窮凶極惡的小日本過來，他們手裡拿着槍，還帶着一幫流氓打手跑了出來，個個手持兇器。　　面對持槍的敵人，馮小戥知道，這時決不能退讓，他跨步上前，厲聲責斥喝道：“這裡是中國人的土地，洋鬼子滾出去！”　　幾萬名青年也跟着一起喊：“洋鬼子滾出中國！”　　“這裡是中國的土地！”　　“八嘎！支那豬死啦死啦的！”川村一眼就看出來，領頭的正是李想軍政俯政治部活動分子馮小戥，他咬牙切齒，一臉猙獰瘋狂地對準馮小戥開了一槍。　　馮小戥左腿中彈、鮮血頓時透過褲子滲了出來，染紅地上的白雪。馮小戥滿腔怒火，忍着傷痛，一步步逼向川村。　　畫面突然安靜下來！　　看着一步步逼近的馮小戥，在雪地留下一路血跡，雖然是大冬天的，可是川村冷汗瀑布一樣流下來，端着槍的手顫抖個不停。　　“砰！”又是一聲槍響，小日本的子彈射進了馮小戥的小腹。他身子搖晃了一下，一隻手緊緊抓住旁邊的一棵小樹，一隻手捂住腹部，用盡全力高呼：“同志們，大家團結起來，鬥爭到底啊！”　　看着一身是血，依然堅持不倒的馮小戥，人們懷着悲痛的心情，把憤怒徹底的釋放了出來！　　精壯的中國青年們發出一聲怒吼，猛撲上去，死死地擋在馮小戥的前面，用旗幟，用舉起標語的木棍奮力搏鬥着。揮舞着手裡隨便抓着地什麼東西。一個人倒下，另外一個人就補上。他們喊着不成字句的口號，拚命的護衛着隊伍當中的馮小戥。　　無數人負傷，無數人倒下。但是這個隊伍還是在死死的圍成一個移動的堡壘。男人們在前面抵抗，女孩子在裏面撿起扔過來的石頭反投擲回去。　　中國青年前所未有地反抗激起了這些洋鬼子暴徒更大的凶性，他們從沿江大道向各處竄去，原先被戈福安排的小規模挑釁現在越來越失去了控制。到處都有中國人被追打，各種暴行一幕幕上演。　　整個漢口租界，到處都是一片將東亞病夫殺光地喊叫聲音！

# 第二百六十章 國人的咆哮（二）

　　在漢口租界掀起的大革命風暴，遠遠的傳到煙雨小樓，落地窗前李想緊張的注視着一切。國人憤怒的咆哮，它象一聲響徹雲霄的春雷，震撼着睡夢猶昏的中國大地，震撼着睡夢猶昏的中國人民。　　一陣沉穩急促的敲門聲音，打斷李想的神遊物外。梅迪去開房門，就見李西屏板着一張臉穩步走了進來。　　李想頭也不回地就問：“西屏，什麼事兒？”　　李西屏臉色沉沉的低聲道：“大帥，已經上街示威大遊行的青年在租界遇到阻攔，發生衝突！全副武裝的英軍水兵衝出上岸，登陸租界，還有各國租界的警察，撲向手無寸鐵的聽講群眾，用武力驅逐遊行的群眾，用刺刀在人叢中亂戳，他們甚至向馮政委開了兩槍！”　　李想猛然轉過身，他死死的看着李西屏：“還愣這干什麼？趕緊集合！不是讓你保護他們的嗎？”　　李西屏臉已經漲紅：“大軍就在租界外邊集結，等候大帥命令！”　　李想冷冷的點頭：“命令，保護民眾，解除租界武裝！”　　回答他的，是李西屏有力的軍禮。　　沿江林蔭大道，已經成了另一種戰場。無數洋鬼子，從各處奔來，一股股的加入了戰團。正不知道有多少，他們從前到后，從左到右，將這數萬人的隊伍死死圍住。大聲吹着口哨，喊着號子，劈頭蓋臉地將石塊砸過來。更強悍一些兒的就揮着刺刀撲過來，沒頭沒臉的到處亂刺。到處都傳來慘叫的聲音。　　這場暴亂突然而起，卻聲勢驚人！對於中國人欺壓慣了的洋鬼子，肆無忌憚的在泄他們的淫威！　　整個沿江大道上面，全是這些人形禽獸在獰笑尖叫。　　大家無比憤怒，反抗着，高呼者！　　“收回租界！”　　“漢口是中國人的漢口！”　　“打倒帝國主義！”　　群情激動，不少市民湧入租界，自動地加入了示威宣傳的行列，參与這場混亂的戰鬥！　　挺身而出的中國人越來越多，洋鬼子顯得勢單力薄起來。　　他們一邊散發傳單，一邊宣講帝國主義殘酷剝削和壓迫，人越聚越多，群眾對宣傳隊的支持，反應了被長久壓迫的漢口民眾心底最渴望的反帝鬥爭的強烈意志。　　即使在帝國主義的殘暴下，中國人民不可侮！　　“八嘎！”川村指揮東洋租界的武裝警察瘋狂的施展暴力，以試圖驅散中國人這股越來越凝聚的龐大壓力。　　那些支那人身上頭上，已經不知道有了多少處傷痕。他瘋一般舞動手中的武士刀，將一個個支那人砍去，一個個支那青年捂着傷口倒下，有的被砸破頭，有的被刀砍傷刺傷，領着一群群暴徒只管朝裏面沖。　　這些小東洋，要是看到女學生，頓時就露出禽獸般的笑容，怪叫着衝過去。　　早就按耐不住的革命軍沖入租界，上了沿江大道，看見的，就是這麼一副無數洋鬼子暴徒，圍着數萬中國人毆打傷害的場面！　　他們這支早被李想灌滿民族主義理念的革命軍的隊伍，每個人都氣炸了肺。　　一些在外圈的洋鬼子聽到了幾千大頭皮鞋，踢出的整齊的步伐的聲音滾滾而來，回頭一看，看到那些眼睛血紅，軍服筆挺的革命軍士兵們，就像看到鬼一樣！似乎才想起這支瘋子軍團的可怕。有的人拿着刺刀警棍朝後退，有的人拚命大聲招呼。但是現場已經混亂到了如此地步，還有誰聽得見？　　也有些膽大的洋鬼子拉開搶的保險，試探着想要開打，慢慢的走過來。居然也有幾百人的光景，都是瘋狂的小東洋！　　李西屏看着這場面，只是緊緊的咬着牙齒，抬起一隻手：“全體都有，拿槍，開火！打死這幫王八操的！”　　嘩啦一聲，革命軍戰士們熟悉的擺出三段射擊的架勢，人人手中一支毛瑟79式步槍！這些都是進入漢口才換上的新槍，今天就拿洋鬼子的血開封！　　啪！啪！啪！新口徑步槍一排整齊的焦脆響聲響起，竟然震得這成千上萬人混戰地場面一靜。　　幾個羅圈腿小東洋的小身板，幾乎被這子彈打飛了起來。他們身邊的人停住了腳步，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李西屏騎在馬上，看着那些倒下的屍體流出的腥臭黑血，污染白雪覆蓋的潔凈大地，輕蔑的呸了一聲。已久不是第一次下令殺人東洋鬼子，這些畜生，上次的傷疤好了就忘了。　　既然他們還要來送死，李西屏也不怕多殺幾個東洋鬼子，要做就做絕！　　李西屏一越跳下馬來，衝著宋缺他們大喊：“還等着做什麼？還不衝進去護人？”　　革命軍士兵剛才也被槍聲震着了，這裡有許多後來進入革命軍的士兵，他們和北洋軍打過不少惡戰，卻從未看見過洋人被他們打死人！這是從來沒有的解氣，一時愣住了。　　當下聽到李西屏一罵，宋缺大吼一聲，“跟我上！”說著他已經拔出了烏黑諍亮的博朗寧六輪手槍，另一手不知道從哪裡拿出了一把和小東洋一樣地武士刀，帶頭就沖了進去。　　底下幾十條宋缺帶來的金鷹衛的猛男，也是齊齊的聲喊，猛虎下山一般跟着宋缺向前撲！　　本來迎向他們過來地數百洋鬼子哭爹喊娘的掉頭就跑。特別是那些西洋鬼子，像英國水兵們，識實務的很，看到革命軍雄壯的隊伍，毫不留情的打死十幾個小東洋，立刻選擇放棄阻擋抵抗，還是回軍艦上安全。　　給西洋鬼子衝動地那些小東洋，回頭一看刀槍閃爍。還有七八百條快槍指着，槍口冒着白煙。饒是他們的勇氣比西洋鬼子強了許多，也明白他們這點正規陸軍出身的武裝警察，也頂不住的，頓時也掉頭就跑。　　一層衝動一層，還有組織，有紀律的洋鬼子挑釁武裝，頓時就亂作了一團。　　李西屏跳下馬後，對身邊幾個舉着博朗寧左輪手槍，緊張得直喘粗氣的革命軍軍官吩咐道：“看哪裡洋鬼子不肯解除武裝，反抗的，無論東洋西洋，就來一排槍，打死了再說話兒！”　　說著就一一把抽出腰間的博朗寧，大步的就朝前走。　　李西屏身邊的警衛哪裡敢讓他親身犯險，頓時一個搶在了前面兒，一個緊緊的貼在李西屏身後。兩人都是一槍一刀，將李西屏護得死死的。　　入眼之處，都是那些洋鬼子在抱頭鼠竄，稍微有人想反抗一下，一排子彈就打了過來，現在發出慘叫的可是換成他們了。　　除了這些，李西屏看到更多地是渾身浴血，躺着坐着的那些中國青年。有的人已經昏迷過去，人事不知。滿地都是旗幟，都是標語，都是磚頭瓦礫。　　革命軍戰士們沖開一層，那些頭破血流地青年們看着這些醒目的革命軍軍服漢子，這些渾身是血也不肯低頭，傷痛之極也沒有淚流的堅毅的青年，一下子就是熱淚盈眶，大聲哭嚎。　　“革命軍！革命軍！”　　一聲聲帶着哭腔地聲音叫過來，就像看到了背後堅實強大的依靠，一下子釋放心底的柔弱。　　革命軍戰士都紅了眼睛，死命的朝前沖，用槍打，用刺刀拼。不知道有多少不肯放棄抵抗的洋鬼子給他們砍倒打死！　　眼看就要快衝散暴徒，卻碰上了幾百條精悍小東洋的隊伍。他們明顯是經過訓練正規陸軍，組織得非常良好，就像一隻正規軍一樣。剛才的施展暴力也讓他們紅了眼睛，端着刺刀，死死的擋在了革命軍的面前，在街巷展開與革命軍的白刃接觸。　　革命軍沖了兩次都沒沖開。小東洋的白刃刺殺，確實強悍，果然稱得上是李大帥最為忌憚的敵人！　　眼看着他們又沖了一次，每人都帶了幾處傷。踉踉蹌蹌的退了回來，每個人體力都是大量消耗，呼呼的喘着粗氣。　　李西屏冷冷的吼道：“怎麼？連個小東洋也收拾不了？才回到漢口幾天，骨頭就軟了！”　　宋缺頭也不回，已經大喊一聲，不管不顧的衝上前去。要是不把這股小東洋收拾了，他也沒臉在做金鷹衛的頭！　　底下革命軍戰士一聲發吼，什麼樣的敵人他們沒有碰個，什麼的白刃戰他們沒有打過？幾百小東洋在這裏巷子里堵住他們去路，在每一個驕傲的革命軍戰士看來就是恥辱！　　宋缺這大高手，雖然一直呼吸穩定，但是手一直在微微抖，是憤怒的。六輪手炮啪啪啪六聲連響，前面頭目模樣地小東洋鬼子，一下就是六人仰天載倒！他用搶過來的武士刀，硬生生的將一個領頭小東洋鬼子的腦袋砍掉了一半，軟軟的垂了下來，鮮血飈射半仗高！　　轟的一聲，革命軍戰士成排的刺刀衝進了那些還敢頑抗的小東洋鬼子大隊當中，不知道誰發出的一聲慘叫，鬼哭狼嚎啊。　　這一次衝擊，血肉橫飛，終於讓這些頑抗的傢伙喪膽，鬼哭狼嚎聲中掉頭就跑。　　李西屏加快了腳步，直直的大步走了進去。　　革命軍戰士都殺出了野性子，吼聲如雷窮追不舍。

# 第二百六十一章 國人的咆哮（三）

　　帝國主義的鎮壓在洋人集團高級官員的暗自授意下繼續，武裝水兵、武裝巡捕還在不斷地捕人，而且揮舞警棍，毆打群眾，企圖驅散示威隊伍。示威群眾不但不散，反而越聚越多，並對行兇的巡捕展開反擊，中國人咆哮的聲音越來越大。　　英國駐漢口領事館。戈福總領事站在充滿異國風情的陽台上面，凝神看着整個漢口租界四處升起的黑煙，還有那一帶爆出來的咆哮喊殺聲音。　　紅木茶几上放着中國景德鎮青花瓷茶杯，熱氣裊裊的升起。杯壁上如雨過天晴之色的美麗花紋，比起英國皇室使用的更要雅緻名貴，也只有在中國才有這樣奢侈的生活。　　背後腳步聲傳來，軍人式的步伐，戈福領事不用回頭，也知道是英國艦隊的司令官奧尼爾。　　“這是一次賭博……”戈福輕輕道。李想是一位強勢的軍人，如拿破侖一樣的崛起，雖然李想在漢口的第一次強勢收回租界遭遇失敗，但是不代表他不敢再來一次強勢收回漢口。他們的決定會不會太過輕率？　　奧尼爾司令官抿着嘴站在他的身邊，不動聲色的道：“一切總歸回到平衡的，這也是為了女王陛下領土的長治久安……對於中國人民的反帝怒潮，不容需再縱容，否則必將不可收拾，必須採取最強硬手段。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再次組建八國聯軍，狠狠修理李想這個瘋子，只有這樣，中國人將永遠記住這一天，再也不敢反抗我們的統治……”　　戈福淡淡一笑，略帶苦澀：“如今歐洲的局勢，已經不容許組建一支八國聯軍……”　　他招招手，一個印度阿三僕人不作聲的托着紅木茶几上的盤子過來，上面放着熱氣騰騰的一杯香茗。　　戈福接過茶杯，輕輕吹着漂浮的茶沫，淺淺的抿了一口，道：“那位革命軍的李大帥呢？還有他們的革命軍呢？”　　奧尼爾看着遠處，道：“李想已經回到他的劉園，革命軍並沒有進入租界。在租界，我們僅英國至少有七百到八百人在防備他們。我們的海軍也開始行動了，漢口兩艘英國軍艦，已經在江上布防。經歷過上一次的失敗，李想已經沒有了勇氣。”　　“希望如此吧。”戈福又喝了一口茶，眼神茫然的向遠處望去，有點不抱希望的說道：“如果李想還是一如既往的強勢，我們必將再次面對失敗的命運，可能下一個恥辱條約上還會留下我的名字……我們都沒料到，中國人會覺醒的這麼快！那些不甘心的日本人，以為這樣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看着戈福意志消沉，奧尼爾卻望向遠方，指着遠處升起地煙柱，道：“但是如果我們不作為，任憑這股風潮越來越大，我們租界殖民生涯也必將謝幕。先生，既然如此，為何不賭一把？不管如何，這副場景，還是有一種殘酷的美麗，不是么？”　　啪！啪！啪！突然想起的一陣急促的槍聲，為眼前的殘酷再添美麗。　　本來只是各懷心思打量着面前煙柱的領事官和司令官身子都是一抖。　　戈福疑惑的又側過耳朵，這時又是一陣槍聲傳來。　　沒錯，就是步槍的聲音！　　戈福猛的站了起來，儘力的向遠處看去，猛的又回頭盯着自奧尼爾司令官，道：“是我們的人在開槍么？還是革命軍打進了租界？”　　奧尼爾也是神色緊張，道：“我們的水兵還有持槍警官，都只發了很少的子彈，而且嚴令不得開槍啊！畢竟租界外面駐紮了不少的革命軍，我們也只是挑釁，驅散進入租界的遊行群眾……至於其他國家的水兵和警察，我就不敢保證了。”　　看奧尼爾司令官說得堅決，戈福轉頭。槍聲還是從沿江林蔭大道那一帶不住的傳過來，時而密集，時而稀疏，但是一直都在響着。有時是一排，有時卻是零星的在響動。　　戈福額頭青筋一跳一跳，一下子明白過來，轉頭大聲道：“又是那些小矮子日本人把事態擴大化的！徹底失控！徹底的失敗！這槍聲不管從哪裡來的，只會激起更大的騷亂！李瘋子一定會趁機光明正大的進入租界，可能已經進入租界！”　　奧尼爾滿臉的大汗，或許真是那些別有用心的日本人暴走了，這次租界各國列強為了應對李想收服租界的行動，連手安排了這次“有限度的”挑釁，更多的是日本人在其中穿針引線。　　但是一沒有料到因為中國人青年的突然上街示威大遊行，引起一向在漢口做人上人的洋大人的更大反彈。潘多拉的盒子一打開，這規模就向更大的方向擴展。如果僅僅是這樣，對於列強租界殖民當局來說，也沒什麼好怕的。洋人在中國，依靠的就是強橫霸道才能立足，洋大人少一根汗毛，就得拔了人家的祖墳。　　但是，租界外面有幾萬革命軍，有槍有炮，還有個李瘋子做領導！現在居然有槍聲響起！不管是小日本的槍響，還是革命軍的槍響，李想定然不會放過進入漢口維持秩序的絕妙借口。這才是最讓他們恐懼的！　　可是現在又如何？以一千多名水兵去和李想控制的一萬多革命軍血拚，李想的革命軍不是義和團拳民，也不是滿清的綠營官兵，那是一支和英國水兵一樣，受過現代化訓練，擁有現代化裝備的軍隊！這一千人是在是太勢單力薄了，就算把五國租界的武裝雜湊在一起，他也沒那個膽子去和李瘋子拚命。　　想到這些方方面面，兩人的目光都向沿江大道投去，中國人的咆哮聲漸漸越來越大……　　革命軍戰士的道來，趕走最為兇悍的小東洋鬼子，熱血的青年們看到這堅實的靠山，他們決定恢復混亂當中，一度中斷的街頭講演大遊行活動。　　一個學生擦擦臉上的血痕，策勉同學們道：“戰國時代，田橫率領五百人同殉國難，在歷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我們現在有幾萬人，難道不能步前人壯烈犧牲之塵，把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繼承下來！”　　每人都挺起胸膛，放大聲音。示威大遊行呈現一種如火如荼氣勢。　　他們站在通衢大道上，又開始慷慨激昂地宣傳起愛國道理來。青年的堅強，出乎李西屏的意料，出乎革命軍每一個戰士的意料。租界當局殘酷鎮壓，經歷血腥的場面，被解救的學生立刻恢復神色，仍慷慨激昂地繼續演講，其不畏強暴的愛國激情令人欽佩，令這些經歷生死的革命軍戰士欽佩！　　李西屏急忙宣布緊急戒嚴，出動大批革命軍戰士，沿途保護這些熱血的青年學子。革命軍戰士用刺刀、槍托驅散那些虎視眈眈的洋鬼子。　　沒有屈服的學生們又身背包袱出發了，帶着渾身的大傷小傷，他們高呼着各種愛國口號，沿途市民都淚眼模糊地送行，紛紛痛罵當洋鬼子毫無心肝。　　學生們悲憤欲狂的演說，這使群眾很受感動，有的就對學生們說：“你們在嚴寒之下步行數十里，為了國家的安危大聲疾呼，我們也有良心，怎能忍心坐視不管？”　　在學生的推動下，更多的群眾加入示威大遊行的行列。理髮店外也貼着“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請君不必光顧”的字樣，店員、學徒們更是從每月有限的點心、月規錢中節省下來幾文，買了白竹布模聯、旗幟，高懸在街道路口，表示赤誠的愛國心。有的店員還咬破手指，血書“收復租界”四個大字，加入遊行隊伍。　　當大批學生雄赳赳地奔向萬寶路英國領事館、準備向英國政府抗議時，成千上萬的市民也自動地跟在他們後面，匯合成一股忿怒的人潮。　　這時，看英國領事館外守候的軍警哪裡還敢使出平日的威風，都面面相覷地退縮在一旁。沒辦法，那支刺刀還帶着血的革命軍戰士，緊緊的護送着這支隊伍！沒看到平時那一幫上岸就瘋了的英國水兵，在革命軍面前都夾着尾巴跑了，他們還是識實務的不要招惹的好！　　看到平時耀武揚威的租界軍警都變成了病貓，群眾氣焰更加高漲，紛紛挺起驕傲的胸膛，大聲喊着抗議的口號，呼聲響徹雲霄，軍警們越發的相顧失色。　　就在這個當口，領事館里傳來解除武裝的緊急命令，軍警們才如釋重負地撤下棚帳，匆匆離開這個心驚肉跳的危險地帶。　　遊行的群眾捲起滾滾洪流前進着，當看見五國洋商跑馬場門口掛着“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牌子，頓時火冒三丈，幾個青年不約而同地衝上去，把牌子砸的粉碎。　　公園門口站崗的巡捕，平時耀武揚威，這時嚇得縮在一邊。　　時間到了下午，武漢三鎮各校學生全部出動，許多工廠的工人宣傳隊也陸續出發，加入這個浩大的示威大遊行運動中來。　　成千上萬的群眾湧上街頭，匯成一支浩浩蕩盪的反帝大軍。漢口到處都可以看到反帝宣傳的人們。租界沿江大道上尤為集中。縱橫交錯的漢口大街上，每隔十幾家店面，就有一支宣傳隊，聽講的群眾把宣傳隊圍的水泄不通，許多店員停止營業跑出來聽講。　　宣傳隊還散發傳單，張帖標語。櫥窗上、電線桿上、人力黃包車上，到處都是醒目的標語。傳單滿天飛，口號聲此呼彼應。帝國主義新的野蠻行徑點燃了長期壓抑在人民心底的怒火，反帝示威遊行隊伍象潮水般滾滾而來。　　面對中國人的憤怒咆哮，武漢三鎮人民的反帝怒潮，革命軍的強勢武裝干涉，帝國主義黯然的解除了漢口租界武裝。

# 第二百六十二章 必將崛起（一）

　　還是在煙雨小樓那個巨大的落地窗前，李想默默的看着漢口的風起雲涌，眉心輕蹙糾結。　　一陣輕快的腳步聲走近，管家小妹向他報告：“大帥，群眾高喊着‘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等口號，衝進英租界，憤怒的群眾在革命軍保護下登上英國領事館樓頂，扯下英國旗，佔領了租界。租界內的英國官員和巡捕、水兵逃往江邊的英國軍艦。漢口英租界被革命軍和愛國群眾控制。”　　解除租界武裝，接下來就是交涉，最麻煩的事情算是意外的解決了。李想長出一口氣，轉過身來，定定地望了她一陣，夕陽印着雪域透過落地窗，光線與陰影灑在她婀娜嬌美的身體上，含顰嫣然是越看越美，越看越有女人味，胸前的嬌小的薄乳也是王道，看着眼前美人，確實可以忘卻許多煩惱。腦海忽然想起野戰醫院手術台上看到湯約宛一對驚心動魄的胸器，李想感覺有些疲憊的閉上了眼晴。　　梅迪笑了，嘴角牽起一抹淺渦兒，笑容雖帶着幾分戲謔，卻有幾分天然的嫵媚：“我們的反帝鬥爭取得階段性的勝利，大帥還是這樣神思不屬，是因為在漢口耽擱太久，記掛着南軍和北軍的議和之事呢，還是牽挂着上海的湯家大小姐？”　　李想又不由自主的輕輕蹙起眉頭，道：“嗯？都有些吧，眼看着南北就要進行正式談判了……小宛身上有多嚴重，你是知道的。唉！怎能不牽挂在心呢？”　　管家小妹幽怨地瞟他一眼，道：“你的心未免裝太多事情，該休息休息了……昨夜不是通宵未眠嗎？”　　李想身體雖然疲憊，心情卻是大好，災民問題解決，租界問題也快要解決，漢口眼看就要平穩下去，也不理會她似嗔似怨的關愛語意，只是道：“不急，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布置。”　　梅迪秀眉飛揚，問道：“又有什麼大文章要做？”　　李想神色淡淡，沉思片刻說道：“趁着這股火熱的勁頭，命馮小戥組織漢口中等以上學校成立學生聯合會，發出通電，呼籲全國人民起來鬥爭。這場反帝運動爆發后，更需要立即得到各地的积極響應，我要使這場轟轟烈烈的愛國熱潮席捲了神州大地。”　　梅迪笑道：“大帥這文章作大了，可是別人會跟着咱們一起喊吆喝？”　　李想翻了翻眼睛，沒好氣地哼了一聲：“身為我的機要秘書，執行我的命令就可疑，偏愛質疑我的決定，可惡！”　　梅迪對他的訓斥不以為意，只是忍着笑道：“大帥不會怪罪小的，小的才敢這麼說，要換個別人，我還懶得和他說呢！大帥，我覺着除了請求全國的輿論支援，還應該由革命軍政府向英國領事館提出嚴重抗議、實行抵制英貨、封鎖英租界等，為即將開展的交涉，英國政府方面增加點壓力。”　　李想點點頭，道：“還應該發表一個《武漢革命軍政府李想大元帥對漢口事件宣言》，表面我們的態度。去，交曾高給我寫好，送去新華社發表了。”　　梅迪眼珠轉了轉，道：“小的遵命！”　　曾高動作夠快，李想大元帥要發表《中國國民革命軍政府宣言書》一口氣寫好，如下：　　英國及其他外國對華政策之宣言，皆以為中國不能自顧其利益，大不列顛及列強為履行華會精神計，當協定關於中國之自製條例，以便保衛其完全與獨立，增進其政治與經濟之發展，及整理其財政。　　此言施於國民主義之中國，實不知其真相，今日新中國已強矣；已知其權能而用經濟方法於國土之內，厲行其志願以抗任何大國矣。故今日之問題，非為大不列顛及列強願許中國依允國民之合法志願，而為國民主義之中國，秉公依允，大不列顛與列強是彼等國際管理之治制，今已實遭一切歷史上政治征服制度之命運矣。此言用之，曾經斟酌。　　在華國際管理制度，即以外國帝國主義著聞，中國之主權，如經濟、司法、政治各項，皆因以受有限制。此制實始於英國以《南京條約》強施於中國，自此中國不復享有完全獨立。故英國既於鴉片戰爭擊敗中國，遂剝奪中國之獨立，此為歷史上之事實，而不可掩飾者也。　　現代英人生於此黑暗勾當之後，或不憶之。但國民主義之中國身膺創痛，必當牢記。　　此為革命黨之意見。　　苟不之知，則不能瞭然於中華國民主要目的之一也。此主要目的維何？即恢復中國完全獨立是。中國之獨立，已於昔日敗於英人之手先之矣。非俟此歷史的公道事業告成，中華國民主義與不列顛帝國主義間斷難有真正之和平！　　當中華國民主義入於积極革命時期，露其頭角之前，中英之間固若有和平狀態，然此不過一虛象而已。吾人可於征服史每頁睹之。國苟不亡，永不能與征服者和好相處。時機一至，必將崛起……　　最後，國民政府欲以下列事實促列強之注意：（一）英人商業及他種利益之重心點在長江流域及中國南部，而此等區域則均受治於國民政府；（二）長江以南之大部分區域，及北方國民軍治下幅員廣漠之地域，均受國民政府之管轄；（三）倘在之區域內，舉行公民投票，則大多數人民將投票贊成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為中國惟一之政府，尚有其較大之原因在焉。蓋國民政府代表豁然覺醒之中國之真實精神，為革命運動之工具使之拓展勢力及事業於國中者，外人之帝國主義對此運動情勢所趨，雖欲不與之妥協不可得也。國民政府為抱民族主義之人民所授權、所擁護，列強與之修睦，初無危險之可言。蓋中國之民族主義為一不可磨滅之勢力，現已異常強盛，如日方升，且必繼續發展，歷久彌強無疑義也……　　辛亥年，以漢口為中心的反帝運動很快波及全國，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香港等幾十個地方都開始了反帝熱潮，形成了一個全國規模的反帝運動。　　受到漢口人民的鼓舞，山東人民立刻就已掀起反日反德鬥爭，其後規模更加擴大。在濟南，各校學生紛紛組織團體，上街進行愛國宣傳，山東各界召開國恥紀念大會，要求力爭青島，驅逐洋鬼子，恢復中華！濟南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罷課。　　天津各校學生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天津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接着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宣告成立！天津15所大中學校學生舉行罷課！罷課宣言提出了拒簽滿清簽訂的一切賣國條約、取消租界、誅賣國賊等六項要求！　　在上海，60多個團體2萬餘人舉行國民大會，並遊行示威，要求廢除滿清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懲辦賣國賊，懲辦賣國滿清政府，廢除租界。參加國民大會的各團體組成了“國民大會事務所”，以“隨時討論執行各種事宜”。同時，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上海學生總罷課。參加罷課的60多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2萬多人舉行了罷課宣誓大會，會後遊行示威！　　武漢、長沙、廣州、南京、蘇州、杭州、安慶、南昌、開封和其他各地的學生都紛紛起來舉行罷課遊行，組織講演團，要求收回租界，廢除不平等條約，抵制洋貨。　　由此，反帝運動的中心迅速由漢口轉到了上海，革命烈火燃遍了黃浦江畔。上海的工人們罷工后，開展了各種愛國活動，發文告，散傳單，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大示威。他們在罷工期間，不但得不到工資，而且為了推動運動的發展，紛紛捐獻出自己的血汗錢。　　求新機器廠的工人在遊行中，發現街上懸挂的白旗橫額，在風雨中飄搖，極易損壞，就捐集巨資，在本廠的街口建造了一座高六丈、寬五丈的鐵木牌樓，上書“毋忘國恥”四個大字，經過這兒的行人，睹之無不觸目驚心。　　在罷工鬥爭中，工人們還打破了行會幫口觀念，紛紛聚議，實行同盟性罷工。如，滬寧和滬杭甬兩路工人的罷工，就是由滬寧鐵路機廠工人發起，徵得了上海、南京與閘口機廠的同意，兩廠工人一致簽名表示贊成后才發動。對於各方勢力破壞罷工的企圖，工人們也堅決地予以鬥爭。如租界工部局派出大批包探、馬巡，強行摘取各商店懸挂的宣傳旗幟，結果被憤怒的工人團團包圍。又如在上海海員與各輪船公司買辦討論罷工的有關問題時，大買辦虞洽卿借口航務要緊，主張已經裝貨的輪船照常開出。結果話音未落，會場里立刻響起了憤怒的吼聲：“誰人說開駛者？打！打！”虞的長衫被扯壞。他見勢不妙，悄悄地從後門溜走了。　　愛國熱潮席捲全國，“人民自決”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消息傳到海外，法國、日本等地的中國留學生也開展了各種愛國活動。　　在迅猛發展的學生愛國運動中，民族主義思想迅猛的覺醒、傳播，李想的革命軍政府起了組織領導推動的作用。

# 第二百六十三章 必將崛起（二）

　　風雪交加，呼嘯的北風聲中，夾雜着一列列全副武裝軍隊四處調動的響動，還有出動配屬騎軍戰馬的長嘶，真是全城戒備，使人意識到漢口還處於戰時戒備狀態。　　抬頭而望，漢口城隨處可見鮮紅的五星紅旗，也即漢口革命軍的大旗，卻正隨着紛飛的雪花翻舞，車馬軍隊就風雪肆掠的漢口大街之上行進戒備。　　風雪逐漸停息，西天晚霞似火，夕陽即將西沉。西沉的殘日離地平線很近，如一竿殘照。　　藉著夕陽余暈，俯瞰武漢三鎮，只見城市外面，一片廣闊荒寒的景象，老樹枯枝縱橫，山巒錯雜堆疊；行行重行行，暮色沉沉，唯有近處的平沙衰草，尚可辨認。　　李想在煙雨小樓，從凝望室外漸漸星斗橫斜的夜空，到聽任室內木炭延燒聚結似花，還有紫砂茶壺不斷翻滾的山泉水，放入茶恭弘=叶 恭弘散開的茶恭弘=叶 恭弘芬芳，都是李想在此長夜漫漫，沉浸思念之中，陷入整宵難以入睡的相思之情。　　眼前人，是還他相思之人，卻不是他思念之人。離情別意，沒有隨着時間淡去，反而變得深刻。梅迪煮茶時的各種表情和動態，總是令李想有一種錯覺，像是看到當初的湯約宛。不忍分離的心情，越來越苦澀。　　昏黃曖昧的燈下，李想和梅迪對面而坐。輕曼的玉人素麵軍裝，為李想傾上一杯，也為自己傾上一杯，她捧杯輕啜淺嘗，在李想色色的眼中變得姿態極是撩人。　　李想輕吁了口氣，她未施粉黛、裝束英姿颯爽，李想想借眼前美色澆滅相思愁，卻是引來欲，火焚身，由秋波頻盼而終於入忘了相思，然而這卻只能增添慾望憋死今夜無法入睡的煩惱，真可說是“借酒澆愁愁更愁”了。　　幸好是坐着！李想拿起茶杯擋着臉淺嘗一口，放下撫膝說道：“很久沒有這般閑情逸致的心情了。唉，漢口也該平安地過個年了。不過，中國想要過個平安年，就難啦……就說九江吧，為馬都督毓寶駐節之地，安慶則三易都督。試想各地都督能夠放心私心，稍稍有一點革命黨人的覺悟，組織聯軍北伐，任是袁世凱其中哪一支軍隊，抵擋不了這股洪流，哪輪得到北洋干預革命？我是想破了頭也想不到南軍竟然在窩裡爭鬥的這麼歡喜。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莫過於此了。”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梅迪搖搖頭，欣然道：“大帥此言一針見血，精闢之極！這確是那些某些舉義南軍的真實寫照……孫都督毓筠，近與大通分府黎宗獄，因兵餉事，大生衝突，兵匪乘機勾結，四齣劫掠，因之市面蕭條，景象甚慘……孫、黎皆不應以小怨害大謀，以私仇敗公義，均可謂不識大體。然探諸輿論，多不直黎。”　　梅迪掌管大元帥府機要，軍統和中統收集的資料她都看過，南軍和北軍的動態她一清二楚。　　李想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沉吟道：“不能指望他們，可是現階段要對抗北洋，必須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臨陣磨槍，現在對湖北革命軍軍隊擴建是來不及了，至少戰鬥力無法保證，軍用物資槍械都無法供給，眼下我是只有跑一趟申江……”　　梅迪瞪起圓溜溜的眼睛，目光狡賊地道：“在北伐聲浪高漲的這個時候，上海組建了一個北伐聯合會，正準備北伐，你可能不需要跑這一趟申江……見不到你的那個大小姐了。”　　“什麼？”李想不禁詫異，歷史的軌跡被他努力改變？　　梅迪從鼻子里輕輕哼了一聲，妙目斜睇，瞟了他一眼，見他患得患失的樣子，不禁說道：“北伐聯合推選程德全為會長，章駕時為副會長，朱芸為司令。並致電各省都督，通知該會成立，並請將各省北伐之師電告，以便統一軍制。與此同時，各省首領、省議院、社會團體、海外華僑，也紛紛通電，反對議和，要求北伐。在南方各省中，最先把北伐付諸行動的是以姚雨平為司令的廣東北伐軍，該軍一混成協，約一千五百人。不過其他各省，卻是各自為政，雷聲大，雨點小！”　　聽完之後，李想的臉色不知道變成了什麼表情，也許這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李想說道：“儘管南方各省軍民有着北伐的強烈願望，但如今看來，由於正在進行南北和談，南方各省已確立了袁世凱如果反正，即舉為總統、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的方針！南方的決策人物果然還是缺乏堅持長期艱苦的武裝鬥爭的思想準備和進行北伐的決心！如今加上臨時政府尚未成立，黃興有不肯挑頭，此時的北伐，只能各省自行其是，沒有，也不可能形成一個統一的有計劃的行動！其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它面臨的客觀形勢和擁有的軍事實力都是有優勢的。集中在江蘇境內準備北伐的各省軍隊達17個鎮，我在湖北拚死打出來的革命軍之雄師也接近10萬人，雖然是加上民團，再加上留駐獨立各省的軍隊，共和軍隊的官兵總數不下三、四十萬人。雖然其中多是新募之卒，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但多由革命黨人統率，士氣旺盛。而袁世凱擁有的反動軍隊在當時總數還不到10萬人，分佈於京漢路和秦、晉、直、魯等廣闊地區，士氣消沉，戰鬥力已較前下降。因此，面對袁世凱在中外反動派支持下的武力訛詐，南方如果下定決心予以反擊，興師北伐。沒有不成功的道理……我這次去申江，看看能不能把這個實力擰成團……”　　他一邊說，一邊輕輕敲擊着膝頭盤算着，梅迪見狀抿嘴笑道：“大帥，好不容易清閑片刻，又在考慮公事，鐵人也要休息。去申江的事總要待漢口事件平息才能成行，就算你怎麼想念湯家大小姐也是急不得。如果急了反而欲速不達，現在想的太多也沒有用，大帥且放寬心，待英國交涉委員到了，咱們先解決漢口的租界問題才是。”　　那一點點私心被他道破，李想乾笑一聲，道：“是是，也想得頭痛，絕不是想兒女私情……”　　“嘴硬！”梅迪淺淺一笑，捧杯吟唱道：“胡馬嘶風，漢旗翻雪，彤雲又吐，一竿殘照。　　古木連空，亂山無數，行盡暮沙衰草。　　星斗橫幽館，夜無眠、燈花空老。　　霧濃香鴨，冰凝淚燭，霜天難曉。　　長記小妝才了。　　一杯未盡，離懷多少。　　醉里秋波，夢中朝雨，都是醒時煩惱。　　料有牽情處，忍思量、耳邊曾道。　　甚時躍馬歸來，認得迎門輕笑。”　　李想哈哈笑道：“甚時躍馬歸來，呃……甚時躍馬歸來……來，你我同飲。”　　茶也能醉人啊！一杯未盡，離懷多少。醉里秋波，夢中朝雨，都是醒時煩惱。　　玉杯輕輕一碰，兩杯清茶入腹。　　李想還是忍不住問道：“中國愛國反帝運動的迅猛發展，洋鬼子有什麼招應對沒有？”　　“你就不願輕鬆一夜？”梅迪莞爾，看着李想認真的眼神，只好輕輕嘆息一聲，把自己知道的說出來：“中國愛國反帝運動的迅猛發展，使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和日本帝國主義大為震驚。他們對北洋袁世凱內閣，和南京臨時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嚴厲取締。”　　“老袁肯定會乖乖聽話。”李想輕蔑一笑。　　梅迪臉色黯然的點點頭，道：“北洋袁世凱內閣下令，在北洋統治地區禁止學生講演，各學校一律複課，不準報紙刊登學生愛國活動的消息。北京學生200多人組織講演隊，進行大規模愛國宣傳。北洋袁世凱內閣出動大批軍警、馬隊，驅散聽眾，捕去學生178人。　　面對中國人民的反帝怒潮，帝國主義箭拔弩張，叫囂要‘採取最強硬手段，在最短時間內撲滅當前運動。’　　駐北京帝國主義外交使團開會，商議對策，英日公開表示：‘派兵平定。’接着商議他們調集軍艦26艘，海軍陸戰隊、鐵甲車隊、騎巡隊、武裝巡捕，進入上海，香港，到處鎮壓上海和香港的反帝運動。　　僅英國便從本國和印度便緊急調遣1.2萬名‘中國遠征隊’向上海進發，同時，英國又照會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共同出兵保衛上海租界。”　　李想擊掌道：“他們已經露怯！”　　“怎麼說？”梅迪好奇的問道。“列強出重兵干涉，怎麼變成露怯了？英國外相四處發表演說，態度強硬的很！”　　說著，梅迪從一堆報紙中找出一份遞給李想。　　李想一看，英國外相演說詞如下：　　夫英人在漢口租界安居樂業，為時已久。此次佔領租界，實為一種暴亂不正當之襲擊。且漢口之後，又繼以上海之蠢蠢欲動。足見在目前革命時間，英人居於國民政府所屬各地，殊無生命安全之保障。倘再有其他情事發生，恐將釀成流血之慘。又足見英國軍隊之在中國者，其力量薄弱，不足以保護英國之僑民也。今國民軍將入上海，其地英僑甚眾。而英商曆久經營之事業，其財產亦頗不資。設有相類之危險情事，影響頗為巨大。且在漢口、九江各地，英人較少，危急之時，尚可退居上海。若在上海，英僑如是之眾，雖欲迅速退避，勢所不能。余非謂上海即將有殺人流血之事，余固甚望其絕無此事。但在漢案發生之後，為政府者，若對於上海僑民，聽其自然，不預謀所以保護之道，固不能辭溺職之咎矣。因是之故，吾人必須派遣軍隊，以防危險。而軍隊必有充分力量，乃能應付有餘。政府為事先預防起見，已決定派兵前往上海。　　李想放下報紙，抬頭便看到梅迪美麗魅惑的雙眼全心神的注視自己，一臉漂亮的疑問，他溫和一笑，道：“列強這是認為，漢口的事態絕對不能擴大到上海！英國從本國和印度緊急調遣1.2萬名‘中國遠征隊’向上海進發，是為了實現其放棄漢口，固守上海的策略。同時，英國又照會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共同出兵保衛上海租界，暴露出堅持武力恫嚇的真面目。接下來漢口的談判，不會再有懸念！”　　梅迪聽他說的有理有據，當前局勢豁然開朗，不禁仰望的向他巧笑嫣然，隨即捧杯就唇。　　夜風拂過，幾縷青絲輕輕刮上她如玉的面頰，低唇就酒，臉側露出那如鈎玉般溫潤潔白的耳垂，風光一時無限。

# 第二百六十四章 必將崛起（三）

　　李想目光迷離了剎那，他剛剛舉起一杯未盡，遠處軍人有力的腳步聲在走廊響起，宋缺的聲音急急傳來：“大帥，今天午後二時，南（革命軍）北（清廷）代表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廳舉行第一次會議。南北議和已經開始，送消息的中統呂中秋在前廳等候，請大帥立即往見！”　　李想大吃一驚，在漢口這麼一拖，錯過這一件大事，那麼歷史的軌跡又將走向原來的老路！可是漢口的事情，同樣是在改寫歷史，不可馬虎……如今，必須了解南北第一次談判的進度，再決定是否需要立刻啟程去申江！　　“走！”李想眉心緊皺，立即起身向前廳趕去。　　辛亥年，十月廿七日午後二時，南方革命軍和北方清廷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大馬路市政廳舉行第一次會議。　　南方首席代表是伍廷芳，參贊是溫宗堯、王寵惠、汪兆銘、鈕永建；北方首席代表是唐紹儀，參贊是歐賡祥、許鼎霖、趙椿年、馮懿同。　　唐紹儀所以請許鼎霖參加，主要是由於他和張謇交誼深厚，他還是個後補道，風采言論很有名士氣度，南方很多代表也很欽佩他。　　會議桌是一個西方式的長條案，伍、唐並位上座，雙方參贊左右列，武昌軍政府外交司長王正廷亦列席於伍、唐的對面，但均無發言權。　　雙方坐定后，就互相查閱文件憑照，同時宣布開會。　　唐紹儀瞧一眼伍庭芳，抱拳一揖，呵呵笑道：“哎喲，秩老！�D�D歐賡祥、許鼎霖、趙椿年、馮懿同，這位便是連花旗國外交大臣也贊不絕口的國朝大外交家伍庭芳！”　　這就是簽訂《中墨通商條約》的伍庭芳？北方代表們用心的打量着他，瘦骨伶仃，雙頰清癯，一件灰土布長袍外頭也沒套褂子，很有點道骨仙風，但是看不出一點點洋味。許鼎霖只看了伍庭芳一眼，立即便感受到一種寒徹骨髓的冷意和無形的巨大壓力。人的名，樹的影。即使穿長袍，也不能小視啊。　　只是長條桌前，南北兩位代表的裝束實在有點諷刺。北方滿廷代表總唐紹儀西裝革履，南方革命黨人代表總伍庭芳土布長袍。世界好像顛倒了一樣的滑稽！　　“唐大臣，”伍庭芳和唐紹儀淡淡寒暄數語，在正式的會議前有點不願如前天晚上表現的親熱，伍庭芳便開始說正事了。“今日來開議以前，有一事先提出解決。自雙方約定二十九日起停戰，所有鄂、晉、陝、魯、皖、蘇、奉等省一律實行，而日來迭接晉、陝、皖、魯等處報告，知清軍已入境攻戰。似此違約，何能議和？故今所當先解者，須請貴代表電致袁內閣，飭令各處一律停戰。得確實承諾回電后，始可開議。”　　伍庭芳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又補充一句，道：“南方認為，和談就是要和和氣氣地談，不能打打談談，一邊打一邊談，因為這樣便不是真正的和談。”　　伍庭芳說得雖然口氣緩和，但這幾句話兒無一不是在教訓人，他不喜不怒，嘴角微微向上翹，似乎隨時都在向對方表示自己的輕蔑。唐紹儀覺得他就是南方請出的一個擺設，話未免太多，比起惜陰堂的趙老頭，更難打交道。北方另外四人見他這樣兒，自尊心都像被刀子戳了一下，那天晚上培養的歡快心情頓時蕩然無存。　　唐紹儀強按下心頭的不快，格格一笑說道：“全天下都知道，是南軍湖北李想先行開仗，他誓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宣言誰不知道？”　　“唐使！”伍庭芳彬彬有禮地一躬，也端起了官腔，“誰先開仗，雖費調查，惟有一辦法：凡停戰期間違約進佔之地點，應飭清軍先行退還，如娘子關、潼關等處，是最著者，此外地點，應悉退出，應符初意。”　　許鼎霖見唐紹儀的臉漲得通紅，知道他要發作，忙笑道：“北軍退出娘子關、潼關也可以，李想也該退出漢口……”　　“這事，你們可以去漢口和李想談。”伍庭芳臉上毫無表情，冷冰冰地截斷了許鼎霖的話。　　唐紹儀冷笑一聲，說道：“他？他能代表南軍嗎？”　　伍庭芳淡淡一笑，說道：“漢口問題，我們做不了他的主，要談漢口問題，就不要在這裏談。”　　袁世凱的議和，不過是他準備攫取全國最高權力的一種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議和的同時，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獨立的山西、陝西兩省發動猛攻，力圖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　　袁世凱命毅軍統領、總兵趙倜率部攻佔陝西門戶潼關，革命軍張鈁、劉鎮華部退華州。次日，北洋第3鎮統制曹錕、協統盧永祥又率部攻佔山西的門戶娘子關。這自然激起革命黨人極大的憤慨。　　伍庭芳也必須在會議上有所作為，不然革命黨人的憤慨無所發泄，全部投向北伐，問題就大力。伍庭芳便壓着性子繼續說道：“戰事為止，南方很難繼續談下去……各省均應一律休兵，不得再行進攻，俟複電承諾，再作正式之討論。”　　到底老官場老外交的人物心智多，伍庭芳只輕描淡寫一抹而過，唐紹儀便知他的心意，先放一句話兒，留作將來討論。唐紹儀想着，咽了一口唾液，捺着性子道：“原是為了南北之間免受兵災，杜絕洋人漁利，才有的南北和議，如今再這樣拖拖拉拉，戰禍可能不止。”　　話越說越擰，伍庭芳也覺事由己起，做得過分了些，遂笑道：“這麼看來，戰還要不要停？和還要不要議？”　　“要議！事關社稷民生，”唐紹儀看到伍庭芳開始鬆動，立即表示，“回過頭立即把秩老的建議電達袁內閣，同時請秩老亦立即電告武昌李大帥，轉告各省――查照。”　　伍庭芳微微一笑，道：“電告武昌、山、陝各處民軍，嚴守信約。這是南軍分內之事，只是李想桀傲不馴，未必會服從臨時政府的號令。”　　唐紹儀一聽問題又是卡在李想頭上，站着怔了半晌，方嘆道：“大勢一定，他不願停也得停……英國府正從本國和印度派遣一萬五千遠征軍赴遠東，租界的麻煩事情就夠他頭疼，他不會有這個心思再去北伐。我也要奉勸臨時政府，不要讓這個反帝風潮繼續擴大……”　　伍庭芳斟酌半日，又覺頗有道理，又覺得頗有期待，心想：“也許李想可以建立弱國的外交奇迹，一个中國必將崛起的契機。”這個想法他自然不會說出來，他抱着茶杯淺嘗一口，轉過話題，道：“先是各省代表，曾在武昌預期集議，對於議和大臣最要條件，其目有四：一、清帝遜位。二、建立共和政體。三、允給清帝歲俸。四、漢旗實行平等。”　　唐紹宜不覺也啞然失笑，今天這個談判全被李想這個名字打亂了。伍庭芳拿出的四個條件，其實和袁世凱訂條件五條：一、確定共和政體；二、首先推倒清室者即舉為臨時大總統；三、優待清廢帝；四、南北滿漢各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待遇，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同意組織臨時議會，以恢復各地之秩序。區別不大，但是最關鍵一條，首先推倒清室者即舉為臨時大總統沒有。　　唐紹儀老調長談的說道：“如能舉項城為總統，則共和不難！”　　同時談到一段故事，唐紹儀越說越激動，話像開閘的水樣一瀉而出，“王精衛君曾在北京時曾電黃興先生談到促項城參加革命，黃先生復王精衛君電，告以倘項城果能參加革命，即可舉項城為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黃興先生這封複電，王精衛君曾交給楊度，楊度乃轉陳項城。項城也表示：‘大統領我不能做，應由黃興做。’因此可以證明項城內心傾向共和，不過身為清臣不能出口耳……”於是唐紹宜作結論，“在下認為，當前和議所討論的，不是反對共和宗旨，而是先求如何達到和平。”　　這第一次的會談就此結束，沒有達到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如世界所有談判一樣，正真的談判永遠不會在談判桌上，擺在談判桌上的永遠都是這些不痛不癢的瑣碎。而南北和議，正真的地點便是惜陰堂。　　第一次和談之後，南方代表提出一個和談的先決問題，就是北方代表必須首先承認民主共和制的國體問題，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這個基礎上談，則無和談的必要。　　唐紹儀把南方的“和談先決條件”打電報到北京，向袁內閣請示，並提出唐自己的看法。唐的看法是革命軍方面對這個先決條件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因此如果拒絕便無法談下去，不如繞圈子談，就是把這個“國體”問題交給一個“臨時國會”去做表決，如此和談還可以談得下去。有人說唐的意見根本就是袁的授意，因為袁的手法就是要假手於革命軍來結束清朝的統治，同時為自己“取而代之”留下餘地。　　南方代表伍廷芳不滿意唐的答覆，唐再三解釋說：“這不過是形式問題和程序問題，這樣做法是蛻變，對於達到革命目的，並無衝突。”南方代表認為繞了一個彎路也勉強可以同意，因此乃進一步和北方代表討論如何召集“國民會議”以解決“國體問題”。雙方協議由革命軍所佔領的十四省和清政府統治的八省，每省各派代表三人，參加國民會議。國民會議的地點南方代表提議在上海，北方代表則表示必須向袁總理請示后才能決定。

# 第二百六十五章 氣焰（一）

　　辛亥年，十月廿七日。　　經過漢口上下，波瀾壯闊的反帝運動，李想軍政俯和英國交涉委員的談判就在今天開始了。　　這次波瀾壯闊的反帝運動，發端於漢口，遍及全國，真正驚醒了漢口的人們，驚醒了全國的人們。　　從熱血的青年學生到各階層人民，其規模之大，聲勢之猛，讓麻木的享受洋鬼子欺凌壓迫，醉夢猶昏的人們，在那一天又如此震驚的蘇醒。看到了團結的力量，知道了國家的命運非由自己“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半個世紀以來，也沒有這麼一個有魄力的當權人物敢和洋鬼子挺腰桿，敢派兵進入租界保護他們，還寸步不讓要收回租界，干出這樣大漲國人威風的事來。　　這些日子以來，漢口人們象癲狂一般，長期積壓在中國人民心中的憤怒象火山一樣爆發了，洋人氣焰大減，也不敢加以太多的干涉。李想強硬的作風，使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英國領事無可奈何的解除租界武裝。　　“大英是能忍耐的，但若群眾洶洶不休，而軍政府推波助瀾，則英人的忍耐，將至終……這同是對文明國家巨大的侮辱。整個歐洲都為之激憤……其實，我覺得和閣下這個推波助瀾的兇手交談這個問題，簡直就是一個侮辱！”　　說話的是列強北京外交使團此次共推處理租界問題的交涉公使，也就是英國駐清國的總領事朱爾典的副手蒂里特。他是一個三十多歲，高高瘦瘦，臉上乾脆就寫着傲慢和偏見這兩個詞的傢伙。禮服裏面的硬領豎得高高的，坐在漢口英國領事館戈福專用的那個真皮沙发上面兒，翹着的二郎腿不停的左腳換到右腳，右腳換到左腳。對於和李想這樣一個外界傳說的瘋子交談，他的確覺着無法忍耐到了極點。　　外頭雪滿街巷，天氣很冷了，李想兀自穿着一身顯得有點單薄的軍裝。李想忖度蒂里特話意，似有嘲笑他沒有資格與他談判的味道，呵呵一笑，說道：“我也是沒有辦法，當時群眾洶洶不休，我如不立即派遣革命軍進駐漢口租界，以平民憤，否則將不能負英人安全之責任，只怕會釀成更大禍患。”　　突然覺得自己有受辱的感覺。沒有想到，這個韃坦野蠻國家李瘋子，居然在交涉處理上面來了這麼一手！太莫名其妙了。第一時間就是憤怒。認為這是對整個文明世界的侮辱。　　蒂里特忍了忍還是憋不住，冷笑道，“今日中國最需要之事，莫如維持秩序，負責任有決斷等等，軍政府應當出來給全世界看，證明你們是有權力的，有決斷的。不是如現在這樣，製造許多國際問題……這樣的政府能得到文明世界的承認？不可能！”　　李想輕蔑一笑，東郊民巷外界使團的心思，他清楚的很。在歐洲，居於領導地位的英法等國，正在應對德國的崛起。他們迫切希望的是，破壞德俄兩個君主國家的暗中結盟的地位。英法等國，希望讓俄國的注意力回到歐洲，那麼在中歐東歐，巴爾乾地區。德俄的天然矛盾自然會爆。這些地區，一向被視為泛日爾曼的地區，而俄國同樣在這些地區有着太多的利益。　　德國現在全力支撐俄國向亞洲擴張。對於英法來說，他們就希望亞洲有能夠牽制俄國地力量。促使這支雙頭鷹轉而西向。再說了，也順便保護了英法等國在亞洲的巨大利益。俄國熊地胃口。實在是又貪婪又巨大。所以在這些年裡面，他們一直支持小東洋和老毛子對着干。　　但是日俄戰爭之後，日俄竟然結成秘密同盟，分享遠東利益，原來英國希望日本是抵禦俄國在亞洲擴張的一個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作用變得越來越小。　　這個時候他們聯合起來，如對付太平天國一樣再干涉一次中國革命，可以預見的後果就是俄國從中國地新疆和東北兩面，正好趁機大舉南下，並瘋狂地推行其滅亡中國的黃俄羅斯計劃，一邊通過新疆阿富汗這些地區，威脅到大英帝國的根本，印度大陸的安全！而日本的侵略勢力便進一步在東北擴張。　　這些都是英美列強最不願意看到的。為了漢口租界問題出兵干預得利最大的還是日俄兩國，而利益在揚子江流域的英美列強，可能得面對一個廢墟中的租界，和憤怒無法平息的中國人。　　日俄兩國雖然興緻勃勃的，可惜外交使團聯合反對，也只能等待交涉。　　李想愈思愈覺洋鬼子強硬背後的軟弱，不能不再頂一下這位公使大人，便冷冷說道：“在聖彼得堡，日本代表本野一郎與俄國代表伊司佛爾斯基簽訂了第二次日俄密約和協定。這次的密約協定同樣也分公開和秘密的兩部分。與第一次協約不同的是，新約刪去了舊約中有關承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尊重機會均等主義的規定，而增加了在各自勢力範圍內‘自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和‘進一步發展特殊利益’等內容。毫無疑問，這就是要吞併和瓜分中國的東北。其次，新約增加了兩國‘互相協商’的條款，同時取消了舊約中關於‘使用和平方法’的限制。這意味着雙方建立了帶有軍事性質的同盟關係，既針對中國，也針對美國和英國。特別是密約第五條更露骨地規定：‘特殊利益受到侵害時，締約國為維護和防衛該利益，應以共同行動或相互援助為目的，協議可能採取措施’，這表明，第二次密約協定的簽訂使日俄兩國的妥協更進一步加強，同盟關係更大發展。兩次日俄密約協定的訂立，使日俄兩大帝國在共同侵略利益的基礎上達成妥協，並形成了一個帶有軍事性的同盟。”　　李想比出這一絕大題目，正是英美列強最為忌諱，協約國喋喋不休的大事，蒂里特一時無話。日俄兩次密約的協定的訂立，也使世界面臨新的危機，最終形成了俄日軍事同盟，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大軸心國，給協約國帶來了巨大的危害。　　因為這些原因，憋了一肚子氣兒的蒂里特公使大人，只有搭乘着最快的蒸汽班輪，在沒有得到任何列強國內實質性支持地情況下，來和那個居然敢於騎在列強頭上撒尿的瘋子來談判。　　當年的世界日不落帝國，現在當真是墮落了啊……英格蘭驕傲的旗幟，被這個斜眼睛的傢伙，一把給扯了下來！　　蒂里特公使大人心目中已經用最惡毒的詛咒，希望他下地獄的那個兇手。正也翹着二郎腿，得意洋洋，興緻勃勃的坐在他的對面兒，滿臉堆笑的看着他。　　蒂里特早變了臉色，因尋不出話駁斥李想的論句，打個干哈哈說道：“英政府已訓令海軍司令，保護英國利益，如中國境內不拘何處事態有重要發展危及英國人生命財產時，得用武力。巴黎消息，法政府已訓令駐華各處法領事，竭力保持法租界，任何犧牲，均所不惜。日政府尚在嚴密觀察時局之發展，唯決定如日人利益受侵犯時，準備執機宜之應付雲……”　　李想等到那傢伙口水噴完，才笑吟吟的放下了手中茶杯。　　李想笑問：“別拿話嚇唬我，我敢把軍隊開進租界，就不怕跟你們開戰。你們要是願意開戰，也就不會遣你來和我談判……不過罵來罵去，那都是浮雲。解決問題，還是具體的條款不是？”　　通譯在那兒翻譯着他的話兒，蒂里特臉色卻是越來越難看。　　李想還在哪裡繼續，“關於收回漢口英租界的協定條款就是這麼幾條。第一，英國當局將按照土地章程，召集納稅人年會於西元紀年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開會……英商也不需要恐慌，革命軍不是強盜。第二，屆時英國市政機關即行解散，而租界區域內之行政事宜，將由華人之新市政機關接收辦理。第三，在華人之新市政機關於一月十五日接收以前，租界內之警察工務及衛生事宜，由主管之中國當局辦理。第三，英國工部局一經解散，國民政府即當依據現有‘特別區’市政辦法，組織一特別中國市政機關，按照章程管理租界區域。此項章程，由漢口軍政府外交部長通知英國公使。在漢口五租界合併為一區域之辦法未經磋商決定以前，此項章程繼續有效……蒂大人瞧瞧，這樣又有裡子又有面子的談判結果，到哪兒找去？咱們就這麼著吧？租界雖然回歸中國，但是洋大人們還是可以繼續在這裏發財……”　　蒂里特臉色鐵青，一字一頓的道：“閣下，我們這是談判，不是您耍無賴的場所。鄙國也絕對不會容忍您這樣輕浮的舉止。閣下一言一行，都已經記錄在案。希望大英帝國遠征軍到了遠東之後，您還能一如既往的強硬……”　　碰的一聲，卻是李想重重的一頓茶杯，茶水四濺，灑在了他袖裡面露出的雪白中衣上面。再看看他的臉色，也是面沉如水，如掛寒霜。

# 第二百六十六章 氣焰（二）

　　李想怒容滿面，狠狠的道：“自恃有幾艘破爛英艦保駕，就想對我指手畫腳？我不是滿清朝廷養着的膽小無能的官員，收起你們太上皇的嘴臉。惹毛了我，我現在就命令龜山蛇山上的要塞炮，把你們的軍艦轟成渣，英國水兵全他媽去鄂江喂王八！　　高貴的英國老爺，你們真的有勇氣，那麼就不要談了，向我宣戰吧！把你們的亞西亞艦隊開進揚子江來，堵在漢口，當著你蒂大人的面，和我漢口革命軍打一場！活着組建八國聯軍，去南京，或者去北京，再簽訂一個《辛亥條約》也成！　　但是，只要我在漢口一天，我就會和你們硬撐到底！開打也好，談判也好，漢口的租界是不會再割給你們了！　　老子對你客客氣氣，你卻少在老子面前端着你那臭架子！你嚇唬不了爺！”　　華語鏗鏘，擲地有聲！做交涉筆錄地書記員華洋各一。那個臨時過來負責記錄的漢口軍政俯參事，差點放下筆拍起巴掌來！　　蒂里特公使拍案而起，李想也毫不退讓站直看着他。　　自從掀起這股反帝潮流，李想密切關注這各國動向，梅迪也幫助他搜羅了一切能找到的洋人報紙資料。從各國報紙內容繁雜地對這件事情的立場反應，他頓時就把握到了重點。這次西方列強最多只是防止漢口事件擴大到上海，香港，但是絕對不會為漢口和李想打個頭破血流！　　歐洲緊張的局勢，日俄流露出難看的吃相，正是制約英美不敢輕易發動戰爭的原因之一。然而，李想強硬的作風，他哪一支作戰兇猛的革命軍，也是他們不得不三思的原因。　　總之，要論起對這個世界的政治格局組成，時局變化走向。李想是絕對不做第二人想！這就是穿越而來的人的好處了，想到這點，李大官人有時候都忍不住有些得意洋洋。所以他才對這位蒂大人毫不退讓，漢口這事兒，現在看來，多半是不了了之啦。現在與其花費吐沫和他扯皮，還不如早點兒回到軍政俯辦自己的事兒呢。他現在，急不可耐的心已經飛去申江……　　兩人對視半晌，李想才突然一笑：“蒂大人，這次會晤，沒有能夠取得有效共識，當真是遺憾得很哪……我很期待咱們下一次會談……告辭告辭。”　　蒂里特頓時拂袖轉身，一秒鐘也不想多看這個可惡地傢伙。李想也乾脆的轉身出門，雖然兩位交涉大人心思各異，但是有一點是一樣兒的，都對這種沒有結果的交涉一點興趣也沒有。蒂里特是氣受夠了，李想卻是逗洋鬼子逗得煩了。　　接下來的事情可以放心的交給馮小戥，李想要去申江，要把這場南北和議攪亂了……還有，順便看看湯約宛。怪想念的……　　湯約宛於今早上八時舟抵江寧，下碇登岸，改換乘寧滬火車，黃昏十分抵達上海。　　湯約宛衣著淡雅，只以斗篷棉袍遮擋風雪，玉容不施半點脂粉，雖然唇邊帶着傷未痊癒的蒼白，眼中有一絲舟車勞累的憔悴，更突出了她異乎尋常的高貴氣質和令人心生憐惜的美麗。　　對旁邊這個黑服學生裝的青年來說，她就是天上高不可攀的明月，只能仰望。　　“您聽說了！”　　“聽說什麼？”　　“咱們李大帥和洋鬼子又在漢口乾起來了！”　　從火車下來的人，嘰嘰咕咕的全是議論着這麼些兒話題。湯約宛他們在，輪船上，火車上就沒有聽人們停止過議論。每個人的情緒，都是緊張而且略微有點兒亢奮。一路上整個空氣，都似乎綳在了一起。　　漢口發生的事情。李想的所作所為，以最為激動人心的方式傳播了開來。本來打洋鬼子，揚天朝上國國威，都是老百姓們最愛聽的事兒。天朝自道光皇帝以來。受地洋鬼子的氣兒當真不在少數了，只要能夠稍微在洋鬼子面前漲點兒臉地人物，都給口口相傳為星宿下凡一般的英雄。上一次李想炮轟洋鬼子鐵甲兵船，這一次強兵而入漢口租界，這樣地傳奇故事，這樣的國朝英雄。滿朝兗兗諸公，到哪裡能尋找出第二個這樣的大帥出來？　　這湯家大小姐示意黑色學生裝青年陪他避到一旁，她的目光流轉，把人們撲面而來的議論聲全部收進耳里，在心裏琢磨着。　　“您說說，李大帥不會又像上一次那樣被逼得離開漢口？”　　“這個……實在是不好說。我看李大帥懸！”　　“這些交涉，背後還是要看國家實力。我看了洋人的報紙，僅英國就出動亞西亞艦隊，組建遠征軍一萬五千人……乖乖，當年八國聯軍也沒有這麼大的架勢。這樣打起來的話，頤和園有得被他們搶光燒光。再來一次庚子賠款，咱們老百姓可真沒法子活了，遲早有一天，祖墳都要給洋鬼子占咯！”　　“說得也是！李大帥懸！”　　湯約宛聽見後面幾句擔心李想的議論，少女的臉兒一下就煞白了起來，咬着嘴唇，眼睛裡面兒就是一陣霧氣閃動。　　青年看着湯約宛的變化，忽然生出一種奇怪和使他頹喪的感觸，壓低了聲音說道：“放心吧，洋鬼子是虛張聲勢，李大帥不會有事。”　　湯約宛低頭輕輕道：“他……無時無刻不讓人擔心……丁文江，我想先去協和醫院看看我母親。”　　“好的，我去叫人力車。”被成為丁文江的黑色學生裝青年點點頭，他的目光掃過立在遠處的三個長袍中年人，這三個人，和他們同舟同車，一起從漢口來到上海，不得不引起他的注意。而且他們三個，舉止神秘的很，道：“我看他們，有點怪？”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何突然說了出來。　　湯約宛橫他一眼，壓低聲音道：“你不去叫車？管他們干什麼？”　　丁文江苦笑道：“一路上，我看到他們就覺得奇怪，言談舉止都是小心謹慎的樣子……”　　湯約宛淡淡道：“他們言談舉止小心謹慎，有什麼奇怪的，這個世道，誰不是活的小心謹慎？”　　丁文江深吸一口寒冷的空氣，神智無比清醒，沉聲道：“擺脫他們我才能安心……不過，你的話我可不敢同意，有個傢伙，一直活的氣焰無比囂張！”　　湯約宛緊咬下唇，露出疲憊的神色，搖頭道：“他那是沒心沒肺！”　　一路上和湯約宛同舟同車的廖宇春，孔文池，夏清貽三人組可是心驚肉跳，沿途民軍搜查囊篋甚嚴，他們身懷北洋密法而來，稍有差池就是身首異處。　　“總算是到了上海。”廖宇春站在上海的街上，看着風雪迷離下這座繁華的都市，被寒風吹得眯縫了的眼睛遠遠望着一線筆直的長街，回頭對着似乎心事重重的夏清貽和孔文池說道，“這一路，真是驚心動魄啊。”　　夏清貽點了點頭，寒風中乾裂的嘴唇綳得緊緊的，沒有立即回答廖宇春的話，卻轉身與孔文池互相打量一眼，同意無限的感慨。　　“今夜寓住三馬路旅泰旅館，因該處交際往來，最形利便。”夏清貽是江南名下士，對上海最熟悉，給兩外建議道。　　“你說了算。”兩人沒有任何異議。　　三人邊走邊閑聊，夏清貽說道：“聞民軍系十二日據金陵，後於北軍據漢陽僅四日耳。是役濟軍勇略最著，首奪烏龍幕府諸險，浙軍繼之，全力攻克天保城。然後諸聯軍始能破關而入。並聞鎮軍統帶陶浚保，以扣留軍械，不顧大局，惟知利己；蘇某，以入城之際，擅殺旗民，縱兵劫掠，均經徐總司令查究得實，處以死刑。又巡防統領米占元，率眾歸附，照舊錄用，仍領原軍。”　　“由此觀之，”孔文池借口道：“民軍決不仇視滿人及反正之將士，可以金陵之役為左證。”　　“過鎮江，金焦分峙，極據形勝，即北洋海軍十餘艦降革軍處。后經丹陽、常州、無錫、蘇州、崑山等處，車中縱眺，風景依然，而舉目有河山之異。”廖宇春不勝感慨的道：“回憶滿清當勃興之際，八旗勁旅，以弧矢威天下，明遼東經略楊鎬，集兵二十萬，於遼陽一戰，被其挫折，全軍幾復。后復進規中原，渡大凌，略真定，破濟南，擒德王，攻錦州，明廷請和。迨三桂乞師，多爾袞率大兵長驅入關，遂垂手而得天下，撫有區宇，垂三百年。降及今日，卒以專制過甚，大拂民心，遂至土崩瓦解，俯仰今昔，不禁感慨系之矣。”　　三人一時唏噓不止。　　大雪早停，但已滿城銀裹，三馬路兩旁的法國梧桐樹梢紛紛披掛雪花，寒風拂過，大街兩旁林木積得的雪團紛紛散落，化作片片雪花，在空中自由飄蕩，蔚為奇景。　　天上厚雲積壓，看中到的太陽沉往西天，天地逐漸昏沉。一面民軍五色旗從旅泰旅館頂上探出，夕陽下無比的氣焰囂張。　　上海街市已經改懸五色國旗，紅黃藍白黑橫道五聞系由軍政府制定頒發，以示合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組織共和之意。

# 第二百六十七章 如詩歲月（一）

　　夜色深沉，風雪浮動。　　武漢三鎮是寂靜的，但這不代表它毫無動靜。在夜幕的擁抱下，無數別有用心的人在黑暗掩護下做着見不得光的勾當，各種陰謀在這座城市上演。它們演出着沒有觀眾的獨幕劇，操縱這座城市的歷史卻在今天宣告結束。　　在劉園煙雨小樓裏面，李想辦公室門兒一響，卻是李想走了出來。李想穿的是普通的士兵的軍裝，軍服是粗布制的，連一個簡陋的裝飾也不綴，長褲的褲口全部折進誇張的長統靴子里�D�D尺寸正合他那拿破侖式的小個子。不甚寬闊的肩上披着一條栗色的風帽斗篷，風帽現在沒有戴上，戴着一頂大檐帽。李想一身遠行的裝束，是準備連夜下申江去。　　“留步吧。”李想注視着管家小妹。梅迪微微蹙起了秀眉，點點頭。　　李想轉過身去，擺擺手示意梅迪旁邊的馮小戥跟上。　　馮小戥大步跟上李想。他本以為李想至少也要休息一晚，卻沒想到他這麼快一夜都等不及。　　在轉過一個走廊拐角，準備繼續往樓梯下走的時候，李想道：“今兒耽擱你休息時間了。洋人那裡，最多可以堅挺幾天也鬆了下來。我看半月之內，就能收工。你只要強硬到底，有革命軍的槍炮做後盾，你放心大膽的全力爭取……關於接下來的建設漢口，還是以咱們自己以前做的五年計劃為藍本。還用多少事兒，一時也說不清楚，你看着辦。權利我全下放給你，但是做不好事我抽你板子。”　　馮小戥只是保持着無可挑剔的笑容，道：“大帥放心，不會給你機會的。關於德軍方面亦有私售清軍械彈之傳說，武昌、南京、上海輿論嘩然，且有抵制德貨之運動……資助段祺瑞軍火，以剿滅我革命軍，這件事情是朱爾典外交使團共同的決定，德國政府是極端否認的。”　　為此，駐滬德領事曾函各報申辯：本總領事據上海德國商務總會稟稱，現在各華報指摘德商，謠言甚多。謂為不守中立，專將軍火售與北京政府。故德國商會必須特行言明。蓋北京政府已於數年以來竭用全力組織陸軍，以期成一強盛之軍隊，以便防備外侵，是以向在華德商屢次購買軍火，為數甚伙，此人人皆知也。但德商經營此項生意，實系按照條約辦理。蓋一面得有價值，一面得有德商交納最好之軍火也。自武昌民軍興起以來，上海各德商實系格外嚴守中立，不意現有人造謠，謂德國洋行專將軍火售與北京政府，以便壓制民軍，則試問民軍現用軍火，果系由漢陽槍炮廠與江南製造局所制乎。並確有人以為在漢口官軍所用之大炮，系由西伯里亞鐵路裝運而來者。但此項炮火人人皆知確係數年前由政府向外洋訂購，早經運抵中國之物也。總之吾德人遠道來華，甚願與華人和平交易，所有民軍與北京政府系屬兩方面之事，與德商並無干涉。但我德人甚願中國成統一強盛之國，並出有偉人，將政治改良，俾全國人民得享安康之樂，此區區隱衷也。　　同時駐漢德國領事，照會武昌黎都督，要求查禁謠傳，文曰：照得外間有種反對德國之謠言，到處傳播，足使中國人民對於德國發生惡感。望貴都督出示曉諭，以免人民誤會。敝領事亦當竭力查禁造謠根據也。想貴都督必時接有反對德國及德人之報告。此種報告，以後尚必有繼續而至。此不獨報告，而武昌報紙上亦時有記載，報紙流行最廣，且易鼓動人心，故現在上海有戕害德商買辦之事。至於一二商家，或不免有營利私圖，然亦不得因此遂概指為全國。敝領事以報紙最有關係，務乞貴都督嚴飭報館，將此種謠傳申明更正，是所至禱。　　李想入駐漢口之後，德國公使哈豪孫公開的與英美唱起反調，公開聲稱：聞前日英政府正與駐華英使朱邇典商議運兵登岸一節，但歐西在華近日情形並未危險，似勿庸過慮。英美日三國協商，共出調停戰事，頗有是說。無論何時，德國政府以為，惟為各國計，此時總以嚴守中立為妥。　　在樓梯拐角處，李想轉過身來，把視線移到了馮小戥身上。李想的雙眼深藏在漆黑的濃眉之下，但馮小戥卻立刻感覺到了其中蘊含着的力量。他看到了某種東西在這雙如夜空深邃的眼睛中搖曳飄忽，一閃而過，強大，而又有些不受控制，有些危險。　　李大帥注視着馮小戥，一瞬間馮小戥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就像自己的全部學識和經驗已被這道目光所全盤吸收，然後馮小戥發現它們對他來說不比歷史中一顆塵埃微末。這個世界的一舉一動，好像都在李想掌握之中。這要站得多高，才能看得這麼遠？有時候，他都會覺得李想不像這個世界的人。　　片刻后，李想的視線從馮小戥身上移開，馮小戥立時感到了一陣輕鬆。　　德國政府的想法，李想或者可以了解一些。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崛起，德國沒有英美的反感，也沒有日俄的恐懼，可以這從希特樂政權和蔣光頭政權的合作看出來。　　“德國政府私售軍火給北洋軍的事情沒有必要追究，這明擺着是不會有結果的。”李想輕輕皺了一下眉頭，樓道上的燈光與他的臉交相輝映，滿是凝重的臉上忽然又漏出一絲微笑。不過，馮小戥可完全沒有因此覺得放鬆。　　李想微笑着繼續道：“漢口要發展，必須要西方世界引進人才，引進科技，購買軍火，但是英法美日這些列強肯定掐咱們的脖子。唯有德國，與咱們利益衝突最小，而且與英法也是勢不兩立的對頭。所以要引進科技人才，購買軍火，找德國是最好的選擇，不需要把關係搞僵。對於漢口的德商，多籠絡籠絡……”　　“大帥，一切遵照您的指示。”馮小戥向前傾了傾身體，佩服的五體投地。“美國新近崛起，大批的美國人也是在華努力尋找商機。我覺着這些新進的列強，都可以作為交好的對象……”　　“我給你決斷的權利，”李想打斷了他的話，“不需要事事向我請教――放心去做吧！”　　馮小戥緩緩的點了點頭，李想給與的全力越大，他負擔的責任也是越大，心頭能沒有壓力？　　“留步吧。”走到樓下，李想拍拍馮小戥肩膀，轉身瀟瀟洒灑的走出煙雨小樓。　　金鷹衛的三百猛士，整齊的在煙雨小樓前空場地裏面排成了幾列長橫隊。　　他們的軍裝制式已經改成真皮立領，這是李想親自設計，靈感來自當年看的電視劇《加里森敢死隊》里的那幫黨衛軍。　　從今以後，金鷹衛三百猛士就是他的蓋世太保。　　夜幕懷抱小樓前不大的廣場雪地上，猛士們的呼出白氣兒連成一片，都在看着門口，每個人都同一個心思等着，這是要陪着他們李大帥闖龍潭虎穴去！陪着李大帥一起為這個國家戰鬥、冒險，就是他們的驕傲與光榮！　　簡單而整肅的蓋世太保們，自然給李想帶來了一種肅殺的氣度，讓空氣似乎都拉緊了。李想滿意的點點頭，簡短而有力的說道：“出發！”　　――――――　　北京，錫拉衚衕。　　夜色擁抱着風雪，在這座華美的樓台與牆圍間舞動。往日如詩的歲月，留下的陰影，因這座宅邸今日主人的復起，而被所有人遺忘。　　一雙穿着長靴的腳踩過石磚的聲音打破了錫拉衚衕這片寂靜。袁宅的大門一聲吱亞，伴隨着古舊大門的尖銳聲響打開了一條縫，然後咯吱一聲全部打開，走出來這位軍官，穿着德國長靴，北洋軍服，正是回京不久的馮國璋。　　又聽見腳步聲響動，袁世凱已經笑容滿面地送馮國璋出來。　　馮國璋走下白色石磚台階，柔和的星光在白色雪地里映出一個人影，一匹馬。一襲紅色的斗篷披上馮國璋肩膀，斗篷在夜晚凜冽的寒風中鼓動。穿上斗篷后的馮國璋站在馬前沉默了一會，方道：“大人放心，禁衛軍的事，標下一定辦的漂漂亮亮，不讓大人操心。”　　袁世凱含笑點頭，馮國璋一躬而別。　　等到馮國璋的背影徹底消失在風雪迷離中，袁世凱的臉頓時就沉了下來，和掛了一層霜彷彿。筆直的腰背這時也忍不住略微佝僂下來一些兒，只是在那裡沉思着微微搖頭。　　從耳房那裡，袁克定悄悄的踱步走了過來，在袁世凱耳邊輕聲道：“父親大人，馮國璋靠得住嗎？我怎麼看他還是對朝廷有點不舍？聽說他對太后賞的那件皇馬掛視若珍寶！這樣的人，把禁衛軍交給他，不怕出事？”　　袁世凱一下轉身，大步的就朝籤押房走了回去，說話聲音又低又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呀，容人的氣度怎麼就養不出來？遲早會因此懷了大事。禁衛軍這事，北洋除了馮國璋，還有誰可以得用？馮國璋是聰明人，局勢如此，他不會不知道怎麼選邊站的。”

# 第二百六十八章 如詩歲月（二）

　　袁世凱向廊下走了兩步，沉吟而立，凝望着白雪裊裊而下，梅樹老乾，已經如同梨花盛開。　　在垣上村踏雪尋梅的如詩歲月，從他捲入京華煙雲之後邊不復存在。但是對於他這樣的梟雄，風花雪月與鼎之輕重相比，卻也沒有什麼好留戀的，轉身就走進了籤押房。　　袁世凱爬上熱炕，一手撫着頦下漆黑的短須，沉吟着好一會兒才說道：“你派人留意馮國璋動向，隨時向我報告。行動要隱秘，不要給馮國璋發現。”　　“是，我會盯死他，也會加倍小心謹慎。”袁克定知道事情的嚴重。在這件事情上，沒有任何的溫情可講。袁世凱並沒有表面哪有信任馮國璋。　　一對絕色姐妹花送茶進來，袁世凱舒展了一下身子，啜了一口茶坐下，苦笑一聲，道：“北洋有些人一時還轉不過這個彎，當屬正常。原想這個月底召開內閣會議，看來也只好往後推推……你那些情報連篇累牘，說的都是李瘋子的事，卻不知上海反對議和的風潮鬧得更凶。我這會子沒精神，你先講講，下頭都說些什麼？”　　“東郊民巷傳出風聲，”袁克定知道老父雖然現在不看關於李瘋子的情報，睡覺之前依舊要一字不漏地細閱關於李瘋子的一切情報，不如現在跟他說說，“要聯合出兵鎮壓反帝風潮……”　　袁世凱抬眼看着這個不成熟的兒子，冷笑道：“虛張聲勢而已……”　　袁克定一臉不敢相信的神色，道：“虛張聲勢？英吉利，法蘭西那些列強，就眼看着漢口五塊租界被李瘋子收回都是不管？”　　袁世凱對於世界格局還是有點了解，自然看穿東郊民巷的意圖，只能苦笑：“洋人要想還拿回漢口租界，你認為派個交涉大臣就可以拿回來？李瘋子要是被洋人嚇唬住，就不會是李瘋子了。洋人虛張聲勢的架勢，不是為了嚇唬李瘋子，只是為了嚇唬那些蠢蠢欲動，想學李瘋子的人，不讓漢口事件擴大到上海，擴大到全中國……”　　袁克定跌足長嘆，道：“李瘋子進漢口的時候獻捷耀威，真把洋人嚇唬住了？這一口氣他們也能咽得下！李瘋子這回算是在漢口站住了腳。”　　父子兩人對望一眼，都是苦笑。　　袁世凱一指敲擊着桌子，道：“李瘋子現在壓是壓不住了，但是也不會對咱們的大計有多少影響，關鍵還是要看上海方面。”　　關於上海的情報，袁克定也在收集，廖宇春把到上海之後立刻就給他派來一封電報。他遲疑了一下，組織一下他了解的情報，笑道：“自議和大臣抵滬以後，民黨言論，頗持強硬，兒子以為和議萬不可恃，非接續準備戰鬥進行方法不可……南方持議異常激烈，其原因甚複雜，廖宇春曾茲擇其最重要者臚列如下：其一、黨人激於義憤，流血獨多，拋擲頭顱，犧牲財產，無非為共和代價，以謀同胞無窮幸福，倘功虧一簣，決不甘心。此議，以李想為代表。其二、前日上海黨人，追悼革命先烈，蒞會者不下萬人，有女子軍事團，捧誦誄詞，聲淚俱下。士女演說，莫不痛憾父親大人的內閣以漢殺漢，此次議和，務先杜絕君主，誓達共和目的，以慰諸先烈在天之靈。人心感動，勢力為之一振。又廣東北伐隊三千人，抵滬之後，主張激烈，氣焰甚熾。其三、黨人均言父親大人的內閣此次一面倡言議和，一面進攻秦、晉。且指民軍為土匪，進兵皖北，為遠交近攻之計，其居心險詐，決無誠心，各報紙鼓吹尤烈。是以民黨倡言於眾曰，吾寧亡國亡種，絕對不認君主政體，有背此主義者，吾黨當以頸血濺之。以致與議各員，心常惴惴……”　　“克定，”袁世凱問道，“廖君宇春是你薦的，這條線把握好能有大作為。他們有沒有訪問南下和議隨員，交換意見？”　　“廖君孔君夏君三人至滬上，日遍訪北來諸隨員，均不遇，僅晤唐君寶鍔，暢敘良久。”明珠搓着手，字斟句酌地說道，“據云，唐先生此行殊無效果，其餘隨員等雖參与其間，幾如仗馬寒蟬，一鳴即斥，且有性命之憂，惟有噤不發聲，尚堪自保。廖君叩以最後之讓步如何？唐雲：當先將民軍所要求者，電達政府。至如何讓步，除唐使外，恐無一人知者。廖君向詢劉君浩春即前赴武昌勸降者寓所，知在法界名利棧，興辭后即驅車訪之。而劉君適出，未獲謀面，悵然而返。復持第一軍曾雲沛君介紹函訪嚴幾道先生，亦未遇。”　　袁世凱邊聽邊想，目光炯炯地看着窗格子，半晌，粗重地嘆息了一聲，說道：“少川已經當先將民軍所要求者，電達內閣。至如何讓步，我還在考慮，至少現在要召開內閣會議討論，還早了一點。因為北洋內部，還不能一心。”說罷起身踱至窗前，手攀着窗格子望着外頭深邃天空的點點星光，喃喃說道，“昨日午後二時，伍總代表偕參議等，與少川晤面，互閱憑照畢，伍總代表首先提議，請少川電致內閣，自十九日起在停戰期內，各省均應一律休兵，不得再行進攻，俟複電承諾，再作正式之討論。少川允之。伍亦允電告武昌、山、陝各處民軍，嚴守信約。先是各省代表，曾在武昌預期集議，對於議和大臣最要條件，其目有四：一、清帝遜位。二、建立共和政體。三、允給清帝歲俸。四、漢旗實行平等。當經少川電致內閣，請其裁答，並聲明系屬極端要求，礙難更改。內閣旋即電，俟斟酌妥洽，即日作復。”　　有袁世凱的補充，袁克定也就上海發生的事情脈絡理清楚了，他自然知道內閣要斟酌妥洽，完全對於二三兩款，極為躊躇，非常不滿。　　袁克定心裏想，嘴上卻說：“南方連日各省都督，及軍政分府紛紛電致伍總代表，略謂民國創建，群情激烈，誓達共和目的，倘清使不能承認，當以武力解決，請即毋庸開議，眾志已堅，斷不容留君主餘孽，以作第二次革命之資料，而令同胞再相殘殺也。其餘措詞，大同小異。”　　“共和不是問題，我只關心黃大膽說的虛大總統之位以待吾反正，南方有多少人同意？”袁世凱胖胖的身子蜷縮了一下，袁克定甚至能聽到老父體內骨頭鬆動的聲音。“我會使內閣去電審飭各省一律停戰。惟民軍必須遵約，務望切實宣告，以免衝突。”　　“除了李瘋子，還沒有誰敢來主動招惹咱們北洋軍。”袁克定搖搖頭，只要一念起李瘋子，就會感覺空氣中會突然感到一陣寒冷，又或是一陣莫名的氣流變化，好像門窗忽然被打開似的。不過他又想起另一件事。“民黨雖然揚言曰，停戰期限，瞬將屆滿，倘共和政體，有解決之希望，尚可展期從容商酌，否則仍當訴諸兵力。統觀以上情形，唐大臣已陷於困難之危境。萬一和議決裂，則前途定不堪設想。安危之機，間不容發。”　　袁世凱目光幽幽地閃爍着，說道：“和議不會決裂……”　　袁克定心中已經無底，他心裏忐忑不安，湊近老父問道：“為何？”　　“他們訴諸兵力的揚言，不過是為了要挾乃父罷了，”袁世凱似乎有點心緒不寧，遇到難以決斷的事情，“這點把戲，我們不也是在耍？”　　袁克定目光霍地一跳，說道：“南方黨人也夠奸詐。但是當此稍縱即逝之際……”他突然顫慄了一下，沒再說話，獃獃地望着搖曳的燭光出神。　　“稍縱即逝……稍縱即逝？”袁世凱咀嚼著兒子的話，臉色變得又青又白。所謂“稍縱即逝”就是就是說這個和議越拖越不利的是自己。他尋思着怎麼才能把握這個“稍縱即逝”，惜陰堂的趙鳳昌？他現在做的中間人，偏的太離譜，就會失去當前的超然地位，被南方黨人懷疑，而防備。狀元公張騫？本來是個合適人選，不過他代表的是南方黨人，不可能大張旗鼓幫他去遊說南方民黨回到談判座。王精衛？雖然在南方民黨威望素著，可是並不是對他言聽計從。此人若肯動動嘴皮子，遊說南方民黨，那是千妥萬當……想了半響，袁世凱突然一拍椅背，失聲笑道：“我怎麼忘了你舉薦的廖君與夏君，孔君三人。你立刻與他們密計，當此稍縱即逝之際，全是為國為民，不得不行最後之手續。決定使他們以個人名義，疏通兩方主要人物，而求適當之解決。成敗利鈍，一聽諸天。”　　“妙！”袁克定一擊掌，佩服的老父五體投地的笑道，“我即刻讓廖君與夏君造訪民軍機關部，當可以由南京先鋒隊聯隊長朱君葆誠介紹，必能得晤蘇軍總參謀顧君忠琛，及元帥府秘書官俞君仲還等十餘人。訂開秘密議會於奧室，只需要一併表明其等此次南來，實因大局摧殘，恐有復亡之慘，爰以個人名義，為同胞請命。其宗旨在疏通南北感情，以求平和解決，南方同志諸君，素以利國福民為務，諒邀贊成！”

# 第二百六十九章 如詩歲月（三）

　　一陣寒風，這股冰冷的空氣似乎來自西伯利亞，好冷！　　一片白色平原，一片又深又厚的雪地，一片片鵝毛大雪飛旋着飄下。　　李想站在順流東去的兵輪甲板上，雙手按着冰冷的欄杆，環顧周圍，呼出的白氣翻滾着消失。右邊是一片樹林，暴風雪已經把那裡埋得差不多了。左側的遠方是一座閃耀着白亮色的山峰，幾個細小的黑點在白色中移動，那不是鷹就是隼，在巨型的雪山上，它們顯得如此渺小。偶爾還能見到平原上被埋在雪地里的鴟吻、房頂。這個時代的氣候，比起一百年後寒冷許多。　　在他面前是滾滾長江，在如詩歲月中承載了一個民族的歷史。　　“宋缺，”李想的嘴唇緊緊繃著，眯縫着眼遙望眼下滔滔的長江，良久才道，“你最近也開始讀書了，關於這條河的詩篇你背的出幾首？”　　宋缺額頭突然冒出冷汗，他做了個深呼吸，說道：“大帥……我看的書是《水滸傳》啊！”　　“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男不讀紅樓，女不讀西廂。”李想言下不勝感慨，又使呂中秋琢磨不透。　　“大帥，對不起，”宋缺為自己的不上進充滿歉意，“我會少看這些雜書……”　　李想抬起手示意宋缺別說了，他停了一會，長長地呼出一口氣，道：“好罷，我不是反對你看小說，這也是增長知識的一個途徑。但你的問題是暴露了你對詩詞文學的無知，卻還有閑功夫去看水滸，你這種對詩詞文學的無知令我無法容忍。我有必要了解下你的相關知識……要知道江南名下士多如過江之鯽，要是他們看到我的蓋世太保全是一幫文盲，我真是丟不起這個人。”　　宋缺恍然大悟，李大帥平時最愛裝酸扮文人摸樣，念幾句歪詩，原來這回還打算帶着他們赤膊上陣和江南名下士較較勁。　　李想依然盯着宋缺，但他的嘴角已微微上翹。宋缺認識到李大帥的脾氣過去了，心中的石頭也落了地，他道：“大帥，你就寫首詩，譜個曲，我們到了上海給你四處傳唱，保證不墜你威名。”　　“這？再等會吧，”李想眼前一亮，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又特有詩人氣質的以四十五度仰望天空，“寫詩講究的是個靈感，不是想寫就寫得出來的……好了，我們去找呂中秋，我要聽聽他對上海的格局掌握多少？一宿過去，不知道暈船好了點沒有……”　　最後眺望一眼長江浪濤，河風卷着雪花吹來，李想的斗篷撩起老高。李想搓着冰冷的雙手，帶着宋缺走進船倉。　　“今年四月廿七日，廣州起義失敗，但影響於全世界及海外華僑實非常之大，”有點暈船的呂中秋一臉蒼白地在船艙裏面，很盡職的和李想解說著上海光復前後的局勢。“不久，宋教仁、譚人鳳等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會總部，決定在長江流域繼續發難，以期再接再厲奪取革命勝利。不久之後就是武昌新軍第八鎮革命同志，由大帥帶頭髮難后全鎮起義，頭脅迫第八鎮統制黎元洪參加。消息傳到上海，大大鼓舞了革命黨人的鬥志，決心組織起義，響應武昌……”　　呂中秋的腦海浮現起他們當時在武昌八鎮司令部和總督衙門，與張彪帶領的清軍戰鬥的場景。　　呂中秋接掌中統之後，當真稱得上是盡職儘力，搜羅的情報也是細緻入微。但是李想還是聽得有點無趣，卻也還是一臉認真的聽着。關於辛亥革命地事情，華人世界研究的書籍資料，在他那個年代不知道有多少，呂中秋這个中統特務頭子，估計還真地不如他了解全面。但是，其中許多歷史陰暗處的細節，卻不是公開出版物會記載的東西，或者早已經歪曲了歷史的本來面目。這些細微的地方不去了解清楚，妄想捲入這個泥潭，陷進去死人的。　　“那都是武昌舉義前的事，”李想說。“武昌舉義之後，譚人鳳從上海趕到了湘鄂，宋教仁則留在上海，策劃江蘇、浙江、上海的武裝起義，西元歷十月二十三日黃興也回到了上海。不久之後，黃興與宋教仁一起來到武昌。我想知道的是，在黃興與宋教仁在來武昌之前，他們在上海都做了什麼？”　　呂中秋做了個深呼吸，組織一下句子，道：“南京革命黨人，鑒於無法與武昌取得聯繫，情況不明，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還存在着觀望態度，一時無法行動。”　　“投機革命者不把風色看老是不會行動的，”李想說。“所以連個北伐都是這麼的困難，這些人根本就沒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話說回來，武昌光復，我立刻電告全國，或許小老百姓不知道，但是南京的兩江總督張人駿會不知道？”　　呂中秋點點頭，他小心翼翼地選擇詞句，道：“駐在南京的兩江總督張人駿已懷疑第九鎮內潛伏有革命黨人，恐將隨第八鎮相繼異動，防範甚嚴。因此命令第九鎮撤出南京城，遷往離城六十里的秣陵關駐屯，同時扣發槍炮子彈，以致引起第九鎮各標軍官疑慮不安。”　　“這跟當初武昌的局勢一樣，不過沒有一個有擔當的人來領導，一樣很難起事。以徐紹禎表現的觀望態度，他需要一些人去武昌幫助他了解局勢，才好做決斷，是嗎？”李想冷淡地說。他是怎麼知道這些的？呂中秋嚇了一跳。李想看着被嚇到的呂中秋，笑道：“這隻是個猜測。不過，徐紹禎好像沒有派人去武昌。”　　“派了人！”呂中秋肯定的說道，“徐紹楨為此連日召開會議，討論移師秣陵關還是駐守原地不動，革命派軍官極力說服徐紹楨移師秣陵關，伺機起義。議定之後，徐紹楨就命令步兵卅五標第三營管帶林述慶等開往鎮江待命，同時指派革命派軍官李顯謨代表第九鎮赴武昌去聯絡黎元洪，準備在長江下游響應革命，支援武昌起義。”　　“我怎麼不記得這個李顯謨來過武昌？”李想問道。　　呂中秋道：“南京是江南要鎮，清廷駐有重兵。武昌起義后，駐軍張勳部隊派遣密探在車站、輪埠搜捕革命黨人，李英石不得不轉道上海，而後準備潛往武昌……”　　“那是被同盟會留下了吧？”李想緩緩念出這些字，就像看穿了同盟會上下人等的心肝脾肺腎。　　“又被大帥說中了。”呂中秋說，“他到上海后，與同盟會老同志黃興、宋教仁、陳其美、楊譜笙等四人會面，將銜命赴鄂聯絡的密謀彙報，黃興等都不以為然，希望第九鎮參加中部同盟會總部，共同謀取建立南方軍事根據地，以影響全國。李英石將同盟會的建議密電徐紹楨請示，得徐同意，就留在上海參加中部同盟會總部的活動，擔任革命起義的軍事組織人。後來南京第九鎮起義，得到上海的緊密合作，即種因於此。”　　李想撫着他下巴上新長出的唏噓的鬍渣子，沉默了一會，然後說：“不得不承認同盟會忽悠人――咳！宣傳的工作非常出色？”　　同盟會在上海的宣傳工作很出色。自一九○五年起，出版了九十三期《民呼報》，宣傳反清革命，被上海道署封閉，嗣將呼字去掉兩點，改名《民吁報》，出至四十二期，又被上海道署照會租界會審公廨查封。一時讀者騷動，街頭巷尾，到處貼出反抗當局無理措施的匿名揭貼。時隔年余，中部同盟會宋教仁、邵力子、於右任等再接再厲，創辦了《民立報》，表示立定腳跟，為民喉舌，繼續呼籲。此報言論警辟，讀者刮目，日銷二萬餘份，從此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不久之後，就是大帥知道的，中部同盟會負責人黃興、宋教仁赴鄂督師，總部事務由陳英士負責。”　　之後漢口發生的那件事情，一直是李想的心結，也是漢口革命軍的心結。看到李想臭臭的樣子，呂中秋趕緊轉移話題，“陳英士曾至杭州鼓動革命黨人起義，杭州方面則以上海不動，杭州無險可守，不願貿然舉事。又派柏文蔚至南京聯絡革命黨人，發動第九鎮率先起義，但第九鎮以該鎮已見疑於總督張人駿，被迫退出南京城，加之彈藥不足，缺乏後援，起義實有困難，只能待時而動，期望上海首先發動。”　　李想眉飛輕挑，笑道：“整個東南，矚目的還是上海！”　　呂中秋點點頭，道：“其時李平書是負責上海地方自治的自治公所總董，也是上海商團公會會長，又是江南機器製造局的提調（負責購料、訂約等事），在社會上頗有聲望。他所領導的上海商團，成員大都是志願義務參加的青壯年，受革命思潮影響，具有愛國熱情。他們來自不同階層，有工廠工人，有學生和工商企業職工，也有少數工商界上層人物，社會關係涉及面廣，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同時他們都已受過一段時間的軍事訓練，還擁有一部分武器。起初，這支隊伍被上海道台劉燕翼（襄蓀）緊緊掌握，作為協助政府鞏固地方政權、維持治安的工具，後來，經過同盟會爭取轉到革命方面，成為上海光復中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　　“如此說來，這時上海準備起義的革命組織已經有了三個集團，”李想掰着指頭說道，“中部同盟會總部、光復會上海支部和商團公會。”　　“前兩者是屬於革命性質的政治集團，後者是得到市民群眾擁護的地方實力派！”呂中秋細緻的調查過三個集團的事物，非常肯定的說道，“中部同盟會總部成立后，就很注意商團公會，吸收其中的上層人士恭弘=叶 恭弘惠鈞和沈縵云為會員，他們都是自治公所的議員，在自治公所得以相機行事。陳英士就通過這樣的關係和李平書取得了聯繫，但是自治公所的議員們大都認為他們和商團的責任是保護地方人民的利益，同時不了解陳英士的歷史，因此對革命抱着既不反對又不信任的消極態度，經過多次協商，議員們才同意今後彼此隨時協商，互相尊重，避免產生矛盾。”

# 第二百七十章 乘風破浪

　　李想在椅子上換了一個坐姿，沉思道：“商團對革命抱着既不反對又不信任的消極態度，是因為還沒有看清局勢。”　　李想還是不舒服的挪了挪身體，乾脆換了個舒服的姿勢頭朝天躺在了椅子上，恰好這椅子是僅有的幾張還有個完整靠墊的。　　呂中秋突然很想告訴李想他聽說關於惜陰堂的傳說，那個關於趙鳳昌和張騫的傳說，但他還是忍住了，這些都只是風傳，他沒有任何證據。　　“隨着我們在湖北的兩次大捷，革命形勢的發展，使他們感覺到風暴快要到臨，一些主要人物每夜在南市救火聯合會秘密開會，商量應付時局變化的方針和措施，在這些會議上還是主張不流血革命的保守勢力比較占上風。”　　李想臉上浮現出溫和會意諷刺的笑容，道：“意料之中。你可以在很多光復省份看到這樣一群人，典型的革命投機者。”　　“不可否認。但是也有真的革命者。”呂中秋乘機說：“李英石早年在日本留學時，已深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響，極力擁護武裝起義，於是接受中部同盟會的建議，以宗族和世交關係爭取到李平書和大多數議員參加武裝起義，李英石是李平書的族侄，與大多數議員是世交。他和剛從歐洲歸國響應革命的同盟會會員鈕永建都去參加自治公所每晚召開的秘密會議，向議員們詳細介紹同盟會的革命主張和陳英士的歷史。於是以李平書為首的議員們和商團負責人等決心投入革命起義行動，並決定了上海視南京舉動而定進止的方針。”　　“是嗎？”李想微笑，問道，“此後，中部同盟會總部、光復會上海支部和李英石等相互配合了？”　　“中部同盟會總部、光復會上海支部和李英石等相互配合，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組織活動。”呂中秋聳了聳眉頭，“首先，通過留日軍事學生組織的軍國民，聯合會，動員回國的日本士官學校學生參加起義，其中主要成員有潘印佛、李愍、劉基炎等，歸國學生蔣志清（蔣光頭）亦是其中之一，後任滬軍標統。其次，光復會上海支部負責人李燮和接受共同商定的行動計劃，爭取到駐在寶山縣境吳淞和閘北清廷軍警中的湘籍官兵參加起義。再次，按照當時革命軍事力量的實際情況，爭取上海商團起義，是上海光復能否成功的關鍵。”　　李想點頭，呂中秋繼續說道，“起初，上海各業商團之間組織渙散，各自為政，加之人事複雜，派系成見較深，不能團結一致，通過李平書斡旋說服，統一了幹部思想，終於在十一月一日，辛亥舊曆九月十一日，上午，由商團公會集合所屬二十三個商團團員二千餘人，在城內九畝地操場舉行大檢閱典禮，請李英石擔任檢閱官，經他即席闡述軍事觀點和介紹經驗后，大家都很欽服，於是各業商團推舉李英石為上海商團總司令，統一負責指揮教練。上海商團通過這次大檢閱，大大鞏固了本身的組織，鼓舞了革命志士的鬥志。為了掩護起義的意圖，對外的公開說法是，上海商團為了更好地保護地方治安，邀請第九鎮軍官來滬加強商團訓練。”　　李想只能點頭，道：“這樣蹩腳的借口虧他們想得出來，而且滿清的官員也相信。”　　“當時上海的滿清官員，完全是鴕鳥心態，裝作看不見呢。”呂中秋冷笑道：“當時商團總司令部下轄六個司令：滬學會商團，穆恕再為司令；商余學會商團，郁懷智為司令；滬西士商商團，吳懷疚為司令；商業體操會商團，名義上由李平書為司令，李指定朱少沂代理司令；商業補習會商團，蘇本炎為司令，蘇指定何人代理司令已忘；閘北商團，錢貴山為司令，後由尹村夫繼任。各個商團司令負責率領本單位團員的操練和指揮，所以當時南市、滬西、閘北同時存在六個商團司令，以後商團總司令的作戰命令都交給這六個司令轉達執行，指揮比較靈活。那時李英石雖任商團總司令，但對起義清軍發布命令則用‘民軍代表’名義。舊曆九月十三日下午攻打上海城廂的商團有滬學會、商體和滬西三個單位；跟隨楊譜笙去攻打製造局的有商余和商補兩個單位。夜間圍攻製造局時，滬學會的穆恕再，商余的郁懷智、滬西的吳懷疚和商補的司令都到場，率領本單位團員接受總司令指揮，分段進攻。李平書負責的商業體操會商團和委託的代理司令朱少沂以及參謀高一謀等則留守在毛家弄商團總司令部擔任警戒聯絡。”　　“他們比起咱們倉促的計劃嚴密多了。”李想不是滋味的說道。　　“肯定的，”呂中秋說的太快，沒有注意李想的臉色，“李英石在攻打製造局時，除在現場直接指揮作戰部隊外，還和閘北及其他各地區的商團聯絡，下達命令，都由馬兵通知商團總司令部參謀高一謀再用電話或派馬兵轉知各處。那時各商團中只有滬西商團有馬隊，攻打城廂時，他們擔任通訊聯絡，攻打製造局時，他們騎馬跟在李英石後面，隨時傳達命令、偵察戰況。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日，舊曆九月十一日，晚上，在自治公所召開秘密會議時，中部同盟會決定推翻上海視南京舉動而定進止的前議，爭取主要議員和商團負責人同意上海首先發難的新決策。為此曾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參加會議的同盟會員鈕永建、恭弘=叶 恭弘增銘等帶頭擁護‘上海先動，蘇杭響應’的提議，但是一部分議員還很猶豫，副議長吳懷疚認為上海兵備道在松江有左營衙門，在蘇州有右營衙門，如果上海首先起義后，松、蘇兩地清軍可能迅速到滬增援，阻力很大。鈕永建當即起立說：‘蘇州混成協統劉之浩已贊同起義，我即刻到松江去響應，切斷清廷援軍’。鈕永建發動松江起義勝利后，曾任松江軍政部長。於是多數通過上海首先發動，蘇州、杭州繼起響應，隨即進攻南京的決議。十一月二日晚上，自治公所召開秘密會議時，中部同盟會陳英士、楊譜笙、高子白等均參加會議。這時武昌戰況不利……”　　“黃興在孝感吃了大敗仗！”李想皺起眉頭。　　“是！”呂中秋輕嘆了口氣。“漢陽已有失守訊，上海發動起義已刻不容緩，因此獲得與會者多數同意，決定第二天下午四時在上海南市和寶山、閘北同時發動，並推定李英石為軍事行動指揮官，組織和指揮軍事行動。這時中部同盟會總部和光復會上海支部，在軍事行動上已決定攜手合作，採取一致行動。在整個戰鬥部署上分成三個方面：閘北以巡警總局為目標，城廂以蘇松太滬兵備道署為目標，城南以江南機器製造局為目標。在兵力布置上，閘北以巡警總署起義警察為主，商團配合行動；南市城廂內外以商團為主，起義警察為輔；對江南製造局的進攻，以陳英士組織的敢死隊為主，商團及製造局內部起義清軍為輔。那時光復會上海支部已在閘北策動巡警總局騎巡隊官陳漢卿響應起義，在吳淞已策動巡警局巡官黃漢湘響應起義。另外，閘北會黨領袖李征五也組織了敢死隊響應起義。南市警務長穆恕再也同意率領城廂內外警察響應起義。總的說來，上海起義前的形勢是有利的，組織武裝力量、瓦解敵軍和整個戰鬥部署相當完善了，進行得也比較順利的。”　　“上海光復前清軍的分佈？”李想探詢的眼光投向呂中秋。　　“上海光復前駐守在吳淞和上海黃浦江兩岸的清廷軍警，”呂中秋說道，“總計駐淞滬一帶清廷軍警官兵共一萬餘人，起義后均參加革命軍，僅綠營親兵潰敗后逃竄太湖，未投降，流為匪。”　　李想搖頭道：“上海光復前的運動，着重在做宣傳鼓動工作，能夠忽悠軍警參加革命，很正常。秘密機關都設在租界內，武裝力量卻都集中在華界的商團組織里，不幹同盟會什麼事，就是個隱患。”　　“嗯嗯嗯，”呂中秋再一次，他對李大帥肅然起敬。“革命意志不堅定，以至於現在北伐拖拖拉拉。”　　“我會好好鼓動他們，一起將革命進行到底。”此刻，李想的心思早就飛到了上海。　　一路血戰，在漢口已經站穩腳步。但是，他的崛起還是太快，在那些老革命，地方實力派眼裡，他就是個暴發戶，他根基不穩的缺陷就更明顯。局面都是要靠實力支撐。除了兵之外，還要有自己的產業支撐軍隊，這也是他為什麼這麼急着收復租界的原因。　　如果讓袁世凱掌權，不止辛亥革命半途而廢，他在湖北也將有大麻煩。袁世凱收拾了同盟會，騰出手肯定要拔他這顆眼中釘。　　李想站起來，推門就走出船艙，呂中秋看見他舉動，也顧不得還在暈船，只有無奈的跟在後面。　　悠悠長江，滾滾東流，萬頃波濤，乘風破浪。　　李想跑到船頭，伸長了脖子，狂吼一聲：“上海灘！我來了！”

# 第二百七十一章 會有時（一）

　　長江奔騰淌流穿過千萬重山，在落日的餘暉下更是氣象萬千。　　李想正眯眼瞧着前方。一艘巨大的鐵甲船，破開巨浪，逆流猛進，衝著他洶湧而來。這樣的龐然大物，並不適合在內河作戰，即使是長江這樣寬闊水量豐富的大河。　　李想只看了一眼就認出來，這是清末“海”字號巡洋艦，但也不會大名鼎鼎的海圻艦。四“海”之中海圻最大，有四千三百餘噸，英國船廠製造，有二十一生的大炮，比起眼前的鐵甲艦大了一倍。至於是海容、海琛、海籌三隻姊妹艦的哪一隻，李想就分不出來了。　　眼前這隻雖然比不上海圻巡洋巨艦，但是比他們乘坐的這艘原長江艦隊的“楚”字號炮艦，單說是日本船廠製造的就夠掉分的，人家四“海”可是歐洲進口。而這艘楚觀艦其形狀類似大型裝甲艦，年代也絕對夠老氣，樣子也絕對夠土冒，實戰也絕對夠蹩腳，噸位也絕對夠小氣（才七百噸）。相比眼前這二千九百餘噸的“海”字號巡洋艦，楚觀艦的處境犹如李想站在小巨人姚明面前。拼出身，其餘“海”字三姐妹全是德國船廠製造。不止賣相霸氣，而且有十五生的大炮，射程極遠，火力甚強。　　李想的船正朝“小巨人”迎去。　　在充沛的陽光下，只見對方甲板上站了數十人，人人好奇的打量楚觀艦，又有人來回奔走。　　巨艦上飄揚着青天白日的國民臨時政府海軍旗幟，破浪前行的聲勢洶洶。　　兩邊軍艦都在拚命的打着旗語，李想也看不懂，回頭詢問似的看了一眼已經登上楚觀艦橋的鄭禮慶、朱孝先正副兩為艦長。　　兩人原是長江艦隊的軍官，清軍派遣薩鎮冰親率軍艦前往武漢，準備配合馮國璋海陸夾攻，兩人同情革命，隨艦隊到了漢口之後立刻投入黎元洪那方面去了。李想到了漢口之後，也不知是不是在漢口耀威獻捷的王霸之氣散發的太過猛烈，這兩個傻傻的熱血青年立刻對他納頭便拜，直呼“我等追隨大帥，將革命進行到底！”送上門來的人才，李想自然笑納。不過李想還是不滿足，他手下只有七百噸的楚觀，離他海洋強國的夢想太遠。　　李想微微眯着眼打量一下緩緩減速的“海”字號巡洋巨艦，是不是應該上對面去忽悠一番，看能不能把這艘“海”字號巡洋巨艦拖到漢口去。　　李想正打着鬼主意，朱孝先已經從艦橋上走了下來，在李想面前行個標準的軍禮，說道：“報告大帥。對面是海軍的海容艦，海軍臨時總司令湯薌茗將軍和海容號艦長杜錫��將軍邀請大帥登艦敘個話兒。”　　朱孝先和甲板上的革命軍士兵都用一種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他和湯家的那點瓜葛，全天下人誰不知道？　　雖然剛剛李想還想登上海容宣傳他的革命思想，順便看能不能把海容收為己有，但是聽說湯約宛的叔叔湯薌茗也在，李想有點猶豫了。　　雖然有着湯約宛這個絕妙紐帶，要想收服海容，或者與海軍建立某種默契，有着非常大的可能性。但是，湖南人都知道，湯薌茗不是個好人，有着緊次於張毒（湖南話張督的諧音）張敬堯的邪惡軍閥名聲，他有點不敢粘這個人的邊。　　“放艘小艇下水，我現在就過去。”李想最後還是無法抵禦海容給他的巨大魅惑。　　兩艘軍艦上的水兵一陣忙碌，李想帶着宋缺和朱孝先登上海容的甲板。　　朱孝先朝着海容艦長，他的老上司杜錫��施個軍禮道，然後把李大帥介紹給他認識。　　“李大帥威名，如雷灌耳！”杜錫��伸出手，臉上微微一笑，帶點洋派的紳商風度，特別在是一身雪白的新式海軍艦長服襯托下。　　李想還沒有從這艘巨艦帶給他的震撼中回過神來，中國近代史一直提不上檯面的海軍也曾有過這樣的巨艦，而且還是四艘之多！如果再添幾艘“海”字號巨艦，來日是否可以與日本海軍一戰？　　“大帥……”看着傻乎乎發獃的李想，宋缺在身後悄悄捅他一下。　　“嘿……”李想尷尬地伸出手和杜錫��拉拉，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為了中國海軍的未來，一定要把你們拿下！李想陰暗的心想。　　“是不是非常壯觀？”杜錫��高大的身子站在了李想面前，完全擋住了李想的巨大視線。看到剛剛李想這個鄉巴佬登上海容時被震撼的傻逼樣子，海容上許多水兵都發出無聲的，理解的笑意。不過這個傻傻的鄉巴佬李大帥真是年輕的過分啊！　　“第一次登上海容的人，都會感覺到震撼，我清楚的記得我當時激動的心情。中國要是多有幾艘這樣的巨艦，便可禦敵於國門之外……”杜錫��解說時有一種懷念的味道，想起了不可能回去的青春華年。　　“英雄所見略同！”杜錫��魁梧身材不要讓李想也會敢到自慚形穢的，李想用力挺起胸膛，這樣顯得稍稍高大一點。“但是，如清政府這樣無能的政府，即使擁有強大的海洋艦隊，也不可能禦敵於國門之外吧。不然，也不會有甲午戰爭的慘敗！”　　剛剛滿船驕傲的氣勢也弱了下來，李想點到了他們的痛處，這是一篇關於中國海軍的血淚歷史。　　杜錫��熱情的臉色變了，變得如同今天的天氣一樣，他冷冷瞪了李想好一會，忽然搖頭嘆道：“如果不是看在你收復漢口租界，揚我中華國威，我現在就趕你下船！――現在我想問的是，我們的民族英雄李大帥，是準備去南京還是上海？”　　“不敢正視這段歷史？”李想搖搖頭，語調淡淡地道：“你的消息真靈通――去上海。”　　“這裏沒有一個水兵忘記這個國恥！”杜錫��忍不住狂吼一聲，立刻覺得很掉自己英國紳士派頭，真不知道自己看到這個年輕的過分的李大帥控制不住脾氣，揮揮手，沒好氣的道：“除非又聾又盲，才會不知道。在今早《人民日報》新聞，漢口軍政府正式收回漢口英、德、日、俄、美五國租界，改為中國的市政特別區，由四名華人和三名英人組成管理委員會，主席委員為華人，按照漢口軍政府頒布的新市政局章程進行管理。蒂里特奉命將一備忘錄及附件七款送交漢口軍政府。這是我中華自道光以後，對列強交涉取得從未有過的巨大勝利。但是如此必將被歷史銘刻的盛事，報紙上卻沒有看得一力湊成盛事的李大帥，我們就不免納悶，聽說漢口下來一條軍艦，我們想，李大帥會不會在這條船上？”　　李想和宋缺，朱孝先三人聽得面面相覷，暗忖那豈非他們去上海已經是天下皆知？　　杜錫��既然確定他們是去上海，立刻下令道：“掉頭回航！回上海！”　　站在艦橋的副艦長忙發出命令，海容的水兵們立即忙碌起來，同時通過旗語把情況告訴楚觀艦。　　杜錫��對李想發出邀請道：“李大帥，請賞面進內用點酒菜好嗎？”　　“榮幸之極。”李想扶了扶並沒有歪的大檐帽，好歹自己也是大軍閥了，但是這身追求低調的小兵裝束站在杜錫��身邊，像是他的警衛員，這讓李想有點不爽。　　“請問，李大帥去上海有何貴幹？”海容的艦長杜錫��帶他去餐廳的路上看似隨便的問道，對李想這身樸素的小兵裝束，似乎一點也不感冒。　　“參加正在上海舉行的南北議和。”李想毫不避諱的說道。　　“南北議和？”杜錫��不自覺的停下腳步，瞪着大眼睛，目光複雜的俯視着他：這個李大帥難道真是君子坦蕩蕩……　　“唐紹儀率領的滿廷北方議和使團不是有去上海嗎？聽是已經開始議會，你們難道沒聽過嗎？”李想裝作很好奇。　　“有！聽說第一次談砸了……”杜錫��摸摸自己的鼻子，繼續朝前走，咧嘴笑了：“不過居我所知，無論是北方使團，還是南方使團，對談判把持的很隱秘，不容別人插手。李大帥，說句不客氣的話，你在上海不受歡迎，特別是不受洋鬼子的歡迎。你在上海，只怕會處處碰壁。最關鍵的是，南北和議的真正地點是惜陰堂，關鍵人物是趙鳳昌趙老頭。惜陰堂不是誰都可以隨便進去的，所以，和議也不是誰都可以隨便插手的。”　　“惜陰堂！”李想的肺里一下被冰冷地空氣灌滿了，他看到杜錫��別有用心的眼神，好像勾起了他某些記憶。　　“聽過？”杜錫��對李想的博聞有點吃驚。　　“張南皮的狗頭軍師，號稱當世諸葛，東南地方立憲派領頭人物？”李想壓低了聲音問道。　　“就是他，他年輕的時候是在張之洞幕府從事。”杜錫��艦長點點頭，李想這個“狗頭軍師”用得妙啊。也是，趙鳳昌雖然不是孫中山這樣名聲在外，但也是大名鼎鼎，剛剛還真以為李想是土包子，什麼都不知道。　　李想突然惡狠狠的邪笑道：“我到了上海，他惜陰堂的大門不開，我一把火燒了他惜陰堂！有我在，南北和議就休想成功！一個個想去報袁世凱的大腿，嘿嘿，想的美！”　　杜錫��突然一陣惡汗，背後汗毛全豎起來了。這一瞬間，他有點後悔同意湯薌茗邀請這樣一個危險人物上船。

# 第二百七十二章 會有時（二）

　　一行人默默前行，空曠的走廊上一時只剩下皮鞋扣響地板的聲音回蕩，空氣有點沉悶。　　“為什麼這樣激烈的反對南北議和？”杜錫��艦長按耐不住沉默之途，向著囂張狂妄年輕的過分的李大帥問道。“據我看來，策反袁世凱，是一條革命捷徑。”　　“也是後患無窮！”李大帥簡短地說，語氣不容置疑的堅定。他的理由非常充分，卻說不出口。辛亥革命發展到這一步，絕對不是一次偶然，已經變成是袁世凱所精心策劃的下一步行動。　　“會不會是太杞人憂天了。我記得袁世凱隱居彰德時，和北方黨人時有聯繫，表現的非常開明……”杜錫��艦長喃喃道。他微微轉向李想：“這個應該是未來的假象吧？我們也沒有必要逼迫袁世凱去做滿廷的曾國藩？”　　年輕的李大帥搖了搖頭，還是覺得有必要稍稍泄露一點天機，說道：“不是你想的，至少現在我沒辦法做出解釋，給出理由。但就我的經驗來看，以及對袁世凱的了解，他骨子還是一個封建官僚，不然別人為什麼會叫他活曹操？這樣一個梟雄人物，即使今日贊成共和，你們不怕他明日，干出倒行逆施的事情？”　　李想的話，犹如一枚燃燒的殘片，一枚由要塞大炮放出的火彈，落進了他們所在海容號甲板上，杜錫��艦長甚至能感到它砸上地面四分五裂后散發出的熱氣。其實，他們許多人都是認為“推翻滿清”，就能“恢復中華”，革命也就告成，更多的事情沒有去想，或者故意忽略。至於袁世凱不加掩飾、路人皆知的哪一顆野心，同朝為官多年的杜錫��將軍怎麼會不知道？杜錫��悻悻的環顧四周，苦笑着說道：“至少袁世凱也是漢人，誰執政不是執政？”　　“那算是好消息嗎？”似乎看到他還在逃避，李大帥眯起了眼睛。　　“滿廷早就不執政了，”杜錫��將軍強調道，“繼續與北洋軍戰鬥，就是漢人與漢人的同室操戈。同時，也是逼迫有革命傾向的袁世凱繼續為滿廷效忠！”　　“可我也沒有看到袁世凱的革命傾向，我只是看到了北洋軍在湖北犯下的滔天罪行！”李大帥大聲說道，一時忘了對方的感受，“袁世凱和北洋軍的存在，無論現在還是未來，都是共和民國的威脅！我們不能姑息，要一鼓作氣的將革命進行到底！徹底剷除這顆毒瘤，避免來日二次革命！”　　“如今病弱的中國經得起你這樣剷除毒瘤的手術嗎？”杜錫��一步不讓的反問道。“只怕剷除了袁世凱，中國不免遭瓜分之禍！”　　李想本想給杜錫��艦長上一節世界近代史課，忽然他們前面響起了一陣喧鬧，不得不中斷。　　兩人停下腳步，發現自己走到了海容號的水兵餐廳門外，用過晚餐的水兵正陸續離開這間餐廳。　　湯薌茗和杜錫��當然不會請李想在大食堂用餐，他們進入窄小至只容放下一張長條桌和十多張椅子的小艙廳，這裏才是軍艦上高級官員用餐的地方。　　李想立時愕然，特權啊，腐敗啊，這些詞全往腦海里鑽。　　長條桌子上擺着海軍常吃的烤肉，牛排，麵包，紅酒……雖然近代中國海軍作戰不像英國那麼厲害，但是作風像極了英國的奢侈。近代中國的水兵，毫無疑問是生活最洋氣的一群人。　　對着艙門那邊擠了七、八個人，只其中一人四平八穩的坐着，顯是最有身分地位。毫無疑問，他就是湯約宛的叔叔湯薌茗。　　湯薌茗年在四十許間，身材修長，皮膚有着海風吹出的古銅色，瘦窄的臉龐留下幾條歲月的刻痕，一雙滿載智慧的眼睛，這一身雪白的海軍將官裝束、風度翩翩，洋氣十足。和他哥哥湯化龍一樣，賣相非常出色。　　見到李想進來，湯薌茗長身而起，同意也在打量李想。真是年輕的過分啊！能在武昌領導首義，驅走北洋雄獅，炮轟洋鬼子，收復漢口租界……如此少年英雄，難怪能被自家那個眼高於頂漂亮侄女看上。　　湯薌茗微笑道：“歡迎李大帥大駕光臨，請坐！”　　李想回過神來，施禮笑道：“不敢，不敢。能有幸参觀海容號，是我李某人的榮幸。”　　湯薌茗欣然道：“坐下再談，坐下再談。”　　李想推脫不了，坐好后，湯薌茗和杜錫��兩人這才入座，其它海容艦的軍官都站到湯薌茗、杜錫��兩人的椅后。只有宋缺可不管這些，沒人招呼，就在李想右手邊拉張凳子坐下。朱孝先立在李想和宋缺兩人的一方，一時不知道該坐還是該站。按着李想的規矩，他應該像宋缺一樣隨便找個地坐兒，可是對面老上司的規矩，就應該像對面同僚一樣立着，這個時候，沒有他們坐的地兒。　　李想掃了一眼站着的人，問道：“為何不坐下來呢？”　　他可不習慣有人站着看他吃飯。　　湯薌茗從容笑道：“有老夫代表他們坐下來嘛！”　　“現在都什麼時代了？民國！”李想失笑着說：“皇帝吃飯都不用這樣了！人人平等！坐啊！”李想最後指着朱孝先說道。“至少在我漢口革命軍是人人平等。”　　李大帥的民主宣言讓這些海軍老人一陣感動，朱孝先率先坐下來。對面的陣營還是無動於衷。　　“李帥，”為了表示尊敬，湯薌茗這樣簡約的稱呼李想，“軍隊不能沒有上下尊卑，海軍也一樣。”　　“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但是服從的只能是軍令！”李想微笑着回答。　　湯薌茗和杜錫��交換個眼神，點點頭說道：“有理――都坐吧！”　　解除了一層封建思想的束縛，餐廳的氣憤慢慢變得活躍起來。這時，李想的眼角閃過一絲不易覺察的詭異。　　“吃吃吃！”湯家大小姐的叔叔湯薌茗熱情地招呼着。雖然吃的是西餐，但是中國式的桌上禮節一點也不少！　　不可否認，湯薌茗把兩位旗人艦長搞定，對於海軍反正功不可沒。雖然目前年紀有點大了，但也是相對年輕李大帥而言，在東方政壇，正是黃金年紀。他精神很抖擻，也很健談。這個老傢伙，一臉正氣，現在一點也看不出張敬堯那種姦邪軍閥的味道來。　　“味道還真不賴！”李想一番努力搏鬥之後，終於用刀叉在瓷器盤子上削下了一片小牛肉，嘗了一口，味道不錯，點點頭，還真有點吃西餐的感覺――非常的彆扭。乾脆用刀叉叉起，直接送到嘴裏撕咬。　　宋缺雙手齊下，吃的滿嘴流油，眉開眼笑，眼睛眯成了一道線。　　“嘗嘗我們海容上的特色甜點。是我們船上的廚師向意大利名廚學來的手藝。”　　在湯薌茗的授意下，一位戴着廚師高冒的大廚端着一個銀亮盤子進來，給每個人面前擺上一個玻璃杯，裏面裝着白色膏狀物。　　杯子入手一片冰涼，白色略帶着芝麻點的表面上，透着一股甜香。宋缺迫不及待的嘗了一大口，口腔里立刻泛起了一陣冰冷徹骨的寒意，牙齒都感覺一陣酸痛，這陣寒冷過去之後，舌尖上透出一股說不出的香糯甘甜和清爽。　　“真他媽好吃！”宋缺覺得這東西要是在炎熱的夏天吃，那一定爽翻天了啊！可惜現在，外面正下大雪呢。　　“哈哈哈……這不就是冰淇淋嗎？真是懷念這種美味。”李想也吃了一大口，忍不住笑了。明年夏天，一定要開一家冰淇淋工廠……嗯，可樂和雪碧也不可缺少！到底是李大帥，在大快朵頤之時也不忘順便勾畫新華集團未來的發展宏圖。　　“李大帥真是見多識廣。除了少數精通西餐的廚師之外，一般的西餐廚師都不會做這一道甜點，特別是在中國，別的地方絕對沒有這個口福的。”廚師和周圍的海軍官員們一起笑了起來，能得到年輕的李大帥的稱讚，這或多或少讓這個崇洋的族群在自尊心上得到了空前的滿足。　　“這種冰淇淋的味道真的很棒！”李想不斷的讚歎，心裏卻是想，明年我會讓中國各大城市都有的賣，一百年之後成為一個巨無霸產業……　　“這可是湯司令珍藏多年的好酒，也拖李大帥的福，才能分享這樣的美酒？”杜錫��晃了晃自己的高腳酒杯。“讓我們先為李大帥干一杯！”　　好酒幾乎是每個鐵血真男人骨子里的天性，立刻舉起自己眼前的酒杯。　　酒越喝越多，大家彼此也開始熟絡了起來。　　湯薌茗的手靈巧地移動着，切下一塊烤肉，淺嘗一口紅酒，不緊不慢的說道：“李帥今趟能在五國列強，鐵甲艦船如雲的重重威壓之下，巧施妙計，鬥智鬥力，一擊而收回漢口租界，而且面對列強的炮船交涉寸步不讓，最後逼迫列強作出讓步，此事已然轟傳天下。不過愈出名煩惱愈多。須知乘風破浪會有時，未知李帥對日後有何打算呢？”　　煩惱？李想從來不覺得煩惱。他要的就是轟動天下，震醒睡夢猶昏的國人。不過，李想也玩了一個小心眼兒，他也知道自己樹大招風，所以各大報紙從來沒有他的高清正面照。至於乘風破浪后的打算，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湯薌茗又道：“有一事未知李帥是否早已知曉。在漢口，海軍反正之前，一個名叫軻斯的瑞典人，是紅十字會會員，乘懸有紅十字會旗幟的小火輪來楚有艦見薩先生，所說的都是宣傳武昌革命軍怎樣好，清朝一定會推倒等等的話，最後拿出一封黎元洪的信交給薩先生，信中與朱孝先早些時候送來的信大意相同，薩先生看了信以後，軻斯要求複信，被拒絕了。而昨天，也是漢口租界事件爆發之後，軻斯請我同杜錫圭到他家晚餐。你猜，他這次找我們是為什麼？”　　年輕的李大帥大感錯愕。

# 第二百七十三章 問天有多高（一）

　　年輕的李大帥大感錯愕。　　軻斯之名，他還是第一次聽說。畢竟還是個洋人，即使以前給革命軍政府當過信使。不過讓李想吃驚的是這個洋人沒有和袁世凱暗中勾結，對付革命軍，想不到他竟是與黎元洪有關係。　　不過他卻絲毫不懼，黎元洪如今湖北純粹就是各擺設。但是……李想的眼珠地溜溜的轉動，笑道：“洋大人請你們吃飯，都說什麼了？”　　湯薌茗試圖擺出一幅溫和的笑臉，道：“李帥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倒是先問起我來了。”　　“我的打算――”李想的兩個肩膀松垮下來，一副輕鬆自在的樣子，“說來話長……”說出來就怕會震驚所有人！　　湯薌茗雙眼中閃爍着睿智和某種危險，語氣帶着威嚴的說道：“那就長話短說！”　　李想可不吃他這一套，不以為然的樣子說道：“就怕一時半會說不清！你既然首先說開了，那就繼續說吧。”　　不好搞定啊。談話好像一直被這個臭小子主導。要撬開他的嘴，還是先要拿點料出來。　　湯薌茗的臉色似乎柔和了下來，笑道：“軻斯向我們說：你們致力革命甚為熱心，但如果清廷一旦打倒，你們革命黨人中沒有一個能統一中國。”　　確實如此！熟悉歷史的李想知道，洋鬼子的話說得一點沒錯，不止同盟會還沒有這個能力，即使他自己也沒有這個能力，要不然他也不會屁顛屁顛的跑去上海抱同盟會的小細腿，爭取組織聯軍北伐，才有可能最短時間內武力統一中國。　　李想緩緩的點頭，又立刻搖頭，擺出一副冷笑，道：“胡扯！革命黨人搞單幹自然不成，聯合起來就沒有誰能阻止，袁世凱和洋鬼子都得靠邊！”　　年輕的李大帥果然還是個年輕人，容易熱血，還有理想，也很天真，真是讓人羡慕。想要把南方革命黨人的力量聯合起來，不如期望袁世凱做個華盛頓更切合實際！　　湯薌茗不易察覺的微微冷笑了一下，說道：“當時我回答說：革命黨的人才甚多，一定能夠組織政府，統一全國。”　　“哦？”李想小小的吃了一驚，放下準備喝的酒杯，定定的看着湯約宛的叔叔，他竟然會說出這樣一番話，也不知道是真事假？“後來，洋大人怎麼說？”　　“軻斯說，”湯薌茗用一種平淡沒有任何起伏的聲音說，或許是在模仿當時軻斯的語調，“據我看來，只有袁世凱能做中國統一的事業。”　　“我還在納悶呢，”李想露出帶有一絲諷刺意味的微笑，“這位洋大人怎麼不去勾結袁世凱，反而和黎元洪有關係，原來和袁世凱的勾結在背後？這整件事起聯繫起來，不會是一個巨大的圈套吧？”　　“我的李帥，沒有這麼誇張。軻斯只不過給黎元洪帶過一封信，如今又再給袁世凱帶一封信而已。袁世凱也不過和黎元洪一樣，邀請我們去北京，一起研究國體，還有希望我們支持議和，免除無謂的戰爭。都是為了祖國！”湯薌茗身體向前傾了傾，“不過――我們拒絕了。”　　這話說到李大帥心坎里去了。　　不僅黎元洪想，袁世凱想，俺也想啊！瞧瞧你們四“海”這種大塊頭，四千三百噸的海圻，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巡洋艦！誰看你們不流口水啊！年輕的李大帥心裏吶喊着。　　“為什麼袁世凱的邀請？你們北洋關係一直不是很好嗎？”宋缺突然好奇地問道：“另外我也有個疑問，洋鬼子都那麼推崇袁世凱，你們為什麼拒絕那位洋鬼子地好心？你們知道嗎？英國亞西亞艦隊，日本駐華第一艦隊都在向上海集結，這些洋鬼子肯定會站在袁世凱方面，搞不好還會成為袁世凱的雇傭軍！”　　“我們海軍不是有奶就是媽。”湯薌茗低聲道，語調中透露着一絲的憤怒。　　“海軍舉義，也是為了共和，也有一份革命的大義。”旁邊的杜錫��插嘴道。　　“革命……”聽到他們說出“革命”這個神聖的詞語，宋缺睜大了雙眼，不管平時再怎麼自負，他也知道自己此刻的神情看起來更象個剛入軍隊的小兵。宋缺嘆了口氣，徹底無語了。　　要是相信與張毒惡名不相上下的湯薌茗是一位革命者，李大帥覺得自己應該找一塊豆腐撞死！年輕的李大帥也嘆了口氣。和這些傢伙談革命，不是自討沒趣嗎。　　“估計是袁世凱開價太低……”李想在一旁賊笑，用最卑劣的念頭揣測着人心。　　“我的事情已經說了這麼多，我很想知道，李帥今後有什麼打算？”湯薌茗海軍司令還沒有忘記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杜錫��艦長也很想知道，走廊上的談話還沒有結果呢。　　李想知道無法逃避，聳聳肩，這個在電影中成熟男人非常有風度的動作，出現在年輕的李大帥身上顯得有點滑稽搞笑，他還是跟杜錫��說得一樣：“打算非是沒有，但湯先生卻可能聽不入耳，因為兄弟我只打算去上海，狠狠把他娘的和議攪個希巴爛。”　　這是他的真話，但是有很大保留，他怕說出來嚇到他們。　　聽到李大帥說粗話，一屋子留過洋的高級官員們大皺眉頭。　　湯薌茗默然片響，忽然仰頭一陣長笑，瞧往天花板上的煤氣燈，含笑不語好一會後，目光才再次落在李大帥身上，啞然笑道：“摸了半天酒杯，李帥是否還不把我當作朋友了呢？”　　李想再次露出了他招牌式的微笑，說道：“我和小宛是最好的朋友，我把你當長輩，可不敢當朋友。”　　湯薌茗頗感奇怪地瞥了侄女的最好朋友一眼，臉皮真厚！這是他的心裡話。正容道：“若李帥志只於此，便不會在北洋軍大軍威壓之下還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也不會冒着與洋人開戰的危險也要收回漢口租界，更不會此時去危險重重的上海，只為了去砸和議的場子！賢侄，老叔說錯了嗎？”湯薌茗也厚着臉皮自稱老叔！　　這是歷史上惹得湖南民怨沸騰的湯薌茗嗎？李想心中翻江倒海，臉上確是若無其事，淡淡一笑道：“老叔怎會看錯，不過我說的亦是真話。袁世凱實為共和之梗――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北伐，勢在必行；和議，萬不可待！”　　湯薌茗露出一個高深莫測的笑容，輕經晃着酒杯，道：“聽說孫中山先生就在這幾日會回到上海，無論誰能得到孫中山先生的支持，必能一呼百諾！”　　李想更是心中暗凜，老奸巨滑，這湯薌茗不愧湯化龍的弟弟，竟把事實推測了六、七成出來。孫、黃兩人不貪戀權力名位，他有事如不可為，接他們兩人去漢口做招牌的打算，絕對是一呼百諾。但是，這是最壞的打算，李想來上海最大的目的確實為了破壞和議，組織北伐。但是這樣的大實話，說出來太嚇人，沒人相信。　　李想嘆息一聲，乾脆承認：“老叔真厲害！”　　李想表現的野心讓湯薌茗覺得滿意，淡然道：“為何不索性做大一點？”　　李想反倒有些不解地道：“怎樣才能做大點呢？”　　湯薌茗微笑，看上去比平常的他還要平常，看上去充滿自信，看上去輕鬆自在，卻讓李想感受到了有一種魔鬼般的瘋狂，慢慢說道：“無論你要什麼樣的支持，我們都可供應。你知道小宛的父親在立憲會也還是很有影響力的。”　　喝！反過來先招攬起自己啦！李想搖頭道：“我桀傲不馴慣了，不習慣受人管束。”　　湯薌茗截斷他道：“兩位不是怕受人管束，而是不想屈於人下，我湯薌茗若看不通此點，今天亦不會說出這番話來。”　　杜錫��在旁邊接着道：“不知天高地厚！”　　湯薌茗眉毛跳了跳，含笑打斷道：“老杜勿要說意氣話，誰能打敗北洋軍，誰就有資格像李帥般說話。”再凝視年輕的李大帥一眼，無比羡慕的，無比真摯的微笑道：“現在南方形勢已因北洋軍撤離湖北扭轉過來，但是環顧群雄，南方還真沒有誰可與袁世凱一爭短長，包括李帥你，也包括空手歸國的孫中山先生。李帥你雖有志於天下，實力是畢竟還是單薄，維持湖北一地之勝利，也是付出血的代價的結果。所以，咱們何不談談彼此合作的可能性呢？合力一處，便能共抗袁世凱。”　　年輕的李大帥立刻升起奇異的感覺，感受到擊敗北洋軍之後的風光。否則憑什麼和這海軍司令平起平坐，更遑論高談合作了。當初武昌舉義，他盤踞漢口，立刻就有許多人湧來漢口奪他的權，就是因為他的威望、實力還不夠，不被世人承認！　　有點歷史上湯薌茗的樣子了。　　看到李想還在沉吟，湯薌茗又說道：“我也知道你的顧慮，其實我們也有顧慮，只有在一個情況下我們才能真的同心協力，就是把我侄女湯約宛許配與你……”　　湯薌茗說了一句無比震撼的話。　　一直沒有作聲的周圍人全傻了，李想的臉上以點茫然，又以點渴望，錯綜複雜的表情交替着，喜怒難分。

# 第二百七十四章 問天有多高（二）

　　年輕的李大帥竟然平靜的掏出一根雪茄，從容不迫的點燃，但是拿雪茄的手還是忍不住有點顫抖。還別說，李大帥倒是真的有點動心，這個湯家兩個老傢伙一個是海軍司令，一個又是立憲會名人，一個又有實力，一個又有學問，上哪找這麼好地大人物給自己撐腰？特別是和湯約宛的事也變得順理成章，這樣的好老婆正是自己尋找的……　　海軍司令官看出了李大帥的動心，說得也很是誠懇。　　這句話的震撼程度，也不亞於一顆重磅炸彈砸在了所有聽到這句話的人腦袋上。雖然已經是清末，但是湯家是湖北望族，典型的豪門，門當戶對的觀念在一百之後也沒有消滅，更不要說今天了！李想就是個臭當兵的，一個有點名氣的暴發戶，這也是從草根崛起的李大帥，被排擠，被打壓，被看不慣的原因之一。李想和湯約宛在世人眼中一直是門不當戶不對，海軍司令官能這麼誠懇地說，陪客的海軍官員們都知道，這張底牌可以說是湯薌茗大人已經拉下了臉，甚至可以說是有點屈就逢迎的味道了。　　一個李瘋子，就值得湯家陪上一個極漂亮的女兒拉攏？一時陪客的海軍官員們甚至都有點想不開了。只要大腦沒短線地人都知道，豪門聯姻從來講的都是個家世，湯家這樣的世代名門的閨秀，就算是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也不一定配的上（孫中山先生與宋二小姐的婚事便遭受世俗的極大阻力），更別說是一個暴發戶般崛起的李瘋子。　　或許這句話可以讓任何一個這個時代的人聽了以後，都會感動的肝腦塗地，從此給湯家賣命。但年輕的李大帥卻偏僻不是其中一個，或許，湯薌茗司令官沒有政治聯姻這句話作為後綴，李大帥說不定還真的會考慮考慮兩家合作可能，正是這句話，激起了李大帥無比強烈的反感――雖然李大帥也承認自己確實無恥的心動了。　　李想根本就不是這個時代的人，所以沓無法象這個時代生活的人們一樣，對這個時代之中傳統地種族門閥觀念看得那麼重要，對於這種“恩賜”，這個時代的人會許會感到是幸福，他感受到的只有羞辱和蔑視，除了認為對方用女人在收買他，將他看成了一個好色荒淫之徒，更是對他和湯約宛之間那份真摯純真的感情的最大侮辱！身為二十一世紀的無為青年，讓他憤怒之外，他更反感將一個有思想有感情的女子，而且還是他所愛的女子，被當作一件政治工具，或者被當作禮品一樣贈來贈去……因為新中國的人都知道毛主席說過：婦女能頂半邊天。　　“老叔，您真會開玩笑。”李大帥微微撇嘴一笑，“什麼年代，你還玩聯姻？如今這個時代，都講的是自由！婚姻也自由！”　　“我沒開玩笑。”湯薌茗很認真地說道。“如果你想融入我們的世界，這就是開啟這扇門的鑰匙！”　　“等我有足夠的實力涉足你們的世界再說。”李大帥雖然年輕，可不會象小毛頭那樣容易被動。“何況小宛也不會同意你們這樣包辦她的終身大事吧？”　　“這事還由不得她做主？”湯薌茗輕飄飄的說道。“你想娶她，也必須誇過湯氏一族。”　　“她要嫁我，你們還攔得住？”李大帥噴出了一口濃濃的雪茄煙。　　“李大帥，不要再胡攪蠻纏了，像我們這樣名門的子女，是沒有婚姻自由的。”湯薌茗帶着無奈的微笑說道。“這場婚姻註定擺脫不了政治的陰影！也是你如今最好的選擇。”　　“小宛是個獨特的女子。以政治的手段獲得這段婚姻，我怕她會恨我一輩子？”李大帥繼續抽了一口雪茄。　　“純凈的愛情難道比你的理想更加重要？”湯薌茗司令官用慈祥的目光，重新打量着面前這位年輕的李大帥，他畢竟是中國生活最洋氣的一群人，似乎能夠理解一些李想的想法了。　　“純凈的愛情也是我的理想！”李想也是很認真的說道，“我如果為了理想而不擇手段，一份崇高的理想也就變成了十足陰暗的野心。”　　湯薌茗司令官冷靜沉着如故，盯了李大帥好一會後，啞然失笑道：“你真是太年輕，也太天真！我真是很奇怪，你竟然帶着你這樣不切實際的理想走到了這一步！我也很好奇，你帶着這樣不切實際的理想還能走多遠？”或許，我那個愛幻想的侄女喜歡的就是這個帶着不切實際理想的李大帥。湯薌茗最後一句在心裏想。　　李想平靜無波抽着雪茄，令人一點看不出他內心的想法，或者也是面無愧色。　　“1911年的第一場雪，雖然比以往時候來的更晚一些……”李大帥哼起了一句百年之後的小調。　　湯薌茗眯着眼睛，放棄再去招攬李想，很真摯的說道：“祝李帥鵬程萬里！”　　李大帥沒有再說話，把嘴裏的雪茄煙在桌子上碾熄了，端起酒杯和湯薌茗輕輕一碰，一口飲盡了杯中的風雪。　　“為了表彰你們參加革命的反清決心……”李想放下酒杯，和曛如春風的說道：“我以漢口革命軍大元帥的身份，向海軍表示慰問，並送上一份慰勞款。”　　海軍起義之後，湯薌茗率艦到武漢幫同作戰。两天以後，黎元洪派徐明達、李作棟兩人乘輪船來到九江，持一份慰勞海軍的信並款數千元，登艦慰勞。湯薌茗把艦隊的給養預備好了以後，把全部艦隊開到青山附近江面停泊。黎元洪再次派李國鏞攜帶若干銀幣來艦作為暫發一部分軍餉之用。黎元洪送錢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想把海軍收下。如今李想的目的也是一樣。　　“您願意接受這個慰問款項嗎？”李大帥微笑着看着海軍官員們。　　湯薌茗總算看清楚了，李大帥不願意聯姻，是不願被他吃，是想吃他呢！湯薌茗沒有說話，杜錫��表現有點為難的說道：“這……不合規矩吧？”　　氣氛頓時有點尷尬了，李大帥的算盤“刷”地撥散了架。　　“你放心吧，我可以擯棄漢口革命軍大元帥的身份，以個人地名義捐獻海軍一筆慰問款項。”李大帥非常不死心地解釋道，算是用錢買個交情。　　這樣白給的錢，湯薌茗司令官也不願拒絕。　　“我們願意。”杜錫��咽了口口水，看着李大帥一陣猛點頭。　　奶奶地，李大帥牙都恨的快咬碎了。用錢打交道，果然非常不痛快。“這筆款項，將會在我回漢口之後給你送到。”　　“非常感謝您的慷慨！”杜錫��有點激動地說道。　　“不必謝！為海軍出這一點力是應該的。如果我們南方黨人能夠放下某些成見，眾志成城，革命很快就能成功！”李想全力表現一副革命派思想家的愛國精神，偉大氣魄和崇高理想。“我們為志士的，總要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最優等的人格來待我們四萬萬同胞……我這樣幫助海軍，只是希望中國海軍能在短時間內強中國以比歐美。”　　“中國海軍能在短時間內強中國以比歐美？”不但海軍將領們吃驚，連宋缺也驚訝地楞住了。　　湯薌茗皺着眉毛，看着李想，一臉的疑問。　　“不能嗎？不就是添船購炮嗎？就添‘海’字號巡洋艦！”李大帥掃視着他們，側眸的眼神彷彿是在鳥瞰着群山的雄鷹，睥睨縱橫。　　“李大帥……您準備幫助海軍添船購炮？‘楚’字號的炮艦是日本船廠造的，七百噸，能給海軍添兩艘就不錯了！”一個海軍將領小心翼翼地問道。賣船是燒銀子的事情，他們也不敢太過奢望。　　“小東洋造的這破炮艦？”李大帥笑了，笑的差點沒把自己嗆死，炮艦和巡洋艦，名字是有點象，但這也能扯到一起嗎？　　“小東洋船廠造的炮艦在海戰之中還是很厲害的，其形狀類似大型裝甲艦，價格也適中。”杜錫��點點腦袋。　　“楚觀才七百噸？”李大帥用手指頭比了比。“小東洋造的‘江’字號炮艦更是只有五百噸？”　　杜錫��點頭。　　“我說的是巡洋艦！巡洋艦！這麼大的！”李大帥用手臂延伸着，想比畫一下腳下海容的長度。“是二千九百噸，還有四千三百噸的大傢伙！”　　“不是不能去賣，我的李大帥。但一艘‘海’字號巡洋艦的購買是受到歐美列強管制的。而且從下訂單，再到收貨，都是好幾年！大批量的訂單即使歐美放開管制，而您也能源源不斷的提供資金，也不是短時間可以買到足夠比肩歐美的巡洋艦，更不可能有足夠多合格的水兵登上巡洋艦。所以，建設海軍，幾乎沒有速成的辦法。”沉沒了很久的湯薌茗開口說道：“李大帥，雖然您短時間內超中國以比歐美的理想是美好的，顯然也是不明智的。”　　“幾乎沒有速成的辦法？”李大帥徹底灰心了，購一艘巡洋艦都要好幾年，真不如自己在漢口建船廠。迅速建立一支海軍，現在是沒戲了。未來和小東洋的戰爭，還是在陸地！　　李大帥沒話說了，這不如問問天有多高更實際。既然購巡洋艦迅速建立自己海軍的打算泡湯，那只有打打這些海軍的注意了，李大帥無聲的嘆了口氣。

# 第二百七十五章 凶名傳世（一）

　　東方明珠上海。　　在奔流入海的長江口，一百年前上海灘的容顏完全出現在了李想的視野之中。　　橫穿中國版圖的世界第二長河長江，在這裏畫下最終的句點。海容號經過寶山縣境內的吳淞口岸，駛入著名的黃浦江，最後停靠於南市高昌廟。掛着青天白日旗幟的海軍飛霆、策電、肇和、均和等艦，全都停泊在這裏。江南製造局高大的圍牆上爬滿了綠茵茵的植物，一面五色的旗幟在旗杆上迎風飄揚。　　黃浦江匯入長江的入海口的三角洲頂端，是上海港口的門戶，築有拱衛上海的炮台要塞。其南隅鄰接閘北區，英、美、法租界則介於閘北和南市城廂之間。　　上海灘無處不在的雪，在這裏都變成了美麗景色。　　比起漢陽兵工廠規模還要巨大的江南製造局如一座小型的城堡，牆上站滿了如同雕塑一般嚴峻的士兵，角樓和棱堡布滿了整個高昌廟的視線範圍，大門口手持着毛瑟快槍的革命軍士兵比起沿路上看到的那些革命軍隊，明顯的精悍出了不止一截，都穿着整潔的軍服，每個人都用警覺的目光，打量着每一個來往的行人。但是比起耀武揚威從他們鼻子前面走過的李想的金鷹衛三百猛士，無論武器裝備，衣着打扮，還是差着一大截。金鷹衛全都是長槍配短槍，軍刺配匕首，背後還背着一個裝什麼東西裝的鼓漲的行軍背包。特別是這支軍對散發的一股濃濃的鐵血味道，不是身經百戰養不出這樣的傲氣！　　這裏的道路上來來往往的不僅有黃皮膚的中國人，還有一些身高起碼在一米八以上的洋人，這些長着又粗又長鼻子的洋人，毛髮顏色也是五花八門，還有一些身材矮小，在大雪天還穿着人字拖，走着外八字羅圈腿的小東洋，即使是像拿破侖一樣威武的李大帥，往他們身邊一站，也頓時高大豐滿起來。　　“你看他門走路都是外八字，一定是得了疝氣。”李大帥不忘惡毒地詛咒着遠去的小東洋，對於小東洋的厭惡源自他骨子里的本能。　　宋缺和一群金鷹衛聽了這話，足足笑了半天沒緩過氣來。而湯薌茗聽了這話，足足噎住了半天沒緩過氣來。　　隨着李想帶領這一群凶神惡煞走過，這條街上無論華洋，全是自覺的靠邊站。即使那些以惹事生非著名，外八字羅圈腿的浪人，使勁握着挎在腰間的倭刀，看着這群從血與火淬鍊出來的耀武揚威的凶神，始終沒有抽刀的勇氣。　　順着湯薌茗的介紹，在來往通衢的大道上，李想他們看到更多洋人的蹤影，他們行色匆匆，趕着製作精美的馬車，風塵僕僕地趕路。李想饒有興緻地看着這些洋人，不知道又在醞釀什麼惡毒的詛咒？　　“上海是我們中國連接文明世界最大的門戶，這裏也是繁華的東南財富的聚集地，所有來往於長江東南流域的貿易，基本上全部集中在了這裏。說上海遍地是黃金，一點也不誇張。”湯薌茗司令官按奈不住介紹的慾望，向身邊的所有人介紹着這座偉大的城市：“這裏常住的居民數量有百萬人之多！富麗堂皇的大飯店，氣勢不凡的銀行、商廈，風格各異的劇院、歌舞廳，租界內一座座充滿異國情調的小洋樓以及黃浦江港口內停泊着的一艘艘裝上卸下的商船……繁華的一切都在證明這座城市，在當今中國政治、經濟、金融，無可匹敵的霸主地位。”　　李想不禁點點頭。上海，無論對中國人，還是對眾多洋大人，都有着太強的誘惑力。它就像一顆美麗的明珠鑲嵌在貧苦落後的舊中國的版圖上。　　這個年代的中國太貧困太落後了，但上海的繁華、喧囂，卻使它披上了一層異域繁華的風采。白天，街上車水馬龍，形形色色的人來回奔忙。而每當夜幕降臨時，霓虹燈閃爍。照耀得黃浦江如同白晝一般，政界、軍界要員、商賈巨富、上流社會的闊太太、小姐們夜夜笙歌的生活給上海抹上了濃濃的一筆。　　上海，以東方巴黎的迷人情調聞名於世。吸引了來自世界的無數冒險家和軍人政客。　　上海，當時是中國面向外部世界的窗口。　　然而，上海的引人注目，並不止於其繁華迷人。它還是中國最大的國際商埠，戰略價值極高。當時，上海港在世界軍港中位居第五，在中國自然居老大。佔據上海，不但控制了進入江浙地區的海上門戶，而且扼住了溯江進入中國內陸的水陸咽喉。　　如此重要之地，李大帥自然不會忽視，可對上海垂涎欲滴的洋大人們更是重視萬分。這也為什麼英國亞西亞艦隊，日本駐華第一艦隊，會這樣氣勢洶洶，急不可待的往上海趕，甚至不惜放棄漢口只為抱住上海。　　“這裏什麼都好，就是洋鬼子太對多！這裏的洋鬼子比漢口的多了去了！”　　宋缺和他的金鷹衛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也似的興奮的不得了，無論是什麼，都能引發他的好奇心。唯獨這多如牛毛鼻孔朝天的洋鬼子，還有那些那些看到揮着思迪克的洋鬼子就避道的華人，讓他們看了怎麼也不爽。　　海軍司令官順着宋缺指的方向看了過去，神情也不那麼驕傲了：“哦，那是因為上海是條約港口。在上海，洋人是有特權的。”　　在“條約港口”本身，中國的主權在兩個重要方面被削弱了：首先，外國國民在其領事的治外法權的管轄下，在這些地方可以居住，擁有財產和從事工商業（而且可以帶護照在內地旅行，但在法律上除傳教士外，不能在內地居住）；其次，在某個條約港口已經卸下的外國貨，付了一次進口稅（按照中國不能控制的關稅稅率）后，如果再要轉運到其他條約港口，就不必再繳稅。　　“你們知道中國為什麼不像印度、東南亞和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沒有被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強行進入虛弱的清帝國的外國列強所瓜分和統治？”李想抽出一根雪茄，看似不經意的問出這個問題。　　湯薌茗無限感慨的說道：“幸運的是中國太大了，還沒有那個洋人有這樣一副好牙口吧……”　　李想吐出一口濃濃的雪茄煙，特深沉的說道：“是啊，中國太大，任何一個強國不能獨吞；它似乎又是極其令人眼花繚亂的戰利品，不可能進行滿意的分臟。結果，中國的主權受到損害，但是它從來沒有瀕於消滅。外國人始終承認存在他不得不與之進行鬥爭的中央或地方的中國權力。但是，在中國領土的一些地方，為了外國要求者的利益，以及由於過於虛弱的中國無力拒絕的要求，那種權力正式地被削弱甚至放棄了。這些地方便是形式不同的條約港口、租界、租借地和列強的勢力範圍……”　　“大帥，你看？”宋缺指着路邊一個身材矮小，披着一件油污稀爛棉花朵朵開的華人乞丐道。　　這個華人乞丐蹲在積滿雪地的道邊，面色黎黑，冷的捲成團，身前放着一隻千瘡百孔的破木碗。讓他們看到這個最繁華的上海灘，也有最陰冷的一面。　　“宋缺，哪裡沒有乞丐。越繁華的地方，乞丐只會越多。”朱孝先看着這個乞丐，帶着點點悵然地說道。　　“這是什麼狗屁理論？”宋缺笑着道。“在漢口現在就沒有一個乞丐！”　　“現在的漢口沒有乞丐？”湯薌茗驚訝了：“你這傢伙不會是吹牛皮吧？”　　“絕不是吹牛皮。”李想很牽強地了笑了笑道，這是無比沉重的話題，“我現在的能力太微弱了，也只能保證漢口沒有乞丐。中國還有太多的人生活的很艱難，我卻無能為力。”　　說著，李大帥在身上摸了半天，沒摸出一個銅嘣。　　宋缺從行李包里摸了兩塊乾糧遞給了他，李大帥將這兩塊乾糧放到了華人乞丐的碗里。　　華人乞丐有點膽怯地看着這群凶神，看着李大帥，輕輕地說了聲：“謝謝軍爺！”　　李想率領的隊伍繼續前進，目的地是位於黃浦路的具有豪華設備的第一流旅館禮查飯店。李想的原本不懷好意的是想住進北方議和使團的滄洲飯店，但是沒能訂到房間，滬軍都督府和公共租界對滄州飯店看得緊的很，所以他的新華財團上海分部就給他訂了上海第一流，也是世界第一流的禮查飯店。　　“李帥，我在南市有一棟別墅，你們不如去我那裡？”湯薌茗對着帶領全副武裝的金鷹衛直奔租界的李想建議道，真怕這些凶神惡煞再在上海租界和洋鬼子發生火拚，因為根據不平等條約規定，華人不得挾兵器入租界。在這個敏感時候，他不是添亂嗎？　　李想一副我是故意找茬的樣子，強悍的揮手道：“不必麻煩老叔！老叔要是不想去租界，那就請回吧。哦，請老叔轉告小宛，我會去看她。”　　湯薌茗海軍司令官無聲嘆息一聲，還是跟上他們的隊伍。　　就在租界入口的佩帶着小隊長標誌的租界警官注意到了這群舉止行為有點顯得奇怪的革命軍，看到這群佩戴武器的革命軍竟然直奔租界而來。這個蘇格蘭警官忙帶着幾個錫克人巡警走上前來，先彬彬有禮地向李想彎了彎腰，沒辦法，這群革命軍的強大武力使高貴的英國人也不得不折腰，他開口問道：“尊貴的將軍，您有什麼需要我效勞的嗎？”　　“感謝您的盛情，我們來自漢口，現在要去禮查飯店。”李想紳士地給了個微笑，一副人畜無害的樣子。　　剛剛抬起頭的英格蘭被“漢口”兩個字嚇出一身冷汗，漢口革命軍的暴戮通過口口相傳，再配合五國列強在租界問題做出的讓步，是上海的洋人既是敬畏又是害怕。他眼睛再一掃，這些傢伙的精銳的武器散發的危險幾乎使他眩暈了。　　“您來自漢口？難道將軍您是尊貴的李大帥？”英格蘭小隊長說話一顫一顫的，眼前這張年輕英武的臉和《人民日報》那些模糊的照片重合，他越來越確定這個猜測。　　“是的，警官先生。”李大帥毫不掩飾的承認！他相信，如今他這個代表瘋狂名字，至少可以讓上海租界洋大人們掂量掂量。　　這個英格蘭警官得知了李想居然是那個凶名傳世的李瘋子之後，果然掂量了掂量，直接去請求租界當局了，租界當局很快掂量出事情的嚴重，阻止李瘋子去禮查飯店只會惹起糾紛，而和李瘋子產生糾紛是極不明智的選擇，所以立刻派了整整一百個錫克人巡警的護送隊伍，全副武裝地護送着李瘋子和金鷹衛，一直護送到了禮查飯店。　　李大帥也測試出了他這個漢口革命軍大元帥，在洋鬼子的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 第二百七十六章 凶名傳世（二）

　　李想一行人跨過老上海電影里必須出現的那座熟悉的鐵橋：蘇州河上的白渡橋！　　李想的指尖輕輕拂過冰冷的鋼鐵，一百年的時間，這座鐵橋沒有任何的改變，但是這段歷史必將因他的到來而改變！　　就在白渡橋的盡頭，是一座超級豪華的，四面臨街的，六層大洋樓。這座佔地極廣的大樓，鋼筋混凝土和磚木混合結構，風格為新古典主義維多利亞巴洛克式樣。這座有着老英國府維多利亞時代濃濃的辣味的超級豪華飯店，便是遠東著名的洋商飯店：上海禮查飯店。　　禮查飯店位於黃浦路的大樓南面大門上裝有鐵架大雨篷，二層以上均挑出陽台。看到這裏，李大帥發散小資情調幻想着：我們的李大帥如詩人般憑欄遠眺黃浦江上的越洋巨艦和點點帆影，亦或者近觀蘇州河中如梭來往的船隻和白渡橋上的風景。如果是在夏日的傍晚，沐浴在落日的餘輝之中，感受着拂面而來的夾帶陣陣涼意的江風，更是一種獨特的享受……　　五層窗旁擁有雕飾的精美細膩繁複的大弧形拱窗，三之四層之間貫以成排的愛奧尼立柱撐起樓層的主體結構。五層以上用凸線挑出橫向的層次分割層，把整個建築分成三種情調和風格不同的層次，設計師巧妙地將它們融入一體。灰色外牆，轉角處大樓在黃浦路與北蘇州路及東大名路的轉角處均呈半圓形，有一座門，樓頂上有一座塔樓，高傲的亭式穹頂。　　李想收回那些亂七八糟的思緒，招呼着所有人一起隨他走進禮查飯店。當所有人都站到了禮查飯店的底層大廳時，才感覺到了那種真正奢華富麗也可以給人的壓迫感。　　禮查飯店擁有維多利亞時期的迴廊式中庭，採用開放式的天窗進行上採光，底層大廳裏面光亮明凈。　　就連見過識廣，在海軍待過許多年的朱孝先和鄭禮慶也驚訝的閉不上嘴了。三百人的隊伍湧進大廳，竟然絲毫不覺擁擠。　　為了豐富旅客的生活，禮查飯店常常在樓下的大廳中，安排歌舞和戲劇演出，這吸引了眾多的旅客，生意非常紅火。此刻舞台上一群舞女，提着裙子跳着熱情的舞蹈。她們每一次踢飛裙子露出百花花的大腿，就是一陣吸氣歡呼的聲音雀起，犹如冬天里的一把活，熊熊火焰把觀眾的熱情燃燒。　　三百傻乎乎的金鷹衛臉紅耳赤地仰望着舞台，努力的想要看清花紅柳綠中這一閃而逝的百花花神秘光景，呼吸沉重。　　禮查飯店雖然是高級的大酒店，頂層的孔雀大廳可以看到這個港口城市的大部分外國頭面人物，但是底層大廳卻全是華洋三教九流地青皮流氓、外國水兵聚集飲酒取樂地場所，喧囂熱鬧非凡，一大幫革命軍的突然出現，讓大廳中頓時清靜了，捧着托盤的侍應生愣愣地看着這幫武裝精銳的革命軍，有點不知所措，歌女熱情的歌聲，舞女熱情的舞蹈，戛然而止。幾個和洋鬼子水兵調情的舞娘連忙將伸入了她們領口的大手抽了出來，站起身看着這幫帶着武器闖進來革命軍猛士。　　李想揀了張長條桌，一屁股坐了下來，四周打量一下，這裏的洋鬼子不少，起碼有個一二百人，基本上不是在和舞娘調笑，就是在扎堆玩橋牌。李想連看都不屑去看一眼，小角色而已，洋鬼子有身份有地位的頭面人物是不會在底層大廳玩的。　　“快去叫你們經理來！”那個一路跟來的蘇格蘭警官拿着白巾不斷的擦拭滿臉的冷汗，看着傻乎乎的侍應生喝道。　　“他們是……？”侍應生結結巴巴了半天，沒問出一個所以然。他實在想不通，這群武裝精銳的革命軍怎麼走進租界的，雖然禮查飯店是在英租界與上海縣城之間，可是實際上是屬於英國人的地盤，從來沒有聽說那個華人可以這樣大模大樣的帶着武器進入禮查飯店？而且革命軍身後明明跟着一群租界的巡警……　　一個四十開外，經理模樣的中年洋人趕緊走了過來，先禮貌地向蘇格蘭警官點了點頭，然後用一口揚州腔中國話問李想道：“這位將軍可是李大帥？”　　這位自英國軍艦退休后擔任禮查飯店經理的船長先生，也是剛剛接到工部局的電話，才知道先前訂下禮查飯店一半客房的豪客就是在漢口的李瘋子。　　李想點點頭：“我訂的客房準備好了嗎？”　　“禮查飯店能夠迎接李大帥，真是無上光榮。”經理的揚州腔有點怪怪的，他卻毫無自覺的繼續道，“一切都已經準備妥當……請問大帥還需要什麼幫助嗎？”　　“大帥，”宋缺代表一群蠢蠢欲動的金鷹衛搶着說道，“讓兄弟們先玩會兒？”　　李想毫不猶豫的對洋經理說道：“好罷，先把客房鑰匙給他們。”　　“立刻就送來。”中年洋人經理目光複雜地看了看不停流汗的蘇格蘭警官，說道，“旅客乘坐電梯可達卧房。每套卧房均裝有衛生設備，每天早晚都供應熱水。大樓內還設有彈子房、舞場、撲克室、休息室、閱覽室、酒吧等休閑娛樂設施，其中彈子房堪稱遠東設備最完善的。希望諸位可以玩得開心！”說完又看了看李大帥，才點點頭，客氣地轉身離去了。　　“吃的喝的，你們只管叫。”李想樂呵呵地對金鷹衛們說道：“玩得開心！”　　金鷹衛三百猛士立刻嬉笑顏開，歡呼一聲。這時候大廳的聲音才算又響了起來，不過這一次明顯沒有剛剛那種肆無忌憚地嘈雜了。　　李想一個人去了休息室。整個禮查飯店大樓裝飾考察，氣派豪華，休息室的布置更是獨具匠心，在非常寬敞、幽雅的房間內，竟然安裝着一架豪華的鋼琴，牆上配有雅緻的赤褐色與米色相間的窗帘，一進房間便給人以一種寧靜，高雅而又舒適的感覺。　　李想整個人都陷進柔軟溫暖的真皮沙發里，閉上眼睛，舒服的每個細胞都在呻吟。宋缺坐在李想對面，無聊的抽出軍刺用布蘸了酒輕輕擦拭。他盡職的跟着李想，沒有和金鷹衛去鬼混。　　不知道什麼時候鋼琴響起悠悠的曲調，讓李想進入到那段穿越時空的記憶，思念彷佛長了翅膀般，在縈繞不散的百年情境里，沉醉起來，如同紛飛雪花飄落心田，晶瑩純潔，亘古不化。　　李想睜開眼睛一看，彈鋼琴的是那個溫婉如水的女子，水仙。水仙正凝視着他，用那種可以讓李大帥陽偉的目光。李想的目光和她一碰，立刻躲開了，真不像凶名傳世的李瘋子。　　水仙忍不住笑了。這一笑，傾國傾城，讓整個休息室頓時進入了春天，還有洋溢着一股淡淡如百花盛開而怡然的香味。讓休息室地幾個體面大人物們看地有點痴了，擦拭鋒利的軍刺的宋缺把手指劃破了都還傻傻的不知道。　　水仙款款走到李想身邊，挨着他坐下。這樣以來，休息室里所有人的目光變得羡慕加嫉妒。　　休息室里除了幾個喝地實在太多地醉鬼，不安分的搖搖晃晃上來搭腔之外，絕大多數大人物們還是掂量的出自己的分量地，光看看宋缺抽出來地長刀，用布蘸着酒檫拭，他們就已經明白了，這兩個能夠佩戴武器進入禮查飯店的革命軍官，絕對不是自己能夠亂來的，至少眼前亂來只會吃虧！於是開始一個又一個離開休息室的場面。或許有人是想打聽這些革命軍官是何許人也，或許已經有消息靈通的人已經認出這就是李瘋子。　　既然是醉鬼，李大帥也不會和他們多計較，讓宋缺一拳打暈，扔到侍應生拖走也就算了，他煩心的是怎麼處理這個傾國傾城的絕色？這小蹄子的心機實在太深沉了，李想在面對的時候甚至會有害怕的感覺，凶名傳世的堂堂李大帥，說出去臉就丟大了。但是總有一種把握不住的感覺，雖然水仙和呂中秋都是劉家破廟出來的。源於直覺的顧慮，李想一直由着她隨心所欲的生活，重要的任務從來沒有交給她辦過。不過她的能力，絕對可以肯定，比起呂中秋還要強。上次竟然探到老毛子的內部情報，這次又突然出現在他面前……　　“大帥風流倜儻，處處沾花惹草，難道和水仙姑娘也早就有一腿？”認出水仙就是銀幕天後的宋缺大膽的猜測，立刻引來了水仙目光冰寒的怒視。　　李想聽這話越聽越覺得刺耳，特別是那個“也”字，也耐不住怒視宋缺。　　“我絕對不是說大帥你花心！我絕對沒這個意思！”宋缺忽然意識到自己捅了馬蜂窩，忙不迭地解釋。　　“你大爺的就知道亂說，老子可是單身！”李想咬牙切齒的重複道，“單身！”　　“還在單身呢？”水仙媚眼如絲的問道。“聽說湯家小姐走後，大元帥府又添了一位管家小妹？”　　凶名傳世的李大帥的汗竟然“刷刷刷”地冒了出來。　　“小姑奶奶，你別跟我扯這些好不好。你來上海乾什麼？什麼時候過來的？知不知道現在這裏很亂？趕快回漢口去！”李大帥試圖轉移話題，水仙卻不再說話，依舊是那樣詢問地目光，讓李大帥的乾坤大挪移使不出來。

# 第二百七十七章 凶名傳世（三）

　　水仙傾國傾城的美色，毫無煙視媚行的感覺，那一顰一笑都是那麼秀美清雅，如出水某蓉，秋水為神。那雙會說話的眼晴溫柔的瞧向旁人時，或許並未有意挑撥情色，也叫人想入非非，更何況李想經常被她暗中挑逗，怎麼會不心虛？　　看到凶名傳世的李大帥也在水仙面前吃鱉，宋缺立刻老老實實地裝作什麼多沒聽見，什麼也沒看見，繼續拿着布塊醮酒擦拭着軍刺。　　“你到底想幹嘛？難道想就這麼跟着我在這裏嗎？”李想已經沒有辦法了，無奈的問道，只差跪地求饒了。　　“這樣不好嗎？”水仙非常肯定地點點頭。　　“別別別！”李想頭都開始疼了。　　水仙見了李想緊張的樣子，含笑對他小聲道：“大帥，卑職先來上海，替您打聽到一些消息。”　　“什麼？”李大帥一驚一咋的。　　“從北京來的紅十字會夏清貽造訪民軍機關部，當由南京先鋒隊聯隊長朱葆誠介紹，今晚，將在禮查飯店，也就是咱們所在的這座飯店，會晤蘇軍總參謀顧君忠琛，及元帥府秘書官俞君仲還等十餘人。我就是想探聽一下會談內容，才來到這裏。誰知道這麼巧，碰上大帥？”說著水仙探手入懷，取出一個信封，擺出一副恭恭敬敬地雙手奉上樣子。　　李想接過信封，那信封在水仙懷中熨得溫熱，還帶着絲兒幽香。李想不禁猶豫了一下，又將信封打開，是一些洗出的黑白照片，都是偷拍的那些人接頭的照片，有些清晰，有些模糊。　　李想眉頭糾結，沉聲說道：“袁世凱手中牽着的線還真多！從前的黎元洪算一個，如今的唐紹儀北方使團算一個，還有一個神秘的惜陰堂，現在有出現一個夏清貽，嘿，我還忘了那些挺袁世凱腰的洋鬼子……這些都是誰和誰啊？”李想指着這些照片問道。　　水仙欣然府過身子，給李想一一指認。李想思索了一下，收進信封揣入懷中，說道：“這件事到此為止，你不要再管，我會交給呂中秋，讓他繼續辦着。如今上海正有許多大事接連發生，所以你的安全我暫時是顧不上了。你要聽話，回去！回漢口！”　　水仙吃了一驚，臉上笑容頓時不見，她遲疑一下，說道：“交給呂中秋繼續跟進不成問題，不過……大帥神色如此凝重，上海會有什麼大事發生？我留下來不是多一份力量？我的能力難道比起呂中秋差了？啊！是我莽撞了，不該探聽你的軍事機密……”她說著眼神飛快地溜了李想一眼。　　以她多疑的性格要是不讓她知道真相，那真是心癢難搔，所以她想也沒想就問了出來，話一出口才省起自己在漢口大元帥府沒有任何職位。若是真有什麼大事，李想不便對她提起也沒有什去不恰當地。　　此時，休息室的門被推開了，十來個華人規規矩矩從外面大步走了進來，其中以面目奇醜，一副大富豪的走型身材，穿着長衫的那個人為主。呂中秋陪着他一路走來，一字排開站到了李想的面前。　　呂中秋小心謹慎的撇了水仙一眼，恭敬地對李大帥行了個軍禮，說道：“大帥，這位是黃金榮黃老闆。”　　“久仰大名！”李想站起身和他拉拉手，仔細打量眼前的上海灘青幫大龍頭。想不到最先找上門來的會是黑社會，難到是因為沒有事先拜碼頭？　　“不敢當，不敢當。”黃金榮偷偷打量一眼李大帥身邊艷光四射的水仙。　　黃金榮然後才開始打量這位年輕的過分的李大帥，湖北哥老會大龍頭劉歆生都被他收服，沒有誰不知道。而且在各方打壓之下，還能創出傳世凶名。如今這座凶神來到他的地頭，租界的工部局都向他施加壓力了，無論使用什麼手段，不能讓這位凶神有惹是非的由頭。　　英國法國的疲軟，因為先前叫囂的亞西亞艦隊不可能來遠東了，英國法國組建遠征軍的計劃還沒開始便夭折了，都是那些可惡的幸災樂禍的普魯士人虎視眈眈，歐洲局勢實在太過緊張。不過這些原因，黃金榮是不可能了解，只是洋鬼子給他壓力，他也就屁顛屁顛的來了。　　“李大帥，在上海灘，你們有什麼需要我們這些弟兄們可以幫忙嗎？”黃金榮只要想起洋鬼子對待李想小心謹慎的態度，他的態度變得越發恭敬地看着李大帥，幾乎是獻媚的說道：“雖然鄙人只是個小人物，在上海灘還是有點能力的。”　　“黃金榮，你太謙虛了。為什麼你作為‘天字輩’青幫老大，也會給洋鬼子當狗？”李想招呼黃金榮坐下，他瞥見黃金榮旁邊的高瘦青年有點眼熟，不會是未來的上海灘教父杜月笙吧？　　黃金榮儘管他從未拜過老頭子、開過香堂，是個“空子”，他卻憑藉著勢大力大而自稱為“天字輩”青幫老大。當時，上海灘青幫最高輩分為“大”字輩。這個李大帥，話里有話啊。　　黃金榮凝視着宋缺專註擦拭的軍刺，琢磨着李大帥的話里有話，一時有點出神，隔了半晌才回答：“李大帥，誰都知道，上海其實是洋人的地盤。我們這些人要生活，不得不仰人鼻息。如果國家強盛，還需要我們這樣委屈求全嗎？”　　“這幾乎是叛國罪了。”李大帥突然狠狠地瞪了黃金榮一眼，目光如電，被他瞪住的黃金榮雖然是上海灘一方霸主，竟然立刻低下了頭。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里，黃金榮利用手裡的權，販賣鴉片、開設賭場、合夥開跑狗場等，不到幾年就成為上海灘里的頭號大亨。　　“李大帥！為了加強租界內的治安，法國駐滬總領事白早脫和公董局總董白爾研究決定招募一百二十名華人巡捕。所以我們才來到了租界當巡捕。我們已經在工作中證明了，我們也是很正規的組織。我們不是殺人放火的強盜，我們是以維護租界和平安定為主！”黃金榮急急爭辯道。　　“做法租界巡捕幾年了？真的是在維護租界和平安定？”李大帥看着黃金榮，抽出一根雪茄。　　黃金榮進了巡捕房后，就跟着法國巡捕的屁股後面，挨家挨戶去徵收“地皮捐”、“房屋捐”，還要到越界築路區為新建的房屋訂租界的門牌號碼。在這些工作中，他表現得格外賣力，還參与鎮壓那些不願意動遷的農戶、墳主和抗議加捐的小東主活動。由此，他就被警務總監看中，一下就由華捕提升為便宜，也就是包打聽。提拔后的黃金榮被派差到十六鋪一帶活動。這時候的他，一身便裝，成天地泡在茶館店裡，喝喝茶、吹吹牛，從中收集情報，聯絡眼線，也算是一項工作。莫看黃金榮人長得五大三粗，但腦子蠻活絡。他用“黑吃黑”、“一碼克一碼”的手法，網羅了一批“三光碼子”，即那些慣偷、慣盜、慣騙分子給他提供各類情報，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還製造假象，用賊喊捉賊的辦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國巡捕房的街對面有一家咸貨行的一塊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飛。老闆急得六神無主。這時，有人就對那個老闆說對面的黃金榮破案子“交關靈光”。老闆進了巡捕房就直接點名找黃金榮破案。誰知，不等黃金榮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癟三就敲鑼打鼓地將那塊招牌給送了回來。由此，黃金榮名聲大噪。其實，這全是黃金榮在幕後一手策劃、導演出的一出醜局。　　“已經十九年了……”黃金榮知道李大帥說得是什麼意思，想起來，竟然有些囁懦着說道，汗都流下來了。那一年，他才二十二歲。　　“現在在法租界巡捕房混成什麼職位了？”李大帥語氣突然轉為溫和，繼續問道。　　“現在我已經由華捕提升為便宜，也就是包打聽。派差在十六鋪一帶活動。另外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強盜班二個部門的領班。”莫看黃金榮人長得五大三粗，但腦子蠻活絡，很會察言觀色，也聽出了這位李大帥語氣已經改變，沒有了什麼怪罪地意思，立刻臉色一喜，接過了話茬說道：“曾經獲得法巡捕房一枚銀質寶星。您看看，多棒！”　　在當包打聽的生涯里，最令黃金榮得意的還是偵破法國天主教神父被綁架案。為此，法國東正全權大臣授予黃金榮一枚頭等金質寶星。不過，從此以後，黃金榮更是飛揚跋扈、膽大妄為，成為上海灘第一霸。　　“得了吧，黃金榮，在漢口革命軍戰士面前，是不需要炫耀自己得功勛。”很久沒有開口的水仙笑了，笑顏如花，她指了指對面一直低頭擦拭那吧森寒的軍刺的宋缺說道，“洋鬼子給的，就讓你這樣的得意？”　　“知道這把軍刺殺過多少洋鬼子嗎？”宋缺是時候的抬起頭，也湊了過來，一把短軍刺一下扎在了豪華名貴的紅木木桌上，細窄的刀背尚閃爍着如血寒光，犹如這李大帥的戰士一樣傳世的凶名。

# 第二百七十八章 實業救國論（一）

　　李想笑的雲淡風清。　　關於這位年輕的李大帥闖出的凶名，是連北洋也要避其鋒芒，洋大人也要小心翼翼應付的存在，黃金榮看着閃爍着如血寒光的軍刺，冷汗終於流了下來。　　“原來你們是真的在漢口和洋鬼子干架了？”站在黃金榮身後的年輕的杜月笙欣喜如狂地失聲喊道。　　“你們以為洋鬼子會那麼好說話，不動武力能收回漢口租界？”李大帥笑了，他又享受到了那種狂熱崇拜的眼光，想不到這時候的杜月笙還這樣熱血。當然，水仙美人的白眼也同時飄來。　　“自然知道！沒有李大帥的強大的武力在，洋鬼子怎麼會退還漢口租界？您的威風在上海灘已經全部傳開了！”黃金榮的聲音都害怕的顫抖的。租界當局給他的使命就是不能讓李瘋子在租界亂來，可是，如今看着眼前這為渾身上下都是危險氣息的李大帥，他向洋大人辭職的念頭都有了。　　李想自然也知道自己的名聲洋大人可不喜歡，看着流汗流的跟鐵龔奇有得一比的黃金榮，問道：“沒有人為難你們吧？”　　“沒有，沒有。”黃金榮趕緊擦了一把臉上的汗水，說道：“上海租界雖然是洋鬼子的地盤，但是華人太多，三教九流的，少不了我們華人來管理，租界當局不會因為這種事情取締我們的地位，這是兩步相干的事。反倒因為您，在租界里，咱們華人的地位倒上漲了。”　　“如果洋鬼子的遠征軍搶灘上海，侵略中國，你們這些租界的巡警會怎麼做？”李想突然問道，眼光神威如電的盯住黃金榮。　　在龐大的壓力下黃金榮一直忐忑不安的心奇迹似的平靜下來，無比堅定的說道：“我們會選擇退出，毫不猶豫的退出。”　　李大帥讚許地看着這位上海灘第一任黑道大亨一眼，他相信黃金榮說的是真話。歷史上日本佔領上海之後，黃金榮拒絕和日本合作，表現出了一个中國人的骨氣。這是李想唯一看得起這位黑社會老流氓的一點，也是黃金榮骯髒的一生唯一的亮點。　　“拿酒來。”李想使喚侍應生拿酒，又對黃金榮說道：“為你們還沒有忘記祖國，讓我們大家干一杯。”　　黃金榮喝掉了杯中的酒，杜月笙還有點拘束。畢竟第一次面對着凶名傳世的李瘋子，無論誰都會覺得有點拘束的。　　“當前中國，危機深重，眾多愛國志士為尋求救國救亡的強國自救理想不屈不撓，艱苦努力，為這場大革命不惜以血酬志，以身殉國。青幫上下為上海光復也是出了很大力氣的，你們沒有忘記作為一个中國人的本分。”李大帥突然想起了青幫在上海光復戰役的功勞了，砸了砸嘴，忍不住點了點頭。　　聽到李大帥的誇獎，黃金榮的眼睛亮了，他笑着說道：“應該的，應該的……”　　“看到黃老闆一片愛國之心，這麼一來，我倒也有個打算，既然能掙錢，又能救國救亡的強國自救，倒真的不妨試試。”李想眉尖輕蹙的思索着說道。“既然你們已經在租界混了十九年也應該又點門路了，上海灘青幫應該數你實力最強，不妨過來幫我干吧――實業救國！”　　一語驚四座，黃金榮和他的馬仔杜月笙沒想到李大帥做事這麼直接，比利益至上的洋鬼子還要直接。呂中秋和宋缺也沒想到一位漢口革命軍大元帥居然想起來拉攏上海灘黑幫老大，全都傻眼了。　　“我保你發大財，而且錢來得正正噹噹。將來的黃氏集團發展起來，以我的能力，可以向你保證，絕不會比劉歆生的劉氏集團差。想想吧，上海遍地是黃金，可是，你除了玩‘三件套’的老把式，惹得背後人人戳你脊梁骨，又能賺的幾塊錢？”李大帥一想起上海灘的繁華，還有眼前這個恭敬的坐在他對面的地頭蛇黃金榮，他覺着心癢難耐，在上海灘大展拳腳的時候來了。　　“我也可以有我的黃氏集團？！”黃金榮有點不安的問道。劉歆生是湖北哥老會的龍頭，如今已經是漢口的地產大王，娛樂大亨，湖廣首富。同樣是混黑社會，區別天上人間的大，黃金榮一直羡慕的這位老大哥非常。如今機會擺在眼前，反倒是有點忐忑了。　　“跟着我，害怕沒肉吃？”李大帥笑了，似乎在回憶着，“中法戰爭的失敗后，我意識到國貧長弱之危機。甲午海戰的慘敗，迫使清政府簽訂了賣國屈辱的《馬關條約》。《馬關條約》的簽訂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略掃清了道路。清政府允許外國資本家來華投資，開礦設廠，令西方列強如獲至寶，紛紛對華輸出資本，開礦設廠，瘋狂攫取礦產財富。外國企業的開辦和強烈的恥辱感，促使我的民族自尊之心，憂國憂民之心更加強烈，一種空前的民族危機感油然而生，我意識到外國資本輸入於民族經濟之危害甚於戰爭，渴望發展實業來抵制列強的經濟侵略。由此我萌發了投身實業、振興實業以救國的念頭，也就有了現在新華財團……”　　“這……”黃金榮沒想到這位年輕的李大帥把賺錢說得這樣冠冕堂皇，一時之間也還不知道該是拒絕還是接受好了，因為……他太會忽悠了！　　“想不到凶名傳世的李大帥也是認同振興實業以求富民強國，實現自救保國的理想！”休息室的門再次被推開了，一位身着西裝的中年人手提着一柄思迪克昂首走了進來，一邊走一邊大聲說道。“在我們這些實業救國論者們看來，經濟的富強是國力強盛的基礎，西方列強的武裝力量的強大的後盾是強大的經濟實力。‘實業盛則國勢盛，實業定則國勢定，實業有進步，則國勢有進步，實業甲全球，則國勢甲全球。’只有振興實業才能強國富民，西方列強之所以強大就在於實業發達、經濟繁榮。中國社會的貧窮落後就因為實業不發達，因而，“救窮之法惟實業，致富之法亦惟實業。”實業的振興關係到民族的存亡，國家的危亡，全民族都應全力以赴投身實業和發展實業……李大帥，選擇黃老闆雖然算不錯，但是這個考慮卻存在一個大漏洞，黃老闆除了‘三件套’，真懂什麼叫做實業？還好，這個巨大的漏洞對於以實業救國為宗旨的上海商務總會來說就不是漏洞，沒有上海商會參与開辦的實業是不好的，由我們加入怎麼樣？”　　李想描了這位中年假洋鬼子一眼，這位中年大叔有着一張滄桑而英俊地臉，一個囂張的大背頭髮型，匆匆趕過來的他連脖子上掛着的白圍巾也來不及解下，活脫脫的一個許文強造型，帥得連李大帥都嫉妒。　　水仙美女都耐不住多看了他兩眼。　　這位中年帥大叔也在看年輕的李大帥，不過他的眼光很快落到了宋缺的插在桌上那把寒光如血的軍刺上。中年人越看越是膽寒，可能是沒有料到他帶來的革命軍隨身帶着武器進的租界，而且一個個武器精良，光明正大，簡直就是向租界當局挑釁。再看休息室里剩下的幾個稀稀拉拉的洋大人一個個規矩的象課堂里的孩子，真是從來沒有看到過的奇景，自己也止不住有點心虛。　　“這位是我們上海軍政俯民政總長，上海城自治公所總董，上海五個商團組織合併成為商團公會會長，李平書先生。”黃金榮站了起來，連忙介紹道，報上很長一串頭銜。黃金榮雖然是上海灘的地下皇帝，可是在李平書這些權貴眼裡，依舊是個小癟三兒，所以在李平書面前一點也不敢拿大。“商團公會是此次上海革命光復中一支主要的軍事力量。”　　黃金榮又指了指李平書身後存在感稀薄的猥瑣男說道：“這位是李英石先生。李英石早年在日本留學時，已深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響，極力擁護武裝起義，於是接受中部同盟會的建議，以宗族和世交關係爭取到李平書先生和大多數議員參加武裝起義（李英石是李平書的族侄，與大多數議員是世交）。他和剛從歐洲歸國響應革命的同盟會會員鈕永建都去參加自治公所每晚召開的秘密會議，向議員們詳細介紹同盟會的革命主張和陳英士都督的歷史。於是以李平書先生為首的議員們和商團負責人等決心投入革命起義行動，並決定了上海視南京舉動而定進止的方針。此後，中部同盟會總部、光復會上海支部和李英石先生等相互配合，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組織活動，李英石先生功不可沒。”　　李大帥客氣地點了點頭，算打了個招呼，說道：“我非常榮幸能夠認識你們――上海的光復英雄。”　　李想有點無奈了，想不通這樣高調來上海，第二批來會他的依然不是同盟會人物。　　“不敢當，不敢當。”上海商團公會會長李平書連忙和族侄李英石一起還禮，沒進來之前的說辭準備的好好的，一進門見到這個年輕的李大帥，被他地眼光一盯住就全忘了。　　“武昌既稍能久持，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漢一著，而在各省之響應也。吾黨之士能見及此，故不約而同，各自為戰，不數月而十五省皆光復矣。時響應之最力，而影響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李大帥想起一百年後看過的，孫中山先生在自傳中，曾對上海辛亥革命之役作出評價。

# 第二百七十九章 實業救國論（二）

　　在清末民初，實業救國論者從現實角度認為，中國之貧窮之局面主要是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和掠奪所致。　　“我認為，要抵制外國列強的經濟侵略，就要興辦自己的實業，發展民族工商業，通過振興實業來自強保國，抵制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奪回喪失的權益，實現國家獨立，經濟富強。”李平書在看到了李想渾身散發若有若無的煞氣之後，好多說辭都已經忘掉了，但是在門口聽到李想振興實業以求富民強國，實現自救保國的理想，還是覺得應該可以向李大帥好好介紹一些他們實業救國論。　　在實業救國論者的眼裡，發展實業可以富國強兵，抵制經濟侵略，同時還可以安定社會，鞏固統治。　　李平書坐在了黃金榮剛才坐的位置上，還是有點局促的說道：“實業乃國家之命脈，與人民生計息息相關，古人所言：‘倉廩實而知禮節，’即這個道理。只有人民豐衣足食才有國家的富強，才會有社會的安定。振興實業是當務之急，是救國之本！”　　這種觀點的出現取決於這些脫胚於舊封建社會的資產階級實業家和知識分子的思維觀念，由於階級的局限性，或者說歷史封建思維的慣性，他們很害怕社會的動蕩會影響其經濟利益。傳統的民本民生思想的影響猶在，他們認為解決民生問題是維護社會的安定的關鍵。在他們看來，發展實業可以富國富兵，進而解決人民生計問題，安定社會，最終實現強國救國之目的。　　“振興實業是當務之急，但絕不是救國之本！”李想自然不會認同他們這樣極端的理念，他說道：“當今時代，雖然傳統的以農立國的時代已不適應經濟的發展，那種重農抑商的立國思想要徹底改變，但是將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生硬地割裂開，輕視政治，過分誇大實業之作用。這種主張註定是行不通的，註定最終要歸於破產的命運！”　　李大帥果然不是一個純正的商人，無論何時都不忘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　　“實在不好意思，尊敬地李大帥。你說這種主張註定是行不通的，註定最終要歸於破產的命運！我實在不敢苟同。重視大農業、大商業的發展，強調民族輕重工業的發展，呼籲路礦權益的收回，注重實業教育的發展等等，都對促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非常好的积極作用，士紳投資開廠熱潮的出現亦證明了這點。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今天的發展。我們實業救國論何來的錯誤？”李平書急得臉紅的爭辯說。基於對西方近代企業的不同認識，實業救國論者從各自立場出發，提出了不同的實業救國方案和主張。他不覺得他們的理想有錯誤的地方，即使他們放棄立憲選擇革命，也不會放棄實業救國論。　　李想輕輕一笑，問道：“你們許多人辛辛苦苦創辦的實業工廠，本來發展的好好的，為什麼很多最後會被外資洋行接管？”　　李平書猛然變色，李想一句話戳在他的痛處。很多華人企業確實發展良好，自然就要擴張，國內資本貧乏的情況之下，這個時候有些外資洋行就會湧進來，凡是沾了外資的企業十有八九接下來的命運就是水到渠成的虧損，很快就資不抵債，企業順理成章的被債權外資洋行接管。這樣一個圈套，直到一百年之後也有許多精明企業上當，更不要說一百年前了。　　李想帶着一絲嘲諷，道：“實業救國沒有錯，但將發展實業視為救國的唯一途徑，這和那些囔囔這教育救國的書獃子理想一樣，無疑是不現實的。教育是一項長效工程，實業同樣是一個長效工程，其功效亦非一日可見。我在漢口規劃教育百年大計，制定漢口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哪一個時間都不短！然而在危機四伏的當今中國，以實業或者教育作為救亡圖存的應急手段，是不可能解救國之燃眉之急的。更何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今天這個社會，實業和教育能否充分的發展值得懷疑。帝國主義絕不會容許這種救亡圖存的思想充分發展和實行。這有力地說明實業救國論者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是無法達到自己的目的！”　　李平書被李大帥說得臉色慘白，怯弱的說道：“以商立國，以工立國。原來都是一場鏡花水月？那什麼才是救國之本？”　　對於這位李平書的失落，李大帥倒也不奇怪，誰讓自己一生的理想被自己幾句話打破？　　“革命！當然是將革命進行到底！”李大帥大笑道。“根據《辛丑條約》及其他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帝國主義列強極力擴大在華的特權，逐漸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在商貿方面，各國列強擴大商品傾銷，進行掠奪性貿易，一些國際性的垄斷組織成為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垄斷者，一些外商垄斷公司還通過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立分支機構，由中國商號充當它們的包銷、代銷商等方式，牢牢地控制着中國市場。在工礦企業方面，帝國主義列強紛紛掠奪採礦權，當時中國已查明的東北和山西兩地礦區，開採權分別為俄、日、英、意等國所控制，對對中國人自己經營的礦區，也通過各種手段加以控制。各國在華開設的工廠也激劇增加。在交通運輸方面，《馬關條約》簽訂后，帝國主義瘋狂爭奪路權。東北的東清和南滿鐵路，已分別由俄國和日本直接經營，山東的膠濟鐵路由德人直接經營，滇越鐵路則由法國人直接經營。此外，其他不少鐵路的路權也被列強各國所攫取。在航運業方面，中國的沿海和內河航運業早已為外國公司所垄斷，而且垄斷的程度越來越高。”　　這些李平書自然知道，這也是實業救國論者舉起“商戰”大旗的最終原因。只是這場“商戰”，和歷次清王朝的國戰一樣，已經沒有了勝利的希望。　　說起這些，李大帥激動又憤怒的站起來，民族主義又發作了，有點狂燥症似的在所有人面前走來走去，笑容已經不見，他大聲說道：“以革命手段才能求民富國強！在以什麼手段求富強的根本問題上，我一直堅定地認為就是暴力革命！中國社會的‘內亂’和貧弱是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所引起的，中國被瓜分的危機也是清朝腐朽統治所造成的，清政府就是‘洋人的朝廷’，如今這個‘洋人的朝廷’正在向袁世凱身上轉移。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打敗袁世凱的北洋軍，不惜與洋鬼子開戰，也要收回所有的租界，喪失的所有國土和主權，只有將革命進行到底，才能振興實業，使中國真的繁榮富強……”　　“和北洋開戰？還要和列強開戰？”李平書和黃金榮總算領教李瘋子的瘋狂，傻傻的問道。他們起時一直認為革命必將導致“天下大亂”與“亡國滅種”的後果。當務之急是集中社會資金，發展資本主義與外資競爭，而不是什麼革命。中國要是真有這個能力，南方民軍要是真有這個能力，還會被逼到如今瓜分之禍迫在眉睫的地步，被逼到和袁世凱南北和議的地步？他們像是看傻子一樣的看着眼前的李瘋子侃侃而談。　　李大帥完全沒有注意他們的異樣目光，大聲回答道：“當然！不北伐打北洋軍，怎麼將革命進行到底？不強硬應對洋鬼子，怎麼將喪失的主權和國土收回？帝國主義就是一隻紙老虎！漢口軍政俯表現的強硬，漢口租界還不是收回來了？”　　李平書和黃金榮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可又找不到是什麼地方，因為李大帥說的都是事實，他們只是麻木的點點頭。　　“東西方列強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乃膨脹主義也，擴張版圖主義也，侵略主義也’，‘強盜主義也’。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土地上，‘割要地，租軍港，以扼其咽喉；開礦山，築鐵路，以斷其筋絡；借債索款，推廣工商，以�K其膏血；開放門戶，划勢力圈，搏肥而食，無所顧忌。’為什麼中國會淪為世界列強壓迫、奴役的對象呢？”李想又拋出一個問題。　　李平書和黃金榮齊齊搖頭，整個談話已經完全被李大帥主導。　　李大帥自己回答：“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正是這個對外屈膝投降、奴顏媚骨的清王朝，阻礙我們在智力方面和物質方面的發展，使得中國的廣大农民、工人、資產階級處於重重壓榨之下，使得中國貧困落後，長期處於挨打的地位。因此，在我看來，只有推翻清政府，打倒帝國主義，建立中華民國，才能‘裕國本，強國力，振邦交’。不以革命手段推翻滿清統治，建立民國，就不能‘救亡’，不能‘興利’，不能繁榮富強，如今的條件下只有革命，或者說，只有建立一個共和、民主、獨立的國家，才能為振興實業、發展民族經濟創造不可或缺的前提，這不僅是一個政治結論，而且是經濟思想的一個根本問題。”

# 第二百八十章 實業救國論（三）

　　夜幕在不知不覺中偷偷降臨，寧靜的休息室里頗不寧靜。　　年輕的李大帥在這個被稱為“根本”的問題提出之時一直在踱步，所有人的目光隨着他轉來轉去，只見他突然轉身，他朝慢慢與夜色互相交融米色相間的窗帘走了幾步，然後停下來回頭看着李平書。　　“以土耳其和摩洛哥為例，革命不僅不會招致帝國主義瓜分，相反，被瓜分和被干涉的問題還可以由革命而解決。懼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李想語氣中的某種東西讓宋缺和水仙點了點頭。　　李平書盯着李想曾經坐過的沙發，他自然不會這麼容易被革命黨人這套理論忽悠，他思索着李想一通毫無效果的談話內容。如果李瘋子可以明白他的感受就好了！他的確是剛接到消息趕過來，在休息室外面聽到這位李大帥的新華財團有大舉入侵上海灘地意思，於是趕緊走進休息室，只是想和李想談談有沒有合作的可能將罷了，畢竟新華財團生髮的手段很讓江浙財團羡慕，漢口的發展經濟的五年計劃也被兩湖財團傳得神乎其神，也使江浙財團很有威脅感，能成為合作夥伴總好過成為競爭對手好。沒想李大帥見到他之後只談革命和理想，完全不談生意了。　　“一群白痴……”上海灘地下皇帝黃金榮輕輕喃喃自語。“一群深不可測的白痴……”誰也沒有聽到。　　“只要清帝退位，一切不就迎刃而解？只要袁世凱反正，清帝不就退位？”李平書沒被李大帥的豪言壯語所感動，他什麼大場面沒有見過，什麼大風浪沒有經歷過，即使在凶名傳世的李大帥面前該說的話還是要說，“和議已經開始，清帝退位只是時間的問題……咱們還是談談新華集團為首的兩湖財團與江浙財團未來的合作與發展吧。”　　一個棒槌！李大帥心想：老子白嚼了半天舌頭。　　“兩湖財團能與江浙財團合作是一件好事，這會給我們雙方帶來更多地好處，而且我也非常喜歡這樣的合作――雙贏！華商再不團結起來，我們地華商只會越來越弱。”李大帥笑道，把臉上的一絲的不愉悅掩蓋。　　“您……真想和江浙財團合作？”李平書原本以為要磋商半天地，沒想到李大帥這麼爽快，說風就是風，說雨就是雨，真撿到寶了。　　李想坐回沙發，點點頭。　　此時的上海商會江浙財團是可以合作的夥伴，至少他們還有欲圖強國的理想。李平書領導的由上海財團支撐的上海商團之鼎盛時期，然亦因此招清廷遺孽、租界洋行之忌。直到二次革命失敗，鄭汝成受袁世凱命，勒令各商團解散，並繳收所有武器，更圖興大獄，查究與創立商團有關諸人物。於是李平書出亡日本，沈縵雲、恭弘=叶 恭弘惠鈞出亡大連，王一亭隱伏租界。至是，諸同志積數年心血、體力、時間、貲財所得的結晶，如遭狂飈疾雷，摧盪無餘。上海商會江浙財團當初實業救國的理想，隨着這些人物的逃亡也破滅了，上海商會江浙財團最後慢慢淪為帝國主義的買辦資本集團，另一個操縱中國經濟的工具！　　上海商會要是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李想只有躲得遠遠的，他可不想做蔣光頭第二，買辦資本的代表肆大家族把蔣氏政府的經濟敗壞的一塌糊塗，弄得民不聊生，而且到了神仙也無法挽救的地步。而現在，李想還有信心引導他們成為中國崛起的力量！　　李平書大喜。當今中國民間有三大財團，北方的晉商財團，南方的兩湖財團和江浙財團。兩湖財團和江浙財團都是在洋務運動中崛起的新興民族資本，兩者性質相同，因為地域而分隔。兩湖財團如果與江浙財團合為長江財團，這個長江財團不成為亞洲第一財團才叫見鬼呢，小東洋的那些財團也要靠邊站。制約民族實業發展地就是財力，財力充足才能應對更多的風險，往往是大型公司越來越大，小型公司大意就得破產。如果長江財團成立，完全可以與長江流域的歐美財團一戰！　　不過隨即李平書會長心頭又是一涼，李大帥是出了名地桀驁不遜，凶名早已傳世，渾身上下散發著地是一股鐵血地味道，一天到晚叫囂着要將革命進行到底，這樣一個四處樹有強敵的危險人物，如果他明天翹辮子，這個長江財團會不會也受到連累？　　李想一眼看出李平書的猶豫，清了清喉嚨，“放心吧，我死了，他們最多把我在新華財團的股份奪走，和他人沒有一毛關係！”他笑得兩顆尖尖虎牙都露了出來，他自信就是袁世凱也沒有力量滅了他漢口革命軍。“從工業到商業，實行全面合作，建設一個亞洲最強大的財團。至於長江財團總部：長江華商總會，必須設在漢口。”　　因為萬一與日本戰爭爆發，上海必定是一個戰場。李想即使可以守住上海，也變成戰火焚毀的廢墟，經濟建設還不毀於一旦。而且，上海畢竟是洋鬼子樂園，又不是自己地盤，很多地方他罩不住。所以李想現階段的目的，是吸引江浙財團的財富來兩湖發展投資，幫助他建設兩湖經濟，等他軍事實力延伸到東南，或者有能力保護江浙之後，他才會考慮正式開發東南的經濟。　　“總會必須設在漢口？”上海商會的李平書會長立刻有點為難的反問到。“無論經濟實力，還是地理位置，上海都應該是首選！”　　“笨蛋！”水仙笑顏如花，看得一群男人魂不守舍。“商會總部設在漢口，大帥才能給與你們更多政策上的扶植。在上海你們非但得不到扶持，還要受到各種排擠和不公正待遇，比如說洋鬼子把持的關稅就掐死了你們的脖子。但是在漢口，情況就完全反過來了。”　　“還有，除了成立長江華商總會之外，還必須整理貨幣，流通金融，設立中央銀行。金融對於發展農工商業有很大的作用，而當今中國金融業卻不能適應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之需要。今日為實業計，必先銀行，確定中央銀行，以為金融基礎，又立地方銀行以為之輔，勵行銀行條例，使持民業銀行錢莊票號之信用，改定幣制，增加通貨，庶幾有實業可言。當務之急是建立近代金融機構，因它是農工商實業生計之母，而國民進化之階梯也……這可是一筆大開支啊！”說道這裏，李平書會長張大了嘴。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帝國主義進一步控制中國金融業與政府的財政，在中國開辦銀行，濫發紙幣，濫制銅幣，加上清王朝的腐敗無能，無法整理本國金融與貨幣，因而使得中國的金融界呈現一片混亂不堪的景象。對當時金融混亂的局面，李想同樣極為不滿，也特別憤慨。　　李想在大學學的是財政專業，對貨幣問題雖然沒有深入的研究，但是那個時代的貨幣思想，內容可是非常豐富的，身為財政專業的學生，他也學習過貨幣的本質職能、貨幣價值、貨幣本位、主幣與輔幣、銀行券與不換紙幣、格里森法則、對外貿易額與金融流動、匯價、物價、乃至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等等，都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學習，雖然他在那一段混吃等死的大學時代沒有認真的分析研究過貨幣金融，但是穿越到一百年前提出一點自己的意見，在李平書等人面前賣弄一下學問，還是可以的。　　李大帥開始如數家珍的講述他肚子里關於貨幣金融的墨水，他先後提出當前中國以實行虛金本位或銀本位為過渡，最終實行金本位的幣制改革主張。　　他還對發行銀行券與紙幣問題提出了自己超前的見解，他指出當前世界各國流行的銀行券有了單一銀行發行制與多數銀行發行制兩種，就學理而論，單一制當然比較優良，但當今中國卻不能立即行此制，因當今中國的銀行事業還不發達，為了發展經濟必須獎勵銀行的開設，而獎勵之道，除給予私立銀行以發行權以外，又更無他求。所以，當今中國的做法，惟有折中二者之間，定一通融辦法，以純粹單一製為最後之目的，而以兼采多數製為過渡之手段……俟他日國民銀行漸見發達，基礎稍固，然後將基發行權逐悉收歸中央，實行單一制。為了防止發行權過於分散，影響中央銀行對金融市場的操縱，可以根據全國兌換券情況，定一保證准行額的最大限度，使全國國民銀行發行總數，不得超過全國保證發行總額十分之幾，此外，惟中央銀行可以發行，這樣，就使得兌換券伸縮的權力，仍然操之於中央銀行。至於發行紙幣問題，認為發行不換紙幣，是國家應急之一種權宜之計，但不到萬不得已時，不得輕率使用。　　發行它須遵守以下規則：一是不可發行太多，若太多則格里森法則發生作用，國民所有金銀行幣將被盡行驅流出外國，極其弊則鈔幣若於廢紙，不值一文；二是不換紙幣與公債性質相同，犹如公債須還本，不換紙幣遲早要收回，所以發行它，即當預為他日回復兌換之謀。李大帥還提出中國當今的情形，驟難發行不換紙幣，因幣制太凌亂。主張先整理幣制，幣制定，系統立，然後代表之紙幣，其法價有所麗也。　　李大帥廢話這麼多，只要稍作分析，可知李大帥的貨幣思想觀點是較為顯明的就是說：不管南京還是北京，誰家管理中央銀行，漢口都要自己要發行紙幣，發行公債。但是他們的紙幣不能亂髮，要打造一個堅挺的紙幣，建立長江流域獨立健康的金融系統，然後使這個金融系統輻射全國，接軌文明世界……而這一切開始確實需要很多錢，但是只要步入正軌，就不再需要為錢發愁。而兩湖財團和江浙財團聯手，還是可以辦到的。

# 第二百八十一章 魔鬼的誘惑（一）

　　儘管這兒許多人沒有受過近代金融教育，都是一句話也沒有聽懂，但這不妨礙他們全神貫注、如痴如醉，顯然李大帥已經成為他們只能仰望的偶像。　　水仙目光流轉，簡單的觀察每個人，注意到他們的眼睛幾乎不眨，甚至幾乎不呼吸，好像全部沉迷在李大帥的精彩演說里，而李大帥一副很享受這種崇拜的小樣兒，水仙不由得心裏一陣鄙視。　　“想揚名立萬嗎？想告訴全世界的人，你是最棒財團的CEO嗎？你才是一個上海城自治公所的總董，不想成為中國最大商會長江華商總會的總董嗎？一個亞洲最有發展前途的財團！”李大帥的話里充滿了誘惑。　　“你的語氣中有魔鬼的誘惑。”水仙突然在旁邊清脆的插嘴道，她實在受不了啦。　　李大帥白了水仙一眼，忍不住輕狂地在她柔美的皓腕上輕輕捏了一把。　　“你為什麼這麼有把握？”黃金榮恨不得立馬答應，李平書卻平靜的憋出這樣一句話。　　“哈哈哈……”李大帥忍不住笑了。　　上海灘地下皇帝悄悄對上海商團會長說了一句工部局相關的什麼話，李平書的臉色頓時大變，看了看休息室角落裡坐着的那個一直跟到這裏來的英格蘭人警官，有點楞住了。　　“這件事我也是興緻上來了，你們不同意也無所謂。”李大帥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擺起欲擒故縱的老套路。　　“同意，我同意！”李平書忙不迭地點頭。“但是我還得徵求上海商務總會其他議董會員的同意，才能代表上海商務總會同意。”　　“理解。”李大帥有恃無恐的點點頭，李平書擺平了，就不怕其他人不上鈎，“但是我不會等你們太久，在我離開上海之前，希望聽到你們的迴音，到時候你只要把上海商務總會相關的資料整理清楚，送到我這裏來，我就下榻在這裏。你大可以放心，漢口租界事件也算是和平解決，袁世凱短期之內也是不敢再來湖北打我的主意，我身上的麻煩不會影響長江財團的發展……但是，漢口租界改為經濟特區，照樣吸引大量外資。而短缺資金的募集其實還可以用漢口關稅為擔保發行公債――所以你們最好快點做出決定，機不可失啊！”　　發行國債與利用外資，這是無論那個現代人穿越都會有的主張，改革開放的經濟騰飛就是利用好了這兩點。李想這兩把刷子還是有的，飛機大炮鐵甲船不會造，宏觀調控還是知道的。百年之後的國債論已經發展的非常系統完善，即使李想當年學而不精，但是解決百年前的困難還是綽綽有餘。　　李想有這麼大的自信，源於他在漢口擁有獨立主權的局面，已經有了他自由發揮的政治環境。張之洞當年建設漢口的那些小手段，李想實在看不上眼，卻也使漢口的發展速度直追上海。李想把百年後，改革開放的建設手段隨便拿出一點點，漢口經濟還不一飛衝天！　　先就內債而言，李想認為在清季中國民生凋敝已極，國家財政破產有不可終日之勢時，發行內債是可行的。　　“公債實為財政一大妙用。”李平書立刻眼冒金幣，說道：“只是漢口有這個條件嗎？”　　李大帥自信滿滿的說道：“早前張之洞在漢口除了自鑄銀元之外，自發紙幣，還自發公債，而且管理的還不錯。不過這場辛亥革命之後，以滿廷的信譽為擔保的紙幣公債貶值的厲害，我臨時合併漢口幾家官辦銀行成立的工商銀行，在救市的過程中也積累了不少的經驗。發行新紙幣――人民幣，還算穩定，因為工商銀行的本身有兩湖財團的財力支撐，和漢口軍政俯政策扶植，在漢口已經是貿易普遍結算的貨幣，發行公債也是水到渠成。”　　李平書點點頭，工商銀行這個名頭李平書也聽過，人民幣也聽過。發行紙幣和發行公債，這都是賺不完的錢。　　李大帥以手輕輕敲着膝蓋，繼續說道：“發行公債，從國民生計上說，國民以現金貸與國家而取其息，這些現金也就變成了生息的資本，國民購得公債后，若有不時之需，還可用公債抵押以治產。如此輾轉，可以以一現錢而同時為百數十人所利用，於國於民，都有裨益。當然，發行公債須遵守原則，公債可發，但決不可‘不擇時不擇事而舉債’。公債發行的原則：一是一國的‘恆費’（經常費用）決不能以舉債來彌補。因恆費的性質不能有所增殖。二是利用舉債以應付能殖利於將來的特費（今歲或今後數歲特用之，過此以往，則當停廢的費用），還要作具體分析，即必須以將來所收效果確有把握為標準。因為支應國費，要以‘生計主義’為準則。所謂生計主義，就是‘以最小之勞費，得最大之效果’；違反它，就是浪費，決不可以舉債。此外，公債應募的對象主要是資本家，公債的應募力，產生於資本的一部分。非在民間、社會廣開公債利用之途，則公債不能發生等……”　　身為上海商務總會總董的李平書不斷點頭，李大帥這些觀點還是頗有見地的。　　“至於外債，”李大帥組織一下語言，“舉借外債不如舉借內債。但我對外債並不採取排斥態度，我認為關鍵是能否利用得好。根據西方國家的經驗教訓，結合當今中國的實際情況，對利用外債的利弊，宜借不宜借，何者宜借何者不宜借等問題，具體的每個問題都要全面的分析，具體對待。我的意見，其實就是一個舉借外債的原則問題。必須要考慮用之於生產，對外資引入后要妥善管理，對分期償作好周密計劃等……另外，舉借外債，有一最根本的前提，就是進行徹底的革命，建立一個主權完整獨立的政權！不是我說句狂話，如今中國擁有完整主權的政權只有漢口！也就是說，只有漢口舉借外債，才不用害怕外人像控制上海一樣控制漢口的經濟命脈！”　　李平書點頭點得脖子酸痛，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也是有李大帥獨到之處的。他真不知這位年輕的李大帥怎麼就這麼大的能耐，哪裡學來這麼龐大複雜系統的專業知識，把方方面面的利弊解析的這麼清清楚楚，就是洋鬼子地界大學府的經濟博學士也未必這樣的廣博精湛的學問。　　雖然狀元公張謇在振興實業，推行棉鐵政策過程中，提出了利用外資的問題。他認為外資可以利用，如何利用，他有自己的較為系統的思想觀點。他提出在我國資金不足時，只要“契約正當，權限分明”，可考慮利用外資來開發中國資源，這樣，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又可減少到國外購買物資，還能為國人學習技術提供場所。利用外資的方式，可分“合資”、“代辦”、“借債”等。　　狀元公還要求外商在中國承辦企業，應“遵守中國法律”，並建議政府要對外商進行監督、管理。狀元公這樣的要求，在李大帥的理論面前立刻表現的非常不切實際。如果中國徹底的革命，建立一個主權分明，獨立自強的國家，洋鬼子憑什麼“遵守中國法律”，洋鬼子憑什麼服從政府的“監督、管理”？　　由此可見，張騫等人並不反對舉借外債，利用外資，關鍵在於要具備相應的條件和使用要得當，這有其合理性，但是洋人對虛弱的中國從來都不講理！　　洋人也只有凶名傳世的李大帥才會講理。想通了這一節，李平書揉着酸痛的脖子說道：“我一定會說服各位議董和議員、會員，促成兩湖財團和江浙財團的合併！”　　李大帥看到旁邊黃金榮欲言又止的樣子，他又笑了笑，道：“黃老闆，‘三件套’已經過時，你要信得過我指點的明路，咱們就好好的合作。”　　李大帥不忘對其黃金榮循循善誘道，至於上海灘地下皇帝肯不肯，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勾搭上李平書之後，李大帥對黃金榮一點都不介意了。　　這些天上砸餡餅得好事，顯然讓黃金榮到現在還有點暈，坐下來抽了半天煙還是有點精神恍惚。　　“為什麼聯合江浙財團？”水仙有點奇怪地問李大帥。“我相信即使沒有江浙財團的參与，兩湖財團同樣會成為中國第一財團，甚至亞洲第一財團！”　　“中國要振興實業，內而建立獨立的民族工業體系，外而抵制帝國主義經濟侵略，達到國富民強的目標。兩湖財團畢竟局限於兩湖之地，而舉募公債不能超過兩湖民眾應募力之上，否則將引起兩湖經濟的疲弊。在我看來國民每年所得的資本，首先必須保證生產的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只有暫時不投入再生產過程的閑置資金即所謂遊資，國家才能利用公債來加以吸收，不然的話，就將妨礙國民經濟的發展。其實江浙財團有大量的閑置資金，東南財富幾乎全在他們掌握，江浙財團手裡那麼多的閑置資源，既然是資源，為什麼不利用起來，讓漢口成為中國內陸最耀眼的明珠呢？將來漢口的發展必須考慮的問題太多，首先，糧棉是人民的生計之根本，且棉花又是工業之重要原料。因而，大力發展糧棉、蠶桑、茶林業是關係到實業發展之根本。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亦要發展資本主義的大農業生產，改革那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鼓勵墾荒拓荒，興辦資本主義大農場，採用先進的生產種植技術，運用机械化耕作，引進科學的管理辦法等等……目前國計民生最急需的輕工加工業，如紡織、繅絲、製糖、捲煙、麵粉加工、榨油、造紙、印刷、制陶業等都應大力發展，充分利用我國物產豐富、市場廣大等有利條件，把西方列強輸入的日用品和輕工產品趕出市場……這些投資全由兩湖財團負責，可能嗎？”李大帥哈哈大笑。　　“大帥高見！”好多馬屁犹如黃河水泛濫，一發不可收拾了。　　我也就是剽竊一下先賢們的想法罷了，李大帥一陣奸笑。　　“上海商務總會還沒有正式同意，你不怕得意太早了？”水仙越是看不慣李大帥得意忘形的樣子。　　“同意！”李平書趕緊接口，“我一定會讓他們同意的！”　　水仙眨着一雙妙目，氣得無語。

# 第二百八十二章 魔鬼的誘惑（二）

　　休息室外面響起一陣凌亂輕盈的腳步，接着休息室的門再次打開，一個穿着偏襟小棉襖的嬌俏小姑娘像春風一樣輕盈地闖了進來。　　“徽音，慢點兒！別磕着碰著兒！”　　幾個一個清柔的小女聲在後面追着她喊，隨着后就見三個年齡稍長的小女孩帶着個四、五歲大小的女孩嘰嘰喳喳的走進來，瞧見那個偏襟小棉襖的女孩，她們不禁喜出望外地迎上前來。剛剛走出幾步，年齡稍長的女孩們顧盼之間立刻發現休息室怪異的氛圍，省起自己身份，出於矜持，只好又停了下來不停的回顧身後，應該是在等她們後面的來人。　　叫徽音的小女孩朦朧的眼光左顧右盼，好像認出李平書，走過來禮貌的說道：“李叔叔好。”　　李想一瞧這冒冒失失闖進來的小女孩兒一陣風似的跑步小臉通紅的，漂亮瓷娃娃似的。她的名字叫徽音？這個名字實在是耳熟的很。　　李平書對這個調皮活潑的小女孩倒很喜歡，見她氣得呼呼直喘，忙站起來呵呵笑道：“原來是林家的大小姐。來來，坐下喘口氣，瞧你累的。你父親呢？”　　“還在後面哩，”她嘟着小嘴兒，氣喘噓噓地走過去一屁股坐在李大帥對面的位子上，又朝門口的姐姐妹妹們招呼道：“你們都過來嘛。”　　水仙似乎也非常喜歡這個漂亮的小女孩，喜悅地吟哦着《詩經・大雅》中的詩句：“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這是我祖父給我取的名字。”徽音小妹妹笑起來頰上有兩個深深的酒窩。“姐姐，你真漂亮，就像是畫裏面的人兒。”　　水仙笑的更迷人了。　　林徽音這個名字就像附着魔鬼的誘惑，李大帥忍不住惡狠狠的盯着她看來好一會，幾乎讓別人以為他有某些邪惡嗜好。就是眼前這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長成民國第一美女，多少民國傳奇人物拜倒她石榴裙下，有人為她終身不娶，有人為她妻離子散，有人恨她入骨，也有人為她墜機身亡……　　這時候休息室門口等待的女孩們終於等來她們要等的人，一個軀幹短小，而英發之慨呈於眉宇。貌癯而氣腴，美髯飄動，益形其精神之健旺，倜儻之中年男人走進來。　　“宗孟，快過來。”李平書起身立刻給李大帥介紹，“這位是聞名天下的鄂軍大元帥李想。”　　林長民立刻整理一下衣冠，想不到抽空陪女兒和外甥女來禮查飯店看個電影，卻碰上最近風頭最勁的李瘋子。無論是在這場辛亥風雨中闖出的蓋世功勛，還是和他老友湯化龍女兒的八卦，都成為街頭巷尾爭相傳誦的傳奇。　　林長民仔細打量這為年輕的過分的李大帥，他相貌清秀如煙柳，只有那眼神偶而露出一絲如神威的凶光，張揚他傳世的凶名。　　李想特謙遜的笑笑道：“虛名對我來說都是浮雲。”　　李想這話假的連小孩子都聽出來了，林徽音小鼻子可愛的皺起來，對着他直哼哼。水仙簡直愛死她了，摟着她狠狠的親上一口。　　李平書又說道：“林長民兄乃光緒廿三年的秀才。后兩度赴東洋留學，最終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林長民得中外文化涵養，且廣結政界名流，所交如日本的犬養毅、尾崎行雄，中國的張謇、岑春煊、湯化龍、宋教仁等，均政壇顯要。去年他與同學劉崇佑在家鄉福建創辦了福州私立法政學堂，擔任校長。”　　如今介紹林長民，往往說成“林徽因的父親”，而當年提到林徽因，則要說成“林長民女兒”。在清末民初，林長民委實是叱吒風雲的倜儻之士。　　“林長民？”李想發散聯想，好奇的問道，“以《與妻書》凜然殉道的林覺民，與林覺民一起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尹民，與你什麼關係？”　　“是堂兄弟。”林長民驕傲的說道，他雖然他和湯化龍一樣是個立憲會的名人，但是現在革命了，他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兩個革命名人做兄弟。　　李平書笑着說道：“武昌起義爆發。林長民把法政學堂交給別人管理，他奔走於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到處宣傳革命。”　　李大帥蕭然起敬，敬的就是他兩個殉道的兄弟，說道：“為了犧牲的革命同志，我們也要把革命進行到底！”　　面對如此激進的李大帥，立憲派的林長民無言以對。　　“一家人都搬到上海了？”李平書隨意的問道，岔開話題。　　“父親客居上海，投股商務印書館以助現代出版事業。”林長民點點頭，“母親已經去世，徽徽也到了上學的年級，所以乾脆把家從杭州搬到上海，即可以和父親住在一起，也可以給徽徽一個好的受教育的環境。”　　李想頷首點頭，原來有個非同俗流的父親，這樣開明的家庭出來的後代，追求時代潮流當在意料之中了。他說道：“讓孩子接受現代教育，是適應當代潮流的必須。女孩子更加需要知識，來擺脫幾千年封建枷鎖的束縛。上海的學校確實比起其他地方都要好，你準備挑選哪所學校啊？”　　林長民微笑着看了看女兒林徽音，說道：“我們家住虹口區金益里，徽徽與她的表姐妹們就入附近愛國小學，讀二年級，並侍奉祖父。”　　林徽音水靈靈的大眼睛忽閃忽閃地瞧了李想半天，忽地叫道：“一樓大廳革命軍戰士在唱的《七律・革命軍佔領南京》真是你寫的？”　　她小小的腦子裏面，既裝了無數的詩歌辭賦、歷史典故，也裝了無限動人的情感和點子。眼前的李大帥並不是坊間傳說的凶神惡煞，而且他的詩歌辭賦很吸引她的注意。　　林徽音的個頭兒剛到李大帥的肚肌眼，也不知是年紀小還不懂男女之別，還是被她風氣開放的家裡人給寵壞了，她竟然湊到李大帥跟前兒撫摸了他腰間掛着的博朗寧左輪手槍一下，小人兒老氣橫秋的贊道：“看不出，你還允文允武。”　　小姑娘一湊近了，一股香風撲來，李大帥竟然不禁尷尬地退了一步。雖然只是個小屁孩，但是林徽音這個名字，給了他很大壓力。　　他父親林長民跟個沒事人兒似的杵在那兒不以為然。　　林徽音小妹妹伸指在李大帥肚皮上一點，墊起腳尖悄悄說道：“我幾個表姐可喜歡你了，成天在報紙上尋找關於你的故事……”　　李大帥乾咳兩聲，輕柔地摸摸林徽音的小腦袋，向水仙、呂中秋和宋缺三人連使眼色，嘴角里卻又含含糊糊地道：“一路舟車勞頓，我去客房休息了――失陪，失陪。”　　林徽音古靈精怪的，如何聽不出李大帥話中躲避的意思，她皺了皺鼻子，一臉的鄙視，搖晃着腦袋甩開他的臭手，冷哼一聲道：“再見！”　　“再見！”李大帥無可奈何，竟然被小屁孩鄙視了。“最好再不相見。”　　李大帥一行人走出休息室，水仙輕輕盈盈地沿着曲廊走到僻靜無人處，四下一瞧忽地停住腳步轉過身來，似笑非笑地望着李想道：“李帥……您今天的威風全折在小孩子的手上了。”　　“我有嗎？”李想瞧見她神色，不禁惱怒地逼近了她一步，近到息息相關的地步。聞到着她身上馥雅的體香，語氣又疲軟下來，說道：“只是頭痛同這種小女孩兒打交道而已。”　　水仙眼波一轉，慢慢地眯起來大眼睛，美麗絕倫的臉上滿是恍然大悟的表情，一臉黠笑地道：“你不會喜歡女……”　　“阿水，你去死！”李大帥勃然大怒，雙眉一凜，立刻截斷水仙的胡說八道。　　水仙忽地“咭”兒地聲笑，如同春花綻放，這一得意笑起，居然雅態研姿，舉措也嬌媚之極。　　被耍了！李大帥恍然大悟，恨得牙痒痒。　　水仙背着雙手，笑容可掬地道：“大帥現在是真的回房休息，還是另有要是要辦？”　　“我就是個苦命人，哪有時間休息。”李大帥苦笑道，“你不是說夏清貽得南京先鋒隊聯隊長朱葆誠介紹，今晚與蘇軍總參謀顧君忠琛，及元帥府秘書官俞仲還等十餘人在禮查飯店秘密會晤嗎？在哪裡，帶我去。我這樣大張旗鼓的來到上海，兩邊的人不是都躲着我嘛，我就要去會會兩邊的人。”　　水仙注意到了李想臉上一閃而逝的憂鬱，眼中的疲憊和滄桑，自從武昌舉義之後，他就沒有好好休息過吧？水仙收起笑容道：“就在六層樓的孔雀大廳。”　　“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李大帥眼中閃過一道精光，“密談放在這樣熱鬧的地方反而變得不引人注意了。真是高明。”

# 第二百八十三章 密議奧室（一）

　　夜色深沉，禮查飯店，燈火輝煌，人影往來，喧笑之聲，處處可聞。　　水仙湊到李大帥耳旁吐氣如蘭的道：“禮查飯店的頂層大餐廳孔雀大廳十分寬敞豪華，可容納五百人就餐或跳舞。晚上，交響樂隊在此演奏，八點整，穿得衣冠楚楚的客人來此進餐，其氛圍很適合客居的洋人的高層次享受。此外，餐廳部還增設了許多小間分隔的雅座。在寒冷的冬季，由最新供暖系統提供暖氣；在炎熱的夏季，則可用大量的電風扇來驅暑降溫。由於禮查飯店的舞廳頗有名氣，因而在光緒二十三年，當時的上海署理道台蔡鈞曾在禮查飯店舉辦過大型舞會，慶祝慈禧太后六十壽辰。應邀出席舞會的有各國駐滬領事和旅滬的主要外國商人，這是在上海最早舉行的大型交際舞會。緊接着禮查飯店又首次開創在周末及星期天的晚上舉辦了‘交際茶舞’，舞會直至深夜才結束。從此，交誼舞會開始在上海盛行起來。晚上，巨大的水晶燈亮起，外交使節、寡頭巨商、軍政要員都以在這孔雀大廳五百多平方米的彈簧地板上起舞為榮。”　　“這樣說來，那些混蛋能進入這裏也是有點身份啊。”李大帥似從林徽音小妹妹的打擊完全回復了過來，充滿生趣的道：“這樣高級的場所一般人也進不來，實在沒有比這裏更適合訂開秘密議會之奧室！這都被你查出來了，真有你的。”　　李大帥說著一指點在水仙額頭，把這張湊的太近的絕美容顏推開一點點，不待她氣惱的反彈，徑自舉步走向孔雀大廳。　　水仙氣得嘟着嘴，只好追着他去了。　　一路進了金碧輝煌的孔雀廳，裏面早已經是一派衣香鬢影，歌舞昇平之景了。巨大的水晶花燈處處，光如白晝，擠滿了侍者和賓客。　　只是沒有水仙說的交響樂團在演奏，是金鷹衛的這幫精力旺盛的傢伙在哪裡激情迸發，慷慨高歌：　　鐘山風雨起蒼黃，　　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　　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間正道是滄桑。　　一曲高歌，熱情奔放，氣勢雄渾。時而如山雨欲來風滿樓，時而如金戈鐵馬奔騰。一派殺氣蒸騰，驚心動魄，與這個美輪美奐，旖旎溫香的孔雀大廳格格不入。但是依然博得滿堂喝彩，即使洋人也不吝嗇掌聲。　　李大帥攜手水仙，就像帶着漂亮女友來此鬼混的花花公子一樣，大搖大擺地走進人群里，心中大感有趣，金睛火眼的打量那些刻意裝扮得花枝招展的分叉開到了大腿根的旗袍女客，不時指指點點，評頭品足，似乎把來到孔雀大廳要辦的正事完全置諸腦後。　　恰此時，戰士們的《七律》唱完，離開霸佔許久的舞台，西洋交響樂隊立刻新奏了一支舞曲，氣氛變成另一種熾烈。許多男人興奮地攬了喜歡的女子纖腰步下舞場。　　廳內靠牆一列十多張檯子，擺滿了佳肴美點，紅酒香檳，任人享用。　　水仙挽着李大帥在人群中左穿右插，讚歎道：“這是林徽音剛才提到的那首七律？豪放雄壯，有王者之氣。”　　“那是自然，”李大帥得意忘形道，“也不打聽打聽是誰寫的？”　　“說你胖就喘上了，”水仙媚笑一聲，在他腰間掐了一把，“如果是在艷陽天，陽光透過花玻璃製成的屋頂灑在廳內，五彩斑斕，如同孔雀開屏。這便是孔雀大廳之名的由來。現在只能看看穹頂的星光。”　　水仙的眼光不經意的掃過跳舞場上的紅男綠女，卻沒有想到在那一派衣香鬢影當中，許多人正真暗暗注意着他們。　　水仙在李想的臂彎當中犹如小鳥依人。李想雖然是拿破侖式的小個子，但是戰火中淬鍊的鐵血男人味在這脂粉堆里非常耀眼。水仙的絕色，更添李大帥的英雄氣概。她伴着他，如天造地設的一對壁人，款款而來，在人群當中是那麼的耀人眼目，那麼的，相得益彰。　　水仙忽地低呼一聲，扯着李想的手臂。　　李大帥一頭霧水，不解道：“什麼事？”　　水仙伸出一根纖細白嫩的手指一指，低聲道：“看！”　　李大帥疑惑的探頭望去，只見漢白玉的羅馬立柱旁邊，六七個貴介公子，還幾個是洋鬼子，在男女紛沓的賓客群中，正團團圍着兩個美麗的少女在說話，一個少女長得像艾薇兒，一個少女身材完美的像印度公主，相當惹人注目。　　李大帥精神一振，差點就吹響流氓口哨，嘿嘿道：“這兩個妞兒確長得很美。那個淡金色長發，身材魔鬼的是印度女孩吧？”　　水仙氣惱的又狠狠的在李大帥腰間細肉擰了一把，說道：“我不是說她們，再看遠一點好嗎？看樓上包廂……你還真容易對女人動心！那個女孩是擁有印度皇室血統的公主，我懷疑她是個間諜，你小心點，別色迷心竅的墜入她的美人計。”　　李大帥依依不舍的移開目光，這才見到樓上包廂的扶欄上，滿是精緻的巴洛克浮雕，包廂的一組豪華真皮沙發中，主位上坐了四個人，其他人都只能坐在靠邊的地方，更突顯了這四個人的身分地位。　　中間一人鬚髮皓白，氣度威猛，雖是坐着，但仍使人感到他雄偉如山的身材氣概。　　另一人身穿長衫，星霜兩鬢，使人知道他年紀定巳不少，但相貌只是中年模樣，且一派儒雅風流，意態飄逸，予人一種超凡脫俗的感覺。　　李大帥這些日子來閱歷大增，但仍感到這兩人超然出眾之處。這兩人都留着辮子，應該就是北方來人，夏清貽和廖宇春。　　陪這兩人坐着說話的是個革命軍軍官模樣的兩个中年人，應該是蘇軍總參謀顧忠琛和元帥府秘書官俞仲還，都是非常有氣派，亦給人精明厲害的印象。　　這時水仙的聲音在李大帥耳旁響起道：“左邊的辮子男夏清貽，右邊的辮子男是廖宇春。北方來的秘使，專門配合唐紹儀暗中行事。如今和議進入僵局，他們就是想從元帥府黃興先生哪裡尋找突破口。”　　李大帥一笑而過，說道：“被我碰上了，就休想如他們的意。”　　水仙低聲道：“那還不快上去！”　　就在此時，那兩個非常有氣度的辮子男，都像察覺到兩人在注視他們般，眼神不約而同向兩人射來。　　自李想和水仙步入孔雀大廳，就已經吸引許多目光，他們也早就注意到了，而且也知道李大帥正下榻在禮查飯店，卻想不到這個花花公子似的年輕軍官就是李大帥。看到這一對壁人注視着他們，他們也立刻不約而同的反過來注視着這對壁人。　　李大帥直奔他們這個包廂，囂張的報上大名。　　這是一個維多利亞巴洛克風格的包廂，一個小型長條桌在這裏一點也不嫌擁擠，昂貴地水晶電燈讓這裏遠離了黑暗，長條桌上南北來地賓客涇渭分明，看到了這對壁人走進這個包廂，他們原本細聲細氣的談論立刻停止了，每個忍都在上下打量着這位神秘傳說一般的漢口李大帥。　　可能是李瘋子在所有人意料之中那種囂張跋扈，瘋狂的形象太過於流傳廣泛，以至於李大帥花花公子的氣勢讓南方和北方的賓客看傻了眼，特別是李瘋子的風流俊秀混合軍人的鐵血，孔雀大廳里他們之中大多數花花公子完全成了繡花枕頭，甚至那些充滿成熟魅力的成功男士也沒有可以匹敵的。年輕的李大帥渾身的青春氣息讓他們嫉妒，水仙美人的美麗讓他們幾乎忘記了呼吸。　　侍者們恭敬地拉開了椅子，將李大帥和他帶來的美麗女伴水仙安排在了主桌地左側，南方革命黨人的陣營。　　桌子的距離有點寬，李大帥投過去的目光無比遙遠，銀制的餐具在水晶燈光中褶褶生輝着。　　“非常歡迎來到上海做客，我們革命軍的大英雄李大帥。”和李大帥同樣坐在左側第一位上的中年男子站起了身，非常有禮貌地舉起了酒杯。這位中年男子蓄着精心修剪過的短須，革命軍軍官服上，別著一枚別緻的勳章。　　“晚上好，一點虛名不過浮雲，能認識蘇軍總參謀是我的榮幸。”李大帥也端起了面前高腳玻璃杯，反射出的極品紅酒如血的顏色一顫一顫，眼神偶爾會露出一絲精光，給很多人不少的壓力。“上海是個美妙的城市，禮查飯店更是夜上海的明珠。”　　“你認識我？”中年男子顯然有點驚訝。　　李大帥指了指他胸口的勳章，上面有顧忠琛三個字，蘇軍總參謀恍然大悟，哈哈大笑。　　“李大帥，榮幸地為你介紹一下，這位是元帥府黃克強先生的秘書官俞君仲還……”顧忠琛恭敬地對着另一位革命軍軍官，腦袋微禿泛着油亮地中年男人點了點頭。　　李大帥覺得那傢伙的髮型不是一般的傻，不過禿頂也不能怪他，於是微笑的點點頭。　　“……這位是北京紅十字會夏軍清貽，江南名下士……”　　蘇軍總參謀的目光轉向了那位儒雅的辮子男，這位辮子男面無表情地對李大帥看了一眼。　　“……這位是保定小學堂教席廖君宇春。”

# 第二百八十四章 密議奧室（二）

　　其他地介紹，李想都沒有聽進去，他地目光只停留在了這兩位辮子中年男地身上，兩個傢伙雖然面無表情，但是打量李想地目光很耐人尋味。　　讓很多以為李大帥是瘋子地人都失望了。這位李大帥的舉止非常上海灘非常許文強，他穿着地軍服不但英武不凡，在孔雀大廳里的交際茶舞會上顯得既與眾不同又非常又風度。尤其是那頂大檐帽，比起大多數洋大人的禮帽更加的氣派，他身邊的這個美女，孔雀大廳中的女子原本也有幾個在上海灘素以美貌馳名，跟水仙一比較，立刻變成了明月旁邊的星星。　　“余等此次南來，實因大局摧殘，恐有復亡之慘，瓜分之禍，爰以個人名義，為同胞請命。其宗旨在疏通南北感情，以求平和解決，同志諸君，素以利國福民為務，諒邀贊成。”長相比較粗豪的廖宇春開門見山，開口文不文白不白的表明意圖。　　“甚善。”南軍方面的十幾個人立刻假模假樣的說著言不由衷的話，極表同情。　　“廖先生，恕小子孤陋寡聞，我從沒聽說因革命而滅種的民族，也沒有聽說不革命而振作的國家！革命就會遭受瓜分覆亡，太搞笑了！拜託你們可不可以自己的民族有點信心！中國非革命不能獨立，非革命不能崛起！我想你應該知道我們南軍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你還是回去勸勸袁世凱，不要做人民公敵，最後拉着一生心血創建的北洋陪葬，早早反正，提着溥儀的腦袋來南京，國民議會裡也有北洋的席位。他不是想做總統嗎？就來參加競選啊！”李大帥懶得和他們虛與委蛇，直接就開門見山。　　李大帥一句話就把局面說僵，南京先鋒隊聯隊長朱葆誠立刻跳出來和稀泥，他笑道：“廖君向在北洋，辦理學務。夏君系北京紅十字會員，於北軍不負責任。李大帥說話嚴重了，此事大可討論，大可討論……”　　“抱歉，李大帥的話，春可以轉達，但是未必可以湊效。”廖宇春貌似慚愧地一笑：“春之此來，雖以個人名義，實為多數同志之代表，但不是袁宮保之代表。始願所在，不僅空言討論，要期見諸實行。不然，彼此堅持君民兩說，各執一詞，勢必再啟釁端，自取覆滅。是以吾輩首須破除成見，以顧全大局為本。即夏君辦理紅十字會，亦以鄭重人道主義，保全同胞生命，為唯一之宗旨。而北軍將校中之洞達時局，深明大體者，亦多贊成斯旨。李帥大言革命，言之有理。湖北一戰，流血犧牲獨多，李帥可有鄭重人道主義，保全同胞生命之念，或許一將功成萬骨哭，李帥只想成就自己的一世英雄功名。如是如此，李帥目的已成，天下誰不識李帥威名，亦可收手。”　　“哈哈哈……”李想覺得這傢伙也夠直接的，而且立刻對他展開反擊。敢於遊說南北，果然有一張利嘴。　　“馮國璋焚掠漢口，何獨不省人道？”水仙挑了挑秀氣的眉尖，還沒等李大帥開口她率先反擊。　　精明的李大帥看到江南名下士夏清貽掩飾着貪婪的眼神從水仙身上掃過，才擺出文雅的架勢說道：“漢口之劫，理由甚為複雜，言人人殊，或曰系鐵忠復讎所為，或曰由兩軍炮火所熾。而據北軍兵家之言，則謂房舍密集，有礙戰線，兩軍利害相同，皆因取便動作，各有必燒之勢，非一方面之咎也。又聞當時民軍，曾有多數掩藏民家，乘隙狙擊北軍，兵士大憤，縱火報復，官不能制，遂使七八里繁盛市場，頓成火燼。余至漢皋，目擊慘狀，幾不忍睹。訪諸居民，始知本地流氓，亦有縱火圖劫之事，可見窮兵黷武，大非國家之福。”　　廖宇春也微笑辯解道：“此案據民軍之言論，及各報紙之鼓吹，似皆歸罪於一人，然而吾甚為馮冤之。仆素主持公論，向無阿好，獨於名譽所關，有不得不代為剖白者。漢口克複之報，為蔭昌所電奏。可見當時蔭尚未經交卸，迨馮接統北軍，已在火起數日之後。且吳祿貞奏中，所請嚴行治罪者，只及蔭昌、易乃謙、丁士源三人，而並未及馮，是其明證。試一尋繹，當可恍然。”　　李大帥冷笑連連，一口抽幹了杯中的酒，沒想到馮國璋焚燒孝感和漢口兩城，一場慘無人道，驚天動地的大事，被他們幾句話輕飄飄的抹去。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就是說的他們。　　水仙也是一聲輕蔑地冷哼，說道：“對於助紂為虐，屠殺漢口平民地滿廷走狗，你們竟然說這個罪魁禍首是怨枉的？”　　“那是您地說法，水仙小姐。”夏清貽神情篤定：“事實如何，已經被《人民日報》寫的面目全非，世人看到的全是你們想讓世人看到的。”　　李大帥的手擱到了桌子邊上，這個江南名下士再干雞罷羅索一句，他就準備掀桌子潑辣相了，反正他從來不期望袁世凱能心向革命。　　一直沒有說話的蘇軍總參謀顧忠琛開口說道：“吾夙知馮之為人，尚不至殘酷若是。但此等惡感，皆由其首當革命鋒鏑之沖，甘為共和人民之敵，叢怨所歸，亦固其所。”　　到底是蘇軍總參謀，他一開口，眾均首肯，包括元帥府秘書官俞仲還在內，全都陷入了沉默。　　李大帥冷哼一聲，就要掀桌子，水仙卻一把按住他的手，微微搖頭，由她手心傳遞的溫潤讓李大帥發熱的腦袋稍稍冷靜一點。　　“顧先生，如果我沒有記錯，您現在是蘇軍總參謀。您現在是在為民軍效力？”李大帥感覺這老傢伙再給北洋軍開脫罪名呢。　　蘇軍總參謀一連剛正不阿的笑了笑，說道：“即使身為不同陣營，也不能睜眼說瞎話。黑就是，白就是白。吾夙知馮之為人，尚不至殘酷若是。”　　廖宇春趕緊出來證明道：“仆與馮公同游日本，共事多年，實為性情道誼之交，習知其人饒有肝膽，非鹵莽滅裂者可比。”　　顧忠琛一臉神往的恭維道：“聞段軍統頗有儒將之風，惜未一面。馮則於太湖大演習時見之矣，曾聯縞糹寧之歡。”　　身為北洋系統的廖宇春聽說他的敬仰，趕緊謙虛地道：“馮、段二公，在北洋資格最深，聲望亦最著，而滿廷以為袁黨，忌而不用。當鳳山專權納賄，濫鬻官爵時，二公獨守正不阿，為世所仰。迨貴族弄權，二公益復�髻鹽櫱模�朝廷虛與委蛇，置諸閑散之列，北洋將士，咸抱不平。”　　李大帥和水仙冷眼看着他們互相吹捧，氣氛雖然不沉悶，但是有點尷尬，每個人都滿懷着心事。　　俞仲還微笑道：“如君所言，二公非全無國家人民思想者，此次民軍倡義，無非為改革政治，以富國強種為宗旨。各省聞風響應，足見性情雖異，好惡無殊，二公與項城皆一世之英，豈獨於好惡同民之理，尚不了解？今試問滿清惡劣政府，果足有保存之價值乎？古語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又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先哲垂訓，足以昭示萬古。昔湯放桀、武王伐紂，在迂儒視為非常之舉，而亞聖則謂之誅匹夫，以其無君人之資格也。本朝入關竊據神器，而多爾袞復史可法書，明言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明朝。其欺天下後世，至今讀之，令人髮指。不料三百年後，以袁、馮、段三公之為人，猶甘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誠不知其是何居心。”　　李大帥忍不住看了俞仲還一眼，這還像個革命黨人說的話，斜眼瞄着兩位辮子男，冷笑道：“袁世凱不會是在學多爾袞吧？”　　李大帥語氣中帶着一點刻薄地味道，問得非常歹毒。原本歷史的軌跡也確實如李想所說，袁世凱竊國之後為自己找了一個很好的借口：對南軍說自己的權力得之滿廷，對滿廷又說自己的權力得之南軍！其欺天下後世，至今讀之，令人髮指。竊國大盜，名不虛傳！　　廖宇春臉色一凜，避開了李想的問題，面對俞仲還說道：“中國人民無愛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統無血族之關係，一由君主無愛戴之價值。今民軍進種族革命，而為政治革命，用意極為正大。若夫中國之兵素知有將，而不知有國，更不知有君，此次北軍所以誓死與民軍為敵者，亦由其心理中不知有滿廷，而唯知有項城耳。”　　夏清貽也展開如簧之舌幫腔道：“吾於袁、馮、段三公，皆無一面緣，特以鄙意揣之，不但北軍將士，與滿廷無絲毫感情，即項城之於滿廷，亦何獨不然。庚辛之間，畿疆糜爛，項城聯合江鄂，保障東南，厥功甚偉。嗣復經營燕趙，煞具苦心，乃兩宮甫經升遐，即遭擯斥。若非南皮從中營救，幾攖不測，良弓狡兔，令人寒心。項城決非愚馬矣，或墜諸淵，或加諸膝，而謂其絕無芥蒂甘為滿廷鷹犬，似可決其無是心理，但目前所處地位，有不得不然之勢耳。”

# 第二百八十五章 密議奧室（三）

　　李想又抽干一杯紅酒，鐵青的臉上泛起了紅色，將杯在桌上平平一推，冷笑道：“我怎麼聽說袁某人在北京高喊帝制，大表忠君愛國之心！”　　俞仲還呵呵笑着為李大帥斟酒，說道：“項城既與朝廷無毫髮感情，現在權貴已黜，攝政遜位，皇統僅止一線，若存若亡，大權悉操項城之手，則南北所爭者，已不在滿而在漢。吾恐民軍將移其仇視滿族之毒，而加諸項城一人之身，毋惑乎舉世疑其意欲篡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之非無因也。不然，彼獨深拒共和，又果何為哉？”　　顧忠琛也微笑着說道：“民黨中人，大都光明磊落，以國利民福為主，決無自私權利思想，但求共和成立，即便棄甲歸田。黃、黎二公，亦皆如是存心，是以日前公舉總統，均力辭不就。”　　顧忠琛這句話一出，端着酒杯的李大帥猛撇嘴。他們前段時間還在為大元帥之爭鬧得很不愉快，黃興就因此負氣不願赴南京組織臨時政府。黃興確實光明磊落，但是如今的形勢卻變成對革命的不負責任！黎元洪也算是光明磊落，那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有幾斤幾輛，聰明的他才不願爭這個總統。　　“項城之國家人民思想，亦未嘗不加人一等，況現在人心大勢所趨，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稍加遏抑便成潰決。項城身當其沖，豈不欲挽此狂瀾，歸於底定？”對於革命黨人的質問，廖宇春也是早有準備，他隨手拿出幾條保皇黨的言論反擊道：“而顧遲疑不決者，實因各國政治進化階級，大都由專制而進於立憲，由立憲而躋於共和。中國人民程度，正在幼稚時代，教育尚未普及，一切徵兵、納稅之義務，亦未實行，一旦躐等而享共和，恐人民不就範圍，妄行不規則之自由，適足以擾亂治安，破壞秩序，此所以深思熟慮者一也。各省獨立，黨派紛爭，如湖南都督，兩次被殺，安慶都督，三易其人，九江馬、徐之傾軋，蕪湖孫、黎之自哄，攘奪相尋，意氣用事，義務未盡，權利先爭，不能為共和之福，轉足為共和之害，萬一大總統所舉非人，大局更難收拾，此所以深思熟慮者二也。有此二端，不得不躊躇審慎者，大約為此。至篡取云云，石勒且不肯為，而謂項城為之乎？”　　“這不過是康、梁保皇黨，立憲派的陳詞爛調，以為李某不識它？”李大帥一聽便知，這是套了梁啟超“開明專制論”第一論綱雲：中國今日萬不能行共和立憲制之理由里的話大言欺人，順口應道，“然世界各國，其自由民，寧伏屍流血，以求共和者，豈太愚耶？”　　廖宇春搖頭晃腦滔滔不絕地正說得正得意，乍然被李想這一句“陳詞爛調”的話堵了回去，倒一時做不出好文章翻案，乾笑一聲端起杯來飲了，笑道：“余南下，豈不正是為減少流血犧牲？”　　旁邊俞仲還和顧忠琛見他二人霹靂電閃地交鋒，不由心裏暗自佩服。　　“沒有什麼話可以講了吧？”李想冷笑道，“方才算是不錯的一個開場白。”此時他拿住了勁氣，已完全不像一個氣得要掀桌子的人了。　　“嗯�D�D是這樣，”廖宇春第一次只是在大智門遠遠的看過李想，但從這次與李想的接觸中，不知怎的，對他有些折服，微微一笑說道，“其實李帥已經知道，我們南下，是為化干戈為玉帛，許多事情是很好商量的。”　　“然則廖君亦不贊成共和乎。”顧忠琛沉思了一會兒，終覺得將廖宇春的政治傾向搞清楚心裏踏實一點。　　廖宇春聽了臉色不以為然，但是卻躊躇良久方說道：“仆於共和非不贊成，前說特發明項城之心理耳。”　　“贊成就是贊成，不贊成就是不贊成。”李想斬釘截鐵地說道。他帶着不屑一顧的神氣徑自夾了一口菜，狠狠地嚼着，水仙捏着雪白的手帕溫柔的給他擦去嘴角地油脂。李想終於見識玩政治的人怎麼說話，他們能夠同時回答是Y與N，而且表達任何的觀點。　　顧忠琛搖了搖頭，制止李大帥的衝動，沉吟着說道：“法苦於路易專制，而創共和；美欲脫母國苛政，而建共和：皆事之顯見者也。大抵人民文化程度，遏抑愈深者，其膨脹力亦愈大。若悠悠歲月，顧慮太深，中國永無自強之一日。況事已如此，急則治標，雖有小疵，不暇顧及。總之，現在大勢非共和不能立國，非共和不能保種，否則飲鴆止渴，只速其死。至於各省都督，攘奪利權，紊亂秩序，尚不足慮。果使共和一旦解決，確立統一機關，大局自不難敉平。若勉強補苴，養癰貽患，將來再起第二次革命，則為禍更烈矣。”　　廖宇春笑眯眯地看着正與水仙玩曖昧的李大帥，用手指輕輕地扣着酒杯道：“高見誠然。惟現當和戰之交，大勢已萬分危殆，無論治標治本，均須一言解決，先救目前之急，俾全局不致終於糜爛，是仆之所望於諸君者在此。”　　李想聽了發出奸笑一聲，想將臉湊近了廖宇春，但是這個桌子實在太寬而難以湊近，說道：“大勢確實已萬分危殆，但要就目前危急，非將革命進行到底不可……”　　如今的李想已經凶名傳世，走在租界都隨身攜帶武器，如今當著這麼多人的面說非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廖宇春與夏清貽不覺微微心慌，雖然這還只是李瘋子自作的主張，他們卻不得不承認很有壓力。　　夏清貽心裏恨得咬牙，冷笑一聲道：“南軍欲北伐中原，北軍欲掃蕩南省，固是兩方面心理中應有之希望。然細加推測，萬難實行，其原因甚多，而大綱有四：一財政之艱窘。二外交之棘手。三軍火之匱乏。四人心之厭亂。今者僥天之幸，北軍甫規復漢陽，南軍已陳師北固，勢均力敵，兩無大傷，乘此時平和了結，節同胞之熱血，為一致之進行，中國尚可為也。否則鷸蚌相持，列強坐收漁人之利，吾恐四百兆神明之胄，將為奴為隸，萬劫不復矣，追原禍始，伊誰之咎。”　　“大言欺世！能不能換點新鮮的說辭？”李大帥無所謂地笑笑，立起身來目光如神的俯視着他，道，“懼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　　李想以孫中山先生以“南洋小學生”為筆名，在《中興日報》發表文章，與保皇派展開論戰中的一句名言反駁，廖宇春與夏清貽一時啞口無言。　　顧忠琛雖然也和他們針鋒相對，但是卻不願意密談陷入僵局，他對於策反北洋軍還是有興趣的，因此他笑了笑，道：“二君之希望和平，關係大體，深可欽佩，安得項城亦同此心理。總之項城贊成共和，則中國存，項城保持君主，則中國亡。存亡中國之權，悉繫於項城之手。項城而以保皇為重也，必出於戰，項城而以保國為重也，須歸於和。和戰之機，實惟項城操之。現在反正者十餘省，聯軍北伐者數十萬，決無屈服君主問題之理，項城果能顛覆清廷，為民造福，則大總統一席，南軍願以相屬。”　　李想傻了，磨了半天牙，顧忠琛把袁世凱當成一代偉人了，“項城贊成共和，則中國存，項城保持君主，則中國亡……”這話也說得出口？　　“你們是不是早有意，要拿大總統的寶座做這個交易？”李大帥冷笑道。　　“是又如何？”蘇軍總參謀顧忠琛的臉色忽然翻轉，今天被李瘋子這根攪屎棍把定立密議之奧室攪得亂七八糟，他已經不想陪着這個瘋子在這裏發瘋，冷笑道：“這項提議已經得到黃克強先生首肯。他早前也袁世凱寫過一封信，言稱虛大總統之位待其反正……”　　“黃興在臨時政府是什麼職位，他能夠代表全體南軍？”水仙的指尖輕輕敲了敲桌子，美麗的眸子里全是藐視。　　“冒昧的問一句……李大帥能夠代表南軍將革命進行到底嗎？嘿嘿……一個土軍閥，成天叫囂着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狂話，也不怕被笑掉大牙？”蘇軍總參謀嘶啞着嗓音乾笑了起來，就像一隻捏住了嗓門的公雞。他刻意擺出一副諮詢的表情，周圍一陣附和的狂笑。　　水仙隱約覺得要壞菜了，果然……　　雙手一直按着桌子的李大帥猛地把沉重的長條桌掀翻，現出潑辣本相，一把抓住顧忠琛的一塊雞脯肉，然後毫無徵兆地一個左直拳，一家活在顧忠琛的笑容上開了花，砸得顧忠琛一個仰面朝天，鮮血四濺中，顧忠琛乾癟地嘴裏一直蠕動之後，幾顆和着血絲的牙齒象橘核一樣吐了出來。　　這裏全是斯文敗類，被李大帥突然現身的這股潑辣相嚇得不輕，沒有一個敢上前助拳的。　　“大牙是笑不掉的，可以打掉。”李大帥冷冷的笑道�D�D這句名言是他當年在網絡上看到的。　　“很好，很好……”蘇軍總參謀顧忠琛怒極反笑，恨恨的檫去了嘴角的血水。身為當事人，反而受的驚嚇最少。　　李大帥有點納悶了，他這一拳打得很有分寸，雖然顧忠琛總參謀說話有點漏風，應該還沒有受到什麼重大的傷害？說話怎麼像腦震蕩，被打的吐血還在傻笑。　　看着他這副討打的樣子，李大帥伸出手還想給他來一拳，被水仙一把扯住，輕輕地說道：“沒必要和這樣的人生氣。”　　李想扭頭看着明眸皓齒，眉籠輕煙，淡淡如畫的水仙輕輕搖頭。　　“不要笑的太早，小心你們的牙。”李大帥打完人還不忘放下狠話，最後袖子一拂，頭也不回地帶着水仙走出這個烏煙瘴氣的地方。　　待李瘋子背影消失在門口，顧忠琛拿着一方染血的手帕捂着嘴巴，詢問地看了一眼廖宇春和夏清貽，問道：“你們看呢？”　　夏清貽心有餘悸的笑笑，說道：“項城只可居於被動地位，其主動須由北軍將士合力行之。所幸北軍中人，近來贊成共和，頗不乏人。顧不能無所疑慮者，正恐南軍所舉總統為何如人。倘有畛域之分，將來即難免於衝突，是以觀望不前。苟公推項城，君知天與人歸，北軍定當樂於從事，特遲延非計，應速請廖君北旋，密為運動，但得各方面之同意，則大事諧矣。”　　南軍眾人沉思一會，有人說道：“吾黨欲公舉項城，正苦無台階，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國無窮之福也。”　　廖宇春微笑道：“仆與夏君，以保國救民為宗旨，是以聯合兩軍同志，委曲疏通，力求融洽，雖躬冒危難，所不恤也。但吾輩私相計議，恐不足以取信於人，倘得黃元帥與程都督之同意，頒一紙證書，以為憑信，並訂立草約，攜之以歸，則進言較易，而實行可期。”　　眾以為然，一雙雙眼睛全都詢問於蘇軍總參謀顧忠琛，顧忠琛慨然允諾。

# 第二百八十六章 理想與野心

　　李想打掉蘇軍總參謀顧忠琛的牙之後，惱恨的離開，也無心繼續在孔雀大廳待去了。水仙兒挽着李想的手臂默默走着，也不知道心中在想些什麼，待她再出來時，人也變得安靜多了。　　李想扯着她走一段沉悶的路，見這一段郵輪風情的走廊里沒人，他才低聲道：“廖宇春與顧忠琛在此密議的事理應無人知曉，秘密進行，北方使團的總代表唐紹儀和廖宇春有聯繫嗎？”　　水仙兒皺眉道：“廖宇春一夥的有三個人，他們剛來上海就去北方使團辦公地戈登路英國傳教士李德利E・SLITLE公館找過唐紹儀，但是沒有碰上頭。不過袁世凱暗中派來這些人若知而不告唐紹儀，亦總有點問題？”　　此時又有一批四個人步入走廊，水仙兒眼角瞥處，赫然是北方分代表馮耿光、章宗祥、張國淦、陳錦濤，也不知道他們認不認得自己，緊張得慌忙背轉身，又緊緊的依偎在李想身上。　　馮耿光等還以為是某個花花公子和交際名媛，不以為意的從他們身邊走過。　　水仙兒湊到李想耳旁道：“又會這麼巧的，剛生疑問，便有答案了。”　　李想愕然道：“什麼答案？”　　水仙兒苦笑道：“最前面的矮個子是馮耿光，任清政府軍咨府第二廳廳長兼第四廳廳長，被清政府派為參加南北議和的北方分代表。其他三個也同是北方代表，這些人明擺着是奔孔雀大廳去，明白了嗎？”　　這時候，宋缺來到兩人旁，宋缺低聲道：“我剛剛轉了一圈，聽到一寫風聲，原來禮查飯店還住着幾個重要人物！”　　水仙兒神色復常，嫣然一笑道：“說來聽聽。”　　宋缺道：“北方議和代表由滬軍都督府招待，接到新開張的滄洲飯店下榻，那是都督府指定的北方議和代表招待所。但是有好幾個代表嫌滄州飯店不自由，就和咱們一起住在禮查飯店。你說冤家路窄不路窄？”接着神秘兮兮的道：“其中一個還是唐紹儀的同鄉！”　　“不會就是剛才四個吧？”李想和水仙兒交換個眼神，異口同聲的說道。　　“你們怎麼知道是四個？”宋缺笑道。　　李想和水仙兒聽得臉臉相覷，如果剛才四個人是本身就住在李察飯店，情況就複雜了，自教人意想不到。　　“想起來了，”李想一拍額頭，沉聲道：“我收到情報說是有幾個傢伙住在禮查飯店。其實北方代表就是湊數的，現在主事的就是唐紹儀和楊士琦，沒有必要關注這些事情。不過那個唐紹儀的同鄉是誰？”　　宋缺道：“馮耿光。”　　“他們既系同鄉又是比鄰。”水仙兒畢竟精於情報，報出名字，她就能背出這個人的背景，只要這個人有背景。“唐紹儀任總代表以前在京任郵傳部大臣，再前為外部侍郎，與馮耿光同住東單牌樓，唐紹儀住麻線衚衕，馮耿光住喜鵲衚衕。”　　李想同時記起呂中秋也曾提過這個人，還說他們到滬以後沒有住一起，但是每日盤桓在一起。　　宋缺咕噥道：“知道的比我還多。哈！”　　呂中秋的聲音遠遠傳來道：“大帥！林家老底抄出來了！”　　李想低呼道：“小聲點！不要搞得天下皆知。”　　李想以前對林徽音的八卦知道一點，也看過電視劇《人間四月天》，實在存着現代人的八卦陰暗心裏，此時見到林徽音本尊，雖然還個小蘿莉，心生感觸，忍不住打聽一下八卦。　　呂中秋沉聲道：“林家原籍福建閩縣。林長民父林孝恂，字伯穎，前清光緒十五年己丑科二甲第一百一十一名進士，與康有為同科，授翰林院編修。福建閩侯林氏是望族，但林孝恂這一支已經式微淪為布衣，他本人實起於寒微。林孝恂年輕時做過富戶人家的教書先生，他本人曾經學習技藝，又諳熟醫術，显示出務實的傾向。他也並不以‘無才便是德’的教條禁錮眷屬，夫人游氏即喜好典籍，且工於書法。子女教育也不分性別，女兒照樣隨男孩子一起啟蒙，她們日後個個能誦詩寫字。家塾設置的課程，固然請了國學大家林琴南，不免講析四書五經，更延聘新派名流林白水，既介紹天文地理，又細述境外概況，甚至招了外籍教師華惠德、嵯峨峙來家教習英文、日文。雖說時代的風氣逐漸開放，但滿廷官吏中能如此新舊不拒，中外兼學，畢竟不多見的。林孝恂的開明還惠及嫡系以外的後輩，入杭州家塾啟蒙的除自身兒女，並有老家福建的侄兒，其中不乏出類拔萃者，如以《與妻書》凜然殉道的林覺民，與林覺民一起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尹民，前仆後繼組織起義光復福建的林肇民。如今林孝恂客居上海，投股商務印書館以助現代出版事業，始終非同俗流。”　　李想點頭，這樣的家庭，難怪會教育出林徽音這樣禍水級的女兒。　　呂中秋繼續說道：“林長民天資聰慧，這個幼年經舊官府庭訓的少爺，乃光緒廿三年的秀才。后兩度赴東洋留學，最終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林長民得中外文化涵養，且廣結政界名流，所交如日本的犬養毅、尾崎行雄，中國的張謇、岑春煊、湯化龍、宋教仁等，均政壇顯要，可見其時林長民已經存有改革中國社會的宏偉抱負。他從東洋歸來即投入憲制運動，宣統元年由聚在上海的各省咨議局公推為書記，組織請願同志會要求清皇朝召開國會。如今，他往返北京、上海、南京，四處宣揚革命。”　　“四處宣揚革命？也還是個立憲派！”李想仰天打了個哈哈，充盈着難解的智慧，一眼看穿他們的本質，朗聲道：“我們去吃點東西再說！”轉頭領路先行，情緒有點激動。　　餐廳的每間廂房都燈火通明，加上繞園的半廊每隔數步就掛了水晶燈，映得整个中園明如白晝，加上人聲喧鬧，氣氛熾熱沸騰。　　李想在一道門前停下來，仰首深吸一口氣后，情緒才回復平靜。　　水仙兒、呂中秋和宋缺三人來到他身後，靜待他發言。　　廊道上盛裝的名媛小姐花枝招展的往來於各個廂房之間，看得人眼花繚亂。見到四人，都媚眼頻送，不過顯然對英俊的李想興趣最大，對美麗的水仙兒卻充滿女人的嫉妒。　　李想卻是視而不見，低聲喟然道：“中國革命受到沿海城市資產階級的支持，如今的結果有兩個，一是建立共和國，或是袁世凱獨裁。”　　三人都想不到李大帥對局勢看得如此之嚴重，一時說不出話來。　　李想嘆道：“如果袁世凱做大總統，我們計算一下這次革命的利害得失，我們便將看到，革命之所得完全等於零，民黨要建立立憲國家和代議制度的企圖等於完全失敗了。革命唯一的政治後果是：破壞了滿清朝代，也就是說，破壞了傳統的帝室權威，而代之以獨裁政治。這種獨裁政治，無論由民族或由傳統言之，都是沒有根基的，因此使中國內戰頻仍，歲無寧日。”　　“沒有這麼誇張吧？”水仙兒愕然和呂中秋交換了個眼色。　　酒菜上來，李想給杯中倒上一杯烈酒，一飲而盡。　　其他廂房都是笑語遠喧，猜拳斗酒的聲音夾雜在絲竹弦管中，令禮查飯店似若燃着了生命的熊熊烈火。惟獨這個廂房人人神情肅穆，俏婢侍女都不敢上來打擾。　　李想瞧着水仙兒再為他桌上的杯子斟滿第五杯酒，靜默得像沒有任何生命的石雕像。　　李想吁出一口氣，道：“當清朝遇到危機的時候，深知中國成敗之數的日本，是願意維持中國的君主制度的。英、美則贊成中國建立共和國。”　　水仙兒沉聲再問道：“因為什麼理由？”　　呂中秋和宋缺臉臉相覷，完全聽不懂，無言以對。　　李想慘然一笑，拿着杯子長身而起，臉對平台下有若一幅精美大圖案的夜上海蘇州河，搖頭嘆道：“美國之所以如此，是出於共和的意識形態。它不了解，要使一個四億人口的帝國的政治傳統突然改變是不可能的，對於這四億居民，君主制度，和家庭一樣，是一種和中國一切道德、宗教觀念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制度。英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它知道，帝制的破滅將削弱中國，使其不能抵禦西方的帝國主義。”　　水仙兒胸口像給千斤重石壓着般，呼吸困難的凄然道：“如果由沿海諸省組成一個共和國，有集中於開放口岸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支持，這個共和國還是可能成功的？是不是？”　　李想搖頭道：“不！列強極不願意承認由這些省份組成並建都在南京的這麼一個共和國，而是會幫助袁世凱，使他以獨裁政治重建中國的統一。不但如此，中國的革命是極少數的熱衷於西方思想的人做出來的事，和人民群眾沒有任何關連。中國大陸的廣大群眾都是农民，完全不知道代議制度為何物，對革命黨人宣揚的個人自由，國民革命毫無興趣；他們沒有民族精神，也沒有和外國接觸，不可能作為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基礎。袁世凱只要把南方代表所組成的民黨粉碎的時候，共和國便和自由制度決裂，而成為袁世凱的獨裁政治。”　　“你為什麼這麼忌諱袁氏當國？”　　李想默然片晌，歷史還沒發生，他說出來沒人會相信，可能還會罵他瘋子，雖然他已經被人大罵瘋子。他頹然道：“袁世凱有政治經驗和技術，了解過去的歷史，且懂得最正確地估計當時的形勢併為他自己利用它們所提供的種種可能。他掌握革命黨人所缺乏的一切東西，但是他缺少革命的理想和責任感。他的行動不為任何思想和更崇高的目的服務，而只以他自己的野心和自己的權力願望作他行為的準則。”

# 第二百八十七章 國學大家（一）

　　宋缺和呂中秋呆瞪着李想，他們已久未得睹他這種頹廢的神態，心中均升起異樣的感覺。　　水仙兒微一錯愕，接着啞然失笑道：“大帥，袁世凱一個老頭子，就是再厲害，又還能活幾年？哪來那麼多自尋的煩惱？來！乾杯！”　　“叮！”對杯相碰，兩人均一飲而盡。　　水仙兒雪白如玉的完美臉龐掠過一絲動人的紅暈。　　李想一對明目精芒爍動，就那麼以衣袖抹掉嘴角的酒漬，冷冷道：“總有一天你們會明白我的擔心……”　　“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後，定一尊於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宗。強相援引，妄為皮傅，愈調和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固……”一把破鑼的男聲突然在隔壁包廂響起，打斷李想還未說完的話，水仙兒和呂中秋、宋缺愕然互望。　　李想也不做聲，低頭琢磨着，這話聽着非常耳熟，只怪自己民國歷史文化學之不精，不然一定可以知道是誰在隔壁放大話。　　呂中秋驚異不定的道：“大帥，我去打探一下是誰？”　　“不用。”李想揮手制止，說道：“如今各路英雄風雲際會於上海，禮查飯店更是自詡英雄人物必來的地方。我來上海，就是想會會天下英雄，所以我要去親自會會他。”　　隔壁包廂有兩人正在對弈，只見李想呵呵笑着進來，一頭走，一頭說著：“剛剛先生言下之意，可是要還中國傳統學說的‘本真’，這個‘本真’，就是復興與孔學同時期的諸子學說，把孔學從‘至尊’的寶座上拉下來？”　　其中一個面容陵角分明的中年人撇下棋子起身笑道：“貴客自何方而來？”　　“章太炎？”李想的眼角一跳，眼前這個面目剛愎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本人和教科書上黑白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樣。他微笑着說道，“學生李想，久仰先生大名。來得突兀，還得請您海涵才是啊！”　　“弄點酒萊來！”章太炎漫不經心地吩咐道，李想這個名字震驚過許多人，但是章太炎對此不感冒。“我們邊吃邊談�D�D李大帥，今日到的上海？”　　李想道：“今日上午。”說罷，或許是想起今日所見之人，不禁撫膝慨然嘆息一聲。　　章太炎盯着年輕的手握重兵的李大帥沉思不語，半晌方道：“中國歷史上凡漢人當權，謂之國興；夷族當權，謂之國亡；復興中國，匹夫有責。我們所說的革命，不是普通人所認為的革命，而應該叫光復，即光復中國的種族。光復中國的州郡，光復中國的政權。”　　章太炎代表的國粹派大力宣傳“夷夏之防”，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在20世紀初，“反滿”這個古老的口號已經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比明末清初有更濃厚的群眾基礎。不可否認，國粹主義思潮的興起與一批知識分子鑒於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而產生困惑，回頭去尋找中國古代的傳統也不無關係。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這一龐然大物以掠奪為本性的血腥面目，逐步暴露出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種種弊端的暴露，引起了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困惑和深思。他們對此進行了反覆探討，最後又把希望寄託於中國古代的文明，企圖從中找到靈丹妙藥。　　章太炎碰上這位實權的李大帥，就忍不住推銷一下自己的主義。　　和章太炎下棋的鄧實見侍應生已將席面送來，便道：“你征什麼？還不快去送一罈子老汾酒來？”　　見侍應生一迭連聲答應着上去，三個人方才入座。　　章太炎用筷子在盤裡翻揀了半日，夾起一隻螃蟹來，擰着腿子道：“李大帥吶，你不知道，顧炎武首倡研究諸子學，提倡儒經與諸子百家並讀，實為清代‘復興諸子學’的先聲。國粹派繼承這一傳統的目的在於否定長期在中國思想界居統治地位的儒家學派，為革命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提倡民主，提供思想武器。”彷彿吊胃口似的。他說著又住了口，挖出蟹黃蘸了姜醋慢慢品着，又道，“自義和團運動失敗后，清政府完全變成了帝國主義扶植下的傀儡，成了洋人的朝廷，充當了列強侵略中國的走狗。滿清政府是導致中國民族危機的罪魁禍首，不推翻腐朽的滿清王朝的專制統治，中國就無法獨立和富強，就不能挽救中國的民族危亡。”　　“敢問，只需要推翻滿清王朝，中國就能獨立和富強，就能挽救中國的民族危亡？”李想的心一陣好笑，但他進來總算培養出一些涵養，迅速恢復了平靜，“幾千年來將儒教、孔子定於一尊的正統觀念，如果會因為滿清王朝的倒台而倒台，豈不是咄咄怪事了？”　　說話間侍應生進來，將酒斟了。鄧實見他出去，方冷笑道：“中國的落後在於專制政治，而專制思想正是以儒教為質干。中國要想革除舊的習慣，就不能不革除封建專制政治，要想革除封建專制政治，又不能不革除儒教。也就是說首先要清除儒家思想在人民頭腦中的統治地位。章太炎兄曾明確號召‘用國粹激勵種姓，增進愛國熱腸’，就點出了‘復興古學’的現實意義所在。而‘排滿’固然是我們國粹學派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他們的排滿，決不局限於種族復讎和光復漢官威儀。”　　章太炎也道：“所謂革命，並不是不分青紅皂白，革所有滿族人的命。‘排滿’是排滿清皇室，排滿清政府的官吏，排滿清政府的為軍隊，而不是排斥一切滿族人；也不限於只排滿人，如果漢人為滿清政府所用，身為漢奸，也跟滿清統治者一樣，是革命的排除現象。從而把“反滿”鬥爭的矛頭大膽地直接指向滿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號召人民奮起鬥爭。我們反覆強調不管任何人，不管屬於滿族、漢族，只要是支持清朝封建專制統治的，都在排斥之列，我們並明確提出‘排滿’即是‘排王權’的論斷。這說明，我們‘反滿’正是反對封建專制統治。不僅如此，我們還在鬥爭中不斷地修正和豐富自己的民族主義理論，最後發展到主張‘五族共和’，並提出民主共和與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　　李大帥聽着，眼中已是迸出火花，他沒有想到，從表面上看，國粹派的民族主義思想，確實發端於春秋攘夷大義，似乎同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倡導的“夷夏之防”口號沒有多大差別。打開《國粹學報》，充斥其中的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塞外雜種，盜竊神器，臨制中原，變亂道德”之類的咒罵；思想水平似乎還停留在17世紀清兵入關，封建士大夫們進行“圖存保種”號召的程度上。但實際上，國粹派的民族觀並非全都局限在如此狹隘和淺薄的認識之內。他們以“復興古學”為基本宗旨，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做了大量不容忽視的宣傳工作。更為可貴的是，國粹派借“復興古學”所揭櫫的民族主義旗幟，還帶有鮮明的反帝救亡的色彩。　　李想半晌才喘了一口氣，想到一個關鍵問題，也是李想一直耿耿於懷的問題，如果可以得到章太炎的擁護，成功把握必然大增。遂問道：“反滿就是反專制，那袁世凱又算什麼？”　　“諸子之中，只有儒家最尊君權，最有益於專制政體。”章太炎平靜地說道，他沒有直接回答，“《禮記・王制篇》中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罪殺’，‘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等殺氣騰騰的條文，因而深受歷代帝王的青睞，被統治者定為正宗。而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在延續二千餘年的封建社會裡，儒家經學更是越來越向反動的方向發展，儒教的六藝遺文成為君主掩蓋君主本來面目的洞穴。而利慾熏心之徒，又極盡歪曲阿諛之能事，假借儒學以討好君主；無識陋儒，更是沉溺於名分尊卑之說，尊君抑民，從而君權日重，陵遏人民，莫此為甚。總之，儒家經籍中的糟粕和統治者的尊經行動，使迷信愚昧，名分綱常，文化專制熔為一爐，使得我國自宋至今五六百年，國破家亡，外禍迭起，坐令中區瓦解魚爛而不可救藥。”　　如果不是看他老人家上了年紀，李大帥非一巴掌拍死他，說話就不能直接點，這個大忽悠！　　鄧實卻道：“孔子在政治上，不敢去聯合平民，推翻貴族政體，而是熱心利祿，熱衷於成為帝師王佐。孔子所津津樂道的六藝，就是其進身的資本、干祿的階梯。孔子還有持論而駁詰，執己見而排異學的學閥作風。章太炎兄還以孔子盡襲老子之術、奪老子之書並欲謀害老子的史實，在批判的畫案上添了傳奇的一筆。”　　李想心裏“格登”一下，這典故他當然知道，總之，孔子學說幾乎被他們視為迷信保守、扼殺自由、排斥科學、高壓專制等禍水之源，褫奪了歷代封建統治者加在孔子頭上的神聖的光環。當然，國粹派對孔子整理史籍，從事教育的活動還是作了充分的肯定。　　李想停了一下，似乎還沒有得出前面的問題答案，他有點情不自禁地追問道：“推翻滿廷已經好無懸念，可是袁世凱呢？”

# 第二百八十八章 國學大家（二）

　　看李想瞑頑不靈的窮追不舍，章太炎冷笑道，“袁世凱，也是中國人民，農商之業，任他選擇，選舉之權，一切平等。他要是競選大總統，我們還能阻止？‘反滿’並非中國革命的終極目的，‘反滿’鬥爭，是從屬於動員全國人民，推翻君主專制政體，建立中華共和民國的革命主旋律。袁世凱贊成共和，讓他做大總統又有什麼干係？”　　章太炎他們在著述中多次援引《詩序》“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呼籲廣大人民正視“版籍陸沉”、“異邦虎視”的嚴峻形勢，歷述我國古代地理疆域，激發人民對我國曆來就是疆域遼闊的大國的自豪感和愛國熱情。他們認識到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禍害，其危害程度超過了滿洲千萬倍；而滿清政府腐敗無能，賣國求榮，又是導致目前嚴重的民族危機的重要原因。從而把反帝與排滿這兩項革命任務聯繫在一起，強調要反帝必先排滿。這種把“保存古學”和“民族興亡”聯繫在一起的觀點，成為國粹學派民族主義的基礎，表明其民族主義思想，是由對內反清革命，對外保種愛國為主要內容構成的。　　章太炎把革命任務具體為反清沒有錯，但是他把反清當成革命的全部，以為反清成功就是革命成功，實在大錯特錯。　　李想想了想，連章太炎這樣精明的大思想家也存有這樣的想法，可見革命黨人上層風向必定吹向南北和議，他已經不好說什麼，冷笑一聲，端起茅台酒一飲而盡。　　“說實在的，”章太炎看了鄧實一眼，親手為李想斟了酒，看李想不做聲，還以為他贊同這個觀點，遂談興甚濃得又道，“一個國家所以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僅在於武力，更重要的還在於有賴以自立的民族‘元氣’，即固有的‘文化’。因此，外國列強不僅從政治、經濟、軍事上侵略中國，更可畏的是力圖從文化上亡我中國，大肆販賣奴化思想。然而，伴隨着大批知識分子衝出家門，留學國外，進一步掀起向西方學習的熱潮聲中，又出現了所謂‘全盤歐化’的主張，甚至只要是西方的習俗、風尚都推崇備至。我憂慮着，一旦中國的文化澌滅，中國所面臨的將不僅是亡國，而且是萬劫不復的滅種之災。”　　國粹學派在提倡“用國粹激勵種姓”，進行民族主義宣傳的同時，還號召“保存國學”，反對“學奴”，意在掀起反抗封建專制奴化教育，抵制西方列強文化侵略的活動。針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和來自國內的一批崇洋媚外的民族虛無主義者宣揚的中國文化落後，必定滅亡，黃種註定剿滅的謬論，國粹學派特彆強調“保存國學”的意義。　　李想靜靜聽完了，雖然在對待袁世凱問題上李想很不高興，但是章太炎這話他聽進去了。他目光幽幽地問道：“保存國學？”　　“正是。”鄧實身子一仰，靠在椅背上說道：“所謂國學，就是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學術。君子出生在那個家國，就應該通曉那個國家的國學，知道熱愛自己的國家，就沒有不知道熱愛自己國家的國學的。而和國學相對的則是君學，後者是只知有君的偽儒之學，其弊病在於頌德歌功，緣飾經術，以媚時君，希冀富貴。中國從漢、宋以來，國破家亡，外禍迭起，君臣屢易，正是由於君學盛而國學衰之故。”　　“為什麼君學盛則國弱呢？”李想忙問道，漢唐不是很強大嗎？　　章太炎上下打量了一下李想，見李想一臉正色，突然噴飯大笑，說道：“李大帥呀，不知是真呆還是扮傻？為什麼君學盛則國弱呢？原因在於君學以人君之是非為是非，事君學者皆坐看民困國弱而不敢言。而國學又因逆君之意而橫遭禁忌，因而使世上的人都不了解，有的學者不詳加考察，隨便將它與君學混為一談而進行非議，認為國學無用。難道它真的沒有用嗎？不是！那是不了解它的作用罷了。”　　李大帥突然打了個寒噤，這件事他從來也沒想過，不止他沒有想過，就是一百年之後的那個時空也沒有幾個人想到過。一百年之後，中國面對美帝文化侵略，很多大學校園開始提倡國學，提倡漢服，國家也開設什麼孔子學院，拜孔夫子，這一古腦兒學的全是君學垃圾！哪裡是什麼國學！這樣的偽國學難怪起不到什麼效果，反而被人恥笑！　　想了想，李大帥出了一身冷汗，強笑着道：“太炎先生今日有點危言聳聽了！西方先進科技與文化不去學習，中國怎麼去富強起來？”　　“提倡國學是為了反對君學，反對封建專制奴化教育，為國學危亡之大懼的還是帝國主義的文化入侵。”章太炎已吃了不少酒，卻是神色不變，侃侃說道，“外國列強所害怕的，莫過於黃種人的覺悟，因而要想滅絕其種姓，必先廢除其國學。由於西方列強以辦學為掩護的文化侵略活動，竟使山西等地的士子‘專崇歐語’，有的人幾乎連漢文都不認識。你說，這個後果可怕不可怕？”　　李想又是一陣巨汗，這個和一百年後中國小朋友會說英語而不會寫漢字一個道理，想不到這種狀況在一百年前已經開始萌芽？李大帥握緊了拳頭，心想：這股崇洋媚外的風氣必須遏制！　　鄧實聽着，看這位李大帥這會兒聽着很覺着有理，便插進來說道：“國粹、國學是一國的精神支柱，是立國的根本源泉。國粹的盛衰關係到國家的興亡，國粹興則國家興，國粹衰則國家衰，國粹亡則其國亡。一旦一個國家的國學、國粹滅亡，則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說罷深長嘆息一聲。　　章太炎笑着續道：“是啊！那些賣身求榮，投靠帝國主義的官僚、買辦是‘國奴’，那種頂禮膜拜西方文明，否定華夏文化傳統的少數買辦文人則是‘學奴’。我們當初創辦《國粹學報》，就是為了‘保存國學’，復興國學。‘保存國學’，就是為抵制帝國主義的文化入侵，消除崇洋媚外的奴化思想的影響，喚起民族自尊感。對於李大帥剛剛的問題問得很好，我應當指出，國粹學派並非一概排斥西方先進思想，我們仍然把‘新學’宣傳視為革命新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真正的新學，沒有不能與國學相挈合的。因此，我國自己所有適合於時代需要的傳統國學是國粹，外國思想文化中那些適合我國國情，而我們又完全能夠運用的也是國粹。”　　“崇洋媚外等於漢奸！”李大帥想到想到現代社會崇洋媚外的風氣潮流，大學校園裡連一個操着一口南非腔英語的黑鬼，也能一左一右挎着漂亮的學妹招搖過市，而且居然三天两天的換人，換的美女一個賽一個漂亮！是可忍孰不可忍？李大帥握拳向桌上一砸，說道，“打倒了列強這隻紙老虎，就化掉了崇洋媚外的冰山！”　　兜了半日圈子，終於將李大帥引到了本題上。李大帥兩次入漢口，次次都迫不及待的把槍口對準洋鬼子，可見他對洋鬼子的痛恨。但是這個傢伙是個戰爭狂人，成天叫囂着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四處鼓動，要和袁世凱打個頭破血流。但是章太炎等人卻認為，只要清王朝覆滅，革命的目的便已經達到，沒有必要去和袁世凱斗得兩敗俱傷。但是李大帥這個人明顯的咬着袁世凱已經不肯鬆口，如此只有轉移他的目光，他他引向他更加痛恨的洋鬼子身上去。這樣，在上海談判的南北和議就少了一個巨大的阻力。　　章太炎和鄧實交換了一下眼色，說道：“早就看李大帥是血性兒男，柱國棟樑！收復漢口租界，就是國人大快人心的事情。不然，今日一席話寧死也不敢講的。在上海對付洋鬼子，你只管放心大膽的去干，不必瞻前顧后，有我們這些老骨頭都會在裡頭給你擔待着呢！就是上海英國租界，連法租界帶公共租界一兜兒包了，還有東洋租界，都是些什麼東西！這些個租界不廢除，中國哪得安生？你這一舉成功，將來再舉大總統，已是不值一提的身外之事。袁世凱反正只是時間問題，革命成功在望，接下來的事情就該一至對外！袁世凱年事以高，孫中山也不年輕，當今青年俊彥，宋教仁和汪兆銘雖然名聲在外許多年，可是實幹才能遠遠不如你，將來的天下我最看好你！”　　李想表現非常謙虛的微微一笑，端起酒杯一口抽干。雖然章太炎這樣的歷史大人物給戴高冒，他還是清醒的很。　　對於孫中山倡導的叄民主義思想理論，章太炎最注重的是孫中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而對孫中山“建立民國”的民權主義則表示冷淡。他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用歷史煥發人們“愛國保種”的熱情和對清朝的仇恨，基本上忘掉了對共和國的方案的倡導和宣傳。對孫中山旨在土地國有的民生主義，章太炎也是否定的。因此，辛亥革命勝利后，伴隨着清王朝的覆滅，章太炎等人便認為革命的目的已經達到，於是又退回書齋，和封建文化妥協，變得消極頹唐。　　章太炎和他嚼了半天舌頭，目的就是要消除李想北伐的決心，以促進南北議和的順利進行！　　李想現在有點矛盾了，和章太炎一番談話，有佩服的地方，也有厭惡的地方。　　章太炎國粹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糟粕與精華瑕瑜互見，其客觀作用既有推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积極的一面，也有傳播封建毒素的消極的一面。　　從积極影響來說，首先應該肯定，國粹學派“提倡國粹”，“保存國粹”，其目的是為了弘揚民族的優秀文化，激勵廣大人民的愛國熱情和反清革命精神，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是服務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與清朝統治者為抵禦革命思想傳播，借“復古”、“讀經”為名，狂熱宣傳的假“國粹”相比，在立場上有着鮮明的區別，在內容上也有着根本的不同。清王朝提倡的所謂“國粹”，是在20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加強反清輿論宣傳時開始的。1903年，清廷頒布《學務綱要》，規定各級學校必須“重國文以存國粹”，並把“存國粹”視為“息亂源”之本。其核心正是國粹學派所批判和抨擊的封建專制思想和“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　　其次，具體在國粹學派的宣傳活動中，他們打破了中國思想界死守“門戶之見”的舊傳統，提倡兼收並蓄，反對“黨同伐異”的封建意識，尤其是批判孔子的“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學閥作風，體現出進步的學術風氣。國粹學派以此為契機，在“批判孔學”、“復興諸子”的旗幟下，發揮先秦諸子以及歷代思想家的進步主張，進行解放思想、反對封建、號召革命的宣傳。雖然難以擺脫封建思想文化的影響，難免拖帶封建傳統思想的尾巴，但是，國粹學派對孔子進行的猛烈攻擊，至少對解放人們的思想，建立資產階級文化起了相當的促進作用，它對後來的新文化運動產生的某種鋪墊，也是客觀存在的。　　第三，國粹學派在清末客觀歷史條件下，進行“民主共和”、“反滿”、“反帝”等一系列革命的宣傳，更是應該肯定的。他們對封建專制思想的批判是相當深刻的，特別是“人民走向公和必須剷除專制”思想和主張的提出，顯然是為推翻君權，實現民主，推翻滿清專制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鳴鑼開道的，在配合同盟會的叄民主義宣傳方面起了一定积極作用。在民族問題上，他們由強調“反滿”到提出“五族共和”逐步擺脫了狹隘民族意識的影響，有着相當的進步性。在“反帝”宣傳上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憂患意識與愛國主義情愫，更是難能可貴，值得後人學習和發揚的。　　但是，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國粹學自身的缺點，他們在研究和運用“國學”來宣傳革命的過程中，也存在着許多消極錯誤的觀點。首先，他們的民族主義思想，對外，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反帝思想遠遠談不上堅決徹底；對內，竟然認為推翻滿清王朝就是革命成功，反對北伐，縱容袁世凱這個竊國大盜！　　李想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是不會改變的，思來想去，聘國學大師章太炎去改組之後的兩江大學任校長還可以。　　不過一心想和蔡元培爭教育總長的章太炎未必會看得上一個地方學府的校長一職。章太炎是個非常剛愎的人，連孫中山也張口就罵，堅持的這個錯誤想法也只有等到袁世凱稱帝野心暴露之後才會後悔吧？那時候後悔的也不止是章太炎一個人了。　　李想摸着酒杯，章太炎藉著酒氣還在嘮嘮叨叨，他的思緒早已經飄遠。老子穿越百年，怎麼可以再眼看着二次革命，再眼看着袁世凱竊國？陽夏之戰的結局已經因為老子拚命努力而改寫！南北和議的結局難道不可以因為自己拚命努力而改寫？

# 第二百八十九章 百年孤獨（一）

　　清晨，冬日的陽光嫵媚。　　上海灘的街上景況依然，但李大帥走在繁華的街上，已有點意興闌珊的感覺。　　昨晚碰上的李平書，顧忠琛，以及章太炎等人，終是成不了大器的人，連個地方霸主也做不了，而不像袁世凱、段祺瑞之輩，乃爭天下的人物，比之黎元洪，他們亦遠未能及。自己雖算無遺策，但始終因這些人的窩囊難以暢展抱負，將革命進行到底必將磕磕碰碰難以實行。　　李想似乎已經理解孫中山先生在南京雄心壯志就職大總統之後，又黯然退位的那份無奈！　　袁世凱現在有千百個理由須來攻打南京，攻打南軍，但以他的忍功，和對全局的掌控，只要知道自己頭上的滿清朝廷仍不死心，仍有一絲希望，他就不肯用心與南軍打。否則縱使戰勝，他這個滿廷的國之棟樑也沒有作用，他的竊國大計還怎麼使用？故袁世凱寧願讓南軍多風光一會，好為他作為要挾滿廷的一個砝碼。而手下北洋大軍將盡量爭取平定北方局勢，而北洋軍在北方打的越穩定，也就越方便袁世凱與南軍的談判！　　難道對付袁世凱的大計就這麼功虧一簣？身為穿越客的李想明明看穿袁世凱的陰謀手段，那種得而復失的感覺，就等若明明偷看對手中的牌是什麼，可自己手裡的牌無論怎麼組合也贏不了的鬱悶。　　李想現在唯一可侍的就是因為自己這隻穿越小蝴蝶拚命撲騰着翅膀扇個不停，上海現時的形勢每刻都在變化中，這種變化誰都不知下一刻會發生什麼幻變，只是不知道是好是壞？　　北洋軍從湖北的撤退，他突然出現在南北議和的上海，會令袁世凱產生什麼新部署呢？　　忽然間李想腦際靈光一閃，豁然而悟。　　以唐紹儀對袁世凱的戰友情誼，可能真會因如歷史所說的什麼狗屁共和而賣了袁世凱，壞了他的大計。只看袁世凱派了唐紹儀還不放心，又派來廖宇春，便知袁世凱對唐紹儀不是真的放心。廖宇春縱非在北洋議和的主角，至少也該是負責穿針引線的接頭人。　　他來上海，正是要破壞南北和議的關係。假設學那班定遠，會有怎麼樣的後果？思索至此。旋又大感頹然，心知這隻會給自己添麻煩而已。　　李想此時來到白渡橋的最高處，往下踱去。　　街上雖滿是行人車馬，但李想卻感到無比的孤獨――百年的孤獨。　　因為彼此原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相隔百年的時空里。　　李想的思潮轉到袁世凱身上去，他的實力確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強大，北洋系無不是智勇雙全之輩，隨便點幾個出來都要叫人吃不完兜着走，不是禍國殃民，也是禍害一方。　　現在上海各方人物對南北和議的態度李想已經摸清楚，一個個對北伐三心二意。　　在這種情況下，應否立即撤走，趁袁世凱未奪取大總統之前，回漢口做他的草頭王？抵上海后，他還是初次心萌退意。　　想到這裏，猛一咬牙，下決心先往元帥府設法找黃興，連湯家大小姐的約會都置諸腦後。　　李想正思量着如何可以不惹人注意的找上黃興，李平書在後面叫着他道：“李大帥，黃元帥正要找你。”　　李想在白渡橋橋頭上停下，轉身施禮道：“李會長，想不到又見面了。昨夜本想好好休息一下，卻碰到蘇軍總參謀顧忠琛，還有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先生，碰上一些問題，一夜沒有好好休息，我也要找黃元帥談談這些問題。”　　李平書來到他旁后才停下來，道：“這些日子我們也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所以連元帥都要找些東西來鬆弛一下。”　　李想從開始便對這人印像很好，總覺得他算是不忘民族國家的資本家，而且很快長江財團的合作就要開始。不過現在急得去找黃興，只是不得不先敷衍道；“我真想不到有什麼事情可令我們這些沒一覺好睡的人能忘憂無慮。”　　李平書故作神秘的湊在他耳邊道：“當然是女人，還得是最標緻的美人兒，聲色藝俱全，美得能令人連老爹姓什麼都忘掉，連你身邊千嬌百媚的水仙兒都忘掉。”　　聽說美人兒，李想果然差點忘掉老爹姓什麼，忘掉找黃興的原因，大奇道：“誰家美人兒有這種魅力和威力。”　　“坤角中之鬚生，恩曉峰。”李平書欣然道：“廣陵一片繁華土，不重生男重生女。碧玉何妨出小家，黃金大半銷歌舞。可是這個恩曉峰不是蘇皖人，是個北京旗人，還是個愛新覺羅家的正黃旗！你說奇不奇？聽說去年因為嗓音發生了變化，遂改習當今正在盛行的汪派，並得到汪笑儂的親自指點，頗得汪派神髓！”　　李想忖道原來是她，或許恩曉峰本身這個正黃旗身份，才是男人為之癲狂的最大根本吧？　　恩曉峰叛逆到了這個無可救藥的地步，想想都覺得好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尤唱后廷花。風水輪流轉，也轉到了愛新覺羅家！　　李平書得意道：“大元帥知她明晚唱完美仙茶園那台戲后便要去天津，所以千方百計把她請來唱個堂會，擺了兩桌酒席，所以囑我們找你去趁熱鬧。恩曉峰15歲即以客串名義在戲園中演唱，也常去堂會中串演。她身着男裝，頭梳髮辮，登台獻藝，演出后不受金錢酬謝。她崇拜譚鑫培，痴迷譚腔，譚鑫培演出時必去觀摩偷學，死記硬背默記心中。恩曉峰16歲時，不顧族人的阻撓和譏諷，正式下海唱戲，在天津搭班鳴鳳社，以譚派女老生為號召，演出譚派名劇《賣馬》《洪羊洞》《碰碑》《定軍山》等，成績優異，頗受好評，時人稱她為‘女叫天’。不過她今天唱的是李大帥譜曲的七律・革命軍佔領南京！李大帥您不可不聽。她颱風大方，技藝不凡，演唱無雌音，而且多才多藝。絕對不會玷污李大帥氣勢磅礴的七律詩章！”　　“坤角鬚生？有意思！”李想真想聽聽，這個旗人坤角唱出的七律和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於魁智相比是個什麼味？他摸着肚子道：“還是個旗人。她願意唱我寫的七律？”　　李平書反覆強調她旗人的身份，而這個旗人的身份卻是撩撥的李大帥邪火中少，心痒痒！　　李平書啞然失笑道：“李大帥是否在說笑？現在是共和，旗人又怎麼了？何況現在也不過是個戲子。來吧！”　　李想陪他走了兩步，停下來道：“我要先去方便一下。免得入席后看得精采之時卻欲離難離就不妙之極了。哈！”　　男人興奮緊張的時候，腎上腺素必然會飆升，導致尿急什麼的。　　李平書只好點頭道：“那待會見吧！”　　李大帥暗叫天助我也，脫身先解決問題而去。　　李大帥來到元帥府設宴的正廳入門處，心中暗嘆，才跨門內進。　　一身革命軍西式軍裝整齊的門衛肅然敬禮，對於這個革命軍如彗星崛起的傳奇李大帥，這些小兵是最是崇拜的。　　剛才他東闖西撞，差點問遍所遇見的人，最後才從一位俏婢口中得知有份參加這遲來黃興元帥府午宴的座上客名單。都是大人物，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大多聞其名，而不識其人。　　廳內果是筵開兩席，此時差點坐滿人，並列於廳堂南端。　　在這華麗大廳東側處，十多位樂師模樣的男女肅坐恭候，顯是為恩曉峰伴奏的班子。　　加上侍候的婢僕，全廳雖接近五十人，但大多數人都是嚴守安靜，縱席間有人談笑，也小心翼翼，有種官式應酬的味兒。　　餐廳比會客廳低兩層，這點非常完美。橢圓形的房間，兩端都有壁爐，中西結合的非常完美。原先在這裏的大桌子已經挪用到別處，那些古老的椅子沿着牆壁從門口一字排下去。地板是白色的大理石砌成，雖然陳舊且出現了少許細微的裂縫，但是卻異常地乾凈。　　巨大的窗戶，窗內襯有大型的白色扶手，精製的窗帘散發著溫和的香氣。　　在李想面前的小桌上，擺放着鑲着金邊的如膩脂白的瓷盤，當然還有昂貴的餐刀和叉子。水晶制的碗里放着新鮮漂亮的水果，草莓那凹凸不平的表面上還掛着清晨的露珠。李大帥瞥了一眼豐盛的西餐，就感覺到飢腸轆轆。　　主席桌子一個魁梧的男人，李想一眼就認出來，寬闊的前額，稀疏的鬍鬚，裹着華麗授帶寶彰的元帥軍裝。他拿起一副叉子，向一旁稍微移動了一下，滿意的點點頭，然後抬起頭來對着走近大廳的李大帥，微笑着。　　李想的來臨，立時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居於主席的黃興由微笑變成哈哈大笑，用一口濃濃的湖南腔說道：“李先生請到這裏來！”　　李想似乎尚是首次給人稱作先生，立時渾身翌起雞皮。在詐作和各人打招呼時，目光迅速與這位生得南人北像體格彪悍的湖南老鄉，革命前輩，碰撞出一串看不見的火花，才朝他的一席走去。

# 第二百九十章 百年孤獨（二）

　　上海商團的李平書會長早已經到達了大廳，正和幾位李想不認識的上海灘的頭面人物歡暢地聊着什麼。　　李想昨晚認識的幾個南方人物都在，除上海商團李平書會長之外，有林徽音的老爸林長民，光復會的領袖國學大師章太炎，被他打掉牙齒的蘇軍總參謀顧忠琛，南京先鋒隊聯隊長朱葆誠，元帥府秘書官俞仲還，還有留着漆黑小鬍子的宋教仁。當然，更多的人還不認識。但是如果點出名字，李想一定可以知道是誰。　　這些人物，有得人穿着黃興一樣西式的元帥禮服，有的人穿着西裝革履，也有人穿着傳統的長袍。整個大廳里，每個人都穿得衣冠楚楚，彰顯各自的身份，就顯得穿着一身非常不符合他身份的普通小兵軍裝的漢口李大帥特別扎眼，尤其是他居然沒戴上大檐帽，露着額頭上一條淡紅色疤痕，平時帶着大檐帽別人還不怎麼在意，如今看來實在是恐怖到了過頭的地步。這種地方受的傷，怎麼沒有要了他的命？不過這個李大帥，實在年輕的令人嫉妒。　　李大帥沒想到自己來的是最遲的一個，着實有點尷尬。　　“快過來，我們革命軍的英雄李大帥，遲到永遠是大英雄們的權利。”黃興知道李想是湖南人，他親切的用濃濃的湖南腔調調侃地對李想招了招手。　　“呵呵……”李大帥和黃興拉拉手，打了個哈哈。和這位近代史上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前輩握手，李大帥倍感榮幸。　　“諸位，這一位就是我們打響武昌首義第一槍，新晉誕生的湖北革命軍大元帥李想李大帥！”黃興向上海灘的大人物們隆重地推薦李想。　　“你好，李大帥。”上海灘的大人物們，包括李平書他們認識的幾個人在內，全部齊齊向這位李大帥打了個招呼，這種禮節性的問候自然是有點不痛不癢，有好幾個傢伙的目光中流露出的依然是不屑，雖然顧忠琛昨夜被這位李大帥打掉牙齒的消息已經傳開了，不過顯然並沒有讓這些傢伙感到什麼要尊崇這位凶名傳世的李大帥的地方，因為暴發戶就是暴發戶，豪門就是豪門，這種門第觀念在百年後的中國依然根深蒂固。　　“你們好，諸位大人。”李想眉眼輕挑，把每個人的表情讀了一遍。　　黃興也把在座的大人物介紹給了李想。李想暗暗分析着勢力網，不由得暗暗乍舌不已，沒想到袁世凱不但在北方勢力強盛，就連南京政府內部也布滿他的棋子。黃興到底是真不知還是裝不知？　　此時南京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從派繫到軍政界，差不多都是坐南向北，認為只有利用袁世凱推翻清政府於革命有利。如工商界第一人張謇、浙督湯壽潛、蘇督程德全等立憲派，均力主斯議。他們在江南負有聲望，尤其是張謇以清廷狀元實業界領袖為社會各界所推重。原來黃興為了籠絡各方，就把他們拉入臨時政府，但他們都是袁世凱的同情者，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變成袁世凱的同謀者？　　南北議和的歷史李想知道一些。張謇和袁世凱在吳長慶軍中還有過師生關係，袁世凱派惜陰堂趙鳳昌特別拉攏以張謇為首的上海名流，後來通過張謇的關係都成為袁世凱盜竊國權的謀士。伍廷芳在上海雖然是民軍代表，但議和條件就是以臨時大總統的位置為袁世凱脅迫清帝退位的酬庸。　　這場辛亥革命變得非常有中國特色，南京臨時政府完全就是一個伴隨其政治上的激進主義的社會方面的保守主義矛盾組合，這也導致了對革命后的多種不同解釋，章太炎不就是一例？　　章太炎後來因為沒有當上教育部長，對南京方面大肆攻擊，在南京追悼革命烈士的大會上他寫了一副輓聯是：“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虛言。”他對同盟會認為已無存在之理由，說是：“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自己在上海發起“中國聯合會”，以建立統一的中華民國為號召，實際上就是為充當袁世凱拉攏的對象。　　再就各省情況來說，首義都督黎元洪，漢陽失守后，武昌危在旦夕，袁世凱就在這個時候通過漢口英領事提出雙方停戰。在袁世凱是有他的陰謀，而黎元洪卻認為袁世凱對他有意維護，對袁感激不盡。不過歷史在這裏總算被李想的努力改變，黎元洪不在有影響力。　　但是，其他各省都督如譚延�]、庄蘊寬、陸榮廷、孫道仁等那一個不是清朝的大官僚地方大紳士，在他們思想深處，當然感到與其擁護那些素不相識的革命黨人，不如擁護袁世凱尚覺氣味相投。這些情況袁世凱當然知道的更清楚。　　如果李想沒有穿越，沒有在湖北打敗北洋軍，袁世凱在南方隱形的勢力就太恐怖了，黃興和孫中山的日子絕對不好過。　　雖然有十四省成立了革命政府，但在革命后，單論同盟會的革命組織僅僅在三省（廣東、江西和安徽）有任都督的堅定擁護者可以依靠。事實上，革命黨人從來沒有完全掌握革命，而且也無迫切要求這種結局的打算。　　厲害啊！李大帥在心裏嘀咕了一句。　　“還以為你會錯過這個盛會，見你這麼有緣，待會把旗人姑奶奶介紹給你，打后就要看你的造化！”李平書打趣道。　　所有男人都發出曖昧的笑聲，連黃興都不例外。誰不知道這位李大帥的風流名聲？　　“是嗎？既然名花無主，那您也追求怎麼樣？”李大帥拿眼角撇了撇很上海灘、很許文強的李平書，一陣偷笑。　　“我已經過了您這個年齡了。”李平書矜持地抹了抹自己油光水滑的大背頭，“更何況，恩曉峰也是個侍才傲物的才女，也只有李大帥的文采可以博得美人青睞。你的七律・革命軍佔領南京，她可是贊不絕口。”　　“看不出李大帥有這樣的文采？”顧忠琛以懷疑的口吻在一旁冷笑了一聲，只是說話還有點露風。　　這笑聲讓李大帥如刀子一樣的目光一下子盯住了他，愣是把這位蘇軍總參謀看得眼光躲開了去。　　“顧君，不要被李大帥的外表所欺騙，當代江南名下士多如過江之鯽，不知道所做詩詞能否有和李大帥相提並論的？”宋教仁優雅地用酲亮的皮靴踢了踢地面，“這還只是其一罷了。李大帥在湖北的仗也打得非常漂亮，最後逼得袁世凱不得不撤軍。”　　李想抬頭瞪了一眼宋教仁，雖然因為當初漢口的事情和他有點恩怨，不過被他誇獎一句，還是會飄飄然。　　李想表面仍然保持着鎮定，其實也在偷偷地打量着宋教仁，揣摩着這傢伙是不是已經又知道自己的老底了，這樣誇自己。　　宋教仁的目光仍然是恬定中帶着矜持，誰也看不透他的心裏在想什麼。　　我日你奶奶，李想在心裏罵了一句。　　“是嗎？”聽了宋教仁這麼說，顧忠琛只當他說的是客套話，段祺瑞在報紙上可完全是另一套說辭。於是他淡然一笑，轉身招呼着幾位相熟的傢伙。　　李想看到在這裏的幾位穿着軍服的江浙聯軍將領全跟他走了。這一下，使李想一下看清楚革命軍隊中將領對和議的態度。　　再看看大廳里程德全，湯壽潛等滿廷大官僚組成的圈子，革命雖然以新近的西方模式取代歷史悠久的封建政體。但是，不久以後就變得很明顯，新的政治制度不會把佔優勢的這些社會名流和舊官僚從他們的支配地位上撤換下來。相反，舊的統治階級又完整無損而有生氣地出現了。　　國民黨人雖然活躍，特別是在四川和陝西，但他們尚不足以向舊官僚、立憲會的頭面人物提出嚴重的挑戰。所有這些最有勢力的集團，在社會上都是有名人物，且大都是士紳。　　晚清以來，中國的這些社會精英在其文化風格和經濟活動方面，已經變得更加多樣化了。但是，在辛亥革命的餘波中，他們仍以奇特的凝聚力和決心，為保衛自己的利益而活動。少數背叛分子和動搖分子被輕而易舉地處置了，勿須求助於北京的袁世凱。　　“黃先生！宋先生！”李想想到此處，對着黃興和宋教仁滿臉堆下笑來，問道：“同盟會的三條綱領裏面究竟哪一條是最重要的呢？”　　“呃？！”宋教仁心頭突突亂跳，看着李想的笑意不善啊。他一邊往裡讓，一邊回道：“請，李大帥請�D�D唉，兄弟認為，當然不是平均地權，也不是建立中華民國，而是推翻清朝政府。行動的要求首先是推翻清朝政府，這是不待說的。”　　李想顰起眉頭，似乎早知道他會這樣回答，也點頭道：“這個自然。問題是，為什麼要推翻清朝政府？是為了建立中華民國嗎？當然有許多人是為了建立中華民國而主張推翻清朝政府的，這些人主要的是屬於革命派。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因為簡單地反對清朝政府而主張革命的，這種人各階層，三教九流都有，非常普遍。他們痛恨這個政府不僅因為它的腐朽無能和它所帶來的民族災難，而且因為它主要是由滿洲貴族所掌握並厲行種族歧視政策的。我就聽有的人甚至說，即使清朝政府實行民主改革，也必須推翻它！我們革命黨人利用了廣大人民反對清朝統治的情緒來鼓吹革命，這是對的，不過我到上海之後發現，革命派本身的認識同一般人幾乎沒有什麼區別。而同盟會的革命宣傳給人印象最深的只有兩點：一是反滿；一是漢族祖先的光榮傳統。這種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風暴主要是這樣鼓動起來的。但是這種宣傳有很大的弱點。”　　黃興點了點頭沒吱聲，宋教仁卻是目光複雜看着年輕的李大帥。　　年輕的李大帥還是滿臉堆笑的看着他們，只是目光變得犹如百年老人的滄桑般孤獨，似乎蘊藏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 第二百九十一章 渙散（一）

　　黃興請恩曉峰唱堂會，但是整個大廳擺的還是西方自助式餐會。大廳里只剩下了一堆一堆聚成一堆地上海灘頂級頭面人物，李想和黃興、宋教仁三個人顯得不是很合群。上海灘的頭面人物很不願意搭理李瘋子，非常明顯的想把這個瘋子排除在政治遊戲圈之外。　　宋教仁卻是目光複雜看着年輕的李大帥，也看他越是看不透。昨夜在禮查飯店發生的事情，俞仲還和顧忠琛回來之後，加油添醋的說了他很多壞話，對他非常排斥。李想剛剛的話，宋教仁實在不知道他意指何方，便又問道：“這種宣傳有很大的弱點……”　　“反滿這個口號太簡單了，”李想答道，他見一個漂亮的侍女端着盤子在人群中像是個穿花蝴蝶，便用眼神示意她過來，從他盤子上拿下一杯紅酒，又轉臉對宋教仁笑道：“黃先生，宋先生，愣什麼啊？請，請……反滿這個口號太簡單了，它把一切的仇恨集中在滿族統治者身上，其中摻雜着漢族人民的種族主義情緒，而沒有真正提高全國人民的民族意識。結果放過了一個真正的民族敵人�D�D外國侵略者。”　　“克強，”宋教仁先給身旁的黃興親自奉酒，才給自己端一杯，說道，“同盟會一直倡議的民國是五族共和，絕不是狹隘的大漢民族主義！你說的真正民族敵人……”說著，用眼睨了一下李想，怪聲怪氣地說，“甲午水戰被個小東洋打敗，中國有多麼虛弱你看不出來？你認為你上海像你在漢口那樣胡鬧，還能有漢口的皆大歡喜？洋人的忍耐力也是有極限的，列強也不是你說的‘紙老虎’！漢口這樣僥倖的成功只是個運氣。我們誰不知道列強是我們民族大敵，但是我們還沒有這個實力去打敗這個民族大敵，所以必須卧薪嘗膽，忍辱負重！甚至，去和袁世凱委屈求全！”　　李想見宋教仁這樣怕死了洋大人，打着一副和袁世凱和議的算盤，心裏一陣陣的鄙視，冷笑道：“你知不知道你現在的口吻真像那些立憲會的老頭兒，哪裡是個革命黨人該說的話？這正是我要說同盟會一直宣傳的第二個弱點：對於漢族祖先的光榮傳統的宣傳也太簡單了，沒有批判、反對這長時期，近兩千年統治中國的漢族的封建主義，這就又放過了一個內部的大敵人，也就是支持了清朝統治的漢族封建勢力……”說著，便把手裡紅酒淺嘗一口，一副陶醉的快樂樣子，良久才繼續說道，“袁世凱就是當前最危險的一股漢族封建勢力！”　　“啊……袁世凱！”黃興含糊答應了一聲，雙手捧着一杯紅酒，出了半日神，問宋教仁道：“你如今怎麼看呢？”　　“我也不知道……”以宋教仁才氣也被李想比出的這麼大一個題目難住，“我承認李大帥說得沒有錯，但是這都是莫須有的推測，對袁世凱的推測！”　　宋教仁一口咬住問題的關鍵，李想沉默了一會兒，搜索百年後的那些資料，說道：“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以前儘管作了許多政治鼓動，並且作了一些啟蒙工作，但是因為內容過於簡單，同時也沒有在理論上作詳細的說明，以致未能攻破封建主義的思想堡壘。你們在理論方面不但缺乏創造性的活動，而且對西方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啟蒙學者的著作和十九世紀中恭弘=叶 恭弘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都沒有系統的介紹。目前我國翻譯出版的許多外國古典著作，其實是在革命之前就應當由資產階級學者翻譯過來的。沒有強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導，正是革命的一個重大的缺陷。說實話，同盟會的叄民主義有點扯淡。我承認，那些熱烈地充滿反滿情緒的革命分子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他們滿腔熱血，慷慨悲歌，處處表現願意為推翻清朝統治而獻出整個生命。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在人民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然而這些勇敢的人們的行動並不是一致的。”　　也不管黃興和宋教仁什麼難堪的臉色，李想拿定了主意慨然說道，“例如，在組成同盟會的小團體裏面有這樣一個團體，叫做光復會，又名復古會。它的會員有的拒絕參加同盟會，獨立行動，著名的烈士徐錫麟就是其中的一人，他以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而成為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他話沒說完，宋教仁早忍不住，張嘴想說什麼，李想也不理會，只大聲叫道：“有的人參加了同盟會，可是不久又主張分裂，那邊那個國學大師章太炎就是其中的一人，我昨夜禮查飯店也碰到他，和他一席長談。他是你們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編，我聽說，一九○九年竟散發傳單攻擊孫中山先生，如今南京政府正在組建的時候，江湖又在風傳他已經宣告脫離同盟會，要另組小派別。”　　黃興和宋教仁惶惑地對望一眼，想不到他的消息這麼靈通，更加的不知這個李想要做什麼？　　李想根本不怕打擊他們，繼續侃侃而談，道：“我知道孫中山先生在當時积極地領導了武裝起義。他認為清朝統治已經好象一座破屋子，只要抽掉裏面的一根木頭，或者挖倒一面牆腳，就會整個塌下來。所以他在同盟會成立以後所從事的革命活動，包括聯絡會黨和籌款，都是為了組織起義。但是他領導的起義可以說都不是以在群眾中的耐心的工作為基礎的，而只是一種軍事投機，因此起義不斷失敗。他經常組織一批武裝的敢死隊在西南沿海的某些地方或那些住有清朝防軍的地方進行突然的襲擊，既沒有接濟，也沒有當地群眾的援助，聯絡工作又做得不好，結果每一次都失敗了。一九一○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以後，因為遭受了很大的損失，聽說黃先生都有些灰心喪氣了。您可是領導廣州起義最积極的分子！”　　“行了。”黃興打斷了他，一口抽干一杯紅酒，說道，“我當時確實有點灰心喪氣，當時國內革命形勢日益成熟，如果不能繼續推動革命，豈不太可惜了嗎？於是我與孫中山先生等人提出一個辦法，決定集中全力，在廣州進行一次有充分準備的，同時也是破釜沉舟的起義。這就是今年的夏曆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卻還是失敗了。”　　李想睜大了眼睛望着滿面懊惱的革命前輩，早就聽說黃興為人落落大方，但初見之下，拿話語如此擠兌他這個“常敗將軍”，是不是過分了？　　“此役失敗后，廣州人民把犧牲的烈士葬於黃花崗，故又稱黃花崗之役。”李想嘆息一聲說道，“這次起義仍舊是採取老辦法，招集了各省的同盟會員，組織成八百多名的敢死隊，運了七百多支槍和三百多顆炸彈到廣州去，在那裡設立了近四十處機關，許多人寫了絕命書，成功失敗在此一舉。結果又失敗了，不過影響很好，它使人們感到振奮，使清朝的腐敗無能的官吏大為驚慌，他們簡直失去了應付革命的能力。但是同盟會本身因為起義失敗而遭受的損失是很大的。看着那麼多優秀幹部的犧牲使革命力量大為削弱，你們就不心疼？更重要的是，同盟會失去了主宰。孫中山先生雖然繼續在美國華僑中進行籌款，準備起義，但並沒有實際領導同盟會的工作。而同盟會的趙聲在廣州起義失敗後生起病來，不久就在香港死了。胡漢民躲在香港，連人都找不到。聽說黃先生也因事敗而心灰，束手無策。然而以宋先生為首的一批同盟會員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部。這個組織雖然號稱是同盟會的一個分支機構，但是我怎麼從你們所發表的宣言來看，實際上是因為對同盟會的領導有些不滿而採取的獨立行動？”　　這番話娓娓動聽，把中部同盟會記不得光的地方全抖落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點也不顧全了宋教仁的面子，聽得宋教仁心中一陣發悚，點頭道：“想不到李大帥對我們中部同盟會如此了解！”　　品性純良的黃興這時候才知道宋教仁還有這樣的心思，張着嘴巴可以吞的下一個雞蛋。　　“一個革命團體在革命勝利之前就已經陷入這樣一種分裂、渙散和瓦解的狀態，要在革命勝利以後保持一個統一的陣線，那就太困難了。”李想抬頭看了看壁掛上的座鐘，已近午時，肚子餓的瓜瓜叫，他走到桌子上拿了一根絕味鴨脖，狠狠的咬嚼，笑道，“革命的爆發不在別的地方而在武漢，並不是偶然的。在一九○四年以後，這裏已經建立了革命團體，並且有人堅持在士兵中進行鼓動和組織工作。你們知道嗎？湖北新軍共約一萬六千人，參加文學社的已有五千多人，還有許多參加共進會的。當時這兩個團體在事實上已經控制了湖北的新軍，它們組織了統一的指揮起義的機關，準備起義。後來這個機關遭到破壞，領導者有的被逮捕殺害，有的分散隱匿起來。但是因為多數士兵都成了革命分子，要求起義的情緒非常高，所以在沒有領導的情形下，也能成功地發動起義，創造了革命首義的勝利。”說著，將一張非常有中國特色的武大郎炊餅卷一塊牛肉，狠狠要起來。

# 第二百九十二章 渙散（二）

　　對於武昌首義之功，李想竟然沒有半點要據為己有的意思。黃興與宋教仁都有點不知所措，越是看不透眼前這個傢伙的企圖。但是李想說的“因為多數士兵都成了革命分子，要求起義的情緒非常高，所以在沒有領導的情形下，也能成功地發動起義，創造了革命首義的勝利”也確實在理兒。這個沒有同盟會骨幹領導的武昌舉義，倉促之間竟然成功的事實，他們實在無法反駁，所以武昌首義卻也是同盟會最說不出口的。　　不知有意還是無心，李想吃着大餅，在瞧着國學大師章太炎擠到林長民、李平書那組人趁熱鬧時，發現他們那一組有一個翩翩美男子，白色的西裝表現的瀟洒不凡。　　李想目注那個白色瀟洒的背影，突然岔開的剛剛的話題，低聲疑惑道：“此人此人清秀懦雅，貌如美婦，我怎麼覺着眼熟，在哪裡見過？”　　身材魁梧的黃興只是順着李想目光飄了一眼，立刻瞭然於胸。為了遷就李想拿破侖式的身高，稍稍把身子俯下來，帶着點自豪的說道：“他是我們同盟會譽滿天下的秀才，謀刺攝政王失敗在北京坐監，剛剛被袁世凱釋放歸來的汪君兆銘。”　　原來是遺臭萬年的大漢奸汪精衛！真是空長了一副好皮囊！許多關於辛亥革命的文獻中有記載，南北和議期間，這位未來的大漢奸上穿下跳，很是賣了一把子力氣！年紀輕輕，早在辛亥年就表現出能成為遺臭萬年的大漢奸的潛質。　　無論是為了當前和議，還是未來抗戰，使李想認為應該給他們提個醒。他反迎住黃興的目光道：“汪兆銘在京釋放之後沒有立刻回南方，反而經常出入錫拉衚衕袁宅，坊間更有傳聞，他與袁大公子袁克定義結金蘭，喊袁世凱做爸爸。”李想一邊以毫不掩飾的惡毒目光盯着活在眼前的近代第一大漢奸，一邊道：“這些，你們知不知道？”　　黃興與宋教仁皆露出震動的神色。黃興不敢相信的垂下頭，宋教仁卻表現的像個成熟的政治家，立刻恢復鎮定，輕輕道：“你的意思是說他是內奸嗎？他可是抱着必死的決心刺殺過攝政王，失敗后在北京坐監，如果不是這場革命風潮，他還在北京的監牢里，你竟然懷疑他對革命的忠誠？”　　李想心裏氣得翻江倒海，臉上卻是平靜如鑒湖，柔聲道：“我聽說他來滬之後，一力主張南北議和，力挺袁世凱做大總統，大肆宣揚北伐亡國論……這就是他對革命的忠誠？”　　宋教仁俊臉微紅，如今在上海的同盟會頭面人物基本都是這個論調和心思，李想這個瘋子不是把他們全罵進去了？他以虎狼般的憤怒低聲道：“只有像你這樣的戰爭瘋子才是對革命的忠誠？你的瘋狂不是救中國，是在拖着中國下地獄！”言罷狠狠的瞪他一眼，朝王精衛走去，懶得和這個瘋子在這裏嚼舌頭。　　李想身邊就剩下落落大方的革命前輩黃興，黃興雖然對李想一通理論不相為謀，但還是表現出非常高的涵養，願意聽聽不同的聲音。他接着先前的問題說道：“武昌舉義是沒有一個同盟會領袖，卻是最順利的一次。”　　李想吞下最後一口肉餅，肚子也飽了，打一個飽嗝，才說道：“不順利，一點也不順利。因為起義是在沒有領導的情形下發動起來的，士兵們在起義獲得初步的勝利以後就遭遇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　　黃興奇道：“困難？”　　李想嘆道：“迎頭一個問題就是建立政權，必須有人出頭。群眾根本還沒有覺悟到自己打下的江山，應當自己出頭來領導，而是希望別人來領導，把政權讓給他。前一晚上起義，因為沒有人指揮，臨時抓來一個隊目，強迫他指揮，我實在看不過去才接過這個指揮棒。後來組織武昌軍政俯政權，因為我也只是個隊目，每個人都認為我資格不夠，只得另外找人，找誰呢？結果找來了咨議局議長、立憲會湯化龍，他又是個文人，不能領導軍隊，還得找個武官，能領導軍隊的。後來終於找到了，這個人就是原湖北新軍的協統黎元洪。士兵們用槍指着他，強迫他當湖北軍政府都督，他堅決不幹，就把他關起來，同時用他的名義發表文告，使他下不了台。可是他一句話也不說，為的是留一條後路，將來革命失敗，他可以推說他是被強迫的。過了幾天，我率軍渡江光復陽夏，三道橋大捷，打敗張彪殘部，夏占魁湖南巡防營，張錫元河北新軍，形勢好轉，他也就答應幹了。這樣一個人竟成了建立中華民國的元勛，你們不認為荒謬？危機也埋藏在這裏。既然黎元洪出來了，湯化龍出來了，同他們有聯繫的人也就都出來了。他們的勢力越來越大，那些建立中華民國的真正的元勛們�D�D起義的士兵們和革命黨人的勢力就一天天縮小，提到這件事，我真是痛心不已。”　　黃興聽得眉頭大皺，他可以肯定即使是宋教仁也從未想過這方面的事，實在無法想象，這個年輕的過分的李想除了打仗之外還會思索到這方面的問題。這李想的瘋子之名欺騙太多的人，說出來的話發人深省。　　黃興沉思移時，用粗糙的手指輕輕叩着酒杯，發出叮叮的鳴聲，又轉臉對李想道：“不拉攏各方勢力，革命能有今日的局面？”　　李想仰着身子搖手道：“確實，武昌起義以後的情形，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是傳檄而定的。武昌起義后不到兩個月，全國大部分省區都宣布獨立了。我分析當時的情況來看，各省宣布獨立的形式大體上有這樣五種。”　　“哦？”黃興目光如刀似劍地盯着李想，良久方道，“願聞其詳。”　　李想又端起一杯茶，一邊吃茶整理，一邊說道：“第一種形式，和武昌差不多，主要是新軍士兵的起義，起義以後由於沒有堅強的領導，結果政權落入了立憲會資議局的手裡，再由立憲會把舊勢力拉出來掌握政權。例如陝西就是如此。第二種形式，就是群眾起來了，而且有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革命勝利以後，革命派掌握了政權，但是立憲派和舊勢力一反攻，就把政權奪過去了。湖南就是如此。湖南也是新軍起義，有革命派領導，他們把巡防營的軍官殺掉，自己掌握了政權，可是立憲派馬上來一個政變，把革命派全殺掉了，他們和舊勢力掌握了政權。除湖南以外，貴州也是如此。第三種形式，就是當群眾起義尚未爆發的時候，當地一些立憲派人物就利用下層群眾起來的形勢逼迫清朝政府的官員自動宣布獨立。結果宣布獨立以後，政權還是落在清朝政府的舊官員手裡。很多省份都是如此。例如江蘇巡撫程德全，大家勸他獨立，他就舉行一個儀式把自己的官銜改成都督，完全原班人馬，只是換一塊招牌。第四種形式，比如雲南，爆發了戰爭，新軍和舊軍隊打了仗，新軍趕跑了舊勢力，改變了政權。”　　說到這裏，李想撫着額前有半過頭髮長的疤痕，顯得有些憂鬱思索，半晌沒聲。　　黃興急切的問道：“第五種形式是？”　　李想苦笑了一下，說道：“最後一種形式，比如四川，情況更為複雜。自辛亥年五月以來，由於清朝政府把民辦川漢鐵路收為國有以借外債，引起了四川廣大民眾的激烈反對。川漢鐵路原來是四川民眾為了反對西方國家的侵略而倡議興築的。他們發起用‘租股’的辦法來籌集資本，‘按租出谷，百分取三’。因此，全川六七千萬人民，不論貧富，對民辦鐵路都發生了經濟上的聯繫。四川保路運動原先是立憲派所控制的咨議局領導的，他們為了擴大鬥爭力量，就組織了保路同志會，想利用四川擁有廣大群眾的哥老會。哥老會是一個反清復明的秘密結社，此時由於咨議局的支持，開始公開活動。革命的同盟會和共進會會員多年來就在哥老會中進行工作。因此，運動一發展，就不是立憲派所能控制的了。當時鬥爭聲勢十分浩大，全川一百多個州縣的工人、农民、學生以及其他階層都捲入了這個運動，紛紛舉行罷市罷課。橫暴的四川總督趙爾豐九月七日屠殺請願的市民，引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憤怒。各縣民眾蜂起，支援成都市民，使趙爾豐只能困守督署。端方奉命率領湖北一部分新軍入川鎮壓，新軍在萬縣和內江與四川同盟會員取得聯繫后，在資州起義，殺掉了端方。接着，同盟會員在內江等縣起義。這時，四川的一部分新軍已在成都附近起義，直趨重慶，與城內同盟會員聯合佔領重慶，成立了蜀軍政府，以同盟會員張培爵為都督。趙爾豐見大勢已去，把政權交給咨議局議長、立憲派蒲殿俊，成立四川軍政府，使革命造成渝對峙的局面。現在正在和議，把政權交給舊勢力只是個時間。總之，形式儘管有這樣幾種不同，結果是一樣的。”李想說到這裏，看了一眼革命前輩的臉色，問道，“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呢？”　　黃興聽得心中佩服，但是這念頭使他感到很不舒服，而他拋過來的這個問題使他更加不舒服，臉上眼色有些渙散。

# 第二百九十三章 純真的革命偉人

　　李想還想危言聳聽這一向落落大方至不顧革命前途，不願抓權的革命前輩幾句，豈知黃興對這個話題的熱情已經渙散，臉上的表情和剛剛被他的忠告氣走的宋教仁一樣不以為然的表情。　　這時，一位英武的軍人朝他迎來。在黃興連忙引見下，才知道又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滬軍都督陳其美。　　陳其美一身戎裝，卻帶着一副眼鏡，英武中不失儒雅。李想在歷史書上了解，這可是同盟會的狠角色，孫中山手下的戰將。關於陳其美奪取滬軍都督的手段，李想可是非常的敬佩。如果革命黨人都有他這樣的勇氣和能力，南方獨立省份的情況絕對不會像現在這樣複雜，袁世凱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有恃無恐。　　陳其美上下打量年輕的李大帥，滿滿的是欣賞，笑道：“你們在聊什麼呢？不介意我參与吧？”　　黃興目掃全場，隨口應道：“李大帥正在分析各省局勢，可謂見解獨特。”　　李想感到他這漫不經意的幾句話，似乎另有暗示，語含玄機，笑道：“不敢說是什麼獨特見解，只不過說的是事實……實在是因為各地革命派太沒有力量了。他們盼望革命早日成功，凡是擁護共和的人，他們都願意同他合作。在共和名義下發生的爭奪權力的事件，只要奪得權力的人仍舊錶示擁護共和，哪怕他有殘殺革命分子的血債，也沒有人去追究他。”　　黃興看了一眼陳其美，苦笑道：“不妥協，那裡來得十三省紛紛獨立的風潮？你也不是說，革命黨人的勢力太薄弱了，我們有什麼辦法？”　　陳其美點頭道：“革命既然有捷徑可走，為什麼不走？非要打個頭破血流，國民元氣大傷，才是革命？”　　李想淡淡道：“你們對於共和制度的信心很太高了吧？以為有了這空空的一紙條文，它就可以保障這無量鮮血拚來的革命果實，可以禁錮某些人蠢蠢欲動的野心？這樣沒有力量保證的共和民主制度寫的再漂亮，也就是一致廢文！”　　黃興沉默不語，他不否認，也不承認。　　陳其美哈哈笑道：“李大帥可否先答本督一個問題呢？”　　李想目不斜視的迎上陳其美忽然變得銳如利箭的眼神，從容道：“陳督請賜問。”　　“其實我不否認有你說的這種想法，因為我不認為這有什麼錯。”陳其美道：“因為只憑革命黨人的微薄勢力，不可能迅捷的完成革命大業。同時我也看不出來，在革命勝利以後革命黨人自己同其他擁護共和的人有什麼區別？”　　李想暗叫厲害，即使黃興也要側耳恭聆，看看自己會如何回答。　　同盟會上下正是看不透這個問題，所以他們在各黨各派紛紛活動的狀況下反而拿不出什麼积極的辦法來加強本身的力量。　　陳其美終出招試探。　　這個問題，這個時代還真沒有幾個人能分得清，說得明。因為這個問題答案只有時間可以解答，這裏埋下的只是一顆歷史悲劇的種子，還沒開花結果之前，誰敢斷言？　　但是李想是誰？他是穿越客！翩翩他把歷史的後果看得清清楚楚！　　李想從容一笑道：“立憲派雖然轉而贊同共和，就是和革命派有本質的不同。立憲派一方面加緊表現他們是共和制度的擁護者，另一方面始終不忘記他們同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分歧，處處提防革命派排斥他們。立憲派覺得他們自己的力量也是薄弱的，為了不受革命派排斥，並且進一步排斥革命派來穩定自己的地位，就力求同舊勢力結成反抗革命派的聯盟。這就是說，儘管革命派處處拉攏立憲派，而立憲派並不同革命派團結一致，因此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始終是分裂的。在這種情形下的南北議和，袁世凱想要代替孫中山，北京北洋政府想要代替南京臨時政府，舊勢力想要代替在革命中興起的新勢力，就成為毫不足怪的事情了！我前面所說的同盟會在革命理論、革命組織、革命武裝、革命政權這幾個革命的基本問題上缺乏準備和指導上的錯誤，如果你們只是以為我是危言聳聽，不去正視改進，這些一定會給你們留下深刻慘痛的教訓，以致追悔莫急。”　　這番話連消帶打，陳其美聽得由衷讚許，發出一陣笑聲，連叫了三聲好。　　黃興一直低頭看着手裡搖晃的顏色鮮紅的紅酒思索着，許久，才低聲說道：“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之時，舉孫中山先生為總理。孫先生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黨綱。當時入黨的人對於排滿革命的理論是深信不疑的，並且正是因為具有這種革命決心，才宣誓入黨的。先一年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復會時，他們的黨綱上只有‘恢復漢族、還我河山’兩句話。同盟會會員對孫先生所提‘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意義還不大明白，以為是將來革命成功以後的事，現在不必推求。孫先生對宣誓入黨的同志講解‘建立民國’時，是舉法國和美國為例；講解‘平均地權’時，是舉德國在青島所訂地價稅和按價收買土地辦法為例（筆者按：‘耕者有其田’系在辛亥革命以後提出的）。因此，同盟會會員在國內宣傳革命、運動革命時，正如李大帥所說，只強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兩句話，而對‘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意義多不提及，這也是當時形式所迫。比如，湖北共進會的誓詞與同盟會的誓詞相同，但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意謂滿人壓迫漢人，人權不平等，所以要革命。辛亥武昌起義以及全國各地響應起義所用的共同口號，也確實只是排滿革命。李大帥對叄民主義新解釋，我也聽遁初說起過，反對列強的侵略，民權與治權的區分，節制資本等，但是響應者寥寥無幾，所以你的新叄民主義無疑毫無號召力，這樣的主義又要什麼用？”　　黃興一邊心不在焉地玩着手裡的酒杯，一邊目不轉睛的看着李想說道：“實不相滿，南北議和，南方提出的條件，只是要清帝退位，清帝退位即算是革命成功了。以後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也只要袁世凱宣誓贊成共和，就算是開始‘建立民國’了。這不止我抱着這樣的看法，許多革命黨人都抱着這種看法。這是潮流，大勢所趨。”　　“小子斗膽進言，以為和議還是不談為好！這可是城下之盟！”這一句話兒破口而出，不但李想自己覺得突兀，在品酒的陳其美也聽得嚇了一跳，忙又靜心細聽。　　“唔？”黃興原地兜了兩圈，還是說道，“你說下去！”　　“袁世凱的上台，雖然暫時穩住了清王朝的陣腳，但卻對清廷構成新的威脅，何嘗又不是對革命的威脅。這個野心勃勃的梟雄，自再度出山起，便在籌謀奪取最高政權，而不是為這個王朝儘力效忠，也不是為了共和民主。從此刻起，清王朝儘管還未徹底倒台，但已是名存實亡。南北議和，南方提出的條件，只是要清帝退位，豈不是多此一舉？”　　“嗯。”　　“同時，它又頒布憲法‘十九信條’，表示要削弱皇帝無限的專制權力。這一形同做作的舉措也為時過晚，已經失去的民心再也無法挽回。此外，滿洲皇族中的宗社黨，尤其是少數少壯派親貴，不甘於束手待斃，企圖負隅頑抗，孤注一擲，只不過是螳臂擋車，同樣無濟於事。蓬勃發展的革命浪潮導致了清王朝的瓦解，但卻未造成一場深刻的社會變動，革命未能深入下去。”　　“嗯，是的！”　　“立憲派通過和平或流血政變，掌握了許多獨立省份的政權。另一些獨立省份名義上仍由革命黨人掌權，但他們也很快向右轉。所有獨立各省，都在壓制工農運動。中國廣大農村沒有受到多大震蕩，农民群眾的自發性起義，影響有限，未能在農村地區帶來深刻的變革。處於分化、瓦解之中的封建統治勢力儘管極端虛弱，卻沒有受到摧毀性的打擊，其後仍在社會中居於支配地位。這場革命大風暴，缺乏一種成熟的社會力量來正確解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李想侃侃而言。　　黃興聽着雖然表面不動聲色，但內心裏是同意的：是啊，由於武昌起義后立憲派和其他政治勢力乘機崛起，革命黨人對起義勝利后出現的複雜局勢缺少足夠的估計和精神準備，獨立各省內部又意見分歧，武昌集團和江浙集團在臨時政府地點和大元帥選舉問題上，展開激烈的爭奪，使得中央政權陷入難產之中。當然，這是黎元洪在位時的事情，李想是沒有責任的。　　黃興拍拍發燙的腦門，不置可否地道：“你說了這麼多，有什麼因對之策嗎？”　　話雖沒明說，但黃興的臉就是一篇文章。李想忽然覺得一陣輕鬆，忙道：“我全力支持黃先生立刻去南京組織中央政府，組織國民革命軍北伐！中國應實行武裝割據，只能採取象以往农民戰爭那樣，實行武裝割據，把根據地作為勝利的出發點，最次也能暫時與袁世凱南北對峙，等革命的力量強大以後，各地革命團體如燎原大火，到時同時並舉，再直搗袁世凱和滿廷的老巢。革命的武裝力量在開始時總是較弱小的，確實不可能與袁世凱立即決出勝負，如果依託南方作為根據地，積蓄自己的力量，必定可以不斷創造勝利的局面，徹底的將革命進行到底。”　　黃興沉默良久，陳其美也屏住了氣，深恐自己的呼吸驚擾了他們的談話，他對李想這個提議是最贊同的，以前也這樣勸說過黃興，只是總是被他拒絕，今天李想說得這麼有煽動性，而且黃興明顯也意動了。　　良久，終於聽到黃興說道：“頃接孫中山先生來電，他已起程回國，不久可到上海。孫先生是同盟會的總理，他未回國時我可代表同盟會；現在他已在回國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滬，搶先一步到南京就職，組織中央政府，將使他感到不快，並使黨內同志發生猜疑。太平天國起初節節勝利，發展很快，但因幾個領袖互爭權利，終至失敗。我們要引為鑒戒。肯自我犧牲的人才能從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緊的是團結一致，才有力量打擊敵人。要團結一致，就必須不計較個人的權利，互相推讓。”　　李想聽了黃先生這一番話，感到他的人格偉大，感到他對革命事業的忠誠純潔，深為佩服的同時心裏大喊着“一個大棒槌”！　　這一次的談話，使李大帥深深印在腦海，永不磨滅。

# 第二百九十四章 先烈流血為何

　　“李大帥！”英俊瀟洒的花樣美男子王精衛帶着他那個圈子的一大幫人圍住了李想、黃興和陳其美，未來大漢奸的表情顯然是有點不懷好意：“昨夜蘇軍總參謀顧君與保定學堂教席廖君會晤，聽說大帥也在場。吾黨欲公舉項城，正苦無台階，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國無窮之福也。廖君以保國救民為宗旨，是以聯合兩軍同志，委曲疏通，力求融洽，雖躬冒危難，所不恤也。但廖君恐不足以取信於項城，倘得黃元帥與程都督之同意，頒一紙證書，以為憑信，並訂立草約，攜之以歸，則進言較易，而實行可期。不知李大帥以為然？”　　“抱歉，我早已經用拳頭回答了顧忠琛，如果你不想也被我把你那一口漂亮的牙齒打掉，就請不要再提這件事情。”李大帥特別紳士的攤了攤手，伸出胳膊還對着下巴浮腫的顧忠琛招了招手，被李想打掉牙齒的蘇軍總參謀立刻臭着臉孔把頭扭到一邊避開。　　李想的目光四處巡視了一下，現在才發現便宜老丈人湯化龍竟然不在，他和林長民同為黃興的私人秘書，今天林長民來了，他卻沒有出現在這個宴會，也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故意？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輪到王精衛和諸位大人物吃驚了：“李大帥的意思是指，堅決反對和議！沒有任何轉桓的餘地？”　　“這怎麼可以？”程都督尖叫了起來：“就在南北雙方公開會談之後两天（陽曆十二月二十日），駐滬英、日、德、美、俄、法六國領事以同文照會分別遞交伍秩老、唐紹儀，請南北雙方儘速達成協議，停止衝突。帝國主義極力支持袁世凱政權，聲稱：‘中國戰爭若繼續下去，將有危於外人的利益和安全’。它們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輿論上向南京臨時政府施加壓力，促使我們儘快與袁世凱和平解決。你想過沒有，你的魯莽會有怎麼可怕的後果？是亡國滅種之禍！”　　李想實在沒法忍了，噗哧一口笑了出來，怕洋鬼子怕成這個樣子，也不怕被人笑話。　　“吾願以一腔熱血灌開中國自由之花！”李大帥嘲笑的臉色變得極莊重，語氣極悲壯，幾乎使聞者感泣，“你們還看不出來嗎？這是帝國主義列強參与對辛亥革命的扼殺的徵兆。對於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歷來抱着敵視態度。由於它們之間彼此爭奪霸權的火併日趨激烈，清王朝已顯露出崩潰的跡象，又兼革命黨人宣布承認它們的在華權益，以及它們之間在對華問題存在複雜的矛盾等原因，帝國主義在武昌起義之後沒有採納日本的武裝干涉主張，而是實行所謂‘中立’。其實，帝國主義的‘中立’，只是改換了破壞中國革命的手法而已。在‘中立’的幌子下，它們極力扶植袁世凱作為新的工具，通過他絞殺中國革命，維護在華侵略權益！何談難道就不是一條死路？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反抗！不在反抗中滅亡，就在反抗中重生！”　　“真是個瘋子！”周圍的大人物們快暈了，這個李大帥果然如傳說的瘋狂！沒有把任何人放在眼裡。　　“李大帥，您這個玩笑開大了！”王精衛幾乎跳腳了，垂足頓胸，痛心疾首，涕對同黨，“先烈流血為何？我輩出力為何？所望諸君，毋躁進，群公不我欺，誓非倒清不止也，欲速不達耳。”影帝也未必有王精衛演的精彩。“你知不知道，12月1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俄政府推動下，於庫倫宣布‘獨立’，驅逐清辦事大臣。12月16日，‘大蒙古國’正式成立，奉哲布尊丹巴呼克圖為‘皇帝’，年號‘共戴’。設內務、財政、兵、刑、外務5部，其幕後實由俄國操縱。西藏也在英政府的唆使之下，蠢蠢欲動。日本、美國各列強虎視眈眈，和議如再不儘快結束，中國必遭瓜分之禍！”　　辛亥革命發生前，清政府在外蒙推行新政外蒙王公親俄勢力開始秘密策劃脫離中國，變外蒙為沙俄的保護國。1911年7月10日，外蒙各盟王公會盟大典大會召開，親俄分子杭達多爾濟等人糾合贊成“獨立”的王公、喇嘛等議決脫離中國，宣布獨立。同時，推舉杭達多爾濟為代表組成代表團，前往俄國要求接受沙皇保護。　　8月28日，俄國大使會晤清外務部大臣，聲稱俄國對外蒙不能漠視，將籌對付辦法，干涉中國的內政。清政府被迫決定暫緩在蒙古實行新政。武昌起義爆發，中國局勢急劇變幻，沙俄開始乘火打劫。10月19日，俄外使向清廷提交備亡錄，俄陸軍部命令伊爾庫次克軍區將步槍1萬5千支、馬刀1萬5千把、子彈750萬發，送交外蒙親俄分裂集團，又派步兵一營和哥薩克騎兵以保護領事為名，開往庫倫。　　11月30日，在沙俄駐庫倫領事策劃下，杭達多爾濟等以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義，向清朝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後通牒，宣布：將“蒙古全土自行保護”，定為“大蒙古獨立帝國”，公推“哲布尊丹巴為大皇帝，不日登極”。限三多次日出境。12月1日，1隊俄國兵領1批蒙古叛軍包圍三多的庫倫辦事大臣衙門，三多衛隊被繳械。三多被迫取道回京。　　12月16日，“大蒙古國”正式成立，奉哲布尊丹巴呼克圖為“皇帝”，年號“共戴”。設內務、財政、兵、刑、外務5部，其幕後實由俄國操縱。登極禮完全仿照俄國儀節。庫倫政府並僱用俄籍軍官45人，教練蒙兵，武器彈藥全由俄國購入。　　19世紀以來，英國把印度變成其殖民地以後，開始把勢力伸入西藏。此時，俄國也企圖控制西藏，以便與英國爭奪印度次大陸。為了抵禦沙俄勢力的南下，必須儘快控制西藏，使之成為印度與沙俄之間的緩衝地帶；同時，侵佔西藏又可以建立向中國西部擴張的據點。　　19世紀末年，英國接連武裝入侵西藏，並逼迫清廷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了大量特權，但這些條約都明確肯定中國對西藏享有完全主權，規定英國不得干涉西藏內政，不得進佔西藏領土。英國勢力深入西藏后，開始在西藏上層人物中培養和扶植親英集團，以各種手段籠絡達賴、班禪，拉攏和收買西藏官員，挑撥藏漢關係。隨着印中間貿易的增長，一部分靠垄斷羊毛貿易獲取了高額利潤的大貴族領主也越來越傾向英國侵略者。沙俄在西藏的活動也不甘落後，他們派出派遣布里雅特蒙古族喇嘛德里智，以學經為名打入達賴身邊，於1904年7月英軍侵入拉薩前，誘裹達賴打算投奔沙俄，在庫倫被清政府截留。1908年奉旨往北京，在西藏親英派影響和英方的籠絡下，又轉而親英。10月，達賴和英人達成諒解，達賴保證不反英，英國也不阻止達賴返回西藏。1909年4月，達賴啟程返藏。自1902年以來，清廷在西藏推行的新政，以及中央軍進駐西藏的舉措，引起達賴的恐懼，他指責清廷歧視藏人，並下令藏軍阻截川軍入藏。1910年2月，川軍進抵拉薩，達賴逃往亞東英國商務官員處，請求“保護”。清廷宣布革去達賴尊號，下令通緝隨同達賴叛逃的西藏地方官員。　　辛亥革命爆發后，達賴十三世乘駐藏川軍內訌之機，在英印總督的支持下，發動軍事叛亂，圍攻拉薩，將全部駐藏官員和軍隊驅逐出境。　　中國面臨的邊疆危機也遠遠不止這些。　　李想一陣無奈的翻白眼。　　從客觀看，是由於敵人力量太強。封建主義勢力在中國的土壤上，仍然盤根錯節，根深蒂固；同時，幾乎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都站在革命的對立面，這兩股勢力結合為強大的反動同盟。革命勢力則缺乏經濟實力，社會基礎薄弱，難以與之匹敵。從主觀上看，革命黨人的種種弱點和失誤，使它不能領導革命走向勝利。同盟會始終未能成為一個團結一致意志堅強的領導核心，缺乏鬥志，組織渙散；它的綱領缺乏反帝反封的堅決性，在實際鬥爭中又向封建主義妥協，對帝國主義既害怕又抱着幻想；它沒有建立一支自己的軍事武裝，又不敢發動和依靠群眾，尤其是农民群眾，未能爭取廣泛的同盟軍。　　李想算是看明白了，再跟這個大漢奸扯下去，他會忍不住揮拳頭砸下去，打得他滿地找牙！　　王精衛和他敷衍兩句后，便向章太炎和宋教仁搭訕，沒再理他，而他亦樂得耳根清凈，松下一口氣，捏緊打人的拳頭終於鬆開，游目四顧。　　此時黃興還以為李想已經被他們說服，欣然舉杯，朝着四方賓客朗聲道：“今天，難得各位貴賓大駕光臨，其中更不乏遠自千里而來的好友，令黃某人備受榮寵，謹借一杯水酒，聊表敬謝各位的心意。”　　眾人紛紛起立回敬，氣氛登時熱烈起來，恭維與斗酒之聲不絕於耳，好一會後眾人才稍稍平息。　　黃興哈哈一笑道：“在宴會正式開始前，黃某人先送給各位貴賓一點驚喜，有請恩曉峰小姐。”　　眾人一齊嘩然叫好聲中，樂隊起勁地吹奏起來，廳內洋溢着一片歡樂的氣氛。　　李大帥突然來了精神，目射奇光，聚精會神的等待這坤角名伶出場獻藝。

# 第二百九十五章 文學之最上乘

　　恩曉峰甫一登場，登時令大廳里好幾個美女也失去點顏色。　　整個大廳的美女也不少，有上海紅十字隊隊長張竹君女士，黃興夫人徐佩萱，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唐大姐”唐群英，同盟會的武林高手蔡蕙，著名的才女湯國梨，女子北伐隊未成年美少女戰士嚴珊珊，曾擔任孫中山保鏢的尹銳志、尹維峻姐妹。　　若論容光艷態，眾女是各有特色，有風情萬種的熟女，有青春花季的少女，有才高八斗的才女，有英姿颯爽的俠女，春花秋月，頗難判別高下，可是恩曉峰那種別具一格的風韻儀態，卻把諸女比了下去。　　她雖然唱鬚生很有名，但顯然比較擅長哀怨纏綿的戲曲，所以今次演唱雄壯豪邁的《七律・革命軍佔領南京》，雖仍是非常出色動聽，李想總覺得稍遜於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於魁智的表演。因為只是唱個小曲，她沒有扮上戲服，這樣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唱出來，李想總覺得這首雄壯的歌曲染上了脂粉，怎麼看都是娘娘腔。　　不過自她開腔后，大廳中幾乎人人聽得如痴如醉。神情最投入的是王精衛，差點便要聞歌起舞的樣兒。黃興和宋教仁雖全神聆聽，卻仍是神態從容冷靜。其它人則形神不一，但都為恩曉峰簡直如天簌仙音的曲藝與優美妙曼的舞姿而動容，楊梅都督陳其美更是目射奇光，似恨不得骨嘟一聲把這活色生香的紅伶一口吞掉。　　恩曉峰那對勾魂攝魄的剪水雙瞳，配合著身段表情滴溜溜的轉動，不住朝大家掃去，弄得把持力稍弱的年青一輩更是神魂顛倒。一曲既罷，立時掌聲如雷，采聲震耳。　　餘音仍是縈耳不去之際，黃興親自迎迓，把恩曉峰送至李想身旁。黃興向李想打了個曖昧的眼色，笑道：“李大帥，恩曉峰小姐可是非常仰慕你，特別喜歡你的《長亭外》，今天更是演唱的你寫的《七律》，你可要給我好好照顧她。”　　這麼一說，羡慕加嫉妒的目光全部投射過來。在這個大廳里，才子絕對不少，章太炎，王精衛等，以及黃興本人都有很高的文學成就，每個人也都有傳世的名篇。現在竟然被這個後起的瘋子大帥李想，憑着一曲一詩拔下頭籌，當然很江南名下士不服氣，可又不得不承認，李瘋子的詩詞文章是必定傳世之大作。　　其中，原本是清末民初最耀眼的明星人物王精衛最不是滋味，以前，他是所有熱血青年的偶像，但是自從這個李想橫空出世，幾個月的時間，青年們的偶像已經變成了李想！刺攝政王雖然夠轟動，但是比起參加首義，打北洋，驅洋人的李想就差了一大截，“引刀成一快”，比起他的“不可沽名學霸王”，氣勢上差的更是遙遠，而且這個李想也是相貌堂堂，額頭上的一道疤痕更添男人味。從各方面比拼，王精衛都完敗，怎能不使他吃味？　　黃興介紹過後，王精衛便視李想如無物般向恩曉峰不停口地讚美她的色藝。　　李想雖含笑瞧着恩曉峰，卻絲毫沒有急色之態，風度極佳。　　不知是恩曉峰的原因，大廳大半女賓都圍籠過來，而章太炎等人自恃身份的沒有往這裏靠。　　黃興酒量極佳，來者不拒，氣氛轉入高朝。　　李想正真東張西望，靈秀精靈的未成年美少女嚴珊珊眼珠一轉，湊近他道：“你剛才為何對恩曉峰的演唱漫不經心呢？是嫌她唱得不好？”　　李想聞到她身上淡淡的女兒幽香，呆了一呆，稍稍退開一步，始知這個同樣一身嬌好的軍裝，精靈古怪的小妹妹一直在留心自己，有點尷尬的道：“我這首歌的調子必需要是關西大漢才唱得出韻味，這樣一個嬌滴滴美人兒，看了總覺得怪異。”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距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嚴珊珊悠然神往，一臉沉醉，突然睜圓了杏眼，氣鼓鼓的瞪着李想，“你是在歧視我們女子？”　　李想好笑的看着憤怒的嗔怒不已的小妹妹，笑道：“你也太敏感了，男人和女人的音色本來就有區別。這怎麼能說是歧視？”　　那邊的恩曉峰也終找到和李想說話的機會，微笑說道：“李帥說得沒有錯，這首七律豪放雄壯，有不遜於漢高祖《大風歌》的氣勢。我今天抱着試一試心思，果然還是唱不出詩中磅礴的氣勢，或許只有我的恩師可以挑戰一下。”　　李想想不到她如此坦白，對她好感大增，微一點頭。然後發覺張竹君，徐佩萱，唐群英，蔡蕙，湯國梨，尹銳志，尹維峻都緊盯着他們。　　王精衛看了，更加賣力地向恩曉峰表現他的才情，又把恩曉峰的注意力拉過來。不過他確是博學多才，從傳統的經文、詞文、詩、書、賦等到樂舞、戲曲、酒令伎藝，以至乎西洋詩歌的創作，歐洲文藝的復興，英國莎士比亞歌劇的發展，中西文化，隨手拈來，均說得生動入微而有見地。　　李想雖對未來大漢奸心存敵意，如他與袁世凱有密切的關係，亦不得不承認他在這方面的識見可穩作自己的師公，李想完全靠抄襲的紅太陽詩詞充門面。　　更令他驚異的是恩曉峰在對答上一點不遜色於對方，显示出她在各方面的識見均不下於這大名鼎鼎的王精衛，又有意無意把問題帶出，讓席上各女士參加討論，令周圍氣氛更為熾烈。　　李想卻半句話都插不上口，他肚子里的貨色真的不多。　　嬌俏的嚴珊珊較少發言，只是不時拿俏目來瞧李想，看得他頗為不自在。只要想到她未成年，李想就沒了興趣。　　此時王精衛正暢論梁啟超的小說理論，雖然和梁啟超是老對手，報紙上罵戰了好幾年，但是梁啟超作為近代資產階級的文學家，他是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倡導者，在文學界自有其地位。排除革命立場，他還是很佩服梁啟超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梁啟超的小說理論，主要體現在《譯印政治小說序》、《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告小說家》等文章中。這些文章着重闡述了小說文學的社會地位，社會作用與小說創作的指導原則等問題。　　只聽王精衛道：“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這篇文章中指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上乘，即上品。梁啟超的這一論斷，具有打破封建社會傳統觀念的進步意義。歷代的文人都輕視小說而重視詩文。如唐代傳奇小說是文言小說的高峰，可是唐代文學家卻輕視它。因此，唐代文學家在自己編的文集中沒有收進傳奇小說。這種輕視小說的風氣一直延續到明清。但是，梁啟超一反傳統觀念，把小說列入文學殿堂的最高位置，體現了一種革新和開拓精神。梁啟超之所以認‘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他是根據所謂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足以支配人道，即支配人的心理，可以起到‘移人’的作用。‘移人’即用形象感染人。按梁啟超的說法，小說能夠對人產生‘熏’、‘浸’、‘刺’、‘提’的作用，用通俗的語言來說，大致上也就是感染、沉浸、刺激、誘發等四種作用。梁啟超指出小說在‘移人’方面，較之其他文學體裁，有兩個長處：一是小說能在‘現境界’之外，導人游於‘他境界’；二是小說能對人‘所懷抱之想象’、‘所經閱之境界’和盤托出。據此，梁啟超還將體現了第一個長處的小說，即描寫‘他境界’的小說，稱為‘理想派’小說；體現了第二個長處的小說，即描寫‘現境界’的小說，稱為‘寫實派小說’。梁啟超所說的兩種小說，相當於西方所說的浪漫主義小說與現實主義小說。”　　恩曉峰黛眉輕蹙地道：“梁啟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把《水滸傳》、《紅樓夢》看作是‘誨盜’、‘誨淫’之書，我可不認同。”　　李想心中暗笑，看來恩曉峰雖然是個旗人，但是對這個保皇派也沒什麼好感。　　對於梁啟超小說思想的弊端，一直作為對手的王精衛心裏比誰都清楚，他瀟洒一笑，道：“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指出當時提倡小說的目的，在於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非前誨盜誨淫諸體可比。在《繡像小說》創作時，他在所寫的《編印〈繡像小說〉緣起》里說得更具體，即‘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鑒’，小說的立意，要無一非裨國利民。梁啟超在《小說與群治關係》一文中，解釋人們為什麼愛讀小說的時候，他談到小說能超越於現境界，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能對人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哀樂怨怒戀駭憂慚‘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使人們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這和傳統的，習慣的說法淺而易解，而樂多趣相比，顯然高明。梁啟超這樣為小說確定反映生活，認識生活的特性，絕對是使人耳目一新之論。梁啟超還要求小說作者應熱情地對待生活，了解生活和參与生活。他認為作家必須具一副熱腸，一副凈眼，然後‘其言有裨於用’。他常對他人說：‘俗語文體之流行，實文學進步之最大關鍵也’。梁啟超認為文字必須通俗化，這樣小說就更有感染力。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說：‘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庄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來由。’他寫《小說叢話》時又說：‘小說者，決非以古語之文體而能二者也。’雖然，上述梁啟超發表的小說理論蒙上了保皇派的色彩，但其中仍包含不少有借鑒意義的意見。”　　王精衛說到這裏，不懷好意的看了一眼傻傻聽着插不進話頭的李想，說道，“李大帥對梁啟超的小說思想又有甚麼高見呢？”　　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李想身上，皆因自開始談文論藝后，他便像變了個啞巴般，沒作半聲，實在不像寫出《七律・革命軍佔領南京》這樣傳世名篇的大文豪。　　從正面來說，在梁啟超寫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中就指出，歐美及日本各國的進步，都得益於小說的社會作用。他同意英國名士的說法，尊稱“小說為國民之魂”。他說：“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有鑒於此，因此，他認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目新小說始”。　　從反面來說，他又認為“吾中國群治腐敗的總根源”在於舊小說。他說：“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日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甚至認為“舉國皆荊棘者，日惟小說之故”，“論陷京國，啟召外戎，日惟小說之故”。　　顯然，他把中國人或者說國民中的一切壞思想，壞德行都看作是含有毒性的舊小說所造成的了。梁啟超的這種小說的社會作用理論，存在着兩種片面性：　　其一，從文學內部的關係來說，對繼承與革新的關係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他強調小說要革新、小說界要革命，但他忽視了對小說傳統的借鑒與繼承。他對舊小說的思想內容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看成都是“陷溺人群”的東西。如他從反對封建傳統觀念出發，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把《水滸傳》、《紅樓夢》看作是“誨盜”、“誨淫”之書，這顯然是錯誤的。　　其二，從文學的外部關係來說，梁啟超對小說與政治的關係的理解，也存在着片面性。文學是經濟和政治的集中反映。照理說：政治先行，文藝后變。而梁啟超卻認為是文藝先行，政治后變。在《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一文中他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這不僅是顛倒了政治與小說的先後關係，而且顛倒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先後關係。　　他還在《告小說家》一文中說：“全國大多數人之思想業識，強半出自小說”。這種小說決定社會意識的小說理論的哲學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　　梁啟超關於小說的社會作用的理論，在當時既具有积極意義，又具有消極意義。其积極意義在於它要求改變封建政治的現狀，具有反封建的意義；消極作用在於他過分誇大了小說的作用，似乎改造中國的政治、改造中國的社會，不需要進行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只須寫一些新小說進行宣傳，就可出現新政治、新社會。這種消極面，只不過體現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特性。　　可是這方方面面，李想屁都不知道，他怎麼接口？李想心內連汪精衛的祖宗十八代都罵齊，心中此時只能想起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卻擺出從容不迫的神態，努力端着這個架子不倒。

# 第二百九十六章 最高意境

　　李想心內連汪精衛的祖宗十八代都罵齊，心中此時只能想起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卻擺出從容不迫的神態，努力端着這個架子不倒，微笑道：“我對小說是門外漢，那會有什麼卓論高見。我只知道小說也是文學的一部分，小說應該是屬於人民大眾的文學，最好是白話文！作為時代的吶喊，應該喊出民族崛起的先聲，喚醒沉睡的民眾。此番管見，諒要貽笑方家呢！”　　白話文？這裏每個人都是滿腹才學，那個人寫文章不是用文言？李想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如不是李想早有名篇傳世，估計這些人都要逼視他。　　恩曉峰動容道：“李大帥比掀起小說界革命的梁啟超先生還要大膽，既透露出一種深刻的革命理念，又是見解獨特，豈是外行人的說話。”　　“哪裡，哪裡。”李想嘴上說得謙虛，但是一臉得意怎麼也掩飾不了。　　汪精衛哈哈笑道：“當今小說界創作領域出現了一大批譴責現實黑暗的小說，可以說是影響巨大。李大帥可有涉獵？”　　汪精衛說的應該就是當時的四大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和《孽海花》。李想心裏一陣竊喜，這些小說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這些小說的出現，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中日戰爭后國家和民族危機愈加深重，廣大群眾對腐朽無能的清王朝已感到無望，紛紛想尋找國家積弱的原因。當時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封建士大夫“翻然思改革”，開展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改良政治運動，在文學上也出現了一個改良運動。當時人們把小說看作是暴露社會黑暗、宣傳新思想的有力武器。於是，大批的譴責小說便應運而生。　　“看過不少。”李想自信的一笑道，“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就是其中的代表，全書共六十回，由許多相對獨立的短篇蟬聯而成。作者着力描寫滿廷貪污腐化和媚外賣國的醜態，以及他們對人民的殘酷迫害。小說描寫了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僚，上自軍機大臣，下至州縣雜佐，雖然他們的地位有高低，權勢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是‘見錢眼開，視錢如命’。他們的信條是‘千里做官只為財’，‘遍天底下買賣，只有做官的利錢最好’。官場成了商場，官吏成了市儈。朝廷公開賣官鬻爵，外省也大肆買賣差缺，爾虞我詐、勾心斗角，達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他們出賣礦產，吞沒賑款，剋扣軍餉，販賣人口，甚至借做生日、辦喜事來撈一把，真是無惡不作，無所不為。為了保住職位，有得官把親生女兒送給好色的頂頭上司去糟蹋……”　　“竟然有這樣的父親？”嚴珊珊氣呼呼的說道。　　汪精衛雖然看李瘋子非常不順眼，但也必須承認他博學。他笑笑，就着說道：“有的官員為怕丁憂去職，興國州試用知州王柏誠死了父親匿喪不報，無恥地給手下的師爺們下跪，請他們幫助隱瞞；為了替丈夫陞官打通門路，瞿耐庵的老婆千方百計拜端制台的十七、八歲的丫頭做乾娘。”　　恩曉峰點頭，這些官場故事他一點也不陌生，說道：“那些口口聲聲恪守孔孟之道的道學家們，也同樣嗜錢如命。浙江署理撫台傅理堂，裝做廉潔奉公的樣子，頭上的頂戴是舊的，身上的衣服打了補丁。到任后，全省大小官員不得不順着他穿破衣服，一時都成了‘叫花子’，但暗地里他卻受賄賣缺，當了一次副欽差，就賺了幾十兩銀子。小說寫胡華若的花天酒地，縱兵燒掠，讀來莫不令人髮指！當胡統欽（胡華若）得悉要他去浙江嚴州‘剿匪’后，十分害怕，唯恐送命，但又不敢不去，於是他帶着隨員和軍隊一路耽擱，花天酒地。后打聽得嚴州已沒有什麼‘匪’了，他竟又揚揚得意，想借‘剿匪’來邀功，最後也賺得個‘破格保奏’。這些官吏貪贓枉法，殘害人民，作威作福；但在洋人面前卻柔若無骨，卑躬屈節，表現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五十三迴文制台接見洋人的姿態可說是可鄙又可恨的醜態……”　　“總之，《官場現形記》對滿廷官僚集團作了較全面的揭露，種種昏暗、愚昧、齷齪、卑鄙，構成了滿廷官僚的一幅百丑圖。”李想最後不忘總結一下，又說道，“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通過九死一生在二十年中耳聞目見的天數怪現狀，描繪了一幅幾將崩潰的清王朝的社會畫卷。全書共108回，它所反映的內容比《官場現形記》還要廣泛，它不僅寫官場人物，洋場才子，而且旁及醫卜星相，三教九流。”　　“但他的重點還是在於暴露官場的黑暗。”汪精衛心底開始有點佩服李瘋子了。“作者以憤世嫉俗的筆鋒，尖銳地抨擊了封建政治的窳敗、統治階級道德和靈魂的墮落。作者筆下的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員，都是貪財無恥的傢伙。其中有作賊的知縣、盜銀的臬台、命妻子為制台‘按摩’的侯補道，等等。總之，卑劣的貪慾使得上自老佛爺、王爺、中堂、尚書、侍郎、總督、巡撫，下至未入流的佐案小官，全都撕下了各種假面具，赤裸裸地當強盜、騙子、小偷、烏龜和孌童，只要能夠弄到錢，只要能夠取得更高的地位去弄更多的錢。於是貪污行賄，賣官鬻爵，侵入了統治機構的每一個毛孔。官場變成了交易所，官僚變成了市儈。”　　閑談中，李瘋子將那種名帥的氣度，海納百川的博學，優雅睿智的談吐，完全而充分地發揮出了出來，他的超越整個時代一百年的博學，讓在場的這個時代頂級知識份子也會感到了無地自容和見識淺薄，除了汪精衛和黃興的夫人徐佩萱，唐大姐等年齡稍長，經歷豐富，知識淵博的革命前輩可以和他交談兩句之外，其他人直接沒有插嘴的份。　　“整個官場奉行的哲學就如 第九十九回 中卜士仁告戒他的侄孫卜通的話：‘至於官，是拿錢捐來的，錢多官就大點，錢少官就小點，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問你錢有多少’。‘至於說是做官的規矩，那不過是叩頭、請安、站班……至於骨子裡頭，第一個秘決是要巴結，只要人家巴結不到的，你巴結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小說 第七十五回 寫閩浙制軍因為把價值9萬兩銀子用珠寶做成的牡丹花送與宮裡有權的太監，不久就調任兩廣總督，揀到了一個‘肥缺’。 第五回 寫一個制台衙門的幕僚，明目張膽地把州縣官買缺的價錢寫在摺子上，公開向人說按摺子上數目送錢便能做得着官。小說 第八十九回 寫苟觀察，為了陞官發財，竟無恥到逼使寡婦去做制台的姨太太。作者通過小說中一個人物說：‘他們哪裡是做官，其實在也那同我一樣做生意。他們那牟利之心，比做買賣的還厲害呢！’這真是一針見血。”　　“小說還着力鞭撻了洋場才子和斗方名士。他們胸無點墨，卻到處賣弄才情，附庸風雅。他們把李商隱的號‘玉溪生’送給杜牧，把杜牧的別號‘樊川’加在杜甫頭上，更把少陵、杜甫說成是父子兩人。”　　“小說還用大量篇幅，揭批了封建道德的嚴重墮落和社會風尚的敗壞：九死一生的伯父，表面道貌岸然，實際卻拐騙亡弟錢財、欺凌寡娣孤侄；開口就講忠孝節義的符彌軒，卻百般虐待老祖父，幾乎把他打死；莫可基不僅冒充弟弟頂替他的官職，而且霸佔弟媳，又把她‘公諸同好，作為謀差門路’；黎景翼逼死弟弟，又把弟媳出賣為娼。通過描寫這些衣冠禽獸，反映了當時封建宗法制度和倫常關係已經到了總崩潰的時候。”　　李想娓娓道來，看到名媛們臉上流露的奇怪表情，尚未來得及沾沾自喜，嚴珊珊抿嘴一笑，嬌聲嗲氣的道：“原來李大帥是小說界的大家，不過我們最喜歡的還是李大帥的詩歌……能臨場作一首嗎？”　　“寫詩需要靈感，”李想立刻猛搖頭，直接喀嚓了嚴珊珊的要求：“小妹妹，在這樣嘈雜的環境，詩仙人李白在世，也醞釀不出靈感吧。”　　如果應承了這個要求，接下來地有求還會沒完沒了，李想心裏明鏡似的。　　說實話，他現在都有點怕汪精衛了，人家有詩詞文章全是原創，李想有幾首大作全是抄襲，人家後來還出書，李想肚子里還沒有出世的詩詞遠遠湊不夠三百首的小集子。　　與汪精衛的明爭暗鬥，看上去李想一個跟斗沒栽，暗地里的差距卻早讓李想心驚膽寒，再這樣下去，要丟臉就是丟大臉。　　“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李大帥既是詩詞聞明當代的大家，豪放雄壯的風格，更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我們可是仰慕的緊，這麼難得和我們聚在一起一次，總不能一星半點激勵我們的東西也不留下吧？”嚴珊珊還是不死心，不過玲瓏如她，一看對方不願意接受請求，立刻又改了口：“李大帥，我們也知道靈感的重要。這樣吧。您多少給我們大家露上一手，稍微指點一下我們！象您這種級別的大師，一語抵千金，您地一句話。可以讓很多後進少走不少彎路呢！”　　李想嚇了一跳，他心知肚明，自己在這群人面前就是一個文盲而已，指點他們寫白話文可能都不夠格。　　李想心知肚明她並不是要助汪精衛一臂之力，只是要讓自己在恩曉峰面前出醜。而他連詩詞格律的常識都一無所知。最糟是他唯一拿的出手的，適合自己風格的，就是紅太陽的詩詞，但是那些詩詞應景應時，不可隨便哪來使用的。　　幸好若論急才，他卻是一等一的高手，硬架不行，便來一招卸訣。　　李想故意肅容道：“只聽小妹妹這番話，便知你乃詩詞大家，不知我有否猜錯？”　　嚴珊珊微一愕然，這裏的女子那個不是滿腹詩書的才女？她們如果沒有這樣超群的文化修養，怎麼會來干革命？好一會才恍然大悟道：“我確曾學習詩詞，卻非是什麼大家。何況，在您面前誰敢稱大家啊？”　　李想見連尹氏姐妹花都瞪大烏溜溜的眼睛瞧自己，小妹妹太壞，幾乎無意的一朝戳中他的命門。不過李想架子始終不倒，先向恩曉峰和其他各名媛贈一個燦爛的笑容，才好整以暇的道：“你一定要給我一個大家的稱號，真是抬舉我。江南名下士這麼多，我可不敢當。”　　這不是謙虛，是大實話。　　汪精衛不易察覺的飄出一絲冷笑，剛才這位李大帥一聽要他指點和獻技，雖然還端着架子不倒，但是眼中立馬露出一絲驚慌失措，活象被當眾拆穿了豬尿孚的江湖騙子！閱歷豐富的汪精衛，當然看的出這種驚惶的表情始於真實的情緒波動還是偽裝出來的假象！　　但是《七律・革命軍佔領南京》就在上海灘傳唱！這是怎麼一回事？　　“李大帥，請您看在我們這麼多人地誠心和面子上，賞個臉吧！”汪精衛按下了重重疑竇，也發出了無比誠懇的邀請。　　這次的邀請，其熱情程度之高，誰如果拒絕誰就會產生心理陰影。　　日！李大帥一陣頭皮發麻。　　“我應老同學所邀請，來上海辦學，隨辭去吳興女校校職務。剛抵上海，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興奮不已，激動的心情難以平抑，即興提筆賦詩一首《重陽――聞武昌起義》：無糕無酒過重九，扶病登臨興不賒。莫道秋光多肅殺，經霜紅恭弘=叶 恭弘爛於花。”湯國梨見他沉默不語，算是默認，立刻虛心請教。“請李大帥斧正！”　　武漢起義后，各省紛紛獨立，而兩江總督和將軍鐵良，江防營提督張勳還負隅頑抗。當時，張默君、談社英等人組織“女子北伐隊”以支援革命，湯國梨也積极參加，為其中的成員之一。　　“重陽我在戰場過的，不過我填一個詞牌《採桑子》。”李想知道躲不過去，只有再抄一次，接着他輕吟道：“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李大帥文採風流，措詞優雅，誰個女子不為之心動。　　同盟會南社著名的才女湯國梨“啊”的一聲愕然道：“詩中寓意和寄託，都是在寫景言情中的‘言外意’，‘味外味’，其妙處是‘味在咸酸之外’。不得把詩的形象看作某種概念的象徵，這我這首《重陽》托物言志的手法又高一籌，是真正的詩意與精深的哲理的統一，是濃郁的詩意中放射出的巨大哲理光輝。它首先給人以強烈的美感享受，並從而又給人以剛毅的意志的鼓舞和智慧的理性的啟發。這是詩的最高意境！”　　誰都從湯國梨的神情看出她被李大帥的文采深深打動，而事實諸位男女亦無不為李大帥妙絕天下的詩詞動容。　　包括恩曉峰和嚴珊珊在內，各女都艷羡難禁。　　獨是李想自己，滿嘴的不是滋味，抄襲是一件折磨人心的事情。　　汪精衛射出妒嫉的神色，但又無可奈何。因為橫里殺出這麼強勁的對手，已經招架乏力。不過，汪精衛依然維持着風度翩翩，一副帥得掉渣的造型。

# 第二百九十七章 放手去干

　　此時英武不凡的陳其美移駕過來，隨和地與眾人打個招呼后，才同李想道：“李大帥可否借一步，我想和你說兩句話。”　　李想賠罪后，隨地步出側門外的半廊處。陣陣喧鬧聲，從前兩堂的方向傳來。　　陳其美憑欄而立，凝望魚池，池中殘荷與幾塊碎冰浮於水上，沉聲道：“你與上海商務總會是否達成某些秘密協議？”　　李想一愣，隨即苦笑道：“李平書可是和你全招了？”　　李想沒有必要否認，同盟會與上海商務總會屬下的武裝組織上海商團的關係，可以說完全是由陳其美一力促成，上海商務總會對陳其美來說不會有什麼是秘密。所以自己和上海商務總會的密議，陳其美一定掌握不少內容。在明眼人面前，他也沒有必要隱瞞。　　陳其美點頭道：“李平書剛剛跟我說了關於江浙財團與兩湖財團合併為長江財團的事情，我也認為這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關鍵是董事會還有顧慮，需要一點時間，希望李大帥能夠耐心等一等。”　　“有什麼好猶豫的？難道還怕我坑了他們？”李想深深嘆氣，不逼得他們緊一點，他們也就不會當回事的拖拖拉拉，拖到黃花菜涼了，拖到袁世凱當國，一切就都完了！　　“你有什麼打算？”陳其美忽然道，“克強這些年的壯志消磨的厲害，這不是此次在湖北吃的敗仗對他影響太大，已經有點不堪重負，對北伐也不甚熱心，對和議卻充滿期待。”　　說起這事，李想就來氣，但是想起黃興常敗將軍的封號，又氣不起來，頹然道：“陳督指的是那方面呢？成立長江財團算是我當前的一個計劃吧！”　　陳其美嘆道：“我也有點弄不清楚，其實那方面都行。我只想知道你心中究竟有什麼計劃。剛才在席上，表面上各人都客客氣氣，其實敵意甚濃，話里有話。”接着目光移到他臉上，沉聲道：“你要小心汪兆銘，適才他向克強兄多次暗示你是個很有野心的人，手段有些卑劣。”　　看得出，陳其美對汪精衛也無甚好感。　　李想苦笑無言。　　一旦捲入這政治的洪流去，千種萬樣的煩惱危險亦隨之而來，教人防不勝防。　　陳其美低聲道：“你對將革命進行到底，究竟有多少成把握。袁世凱手握北洋雄兵，對此正虎視眈眈，又有洋鬼子撐腰，還掌握多條和議線索，絕不容許任何人破壞和議，免得破壞了目前對他有利的形勢。”　　原本的歷史上，李想認為袁世凱得以順利地竊取國家政權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力行“新政”，卓有成效。小站練兵他全盤推行西洋練軍規範；戊戌維新中，他积極側身其中；施行“新政”時，他大辦實業，多次領銜奏請停廢科舉制度；“立憲”運動時，他盛讚責任內閣制，並率先在天津搞起了地方自治。這些革舊布新之舉，朝野上下歷歷在目，贏得了很大的聲譽，甚至“新政”功臣張之洞，在臨死前都向朝廷力薦，說袁“才堪大用”。這也是當前南方有影響的立憲會人物，滿廷的舊官僚們，還有一些革命黨人，他們一起坐南朝北的原因之一。　　第二，帝國主義的全力支持。袁世凱對內殘酷鎮壓，對外屈膝順從的政策，早為帝國主義所欣賞，他在“新政”中的身體力行，又使他博得了一個积極學西方的形象。武昌起義爆發后，帝國主義在孫中山、清政府和袁世凱三者之間，毫不費力地選擇了袁世凱，1911年11月，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宣稱：“我們對袁世凱懷有極友好的感情和尊敬”，並表示將給他“一切外交援助”。12月，英、法、德、美4國政府決定立即向袁世凱提供財政援助。袁世凱對帝國主義勢力的奴顏順服態度，也迅速取得了帝國主義的垂青，帝國主義勢力的扶助推舉，也是袁世凱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三，袁世凱善搞陰謀，耍手腕。袁世凱是搞陰謀的老手，自“出山”以來，他始終採取利用弱點、製造矛盾的手法來達到自己的奪權目的，他先以清政府來壓南方革命勢力，繼而又借革命黨來脅迫清政府交權，進而又迫使孫中山把大總統拱手相讓，這種左右開弓，一石兩鳥之法，他玩得爐火純青，在社會大變革中，大耍陰謀，並運用自如，也是他奪權成功的因素之一。　　對上袁世凱這樣厲害的活曹操，李想難免會底氣不足，只好坦白的道：“這仍是未知之數。唉！――李平書有和你說過些什麼嗎？”　　陳其美道：“你該清楚他們這些商人的秉性，即是心裏一百個願意，但還是不忘裝腔作勢。上海商務總會的事不必放在心上，雖然請我來求你再給他們寬限一點時間，但是你不寬限，也還是一個結果。”跟着拍拍他肩頭道：“放手去干吧！我會為你說好話的。幸好你是革命黨人，大家比較親近一點。”　　李想一個靈醒，愕然道：“陳督的意思是……”　　陳其美目光落在魚池中太湖石假山上的一叢殘雪上，冷哼道：“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歷來抱着敵視態度，一直力圖摧折我們民族的崛起。袁世凱之輩，雖表面開明，意圖恢復中華，振興國家，骨子里還不是大地主，大買辦，列強面前的一跳狗嗎？假若你能將革命進行到底，我定會大力支持，你明白嗎？”　　李想精神大振道：“明白了！”　　眼見暮色蒼茫，倦鳥歸巢，上海千家萬戶炊煙裊裊，飄飄渺渺四散升空，兩人心中都似有無限感慨。　　陳其美一閃眼，瞧見一個兩個姍姍來遲，年長的一個像是湯化龍的模樣，心知他是故意來遲，不由輕輕嘆息一聲，老遠就招呼：“那不是湯化龍么？你現在才來？”　　“我等這小子去了。”湯化龍指點身後的一個小伙子，就是去漢口接湯約宛的那個小伙子丁文江。湯化龍因見陳其美和李想一起，不知是個什麼來由，但也沒有給便宜女婿李想什麼好顏色，只是拉着丁文江介紹道：“丁文江，江蘇泰興書香世家，15歲東渡日本留學。後由日本遠渡重洋前往英國，在劍橋大學學習，之後又在格拉斯哥大學攻讀動物學及地質學，獲雙學士。今年五月離英回國，回國后在滇、黔等省調查地質礦產。現在上海南洋中學講授生理學、英語、化學等課程，並編著動物學教科書……”　　李想聽湯化龍的介紹，眼前一亮。丁文江作為中國地質學的開山大師，李想不可能沒有聽過他的大名。　　丁文江不僅建造了中國地質學的基礎，還擘畫了它健康發展的路徑。在中國地質事業初創時期，丁文江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學術界的政治家”角色。他創辦了中國最早成功的專門地質教育機構――地質研究所，創辦了中國最早的地質調查機構，也是中國最早的科學研究機關――地質調查所，他還在該所確立了綿延至今的研究精神。在丁文江的領導下，中國地質學成績卓著，早在1920年代就獲得了世界聲譽。除地質學以外，丁文江在地理學、人種學、優生學、歷史學、考古學、少數民族語言學等領域也有獨特貢獻，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李想狠狠的看了丁文江一眼，幾乎使人懷疑這位李瘋子是不是有某些怪異嗜好，才笑道：“非常高興能認識丁先生！”　　李想笑眯眯的看着丁文江，越看越喜歡，這個時候的丁文江還真是年輕的過分啊！　　陳其美也笑道：“你們來遲了，錯過恩曉峰小姐精彩絕倫的表演，實在可惜。”說罷又道，“克強兄念叨你好幾次了，聽聽裏面多熱鬧，和李帥咱們一同去鬧鬧。”　　“那就走吧。”李想見湯化龍點頭，一起跨過大門，走進大廳。　　李想轉臉對丁文江道：“你在南洋中學任教，以你的才學竟然只是一个中學的老師，實在可惜！武昌兩江學院已經改組為新式的兩江大學，明年開春正式招生，現代學科的師資力量卻是奇缺，丁先生如不嫌棄，就來武昌，我一定倒履相迎。”　　丁文江還沒表態，黃興就迎了上來，微笑着看住了李想，說道：“湯先生剛剛跟我說了，丁先生九月份曾應京師學部留學生考試，只是因為南北戰爭而逗留在上海，這次考試對他很重要。”　　“我認為完全不要去參加那個什麼考試……丁先生，你的實力已經不遜色於一位大學教授，倘若還在民間徘徊，值此國家正事用人之際，不為國家去做點貢獻就太不值得了。”李想笑着搖搖頭：“我個人希望你能夠來武昌兩江大學，大學會設立配套的研究所，提供科研的同時還能培養人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學家着重地是未來的研究，來武昌，你會發現前途無量。”　　“李大帥，中華民國實業協會即將在南京成立，我們實業協會也有意圖徵召這位丁先生任協會會長。無論如何，丁先生都應該是中央優先徵召的對象而不是地方。”一個李想不認識的年輕人橫插了一杠子，語氣很不滿地說道：“雖然黃先生推薦我任會長，但是我認為丁先生的才學更勝於我，這個職位只有他才是當之無愧！”

# 第二百九十八章 誰在說笑了

　　這小子一口湖北腔，李大帥非常不友善的撇了一眼敢和他搶人的這小子，冷笑道：“你又是哪路神仙？”　　“他是我們同盟會推舉的即將在南京成立的中華實業協會的會長李四光。”令人李想異常討厭的汪精衛也插了進來，他一隻手矜持地抹了抹自己的梳的油光整齊的頭髮，另一隻手輕輕搖晃手裡的酒杯，隨時隨地都擺出一幅帥得掉渣的造型說話，“但是對於李四光先生剛剛的提議，我表示尊重，我非常的歡迎丁文江先生擔任這個要職。”　　李四光是誰？中國人都知道！　　“是李四光先生！幸會，幸會！”李想的態度立刻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一個箭步誇上去，滿臉堆笑，親熱的拉着李四光的手，“一个中華實業協會會長，對於您，不止是大才小用，還用錯了方向！有你和丁文江兩位先生，兩江大學完全可以成立一個地質學院。另外，順便告訴您們一句，湖北的科學研究院也即將在漢陽開展建設，兩位去兩江大學執教，主持一個研究院是少不了的吧？中國落後西方科技百年，兩位先生，我很想讓你們加入我的研究院，改變我們國家落後的現狀，開始我們科學強國的道路。”　　李想還不知道，李四光在日本留學七年的時間里學習的是造船，不是地質。在那裡，他還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李四光回國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隨黃興，宋教仁一起去的武昌，他被選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正當李四光準備在湖北大幹一番事業之時，黃興的兩湖聯軍在孝感大敗，陽夏失守，他就又隨黃興回到了上海。　　原本的歷史，是在辛亥革命失敗后，他發憤專心於科學技術的研究，走“科學救國”之路。他去英國留學，在伯明翰大學，先是學採礦，以後轉到地質，也才有了後來的李四光。　　李想現在還不知道，李四光雖然只比丁文江小兩歲，看起來一樣年輕，但在地質領域裏面，李四光還是張白紙，丁文江卻已經出師。　　“你……”汪精衛的眼睛差點擰爆掉，這傢伙變臉比翻書還快，這樣明目張膽的挖牆角也太不要臉了，他要不是顧慮自己地身份，某些話真的不好當場罵出口來。　　“你你你，有什麼好你的？”李想呵呵笑了，他看到丁文江和李四光有點心動的樣子，雖然不知道是那句話打動了他們。他已經不管別人怎麼看，繼續充滿誘惑的說道，“這有什麼奇怪的，全中國還有誰像我這樣重視科學技術人才的嗎？兩外先生如果肯加入，別的我不敢說，一切研究經費我包了，你們要多少我給多少！另外你們的研究課題我絕不橫加指點，保證給與你們在研究院最大的權力，絕不會出現外行領導內行。”　　一片瞠目結舌。誰也沒想到這位大哥居然說話這麼直接，隨便哪一個勢力，哪一個派別，在拉攏利誘別人效忠自己的時候，有誰會這麼明目張膽？這不是土匪拉壯丁么？這不是花錢去買奴婢么？　　丁文江和李四光都用一種很奇特的眼神打量着這個與眾不同的李瘋子。說實話，他們心動了。他們這些搞科研的地位在國內，就跟匠人差不多。早年留學歸國的瞻天佑鋪鐵路修橋，連洋人都佩服的五體投地，但是在北洋也就是個不得志的匠人。雖然同盟會對他們也很禮遇，但比起李想差得天遠，最重要的一點是，同盟會對他們所懷的科學技術並不怎麼感興趣。　　湯化龍在一旁差點沒笑死，上次在武昌，他親眼見到被這個小流氓帶着一群兵痞扒空了的武昌藩庫，賊進去了都要含着一包眼淚出來。武昌城地現錢被他搜刮的精光，當初武昌城僅官錢局、銀幣銅幣兩局及藩庫所存銀幣不下三十萬，除此之外還有官辦的西式銀行、工廠，和抄沒中和門旗人的家產……湯化龍以他多年做湖北資議局議長掌握的情報分析，這小流氓僅從武昌搜刮的現銀總計不下千萬。如今新華集團一統兩湖財團，又收復漢口租界，奪取中國第二大海關――江漢關。所以光從財力來看，各地都督還真沒誰拼的過他。光看各地因為北伐來到上海的各地革命軍穿着就知道，廣東北伐革命軍大雪天腳上穿的還是草鞋，身上披的麻布袋做的一口鐘，但是他的那些金鷹衛身上穿的一律的真皮立領，腳下踩的一律是小牛皮靴。　　去一旁歇着去吧。李大帥撇了撇嘴，現在看到兩位中國近代科學的奠基人，絕不能留給你們糟蹋了！要是他們不答應，綁也要把他們綁去武漢！　　“我……”未來的大漢奸看了看丁文江和李四光，最終還是沒這個臉當眾開價。說實話，他也不怎麼覺着丁文江和李四光有什麼值得他與李瘋子爭奪的價值。　　“李大帥，您實在是太會開玩笑了。”陳其美雖然在一番私聊中已經把李想已經看成了同志，但也覺得有點吃不消他的坦白，趕緊打了個哈哈，緩解一下尷尬的氣氛。　　“誰開玩笑了？我是說真的！”李想一臉正色的說，他習慣性的推了推自己的大檐帽，卻推了個空，今天他沒戴大檐帽呢。　　陳其美都督傻了，沒話講了。　　“二十世紀什麼最重要？”李想自我感覺良好的像葛爺一樣發問，又自問自答的說道：“人才！”　　中國太不注重科技人才的培養和愛護，才造成當今中國科技的落後。要知道，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啊！只要引進丁文江和李四光這樣的科學人才，李想相信他的研究院配合長江財團的財力支撐，一定會成為湖北軍事、經濟，爆炸性發展的第一原動力！　　“諸位先生們，黃元帥，李大帥，陳都督，宋先生，汪先生，”丁文江向這裏所有的大人物們說道：“我這次來參加這個宴會，其實懷揣着一個請求，原本我還不知道怎麼開口，但現在我覺得或許不需要猶豫了，剛剛我有幸知道李大帥的理想，我希望南京政府工商部開辦地質研究班，或者創辦一所全國性的科學院？我會聯絡章君鴻釗、翁君文灝在此任教和從事研究的。”　　“地質研究班？全國性的科學院？”黃興和宋教仁都眉毛微微一蹙，有點不大明白李想開出那麼好的條件，他為什麼要退而求其次的主動留在南京折騰？南京政府內外交困，現在哪裡有這個精力和金錢來開辦燒錢的科學院？聽說南京國庫現在窮得只剩下十塊錢，軍人的工資都沒得發。　　“李大帥在武漢大辦教學科研，我很欣慰。但是中國不止一個武漢，教學必須普及全國，科研必須為所有國民服務。既然李大帥今天能夠在武漢創辦科學研究院，那南京的中央政府是不是也可以在開辦一所更大的研究院呢？”丁文江看着大家沉默的樣子，越說越沒有底氣，“這是我多年以來的願望了。”　　果然，李大帥一個湖北的土皇帝，還不入兩位大師的法眼！　　短暫的沉默之後，李大帥悻悻的說道：“我在武漢創建的科學院內部按專業分工，下設地質、農林、生物、化學、化工、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電工、礦冶、醫藥、物理等十三股。計劃還要出版有《科學》等專業刊物。科學院其宗旨是：聯繫同志，研究學術，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絕不會只局限於地方！武漢科學院必定會在歷史上起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在它的影響和推動下，我相信近代意義的科學技術會在中國發展起來。”　　“黃元帥，我們強烈要求李四光先生主持中華實業協會，這是早前已經確認的事情，不可變更！”顧忠琛一臉義憤填膺地站了出來，雖然他不知道丁文江和李四光留在南京會有什麼好處，反正不能便宜李瘋子。他又說道：“丁文江先生在南京組建地質研究所的事情，我堅決支持！”　　“對！我們全力支持！”立刻有許多敵視李想的人連成一氣，同時附議：“國民教育有開‘開民智’一說，不就是提高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　　“丁文江先生，你能告訴我，開辦地質研究所和科學院需要多少預算？”黃興的臉上一陣陰晴不定，看住了丁文江問道。顧忠琛他們叫囂的兇狠，是不知道南京臨時政府財政有多麼緊張？　　“我沒有算過，”丁文江的臉上很平靜：“地質勘探和研究班需要的設備，有四十萬夠了，經費有十萬足夠了。成立科學院，像李大帥說的建立十三股，我估摸着四百萬預算勉強可為。這樣吧，我回去列個預算送給您？”　　“那沒辦法了……”黃興慨然長嘆一聲，轉身對顧忠琛說道。丁文江的預算把他嚇得不清，也把顧忠琛他們嚇得作不得聲。　　“克強，地質研究班還是可以開辦，這是尋礦開礦不可少，經費也可以通過工商部招募商家捐助。”汪精衛踢了踢自己酲亮的靴子，對黃興點點頭，又對李四光說道，“中國實業協會也必須立刻成立，李四光先生不能推卻這個責任。”　　對於汪精衛說的漂亮話，丁文江和李四光明顯的有點失望。

# 第二百九十九章 落後就要挨打

　　汪精衛瀟洒的甩一下頭髮，沒有發現丁文江和李四光明顯的有點失望的眼神，熱情的招呼他們，迫不及待的想讓他們離李瘋子遠點。　　李四光無視熱情招呼他們的同盟會偶像派巨星汪精衛，眼眸中帶着一種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看着取代了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的民國政府的大人物們。　　“列強船堅炮利，才能在中國橫行霸道。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迫使腐朽無能的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近代中國社會已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深淵。國家落後，就要挨打！國家的強弱全在科學的興廢，天下世界，從來沒有科學落後了，國家會強的；科學拔尖了的，國家會弱的！救中國的衰弱必以科學為急務。很多仁人志士都認為：中國尚有一絲希望，全在振興科技！”　　“我們並沒有輕視科技，”汪精衛的笑容瞬間變得僵硬，聲音中也帶上了一絲冰冷，“那個國家的科技底蘊不是依靠緩慢的時間累計發展起來的，一個科技強國不是花錢就可以造就的。國家的強盛如果只要花錢辦個科學院就成，還需要我們革命黨人流血拚命干什麼？”　　“汪先生說得是！我們國家的落後不止是科技一個方面。”雖然同是技術人才，但是丁文江表現的非常理智。　　“落後就要挨打！”李四光的聲音激動的變了聲。　　“跟着我混吧。”李想看準了時機，對兩位再次發出邀請。　　“李大帥，他們兩個已經是南京政府的在編人員。”蘇軍總參謀顧忠琛一臉冷漠地看住了李想，他的臉上雖然沒有太多的表情流露，可是眼神中一閃而過的恨意卻是掩飾不住的。　　“他們搞科研的，無論是在南京還是在武漢，區別並不大，都是為中國科學事業做貢獻。我很有興趣，也很有能力，為他們的理想，尤其是中國的科學事業提供發展的條件。”李想對這位蘇軍總參謀點了點頭。這位老先生昨夜被他揍過一拳，打掉幾顆牙齒，這樣的羞辱顯然已經在對方的肉拓油上記帳了。　　“您真有這麼偉大嗎？真無法想像！”蘇軍總參謀顧忠琛有點不屑地說道：“其實我有個提議，您可以提供資金給科學院，科學院還是以中央的名義設立南京，一切矛盾不就解決了？”　　“原本我是有這樣的打算，但是現在，我忽然覺得把科學院設立在武漢更加合適，”李想莞爾一笑，他可不傻。“抱歉，因為南北議和，你們軟弱的表現，我不相信你們可以為科學院提供一個完善的保護，提供一個健康發展的環境。我也不相信我提供給科學院的資金，被重重盤剝之後還有多少落在科學院的手上，因為南京政府混在一大批的滿廷舊官僚，這些那個不是貪官污吏，他們腐蝕了滿廷，一樣可以腐蝕新成立的民國政府。現在仔細一想，你們輕率的把革命政權讓給袁世凱，拔國家的命運交給這樣一箇舊官僚手裡，這在我看來首先就是荒唐無比的！如果你們不放棄南北議和，不將革命進行到底，答應你這樣的提議未免考慮的太武斷和簡單了，我絕不輕率地送給南京的科學院。”　　“李想，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事情越扯越沒邊，黃興有點着急了眼，看着李想的表情也漸漸變成了恐怖。以大總統的寶座換取袁世凱的反正，這是骯髒的政治交易，怎麼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談？　　“這是事實。”李想奇怪地攤了攤手，說道：“我就納悶了，如果大家仔細去想一想，絕對也不會相信袁世凱坐上大總統的寶座就變得信仰革命，這可能嗎？你們這種荒謬的想法，會斷送辛亥革命的。”　　“我們不需要袁世凱的信仰！”黃興皺着眉毛問李想，“只要袁世凱答應實行共和政體，清帝退位，他就是大總統。即使袁世凱沒有革命信仰，難道中國就不是共和國了？”　　李想橫眉道：“清帝可以退位，袁世凱就不能復辟？”　　復辟？所有人看笑話一樣看着李想，真虧他想的出這個辭。連陳其美都有點不忍想看了，他也只是害怕袁世凱大搞獨裁，誰知李大帥的想象力更加的豐富。不過所有人都不知道，袁世凱的野心比他們的想象力還要豐富。當真實歷史發生之後，他們才會後悔莫及。　　“李大帥，你只是湖北革命軍總司令，南京中央的內部事務。只怕您還無法插手。”蘇軍總參謀顧忠琛的弦外之音很明顯，已經在提醒李想不要再插手了，這不是他李大帥能夠涉及到地範圍。　　聽了顧忠琛的話，李想立刻搖了搖頭，他來上海為什麼？就是為了插上這件事！　　不過李想不想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他說道：“抱歉，我現在越想就越覺得光靠你們根本無法給與科學院和中國科學發展提供一點點幫助，丁文江和李四光兩位先生留在南京就是糟蹋！在工商部設立一個地質研究班，這不是糟蹋是什麼？我無法相信他們這樣的人才，之前只是在一所中學教書。所以我要求起碼給他們術業有專攻的空間，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去做教書先生，去做實業協會的會長！”　　在中國近代史上，各種學科的頂尖科學人才從不缺少，比如馮如、錢學森、李四光，瞻天佑等人，能造飛機，能造原子彈，能造火箭，能找石油，能修鐵路，每個人在自己的領域都有讓世界驚嘆的成就。為什麼如此傑出的一群科學家在一九四九之前，沒能改變中國落後的科學現狀？因為在這之前，有那個當權的政客對他們重視過？　　“實在是太感謝您了，李大帥。”李四光感動了，這種感動只有在日本第一次見孫中山才有過。　　知音難求，丁文江看着李想暗暗點頭，他有這樣豐富的人格魅力，會使眼高於頂的湯約宛着迷也就不奇怪了。　　“荒謬！太荒謬了！”未來的大漢奸汪精衛哈哈大笑，動作瀟洒的把抖落額頭的一絲頭髮又抹回去，“真難以想像，李大帥，您對南京政府的質疑實在太荒謬了！你們不會真的都相信吧？”他指着丁文江和李四光，做出一個無比誇張的詢問樣子說。“等南北議和有了結果，中國也就統一了，李大帥，你在湖北的土皇帝也就當不成了，一切許諾全部就成了空話！”　　王精衛這話一出，威力不下於原子彈，所有人都能想象得到這個桀傲不馴的李瘋子窮途末路的樣子。　　“信不信由你，我就只是說了幾句實話而已！”李想滑稽地看着未來的大漢奸，冷冷一笑道。他也能想象得到袁世凱做總統之後他們悲劇的樣子。“您別忘了我的身份，湖北還是我說了算！想吞下湖北，還沒有誰有這樣的好牙口！你們不行，北洋不行，洋人也不行！”　　李想露出一臉囂張跋扈的狠樣，嚇住了不少人。這時候他們才想起來，打着湖北主意的人多了去了，有本土第一名將黎元洪，立憲會的大佬湯化龍，同盟會的大佬黃興和宋教仁，北洋三傑的馮國璋和段祺瑞，還有漢口五國租界的洋大人們，各路英雄在武漢上演龍虎鬥，這裏那個人挑出來不是引領清季一時的風雲人物？可是在這辛亥年最激烈的風雨漩渦中，最後的贏家卻是令所有人大跌眼睛的一匹黑馬，就是眼前這個之前名不見經傳的李瘋子，擊敗了所有窺視湖北的強敵。　　“可惜，這裏不是湖北，這裏的事情您不必要操心，也沒有那個資格操心！”旁邊的蘇軍總參謀顯然也不是吃素的，硬梆梆地頂回了李大帥地囂張摸樣。　　“我還就準備操心了，您又能怎麼著我？”本來好好說倒也沒什麼倒也沒什麼，他也不是那種一眼不和就揮拳頭的小痞子，雖然昨晚是按耐不住憤怒打了這位蘇軍總參謀，但他今天似乎仗着黃興這些大人物在這裏，便總在陰陽怪氣地針對自己，李大帥的火氣一下上來了。　　“大膽！”顧忠琛按捺不住開口對着李想一聲大吼：“別忘了你的身份只是湖北革命軍的總司令！在上海灘，你這種頭銜還沒有構築狂妄的資本！”　　他把李想當成廣東三千北伐革命軍總司令姚雨平了，可以隨便呵斥嚇唬。　　“傻B！把你的嘴給我閉上！”李想立刻回頭指着蘇軍總參謀顧忠琛的鼻子就罵，“我是狂妄了，怎麼了？你看我不順眼？那你有種就把我的牙齒也打掉啊？不敢就給我死一邊翻去！不要站在這裏丟人現眼，說一些笑掉我大牙的話！”　　一語既出，舉座皆驚。　　眾目睽睽之下罵出這種話來，大廳里絕大多數的女士們和先生們都已經認為這位李大帥不是瘋了就是個十足的流氓。喔，也對，他本來就是個瘋子，李瘋子。　　顧忠琛憤怒的幾乎失去理智了，昨夜被李瘋子打掉幾顆牙齒的事情不知道被誰給傳出去了，李瘋子那句“牙齒是笑不掉的，可掉打掉”更是風一般的傳遍上海灘，他也因此成了上流社會的一個笑話。今天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又被這樣的羞辱，顧忠琛哪裡還咽得下這口氣？他昂着身子，紅紅的眼睛死死瞪住了李想。　　“牙齒是笑不掉的，可以打掉！”顧忠琛着李想的鼻子惡狠狠說出昨晚李想的台詞，跟着也學着昨晚李想的樣，揮着拳頭撲了上去。　　“住手！”宋教仁立刻一聲斷喝，他已經看到了李想的臉色變了，心裏一沉，知道要壞菜。李想這個小子可是杜心武的師弟，功夫了得。顧忠琛剛剛對他的敵視已經惹毛了李想，他主動出手，是把自己往地獄里推，只怕昨夜的悲劇又要重演，顧忠琛今後可能沒有牙齒可以吃飯了。　　“你他媽找死！”李想果然發出一聲獰笑，哪裡還管什麼宋教仁，手指捏的嗶啪作響，頭一偏，躲過顧忠琛揮過來軟綿綿的拳頭，顧忠琛全力以赴的突擊根本沒有對李想造成任何傷害。而李想的鐵拳旋即彈簧般沖了出來，狠狠砸在了顧忠琛近在咫尺的臉上。顧忠琛這樣的文弱書生，哪裡抗的住李想近距離的一拳，頓時被一道巨力砸的騰空飛退。　　砰！顧忠琛痛的倒在地上兀自扭動着，嘴裏的鮮血嘩啦啦地往下流淌，門牙一顆也不剩。　　一切都發生在電光火石之間，大廳里所有的人都在愣愣地看着這個李大帥，伸長了脖子，像是被一隻無形的手在捏緊鴨子的脖子往上提，又鬆開放下，再捏緊上提。　　汪精衛的臉色慘白到了極點，他萬萬沒想到對方是如此的暴戾成性和翻臉無情。　　李想一臉的無所謂，反正早前已經得罪了顧忠琛，這段梁子除了一方屈服認熊，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今天這個笨蛋還往自己刀口上撞，他當然不介意再給他一個更深刻的教訓。　　“李大帥帥呆了！”美少女戰士嚴珊珊一臉花痴的抱着姐妹花尹銳志和尹維峻。

# 第三百章 我把酒奉陪

　　“李想，你出手傷人，太過分了！”汪精衛立刻站出來對李想一通大吼，忘記了時刻保持的風度翩翩。　　“這是在犯罪！”蘇軍總參謀顧忠琛捂着滿嘴是血的嘴巴掙扎着爬起來，他幾乎要瘋了，感覺門牙全被李瘋子打掉。他滿嘴露風的狂吼，“這是在挑釁！這是在撒野！”　　“撒野？剛剛是誰先動手撒野？”李想哈哈大笑，“好吧，就算是我撒野，那你是不是也想撒野？你若撒野，我把酒奉陪！”　　“李帥，不要再故意鬧事了！”黃興也有點惱怒了，心已經涼到了谷底，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有心拉攏的這個戰將，居然已經把上海灘能得罪的權貴全部得罪了。　　“我在鬧事？”李想一陣壞笑。“黃先生，您怎麼能這麼說呢！這麼多人看着呢，是他先動的手啊！”　　“我們都看到了，可以證明。”嚴珊珊唯恐天下不亂，和一群女孩們起鬨。　　對於這群大家閨秀而言，今天的經歷，刺激好玩，足夠她們好長一段時間的談資了，特別豬腳還是最近風頭最勁的傳奇人物李大帥。　　黃興的夫人徐佩萱的眼神隱含鳳威的掠過了她們，沒有一個女孩還敢再繼續胡鬧下去了。　　“元帥。我絕不允許他帶走李四光和丁文江兩位先生！他們已經是南京政府的人了。”顧忠琛看住了黃興，目光炯炯。　　“誰說他們是南京政府的人？我現在就任命他們為長江科學院的正副院長！從現在開始他們就是我湖北元帥府的人，有什麼意見先來問我這個李大帥！”李想拍拍胸脯，一臉蠻橫。　　“你說這話的時候也太狂妄了吧？”宋教仁終於忍不住爆發了，“李大帥，你自稱孫中山先生的學生，卻一派軍閥作風，還像一個國民黨人嗎？南京好歹是國民革命臨時中央政府，你有把中央放在眼裡？”　　“馬勒戈壁！”李想現出了一臉的潑皮相，滿口的髒話亂飆。他發現和這些詞鋒犀利，不好意思使用髒話的傢伙們舌戰，髒話是一大利器。“看看老子頭上的傷疤，差點要了老子的命！敢說老子不像革命黨人？老子在湖北與北洋軍淤血奮戰，你們在干什麼？在和袁世凱勾搭的要簽訂城下之盟！”　　“人是南京政府的！”顧忠琛冷笑一聲，咬定青山不放鬆。他今天跟李瘋子耗上了，被他打了，總要還擊一下。　　“滾你媽的逼。人我今天就要帶走，你敢阻擋試試？打不死你丫的！”李想一臉橫肉，威風凜凜地揮着拳頭，暴力傾向不言而喻。　　唬得蘇軍總參謀連連後退，嚴珊珊抱着姐妹花興奮連連。　　黃興也算徹底認識了這位李大帥是什麼德行了，終於不耐煩了，一聲冷哼道：“諸位，吵架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既然都是為了兩位先生，我們是不是首先該來問一問兩位先生自己的意見呢？”黃興的目光不失的威嚴的掃視每個人，說道：“你們爭來奪去的，也應該問問當事人的意見！”　　顧忠琛他們也鬱悶死了，說來也怪，今天被這個李瘋子一攪和，搞的連關鍵的這茬都忘了，換到以前，這種情況怎麼也不可能發生，今天究竟是怎麼了？　　整個大廳詞鋒尖銳的文人，今天怎麼也說不過這個粗話連篇的武夫。而公認的舌戰第一人章太炎今天卻異常沉默，一副看同盟會笑話的架勢。　　更要命的是，這傢伙還是個暴力狂，仗着一身強悍的武力，看到被他打得滿地找牙的蘇軍總參謀，很多人心裏存了忌憚，當面不敢過分的得罪他，怕挨揍。　　“我同意。”蘇軍總參謀也不是等閑之輩，迅速平息了自己的怒火，面容又恢復了固有的冷靜。這畢竟只是一場意氣之爭，因為他實在看不出丁文江和李四光有什麼價值。　　“我也同意。”汪精衛也發話了，他其實和顧忠琛一個心思。　　“我尊重兩位先生的選擇。”李想也就坡下驢了，他相信丁文江和李四光應該看得出來，哪裡才是一展所長的地方，也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那好吧，兩位先生，說出你們的選擇。”黃興地目光在丁文江和李四光的臉上巡視。他也相信這場爭執是意氣之爭，或許李想是在藉機發泄對和議的不滿。　　李四光的臉都憋紅了，終於輪到他們當事人說話了，聲音中也有着一絲絲的顫抖：“我很回到我的家鄉。”　　“我也想去首義之地看看。”丁文江說得含蓄。　　站在丁文江身旁的湯化龍摸了摸鬍子，什麼話也沒說。　　“諸位，請允許我先告退了。”李想露出勝利的微笑，給丁文江和李四光拋了一個眼色，準備立刻帶着他們離開。　　宋教仁突然將腰一哈，讓道：“我代主人送客，請！”說罷，在無數目光的注視下四人攜手而出。　　穿過中堂是個花園，假山水池，曲廊亭台，處處覆著一層殘雪。寒風兒一吹，令人精神一震。雖然園子不大，卻極是精緻，頗有蘇州園林的神韻。　　“有話快說，有屁就放。”李想用腳踢飛了一塊攔路的石子，很不客氣的和宋教仁說話。　　上次宋教仁帶着黃興去漢口奪權，雖然他見機的快，帶着部隊跑出了漢口，留下來手裡的軍隊，卻丟掉了漢口，才造成後來那麼多的波折，這件事情他一直耿耿於懷。見到宋教仁，自然也沒有什麼好眼色。　　“我沒有別的什麼意思，只是提醒你自己小心。”既是熟人，也是老鄉，雖然漢口的事情有點誤會，宋教仁也沒什麼好避諱的，一開口就語出驚人：“如果今天的你只是一個姚雨平那樣隨處可見的地方革命軍司令，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你的下場真的不好說！木秀於林，風必催之。你的風頭還不夠大？還要四處招風？”　　宋教仁這樣毫無顧忌，敞開心胸的開口提醒，李想發現自己突然恨不起來了，一腔怨恨就這樣雲淡風清――李想也不是個小肚雞腸的人。　　“你以為我想四處招風啊？”李想哈哈一笑，笑容苦澀，“南北議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幾十萬革命軍彙集南京，卻又裹足不前，能告訴我真相么？江浙聯軍在南京舉行軍事會議，舉徐紹楨為北伐總司令，上海也成立了北伐聯合會，推選程德全為會長，章駕時為副會長，朱芸為司令，可是為何看不到你們的下一步動作？難道這些都只是欺騙民眾的一個把戲？”　　“這件事你應該去問克強兄。”宋教仁看了一眼李想，嘆了口氣：“哎……你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你無法想象南京臨時政府正面臨什麼樣的財政危機，真是……”　　“我了解你們的困難，但是別妄想朝我伸手要錢。”李想點點頭，南京國庫窮得只剩十塊錢的笑話，中學的教科書上都記載了。他邪氣的笑道，“佔據東南財富聚集之地，佔據上海南京這樣冠絕亞洲的通商大埠，還在我面前哭窮，只怪你們沒本事！”　　“就知道你是鐵公雞一隻！”宋教仁冷笑道，“列強幹涉中國內政，截留中國海關關稅，而像你一樣的地方軍政府又各自為政，扣壓押解中央的地方稅收，才使得新成立的南京臨時中央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我們是沒有本事，但是你也有責任！”　　“這是你們自己軟弱無能，關我鳥事。”李想眯着眼，一臉桀傲不馴。轉而又大吐苦水，“我是有錢，可是湖北經歷陽夏大戰，戰後廢墟要重建，十萬災民無糧過冬，需要振濟，還有明年春耕，戰後經濟需要恢復，我軍隊也需要軍餉，哪裡不需要錢？地主家也沒有餘糧！何況要用湖北一省財力支撐南京臨時中央政府嚴重的財政危機，也是杯水車薪。”　　“在我面前少來這一套！沒打算找你要錢。我再跟你說為何北伐軍遲遲沒有下一步動作，還有南北和議的正真原因，”宋教仁苦笑道：“新成立的南京臨時中央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由此而造成社會的普遍恐慌與混亂，直接威脅臨時政府的生存。尤其是連續幾個月欠發軍餉，使得聚集在南方的幾十萬兵士群情洶洶，到處都有成群結隊的士兵的騷亂。”　　“我好像猜出點什麼了。”李想皺了皺眉毛。　　“你終於了解我和克強的難處了。”宋教仁淡淡地一笑，“各省首領、省議院、社會團體、海外華僑，也紛紛通電，反對議和，要求北伐。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從客觀形勢和表面擁有的軍事實力都是有優勢的。集中在江蘇境內準備北伐的各省軍隊達17個鎮，加上留駐獨立各省的軍隊，共和軍隊的官兵總數不下三、四十萬人。但是其中多是新募之卒，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但多由革命黨人統率，士氣旺盛，但也只是士氣旺盛而已。除了你湖北接近10萬革命軍戰鬥力還過得去，其他的革命軍實在不好說。你的革命軍有餉有械，但是別的革命軍幾個月沒有發餉，有些廣東來的革命軍戰士大冬天的還穿着草鞋呢！軍餉沒有，彈藥缺乏，所以……”　　“所以你們妥協了？南北和議？”李想蹙着眉毛，用力地捏着自己的拳頭。“你們有沒有想過這樣做的後果？”　　“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怎麼著？”宋教仁呵呵一笑，同意充滿苦澀，“不是誰都像你這樣，生財有道。”　　“這也算是理由？”李想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我收回漢口租界的事迹就不能給你們一點點啟示嗎？上海海關的銀子比起漢口海關的銀子只多不少吧？去把上海海關搶回來不就得了？上海灘的洋鬼子有幾個啊？你們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把他們淹死了！拿着洋槍洋炮都不敢跟洋鬼子干，你們連這點膽量也沒有，還鬧什麼革命？活該受窮！”　　宋教仁嘆息一聲，道：“上海租界的洋鬼子背後有列強，和洋鬼子為敵，太平天國就是前車之鑒！上海的戈登路怎麼來的，你不知道？別收回了漢口租界，便小看了天下洋人。英國的亞西亞艦隊和日本的駐華第一艦隊正往上海趕來，洋人也發狠了，這都是你惹來的。我敢說，其他港口再有排洋舉動，必定釀成庚子年的慘劇。”　　“你就是個白痴，沒有血性的大白痴。”李想乜斜了一眼宋教仁，毫不客氣的罵道，“歐洲就是個火藥桶，英國的亞西亞艦隊哪裡抽的出身來遠東？你不要被外國的那些報紙嚇唬了！既然英國佬無法動手，那麼日本人想動手，英美列強也會極力阻止。”　　“他們遲早會騰出手對付敢於挑戰他們權威的人，”宋教仁撇了撇嘴，“你不要高興的太早。現在中國還沒有這個能力去挑戰列強的權位，必須卧薪嘗膽，忍辱負重，免得招來亡國滅種之禍。”　　“我總算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和我知道的差不多。”李想苦笑着搖搖頭。“原因就是你們骨子里的軟弱性！”　　“無論你怎麼挖苦我，無論你承不承認，這都是事實。”宋教仁沒有惱怒，他的眼睛裡帶上了一絲無奈，“這是一個很無奈的局面，任誰也不能改變，我們選擇南北和議，也是為了保全中國。”　　“軟弱！”李想跺跺腳，冷笑道，“告訴你，我來上海就一個目的：將革命進行到底！”　　宋教仁側過臉，目光在李想的臉上停留了一下，慢慢說道：“我今天和你談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其中的利害關係和殘酷程度提醒你們一下，畢竟咱們是革命同志，有些話還是可以直接告訴你們的，南北和議必須進行下去，中國不能這樣混亂下去……”　　“得了！已經到門口了，您請回吧。”李想望着大街上飛旋的雪花，陰惻惻一笑。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只帶着丁文江和李四光大步朝前！　　宋教仁什麼也沒說，只是笑了笑，回身。　　“沒想到事情居然這麼複雜和險惡。”一路上聽了這麼多密聞，李四光不禁長長地嘆了口氣，丁文江也一臉的落寞的直搖頭。　　李想親熱的拍拍兩位新愛將的肩膀，笑道：“麻煩事我來扛，你們只管在科學院做研究！”

# 第三百零一章 工業之血

　　天色已經黑了下來，街上行人反而更多了。　　此時的上海灘，夜生活已經開始豐富起來，新興的電影院、卡巴菜餐館和夜總會陸續建立起來，夜生活也不再是洋人和權貴的專利。　　在此之前，在第一流大旅館，有位於黃浦路的具有豪華設備的第一流旅館禮查飯店、匯中飯店，位於法租界的密采里旅館，位於西華路的日本的朋友館和萬歲館。和社會性俱樂部，英國的上海俱樂部、德國的協和俱樂部和梅森俱樂部都位於外灘，鄉村俱樂部在靜安寺路，日本俱樂部在文監師路，以及與海員協會、外國青年會、海關和商團有關的較少排他性的俱樂部。上海灘的“夜生活”限於少數地點，像路易絲・拉杜的卡爾登咖啡館和寧波路上的飯店，那裡只為上海灘成群的盛裝外國人提供有音樂伴奏的精美的正餐，提供晚上十點以後的銀穢夜生活。　　從劉歆生在李想建議之下在漢口建立第一個華商跑馬場之後，新華財團和劉氏集團開始大力發展娛樂消費產業，上海灘的華商自然開始跟風，上海灘的普通華人也開始有夜生活。　　上海灘的夜生活到了晚上十點鐘，男女共同參加的宴會結束，只有男士留下。這是男士們心照不宣，可以理解的默契。從晚上十點鐘直至破曉，美、英、法，也許還有德、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不同國籍的女士在江西路和蘇州路的陰森可怕的灰色石砌房子中方盪地進出，使香檳酒和冒泡沫的勃艮第酒的銷售額直線上升。　　丁文江看四下人來人往，扭頭向身邊的李想，露出一個曖昧的笑道：“小宛身上的傷還沒好利索，她的母親也剛剛去世……”　　李想聞言步伐一個不穩，踩着滑溜溜的積雪上差點摔一跤，狼狽的道：“我送你們到禮查飯店，把你們的事情交代完我就去看看她。”　　李想剛剛看到丁文江和湯化龍一起來，估計他們兩家是世交，很多話想問，可是一直找不到話頭，想不到丁文江這麼善解人意。　　李四光的目光好奇的在他們兩個人臉色巡視，已經猜到他們口中的小宛就是李大帥傳奇故事里那位大名鼎鼎的湯家小姐。　　“禮查飯店我們自己走就可以。”丁文江笑道。　　“不，”李想搖頭道：“我還有問題要向兩位請教。”　　李四光微微一躬身，道：“有什麼疑問您只管問。”　　李想便問道：“石油，你們知道石油嗎？”　　李四光眼前一亮，說道：“我在日本七年學的是造船，但是我對地質學非常感興趣，特別感興趣的就是剛剛興起的石油地質學。”　　李想大感意外，便停住腳步問道：“你在日本學的是造船？”　　“是啊？！”李四光奇怪的搔搔後腦勺。“您不知道？”　　“剛剛知道。”李想自知失態，乾笑道：“你對地質學非常感興趣？”　　“是的。”李四光點點頭。“我對新興的石油地質學最感興趣。”　　“最早提出‘石油’一詞的是中國北宋編著的《太平廣記》。正式命名為石油是根據中國北宋傑出的科學家沈括在所著《夢溪筆談》中根據這種油‘生於水際砂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而命名的。現代石油歷史始於西元一八四六年，當時生活在加拿大大西洋省區的亞布拉罕・季斯納發明了從煤中提取煤油的方法。波蘭人依格納茨・盧卡西維茨發明了使用更易獲得的石油提取煤油的方法。次年波蘭南部克洛斯諾附近開闢了第一座現代的油礦。這些發明很快就在全世界普及開來了。西元一八六一年在巴庫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煉油廠。當時巴庫出產世界上90%的石油。巴庫開始工業性採油之後，成為外高加索工業中心和舉世聞名的石油基地，擁有二十二大煉油基地，石油工業非常發達。”丁文江微笑道。　　“上世紀石油工業的發展非常緩慢，提煉的石油主要是用來作為油燈的燃料，但是隨着近年來隨着內燃機的發明情況驟變。”李四光談起石油，立刻兩眼神采飛揚。“早在十九世紀中期，歐美的科學家便完善了通過燃燒煤氣，汽油和柴油等產生的熱轉化机械動力的理論。這為內燃機的發明奠定了基礎。活塞式內燃機熱效率高、功率和轉速範圍寬、配套方便、機動性好，所以獲得了廣泛的應用。海上商船、內河船舶和常規艦艇，以及某些小型飛機也都可以由內燃機來推進。”　　活塞式內燃機起源於用火藥爆炸獲取動力，但因火藥燃燒難以控制而未獲成功。一七九四年，英國人斯特里特提出從燃料的燃燒中獲取動力，並且第一次提出了燃料與空氣混合的概念。　　一八三三年，英國人賴特提出了直接利用燃燒壓力推動活塞作功的設計。之後人們又提出過各種各樣的內燃機方案，但在十九世紀中恭弘=叶 恭弘以前均未付諸實用。直到一八六零年，法國的勒努瓦模仿蒸汽機的結構，設計製造出第一台實用的煤氣機。這是一種無壓縮、電點火、使用照明煤氣的內燃機。勒努瓦首先在內燃機中採用了彈力活塞環。這台煤氣機的熱效率為4%左右。　　英國的巴尼特曾提倡將可燃混合氣在點火之前進行壓縮，隨後又有人著文論述對可燃混合氣進行壓縮的重要作用，並且指出壓縮可以大大提高勒努瓦內燃機的效率。　　一八六二年，法國科學家羅沙對內燃機熱力過程進行理論分析之後，提出提高內燃機效率的要求，這就是的四衝程工作循環。　　一八七六年，德國發明家奧託運用羅沙的原理，創製成功第一台往複活塞式、單缸、卧式、3.2千瓦的四衝程內燃機，仍以煤氣為燃料，採用火焰點火，轉速為156.7轉/分，壓縮比為2.66，熱效率達到14%，運轉平穩。在當時，無論是功率還是熱效率，它都是最高的。　　奧托內燃機獲得推廣，性能也在提高。一八八零年單機功率達到11～15千瓦，到一八八三年又提高到150千瓦。由於壓縮比的提高，熱效率也隨之增高，一八八六年熱效率為15.5%，一八九七年已高達20～26%。一八八一年，英國工程師克拉克研製成功第一台二衝程的煤氣機，並在巴黎博覽會上展出。　　隨着石油的開發，比煤氣易於運輸攜帶的汽油和柴油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首先獲得試用的是易於揮發的汽油。一八八三年，德國的Daimler創製成功第一台立式汽油機，它的特點是輕型和高速。當時其他內燃機的轉速不超過200轉/分，它卻一躍而達到800轉/分，特別適應交通動輸机械的要求。一八八五年～～一八八六年，汽油機作為汽車動力運行成功，大大推動了汽車的發展。同時，汽車的發展又促進了汽油機的改進和提高。不久汽油機又用作了小船的動力。　　一八九二年，德國工程師Diesel受麵粉廠粉塵爆炸的啟發，設想將吸入氣缸的空氣高度壓縮，使其溫度超過燃料的自燃溫度，再用高壓空氣將燃料吹入氣缸，使之着火燃燒。他首創的壓縮點火式內燃機，也就是柴油機於一八九七年研製成功，為內燃機的發展開拓了新途徑。　　Diesel開始力圖使內燃機實現卡諾循環，以求獲得最高的熱效率，但實際上做到的是近似的等壓燃燒，其熱效率達26%。壓縮點火式內燃機的問世，引起了世界机械業的極大興趣，壓縮點火式內燃機也以發明者而命名為Diesel引擎。　　這種內燃機以後大多用柴油為燃料，故又稱為柴油機。一八九八年，柴油機首先用於固定式發電機組，一九零三年用作商船動力，一九零四年裝於艦艇。　　以柴油機為動力的內燃機車，以及用於汽車和農業机械，都是后話。　　“英國皇家海軍第二大臣約翰・費希爾上將對石油很感興趣，認為石油作為燃料將使海軍發生根本性革命，渴望以油代煤作軍艦的動力，早已以‘石油狂’而聞名。”丁文江學識淵博，對於石油的了解不比李四光少。他看着眼前的李大帥，好像看到了一位東方的“石油狂”。　　“十月份新上任的英國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第一件事，就是反對英國海軍縮減預算建議，和普魯士展開軍事競賽，他為英國海軍制定了一個三年擴張計劃，其中就有一個條是試圖將以燃煤為動力的皇家海軍艦隻換成石油燃料。”李四光為丁文江的敘述做了個補充。　　“想不到他們挺有眼光的。”李想讚賞而又肯定的說道，“至今為止，以致今後百年，石油必將是最重要的內燃機燃料。”　　“李大帥真是好眼光！”丁文江讚歎道，“美洲大陸的洛克菲勒和高加索地區巴庫的荷蘭皇家殼牌公司，都是藉助石油而崛起，我也預感到石油生意的遠大前程，難道李大帥下定決心要在石油上賭一把？只是在兩大石油公司嘴裏搶食，有點難度。”接着他又嘆了一口氣說道：“關鍵還是，以加拿大地質學家亨特於一八六一年提出的背斜理論看，中國是個貧油國。”　　“我相信中國一定有石油。”李四光漲紅了臉爭辯道，雖然他知道丁文江是地質學專家。“我一定會找到的！”　　李想點了點頭，想說什麼，又搖搖頭，只垂首不語。世人對於石油的認識，只有經歷歐戰才能正確認識。而中國貧油的帽子，也要李四光成長起來之後才能摘掉。

# 第三百零二章 舍我其誰

　　李想、丁文江和李四光，三人一邊說一邊走，早到了蘇州河的白渡橋。三盞巨大的路燈照亮禮查飯店的周邊，人頭涌涌，張揚禮查飯店的特殊地位。　　李想今兒算是微服出訪，金鷹衛們就守在禮查飯店，所有人正等得着急，天色已黑，總算見他們回來，一個個笑逐顏開，撒開腳丫子一擁而來，在白渡橋上掀起一場不小的混亂。來禮查飯店的個個都是非富既貴，只是看到這群人橫眉豎眼，批掛一身的精良武器，知道惹不起這些湖北來的，只好忍氣吞聲的埋頭走路。　　水仙兒先把一件明黃挂面的狐裘給李想披上，一臉的溫柔賢惠，嘴上卻嗔罵道：“你膽子比斗還大，這都什麼時候了？出去就不想回來，也不帶着個人在身邊……”　　丁文江和李四光站在李想身後興緻勃勃的看着，只是笑，卻不言語。　　李想看着水仙兒擔心的嘮叨，還有宋缺和金鷹衛們的緊張摸樣，有點過意不去，忙說：“事起突然，我一時忘了。放心，不會有下次。”　　行至禮查飯店的大門口，只見華燈之下，衣着華麗的上海灘頭面人物們，脂粉濃香的闊太太大小姐們，無論華洋，紛紛揚揚結伴而來。　　“這不是電影皇后水仙姑娘？”丁文江用肘子悄悄捅李四光，低聲對他說道：“咱們大帥還真是風流種子。”　　李四光看着李大帥瀟洒的背影，蠻崇拜的說道：“人不風流枉少年。”　　李想一路走一路介紹丁文江和李四光，道：“小仙兒，你安排他們去武漢，我還有點事情，休息一下就走――小宛她母親剛去世，她身上還有傷呢，我得去看看她。”　　“你想去就去，我又沒攔着。”水仙兒在旁陰陽怪氣的說，“兩位先生的事情我會安排，不會耽誤你的事。若出了差池，你只管怪罪下來，都是小的干係。”　　李想苦笑着點頭，進禮查飯店，水仙兒只顧安排丁文江和李四光的事情，也不理李想，直到進入休息室，兩人一路上一句話也不說了。　　李想見水仙兒傾國傾城的容色陰沉，也不知道是因為自己回來遲了她不高興，還是因為自己要去見湯約宛她不高興，按理說，水仙兒不是這樣的扭捏的女子，他遂疑惑的問道：“你惱了？”　　水仙兒斟上咖啡遞過來，一眼看穿他在想什麼，說道：“不是你想的那個。”　　李想接過咖啡，滿腦門的不解，坐下便問：“這倒奇了，那又為什麼事？”　　水仙兒搖頭道：“我也不甚清楚，今日後晌，三馬路旅泰旅館的廖宇春、孔文池和夏清貽三個傢伙，除夏清貽還留在旅泰旅館，廖宇春和孔文池去電報房發電后，他們即乘滬寧火車離開上海，火車午後一時開駛，如果沒有意外，七點半就抵達南京了。電文呂中秋已經弄到手，是致信陽北洋軍段祺瑞第一軍司令部靳雲鵬參議的，其電文是：‘春、貽到申提議各條，黃、程二公，均極贊成，請即如約實行。春即北旋，貽留申，春貽同叩。’如今麻煩的是，我還不知黃、程二公極贊同的提議各條是什麼呢，這個消息怎麼也打聽不出來！”　　“半天不在這裏，竟出了這等事！不對，不對，黃先生今天明明就在我眼前，他怎麼去極贊同廖宇春的那些個提議？”以今日李大帥的鎮定功夫也驚得手中的熱咖啡都濺了出來，他又忙問：“廖宇春這個狗曰的到底會是個什麼提議條件？”　　水仙兒說道：“是個什麼提議條件，小的並不知道，聽呂中秋說主要還是程德全、湯壽潛和張騫的主意，這些傢伙整天往惜陰堂鑽。”　　李想聽了，只覺得心中的火直往上冒，忽地站起身來，繞室轉了兩個圈子，想起今天在元帥府的遭遇，越想越不對勁，轉身拍着茶几氣憤道：“今天黃興把拖在元帥府看戲，難道就是為了踢開我，好和廖宇春達成這個秘密的協議？這一切，原來計劃好的陰謀！昨天晚上攪和他們的密議，今天他們就想出這個么折來撇開我。”　　水仙兒冷冷說道：“他們的密議只要有你在，他們什麼也別想談成。昨夜你打顧忠琛滿地找牙的威風勁，看廖宇春，夏清貽他們嚇得兩腿發軟的樣子。他們這麼怕你，能不想盡辦法撇開你？你也是，這麼容易就被他們調虎離山？”　　李想見水仙兒語調激揚，好像有點剋制不住，其實也知道事態的嚴重遠遠超出自己的想象。其實不用問，李想也知道密議內容必是以書面行事保證袁世凱反正就選他做大總統。最讓李想氣憤的是，上海集團的人如此藐視他，膽敢把他騙到元帥府聽曲，就在他眼皮底下，擅自和北方來人訂下這樣屈辱的城下之盟，這一點是絕不能容忍的。　　當下李想就氣呼呼的拍着茶几說道：“你去！叫呂中秋的來，我要問話！”　　水仙兒見李想如此焦躁，反而定下心來，強自勸慰道：“今兒個晚了，你不是還有是嘛？再說呂中秋也未必知道原委。明兒個你乾脆再去會會黃先生，你直接開門見山的問問他們，看他們是怎麼個對答？”　　北京，錫拉衚衕，袁宅。　　寒風呼嘯在夜空，雪花飄零，書房裡溫暖如春。　　袁世凱和袁克定父子對座暢飲。　　袁克定自斟了滿滿一大杯酒，興奮得滿面紅光，朗聲說道：“父親！廖君與夏君，以保國救民為宗旨，是以聯合南北兩軍同志蘇軍總參謀顧忠琛等人，委曲疏通，力求融洽，雖躬冒危難，所不恤也。他們私相計議，以恐不足以取信於人，欲徵得黃元帥與程都督之同意，頒一紙證書，以為憑信，並訂立草約，攜之以歸。南軍眾人皆以為然，乃請之於顧君，君慨然允諾。十一月初一日。顧君暨諸同志，復來會晤，議定五項條件。”　　“克定，這回你做得好。”袁世凱滿意的點點頭，舉杯道：“請先幹了這一杯，預賀你舉薦的幾位先生凱旋歸來！”　　被父親袁世凱誇獎，可是少有的事情，袁克定忙都起身舉杯道：“父親請！”　　“克定，廖宇春和夏清貽果然是難得的人才，果然名不虛傳，上海一行，立刻就有了結果。”酒過三巡，袁世凱欣慰的笑道，“黃元帥可有什麼話說？”　　“沒有父親的威名在，他們哪裡談得這麼順利？”袁克定笑道：“聽顧君說，黃元帥與程都督均極贊成廖君之手續，可以保全中國，並可以消釋兩軍已往之嫌，善莫大焉。元帥且雲：前次各省推舉某為臨時總統，某所以堅辭不受者，正虛此席以待項城耳……還記得前黃元帥致汪君精衛書，頗主推父親。”　　袁世凱得意的笑問：“那是他的客氣話，不能當真。”　　袁克定道：“但是這次的密謀協議可有黃元帥的親筆簽字，容不得他後悔。”說畢二人相視而笑，各有得色，這時候他們父子的情感顯得十分親密。　　袁世凱暗自嘆道：“有什麼協議不能後悔的？關鍵還是靠槍杆子說話！”　　“父親，”袁克定見老頭子若有所思，手按酒杯問道，“有什麼問題？”　　“哪裡，有北洋在就不怕他們變卦。”袁世凱毫不遲疑地答道。　　袁克定聽后全身為之一震，便放下了箸。　　袁世凱見兒子大感詫異，似乎是深有所得，欣慰的點點頭，知道兒子開竅了。許久，又道：“聽說廖君與夏君提出四款，請眾討論？”這句話說得聲音很重，正在沉思的袁克定又是一驚。　　袁克定頓時面現肅然之色，卻看到父親似滿不在乎地獨自把酌而飲，趕緊回道：“是的。其條文如下：（一）優待皇室。（二）組織共和政體，公舉父親為大總統。（三）優待滿漢兩方面之將士，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四）開臨時國會，恢復各省秩序。顧君與眾人討論再四，決議父親一層，無須明言，改為五條。”　　袁克定聽至此，由不得長嘆一聲道：“組織共和政體，公舉我為大總統。確實不好明言，太惹人意了。廖君與夏君考慮甚好。那這五條又是怎樣？”　　袁克定見老爺子點頭，本來還對廖宇春和夏清貽擅自更改密議條件惱怒，不知道該怎麼向老爺子解釋呢？誰知道老爺子還很喜歡，袁克定的信心立刻回滿，忙回道：“回父親。更改之後的五條如下：（一）確定共和政體。（二）優待清帝。（三）先推復清政府者為大總統。（四）南北滿漢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省秩序。”　　“好！好！好！”袁世凱拍案叫絕，“先推復清政府者為大總統。讀書人果然會說話，普天之下，能先推復清政府者，舍我其誰？普天之下，這大總統之位，舍我其誰？”　　“連東郊民巷都說‘非袁莫屬’，南方民黨還不乖乖就範？”袁克定笑道，“以上條件各書一紙，廖君與顧君彼此簽名畫押、互換，欣然而別。一切未竟事宜，則托夏君留滬辦理。大事依然成功。”他說著便舉杯敬酒，“兒子敬父親一杯。”　　“咱們爺倆，今日且痛飲一醉再說！”袁世凱開懷大飲。　　父子二人，這一夜直喝到二更時分方盡興而散。

# 第三百零三章 救時良策

　　一乘高大朱漆的西洋四輪馬車招搖過市，車轅上除了車夫還有一個管家模樣的中年人。豪華馬車到了禮查飯店門前，中年管家立刻跳下馬車一把拉開車門，車上裊裊走出幾個嬌媚如畫的麗人兒，一看便知道又生某個豪門的大小姐們來禮查飯店嗨屁。　　幾個美人兒身披五顏六色的華貴斗篷，她們斗篷上的風帽現在沒有戴上，一頭青絲如同墨染。弓鞋輕移，裙擺緩動，拖地的長長斗篷在夜晚凜冽的寒風中鼓動，露出底下湖色八幅風裙，細褶展如水紋，更顯得風姿綽約，如曳碧波。這幾個俏麗的大小姐們，頓時吸引了禮查飯店一眾客人的眼神兒。　　蔣棠琳來到上海悶了許久，今兒還是頭一次和妹妹們來大名鼎鼎的禮查飯店，還有這場革命風潮中如彗星崛起耀眼的傳奇英雄也下榻在這裏，所以心情很是欣喜。　　自從革命爆發，江蘇省諮議局解散。身為諮議局議員的父親蔣炳章搖身一變，成為省議會會員，又由會員公推議長，狀元公張謇選為會長，父親蔣炳章為副會長。而父親也因此比以前更忙了，全家遷到上海租界，她竟然只能和家裡姐姐妹妹們整天的望着家裡的四方天，沒能見識一下上海灘的繁華。　　蔣炳章此人可不簡單，號稱清末愛國教育家。在光緒三十二年，他與進士王同愈創辦了聞名中外的蘇州草橋學舍，他在草橋辦學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如著名教育家恭弘=叶 恭弘聖陶、歷史學家顧頡剛、畫家顏文梁、吳湖帆、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著名報人作家鄭逸梅等。他是光緒二十四戊戌科進士，為翰林院編修，后與湯化龍等人高立憲，於宣統元年充江蘇資議局議員，辛亥革命搖身一變為江蘇省議會副會長，民國，為《吳縣誌》總纂。蔣炳章江南名下士，書法尤為世稱，雖是翰林中人之館閣體，但從字體看，用筆與顏魯公相近，布局落款，落落大方，是名家手筆。　　今天蔣棠琳看到父親蔣炳章好像辦成了一件大事，從惜陰堂趙老頭家回來挺高興的，她立刻鼓動姐姐妹妹向父親撒嬌，終於得到這個出來遊玩的機會。姐姐妹妹們也都有志一同，異口同聲的要來禮查飯店，說是來看電影，其實她們心裏都知道，還不是在上海灘的大報小報上看到李大帥也下榻在這裏？　　蔣棠琳也沒有注意最小的堂妹蔣棠珍躊躇不前的神態，當下直奔大廳，招呼擺着淑女架勢慢吞吞的妹妹們道：“妹妹們，快來啊。報紙上說李大帥就下榻在這裏，咱們說不定可以碰上哦！”　　蔣棠珍強顏一笑，快走到她身邊挨着她，蔣棠琳和幾個姐姐們嘴角掛着滿足和甜蜜的笑意。　　蔣棠珍卻一副神思恍惚的模樣。才來到上海，父親蔣梅笙和叔叔蔣炳章給她做主，和同樣旅居上海的蘇州豪門查家公子查紫含訂下了婚約。她還年少，才十三歲，身上就多了這樣一道枷鎖，多麼的悲慘和可憐啊。上海今年已經民國，各界高喊“女權平等”，她卻在今年的上海失去了婚姻的自由，毫無女權，她甚至忍不住動了離家出走，投身女子革命軍之心。　　蔣棠珍在心底暗暗嘆息一聲，摸了摸懷中揣着的銀票子，那是她平時偷偷攢的全部零花錢，這點錢也不知道離家出走之後能支撐幾天？　　禮查飯店一樓大廳人群中，一個額頭上有條疤痕的立領皮衣青年革命軍官朝門口走去，他的出現立刻引起大廳一個小小的騷動。　　李想接過宋缺遞過的大檐帽戴上，扶正了，他肩上披着一條從漢口穿過來的栗色的風帽斗篷，又拉起風帽戴上，這幅雪夜出門的打扮，正迫不及待的準備出去幽會湯家大小姐。　　宋缺瞧瞧四下一雙雙含意各異的眼神，有點忐忑地道：“大帥，咱們這次出去實在有點晚，不如明天吧，沒有必要再冒這風險么？明天去見湯家小姐不是一樣？”　　李想聽了冷冷一笑，反問道：“怎麼，怕了？”　　宋缺搔搔後腦勺，說道：“大帥，我不是害怕，可是……您現在的身份不一樣了，我今天被水仙小姐指着鼻子罵了一天，她說你現在一身系天下，我有點不懂，但是我知道湖北多少人都是跟着您吃飯，您確實容不得半點閃失……”　　“我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嬌貴了？”李想冷酷地一笑，不屑地道：“我們在湖北首當北洋鋒鏑之沖，在槍林彈雨衝殺過來，身上的傷痕數之不盡，什麼樣危險的地方沒去過？來到上海就變膽小了？”　　宋缺聽得心熱，忍不住道：“大帥，龍潭虎穴當然陪你闖。可是……可是我怕你女人的嘮叨呀。”　　李想瞪了他一眼，壓低嗓門狠狠罵道：“屁話，只有你怕，我就不怕么？我都到了上海整整一天了，還不去看她，以後我還想過好日子嗎？”他似乎不想多談這個問題，岔開話題道：“一會兒到了湯公館，你去給我傳個信，把她約出來。我不想見到湯化龍，免得大家都尷尬。”　　宋缺頰肉抽動了一下道：“大帥，您也太會使喚人了吧？我去給你約湯家大小姐，深更半夜的，她肯出來，你那個便宜老丈人也不會讓她出來。要不要……嘿嘿，您乾脆去她家攤牌得了，就要她叔叔的四海艦隊做嫁妝。”　　李想斷然說道：“不行！湯化龍和湯薌茗兩兄弟不是好鳥，沾上只怕後悔都來不及。何況，小宛也不會同意她的婚姻成為一場政治交易。”　　這件事，他也考慮很久，最後還是否定。　　蔣棠琳挽着一個妹妹向蔣棠琳挨近了些，蔣家幾個姐妹肩並着肩，蔣棠琳悄聲說道：“你們快看，莫不是李大帥？”　　蔣棠珍正為父親訂下的婚事神思恍惚，被蔣棠琳推了一把，不禁慌亂地道：“啊？什麼？”慌亂中抬眼一看，正看到李想和宋缺大步走來，緊張的結巴道，“呀……是李大帥啊。”　　蔣棠琳撇了撇小嘴兒，挪揄道：“看到朝思暮想的李大帥，你這麼慌張作什麼？你們也是，怎麼一個個變成花痴……”　　蔣棠珍雖然滿腹心事，看到傳奇英雄仍心境動搖，嬌嗔道：“你呀，我哪有朝思暮想了，是你自己吧？我可知道你枕頭下面藏着什麼？”　　“不許說！”蔣棠琳翹着嘴兒道：“不然我也把你的秘密抖落出來。”　　“我不說就是。”蔣棠珍嘆息道，她看着走來的李想，為李大帥的氣質和性格所吸引，但作為一個訂了親的女子，除了慨嘆“恨不相逢未嫁時”，只能是閨閣飲淚。　　蔣棠琳看着越走越近的李大帥，臉上不再嬉笑，而是小心緊張的問身邊的姐妹們，道：“咱們上去和他打個招呼？”　　蔣棠珍立刻搖頭道：“你去吧，我……我才不去。”　　李想走到禮查飯店的門口，奇怪地看了蔣家姐妹們一眼，她們款款而立，個個體態輕盈，雖娥眉淡掃、粉黛不施，綽約風姿、皆是絕色！　　李想本事心事重重，見到她們也不免心情暢快，忍不住就送給她們一個燦爛的笑容。　　拉開了大門，迎面風雪吹進來，剛好撞見一位革命軍士兵準備進來，李想愣住了，他有點奇怪，這個士兵的裝束和他在元帥府見到的禮儀士兵一個樣，元帥府的兵怎麼還會到禮查飯店來的？　　“李大帥！”士兵進門之後，對李想“啪”地就是一個立正敬禮，恭敬地說道：“元帥在禮查飯店訂下了一個包廂。請您跟我過去好嗎！元帥會在半個鐘頭以後，親自來見您，並且會親自和您討論一些機密事情。”　　李想扯下頭上的風帽，和宋缺互相對視了一眼，無聲的嘆息一聲，想見湯家大小姐只有等明天了。　　※※※　　河南信陽，如今是北洋軍段祺瑞第一軍駐地。　　天色已黑，第一軍參議靳雲鵬換了一件青羅截衫，也不戴帽子，乘了一輛小馬車，冒着大雪，帶了個隨從徑往段祺瑞司令部。　　靳雲鵬一接到廖宇春的來電，立刻就往段祺瑞處跑。廖宇春其電文曰：“春、貽到申提議各條，黃、程二公，均極贊成，請即如約實行。春即北旋，貽留申，春貽同叩。”條件都已經談妥，這怎能不叫他欣喜？　　聽得靳雲鵬來了，段祺瑞挑簾而出，笑道：“世兄，三日沒來了吧，我倒着實想念呢！”　　靳雲鵬笑道：“學生何嘗不想來，只是天氣寒冷，又沒有什麼要緊事。今日得廖君電文，立刻趕來相告軍統，吾輩進行方法，得其半矣。”　　段祺瑞便笑着讓靳雲鵬進了節堂。　　“這幾日我雖沒來，可廖君和夏君在上海沒有偷懶，辦成這件大事。”靳雲鵬一落座便道，“江南民氣因為李瘋子而加倍激昂，所謂革命狂熱，已達極點，似乎斷難和平解決。但以大勢而論，保存君主，南軍必不甘心，勢必仍出於戰。當此民窮財盡，餉源已竭，戰則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南北有心，能贊成共和，和局自易就緒。唯一恐慌之事，便是咱們北軍不能屈於南軍勢力範圍之下，必有反抗舉動，惟推舉項城，則民軍之希望可達，北軍之威權不墜，兩方感情，自能融洽，救時良策，無善於此。”

# 第三百零四章 英雄出少年

　　段祺瑞無奈地搖頭笑道：“袁大人焉肯出此。前為滿廷軍機大臣，後為民國大總統，世人又會怎樣看他？大人是個好面子的人，才會把事情弄得這麼複雜。”　　靳雲鵬拿起桌上的宋瓷茶盅兒端詳着問道：“以袁大人的雄才大略，難道就沒有問鼎天下之志么？”　　“明知故問。”段祺瑞挑起眉頭，袁世凱活曹操的名聲已經叫了很多年，可以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靳雲鵬還問，不是明知故問？他不緊不慢的喝了一口茶，方續道，“直此天下大亂之時，風雲際會之日，連李瘋子割據湖北之後又出兵漢中，伸出染指陝西的野心，更何論雄才大略的袁大人？”　　靳雲鵬忙道：“以袁大人的雄才大略，這點想頭並非過奢。”　　段祺瑞點點頭，稍頓后就轉入正題，“據我看來，袁大人要的就是個光明正大的名分，好順順噹噹的接權。”　　“如此說來，”靳雲鵬敲着膝蓋說道，“袁大人只可居於被動地位，而主動者，即在段公也？”　　這句話直搗段祺瑞胸臆，剛剛平靜一點的心情，驟然又起波瀾，意甚動，還是勉強陽笑道：“軍人不便干預政治，不是嗎？”　　靳雲鵬看段祺瑞說得口不由心，便冷笑道：“段公，湖北一戰失利，你已然輸了馮軍統一招，如今馮軍統北上擔任禁衛軍統領，只要結交好宗社旗人，為袁大人鋪平這條道路，今後他在北洋的地位就遠遠高於你。你還在這裏談什麼軍人不便干預政治？咱們現在就是要串聯北洋上下一起擁袁，不得已之時甚至要聯名上書逼宮！這件大事只要辦成，湖北這點小事肯定一筆購銷，而您在北洋，從此之後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聽此一番話，段祺瑞臉上陡然變色，急忙端起宋・鈞慈茶杯掩飾道：“聽說李瘋子去了上海，有這個無法無天，膽大妄為，行事不計後果的瘋子在，南北和議說不定會生出什麼風波呢！”　　靳雲鵬目光灼灼地看着段祺瑞，陰笑道：“與南方議和的事情，就不需要我們來操心，袁大人早有精密的安排。自二十八日，南北雙方代表開始在上海進行和談。和談除討論軍隊停戰的具體措施外，主要爭論的是實行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其實，立憲與共和之爭，也只是表面現象，關鍵在於由誰來掌握政權。南方代表已經屢次公開表示，如袁大人反正，即推舉他為大總統。對此，袁大人心領神會。一方面，以倡言君主立憲向南方革命黨人討價還價；另一方面，又以革命黨人要求實行民主共和，逼清帝退位；這就是袁大人在談判中的伎倆。坐南朝北，已是大勢所趨。李瘋子即使有女媧補天的本事，也挽不了天傾陸沉！”　　段祺瑞越聽越驚，有些坐不住，袁世凱通過唐紹儀、廖宇春和趙鳳昌三組人組成操着和議的三條線他是知道一些的，而且列強也都在背後挺他的腰桿，再加上袁世凱對於全盤局勢如此明確的掌握，如此看來，和議幾乎是十拿九穩了！　　段祺瑞定定神，笑道：“不需要咱們操心的就不去管他，你我就好好的計議如何串聯北洋上下。但是串聯北洋上下，我和你出面，總是不太妥當。”　　這可要背負貳臣之名，載於史冊，遺臭萬年！前明洪承疇為清廷立下入關定鼎之功，康熙修明史還不是把他列入貳臣傳第一名。洪家的後人在金陵滿人不待見，漢人又仇視。洪承疇的身後事不知道有多凄慘？袁世凱現在希望的是屬下有聰明的人主動挑起逼宮的這個頭，靳雲鵬也其中利害說得非常清楚，但是段祺瑞還是有點猶豫。　　段祺瑞起身背着雙手在節堂焦躁的來迴轉了兩圈，說道：“廖宇春雖是一介書生，然熱衷國事，頗有才華，這件事情我想，可以借他們之手完成。你跟他說，對於他們的謀划，我很不情願，然後你可以建議他上書於我，最好能來信陽，會晤第一軍各將校，如王芝春、蔣仲材、南輔廷、崔雨農、羅仲芳諸君，廖宇春可以和他們略談南行宗旨，陳述利害，多做暗示。有了效果，然後，我再勉強表示同意，即可着他們赴京運動樞要……”　　※※※　　上海，禮查飯店。　　窗外的夜色晦暗，大片的濕雪繞着街燈懶洋洋的飄飛。　　在黃興訂下的包廂里，金絲楠木的巨大門框也显示着無與倫比的氣派，地上鋪着天鵝絨地毯，燈飾也是英國皇家的宮廷式樣，李大帥估計這個包廂是給國家領導人級別設置的總統套間。　　巨大的包廂里還有幾位垂手而立的開高叉的旗袍美腿女侍，以及一個巨大地酒櫃，四周沙龍式真皮看座上鋪着華貴的皮草，秩序安排的錯落有致，最裡頭還有一個封閉的包間，看來是用作小憩的。　　李想的目光從窗外收回來，對幾位女侍側了側頭，再一指金絲楠木的門口，她們立刻善解人意的一起退出了包廂，又乖巧的無聲無息地掩上了大門。　　“知道是什麼事嗎？”水仙兒來到酒櫃，抽出一瓶年份最久的葡萄酒。黃興訂下這個總統包廂，約見李想確實蹊蹺，特別是他們白天還擺了李想一道。　　“啵”的一聲，價值幾千塊大洋的名貴紅酒被水仙兒開啟。　　“我哪裡知道！”李想拍拍額頭，“反正不是什麼好事，我估計這一次我們有大麻煩了！”　　“什麼麻煩？”水仙兒停下往玻璃酒杯倒酒的手，臉色繃緊了。　　“你不知道，今天元帥府的宴會上我又打人了。我得罪了顧忠琛，得罪了汪精衛，還把宋教仁和黃興氣得不輕。”李想的臉上再也笑不出來了：“我把上海灘立憲會和革命黨能得罪地全得罪了。”　　“你不會揍了黃先生吧？”宋缺吃驚的看着自己的老闆。　　水仙兒一雙美目流連，也吃驚的關注笑不出來的李大帥。　　“不是。”李想說道，“打的還是顧忠琛。這傢伙，長的就欠揍。”　　“這算什麼麻煩。”水仙兒白了李大帥一眼。　　“我……”李想最終還是什麼也沒話出口，重重地嘆息一氣。　　李想還在唉聲嘆氣，包廂大門就被推開了，革命前輩黃興走了進來。　　黃興居然連通報也沒有通報，就直接推門進來了，這讓大酒柜上倒酒的水仙兒一時之間有點手足無措。　　宋缺手裡捏着一隻空酒瓶，一瓶灧紅的葡萄酒剛被他一口吹乾，這種像果汁一樣的酒他，他千杯不醉。酒汁沾滿了他的絡腮鬍子，紅的就象血。面對突然出現的清季革命第二人，他一點也沒動靜。　　李想示意宋缺這個粗胚，和自己起身相迎。黃興立刻举手制止了李想起身準備行禮的動作，一屁股坐到了他對面。　　“全部退下。”黃興又揮了揮手，讓四位隨侍身邊的革命軍戰士退出了包廂。　　無疑，黃興是一個極其守時的人，元帥府衛士通報李想就曾明言，黃興會在半個鐘頭之後單獨接見他，牆邊的座鐘半個鐘頭剛過，黃興準時推開了包廂的大門。　　“英雄出少年。”黃興開口說了一句心裡話，滿是讚賞的打量年輕的過分的李想。拋開思想的分歧，他真的非常欣賞這個年輕人。　　“我也沒想做英雄，完全是時事所造。”李想假惺惺地說道。　　“關於你在武昌首義的功勛，以及光復武漢三鎮的傳奇戰鬥，我了解事情的真像之後已經遲了，武昌舉義爆發之後，清政府將你的消息封鎖的很徹底，而我和遁初到武昌之後，武昌軍政俯正由黎元洪與湯化龍把持，所以聽到的也都是關於你桀傲不馴，囂張跋扈的負面新聞。我們當時都被蒙蔽，你也沒有和我們主動接洽，才會有漢口不愉快的事情，希望你能見晾。”黃興接過水仙兒遞過來的酒，“如果不是譚人風在武昌首義這段時間對你做了詳細的調查，或許我們還會對你一如既往的誤解。”　　“黃先生是同盟會代理總理，日理萬機，哪能下面每個人都能了解。”水仙兒很圓滑地說道。　　“我和譚人風老先生很久就認識了，當時宋教仁先生也在，那時候陳作新還在武昌新軍，先生正準備聯合哥老會策劃萍瀏醴舉義。”李想則是笑了一笑，想起在黃鶴樓的陳年往事。　　李想雖然認識的大人物不少，但是自己資歷還是太淺，不然也不會在武昌首義之後主動拉着一支隊伍推出武昌權力角逐。如果不是打湖北保衛戰之前後，《人民日報》鋪天蓋地、刻意的宣傳，以黃興的尊貴，顯然沒有半點可能會知道一個小小的李瘋子再為將革命進行到底，做出多大的犧牲？　　因為李想知道，英雄不是時事造出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宣傳吹出來的。如果沒有自己的機關報《人民日報》作為口舌宣傳，李想的形象絕對不會是傳奇英雄，而應該是食人的魔頭，兇殘的瘋子！民國初年的白狼不就是被妖魔化的一個悲劇。即使有《人民日報》幫助宣傳，李想的形象還不是被掛上“瘋子”的頭銜，如今在京城，他的名字足以嚇唬住小兒夜哭。革命黨人本來在深受《七俠五義》影響京城老百姓傳說中，就是紅眼睛綠眉毛的江洋大盜，而李想的凶名，無疑是現在最響亮的那個。　　“我看到你金鷹衛的武器裝備，很精銳。”黃興淡淡一笑，很欣慰的樣子。　　李想得意忘形的一笑道：“這不算什麼。”　　“也就是說，你除了已經展現出來的實力之外，還有暗藏着的實力是不是？”黃興狡黠地點了點頭。

# 第三百零五章 革命尚未成功

　　“我從不隱瞞自己，您也不需要拐彎抹角套我的話。”李想一陣得意忘形的大笑，不過隨即他就意識到自己這句話說的有多蠢。有句話叫財不露白，同盟會是出了名的伸手要錢黨，今天宋教仁沒有找他要到錢，黃興親自出馬，難道是來要錢的？想到這裏，李想腦門的虛汗刷刷刷的冒出來。　　“你太張揚了，誰都看出來了。”黃興搖搖頭，又說道，“組建南京臨時政府，碰到的最迫切、最嚴重，也是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財政問題，此時，國內有可能籌得現款的渠道如關稅、鹽稅、厘金、田賦等，有的已被列強控制，有的則一時無法征繳。而各地戰事不斷，軍費耗用驚人。內無存儲，外無支援，又無法貸款。這也是我極力拉攏立憲派的原因，我期望能夠藉助於立憲派的聲望、實力和經驗來為新政府緩解財政困難，但立憲黨人對此並不积極。但是組建臨時政府的運轉要靠資金維持，現在僅彙集南京城下的軍人總共有三十萬人之眾，一旦無餉可發的話，士兵隨時有擾民之事發生。這一切使我更是不得不考慮採取一切可能的非常措施，以緩解南軍這種緊急狀態。”　　黃興不開口則罷了，一開口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黃興這麼說，擺明了說革命軍無力北伐，或許連南京臨時政府的建立都困難。　　李想一下子有點懵了，他做夢也想不到黃興是這麼的直接，比起宋教仁還要直接，耶做夢也想不到黃興是這麼悲觀，比鼓吹北伐亡國論的汪精衛還要悲觀。但是，黃興不可能是這樣的人？那麼就是另有圖謀了。　　“先生，你給出的消息實在是有點震撼，這些內幕沒有給我們知道的必要。”李大帥苦笑道，他已經想通了，這個話題明顯就是個圈套，黃興哭窮，還不是在打漢口錢袋子的主意，他不想往裡鑽。　　“沒什麼，你的實力已經有這個資格知道這一切了，事實上，這些東西也不能算是什麼核心機密。或許在你眼裡是機密，但是在我們同盟會最高層，這根本就不算是什麼大秘聞。你知道狀元公張謇做的預算，臨時政府一年的軍費需要多少？是五千萬兩！你知道中央行政及外交經費至少需要多少？是三千萬兩！你知道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財政支出需要多少？是兩億兩！但眼下海關稅只有三千萬兩，兩淮鹽稅僅一千萬兩，除此無其他進項，而這些錢，還都在四國銀行的洋人手裡。外省除江蘇、浙江、廣東稍有盈餘補貼南京外，其他各省各自截留稅收之外，尚且不能自足。可是說，臨時政府只要一組建，就要面對巨額赤字。”　　黃興輕輕搖晃手裡的一杯酒，眼神掠過一臉戒備的李大帥，又說道：“李帥，你不要有什麼擔心的，我不是對你截留湖北稅賦不滿，也不是想要伸手找你要錢。即使收得湖北一省稅賦，對於中央財政也是杯水車薪。何況湖北是全國最激烈的戰場，連番大戰也造成民生凋零，漢口孝感兩城，煙火萬家，均付咸陽一炬。戰後種種，也夠你頭疼的了。”　　李想支吾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稚腹。李想覺得自己實在沒話說了，沒想到黃興前輩的胸懷如傳說的一樣。　　“革命首義是湖北，革命戰鬥最激烈的是湖北，戰後最先恢復秩序的還是湖北。以前我看得入眼的年輕人就是汪兆銘，現在要加上一個你。”黃興的眼睛看住了李想，一字一句地說道。　　“我現在有個外號是李瘋子，好多人把我當瘋子白痴。”看到革命前輩這麼捧高自己，李想倒是挺不好意思的，有點忸怩。不過想起和大漢奸汪精衛排名，又有點噁心。但是不可否認，這個時候的汪精衛確實是天王巨星般的存在。這樣又從側面反應，李想也同樣屬於天王巨星，這又使他不免沾沾自喜。　　“天才往往都是瘋子！”黃興和煦的一笑。　　“感謝您的誇獎。”李想被這一誇，也有點飄飄然了。　　“不過，你雖然能在湖北打敗北洋軍，但值此天寒地凍之際，欲興兵北伐，只恐未易成功。”黃興淡淡一笑，“北伐只會導致戰禍愈演愈烈，其影響所及，足以覆亡中國。你想啊。首先，戰端一開，金融驟滯，外債期限，迫於燃眉，且南北多一次戰爭，人民多一番塗炭，即經濟界多一層損失，農工商販，常陷於不確實之地位，精華既耗，元氣大虧，此戰事之影響於經濟者。另外，各省盜賊蜂起，已經有人假革命之名義，擾亂治安，因為戰爭，農事失時，哀鴻遍野，閭閻塗炭，民不聊生，民軍本欲弭亂，而適所以召亂，此戰事之影響於生計者。其次，各列強陽號中立，陰主幹涉，如接濟軍火，灌輸外債，助拿租界革黨，佔據海關稅權，且各處陸續進兵，以圖有所劫制，前日已聞蒙藏預獨立建國，而滇遼有列強滋生事端；而日本政府之憤言，其心尤為叵測，瓜分之禍，逞於目前，此戰事之影響於外交者。最後，各省分崩離析，已呈無政府之狀態。試以現象觀之，或一省各舉都督，政出多門；或內部互爭主權，自相殘殺；或朝推而夕貶，如孫都督之取消；或既戴而復讎，如焦都督之被殺。擾擾攘攘，秩序已紊；雖欲恢復，無從著手，徒授北軍以口實，此戰事之影響於內政者。四者有一，已足以亡其國，況且四條全齊，你我就不得不警覺。”　　李想皺着眉頭，轉着手中的玻璃酒杯一言不發，他實在搞不明白，黃興是什麼意思，難道還以為可以說服自己放起北伐的決心？白天他不是已經表面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了嗎？　　“李帥，我知道你反對議和，定要一角雌雄。”黃興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笑了笑，“你想過嗎？如果北軍勝，則我們南軍流離潰散，將變為流寇而不可制，同志所希望之共和，定成泡影。如果我們南軍勝，不但君主歸於消滅，滿族恐無噍類，即北軍將士之效忠於清廷者，亦將遭池魚之禍。萬一人心不死，旗籍勤王，禍結兵連更無窮盡，漢滿仇殺，同胞流血無已時，必將兩敗俱傷。而東西列強，鷹瞵虎視，豈肯旁觀，當此乘隙而入。中華種族淪亡，迫於眉睫。神州將陷，瓜分之禍立至。”　　“我不敢不同意你的看法。”李想搖了搖頭，這跟當年康梁宣揚的“革命亡國論”一樣的胡扯了。現在的同盟會有一個汪精衛宣傳“北伐亡國論”已經夠了，現在黃興也這個論調，這種情況簡直不可想象。　　“李帥，不知道你有沒有讀過波蘭印度的歷史。”黃興的眼睛里閃爍着睿智的光芒，“懂我的意思了嗎，李帥？”　　李想立刻站了起來，用最最鄭重的口吻對黃興說道：“先生，請您對革命有信心，對自己的民族有信心，對中國人有信心，因為，我們的國家不是波蘭，不是印度！”　　“主要是洋人干涉的架勢太過聳人聽聞了，雖然滅亡中國不可能，但是再掀起一波瓜分熱潮完全可能的。”黃興很嚴肅地看住了李想，“我這次單獨見你，目的就是想要告訴你，遠離所有的是非圈！不要以為我是危言聳聽，歷史上，有很多類似於你這樣的新貴，因為自身實力的傑出，或許是故意或許是出於無心，反正他們都鋒芒必露，知不知道他們最後的下場？”　　“比如說湖南兩位都督，對不對先生？”李想的目光直直地迎上了黃興。湖南正副都督焦達峰和陳作新死得不是一般的憋屈！兩人和李想的關係不一般，想起這事，李想也苦楚。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黃興湊近了身子，沒有回答問題，只是凝視着李想。“武力強悍是一回事，在政治旋渦中弄潮又是另外一回事。這是我在經歷漢口一戰之後的體會。根深蒂固，門生故舊遍天下的老牌立憲會和舊官僚把一個新貴搞的身敗名裂或者是徹底消失可說是輕而易舉，請注意我的措辭，是搞臭，不一定要戰勝！讓別人退出遊戲圈的辦法有很多種。李帥，你是擁有一支百戰強軍，可這並不能給你在政治上帶來任何優勢，你似乎很擅長用暴力，如果你想裹挾着暴力和粗俗涉及政治。老江湖們會很慶幸自己遇上的是你這種白痴型的對手。”　　黃興是在說他武漢走一圈，回來之後背負“常敗將軍”，黃興下面“四條腿”這些臭名聲的故事，這也造成他如今名氣大降，連和黎元洪爭奪大元帥一職都敗下陣來。　　“我從來就沒想過要涉及你們這個圈子，我一心就是將革命進行到底。”李想真是哭笑不得。他對權勢這種東西一點屁興趣都沒有，他一直都是甩手掌柜的，湖北都督還是黎元洪這個傀儡在做。相比一個國家領導人，李想更喜歡泡泡妞喝喝茶。　　黃興微笑道：“我看到你居然大庭廣眾之下動手打人，我就知道你是個徹底的雛，我也知道你是個真心革命的人。如果不是因為這個，我今天倒也未必會單獨見你。”　　“我好象已經得罪了所有該得罪的勢力了，蘇軍總參謀顧忠琛，外加同盟會汪精衛。”李想一臉的不相干，“我不同意和議，按道理說，我和您的道不同不相為某，怎麼著您今天也沒有必要來提醒我才對……”　　黃興淡淡一笑：“我都說了，你是我看到的一個純粹的革命人，就沖這一點，我也要提醒你。”　　李想楞了一下，正色道：“你的大度讓我動容，對不起，是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我何嘗不想將革命進行到底……哎……”黃興長長嘆息一口氣，“革命遇到的困難，不是我一個人想當然就可以的，南北和議純粹是無奈之舉……”　　“革命尚未成功，先生仍需努力。”李想又恢復了油腔滑調，竊取國父的一句名言用用。　　“令人垂涎啊！”黃興也笑了，“漢口革命軍的實力太令人垂涎了，我作為革命前輩，實在不忍心你們這樣才華出眾地年青人還沒綻放出自己的嬌艷，就先凋謝了。要想振興國家，你們這樣有天賦才華的年青人才是最大的希望……”　　李想猶豫着說道：“我或許有辦法解決南京財政困難，這樣您是否就可以考慮將革命進行到底？”

# 第三百零六章 衝動是魔鬼

　　黃興濃眉一挑，他地眼神忽然熾熱了，道：“你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南京財政危機？這次的革命，本是偶然的促成，我們實力還不夠，北方擁有相當武力，不能不遷就它，並且不能不拉住袁世凱，而對袁的政治思想，實在不能放心。如果你能弄來大宗軍費，人心將更傾向臨時政府，我和李烈均、陳其美等各以武力為後盾，南方各省裏面情形，雖然很複雜沒有統一，但表面上都站在革命一方面，北伐問題便可以確定了。”　　“先生，你的睿智照亮我前進的方向。”李想着實有點感動了，送上一個馬屁。他雖然是俗人，卻也能感受得到黃興先生此刻的胸懷是多麼寬廣。　　“一個民族的衰敗很容易，但是崛起實在是太難了。”黃興苦笑着感嘆道：“不只是你，包括同盟會很多同志也未必能理解我，面對這樣困難的局面，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貢獻自己的力量而已，如果有選擇，我當然願意將革命進行到底……”　　李想相信，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是沒錢是萬萬不能的。辛亥年的革命軍覺悟不可能有紅軍、八路軍和解放軍那樣高，沒有軍餉，革命軍兵士照樣群情洶洶，到處成群結隊的掀起騷亂。　　“南京政府財政困�宓奈；�，先生前面也說了，無非就是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截留中國海關關稅，而地方軍政府又各自為政，扣壓押解中央的地方稅收、使得新成立的南京臨時中央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由此而造成社會的普遍恐慌與混亂，直接威脅臨時政府的生存。”李想也長長嘆息一口氣，“既然知道病症所在，那就可以對症下藥。”　　“上海灘各大報紙關於湖北地戰鬥和施政綱領，我也看過了。我發現你似乎對於通過戰爭供養軍隊也很有一套，因為你實在太有錢了，有錢到讓人嫉妒。”終於談到正題，黃興一下子來了興趣，他已經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李大帥怎樣緩解南京政府的財政困窘帶來的一系列危機。“湖北歷經大戰，兩座城市付諸咸陽一炬，流民成災，但是聽是你收回漢口之後立刻着手整理，街上已經看不到一個難民。我很想知道，你是怎麼做到的？”　　“不是我一個人功勞。”李想連忙擺擺手，呵呵笑道：“是湖北民眾同心協力，一齊發力，才能趕走北洋軍，才能度過這個寒冷的冬天，我一個人哪有那個本事。我有這樣的高度，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北洋軍才三萬，但是湖北三千萬民眾有半數以上被我動員起來做後勤支撐，而參戰的民軍幾十萬，領軍的革命軍戰士不多，卻都是在武昌第八鎮提供最系統的訓練新軍，都是最傑出的戰士！將領都是日本士官，或者德國陸軍院校畢業。這樣雄厚的底蘊不贏才怪。而整理湖北災后重建，無外乎一個錢字。”　　“以不被外界看好的極弱的兵力打敗北洋軍精銳雄獅，而且還在戰後迅速恢復民生，這已經是很驕人的成績了，你倒也不需要謙虛。”黃興說道，“說吧，你有什麼解決南京財政困�宓牧擠劍坎換嶧故悄閽諍嚎諭嫻哪且惶裝桑俊�　　“還就是！我也只有這點本事。”李想謙虛坦白地說道，“”　　“呵呵……這裏的事哪有你在漢口那麼簡單！”黃興搖搖頭，他有點不看好李想的方法。　　“您先聽完我說。”李想沒想到還沒說就被黃興不看好，心裏也是一陣不爽。　　“你說。”黃興點點頭。　　李想從容說道：“改組大清銀行為中國銀行。大清銀行上海分行經全體股東召開股東會議，改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金融機關，並擬正式營業。滿清政府的唯一金融機關改為民國唯一金融機關。由臨時政府授權該行將繼續執行發行貨幣，辦理國庫等職能，並進一步容擴股資以雄財力。同時，中國銀行應有徵收國家稅課之職權。為統一財政，滬關稅務司將稅款改歸中國銀行徵收。”　　中國出現的最早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新式銀行機構是由外國人設立的。清道光二十五年，英國麗如銀行在香港和廣州同時開設了分行，這是中國最早出現的外國銀行。此後外國銀行逐漸增多，並多集中在上海。在外國資本主義金融勢力入侵的刺激下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興起的推動下，中國自辦的新式銀行也開始出現。中國自辦的第一家新式銀行是於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上海開設的中國通商銀行，它是以私人名義開設但實際上為清政府所控制。清光緒三十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戶部銀行，這是中國第一家國家銀行。該行訂有章程，規定其營業項目為：“專作收存出放款項，買賣荒金荒銀，匯兌劃撥公私款項，折收未滿限期期票及代人收存緊要物件”；並有鑄造貨幣、發行紙幣等權利。清光緒三十四年改名為大清銀行。這一年，清政府採用官商合辦形式，在北京創辦了交通銀行，該行經營範圍除了經辦交通、郵政、電訊等方面的金融業務外，還參与普通的存、放款及匯兌、貼現、生金銀買賣等業務。此外，各省地方政府還設立了一批官銀錢局號，它們採用官督商辦形式，除經營一般銀行業務外，還發行地方紙幣。在中國自辦銀行中，私人創辦的銀行也已出現，如上海的信誠銀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鎮江的信義銀行、杭州的浙江鐵路興業銀行等等。到清宣統三年，中國自辦的銀行達三十家左右，只是資本薄弱。　　“帝國主義的銀行一紙都是控制中國金融的中樞。甲午戰爭前，外國在華設立的銀行有八家，十六個分支機構，而在清光緒二十一年至宣統三年，外國在華設立了十三家銀行，八十五個分支機構。帝國主義在華銀行的作用也有新的發展，成為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指揮、執行機構，帝國主義國家對華借款、投資、儲蓄、貿易等經濟活動，大都通過銀行來進行。帝國主義國家的在華銀行，憑藉各種特權及雄厚資本，控制着中國的財政金融。建立中國銀行，有臨時政府撐腰，我再糾集兩湖財團和江浙財團發力，定能一舉奪回中國金融的中樞。”　　黃興聽了肅然改容道：“然後呢？”　　李想不緊不慢的說道：“大舉借債，發放公債，發行軍需債券和募捐等辦法。”　　黃興突然目光如電地射向李想，說道：“你有沒有想過，即使有中國銀行舉借外債，也可能遭到帝國主義的拒絕，告貸無門的情況？你要知道，帝國主義乘革命之機，已經攫取中國海關稅款的保管權，把關余也控制在手中。”　　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歷來抱着敵視態度。　　通關海關總稅務司，奪取中國的關稅保管權，是帝國主義乘中國革命之機擴充利權的一個重要事件。武昌起義后，武漢革命當局並沒有馬上過問當地海關的事。第一個接觸海關問題並與海關當局發生交鋒的革命政權是湖南軍政府。它一成立即照會長沙關英籍稅務司偉克非要求接管海關。偉克非一面表示拒絕，一面向駐北京英籍海關代理總稅務司安格聯請示辦法。安格聯已經在籌劃海關應付革命的對策，十月十五日他已指示漢口稅務司不要“讓稅款跑到革命黨的庫里”。二十三日他向清政府稅務處幫辦大臣胡惟德表示，應“採取某種方針確保關稅不致為革命黨用作軍費，並留供償還外債”。這就為他們處理已革命口岸的關稅規定了基本原則。偉克非根據這一原則，與湖南軍政府展開交涉。軍政府這時提出將關稅收入存貯於政府的大漢銀行，暫時凍結，軍政府及稅務司都不動用。這已從原來要接管海關的立場向後退了一步，但偉克非仍不接受。他聲稱革命政府的銀行靠不住，軍政府還沒有得到列強的承認。他暗示，如不聽他的話，海關工作人員將實行集體罷工。這期間，帝國主義各國的炮艦不斷在長沙江面出現，實際上起了對軍政府進行恫嚇的作用。在此情況下，湖南軍政府在十一月初的短短几天內節節退讓：第一步，同意稅款存貯於英滙豐銀行；第二步，同意以總稅務司的名義存貯；第三步，同意在總稅務司不擅行支取的條件下，自己也不去動用。這樣，就放棄了控制和使用長沙海關稅收之權，而把關稅保管權交給了總稅務司，而且它還同意岳州海關的稅收也照此處理。長沙關開了一個先例，安格聯等決定把這套辦法推廣到正在紛紛發生革命的其它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一轉向革命，英國公使朱爾典立即電令英駐滬總領事，規定“叛黨政府”不得觸動海關收入。在英國使領館官員與中國海關洋員互相協調、共同對付中國革命時，中國革命者卻缺乏統一，各自為政。各地革命當局對海關和關稅問題的態度各不相同，處理辦法也彼此歧異，但結果卻大致如一，在很短時間內，幾乎都步入了長沙的后轍。在廣州，粵海關英籍稅務司梅樂和還為總稅務司爭得了動支關稅之權。列強的做法使革命者不能使用關稅，因而得到了清政府的贊同。十一月二十日，清政府給朱爾典的照會中宣布：關於已爆發革命的各地的海關收入，已札飭海關總稅務司，應將其全部用於償付外債及庚子賠款。但帝國主義並不以奪取革命地區的關稅為滿足，它們要把全國的關稅一網打盡。十一月十九日，安格聯與朱爾典經過磋商后，照會清政府要求把包括已脫離清政府和仍由清政府控制的所有口岸的稅款全部置於總稅務司的管理之下，以備償付外債及賠款。清政府不敢違拗，十一月二十七日表示同意。根據這一精神，安格聯很快定出四條辦法，一方面要將所有關稅一概交由各該關稅務司轉寄上海滙豐銀行，存於總稅務司帳下。　　“簡單。”李想冷笑一聲，“只要南京政府強硬，完全可以使用武力收復中國的關稅、鹽稅及內地稅等抵押。”　　“衝動是魔鬼。”黃興拍了拍李想的手。“明天，孫文由海外歸來，物望允符。這件事，等他回來咱們再議？”　　“孫中山明天就到？”李想挺煩的，不過總算聽到一個好消息，點點頭道：“我會問的！”

# 第三百零七章 所帶者革命之精神

　　清晨。　　上海虹口埠頭面朝大海，海闊天空。　　此刻，十六鋪金利源碼頭上，布滿了滬軍都督府的衛隊和軍警，擠滿了各國領事，中外記者和各機關團體的代表。　　馬路邊，碼頭上倒處飄揚着各式各樣的革命旗幟。　　今天，孫中山先生由胡漢民、宮崎滔天、池亨吉、成馬里諸人陪同，到達上海。　　上海人民期待着孫中山，熱烈歡迎孫中山。上海《民立報》以“歡迎！歡迎！”為題，發表專欄說：“先生歸來，國基可定，新上海光復后一月，當以此日為最榮。”　　籠罩在鉛也似的穹隆下，繾綣的海鷗從頭頂掠過，悲戚的聲音，在無盡大海上的每個浪濤上回蕩着，突兀出驚濤拍岸的雄壯，連同水泥砌成的堅固大堤，一起在驚濤拍打中蕭瑟的顫抖。　　遠處吳淞口要塞里，原吳淞海巡鹽捕營反正革命的士兵水哥依靠在背後的要塞大炮上，偷偷地準備吃一口揣在懷裡的黃酒。天氣太冷，呆在高高的要塞角樓上，除了能吃一點私藏的酒之外，實在沒有其他的樂趣可言了。　　上海誰都知道，這裏其實就是洋人的地盤，中國軍隊就是聾子的耳朵――擺設。所以在上海當兵實在是件快樂而清閑的事。　　“反正革命也不過是換件衣服而已，上海光復的時候，如果死腦筋不肯革命，那才是找死……也只有真正會黨瘋子們才會去成天想着將革命進行到底，參加北伐，建功立業，上陣殺敵。”水哥吸了吸自己的酒糟鼻，手指順手一帶，把鼻涕擰了下來，抹在身後的要塞炮上面。要塞炮上有無數道已經淡化的污漬。　　一艘巨輪從江面出現了，慢慢駛向碼頭。　　水哥趕緊收起正送往嘴裏的黃酒，轉身操作起身後的要塞炮，同時大喊道：“鳴炮！”　　隨着遠處吳淞要塞隆隆的震顫大地與大海的抬炮聲，頓時，汽笛齊鳴，鑼鼓喧天，歡呼聲和隆隆的禮炮聲混成了一片，大地和海上融合成了一片歡騰的世界。　　威武雄壯的歌聲跟隨着歡騰聲一起響起，每一個心情激越的國人們，忽然感覺自己心頭火熱，歡喜而熱切的血脈立刻沸騰了。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　　起來！！　　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　　前進！　　冒着敵人的炮火，　　前進！　　前進！　　前進進！　　回過神的人們驚異的發現，一面血色的五星紅旗之下，從漢口來的三百猛士全副武裝，高聲唱響了《義勇軍進行曲》。　　和着回蕩在海天只見的歌聲，就連吳淞要塞的抬炮聲終生也被這陣雄壯威武的歌聲完全掩蓋了。　　象徵著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中華民族的堅強鬥志和不屈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　　所有的中國人們都熱淚盈眶，附和起來。　　船上宮崎滔天嗡聲嗡氣道：“這是什麼歌曲，雄壯之處足以與法國國歌《馬賽曲》媲美。”　　胡漢民卻吸了吸鼻子，說道：“歌詞俗不可耐，但是威武不凡！”　　孫中山先生並沒有聽到這位日本友人和胡漢民的對話，這位遠離祖國十六年的遊子，面對着這宏大的歡迎人群，深深地感動了。　　“我又回來了，我的祖國！”孫中山先生輕輕說道。　　短暫的驚訝過後，人們的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無數的人們發瘋一般從上海市區中衝出來，就連站在碼頭上的洋大人們，也情不自禁地摘下了頭帽子，拚命地歡呼着，向這位中國革命先行者表達着自己的敬意與愛戴。　　孫中山站在海輪船舷旁邊，激動地抖動着胳膊，向四周歡呼的人群招手。　　孫中山先生看來也是個非常會作秀的傢伙，他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服。廣東人特有的黝黑膚色的臉膛上，天庭方闊，恭弘=叶 恭弘眉濃黑，襯着一雙炯炯照人的大眼睛，挺直適中的鼻樑下，兩撇八字短鬍鬚在嘴唇上微微翹起，流露出一種嚴峻、博大的風采。　　“孫中山先生！”圍觀的人們很多人的淚水都流淌了出來。　　孫中山先生不停的揮手向人群示意，老臉上洋溢着滿足的微笑，他的博大的風采再次讓圍觀的人群傾倒了。　　同盟會選出來作為護衛的上海商團的同志們揮舞着手裡的警棍，拚命地維持着潮水一般猛撲過來的熱情群眾們。　　陳其美看着混亂有失控的跡象，擔心起孫中山的安慰起來，湊近李平書說道：“怎麼回事？這點人根本忙不過來。”　　黃興也一臉凝重的看過來。孫中山先生還沒有登案，局勢只怕更加難以維持。　　李平書擦擦滿頭大汗，解說道：“孫中山先生抵滬，商團同志原擬武裝赴埠歡迎，但租界當局格於禁例，堅不同意。我們也舉代表與諸工部局總董爭取過，告以先生為民黨領袖，其安危攸關中國全局，不可不予以嚴密保衛，仍不允。”　　“他們憑什麼不允！”陳其美氣憤的瞪着李平書，額頭上青一跳一跳。他又直指另一邊的李瘋子卷着袖子，指揮剛剛還在放聲高歌的三百猛士客串一把保鏢，“你看他們，身上掛的是什麼？洋鬼子可以允許他們佩帶武器，憑什麼不允我們佩帶武器？”　　李平書面有難色，滿是佩服的看了一眼李想，說道：“我們怎麼跟李帥比？李帥在漢口把洋人打痛了，洋人反而對他客氣了。可我們一直對洋人可可氣氣，洋人對我可一點也不客氣。”　　“這時候安全第一，不跟洋人起衝突是對的。何況李想的三百猛士也不是等閑之輩。”陳其美還有話說，黃興立刻不耐煩的打斷，又問李平書，“你們的人攜輕武器護衛，洋人應該不會知道。”　　上海商務總會的總董李平書答道：“我已經默許他們攜輕武器護衛。”黃興仔細看去，商團團員若干人果然各以手槍密藏襟底，他滿意的點點頭，說道：“着他們好自為之，毋過張揚。”　　距輪很快就到達靠岸，甲板放下。　　“我們上船迎接。”黃興又向忙着滿頭大汗的李想看去，“叫上李帥一起！”　　黃興邁開大步，身後是宋教仁、汪精衛和滬軍都督陳其美，這時候能有資格走上船迎接孫中山先生的只有這幾個大人物。黃興這時候不忘捎上李想，足見他並沒有因為兩人思想有別而不待見他，反而還大力提攜他，是真心看得起他。　　李想連忙從客串保安的身份中解脫出來，屁顛屁顛的跟着黃興屁股後面歡迎着這位革命先行者的到來。　　終於可以看到國父的廬山真面目！　　鼓樂齊鳴，碼頭有自發的民眾播灑着鮮花。　　黃興老臉樂得開花，在李想，宋教仁，陳其美的擁簇下，眾星拱月一般登上海輪。　　孫中山先生矜持的看着最親密的戰友走來。　　“歡迎你回來！我最親密的戰友，革命的領袖！”黃興滿臉上全是開心和興奮，緊緊的擁抱住了孫中山先生，竟然眾目睽睽之下，噁心的，狠狠地，親了親孫中山先生的額角。　　“克強兄！你們完成了革命壯舉！最偉大的革命！”孫中山先生的臉上也掩飾不住的開心。　　“孫中山先生！”李想也湊了過來套近乎，“導師？……”　　孫中山先生臉上的笑容頃刻間凝固了，說道：“你是？……”孫中山先生左看右看，也記不起有這樣一個年輕英武的學生。不過聽過他一次演講，就自稱他學生的大有人在，但是能出現在這裏，應該不是普通人。　　“學生……李想……”李想還在盤算是不是把自己強大的履歷也報上，讓孫中山先生再高興高興，就被汪精衛打斷了。　　“算了算了，這些事情回去再說，這裏呆久了不是個是。先生，我們還是快上岸吧。”汪精衛冷冰冰的目光和李想碰在一起，激起一團火花。　　啥雞巴人？李大帥差點被噎死。　　孫中山先生還是朝他微笑了一下，讓李大帥又稍微心頭暖了一暖。偉人就是偉人，這一笑就是區別。　　周圍地宋教仁和陳其美遺憾的朝他聳聳肩膀。　　“呸！”李大帥立刻一臉的無所謂，心裏說道：“看你老子什麼時候給你點顏色看看。”　　黃興、陳其美、宋教仁、汪精衛、李想，就像五虎上將簇擁劉皇叔一樣簇擁着孫中山先生，在歡呼聲中登上碼頭。　　孫中山在碼頭一露面，立刻就被中外記者團團圍住，一系列的問題接踵而來。　　“孫逸仙先生與日本政府有關係嗎？”記者見孫中山的隨行人員中，有好幾位日本人，就問道。　　“我們將與各國政府都有關係。我們將建設新政府，豈有不願意與各國政府友好的道理？”孫中山显示站在滬軍都督陳其美準備的汽車旁，微笑地回答着。　　“先生是不是中國民主共和國大總統的候選人？”這是人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我還不清楚。”才從船上下來呢，怎麼可能清楚。　　“先生帶有巨款來滬供革命軍使用嗎？”有些報紙宣傳孫中山攜帶回大批款項，並買回三艘軍艦，兩艘飛艇，其駕駛皆為留英學生，因此，孫中山先生甫經上岸，許多記者就紛紛詢問他。　　孫中山笑着反問道：“為什麼問這個呢？”　　“人們都說，革命軍的成敗，就是要看軍餉充足與否。”　　孫中山嚴肅地答道：“革命不在金錢，而全在熱心。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

# 第三百零八章 絕無和議可言

　　一個清脆的女聲情不自禁振臂高喊：“革命精神萬歲！”　　這句口號霎時間響徹在碼頭的天與還之間。　　李大帥和陳都督站在孫中山身後猛撇嘴，孫中山先生果然不該大炮本色，下船就朝着萬眾期待的人們猛轟一炮，贏得掌聲如雷，口號震天。　　李想在人群里四處尋找，立刻找到了剛剛發聲的女生。女生很年輕，容貌明艷，杏眼的光凌厲精鍊，苗條纖瘦，卻透着一股隱隱的女強人之氣……美麗年輕的女強人似乎感覺到被人注視的回望過來，李想趕緊的把目光錯開。　　一個記者擁到孫中山面前，有禮貌地問：“孫先生，現在南方的革命軍正和清政府的代表在上海會談，請問先生對此有何意見？”　　孫中山已經知道，一個星期以前，在帝國主義列強聯合袁世凱和立憲派共同策劃之下的南北議和，已在上海英租界正式開始。帝國主義千方百計地迫使南方的革命勢力與袁世凱妥協，也放出了不少狠話，搞了無數小動作，給南京臨時政府的組建設置了重重困難。他一聽記者問對待此事的態度，立刻斬釘截鐵地回答：“革命目的不達，決無議和可言！如果要議，那隻能商議推翻清王朝，儘快實現全國的統一和民主共和！”　　“將革命進行到底！”金鷹衛三百猛士像繃緊的彈簧放開，立刻帶頭呼喊起來，聲音如撲面而來的海浪聲，一浪高過一浪。　　革命黨人精神為之大振。和陳都督一樣吊兒郎當的李大帥收起玩世不恭的痞子勁，不自覺的站直了身子。　　記者的問題沒完沒了，孫中山也不可能在碼頭把記者提的問題全部回答，黃興悄悄朝陳其美和李想示意個眼神，他們立刻會意。　　兩人排眾而出，護在孫中山先生兩旁，兩人身後的小弟們有樣學樣，金鷹衛三百猛士，還有上海商團的志士，猛虎下山般一擁而上，用身體將中外記者擋住，馬上為孫中山先生擠出一條人巷。　　黃興扯着嗓門喊道：“記者朋友們，請把你們的問題留在孫中山先生召開的記者招待會提問吧，到時候先生一定會給你們一個滿意答覆。”　　黃興陪着孫中山朝陳其美準備的一輛黑色小轎車走去，車子旁邊站着一位留一溜黑密鬍子的中年男人，旁邊就是那個喊出“革命精神萬歲！”的容貌明艷，杏眼的光凌厲精鍊，苗條纖瘦的女孩。她的目光有點不懷好意的掠過李想，然後像一個淑女一樣溫柔的看向孫中山先生，一點也不像剛剛作河東獅子吼的彪悍女強人。　　李想朝她翻了個白眼。　　孫中山一眼就認出了小轎車旁邊的中年男人，只叫了一聲：“查理！”就激動的朝老朋友跑去，兩人熱烈地緊緊擁抱到了一起。　　查理就是宋氏三姐妹的父親宋嘉樹。　　孫中山向隨行故人扼要介紹道：“查理，我的老朋友，同盟會的理財人。”說著轉身對宋嘉樹說：“你的秘密身份也該結束了！向天下人亮出你的本來面目吧，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對革命的巨大貢獻吧！”　　當即其他人紛紛前來與宋耀如熱情握手。李想瞄了一眼宋耀如身邊這個正在裝淑女的美女，不用介紹，應該就是宋家大小姐！　　直到這時，一直羞怯地站在一旁裝淑女的宋家大小姐靄齡才低低地叫了一聲：“孫叔叔……”　　就站在孫中山身旁的李想一陣汗毛立了起來……　　孫中山卻是驚愕又詫異地回首望着這位一身穿上了一件白底粉花真絲旗袍，額上的頭髮壓低了梳在後面，腳上的鞋子是一雙風韻綽綽的半高跟，青春氣息逼人的年輕姑娘，一時沒反應過來，不知道該怎樣稱呼她。　　宋嘉樹返身過來，急急地向孫中山介紹說：“這就是你的侄女藹齡啊……”　　“啊！”孫中山驚叫了一聲，雖然身在國外，對於宋耀如這個能幹的大女兒早有耳聞。她於威斯里安女子學院畢業回國之後，與父親宋耀如從事的革命活動，並很快嶄露鋒芒。作為父親的秘書和助手，她把父親的案牘整理的井井有條，事務安排的有條不紊，辛勞的宋耀如終於能夠輕鬆點了。不過，她的才能絕不僅限於秘書，為同盟會募款時，舌綻蓮花，說動沈縵雲捐贈一百萬元；廣州起義時，她施展高超的外交手段，取得了青幫頭目、同盟會員陳其美的幫助，為起義創造了有利條件。　　孫中山先生向宋大小姐伸出，還像小時候摸摸她的腦袋，笑道：“這麼大了，沒想到，沒想到！在我的印象里，你還是那個扎羊角辮。穿燈籠褲的小姑娘呢！”　　宋大小姐低着頭感受孫中山先生溫暖的大手，臉紅了一下，剛要張口，孫中山又認真地說：“哦，藹齡同志！謝謝你了，這兩年就是你在協助查理先生與我聯繫，你每次提供的情況又準確又生動，每封信和電報都寫得像篇優美的散文哩！”　　李想看着心機深沉，演技精湛的宋大小姐，實在噁心的不行，趕緊打斷道：“導師，上車吧。”說著，把車門拉開。　　“我們去哪裡？”孫中山先生隨便問道。　　“去愛儷園吧。”一個和尚不知道怎麼混進來的，他向孫中山行禮說道。“愛儷園哈同夫婦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就是愛熱鬧，喜歡結交各類朋友，不管政治信仰，不問是何出身。羅迦陵就曾去北京晉見過下了台的皇太后，拜了皇太后的母親為乾媽，結果成了一名清宮編外的皇親國戚。先生來上海，哈同夫婦聞訊后，立刻情我務必將先生接到愛儷園裡來，並在園中舉辦盛大宴會為先生接風。”　　“禪師。”孫中山先生竟然雙手合十還禮，然後就像老朋友一樣聊了起來。“是那個上海灘著名的‘地皮大王’嗎？”　　和尚點點頭道：“他還是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和英美租界工部局董事，是寓滬西人中最顯赫的人物之一。這樣一個顯赫的西人支持革命，支持先生，我們不能不給他這個面子。”　　哈同於一八七四年由香港輾轉來上海謀生。他先為老沙遜洋行看大門，辦事勤快，謹慎、謙讓，頗獲好評。此後，參与該行鴉片買賣、放高利貸及房地產經營，升為地產部經理，個人積蓄日漸增多。中法戰爭爆發，上海市面有些混亂，一些洋商紛紛遷往海外發展，人去樓空，房地產價格猛跌。看準這個機會，哈同傾囊而出，以低價購迸今南京東路一帶大量房產。不久中法戰爭結束，中國“不敗而敗”，洋人又趾高氣昂的回來，租界又恢復往日繁華，這些房產價格大增，哈同在上海地位陡升。一八八七年，哈同擔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一八九七年，擔任英美租界工部局董事，由此成為寓滬西人中的顯赫人物。一九零一年，哈同在南京路開設哈同洋行，註冊資本二百萬兩，經營房地產及進出口貿易。哈同倚仗英、法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勢力，拉攏清政府官員和北洋軍閥，經營房地產。哈同很會經營，他的手法有：置地建房出租，收取高額租金�r凡租賃店鋪房屋者，額外增收大額租金�r出租土地供房地產開發商建造房屋，契約期滿將房屋收歸己有，繼續出租漁利�r以抵押貸款循環獲利，即以甲地道契向銀行抵押貸款購乙地，再以乙地道契向銀行抵押貸款購丙地。隨着上海逐步開發，地價不斷上漲，贏利越來越多。他曾花費六十多萬兩銀子、用四百多萬塊鐵黎木鋪設南京路，促使房地產大幅度增值，在上海傳為盛事。南京路兩旁的大樓、里弄，凡是以“慈”字命名的，如慈淑大樓、慈裕里、慈慶里、慈順里，都是哈同的產業，成為上海著名的“地皮大王”。民間流傳着這祥的歌謠：“哈同，哈同，與眾不同。看守門戶，省吃儉用�r攢錢鋪路，造福大眾。築路，築路，財源亨通。”　　和尚向孫中山介紹了愛儷園老闆哈同的情況，尤其介紹了哈同在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會上，力阻將鄒容引渡給清政府；在上海光復中，哈同夫婦資助革命軍軍餉等事迹后，孫中山慨然同意到愛儷園去。　　“這個和尚是誰？”李想偷偷的問身邊的陳其美。　　“金山寺的‘烏目山僧’黃宗仰。”陳其美扶了一下眼鏡框，“先生的老朋友了。”　　金山寺“烏目山僧”黃宗仰，憤於清廷腐敗，萌獻身濟世之志，聯絡章太炎、蔡元培等發起“中國教育會”，擬編訂教科書，改良教育，挽救國有危亡之急，次年成立“愛國學社”，收容南洋公學等因反對學校當局壓制而退學的學生。其後，清政府勾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章太炎、鄒容，旋亦投案入獄。《蘇報》被封，他營救未成，避往日本。訪孫中山於橫濱；募資捐贈留日學生革命刊物《江蘇》。雖然是個和尚，也是革命黨人的前輩，與章太炎齊名。　　孫中山正準備動身，宋大小姐又過來拉住他的袖子：“孫叔叔，瞧您的衣服……”　　孫中山低頭一看，由於在空曠的碼頭上站久了，細密的小雪雨霧落在外衣上，站得久了融化之後外衣變得濕漉漉、皺巴巴的，孫中山先生用手抻了一下，苦笑着說道：“我就這身衣服，就這樣吧。”　　宋大小姐嬌嗔地看他一眼：“愛儷園多少上海名流等着您……”　　宋嘉樹立即接過來說：“對！不能這樣去愛儷園。今天上海灘的中外頭面人物全在那裡，爭睹先生風采，更會留下無數照片留傳於世。要穿戴得不失我們領袖的威嚴才行！”　　可是到哪兒去找衣服呢？眾人由於事先沒有準備，一個個急得團團轉。　　宋大小姐妙目一轉，很快在人群中掃了一眼，發現了李大帥的軍裝，風帽斗篷下面真皮立領，板正筆挺，在這些軍人裏面風姿卓越，鶴立雞群。而且李想身材和孫中山先生不差，都是拿破侖矮個子，倒不失為一身合適的衣服，況且此時又在與清王朝交戰時期，着軍服更有革命統帥的威嚴和風姿。宋大小姐用手指着李想，宋嘉樹立即明白了女兒的用意，立刻轉到李大帥跟前，讓他脫下軍裝與孫中山交換。　　“和我換嗎？”李大帥指着自己的鼻子不敢相信。　　“李帥，”陳其美壞笑道，“委屈了。”　　“是李大帥啊！”宋大小姐一臉吃驚的看着英武不凡的年輕將軍，“為了孫叔叔，您就委屈一下。”　　“每個金鷹衛都和我是一個式樣軍裝，幹嘛只找我。”李想惡狠狠的瞪了宋大小姐一眼，鼻子都氣歪了。　　孫中山最後在車上和一個金鷹衛換了軍裝，行頭一換，儼然一位大元帥，眾人一看齊聲叫好。　　黃興、陳其美、李想等人護衛着孫中山，坐進黑色的小汽車，沿着歡迎的人群，緩緩向法租界駛去。　　沿途群眾高唱軍歌，萬人空巷，歡慶孫中山歸來。

# 第三百零九章 海上大觀園

　　上海的這個冬天格外的寒冷，已經整個月都未曾見到過溫暖的陽光了，但是這座城市，卻在今天沸騰了。　　一片喧囂的馬蹄聲和鏗鏘的腳步聲劃破了清晨的寧靜，一隊隊真皮立領，荷槍實彈，武裝到牙齒的中國士兵開進了法租界區。訓練有素的士兵們迅速分散到整個城區，每個士兵都分到了幾個路口守衛，孫中山先生的車隊在馬路中間緩緩的開進。　　街道積雪泥污都被清理的乾乾凈凈。在上海的整個冬天，只要降了雪，在天還不亮的時候，租界洋場十里街道上的積雪，就已經打掃乾乾凈凈。　　此刻人們能看到的只有屋頂上的積雪，晶瑩而潔白，正是一幅不錯的景色。　　辛亥年的冬天，是一個不平靜的冬天。　　而今天，一切的騷動都僅僅是因為一個人。因為他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當之無愧的中國革命領袖。　　風雪並未熄滅上海民眾的熱情，許多人奔向下一個路口，只為再看一眼中國革命第一人。　　孫中山先生的車隊出現在這個街區，無數軍裝筆挺的戰士排着整齊的隊列奔馳在前面開道，閃亮的長統皮靴，整齊的立領真皮軍裝，一片浮動的大檐帽。高高舉起的毛瑟1888前面安裝的雪亮刺刀如一片移動的鋼鐵森林。在隊伍的最前面飄揚着一面血紅的旗幟――五星紅旗。　　能如此全副武裝，大搖大擺的在租界橫衝直撞的，也只有目中無人，驕狂自大的湖北革命軍。　　三百金鷹衛猛士停在哈文花園門口，他們向兩邊散開，列成了前後三排，寬達百米的宏偉儀仗隊列。　　凜烈的寒風下，人無聲，只有那面飄揚的血色旗幟在風中烈烈作響。　　孫中山先生的車隊在花園門口停了下來，一百護衛在車旁的上海商團志士也列成了一列橫陣。這些志士雖然沒有金鷹衛猛士的整齊幹練，但全是李平書精心挑選的上海各大體育會武術高手，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精武體操會霍元甲的學生。　　李想飛身下馬，來開黑色小轎車的車門，哈文夫婦立刻迎上了走出小轎車的孫中山先生。　　哈同這個洋鬼子一頭金髮被刮過的一陣寒風吹得飄揚，他的鬍鬚修得極為齊整，沉凝中又透着優雅。他的中國老婆羅迦陵是個漂亮的混血兒，正是風情萬種的迷人年級，漂亮的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　　哈同的目光在孫中山先生身後的最隨着身上掃過，他的目光最後才停留在孫中山臉上，熱情的笑道：“親愛的孫博士，終於有這個榮幸見到您了。”　　“我也很榮幸参觀您的愛儷園。”孫中山矜持的點了點頭，語聲中卻有着無盡歲月的蒼涼。“這是我十六年以來，踏足祖國之後來的第一站……”　　哈同也假惺惺的嘆了一口氣，道：“是啊，十六年啊，發生了太多的事。還好，中國革命已經成功。”　　孫中山先生的面色一下子暗淡了下來，說道：“唉，不，革命還未成功……”　　哈同苦笑一下，道：“孫博士，不要在這裏凍着了，請！”哈同做了個請的手勢。　　愛儷園佔地三百畝，上海老百姓叫它哈同花園，號稱近代上海最大、最豪華的私家花園。又因金山寺“烏目山僧”黃宗仰，策劃興建園林時仿《紅樓夢》中大觀園的設計，故有“海上大觀園”之稱。　　一路上李大帥東張西望，相似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他也算是有見識的人，以前也去頤和園，恭王府，現在住的也是漢口第一園劉氏花園。　　整個愛儷園的設計以中式為主，西式為輔，小橋流水，亭台樓閣，景色幽雅宜人。它分內園與外園兩大部分，內園有黃海濤聲、天演界劇場等景區，外園有渭川百畝、大好河山、水心草廬等三大景區，全園辟有冬桂軒、挹翠亭等八十三處景。從園中的亭台樓閣和草木山水的起名也可看出設計者的匠心獨運，既有風雅動聽的巢雲、聽濤、一帶青、夢夏湖等，也有時尚現代的天演界、歐風東漸、大好河山等。　　李想覺着自己走進了紅樓夢，就是身邊少了一個林妹妹。　　不知道什麼時候，宋大小姐已經與李想并行。　　“李帥，阿拉帶着三百人住的起禮查飯店，有必要裝着一副鄉巴佬的樣子？”宋大小姐很是自來熟的和他搭腔，她也只是在孫中山先生面前裝裝淑女。　　看過宋大小姐作河東獅吼之後，不知為什麼，她越是柔聲細語，李想越是冷汗直冒。　　“大小姐。”李想現在明白財不外露的道理，臉頓時邊成了霜打的茄子，哭起窮來，“我現在窮的連家裡的老鼠都卷包裹逃荒去了。”　　看到宋家美女一副慍怒嗔怪的表情，李大帥趕緊指着那些真皮立領的金鷹衛猛士解釋道：“你說養這樣一隻軍隊要多少錢？你知道湖北有多少人靠我吃飯？……”　　誰不知道，她的精明和富有心計女強人，憑着一張嘴遊說沈縵云為同盟會捐款，最後沈縵雲被她忽悠的捐款一百萬元，籌款工作比同盟會任何人的成效都大。被這個女人盯上，李想感到一陣惡寒。　　“……我現在出門，都先用豬肉肥膘擦擦嘴，那樣嘴上才閃着油光，才不丟臉。”李大帥補充道。“住禮查飯店，也就是裝裝門面。”　　宋大小姐抬起頭，望着李想輕輕笑道：“我才說了一句，李大帥就向我哭起窮來，我一個小女子，然到還怕我會對你有什麼圖謀不成？再說了，出門要用豬肉肥膘擦擦嘴，這樣荒謬的事情你也說了出來，你堂堂傳奇英雄李大帥的一世威名……”說著，她嗤地輕笑了一聲。　　這一笑如春花盛放，又似雲開月出，直笑得所有男人無不心旌動搖。李想也微微心跳了幾下，但他畢竟閱遍美女，久在花叢，隨即寧靜了下來。　　宋大小姐純是一股天生嫵媚。論起容色，她絕不比水仙兒有絲毫遜色之處，一身從金鷹衛借來的深褐色的連風帽斗蓬險險要束縛不住傲人的身材，偏她一雙細眉彎彎如月，漆黑眼眸如無盡夜空，與嬌俏的鼻子、淡淡的唇色一起構成了清麗絕倫的臉。　　李大帥暗暗驚心她的魅力之際，她的眼中充滿了盈盈的笑意，盯着他看個不休。李大帥心下卻知這宋大小姐絕不是看上了自己，歷史上這個心機深沉的女子愛的是名和利。　　在小橋流水的前面，走在哪裡的孫中山和黃興。　　黃興看了一眼孫中山，嘆道：“老友，你回來的太及時，你不知道，我最近真是忙的焦頭爛額。你我都知道這條路上的兇險。”　　孫中山的臉上掠過一絲憂傷，道：“老友，看着中國一天天衰弱下去，我們只有堅強的走下去。”　　“唉！”黃興無言以對。孫中山一回來就喊着“革命目的不達，決無議和可言！”，鬥志高昂啊，但是好像對國內複雜的情形並不了解，所以才會表現的如此無所畏懼吧。　　孫中山默然了片刻，才道：“老友，你是知道我的。革命突如其來發展，這之後的一切已經沒有我們選擇的餘地了。”　　黃興無奈的微笑道：“好了，這些是將來的煩惱了。今天我們應該高興才是，這是上海各界為你準備的洗塵宴。”　　孫中山沒有回應，只是駐足小橋流水，輕撫着冰冷的石欄上雕刻的獸頭，抬首望着天邊沉鬱的濃雲，暗嘆了一口氣。　　國內的情形他怎麼不知道？同盟會向袁世凱妥協已經成為了風氣，這對革命絕對不是好事。孫中山先生只覺得心裏一陣添堵，呼吸不暢。　　孫中山先生的手背上忽然傳來了一陣清涼，這舒適的冰涼滑膩漸漸平復了先生心裏上的不適。他轉頭一看，見宋大小姐的一隻小手伸出正輕輕握着他的手。她一雙漆黑的眼眸中竟然有着洞悉世情理解他內心的智慧，問道：“孫叔叔，您是在擔心南北議和？”　　宋大小姐雖然在和李大帥扯淡，但是一直關注這邊的情況。　　“連你都看出來了嗎？袁世凱啊，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宋大小姐的父親看到他們親密的過火的舉動，嘴角不易察覺的抽搐了一下。　　宋大小姐微笑着，並沒有在意周圍飄過來几絲異樣的目光，握住孫中山先生的手又緊了緊，輕輕地道：“孫叔叔，雖然我不能上北伐戰場，但我希望能夠為您分擔一些憂傷。”　　孫中山收回思緒，望着完美而高貴青春逼人的宋大小姐，道：“小孩子，知道什麼是憂傷？”　　宋大小姐微笑着，眼中閃動着炙熱的光芒，道：“我怎麼不知道？”　　孫中山先生豪邁地長笑一聲，道：“我也沒什麼憂傷，革命道路上，我一直充滿鬥志！”　　“那我就陪你一起戰鬥！”宋大小姐眼中的火焰更加旺盛了。　　孫中山先生蒼勁豪邁的長笑響了起來，回蕩在上海灘的上空，久久不散……　　李想在邊上猛撇嘴，真是個心機可怕的女人！　　空中的雲越發的濃了，一陣寒風突然颳起，鵝毛大雪突然翩翩飄落下來。　　宋大小姐身披的斗篷風帽沒有戴上，一片冰涼的雪花貼在她裸露在外的脖頸上，化成了幾顆晶瑩的水滴。宋大小姐依然保持着最高雅的風姿，彷彿完全沒有感覺到冰冷的雪水一樣。

# 第三百一十章 絕代佳人

　　人聲鼎沸，上海各界頭面人物已經齊集在愛儷園冬桂軒中，隆重集會歡迎孫中山先生的道來。　　哈同不愧為猶太“炒房團”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並被人稱為“遠東首富”，聲望果然超過了老東家沙遜。哈同的手筆也果然不同凡響，雖然時間上很倉促，但是在午飯時間，還是將一個貴族宴會應該準備的一切全部準備停當了。　　冬桂軒是一個有樂隊樓廂的富麗大廳，屬於愛好音樂上海灘外國社區社團組建當時有名的市銅管樂隊。這樣隆重的集會，自然少不了舞曲這個社交必備的節目。　　哈同熱情的接待孫中山幾位革命巨人，他的太太羅迦陵接待前來參加集會的華人洋人的闊太太大小姐們。　　羅迦陵女士穿着華麗的深咖啡色的絲絨長衫，戴一條精美的鑽石頭飾，她袒露着開始衰老可是依舊豐腴白皙的肩膀和波濤洶湧的東西半球，像是維多利亞時代走出的英國貴婦。　　上海灘貴人們的穿戴讓李大帥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單單那些豪門闊太太大小姐身上隨便一件珠寶首飾，就耀花了他鈦合金眼。　　李大帥突然瞪直了賊眉鼠眼，他看到在羅迦陵身後面有一位絕代佳人。　　她一頭淡金色的長發高高挽起，兩彎黛眉細柔中透着剛硬，挺俏的鼻子和小嘴都是無可挑剔的完美，眼眸中深邃的藍色盡顯她高貴的血統。她頸間戴着一串珍珠項鏈。渾圓的珍珠、柔和的光澤與她象牙白色的肌膚是如此的和諧。除了珍珠項鏈之外，她並沒有配帶任何珠寶。她不需要這些飾品為裝點自己，她的美麗和高貴氣質已經是完美，不需要任何的裝點了，因為她就是水仙兒說的那位流亡中國的印度公主。　　不光是李想，大家都望着她。或如一臉豬哥的李想這樣大膽火熱，或如偽君子的汪精衛那樣含蓄矜持，或如自重身份的孫中山那樣偷偷摸摸，欣賞她。她举手投足之間，那一襲白衣之下，隱隱顯出的曲線，天使的臉蛋，魔鬼的身材，是男人都會喜歡，每個看到的男人只覺得口中發乾，身邊卻又找不到水。　　不光男人欣賞她，女人也欣賞她，帶着濃濃的嫉妒欣賞她，顯然她蓋過了所有人，不能不欣賞她。　　她的目光也在人群中好奇的流轉，正迎上了李大帥的目光，兩人互相打量，李大帥淡淡一笑，向印度混血美女致了一禮。　　她眼神一亮，好像認出對面這個年輕的將軍，優雅地微一低頭，還了一禮。她冰雪一樣的修長脖頸下，一襲白衣掩蓋不住這個最細微的動作間也能隱隱透出的波動。這個並不豐滿的身影顯出一種威儀萬千的氣概，偏偏隱含勾魂奪魄的魅惑。　　“看什麼呢？流口水了。”陰魂不散的宋大小姐無聲無息的出現在李大帥身旁，秀目一掃到對面的異國美女，立刻明白過了。她黑色的眼眸中精光一現，柔柔地對着李大帥說道：“她是哈同夫婦收養的孤兒，哈同夫婦收養了很多孤兒，男的姓哈同，女的姓羅。她叫羅迦藍。她的名聲在上海灘上流社會可是響亮的很啊。阿拉看儂很喜歡？”宋大小姐的聲音甜得發膩。　　不知為什麼，無論宋大小姐表現的如何千嬌百媚，李大帥對他都是避之不急，眉頭微皺道：“大小姐，你現在才知道嗎？我不是傳奇英雄，就是個混吃好色的俗人而已……”　　宋大小姐沒有理會李大帥的拚命自貶，自顧自地問道：“聽說她是某個印度國王的私生女，老子死於政變，她很小就被人販子四處輾轉，最後到了中國被哈同夫婦收養。”　　“還真是個印度公主……”　　宋大小姐一雙妙目盯着李大帥，突然格格地嬌笑起來。她伸手抓住了李大帥的手，就像先前握着孫中山先生一樣，輕輕在他的手背上撫摸着。宋大小姐的小手滑膩冰涼，如一股牛奶在肌膚上緩緩流過，讓李大帥受用之極。可是這銷魂滋味再舍不得，李大帥也必須得舍。這個女人可不是好招惹的。　　“你好像非常怕我？”宋大小姐小聲地嬌笑道。　　李大帥不動聲色的掙扎了一下，眾目睽睽之下他也不敢把動靜鬧大，所以沒能掙脫宋大小姐的魔爪，不禁苦笑一聲道：“您別耍我了，您不必和我玩曖昧，因為我知道您喜歡的可不是我。快鬆手吧，FirstLady！”　　李大帥的最後一句英語咬字特別清晰，用的還是這個時代最土的紐約腔。宋大小姐聞言臉色瞬息萬變……這是她心底的一個秘密，永遠不會對人說的秘密。　　十九歲時，她完成了學業，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了。回國前夕，梅肯城的《電訊報》再次把她推上了焦點人物的地位，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未來中國的改革者》的文章：“宋靄齡小姐以優異的成績學完了她在威斯里安學院的全部課程，昨日取得了畢業證書。她在美國學得的知識和吸收的民主思想，必將在回國后引起一場聞所未聞的偉大變革！飄揚了三百年的龍旗將被她和她的同志扯下。年輕貌美的宋小姐將成革命后中國的總統夫人。領袖的妻子是支持寶座的真正力量！由於她的英明睿智，中國已大步邁進！”她當時看到報道時紅了臉，激動的同學卻呼喊着：“第一夫人駕到！”儘管她知道信口開河是這些報紙的一貫作風，然而，仍不自覺地為“總統夫人”這個稱呼心動，這個大膽的預測有朝一日會不會成真呢？今天在碼頭一見到孫中山先生，她就明白第一夫人的機遇已經擺在她的面前。只是這些她心底的秘密心思，這個年少輕浮狂浪的李大帥又是怎麼知道的？　　心計深如海的宋大小姐立刻平靜下來，輕笑兩聲，鬆開了李大帥的手，說道：“像梅肯城的《電訊報》那樣信口開河就是他們的一貫作風，你也相信？還是說說你吧，你是不是和那小狐狸精早有一腿？”　　李大帥聽到後面一句，大吃一驚，問道：“哪個小狐狸精？”　　“還能是哪個？剛剛和你眉目傳情的羅迦藍！”　　“我還是第一聽說她的名字，第二次見到她。”　　宋大小姐笑道：“咯，她過來了。說你們如果沒有一腿，誰相信？”　　李大帥大驚，一看，果然羅迦藍大大方方的穿過整個大廳，勁直向李大帥走來。李大帥大驚之後大喜，連忙甩下宋大小姐迎上去，她微微一笑，答謝李大帥的機靈。　　羅迦藍的臉充滿了古典的美麗。她白衣勝雪，輕束修長而清瘦的腰身永遠筆直傲立，要不是她微微翹起的嘴角，迷人的明亮的彎彎的藍色眼睛，以及她那可愛的年輕的美麗的天使臉龐，有那麼一抹永恆的親切愉快的微笑，李大帥便不敢接近這個優雅高貴的公主了。　　他微微俯身一禮，微笑着道：“是該稱呼您為公主還是羅迦藍小姐？”　　羅迦藍優雅地向李大帥還了一禮，然後深深地注視着李大帥，淺淺一笑道：“叫我迦藍好了。前天晚上在禮查飯店見過李大帥一面，卻到今天才算認識。”　　李大帥朗笑一聲，道：“迦藍！你的名字這讓我想去北魏百年三大奇書之一，北魏人楊炫之所撰的《洛陽迦藍記》。”　　其實李大帥想起的是周杰倫歌曲《煙花易冷》，歌詞還有個名字叫做《迦藍雨》。方文山也解釋此首《煙花易冷》其歌詞故事背後之典故出處源於《洛陽伽藍記》。李大帥對於“伽藍”一詞的了解就源於此，但這是不可能說出來的理由。　　“我母親信佛。您不知道？”面前是那張千嬌百媚的臉，編貝般的雪白牙齒正輕輕咬着下唇，一雙亮如晨星的大眼睛似笑非笑地盯着他。　　這時候突然“叮噹”一聲脆響，只見哈同按了按手邊的銀鈴，大廳里立刻安靜了。　　“女士們先生們！今天，我榮幸地邀請到了中國革命第一人，剛剛從海外歸來的中國當之無愧的革命領袖�D�D孫逸仙博士來參加我們的集會。”哈同矜持的朝孫中山先生微笑着點了點頭：“他不僅是中國人的驕傲，更是世界民族革命學習的榜樣。”　　掌聲立刻響了起來。　　宋大小姐尤其鼓掌鼓的帶勁。　　“為了孫博士乾杯。”哈同舉起了手中的水晶杯，裏面是紅灧灧的酒汁。　　除了那個和尚烏目山僧是飲用清水之外，其他的人一起舉起了手中的酒杯，淺綴了一口。　　孫中山先生接受邀請，上台說了兩句。可能是沒有做什麼準備，演講並不如何精彩。　　宋大小姐在台下帶頭鼓掌，望着這個自己暗暗傾慕十幾年的男人感慨萬千。當她收回思緒時，孫中山已經走過去同宋查理夫婦聊着天。　　孫中山忽然向宋嘉樹說道：“這一回來，必然事務繁冗，能否為我推薦一位能幹的秘書，尤其要精通英文。”　　宋嘉樹略一思索，說道：“現在就有一位……”他用手一指女兒說道：“她已經給我作了兩年秘書了，我相信她能幹好。”　　雖然孫中山剛剛和宋大小姐見面，但已經從幾個細節認識到她確是思維敏捷，善於觀察思考，又細心又潑辣，關鍵是對他非常又體貼善解人意。孫中山非常喜歡宋大小姐。他滿意地一揮手：“那……那就挖你牆腳啦！”　　宋大小姐聽到他們的談話，馬上站到孫中山面前：“先生……”稱呼立刻由叔叔變成先生，“……我現在聽您吩咐！”　　“靄齡是聰明敏捷，只是自小被我們慣壞了，自幼氣盛，太過有主張。你瞧她十五歲那年就敢在記者們眾目睽睽之下向羅斯福總統抗議美國排華政策，日後還不知道會怎樣，希望逸仙你休與她年輕姑娘一般見識。”宋夫人無比寵膩的看着大女兒說。　　孫中山笑了，道：“夫人怎麼這麼說，靄齡替嘉樹傳過來的情報及書信全都準確清楚，她一定會是位最好的秘書。”　　看到父親與孫中山碰杯，宋大小姐的唇角漸漸露出一抹難以察覺的笑。盟友知己再密切，關係又怎及得做一家人牢靠呢。她心中野心，比那個狡猾的李大帥猜測的還要大，她不止要做第一夫人，她還要宋家，做民國第一家族。　　氣氛愉悅，人們的臉上是掩不住的喜色，只有角落裡一個身着軍裝的男人似乎在這歡慶之外。李大帥把這一切收在眼裡，一臉的玩世不恭，略帶股痞氣，看似人畜無害的樣子卻又彷彿有種教人不可小覷的力量。他輕輕搖着杯子，將目光投注在晃動的酒里，然後咕嘟一口就抽完了杯子里的紅酒，還非常噁心的打了個飽嗝。　　宋大小姐這點心思，怎麼可能滿的住他？

# 第三百一十一章 聖者創造機遇

　　銅管樂隊奏響了小資情調。　　到底是大名人，孫中山先生和他的隨從們被一大幫上海灘的頭面人物環繞着，噓寒問暖關心備至。被擠到角落裡的李大帥幾乎根本就沒人搭理，有意無意的好像都躲着他。黃興是有心要拉他一把，卻被纏得脫不開身，只有頻頻的向使他眼色。可是李想心裏是一個非常高傲的人，他怎麼可能主動湊上去？　　這個政治遊戲，別人不帶你玩，李大帥拳頭再硬也沒轍，但是要他為此折腰，他又辦不到。　　大名鼎鼎的狀元公張騫過來和李想寒暄了幾句，李想大吃一驚，還以為是這個足以影響南北和議重量級人物是來禮賢下士呢，或者是替袁世凱拉攏自己，誰知道兩句話一談根本不是。　　“關於把上海商務總會與漢口商務總會合併為長江商務總會的事情，我都已經聽李平書說了。”張騫專註看着酒杯里搖晃的紅艷艷的液體，“你想通過建立長江商務總會，擺脫列強銀行團在中國財政的控制？”　　“您覺得有什麼不妥？”　　“勇氣可嘉！”張騫看着英氣勃發的李大帥讚賞的點點頭，眼中還是一如既往的盯着晃動的紅酒，開始追憶起往事。“上海商務總會的成立源於清政府派呂海寰、盛宣懷與列強在上海進行修訂商約的一場談判。盛宣懷以為，外方因有商會處於優勢地位，而中國因無商會毫無準備，無從諮詢，事事受制於人，乃奏請速立商會。於是，清政府命令上海道袁樹勛會同上海紳商領袖嚴信厚‘迅即傳集各大幫董事，即立設立商會’。嚴信厚召集各業行會董開會，參照外國商會及各處商務局所定章程，制定出務在“明宗旨、通上下、聯群情、陳利弊、定規則、追捕員”的暫行章程六條和事務規則，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正式宣告成立。后清政府商部在全國勸辦商會，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按照清政府頌布的奏定章程，改稱上海商務總會。上海商務總會甫經成立，便很有氣勢，有二十三個行業一百七十個會員，他們代表的店號、公司、工廠數以及會友人數就更多了。”　　“是啊！”李大帥輕浮一笑，道：“上海商會還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抵制美貨運動。總懂曾鑄發表《留別天下同胞出》，從此稱病不再出面，可是名躁一時。只是狀元公卻和湯壽潛等出面‘疏通’，建議以八月十日為界限，在此以前已經進口的美貨允許貼印花發售。這項建議實際上是為銷售美貨開放綠燈，破壞運動。我不是懷疑高唱實業救國的你欠缺愛國之心，我只是想問你，當時的你在害怕什麼？”　　張騫本來好好的臉色突然陰晴不定，想轉身就走，又不甘心被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蔑視，掙扎了好一會才說道：“抵制美貨運動興起后，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太平洋彼岸施加恫嚇；駐華公使柔克義奔走於京滬等地，威脅清政府出面壓制；駐滬領事極力活動，陰謀幹涉破壞；一些美國傳教士也大放厥詞，造謠惑眾。在美國的壓力下，清政府於八月二十七日發布諭旨，說什麼禁用美貨‘有礙邦交’，命令各省督撫‘從嚴查究，以弭隱患’，並兩次電令兩江總督周馥嚴辦曾鑄等人。直隸總督袁世凱首先鎮壓了天津的運動。福建、廣東等省的運動也相繼遭到禁止。這時候我們出面“疏通”，就會演變大面積的流血事件！你們年輕人性子衝動，可以不計後果，但是我不能不計。這次南北和議也是一樣，我同樣不會由着你們這些年輕人胡來。”　　“那咱們走着瞧！”李想劍眉輕挑。　　張騫吹鬍子瞪眼睛，被李大帥的狂妄氣得夠嗆。本來是來他是來和李想談關於漢口和上海兩地華人商務總會合併事宜表態的，誰知道話題東扯西扯的就到了這裏。　　“當今中國，非振興實業，不足以圖強；非改革金融機關，不足以振興實業。”張騫硬棒棒的說道，“由此可見，上海商會和漢口商會合併，其直接目的固然是為了便利兩湖和江浙財團，謀取兩大財團更多的利益，而另外也希圖從帝國主義掠奪瓜分的利益中略收餘利，收回部分利權，未嘗不是一條實業救國之路。只是不知道李帥第一步要怎麼走？”　　“吸取歐美經驗，廣設銀行。”李想想也不想，張口就答：“在漢口新華銀行，然後在漢口、長沙、九江、安慶、南京、上海等長江流域各大小城市開設分行。新華銀行開辦之初，參照股份有限公司的辦法，額定股本為庫平銀一千萬兩，分為十萬股，每股一百兩。湖北政府認股半數，其餘一半准私人自由入股，為官商合辦銀行。但私股只以本國人為限，外國人不得入股，也不得將股票轉賣與外國人。新華銀行的營業項目是：專作收存出放款項，買賣荒金荒銀，匯兌劃撥公私款項，折收未滿限期票及代人收存緊急物件；遇有市面銀根緊急，青黃不接，可向湖北政府申請庫款接濟。湖北政府授予新華銀行鑄造貨幣，代理藩庫，發行紙幣特權。同時規定如有市商任意抬高抑低，把持操縱鑄幣價值之情事，該行可請有湖北政府出面嚴懲。”　　“廣設銀行，通過競爭限制外國銀行的垄斷性漁利。”張騫滿意的點點頭，“但是湖北政府認五百萬兩，好大的口氣。當初清政府開辦戶部銀行，額定股本庫平銀也只有四百萬兩，戶部也認購兩百萬兩。看你帶着三百人住進禮查飯店，上海道都說你有錢，卻想不到你是這麼有錢！有這樣雄厚的資本，在長江流域，藉助主場優勢，足以和外國銀行團一拼！”張騫無比複雜的眼光看了李想一眼，“南方每個軍政俯都是窮得叮噹響，只有你，還能騰出資金扶持實業！”　　“我的錢可是我拼了命從洋鬼子嘴裏搶來的，干翻了清軍，從滿清的貪官污吏哪裡抄來的。”說到這裏，李想深深秘密的湊近狀元公，低聲說道，“滿清湖廣總督瑞澄倉皇棄城，我的士兵撿到他丟失的十箱財寶，粗略估算，價值千萬兩。很多都是有價無市的珍貴書畫瓷器珍寶！”　　張騫傻傻瞪着李想，不知道該說什麼，真想不明白他怎麼有這樣的狗屎運。　　李想得意洋洋的說道：“你知道我只是整頓漢冶萍公司的貪污腐敗，就抄出多少錢來？”　　“多少？”張騫好奇的問。　　“一千餘萬兩！”李想回味的咂咂嘴，張騫卻嚇了一大跳，這個数字充分證明滿清貪官污吏的貪污腐敗能力。　　“截止至武昌舉義成功，我下令改革漢冶萍公司。漢冶萍公司總計用銀共合三千二百餘萬兩，除股本一千萬兩外，其餘二千二百餘萬兩都是外債，用的全是公司所屬企業資產、材料、產品，甚至地契，股票為擔保，他還以漢陽鐵廠產品全歸日方專銷代銷、售價由雙方議定不受國際市場影響，日方每年收購大冶鐵礦礦砂為條件，多次舉借日款。自盛宣懷接辦到今年的十五年間，漢冶萍三廠礦先後支付的借款利息和股息共達一百餘萬元，約佔同期總支出的三分之一。然着兩千多萬兩外債沒有用於公司，全部被他踹進個人腰包。整個漢冶萍被他們這些國之蛀蟲掏空了。可惜，盛宣懷這條最大的蛀蟲不在漢口，不然我抄了他的家，南京革命軍的軍費就都解決了。”　　“這跟土匪吃大戶有什麼區別？”張騫皺了皺眉頭，“這樣竭澤而漁，湖北的財政很快就會後繼無力。”　　“所以我才會竭力湊成上海和漢口兩大商會的合併，所以我才會不惜武力收回江漢關。”李想自信的大笑。　　“狗屎運！”張騫輕輕嘀咕了一句。這樣惹毛了洋鬼子，洋鬼子竟然還對他客客氣氣的，實在讓人想不通。　　“什麼？”李大帥沒聽清。　　“我說，”張騫提高聲音說道：“你得罪了洋人，要小心了。我對成立長江商會很期待，但是長江商會的背後一定需要一個強勢人物坐鎮，所以不希望你死的太早。我建議你，還是回武漢去。你是個聰明人，其實心裏明白，南北和議即使你在這裏，你也無力改變什麼。就像廖宇春那件事，黃興還不是背着你和他們簽訂了秘密協約。你以為孫中山回來你就有希望了？不可能，大勢如此，誰都無力回天。南京根本沒有實力支撐一場北伐，要知道，你在湖北一毆之地的勝負，改變不了全局！”　　張騫這些話，已經可以說是交心了，算是非常看得起李大帥。李大帥也知道，倘若不是孫中山這個時候歸國，而且下船既說“革命目的不達，絕無和議可言”，他早已經率領三百金鷹衛回武漢了。但是無論如何，李大帥是死都不會承認的。　　“我偏不信這個邪！”從穿越過來就一直和歷史抗爭，都已經習慣，無論如何巨大的困難他也要挑戰。放棄？不去努力，這才會讓他後悔一生。“雖然我很討厭開創出賣國家利益舉外債之先河的紅頂商人胡雪岩，但是他有句話說得很對：智者把握機遇，聖者創造機遇。”　　狂妄！已經自比聖者了。張騫好言相勸他離開上海灘，不要再參合南北議和，四處得罪人，免得把沉屍黃浦江，但是這位李大帥怎麼看也不象是會輕易撒手的樣子，以為有三百金鷹衛護架就狂妄到了沒邊，租界華界橫衝直撞的。　　終於知道洋鬼子為什麼也不敢招惹他，因為他就是個瘋子，一個不知道死字怎麼寫的瘋子！

# 第三百一十二章 迦藍雨

　　繁華聲遁入空門折煞了世人　　夢偏冷輾轉一生情債又幾本　　如你默認生死枯等　　枯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輪　　李大帥落落寡歡的唱起《迦藍雨》，看着窗外飄落的雪花。張騫走了之後，就再也沒有人和搭理他。　　“你唱的是什麼歌曲？非常動聽。”雪白長裙的羅迦藍俏生生立在李大帥面前，一隻戴着白色手套的縴手伸到他的眼前，向他發出下場跳一跳的邀請。　　“我的舞跳得巨差，會踩壞你的腳。”李大帥緊張的推辭說，大學社交課學過，但是這門技藝自大學畢業之後就沒有使用過了，早就生疏了。又回道：“我唱的是《迦藍雨》，你的名字讓我想起這首歌。”　　羅迦藍寧定地繼續伸着那隻纖柔小手：“能唱給我聽嗎？”　　“非常榮幸！”最難消受美人恩啊，看到執着的羅迦藍，李想真是無法拒絕，他笑眯眯的掏出白手套戴上，“一切都要合乎規矩！”他含笑說，然後溫柔地握住了這隻玉手，微微轉過身來，等着拍子。　　“跳完這支舞，你就要唱給我聽。”被李大帥牽着手的羅迦藍寧定站立着說。　　等到瑪祖卡舞曲開始的時候，李大帥笨拙的踏着一隻腳，伸出另一隻腳，於是他果真如自己坦誠的那樣，跳着巨差的舞步，身體一會兒慌亂不協調，一會兒帶着靴底雜亂的踢踏聲和兩腳胡亂相碰聲，啪噠啪噠亂糟糟地，猛力忙亂地沿着舞廳轉動起來了。　　羅迦藍的優美身姿在李大帥身旁如穿花夾蝶左右翩然飄舞，她及時縮短或者放長她那穿白色緞鞋的小腳的步子，靈巧的躲過李大帥踩過來的臭腳，巧妙的教人難以察覺，反而更添舞姿的美妙。她眼波流轉、宛如踏波而來的輕盈舞態，就如降臨人間的天使。她今天顯得無比的高貴，她就如一尊象牙雕象，整個人都似發著柔和的光芒。　　他們，吸引了全廳注視的目光。　　這個出風頭的時候，李大帥顯然想竭盡全力跳出他想跳的一切優美快速的舞步，然而技術實在生疏，不過幸好有羅迦藍這個舞林高手提攜，他還是努力跳了兩圈。李大帥迅速的叉開兩腿，重又合攏，雖說動作稍顯僵硬，他倉促的跪下一條腿。羅迦藍微笑的理了理被他掛住的裙子，從容的圍着他跳了一圈。　　這時候，所有人都熱烈鼓掌了。當然，掌聲只屬於舞林高手羅迦藍。　　李大帥吃力的站起來，跳這一圈舞，比打一套長拳還要累。今天奇迹般的沒有踩到女伴，不是因為李大帥技術提高，而是女伴技術太高。　　羅迦藍陪着有史以來舞技最差的男伴跳舞，也是累得夠嗆，小巧尖挺的鼻尖也蒙上一層細密的汗珠，無力再去跳一支了。　　她喘息不定，環上李大帥的脖子，送上一個香吻。在李大帥耳邊說道：“該你唱歌給我聽了。”　　羅迦藍鬆開李大帥，掩嘴淺笑，她這一笑，笑得花枝搖動，又讓大廳的男人們心中一陣狂跳。　　李大帥也不推辭，出風頭的事情他喜歡。來到鋼琴前座下，活動一下手指。這也是大學時代學會的泡妞絕技，彈得非常蹩腳，但是那個時代識貨的真人很少，所以他這招泡妞絕技無往不利。　　李大帥邊彈邊唱：　　繁華聲遁入空門折煞了世人　　夢偏冷輾轉一生情債又幾本　　如你默認生死枯等　　枯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輪　　浮屠塔斷了幾層斷了誰的魂　　痛直奔一盞殘燈傾塌的山門　　容我再等歷史轉身　　等酒香醇等你彈一曲古箏　　雨紛紛舊故里草木深　　我聽聞你始終一個人　　斑駁的城門盤踞着老樹根　　石板上回蕩的是再等　　雨紛紛舊故里草木深　　我聽聞你仍守着孤城　　城郊牧笛聲落在那座野村　　緣份落地生根是我們　　聽青春迎來笑聲羡煞許多人　　那史冊溫柔不肯下筆都太狠　　煙花易冷人事易分　　而你在問我是否還認真　　千年後累世情深還有誰在等　　而青史豈能不真魏書洛陽城　　如你在跟前世過門　　跟着紅塵跟隨我浪跡一生　　雨紛紛舊故里草木深　　我聽聞你始終一個人　　斑駁的城門盤踞着老樹根　　石板上回蕩的是再等　　雨紛紛舊故里草木深　　我聽聞你仍守着孤城　　城郊牧笛聲落在那座野村　　緣份落地生根是我們　　雨紛紛舊故里草木深　　我聽聞你始終一個人　　斑駁的城門盤踞着老樹根　　石板上回蕩的是再等　　雨紛紛雨紛紛舊故里草木深　　我聽聞我聽聞你仍守着孤城　　城郊牧笛聲落在那座野村　　緣份落地生根是我們　　緣份落地生根是我們　　伽藍寺聽雨聲盼永恆　　一曲既終，樂聲倏止。　　隔了好半晌后，全場才發出如雷掌聲，不自覺地紛致頌讚歡辭。　　終於有人來搭理李大帥了。　　烏目山僧讚歎道：“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歌詞故事背後之典故是否源於《洛陽伽藍記》？”　　“是。”李大帥欽佩的回答，不愧是一代名僧。“”　　羅迦藍美目滴溜溜的在他臉上打了個轉，嬌笑道：“《洛陽伽藍記》是一部集佛教典故、文學筆觸、與朝代歷史，以及地理人文於一身的千古名著，為北魏人楊炫之所撰，成書於東魏孝靜帝時。因其獨特敘史記法，使得《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齊民要術》合稱北魏百年來三大奇書。”她不動聲色的顯露她的文學修養，登時惹起一陣由衷讚美之聲。　　李想悠然說道：“《迦藍雨》所描述的正是一千五百多年前楊炫之筆下那個盛極繁華后傾塌頹圮的千年古都洛陽城中，一名南朝劉宋將領與其所傾慕之女子間的愛情故事。該名將領因緣邂逅女子后，倆人一見鍾情並且私定終身，此時將領卻被朝廷徵調至邊境征戰，在連年的兵荒馬亂中，洛陽已淪為廢墟，殘破不堪，最後女子苦守將領不遇后，落髮為尼，待將領歷經風霜歸來尋至女子所出家的伽藍古寺，她卻早已過世。將領只有聽伽藍古寺外，雨紛紛落下，回想起羡煞旁人的當年，嘆人事，不過如煙花般，易冷，易分。”　　羅迦藍輕柔地道：“這一定是個如歌聲一樣無比動人的故事，能詳細的說說嗎？”　　連汪精衛亦不得不承認李想說話很有內容和想像力，再看諸女，羅迦藍故是雙目露出迷醉的神色，宋大小姐也聽得非常用神，貴婦們和大小姐們則停了私語，都屏息靜氣，全神傾聽。　　看着羅迦藍期待的目光，先深深看了她一眼，再向眾女露出雪白整齊的齒，微微一笑，緩緩道：“《迦藍雨》的故事發生於南北朝時期，當時，以宋武帝劉裕為首的南朝宋，以及道武帝拓跋��為首的北朝魏，那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南北分裂的時期。南北朝之間因勢力擴張以及疆土兼并，戰爭不斷，其間南朝負多勝少……而《迦藍雨》的故事，正是對那個戰火紛飛年代一個凄美愛情故事的描述。”　　眾人為之愕然，同時也大感興趣。故事才開始，已經可以想象伊人淚水在飄，唇邊是空門。落恭弘=叶 恭弘入流水，停不了是千年的宿命。懷念是舊地，那早已經斑斑的痕迹。鎖不住，紅塵紛紛。故事里，多少斷腸，訴不盡的相思，一遍一遍的傳誦。　　“天下起了雨，將軍看着門外的煙雨、思緒飄到了很遠的地方……”李想的聲音在寂靜的空間里震蕩着，份外有一種難言的詭秘和感染力。只聽他以非常緩慢的節奏續道：“哪是宋文帝時期，這位將軍還很年輕，他奉命駐守洛陽城，其間邂逅當地一名女子，一見如故，很快便私訂終身。此時北魏來犯，將軍奉命出征，臨別時拉住女子的手：‘等我打勝了后，一定回來迎娶你……’倆人依依昔別，女子守在城門口，看着將軍坐在馬鞍之上，頭也不回地離去……”　　“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宋大小姐輕輕說道。那孤單的背影，道不盡，有太多無奈。那笑聲，熟悉卻陌生，還像是當初你耳邊的呢喃。　　雖然很俗的故事，但是都想聽下去，連汪精衛都不例外，或許那首歌給了他們太大的心靈震撼，也因為他們身處在這樣亂世當中，更有一種切身的體會。　　李想微微一笑道：“將軍此征一去便是數月，其間劉宋節節敗退，宋文帝一氣之下連斬二將，北魏全線出擊，強渡黃河，宋文帝不聽朝臣進言，發動強攻，不敵之下，洛陽失守，宋文帝只得撤兵。”　　“啊！”羅迦藍緊張的驚呼一聲道：“那將軍呢？”　　李想微笑搖頭道：“沒事，重傷的將軍流落於他鄉。待將軍傷復之後，本想回朝，無奈此時劉宋大勢已去，回去只有死路一條。死，將軍從未怕過，但想着曾經的誓言，加上對宋文帝亂殺良將之舉已至心寒，無奈之下，委身於他鄉，希望有朝一日平昔戰火，再回到她的身旁。”　　宋大小姐看着他道：“那洛陽城的女子怎辦才好呢？”　　李想柔聲道：“他們惜別的城門，痴情的女子經常坐在一塊石板上等着心愛的人回來。每每遇到前方歸來的人，女子便問有沒有見過將軍，但始終沒有將軍得勝歸來的消息。”　　眾人都沒有作聲，知道這故事仍有下文。　　“等一切落盡，聽見了千年的哀怨。人散盡，猜不透誰是誰非。是懷念，卻已分不清當初模樣。”李想道：“痴情女子從未放棄過，仍然日復一日地等着。”　　苦等，是一圈一圈的年輪，來了又去的故事，重複不了相思人的心痛。　　只聽他說下去道：“這個痴情女子的故事，一傳十，十傳百，終於傳到了將軍耳里。但將軍不能回去，此時北魏已遷都洛陽，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南北朝戰爭還在繼續，他必須活下去，等到戰爭結束那一天……”　　李想深深瞧着羅迦藍，像只說給她一個人聽似的道：“不知道多少年，戰爭終於結束了。將軍第一次回到了那個日思夜想的地方。一身平民打扮的他，來到殘破的早已斑駁不堪的城門前，他走到他們分別的地方，在那棵早已枯掉的大樹旁邊，摸着那塊她天天等待他歸來時坐的石板……城郊傳來優雅的牧笛聲，路過的人告訴將軍，這裏曾有一個女人一直等着她心愛的人歸來……重新踏足熟悉的土地，他心裏的感受，卻是那麼複雜，彷彿一切又回到了羡煞旁人的當年……他在這座殘破的孤城裡尋着她的蹤影，但始終找不到，天上的雨紛紛落下……他相信她一直在等他……孤城的老者告訴他，她一直是一個人……到死那天都是……”　　李想伸了個懶腰道：“迦藍寺敲響木魚聲聲，天上的雨仍然在紛紛落下，點點滴滴，落在禪房外那塊石板之上……”　　沒有人說話，連孫中山和黃興這種只知追求革命理想的人都給勾起了心事，生出共鳴。　　這亂世，了斷了誰的念頭。木魚聲，敲打的心痛。任思緒飛，是拉不斷的愁。一句話，無盡的等待，青燈紗窗看破了紅塵，門外歸來，相望卻是無言，嘆人生，不過煙花般易冷，絢爛后無盡的苦痛。　　一代名僧黃宗仰首先打破沉默道：“相傳，北魏撫軍府司馬楊炫之重過洛陽，見到‘城郭崩毀，官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目睹‘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感慨‘表裡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撫今追昔，寫下了《洛陽伽藍記》。此書僅僅是像《迦藍雨》一樣寫離愁別恨的么？如果是這樣，它就沒有那麼高的歷史地位了。楊炫之借佛寺盛衰反映國家興亡，讓我們看到強大的北魏自鼎盛到滅亡只用了四十年――真如煙花一般。”　　孫中山微笑道：“一提起驕奢銀逸，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西晉，石崇等人熱衷於鬥富，高官們揮霍無度。北魏有過之而不及，按說殷鑒不遠，可北魏不但沒有吸取西晉的教訓，反而重蹈覆轍。”接着哈哈一笑道：“如今滿廷何嘗不是重蹈歷史的覆轍，三海工程就是慈禧在給滿廷掘的墳墓。”

# 第三百一十三章 流言

　　黃昏的暗影籠罩全城，街燈的黯淡的光線已經變得明亮生動，雜亂的街上也熱鬧多了。　　寬大的庭院中，李想一圈圈地踱着步。天空中的雲越來越濃了，中午還只是零星的雪花飄落，現在小雪就變成了鵝毛大雪。風也漸漸急驟，雲層中開始有不為人察覺的細小電火在閃耀着，卻沒有半點雷聲。上海冬天的風雪，是他非常討厭的濕冷。　　愛儷園午宴之後，孫中山與全體與會人員在園內拍照留念。臨別前，孫中山夫婦與哈同夫婦等人也一起照了相，以示謝意。　　孫中山駐節至河南路東首趙同記��虹園內。　　��虹園以地為上海公共租界之虹口，故名，即靶子路也，俗呼趙家花園，為粵人趙某所築。頗似西式園林，達官貴人恆假座以宴客，陳設器物亦舶來品為多。　　��虹園外除李想和陳其美派出的衛隊外，租界工部局也在附近增設了軍警。　　��虹園外租界工部局派來名為保護，實為監視的法國那些高大的洋兵們懶洋洋的聚在一處，拄着步槍低聲的在那兒談笑。有的乾脆靠着��虹園外面兒的法國梧桐樹下睡着了。一些皮膚黝黑的越南巡捕和華人警探不敢湊到洋兵們身邊，自成自的團體，互相交換交談。越南巡捕們跺跺腳，呼出一團白氣，這些猴子還有點不適應上海寒冷的天氣。　　陳其美派來的護衛，上海商團的志士不願意招惹這些洋鬼子，離他們遠遠的。而李想的金鷹衛一臉挑釁的樣子，抽出森寒的軍刺無聊的把法國梧桐樹扎出一片馬蜂窩。　　��虹園裡面兒靜悄悄的，今晚，孫中山不顧旅途勞累，立即召開同盟會最高幹部會議。李想還不是同盟會黨員，只能在這裏看門了。黃興是很想要他參加，可是汪精衛死咬着這條不放，他也沒轍。　　“這些傢伙像蒼蠅一樣討厭。”宋缺掏出一大塊噁心的鼻屎，用力的彈在天花板上糊住了。　　“討厭的蒼蠅趕走就是。”李想進屋裡拿一小瓶酒丟給他，“你們酒後鬧事，我就當沒看到。”　　宋缺眼前一亮，扒開酒瓶漱了漱口，又在脖子上面拍拍，遞給弟兄們照做一圈兒，一拍他們肩膀：“走！打起來誰也別認慫！”　　底下有人偷笑：“跟着李大帥，當兵也爽快！”　　宋缺扯扯嘴角就當笑了，帶頭走了出去。一出��虹園門口，他嚴謹的正步頓時就變得歪歪斜斜。後面跟出來的金鷹衛們，想笑不敢笑，跟着裝瘋賣傻。一群人酒氣衝天的就朝工部局的警察走去。洋鬼子是反應過來了，嘟嘟的吹起了銅哨，金鷹衛們打得興起，撿起什麼東西都砸。頓時在��虹園這兒鬧得不可收拾。四周警戒地洋兵，忙不迭的趕過來增援，都揮拳捋袖子地準備打架……　　同盟會的重要人物黃興、汪精衛、李平書、陳其美等人，一個個向孫中山彙報情況，宋大小姐靜靜地坐在一邊，飛快地做着記錄。　　良久，孫中山卻問道：“誰能告訴我外面的工部局巡警是怎麼回事？”　　陳其美嘆了口氣道：“法國巡總麥蘭先生派了二十七名越南巡捕，在行轅外巡查保護，另派十名華籍警探、十名法國警探日夜保衛。麥蘭還要來拜見你呢。”孫中山語帶諷刺地笑道：“以前我回自己的國家，他們盯我的梢，要懸賞捉拿我，今天我回到自己的國家，他們還是照樣盯我的梢，卻說是要保護我。”說完笑了起來。　　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喧嘩，像是有人在��虹園外打架鬧事。　　“怎麼回事？”孫中山問道：“洋人不就守在外面，也有人敢在這裏鬧事？”　　看到孫中山起身就要出去，黃興立刻搭上他肩頭，肅容道：“不要出去，你現在安全第一，叫李想進來問問就知道了。”　　孫中山鬆了口氣道：“好罷。”　　李想進來看到出席會議的有黃興、胡漢民、汪兆銘、陳其美、宋教仁、張靜江，居正、李平書、馬君武等。　　李想就笑道：“外面的幾隻蒼蠅很討厭，我把他們趕走了。”　　汪精衛一看到他就不順眼，差點想把這一臉痞氣的傢伙一拳轟斃，表面卻敷衍道：“你在這裏鬧事添亂嗎？早就說了，這裏不需要你的那些只好惹事生非的護衛。”　　李想不待汪精衛��嗦，便道：“我兄弟們喝多了酒，和洋鬼子打架了，你要怎麼著？把我兄弟綁了去給洋鬼子發落？”　　孫中山豎起大拇指，欣然道：“精彩！這裏中國，看到那些洋人鬼頭鬼腦我也來氣……你就是李大帥是不是？你的很多傳奇經歷我在報紙上都看到了。感謝你對對革命做出的巨大貢獻……雖然這是同盟會內部會議，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在此旁聽。”　　李想擺出苦惱的樣子道：“我不是同盟會黨員，真的可以。”　　孫中山肯定的點點頭，但是汪精衛嘴一張，剛想反對，眼角卻看到黃興、胡漢民、宋教仁都朝他瞪眼，知道難范眾怒，只好把到口的話咽回去。　　李想這回沒有人反對，鬆了一口氣道：“榮幸之極！”　　看到李想自己找了個位子坐下，孫中山突然道：“章太炎在上海嗎？”陳其美聽到這個名字就無名火起，截入道：“不要理他，神經病。他是武昌起義后第六天從日本回到上海的，處處與同盟會作對。”　　這時的同盟會內部已存在着嚴重的分歧，革命派內部的矛盾、衝突已相當尖銳。章太炎提出，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纔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同志多病其妄。其中根本不提孫中山這個名字。他和陶成章早已經把光復會從同盟會分離，陶成章打起光復會的旗子也在上海招兵買馬，一山難容二虎，光復會和陳其美矛盾重重，差點干起來。這些事情，李想一直關注着。孫中山慢條斯理地再呷了一口茶，眼中射出銳利的光芒，緩緩道：“聽說他主張什麼‘革命軍興，革命黨消？’”　　陳其美冷笑道：“他最先是在給譚人風的信里信口雌黃的，聽說同盟會要組建政府，他馬上說，若是一黨組閣，人心解體矣。”孫中山欣然笑道：“好在此公又關心時局，不再想剃髮為僧了。”　　李想揚眉一笑，對於孫中山先生的胸襟佩服的五體投地。一個人的胸襟，決定一個人的格局，孫中山絕非浪得虛名。　　孫中山轉而又沉聲道：“我一回到上海，雖然只是參加愛儷園一個集會，但是還是發現了很多怪事。有一些人熱衷於南北議和，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凱的身上。另有一些人，主張自我解體，要把權力拱手讓人，這都是不正常的。”　　在帝國主義的干涉和袁世凱的操縱下，那些立憲派分子張謇、趙鳳昌等繼續進行着緊張的幕後活動，極力散布對袁世凱的幻想，製造妥協空氣。已被袁世凱收買，隨唐紹儀南下，充當南方議和代表參贊的汪精衛，也在革命黨人中間公開為袁世凱製造輿論。黃興、陳其美、宋教仁等，在立憲派人的拉攏、影響下，也早就力主和議。汪精衛小心翼翼地望着孫中山，李想得意的一笑。孫中山狠狠道：“我告訴各位，革命目的不達，根本無和議可言。”他環視眾人後又說，“你們都是同盟會骨幹，這種時候頭腦一定要清醒。我們同盟會提倡叄民主義於世已經十五年了，現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雖然已將達成而欲告成功，但民生主義還根本沒有着手實行，振興中華還只是口號，我們怎麼能半途而廢！”“逸仙說得對。”黃興誠懇憨厚地說道。　　李想懶洋洋的說道：“現在上海灘反革命勢力亦竭力製造流言蜚語，攻擊同盟會將以天下為己私者，誣衊革命黨人為‘暴徒’，‘無賴’。還有人冒充同盟會敲詐者，有假收會員領錢者。犬影吠聲，同盟會幾不利於人口，潔身自好之會員，則避之若浼。我雖然不是同盟會黨員，但也按上瘋子魔頭的名號。”孫中山雙目神光一閃，道：“同盟會必須整頓，正如李帥所言，同盟會內部的分歧已被敵人利用，出現了貪夫敗類，乘其間隙，遂作莠言，以為鼓簧，漢奸滿奴則又冒托虛聲，混跡樞要，在臨時政府組織之際，其禍乃大著的嚴重局面。什麼革命軍興，革命黨消！還差得遠呢，這些論調於同盟會所持之主義而亦懵之，是儒生�`茸之言，無一粲之值。我們不能隨便交槍，那是對無數烈士的背叛和犯罪！革命黨人的責任，決不限於推翻清朝政府，必須完全貫徹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離了這個，什麼都不要談……今者袁世凱雖然再三要求停戰，卻乘機派兵侵入山西、陝西，我認為他是實行‘南和北戰’的策略，在和平煙幕下爭取時間，加強他在北方的地位，以便進一步用武力對付南方。革命黨人必先自結合，靈敏機關，剔棄敗類，以成堅固不破之舉，然後廣益其結納、羅致碩人，以閎其力。”

# 第三百一十四章 孤立

　　在孫中山整頓同盟會的倡言下，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等均持同一態度，宋教仁更是激進，直接聲言：“將選擇同盟會中穩健分子，集為政黨，變名更署，與同盟會分離。如今只有解散同盟會，才能救黨派分歧之中國。”　　李想暗暗訝異，宋教仁難道這時候就萌生組建國民黨的念頭了？同時也暗暗心折，要論才幹，宋教仁絕對可稱民初第一人！南京政府的組織框架就是全在他的主持下建設好的。　　孫中山聽了之後卻搖了搖頭，無比鄭重地表示道：“俟民國成立，全局大定之後，再訂期開全體大會，改為最閎大之政黨，仍其主義，別草新制，公布天下。”　　這樣看來，孫中山不同意宋教仁這種激進看法，他雖宣稱要改組同盟會為公開的議會政黨，但不同意取消同盟會名義，也不贊成馬上改組。　　宋教仁份外受不得孫中山這樣拖拖拉拉，優柔寡斷的性格，他牽頭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會本來就跟孫中山沒有關係，早就在做“選擇同盟會中穩健分子，集為政黨”的事情。但是孫中山這時候深浮眾望的歸國，成為同盟會巨大的凝聚力所在，他不得不表示尊重。勉強壓下怒火，瞪着孫中山微笑問道：“為什麼？”　　孫中山溫和一笑道：“所以不贊成馬上改組，一是因為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凡我同志，皆奔走國事，無暇顧及黨事。二是為了避免一黨專制。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時，中國無所謂政黨，同盟會席革命成功之勢，若及時擴充規模，改組政黨，則風靡全國，亦意中事。同人等屢以是勸，而鄙人不為稍動者，知政府之進步，在兩黨之切磋，一黨之專制，與君主之專制，其弊正復相等……自己已執政權，倘又立刻組織同盟會，豈不是全國俱系同盟會，而又復似專制？”　　因此，孫中山堅持保存同盟會名義，暫不改組為議會政黨，而只是加以適當的整頓。　　宋教仁臉色放緩，點點頭算是同意了。　　孫中山這次整頓同盟會的努力，雖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使宋教仁、張繼等人放棄了“變名更署”的主張，表示願繼續留在同盟會內，以“保持革命精神”，但卻未能使多數這個會議之外的同盟會員接受他暫不改組，以求他黨“發達”的意圖。　　之後，孫中山又同黃興、陳其美、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張靜江、馬君武、居正等密商組織統一的中央革命政府。　　汪精衛微笑道：“鑒於目前的情況，大家商定，要推選你為臨時政府大元帥……”　　眾人還是首次聽到“臨時政府大元帥”這個古怪的職位，略一思索，才明白了，均發出不滿的聲音。一直旁聽的李想也忍不住插入不屑地質問汪精衛道：“這算個什麼職務？政府管事的是大元帥嗎？”　　汪精衛見狀，也耐不住性子嘲諷道：“你在這裏旁聽就可以了，插什麼嘴？”　　李想為之色變，正要喝罵，胡漢民知機喝道：“兆銘，李帥說的對，政府管事的是臨時大元帥嗎？”　　汪精衛，默然無語，但兩眼仍凶光閃閃的瞪着李想，似乎極不服氣，但是卻堆出虛偽的笑容道：“南北和談，擬開國民大會決定君主民主問題，如今國體未定，所以先選一個臨時大元帥。”　　李想陰陽怪氣的說道：“你這種幼稚的想法，必然給革命帶來悲劇。”　　眾人均聽出他們兩人針鋒相對，一時火藥味濃重之極。　　孫中山拍了兩下手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后，笑道：“我的態度很明確，既要建立政府，就要選舉總統，在西方任何一個國家裡，無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大元帥都不是國家元首。”李想悶哼道：“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些代表是想虛位以待，把位置留給袁世凱，才用一個大元帥來打發你。”孫中山欣然笑道：“‘打發’一詞用得妙，妙不可言。可我孫中山是那麼好打發的嗎？”立時引來一片掌聲。　　沉默許久的黃興也有自己意見發表：“我認為袁世凱是一個奸黠狡詐、敢作敢為的人。但由於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與袁世凱抗衡，對袁世凱的武力恫嚇又存有相當大的不確定因素，不如以滿足袁世凱的慾望，使袁對清室無所顧惜，從而實現清室退位及民主共和制度的理想目標。否則，袁世凱像曾國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國搞垮那樣，來搞垮革命。所以，只要袁世凱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復的河山奉還漢族，給他一個民選的總統，任期不過數年，可使戰爭早停，人民早過太平日子，豈不甚好！”　　眾人都想不到黃興公然說出這樣的話，都呆了起來，一時全場靜至落針可聞。　　孫中山色變起立，向左右道：“我們是革命黨，不是要找誰去商量什麼，更用不着看着袁世凱臉色行事，我建議：正式選舉總統，這樣反倒可以促使袁世凱來主動找我們商量。”“對於南北和議，我持保留意見。”黃興說道，“但是我同意正式選舉總統，我可以馬上遁初去南京，讓十七省代表在南京正式投票選舉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看到老戰友在這件事情上大力支持，他又回到席位座下，道：“推翻滿清，建立共和，不是誰來當官的問題，這是多少先烈臨死都不忘記的理想，而理想是不能用來做交易的。”客廳里一下子變得極為安靜，片刻，汪精衛咳了一下，說道：“唐紹儀口風有變化，最近在漢口和上海兩次提到，如果南方革命黨能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他就贊成共和……對於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軍隊必如此乃可解散。開國會之後，必為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於下台，袁氏易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竊以為和平解決之法，無逾於此。”孫中山嘆道：“那共和國豈不成了袁世凱的抵押品了嗎？”李想一副不把天下人放在眼內的姿態，懶洋洋地把半邊身挨在身旁的小几上，漫不經意道：“這個籌碼不小，只怕後患也是無窮。”“我們不能不看到現實……”汪精衛說了半截話，見廖仲愷瞪着自己，咽了下半句。　　“還是討論一下政府的組織形式吧。”想不到問題這麼多，雄心壯志的孫中山也有點英雄氣短。　　“我建議向法國一樣建立總理內閣制。”宋教仁在日本留學期間曾專門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對歐美的“議會政治”極為欣賞。這也牽扯到他同意南北議和，讓大總統位與袁世凱的問題。他是個主張革命黨走政黨政治的道路积極分子，他認為即使袁世凱做了大總統，他只要积極發展同盟會勢力，取得內閣議會的多數席位，組織政黨內閣，自然可以將大總統架空。故他認為革命黨不必爭大總統，而只在組織內閣。至於內閣總理的人選，宋教仁自然保留一點私心。　　宋教仁的這點私心，一般人是擦覺不到的，比如李想，孫中山和黃興。　　但是會議室里政治老油條不少，宋教仁埋下的對付袁世凱的公心他們視若不見，對他的這點私心卻是洞若觀火。　　胡漢民不屑地打量着宋教仁，冷冷道：“你是想自己當總理，所以才主張內閣制。”　　“我推舉克強擔任總理。”宋教仁心中暗嘆，他也知道自己在同盟會內部威望不夠，特別是才能太過出眾，遭人嫉妒。武昌起義發生前，居正曾到上海請宋教仁等前去主持，最終沒有成行，導致革命后從床底下拉出黎元洪當領袖。對此宋教仁是後悔莫及，他之所以極力主張責任內閣制就是為了保障民國的大權不落在舊官僚、舊軍閥的手裡，他又對胡漢民說：“改總統製為內閣制，則總統政治上權力至微，雖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範，無須以各省監製之。”　　但他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制，不僅和孫中山有分歧，當時也沒有多少人贊同。所有人幾乎下意識的反對他，最關鍵的還是因為他太耀眼了。辛亥這場席捲天下的風雨最耀眼的就是兩個人：武就是李想，文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也是在辛亥風雨中真正顯露出政治才幹，主要還是在南京的斡旋活動。革命軍攻克南京前夕，江浙聯軍內部就矛盾重重。宋教仁奔赴鎮江去見林述慶、柏文蔚，就是調和聯軍。南京城下后，在林述慶、徐紹楨、程德全等之間，都督問題不能解決，他又一次到南京調停，奔走於林、徐之間。林憤然說：“革命黨本非爭官而來，必欲爭，則請稍五分鐘，余即可解決矣。”宋教仁說：“毋出此，請君讓之。”林答應立即出兵渡江，準備北伐。這就是所謂“金陵奪印”。　　但不久，南京的江浙聯軍軍官聚眾鬧事，迫使各省代表會將原來選舉的結果（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倒置，重選黎元洪為元帥。南京革命派中擁護黃興的人，要逮捕鬧事軍官、懲辦改選代表。南京，又處於革命軍內部火併的前夜。也是虧得能幹的宋教仁從中斡旋，才避免了發生武力衝突，使南京的政局得以維持。　　宋教仁所在的湖南同鄉的龍公館，一時成了南京的一個樞紐機關。內部有意見，從這裏交換。外來的消息，也從這裏探聽。神經病章太炎那時就發表宣言說“總理莫宜於宋教仁”，孫中山長於議論，是元老之才。建置內閣只有宋教仁最適合當宰輔，他“智略有餘，而小心謹慎，能知政事大體”，還說他有宰相之望。他的評論固然不乏灼見，輿論卻把宋教仁和李想一樣的推向風口浪尖。被嫉妒，被排擠，也就自然而然了。　　宋教仁堅持主張實行內閣制，更多人表示反對。會議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宋教仁舌戰群儒。李想倒是和宋教仁英雄同命，惺惺相惜，奈何自己就知道一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水平實在有限，實在插不上嘴。　　孫中山看他們爭論的好無結果，用力咳嗽一聲，全場霎時靜了下來。他才悠然起立，慢條斯理道：“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沖，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於唯一置信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之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　　張靜江等人支持孫中山的意見，高喊採用美國的總統制，舉孫中山為大總統，但宋教仁仍堅持自己的意見，一時火藥味濃重之極。　　黃興此時來到這充滿敵意的兩組人間，從中調和，打圓場道：“待到南京后，與各省代表商酌后再行決定。”　　李想朝宋教仁使了個眼色，他才不再堅持。　　李想探過身子，在宋教仁耳邊壓低聲音說道：“你和我一樣，已經被孤立了，沒發現嗎？”　　宋教仁報以苦笑，他怎麼可能感覺到不到？　　隨後，黃興、宋教仁等人連夜前往南京，組織議會選舉總統事宜。孫中山對這見事情催的很緊，他要在陽曆新年舉行大總統就職儀式，而今夜已經是聖誕前夜。

# 第三百一十五章 緩脈急受

　　李想走出院外，細碎的雪花已落了寸許厚，四周沉寂得像一座荒廟，他覺得心情平靜了許多。負責明為保護，暗為監視的洋人被金鷹衛這麼一鬧，全部撤走了。　　會議散了之後，李想對孫中山說了一句話：“今夜所有這些都說明，同盟會還不是一個有組織、有紀律、能了解本身之職任與目的之政黨。”　　黯淡的燈光下，孫中山背靠沙发上，腦海里一遍又一遍的回放這句話，睡意全無。　　孫中山在背靠沙發休息的時候，宋大小姐的身影卻忙碌起來，她翻閱各地發來的電報，分門別類整理好，然後摘錄要點，把最重要的事情梳理清楚，送交孫中山過目，再按他的指示草擬出回電。除了向孫中山彙報情況和聽取他的指示，宋大小姐對其他人大都一言不發，即使黨內的重要幹部，也只是點點頭，算是打招呼。僅僅過了幾個鐘頭，孫中山感到事情雖然繁雜，但經宋大小姐協調，已經可以提綱挈領，抓其大要了。　　午夜鐘聲敲響，孫中山休息之前，宋嘉樹來安排警衛事宜，他由衷地讚揚道：“你推薦的秘書我非常滿意，可以說是美國式的高效率！”　　上海��虹園裡孫中山連夜緊急召開同盟會高幹內部會議的時候，北京錫拉衚衕袁宅也有六個人在愁對燈火。　　早上孫中山乘坐的輪船到達上海時，成千上萬的市民和各地湧來的群眾早早來到碼頭，向孫中山表示熱烈的歡迎。孫中山在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到來大大地鼓舞了革命黨人的鬥志，反對議和的呼聲頓時高漲起來。《民立報》以“和乎？戰乎？”為題發表社論，反對以“口舌之力結此大革命潮流”。而袁世凱眼皮子底下的北方革命協會各團體明目張膽的在天津集會，一致議決籲請孫巾山“制止各省代表與袁世凱中途議和”，“以貫徹全國徹底革命初旨”。　　而此時，正當袁世凱竭力推行反革命兩面派政策之時，孫中山由國外回到上海，他的和議大計面臨嚴峻的挑戰。　　袁克定坐在炕上，看着徐世昌、趙秉鈞、梁士詒、胡惟德，他們一個個如廟中菩薩，或端坐不語，或悶頭抽煙，連自家老頭子也在沉思不語。袁克定由不得心中焦躁：“你們倒是說呀！終不成就讓孫大炮捷足先登？”　　儘管武昌起義發生時孫中山不在國內，但這並不影響他作為革命領袖、民族英雄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孫中山到上海的消息傳出后，已獨立的各省紛紛來電錶示歡迎。江西省軍政府及全省軍、紳、商、學各界的公電說：“大節抵申，贛省軍民同為額慶。光復祖國，組織共和，尤感先生是賴，除已派代表在滬歡迎外，特此電賀。”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派遣馬君武、景耀月、王竹懷、王有蘭等六人為代表，專程赴滬歡迎孫中山。形勢如此，袁大公子不得不緊張了。　　徐世昌已經上了年紀，精神委實支持不下，此時歪在炕上，顯得困頓不堪。看大家都不吭聲，他嘆了口氣說道：“看來不成了。誰知道孫大炮跟武昌之役沒有半點關係，卻依然這樣受推崇？南方亂糟糟的局面，很可能因為他而整合。”　　坐在角落的趙秉鈞一臉怒容，啐了一口道：“談好的條件，他們就敢反悔不成，北洋的槍炮打不死他們這群王八蛋……”　　話猶未完，梁士詒便截住了他：“這是什麼話？光發牢騷有什麼用？現時還是想一想下一步的事吧！”　　和袁克定挨身坐着的胡惟德見趙秉鈞臉上有些掛不住，欠了欠身子說道：“據兄弟看，孫大炮必定去南京爭奪大總統之位無疑。所以咱們，也要加快腳步。”　　趙秉鈞身子向前一傾，問道：“怎麼辦呢？”　　其實袁世凱身邊親信的人都知道，自辛亥武昌起義之後，袁世凱顯然抱着這樣的態度：一、不贊成革命，二、同意推翻清廷。這就是說，袁世凱要的是推倒清朝由自己取而代之，但決不使它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　　當時，袁世凱向人說：他是有“良心”的人，“雖時勢至此，豈忍負孤兒寡婦乎”。但誰也不相信他真是要維護清皇朝。他之所以不象革命陣營方面的人所希望的那樣，立即把清皇朝搞掉，是因為他不願因此而在北方造成內部衝突，這種衝突將使他在同南方的力量對比中更處於劣勢。他寧願利用革命形勢造成清皇朝不得不自動讓位的局面，同時又利用清皇朝的存亡問題作為他同革命陣營討價還價的籌碼。革命陣營方面不認為自己有力量推倒清朝，遲遲不成立自己的中央政府而把大總統的寶座留給袁世凱，這顯然是極大地鼓舞了袁世凱及其黨羽們，使他們相信，再等待一下，革命陣營因為要仰賴袁世凱推倒清皇朝而承認他當皇帝，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袁世凱並不急於把大總統的寶座作為南方的禮物接受下來，而要停戰議和，爭取一段時間，進行各方面的安排，以實現自己的陰謀。　　所以這事情，得一步一步的走，快不得。　　胡惟德壓低了嗓音答道：“現在的問題只在於宜籌一善法，使和平解決，免致清廷橫生阻力，使清廷易於下台，使袁公易於轉移。”　　這就牽扯到唐紹儀在南方議和時提議，由南北各省，加上內外蒙古、西藏，各推代表，舉行“國民大會”，來決定君主或民主的問題。這就是他所說的“和平解決”善法。伍廷芳表示同意。這兩個官員，儘管各自作為一方的代表，但是他們本來氣味相投，當然很容易得到一致的意見。只是北方還沒有部署妥當，袁世凱還沒有交付滿廷御前決議。　　果然，胡惟德默謀了一會兒又道：“只是不知道咱們北軍上下，又是什麼端底……”　　一語未終，袁克定便一句突出來：“段祺瑞已經有回信了！靳雲鵬，廖宇春等幾位書生，晤各將校王芝春、蔣仲材、南輔廷、崔雨農、羅仲芳諸君，略譚南行宗旨。各將校言談之中，對滿廷並無多少感情……”　　袁克定說著，急步走去文案前，拿出廖宇春上書於段祺瑞的信，這東西，用來蠱惑軍心最好。　　“宇春兩月以來惕於時局阽危，南北奔馳，焦慮苦心，寢食俱廢者，無他，實以民心為治國之本，國家存亡之樞紐，視民心向背為轉移。現在民心既去，勢難挽回，財政外交，毫無所恃，萬一餉源不濟，嘩潰堪虞，列強乘虛，立將瓦解。待至束手坐斃之日，雖欲亡羊補牢，亦不可得，非過慮也。蓋今者中國安危問題，不過和戰兩途，其事至明，一言能決。然以大勢觀之，與其戰而兩敗俱傷，招豆剖瓜分之慘，曷若和而同心協力，為福民利國之謀。況此次議和之初，春以個人名義前往長江一帶，悉心體察，竊見民黨雖逞血氣之私，跡似近於鹵莽，然本原所在，無非歆羡歐美之郅治，欲步先進之後塵，雪數十年喪師失地之仇，為四百兆吐氣揚眉之計，是以一唱百和，舉國若狂。僉曰：民黨不死，共和不生，破釜沈舟，等於孤注。雖其中主張君主立憲未嘗無人，而為大勢潮流所趨，如康梁一派，亦惟有改變方針作助瀾推波之舉，否則稍生異議，必遭不測之殃。春小住滬濱，驚心動魄，知專使之和議已陷於種種困難之危境，效力已失，險象叢生，倘有違言，便須決裂，若復干戈相見，必致淪胥以亡。際此一發千鈞，不得不求最後之解決，遂偕同志夏君清貽毅然與民黨最要機關開誠布公，陳說利害，並因勢利導，委曲疏通，而推崇項城一言，實先出諸彼黨之口，至優待北軍將士一節，亦皆樂於贊成。當因事有端倪，爰即星夜遄返。惟是個人私約，何補時艱，大力回天，非異人任。若夫軍人不能干預政治，春私心熟計，竊不謂然，蓋聚人立教，原有經權，自古賢哲秉鈞，必達變通權，而後可以決大疑、定大難，若墨守常經，拘牽成例，事機坐失，雖悔何追。不然為臣當忠，湯何以有放桀南巢之事？為子當孝，禹何以有過門不入之時？無他焉，亦量其緩急衡其重輕而已，況乎我公兼膺疆寄，因有可以干預政事之權者哉。國事艱危，有如累卵，存亡二字，唯公擇之。淚竭聲嘶，繼之以血，臨風愴悼，不知所云。”　　好一會兒，傳閱完畢。趙秉鈞鼻子里哼了一聲，說道：“這倒好！”這天大的功勞被幾個書生搶了去，還真有點不是滋味。　　梁士詒最瞧不起趙秉鈞，當即頂了一句：“你不會是嫉妒吧！”　　袁世凱見他二人又要抬杠，終於開口說道：“不要這個樣子，都是國家重臣，也要成些體統。”又對徐世昌感嘆道，“如今看來，共和國體已是大勢所趨，不過，對於皇室，自己作為內閣總理大臣，不便開口提議，如果按照唐紹儀的計劃，由臨時國會提出，便可加以公開討論，這也是無可奈何的緩脈急受之法。”　　眾人聽了都不說話，屋子里呼嚕呼嚕的抽煙聲，顯得空氣愈加壓抑和鬱悶。半晌不語的徐世昌抬起一張清癯的臉，活動了一下身子道：“既然如此，就只能這麼辦了。”　　徐世昌附議，先立刻動身前往慶親王府密陳奕�粒�再得到奕�戀男碸芍�后，袁世凱便接着動身前往奕�獵⑺�，終於說服奕�兩郵艽艘欏５蓖硪咽巧鉅梗�袁世凱迫不及待的召集皇室親貴到奕�糧�中討論，只有載澤未到，討論決定由內閣奏請皇太后召集王公大臣會議。

# 第三百一十六章 一品夫人趙鳳昌

　　上海，天才蒙蒙發亮。��虹園的傭人們挨次吹熄了懸在門前和巷子里的大紅燈籠，守了一夜的警衛也伸着懶腰打着哈欠回房睡覺去了。　　昨夜參加同盟會的高幹會議，李想心中很是憋屈，一大早便起身至園子里練功，一套普通的長拳打下來出了一身的汗，心裏總算舒暢了些許。　　孫中山穿着一身英武的軍裝，帶了汪精衛、胡漢民，還有一個李想不認識的陌生中年男人，剛轉出前門，早見收功之後正拿着毛巾擦汗的李想，便笑道：“克強說你是心武的師弟，看來所言非虛。你可知你師兄的下落？”　　李想一邊施禮問好，一邊笑道：“我還想問先生您呢，他可是您的保鏢。”　　“黃花崗之役以後，他灰心失意，離開了同盟會，也離開了我……”孫中山想起那段同盟會最艱難的歲月，他手下得力幹將一個個離他而去，張太炎從組光復會，宋教仁另組中部同盟會，黃興厭倦舉義而醉心刺殺……臉色浮現一抹蛋疼的憂傷。　　李想接過宋缺遞過來的大檐帽戴上，小心的把帽檐扶正，隨意的問道：“先生這麼早是要去那裡？”　　孫中山沒有立刻回答，只是笑着回身指着李想不認識的中年男人道：“這位是黃炎培先生，同盟會員並負責同盟會上海分部，他上海灘政界、學界、商界，各界中均為其骨幹。武昌舉義之後，各界時時聚會，在上海的幾個據點是：教育總會是一處，工巡捐局是一處，望平街時報館樓上‘息樓’是一處，趙鳳昌的家‘惜陰堂’又是一處。往來的人來自社會各界，經常到這幾個地方經行會商。聽說狀元公張謇來滬的時候，也時時會集在‘惜陰堂’里。而在這幾處之間奔走聯絡的正是黃炎培先生！我昨日來滬上，趙鳳昌今日來電請我過去，要了解和溝通情況，及時交換看法，並商定一些主要的立場。”　　孫中山要去拜會惜陰堂！李想心中不由一動，只是暗暗琢磨。　　黃炎培含笑解釋道：“趙鳳昌閱歷豐富，人脈深厚，又熟悉政情，洞悉時事，因而惜陰堂一直是上海地方紳、商、學界聚談集議的主要據點之一。四十年間，東南之局，有大事，必與老人有關。”　　“啐！”李想脖子一擰，想起一句東南流行的俚語，張口便說道，“兩湖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　　趙鳳昌起家，就是因為做了張之洞的幕府，權傾一時，時人就有這樣的諷刺。　　胡漢民和趙鳳昌關係不錯，替他說起好話：“武昌舉義，列強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革命均繃緊了神經，動蕩時期的中國又極容易被趁虛而入。一旦情勢失控，非但締造不了共和，釀成第二個‘庚子之亂’也不是沒有可能。有鑒於此，趙鳳昌從上海給兩位朝中重臣發出了電報。一封發給了剛剛被任命為郵傳部尚書的唐紹儀，在信中，趙鳳昌勸唐紹儀‘宜緩到任’，如果真的到任了，要特別注意和列強周旋，不要損害中國的利益。在給外務部大臣梁敦彥的另一封電報中，趙鳳昌提醒他提防日本的動向。隨後的電文中，趙鳳昌力勸其反對攝政王為鎮壓革命向列強借款。在這兩封電報中，趙鳳昌均期待他們保將來之中國。果然，唐紹儀最終沒有接受清廷的任命，而梁敦彥則公開對借款一事表示了反對。兩位高官，對一位在野人士的建議，竟然言聽計從。除了在朝中的布局，趙鳳昌也直接對列強展開了公關。武昌首義的第二天，趙鳳昌便委託上海商會董事蘇寶森，給外商們帶了個話，大意是，現在列強們的當務之急，是保護商人們的利益不受損害，千萬不要為清廷提供援助，否則地方必須致靡。外商們將此意見轉達給各國公使，在多方考量之下，列強均認民軍為交戰團體，各國嚴守中立。自此，革命軍不再是外人眼中的‘匪寇’而成為了一支獲得列強認可的政治勢力。趙鳳昌沒費太大力氣，就把外事上的潛在禍患消弭於無形。至於軍事上，趙鳳昌也有一套辦法。清廷急令蔭昌及薩鎮冰分別率領北洋軍和海軍鎮壓起義，趙鳳昌得知后，直接委託退隱上海的鄭孝胥給薩鎮冰寫了封信，勸他不要炮擊武漢。果然，薩鎮冰在規勸下按兵不動，後來索性離開部隊養病去了。藉此機會，海軍官兵一舉反正，將炮口轉向了大清。武昌起義爆發一月，趙鳳昌在幕後運籌帷幄，施展出一套通天徹地的本領，身無一官半職，卻盡攬全局。”　　“真不要臉，把功勞全往自己臉上貼。”李想一臉做出來的噁心不服氣，特別是胡漢民那個“庚子之亂”，就像是罵他在漢口挑起“拳亂”！他揮着拳頭囂張無比的道：“民國局勢，是老子帶着兄弟們拿命在戰場拼出來的，甘他趙鳳昌屁事！洋鬼子忙着準備歐戰，他們那裡抽的出手管中國？這些怎麼就成了趙鳳昌的外交之功了？你怎麼不說我收復漢口租界就是他交涉的功勞？”　　“好了，好了。李帥，沒有人能搶走你的功勞！”看胡漢民和黃炎培漲紅了臉有和李想掐架的衝動，孫中山趕緊笑着來和解道：“但不可否認，南陽路十號的趙宅惜陰堂，是各派要人聚會之所，趙鳳昌與官僚、士紳、同盟會、光復會各方人士皆有往來。更重要的是，他們當中的多數人都和趙鳳昌一樣，‘感悵清政之不綱，非改弦易轍無可救治。抑且非一二長吏所能禍為福也’。至清廷‘皇族內閣’的出台，意味着立憲化作泡影。趙鳳昌‘乃更斷言清廷之無可期望，謀國必出他途以制勝矣’。這樣看來，趙鳳昌已經對滿廷失去信心，就應該是我們革命黨人拉攏的對象。”　　趙鳳昌名聲在外的奇謀妙斷、體制內外遊走的經歷、以及寓居“十里洋場”的獨特優勢，帶給趙鳳昌的最大好處，是豐富的人脈資源。辛亥前夜，趙鳳昌的朋友幾乎遍及朝野內外，政商兩界。張謇、湯壽潛、唐紹儀、梁敦彥、胡元��、熊希齡、鄭孝胥等聞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在家鄉常州，東南名士庄蘊寬、武昌新軍創始人吳殿英又都是他的姻親。革命黨一邊，趙鳳昌很早便結識了同盟會骨幹胡漢民。　　孫中山用手輕輕捶了一下樑柱，一副下定的決心說道：“我們黨人就在海外，沒有他們熟悉國內形勢。如今，南京臨時政府總機關宜如何組織？一切建設，宜如何預備？同人意見，宜如何發表？已獨立未獨立各省，宜如何交通？滿洲政府如仍存在，宜如何應付？北方軍隊如袁世凱、張紹曾等，宜如何聯絡？……一切紛紛錯雜，要儘快理清，儘快組織南京政府，惜陰堂是非去不可的！”　　李想冷笑道：“那我也陪先生走一趟，見見這個趙老頭！”　　默不作聲的汪精衛心裏猛的一驚，臉上卻不肯露出，不陰不陽的笑道：“只怕趙老頭吃不下你的拳頭！老頭子可沒有顧忠琛的身強力壯。”　　“怎麼？他要是顧忠琛一類貨色，挨我一拳算是輕的！你要是和顧忠琛一樣，我也照樣打你滿地找牙！”李想朝汪精衛揮了揮拳頭，沒有任何的理由，他看到汪精衛這張俊臉就想砸碎它。　　汪精衛被表現暴力的李瘋子嚇得臉色蒼白，強自鎮定了一下，勉強笑道：“匹夫之勇！碰巧打了兩個勝仗，還真以為自己天下無敵了。”　　“打不死你丫！狗……”李想火氣一下子上來了，擼袖子衝上去，差點把狗漢奸罵出口，幸好腦筋醒悟的早，趕緊轉個灣，“……曰的！”　　“夠了！李帥！”孫中山趕緊側身擋住臉色蒼白的汪精衛，道：“粗魯不能代表你的勇武！我願意帶你去惜陰堂，但也請你收起你的拳頭。”　　※※※　　此刻，隔着惜陰堂不遠的戈登路英國傳教士李德利公館，唐紹儀北方代表辦事處借寓，唐紹儀正和他的老鄉馮耿光扯淡。　　昨天孫中山的回國，唐紹儀與袁世凱立刻利用空中信道商定向清廷施加壓力。他在電致袁世凱，請代奏清廷的奏議中說：“民軍代表伍廷芳堅稱，人民志願以改建共和政體為目的。”表示南軍毫無讓步之意，並新從歐洲運到飛艇兩隻，預備空中戰鬥之用。孫文已由海外歸來，物望允符，人心愈奮，勢屈詞窮，無從置啄，惟有請開國民會議，取諸公決。倘君主可以保存，固屬幸事；即改建民主，皇室亦必優待。　　嚇唬滿廷的電報發了，現在就等着北京的回電。　　和唐紹儀扯淡的馮耿光既系同鄉又是比鄰，唐紹儀任總代表以前在京任郵傳部大臣，再前為外部侍郎，與馮耿光同住東單牌樓，唐紹儀住麻線衚衕，馮耿光住喜鵲衚衕。原來就熟識，到滬以後每日盤桓在一起，就更熟了，唐紹儀常把會議的情形和北方軍政活動的情形向他談起。　　唐紹儀在上海任總代表，梁士詒在北京任郵傳部副首領，實際也就是袁世凱的秘書長。密電往還都是唐、梁直接掌握。電報技術員姓區，也是個廣東同鄉，每天有電報來，由區翻譯出來就送給唐紹儀看，唐紹儀有時就交給馮耿光他們看看談談。從北方來的代表人數不少，但現在還能看看電報、談談局勢的人也不過兩三個人。　　唐紹儀和馮耿光正談得興起，區翻譯出一件北京拍來的密電，照例遞給唐紹儀看。　　電報說：樞府得電后，於是內閣全體相率辭職，未准。乃開國務大臣會議，繼皇室會議，隆裕太后召集御前近支王公會議，仍依違未決，且發言多不中肯。最後內閣再開會議，始由民政大臣趙秉鈞提議，謂時局危迫，禍懸眉睫，生靈塗炭，了無窮期，神州奧區，素稱天府，究不能因保全皇室。傾複國家。侃侃而談，傾動四座，慶親王奕�潦紫缺硎究梢越郵芴粕芤塹慕ㄒ椋�召開臨時國會，公決國體問題。毓郎、載澤強烈反對，但都說不出什麼理由，其他人贊成奕�戀囊餳�。隆裕太后當即下諭，乃決議全體上奏，採納唐紹儀的意見，請開國會取決君民政體。奏入，遂有召集國會懿旨。　　隆裕太后之懿旨：“予惟我國今日於君主立憲、共和立憲二者以何為宜？此為對內對外實際利害問題，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專決，自應召集臨時國會，付之公決。着內閣即以此意電令唐紹儀轉告民軍代表，預為宣示。一面由內閣迅速將選舉法妥擬，協定施行，剋期召集國會。並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罷兵。”　　袁世凱的計謀，招招得手。接下來就是商定了召集國民會議的具體辦法，以及國民會議地點等具體問題。　　唐紹儀看過很興奮站起身，說道：“北京回電來了，太后鐵緊的腮幫子鬆了，趕緊打電話給趙老頭子！”他一頭說一頭掛電話，電話里和對方仍是和過去一樣談得有說有笑，很融洽。　　唐紹儀掛了電話，馮耿光覺得奇怪，就問他道：“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為什麼先打電話給他？”　　唐紹儀不屑的說道：“秩老名義上是南方總代表，實際上作不出什麼決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見、能當事決斷的倒是這個趙老頭子。”看馮耿光一臉朦朧，不知趙某究是何許人，他又說：“趙曾在張南皮任兩廣總督的時候，做過他多年的親信幕府，後來又跟張到湖廣總督衙門做幕，可以說是參与機密，言聽計從的。他官名鳳昌，字竹君，江蘇常州人，讀書很多，不僅對新學很有研究，由於他隨張多年，國內情形、政治軍事了如指掌。”　　馮耿光又問道：“他有何權參与此事？”　　唐紹儀呵呵笑着搖搖頭，道：“由於後來張推薦趙到滬舉辦洋務，接觸江浙兩省的時人很多，尤其為張季老所尊重，張、趙交亦篤厚。現在江浙的程雪樓、湯蟄仙和南方的幾個都督同趙都有交情。民黨中人對國內情形並不怎樣熟悉，張是提倡實業救國的新人物，孫中山、黃興、胡漢民、汪精衛等民黨領袖對張不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視。他們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請教張，而張往往趨而謀之於趙，張每自南通來滬，必住趙家，這樣民黨中人自然敬重趙了。因此，南方要人如黃興、汪精衛、陳其美、程雪樓等有重要的事也來決策於趙。又因他長年病足，不能下樓，大家為了遷就他，就到他南陽路私邸惜陰堂去會見或開會，在和議過程中每星期當中總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湯壽潛、張謇、汪兆銘、陳其美等曾在趙家聚會。所以他實際是眾望所歸、洞悉全盤局勢的南方策士，通過他反而好辦事了。”　　經唐紹儀這一席話，馮耿光才恍然理解。

# 第三百一十七章 張良獻計

　　風雪漫漫，天氣嚴寒。　　雪林掩映中，只見一座雅緻精巧的小洋樓，在着繁華的十里洋場有若仙人隱居的福地。　　李想縱是心情不佳，亦看得油然神往。觀其居知其人，由此推之，可見惜陰堂主人是個懂得享受的老頭。　　樓舍前的空地那裡早泊了三輛馬車，顯然訪客並不止是他們幾個。　　李想隨眾人走下馬車，一名年輕人由樓內出現，向孫中山施禮道：“家父身體一直不太好，有和怠慢之處還請贖罪。孫先生和諸位請。”　　孫中山絲亳不以為忤，欣然領着李想等人步入小樓下層的客廳里。　　路上，趙鳳昌的兒子親熱的湊到孫中山耳邊道：“初民發難於武昌，風聲所被，舉國歡騰，人爭自效。然忽聞朝廷電調海軍赴漢助戰。海軍薩鎮冰素敬事鄭孝婿。鄭與寒家望衡，過從夙密，時棄湖南布政使職亡歸隱晦，即恰其電薩，勿炮擊武漢，以重民命。鄭繕稿即發。德國向主君政治，清廷及袁胥親德，即電外務部大臣梁敦彥，謂國內之戰，萬不可乞助外力，苟朝廷有所求與德國，務為阻遏。梁電允諾。又民軍及各省咨議局四向通電，獨遺內、外蒙古。會從叔叔澤時任張家口電報局長，即詳電使轉內、外蒙旗，同申義舉。頗有複電讚許者。又傳聞攝政王偶作豪言，謂朝廷上有好督撫在，何懼於革命。蓋指升允、岑春煊輩，由是即請張謇擬一請遜位電稿，同攜往遏岑，即日說其簽名發京師，以孤清廷之勢。類此舉措，謀定即動，率出臆見之所及，多不勝記……”　　李想心裏一陣惡寒，這位趙大爺酸溜溜的文言文聽得雖然不全明白，但也知道，和胡漢民說的不差亦多遠也，也就是在孫中山面前表明他們趙家功績：他們老趙家也是為民國出力了，他們家老頭子雖然沒有拿槍杆子上戰場，但是拿着筆杆子四處寫信，勸官場認識的一些熟人幫着革命黨一起搞清廷呢！　　“方蘇滬乍告光復，武漢戰事未巳。南京張勳負固自持，大江南北，各地自署都督者，林林總總，無所統隸，清廷內荏，尚稱用兵。袁世凱又巳蓄意盜國柄。於是惜陰堂賓客雲集，論政以外，兼及論軍，皆以增兵籌餉為言，請纓代伐為志。后黃興任大元帥於南京，明知餉源無所出，募勇之不勝戰，同患束手。常告來者以試先赴寒舍商之，遂歷有胡漢民、譚延�]，李烈鈞，柏文蔚各都督來洽。以至卸職之第九鎮統制徐紹楨，第八師軍人張厚琬、李書城、黃葆蒼、陳元白，鎮江都督林述慶，江北都督洪承點，吳松總司令李�y和，滬軍都督府參謀長黃郛，女子北伐隊長林宗素等，雜沓紛至，戶限為穿。其明識事理者，彼此推誠喻說，漸審實情。而矜才使氣者，猶不免拂然色厲。直至和議初開，始緩其事。所幸黃、汪諸君深知艱苦，能見其大。尤習知浙江光復，多出地方人士之斡略，頗不自封於黨籍，於是良便。”趙大爺����嗦嗦，沒完沒了，開始炫耀起來惜陰堂的都是那些大人物。　　孫中山聽了嘩然，在趙大爺面前致詞謙摯，也掉起文言來：“文計武漢義軍之發難也，固出同盟會涵之深，亦賴地方人士之策力，故文匆次歸國，抵滬翌日，即來惜陰堂……”　　李想可不吃這一套，他邪笑道：“世界潮流，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江浙光復，你們如不是知機轉變的快，只怕早死無葬身之地！一群革命潮流的投機者，得瑟個什麼？”　　趙大爺被李想的臭嘴巴氣得夠嗆。　　步上登樓的石階，門內有個供客人擺放衣物等的精緻玄關，兩名俏丫鬟早恭候於此，殷勤服侍客人們。　　那兩個俏丫環對年輕的李大帥特別有好感，服侍得體貼入微，細心為他拂拭軍裝上的雪塵，又以熱濕巾為他抹臉。　　諸事停當后，進入大廳。才步入門裡，一把嘹亮響脆的聲音在李想旁嚷道：“貴客來了！貴客來了！”　　李想猝不及防下被嚇了一跳，循聲一看，原來是一隻夷然立在架上的八哥。又看看孫中山他們也和他一樣被嚇一跳，一群人禁不住啞然失笑。　　大廳里，李想環目一看。這座大廳裝飾得高雅優美，廳內放滿奇秀的盤栽，就像把外面的園林搬了部分進來。　　一邊大牆處掛着一幅巨型仕女人物畫，輕敷薄彩，雅淡清逸，眉心微蹙，是個清代最流行的林妹妹士女圖。另一邊大牆上掛滿古今名家字畫，也有趙鳳昌自己的手跡，恰如其份地襯起惜陰堂主人的詩情畫意。　　此時廳內十多人都是低聲交談。　　孫中山領頭走進廳內，立時有一大半人物都站了起來，向這位中國革命的第一號人物施禮問好，其他沒有站起來的人顯是初次認識孫中山，這時才知他是誰，亦忙起立見禮。　　李想看孫中山一驚一乍的，這些人應該都是很有來頭，但是李想真的很無知，在他的意識形態中這些名人還不如上海灘的一個癟三杜月笙。　　孫中山謙遜的道：“革命大業，諸君子功定垂成，愚願幸償，猶當免繼全力。海外消息梗滯，百不得一，請祥述之。”　　“武昌起義爆發，老夫致電邀請同盟會黃炎培等人，與張謇、馬相伯等商討時局前途應付辦法，擬定的政見五條。”趙鳳昌遂一一陳述滬漢情事，哆哆嗦嗦的從書案上拿出一疊書函電稿給孫中山。“一，保全全國舊有疆土，以鞏固國家之地位。二，消融一切種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競爭。三，發揮人道主義，以圖國民之幸福。四，縮減戰爭時地，以速平和之恢復。五，聯絡全國軍民，以促共和之實行。”　　孫中山贊道：“這五條政見高瞻遠矚，超越了南北黨見。”　　“其後黃興到了上海謀政治統一，就是在此與張謇等人會晤。在下還草擬了《組織全國會議團通告書稿》。”趙鳳昌說道，翻出一張紙片給孫中山看。　　孫中山看《組織全國會議團通告書稿》寫道：自武漢起事，各省響應，共和政治，已為全國軍民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眾之制度，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美之建國，其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眾之幟，內伏渙散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卒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同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會議，均僅以襄助各州議會為宗旨，至第三次會議，始能確定國會長治久安，是以歷史必經之階級。吾國上海一埠，為中外線人所寄，又為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會議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同一，復人性之和平，務請各省舉派代表，迅速蒞滬集議。盼切盼切。集議方法及提議大綱如下：甲、集議之方法：一、通告各省舊時諮議局舉代表一人常駐上海；二、通告各省現時都督派代表一人常駐上海；三、有兩省以上代表到滬，即先行開議，續到者隨到隨議。乙、會議之要件：一、公認外交代表；二、對於軍事進行之聯絡方法；三、對於清皇室之處置。　　“此稿即為玄月二十一日蘇督程德全、浙督湯壽潛、滬督陳其美通電各省公推代表赴上海組織臨時政府電文的藍本？”孫中山看完之後心中一懍大驚失色，昨夜宋大小姐整理的文件稿件中有一份滬軍都督府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這份文本輾轉漢口、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如今已成南方獨立各省公認的立法機構，南方民軍制定法案、南京組織臨時政府、以及黃興宋教仁去南京組織選舉總統事宜，皆端賴於此。所以昨夜宋大小姐拿給他看的時候，他特別注意了的。　　趙鳳昌微微一笑，道：“清廷主政的袁世凱內閣派遣唐紹儀等人，來南方與獨立各省協商和議大事。唐紹儀一行經武漢轉至上海，他和其他代表下榻之處，都離趙鳳昌的寓所惜陰堂很近。當晚，唐紹儀不辭辛勞來惜陰堂深談。”　　趙鳳昌說著，又拿出一份《擬召開國民會議辦法稿》，孫中山拿着念道：“一、開國民會議，投票取決共和、君位題目，取決多數。取決之後，兩方均須承認。二、國民會議由各省電舉代表組織，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會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權。三、開會省數有三分之二，即可開會決議。四、開會場所在上海城。五、開會時間定於十一月初旬日以前，愈早愈妙。”　　趙鳳昌與北方要人梁敦彥、唐紹儀、熊希齡等人也有密切來往。黃興兵敗漢陽，回到上海，即在趙鳳昌家中與張謇、程德全等人會面。唐紹儀到上海議和，亦在趙宅與黃興面商，黃興此時已被舉為大元帥，有關議和的重要議題，都由他和唐紹儀協商。甚至南方議和全權代表伍廷芳亦常到趙宅與唐紹儀晤面。唐紹儀和南方十七省會談代表伍廷芳白天在公共租界市政廳商議停戰，“板起面孔，十足官話”，晚上則同往惜陰堂，此時談的，已是清帝退位的優待條件、誰來主政，以及怎樣讓外國承認等核心問題。　　趙鳳昌說道：“剛剛接到唐紹儀打來電話，隆裕太後下懿旨，同意召開國民會議。”　　孫中山腦際轟然一震，李想其他人也是大吃一驚，驚嘆於袁世凱的高超手腕。　　孫中山算是徹底服了趙鳳昌，接着又就即將去南京統一建國諸要端請教趙鳳昌。　　“彼時，清廷已經重新起用袁世凱，並令其組建責任內閣。”趙鳳昌精準地判斷，“各國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個人，已與皇帝無異矣。他的出山已經極大地穩定了人心。而南方革命軍，則事權不一，意見不齊，有未能趨於統一之勢。再加上財力、兵力都處於下風，北方可謂已經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　　“這該如何是好？還請先生不吝賜教！”孫中山像大耳劉備一樣虛心請教這位當世諸葛。　　趙鳳昌豎起三根手指，擺出一副諸葛亮的架勢道：“我有三慮、三策。”　　“還真以為在演隆中對。”李想看到他們這副樣子狂撇嘴。怎麼應對當前局勢，孫中山先生怎麼就不能聽聽他的意見，非要來請教這個趙老頭。　　現在的場面，李想覺着就像入關中的項霸王在問計張良一樣無稽，這樣愚蠢，而袁世凱就是趙老頭背後的劉邦。趙老頭給孫中山出謀划策，最終目的還不是為了袁世凱的霸業？

# 第三百一十八章 隆中對

　　趙鳳昌縱論時人，非常健談，顯出名動天下、江南名下士的本色，難怪能得到一個當世諸葛的稱呼，能把黃興和宋教仁都忽悠的找不到北。　　看汪精衛和胡漢民亦聽得津津有味的樣子，李想雖然非常不屑和蔑視趙鳳昌，但也還是初次聽到這麼深入剖析時局的連珠妙語，而且還是這個時代的人物對自己時代的見解，使他更是興趣盎然。無論趙鳳昌論斷對錯，目的如何，李想也不計較了。聽聽總有好處，沒有壞處。　　這時孫中山問道：“請問是何三慮、三策？”　　趙鳳昌捋須而笑，從容不迫道：“和議未定，南北相持，久則經濟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盡大之危險。賠款到期不付，各國責之北京，北京不應，責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同一，萬一列強借為口實，以佔據領土為質，難道陷於瓜分之危險。此可慮者一也。”　　對於李想這樣的穿越者而言，當然知道趙鳳昌這一慮純粹是杞人憂天，不免冷笑一聲道：“列強正忙着準備歐戰，那裡有精力管遠東的革命？你們以我真是瘋子，我收復租界也是瞄準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以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反感，如果要武力干預，早就干預了，他們不是不想，而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最後，李想看滿屋子江浙人，學着蔣光頭在史迪威事件后在一個場合中發表的慷慨激昂的講話罵道：“娘稀匹，都是帝國主義！有什麼好鳥？”　　眾人愕然向他望來。　　孫中山道：“想不到你對歐洲局勢也了如指掌。”接着一笑道：“列強雖然無暇東顧，但日俄近在咫尺，從沙皇到天皇，都有亡我之野心。此不能不慮！先生請繼續。”　　李想呆了起來，才想起這個時代的國人對洋鬼子敬畏的令人髮指的地步，實在是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被洋鬼子修理的太慘，這種敬畏餘毒一百年之後也還有殘留，崇洋媚外依然是風氣。李想只能哀其不幸，恨其不爭。　　趙鳳昌一臉不屑的吹鬍子瞪了一言沒有教養的李想，壓低聲音繼續道：“北京情狀，本已朝不保夕，自袁進都后，人心漸定，而於外交上、軍政上，袁尤佔有優越之勢力。蓋各國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個人，已與天子無異矣。東三省既以外交之牽制，不能宣告獨立，而山東、河南、直隸，又屬袁之根據舊地，將來大勢必趨於袁之勢力範圍，萬一袁將北京經營停當，外債、外交均已得手，基礎稍固，漸及於山東、河南、直隸三省，舉兵南向，以與我革軍相持，則彼此勝敗未可決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將成南北分離之局，全國領土，勢將縮小，南方人滿，將何以為移植之區域？此可慮者二也。”　　趙鳳昌說到這裏停下，慢吞吞的喝起茶來，眾人忙追問其第三慮。　　趙鳳昌嘆了一口氣，露出悲時傷世的神色，道：“南方各省，雖皆宣告獨立，然察其內容，事權不一，意見不齊，有未能趨於同一之勢。各處革軍，又多新募之卒、未練之兵，恐難言戰。南方各省軍政府內部，已有爭權奪利之事，彼此內訌，不久必潰，而團結一致，實非易事。倘因此不能同一，功敗垂成，袁將成拿破侖之事業。此可慮者三也。”　　孫中山眼中射出嚮往的神色，因為他早自視為領導中國革命的東方拿破侖或者華盛頓，而他亦是朝這目標努力着，而眼前的趙鳳昌就是未出山的卧龍諸葛孔明之隆中對。　　李想本來肯定地知道趙鳳昌在給袁世凱出謀划策，孫中山就是給袁世凱做嫁衣裳，但在知道趙鳳昌的三慮之後，又變得糊塗起來了。　　趙鳳昌卻低聲道：“以我看，今為南方計，欲與北方相持，有極重要者三策。”　　孫中山乾咳兩聲，掩飾心中的興奮，道：“請教先生了。”　　趙鳳昌正容道：“一、業經宣告獨立各省，宜商議組織臨時政府，籌劃全局。凡各省軍政、財政互相聯絡，務使將長江一帶布置完密，可守可戰，為進規北方之計。”　　李想更加糊塗了，趙鳳昌還真是在幫孫中山出謀划策？　　孫中山點頭道：“只要南京政府成立，立刻選舉大總統，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但是選舉大總統事宜，還請先生鼎立支持。”　　趙鳳昌笑着點頭道：“二、北軍所恃者京漢鐵路，轉輸軍餉，甚為便利。必須有一奇兵，直搗開封，足助豫人獨立，而盡北京之後援，革軍既克河南，截斷京漢鐵路，漢口北軍不戰而降矣。”　　李想恍然回過神，趕緊說道：“我已經派去一隻精銳由漢中進入關中，支援潼關戰場，只要擊退潼關北洋軍，立刻出關。我再派出一支軍隊由襄陽窺進洛陽，兩路大軍配合河南同盟會舉義，必能把段祺瑞和北洋第一軍困死在信陽。”　　所有人都吃驚的看着李想，實在想不通他竟然有這樣驚人的實力，也想不到湖北戰鬥剛剛結束，他就偷偷摸摸的已經派出部隊進入了陝西戰場，布武全局了。十萬江浙聯軍剛剛打完光復南京的戰役，就精疲力盡的無所作為，而他剛剛經歷湖北戰場的惡戰比起南京戰役更加的慘烈，他的實力非但沒有受到損傷，反而更加的膨脹了，這個李瘋子也實在太恐怖了，也難怪他有這樣的底氣，狂吼着：北伐，北伐！將革命進行到底！　　孫中山也好像第一次認識他一樣上下打量着他，在他的映像中李想最多和胡漢民在廣東擁有的實力差不多，或許更加不如，畢竟辛亥的主戰場就在湖北，打退北洋軍之後自身必然傷痕累累，要真出兵北伐也是有心無力，真是想不到啊想不到！如果李想真有這樣的實力，那麼他在南京上任大總統，底氣也要足很多！　　也許李想太年輕了，所有人在看到他的第一眼都不免對他的年輕產生輕視。　　如果李想真有這樣強大的實力，趙鳳昌也要從新估量南方的整天實力。趙鳳昌腦子飛速旋轉，呆愣半響，才知道自己失態，趕緊咳嗽一聲。一群同樣驚愕的發愣的人清醒過來，互相尷尬的笑笑。　　趙鳳昌整理一下混亂的思緒，才說道：“三、北京財政危機，已達極點。而南軍盡得江南富庶省份，若鼓勵貿易，經營稅餉，既有長江河流交通之便，又佔蘇、浙、閩、粵港口外貿之利，財政、武器，均易張羅，可為持久之計，北軍雖多，無能為也。”　　“先生洞察進微，謀略過人，三慮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對。”孫中山表現出大耳劉備的胸襟道，“多謝先生指點。”　　李想聽完，剛想評說江浙財政，獻出他在漢口理財的手段，門外腳步聲響起，守在門外的俏丫鬟報入來道：“南京的各省聯合會委派廣西馬君武、山西景耀月、安徽王竹懷、江西王有蘭等六人為代表，專程來上海歡迎孫中山先生。聽說孫中山先生來了惜陰堂，他們也直接過來，正在外面求見。”　　眾人大感愕然，均想不到南京來的代表如此急切，竟然等不了片刻，尋到惜陰堂來了。　　馬君武進來就對孫中山說道：“代表團擬舉先生為臨時政府大元帥，先生之意如何？”　　孫中山先生汪精衛昨晚提到過的臨時政府“大元帥”，但是依然故作安然的微笑道：“要選舉，就選舉大總統，不必選舉大元帥，因為大元帥稱，在外國並非國家之元首。”　　馬君武心中苦笑，偷偷看了一眼正襟危坐的汪精衛，說道：“代表會所議決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本規定選舉臨時大總統，但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到漢口試探議和時，曾表示如南方能舉袁為大總統，則袁亦可贊成共和。因此代表會又決議此職暫時留以有待。”　　山西景耀月也加油添醋的說道：“就在昨天，唐紹儀將召開國民會議的協議電告袁世凱。當天，袁世凱據唐電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會議，以決大計。袁奏稱：‘唐紹儀計無所出，苦心焦思，以為祗有速開國民大會，徵集各省代表，將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之一法’。其最近兩項來電，略謂：‘彼黨堅持共和，不認則罷議。罷議則決裂，決裂則大局必糜爛。試思戰禍再起，度支如何？軍械如何？豈能必操勝算。萬一挫衄，敵臨城下，君位貴族豈能保全？外人生命財產豈能保護？不幸分崩離析，全國淪胥，上何以對君父，下何以對國民。如召集國會，採取輿論，果能議決仍用君主國體，豈非至幸之事。就令議決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極優隆，中國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較然。若再延緩，禍害立至’等話。又稱：‘現計停戰之期僅餘三日，若不得切實允開闊會之諭旨，再無展限停戰之望，勢必決裂。惟有即日辭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語。臣等接閱之下，憂心如焚，內察民情，外觀大勢，實逼處此，無可轉圜……惟有吁懇召集宗支王公，速行會議，請旨裁奪，以定大計。由於袁、唐上下勾通，對清廷進行恫嚇，清廷已經被迫贊成召開國民大會。袁世凱立即複電唐紹儀，今天正與伍廷芳切實討論選舉辦法，進行第五次和談。”　　“那不要緊，只要袁真能擁護共和，我就讓給他。”孫中山落落大方，對大總統還真不怎麼眷戀，“不過――總統就是總統，臨時字樣，可以不要。”　　孫中山反對大總統之前冠以“臨時”二字，是因為他在歸國前向西方各國商談借款時，他們都表示，中國正式成立共和政府時，才可考慮。　　“既然你們要推袁世凱上臨時大總統的寶座，那幹嘛還來找孫先生？拿人消遣？”李想毫不客氣的說道，他可沒有孫中山好說話，沒有黃興好忽悠。　　眾代表一臉的尷尬，看着李想不知道該怎會回答。　　雖然清朝朝廷，經過御前會議討論后，今早發布諭旨，同意上海會議上兩個代表關於召開國民會議的協議。但是對於上海會議達成的這個協議，在已經宣布共和的各省的當權派以及集合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們中間，引起了疑慮和反感。這是因為：第一、袁世凱雖然再三要求停戰，卻乘機派兵侵入山西、陝西，這使人們認為他是實行“南和北戰”的策略，在和平煙幕下爭取時間，加強他在北方的地位，以便進一步用武力對付南方。如果再要推舉代表召開新的會議，那就使他得到更多的時間。第二、袁世凱公開主張維持清朝皇室、實行君主立憲，這就使那些願意袁世凱來擔任民國總統的人們懷疑他是否有此決心。第三、如果還要舉行一個新的會議來決定君主或民主的問題，那就是否定了已經在南京召開的各省代表會議的地位。　　而在孫中山回國以前，各省都督和各省代表會議已經醞釀成立臨時的中央政府。但是他們找不出一個公認的有威望的領袖人物，而且他們在企待袁世凱來擔任總統，因此，他們只是推舉了黎元洪和黃興做為大元帥、副元帥，暫代臨時總統的職權，而這兩個人又都沒有就職。只是因為袁世凱遲遲不作出最後決定，他們才感到有必要迅速把中央政府成立起來。已經宣布共和的各省各自為政的局面不能長久保持下去，這固然是他們要成立中央政府的一個原因，但是這還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有兩點：第一，他們認為，成立了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得到外國的“承認”。當時參加革命的所有人，包括真正的革命派，更不用說投機分子了，都把帝國主義列強的“承認”看做是首要的事。第二，他們又用成立中央政府來向袁世凱示威，但並不是同袁世凱決裂，而是企圖迫使他早下決心拋棄清皇朝。因此，他們只願意把新政府稱為“臨時政府”，而孫中山只能是過度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雖然反對用“臨時”的名義，李想更是反對推“袁”，但他們的主張沒有被接受。　　馬君武尷尬一笑道：“大家都知道，如袁世凱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最為有利，並確定袁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因素是多方面的。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本就是為這個目的而籌劃，取消‘臨時’二字，這還要發生修改組織大綱問題，牽扯局面甚廣，只有俟回南京與代表會商量……”　　“馬勒隔壁！還商量個屁！”李想排着桌子破口大罵道。“你們瞎了眼了，看不出袁世凱是‘帝制自為’絕不可信賴的奸雄，他實為共和國之梗。今日推‘袁’，中國明日必遭末日浩劫！”

# 第三百一十九章 舌戰惜陰堂（一）

　　所有人都看出這個粗野的李大帥就是沒有教養的兵痞子，但是孫中山卻沒有這樣看。他眉頭深鎖的說道：“得知武昌起義爆發后，我也曾認為此次成功實屬萬幸……如果湖廣總督瑞��不逃，第八鎮統制張彪不走，黎元洪不任湖北都督，那麼，清軍各級指揮官就不會四處遠飆，滿廷封疆大吏不會紛紛獨立，地方政府仍然可以控制局勢。因此，僅僅過了兩個多月，南方已有十三省獨立，如今想來，確實有恍如隔世之感，卻也擔心武昌起義的成功太過迅速，國人還未能知曉我黨人前赴後繼之人及共和之價值，革命政權將面對滿清遺留下之惡劣軍閥、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如果不能迅速將此等餘毒剷除，遺害民國之種種禍患未有窮期……”孫中山說到這裏忽然展顏一笑，“但是，無論是戰還是和，無論是慶幸還是憂慮，新的時代就這樣開始了。”　　趙鳳昌一聲長笑，把孫中山和各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后，才胸有成竹地道：“當然，孫先生。但我們亦不得不去假定，如果不進行南北議和，而是因共和政體之實，導致以清室和袁世凱為一方，與南京共和政府一方之間發生南北戰爭，會產生什麼樣的結局？不過，如從袁世凱公開反對共和、且均持君主立憲以及暗殺革命黨人吳祿貞的行為來看，戰爭大概是不可避免的，結局也恐怕難料。戰事久拖，民不聊生是一回事，還會如太平天國一樣引來外人干涉……”　　李想心中暗罵，誰都知道孫中山一直奉行太平天國的舉義策略，這趙鳳昌如此一針見血去揭孫中山的瘡疤，實在過份了點。還有同盟會黨人最害怕的就是革命戰爭的延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所以他們看到帝國主義列強對袁世凱的支持，才認為舉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們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國。　　孫中山臉上現出憤慨之色，卻一時找不出話來辯駁。　　李想顯是不能容忍孫中山就這默認趙鳳昌的歪理，冷笑道：“就算髮生南北戰爭，至少在革命問題上，這是我們與袁世凱意志上的抗衡，這更是對中國革命最基本的考驗，也是告訴袁世凱，犧牲的熱血，我們隨時準備着！即使如你們這樣退一萬步來的設想，不推‘袁’的後果就是這一戰非打不可，而且很大可能出現波蘭人那樣的羞辱，我們有沒有意志來承受這個東西？我承認你們這種設想是有現實意義的。就好比你和你的妻子逛公園，歹徒用刀逼着你搶走你們的錢財，你忍耐下來了。然而歹徒並未罷休，他示意你滾蛋，並脅迫你的妻子朝密林里走。這時，你明知反抗只能徒增流血�D�D然而，仁義的情懷令你反抗了，並且喋血了。凡夫俗子是很難將此認同為一種智慧的，但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種威懾！流血會讓歹徒的淫興消退，流血會使妻子激起勇敢的心，她可能因此逃脫厄運，或以自尊的悲壯的心消除自己的恥辱感。流血將在未來歲月中向歹徒復讎，它將在命運上對作惡的人以壓迫。所以我們應以坦蕩正大的強力糾正南方部分勢力的迷航時，應扭過頭逼視洋鬼子的眼睛喝出這樣一聲：你敢？！”　　孫中山和胡漢民心中贊好，此子確是不同凡響，這口才不輸於汪精衛。　　大家正以為趙鳳昌無詞以對時，趙鳳昌微微一笑道：“李大帥的話當然深有道理，但着眼點仍是建立在無數流血犧牲之上，豈知這樣的犧牲最是不智，最是無謂！而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最為有利，可以兵不血刃建立共和之目的，這又何樂而不為？何況武昌舉義不久，英文報紙《民立報》即以《歐洲關於中國革命之電報》為題的新聞報道中說：《每日鏡》、《倫敦晚報》及其他各報宣言孫先生已選袁世凱為第一總統。此間輿論極贊成袁世凱聯合革命黨，並望孫勿念舊日之恨，袁當有以助其成功，云云。”《民立報》是在中國享有最大侵略權益的英國報紙。　　孫中山容色一變，冷哼一聲，道：“外國報紙之說毫無根據，當時我尚在美國，根本沒有已選袁世凱為第一總統這回事，英國的一些報紙如此公開宣傳，純屬造謠。”　　孫中山親自闢謠可說合情合理，可是他之前確實有過袁世凱雖不可信，“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的言論，現在跳出來迴避總嫌不夠說服力。　　李想心叫不好，孫中山之前是因為身在海外，不知國內局勢的情況下確實說過一些不恰當的話，但是情況已因時而變。　　“英國報紙之所以如此宣傳，決非偶然，而是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國的新的代理人以維護其在中國的侵略權益，免遭革命損害的表現。”急切的李想已經不管不顧自己所用的詞彙是多麼的新穎，也不管不顧他們明白多少，只是搜腸刮肚的尋找關於當時英國針對辛亥革命的資料。　　“……英國在中國是擁有最大侵略權益的帝國主義。它在中國的貿易總額，包括香港在內超過其他各帝國主義國家在華貿易的總和。而被革命風潮席捲了的長江流域，恰好又是英國的傳統勢力範圍，它的在華投資3/4在這個地區。因此，英國在武昌起義爆發后，急於希望局勢能夠儘快地恢復平靜。但是，究竟怎樣才能使被革命打亂了的舊秩序迅速地得到回復呢？直接出兵干涉么？”　　李想做了個詢問的動作，又自問自答：“根據歐洲形勢判斷，它認識到這樣做是不利的，因為這樣做，就意味着向中國人民宣戰，而現在的歐洲已經是個炸藥桶，為了防範崛起的德意志，他在本土抽調不出多少兵力，微薄的兵力除了會危害到它的臣民在華的生命和財產，根本扭轉救不了滿廷。所以與中國的戰爭開打，得便宜的不是英國，而是緊鄰中國的俄國和日本。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既不冒出兵干涉的風險，又能使被革命打亂了的舊秩序迅速地得到恢復呢？這在英國政府看來，最好的辦法是讓袁世凱出來收拾局面。這是因為它認為，袁世凱在當時的中國是最有能力維護舊秩序的強有力的人物。事實上，庚子之役，袁世凱在山東的措置，甚得洋鬼子稱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務部尚書，對內推行新政，對外聯好英、美，聲譽日隆。罷黜之後，清政府每況愈下，英、美對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願革命黨得勢，希望袁世凱再出秉政。　　在袁世凱隱居垣上村的時候，有外國報紙報道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在與日本公使加藤討論中國的局勢時就說：我認為，中國有一個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內閣是軟弱的，優柔寡斷的。這個內閣以不現實的政策將自己推向深淵。它的活動可能給自己招致國內革命。很可惜，袁世凱及其擁護者，如唐紹儀等人，沒有擔任國家公職。”　　李想最後得出個結論道：“這說明：早在武昌革命爆發前，英國政府就希望袁世凱出來秉政了。弄清楚了英國政府的這種意願，你們對於《每日鏡》、《倫敦晚報》等英國報紙竟然無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種宣傳也就不會感到驚異了。”　　李想的論據在百年之後沒有什麼出奇之處，但是在這個時代，絕對值得所有人深思。　　趙鳳昌乃巧辯之士，知道這條無法辯駁，但是可以選擇避重就輕，他哈哈笑道：“我記得武昌黨人在《民立報》以《敬告袁項城》為題的短評說：今幸天誘其衷，清廷屬治兵柄，此誠千載一時之嘉會也。人心歸漢，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雖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孫帝王萬世之觀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萬萬眾，為第一期之大政長，與環球總統、君主相周旋於玉帛壇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民立報》發表上述短評的時候，袁尚在彰德，這說明袁尚未出山，革命黨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長相勉了。”　　趙鳳昌強聞博記，直接找來證據揭革命黨人的短。　　李想氣得漲紅了臉，破口大罵道：“馬勒戈壁！娘西皮的！這還不都是黎元洪這個肥仔和武昌的一群軟蛋搞出來的！”　　趙鳳昌不依不饒的說道：“繼上述短評以後，公開出來鼓吹袁世凱可做大總統的還有旅居歐、美的一些華僑和留學生。”　　趙鳳昌在堆滿書卷報紙書架上隨手一抽，抽出一疊《神州日報》丟給李想，李想一看，1911年11月2日的報上刊登了倫敦華僑、留德學生和芝加哥旅美學、商全體等三封鼓吹爭取袁世凱做總統的電報。這三封電報是：　　倫敦華僑致全國同胞電。“全國同胞公鑒：救亡之策，惟泯漢滿，和革黨，調新舊，速建聯邦共和大國，優養廢帝后，不可遲疑失時。……務乞億兆同胞，軍民一心，速迎天機，各守公法，速建共和立憲國。袁世凱資格，適於總統，外論亦協，方不可折入滿洲，存帝自擾。即為滿人計，亦宜如此。……華僑泣血布各報。”　　留德學生電。“各報館鑒：主張自開國民會議，廢滿帝建共和，袁助民黨中外歡迎，已電資政院。留德學生。”　　旅美芝加哥華僑電。“各報館鑒：項城宜於漢族總統，勿任滿洲利用以延虜祚。如果甘為滿奴，誓為三百九五兆人寸磔此漢奸，以謝同胞，旅美學商全體一致。旅美芝加哥華僑公電。”《神州日報》在刊載了上述三封電報后，又分別於11月4日和6日，先後用《忠告袁世凱與東南各督撫官吏》、《再告袁世凱》為題，發表了兩篇社論。　　在《再告袁世凱》中說：“滿人知其覆亡在即，乃師以往諸酋之故智，令公視師，欲公出為曾國藩第二，殊不知時事既移，曾氏已為天下所唾罵。今日為中國前途計，為萬民生命計，乃至為公個人計、聲譽計、身家性命計，惟有聯合鄂軍，卷旗北向，以如虎之新軍，掃黃龍之殘局，然後黃袍加身，為中國共和國初開幕之第一任大總統，則國人感公，外人慕公。天下豈有到手之華盛頓棄而不為，而甘心效法梅特涅者？”　　其後，該報又於11月15日，以社論形式發表的沈朵山、孫星如二人來稿――《新國家建設之謀划》（續）一文說：“仆等之愚，以謂今日滿漢相持，其向背足為中外所重者，當推袁世凱。……為今之計，惟有聯合已告獨立各省，公舉夙負名望之人為代表，造袁往請，更宜乘袁氏未北行之前，倍道而行，如袁行至北庭則事又多一周折矣。且今日無論袁之人格與共和政府相容與否，顧彼為名譽計，一時必自感受。吾中華民國能納袁氏則可杜外人干涉，速滿族之滅亡，免生靈之塗炭，目前之至計最要法著也。”　　這篇文章從其內容看，是寫於袁世凱尚未到北京之前。袁是11月13日到北京的，此文寫作的最晚日期當在10日左右。《民立報》和《神州日報》，當時都是革命黨人在上海所掌握的報紙，在從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兩周的時間內竟然發表了這麼多鼓吹爭取袁世凱做第一任大總統的言論，這就說明了當時在革命黨人中確實存在着一種認為爭取袁世凱反正、舉袁為總統對革命最為有利的心理狀態。　　李想和孫中山搶着把報紙看完，冷汗刷刷的流下來。　　李想血管都快氣爆炸了，偏又找不到反駁的話，袁世凱都已經被中外報紙吹成民心所向的一代偉人了。這也從側面應證了李想一句話：英雄就是靠吹出來的！　　李想花巨資成立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和中外報界巨頭戰鬥，也只是吹出一個革命傳奇英雄李大帥，這個英雄還常被別的報紙冠以瘋子之名，它還無力扭轉中華大地吹起的推“袁”風潮！

# 第三百二十章 舌戰惜陰堂（二）

　　趙鳳昌看到李想和孫中山都沉默了，不由想起李想那句已經傳唱上海灘家喻戶曉的詩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辜名學霸王”，那肯放過乘勝追擊的機會，不禁欣然笑道：“其實今日滿漢相持，其向背為中外所重者，當推袁世凱，袁世凱為漢人，袁世凱之資格，宜於漢族總統。而且外國輿論主張舉袁世凱為總統，舉袁世凱可以杜外人干涉。又有舉袁世凱可以速滿族之滅亡，免生靈之塗炭。”　　孫中山深深看着趙鳳昌，露出思索的表情。　　李想心叫不好，孫中山顯然對推“袁”還在考慮階段，對於國內局勢不太了解，對於歷史會是怎樣的走向更是不知道，很容易受到趙鳳昌的蠱惑，若孫中山給讓位給袁世凱，誰來號召北伐將革命進行到底？李想嗎？他還真沒有這樣的號召力。　　李想忍不住瞪着趙鳳昌道：“袁世凱有操莽之遺風，他在汲汲收攬兵權，欲其身享無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實，吾人決不能以無數鮮血，億兆無量之犧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為富貴之資。”　　趙鳳昌冷笑道：“袁世凱就算是二皇帝，是活曹操，但只要他肯推翻滿廷，他為什麼就不可以做大總統？”　　李想怎會對他客氣，瞪着他微笑道：“推翻滿廷，革命就算成功了？驅除韃擄，中華就能恢復了？”　　趙鳳昌顯是曾對這問題下過一番研究，嘲弄道：“今日中國落後不是滿廷一手造成的？反滿難道不是同盟會的革命方針？”　　武昌起義后，革命黨人一再宣傳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難道他們對袁世凱的反動本質毫無認識么？當時革命黨人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認識？應該說，這既有歷史的亦有現實的根源；既有認識問題，也有力量對比問題。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是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理論準備十分不足的情況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他們所宣傳的內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滿”革命兩個方面。他們認為，嚴重的亡國滅種危機，是清朝的反動賣國造成的。清廷為什麼會放手賣國，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一個“異族”的朝廷，所以對漢族祖先艱苦創業留下來的家財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賣。清廷不僅放手賣國，而且對內實行殘酷的封建專制統治和種族的歧視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統治，就必須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基於這種認識，他們提出了“排滿”革命的口號，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這一口號，實質上包含着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對內反對封建壓迫和種族歧視內容的戰鬥口號。因此，它能夠迅速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對推動革命運動向前發展起了积極的作用。但是，這個口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它沒有把所包含的內容明確地表達出來。　　李想絕非理論家，革命所包含的內容更加無法明確地表達出來，不過這時勢成騎虎，只能硬撐下去道：“中國的革命是既要進行反對本國封建專制統治的民主革命，又要反對外部的帝國主義侵略以維護民族獨立的民族革命。數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封建專制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藉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專制的深淵無法自拔。今天我們的革命推翻了滿廷這箇舊的封建專制，但是又推出袁世凱這個新的封建專制，這根本就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專制的性質嘛，還談什麼共和？為了這場革命，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我們同志流了那麼多的血，做出那麼多的犧牲，又算個什麼？”　　李想這番不算高明的理論，在二十一世紀可說人盡皆知，但對這時代的人來說，卻是非常新穎震撼，使得孫中山、胡漢民等同盟會黨人立時對他刮目相看。　　孫中山和胡漢民都在心裏做着反思：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叄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亟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謂‘民國共和’則僅取得從來未有之名詞而已。至其實質如何都非所向。　　武昌起義后，不僅很多一般的革命黨人，以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漢人做了大總統，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連孫中山、黃興這樣的革命領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於革命黨人過分強調滿漢對立，簡單地宣傳“排滿”，這就使他們不僅沒有把漢族的官僚和軍閥當作革命對象，反而把他們當作可以爭取的同胞兄弟。所謂“論地位則為仇讎”，“論情誼則為兄弟”。只要他們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即可“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這種長期而反覆的宣傳，在革命黨人和一般的民眾中自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武昌起義后，許多人繼續強調滿漢矛盾，接受甚至擁戴清朝的督撫宣布獨立，正是這種思想指導下的結果。“舉袁”方針的提出，自然與這種指導思想是分不開的。袁世凱既為漢人，只要他站到“反滿”的行列中來，他就可以“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從這一點來講，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舉為大總統，不僅不足為怪，而且也是合乎邏輯的。　　趙鳳昌顯然未想過這問題，一時語塞。　　汪精衛雖是同盟會人物，但一來大家同是推“袁”人，知道這時候不能沉默了，再沉默下去孫中山估計上任大總統之後立刻撕毀和議，舉旗北伐。他說道：“在兄弟看來，儘管袁世凱有欲其身享無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實的反動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將會受到限制，不可能為所欲為，搞專制獨裁。”　　李想呆了一呆，暗忖自己總不能向他們解釋袁世凱後來逼走唐紹儀，暗殺宋教仁，解散國會，最後宣告稱帝……像汪精衛這樣不少革命黨人雖已看出了袁世凱的反動本質，但卻沒有從根本上反對袁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這個方針，就是他們把共和制度看得太理想了。　　從南京派來歡迎孫中山的安徽代錶王竹懷是個秀才，在李想發獃的時候好不容易找到這個插話的機會，立刻說道：“當日亦頗惑於共和二字，以為共和之國，國即政府，政府即國民，絕無相衝突之虞。故對於選黎元洪為都督也，視黎元洪雖無用，然鄂軍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國民所公有，監督之，扶持之，雖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鎮，於是亦隨眾人附和而贊同之。及后對於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也，雖知袁氏之為人反覆，然亦自解慰曰：如許頭顱生命購來之共和，終不致任袁氏破壞之。政府者國民之政府，決不致為袁氏所把持，於是亦坐視眾人贊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狀，日不絕書於報紙。驚武昌之殺氣，嘆燕京之妖氛，設使當日有見及此者，竊知我國民雖肝腦塗地，亦不願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結，貽后無窮之禍也。”　　安徽代錶王竹懷秀才的這一段話很生動地表現出許多革命黨人對共和的幻想，也反映出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幼稚。毛主席就說過，這是幼稚病，得治！　　趙鳳昌算是緩過神，笑道：“今日吾國民之心理，其希望革命之成功者，固已佔其多數，中心之惴惴莫釋者，只惟外人之干涉是慮。”接着向李想冷哼道：“李帥以為呢？”　　促使革命黨人形成借袁世凱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並確定袁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則為害怕革命戰爭的延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看到帝國主義列強對袁世凱的支持，認為舉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們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國。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為出發點的。可是，由於領導這場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自身的軟弱，又看不到能夠抗拒帝國主義的力量，他們不但不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小心翼翼地力圖避免革命損害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權益。早在同盟會成立后的《對外宣言》中，就明確宣布承認清朝政府與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償款外債照舊承認”，“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武昌起義后，各省軍政府嚴格執行了《對外宣言》中所規定的各項承諾。　　李想想到這裏，變得更加沉默。眾人包括孫中山在內，均以為他詞窮，趙鳳昌和汪精衛更是露出輕蔑之色。　　李想心中苦笑，自己又不是雄辯家，也不是理論家。　　廣西馬君武不屑地看了李想一眼，道：“克強也常說：此時民軍已肅清十餘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他又說道：“東南人民希望項城之心，無非欲早日恢復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　　他們害怕革命會因帝國主義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這種害怕列強幹涉的心理，不僅在一般的革命黨人中存在着，即使革命的領袖也同樣存在着。　　當然，是袁世凱而不是其他的漢族大官僚為革命黨人所擁戴，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為袁為“中外所重”。黃興在給袁世凱和汪精衛信中所說的“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項城雄才英略，素負全國重望”，並非全是客套話，而確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當時在人們心目中的袁世凱的形象，並非他後來成為竊國大盜的形象，而是一個在清廷中開明的頗有作為的漢族的封疆大吏的形象。這與袁世凱在清末积極推行“新政”，支持立憲，主張成立責任內閣，欺騙了不少人，在上層社會特別在立憲派人中有相當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黃興在給袁世凱的信中所說的“以明公個人言之，滿廷之內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當系指此而言。革命黨之所以“舉袁”，更為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武昌起義后，他迅速地攫取了清廷的軍政大權，只要他贊成共和，即可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體。所謂如袁世凱“能顧全大局與民軍為一致之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正明白地道出了革命黨人擁袁的用意所在。　　汪精衛見李想已經毫無反辯能力，更是趾高氣揚，得意放言道：“武昌起義后，帝國主義列強之所以尚未進行干涉，一則是因為戰亂之為日淺也，久亂則干涉繼之矣；再則是列強利害相權，尚在觀望，步調未齊，計劃未整，一旦權利均衡，終議判決，則棼然並起矣。夫干涉事絕非可預為宣告剋日而進者……一旦干涉提出而軍國之步調亂矣。時假令為和平之干涉，提出尚有躊躇計劃之餘地，倘使若三國還遼之役，強制服從懸一標的，繼以兵力出師與提案並進，當應以如何之方策斯則國人所當日夕思維不容漠置不容自諱者也。夫欲免列強之干涉，莫利於速期革命之成功，欲使革命成功莫急於破舊政府之中央機關……”　　至於怎樣才能使舊府的中央機關破壞，革命迅速成功，避免“久亂”而引起列強的干涉呢？汪精衛不說，大家也很自然地就會得出鼓勵袁世凱反正，迫清帝退位，以建民國，實為最簡便的途徑的結論來。　　李想被汪精衛差點氣得爆血管，不知道為什麼他特討厭汪精衛這張得意忘形的漂亮臉蛋，衝口而出道：“放屁！”　　話才出口才知糟糕，果然眾人眼光全集中到他身上來，汪精衛更是不屑地看着他冷笑道：“原來李帥還有話要說，小弟願聞高論。”　　李想感到孫中山的灼熱目光正盯着自己，硬撐道：“沒有犧牲的熱血，你們還鬧什麼革命？既然革命了，就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犧牲的熱血，我們也有。”孫中山失望地嘆了一口氣道：“推‘袁’並不是害怕犧牲，更多的為了保全這個國家。革命軍驟起，有不可嚮邇之勢，列強倉卒，無以為計，故只得守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勢頓挫，則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慮？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　　孫中山的這段話表明：他之所以採用“舉袁”的方針，就是因為害怕革命戰爭的延長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導致革命像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　　“臨時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孫中山先生定下論調，制止了衝動的李想，又道：“本月十三日為陽曆一月一日，如諸君舉我為大總統，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職，同時宣布中國改陽曆，是日為中華民國元旦，諸君以為如何？”　　馬君武苦笑道：“此問題關係甚大，因中國用陰曆，已有數千年的歷史習慣，如毫無準備，驟然改用，必多窒礙，似宜慎重。”　　孫中山眉頭大皺：“從前換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現在推倒專制政體，改建共和，與從前換朝代不同，必須學習西洋，與世界文明各國從同，改用陽曆一事，即為我們革命成功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須辦到。”　　馬君武依舊苦笑道：“茲事體大，當將先生建議，報告代表團決定。”　　孫中山也耐不住無名火起，長身而起。　　胡漢民一呆道：“逸仙！你要干什麼？”　　趙鳳昌和六位南京來的代表亦轉過頭來望向他。　　孫中山先生故作瀟洒哈哈一笑道：“趙先生確是孔明再世，三慮、三策堪比隆中對，文有幸拜識，告辭了！”　　趙鳳昌微微一笑，道：“阿岳！替我送客。”　　汪精衛等亦無奈站了起來，陪他一道離去。　　天色已經黯淡，風雪也停住，李想在惜陰堂的大門口站住，悠悠悵然道：“導師，你們先回去，我想獨自走走。”　　孫中山嘆息一聲，道：“唉！我了解你現在的心情，但你認為與他們爭論會有結果嗎？我就跟你交個底，和議無論如何，北伐斷不可懈。”言下支持李想將革命進行到底，但也不放棄與袁世凱的和議。　　李想一臉喪氣，無神的眼睛仰望晦暗的天空，不想再糾纏這個問題，一顆失落的心非常的想念湯約宛，非常想和她過這個聖誕。

# 第三百二十一章 聖誕禮物

　　天色慢慢黑下來，街上洋人越來越多。燈火輝煌，犹如星海。衣香鬢影，喧笑不絕。今天是聖誕節，外灘又是洋人聚集的地區，節日氛圍非常濃厚。　　公園中央廣場上是一顆巨大的聖誕樹，五彩繽紛的燈光透過聖誕樹的枝椏灑下，斑斑駁駁。　　木製長椅上冷冰冰的，李想把上面覆著一層厚厚的積雪掃乾淨，又脫下褐色風帽斗篷鋪在長椅上面，然後拉着湯約宛的小手坐到他的身邊。　　湯約宛如瀑的披肩黑髮在寒風裡輕舞，今夜的她沒有束馬尾。　　李想深皺的眉頭，好像在想什麼，一種疏遠的氣息讓人難以接近。　　湯約宛伸出手挽住他的胳膊，側頭望他，眼底有種溫柔的神情：“怎麼突然想起來我家呢？你不知道我父親很討厭你嗎？”　　“那……”李想沉聲問，無比認真的凝視她：“你有討厭我嗎？”　　湯約宛怔了怔，才明白他問的是什麼，笑一笑道：“沒有。”　　這個笑容讓李想暗松一口氣，又追問道：“喜歡嗎？”　　“沒有。”湯約宛笑盈盈的眼睛亮亮地斜睨着他。　　“沒有？”李想錯愕的說道，整個身體都僵硬了。　　湯約宛懶懶地打個哈欠，呵出一串白霧，狡黠的看着李想，撒嬌地問道：“今天是聖誕節，你有沒有禮物送給我呢？”　　黑暗中，李想的臉色有一絲慌亂，立刻又穩住。他空手而來，哪有什麼禮物？但是他還是咬牙道：“有！”　　“是什麼？”湯約宛很驚奇，剛剛就是隨口問問，故意找點事為難他。　　李想恢復從容的反問道：“你想要什麼？”　　“呃……想不出來……”湯約宛想了想，眨眨眼睛，笑着說，“因為你從來沒送過我什麼。”　　“你喜歡什麼，明天我派人陪你去買。”李想凝視湯約宛。他實在抽不出什麼時間陪她，每天都是在戰鬥，明天又要上戰場，雖然這戰場沒有硝煙，一樣的殘酷。　　“不要。”湯約宛搖搖頭，沒有他陪就沒有意思。她也知道他很忙，也不想給他添麻煩。　　李想從懷中摸出一方錦帕。夜色幽暗、燈光昏黃。依然可以看到上邊鮮艷欲滴地梅花，可是蘇秀中的上品。被寒風一吹，輕輕飛舞着。　　湯約宛一眼瞧出是那手帕是她當初包裹錢物的。五年前四官殿碼頭報答他英雄救美，請他吃飯後送他幾塊錢，一塊手絹她多的是，也是不很在意。如今再看到這方手娟，不禁想起許多塵封的記憶，驚喜地道：“咦，你居然還留着它。”她說著輕輕拈起手帕來。　　李想一想本來就是她的，再反過來拿來送給他實在有愧心意，不過還是硬着頭皮問道：“喜歡嗎？”　　“可是，這個本來就是我的？”　　“現在是我送你的聖誕禮物了！”李想從她手中拿過手絹，俯下身，手指穿過她瀑散落的美麗長發，白色的一方手絹，鮮艷欲滴地梅花，扎在她的頭髮上。　　李想的手指滑到她的臉頰，她的臉色還是有點傷后未痊癒的蒼白，低聲道：“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你處理嗎？”　　湯約宛輕輕搖頭，很體貼的道：“沒有。”　　李想可是知道湯化龍在上海灘混得不如意，不如他弟弟湯鄉茗。　　“啊，對了，可以拜託你一件事情嗎？”湯約宛像是突然想起來的問道。　　“嗯。”李想點點頭。　　湯約宛小心翼翼的說道：“以後不要再來我家了。你也知道我父親討厭你，你今天突然出現在我家，你感覺不到怪異的氣氛？”　　李想站起身，對她說：“我可以答應你，不過往後派人來找你，你不可以拒絕……腳冷嗎？我們四處走走。”說完，他起身。　　夜色已經漸深。冬夜的寒風呼嘯過來，天氣確實很冷。　　兩人並肩而行，夜已深，天氣寒冷，狂歡過後，小路上幾乎完全沒有車輛和行人了。夜空中有三兩顆星星，路旁的街燈幽幽暗暗。　　小路並不寬，路的兩旁是一排排高級洋樓的高大圍牆。路面是水泥鋪成，牆角還有積雪堆積，兩個人的影子被路燈斜斜拉長在路面。　　“累嗎？”李想問身邊的湯約宛。他好像回到青蔥的學生時代，晚自習之後牽着女朋友的手在操場上走過一圈又一圈。　　“不累。”湯約宛微笑着搖頭說。可是話剛說完，她卻忍不住輕輕打了個哈欠，鼻子酸酸的，眼睛困得彷彿馬上就睜不開了。聽到身邊李想的低笑，她不好意思地揉揉眼睛，努力試圖把疲倦和睡意趕走。　　李想的笑容柔和，在寒冷的冬夜格外溫暖：“聖誕節快樂嗎？”　　望着他，湯約宛的眼底充滿了淡淡的溫柔，有種慵懶和親近，從剛剛失去母親的痛苦中走出，笑道：“謝謝你。”　　李想凝望她，距離她很近很近：“謝我什麼呢？”　　湯約宛下意識地想要離他遠些，這些的夜色，這樣的夜風，忽然令人心悸，彷彿有些無法掌控的事情將要發生。她來到上海之後，她知道，她和他之間，有一道鴻溝，那是她的父親，她的家族，她無法迴避。她避開他的眼睛，望着牆角的一堆積雪，說道：“謝謝你在百忙之中還來陪我過聖誕節，我很快樂，我母親去世之後第一次這麼快樂。希望將來可以有機會回報你……”　　“你錯了，”李想輕輕一笑，“應該是我感謝你。”　　湯約宛錯愕的看着他，距離這麼的緊，都能聽到對方的心跳，感覺彼此的體溫。　　“知道嗎？我今天心情非常不爽，是你讓我這麼快樂。”　　湯約宛望着他，在那一瞬間，眼底有些恍惚失神，就在這一刻，她的嘴唇被吻住了。　　李想輕輕吻住了她。　　寧靜幽深的小路，兩旁高高的圍牆，星光很淡，路燈昏黃，天氣寒冷，他的嘴唇有些冰涼，她的嘴唇也有些冰涼，他俯身輕輕吻住她，她的眼睛驚愕地大睜着，他望着她的眼睛吻上她，吻很輕，冰冰涼涼的。像是怕她忘記，或是怕他自己忘記，吻着她時，他一直看着她的眼睛。　　黯淡的街燈，將兩個人的影子斜映在殘雪微濕的地面上。　　湯約宛的手指有些顫抖，但她立刻恢復理智，他們根本不會有結果，只會有痛苦，她冷靜的推開李想，轉身準備離開，渾身透出冰冷的氣息。　　李想一把拉住她的手，急道：“小婉，你是喜歡我的。”　　湯約宛閉上眼睛，胸中翻騰，然而終於還是理智戰勝了衝動，她用生平最冷漠的聲音回答說：“對不起，我前面已經回答你了，我不討厭你，但我也不喜歡你。”　　“真的嗎？”李想低笑着，他可不是個會隨便撒手的人，手腕用力，霸道的將她的身子拉轉了回來。湯約宛沒有想到他的力氣竟然會如此之大，毫無防備中，身子踉蹌得險些撲進他的懷裡。　　“你喜歡我的，我知道……”李想凝視着她的眼睛，“承認你喜歡我，有那麼艱難嗎？你在害怕什麼？”聲音輕輕飄蕩在夜色里，火熱直白的真不像這個時代的人。　　李想一手箍住她的細腰，一手慢慢地撫摸她的臉龐，指尖的溫度灼熱，在她的肌膚留下了火熱的印痕。　　夜空寒風呼嘯吹來，湯約宛努力想要自己保持冷漠和無動於衷。理智告訴她，她的身後是世代書香名門，而他只是個來歷不明的暴發戶，他們的愛情是與世俗戰爭，他們不會有結果的。　　可是，美麗深沉的冬夜，幽深的小路，昏黃的路燈，當李想低下頭，再一次吻住她的時候，湯約宛有些疲倦地輕輕閉上了眼睛。起初他只是輕柔地吻着她，彷彿清晨的露珠，輕輕地，碾轉地，越吻越深，他的唇愈來愈熱烈，呼吸愈來愈滾燙，濃烈而狂熱的吻。　　這個吻充滿了青玉的氣息，他抱緊她，將她溫熱的身子緊緊貼在他的身體上，他熱烈地吻着她，唇舍的廝磨間逸出令人臉紅心跳的低聲呻吟。　　他狂熱地吻着她，眼中有氤氳的霧氣，兩頰緋紅如櫻花，他迷亂地看着她，該死，他只是想打碎她臉上那冷漠的神情，該死，他就知道不能這樣吻她。淺淺地吻她，他還不至於沉溺太深，他還可以控制自己的理智。而這樣吻着她，他覺得自己快要瘋掉了，她就像是毒藥，明明知道會吻着她死去，可是，他放不開她，他放不開她，就算死去也要吻着她一起死去！　　她的身體變得火熱滾燙！彷彿有什麼在血液里燃燒了，而這是她從未有過的感覺！她忽然感到強烈的恐懼，彷彿她將會淪陷，將會遭到毀滅！他吻着她，她也吻着他，當她察覺到時，她竟然真的也在吻着他！他的唇舍滾燙，她的唇舍滾燙，她慌亂了，掙扎着要推開他，而他的吻，他的吻，讓她的身子可恥地顫抖而滾燙！　　※※※　　夜已深，��虹園內，香山旅滬同鄉會設宴歡迎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剛到上海，南京離開派來代表歡迎，上海灘已經盛傳孫中山將被選為臨時大總統。　　汪精衛心不在焉的恍着酒杯，憂心忡忡的說道：“中山先生擬日內去南京就職，北方果用武力，倘有危險，如何下台？”　　張國淦不解的道：“外間傳中山有若干兵、有若干餉。”　　汪精衛一翻白眼，道：“純是空氣，但帶有革命精神耳。”　　張國淦一時錯愕，半響才道：“北方有多年根據，項城又老於兵事，即使有兵有餉，此時亦不足與抗。須知項城以北方兵力威脅南方，又以南方民氣恫嚇北庭，如大兵渡江以後，便無文章可做。中山去寧決無危險。但出項城意外，其心中不痛快耳。”　　張國淦立刻拉着汪精衛到孫中山處，張國淦和孫中山是初次見面，又剖切言之。孫中山對他們的意見頻點頭稱是，態度和藹，說話極誠懇，又一再介紹張國淦加入同盟會，並邀同去南京參加政府。　　張國淦假謙虛道：“本人向在北方，未曾公然作革命運動，忽而加入，不知者以為獵官，於個人做人極有影響。好在革命事業，在黨外亦可幫忙。”

# 第三百二十二章 酒興似狂

　　清晨，霧氣瀰漫的城市，還未消散。充滿歐洲文藝復興情調的外灘匯中飯店，頂層巴洛克式精緻花園正要舉行一場豪華的盛典。　　孫中山由海外歸來的消息，立刻傳遍全國。各省都熱烈歡迎，函電如雪片般飛到上海，表達了對孫中山的敬仰和對建立共和國的期望。南京的各省聯合會委派廣西馬君武、山西景耀月、安徽王竹懷、江西王有蘭等六人為代表，專程來上海歡迎孫中山。　　上海更是沉浸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各主要街道均懸挂旗幟、張燈結綵以示歡慶，上海軍政和各界人士分別召開歡迎大會。而中國同盟會本部的歡迎大會正在南京路外灘匯中飯店舉行。　　當孫中山步入會場時，站才東側各建一座巴洛克式涼亭上，眾皆高呼：“向孫中山致敬！”　　接着響起一片熱烈的如雷掌聲，孫中山含笑點頭表示致謝。　　主持人致歡迎詞后，孫中山神態莊重，發表演講：“本會持三大主義，倡導於世。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二者雖已將達，而欲告大成，尚須多人之努力。況民生主義至今未曾着手，今後之中國首須在此着力。”　　這是孫中山在國內首次發表叄民主義演說。演講時，孫中山精神煥發，聲音爽朗洪亮，清晰地回蕩在會場里，強烈地打動着與會黨人的心弦。　　就在同盟會本部召開歡迎孫中山大會的這個早晨，各省代表在南京咨議局舉行籌組中央臨時政府的臨時總統選舉會議。　　由於孫中山要求元旦可以就任大總統，時間因此顯得十分緊迫。辛亥年十一月初八日夜，黃興、宋教仁專車赴南京，駐丁家花園，第二天晚上赴咨議局出席各省代表大會，討論修改臨時政府組織法。　　黃興和宋教仁提出了三條議案：一、改用陽曆；二、起義時以黃帝紀元，今應為中華民國紀元；三、組織政府採用總統制。　　前兩項經過辯論后得以通過，只是代表們建議不要禁止在陽曆下註明陰曆和節氣。這也就是現在中國現代通用曆法的由來，上面是陽曆，下面是陰曆和傳統氣節等節日。　　討論第三項議案時，宋教仁依舊堅持實行內閣制，並曆數總統制的弊端。但宋教仁此擬案，因各省代表原已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是總統制，而現在卻要改為內閣總理制，各省代表多不贊成內閣制，會場幾乎成為僵局。當然這隻是浮於表面的現象，對於這些日子在南京參与臨時政府組織法編寫的這些傢伙，更討厭的是宋教仁對他們精心編寫的這部漏洞百出的臨時政府組織法的指手畫腳，宋教仁並曆數總統制的弊端，不就是在數落他們這部組織法的弊端？這使得這些參与組織法編寫的江南名下士很是顏面無光，所以他們同仇敵愾的聯合起來抵制宋教仁的內閣制！　　最後在黃興的主持下，用民主的投票表決來決定，因此毫無懸疑的表決時還是通過總統制。　　關於是否保留“臨時”二字，多數代表認為，各省還有尚未獨立者，正式憲法也沒有頒布，現在選舉的大總統必須冠以“臨時”二字。　　儘管孫中山將成為的只是一個臨時大總統，各省代表還是不那麼放心，他們特別緻電黎元洪：“代表團決議於十日（西曆二十九日）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再由被選者電告袁內閣，如和議成立，即當避席。”代表們在此使用了文雅的“避席”一詞，實際上就是誰被選舉為臨時大總統，如果議和成功必須讓位於袁世凱。黎元洪回電：“希望和平了局，無論何人為總統，皆所歡迎。”身處武昌的黎元洪雖然徹徹底底成為李想牽線的一個傀儡，但他還是唯恐議和破裂。　　辛亥年十一月初十日，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直隸、奉天、山東、陝西、山西、四川、貴州，全國十七省代表齊聚南京，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　　出席的十七省代表名單為：奉天代表吳景濂，直隸代表谷鍾秀，河南代表李��，山東代表謝鴻燾，山西代表景耀月、李素、劉懋賞，陝西代表張蔚森、馬步雲，江蘇代表袁希洛、陳陶怡，安徽代表許冠堯、王竹懷、趙斌，江西代表林子超、趙士北、王有蘭、愈應麓、湯漪，浙江代表湯爾和、黃群、陳時夏、陳毅、屈映光，福建代表潘祖彝，廣東代錶王寵惠、惠憲甫，廣西代表馬君武、章勤士，湖南代表譚人鳳、鄒代蕃、廖名�|，湖北代表馬伯援、王正廷、楊士傑、胡瑛、居正，四川代表蕭湘、周代本，雲南代表呂志伊、張一鵬、段宇清。　　由浙江代表湯爾和為議長，廣東代錶王寵惠為副議長，江蘇代表袁希洛為書記。　　“我宣布，十七省代表大總統選舉大會現在開始！”首由議長湯爾和宣布開會，他咬着舌尖喊出一口濃濃軟軟的浙江話，“……我國數千年專制政體已告結束，共和政體已經實現！”　　大家熱烈鼓掌。　　隨後即進行選舉，每省為一票，共十七票。候選人是：孫中山、黎元洪、黃興。　　開票結果出來，大會書記江蘇代表遞給袁希洛廣東代錶王寵惠副議長，他大舌頭廣東口音開腔：“開票結果是，孫中山先生以十六票，黃興一票，黎元洪零票。”　　“我宣布，”議長遂用一口浙江腔隆重宣布：“孫中山先生當選為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　　眾即起立歡呼中華共和國萬歲三聲。是時音樂大作，在場代表及列席之軍、學各界，互相慶賀喜悅之情，達於極點。　　會中復以組織臨時政府，刻不容緩，即推正副議長湯爾和、王寵惠等赴滬恭迓孫中山，並有代表會將選舉結果，電告孫中山及各省。　　散會後黃興乃發兩則電報，一致陳其美：“陳都督鑒：今日參議會決議改用陽曆，並以中華民國紀元。明日為中華民國元年正月一日，請公布。”一致《民立報》於右任：“《民立報》於君右任鑒：今日由參議會決議，以明日為中華民國元年正月一日，孫大總統來寧發表臨時政府之組織。”　　同時發出明碼通電：“本日在寧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到會者十七省。孫中山先生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特此通告。”　　選舉結果一公布，南京城裡一片沸騰，鞭炮齊鳴、彩旗飄舞、口號此起彼伏，熱烈的程度勝過春節，勝過以往任何節日。消息傳到哪裡，哪裡就是一片歡騰的海洋，而且喜悅的情緒由於人群的陸續加入而愈加膨脹。孫中山此時所在的上海，完全變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　　消息傳到同盟會本部會場匯中飯店頂樓，人們歡騰起來，起立歡呼！　　孫中山身邊的人歡樂得手舞足蹈，激動地大喊大叫！　　許多身上的血流干也不會流淚的革命志士們此刻淚流滿面！　　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似乎中國的革命已經大功告成！　　早已把命運與孫中山捆綁在一起的宋嘉樹一家更是高興得要發瘋。宋大小姐完全忘記了羞怯，會場上的她如最招搖美麗的花蝴蝶穿梭在花叢，同碰上的每個人忘情地擁抱，她笑着叫喊着：“選上了，總統，大總統，中國的大總統！”　　前天，宋大小姐剛剛上任的時候，還只是國內一個革命團體同盟會總理的秘書，今天她卻一下子變成了大總統的秘書！這位大總統既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還是武裝部隊總司令以及執政黨魁。她感到肩上的擔子突然加重了許多，她必須更加機警、更加主動、更加忘我地工作，不僅要完成好長官交待下來的日常事務，還要自己動腦筋想事情，千方百計為大總統考慮周全。狂歡過後，她立即想到了一項無人交待但必須要做的工作，那就是整理孫中山的簡歷，以便隨時向新聞界公布，讓全體中國人和全世界認識孫中山、了解孫中山。　　宋大小姐在眾人皆醉之時，過人的理智使她首先清醒過來。　　清醒過來的宋大小姐首先看到的是在角落，落落寡歡的李想，他正無聊的恍着酒杯，冷眼旁觀癲狂的人們，眼中深沉如海，露出別有深意的隱憂。　　李想會場是由始之終都保持頭腦清醒的人。“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這種情形決定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的命運。它只能是一個過渡性的政府，它所擔當的任務不是把革命進行到底，而是用妥協的方法來結束革命！　　宋大小姐款款而來，畫容含笑道：“你看大家酒興似狂，都為先生當選大總統而高興歡呼，為何只有李帥獨自悶悶不樂？”　　“沒有什麼值得高興歡呼啊。”李想毫不遲疑地回答道，眼皮也不抬，目光只是專註杯中旋轉的酒液，“只不過是個臨時的！”　　“臨時的……”宋大小姐若有所思，問道，“李帥不妨直言。”　　“導師落落大方，根本不怎麼在乎大總統之位……”　　宋大小姐聽后全身為之一震，大感詫異，忙又道：“你是說他隨時準備讓位袁世凱？”　　她這句話說得聲音很重，李想一驚趕緊捂住他的嘴巴，顧不得動作親熱，在她而邊低聲道：“我知道你的理想，我知道你們宋家的理想。所以我們的目的是一樣的，孫中山坐穩大總統寶座，北伐順利繼續，革命進行到底！你認為呢？”　　李想朝她笑一笑，不等他回答就揚長而去。　　會場，在熱烈的掌聲中，孫中山不停地向大家揮手致謝。　　全上海亦沸騰起來，彩旗迎風飄揚，爆竹響個不停，晚間彩燈齊放光輝。

# 第三百二十三章 虛位以待之心

　　從上海林立的洋樓高處遙望遠處的地平線，天際已經完全被夜色所包圍，似乎是為了驅散這種黑暗，以大街為中心顏色艷麗的彩燈紛紛開放。被滿城飄揚的彩旗折射出來的光芒，使得整個大街顯現出與白天不一樣的繁華與歡樂。　　這是上海灘從未有過的喜慶，不是節日，勝似節日。　　夜色中的上海灘包容若了所有人的慾望。似乎等不及夜晚的來臨似的，孫中山選為臨時大總統的消息，已經使上海各界的頭面人物，在夜色中蠢蠢欲動。　　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的消息一經傳出，全國人民和海外僑胞興高采烈，一片歡騰。　　海外僑胞由五洲致公堂黃三德策劃實行，自臨時總統選舉以來，南洋、澳、歐美各地賀電為日盈尺。　　安徽軍民各界萬人集會都督府慶賀。　　福州萬人舉行提燈遊行。　　南京全城喜氣洋洋，寧垣軍學各界自悉各省代表舉定孫大總統后，均眉飛色舞，互相慶祝，所有各商鋪居民無不預備香花燈燭，以爭迎。　　總統府內，均用五色電燈，排成花樣，其光彩煥然一新，雖白叟黃童，無不共稱中華民國萬歲雲。　　孫中山在接見上海《大陸報》記者，強調艱苦樸素，宣稱“南京新政府無庸建設華麗宮殿，昔日有在曠野樹下組織新政府者。今吾中華民國如無合宜房字組織新政府，則蓋設棚廠以代之，亦無不可也”。　　��虹園。　　孫中山先生和宋大小姐剛剛回來，他疲憊至極的坐在書案前高背椅子上，揉着額頭笑道：“你今天怎麼鬧的？同盟會舉辦的歡迎聚會，把李想也弄了去？”　　宋大小姐的臉色有一瞬間不自然的變化，這確實是她瞞着所有人自作主張的安排。最初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純粹就是女人強大的第六感直覺，但是在集會上和李想簡短的對話之後，她找到了原因――他們可以成為盟友。　　腦海電光火石的閃過這些念頭，她展現一個青春動人的輕笑，道：“這就是做秘書的難處了。您是知道的，他在上海灘，洋大人勢力劃分的租界也是橫衝直撞的主，誰敢惹他？他要去，我哪能勸阻得住，還不如大方一點送他一張請帖。”　　孫中山想起黃興的顧問林長民跟他說過，仗着法國人的勢力稱霸上海灘的地下皇帝，青幫最大的頭目黃金榮都是立着回李想的話，這個地頭蛇他也能壓住很讓人吃驚。聽說他還有哥老會的背景，不過這也不奇怪，湖廣的革命力量就是新軍和會黨的組合，孫中山本人也是檀香山致公堂的紅棍。　　孫中山不禁笑起來道：“李想走到那裡，是非就會惹到那裡，他在惜陰堂舌戰群儒的時候，要不是我攔着，文斗差點變成武鬥。也難為你應付下這場面來，你不知道我剛剛看到他也在場的時候真是膽戰心驚，就怕他借故惹事生非，把好好的會場給砸了！”　　宋大小姐笑道：“今天是歡迎先生的一個聚會，他可老實了，我看到有幾個蘇軍將領主動招惹他，他忍氣吞聲的走開了。他可是對先生尊敬的很呢，人前人後都叫導師！”說著便親自出去給孫中山打洗臉水。　　宋大小姐端水進來，見孫中山正在寫什麼，便道：“請先生凈面。洗去鉛塵，身心舒服了，才能集中精力辦好公務。”　　孫中山就笑着放下筆，一邊洗臉一邊問道：“今天個在匯中飯店李想不鬧事了，我道覺着反常，你在國內比我久，最近和他也走得比較親近，你瞧他這人怎樣？”　　宋大小姐修眉微蹙，眼波流轉，說道：“是有點神不守舍的模樣。”　　“不是問這個，”孫中山一邊閉着眼，讓宋大小姐來擦臉，一邊說，“我問這人怎樣？”　　宋大小姐當然知道孫中山問的是什麼，只是在匯中飯店聚會上非常有默契的和李想已經達成暫時的聯盟，所以關於李想的問題就要慎重了。她一邊溫柔地給孫中山擦好臉，一邊藉機考慮措辭。　　宋大小姐把擦過臉的毛巾丟在臉盆，吩咐外面的警衛將盥洗器皿撤下，才笑道：“我哪裡知道這些，我只是先生的一個秘書。先生的眼，那才叫慧眼呢！”　　她是顆七竅玲瓏心，知道李想在上海灘和同盟會的宋教仁一樣，風頭勁而遭人嫉，要給李想說好話，不能太直接，不然這話傳出去，她自己也會成為眾矢之的。而且，連孫中山都發現她最近和李想比較親近，她再替李想說好話，這樣孫中山也會生出警覺。所以愈是想要幫李想，愈是不能公開聲援，只有暗自啟發孫中山自己往那個方向去想。所以她說孫中山有慧眼，就是暗示他慧眼識珠，這顆閃閃發亮的“珠”當然就是李想啦。　　“我看這人有着堅定的革命信仰。”見年輕漂亮宋家大侄女驚異之色，孫中山頗為得意地又道，“可也絕非如克強兄這樣忠厚之人，雖說是為了革命理想，但是有點不擇手段。他的面目現在還很難看清，我也不作斷語，待后再看吧。”　　宋大小姐忙道：“先生說的極是，他要是忠厚之人，只怕也像黃興先生一樣，在湖北那樣複雜的局勢下早混不下去，灰頭土臉的滾蛋了，但是你看看現在，他成了湖北笑道最後的最大贏家。林慶述要有他一半本事，也不會只是個鎮江都督了。陳其美要有他的本事，還會讓陶成章在上海鬧得這麼歡？同盟會要員要是有他的一半本事，早籌集足夠的軍費，北伐軍早打到了北京城下，還需要和袁世凱談南北和議？李想他奸詐着呢！北方一個大曹操是袁世凱，南方一個小擦曹操就是李想啦……”　　孫中山皺起眉頭，宋大小姐看似在詆毀李想，卻讓孫中山看清李想的能力，也看清同盟會幹將們在李想面前顯得有多無能，難怪會被這麼多人抵制。　　“你來看！”孫中山不想繼續這個話題，他指着自己方才寫的文件道，“這是我方才擬寫的幾份電報�D�D好不好？”　　宋大小姐湊了過來，見是用鋼筆擬草的幾封電報：　　孫中山給南京的回電十分客氣：　　“南京各省代表會諸公鑒：電悉。光復中華，皆我軍民之力，文孑身歸國，毫髮無功。竟承選舉，何以克當？惟念北方未靖，民國初基，宏濟艱難，凡我國民皆具有責任。諸公不計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務，文敢不黽勉從國民之後。當刻日赴寧就職。先此敬復。孫文叩。”　　除同時給各省都督府、武昌的黎元洪等發出電報外：　　“湖北黎都督鑒：武昌舉義，四海雲從，列國輿論，歌誦民軍，無微不至，而尤欽佩公之艱苦卓絕。文於中國革命，雖奔走有年，而此次實行，並無寸力，謬蒙各省代表舉為總統，且感且愧，惟有勉為其難，以副諸公之盛意。武漢為全國之樞紐，公之責任維艱，伏維珍重。”　　孫中山還致電鄧澤如、陸弼臣、譚揚：“現為組織中央政府，需款甚巨。委任閣下等向南洋僑商徵集大款，國債票日間付上。”　　孫中山拍給袁世凱的電報措辭之謙恭令宋大小姐不安：　　“北京袁總理鑒：文前日抵滬。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久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為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難，義不容辭，只得暫時擔任。公方以旋轉乾坤自認，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孫文。”　　孫中山發給袁世凱的電報措辭最值得宋大小姐關注。按照常理，對於新政權來講，此時的袁世凱是敵對的大清王朝的代言人，是與新政權的軍隊處於交戰狀態的最高軍事統帥，孫中山本沒有給他發電通報的任何必要，但是孫中山的電報抬頭便是“袁總理”――既然民國已立，大清王朝本應不再合法，如果朝廷的總理大臣依舊在，中華民國是個什麼性質的政權？　　到底還是孫中山的老毛病又犯了，或者說中國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即便在當仁不讓的共和政體中，也要做出個謙謙君子的樣子來。孫中山現在以共和之象徵“總統”一職之“臨時”性質，來寬慰袁世凱之心，又豈知，總統一職，怎可私相授受？即使想學堯帝禪讓之德，又豈可使其具有“臨時”之性質？　　她心裏暗自掂量：特別是孫中山“虛位以待之心”讓宋大小姐一陣心驚肉跳，在與白天李想咬牙切齒的“臨時”兩字相結合，她完全相信李想的推測。這個想法也實在叫她揪心。至於“臨時”二字似乎太刺眼了。從各種跡象看，孫中山隨時讓位袁世凱的虛位以待之心也太露骨。才選上大總統，就將“臨時”二字掛在嘴邊，這讓許多跟着他出生入死的革命黨人能在民國成立之後許何益處？遂笑道：“我親愛的總統！你要知道你現在不是屬於你自己，你屬於我們大家，屬於整個革命陣營，屬於全中國！對於你不顧革命大業，隨時準備撂挑子讓位袁世凱，嘴上總是掛着‘臨時’的做法，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制止！給袁世凱的電報不能發。我想，即使你通過我這一關，也過不了李大帥那一關。”　　孫中山無奈笑道：“我這封電報要是不發給袁世凱，我即使通過同盟會這一關，也過不了立憲會那一關？我這個大總統不好當啊！”　　“好！好！好！”宋大小姐怒氣沖沖的揚眉道：“你這個革命領袖是要拋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了！？”　　孫中山慎重的說道：“在給袁世凱的電文中，我表面上是許諾‘虛位以待’，但是，實質上，第一，將南方提前加速建國的責任，歸結為袁世凱‘自避’。第二，並沒有明確‘將來’到底是什麼時候，清帝如果真的退位，那袁世凱是否能接任民國臨時大總統呢？我還並沒有明確表態呢。”　　“這還不是受人以柄？”宋大小姐見孫中山是決心已定，最後只能苦笑道：“要不請李大帥進來參議一下？”　　“唔？還是不用了。被他知道還不鬧翻天？”一句話提醒了孫中山道，他若有所思地望了一眼宋大小姐道：“藹齡，往後有什麼話只管直言相告，我不是皇帝，不用伴君如伴虎。李想啊，我知道他有能力，有實力，就是太衝動。”

# 第三百二十四章 不過是空談

　　一陣馬蹄聲由遠及近而來，驚碎清晨的寧靜，馬長嘶一聲停在了��虹園外。　　李想滿頭大汗的闖進來，直奔孫中山先生房間。　　“導師怎麼可是這樣不負責任？給袁世凱去了這樣一封電報？什麼叫做虛位以待之心？大總統還沒上任就想着卸任？”　　李想憤怒的咆哮使��虹園一大早的不得安寧。　　孫中山看了看這位衝動的闖將，暗自搖頭，正容道：“我始終不願妥協，而內外負重要責任之同志，則悉傾於和議。”　　李想心中一懍，知道這幾天孫中山參加的幾個宴會，見到的在上海灘的精英人物幾乎所有人都持和議票，而持北伐票的全是革命軍中下層軍官，這些軍官是非“內外負重要責任之同志”，因而他抗拒無力只有尋求妥協？　　李想沉聲道：“袁世凱一手向南方革命黨人大搖其和平的橄欖枝，意圖騙取總統職位；另一隻手卻緊握屠刀，肆意殺戮北方各省革命黨人，以鞏固自己的地盤。他想萬一和議不成，亦可據北方數省，與革命軍對抗。袁世凱利用雙方全面停戰的時機，將北方諸省愛國志士，悉加以土匪之名，進行血腥鎮壓。十二月中下旬，曹錕、盧永祥率第三鎮進攻山西，占娘子關，陷太原，又分兵掠晉南雁北，張錫鑾出任山西巡撫。同時，齊耀琳接替寶為河南巡撫，下令搜捕革命黨，於開封捕殺同盟會員張鍾瑞等十一人。前此，山東巡撫孫寶琦由於受同盟會員和諮議局紳商的壓力，被迫宣布獨立。袁世凱組閣后，派張廣建、吳炳湘至山東，煽動第五鎮標統吳鼎元、張樹元等反對獨立。孫寶琦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取消假獨立后，立即派第五鎮至各州縣，鎮壓革命人民。全省官吏，日以捕殺民黨為事。諸城、即墨各地之殘殺，動逾千萬。倪嗣沖率所部攻陷皖北太和、穎州。趙倜、周符麟帶領毅軍一部由豫西攻潼關，妄圖消滅陝西革命軍。袁世凱又奏派張鎮芳署理直隸總督，嚴密控制直隸地盤……”　　孫中山心中叫苦，低聲道：“可是現在民軍方面關注的，是袁世凱對共和國體的態度，和能否迫使清帝退位問題。”　　李想心中暗恨，嘆道：“但是你們知不知道袁世凱關注的，是他能否擔任總統和總統有無實權的問題，他希望的總統，是一個可攬一切權力，類似於皇帝的總統。”　　“因此，第一階段的南北和談，便集中在國民會議的設立及各省代表權上。”孫中山忙說道：“因在民軍方面看來，國民會議代表着民權的落實，這是共和政體的基礎，也是制約總統權力的根本。雙方代表經多次會議，於今天，達成於明年年一月八日在上海召開國民會議條款。條款規定，國民會議由包括內外蒙古、前後藏和各省在內的二十四處組成，每處三名代表，東北三省、直魯豫、甘肅、新疆八省代表由清政府發電召集，獨立十四省代表由民國臨時政府發電召集，內外蒙古、前後藏兩處代表由雙方分電召集。民國政府至少控制了十四省四十二名代表，加上各處傾向於共和的代表，基本保證了行使總統推舉權力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數。這一結果是有利於南方的。”　　“手裡有票有什麼用？手裡有槍才是硬道理！”李想突然譏諷道：“袁世凱手裡沒有槍，你們會這麼怕他？我手裡沒有槍，敢和洋鬼子挺腰桿？”　　“……”　　“該說的我都說了，您也明白。”李想說著從褲袋裡掏出一紙團丟給孫中山，“這是黎元洪的賀電。實話跟您說，他就是我掛起的一個傀儡。”　　孫中山把紙團展開，上面潦草的寫着：“頃接各省代表會蒸電稱：臨時大總統之任，先生當選，曷勝欣賀！先生識高千古，慮周全球，挽末世之頹風，復唐虞之盛治，使海內重睹漢官威儀，不獨四萬萬同胞之福，即東西各國亦莫不景仰高風，為中華民國慶！專此電賀。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大總統萬歲！”　　孫中山仔細打量他好一會後，深吸一口氣道：“就任臨時總統之後，我會極力斡旋，開動北伐。”　　“放心！”李想堅定點頭道：“湖北十萬革命軍，三千萬民眾全是您的後盾！”　　孫中山見他如此堅定，雙目放光般興奮道：“我本來就打算好自任北伐聯軍總司令，以鄂湘為第一軍，由京漢鐵道前進；寧皖為第二軍，向河南前進，與第一軍會合於開封、鄭州之間；淮揚為第三軍，煙台為第四軍，向山東前進，會於濟南；秦皇島會合關外之軍為第五軍，山陝為第六軍，向北京前進。一、二、三、四軍既達第一目的之後，復與第五、六軍會合、共破虜巢，何愁革命大業不成功。”　　李想心道若議和局面既然始終沒有破裂，這個看起來很宏偉的計劃也就只不過是紙上談兵。心中一動，還是及早去南京拉攏一些有志北伐的盟友，正容道：“只要我湖北能力所及，我定義不容辭。”　　孫中山皺眉道：“什麼是能力所及？”　　李想道：“有些人不過是空談代替行動，不是真心北伐的。”　　湖南的譚延�]、福建的孫道仁、廣西的陸榮廷、沈秉坤以及其他擁有軍隊的地方當權派，卻又慷慨激昂地致電南京政府，表示他們堅決反對繼續停戰，堅決主張立即出師北伐。他們以空談代替行動，而又把議和怯戰和由此而來的對袁世凱屈服的責任全部加在南京臨時政府的身上。　　各省的軍隊又都在各省的當權派手裡。雖然有江西、浙江、廣東、廣西等省的部分軍隊由於本省內部矛盾而跑出省來，以北伐的名義來到南京一帶，但是，他們只是伸手向南京政府要索糧餉，並不聽從南京政府的指揮。　　果然孫中山也想到這裏，皺眉說道：“那你先去南京，該怎麼辦，要和克強兄好好商議！”　　李想放下了一半心事，因為還是有黃興的制肘，說道：“我現在就去了。”　　孫中山嘆道：“去吧。”　　看着李想的背影帶着不甘心離去，孫中山心底的無奈，真是說不盡道不完。　　在武昌革命爆發前，國內已經分為立憲派和革命派兩個部分。革命一爆發，立憲派紛紛放棄他們的君主立憲的旗號而主張共和，表示參加革命，但是立憲派還是立憲派，他們的主張是絕對避免用革命的方法，而要用改良主義的方法，用向地主買辦階級妥協遷就的方法來實現共和。立憲派的這種主張在以為革命的勝利已經取得，或至少已經在望的革命派中得到了同情的響應。立憲派和革命派的區別好象已經不再存在，許多革命派分子已經不認為自己同立憲派有什麼原則的區別了。形式上是立憲派順應了革命潮流，實際上卻是革命派在思想與政治上在很大程度上為立憲派所同化。南京臨時政府這個臨時政權，可以說是中國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聯合政權，在這種聯合中，佔優勢的思想卻是立憲派的思想。　　孫中山甚至覺着，這時的同盟會，已經不能作為革命派的組織起領導作用。武昌舉義之前他就聽吳玉章說，“同盟會自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即已趨於渙散，而至武昌起義以後，幾乎陷於瓦解狀態。”而剛剛回到上海，聽到的又是章太炎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這兩句話雖是極端錯誤的，但用來形容此時的情況，倒很合乎事實。　　更使孫中山沮喪的是，有些同盟會會員跟在立憲派後面，在同樣的樂器上奏同一曲調。以伍廷芳、張謇為首發表了一個《共和統一會意見書》，起草的是章太炎，列名為發起人的有汪精衛等不少同盟會高級幹部。這個意見書雖然表示主張“共和政體”，而且主張“即速北伐”，但是表示十分擔心民主自由空氣盛行，將難以“恢復秩序”，宣言書說：“一紊不復，或久亂不治，紛擾相尋，必致陷於無政府之狀態，是共和改造時代之殷憂巨患也。”宣言書又認為戰爭延長，必然招致列強幹涉，“夫欲免列強之干涉，莫利於速期革命之成功。”在革命不過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唯恐革命過頭，認為革命如不速勝必有大禍的說法，不過是上層資產階級害怕革命，謀求早日結束革命的思想的表現。　　還有些原來的同盟會會員另組政黨。章太炎和陶成章重組光復會，和同盟會陳其美公開搶地盤。孫中山還聽說湖北的一些同盟會會員孫武、張振武等人因為曾經擁戴黎元洪而被李想摒棄，這些失意的湖北同盟會會員在上海正準備成立了具有政黨性質的“民社”。章太炎是首先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說法的人，孫武非常贊成這個說法，還發展這個說法而提出“共和國立，革命軍消”。如此看來，他們所組織的當然不是以革命為宗旨的黨，他們的黨是主張同袁世凱妥協的黨。　　陷於瓦解狀態的同盟會，在孫中山回國以前，只是以同盟會本部的名義在上海發表了一篇宣言。這篇宣言雖然說，還要“長驅河朔，犁庭掃穴，以復我舊邦，建立民國，期得竟其始志”，但在它的一大堆華而不實的文詞中，對於武昌起義后的形勢和同盟會到底要起什麼作用，沒有作出任何具體論述。當時各種舊勢力在社會上製造輿論說，革命黨無非是為了做官當權。孫中山作這篇宣言只是作了這樣的辯白：“功成事遂，則散處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決不會“傲睨群倫，大執政權，而家天下”。　　孫中山回國后，在上海當晚連夜召集黨員開會，又發布了一個宣言，這個宣言比前一篇宣言，內容實在一些。它指出，在黨員中存在着“意見不相統屬，議論歧為萬途”，“良惡無從而辨，薰蕕同於一器”的狀況。它認為，現在“勝敗之數，未能逆料，設一旦軍心瓦解，民氣銷沉，當此千鈞一發之時，則冒鋒鏑，捐肝腦為前驅，以爭其最後者，舍吾黨其誰屬”。所以“必先自結合，以成堅固不拔之群”，才能“結納”、“羅致”各方面的力量。對於“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說法，這篇宣言進行了駁斥，並且認為“吾黨之責任，蓋不卒於民族主義，而實卒於民權、民生主義”。孫中山這篇宣言雖然提出了要“改造”同盟會，但實際上並沒有能做到。　　胡漢民也對李想說過，“是時吾黨革命已初步成功。一經公開為政黨，一班官僚政客及投機分子紛來入黨，而從前同志，有因成功放棄責任者，有因不滿所期另組他黨者。”　　但是也應該指出，在還處於清朝統治下的各省，在南京和已脫離清朝統治的各省，都有不少參加了或未參加同盟會的有志之士，他們懷抱着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的新中國的善良願望，進行着鬥爭和工作，甚至不惜流血犧牲。對於這些积極力量，同盟會本部卻並不能領導和組織起來。他們眼看着現實和願望不相符合，或者逐漸消沉下去，或者終於為舊社會勢力所同化。至於在勞動人民群眾，主要是农民群眾中醞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如何發動和組織起來的問題，同盟會在它的宣言和章程中更是絲毫也沒有考慮到的。　　李想躍上馬背，抬頭看了一眼如藍水晶般澄清透明的天空，屋檐上晶瑩剔透的白雪，策馬飛也似的狂奔而去。　　這條前路崎嶇，也只能依靠自己奮力前行。　　黃昏，小東洋宮崎滔天走進孫中山的寓所。孫中山部下的人，大都到了南京籌備成立臨時政府的事。夕陽西下，平時鬧鬧嚷嚷的大院顯得冷冷清清，人去樓空。　　孫中山正在書房整理文件。宮崎滔天走進書房，安靜的看了一會，忽然問道：“今天你不覺得寂寞嗎？”　　“哪裡，忙還忙不過來。剩下我們幾個，倒還安靜。”孫中山說著，繼續整理文件。　　這時，秘書宋大小姐走進來，送上剛剛縫製好的總統禮服。她極盡溫柔體貼的幫孫中山試穿。　　孫中山站在立櫃大鏡面前左右照看，宋大小姐幫他把衣領整理又整理，動作親昵。　　孫中山隨口問宮崎滔天：“怎樣，可以嗎？”　　宮崎滔天深情地凝望着孫中山，淡淡地應道：“馬馬虎虎。怎麼，你覺得很愉快？”　　在宋大小姐幫助下孫中山又脫下禮服，無所謂的笑笑，道：“談得上愉快？苦還苦不過來哩！”　　“你找我有什麼事？”宮崎滔天瓮聲地問。　　孫中山猶豫再三，還是開口道：“你能給我借上五百萬元嗎？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總統了但卻身無分文。”　　宮崎滔天嚇一跳，誇張的笑着說道：“我又不是魔術師，一個晚上去哪裡弄這麼多錢。”　　“明天沒有錢也關係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證在一周之內給我借到五百萬元，我當了總統也只好逃走。”話剛說完，孫中山臉上不由露出苦澀的笑容。　　宮崎滔天收斂了笑容：“辦法不是沒有，卻要你的學生李大帥點頭。”　　“克強兄早說過了，不可能。湖北是最慘烈的戰場，李想也有他的難處。”不等宮崎滔天說完，孫中山截住道。　　宮崎滔天忍不住豪邁的笑道：“我當然知道，他不找你要錢，已經是非常厚道了。”　　孫中山頓覺為難，茫然道：“那……怎麼辦呢？”　　“我說個方兒，管保中用。”宮崎滔天換了口氣，暗藏奸詐地說道，“日本有幾家財團對漢冶萍公司感興趣，漢冶萍公司本就是滿廷的產業，你用這家公司的資產作為抵押，可以從日本財團借到一筆貸款……漢冶萍公司設在漢陽，這肯定要經過李想的點頭……你也不需要自己出面，把盛宣懷找來，他是辦這方面的老手……”　　“不可以！”侍立在旁的宋大小姐早已容色大變，脫口而出，“滿廷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就是用盛宣懷之策，強行把漢川鐵路收歸國有，再抵押給外國銀行貸款，才激起廣大民憤，引燃處處狼煙，以至武昌首義，一夫昌亂，萬夫景從！”　　她說的又急又快，絕不只是因為和李想達成一個聯盟才阻止，而是本能意識道這件事的嚴重性。　　宮崎滔天尷尬的笑道：“您就當我什麼也沒說。”　　孫中山見她漲紅了漂亮的小臉，又疼又笑，點頭道：“放心，我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這是國人的底線，不可隨意觸碰。”宋大小姐轉眼間笑盈盈點了點頭，道，“但是先生正是需要錢的時候，李大帥無論如何也要替先生想想辦法。我聽我父親說，他正在主持漢口商會與上海商會的合併，並籌建新華銀行，發行股本一千萬兩，資金雄厚遠遠超過滿廷的大清銀行，他的漢口軍政府認股五百萬兩。他有錢的很，三百猛士住的是上海灘最好的飯店，先生找他要個幾百萬，不算多。”

# 第三百二十五章 開國大典（一）

　　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　　公元紀年，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元旦。　　南京總統府的地址就是清朝兩江總督衙門，亦即太平天國天王府舊址，總統就職典禮就是在這裏舉行的。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這天，事前各省代表都聚集在這裏做籌備工作，有的草擬文告，有的寫標語，許多零星雜務，也由代表們分別擔任，雖然忙得不可開交，大家也都興高彩烈。　　李想和前來約他一起宋教仁，譚人鳳等幾個湖南老鄉馬不停蹄趕去下關車站歡迎孫中山。　　此時由於他們不想那麼惹人注目，三百金鷹衛們早被他安排先去下關車站了。　　幾個人都說湖南話的，雖然口音還是有地域的區別，反正也都聽得懂，還拉近感情，顯得親切。　　身後蹄聲驟響。一隊十多騎，由前方疾馳而至。　　李想戰場滾過的，警覺性極高，定睛一看，立時愕然。　　原來竟是一隊全女班的騎士，英姿颯爽的戎裝，把這批美娘子襯得像一團綠雲，由長街遠處飄了過來。她們像在比拼馬速騎術，逢車過車，遇騎過騎，瞬眼間來至近前。　　李想想起嚴珊珊她們的女子北伐軍，禁不住好奇心，用神打量。　　一馬當先的是位女子，生得美若天仙，比之水仙兒亦毫不遜色。策馬疾馳，更盡顯她的青春和活力。她有一對百年後超模的修長美腿，嬌美處可與湯約宛爭一日之短長，膚色雪白晶瑩有如管家小妹梅迪。腰身纖幼美好，但胸脯脹鼓豐腴，非常誘人，活色生香。　　絕對是男人最愛的魔鬼身材、天使臉蛋。李想不由心中喝彩。　　隨行的女兒軍隊員，比起她來遜色多了。　　最特別處是她秀美的俏容常掛着一絲既驕傲又自得的笑意，像是世上所有男人，只配給她作踏腳的馬蹬，引人之極。不過街上的男人看到她，都紛紛垂下目光，不敢行注目之禮。　　李想差不多可肯定這使人矚目的美女便是女子北伐隊長林宗雪。　　她好像也看到了他，一對亮如夜空星辰的點漆美眸，立時亮了起來，不懷好意的一笑，笑顏如牡丹花盛開。　　李想敏銳的擦覺她的懷笑，嚇得垂下頭去，避開她的眼光，暗叫“糟糕”。　　林宗雪一聲嬌叱，整隊十五人的女兒軍如響斯應，一起勒馬停定，整齊一致，比訓練有素的軍隊不遑多讓。　　“這幫娘子軍又來找麻煩了。別看了，快走！”宋教仁看來被她們煩的怕了，低頭疾走。　　李想心知不妙，跟着宋教仁低頭疾走，同時頗感茫然。　　林宗雪發出一陣銀鈴般的嬌笑，按劍說道：“我們來此不要怕，只是要求女子參政權，必須宋先生答應。”　　宋教仁沒好口氣的說道：“大總統今天就職，你們不去排班護衛，已經失禮，向我要求，更是無理取鬧。”　　林宗雪不耐煩地道：“聽說大總統要提名你為內務總長，我們當然要先來找你？”　　“你們這不是胡鬧嗎？既然是民國，男女平等，女子參政權你們不需要特別要求也會有的。”李想知道宋教仁受到黨內黨外排擠的為難處，內務總長還是空中樓閣。“時間不早了，快去歡迎孫中山吧。”　　“這不是李大帥嗎？什麼時候到的南京？”嚴珊珊早就認出他，這時候才開口笑道。　　眾女一身嘩然，這時也看清楚了一身真皮立領普魯士式軍服的李想英偉模樣，開始對他評頭品足。　　“原來這就凶名傳世的李大帥？！”林宗雪不屑地翹起可愛驕傲、陵角分明的小嘴，秀美鳳目一眨不眨的看着李想，冷笑道：“李大帥，這可是你說的，要是民國成立之後，女子參政權沒有落實，我們和沒完沒了！”　　“我們和你沒完沒了！”　　一群娘子軍嬌笑着捲起一陣香風走了。　　李想和宋教仁、譚人鳳等人相視一笑，每個人眼中滿滿的都是無奈。　　※※※　　各省代表特派議會正副會長，湯爾和、王寵惠、陳陶怡三人去上海歡迎孫中山來南京就職。孫中山立即準備去寧就職，他對陳其美說：“我輩革命黨，全不採儀式，只一車足矣。”陳其美還是預備了專車，並且親自護從。　　同行的有各省代表臨時議長湯爾和、副議長王寵惠、孫中山的軍事顧問荷馬李等數十人。上海一萬多人到車站送行。　　孫中山身穿連夜特製的軍服，呢料高檔，尺碼合身，鍍金的大銅扣閃閃發亮，精神煥發的孫中山穿上后平添了一股威嚴、正氣和帥氣。　　宋大小姐身穿海藍色西服套裙，白皙的脖頸上掛了紅寶石項鏈，臉上化了淡妝，唇紅齒白，翠眉杏眼，吹得蓬鬆的頭髮又打了髮蠟，更顯得烏黑髮亮，顯得風姿綽約，楚楚動人。青春女性所具有的一切美麗之處她都作了最充分的發揮，她認為女秘書的漂亮儀態可以襯托出總統的幹練和偉大。　　運送孫中山的專列披紅挂彩，豪華舒適。孫中山特邀了宋嘉樹全家一起到南京觀禮，作為對他們多年來緊緊追隨以及全家為革命做出的重大犧牲和貢獻的報答。當天孫中山由寶昌路寓所出發，前往火車站登車。　　宋嘉樹和黨內其他高層人士簇擁在孫中山周圍。宋大小姐則是手提機要箱，寸步不離地緊跟在孫中山身後。　　上海火車站人山人海，歡送的人群身着節日盛裝，手持氣球彩旗，人人臉上喜氣洋洋。　　孫中山到達車站時，驚雷般的掌聲自發地響了起來，口號此起彼伏。守候在這裏的中外記者拚命按着照相機快門，閃光燈刺眼明起明滅。　　孫中山被熱情的群眾感染，在月台上走了一個來回，向群眾揮手致謝。　　十一點整，載送孫中山赴南京的專用花車在禮炮和歡呼聲中徐徐離開了上海。　　孫中山端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凝望着窗外沉思。　　途中的一個小車站。鐵路兩側，疏落地站着歡迎自己總統的百姓。他們面黃肌瘦，衣衫破爛。一些在寒風中發抖的小孩子依在大人身邊，睜着無神的眼睛……人們在凄風苦雨中揮動五顏六色的小旗，雜亂地喊着：“歡迎孫大總統！共和萬歲！”　　孫中山站立在車門的玻璃後面。他舉起右手向人們致意。他那嚴峻的面容顯得柔和與憂傷。他那深情凝望着苦難人民的眼睛蒙上了淚水。　　沿途到處是迎送的人群。孫中山心頭燃燒着火一樣的激情，遂不顧警衛人員的勸阻，一次次拉開窗帘，向沿途群眾招手。　　宋大小姐看到警衛人員的勸說無效，很有些氣憤，車過崑山時竟上前“嗤”地一把拉上窗帘。孫中山生氣地瞪她時，她竟全無懼色，冒出了一串火爆爆的話語：“我親愛的總統！您要知道您現在不是屬於您自己。您屬於我們大家，屬於整個革命陣營，屬於全中國！對於您不顧安全的做法，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制止！”　　孫中山動了一下嘴唇，終於沒再說話。車過蘇州、無錫、常州、鎮江等大站，都有成千上萬的群眾迎送。人海、旗海、軍樂、鞭炮，那場面任何人看了都會感動。孫中山堅持同群眾見面，他把這視為一次革命力量的檢閱，一次人民向尚在負隅頑抗的封建專制勢力的示威！　　“共和萬歲！”的歡呼聲和鞭炮聲漸漸遠了……　　身負警衛任務的宋大小姐父親宋嘉樹正緊張的在火車上四處走動查勤，在整個典禮期間，無論如何不能忙中出差，讓敵人或不逞之徒渾水摸魚。　　突然，他注意到滬軍都督府諜報科長應桂馨也在車上。此人長得英俊風流，本是青幫中一個聲名狼藉的流氓。只要有錢，他就為人做事；誰給的錢多，他就為誰辦事。這個人混跡在孫中山的隨員中，可不是一件穩妥的事。　　宋嘉樹心裏開始緊張起來，不聲不響的走到孫中山的車廂。他留過洋的精英，最看不起的就是這些流氓混混，對應桂馨沒有一點好感。　　“查理！”孫中山坐在沙发上看到宋嘉樹進來，立刻親熱的招呼道，“不要這麼忙，有什麼事交給底下人去做就是了，我們坐下聊聊天吧。要到南京了，我到有點緊張。”　　宋嘉樹坐下直接問孫中山道：“應桂馨的差事是什麼？”　　“這個人有什麼不妥？”孫中山說道：“這是陳其美薦舉的，讓應桂馨負責沿途以及總統府的安全事宜。”　　宋嘉樹便把自己了解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告訴孫中山，孫中山低頭想想，點頭稱好。　　火車快要抵達南京車站。只見月台上擠滿了農工商的代表，軍樂，鞭炮，掌聲，以及“共和萬歲！”的口號聲響成一片，大家都爭相一睹孫中山的風采。　　孫中山並不忙打招呼，倒是先提筆疾書數行，取來信封裝上，然後叫應桂馨進到車廂，說是有一封緊急的信需要應桂馨立即返回上海，速送滬軍都督府。　　看到孫中山利索地打發走應桂馨，宋嘉樹心中的一塊石頭這才落地。他看着夾道迎送群眾，到處都是“共和萬歲！”的歡呼聲。人心思共和，這是革命派的最大力量來源，那些最初革命力量薄弱的時候利用的幫會青皮這時候該棄則棄。

# 第三百二十六章 開國大典（二）

　　龍盤虎踞的六朝古都南京城，銀裝素裹。西方天外，殘陽如血。　　各省代表全體及文武官吏，先時齊集南京下關車站歡迎。　　“瞧瞧，來了！大總統的花車來了！”　　隨着人群中的一個呼聲，大家都抬起了腦袋。　　龍盤虎踞的六朝古都南京，家家戶戶都是張燈結綵，喜氣洋洋，真比過年還要熱鬧。一大早，老百姓就互相傳說著孫中山來寧的消息，全城萬人空巷，不是在街上，便是跑到下關火車站去歡迎孫中山的到來。　　孫中山當選大總統，民國就在今天成立，大傢伙兒覺着腰板也比平日硬氣兒了一點。革命黨人不是說“驅除韃擄，恢復中華”嗎？只要把滿廷推翻，建立民國，大傢伙兒的腰板就能挺起來了。　　先朝鐵軌視線盡頭看到一串白茫茫火車噴出的長長蒸汽的人們出了歡呼的聲音，轉眼這歡呼的聲音就連成了一片，激得更多的人朝那裡看去。就連在車站巡視警戒的軍人們也轉過了視線。歡呼聲音越來越大。　　花車拉出一聲長長的鳴笛回應癲狂的人群，歡呼聲接地連天，人們如潮水一般的涌動，工人的氈帽，老百姓的瓜皮帽，軍人的大檐帽，通通給拋了起來，在傍晚血色夕陽下的天地之間起起落落。　　人潮不管不顧的一直衝向車站站台邊上，警衛們拚命維持警覺線，人們這才停下腳步，朝着那條火車瘋一般地吶喊。　　當專用花車拉響汽笛，平穩地駛進南京下關車站時，已是傍晚五時了。　　這時，停泊在離下關不遠的長江江面的中外軍艦齊放禮炮二十一響，隆隆的炮聲預示着一個共和國的誕生。　　“中華民國萬歲！”　　“大總統萬歲！”　　“……”　　下關車站更是禮炮雷鳴，軍樂大作，歡迎民眾高呼，震天動地，彷彿中華大地都能被掀動。　　車站外面，乃至整個南京城，到處張燈結綵。中國人民在歡慶一個新世紀的到來。　　“先生，南京到了。”　　孫中山聽到宋大小姐嬌媚中隱含激動地聲音，不知道正在想着什麼心思的他淡淡一笑。正正自己的冠帽，從車窗向外望去。　　他雖然仍然在矜持的微笑。可是內心裏面卻是起伏激蕩。　　一大群人在那裡擠得人頭涌涌的翹期盼，大家臉上都是一副急切期盼的模樣兒，要不是革命軍在最前面頂着，早就亂了秩序。　　看到他的車子到來，人群當中就是嗡的一聲，簡直都有些兒狂的樣子。　　孫中山看着底下這如怒潮澎湃一般的場景，看着黑壓壓不到邊地人頭，聽着起了浪頭的吼聲，不知道怎麼的，眼睛一下就熱了起來，他強自按捺了一下心頭情緒，回頭看看宋家父女，還有隨行人員，一個個比他還手足無措。　　噼里啪啦的，幾萬響的鞭炮響了起來，兩隻獅子，也在鑼鼓鞭炮聲中，搖頭擺尾的舞動起來。兩隻獅子已經斗絞咬尾而分，一隻獅子採下青來，歡勢萬分的跳動，就等着孫中山大總統下車。　　萬眾期待當中，就看見孫中山笑吟吟的走了下來。站在車轅之上，還微笑着四下淺淺作揖。然後也不要宋嘉樹來扶他，孫中山健步走下花車。　　他采站穩，那采着青的獅子已經奔了過來，將青獻出，接着獅子口中吐出一個泥金豎幅。上面四個大字：“大總統萬歲！”　　鞭炮聲音越響越快，周圍一邊山呼海嘯一般的地招呼聲音。　　很多海外歸來的同盟會精英們，還有一直在國內高君憲的立憲會精英們，他們知道的中國百姓一直都是沉默而麻木，官員驕橫而顓頊，一切彷彿都停滯在幾百年前，不曾變動。幾個碼頭開通了，買了洋槍，買了兵船，買了機器。但是國家和近代民族的概念，似乎沒有在這一潭死水當中激起半點波瀾。　　什麼時候，這些沉默的百姓，也會為了一個人這樣歡呼激動？　　各種膚色的外國駐南京領事也來到車站迎候。往日麻木沉默的中國人，這個時候卻狀若癲狂，也讓這些前來的駐南京外國領事館的洋大人們心裏都有點怪怪的滋味。　　孫中山同以黃興為首的歡迎群眾見面，然後又向一同前來歡迎的各國駐南京領事揮手致意。　　這裏歡迎的場面達到了高潮。宋靄齡緊跟孫中山下車的時候，只聽得禮炮雷鳴，十幾支軍樂隊爭相鳴奏。　　“共和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大總統萬歲！”　　“……”　　口號響遏行雲。　　大街上擠滿了人，沿街店鋪、房屋張燈結綵。　　孫中山興緻勃勃地同各國領事見面握手，向他們表示感謝，並請他們轉達自己對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的敬意。　　水仙兒秀眉糾結，從人群中脫身，急切的直奔李想處，雖然實在嘈雜的人聲下還是壓低聲音道：“呂中秋剛剛收到請情報，徐州的張勳派有小股武裝清軍從秦淮河間入南京城，其他地方也發現奸匪的時稀時稠的槍聲……實際上，孫中山先生火車一進南京，潛入南京的奸匪就開始放槍搗亂，但因為南京市內那麼多的老百姓都燃放鞭炮，遠遠聽去反而把槍聲掩住了。”　　李想大驚失色，急道：“切不可聲張，免至引起恐慌，影響開國大典。這件事有我來解決！”　　李想朝孫中山望去，一眼看見光艷四射的宋大小姐靄齡，忽然心中一動，跑去在她耳邊偷偷說道：“一股清軍已經化裝潛入城裡，伺機對孫中山先生行刺。”　　宋大小姐聽罷眉心微蹙，驚異地道：“按照預定計劃，先生要換乘馬車前往總統府。當時，從車站到總統府幾公里的路上擠滿了人，甚至房頂、樹上都有人，這段路上怎麼保證總統的安全？”　　眼看孫中山一邊向群眾揮手，一邊向馬車走去，兩人心急如焚，李想情急之中說道：“沒辦法了，我去告訴先生！”　　“我有辦法！”宋大小姐一把拉住李想，她連忙寫了一個紙條：“發現敵情，總統不能走預定路線！”一轉身，交給了走在孫中山右後側的黃興。　　黃興看罷紙條，心裏格登一下，朝宋大小姐看了一眼，看到她旁邊站着的李想，李想急切的朝他點頭。不管情況是否確實，都必須做出改變！黃興點點頭回應他們知道了，順手把紙條塞進口袋，決定改走第二條進城路線。　　此時孫中山走近馬車正要邁上去，宋大小姐以為黃興沒有接受自己的意見，汗一下子冒了出來，於是她準備跳到前面，直接向孫中山報告了。　　只見黃興緊走幾步，跨到孫中山前面，用手向前一伸，示意孫中山繼續向前。　　孫中山疑惑地望了黃興一眼，黃興立刻在孫中山而邊輕生彙報：“情況有變化，實行第二方案，繼續乘專車進市內鐵軌，直接開到總統府。”　　此時李想和宋大小姐懸着的心才放了下來，看向對方，眼神交流，看到彼此緊張的情緒都松下來，不禁相視而笑。　　南京城內，到處張燈結綵，百姓填街塞巷，歡聲雷動，熱烈歡迎孫中山的蒞臨。沿途小站均停，以便市民瞻仰風采，真是萬人空巷，夾道歡呼。　　“怎麼有洋兵？”孫中山驚異的問道。　　此時，車抵三牌樓站，忽見皮膚白皙，軍服整潔的隊列軍隊舉槍致敬，孫中山不勝驚訝。　　李想來到窗前也好奇的一看，這孫中山先生的眼光還真扯蛋。這些列隊“洋兵”因各隊員均年輕女學生，皮膚白皙，嬌媚如花，軍服整潔，不經意一看還真宛如洋兵。　　李想不禁一笑道：“是林宗雪女同志所率之女子北伐隊。細皮嫩肉的，是有點像。”　　車上一群人，相與一笑。　　車抵中正街，與歡迎人員同人下榻於寶華�Q休息。提起這個寶華�Q倒是一個有名的地方，它是清兩江總督招待外賓的賓館，也就是清朝南京制台衙門，後來變成了西箭道參謀本部。　　按照黃興的布置，只要吃過一頓簡單的便飯，即可舉行典禮。但是李想報告說，張勳派來小股武裝清軍從秦淮河間人南京城，四處搗亂。　　胡漢民聽說后趕忙勸孫中山道：“就職典禮是不是延至明日上午舉行？”　　“都已經道了這裏，沒必要延時了。”李想在邊上無所謂的道，到了這裏，他和宋大小姐的心就踏實了。“我告訴你們，只是想讓你們派點人去街上維持一下。”　　孫中山正為兩份文件措辭不妥而生氣，他也斷然否定道：“典禮不能延至明日。今天是一九一二年元旦，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也是民國元年元旦，今天向世界宣布中華民國成立，有特殊意義。”他指着《告全國同胞書》和《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說：“這兩份文件得趕快改好。”　　李想耐不住猛撇嘴，該修改的應該是《臨時大總統誓詞》！　　宋嘉樹知道這是歷史性的文告，趕忙說：“我來幫你一起看看。”接着和孫中山走到一間安靜的小屋，迅速又謹慎地推敲起來。　　一切完好之後，孫中山對着紫檀木裝鑲的大穿衣鏡，換上立領禮服。　　他注視着鏡子中的自己。良久，輕輕問站在身後的宋大小姐道：“我……像個總統嗎？”　　宋大小姐上前溫柔賢惠的整理他的衣領，欣然笑道：“像！”　　胡漢民手拿一份文件走來：“各省代表和陸海軍代表到齊！宣誓就職儀式是否開始？”　　孫中山點點頭。　　孫中山先生偕南京衛戍總司令徐紹幀，乘雙頭馬車至大總統府。　　臨時大總統府設在南京城內舊兩江總督衙門，即太平天國的天王府舊址。如今早已修茸粉刷一新，等待它的新主人的來臨。臨時大總統府的大門外搭起了兩座彩門，松枝翠柏和各色紙花襯托出莊重熱烈的氣氛，九盞貼金的大紅宮燈懸挂在彩門上。　　晚十一時，就職典禮正式開始。當胡漢民陪同孫中山走進禮堂時，已經被四面壁爐燒烤得暖融融的禮堂，頓時燃燒起來似的，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只見總統府的禮堂里燈火輝煌，各省代表，革命軍官和國內外有關方面人士、新聞記者等濟濟一堂。主席台正中貼着“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十三個金光閃閃的大字。　　大總統就職典禮莊嚴而樸素，由徐紹楨擔任司儀員。　　當孫中山健步來到會場時，“共和萬歲”的口號頓時響了起來。孫中山登上平台，高高地舉起雙手，鼓掌致謝。雄壯的軍樂和二十一響禮炮過後，代表公推景耀月致頌詞。　　宋嘉樹和桂珍以及宋大小姐站在前排，靜靜地觀看着神采奕奕的孫中山走上臨時搭起的平台，在兩面鮮艷的五色旗前接受大家的祝賀、歡呼，他那麼安靜，好像這一切勝利都沒有要他付出犧牲和代價似的。但是，接着，當孫中山面向牆上的五色國旗，莊嚴地舉起右手，向全國人民宣讀《臨時大總統誓詞》時，淚水猛地湧上了他的眼眶，他並不去擦，任淚水靜靜地淌。孫中山站在台前，堅定不移的舉着右手，莊嚴宣誓，聲音緩慢，凝重而清晰：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　　李想和宋大小姐心有靈犀的一同心想，夠了，夠了！讀到這裏就行了，剛剛上任就要談什麼解職，令人喪氣。沒等他們倆想完，孫中山朗朗的聲音又在整個禮堂轟響起來：　　“……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孫文。”　　“共和萬歲！”歡呼聲、鞭炮聲震耳欲聾。　　各省代表景耀月踏着猩紅的地毯走至孫中山面前，揭開印盒：“請大總統用印。”景耀月手捧印盒裡面是紅綢包裹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印”授予孫中山。孫中山神情莊嚴，雙手接過大印，當即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上莊重地蓋上第一個鮮紅的、神聖的印章……　　兩千多年的帝制終於告終，中國從此刻開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無論如何，宋大小姐在台下依然熱烈鼓掌，望着這個自己暗暗傾慕十幾年的男人感慨萬千。

# 第三百二十七章 開國大典（三）

　　歡呼聲、鞭炮聲震耳欲聾。　　李想面沉如水，在心裏不停的冷笑，《臨時大總統誓詞》其中特彆強調了孫中山這個大總統是暫時的，這使李想聽過後特別刺耳。　　這個誓詞一方面申明大總統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實際上是公布了孫中山卸任臨時大總統的三大條件，一，清朝退位；二，國內實現和平；三，世界各國承認民國。給袁世凱接任民國總統，在“清帝退位”之外，又加了兩個條件。可這三個條件，李想怎麼看都覺着很傻很天真！？　　孫中山宣誓完畢，走下平台，在眾人驚愕的目光中穿過，徑直走到黃興面前。黃興早已淚水縱橫。兩人的雙手緊緊握在一起。　　他以大總統名義發布的《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只好由胡漢民代讀。　　臨時大總統宣言書：　　中華民國締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臨時大總統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　　夫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　　國民以為於內無統一之機關，於外無對待之主體，建設之事，更不容緩，於是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　　自推功讓能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務盡責之觀念以言，則文所不敢辭也。是用黽勉從國民之後，能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端在今日。敢披瀝肝膽，為國民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　　血鍾一鳴，義旗四起，擁甲帶戈之士遍於十余行省。雖編製或不一，號令或不齊，而目的所在則無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為共同之行動，整齊畫一，夫豈其難。是曰軍政之統一。　　國家幅員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此清廷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遂其偽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挈，條目自舉。是曰內治之統一。　　滿清時代借立憲之名，行斂財之實，雜捐苛細，民不聊生。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經濟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是曰財政之統一。　　以上數者，為政務之方針，持此進行，庶無大過。若夫革命主義，為吾儕所昌言，萬國所同喻。前此雖屢起屢躓，外人無不鑒其用心。　　八月以來，義旗飆發，諸友邦對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鄰誼之篤，良足深謝。　　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與我友邦益增睦誼，持和平主義，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為幸獲。對外方針，實在於是。　　夫民國新建，外交內政，百緒繁生。文自顧何人，而克勝此！然而臨時之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　　十餘年來，從事於革命者，皆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戰勝所遇之艱難。即使后此之艱難遠逾於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華民國之基礎確定於大地，然後臨時政府之職務始盡，而吾人始可告無罪於國民也。　　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萬萬之同胞共鑒之。　　大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宣言明確地指出：“臨時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它的任務是：“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宣言規定了對內的方針：“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政之統一、財政之統一。”對外的方針是：“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義，與我友邦益增親睦，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　　然後軍人代表致頌詞。　　李想乾淨利落的走上台，盡顯軍人的本色。他瀟洒之極的向台下敬一個標準的軍禮，在黑壓壓的人群當中又激起一片嘖嘖稱讚的聲音。　　李想在心裏非常臭屁的替自己補了一句：這李大帥，太他媽的帥了！　　李想看了一眼胡漢民丟給他江南名下士花費絕大精力寫出的頌詞演講稿，隨手丟在一旁，這演講稿某些繁體字他不認識不說，本身就非常拗口，根本不適合這種需要煽動的場合，也不適合他天馬行空、熱血沸騰的演講習慣。　　“這是一個多麼使人充滿悲憤、令人充滿詛咒，卻又讓人充滿理想的年代！”李想丟開大典主持精心準備的演講稿，開始激情澎湃的即興演講。這使台下給他撰寫演講稿的江南名下士莫名氣憤，而事先看過這篇演講稿的同盟會精英卻感覺莫名其妙，這個李瘋子真愛標新立異！　　“……從甲午開始的海上戰事，以一份接一份兵敗將逃、艦毀人亡的喪報，向全世界宣告大清帝國已被日本徹底戰敗的無情事實。朝野恐愕，舉國震驚！……威海衛港一夜之間丟失，經營了十年之久、耗資數千萬兩白銀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緊接着，《馬關條約》簽訂，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澎湖列島，賠償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相當於全國全年財政總收入的兩倍多。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曾在幾百年間雄踞世界之首的華夏古國，蒙受了罕見的奇恥大辱。世界被震動了，中國被震動了，文武百官被震動了，士農工商被震動了，連邊徼之地的土著野民也被震動了。從嘉慶以來的百年大夢彷彿初覺，人們都在思索：為什麼國家竟會虛弱到如此地步，一個面積不及三十分之一、人口不及十分之一的小國都可以把它打敗？它今後還可以強大嗎？漢唐威儀康乾盛世還可以恢復嗎？它的自救自強之路究竟在哪裡？一些有識之士在仇恨之餘也能正視現實，冷靜地思考：為何那個與我們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的島國能有如此強悍的國力，中國能從自己的敵手那裡學到些什麼嗎？慘敗帶來奇恥，奇恥警醒酣夢，夢醒引起思索，思索孕育巨變。這註定是劇烈動蕩急速裂變的動蕩年代，這註定是國將不國民不聊生的悲慘年代，這註定是救亡圖存亂世出英雄的理想年代……”　　李想發表激情澎湃的演說，從庚子年的鴉片戰爭說到甲午年的海戰，從昨日戊戌年的變法說到今日辛亥年的革命……說到動情處，聲淚俱下，哽咽不能成語。他不是在演戲，演說到這裏，他真的在為這段歷史哭泣！　　孫中山和一千三百名開國大典的觀眾斂容聆聽，無論革命黨，立憲會，舊官僚，沒有了黨派之間，階級之分，全部沉浸在這段不堪回首的悲慘歷史之中，時而狂呼，時而跺足，時而鼓掌，時而悲號……　　他們這些日子在南京爭權奪利，此刻卻都被李想的愛國熱腸所激動。他們似乎回想過去，也曾真心的留心國是，真心的指摘時弊，真心的厭惡朝政的腐敗，真心的斥責李鴻章的無能。當李鴻章代表朝廷在馬關簽署條約的消息傳來的那天，他們義憤填膺，破口大罵李鴻章是李二漢奸，應當千刀萬剮……　　他們也曾一個個慷慨激昂，熱血沸騰，毅然置個人前途於不顧參加革命，跟着孫中山先生大聲疾呼：“驅除韃擄，恢復中華！”這該要有多大的膽量！他們是冒着誅九族的危險在造反！多少志士共聚一堂，發起一場有一場的武裝暴動，拋下無量頭顱無量熱血……　　這篇演講凝聚的是所有近代國人的理想，近代中華民族的血淚，字字句句在場所有人的心裏激起強烈的震蕩，如同爆發一場汶川大地震！　　李想一句“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更是銘刻在他們的心頭。　　大禮堂沸騰了，連大總統孫中山也為之感動得流淚。　　自從這一天之後，“將革命進行到底！”這句話，便成為南京乃至全國官場民間的流行口語，作為中華民族國魂民氣的象徵，激勵着一切有良知的國人去救亡圖存。　　身為中華民國開國大典中最激勵人心的這段演講者李想，見證歷史的時刻，這一天於他來說，自然銘心刻骨，終生不忘！　　最後大家山呼萬歲，共攝一影，典禮才告結束。照相合影的時候，李想非常榮幸的站在孫中山先生的左手邊，而先生的右手邊就是黃興！　　典禮結束，宋家靄齡大小姐立即把孫中山先生的簡歷散發給會場的中外記者。　　這是知道孫中山當選為大總統那天回去之後連夜寫的。那晚，宋大小姐翻閱了大量資料，驗證了幾處自己記憶模糊的地方，就坐到了打字機前。她毫無倦意，打字機歡快地跳躍着、鳴叫着，一行行優美的英文字母像奔瀉的山泉在紙上流淌……宋大小姐以優美的文字最後寫道：“他十六年流亡海外，摯愛中華的赤子之心愈加熾烈；領導十次起義十次失敗，革命的鬥志愈挫愈堅；他創立革命團體，提出革命學說，領導革命鬥爭，是中國革命的思想家、組織家和領導者。在他的影響和直接推動下，武昌起義，全國響應，中華終於光復，民國得於新生。他功比華盛頓，堪稱中國革命之父……”在這篇短文中，傾注了宋大小姐對孫中山先生的熱愛、敬佩、崇拜的誠摯感情，因而寫得酣暢流利，準確恰當，感人至深。　　李想的一場熱血演講搞得自己口乾舌燥，端起百年紅酒當白開水喝。　　“這是我聽過的最感人，最熱血的演講！”宋大小姐隨意又大氣入時的打扮，似乎沐浴孫中山先生四溢的春風得意，俏臉顯得無比美麗光艷。她款款來到李想身邊，舉起酒杯，輕笑道，“cheers！”　　李想舉起酒杯：“I wish top roposeatoast to our friendship。”　　“是盟友！”宋大小姐糾正道。　　李想滋溜一聲抽乾杯底，好奇的看起宋大小姐撰寫的孫中山英文簡歷，略通英文的他看了大是震驚，“中國革命之父”原來最早出現在這裏，不禁感嘆又見證一次歷史。　　宋大小姐微笑着一邊品着美酒，一邊欣賞落地窗外午夜時分的六朝古都南京城，她忽然想到了畢業回國時梅肯《電訊報》上關於自己的一篇報道，那句預言她將成為中國總統夫人、成為支持寶座最重要力量的話，又清晰地呈現在眼前。心機深沉的她在情竇初開的時候也不禁面赤耳熱，心潮久久不能平靜，她希望這一切能夠儘快實現。　　宋大小姐收回思緒，這時孫中山先生已經走過去同宋查理夫婦聊着天。　　氣氛愉悅，人們的臉上是掩不住的喜色。　　“李大帥，你總是給我帶來驚喜。演講真是很精彩，和熱血。”這一張美麗得只能在夢中出現的臉，如鏡如綢的黑髮，似煙若黛的雙眉，一雙如夜空神秘的漆黑雙眸。她的肌膚柔嫩得出乎想象，似乎風稍稍的大了一些，也會被吹破。　　“熱血一直流淌在我們心中，我不過是讓所有人相信他們也有犧牲的熱血。”李想一臉的玩世不恭，略帶股痞氣，看似漫不經心，年輕的過分的樣貌，卻又彷彿有種教人不可小覷的力量。他輕輕搖着杯子，將目光投注在晃動的酒里。聽到這個悅耳動聽聲音，他頭也不抬繼續晃着杯，只聞襲人的女兒香就知道來的是林宗雪。　　兩個美麗的女子出於同類天然的敵對互相看了好久。宋大小姐從她宛如夢幻的臉龐再向下看，看到她的英武不凡的軍裝……這胸，似乎不是特別的大。不知怎麼的，宋大小姐竟然鬆了一口氣。　　“還好還好，看起來應該和我的一樣……”宋大小姐失神想着。　　典禮告成後天尚未明，大家覺着任務已經完成，與其坐以待旦，不如回去休息。接着，孫中山將代表一一送出大廳。　　代表們一再請孫中山留步，他卻非常謙遜地說：“我是人民的公僕，你們是人民的代表，是真正的主人，我把你們送到大廳之外是完全應該的。”　　出了大總統府，街道空寂，眾人卻發現深夜找不到交通工具，只有結隊徒步而行。　　大家這一天確實累的夠嗆，途中默默地走着，李想看着他們這個樣子，心思又不安分了，向大傢伙兒倡議說道：“我們今天推翻了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建成了民主共和國家，象這樣驚天動地的大喜事，不能不踴躍三百，熱烈歡呼。”　　馬上就有人在前邊高喊口號，大家都跟着歡欣鼓舞地跳躍起來，邊跳邊喊，高聲唱起《義勇軍進行曲》、《七律・革命軍佔領南京》，把沿街居民都從睡夢中驚醒，披着衣服從門縫裡窺伺動靜。誰也沒有想到這是當時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代表們餘興未盡，作此狂熱的行動。第二卷 京華煙雲

# 第三百二十八章 新國民之新責任

　　南京街市熙熙攘攘，在最繁華的地段可以看道幾個熱血飛揚的學生站在自己搬來的木箱上面發表激情洋溢的演說，街上不時有人力車夫拉着一車車剪下的辮子走過。街上五花八門的廣告，許多商品也換上了“共和”、“慶勝”、“北伐”等新商標。　　在一家麵攤前，人們排着隊剪辮。旁邊告示牌大字醒目：“剪辮者免費供肉面一碗，以示獎勵。”　　老人們為這條跟了半輩子即將剪掉的辮子有惆悵和憂鬱，小孩子們卻為剪掉繁瑣的辮子而雀躍。地上辮子堆積像小山一樣。剪下辮子的人們喧鬧着，端出一碗碗熱騰騰的肉面來。　　從一旁列隊走過的革命軍戰士唱着從漢口流傳出來的新軍歌：　　向前！向前！向前！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腳踏着祖國的大地，　　背負着民族的希望，　　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我們是工農的子弟，　　我們是人民的武裝，　　從無畏懼，　　絕不屈服，　　英勇戰鬥，　　直到把反動派消滅乾淨，　　革命軍的旗幟高高飄揚。　　聽！風在呼嘯軍號響，　　聽！革命歌聲多嘹亮！　　同志們整齊步伐奔向光復的戰場，　　同志們整齊步伐奔赴祖國的邊疆，　　向前！向前！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向最後的勝利，　　向全國的光復！　　曲調氣勢磅礴，堅毅豪邁，熱情奔放。詞曲渾然一體，表現了革命軍隊一往無前、無堅不摧的革命精神，塑造了革命軍肩負歷史重託，為中華民族的革命大業英勇奮戰的英雄形象，集中表現了革命軍隊豪邁雄壯的軍威，具有一往無前的戰鬥風格和摧枯拉朽的強大力量。　　詞曲形象鮮明，旋律流暢，音調堅實，節拍規整，自漢口革命軍一經傳唱，立刻廣為流傳，成為當下南方各省革命軍唱的最響亮的歌曲。　　宋教仁和李想閃到街邊，看着這一列軍隊雄赳赳氣昂昂的高唱戰歌走過。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第二天立即開展組織政府的工作，並以臨時總統身份召開各省代表會，兩人相約一起在街上正是去參加這個會議。　　先是元旦前一日，孫中山先生派黃克強和宋教仁來代表會，請求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其要點為：一、增加副總統；二、各部總長改為國務員；三、規定國務員副署權。蓋組織大綱，為模仿美國憲法之總統制，假如各部總長稱為國務員，而又有副署權，是雖無國務總理之設，亦有內閣之精神，當時討論爭辯至夜深，對副署權，仍無結果，惟增加副總統一項，則通過。　　今天討論的還是《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以及民國政府設置陸軍、海軍、外交、司法、財政、內務、教育、實業、交通共九個部問題，並將“部長”改稱“總長”問題。根據組織大綱，各部總長由總統提名，但必須要經過各省代表大會同意。因此，各部總長人選的安排，實際上是一次權力再分配。省與省之間、代表與代表之間，舊官僚、政客、社會聞人都暗中較足了勁，一爭高低。　　宋教仁也是卯足了勁準備今天一戰，內閣總理制是否能夠通過，也全在今天！　　宋教仁皺起眉頭，為此心事重重，因為對於今天背水一戰他沒有多少把握，但是聽了剛才的熱血激昂歌聲，又鼓起了鬥志。　　“李帥的詩歌真可是冠絕當代，不知羞煞了多少江南名下士。可是卻不知道：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宋教仁看了一眼身邊的李想，雖然感覺到了對方的友誼，或許是英雄之間的惺惺相惜，但是兩人思想卻有很大分別，這又是無可奈何誰都不會妥協的。　　兩人都是鋒芒畢露的人，也都受到黨內黨外的排擠，所以兩人很容易產生共鳴，但是李想卻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多做討論，他岔開話題道：“先生對法國內閣制度有何卓見呢？”　　宋教仁呆了一呆，這話若是孫中山問他，自是口若懸河，說個不停。但李想不但尚未在南京臨時政府有官職，且還不屬於同盟會系統，而且還是標準的軍人，湖北都督都還是黎元洪這個傀儡掛着名呢。假設他宋教仁和對方交淺言深，抖出底牌，好像對今日一戰也沒有多少幫助，而且他也實在沒有看出來李想對於政治有什麼天賦，而且還存在矛盾，李想可是北伐狂人，他卻贊成南北和議，所以不禁猶豫起來。　　自孫中山來到上海后，他雖曾與孫中山深談過幾次，孫中山亦表示對他頗為欣賞，但他卻看出孫中山與自己雖然都強調要建設民國，但孫中山所說的建設是社會、經濟建設，宋教仁所說的是政治建設，這一點他們是不同的。他不僅在黨外豎敵，也因此在黨內很難會受賞識重用，正在心中苦惱。　　李想微微一笑道：“先生一力主張實行法國內閣制，認為內閣製為民主國家最優良之制度，恐怕還想憑內閣制限制總統專權，所以有恃無恐的鼓吹推袁倒清南北和議吧！”　　宋教仁真是大吃一驚，幾乎是條件反射的否定忙道：“李帥說笑了！”　　“不是我說笑，是你很傻很天真！”李想停下腳步，看着街上行人匆匆，正容道：“政治建設，制定憲法，選舉總統，由取得國會壓倒多數的黨派組織責任內閣，開啟中國民主政治的航船，我對這沒有什麼可以懷疑了。你的理想――進而在朝，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地監督政府……似乎可以很順利的成為現實。但是你不知道自己既然要走憲政民主這條路，已經掌握政權的袁世凱會容許這樣的事實發生？袁世凱是什麼人？昨天，他為了權勢可以毫不猶豫的背叛變法！今天，他為了權勢可以毫不猶豫的背叛滿廷！明天，他為了權勢可以毫不猶豫的背叛共和！那麼你就只有被殺戮，消滅政敵的肉體生命是人類政治史上常見的醜惡現象，不要懷疑袁世凱有沒有這個膽量。”　　宋教仁凝神看了他一會，當然覺得李想是在危言聳聽。原本的歷史軌跡上，他就是不顧朋友的勸阻，在上海火車站北上參選太過招搖才被輕易暗殺的。　　宋教仁不禁笑一笑道：“李帥說來說去，還是想說服我支持北伐，將革命進行到底。”　　李想邊走邊說道：“我其實贊成內閣制，但是先生走這條路，將來必有殺身之禍！”　　李想一語驚人，已經不惜泄露天機。　　宋教仁臉色微變，長長吁出一口氣，嘆道：“李帥是有點危言聳聽了。”　　李想明白宋教仁的苦衷，自己也無法再多言，言多必失，而且言多他未必會信，遂溫和一笑地道：“這次南京政府的組建還是會依照《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進行吧？”　　宋教仁爽快答道：“這是中山先生在一九零六年制定的，他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強調，武裝推翻專制制度之後，要過渡到民主政治，整個革命過程要經過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階段。”　　李想並不是歷史學磚家叫獸，疑惑的道：“這和你抵達武昌后，與湯化龍、胡瑞霖等商討，由你主筆，起草了的《鄂州約法》有什麼區別？”　　宋教仁嘴角牽出一絲不屑之色，淡然道：“只要你細研《鄂州約法》你就會發現，約法雖明確規定‘都督有總攬政務、統率水陸軍隊、任命文武官職等大權’，但在執行這些權力時，‘需經過政務委員的副署’――這就是典型的‘內閣制’限權。所以我堅持內閣制，是其對民主政治實際運作的基礎理念，至少最初，我並無功利之心。”　　宋教仁這話算是和李想交心了，他不否認他現在有競選內閣總理的功利私心：“反觀孫中山先生，在其主導制定的《革命方略》里，革命后先要實行‘軍法之治’。軍法之治就是以軍法為根據，靠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它不僅要將政治之害和滿洲之害予以掃除，還要在斬絕風俗之害的同時，進行諸如施教育、修道路、設警察衛生之制，興起農工商事業之利源等方面的建設工作。中山先生解決這些工作的設想，顯然都是政府主導實施的，這就意味着政府一定要握有實權，而且政府首腦一定要有較強的能力來主導各方面的工作。軍政府擁有絕對權力，而軍政府的首腦權力更為集中。‘總統制’當然是他一以秉持的制度安排。我們都知道，絕對的權利只會導致絕對的腐化。而他所幻想的整個革命過程要經過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階段，怎麼立憲會那一套主張異曲同工？”　　大學財政畢業的李想對政治就是半桶水，經過宋教仁這樣一點撥才恍然大悟。　　兩人聊着天，不知不覺一抬頭，大總統府就在眼前。　　※※※《申報》一九一二年元旦刊文：　　今日為新中華民國新元旦，孫總統新即位，我四萬萬同胞如新嬰兒之新出母胎，從今日起，為新國民，道德一新，學術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種種新事業，胥吾新國民之新責任也……祝我新國民萬歲！新民萬歲！新總統萬歲！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它還不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它的轄區僅僅是從一塊國土上分裂出來的一片地盤――但是，能夠稱之為“中華民國”，就足以令為推翻帝制而不懈奮鬥的人歡呼雀躍了。　　全國各大報紙，上海《民立報》，廣州《共和報》，漢口《人民日報》，已經北京滿廷宗室主辦的《內閣官報》皆刊載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誓詞》。　　袁世凱很生氣！　　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曾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電告袁世凱說：“……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表示清帝退位后，大總統位置一定讓予袁世凱。袁世凱對孫中山的諾言不肯相信，深恐自己取得大總統的希望落空，再加上當時唐紹儀與伍廷芳議定國民代表會議選舉法，以省為單位推派代表，南方獨立各省代表多，恐不能操縱自如。所以，他得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消息后，十分惱怒。直到昨天孫中山元旦就職，他約見朱爾典密謀對策時，仍顯得很不痛快，而且極為喪氣。　　袁世凱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在南京成立政府，對於袁世凱是一個打擊，他必須對此立即作出了一系列的反擊！　　袁世凱把亂糟糟的一疊報紙憤恨的丟在地上，問道：“唐紹儀是怎麼談的？”　　袁克定見乃父神色鄭重，遂正色說道：“唐紹儀通過這些問題是擅作主張，超越權限，這種決議不能承認。就由梁士詒把情況電告唐紹儀知曉，授意唐紹儀如此如彼做去，以免鑄成大錯！”

# 第三百二十九章 此後之戰非為滿洲

　　袁世凱聽了默然不語。這話正點在他心病上：孫中山此次被選為大總統，就全國人心向背來說，北方怎麼也不及南方了。如果已經宣告站在共和方面的十四個省的武裝力量，在孫中山統一的部署下，目標一致地進行戰爭，那麼，還在清朝統治下的地區內部必然發生更大的動亂，清皇朝連同袁世凱的覆滅可以說是指日可待的。　　想到此，袁世凱突然轉身說道：“在北京城裡的官員們，有些看到形勢不妙，棄職離去，留下來的都依附於北洋的周圍。然北洋雖然擁有最有訓練、最強的軍隊，但是當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時，全國除內蒙古、外蒙古和西藏以外，二十二個省中只有直隸、河南、山東、甘肅、東三省和新疆還沒有改換滿廷的旗幟。但在這些省份里也存在着動亂的因素。在全國幾乎三分之二的省份已經宣布對滿廷獨立的情況下，顯然不可能靠兵力來撲滅革軍的火焰。”　　袁世凱挺着大肚子在房裡轉了兩圈，繼續說道：“在山東巡撫孫寶琦取消了獨立以後，內閣派去的官員對革命黨人實行嚴厲的鎮壓。濟南城裡凡剪了辮子的男子都有被拘留的危險。但是孫寶琦已不能完整地統治全省。革命黨人在膠東發動起義，佔領了煙台、登州、榮成、文登等地，並在煙台成立了軍政府。在膠濟鐵路東段沿線地區，也有人組織革命軍，先後佔領即墨、高密、安丘、諸城等地。北洋軍在即墨和諸城實行了殘酷的殺戮，也無法鎮壓……以重兵控制的河南也總是不太平……”　　“同盟會組織在十一月下旬進攻洛陽的計劃不是流產了嗎？”袁克定不同意老頭子的意見：“之後省城開封學界中的一些同盟會會員又聯絡了城裡的陸軍學校學生等力量，準備發動暴亂。但因為這時正是南北協議停戰十五天的期間，他們沒有即時發動，由此可見停戰協議是起了麻痹革軍的作用的。由於延期，起義計劃被開封官府察覺。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這個預定起義日前夕，會黨張鍾端等十一人被捕殺，他們大多數是留日學生，死於此役的還有不少不知名的亂民。可以說對河南蠢蠢欲動的會黨震懾極大！同時河南的北軍將士在西面潼關同陝西的革軍作戰，在南面信陽有段祺瑞第一軍駐防，並防禦可能從幾個方面來的李瘋子北伐的革軍！”　　袁世凱瞪了兒子一眼：“可是，我剛剛得到消息，陝西的革軍在得到李瘋子軍的武裝力量的配合下一度攻入豫西。豫南南陽、鄧州一帶也有許多民間武裝力量，等待時機，躍躍欲試。從鄂西北襄陽出發的李瘋子北伐軍已經攻入河南，佔領新野，正虎窺鄧州、南陽等地。因此如果戰事延長，北洋軍對河南的控制是並沒有把握的！”　　“陝甘總督長庚敗走甘肅后，他不是一直效忠還清室？”袁克定問道，“前日不是說甘軍侵佔三水、淳化，威脅涇陽、三原，渭北依然空虛，他還不能起牽制陝西的革軍的作用？新疆巡撫袁大化也仍站在清室方面。”　　“自從李瘋子派遣的一支軍隊進入陝西之後，局勢已經反轉！”袁世凱長嘆一聲，“就在北京近畿和直隸省，也埋伏着危機。一些革命派的知識分子為響應武昌起義，在天津秘密成立了北方革命協會。這還是汪精衛南下之前的事情。”　　這些情形都表明袁世凱的腳底下也很不安定了。也正因此，袁世凱必須用議和來使革命力量踏步不前，以至向他屈服。　　見寶貝大兒子凝神在聽，袁世凱繼續道：“直隸為滿清建都之地，朝廷威力所集中，當事者防範之嚴，偵察之密，過於他省。故當鄂事既起，非無各地誌士，密謀運動，終屈伏而不得逞。誰知今日，乃有灤州軍變一事。”　　袁克定無比震驚的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　　“要不是有人告密，我也不知道。”袁世凱道，“駐紮灤州第二十鎮陸軍各級官長軍目聽聞孫中山自海外歸來，被南京選為大總統，他們起了熊心豹子膽，聯絡湯河各軍長，招集本地官紳，籌議多次。決定后，擬舉通永鎮王懷慶為北方民軍大都督。”他停了一下，又深思着說，“王懷慶聞灤州兵主張共和，即單騎往諭，謂萬勿暴動，靜聽臨時國會議決。但鄙意以為中國實以君主立憲為宜。說未畢，一統領官起立曰：‘吾營主張共和已決，且已公舉軍門為北軍大都督。’言畢，眾齊聲附和，迫令王入一室辦事，即發電報致各國公使領事，此昨日之事也。”　　“北方民軍大都督還真是忠君愛國。”袁克定冷笑道。　　“不是的。”袁世凱繼續說道，事情可沒有寶貝兒子想的簡單。他從書案上一張新抄的電文，說道：“告密者就是王懷慶。這是灤州軍民致各國公使領事的電報。”　　袁克定一看，開頭還挺客氣。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上海伍代表唐大臣天津順直咨議局均鑒：自武漢事起，各省響應，勢如奔濤，足見人心之所向，決非兵力之所能阻也。全國人民望共和政體，甚於枯苗之望雨，誠以非共和則難免生民之塗炭，非共和難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難免日後之革命。想我公身為總理，全國人望所歸，決不能執一人之私見，負萬民之期望。況刻下停戰期迫，議和將歸無效，全國人民，奔走呼號，不勝驚怖，直省尤甚。陸軍混成四十協官長目兵等，駐紮直省，目睹實情，用敢冒死上陳。查前奏頒之信條，內開軍人原有參議主權，刻下本軍全體主張共和，望祈我公速定大局，以弭慘禍，實為至急。臨發百拜，不勝惶悚之至！統領官蘇廣川管帶官馮御香（筆者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馮玉祥）、齊從雲、王金銘、張建功、王石清、鄭金聲、陳寶龍、徐廷榮及下級官佐等同叩。　　袁世凱又問：“你道他怎麼逃出來告密的？”　　袁克定再搖頭道：“兒子不知。”　　“王懷慶心懷詭計，卻是面不改色的從容道：細思諸君之言，極有道理。然而糧餉不足，人數不多，為可慮也。萬一事敗，則王懷慶三字，一錢不值矣，不能不謀定后動。籌餉為第一要義，灤州開平士紳，吾多認識者，請勸之。眾人也認可，送來一乘轎子。轎為尋常之轎，王懷慶故作難色，嫌棄如此太不足壯觀瞻。眾人說道倉猝間何處得綠呢大轎，問其騎馬不？王懷慶頷首稱好，遂選良馬，隨二武員及數兵以行。王懷慶始而與行員扯淡，他騎馬忽前急奔，忽又回顧而等待，眾人更不懷疑。俟至大道，才露出真面目，猛加兩鞭，直奔開平本營。眾人始知其逃之夭夭，開槍也未擊中王懷慶。於是王懷慶回開平，即發電報告情形。”　　袁克定不禁道：“這人到是大膽！”　　“是有聰明！”袁世凱激動地糾正道，“敢在我眼皮底下搞這些動作，他們不是找死！”說著目光如電，神采奕奕。　　袁克定先是一驚，旋即已知乃父的心情，好一陣子才嘆道：“父親所慮極是。這是大事，不可姑息，必須雷霆手段。”　　這回袁克定說的不錯，南方勢漲，北方亂起，自己的地位也正岌岌可危。袁世凱沉痛地閉上了眼睛。袁克定見乃父閉目端坐，以為是累了。　　“傳我命令，”袁世凱突然擺擺手道，“灤軍既告警，曹琨率第三鎮即日乘特別火車，前赴灤州。有步隊三營，馬隊一營，並淮軍炮隊四百名，炮三十五尊，及通州毅軍一營，務必於十一月十六日抵灤，圍攻剿滅之。”　　“是。”袁克定趕緊答應一聲，提筆草擬發給內閣的命令。　　袁世凱坐了一會兒，但覺百憂集結，萬緒紛來。　　“立刻複電孫中山。”袁世凱終於理出一個頭緒，壓低了嗓音道，“就說：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所決如何，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與聞。謬承獎誘，慚悚至不敢當。”在給孫中山的回電中，袁世凱這是在明確表示北方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因為連國家實行什麼政體還沒有最後決定，國民大會都還未開啟。　　袁克定提筆記下，問道：“就這些？”　　“當然不止這些！”袁世凱搖搖頭，獰笑道：“宣布唐紹儀簽訂的關於國民會議各項辦法逾越權限，北京內閣概不承認，並諭令唐辭職，聲明以後和談事項由我和南方伍廷芳直接電商。記住，措辭要強硬！同時還要致電伍廷芳，提出嚴厲質問！”　　袁克定沉思有頃，眼中放出光來，說道：“兒子明白！”　　“就說：國體問題既由國會解決，乃聞南京忽已組織政府，顯與前議相背，此次選舉總統，是何用意？”袁世凱沉着聲繼續地道：“另外，唆令薑桂題、馮國璋、張勳等北洋將領聯名至電內閣極力主張維持君主立憲，堅決反對共和，並‘向清廷王公貴族呼籲，要他們拿出錢來，以便繼續作戰’。”　　袁克定眼光霍地一跳，挺身而起道：“這事父親放心！我會唆使幕僚和部下到處揚言：此後之戰，皆為父親，非為滿洲。”

# 第三百三十章 披上馬甲繼續戰鬥

　　李想和宋教仁兩人並肩走進大總統府宏偉的大門，穿過古老的圓巷形的門洞，進入主大殿前的廣場。　　大門兩旁設有兵館，駐屯了兩營軍隊，由上海商團志士組建，循例問過後，使兩個警衛引着兩人的馬車，往內宮馳去。　　大總統府就是原兩江總督府，也就是太平天國的天王府，也像紫禁城般，天王府雖紫禁城小了幾倍，仍是“前朝後寢”的布局，外朝是太平天國天王辦理政務、舉行朝會的地方，內廷則是天王和諸子妃嬪的寢室。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之後即大興土木，把六朝古都的繁華推向近代史的極致，太平天國的權貴熱衷於鬥富，揮霍無度。比起北京滿廷有過之而不及，按說殷鑒還在眼前，可太平天國农民起義軍不但沒有吸取滿廷的教訓，反而重蹈覆轍。最後曾國藩率領湘軍殺進城之後，六朝古都多少樓台繁華付諸咸陽一炬。　　如今還能領略那盛極一時的太平天國的繁華之處，就是這天王府了。　　天王府宮垣九重，建築崇宏。東至黃家塘，西至碑亭巷，北至浮橋、太平橋一線，南至科巷。宮城分內外二重，外稱太陽城，內名金龍城，外有城壕。太陽城正門為天朝門，金龍城正門為聖天門，正殿為金龍殿。還有二殿、三殿，五間八架的金龍主殿巍峨壯麗，設於前後宮門相對的中軸線，有穿堂直通後宮。後宮以後三宮為主，左右兩方為東六宮和西六宮，乃天王的妃嬪和眾王子的宮室。最後為後林苑，原本東西兩側皆有花園，現存西花園及園內石舫，其餘在清軍佔領天京后被焚毀。但是後來經過幾代兩江總督曾國藩、端方等人的重修，基本恢復原貌。　　李想在孫中山就職那天沒有好好参觀，一是沒有這個空閑心情，二是晚上十點也看不清楚，今天沿途觀覽，只見天王府殿堂、樓閣、園林里的亭、台、廊廓等等，無不法度嚴緊，一派帝王氣象，莊嚴肅穆。內廷建築形式比外廷更多樣化，布局緊湊，各組建築自成庭院，四周有院牆圍繞，不同區間又有高大宮牆相隔，若沒有人引路，迷途是毫不稀奇的事。　　在金龍大殿階下的廣場上，各省代表也陸續到來。　　同盟會的老人譚人鳳早在台階上面恭候他們。　　“您老怎麼先來啦？我們去找您撲了空。”宋教仁步上長階笑道。　　譚人鳳搖頭苦笑：“和你們走一起必定風波不斷。我老啦，經不起折騰。”　　李想賊笑道：“被美女找麻煩，是一件快樂的事。”　　三個男人為這句話會心大笑。　　譚人鳳收斂笑容，輕撫下頷的鬍鬚，低聲道：“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進去吧。”　　跨入殿門，殿內設一巨大的長條會議桌，特別體現西式民主風格，各省幾十個代表團團圍坐。每個位子都寫有代表的名字，陸續進來的代表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坐下。　　他們三人的位置是在一起，譚人鳳左右手分別挽着兩人，往設於上首之右那邊走去，低聲道：“大總統今天不來參加這個會議，所以由黃克強主持。你們今天的敵人是胡漢民和馬君武，兩人對於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提議的內閣制反對最激烈。”　　那邊的宋教仁問道：“馬君武也來湊這個熱鬧？”　　李想卻是心中叫苦，今天又要舌戰群雄了。　　這時三人來到座位前，譚人鳳先揮手命俸茶的招待女孩退開，才低聲道：“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就是主持制定的，你要修改他的傑作，他不反對？這裏的代表，幾乎都反對！所以你們要小心了，這一戰不好打。”　　宋教仁暗中叫苦，感激的謝譚人鳳一句，才道：“我只是認為由於之前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只有大總統而無副總統……過於簡單，提出修正案，勢在必須。我提出的修正案，在總統制結構下，加上了一條：國務各員執行政務，臨時大總統發布法律及有關政務之命令時，須副署之。”　　譚人鳳大力抓着他的手臂，眼中精光一閃道：“按此規定，總統不能單獨公布法律和發布命令，須國務員‘副署之’，這仍是內閣制。你當這些人老成精的委員都是傻子，看不出來？千萬不要掉以輕心啊。”　　宋教仁的內閣制在之前已經孫中山否定，其後又在孫中山就職之前被各省代表聯手否定了一回，現在換了件馬甲又上場繼續戰鬥，宋教仁堅持政見之頑強，由此可見。　　李想至此才真正領教到近代中國政壇政治大人物的厲害，宋教仁也夠牛畢的，難怪袁世凱會說“孫中山襟懷豁達，是容易相處的，天真的黃興也好對付，頂難駕馭的，只有一個宋教仁”。民國初年，在原來的歷史軌跡上，袁世凱真正敵對手只有宋教仁一個。現在，當然還要加上一個手握重兵的李想！　　宋教仁還沒來得及回答，就看到胡漢民和馬君武連袂而來。譚人鳳的笑容立時收了起來，宋教仁則冷哼一聲，看來這同盟會中湘派和粵派，想借這件事鬥法。南京內部的鬥爭早白熱化，也不止是同盟會內部有，情況相當複雜。　　今天的會議就是總統就職后，組織臨時政府的重要會議。其實自上海光復后就開始醞釀臨時政府的組織問題，只是由於各派勢力爭權奪位，鬧得不可開交。直至孫中山回國以前，建立不起一個統一領導的中央機構。　　溯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而起義各省的情況非常複雜。有的是新軍和革命派起義，驅逐清朝官吏取得政權而獨立的，如陝西、湖南；有的是新軍和舊軍經過戰鬥，新軍勝利而取得政權的，如雲南、浙江等省；有的是清朝官吏看到革命勢力起來，清朝快要滅亡而自動宣布獨立的，如福建；有的是清朝官吏本來不想獨立，經人勸說勉強改變名義的，如江蘇；還有清朝官吏舉行假獨立暗中仍和北京政府勾搭的，如山東。孫中山的叄民主義，雖然是這次革命的政治綱領，而同盟會在各省的領導力量，並沒有掌握到充分的實力。許多獨立省份的軍政大權，都落在軍閥官僚和立憲派手裡。這也是孫中山回來之前，南京臨時政府一直無法組織的最大原因。　　孫中山為了打開僵局，就不能不容納這些不同主張不同系統的軍閥官僚，和昨天擁護君主今天贊成共和的立憲黨人來成立一個混合政府。　　胡漢民和馬君武的目光都凝注着李想，有點詫異，李想和宋教仁他們一個主戰，一個主和，竟然也會坐在一起。這個變數，讓他們措手不及。　　李想可不像宋教仁和譚人鳳那樣怒目而視，而是非常有禮的報以微笑。　　胡漢民很有風度，微笑還禮。馬君武神情倨傲，略一點頭，一眯那對被細長眼睛，冷冷一笑道：“李大帥身為軍人，也來參加代表會議？”這幾句話分明怪責李想軍人干政了。　　李想心中暗罵一句“馬勒戈壁”，臉上卻堆起笑容道：“我雖然是軍人，但卻是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坐在這裏，而且還是湖北軍民雙重代表，有什麼不妥當的？”　　會議還沒開始，暗戰已經打響！　　李想今天顯得很活躍，同最前列那些各省的代表們一一握手問好，爾後堂而皇之地坐在宋教仁與譚人鳳的中間。　　這時，大殿右側的小角門一開，黃興出來了。　　他穿着黃色呢子軍常服，照例帶着白手套。一個侍從官員喊了一聲：“起立！”，並報告了到會人數。　　黃興脫下帽子，還了一個鞠躬禮。既然是召開臨時政府的國民會議，總要像那麼回事。　　大家坐下之後，黃興摘掉手套，笑着說：“好、好，有的很久沒見面了，有的還沒見過面，今天在我講話之前先來點點名，見見面，認識認識。”接着，他就拿起花名冊。大概是為了表示尊重和客氣，他總會和點到的人交流兩句，拉近距離。　　點到李想，黃興的目光亮了起來，唇角露出一絲溫文爾雅的笑意，意味深長的說道：“能成非常之事，必須非常之人。”　　李想有點摸不着頭腦，傻傻的笑道：“運氣吧。”　　胡漢民和馬君武交換了個眼色，都看出對方心中不滿。　　點名花了半個多小時的時間。　　黃興收起花名冊，把目光掃過眾人，淡淡道：“會議開始！”　　黃興也不廢話，從容自若道：“會議第一項內容，有代表五人連署提出組織大綱修正案，仍主張規定國務員有副署權。”　　李想和譚人鳳的眼睛同時亮了起來。　　胡漢民和馬君武亦露出注意的神色，先看宋教仁有什麼話說。　　“遁初，”黃興哈哈一笑，接着說道：“提議是你起的頭，就請先直言，舒陳己見！”　　“國務各員執行政務，臨時大總統發布法律及有關政務之命令時，須副署之――按此規定，這仍是內閣制。”宋教仁微微一笑道，並不否認他披上馬甲的內閣制的主張：“吾人則主張內閣制，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

# 第三百三十一章 終無結果

　　眾人齊感愕然，想不到宋教仁會這麼坦白。　　馬君武冷笑道：“章太炎曾在報紙上發表言論：‘鈍初有總理之才’，‘建置內閣，仆則首推宋君教仁。’如今許多人傳言您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慾，想運動為總理。”　　譚人鳳和李想露出不愉之色。馬君武的話可是說誅心，用現代詞說是人身攻擊！　　胡漢民向馬君武猛打眼色，希望他慎言。這話大家心裏有數，何必說出來？　　深處流言非議漩渦中心的宋教仁自己反而從容不迫地看着馬君武，雙目精芒閃閃。　　馬君武給他看得有點心寒，謹慎起來，道：“我就是想宋君給大家一個解釋，若無說得通的解釋，這上次早以否決點頭提案今天也不必討論了，就此結案。”　　此話一出，大傢伙也都看向宋教仁，如果他無說得過去的解釋，這條提案就不需要討論。　　宋教仁淡然一笑道：“世人誣我運動總理，由來已久，我雖無其事，實不欲辯，且因以自勵，蓋已久矣。夫人立志為總理，豈惡事哉？西方拿破侖說：不想當將軍的兵不是好兵。而乃非笑之如是，我實不解。國家既為共和政治，則國民人人皆應負責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願為國家負最大之責任，此國家所應歡迎者……”　　李想忍不住拍手叫好，拿破侖名言都出來了。　　宋教仁再沉聲道：“……各國政黨選舉總統或組織內閣，其黨魁之自負之運動之競爭為何如者？蓋為國服務，本非權利。共和國之職事，亦非專制國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則不妨當仁不讓，世之人亦只問其有此能力與否，不能謂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無此能力，固不欲當此大責任。吾人之志則不諱言，實深願將來有當此責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則不可耳。”　　馬君武呆了半晌，嘆道：“男兒有志不怕高，宋君這話亦不無道理。”　　李想禁不住對他觀感一百八十度轉彎，好感大增，因為馬君武沒有睜着眼睛說瞎話。雖然政見不和，但其人品值得尊重。　　胡漢民先望了宋教仁一眼，油然道：“大總統歸國途中曾在與《巴黎日報》記者的談話中表露了其師法美國共和制度的理由。他認為：中國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除此之外，無論何項政體皆不宜於中國。因中國省份過多，人種複雜之故。美國共和政體甚合中國之用，得達此目的，則振興商務改良經濟，發掘天然礦產，則發達無窮。初時要借材外國，方能收此良好之結果。不知宋君又怎樣解釋呢？”　　孫中山之所以贊同總統制，和他早年在美國求學遊歷的經歷也是分不開的。相對於英國自發發展而成的議會制，總統制是徹頭徹尾的人為設計的產物。美國的締造者們在反覆討論之後，用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創設了自己的政府。面對新生國家的內憂外患，雖然認識到“強有力的行政部門是同共和政體的本質不相符合的”，他們仍然決定“把共和主義經驗中的必然性――最明顯的一個方面就是執行因素――納入了憲政，執行官利用它的‘權能’或行動迅捷，比其他分支更好地應付那些可能干擾共和主義選擇的偶然事件和暴力”，設置了一個強有力的總統。仔細咀嚼《聯邦黨人文集》 第六十九篇不難看出，作者將總統與當時英國的國王進行比較，目的是希望建立一個強勢政府，但是總統的權力並不像英國國王那樣強大且超越憲法。憲法讓他在履行職能的同時又不能肆意而行，無異於一個馴化了的君主。總統既是行政機關的最高領導者又是國家元首，對外代表國家。人民定期選舉總統，議會一般無權對總統投不信任票。議會是立法機關，是國內主權的代表，總統也無權解散議會。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機構的職能既交叉重疊又有相對獨立的活動區域，形成了權力的相互分立與制衡的格局。從理論上講，三權分立從制度上能夠保證國家權力不被濫用，是守護民主的有效手段。　　聯繫孫中山早年有關革命程序的設想，可以看到他相當重視政府和政府首腦在新舊政權交替階段的作用。一九零六年他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強調，武裝推翻專制制度之後，要過渡到民主政治，整個革命過程要經過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階段。軍法之治就是以軍法為根據，靠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它不僅要將政治之害和滿洲之害予以掃除，還要在斬絕風俗之害的同時，進行諸如施教育、修道路、設警察衛生之制，興起農工商事業之利源等方面的建設工作。孫中山解決這些工作的設想，顯然都是政府主導實施的，這就意味着政府一定要握有實權，而且政府首腦一定要有較強的能力來主導各方面的工作。孫中山當時就說：“若創造這立憲共和的政體，不是在別的緣故上分判，總在志士的經營。”內閣制顯然與此相悖。而不設國務總理而由總統直接任命閣員的美國式的總統制自然會成為孫中山首選的政體模式。　　最緊張的是李想，假設宋教仁在此項上不能說服胡漢民，那剛佔得的一點優勢，便會盡付東流了。　　宋教仁不假思索的陳辭道：“國勢之盛衰強弱，全視其運用國家權力機關組織為準，而內閣則尤眾機關之總匯，行政之首腦也。”　　宋教仁認為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形成有效的制約，才算是理想的政體模式。內閣制在總統和總理之間的職責權限上進行了制度化的規範制約，而不是指向當總統的某個人和當總理的某個人。他堅信責任內閣制必將導致良好的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　　宋教仁主張內閣制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也不止是自謀總理，這和他親身體驗了日本的政治制度並深入考察了責任內閣制度的母國――英國的政治制度有直接關係。英國在經歷了長期的王權和民權的爭鬥之後，終於在十七世紀確立了議會制的基本框架。在這種政治框架下，議會是最高權力機構，政府的合法性來源於議會，政府權威完全依靠議會的信任，因此政府對議會負責而不是直接對選民負責。這種制度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議行合一，一黨或數黨聯盟只要在議會選舉中獲得簡單多數的勝利，它就獲得了組閣的權力，獲勝的政黨領袖擔任首相，內閣成員絕大多數來自本黨，首相包括內閣成員既是內閣的組成人員又是議會成員。內閣是一個結合性的委員會――是一個進行連接的連字符，一個進行固定的皮帶扣，……英國憲制有效率的秘密可以被描述為行政權力與立法權力的緊密聯合和幾乎完全的融合。而英國國家元首的角色比較特殊，他基本是一個政治象徵。但是，這並不等於元首可有可無，事實上元首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最突出的一個功能是充當政府與議會衝突的調解者。民眾對王室發自內心的尊崇也是保持政治穩定的一個重要條件，它使得中間階層在更高階層的影子里進行統治。所以，在議會制國家，元首也被人們賦予更多的积極意義。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無疑是溶入了這種議會至上和內閣負責的精神。　　胡漢民插話道：“大總統早說過了：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沖。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　　胡漢民開口全是大總統說，完全就是孫中山的一個傳聲筒。但是也可以看出，孫中山在這裏表達了四個意思：一、內閣制中的元首是個虛位，不是政治架構真正的核心；二、如果實行總理負責的內閣制，不能適應當前新舊政權轉變時期的現實要求；三、我們不應該對大家共同推舉出來的值得信任的人再設置這種防範的措施；四、我個人也不會屈從別人意見，把自己當成一個神聖的擺設，從而耽誤了革命的大事。因此，在孫中山看來，實行責任內閣制，於公於私他都是反對的。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的一個重要的現實目的就是要限制大總統的權力。有就認為孫宋二人向來不睦，這從宋教仁在上海另闢中部同盟會總部可以看出，而現在宋教仁不願看到孫任總統后大權獨攬，遂一再堅持責任內閣制而對其進行掣肘。　　宋教仁愈來愈看不起這同盟會元老，不客氣地道：“請問胡君，假設袁世凱推翻清室，舉為大總統，共和國交給袁世凱，你們就真的對這個人放心？”　　胡漢民登時語塞，因為當時革命黨高層已經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凱表示贊成共和，臨時大總統的位置就要拱手讓與袁世凱，這一方針都寫進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裏面的。從這樣的情形看，宋教仁很大程度上還是存在着防範袁世凱的意圖。　　宋教仁雖然一力主和，但是對袁世凱素無好感，不相信袁世凱真心贊成民主共和，而當時革命黨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通過實行責任內閣制，並須由內閣起草，使總統命令，不特須閣員副署，使總統處於無責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所以，和議若成，舉袁世凱為總統如果成為的事實，若實行總統制，政權則掌握在袁世凱手中；若實行責任內閣制，政權將集中於內閣，革命黨人還有機會通過議會競選來控制內閣。　　呂不韋在幾下拍了拍項少龍的大腿，表示很高興他挫了楊泉君的鋒頭。　　馬君武終是和胡漢民共乘一船，出言道：“大總統正策劃整軍北伐，此時談論和議結果未免太早，袁世凱猶豫不定，也未必贊成共和，讓位與袁世凱也還只是一個爭議，我李大帥對讓袁之議肯定是反對的，所以宋君以此作為理由未免牽強。”　　馬君武如此說，意思就是孫中山做大總統就不要內閣，袁世凱做總統就要內閣，卻也等若間接肯定了宋教仁的說法。但是袁世凱當大總統，還是懸案一樁，沒有定議。袁世凱沒有表態共和心意，還在報紙喊着君主立憲，南方意見也未統一，李想等許多革命將領也都站出來反對，叫囂着將革命進行到底。　　宋教仁堅持責任內閣制的另一個原因是想藉此排除舊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勢力，但是這密室之言，只能暗中謀划，傻子也不會當著這麼多議會的舊官僚的面說出來。所以面對馬君武和胡漢民等同盟會同志的咄咄逼人，卻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李想暗付，此時在政體選擇上，革命黨人既要集中政治權力以除舊布新，鞏固新生的政權，又要對政治權力進行制約，防止其滑入集權專制的窠臼，這就難免使其在總統制和內閣制之間做出抉擇。孫宋政體之爭，凸顯了中國現代政治之權力與自由的內在緊張：作為後發國家，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強大高效的國家動員能力，而政府的集權化又難免導致專制，從而侵害公民自由，滯緩政治民主化進程。這一論爭，也預示着中國民主轉型的一個基本難題，或者可以說是受大中華文化影響的國家共同的難題。　　這場劇烈爭辯，雙方卻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組織大綱修正案終無結果，仍為懸案。　　“此案擱置再議！”黃興掏出懷錶一看，時已過午，竟然一事無成，拍案制止無意義的爭辯，看到會場安靜下來，才說道：“大家去把中飯吃了，再來議下一項提案，組織政府和各部人選問題。我這裡有份材料，是大總統提議的各部人選，大傢伙先看看。”說完，示意身後的侍從官分發個大傢伙。　　大傢伙均默然無語的接過這份材料，然後各懷心思的跟黃興去用餐。

# 第三百三十二章 分官大會

　　午餐之後，會議繼續。　　黃興喝口茶，清了清嗓子，掃了大傢伙一眼，問道：“諸君，看過這大總統的提名，有什麼需要修正的地方沒？”　　說起來在孫中山與黃興等同盟會高級幹部商討組織政府和行政人選時，二人都有意以同盟會的高級幹部為班底，所以臨時政府的幾個重要部門提名全是同盟會的人。　　臨時大總統提出內閣名單，仿照美國政府制，不設總理，民國政府設置陸軍、海軍、外交、司法、財政、內務、教育、實業、交通共分作九部，並將“部長”改稱“總長”。根據之前的組織大綱，各部總長由總統提名。　　由總統孫中山提出各部總長九人名單如下：　　戰時首席部長，陸軍部總長兼參謀總長：黃興；　　外交總長：王寵惠；　　財政總長：陳錦濤；　　教育總長：章太炎；　　交通總長：程德全；　　海軍總長：黃鐘英；　　司法總長：伍廷芳；　　內務總長：宋教仁；　　實業總長：張謇。　　另外九部之外，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　　根據組織大綱，各部總長由總統提名，但必須要經過各省代表大會同意。因此，各部總長人選的安排，實際上是一次權力再分配。省與省之間、代表與代表之間，舊官僚、政客、社會聞人都暗中較足了勁，一爭高低。　　底下議員代表們為這份明顯偏向同盟會的名單一下子炸開了鍋，反對的聲音響徹會場。　　所以，黃興很快就發現自己和孫中山是眼大於腹了。說起這次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的總形勢，原是個牆倒眾人推的形勢，同盟會所出的力量只一部分，可能還不是主要的一部分。孫中山和黃興二人都是以聲望與歷史取勝。推到滿廷大牆最有力的還是還是非同盟會人士，所以黃興拿出來的這樣一份“分官大會”的名單，怎麼能讓他們服氣？　　在中山先生初抵上海時，革命軍正在鬧窮，當時謠傳說他帶回華僑所捐鉅款，足解燃眉。新聞記者也就以此相間，中山先生答曰：餘一錢不名也。帶回來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先生的好口才雖能使聽眾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中山先生除聲望之外，在這次聯合推牆的眾人之中，並無特殊政治實力也。　　至於黃興，那更是個有將無兵的光桿司令。他初到武昌時，也是靠聲望將兵，黎元洪和其他與三武（孫武、張振武、蔣翊武）齊名的革命諸小將，對他暗中也頗多嫉忌之心，甚至有人故意拖他後腿，導致孝感一敗，他就只有黯然回到上海。其後光復南京之戰，雖打了勝仗，但是江浙聯軍，又豈是這位‘湖南騾子’的子弟之兵呢？在這個‘上陣必需子弟兵’的時代，從天而降的‘光桿司令’是很難，甚或是無法指揮的。所以在宋教仁和陳其美等中部同盟會大力運動下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大元帥之後，江浙聯軍的將領們立刻跳出來反對，譏諷他為‘常敗將軍’，‘黃興腳下四條腿’。在那個混亂的民國初年，去古未遠，帶子弟兵卻是個為將的必需。‘光桿司令’永遠只是個榮譽頭銜罷了，而黃興那時就是個光桿司令，夫復何言。　　“中央各部之首席部長，陸軍總長這一首要位置就落在黃克強肩上，這是眾望所歸，我無意見。但是宋教仁何德何能，可擔內務總長一職？”　　既然內閣制修改案擱置再議，那麼民國政府當前實行的還是美國制。美國制是以國務卿為中央各部之首。戰亂中成立的中華民國，則稍事變通，以陸軍總長為首席部長。　　在內務總長這一職位上，孫、黃二人的內定人選，原為他二人最親密的革命夥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氣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為他才氣太過逼人，而招致非同盟會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會內人亦有反對聲音。就在上午審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的各省代表。結合此前宋教仁在上海力舉黃興為大元帥種種奪權舉動，代表普遍認定，這一條款的動機，系“宋教仁自謀總理”，因而集體拒絕。現在，孫中山提名宋教仁為內務總長，代表會仍然一致反對。宋教仁黯然落選，可見成見之深。　　這一天，宋教仁受到內外打擊。　　李想看到他黯然神傷，空有滿腹才氣，卻報國無門的模樣，不禁嘆道：“使李將軍，遇高皇帝……”　　只憑這一句話，宋教仁便大生知己之感。在這倍受內外打擊的時候，孤立無助的時候，宋教仁內心最脆弱的時候，李想的友好示意最讓他內心感動。只是他是個理智的人，把這份感動藏在心底。　　宋教仁振起精神道：“我可是湖南人，沒有人不知道我們湖南人的倔強。我不會認輸，也不會認命！”　　李想肅容問道：“湖北的內務部長有沒有興趣？雖然比不上南京舞台寬敞，但至少可以讓一展所長。你不需要懷疑我的誠意，你執筆的《鄂州約法》已經被我在湖北徹底執行。”　　宋教仁愕然，在李想另一邊的譚人鳳也聽到了，同樣大感愕然。想不到李想大模大樣的招攬宋教仁，就像當初招攬李四光一樣，有點對中央目中無人，割據的意思很明顯，或者說，很不看好南京臨時政府。　　宋教仁有一瞬間的衝動，差點就答應了，嘴唇蠕動了一下，還是說道：“李帥，你也是湖南人，應該知道我們湖南人的倔強……我不會認輸，也不會認命！”　　同一時間譚人鳳在李想耳旁嘆道：“遁初可能是拉不下臉。”　　李想也知道他們東西心思，畢竟自己太年輕，資歷也太淺，實力也沒有大到可以讓他們忽視自己這些弱點的地步。登時會意的點點頭，並不為惱，只是說道：“我也還是那句老話，誠意不會該變，你什麼時候來湖北，內務部長都是你的。”　　宋教仁垂下頭去，免給人看到他的感動神色。　　這時候一位代表站起來，大聲疾呼道：“教育總長定為章太炎不妥！章氏屢做誹謗同盟會之言，不孚眾望，且雖為國學大家，然從未從事教育，不知教育是否名實不相附，不得勝任。或再作定奪吧！”　　這些代表，狙擊完宋教仁，立刻把槍口對準章太炎。　　章太炎和李想一樣，都是出了名的瘋子，得罪人很多，所以很不得“某些人”心意。　　這個代表這番話亦算合乎情理，可見此人仍有點小聰明，可是黃興那聽得入耳，孫中山提名章太炎，就是想和光復會修復關係，緩解革命內部矛盾，所以不悅道：“大總統怎會看錯人，章太炎的才學大家有目共睹，這事就是如此安排，不必多言。”　　江、浙兩省的代表忍不住亦走了出來，陳詞反對道：“還請黃先生三思，否則恐人心難服。”　　這江、浙兩省代表一開腔，等若立憲會齊聲反對，黃興雖心中大怒，亦不得不猶豫起來。你只有這麼大的實力，不妥協又如何呢？　　黃興嘆了一口氣道：“好吧！”　　各派知他回心轉意，大喜回坐。　　黃興尚未說話，又有代表說道：“外長一職，眾意應屬伍廷芳。”　　伍廷芳祖籍廣東，然出生於英國在南洋的殖民地新加坡，依法曾為英屬海外公民。伍廷芳外語不錯。受法學教育於倫敦，並領有英國律師執照。嗣在香港開業，為英籍華民之第一位律師。后又被選任為‘立法局議員’，亦為香港華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香港一全白種的殖民體系中，作一低聲下氣的二等官僚，顯然心有不甘，乃轉回祖國之大清政府任職，竟累遷至頭品大員，外務部右侍郎，后又外放為欽差大臣，駐美公使，可謂官高位顯，一帆風順。而且在墨西哥通商條約簽署中為軟弱的滿廷力爭主權，所以在中外外交界享有非常高的聲譽。然伍廷芳深入滿廷腐朽的官場，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藥，武昌炮聲一響，陳其美在他家門口一跪，終於附義，並答應陳其美出任軍政府對內外交涉之總代表，還挂名南方和議總代表。此一要職，當時革命陣營中，伍廷芳之外確實初無第二人。　　中山先生出任總統，乃改提名伍廷芳為司法總長，而以外長一職畀之剛從耶魯卒業之毛頭小子王寵惠，兩人經歷不能相比，這當然激起代表很大反對聲音。　　其實孫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寵惠掛其名，佐理之而已。　　臨時參議院在民國成立之後的第一次會議在審查孫中山提交的九人名單時，一部分人反對宋教仁、王寵惠、章太炎，也有人提出改伍廷芳為外交總長。　　一部分代表堅決反對宋教仁，理由是他主張內閣制，有當內閣總理的野心；一部分代表反對王寵惠，理由是說他資格不足；一部分代表反對章太炎，理由是說他言語太張狂。還有一部分代表，完全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會場爭論不休，直到日落西山，任就毫無結果，整個會場比市集還嘈亂。　　黃興這樣的好脾氣也忍不住拍案大吼道：“散會！散會！明日再議！”

# 第三百三十三章 虛張聲勢

　　天色漸入晦暗，望着一哄而散的代表們，李想心情很不平靜。各省代表會不歡而散，今天兩項提案，最終一無結果，乃是懸案。如果什麼事情都要這樣扯皮，臨時政府還有辦事效率？　　李想這樣想着想着，人已到了大總統府門口。　　“李大帥請留步！”宋大小姐一路小跑追上來，氣喘吁吁的喊到。　　李想停下腳步，歪着腦袋疑惑的問道：“什麼事啊？我的宋大小姐。”　　“出大事了！”宋大小姐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大總統請你過去商議。”　　李想心情本就沉重，被宋大小姐這麼一咋呼，壓的更加沉重，急道：“你還站在這裏喘什麼？前面帶路！”　　宋大小姐受不了氣的給他一個白眼球，但還是乖乖的扭腰轉身走在前面帶路。　　李想的腦袋飛速旋轉，立刻意識道這很可能是袁世凱見孫中山把大總統之位捷足先登，所以在北方發難，這雖然是危機，可也是轉機――借這個危急關頭，正是聯合各界北伐的好時機！　　李想邊走邊問：“知道是什麼事情這麼緊急？”　　宋大小姐急急說道：“南北和議商定的國民會議的地點是上海，袁世凱不單反對上海開會，並通電南方，雲：各省代表，只有三人，不足取信大眾。唐使不候電商，徑行允協，未免越權，本總理礙難承認，云云。無非為一己計。試想！唐紹儀南來，明明是袁世凱的全權代表，當兩代表相見時，已經換驗文憑，確有全權字樣。乃因這國會人數，由唐紹儀簽定，竟遭袁世凱駁斥，還有甚麼全權可言？現在唐紹儀辭職，由袁世凱致電伍廷芳，直接電報上議和。南北拍着電報來和議，能議處什麼名堂，真是聞所未聞！”　　“議不成更好！”李想冷冷一笑。　　宋大小姐一時錯愕，停下腳步，不過她一顆七竅玲瓏心，瞬間就明白其中之意，又繼續朝前走。思索着穿過長廊，還是有點擔心，說道：“袁世凱在批准唐紹儀的請辭之後立即電達南方，詰問伍代表。說什麼國體問題，由國會解決，現正商議正當辦法，自應以全國人民公決之政體為斷。乃聞南京忽已組織新政府，並孫文受任總統之日，宣示驅逐滿清政府，是顯與前議國會解決問題相背，特詰問此次選舉總統，是何用意？設國會議決為君主立憲，該政府暨總統，是否立即取消？務希電復！”　　李想連連發出冷笑：“這那裡是詰問伍代表，是詰問中山先生呢！”　　“是啊！先生就職大總統之後他的電報就一份接一份的拍過來！”宋大小姐也是一聲冷笑：“伍代表接到此電，就轉到大總統那裡，大總統亦擬就復稿，拍致袁世凱道：現在民軍，光復十七省，不能無統一之機關，在國民會議未議決以前，民國組織臨時政府，選舉臨時大總統，此是民國內部組織之事，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詰，請還問清政府，國民會議未決以前，何以不即行消滅，何以尚派委大小官員？又前與唐使訂定，謂國民會議，取決多數，議決之後，兩方均須依從。來電所詰問者，請還以相詰，設國會議決為共和立憲，清帝是否立即退位？亦希答覆為盼！”　　“本來就不該對他客氣！”李想依舊冷笑說道，“看他還有什麼話說？”　　“他當然無話可說！”宋大小姐沒好氣的說道，“袁世凱瞧這電文，免不得氣得半死！當下四處拍電，飭新授山西巡撫張錫鑾，速帶三鎮全軍，往攻娘子關，進窺太原；故陝督升允，由甘肅砸再去募軍，由平涼窺陝西乾州；再調河南清軍，西薄陝西潼關；皖北清藩倪嗣沖，進駐潁亳；南京敗逃的提督張勳，由徐州招集散軍，攻入宿州，隨處牽制民軍，大有以力服人的威勢……”　　“虛張聲勢！”李想說道，“會咬人的狗不叫。”　　“我看不像虛張聲勢。”宋大小姐憂心忡忡的搖頭皺眉道，“在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袁世凱便唆使‘段虎’、‘馮狗’等聯絡北洋軍官四十多人，電請內閣代表，主張君主立憲，極力反對共和。他在代段、馮等北洋將領代奏時，說民軍要求太酷，依段、馮主張，即行討伐，惟苦於軍費無着，不能實行，願辭總理之職。隆裕太后溫諭慰留，併發內帑黃金八萬錠，另詔飭親貴捐銀行存款，估計有四千萬元，充作軍費。袁世凱向親貴勒索了一筆錢以後，又發布了一道全軍整備再戰的命令……”　　“還是虛張聲勢！”李想笑容已經很冷，“袁世凱的這個陰謀，一則是用北洋武力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再則是以借清廷之信用，假補充軍費之名，榨取清室內帑，作特別使用。”　　“或許你說的對。”宋大小姐泄氣道：“但是袁世凱的黨羽，馮國璋、段祺瑞等四十八個將領聯名電告伍廷芳代表，聲稱他們堅決反對共和，擁護君主立憲。袁世凱的幕僚和部下更是到處揚言：此後之戰，皆為項城，非為滿洲。”　　眼看南北就要打起來，宋大小姐道有點底氣不足了，眼巴巴的看着李想。孫中山這麼急着找他來商議，也就是有開戰的意圖了。　　“也就是說，以後民軍與之交戰的不再是清廷而是袁世凱。嘿！所謂反對共和，當然就是反對以導師為大總統的南京政府。這是袁世凱發動他的部屬對南京政府的一次示威。要打早就開打了，也沒什麼好怕，我還就怕他不來和我打，非要和南方談，而這隻是他虛聲恫嚇革命黨人，用以在談判桌上取得對自己更有利的條件。”李想忽然想起問道：“導師不是在當選大總統之後給袁世凱拍去一封電報，說：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　　為了這封電報，李想還在��虹園大鬧過一場。　　穿過一個收拾得整整齊齊的西花園的一個小庭院，宋大小姐說道：“袁世凱復致一電道：孫逸仙君鑒：電悉。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國民公決，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預聞。謬承獎誘，愧不克當。惟希諒鑒為幸！”　　“這也可以看做他虛張聲勢的本質。畢竟，他罷免了唐紹儀，卻沒有否定國民會議的提案。”對於袁世凱的心思，這個時代還沒有一個人比李想了解的清楚。　　“看來是我們初聞北洋軍的恐嚇而驚慌失措，自亂方寸。”宋大小姐嘆息一聲，“確實如你所料，唐紹怡撤職之後，乃寓居滬上，自稱作局外的調停，仍與伍廷芳密商，惜陰堂每日都去，不使南北決裂。一面硬逼，一面軟做，袁世凱確有手段。”　　“不要以為袁世凱是虛張聲勢就可以掉以輕心，一有機會他還是會毫不猶豫的吃了我們。”李想說道，“不北伐掃除北洋大患，不將革命進行到底，共和民國也只是夢幻泡影，導師也只是臨時大總統。”　　李想不忘隨時隨地提醒一下宋大小姐，她的理想是和北伐息息相關的。　　來到了孫中山居所房門邊，孫中山站在一旁，微笑着與邀請過來的客人們打招呼。來客不多，卻全是大檐帽的軍人，看了孫中山是真要北伐了。　　趁着孫中山張羅茶水之際，李想打量着客廳。　　這是一個古味濃郁的客廳，簡樸而潔凈。北面牆壁上貼着一張尺來高四尺來長的水墨畫，畫面上雲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煙，半月形的拱橋旁邊，一個書生負手望天，一副悲天憫人狀。南面牆上，也是一張橫幅，也是尺來高四尺來長，與北面牆壁相照應，上面寫的是李想耳熟能詳的四個大字：天下為公！　　下署：孫文。　　客廳的布置，充分突出了主人高雅的情趣、遠大的志向，還洋溢着宋大小姐親手布置的溫馨。李想在心裏稱羡不已，他身邊的女人不少，卻沒一個宋大小姐這麼體貼入微的。　　宋大小姐用茶盤托出四杯蓋碗茶進來，大大方方地說道：“這裏只有大總統喝的嶺南鐵觀音，也不知道你們習不習慣，也只能請你們將就着喝吧！”　　徐紹楨接過茶，笑着說：“我雖是錢塘人，卻是廣州出生，小時候喝的都是嶺南的茶，沒什麼不習慣的。”　　大家都笑了起來。　　宋大小姐又指揮廚師端了四個碟子一個湯碗出來，說道：“有一次，廚師在桌上擺上了一套錫制的餐具，中山先生說：‘太講究了，以後不要再拿來。’他每天吃飯都是用的平常碗筷。”　　大家又笑起來。　　孫中山看着廚師把四個碟子一個湯碗攤開，指着他們說道：“實在失態緊急，所以等不及大傢伙回家吃晚飯就把你們叫來。到我這裏也沒有什麼好菜招待你們，慢待，慢待了。”　　眾人看時，一大碗溫如碧玉的湯，四個碟子里分別裝着粵菜傳統小點小吃腸粉、烘五香花生米、蘿蔔糕，和一隻鹽�h肥雞。　　“這可都是好菜！”胡漢民說，隨手抓起一雞翅膀，“這是正宗東江鹽�h雞，製法獨特，味香濃郁，皮爽肉滑，色澤微黃，皮脆肉嫩，骨肉鮮香，風味誘人，鮮美可口，聞名遐邇。湯是大名鼎鼎的護國菜。傳說少帝�m某日傍晚逃難至潮州城郊一荒山破寺，後有追兵，前有落日，飢慌交逼，想想定是淚流潸潸了。然民以食為天，腹中無物馬不前，這龍種龍孫也不例外。奈何昔日珍膳玉食宛若眼前落霞，只剩下凄麗的記憶。老和尚愴惶侍駕，凈土梵界，難烹御膳，便來急智，趕忙從寺後園地抓出一撮地瓜恭弘=叶 恭弘，滾水燙過，撒些鹽巴，奉膳救駕。不料少帝食罷，贊不絕口，問起此為何菜，和尚聰明，隨口答曰‘護國菜’，君臣聽罷，大加讚許，皆大歡喜。就是這腸粉，也是潮州聞名的小吃……”　　“胡先生真有眼力，”宋大小姐說道：“中山先生飲食平時是很簡單，常常是四菜一湯。今天可是特意吩咐人到‘趣樂居’買來一隻東江鹽�h肥雞待客，至於這一碗護國菜和另外三道菜是大總統府廚師自己做的。”　　李想細細地審看。粵菜的口味是出了名的清淡，而與廣東習性相近的湖南在口味卻是南轅北轍，出了名的重口味，特別好辣！看着滿桌的美味佳肴，卻沒有一樣合口味的。　　“今天不止四個菜！”孫中山高興地笑道，“靄齡，你去問問廚師準備的湖南特色菜燒好了沒有，你看克強和李帥、天蔚都還沒有下筷呢。”　　徐紹楨笑着說道：“湘味重在一個‘辣’字，你這個大總統受得了嗎？”　　孫中山哈哈笑道：“受不了也得受，我今天是捨命陪君子了。”　　宋大小姐也笑道：“我看湖南人的性格就是吃辣椒吃出來的。”　　大傢伙兒會心一笑。會客廳一派家居請客的其樂融融，怎麼看也看不出孫中山有什麼緊急事情找他們過來商議。　　李想他的菜還沒有上來，拿着筷子隨便吃了一點就放下，突然問孫中山道：“聽說段祺瑞、馮國璋為首的北洋派將領四十八人發出聯名通電南方，表示誓死擁護君憲，堅決反對共和，並重起戰端？”

# 第三百三十四章 以硬抗硬

　　孫中山答道：“袁世凱在北京暴跳如雷，北洋軍將領紛紛請戰進攻南京。山西都督閻錫山，又飛書求救，接連是娘子關失守，太原失守，數次警電，絡繹傳來。陝西潼關民軍，始挫終勝，雖幸得擊退清軍，究竟還是危險，也屢電告急，皖、徐一帶，又有不安的消息……我今天也跟某些黨內同志商議過，他們認為應該回電袁世凱，措辭誠懇地進行說明，自己當上臨時大總統完全是暫時的，絕對沒有欺騙袁世凱的意思，大總統的位置絕對是在等着袁世凱的……”　　宋大小姐端着兩盤辣香味十足的湖南菜進來，說道：“但是先生認為民國政府新成立，也不能示弱，和議的同時還要以硬抗硬，以北伐對抗南下。”　　“議和無論如何，北伐斷不可懈。”孫中山還是這句話。　　“那是的。”李想要的就是這句話，他吃了兩口宋大小姐端來的粵菜師傅抄的湘菜，果然不是個味。放下筷子又問，“既然決定北伐，可有計劃？”　　孫中山的軍事顧問洋大人荷馬李用生硬的中國話說道：“我與大總統商議進兵的方法：派鄂、湘民軍，為第一軍，向京漢鐵路前進；寧、皖民軍為第二軍，向河南前進，與第一軍約會開封、鄭州間；淮陽民軍為第三軍，煙台民軍為第四軍，向山東前進，約會濟南；秦皇島合關外各民軍為第五軍，山、陝民軍為第六軍，向北京前進，若第一二三四軍，進行順手，即與第五六軍會合，共搗虜廷。”　　胡漢民也放下啃去一半的雞腿，侃侃而談：“北洋第一軍退守信陽，湖北已成為堅固無虞之態，還有林鐵長率領鄂軍援秦，劉經率領鄂軍攻豫。各省革軍，有沈秉坤率統之湘、桂聯軍，馬毓寶移駐九江之贛軍，南京派遣黎天才之滇軍，唐犧支、王政雅光復荊、襄，重慶、四川亦光復。南京方面，柏文蔚率滇、粵軍駐臨淮，扼由徐入皖之路。揚州徐分府合皖軍屯宿遷，扼由京入浦之路，正陽、六合等處，亦有軍扼守，以防由豫入皖之路。其集中於南京城者，有浙軍、滬軍、光復軍、鐵血軍、衛戍軍，以及固有之軍隊與新編之各軍，合計不下十餘萬眾。而廣東，閩、浙尚議繼續出軍，兵力不可謂不厚，加之長安、太原早已光復，煙台有劉基炎獨立，河南有王天縱舉兵，直隸有灤州兵變之一事，東省自牛庄發難后，關外同盟會黨人尚謀大舉。使南京政府毅然攻擊，以最精銳之鄂各軍出武勝關，直趨河南與山、陝義軍合，以南京集合各軍分配前敵，三路夾攻徐州，分一支搗開封與鄂軍合，一支由京浦入濟南，與齊、魯義軍合，行見北方健兒群起響應，袁世凱且將是瓮中之鱉，豈能操必勝之算！”　　“真能必勝嗎？”李想一臉懷疑的插話。他對國內形勢了解的比他們透徹，之前聽孫中山也這樣不切實際的說，只當他是豪言壯語，沒放在心上，現在看來他們還真準備紙上談兵付諸實行。　　“李帥有疑問？”藍天蔚饒有興趣地問。　　黃興也說道：“你有什麼建議不妨直說，找大傢伙過來就是商議的。我們久在海外，對國內局勢本就不如你了解，正是需要你的意見。”　　“北伐進軍的計劃本身沒有問題，只是不合時宜。”李想手托茶碗，不緊不慢地說話。說起話來輕言細語，與在上海那種鋒芒畢露、咄咄逼人的氣勢大有不同。相貌本就似煙柳清秀，粗粗地看起來，他不大像是一個凶名傳世的軍人，倒更像一個儒雅的文士。“拿地圖來！”　　“先吃完飯吧。”宋大小姐說道。　　胡漢民看着自己吃了一半的雞腿，說道：“我看大傢伙也沒心情吃了，靄齡，叫人收起來。”　　宋大小姐看向孫中山，見他也點頭，立刻命人收拾碗筷，又從孫中山書房拿出一卷全國地圖。　　李想看着地圖攤開，雖然在戰術層面在座的軍人相提並論，但是他在戰略層面有超越在座所有人一百年的眼光，隨便一句話都是高屋建瓴，遠超前人的憚盡竭慮，這才是穿越客最偉大的優勢。　　李想說道：“現在的形勢是各省的軍隊都把持在地方的當權派的手裡，湖南的譚延�]、福建的孫道仁、廣西的陸榮廷、沈秉坤以及其他擁有軍隊的地方當權派。他們雖慷慨激昂地致電南京政府，表示他們堅決反對繼續停戰，堅決主張立即出師北伐。”　　“難道這隻是假象嗎？”藍天蔚看李想話中有話，遂問道。從關外來到南方后，無論是立憲派的還是革命派的刊物報紙，他都看。他覺得臨時政府在政治上也處在有利地位，南方各地軍民，紛紛發布通電，要求取消議和，出師北伐。有的說：“今民國已立，總統有人，諸公早定大計，直搗賊巢。”“北伐北伐，縱以吾輩之血，染成民國地圖，亦所不惜。”有的說：“和約且破，已墮袁賊詭計。刻下敝軍已聯合五鎮，預備開赴前敵，如何進行方略，速復，以免一誤再誤。”有的說：“北軍勢單力薄，調遣難周。我軍朝氣方新，萬不可墮其延宕之術。敝軍政分府現今整隊北伐，一面廓清淮甸，以固我長江門戶，然後與各民軍合力北伐。務請我最崇拜、最親愛諸公，持以決心，奮揚神武，毋使九仞之功止於一簣，是為至禱。”全國反對議和，要求北伐的呼聲極高。　　李想發出一聲冷笑：“湖南焦、陳兩位都督蒙難之後譚延�]任都督，立憲派人在湖南掌握大權。常德巡防營西路統領陳斌升便殺害焦達峰派去的西路招討使、同盟會會員楊任，剖腹取心致祭黃忠浩，造成復辟慘案！福建孫道仁先是猶豫不決，后見省內外形勢劇變，才表示贊成革命。廣西也新瓶裝舊酒，王芝祥趕走了沈秉坤，想自己充當都督，哪知諮議局改造都督時，陸榮廷當選為都督，王芝祥見勢不妙，便借口出師援鄂為名，離開廣西，來了南京……”　　李想的大爆料對他們的震驚不可謂不大。戰爭，首先要知己知彼，不能讓他們糊里糊塗的。　　“他們實際上旨在虛張聲勢，以空談代替行動，撈取革命資本，而又把議和怯戰和由此而來的對袁世凱屈服的責任全部加在南京臨時政府的身上。你們想想看，南京臨時政府雖有中央政府之名，卻無中央政府之實。不能在政治、軍事和財政上號令各省，想依靠他們北伐，能順利嗎？最終只會使北伐計劃淪為紙上談兵。”　　“難道就只有遂了袁世凱的野心，隨着南北議和的進行，革命軍北伐也便不了了之嗎？”孫中山嘆道。　　李想暗自嘆息，只憑這一句話，便知孫中山沒有爭雄天下的大志，或許說沒有帝王稱霸的野心，否則這句話應是“如何才可蕩平北軍呢？”或許，也正是孫中山不貪戀權勢的高尚品行讓李想敬佩，他稍稍肅容道：“其實南軍也並不是沒有一戰之力。而且南軍有的缺陷，北軍也全都有。北軍當中也不儘是袁世凱的黨羽，清室宗社尤為反對袁世凱，良弼等宗室子弟在滿廷影響力很高。”　　眾人同時愕然，驚嘆李想情報的細緻廣泛。　　孫中山精神一振道：“可有虛言？”　　“絕無半字虛言。”李想淡淡地笑了一下，說道，“北伐第一步，先要南京臨時政府有中央政府之名，還要有中央政府之實。至於如何為之，導師大可乘勢學學袁世凱的‘小站’前科，將南京這三十萬北伐部隊，汰弱留強，提煉十萬精兵為自己的政冶資本。就憑這十萬精兵坐鎮中央，南京臨時政府就不再是有名無實的擺設！”　　李想留下的半句話是，即使北伐失敗，上也可與袁氏爭半壁河山，下可與閻錫山、唐繼堯、陸榮廷同步，列土封疆，做個民國藩鎮、一省軍閥，又誰曰不可？而他湖北，不就留備這樣一條北伐不成就當民國軍閥的後路。　　“李帥，有一個問題，我想要你實話告訴我。”黃興認認真真地對李想說。他字習東坡、文宗韓柳、熟讀聖賢之書，是個高風亮節的大革命家，君子也，自然有所為，有所不為。李想割據分裂等你啊念頭已經很明顯了。　　“什麼問題值得先生如此認真？”李想望着湖南老鄉黃興說，“您只要提出，我都會實話答覆先生的。”　　“你一直死心主戰，不願和議，除開你對袁世凱的不信任之外，還有什麼別的緣故嗎？”黃興挺身斂容地問道，那神情，全然是一副探討中國何去何從的嚴肅態度。　　孫中山、胡漢民等人也在熱切地等待着李想的回答。李想卻是張着大嘴巴，發不出聲，有口難言。怎麼說？難道說這是他在一百年後的歷史教科書上看到的？　　李想也是有急智的人，立刻提煉出非常明白而又可以公之於眾的語言回答黃興的提問：“袁世凱雙手沾滿革命黨人掉線獻血，武昌舉義之後，北方革命同志準備在北京發動軍事行動，由於楊度和汪兆銘的疏通，據說袁世凱已答應響應。其計劃是於初九日晚由革命黨在北京鳴炮，並在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諸處發難，袁則命禁衛軍第四標由西直門以南進攻西華門，並命其長子袁克定率三千兵攻東華門以響應革命黨。到了九日晚革命黨人依計劃發動於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各任一路以進攻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這時果然見到一支軍馬來迎，革命同志以為是袁克定來接應，不料竟是軍警探諜，四面包圍，捕去同志李漢傑等十餘人，這第一次舉義便失敗了。我能對這樣的人信任嗎？你們看他當上大總統還睡得着覺嗎？我死心主戰，就是因為看穿袁世凱的心肝脾肺腎，沒有其他的理由！”　　李想的理由讓在座的軍人一齊點頭。　　“我不贊成北伐，力主和議，並不是對袁世凱有多信任，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北伐與袁世凱大戰後引起中國的混亂而導致分裂。”黃興也闡述自己的觀點，“今日革命軍起，各省都已自立，李帥也剛才說了，各省自立，內部也就有了分爭，臨時政府成立，可是各地方還是各自為政，中央變得有名無實，各省都督以各種借口沒有將賦稅上繳臨時政府。這一點，就連外國人都看得很清楚，帝國主義列強把持的海關也拒絕將‘關余’轉交臨時政府，南京政府的財政則將受制於各大國。南北開戰，中國必定分裂，難免會有瓜分之禍。近代之世，弱小之邦被人吞滅不可勝數。比如琉球被日本所滅，安南、突尼斯、馬達加斯加被法國所滅，緬甸、波斯被英國所滅，巴稱爾、土爾尼特被俄國所滅，古巴、檀香山、小呂宋被美國所滅。這些都是最近幾十年所發生的事。凡物合則大，分則小，合則強，分則弱，如果中國分裂，則由大國變為小國，本來就不強，那就更弱了，要不了多久就會被外國列強所吞滅，我堂堂中華民族則不復存在。”　　黃興敘述的這番話，使滿屋子的人陷入了沉思。　　孫中山點頭說道：“克強的這個顧慮也不是沒有根據的，自古以來弱肉強食，鯢遭鯨吞，乃理勢之然。依我看，中國既要革命，又不能分裂。”　　胡漢民也說道：“我完全贊同先生這句話，中國要走的只有這條路：既要革命實現共和，又不造成內亂。”　　扯淡！不暴力，不流血，還革什麼命？李想冷笑一聲，站起身道：“既然你們要求和，還找我來商議什麼？”　　宋大小姐撤住準備走人的李想的衣袖，說道：“我不是說了嘛，先生認為民國政府新成立，也不能示弱，和議的同時還要以硬抗硬，以北伐對抗南下！找你來就是要聽取你的北伐建議。”　　“我的建議早說了，把南京的革命軍進行改編。有了屬於革命陣營的軍隊，無論是北伐戰爭，還是和議談判，也就有了政治資本。”李想苦笑着說道：“至於你們說的六路革命軍北伐，我只能保證湖北和陝西兩路革命軍會拼盡全力的。”

# 第三百三十五章 執干戈以衛社稷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距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李想唱着歌推門而去，這首《七律・革命軍佔領南京》本是雄壯的詞曲，孰料他今天音容慘淡，竟唱出了一個古樸的調子。　　席中已有人暗暗嘆息，孫中山看着李想離開的背影，想着回國之後滿耳儘是和議之論，昨天提出的議案也全被否決，眼中不禁閃着怒火。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辜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歌聲遠去，滿廳中死一般寂靜。　　孫中山起身來，緩聲說道：“江寧光復以來，秩序紊亂，至今尚未就理。頃聞城鄉內，盜賊充斥、宵小橫行，夜則攔路奪物，晝則街頭賣贓，或有不肖兵士，藉稽查為名，私入人家，擅行劫掠，以至行者為之戒途。此皆兵士約束不嚴、警察詰奸不力所致。軍不整飭，民無寧日，北伐更是無力為繼！”　　孫中山亢聲道：“命令：陸軍部迅切頒行軍令，責成各軍司令官以下將校切實奉行。”　　孫中山下令整飭軍隊，他以大總統名義發布嚴加約束士兵的命令后還絕的不夠，又說道：“命令：設立南京衛戍總督、直隸於臨時大總統，並任命徐紹楨為衛戍司令。”　　“今天九部總長的提案並沒有通過，陸軍部還沒組建。”黃興頓時為難起來。　　孫中山臉色沉下去，他竟然把這件大事給忘了，說道：“我明天以臨時大總統身份親蒞代表會，交議之前所擬定的《中央行政各部組織及其權限案》。此案明天必須通過！”　　修正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若干條，主要就是添設臨時副總統並將原來規定的外交、內務、財政、軍務、交通五部增加為九個部，其用意無非為了安置各派勢力。今天開一天的會，就是為了審議各部總長名單，算是先開了一次預備會。審議結果，對宋教仁長內務、章炳麟長教育多不同意。表面原因是因宋教仁在孫中山主張採取總統制后，仍堅持內閣制，惹起多數代表的反感。章太炎則原系光復會的首腦人物，主持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言論行動多與同盟會的宗旨相違背，且作了許多有害團結的事情。真實的原因，是省與省之間、代表與代表之間，舊官僚、政客、社會聞人都暗中較足了勁，一爭高低的結果。　　黃興根據討論情況，向孫中山建議道：“以遁初主張初組政府，須全用革命黨，不用舊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勢下，新舊交替，而代表會又堅持反對宋教仁掌內務，計不如部長取名，次長取實，改為程德全掌內務，蔡元培掌教育，伍廷芳與王寵惠對調。”　　孫中山對黃興“部長取名，次長取實”的提議拍案叫絕，這個南京新政府，雖難免是個革命與立憲各派的大拼盤，畢竟還是以同盟會的成員更有朝氣、更有組織，也更有群眾，因此舍名取實，把總長以下的位置，由同盟會員一舉包辦，這個做法絕妙。他興奮的說道：“內政、教育兩部依兄議。然外交問題，我欲直接，伍廷芳長者，諸多不便，故用王寵惠，可以隨時指示，我意甚決。”　　就這樣修改后的名單如下：陸軍總長黃興，海軍總長黃鐘英，外交總長王寵惠，內務總長程德全，財政總長陳錦濤，司法總長伍廷芳，交通總長湯壽潛，教育總長蔡元培，實業總長張謇。胡漢民為總統府秘書長，黃興兼參謀總長。根據這個名單，差不多把各方面必須安排的人都容納下來了。　　孫中山悠然說道：“各部總長中僅陸軍、外交、教育三部是同盟會會員，其餘各部總長都是立憲派人士中同情革命者。革命黨雖只佔了三席，但只要各部次長大都是同盟會的基幹同志。實業部總長張謇、交通部總長湯壽潛均住上海，內務部總長程德全則卧病租界，財政部總長陳錦濤則在上海洽商借款，司法部總長伍廷芳更因在上海主持和議，不克返寧，所以這時的南京政府，實際負責的多數總長均未到部，也只是三位革命黨人，就是陸軍部總長黃興、外交部總長王寵惠、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在南京，其餘五部部務悉由次長代理，國務會議也是次長出席，在負實際責任方面，如此一來革命黨還是佔主要地位。所以這次長的人選尤為重要。”　　得到孫中山的同意，次長名單黃興早有腹稿，此時說道：“蔣作賓為陸軍次長，湯薌銘為海軍次長，魏宸組為外交次長，居正為內務次長，王鴻猷為財政次長，呂志伊為司法次長，於右任為交通次長，景耀月為教育次長，馬和（君武）為實業次長，鈕永建為參謀次長。”　　孫中山微感詫異的問道：“我還在上海時你赴南京組織陸、參兩部，給我說預定以李書城為陸軍次長嗎？”　　黃興解釋道：“李書城在上海南海邑館陸軍招待所同北京陸軍部、軍諮府南來的同學商量南京陸軍部各司局人選的時候，湖北陸軍革命小團體中最年長的同志陳裕時要李書城把陸軍次長讓給北京陸軍部的科長蔣作賓，因為蔣作賓為人一團和氣，又曾當過科長，在南來的陸軍同學中他的官階最高，他當了次長，則部內的各司局人選由他安排就比較容易，免得李書城作次長時引起同學的地位爭執，不好處理。李書城聽了後接受了陳裕時的建議，即請我任蔣作賓為陸軍部次長。我也考慮許久，覺得這樣確實更好。”　　黃興見孫中山點頭同意，便又說道：“參謀部次長是鈕永建，他在江、浙軍界中是相當有威信的。陸軍部秘書長和秘書由湯化龍和林長民分別擔任。湯、林兩人在上海當過我的私人秘書，我對外的文電都是他兩人草擬的。”　　南京臨時政府內閣九部次長級人選，除湯薌銘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在三十上下的同盟會的青年骨幹。　　其實湯薌銘早年歐洲留學時就加入了同盟會。一九○四年留學巴黎時，他與同學向國華，還有留學柏林的王發科、王相楚等四人，起初被在歐洲運動留學生的孫中山鼓動的腦子一熱，要充好漢，排滿革命，與孫文定盟約誓書，後來一想不對了，反悔了，四個傢伙割了孫中山的皮包，盜取花名冊和歐洲留學生入同盟會的盟約書，來到大清駐法國領事館找孫寶琦號啕大哭，跪倒不起來，喊救命。可笑的是大清國駐法國總領事孫寶琦大人知道大清國已經無葯可救，又把這些“亂黨”的花名冊，盟約書還給孫中山，買一個大人情給“亂黨魁首”，他雖然還在大清國的船上，也是給自己多存一條退路。也可以看出大清國眾叛親離的末日光景，一場巨大的風波就這樣平息。但是割孫中山皮包的湯鄉茗四個傢伙就變得例外不是人，頗為同學同志所非議，因與革命黨絕緣。湯鄉茗也巴黎也待不下去，之後潛往英國續修海軍。回國后乃在海軍提督薩鎮冰之下任職。武昌起義時，薩鎮冰奉命率海軍艦艇，溯江援鄂，薌銘亦隨往。此時其長兄湖北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武昌起義后，在軍政府任民政總長，乃致書薌銘，囑其策動薩鎮冰率海軍附義。薩雖未接受，然終於棄軍而去，所余艦艇數艘，遂指定由資望較深的海籌艦長黃鐘瑛與湯薌銘統率，加入革命陣營，沿江助戰有功，至是乃由黃興薦黃鐘瑛為海軍總長，湯為次長。　　黃興初提名時，同盟會員對湯鄉茗留有異議者，但因中山先生不念舊惡，乃得列名內閣。　　“臨時政府在整肅軍隊紀律的同時，必須加強軍政建設。”孫中山說道。對於李想的建議，他多少還是聽進去了。“我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簡任克強兼大本營兵站總監和參謀總長，鈕永建為大本營兵站次監和參謀次長，藍天蔚為關外都督兼北伐第二軍總司令，譚人鳳為北伐招討使。”　　也許是聊到李想的這個建議，孫中山恍然道：“有一件事必須注意，就是在南京臨時政府人選中，應該多容納武昌首義的革命同志。”　　也不知道他們是有意還是無意，黃興建議的這個次長內閣，雖然少長咸集，而革命首義地區的武漢三鎮，除一位‘開國元勛’黎元洪定為副總統之外，首義功臣幾乎全部見遺於圈外，這連剛從國外回來的孫中山也感覺出來了。　　“舉黎元洪為副總統，武昌方面應該滿意了，所以各部次長多由海外歸國同志出任。”黃興解釋道，“而且我亦收到陝西傳來的確切消息，李想所屬的武昌首義的革命軍已經控制陝西。他們趁北洋軍西叩潼關，與清廷甘陝總督長庚兩面夾擊陝西的危急時刻，李想命手下戰將林鐵長率領三萬精銳從漢中進入陝西，他們攜湖北戰敗北洋大軍之風雷威勢，一舉降伏陝西哥老會四個勢力，萬炳南、張雲山、馬玉貴、劉世傑。自西安滿城旗兵被消滅，陸軍亦瓦解，全西安城已成為哥老會的天下，李想降伏他們，也就降伏陝西。李想以《鄂州約法》治理陝西，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張鳳歲羽和黎元洪一樣，也變成傀儡。李想軍收復潼關，又在三水大敗長庚，在陝西的地位已經是無可動搖。李想現在身兼湖北第一路北伐軍司令和陝西第六路北伐軍司令，他雖無都督之名在身，卻一人實際督着兩省軍政，在南方誰有他的權勢大？湖北方面的同志應該滿意了”　　陝西本是首先響應武昌起義的省份，但由於起義后東西兩路戰事激烈，郵電不通，消息隔絕，直至在上海孫中山選舉為臨時大總統，始有賀電到上海。黃興的吐露黨內幕絕對夠新鮮勁爆的。　　所有人都驚訝的呼出一口氣，聽李想保證陝西和湖北兩路北伐必盡全力是一回事，聽他人把這件事證明又是另一回事。同時也覺得，有李想的保證，北伐信心大增。而且，他還是唯一打敗北洋軍的人，雖然哪一戰還存在爭議，但是無論段祺瑞是自己宣揚的為表示南北和議期間的和平誠意主動撤退，還是李想宣傳的以堅強之武力驅逐北洋滿奴，這都不重要，因為北洋軍畢竟是死磕不過李想軍撤退了，岌岌可危的湖北局勢因為李想的死戰穩住了。有這樣一支打仗瘋狂的強軍在背後挺孫中山，在當前袁世凱咄咄逼人的形勢之下，從中山先生開始，全部閣員，自始即深具的五日京兆之心，可以安啦！　　中山先生也想起返國途中，盱衡國事，計較各派實力，便深知將來總統一職非袁莫屬。及抵國門，聽取諸家議論，所說盡同，因此，後來雖當選總統，並正式就職，仍立電袁世凱，告以虛位以待之心。發了數通中文電報不算，同盟會許多同志還敦促他以英文投書《字林西報》，公告國際，以昭信守，以促袁反正，用心純正，溢於言表，至為感人。但現在中山先生想起來，卻是至為汗顏。　　黃興緩口氣又說道，“至於軍政建設方面，雲集在南京的軍隊，不僅有浙軍、滬軍、光復軍、蘇軍、粵軍、贛軍、海軍陸戰隊，而且還有革命黨人組織的各種名目的敢死隊、義勇隊，以及范光啟的鐵血軍、林宗雪的女子國民軍等，人數不下三十萬。這些軍隊按李想的建議被整編，預計可以整編為二十一個精銳師。”　　“好！北伐聯軍總部從上海移往南京。我自任北伐總指揮，克強為陸軍總參謀長，擬俟和議決裂后，親統大兵北伐。”孫中山決定北伐，併發下一通豪言壯語。　　同時，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家鄉廣東，所以以臨時大總統名義電令廣東都督陳炯明出兵北伐，說道：“中央政府成立，士氣百倍，和議無論如何，北伐斷不可懈。廣東軍民勇敢素著，情願北伐者甚多，宜速進發。”　　中山先生再由臨時大總統名義，檄告北方將士。還未就任的大總統府秘書長鬍漢民率領中山先生的秘書李書城、吳玉章、任鴻雋、王夏、張通典、譚熙鴻及宋藹齡等，通力合作，寫下這篇文采飛揚，必定留載史冊的檄文。其文雲：　　民國光復，十有七省，義旗雖舉，政體未立，凡對內對外諸問題，舉非有統一之機關，無以達革新之目的，此臨時政府，所以不得不亟為組織者也。文以薄德，謬承公選，效忠服務，義不容辭，用是不揣綿薄，暫就臨時之任，藉維秩序而圖進行，一俟國民會議舉行之後，政體解決，大局略定，敬當遜位，以待賢明。區區此心，天日共鑒。凡我同胞，備聞此言。惟是和平雖有可望，戰局尚未終結，凡我籍隸北軍諸同胞，同是漢族，同為軍人，舉足重輕，動關大局，竊以為有不可不注意者數事，敢就鄙意，為我諸同胞正告之：此次戰事遷延，亦既數月，塗炭之慘，延亘各地，以滿人竊位之私心，開漢族仇殺之慘禍，操戈同室，貽笑外人，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一；古語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知民心之所趨即國體之所由定也，今禹域三分光復逾二，雖有孫、吳之智，賁、育之勇，亦詎能為滿廷挽既倒之狂瀾乎？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二；民國新成，時方多事，執干戈以衛社稷，正有志者建功樹業之時，我同胞如不明燭幾先，即時反正，他日者，大功既定，效用無門，豈不可惜？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三。要之義師之起，應天順人，掃專制之餘威，登國民於衽席，此功此責，乃文與諸同胞共之者也。如其洞觀大勢，消釋嫌疑，同舉義旗，言歸於好，行見南北無衝突之憂，國民蒙共和之福；國基一定，選賢任能，一秉至公，南北軍人，同為民國干城，決無歧視。我諸同胞當審斯義，早定方針，無再觀望，以貽後日之悔，敢布腹心，惟圖利之！

# 第三百三十六章 次長內閣

　　晨曦微露一縷火紅，又是個霧氣重重的早晨。飽含水分的積雪開始在路上融化，整座城市所有屋檐都在滴水滴個不停。　　整個城市剛剛蘇醒，李想已經開始他的早餐會議。　　水仙兒今天換上一套合身的軍裝，又是另一種風情。銅排扣整整齊齊扣的一絲不苟，連最上邊的風紀扣也緊緊地扣起，不過還是露出一截修長白晰的脖頸。她渾圓的肩膀，盈盈收細的腰身被武裝帶束成不堪一握，再向下是半緊身的長褲，然後是過膝長統靴包裹的一雙令男人暈眩的修長筆直的美腿。　　李想的早餐非常簡單，就是油條煎餅加豆漿。簡單的早餐吃起來也很快，保持了軍人的快節奏。所以會議才剛剛開始，早餐已經吃完了。　　水仙兒斟上一杯茶奉上，笑道：“今天的各省代表會議你還去嗎？”　　“還去個屁！”李想接過她手中茶水猛灌一口，面色變得十分難看，“議員們私心大過公心，議會也不過是他們勾心斗角的地方。我去那裡看他們勾心斗角，不是浪費我的時間，浪費我的生命？”　　“不去也好。”水仙兒低頭思忖了一會兒，說道，“北伐的進展到底怎麼樣了？如不可為，在這裏耗着浪費時間，咱們乾脆就打包回府，不管他們了。”　　“再看看。我看大總統還是想揮師北伐，以武力鑄造共和，將革命進行到底。”李想眉頭緊鎖，“怕的是夜長夢多，大總統頂不住和議的壓力要是變卦，北伐計劃鐵定流產。”　　水仙兒抬起絕美臉龐，看着李想道：“我料大總統策劃北伐，我們必定成為北伐的主力。到時候你可不要手軟，記得多要點好處。”　　李想會意，點頭道：“話雖如此，可是南京政府窮的叮噹響，還有什麼好東西可以要來？”　　水仙兒嫣然一笑，魅惑無邊，答道：“我的李大帥，我知道你什麼都不缺，眼裡根本看不起窮困潦倒的南京臨時政府，但是南京臨時政府有兩樣好東西，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唔！”李想饒有興緻，用碗蓋撥着茶恭弘=叶 恭弘啜了一口問道，“哪兩樣呢？”　　“當初黎元洪唆使黃興與宋教仁到漢口奪權，倚仗的就是他們革命領袖的名分。”看着李想連連點頭，水仙兒滿有把握地接着道，“當時革命軍剛剛組建，你的威望還未建立起來，你也怕他們利用革命領袖的名分奪走你的軍權，所以乾脆以革命大義帶領軍隊走出漢口，北上與清軍作戰。當然，之後接連的大戰勝利不斷，最後更是擊敗北洋軍，現在鄂省軍民簡直視你若神明，你也成為這支革命軍的靈魂，也不怕別人以名分奪你的權，所以放心大膽的把黎元洪高高掛起作為傀儡，你也不再把名分看得如何重要。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咱們雖然實際控制了陝西，可是名不正言不順，即使以《鄂州約法》維持着張鳳歲羽的傀儡政府，可陝西不是對咱們民心所向的湖北，所以這就是一條隱患。但是如果南京可以給我們一個治理陝西的名分，陝西軍民也就不會再胡思亂想了。”　　“好！我就要個西北革命軍總司令噹噹。”李想聽得有些興奮，擊節稱讚道，“說下去！”　　“這第二樣么，”水仙兒伸出兩根水嫩的細長食指和中指繼續道，“南京雖然窮的叮噹響，可是滿廷在滬寧大辦洋務，留下許多官半廠子，不過滿廷貪污成風，經營不善，虧損的多，盈利的少，被革命一鬧，更是紛紛關門倒閉。但是這些洋務可是砸了多少金山銀山才辦起來的，廠房机械等，稍稍整修即可使用。”　　這話說得夠明白了，李想不禁眼前一亮，彷彿又看到一座金山。　　水仙兒接着道：“南京政府不是正缺錢嗎，咱們出點錢，便宜的盤下來。其實我們都知道，滿清辦理的洋務本事沒有錯，為什麼每辦一處洋務只能砸錢而不見盈利，國家不見富強，反而衰弱，根源是這個腐朽的封建專政體製造成的錯誤，執行這個錯誤的就是這個體制中的貪官污吏，所以洋務越辦，國家越弱，民眾越窮。所以你在武漢搞的官辦洋務整頓，只不過是稍稍整頓一下，這些個洋務立刻就扭虧為盈。同樣的手段，在這裏同樣有效果。”　　“那麼依你之見，咱們有沒有辦法把江南製造局盤下來？”李想雙手按膝，俯身問道。　　水仙兒俏目瞪他一眼，道：“大帥，你也真敢想。江南製造局總局設於上海城南高昌廟，分局設於龍華，火藥庫設於浦東及江陰，每年槍廠可造步槍三千支，各式槍彈一千萬發。步槍性能比漢陽兵工廠的還好，而且全是新購的機器。仿造於1898衍生型1907式中國合約採購的毛瑟步槍，兩側有握把凹槽，槍身有橫栓，槍管加長39.3mm，槍托加長44.2mm，口徑6.8mm，被命名為‘滬六八步槍’。鋼廠能產毛鋼一千五六百噸，工師，工士，工夫，徒夫共約五千餘人。這樣重要的軍工廠，聽說早已經劃歸還沒來得及成立的陸軍部。我想南京諸公，還沒有傻到會買給你的地步。”　　李想不好意思的搔起後腦勺，道：“江南製造局是沒有指望，但是前些年從江南製造局分出的船塢及輪船，鍋爐等廠，成為民用造船廠，稱為江南造船廠，虧損也挺大的。江南造船廠所造船的速度不快，整體生產成本及耗燃料都高，結果反而不如直接向外國購買，自造一艘船的錢大約可以向英國買兩艘船了。而且又早已經改造民用船隻，既然不屬於軍用，南京守着除了賠錢，什麼也得不到，我買下來，南京應該會歡喜才對。”　　“你都說了，這樣的船廠造出的船造價又高，性能有差，不如直接去外國購買，這樣的廢物船廠你買下來干什麼？”水仙兒笑道，“再說如此大的船廠，要買下來必定不是一個小數目，這又不是簡簡單單就能扭虧為盈的輕工業，造船屬於重工業，今後有的燒錢啊！”　　“不！”李想已經在腦海里興奮地勾畫海上強國的藍圖，說道，“江南造船廠可是用能力自主製造鐵甲兵艦，不是從外國進口配件組裝，而是從鍋爐動力到鋼甲艦身全部由自己製造。中國海上強國之夢做了這麼多年，我一定要把它實現了。”　　水仙兒笑道：“中國的海上強國之夢？”　　李想一聽點點頭，又起身道：“好，想事想得頭疼，出去溜個彎兒。”今天就想陪水仙兒游金陵，所以又補充一句，“不要叫宋缺，我的功夫不比他差。”　　水仙兒欣喜的起身跟隨，二人方出門，卻見呂中秋風風火火趕回來。見李想和水仙兒要出門，便笑着迎上來行軍禮，問道：“大帥到哪去，好歹給我們一個信兒，也有個尋處。”　　水仙兒臉一紅，破天荒的略帶點羞澀地笑道：“和大帥出去隨便走走，看看六朝古都的風物人情。”　　呂中秋烏溜溜的眼珠子骨碌碌轉着，又對同是從劉家破廟走出來的水仙兒道：“就你一個人陪大帥？”　　“這是我的意思。我就想隨便一點，不帶警衛了。”李想鼓着眼睛瞪他一眼，嚇得呂中秋微微一愣。　　呂中秋立刻轉了口氣笑道：“南京畢竟不是很太平，還是帶上宋缺吧？”　　“我說不必就不必。”李想臭着一張俊臉，翻着眼想了想，笑道，“你匆匆忙忙的跑來就為了跟我扯這些有的沒的？”　　呂中秋又是一愣，差點忘了正事，嘻笑着回道：“今天議會終於議出結果了。”　　“有這麼快？”李想不敢相信的問道。　　呂中秋卻笑道：“孫中山乃以臨時大總統身份親蒞代表會，交議他所擬定的《中央行政各部組織及其權限案》。”　　李想詫異地問道：“結果呢？”　　呂中秋咧嘴笑道：“省代表舉黎元洪為中華民國臨時副總統。各省代表會通過孫中山所提名的任命的臨時政府各部總長。代表會正式開會時通過的名單是：陸軍總長黃興，海軍總長黃鐘英，外交總長王寵惠，內務總長程德全，財政總長陳錦濤，司法總長伍廷芳，交通總長湯壽潛，教育總長蔡元培，實業總長張謇。各部總長通過後，孫中山又委胡漢民為總統府秘書長，黃興兼參謀總長，蔣作賓為陸軍次長，湯薌銘為海軍次長，魏宸組為外交次長，居正為內務次長，王鴻猷為財政次長，呂志伊為司法次長，於右任為交通次長，景耀月為教育次長，馬君武為實業次長，鈕永建為參謀次長。通告已經貼的滿大街都是。”　　程德全雖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還算是一個新派人物，但是這個政府的‘內務總長’為宋教仁或為程德全，其性質就截然不同了。為宋教仁，它就顯然是個革命政府；為程德全，它就顯然是個新舊雜組的‘拼盤’了。這個拼盤再加上一個立憲派的清末狀元公張季直的實業總長，和湯進士壽潛的交通總長，那就成為拼盤之拼盤了。張、湯二人都是前清極負時譽的‘立憲派’中堅。光復前，張、湯二人分任東南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江、浙兩省的‘咨議局’議長，而湯且是殺害女革命烈士秋瑾的主謀。　　李想這才慌了神：“選出一個立憲政府，大總統也答應！”　　水仙兒瞧着他臉色刷白，便笑道：“也不必嚇成這樣兒！”　　呂中秋不慌不忙的笑道：“雖然各部總長中僅陸軍、外交、教育三部是同盟會會員，其餘各部總長都是立憲派人士。不過次長几乎全是同志。然而實業部總長張謇、交通部總長湯壽潛均住上海，內務部總長程德全則卧病租界，財政部總長陳錦濤則在上海洽商借款，司法部總長伍廷芳更因在上海主持和議，不克返寧，所以這時的南京政府，實際負責的總長也只是三位革命黨人，就是陸軍部總長黃興、外交部總長王寵惠、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其餘五部部務均由次長代理。我還聽同盟會內部傳說，這次選的其實是次長內閣：總長取其名，次長取其實。”　　李想遲疑着沒言語，這一招也算高明，不過中央沒有確定絕對權威的時候，這也未嘗不是隱患。

# 第三百三十七章 用間之計

　　李想騎着一匹快馬招搖過市，直奔大總統府。聽了呂中秋傳來的消息，他攜美人踏雪訪古的心情頓時煙消雲散。　　內閣既然成立了，他急不可耐的就去找首席內閣陸軍總長黃興討官，自己畢竟是孫中山承認的革命首功，總長次長他輪不到也不稀罕，但是西北革命軍集團總司令他就是死纏爛打，甚至以不出兵北伐做要挾也要討到手來。但是設立在督練公所的陸軍部還沒有正式掛牌，去了未必找得到黃興，所以他就直奔大總統府去了。　　李想風風火火的來到大總統府，就看到一個熟悉的窈窕身姿，立刻揮手喊道：“呦呵，這不是宋大小姐？”　　“李大帥，昨晚你中途離場，今天的議會又不參加，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宋大小姐有點生氣，這個李瘋子也太目中無人了。　　“我着不是來賠罪了嗎？”李想學着電影里的明星大腕瀟洒把肩膀聳聳。　　宋大小姐伸出千千食指用力戳着他的胸口，說道：“你是少年得志，卻實在太狂妄了，昨天晚上你開始的謙卑樣子，我還以為你已經收斂了。誰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很多革命前輩對你的狂態表示映像奇差，你知不知道？也就是孫叔叔和黃先生胸襟廣闊，才沒有介意……”　　李想被她喋喋不休的頭都大了，舉手表示投降，還故意叉開話題的問道：“你急急忙忙的是去要干什麼？”　　“被你給氣糊塗了。和你成為盟友，我的理想也變得遙遠而渺茫。”宋大小姐拍着自己秀氣的額頭，氣憤的說道，“你掛起的那個傀儡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接着各省代表團也聯名致電黎元洪，南京臨時政府也致電黎元洪，我剛剛就是去發這兩封電報。”　　“我看看，我看看。”李想好奇的拿來看。　　各省代表團也聯名致電黎元洪：“各省代表會於元月二日決議，選舉臨時副總統，即於三日上午十時開選舉臨時副總統大會。我公當選。除通告全國外，並由本會特派員齎各省代表簽名書敬呈鈞鑒！兼表歡迎。”　　南京臨時政府也致電黎元洪：“今日參議院選舉副總統，經全數投票，舉我公充任，共慶得人，謹為中華民國前途賀。”　　李想心想，看來沒有把黎元洪這塊招牌卸掉是極明智的事情，有黎元洪掛牌這個副總統，他更能放開手腳大幹一場，嘴上卻說道：“黎元洪當選副總統，代表們沒意見？”　　宋大小姐冷冷一笑，道：“怎麼會沒意見，誰不知道你是挾黎元洪以令諸侯的二曹操。但是代表團上午開副總統選舉會，黎元洪還是以十七票為全體一致票數當選。因無第二人競選也。”　　李想問道：“黃先生在這裏嗎？”　　精明的宋大小姐好像明白了一點什麼，撇了李想大有深意的一眼目光，說道：“黃先生與衛戍司令徐紹楨會同在南京各軍司令官，有浙軍第一師長朱瑞、鐵血軍總司令范光啟、滬軍先鋒隊司令官洪承點、光復軍司令李燮和、南京憲兵司令茅�封、粵軍司令姚雨平、江寧警察總監吳忠信，及衛戍總督府下所轄各分區司令官等二十餘人，開會議決維持治安辦法，發布告示，頒行軍律之議案。這些都是你昨天的建議，你是應該去看看。”　　宋大小姐又看看左右無人，湊進李想的耳邊悄悄說道：“黃先生準備認命你為北伐第一路和第六路兩革命聯軍的總司令。”　　李想大喜，真是瞌睡來了有人送枕頭，但是還有點不知足，如果是西北革命軍總司令就完美了。　　“你帶我去找黃先生，是該好好討論北伐事宜了。”　　※※※　　此時，南京一個不知名的小旅館里，站在窗口，看着大街小巷已經如癲似狂的軍民。　　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出檄告北方將士文，南方已經着手對應對北洋軍四十八將領對南方的恐嚇，準備北伐。南京軍民，為臨時政府表現的強硬欣喜若狂。　　自唐紹儀引咎辭職，袁世凱隨即批准，同時給楊度一個密電，要他務必疏通南北，莫負使命。南北和議已經暗中由楊度接手。　　楊度接到密電后，既感覺到事情的棘手，又不免有幾分得意感。決定南北會談伊始，他就認為北方談判團的總代表應以自己最為適宜。因為他不僅具備總代表談判的才能，還因為他與革命軍的要員們都有着非比尋常的友誼，而一直為朝廷官員的唐紹儀缺乏這種條件，他不明白袁世凱為何不將這個重任交給他而交給唐紹儀。好了，現在事實證明唐紹儀談判失敗了，下一步看我楊度的了！　　常常感嘆“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心高氣傲的楊度決心把這件事情辦得相當漂亮，讓南北兩個政府里的人都知道世上還有一個身懷帝王之術的人。　　他仔細地分析當前的形勢：在袁世凱方面，只要讓他當大總統，其他條件估計他都會接受，包括清帝退位。　　至於南方，通過這些日子的多方接觸，楊度隱隱看出內部混亂的人心，對讓位給袁世凱的問題，孫、黃之間，發生不同意見。孫中山和李想這個戰爭瘋子，還有一部分激進下級軍官認為袁世凱是一個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國的大任寄托在他的身上是靠不住的，趁此全國人心傾向革命的時候，把革命進行到底，一定可以取得最後勝利。而黃興和宋教仁、汪精衛等多數黨人精英的看法則不同，他們認為袁世凱雖是一個奸詐狡猾的人，只要滿足他的慾望，他對清室是無所顧惜的。如果他能推翻清室，贊成共和，我們就給他一個民選總統，任期不過數年，那有什麼不可呢？　　所以，此時南京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從派繫到軍政界，差不多都是坐南向北，認為只有利用袁世凱推翻清政府於革命有利。如張謇、湯壽潛、程德全等立憲派，均力主斯議。他們在江南負有聲望，尤其是張謇以清廷狀元實業界領袖為社會各界所推重。原來黃興為了籠絡各方，就把他們拉入臨時政府，他們都是袁世凱的同情者。張謇和袁世凱在吳長慶軍中還有過師生關係，袁世凱派趙鳳昌特別拉攏以張謇為首的上海名流，後來通過張謇的關係都成為袁世凱盜竊國權的謀士。伍廷芳在上海雖然是民軍代表，但議和條件就是以臨時大總統的位置為袁世凱脅迫清帝退位的酬庸。章炳麟這個當年同盟會的筆杆子，和康梁保皇派的先鋒論戰的主力，對同盟會也認為已無存在之理由，說是：“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再就各省情況來說，除被李想用《鄂州約法》架空為傀儡的黎元洪之外，各省都督如譚延�]、庄蘊寬、陸榮廷、孫道仁等那一個不是清朝的大官僚地方大紳士，在他們思想深處，當然感到與其擁護那些素不相識的革命黨人，不如擁護袁世凱尚覺氣味相投。　　楊度也知道，袁世凱罷免唐紹儀、中止南北和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南方許肯選他做總統的諾言沒有保證，且深悉妥協派在南方已佔上風，與其責成唐紹儀以交涉方式在和議席上空談條件。李瘋子也正在加緊活動，鼓動孫中山北伐，那麼楊度又該如何解開這個死局？　　汪精衛！楊度腦海忽然閃出這個風度翩翩的美男子，革命黨人的另一個偶像。　　對！楊度拍案而起。不如運用間諜打入內部進行瓦解比較容易成功。就利用同盟會久負盛名的汪精衛。他南來的目的本就是繼替唐紹儀作袁世凱的代理人的。原來汪精衛在北京因謀炸攝政王載澧未成被捕入獄，武昌起義后，清廷為籠絡人心，就把他釋放出來。不久袁世凱入京掌握政權，他就被袁世凱的長子克定拉進袁世凱的葯籠，作了袁世凱畫策獻計的謀士。汪精衛既與袁克定結為異姓兄弟，又秉承袁世凱的意旨與自己一起發起國事共濟會，主張開國民會議解決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兩問題。　　楊度想到就做，立刻走出旅館找汪精衛去。　　他進來汪宅，整整秘談四個小時后出了汪宅，之後他又去找劉揆一。　　楊度見到劉揆一劈頭就說道：“霖生，你還記得那年我們在時務學堂飲酒時，對着神明起的誓言嗎？”　　“記得呀！”已過而立之年的劉揆一依然是一副胖墩墩的娃娃臉，“當時我們舉杯說，今後不論是誰，只要他做的事有益於中國，我們大家就都支持他。”　　“是的。”楊度很欣慰，這位如今亦被視為中華民國開國元勛之一的革命黨人，沒有一點勝利者的驕矜之氣，他們的落落大方正是可以利用的地方。“眼下你們倡導的民主立憲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我放棄自己多年的君憲主義支持民憲，我應該是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吧！”　　劉揆一笑着說道：“你這種識時務的態度很可貴。”　　楊度容色一蕭，說道：“現在袁項城也識時務了，轉而支持民主共和，前向你和克強、遁初都認為只要他真心轉變，並推翻朝廷，就擁護他做大總統。我想，你們的這個主張也必定是為了中國的最大利益而生髮的。”　　“當然是這樣。”劉揆一正色說道，“我們與袁項城都無私人關係，何況從私人感情來說，我們都不喜歡他。再說大總統吧，誰不想做？我劉霖生也想，但我自知夠不上。現在革命黨人中，論威望孫中山夠，論功勞黃克強夠，論品德汪精衛夠，論才華宋逐初夠。要論條件，無論從哪方面來說，他袁項城都不夠。但從國家利益來考慮，他又比誰都夠。”　　楊度付掌道：“霖生你這番話真是深明大義之言，同時也是懇摯實在之言。我希望你也對各省代表說說。現在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還要聽從李瘋子的鼓動北伐，南北一旦開戰，我們國家必定四分五裂，亡國滅種也是指日可待。”　　劉揆一神色凝重的說道：“我知道，我會把其中的利害關係給大家說清楚。”

# 第三百三十八章 陸軍改革建議書

　　黃興和徐紹楨會同在南京各軍司令官，有浙軍第一師長朱瑞、鐵血軍總司令范光啟、滬軍先鋒隊司令官洪承點、光復軍司令李燮和、南京憲兵司令茅�封、粵軍司令姚雨平、江寧警察總監吳忠信，及衛戍總督府下所轄各分區司令官等二十餘人，開會議決維持治安辦法，發布告示，頒行軍律若干款。　　“革命軍的軍律已經統一定下，請各軍司令官責成以下將校切實奉行。”黃興說道，“還有，城鄉內，盜賊充斥、宵小橫行，夜則攔路奪物，晝則街頭賣贓，或有不肖兵士，藉稽查為名，私入人家，擅行劫掠，以至行者為之戒途。因此，陸軍部還需要頒行維持地方治安臨時軍律。”　　“維持地方治安的臨時軍律怎麼編寫，還請諸位暢所欲言。”南京臨時政府衛戍司令徐紹楨面帶微笑道。　　“亂世用重典！”南京憲兵司令茅�封沉思道，約束違法亂紀的士兵這本就是他分內之事，他不得不用心。“任意擄掠者，強姦婦女者、擅殺良民者、擅封民屋財產者、硬搬良民箱籠及銀錢者，屬於罪大惡極，如果是某些不肖革命軍士兵所為，更是敗壞我革命軍聲譽，必須槍斃！”　　“勒索強買、私鬥傷人者抵罪。”鐵血軍總司令范光啟拍着桌子大聲說道：“私入民宅、行竊、賭博、縱酒行兇者罰。”　　江寧警察總監吳忠信聽了笑道：“茅司令和范司令放心，我抓到一個槍斃一個，不管他是喪德敗類的革命軍士兵，還是趁火打劫的青皮癟三，有一個算一個，屍體往十字路口一掛，書寫他們的罪狀，看誰還敢擅行不法之事？”　　“也未見得，”坐在一旁久不作聲的光復軍司令李燮和開了口，“為什麼會有兵士，藉稽查為名，私入人家，擅行劫掠的事情？只是因為軍律約束不嚴？恐怕不是。當兵的拿不到軍餉，他們能不鬧事？一律用軍法去壓，這樣的情況如果繼續下去就要嘩變了。”　　黃興為了軍費開支也擔心非常，漲紅着臉，將手一揮道：“中山先生在回國途中曾繞道歐洲，同美、英洽談過借款事宜，外人表示，只要革命黨人取得政權，他們便同意借款。大家放心，中山先生已經擔任南京政府大總統，借款很快就會有迴音的。”　　浙軍第一師長朱瑞拊掌笑道：“如此甚好，我們也就放心了。你們不知道，我底下的兄弟天天纏着我索餉，我這幾天都不敢見他們，一直東躲西藏的。”　　粵軍司令姚雨平興奮地站起身來，“只要軍費無虞，北伐只不過顧指間的事！”　　正說著，宋大小姐急匆匆地走了進來，也不行禮，只是矜持的朝這些將領點點頭，就徑直走到黃興身邊耳語幾句。　　黃興面露喜色，吩咐道：“請他進來！”一邊轉臉對眾人道：“好了，這次革命軍整編的總策劃人來了！”　　大家立時安靜下來。南京的地面邪，昨天晚上黃興孫中山剛剛敲定，臨時政府在整肅軍隊紀律的同時，加強軍政建設。這事到了今天早上，已經街聞巷知。傳的有鼻子有眼，誰都知道，臨時大總統簡任黃興兼大本營兵站總監和參謀總長，鈕永建為大本營兵站次監和參謀次長，藍天蔚為關外都督兼北伐第二軍總司令，譚人鳳為北伐招討使。雲集在南京的軍隊，不僅有浙軍、滬軍、光復軍、蘇軍、粵軍、贛軍、海軍陸戰隊，而且還有革命黨人組織的各種名目的敢死隊、義勇隊，以及范光啟的鐵血軍、林宗雲的女子國民軍等，人數不下三十萬，這些軍隊將被整編為二十一個師。　　李想提出的整編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他們雖然還不知道，但是這些畏集南京的實力派將領不用想也知道，無外乎就是對南京三十萬革命軍隊的裁減、重建、整訓等，主張南京臨時政府應該將軍政大權集中於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闊斧手段剷除一切離心力量，進行一切加強中央權威的必要改革。李瘋子應該就是這些方面提出的建議深得孫大總統和黃大總長的讚許。　　這無疑會觸碰在座將領的利益，因而不可避免的遭到在座的這些實力派將領的嫉恨。　　須臾，身着立領真皮的奢華軍裝的李想走進來，見了黃興忙敬禮道：“我是來請戰北伐的。”又從容對大家團團一揖道，“諸位將軍安好！”　　“北伐的討論不急。”黃興道：“革命軍改編是你提的意見，我想請教你改編的具體方略？”　　“沒問題！”李想大包大攔的說道，沒見過豬跑，也吃過豬肉。身為中國人，沒有誰不知道三灣改編的傳奇。想當年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如果沒有三灣改編，依照歷史規律早就成為流寇土匪了。從清末的太平天國，到民初的白狼农民起義，就是證明。退一步說，如果同盟會握緊槍杆子，即使孫中山讓位袁世凱，袁世凱還敢搞獨裁復辟嗎？　　有浙軍第一師長朱瑞毫不掩飾對他的嫉恨，陰陽怪氣的問道：“願聞其詳！”　　李想眨了眨眼，微笑道：“我改編革命軍的原則非常簡單，就是黨指揮槍！”　　“真是狂妄！”光復軍司令李燮和一聽就坐不住了，“啪”地將案一拍，喝道，“同盟會好大的野心！”　　黃興也被李想的瘋言瘋語嚇一跳。　　李想忍不住大笑道：“李司令，好無見識，我可是為了解決如何把以农民及滿廷新軍人為主要成份雜拼起來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真正的國民革命軍隊的問題，以保證革命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來奠定政治建軍的基礎。”　　李想拿大義來壓他們，可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粵軍司令姚雨平站起身來，覷着眼瞧了瞧李想說道：“不是同盟會領導的就不是革命軍了？”　　立刻又有幾個非同盟會將領也站出來反對，室內一時爭論非常激烈、討論異常火爆。　　李想耐着性子笑道：“我還記得南京光復的時候給清廷以極大的震驚。但是，現在三十萬大軍卻裹足不前，一種求和妥協厭戰的情緒籠罩着整個部隊。部隊中為什麼會瀰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留過洋的軍官和一些革命黨人的精英，看到南北在談判，紛紛發表推袁言論，走向叛變背棄革命或者消極的道路。反對北伐擁推袁世凱變成了公開的事……”　　“有你說的這麼嚴重嗎？”鐵血軍總司令范光啟翻着眼故作沉思。　　“軍心渙散的程度，只怕比我說的還嚴重。”李想道，“南京各路革命軍中，雖然有不少是革命黨人，但沒有形成堅強的組織核心，也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軍事指揮員大部分是日本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他們都是軍事專才不假，可是許多人沒有經過更多實際戰爭的鍛煉，指揮能力弱，舊的一套帶兵方法，妨礙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　　李想說的這些，他們雖然嘴上不承認，但是心裏已經認了，這也是他們對北伐缺乏信心的原因之一。　　“我觀察過，凡是擁有一定數量革命黨人的連隊，士氣就高，作戰也英勇。”李想說道。“在光復南京的戰役中，你們應該深有體會。”　　“唔？”徐紹楨打量一下李想，道：“確實是這麼回事！”大傢伙也都點點頭。　　“既然你們認可我的發現，”李想的眼睛滴溜溜一轉，把手這麼特偉人的一揮，“那麼，無論是同盟會還是光復會，為什麼不多發展作戰英勇的士兵入會，把會黨建在連隊上！把黨建在連上，發揮堡壘作用，在艱苦的戰爭歲月拖不垮，打不爛，是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啊。”　　這番話說得眾人瞠目結舌。　　李想說的“黨指揮槍”是這樣使法，連黃興也沒有想到。李想可算得上是位膽識俱全的謀士，黃興也不禁暗想：“當初倒不如將北伐大本營兵站次監和參謀次長許了他呢！”　　黃興顯得異常激動，又仔細在腦海梳理李想的理論一遍，口中贊道：“好樣的，倒看不出你真給我們帶來一個驚喜！”他躊躇滿志地背手在地上踱了兩步道，“南京革命軍的改編你還有什麼條程，全給我竹筒倒豆，都說出來。”　　“不多，就三條。”李想道，“第一，就是我剛才說的，在部隊中建立黨的組織，做到連有支部，營團有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第二，資遣一部分不願留隊，戰鬥不积極的營混子，把部隊縮編精編。”　　“具體怎麼個縮編精編法呢？”黃興問。　　“以減少大單位、充實小單位特別是充實團以下部隊戰鬥力的整軍原則進行縮編精編。”李想說著，越來越興奮，“南京革命軍改編師的編製為兩旅四團，師直屬一個騎兵連、一個炮兵團、以及工兵、通信、輜重各一個營、一個特務連。如果暫時沒有條件組建工兵營和通訊營的，可以先組建工兵連和通訊連；部隊應該着重加強炮兵建設，我有預感，未來兵種皇后將是炮兵。”　　李想說的這些改編方法，撇開政黨派別的偏見，對他們這些將領也是非常有用，連光復軍司令李燮和也豎起耳朵認真聽着。　　李想繼續說道：“各師應盡量配屬一個轄三個炮兵營地炮兵團，包括山炮營、野炮營和105毫米榴彈炮營各一個。如果條件不允許，那麼為了彌補炮火不足的缺陷，我建議，改編師可以將少量先進大口徑重炮集中編成獨立炮兵旅或炮兵團，統一使用，集中調配火力，從而進行作戰炮火支援。在輕武器方面應統一武器制式，要改變原先武器雜亂的狀況，並在師建制里組建一個修械所負責武器的保養維護和修理。”　　“第三呢？”黃興已經迫不及待的問道。　　“第三，”李想看他們一副驚為天人的樣子，洋洋得意的說道，“規定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員會，參加部隊的管理，協助進行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士兵委員會由全體士兵民主選舉產生，在黨支部指導下進行宣傳、組織群眾的工作，組織領導士兵的文化娛樂生活，監督部隊的經濟開支和伙食管理。”　　滿座將星都是一愣，李想前面的两天建議他們都覺着很靠譜，唯獨這一條他們覺得很扯淡！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即使是西方民主開化的典範國家，軍隊也是最專制的地方，李想把民主搞到軍隊里去，真是史無前例，破天荒的扯蛋！　　“李帥，前面兩條建議我確實很敬佩！”朱瑞看着還帶着書卷氣的李想，對他這條紙上建議強自按捺着笑意道，“但是第三條，我可不敢苟同。對附那些營混子，你好話說了一籮筐，不如抽他一鞭子。你要對這些丘八客氣了，這軍隊還怎麼管？還怎麼帶？還怎麼打仗？”　　李想微微一怔，笑道：“這次南京革命軍改編，就是為了實行民主主義，國民革命軍自然也要區別滿廷的軍隊，也對是為了團結廣大士兵群眾、瓦解敵軍。我們起義部隊中的軍官大多都是從滿清軍隊過來的，殘存的封建舊軍習氣較為嚴重，隨意打罵士兵的現象經常發生。我知道，起義前軍官每頓飯都是四菜一湯，士兵則是粗茶淡飯，官兵待遇極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待遇在士兵中形成了逆反心理，使官兵之間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陣營，這種情形直接影響了官兵之間的團結和部隊的戰鬥力。”　　“這道理誰都懂，古代名將，莫不是與士卒同甘共苦，才能將士同心，鬥志昂揚，開創偉業。”黃興點點頭，又向大傢伙笑道：“可真要身體力行，能做到的可不多。”　　“不然名將就要泛濫了！”李想也笑道，“既然有這樣的認識，那我們就這樣自律，離名將的道路也就不遠了。萬里路是腳下踩出來的，名將是我們刻苦的自我要求做出來的，軍隊中的一切不良制度和習氣也是可以通過果斷地採取了許多革命措施掃除的。例如，士兵委員會就是被動的讓我們自律。要反對舊軍隊的一套帶兵方法，這就需要進行民主改革！”　　李想一個個看過在座的將領，絕大部分都很年輕：“你們大多數和我一樣，革命以前也不過是個下級軍官，我想不是人也受過上級不少的打罵，最能體會士兵們的對軍隊民主改革的期盼，士兵委員會就是實現民主的一個組織形式。我們必須要給予士兵委員會有很大的權力，軍官要受士兵委員會的監督，做錯了事，要受到士兵委員會的批評，甚至制裁。表面看來，這樣做似乎是會鼓勵民主化和平均主義的思想，但這時候的主要問題是必須堅決反對舊軍隊的一套帶兵方法，奠定新型國民革命軍的官兵關係――將士團結。現在的革命軍部隊的實際情況是民主不夠，而不是什麼極端民主化和平均主義的問題。因此，只有這樣做，才能更徹底更有效地肅清軍閥殘餘。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眾覺悟，才能建立鞏固的集中。因此，要不要對部隊進行改編和整訓，能不能徹底改變過去那種官兵不平等的現象，不但決定了部隊將走向何種性質，也決定了部隊能不能勝任越來越頻繁而殘酷的戰鬥。只有讓士兵成為部隊的主人，部隊才能對士兵具有凝聚力，才能把士兵群眾緊緊地團結起來，部隊才能迸發出超強的戰鬥力，這對於即將開始的北伐中要面對武器裝備都要強於我們幾十上百倍的北洋軍的戰鬥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黃興也忙問道：“士兵委員會的職權是什麼？”　　“士兵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有五項：一是參加軍隊管理；二是維持紅軍紀律；三是監督軍隊經濟；四是作群眾運動；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李想說道，“具體做法，是在軍、團、營、連均設士兵委員會，官長同時為士兵委員會。全連士兵大會選舉五至七人或九人為連士委執委，推主席一人。以全營人數按每五人舉一代表組成全營士兵委員會，推舉十一人至十三人組織營士執委，推舉一人為主席。按全團人數每十人舉代表一人組織全團代表會，推舉十七人至十九人組織團士執委，推舉一人任主席。全軍按三十人至五十人舉一代表組織全軍代表會，選舉十九人至二十一人或二十三人組織軍士執委，選一人為主席，軍士執委選五人至七人為常委。連無常委機關，軍團常委均設機關於政治部內日常辦公，營常委不設機關。”　　李想緩口氣繼續說道：“此外士委會與軍事機關的關係，士委只能對於某個問題建議或質問，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處理，士委開會必須由黨代表參加，等於一個政治顧問的性質。在非常時期黨代表可以解放士委，或不準其開會，另訴諸士委代表會。這也是為了防止某些極端民主化在部隊蔓延，所以你們應該可以放心。”　　“我還系不放心呀！前面兩條我答應，後面一條我不贊同吶。”姚雨平直起舌頭帶着濃濃廣東腔口音大聲說道。　　屋內人的情緒頓時活躍起來，七嘴八舌對李想三天已經大肆評論，最後矛頭所指的就是第三條，可以說是同志一心，堅決不同意！　　黃興對第三條是鐘意的，可是這時候也違背不了眾意，最後還是丟棄第三條軍隊的民主改革，同時依據李想的前兩條建議整理補充之後，編寫了一份《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改革建議書》，議了小半個多小時，天全黑下來，才定了下來。　　看着散去的這些實力派將領，李想偷偷的拉住黃興，確定左右無人之後才悄悄說道：“新編師必須完全打破原來的人事，由來自不同部隊的各級軍官進行混合編組，以徹底清除軍隊內部派系林立的現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陸軍部隊。這一點尤其對於軍內存在的派系黨爭現狀很有改變作用。”　　黃興沉默了一下，然後緩緩點頭。

# 第三百三十九章 中國特色

　　黃興暗暗記下李想偷偷摸摸給的解決南京革命軍內存在的派系黨爭現狀的建議，收拾《陸軍改革建議書》，準備把今天會議的成果報告給孫中山。他才轉身，又被李想拉住，不解的問道：“還有什麼事？”　　“我來時就說了，我是來請戰北伐的。”李想搓着手有點不好意思，畢竟討官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事。　　天真的黃興也看出來了，笑道：“北伐軍第一路和第六路總司令是你的，誰也搶不走。”　　“第一路和第六路北伐軍只是對滿廷的作戰，可是西北邊疆的嚴重危急又該怎麼辦？”李想搖搖頭，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說道。“日俄戰爭以後，沙俄在東北的擴張受到日本的限制后，開始把侵略重點轉向外蒙古。沙俄不斷派遣特務潛入外蒙地區，並煽動一些活佛和王公貴族，進行分裂叛國活動。武昌起義后，俄國乘中國革命之機，導演了外蒙古‘獨立’的鬧劇。”　　黃興大驚失色，不過還是辯解道：“中山先生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就明確宣告：‘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他還以大總統名義致電外蒙古王公、活佛、勸誡他們不要上俄國的當，要他們立即取消獨立。”　　“外蒙古的‘獨立’和各省的‘獨立’好像不是一個性質哦。而且大總統的致電也沒有迴音。”李想見到黃興果然如預想的一樣嚇住了，眼珠子地溜溜的轉着，語氣沉痛地說道：“你想啊，哲布尊丹巴八世活佛本沒什麼梟雄，而且雙目失明，差不多是個無知動物，他做皇帝濟什麼用？大蒙古國仿襲的是滿廷官制，聘用俄國里斯克弗為軍事顧問官，馬斯歌頓為財政顧問官，財政軍事鈞為老毛子控制，外蒙上下的一切措置，還不惟俄是從。”　　看着黃興默默無言，心中似乎很着急的樣子，李想繼續添油加醋地說道：“在革命中死去的四川都督趙爾豐死前一直在川邊改土歸流，以抵禦英國勢力侵蝕，所收邊地，東西三千餘里，南北四千餘里，設治者三十餘區，而西康建省之規模粗具。只因革命爆發，各土司在英人唆使之下紛紛又自行恢復。此後川邊地區變亂迭起，動蕩不寧。另外由趙爾豐奏請清廷在西藏推行的新政，以及中央軍進駐西藏的舉措，因為引起達賴的恐懼，達賴指責清廷歧視藏人，並下令藏軍阻截川軍入藏。川軍強勢進抵拉薩，達賴逃往亞東英國商務官員處，請求‘保護’。清廷宣布革去達賴尊號，下令通緝隨同達賴叛逃的西藏地方官員。西藏也算是平定下去，但也是因為革命爆發后，達賴十三世乘駐藏川軍內訌之機，在英屬印度總督明多的支持下，達賴喇嘛派出親信達桑丹東潛回西藏，策動部分貴族組織民軍，進攻駐拉薩、日喀則、江孜的川軍。另一方面，拉薩內杠原因是，愛新覺羅家的黃帶子鍾穎趁羅長�v當時正駐紮波密的春多行轅時，策動駐拉薩的川軍兵變，豎旗‘勤王’。羅長�v聞迅后，本想率軍赴拉薩制止兵變。但鍾穎聯絡駐波密管帶陳渠珍。陳渠珍遂指使本營后隊正目趙本立及劉均福、周國荃、羅玉斌等人率隊圍攻春多行轅，劫持了羅長�v。”　　黃興臉色難看的說道：“南北之間這樣僵持下去中國遲早四分五裂，我看北伐也該停下來，只有早日重啟南北和議，儘快完成民國統一，才是解決之道。”　　李想目瞪口呆，他是想嚇唬一下黃興，卻沒想到嚇唬出這樣一個結果。看來南京政府從孫中山到黃興，沒有一個是爭雄天下的料，如果是一代雄主，這時候應該高喊的是“征蒙”、“征藏”。　　“北伐萬不可懈！”李想苦笑一聲道，又拍拍胸脯：“給我個安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我負責平定西北邊疆的嚴重危機。”　　黃興吃驚的瞪大眼睛看着李想，滿是不相信的問道：“又要北伐又要平定西北，多線作戰，鄂軍有這個能力嗎？”　　李想輕蔑一笑：“蒙藏貴族的軍隊不過是部族的一些私兵，用的多是刀劍等冷兵器，或者鳥銃這樣幾百年前的火器，落後至極，以我現代化革命軍精銳只要三千，足可安西。”　　藏蒙背後牽扯英俄利益，不可能向李想說的這麼輕巧，清中興名臣左中棠西征，更不知道花費多少物力財力，戰後更是歷經千辛萬苦的長期談判才敲定結果。　　黃興搖搖頭：“事關重大，這需要大總統的批准。”　　天色已經大黑，他們兩個也顧不得吃晚飯，直接去找孫中山。　　孫中山和胡漢民二人滿口廣東話正說得熱鬧。宋大小姐聽不懂，正無聊着呢，見黃興和李想連袂進來，忙讓座道：“快請坐，桌上茶現成的，請自用吧！”　　“什麼事說得這麼高興？”黃興一邊坐下，一邊問道。　　“章瘋子的事。”胡漢民笑道，“今天章瘋子等在上海江蘇教育總會舉行大會，宣布中華民國聯合會正式成立，選舉章瘋子和程德全為正、副會長。唐文治、張謇、熊希齡、黃雲鵬、陳榮昌、鄧實等十九人由各省會員互選為參議員。大會還議決於駐會幹事之外，由參議會公推‘名望最著者’為‘特務幹事’，以‘咨訪’國家‘大疑’。並計劃明日由章瘋子親任社長的機關報《大共和日報》在上海正式開張出版。章瘋子還指定唐演、黃理中、符鼎升、廖希賢、林長民、景耀月、江謙等十五人為駐會幹事。接着，參議會推定趙鳳昌、張謇、恭弘=叶 恭弘景葵、庄蘊寬等為特務幹事。以上事實表明，中華民國聯合會領導層中不少是舊官僚和立憲派人士。所以，當時有人稱它為“清逃官墨吏之逋逃蔽”。章瘋子本人也承認他欲借梁啟超‘門下之英材，以作黨中之唇齒’。你道可笑不可笑？”　　李想聽了立時大感興趣，西北邊疆問題一下子被他拋在腦後，身子向前一傾，一臉八卦的道：“我也聽說武昌起義爆發時，章太炎正在日本講學，他乘船抵達上海之後上海已經光復。當時，武昌黎元洪軍政府代表胡仰、胡偉、胡瑛、何海鳴、鄒廓等人正在上海發起組織共和中華民國全國聯合會。章太炎下船伊始，即被舉為章程起草員。但他同時又聯絡程德全獨立發起中華民國聯合會。章太炎等人以‘創辦員’名義發布中華民國聯合會章程，開始公開羅致會員，不到半月，即獲二百餘人。”　　胡漢民一拍掌道：“章瘋子因為沒有當上教育部總長，對南京方面大肆攻擊，在今天下午南京追悼革命烈士的大會上他差人送了一副輓聯過來，我念給你們聽聽：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虛言。章瘋子的矛頭直指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　　孫中山也說道：“他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聯絡的對象是舊立憲會友和滿廷舊官僚。他強調的所謂‘聯合’、‘參用各處人’，不過是聯合、參用同盟會以外的勢力，與同盟會分庭抗禮而已。這正是他得以被程德全、張謇等擁為正會長的根本原因。程，張等清楚地意識到：由享有‘革命文豪’盛名的章炳麟出來挑頭反對同盟會，要比他們自己出面合適得多。”　　孫中山畢竟政治經驗豐富，分析的頭頭是道。　　宋大小姐笑盈盈道：“先生剛來南京就職時，章太炎差人送來一信，請戒飭左右，先生以章素好詆訶，不以為意。章遂再上一書。”她從整齊的文檔中抽出一封信，展開念道：“……武昌倡義，曾不二月。南北肅清，首發難者不敢居功，而況吾儕鼓吹之士？……仆亦嘗與人言，孫君今日蒞中國而總群黎，非復曩日秘密結社時也，宜屏去幸人，委心耆秀，東西從者三數浮浪之人，一律資遣歸國，無令雜處，然後搏精一志，勞來四民，南方雖弱，足勉自成就，嘗傳達其言於汪兆銘……箴規不聽，不得不着之報章……仆雖淺拙，亦嘗涉歷世變，死生之分，一繫於執事耳。”　　“先生對這位狂妄的國學大師不以為忤，還聘為總統府的樞密顧問，”她又抽出聘函原稿，他覺得孫中山親自寫的這封聘函典雅可誦，文采不比國學大師章太炎寫的差了，必須念給大傢伙聽聽：“執事目空五蘊，心殫九流，擷百家之精英，為並世之儀錶，敢奉國民景仰之誠，屈為樞密顧問。庶幾頑懦聞風，英彥景附，昭大業於無窮，垂型範於九有。佇盼高風，無任響往，急惠軒車，以慰饑渴。”　　章太炎不用說拒絕了。如果李想是章太炎，他也絕不會接這封聘函，這是一個文青高傲的性格使然，何況還是章太炎這樣大名鼎鼎的革命文豪！　　“章瘋子沒有接聘函，他是鐵了心和同盟會作對。”胡漢民冷冷道，見黃興、李想二人凝神靜聽，便接着道，“南京臨時政府宣布自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起，改用陽曆，章瘋子發表宣言說：對於此等少數宣言，斷難遵行。又公然宣布：明日出版的《大共和日報》紀年仍用辛亥，以黃帝紀元無據也。紀月仍用陰曆，以新曆未頒，不能遽用。”他端起茶，呷了一口，“這是一層。更要緊的，現在南京臨時政府迫於革命戰爭尚在進行，沒有也不可能組織民選參議院，這也引起章瘋子的中華民國聯合會的不滿。還在成立會上，它便通過了請願組織民選參議院的提議。會後，又一面上書孫中山，要求各省選舉議員，速赴南京組織參議院；不用想，明天出版的《大共和日報》必會大造南京實無民選組織之機關，其政府主權所在不明的輿論。”　　說到此，黃興和李想才恍然大悟。　　“中華民國聯合會的綱領是什麼？”黃興問。　　“中華民國聯合會以‘新共和國家統一主義’為指導思想，也就是反對套用法、美等國的現成模式，主張‘因地制宜，不尚虛美’，建設中國特有的民主共和國。”胡漢民沉吟道。　　李想大吃一驚，章瘋子還真是思想超前，這時候就想到了搞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為此，它強調萬不可破壞中國固有的統一傳統而采美國聯邦制度。章瘋子在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上劈頭就說：至美之聯邦制，尤與中國格不相入。蓋美之各州，半殖民地，各有特權，與吾各省之行政區別統一已久者不同。故絕不能破壞統一而效美之分離。至所謂獨立者，對於滿廷而言，非對於新建之民國也。”胡漢民不屑的一笑，他是死忠孫中山的一派，能贊成章太炎的這套“歪門邪說”？何況章太炎的矛頭明擺着是針對孫中山的美國總統制度而來。　　李想其實是贊同章太炎這套中央集權理論，只是現階段鼓吹中央集權，將來袁世凱正好可以拿這套板斧把散落各省的革命力量削的乾乾凈凈！所以還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　　胡漢民繼續說道，“他和宋教仁一樣，鼓吹采法國責任內閣制，限制總統權力。說是因為君主世及之制既亡，大總統遂為相爭之的，不速限制，又與專制不殊。惟有取則法人，使首輔秉權，而大總統處於空虛不用之地……說到最後，當然少不了說宋教仁有總理之才。”　　胡漢民說的酸，李想卻暗自贊同。　　“他認為對滿、蒙、回、藏不可驟言共和，而應採取特別辦法，許以自治權，如愛爾蘭之於英國。”胡漢民說到這裏，拿起茶杯一看已經見底，自己又添上，喝口茶潤喉，繼續評擊章太炎：“說什麼應於三權分立之外，再予教育、糾察二權獨立。真是笑話！關於民生問題，只宜採用社會政策，絕不可行同盟會的社會主義。它的所謂社會政策，就是維持現行私有財產制，以改良社會，保護貧民者也。具體言之，如設手工學校、夜學校、貧民學校，增長其技藝，設勞動保險、勞動交換所、救貧法等，維持其經濟也。它與社會主義的區別，據稱在於：一則維持現行的私有財產制度，一則破壞現行的私有財產制度；一則振貧者與富者齊一，一則抑制富者與貧者同等。”　　原來不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主張雖有某些合理因素，但是在現階段是無法實現的。李想吃驚之餘，不禁懷疑章太炎也是穿越客了！　　孫中山嘆息一聲道：“章太炎發起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就是針對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的。誠然，如章所反覆聲明，促進統一共和國的成立，是為了預防割據和避免瓜分。這雖也是他發起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的原因之一，但卻不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天下皆知，他是因不滿於我和克強組織南京臨時政府，故在滬暗中聯絡黨人，極力設法反對。”說著，他又看了黃興和李想一眼，問道：“瞧我，聊的興起，都忘了問你們來找我什麼事？”　　“南京革命軍改編已經有了眉目。”黃興呵呵笑着把《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改革建議書》交給孫中山，“這次改編，多虧了李帥提出不少好建議。”　　“沒什麼大不了的，這是學生分內之事。”李想無比謙遜的說道，又朝黃興連使眼色，催他說重點。　　孫中山翻閱建議書，胡漢民也偏過頭來看。　　“李帥提出最重要一條建議沒有寫上去。”黃興微笑道。　　孫中山和胡漢民都抬起頭來，宋大小姐最沉不住氣，好奇的問道：“是什麼？”　　黃興低聲道：“新編師必須完全打破原來的人事，由來自不同部隊的各級軍官進行混合編組，以徹底清除軍隊內部派系林立的現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陸軍部隊。這一點尤其對於軍內存在的派系黨爭現狀很有改變作用。”　　所有人一下子明白這一條建議對於剛剛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的重要性，不禁對李想再次刮目相看。　　孫中山沉聲道：“這確實不能寫在建議書上公之於眾。靄齡，漢民，這件事你們必須守口如瓶。”他轉而又向李想說，“我知道你實際掌握湖北陝西兩省軍政，要忙的事情很多，北伐一開始，要忙的事情更多，但是我還是希望你抽出時間來，幫助克強把南京革命軍改編完成。”　　“又要北伐，又要改編，時間不發生衝突嗎？”胡漢民提出了疑問。　　“不會！”李想非常有信心地肯定的說道，“我正是想利用北伐的這鼓銳氣，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因為只有在不斷的戰鬥的戰場，從士兵到將領，他們的思想才是最純真最簡單的，不會有那麼多的彎彎，這時候的改編阻力也最小。這些可是我在湖北革命軍改革的成功經驗，不會有錯的。”　　孫中山以降，齊齊點頭，心裏不住到嘀咕：這個李想，真是把人心給摸透了。這樣的人物萬幸是在革命陣營，而且還是孫中山的擁護者，不然他們有的頭疼了。可是他就是太過桀驁不馴，把握不住啊。不過轉念一想，從章太炎到宋教仁，以及汪精衛，在同盟會裡都是公認的才華橫溢之人，也都是我行我素之輩，對同盟會總理孫中山的命令也是陽奉陰為的時候多，公開反對的時候也不少。再看看實力雄厚冠蓋南方諸侯，才華橫溢力壓江南名下士的李想李大帥，已經是算對孫中山最客氣的一位了。　　李想可不知道他們這些亂七八糟的心思，他要說的重點黃興一直沒有說到，他心裏很着急，等不及了，他深吸一口氣道：“西北邊疆正面臨嚴重危機，我請求大總統授予我全權負責西北邊疆事務，認命我為安西革命軍總司令！”

# 第三百四十章 巴爾干戰爭陰影

　　民國肇建，清室仍未退位，沙俄已策動外蒙“獨立”，外蒙問題對新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的內政外交造成極大的困擾。孫中山他都一直十分關注外蒙所屬政權問題，誰都知道，一個處置不當，定會成為千古罪人，他充分認識到局勢的嚴重性，也事關個人身後名譽，所以孫中山的態度一直都是比較堅決，因此有必要強調領土完整與民族統一。　　當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作為大總統的孫中山，就提出“五族共和”，作為建國目標之一。不過孫中山自己也知道，“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詞。　　新生的民國風雨飄搖，孫中山更希望找到一個即不失國體，又能和平解決的辦法，解決西北邊疆的嚴重危機。可是李想的來意已經很明顯了，安西革命軍總司令解決西北邊疆的辦法，用膝蓋想也知道不可能是嘴皮子而是槍杆子！　　“自外蒙宣布‘獨立’，全國輿論嘩然，‘征蒙論’四起，‘救蒙會’，‘義和團’等紛紛在上海、北京、漢口等大城市成立。這是有喜有憂啊。”孫中山嘆口氣，先說憂，“蒙藏地區與內地過去兩情不洽，遇事隔閡，今曰比以前尤甚，欲解決此問題，非先解決外交問題不可。”　　宋大小姐補充說道：“先生就職大總統之後通電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台吉喇嘛貢桑諾爾布、那彥圖、博迪蘇等人，陳明形勢、布告政策，希望他們派代表到南京參与國是。電文指陳：政體雖更，國猶是國……漢蒙本屬同種，人權原自天賦，自宜結合團體，共謀幸福……而俄人野心勃勃，乘機待發，蒙古情形，尤為艱難……西北秩序，端賴維持。祈將區區之意，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圖大計，務堅忍以底成，勿誤會而僨事……但是在京蒙古聯合會的王公們致電回答很簡單，就是希望先生舉薦袁世凱任大總統。”　　胡漢民也開口說道：“大總統說的對，欲解決蒙藏問題，非先解決外交問題不可。這幾天我和大總統正在計議《對外宣言書》，這是草稿，你先看看。”　　李想點點頭，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他當然喜聞樂見。只是中國孱弱，沒有和強盜拚死之心，強盜未必會怕你。　　胡漢民說著，從茶几下面拿出一疊文稿，《對外宣言書》就放在這裏，看樣子也是才寫好的。　　李想默不作聲的接過來，和黃興湊在一起看。前面一通文言，辭藻華麗，多是廢話，李想一掃而過，直到看到下面列出的八大條款，李想才仔細一看：前三條赫然寫着：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為有效，至於條約期滿而止……革命以前，滿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凡革命以前滿政府所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國政府亦照舊尊重之。　　李想氣憤的一把文稿丟向胡漢民，紙片雪花一樣紛紛揚揚的散落滿廳，咆哮道：“清政府賣國，你們也跟着賣國！”　　胡漢民漲紅了臉也要發飆，他也就比李想大個幾歲，正是血氣方剛的時候，不過孫中山一把按住了他。一陣難看的沉默過後，孫中山才開口道：“現在我們能做的也只有宣布在革命軍興起以後，清政府對外締結之條約、所借之外債、出讓之權利，民國一律否認。要想收回清政府出賣之利權，也不在爭這一時啊！我國人皆知蒙亡國亡，與其不抵抗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壯烈之亡，故舉國一致，矢死靡他也。然欲征蒙藏，必定會與英俄起釁，南京政府這時候不忍辱負重，更加得不到列強的承認！我以第一策先行解決外交問題，乃能言戰，戰必期於不敗，乃能言和。與此相關，是在襄外必先安內。估計半年內俄國難出五十萬兵，以中國地大物博，人口最大的優勢，則可出五十萬於外蒙、北滿，半年後可加練五十萬。第一年之戰，勝負未可知，惟第二年我當出兵二百萬，意料中當可逐俄出滿蒙之野，而復我黑龍江沿海州之侵地。”　　李想卻對孫中山長遠的這個卧薪嘗膽的計劃不予回答，臉色陰沉，囁嚅一陣才道：“你們知道巴爾干吧？”　　“那有什麼知道不知道，這才過去多久�D�D先生曾以‘南洋小學生’為筆名，在《中興日報》發表文章，與保皇派展開論戰。先生以土耳其和摩洛哥為例，闡明革命不僅不會招致列強瓜分，相反，被瓜分和被干涉的問題還可以‘由革命而解決’，先生斥責保皇黨‘懼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宋大小姐擰眉思索片刻首先開口，說完她忽然大為興奮，鼓掌笑道：“中山先生這些打破舊思想，推翻舊制度，慷慨激昂的革命輿論壓倒了保皇黨的反革命宣傳，進一步喚起海外華僑的愛國主義覺悟。南洋各地廣大華僑站在中山先生一邊。”　　孫中山自然高興，矜持地笑道：“當防城之役發動之後，同盟會幹部分赴海防、西貢、新加坡、暹羅、檳榔嶼、吉隆坡、緬甸等地籌集起義經費，當地華僑熱烈響應，慷慨解囊，踴躍捐輸，還想方設法購買糧械運往起義前線……”　　孫中山等人想起那段歲月，還是那麼的熱血沸騰。　　“恕我冒昧，既然你們認為‘懼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那你們現在的懼怕又算什麼？”見他們從緬懷熱血歲月的驕傲變成錯愕的神情，李想自己倒一杯茶，晚飯沒吃，肚子餓了先灌水，端起杯子一吸而盡，又道，“以的摩洛哥之革命，表現出德國統治者之大膽敢為，加具歐洲列強之緊張，而引起意土之戰爭的爆發。沙俄唆使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簽訂反土同盟條約，希臘和保加利亞訂立盟約，門的內哥羅也在參加了盟約。這樣就形成了四個巴爾干國家反土同盟，並決定利用意土戰爭的時機發動對土戰爭。歐洲列強績數百年來不陰不陽巴爾干之疑問，將死未死土耳其之處分，而乃解絕之於二十世紀開幕之時期，是乃世界之一大快事，亦中國之一大機會。”　　巴爾干就是歐洲的火藥桶，大傢伙當然知道巴爾干戰爭很可能引爆歐戰，歐戰如果爆發，列強也絕對沒有精力再來干涉中國革命，英俄也就無暇伸手蒙藏！　　孫中山從歐洲回來的時候就聽說在武昌革命之前發生的摩洛哥危機，而意大利趁歐洲局勢緊張的時刻，以其在的黎波里和昔蘭尼加的利益受到侵犯為借口，向土耳其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土耳其同意其進駐的黎波里，遭拒絕後於並向土宣戰。時間和武昌舉義幾乎同時，所以那段時間孫中山看的報紙機會每天都有報道。　　只是孫中山和他們都沒有想到意土戰爭導致四個巴爾干國家結成反土同盟，並決定利用意土戰爭的時機發動對土戰爭。　　孫中山按捺不住高興，笑道：“這個卻還難說，巴爾干半島的戰爭，能否引燃歐洲的火藥桶，還是未知。”孫中山說著，情不自禁自己也斟一杯茶飲了起來，又復嘆息道，“俄、英、法肯定是站在巴爾干同盟一邊，德、奧同盟一直和英、法協約國敵對，必定會支持土耳其奧斯曼帝國，這樣巴爾乾的局勢更加複雜化，各方有了牽制，所以就怕他們打不起來……”　　“絕對會打起來！”李想肯定地道，“由於錯綜複雜的歷史原因，巴爾乾地區的民族和宗教關係十分複雜，歷史遺留問題更是難以解決，特別是領土問題。各個民族都想建立單獨的民族國家，擴大領土範圍！”見孫中山他們一個個面現詫異之色，便把他了解的巴爾乾的秘聞，對孫中山他們說道：“歐洲列強在巴爾乾地區的明爭暗鬥，直接影響着該地區諸國的內外政策，左右着巴爾干政局的發展和變化。在這裏，民族之間的衝突使得人們內心的傳統意識更加根深蒂固，由於民族的興亡受到傳統敵人的威脅，巴爾干各國決心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將它趕出歐洲，解放被佔領土，實現各民族自治，這正是巴爾干同盟得以建立的直接成因和爾後的一致目標。在這種形勢下，巴爾乾地區醞釀着一場迫在眉睫的戰爭。”　　孫中山一聽話音便知其意，忙問道：“這和英、俄，蒙、藏，又有什麼關係？”　　黃興，胡漢民，宋大小姐也都盯着李想，看他怎麼回答。　　“我肚子餓了，給我弄點吃的，水果就好，潮州菜我吃不慣。”李想摸摸餓扁了的肚子，又朝黃興一笑，他也是沒吃晚飯，竟然現在還不喊餓？　　孫中山笑着向宋大小姐示意，她興緻正高，將嘴微微一撇笑道：“一定等我回來再說。”　　宋大小姐很快端着一盤洗凈的蘋果回來，李想拿起啃上一口，含糊不清的就說起來：“沙皇曾經面對巴爾干島發誓不再受辱，所以這次意土之戰爭爆發，就是俄國在背後唆使巴爾干諸國啟釁，以彼為巴爾干戰爭之主東，固早知其事之難免，於是先其事之未發，協同英國，相繼干涉我國蒙藏，條件是其急吞蒙古，然後并力西向，以為擴張巴爾干勢力範圍之計，再為沙皇雪恥。”　　說到這裏，李想頓了一下，吃兩口蘋果，又說道：“然俄國近年政略，專志東圖，發展其黃俄羅斯計劃，不逞西顧，凡主要軍隊移扎極東，而其本部軍隊雖有三十軍之多，僅防範其國內，尚且不足，何暇分兵南下巴爾干？巴爾干一旦戰鬥開打，又不能不急撤駐遠東軍隊，調回輔助，俄國乃不能不用其虛聲恫嚇之慣術，以贊助外蒙之獨立。另外，英國防俄國之南下，恐絕其印度之聯絡已非一日，阿富汗與西藏也是出於這個考慮，太魯太之海峽，迄今獨依然封鎖，不使俄國自由出入於巴爾干，是為其最明而易知者也。故英俄之感情，無論其如何融洽，而其天然之糾葛，萬難消滅。巴爾干戰爭一旦爆發，英國還能對西藏構成威脅？以上所論，不過英俄二國，由巴爾干戰爭影響於我國之一端。”　　孫中山已如夢初醒，但又不好馬上改口，站起來在客廳轉了兩圈，道：“既然西北邊疆不如表面的危機，北伐也正是關鍵時刻，你出兵西北邊疆，未免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不如通過外交聯日制俄？”

# 第三百四十一章 跳梁鼠輩

　　“聯日制俄！？”這是李想在咆哮，他正在吃哈蘋果，嚼爛的水果汁液噴濺出三尺遠，說話稍微還有些不清。　　孫中山呵呵一笑道：“我在日本，友人甚多。華日聯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期，當可辦到。故俄蒙之約，只需不承仁它，出以最強硬之抗議，使此問題延長時日，則必有善良之結果。”孫中山對自己這一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謀划洋洋得意，又稱，“俄蒙之舉，不過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備，以博功勛，實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對此事，以外交為第一辦法，以牽延為第二辦法。”　　聽到這裏，李想氣極而笑，激動的起身來手舞足蹈地道：“日本對華之一貫政策，為煽動內亂，破壞中國之統一。我也知道同盟會革命，日本實援助之，助款濟械，歷有年所。然日本非同情中國革命，其真正目的，系欲中國長久分裂，自相殘殺，他可坐收漁人之利，取得其操縱與干涉之代價。”　　孫中山道：“日本頭山滿、河野廣中、杉田定一、根津一，小川平吉等，則組織日本善鄰同志會發表宣言，贊成中國革命。有說道：吾人本善鄰之誼，照其國利民福熱誠，以禱革命軍速貫徹其目的，且望列國善鑒時局之情形，無出於干涉政體謬舉。”　　李想氣苦道：“在武昌舉義之後一個月，日本陸相石本新六，奏可令飭名古屋第三師團，在步兵第三十三標及五十一標內，選拔步兵一營，機關槍隊一隊，兵員數七百五十人，編成混成一支隊，由宇品乘樺太丸出發，於秦皇島上陸，由守備司令阿部少將指揮，分配於北京、天津、山海關等處。漢口方面亦調到陸軍五百人，借口保護租界同時並派兵一萬三千名由奉天之大連灣柳樹屯登陸。日本更和俄國定力密約，若革命及於滿洲，日俄兩國將不與列強相商，立即出兵。在任何列強動作之前，兩萬日軍能立達北京。”　　不過，漢口總共一千五百日本陸軍全被李想打死。日本預備藉此增兵或為實行干涉，惟北京外交團原有一致行動之協議，不得單獨干涉，美德特加註視，英國雖與同盟，亦與美德密切聯絡，齊聲反對日本出兵，而李想正在此時被迫離開漢口，漢口租界被黎元洪代表民軍歸還列強，並表示賠償日本損失，日本因此毫無可借口處，故卒歸無事。　　雖然李想面對列強一貫強勢，而且從來沒有吃過虧，但是外人看來，每次都是心驚肉跳。所以李想敢做的事情，他們可不敢做，都是被洋人打怕了的。　　孫中山忙辯解道：“日本絕無侵略之野心。”　　李想立即大聲頂撞道：“日本的野心從甲午海戰就可以看出來，與日本太親善了，來日必招來遺臭萬年的罵名！”　　孫中山不禁呆了，黃興，胡漢民，宋大小姐三人都嚇了一跳。對於在日本待的時間不短的他們來說，日本人對中國人很友善，對中國革命也很同情，而且兩國文明一衣帶水，雖然經歷了甲午海戰，但是對於日本的仇恨還遠遠沒有上升到後世的高度。所以他們都認為，李想危言聳聽了。但是他們也知道李想卻有過人之處，每有論斷，必發前人所未想，所以他們也不敢小覷。　　黃興忙問道：“願聞其詳！”　　“不以危言，何能聳聽！但學生所言，確為實語。”李想也知道自己大言過早了，遂笑道：“革命爆發后，日本企圖乘中國局勢動蕩之機，圖謀侵略，吞併東北。武昌起義不久，日本政府就發表了《關於對華政策》，聲稱‘為根本解決滿蒙問題，帝國政府必須不懈地策劃，待有可乘之機，則採取斷然措施加以利用’。在革命開始時，形勢不明朗，因此日本政府內部高層意見也不一致。而且由於明治天皇剛剛上西天，日本政壇元老、軍部、內閣等大都各行其是。但以軍部和民間右翼最為活躍。軍部很快就絕定對華用兵問題，決定向東北增派兵力，以便形勢有變之時佔領各地要衝，同時派出大批軍事間諜刺探情報。在東北的關東都督府和滿鐵也十分积極，他們以滿鐵附屬地作為策源地，通過給‘革命黨人’提供資金和武器，企圖造成東北局勢動蕩，為日本出兵創造機會，對此軍部中央十分支持。美國報紙出於搗亂的目的，四處宣稱日本就在十二月初軍部擬定了《滿洲派遣師團編製要領》，計劃向東北增派一個師團，並與關東都督府商討了用兵事宜。”　　宋大小姐秀氣的鼻子皺起來，這樣小道八卦消息，說服力大大的降低。　　“另一方面，是我散布在北京的密探傳回的消息，絕對屬實！”李想沉聲道：“一部分日本民間浪人勢力勾結軍部中央及關東都督府，策劃利用滿清貴族正在組織對抗袁世凱反對共和的宗社黨，進行分裂的滿蒙之獨立。其中最活躍的就是一個叫做川島浪速的黑龍會浪人，川島浪速早在甲午海戰時就參加了對中國的侵略，後來與肅親王善耆結識，稱為兄弟。眼看清朝大勢已去，川島與善耆正在加速勾結，決定在東北發起勤王軍，先行滿蒙之獨立，而後再圖中原……日本有賀氏著俄日新約之社說，謂廢除朴茲茅斯俄日皆自加限制之和約，今則對於滿蒙，明目張膽各刮分其勢力範圍，且有互相援助之義務。”　　一席話說得孫中山幾個人萬分驚恐，孫中山他們不傻，他身邊總少不了日本人的身影，雖然現在還沒有什麼，難保以後不會出現什麼，日本侵華野心一旦張開，他和那麼多日本人親近，不惹一身騷才怪，到時候也只好暗認晦氣。　　黃興也覺心驚肉跳，但更多的是震驚。因為同盟會和日本之間的關係，他是知道的，可沒想日本人的態度變得這麼快，暗地里做的這些事情太出格了！　　“事已至此，該如何是好？”胡漢民代他們問出這個最想問的問題。　　“這就發生在袁世凱眼皮子底下，袁世凱在朝鮮時候就不和日本對眼，他不會視若無睹的。”李想冷冷說道，“至於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辦法，就看你們肯不肯採納了。”　　“任命你為安西革命軍總司令，全權處理西北邊疆危機？”孫中山忍不住問道，又點點頭，“這到不是問題！明日陸軍部就發出命令，通告全國。”　　“慢！”黃興阻止道，“蒙藏背叛，內之足以障礙民國之進行，擾亂共和之秩序；外之足以引起列強之野心，釀成中國之瓜分。你到說說，藏蒙問題你要如何解決？”　　“征撫蒙藏，不可僅視其形勢之難易，狀況之利害，拘泥於戰術之一隅，要當深省英俄之現狀，與關係繫於蒙藏之如何而定。剿撫蒙藏，不能當作表面的征撫活佛達賴，應該直當作征撫英俄之代名詞。也正是因為英俄表現的野心，你們才會縛手縛腳。”李想信口說道，“今日征蒙藏之勢，已成騎虎，明知不可戰，而乃有不可不戰之苦，明知不能戰，而乃有不能不戰之難……”　　李想侃侃而談，多是空話，就這樣要他們陪着他冒險，總要給他讓他們安心的理由啊！胡漢民聽不下去，截斷他的話頭道：“藏道險遠，行軍不易，運輸尤難，不比蒙道之廣坦也。至其通於內地之道，雖有四端，其中唯成都經打箭爐、里塘、巴塘、而達拉薩者，號稱孔道，約六千里，其餘由西寧府經青海而達拉薩之道約五千里，由大理府出洛崇隆而達拉薩之道約在千里，由新疆經后藏喀齊高原而達拉薩之道約四千里，如上三道，若非崎嶇險峻，即荒廢廣漠，然自成都而進者未及數百里，如爐定之鐵索，釵花扁之棧道，納貢之狹窄，朗吉宗之峻斜，已為奇險難行之道，而況運輸輜重炮車？觀前清川軍出發半年，尚未直達里化，是可知其行軍之難。反觀印度方面，入藏之道，如太吉嶺入亞東關經江孜而達拉薩，或札什倫布一道，英人之印度鐵道，已達於太吉嶺，由此而北，不逾二十日可抵拉薩，試與我官道相較，其距離之遠近，時日之緩速，不言可知。且尼泊爾與布丹，早已入於英之勢力範圍，而其厚績兵力於旺達與加多曼，已非一日，使一旦乘機發難，則尼泊爾由加多曼都而入后藏，布丹由旺達而入拉薩，三路並進，萬矢集的，則你將何以應？西藏高地早寒，又是冬季，又加之地形不明，軍械不完，軍費不敷。以外交而言，征藏則我國立於失敗之地，以戰術而言，征藏則我軍難操必勝之權……”　　胡漢民說這樣的話，李想聽來自不受用。但要他說什麼戰術，他就是門外漢，怎麼反駁，他完全就是憑藉超越他們百年的知識說說戰略還行，在這個時代，也確實沒有人有比他更高遠的戰略目光了。他在漢口只管制定戰略，底下自然有小弟們絕對地服從他的戰略思想，進而幫助替完成戰術制定。只恨曾高不在，使胡漢民耀武揚威。　　李想也不可能這麼容易被打到，他冷哼一聲道：“紙上談兵！印度民族主義革命也正興起，法國，俄國也都對印度半島虎視眈眈，印度半島局勢不安穩的很，英國從印度大量調兵進入西藏，不可能！”他喝了一口茶，又道，“俄國自日俄戰敗以後，國內革命一直就沒有歇息過，可以說是狼煙處處，巴爾干戰爭即將打響，他更無力東顧！”　　孫中山，黃興，胡漢民三個人至此都不言語了。　　此時李想倒不急了，索性坐了下來，他也要好生想想。　　“我答應你！”這是黃興的聲音，“化日之下，竟為鼠輩跳梁，卧榻之旁，已為他人酣睡，是以我之藩為非藩，而以我之國亦為不國。”　　其實他們左右為難，不願李想在這個非常事情對蒙藏大動干戈，不是不相信他有平定蒙藏的能力，就是怕他惹起外交糾紛，而李想行事強硬，經常喜歡惹起外交糾紛。而蒙藏不是漢口，打起來相當於前清同時打響中法戰爭和平定回疆這兩場戰爭，這對新生的民國無疑是一場災難。　　但是李想的分析，至少給了他們很多看不到的希望，終於還是答應陪他冒這個險，畢竟事關國家領土之完整，以及新民國之新氣象，也可以看出民國之新作風，更是告訴全世界，中華民國不是清王朝，是個強硬之政府。　　“好！”李想哈哈一笑道：“不過，我還有個小小的要求。”　　黃興有點不悅的道：“你的要求怎麼這麼多？”　　“我要南京政府幫小小的我修訂一下《鄂州約法》。”李想道。　　“你想怎麼修？”孫中山問道。“我先聲明，第一章總綱，第三條：‘中華民國完全成立后，此約法即取消，應從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但鄂州人民關於鄂州統治之域內，從中華民國之承認自定鄂州憲法。’這一條是無論如何不能修改，其他的條款，只要不有違民主共和政體，到是可以考慮。”　　“當然，我要該的也不是這一條！”李想想了想，道：“我要修改：第一章第一條！”　　在座各位當然都知道《鄂州約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內容是：中華鄂州人民，以已取得之鄂州土地為境域，組織鄂州政府統治之。將來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域內者，同受鄂州政府之統治；若在他州域內者，亦暫受鄂州政府之統治，俟中華民國成立時，另定區劃。　　這是湖北優於其他省份的根據，所以李想可以堂而皇之的把陝西納為《鄂州約法》的統治之下，但是這個前提是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前，現在南京政府已經成立，陝西另定區劃也就是時間問題，而且他今後遠征西北邊疆獲得的地盤，也沒有合法的擁有權了。　　“你要怎麼改？”孫中山艱難的開口問道。　　李想看着緊張兮兮的他們，緩緩把自己心裏想好的條款念出來：“第一章：第一條、中華鄂州人民，以已取得之鄂州土地為境域，組織鄂州政府統治之。將來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域內者，同受鄂州政府之統治；若在他州域內者，亦暫受鄂州政府之統治，俟中華民國完全成立時，另定區劃。”　　孫中山和黃興同時吐出一口濁氣，笑道：“就是‘中華民國成立時’，改成‘中華民國完全成立時’，這我們當然可以接受。”　　李想歡歡喜喜的笑道：“最好以大總統府的名義公告全國。”

# 第三百四十二章 謙恭

　　深更半夜，李想才回到居所，水仙兒還沒有睡，還在整理文件。湖北陝西兩省的軍政彙集過來，更有北伐就要開始，向他請示的東西也多了起來。　　“你去歇着吧。”李想在椅上坐了，微笑道：“這些我自己來，反正都是要批複的。”　　水仙兒眨着犯困的眼睛道：“這些我都看過了，我來給你說說，會快一些。還有，你今天這麼晚才回來，事情談的怎麼樣了？”　　“圓滿成功！”李想開心笑道：“我本想待北伐結束之後，再計議組建安西革命軍之事，但是今天和孫、黃談起西北邊疆的嚴重危機，因為牽扯列國外交，同盟會上下對此多有忌諱，若是耽擱久了恐多生變化，所以這事已刻不容緩了。”　　大西北土地廣闊，幾乎有半个中國大，安西革命軍成立，那李想的權柄勢力豈是現在一個小小湖北大元帥比得？半个中國全在他的掌握，如此巨大的市場，李想身後剛剛興起的資本集團一定會欣喜若狂。所以一聽李想已準備開設安西革命軍，水仙兒不禁喜上眉梢地問道：“您準備怎麼辦？”　　“不急，坐下說話。”李想擺擺手道：“我在回來的路上細細考慮了一番，有了些主意，咱們負責兩路北伐軍，同時要組建安西革命軍出兵西北，打起來就同時開啟三條戰線，戰線鋪開，才發現咱們擴張太快了，以至缺人、缺錢，什麼都缺。可是建立安西革命軍，南京臨時政府的國庫空空如也，是拿不出軍費給我們的，鄂州軍政府現在的預算也在短期內無法支出這麼一大筆特別軍用費用，咱還得另能辦法。”　　水仙兒淺笑道：“你如果能夠保證遠征邊疆所取得之土地歸鄂州統治，路礦、經濟之權益歸鄂州人民，我就有辦法給你籌到軍費。”　　李想眼前一亮，賊笑道：“幸好我早存了一點點私心，今天我順便要求大總統把《鄂州約法》修改，把總綱：第一條關於‘中華民國成立時’，改成‘中華民國完全成立時’。”　　“關於‘中華民國完全成立時’，這個解釋可就寬泛了，只要中國還有主權未收復，領土未完整，就不能算完全成立！”水仙兒笑得像只狐狸。　　李想本來要來修改后的《鄂州約法》是為了未來北伐未成，用來對抗袁世凱某後路，想不到派上大用場，遂點點頭道：“解決了軍費，還要有兵才行。這我早有計議，陝西民軍雖然剛剛改編，但是他們都是前清訓練有素的新軍，戰鬥力不差，送去戰場磨合一下，我們就徹底消化了這股勢力。”　　水仙兒失笑道：“戰場上容不得兒戲，陝西哥老會的大統領們明着不敢反抗我們，要他們守潼關是守自己大家門，他們是很賣力，但是如果西征，他們未必心甘情願，他們只需要搞搞小動作，背後使陰招下絆子，我們安西革命軍就慘了。”　　“不會。”李想蹙眉道，這點自信他還是有的。“推翻滿清也就是時間的問題，與袁世凱又還在開戰，這時候他們除了在我面前自效換前程，也沒有第二條路可選。更關鍵的是陝西民軍中有一批同盟會骨幹，只要南京臨時政府發下命令，他們一定會遵從的。”　　水仙兒聽了皺起眉頭，沉吟半晌還是點點頭。　　※※※　　在南北的議和談判中，袁世凱一直反對實行共和，堅決主張君主立憲。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對清室的耿耿忠心，說“決不辜負孤兒寡婦”，在他剛到北京不久，發布准許百姓自由剪辮的上諭的那天，在散朝外出路上，世續指着自己腦後的辮子笑着問道：“大哥，您對這個打算怎麼辦？”他還肅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還很愛惜他，總要設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對袁世凱表示不信任的人很為高興，說：“袁宮保決不會當曹操！”　　民清雙方的談判，達成了把國體問題交臨時國會表決的原則協議，國會的成員、時間和地點問題，則因清方的堅持而未決。正爭執中，南京成立了臨時政府，選了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第二天，袁世凱忽然撤去唐紹儀代表的資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軍代表用電報交涉。　　唐紹儀請辭北方代表之後，南北之間，圍繞着停戰撤兵、國民會議和臨時政府三個問題，伍廷芳和袁世凱展開報戰，你來我往，爭辯十分激烈。　　夜深人靜的錫拉衚衕，袁宅厚重的大門忽然打開，透出裏面的光亮，在漆黑的小衚衕里看得分外清晰，袁世凱親自送一個黃帶子王爺出來，禮貌之恭，應酬之切，為自來所未有。　　今日來袁宅一探的是恭王府的小王爺溥偉，只聽他臨走之前還在那裡說：“以程德全、湯壽潛、伍廷芳等，世受國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不加誅討，反與之議和；且各疆臣中或死或逃或叛，凡出缺者，概不簡補，寧非千古大變歟？”　　溥偉說話從來都是這樣，因為年紀輕輕就襲了王爵，頗有些志大才疏，少不更事。他襲爵時，李鴻章還在位，每相遇時總是大呼“少荃”，因此有一天李便板着臉對溥偉說：“令祖老恭王在日，承他老人家愛護，總稱呼我老中堂，小王爺大概不知道！”他這樣的個性，以致和宗室親貴都處得不太好。　　所謂王莽謙恭未篡時，袁世凱此時也謙恭至極地回道：“世凱受國厚恩，一定主持君主立憲。惟南方兵力強盛，人心盡去，我處兵弱餉缺，軍械不足奈何？”接着又長嘆低言道：“向使王爺秉政，決不致壞到如此。”　　聽袁世凱無以為繼訴苦，溥偉再怎麼草包也當知道袁世凱之必叛！　　“項城，我還是希望你不要學程德全、湯壽潛、伍廷芳等！”溥偉說罷，在老管家的攙扶下鑽進馬車，揚長而去。　　看着馬車深入衚衕黑暗裡，袁世凱的臉色瞬間陰沉下去，轉身往裡疾走，甩下一句硬棒棒的話：“關門！”　　袁克定追着老爹的屁股後面說道：“自從薑桂題、馮國璋等發表聯名通電，擁護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宗室們的心思又活了起來，聽說良弼謀划組建宗社黨。”　　袁世凱有洋人的支持，在民軍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軍行動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憲黨人變成的革命黨人，已經明白袁世凱是他們的希望；這種希望後來又傳染給某些天真的共和主義者。因此在民軍方面做出了這個決議：只要袁贊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以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請袁做第一任大總統。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況引退的攝政王周圍，還有一個始終敵對的宗室勢力，無論他打勝了革命黨還是敗給革命黨，這個勢力都不饒他，鳥盡弓藏，愛新覺羅家向來如此。他決定接受這個條件，但對清室的處置，還費考慮。　　袁世凱沉着地說道：“放心，老子有法子治他們！”　　袁世凱初以為南方易與，頗側南方，及南方選舉總統后，恍然南北終是兩家，不願南方勢力增長，如國民大會成立，將終為其挾持，不能擺脫。乃決計專對清室着手，首先脅迫親貴王公，進而脅迫清帝，又進而恫嚇太后，並忖度其心理，誘餌之以優待條件，達到自行頒布退位，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　　“還有，南方面對北洋將領的恐嚇準備以硬抗硬。”袁克定忙又道：“孫大炮發表了一篇宣告書，北方將士，亦蠢蠢欲動，南方各省都督，更躍躍欲戰，軍書旁午，戰電紛馳，北伐北伐的聲音，喧騰大陸，且把父親罵得一文不值，不是說您滿奴，就是詈您漢賊；肄業學校的學生，也情願拋書輟學，倡合一個北伐團；醉心文明的女子，又情願浣粉洗脂，組成一黨北伐隊；還有學生衛兵，女子精武軍，及男女赤十字會，名目繁多，數不勝數。就是梨園名角，楚館歌娼，也想卸下這優孟衣冠，跳脫那平康賤里，投入甚麼北伐團、北伐隊，去當一會北伐英雄、北伐英雌。端的是乘盾為榮，執桴而起，班超投筆，大丈夫安用毛錐？木蘭從征，新國民休輕巾幗。彷彿一個大舞台。似乎直搗黃龍，指顧間事……”　　“鬧吧，鬧吧。不鬧的凶一點，這群鳥籠子里養的王爺不知道害怕！”袁世凱最善利用時機，但雖重兵在握，卻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一方面挾南方勢力以脅制北方。　　袁世凱掀開門帘，進門爬上熱坑頭，冷笑道，“灤州兵變處理好了嗎？”　　“民黨三將皆殉！”袁克定顯得有點激動，雙目閃爍生光，“王施二管帶，被第三鎮兵所獲，其餘四散，復經王懷慶派兵截殺，紛紛逃竄。”　　袁克定拿出三封電報。　　曹琨、王懷慶由灤致清內閣電雲：灤州營兵數隊，忽生衝突，本日早八鍾，經淮陸軍已將亂兵平服。灤州城及灤車站現均平靖，京奉全境安謐，已知會郵部照常開車，云云。　　又王懷慶致陳夔龍電雲：督憲陳制軍鑒：現經職鎮所部淮軍，暨初到之陸軍，於夜半三鍾，在灤西與叛兵接仗，大獲勝捷。懷慶在雷庄督戰，先此電稟，請紓廑望。懷慶叩。筱。　　又陳夔龍致父親電雲：頃接王鎮筱電稱，十七日黎明，將叛首施王兩管帶及參謀陳洪慶等七名，均已拿獲，並搜出大都督偽印，余匪四散逃竄。京奉全線，現已肅清。淮陸兩軍，於早八鍾佔領灤州城及車站，刻已一律蕩平。　　袁世凱長出一口氣道：“接下來就是命令張勳反攻南京，以試探革命的力量。然後再設法取得革命軍方面保證……”　　其實這一默契早已形成，不過袁世凱還不太相信。　　袁世凱和伍廷芳的來往的公開電報中雖然還在談召開國民會議的問題，但這不過是迷惑人心的煙幕，其實這時誰都不準備召開這樣的會議了。實質性的談判，他們是經過密電來進行的。繼續留在上海的唐紹儀也和伍廷芳秘密聯繫。另外，南北和談轉入幕後，楊度和汪兆銘變成了主要人物。他們之間談判的實質問題就是：在什麼條件下結束清皇朝，同時取消南京政府，使一切權力都歸於袁世凱。同這種談判相配合，袁世凱的後台帝國主義和他在革命陣營中的朋友們一致動員了起來，從各方面造成南京政府的困難，迫使它只能走到袁世凱所設計的圈套里去，促使孫中山大總統讓位於袁世凱。　　按照計劃，當袁世凱確實弄清楚了南京政府不可能獨立地有所作為，並得到孫中山確實讓位承諾的時候，他就可以反過來對清朝施加壓力了。

# 第三百四十三章 辮子軍來也（一）

　　南京，晨曦微露，霧蒙蒙的古街上一陣喧鬧，林宗素率領近百位女兒軍挾持着李想與宋教仁殺往大總統府。　　林宗素逕自往大總統府走去，與她並肩的絕色美女，拉着她邊耳語，邊走路，一點也不把大總統府的衛士放在眼裡。大總統府的衛士對這些野蠻女兒軍也忌憚的很，未加阻攔，也不盤問，直接放行，看向被挾持的李想與宋教仁也滿是同情之色。　　宋教仁低聲嘆道：“真是無理取鬧，無法無天……”　　李想對於宋教仁的大男子主義也只是笑笑，而問道：“元旦大總統就職那天，我不是給林宗素支招，叫他代表中國社會黨女子參政同盟會直接去要求大總統承認女子有完全的參政權事嗎？”　　宋教仁失笑道：“李帥！現在你該知這些傢伙的煩厭了？大總統當時回話說，將來必予女子以完全參政權。他許以‘將來必予女子以完全參政權’，乃是迫於現在的情勢不能給予的委婉之言，因為內部的反對意見很大。”　　“革命黨人內部也反對？”李想真有點想不通了。　　宋教仁點點頭道：“章太炎為代表的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之初就是為了反對同盟會，更是強烈反對婦女參政，提出：女子參政之說，果合社會良習慣否？並致函指責大總統：某女子以一語要求，大總統即片言許可，以致浮議囂張、愈形恣肆……大總統迫於壓力，復函中華民國聯合會予以解釋，稱：女子參政，自宜決之於公論。我估計，一定是這封復函泄露，所以林宗素找上門來興師問罪！”　　李想奇怪了，孫中山的私人信箋怎麼會泄露？一定出了內鬼！他靈光一閃，張口就道：“宋大小姐？”　　“除了這個精明的女人，還能有誰？”宋教仁苦笑着點點頭。　　“你們磨磨蹭蹭的干什麼？趕緊跟上！”前面傳來林宗素的嬌笑聲。　　李想被她們一大早上從被窩裡拉出來，昨晚本來睡的就晚，縱有千重困意，在這充盈着火熱青春的地方，聽着有若搗破了蜂巢的嗡嗡少女耳語聲，整天繃緊着的疲憊神經，倏地放鬆下來，與宋教仁三步並兩步追上去。　　林宗素率領沈佩貞、張默君、尹銳志、尹維俊、嚴珊珊眾女走進孫中山會客的大廳，張竹君，何香凝，徐宗漢，唐群英早已經在會客廳等待多時。看到他們一下子湧進來，會客廳靜了下來。　　林宗素和與她一同進會客廳的美麗女兒軍頭領們，並肩來到孫中山身前。李想在後面怎麼看，她們都像一副挑釁惹事的刁蠻飛女黨。　　宋教仁在後面不斷的嘆息道：“無理取鬧……”　　美麗的少女嚴珊珊杏目一瞪，接着又笑靨如花，嘴角掛着一絲得意洋洋的表情，淡淡道：“我們今天是代表同盟會女黨員發起成立的女子參政同盟會，要求孫大總統承認女子有完全的參政權。”　　同盟會的老大姐唐群英推波助瀾道：“恢復女權，還我自由！女子與男子一樣都是國民的一部分，以及女子理應具有參政權。”　　孫中山笑着讓她們都坐下，道：“今日中國女學漸普及，女權之說漸騰越，男女各半，國民二字，非但男子負此資格，即女子亦納此範圍中。文明之國，男女有平等之權利，即有平均之責任。”　　女兒軍們聽了頗為自豪地聲稱：“社會進化權力伸，我女子亦國民。”　　林宗素不耐煩地道：“少說廢話，李想和宋教仁都已經表示贊同女子參政權，現在就等大總統表態了。”說到這，他神氣地翹起拇指，朝身旁的李想和宋教仁指點着。　　李想打着看熱鬧的算盤，無所謂的點點頭。身為現代人，他對女子參政權沒有反感。　　宋教仁正在嘀咕“無理取鬧”，聽到之後大聲道：“我什麼時候贊同女子參政權了？”　　林宗素愕然往身旁的叛徒宋教仁望去，跺足怒道：“宋教仁！”　　李想看女兒軍一個個怒視宋教仁，連帶自己也被牽連進惱怒的對象，趕緊出來打圓場道：“他不贊同，但也不反對。”看她們不罷休的樣子，李想又道：“我頂你們，還不成？”　　林宗素狠狠瞪了李想一眼，昂然道：“這可是你說的，我們中華民國女子同盟會的經費你出！”　　“啊？”李想張大了嘴巴，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女兒軍團看到凶名傳世的李大帥吃憋的樣子，立刻嘻嘻哈哈的笑成一團。　　孫中山倍感頭疼的苦笑道：“我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即指出：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變革，雖緯經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早已經明確提出了‘男女平等’，我漢人同為軒轅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姐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　　林宗素故作驚奇的反問道：“可是前兩次議會為什麼沒有女議員，沒有女代表呢？”眾女兒軍團也同聲追問。　　對於她們這樣急切的要求，孫中山有苦自知，努力解釋道：“天賦人權，男女本非懸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將來之有參政權，時間到了必然會有。但至女子應否有參政權，定於何年實行，國會能否准女界設旁聽席，皆當決諸公論。俟咨送參議院議決可也。”　　孫中山肯定男女平權，男女平等乃是公理，女子獲取參政權將來是必定的，但是目前卻需要程序。“決諸公論”云云，意味頗深而無奈。　　大姐頭唐群英氣憤道：“男女既同是國民，則自然同具權利與義務。憑什麼還需要決諸公論？”　　唐大姐起了頭，底下紛紛擾擾的炸開了鍋。　　“夫天生男女，各有義務，即各有應享之權利。”　　“作為國民的女子，理所當然享有參預國家政治的權力。”　　也有人引述洋人話語說：“女子也是國民一分子，國家的事也有責任的，也可干預的。”　　總之，七嘴八舌說的就是一個意思：男子有參政權，即女子亦有參政權，不需要男子開議會決議。這是對於女性是否國民及其有否參政權問題的肯定回答。　　“我國四萬萬人，女子居其半，此二萬萬女子，皆無用之人也。”同盟會老人居正發出一連串嘲弄的“啐啐”聲，人未到，聲先到，哂道：“今我國女子，大都廢人、病夫，乃愚乃頑乃怯乃惰，遑論女權！雖欲國之不亡，烏得而不亡！所謂亡國之源也。”　　他一大早上聽說林宗素率領女兒軍又來大鬧總統府，立刻拉着胡漢民等反對女子參政權的同志趕過來。　　女子在家庭被壓制，嬌軀弱質，身體被戕賊，得永遠監禁之罰，以‘三從’、‘七出’而終；這個因長期以來深受封建傳統勢力壓制而積澱形成的不知不識之女界，自然容易被強大的男權話語所漠視。以至於同盟會老人居正會認為女子是無用的廢物，是亡國的根源。　　居正罵人太毒，女兒軍團隱隱有發飆的跡象，要不是看着居正是個老頭，估計已經被被修理慘了。　　徐宗漢道：“女界多才，其入同盟會奔走國事百折而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從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會，不辭艱險，或慷慨助餉，鼓吹輿論，振起國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憑什麼說女子是亡國之源？”　　居正也知道自己一時口誤，他說的不知不識之女子在中國屬於普遍，而徐宗漢說的女子在中國卻只是少數，所以又道：“女權非不可言，而今日中國之女子則必不能有權，苟實行之，則待諸數十年後。”　　胡漢民向徐宗漢苦笑道：“歐洲十八九世紀，為君權革命世界；二十世紀，為女權革命世界。今中國猶君權時代也，民權之不復，而遑言女權！”　　對於他們這種拖延緩兵之計，女兒軍團立時爆出一陣不滿，交頭接耳，吵成一團。　　“鑒湖曾經說過，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仰給男子。”對於女子如何獲取平等的參政權，孫中山提出了积極的建議道：“所以女子須急求法政學知識，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今日女界宜專由女子發起之女子團體，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識普及，力量乃宏，然後可以與男子爭權，則必得勝也。”　　孫中山一語道破天機，以至女子於不平等之地位的仍是男子之專權，而專賴少數的婦女和同情者如孫中山，李想，難以獲取完全的平等權，更無庸言參政權。問題的解決着實需要婦女自身的努力與抗爭，更賴民主革命整體的推進。　　林宗素蹙起黛眉道：“普及女界知識我們會做，女子參政權我們也要！”　　眾女子又是一陣喧鬧應和。　　會客廳大門忽然粗暴的被推開，身材魁梧的黃興闖了進來，氣喘吁吁的大聲道：“張勳率領大軍往南京殺來！”　　全場立時變得鴉雀無聲。　　李想彈跳而起，興奮的大吼道：“他是來找死的嗎？搞死他奶奶的熊！”　　孫中山剛剛心裏還忐忑不安，聽過李想的粗話，亦不住哈哈大笑跳了起來，壯言道：“立刻派兵迎敵！北伐立刻開始！”　　林宗素等女兒軍一聲歡呼，興高采烈，躍躍欲試。一點沒有因張勳大軍來襲的緊張感。　　孫中山說道：“克強，召集各軍司令開會。”　　“通知已經發下，我們先去會議室等候。”黃興說完，轉身大步往設立與大總統府的臨時陸軍部會議室走去。　　孫中山，李想，胡漢民等緊跟着他走去。　　林宗素與一眾女兒軍一輪耳語后，也跟上去了。　　胡漢民看她們追來，皺眉道：“你們跟來干什麼？打仗事和女人無關。”　　“我們女子北伐軍自然是來北伐的！”嚴珊珊最看不慣胡漢民這個臭屁樣，立刻頂了回去。　　尹氏姐妹花齊聲道：“浙江光復，南京光復，那一次沒有我們衝鋒陷陣？你憑什麼看不起我們女子？”　　李想最看不到女人衝鋒陷陣，流血犧牲的了，這時候忍不住道：“不可以把男女之間的區別，當成不平等的證據。比如，戰場流血是男人的事，女人在男人身後替我們包紮傷口就好了。”　　“李大帥！”林宗素嬌喝道，“你在幫那邊說話呢？”　　李想正想狡辯，前面孫中山已經回過頭來，生氣的喝道：“女子北伐隊編入戰地醫護隊，由張竹君女士指揮。”又補充道，“這是命令！”

# 第三百四十四章 辮子軍來也（二）

　　孫中山等人風風火火走進陸軍部臨時會議室，裏面恭謹的並肩而站的是南京衛戍司令徐紹楨，粵軍司令姚雨平和皖軍司令柏文蔚三人。每個人都是臉色鐵青，看孫中山進來，徐紹楨，姚雨平和柏文蔚都是拍的一聲軍禮。　　徐紹楨放下手，立刻搶前一步，滿臉急切焦躁的想說些什麼。孫中山手一揚：“慢慢說！”　　固鎮本來控制在民軍手裡，張勳在徐州率兩千辮子兵乘火車突然襲擊固鎮車站，守衛車站的民軍僅百餘人，扼險抵抗，后因張勳部從兩翼包圍上來，民軍後援未至，戰到薄暮，只得退到距固鎮三十里的新橋。夜半，固鎮落入張勳辮子兵手裡。袁世凱在張勳攻佔固鎮后，即電令直魯、東三省各派軍隊前往支援。北洋軍第五鎮已派出步隊四營、炮隊一營、馬隊二隊、由東巡防營一千名清兵先後開到徐州和宿縣，準備進攻南京。張勳在攻下固鎮后，又派了七個營的辮子兵到固鎮下營，有一半是馬隊，看樣子準備第二天向蚌埠進攻。　　姚雨平和柏文蔚清楚扼要的介紹完畢情況之後，孫中山就陰沉着一張臉不說話了。聚集在南京的司令多的是，但是戰事發生之後來的卻只有三個！更讓孫中山憤怒的是，張勳暴戮成性，思想頑固，極端忠於清朝，是個兇殘能戰的悍將。在固鎮，一如他在南京時候的殘暴，甚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昨天半夜開始，固鎮完全落入辮子軍手裡。辮子軍手持大刀，四下並起，到處搜索革命黨人，遇着剪去辮子的青年，立即逮捕，押往固鎮衙門前的大廣場處刑場。殺人無數，謂之“殺和尚頭”。固鎮半夜過後，已是血流成河。張勳殺人還后懸首示眾，慘不忍睹。無數在民國成立之後剪辮子的平民，都亡於這場張勳一手掀起的殘暴當中。到了快天亮的時候兒，固鎮左近，已經成了瘋狂的辮子軍們殺戮的屠宰場！　　辮子軍們還不敢先衝擊在南京北面不遠的革命軍的勢力，但是已經在南京城進軍。山間田野，到處是從固鎮方向逃過來的難民，凄慘無比。　　這些辮子軍不僅僅爭對南京臨時政府，而且更多的針對着現在剪掉辮子的平民，張勳真是瘋了！只要沒有辮子，不管是少年還是老人，不管是革命黨還是平民，全部遭到辮子軍的衝擊屠殺。已經零星有人逃到南京，向革命軍哭訴這些張勳辮子軍暴軍手段的殘暴！看到沒有辮子的人，他們一個個都像紅了眼睛，非要殺之而後快。一個逃出來的人，還聽見了殺絕亂黨的吼聲！　　張勳如此瘋狂的反撲南京，姚雨平和柏文蔚他們第一時間得到消息，立即下令全軍戒備。槍械取出，子彈下，哨位加倍。部分軍官骨幹，武裝擴大哨探戒備範圍，和周圍革命軍司令也取得聯絡，這些緊急的命令下達之後，立即和跌跌撞撞趕來的南京衛戍司令徐紹楨會合，馬上找到黃興。他們現在需要黃興下令，到底如何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殘暴瘋狂的張勳的辮子軍！　　此刻，所有人都知道孫中山在飛快地思索做決斷，都垂站在一旁，不敢打擾他的決心。　　幾個女兒軍首領聽了張勳辮子的殘暴型徑，一個個花容慘淡。嚴珊珊一下站了起來，聲音都帶了哭音道：“大總統，他們剪去辮子，那是對我們南京政府的信任，是對革命的信任！大總統，他們是民國的國民，我們無論如何也要保住啊！”　　說到最後，嚴珊珊竟然是眼淚迸濺，幾個女孩是抱在一起嗚嗚的哭了起來。　　李想突然冷冷開口道：“哭個屁！血還血，命還命。辮子軍犯下的罪孽，老子讓他們十倍奉還！到時候就看你有沒有這個膽子，手軟不軟！”　　此次殺回來的張勳辮子軍，比起南京，殘暴血腥，尤其有過之。　　李想冰冷的語調，竟然嚇得幾個參加過南京光復戰役的小丫頭也是身子一抖。　　想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們，還有一些逃回來的人的慘狀，柏文蔚一下站了起來：“我恨不得活剮了他們！”　　李想冷冷點頭：“那就好！”　　“且慢！”黃興制止了喧賓奪主的李想，看向孫中山。　　無數士兵在營中肅靜的穿梭，等待着命令下達。　　孫中山的腦海當中，還是一片狂風巨浪。他還在想，沒來的那些司令是什麼意思？是等他吃敗丈，然後像對付黃興一樣把他趕出大總統府？就姚雨平和柏文蔚這點人馬可以阻住氣勢洶洶而來的張勳，還有正在南下的北洋軍第五鎮？他實在又太多需要考慮，關鍵是他吃不得敗丈。　　李想看着孫中山還沒有迴音，怒哼一聲，重重的一拳敲在公案之上，筆墨紙硯碰的一聲全部都跳了起來，灑落一地。　　姚雨平和柏文蔚也刷的起立，沉聲道：“大元帥！”　　徐紹楨急急道：“大元帥！快聯絡其他革命軍司令，張勳勢大，我們還是去把其他幾位革命軍司令請來，共同商議抵抗之法！”　　李想腦海當中如同電光一閃，似乎抓住了什麼，眼神竟然是空前的凌厲，還沒等孫中山回答，就搶着喝道：“怎麼？”　　徐紹楨迎着李想凌厲的目光，急切到了極處道：“克強兄在漢上一場敗丈，跟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至今都被江浙聯軍嘲笑！咱們貿然出擊，如果敗了，誰負的起這個責？只怕內閣得重選，大總統得辭職！”　　李想仰臉向天，一切都已經明白了過來。孫中山的猶豫，黃興的驚慌失措，南京各軍司令的觀望，不管是不是別人刻意營造出來的，毫無疑問給了在南京變天的機會，但是同樣，也給了他一個機會！　　北伐遲遲不開始，高叫着南京和議，唯一地機會就在眼前！活生生地在眼前！　　李想咬牙冷冷一笑，道：“導師，相信我嗎？”　　孫中山只是和李想一個對視，立刻明白他要干什麼，這時候他能相信的也不多，咬牙道：“指揮權給你！但是，只許勝，不許敗！你能做到？”　　“敗了，大不了就遷都武漢，我不會讓導師您吃虧的！”李想一笑道，轉身沉聲下令，“姚雨平，柏文蔚，集合粵、皖兩部隊官以上軍官，動員！”　　徐紹楨怔怔的看着他，突然醒悟道：“李帥，您這是……不能啊，李帥！”　　李想理也不理他，大步朝後面走去，語調似乎是從冰窟裏面出來一樣，道：“革命軍隊直屬於革命大業，一旦有緊急情況，革命軍人有以死保衛革命果實的責任與義務。革命軍人是守護革命大業的利劍，這把利劍就該在戰場飲血！”　　徐紹楨站在那裡，手足冰冷。面對袁世凱派來的咄咄逼人的北洋軍，孫中山是決心要北伐，李想是要給袁世凱那裡一個信號，他們要以硬抗硬，要武鬥不要文斗，要北伐不要和議！　　日正中天，操場之上，密密麻麻的，站滿了軍官。每個人都是荷槍實彈，殺氣騰騰。三十萬革命軍虎賁虎踞於此，這些辮子軍居然敢於作亂！　　天色蒙蒙亮的時候，北邊一個個傷員逃回來，一具具屍體抬回來，讓這些革命軍青年軍官個個血都衝上了腦門。這些下級軍人想不到多麼複雜的東西，腦海當中只有六個字：血還血，命還命！　　每個人都粗重的喘息着，中午的陽光好似染上一絲血紅。凌厲的寒風吹過，幾名軍官大步走了過來。當先一個，軍服筆挺，馬靴過膝，武裝帶在腰間勒得緊緊的，大檐帽遮住半張殺氣騰騰的臉。　　這個滿臉殺氣騰騰的軍官，除了李想，還能有誰？他身後的姚雨平和柏文蔚不用說了，就連林宗素幾個女子北伐軍女孩子，都是一臉猙獰的神色。　　“嘩！”的一聲，全場八千軍官一起整齊的行禮，比起平時，加倍地有力。一雙雙燃燒革命熱血而期待的眼睛，都死死的看着李想。　　李想登上場中央臨時用十幾張方桌搭起的講台上，眼光一掃，所有人的神經都繃緊了，用一隻白鐵皮喇叭筒對部隊訓話：　　“張勳已經殺到固鎮！我們的同志在流血，在死亡！這個漢族的敗類，清國的走狗奴隸！他忘了自己的祖宗，這個數典忘宗的畜牲，就拿起刀槍，一路殺了多少同胞！血流成河，有沒有聽到辮子軍的口號？”　　李想用力地一擺手：“殺盡亂臣賊子！我們被這麼漢奸滿奴，欺負到了頭上來了！”　　每個人都是熱血沸騰，心在腔子裏面劇烈的跳動着。強烈的屈辱感，讓每個人眼睛望出去，都是血紅一片。　　“革命軍一路走過來，都是以血開路，這次也不例外！別人對我們的傷害，只有十倍奉還。這樣這些傢伙才能記住！為此我們不怕犧牲自己，也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啪的一聲，李想举手並指，齊着帽檐，敬上軍禮！　　軍官們沉默一下，突然異口同聲的爆出來：“將革命進行到底！”　　一聲高過一聲，在高廣的天地之間，嗡嗡地回蕩。　　孫中山，黃興等人，終於見識到李想熱血沸騰，激蕩人心的演講藝術。　　姚雨平和柏文蔚對於李想算是心服口服了，同時跨前一步，扯開嗓門，開始大聲的宣布各部隊的命令。命令宣布完畢之後，得到任務分派地軍官們嗷嗷叫着散開，奔赴戰場。

# 第三百四十五章 我們的革命軍

　　大總統府臨時陸軍部會議室安安靜靜的，徐紹楨老伯紅着眼睛喘着粗氣站在那兒死死的瞪着李想和黃興，此刻這裏剩下他們三個人。　　作戰計劃制定后，已經集結在南京周圍的粵軍姚雨平部和皖軍柏文蔚部，立即沿津浦路向北推進。部隊送上前線，他們三個就在這裏喝茶等消息。　　李想擬訂的這個作戰計劃其實非常簡單，以最快的速度北上，晚上到達固鎮，發起夜襲。這是湖北革命軍的典型作戰思路，屢試不爽，完全可以打張勳一個措手不及。但是這對軍隊素質要求極高，機動能力稍差，戰場指揮官在執行過程稍有猶豫，也就無法做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李想的部隊也因此養成一個戰前動員的好習慣，今天的動員效果也不錯，血勇不輸他的湖北革命軍！　　徐紹楨對李想這種亡命的無計劃打法極力反對，可各路革命軍還在觀望風色，不聽調遣，孫中山和黃興也只有相信李想能力挽狂瀾。　　李想瞧瞧徐紹楨，起身也要走，他要忙的事情雖然沒大總統多，但也是很多的，沒時間陪他們在這裏喝茶耗着。　　徐紹楨看到李想要走，急了，突然爆喊道：“李帥！想走？這事你可要負責到底！”　　李想淡淡一笑，剛才的爆發，讓他有點兒筋疲力盡，說話聲音都小了許多：“勝負就在今夜，結果出來了打電話通知我就是，還怕我跑了？我留在這裏，也不會對結果有任何影響的……至於責任我當然會負責到底，輸了這一丈，大不了孫大總統辭職，跟我去武漢混！”　　“跟你去武漢？”徐紹楨愣在那裡。　　※※※　　腳步沉重，呼吸斷續。一幫衣衫襤褸的革命軍士兵，扶持着幾位老者，後面還跟着一群逃難的民眾，走在雪地里，腳步踉蹌的向著南京方向狂奔。道路崎嶇，周圍也都是山頭，每個人衣衫都給草叢灌木掛得稀爛，但是沒有人敢於停住腳步。　　他們是從固鎮逃出來的革命軍和避難群眾隊伍。　　固鎮光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們的日子過雖然和從前一樣清苦，但是他們能從革命軍身上感覺滿廷未有的新氣象，南京廢除舊制度的每一項新制度公布，他們都會與革命軍將士一起興高采烈。南京政府的革命理想，也打動了這些目不識丁的人們，共和民主已經進入民心，他們願意割掉腦後面的辮子。　　要知道，滿人那個死氣沉沉，喪權辱國，腐敗不堪的朝廷，早就該斷然的推翻！　　在光復只不過數月，可以說個個都覺着獲得重生似的。　　等到臨時大總統檄告北方將士，宣布北伐。北方將士，亦蠢蠢欲動，南方各省都督，更躍躍欲戰，軍書旁午，戰電紛馳，北伐北伐的聲音，喧騰大陸。似乎直搗黃龍，指顧間事。　　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居然還有這麼一天！昨夜生的一切，簡直是場血淋淋地噩夢。他們山間的村寨里，聽到了山外隱約傳來了呼嘯的聲音，從山頭向下望去，就看到固鎮的平原上面。星星點點散步的村莊，本來都沉寂在黑暗當中。漸漸兒的，一個村莊燃起了大火，村子被大火燒了起來，燒紅了半邊天。火把組成地蜿蜒曲折的長龍，一群辮子軍又奔向下一個村莊。夜色中的大地上，一處處的村莊漸次燃起大火，直到將固鎮周邊的天地照得通明！　　村裡的長老立即下令，徹夜保持警惕，再派人連夜奔下山打探情況，詢問一下生了什麼事情。這些老實的村民，再沒有想到這種景象，代表了生什麼事情？　　時間從上半夜慢慢的到了下半夜，提心吊膽的村民們，等到了天快放亮的時候兒，一大隊頭上扎着紅布條地辮子軍，追這幾個傷痕累累的革命軍士兵，從另外一條山路，撲進了他們的村子！他們看到沒有辮子的男人就殺，小孩也不放過，看到稍有姿色的女人就拖進務用強，看到值錢的東西就強，還有人在村子四處放火！　　在那一個刻，遭受劫難的人們。分明的看到了，辮子軍有着一種扭曲的嗜血地瘋狂！不少人頓時北狂暴的人潮淹沒，刀槍齊下，只怕連完整的屍都找不到了。剩下的人呼喊着，慌亂着一邊奮力抵抗，一邊向南而逃。這個時候，他們所有人想的，只有南京的革命軍隊，才能保護他們！　　不知道是誰在慌亂中大喊了一聲：“走山路，走山路！”這個吼聲救了大多數人一條命，他們跌跌撞撞的順着山路逃跑，要是這個時候出了山，恐怕就躲不過辮子軍的攔截！　　幾十人的小小隊伍沿着山路不知道奔跑了多久，後面緊緊跟着的是成百手握刺刀，大喊大叫的辮子軍。不斷有人掉隊，然後給殘忍地殺掉。剩下的人就只有一個念頭：“跑！跑！跑！逃離這個地獄！”　　山路已經到了盡頭，喘着粗氣的人們奔上了山和江之間的小小平地。腳下的路已經從土路變成了鵝卵石塊密布的平地，抬眼看去，眼前就是蚌埠，是革命軍控制的城市。　　夕陽掛在天邊，天色慢慢黯淡下去，陰沉沉的。這支已經筋疲力盡的逃亡隊伍，只注意到了前面隱約傳來，革命軍特別的口號聲音。　　當走近后看到革命軍一片平整的大檐帽，沒有辮子軍哪條醜惡的豬尾巴，逃難的人們一下子就哭了出來。　　這是我們的革命軍！　　姚雨平、柏文蔚部八千名將士乘火車從南京直達蚌埠，在蚌埠用過晚飯，全體將士威然肅立在車站月台上，瀰漫一股悲壯復讎的情緒！　　姚雨平登上臨時用十幾張方桌搭起的講台上，用一隻白鐵皮喇叭筒對部隊訓話：　　“各位弟兄！當今，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民心趨向共和。可是，虜廷未滅，袁世凱和他的北洋軍對抗民國，仇視共和，甘做滿廷走狗鷹犬，甘做中華民族的大漢奸，罪大惡極，國人當不與共戴天！我們革命軍奉孫大總統之命舉師北伐，全線進軍。我們北伐第二軍今天開赴前線，進擊南犯的張勳江防軍，他和袁世凱一樣，數典忘宗的漢奸滿奴。張勳的辮子軍就是一群畜牲，看看的做的是人事嗎？”　　戰士們在看到從固鎮逃難回來的人們，早已經怒不可歇，紅了眼，他其實說不說都是一樣。　　“古人云：‘師克在和不在眾’。辮子兵的武器裝備雖比我軍好，人數比我軍多，可是，就在兩個月之前，他們曾是我們革命軍手下敗將，只要我們八千將士協力同心，就一定能直搗黃龍，踏平專制巢穴，把中華民國五色旗插到紫禁城頭上去！”　　姚雨平訓話之後，部隊嗷嗷叫着登上火車，向固鎮方向殺去。　　固鎮，火車站前的廣場上，一個長衫下襟撕得稀爛的年輕革命軍被推上刑場，他的臉上還有學堂學生的稚氣。他猶自不死心，大聲的向同難的人們唱起從漢口流傳出來的《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組成我們新的長城……”　　歌詞村野爛俗，可是目不識丁的老農也聽得懂，歌曲的每一個句就像敲在他們的心底，扣人心弦！　　他的各省就是吼出來的，讓另外幾個就義的革命軍戰士精神振奮了一下，掙扎着，一同唱響這首《義勇軍進行曲》！　　歌曲飽含的他們的理想，寄託了他們不屈的鬥志！　　歌聲感染着越來越多的人！　　一個辮子軍軍官臉色猙獰的跳出來，聲嘶力竭的狂吼：“給我殺光這些反賊！”說著，抽出軍刀衝上去，砍翻一個！　　辮子軍在歌聲響起的時候愣在那兒，獃獃的看着，看到辮子軍官的作為之後，狂暴的叫囂聲立刻響起。一大群辮子軍湧出了上去，舉着刺刀軍刀的往屍體上招呼！整個場面，就像是一場嗜血的狂歡！　　剩下的幾個革命軍戰士沒有被這群嗜血的狂魔嚇倒，他們高昂着頭，腰桿挺的更直，歌聲唱的更加響亮！　　夕陽沉下西山，鉛雲翻滾，山河突然變色！巴掌大的雪花轉瞬如絮飄下，將天地間所有一切籠罩，寒風激起，更是肅殺。就義地革命軍和被抓來“殺和尚”普通老百姓們緊緊的靠在一起。　　天若友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面辮子軍的最後瘋狂，等待着最後死亡的到來，他們並不畏懼，所有人都要在這些辮子軍面前留下最後的尊嚴。　　啪的一聲焦脆的聲音，似乎從很遙遠的地方傳來，很快就淹沒在風雪肆掠聲和喊殺聲當中，所有人都沒注意到。稍稍停頓一瞬，卻是一排整齊的噼啪聲音！　　對面的辮子軍們疑惑地停下動作，連手裡的那些血跡班班地殺器都挺直舞動了。革命軍和普通老百姓們卻恍若未決，只是繼續高唱這《義勇軍進行曲》。　　固鎮廣場，轉眼間槍聲就已經響成了一片。在槍聲響起的同時，是一片軍靴敲擊大地的聲音，壓過了暴風雪聲聲，似乎整個大地都同時在顫抖一般！　　一個人回過了頭，接着又是一個，直到這不屈的小小隊伍全部轉過頭來。　　這時候，固鎮辮子軍的慘叫聲才接地連天地響了起來！　　黑沉的天幕，迷離狂暴的風雪當中，固鎮的辮子軍突然騷動着推擠着，已經完全亂作了一團，哭喊之聲大作，他們也會覺得害怕。　　隊伍後面，本來一排排高高舉起的鬼頭砍刀，一層層一片片的倒下，槍聲已經連了起來，分不開個數。　　夜幕風雪之中，一支黃色軍服的軍隊，象一堵牆一樣沉默的向前推進。軍官走在前面，西洋式指揮刀始終指着前方。軍靴整齊的敲着大地，漆皮帽檐之下，是一張張年輕堅韌的面龐。　　是我們的革命軍！　　一排排步槍舉着，隨着軍官們每一揮刀，就是整齊的齊射，刺眼的閃光一排排的從隊伍中升起，和黑夜風雪混成一團。密集的子彈下比雪花還要密集的打在辮子軍當中，風雪之夜，就只剩下哀嚎慘叫！　　那革命軍戰術身子一軟，一下跪在雪地里，接着又一下跳起，不顧子彈同樣在他們耳邊呼嘯，捏着拳頭聲嘶力竭的大喊：“打啊！打啊！給咱們報仇！”

# 第三百四十六章 乘勝追擊

　　風雪如幕的黑暗中，最先湧出來的人是身上革命軍傳統的黃色服軍裝上面，都是血跡斑斑。後面更是只能看見舉起的雪亮的刺刀的革命軍湧出來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只能看見他們突破黑暗，捲起暴風雪，向固鎮廣場衝來，幾乎站滿了視線所及的地方！　　於是，辮子哨官一聲令下，百十來個辮子兵便拉開了散兵線，手持新步槍，趁黑緩緩向列車摸去。　　辮子兵距離北伐軍只有十幾丈遠時，北伐軍的步槍、機槍突然一齊開火。走在前頭的辮子兵十幾人被擊斃，走在後邊的，見勢不妙，慌忙掉頭就跑。　　革命軍踏足固鎮，看着辮子軍的行刑場，雪地里一片觸目驚心的血跡，已經是一片人間地獄景象，廣場之上，到處是屍體層層疊疊，卻沒有一具完整的屍體，軍靴踩過，濺起的都是血水。這都是那些辮子軍的屠殺留下的罪孽！　　北伐軍在嘹亮的軍號聲中，軍官們一聲聲上刺刀的口令頓時從隊列那頭傳到了隊列這頭。刷的一聲，雪亮耀眼的刺刀上了起來，在廣場上形成一道刺刀的叢林。風雪落在刺刀形成的叢林鋒尖上，加倍的冰冷肅殺。　　向著辮子軍殺去！　　剛剛最殘暴的辮子軍軍官從亂軍中掙扎出來，正正走到一個革命軍軍官面前。剛才的革命軍衝鋒已經讓他魂飛魄散，一點氣力都沒有了，只是獃獃的看着面前的那個比他高了大半個頭的革命軍軍官。這個革命軍軍官冷冷一笑，手中指揮刀一下通進他的胸口，再加一腳，將他屍體踹倒雪中。　　“向前！向前！”　　他們是向固鎮一路掃蕩過來的，看到了太多老百姓被虐殺的屍體！對這些辮子軍，沒人有絲毫的憐憫。　　那些準備就義的革命軍戰士被縛着雙手，乃然癲狂的手舞足蹈，大吼起來：“殺吧！殺吧！漢奸滿奴們都記住這一天！”　　風雪如狂，這喊聲回蕩在深邃的夜空。　　正在車站里酣睡的辮子軍江防營三營步隊，忽聞外面槍聲大作，驚惶失措，指揮官也在搞不清民軍是從哪個方向來的，便瞎喊一通。辮子兵騎上馬，也就�`懂懂地沖了出來，胡亂地放一陣槍。黑燈瞎火中，遭到民軍夜襲，嚇得心驚膽跳。　　忽然，“轟”地一聲，一發炮彈落在馬群中爆炸，死傷了幾匹馬。戰馬受驚，紛紛拚命掙脫韁繩，在漆黑的曠野里狂奔亂跑。有的掉進了澮河中，被冰冷的河水凍得亂叫。　　接連又是炮聲隆隆，革命軍炮兵開始了猛烈的炮擊，硝煙瀰漫，大地顫抖，濃濃的煙霧將整個固鎮包裹在其中，整個戰地頓時的成了一座噴的火山。　　雖然北伐軍利用夜襲，收復了固鎮西南翼的部分鎮區，而第姚雨平粵軍也多次突入到固鎮之中，甚至一度復固鎮三分之二的地域，然而辮子軍畢竟是久戰精銳，而且被張勳灌輸的忠君至誠，戰鬥力和戰鬥意志非常強勁，反撲就沒有停止過。　　“前進！前進！前進！”姚雨平咬牙切齒的吼道。　　在固鎮左翼的攻擊主要是由他負責的，為了牽制住辮子軍的反撲，配合柏文蔚率領的皖軍在固鎮正面的攻擊作戰。面對着辮子軍的反攻，姚雨平當其沖，而且儼然轉換成了北伐軍的突擊固鎮主力。　　在姚雨平的怒吼聲中，成群的革命軍士兵挺着明晃晃的刺刀，硬是頂着辮子軍瘋狂的火力向前進攻。整條戰線上到處都是激烈的廝殺，雙方士兵短兵相接，喊殺聲連天。到處都是衝天地火光和震天的喊殺之聲。　　在炮火地掩護下，成群地革命軍士兵一次次的起進攻，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衝上去。　　就這樣，柏文蔚部地兵力同時向北伐軍正面的辮子軍壓了過去。　　敵人的槍彈密集得像一堵牆，而辮子軍炮隊幾乎全部的火炮都投入在轟擊之中，炮彈如同暴風雪樣的壓下來，而攻擊的革命軍部隊在辮子軍猛烈的火力下，一排排應聲倒下，一批批被埋在炮火掀起的雪水泥土裡。在敵人猛烈的炮火和機槍火力下，部隊的傷亡極大，但這倒也着實壓制住了辮子軍的反擊。　　“機關炮，給我頂上去！”站在穿越固鎮的澮河岸堤上的柏文蔚大叫到。他已經和姚雨平一樣，頂上戰線槍林彈雨，靠前指揮軍隊。一串子彈紛飛着從耳邊嗖嗖而過，到處都是被槍彈揚濺起的碎雪泥粉。　　一辮子軍打來的迫擊炮彈在不遠處炸開，揚起的煙塵雪泥劈頭蓋臉的砸了下來。柏文蔚抖了抖頭的大檐帽，對身旁的副官說到：“該死的，這破陣仗怎麼打成現在這副鳥模樣了。”　　營里前抵的幾挺三機槍就沒有停止過掃射，用嚴密的火力掩護着部隊的進擊。遠處的陣線處，團里的幾門迫擊炮正猛烈轟擊着辮子軍的陣地，一朵朵蘑菇狀煙雲裊繞翻騰着。　　一連串的子彈將幾個正挺刀反衝鋒的辮子軍士兵血花飛濺，而辮子軍反擊的火力又使得很多革命軍士兵在瞬間便被打成了四濺的肉塊。　　雙方很快便撞在了一起，爆出慘烈的白刃戰。　　“前進！”眼看着柏文蔚部隊發起衝鋒，姚雨平他們也發起了突擊。　　隨着正面反擊部隊的喊殺聲越來越近，姚雨平猛然躍起，率先向前起進攻，而就在此時，辮子軍顯然注意到了前面出現的革命軍士兵散兵線，密集的子彈立刻潑掃過來。　　幾個沖在最前面的奮勇敢死隊員身子猛然一震，便一頭栽倒在地。　　“媽的，打掉這些狗曰的。”氣急敗壞的姚雨平怒聲吼道。　　槍林彈雨在戰地之中交織起了一整片的死亡火光。　　北伐敢死隊終於用血肉之軀衝破辮子軍的火力封鎖線！　　革命軍戰士憤怒的吼聲連連咆哮在戰場，雪亮的刺刀撞上去，虎入羊群的對辮子軍展開一邊倒的殺戮！　　辮子軍里不知道是誰首先崩潰，先丟到了手中的武器，掉頭就跑。在狂亂的暴風雪當中摔了幾個跟頭，爬起來的時候嘴裏的聲音已經變成了無意識地哭叫，幾個人的行動驚醒了已經恐懼到了極處的辮子軍。那些辮子軍軍心一下子崩潰了，刀槍頓時丟了一地，所有人雪崩一樣冒着大雪就逃。　　驚慌失措，失去鬥志的辮子兵被打得一敗塗地。一群群不成隊形的辮子兵，沒命地往北方逃跑，途中攔住一列自北往南開的貨車，劫持機車司機倒回宿州方向去。　　北伐軍緊追不舍，炮轟火車頭，終於將車頭擊毀。車上的辮子兵倉皇棄車奔逃，動作慢的或者被俘，或者被擊斃。　　拂曉，北伐軍在固鎮集合。　　辮子兵的槍枝彈藥丟遍滿地，在車站前還留下了一尊巨大的子母炮，辮子兵的屍體橫七豎八。那些被打散的八百餘匹戰馬，也被北伐軍士兵追了回來。　　激戰了半夜而大獲全勝的北伐軍戰士，志氣高漲，沒有半點疲乏之意。　　固鎮之外，血和雪，已經攪和在一起，將地面變成了紅梅盛開的畫卷。　　大暴雪下得接地連天，似乎也不忍目睹剛才生的血腥屠殺，很快就把一切痕迹掩蓋。　　姚雨平和柏文蔚並肩走在劫后餘生的固鎮街上，互相看了一眼，都看到對方眼中的笑意。這次戰鬥，他們莫名其妙的就被李想指揮了，戰鬥打響才覺着心驚肉跳，但是那時候已經後悔莫及，只有咬牙切齒的打下去！在他們心裏後悔的時候，這場很多人並不看好的倉促出兵，勝利來的太快，太突然，固鎮從丟失到收穫，沒有超過二十四小時。　　這簡直可以稱為奇迹！　　這樣的戰鬥，他們體會到了從未有過的爽快！這從將士們高漲的士氣也看得出來。李瘋子的金鷹衛難怪會有那樣的傲氣，在洋鬼子面前也挺直了腰桿，這都是一場場這樣痛快淋漓的勝仗喂出來的。　　戴着瓜皮帽的鎮長，臉色蒼白的深一腳淺一腳的在雪地當中掙扎走來。每一個穿着軍服地士兵從身邊經過，他和他的從人都趕緊點頭哈腰的行禮。士兵們卻理也不理他，沉默的從這些官吏身邊經過。　　一具具的屍體被抬着拉着，不少人都已經被打成了馬蜂窩模樣，被扔到了越來越高的屍堆上面。無數放下武器地辮子軍俘虜，正被革命軍士兵們用槍看着挖坑。因為恐懼，他們都拚命的乾著，坑越刨越大。　　不知道過了多久，這位鎮長才走到了兩個高級軍官模樣的附近。這個鎮長自然不知道，這兩位軍官就是北伐軍粵軍司令姚雨平和皖軍司令柏文蔚。　　姚雨平低頭看着地上一排已經不呈人形的屍體，身上的革命軍軍服也破爛不堪，身邊的一個衣衫襤褸的革命軍士兵，正是在刑場上唱《義勇軍進行曲》的一人，他低聲道：“他是硬拴在馬上拖死的，他被碎屍……”　　柏文蔚哼了一聲：“好好的埋了……俘虜全部吊起來，釘木架掛在他們墳頭。掛三天，命大死不了，再讓他們滾蛋！”　　身邊戰士敬禮而去，鎮長卻是出了一身冷汗，忙不迭的迎過去：“大帥……”　　柏文蔚看也不看他，只是又注目剛走過來的一個營官。那營官豎立報告：“大人，武裝偵察的隊伍已經冒雪出擊，追着逃散辮子軍的行蹤掃蕩，發現敵人的殘部正往宿州逃竄，而那裡是他們的第二大本營。”　　柏文蔚和姚雨平交換個眼神，同時點點頭。　　姚雨平擺擺手，哼了一聲：“氣可鼓，不可泄！兵貴神迅，我們決不能讓他們在宿縣站穩住腳跟。現在，我們務必一鼓作氣，馬上登車，趁勝追擊！”　　“是！”那營官肅立敬禮。　　柏文蔚突然一拍額頭，失笑道：“高興的過頭，忘了向南京報捷！大總統應該早等不及了吧？”　　“只是報捷嗎？”姚雨平頭也不回道。　　柏文蔚大聲道：“戰士們出生入死，幾個月軍餉都沒有發了，報捷之外，自然還要請功請響！大了這麼大一個勝仗，南京是怎麼也不會駁了我們的請！”　　柏文蔚故意大聲說的所有人的聽到，就是說給戰士們聽的，他要把士氣再往上鼓！宿州可是張勳親自駐守的辮子軍大本營，江防軍絕對主力所在，必定是一場大大的惡戰！北伐軍士氣再高一點，無疑勝算更大！　　果然，柏文蔚一說完，將士們立刻興奮的嗷嗷叫！　　八千北伐軍戰士們雄赳赳氣昂昂的再次登上列車，火車汽笛長鳴，徐徐向北開去。　　從八千餘名戰士中抽出會騎馬的八百餘人，利用繳獲的八百餘匹戰馬，編成北伐騎兵隊，尾隨列車之後，向宿縣奔馳而去。　　天已大亮，這大雪，也愈地狂暴了起來，視線所及，山河一片雪霧白茫茫。

# 第三百四十七章 希望如此

　　晨曦普照古城南京，隨着晨光的乍現，也傳來了固鎮大捷！南京城的愁雲慘霧瞬間煙消雲散，整座城市都為北伐初戰的勝利，滿廷絕死反撲的失敗，欣喜若狂，北伐的聲音再次響徹雲霄！　　然而黃興看着捷報卻沒有開心起來，反而更添一絲愁緒。所擔心的是軍費開支浩大終於擺在他眼前了，並且接下來北伐軍在宿州和徐州的戰鬥就在眼前，所以需用甚急。　　黃興拿着柏文蔚和姚雨平聯名送來的請款單，約李想同見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正在看外國報紙，胡漢民和宋大小姐兩位秘書正在寫什麼東西。　　聽說捷報，中山先生興奮地放下報紙，他大筆一揮：撥款二十萬！然後丟給總統府秘書長鬍漢民：“快去打款！”　　胡漢民拿着孫先生的批條屁顛屁顛的跑去庫府。　　黃興順便詢問向英、美借款事有無頭緒。　　中山先生看到張勳兵臨城下的燃眉之急以解，心情放鬆下來，不緊不慢的回答道：“外國人曾向我說過，只要中國革命黨得到政權，組織了政府，他們就可同中國革命黨的政府商談借款。我就職以後，曾向他們要求借款，並已電催過幾次，昨日還曾發電催問，請他們實踐諾言；但今日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國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辦公的，明日不會有複電，後天可能有複電來，我再告訴你。”　　黃興一直默默無言，心中似乎很着急的樣子。　　李想冷笑一聲，開口說道：“跟列強借款，還是早死了這條心吧。”　　黃興和李想想法一樣，他點點頭道：“列強政府如果攫取不到中國的特權，是不肯借款給我們的。”　　在向外國借款的問題上，中山先生比較樂觀，而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對於獲得外國政府的承認和借款也都抱有極大的希望，因為他們認為《告友邦書》（筆者按：就是《對外宣言書》在報紙公開發表時的中文名字。）已經足夠表示南京臨時政府對列強的誠意。　　李想毫不客氣拆穿他們的幻想：“臨時政府的《告友邦書》，宣布承認革命前清廷與列強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承諾償還清政府所借全部外債，承認列強在華的既得利益，試圖以此換取各國的幫助和對中華民國的承認。這是天真的幻想，也是南京臨時政府的一個根本弱點，說明南京臨時政府對列強缺乏本質認識。列強不僅拒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而且還在各方面施加壓力，給我們製造種種困難，試圖置我們於絕境。”　　聽到李想和黃興都這樣說，中山先生立刻不樂意了，正準備說話，胡漢民就在這時哭喪着臉走了進來。叫他去打款，這回來的也太快了吧？　　“怎麼了？”中山先生皺眉問道。　　“偌大的南京臨時政府，賬面上全部流動資金只有十元錢。”胡漢民憋屈半響才吱聲道。中山先生吩咐胡漢民打款二十萬，這豈不是難為死他？　　黃興一下子跳起來：“沒有錢怎麼北伐？！”　　中山先生和胡漢民也滿臉尷尬，在財政上，南京臨時政府處於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嚴重狀態。南京臨時政府直接掌握的財源微乎其微，而開支又非常巨大。各省軍政府也普遍遇到財源枯竭的局面，本省的賦稅均為它們自己留用，不僅未能給予支持，甚至有的還伸手索款。尤其是由於列強乘革命之機，攫取中國海關稅款的保管權，把關余也控制在手中，更加重了南京臨時政府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它只好借債度日。但舉借外債又遭到列強的拒絕，常常是告貸無門。財政上，孫中山焦頭爛額，使臨時政府的生存發生危機，無力挺起腰桿，應付來自內外的各種壓力，也就有了李想咬牙切齒大罵賣國的《與友邦書》。只是中山先生忍辱負重地對外宣言已經發出去两天了，南京臨時政府卻沒有受到任何迴音，孫中山表面鎮定，心中也常踹踹。　　同時，在臨時政府內部，立憲派和舊官僚又大肆進行破壞和拆台。北伐難道就這樣夭折了？　　“發動募捐吧！”胡漢民說。這也是同盟會的老辦法了。　　“募捐所獲有限啊！”中山先生搖搖頭，長長的嘆息一聲。募捐那點銀子也就夠發動同盟會一場舉義的花銷，現在攤子大了，募捐哪點錢不夠南京臨時政府塞牙縫的。　　“發行公債如何？”宋大小姐放下手頭的工作走了過來。她問的不是孫中山，卻是李想。因為她心裏最清楚，這時候也只有李想能夠幫助南京臨時政府解決財政危機。　　黃興和孫中山，胡漢民都跟着宋大小姐的美目流轉，盯上了李想。　　李想不安地挪動一下身子，突然知道黃興為什麼會拉着他一起來了，想不到這麼一個落落大方的革命家也會使這樣一個小心眼，不過這也是機會來了。想到這裏，他心情舒暢，靠在柔軟的真皮沙发上，不緊不慢的道：“南京‘臨時’政府發行公債，列強肯定不會買，唯一的出路就是看能不能得到民眾的信任。”　　李想把“臨時”二字咬的特別重。意思是說，革命軍政府都是“臨時”的，這樣的政府發行的公債有信用嗎？　　孫中山臉色很難看，他一開始就反對大總統面前冠以“臨時”二字，他天真的認為“臨時”二字是他無法向列強借到款的重點！　　“可以讓銀行承銷！”宋大小姐提出的這個辦法在她腦子里已經轉了很久，她為孫中山也是憚盡竭慮。　　李想眼中厲芒一閃即逝，中山先生，還有黃興和胡漢民卻一下子來了精神，看着宋大小姐侃侃而談：“一般國際慣例，公債利息在百分之七左右，臨時政府向銀行抵押時可以按票面五六折發行，只要暢銷，利息豐厚，高者可獲利息百分之四左右。臨時政府還可以定下規定，銀行可將公債作為發鈔準備，即使滯銷，銀行根據，又可拿到證卷市場上投機，牟取暴利。有此種種實際利益，銀行業還不爭相包攬公債業務？許多手中有巨額遊資的富豪巨賈，掏錢投資向銀行業，或者購買公債，也在情理之中了。臨時政府除大量發行公債和國庫券外，還可以鹽厘為擔保向銀行大量借款。只要有款可借，可以不惜息高期短……”　　“利益再大，也不過是‘臨時’政府開出的一張空頭支票，誰會這麼傻？”李想輕笑道。　　“這叫做風險投資，如果北伐成功，支票就會兌現！”宋大小姐笑臉如花的看着李想。“聽說漢口和上海兩地商會聯合創立的新華銀行明天就要掛牌營業。李帥整天高喊着北伐，但是到底對北伐有多少信心，就看你的新華銀行願意承銷多少公債了？”　　“荒唐！”李想一拍茶几怒吼一聲，餿主意打到他頭上來了！不過李想看到孫中山和黃興異樣的目光，立刻意識到自己的失態，趕緊又說道：“你以為新華銀行是我的一言堂？沒有股東大會的同意，我也無能為力。”　　“李帥……”宋大小姐剛開口，孫中山立刻打斷了她，客氣的問李想道：“那你說要怎樣才可行？”　　李想心裏一陣騷動，但是臉色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說道：“前清官辦洋務那麼多，拿出去抵押幾個，錢不就來了？”　　“我早有決定，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抵押，三利息輕。”孫中山把宋大小姐和李想兩人的提議全否定了。　　黃興嘴唇挪動，想說什麼，最後還是嘆息一聲什麼也沒說。　　“把官產賣給國人，就不失主權了。”李想漫不經心的說道。這才是他的心裡話。　　胡漢民奇道：“盈利的官產和軍用官產不可能賣，那麼剩下的虧損官產和破產的官產有誰傻的來會買？還有像輪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廠，這些大型民用官產，誰有這個能力買得起？”　　宋大小姐眼前一亮，突然了解李想暗懷的鬼胎，出於盟友的互相照應，立刻接過話頭道：“既然是李帥提出來，那麼這個難題就交給他解決吧。李帥，您看行不？”　　李想暗暗叫好，當然知道宋大小姐在陪他演雙簧，立刻擺出一張苦臉，猶豫半響才很不痛快的說道：“都是為了革命大業，無論有多麼困難，我也不能再拒絕了。我一定把兩湖和江浙的商界搞定，把這件事給辦下來，解決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困難！”　　“希望如此！”　　孫中山和黃興也被李想這副為難的樣子搞得忐忑不安。　　北京，東郊民巷。　　客廳只有四個洋人，壁爐火焰熊熊燃燒。　　東郊民巷的外交使團這個會議與會者只有四人，英國公使朱邇典、美國公使嘉樂恆、德國公使哈豪孫、法國代理公使斐格威。均為遙控紫禁城的最高當權者。　　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列強歷來抱着敵視態度。由於它們之間彼此爭奪霸權的火併日趨激烈，清王朝已顯露出崩潰的跡象，又兼革命黨人宣布承認它們的在華權益，以及它們之間在對華問題存在複雜的矛盾等原因，列強在武昌起義之後沒有採納日本的武裝干涉主張，而是實行所謂“中立”。其實，列強的“中立”，只是改換了破壞中國革命的手法而已。在“中立”的幌子下，它們極力扶植袁世凱作為新的工具，通過他絞殺中國革命，維護在華侵略權益。為此，它們通過各種渠道向清廷，向臨時政府施加壓力。但是北伐首戰，固鎮大捷，立刻如風一般傳遍大陸，也同時驚動東郊民巷。　　“商業統計學家百森先生就中國近況及對世界局勢影響回答了《紐約時報》記者的提問。”首個發言者聲音洪亮，一張大鬍子臉。　　“這我們知道，”這個小鬍子山脈大叔的聲音比較尖利，“他說：中國革命直到過去兩三個月才取得實質性進展。但是，這是西方人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忽略的一系列中國國內事件演變的必然結果。在滿清專制統治下，民怨與日俱增，專制政府以及束縛中國數世紀的道德規範在西方文明光芒的照耀下轟然倒塌。一八五一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持續時間長達十二年之久，這是中國人民不滿專制統治的前兆。在這次起義中，太平軍攻佔了數個重要省份，甚至對上海展開攻勢。直到戈登將軍參与重組大清軍隊，才最終將起義鎮壓下去。一九零八年，滿清皇室承諾成立代議制政府，他們保證在數年後建立代議制政府。一九一零年十月，清廷組建了資政院，但這僅僅是一個諮詢機構。人民隨後要求成立真正的國會。這突然而至的請願對清廷皇室是一個巨大的震動，他們想方設法迴避人民的這類請願，由此點燃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索。”　　前面這個英國大鬍子顯然有些不快，但他的語調仍然保持冷靜。“很好！但我想你會對這個消息更感興趣……革命爆發后，舉國響應，起義軍每到一地都勢如破竹，這深刻地表明了大清帝國的孱弱和中國人民的萬眾一心。西方輿論普遍認為這場起義取得的勝利僅僅是暫時的。但是，我認為這種觀點不正確。革命從一開始便進展順利，起義軍展現出了良好的戰略判斷力。顯然，這是一場現代化的戰爭。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受到了很好保護，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事實上，各國列強一直在等待尋找借口進行干涉，以此造成中國人最懼怕的事情，即瓜分中國。”　　包括那個小鬍子在內的所有人都被這句話所震驚。　　“我們在土耳其曾催生了代議制政府的成立，這與中國目前的情形十分相似。”這法國老頭顯得較為肥胖。“現在，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正在經歷時間考驗，迄今為止，從各方面看都是成功的。”　　一些人點頭表示贊同，法國佬說道：“顯然，中國目前的局勢正以一種系統、科學的方式向前發展，出現了一種帶有西方理想的政治模式。據說，已有十四個省宣布擁護共和。滿清皇室方面，惟一值得考慮的個人因素是袁世凱，他被許多人認為是一個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角色。孫中山先生已被選舉為新的共和國總統，雖然從形式上說，這更像是一個軍政府。這種情形將會持續下去，直到局勢變得穩定……”　　“可你有什麼證據說他可以穩定南京臨時政府？”德國佬重要開口。“證據呢？”　　法國佬揚起眉毛道：“接下來，如果各省軍閥不自立為王，而清軍戰鬥力在短期內又未得到質的改進，那麼，革命的結果必然是一個永久性代議制政府的誕生。”　　“也可能你說的沒錯，”英國大使插嘴道，“如果這樣，問題確實嚴重。”　　他們需要一個穩定的中國，但是不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國，一個覺醒的中國！　　沒有反對意見，包括德國大使都默認了這種說法。　　“你們也不需要這麼灰心。”英國大使拍拍手，“從另一方面說，這種結果並不會在短短几周或幾個月內出現。你們也都是中國通，應該可以想象她的幅員遼闊和與世隔絕。數億普通民眾對正在發生的革命一無所知。當他們聽說此事時，起碼是幾個月甚至幾年之後了。我們生活在發達的文明世界，根本想象不出在一個沒有鐵路、沒有電報、沒有報紙的國度里，生活是什麼樣子。當然，中國部分沿海地區已擁有了這些現代通訊方式，但是還有數億中國人一輩子從來沒見過火車。”　　英國大使的低沉嗓音繼續道：“因此，儘管我相信共和政府終將實現，但至少不是現在。建立這樣的政府並獲得西方列強的承認，起碼還需要好幾個月。另外，為了使得共和制獲得成功，一些人事更替勢在必行。伍廷芳先生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新聞發言人，但我個人對他不抱任何信心。新政府若想獲得列強承認，國務卿必須是伍先生之外的其他人選。”　　大使們又騷動起來，甚至包括一直沉默的法國大使，他微胖的身軀在柔軟的沙发上挪動。　　“與蒙古的爭端仍然懸而未決，關於滿清政府將蒙古割讓給俄國的消息你們怎麼看？”　　“並不屬實。滿清政府從來沒有也絕不會將蒙古割讓給俄國。至於革命黨人向俄國人承諾了什麼，我無從知曉。退一步說，即使他們擁有將蒙古割讓出去的權力，我相信，你們也絕不會善罷甘休吧？”　　“這還用問嗎？”　　“這會造成聯盟分裂的……”法國大使小聲說。　　“現在還不到那麼嚴重的程度，”英國大使道，“不過恐怕相差也不會太遠了。所以，我們絕不能承認南京臨時政府，四國銀行團必須堅決掐死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　　“我可是聽說，”美國大使說道，“上海的萬國商會已向前攝政王載灃和袁世凱提出呼籲，籲請他們敦促朝廷儘快制定安撫方案，以穩定民心，恢復秩序，直到國會召開會議確定中國未來政體。他們在呼籲書中指出，大清王朝在華南、華中及西部各省的統治已經終結，再繼續掙紮下去只會進一步損害中外商人的利益，並且危及中外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在呼籲書中，他們還主張與獨裁勢力斷絕關係。”　　英國大使轉向說話的美國大使：“我向你保證那只是呼籲書，我們絕不會承認這是我們政府的意志。”　　“你說得不錯，穩定當前的政治局勢十分重要。”法國大使道，“我同意遏制南京臨時政府，他們才是對我們利益的嚴重威脅！”　　“由英國‘拓荒者聯盟’成員索爾比上尉率領的遠征救援團剛剛回到北京。”德國大使忽然插嘴道。“他們在內地經歷了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遠征救援團成員發現，陝西、山西和河南都已陷入無政府狀態，土匪和革命黨簡直就是一丘之貉，沒什麼分別。而且保皇黨人也是同樣的目無王法。他們說，在一些地區，幾乎沒有婦女能夠倖存下來，村鎮變成廢墟，民眾紛紛躲進深山，藏在山洞中保命。”　　“所以說，只有袁世凱才符合我們的利益。”　　“可是他的軍隊在全國各個戰場出於被動地位。”　　“剛剛在固鎮吃了一個敗丈。”　　“他的實力值得懷疑。”　　所有人都發表了意見之後，英國大使緩緩點頭：“可在這個節骨眼上，他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此外，他並不是沒有勝算。”見無人提出異議，他又補充道，“南京臨時政府財政有着嚴重危機，我們只要袖手不管，等着它破產，北伐自然不了了之！而且從南京發表的《對外宣言書》可以看出，孫對外國政府的承認很在意，我們何不在這上面也做做文章？袁是個聰明的人，他一定會把握住機會的。”　　“希望如此。”胖胖的法國大使低聲說道。　　“希望如此！”　　他們費盡心機，也就是希望這樣繼續維持這個東郊民巷組成的“洋人的朝廷”。

# 第三百四十八章 浮萍

　　夕陽映照古城，民房在燃燒，城內黑煙四起，火光衝天，到處是搶掠、強姦和屠殺的場面，凄慘的哭聲響成一片。　　宿州正成為一個慘絕人寰的屠宰場。　　張勳的辮子軍在宿州屠城了。　　北伐軍第一次攻城后，辮子軍首領張勳原指望用將大批人砍頭示眾的辦法震懾宿州城的人，但是還是發生九萬老百姓的逃離，之後，宿州城數千人不分老幼被殺，民房被燒，婦女被強姦。　　姚雨平和柏文蔚率領的北伐軍缺乏攻城彈藥，只能雲集城外，無能為力。　　夜光下的宿州城，三千名驚恐萬狀的張勳江防營辮子兵正掘壕而守。　　手無寸鐵的平民扶老攜幼，四處逃散。一些人，深懷恐懼地藏身在北伐軍城下的掩體後面，驚慌四望。　　約八千革命北伐軍雲集城外，由於缺乏彈藥，他們無力制止城內正在發生的大屠殺。　　北伐軍在白天第一次進攻中主要是作出攻城姿態，很少開火，辮子軍死傷不多。北伐軍等待着從南京增運的軍火，暫時推遲了對辮子軍的第二次進攻，城外形勢暫時對辮子軍有利。　　北伐軍主力在宿州城外三里紮營，軍火、彈藥正陸續從水路和陸路運來，援軍也正從四面八方向宿州集結。雖然他們大都是一些缺乏訓練的新兵，但鬥志昂揚，信心十足。　　最後的戰鬥註定十分殘酷。　　然而最後的殘酷攻城中如何保護好老百姓，是他們一個最頭疼的難題。　　今天早上開城門時，宿州的老百姓隨身帶着細軟蜂擁而出，紛紛逃往鄉下避難。辮子軍起初只是驅趕他們，但是沒過多久，瘋狂的辮子軍就把驅趕變成了血腥的屠殺。　　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張勳，晚飯之後便同皖軍頭子倪嗣沖在宿州城內司令部樓上下棋。張勳嗜賭如命，倪嗣沖奕棋上癮，兩人正好一拍即合。他們自督軍江淮以來，每天晚上，總要在這樓上擺棋盤，拼殺數局。棋盤邊擱着金戒指或瑪瑙杯，便是賭注。張勳身邊還坐着一個天姿國色的姨太太。　　今晚他們沒有下棋，因為他們有刺激的娛樂，看着辮子軍將宿州老百姓以十幾人一批、十幾人一批的成排站立，一起被砍頭。熱血和冰雪凝結在一起，變成紅色的冰塊。　　張勳在今天下達了屠殺令后，瘋狂的辮子軍沖向全城，不分男女老幼地進行屠殺。成千上萬的漢人如潮水般湧向城門，中午時已有七萬人從城中逃出；入夜后，又有另外二萬人從城中逃出，包括巨富之家的商人、保皇立憲的紳士和一窮二白的苦力，都倉惶逃出。　　同時，辮子軍在市內狹窄的街巷內橫衝直撞，撞進富貴人家搜刮錢財，許多人人頭落地。　　小毛子目睹幾位婦人被殘忍的劍殺，她們的孩子被劈死後踩在腳下。小毛子抬頭看着張勳，嬌嘀嘀地喊了聲：“大帥！”　　張勳哈哈大笑，從小眼裡射出邪光，渾身不覺發癢，把小毛子一把摟在自己的懷裡。要不是倪嗣沖這個電燈泡在這裏，他立刻就要脫褲子提槍上馬。這血腥的畫面，加倍的使他興奮。　　張勳發布的命令稱，一旦發現身掛白條的人，這被指為革命軍標誌，一律格殺無論。一位在上衣口袋裡插白手帕的路人因此被處決。國人穿白鞋是服喪的標誌，其穿戴者也在劫難逃。發現如身穿西式服裝將被立即處死。　　街巷內火光滔天，大屠殺的血腥和恐怖難以描述。今晚倒斃街頭的屍體足有千具，城內一片凄涼和沉寂。　　城內的民房四處燃燒，大半個城區都被燒毀。今晚，雙手沾滿鮮血的辮子將宿州城的財富洗劫一空。　　從城外北伐軍營地望過去，可以看見通城的大火照亮了天空，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明天的來臨。　　※※※　　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在督練公所正式掛牌。　　李想和宋大小姐敲定上海民用江南造船廠轉讓合同之後，李想特意去陸軍部督練公所道賀，而宋大小姐帶着新華銀行開張第一天營業開出的第一張支票，興沖沖的回大總統府去了。　　李想快到陸軍部時，一隊人馬迎面而至，其中最觸目是林宗素和沈佩貞兩女。兩女倔強，沒有參加張竹君的赤十字醫護隊。　　李想雖然不怕野蠻兩女動武，但仍禁不住有點心虛的感覺。　　兩女若論美色，可說各有千秋。林宗素的長腿、纖幼的腰肢和豐挺的酥胸，卻使她妖媚出眾，但沈佩貞練過拳腳，渾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野性，也是誘人之極。　　兩女見到李想，立刻擺出冷淡的表情，對他視若無睹，不願搭理。　　李想自認為紳士的男人自不能學她們的小心眼，隔遠領着十多名金鷹衛向她們打招呼。　　李想勒馬停定，一臉迷人微笑道：“大總統已經允許女子參政權，我也答應給予女子同盟會資金幫助，你們還有什麼悶悶不樂的？”　　她們自然是在為不能上陣北伐生悶氣。兩女雖然勒馬停了下來，氣惱李想明知故問，仍然擺出愛理不理的氣人少女神態，不屑地瞪着李想。　　李想心中好笑，又問道：“兩位大小姐這是要去那兒？”　　沈佩貞沒好氣地道：“少惹姑奶奶，不然揍你！大姐咱們走，跟他在這裏磨蹭什麼！”　　林宗素沒姐妹的囔囔，只是看着李想說道：“記住你的承諾。”　　李想哈哈笑道：“不會忘的。他日有什麼困難，只管來武漢找我。”也不待兩女有所反應，策騎去了。　　唉！李想清楚記得，歷史上辛亥女子國民革命軍解散之後，這些為革命流血，為女權鬥爭的每一個女孩子命運都非常悲慘。面對理想的破滅，有人抑鬱而死，有人自殺而死，有人遁入空門不問世事，有人時運不濟淪落風塵，有人順從命運嫁做人婦，只有很少的人還能在悲慘命運的擺弄之下繼續為心中的理想戰鬥。　　這個世道，女子的命運本來就如浮萍一樣身不由己，她們的痛苦寫滿了幾千年的淚水，他不忍心看着這些敢於反抗命運的可憐人兒，再重複原來歷史寫下悲慘的命運。　　李想心事重重的抵達陸軍部時，碰到了宋大小姐的老爸宋嘉樹――查理先生。　　平時並沒有什麼深交的宋查理把李想拉到一角道：“和靄齡把合同談妥了嗎？”　　李想點了點頭道：“一切順利。”　　宋查理道：“是不是回大總統府了？”　　李想再點頭，奇怪地道：“不然你讓她拿着錢跑路？”　　宋查理對李想這個玩笑一點也笑不起來，反而嘆了一口氣，道：“話說逸仙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後，靄齡的工作更加繁忙了。電報、請示、函件、報告，像雪片一樣，半天就堆起個小山。雖然逸仙又添了不少秘書，但她是最受逸仙信任的，也是自以為責任最重大的，凡是最重要、最機密的事情總是自己處理。她精明幹練，遇事果斷，再多的事情，都處理得有條不紊。漸漸地摸着了規律，她的鋒芒就逐步顯露出來。一些向總統請示的函件，她認為申述不夠明確的，就毫不留情地退回去。有些事情她認為自己知道逸仙的意見，就做主答覆了，只是事後在方便時向逸仙報告一聲，有時甚至連招呼也不打。漸漸地有些人開始怵她了，即使政府中一些地位較高的幹部，許多事情也不得不先跟她打好招呼，否則她這一關過不去，就到不了大總統那裡。有的事情就是與逸仙講好，她壓住不報也沒有辦法。中層以下的幹部就更怕她了，請求的事情弄不清究竟是總統的意見還是她的意見。我聽說，就連逸仙也要讓她三分。”　　李想當然明白宋爸爸的意思，天下父母都是一個心思。不過李想還是裝糊塗的笑道：“宋大小姐這麼能幹，您老應該高興才是！”　　宋家三姐妹撐起了宋家王朝，宋爸爸有什麼好煩惱的？　　宋查理愕然，又恨恨道：“我有什麼可高興的？靄齡在處理各種事務時的幹練果斷令眾人所嘆服，然而一段時間以來，當日的佩服已變成了如今的非議。上午我路經大總統府的花園時，便聽到有兩個人在樹后說靄齡的是非……”　　“說什麼了？”李想好奇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燒。　　“……她以為她是總統夫人啊，專斷獨行，瞧那目中無人的樣。”　　“別說公事上的裁決，她就連總統生活上的事也跟着操辦……”　　“真是，人家總統在廣州家鄉明明有妻兒，她還要黏着不放。”　　“總統已經躲着她啦，沒瞧見這幾日總借口不與她獨處？”　　“宋先生那麼好的人，怎麼女兒這麼……”　　李想倒沒從想過宋查理學的惟妙惟肖，看來大總統府傳出的流言蜚語對他打擊很大，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李想也一時間啞口無言。但是宋查理和李想的關係沒有什麼特殊的，李想不禁疑惑宋查理這樣坦誠相告是什麼動機？　　宋查理嘆道：“現在你該明白我擔心什麼了，問題是我與逸仙是親密的好友，難道去指着他胸口，警告他不可碰靄齡嗎？更何況逸仙已經在躲着靄齡了，是我女兒在糾纏他，我還能說什麼？”　　李想為之啞然失笑，宋查理說得不錯，難道告訴孫中山，你和廣東老婆離婚，和我女兒結婚？　　宋查理突然道：“李帥，我看你和我女兒很談得來。”　　李想心裏一突，不加思索地道：“都是工作。”　　宋查理忿然道：“胡扯，別把我們當瞎子。很多人都和我說你們倆很有默契，有時候在逸仙面前聯手唱雙簧。”　　李想也想不到他們都看出來了，無奈道：“你說了這麼多話，不會是想唆使我去追求令媛吧？但是你們真的看走眼了，我們只是因為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互相幫襯而已。”　　宋查理苦笑道：“難道你對我女兒一點好感都沒有嗎？她可是全中國第一個女大學生，對你的事業會有很大幫助的。我想，即使湯家小姐，也未必有我女兒這樣優秀的條件。另外，我們宋家在上海商界還是很有影響的，也不比湯家差了。”　　想不到現在宋家這樣的豪門也往他身上貼，雖然帶着說不出口的原因，但這放在以前真是不敢想象。　　李想失笑道：“你既然知道我和湯家小姐的事，還敢找我？”　　宋查理伸手拉着他手臂道：“我跟你說，只要湯化龍活着，你跟湯家小姐就沒戲可唱。怎麼樣？考慮一下我的提議？”又看着身形看似單薄地他道：“李帥，看不出你長得還很粗壯。”　　“我練過！”李想心中實在喜歡宋查理這朋友，無奈道：“我試試看吧！但卻不敢包保會成功。”　　宋大小姐功利心太重，不是李想喜歡的類型，不過暫時敷衍一下沒什麼大不了，因為他知道歷史，宋大小姐不可能和孫中山有結果的。　　宋查理大喜的立刻。　　此時，黃興和徐紹楨神色凝重地步出會議室大門，邊行邊說著話。　　黃興見到李想，伸手召他過去。　　李想走到一半時，黃興已與徐紹楨分手，迎過來扯着他往督練公所后花園子走去，低聲道：“李帥該知宿州發生了什麼事，現經商議后，決定明日一早展開總攻！剛剛得到大總統府的電話，軍火已經運上火車，軍費也打過去了。這還得謝謝你，不然接下來宿州一戰還不知道該怎麼打？”　　他頓了頓再道：“財政問題中，軍餉是最為緊迫的問題。但是不知道怎麼回事，南京臨時政府在變賣官產籌集了一筆軍費的消息傳的滿城都是，立刻就有摧餉的軍官來我新開張的陸軍部大鬧，有的軍官甚至揚言：軍隊乏餉即潰，到那時只好自由行動，莫怪對不住地方。”

# 第三百四十九章 呼應東南

　　李想出奇地沉默，南京臨時政府客觀上的困難，才是黃興慢慢變得妥協的原因。一起走進黃興的辦公室路上，他沒說過一句話。　　黃興沉吟片晌，談到北伐由於財政困難受到阻礙的情形，更加具體，他說道：“援灤兵即日出發，惟苦無餉無械不能多派，遣軍艦去煙台與援灤同一事，還有派人去天津之說，亦是要事，刻惟苦無軍費。”　　李想知道他的難處，淡淡一笑道：“和局至此，萬無展期之理，民國將士決意開戰。”　　黃興愕然瞧了他半晌，皺眉道：“現在財政危機始終無法解決，臨時政府的一些重要決策，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民國內憂外患，動輒腹背受敵，恐難完成北伐。”　　“黃大哥此言差矣。”李想胸有成竹道，稱呼已經由先生變成大哥。“事實卻是從沒有一個似眼前更佳的時刻，能讓革命軍有粉碎袁世凱的機會，將革命進行到底。”　　黃興不悅道：“權力為天下之罪惡，為政權而延長戰爭，更無可以自恕。”　　李想從容不迫地反問道：“南京臨時政府今次派遣北伐軍出兵宿州，為的究竟是什麼呢？”　　黃興雙目精光閃動，冷然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屬於南京政府下的軍隊雖號稱十七個師，但戰鬥力較強的僅粵浙二省的軍隊。粵軍不滿萬人，浙軍的將領則素來反對我，不聽命令，攻克南京有功的浙軍第一師司令朱瑞系保定軍校學生，與段祺瑞有師生關係，南京已有流言傳出，他向段密通消息，表示擁袁上台。”　　李想微笑道：“還有什麼，一併說了吧。”　　黃興悵然道：“自從擔任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兼大本營兵站總督，發軍餉、買軍火都要錢。南京三十萬軍隊都朝我伸手，因為軍餉沒着落，想通過張謇設法向上海方面借幾十萬元應急，他現在還沒給我迴音。今天賣掉江南造船廠的那點錢，本是用於宿州一戰的軍費，他們立刻像蒼蠅聞到血腥一樣蜂擁而至，朝我伸手。南京有多少官產可以賣？而使用這樣籌集軍費的方法，北伐能支撐到幾時？南方實力不如北伐。軍隊既不堪戰鬥，而乏餉且慮崩潰。”　　李想哈哈一笑道：“昨夜固鎮的戰爭已明確證明，無形的武器能破銅牆鐵壁。軍人精神所至之處，必能以寡破眾。”　　黃興怔怔的瞧了他好半晌，像首次認識清楚他般，肅容道：“湖北革命軍一直在用這種精神戰鬥，所以才能在絕對劣勢之下扭轉戰局，創造打敗北洋軍的奇迹？可是南京局勢和湖北局勢不盡相同啊。”　　“湖北革命軍在充分注重有形教育的同時，我更注重鑄造精魂充沛之軍隊。奇迹是因為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創造出來的。”李想點點頭道：“南京有您和中山先生兩位革命的精神領袖在，要創造奇迹不難。”　　黃興虛心問道：“願聞其詳。”　　李想雄心勃勃的道：“民心正熾，北伐呼聲正高，只要你們意志堅定，北伐沒有不成功的道理。”　　黃興臉色微變，好一會都沒說話，顯是被道這個時候還在放“大炮”，沒有一句實惠話感到不滿。過了好半晌，他才嘆道：“難啊！”　　李想知他已方寸大亂，還在戰與不戰之間徘徊，微笑道：“正如我剛才所言，要破袁世凱北洋軍，此實千載一時之機。原因有二，首先就是袁世凱的北方已經風煙四起，直隸和東三省的革命黨人蠢蠢欲動，他背靠的滿廷民心盡失。其次北洋軍兵疲將倦，軍費也很緊張，特別是在湖北一戰失利之後，厭戰清醒很高。”頓了頓，正容道：“論軍力，革命軍實不及北洋軍，但是從民心和全國大勢論革命軍綜合實力，遠遠高於北洋軍。我們精心布局，六路軍北伐，保證可令袁世凱栽個大筋斗，從此無力凌迫革命。”　　黃興聽得怦然心動，對北伐疑慮大減，信任倍增，問道：“你的第一路和第六路北伐軍進行的如何了？”　　李想道：“按計劃正在行動，但是段祺瑞率領的北洋第一軍堅守大城不出，戰局僵持，一時難有進展。不過逃亡甘肅的前陝甘總督升允和清甘肅巡府長庚聯合向進軍陝西省革命軍政府反撲，在咸陽、西安地區受挫后，被迫西撤轉入防禦。升允、長庚兩集團企圖憑藉有利地形，聯合作戰，阻止安西革命軍西進。由鄂州國民革命軍總部直轄的第二師各兵團改歸安西革命軍建制，先後入陝，加上收編陝西革命軍之後，使安西革命軍總兵力增至十萬人。安西革命軍副司令員林鐵長根據鄂州軍委關於光復大西北的戰略部署和先鉗‘升’打‘長’，后鉗‘長’打‘升’的方針，決心發起扶�d戰役，以一個兵團牽制長庚部主力，集中三個兵團殲滅位於扶風、�d縣地區的升允及長庚兩軍各一部，迫使升允部退往寧夏，進而孤立長庚。”　　黃興聽了心裏一動，猶豫片刻，才下定決心道：“鑒於袁世凱加緊進逼，寧夏同盟會革命黨人為鉗制西軍攻陝之兵力，切斷清廷僅有之西北交通，決定聯絡寧夏各地民軍同時發動起義。起義軍以哥老會和巡防續補五營為主，兵分四路，漢、回，蒙各族共同參加。由同盟會革命黨人劉先質為總領隊，同時決定派高志清（筆者按：百度一下‘高上秀’就知道了。）、王占濱、孫學文、朱幫科等人分返靈州、平羅，與寧夏府城同時舉義。”　　“那就成了！”李想想不到同盟會在西北還有這樣隱秘的勢力，激動的拍案道：“寧夏時屬甘肅的一個府治，是回族聚居地區，素稱‘關中屏障，秦隴咽喉’。先是西安光復，斷絕了清廷通向西北的南路，寧夏起義成功，又切斷了當時唯一的北路交通，這就有力地動搖了清政府在甘肅的統治。升允聯合長庚與新疆巡撫袁大化、伊犁將軍志銳策劃萬一清廷危急，聯絡新、甘、內蒙為一氣，擁宣統西遷，暫謀偏安，徐圖恢復的計謀也必將破產。”　　黃興搖頭道：“不可大意，滿廷在西北實力向來強悍。滿清號稱三大柱石之升允、鐵良、長庚，其二坐鎮西北，清末興起的效忠清王朝的強悍的回族軍事力量‘西軍’也駐紮在甘肅。革命黨人在這一地區的活動是從一九零七年以後才開始的。按照中國同盟會總章規定，甘肅應設同盟會分部。一九零六年雖然在日本東京成立過陝甘同盟會支部，甘肅學生張贊元被委任為該支部事務，但是，由於許多困難所限，成立甘肅同盟會分會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陝甘同盟會支部負責人井勿幕等人後來在甘肅雖有過活動，但在組織發展方面也沒有形成為一定力量。直道一九零七年，清政府為了鞏固其在新疆的統治，曾抽調駐湖北陸軍四十二標前往伊犁，途由先抵達蘭皋。這支新軍的標統就是同盟會裡鼎鼎有名的楊纘緒。他原是日本陸軍戶山學校畢業生，早年參加了同盟會。回國后雖任職清廷，但與當時湖北同盟會和日知會的革命黨人過從甚密，仍暗中致力於革命運動。他所統率的這支新軍中革命分子所在多有。當日知會被清政府偵破后，有些革命黨人遂加入到裏面，來到了西北邊疆，另謀發展。其中，後來留在甘肅活動較有名的有劉先質、朱松潘、彭大壽等人。另外，還有一些在內地參加革命而受到清政府通緝的革命分子這時也陸續到甘肅來。如王之佐，原在安徽參加熊成基發動領導的安慶起義，失后，在清政府迫害下，他知事機未熟，遂歸隴上。同盟會員黎兆枚等人，先在江南組織會黨，人數達五萬多，遍及軍警各界。后因被端方通緝，被迫經由河南、陝西而至甘。革命黨人在甘肅的活動，實際是從這些人的到來后開始的。他們在蘭皋期間，灌輸新潮根基，宣傳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和同盟會綱領，建立了以劉先質、彭大壽任總聯絡的西北革命同盟會支部。從此，使這個遠在邊疆，對革命猶為茫然的地區，人心立為振奮，民主主義革命思想傳播開來。”　　李想笑道：“接下來的扶�d之戰有他們配合，我不想贏都難……你可能不知道，武昌舉義，有百餘名就讀於武昌陸軍中學堂的甘肅青年也投身於這場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中。甘肅陸軍學堂原名甘肅武備學堂，后改名為甘肅陸軍學堂，這所學校是清末甘肅的第一所新式陸軍學堂。陸軍學堂的甘肅學生畢業后，一部分進入湖北陸軍第三中等學堂。在湖北陸軍第三中等學堂中讀書的甘肅人有一百餘人。武昌舉義發生時，在陸軍第三中學堂的學生有千人之眾，最後有七百多人參加了起義。百餘位隴上志士，沒有在武昌舉義中犧牲的，現在全部在陝西，歸屬於安西革命軍。本來這次對大西北用兵，我全靠他們，您卻給我送來更大的驚喜。”　　黃興含笑道：“扶�d之戰後，你要怎麼走？”　　李想回道：“自然是發動平涼戰役，拿下蘭皋！”　　黃興雙目旋即射出銳利的光芒，盯着李想道：“想要拿下蘭皋，有個人你必須聯絡。”　　李想想不到黃興夾袋裡還藏了人，忍不住興奮的問道：“誰？”　　“黃鉞！”黃興沉聲道：“他是我介紹，在上海加入同盟會。廣州起義前，東南各省民主革命鬥爭形勢高漲，民主共和思想廣為傳播，革命潛流已成百川歸海之勢，為了在西北地區點燃革命烈火，我和同盟會成員經過研究，特派遣黃鉞去甘肅傳播火種，開拓革命陣地，以呼應東南。黃鉞欣然受命，是年冬帶領一批湘籍同志日夜兼程趕到了蘭皋。鉞父黃萬鵬清末隨左宗棠赴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亂，立功得任新疆提督與長庚共過事。因長庚與黃父有舊，頗得長庚信任，辛亥年八月黃鉞被任命為兵備處總辦，后又被保薦為督練公所軍事總參議。他利用甘肅督練公所總參議的職位，暗中物色革命同志，與四川譚其茳、順爻秘商組織大同會，進行民主革命活動。”　　李想欣然道：“多謝黃大哥提攜。不過西征可以慢慢來，北伐卻刻不容緩！”　　這是黃興的一塊心病，一下子又變得憂心忡忡地道：“軍費無法根本找到解決辦法，恐怕北伐不能成功。”　　李想微笑道：“我會盡全力幫助南京度過財政危機的。”　　黃興呆了半晌，長長吁了一口氣，搖頭笑道：“砸鍋賣鐵的日子又能支撐多久？舍此之外，難道就沒有更好的選擇了嗎？”

# 第三百五十章 破曉

　　李想策騎奔出督練公所陸軍部，心中總像多了一根刺似的，心情鬱悶，難以排遣。最令他困擾的，就是黃興對於北伐的畏首畏尾，原本是氣勢如虹，直搗黃龍的北伐大計，李想也為此是傾盡心血，現在卻弄得不湯不水的，教人啼笑皆非。　　那個國家的革命會順風順水？能輕而易舉成功的，也就不叫革命了。遇到一點風浪就退縮，現在的黃興正應了武俠小說里的一句老話：江湖越老，膽子越小！　　袁世凱的北洋軍在他現時眼中雖不算怎樣，可是對老袁的狡詐多智，李想卻是深深顧忌。清末民初，多少英雄人物，都是他棋盤裡的棋子。若非李想是個知道歷史的穿越客，加上一點點機緣巧合，恐怕早栽在他手上。所以，不在戰場上把他打敗，想陪他玩政治，在李想的記憶力，革命黨人中沒有一個人玩的起。　　李想想到這裏，已轉上主街。街上人車絡繹不絕，秦淮河上則船揖往來，忽然細雪紛紛，徒添某種難以說出來糾纏不休的氣氛意趣。　　雖然北伐不順利，但是西征有了巨大進展，也算是愁悶當中的一點快樂事。　　正思索間，看到一個俊朗的男人從拿着一包東西從街邊的西式糕點鋪里走出來，向店鋪門口停下的一輛馬車走去。馬車門帘掀開，一個粉妝玉琢的女孩子欣喜的走出來，接過糕點。　　李想連忙勒馬，原來是林徽音和他的老爸，黃興的陸軍部秘書林長民。黃興在陸軍部忙得吐血，他到是悠閑帶着女兒來的逛金陵古城。　　李想策馬迎上，遠遠的打個招呼：“唷，林先生帶女兒逛街，很悠閑啊。”　　“李叔叔好！”林徽音朝着過來的李想揮手，甜甜一笑，乖巧可人，她還認得李想。　　“小妹妹越來越漂亮了。”李想點點頭，笑容可掬。　　林長民看着李想趨前，來到馬車側方，方苦笑道：“國事如此，那裡有閑情逸致逛街？我這是要離開南京回上海去。自辛亥以後，我本一心為革命奔波，豈知不被革命黨人所容，鬧至如此地步，教人惋惜。”　　李想暗裡奇怪，不是他想的這回事，但聽他口氣顯無比委屈，疑惑的問道：“人生總難事事稱心遂意。不過縱使彼此立場不同，但我們還是做朋友。”　　林長民知他誤解了，欣然道：“不是立憲與革命的立場問題，我輔佐克強兄，早就拋棄黨見。為的還不是共和？”接着壓低聲音道：“我其實是在南京街頭上曾受到老同盟會會員的當面譏刺，說我從前反對革命，現在又混進革命隊伍來了。話說到這個份上，我因此也只能辭職赴滬。”　　李想恍然大悟：“你辭職了，那湯老頭子呢？”　　林長民曖昧第一笑道：“你老丈人還先我辭職，你不知道？”　　“難怪最近沒看到他。”李想搖搖頭，他還真不知道。“怎麼回事？他也算是武昌首義的功臣，難道也有人指控他反對革命？”　　“湖北方面因銜恨湯化龍曾在上海電責武昌首義人士，特電致南京反對他任陸軍部秘書長。”林長民誇張的問道：“你不知道？”　　李想好笑道：“我有這麼無聊嗎？他任陸軍部秘書長，對我沒有任何影響。何況，就是看在想小宛的面子，我也不會為難他。”　　“我當然不是說這是你乾的，我相信你也不是這種人。”林長民輕笑道：“其實是孫武指使人乾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武自以為武昌首義有功，特地趕往上海活動，希望得一總、次長的地位，不料南京政府無從位置，因之引起孫對南京政府的惡感。這樣一來，孫武又不願回湖北，像蔣翊武，張振武，劉公等從此聽你號令，所以便一意孤行，在上海拉攏大批失意的文武官僚政客，培植自己的勢力，聽說要成立民社。他還沒有能力對付你，所以就先找濟武兄練練手。”　　李想冷笑一聲：“瀏萍澧之役時我在武漢，他也在，他和焦達峰分別在兩湖地區聯絡同志，成立共進會分會，中經一度敗露，后又恢復，在武昌首義時，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鄂軍政府成立，孫任軍務部長，這是軍政府中權力最大的一部。孫武沒有為革命奠立基礎，相反卻侮慢同志，接近舊日官僚，拉攏黎元洪、孫發緒等人打擊威脅他地位的蔣翊武和張振武，劉公也被他支使到了襄陽。黃先生任戰時總司令，孫不僅沒有全力支持，且嫉妒黃的聲譽在他之上，孝感之戰拖其後退。這個人，品行及其惡劣。”　　“我說出來你或許不會相信，濟武兄其實對你非常欣賞，只不過礙於有小宛這丫頭的事情夾在其中，以致難以論交。他是個愛面子的人，這簡直成了他的心病。我建議你趕緊把和小宛丫頭的關係定下來，被老這樣不尷不尬的。”林長民笑道。　　李想先是愕然，旋即想到自己實力每天都在膨脹，而以前不把他放在眼裡的實力人物已經被他甩在後面，地位的對調，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各方實力開始往他身上倒貼。　　李想笑笑，岔開這個敏感話題道：“你去上海乾什麼？我就是隨便問問，你可以不回答……不管別人怎麼看，我還是把你當朋友。”　　林長民對凶名傳世的李大帥更添好感，笑道：“濟武兄認為今後之民黨，果挾有大黨以盾其後，政府將俯就之不暇。於是便在上海以討論民國建設問題為名，發起共和建設討論會，以為改組政黨之備。憲友會同仁推濟武兄為主任幹事。”接着又得意道：“共和建設討論會，以穩健進步為宗旨，集合同主義之人，為將來政黨之備。民國成立，人心為之一振，一時奮發之氣，急進黨易於成立，亦易於發生。就理想之政黨言之，一國之中不可無兩大政黨，一急一緩，互相頡頏，以劑於平。共和建設討論會不入政界，專以指導國民為務，而不公開發布任何政綱，僅在內部宣布：吾輩所抱鑄黨主義，不外乎穩健進步主義。以此主義協謀國是，則吾國種種建設，對外必取乎和平政策，對內必取乎實利政策。”　　李想好笑的猜測共和建設討論會無力競取政權的地位，所以才會標榜“不入政界，專以指導國民為務”。他不動聲色的笑道：“鄂州政府正在搞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開展中國民主統一戰線。我先在這裏邀請你們去給予鄂州政府指導。”　　林長民精神大振道：“我早就想去看看首義之地。坦白說，我並不怎麼看好共和建設討論會的前途，不過有你的遞過的橄欖枝，我信心倍增。”　　李想尚未有機會回話，那邊的林徽音不耐煩地揮着馬鞭嬌呼道：“父親啊！輪到人家說話了嗎？”　　※※※　　宿州。　　天剛一破曉，滿天雲霞在初升的紅日渲染下，變得那樣的斑斕似錦，隨着火紅的太陽從東方升起，北伐軍的進攻也開始了。　　柏文蔚皖軍炮兵開始了猛烈的炮擊，硝煙瀰漫，大地顫抖，濃濃的煙霧將整個宿州城包裹在其中，整個城市頓時的成了一座噴發的火山。　　司令樓梯一陣亂響，張勳心裏一驚，便知不好，沒有大事，誰也不敢上樓打擾。他的貼身護兵阿三跑上樓來，跪在張勳面前：“稟老爺，先頭部隊昨夜在固鎮遇上孫文的北伐軍，敵眾我寡，抵擋不住，已退回宿州，三營騎兵和戰馬幾乎全部損失。”　　張勳忽地從抽屜中抽出一支手槍、惱怒地朝玻璃“乒乓”開了兩槍：“蠢驢，還不快給我下令封鎖城南，那些該死的民匪一定會追上來的！”　　小毛子嚇得“哇”地一聲哭了起來，拉着張勳的胳膊：“大帥，怎麼辦呀？”　　張勳雖然心裏驚慌，卻裝着鎮靜的樣子道：“不要怕，你在這裏等着，我去指揮部隊，把民匪打退後再回來！”　　宿州城內一片騷動，各城門都有重兵把守。城垣四周野炮林立，城牆上伏兵如蟻。　　張勳、倪嗣沖手提馬刀，腰插短槍，匆匆登上城門，準備督戰，舉起望遠鏡一看，見那北伐軍拖着山炮，端着機槍，騎着戰馬，分頭而進，潮水般地涌了過來。　　一個北伐軍將領振臂而呼：“前進！”　　數百千的北伐革命軍紛紛爬出戰壕，挺着刺刀沖了上去。殺聲震天，刺刀雪亮，朝陽之下，滿是陣陣的殺機。　　張勳暴跳如雷：“開炮！開炮！”　　“轟！轟！轟！”幾發炮彈都落在北伐軍身後。可惜張勳的炮隊配的都是野炮，打遠，不打近。北伐軍已勇猛地沖了過來，機槍朝城樓上猛射，大炮向城裡猛轟，宿州城一時間硝煙瀰漫，古城欲毀。　　北伐軍的敢死隊手持雪亮戰刀，在機槍掩護下，吶喊着向城垣衝過來。　　看着遠處那被湮沒在炮火中的戰地，此時站在揮部內的張勳咬牙切齒，暴跳如雷。　　“大帥，這樣會是讓我們整個江防軍全都搭在這裏的，那樣的話，我們將無法向袁大人交代。”倪嗣沖看着張勳，苦苦的勸說著，“勝敗乃兵家常事，讓弟兄們撤下來吧。”　　成群的北伐軍挺着明晃晃的刺刀，硬是頂着辮子軍瘋狂的火力向前進攻。整條戰線上到處都是激烈的廝殺，雙方士兵短兵相接，喊殺聲連天。到處都是衝天地火光和震天的喊殺之聲。　　張勳撇了一眼倪嗣沖，擠出兩個艱難的字眼：“撤退！”　　在兩個衛兵的護持下，踉蹌蹌地從城樓上退了下來。一個衛兵給他牽來了一匹馬，張勳跨上馬鞍，氣急敗壞地對衛兵命令道：“快去通知各標各營，馬上向符離集撤退。然後上火車，回到徐州老營。到徐州后。我要訓話。”

# 第三百五十一章 日歸

　　“北伐軍旌旗所指，勢不可擋。姚雨平，柏文蔚聯軍佔領宿州之後進攻徐州，張勳的辮子軍如喪家之犬，棄徐州，向濟南逃竄。鄂州革命軍第一路、第六路繼續向河南進軍，夾擊段祺瑞統領的北洋第一軍。”林鐵長站在地圖前說得慷慨激昂，口水四濺。　　圍在地圖周邊的有劉經等鄂州革命軍將領和改編過的陝西革命軍張鳳歲羽，張雲山等人。　　從各地傳來的勝利，使他們每個人滿懷光榮和自豪感，渴望着早日投入征西的戰鬥。　　“大廈將傾，清廷的宗室主戰勢力寄望升允，長庚等在西北撐起殘局。陝甘總督升允，甘肅巡府長庚策劃與新疆巡撫袁大化、伊利將軍志銳聯合，萬一清廷危機，聯絡新、甘、內蒙為一氣，擁宣統西遷，暫謀偏安，徐圖恢復。”　　北伐軍已經殺到徐州，此時的滿廷震驚，自知無望，袁世凱又袖手旁觀，不甘心徹底失敗的滿廷宗室，遂企圖盤踞西北漠南，連接東北滿洲，作為最後的反攻中原的基地，苟延殘喘。為此，他將維持殘局的希望首先寄托在西北地區最具戰鬥力的“西軍”身上，令有“滿清號稱三大柱石”之稱的升允和長庚配合作戰，聯絡伊犁將軍和藏蒙王公力保西北不失。　　說到這裏，林鐵長的臉色也有點凝重：“大西北包括陝西、甘肅（筆者按：此時的甘肅還包括了現在的寧夏和青海兩省）、新疆，再連接西藏，內外蒙古，滿洲東三省，佔去了全國總面積的大半以上。而且地廣人稀，山脈縱橫，沙漠荒原橫亘其間，雖有高原、平川、盆地分佈各省，但因大部土地貧瘠，氣候惡劣，加上長期處於滿廷和地方勢力，的黑暗統治和盤剝壓榨之下，以及英俄經濟、文化的侵略，使西北經濟凋敝，戰亂頻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時，由於地處邊睡，交通不暢，信息閉塞，文化落後，封建習俗、宗族統治、宗教勢力、種族爭端等社會條件錯綜複雜，加之國外列強滲透其間，進行挑撥離間，威脅利誘，等等。所有這些，構成了整個大西北地區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環境。特殊的社會歷史狀況，為安西革命軍進軍大西北、光復和經營大西北，帶來很大的不利和困難。”　　林鐵長拿起茶杯喝口茶，繼續說道：“為了實現這一陰謀，阻止甘肅各地爆發革命和安西革命軍的西征，他們一面組織反革命武裝力量，分三路向陝西進撲；一路以固原提督張志行的‘壯凱軍’十三營出鳳翔；一路以原甘肅提督馬安良的‘精銳西軍’十四營和陸洪濤的‘振武軍’一營出長武；一路遣黃鉞、崔正午率馬、步五營駐秦州；並以勸業道彭英甲為前敵營務處，由升允直接統率，傾巢而出，侵犯三邊，援救榆林，出兵隴東。一面嚴令甘肅所屬府州縣嚴加戒備，加強鎮壓。但是，革命高潮已經形成，不可能阻擋住的。”　　“其中實力最強的要屬於原甘肅提督馬安良的‘精銳西軍’，”張雲山接過話題，“滿廷為了保住大西北作為殘喘之地，極力拉攏馬家軍。為此，還允諾其擔任甘肅提督，進而千方百計拉‘馬’出兵陝西，同升允和長庚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安西革命軍西進大軍。馬家軍與我軍為敵，有過多次不大不小的戰鬥，但尚未遭受過我軍殲滅性的打擊，因而氣焰一直十分囂張。得到許諾的馬安良，一時得意忘形，竟以‘西北支柱’自命，發誓要挽狂瀾於既倒，定乾坤於西北，狂妄之至。”　　林鐵長神色凝重地問道：“他是馬占鰲的兒子？”　　張雲山點點頭：“精銳西軍，仍延續馬占鰲降清時的格局，即以馬占鰲之子馬安良為首，轄制馬海宴之子馬麒，馬麟和馬千齡之子馬福祿，馬福祥。馬占鰲降清時，馬千齡無軍職，後為朝廷鎮壓回民起義才自組民團成軍。諸馬先隸屬於董福祥的甘軍系統，后獨立一系，為清廷東征西討，特別是抗擊八國聯軍時，諸馬為當時清軍最英勇之部隊。”　　馬家軍源於清末爆發的河湟回民起義。一八六三年，即同治三年，受陝西、寧夏回民起義影響，甘肅河州莫尼溝大阿訇馬占鰲起兵反清，青馬先人馬海宴此時投身軍中，為馬占鰲得力戰將。一八七二年，馬占鰲等太子寺一戰“黑虎掏心”大敗湘軍，之後力排眾議，在馬海宴、馬千齡的支持下，挾勝而求撫，率眾歸降朝廷。隨後起義軍被朝廷收編，重要頭目封以官爵。此事件奠定了河州諸馬崛起的基礎。　　張雲山繼續介紹：“馬家精銳西軍是家族世襲統制的軍隊，其高層骨幹大都以家族宗法、姻親相聯繫。其實上上下下只知有馬家，不知有朝廷。部隊士兵主要來自甘省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部隊都有隨軍阿訇。馬家西軍在對外族和外族軍隊的征戰中表現了很強的內聚力和奮勇精神以及殘爆行為。”　　“西北回民起義中，左宗棠對回民痛剿，馬家怎麼還能保存這麼強的實力？”林鐵長不解的問，這段歷史，他不怎麼清楚。也是時代的局限，訊息不夠發達的原因。　　“被痛剿的是在甘肅寧夏府鬧事的馬化龍。”張雲山道：“馬占鰲在甘肅河州地區的鬧事，他們是在大敗左中棠西征湘軍後主動請求招安的，有魄力有能力之骨幹和河州回民力量都保全下來，在這場戰事中，實力未受損，反而在隨後的發展中得到增強。”　　“馬家西軍再強能強過北洋軍！”林鐵長一拍桌子，冷哼一聲：“李大帥在制定安西革命軍向西北進軍的部署時，總攬全局，為加強安西軍的兵力，決定將原鄂州第一兵團劃歸安西革命軍。”　　大軍西調，用心可鑒。其實，這一重大決定早在鄂州革命軍進入陝西期間就已敲定。　　“我這次來西安前線辦兩件事，一是反攻潼關，二是來帶兵的。奪回潼關以後，第一兵團將調西北戰場參加對安西軍西征，爭取在一年左右的時間里，全部光復大西北，平定西北邊疆危機。”　　潼關戰役順利結束，徹底摧毀了北洋軍窺視陝西門戶的念頭，由守進入攻。　　之後，南京政府對《鄂州約法》的修改，也讓陝西民軍首領徹底認命，乖乖服從鄂州統治。這樣，在大決戰開始時，西北戰場革命軍總兵力不但在數量上由兩萬人增至十萬人，與長庚，升允的兵力旗鼓相當，扭轉了西北戰場攻防，而且由於進行了整編，原陝西革命軍的六個哥老會都督三大勢力分別組成第一、二兩個大兵團，奠定了大兵團作戰的基礎，形成了戰略決戰和戰略追擊的有利條件。　　因此，無論是滿廷偏安一隅的如意算盤，還是長庚和升允暫謀偏安，徐圖恢復的痴人說夢，都不過是他們的一廂情願。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歷史車輪的前進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住的。　　燦爛的陽光溫暖和煦，屋檐下懸垂的冰凌閃亮異彩。　　民國曙色初露，三千萬西北人民正引頸翹望。革命光復戰爭的隆隆炮聲正如陣陣春雷，在大西北上空滾過。　　“挺進！挺進！向大西北挺進！千百萬受苦受難的同胞在等待我們……”　　安西革命軍正向著大西北馳奔而來，歌聲嘹亮，鐵流滾滾，征塵蔽日。一場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新生與腐朽的殊死較量，即將在中國的大西北�D�D這片遼闊而蒼涼的黃土地上展開。　　太陽底下，一個軍官穿着嶄新的軍裝，抹着防護油反覆擦拭着步槍，已經油光鋥亮，嘴裏哼唱着《血染的風采》歌曲。　　唱到動情的時候，他拿出女友的照片給他身邊的一個戰友看。　　他經歷過武昌首義和陽夏保衛戰爭，在京漢線參加過無數次殘酷的戰鬥，他在黃村率領士兵突圍的時候中彈，令他本來就傷痕累累的身體更加虛弱。他那一次負傷之後被秘密轉移到漢口中西醫院。在風景秀麗的中西醫院療養時，他接到了複員的命令。他不想離開這支光榮的部隊，療養院一位女護士的愛情安慰了他的傷感，愛情在漢口剛剛來臨的和平生活中顯得格外溫馨。　　當愛他的姑娘向他提出結婚要求的那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個消息：西北邊疆爆發嚴重危機，李大帥組織安西革命軍西征。　　當他在漢口的大街上奔走的時候，他聽說自己的老部隊，甘肅的同鄉被編入安西革命軍。他雖然傷沒有好利索，但部隊同鄉們向著戰爭，向著還沒有光復的家鄉的方向開進，使他產生出一種衝動，他能夠意識到的是：國家的邊境正出現危機，家鄉也還沒有光復，這時候的部隊正需要他這個了解甘肅情況，而且勇敢的老兵。　　他的口袋裡此刻還揣着那個女護士寫給他的信，也許太肉麻，他都不敢拿出來，可又當珍寶一樣收藏着。中西醫院的護士，思想果真是開放，表達感情也和洋人一樣大膽火熱。　　我親愛的：　　一想到你要離開我，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樣！　　自從見到你，我才曉得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但，我畢竟還有些過於注意個人幸福，你的批評是正確的。　　你說得對：“我不是不需要幸福，我不是天生願意打仗，可是為了中華民族民主共和，為了中華民族的和平幸福，我就要去打仗了。”　　誰知道什麼時候能相見，但我要等待，等待，等你勝利歸來。我為你織了一條圍巾，請帶着它，就像我在你身邊一樣……我想總會有點兒時間的，親愛的，千萬寫信來，哪怕只是一個字也好……　　那條圍巾是白色的，上面清麗的字跡綉着四句詩：“採薇採薇，薇亦作止。日歸日歸，歲亦莫止。”　　姑娘的美麗令戰友羡慕不已，他問道：“為什麼不結婚？”　　他苦笑道：“萬一死了多對不住人家。”　　戰友狡猾地試探：“是不是不太喜歡她？”　　他的臉一下莊重無比：“死了我也戀着她！”

# 第三百五十二章 暗流

　　李想對手下大將林鐵長主持的西征並不怎麼關心，或許說是對鄂州革命軍的能力非常放心，所以他更關心的還是南京局勢每時每刻微妙的變化。　　袁世凱正加緊在革命陣營中做分化工作，以求孤立孫中山的南京政府。指使在徐州的張勳的部隊向南發動進攻以威脅南京，便是其動作之一。但張勳的進攻不但沒有收效，而且在北伐軍的反攻之下，被迫放棄徐州，退到了濟南。民軍聲焰愈張。　　張勳的迅速敗退，也使袁世凱看清楚了，用戰爭解決問題是對革命陣營有利的。因此，袁世凱還是暗自採用戰場以外的方法來對付南京政府成立后的局勢。　　雖然他使唐紹儀和伍廷芳的會議停止下來，但他並不放棄停戰議和的旗幟。他自己出面同伍廷芳通過電報繼續進行談判。袁世凱和伍廷芳的來往的公開電報中雖然還在談召開國民會議的問題，但這不過是迷惑人心的煙幕，其實這時誰都不準備召開這樣的會議了。楊度在幕後運動之外，實質性的談判，他們是經過密電來進行的。繼續留在上海的唐紹儀也和伍廷芳秘密聯繫。他們之間談判的實質問題就是：在什麼條件下結束清皇朝，同時取消南京政府，使一切權力都歸於袁世凱。同這種談判相配合，袁世凱的後台列強和他在革命陣營中的朋友們一致動員了起來，從各方面造成南京政府的困難，迫使它只能走到袁世凱所設計的圈套里去。　　唐紹儀為此深為焦慮，楊度又不見了蹤影，成天的往惜陰堂跑也無看不清局勢，很想有人到南京去看看民黨的真實情況，就與馮耿光和章宗祥私下談起：“你二位最好能到南京去看看，相機對他們解說解說。”　　唐紹儀認為馮耿光和孫中山、胡漢民本有淵源，並有鄉誼，馮耿光又熟悉北方的軍事情形，章宗祥則是懂法律的，共同走一趟很有道理。　　其實馮耿光與孫中山、胡漢民並無深交，又非同盟會會員，只是在留學日本時期孫中山到東京宣傳革命的時候，他們歡迎過他，以後僅有數面之雅。這在當時是一種風潮，留學日本的學生都去了，也是非常平常不過的事情。所以馮耿光和章宗祥聽完之後，對此事立刻表現的有些躊躇，心裏暗想：“認為你們專命的信使都折衝不了的問題，我們去又當如何？”　　唐紹儀也看出來了，微笑道：“二位此去，確實有些好處。不僅要向他們解說，也要知道他們些確實的情況和表示，所以還須勞駕。”　　當然也不能讓他們白跑一趟，唐紹儀自作主張的替袁世凱給他們許了不少好處，他們就答應了。　　馮耿光思付道：“我們南京方面人地生疏，若貿然前往，恐有未妥。”　　唐紹儀微笑道：“汪兆銘曾經表示願為寫信。”　　這時候馮耿光和章宗祥才恍然大悟，感情他早就計劃好了。　　此時鐵路交通的秩序尚未恢復正常，唐紹儀即請滬軍都督府為他們洽辦專車，但滬寧剛才通車沒有幾時，每天不過一個車頭來往開駛，所謂專車實則是一個車頭掛個三等車廂，車廂既不整潔，站上也很凌亂，一切行車手續也不完備，沿途大小各站連個打旗的鐵路員工也沒有。　　他們拿着汪兆銘的介紹信，連夜登上去南京的列車。　　車行大約有十來個鐘頭，天蒙蒙亮才到了南京。下車后，臨時總統府派車接他們。　　曙光初現，南京街上，沿路見到些南軍軍隊踏着步曬早晨的太陽，軍械、服裝簡陋不全。隆冬天氣，大部分都穿着單衣，有的穿着毛織面紅裡子的“一口鐘”，看得出是臨時在市上買來的，也不過三元錢一件，單薄得很。所以革命軍士兵們瑟縮傴身，顯不出一點威武，與李瘋子在上海租界橫衝直撞的那些裝備精良的百戰威武之師不可同日而語。　　馮耿光和章宗祥在太平天國的天王府里，在那個具有一段史話的石舫，見了孫中山。　　“歡迎，歡迎。”孫中山笑呵呵的上前和他們拉拉手。　　簡單寒暄之後，才知胡漢民是秘書長，馮耿光與胡漢民本來熟識的，招待起來就更加殷勤了。　　一行人走到西客廳里的大總統辦公廳，也就是端午橋在兩江總督任內的寶華庵。　　在寬敞明亮的大廳里放着一面大長方辦公桌，孫中山和胡漢民各坐一面，東西對坐辦公，一切設施都很簡單樸素。　　孫中山、胡漢民和他們談了約一個鐘頭，多是閑談扯蛋，初未涉及優待滿蒙條件一事。　　“不知不覺已經談到十一點多鍾，咱們吃完在繼續談，怎麼樣？”孫中山很誠懇地留他們吃飯。　　在大辦公桌的旁邊一個小方台上，四人四面就座，菜飯是地道的廣東家鄉味，香腸、鹹魚等寥寥四菜一湯。　　飯後孫中山就對他們說道：“我一會去檢閱海軍，我們一齊去好不好？”　　“榮幸至極！”馮耿光和章宗祥正想深入了解南軍虛實，就一口答應了。　　孫中山原穿休閑長袍，說著就進去換了一套中山裝。馮耿光和章宗祥兩個人是穿着灰鼠皮袍，一身非常滿遺的打扮。　　孫中山熱情的拉着他們的手一起走，走到總統府正門處，看到前面有一位體格魁梧、身穿軍服的人，同一位體格瘦小，身穿立領真皮軍裝的人，連袂登門。馮耿光和章宗祥一見即知是黃克強大元帥和李瘋子大帥。　　孫中山為他們介紹。　　李想看馮耿光和章宗祥時，眼中神光閃過，他已經明白這些人到這裏的目的，也不多話，只是淡淡一笑的和他們打招呼，既不冷淡也不熱情。　　馮耿光在與李想行洋人的拉手禮時，感覺他手掌寬厚穩定，似乎蘊藏無限的力量。這時候才發現李想一點也不瘦小，體格勻稱，極富力量感，只是因為站在魁梧的黃興身邊他們才有這樣的錯覺。同時李想望向他們的眼神銳利非常，竟然使他們遍體生寒。為此，馮耿光和章宗祥不約而同的看向對方，從對方的眼中讀到了同樣的答案，這種感覺他們只是在面對袁世凱時才有過。關鍵是，這個李想還是這樣的年輕，竟然已經這麼的可怕，豈是池中物？早就風傳，北伐由他在幕後一手湊成。現在看來，真正與袁世凱爭天下的，就是這隻小小金鱗不會錯。　　馮耿光和章宗祥帶着這樣複雜的心情，被孫中山拉着乘上一部雙馬轎車。聽說是去檢閱海軍，李想和黃興二話不說，騎上馬追隨在後面。　　南京的路很壞，車馬行動時車身顛簸，塵土飛揚，很不舒服。他們到是羡慕起騎馬奔行的李想和黃興了。車行半個小時，到了下關，五個人一齊登上了一隻海軍江艦。　　此時，滿江大小軍艦滿掛着各國小國旗，從老英國府的日不落米字旗，到小日本胭脂膏藥旗，東西列強的旗幟應有盡有，日本人管着叫“滿艦飾”，中國人管着叫“萬艦鬼蹤”。　　孫中山到艦上仔細地查看大炮裝備等等，好象他對軍艦是有些閱歷的。他和官員、士兵說話都很溫和親密，很有大將風度，官兵對他也很敬愛。他一連看了兩條船，都很留意。　　李想呆立船頭，冰冷的河風迎臉刮來，吹得他衣角不安的甩動。　　湯約宛的叔叔，海軍次長湯鄉茗來到他旁，望往前方下沉的一輪紅日，悠然道：“南京還是容不下我大哥。不過，我看南京前途堪憂，海軍軍費到今天還看不到一個銅子，這樣沒有前途的臨時政府不留也罷。”　　這一年，湯薌銘二十六歲，不比李想大多少。他和李想一樣的中等身材，清瘦文弱，衣着整潔，頭髮油光可鑒，梳理得一絲不苟。因此，他更像是個多愁善感的書生，這可真是“畫虎畫皮難畫骨，識人識面不識心”。湯薌銘的膽氣、精明、果決和野心，完全藏在這幅白面書生像的背後。這位白面書生，將在辛亥革命海軍起義這出波瀾壯闊的歷史大戲中扮演准主角兒，在辛亥革命、袁氏稱帝、軍閥混戰乃至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都有自己的表演，並在中國混亂政壇的沉浮中留下了千古罵名。總其一生，人們說湯薌銘政欲太盛。所謂政欲，就是政治上的慾望和野心。　　湯鄉茗所有應時而動的果斷，翻雲覆雨的詭譎，不計毀譽的權變，該出手時就出手的狠辣，都源之於此。而時代，常常屬於這樣的風雲人物。　　假設他在辛亥年的偉大革命結束后就謝幕而去，他將被人當做革命志士來紀念；如果他死於這出大戲的某個情節，他甚至可能成為史書上的一位少年英雄；而他今天碰上了李想，又會是怎樣的一個結局？　　李想收起思緒，露出一個苦澀的笑容，湯家兩兄弟的品行還真不怎麼樣，但是他們影響力很大，值得拉攏，遂說道：“聽說他在上海組建一個共和建設討論會，不參与政權，專以指導國民為務。不知道願不願意也去武漢指導一下鄂州政府？”　　湯鄉茗想起海容艦上的第一次會面，現在的局勢已經完全反轉過來了，現在是李想反過來要吞下他們兄弟倆。只是，他大哥湯化龍已經被趕出南京，而他也因為在巴黎割孫中山皮包同盟會內部指責他的聲浪很大，雖然孫中山現在不在意，但難保以後不是。他大哥湯化龍隨黃興離開武昌，鞍前馬後，也算是鞠躬盡瘁了，也因此得罪了武昌集團，現在武昌集團藉由頭生事，立刻就被當棄子丟開了不是。今日的湯家兄弟已經不同往日，身上有臭名，很多人都不願往他們身上靠。　　所以李想一說完，湯鄉茗就笑了，道：“我想我大哥聽了這個消息應該會很高興！”頓了頓思量道：“聽說你買下了江南造船廠？以後是造民用商船還是造軍艦？”　　“全都造！”李想大手一揮道。“而且必須儘快自主研發製造出新式無畏級重型裝甲戰列艦。”　　李想也不是滿嘴放大炮，他知道江南造船廠在民初曾製造萬噸商船，被載入歷史，所以證明民初的中國有這個造船基礎技術。　　此時，正是世界海軍瘋狂發展的時代。英國為了鞏固海盜祖宗建立起來的老殖民體系，由首相哈彌爾頓拋出了一個“兩強標準”，即：“英國海軍必須保持足以與兩個敵國的聯合艦隊作戰的實力。”其海軍軍費成倍地增加，擁有戰列艦60多艘，巡洋艦多達145艘，並開始製造新式重型裝甲戰列艦“無畏艦”。德國是英國在歐洲的主要競爭者，一直想取代英國的海上霸權，在這場事關國運興衰的海上軍備競賽中步步緊逼英國。在英國開始建造“無畏艦”后的第二年，德國國會就通過了一項決議：今後建造的一切軍艦必須是“無畏”級的。這個被李想崇拜的“無畏艦”說出來真是嚇人：它的排水量達2.2萬噸，艦長160多米，寬25米，吃水8米多，航速21節，裝備305毫米艦炮10門，76毫米艦炮27門，457毫米魚雷發射管5具，炮台和指揮塔的裝甲達279毫米厚。與此同時，在美國，《海權論》的作者馬漢的信徒們佔據了美國海軍委員會的絕大部分席位，他們強調“要有一支始終集中的強大的戰列艦力量”。辛亥時期，美國的戰列艦“特拉華”號和“北達科他”號，標準排水量都已超過了2萬噸，而擬議建造中的新式戰列艦，設計噸位甚至達到了3.2萬噸。至於大清國的東鄰日本，在取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后，更是把海軍的發展視為皇國生命線。日本海軍計劃推出以“八八艦隊”為主體的“大海軍發展計劃”，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的主要內容是：“根據帝國國防方針，海軍為使主要假想敵國在遠東不敢發動戰爭，平時必須擁有一支最精銳的艦隊，而且至少要有以下兵力：2萬噸級戰列艦八艘，1.8萬噸級裝甲巡洋艦八艘……”　　湯鄉茗雙目立時亮起來，中國海軍從甲午海戰的失敗，在這段灰暗的日子里，每一個海軍人都沒有忘記恢復海軍。但滿清國勢日漸孱弱、政治日漸朽壞，海軍的復興依舊遙遙無期，他依舊堅忍地苦苦等待。當年艦隊的中高級軍官菁華殆盡，倖存的北洋海軍軍人，有的心灰意冷，絕口不談往事；有的寄食豪門，聊以為生；有的身殘氣餒，做了天津衛某個小雜貨店沉默寡言的掌柜；有的遁跡上海灘，靠教洋文打發黯淡無光的日子；有的漸漸成為腐朽王朝的批判者和改良者；有的則乾脆同流合污，在骯髒的官場上投機浮沉……難道中國海軍強國的夢，就要寄托在這個小子身上？　　李想再次收回思緒，繼續說道：“另外，我要把浦東那片荒地買下，建立新華海軍學校。你能不能把薩鎮冰請來，擔任校長？資金方面，我絕不吝嗇。”　　“這個沒問題！只要有錢，什麼辦不了？”湯鄉茗為李想的氣魄和遠見生出一絲欽佩，突然想到一點有趣的事情，也就說了出來。“新華海軍學校不開在武漢而開在上海，高明啊！海軍學校招個幾萬學生兵，再駐守幾萬保安衛隊，上海一旦有什麼戰爭，你這個海軍學校可是會發揮大效應。”　　“不錯。”李想得意的點點頭。蔣光頭校長僅憑藉黃埔學生軍就在廣州賣弄風雲雷電，未來，他的新華海軍學校當然也可以。　　湯鄉茗考慮一下說道：“這樣吧，我想辦法把前清長江艦隊的楚豫、楚泰、楚觀、楚謙、楚同、楚有、江元、江亨、江利、江貞等艦，全部劃歸給你。”　　李想笑笑，終於聽到一句實在話。　　在軍艦的另一頭，馮耿光沒想到孫中山會對他說：“果真和議破裂，我就要督師北伐，你可以和我一同前去嗎？”　　孫中山的問題突如其來，馮耿光只好唯唯諾諾。　　孫中山又說道：“你在軍務里多年了，北方軍情總很清楚了，可以談談嗎？”　　馮耿光當時對北洋軍情是知道的，出京以前他為了熟悉情況，曾就北方軍事情況自己畫了一個地圖，一個月來他在代表辦公處對北方調撥軍隊的情況多少也知道了一些。所以馮耿光就先把過去北洋的軍情和袁世凱在南軍起義以後把大軍聚集在各鐵路和河、淮前線預防民軍北伐的情況都約略說了一說。　　馮耿光隨着心裏就想：“你們南軍隆冬天氣單衣赤足，連棉大衣都沒有，外面罩個空心‘一口鐘’，北方天氣不比南方，你要大批渡過黃河長途北伐，談何容易。若真堅持硬做，勢必困難重重，心勞日拙。況且以大炮而論，北軍最多，南軍很少。你們就算有些零星的重火器，用時常出毛病，配備的零件七拼八湊，怎能應急？所以就實力而論，南軍遠不如北軍強。而袁又是個成竹在胸的人，事情未發作前，早已把各方的勁旅抽調布防，準備萬一的時候打一陣硬仗。如果和議破裂，兵連陣接，勝敗誰屬固難預料，然北強而南弱，一經接觸，我料初勝必屬北軍，則南軍內部的變化不可不慮。如是則究竟欲和欲戰，我看您應當深思熟慮，而後決定之。”　　馮耿光一面想，一面竟然把自己所想的話直對孫中山先生說出，最後並表示道：“我希望和議成功，一致推翻清室免得夜長夢多，對共和前途、國家前途皆非福幸。”　　馮耿光勸孫中山極力促成和議，萬勿訴之兵戈。孫中山先生聽完之後連連點頭，頗象同意的樣子。這樣，馮耿光既不便深說，也未便深問了。　　夕陽徐徐落下，一行人回到大總統府後分手，馮耿光就回了棧房。　　晚上胡漢民一個人偷偷摸摸來找馮耿光談天，一直談到深夜，因馮耿光與胡漢民是從小認識的發小，胡漢民比馮耿光大幾歲。特別是在密室之中不怕外傳，談起來就沒什麼顧忌，馮耿光就問胡漢民到底優待滿蒙條件的事怎樣。　　胡漢民滿臉潮紅的道：“我和孫先生對國內情形與袁世凱個人的情形實在不夠熟悉，所以對袁很有意見。目前孫先生象已有些理解。”他喝了一口小酒，並說：“我看這事已經差不多了，沒有多大問題，不久問題可能會解決的，等你們回上海以後也許就解決了。和議是可以成功的。”　　馮耿光不解的問道：“什麼道理呢？北伐已經打響，而且初戰告捷，為什麼不繼續北伐？”　　還有那個叫囂着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李瘋子怎麼辦，他沒敢問出來。　　“臨時政府由於嚴重財政困難，向外舉債則又因政府尚未被外國承認而無法進行，發行的公債由於發行區域僅限於民軍勢力所及之地，債票又分各省都督預先領出，除撥軍餉外，多以賤價出售，但認購者寥寥，政府直接募入之款也多為南洋愛國華僑購買，自然少的可憐。因而李想向孫先生提出以南京之實業以為抵當給華商，以應中央政府目前之急需，也只是杯水車薪。軍費供給不上，北伐也進行不下去了。”胡漢民連連冷笑，“而且，大家都知道這是袁世凱利用這個題目與南方為難，所以我們不要因此弄成疆局，反正孫先生又不願意做大總統。我看你們多住两天吧？”　　馮耿光與胡漢民相與一笑，終於了解：“如此說來，此事在民黨中大部分是同意北方所提的條件，只有少數新進民黨的人有些意見，也有堅持反對意見的。”　　胡漢民點點頭，這個“少數新進民黨的人”，所指當然就是大革命之前名不見經傳的辛亥暴發戶李瘋子。

# 第三百五十三章 痴心妄想

　　大總統府門口，看着馮耿光和章宗祥的背影遠去，黃興終於說出和李想連袂而來之意：　　“關外都督藍天蔚率‘海容’、‘海琛’、‘南琛’三艘巡洋艦，從上海出發，經煙台北伐。在北伐艦隊開抵煙台，接着，滬軍北伐先鋒隊劉基炎部兩百餘人，從上海分乘四艘輪船也到達煙台，先後分兵佔領登州等地。但是，藍天蔚準備在遼東半島進軍東北的計劃，卻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日本拒絕北伐軍在遼東半島登陸，北伐軍不得不改為在貔子窩附近經花園口至大孤山中立地區以外一帶登陸。列強不止阻止革命軍登陸，今天所有人都看到了，列強軍艦在長江示威，駐北京的各國外交使團蠻橫地宣布不準在京奉鐵路兩側十里內戰鬥。俄、日兩國分別增兵東北及內蒙……”　　同時，帝國主義利用孫中山急於要求列強承認的機會，對他繼續施加壓力。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強的承認，是當時許多革命黨人的共同心理。可是，帝國主義對這個新生的共和國偏偏不予承認。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發表評論：“告誡上海的共和領袖們，指望對中國國情一無所知的孫逸仙去爭取外國列強對中國的儘早承認是痴心妄想。他說，只有袁世凱才能得到外國的信任，革命黨的領導人向莫保證，他們一定推戴袁為首屆總統。”　　外國資產階級報紙竭力宣傳列強將要進行干涉，立憲派危言聳聽地宣揚帝國主義一旦干涉，中國便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大多數革命黨人也彷彿天頃陸沉的大禍就在眼前。　　孫中山看過黃興拿來的電報，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非常喪氣地往辦公廳走去，李想他們緊隨其後。　　李想則破口大罵：“帝國主義她媽混蛋，你們也糊塗！列強的軍艦為什麼只敢堵在南京，不敢堵在漢口？還不是因為你們軟蛋！議和局面既然始終沒有破裂，六路革命軍北伐這個看起來很宏偉的計劃也就只不過是紙上談兵！”　　大總統的軍事秘書李書城冷笑道：“沒有糧彈，幾十萬大軍怎麼能北伐呢？更不要說和洋人挺腰桿了！”　　財政困難使南京臨時政府硬不起來，帝國主義干涉的陰霾更令革命黨人氣短。北伐雖然取得一定勝利，但是很難繼續下去了。　　“好滑稽的理論。”李想也冷笑道：“貧窮就可以放棄尊嚴嗎？財政困難就可以放棄革命嗎？”　　“只要推翻滿廷，革命也就成功了。至於誰推翻的，我們又何必計較。”李書城道，“各省都督如譚延�]、程德全、庄蘊寬、湯壽潛、陸榮廷、孫道仁等，各省統兵大將如沈秉坤、王芝祥等，本系清朝大官僚和地方大紳士，在他們看來，擁戴氣味相投的袁世凱，自然比擁戴那些素不相識的革命黨人要好一些。當時如和議破裂，要他們聽革命黨人的命令對袁世凱作戰，他們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既然有一條革命成功的捷徑可走，我們為什麼還要去走哪條艱難的彎路？”　　在十分危急之中，李想竟然無言以對，氣得干瞪眼。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於南北議和開始之後，革命黨人普遍地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爭取袁世凱反正和清帝退位，以便儘快地結束革命。同時，他們把爭取獲得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作為臨時政府的首要目標。這是同盟會革命目的地模糊性質，導致辛亥革命悲劇的根本原因。　　黃興對孫中山說道：“書城認為目前情況不利，要重新考慮戰略，我認為他說得有道理，請他再講講，我們研究一下。”　　李書城說道：“目前湖南的譚延�]、福建的孫道仁、廣西的陸榮廷、沈秉坤以及其他擁有軍隊的地方當權派，卻又慷慨激昂地致電南京政府，表示他們堅決反對繼續停戰，堅決主張立即出師北伐。他們以空談代替行動，而又把議和怯戰和由此而來的對袁世凱屈服的責任全部加在南京臨時政府的身上。而南京依靠變賣官辦實業籌集軍費，是無法持久的，再戰下去前途不容樂觀，現在和議尚有可為。內憂外患之下，目前只有請大總統當機立斷，才可以拯救民國。”　　李書城善於言辭，講得十分動聽。　　胡漢民早被汪精衛策反，當即附議說：“書城兄的見解高明。”　　李書城和胡漢民二人竭力鼓動黃興一道贊成和議。　　南京臨時政府從成立的時候起，便面臨着十分嚴重的財政危機。清政府所課徵的許多苛捐雜稅已經宣布廢除；海關及部分常關、鹽厘的稅收被帝國主義者把持，拒絕交付臨時政府；各地的田賦和其他稅收也被各省軍政府截留，不上繳中央。軍需緊急而款項沒有着落，各處要錢的電報接踵而來，南京附近的民軍“嗷嗷待哺，日有嘩潰之虞”，每日前往陸軍部索餉者不下數十起，致使陸軍總長黃興“寢食俱廢，至於吐血”。　　黃興沉思良久，方說道：“請大總統決定，我照命令辦。”　　孫中山見他們悲觀失望、不知所措的樣子，一股無明火升起，說：“通過和平談判爭取袁世凱反正和清帝退位，以便儘快地結束革命。如果三天以前按這句話辦，就可以和袁世凱的代表繼續談，今天做恐怕晚了。北伐軍都已經打到徐州，和北洋軍也刺刀見紅，還怎麼談？”　　“不要緊，我們還有籌碼，亡羊補牢，猶未晚也。”胡漢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汪精衛已經替袁世凱在南京總統府上上下下活動很久。他本來就是南方議和代表的參贊之一，故在滬就以伍廷芳的觀渡廬、到寧就以孫中山的總統府為他的活動基地。和議停頓時，經常奔走於寧滬之間。到南京時常來參議院和同志們漫談，總是說袁世凱在北方如何幫助革命，收拾大局非袁莫屬等等。由於他的態度和藹，手腕靈活，一般人對他都有好感，不知不覺地成了他的傳聲筒。　　孫中山沒有理他，接着說道：“老謀深算的袁世凱一方面對清廷表示要殺身成仁，以古聖賢之心為心……誓為清廷保全社稷；另一方面卻對其親信的前方將領指示要計出萬全，不可輕易督師進攻，清廷和我們革命黨人都在努力拉攏袁世凱，而袁的如意算盤是利用雙方的矛盾和弱點，抬高自己身價，從而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　　聽了孫中山如此一針見血的分析之後，大家仍無動於衷，只有李想說了一句：“只有北伐，才能完全剷除民國之蠹，建立共和政體。”其他人，誰也未表示願意為“剷除民國之蠹”北伐。　　胡漢民笑道：“實在是財政問題不解決，則只好拱手讓權於李大帥視為‘民國之蠹’的袁世凱。”　　他們紛紛議論如何尋找與袁世凱談條件，尤以胡漢民主張最力，李書城附和胡漢民的主張。　　孫中山見此情形，心裏也沒底了，覺得北伐也靠他們，和議也要靠他們。只好說道：“只要大家一致認為和議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重開和議，但各革命軍也不能停止北伐，直到袁世凱表示贊成共和。你們能做到這一點，我就可以下命令。”　　黃興見孫中山有些難過，就說道：“和議不成，北伐不廢。”　　孫中山苦笑了一下。　　李想越想越不對勁，極力反對，咆哮如雷，說道：“你們怕死，想妥協求和，那是辦法嗎？怎麼不集中力量，直搗黃龍？革命不徹底有二次革命的危險，這要流多少血才是個頭？你們應該考慮這個不利的後果。我鄂州革命軍包打兩條線，也沒喊過怕。”　　孫中山見李想還有勇氣，馬上又來了勁頭，大叫道：“北伐，北伐，將革命進行到底！李帥是好樣的，就按他說的辦。”　　這樣一來，大家又都沒有話說了。　　黃興見此情形，也隨風轉舵，說：“有把握打贏，當然是上策，和議的事情不妨暫時緩緩。”　　結果會議又不歡而散。　　※※※　　上海，愛麗園。　　“關於中國時局並無什麼轟動新聞。事態的發展如冰山一般冷峻。每個事件在數周甚至數月前便有謠傳，而最後也總會如期發生。當然，我指的是中國觀察家們最害怕發生的事。”說話的是美孚在上海的代表。他的目光在圍桌而坐的英商公會和美國商會的代表們身上巡視一遍后，又道：“美軍第15步兵營正開往秦皇島，然而，我們仍無法對廣受關注的最新局勢不屑一顧。目前，美國軍隊已作為聯合干預力量的一部分開進華北，並表明了我們的立場――根據條約義務，我們不能對此置之不理，直到社會治安恢復穩定，政府重新控制事態，無論誰是執政者。”　　顯然，這些外商代表唯他馬首是瞻。　　他油然道：“‘羅根號’運載的美軍第15步兵營和機槍營將在黃海和渤海上顛簸4天後，趕在相關鐵路沿線失控前抵達秦皇島，下船登陸。他們雖然不是戰無不勝的部隊，但是整個美軍的代表。並且，隨後將會有更多部隊從馬尼拉和其他地區抽調過來，直到中國錯綜複雜的局面徹底平息。”　　納什知道，美國將軍隊派往華北並不意味着這是一段輕鬆愉快的經歷，反之，所有人都明白，這是一個冒險之旅。但我們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履行我們的條約義務，並且糾纏着諸多複雜因素。當義和拳運動被鎮壓后，西方列強與中國政府重建友好外交關係，雙方就新的交往方式達成一致，以預防圍攻公使館以及阻礙中國首都與港口間道路的情形再次發生。　　一個老洋鬼子動容道：“列強之間也簽訂了正式協議，就出現危險徵兆時如何重新劃分通往港口的要塞達成一致，並規定了各自派遣軍隊的數量。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政府必須同意接受外國干涉，以及在必要時視列強為惟一仲裁者這一恥辱行事實。介入干涉時機從來不容易把握，而武裝干涉終止的時機、形式以及理由，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一件處理起來極為棘手的事情。”　　另一個洋鬼子皺眉道：“武裝干涉就像是跳進一個黑暗陷阱。無論詭辯家如何抵賴，我軍在中國出現，都是一種干涉，而且是一種武裝干涉。我們將被迫在這條路上走多遠，或者我們將被拖入泥潭多深，作為對未來事件進程無法知曉的人，都無從斷言。干預從來就像是跳進一個黑暗陷阱，什麼時候能重見光明，沒有人可以預言。事情逐漸向前進展，公使館的保衛力量不斷得到加強，外國的軍隊不斷進入中國海岸沿線的特許區域，直到幾乎達到義和拳運動時的數量。”　　美孚代表納什悠閑地吸了一口雪茄，吐出煙霞，微笑道：“列強之間的相互關係很不明朗，而中國國內局面也無大的改觀。所有試圖達成對立雙方和解的嘗試都由於自身原因而以失敗告終，哪怕是取得暫時的和解。滿清王室不願意放棄政權，革命黨人也未能奪權，土匪四起，所有中國人都被激起了排外情緒，這也是合乎情理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即使沒有條約義務，我們也有正當理由派兵保護受到威脅的僑民。其他將要聯合出兵的列強也是出於同樣目的，雖然現在仍待確定。這便是當前確實面臨的困難。出兵時機仍未確定，至於地點及方式更未確定。聯合出兵佔領華北以及通往北京各條要塞的危險性和它的必要性一樣明顯。一旦革命黨人持續北上，危險便與日俱增……和過去一樣，想要區分中國的愛國志士與土匪是極端困難的；而對於中國人來說，想要區分維持治安、保護同胞生命及財產安全的外國士兵以及趁火打劫、火上澆油的洋人，同樣困難。”　　納什在想：如果中國人可以保持足夠冷靜，關注危及他們個人以及國家存亡的大事，他們現在應該向列強示以極大的讚賞和敬意，正如東京的半官方媒體與俄國外交部之間一樣，而非整天為建立真正的共和制或是君主立憲制而傷腦筋。　　聖彼得堡向日本發出邀請對中國來說十分兇險。東京的報紙今天將俄國對於蒙古的所謂擴張視為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他們說，這不過是白種人的負擔，俄國人需要在蒙古人、親王、喇嘛和駱駝之間維持秩序。簡而言之，他們必須維護俄國的和平。　　隨後，俄國的報紙在這場恭維競賽中，以俄國人的隱晦方式回應道，在中國當前混亂局面下，正是先進文明國家隨時準備伸出援手之時。他們相信日本會完成應盡的義務，並建議將滿清攝政王的勢力區域關東地區作為其活動範圍。俄國編輯說，日本人非常了解當地情況，他們的干預必將皆大歡喜，並且告誡他們曾經的敵人同時也是現在的朋友，他們應做好充分準備，以防止在中國未來的複雜局面中猝不及防。　　所有這些言論都是暗流涌動、意味深長。如果它們想表達什麼，那便是對日本和俄國而言――他們當然是對此非常關注的――中國北方的命運已經決定。這一決定看起來不會是實行共和制或者君主制，甚至不可能是“門戶開放”。1895年，當時的俄國艦隊被日本人認為是不可戰勝的，俄國人執行沙皇的命令，將日本趕出關東。現在，聖彼得堡向日本發出邀請便顯得十分有趣，對於中國來說也更加兇險。　　納什說道：“當前，中國內戰雙方陷入僵局，是對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脅，也是對列強試圖避免中國分裂的巨大幹擾。顯然，這一僵局主要是由於革命黨與滿清陣營雙方對金錢的需要及缺乏互信。發動革命，或保衛王室，僅僅是發動戰爭的形式。戰爭需要資金，需要巨額資金。孫中山在電報中宣稱，他準備率領十萬或百萬大軍向首都挺進，雖然数字可能有差別，然而在此險惡形勢下，如果沒有巨額貸款支持，他不可能從陸路或水路向北方挺進；而滿清王室，無論有無俄國支持，正準備誓死守衛北京，但是他們的守衛也亟需軍火，如果沒有巨額貸款，便不可能購買軍火。”　　所有人細細品味納什的話。　　革命已取得巨大成就，這主要依靠海外華人捐款，特別是來自馬來半島、海峽殖民地、泰國和爪哇居住的華人捐款。在那裡，他們已獲得可觀的財富，掌握了成熟的商貿管理模式，而這些正是中國國內所缺乏的。即便如此，革命黨人的資金現也斷流。　　革命黨人和所有外行一樣顯得過於樂觀了，他們低估了革命的成本。他們取得的驚人成就可以吸引更多捐款，資金無疑會源源而來，但與此同時，無價的寶貴時機也隨之錯失。　　另一方面，滿清王室擁有資金，但並不情願用皇家財富來進行一場未知的軍事冒險。作為特權階級，他們的小心謹慎不足為奇。在過去300年裡，他們一直享受着國家補貼，突然間他們發現有一股不可阻擋的洪流將在未來剝奪他們的特權。現在的問題是，滿清王室是否應用積蓄作為賭注來換取未來繼續享有補貼的特權，或是在萬不得已時放棄他們的補貼，依靠三百年來積累的財富有節制地生活下去？當然，他們非常痛恨袁世凱，袁似乎已將他們的退路毀掉，因為直到最近，他還一直保持着與革命陣營的接觸。　　所有精明的洋鬼子商人都想到了，袁世凱要出手了，他們也該出手了！

# 第三百五十四章 機遇

　　夜深人靜，李想獨自呆在書房裡，仔細思索着今晚的事。　　孫中山身邊的重要人物幾乎都開始動搖，雖然孫中山今天還沒有動搖，但也輕忽不得。雖然自己在背後使勁給孫中山撐腰，鄂州革命軍在南軍中也擁有最雄厚的實力，可以使孫中山艱難地繼續推動北伐進程，但孫中山身邊這些重要人物在他身邊浸盈久了，再發生今夜這種事，可就不是那麼容易擺得平了。看來總統府里一定袁世凱的人在活動，而且這個人應該還是同盟會的中堅！到底是誰變節，在總統府替袁世凱活動，而且“策反”了這麼多重要人物？　　他正在沉思之中，房門輕輕地打開了，水仙兒走了進來。她徑直走到李想面前，把一盤炒麵方在他寬大的書桌上，濃濃的香辣味令李想食指大動。　　“我還以為你已經睡下了……看你這個樣子，一定是有什麼好消息告訴我吧？”　　水仙兒抽出一方雪白的帕子，擦着其實已經很乾凈的筷子，漫不經心地道：“是啊，有一件好消息，也有一件壞消息，你要先聽哪個？”　　李想微微一笑，奪過筷子時順便輕輕拍了拍水仙兒的小手，道：“隨便你，看你喜歡了。”　　水仙兒吃吃一笑，甩開他的魔爪，道：“李帥，你以前不會也經常這樣的占你漂亮機要女秘書的便宜吧？”她把手帕收起來，看着他色相立刻轉變為餓相，抱着辣香十足的炒麵狼吞虎咽，笑道：“好了，告訴你吧，好消息就是新華銀行發行的鄂州革命軍西征公債在上海證券市場大賣！看來上海灘的巨富大商雖然很討厭你，但是對鄂州革命軍這次的戰鬥卻滿懷信心，這麼多人賣你贏。與北洋軍在湖北的惡戰，我們算是打出了威風，才有這樣局面。你看看，同樣是戰爭公債，南京臨時政府發行的北伐公債卻無人問津。”　　李想大喜，放下碗筷，一把抱起了水仙兒，原地轉了兩圈，然後滿嘴是油的一口就重重地親了下去。　　水仙兒嘻嘻一笑，一隻小手迅捷的捏着剛才那一方擦筷子的雪白手帕擋在了李想的油膩而又火辣辣的嘴巴上，道：“先別著急，還有一個壞消息呢！”　　李想一愣，問道：“什麼壞消息？”　　“輪船招商局的收購失敗了。”　　李想聽了，也禁不住皺了皺眉頭道：“怎麼會呢？今天他們還在哭窮，鬧得差點放棄北伐。”　　水仙兒雙手勾着李想的脖子，深深地看着他的眼睛：“你想那裡去了？是日本人插手了。他們出的價格比你高多了，而且只是要求合辦，比你的吃相好看多了。”　　“日本人？！”李想怒了！他又說道：“以官辦實業做抵押借外債，性質可變了，是出賣國家主權！滿廷因為這個，可沒少挨罵，最後更是因為這事把江山玩完。”　　李想還有一層隱憂沒有說出來，就是日本人狼子野心，亡我之心不死。來日和日本不可避免的戰爭爆發，這件事情可以構成某些人搞臭孫中山的把柄。　　“誰牽的頭？”　　“府庫空虛，龐大的軍費開支無着落，連政府部員的薪水都發不出。孫中山多次向英美銀行協商借款，外國銀行不願借錢給臨時政府，孫中山只好將目光再一次投向曾幫助過他革命的日本。孫中山由宮崎寅藏陪同，與日本最大的實業三井物產會社上海分社支店長藤瀨政次郎相見，商談借款事宜。黃興同時也致電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　　李想哼了一聲，道：“自從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已完全改變。日本以‘門戶開放’為幌子，接管了朝鮮半島、台灣以及滿洲地區，並變成其商業保留地。日本顯然與俄國步調一致，他們之間的默契可能在某天通過讓人震驚的聯合行動表露出來，比如《第三次日俄密約》。所以我們可以把俄國老毛子對蒙古的控制僅僅是這一系列驚人行動的開端，這些舉動必將完全改變中國局勢。而和孫中山的接觸，就是延續。因為日本有很強的動機去制定未來對華政策，日本帝國如能在中國分到一塊大蛋糕，那麼其瓜分計劃便不會縮水……”　　這還是李想保留的說法，如果他說日本亡我之心不死，甚至想要三個月滅亡中國，估計這個時代沒有人會相信。　　“除非日本能從商業上完全控制中國，或者至少是大部分地區，否則日本不可能繼續保持世界強國地位。日本國內資源太過貧乏，根本不足以支撐其軍事機構。甲午年，通過從中國搜刮的數百萬戰爭賠款，日本躋身於列強之列。今天，在此關鍵時刻，日本想繼續鞏固自己在遠東的霸主地位，而為日本買單的依然是中國！”　　李想臉色沉重，更聳人聽聞的話他還沒說呢。　　水仙兒深深地盯着李想的雙眼，勾住他脖子的雙臂慢慢收攏，柔柔媚媚地說：“就那些小矮子，我看你早想好了一肚子的壞的流濃的主意怎麼對付他們了吧。今夜別想這些好不好，想想我和你……”她的一雙紅唇圓潤柔嫩，如欲滴出水來，似張似合的，在李想的眼前不斷地擴大。隨即，他唇上傳來一陣冰涼滑膩的感覺，一縷滾燙的幽香靈活無比地探進了他的唇間。李想雙手一緊，力道之大，讓水仙兒一聲輕輕的呻吟在喉間滾動着。　　“唔，辣，嗯，辣……”水仙兒喉間發出纏綿悱惻的呻吟。　　李想也知道剛才他吃的炒麵下的辣椒巨辣，一般人受不了。聽到水仙兒的呻吟，初時還是小心翼翼的，時刻留意着她的反應。她半閉着眼睛，雙臂越勾越緊，呼吸也是一陣急似一陣，慢慢沒有了任何不適的反應。李想的雙眼也閉了起來，專心享用着這一刻難得的溫存。　　※※※　　黃興緻電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另一元老山縣有朋從井上處得知消息后，立即知道又一次機會來了。　　日本兩千六百多年的歷史中，中國一直是被日本所欽慕、畏懼、模仿甚至崇拜的對象。但是日本卻有一種假如有朝一日，能夠逐鹿中原稱霸華夏的致命吸引力幻想。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發現這個把幻想轉變歷史的契機，假如日本能夠比中國先完成現代化，它可以利用現代化所產生的巨大優勢，去支配與宰割當時仍然處在封閉與落後的中國。這樣日本就能超脫二千年來，一直不可能超越中國之自卑心理的歷史格局。它將以現代化的船堅炮利做為工具，來建設一個威震華夏、萬邦來朝的“太陽帝國”。　　在過去的歷史中，日本資源有限無法發展成為一等強國，而且必須步步為營，避免與大國直接衝突，以防自己國家遭到傾覆，可以說是全日本國民有着無限的恐懼情結。中國的資源豐富，市場廣大，因此只有主宰中國，日本才能走出生存與發展的危機意識。而如何經略中國的大陸政策，就成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舉國一致的對外目標。於是如何能夠操控與主宰中國，以得到日本發展與競爭的所需資源與市場、確保它能擁有富國強兵，威震東亞與世界的基礎，建立一個“八�f一宇”的日本帝國，成為日本朝野一致的國家政略共識。　　只是日本對於如何完成這個政略目標，政府與軍方有着方法與路線的爭議，其中強硬派主張模仿普魯士的方法，以軍事力量為主，直接對中國進行侵略與統治。溫和派則主張，由於中國實在太大，因此難以直接用武力征服，不如模仿英國式的策略，運用經濟、政治與外交的手段，加上軍事的威懾，而將中國的市場與資源，設法納入日本支配的範圍。　　甲午戰爭是日本這個征服中國夢想的初試鋒芒，結果明治維新之下的日本，以工業化的基礎以及舉國團結一致的力量，擊敗了中國虛有其表的北洋派系。日本完成兩千年以來對中國作戰的首次大勝后，日本以極其高傲的姿態，不但取得所有列強剝削與壓榨中國的特權，同時要求中國賠償二億兩的白銀，以用來建設富強的日本，並且要求中國割讓對朝鮮的宗主權以及遼東半島與台灣的領土，這是日本千年逐鹿中原夢想的開始。　　對於日本而言，侵略中國既然已經成為明治維新的對外一致國策，因此日本會設法利用一切的機會，繼續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庚子年日本利用義和團事件，與國際強權組成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取得在中國天津到北京的駐屯軍權力，以及又一大筆的“賠款”。以及日本企圖利用滿清政府瓦解的機會，正在策動滿蒙之獨立，準備佔領中國的東北的計劃。　　此時日本面對另一次歷史發展的新機遇，就是中國革命所帶來的機會。　　山縣有朋立刻批示益田孝，乘此機會，與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為日本所有。益田孝轉身又將這一任務交給了森恪，森恪即開始為此奔走。　　（筆者按：森恪，出生於1882，日本大阪人。1901年被三井物產公司派到上海支店，任實習生，不久升職員，先後在上海、長沙、漢口、天津、北京等地活動，成為三井財閥的中國事務專家。益田孝，出生於1848，日本新�廊耍�三井財閥的總頭目。明治維新時期在橫濱經商。1872年由井上馨推薦，進入大藏省任職。1872年以後任三井物產公司理事長，對三井財閥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 第三百五十五章 借款

　　在大總統府西客廳里的大總統辦公廳寶華庵，孫中山與黃興會見了從日本漂洋過海而來的犬養毅和頭山滿。　　頭山滿看着用開水直接沖泡起的茶恭弘=叶 恭弘，在宛如女子肌膚般細膩的青花瓷杯子里浮浮沉沉，一縷集山川靈氣的草木清香隨裊裊升騰的蒸汽飄散，茶香滿屋，他貪婪的吸了一口，笑道：“日本的茶道還保存漢唐古韻，中國的茶道卻經過千年的演化變得越來越實際，這是不是就叫做返璞歸真？”　　在頭山滿和孫中山、黃興老朋友之間侃大山的時候，另一邊沉默的犬養想起離日赴華之前，為聽取日本政府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特往訪西園寺首相，詢問：“政府是否絕對不許中國實行共和政治？”西園寺輕笑着否認道：“沒有這回事，鄰國採取何種政體與日本無關。”但外務大臣內田康哉卻對犬養說道：“中國實行共和政治對日本不利，所以我們反對，必要時，日本將以武力維持中國的君主政體。請您將這種方針轉達南方革命黨的領袖。”　　說起孫中山就職后，一直心存二念，在和、戰兩派之間搞平衡。如果袁世凱接受他提出的條件，和議成功，那當然好；如果袁世凱不屈從他的最後通牒，南北決裂，惟有一戰。僥倖戰而勝之，武力推翻滿清，以前向袁世凱的承諾都將作廢，他將成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大總統。孫中山這種矛盾心理，除了理想派的作用，也與日本政府的政策和日本顧問對他的影響有關。　　武昌起義時，日本政府正值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時期。清政府陸軍部通過日本駐京武官請日本供給武器彈藥以討伐革命軍。西園寺首相、內田康哉外相和石本新六陸相經磋商，決定答應清政府的要求，並在10月16日由內田外相訓令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讓“本邦商人”供給槍炮彈藥。因為英、美、法、俄、日駐漢總領事已與鄂軍政府會商，承認軍政府為獨立團體，於南北戰事，絕不干涉，此事如被民軍政府獲悉，日本就得因違反中立而在外交上蒙受重大的不利。但內田外相仍訓令伊集院公使，叫他好好向攝政王傳達：“帝國政府之所以敢於冒此巨大風險為此舉動，實際上不外是出於考慮清國政府的特別好意和必須維持東亞的大局。”首相、外相、陸相磋商后決定經太平商會，三井、大倉、高田合資，向清政府出售武器，但參謀本部不顧三相的反對，準備向民軍輸送武器。原敬內相密令警保局長默認此事：“根據今日的形勢，還完全不能判明叛徒和官軍的情況如何，所以只站在外交理論一邊，終究不免對我國不利。”　　內田良平是日本冒險家。1901年創立了極左翼的黑龍會，捲入了1894年的東學黨之亂，那場亂子直接導致了第一次中日戰爭。他一貫主張對俄國開戰。他支持孫逸仙1911年的革命，期間，他竭盡全力製造中國人之間的矛盾，以便使中國人更依賴日本和日本人的領導。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后，在10月下旬急赴朝鮮漢城的途中從航業暴發戶山下龜三郎處聽說，太平商會正把大量武器運往北京政府，他立即打電報給益田孝說：“革命即將成功，三井幫助清朝亦無妨，但不要忘記援助革命黨。”益田孝與井上馨磋商后，便同桂一起去拜訪西園寺首相。內田還打電報給在上海的宮崎寅藏，讓他請孫中山、黃興等人打電報給西園寺、井上、桂太郎等求援。　　這就是之前黃興緻電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的原因。　　犬養毅想到這裏，將西園寺首相和內田外相對中國革命的態度轉告孫、黃。　　犬養毅為了與來華的頭山滿等人一直在鼓動日本財界向孫中山借款、購買軍火。因此，他對孫中山道：“如聞者袁有妥協之意，而閣下亦頗欲之。夫不衄一兵，而能成共和政體，貴國之福莫大於此。袁譎詐百端，心術不測，若陷其計中，大事去矣！”　　犬養毅等日本浪人表面上行俠仗義，為援助孫、黃的革命來到中國，骨子里卻在為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效力。日本對東北早有野心，虎視眈眈，靜待時機。武昌起義后，日本支持清廷派兵南下進剿民軍；袁世凱出山後急欲停戰，日本又借維護君主制度為由從中破壞；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南北議和，眼看已成定局，日本立刻表示暗中支持孫、黃，與袁決裂；其目的無非是欲中國陷入內戰，永久分裂，一手扶袁，一手助孫，乘亂奪取東北。今見孫、袁欲要妥協，和議將成，中國勢必統一，日本就將失去窺佔東北的機會，中國的統一可是日本最不願看到的，所以犬養、頭山二人為阻止議和而稱“妥協對革命黨不利”，勸說孫、黃不要與袁妥協。漢冶萍借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秘密開始了。　　日本制鐵工業與漢冶萍公司已有十多年的合作關係。1889年，湖廣總督張之洞開辦漢陽鐵廠，這是中國第一家近代化制鐵廠，它冶鍊湖北大冶的鐵礦石，但因經營不善而在1896年被盛宣懷接管，成為官督商辦的企業。同年，日本開辦的八幡制鐵所，也打算以大冶鐵礦為原料，於是，在伊藤博文1889年訪問北京謁見西太后時，懇請中國向日本出售鐵礦石，約定供給漢陽鐵廠當時缺乏的焦炭。不久，八幡制鐵所與張之洞、盛宣懷協商，並於1899年4月簽訂協定，從1900年起五年間日本每年購入五萬噸鐵礦石，供給中國同量的焦炭作代價。1902年，日本興業銀行與德國的銀行競爭，以今後三十年的鐵礦石出售收入來償還為條件向中方貸款300萬日元。1903年春，盛宣懷與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開始談判大冶借款；第二年1月，簽訂關於中國不向他國租借和割讓大冶鐵礦、不向第三國出售該礦礦石、而八幡制鐵所不買大冶以外的礦石的協定。日俄戰爭后的1906年，三井物產以貸款400萬日元獲得漢陽鐵廠的生鐵包銷權，大倉組以貸款200萬日元取得江西萍鄉煤礦的煤炭包銷權。但漢陽鐵廠因增添設備、借債過多和經營不善，而在1908年同萍鄉煤礦和大冶鐵礦合併，成立漢冶萍煤鐵礦廠有限公司，由盛宣懷任督辦，訂立了從正金銀行借款300萬日元的契約。經盛宣懷的努力，1910年，漢冶萍公司允許外國資本家可以投入不超過資本總額二分之一的資本，並同外國簽訂了合營契約，日本的商務代表為三井物產的高本陸郎，英、美、德也有代表出席。1911年，日本又以漢冶萍公司作抵押向其貸款2400萬日元，其中1800萬日元為漢冶萍新鐵廠的建設資金，600萬日元供公司償還欠歐美各國的債務。十幾年來，日本在漢冶萍公司扶植了自己的勢力，使其成為中國最大的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又對日本的鍊鋼業，即八幡制鐵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原敬內相在1911年10月1日聽取漢陽鐵廠工程師西澤公雄的彙報后，在其日記中寫道：“不管怎樣，不妨把大冶地方視為我之勢力範圍。”這是武昌起義前十天的事情。　　但，即使漢冶萍公司與日本的鋼鐵工業生死攸關，日本政府和財界也絕不會在中方承諾給予巨大利益之前借款給民國政府。　　其實，早在1911年12月12日，陳其美、宋教仁即委託日本黑龍會幹事長內田良平以“滬軍都督代表”名義向三井物產借款。　　自從孫中山通過的宮崎寅藏和山田純三郎向三井物產提出借款的要求，上海支店長藤瀨政次郎答應以中日合營漢冶萍為條件貸款500萬日元，這個比起吃相難看的李想不知好了多少倍，孫中山立即表示接受了這個條件。　　應孫中山之請，宮崎寅藏介紹三井物產會社上海支店長藤瀨政次郎，交涉借款事宜。藤瀨說在一周內向本社發電報，而山本條太郎，三井物產的常務董事決定向南京貸款，在元旦早晨便同八幡制鐵所長官中村雄次郎一起去拜訪了內田外相和西園寺首相。　　恰在此時，臨時政府委任的赴日借款代表何天炯和罷官后流亡日本的盛宣懷取得了聯繫。孫中山指示何天炯向盛宣懷募款。何向盛提議，以漢冶萍公司資產作抵押向日本銀行借款500萬日元轉借給民國政府。　　盛宣懷致函孫中山，告知向日本正金銀行商借款事，該行提出“必有合例抵押品方能商辦”，當他提出以漢冶萍公司產業抵押借款500萬日元時，正金銀行又以中國內亂、漢冶萍公司不能如期交貨、目前能否開工實無把握等理由拒絕。　　何天炯在收到孫中山“欲漢冶萍籌款”之電轉告盛宣懷，盛對此表示“義不容辭，但目前即以產業加借押款，無人肯借，或如來電所云，華日合辦，或可籌措；或由新政府將公司產業股款、欠款接認，即由政府與日合辦，股東只要股款、欠款皆有着落，必允。否則，或由公司與日商合辦，均可”。　　大冶鐵礦商務部副部長陳萌明奉盛宣懷之命赴南京，他在外交總長王寵惠的陪同下謁見孫中山，孫中山向陳萌明表示：“民國與盛並無惡感情，若肯籌款，自是有功，外間輿論過激，可代為解釋。惟所擬中日合辦，恐有流弊。政府接認，亦嫌非妥當辦法，不若公司自借巨款，由政府擔保，先將各欠款清償，留一二百萬作重新開辦費，再多借數百萬轉借與民國。原借還期、利息等統由民國正式承認，與公司訂合同，依期付息還本於公司，於公司無一所損，更得民國維持，兩皆裨益。”盛宣懷複電：“無人肯借，乃外人恐政府干涉之故。今政府允借，且允擔保，必有人肯借，英、美人現有欲借者，只須公司出面耳！”陳萌明要求孫中山將漢冶萍公司產業及盛宣懷私產已充公者一律發還。孫中山說：“動產已用去者，恐難追回；不動產可承認發還。若回華，可任保護。如何？”盛宣懷以孫中山之意與原擬中日合辦不符，且漢冶萍欠款甚巨，表示借款之事難以辦到。　　何天炯致函漢冶萍公司：“刻接南京政府來電，須將該公司改為華日合辦，因等巨款以接濟軍費，茲請貴公司即日照行，所有後事新政府能一力保護，斷勿遲疑可也。”黃興電告盛宣懷，南京臨時政府授權三井洋行直接與盛交涉借款事宜：“前由何天炯轉達尊意，承允助力民國，由漢冶萍公司擔借日金五百萬元，歸民國政府借用。見義勇為，毋任欽佩。茲特請三井洋行與尊處接洽，商訂條約，即日籤押交銀，公私兩益，是所切盼，並復。陸軍部總長黃興叩。”日本正金銀行再次拒絕盛宣懷的借款要求，小田切萬壽之助復盛宣懷函，堅持以中日合辦為借款條件：“敝行因貴公司無貨可抵，按照敝行章程斷難再行通融。惟聞三井曾有華日合辦之說，弟一再籌思，除此實亦別無辦法。”　　盛宣懷為此致電黃興：“南京陸軍總長黃鑒：電悉。頃日商小田切面稱，不願擔借，要求合辦。何君天炯來函，華日合辦政府已許可，而貴電無‘合辦’字樣。合辦雖系舊礦律所准，然以法律論，必應政府核准，方敢遵行。究竟民政府主意如何？日代表在此專候，請速核奪電復。來電請交陳萌明密電發。”　　之後，幾經交手，極富外交經驗的盛宣懷看出了問題：何天炯來函說，南京政府同意合辦漢冶萍，黃興的兩封電報卻無“合辦”二字，何、黃函電兩歧，究竟是何天炯有所誤會，還是孫、黃急欲借款，與三井合謀，又授三井全權逼迫他接受合辦條件，黃興給他的電報無“合辦”二字，顯然不願留下把柄，日後一旦泄露，激起輿論譴責，好把責任推到他的頭上。　　盛宣懷施以拖延戰術應對何天炯和三井的催逼。急不可耐的三井洋行上海分行經理山本條太郎急電孫中山：“接東京電，閣下致盛電未切要害。敝處已電復東京雲：閣下已授權三井與盛談判，請遵行。如本月底各項條件未能為盛所接受，談判即作破裂論，貴政府即可對漢冶萍及盛氏產業採取必要措施。請閣下將此點電盛、何。三井。”黃興當即按山本之意電告盛宣懷，措辭嚴厲，語帶要挾：“前電諒悉。至今未得確切回答，必執事不誠心贊助民國。茲已電授全權於三井洋行直接與執事交涉，請勿觀望，即日將借款辦妥，庶公私兩益，否則民國政府對於執事之財產將發沒收命令也。其早圖之，盼復。”　　孫中山致電山本條太郎：“已遵來電各點電盛。”至此，孫、黃在山本的授意下把盛宣懷逼到了絕境，若堅持不接受日中合辦漢冶萍，他在國內的財產必被民國政府沒收（其實漢冶萍早被李想沒收），從此他將一無所有，而且得罪孫、黃，有家難回。在收到黃興電報后，盛宣懷只得屈服，電告山本：“一、二日內可簽草約，請轉知南京政府。”　　這時候犬養毅和頭山滿擺在孫中山和黃興面前的就是這樣一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與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關於《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草約（南京）》。《草約（南京）》規定：“公司股本為日金五千萬元並由中日合資辦理”；“公司股本中日各半”：“除公司現存由日本借入日金一千萬元外，公司尚須續借日金五百萬元，以上借款一千五百萬元，應作為日人投入公司股本”；“在本合同第三款借款內，由公司借政府五百萬元應付現金若干，其餘作為政府向三井購買軍裝之需（英文本作‘購買武器與軍火’）”。《借款合同要點》說明：“中華民國若對外國出讓中國礦山、鐵路、電力等權利時，應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讓於三井。”

# 第三百五十六章 理想派

　　黃昏，天色逐漸暗沉下來。　　一天這個時光酒樓生意最好，鬧哄哄的館子里，三教九流、販夫走卒，什麼樣的人物都有，話題自離不開正在進行的革命軍北伐與南北和議。　　在二樓靠窗戶的一桌，呂中秋眺望窗外，監視着隔了長街斜對面的大總統府大門，同時豎高耳朵細聽鬧哄哄的議論。　　李想悄無聲息的出現在這裏，想不到還是驚動了呂中秋，他眉飛色舞道：“原來我們在民眾當中的口碑這麼好！”　　“專心點。”李想沉聲道：“小日本還沒出來？”　　呂中秋點頭道：“是的。”　　李想默然半晌，問道：“小日本的落腳點知道嗎？”　　呂中秋若無其事的道：“小日本下火車就奔大總統府，他們會不會在南京逗留都不知道，只有等他們出來繼續跟蹤。”　　※※※《草約》已定，犬養毅徐徐說道：“漢冶萍業務經理王閣臣於一月初即在日本，返滬后曾來三井洋行會見山本條太郎。王急於了解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想法是如何產生的。山本告訴他，閣下與胡漢民先生均曾提及此事。漢冶萍中日合辦的設想，是去年十二月底我與閣下晤談，議論到浙江鐵路時提起的。當時我曾經談到，假使閣下能同意浙江鐵路由中日合辦，也許能以該路為抵押，設法借款。若仍保持為中國鐵路公司，恐難羅致借款。”　　這絕對是故意的！犬養毅竟然指使山本把孫中山與他合謀漢冶萍中日合辦的經過透露給了王勛。孫中山和黃興這一瞬間遍體冰涼，有種被出賣的感覺。看來日本人這次是鐵了心要幫助盛宣懷奪回被各地革命軍充公的盛氏產業！或許說，《草約》雖定，盛宣懷還是大不放心國民政府，還有孫中山和黃興的口頭保證。　　果然，犬養毅慢悠悠的繼續道：“之後，盛宣懷又給森恪寫信，委託他赴南京向孫中山解釋疑團，並委託他與民國政府洽商收復盛氏各地被沒收的產業……”　　盛宣懷這封信的內容簡單說：“一、漢冶萍公司借款與民政府一事，我已允認。昨日三井來函謂：‘民政府允日華公司合辦，共同經營，已授全權，從速決定’等語。日本已派小田切代表商議草合同條款。政府既給全權三井，前來直接交涉，公司照律遵行。弟因咯血卧病，已派協理李維格與彼交涉，先定草約。據三井雲：‘核准之後，當可先辦借款若干。’知我罪我，惟希原諒。二、陳萌明偕王寵惠君奉孫總統面諭：‘民國於盛，並無惡感情，外間輿論過激，可代解釋。盛私產已用去者，恐難追回；不動產可承認發還。若回華，可任保護’等語。聞之，無不感激涕零。程德全以私怨將弟產業發封充公，在政府所得甚少，在盛氏祖產所失甚多。如蒙早日發還，使天下皆知政府道德，不以勢力壓制。盛氏子孫感且不朽，必當將核估收回產業之數，除別人不計外，竭力籌款報效，以答高厚之德。三、弟因鐵路借款，得罪輿論。此次漢冶萍公司與日合辦，雖為礦律所准，民政府特予三井全權交涉，而他人不得周知。李想將弟漢冶萍股份充公不說，又指使其機關報《人民日報》指名，‘盛賊將漢冶萍與日本’，私議痛罵不堪。將來報端難免不再有議論，不得不格外慎重，並非推諉；且合辦亦各國法律常有之事也。以上三事，乞酌量代陳，公私兩益。”　　“漢冶萍煤鐵廠礦協理李維格和日商代表小田切萬壽之助在日本神戶簽訂《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草約（神戶）》。這是一份中日合辦新的漢冶萍公司的內容詳盡的商業合同，涉及股本構成、股東權益、合辦期限、新公司董事會的構成、財務管理等重要內容。”　　新舊兩份草約全部程於孫中山面前，犬養毅微笑着說道：“孫逸仙博士，東京總公司關於漢冶萍中日合辦事已完全洽妥，但為使該約生效，為使您獲得所需之借款，尚須所有董事的批准及股東的證實。這就需要相當時日。為了儘速向您提供借款，已洽妥以漢陽鐵礦為抵押，籌借二百萬至三百萬日元。以上為東京來電之要旨。我已草擬了為目前借款所必須的文件，由敝處森恪君呈請閣下批准。該項文件請由閣下與陸軍部長黃興先生簽字。敝處若電致前途，借款幾天之內即可匯到。……森恪君今日晨由日本到達，將有很多事須與閣下商談。尚祈為貴政府之利益與中日兩國之關係，予以接待為盼。”　　頭山滿眯着眼睛從黑皮包拿出最後一份文件，笑眯眯道：“逸仙兄、克強兄，只要在這份日商三井洋行代漢冶萍公司備款二百五十萬日元借予臨時政府的合同上簽字。稍後，三井將二百萬日元交付臨時政府。”　　※※※　　呂中秋一邊遙遙觀察大總統府，一邊輕輕道：“大帥，這兩個日本人可是大有來頭，要不要設計個‘意外’，讓他們永遠回不了日本。”　　李想聞言嘆道：“不要過分高估自己，頭山滿是黑龍會的頭頭，黑龍會是什麼你不知道？小心偷雞不成蝕把米，吃不完兜着走。”　　呂中秋苦惱道：“難道就這樣看着日本人的陰謀得逞，而我們卻無所作為？”旋又嘆道：“照我看咱們就光明正大的和日本人干，還怕他們咬？”　　“蠢貨！”李想賊笑道：“漢冶萍在誰的地盤？他盛宣懷還能做漢冶萍的主嗎？小日本以為憑着一紙文書就來武漢接收漢冶萍，做夢去吧！”　　呂中秋哂道：“小日本沒有弄清談判對象，活該他們吃虧！”　　李想淡淡道：“日本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花去大宗金錢，且幾危及英日同盟。結果，及其對孫黃所開之許多期票而皆加註‘原物奉璧’之字樣。”　　呂中秋忽低呼道：“我的娘！小日本出來了。”　　李想轉過身來，探頭出窗戶，往大總統府的方向瞧去。只見黃昏黯淡的天色，人影幢幢，雖看不清楚來者是誰，但總知道是有大人物出來，否則那來這麼多隨從。　　李想低聲道：“跟上去。”　　呂中秋苦笑道：“李帥，我覺得沒有必要。反正他們簽訂的協約，我們不承認，也沒必要浪費精力管他們。”　　“你得把他們的合同搞到手，無論你是從日本人手上偷，還是大總統府偷，我不過問。這份合同我有大用處。”李想陰險一笑，然後道：“我還要去見個人。”　　呂中秋點頭答應，兩人立即分頭行事。　　李想要見的人是狀元公張謇。　　“李帥！”早已守候多時的狀元公見李想過來，滿面堆笑地迎了過來，“在這邊。”　　李想抬頭一看，連忙回禮，笑道：“竟然叫張公久等，真是不應該。”　　狀元公笑道：“你別要客氣了，你一人實際督着兩省，近日又發起西征。說起新華銀行發行的戰爭公債火爆上海證券市場，全國民眾對李帥西征看好，細論起來，清中興名將左中棠西征，也沒有這麼多人看好！李帥今日之名望與實力，我先來等等也是應該的呢！”　　“張公！”李想見狀元公拿出一包漢口剛剛成立的新華捲煙廠出品的精品中華煙抽出兩根，一根遞過李想，李想忙從懷裡取出新式打火機替他點燃了，自己也點上吸一口，問道：“您就是這樣看小子我的？”　　“這個打火機別緻。一條精品中華送一個打火機，很多人就為了這個打火機，就去賣一條精品中華煙。新華集團，真是生財有道。你可是把江浙紳商的心抓住了，他們現在一個個都擠着要上你的船。”狀元公張謇笑道。　　李想在不緊不慢地噴雲吐霧，笑着說道：“這也有幾說幾講，漢口沒有洋鬼子倚仗特殊條約壓迫和貪官污吏的層層盤剝，民間實業必然會蓬勃發展，賺錢的機會多多，國富民強也不是夢啊。”　　這是指在民族實業的發展機遇只在鄂州約法統治的地方，中國別的地界還是洋人的天下，還是貪官污吏橫行的世界，民族實業要發展沒機會。　　狀元公張謇心裏一沉，覺得這話頗難應對，他委屈地咽了一口氣，笑道：“不管是漢口還是上海，都是中國人的地，民族實業就是為了造福民族，不可能全部開辦在漢口，不然，漢口以外的民眾就不用造福了？”狀元公笑笑，又道：“我看你和孫大總統一樣。”　　“怎麼說？”李想好奇了。　　張謇吐出一個煙圈，說道：“於中國四五千年之疆域、習俗、政權、因革損益之遞變不盡了徹……”　　“意思是說，我不了解中國的基本國情。”李想笑了，這個時代還有誰比他更了解中國國情的？　　張謇點點頭，繼續說道：“各國政治風俗之源流未暇加以融會貫通……”意思是說，李想和孫中山也不了解外國是怎麼個情形。張謇又說道：“……與孫中山談政策，未知涯畔……”意思是說：忽悠，李想和孫文都是個大忽悠，忽悠得人找不到北了……　　“我也被劃歸‘理想派’？”李想樂不可支。

# 第三百五十七章 沒打出的底牌

　　“理想也分很多種，”狀元公張謇把發出焦臭味的過濾嘴摁滅在煙灰缸，慢條斯理的用碗蓋撥着浮在上面的茶恭弘=叶 恭弘，半閉着略帶浮腫的單泡眼。“你和孫大炮的理想派是一樣，又不是一樣。”　　“我不懂先生的意思。”　　“你在北伐當中表現的衝動魯莽在時人眼中看似不解國情，其實不然。在這場北伐當中，鄂州約法統治的地域已經有兩省，趁北伐民心鼓盪之機發動的西征更是把西北廣闊的地域輻射，西征公債的大賣，更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把上海灘巨富豪紳綁上你的西征戰車，這些傢伙還抱着你的西征公債樂不可支。你還借南京財政困難的局面，大肆收購江浙一帶官辦實業，江南造船廠也被新華財團收購，聽說你還想吞下輪船招商局。我估摸着你是想打算接着收復漢口租界的虛火垄斷長江航運吧？你的胃口真大。海軍也因為南京沒有提供軍費，把前清長江水師分離，楚字號和江字號組成的長江艦隊今天早上已經從黃浦江出發，目的地我猜，肯定也是你的漢口。不是對國內局勢了如指掌，能做到你一步？北伐無論成與不成，你都又和北洋，南京三分天下的實力。”張謇在名利場沉浮二十餘年，深通權謀之術，說起這些，面上冷冰冰的，看不見絲毫感情波動。　　李想知道他們這些人，最害怕，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國家分裂，這也是李想最不願看到的，一直在拚命努力的，所以他最真摯的語氣說道：“三分天下？知道鄂州革命軍為什麼發展的這麼迅速，能以簡單的裝備擁有對抗北洋精銳的力量嗎？這是因為鄂州革命軍是民族大義，是家國理想，凝聚在一起的，如果我要分裂國家，鄂州革命軍的軍心立刻就會如春雪融化一樣消散。在南京的這些事都是你情我願，我又沒有強迫過誰。你要退出，我也不會阻攔。上船下船，還不是由得你們自由，西征的公債發行，你們也可以不買啊，長江商務總會的成立，你們也可以不加入啊。我不強求，強扭的瓜不甜！”李想一氣說了這許多方才停住，深深吸了一口煙，透過濃濃的煙霧打量狀元公張謇的反應。　　狀元公張謇也在觀察李想，這個眉目淡如煙柳的小個子，一眼看去極是柔弱，典型的南方人，小白臉的相貌，卻是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狀元公張謇微微一怔，隨即似笑不笑地說道：“我看，上船容易，下船嘛有點難……李帥是個有家國理想的人，我是相信的，這一點你和孫公是一類人。這一套理想，不知道忽悠了多少有志青年，但是你與他最大的不同是，你對國內國外局勢了如指掌，所以你的忽悠每一次都能成功。國內的大勢潮流被你利用到了極致，國際大勢潮流同樣被你利用到了極致。你與洋人在漢口的衝突，全國輿論一面倒的認為你必定死無葬身之地，想想庚子年浩劫，因為附和義和拳排洋，多少封疆大吏人頭落地，多少皇親國戚流放徒刑，連同盟會黃興和宋教仁都做出放棄你的打算，可結果呢，掉落一地的眼球，你贏了，洋人認輸了，標誌國家主權不完整的恥辱的租界第一次收復了……但是，可惜呀，要是藉著漢口民族運動的虛火，談判時再強硬一點，說不定收復九江租界，甚至收復上海租界都有可能，甚至收復更多利權政權。你我都是同盟，可願聽聽我這一孔之見呢？”　　李想一邊聽，一邊彈着煙灰，不緊不慢地說道：“只要你們有這個膽，我現在就可以給你們在滬寧造這個勢。朝南京城外江面上雲集的鬼子軍艦開炮，你們有這個膽嗎？”　　“我重點想說的是路礦之權�D�D”狀元公張謇身子向前一傾說道，“鐵路礦山，國之內政。全球各國，此事無掌於外部者，故知為內政也。”　　“鐵路礦山？”李想清秀的眉棱倏地一跳，只有這一瞬間才能窺到他內心中的千丘萬壑，但這隻是一瞬，他立刻恢復了常態，“國家命脈。官有者無論，民間私辦，力有不逮，貸債招股，不必盡為本國人，然無不受制於本國之法律。只有國家主權制度明備，基礎鞏固，上下又相聯，能自保其權利，故外人雖委輸巨資，而無自施其攘奪之技。滿廷不能保住國家主權，那裡能夠掌握路礦之國家命脈？”　　狀元公張謇緊接着說道：“豈止！我鐵路若津榆，若蘆漢，若奧漢，若龍州，若太原柳林，英、比、美、法、俄之款之所築。礦山若山西之孟平澤潞，若河南之懷慶左右、黃河以北諸山，若直隸之開平，若貴州之青溪，英、法、義之款之所營，此亦貸債招股，與外交相紊耳。而俄索東三省、日本索營口山東、英索浦口、義索浙江、法索梧州冕寧若路若礦之又紛紛見告，路礦之利將盡歸外人！”說著，便看李想。　　李想譏諷地一笑問道：“鄂州政府設官屬，定律例，與華商以易由之路，你認為我這隻是敷衍因循空言塞責？”　　“有新華財團和劉氏財團領頭，我們到不怕。”狀元公張謇並不計較李想的挖苦話，“華商進，洋商退，雖不能獨能保我利權，抑亦可稍芟外交之荊棘。”　　李想先是一呆，接着啞然失笑，指着狀元公張謇道：“前次漢口的外交是緩脈急受，你想通過和洋鬼子打商戰，增加談判砝碼，再過幾年積累一些民族資本之後也許可以一試，現在嘛，還不如組織租界勞工大罷工有效！”　　“可是路礦之權利，必須收回。”狀元公張謇今日決心要為商戰拉李想這強力後盾，所以毫不相讓，“李帥方才講得好�D�D路礦權利，這是一個國家的命脈。”　　“不需要你重複！”李想比誰的看着路礦權利。鄂州約法統治的地域，路礦權利全部鄂州政府所有。　　“既然如此，李大帥虎踞鄂州，還組織資金收購南京的實業，為什麼不去收回被外人盤據之路礦利權？”狀元公張謇立起身來，將瓜皮帽往頭上一扣，格格冷笑道，“這才不是敷衍因循空言塞責！”說著將手一拱便要辭去。　　“何必着急哩！”李想知道狀元公誤解了，忙起身扯住，笑道，“把話說完嘛。”　　“也好。”狀元公張謇見他軟了下來，不由有些得意，“粵漢鐵路是盛宣懷經手出賣給美國創辦的華美合興公司的，借款總額為四千萬美元，由美國人承築，並不得轉讓給他國。華美公司股票在市場上被此利時商人買去了三分之二。湖北、湖南、廣東三省人民獲悉這個消息后，紛紛揭露美國違約的事實，堅決主張廢除原訂合同。留日學生組織了鄂、湘、粵三省鐵路聯合會，電爭收回自辦，終於以675萬美元‘贖回’已經築成的廣州至三水段，原訂合同作廢。粵漢鐵路的收回，開創了‘贖路自辦’的先例。短短几年，各省相繼興起的自保路權的愛國運動蔚然成風，遍及全國，有力地衝擊着列強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就在收迴路權的鬥爭高潮迭起的過程中，收回礦權的鬥爭也如火如荼。英國福公司賄賂清吏，以借款給山西商務局為誘餌簽訂承辦晉礦合同，獲得山西平定、孟縣、潞安、澤州、平陽等州縣煤、鐵礦的開採權，期限為60年。但合同雖訂，該公司卻一直未予勘查開採。義和團之後，山西紳商即與福公司交涉，試圖收回已失礦權，屢遭拒絕。在當地官吏支持下，紳商集資購買礦地，自行開採。英國聞訊，立即橫蠻照會清外務部，聲稱不經過福公司允許，不論華洋何人何公司，不得在該處開礦。同時，無理要求山西商務局封閉各地已開土礦，經自到處播旗勘探。面對英國人的威逼，山西民眾義憤填膺，群起反抗，堅持數年，毫不妥協，成立保晉公司，開煤井數十處，並宣布礦山不準售予外人。太原召開群眾大會，與會者達萬餘人。會議決定：如福公司欲強行開採，則有礦地之家不準售地，附近之人不得為其作工，也不得與其貿易。有違此約者，即開除其山西籍。福公司見勢難以收回，出於無奈同山西商務局訂立合同，應允山西紳民以銀275萬兩贖回全部礦權。”　　收回利權的運動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付出了十分苛重的代價，同時還遭到了一些挫折。李想不會走這樣溫和的道路，他才不會承認滿廷的條約和債務，路礦本就是中國的，收回絕不交贖金。不過話頭扯到這裏，恰好有李想想說的東西。　　“清鐵路總辦盛宣懷這幾年押出去的鐵路，賣出去的利權，不計其數，雖然因為四川保路風潮罷職，但是最近又開始活躍，最近為了奪回被革命政府充公的盛氏產業，又準備出賣國家利權。”李想說著頭一仰，笑盈盈的看着狀元公。“不知道張公聽說了沒？”　　狀元公張謇愕然道：“這個賣國賊，舉國曰：可誅！他已被滿廷革職逃亡日本，盛氏產業全部充公，他還想折騰？他出賣的又是那裡的利權？”　　“漢冶萍！”李想大聲說道，“他還打着漢冶萍總經理的旗號招搖裝騙呢！”　　接着，李想連猜帶蒙，把中日合辦漢冶萍之事，加油添醋的說了一遍。　　狀元公張謇騰的一下跳起，急道：“告辭！”什麼也顧不上就走了。　　李想背着手站在台階上，微笑着說道：“不送。”心裏卻在想：“本大帥沒打出的底牌多着呢，王八蛋，等着瞧吧！”

# 第三百五十八章 廢約初議

　　剛送走狀元公張謇，宋教仁又來訪。自從在內閣制與總統制之爭，受到內外打擊之後，在大總統府就很少見到他了。　　李想站在台階上，笑道：“稀客啊。”　　宋教仁皺了一下眉頭，說道：“我無事不登三寶殿。遇到大麻煩了，外交上的。”　　“走，進去慢慢說。”李想笑道，拉着宋教仁進廳堂里。“大總統不是說，外交上的事物他親自署理？關於外交，你來找我，我也幫不上忙。”　　李想的眼珠子地溜溜的轉着，孫中山和盛宣懷用漢冶萍抵押給日本借款的事情被其他別有用心的人早他一步桶出來了？　　宋教仁聽他如此說，忙道：“這些日子，不知道大總統和克強在忙什麼？這件事情，我是來聽聽你的意見。”　　“說吧，我儘力。”　　“英國汽船墨斯培利克號不服從中國方面的檢疫規則，獨自進行了檢查就進入吳淞港，為此伍廷芳向英國駐上海公使提出了抗議。英國主張為保護在華英國人的生命財產要依據英國的法律實施所謂的治外法權。”　　李想冷笑道：“中國即便是擊沉了英國船也是正當的。”　　宋教仁跌腳道：“這就是你的意見，對英國開戰？”　　李想是漫不經心一邊抽煙，一邊說道：“都民國了，還不廢止治外法權，這共和國與滿廷又有什麼區別？怕什麼，我們團結一心，還怕干不過洋鬼子？！”　　宋教仁聽了心中暗暗叫苦，搖頭道：“團結一心？現在南北割據，中國已經分裂，還有什麼團結？”　　李想冷笑道：“經過這次事件，咱們好好宣傳一下，國民中要求廢止治外法權的呼聲高漲起來，民心不就團結起來了？我們對洋鬼子的退縮，只能助漲洋鬼子的氣焰，打擊民族的凝聚和信心，退讓，永遠不可能使民心團結起來的。”　　話愈說愈擰，李想臉色又陰沉下來。說實在的，他要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意圖，已經很明顯，民國政府卻沒有這個膽量支持他。他原來打腹稿僅僅就是先將稅權進行修改交涉。他早就想向民國政府提出以恢復關稅自主權為目的進行修改條約交涉的建議，他認為這一交涉應在法權的交涉之前。由於洋人把持中國海關，中國關稅收入較少，因此有必要保護關稅，抑制輸入以振興本國的產業。誰知，就轉到治外發權這一極重要的不平等條約上來，一發而不可收拾。當下心裏挺得意，至於後果倒也沒多想。　　宋教仁恨恨地道：“南京的《告友邦書》，是鑒於南京政府自身力量的弱小，新成立的臨時政府不得已承認了滿廷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以換得歐美列強對新政府的承認。大總統在多次談話中也表明了要進行條約改正的意向。如其中就提到滿廷至今所締結之條約之中，有諸多弊害，其利害得失在公議之上，必須改正。另，與外國交際，宜以萬國公法從事的內容。這表明新政府早已意識到滿廷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的危害性，認為修約是必然之事，同時表明要基於國際公法與西方列強打交道。所以我們都主張當前暫停修改條約，將修改期限延長3年乃至5年，以待國力的增強。”　　李想回過神來，弱國無外交。國力強大才是修約的前提和基礎，要取得修約外交的勝利，必須把整頓內務作為當務之急。中國必須大力推行殖產興業政策，同時改革政治制度、社會習俗、教育文化以及法律制度，為修約提供了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基礎。　　不過想起當前國際局勢，李想笑笑，說道：“看過《東周列國志》嗎？普魯士崛起歐西，這讓老牌的英法列強非常恐懼，中國正是積蓄國力等待崛起的時候。正是列強無力東顧的時候，我們更要修改不平等條約！”　　宋教仁被說動了，神色莊重地說道：“或許可以像日本一樣，先交涉稅權問題。”　　“不！”李想反對道：“南京政府必須把修改條約交涉作為其最主要的外交問題全力以赴，其方針是不能僅僅只是以恢復稅權為重點，而要將法權和稅權問題同時提出來，廢除治外法權、收復稅權，使中國逐漸擁有與歐美各大國同等的地位。”　　李想首先談的是關稅問題：“改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防備嚴重的海關金錢流失。自小弟興辦新華集團之初，就已開始考察中國的關稅狀況。發現，中國海關輸出浮於輸入，每年高達千萬。以漢口商務在光緒三十一二年間，其茂盛較之京滬猶駕而上之，那幾年，僅鴉片一項，每年流失就高達一千萬。如果對如此巨大的金錢流失還不採取防範措施，日積月累，上下空虛，可以預見數十年後，後果不堪設想，比於割地輸幣，尤為不堪。”　　李想可悲的發現，中國關稅問題的癥結在於關稅主權問題和稅率這些基本常識問題，偏偏這個時代的人對這些基本常識很朦朧。就關稅的主權問題而言，西方各國的關稅完全自主，哪有被別人指手畫腳的道理。　　“海關稅則輕重皆由己定，布告各國，俾令遵行而已。未有與他國協議而後定者。”李想道：“歐西各國以商為重，全國上下所皇皇然朝思而夕行者，惟懼金錢之流出於外。我國之產廣輸於人國，於是且減輕出口之稅，使之本輕而得利。人國之產勿入於我國，於是不必需之物禁之絕之，其必需者移植而種之，效法而制之，且重征進口之稅，使物價翔貴，他人無所牟利。故收稅之權必由自主，得以時其盈虛而增減，之所以富國。而中國的收稅之權則毫無自主，必與西人議而後能行……而就海關稅則的標準而言，東西方相差也非常懸殊，西方各國的進口稅一般是值百抽三十，甚至有高達五十、七十的。而中國的進口稅只有值百抽五而已，此為天下至輕之稅。然而，外國商人還不滿足，又想內地通行一概免厘，議納子口半稅，又欲議減稅，議減厘，貪得之心，有加無已。”　　這正是李想所以議加稅悉由自主的原因。這種特殊的關稅制度具有重大的危害性，由於關稅不能自主，中國的海關金錢嚴重流失。金錢流失已經使清末民初的中國上下窮困，舉國囂然，弊端已見。日積月累，後果將不堪設想。滿清的外交問題中創痛最為深重的莫過於“輸幣”和“割地”兩大事，而當時中國海關的金錢流失之危害，遠遠大於此。李想分析道：“今金錢流出之數，比之歲幣不止十倍。而割地予人，猶人之一身去其一指，其他尚可自保。若金銀流出，則如精血日吸日盡，羸弱枯瘠，殆不可救藥矣。英國、法國、美國、德國，尚無利我土地之心，只有日取吾財，故金錢流失問題，無形隱患，關係甚大。”　　自條約制度在中國確立以後，在關稅問題上，國人一般只關注關稅收入的多少，對於海關的輸出與輸入的狀況並不留意。對於這種只問稅之興衰，不問輸出入之何若的現狀，作為一個穿越人士的李想感慨萬千。他指出：“稅之多寡，於國關係不重，惟輸出之金銀多於輸入，則民生窘而國計危矣。財為生命之源，拱手而致之他人，民貧而亂作。”　　李想暗指的是昨日之太平天國，今日之辛亥革命，還有埋藏在明日之新民主革命。　　民窘國危局面的根源在於稅則由他人商定。如果稅則自主，重課進口貨，金錢輸出不多，就不至於有這種窘境。他再一次強調：“‘稅則自定之’一語，一乃全國安危之所系，不可以不謹。”　　在李想看來，稅則自主是前提，加稅是手段，目的是防止海關金錢流失這一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從而把關稅問題從純粹的經濟問題上升到國家主權的高度。　　“與關稅問題同樣重要且具有危害性的另一個條款是治外法權，其為天下極不均平之政。管外國流寓之人是亞洲獨有的現象，具有明顯的侵權性，在西方被稱作治外法權。”為此，李想解釋說：“治外法權，謂所治之地外而有行法之權。治外法權在條約中雖然體現出持平原則，但事實上並不公平，因為刑法有彼輕此重之分，禁令有彼無此有之異，利益遂有彼得此失之殊。治外法權的侵權性還波及本國人的管理。某些不法國人依仗外國勢力冒禁貪利，但由於條約中有商民歸領事管轄的條文，西方領事進而把租界當作共治之地。本國人互訟的案件，領事亦出坐堂皇參議。政府一有禁令，租界便成為逋逃主萃淵藪。這已是法外用法，權外縱權，我條約之所未聞，彼外部之所未悉。”　　宋教仁不禁怔了，皺眉道：“中國與西方各國締結的條約皆威迫勢劫而後成議，其取我財賄，傷我利權，是時候該修約了。但是放在漢口能成的事情，放在全國未必准。主持改約交涉的事情還是分步走的好，第一步，中心問題還是修改條約草案，然後南京政府將修改條約草案送達駐華各國公使。”　　宋教仁贊成改約的動因有兩點，一是外交上其利弊而不甘心受侮，二是海關金錢流失的嚴重局面。　　李想正色道：“這才像話。你說說看這個草案怎麼擬。”　　這是宋教仁的專業，李想當然要問他。　　宋教仁乾笑一聲道：“新的條約草案出台之後，外交部致信各國駐華公使，附寄修改條約草案，希望各國公使將草案分別轉送本國政府，並望各國政府派遣全權代表儘快進行談判，在草案的基礎上早日締結新的條約，但不包括日本和俄國駐華公使。”　　李想點點頭，修約直接會影響日俄與中國的關係，中國改約，與西方各國咨商，但對臨近的日俄絕不關照，這是正確的做法。兵法上說，就是遠交近攻。　　宋教仁繼續說道：“新擬約稿其議改之意，在管理寓商及通商稅則各事，其稿必須極詳細，亦極公平，大略系西洋各國通行之章程。若各國通商均照此行，固無損也。”又說，“送給駐華各國公使的修改條約草案，包括修好條約及附錄照會草案，和通商航海條約草案及附錄，附錄包括輸入稅目、輸入稅率草案、噸稅規則、橫濱港則等。其要點大致區分為財務和審判兩大部分，即稅權和法權兩大問題。具體着眼於先恢復部分法權與稅權。就法權而言，使港則、槍獵規則、檢疫規則等行政規則適用於外國人，整頓法律和審判組織使其歸中國所有。就稅權而言，廢除協定稅率，限定數十種重要輸入商品，協定其關稅率。”　　李想聽得很留神，對宋教仁的分步計劃，他原來是有些多心的，此時不禁點頭稱善：“介紹雖然不是非常具體，但反映了改約草案的精神，這個草案無疑可以奠定中國改約交涉的基本方針。”　　“只是……改約交涉的對象是歐美各國，試圖修改的是歐美各國以武力為後盾所強加的不平等條約制度。”宋教仁冷然說道。　　李想對改約的前景一直持樂觀的態度，他笑道：“有全國上下合力一心，加上依照西方慣例不會因為稅務問題而引發戰爭，更何況還是這個非常時期，各國最終礙難盡拒，不能不分別酌改。”　　這是他在收復漢口租界的經驗之談。不平等條約條款中危害巨大且具有隱蔽性的，是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兩大條款。李想又感嘆道：“我亞洲各國，以前均未悉此種情形，故受損實多。”　　宋教仁沒有立即回答，只半閉了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良久方嘆道：“早該想到的，或許真是如此！”　　宋教仁此時神采奕奕，因為內閣之爭倍受打擊的心又活躍起來，像是重新找到奮鬥的目標。

# 第三百五十九章 權宜

　　孫中山和黃興，還有南京臨時政府秘書長鬍漢民、大總統私人顧問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等人陪同下會見上次犬養毅提到的日本人森恪。　　森恪並非三井物產的普通職員，他一直充當著日本政界與財界的聯絡渠道，此次由日本來南京，是經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面授機宜，由三井物產顧問益田孝派遣，與孫中山商談以租借滿州取得日本援助問題。　　森恪在會面之前已經獲悉，此前，黃興正在和新組建的長江商會的華商們磋商，擬以上海輪船招商局抵押一千萬元，尚未成功。森恪暗暗好笑，這個價錢沒有那個商人會願意接手的，但也可以看出南京臨時政府財政窘迫的程度，或許滿州租借問題，可以從這裏下手。　　會談中，森恪轉達了元老桂太郎的意見：“如閣下所知，如今世界為黃種人與白種人之戰場，為制止白人勢力先鋒俄國之南下，確保日本存在之安全與東洋和平，日本認為有以日本之力量保全滿洲之必要。為此，日本已不惜以國運為賭注，犧牲多數人之生命與財產。當俄國仍圖南下、德人佔據青島之際，滿洲終必假日本之手予以保全……”　　孫中山容色微微一凜，小日本把侵略說得冠冕堂皇，這個時候的孫中山也只能認了。　　“……以今日之大勢論，僅賴中國政府（筆者案：真不知道那個傻碧搞出的和諧詞，除了增加民怨，看不出任何正面效用）單獨之力保全滿洲，雖閣下恐亦難以確信；而以日本之立場觀之，更不能不深感一任中國政府（筆者案：真不知道那個傻碧搞出的和諧詞，除了增加民怨，看不出任何正面效用）獨自維持之危險至極。事實已很明白，滿洲僅賴中國政府（筆者案：真不知道那個傻碧搞出的和諧詞，除了增加民怨，看不出任何正面效用）之力已不能保全，此已為貴我雙方之所共認，故可斷言：滿洲之命運業已定矣。可以預料，革命政府之前途必有諸多困難，基於地理上、歷史上之特殊立場，如無日本之特殊援助，則成功之可能實甚渺茫。”森恪侃侃而談。　　孫中山不得不承認他說的在理，因為俄國已經策動蒙古之獨立，西北邊疆危機四伏，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寄全部希望於李想安西革命軍，這和賭博有何區別？　　森恪似乎看到孫中山的意動，意味深長地一笑，道：“倘閣下決心捨棄命運已定之滿洲，一任日本勢力發展，以此換取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業，則日本必將立即採取必要手段以滿足其要求。為保全滿洲，日本已不惜進行第二次戰爭。當今之際，閣下如能默默合作，則國家懸系已久之大問題可得解決，避免第二次戰爭，以小努力取得大利益。不知閣下決心如何？若閣下所思鄙人一致，望速裁斷。”　　森恪最後還表示：“這是桂太郎大人透露給益田孝大人的秘密意旨。倘閣下有意實行，則可由閣下或黃君克強中的一人秘密赴日，日本將派軍艦迎接，然後轉去京都，和從東京來的桂太郎會談，締結關於滿洲的密約。”　　聽了森恪的陳述后，孫中山也有了決定：“何曾料到，桂公已有此決心？長久以來，自身為中國苦慮，為黃種人心憂。為東洋和平計，滿洲無論如何亦須保留於東洋人手中。因此，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但日本疏遠余等，不相接近。當余發難之時，曾申請在日本立足，而日本官憲不允余入境。在此情形下，余以日本政治家並無包容余等之度量，因而離日轉依美國。然由於地理上、人種上之關係，中國如無日本之同情與支援，即將一事無成，此乃運命攸關，故余為如何取得日本之同情而煞費苦心。其結果，日本有志人士為革命政府儘力者日漸增多，而日本政府迄今仍無轉變表示，是以余等為日本政府之態度如何而日夜心憂。”　　談話最後，孫中山笑道：“余等希望將滿州委託給日本，而日本給革命以援助。”　　孫中山還向森恪說明自己處境及最近臨時政府財政困難至極的情況：“萬一數日間無足夠資金以救燃眉之急，許多軍隊要離散，革命政府將遭瓦解的命運。”　　孫中山和當初考慮征蒙問題時的想法一樣，藉助日本的力量，只要挺過這一關，租借的土地還可以收回！　　而且現在的臨時政府，作為最後辦法，在革命政府最後崩潰以前，在軍隊離散以前，與袁世凱締結和議，抑止天下大亂，以後慢慢籌集軍資，再圖大舉；但若能獲得足夠資金以防止軍隊潰散，則將在日後實行當初之計劃以武力排袁。如中國舊曆辛亥年底得不到1500萬元，則只有把政權讓給袁世凱。　　森恪把會談的內容與結論，寫成中文稿，準備以加急電報發給益田孝。文稿經孫中山與胡漢民修改后，森恪拿起再念道：“因財政窮乏，在辛亥年底以前如能得到一千五百萬元，則能戰爭，革命政府不致陷入混亂。與漢冶萍公司有五百萬借款成立，故以招商局作擔保與長江商務總會一概華商一千萬元借款在交涉中，若五日內兩項借款無望，則萬事皆休，孫、黃將與袁世凱和議，可能授袁以政權。孫答應租借滿州，日本為防止革命軍之解散，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外，應立即借一千萬元，以中止與袁世凱和議，故孫文或黃興為了滿州之契約將到日本一行。錢款不到手中，恐軍隊解散，南京動搖。孫文答應‘滿州之事如有意實行，在四日之內，匯一千萬元並電告，即可與袁中止和議’。”　　森恪念完，黃興欲言又止，孫中山滿嘴苦澀，事情就這樣定下來。宮崎滔天和山田純三郎悄悄的交換個眼神，嘴角皆現出勝利的笑容。　　森恪努力克制自己想要大笑的衝動，緩緩起身，朝孫、黃一人一個深鞠躬：“告辭！”　　卻在這時，“砰！”突然的大響動回蕩在空曠的大廳，大門被人粗魯的踢開，大廳裏面一個個心思複雜，或者暗懷鬼胎的人，被這個突然爆發的動靜嚇的驚慌失措，他們驚魂未定的時候，看到一個絕美的女子玉容含煞的走進來。　　“怎麼了？靄齡。”孫中山看清這個女子絕美的容顏，長出一口氣，略帶責怪的問道。　　黃興皺了皺眉頭，胡漢民悄悄地撇了撇嘴角，幾個日本人悄悄的交換個曖昧的眼神。　　“怎麼了？你自己看看吧，這是今天上海各大報紙加印的刊號。你們密謀中日合辦漢冶萍之事泄露，上海嘩然，南京嘩然……舉國嘩然！”宋大小姐把一疊報紙丟在孫中山面前桌上，不咸不淡地語氣說不出的生冷：“我早說了，出賣國家主權的事情做不得！”　　上午才發生的事情，下午就被人曝出來了，這麼機密的事情，他們根本問題出在那個環節。孫中山他們慌了，幾個日本人更慌，紛紛告辭離場。　　“報紙上叫囂最凶的就是章太炎，他先於報端撰文批評，並致函先生，強烈反對漢冶萍合辦。張謇亦致函先生，厲言反對。”宋大小姐是先接到信，才知道這個大新聞的。　　宋大小姐在上海就反對過孫中山這麼做，可是孫中山還是走了這條道，這能不叫她生氣？雖然日本人的錢看起來比李想的錢好拿，但是牽扯國家利益，不止危害國家，也能叫拿錢的人身敗名裂。　　孫中山和黃興已經不知所措，胡漢民暗嘆一聲，拿出狀元公的信讀道：“鄙人前聞盛宣懷有以該公司抵借款項，轉借於政府之說。謂是仿蘇路辦法，亦不介意，乃今日聞集股三千萬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轉借五百萬與政府等語。此事詳情，兩公必預知之，頃有急電請出以慎重，想蒙察覽。漢冶萍之歷史，鄙人知之最詳。綜要言之，凡他商業皆可與外人合資，惟鐵礦則不可；鐵廠容或可與他國合資，惟日人則萬不可。……全國三島，無一鐵礦，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煤鐵之富，甲於五洲。鄙人嘗持一說，謂我國鐵業發達之日，即日本人降服於我國旗下之日，確有所見，非過論也。……今盛宣懷因內地產業為民所佔，又乘民國初立，軍需孔亟，巧出其平日老猾手段以相嘗試。吾政府不加深察，一受其餌，則於國防外交，皆為大失敗。民國政府建立伊始，……何至因區區數百萬之借款，貽他人無窮之累，為萬國所笑。比來上海各西報對於吾政府，時有微詞，願兩公宏比遠謨，勿存見小速欲之見，致墮宵小奸慝之謀。……民國政府對於該公司，當始終扶助，不能因其為盛所經營而稍加摧抑：即盛宣懷之私產，亦當通飭保全，以昭大公。至中日合辦之說，則萬不可行，未可因其以借款之故，稍予通融。”　　只有宋大小姐知道，一定是李想在幕後操縱。本是志在必得的輪船招商局的談判僵持，更何況漢冶萍公司早是他心頭之肉，加上北伐也猶豫不前，他終於藉機發飆了。本來嘛，一心一意的和李想聯盟，一起北伐，將革命進行到底，一切本來可以好好的，孫中山也不知道受到誰的唆使，要在背後搞這些小動作，現在狼狽不堪，吃大虧的還是自己！北伐這回真是難以為繼了，孫中山臨時大總統也難以為繼了，自己第一夫人的理想也難以為繼了……　　“散了吧。”孫中山看胡漢民拿出章太炎的信又要念，疲憊揮手道。　　散了就散了！宋大小姐氣沖沖的率先出門而去，頭也不回。　　黃興還是欲言又止，他心裏卻是想：“早早與袁世凱和議，也不會出這幺蛾子！”現在說什麼都遲了，嘆息一聲，也走了。　　胡漢民一邊不斷琢磨着這個絕密消息怎麼走漏的，一邊給孫中山把大廳的門關上。　　“吱～～砰！”大門關上，人都散去，冷清的大廳，只剩下孫中山獨自坐那個寬大的辦公桌前。　　夜幕徐徐降下，大廳里一片黑暗籠罩，只在窗外有點點星光散落黯淡的星輝，可以看到孫中山漠然不動的孤寂身影。　　直到夜很深，孫中山豁然起身，打開室內電燈開關。　　孫中山微眯着眼睛，突然的光明使他的眼睛稍稍的不適應，不過很快適應過來。他立刻尋來文房四寶，親手研墨。一邊磨墨一邊沉吟構思。　　很快，墨已磨好，他把信紙鋪開，提筆書寫：　　“太炎先生鑒：手書敬悉。此事弟非不知權利外溢之處，其不敢愛惜聲名，冒不韙而為之者，猶之寒天解衣付質，療飢為急。先生等蓋未知南京軍隊之現狀也。每日到陸軍部取餉者數十起，軍事用票，非不可行，而現金太少，無以轉換，雖強迫市人，亦復無益。年內無鉅宗之收入，將且立踣，此種情形，寓寧者俱目見之。召盛而使募債事，仍緩不濟急，無論和戰如何，軍人無術使之枵腹。前敵之士，猶時有嘩潰之勢。弟坐視克兄之困，而環顧各省，又無一錢供給。以言借債，南北交相破壞，非有私產，無能為役。似此緊急無術之際，如何能各方面兼顧。且盛氏自行抵押，亦無法禁止。該礦借日人千萬，今加借五百萬，作為各有千五百萬之資本。夫中國礦產甲於五洲，競爭發達，當期其必然。否則，專為盛氏數人之營業，亦非無害，此意當為時論擴之。至於急不擇蔭之實情，無有隱飾，則祈達人之我諒。”　　孫中山隨即又復函狀元公張謇，把責任推給黃興，希望狀元公張謇出面為南京臨時政府說話，平息輿論的批評：“來教敬悉，鐵礦合辦誠有如此所示之利害。惟度支困極，而民軍待哺，日有嘩潰之虞，譬猶寒天解衣裘付質庫，急不能擇也。此事克強兄提議，伊欲奉教於先生，故曾屢次請駕返寧。……而該件急迫，已有成議，今追正無及。……今日所見為獨佔無二者，他日當使競爭而並進。於眾多礦中，分一礦利於日人，未見大害，否則以一大資本家如盛氏者專之，其為弊亦大。輿論於此，未必深察。先生一言，重於九鼎，匡救維持，使國人縱目光於遠大，為將來計，而亦令政府迫於救患之苦衷，權宜之政策，免為眾矢之的，不勝厚望。”　　放下筆，雙手輕柔太陽穴。一口氣寫完這樣兩封信，可以說是絞盡腦汁，此刻的孫中山也覺得有點精力不濟。　　小心把兩封收好，還是覺着不踏實，在大廳背着手轉了兩圈，又招來胡漢民，囑胡漢民也致函張謇，再作解釋。　　胡漢民表面點頭稱是，可他也不傻，作為始終參与機要的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先把自己與漢冶萍借款撇清關係，字里行間暗示此事乃黃興所為：“來教奉讀，並受孫先生屬意敬復。此事弟未審其詳，但於成議之後，略知其概。自一月以來，見克強兄以空拳支拄多軍之餉食，……寢食俱廢，至於吐血，度其急不擇蔭，亦非不知。今已成事，惟祈先生曲諒。並於輿論不滿之點，稍予維持。……顧界於生死存亡之際，所謂臨時政府，不過一革命稍大之機關。……惟在察彼所為，是否私利，……其事非常，其咎或可恕耳。”

# 第三百六十章 雄關漫道真如鐵

　　清晨，陽光通過玻璃窗映到了房裡來，房間溫馨而又寧靜。空氣中有一種迷亂奇特的味道，像是蛋糕擱置后留下的淡淡甜膩奶香。李想在剛剛經歷的一場酣暢淋漓地盤腸大戰，有點吃不消的悄悄窺視着枕邊水仙兒聖潔美麗的天使容顏，以及那纖巧而勻稱的魔鬼身材。抱着這樣極品尤物，鐵人也能融化了。天還沒有亮透，房間的光線還略微的昏暗，只見水仙兒緊蹩着秀媚地眉頭，閉着的眼睛，彎彎地、長長地睫毛微微顫動，像是在快樂的哭泣，在沉醉於這消魂蝕骨的滋味，連靈魂也已經掙脫肉體的束縛，一步步沉入了極樂世界之中。劇烈運動后的李想還在大口的喘着粗氣，在偷窺時不經意的扭過頭，湊近了水仙兒耳畔，熱乎乎的氣息噴在修長白皙的頸后，使放開全身感官正在細細體味消魂蝕骨之極樂的水仙兒渾身倏地一抖，她情不自禁地“嗯”了一聲，更加緊緊貼了上來，李想立刻用力摟住她那熾熱的身軀作為回應，真切地感受到了水仙兒的黯然消魂。李想自然而然地把手伸到她的後背，溫柔地上下摩挲起來。此時的水仙兒好像忘卻了剛才的火熱與狂野，靜如處子，依舊閉着雙眼，溫柔地享受着愛撫。　　在此刻的滿足與安寧感中，瞬間似乎便是永恆。李想沉浸在纏綿的感覺中，毫無睡意，他瞅了一眼被藍色碎花窗帘遮擋的巨大的落地窗戶。太陽正緩緩地呈現出弧形，爬上南京巍峨高聳的古城女牆。　　李想剛把頭轉向窗戶，水仙兒的左手就怯怯地伸到了他的胸前。這一番親熱之後兩人緊緊地依偎着，雙方敏感地都能察覺到對方的一點兒動靜。李想輕輕按住她溫潤如玉的手，看了一眼床頭柜上的時鐘，七點還差十分。“太陽都出來了。”李想從寬大的落地窗向外望去，南京古城和一段明代城牆盡收眼底，朝陽就是從那裡升起。　　“你也過來看看吶。”李想衝著水仙兒說著，從床上起來，揀起掉在地上的衣服穿上，打開了窗帘。一瞬間，晃眼的晨曦跳了進來，紅彤彤的光柱照亮了地面和床頭。只見金色的太陽有一半跳出了明代城牆的女牆，半邊天際被朝霞染得一片通紅。李想欣喜的說道：“正好趕上日出，快來看哪。”“在這兒也看得見。”水仙兒說道。赤果果的她或許在立刻李想溫暖的胸懷之後有點冷，或許是乎怕見這驟然明亮的光線，她用被單裹着全身，朝窗戶這邊看。冬天深沉的霧靄瀰漫在空中，朝陽愈顯得碩大無比，紅得如凝固的血一樣艷麗。“這麼美的朝陽我還是頭一次見到。”水仙兒望着朝霞很快便煙消雲散，她的側臉上，明顯的有着一層鬱郁的神色，像是在為這短暫的美麗嘆息。一響貪歡，可是天一亮，兩人又是上司和下屬的關係。從一開始她就有這樣思想準備保持這樣的曖昧，那麼，她會不會是觸景生情，在這一瞬間閃過了什麼念頭呢。李想很想親口問問她，話到嘴邊卻走了樣：“咱們該起床了吧？今天還有很多事情要辦。”中日合辦漢冶萍事件的曝光，全國嘩然，其影響南京臨時政府之深，是戰是和的爭論，或許今天就會有結論了。　　水仙兒略帶疲倦地輕輕說道：“你把窗帘拉上吧。”李想點點頭，拉上了窗帘，水仙兒用被單遮掩着前胸，找着散落在床四周的內衣。李想走到鏡子前，一邊對着鏡子整理風紀扣，一邊說道：“吃完早餐，我就去大總統府，無論結果如何，今天我們都要回武漢，所以你要做好隨時走的準備。”水仙兒用白色的髮帶把頭髮攏在後邊：“放棄北伐了嗎？放棄你的理想了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李想接着偉人的名言自我激勵，又想起如果北伐流產，必定還要二次革命，遂又道：“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水仙兒嫵媚一笑，情不自禁的讚歎道：“多少江南名下士被你比下去了。只此兩句，也能成為千古絕唱。”　　文壇大盜李想不由汗顏，扭過頭去，目光卻無意落到她一對秀美的纖足上，只見膚色圓潤，粉致生光，極具動人美態，不由發起怔來。　　※※※　　中日合辦漢冶萍曝光之後，孫中山煩惱不堪，今天早上又傳出更聳人聽聞的新聞，光復會另一個頭目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遭人暗殺，很多線索和輿論都指向同盟會得力幹將滬都督陳其美。　　漢冶萍借款雖然進行得極為秘密，但簽約當日即被上海報紙揭露，輿論大嘩，群起攻之。　　章太炎接到孫中山回信之後立刻回信，依然堅持反對，張謇也不為所動，回函中更是決意請辭實業總長：　　“漢冶萍事曾一再瀆陳，未蒙採納。在大總統自有為難，惟謇身任實業部長，事前不能參預，事後不能補救，實屬屍位溺職，大負委任。民國成立，豈容有溺職之人濫竽國務，謹自劾辭職，本日即歸鄉里。”　　各省紛紛反對，致電南京臨時政府，要求取消中日合辦漢冶萍者，絡繹不絕。而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反對之聲尤為激烈，質問孫中山違法借款。　　孫中山感到身心俱疲，他揉了揉乾澀的眼睛。連日來，無數大事小事都湧進這座樓房，等待它的主人做出決斷。過度的勞累使他的面孔更加黑瘦，然而兩隻洞察秋毫的明眸，卻比往日益添炯炯神采。幸好有靄齡這個好幫手，井井有條地處理了不少事，為自己減輕了很多負擔。　　孫中山的心緒紛亂，卻想起自己一路革命的征程：從就讀於博雅醫院與朋友私談推翻滿清到考察北方形勢圖謀大舉，從組建興中會到周遊世界各地在華僑中宣傳革命募集款餉，從蒙難倫敦到創辦同盟會，從單一的民族革命發展到叄民主義學說，從密謀襲取廣州的失敗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捐軀，二十多年來走過的是一條多麼艱難曲折充滿流血犧牲的道路！不論在多大的困難面前，不論處何等挫敗之下，也不管周圍同志們的急躁氣沮誤會乃至內訌，孫中山始終對革命的勝利滿懷信心，永遠保持高昂的鬥志。他高瞻遠矚，成竹在胸，他豁達大度，不謀私利，長期苦難的革命生涯，為中華民族鍛造了一位真正的領袖和偉人。今天，當他看到為之奮鬥二十多年的民主共和的構想已為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所接受，當他看到大半行省已脫離了滿清王朝而宣告獨立，當他看到中華民國即將成立，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就要徹底覆沒的時候，這位偉大的先行者的內心該是多麼的快慰無比！　　但是，就在上任大總統的短短几天里，孫中山已看出了一片勝利中所潛伏的隱患。　　革命醞釀運作的時間是那樣的漫長而痛苦，但革命勝利的一天居然來得如此快捷而突然，這是孫中山所沒有預料到的。這固然是好事，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則很多。　　真正的由革命黨人領導的獨立行省沒有幾個，許多所謂的獨立只是換了一個招牌而已，軍政府的人依然是先前巡撫衙門的原班人馬，或者是只換一兩個首腦，其他人都照舊。孫中山革命的目的不僅僅在於改換一個朝代，而是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秩序。這個全新的社會秩序，能依靠那些全然不懂叄民主義，滿腦子封建陳腐，昨日巡撫統制今日都督的人去建立嗎？除開舊官吏外，各省軍政府里還有不少會黨頭目和投機看風向的士紳，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即使在革命黨人內部，眼前的局部勝利，也使其中不少人頭腦昏昏意氣飄飄。他們認為革命成功了，多年的辛苦應該得到酬勞了，為官位為地盤而爭鬥甚而火併的事不斷髮生。還有人高喊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居然要取消革命黨了！另有不少人在為新生的省軍政府和中央臨時政府的前途擔憂。他們一則畏懼袁世凱的實力，二則對銀錢的匱乏束手無策，許多省的藩庫空空如也，不但軍餉，就連軍政府工作人員的薪水都發不出。　　軍需公債章程規定發行總額為一億元，若果能籌得此數，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狀況將大為改觀，這一新生革命政權的命運也許將是另外一番景象。然而現實不容假設。在南京臨時政府，軍需公債發行4637630元，除軍事機關和各省都督領取公債430萬元外，實際售出公債只有30餘萬元。因為軍需公債發行結果遠不及定額，其所收款數甚至不敵清廷前段時間發行的愛國公債，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窘狀況依舊沒有得到改變。　　公債發行未取得如意效果，迫使南京臨時政府又只有积極尋求其他解決辦法，維持鬧出中日合辦漢冶萍的醜聞，無法根本解決財政危機，相反引發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機，嚴重損害了革命政府的形象。金融恐慌、市面混亂，影響了政府的威信和革命政權的鞏固。　　財政危機同時導致軍心浮動，如北伐這樣一些重大決策無法貫徹和執行。其中最為嚴重的後果是迫使更多的革命黨人在政治上步步妥協。對於南北和談，孫中山“本不贊成”，回國后曾表示：“革命目的不達到，無和議之可言。”　　但嚴重的財政困難使得南京臨時政府寸步難行，在革命黨人的迅速退卻以及立憲派、舊官僚的壓力下，“內心大有難言的苦衷”的孫中山不得不接受汪精衛打電話過來告訴他，袁世凱的私人代表楊度想前來拜見的請求。正是因為南京臨時政府在中日合辦漢冶萍事件威信掃地、陶成章遇刺風波不靖、公債發行效果欠佳、無法挽救財政萬般拮据狀況等等原因，革命政府難以維持。　　大清晨，楊度在汪精衛的陪同下就出現在大總統府。　　孫中山從小樓里走出來，伸開雙臂迎上前，用洪亮的廣東官話打招呼：“皙子先生，你好哇，我們又見面了！”　　楊度快步走上前，抱住孫中山的雙肩，笑着說道：“逸仙先生，中國之華盛頓！我特為前來祝賀你。雖然這個祝賀來的遲了點，希望不要怪罪才好。”　　“謝謝你，你過獎了，我哪能與華盛頓相比。”孫中山鬆開雙臂，這絕不是客氣話，是真心話。他端詳着楊度說道：“五六年沒有見面，你發福了。”　　楊度也仔細地把孫中山看了看，說道：“你比在東京時瘦了些。”　　“是嗎？”孫中山哈哈笑道，“做革命家沒有發胖的福分。”　　汪精衛在邊上說道：“我們都進屋吧！”

# 第三百六十一章 計劃之中

　　會客室里，溫和的晨曦透過窗戶照射進來，在這個亂世中安寧的上午顯得非常的溫馨。孫中山，楊度，汪精衛，三人對坐在鬆軟的真皮沙发上，喝着芬香甜膩的愛爾蘭咖啡，閑聊起來。正要轉入正題時，胡漢民、王寵惠進來了，熟悉的加入扯淡的行列。　　這時候可以看出楊度人面之廣，胡漢民與楊度是東京法政大學的同學，老熟人了，這麼多年不見，乍見之下彼此都很高興。王寵惠與楊度雖然還是第一次見面，但神交已久。那年為粵漢鐵路收回自辦一事，就是楊度率領的日本留學生鬧的事頭。王寵惠作為留美學生的領袖，為了表示收回鐵路自辦的支持，致信東京留日學生會總幹事長楊度，承認楊度兼作留美學生代表的身份，楊度也回信給王寵惠，表示不負大家的期望。最後在日美廣大留學生共同努力之下，粵漢鐵路終於收回！因為有並肩作戰的關係在內，彼此也可以算是老戰友了，所以也很親熱。　　孫中山笑着對大家說道：“都是老友重逢，難得！皙子今天要多談些北方的事，展堂、亮疇也一起聽聽。”　　胡漢民看了楊度一眼笑道：“正要聽皙子談談北方，這是當前的大事。”　　楊度有汪精衛合演無間道，已經知道孫中山現在是山窮水盡，臨時政府財政破產，又因為中日合辦漢冶萍這一昏招，無意之間連最支持他北伐的實力派李想也得罪了，加上陳其美刺殺政敵光復會領袖陶成章，臨時政府出於最飄搖動蕩的局面。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便放下咖啡杯，開始談起正事來。　　楊度只瞅着他們笑道：“關於北方對局勢的看法，想必諸位已經從南北會談中了解了一些。”　　王寵惠在旁開了口：“南北談判，兆銘兄和我都參加了，只是北方的唐紹儀代表談得並不詳細，總理剛回國，展堂兄前天才從廣州趕到上海，他們都想多了解些北方的內情。皙子先生，你既是清廷的要員，又是我們的朋友，你要多提供些絕密消息喲！”　　楊度忙陪笑說道：“哪有絕密消息可提供，只不過是和老朋友們隨便聊聊罷了。”　　“我記得皙子是喜歡抽雪茄的，總理，讓我陪他抽幾支吧！”胡漢民突然插話道。他的煙癮很大，因為孫中山不抽煙，前两天在這個會客室里就是凶名傳世的李瘋子也不在這裏抽煙，胡漢民自然也不好意思抽。現在正在煙癮發作的時候，他有了這麼一個陪客的好借口。　　孫中山“噗嗤”一聲笑道：“你這個煙鬼，我就知道你熬不過了。好吧，算是招待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我批准你陪皙子抽。”　　胡漢民忙掏出一盒從古巴進口的雪茄來，遞一支給楊度，自己也叼起一支，笑道：“聽說這是在洋婆子大腿上搓出來的。”　　“也不嫌騷得慌！”汪精衛拿起桌上的宋瓷茶盅兒端詳着笑罵道。　　楊度爽朗地笑道：“這和處子用口採摘的惠明仙茶一樣，要的就是這個韻味。”說得孫中山等人開心大笑。屋子里頓時冒出一股香噴噴的煙味來。　　抽了幾口雪茄后，楊度的精神更足了，他侃侃而談：“對待南方的相繼獨立，北方政界大致有三種態度。一種是主張堅決鎮壓，一定要維繫以大清王室為首腦的君主立憲國體。另一種是游弋觀望，看到底誰的實力強，再決定倒向哪方。還有一種是傾向於民主立憲，但出於各種因素的考慮，目前還不能公開表明態度。”　　孫中山忙插話道：“皙子，請你坦率地說，據你所知，北方目前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楊度又抽了一口煙，稍頓，才轉入論題，說道：“說句不客氣的話，假若北方真的要跟南方打硬仗，南方不一定打得過。”　　“何以見得？”胡漢民似乎不大樂意聽到這樣的話。　　“我們先來看看軍事上的力量。”楊度將大半截雪茄擱在煙灰缸上，以便騰出右手來打手勢。“目前北方尚有新軍八鎮八協一標約十三萬人，舊巡防營二十七萬人，新募巡防營七萬人，另有八旗兵二十二萬五千人，綠營兵十三萬五千人，總計八十萬出頭。南方獨立各省的新軍為六鎮十二協三標近九萬人，參戰的會黨和民眾都不能算作正式的作戰力量，他們今日來，明日散，只能助聲勢，不會聽調遣。僅從兵力來說，北方的兵力便是南方的九倍左右，即使把其他參戰人員算在內，也不足北方的一半。”　　孫中山默默地聽着。全國各省新軍的分佈他心裏是有數的，楊度的分析大致符合事實。說句實在話，各省獨立的成功，決定的因素是人心所向，並不是戰場較量的結果。倘若在戰場上作一番殊死的搏鬥，大部分的獨立省軍政府未必能維持得下去。當然，最後的勝負還是要取決於人心所向，但那必定是在長期的流血奮鬥千百萬人的犧牲之後的事，國家和人民怎能經受得起那場浩劫！　　“從裝備上來說，”楊度看到他們都在認真聽他的話，很有興緻地說下去，“南方新軍的裝備大多為八八式毛瑟槍和漢陽造，機關槍很少。火炮也都是老式落後的。北方的新軍，尤其是北洋六鎮是袁世凱的嫡系，都是一色的德國八九式步槍，而且配備了相當數量的馬克辛重機槍與麥德森輕機槍。”　　楊度對軍隊的裝備掌握得這樣清楚，頗令孫中山吃驚。他一向在革命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對民眾的宣傳鼓動和對今後民主共和國的規劃設計上傾注了大量的精力，至於軍事方面，尤其是指揮戰爭、調配武器彈藥等具體事項上，他考慮得不太多，也不太擅長。軍事上，黃興是革命黨中的第一號大將軍。　　胡漢民也是文人出身，這一個多月當都督，職務所迫，使他對軍事情況了解得多些。他插話說道：“克強對我說，孝感之敗，關鍵的原因是北洋軍擁有機槍和子母彈，而我們沒有。”　　王寵惠也說道：“各省代表都說，武器是個很大的問題。過去清廷從洋人那裡買來的武器都優先裝備了北洋六鎮，然後再分一點給直隸巡防營及八旗駐防兵。南方各省新軍領的都是從前湘淮軍留下的老舊破槍，漢陽造對他們來說就是新式武器了。陳其美跟我說，滬軍上個月購買的一批日本軍火，都是日俄戰爭事情淘汰的二手貨。”　　胡漢民接着說道：“廣東新軍里的漢陽造步槍，連發兩三百發子彈后槍筒就燒得燙手，要冷一兩個鐘頭才能再用，真的打起硬仗來，漢陽造也不管用。”　　他們的話一句句直搗孫中山胸臆，剛剛平靜一點的心情，驟然又起波瀾，勉強笑道：“這就是你們不知道變通，聽李想說，撒泡尿澆冷了，又可以繼續用。”　　大傢伙笑了，這一仗打下來，要撒多了條尿？　　“這是講軍事方面，至於財政方面，北方也仍舊佔有優勢。”楊度笑過之後繼續說道：“清廷雖說帑藏空虛，但為了保命，還是可以擠出幾千萬兩銀子來的。前兩年連續借了三千一百萬兩外債，緊急時都可以挪用來鼓舞士氣。四國銀行已公開表示，只要清廷今後與他們友善合作，他們願意維持這個政府，馬上提供七百萬兩貸款。再加上關稅鹽稅，清廷短期還可湊出七八千萬兩銀子。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毫無政治頭腦只知陞官發財的丘八們，會為打贏這場戰爭而拚死上前的。”　　聽此一番話，孫中山臉上陡然變色。　　楊度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他只見革命黨的領袖們個個面容嚴峻，知道他們的內心在緊張地思考。他不願意被他們看作是清廷的說客，於是又說道：“我說的都是實際情況，並無半點誇大不實之處。我和各位都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深知各位革命的目標是為了國家和人民。我真誠地認為，當前南北議和是為國家和人民的福祉所做的最大好事。”　　孫中山越聽越驚：“我們是願意和談的。南北和談談得好好的，為什麼少川先生突然要辭職呢？”他的目光銳利地望着楊度問。談話已進入實質階段了。　　楊度放下杯子，鄭重地說道：“我說穿了吧，唐少川的辭職，其實已意味着南北和談的破裂。南北和談破裂的真正原因在於袁項城知道了中山先生就職大總統，袁認為革命黨人不相信他。”　　孫中山心裏咯噔一下，有些坐不住，定定神笑道：“原來是這樣！我這個大總統是臨時的，什麼時候都可以不當。我孫某人幾十年奔走革命，從來沒有想到要由自己來做新國家的總統。革命是危險的事，隨時都有可能犧牲，若為一己利益着想，我早就不革命了。”停了停，又轉過臉對他的戰友們說：“我們革命黨人都沒有為個人謀利益的想法。比如說精衛同志吧，他去刺殺載灃前，連以身殉國的血書都寫好了。”　　汪精衛、胡漢民、王寵惠也都賠着乾笑，點了點頭。　　“革命黨人這種捨身為國的精神，深為國人敬仰，也為我本人所敬仰。”楊度笑着搖頭，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但袁項城，尤其是袁項城手下的北洋軍將士們，卻沒有這種寬廣的胸襟。他們放棄了自己奉行多年的忠君思想轉而擁護民憲，若個人無好處，他們會幹嗎？”　　王寵惠慢慢問道：“皙子先生這些年與袁世凱的關係較深。他到底是個什麼人，值不值得相信，我想請你以一個老朋友的身份對我們說實話。”　　孫中山表面上嬉笑着竭力保持平靜，心裏卻恨不得一腳踢死眼前這個道貌岸然的傢伙，遲疑着也問道：“亮疇剛才提出的問題，不只是他個人的疑問，革命黨中有不少人都有這個疑問。袁世凱早些日子還一再公開表示，要留存滿虜小皇帝，要為君憲而效力，為什麼又突然轉而贊成共和呢？”　　楊度從容不迫地笑笑，不假思索地答道：“要問袁項城是個什麼人，我可以一言以蔽之，乃一識時務之俊傑。從他一貫主張變法維新、訓練新軍、力辦新政可以看出，他思想決不陳腐守舊。這次出山前向清廷提出的六條要求，比如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這兩條，從施政大計來看，均與革命軍的方針無多大區別。第三、第四條，寬容參与此次事變的人，解除黨禁，很明顯地表現出同情革命黨。諸位可以從這裏看出袁項城決不是一個冥頑不化的舊官僚，也決不是個一心要與革命軍為敵的人。”　　胡漢民心想：“袁世凱，叫了這麼多年的二皇帝，活曹操，全天下都知道他不會為滿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來不及細想就道：“我看袁世凱不會死心塌地為滿虜效力，削職為民的前嫌他哪裡會忘記得了。”　　汪精衛也說道：“要說袁項城識時達變也還說得過去。我出獄之後，他就請我給他上民主立憲的課。我接連給他講了三個晚上，他也聽得進，最後還說：看來行民主憲政也不是壞事。”　　楊度心裏暗笑，胡漢民和汪精衛的插話無疑為自己提供了論據，他接着說下去道：“至於袁項城前些日子還說要行君憲的話，我想諸位應體諒他的處境。他身為朝廷的內閣總理大臣，在公開的場合不說擁護朝廷擁護君憲的話，他的總理大臣能當得成嗎？因為他識時達變，他能看得出民主立憲是為多數人所接受的國體，所以他的內心是贊同這個國體的。這點他跟我說過，也跟精衛說過。”　　孫中山帶着挑釁的眼光盯着楊度問道：“雖有削職前嫌，但袁家畢竟三代受滿虜之恩，他自己也是靠滿虜的賞賜才位極人臣，親友故舊全是滿虜的高官大員，要他徹底背叛滿虜，能做得到嗎？”　　楊度冷笑了一下，連連搖頭，斷然說：“世受國恩、忠於皇上這一類的話，只是曾國藩那樣的人的信條。我今天向孫先生和各位亮個底牌吧，袁項城決不是曾國藩，他也決不想做曾國藩第二……”　　孫中山輕嘆一聲說道：“據前段時間北京消息：馮國璋、段祺瑞等四十八個北洋軍高級將領將聯名通電全國，全力捍衛君憲，誓死抵抗共和。”　　楊度知道這是袁世凱前段時間走的一步臭棋，逼得南方不得不武力對抗，他的臉不禁一紅，忙回道：“在第一軍前線，馮華甫、段芝泉便對我說過，他們只知有君憲，不知有共和。這些軍人腦子僵化，拿他們真沒辦法。”　　汪精衛也忙說道：“這些人都是袁項城的袍澤，對袁的影響很大。”　　楊度大蛇隨棍，接過汪精衛的話說道：“正是這樣。我剛才說袁項城的本意是不想做曾國藩，為清廷效力盡忠。但如果他手下的這些將領堅決不同意共和，慫恿他維護君憲，那也可能將他逼上曾國藩的道路。倘若袁項城做第二個曾國藩，憑藉北方的軍事和經濟的實力，南方能不能取勝還很難說。”　　“哼！”孫中山臉色一變，突然憤怒地站起來，大聲說，“北洋將領誓死抵抗也好，袁世凱做第二個曾國藩也好，大不了戰爭重新打起來，我孫某人奉陪到底！”　　楊度震得身上一顫，會客室的空氣一下子緊張起來。　　孫中山從上衣袋裡掏出一塊白絹擦着嘴唇，面孔綳得緊緊的。胡漢民和王寵惠拿眼睛望着，一時都不說話。　　還是汪精衛起身，對孫中山說道：“總理，莫發怒，坐下吧！”說著便扶着孫中山坐到沙发上，又端起咖啡杯遞上去。孫中山接過喝了一口，臉色開始緩解下來。　　汪精衛輕言細語地說道：“正如總理所說的，北洋將領此舉無疑是對我們的恫嚇威脅，不過，若真的戰事重開的話，我們會面臨着武器和經費方面的嚴重困難。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南方各省的老百姓將要承受戰爭給他們帶來的巨大痛苦。”　　楊度立即附和道：“還有一點，中國若長期內戰，正好給洋人以可乘之機。洋人若一旦介入戰爭，中國將有可能四分五裂，後果不堪設想。”　　“現在看來，即使損失很大，仗也是非重開不可，難道我們還能屈服於馮國璋這批北洋將領的壓力不成？”孫中山余怒未消，說起話來仍火氣很大。　　“北洋將領的情況我知道。”楊度說，“他們最關心的並不是國體政體，而是自己的官位權力。只要有官有權，至於行什麼體制他們並不在乎。多年來北洋軍習慣於聽袁項城的話，所以大家都說北洋軍是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朝廷。他們所謂的誓死捍衛君憲制，那只是一個幌子，實際上要捍衛袁項城的地位。我可以擔保，假若臨時政府公開宣布，將大總統一職給袁項城，北洋將領們什麼捍衛君憲反對共和的高調就決不會再唱了。”　　汪精衛忙接着說道：“皙子這幾句話倒是說到馮段等人的心底里去了。”　　經此點破，孫、胡、王也很快明白過來。但袁世凱只是表示他擁護共和，並沒有具體行動，憑他這句空話，就把大總統讓給他，革命軍豈不太軟弱了？　　這時大廳門推開，美麗的秘書宋大小姐進來了，向著在座的各人微微一笑，道：“先生，張季直先生和李想大帥有要事察報。”　　孫中山的心情已基本平靜下來，聽到李想這個名字時候，忍不住眼前一亮，他微微揚了揚手說道：“請他們進來吧！”　　楊度和汪精衛機警而又隱秘地交換着眼神，狀元公的到來是在他們計劃之中的，可是李瘋子的到來確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偏偏這個意料之外的人是足以決定天平傾斜的砝碼。

# 第三百六十二章 豎子不足與謀

　　李想振起雄心，加鞭驅馬，犹如衝殺如鐵的雄關漫道之上，奔過清晨的南京大道，朝在望的大總統府奔去。　　宋大小姐一身雪白的洋裝，在偏廳接待他。不施脂粉的顏容，更是清麗秀逸之氣迫人而來，即使李想對她成見很深，依然忍不住想飽餐秀色。　　宋大小姐神態平靜地道：“李大帥這麼早大駕光臨，是否有什麼急事呢？”　　李想聽出她不悅之意，知道她應該也清楚孫中山被搞得這麼狼狽不堪，跟他脫不了關係，歉然道：“也不是什麼緊要的事，北伐軍奪取徐州之後停滯不前，想來聽聽大總統的意見罷了。”　　話完后，李想自己都覺得理由牽強。孫中山為籌集北伐軍費出賣國家主權有錯，他曝光這個事件，以至於有心人利用這個機會借炒作，藉著反對中日合辦漢冶萍事件來攻擊南京臨時政府，導致南京臨時政府出現這麼嚴峻的信任危機，直接導致北伐停滯不前，他同樣有錯。誠然，孫中山為了取得向日本列強的借款，不惜飲鴆止渴，不無可議之處，但張謇等人藉此大肆攻擊孫中山，卻完全是出於打擊孫中山的威信，壓臨時政府儘快與袁世凱妥協的險惡用心。　　宋大小姐不置可否，而是蹙起秀長的黛眉，沉吟起來。　　李想呷了一口熱茶，溜目四顧。大廳的布置簡潔清逸，不含半絲俗氣，一看就猜的出是宋大小姐的品味布置的，恰如其份地反映出她書香世家的氣質和海歸派的洋品味。　　宋大小姐淡淡道：“李大帥忽然擺了我這麼一道，是否欠了我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呢？”　　李想大感頭痛，漢冶萍事關鄂州命脈的產業，同時也事關中國命脈。日本這幾年利用漢冶萍大量採購煤鐵，由於中日續商條約，有“日本運進中國煤炭，棉紗及一切棉貨，概不加稅”的規定，漢冶萍幾乎成了小日本的廉價原料供應商，李想接手漢冶萍第一步就是清除日本勢力，漢冶萍絕不可落在日本人手裡，所以他有不得不這麼做的理由。只是結果出乎李想的控制，給臨時政府造成這麼大的傷害是他事先無法想象的。對此，李想實在沒什麼好解釋的，只能無言以對。　　宋大小姐輕嘆道：“不用為難了。我知道你的難處，也知道你有你不得不為的理由。至少你不會像其他人般，不顧革命前程，借這個借口攻擊臨時政府，攻擊大總統。只是大總統正在接待重要客人，李大帥這樣不顧而去，會惹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呢。”　　李想苦笑道：“我身上麻煩多了去了，沒什好怕的。”　　宋大小姐忽然輕輕道：“李大帥有否覺得我喜歡孫先生，就是想當第一夫人的功利之心呢？”　　李想心中一檁，果然是中國第一個留美女學生，夠開放的。暗暗想起她父親宋嘉樹的囑託，絕不可叫她知道，否則以後被這個野心勃勃的女人糾纏不清就完了，忙道：“對這事，大小姐自己心裏比誰都清楚。”　　宋大小姐驀地仰起俏臉，美目深注地凝望着他，冷冷道：“我只是想知道大帥怎麼看。”　　李想還是首次與這絕代美女毫無避忌地直接對望，強忍着避開目光那種心中有鬼的自然反應，嘆道：“我支持新時代的男女自由戀愛，但是我不支持小三破壞他人的美滿家庭，先生畢竟是有家室的人。”　　他這也算是儘力了，宋嘉樹也應該無話可說了吧。　　宋大小姐的目光緊攫着他，仍是以那種冰冷的語調道：“我聽說在陸軍部你和我父親私下談過，而且談的很投機的樣子，你們究竟在談什麼，使我父親回來之後表現的很奇怪，對我說了很多奇怪的話。”　　李想立時手足冰冷，不要問也猜到了，宋嘉樹這個老不正經的，談話回去之後立刻向他女兒敲邊鼓了，宋嘉樹這麼做本身並沒有錯，問題是他當時只不過是敷衍了事，根本就沒有想和宋家連姻的打算。他當時點頭，就是因為他知道歷史，知道孫中山和宋家大小姐沒有戲，和現在還在美國的宋家二小姐才有戲呢。所以他答應了，什麼都不需要做，孫中山和宋大小姐自己就會分手的。但是現在被宋嘉樹熱心的橫插一杠，假若野心勃勃的宋大小姐放棄孫中山，沒有投向孔財主，而投向自己，他就得投向長江跳河了。當時他只顧忌着敷衍宋嘉樹，沒想到惹起塵埃是非。　　宋大小姐見他臉色數變，正要追問時，狀元公張謇來了。　　宋大小姐忙站起身來，嘆了一口氣道：“我就是這麼討人厭嗎？”　　宋大小姐望着李想的眼神生出了複雜難明的變化，李想立刻明白她是向孫中山表白，遭到拒絕失戀了。　　狀元公張謇也是來找孫中山的，宋大小姐再也沒有刁難，立刻去通報。　　狀元公張謇在偏廳見了李想，略帶錯愕地站住了仔細打量。　　李想忙搶上前行禮道：“早安，張公。”　　狀元公張謇滿臉堆下笑來，連忙用手攙起李想說道：“李大帥，這又何必呢？你這是�D�D”　　李想知道他想問自己來這裏什麼事，忙笑道：“哦，還不是北伐那點破事，找大總統談談。”　　狀元公張謇滿腹狐疑，表面上卻不露一點，連連誇道：“將革命進行到底！好！好！革命有你這一員幹將，正是后望無窮！”　　李想呵呵笑道：“大人太誇獎了。將革命進行到底，更是理想主義，看今天的架勢，北伐說不定就要夭折了喲！”　　說畢大小二狐狸各自暗懷鬼胎地大笑。　　狀元公張謇雖然和他建立經濟同盟，但是政治上他還是和袁世凱同盟，這就像美帝和中國建立貿易關係，卻依然向台灣輸入武器。　　宋大小姐很快回來：“大總統有請！”　　在會客廳門前大小狐狸一番假惺惺的謙讓，最後將近花甲的狀元公張謇身穿一件金花黑底緞面長袍，拄一根時新的彎頭文明竹杖，邁着方步，走在李想前面，跨進會客廳。　　見狀元公張謇進來，會客廳所有人都站起迎接。江蘇獨立時，張謇以省諮議局議長的身份首先響應革命。前幾天，他和原江蘇巡撫、現江蘇軍政府都督程德全，革命元老、光復會會長章炳麟一起組建統一黨。張謇集名士、實業家、統一黨黨魁於一身，又年居長輩，孫中山對他非常尊敬。　　孫中山走上前，雙手扶着他，把他送到沙發邊，客氣地問：“直老有何貴幹？”　　同時向大總統府的常客李想送上老朋友式的示意他隨便坐，李想也熟洛的找個地坐下。　　狀元公張謇分開倆腿坐在沙发上，兩手扶着支起在倆腿之間的文明拐杖，儼然一副長者的派頭，也不向四周的年輕人打招呼，只面對着孫中山一個人說話：“前幾天，袁慰庭給我來了一份電報，問我今年夏天對他說的話還算不算數。”　　孫中山聽狀元公張謇不陰不陽的話，不解其意，忙問：“直老夏天對他說了什麼話？”　　剛坐下的李想沒聽他們扯淡，好奇的打量客廳里一個新面孔：正一副傾耳恭聽樣子的楊度。　　“夏天我進京時，特為在彰德下了車，去洹上村看了看袁慰庭。我們二十多年沒見面了。他那時革職鄉居，心情有點頹廢。我打他的氣，說大家都希望他早點出山收拾殘局。”狀元公張謇神態自若地說道。　　胡漢民冷冷一笑，說道：“直老有遠見，那時就知道他會復出。”　　“不是在你們這些後生子面前吹牛皮。”張謇心知其意，冷冷掃了四周一眼說，“我張某人別的能力沒有，要說看人，倒是八九不離十。二十多年前，袁慰庭不過一落拓無賴，吳軍門若不是看在故友的情誼上，根本不會收容他。我觀察一段時期后，發現這小子不是等閑人，便推薦給吳軍門，要吳重用。吳將他帶到朝鮮，這以後才有慰庭的發跡。好了，這些老話不說了。”狀元公張謇端起杯子，看了看，搖搖頭說道：“孫先生，你這是什麼洋東西，我喝不慣。”　　孫中山忙從他手裡拿過杯子，抬頭看了看門外，對着門外喊道：“靄齡，你去給直老換一杯好龍井茶來。”　　宋大小姐在門口答應一聲。　　狀元公張謇雙手在拐杖上下摸了摸，說道：“我今天特為來告訴孫先生，我們統一黨上午開了一個會，會上議決要袁慰庭辦一件事。”　　“什麼事？”眾人異口同聲地問。　　狀元公張謇半閉着眼睛，身子向椅背上一仰，冷笑道：“要慰庭勸皇上退位。只要皇上一退位，我們統一黨就舉他做大總統。大家推我擬一個電文。我給慰庭吃一顆定心丸：甲日滿退，乙日推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　　大家一齊看着張謇，愣住了。楊度簡直想衝上前去擁抱這位倚老賣老的大名士，正是他這句話，給南北會談由破裂轉向實現預期效果提供了一條好途徑。胡漢民和王寵惠心裏突然對這個老頭子生出反感來。如此大事，居然不先徵求一下已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的孫先生的意見，就擅作主張，甚至還用什麼“甲”呀“乙”呀“一切通過”呀這類字眼，這不明擺着將統一黨置於同盟會之上，置於中央臨時政府和孫大總統之上嗎？太狂妄不自量了！太討好巴結袁世凱了！兩位年輕的革命家頓時憤慨起來。　　狀元公代表的立憲會，不少人一面投資於近代工商業，一面保持着巨大的封建地產，成為資本與地產結合的化身。他們一向敵視革命，害怕革命觸犯列強，破壞整個封建統治秩序，擔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復”。只是當革命風暴迅速遍及全國，清朝的覆亡已不可挽回的情況下，才被迫承認共和，其目的是一方面犧牲清廷，阻止革命的深入發展，一方面，借附和革命，擠入革命行列，奪取革命成果，造成有利自己的新局面。許多革命黨卻認為他們過去和立憲派的爭論，主要在於對待清王朝的態度，現在立憲派既已表示擁護共和，分歧也就不存在了。有些人為了取得革命的“廉價”勝利，甚至還企圖利用這些頭面人物的社會地位，以資“號召天下”。有的眼睜睜看見立憲黨人發動政變，殺死革命黨人，竊取了政權，但為保持廉價的“勝利”，害怕立憲黨人再拉起“龍旗歸順清朝”，就“無人敢出而反對”。革命派這種政治上的軟弱與幼稚，大大便利了立憲派的陰謀活動。因此，當袁世凱在列強的支持下，重新上台時，他們立即串通袁世凱，導演南北議和，併為袁大造輿論。許多革命黨人因急於取得清帝退位、建立民國的勝利，很快地就落入了他們新設下的圈套，參加了他們所喊出的“非袁莫屬”的合唱隊。　　“既知如此，”李想皺眉道，“我可以同意袁世凱可以參加大總統競選，但是能不能選上，沒有誰可以保證！”　　孫中山起得無話可說，但是李想有話說，還有很多話說。　　“袁世凱得到外國列強的信任，能統一全國和確保民國的鞏固。”楊度終於開口。　　在這個半殖民半封建的近代中國，列強的意志可以輕易左右中國內政，革命黨人迫切地希望得到列強的“承認”，以為如果得不到它們的承認，新生的共和國就難以生存，這是當時在革命黨人中較為普遍的心理。可是列強對這個新生的“民國”偏偏不予承認。所以東西列強拒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和不給臨時政府以貸款，不但給孫中山以很大的壓力，而且也打擊了孫中山在革命黨人中的威信。　　“外國列強是你爸爸，中國的事情需要他們指手畫腳！”李想冷笑道，一句話不知道壹死多少人。革命黨人從鼓勵袁世凱反正，到確立袁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是由當時的歷史環境所決定的。這個歷史環境，是由各種因素所構成，並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在各種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列強對袁世凱的支持，革命黨人極為害怕列強的武力干涉，認為“舉袁”可以“杜外人干涉”，順利地建成民主共和國，並儘快取得列強的承認。東西列強在中國的公使團，及其輿論工具，一直都在放出袁世凱是“有力人物”，“非袁莫屬”的空氣，為袁世凱大造輿論。東西列強的這種態度，一方面直接給孫中山壓力，一方面則給當時主張妥協的人以有力的借口。李想一定要扭轉他們這種俱外的思想，無法扭轉，嘲笑也成！　　“袁氏志在必得元首一席，方肯逼使清帝退位，否則揮軍直下，奪回武漢，收復南京，我方新敗之餘，且強弱懸殊，勢終不敵。毋寧忍痛退讓，猶可假手以推翻滿清政權。”汪精衛想了一會兒，忽然笑道：“叄民主義，具體措施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如果袁世凱推翻清室，贊成共和，就是民族民權主義的實現。至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則在共和政府成立后逐步實施。因此為爭總統而延長戰爭，並不是革命的目的。”　　汪精衛一襲話正說到眾人的心病上，都覺得沒味兒。　　李想心眼最多，冷笑道：“袁世凱想要奪回武漢，收復南京，還欠缺一副好牙口。”　　“退讓求和，即示人以弱，”孫中山到底忍不住了，“秉着吾黨犧牲精神，有進而無退，即使弄到最後關頭，亦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何必向敵人屈服。”　　汪精衛以計不得逞，忿然作色，厲色揚言道：“然則先生豈欲作洪秀全第二，據南京稱帝以自娛，違背驅除韃虜之誓言。”　　孫中山聽畢，勃然變色，他走的洪秀全邊角革命的路線一直被黨內同志戈病，如今汪精衛比出這麼一個難題，氣得嘴角烏青，真是被罵得無言以對。　　李想面不改色道：“太平天國洪秀全沒有走通的路，我們一定能走通。”借用偉人的話，這輩子不信邪，而成敗全由之。　　汪精衛不涼不酸一笑，根本不理李想，只是對孫中山說道：“此次他據優勢，固適可而止，自願回軍逼走清廷，乃是北方對我屈服，並非我向他求和，將來後世自有公論。先生若非為自計，何不效法堯舜，猶勝於征誅而有天下之湯武，又可免陷太平天國之覆轍。我以為此乃面面俱全之策，不可預存成見，以誤大局，先生以為然否？”　　孫中山聽了，一股悲涼之感油然而生。這件事充分說明了革命軍中許多人還只知一個民族革命而不知其他，以為只要推翻了滿洲皇帝，中國的一切問題便都解決了。革命意識淺薄得可憐。同時也充分說明革命陣營中原本存在的山頭派性，將會隨着暫時的勝利而愈加明朗對立，即將誕生的中央政府會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意志，統一的行動。楊度所分析的軍事財政兩方面南北力量懸殊也是實情。一個決定已在孫中山的腦子里慢慢形成了：讓位給袁世凱，用武昌起義和十四省獨立來換取滿洲皇帝的退位也是一個重大的勝利，真正的民主共和再靠爾後的鬥爭來獲取。　　他一頓夾七夾八、不涼不酸的話，似褒似貶似挖苦又似激將，說得孫中山無法應付。良久，胡漢民在旁邊不好意思地笑笑道：“兆銘弟說到這份兒上，先生也曾說過，‘誰能推倒滿清我就讓位給誰’，難道忘記當時承諾？”　　“將軍”將到這一步，孫中山也是無可奈何，乾笑一聲斷然對張謇說道：“我同意統一黨的意見，只要滿虜退位，我就把臨時大總統一職交給袁慰庭。”又轉過臉對楊度說：“煩你也給袁慰庭拍個電報，一是把我剛才說的話告訴他，二是請他轉告馮段等北洋將領，要以國家和百姓的利益為重。中國的出路只有民主共和，舍此之外別無前途！”　　李想不禁神色黯然，心中嘆息道：“豎子不足與謀！”

# 第三百六十三章 革命就是暴動

　　黃昏，金鷹衛三百猛士的隊伍從南京下關碼頭登上了楚觀艦，他們此去的目標是長江上游湖北武漢。那一天風寒雨冷，李想和水仙兒站在月台的一邊，身邊是經過的背着行李，扛着槍的士兵隊伍。　　李想和水仙兒背對着長江滾滾如怒的江水，向著南京城的方向看了好一會兒，除了城市徐徐虛亮起的零星的燈火之外，他們看見的是一個空曠而寧靜的黃昏，和破碎的北伐之夢。　　上船的時候，隊伍非常肅靜，每個人都在默默地走着，誰也沒說什麼話，但李想聽出有的戰士在輕輕唱着《七律・革命軍佔領南京》�D�D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辜名學霸王。　　李想見金鷹衛都已經上船，又看看徐徐黯淡的天色，天空又飄起小雪，無限憂鬱地嘆道：“上船吧。”　　水仙兒聽見李想終於開口說話，忽想到北伐成也李想，敗也李想，勉強笑道：“不要泄氣，我相信，我們遲早會回來的。”　　李想望着濤濤江水向東流，忍不住搖搖頭，二次革命，又不知道要多流多少革命黨人的熱血！正想發牢騷，便聽身後一陣馬蹄聲由遠及近而來。兩人都回頭看去，是林宗雪、沈佩貞這群被解散的女兒軍，還有黃興和宋教仁，給他送行來了。　　馬長嘶的聲音此起彼落，前前後后十幾騎在李想和水仙兒面前停了下來。　　“你們怎麼來了！”李想抬起右手習慣性的扶了扶大檐帽。　　黃興滿頭大汗地滾下馬鞍，臉色沉重地道：“雖然重開和議，但是你也不該就這樣一走了之。”　　林宗雪笑盈盈道：“逃兵！”　　“逃兵？”李想不屑地冷笑，“南京革命黨人中牟私利之人多，內部時有齟齬，各有意見。豎子不足與謀！”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黃興目瞪口呆，雖然內心有個聲音告訴他，李想說的是實話。中國同盟會本身確也存在着政治上的軟弱，組織上的鬆散，和認識上的分歧的弱點。武昌起義后，革命黨人竟然提出並確定了“舉袁”以實現共和的方針，這本身就是它政治上軟弱的集中表現。在組織上，同盟會從一開始就沒有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也沒有建立起一套嚴密的組織制度。在東京雖然成立了同盟會的總部，但它並沒有對各地的支部進行有計劃的領導。武昌起義前，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另樹光復會的旗幟，表明同盟會早已開始分裂。在思想上，同盟會剛成立時已有人對民生主義有所異議，其後則出現政見分歧、爭執不斷的情況。武昌起義后，一些黨人爭奪權力地位的思想膨脹，內部矛盾日趨尖銳。　　黃興沉聲道：“內外負重要責任之同志，則悉傾於和議，余集諸人意見，以陳於先生，先生於時，亦不能不委曲以從眾議。”　　“不能不委曲以從眾議？”李想感覺很滑稽好笑，“共和國不是某個人的私產，不是說禪讓就可以禪讓的！”　　“為了解決財政問題，逸仙曾主張厲行徵發，而克強難之。臨時政府又發行公債，但千萬之公債，雖通過參議院，而未嘗得一錢以應急。”黃興夫人徐宗漢見黃興詞窮，便接口答道，“克強擔任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兼大本營兵站總督，發軍餉、買軍火都要錢。因為軍餉沒着落，經常奔走於南京、上海間，累得吐了血。想通過張謇設法向上海方面借幾十萬元以應急，他一拖就是個把月，急得克強走投無路。身為臨時政府實業總長、鹽務總理的張謇，表面上自告奮勇，願任軍款事宜，實際上敷衍塞責，先後籌借不過一百萬元。當時張謇所掌握的兩淮鹽稅，在兩淮光復三個月內至少收六百萬元左右，但他僅給南京臨時政府一百萬元。軍隊既不堪戰鬥，而乏餉且慮崩潰。屬於南京政府下的軍隊雖號稱十七個師，但戰鬥力較強的僅粵浙二省的軍隊。粵軍不滿萬人，浙軍的將領則素來反對黃興，不聽命令，攻克南京有功的浙軍司令朱瑞系保定軍校學生，與段祺瑞有師生關係，這時已向段密通消息，表示擁袁上台。克強無可奈何才說：和議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動員令，惟有剖腹謝天下！”　　徐宗漢說得眼淚滾下來，還有話她沒有說，那就是中日合辦漢冶萍的髒水全部潑在他丈夫的身上。這件事發生之後黃興沒有發出一句辯解，他本來就是個沉默的人，一個沉默寡言，只知道為革命衝鋒陷陣的人。　　李想驚愣在那裡，搜尋着各人目光。最後，又看看黃興，黃興沉重地點頭嘆息一聲。　　李想便頓足道：“我的黃大哥，我來這裏就聽說許多流言蜚語，胡漢民諷刺你‘乏遠大之識’，還污衊說‘然終以黨人故，克強不敢奪首領地位’；還有遁初兄，同盟會中一種人挾舊日之恨，拚命攻擊，聲言‘非驅逐宋出同盟會不可’。你們不覺得委屈？唔，你們跟我回武漢，我絕不讓你們受這樣的委屈！”　　李想這明擺着是在挖牆角。但是他的話，也是有根有據。　　胡漢民就在多個場合中說：“鈍初居日本，頗習政黨縱橫之術，內挾克強為重，外亦與趙鳳昌、張謇、湯化龍、熊希齡相結納，立憲派人因樂之以進，宋之聲譽乃驟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終以黨人故，克強不敢奪首領之地位，鈍初始欲戴為總統，己為總理，至是亦不得不服從黨議，然仍主張內閣制。”胡漢民還評論黃興的政治傾向時說：“克強以三月廿九之役及漢陽督師，聲名洋溢於黨內外；顧性素謹厚，而乏遠大之識，又未嘗治經濟、政治之學，驟與立憲派人遇，即歉然自以為不如。還視同黨，尤覺暴烈者之只堪破壞，難與建設，其為進步歟，抑退步歟？克強不自知也。既引進張、湯為收縉紳之望，楊度、湯化龍、林長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強庇護，而克強之政見，亦日以右傾。”於右任也說過：“本黨中一種人挾舊日之恨，拚命攻擊，聲言非驅逐宋出同盟會不可，竟因反宋，廢去國務總理。自宋內務總長未通過後，弟見中山，謂政府初成立，何苦先使同盟會分裂，中山謂，我當調和。及其後宋作法制局長，亦岌岌不能自存。復因宋系社中人，遂及於我。”　　出乎李想和水仙兒的意料之外，明顯的可以看出黃興和宋教仁對他誠懇的邀請都心動了，但是卻都沒有回應。　　李想聽到身後汽笛聲長鳴，知道在催促他登船，急道：“你們到是回個話呀？”　　“現在正是逸仙最困難的時候，我們怎麼可能棄他而去。”黃興苦笑道。　　“中山先生讓位袁世凱勢已必然，人事變化，此刻又到關鍵時期。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時的‘總統制’，在將讓渡給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后，將取何種政府組織法則？在憲法性文件里如何規定？為了制約袁世凱，中山先生已經趨向於將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所以我要留下來，完善臨時約法。臨時約法這時還在討論中，我們要防止總統的獨裁，必須趕緊將約法完成，並且照法國憲章，規定責任內閣制，要他就職之時，立誓遵守約法。”宋教仁笑笑，末了道：“�G忽敢死者易得，條理縝密之士蓋寡，非先植其基，雖滿洲傾覆，猶足為憂。”　　聽宋教仁講說一遍，李想又驚又怒，心裏像打翻了五味瓶兒，酸甜苦辣咸俱全。宋教仁是企望通過這一變動，建立起所謂的責任內閣制，把繼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置於有名無實的地位，以實現分散、削弱、架空袁世凱權力的目的，維護革命黨人的既得利益。孫中山和黃興也都把希望寄托在這裏了吧。　　良久，李想突然爽朗地放聲大笑道：“我想嘲笑你們的理想太幼稚，可是革命者誰沒有過幼稚而又美好的理想，當初幾個漂洋在海外的幾個書生密謀推翻清廷，誰不認為可笑，可是現在誰還敢笑？我對你們對理想的堅持不懈表示尊重，我不勉強了。”　　說到這，他已經將手指緊緊攥起，李想清楚知道自己在魅着良心說的這話，因為他知道的歷史早已證明他們這種想法是真的幼稚。說完抽身便走。　　黃興急得叫道：“李帥，在和議有結果之前，還請務必要按兵不動，脆弱的中國已經經不起再多折騰！”　　李想長嘆一聲，氣咻咻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就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林宗雪等幾個女孩兒聽了心裏一熱，眼圈兒就紅了，齊聲道：“李帥，我們也要去武漢！你以前說過的話，可不能不算數。”　　水仙兒妙目流轉，大有深意的看着李想。　　“歡迎！歡迎！”李想有點頭疼了，這些嬌滴滴的大小姐送去打仗他真於心不忍，但她們去人員嚴重不足的醫護隊正好，所以他又直勾勾的看着黃興夫人上海赤十字會會長徐宗漢女士道：“鄂州革命軍最缺的還是戰地護理和醫生！北伐雖然暫停，但是西征不可停，革命戰爭還在繼續。”　　徐宗漢默然不語的看向黃興，黃興笑道：“你去吧，最好多帶些人去。”　　李想立刻歡歡喜喜的笑道：“南京和上海都有鄂州政府辦事處，徐大姐無論召集多少人，送去辦事處，接下來的事情辦事處會安排妥當的。”　　楚觀艦拉響汽笛，逆流而上。李想站在甲板上，不斷的向著碼頭揮手。　　就這樣，李想的滬寧之行，帶着北伐的失敗與豐盛的收穫，結束了。

# 第三百六十四章 迂迴戰術

　　曙光霞彩中，楚觀號在滾滾長江破浪逆流而上，朝着武漢全速進發。　　冬季的長江水顯得比春夏兩季清亮，天空萬里無雲，晨曦，照射着戰艦破開的水波，船尾拖着長長的浪花，發出白花花的耀眼的亮光。　　李想一個人站在船尾甲板上，看廣闊的長江之水流往天際，紅日從弧形的水平面徐徐升起，壯觀美麗的令人嘆為觀止。　　身後輕巧的腳步聲中，沈佩貞來到他旁，默然不語，任由秀髮隨風拂動。她身上獨特的女兒香隨風飄散，李想悄悄皺了一下鼻子，偷偷捕捉到一口醉人的香氣。想花言巧語的調戲一下她，突然間想起和水仙兒看日出的那個早晨，到嘴邊的話又咽下去了。　　沈佩貞手按在船欄處，實在受不了如此的沉悶空氣，幽幽嘆了一口氣道：“你是否一個不愛說話的人呢？還是不想和我說話？也不問人家為何不避嫌疑陪你看日出，吹寒冷的江風。”　　李想正專註的瞧往日照下的茫茫大江，左岸遠處泊了十多艘漁舟，隱隱升起裊裊炊煙。當他想到每柱炊煙代表着一個溫暖的家時，心中一陣感觸。他的家在一百年後，永遠都不可能回得去了。而他穿越這些年也習慣了沒有家的感覺，但是他今天卻突然很想要有個溫暖的家，因為忽然想明白了，在那天早晨看到水仙兒在看日出是瞬間流露的感情，是想要一個溫暖的家心情。　　沈佩貞的話打斷李想的沉思，他深吸一口江風，輕輕唱道：“想和你再去吹吹風，雖然已是不同時空，還是可以迎著風，隨意說說心裏的夢……”　　“我是想和你說說我心裏的夢。你會認真聽嗎？”沈佩貞別過俏臉，往他瞧來。　　李想迎上她的目光，這些中國女權先鋒們單純的心思，她們現在的煩惱，她們曾經的苦難，她們未來的不幸，不用說，他都知道。他聳肩道：“風會帶走一切煩惱，帶來短暫的輕鬆，讓我們安安靜靜，什麼都不必說，我總是能懂。”　　沈佩貞那對美目亮如天上閃爍不休的星兒，露出個回憶的表情，安安靜靜，淡然自若地享受這短暫的輕鬆。　　李想嘴上唱得輕鬆，心裏卻一點也不輕鬆，不由自主的又在想：重開的南北和議進展到了那一步。　　北京，錫拉衚衕袁宅。　　天色剛明，身材妖媚的洪姨太指揮着幾個下人老媽子，在清掃院落，有的鏟地上積雪，有的擦窗玻璃，有的在熄滅屋檐下的宮燈。袁克定躬身走進袁世凱的書房，見乃父盤膝端坐在暖炕上，與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對面而談，便默默打了個千兒請罷安，侍立在旁。　　“孫中山真這麼無私？”袁世凱沒有理會兒子，只顧臉對着徐世昌說道，“這世上真有無私的人？”　　“……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雖君主民主，不待再計，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諒之。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推功讓能，自有公論。文承各省推舉，誓詞俱在，區區此心，天日鑒之。若以文為誘致之意，則誤會矣。”徐世昌拿起孫中山的電文念完，一笑，說道：“孫中山這一通電報也算是指天誓日，讀起來卻有大公無私的味道。”　　袁克定進京之後浮躁的性子被袁世凱訓斥很多回，已經極少多口的，但聽了徐世昌這話，忍不住說道：“南京大總統寶座可不是好坐的，他孫大炮坐上去發現個屁股，如今是知道厲害了。”　　袁克定打開話匣子就收不住浮躁的性子了，手舞足蹈的繼續說道：“大清已經土蹦瓦解，南方已經群雄並起！一個李瘋子都敢出兵北伐，逐鹿中原！爹，都這個時候了，您還替愛新覺羅家守着半壁江山干什麼？您早該黃袍加身，帶領我北洋勁旅，開創我袁氏千秋家業！”　　袁克定大逆不道的話滿嘴亂蹦，袁世凱氣憤的怒吼道：“畜牲，老子遲早會被你害死！”抓起桌上茶杯恨恨的砸去，袁克定靈巧的躲開了，不過還是沾了一身的茶湯水，狼狽不堪。　　“看我打不死你！”暴跳如雷的袁世凱看沒砸到，挪動肥胖的身軀滾下熱坑頭，要好好教訓一下這個逆子。　　徐世昌趕緊拉住袁世凱：“項城，小孩子不懂事，不要發這麼大的火！”又朝袁克定使勁揮手，“還不快出去。”　　袁克定看到乃父抓狂，早已經跑到門外，但還是不甘心的狂吼：“你不讓我說，我偏要說！我就要造反，怎麼了？還成天在這裏議呀議的，果子都讓人給摘了……”　　袁世凱聽到兒子還在門外叫囂，破口大罵道：“你給老子滾！”　　聽着袁克定的聲音漸行漸遠，袁世凱耐不住長嘆一聲：“如坐針氈啊！”　　“理解！”徐世昌笑道。　　在革命浪潮的衝擊下，清廷本已奄奄一息。它之所以能苟延殘喘，完全是由於袁世凱別有用心地維持。因此，關於清帝退位問題，袁世凱早已胸有成竹，而且在派唐紹儀南下議和之前已密令梁士詒等“預為布置”。在這期間，順直諮議局和直隸保安會兩次致電攝政王，要求清廷“早行揖讓”“宣布共和”“示大公於天下”。在京畿出現這類激烈言論，袁世凱竟不過問，顯然是與他的意旨相吻合的。稍後，駐俄國公使陸征祥聯合駐外使臣電請清帝遜位，以及其他類似的通電，則都是梁士詒在幕後策動的結果。對清廷，袁世凱不採取斷然措施，而寧願使用“第三者”倡議的迂迴戰術，甚至蓄意製造事端，借故拖延，除怕落得“逼宮”的臭名之外，最主要的是因為他需要挾清廷以逼迫革命黨人交出政權。　　“孫大炮在南京就職大總統，世侄是氣壞了！”徐世昌道，“本來和黃興談得好好的，卻被孫中山捷足先登！”　　袁世凱“嗯”了一聲，挪動一下身子，心情平復的很快，可見城府之深厚，他說道：“我現在就是對孫中山的許諾，還是不放心，我致電伍廷芳質問：‘選舉總統是何用意，設國會議決君主立憲，該政府及總統是否亦即取消？以總統讓袁，有何把握？’　　孫中山也致電伍廷芳轉告我：‘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可我現在擔心的就是我逼退清帝，他真會心甘情願的讓位？”　　徐世昌也打包票，孫中山真能大公無私，沉吟良久，道：“惜陰堂怎麼說？”　　袁世凱嘆道：“張季直拍電報解釋說：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付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已宣誓，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人，因此懷疑，實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誠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峙，將兆分裂，大非漢族之福，心竊痛之，國會議決政體，既雙方承認，所須磋商，止開會手續及地點耳。若因是再肇戰禍，大局何堪設想？謇前曾以第三者自任，今危象已露，不容坐視。”他又苦笑道：“皙子也來電，持同意。”　　徐世昌詫異地問道：“那你還有什麼好遲疑的？”　　“可我心裏，就是沒底。”袁世凱是以己度人，自己就是個極度自私的人，要他相信孫中山無私，真有點困難。　　徐世昌好笑道：“老哥，你多慮了。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內政外交都已經山窮水盡，他不退位還能怎麼著？”　　經過徐世昌的開解，袁世凱才放下心來。但是，他現在卻處於頗為困難的地位。他原來堅持國體問題應由國民會議決定，他唆使段祺瑞、馮國璋等發出反對共和、主張討伐南方的通電，現在要清帝自行退位，實在難以開口。　　袁世凱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道：“菊人兄，孫逸仙不可小覷，他們的目的、不論是議和還是北伐，也不管是來文的還是動武的，不外乎是要我儘快向那孤兒寡婦下手。可眼下，一是宗社黨那伙鐵杆派在死頂着，二是隆裕太后本人至今還是六神無主，遲遲拿不定主意，鐵做的腮幫子咬着不鬆口……”　　徐世昌慢慢地說道：“項城，目下之形勢，你不說我也明白，但你可不能老是躲在家裡哀聲嘆氣。你若遲遲不下手，我敢斷言，過了這村，就沒你要的那個店了！依我之見，你明日上朝，即可借孫文北伐聲威，狠狠地壓一壓隆裕太后，這可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只要這寡婦對退位一事略松鐵做的腮幫子，你便可馬上與南方通消息，請他們開個價。這樣，既可以速退南方之兵，又可避逼宮之嫌。”　　袁世凱覺得還是太直接，想想道：“還是先上個摺子，以全體國務員名義密奏太后，竭力申說以現有兵力財力，無法作戰，常此牽延，必有內潰之一日，而且彼眾若狂，醉心民主……人心渙散，如決江河，莫之能御，除了實行共和，別無出路。”　　徐世昌昂首叫好，道：“既然這樣，不如乾脆讓北洋的將領們致書朝廷的親貴們威嚇他們，親貴王大臣財貨寄頓外國銀行者數千百萬，若不盡買公債以抒危難，非但財不能保，殺身之禍且在目前。”　　“好！”袁世凱拍案叫絕。　　“你先去嚇唬一下老慶，保准老糊塗轉身就去嚇唬太后。”徐世昌陰笑道。　　袁世凱是一怔，忙道：“我這就去！”　　兩人當下又議了一陣子這個上太后的密折該怎麼的措辭，說了足有一個時辰，才寫好，由徐世昌帶去內閣叫全體國務員署名。　　徐世昌走後，袁世凱遂至慶親王私邸，密商多時，略言道：“全國大勢，傾向共和，民軍勢力，日甚一日，又值孫文來滬，挈帶巨資，並偕同西洋水陸兵官數十員，聲勢越盛。現在南京政府，已經組織完備，連外人統已贊成。試思戰禍再延，度支如何？軍械如何？統是沒有把握。前數日議借外款，外人又無一答應，倘或兵臨城下，君位貴族，也怕不能保全，徒鬧得落花流水，不可收拾。若果到了這個地步，上如何對皇太后？下如何對國民？這正是沒法可施哩。”　　袁世凱言語中多半是烏有情事，無非是恫嚇老慶。老慶聞到此言，也是皺眉搓手，毫無主意；隨後又問到救命的方法。袁世凱即提出“優待皇室”四字，沉聲道：“皇太後果俯順輿情，許改國體，那革命軍也有天良，豈竟不知感激？就是百世以後，也說皇太后皇上為國為民，不私天下。似王爺等贊成讓德，當亦傳頌古今，還希王爺明鑒，特達官廷。”　　前恫嚇，后趨承，老慶輩安得不入彀中？老慶躊躇一會，六神無主，方道：“事已至此，也沒有別的法子，且待我去奏聞太后，再行定奪。”　　袁總理告別出慶邸，回到錫拉衚衕袁宅，剛好碰到準備出門花天酒地的袁克定，袁克定也看到他了，卻低着頭，裝作看不見。　　袁世凱冷冷道：“站住！”　　袁克定聞聲一抬頭，見袁世凱已是變了臉色，嚇得連忙老實的靠邊一站，問道：“父親，叫兒有何……”　　“有什麼事還要再問么？”袁世凱站在當地，盯着袁克定道，“你想想，這些年我為你操了多少心！你真不爭氣！說什麼黃袍加身？這都是什麼意思？你要你老子我坐實了活曹操的名聲就開心了？你也是三十多歲的人了，難道要我扶着你走一輩子么？”　　這一陣劈雷火閃的發作，袁克定躲無可躲，閃無可閃，急切間又難一一辯白，心裏已經為上午發瘋後悔莫及。　　“你聽着！”袁世凱看看無人偷聽，低聲說道，“隋文帝英明，一代而亡，就因為煬帝不足以乘天下！我就指望你能繼承袁氏祖業，你得仔細思量！”　　聽到這裏，袁克定全身一震，顫聲說道：“父親佝勞恩養，諄諄教誨，兒永銘在心。”　　袁世凱緩了口氣嘆道：“須知創業難，守業更不易，你這樣不爭氣，可怎麼了得？”說罷頹然，思及只手闖朝鮮的驚險，艱難開創北洋基業的往事，袁世凱兩行老淚順頰而下。　　袁克定驚定思痛，只覺五內俱沸，淚如泉涌，哽咽着說道：“父親息怒，您老人家保重，兒一定改過。”　　袁世凱發作過一陣，心裏好過了一點，拭淚道：“兒女裡頭，我最疼愛的是你，並不為你是嫡長子，為的是你母親有恩於我！你母親去世早，你就更要爭氣。這個天下，遲早是咱們老袁家的，也是你的，不要太性急。你這個浮躁的性子一定要改，在這個時候更加要沉住氣！”最後揮揮手，“去吧！”

# 第三百六十五章 牢騷

　　江城武昌。　　李想站立在落袈山半山腰的私人別墅頂層的落地窗前眺望東湖，縱目望去，水天空闊遠山隱隱，白雪皚皚，湖上帆影點點，讓人心競神馳，物我兩忘，不知身在何處。　　“大帥？”　　許久未見的管家小妹清爽的話音在李想身後響起，李想回過神來。　　“已經通知各部長官，會議半個小時后開始。”梅迪輕輕說道，“您剛剛回來，一路勞頓，趁這個時間休息一下吧，房間已經準備好了。”　　“不用……”李想搖頭晃腦，才開了口，又突然守住了口，直勾勾的看着管家小妹的身後。　　一個絕色麗人，默默站在梅迪身後。美麗的令人目眩神搖。上身着一件寶藍色大袖衫，杏黃坎兒上斑斑點點錯落有致地綉着摘枝兒梅，下身着一件一綠到底的百褶裙，紅纓松挽，朱鞋淺緣。頭上珠結翠繞，劉海似煙，雙目流眄。　　李想看到家居打扮的湯約宛，都呆了。　　管家小妹梅迪看到李想這個豬哥樣子，低下了頭，埋藏一臉的醋意，不忘假意的咳嗽一聲。　　李想淡淡一笑，說道：“小宛，你能想着回來，我心裏是很歡喜的。”　　李想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刻重逢，他竟然會表現的這麼的平靜，他應該一個箭步上去摟着她狠狠地親一個的。　　湯約宛不留痕迹地撇了一眼身邊的電燈泡管家小妹，輕聲說道：“我是隨我父親一起回來的。”　　這個時代的女孩子還是很矜持的。　　梅迪也發現自己現在就是個電燈泡，悄無聲息的退出房間。　　“你父親也回來了，這就好。”李想笑着拉起湯約宛的手，一邊說一邊就走向沙發坐下，“你身子好了嗎？我也實在太忙�D�D今晚還有一個重要的會議，這會兒是空兒，明天我就要去西安主持安西國民革命軍的西征，這回西北邊疆危機四伏，比起前清左中棠西征那會兒有過之無不及，除蒙藏之獨立外，還有前清餘孽負偶頑抗，更是一場牽動列強利益的惡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去上海沒抽出時間陪你，你回到江城我還是沒時間陪你……”　　湯約宛捧着茶奉上來，聽見這話，手一抖，熱茶濺了一桌子，問道：“你要親自主持西征？”　　“當然！”李想笑吟吟將她攬在懷中，“南北重開和議，北伐戰爭停下來也就再難繼續，我正好集中全力西征！伊犁將軍，甘肅巡府，外蒙教主，西藏�Q賴，這些個滿清餘孽，貪利小人，難逃此劫！”　　湯約宛眉心有難掩的愁緒，無可奈何地道：“你要出征這麼大的事，我來大元帥府也幾天了，竟一點兒也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李想大笑道：“我也是回來的路上考慮很久，直到下船回到落袈別院，剛剛在那個窗戶前站了很久才決定的事情。別說是你，江城各部長官沒一個人知道！叫那些官長們曉得，只怕會轟得滿天下不安了。”　　“本來就是！”湯約宛毫不遲疑地說道，“你也不想想你現在的身份，還能由着你像以前那樣輕身犯險？”　　李想輕笑道：“你把我當什麼了？唐宗宋祖還御駕親征呢，我就這麼嬌貴，連他們都不如？”　　李想不知道自己這樣隨意的一比有多麼的驚世駭俗，唐宗宋祖可都是千古一帝，湯約宛驚呆了，這一刻的李想，真有這麼一點，“俱往已，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帝王霸氣。　　湯約宛好半響才回過神了說道：“我也要隨軍出征！”　　“那不成。”李想笑着說道，“你有傷在身，西北又是苦寒之地，現在還是大冬天，戰場上又是刀槍又是火炮，環境更加的惡劣，你現在的身體怎麼行，你就是沒有傷在身，一個從小長在南方嬌生慣養的嬌滴滴的大小姐，也吃不了大西北荒漠雪域的苦。”　　湯約宛怔了一下，忙道：“你大約不知道，我的身體已經全好了，騎得馬，開得槍，在孝感城外，您都親眼見過我的槍法的。”　　李想見她上了拗性，起身扳着她的肩頭，說道：“這次西征跟上次湖北保衛戰不一樣，陌生的地域作戰，危險是我無法遇見的，你要是再像上次那樣受傷，我該怎麼辦？”　　湯約宛把身子一扭，倔強道：“這次從南京來的林宗雪姐妹們，都是奔赴西征戰場的吧……她們能吃苦，我怎麼就不能？不要把我想的那麼嬌貴好不好？我也在教會學堂學過護理，我就參加醫護隊，不會給你添麻煩……”　　李想聽她這樣堅持，站起身來，踱了幾步，幾次欲言又止，良久才說道：“好，既是這樣說，我就帶着你，還是做我機要秘書吧。我現在要處理的事情越來越多，水仙兒和梅迪兩人都忙不過來。”　　李想又看了一眼牆上古老的自鳴鐘，半個小時一轉眼就過去了：“會議要開始了，我先去。你給我準備一下，會議結束我們連夜就出發。”說罷一徑起身去了。　　※※※　　李想可不似當初武昌革命黨人居正，劉公，蔣翊武，張振武等人那般兒瞻前顧后，上任伊始便連連大動干戈，將鄂州政府六部官員重加整頓，汰冗拔賢，一時間吏治刷新，頗得人心。通過了黨人起草的《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條例》，按其規定，軍政府設有“小內閣”，即：國務院。國務院是鄂州政府最高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鄂州政府行政機關，由國務院總理事長、副理事長、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組成。國務院設立辦公廳，由秘書長領導。國務院設有軍務、民政、外交、財政、交通、司法、科技、監察、文化九部，李想在南京時，又增設實業、農業、教育三部，總計十二部。以上各部均設部長、副部長各一人。國務院實行總理事長負責制，但是各部、各委員會實行副部長、副主任負責制。因為各部部長全部由幾個湖北革命元老，社會名流擔任，這是李想在南京取到的真經，他非常狡猾的抄襲南京“總長取名，次長取實”的辦法，連都督黎元洪的職權也全部都被國務院給架空。國務院秘書長在總理事長領導下，負責處理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委任，都督為最高軍政長官。　　待到湯化龍從上海歸來，武漢的朝局已是面目全非了。　　湯化龍回來的時候，可是盛況空前，湖北都督黎元洪以下出城搭棚設醴郊迎。湖北咨議局議長，全國矚目立憲領袖重回武漢，湖北各路神仙，有的邀湯化龍過府吃酒，有的稟事，有的被汰官員免不了就來撞木鐘、訴苦情。經過大起大落的湯化龍卻顯得從容不迫，迎來送往，淺談輒止，有說李想壞話的，也只一笑置之。　　湯化龍迎來送往，忙亂了一日。此時天已擦黑，早見天色陰晦上來，零零星星飄下雪花。　　已經進入年關，這個時辰的江城漸漸沸騰了，繁華大街道上，什麼社火、高蹺、大戲、故事、耍把戲、打莽式、龍燈、獅子旱就出動了。民間遊樂，一派盛世光景，千家萬戶張燈結綵。門前，有成群的孩子在燈下嬉戲捉迷藏，街上有遊人摩肩接踵。他在這裏這麼多年，若在往年，江城根本無法爆發出這樣的活力？　　湯化龍站在自家門前碩大無朋的宮燈下怔怔站了一會兒，長吁了一口氣，又回到馬車上吩咐道：“去黎元洪府！”　　黎元洪新府邸坐落落袈山，熟門熟路的，不一時就到了。馬車剛停下，湯化龍掀開布簾哈腰跳下馬車，便見黎元洪的學生吳兆麟从里頭出來。　　吳兆麟見是湯化龍，別轉了臉，想裝作沒看見，自往馬車邊走去。　　湯化龍呵呵一笑叫住了：“畏三，你這叫做什麼？不想理我湯化龍了？”……一把扯住，寒暄道，“多時不見，你就瘦得這樣。見過黎督了？”　　吳兆麟確實變得瘦骨伶仃，黝黑的臉色也變得泛着青灰色。他是接到南京臨時政府陸軍總長黃興的任命書，他今天來找黎元洪，就是邀副總統黎元洪一起去南京任職。武昌舉義，他是和李想同一起跑線，只是後來走錯了路，兩人的差距是越來越大，現在雖然掛着鄂州政府軍務部長的頭銜，其實就是一個虛銜，和黎元洪這個傀儡都督一樣，這段時間在武昌過得挺鬱悶的。　　見春風得意回武漢的湯化龍一臉假仁假義，吳兆麟心裏嘀咕：誰不知道湯家大小姐和李想那點破事？表面卻乾笑一聲，道：“哪裡敢當！您是貴人，畏三一個閑置散官，怎好沾惹呢？”　　湯化龍哈哈大笑，握着吳兆麟的手道：“你昔日可不是這個脾性兒，才幾天不見，真是火性見大。官場上，起起落落，榮辱進退何足掛齒？說不定我將來還不及你呢！人情淺薄何至於就到這個地步兒？我算什麼貴人，馮小戥和鐵龔奇他們才算新貴呢！就是李四光和丁文江兩個毛頭小子也比我強。”　　話說得雖很隨和，吳兆麟卻聽着弦外有音，遂笑道：“什麼新貴舊貴我都不理會。我現在這個部長當的無事可做，反而樂得一身的輕鬆！我是聽說李帥有意起用我去西征，西征關係巨大，我能力有限，我是請黎督免了我這差使。”　　湯化龍不禁一怔，當然還不知道南京給他送來請帖，只想着別人巴不得的事，這傢伙怎麼倒推辭？尋思片刻方道：“這也用不着辭。我曉得李帥心裏對你並沒什麼。因為以前武昌和漢口的矛盾，喊着要殺你和黎元洪的人都有，但是他都沒理會。他容得下黎元洪，還容不下你？我在滬寧這些日子算是看清楚了，他的胸襟可以容下大海。”說著便抿嘴兒笑。　　吳兆麟眼睛一亮，隨即又黯淡下來，嘆道：“論理我一句也不該說。西征牽扯甚廣，北有俄國，南有英國，在大西北盤根錯節，滿清餘孽的勢力也在漠北草原根深蒂固，這此西征比起左中棠哪會兒更加複雜困難，不決失敗怪呢！”　　“你都說你無事一身輕，管這些閑賬做什麼？”湯化龍笑道：“幾天前接到上海和南京方面的消息，也說的是這檔子事，西征公債在上海證券交易紅火這呢！他們可都看好李帥此次西征呢！如今不比滿廷，李帥有的是錢，而且洋人似乎都挺怕他的，漢口五國租界，他不是說收復就收復了嗎？”最後他神秘一笑，低聲道：“如果李帥敗了，不恰證明你是對的？”　　湯化龍說這樣的話，吳兆麟心頭不禁猛地一沉，想想又不能公然反駁，喟然一嘆正待說話，湯化龍伸手一握，笑道：“黎府里來人接我了，回頭再說吧。別傻了，叫你去西征，這是抓軍權的機會，你就去！李想決定的西征已經不可能改變，別說是你，就是我們大家一齊去說也不濟事�D�D他的倔強你不是不知道，當初他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在拿着山窮水盡的地步還要和北洋軍死磕，你應該就知道他是個瘋子，什麼事都敢幹的。所以他在打敗北洋軍之後回到漢口，要收復漢口租界，洋人最後也只有忍氣吞聲的認倒霉，誰叫他們碰上這個瘋子？”　　吳兆麟冷笑道：“你們不說，我還是要說。洋人放棄漢口租界，最大的原因是漢口位於中國內陸，洋人出兵也不現實，但是西藏緊鄰英國殖民印度支那，蒙古和新疆又緊鄰俄國，英國俄國隨時可以出兵開戰，不同漢口，說不定就會引來瓜分之禍，不能讓李帥瘋下去！�D�D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話我說定了！”說罷举手一揖踏雪而去。　　湯化龍悵然望着他遠去，方轉過臉來。此時黎府中門洞開，黎元洪帶着幾個家丁已迎了出來。　　湯化龍和黎元洪執手聯袂，說笑着直至後堂西花廳。　　黎元洪正在宴客，十幾個人都在花廳大筵席前坐着說笑；廳內廊下站着二十多個長隨聽招呼，幾十枝銀燭高燒，照得通明徹亮，廊下放的煙火盒子一個接着一個燃，什麼泥函沙鍋兒、花盆煙火、花筒起火、地老鼠兒，不響、不起，只噴着七彩璀璨的光焰，滿院都是濃郁的火藥味兒，滿屋都是興奮熱烈的氣氛。眾人見黎元洪帶着湯化龍進來，忙都起身肅立迎迓。　　“都坐，坐嘛！”湯化龍滿臉堆笑，擺着手道，“回來這幾天一直窮忙，也沒顧上來看看黎督，可不要見怪喲！你這裏倒好，人又多又熱鬧，還有這麼一桌子好菜，就是紫禁城的御膳，也不過如此吧！”　　黎元洪摸摸剃得溜凈兒的羅漢光頭，這麼大冷天也不戴帽子。眾人見湯化龍讓得殷勤，方斜簽著身子坐下。黎元洪替湯化龍倒了門杯，撩袍端端正正坐下，說道：“方才畏三來過了，武昌首義，他與李帥同是出生入死的首功之臣，如今卻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上。唉！算是我拖累了他。但是李帥今日地位，也都是他拿自己的命拼出來的，我們也無話可說。前日南京黃興來信，要他去陸軍部任參謀，湯老得便兒跟李帥說說，放他去得了。”　　“哦，有這事。”湯化龍夾了一口菜慢慢嚼着，突然想起剛剛吳兆麟為什麼沒說這事？他沉吟道，“這是好事啊。不過畏三未必領這個情。若實在不願意，我們也不要勉強。李帥有意啟用他西征，直接領兵打仗，我想他更加願意。”　　黎元洪望着湯化龍沒言語，猜測他是什麼意思。幾個門客見東家和客人冷了場，忙過來勸酒夾菜。　　黎元洪想定了，方說道：“李帥不知道從那裡搞出的制度，別人想要控制鄂州革命軍，根本不可能，你也不要費神再去想怎麼才能分裂他的實力。”　　湯化龍替黎元洪斟了一杯酒，自己慢慢吃着，說道：“咱們聯手，就像當初一樣，什麼事不可能？”　　黎元洪這才知道湯化龍來訪的真意，心裏冷笑，口中卻道：“你不知道國務院的制度？部長全是虛銜，副部長才有實權。那些人，都是李想心腹，對他絕對的忠誠。他比起張振武和居正他們厲害多了，也比黃興和宋教仁更遠實力。用李想的話說，‘槍杆子出政權’，槍杆子在他手裡，咱們還是老老實實的做擺設的好。”　　“一群乳臭未的毛頭小子，他們除了打仗衝鋒還行，政治內務這些東西懂個屁！”湯化龍心裏上了火，臉上卻仍在笑，“我們聯手，還怕斗不過他們？”　　黎元洪不動聲色地聽着，他是知道李想厲害的，湯化龍要搞小動作，遲早會吃大虧！良久，突然撲哧一笑，說道：“湯老似是憋了一肚皮火，到我這裏發泄來了。不說這些了。今夜不能聽曲子，您剛從滬寧回來，大夥都想知道南北和議談得怎樣，若不妨事，您就說說如何？”　　湯化龍也覺自己失態，當著眾人發這些牢騷頗失身份，關鍵是眾人幾乎都是和他一樣失意中人，但是眾人竟然沒有附和，使他感覺到了怪異，這種怪異像是吃過啞巴虧，而想看他也去吃個啞巴虧似的。　　湯化龍為自己這個想法感到不可思議，笑道：“就是，我今天不知怎麼了，盡說這些不高興的話！來來來，大家飲酒！”　　眾客聽他們含骨頭帶刺地你一言我一語，早都捏着一把冷汗，這段時間他們可是被李想人整得很慘，已經沒有勇氣再去鋝李想的虎威，巴不得有湯化龍這一聲兒，忙都起身把盞，從中插科打諢，一時氣氛方緩和了。　　湯化龍三杯酒下肚，臉上泛起紅光，南北和議期間，奇聞怪事，層出不窮，正要細說，忽見金鷹衛隊長宋缺進來，便問道：“你來做什麼？”　　湯化龍的女兒可是為了主母人選，宋缺見是他，忙斂容收笑，回道：“原來湯議長也在這，正打電話找您老不到呢。李帥召開緊急會議，各部長官都去。我是特意來請黎督也過去！”

# 第三百六十六章 亮劍

　　白玉為堂金做馬，李想在落袈山別墅的大客廳如中國傳統的廟堂般壯觀雄偉，奢華中又不失典雅含蓄。雪亮的燈光下，都督黎元洪，十二部部長湯化龍、吳兆麟、張振武、蔣翊武、熊秉坤、劉公等人，還有李想那些掌握實權的文武高級班底馮小戥、鐵龔奇、曾高、李西屏，還有從南京新收的小弟丁文江和李四光，總共三十餘名鄂州政府各部門和各地區座官長的位子涇渭分明。　　馮小戥在會上，向剛回來的李想，以及三十餘名國務院各部門和各地區的官員作長篇報告。鄂州政府在李想離開的時間，取得喜人的成績，可以說超額完成李想布下的任務。　　穿着簡樸軍裝的李想在沙发上懶洋洋的斜靠着，正咬着雪茄吞雲吐霧。在李想的帶動下，會場上凡會吸煙的人都毫無顧忌地點上一支煙，任由煙霧籠罩室內。怕煙的人架不住眾多煙槍的噴吐，只好在窗前或靠近門口的地方就座。　　李想聽完馮小戥的報告，接過管家小妹送來的熱牛奶飲了，偏過頭問鐵龔奇道：“老鐵，如今是你總管着革命軍後勤，漢口現在到底有多少存糧？”　　鐵龔奇忙道：“我現在主管工商實業，只因原來管過總參後勤，如今已經不管總參後勤的差事。如今軍政完全分開，我可不敢沾這個手，所以軍需的事並不十分清楚。如果問民間商家存糧，我是知道的，大約存有一千五百萬石，散存漢口八大商幫各大家族手裡。”　　鐵龔奇是個十分機敏的人，見曾高、李西屏這些將領今夜來見，料是李想要在西部用兵。不過李想手下文武班底分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克制的非常好，從不過問軍務部的事情。　　曾高輕輕彈着煙灰，笑道：“漢口最大的糧商趙家現在是鄂州革命軍的軍需供應商。大帥可以放心，軍隊的糧食供應非常穩定。”　　在經歷辛亥戰火的漢口，還能堆積一千五百萬石的糧食，也不是個小數兒了，也足以看出漢口八大商幫輻射中國中部九省廣闊的商業渠道，不如怎能有如此強大的回血能力。　　李想心裏踏實了許多，盯着眾人，良久，突兀說道：“我看有一千多萬石糧也就差不多夠用。想當年左中棠平西，東借西借只有七百萬石糧，滿清朝廷的銀錢也指望不上，照樣把事辦了。現在咱們一千萬元的西征公債全部銷售一空，軍費也夠了。”　　吳兆麟朗聲說道：“西征一旦兵敗，一千萬的公債你還得起？”　　李想沉靜地說道：“如果每個人都如你一樣畏懼失敗，武昌革命也不可能成功了。西征公債能買得這麼紅火，正代表民眾對我鄂州革命軍的信任。”　　“李帥不可再興軍。”吳兆麟猛的站起身，“武昌舉義是不得已，與北洋軍的惡戰已弄得財源竭闕，如今南北停戰，和平談判解決國體問題，鄂州約法統治地域剛剛恢復一點太平景象，百姓正是安居樂業的時候，不知何故又要興軍，不能叫百姓過個安穩年？”　　“我為的是中華神聖不容侵犯的領土主權的完整西征！”李想冷冷說道，“我們不能以鄂州大治，就不顧西域百姓處於水深火熱！我回來就聽說你四處造謠，反對西征，說我這次必定出師不利，可是有的？”　　“是！”吳兆麟昂然答道：“我不能容忍你的剛愎自負，窮兵瀆武，把中國人拖落萬劫不復之地。”　　“吳兆麟之言可謂偏頗！”曾高插口說道，“當今的世界局勢你看的不夠透徹，歐洲列強各國互相之間矛盾重重，如果為了西北邊疆與中國開戰，他們的自家後院就得起火。這也是中國革命轟轟烈烈，列強沒有如太平天國時期那樣出兵干涉，而是宣布什麼‘嚴守中立’的最根本原因。李帥正是看出列強的弱點，才能在與列強的碰撞中次次佔據上風。”　　李想被吳兆麟一番話說得臉色難看，經曾高一番辟解，講得精當，臉上又回過顏色來，冷笑道：“新華社出版的《人民日報》你一定沒有好好看過，不然怎麼會說出這麼幼稚可笑的話？實話對你們講，我為民族統一大業西征，原本就不在乎什麼列強，就是和列強在大西北干架，我也不怕！西北邊疆動蕩，分裂之勢力蠢蠢欲動，南京和北京無力去管，那就我們來管。你吳兆麟是怎麼了，連這也不懂？”　　“我不懂國內外的局勢。”軍容整齊的李西屏聽了半日，緩緩說道，“我只知道身為一個軍人，面對再強大的敵人也要有亮劍的勇氣！鄂州革命軍沒有亮劍精神，武漢三鎮早被北洋軍佔領了。沒有亮劍精神，洋鬼子會怕咱們，會換我們租界？咱們這次西征，就是要亮劍給列強看！”　　李想聽着心中不由暗笑，這個李西屏真不含糊，他這一句話不知道罵了多少人。　　“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見吳兆麟尷尬，此時也不便說，遂起身打了個呵欠道：“無論主戰不主戰我都不罪，天不早了，散會吧。馮小戥、鐵龔奇、曾高和李西屏，還有丁文江和李四光留下，還有事情要和你們商議一下，其他人都散了吧。”　　※※※　　紫禁城，養心殿的東暖閣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絹擦眼，年幼的皇帝溥儀坐在隆裕太后的右邊，好奇的看着面前地上的紅氈子墊上跪着一個陌生粗胖的老頭子，也是滿臉的淚痕。小皇帝一臉非常的納悶，不明白兩個大人為什麼哭。　　這時殿里除了他們三個，別無他人，安靜得很。胖老頭子很響地一邊抽着鼻子一邊說話，說著小皇帝完全不懂的話。　　袁世凱以全體國務員名義密奏太后，說是除了實行共和，別無出路。密奏中讓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過於這幾句：“海軍盡叛，天險已無，何能悉以六鎮諸軍，防衛京津？雖效周室之播遷，已無相容之地。”；“東西友邦，有從事調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爭持，則難免無不干涉。而民軍亦必因此對於朝廷，感情益惡。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　　“……路易十六被以叛國罪推上了斷頭台！”袁世凱充當了一回說書人，擦擦眼淚，說起法國大革命的故事：“那是西曆一月二十一日，也就再過幾天的時間就是這位法國皇帝的忌日。法國巴黎的天氣也和北京一樣，下着鵝毛大雪，奇寒無比！但是革命廣場的人潮洶湧，氣氛是那麼的歡騰、激昂。國王路易十六被押上斷頭台。路易十六當年曾親自參与了斷頭台的設計，為加速斷頭台的殺人效率，他還命人將鍘刀改成三角形。想不到的是，路易十六自己最後也被送上了自己設計的斷頭台！路易十六被劊子手摁在那斷頭台上，那巨大的鍘刀上面還掛着手指粗的冰溜子，就這樣在法國民眾的歡呼中，咔嚓的一聲砍了下來！”　　袁世凱嘎然而止，隆裕太后被他這麼“咔嚓！”一聲，嚇得哭不出聲來。　　可憐年幼無知的小皇帝還在拍手叫好，天真爛漫地道：“說得好！後來呢？快說呀，快說呀！”　　隆裕太后摟着小皇帝哭得更加傷心了。　　“老臣遵旨！”袁世凱獰笑一聲：“路易十六就這麼人頭落地！可憐，路易王直到臨死前，仍堅稱自己無辜。他是在早上十時被公社押來這裏的，手臂被反綁在背後，走上斷頭台。這時，他高喊起來：‘我清白死去。我原諒我的敵人，但願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路易十六明知危殆，始終沒有大刀闊斧的改革魄力，甚至還要矢上加尖。終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隆裕太后聽袁世凱的嚇唬后淚落不止。　　袁世凱最後竭力申說：“以現有兵力財力，無法作戰，常此牽延，必有內潰之一日，而且彼眾若狂，醉心民主……人心渙散，如決江河，莫之能御。”　　太后隆裕哭道：“汝看着應如何辦，即如何辦。無論大局如何，我斷不怨汝，亦不能怨汝。”　　胖老頭子袁世凱哭道：“臣等國務大臣，擔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計，應請垂詢皇族近交王公，論政體本應君主立憲，今即不能辦到，革命黨不肯承認……如開戰，戰敗后，悉不能保全皇室。此事關係皇室安危，仍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近支王公，密開果決會議，速定方案，以息兵禍而順民心。”　　袁世凱帶嚇帶勸，絮奏了好多時，最後聞得太后嗚咽道：“我母子二人，懸諸卿手，卿須好好辦理，總教我母子得全，皇族無恙，我也不能顧及列祖列宗了。”凄慘語，不忍卒讀。　　袁世凱乃退出來東暖閣，把隆裕嚇唬成這個樣子，不禁有些洋洋得意，走出養心殿的時候腳步輕飄飄的。　　袁世凱再次回頭看了一眼養心殿，立刻乘輿出東華門，衛隊前擁后護，警備甚嚴；兩旁站着兵警，持槍鵠立，一些兒不敢出聲。

# 第三百六十七章 我們的追求

　　“真的要將鄂州政府牽扯進一場戰爭嗎？”丁文江看看剩下的幾個人，搖了搖頭嘆息道，“也許南北和談成功，藏蒙也就不會獨立了，這場戰爭或許是可以避免的。”　　“只是也許？”李西屏立刻說道，“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咱們不西征，外蒙教主會放棄獨立？西藏達賴會放棄獨立？”　　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大家都明白，但只有李想把它說成了哲理。這話一出，大家也立刻點頭表示支持。　　“打仗不是請客吃飯，袁世凱要的是大總統的位置，外蒙教主要的是外蒙土皇帝的位置，西藏達賴要是西藏土皇帝的位置，南方某些響應這次舉義的人要的是都督的位置。”李想又冷笑道，“我們追求的是一個偉大的理想。”　　聽了這話，才來武漢不久的丁文江和李四光的眉毛皺了起來，一臉的若有所思。他們是明白人，他們也是追尋理想來的武漢，他們知道李想這話是指什麼意思。　　“的確是這樣的。”曾高苦笑了一下。他本來是個厭惡戰爭的人，但是面對這樣的時代，他不得不拿起武器戰鬥。　　“我的鄂州政府有革命軍戰士的槍杆子和橄欖枝。”李想眯縫着眼，目光雖然只是望着天花板，但是看的很遙遠，“誰也不要讓橄欖枝從我手中滑落。有我在，凡事搞分裂的和想侵略的蠢豬們就是在找死。”　　李想不知道自己在說這話的時候是多麼的霸氣。　　“我們的勝算有多大？”李四光突然問道。　　“這一次布局在先，而且在全國光復的大潮流中，西征單純就是一場席捲大西北的掃蕩戰，不需要策略，勝算很大。”一提到戰爭局勢，曾高的臉上又現出了運籌帷幄的神采，“鄂州革命軍的戰鬥意志非常高昂，以及裝備要比西北地區的雜牌軍先進太多，補給充足，硬件軟件，比起左中棠西征時候好太多，我們的勝面很高！”　　“就是大軍團野戰又如何。”李想豪氣萬千地說道，“一個鐵甲戰車和一個運輸汽車，已經可以抵禦千軍萬馬！”　　“大帥，”李四光扭扭捏捏的說道，“這兩個新式武器現在還只是生產了兩個樣品……”　　“啥？”李想太高估漢口的科學技術水平了，他的這個創意如果在歐美，也許一個月可以造出一條生產線來，但是中國不行。　　丁文江看着李四光被李想目光逼迫而受傷的樣子，趕緊出來解釋道：“這兩樣新式武器都是聞所未聞，西方國家也沒有現成的生產線購買，我們也只能購買兩條拖拉機地盤生產線，生產汽車和裝甲戰車的地盤，其他的都有自主設計，自主生產，能在一個月造出兩個樣品，已經是累的吐血才完成的。”　　“辛苦你們了。”李想也知道自己急功近利了，笑笑說道，“樣品性能測試怎麼樣了？”　　“鐵甲戰車全重18.289噸，裝甲厚度為6毫米，配有四挺7.7毫米‘馬克沁’機槍，發動機功率77.175千瓦，最大時速3.2千米，越壕1.2米，能通過0.3米高的障礙物。另外還有一個旋轉式炮塔，裝有75毫米小口徑的短身管榴彈炮，簡直就是移動碉堡，如果說大炮是戰爭皇后，那鐵甲戰車就是戰爭之王。”說起這兩件跨時代的產品，沉默寡言的李西屏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說話了，各項數據簡直如數家珍。　　不過，李西屏誇完之後立刻又開始吐槽：“只是這種火炮初速太低，有待改進。坦克轉向，靠離合器和制動器系統，不夠靈活，單位功率太小不說，最大行程只有35千米，不適合長途奔襲，裝甲應該還可以增加一定厚度。總之，由於漢口現在技術水平的限制和生產設備簡陋，鐵甲戰車的性能根本遠遠沒有達到大帥描述的程度，其火力主要只能用於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裝甲只能防禦槍彈和炮彈破片，也沒有安裝最新的美國無線電通信設備和英國潛艇的光學觀察瞄準儀器，行駛顛簸、速度緩慢，机械故障頻繁，乘員士兵的工作條件惡劣，裏面就像一個蒸籠（看來這個嚴謹的軍人親自操作過鐵甲戰車）。鐵甲戰車只能用於引導步兵完成戰術突破，不能向縱深擴張戰果。”　　“不要不知足，鐵甲戰車有這樣的水平已經足夠，足以縱橫大西北！”李想笑呵呵道，“技術可以慢慢改進的嘛。”　　“在大西北作戰，一旦低估了對手，失敗或許就在眼前。”曾高給他潑了一盆涼水，“永遠不能藐視你的敵人，尤其是和列強有瓜葛的敵人。”　　“這話在理。”李想楞了一楞，臉色凝重地點點頭，想起偉人的一句話：“戰略上要蔑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　　想不到李想又迸出這麼一句富有哲理的話，幾乎引得所有人都進入沉思。　　曾高露出了一個微笑：“只是和一個大西北的雜牌軍作戰，也許是我多心了。”　　當國內外，甚至整個世界都在關注南京與北京上演南北和談之際，李想已經超越了小小的南京和北京，他的眼光正飛越時空，注視着久遠，南京和北京在李想的胸襟里不過是巨幅棋盤上的一個小小的棋子。他談到了西征，語氣平靜的犹如手中香煙的縷縷青煙：“西征的目的，一方面在於光復大西北，又一方面在於爭取擴大鄂州革命根據地，便於我全國革命工作之進步，而不是死守據點，或者真的寄希望與南北和議。到了南北和議確實證明袁世凱擁護共和，孫中山讓位，我們這時候更加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袁世凱是真共和還是假共和，所以我們在南北和議成功之後，表示擁護共和的同時，應以不放棄鄂州約法統治下的地方治權，保存鄂州革命軍軍力為原則。於必要時機與一定條件下，积極擴大鄂州約法統治地域，作為革命根據地，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革命方針內所許可的，並無為之震驚的必要。”　　這麼赤裸裸表達自己戰略意圖的人，也的確少見。　　……　　袁世凱乘輿出東華門，衛隊前擁后護，警備甚嚴；兩旁站着兵警，持槍鵠立，一些兒不敢出聲。　　剛剛把隆裕太后嚇唬的哭爹喊媽的袁世凱得意洋洋的出宮，怡然不知京津同盟會已經探知他每日入清宮議事，守衛兵將及一鎮，行人往來亦甚注意，經過要道如克林德碑、東單牌樓、東長安街、王府井大街、金魚衚衕、西堂子衚衕等路，其中以丁字街形勢最要，而祥宜坊酒樓又可匿跡，由高擲下，最為要害之地。　　同盟會黨人楊禹昌、嚴岐峰在東安市場口，張先培、黃之萌據祥宜坊酒樓上，李超、稅紹聖、李獻文、傅恩遜、李質生、熊潤泉等，分佈王府井大街，及金魚衚衕，各路遊行又分男女同志數隊，四路巡視偵察報告。　　辛亥武昌首義后，在北京、天津和保定一帶的同盟會會員秘密成立京津同盟會，直屬於南京同盟會本部。舉汪精衛為會長，李煜瀛為副會長，分部辦事，部各有長，同時設暗殺部，以為誅鋤元兇巨憝之計，共有男女同志二十餘人，以其行動與他部異，每人都有直接行動任務，並負擔一部分事務性的工作，相戒嚴守秘密，舍汪、李、及本部同志外，多無知其內容者。　　成立一月，已將各事準備就緒。所需武器由上海運來，並由各同志到京西門頭溝、十三陵等處荒山演習。謀刺對象、方法、道路均一一討論決定，只等候南京的命令。當時研究謀刺的對象有三人：（一）袁世凱（清內閣總理），（二）良弼（軍咨府副大臣），（三）載澤（度支部大臣）。后二人是清朝中樞較有能力的滿族大員。但他們認為是最主要的、要首先對付的則是袁世凱，這不但由於他是清朝政府的主腦人物，而且為人陰險無信，必須首先加以誅鋤。　　這其實是汪精衛在京津同盟會宣言上說的：“北方事不易為，惟暗殺較有把握。其反對民黨，阻礙共和者，如袁世凱、蔭昌、馮國璋、載澤、載洵、載濤、良弼等，皆在所必鋤。然清廷諸人多無學識，障力尚小；惟袁在北方年深名盛，聲威勢力無出其右，若與清廷合力抗我，北事無可為也，北方根本不解決，演成南北局，致全國流血，禍無已時，外人乘此瓜分，是我國不亡於滿清，而亡於革命也，故吾黨目的尤以袁為最要。”　　但是汪精衛後來態度極巨轉變，反對刺袁，當北方同盟會黨員知道孫答應讓袁之後，他們義憤填膺，認為袁世凱是共和之梗，立刻甩開汪精衛的遙控，自主的組織暗殺。　　袁世凱乘雙馬車出東華門，耀武揚威的過東華門大街，急速的奔向外務部新衙門前進。張先培自三義茶恭弘=叶 恭弘店樓上看到袁的馬車到了面前，乃扔下一個炸彈，非常準確的落在馬車下面，怎知袁的馬車走得快，炸彈落後在馬車后爆發。　　這時袁的馬車已到跑到了祥宜坊酒樓前，黃之萌和李獻文見到接着衝出，各擲一彈，其中之一終於炸中了馬車，“轟！”掀起的爆炸掀翻急速奔跑的馬車，當場死馬車夫一人、護衛管帶袁金鏢、護衛排長一、親兵二、馬巡二、路人二、騎馬兵三。第三組在東安市場徘徊的錢鐵如和第四組乘馬車的吳若龍、羅明典、鄭毓秀聞炸彈聲，遂以手槍和炸彈威脅沿街夾立的軍警。　　一個人不能不說是有命運，袁世凱這一時期實在黃金時代，遇事逢凶化吉。他的馬車雖被擊中，他卻只是被扔出車外，未受絲毫傷害，衛兵們立刻扶袁改騎馬脫出炸彈的濃煙，袁並於馬上下令還擊和搜捕。　　在丁字街酒樓上的黃、張兩同志聞第一彈聲，即開窗持彈等候，但因袁車已改道，未得一擊，反被街上軍警察覺，上樓捕去。在東安市場門口的楊禹昌同志，在場內休息時聞得彈聲，持彈奔出，也因形跡敗露被捕。惟投彈的嚴同志乘人聲鼎沸、軍警慌亂之際，暗退入茶恭弘=叶 恭弘店內，將手槍插入茶恭弘=叶 恭弘桶中，從容出門逸去。黃芝萌為貴州貴築人，北京陸軍測量學堂學生。張先培為貴州貴陽人，北京客籍學堂學生。楊禹昌為四川資陽人，北京清河陸軍中學教師。三同志被捕后，為袁之軍警執法處所殺害，為了自己追求的理想，臨死不屈，大節凜然。

# 第三百六十八章 燃燒青春

　　李想把嘴裏的雪茄來回咬着，一臉的燦爛，不時爆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氣氛融洽而愉悅。　　“大帥……”悄悄走近會場的管家小妹低着頭，聽到李想因為興奮過頭，開始用帶着濃重的湖南鄉音，旁征博引，縱論宇內古今，把個辛亥革命的起因、現狀以及未來的走向分析得絲絲入扣，她手指局促地捏着軍裝的衣角，吞吞吐吐地說道：“……北京來的消息。”　　“呃……”李想忽然知道梅迪想說什麼了，剎住指點江山的意氣風發，說道：“是關於袁世凱的嗎？”　　所有人的目光全盯住了李想的私人管家小妹梅迪。　　梅迪有點受不了這群男人如狼似虎的兇狠目光，低垂着臉，點了點頭。　　“受到孫先生退位保證書，袁世凱應該已經有決斷了吧？”李想把嘴裏的雪茄丟到了地上，臉色嚴峻了起來。　　“當袁世凱確實弄清楚了南京政府不可能獨立地有所作為的時候，他就反過來對清朝施加壓力。北京城已經傳遍了，袁世凱內閣的全體成員，聯名上‘合詞密奏’，請求清帝退位。”梅迪掃了一眼一雙雙探尋的目光，咬了咬嘴唇。　　“那愛新覺羅家有什麼反應？”李想抄住了胳膊，目光變得凝聚了。“同意退位了？”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管家小妹抬頭看着李大帥，神情惜惜。“清帝退位有這麼簡單？”　　“你什麼時候也學會說教了？”李想彷彿不認識自己的管家小妹一樣，上下打量着她。　　“我說的是實話。”梅迪送他一個白眼，說道，“清王公親貴良弼、鐵良、載濤等人反對清帝妥協退位，決定組織‘宗社黨’，良弼就四處宣揚道：‘寧可一戰而亡，免受漢人荼毒。’。今天，袁世凱在衛隊的保護下出朝回府，在東華門的馬路拐角處三義茶館門前，受到炸彈的襲擊。有人說是宗社黨，有人說是革命黨。”　　“袁世凱遇刺！？”李想臉都被這個消息震驚的扭曲變形了。　　“袁世凱死了？”曾高和李西屏等人同聲問道，他們和李想關心的重點是一樣。　　李想扭曲變形的臉突然哈哈大笑，道：“袁世凱死的是時候啊！”　　當時大傢伙簡直被這個消息震驚了，一時都回不過神，聽到李想癲狂的哈哈大笑，才一起跟着歡樂大笑。　　“袁世凱沒死！”梅迪突然冷冷說道：“真想不到你們幾個大老爺們這麼會補腦？”　　李想的笑容忽然僵硬住了，其他幾個大老爺們的笑容忽然也僵硬住了，所有人傻眼了。　　“袁世凱沒死？”還是李想心裏素質最好，立刻仔細咂摸着管家小妹剛剛說的話，眉毛擰住了。　　“是的。”梅迪緊緊咬住了櫻紅的嘴唇，“真不知道該說什麼，或許袁世凱真是命不該絕，或許真有天命這回事，刺客朝他馬車接連丟下三顆炸彈，馬車炸的粉碎，袁世凱竟然只是擦破一點皮，渾是沒事。”　　“狗屁天命……”李想在腦海里竭力選擇着詞語，思忖了半天沒什麼結果，只得髒話連篇的大罵，“……禍害遺千年啊！”　　剛剛還挺興奮的曾高和李西屏他們也哭喪着臉。　　“雖然只是一場空歡喜，但是咱們也沒有什麼損傷啊。”李想硬着頭皮鼓舞道，“你們有什麼好沮喪的？”　　大傢伙想想，也是。他們只要繼續西征，繼續擴大鄂州革命根據地就是。　　“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我們必須趕在袁世凱搞定南北之前，取得西征的初步勝利！”李想特豪邁地發表着宣言，“兩個月以內，至少要光復甘肅和新疆，對蒙古和西藏擺出武力威懾。”　　這麼一說，大伙兒也認識到時間的緊迫。只要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成功，南北名義上統一，李想如果還大興兵戈的西征，就是受人以柄。　　“堅決完成任務！”曾高和李西屏“拍！”的一聲站直了，他的文班底雖然沒有說話，但是堅定的眼神告訴了李想，他們追求的是同一個理想。　　李想忽然看着追求理想的他們，一雙雙明亮的眼睛，不禁感觸良多。　　不知道怎麼說，李想覺得是一百年前的他們太過迷茫，太多的物質享受讓他們沉湎於當下，卻沒有考慮未來。更不用說考慮我們的努力能為國家和社會做什麼了的高遠偉大的理想。　　他只是在穿越之後才發現，一百年前的人為了國家民族苦苦追尋，甚至拋頭顱灑熱血，但是不等於一百年後的人們在和平安定的環境當中就無事可做了，放眼全球，在李想原本所在的一百年後的中國GDP雖然是世界第二，但每個人都明白，要真正國富民強，在各方面追趕甚至超越最發達的國家，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各方面的科技、經濟、軍事、文化都需要人們每一個的努力，君不見天宮和神舟的對接，總指揮室裏面多少三十齣頭的人甚至80后？這些人的行為就回答了我們為何而讀書。　　周總理說過一句話，“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我們為何而讀書，為何而努力？只要是在自己的行業、自己的崗位兢兢業業努力奮進的人，都對得起“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這句話。而不是成天抱怨社會不公，社會多麼對不起他，那些人，我想問一句，請問你做了什麼讓這個社會要把你當祖宗供着？　　李想也不由得一陣好笑。　　穿越前，李想和那個時代的人一直在為了考高分而讀書，而忽略了到底我們為什麼要上大學，我們到底為什麼要讀書？讀書是為了找個好工作的思想一直以來就存在，尤其是那個一百年後的和平年代，人們更加不容易感覺到自己對這個社會的責任。　　說到社會責任教育就有人嗤之以鼻，認為說這話的人都是銹逗了！然而社會不是自己就能發展的，社會是依靠每一個人的努力而發展的。說政府父愛主義的同時也要想想，如今我們是不是太過依賴於政府去治理社會。所謂“公知”就會煽動憤青遇到事情就說政府不好，然而那些憤青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　　罵可以，宣洩當然也可以。可是光罵可以解決什麼？總說美國的制度好。現在李想想起來真的要笑了，我中華歷史悠久，泱泱大國雄立於世界的時候，強行推廣我們的制度了么？誰不用我們的制度我們打他們了么？反觀今日某強國，以推行民主之名派兵進駐其他國家，以宣揚人權制度之名煽動別國公知憤青反對政府，誰才是真正有氣度的大國？　　在一百年後是那个中國，動輒有人大喊，社會不公平啊，社會很黑暗啊，官二代富二代權二代啊，有錢人沒良心啊云云，李想承認社會是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有靠自己努力改變命運的人，就算是官二代富二代，那也是因為人家的爹娘流過血流過汗，你拼爹拼不過，還可以自己拼吧？人家的爹也是當年和你爹娘比的時候，付出了汗水付出了心血，承受了失敗的風險的，抱怨永遠成不了事！當年那麼多革命先輩，多少人是當年的富二代啊，要是都和這幫人一樣，天天喊着中國沒救了，哭着喊着一定要出去，寧當國外犬不當中國人云雲，中國也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因為，李想在一百年後的自己身邊就有這樣的人，分明家庭條件不差，成長也很順利的，卻從來不感恩命運，也從未想過為別人為社會做些什麼，整天一味地覺得自己很不幸，覺得社會很不公，覺得人人都對不起他！　　這也是為什麼李想看到一百年前這群為理想而生的人，會感動、會震撼、甚至熱淚盈眶的原因，他眼前的革命黨人一個個有血有肉，並非高大全，甚至一定程度上還沒有完全表現的天真幼稚，看看一百年前這個年代的年輕人在做什麼，比比一百年後的自己，就知道慚愧！　　李想知道許多革命偉人的命運，很多人甚至為理想獻出了生命，其實也很羡慕他們，他們的青春是那樣自由呼吸吞吐，那樣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那樣不虛度，那樣不頹廢，真正對得起青春二字的！　　生在和平年代，也許沒有那麼驚心動魄，但是國家與民族的未來也絕非與我們無關，一個人，如果他的一生只想當社會的寄生蟲過不勞而獲的日子，那他就無權指責社會怎樣，因為他所寄生的社會財富還是他所仇視所嫉妒的人活着人家的父輩創造的。　　※※※　　下着小雪的午夜，江城這个中國中部的最繁華的城市已經沉睡，城市街道上空寂無人。市民對鄂州革命軍隊要到大西北去打仗這件事心態已經十分平靜了。　　最後一批西征的鄂州革命軍，四列縱隊走在積雪的街道上，雪中的街燈留下很長很長的搖搖晃晃的影子。　　武昌北門的碼頭，走上開赴漢中的兵輪時，鄂州革命軍官兵們的心跳聲和腳步踏在橋架上的聲音在夜空中顯得格外清晰。　　先頭部隊還沒有走上兵輪，一輛奇怪的鐵甲戰車轟鳴着緩慢地超越長長的行軍序列，士兵們在長官的指揮下為奇怪的鐵甲戰車讓開通行的路。鐵甲戰車開向碼頭，越過特殊的橋架，開上一艘兵輪，兵輪迅速使離碼頭，消失在長江的夜色之中。　　沒有人給予這輛特色的鐵甲戰車過多的特別的注意，恐怕連曾高和李西屏都不知道這輛鐵甲戰車裡坐的是李想。

# 第三百六十九章 逆勢上揚

　　西安光復后，以陝甘總督長庚為代表的甘肅封建頑固勢力，加強了對革命力量的鎮壓，以挽救苟延殘喘的清王朝。長庚與新疆巡撫袁大化、伊犁將軍志銳策劃萬一清廷危急，聯絡新、甘、內蒙為一氣，擁宣統西遷，暫謀偏安，徐圖恢復。為了實現這一宏圖大業，阻止甘肅各地爆發革命，他們一面嚴令甘肅所屬府州縣嚴加戒備，加強鎮壓，一面組織反革命武裝力量，分三路大舉東進，向陝西進撲。由崔正午與張行志統帶的壯凱軍三營為第一路，會合升允直接統帶的東路軍陸洪濤率領的死鬼董福祥老甘軍為第二路，以及馬安良統帶的號稱最能戰的回民武裝精銳軍為第三路，由此三路大軍東進，共計兩餘萬人，企圖一舉攻佔咸陽，進而對西安實施聯合反撲。　　鄂州革命軍西征戰役開始以後，長庚這些滿清餘孽的東征計劃即遭受慘烈打擊，安西軍一直避免同馬家軍交戰，這倒使一向戰績輝煌、眼高於頂，沒有受到什麼損傷的馬家軍耐不住寂寞了，先奔襲光復區掃蕩了陝西一些地方哥老會舉義部隊，后經長庚和升允許以甘肅巡府的官位鼓動其反攻咸陽，馬安良立即出動精銳軍（俗稱西軍）武裝集團，組織了一支有步兵5000、騎兵1000，共24個營旗的隊伍，由其三子馬廷�鶉畏滯炒�領下，浩浩蕩盪殺向咸陽。　　馬安良瘋狂叫囂要反攻咸陽，收復西安，殺出潼關，橫掃中原，擺出一副不可一世、志在必得的樣子。　　大戰之前，馬步芳第三子，竄擾咸陽的步騎統領馬廷�鴝�員所部，大言不慚地說道：“奪取咸陽，直下西安是馬大帥和總督大人堅定不移的主張，我們要不惜一切犧牲在明天早晨將西軍旗插在咸陽城樓上，那時候就可以毫不費力地直入西安了。”　　“國軍邊抵近郊，西安指日可下，咸陽亦即日可克……”底下的西軍將領們更是不遺餘力地為其搖唇鼓舌，叫囂這些聳人聽聞的大言不慚：“……攻西北策應中原，戰略系圍魏救趙！”　　“奪取咸陽！”　　“直入西安！”　　馬家軍娃兒們齊聲吶喊。　　隨軍阿訇用白布將《古蘭經》懸挂在一木架上，隨即開始念誦，西軍娃兒們都攤開雙手，向真主和天神祈禱。隨後，西軍娃兒們爭先恐後用頭去挨《古蘭經》，以求平安。　　阿訇舉行了宗教儀式后，坐在河西駿馬背上的馬廷�鶘弦亂煌眩�寒風呼嘯中，朵朵雪花粘在濃密的胸毛上，他未覺絲毫寒冷，大吼一聲：“殺！”身先士卒帶頭衝鋒，彪悍的如騎在赤兔馬上的戰神呂布！　　娃兒們立刻有樣學樣，雄赳赳，氣昂昂的甩掉上衣，光着膀子，提着槍、舉着寒光閃閃的馬刀、高喊着：“天門開了！”　　就這樣，冒着咸陽革命軍猛烈炮火漫山遍野的衝過來，以整連整營的密集隊形一次一次地發起衝鋒。　　那場景想來很恐怖。濃厚的宗教觀念意識也是整個馬家精銳軍強大的維繫力量。　　咸陽的戰鬥拉開序幕。　　此前，長庚懾於全國戰場形勢和鄂州革命軍奔西北而來，已離安西革命軍遠遠的。但是馬家父子在長庚委以高官的刺激下，也不管升允和崔正午是否能兌現給予配合的承諾，孤軍進擊咸陽，想奪取西安，馬家西軍出動步兵5000、騎兵1000，共24個營旗的隊伍已經是馬家這些年積累的全部家當，從西、北、東三面圍攻咸陽。　　成群的馬家西軍娃兒們挺着明晃晃的馬刀，硬是頂着革命軍瘋狂的火力向前進攻。　　馬家西軍士兵兇悍頑強。除武器比較差，不如北洋軍，但馬家西軍的內聚力和士兵的戰鬥精神彌補了裝備上的缺陷，因此在戰場上屢屢獲勝，打陝西哥老會的革命軍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馬家西軍士兵在戰鬥中敢於和善於近戰格鬥，其利器就是馬刀。此外，馬家西軍士兵後面亦有嚴酷的督戰隊督戰。　　整條咸陽的戰線上到處都燃燒着激烈的廝殺，雙方士兵短兵相接，喊殺聲連天。到處都是衝天地火光和震天的喊殺之聲。　　在炮火地掩護下，成群地革命軍士兵一次次的發起反擊，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衝上去。就這樣，咸陽城地所有兵力向正面的馬家西軍壓了過去，白刃戰使部隊的傷亡極大，但這倒也着實壓制住了馬家西軍的進攻。　　“馬克沁機槍，給我頂上去！”站在一條溝渠旁的林鐵長大叫到。他已經不是第一次頂上戰線，雖然作為一師之長，他完全可以不用來到一線，但是靠前指揮是鄂州革命軍的傳統。　　一串子彈紛飛着從耳邊嗖嗖而過，到處都是被槍彈揚濺起的灰土。　　馬家西軍除了武器裝備差以外，士兵的戰鬥意志和戰鬥精神同北洋軍是等同的，很難對付。李想曾經拍電報來說過：要象打北洋軍一樣打西軍，馬家西軍仍是全國有數的頑敵。　　林鐵長今天算是見識了馬家西軍的彪悍了。西征軍正追擊升允和崔正午兩路，想不到西安城的空虛就被馬安良抓住了。對戰這些瘋狂的西軍，若對方火力弱，工事不堅是很難對付馬家西軍的。陝西哥老會革命軍吃虧就是這樣，他們火力弱，難以阻擋馬家西軍的死命衝鋒，而且往往是行動迅速的騎兵，最後在白刃格鬥中被優勢敵人消耗。現在鎮守咸陽城鄂州革命軍，也有被這樣消耗的危險。　　紫禁城，養心殿。　　隆裕召開第一次御前會議，有請皇族王公赴會。醇、慶諸王及蒙古王均到。袁世凱以疾辭，遣趙秉鈞、梁士詒為代表。　　同盟會刺客三人，刺袁未中，三人皆殉，袁世凱遂以在丁字街被刺為借口，稱病不朝，所有面奏及請旨事件，都托趙秉鈎、梁士詒、胡惟德傳述。又揚言即將辭職，北京恐有動亂，勸外國人遷入東交民巷，以防意外。從表面看，他好像心灰意懶，將要退出政治舞台，其實這是他採取新攻勢之前故意放出來的煙幕，暗中他正和心腹爪牙聯絡布置，推行共和不獨立之計劃，掀起請願共和的風潮。　　袁世凱又密奏太后：“人心渙散，如決江河，莫之能御，爵祿已不足以懷，刀兵莫知所畏，似此億萬之所趨，豈一二黨人所能煽惑。民軍所爭者政權，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久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鑒大事，以順民心，贊成共和，以免乘輿出狩。”　　袁世凱的大意是，國內人心渙散，朝廷的功名，老百姓不稀罕了。朝廷的大炮，老百姓不害怕了！民國奪的是國家政權，推翻清朝的制度，建立一個共和國，而不是要殺皇族，滅皇室的身家性命。現在，朝廷打不過革命黨，頑抗到底，是死路一條。無計可施，無路可退，請皇上退位，順應民心。　　隆裕太后展開奏摺，看完了，放聲大哭。　　特別是袁世凱在丁字街遭到革命黨人暗殺，險些喪命。一彈可抵百萬兵，這一刺殺，讓皇族上下極為恐慌，革命黨在北京城已經橫行無阻了！同時也讓隆裕覺着，袁世凱還是忠於滿廷的，沒有出賣他們，不然革命黨人為什麼要刺殺他？　　隆裕太后帶着這樣的想法，看着魚慣入養心殿的群臣按班站定，抱着小皇帝，容色凄涼，擦着未乾的眼淚問道：“你們看是怎麼個了好？”　　隆裕太后完全給袁世凱嚇昏了，這樣連忙召集御前會議，把宗室親貴叫來就是要問個主意。　　王公們聽到了密奏的內容和袁世凱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動的倒不是法蘭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凱急轉直下的變化。本來在民、清兩軍的議和談判中，袁世凱一直反對實行共和，堅決主張君主立憲。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對清室的耿耿忠心，說“決不辜負孤兒寡婦”，在他剛到北京不久，發布准許百姓自由剪辮的上諭的那天，在散朝外出路上，世續指着自己腦後的辮子笑着問道：“大哥，您對這個打算怎麼辦？”他還肅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還很愛惜他，總要設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對袁世凱表示不信任的人很為高興，說“袁宮保決不會當曹操！”民清雙方的談判，達成了把國體問題交臨時國會表決的原則協議，國會的成員、時間和地點問題，則因清方的堅持而未決。正爭執中，南京成立了臨時政府，選了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第二天，袁世凱忽然撤去唐紹儀代表的資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軍代表用電報交涉。國體問題還未解決，忽然出現了袁內閣要求清帝退位的問題，自然使皇室大為震駭。　　變化儘管是變化，如果想從影帝袁世凱臉上，直接看到凶象，是辦不到的。他最後和隆裕太后見了那次面，在東華門碰上了一個冒失的革命黨人的炸彈，給了他一個借口，從此不再進宮，而由他的助手趙秉鈞、胡惟德等人出面對付皇室。他自己不便於扮演的角色就由他們來扮演。　　但是變化終歸是變化。那些相信過袁世凱的人，又改變了看法。　　“誰說袁世凱不是曹操？”　　一直堅持這個說法的是恭王溥偉、肅王善耆和載澤等人，還有醇王周圍的年輕的貝勒們。　　民政大臣滿人桂春宣稱：“臣為了回答外地對滿人仇殺的行為，已組織了滿族警察和貴胄學堂的學生，對北京城的漢人實行報復。遠在甘肅的總督升允和前總督長庚，他們可是咱滿人三大柱石之二，這時已帶兵勤王，正大舉反攻西安，以良弼為首的一些貴族組織了宗社黨，宗社黨在必要的時候將採取報復革命黨人的恐怖行動！”　　一些滿蒙王公大臣，已經做出了要拚命的姿態。　　不過，就是個姿態而已。　　還有，一些滿蒙王公大臣表示了不一樣的態度。　　“段祺瑞都被李瘋子打慘了，升允和長庚能打過李瘋子？良弼也想玩和革命黨人恐怖？他能玩得過玩命玩了這麼多年的革命黨人？玩火者必自焚，他如果還這樣死硬，遲早會死在革命黨人的錫紙鴨蛋下。”溥倫聽完桂春放下狠話，就不陰不陽的嘲諷。他又道：“臣建議，我們皇室還是可以自行宣布共和，這樣做，第一，不是向亂黨投降，第二，我們自組政府，可以保證社稷千秋萬代。”　　“倫貝子的觀點，我非常贊成！”奕�糧膠偷饋�　　聽罷，隆裕太后抱着身邊的宣統小皇帝，痛哭起來。因為，溥倫的主意和革命黨的主張完全一樣，皇室革了自己的命。其實，一旦建立共和，愛新覺羅的社稷根本不可能萬世永存，溥倫自己把自己也繞進去了。　　恭親王溥偉、載澤當然強烈反對，和溥倫當場大吵，誰也說服不了對方，會議不歡而散。

# 第三百七十章 天門開了

　　茫茫雪原，遠遠的便可見到那些拉展成散兵線的西軍回民士兵們所帶的白色帽子，從那結冰的河岸之邊緩緩壓迫過來，馬家西軍的進攻開始了。　　一時間槍林彈雨、彈片橫飛。戰鬥從一開始就是異常激烈的，面對着馬家西軍鋪天蓋地的瘋狂進攻，鄂州革命軍毫不示弱，頑強抵抗。　　攻守雙方形成脆弱的對峙，鏖戰不休。雙方士兵都有鋼鐵般的意志，都竭力在此拚命廝殺，幾乎是在用血肉和鋼鐵來為咸陽鋪就一張焦黑暗紅的地毯。每分鐘、每一秒都有人死去，整個咸陽，到處都是一片煙火。　　咸陽城樓革命軍指揮所內，滿身硝煙的林鐵長眉頭緊鎖，西軍的又一次進攻被擊退了，可是革命軍又損失了一批官兵。也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抵抗着西軍的瘋狂進攻，無數的熱血男兒就這樣的血灑在疆場之上。整個守衛咸陽的革命軍兩個團都在這一次鏖戰廝殺之中，付出了極大的傷亡。戰況的進展幾乎是反覆拉鋸樣的廝殺一般，慘烈之極。　　雖然西軍的進攻又一次被打了下去，可是整個陣地上的死傷者也越來越多了，難以想象，咸陽城的防線還能夠抵擋住西軍幾次這樣瘋狂的進攻。　　林鐵長回頭看了一眼東方，那裡是西安。李帥率領的最後一批安西軍應該就是今天到達，現在只希望李帥加緊時間部西安防禦，在咸陽城破之後只要還能守住西安，安西軍在解決另外兩路清軍威脅之後，返過身就可以吃了馬家西軍。現在他只有在咸陽堅持越久，李帥在西安就有更多時間部署防禦。　　同一時刻，李想親自率領的最後一批安西軍剛進入西安，尚未部署好，聞咸陽警迅之後，並沒有如林鐵長希望的那樣堅守西安，而是開着鐵甲戰車，率領一支騎兵直奔咸陽。　　用李想的話說：“作戰指導的根本目的，在於採取攻勢迅殲滅敵人。進攻是摧毀敵戰鬥力、壓倒殲滅敵人的唯一手段，除迫不得已的場合外，均應果敢實施進攻，即使主動機一時為放所掌握，也應盡一切手段，斷然採取進攻行動，挽回戰局。”　　“攻勢、進攻至上”的理論觀點和傾向是整個鄂州革命軍的共同認識。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湖北戰場上，雖然鄂州革命軍在兵員數量甚至武器上處於劣勢，而竭力組織一次又一次的進攻的原因所在。　　李想在組建鄂州革命軍的時候就一直着重強調精神因素的無形威力，認為精神因素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只有官兵團結一致，揚以身殉國的氣節，士氣高昂至極點，以致使敵人產生潰滅的畏懼心理時，才能達到戰鬥的最終目地。所以，他們在根本不知道咸陽安危的情況之下，還是義無反顧，沒有任何猶豫的撲向咸陽。　　但是李想在看到咸陽戰況的時候也是眉頭緊鎖。　　咸陽防線前的鐵絲網早就已經稀爛，而那些斜插在土中的阻絕木樁、鹿砦也已經被燒得枯黑，遍佈於陣地上的除了大大小小的彈坑便是那早就已經被炸成一截半截的戰壕。　　“天門開了！”狂亂的叫喊聲中，成群的帶着白帽子的西軍回回兵在揮舞着軍刀的各級督戰軍官的彈壓下，在不足百米的距離上，向著革命軍的陣地起了最後一段距離上的衝擊。（筆者按：他們喊的“天門開了”，就跟義和團喊的“神功護體”一樣。）　　“全體準備！”革命軍中的軍官也同時紛紛衝著身旁兩側的士兵們喊到：“上刺刀！”　　李想的眉頭不由得皺的更緊，看來這次麻煩大了。這樣戰鬥，革命軍受到的傷亡幾乎是讓人觸目驚心。整個咸陽古城就幾乎成了一鍋沸騰的岩漿，將敵我士兵的生命成批成批的吞噬在其中。整個咸陽古城陷入在硝煙烈火之中，這是一場誰也想象不到的殘酷和血腥的戰鬥。　　李想確實被馬家西軍的瘋狂小小的震撼了一下，也就一下下而已。這可是辛亥歲末，什麼概念呢？南京臨時政府已經成立，袁世凱也拋棄滿廷，正在謀劃清帝退位，連隆裕太后也在召集御前會議，討論退位事宜，而這群瘋子，此時竟然要“逆勢上揚”，反攻西安，出兵勤王，獨家採取戰略攻勢，堪稱一絕。如果說北京的良弼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悲劇角色，那麼他們這些瘋子，這時還認為“偏安西北，再圖中原”大有可為而為之，則充滿了無自知之明，不識歷史潮流的丑角味道。　　所以，面對來勢洶洶的馬廷�穡�李想指揮若定，無需精心運籌，只是開足鐵甲戰車的馬力義無反顧的往前沖。　　鄂州革命軍為了達到戰爭的目的，一直相信，唯一的途徑就是採取攻勢作戰，進一步的起攻擊，即便是在主動權一時為敵方所掌握的情況下，也要求以卓越的指揮奪回主動權，以果敢的攻勢挽回戰局。進一步將戰爭引向勝利。而戰爭的勝利取決於堅定的信念、先制人的快進攻、洞察捕捉和利用戰機、上下互相信任、各兵團的協調行動以及集中使用兵力等諸多方面，作戰兵力的合理的投入使用，是整個會戰的着重點所在，尤其是初戰必須要取得勝利。所以鄂州革命軍只要一投入戰場，立刻就會發起進攻！　　“向前進，向前進。”　　犹如《革命軍進行曲》唱的那樣，“進攻！”永遠是鄂州革命軍戰鬥的主旋律。　　西軍正頂着革命軍火力，強行衝上咸陽城，將大批的西軍部隊爬上了咸陽城頭，同時殘酷的白刃奪城之戰。西軍的回回士兵們在軍官們粗野的呵斥聲中，跌跌撞撞的趟着渾濁，漂浮碎冰渣，冰冷的護城河水，以最古來的攻城方式，如同蟻群樣的攀爬附上城牆。城頭，到處都是攢動的人頭和血腥拼殺時爆發的叫罵聲。　　咸陽城頭，已經破爛不堪的五星紅旗依然在天空之下舒展着，被寒風鼓噪得噼里啪啦作響。　　林鐵長在城頭不停揮着戰刀，渾身浴血。手裡的戰刀像是重愈萬斤，呼出一團團的白霧，看來這條命就要斷送在這裏了，但是他心中澎湃着對於未來的理想，振興國家和民族的心愿，絕不會因他的死而就此斷送。　　林鐵長在砍死一個回回之後，含着微笑向東望去，那個方向，有這麼一個人，會繼續他的理想和心愿。　　林鐵長這一眼望去，茫茫雪原之上，一面如血的旗幟忽然跳入他的視線。彷彿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彷彿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　　李想腳下全力突進的鐵甲戰車突然一哆嗦，李想的臉差點磕在馬克沁槍柄上，鐵甲戰車上那門小口徑的榴彈炮閃出橘色火光，硝煙很快又被夜風給扯碎，揚散，炮彈嗡飛着劃過一條死亡弧線掠過天空，在成堆的西軍回回兵中間炸起一條火柱。　　西軍的波隊衝擊正在如同渾濁的江浪樣，劈頭蓋臉撞上來，犹如撞上中流砥柱上。成群的身影在涌動，鐵甲戰車不時發出的炮彈砸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迸發出的火光之下發出陣陣的褶褶璨璨之彩，死亡之聲。　　“打！”隨着李想的一聲怒吼，鐵甲戰車上那四挺已經進入射程的馬克沁重機槍，突然的暴吼起來。　　噠！噠！噠！一道絢麗的火鏈如同節日里的煙花樣猛然綻放而開，在距離不過五百餘米的西軍人群之中潑灑出四濺的血痕。　　鐵甲戰車如虎入羊群，切豆腐一樣的破開了西軍山洪爆髮式的進攻部隊，一路是血的碾壓過去。　　“打！打！打！狠狠給老子打死這些狗曰的。”在林鐵長粗野的叫罵聲中，咸陽城樓上的革命軍戰士也看到這一幕，精神大震，隨之用燃燒生命的方式，突然爆發出恐怖的戰鬥力，一口氣，把瘋狂的西軍回回們趕下城牆。　　鐵甲戰車後面，緊跟着千餘騎兵發起的衝鋒，馬蹄聲如雷，捲起漫天的雪塵。千餘支的漢陽式步槍同時的排放出飛旋急射的子彈。馬背上的革命軍戰士爭先恐后地怪叫着，帶着可怕的死亡而來。　　“狗曰的，帶我問候你祖宗。”林鐵長依舊粗野的叫罵著，將手裡的手榴彈甩下城樓去。轟！炸起的碎土雪粉紛飛之間，幾個西軍回回士兵頓時被炸倒，卻沒有立即死去，只是發出陣陣的慘嚎。　　“進攻！”光着膀子，揮着馬刀的馬廷�鷚丫�殺紅了眼，看到革命軍在西軍中橫衝直撞的鐵甲戰車，依舊命令督戰隊監督軍隊向前壓，指揮着各自的部隊向革命軍發起衝擊。　　西軍僅有的一挺馬克沁重機關槍也被迅的架設到了衝鋒的隊列之中，對着衝殺在最前面的革命軍的鐵甲戰車潑灑起了彈雨。趴倒滿地的西軍回回兵則在猛烈的機槍彈雨的掩護下，匍匐向前，同時還擊着鐵甲戰車上四挺馬克沁重機槍那狂野的火力。整個戰線上，一時之間槍彈橫飛，流矢飛射。　　西軍的彈雨潑灑在鐵甲戰車厚重的鐵甲上，乒乒乓乓，連個彈痕也沒留下，鐵甲戰車已經滾滾向前。反而是西軍的回回兵們接連被飛來的子彈，給成片的打倒，這樣的場景就像聯合拖拉機收割小麥一樣！鐵甲戰車上的小口徑短管榴彈炮和四挺馬克沁重機槍的火力打得實在是太兇猛了，幾乎是貼着地皮就掃了過來，很多西軍回回兵就這樣成片的被打死了。　　如果不是革命軍只有這麼一輛鐵甲戰車，估計死傷還要更慘重，比較從火力上比較而來，革命軍隊的火力強度要遠遠勝於着馬家西軍。這一點，李想再明白不過了。　　“天門開了！”馬廷�鶼袷鞘浜煅鄣畝耐劍�他單膝跪地，雙手托天。身為回教大阿訇馬安良的兒子，他自然也會這一套裝神弄鬼的把戲。　　馬廷�鶘硨蟮奈骶�將領猛然的跳了起來，向前一揮馬刀，緊跟着高呼起來：“天門開了！”　　“天門開了！”也許是被馬廷�鷙退�的將領，還有隨軍阿訇如此勇悍之舉動而感染的原因，剛剛還被壓制住的西軍回回士兵們紛紛怪嚎着，爬起身來，彷彿真的有神功護體，可以刀槍不入，就這樣在狂熱的叫喊中發起了新一輪，不要命的進攻。　　馬廷�鴯庾虐蜃櫻�身先士卒，架在肩頭的馬刀猛然向前揮起：“射擊！”　　他的唯一一挺馬克沁重機關槍是整个中央位置上最為直接的火力支援。如果沒有這一挺馬克沁重機關槍的火力支援，也許部隊更是要被革命軍的火力給壓制住。而既然馬廷�鸞�自己的布置在中央位置上，也就說明着這裏將是進攻的重點位置。天不怕地不怕的馬廷�鶼胗燒飫鎪撼犢�革命軍的進攻方向，敢於用騎兵去撞鐵甲戰車，絕對是勇氣可嘉。　　槍林彈雨四射，手榴彈的爆炸聲接連不斷，而咸陽城樓上的火炮也爭先恐后的砸來了炮彈。轟轟轟，爆炸的煙雲接連騰起而起，碎土雪粉四下飛濺，氣浪火光摻雜着炮彈的碎片在到處飛射着。　　在革命軍猛烈的火力之下，不斷的有西軍士兵倒下。　　鐵甲戰車衝進西軍陣地，就此發生碰撞之時，也就是電石火花之間，瞬刻便有數以百計的西軍士兵命喪黃泉。　　因為西軍士兵在戰鬥中敢於和善於近戰格鬥，其利器就是馬刀。一直以來的作戰中嚴格要求進攻的絕對優越性，所以各級指揮軍官在一線上，也更是強調這一點，軍官向來都是要求進攻應毅然果斷。　　西軍當中無論是哪一級的軍官，在進行任何時候的進攻之時，所有的作戰目的都是在於盡可能快的接近敵人，死命衝鋒，從而將西軍所謂的優越白刃近戰的能力揮到及至。也正是因為這樣，馬廷�鷦謖飧鍪焙潁�才會不惜一切代價的發起接連不斷的波隊進攻。　　這倒不是因為馬廷�鷲廡┪骶�軍官是些瘋子，而是馬家西軍軍隊向來是這樣認為的，並不只是在所謂的進攻作戰之中，甚至就是當敵人的力量明顯佔優勢之時，或者作戰任務是防守的時候，西軍的軍官也認為應盡最大努力動進攻並奪回戰場主動權。（筆者按：家族統制和宗教意識的作用的馬家西軍，能不瘋狂。）　　在西軍的戰鬥意志，已經與鄂州革命軍不相上下，同樣的，進攻永遠都是第一的，而防禦則被認為是只有面對優勢敵人時才被迫採取的消極方式。就便是在防禦作戰之中，進攻的思想也很是得到強調的，只有進攻才是正確的。　　這兩支同樣戰鬥意志的軍隊碰撞在一起，結果就是革命軍在火力之上，對馬家西軍形成壓倒性的優勢，馬家西軍在這種進攻思想主導下的進攻，唯一能夠得到的就是可怕的傷亡数字。然而，革命軍面對的畢竟是裝備、戰術素養相對落後的馬家西軍，也正是因為這樣，坐在悶熱的向個蒸籠一樣的鐵甲戰車內的李想，還有那些揮舞着軍刀，指揮軍隊進攻的革命軍官們，簡直就是有恃無恐。　　革命軍強大的火力帶給馬家西軍的是極其可怕的傷亡，蜂群樣炸窩飛來的子彈嗖嗖的四下飛過，將成片的西軍士兵如同割草樣的撂倒。　　如此慘重的傷亡自然會讓馬廷�鷥械獎┡�。他需要的是一次輝煌的勝利，雖然為了換來這種勝利，他不惜任何的代價。可是他也不希望在沒有任何進展的情況下，就把成百上千的西軍娃兒們送入真主的懷抱。　　“撤！”馬廷�鶩魯穌飧鱟鄭�不知道有多艱難。眼看着咸陽就要到手，反攻西安顧指間的事，誰知道一瞬間，局面反轉。　　李想率領的援軍的優勢火力，戰鬥中給馬家西軍巨大的殺傷，演了一次“炮吃馬”，隨後革命軍援兵源源開來，咸陽革命軍拉開全線的反擊，馬廷�鷚倉揮形弈蔚陌芴印�　　戰後的咸陽城依然是一副緊張而又忙碌着的氣氛，垂暮的夕陽漸漸的遠去在天邊，只在地平線處留下了一片淡黃暈紅之色，迷離的硝煙漸漸的在風中飄散。　　李想從鐵甲戰車裡走出，空氣中彌散着的硝煙味被風漸漸的吹散了，可是他還是真切的感受到這扯散硝煙的微風之中，所帶有的那股子濃濃的血腥味。　　隨後趕來的黃興夫人徐宗漢帶領的醫護隊，將受傷的士兵抬了下去，一些裹着繃帶的輕傷員則忍着疼痛，在陣地上三三兩兩的抽着煙。　　戰場上馬家西軍棄屍就有900具，馬屍400具，林鐵長正指揮城裡市民將其全部掩埋的。　　此戰，安西軍各部隊眾志成城，嚴陣以待，在剛剛到達西安的李想馳援之下，經過十個小時的激戰，打垮了馬家西軍對咸陽的瘋狂撲擊，取得了咸陽阻擊戰的勝利，一舉粉碎了馬家西軍“反攻西安”的黃粱美夢。

# 第三百七十一章 情到最真已無言

　　李想一走進戰地醫院，就聞到陣陣消毒水的味道，耳邊儘是陣陣受傷的戰士壓抑着痛苦的呻吟之聲，偶爾還有輕微而又急促的腳步聲，這是一朵朵盛開的血色梅花染上白衣的護士和醫生匆匆走過的聲音。　　李想在戰場上殺的人多了去了，見過的死人更是不計其數，可是走戰地醫院，總是使他的心無比壓抑。　　一位脖子上圍着臟兮兮的白圍巾的士兵從昏昏沉沉之中清醒了過來，士兵的腦袋裡一陣陣針刺樣的疼痛，他搖了搖頭，努力的睜開眼。　　這裡是醫院吧，白色布簾上的赤十字徽印讓士兵很快的意識到自己此時身在何處。儘管腦袋裡一片混沌，但士兵還是很清楚現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因為只有戰地醫院才有如此濃郁的消毒水的味道，也只有戰地醫院才有那些天使樣的白色身影。　　士兵仁努力的讓自己醒過神來，對了，記得自己正在咸陽城樓戰線上，跟着安西軍副司令林鐵長在指揮部隊堅守咸陽，漫天飄飛的雪花，寒風如刀，飄渺如夢初醒的硝煙，寒芒耀眼的馬刀，還有……對了，還有一面在白色雪原招展的血色旗幟，紅的刺眼。　　腦袋裡又是一陣陣陣的疼痛，白圍巾士兵感覺到自己的眼皮又一次耷拉了下來，該死的。　　一張秀美的面龐突然出現在上方，她似乎是個護士？白圍巾士兵模模糊糊的捕捉到那張面龐上的笑意，這讓他不由自主的想起右胸口袋裡的一張照片，中西醫院的一位漂亮女護士，他最愛的女孩，脖子上圍巾就是女孩送的。想到這裏，他不禁向這位秀氣的護士微微一笑。　　這位秀氣的護士正急忙的把這位士兵的鞋子、襪子脫下來，然後，用雙手緊捂着傷員冰冷的腳，他的腳放在自己的袖筒里取暖。他的腳已經凍得像冰溜子，袖筒里暖不過來，她就乾脆把傷員的雙腳放在自己的懷裡。　　這一切，全部落在李想的眼中。這位護士，李想早認出來，就是黃興夫人徐宗漢女士。　　情到最真已無言！　　徐宗漢女士的舉動使在場的所有人既驚訝又感動，白圍巾士兵含着眼淚，掙扎着說道：“大姐，您別這樣，我腳已經不冷了。”　　徐宗漢掠過額前的一絲亂髮，溫柔一笑：“聽話，躺下別亂動。”　　白圍巾士兵還想掙紮起來的時候，一隻沉穩堅定的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躺下！”李想向著白圍巾士兵微笑着說道。　　徐宗漢聽到聲音抬頭一看，略敢驚訝的說道：“李帥，你怎麼來了？”　　“不來看看，這怎麼行？”李想不禁感嘆道，又順便問白圍巾士兵，“士兵，你叫什麼名字？”　　“報告大帥！”白圍巾士兵躺在病床上也不忘敬上軍禮，“我叫馬鴻奎！”　　李想腦袋嗡的一聲，趕緊問道：“甘肅人？回族？”　　“報告大帥！”白圍巾士兵直着脖子，漲紅了臉說道，“回民是回教，不是回族。而且，我家是良回！”　　李想一愣，轉眼露出會心的微笑，“回民是回教，不是回族”就是“寧馬”馬鴻奎的名言。他是馬福祥之長子，馬千齡之孫。馬鴻逵自幼受家庭重教習武影響，讀書習武。十八歲入甘肅陸軍學堂學習，期間參与反清活動，秘密加入同盟會，被清軍逮捕入獄。經其父親馬福祥花去不少錢銀，四處奔走，才被保釋出獄。但是，他並沒有退出同盟會，又和甘肅陸軍學堂的同學來到武昌，繼續革命，武昌舉義又加入鄂州革命軍。　　李想想不到自己竟然撿到這樣一個寶貝。　　※※※　　清廷內閣會議。　　醇、慶諸王及蒙古王均到。袁世凱以疾辭，遣趙秉鈞、梁士詒為代表。　　袁世凱對革命黨人恨之入骨。但是，他接到了南京臨時政府保證推舉他為總統的電報，汪精衛又來電慰問，並解釋說，暗殺活動與革命黨無關，請嚴厲鎮壓。袁世凱深知“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對丁字街事件沒有多作糾纏，轉而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驟。　　袁世凱先秘密地把退位優待條件告訴奕匡力，並說用兵實在無把握，為清室及滿人安全計，自以退位為上策。取得奕匡力的贊同以後，他就戴上一付“為民請命”的假面具，率領全體閣員上奏隆裕太后說：“民軍之意，萬眾一心，堅持共和。”政府“餉無可籌，兵不敷遣，度支艱難，計無所出”“常此遷延，必有內潰之一日，倘大局至此，雖效周室之播遷，已無相容之地”“臣會同國務大臣，籌維再四，於國體改革，關係至重，不敢濫逞兵威，貽害生靈；又不敢妄事變更，以傷國體”，只得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開果決會議”，“速定方針”。　　隆裕太後接到奏摺，即召開皇族御前會議，討論退位問題。除奕匡力、溥倫等少數人主張接受共和外，良弼、鐵良、載灃、載濤、載澤、溥偉、善耆等一幫少壯親貴都極力反對。雙方爭執不下，沒有結果。所謂“項城必欲出諸眾之口，而眾人皆不肯開口”，即指此局面而言。　　袁世凱並不以攘奪南京臨時政府總統為滿足，而企圖於清帝退位后，不經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選舉，自己在天津成立一個由他一手包辦的政府。他親自把這個想法告訴朱爾典，徵得同意后，於次日派趙秉鈎、梁士詒、胡惟德召開內閣會議，提出所謂“內閣所擬解決時局方案”，主張北京政府和南京臨時政府同時取消，在天津另立“臨時統一政府”，主持召開國民大會，議定國體。同時，他將此方案電告伍廷芳，要求於清帝退位后二日，南京臨時破府即行解散。本來他一廂情願地想：這是一石兩鳥，既可打掉革命政府，又能消滅清廷。沒想到事與願違，這個方案一出籠，王公親貴幾乎一致反對，說另設政府即是變君主為共和，絕對不行。　　但是內閣會議，群臣列坐，二三刻鐘之久，惟彼此閑談，不知道出於什麼心思，眾人根本不提及國事。　　溥偉目光炯炯地看着窗格子，半晌，不能耐，粗重地嘆息了一聲，遽詰梁、趙道：“總理大臣邀余等會議，要議何事，請總理大臣宣言之。”說罷起身踱至窗前，手攀着窗格子望着外頭一碧如洗的天空，喃喃說道，“如是說什麼退位的混賬話，不如把咱們滿人都殺了乾淨。”　　趙秉鈞忙笑道：“革命黨勢甚強，各省響應，北方軍不足恃。袁總理欲設臨時政府於天津，與彼開議，或和或戰，再定辦法。”　　“朝廷以慰亭為欽差大臣，”溥偉臉上毫無表情，“復命為總理大臣者，以其能討賊平亂耳。今朝廷在此，而復設一臨時政府於天津，豈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漢陽已復，正宜乘勝再痛剿，罷戰議和，此何理耶？”　　“漢陽雖勝，奈各省響應，北方無餉無械，孤危已甚。”梁士詒裝作有點委屈地看了溥偉一眼，“設政府於天津者，懼驚皇上也。”　　溥偉眉梢一挑，臉色愈來愈陰沉。漸漸地，手也顫抖起來，幾個大臣知這個黃帶子二百五立時就要發作，一個個一臉的無所謂，卻只聽他輕聲道：“從前發捻之亂，擾及畿輔，用兵幾二十年，亦未有議和之舉，別設政府之謀。今革命黨之勢，遠不及發捻，何乃輒議如此？若用兵籌餉之事，為諸臣應盡之責，當勉為其難。若遇賊即和，人盡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亭耶？”　　說至此，溥偉“砰！”地一拳擊在案上，霍地站起身來。他激動得臉色紫漲，伸手去摸袁世凱那個嚇唬隆裕的摺子，卻一手插進墨砂硯中，氣得順勢就是一腳，只聽“嘩啦”一陣亂響，滿案文書、箋兒、硯兒、鎮紙、圖章、茶杯並幾碟子細巧宮點，全打翻在地下！　　梁、趙語塞。胡惟德撿起摺子，不陰不陽的說道：“此次之戰，列邦皆不願意，我若一意主戰，恐外國人責難。”　　溥偉暴怒得五官錯位，渾身直抖，厲聲道：“中國自有主權對內平亂，外人何能干預。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國，亦萬無強脅人君俯從亂黨之理。公既如此說，請指出是何國人，偉願當面問之。”　　慶親王仰臉想了想，緩緩說道：“議事不可爭執，況事體重大，我輩亦不敢決，應請旨辦理。”　　趙秉鈎見機，擺出不耐煩地樣子說道：“這是袁總理於萬難中想出來的辦法，若不見採納，則只有全體辭職。”說完即揚長而去。　　溥偉聽了一呆，他有些遲疑了。這些日子他讀到幾本抄來的書，什麼呂留良的《春秋大義》，嚴伯安的《性理論說》，還有革命黨人的《革命軍》、《猛回頭》等，仍舊在那裡說什麼“夷狄異類，詈如禽獸”，“明君失德，中原陸沉”，“嘉靖三屠”之類的話，漢人對滿廷的仇恨，豈不是會要革他們的命？想至此，渾身冰冷。　　最終會議毫無結果，不歡而散。　　良弼、溥偉等一小撮少壯親貴，見袁世凱公然不忠於清廷，都憤憤不平。以前醞釀組織的宗社黨，於是活動起來。他們用“君主立憲維持會”的名義，發布激烈宣言，攻擊袁世凱。同時到處散發《北京旗漢軍民公啟》，說袁“蔑視綱常，損辱國體”，“其居心更不可問”。並要求清廷“齊同振作，與‘革匪’決戰”，以鞏固“聖清萬萬年邦基”。

# 第三百七十二章 風雪如晴

　　西安，風雪如晴。　　李想率領的最後一批安西軍舉行入城式，全軍官兵穿着嶄新的軍裝，扛着油光鋥亮的武器，在南門外集合，排成三路縱隊，高唱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曲，雄赳赳、氣昂昂地從南門循序而入，然後轉向東門。十幾萬西安熱血青年湧上街頭，敲鑼打鼓，高呼“將革命進行到底”口號，熱烈歡迎鄂州革命軍進城。　　西安咨議局，安西軍高級將領足有十幾人，有的鵠立檐前，有的交頭接耳，有的在敞開的三重門向西北遙望，等候着，原陝西將領張鳳歲羽，張雲山等人一邊思量如何應對李想的問話，一邊滿心好奇的等着見凶名傳世的李大帥的面。　　李想在林鐵長，宋缺，趙又誠三名大將陪同下，威風懍凜的走進來。微微皺起的眉頭，年輕的令人嫉妒的俊臉上，自然而然的流露從屍山血海拼殺出的煞氣和霸氣。　　張鳳歲羽、張雲山等，一瞬間被李想走進來的氣度的折服，心裏忽然的跳出一個詞：一代雄主！他們收起所以輕視，默默恭侍李想進了門。　　“咸陽之戰大家都曉得了。”李想坐定，等眾將依次魚貫而入，行過禮，便開門見山地說道，“咸陽之戰，典型的反映了革命軍中的將領指揮特徵，出敵不意，勇猛，前期戰果豐盛，”他從容喝了一口剛進上來的熱茶，又道，“但這種作戰指揮粗疏，各種情況考慮不周，往往虎頭蛇尾。我們打開地圖看一下就知道，安西軍主力自陝中西向插到寶雞，很是冒險，打升允，馬安良會坐山觀虎鬥實在是一相情願。結果，不但升允反應迅速，馬安良也全軍出動全力壓過來，形成了南北夾擊之勢。打下寶雞后，就算是革命軍擋住了升允，也擺脫不了戰役的被動局面。只是由於馬安良不肯加大‘投資’，升允和馬安良不能通力合作，協調不好。當然了，林鐵長亦有功底，反應迅速，堅決死守在咸陽，恰巧我率領的最後一批安西軍剛剛進入西安，迅速增援咸陽，才擊退馬家西軍，使主力擺脫升允和馬安良夾擊回到陝中。”　　林鐵長因咸陽一戰的事余驚未消，站起來自責道：“此次戰事，革命軍損失很大，我應該負主要責任。”　　咸陽一戰的損傷雖然比起攻城的馬家西軍要小得多，但這對於剛剛組建，總兵力不大，底子薄的安西軍來說真是個痛苦的事。　　“責任當然要追究，管家還是錯誤當中吸取教訓，得到經驗，不要再犯同意的錯誤。勇猛是好事，革命黨人從不缺少勇猛，但是有勇無謀的不是什麼好事。”李想不是刻薄的人，但是該訓的還是要訓。他憂鬱的說道：“我來之前和軍部參謀就安西軍各軍的進軍作出具體部署，賦予安西軍的任務是：向西北進軍，消滅西北地區之敵，光復並經營陝西、甘肅、新疆、西藏、蒙古五省。要求辛亥年底前必須佔領甘肅、新疆，這時間非常緊迫。然後兵分兩路：一路由林鐵長率領，經營新疆的同時，隨時做好收復外蒙的準備；一路由趙又誠率領入青海，做好光復西藏、西康諸省的準備。”　　李想雖然一臉憂鬱，但這話說得十分慷慨，各部將領無不悚然動容。　　張雲山在旁朗聲說道：“我以為要在辛亥年底擊潰清軍升允，長庚，馬安良，袁大化，志銳的聯軍，有點難！”　　李想略一思索，一傾身子問道：“不妨明言。”李想這麼急切，無非就是想清帝退位之前結束西征，免得受人以柄，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而且只要他盤據甘肅和新疆，到時候征蒙還是征藏，只等蒙藏之獨立鬧開了，他只有鼓動一下輿論，必然可以成事，還能風風光光的做回民族英雄。這些想法還不能大張旗鼓的公開，畢竟南北和議，還沒有出結果，清帝退位更是沒譜的事情。　　張雲山一怔，也不知道李想的心思，良久才說道：“咸陽一戰，你們應該知道西軍的實力，西北的清軍是能戰之軍，真的不好對付。”　　林鐵長在咸陽吃了虧，非常想要報這一箭之仇，但是剛剛被李想批評了，這時候知道一開口，必落實他有勇無謀的論斷，自緘口不言。李想的嫡系不開口，陝西剛投奔的將領雖然有報效之心，但也不肯出這風頭。一時間殿上空氣彷彿凝固了、板結了，死一樣寂靜。　　李想不動聲色地喝着茶，瞟一眼在座將領，便笑道：“咸陽之戰，給馬安良的西軍以重大打擊，必使之不得不收縮兵力，退居甘肅。”　　李想清了清嗓子，繼續道：“你們可能不是很清楚，在甘肅發展革命力量方面，革命黨人已經以不同方式滲入到學校、軍隊和幫會中。青年學生思想活躍，對清政府黑暗統治的本質有深刻認識。當時，一些進步學生，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書啟發下，頗有以天下為己任之概。革命黨人在他們中的工作卓有成效。不少有覺悟的青年如蘭州武備學堂的呂錫有、張贊廷、顏伯亭、陳海山、申香亭、蘇正卿、郭漢三等人先後加入同盟會組織，進一步加強了革命力量。文縣人陳綜達，接受革命思想后，在天水組織了‘關隴英青社’的組織，提出‘瀹民智、資民生、厚民力’的綱領，並出版《關隴晨鐘報》，在社會上有廣泛影響，不少人紛紛加入該組織。新軍是革命黨人活動的重點。在升允督甘期間，甘肅駐軍有督標軍和續備軍。前者駐防省城蘭州，後者分駐各地。在編製上有馬隊、步隊和炮兵。宣統元年，為了實行新的軍隊編製，長庚把一部分甘肅軍隊改編為常備軍，共轄馬、步四標。所屬各營全系召募的新軍。他們絕大多數是當地破產农民、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革命黨人宣傳革命思想，卓有成效。”　　李想說的他們都知道，但是現在戰事緊張，根本無法聯絡。張雲山就曾以雞毛傳貼，敦促寧夏革命黨人迅速反清起義，但是卻一直等不到迴音。　　“在革命黨人分途聯絡鼓動下，周務學忠武軍三營最先‘成功’。王之佐運動建威軍柴洪山與炮隊管帶梁國璋，黎兆枚運動駐秦州的城防軍均獲成功。又有駐防寧夏續備軍五營也表示贊助革命。另外，綠營和回軍中也有人通過幫會與革命黨人保持聯繫。”這些都是李想在黃興處得到的中部同盟會部署西北的秘密力量，“湖南寧鄉人黃鉞正在甘肅，甘肅總督長庚與其父，原新疆提督黃萬鵬有舊，遂取得信任，旋被委充督練公所軍事參謀，總理兵備。他利用合法身份，與先前到甘的革命黨人周昆、盧士璜、黎兆枚等人加強聯繫，並與蜀人順爻密組大同會，鼓吹新知，號召同志，积極從事革命活動。”　　當時的甘肅，城鄉凋蔽，無業遊民增多，民間秘密結社哥老會有了新的發展。原來，甘肅哥老會始於清同治時左宗棠督甘剿回。那時在湘軍中有不少湘、鄂、皖、川籍的哥老會成員，退伍后落籍西北各地，有轉為政途者，有從事於工商農者，但多數後來隨着土地集中而失業變為流勇。迄光緒末年，甘肅西起瓜沙及西寧，東至環慶，北抵銀夏，南及洮岷，哥老會之足跡，無處無之。其民族成份包括漢、回、蒙、藏、滿等族。辛亥革命前夕，在革命黨人的支持和聯絡下，入會者日趨增加，哥老會發展如火如荼。這對壯大革命力量，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發動起義中，革命黨人根據形勢變化還特別注意調整戰略布局，及時選擇以寧夏為軍事首圖之地。幾年來，經過革命黨人的艱苦努力，蘭州方面的革命力量已逐漸組織起來。但是，由於革命黨人行動不慎，事為甘肅地方當局偵知，總督長庚密令各地文武衙門、防軍捕拿，並將革命黨人所掌握的忠武軍三營嚴密監視起來，使革命幾遭挫折。這樣，原定在蘭州首先舉義的計劃已不可能實現。但是，革命高潮即將到來，革命黨人在敵人的嚴重威脅下沒有退卻。他們分析了當時整個甘肅的形勢認為，寧夏扼清廷北路交通要道，而且這裏負山帶河，物產豐富，餉�無匱。加之，與省城蘭州相比，寧夏的反革命勢力也較薄弱。因此，西北革命同盟會決定戰略轉移。為了實現既定方針，便派出革命黨人劉先質、呂錫有、陳海山、顏伯亭等人前往寧夏開展工作。他們在寧期間，利用各種社會關係，乘機活動，先後發展紳學軍政各界人士五十七人加入同盟會組織，成立了寧夏革命同盟支部。與此同時，革命黨人還以多種形式秘密聯絡會黨。為適應鬥爭需要，支部負責人劉先質、呂錫有等亦加入哥老會中，並被推選為會黨首領。哥老會會員加入同盟會者也不乏其人。這樣，寧夏同盟會和哥老會在組織方面實現了聯合，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　　“寧夏素稱‘關中屏障，秦隴咽喉’，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革命黨人在寧夏舉義，會代表什麼？”李想自設一問，接着又道，“先是西安光復，斷絕了清廷通向西北的南路，寧夏起義成功，又切斷了當時唯一的北路交通，這就有力地動搖了清政府在甘肅的統治。只要寧夏起義，使進攻陝西的清軍不得不分兵回剿，分散了進攻西安的軍力，牽制了清王朝西北的軍事力量，使其難以實現消滅陝西民軍進而迎接清帝，建立反攻全國、復辟清王朝的基地的目標。特別是對清軍的士氣打擊會很大。這不僅對殲滅原提督張志行的壯凱軍，原甘肅提督馬安良的精銳西軍和陸洪濤的振武軍極為有利，也為在辛亥年底佔領甘肅和新疆創造了條件。”

# 第三百七十三章 秦隴咽喉

　　李想說完，還是沒有人應聲，彷彿空氣凝固了，板結了，連外邊大雪落地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　　窗外沙沙的一陣聲響，許多積雪從被他壓彎了的一枝山茶樹上滑下去了，樹枝筆挺的伸直，更顯出烏油油的肥恭弘=叶 恭弘和血紅的花來。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　　林鐵長霍地立起身來，大喝一聲：“咸陽擊敗馬安良反撲后，安西軍第一兵團集結於戶縣地區，安西軍第二兵團集結於禮泉地區，安西軍第三兵團集結於興平地區，安西軍第四兵團集結於三原地區。至此，進軍西北的安西國民革命軍已全部集結完畢，從而將西北戰局推進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西北清軍餘孽的決戰階段。”他轉過臉，冷峻地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大帥說的對，辛亥年底完全可以佔領甘肅和新疆！”　　李想向窗外看了一回雪，轉身喝乾一杯茶，又吸幾口煙，才說道：“在此次會議之前，就西北戰場的情況，我已經與黃克強先生反覆交換過意見。西北同盟會的內部絕密資料全是他提供的。”說到這裏，略一頓，又道：“他們都認為，總督長庚和巡府升允部雖然是滿洲人的絕對死忠主力部隊，但因連續遭我沉重打擊，戰鬥力已大大削弱，而馬安良是回民武裝，是此時清軍中最有戰鬥力的部隊，要知道馬家西軍參加過八國聯軍的戰鬥，咸陽一戰，也驗證他們的戰鬥力絕非浪得虛名。因此，西北戰場決戰的關鍵是殲滅馬安良回民西軍主力。”　　這次會議，也可以說是平涼戰役的動員大會。與會各戰將深知此次會議的重要性。這些身經百戰的指揮員們心裏明白，與清軍西北最強軍隊的全面的正面較量已迫在眉睫。因此，他們沉默，只是不了解李想的作戰意圖和鄂州軍部的具體部署。　　李想站在掛滿軍事地圖的會場正前方，目光炯炯，表情凝重。他時而指點地圖，時而藉助手勢，介紹着全國戰場的形勢和西北戰場的情況。　　“大家都清楚，目前全國各個戰場上的形勢是大好的。但是，由於清廷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盤踞甘肅的長庚、升允、馬安良和盤據新疆的袁大化、伊犁將軍銳志身上，因此，我們還得從精神上做好準備，再打它幾個大仗，硬仗！敵人垂死掙扎，氣焰囂張，既反動，又頑固。我軍如不尋找戰機，發動幾個大的戰役，給敵以殲滅性的打擊，他們是不會認輸的。”李想環視會場一周，提高了嗓門說道：“不過，我軍可以集中使用，敵軍卻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於我軍對面的敵軍主力，將敵人各個擊破。因此，西北戰場決戰的條件已經成熟。”　　這時，會場上的氣氛一下子熱烈起來，一直凝神靜聽李大帥講話的各將領或相對點頭，或低聲交談，紛紛表示贊同李大帥的分析和結論。　　李想停頓了一會兒，繼續分析道：“鑒於我軍在西北戰場只佔相對優勢，要想把滿清各部主力一舉消滅於一役是困難的，而必須把它們分割開來，區別先後，集中力量，各個殲滅。”隨後，李想將參謀部作戰意圖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　　※※※　　深冬雪后，風景凄清。塞上江南名城，寧夏，忽然全城戒備森嚴，大肆搜捕革命黨人。一時風聲鶴戾，草木皆兵。　　武昌首義勝利后，革命熊熊烈火席捲全國各地，西北革命形勢隨着陝西革命黨人的攻克西安推向高潮。　　寧夏時屬甘肅的一個府治，是回族聚居地區，素稱“關中屏障，秦隴咽喉”，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武昌革命爆發后，面對風起雲涌的革命形勢，陝甘總督長庚策劃與新疆巡撫袁大化、伊利將軍志銳聯合，“萬一清廷危機，聯絡新、甘、內蒙為一氣，擁宣統西遷，暫謀偏安，徐圖恢復”。同時分兵三路鎮壓陝西革命。陝西革命軍政府都督張雲山以雞毛傳貼，敦促寧夏革命黨人迅速反清起義，寧夏同盟會支部也接到同盟會總部命令，一切行動聽取安西軍總司令李想指揮，李想傳來的命令就是：儘快舉義寧夏，鉗制西軍攻陝之兵力，切斷清廷僅有之西北交通。　　鉛色的天低沉欲傾，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風雪又飛舞起來了。　　有間客棧平平無常，狹小陰濕的店面和破舊的招牌在寧夏隨處可見。　　一個身穿灰鼠皮襖的中年人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上去，由此徑到小樓上。上面也依然是他熟悉的五張小板桌；獨有原是木欞的後窗卻換嵌了玻璃。　　“一斤酒。――菜？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　　金兆龍一面說給跟他上來的堂倌聽，一面向後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張桌旁坐下了。樓上空空如也，任他揀得最好的坐位。在這裏，可以眺望樓下的廢園，把客棧的進出的人全收入眼底。　　這裡是軍統的秘密聯絡站，金兆龍先前也曾眺望過許多回，有時也在雪天里。但生在南方的他在從慣於南方的眼睛看來，卻很值得驚異了，幾株老梅竟斗雪開着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為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恭弘=叶 恭弘里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金兆龍這樣的大老粗，這時也忽地文靜地想入菲菲，想起南方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　　北方的積雪干如粉，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　　“客官，酒……”堂倌懶懶的說著，放下杯，筷，酒壺和碗碟，酒到了。　　金兆龍轉臉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來。他略帶些鄉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北方的酒如割吼的火辣辣，油豆腐本來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醬太淡薄，本來北方人是不懂得吃辣的。　　大概是因為正在全城晝夜巡邏，大肆搜捕革命黨人，調兵遣將嚴加防範的緣故罷，這雖說是酒樓，卻毫無酒樓氣，金兆龍已經喝下三杯酒去了，而金兆龍以外還是四張空板桌。　　金兆龍看着廢園，像是在等待什麼人，偶然聽得樓梯上腳步響，便不由的留起神，待到看見是堂倌，才又裝作無事的左看右看，這樣的又喝了兩杯酒。　　樓梯上又是一陣腳步響起，聽得那腳步聲比堂倌的要緩得多，腳步聲聽起來，來人也有好幾個。金兆龍想，這回定是要等的人來了。約略預計來人走完了樓梯的時候，金兆龍抬頭去看，同時也站起來。　　“金老闆，來的早啊。”來人是寧夏同盟會支部劉先質和銀川哥老會頭領劉華堂。（筆者按：寧夏哥老會以“洪幫”為主，其自稱為天平天國領袖洪秀全後裔，以“反清復明”為宗旨）　　“請坐。”金兆龍邀他們同坐。　　金兆龍抬頭看了看天，正自紛紛揚揚一片混沌，他長長透了一口濁氣，冷冰冰說道：“消息怎麼走漏的？”　　被他這麼一問，劉先質和劉華堂兩位在寧夏呼風喚雨的人物竟然嚇得心裏一緊。　　昨晚召開了各方面負責人參加的緊急會議，決定次日各地民軍同時發動起義。起義軍以哥老會和巡防續補五營為主，兵分四路，漢、回，蒙各族共同參加。由革命黨人劉先質為總領隊。同時決定派高志清、王占濱、孫學文、朱幫科等人分返靈州、平羅，與寧夏府城同時舉義。不料消息走漏，寧夏知縣已有戒備，全城晝夜巡邏，大肆搜捕革命黨人，調兵遣將嚴加防範，寧夏舉義未成。　　“反正消息已經走漏，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舉義革命！”金兆龍也不準再追究，現在的情況跟武昌革命差不多了。所以他反而不急，他們比他更急。他從衣袋裡掏出一支中華煙捲來，點了火銜在嘴裏，看着噴出的煙霧，沉思似的說，“寧夏首義未成，而靈州卻一舉成功。據有我的消息：靈州的一千多起義軍先攻入守備衙門，奪取槍支，繼而圍攻縣署，州官和守備狼狽逃走。起義軍很快佔領了州署，宣布舉義成功。靈州革命軍政府成立，高登雲被推舉為大元帥，同時貼出安民布告，保商護民。”　　靈州舉義的成功？！他們立刻用難以置信的目光盯着金兆龍，半晌才道：“既然這樣，咱們今晚就干！”　　“干是要乾的，但要計劃好。”金兆龍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的笑容，“現在寧夏知府和護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急忙招兵買馬，組織團練新軍。我有一計，必能一舉光復寧夏。”　　“金老闆，就不要賣關子，您快說吧。”　　金兆龍得意洋洋地說道：“咱們面對這一形勢，可以將計就計，部署兵民假意應徵。待地方之新軍團練編成，我之內應實力亦告竣事。舉義之時，起義軍兵分三路，快速攻入城垣，與潛伏城內的哥老會眾里應外合。”　　寧夏同盟會支部劉先質和銀川哥老會頭領劉華堂兩人福至心靈，頓時如醍醐灌頂。　　這個短暫的會議決定次日起義。會上推舉了起義領導人，並對進攻戰線重新作了部署。　　寧夏同盟會支部劉先質和銀川哥老會頭領劉華堂，一前一后出了有間客棧，才發覺雪下大了，地面上已鋪了三寸多深，天空仍像丟絮扯棉般向下落鵝毛片子。

# 第三百七十四章 剪羊毛

　　寒風凜冽，向四野望去，雪原茫茫。　　風雪嚴寒中，安西軍幾萬官兵日夜兼程，以最快速的方式連續行軍。　　沿途的地方盡全力保障着大軍的食宿和交通�D�D這是一幅所有人都沒有見過的壯觀景象：在蜿蜒不斷的大軍的兩側、身後，甚至是前面，由貧苦农民組成幾十萬隨軍的人流浩浩蕩盪地向前滾動。他們推着獨輪車，挑着扁擔，或者是用自己的肩膀，把部隊作戰需要的多達億萬斤的糧草、彈藥和物資全部承載起來，部隊前進一步，他們便跟隨前進一步。　　此刻，西征不只是軍人的戰鬥，同樣在進行作戰的還有光復區內幾十萬的百姓。不到十天，近十萬民兵、民工和萬餘副擔架、萬餘口牲口、四千多輛大車，八萬多發各種炮彈、一百五十多萬發各種槍彈、六萬多斤炸藥、二十多萬斤各種攻堅器材以及二十四萬斤主副食被老百姓源源不絕地送到了前線。　　冰天雪地中，這樣龐大壯觀的民夫隊伍，完全出於自願組建的，不含有任何的強迫性質。因為鄂州革命軍的到來，窮人再也不要向官府納糧，套在他們頭上的幾千年的枷鎖就這樣的被摘去了；減租減息的政策，讓這些被地主惡霸逼得活不下去的窮苦大眾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今年過節，楊白勞可以開開心心地給喜兒扯上二尺紅頭繩，甚至可以放開肚皮美美的吃上一頓豬肉餡的餃子……都是鄂州革命軍來了之後才得到的，他們相信只要鄂州革命軍還在，一切都會越來越好的。他們最害怕的就是，清軍再殺回來，他們如今擁有的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將化為烏有，所以，他們已經鐵了心將自己的命運和鄂州革命軍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和願意與鄂州革命軍的官兵分享好日子一樣，他們同時也心甘情願，拼盡全力支持鄂州革命軍將革命進行到底，西征滿清餘孽，一如此刻他們走向戰場時鎮靜而從容。　　李想站在西安古城樓上，大雪紛飛，漫天瓊玉紛紛墜落。大檐帽下，他墨漆般的平直劍眉斜飛入鬢，目光如電閃爍，雪地里顯得十分精神。此刻環顧四周，真有點不勝感慨。秦、隴，是中華的大德之域，其德剛健而文明，胡風侵蝕兩百六十餘年，卻使國人忽視，甚至遺忘漢家曾經的剛健文明，百年後的經濟發展遮蔽了她們曾經的榮光，人們無限嚮往這東南沿海地區軟玉溫香奢糜繁華，追逐那些柔弱美麗的奇異，變得越來越沒有血性。　　李想微微一笑，他一定會重鑄中華民族精魂中散落的血性，用阻攔中華民族崛起的所有敵人的鮮血來澆鑄！　　李想正在雄心壯志，忽然聽到身後熟悉的腳步聲。　　水仙兒帶來他最想聽的消息：寧夏光復。　　昨天晚上，寧夏起義軍兵分三路，很快攻入城垣，與潛伏城內的哥老會眾里應外合。同清軍混戰街巷，短刃相接，激戰至曉，敵始舉措倉皇，四面而逃竄。一夜間佔領了府城各衙署及營府衙門，擊斃了拒降的敵中營護總鎮、右營游擊、城守都司、典事等大小官吏數百名。寧夏知縣陳元驤偕其弟越牆而逃，后被民軍追至捕獲槍決。同夜，軍民還佔領了城南數十里的大壩、恭弘=叶 恭弘盛堡、玉泉營等處，寧朔縣知事率文武官員向起義軍投誠。會黨馬耀川、吳大炳、王之濱等組織平羅哥老會眾起事，駐守城鎮的參將、守備、千戶及知縣聞風而逃。同時，黃渠橋哥老會回民會眾在哈明、哈八虎兄弟領導下起義，平羅全境很快光復。至此，起義軍在三五天之內取得了推翻清朝在寧夏地方政權的勝利。　　除了前線這個好消息，還有後方的一個壞消息：一向穩健升值的鄂州政府西征公債突然開始頗不尋常地跌價。很快，鄂州政府的其它債券也開始受到影響，價格出現了不同程度地下滑。市場上的投資者開始議論紛紛。隨着日子地推移，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而越來越糟。交易所里的議論逐漸演變成流言四起，有人說咸陽一戰安西軍損傷慘重，有人說黎元洪可能再次上台，也有人說鄂州政府財政稅收不足以償還利息，還有人擔心戰爭狂人李瘋子這次要敗丈了。　　“聽到這個消息，諸位有何看法？”李想回到城樓內，劈頭就問。　　“鄂州政府內部也是相當緊張，債券如果繼續大幅下滑，鄂州政府以後的開支將無從籌集。勢利的商人們的臉上也堆滿了愁容，每個人都在擔心這個鄂州政府的未來。”水仙兒揉了揉太陽穴，像是呻吟。　　湯約宛嘆了口氣：“上海證券交易市場拋售西征公債非常厲害，相當於數十萬美元的西征公債被猛然拋向市場，公債價格開始下滑，然後更大的拋單像海潮一般一波比一波猛烈，公債的價格開始崩潰。市面流言四起，由‘安西軍在咸陽慘勝’，到‘安西軍在咸陽損傷慘重’，再到‘安西軍在咸陽慘敗’，流言如風一般傳播開，所有的人立刻像觸電一般醒過味來，拋售終於變成了恐慌。每個人都想立刻拋掉手中的已經毫無價值的西征公債，盡可能地留住一些殘餘不多的財富。經過幾個小時的狂拋，西征公債已成為一片垃圾，票麵價值僅剩下5%。”　　“我絕對有理由懷疑，有勢力在操縱公債市場。”梅迪氣壞了。　　“人在猛然失去理智的時候，跟隨別人的行為成了一種自我強制的行為。”李想這時候表現的特別有理智，問道：“查出什麼沒有？”　　水仙兒皺眉道：“呂中秋在上海查過，綜合一些線索分析，是西征公債發行之後，四國銀行團就開始以其雄厚的財力做後盾，在各大城市悄悄吃進西征債券，西征債券漸漸升值。那時候，我們還為西征公債大賣挺高興，一點也沒有警覺。但是昨天開始，突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放量拋售西征公債，造成了市場的極大恐慌，新開張的新華銀行也面臨破產的危機，聯合漢口和上海華商剛剛建立的長江金融體系又會被洋人控制。”　　“說的不錯。”李想也同意這種看法。“不過，不要緊，我有法子治他們。”　　國際銀行家想在李想面前施展他們剪羊毛的絕技，對於了解貨幣戰爭的李想，他不介意借這次機會反剪他們的羊毛。　　國際銀行家的一個賺大錢的手段就是製造經濟衰退。首先是擴大信貸，將泡沫吹起來，等人民的財富大量投入投機狂潮后，然後猛抽銀根，製造經濟衰退與資產暴跌，當優質資產價格暴跌到正常價格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時，他們再出手以超級低廉的價格收購，這在國際銀行家們的術語中叫作“剪羊毛”。當私有中央銀行成立后，“剪羊毛”行動的力度和範圍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　　※※※　　上海，愛麗園大廳充滿了活潑的談話聲和歡笑聲。　　一個豎琴手調好了音，開始彈奏莎士比亞歌劇中的插曲。　　一輛接一輛的馬車駛上彎曲的車道，停下來放出服飾優雅的賓客，然後又駛開去等待離去的時刻。　　在大廳中央，豐腴的女主人羅迦陵，穿着高雅，徐娘風韻猶存，站着向陸續抵達的賓客致意。　　她最漂亮的養女，羅迦藍穿戴整齊，走出了房間，卻還未加入樓下的一小人群人。她站在樓梯上端躊躇不前，注視下方愉悅的景象，只覺得與自己的情緒很不相襯。自從見過李想后，從此再優秀的男人也入不了她眼。雖然她總是告訴自己，一見誤終身，只是中國文學的美麗幻想，但是李想英武而又風流的身影總是在心裏揮之不去。　　雖然提不起情緒，穿着新禮服的羅迦藍還是快速穿行樓上的長廊而來。　　養父哈同急匆匆的走來：“找到你了！迦藍，下來吧。迦陵照例是喜歡宴會的，今天來的可是四國銀行在中國的代表，她已經招架不住了……”　　羅迦藍不置可否地說：“我一會兒就下來……”　　“只要我能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說話的是個高大的年輕人，蓄着黑色小鬍子。“但是現在，人民幣卻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　　對於銀行家而言，戰爭是天大的喜訊。因為和平時期緩慢折舊的各種昂貴設施和物品會在戰爭中頃刻之間灰飛煙滅，交戰各方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取得勝利，到戰爭結束時，政府無論輸贏都將深深地陷入銀行的債務陷阱之中。　　沒有錢就無法進行戰爭，而向國際銀行家借錢無疑是把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所以李想一開始就沒有想過借款，特別是借四國銀行的款，他毫不猶豫的選擇自己發行貨幣！　　李想讓鄂州政府通過一個法案，授權財政部印發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貨幣，支付士兵工資，然後去贏得革命的戰爭。鄂州約法統治區域，還有長江金融體系內，所有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將別無選擇，因為李想使這種新貨幣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政府賦予他們完全的支持，它們將會和真正的錢一樣通用，因為鄂州約法授予鄂州政府發行和規定貨幣價值的權力，從鄂州政府的稅收，以及長江商務總會各大商家的結算，全部使用人民幣。　　李想這個石破天驚的辦法，就跟當年美國傳奇總統林肯為了打破了美國政府必須向私人銀行借錢並付高額利息的慣例，發行的綠幣。　　林肯發行的綠幣的獨特新穎之處在於它完全沒有金銀等貨幣金屬做抵押，並在二十年裡提供5%的利息。在內戰期間，由於這種貨幣的發行，克服了政府在戰爭初期嚴重缺乏貨幣的狀況，極大和高效地調動了美國北方的各種資源，為最終戰勝南方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同時，由於這種低成本的貨幣依法成為北方銀行的儲備貨幣，北方的銀行信貸得以大幅擴張，軍事工業、鐵路建設、農業生產和商業貿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支持。　　如果李想的人民幣如林肯的綠幣一樣使鄂州政府，甚至中國政府的金融，逐漸擺脫了完全被四國銀行團組成的歐洲銀行家控制的極端不利的局面，李想就可以為贏得當前的南北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可靠的金融基礎，他們支持的袁世凱就危險了。　　而這一點則深深地刺痛了列強的利益，也刺痛國際金融寡頭的根本利益。如果所有政府都不用向銀行借錢而悍然自己發行貨幣，那銀行家對貨幣發行的垄斷將不復存在，銀行豈不是要喝西北風了嗎？　　在聽到李想發行人民幣這個消息后，一直控制中國金融的四國銀行團就在謀划摧毀人民幣信用的法子，打擊鄂州政府發行的西征公債就是第一步。　　“果然，源於美國林肯時代的這種令人厭惡的新的財政政策已經吹到東方這樣落後的地方，如果得以永久化，那麼政府就可以沒有成本地發行自己的貨幣。它將能夠償還所有的債務並且不再欠債，它將獲得所有必要的貨幣來發展商業，它將變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榮國家……這個國家必須被摧毀，否則它將摧毀世界。”　　有人大發雷霆：“是該給這些放肆無理的中國人一場教訓，我們只需要袁世凱這樣聽話的狗。”

# 第三百七十五章 殺氣橫戎幕

　　林鐵長指揮國民革命安西軍先後由乾縣、禮泉、鳳翔、寶雞等地出發，按預定部署，分路挺進，直指平涼。清軍節節敗退。安西軍先收復彬縣、旬邑，后佔領靈台、長武，進而光復徑川、正寧、寧縣、隴縣等廣大地區，一路勢如破竹！　　林鐵長親自率領那個縱隊，從徑川出發以後的第二個通夜行軍完了。　　同意步行軍一夜的林鐵長手搭涼蓬，極目望去，白茫茫的雪地，天邊吊著一顆啟明星，他回頭朗聲說道：“再向敵人前面插！”　　命令一道一道地傳下去。　　夜盡天明，糾纏戰士們的瞌睡勁過去了，部隊行列中，歌聲、笑聲、談話聲又起來了。　　太陽爬上了東邊山線，銀裝素裹的雪峰，色映戈矛，光搖劍戟，殺氣橫戎幕。　　“叭！叭叭！叭叭叭！”突然，前面傳來了機槍聲，機槍像是信號一樣，接着就是稠密的槍炮聲跟爆炸聲。　　戰士們都伸長耳朵聽，他們想憑經驗判斷髮出槍聲的地方好遠，戰鬥規模好大。　　林鐵長立刻知道，這是自己在前邊伏擊的部隊又撈住了撤逃敵人的殘部。他回頭看看戰士們，他們像他一樣，臉上有快進入戰鬥前的緊張、興奮勁兒。　　大約過了半點鐘，前邊又傳來劇烈的爆炸聲；過一會，又傳來戰鬥結束以後常有的那稀稀疏疏的槍聲。　　人流興奮向前滾滾奔騰去，這秦晉高原上的小川道像爆發了雪崩一樣。　　突然陣陣的寒風，捲來了歌聲。戰士們奇怪地朝四面�t望，什麼也看不見，可是歌聲越來越近。　　西邊山上有人拉開嗓子唱：一道山來一道道川，山連山來川連川喲！　　“誰這樣高興？”　　戰士們正驚奇地張望，興奮地議論着。　　東邊山上的人也唱起來：正月里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張雲山。張雲山來是清官，他帶上隊伍上橫山，一心要革命。二月里來刮春風。鄂州上來李大帥。李大帥來勢力眾，他坐在鐵甲戰車中，后帶百萬兵，殺得韃子！（筆者按：張雲山一直想當個“名將”，又作個“清官”，嘗模仿鐵面無私的包公，在衙署內設置鍘刀，在南院門搭檯子講演時，也把鍘刀放在台上，表示他是一個威風凜凜的清官。）　　戰士們都讓歌聲吸住了。他們邊走邊喊：“唱得好！咱們也來唱一個！”《革命軍進行曲》轉眼間唱響山川道。　　從兩邊積雪的山坡上，很多人跑着，跳着，唱着，吼喊着，打着唿哨滑下來。他們擁擠在行進着的大隊人馬兩旁。戰士們這才看清：他們是剛剛改編不久的陝西民兵。這些隊員，有老漢，有婦女，可是多半是二十來歲的精壯小伙子。年青的婦女們，腰裡別著手榴彈，手裡拿着帶有紅綢子的大馬刀。那些年青的小伙子們，頭上包着“羊肚毛巾”，腰裡纏着子彈帶。他們有的背着繳獲清軍的前口裝火藥扳機上扣火帽的來複槍，有的還背着德國造的毛瑟槍。那些年長的人，腰裡掛着盒子槍，看樣子都是民兵的負責人。　　半邊天們，羞搭搭地向戰士們喊話：“幫助部隊作戰輸送需要的多達億萬斤的糧草、彈藥和物資的老百姓，那都是我們動員的。看，看，就是揚起頭一股勁走，也不說一句感謝的話！”　　安西軍戰士衝著陝北的豪放半邊天們哈哈大笑：“謝啦！”　　那些年青的民兵隊員們看着這群官兵身穿上厚厚的棉衣，頭上戴着暖和的皮冒，腳上是墊着新鮮烏拉草的小牛皮靴子，扛着的機油蹭亮的槍一看就好過他們前口裝火藥扳機上扣火帽的來複槍，正規軍的這一身裝備立刻就叫他們吃味了，立刻七嘴八舌地向戰士們炮轟道：“笑什麼？小瞧我們嗎？我們可是繳獲了很多大炮，還有水機關。大炮的筒筒有碗口粗！”　　安西軍戰士們笑得更開心，胸脯挺的更加高傲，這種高傲完全是一場又一場勝仗澆築的。他們驕傲的說道：“我們配合起來打擊敵人！將革命進行到底！”　　“團結一心，將革命進行到底！”民兵們得到正規軍的認可，也跟着歡呼起來。　　在這搖天動地的歡樂的喊聲中，一個人，豁開擁擠的民兵們，邊跑邊招手喊：“林將軍！”　　這人個子挺高，頭上勒塊白“羊肚毛巾”，上身穿件黑棉襖，下身穿條繳來清軍的黃呢子馬褲。他向前跑的時候，右手按住腰裡的皮掛包，左手按住盒子槍。一看打扮就知道，他是這些民兵的頭。　　“這是誰呀？”林鐵長愣了。他只見跑來的人是：方臉，粗眉，高顴骨，深眼窩，鬍子黑茬茬的。　　身邊通訊員立刻小聲說道：“原來陝西軍政府派遣的北路安撫招討使井勿幕，現在擔任改編的陝北民兵最高長官。”　　西安光復之後，陝西各縣的哥老會，知道他們在省城的頭目人起義以後都成了大人物，於是更加有恃無恐，遍設碼頭，派款勒捐，甚至招兵買馬，另組軍隊。軍政府得知這些情況后，決定遴派大員前往安撫。當即仿照過去安撫招討使的制度，分為東南西北四路，各派一人。東路因錢鼎已先期前往，未再另派。北路則派井勿幕為安撫招討使，南路是張寶麟，西路是曹位康。　　人選既定，隨行隊伍的派遣，卻成了一件大感棘手的事情。哥老會所成立的隊伍，多不服從調遣，更不願受同盟會員的指揮；而同盟會方面，當時又沒有自己組成的完整部隊。幸而北路安撫招討使井勿幕把從前在北山所聯繫的遊俠刀客聚集起來，組成六個營，編為一個標，三個獨立營。因槍枝不多，先駐紮三原，一俟補充完備，再圖北上。不久東西兩路戰事爆發，甘軍侵佔三水、淳化，威脅涇陽、三原，渭北空虛，軍府方面又無力援助，因此井勿幕這部分力量只能維持渭北局面，把安撫延、榆的計劃暫時擱置下來。　　直到鄂州革命軍進入西安，鎮住西安矛盾重重的哥老會頭目，迅速收復潼關，又打擊西北三路清軍的反攻，井勿幕也接到同盟會總部黃興發給他的通知，全力配合李想在陝西的一切行動，迅速的把陝北地方勢力改編為民兵，同時參加西征。　　井勿幕把手搭在林鐵長肩上，雖是第一次見面，卻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笑道：“林將軍，咋着，正規軍看不起民兵？這思想可要整治！”　　林鐵長看不修邊幅的井勿幕也挺順眼，兩隻手毫不客氣像老虎鉗子一樣，掐住他的肩膀，道：“井勿幕嘛！終於見到走西口的第一豪俠！嘿，聞名不如見面，看你這副樣子！遊俠刀客首領的豪俠都要滿臉長起鬍子嗎，為什麼不用火燎一下？”　　井勿幕裝作告饒的樣子說道：“撒手，老弟！你不要我活啦？”他跟林鐵長又學着洋人的禮節拉拉手，然後邊笑邊走邊說道：“林將軍，這幾天，可真夠人受！看，連你頭上也帶傷了！”　　“不用提，這年月誰還能鬆快！”林鐵長感嘆一聲。　　井勿幕摸着下巴，盤算了一陣又說：“咦！如今曉得他們的下落就算不賴！林將軍，我見了你沒有旁的話，再給一板博朗寧槍子彈。”　　林鐵長二話不說，把掛在身後皮帶上的子彈夾往前一挪，揀好子彈給了他兩板。　　井勿幕把子彈放在手心掂了掂，挺高興地說道：“一嶄新！到底是鄂州來的正規軍，你們的裝備看的我都眼紅。你看看我那些穿得像叫花子似的民兵，一個個恨不得現在就投奔正規軍。”　　林鐵長像被蜂蜇了：“咋着，你們現在的槍支、彈藥，還不夠使用？”　　井勿幕在林鐵長肩上拍了一下，說：“老弟，你可要在李帥面前多給我說好話，我們雖然只是預備隊，但裝備也不能太差，我手下還有好多人在舞弄大刀片子，像博朗寧槍的子彈，更是稀奇，要買，一塊銀洋兩顆！”　　“老哥，我就是不去說，李帥也會給你們的。相信我，跟着李帥，麵包會有的，什麼都會有的。”林鐵長說道，立刻轉入正題：“西安光復斷絕清廷通向西北的南路，寧夏起義則切斷了清廷唯一的北路交通，升允和馬安良見清廷大勢已去，為保存實力，免遭被殲的命運，正慌忙向山高路險的平涼地區逃竄。老哥！敵人真像漏網的魚一樣，直往西竄，只恨他娘少生兩條腿！”　　井勿幕聽了，冷笑道：“灰孫子們，鬼哭狼嗥的；有人放個屁，他們也當是響大炮；聽見有響動，魂就出了竅。如今，他們除了命，什麼也不要了！哼，這些狗咂種也有今日！”　　“李帥歷來主張：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堅決地進行決戰，因為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只有這種決戰才能達到目的。”林鐵長突然停下來，他忽然想起李大帥曾經借用岳武穆的名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來說明戰爭的勝敗與指揮員能否根據客觀實際情況機動靈活地指揮有很大關係。他說，“這個‘妙’我們叫作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採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於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於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後勝利就屬於我們了。”保衛湖北之戰不正是李大帥的“運用之妙”的傑作嗎？而這種“運用之妙”的傑作越多，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勝利就會越迅速。　　這時，倉惶撤退的清軍處於戰、退難決的窘境。他們想戰又覺得難以抵擋秋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般席捲而來的安西軍大軍，深恐被包圍殲滅；想退，已經失去秦隴咽喉，繼續退就連隴西咽喉放棄，造成安西軍直搗蘭州的不利形勢。因此，長庚從蘭州來到甘肅靜寧，會合升允，共同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制定了所謂“關山會戰指導復案計劃”，作出了平涼決戰的部署：決定以戰鬥力最強的馬安良之精銳軍，十四營共8000步軍，又一個騎兵團，於平涼以東、以南進行防禦，從四十里鋪、安口窯至華亭地區，以平涼為中心，形成一個弧形防禦地帶，以抗擊消耗安西軍主力。陸洪濤的振武軍由安口窯地區西移六盤山，以便待機實施迂迴，從其弧形防禦地帶之右側�D�D華亭、安口窯方向反突擊，攻解放軍右翼，並依靠固原提督張志行的壯凱軍從側面向安西軍後路出擊，“協力而各個擊破之”。　　在長庚和升允主持下制定的這個所謂“關山會戰指導復案計劃”一拋出，對滿廷早有戒心的馬安良，立刻察覺他們企圖在平涼決戰中保存自己的實力。而讓馬家西軍打頭陣。按照這個計劃，即使決戰獲勝，馬家西軍也將耗損主力，而長庚和升允則可坐享其成；一旦決戰失利，西撒六盤山待機迂迴的陸洪濤的振武軍必定乘機逃走而犧牲馬家的精銳軍。尤其是馬安良見安西軍置重兵於其右翼，更惶惶然深感難逃被殲的厄運。　　早就對長庚和升允心懷不滿的馬安良，一見他們如此部署平涼決戰，立即指揮他兒子馬廷�穡罕４媸盜Γ�退守固關打掩護。馬安良一保存實力，退守固關掩護的行為，陸洪濤的振武軍便暴露於安西軍的直接攻擊之下，清軍主力無奈的亦撤至靜寧地區。於是，滿廷二柱石的平涼決戰計劃未及實施就胎死腹中了。

# 第三百七十六章 搖搖欲墜

　　清軍成了驚弓之鳥，向隴東、平涼地區撤退。鑒於寧夏府光復，秦、隴咽喉被掐斷，徹底切斷西北清軍與駐太原的北洋清軍的聯繫，因此，李想得以全力實施平涼會戰的作戰方針，乘勝發起對清軍的追殲戰。　　李想在寶雞貌鎮附近的文廣村，召開高級幹部會議。　　李想在分析敵情的時候指出：“清軍退守隴東地區后，如繼續後撤，將失去甘肅之咽喉�D�D平涼，勢必造成我大軍直搗蘭州的形勢。估計清軍在尚未受我殲滅性打擊的情況下，是不會甘心的，必將憑藉平涼一帶天險進行抵抗。西北清軍如果準備平涼決戰，這是安西軍聚殲西北清軍主力的良好戰機。因此，以趙又誠的一個師駐守潼關，鉗制河南趙倜的北洋軍，保障我後方的安全，林鐵長集中安西軍的優勢兵力，分路追擊西北清軍，力爭殲其主力於平涼地區。以安西軍附騎兵旅為右翼，沿西蘭官路及其兩側向平涼攻擊前進；以井勿幕陝北民兵和張寶麟漢中民兵為左翼，分兩路平行北上，先取隴縣，直插平涼以西，斷敵退路，並打擊由蘭州、固原方向可能增援之敵；以我直接指揮的一個師就作為總預備隊。”　　“張寶麟在起義時曾帶有步兵數十人，但是被陝西軍政府任命為南路安撫招討使后，投入哥老會的隊伍中去了。”水仙兒仔細回憶了一下，又道：“陝西各縣、鄉、鎮的哥老會活動盛極一時，遍設碼頭，招納黨徒，直到鄂州革命軍入陝之後，地方秩序才逐漸恢復。”　　“我知道你什麼意思。”李想的臉瞬間拉下來：“流氓分子也要利用一下！我們開始舉義，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革命即使成功了，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也不會贊成，何況還是這個非常時期。”對於革命成功的一個灰色歷史，李想完全是向毛爺爺學習，敢於承認。　　在座的高級將領都感動了，有李想深如大海的氣魄，他們可以放心在戰場拼殺。　　“武昌革命和陝西革命的勝利，我承認是革命黨人和哥老會聯合行動的結果。”水仙兒不知道是恭維還是諷刺。“但是在陝西哥老會中，只有少數認大體、顧大局的人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多數人都以為全系哥老會的功勞；同時，他們對孫中山所倡導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意義和目的也並不了解，於是錯誤地認為是哥老會出頭的日子到了。這種思想非常危險。陝西光復后，哥老會各首腦积極擴充勢力，除在編組軍隊中召集自己的哥弟成立隊伍而外，還在省城和各縣遍設碼頭。碼頭是以前哥老會的基層秘密組織，這時各地碼頭門口，都公開地插上三角形小紅旗一面，上寫某某山某某碼頭，中間寫上該碼頭負責人的姓氏，表示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哥老會在西安街巷中增設的碼頭，除辦理他們的會務以外，也管地方上的治安，如晚間傳令居民各家出人組成民團隊，在街口設卡守夜；為了便於檢查，並令各家門口點一盞油燈；各碼頭的辦公費，也是按戶攤派，等等。不過西安是省會所在，他們還不敢過於胡作非為；至於外縣，他們對人民的擾害，那就很嚴重了。各縣的哥弟們廣設碼頭。通大道或有駐軍的州縣，碼頭兼辦糧台，派款項，有的還理訟事，設私刑，其權居然在縣官以上。碼頭與碼頭之間，為了爭權奪利，大欺小、強凌弱的現象，更是不一而足。哥老會在各州縣的滋擾，使地方的治安和財政都受到影響，對陝西的軍事、民事都很不利。”　　李想笑着搖了搖頭：“那些紳民有點誇大其詞了。在鄂州革命軍到陝西之後，把主要的不法分子捕拿了數人，又把起義的隊伍整編為民兵，陝西的秩序不都逐漸好轉起來了嘛。”　　李想在地圖上掃了一眼，說道：“西北地區冬季嚴寒，隴縣南北山高路險，人煙稀少，戰役行動應盡量提前，推遲則困難更多。”他把鉛筆丟在地圖上，並斷定道，“只要平涼戰役能殲馬安良主力，西北戰局即可基本上解決，往後佔領甘肅、新疆，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問題。”同時，他也一再告誡安西軍領導：“打馬安良是一個較為嚴重的戰役，要準備付出較大的代價，千萬不可麻痹輕敵，疏忽大意。”　　“安西軍大軍長驅直人隴東，跟蹤追擊清軍，但是清軍繼續撤退。”水仙兒說完微笑了一下，便沉吟不語。　　李想心中一動，斷定道：“清軍已放棄在平涼與安西軍決戰的企圖！”遂當機立斷道，“只能修正原作戰方案，改一舉殲滅西北清軍主力為各個擊破。”　　這時候，李想又專制起來，一拍桌子，向各兵團直接發出指示：“馬安良似背靠固原、寧夏，升允背靠蘭州，於平涼與我決戰企圖似改為節節抗擊，遲滯我軍前進。安西軍繼續執行追擊任務，並各個殲滅敵人。命令：林鐵長繼向徑川、平涼攻擊前進，占平涼後向固原、海原方向發展，追殲馬安良精銳軍主力；劉經經固關鎮、馬鹿鎮向張家川攻擊前進，消滅馬安良精銳軍騎兵，並準備殲擊由靜寧、通渭方向可能來援之敵，得手后，出秦安、大水，準備進佔隴西；井勿幕陝北民兵一部肅清上官鎮之敵後，尾劉經沿張家川向龍山鎮、蓮花鎮攻擊前進，協同劉經殲滅上述之敵，準備向通渭進擊。”　　按照李想新的部署，安西軍主力和陝西民兵集團，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不分晝夜，窮追撤退之西北清軍，一路斬關奪隘，所向披靡，鄂州革命軍的五星紅旗所指，民眾歡聲雷動，踴躍支援安西大軍西進。　　※※※　　第二次御前會議召開，奕�簾蛔諫緄承�持，缺席會議。現場，溥倫放棄自己的共和主張，支持溥偉，反對清帝退位。但是，隆裕太后依然猶豫不決，會議無果而終。　　肅親王善耆一聲不吭的出了東華門，上轎就往家裡奔。只見寶貝孫子督着府里的人在門前空場上堆雪獅子、雪象，都弄得一頭一臉的雪。　　老管家見他來，忙迎上來打轎帘子又請安的，笑道：“爺，蒙古巴林王爺和賓圖王爺來了，同來的還有一個東洋人……”　　善耆聽了，也不多說，直往裡走。　　善耆剛走到花廳門口，就聽到一個聲調硬棒棒，鼻音非常重的男人說道：“蒙古民族，自古以來，就以成吉思汗所部之勇武著稱。後為清朝時代的妙策所毒化，貪於安逸，遂成為愚昧之民。但在體力勇氣這一點上，仍然繼承其傳統的特質，具備有成為剽悍精兵的素質，若加以指揮，經過訓練，具有充分的希望，可成為北方之強者。其次，居住在滿洲的漢族，也由於經受朔北風霜的鍛煉，其勇悍剛強之風度，與中國本土人相比，也遠遠優勝得多。如若將滿洲蒙古合併起來，使其鞏固團結，其武力不但可與中國本土相匹敵，並且充分具備建立一個國家的條件。日本解決中國問題的立足點是：指揮滿族人蒙族人，主動地脫離中國本土，建立一個有組織的國家。”　　這個聲音，一聽就知道是日本人，這個日本人沒有說出的目的是：滿蒙一旦獨立，勢必與中國本土開始抗爭。並且抗爭愈激化，結果滿蒙必然愈加依靠日本。如利用這種形勢，不到數年，日本即能以實力確保滿蒙。滿蒙要脫離中國的羈絆，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傾向，原已在徐徐地興起，它因受到辛亥革命的刺激，愈加激烈地行動起來。而且，俄國已經走在日本的前面，外蒙已經宣布獨立，激進的日本人已經等不及了。　　日本人繼續說道：“據喀喇沁王關於蒙古之獨立的意見是：原來，蒙古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僅僅是因奉清朝為正朔而來，深受清朝之恩澤，但蒙古與中國的國家本身，沒有任何關係。況且在清朝已經滅亡的今天，蒙古當然要脫離中國而獨立。但是不幸，蒙古沒有實力，此時必須靠日本支持援助，以取得獨立之實。”　　善耆此時走了進來，似乎心不在焉地說道：“滿蒙從來都是一家，即使獨立也必須奉清朝為正朔。川島先生，兩位王爺，你們說是不是？”　　川島聞言謙卑至極的鞠躬，兩位王爺和善耆大千碰肩。　　巴林和賓圖也都勸善耆參加建立獨立國計劃。　　川島心中一動，道：“此時，適值我陸軍大佐高山公通被派來北京，鄙人趁機陳述了計劃，得到贊同。高山大佐同多賀宗之少佐與松井清助大尉以及將到任之木村植人大尉，願意共同負起了幫助滿蒙之獨立的任務。”　　善耆笑道：“就這個情勢，容我再考慮考慮嘛。”　　川島心裏繞着彎兒，說道：“王爺，寧夏府已經光復，聯絡新、甘、內蒙為一氣，擁宣統西遷，暫謀偏安，徐圖恢復之大計，已經破滅，您老說是吧？”　　善耆含糊不清地“唔”了一聲，心裏卻是震蕩不已。先是西安光復，斷絕了清廷通向西北的南路，寧夏起義成功，又切斷了當時唯一的北路交通，這就有力地動搖了清廷在甘肅的統治。陝甘總督長庚向清廷求救的電報中說：寧夏失陷，甘肅“藩庫有餉僅支一月，有支無收危急萬狀”。如得不到朝廷支援，“餉源告竭，不第將士灰心，亦恐各軍潰變”；“設甘肅不保，將來再圖收復，所費兵餉，奚止什佰”！署甘藩司彭英甲也發出同樣電文說：“如不從速接濟，無餉嘩潰，甘患更甚於陝”，“無甘則新疆伊犁孤懸塞外，均不可保”。此時清廷也已搖搖欲墜，不可能給長庚任何援助。清廷已經非常空虛，且驚慌萬狀，如今形勢對革命黨人十分有利，對清廷自然是十分不利。　　川島看着善耆的臉色瞬息萬變，忙賠笑道：“這時候，袁世凱幫不了你們，西方列強也幫不了你們，能幫你們的只有大日本皇軍……”　　善耆點點頭，咬牙切齒道：“我明白。”

# 第三百七十七章 衝突

　　北京，東郊民巷，日本駐清總領事館。　　年過半百的日本駐清總領事伊集院彥吉，今天穿了一身和服，靜靜的坐在領事館內的和室當中。一杯清茶，在他面前早就沒有了熱氣。而他也是神色不寧，眼神只是獃獃的看着窗外飄飛的雪花，像是在焦慮的等待着什麼。　　和室之外，傳來了使館衛隊那些士兵操練的聲音。整齊的步伐伐，槍上肩下肩的聲音。都隨着軍官們帶着日語特有氣聲地口令聲音，一陣陣的傳了過來。似乎傳達出北京此時緊張的氛圍。　　門外突然響起了輕輕的腳步聲音，然後就是玄關拉門拉開。進來的是才被派來北京的陸軍大佐高山公通，協同多賀宗之少佐與松井清助大尉，木村植人大尉，以及黑龍會在滿洲負責人川島速浪，五人依次走進來。　　來人除了川島，四個人穿的全是軍服，川島雖然穿着和服，但也是軍人出身，五個人坐在那裡，都是腰背筆直。　　“伊集院君……”　　“川島君，進行得如何了？”伊集院公使看着川島速浪微笑道，高山大佐才開口，就已經被他打斷。　　川島一怔，低聲道：“寧夏府光復，清朝偏安西北的夢也破滅，在清朝大勢已去的形勢下，善耆已經點頭，決定在東北發起勤王軍，先行滿蒙之獨立，而後再圖中原。但宗社黨青年激進人士反而不太积極，認為沒有成功的可能……”　　高山大佐一笑：“有善耆一個就夠了，我們並不是真的指望有一個所以中國人都支持的政府……把肅親王等一批宗社黨人被秘密護送到旅順，關東都督府協助其制訂了叛亂計劃，並提供武器支持，然後便可以糾集蒙古王公和土匪舉兵起事。”　　他笑着看着伊集院公使，而伊集院公使則安靜的並不說話。　　“怎麼了？伊集院君？有什麼想說的么？”　　伊集院公使抬頭看了一眼高山大佐，川島制訂了這個滿蒙之獨立的行動計劃，並向軍部做了報告，要求軍部和關東都督府給予大力援助，軍部認為這一陰謀可行，遂派遣高山公通大佐等人通過關東都督府和北京守備隊協助川島，在軍部中央則由參謀次長福島安正負責組織指揮。另外，軍部還與外務省勾結從大倉財閥弄到一筆借款，充作叛亂武裝經費。　　但是，川島的這個軍部暴走式計劃，受到日本國內中穩健派的批評。他們認為，這種政策容易引起與歐美列強矛盾的激化，不贊成的呼聲很高。　　當然，高山大佐和軍備表現的這麼熱心，原因關鍵就是關東都督府可以藉此計劃，壓滿鐵和領事館一頭。這是日本在滿洲遺留已久的“三頭政治”問題。早在滿鐵設立之時，兒玉和后藤就主張在中國東北實行“滿鐵一元化”的殖民體系，並將鮮鐵划入滿鐵經營範圍，企圖同時推進朝鮮和中國東北的殖民地化進程。但由於日本政界意見不一，未能實現，而形成了關東都督府、滿鐵和領事館的三頭政治殖民體系，矛盾存在已久。　　既然被問，伊集院公使毫不客氣的說道：“高山君，外務省制訂了《關於對華外交政策的綱領》，其中‘關於滿蒙的方針’，規定為‘以我現有的地位為基礎，在經濟方面確保和平的發展’。其主要內容無非就是兩個方面，一個是使既得利益永久化，即解決租借地和南滿鐵路等的租借、使用延長問題。第二個方面是，向遼西和東蒙及北滿擴大新利益。其首要的一條，就是計劃新建一條從南滿鐵路的四平街向東蒙的洮南府的鐵路。這些完全通過與軟弱的中國政府交涉得來，所以你們在沒有接到內閣任何訓令的情況下，貿然採取這樣的行動，是不是最符合帝國利益地？本使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帝國……還需要積蓄力量啊！辛亥革命標誌中國民智已經開啟，漢冶萍合辦的失敗就是證明，如果此時一旦行事，也許就會發展到以國運相賭！”　　高山大佐微笑不減，靜靜的聽着他的話。在安靜半晌之後才輕輕道：“伊集院君。您的確是憂心帝國的國士啊……在我國當局和日本志士中的內田良平一派，主張援助中國革命，以達到滿蒙問題的解決。在孫逸仙多次來日，風塵僕僕地為籌劃革命奔走時，他們曾經表明過諸如下列意義的話：‘日本若給革命黨以援助，革命成功時，中國可以把滿洲讓與日本。’但即使中國不信守諾言放棄滿洲，起碼可以期待與中國之間轉為容易地達成協議，把滿洲划為日本勢力範圍，以消除遠東的不安因素。然而由於老奸巨滑的袁世凱登上政治舞台，遂使他們的期望化歸泡影。‘日本可能乘中國內訌之機，奪取滿洲，必須速停內爭，對抗日本。’這一來，袁世凱反而利用了滿洲問題，與革命妥協，自己攘奪了大總統的寶座。因此，與孫逸仙的約言成了一張廢紙，而外交部期待的滿洲問題的順利解決完全失敗。犬養毅大人和頭山滿先生親自去了一趟南京，也沒有任何的收穫。”　　看到伊集院公使難看的臉色，高山大佐繼續保持微笑道：“革命結果，如今已經明朗，終於使梟雄袁世凱坐收漁翁之利。國民共和國建則建矣，但中國並未得到拯救，遠東的形勢並未得到改善，且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沒有可喜的轉變。迄今為止，對革命黨抱有同情的許多日本志士們，已經對中國人的心裏狀態產生了深刻的懷疑與不信。並且回歸到冷靜地獨立自主的立場，重新考慮中國問題的動機。”　　聽到這裏，伊集院公使已經渾身的不自在。　　“川島軍從一開始就不與主張援助中國革命的那一派共同行動。他認為即使革命黨打下了天下，中國也不會成為統一與新生的國家，所以不主張靠革命來解決中國問題。”高山大佐的語調輕輕的。　　川島將身子深深的伏下去，娓娓說起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中國人是為五千年來舊文明所腐蝕透了的民族，其社會的結合力完全消失殆盡。打一譬方來說，四億民眾恰如一盤散沙，砂粒的個體是堅固的，是不易粉碎的，但其粘着力卻完全喪失了。即使把多數的沙粒集聚在一起，硬使其結合起來，亦不會形成一個堅固的團結體。”　　在座日本人全都點點頭，伊集院公使也不列外。　　川島繼續說道：“中國人的利己觀念，即它維護個人利益的思想特別突出，這是日本人遠不能比擬的。即就今日來說，中國人是一個不能以社會的團結力自動行動起來的具有亡國性格的民族。只要這種民族性格存在，不論任何人上台，施行什麼樣的政治，謀求統一，殊難成功。但是，若聽任自然趨勢的發展，置諸不問，其亡國的病證不但與日加深，中國終將陷於為列強瓜分的命運。並且日本也會因瓜分中國領土問題與歐美列強之間，引起摩擦鬥爭，在國際關係上愈陷於困難地步。那樣一來，則日本必將陷於困擾的境地。如果日本勢力發展起來，侵陵了其他國家的利益時，必然招致白種人聯合起來對我進行突然反擊的局面。”　　“再則，假如袁世凱的政治手腕得心應手，中國秩序得以恢復，統一大業得到完成，中國或許可能免除列國瓜分之禍。但情況果真如此，則滿蒙地方當然成為中國之版圖，日本則將更加無法在滿蒙擴充其本國利益。”　　川島說完，直起腰桿，與伊集院平視。　　高山接着說道：“伊集院君，您說地國運相賭，並沒有錯。帝國的未來，在於大陸之上，而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是繞不過去地。在清朝危亡，中國國威已在衰微的時候，中日兩國之間為滿洲問題，尚不時發生衝突。國民互相反目，感情日益隔閡，低制日貨的聲浪大有日趨高漲之勢。況且，以空談理論為宗旨的新興民國的官憲們，提出主權、利權的主張，其與日本盲目的爭鬥和衝突，恐將愈加激烈。”　　高山大佐的聲音緩緩道來，每個人都在靜靜的聽着。　　“日本即使想要發展，而其一舉一動，均將形成紛爭之火種，其煩累斷不堪之情勢，明若觀火。在這種場合，日本如以武力相逼，中國雖知以其自身力量難於防禦，無疑地將採取藉助外力以牽制日本的方策。那樣一來，必須預想到滿蒙問題之處理則更加困難。因此，日本必須在中國領土上鞏固自己的實力，即使發生任何變化的徵兆，也應經常佔據優勝地位，發揮東方主人翁實力作用。為此，日本先據滿蒙，建立起鞏固立足點，是當務之急。”　　伊集院公使一邊聽着，一邊腦海中電閃一般掠過了最近不見蹤影，帝國的軍部發展的越來越不受控制了啊……　　“為了策劃肅親王逃出北京。松井清助大尉、多賀宗之少佐、木村植人大尉等人進行了種種研究之後，訂出了如下的具體方針，決定照此行動。一、松井清助偕同喀喇沁王，暗暗逃出北京到內蒙，然後聚集有力的蒙古人，招募若干兵員，赴滿洲領取武器之後，轉運到喀喇沁、巴林兩地王府。一、木村植人偕同巴林王，暗暗逃出北京去巴林，招兵訓練。一、多賀宗之調撥武器，在滿洲交與松井，暫時回北京之後，立赴喀喇沁王府，俟武器到達時，在蒙古舉兵起義。這些方針，由川島一派志士們和帝國的少壯軍人以及薄益三與胡匪頭目左憲章等人付諸行動……時機錯過，將不會再來。這一次，伊集院君，我們做的是影響帝國百年的事情！”　　高山大佐語音如鐵，最後一句，如刀斬金石，火星四濺。　　一直沉默的松井冷不妨的加了一句：“任何人取代袁氏，均比袁氏更有利於帝國！中國，絕不可統一。”　　伊集院公使還是異常堅定的道：“太魯莽了，鄙人必須把事情原原本本告知桂園內閣。”

# 第三百七十八章 防線

　　拂曉之前，安西軍依舊以非同尋常的速度急行軍，按原計劃經固關鎮、馬鹿鎮向張家川攻擊之前先到隴縣東西地區。　　臨時指揮所設在隴縣附近一個小村莊里。　　李想在作戰地圖上尋找着，查看着，思考着……這裏不是湖北主場作戰，雖然有馬鴻逵等一批甘肅籍學兵帶路，還有甘陝龐大的哥弟組織也在幫他收集情報，但比起湖北戰場對北洋軍動向的了如指掌還是差的很遠。　　敵人撤退的速度很快，隴東的一路追擊，遠遠沒有達到預計的戰果。看樣子又要改變原來的戰略部署。但是情況不明，心中無數，計劃無從談起。這對於指揮員來說，是最苦惱的事情。指揮所的每個人同樣的焦急不安。只是他們的焦急表現在臉上，李想的不安卻藏在心裏，臉色依然若無其事的在地圖上巡視着。　　虛掩的大門忽然被推開，一陣風雪卷進來，地圖也被掀起一角，所有人從門口望去，進來的人穿着革命軍制式風帽斗篷。覆著一層雪花的風帽取下來，立刻露出人比花嬌的容顏。　　李想看清是水仙兒，立刻問道：“怎麼樣？抓到俘虜沒有？”　　“抓到了！”水仙兒說著，又把厚厚的手套除下，放在爐火上烤着。“審問結果出來了，清軍為了阻止我安西軍西進，保住西北老巢，升允命馬安良調集精銳軍所有騎兵三千兵力，集結在固關、關山嶺、馬鹿鎮一帶，並在三千騎兵的後方庄浪、靜寧、隆德等縣集結五千步軍的兵力，以備隨時增援固關地區，企圖給追擊的我安西軍以反擊。還有，馬安良此次裝備的全是之前長庚新購的毛瑟槍。”　　李想撲在地圖上，一眼就找到固關，這個早已經被隨軍參謀重點標記的地方。固關，既是甘肅清軍防守的第一個咽喉要道，也是安西軍西進大軍通往甘肅必須打開的第一道大門。它位於隴縣西北六十里之陝、甘交界處，四面高山聳立，舊西蘭官道由此盤旋而上，山勢險要，溝壑縱橫，灌木叢生，地形複雜。惟一的一條官道夾在東西走向狹長的深谷里，易守難攻，是歷史上兵家必爭的秦隴要衝。為阻止安西軍西進，清軍馬家西軍所謂的“精銳鐵騎”，如果依山構築工事，憑險扼守在這裏，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不過，騎兵好像在這樣的地勢無法發揮騎兵的機動性，此地並不適應馬家軍的騎兵作戰，也不知道敵人是怎麼想的，把騎兵擺在這個不合適的地方。　　不過，畢竟是漫道如鐵的雄關，究竟讓誰來打頭炮，首先砸開這西進的大門呢？李想深知：固關戰鬥是安西軍與馬家西軍的第二次交鋒，必將是一場惡戰，只會比咸陽一戰更加的艱苦。西北戰場，馬安良才是安西軍的主要敵手，這傢伙既反動又頑固，他的步騎兵相結合的部隊比起清軍其他的部隊來要難對付得多。據說馬家軍曾口出狂言：鄂州革命軍吃別人一個營容易，碰馬家軍一個營扎手。戰場上，這些回教瘋子的信條是“死了升天”，花花腸子流了一地還在喊着“天門開了”。因此，對付這樣一支窮凶極惡的反動軍隊，安西軍決不可掉以輕心。固關交鋒，這頭一炮一定要打好。　　李想沉思良久，然後抬頭諮詢身邊的陝西都督張鳳�：“你準備把任務交給誰？”　　張鳳�乾脆地說道：“我想交給井勿幕和張雲山的民兵。”　　李想會心地笑了。井勿幕在陝北俠名遠揚，召集的遊俠刀客組建的大刀隊戰績輝煌；張雲山早前在西邊戰場，特別是與馬安良的戰鬥中也是有些威名。兩人在陝西軍中都是能戰將領，張鳳�目的非常清晰，也是爭取這個機會讓陝西派的將領在鄂州將領面前露露臉，讓這位新老闆李想也看看陝西革命軍的能力。　　李想揮揮手道：“就這樣好了，所有的軍官們各自忙吧！散會！”　　水仙兒看到軍官們全走了，嘆了口氣：“西征公債價格徹底崩潰了，已成為一片垃圾，票麵價值僅剩下5%。已經傾家蕩產的人跳黃浦江了……”　　“只要西征勝了，西征公債將衝上雲霄！”李想先是挺傲氣的，說著說著自己倒先軟了下來：“馬勒戈壁！四國銀行團是想再現拿破侖滑鐵盧一戰！那一戰，內森用和現在對付我一模一樣的方法，一舉成為英國政府最大的債權人，從而主導了英國政府今後的公債發行，英格蘭銀行被內森所控制。英國政府的公債就是未來政府稅收的憑證，英國人民向政府繳納的各種稅賦的義務變成了羅斯切爾德銀行向全民變相徵稅。英國政府財政支出是靠發行公債來籌集，換句話說，英國政府因為沒有貨幣發行權而必須向私人銀行借錢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幣結算。當內森手裡攥着具有壓倒優勢的英國公債數量的時候，他實際上就決定着公債的價格，左右着整個英國的貨幣供應量，英國的經濟命脈被緊緊地捏在了羅斯切爾德家族的手中。當年志得意滿的內森毫不掩飾他征服了大英帝國的驕傲：‘我不在乎什麼樣的英格蘭傀儡被放在王位上來統治這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誰控制着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誰就控制了大英帝國，而我控制着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而四國銀行團的成立原本就是為了控制清政府，現在清政府就要倒台，他們就想像控制清政府一樣，把我也控制了。”　　“四國銀行團如果把英格蘭銀行模式複製到鄂州政府的陰謀得逞了。從此償還鄂州政府永久的和永遠增加的債務利息，就像一根絞索牢牢地套在鄂州民眾的脖子上，越掙扎越緊。我們不能看着西征公債崩潰，如果等到西征勝了后，西征公債衝上雲霄的那一天，剛剛經過空前戰爭浩劫百廢待興的國家，還有剛剛發行的人民幣信用，也早就崩潰了，長江經濟必將一片蕭條。”湯約宛忍不住責備道：“你說是不是？”　　“還是不要急。”李想搖了搖頭。“要反剪他們的羊毛可不容易。那些跳黃浦江的，也都是對我的西征不堅定的人，活該。我對西征有必勝的信心，所以我相信西征公債必定會衝上雲霄，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該什麼時候收羊毛。”　　“美國第二十屆總統傑姆斯・加菲爾德說過，”梅迪皺了皺眉毛：“在任何一個國家裡，誰控制着貨幣供應，誰就是所有工業和商業的絕對主人。當你明白整個系統非常容易地由極少數人用這樣或那樣的方法來控制時，你就不用別人告訴你通貨膨脹和緊縮的根源了。”　　李想聽了什麼也不說，哈哈大笑。　　南京，大總統府。　　孫中山正寫完他最拿手的“天下為公”四字，猛地抬起頭來問道：“李想的西征公債也崩潰了？”　　這不得不使他吃驚，南京的軍需公債發行失敗，北伐停止；本來發行很好的西征公債突然崩潰，本來他還以為一直創造奇迹的李想也會再次創造奇迹的西征也要面臨失敗的命運嗎？　　宋大小姐沉吟了一下，答道：“是。但是李帥並沒有因此停下西征步伐。”　　“西征還在繼續？”孫中山鬆了一口氣，適意地坐下，喝了一口茶，從容說道，“希望李帥不要辜負我們的期望，西北地區的同盟會力量也全部交給他，北伐已經失敗，西征不可以再失敗。”　　宋大小姐心裏一陣不痛快：“先生下定決心要讓位？或許借李帥之力可以與北伐分廷抗衡呢？”　　孫中山將茶杯輕輕放在案上，說道：“我幾十年冒死捨生推進革命，實為國家民生，並不在求個人地位。我還是堅持就職前給袁世凱電報中的立場和委派伍廷芳談判時交待的條件，只要他袁世凱贊成共和，讓清室退位，中華民國得以確立，我隨時準備把大總統職位移交給他。”　　宋大小姐一聽，氣得滿面紫漲：“您……您……袁世凱的獨裁陰謀，如司馬昭之心，三歲小孩子也能看穿。您這是對革命不負責任，是推卸重擔！我看您真是個扶不起來的天子！您要讓位就讓吧！您的這個秘書，我不幹了！”她說著，早已不能自持，聲淚俱下、涕泗橫流，最後一跺腳，一路大哭着跑出辦公室。　　孫中山不禁苦笑，他的苦衷也是說不出口。　　袁世凱電致南京政府，如他能出任總統一職，其將誘使清帝遜位；一面於清室御前會議上密授民政大臣趙秉均等提出，他計要求清室退位的同時，解散民國臨時政府，於天津設立一全國統一新政府，以保清室顏面。袁氏此計，為孫中山窺破，連續有幾個電報給伍廷芳，要他向袁世凱方面提出如下三點：一、清帝退位，政權同時消滅，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臨時政府；三、各國承認中華民國之後，臨時總統辭職，請參議院公舉袁為大總統。　　南方代表伍廷芳得到孫中山授權后立刻電詰袁世凱，並告知四條：（一）清帝退位，放棄一切主權。（二）清帝不得干涉臨時政府組織之事。（三）臨時政府地點須在南京。（四）孫總統須俟列國承認臨時政府、國內改革成就，和平確立，方行解職；袁世凱在孫總統解職之前，不得干預臨時政府一切之事。　　為防袁出爾反爾，孫中山還在報紙上公布了已電告袁世凱臨時政府規定的政權轉交程序：（一）清帝退位，由袁知照駐京各國公使，並由各國公使轉知民國政府。（二）袁公開宣布絕對贊成共和主義。（三）孫文接到列國外交團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解職。（四）由參議院舉袁為臨時總統。（五）袁被舉為臨時總統后，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法，始能授受事權。　　民國政府公布政權轉交程序，等於是告知全國袁世凱在利用和議進行秘密權力交易。　　孫中山表示在袁世凱使清帝退位后，他立即辭職，那麼為什麼這時又搞出這些呢？他向伍廷芳解釋說：“前電言清帝退位，臨時大總統即日辭職，意以袁能與滿洲政府斷絕一切關係，變為民國國民，故許以即日舉袁。嗣後就歷來各電視之，袁意不獨欲去滿政府，並須同時取消民國政府，自在北京另組織一臨時政府。則此種臨時政府將為君主立憲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誰知之！縱彼自謂為民主政府，又誰為之保證？故文昨電謂須俟各國承認后，始行解職，無非欲鞏固民國之基礎，並非前後意見有所衝突也。”　　孫中山的三條是針對袁世凱而設的防線，但他的防線多麼不中用！既然革命陣營是要依靠袁世凱的力量來結束清皇朝，那麼，怎麼能指望袁世凱不從清皇朝手裡取得政權呢？又有什麼辦法使袁世凱不在北方成立與南京相對立的政權呢？孫中山為了保證南京政府成為統一全國的政權，所能設想的一着棋，就是依靠帝國主義列強的承認。他重申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諾言，但他把自己解除臨時大總統職位的時候推遲到“各國承認”民國政府之後。他以為，一旦帝國主義列強承認南京政府是統一全國的政權，袁世凱就只好老老實實地來當民國的大總統而不能再有什麼別的打算了。　　袁世凱和北方、南方一切擁護他的人們，都沒有把孫中山的三條放在眼裡。

# 第三百七十九章 惡人

　　星光點點，山影幢幢。安西軍攻擊部隊以每小時十五里的速度，沿着通往固關的官道急速前進，終於在拂曉前趕到了固關的前哨打火浴。　　寒風怒吼，溫度猛然降到了零下十幾度，撒一泡熱氣騰騰的尿下去立刻結成了冰塊。　　李想穿一件特製的軍大衣，戴一頂皮帽，在宋缺率領的金鷹衛的護衛下，極為隱蔽地來到了固關前。　　李想所處的這個山丘，剛好可以居高臨下，一覽無餘。　　戰士們在隊長的吆喝下，全部趴在了山丘的下面。良好的軍事素養，讓戰士們迅速完成了基本戰術動作。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李想站在山丘頂部，透過望遠鏡看到惟一的一條官道夾在東西走向狹長的深谷里，這就是固關，易守難攻，是歷史上兵家必爭的秦隴要衝。　　此戰主力的兩位民兵隊長井勿幕和張雲山，以及陝西兵馬大都督張鳳�，還有安西軍的人馬全部聚攏在他的身邊，等待着這位李大帥的發話。　　山丘上的寒風在咆哮，揚起雪粒子狠狠抽在人臉上。　　鄂州革命安西軍從軍官到士兵，都是統一的軍皮冒，軍大衣，脖子上還圍着一條遮住半張臉的黑色大圍巾，只露着兩個眼珠子，他們身體綳的筆直，完美的展現出了一個正規軍人的素質。　　民兵們的服裝就有點五花八門，兵器也五花八門。用李想的眼光看，他們更多的像參加武林大會的江湖豪俠，因為這些民兵主要是混江湖的洪門哥弟和走西口的遊俠刀客組成的。不過這些流氓分子真的打仗不怕死，戰意非常高昂。只要稍加訓練，必是一隻強軍。　　情況有點糟糕，把守固關的清軍分明正在固關以東的官道兩側和南北山頭上趕修工事。只是由於時間比較倉促，這道胸牆砌了只有三米多高，從土胚中橫齜出的雜草、蒿稈，證明了工藝的粗劣，一個個參差不齊的垛口，在拂曉微明的天光，漫天的風雪之中，隱約可以看到有人影晃動，能見度很差勁。　　張鳳�大都督把望遠鏡還給了李大帥，嘴裏嘟嘟囔囔地說道：“這些灌木會破壞我本來就展不開的進攻……這個鬼天氣，還下這麼大的雪！”　　“從側面迂迴過去怎麼樣？從背面繞過前面發起進攻！”李想說道，“張雲山組織兩個大隊民兵，立即成鉗形向固關守敵猛撲過去。井勿幕的遊俠刀客大隊，直插固關西南，實施迂迴包圍；井勿幕其餘部隊在我金鷹衛的配合下，由陳家山登上固關北山，向守敵發起攻擊。其餘部隊沿官道和兩側高地實施正面攻擊。你們看，怎麼樣？”　　“最好別這麼干，李帥！”張鳳�搖頭苦笑着說道：“對方可是騎兵，而且還是回民組成的精銳西軍，機動能力，來去如風，迂迴的部隊如果碰上西軍後方的預備騎兵，就慘了。”　　“咱們的大炮是吃素的？”李想也把黑色大圍巾拉回了鼻子上，遮住了大半拉臉。　　“如果撞上大炮的話，他們這種騎兵的確是死定了。”張鳳�點點頭：“但是這些傢伙都非常狡猾，如果逃跑的話，我們拿他們沒轍。在西北地區和他們作戰，想重創他們真是很難很難。隴東一路追擊，戰果始終微不足道。”　　“正常！這裏可是人家的地盤，強龍不鬥地頭蛇！有意思！這裏的地域決定這裏向來是崇尚來去如風的戰鬥方式，在隴東一直遊走戰鬥，這一次居然用騎兵扼守住了固關，很讓人奇怪啊！當然，固關確實地勢險要。他們是不是想憑此關阻隔我們安西軍繼續前進？還是吃不透我們的兵力，正在固守待搖？靠！難不成要在固關和我們決戰？”李想一陣猜測。　　“李帥，到底怎麼辦？準備進攻嗎？我們的戰士在山丘下已經準備好長時間了！手腳都凍僵了。”民兵隊長們聒噪了起來。　　“還是等天大亮之後再說吧。”張鳳�眯縫着眼，從漫天風雪中，看着徐徐亮起的天幕。　　卯正，天還未亮，上書房已經聚集一群王公大臣。　　孫中山把與袁世凱的交易登在報紙上，是把袁世凱逼得不得不表態，袁世凱轉身指使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郵傳大臣梁士詒三人，充當惡人，聯名上奏：“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難保全，懇贊同共和，以維大局。”　　三個人“逼宮”的意思，非常直白，毫不掩飾，提醒隆裕太后�D�D你別猶豫了，儘快退位吧！　　當天，拿着胡、趙、梁的“逼宮”奏摺，隆裕太后召集了第三次御前會議。　　上書房裡，載澤左顧右盼，一眼就看到他那個二百五大侄子溥偉不請自來，上前拉着他悄悄說道：“昨晤馮華甫，彼謂革命黨甚不足懼，但求發餉三月，能奏功。少時你先奏知，我再詳奏。”　　少頃，醇王也來了，也拉着宗社黨先鋒溥偉大侄子說道：“今日之事，慶邸本不願意你來，有人問時，只說你自己要來。”　　溥偉大言不慚道：“怕他老糊塗？袁世凱鷹視狼顧，久蓄逆謀，故景月汀謂其為仲達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慶王、那桐再三力保，引虎自衛！”　　胡惟德、趙秉鈞、梁士詒三人正竊竊私語，聞言也忍不住回頭，一臉嘲諷的看着這個二百五。　　辰刻，天微明，在養心殿內，隆裕太后西向坐，宣統獃獃地坐在御座上。與會者，有醇王、恭王、睿王、肅王、庄王、潤貝勒、濤貝勒、朗貝勒、澤公、那王、貢王、帕王、賓圖王、博公等。　　“你們看是君主好，還是共和好？”隆裕太后開口問到。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眾王公惶恐的跪伏一地，回話道：“我們都主張堅持君主制，反對共和。我們請求皇太后堅持君主制，不要被小人迷惑。”　　隆裕太后擺擺手，苦笑，下諭：“我何嘗主張過共和啊？我怎麼能成革命黨呢？”說完，她指着跪在最前面的奕�粒�“都是他同袁世凱一起來說，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槍，沒炮，沒軍餉，萬萬不能打仗。我說能不能求外國人幫助？他說我去和外國人商量商量看。過了两天，他對我說，外國人不願意幫助我們，外國人的意思是：革命黨是為了百姓好，他們想改良政治，所以才鬧革命。外國人給我出了一個條件，就是讓攝政王退位，退位了，才肯幫助我們。你們問載灃，是不是這樣說的？”　　載灃一臉惶恐的膝行上前兩步，回話道：“是！”　　“既是奕�這樣說，現在載灃已然退政，外國何以仍不幫忙，顯系奕�欺君罔上！”宗社黨先鋒溥偉立刻跳出來大叫。　　那彥圖含着一泡眼淚奏上道：“即是太後知道如此，求嗣後不要再信他言。”　　溥偉郎聲上奏：“稟太后，亂黨實不足懼，昨日馮國璋對載澤說，求發餉三月，他情願破賊，請太后問載澤有沒有這件事兒。”　　載灃趕緊上奏證明：“是有。馮國璋在漢口打了大勝仗，軍氣頗壯，根本不怕革命黨，他求發三個月兵餉，自己領兵去打仗，其心可用！”　　“又是銀子！”隆裕太后嘆氣，眼淚都快出來了。“現在內帑已竭，前次所發之三萬現金，就是從皇帝內庫拿的。我現在真是沒有銀子了。”　　溥偉聽了，大急，跪地磕頭，上奏道：“太后！庫帑空虛，焉敢迫求？但是，惟軍餉緊要，餉足，則兵氣堅，否則氣餒兵潰，貽患甚大。從前日俄之戰，日本帝后解簪飾以賞軍，現在人心浮動，必須振作。既是馮國璋肯報效出力，請太后將宮中金銀器皿，賞出幾件，暫充戰費，雖不足數，然而軍人感激，必能效死，如獲一勝仗，則人心大定。恩以御眾，勝則主威。請太后聖明三思。”　　善耆身子深深的伏下去，也上奏道：“恭親王所說甚是，臣附議！求太后聖斷立行。”　　“勝了固然好，要是敗了，連優待條件都沒有，豈不是要亡國么？”隆裕太后心不情願再戰的反問。　　“太后！”溥偉急促的喊道，“優待條件是欺人之談，不過與迎闖賊不納糧的話一樣。彼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請用賢斬佞，激勵兵心，足可轉危為安。若一議和，則兵心散亂，財用又空，姦邪得志，後事真不堪言。況大權既去，逆臣亂民倘有篡逆之舉，又有何法制之？彼時向誰索優待條件？”溥偉越說越激動，突然，又叩頭道，“太后，即使優待條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優待，豈不貽笑列邦，貽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實不忍見此等事！”　　隆裕太后依然猶豫，道：“就是打仗，也只有馮國璋一人領兵，有多大的勝算啊？”　　善耆奏道：“除去亂黨幾人，中外諸臣，不無忠勇之士，太后不必憂慮！”　　溥偉大聲道：“臣大膽，敢請太后、皇上立刻賞賜馮國璋，讓他領兵殺賊！”說完，溥偉扭頭看着載濤問道：“載濤你管陸軍，知道我們的兵力怎麼樣？”　　載濤面無表情，全然沒有溥偉的激情澎湃，當初袁世凱點他的將，要他率領禁衛軍南征，可把他嚇得半死，現在溥偉又想點他的將，不是把他往火坑推嗎？他立刻冷冷地說道：“我沒有打過仗，不知道我們的兵力。”　　隆裕太后默然良久，擺擺手，“你們先下去罷。”　　善耆叩一個頭，上奏道：“一會兒，國務大臣趙秉鈞、梁士詒他們進見，請太后慎重降旨。”　　隆裕太后長嘆一口氣：“我怕見他們！”六神無主的她反而去問溥偉，“一會兒，他們又要主和，我該怎麼說？”　　溥偉對奏道：“請太后仍是主持前次御前會議諭旨，着他們要國會解決。若設臨時政府，或遷就革命黨，斷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請太后斷不可行。”　　隆裕太後點點頭，道：“我知道了。”　　溥偉又叩首奏道：“革命黨徒無非是些年少無知的人，本不足懼，臣最憂者，是亂臣借革命黨勢力，恫嚇朝廷，又復甘言詐騙，以揖讓為美德，以優待為欺飾，請太后明鑒。南方為黨人佔據，民不聊生，北方因為兩宮照臨，所以地方安靜，此正明效大驗。太后愛惜百姓，如殺賊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是議和罷戰，共和告成，不但亡國，此後中國之百姓便永不能平安。中國雖弱，究屬中華大國，為各國觀瞻所系。若中國政體改變，臣恐影響所及，從此兵連禍結，全球時有大戰，非數十年所能定。是太后愛百姓，倒是害了百姓。”　　隆裕太后靜靜聽着，最後點點頭。　　載灃上奏道：“今日臣等所奏之言，請太后還後宮，千萬不可對御前太監說，因為事關重大，諸太后格外謹慎。”　　隆裕太后當即說道：“那是自然，我當初侍奉太皇太后，是何等的謹慎啊！你不信，可以問載濤。”　　善耆上奏道：“載澤所言甚是，太后從先聖孝，今日與彼時不同，一定要謹慎！”　　隆裕太后不語，眾人退下。第三次御前會議，還是沒有結果。

# 第三百八十章 邀功

　　東南山上的赤紅如血的太陽，剛露出半邊。晨曦照射着大地上的白雪，反射出刺目的光芒。　　“一個小時以後，兩個民兵主功大隊以縱列展開，接近到固關六百米處，隨時作好攻擊準備！”李想收回放下望遠鏡，轉身立即命令站在他身邊的司號長：“發號！”　　司號長遵命一一發號。　　頓時號聲由遠近不同的距離和四面不同的方向，此起彼落地交響起來。　　司號長靜聽着各處的回答號音，默默地數着，號音剛落，司號長向劍波報告：“報告大帥，各部命令都收到了。”　　※※※　　“毛拉！毛拉！”一位大鬍子回回漢子從遠處狂奔過來，邊跑邊喊道：“敵人來了！我們的敵人！”　　“早該來了。”馬廷�鵡�了抹自己遮住了半邊臉的茂密鬍鬚，把金刀插進了刀鞘，“登登登”上了土牆邊儔着的木梯子，想想又回身對一幫大漢們喊道：“動作快一點！”回回大漢們立刻彎腰應諾，紛紛抽出了自己的雪亮彎刀。　　固關地勢呈凹形，東西狹長，南北是大山叢林，地形複雜，公路由隴州穿過固關鎮西至馬鹿鎮。此地並不適應馬家軍的騎兵作戰。　　但是，馬安良的兒子馬廷�鵓魴募崾毓坦亍Ｋ�認為，在後方有騎兵支援；南北兩面大山叢林沒有通道，可以恃為天險；東峽口已被安西軍先遣部隊佔領，必須在固關鎮東南小山嶺上部署兵力固守。　　馬廷�鶼朐詮坦賾氚參骶�較量一下，一是想藉此地利報咸陽一箭之仇，二是好向他的老子邀功請賞。　　鄂州國民革命安西軍嘹亮而高亢的新式西洋軍號聲，從遠處的狂野雪原上的風不停地吹入馬廷�鸕囟�朵里，白雪皚皚的地平線上，已經隱隱可以看清敵人的面龐了。隨着整齊的邁步前進，對方軍官地怒喝聲，也清晰地可以聽見了。　　馬廷�鶿匙棚糗Ρ叩垂�來的麻繩，爬上了在土胚牆后的瞭望塔，拿出一個古老的鷹眼老套筒湊進右眼，閉起左眼。　　馬廷�鸝戳艘換岫�，直起身笑了笑，他抓着麻繩又盪回了土牆后的木頭檯子上，對着固關裏面吹了個響亮的口哨，正牽着馬低聲說話的一幫回回大漢們全部回過了頭，幾位頭領模樣的大漢立刻粗魯地推開身邊地戰士，大步而出。　　“帶着你們的人，全部給我上馬，隨時聽我的吩咐從土牆兩邊衝出去！”馬廷�鷓桿俚囟運�們說道。　　“是！”這些滿臉大鬍子的壯漢齊聲應諾。　　馬廷�鷯侄宰磐燎繳蝦暗潰骸澳母鋈爍彝�後退一步，我就拿他的腦袋來洗刷我的戰刀！剩下的人把你們手中的彎刀磨快，給我守侯在木台下面，連尿尿也不準離開！哪段土牆抗不住，你就帶着他們撲上去！”　　之後，隨軍阿訇把《古蘭經》掛起，開始舉行個回回士兵加持神功護體的開天門儀式。　　安西軍相距固關只有兩里了！　　馬廷�鶉蒙肀叩那妝�吹響了牛角號，比起西洋的號角更加蒼勁有力，所有的回回戰士扯出了自己的彎刀。　　隨軍阿訇還在低低的吟唱了。　　風卷長旗，獵獵飛舞，對面安西軍停住了。　　“來吧！”馬廷�鶼蠖窶且謊�低吼着，“刷”地抽出了自己鑲着綠松石的馬刀。　　戰場上的氣氛彷彿凝固住了，老練的戰士們都知道，在這樣？一般的寂靜的氣氛背後，往往即將要發生的都是血戰。　　馬廷�鵡�視着安西軍戰陣時，李想也站在聯隊的陣型后，站在鐵甲戰車炮塔上，拿着望遠鏡巡梭着馬家西軍在固關布下的這個土胚城牆。　　這個該死的半迴環土牆，走勢就如同一個蛋殼，中間略為凸出一段，剩下的土牆以一種非常內斂的弧度回收，角度異常刁鑽，這給作為進攻方的指揮官李想能造成一點小小的麻煩�D�D這個凸出的土牆和內切的弧度，會自然而然地把革命軍戰士分成兩個分散的進攻點。　　至於那段土牆後面的一根根黑洞洞的炮口，雖然是老掉牙的土炮，也讓李想有點頭疼，這玩意雖然老土，威力也不可謂不強，是標準的覆蓋打擊性的武器，十二根碗口大的炮口構成了一個等邊三角形，使用開花彈，一次集射就起碼可以覆兩百個平方，雖然射速非常慢，但是民兵聯隊一擁而上發動攻擊，戰士們都簇擁在一起，到時候就算是想躲也躲不了。　　“李帥……我……我覺得西軍的火力強大的超過我們的預計。”張鳳�站着李想的身邊，心裏一陣納悶。　　李想也是一陣鬱悶。　　“李帥，我們讓每个中隊組成波次試着沖一衝……”張鳳�稍微停頓了一下，再次建議道：“……還是再細細斟酌一下？畢竟敵人的數量比我們多！”　　“你們確定敵人指揮部的位置？”李想不動聲色地問鐵甲戰車邊站着地馬鴻逵，他手上的傷還沒有好，掛在脖子上。　　“是的！我問了好幾個本地老百姓，確認無誤。”馬鴻逵畢恭畢敬，現在是李想親衛金鷹衛的一個小隊長。　　“大帥，我們開始吧！”水仙兒扯了扯李想的胳膊。　　“李帥？究竟哪一支中隊先上？”一幫民兵隊長沖了過來，邊走邊嚷嚷着問道：“你不是讓我們做好攻擊準備嗎？再等下去，戰士們的士氣就要懈怠了……”　　“冕下，敵人的數量和我們差不多！敵人還處在守勢，我們貿然衝上去肯定是不行地，對方還有強勁的武器，我覺得我們應該慎重地斟酌一下進攻的層次！”張鳳�再也看不下去，加重了自己的語氣，火急火燎地說道。　　“說說你的打算！”李想正在望遠鏡里看久仰大名的回回阿訇主持的邪門儀式。　　“我覺得還是正面突擊！”張鳳�語氣堅定地說道：“用鐵甲戰車打頭陣，用五个中隊外加衝鋒團發動六個波次的攻擊，狂攻正面的土牆。沒有間歇，不準停頓，第七支攻擊隊，從所有的戰士中事先挑選出身強力壯的，和遊俠刀客大隊一起發動第七次衝擊。只有鐵甲戰車沖開缺口，我們一擁而上才會有勝算！”　　“是個好辦法，就是傷亡可能會大點，我們的兵力和他們差不多，不過我們的火力比他們強勁很多。”李想把眼睛從望遠鏡上挪開，撇了張鳳�一眼：“其實你的指揮才能不錯，中規中矩，就是缺了點軍人的自信。”　　“李帥……我……”張鳳�沒料到這位李大帥說出這麼不着邊際的話，一時之間不知道回答什麼好了。　　李想哈哈大笑，拍了拍這位都督的肩膀：“我想知道，你準備怎麼解決對方的火炮？”　　“說實話，如果是我自己率領民兵聯隊，我不覺得這場仗還有什麼必要再打下去。但是現在有了李帥您，”張鳳�聳了聳肩膀，他拍拍這個鐵做的王八，又指點山丘後面正在架設的漢陽造便攜式小鋼炮：“我想應該不需要我來操心了吧？您的炮兵部隊，已經足夠壓制對方火力了，只要爬上城牆進入混戰，對方的土炮也就沒有用處？”　　李想點點頭。　　“那就請李帥下令炮火覆蓋吧！”張鳳�低着頭，斜飄着眼睛打量着李想。　　“沒問題！”李想一聲底吼，“都給我聽好了！我不管你們怎麼打！但有一點！第一炮全給我對準馬鴻逵指任的敵人指揮部。都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炮手們都用力地點了點頭。　　“好了！”李想回過身，突然間臉色一板：“攻擊命令如下！”　　“喀嚓！”一片整齊的馬刺碰撞聲，所有的軍官全部條件反射式的一個立正。　　李想振臂狂吼道：“進攻！”　　“所有炮手們，全給我注意了！等敵人進入三百米，集中火力打他們的密集點！”馬廷�鶩�時也仰頭對着塔樓一陣狂吼，緊跟着又對固關中的兩千名騎兵揮了揮手，狂吼道：“左右出擊！速度速度速度！記着，暫時不要分割對方的步兵，給我先把那些炮兵全踏成碎片！”　　騎兵們此時已經全部坐在了鞍上，聽到馬廷�鸕拿�令，兩位千人長立刻撥轉了方向，嘴裏發出了“呦呵”的瘋狂吶喊，拚命地夾着胯下的戰馬，將手中的刀背拍出了一道道響亮的抽打聲，兩支騎兵迅速分成兩股土黃色的洪流，沿着牆根一溜左右分開，飛快地向牆外衝去。　　蹄聲如雷，大地在震顫。　　“就算是你們有一個鐵王八，我也贏定了！”馬廷�鴝窈鶯蕕乜醋耪匠∩系木質啤Ｔ諏角�名騎兵組成了洪流面前，什麼都會被踏為齏粉。　　井勿幕飛身上馬，向遊俠刀客騎兵大隊一揮手，一聲命令：“上馬……前進！”　　隨着這命令的聲浪，激起了暴雨似的馬蹄聲，整個騎兵連像一股山澗泄下的激流，沖向西北的山路上。蹄子甩起的雪粉飛揚，二百餘騎，直插固關西南，實施迂迴包圍。　　井勿幕的心像奔馬一樣地在奔馳。想着面前的一場廝殺，想着即將拿到手的勝利。　　張雲山率領的民兵大隊立即成鉗形向固關守敵猛撲過去。金鷹衛也配合著井勿幕，由陳家山登上固關北山，向守敵發起攻擊。其餘部隊沿公路和兩側高地實施正面攻擊。　　張鳳�指揮的民兵也同時向敵側擊。　　頓時，寧靜的山谷里槍炮聲、喊殺聲響成一片。

# 第三百八十一章 入地無門

　　寧靜的山谷里槍炮聲、喊殺聲響成一片。從炮彈出口的嗖嗖聲和落地爆炸的轟隆聲，敵人炮兵向山前後和東西兩條官道的狹長地區猛烈射擊起來，彈片發出的火星，密集地飛濺着，顯然是在阻攔安西軍向前運動。　　只聽到一陣震耳的吼叫，一個黑乎乎的龐然大物，呼隆一下子就沖滾滾硝煙。沉重的鐵甲戰車碾得官道直打顫，那鐵八王闖到離敵人十多公尺的地方，吭吭地打了兩炮，機槍子彈一陣急雨似的從他們頭頂上掠過去。　　安西軍的炮兵健兒接到急速射擊的命令后，立刻以猛烈而短促的急速火力，打得敵人炮兵半晌沒能還擊。　　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鐵甲戰車的前進，阻擋安西軍的前進！　　巨大的鐵王八槍炮不入，在戰場橫衝直撞，簡直無敵，馬廷�鸕難劬�幾乎沒當場瞪暴。　　“給我集中火力，先打鐵王八！”馬廷�鵂負跗戳死廈�，用聲嘶力竭的語調，向身後炮樓上的炮手們狂吼道。　　炮手們這時候在犯傻，安西軍可怕地炮彈如雨，已經砸在了土胚牆之上，碎烈的灼熱流焰在狹窄的木台上炸開了一片又一片地火煙，慘叫聲響起了一片又一片。　　安西軍的炮團先向所有的回回上了生動的一課現代戰爭：火炮覆蓋。　　衝出土胚牆回回騎兵們，剛剛拉開架勢，還沒顧及發表一下感想，一具如遠古凶獸的鐵王八就撞了上來，山谷中間的這條官道只有這麼寬，鐵王八碾壓過來，立刻在回回騎兵群中擦開了一道道飛濺的血路。　　安西軍鐵流在鐵王八後面奔騰，一左一右撞向了從左右缺口處奔馳出的回回騎兵們，整座固關都在震顫。　　剛被李想駕駛的鐵王八碾壓過，揮舞着彎刀的回回騎兵們還沒從巨大的震懾來得及反應，已經在高速的運動中，和安西軍的鐵騎迎面撞在了一起。　　“完了。”馬廷�鸚睦鏌渙梗�在對方這樣的優勢兵力和高強度火力壓制之下，固關守的住還是守不住也只是時間問題了。　　“頂住！頂住！”回回軍官們的聲音在木頭搭建的平台上，凄厲而歇斯底里，他們眼前的一切，如同一場美夢突如其來變成了噩夢。　　同時安西軍炮兵大顯神威，由於情報準確，第一炮就命中敵旅指揮部。馬廷�鷦諭燎繳希�僥倖不在指揮部，逃得一命。　　安西軍同時向固關南側守敵展開猛烈的攻擊。擔任前衛營的三營便分兵五路，向團關鎮東南面的大小山樑上衝擊。此時敵人也兵分多路企圖與安西軍搶佔陣地。安西軍的民兵的非常勇猛，動作迅猛，冒着槍林彈雨，跑在敵人前面，首先搶佔了低處的幾個陣地，隨即向固關鎮東南的制高點大咀山發起攻擊。　　大咀山孤峰矗立，叢生的灌木雜草上覆蓋一層厚厚的雪，南北是懸崖，東西兩面僅有單人爬行攀登的小路，地勢險要，下雪之後攀登更加不易。敵人在山頂上架起一挺輕機槍，用密集的火網封鎖住攀山之徑。民兵組織的突擊隊，在三挺重機槍和連里神槍手組織的火力網掩護下，手持鋼槍和大刀，迅速攀登前進。突然敵人以機槍。排子槍和手榴彈發起一陣瘋狂的掃射，妄圖遏止民兵猛士的登頂。　　在漫天硝煙的掩護下，只見民兵臂力最強的猛士迅速把三個槍榴彈筒準備好，民兵獵戶出生的神射手七發七中，民兵大隊乘機發起衝鋒，先生一排排手榴彈打入敵群，揮着大刀的井勿幕第一個攀登上去，民兵戰士緊跟着沖人敵人陣地，機槍手向敵人一陣猛掃。　　一面鮮艷的紅旗插上了大咀山的頂峰。　　更多的民兵戰士們順着兩道山樑向敵人壓下去。敵人開始還企圖固守低處山包，作垂死掙扎，但抵不住勇士們居高臨下的猛打。山是陡直的，雜草有半人深，戰士們不顧一切地滑下陡坡，猛追、猛打，消滅敵人。　　安西軍的重迫擊炮和山炮打在敵群里，炸得敵人四處亂竄。　　固關左翼部分陣地已被安西軍突破，右翼陣地亦出現白刃戰，戰鬥越來越激烈。　　此時，馬廷�鵒�續三次發出緊急信號，向後方預備騎兵馬麟緊急求援。最後一次，馬廷�鵂鋇枚家�罵娘了。　　可是馬麟不急不慢地說：“我已出動，你們堅持最後一刻鐘。”　　馬麟將他的部隊集結在戰場外圍，按兵不動，想等待馬廷�鸕娜寺硭鶚Т蟀耄�才出兵應援，好藉以向升允表功。馬麟、馬麒兄弟本來就看不慣馬安良父子對他們迤指氣使，正好藉機坑他們一把。　　與此同時，井勿幕遊俠刀客大隊與團關北山之敵正展開激烈的鏖戰。突擊隊一舉攻佔了姚家店西北陣地，使河灘守敵的腹背直接受到嚴重威脅。　　馬廷�鷂�挽回此種被動局面，立即組織成連的兵力向突擊隊的陣地實施反衝擊，展開了肉搏戰，陣地上刀光閃爍，殺聲震天。　　一連打垮了敵人幾次反撲，張雲山身邊的彈夾打空了。他趕忙回頭要彈夾，剛剛按下去，準備收拾到處亂跑的敵人，突然停在他身邊砰的響了一聲，濺起一蓬雪塵。不好！張雲山一驚，沒等他掉轉槍口，一個個子魁梧的大鬍子回回已經跳到他的跟前，那傢伙用的是左中棠時期留下的前裝老式來福槍，槍射擊一次來不及再裝彈藥，把它丟開，也來不及抽刀，立刻伸手抓住張雲山的槍怪喊怪叫，拚命地奪着。　　張雲山還沒定住神，而敵人陣地上卻又跳出兩個回回，張牙舞爪地直奔他來。情況十分緊張，敵人剛剛撲到他跟前，身後緊跟着他衝上陣地的兩個戰友一人抱着一個回回，扭倒在散兵坑裡。　　戰友的援助給張雲山增添了力量，心裏馬上鎮靜多了。他和敵人拚命地爭奪機槍，誰也不鬆手。他死命地抱住機槍同敵人廝打着。那回回卻抽出左手，狠狠地一巴掌打過來，他把腦袋一閃，回回啪嚓打在槍托上。他趁回回一鬆勁，就勢猛力一拉，這大鬍子的傢伙一個趔趄，跌倒在散兵坑裡，四腳朝天地仰着，可是他一隻手卻緊緊地抓住機槍不放。張雲山剛剛收腳站穩，正想抽出手來對付回回的時候，回回那隻空手伸到腰上掏匕首了，他趕緊倒出一隻手死死地按住回回掏匕首的手，另一隻手仍在緊緊地抓住機槍不放。他馬上想到這樣廝打下去，對手的力氣大，自己是要吃虧的。果然，回回狠命一摔，就掙脫了他按着的手，眼看就要把手匕首掏出來了。在危急中，他忽然發現他的對手正好倒在戰友的身邊，他心裏一急就急促地喊道：“幫忙啊！”　　戰友正在同另一個回回扭打得難解難分的時候，聽到張雲山這麼一喊，毫不猶豫地從搏鬥中抽出一隻手來，打掉了張雲山對手的匕首。張雲山趁勢一把將匕首抓在手裡，並且立刻扎進他當面回回的喉嚨。就在這一霎間，他覺得戰友臂下微微閃了一下金屬的反光，不由得一驚，急忙喊道：“當心……”　　話未喊完，只聽到身旁發出一種喑啞的槍聲，壞啦！　　在極度的憤怒中，張雲山抽出匕首，那個用槍暗算戰友的傢伙，一看張雲山解決了和他糾纏的回回，立刻鬆開了手，撒腿就跑。可是，張雲山的動作更快，匕首已經又舉了起來，回回慌亂地用雙手抱住腦袋，這也救不了自己。張雲山手裡的匕首穿過敵人的手背，整個扎進他腦袋裡。第三個敵人死命地掙扎着要逃命，可是另一個戰友拽住了他的衣服死不鬆手，張雲山把這個敵人的腦袋也鑽孔了。　　張雲山殺得滿身鮮血，帶領民兵戰士們越殺越勇，越戰越強。敵人的反衝擊一次一次地被打了下去。　　接着，乘勝前進，北山殘敵紛紛向河灘固關鎮內退去。至此，固關南北山主要陣地均被安西軍佔領，對固關鎮頑抗之敵已形成南北夾擊之勢，沿公路兩側正面攻擊的井勿幕和張雲山乘機迅速向前推進，向固關鎮內逼去。　　隨着戰鬥情況的惡化，馬廷�鶚�手無策，張皇失措，他在右翼陣地後面一個高地上，剛要舉起望遠鏡觀察，突然感到左臂一陣劇痛，低頭一看，只見這條臂膀被槍彈打斷，流血甚多，傷勢嚴重。　　“毛拉，撤退吧。”幾個親兵立刻一邊給他包紮，一邊把他拉下戰場。　　“我要彈劾馬麟！”馬廷�鶓�吼着，痛得面目扭曲。馬麟的援軍遲遲沒有達到，固關已經岌岌可危。　　已經完全失望的馬廷�鸌詈籩齦賴潰骸叭綣�右翼陣地穩住時，繼續堅持，等我到馬鹿鎮要求升大帥救援；如果右翼陣地一旦失守，即可迅速撤退，傷亡人員和一切笨重的裝備，全部拋棄，僅以單槍獨馬衝出固關峽。能火燒固關時，用火燒毀，不要給革命黨人留下。”　　堵在官道上的土牆，被李想駕駛的鐵王八硬是撞出一條巨大的缺口。緊跟其後的騎兵，潮水般的湧入這個缺口。　　安西軍攻擊部隊在強大炮火支援下，四面進擊，緊縮包圍圈，直逼固關鎮。馬廷�鸕牧僬笸煙櫻�導致敵人全線潰退，紛紛向西南山溝逃竄。　　安西軍的炮兵抓住戰機，集中射擊，炮彈呼嘯着飛向敵馬群。頓時，幾千匹戰馬被炸得四處狂奔，互相踐踏，嘶聲震天，煙塵蔽日。固關完全籠罩在一片火海之中。　　為了儘快解決戰鬥，安西軍“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金鷹衛投入了戰鬥，以泰山壓頂之勢，向混亂的敵群猛撲過去。一時間，大炮的轟鳴聲、刀槍的撞擊聲、戰士的衝殺聲、戰馬的嘶鳴聲混成一片。狼奔的敵人被殺得人仰馬翻，屍橫遍野。餘下的殘敵拚命向西逃竄，安西軍攻擊部隊窮追不舍。　　恰在這時，安西軍先敵一步插到了三橋子，切斷逃敵退路，給正在沒命逃跑的敵人當頭一擊。敵人惟一的逃路被堵死，完全成了瓮中之鱉。安西軍追擊部隊趕來將敵人四面圍住。殘敵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震耳欲聾的槍炮聲停了，但硝煙尚未散盡。雪地里，山坡上，工事邊，河溝旁，到處橫七豎八地躺着敵人和戰馬的屍體。

# 第三百八十二章 太囂張了

　　李想站在戰火剛剛平息下來的固關戰場上，望着遠處山峰上迎風招展的紅旗，臉上浮出了几絲笑意。　　馬家西軍的所謂“精銳鐵騎”只經過安西軍半天的衝殺即全部被滅。固關�D�D革命大軍西進的第一道大門終於被砸開了。　　李想從熱得跟蒸籠似的鐵王八裏面鑽出來，踱着鴨子步，雙手背在身後，笑咪咪地看着這些回回們，這些穆斯林宗教的極端瘋子依然緊握手裡的馬刀。　　“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井勿幕揮舞着手裡和回回們一樣的馬刀斥喝着，他屬下的遊俠刀客們囂張至極玩着手裡的大刀片子，狂野的眼神不時掃過這些回回。每個看到這一幕的回回們都“咕嘟”咽了口口水，不過還是沒有人放下手裡的武器。　　李想看來看去，說道：“不肯放下武器，是還想繼續戰鬥？或者你們沒聽懂漢語？”　　回回們都在沉默，沒有說繼續戰鬥，也沒有說投降，李想甚至懷疑他們真聽不懂漢語。　　“你去，給我把那個獨臂大俠拖過來。”李想脫下手套，打一個響指，指着被彈片割去一條手臂的馬廷�鶿檔饋�　　“不用勞駕，我自己會走。”馬廷�鶘�硬無比地說道。他身邊的親兵已經變了臉色，想不到李想的眼神會這麼尖，剛想阻止，馬廷�鷚丫�掙扎着走出去了。　　“你的漢語講地不賴！”李想挑了挑眉毛。　　馬廷�鷸憊垂吹刎啃弊爬釹耄�沒有回答的意思，就用那種鷹隼般的眼神看着他。　　“跟你們這些瘋子打交道還真是不容易，因為你們幾乎是不說話的。”李想有點無趣了，眼中非常隱晦的閃過一道精芒，冷笑道：“你難道真的不準備說話了嗎？”　　“半截子娃娃，你想問什麼？”馬廷�鶘�硬地問道，語氣非常輕蔑，他敏銳的察覺這個半截子娃娃地眼睛在剛剛的一瞬間突然有了一點點的怪異。馬廷�鶇誘飧鮁凵裰懈芯醭雋艘凰克咳盟�都感到心悸的血腥，這種暴戾無邊的血腥雖然被刻意地隱藏了，但是真正身經百戰的戰士還是能夠讀懂。　　“算你還識相，如果再不說話，你就一輩子別想說話了。”李想冷笑。　　“李帥，這裏應該有不少漢民。”張鳳�都督湊過來，指了指木台下的一幫回回軍人，從鬍子可以看出區別來。　　各軍將領陸續走過來，也基本上和張鳳�的表情雷同，他們竊竊私語，有壓抑不住地交流慾望。　　“回民和漢民根本沒有區別，漢民中大鬍子也不少。馬鴻逵說的對：‘回民不是回族，是回教’。你說，把這些人打散在漢民中，誰分得清他是回是漢？”李想一陣搖頭苦笑：“我實在是太納悶了，打就打吧，打完子之後，連問個話都這麼難，你說該怎麼辦？”　　“李帥，我們有的是辦法對付他們，這個獨臂大俠的傢伙，應該是頭領。”張鳳�都督用戴着雪白手套的手輕輕拍了一拍，幾個哥老會的民兵齊齊出列，死死地看住了馬廷�稹�　　馬廷�鴆恍嫉匭α誦Γ�這個笑容把他的大鬍子牽扯的一陣騷動。所有回回們緊張地握着手中的刀，眼神變的凄厲堅定起來，他們已經感覺出了異樣的氣氛，也做好了將要進行的最後廝殺的心理準備的覺悟。　　“只要是放下武器的人，全部走出來。革命會對願意改過自新的戰犯，寬大處理。”李想深呼吸了一口，仰頭長吁了一口氣，對着兩千多個擠成一堆的大清西北精銳西軍回回們揮了揮手。　　回回軍人們的人群中起了一陣巨大的騷動，民兵們立刻在木台上舉起了手中的槍，鋒利的軍刺閃着比地上的雪更冷的寒光，更有幾挺馬克沁調整槍口，隨時準備射擊。　　“很欽佩你們的勇氣！軍人就應該有軍人的骨氣，我沒有任何的歹意，革命軍有革命軍的紀律，如果成為俘虜，我們不會傷害你們，優待俘虜，就是革命軍的紀律。”李想微笑着對這些騷動着的西軍回回們做個雙手下壓的動作：“繳槍不殺！”　　也不知道是李想的話產生效果，還是其中沒有穆斯林化徹底的漢民動搖，反正有人戰戰兢兢地站了出來。有幾個正準備揮刀阻止他們出列的西軍軍官，被金鷹衛猛士們的眼神震懾住了，泱泱地垂下了手中的馬刀。　　雖然不少人已經走了出來，但是也有不少人回頭張望着，腳步猶豫不決，對於這個革命黨人的這個戰場規則，回回士兵們中多有聽聞，不過對於他們這些偏遠封建閉塞地區的小民來說，這個規定自然有和沒有是沒什麼區別的，大肆砍殺戰俘，以及砍殺平民泄憤，這在西北的戰爭中並不鮮見。特別是幾次回回造反，放下武器的敵人被成片成片的砍殺，不肯信回教的漢民成片成片的被砍殺，在西北地區沒有誰不怕西軍的！　　民兵們粗野地推搡着，把這一千多名放下武器的回回驅趕到了一塊空曠的地方，武器也集中收繳成了一堆。這一批投降回回的離開，讓還想頑抗的馬家西軍的陣容頓時綃了一層，至多還剩下了五六百人左右，不過這些回回大鬍子頑敵聚集的更緊密了，明晃晃的刀刃在他們的人群四周蕩漾出耀目的反光。　　“你們怎麼還不放下武器？”李想特奇怪地看着這些極端瘋狂的回回。　　“半截子娃娃！我們真正的回民似乎還沒有投降吧？投降的都是軟骨頭漢狗！”馬廷�鷂奘由ぷ友凵系某さ叮�向李想憤怒地揮舞着自己僅剩下的一個拳頭。　　“還真裹攜了漢民？”李想眼睛一亮。　　“說說你的條件，要什麼樣的條件你才能放下兵器投降？”張鳳�看到對方還有五六百名戰士，實在是覺得有點棘手。他是留洋的高才生，他並不想逼的這些野蠻彪悍的回民困獸猶斗，野蠻不說，那樣做也會給自己的部下帶來傷亡的。要是換作是北洋軍，在這種被團團圍困的情況下，士兵們早該扔掉手中兵器投降了，而這些回回的目光仍然還是這麼桀驁乖戾，張鳳�真有點想不明白。　　“你們放了我，我就讓他們放下武器。”馬廷�鷂叛孕耐芬幌玻�他覺得這些革命黨人還真扯淡，這樣荒唐的敵人也算頭一次遇上，投降還詢問什麼條件，簡直是太傻了。　　“你開出的條件，請給我們一點商量的時間。”李想狠狠地對這位獨臂大俠點了點頭。　　“怎麼辦？李帥？”張鳳�皺了皺眉毛，雖然他是海歸派出身，不過他也不認為把獨臂大俠馬廷�鴟嘔厝ィ�但是他也不想搞屠殺，能和平解決總歸是好的。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李想給身後一幫金鷹衛使了個眼色。　　宋缺立刻帶領金鷹衛行動起來。　　“李帥！”張鳳�小聲說道：“我覺得這些回回的眼神太野了，先讓他們放下兵器再談好不好？”　　“民兵聯隊的猛士們，請解下你們的飯袋，給我們這些可敬的對手吃一點革命軍的炒米飯吧。”李想先對所有的民兵戰士扯着嗓子喊了一通，然後回身對張鳳�說道：“張督，告訴你一句實話吧，其實這些傢伙的眼睛，看的我都有點發毛，太囂張了。”　　民兵戰士們都有點不明白自己的指揮官是什麼意思，愣了半天，才解下飯袋扔進了這些被包圍着的西軍回回們人堆里，至於這些仍然緊握馬刀的回回們，也同樣不明白對方是什麼意思。不過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一個個遲疑了一下，紛紛揀起了飯袋，大口大口地吃起革命軍的特色炒米飯。　　這就是革命軍的紀律嗎？所有的回回們越發有點看不起這些革命黨人了，雖然他們打贏了自己，但他們實在是太象個娘們了，在西北，沒人會對自己的敵人表示出友善。　　“各位，吃飽喝足也該上路了！”李想抿嘴一笑，努了努嘴，邁開腳。帶着一絲停頓慢慢的向後跨了一步，五名身軀魁梧地金鷹衛猛士從他身後擠了出來。每個人的肩膀上扛着一台沉重的馬克沁重機槍，腳架放好，槍口全部對上這批沒有放下武器的回回。　　氣氛在這一瞬間靜止了，時間凝固地就象是一個最古第的發條。　　“噠噠嗒嗒……”五條吐出的火鏈帶着巨大的殺氣，射入了擠作一堆西軍回回們的人群之中。很多還在仰着脖子吃炒米飯的回回，驚恐地低頭，看着肚腹上傳來的絲絲涼意，恐怖的血洞，噴濺的鮮血，然後整個人頹然倒下。　　雪塵飛舞，鮮血噴濺，大片擠成一堆的西軍回回倒下，馬克沁吐出的火鏈如同恐怖的死神鐮刀，盡情的收割脆弱的身體。　　每一個人都很驚恐，不光光是還能幸運苟活着的西軍回回，就連民兵聯隊的民兵戰士們也是如此，他們被馬克沁過於強大的覆蓋性攻擊力和造成的鮮血完全震懾住了。　　“還愣着幹嘛？”李想回身盯着一幫跟隨着自己的將領，他們此刻的表情忽青忽白，一個個眩暈般身軀顫慄着身子，強憋着喉嚨里作嘔的衝動。“所有民兵聽命，將面前這些敵人全部格殺！統統格殺！”　　李想一把奪過了一具馬克沁，眯縫着眼，姿勢無比純熟地拉動了槍機，壓上長長的彈鏈，雙手抖了抖重機槍，麻利地將鋼鐵槍托抵在了肩膀上。在不到三秒鐘的時間內，李想就用手中的重機槍，威風凜凜地掃出了一道長長的火舌，西軍中立刻人仰馬翻、血肉橫飛，就象被鐮刀收割的小麥一樣被紛紛撩倒。　　經過短暫地愣神之後，所有木台上的民兵們立刻忠實地執行起了指揮官的命令，西軍回回們在這一輪輪攻擊后剩下的人已經寥寥無幾，全部神情獃滯地站在原地。睜着巨大地眼睛，就象被鐮刀收割的小麥一樣被紛紛撩倒。　　面積越來越大的鮮血，把地上的白雪染成紅雪，在零下十幾度的溫度下立刻凝結成紅色冰塊，包裹着五臟碎片，散發出巨大而強烈地腥味，不少民兵戰士的臉色也發白了。剛剛在激戰中對於血腥感覺沒什麼，可是現在心情已經平復，再看到這種慘死地圖殺場面，未免有點心中發毛。　　“嘔、嘔～”張鳳�手扶着肚子，靠着一個親兵的身上，一個勁地狂吐，黃色的膽汁噴濺的親兵全身上下都是。　　馬廷�鶘硤寮ち也�抖着，死死地看着面前這位心腸歹毒的敵方將領，他們真希望自己也剛剛隨着那些勇敢的戰士們一起死去，而不是眼睜睜地看着這樁慘事在自己眼前發生。　　“舍不得了？心痛了？想想你們曾經犯下的禽獸行徑！”李想放下馬克沁，扭頭看着馬廷�鸕�淡地笑了笑。　　回回，在唐朝的時候，他們的勢力還沒有過天山，如今已經深入中原。歷史上，每一次回回造反，就有無數的漢民被圖殺，回教這股極端危險的宗教的勢力就擴展一次。穆斯林這樣極端的宗教分子，一直就是這個世界最危險的群體，中國不需要這樣的危險的宗教。　　“我投降！我投降！”這群冥頑不靈的回回當中終於有人大聲喊道，看到這些不可一世的西軍回回們，在馬克沁掃射下就象泥塑雕像般不堪一擊，這些宗教極端分子中終於有人崩潰了。　　“總算有識相的了。”李想嘿嘿一笑。

# 第三百八十三章 非我所願

　　李想看看全部放下武器的回回，希希疏疏已經沒有多少人，這些人已經一個個嚇破了膽，滿意的笑道：“宋缺！這些俘虜該怎麼處理，我想你應該知道……”　　按照鄂州革命軍的傳統，這些俘虜即可以作為免費勞力，又可以作為兵原補充。　　李大帥的手指又向所有還在犯愣的民兵們：“立刻給我打掃戰場！所有的聯隊長和隊長統計傷亡数字，檢點戰利品，待會來向我報告！隊正安排處理好一切，立刻帶領戰士們休息！埋鍋！造飯！”　　“是！”所有的戰士們一起敬了個軍禮。　　李想剛轉身，剛剛還狂吐得臉色泛青的張鳳�就說道：“其實包括今天的殺俘，我覺得有點太過了。”　　“今天那些清朝的軍人並沒有投降，我的陝西大都督閣下！他們的手中還有刀！”李想從口袋裡拿出一包中華煙，抽出一根扔給了這位心慈手軟的張大都督：“多想想兩百六十年來，這些清朝強盜在我們的土地上乾的缺德事，你就會和我一樣心狠的，敵人可不會因為你的憐憫放過我們的同胞，同盟會的宣傳小冊子《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記》，你沒有看過？好吧，這些或許太遠，咱就說說同治年間爆發的河湟回民之亂，幾百萬漢民被屠殺！在陝甘一帶的許多漢民村寨被清洗一空，陝西大都督，你不會這麼快就健忘了吧？”　　張鳳�咬着根中華煙沒點燃，臉色頓時和固鎮上空飄揚的五星紅旗成了一個顏色。　　“什麼是戰場？什麼是軍人？”李想看着面前這位留洋日本陸軍士官學院的高材生，扯着嘴角一陣涼笑：“戰場就是把軍人變成野獸，你如果不會，那你遲早會戰死沙場的。我真心奉勸你一句，那些演義小說少看一點。什麼‘仁義之師，恭行天罰’，全是狗屁！清軍在屠殺我們的時候，講過什麼仁義了沒？這場戰爭，漢口是被誰燒的你知不知道？清軍南京為了鎮壓革命黨人在搞屠殺你知不知道？”　　張大都督彆扭地直起脊背，不安地聆聽着李大帥的訓話。　　“張督，你還記得不記得我們這次來這的目的是什麼？”李想繼續殘酷的說教：“是國民革命軍的西征！是因為外蒙之獨立，是因為西藏之不安，是因為新疆和甘肅之滿清餘孽仍不死心，是為了祖國西北邊疆之危機！”　　“我們是軍人，軍人應該有自己的榮譽。”張鳳�有點不服氣，拿下嘴上的煙。“戰爭中傷亡總是難免，但是始終懷揣着一顆殺戮的心，卻是有悖於革命精神的。”　　“為了祖國的領土完整，為了祖國的長治久安，我們不去介意背負屠夫的歷史罪名，這才是國民革命之精神！這才是革命軍人應該肩負起的責任！”李想知道和這個小傢伙是講不通了，點燃了煙抽一口，搖搖頭道：“做凶名傳世的屠夫，也非我所願，但是我沒有別的選擇。”　　“我覺得您這樣，很容易在未來產生一種傾向，說不定期連睡覺時也懷揣着一柄匕首，如果您的家人不小心接近了您。說不定您也會把他們當成敵人殺死的。”張鳳�看着李想的目光充滿了懼意，就像看到《三國演義》里的疑心病第一人曹操，不停地搖着腦袋：“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讓你少看點無聊地演義小說，你被《三國演義》毒害不淺。”李想啞然失笑：“純粹是放屁！那種事情可能嗎？太搞笑了吧？這是戰場，在戰場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這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哪來那麼多扯淡的學問？”　　“那李帥您又是如何訓練出鄂州革命軍戰士的？單純就依靠殺戮？”張鳳�翻了翻白眼。　　“別忘了我一直重複的正義的信念，革命的精神，我的革命軍都帶着橄欖枝和自由戰士的鋼刀，任何人請千萬不要讓橄欖枝從我們手中滑落。”李想又補充了一句：“我們是為了家國民族的千秋偉業而戰！”　　這時，井勿幕和張雲山率領二十位民兵聯隊長一起走過來，先對李大帥敬了個軍禮，然後又對張鳳�敬了個軍禮。　　“傷亡情況如何？”李想關切地問道。煙蒂隨手丟在雪地里。　　“陣亡的戰士三百二十四人，受傷的戰士有七百五十二位，李帥您的戰地醫護小組的護士和醫生正在幫傷員治療。”井勿幕喜孜孜地說道：“民兵聯隊的戰鬥力仍然非常完整。”　　“戰績真是太輝煌了！”張雲山微笑着點點頭：“對方足有六千人之多！”　　李想把所有的高興和自信全都藏在心底，本來嬉笑怒罵隨隨便便的樣子忽然變得不苟言笑了，他對井勿幕和張雲山說道：“固關一戰，也就消滅六千敵人，長庚和升允在甘肅集結了十幾萬人哩！加上馬安良、馬福祥、馬麒和馬麟兄弟，那就更不得了了。從隴東追擊，到固關之戰，敵人的有生力量並沒有被大量消滅過，所以，要謹慎，不能翹尾巴哩！”　　井勿幕和張雲山點點頭，連聲答“是”。　　李想看了他們一眼，又說道：“隴東追擊戰開始之後，隊伍里就出現了一些驕傲情緒，教育了一下，好了一點。這次勝利更大，我看哪，同志們的尾巴又免不了要翹起來！”李想轉過身，望着張鳳�說道：“你做陝西都督的，陝西民兵思想工作，在這種關頭上可要抓緊抓好喔，千萬不能驕傲起來！”　　張鳳�笑着說道：“李帥放心，不會的，從漢口調派的政委也都上任了，我也檢查過各級政委的工作，都是革命工作宣傳的好人才，很會抓思想。”　　“好，這個好，很及時！”李想扭頭道：“清軍可以輸一兩次，可以損失幾千、萬把人，但我們一次戰鬥也不能輸，一個連、一個營也不能損失。我們這點家當，真是損失不起啊！……再發個通知，教育從整頓戰場紀律開始，一個一個地過，然後查有沒有驕傲輕敵情緒，人人都要對照檢查，特別是指揮員，要帶頭查！”　　交待完這些，李想還有點不放心，到各個陣地轉了一圈，一路走一路說，話題離不開“驕兵必敗、哀兵必勝”。從巴頓帶兵講起，又講到李自成為什麼會失敗，最後把話題落在了安西軍部隊身上。　　李想說道：“哪個部隊不希望打勝仗？勝仗越多越好嘛！但打了勝仗以後不能滿足，要爭取再打勝仗。我們做指揮員的呀，自始至終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打個把勝仗，尾巴就豎起來；打個把敗仗，就把腦殼垂下去。這是什麼指揮員呀！這叫無能，叫蠢！”　　無論鄂派還是陝派將領，都跟在李想旁邊靜靜地聽着，只覺得句句鑽心，字字扎人。　　過了一陣，李想變得嚴肅起來。他眉頭微皺，兩眼直視前方，像是在考慮問題，又像是在構思文章。然後，他轉過頭來，又一字一句地對身邊的幾位將領說道：“俗話說，出水才看兩腳泥。固關戰鬥，只能算是我軍與馬家隊伍的一個初次的正式交鋒，雖然獲勝，但離最後的勝利還遠着呢！這次與馬家軍鋒芒初試，可知敵人並非等閑之輩！看來，今後的西北戰場上，我們的真正對手還得數馬安良父子！諸葛一生惟謹慎，我送大家這句話共勉，望同志們謹慎再謹慎，萬萬不可麻痹輕敵啊！”　　一群將領贊同地點了點頭。　　隴東追擊戰開始之後，馬安良並曾一度被安西軍包圍，幾至被擒，窩囊到了極處。但是他兒子馬廷�鷙懿環�氣，特別是在咸陽折戟歸來，非要在固關與李瘋子一較高下，他這個做父親的也只有由他一次，反正有馬麟策應，馬廷�鷳柿斕撓質瞧銼�，打不過也跑得了。　　一天的急行軍，馬上顛簸，馬安良也累了，真是人老了，不中用了，年輕的時候，吃睡都能在馬上熬着，用熱水泡了個腳，又看了會兒地圖，安心地睡了。　　睡至半夜，馬安良第四子馬廷賢敲門進來，說是緊急軍情。這些日子，只要是軍情，都緊急。　　馬安良睡眼惺松，接過軍報一看，臉色頓時大變。固關失陷，馬廷�鶉�軍覆沒，馬廷�鷚裁荒芘艹隼矗�被俘虜了，馬麟卻安然脫身！　　“豈有此理。”馬安良睡意全無，把軍報狠狠拍在桌子上，大聲嚷了起來：“馬麟在搞什麼！看着我兒子被圍，被擒，竟然袖手旁觀，真他媽豈有此理！”　　可是他現在除了發發脾氣，還能怎麼著？馬麟和馬麒倆兄弟，是屬於馬海宴的兒子，跟馬千齡的兒子馬福祥一樣，根本不聽他的管轄。　　他原來曾漫誇海口說：“陝西幾個學生娃娃作變，有什麼要緊，我把他們一馬蕩平，只是旦暮間事。”此時，遭受兒子馬廷�鴇環�虜的打擊，精銳鐵騎全軍覆沒的損失，終於發出一聲哀嘆，破口大罵道：“李半截子，李瘋子……”一時髒話連篇，“攔我馬頭，擒我兒子，使我不能進兵咸陽，子女財帛，非我所願，今天頭一件大事是對不起升大帥，對不起朝廷。”　　馬安良四子馬廷賢咬牙切齒的說道：“馬麟必須為三哥被擒負責，爹，咱們向升大帥申訴去！”　　馬安良發了一陣脾氣，還是很快冷靜下來，嘆道：“朝廷正是用人的時候，馬麟和馬麒兩兄弟手裡有兵，升大帥不會對他們兄弟怎麼樣的。”　　“難道就這樣算了？！”馬廷賢痛苦的吼道。　　“當然不！”馬安良陰沉着臉，走到地圖前，徐徐說道：“寧夏府已經光復，這是與朝廷聯通的關鍵通道，我想升大帥一定很急着要打通這條退路吧。馬麟和馬麒已經撤至六盤山，我就像升大帥提議，着他們兄弟與六盤山東側之三關口、瓦亭地區，憑藉六盤山及三關口險要關隘固守瓦亭，以阻擋李瘋子的安西大軍西進。再伺機收復寧夏府，打通與朝廷聯絡的退路。”　　馬廷賢忍不住拍掌叫好：“就叫他們兄弟去頂李瘋子，不死也要叫他們脫層皮！”

# 第三百八十四章 我們不做奴隸

　　越往西北走，地域越荒涼。寒風如刀，天氣非常的冷而乾燥，但是雪只有薄薄的一層，連大一點的岩石也無法完全掩蓋。　　李想親自率領的這支安西軍的隊伍浩浩蕩盪，正往六盤山運動，正是為了接應寧夏府起義軍。　　清晨出發，走了不到一小時，雪地里忽然竄出只兔子，急行軍累壞了的戰地護士們，這些坐在了鐵王八上面休息的嬌滴滴的女孩們忽然來了精神，一個個興奮地叫喊起來，嚷着要抓兔子。　　“小白兔！小白兔！小白兔！”　　“看我的！”沈佩貞嬌喝一聲，跳下鐵王八，一個箭步竄出去，幾乎像鷹一樣，朝兔子逃竄的方向奔去。她在雪上奔跑的姿勢真是美妙不可言，半屈着身子，彷彿身體緊貼着雪地，腳上像是踩了滑雪板，只看見身子在嗖嗖往前飄，卻不見雙腳有什麼動作。女孩們讓沈佩貞優美的身姿還有絕頂功夫吸引，全都緊起呼吸，看她赤手空拳如何擒拿那隻狡兔。　　正在“咯吱，咯吱”踩着雪蹣跚前行的李想張大了嘴巴，看着在雪中翩翩如飛的沈佩貞，腦海里迸出一個金庸武俠小說的一種絕世輕功：“凌波微步”。　　“李帥，你的戰鬥醫護隊員太散漫了。”張鳳�心裏有點不滿。　　部隊是在行軍途中，沒有命令，誰敢擅自離隊？　　李想心裏也有是納悶啊，這些女孩他也有點管不住，因為她們不是鄂州革命軍在編人員，只是徐宗漢率領的醫護工作志願者。隸屬鄂州革命軍的醫護人員全被林鐵長要去了，剩下這些南京來的姑奶奶就全留給了李想，罵不得，打不得，全靠他哄着。　　李想當下一咬牙，是該治治這些妖精了，便扯開嗓門命令道：“全體注意，目標，前方土圍子，跑步前進！”　　隨着李想的一聲令下，戰士們都緊緊地跟隨在所屬兵團地軍旗，加快了速度向前方土圍子方向運動。剛跳下鐵王八的女孩們也只有放下追逐兔子，唰地掉轉頭，朝土圍子方向跑去。　　沈佩貞跑的方向，正好跟土圍子的方向相反，此時她的注意力已完全被兔子吸引，哪裡還能顧得上其他。等她抱着抓到的兔子，興高采烈回到土圍子這邊時，李想鼓起滿臉的煞氣正惡恨恨地等着她。　　“沒組織，沒紀律！”李想劈頭蓋臉的吼道。　　“你�D�D”沈佩貞吃了一驚，臉上的興奮勁瞬間沒了，不明白李想發哪門子神經。　　“再讓我看到你這樣，你就回南京去！”李想今天是成心要給沈佩貞和南京來的這些醫護志願者一點顏色。　　“你猜猜我在那邊看到什麼了？”沈佩貞松下緊繃著的身子，站出一個優美的造型，不懷好意地瞪住李想。　　“你……”李想沒想到她會如此放肆，剛要發飆，衣袖被人扯了一下，扭頭一看，張鳳�指着剛剛沈佩貞抓兔子的小山包方向，臉色凝重。李想一看，那個放心正有濃煙升起。　　“那邊一個小鎮起火了，應該是人放的火。”沈佩貞說著，手一松，懷裡的兔子撲出來，瞅瞅她，又瞅瞅面色煞白的李想，然後眨了下眼睛，甩甩尾巴，跑了。　　不需要偵查，李想知道一定是馬安良為了泄憤，又縱兵向鄉村搜殺平民。馬家西軍一路上這樣禽獸不如的事幹了很多，他的“跟營”乘機搶掠。馬家西軍走過的地方，村民紛紛逃走，數十里、百里無人煙。　　李想飛身上馬，向騎兵團一揮手，一聲命令：“上馬……前進！”　　隨着這命令的聲浪，激起了暴雨似的馬蹄聲，整個騎兵團像一股鐵流，急馳奔騰，沖向西北的山路上，雪塵飛揚。　　李想的心像奔馬一樣翻騰，一陣陣驚恐襲來，回回西軍一路上掀起了不知道多少腥風血雨，前面的小鎮不知道會遭到什麼不幸？這種不幸，算不算因他而起？他的心在拚命驅除這可怕的想象，但是心一翻騰又想到他所最不願想的情景。創造歷史的偉人，也同時是歷史的罪人。想到這裏，他感到十分可怕。但他一轉念，昨天還教訓張鳳�說：“為了祖國的領土完整，為了祖國的長治久安，我們不去介意背負屠夫的歷史罪名，這才是國民革命之精神！這才是革命軍人應該肩負起的責任！”這樣一想，他的心翻騰的更激烈，便急催座下馬。　　戰馬嘶叫，六百餘騎，風一般的馳上西山，扼住了入山的要道。　　李想猛的一勒不安的戰馬，可是呈現在他眼前的西北小鎮，已是一片熊熊大火，濃煙衝天，李想迅速判定敵人可能正要逃竄或已經逃竄。　　“前進！”李想狂吼一聲，不能再等後續步軍，一聲號令，戰士們縱馬揚刀，從寬大的正面壓下山來，奔過雪原小山包，向小鎮猛襲。剎那間，騎兵鑽入了火海，埋入濃煙之中。　　晚了！匪徒已經逃竄，撲了一個空。　　小鎮一片慘景，令人膽寒。　　火勢有的地方奄奄將熄，有幾處熊熊正旺，全村一片火海，草垛、房屋都在燃燒。牛啊，豬啊，燒的一截一塊，冒着油泡發出吱吱的響聲，發出刺鼻的苦澀和腥臭難聞的氣味。　　嘩嘩啦啦！被大火燒通透的茅草房子一個個塌了架，伸出一股股帶星星的火舌，夾在濃煙里，一旋一旋升到高空。　　燒傷沒死的豬狗怪聲地在慘叫。　　全鎮沒有一個人救火，也沒有一個人嚎哭，他們全身綳得像石頭，緊握雙拳，直瞪兩眼，麻木的看着眼前無情的烈火吞噬了他們艱難維持的家園。　　李想牙齒咬的噶蹦直響，猛的翻身下馬，手一揮，命令一聲道：“救火！快救火！”　　六百多戰士紛紛拴好馬，一起向這無情的熊熊大火搏鬥。　　李想冒着濃煙烈火，各處查看着被害的情況。　　村中央許家車馬店門前廣場上，擺着一口鮮血染紅的大鍘刀，血塊凝結在刀床上，幾個人的屍體血淋淋，一段一段支離破碎，亂雜雜地垛在鍘刀旁。有的是腿，有的是腰，有的是胸部，而每個屍體卻都沒有了頭。　　在這垛被鍘的屍體周圍，狼藉地倒着二十多具被害者的遺體，有老頭，有小孩，絕大多數是婦女。看得很明顯，這些死難者是想撲向鍘刀去救自己的親人，或替親人去死，或是去拼打而被亂槍狂射殺害的。　　內中有一個年輕的婦女，剝的只穿一條褲衩，被破開肚子，內臟拖出十幾步遠，披頭散發，兩手緊握着拳，像是在廝打拚命時被殘害的。　　在離三十步遠的井台旁，躺着一個未滿周歲的嬰兒的屍體，沒有槍傷，也沒有刀傷。顯然是被殘酷的匪徒活活摔死的。他這樣悲慘的離開了可憐的母親。母親哪裡去了？她的命運又怎麼樣？　　李想又向前走了幾步，轉過牆角，一眼看到的是更為觸目驚心的慘狀。　　是在飲馬井旁的大柳樹上，用鐵絲穿着耳朵，吊著血淋淋的九顆人頭。這些被害的人頭，個個咬牙瞪目，怒氣衝天，標志著他生前的仇恨。這仇恨雖死猶未息。　　人頭旁邊，懸一塊大木板，上寫了九個字：“李半截子娃娃的下場”。　　李想氣憤得全身像鐵塊一樣，他轉回身走到鍘刀旁。　　在這些慘遭屠殺的屍體旁，一大堆火炭，一個老太太的屍體，半截倒在火里，肚子以下，已和火炭一起燒盡了，只剩半截的胸膛和染滿了黑血塊的白髮蒼蒼的頭了，好像是被活活丟在火里燒死的。仔細看旁邊還有一個幼兒，被燒焦了的骨灰，在冒着最後的一縷青煙，一條半截小腿伸在火堆外面。從腳的大小看來，這孩子也不過五六歲。　　火灰旁有二十多條扁擔，上面染紅了鮮血，被火烤乾后，迸裂成一片片鱗狀血塊。這也不知匪徒們用它做了什麼奇異的惡刑。　　火被撲滅了，全村已是一片灰燼。碎磚亂瓦，被罩在苦煙和臭氣里。　　滿村的人，有的婦女昏倒了，有的呆了，有的瘋了。他們咬着牙，直瞪着眼，吐射着無窮的怒火。　　張鳳�率領的民兵步軍終於趕到了，戰士們整理着受難群眾的屍體，他們不用村裡人，因為這情景太可怕，他們不忍讓群眾再看他們的親人、他們的鄰舍好友這慘死的情景。　　李想常教導他們，革命軍是人民的子弟兵，被害的人像他們自己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哥哥嫂嫂，侄兒侄女。他們是那樣小心謹慎整理着屍首，深怕不小心弄痛了死難者的傷口。他們解下了自己的軍毯，嚴嚴實實地把屍體裹起來。　　戰士們對者這些死難者，整齊地站了一個圓圈，肅立默哀。那些女孩子，一個個哭的稀里嘩啦。　　他們舉起了手，握着鐵一般的拳頭，激動着，憤怒着，二百餘人發出了一個聲音：“安息吧！父老們！我們一定討還這筆血債，我們誓死報這場血海深仇！”　　天地之間，凄厲的寒風亦隨着戰士們的怒吼，在嘶叫咆哮。　　西街上，李想一面用手揉着紅紅的眼睛，一面走着。他前面踉踉蹌蹌地走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那位老人彎腰頓足喊着：“西軍！屠夫！……”他悲憤得再也說不下去了，只是用手連連地指着西山。　　李想面色蒼白，心像一塊重重的冷鉛。　　“魔鬼！殺人的強盜！洗光了，洗光了！唉！天哪！天哪！”　　全村的老百姓已經向戰士們圍攏來。　　“親人！親人！我們要控訴，控訴……”　　李想也只是指揮戰士們撲火，掩埋受難民眾的屍體，民眾已經從這裏把他們當成親人。群眾的上千隻眼睛里，湧出了熱淚，開始向他們傾吐着受難時的情景。　　李想看着這些受難的群眾，萬分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憤怒，特別是一幕幕血腥的畫卷，總在襲擊着他的理智，神情顯然是有些恍惚。　　李想抬頭環視了一下，在悲痛憤怒的人群中，人群中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穿着一身單薄的破衣衫，兩眼直瞪着，兩手張開着，像瘋了一樣地叨念着：“兒子沒了！沒了……媳婦也沒了，沒了……天哪！誰養老？誰養老……你們說！說……”　　一个中年婦女，兩眼流着淚，懷裡抱着一個大約兩歲的小孩。孩子的小臉緊緊依偎在媽媽的脖子旁，瞪着驚恐不懂事的兩隻大眼睛，看着媽媽的臉，媽媽的眼淚掉在孩子凍紅了的小臉腮上。她的腿旁還有三個大一點的孩子，跪在她的腿邊，緊摟着媽媽的腿。一會兒抬起頭來，用已經懂事的眼睛望望媽媽；一會兒用小手搓着自己的小臉，拭擦着眼淚，低聲地抽咽着，沒敢放聲嚎哭。　　李想一轉眼，又看見自己身旁站着一位年輕的姑娘，她滿目凄涼，頭髮散亂，像是凝住了一樣呆望着地上，眼珠一轉也不轉。有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偎在她的身前，她用自己的衣襟，圍着他。小孩不時地哭着望着她的臉，低聲地哭叫着：“姐姐！姐姐！爸爸媽媽沒……”小孩哭的再說不下去了。這位姐姐連忙低頭給弟弟擦眼淚，可是她自己的眼淚已成串地滴在弟弟的頭上、臉上。　　看到這凄慘的情景，李想在憤怒中沉默，戰士們也在憤怒中沉默，醞釀爆發的危險情緒，只脆弱的女孩們是哭的最傷心的。　　李想無比惆悵地掃視着面前凄涼的一幕。　　張鳳�站在小鎮外的風口上，雙手拄着插在地上的指揮刀，眼神獃滯而無焦距地凝視着遠處。他的神情非常讓人心碎，蕭瑟的寒風，吹得着他的頭髮在一片凌亂中飛舞。　　“為什麼會這樣呢？李帥？為什麼會這樣？”張鳳�轉過身，幽幽地看住了李想，漆黑的眼眸中止不住滾滾落下地淚水。　　“……”李想也不知道該怎麼安慰這位陝西大都督了，說實話，現在他還需要別人安慰呢。　　“沒想到……沒想到……”張鳳�哽咽着仰天又是一聲悲嘆：“馬家軍竟然這樣殘忍，殘殺這麼多無辜的平民！”　　李想的心忽然象被什麼東西塞滿了。　　留洋高才生張鳳�的身子劇烈地哆嗦着，撲通一聲跪倒在地，嚎啕大哭起來。　　李想仰起頭看着天空，豆大的眼淚從他的眼眶里悄然滑落，一股神聖，一種使命，在他已經快要窒息的喉嚨中爆發，高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　　戰士們自覺的同聲合唱！澎湃浩瀚的歌聲，在整個小鎮的上空迴響，這首雄壯的國歌，今天變成安撫逝去靈魂的哀歌，在廣袤的西北上空，牽引出了一個又一個若有若無的嘆息。　　小鎮內外，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咆哮！我們，都不願做任人宰割的奴隸！　　“立即出發！”李想對張鳳�說道：“追擊敵人！”　　張鳳�從地上緩緩起身，滿臉肅穆地向李想敬了一個軍禮。　　勇氣又在張鳳�地臉上恢復了，一個用力的頷首之後，這位留洋的高才生大步走向了自己屬下地民兵戰士，呼喝聲立刻響成了一片。

# 第三百八十五章 最終幻想

　　北京城中的大雪在紛紛揚揚地下着，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寒流暗暗的涌動着。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辜名學霸王！”袁世凱目光閃爍地望着外頭白雪皚皚的宮院，款款說道，“李瘋子的詩縱橫擺闔，大氣磅礴。這樣的雄才偉略，大有漢高祖的《大風歌》和魏武帝的《短歌行》之風。”他長吁了一口氣，接着又道，“李瘋子離開南京，轉戰西征，一路連戰連捷。如今寧夏已經光復，甘肅光復也就是時間的問題……”袁世凱搖搖頭，沒再說下去。　　“看着李瘋子攻城略地，心急了？”徐世昌手指彈着茶碗蓋，乜斜了袁世凱一眼，說道，“那咱們就使把勁，叫小皇帝早點退位！”　　“我怎麼不急，李瘋子的勢力膨脹的太快。”袁世凱想起這事就來氣：“攫取共和國總統，過去一直是半公開的秘密。孫大炮的聲明發表后，由秘密默契，變為公開討論，我是再也無法故弄玄虛了。”　　現在，袁世凱是既不甘心與革命黨人翻臉，也不願在清廷面前公開承認，陷入十分尷尬的窘境。宗社黨人因袁世凱用清朝皇位去換自己的總統，而對他越加仇恨。有人盜用“直豫魯晉奉吉黑七省文武官員紳商兵民”的名義指責他“欺負孤寡，賣國求榮”，“甘為曹、莽之後裔”。有人寫信給他說：“欲將我朝天下斷送漢人，我輩決不容忍，願與閣下同歸澌滅。”　　“孫大炮所提的條件有失審慎，無疑是背棄了他的許諾，提出了不可實施的新建議。唐紹儀也在向南方施壓，說孫大炮正在把事情弄糟，他致電孫中山說，再提什麼條件，簡直是發瘋。伍廷芳、溫宗堯急於同咱們達成協議，對孫大炮公布的清帝退位條件更為惱火，溫宗堯說：如果我有一隻手槍，我就親手殺死孫中山。”徐世昌說道。　　“看來咱們在最近幾個星期所做的工作，由於孫大炮發出了一紙最後通牒，在很大程度上是白費氣力了。這一通牒正當就要宣布退位的時刻送達北京，清廷宗室只能把它視為一件非常拙劣的恫嚇，再無其他看法。”袁世凱嘆息一聲。　　那些滿蒙王公親貴，尤其是以良弼、溥偉等為首的宗社黨，在孫中山公布清帝退位，即讓位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的條件后，更加緊了反袁活動。他們準備袁世凱一辭職，便照準，由毓朗、載澤等出面組閣，以鐵良任清軍司令，作最後的鬥爭。　　而且鐵良已回到北京，他和良弼等人策劃反袁，在北京城組織近兩萬名滿族士兵。北京恐怖行動正在蔓延，很多人設法購買武器，價格只有四十五法郎的勃朗寧左輪手槍，竟賣到一百兩銀子一支。　　袁世凱見少壯親貴情緒激憤，單憑口舌難以令其就範，於是以“維持北京治安”為幌子，調曹錫率領的北洋軍第三鎮一部分進京，駐紮在東城及天壇一帶，用以威懾親貴。同時，為了麻痹政敵，他又厚着臉皮一本正經地對中外記者宣布：“現在外間多疑本大臣有謀充共和總統之志願，揣測之詞，殊屬可笑。雖北方人民及各軍隊不免有此思想，而孫逸仙及一般民黨亦屢次以皇上遜位即以大總統推戴為言，然本大臣斷不肯擔此責任：（一）若任總統，似目下之請皇上遜位，純為自私自利起見，天下後世將視我為何如人；（二）第一任總統經營創造，甚屬不易……我年近六十，病體支離，數月以來，國事操勞，益覺頹唐，自問實無此才力。我此次之力疾拜命，實恐北方糜爛……但使大局敉平，可以始終保全北方之秩序，則我之責任已盡，即我之志願已達，其他實非我所願聞。”　　袁世凱公然否認與革命黨達成的口頭協議。但孫中山也不是省油的燈，聞訊十分氣憤，再次通電說：“此次議和，屢次展期，願欲以和平之手段達到共和之目的，不意袁世凱始則取消唐紹儀之全權代表，繼又不承認唐紹儀於正式會議時所簽允之選舉國民會議以議決國體之法，復於清帝退位問題，業經彼此往返電商多日，忽然電稱並未與伍代表商及等語。似此種種失信，為全國軍民所共憤……則袁世凱不特為國民之蠹，且實為清帝之仇。此次停戰之期屆滿，民國萬不克再行展期，若因而再起兵釁，全唯袁世凱是咎！舉國軍民，均欲滅袁氏而後朝食。”孫中山宣布了袁世凱的罪狀，揭穿了他的詭計，使他無法躲閃。　　忽然，袁克定匆匆進來，喘了口粗氣，一屁股坐在袁世凱對面的椅子上，心神不寧地向外望望，轉臉對袁世凱說道：“靳君翼卿回來了�D�D同志靳君翼卿由孝感第一軍來京，言二四兩鎮，已退至廣水信陽一帶，經余多方運動，贊成共和者，將校已達二百餘人，此次代表第一軍來京，聯合各軍，要求共和，擬訂三種辦法：（一）運動親貴，由內廷降旨，自行宣布共和。（二）由各軍隊聯名要求宣布共和。（三）用武力脅迫要求宣布共和。以上三種，自以第一種，最為和平，最為允當。特時機萬變，究竟主用何策，尚未可定。”袁克定說著，從袖子里掏出一封書函，說道，“這是他們幾個書生上父親書。”　　“靳雲鵬！”袁世凱突然想起來了，接過上書展開，徐徐念道：“時機日急，迫於燃眉，中國存亡，決於和戰，宮保躬操政柄，身系安危，輿望所歸，群生託命，正宜力維大局，幸勿為左右所惑，致蹈危機。蓋中外古今，斷無獨背民心，而可以幸然成事者。神機默運，端在此時。側聞京師暗殺黨人，日增月盛，誠恐一旦暴動，致令宮寢受驚。誰非人臣，詎能逃責。擬請速派禁衛軍，保護兩宮，暫幸熱河駐蹕，其大內留守事宜，即交世、徐兩太保，會同管理。庶幾有備無患，巨變可弭，倘荷施行，中國幸甚。”　　“他人呢？”徐世昌問道。　　袁克定回道：“就在門外。”　　“你引他進來。”袁世凱見靳雲鵬寫得深得吾心，忽然覺得這個人也許打破僵局的關鍵。　　“是。”袁克定應了一聲，又退出去。　　袁克定招呼着靳雲鵬在迴廊轉着走着，嘆息道：“我在北京運動數日，效果甚微，惟賴君力，繼續進行。”　　靳雲鵬在旁笑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君其勿慮。”　　袁克定勉強笑道：“亦須審慎，究不可輕於冒險。”他做了一個請的動作，“先生請進！”　　“靳先生請進！”袁世凱在裡屋郎聲笑道。“請坐！”　　“不敢當。”靳雲鵬走進去，一眼看到袁世凱和徐世昌兩位全在，趕緊向二人一揖，也不客氣的坐下。　　靳雲鵬謁見袁世凱，也不廢話，力陳大局利害，說道：“不能再啟爭端，況宮保一身，關係國家安危，尤宜俯從民望。”　　袁世凱、徐世昌都沒言聲，靳雲鵬來前，他們二人已經議過這事了，而且不止一次兩次。袁世凱沉思半晌，道：“某為大清總理大臣，焉能贊成共和，以負付託。”　　靳雲鵬繃著的臉浮現一絲笑意，說道：“人心為大勢潮流所趨，非共和不能維繫群情，必致瓦解土崩，存亡莫卜，宮保負旋乾轉坤之任，自當好惡同民。”　　袁世凱一臉喟然地說道：“南人希望共和則有之，北人恐未必然。”　　靳雲鵬冷笑道：“宮保誤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南北程度，容有不齊，而其圖謀幸福好安惡危則一也。”　　袁世凱臉色又變成憂心忡忡，問道：“段軍統之意若何？”　　靳雲鵬猛然道：“第一軍全體一致，主張共和，並議推舉宮保為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先是忍不住的大喜，接着裝着大驚失色的樣子，沉着臉說道：“軍心胡一變至此，將置余於何地，若欲使余欺侮孤兒寡婦，為萬世所唾罵，余不為也。”　　靳雲鵬知道，袁世凱不過是做個樣子，知道從龍之臣這時候正是表現的時候，遂欠身說道：“宮保為四百兆人民代表，現在大局已危急萬分，共和尚可圖存，倘絕對主張君主，必致國亡種絕而後已，宮保試思保全中國為重乎？抑保全一姓為重乎？且民軍倡言共和告成，皇室必加優待，正系兩全之計。倘聽其糜爛，外侮紛乘，國且淪亡，雖優待亦不可得，奴隸牛馬，同聽諸人，誰秉國鈞，實階之厲，宮保捫心自問，咎何可辭。”　　袁世凱皺着眉頭，深沉地說道：“馮軍統、張軍門均極力主戰，軍隊宗旨，斷難一致。”　　這是實話，馮國章在北京后，心有點動搖。蒙古博爾濟吉特培等，組織義務勤王敢死隊，君主立憲黨亦宣告成立，宗室竟然公舉馮國璋為會長。雖然一開始都是袁世凱受意的，但是到了這個地步，難免馮國章會有其他的心思。外間傳聞，馮國璋向內廷要求軍餉六百萬，並聲明已派妥員前往河間招募精壯二十營，以備戰鬥。　　靳雲鵬咬牙沉思着道：“宮保勿憂，某當憑三寸舌，以遊說之，必令聯為一氣。”說罷，竟毅然而退去。　　袁世凱無言的看向徐世昌，徐世昌正看着靳雲鵬離去的背影，緩緩點頭：“能成！華甫是聰明人，知道怎麼選擇。靳雲鵬只不過是把你的意思，委婉的傳遞給他。”他一邊起身，一邊向袁世凱說道：“近來洋人的報紙頻頻傳來清軍在‘西北大捷’的報道，各親貴協同宗社黨首領良弼深受鼓舞，運動第一鎮禁衛軍合力反對共和。王金綬等和之，遍發傳單，以冀聳動眾心。”　　袁世凱冷淡地說道：“明明是敗丈，洋人偏偏要說成勝仗，這不是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偏偏宗室的這次蠢豬都相信！”　　“清廷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他們當然願意相信這是真的。”徐世昌端起了架子，提足了精神，身子一仰說道，“就像湖北一戰的結果，北洋其實輸了，但是他們就願意相信我們說的勝利。可是西北戰場，洋人再怎麼能吹，等李瘋子拿下皋蘭，洋人吹的泡泡，宗室的最終的幻想，也終將破滅。”　　袁世凱即不願看着李想勢力膨脹，又不知道怎麼對方這些宗社黨，扣着茶杯，嘆道：“宗社黨那幾個死硬的傢伙，上書於我，其詞旨極為嚴厲，略謂欲將我朝天下斷送漢人，我輩決不容忍，願與閣下同歸澌滅。”　　徐世昌冷笑道：“對付宗社黨那幾個死硬的傢伙，依我之見，除之為上。”　　袁世凱點頭，他也想過殺掉宗社黨以良弼為首的親貴，但是，他考慮到，一則良弼任禁衛軍第1協統兼禁衛軍訓練大臣，仍有操縱禁衛軍的實權，要除掉他，不是那麼容易。再則殺掉皇族，尤其是像良弼這樣的皇族，很可能會驚動整個清室，這不但使他永遠洗不清“曹操”之惡名，也不利於他穩妥地從清室手裡接過權力。　　徐世昌見袁世凱沉默不語，便不露聲色地道：“老弟，你不便下手，可用三十六計中的借刀殺人一計。”　　袁世凱禁不住敞懷大笑起來。　　徐世昌忽然道：“聽聞恭邸、澤公主借外兵，以抗共和。蒙古王公則紛紛出京，各回本旗組織獨立。”　　“不過是一個日本浪人在那裡上竄下跳，不足為慮。着趙爾巽關注既可。”袁世凱不屑道：“要知道，大鼻子洋人們可是站在我這邊。”

# 第三百八十六章 仇恨燃燒我心

　　六盤山屬龍山山脈，南北走向，連綿起伏數百里。其主峰六盤山，是這道山脈的第一峻岭，地勢險要，山峰陡峭，拔地而起，聳立雲中，海拔二千八百多米。　　三關口位於六盤山東側，是西去蘭州、北至銀川的咽喉。瓦亭又是三關口的推一門戶，是極為險要的關口。兩面石峰突兀，懸崖絕壁如刀削斧砍，一條公路被兩山夾在當中，向下一道水，向上一線天，異常險要。　　在三關口一直流傳一個故事：北宋年間，威名赫赫的楊家將曾在三關口與崛起於賀蘭山的西夏發生過一場血戰。楊家將雖然能征善戰，兵精將良，人強馬壯，但由於長途奔勞，糧草不足，加上三關口一帶地勢複雜險要，連戰不利，鏖戰數十比不僅無法取勝，反而傷亡慘重，一籌莫展。最後，朝廷派來援兵，楊家將也摸清了三關口一帶的地形，才一舉擊退了對方的進攻，大勝回師。三關口北峰突兀的一尊巨石，據說就是當年楊家將發起反攻前的點將台。　　如今，在當年楊家將大戰三關口的地方，革命軍安西大軍與馬麟、馬麒兄弟的回民軍隊又要發起一場血戰了。　　三關口不僅是蘭州府和寧夏府的一道險隘，也是清軍與清廷惟一的聯絡生命線。如果三關口失守，西北清軍與清廷之間的聯絡即徹底被斬斷，蘭州府被徹底隔離在西北，光復的寧夏府將正式納入鄂州約法的統治地區。對此，西北清軍頑固的首腦人物當然心知肚明。　　為確保三關口，馬麟以騎兵扼守三關口南山，步軍扼守北面太白山，並將穿三關口而過的一條官道全部破壞，遍地埋設着地雷。馬麟幻想在這裏嚴密設防，阻止革命軍安西大軍乘勝前進。　　安西軍光復平涼后直逼三關口，李想決心強攻三關口、太白山，堅決突破敵瓦亭防禦，為後續大軍掃清道路，而後向六盤山方向進攻。　　升允得知安西軍逼近三關口，又驚又怕，急紅了眼，氣得從矮凳上一躍而起。現在的滿清三大柱石之一的升允宛如一頭狂怒的雄獅，又如一隻挨了弓箭的小鳥，既可恨，又可憐。剛率軍東征勤王那會兒，他言必談與匪軍主力決戰，現在別說與匪軍主力決戰，就是提起匪軍，他都有點膽戰心驚。他無力地擺擺手，有氣無力地說：“告訴那兩個笨蛋，就在六盤山地區補給休整，每天派出少量偵察部隊偵察匪軍行動，大部隊沒有命令，不許輕舉言退。有情況隨時報告……瓦亭為目前與朝廷聯絡之最後生命線，扼守瓦亭對內對外可轉變局勢，否則朝廷沒了，馬家也沒有好結果！”　　馬安良心中竊喜，“嗯”了一聲，轉身傳令去了。　　馬麒於第二天凌晨接電后，急忙跑來向其兄馬麒討教。　　馬麒接過電文掃了一眼，然後對弟弟說道：“看來，不打一下，升大帥方面也不好交代啦！”隨即在地圖上琢磨道：“利用三關口、瓦亭有利地形，據險布兵，抗擊匪軍李瘋子兵團，務必重創追擊之敵！”　　馬麟走出去就給部隊下了一道手令：瓦亭為蘭州門戶，奉大帥命令死守該地，一兵一卒亦戰死到底，與部隊共存亡！　　夜已經很深了，李想的目光望向了遠處的群山。　　戰士們好象都已經睡着了，呼嚕聲響成一片，霜降一般的霧氣漸漸大了，可以隱約聽到城樓上傳來哨兵的咳嗽聲，巡夜的士兵湊在了小堆地胡楊木箐火旁，悄聲呵着氣。　　一陣踩着雪地的輕盈腳步聲從身後響起了，李想的乜着眼回過了頭。　　朦朧的霧氣和淡淡的月光下，宛如夢幻的雪地里，一位美人一路鏗鏘走來，飄逸的長發在風中紛亂地舞動着。　　“有心事了？”李想奇怪的笑了笑，問道。　　“沒，就是睡不着。”沈佩貞眼晴略有哭腫地痕迹，但依然星光流轉，熠熠生輝。　　“睡不着就是有心事。”李想挑了一把火，呼呼跳動的火焰中，忽然咬牙切齒的說道：“教訓！血的教訓！”　　“這筆血債刻在戰士們的心裏！血海深仇燃燒着戰士們的心！”沈佩貞仍然凝視着李想，深邃的目光帶着直指心靈的魔力。　　“看什麼。”李想抹了把臉。　　“對了，我看了報紙，孫先生已經公布與袁世凱的秘密談判，我想聽聽你的想法？”沈佩貞突然想起了大姐頭徐宗漢和她說的這件事情。　　“孫先生太天真……”李想憂心忡忡，向北而望。　　※※※　　靳雲鵬告別袁世凱，果然立刻謁見馮國璋。　　靳雲鵬一見面就道：“天下安危，惟在公之決心。”　　“哦？”馮國璋盯視靳雲鵬一時，突然哈哈大笑，“無外乎一戰。”　　靳雲鵬濃眉一挑，說道：“戰不能救危亡。”　　馮國璋眯着眼欣賞地看着靳雲鵬，陡地想起剛回京與袁世凱的一席密談，心中升起一陣不快，旋又笑道：“為國盡忠，無外一個死字。”　　靳雲鵬聽着這話，果然有脫出袁世凱掌握的意思，心中不由暗緊，道“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公何所擇。”　　馮國璋似笑不笑答應道：“吾為國而死，名正言順。”　　靳雲鵬根本不相信馮國璋真願意給清廷陪葬，乾咳一聲，說道：“死生問題當以利害決之，公苟為天下人民謀幸福，雖生猶榮，否則徒欲以一死塞責，雖死猶辱，望公勿以一人生死為念，當以國家存亡為忘。”　　馮國璋沉着臉道：“我總疑革軍不能成事，現在各處秩序紊亂已達極點，一班佻達少年，意氣用事，各爭權利，勢必自相殘殺，終招外人瓜分而後已，名為共和，實較專製為烈。即如此次議和，必令官軍退出百里以外，公理何在？”　　靳雲鵬臉上毫無表情，輕聲道：“君不得志於滿廷，而鬱郁久居人下，滿廷之待我輩，含垢忍辱，以至於今，而君猶以為未足耶？何一旦手握兵權，竟欲效忠清室，豈高官厚祿，果可以歆動素心乎？”　　馮國璋臉色微變，冷冷說道：“滿廷何德於我，我又何必效忠，但予終覺中國人格太淺，程度不齊，善泳者隨波自如，善割者迎刃而解。否則未有不傷未有不死者。今以不知立憲之國民，而謂能享共和之幸福，吾不信也。”　　靳雲鵬愣怔了一會兒才溫聲說道：“如公所言，中國國民非但不知共和，抑且難言立憲，試問中國尚有自強之一日乎！黔首何辜，長遭桎梏，誰無血氣，其何能堪！我輩出洋歸來，迄今幾二十年，歲月不為不久，雖魂夢中無時不希望政府改良，豈料屢經變更，竟演出一作福作威之貴族政治，非驢非馬之立憲政體，曩日愁城坐嘆，公豈忘之。吾嘗與公言變通旗制，竟成虛設，倘聖明在上，廢八旗，入漢籍，開國會，節君權，黜親貴，馳黨禁，起項城，召康梁。旁求俊義，尊崇輿論，剪髮易服，興學育才，實行徵兵，改良風俗，俾天下耳目為之一新，中國何患不強？有不贊成君主立憲者，吾弗信也。乃計不出此，徒飾外觀，驕侈自肆，萎靡腐敗，日促其亡，致召此次革命之變。是所謂革命者，乃滿廷自革其命，非漢人革之也。然既有此舉，本屬死中求生，天下滔滔，人心已去，倘猶顧慮程度，妄思取消，止沸揚湯，因噎廢食，坐待其斃，有是理乎？駑馬日行三十里，加以鞭策，尚可倍之。促進文明，亦復如是。至於秩序紊亂，乃由人心不靖。人心不靖，根於國體未成。國體定矣，人心安矣，尚何紊亂之有？今者存亡中國之大權，惟公操之。吾與公固感恩知已，且值利害生死之交，區區愚衷，敢不盡言。”　　馮國璋徐徐啜着茶，饒有興緻地聽着靳雲鵬侃侃而談。　　“中國存亡之樞紐，在和與戰兩者而已，公欲存中國，保皇室則和，否則戰。”靳雲鵬斬釘截鐵的說道。　　馮國璋良久才沉吟道：“君以為中國之存，皇室之保，胥資共和乎？”　　靳雲鵬忙點頭道：“惟和則可存可保，不然，中國或尚有望，皇室斷歸消滅，且不獨皇室為然也，即項城與各將士，亦恐有不虞之禍。少游之疏通兩方面，正所以聯絡感情，合為一致。故首以推尊項城為北軍保持勢力，並要求優待皇室，及出征將士，皆不負害敵責任，以爭固有之權利，其所以為大局計者，至周且備，非空言也。少游於此次南行，固與黃克強代表顧君忠琛已訂密約，於以上諸節，皆有明條。”　　馮國璋不禁一怔，道：“顧君為熊成基一案所累，前太湖秋操，顧為安徽參謀處總辦，余曾陰為之助，今居何職？”　　靳雲鵬正色說道：“現為元帥府總參謀，晤面時尚譚及我公，頗為感激。”　　馮國璋坐着沒動，硬棒棒的說道：“項城斷不贊成此舉。”　　靳雲鵬起身笑道：“項城居於被動地位，心中已以為然，特口不能言耳。”　　馮國璋身子一仰，說道：“何以知之。”　　靳雲鵬忙一躬身，賠着笑臉道：“芸台嘗為余言，且即不言，觀其屢欲言和，且允北軍退駐百里，皆贊成共和之明證。”　　“我欲戰，君以為何如？”馮國璋陡地陰沉了臉。　　在這一霎間，靳雲鵬才看清這人的真面貌。　　“戰必須款，果籌得否？”　　馮國璋忽地起身：“尚可勉強籌之。”　　靳雲鵬臉色冷峻，咬牙輕聲說道：“勉強二字，殊難經久，且大局未定，人心不安，和戰之間，最宜審慎。今既以熱血所易之漢陽，甘於棄擲，已不知內閣是何居心，而猶欲以已退之師，無餉之眾，貿然言戰，非有十分把握，似不可冒昧從事。”　　馮國璋鐵青着面孔道：“若言退兵，亦戰略上應有之義，恐其三面包圍，第一軍將處絕地，已成不得不然之勢，惟出之革軍要求，餘氣憤填膺，已累日矣。”　　“北軍將士皆欲戰乎？”靳雲鵬斷喝一聲問道。　　馮國璋陰冷的目光緊盯着靳雲鵬，許久，才說道：“諸將之意甚堅，張懷芝來電，已聯合薑桂題、張勳、曹錕、李純、王之春、陳光遠等，一致主戰，並向親貴要求軍餉，絕無異議。”　　靳雲鵬拉下了臉說道：“以大局利害而言，決無再戰之理，戰則自速其亡耳。”　　馮國璋自然一聽就明白，心中不禁大怒，漲紅了臉別轉過去，說道：“文天祥、史可法非人為之耶？”　　靳雲鵬並不害怕，冷笑道：“惜乎辛亥以後之歷史，斷不認公為文、史一流人物，雖一死究何以謝天下。”　　馮國璋厲聲道：“人各有志，吾志既堅，雖白刃在前，鼎鑊在後，所不懼也。”　　“公勿怒，”靳雲鵬喘了一口氣，“一室之內，言論自由，庸何傷，吾聞暗殺黨人，將有暴動之舉，皇室與項城及公，皆處危地，吾不忍見公被其禍，今日之言，正所以報知已，聽受與否，其權在公。”　　馮國璋氣呼呼坐下，一邊聽一邊沉思：“君意可感，然欲吾委曲相從，則有所不能。”忽轉嗔為喜，“今夕之言，幸勿為外人道，事苟有可為，吾亦決不拘執。”　　靳雲鵬眼睛一亮，笑盈盈道：“公出此言，為斯民造福不淺。”

# 第三百八十七章 血色勳章

　　黃昏，天高雲淡，冷風輕拂，白雪覆蓋的村落里，炊煙裊裊。在這寧靜的氣氛中卻孕育着一場惡戰。　　李想帶着各部將領到了太白山頭上偵察地形。馬鴻逵地頭熟，找到了一名嚮導，李想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登上了太白山，首先看到的就是這副寧靜的畫面。　　這是李想在戰場的習慣，就是只要條件許可，每戰必事先實地偵察地形，如果在作戰上，習慣於地圖作業和主觀臆測，在情報獲取上，過分依賴偵察部隊和部屬，就變成紙上談兵了。　　夕陽徐徐落下，雲層也漸漸散去。　　李想極小心的抬頭，太白山上有一個敵人的陣地，而從他們匍匐的山頭上看下去，三關口能盡收眼底，清軍的士兵操練都可清楚看見。作戰參謀們一陣忙碌，把李想指出來的每一個高地、每一個山溝以及每一條小道都在作戰地圖上標得清清楚楚。　　星光熠熠，夜幕徐徐降下，吞沒了大地。白雪連天，卷過了靜悄悄的莽原，革命軍靜悄悄地迤邐行走在如畫江山之中。　　夜風很大，戰士們的頭髮上剛剛落上一點雪跡，又立刻被捲走。　　銀裝素裹之中綻放着一絲絲綠意的茂密針恭弘=叶 恭弘松林，一百多米高地太白山獨自在撞眼的風雪中顯現。　　李想遠遠眺望着太白山的山頂用原木尖樁修築的柵欄和鑲着銅鉚釘的大門，抖開了滿身地風雪。　　柵欄的雉堞和高高的角樓、箭塔上滿是一層皚皚的白雪。有哨兵在巡邏。　　“怎麼辦？”井勿幕在雪地里憋了半天，抹了一把眉毛上地冰渣。看了看太白山上的布防，又看了看自己的新老闆。　　“如果是你佔據這個地形，你會怎麼對付你地敵人？”李想反問他道。　　“我會用檑木和滾石，再用洋槍在角樓上配合作戰，如果有騎兵部隊。還可在適當的時候發起反衝鋒。象這種山路，給我足夠的檑木和滾石，我只要一個百人小隊，保守估計也可以在一天之內防守住兩個聯隊的輪番衝鋒……”井勿幕說道。　　“說的非常準確。”李想苦笑道。　　“我的話還沒說完。”井勿幕說道：“如果是在這種地形上防守由大帥您指揮的鄂州革命軍戰士，即使給我一個聯隊。我也沒有任何的把握。”　　“那還等啥？干吧！”宋缺說。　　“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我們革命軍創造條件也要上！”馬鴻逵剛編入金鷹衛，對金鷹衛團長宋缺是唯命是從。　　“我覺得還是應該智取。”井勿幕的想法有點與眾不同。　　“智取太白山？”李想啞然失笑，《林海雪原》他也看過，不過也沒有看到什麼法子能把太白山智取的。“咱們的優勢是炮火犀利，所以還是老老實實的先炮火覆蓋，再發起攻擊吧。”　　“如果對方的火力也很犀利，我們該怎麼辦？”馬鴻逵眨巴着大魚泡眼問道。　　“據我估計，敵人火炮也不會很多。”李想說道：“在中國，除了北洋，還有哪一支部隊的火力能跟我們一拼？”　　幾個人點點頭，表示同意。　　“把火炮的攻擊坐標發給山炮部隊。”李想眯着眼，從重重風雪之中，目光炯炯地注視着太白山上的敵人們。　　砰！砰！砰！三顆鮮紅耀眼的信號彈衝天而起，劃破了沉寂的夜空。　　一排排炮彈騰空而起，劃過長空，呼嘯着飛向敵陣，炸得敵地堡塌陷。轟隆隆的巨響中，山上的積雪被炸得翻騰起了，浪花一般的飛濺，迷離的雪粉從空中紛紛揚揚地灑落，被颼颼的冷風一吹，就象一層找尋不到歸宿的迷霧。　　如同破帛撕裂般的聲音中，一接着一的炮彈接連而下。黑暗的雪夜中，一道道橙亮的火球接連炸開，衝天而起的煙柱間，飛濺着猩紅的爛泥，炮火打得很猛，幾乎每一秒鐘都有炮彈落下來。　　大地在震動，荒草在顫抖。　　“全體都有！”井勿幕舉起了手中地洋槍，裝上刺刀。　　戰士全都在激烈地吞咽着口水，他們清晰的看着被炮火一遍又一遍虐殺的敵軍陣地。潮濕的空氣中由於遮蔽瀰漫著藍灰色的硝煙，顯得迷迷濛蒙的。　　“衝鋒！”井勿幕聲嘶力竭地吼道。　　在猛烈炮火的掩護下，井勿幕屬下最兇悍的民兵戰士犹如一把把鋼刀插向太白山。　　清軍真是欲哭無淚了。　　在西北戰場上打過這麼多仗，大概也沒有一支部隊有他們這麼倒霉的，連着吃了三輪山炮覆蓋打擊。　　鎮守太白山的一千名清軍精銳軍，原本是馬家兄弟的驕傲，先被革命軍兇猛的炮火籠罩，這時候已經所剩不多了，看到革命軍這幫殺星衝上戰場，清軍就算徒勞地負隅反抗，被誚滅只是遲早的事。　　令人心生欽佩的是，這些殘存的清軍居然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戰鬥職責，連一個逃跑的也沒有。　　炮火延伸，每個清兵們的腦子被寒冷的夜風一吹，格外的清明，精銳西軍高度的紀律性和自尊心迫使他們想堅守戰場。　　宋缺率領金鷹衛戰士冒着敵人的槍林彈雨，時而低身躍進，時而匍匐向前，很快迂迴到敵太白山主要陣地鳳凰咀側后。他們腳蹬石縫，手扒懸崖，像靈巧的壁虎攀上了鳳凰咀峰頂。　　就這短短五分鐘的炮轟時間，起碼有半數清軍倒在了血泊中，剩下的那群清軍，在看到宋缺殺上來，這時候才想起逃跑的事來。　　來不及了！　　宋缺提起了指揮戰，率先一頭撞進了清軍士兵們群中，狂砍亂砸起來，力量爆發到極限的宋缺，簡直就是一個萬人敵，無堅不摧，擋者披靡。　　雪花飄落，空着一隻手的宋缺竟然叼着一支裊裊飄散的中華煙，赫然站立在血腥戰場。　　渾身浴血的宋缺犹如戰神，一頭黑髮已經變成了血紅，渾身上下已經完全是鐵血交融之色。　　地上蒸騰的鮮血熱氣讓雪花飄下就即刻溶化，宋缺的目光透過密密飄灑的雪花掃視着面前的清軍們，他的眼神犹如冰川之上萬年不化的尖銳冰棱。　　沒有一個清軍敢於上去挑戰了，再也沒有了，在宋缺的眼神下，清軍們只剩下了畏懼的退縮，那些表情冰冷的清軍長官也不例外。　　這個惡徒，沒有清軍不被他的英勇所震撼，血色就是他最好的勳章。　　金鷹衛緊跟着惡徒老大的腳步，森冷的刺刀彷彿就在嘲笑清軍們的可笑和無知。　　井勿幕帶着興奮的民兵們信心大增，跟隨着金鷹衛們的步伐衝進了清軍們的戰陣。　　犹如猛虎撲向敵群，輕機槍左右橫掃，刺刀上下挑刺，一舉殲滅了守敵，佔領敵陣地，為攻擊太白山主峰打下了立足點。　　總攻開始。一時間，槍炮聲、手榴彈聲和響亮的衝鋒號聲，組成一曲雄壯的戰地交響曲。　　戰士們在瀰漫的硝煙中，一個個如猛虎蚊龍，躍出戰壕，向太白山守敵發起猛烈的衝擊。　　瀕於滅亡的敵人，利用堅固的工事做垂死掙扎，密密麻麻的工事組成了直射側射倒射的交叉火力網，將衝鋒的戰士一個個擊倒在血泊里。　　李想艱難的吞了一口唾液，耳邊嘶嘶飛掠而過的子彈無時無刻不在隨時帶來死亡，一時怒火中燒，親自跑去瞄準，馬鴻逵裝彈發射。一發發復讎的炮彈飛向山頭，炮彈呼嘯着落下來在騰起的火球中將彈着點的泥土砸的四處翻飛，敵人的火力點一個個被摧毀了。　　空氣之中滿是嗆人的煙火味。清軍的機槍火力瘋狂的掃射着在大雪中艱難而行的革命軍士兵們的身影。　　成群的革命軍士兵們吶喊着、蜂擁前進着，很快便是突入清軍陣地，並佔據了太白山的部分防禦點，而後逐次向縱深湧進。而清軍部隊則是在火力的掩護下，拚命起反撲。　　到處都在發生激戰。到處都是呼嘯而落的炮彈，雙方迸出慘烈的白刃戰，挺着刺刀的兩方撞成一團，殺聲震天。　　沿着這個崩裂的缺口，潮水樣的革命軍士兵瘋狂的湧入，並開始向兩翼拓展，而急紅了眼的清軍也不顧一切的拚命反撲，其預備隊從缺口兩翼壓了過來，並與急擴大突破口的革命軍軍隊殺成一團。　　太白山失守，使敵三關口的縱深和側翼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瘋狂的敵人驚慌失措，拼湊了一個營的兵力，在炮火的掩護下拉成散兵線，向革命軍陣地反撲過來，一眼望去，漫山遍野，黑壓壓一片。拚命反擊的清軍幾乎瘋了樣的起一波接着一波的逆襲，一些火炮也紛紛對着太白山轟擊而來，對着被革命軍佔據的地方一陣狂轟濫炸，防守的革命軍死傷慘重。　　稀稀拉拉的清軍散兵線突然就如同一浪接着一浪的潮水般接踵而來，小隊、中隊級軍官紛紛的前壓，以小隊為單位的起衝擊。　　革命軍陣地上的馬克沁機關槍怒吼着，密集的子彈穿破重重雪幕，帶着摩擦空氣的嘶鳴聲，飛濺而射着，在衝擊的清軍散兵線中，破開一道道可怕的死亡線，像割麥子一樣，敵人一片片倒了下去。但是，敵人在督戰隊的威逼下，又踩着前面的屍體上來了，有的爬上了五連陣地，有的跳進戰壕，揮舞着鬼頭刀和戰士們展開了肉搏，後面的敵人也乘機擁了上來。揮舞着馬刀的清軍指揮官一聲“攻！”成群的清本士兵在軍官們的指揮下撲了上來。　　正在這危急的時刻，而無數的炮彈則是從黑森森的炮膛中呼嘯而出，打着旋的劃開道道弧曲的彈道，而後尖嘯着落下，轟轟轟的炸響成一片。衝擊的清軍散兵線被接連的崩開一個又一個的豁口，煙火騰起之處血肉橫飛。煙塵中殘缺不全的肢體、人體組織被高高炸起。　　推進的清軍散兵線則遭受着從革命軍陣線上飛射而來的子彈一遍又一遍的洗禮，鋼鐵破片四下飛舞，一陣血雨腥風。衝擊的清軍步兵慌亂着趴倒在地，躲避炮擊，並組織起還擊。　　宋缺再次帶領金鷹衛猛虎般地沖向敵陣，一陣挑、打、刺，撂倒了進入陣地的幾個敵人。緊接着手榴彈在敵群中開了花，炸得敵人血肉橫飛，鬼哭狼曝般地滾下山去。

# 第三百八十八章 莫問前程

　　這片死亡戰場之上，不斷有人在那陣陣爆炸的煙雲中如同雪花般被氣浪卷飛而出。缺胳膊少腿、鮮血淋漓的傷者呼號掙扎着。　　無數的炮彈瘋狂地潑灑着鋼雨，剛剛被擊退下去的清軍部隊，不一會兒，發瘋似的重新組織隊形又撲了上來，立即重新組織了攻擊鋒線，怪嚎着起新一輪的衝鋒。　　與此同時，安西軍的正規軍主力迂迴敵側后直逼三關口，在炮兵的支援下，協同民兵聯隊向敵發起猛烈衝擊。拚命的向著清軍陣線傾瀉火力。輕重機關銃的火力旋風樣的橫掃過來，劈頭蓋臉的砸在清軍的防線。無數的革命軍猛士蹣跚在滿地的爛泥之中，嚎叫着沖了上來。　　負責掩護的炮兵陣地上，所有的75毫米火炮都已經打出了數次急射，黃燦燦的彈殼帶着騰騰熱氣從炮膛中哐當退落，新一枚炮彈隨即推入。　　一炮彈如同雨點樣的砸在清軍防線中，“轟！”擂鼓樣的狠狠敲擊着大地，掀起陣陣腥風血雨，騰起高高的煙柱。雪夜中似同鋼鐵與鮮血潑灑的油畫。　　沖在最前面的張雲山民兵聯隊冒着密雨般的子彈，攻佔了敵前沿陣地，並勇猛地向敵縱深猛插，直奔瓦亭以南主峰。　　這個主峰是三關口一個重要制高點，位於敵陣地縱深腹地，瓦亭守敵原來並未在這裏布置兵力。隨着太白山和三關口前沿陣地的失守，這裏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敵我雙方若一方先佔領主峰，居高臨下，將對另一方帶來很大的威脅。　　張雲山率領的民兵聯隊戰士們奮力向主峰攀登，陡峭的山壁上覆蓋一層雪，一不小心就會滑下山崖，他們全靠抓住山壁上長滿的蠍子草，但是這草，螫得人胳膊上起了一串串水泡，還有那尖利的岩石，磕破了他們的膝蓋，灑下了斑斑血跡……爬到半山腰，忽然從山背後傳來一陣陣吆喝聲夾雜着槍托撞擊聲。原來，就在他們向主峰攀登時，敵人也派出兵力從主峰側后使勁地往上爬。　　“沖！”張雲山毫不猶豫地招呼戰友們，沒有絲毫停頓，不顧亂石碰傷腳跟，不顧汗水濕透衣服，帶着他們直衝巔峰。　　時間就是勝利。終於先敵五分鐘搶佔了瓦亭以南主峰。　　這時，安西軍又從側面發起了猛攻。　　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李想發出最後重重一擊地戰鬥呼號。　　轟！轟！轟！……安西軍攜帶的僅有幾門重炮砸來的大口徑炮彈呼嘯而落，無數的破片、鋼鐵急潑灑而出，疾風樣的橫掃出去。接連響起的爆炸聲中混合中垂死者不甘的掙扎哀嚎。整個三關口戰線上一片硝煙烈火。　　一陣狂風暴雨似的轟炸，一枚枚炮彈尖嘯着從漫天雪幕中呼嘯而下，炸起一團團翻滾着紅黑色煙雲的火球。如是掀翻了銀海，散亂了珠箔，白玉龍之鱗甲滿天飄落。　　彈幕徐進之後，數百名安西軍戰士們拉開攻擊鋒線，氣勢洶洶的壓了上去。稀稀拉拉的如同斷線般的散兵線隱約在夜幕之中，一桿被鮮血澆濕透了的紅旗在寒風在蒼勁有力的飄揚着。　　隨着最後一輪掩護炮火密集的砸在敵軍的防線上，炸起陣陣煙雲。衝擊地安西軍猛士們發出“前進！”的歡呼，拉起衝鋒，如同驚濤樣的翻滾着匯成浪潮，卷了上來。　　敵人在安西軍的兩面夾擊下，有的繳槍投降，有的磕頭告饒。經四個小時激戰，安西軍完全控制了瓦亭以南、以東各主要山峰：共俘敵三千餘名，擊斃者不計其數。　　西北清軍最後聯絡北京清廷之生命線，就這樣被徹底切斷了。　　李想抬頭一看，明月悄悄得躲在一片烏雲里，偷偷打量着片血腥戰場，數不清的戰火殘堆就象繁星落地，從天空俯瞰去，是一片耀眼連綿的光帶。　　安西軍一夜之間，一舉攻佔戰略要地六盤山。　　至此，安西軍各路大軍已直人甘肅腹地，勝利結束了隴東追擊戰。對於鄂州革命軍來說，雖然全殲清軍主力於平涼地區的戰略目標未能達到，但清軍失去了平涼地區這一有利的決戰陣地，使蘭州暴露於安西軍的攻擊之下，陷於空前不利的困境。　　天水城邊，北坡高處，一座被人們遺忘了的古廟傲然屹立，俯視着山腳下都市中的車水馬龍……廟，名喚泰山廟，是為供奉東嶽大帝而修建的寺廟。天水，地處西嶽華山以西，如果供奉也應該是西嶽華山，為何會將東嶽大帝供奉於此呢？一座普通寺廟的背後究竟隱藏着什麼秘密呢？　　沿着天水北關市場邊上一條水泥小徑前行，路一米多寬，起初被樓房所遮蓋，很不為人所注意。走進小巷，城市的喧囂瞬間就被隔開了。小路上行人寥寥，走上三四十米，向右拐入了山中。踏着水泥而上，走了一段“之”字的台階后，到半山腰的平台上，山門就在眼前了。　　站在平台上眺望山下的天水，重重疊疊的高樓，已經看不到半分泥土。身後，小廟中更為寂靜了。山門有些寒酸，遠遠沒有伏羲廟那樣雄偉，也不如天水文廟那樣渾厚，感覺更多的是單薄和冷清。山門上方懸挂中藍底金字的豎式匾額，上書“泰山廟”。　　進入山門，就是一個不大的院子，很是潔凈，給人一種洒掃庭除的味道。院子東西兩側是廊房，塑着十殿閻王。此刻，寂靜的寺廟，猙獰鬼怪，使看到的人們心中有些忐忑。　　山門對面是大殿，兩條巨龍盤旋在大殿門口兩側的柱子上。大殿門窗上油漆斑駁，呈現出破舊之色，門楣上方的匾額上寫着“岱嶽巍峨”，大殿內供奉着東嶽聖帝及其部將崔、雷、朱、張四大元帥。　　寺廟狹小，雖然有十殿閻羅這組寓意深刻的雕塑撐着門面，但依舊不能掩蓋這座寺廟的狹窄和局促。抬頭看上去，大殿後面有一株千年古柏，古柏樹異常粗壯，一人難以合抱，雖然樹皮已經乾枯，龜裂成一塊塊的，散發著滄桑氣息，樹枝上盡頭針形恭弘=叶 恭弘子依舊長得很茂盛。　　大殿背後，空空蕩蕩，除了一些破舊的建築材料以及木棒、石礎之外再沒有什麼東西了，此時正有幾個人，神神秘秘的在商議着什麼。　　甘肅督練公所軍事總參議，黃興的小老鄉黃鉞道：“寧夏已經光復，李大帥率領安西軍直逼蘭州……”　　秦州即今甘肅天水，清朝時為甘肅所屬“三府八州”之一，被稱為“甘南門戶。南入川，東通陝”，經濟文化較為發達。在戊戌變法運動參加者陳養源的啟迪下，民主革命思想傳入秦州較早，一些青年對革命深懷激情。西安光復后，甘肅總督長庚為堵截陝西義軍，防止革命在甘爆發，組織反革命東征軍分三路向隴東、隴南進發。因見東南各省革命風潮日益高漲，西北地區革命影響微弱，惟恐起義一旦爆發，西北不能及時響應，黃鉞毅然於辛亥年初由湖南來到蘭州。因長庚與黃父有舊，頗得長庚信任，辛亥年八月初，黃鉞被任命為兵備處總辦，后又被保薦為督練公所軍事總參議。　　黃鉞利用這些有利條件作掩護，與四川譚其茳、順爻秘商組織大同會，聯絡同志，發展革命力量。當總攬農工商礦總局事權彭英甲、巡警道趙惟熙鼓動長庚派兵攻陝，勒繳新軍器械，改編營制時，黃鉞等人想乘機聯絡新軍反正，以挫敗彭、趙攻陝計劃，但因黃鉞充任軍事參議，綜理兵備較短，威信不足。另外，駐甘肅新軍還不成熟，雖經黎兆枚、羅瑞麒廣泛動員，但結果不佳。黃鉞遂直諫長庚，密陳時事利害，勸其保境息民。但彭、趙得知后，危詞恫嚇長庚，力主攻陝，並暗指黃鉞為革命黨，不宜重握兵權久居省城。此時，長庚以秦州為重要樞紐之地，必得人往守，令黃鉞前往駐防。於是黃鉞便以驍銳軍統領名義率部約五百人駐於蘭州借壤陝西的南邊門戶秦州。　　只見半癱的黃鉞席地而坐，審視良久，沉吟着緩緩道：“西安光復后，與革命黨人在加緊準備起義的同時，以陝甘總督長庚為代表的甘肅封建頑固勢力。也加強了對革命力量的鎮壓，以挽救苟延殘喘的清王朝。長庚與新疆巡撫袁大化、伊犁將軍志銳策劃萬一清廷危急，聯絡新、甘、內蒙為一氣，擁宣統西遷，暫謀偏安，徐圖恢復。為了實現這一陰謀，阻止甘肅各地爆發革命，他們一面組織反革命武裝力量，分三路向陝西進撲；一路以固原提督張志行的‘壯凱軍’十三營出鳳翔；一路以原甘肅提督馬安良的‘精銳西軍’十四營和陸洪濤的‘振武軍’一營出長武；一路遣我和崔正午率馬、步五營駐秦州；並以勸業道彭英甲為前敵營務處，由升允直接統率向陝西進攻。一面嚴令甘肅所屬府州縣嚴加戒備，加強鎮壓。但是，革命高潮已經形成，清廷的反動是不可能阻擋住的。鑒於清廷勢力加緊進逼，在陝西岌岌可危的情況下，革命黨人為鉗制西軍攻陝之兵力，切斷清廷僅有之西北交通，靈州光復，震撼了清王朝在寧夏的統治。”　　“誰震撼了清廷？”周昆不禁失笑，道：“我看，是李大帥！”　　黎兆枚、魯秉周等人齊齊點頭，表示贊同。　　黃鉞沉靜地看一眼周昆，說道：“周爺說的是。沒有李大帥，寧夏舉義必定失敗……寧夏起義以後，‘支那革命大元帥孫’的大白旗，高高飄揚在城內中心鐘鼓樓上空。頃刻間，寫有‘順南’二字的三角小旗遍插寧夏城鄉各家門首，以表示擁護南方中山先生髮動和領導的革命。為了慶祝勝利，各地軍民隆重集會。平羅縣被民軍釋放出獄的囚犯，手持鐐銬，列隊高呼。義軍打開倉廒武庫，賑濟貧民，武裝民軍。民心大快，秩序井然。在起義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哥老會這時大大發展起來，不僅有漢民，而且有回民。僅靈州一地就達三千多人。寧夏軍政府設立大元帥、營務處、政務處、提學處，度支處、諮詢處、蒙旗處等機構，刻制行使職權的大印，並立即頒布‘新政大綱’和‘臨時政綱’。宣傳革命意義，申明各民族‘皆為袍澤，不分貴賤’；曉喻民軍部隊不得搜劫騷擾百姓；大小商店買賣公平，照常營業，不得擾亂社會秩序，違者按軍法論處。在頒布各項法令的同時，軍政府對一些乘機向民間搜刮、苛詐財物和泄露軍政機密的不法分子進行了正法。此時，適為寧夏冬灌時期，軍政府立即命令河西漢、府、惠、清四渠總紳同水利委員，帶領各渠辦理水利人員督促冬灌，以重民生，為民國元年的夏糧豐收打下良好基礎。這一切表明，起義符合各族人民的願望，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熱烈支持和擁護。　　先是西安光復，斷絕了清廷通向西北的南路，寧夏起義成功，又切斷了當時唯一的北路交通，這就有力地動搖了清政府在甘肅的統治。陝甘總督長庚向清廷求救的電報中說：寧夏失陷，甘肅‘藩庫有餉僅支一月，有支無收危急萬狀’。如得不到朝廷支援，‘餉源告竭，不第將士灰心，亦恐各軍潰變’；‘設甘肅不保，將來再圖收復，所費兵餉，奚止什佰’！署甘藩司彭英甲也發出同樣電文說：‘如不從速接濟，無餉嘩潰，甘患更甚於陝’，‘無甘則新、伊孤懸塞外，均不可保’。此時，清廷已搖搖欲墜，不可能給長庚任何援助。從這些事實中看出，當時反動派非常空虛，且驚慌萬狀，形勢對革命十分有利。但是，寧夏革命黨人在取得寧夏起義勝利后，在建立新政權的問題上，革命黨人雖然以正確的手段推翻了清王朝在寧夏的政權，但在建立革命軍政府時同，他們不懂得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的重要意義，沒有嚴格區分兩種不同的階級陣線，對清朝上層官僚的信任超過人民群眾，妄圖藉助封建官僚的名望來鞏固政權。靈州軍政府把清軍董福祥的舊將余簡聘為顧問，在軍政措施上，如其言以行之。寧夏軍政府盲目地同舊勢力謀求合作，把前任寧夏道尹孫庭壽捧上了支那寧夏軍政府大元帥的寶座。原河西水利總紳張�P，當上了軍政府諮議局議長。軍政府中，軍事實權雖由革命黨人劉先質、劉華堂掌握，但前寧朔縣典吏張少棠卻被推選為城守督指揮，掌握民軍營務事務。曾任過練軍文案的胡寶森當上了辦理全軍事務的總文案，等等。這些事實，說明寧夏軍政府從一開始就是革命黨人和清廷舊官僚的聯合政府，是一個妥協的產物，註定了革命必然要流產。”　　黃鉞侃侃而言，有理有據，堂堂正正。周昆和黎兆枚、魯秉周等人不禁臉色發白，喟然一嘆沒有吱聲。　　“黃老哥，”黎兆枚來得雖遲，見此清景，料是他們已經議過了舉義的事，因笑道：“兄弟反正是個破罐子，早就由他們摔了。我吃了釘子，就是失敗也要反，你和哥幾個要是猶豫，再慢慢兒商量，如何？”說罷抽身便走。周昆急得叫道：“回來！黃老哥不也說了，現在也李大帥，局勢可是完全不一樣，革命未必就會失敗，洋人報紙雖然努力為清廷吹噓，但是隴東一路追擊，誰看不出來，清廷狼狽不堪。”　　黃鉞微微一笑，說道：“黎爺稍安毋躁。我這幾句危言，不過勸諸位遇事謹慎而已。換成俗話，就是但行好事莫問前程，那前程自然就好的。何況咱們革命，更不會去問什麼前程，只管勇往直前就是。”　　黎兆枚經這一撫慰，略覺舒心，遂笑道：“這是至理名言。咱們還磨嘰什麼！怕它什麼？”說罷向黃鉞道：“走，咱們明天就舉義！打開長庚在蘭州的南大門，迎李大帥去！”

# 第三百八十九章 駝鈴

　　北風帶着呼號吹過。李想走上一個薄雪覆蓋的土坡，他迎着攜帶黃沙的勁風，衣衫獵獵。天空，偶爾還會捲來幾朵六棱雪花。　　在安定城北面的南河灘上，當地人叫它馬王灘。灘上已搭建了一個偌大的戰績陳列台，有西軍使用帶着異域特色的馬刀，還有一本年代古老的用古阿拉伯文手抄的《古蘭經》，還有左中棠時代留下的前裝火藥來福槍，老套筒等各種清軍過時的陳舊武器裝備陳列其上，林林總總的戰利品，不一而足。　　馬王灘上人聲鼎沸。　　李想率領的鄂州國民革命安西軍，首先在陝西舉義的劉先質率領的寧夏革命起義軍，剛剛在秦州舉義的黃鉞率領的秦州革命起義軍，還有各地小鼓的舉義軍，蔡普明率領的涇州領轄地的靈台縣革命起義軍，彭四海和汪兆黎率領的涇州毗鄰的寧縣革命起義軍……等等革命隊伍，在安定勝利大會師！　　不大的馬王灘上聚集了戰士、群眾怕有十幾萬人。寒風中烈烈飄展的紅旗，鼎沸的人群，還有嬉笑打鬧的孩子們，一切都使馬王灘上洋溢着從未有過的喜慶氣氛。　　當已經成為革命軍的傳奇大帥李想出現在會場的時候，十幾萬戰士和群眾一齊歡呼起來，剎那間呼聲震天，地動山搖。　　李想笑容滿面地望着漫山遍野的人群。此時此刻，他有些激動，他靜靜環視了一下黑壓壓的會場，良久，他站在台上沉默很長的時間，一直等到群眾由鬧到靜，又從靜到嘰嘰喳喳時，才開始用平緩的聲音說道：“同志們，革命安西軍在不到兩個月時間里，由隴東一路追擊到了安定，連戰連捷！寧夏獨立，秦州獨立……甘肅民眾都在醞釀獨立，萬惡的清廷在甘肅的統治已經到了末日！”　　李想的演講開始時語調極其平緩，但很快就激昂澎湃起來，伴隨着手舞足蹈，還經常掂起腳尖，幾分鐘內就可以達到歇斯底里的境界；在他牙縫裡冒出的每一個字都洋溢着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氣息，令從幼兒到老者的全體人民都為之熱血沸騰。　　“清廷已經搖搖欲墜，但是英、法、美等列強國對我革命黨人提出了與袁世凱展開南北和議，現在南京正在談判。但是我堅決地反對他們的這種無理要求！我從不相信袁世凱這個人！從不！我從不相信那些來自我們國家與民族之外的所謂‘援助’！中華民族的未來要靠我們的人民！只能靠我們的人民！中國人民，神聖的中華民族，必須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冷靜、勇敢來克服一切困難！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前進，我們的民族才能振興！那些所謂的外交和非政治性～援助的唯一目的就是破壞我們國家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敗壞我們民族的鬥爭意志！在那些所謂的國際組織和協議里，也隱藏着同樣不可告人的邪惡目的！……鄂州革命軍領導下的軍政府只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而奮鬥！那些我們永遠的敵人，中華民族永遠的敵人，從他們的舌頭上流出來的只能是謊言！任何與他們合作的企圖都是對中華民族的背叛和犯罪！背叛和犯罪！我們將和這些無恥的、邪惡的敵人們鬥爭到底！鬥爭到底！直到永遠！直到徹底消滅他們為止！……我們已經克服了無數的困難，獲得了無數的成就，世界上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我們，將革命進行到底！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　　山呼海嘯般的掌聲與叫好聲貫穿了他的整個講演過程。黑壓壓的人群從胸腔齊聲爆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呼聲，震耳欲聾，群情振奮。　　李想笑了，他有力地揮舞着手繼續說道：“甘肅，自同治以來，差務絡繹，以大軍之出征……沿路州縣強拉民車，所需之費仍按畝均攤。有經管局紳，假公濟私格外科派，不肖書差，以少攤多，從中侵蝕，流敝百出，小民不勝其擾，命運悲慘！今天，萬惡的清廷留下的這些弊政，全部廢除！”　　“鴉片戰爭后，英、俄商人接踵而來，洋商為大量傾銷商品攫取暴利，採取各種卑劣手法偷稅漏稅。同時，還英、俄洋行就通過北京、天津等地的漢奸商人，低價收購甘、寧、青地區的羊毛轉運出口，從中漁暴利。洋商見有暴利可圖，來甘者絡繹不絕，洋行林立，洋庄比比皆是，各洋行專門收購甘、寧、青皮毛，並在石嘴山加工打包，由河運、駝運至天津出口，……貿易盛時，年可收皮張百萬張，羊毛三千萬斤。他們把原料運回加工，然後運來成品，以高價出售，攫取重利。　　輸入鴉片泛濫於各地，是列強的又一罪大惡極之重罪！最初鴉片輸入甘寧地區，僅系民家園圃種以為玩，間互鬻於市，並沒有成為吸食品。但是鴉片戰爭后，外國鴉片輸入不僅有來自東南方面的英國廣土，而且又有來自新疆方面的俄國羌土。甘肅，其種植情況已是紅花滿地，�s昀原隰，一望荼毒，直謂之無地可也。吸食者富家大室貪戀一燈，久之廝丐亦然，芸芸眾生，十九病夫。直謂之無民可也。　　天主教把甘肅作為在中國傳教的第二區，一批為列強侵略服務的傳教士就遍布甘肅各城鄉。他們以教堂為據點，不斷擴大侵略勢力，霸佔民間土地和房屋，放高利貸，強迫群眾信教，包庇貪官污吏，直接干涉中國內政。　　還有，俄國旅行家柯茲洛夫等人竄入青海藏族地區，在三年時間內測量路線八千英里，繪製青藏地圖。英國的斯坦因和法國伯希和，還有日本大谷光瑞，分別竄入河西敦煌，盜走幾十箱寶貴的古代文書、經卷和畫卷。　　從今天起，我們絕不會再允許這樣的事情在甘肅發生！”　　“我們不允許！”會場立刻躁動起來。老鄉們個個面露喜色，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鬥志頓時更加高漲起來。　　會場的熱烈氣氛久久才平息下來。　　夜幕漸漸降臨，皓月當空，繁星閃爍，生起的大堆大堆的篝火照亮了整個馬王灘。　　塞滿了香茅草和野蔥的山羊在篝火上流淌着橙黃色的油滴；冬竹筍羊雜湯在大鍋里翻滾着奇妙的香味。祝捷大會結束，一場聲勢浩大的露天晚宴開始了。　　李想看着周圍的戰士和群眾，不禁有點感慨萬千。　　一支西征的安西革命軍，兩支陝西民兵聯隊，四支甘肅革命起義軍。　　還有無數支各地組織民眾的龐大的後勤民夫隊伍。　　廣大民心，沒想到這麼快就向他倒過來，這個速度讓李想自己都有點意外。其實，中國民眾是最樸實溫和的人群，他們要求的真的不多，這隻能證明清廷是有多麼的不得民心。　　一眨眼，來到這個風起雲涌的辛亥年快過去了，從一支惶恐不安的舉義新軍無奈立刻武昌，渡江北上開始征途，到今天麾十幾萬戰士，開闢湖北和陝西兩個省的根據地，肩負着傳奇大帥頭銜，李想覺得自己還沒喝酒，已經彷彿要醉了。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李想仰天看着巨大的月亮，又是一陣感慨萬千。　　酒過三旬，李想說道：“不能沒節目啊。”　　響應李大帥的號召，井勿幕帶着十幾個遊俠刀客，跳起了“戰刀舞”。　　李想獎給了他們一人一支雪茄。雪茄全靠進口，供給就跟不上需求，就是李想的存貨也不多，屬於奢侈品。　　宋缺和金鷹衛也不甘示弱地表演了一套刀法，果然不愧是革命軍中挑選出來的金鷹，一個個武技卓絕，不比那些走西口的遊俠刀客差，迅疾的刀光就像陰鬱的天空的閃電，上下翻飛。　　張雲山喝得有點多了，也上去耍了一套醉拳。　　大傢伙們又是鼓掌又是叫好了，口哨聲響成一片。　　“不錯不錯！”李想照例獎勵他們一人一根雪茄。　　一個戰地醫護隊的漂亮女戰士，彈起冬不拉，聲音如泉水叮咚，四周嘈雜的聲音徐徐安靜下來。　　人們都叫我瑪依拉　　詩人瑪依拉　　牙齒白　　聲音好　　歌手瑪依拉　　高興時唱上一首歌　　彈起冬不拉　　冬不拉　　來往人們擠我屋檐底下　　瑪依拉　　瑪依拉　　啦啦啦啦　　瑪依拉　　我是瓦利姑娘名叫瑪依拉　　白手巾四邊綉滿了玫瑰花　　年輕的哈薩克人羡慕我呀　　誰的歌聲來和我比一下　　瑪依拉　　瑪依拉　　誰的歌聲來和我比一下　　……　　“唱的好！”李大帥猛鼓掌。　　戰地醫護隊的護士們一起走上前來，和着優美的歌聲跳起了別具西域風格的舞蹈，連水仙兒都忍不住了，也上去跟着跳了起來。　　湯約宛和梅迪臉皮薄，其實心裏也有點想，但卻不怎麼好意思。　　李想可是K歌狂人，怎麼也丟不掉這個身份，立刻也搶過冬不拉，調了一下音，有點感覺，唱起一首經典曲目《駝鈴》。　　送戰友，踏征程。　　默默無語兩眼淚，　　耳邊響起駝鈴聲。　　路漫漫，霧茫茫。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一樣分別兩樣情。　　戰友啊戰友，　　親愛的弟兄，　　當心夜半北風寒，　　一路多保重。　　送戰友，踏征程。　　任重道遠多艱辛，　　灑下一路駝鈴聲。　　山疊嶂，水縱橫。　　頂風逆水雄心在，　　不負人民養育情。　　戰友啊戰友，　　親愛的弟兄，　　待到春風傳佳訊，　　我們再相逢。　　戰友啊戰友，　　親愛的弟兄，　　待到春風傳佳訊，　　我們再相逢。　　憂鬱的歌聲，不只有滄桑，還有聽地見的深情和激勵。

# 第三百九十章 謊報

　　皋蘭城的街道帶着昨夜的小雪迎接着旭日，或許是這個寒冷的天氣，或許是兵荒馬亂的世道，路上人很少，只有幾個出來散步的閑漢兵痞。　　從隴東一路逃回蘭州的升允，一大早接到前線急報，馬上召見馬安良聽取情況彙報。　　“馬麟和馬麒兩笨蛋兄弟在六盤山兵敗死於亂軍之中，三關口失守了；長大帥一手提拔的黃鉞忘恩負義，在秦州反了……”　　馬安良的回報一下子將升允的睡意打消了：“知道了，蘭州立即進入緊急狀態，馬上召集全軍將領開會！”　　匆匆下達完最初的命令，升允立即披上補褂，戴着珊瑚紅頂子的暖帽來到了總督衙門。　　升允找到了長庚，報告事態的發展情況。長庚穿着便服在客廳接待了升允，一邊看着地圖一邊聽他彙報。當聽到黃鉞反了的時候，他當時非常吃驚，有些不知所措，驚慌失措的說道：“黃鉞乃革命黨，何以無人告我！”　　馬鴻逵的父親馬福祥也在這個時候得知了消息。在睡夢中被馬忠孝的報告驚醒，馬福祥初聽時，還很懷疑的問了一句：“是否可信。”　　馬忠孝堅定地說道：“我有我的消息渠道，而且早就有預報，所以肯定可信！”　　馬福祥沉默不語，長庚和升允組織的東征勤王的攻陝前鋒，先屬意於馬福祥，而不是殘暴驕橫的馬安良，但是馬福祥認為“專制必不久，共和必告成”，不肯再為清廷效力，借其父馬千齡於宣統二年去世的機會，以“服制未除，呈請終喪”為託詞，長庚和升允只好命其留守蘭州。他知道甘肅天要變了，卻想不到這麼快就變了！　　“報！”　　門外值星官扯着嗓門又是一個報告，斷他的思緒。　　“什麼事？”　　“長帥請您過總督衙門議事。”　　馬福祥聽了后稍稍猶豫了一下，還是起身去了。　　長庚和升允總算把蘭州的要員們召集起來開會了。四大漢軍統領：振武軍統領陸洪濤、壯凱軍統領張行志、忠武軍統領周務學、建威軍統領吳炳鑫；三大回軍統領：昭武軍統領馬福祥、驍銳軍統領崔正午、精銳軍統領馬安良，全部到齊。　　崔正午咳嗽一聲，掃了大傢伙一眼，開始報告事態的嚴重性：“驍銳軍和精銳軍在隴東戰役損傷慘重，能組織起來的只有十個營的兵力。就算在蘭州現抓壯丁的話，絕對兵力與洶湧而來的李瘋子比較還是不夠。而且，二位大帥，敵人不止士兵作戰勇猛不比舉行過開天門儀式的回軍差，連武器裝備也比我們犀利太多，前沿報告說我們的克虜伯山炮也打不動敵人的一個鐵王八。”　　鐵王八的恐怖傳說誰沒有聽過？馬安良這麼狂，他原來曾漫誇海口說：“幾個學生娃娃作變，有什麼要緊，我把他們一馬蕩平，只是旦暮間事。”誰知碰上李瘋子就折戟。　　升允用那雙充滿血絲的眼睛注視着崔正午，說道：“如果炮彈不行，那你就是用肉彈也得阻止敵人的鐵王八！”　　崔正午不說話了，升允和長庚這兩個滿人要和革命死磕，他們可不願意給滿人陪葬。　　還是馬安良效忠清廷的心思不滅，恨恨的說道：“咱們和李瘋子打一場運動戰！”　　“你能運動得過李瘋子？”馬福祥不陰不陽的說道。　　湖北戰場，李想以絕對微弱之勢完美翻盤，已經震動天下，所以馬安良結合現在西北清軍的不利局面才有這一說。但是馬福祥還有一句他沒有說出來，李想能在湖北翻盤，更多還是鄂州革命黨民心所向，清廷和北洋軍已經成立全民之敵，失敗是再正常不過的結果。在甘肅戰場，馬安良的運動戰即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發明運動戰的李想熟悉運動戰的特性，憑什麼去和李想打運動戰？清軍只要運動起來，只怕就會被李想各個擊破，分兵圍剿，死的更快。　　長庚和升允臉色難看，並沒有附和馬安良的狂言，他們自然清廷是什麼樣子的朝廷，他們了解運動戰，但能不能打運動戰又是一回事。　　北京。　　袁世凱批蓑衣，戴斗笠，正在垂釣寒池雪。袁世凱自借口被刺受傷之後不上早朝，就又恢復了當初在垣上村早上垂釣的習慣，據太子爺袁克定說，袁世凱是在一邊垂釣一邊思考國家大事。袁克定相繼收到內閣、軍咨處，還有甘肅密探的關於三關口兵敗和秦州舉義的報告，袁世凱聽了兒子的彙報，輕輕的點了點頭，又放下了釣線。　　東郊民巷也接到了甘肅戰場的通報，但並不是報告給英國駐華大使朱邇典，而是住在東郊民巷銀行團代表在自宅中接到了蘭州英國商人的電報通報。他把情報通過電話彙報英國大使馆后，立刻召集四國銀行團在北京的代表們聚會。　　西北戰場是中國人的內部戰爭，但在這場戰爭的背後還有一場更加兇險，卻沒有硝煙的貨幣戰爭，這是他們的戰場。但是蘭州英國商人發過來的通報不夠明確，必須等待進一步的消息。　　“請不要驚慌，先生們，”約翰首先說道，然後才告訴駐北京的四國銀行團代表們這條消息，“鄂州革命安西軍開始全面展開全面進攻了！”　　“我們並沒有驚慌，今早的報紙我們看過了。”　　在這之前，外國報紙一直為西北清軍鼓吹，久而久之，他們似乎也相信了清軍一直掌握西北戰場的主動。　　“不，我認為這次清軍的局勢危險了！”約翰打消了他們的僥倖念頭。　　此時，清晨東郊民巷報童開始叫賣的英文報紙，已報道甘肅戰場的消息。但是這條消息在英文報紙上只是這樣說的：“鄂州革命安西軍開始了全面進攻，但西北清國的軍隊正在堅決予以抗擊，大家不必緊張。”非常簡單輕鬆，所以一般市民，無論外國人還是懂英文的中國人，根本沒有在意它。但是畢竟，得知甘肅戰場消息的人越來越多了。　　新華社《人民日報》發出的聲明說：“……賣國賊滿清的傀儡朝廷軍開始進攻陝西革命軍地區，我革命軍部隊勇敢奮戰，已將敵人的進攻阻止……經過分析與商討，鄂州革命軍政府命令鄂州國民革命安西軍展開決定性的反攻，解除敵人的武裝！”　　不過這份報紙在北京被查禁的非常嚴厲，看到報紙的京城民眾很少，大部分人是通過街頭報欄的《大清時報》的號外獲悉此事的。號外登載着“鄂州匪軍部隊不遵守南北停戰協議，有預謀地開始全面侵略甘肅戰爭，我軍立即與之交戰，正在擊退匪軍。”　　因此，雖然得知了甘肅戰場的消息，但是北京的旗人和宗室中並沒有出現恐慌，反而透出了一種莫名的興奮。因為清廷和洋人都在宣稱西北清廷佔有優勢，鄂州匪軍嘗試的“無謀的戰爭”遭到了西北清軍強力反擊並被擊退。因為有洋人的宣傳員還在叫嚷着“中飯到咸陽吃，晚飯到西安吃”的論調，所以京城民眾對西北清軍的能力深信不疑，許多人相信鄂州匪軍的進攻消息等於在預告西北清軍的勝利。　　雖然清廷、袁世凱和東郊民巷的各大使館都收到了三關口失守和秦州獨立的確切報告，但是，北京城內，適度的戰事通報仍沒有發出。　　這期間，《大清時報》的號外開始在北京城內散發，不過，誰都已察覺出大戰開始的苗頭了，此前在市民中流傳的是些英文報紙上零碎的消息和一些小字報和流言，號外散發后，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今天號外的發行量達到了十萬份，創下了該報的發行紀錄，報社門口擠滿了報童。號外帶給人們的與其說是警報不如說是帶去了興奮和刺激。　　號外上登載了滿廷三柱石之一宗社黨中堅人物良弼的談話，內容儘是“西北清軍精銳部隊勤王”、“總反擊開始”之類的華麗辭藻。　　朱邇典也在英文報紙上通告在華外國人“目前請不要驚慌，鄂州革命軍是否會擴張革命戰爭的意圖尚不明確，大使館告誡大家無事請勿外出……”　　清廷和外國人掌握的報紙，盡寫一些“清廷部隊勝利”這種腔調報道的假消息，什麼“三關口方面清軍摧毀匪軍從未見過的新式武器鐵甲戰車”、“固關地區擊毀匪軍騎兵大隊，繳獲步槍一百二十三支、馬克沁重機槍五挺、炮二門，殲匪軍一個加強團”、“寧夏地區造反的匪軍團長率部投降，清軍另抓住造反匪首”。　　當晚上路邊社洋人記者打電話給清廷總理衙門印證消息時，接電話的清朝官員還在大吹就要擊退李瘋子的匪軍了，還特別加了一句“到明天早上就可以完全抑制匪軍的進攻了，因為沒有東進的命令，大家還有點不高興呢。”　　東郊民巷洋人顧問團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鄂州國民革命安西軍的進攻已被實質性的抑制住了。同時到場的清廷宗社王爺們發表了清廷的消息，稱守衛蘭州的將軍升允已開始反擊。　　這是擺明的謊報。不過正是這一連串的謊報暫時穩定住了北方的信心，也正是這一連串的謊報，造成了上海證券交易所證券市場對鄂州革命軍西征公債的極度不信任――西征公債再次迎來拋售狂潮！

# 第三百九十一章 更大的威脅

　　歡呼聲爆響，鼓聲震耳。　　安西軍在安定修整準備蘭州大戰期間，李想特別無聊，他吆喝着要打一場足球。在緊張的戰鬥歲月里，娛樂實在太少，足球是男人的運動，綠茵場上犀利的拼搏精神，也鼓勵他們再接再厲。　　球兒開出。只見系著紅藍頭巾的雙方滿場飛馳，球兒被踢起又落下，圍繞球兒立刻激烈爭鬥起來，觀賽者看得比場內比賽的健兒更緊張，喊叫不絕，賽況一開始就攀上熾熱的高潮。　　李想看見戰士們龍騰虎躍的樣子，東西看台人人齊聲吶喊讚歎。他也心裏直痒痒。但最終還是沒有上場。自己在一旁抽着煙，笑眯眯地看着。　　一群男人，勇猛無畏的全力朝球兒狂奔，雖然談不上什麼技術，但是戰況激烈不下於真刀實槍的戰場。　　只見宋缺沖前控球急進，井勿幕回身狂奔，已追上不及。　　一個兇猛的抽射，球進了！喝采聲如裂岸驚濤般，歡呼之聲叫得比轟雷更要激烈。　　宋缺一面歡容沿着邊線狂奔，返回西場，一臉不下於巨星的表現慾望，觀眾無不看得如痴如狂，吶喊打氣。人喊鼓響，震動廣場，場內場外的氣氛熾熱至極點。　　賽完足球，李想又在安定城轉了起來。　　小城很小，橫豎兩條街。熙來攘往的人流，說明百姓早已適應了這戰火紛飛的歲月，說明百姓早已經適應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李想看到不禁欣慰。　　拐過一個彎，聽到很多小孩吵吵嚷嚷的聲音。　　“老伯，這些娃子們是學生吧？他們怎麼不上學？”李想指着前面一排整齊土木結構房屋，像是校舍，問校門口的一個精神矍諑的老人。　　老人銀須白髮，頭上戴着回族老人常戴的白布帽，只散穿一件半截白衫，背着手一蹶一蹶地走着。　　“是啊！”老人點頭笑道，“這是安定小學校，可是官府忙於打仗，很多先生跑掉不來上課了，學生娃子們就只有在操場上打鬧嘻笑，這些學生娃子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玩。”　　“這成什麼樣子嘛！”李想給老人遞上一根中華煙，老人看了這種奇怪的東西一眼沒有接，李想自己點上吐出一口煙說：“十多歲的娃娃不上課，整天打鬧，將來怎麼辦？以後還要做國家的主人哩！不學知識，沒有文化，怎麼做主人？”　　李想生活在一百年後，但深知在校學習文化知識的重要性，知道當世中國只有普及文化才能徹底改變整個國家的命運。他望着這一群不諳世事的娃娃們，心裏頓時湧起一股憐憫之情。如果說當年他們沒有學上是因為條件不允許，但如今呢？安定已經光復，清廷落後統治的歷史在這片土地結束了，孩子應該學上了。　　※※※　　川島速浪接到肅親王緊急召見的電話，迅速來到了肅親王官邸。　　寒暄之後，肅親王對川島速浪說道：“我準備火速遷往天津，再轉去東北，我想閣下和日本官員及家屬馬上準備撤退為好。李瘋子的鄂州革命軍的蓬勃發展，其實我們都知道，他在甘肅連戰連捷，報紙上全是謊報，就是李瘋子一人對朝廷來說，威脅已經很大了，可是更大的威脅則是來自朝廷軍方，來自袁世凱，來自北洋軍心的不穩，統軍的將領也表示了主張君主立憲的意見，這真是嚴重的打擊，加諸於風雨飄搖中的朝廷。湖廣總督段祺瑞致電內閣、軍咨府、陸軍部，報告所部多有與革命黨勾通，共和思想已不可遏，無長久維持之信心。”　　肅親王懊惱的拍着桌子，拿出從內閣朝來的電報念道：“昨夜四鎮參謀忽電傳來謂施統帶雲：二營目兵鼓噪特甚，求立即調往後方，以免意外。一、三營亦有染等語。今晨陳統制來，求即調開，有刻不容緩之勢。詢其所以，吞吐不言。瑞見其情急，當準將該標調至李家寨，即派員密訪情形。據稱：該標目兵已與革命軍勾通，約今夜叛去，四鎮亦有云云。側聞共和思想，近來將領頗有勃勃不可遏之勢，征之今日事，益信其然。但瑞職責所在，惟有旁引遠喻，力為維持，未知能持久否？惟十九標又去，力益單弱，彼若環攻，惟有盡其力之所有，成敗利鈍未敢料也！祺瑞。歌。”　　肅親王放下電報抄紙，苦澀的笑道：“朝廷震驚之餘，還沒有迴音，段祺瑞再致電內閣，以民心、軍心趨向共和，已與各路將領熟商，擬即聯銜，陳請代奏。”　　川島速浪也震驚，接過肅親王抽出段祺瑞再致電清內閣的電報，一看，觸目驚心的寫道：“恭讀上月初九日懿旨，政體付諸公決，以現在人民趨向，何待再卜，不禁沸泣久之。邇來各將領不時來言，人民進步非共和不可；且兵無餉補，餉械俱匱，戰守無具，敗亡不免，稍一遲回，東、皖、豫亦無完土，即皇室尊榮，勢必因之而減，瓜分慘禍，將在意料之中。我輩死不足惜，將何以對皇室？何以對天下？已與各路將領熟商，始則責以大義，令其鎮靜，而竟刺刺不休，退有後言。昨聞恭王、澤公阻撓共和，多憤憤不平，要求代奏，各路將領亦來聯銜，壓制則立即暴動，敷衍亦必全潰，十九標昨幾叛去，業經電陳，是動機已兆，不敢再為遲延，擬即聯銜，陳請代奏。”　　川島速浪推測，肅親王算是下決心跟日本人了，主要是受像袁世凱之類官員反水的影響，總之，肅親王的話和段祺瑞兩份電報使川島速浪很震驚，並馬上表示反對。　　“這不合適！肅親王閣下，這樣做非常不合適！”　　川島速浪策劃肅親王逃出北京。松井清助大尉、多賀宗之少佐、木村植人大尉等人進行了種種研究之後，訂出了如下的具體方針，決定照此行動。一、松井清助偕同喀喇沁王，暗暗逃出北京到內蒙，然後聚集有力的蒙古人，招募若干兵員，赴滿洲領取武器之後，轉運到喀喇沁、巴林兩地王府。一、木村植人偕同巴林王，暗暗逃出北京去巴林，招兵訓練。一、多賀宗之調撥武器，在滿洲交與松井，暫時回北京之後，立赴喀喇沁王府，俟武器到達時，在蒙古舉兵起義。這些方針，由川島一派志士們和少壯軍人以及後來參加的薄益三與胡匪頭目左憲章等人付諸行動。蒙古王公從北京脫身，已經順利成功。但是另方面武器彈藥的運送則頗費周折。嚴寒饑渴，財政睏乏，土匪襲擊，加諸中國官憲的壓迫，諸多苦難相繼而來，使輸送隊大受阻隔。不知道奉天將軍趙爾巽怎麼探知川島等人行動，竟然嚴命駐守鄭家屯的統領吳俊升以武力攔劫這批武器彈藥運往蒙古。輸送隊一行，在塔克夏堡與吳俊升所部騎兵發生激戰。不只多數傷亡，且一行人等全部被捕，拘押在達喇爾罕王府。多賀少佐滯留在奉天期間，得知這些人危急消息后，立即馳往長春領事館，彙報情況，請求急速援救。結果，使這些人得免於死刑，無事返回長春。恰在此時，參謀次長福島安正給川島浪速拍來電報：“至急歸國。”川島接到這封電報時，心想，或許陸軍將予以有力援助。　　川島速浪認為眼下肅親王只要在北京久頂一下，他回到東京多拉一點援助，必能事半功倍。　　“肅親王閣下是清廷柱石，敵人還沒有接近，李想也只是在西北戰場，袁世凱和段祺瑞畢竟還是清朝的臣子，北洋軍還是清朝的軍隊，您這時候逃亡，您想過這對國民和軍隊的士氣的影響會有多大呢？隆裕太后和宣統皇帝都還在紫禁城呢！”　　“不，川島先生，我並不是為了個人安危而離開北京的。”肅親王說道，“正是因為考慮到國民和軍隊的士氣的問題，才想到離開的。萬一袁世凱翻臉，太后和皇上落入了袁世凱的手裡，那麼只要我逃出去了，只有宗室有人逃出去了，大清國就不會完的！”　　肅親王這樣回答川島速浪，但川島速浪認為為時尚早，堅持不應現在撤離。　　肅親王固執地堅持自己的主張，而川島速浪也反覆重申自己的意見，二人辯論了一個多時辰，結局肅親王稍做了讓步，說如果覺得現在撤離北京不合適，可考慮先搬進東郊民巷，另外今晚暫時不行動。　　川島速浪離開肅親王官邸返回東郊民巷的日本大使館，北京城沉浸在漫天星光的夜晚里，馬車踏雪的咯吱聲音顯得格外的響。　　夜風偶爾送來幾聲犬吠，川島速浪在車中長嘆了一聲，市民大都已經安睡，當然也有一些感到不安而無法入眠者，李瘋子正在步步緊逼，吹氣球似的發展壯大，而作為清廷的肅親王和他們的那些養在鳥籠子的宗室卻在考慮流亡……川島速浪放下車窗帘子，靠在椅背里閉上了雙眼，中飯晚飯還沒有進食，疲勞和失望鬱積在胸中，這些人做傀儡的好材料，可是這樣的材料有什麼用……

# 第三百九十二章 戰場上的新生命

　　夜幕徐徐降臨，氣溫急劇降落，滴水成冰。寒風不止的咆哮，李想揉揉凍得通紅的鼻子，加快了往司令部回走的腳步。安定城靜靜地迎來了寒夜。隨着時間推移，氣溫下降，踩在雪地里的腳步聲也發生了變化，反映着地面的積雪轉化為冰雪的過程。　　安定城為了警戒，殘破的夯土城牆上裝上了礦燈改造的探照燈，通明雪亮的燈柱在夜空下掃過，四周城牆沒有被照到的外界則是一片漆黑。不時掃過的照明燈將團成一團坐在雪中的難民的身影浮現出來。革命戰士抱着槍利用這種方法戒備乘夜潛入的敵人，不過沒有發現移動的身影。　　清軍的一路敗退不止使學堂的學生沒有了先生，也製造了大批的難民。這些為了逃避馬安良的強迫“隨軍”的難民，從四面八方而來，但是西北偏遠的一個小小安定城實在容納不下這麼多人，難民在前一天夜裡就依附在安定殘破的城牆根下，那天，安定剛剛光復，這一天整整一天就在風雪中煎熬着。　　望着難民的慘況，所有人的心中都不忍去看。難民中只有少數人有牛車或毯子擋雪，基本是毫無遮攔的站在雪中，炊事無法進行，許多人只能忍着飢餓，或者啃些乾糧。難民要忍受着寒冷、疲勞、飢餓的三重苦難。而在這種嚴酷的情況下幾乎沒有發現有人死去，李想不得不感嘆國人的忍受力，中華民族絕對是世界最堅忍的民族。李想暫時唯一能做的就是從戰士們的口糧中摳出一個饅頭給他們，派徐宗漢帶領的戰地醫護人員到難民那裡去送了點藥品，有病倒的難民送去戰地醫院治療。　　戰後恢復，是一項巨大的工程，不過鄂州革命軍已經形成一套約定俗成的系統，那些“給國民革命安西軍提供幫助的民眾”和“有可能協助肅清清軍士兵或回民西軍的民眾”，被編入了國民革命安西軍兩支民兵聯隊的隊伍中。　　街旁的��子疊得齊齊整整，一垛接着一垛。突然從沿街幾家干店門口，靜靜畏集的難民中間傳來了奇怪的聲音，好像在叫着什麼，李想聽不太懂蘭州方言，雖然不明白是什麼意思，但是能感覺到那是一種求助的呼聲。　　因見沈佩貞立在檐下張望，她也看到李想，李想便好奇的上去問道：“怎麼回事？”　　“一名孕婦臨產了。”沈佩貞緊張的說道，又補充了一句：“可能是在冰雪中坐了一晝夜導致的提早生產。”　　李想愣了一下，這事他幫不上忙，只能祝願這位母親能順利生產。幾個巡邏到這裏的戰士似乎也同他們李大帥的想法一致，抱着槍關注着那邊的動靜。　　沈佩貞焦急等待的人終於出現，嚴珊珊和梅迪正往這邊跑來，拿着準備好的熱水、消毒液。　　李想和幾個巡邏戰士傻傻站着，聽着裏面母親痛苦的呻吟，看着沈佩貞她們幾個女孩子跑進跑出的忙碌，又幫不上忙，空急得的滿手心的汗，心都提到嗓子眼。驀然，新生兒的聲音傳來，李想和幾個巡邏的戰士，還有周圍的難民，情不自禁的一起發出了由衷的歡聲。　　李想擠了進去，看到徐宗漢女士抱着一個用安西軍的用毛毯包裹的小東西，立刻湊過去，伸手就想掀開來看看。　　徐宗漢輕巧的閃開了，瞪了李想一眼：“毛手毛腳的，干什麼？”　　李想無限感慨的說道：“戰場是個死亡世界，在這裏迎來了新生命，真令人感慨，讓大傢伙看看，沾一沾喜氣。”　　“這麼冷的天氣，凍着孩子怎麼辦？”徐宗漢把孩子還給母親。　　皋蘭。　　一天的會議毫無結果。　　升允晃動一下腦袋，連帶着大腹也在顫動着，同時和長庚說道：“絕對要守住蘭州，如果蘭州丟了，青藏，西疆，甚至蒙古都會引起騷亂和暴動，對北京的震動更是無法估計。”升允說著，一拳錘在標記密密麻麻的地圖上：“在甘肅，各府造反中對蘭州最有威脅的是秦州府。黃鉞，怎麼就沒看出來他是個犯骨仔！”　　長庚說道：“除了馬安良的精銳軍，馬福祥的昭武軍也必須馬上出動，沒有時間等待新招募集結的兵力完成了！”　　根本不願給清廷再賣命的馬福祥懶洋洋的應道：“但是，二位大帥，反擊必須要有實力，還是等到準備周全才行，即使不願意退過黃河，也只能嚴守蘭州，在黃河西岸構築防線，趁匪軍半渡而擊，將匪軍阻擊在黃河東岸，然後再反攻不是更好嗎？”　　升允冷笑道：“不如宣布共和，豈不更好！”　　馬福祥哼了一句，不說話了。　　升允繼續說道：“馬福祥昭武軍的馬忠孝營，反擊秦州！”　　馬福祥撇了一下嘴角，全國局勢如此，升允還想逆勢上揚，真是瘋了，馬忠孝營同匯合了李想革命軍秦州的革命軍兵力相比，這支部隊的攻擊只能意味着是自殺行動。馬忠孝可是馬福祥心腹大將，他怎麼可以讓馬忠孝送死？　　馬福祥堅持說道：“如果要保衛蘭州就不能進行反擊，應加強現有防線。”　　“馬福祥，違抗軍令是要怎樣處置，你明白嗎！”升允開始來硬的了，他撇下馬福祥，直接命令馬忠孝立刻開赴秦州：“大清帝國的命運就要看現在是否能守住蘭州了，通往蘭州的南大門秦州被犯骨仔黃鉞佔據了，我命令你組織特攻隊殲滅這股匪軍。如果成功，我升你為秦州提督，昭武軍也交由你統轄！”　　斯時清廷已無兵無餉，勢難再戰，明白人都知道升允有多麼的不靠譜。但是清廷不靠譜的旗人也不止升允和長庚，還有一個良弼，這個不靠譜的旗人三人組還有一個赫赫有名的響頭：“滿廷三大柱石”！　　由隆裕太后出場，再開御前會議。段祺瑞兩封電報，搞得皇族等統已垂頭喪氣，前段時間叫囂最兇悍的二百五恭親王溥偉也沉默了，隆裕太后還是垂着兩行酸淚，毫無主見，宣統小皇帝依舊沒心沒肺地在龍椅上耍把戲。　　獨軍諮使良弼還在抗聲道：“太后萬不能俯允民軍，愚見決計主戰。”　　“只你一人主戰，如何成事？”太后道：“兵不效力，餉無從出，奈何？”　　良弼府奏道：“寧可一戰而亡，免受漢人荼毒。”　　皇族見良弼非常決裂，恰也膽大起來，隨聲附和。　　天黑后，內閣會議的結果傳到袁世凱這裏，袁世凱眉頭一皺，要兒子袁克定把剛剛來到北京的汪精衛叫來。　　汪精衛自從隨唐紹儀到上海議和，至臨時政府成立后，他的職務，是以同盟會會員的身份，充當南方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但是，他在暗中，卻又是北方議和總代表唐紹儀的秘密參贊。他平常下榻於伍廷芳在上海的住宅‘觀渡廬’，但又常有密電向袁世凱報告議和動態。尤為甚者，他竟攻擊孫中山道：“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舍不得總統嗎？”罵孫中山想做洪秀全第二。汪精衛還拒絕廣東都督的提名，和一部分人發表宣言，提出“五不主義”，即：不做官，不做議員，不納妾，不吸煙，不飲酒。以此用來促使孫中山放棄政權。　　因為京津同盟會暴走刺袁事件，加上南北議和基本上陷於停頓狀態后，汪精衛見呆在上海無事可做，便獨自一人跑到北方。但是由於他暗中投靠袁世凱，倒孫舉袁；又以同盟會京津分會會長身份，阻撓、破壞北方革命黨人武裝起義和暗殺活動，同盟會京津分會內，沒有人理睬他。　　看到風神如玉的汪精衛進來，袁世凱以干爺的口氣對他道：“兆銘，座這裏來……從前我曾聽說過，孫逸仙博士是個高風亮節之人，為國為民奔走十幾年，如今初任民國臨時大總統，也是眾望所歸。但是，如果為了當總統，就以兵戎相見，同室操戈，大舉北進，那也未免有損於孫文先生的聲譽。”　　汪精衛修眉微挑，隱隱的有些不屑，笑道：“我們革命黨人的目標就是要推翻清廷，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不惜使用任何革命手段！”　　“好！”袁世凱一拍大腿：“百川歸大海嘛，我們的目標乃是一致的，就是要儘快結束滿清專制。不過，為國為民着想，還是不動干戈為上策。”　　汪精衛一臉沉痛的說道：“清廷這些年來，已把國家糟蹋成千瘡百孔，國貧民窮，若再進行一場內戰，怕只有招致亡國了。”　　袁世凱也故作姿態地嘆了口氣道：“清帝退位的事，目下已成僵局，其實也就是那麼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皇族親貴，在死撐着，其台柱人物就是良弼了，他有禁衛軍做實力後盾。據說他們還要另組皇族內閣，以取代我這責任內閣，隨後良弼便要親率大軍征伐南方。照此下去，內戰不休，兵連禍結，國將不國。”　　汪精衛見袁世凱一副悲天憂國的樣子，沉思了一會，問道：“干爺，對於時局，您難道左右不了嗎？”　　袁世凱一臉煩惱的搖搖頭道：“你要議和，可南方不買帳，清廷又不接受。開戰嗎？我又不忍生靈塗炭，國家破碎。目下之清廷，雖可比作一座古老殘破的大房子，不過，要推倒它，即使千百人一起使勁，也還不一定能達到目的，話又說回來，若抽掉其中一根頂樑柱，它便會自己傾倒下來。”　　汪精衛明白了袁世凱要他刺殺良弼的意圖，他自己再也不敢搞暗殺活動，但他馬上想起在天津的同盟會京津分會的同志正在準備暗殺的名單，袁世凱排在第一，良弼就排在第二。汪精衛便拍着胸脯答道：“除掉良弼，我當儘力而為。”　　袁世凱喜出望外：“好！那就看你的了。”他邊說邊從抽屜里拿出一張支票遞給汪精衛：“先拿兩萬元花去，日後缺錢，跟你兄弟克定說一聲就行了。”

# 第三百九十三章 真天真

　　李想和黃興夫人徐宗漢女士，還有沈佩貞，梅迪，嚴珊珊幾個女孩子回到司令部，一路上還在聊戰場上的那個小新生命。　　司令部其實就是徵用的一個店面兒。這是三間門面的店鋪，前邊賣飯，後邊住店。李想帶着的參謀和侍從有三十多人，他們一來就包了全店房間。　　李想進來就聞到一股濃香，一個胖胖的廚子正在一口大鍋里翻攪肉塊，再撇牛肉湯上浮着的血沫子，這股香味勾得李想的肚子一陣咕嚕咕嚕。　　“太香了！”李想皺起鼻頭猛吸了一口氣，問道：“今天晚飯吃什麼？”　　“蘭州拉麵！”　　宋缺說完，又看着膀圓力大的馬鴻逵在那裡將大團軟面反覆搗、揉、抻、摔，然後又將麵糰放在面板上，用兩手握住條的兩端，抬起在案板上用力摔打。條拉長后，兩端對摺，繼續握住兩端摔打，如此反覆。　　“小馬，看不出還有這一手啊？”李想興緻勃勃的看着馬鴻逵。這是順筋，其目的是調整麵糰内面筋蛋白質的排列順序，使雜亂無章的蛋白質分子排列成一條長鏈。　　“我有一個做廚師的夢想。”馬鴻逵不好意思的笑笑，他又把面搓成長條，揪成二十毫米粗、筷子長的一條條面節，或搓成圓條。他將溜好的麵條放在案板上，撒上清油以防止麵條粘連，然後問道：“大帥是喜食圓面還是遍面？”　　“給我一個蕎麥楞！”李想嘿嘿一笑道。　　“好！蕎麥楞！”馬鴻逵眨巴一下眼睛，想不到李大帥還是個吃蘭州拉麵的行家。　　“什麼是蕎麥楞？”嚴珊珊一臉迷糊的問。　　“蕎麥楞，”李想笑道：“即不是圓的也不是扁的，是稜角分明的。”　　馬鴻逵手握兩端，兩臂均勻用力加速向外抻拉，然後兩頭對摺，兩頭同時放在一隻手的指縫內，另一隻手的中指朝下勾住另一端，手心上翻，使麵條形成絞索狀，同時兩手往兩邊抻拉。麵條拉長后，再把右手勾住的一端套在左手指上，右手繼續勾住另一端抻拉。馬鴻逵不但拉麵速度快，且拉出的麵條粗細均勻，且不斷裂，每拉一下，要在手腕上回折一次，拉到最後，雙手上下抖動幾次，則麵條柔韌綿長，粗細均勻。十一扣之後，麵條細如髮絲，且不斷裂，一個個嘆為觀止。　　麵條光滑筋道，在鍋里稍煮一下即撈出，柔韌不粘。　　馬鴻逵享受着崇拜的目光，得意洋洋的說道：“蘭州有句順口留形容往鍋里下面：拉麵好似一盤線，下到鍋里悠悠轉，撈到碗里菊花瓣。”　　觀看拉麵好象是欣賞雜技表演，這就是中國烹飪之精華。　　撈起拉麵，潑上濃湯，淋上油潑辣子。　　李想端起碗，湯清亮，肉酥香，面韌長，口水一下子泛濫成災。　　呼嚕呼嚕，一碗輕鬆吃完，一天寒氣驅散乾淨，臉上泛出紅光，呵呵笑道：“好吃！”　　“李帥，再來一碗？”馬鴻逵問道。　　“不用啦？”李想猛搖頭，望着這個就比臉盆小一號的大海碗，心生畏懼。　　李想放下飯碗，大傢伙也陸陸續續吃完了。　　李想坐在暖暖的熱炕上，聽聽外邊人聲已靜，只有呼呼的風卷着大雪落地的沙沙聲，方慢吞吞說道，“南京和北京有什麼消息？”　　湯約宛給李想遞上一根手巾，說道：“孫中山大總統今天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發表談話說：我一直以來都堅信這次革命運動是正義的，它必將成功。中國所有各省都從道義上、物質上和財政上予以支持……大總統介紹了民國與清廷的談判，並坦率談到中國現狀。他言語中透出堅定的信心。對於西方各國駐北京使團不了解中國南方政權的真實情況，鼓勵清廷頑固抵抗民國政府的行徑，大總統表示憂慮，他堅信，清廷交出政權是大勢所趨。”　　李想接過手巾擦了一把臉，支唔着說道：“誰都看得出，清帝退位是大勢所趨。但是西方各國駐北京使團不是不了解中國南方政權的真實情況，而是太了解啦，早看出來中國所有各省都從道義上、物質上和財政上根本沒有予以南京臨時政府支持，早看出來南京臨時政府財政的窘迫。”　　“大總統這是為了應付美聯社的採訪，能不把話說得漂亮點嗎？”水仙兒啜着茶，悠悠說道。　　李想點點頭，用火筷子撥着炭盆，聽湯約宛繼續說道：“孫大總統對美聯社的記者說，如果中華民國無法建立穩定政權並重建國內和平，責任在北京的清廷。清廷的袁世凱總理向我們確認，最近清廷接受了我們的條件。南北最終將實現停戰。為了確保和平，我要求民國各省省長同意，一旦清帝宣布退位，他們就選舉袁世凱為民國總統。各省在經過一番猶豫后，最終表示同意。袁世凱完全清楚此事。”　　“和議有結果了？”李想問道，“清帝什麼時候退位？”　　“大總統表示同意去北京與袁世凱商談最終協議。大總統已經收到北京方面的電報，袁世凱要求民國政府在清帝宣布退位后两天內解散。”湯約宛喟然說道，“袁世凱顯然下定決心要在北京建立自己的政府，並且得到了外國政府的支持。他準備無視民國政府，並撕毀原來達成的協議……”　　“袁世凱想得到美！”李想反而興奮得有點喘不過氣，瞪着眼問道：“這樣的條件，我想大總統不會答應，是不是又要準備北伐了？”　　“其他各省都督、南京參議院和革命軍將領也都堅決反對。大總統改變方案，但不是北伐，只是要求袁世凱放棄追求皇權，而且外國政府必須在袁世凱當選為總統前承認中華民國。”湯約宛道。　　“如果袁世凱不願等到列強承認中華民國后再當選呢？”李想冷笑道：“太天真了！即使袁世凱等到列強承認中華民國再當選，中國就能實現共和民主了？袁世凱不死，中國不可能有民主。”　　湯約宛一點兒也不願和李想爭議後面的這個問題，只急急說道：“如果袁世凱不願等到列強承認中華民國后再當選，孫中山大總統表示可以前往北京與他探討解決方案，或者袁世凱也可以來南京。孫中山大總統並不害怕北京方面的干擾，我們也歡迎袁世凱來南京，並保證他的安全。”　　“去北京就是羊入虎口！”李想哼了一聲，“袁世凱就不會這麼天真，他不會來南京，即使當選大總統也不會答應定都南京的。”　　湯約宛無語。　　黃興夫人徐宗漢女士靜靜聽了平晌，此時才說道：“這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協議，目的完全是為了中國未來的和平和福祉。推遲南北和議的協議意味着更多犧牲和痛苦，國家將持續動蕩。”　　“哈哈哈哈……”李想仰天人笑，臉色鐵青，說道：“讓位袁世凱，才是意味着更多犧牲和痛苦，不徹底的革命必定會二次革命，到時候國家將持續更加長久的動蕩。”　　“讓位也是有條件的，除非清廷接受南京的條款，否則我們絕不可能再提出類似條件。現在我們絕不會解除武裝，中國也決不可能再回到清廷專制時代了。”徐宗漢說完，長長舒了一口氣。　　“恐怕未必，袁世凱今天可以推翻帝制，明天就可以復辟帝制！”李想目中寒光閃爍，“我們絕不會屈從於清廷或是袁世凱的獨裁統治，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全國十五個省都掀起了共和運動，有三千五百萬中國民眾堅定支持共和，反對滿清統治。湖南、山東和直隸三省也是革命的支持者。原來效忠袁世凱的清軍現在實際上都是共和黨人，只有這個風潮繼續，他們都將適時加入我們的隊伍。”　　不知是因為冷，還是心裏着急生氣，徐宗漢女士臉色青白，十分難看，下着氣解釋道：“我們控制了除天津和營口之外的所有條約口岸。事實上，民國政府保護了絕大多數外國人和外國財產。中國人民每天都在問，為什麼各國不及時承認我們呢？中國人民擔心，北京一些外國使節要挑動外國干涉，這一陰影籠罩全國，中外人民都為此感到憂慮。”　　李想便“啪”地將拳頭砸在坑頭，陰沉沉說道：“只有怯懦的國家才會害怕外國的干涉，才會跪求外國的承認。”　　徐宗漢見李想說得有理，一時想不出反駁的話，怔怔地道：“列強各國，尤其是美國不斷重申對中國的友誼。我們應該以善意待之，保證遵守清廷與各國簽署的所有協議，並履行門戶開放義務。”　　“門戶開放？”李想聽了格格一笑，說道：“這隻是列強侵華手法的變換，並不意味着它們改變了侵略本性。相反，在‘門戶開放’的名義下，列強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控制，對中國進行更為陰險詭譎的掠奪和奴役，中華民族仍然面臨着亡國滅種的危險，這是列強托門戶開放之名，行滅國之實。”李想又說，“恐怕現在中國人民不得不認為，西方列強是清廷的朋友和支持者。北京的現狀並不是全中國的現狀，但我卻覺得，歐美各國政府更認同北京。”　　“孫中山大總統顯然期望得到歐美列強中某國的率先承認。”湯約宛目光一閃，又道：“南京政府正在制定國家發展計劃。教育部已擬出計劃草案，臨時憲法也即將完成。”　　“這些都是浮雲，至少在這個亂世就是浮雲！”李想說著，看了看外頭上房的燈光，又低聲道，“與此同時，革命軍仍應該繼續在向長江以北推進，而不是什麼停戰！”　　徐宗漢聽了冷笑一聲，說道：“拼着大家來一場熱鬧的，也不想想袁世凱的北洋軍，他們是吃素的？真開打，安西軍首先就要兩面受敵，只怕你還後悔不及呢！”　　李想一愣，豪情萬丈地說道：“誰怕！就怕他不來！”　　徐宗漢見他說話輕狂，坐直了身子想頂回去，還是算了，李想現在的實力有這個說狂話的資格。

# 第三百九十四章 正義之師

　　看徐宗漢女士嘴上不說，卻一臉的不服，李想突然失聲大笑，說道：“我在西北打的越好，就越有利於袁世凱在北京唱逼宮大戲，袁世凱會在這個時候跟我翻臉？他現在不知道多麼希望我一舉粉碎清廷偏安西北的幻想。袁世凱即使恨死了我，在清帝退位之前，他也不敢咬我。”說著得意忘形的哈哈大笑，眾人都陪着大笑不止。　　水仙兒橫了李想一眼，他總是一眼把天下大勢看透，總是一眼把人心陰暗看穿。徐宗漢和張鳳�等新人看着李想，不免還有吃驚和疑惑，可是轉念想想，又覺得這話很有道理。　　“說到在西北與清軍的戰鬥，大帥一直強調必須在辛亥年底有個了結，應該是想在清帝退位之前了結吧。原來早在安西軍出擊之前，大帥早就預料到了南北談判會有這樣的結果。”林鐵長在炕上把屈久了的腿伸直了說道。　　這讓張鳳�和徐宗漢等新人一陣張口節舌，紛紛投去仰望的目光，李想特別享受這種目光。　　“既然如此，怎麼安西軍在安定裹足不前？”沈佩貞細長的鳳目流轉，問道：“袁世凱已經指使北洋第一軍總統官連拍兩封逼宮電報，文的武的雙管齊下，加緊逼宮的步伐，可我們西征的步伐卻停在安定，為了蘭州決戰，也不需要修整這麼久！”　　“你也知道，我們要在蘭州決戰，一戰而定西北。只有這樣，才能趕在清帝退位之前，粗定西北局勢。”李想坐在燒得熱騰騰的大炕上挪動一下屁股，隨手拈着盤中花生米慢慢嚼着，一邊沉思着問道：“可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清軍不願與我在蘭州決戰呢？”　　林鐵長眉心一瞬間皺起：“大帥是擔心我們進軍太猛，清軍聞風喪膽，放棄蘭州決戰，撤到黃河西岸或北岸去？”　　張雲山就坐在林鐵長身旁，聽林鐵長這麼一說，也擔心戰事不利，因道：“清軍撤到黃河西岸或北岸還不算什麼，特別是若退到青海草原上同我軍打游擊周旋，那裡人煙稀少，我軍供應困難，雖然最終也能解決清軍，但勢必大費周折，且要拖延甘青光復時日，肯定不可能趕在清帝退位之前了結。”　　“這全是我最擔心的。”李想點點頭，一笑說道：“應該說，無論在平涼還是在定西決戰，都是我求之不得的，這樣戰線短，後勤供應充分，清軍無堅可守；而在蘭州決戰，雖不如平涼、定西，但只要清軍敢決戰也還行。最讓我擔心的就是清軍撤到黃河西岸或北岸，特別是若退到青海草原上同我軍打游擊周旋，那麼咱們勢必面臨雲山說的困境……若清軍經過河西走廊退往新疆，也同是讓人頭疼的事。屆時，長庚和升允的甘肅清軍與新疆巡府袁大化、伊犁將軍銳志會合起來，解決問題肯定不比當年左宗棠收復新疆容易多少。”　　眾人這時候才發現李想站得有多高，看得有多遠。他們關注的只是眼前的戰場，而李想的目光早穿透戰場，俯視着整個辛亥風雲變幻。　　張鳳�算是對李想佩服的五體投地，忙笑道：“升允不是派出一支軍隊逆襲秦州嗎？清廷的報紙不是長篇大論的說西軍準備反擊嗎？我看，按清軍此時的心氣，不可能。退一步說，清軍放棄蘭州決戰，有沒有決心放棄正規戰？更不可能。放棄決戰而不放棄正規戰，最終還是要決戰。退到青海、河西、新疆，在那些地方決戰比在蘭州決戰有利？至少在蘭州叫囂着反攻的升允很難這麼想。”　　黃鉞也接到秦州送來的警報，便道：“咱們害怕清軍退到青海新疆主要是害怕拖延時間，並不擔心最終解決問題。清廷卻要考慮最終的根本出路。退到青海、河西、新疆，無論打正規戰打游擊戰，長庚、升允和北京的朝廷都覺得前途可怕。說來說去，在蘭州決戰是一個行之必然的事情……”　　李想邊聽邊搖頭，幾個人話中還沒有說到最接近李想所擔心的情形，或最容易向李想所擔心的情形發展的方案，其實清軍如堅守蘭州，勝，限於蘭州地形，反擊無戰果，敗，背水只有一座蘭州黃河鐵橋作退路，弄不好有滅頂之災，清軍只有將主力撤到黃河北岸，南岸蘭州只做一下牽制消耗性的抵抗便放棄，主力在黃河北岸沿河機動，安西軍在哪裡渡河，就在哪裡“半渡而擊”。雖然在漫長的黃河沿岸阻止優勢兵力的安西軍渡河不大可能，但清軍可攻可守可退，與安西軍周旋方式的選擇空間相當大……想着，李想不禁微微一皺眉，說道：“咱們示弱，也是為了更堅定清軍的反攻決心，蘭州決戰的決心。另外，咱們說準備鄂州政府的西征，準備蘭州的決戰，咱們在安定不僅是做軍事的準備，更要在西征路線必經之處預備民眾奮起的接應，就像寧夏和秦州之獨立，這才使我們在隴東追擊勢如破竹。”李想說完，想想又補充一句，“特別要注意农民的運動。”　　水仙兒微笑道：“放心，出師以來，政治部的工作也特別活躍。每到一地，便派出宣傳隊上街貼標語，組織演講，宣傳民眾。師政治部與地方聯合召開規模較大的軍民聯歡會，安西馬王灘舉辦的軍民聯歡會十多萬參加，盛況空前。政治部一路上大造革命輿論，向人民群眾宣傳革命西征的意義，宣傳組織起來加入革命的道理。改組當地的會黨，成立群眾團體，鬥爭土豪劣紳，扶助工農群眾。沿途均留下部分政工人員指導工作，組織民眾，有的則參加當地的新政府的工作。”　　“對於革命的政治工作，部隊中大多數官兵是樂於接受的，但也有一些人說怪話，如說政治工作人員是‘賣狗皮膏藥的’。”李想一躍而起，大聲強調道，“對此，我們除進行教育外，廣大政治工作人員以身作則，戰鬥中身先士卒，用本身的模範表率作用，影響廣大官兵，逐步改變許多人的看法。”　　“陝西新軍揮師西征，第一次做為革命軍匯合於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從中受到的鼓舞和教育，是非常之大的。從出師以來，我們每天都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和积極的支持。人民相望於道，簞食壺漿以迎，送信帶路，傾力相助。特別是在經過的那個被清軍血洗的村寨，給部隊教育至深。因為這支部隊當年作為陝西新軍時，就曾在此地駐防。那時由於軍隊紀律不好，打家劫舍，無惡不作，就跟一路上犯下血債累累的西軍沒有什麼區別，老百姓聞風避之，側目而視，深遭民眾痛惡。在陝西獨立時，已是孤立無援，紅薯煮飯，風餐露宿，生活十分困苦了。而此次作為革命軍舊地重返，官兵還是當初的那些人，但由於政治工作的作用，紀律嚴明，扶助農工，受到民眾的歡迎和禮遇。官兵們第一次感受到喚起民眾的力量，感受到正義之師的光榮，無不感慨萬分。”張鳳�想起這事，眼眶立刻濕潤了，一邊擦着眼角的淚光，一邊說道：“我們此次出發由西安到安定，沿途可見這種歡迎。並不是因為我們初到或官大或害怕我們，不得不出來應酬一下。確是有意義的，確是認識我們是真正保護他們，為他們謀利益謀解放的，是很誠懇而出於自願的……這是何等榮幸的事。”　　這是真情實感，李想由不得心裏一熱，一腔高興化作了感慨，盯着張鳳�，良久才道：“是啊，這些人民群眾出來歡迎、支持、援助革命軍，正是由於部隊作為正義之師士氣高昂，遵守叄大紀律八項注意。我們除了行軍打仗之外，按照軍里的宣傳大綱，繼續不斷對官兵進行政治教育，激勵他們認識自己肩負的光榮使命。革命軍是為救民於水火之中而出征的。要求不擾民、真愛民，搞好軍民關係。還有政治部在各地的組織領導和發動群眾的宣傳也功不可沒。”　　從樣是從陝西新軍走過來的張雲山也忙拭淚笑道：“民心，有這樣的民心，革命能不成功？”　　李想凝視漆黑的窗外，緩緩說道：“這片土地上，那些土豪劣紳，封官蔭戚，魚肉百姓。千千萬萬的农民終日起早摸黑種出來的血汗谷填不滿地主的血盆口，祖祖輩輩當牛做馬住着難遮風雨的茅草屋。也正是他們悲慘的遭遇，苦難的經歷，造就了甘肅农民的革命精神。”　　馬鴻逵早己在凝神靜聽了，思量半晌，緩緩說道：“甘肅农民多年來受着清廷和列強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苦不堪言。自同治以來，差務絡繹，以大軍之出征……沿路州縣強拉民車，所需之費仍按畝均攤。蓋有經管局紳，假公濟私格外科派，不肖書差，以少攤多，從中侵蝕，流敝百出，小民不勝其擾。商人繳納的稅額也比原來增加了好幾倍。開始全省認解賠款銀數以加征罌粟、煙酒等稅補額，但地方官吏則以‘攤派’為名，加征者遠遠超過於此。當時各府、州、縣的商稅則‘籌解賠款始，一律加增’。茶厘則‘於賠款案內奉文加抽厘錢一成，計每票加抽銀一兩二錢’。鹽厘往日每斤抽厘五文，因賠款‘每斤加抽三文’，又牙帖‘認解庚子賠款各有增加’。另外，在百貨中推行的‘統捐’，更是加征加稅的又一苛政。所謂‘統捐’，即將原厘金關卡裁撤，另設一總局，專司其事，凡百貨均由總局‘收捐給票’，經過局卡，查驗放行，不再重繳收捐。這首先在光緒三十一年從大布辦起，光緒三十三年重加釐訂，在所有百貨中推行。從表面看，這似乎使稅收統一，有利於商民，但實際上它是官府巧取豪奪的手法。自推行統捐后，‘凡出入各貨，……汁收款視昔年大有增加’，‘大布統捐，百貨統捐，而收稅款較前加倍’，庚子年後，升允和長庚在甘肅地方政府秉承慈禧‘懿旨’而推行的‘新政’，使舊有的官僚機構更加臃腫，新添的機構經費又無着落，加上經辦官吏的營私舞弊，也大大加重了各階層人民的負擔。列強的掠奪和清朝政府的搜刮使甘肅民眾生活極端困苦。社會上到處呈現糧價踴貴，比戶枵空，廒會單�，民無所得食，餓莩滿道，鴻雁哀鳴的凄慘景象。再加上當時災荒頻仍，致使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貧家小戶灶無炊煙。往往夫婦對縊，室如懸磐，亦無人掩埋，其生者各自謀生，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耳不忍聞。這逼真的反映了當時甘肅各族人民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慘景。‘农民頭上三把刀，租多稅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條路，逃荒討米坐監牢’，這首歌謠便是甘肅民眾痛苦生活的真實寫照。”　　李想心裏沉甸甸的，想起這些就覺得特別累，只說了句：“明天我們一起去參加政治部舉辦的動員大會，去看看我們肩負的使命。”便命眾人散了休息去。

# 第三百九十五章 鐮刀到處無荊棘

　　瑞雪紛紛，無風墜玉，是那樣的柔軟和緩，這在西北是從未有過的秀美光景。一大群人穿得袍乎套兮，在那裡擠得人頭涌涌的翹期盼。　　“牛鼻子，恕我直言。李瘋子這桿大旗到底能打多久？他在西北到底能不能立得住？西北各界很多人都在觀望。雖然我們不反對革命，但是，現實是殘酷的，一旦我們跟錯了人，他立不住，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我們這些緊跟他的人，後果可真的不堪設想。現在大家心裏不是很有底，因此比較擔心，搞得不好，身家性命、前途命運，滿盤皆輸啊！歷史，還是講究以成敗論英雄的。樹倒猢猻散，牆倒眾人推……”　　說話是個老學究，在他身邊的老道，冰天雪地，一身寬大的道袍顯得非常單薄，可是看他顧盼之間，神采奕奕。　　“果齋，”老道開口說道，“我有一弟子，在李瘋子麾下，也算是有些接觸。我對也他認真觀察了一陣子。我認為，這個人是可以信賴的。李瘋子這個人，屬於高瞻遠矚，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梟雄人物。最難能可貴的是，這個人把老百姓裝在心裏。‘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說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跟這樣的人做事情，我們儘管放心。李瘋子是有雄才偉略之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們曾經追求的理想……能夠有一個再次燃燒我們曾經的理想，再艱難也值。人生，難得有幾次拼搏的機會！”　　兩個人正在交談着，李想已經來了。人群當中就是嗡的一聲，簡直都有些兒狂的樣子。　　萬眾期待當中，就看見一個小個子青年邁着沉穩的步子走來，笑吟吟的，彷彿這青年身上帶着一股魅力，他可以毫不費力地把人吸在他身邊。在黑壓壓的人群當中，又激起一片情不自禁的嘖嘖稱讚的聲音。　　李想走向露天大會的講台，站在像個柿餅的麥克風前，站在萬千民眾前。他並沒有急於說話。他用聰明、和悅的眼睛微笑着看着面前的人群，彷彿在考慮什麼，又好像在等待什麼。　　“我們這次在隴東的戰事，假若我們這次不因為得着隴東民眾的許多幫助，就不能這樣快打敗敵人。”李想一開口，即熱情讚揚了隴東民眾對安西軍的支援，“农民組織的嚮導隊、運輸隊、偵探隊、交通隊、募捐隊、慰勞隊等，或在後方，或在前線，進行甚力。甚至固關、三關口等處組織敢死隊，實際參加戰爭。其餘各區與戰線相近者，莫不領導农民作軍事援助。革命軍由秦進隴，長驅直入，節節勝利，實得农民之幫助不少。”　　“暗探隊對平涼的敵情進行了詳細的偵察，對於哪裡有敵人、哪裡有工事、哪裡有敵人的機槍炮兵位置，哪裡有路可通，哪裡河面結冰可以冰上過河等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們還將敵軍在平江方面的兵力配備繪製成圖，送給革命軍，以後更不斷遞送情報。暗探隊在偵察敵情中還俘擄了敵軍十餘人。　　交通隊除負責通訊聯絡報告敵情外，並沿途修橋補路為革命軍提供了很大方便。　　嚮導隊引導革命軍渡過江河，抄近路繞過大雪封鎖的高山，到敵軍後方進行突然襲擊，特別是革命軍的一支部隊在嚮導隊的引導下，在六盤山地區，我們潛行至太白山頂敵人眼皮子底下時，敵軍還沒有發覺。嚮導隊還幫助革命軍掃除敵軍埋下的地雷。距三關口二十五里之陣地，敵人曾在陣地前埋伏地雷甚多，我軍得农民引導，悉數將其破壞，故得完全平安渡過……　　破壞隊到處切斷敵橋樑及電話線，捕捉敵通訊兵，以後當革命軍進入城郊時，清軍還不相信。　　疑兵隊在平江四周的山上和陣地附近，遍置松樹炮和土槍爆竹，不時燃放，有時鳴號擂鼓，有時搖旗吶喊，迷惑敵人，亂敵軍心。　　衝鋒隊則直接配合軍隊作戰，革命軍攻擊固關、三關口等險要關隘處時，都有他們參加作戰。　　拂曉我軍進攻六盤山的三關口，民兵大舉幫助圍攻太白山，冒彈衝鋒，勇挺登山，敵兵大亂，當奪槍械無算，斃敵甚多，並進至離太白山三十餘里之青水嶺，敵兵節節退卻，死亡載道，所獲大炮槍彈無數，概交我軍收領，农民因攻擊太猛，陣亡者至十三名。三關口敵軍，因前線潰敗，倉皇逃遁，农民曾某見一荷槍之逃兵，即持扁擔追擊，該兵即開槍射穿曾某之腹部，曾猶未知痛楚，仍以扁擔猛擊，卒奪其槍，將該兵擊斃。曾因用力太猛，亦倒地而斃。”　　李想洋溢着激情，說起這些日子聽到的點點滴滴的故事。對於群眾在隴西戰役中所建立的功績，他最後稱讚說道：“此次我軍進攻，能進敵陣地擊破，皆民眾協助之功！”　　看到這些民眾就是對自己的稱讚沒有多少激動，李想心思飛轉，這個時刻，嘴上卻還是對着底下黑壓壓的人群慷慨陳詞：“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問題，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农民問題……”　　他話鋒一轉，才露出興高采烈表情的那些表情麻木的民眾就聽着他換了更掏心窩子的口氣：“……無論是打倒列強洋鬼子、打倒軍閥、土豪劣紳，或者是發展工商業和教育事業，都要依靠农民問題的解決。有人說我的农民運動是‘惰農運動’和‘清廷沒有推翻以前，我們內部不要鬧事’，過去清政府時代只准地主向农民加租加息，現在农民向地主要求減點租減點息，就是‘鬧事’了嗎？這種只准地主向农民作鬥爭，不準农民向地主作鬥爭的人，就是站在革命的對立面，就是破壞革命的人！大傢伙說，我說在理嗎？”　　嘩的一陣掌聲終於響起來。　　馬鴻逵當即就振臂高呼：“咱們要支持李大帥開張农民運動，將革命進行到底！”　　革命戰士同聲振臂高呼，但是底下民眾，還都不習慣這個熱血沸騰的架勢，獃獃的不知道跟着喊好還是不跟着。　　在這樣寒冷的天氣，李想滿身大汗，嗓子嘶啞的從高台上面跳下來。底下習慣了老禮節兒的人們雖然不會喊口號兒，都紛紛作揖下來。頓時就是一片風吹浪倒地壯觀景象。這種場景李想也早有經驗，就是笑得加倍客氣，作揖得比他們還要深。這一做派，不少老人就是熱淚盈眶：“還是革命黨人好啊……”　　李想向幾個當地名流，向新任命的農會幹部詢問了鄉里的農運情況，然後講了話，他說：“我在湖北高农民運動，那時候就聽見有人講农民運動搞糟了，但是在湖北農村農協委員講农民運動搞得好。我們是搞得好，並不是搞糟了。”　　“鄉里農協辦得一團糟，我們那裡的喜四娃娃子是個一字不識的紅腳桿，翻開腳板皮做牛屎臭，也當了區农民協會的會長，曉得搞么子！”說話的這个中年大叔和老道站在一起，顯得非常另類。　　水仙兒立刻附在他耳邊說道：“這人叫劉爾�裕�字又寬，號果齋、五泉山人。蘭州人，甘肅文壇巨子。光緒乙丑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應聘為五泉書院講席。”　　這時，李想輕輕一笑道：“不識字，就不能剷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就不能推翻封建統治，就不能建立民主政權，就不能建立农民自衛武裝，憑什麼說不識字就會把事情搞糟了？”　　李想臉色笑得輕鬆，嘴上可是詞鋒犀利。說到這裏，臉色已經變了：“你們知道嗎，宣統二年，我在湖北安陸聽說，當地一個長工春上沒有糧食，在地主家借了五擔谷，單價兩塊鷹洋，地主到年終結帳時，把一擔谷的單價從兩塊漲到五塊。這個長工做了一年僅只吃了五擔谷，不但沒有進一個錢，反而倒欠了那地主五塊錢，過年時，一家無粒米下鍋，一氣之下自縊慘死。”　　李想臉色已經全變了，一再告誡大傢伙：“一定要站在革命的立場擁護农民革命。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清廷、列強、貪官污吏的牆腳。打倒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李想問道，“靠誰來打爛這個基礎，挖掉這個牆腳呢？只有靠农民。”　　李想再次強調建立民主政權和农民革命武裝的必要：“農村革命是农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而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农民有了組織以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去，把农民的權力長上來。”　　李想想起昨天在街上碰到一群無學可上的孩子，又補充道：“劉老先生的意見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农民運動還有一個重點在於教育，在於中國文化的普及。鑒於近今教育事業大都偏向城市，又其設施限於學校，不獲使社會成為教育化，爰擬從農村入手，劃定區域，從事實驗，期以教育之力，改進農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會革新之基。”　　“鐮刀到處無荊棘，鋤頭底下有自由。”李想鮮明地宣告：“教育，要與貪官污吏土豪劣伸奮鬥，與東西列強侵略壓迫奮鬥，與傳統封建教育思想奮鬥。”

# 第三百九十六章 斷一柱石

　　李想和劉爾�栽諛搶鍇閭福�眾人似乎也知道李大帥有什麼重要的事商議。風雪底下，都在靜靜的候着。那些最為精力充沛的熱血青年們也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散開。　　李想談起教育，這是讓他最蛋疼的一件事情，他所接受的現代教育無疑是失敗的，受教育越高，越加恬不知恥要做拜金主義，越加崇洋媚外要做假洋鬼子。　　“中國教育一直走錯了路。他教人讀書就是為了陞官發財，他教人離開鄉下往城裡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不造林。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獃子。城市裡的新式教育也未必就好，通篇的拿來主義，失去自己的文化傳承，變成了盲目的崇洋媚外！”李想按耐住激動的心情，俊臉漫過一絲紅潮，“我認為新中國教育的生路在於建設適合實際生活、實行教學做合一的活教育，要從中國實際國情，鄉村的生活產生活的中心學校，從活的中心學校產生活的鄉村師範，從活的鄉村師範產生活的教師，從活的教師產生活的學生、活的國民。”　　“李帥！”一個清脆的少女的聲音，使李想轉回頭來，梅迪在人群朝他招手，“宗社黨頭目良弼遇刺！”　　“死了沒有，”李想目光如電的瞪着管家小妹，有了上次袁世凱遇刺無恙的烏龍，他現在可不敢高興的太早。又問道：“誰乾的？”　　“軍咨使良弼，已被人刺殺了。”民政大臣趙秉鈞見到熱炕頭上安坐的袁世凱，劈頭說道。　　“已死么？”袁世凱向後一挺，開口即問他死否，其情可見。　　趙秉鈞微微躬身答道：“現在好像還沒死，聽說被炸掉了一條腿，估計離死也差不太遠了。”　　袁總理心裏暗贊汪精衛辦事有快又好，表面卻假裝不知內情的問道：“敢是革命黨所為么？”　　趙秉鈞也拿不準，說道：“大約總是他們黨人。”　　趙秉鈞這個回答又讓袁世凱糊塗了，遂又追問道：“是否捉住了行兇之人。”　　趙秉鈞回答說：“良弼沒死，拋擲炸彈的人，卻已死了。”　　袁總理點點頭，嘆道：“暗殺黨還真是厲害，但良弼頑固異常，若非被人擊死，事情終究不好辦。”言下明明有喜慰意。　　趙秉鈞也點頭哈腰的說道：“此人一死，實現國體共和就容易了。”　　聽到良弼遇刺，趙秉鈞方才在來的路上很費了心思與袁克定套問試探過，無奈這太子爺一提這事便王顧左右而言他。弄得他心裏在一直忐忑不安，畢竟袁世凱和良弼接連遇刺，說不定就會輪到他。如果這次刺殺是袁世凱一手策劃，那麼……　　袁總理目光緊緊地盯着眼珠亂轉的趙秉鈞，半晌方笑道：“你道中國的國體，究竟是專制的好，共和的好？”　　趙秉鈞一愣，飛快地看了袁世凱一眼，說道：“中國人民，只配專制，但眼下的情勢，又不得不共和。如果仍沿用專制政體，必然還是要有皇帝。一旦清帝退位，誰來當這皇帝？就算是有人承接了下來，名聲也會和王莽、曹操差不了多少。依我的淺薄之見，只好順水推舟，慢慢再說。”　　袁世凱不言聲，起身踱了幾步，倏地轉過身走近趙秉鈞，目光變得咄咄逼人，笑道：“說得精闢啊！中國人民，只配專制，但眼下的情勢，又不得不共和。”　　袁世凱聲音中透着巨大的壓力，趙秉鈞被震得渾身一顫，雙膝一軟就要跪倒，急忙穩住心神說道：“中國自然還是像日本一樣君憲的好，只是這個君應該是華夏之君，而現在的君卻是狄夷之君。”　　袁總理不禁點首，又與趙秉鈞略談數語才散了。　　且說，刺殺良弼的彭家珍是京津同盟會的黨人，與吳祿貞策劃聯絡北方燕趙聯盟，吳祿貞被刺身亡聯盟失敗，旋又策動王金銘等在灤州起義，同樣是出了叛徒起義失敗。京津同盟放棄起義搞起刺殺，刺殺袁世凱失敗，北京城大索革命黨，但就是在風聲鶴戾的時候彭家珍毅然獨自潛入北京。　　聽說汪精衛住在西河沿金台旅館，彭家珍雖然不齒汪精衛的行為，但汪精衛畢竟是京津同盟會會長，他鬼使神差的摸去找汪精衛了。金台旅館沒見到汪精衛，不過他在汪精衛客房的見客廳桌上看到遺有名片一張，印着奉天陸軍講武堂監督崇恭字樣，一張照片，印着軍諮府軍諮使兼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愛新覺羅・良弼字樣。　　彭家珍左右看看無人，順手取置衣袋中，然後走出客廳，一臉若無其事的問茶房：“汪先生幾時來過。”　　茶房點頭哈腰道：“汪先生上天津去了，聲明兩三天後回來，他的房間，還留着呢。”　　彭家珍得此線索，晚上在國光新聞社與幾個黨人碰頭時，將日間所見所聞，向大家報告。　　彭家珍說道：“我已借得協都統制服一套，再取一個爆炸彈，去大紅羅廠找賚臣這小子算帳。借崇恭名刺，作為進見媒介，拼此微軀，替綬卿報卻喪元的深仇宿恨。”　　說完，彭家珍找來紙筆寫下絕命書：“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與其生受辱，不如死得榮！”　　他將銀票百元和衣物用具交給僕人伍煥章帶回天津。　　幾個年輕的黨人獃獃的望着彭家珍，不能作聲，心中十分難過，李想微撫他們的肩頭，說道：“老弟們，你們有什麼想對我說呢？”　　最年輕的一個黨人還是個少年，眼淚一下子湧出來，不禁噙着眼淚，念出趙伯先送吳樾的詩：“臨歧握手莫咨嗟，小別千年一剎那，再見卻知何處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默默聽着這首詩，彭家珍亦為之點頭苦笑。　　傍晚，彭家珍更換服裝，手提小包內藏二枚炸彈，乘馬車進入前門，先到軍咨府，沒見到良弼，便轉往紅羅廠良弼私宅。　　彭家珍叫馬車夫將馬車調轉車頭在大門前等候，他便直進大門門房前，彬彬有禮地道：“請問，此處可是良弼總領的官邸嗎？”　　門房盯着這位陌生人，見他身着軍官制服，威武英俊，便恭敬地答道：“總領赴攝王府，尚未回府。請問老爺尊姓大名？”　　“敝人姓崇名恭，奉天講武堂監督。今日專程來謁見摯友。”彭家珍說話間從衣兜里取出一張崇恭的精製名片。　　“啊，失迎，失迎！請進裡屋坐！”門房一陣點頭哈腰。　　“不必客氣。我和良弼總領乃是多年好友，只是這幾年忙於公務，久疏貴府。現在既然總領未歸，我不妨先到附近辦件小事，呆會再來。”　　彭家珍卻是十分精明，他想良弼是十分熟悉崇恭的，自己乃是假崇恭，如果在府內等候，待良弼進門，先行稟報，難免事未遂而敗露，使託故而出。　　他整了整佩在腰間的軍刀，蹬上馬車，又朝着來的方向不緊不慢地馳去。走出數十丈遠的一個丁字路口，轉了個彎，便在一株老槐樹下停下。他掀開車簾，點上一支煙，眼睛注視着馬路上出現的車輛和行人。　　一支煙還未抽完，便見一輛四輪馬車奔馳而來，在路口拐往紅羅廠良弼私宅方向。彭家珍雖然沒有看見車上的人，但憑那威風樣子，便料定這是良弼回府了。　　彭家珍低聲吩咐車夫：“跟上！”　　前邊那輛四輪馬車在良弼私宅大門前停下，一個青年禁衛軍將領從馬車上跳下，便大步向大門走去。　　彭家珍的馬車緊跟着也在門口停下，他跳下馬車，借風燈的昏光見那青年將領：四方臉，大鼻子，厚嘴唇，兩撇細八字胡，便確信他就是良弼。　　彭家珍機警地提着那隻裝着兩枚烈性炸彈的小包，急步走到門邊，親切地叫道：“良弼兄！”　　良弼參加宗室密議南北戰事，除了幾個宗社黨發言附合他的主戰意見外，其他人皆默默不語，他窩了一肚子氣，一路坐馬車回來。煩惱地閉着眼睛，不願看周圍的一切，彭家珍尾隨其後，他也沒有介意。他剛踏上大門石階，忽聽身後有人親切地叫他，他便站住了。　　“不認得我了？”彭家珍從衣兜里取出那張崇恭的名片，恭敬地遞了過去。　　當良弼接過名片，在昏暗的燈光下注目覷看時，彭家珍便迅即從小包內取出炸彈，引動爆炸裝置，擲在良弼腳下，可是，這是枚啞炸彈。良弼見擲下炸彈，嚇了一跳，但他是個有膽略的軍人，當即一轉，跳上門前的台階，“唰”地拔出腰間短劍，準備拼搏。　　彭家珍扔出第一枚炸彈后，迅即掏出第二枚，向良弼扔了過去。　　“轟”地一聲巨響，那剛拔出利劍的良弼，左腿被炸飛出一丈多遠，石階飛裂。良弼的八名衛兵、一名馬弁，也同時倒在血泊之中。　　機警的彭家珍擲出第二枚炸彈轉身欲走，不料一片鋒利的彈片被階石反彈過來，直插他的腦顱，他眼前一黑，竟直直地倒下。

# 第三百九十七章 自信人生二百年

　　李想仍然一如既往地關注南北和談，良弼遇刺，京津同盟會骨幹在天津租界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表示對此事負責，同時為刺殺良弼的彭家珍烈士舉辦聲勢浩大的悼念活動，李想代表鄂州政府和鄂州人民拍電去表示哀悼。　　現在明白人都知道，良弼一死，這個唯一留在北京的柱石折斷，清廷再也撐不下去了。可是得益最大的不是南京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而是北京清廷內閣總理袁世凱。　　李想一時倍感壓力山大，為此加快了他對蘭州決戰的軍事部署。　　革命軍已經得到了陝西和甘肅民眾廣泛的支持，支持革命的千萬民眾，他們用車拉，用肩挑，在着冰雪封路的冬季，從漢口源源不斷運輸來龐大的戰略物資，如果只用長江机械廠新出廠的八台拖拉機底盤改造的大型貨運汽車運輸這批戰略物資，無疑是杯水車薪。　　至此，李想的戰爭機器基本上完全建立。　　看着南京臨時政府和袁世凱真真假假地談了這麼幾個月，李想總覺得心裏不痛快。革命也是可以談條件的嗎？李想早已經看到談判的結果，也知道這個結果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災難！　　“我要救中國！我要改寫歷史！”李想站在破舊的窗前，朝着茫茫雪原奮力大喊。　　李想這一吼，驀然發現自己已經改變太多太多。這要是在一百年後，一定會被周圍的人痛罵傻B和腦殘。可是在這個波瀾壯闊的辛亥年，他覺得自己的理想太正常不過了，太普通不過了，在這風雲激蕩的歲月，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在這個時代，身為一個男人，就應該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凌雲壯志。　　一個人，必須要有遠大志向。有了一個遠大的志向，才會有奮鬥的目標，知道自己的努力是為了什麼。人生就不是迷茫的。有了一個遠大的志向，為了達到他，才會為此而努力拚搏，人生就有了動力。　　一百年後的世界里，李想渾渾噩噩生活，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可是，穿越清末，看到的是積弱百年的國家，民不聊生的歷史，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油然而生，不可抑制的生出一種改變落後的社會、改變積弱的中國的決心！　　以前，李想一直認為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詩很傻。變法失敗后，他為什麼不逃走，白白送死。可現在，李想突然理解了，這是一種為了革命堅貞不屈，奮鬥到底的氣節和品格！孔子在《論語》也說道：“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時候，能為了自己所追求的，所信仰的而犧牲也是一種無限的光榮和滿足。從第一次廣州起義到辛亥前夜的黃花崗起義，多少烈士前仆後繼，靠的不就是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么？革命需要犧牲，需要流血。因為革命而落如敵手，他們寧願轟轟烈烈的死，也不會苟說出有違革命的話來換取生命。如果能換取和平，喚醒大眾的覺醒和祖國的崛起。那又有什麼是不能夠放棄的呢？有了這種敢於犧牲的精神，生亦光榮，死亦光榮！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為了挽此天傾陸沉，革命黨人拋下無量熱血、無數頭顱，蒼天有眼，也應該被感動了呢？　　李想收起漫天飛舞的思緒，轉過身，看到的是一張巨大的地圖。蘭州決戰只是李想制訂了一個雄心勃勃的進攻計劃的一環，辛亥年內解決甘肅問題，然後再平定西域全境，讓五星紅旗在中國西北的大地上高高飄揚。　　拿着地圖旁邊的這份全面進攻、速戰速決的戰略計劃書，李想似乎看到了國民革命軍馳騁疆場，所向披靡的宏浩場面。他甚至還想到了繼平定西域后，又在一片凱歌聲中收復蒙藏，南征北戰，將革命進行到底，直到解放全中國，定都北京，站在那象徵中華民族精神的天安門城樓上氣宇軒昂地檢閱他的勝利之師。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李想的確是一個自信的人。不錯，如果沒有這份自信，李想又怎麼敢在群龍無首的武昌抗起首義的大旗，在山窮水盡的湖北率領鄂州革命軍將革命進行到底，在英、俄列強鷹視狼顧之下攬下平定西北邊疆危機的任務……相信自己，就一定可以成功。　　李想在密密麻麻的地圖上不斷標示，最後，鉛筆在通向青海和河西走廊的蘭州府落下，在皋蘭地區狠狠地畫了一個圈。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這一天，李想召集林鐵長、張鳳�等人開了一個短會。　　林鐵長這員幹將心領神會，未等李想開口，他就說道：“大帥，安西軍已經準備好了，就差您一句話了。”　　張鳳�欠着身子沒有說話，這位新加入鄂州革命軍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高材生，和在座所有的新人一樣，對李想始終保持着一種尊重和崇敬。　　李想沒有立即表態，看着會議室的地板，目不轉睛。此時的李想正感受着西北戰場的鼓舞，戰場上，形勢也非常看好。李想現在完全有理由相信，西北清軍不是他的對手。　　李想忽地收起目光，咬着牙齒道：“行動吧！”　　林鐵長、張鳳�等將領立即起立，腳跟一靠，行着標準的軍禮答道：“遵命！”　　※※※　　最頑固的宗社黨頭子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宗社黨群龍無首，策劃的反袁活動，也就煙消雲散。　　袁世凱趁機唆使親信紛紛發出通電，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先後發通電要求袁內閣代奏的有：　　河南巡撫齊耀琳，　　山西巡撫張錫鑾，　　署直隸總督張鎮芳，　　署山東巡撫張廣建，　　署湖廣總督、會辦剿撫事宜第一軍總統官段祺瑞。　　段祺瑞的電報卻是最厲害的。　　由段祺瑞領銜，清軍將領聯名致電清內閣、軍咨府、陸軍部、並各王公大臣：請即代奏清廷，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電曰：　　“內閣軍咨陸軍並各王大臣鈞鑒：為痛陳利害，懇請立定共和政體，以鞏皇位，而奠大局，敬請代奏事：竊維停戰以來，議和兩月，傳聞宮廷俯鑒輿情，已定議改共和政體。其皇室尊榮、及滿蒙生計、權限各條件：曰大清皇帝永傳不廢；曰優定大清皇帝歲俸，不得少於三百萬；曰籌定八旗生計，蠲除滿、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滿、蒙、回、藏與漢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舊；曰保護一切原有私產。民軍代表伍廷芳承認，列於正式公文，交海牙萬國平和會立案云云。海宇聞風，率土臣民，固不額手稱慶，以為事機至順，皇位從此永保，結果之良，軼越古今，真國家無疆之庥也。想望懿旨，不遑朝旭。乃聞為輔國公載澤、恭親王溥偉等一二親貴所尼，事遂中沮，政體仍待國會公決。祺瑞等自應力修戰備，靜候新政之成。惟念事變以來，累次懿旨，莫不軫念民生，惟國家利福是求，惟塗炭生靈是懼，既頒十九信條憲法，誓之太廟，又允召集國會，政體付之公決，可見民為國本，宮廷洞鑒，具征民視民聽之所在，決不難降心相從。茲既一再停戰，民軍仍堅持不下，恐決難待國會之集，姑無論遷延數月，有兵潰民亂、盜賊蠢起之憂，寰宇糜爛，必無定土，瓜分慘禍，迫在目前。即此停戰兩月之間，民軍籌餉增兵，布滿各境，我軍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彼則到處勾結土匪，勒捐助餉，四齣煽擾，散布誘惑。且於山東之煙台，安徽之穎、壽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州、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棗陽等處，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籌莫展，彼進一步，則我之魯、皖、豫即不自保，雖祺瑞等公貞自勵，死生敢保無他。而餉源告匱，兵氣動搖，大勢所趨，將心不固，一旦決裂，何所恃以為戰？深恐喪師之後，宗社隨傾，彼時皇室尊榮，宗藩生計，必均難求滿志；即擬南北分立，勉強支持，而以人心論，則西北騷動，形既內潰；以地理論，則江海盡失，勢成坐亡。祺瑞等治軍無狀，一死何惜？特捐軀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國永淪，追悔何及？！甚非所以報知遇之恩也。況召集國會之後，所公決者，尚不知為何項政體，而默察人心趨向，恐仍不免出於共和之一途，彼時萬難反汗，是徒以數月水火之患，貽害民生，何如預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踐土之倫，歌舞聖明，零涕感激，咸謂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偉哉？！祺瑞等受國厚恩，何敢不以大局為念？故敢比較利害，冒死陳言，懇請漁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在內閣及國務大臣等，暫時代表政府，擔任條約、國債、及交涉未完各事項，再行召集國會，組織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與維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復地方秩序，然後振刷民氣，力圖自強，中國前途，實維幸甚！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請代奏。”　　隆裕太后一氣覽畢，已不知落了多少珠淚，及看到後面署名，第一個便是第一軍總統官段祺瑞，隨後依次署列，乃是尚書銜古北口提督毅軍總統薑桂題，護理兩江提督張勳，察哈爾都統陸軍統制官何宗蓮，副都統段芝貴，河南布政使幫辦軍務倪嗣沖，陸軍統制王占元、曹錕、陳光遠、吳鼎元、李純、潘矩楹、孟恩遠，河北鎮總兵馬金敘，南陽鎮總兵謝寶勝，第二軍總參議官靳雲鵬、吳光新、曾毓雋、陶雲鶴，總參謀官徐樹錚，炮台協領官蔣廷梓，陸軍統領官朱泮藻、王金鏡、鮑貴卿、盧永祥、陳文運、李厚基、何豐林、張樹元、馬繼增、周符麟、蕭廣傳、聶汝清、張錫元，營務處張士鈺、袁乃寬，巡防統領王汝賢、洪自成、高文貴、劉金標、趙倜、仇俊愷、周德啟、劉洪順、柴得貴，陸軍統帶官施從濱、蕭安國一古腦兒有四五十人。到了結末幾個姓名，已被淚珠兒濕透，連筆跡都模糊起來。隆裕后約略看畢，便把奏摺扔在案上，返入寢宮，放聲痛哭。身邊宮娥侍女，無不慘然而泣。再加上窗外北風，獵獵狂號，氣氛更為不堪。　　這封電報可以說是清廷讓國的催命符，是徐樹錚的手筆，由段祺瑞分別通知各將領同意后列名。最初四十二人，後來增至四十七人，為當時公開發表電文時之名單。　　段祺瑞電奏到京，廖宇春立刻刷印萬張，派人分佈京師全境，《國風報》亦印號外隨報附送，人心稱快。　　至伍廷芳得唐紹儀轉告段祺瑞複電時，又增王懷慶，並附告張懷芝、徐邦傑亦複電同意，遂為五十人。除王懷慶、張懷芝、徐邦傑系增列，又王占元、何宗蓮、張士鈺、薑桂題、倪嗣沖五人復段祺瑞電較遲，除去此五人外，即為最早所列的四十二人。列名的著名將領中少了一個馮國璋，馮因為攻下漢陽后，清廷封他為二等男爵，同時他又剛出任禁衛軍統領，所以沒有參加這次列名通電。　　良弼被刺和段祺瑞等著名將領聯名通電同一天發生，這一來讓清廷萬分震動：一方面显示革命黨人在北京皇城內外已滿布黨羽，可以為所欲為；一方面握有兵權的北洋軍將領已向清廷敲了喪鐘，奏了哀樂。因此可把清廷親貴王公們嚇得魂飛魄散，朝不保夕，簡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於是紛紛席捲細軟，攜帶妻妾避難到天津、青島、大連租界，託庇於洋人。還有不能走的則紛紛請袁世凱派兵保護。　　隆裕太后匆匆召集御前會議時，王公親貴到的寥寥可數，只有代表袁世凱的趙秉鈞如時而至。　　隆裕向著趙秉鈞哭道：“趙秉鈞呵，你快點去對袁世凱說，一切事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緊。”　　趙秉鈞見到隆裕太后痛哭，趙大哥的眼淚也不禁奪眶而出。下朝後，京畿營務處的要員雷震春和陸建章等都迎上去問消息，雷震春問道：“大哥，今天的戲唱得如何？”　　趙秉鈞連連搖頭說道：“難過，難過，這種戲不是人唱的！”　　隆裕太後為了籠絡袁世凱，下詔封他為一等侯爵；但袁此時志已不在位極人臣，而要南面而坐，自然一口拒絕了榮典。上一片摺子道：“臣久患心跳作燒，及左腿疼痛等症，無暇靜養，迄未就痊，因近日謠訛紛起，未敢再請續假，勉為支撐，稍安人心。日前聞軍心漸多動搖，異常焦灼，連夜不寐，心跳益劇，頭眩尤甚，而腿疼遷及腰間，步履尤為不便。奏傳今日召見，仍難驅叩宮門，謹懇格外施恩，賞假二三日，以資調養。所有下情已囑國務大臣胡惟德代奏一切。至軍隊贊成共和，實由於湖北黨人多方煽惑，已由臣迭發電信，剴切解勸，當不至遽與革命軍聯合。近議國體一事，已由皇族王公討論多日，當有決定辦法，請旨定奪。臣職司行政，性遵朝旨。現遵旨與伍廷芳仍商國體公決變通辦法，今日停戰期滿，昨電伍廷芳託詞延宕，亦未顯與決裂，而徐州、穎州均已開戰。臣才力短淺，奉職無狀，悚惶待罪。謹奏。”　　袁世凱哪有病，一口氣能吃五個河南大饅頭，和洪姨太夜裡上演一夜七次郎。　　清廷在接到段祺瑞等前線將領所發的通電后，為了緩和及安撫，乃由內閣複電。內閣以徐世昌、袁世凱、馮國璋、王士珍四人名義電告段祺瑞等，請勿輕舉妄動。文曰：　　“忠君愛國，天下大義：服從用命，軍人大道；道義不存，秩序必亂，不為南軍所俘，便為亂軍所脅，利害昭著，萬勿誤岐。我輩同澤有年，敢不忠告。務望剴切勸解，切勿輕舉妄動。聯奏一層，尤不可發，亦不能代遞，務望轉請諸將領三思。涕泣奉復。昌、凱、璋、珍。”　　隆裕太后憂鬱成疾，吃不甘味，睡不安寢，整天以淚洗面。內閣電報發去之後，疲憊的隆裕太后正在几上假寐，忽然太保世續又倉皇進來，撲倒在地報稱：“太后，不好了，段祺瑞等要進京來了。”　　隆裕太后不覺驚醒，忙問道：“段祺瑞么？他來京里幹啥？”　　世續奏道：“他有一本奏摺，請太后明鑒。”　　隆裕太后還沒看奏摺，眼眶中已含了許多淚珠，等看完，險些暈厥過去。　　袁世凱轉臉又叫段祺瑞發出一封更狠的電報，糾集了他在北洋最心腹的將領：王占元、何豐林、李純、王金鑄、鮑貴卿、李厚基、馬繼增、周符麟九人，發出逼退的第二電，專向少數王公說話，措詞更為激烈，並以即將率全軍北上相恫嚇。電曰：　　“近支王公、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鈞鑒：共和國體原以致君於堯舜，拯民於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撓，以致因旨不頒，萬民受困。現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穎州則淪陷於革軍，徐州則小勝而大敗；革艦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則許之；登州黃縣獨立之影響，蔓延於全魯；而且京津兩地，暗殺之黨林立，稍疏防範，禍變即生，是陷九廟兩宮於危險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來，皇族之敗壞大局，罪難發數，事至今日，乃並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榮之典，四萬萬人慾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見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蓋國體一日不決，則百姓之困兵燹凍餓死於非命者，日何啻數萬？瑞等不忍宇內有敗類也，豈敢坐視乘輿之危而不救？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祖宗神明，實式鑒之。揮淚登車，昧死上達，諸代奏。”隆裕太后看到這裏，不免打了個寒戰，漸漸迷糊了起來，口裡直說：“這該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太子太保世續明知這是袁世凱的威脅手段，可是良弼之死屍骨未寒，如果袁真翻臉，段兵真的北上，則優待條件都不可得了。他見隆裕太后已是六神無主，只得奏道：“皇太后心焦也無甚用處，事到如今，也只有請袁世凱去與南方的革命黨議一議，看如何個優待條件法子。”　　隆裕太后抹了抹臉上的淚，帶着哭腔道：“國家這些年費了多少金銀，誰想到卻養成了這班虎狼之師？我倒不如像先帝爺一樣，早死了乾淨！”哭的淚兒幹了，最後還是銀牙一咬，道：“罷，罷！你去宣袁世凱進來。”　　袁世凱聽說隆裕太后已經答應退位，立刻忘了上午還在喊“心跳益劇，頭眩尤甚，而腿疼遷及腰間”，身上的心臟病，腦血栓，風濕關節炎，等等這些疾病全好了，早上還半身癱瘓，“步履尤為不便。奏傳今日召見，仍難驅叩宮門”，下午就箭步如飛，喜滋滋的入得宮來。　　袁世凱進宮，隆裕太后迫不及待的問他：“和談的細節和優待條件，曾否寄往南方？”　　袁總理直着脖子答道：“未曾。”　　明明是欺弄孤兒寡婦，南北和談的條件孫中山在報紙公布了，外人盡知，袁世凱睜着牛眼還說未曾寄往，這臉皮厚的。　　隆裕太后神色凄然地說：“這個局面，看來是不答應共和都不行了。就勞煩你去操辦吧！”　　袁總理故意做作地道：“事關重大，還是再召集宗室王公和眾大臣好好商議吧。”　　隆裕太后無限凄苦地道：“他們都跑得遠遠的，還有什麼可商議的？”說完，掩面痛哭。　　袁世凱也顧不得隆裕太后，已達目的，樂得趾高氣揚。竟大踏步出宮，急電致南方伍代表去了，表示贊同共和，並請商統一之法。

# 第三百九十八章 咸與維新

　　清晨，清王宮東華門外，戒備森嚴。四個身體魁梧的侍衛武官，穿着清一色的新軍制服，佩着軍刀，早早地便來到了乾清宮，筆挺地站立着。　　不一會兒，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度支大臣紹英、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譚學衡、學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郵傳大臣梁士治、工農商大臣熙彥、理藩大臣達壽等十名國務大臣進宮來了。　　按規矩，他們先在乾清宮門內東南角上的廊子里落座，這裡是王公大臣們入朝候旨的地方。　　今天，隆裕太后帶着六歲的小皇帝溥儀，在養心殿舉行清王朝的最後一次朝見儀禮。那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仍然稱病不入朝。國務大臣，頭戴翎頂，身穿袍套，進入乾清宮門內東南角上的廊子里落座候旨，他們默默無語地坐着，喝蓋碗茶，但卻表情不一：胡惟德、趙秉鈞、王士珍眉飛色舞，一副欣喜若狂神態；梁士詒眯着一雙神秘莫測的眼睛；唐景崇表情遲鈍；紹英一臉憤懣；達壽無可奈何地垂着頭；譚學衡、熙彥一副悵然若失的神色。　　過了好些時候，終於來了個太監，通報道：“太后已至後殿，請各位大臣上殿。”　　十位國務大臣起立，習慣地套了套頭上的翎頂和身上的袍套，從廊子里出來，向殿里走去。他們走到離寶座一丈遠的地方，橫列一行，面向寶座站定。大殿內的四個佩着軍刀的侍衛武官，站在大臣身後。那內務府大臣世續、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也應召前來上朝。　　一位太監呼道：“請太后御駕！”　　一會兒，從後殿走出兩個太監，分站在寶座兩旁。這時，隆裕太后才領着六歲的小皇帝溥儀慢慢地上了殿。　　眾大臣忙向帝后跪下行禮，隆裕太后輕輕擺了擺手，說道：“不必行舊禮了，今天改改，行鞠躬禮罷了！”　　於是，群臣站了起來，向帝后鞠了三個躬。隆裕很不自然地點了點頭作為還禮。禮畢，隆裕落座在正中的寶座上，宣統皇帝溥儀坐在旁邊的另一把椅子上。　　胡惟德上前一步說道：“總理大臣袁世凱因身體欠安，未能親自見駕，所以叫胡惟德帶領各位國務大臣到宮裡來給太后請安，給皇上請安。”　　隆裕太後點點頭，說了聲：“好。”接着又說道：“袁世凱深受皇恩，為國家、為皇室也出了不少力，如今議和能使南北滿意，做到優待皇室，支撐局面到現在，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按照議和的條件，把國家的大權交出來，交給袁世凱去辦共和政府。今天就頒布詔書，宣布退位。”　　御前太監把最後三道詔書放在隆裕太後面前，她看了幾行，淚水便糊住雙眼。正在這時，太監總管小德張急匆匆地從養心殿門外跑進來，跪在太後面前享報道：“稟太后，醇親王載灃、恭親王溥偉進宮來了，他們一路破口大罵！”　　“罵啥？”隆裕太后忙擦了擦眼淚問道。小德張望瞭望太后和立在寶座兩側的十名國務大臣，欲言又止。　　“你儘管說吧！”隆裕太后口氣很硬。　　“他們罵袁世凱是內奸，他們反對下退位詔書，要進宮來，和太后對辯。”　　“你給我派人截住宮門，不讓他們進來擾亂！”隆裕太后斬釘截鐵般地說道。這樣的口氣，她還從來沒有過。說完之後，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一向優柔寡斷，今天竟然能說出如此果斷的話來。　　小德張剛應聲而去，隆裕太后又接着看那退位詔書，她看了幾行，眼淚又一下湧出來，糊住了雙眼。　　她實在不忍再看下去。她覺得，此刻手裡拿的不是一張詔書，而是大清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她實在不願意把它奉送出去，但又無可奈何。她看了一眼在她兩側垂手恭立的各位大臣，似乎他們都成了一隻只猛獸，睜着貪饞的眼睛，看着她手裡的詔書。　　突然，隆裕太后“哇”地一聲痛哭起來，雙手死死地抱住了那紙退位詔書。整個宮殿里，充滿了恐怖、陰森的氣氛，空氣似乎已經凝結，彷彿這是一座已經深埋地下千百年的皇室陵寢一般。　　胡惟德擔心發生意外，不好向袁世凱交差。因為袁世凱與他們在一起絞盡腦汁策劃的逼宮行動，現在已經到了尾聲。只要他把退位詔書拿到手上，回去交給袁世凱布告全國，他的使命就算完成了。如果中途有變，隆裕拒不交出詔書，載灃和溥偉再衝進宮裡一鬧，把事情弄砸了，這便如何是好呢？隆裕此時也顧不得太后的身份和體面了，嚎啕大哭，呼喊着：“祖宗啊！祖宗啊！”　　小皇帝溥儀見狀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哇哇”大哭起來。　　那胡惟德見隆裕死死攥着退位詔書不肯交出來，深怕發生意外，他恨不得奔上去從隆裕手裡把詔書奪過來，揚長而去。但他卻從眼裡擠出幾滴淚水出來，哽咽着對哭得死去活來的隆裕唯恭唯謹地奏道：“太后，現在大局只有如此。太后能睿明鑒遠，顧全皇室，顧全百姓，袁世凱和群臣、百姓豈有不知，絕不會辜負太后的一番慈衷善意。況且優待條件已經確定，今後必然做到五族共和。敬祈太后保重。太後放心。”　　隆裕太后非但沒有止住哭聲，反而哭得更痛心了，雙手仍緊緊地把那紙退位詔書捧在懷裡，深怕被誰突然搶走。　　這時候，早就被袁世凱餵飽的總管太監小德張卻先開了口：“照奴才看，共和也罷，君主也罷，老主子全是一樣。講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過是用用寶。講共和，太后也還是太后。不過這可得答應了那‘條件’。要是不應啊，革命黨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了啦！”　　隆裕太后被這一嚇，哭得更傷心了。　　這時，民政大臣趙秉鈞也醒悟過來，趕緊的向胡惟德遞了個眼色，用手指了指衣袖。胡惟德恍然大悟，記起入宮前袁世凱交給他的一份孫中山發來的電報。他慌忙上前一步奏道：“稟太后，這裡有一份孫文發來的電報，臣差點忘了，該死！”　　“孫文的電報說什麼，是不是革命黨又要變卦？”太后倏地止住了哭聲，抽泣着問道。　　胡惟德聽了心裏一樂，展開電報念道：“萬急。上海伍秩庸代表鑒：今日經參議院同意，如十五日下午十二點鐘以前清帝不遜位，則收回優待條件。此布，即轉北京。總統孫文。震。”　　隆裕聽了，如一聲霹靂蓋頂，山崩地裂。她渾身震顫，仆地而倒，兩個隨扈太監趕忙把她扶起，她悲痛欲絕地將詔書交給內務府大臣世續、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由他們鈐印御璽后，交胡惟德。胡惟德捧在手上，大聲地開讀起來：　　“朕欽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用是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為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念完詔書，清王朝最後一次朝見儀式便宣告結束，胡惟德拿着詔書，領着各大臣向隆裕太后和宣統皇帝再次三鞠躬，隨後便退出殿外，從此就不再是清朝的大臣了。　　隆裕太后愣愣的看着這些人走出殿外，而身邊的小皇帝溥儀仍舊像往常一樣懵懵懂懂的，他哪裡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等大家都走了后，溥儀便也急着跳下寶座，想走出這陰森的大殿出去玩耍。隆裕太后見后，急忙將小皇帝抱下，不料剛才哭得過於傷心，兩人差點摔倒在地，好在太監們急忙趕過來扶住。在太監們的扶掖着，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儀隨後愴然還宮。　　千秋萬代終是夢，俱往矣，換了人間。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關后從攝政王多爾袞定都燕京開基，最後也是以攝政王結束，莫非也是天數所致。　　詔書由原任清政府農商部大臣、現任民國臨時政府實業總長、光緒二十年恩科狀元張謇擬就，袁世凱親筆加了“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一句。這樣以來，共和政府不是由議會選舉產生，而是由清政府任命產生了。孫中山對此極為憤怒，他致電袁世凱，表示抗議：“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可是這篇詔書為退位之文，犹如遺言一樣，無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袁世凱後來回孫中山說，如果要改回來，豈不是要再搞一次復辟和退位？孫中山一時語塞，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袁世凱的這招，真可謂是用心良苦、老奸巨猾。　　另外還有兩道諭旨，一道是頒布優待條件，一道是飭文武官吏，各循職守，毋生異論。　　袁世凱早已做好了接受詔書的準備。在外交大樓附近，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尤其是外交大樓的門口，便是戒備森嚴。從大門口一直排到正廳，一色扈衛的隊伍。正廳里，兩旁站着各級武官，再往裡走，便是一些重要的大員了。正廳中央，靜擺着一條大條案，條案中間，放着一個紫檀鏤花的帖架。　　胡惟德等人捧着詔書走進大廳的時候，大廳里百餘人啞口無聲，甚為靜穆。袁世凱從內室走了出來。胡惟德同去朝見的各內閣大臣，都以胡惟德為首列隊站立。袁世凱一臉虔誠，輕整衣冠，朝胡惟德走去恭恭敬敬地向詔書鞠過躬，雙手從胡惟德手裡接過詔書，把它放在大條案上的大帖架上陳列起來，然後轉身站到下手。　　胡惟德朗聲道：“太后把國家大權交給了宮保，請宮保早日組織共和政府，以不辜負太后的願望。”　　袁世凱恭恭敬敬地回了聲：“是！”　　接受詔書儀式完畢，袁世凱轉身，對胡惟德等人說：“你們辛苦了，到后廳里休息吧！”　　袁世凱撫摸腦後那根保留了五十多年的辮子，說道：“這條辮子到了該剪掉的時候……”　　在剪的時候，旁邊的記者猛按照相機快門，鎂光燈輝煌耀眼，袁世凱太息道：“我當年練新軍的時候，覺得這辮子實在礙事。但這辮子相伴我多年，今天一旦剪去，還真有點不習慣呢！”　　剪完后，蔡廷幹將辮子交到袁世凱手中，袁世凱撫摸了一下，嘆了口氣，將辮子扔到地上。隨後，他站起來呵呵大笑道：“姑且咸與維新吧！”　　袁世凱異常興奮地哈哈大笑。其他人也紛紛效仿袁世凱，把髮辮剪去。　　與退位詔書宣布的同時，袁世凱發表了“真電”表示贊成共和，其原電如下：“南京孫大總統、黎副總統、各部總長、參議院同鑒：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心血，亦民國無窮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親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現在統一組織，至重且繁，世凱亟願南行，暢聆大教，共謀進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東北人心，未盡一致，稍有動搖，牽涉全國，諸君皆洞鑒時局，必能諒此苦衷。至共和建設重要問題，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應如何協商統一組織之法，尚希迅即見教。袁世凱真。”　　袁世凱認為他逼迫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他已履行了他的諾言，於是他要等南方履行他們的諾言�D�D推袁為第一任大總統。

# 第三百九十九章 擁護共和

　　國民革命安西軍大舉進攻蘭州就在眼前。　　李想此時心急如焚。十二月的西北天寒地凍，但此時他心裏卻火燒火燎。他在安定城司令部里來回踱步，而後乾淨利索地對林鐵長、張鳳�說道：“最頑固的宗社黨頭子良弼被彭家珍炸死。宗社黨群龍無首，滿朝親貴心驚膽戰。他們又讀到北洋文官武將逼宮的奏電，知大事已去，便紛紛逃出北京，投向天津租界及大連、青島等地，託庇於列強勢力。隆裕太後為了籠絡袁世凱，下詔封他為一等侯爵；但袁此時志已不在位極人臣，而要南面而坐，自然一口拒絕了榮典，梁士詒、趙秉鈎、胡惟德秉承袁的旨意，不時入宮恐嚇隆裕，動以利害。隆裕無可奈何，只得授袁全權，與南京臨時政府磋商退位條件。多日稱病不朝的袁世凱，立時抖擻精神入朝，提出優待皇室條件。清廷接受優待條件，下詔退位了。”　　林鐵長和張鳳�也在考慮這件事，袁世凱的動作實在太快。　　當天，北京城裡到處都掛滿五色旗幟，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成為過去。　　得到這個消息，臨時大總統孫文，又提出最後五條協議，由伍廷芳轉達袁世凱：　　（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凱通知駐京各國公使；　　（二）袁世凱公開表示，絕對贊同共和；　　（三）孫中山在接到外交團通知清帝布告后，即行辭職；　　（四）由參議院推選袁世凱為臨時總統；　　（五）袁世凱被推選為臨時總統后，一定要宣誓遵守參議院所定的憲法，才能接受和行使總統的權力。　　伍廷芳當天發了電報，袁世凱收到電文，感覺非常滿意。袁世凱便按孫中山提出的辦法，迫不及待地將退位詔書送各國公使及南京臨時政府，並發表“真電”聲明。　　孫大總統在南京接到清帝退位和袁世凱贊成共和的“真電”后，即以兩電致袁世凱，告以推讓之意，並再促其南來。電曰：　　（一）“萬急。北京袁慰庭先生鑒：電悉。文以菲材，辱膺國民推戴，受任以來，拮据張皇，力不副願，嘗恐覆�M貽羞，負國民委託之重。自慚受任無狀，日夜希冀推賢讓能。苟得如公者，舉而自代，其締造國民幸福，當非意料所能預揣，文即引躬退在草野，為一共和國民，於願已非常滿足。無如時勢未來，形格勢禁，致公未得即遂共和進行之願，文實屍位至今。幸得清帝遜位，民國確立，維持北方各部統一，此實惟公一人是賴。語云：英雄造時勢，蓋謂是也。文徒何功？過蒙獎譽，曷勝愧汗。新舊交替，萬機待舉，遺大投艱，非公莫辦，謹虛左位，以俟明哲，易勝佇立，翹望之至。孫文。元。”　　（二）“萬急。北京袁慰庭先生鑒：真電及唐轉來真電具悉。清帝辭位，執事宣言贊成共和，民國從此大定，不勝忻慶！蓋全國人民之幸福也。現即報告參議院，提出辭表，推薦執事。至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節。執事明於理勢，當必知此，請即速來寧，以副眾望；如慮一時北方無人維持秩序，當可由執事舉人，電知臨時政府，畀以鎮守北方全權。謹布候復，並表歡迎之至意。孫文。”　　同日，孫大總統以清帝退位，袁世凱宣布絕對贊成共和，乃以“功成身退”之襟懷，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併為鞏固民國而附提三項條件。咨文曰：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咨：前後和議情形，並昨日伍代表得北京一電，本處又接北京一電，又接唐紹儀電，均經咨明貴院在案。本總統以為我國民之志，在建設共和，傾覆專制，義師大起，全國景從。清帝鑒於大勢，知保全君位，必然無效，遂有退位之議。今既宣布退位，贊成共和，承認中華民國，從此帝制永不留存於中國之內，民國目的，亦已達到。締造民國之始，本總統被選為公僕，宣言誓書，實以傾覆專制，鞏固民國，圖謀民生幸福為任。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本總統即行辭職。現在清帝退位，專制已除，南北一心，更無變亂，民國為各國承認，旦夕可期，本總統當踐誓言，辭職引退。為此咨告貴院，應代表國民之公意，速舉賢能，來南京接事，以便解職。附辦法條件如左： 1、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 2、辭職后，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各員乃行解職。 3、臨時政府《約法》為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制章程，非經參議院改訂，仍繼續有效。此咨參議院。　　同時，孫大總統踐履前約，提出推薦袁世凱候選臨時大總統之咨文。文曰。　　“臨時大總統孫咨：今日本總統提出辭職，要求改選賢能。選舉之事，原國民公權，本總統實無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電北京有約，以清帝實行退位，袁世凱君宣布政見，贊成共和，即當推讓，提議於貴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發表政見，更為絕對贊成，舉為公僕，必能盡忠民國。且袁君富於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之才，故敢以私見貢薦於貴院，請為民國前途熟計，無失當選之人，大局幸甚。此咨。”　　以上兩咨文，於同日通電全國各報館，除全文發表外，並電請各報館宣揚袁氏促成清帝退位、鞏共和之功。　　由孫大總統這兩件咨文便可以看出他是個偉大的革命人物，不戀權位，重然諾，視大總統為公僕；不過他了解袁是一個只知實力政治而不尊重法治的人，所以他有所保留，附帶了條件，促使袁到南京來繼任總統而脫離北京的封建勢力，同時把臨時參議院所制定的《臨時約法》作為一道緊箍咒套在袁的頸項上，藉以約束袁的野心，而使其走上法治軌道。　　袁世凱在清帝退位后即以全權名義布告中外大小文武官署，全文如下：　　“現在共和國體，業經宣布，世凱忝膺組織臨時政府之任，力小荷重，深懼弗勝。竊念政府機關，不容有一日之間斷，現值組織臨時政府，所有舊日政務，目下仍當繼續進行。庶政方新，百端待舉，全賴群策群力，互相匡濟，務以保全治安，共維大同為要務。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現在內外大小文武官署人員，均應照舊供職，毋曠厥官。所有應行公務，應司職掌，以及公款、公物均應照常辦理，切實保管，不容稍懈，倘有借端規避曠厥職官者，不獨違背官規，抑且放棄國民義務。竊願在官諸君子，共懍此意！”　　同日並將退位詔旨致各國公使，轉達各國政府。袁稱臨時政府首領，各部大臣名為首領。　　南京。　　孫中山正在接見幾位整裝待發，準備支援鄂州革命軍西征的廣東華僑老鄉。　　“你們冒險犯難，是真正革命志士，此舉為我廣東爭光不少。”　　“為什麼不乘革命軍新興的銳氣，將北方腐敗的惡勢力，徹底肅清，以求一勞永逸。今日言和，未免養臃貽患。”他們從海外歸來，不就是為了革命上戰場拼殺，可是在南京卻沒有仗打，碰上南北和談，現在清帝退位，孫中山也要辭職了，他們一腔熱血無處發泄，在白下路看到鄂州革命軍駐南京辦事處掛出來的廣告，立刻熱血燃燒了。　　孫中山看着這些青春激昂的年輕人：“我與你的主張完全一樣，但現在各省都督，多以兵力不充，主張談和，各省推選的參議員，也認為不宜用兵，為民請命，如果我堅持非用兵不可，頗有貪戀祿位的嫌疑，既然大家都是這樣想，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蘭州。　　入夜，街面的路上很暗，躲在屋內的民眾，這夜能入睡的人肯定不多。街上，腳步聲，車輛的行駛聲，不絕於耳，這些聲音在黑暗中帶來了陣陣的緊迫感，不斷動搖着人們的心理，越來越多的巨富之家開始收拾行李，準備天亮后逃難……蘭州已經風傳清帝已發出退位詔書的消息。　　升允在長庚的授意下於總督衙門召集西北清軍將領開會。　　升允開門見山的說道：“現在國難當頭，希望諸位西軍的元老們能拿出些高見來。”　　馬福祥首先發難：“我要求提供具體的戰況情報、上面的戰略方針是什麼、到底是決戰還是戰略防禦？”　　馬福祥算是厚道，沒有說破長庚和升允隱瞞清帝退位的事情，只是旁敲側擊一下。　　“戰況我已經說過，李瘋子沒什麼好怕的，我們就在蘭州與之決戰！”升允和長庚模則一味強調戰況的發展很順利，一定要在蘭州進行決戰。　　雖然有將領提出為什麼蘭州有清帝退位的謠言問題，然而長庚和升允二人則迴避這個問題大唱清軍正在順利反擊的論調。　　“我軍已做好了未來蘭州決戰的戰略部署。”站在講壇上的升允以他那巨大的身軀、莊重的發言散發出極大的說服力。　　會議散了，對清廷最忠誠的馬安良回到他精銳軍中。大阿訇王浩然來訪。　　“翰如教兄，”王浩然開門見山說道：“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無妨教典。弟以依媽尼為證，誓諸真宰：共和政體，決無妨害吾教，請勿中奸人謠言之詭計。邊遠之地，真相難明，況尚有因忌吾而欲害吾者從中播弄是非，以收漁人之利耶？明鑒如吾兄，必能洞燭其奸，不為一姓盡愚忠，而拂萬兆之幸願。兄執西北軍機牛耳，處此潮流激蕩民情鼎沸之世，共和元勛、民族英雄、宗教偉人，只一反掌耳。時機難再，幸勿失之！敬希急速停進，通電翊贊共和，福被群生，名垂永世，豈只國家之幸，是亦回民之福也。”　　王浩然這一番話，對馬安良思想一定會有很大觸動的。　　在王浩然勸諫馬安良的時候，馬福祥、王之佐、水梓、鄧宗等相約拜訪長庚。　　“我們都聽說清帝已經退位，升大帥的樂觀論是不真實的，李瘋子攜風雷之勢，大軍長驅直入，我們該怎麼辦？”馬福祥一副詢問的樣子，其實就是來逼總督府公布清帝退位召書，宣布甘肅獨立贊成共和。　　長庚聽了，沒有回答，卻請他喝起酒來。　　酒精讓王之佐、水梓、鄧宗等人的臉紅了起來，他們勸長庚早些宣布清帝退位召書。　　“袁世凱已經發出‘真電’贊成共和，全國都已經共和了，李瘋子來勢洶洶，也許我們能戰蘭州阻止李瘋子的腳步，可是一旦各省革軍支援李瘋子，全國之革軍兵力將直撲蘭州的。”　　聽了馬福祥的話，長庚很有些吃驚，沉默下來。他突然問馬福祥道：“我想請開缺，你有好的人選嗎？還有擁護共和的電報，你們是發給南京還是北京？”　　這次是馬福祥他們無話說了，這種時候，長庚居然早已經在考慮這種問題。其實，長庚早已下定決心。

# 第四百章 翎頂衣冠悉如其舊

　　安西司令部里燈火通明，李想、林鐵長、張鳳�、徐宗漢正圍着一張簡陋的辦公桌，幾人一落座就直奔主題。　　“據可靠情報，在馬福祥、王之佐、水梓、鄧宗等的揭發和勸導下，長庚最後不得不將此清帝退位詔書公布出來。此詔一公布，蘭州就擁戴共和之舉，向袁世凱發出擁護共和的電報，電報上署名的，一說為甘肅布政使趙惟熙、省咨議局議長張林焱、昭武軍統領馬福祥和士紳王之佐、慕壽祺。又一說僅趙、張二人，但為首的是趙惟熙這一點，是不錯的。電文中還特意交代‘長帥已請開缺，未經列銜’。袁世凱即就事論事地任趙惟熙為甘肅臨時都督。”李想的聲音很低。　　民國議和代表伍廷芳及參贊溫宗堯、汪兆銘，以清帝退位，民國統一，議和任務告一段落，乃於清帝退位後向孫大總統及各省都督通電報告關於清帝退位與優待條件之交涉經過，並作數項解釋。　　有好幾頁電文紙，就擺在桌子中央。　　徐宗漢接過話頭：“清帝退位，老袁竊國，甘肅封建官僚便見風轉舵，遂借省咨議局改選之機，推選出正、副議長，成立了臨時議會，致電袁世凱，打起了擁護共和的旗幟。孫先生飭令陸軍部通電全國，改北伐軍和西征軍為討虜軍，如果我們要是還繼續打蘭州，已經說不過去了……”　　屋裡靜悄悄的，沒有任何聲響。這幾位安西軍將領都感到從未有過的壓力正在襲來。　　還是李想打破沉默：“我看，以趙維熙為首的封建專制勢力雖然宣布擁護共和，但他們還是‘滿印不換，滿制不改，翎頂衣冠悉如其舊’。由此可見，這是一場換湯不換藥的革命。大清王朝的布政使搖身一變成了中華民國的都督，而普通百姓依然委身於封建專制統治之下，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他一拳錘在桌子上：“我們為萬民之幸福，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　　※※※　　“李瘋子是不會給我們活路的，即使我們宣布共和！”長庚端起酒杯含着眼淚說道，“現在，蘭州的命運已經落到從士兵到將軍的每一個人頭上，光靠我們來支撐這個危局也是不可能，沒有北洋的特別援助，我們將無力守衛蘭州。”長庚一邊說著一切都失去了，一邊端着酒杯流眼淚。“早知如此，還宣布什麼共和，為什麼不為大清國死戰到底！”　　“等一下！長帥！請你坐下！”這時，升允拍着桌子怒喝道。“此前，蘭州已經發布了擁護共和宣言，李瘋子真是欺人太甚，真以為我們是好欺負，要對我們斬盡殺絕！雖然我們在隴東戰役吃了一些敗丈，但我認為戰場上情況本來就是瞬息萬變的。昨天的失敗不代表我們明天還會失敗。現在明擺着，咱們共和，李瘋子也不會給我活路，當初就不該共和！現在好了，共和之後，咱們連最後一點戰鬥的勇氣都沒有了，就把蘭州拱手讓給李瘋子算了，咱們全部上斷頭台，誰也跑不了！咱們沒有路可選，共和不是出路，咱們必須和李瘋子戰鬥到底……我們可以把蘭州所有民壯都抓來，必須死守蘭州，和李瘋子決一死戰！”　　升允的演說很長，其中有些言辭直接批判了同僚，然後又眼淚一把鼻涕一把地向長庚哭訴：“長帥，您不能聽那些人的話，請您快下決定吧！”　　長庚盯着升允，手撐着桌子說道：“好，升大帥，即使萬歲已經退位了，咱們也會死守蘭州的。”說的兩人淚流滿面。　　然後，激動流淚的只有長庚和升允兩人，雖然其他人也有不少流淚的，但那是因為悲痛李瘋子的“宜將剩勇追窮寇”，而不是喚起他們的死守蘭州的決心，沒有誰願意為清廷殉葬。　　※※※　　孫中山率官員謁明孝陵、行祭告禮，並領導舉行中華民國統一大慶典。　　孝陵即驅逐元蒙、光復漢族的明太祖朱元璋之墓，在南京朝陽門外，當鐘山南麓，由孫中山主祭，宣告漢族光復，民國統一。司祝官讀罷祭文，兩旁奏起軍樂。悠揚中節，遐邇傳聲，軍士數萬，無不騰歡，各國領事，攜手臨觀，亦嘖嘖稱賞。　　孫中山看着祭禮沉默不語，宋大小姐忽然來到他身邊，附耳低聲說道：“袁世凱即任命趙惟熙為甘肅都督，並勒令李帥取消安西軍的進攻，取消秦州甘肅臨時軍政府。但是李帥對袁世凱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在《人民日報》上曆數袁世凱‘受趙氏之矇騙’、‘顛倒黑白’、‘武斷羅織’、‘有傷全國共和’、‘阻塞豪俊之氣’、‘違眾而發不情之令’、‘橫逆待人’、‘淆亂民國是非’、‘憑藉權勢、帝制自為’、‘專為輿論相違’等十大可惜。李帥如此仗義執言地控訴袁世凱，着實是石破天驚。”　　孫中山眉頭微微皺起：“李帥是還要打？”　　宋大小姐點點頭，不過也有點擔心，清帝已經退位，袁世凱現在可是無所顧忌。　　此時，祭祀已畢。轟隆隆聲勢浩大的鳴響，由軍士開炮，鳴了一十七響，行慶賀南北統一共和成立禮。　　司儀來請孫中山就位，和宋大小姐的談話被打斷。　　奏樂，唱歌，各部總次長，隨班就列，向孫中山鞠躬表敬，孫中山亦答禮如儀，隨即向大眾演說道：　　“清帝退位，南北統一，這皆由無數志士，無數義師，用無數熱腸鐵血，掉換出來。但北京一方面，全賴袁公慰庭，慘澹經營，方得成功，是袁公實我民國至友，民國成立以後，不應將他忘懷。今日參議院選舉總統，若果袁公當選，想必能鞏固民國。況前日得他複電，曾有永不使君主政體再現中國之語，他是當代英雄，日後宜不食言。不要相信他，恐怕有些靠不住。惟臨時政府地點，仍須設立南京。南京是民國開基，長此建都，好作永久紀念，不似北京地方，受歷代君主的壓力，害得毫無生氣，此後革故鼎新，當有一番佳境。我雖解任，總是國民一份子，仍願竭盡綿薄，為新政府效力，耿耿此心，還祈公鑒！”　　演說畢，但聽得一片拍掌聲，震動耳鼓。復奏軍樂數通，益覺洋洋�h�h，響徹雲霄。禮成，全體三呼民國萬歲，方才散去。　　緊接着，臨時參議院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到十七省代表人，共計十七票。投票結果，袁世凱得十七票，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當即致電北京，電文曰：　　“北京袁慰庭先生鑒：昨孫大總統辭職，經本院承諾，業已電知尊處。本日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滿場一致，選公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務請得電后，即日駕蒞南京參議院受職。共和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孫中山辭去國民政府臨時大總統的職務，而推薦袁世凱為臨時總統的消息傳出，一般革命黨人、海外華僑及各界人士，紛紛致電孫中山，反對推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為了平息眾人的反對之聲，孫中山在回電革命黨人中說：　　文等所求者，傾覆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也。　　清帝退位，民國統一，繼此建設之事，自宜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項城以和平手段達到目的，功績如是，何不可推誠；且總統不過國民公僕，當守憲法，從輿論。文前滋所誓於國民者，項城亦不能改。若在吾黨，不必身攬政權，亦自有其天職。更不以名位而為本党進退之徵。　　先生在野，吃苦辭甘，寧不喻此，祈更廣之。　　孫中山在複電海外華僑時說：“今日目的已達。我輩之義務告盡，而權利則享自由人權而已，其他非所問。”　　孫中山把用無數烈士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民國政權以“成功而不私其權利”的磊落風格，拱手讓給了袁世凱，許多革命黨人，特別是民軍的中下級軍官，仍表示強烈不滿，有的要求立即出兵北伐，有的甚至憤而自殺，那臨時政府陸軍部致電：　　徐州電局轉鎮軍柏軍長、湘軍柴司令、粵軍姚司令、清江蔣都督、孫司令、揚州徐司令、上海陳都督轉陳漢欽君、安徽孫都督轉皖北，各軍司令均鑒：頃廣東香、惠兩軍來電，大不滿意於新大總統，並雲決意北伐等語。果如此，於大局實有關礙。務希洞觀時局之危急，曲體孫大總統之美意，互為勸阻，禱切盼切。　　南京城內，部隊聽到孫中山退位，讓位袁世凱，大家嘩然，一般軍官開會都主張立即出兵北伐，粵軍旅長任介眉發言尤為激烈。陸軍部總長黃興聞之，到會極為勸慰，半夜始散。

# 第四百零一章 咸電

　　夜幕已經降臨，天上繁星閃爍，一抹月光穿透雲層，撒在了萬籟俱寂的神州大地上。安定城周圍靜悄悄的，一切都在沉睡，只有月光籠罩的安定城安西軍司令部內此時正一片繁忙，司令部電台嘀嘀嗒嗒響個不停，傳令兵跑得飛快，參謀人員也緊張地忙碌着。各路部隊都已在指定位置集結完畢，整裝待發。　　“李帥。袁世凱的急電！”　　一陣急促輕盈的小碎步響起，就聽到管家小妹梅迪說道。李想從繁複的地圖上抬起頭，眉頭微皺的說道：“袁世凱說什麼？”　　“袁世凱通令各省軍隊改編。另，命令安西軍立刻撤出陝甘，所部立即解散，不尊者以土匪論；命令北伐招討使譚人鳳調任川漢鐵路督辦，所部立即解散，不尊者以土匪論。”　　李想嘿嘿冷笑：“袁世凱好大的威風，還沒坐上大總統寶座，就要想剿‘匪’了，就怕他沒有這樣的好牙口。叫曾高和李西屏盯緊河南的段祺瑞，他要有什麼動作，立刻給我狠狠的打，不管打得贏打不贏，但必須打的堅決，必須堅持到蘭州戰役結束。”　　“是。”左手抱着文件夾的梅迪，右手中的鉛筆晃動，飛速記錄下命令。　　李想在大廳轉了兩圈，突然問道：“譚人鳳接到袁世凱的命令是什麼反應？”　　“還能有什麼反應，遵命照辦唄。”管家小妹悄悄翻個白眼，同盟會中沒有幾個人有與袁世凱鬥爭到底的魄力，不然，革命就不會半途而廢，出現袁世凱竊國的結果。　　“就這麼平靜？”李想有點不可置信，自曾國藩始，引領了中國近代歷史的湖南人不可能這樣慫包的。　　“當然不是啦。”梅迪睜着大眼睛，“湖南可是第一個響應武昌舉義的，而且也是第一個派遣援鄂部隊，唯一幫助我們抵抗過北洋軍的省份。湘軍將領鄒永成獨持異議，對譚人鳳說：‘袁世凱決靠不住，不特你的軍隊不可解散，連南京應裁的軍隊都不可裁撤，否則後悔莫及’。但是譚人鳳不依，鄒永成又堅持說：‘你去和克強商量，把所有不要的軍隊都配好了子彈，交把我帶到綠林中去訓練，等到大局變動時也好出來備用。’譚人鳳罵鄒永成道：‘你發神經病么？’鄒永成氣憤不過，又見一班老同盟會員只圖苟安，馬馬虎虎地把民國重任交給靠不住的袁世凱，辜負從前的一片心血，因此鬱悶在心，決計自殺。他投江自殺，被人救起未死。”　　“還是有明白人，還是有有血性的人。”李想拉開一張椅子上坐下，“咱們想辦法，給他們點幫助……孫先生和許多的老同盟會員認為只要定都南京，就可以把袁世凱想搓遠就搓圓，想搓扁就搓扁。只要有了參議院制定的憲法，就能迫使袁世凱遵守憲法，順從輿論。大家想想，老袁的勢力，全在北方，要他南來就職，分明是翦他羽翼，他這人經驗豐富、詭計多端，怎麼肯孤身南下，來做臨時政府的傀儡呢？他們也不想想，槍杆子出政權，南京如果放下槍杆子，無論什麼法律，無論什麼選出的機關，都等於零。”　　三聲台炮震響，朱紅的大宅門開啟，幾個洋鬼子魚慣而出。袁世凱送出門，還一一拉拉手。　　孫中山為形勢所迫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黎元洪又被推為副總統。參議院通告袁世凱的電文中稱他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袁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朱邇典率領的美、英、法、德等國公使，立即登門祝賀。　　“父親，”袁克定悄無聲息的出現在袁世凱身後，耳邊輕聲道：“這各國的意思如何？”　　袁世凱一下轉身，大步的就朝書房走了回去，得意洋洋的說道：“各國公使依據《辛丑條約》取得了在京津一帶駐軍的特權，如果國都南遷，他們便不能利用這種特權對中國實行軍事控制。因此，他們一致表示支持我定都北京。”　　南京政府成立以後，兩次呼籲列強予以“承認”，列強都置之不理。孫中山不得不放棄了他曾提出過的要等各國承認南京政府以後才辭職的主張，但孫中山把總統位置讓給袁世凱，並不是真正相信他；為了將他置於革命黨人的監督之下，孫中山辭職時附有三項條件，交參議院：“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二、辭職后，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樣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各員乃行解職；三、臨時政府約法為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按照上面三條辦法，孫中山把他的“辭職”和“解職”分成兩件事。雖然他辭職了，但是並沒有“解職”，在新選出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還沒有到南京就職以前，以他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還是存在着。　　參議院來電催袁世凱南下之外，孫中山還以個人名義，電達北京，說什麼“……臨時政府，已報告參議院，提出辭職書，並推薦袁為總統，惟袁公必須先至共和政府任職，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若慮北方騷擾，無人維持現狀，盡可先舉人材，電告臨時政府，即當使為鎮撫北方的委員”云云。　　清帝退位，改朝換代，中華民國正式取代清王朝。臨時政府參議院接受孫大總統辭職，並以十七票一致通過，選舉袁為臨時大總統，到此時止，問題的重心便落在袁世凱願不願到南京就職了。在革命同志看來，袁世凱雖不是理想的民國元首，可是他已履行了逼迫清帝退位的工作，革命黨人都重然諾，所以只有遷就事實，選袁代孫。如果袁能脫離封建官僚遺毒甚深的北京，加上還有國會的牽制，同時正在起草的《約法》是採取內閣制，有這種種因素，總統便沒有什麼實權，袁當總統后總不致會太背叛民國的。這當然是一種天真的想法，袁是個純粹講實力政治的人，卅年政治生涯的起伏，使他相信必需要有實力才能談政治，他怎肯離開他的老巢�D�D“北方”，怎肯離開他的資本�D�D“軍隊”。他心目中既無中華民國，更談不上國會和《約法》，所以他的私心，根本就未考慮過到南京去就這空頭的大總統。　　袁世凱在南京的參議院選舉他為臨時大總統后，立即在對內對外文告中自稱“新舉臨時大總統”，並在北京成立了臨時政府籌備處。南京政府雖然宣布舉行南北統一的慶祝，但是事實上，南京和北京各自存在着一個臨時政府，南京政府並沒有統一全國。而且就實際情形說，在已經宣布共和的各省中，南京政府也不能統一行使政權。孫中山雖然還沒有“解職”，卻已是辭了職的臨時大總統，他的政府在等待着袁世凱來接受。袁世凱一方面接受了清皇朝的政權，北方各省的軍隊在他控制之下，一方面又為革命陣營推戴為臨時大總統。全部優勢到了袁世凱手裡。　　按照孫中山辭職時的三個附帶條件，民國的首都應該設在南京，袁世凱必須到南京來就臨時大總統之職。孫中山以為調虎離山，使袁世凱脫離北方的實力根據地，就不至於為害於民國了。他顯然過高估計了選擇首都所在地的意義。當革命力量不斷地向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買辦勢力妥協的時候，中央政府無論設在那裡，其實都改變不了形勢。但是這樣的條件，袁世凱也不接受。他拒絕到南京來做臨時大總統。　　現在袁世凱又得到列強的支持，膽氣更加兇橫起來。　　袁氏父子進了書房，立即就有丫鬟進來給他們倒茶。　　“我曾密電張季直，希望他來京，予以襄贊。可有迴音？”袁世凱敲着桌子問。　　袁克定回答：“張先生雖沒親自北上，卻派劉厚生持密函獻策。”從袖子里掏出一封信來。　　袁世凱撕開信，看信上寫道：“目前第一難題，即要公南來。解此題者只有二法；一從在京外交團着手；一從北數省人民着手。飛鉗捭闔，在少川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著一毫痕迹，使不欲南來之意不出於公，當可有效。此題不過政府尚在南方，公如何能組織正當之政府也。”　　袁世凱沉吟着，張謇之計卻是高自己的謀劃一籌，他便把信給袁克定，說道：“按他的妙計做去。”　　“是。”　　“還有，擬一封電報拍給南京，就說我不去南京，措辭不需要客氣。”袁世凱獰笑一聲，“現在，沒必要跟他們客氣。”　　“是。”袁克定連連點頭，但是臉上卻浮現猶豫不決的神色。　　“有什麼不妥？”袁世凱奇怪的問道。　　“沒有，”袁克定搖搖頭，“是蘭州的麻煩還沒解決，趙惟熙來電，李瘋子一意孤行，不把我們的警告當一回事，如果我們再不趕緊援助蘭州的話，蘭州必定不保，西北必定不保！”袁克定咬牙切齒的說道，“當初南北和議就屬他反對最烈，如今雖然沒有反對父親當選大總統，可是他在《人民日報》反對父親任命趙惟熙為甘肅都督，藉此上曆數父親‘受趙氏之矇騙’、‘顛倒黑白’、‘武斷羅織’、‘有傷全國共和’、‘阻塞豪俊之氣’、‘違眾而發不情之令’、‘橫逆待人’、‘淆亂民國是非’、‘憑藉權勢、帝制自為’、‘專為輿論相違’，十大可惜，在父親剛剛當選大總統他就跳出來唱對台戲，這不臣之心，路人皆知，他如此對蘭州窮追猛打，極力擴張勢力，極度危險，現在已經不需要他來威懾清廷，必須速速根除！”　　“跳梁小丑，該收拾的就收拾掉。不……”袁世凱冷笑一聲：“……還是先和孫大炮打個招呼，要以國家大義去說服，他們就吃這一套，就讓孫大炮去壓李瘋子，李瘋子會怎麼狡辯，不能讓南方黨人以為我是在向他們舉起屠刀，我們這回一定要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不然和李瘋子的仗沒法打。和李瘋子打仗，必須瓦解他的軍心，必須撕掉他始終高舉正義的旗幟。”　　經歷這麼多，袁世凱仔細的研究過李想的每一場戰役，發現李想軍隊戰鬥力強悍的秘訣，就是給予每一個戰士正義的力量，他們永遠站在道義的制高點。聽聽流傳出來的鄂州革命軍軍歌，“我們肩負着民族的希望”，這不止是狂妄，還有讓沒有士兵在戰場上殺人時無所顧忌的正義。　　袁世凱挺頭疼的，如果不能在與李瘋子舌戰上取得勝利，沙場上即使取得勝利，只怕南方黨人立刻就會亂起來。他如果沒能給出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就把李想給剿滅了，南方的黨人還不人人自危，群起而反？　　袁克定匆匆離開，按袁世凱的要求召集幕僚擬發“咸電”：　　南京孫大總統、黎副總統、各部總長、參議院、各省都督、各軍隊長鑒：　　清帝辭位，自應速謀統一，以定危局，此時間不容發，實為唯一要圖，民國存亡，胥賴於是。頃接孫大總統電開提出辭表，推薦鄙人，屬速來寧，並舉人電知臨時政府，畀以鎮安北方全權各等因。世凱德薄能鮮，何敢肩此重任？太屬客氣。南行之願，前電業已聲明，然暫時羈絆在此，實為北方危機隱伏，全國半數之生命財產，萬難恝置，並非因清帝委任也。孫大總統來電所論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極為正當，現在北方各省軍隊，暨全蒙代表，皆以函電推舉為臨時大總統，清帝委任一層，無足再論。此語隱隱自命。然總未遽組織者，特慮南北意見，因此而生，統一愈難，實非國家之福。若專為個人責任計，舍北而南，則實有無窮窒礙。北方軍民意見，尚多紛歧，隱患實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潛長，北京外交團，向以凱離此為慮，屢經言及。又舉外人，抵抗南京。奉、江兩省，時有動搖，外蒙各盟，迭來警告，內訌外患，遞引互牽。若因凱一去，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素志。若舉人自代，實無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明明謂舍我其誰。然長此不能統一，外人無可承認，險象環集，大局益危，反覆思維，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蓋就民設之政府，民舉之總統，而謀統一，其事較便。今日之計，惟有南京政府，將北方各省及各軍隊妥籌接收以後，世凱立即退歸田裡，為共和之國民。當未接收以前，仍當竭智盡能，以維秩序。總之共和既定之後，當以愛國為前提，決不欲以大總統問題，釀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資漁人分裂之禍，恐怕言不顧行，奈何。已請唐君紹儀，代達此意，赴寧協商。紹儀即紹怡。前避宣統帝溥儀名，因改儀為怡，此次清帝退位，仍復原名。特以區區之懷，電達聰聽，惟亮察之為幸！　　袁世凱咸。　　同時，另有一封電報專拍給孫中山。　　孫大總統鑒：　　連日外交警報迭至，日本派兵一萬三千名，由奉天之大連灣柳樹屯登岸。俄人則率師進佔臚濱府一帶，呼倫所轄全境，幾成土崩之勢。或雲系皇族所召，然大局一日不定，此等險象，且百出而未已。有謀國之責者，其知所警乎。　　蘭州陰雲，李帥一意孤行，請公捐除南北畛域，調和雙方意見，化敵為友，以維共和大局。倘仍彼此爭鬥蘭州城下，列強必來干涉，竊恐西北邊境，蒙藏外藩，將入他人之手。大勢既去，雖悔何追。公秉國鈞，咎無可卸，幸留意焉。　　袁世凱咸。

# 第四百零二章 田忌賽馬

　　蘭州，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重鎮，是甘、寧。青、新之樞紐要地。北瀕黃河，三面依山，地勢十分險要。扼此山河要隘，勢險城堅，居高臨下，易守難攻。環抱城垣之皋蘭山峰巒高聳，成為古城的天然屏障。唐代久居河西的著名邊塞詩人岑參有詩讚蘭州及其城南屏障皋蘭山雲：“古城依重險，高樓接五涼，山根盤驛道，河水浸城牆。”盡道其重險之勢。　　蘭州南山以南的安西軍陣地上，夜以繼日地做着攻擊準備工作。安西軍指戰員都明白，蘭州戰役將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攻堅戰。清軍餘孽北依黃河天險，南據東崗坡、皋蘭山、沈家嶺、狗娃山一線的高山峻岭，又有堅固的工事居高臨下，再加彈藥充足，以逸待勞，要從山下攻上去，拿下這一線數十里長的山地工事，掃清蘭州市南面外圍的障礙，為攻人蘭州古城搗毀清軍餘孽的巢穴打通道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說真的，能不能攻下南山陣地，指戰員們心裏的確沒有十分把握。　　李想用望遠鏡觀察了清軍餘孽的南山陣地后，臉上本來就嚴肅的神情更加冷峻了。　　四周環山如銀蛇亂舞，狹長的盆地上，之間千里冰封的莽莽黃河自西向東貫穿。蘭州地處南岸，城西有一座上清光緒三十三建起的鐵橋聯繫南北兩岸，北岸通向青海和河西走廊。　　黃河水流湍急，自古就有“天下黃河不橋”的說法。蘭州地處高原，此處河段自古夏秋憑小船和羊皮筏子橫渡，冬天河面結冰，只能在冰上行走，極為不便，而且非常危險。當時有這樣一首民謠：　　黃河害，黃河險；　　凌洪不能渡，大水難行船：　　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門關！　　可見當時要渡過黃河是多麼的艱難。　　明洪武中，才建起的浮橋，用巨艦二十四艘，以二鐵纜四麻纜維繫而成，船上鋪木板而行，被稱為“黃河第一橋”，但這種浮橋屬於季節性的橋，因為黃河凌汛，每年十一月份黃河結冰前必須拆除。冬天人們就在河水冰面上直接經過，每年解凍的時候都會淹死很多人。翌年，河冰消融，又重新搭浮橋，不但十分麻煩，而且一年之中拆了建，建了又拆，耗資巨大。　　直到光緒三十三年，在甘肅洋務總辦彭英甲的建議和在甘肅推行新政的總督升允的贊助下，將浮橋改為鐵架橋。由德商泰來洋行喀佑斯承建，美國人滿寶本、德國人德羅作技術指導，但物資運輸和施工全由中國承擔。修建鐵橋所用的鋼材、水泥等材料都是從德國購置，海運到天津，由京奉鐵路運到北京丰台火車站，再由京漢鐵路運到河南新鄉。從新鄉取道西安，分三十六批，用馬車運到蘭州。　　鐵橋下設四墩，墩用水泥鐵柱作成，墩上用石塊鋪墊，長233.33米，寬7米，最終耗資白銀三十餘萬餘兩，初名“蘭州黃河鐵橋”。　　橋建成后，兩邊建了兩座分別刻有“三邊利濟”和“九曲安瀾”的大石坊，分別有楹聯：　　曾經滄海千層浪；又上黃河第一橋。　　天險化康衢直入海市樓中現不住法；河蠕開畫本安得雲梯天外作如是觀。　　此橋是當時數千里黃河唯一的一座橋樑，故軍事價值很大。　　若控制蘭州，蘭州的南山是必守的陣地。南山自東向西依次為十里山，竇家山，馬架山，皋蘭山南梁的營盤嶺和沈家嶺、狗娃山。其中沈家嶺離鐵橋最近，又與狗娃山一起扼守着兩條南去的公路，被認為是“蘭州鎖鑰”。　　李想舉着望遠鏡默默看着，身後的眾人也都默默無語。　　十里山，馬架山，營盤嶺都有左中棠時期修築、后又不斷加修的永久性鋼筋水泥碉堡群，工事堅固，主陣地外圍有三四道寬且深的外壕，壕間築有暗堡和野戰工事並以交通溝相連，山腰部有人工削成的六至九米不等的峭壁，陣地前密布鐵絲網和地雷群，還有所謂的“滾雷”，即裝滿炸藥的油桶，上面還印有美孚公司的標籤，這些“滾雷”隨時可沿山坡向攻擊隊伍拋下。沈家嶺，狗娃山沒有永久性鋼筋水泥工事，但在開戰前，經清軍大力搶修，也構築了三道環行的土木結構工事。特別是，諸山陣地均有環山公路與山下的蘭州城相連，物資補給極其方便。　　李想放下望遠鏡，回頭瞧見大家對着銅牆鐵壁的蘭州城無語，首先打破沉默：“雖然蘭州因為山勢陡峭、工事堅固而易守難攻，但事情不那麼簡單。從宏觀上講，南山諸山從東到西山山相連排開，但除了東部的十里山是對外呈橫‘一’字外，其餘諸山都是南北長、東西短的橢圓形山樑，而守住這些山樑，必須在上面構築橢圓的環形陣地，不但戰線數倍放大，而且一開打，前、左、右都可受到攻擊。客觀的說，蘭州既不好攻，也不好守。”　　說完李想沖湯約宛使個眼色，她會意的扭開跨在身上的圓筒，抽出地圖攤在地上。　　林鐵長在地圖上指點着說道：“張鳳�部攻十里山、竇家山，張雲山部攻馬架山，古城嶺，劉經部攻營盤嶺，井勿幕部攻沈家嶺，狗娃山。”　　“由於沈家嶺地勢高於狗娃山，攻克后更有利於控制局面。”井勿幕說道，“因此我部以沈家嶺為首選目標。”　　基本上，安西軍在兵力佔盡優勢的緣故，部署很簡單，用革命軍部隊兩個軍對清軍最強的回軍，其餘部隊一個師對清軍一個協，兵力均分，沒有看到重點。　　張鳳�指出：“以上諸山陣地在清軍整個蘭州防禦體系中的分量是不一樣的。東線馬架山、十里山，中線營盤嶺，西線沈家嶺、狗娃山是防線的主要陣地，其中任一失守，都等於在水桶底部打了個大洞。而東線的古城嶺、豆家山則只是前衛陣地，失守后並不能撼動整個防線。但由於地形關係，若在東線直接進攻馬架山、十里山是很困難的。其中十里山尚可一試，馬架山則根本無法試。因此，我們計劃許久，決定先攻克古城嶺、豆家山兩個前衛陣地，得手后再順着山樑向馬架山、十里山陣地進攻，最終摧毀青馬防禦。因此古城嶺、豆家山陣地和馬架山、十里山主陣地實際上是前後縱深關係。”　　李想聽得頭大，也插不上嘴，就說道：“這樣安排沒有錯。戰鬥中，就是這麼干！”腦海里努力回憶一個老電影，叫《解放大西北》，隨意補充一句：“不過，可以對十里山增加牽制性進攻。”　　“還是李帥考慮周全。”林鐵長真心佩服的說道。　　李想被這麼個馬屁一拍，表現慾望極度膨脹起來，蹲着地圖邊上腦子飛速旋轉起來，思緒越來越清明，侃侃而談道：“營盤嶺是皋蘭山南梁，陣地從南到北依次是三營子，二營子，頭營子，最後才到達皋蘭山主峰。同樣由於地形關係，安西軍不大可能直接進攻頭營子和皋蘭山陣地，只能按部就班地依三營子，二營子，頭營子，皋蘭山陣地順序攻擊，這樣，在安西軍的攻擊路線上，營盤嶺的這些陣地也形成了實際上的前後縱深關係，因此一線三營子陣地失守也不能立即撼動清軍防線。”　　李想的手指在地圖上指指點點，繼續說道：“而西線沈家嶺和狗娃山是左右並列相鄰的陣地，不是前後縱深關係，兩個陣地失守任一個，就意味着整個清軍防線瓦解。因此，只有對西線沈家嶺和狗娃山陣地的攻擊才能起到一蹴而就、一錘定音的效果。東線的十里山陣地也具備這種效果，但地形和守方的工事水平對安西軍來說很不利。”　　林鐵長以降，臉色越來越凝重，努力豎起耳朵聽李想分析，一個字也不敢遺漏。　　“從攻擊部隊講，井勿幕部不會被認為比劉經部還強吧？”李想反問道，“但最讓人感到‘雞肋’的就是劉經部對營盤嶺的攻擊。以戰力最強的劉經部去攻擊營盤嶺，還搭上了整個安西軍炮兵團，浪費太大。”　　李想的思路越理越順：“營盤嶺是皋蘭山南梁。從這裏往山上攻，先要攻三營子，再攻二營子，再攻頭營子，最後才到達皋蘭山主峰。從山北面市區看皋蘭山主峰，其山勢高聳，是蘭州地區山脈主峰，從蘭州城平地算起，皋蘭山主峰垂直高度約五百五十米，上去觀風景的確很好，但軍事意義大有疑問。　　你如果站在皋蘭山三台閣上往北面山下蘭州望去，山下的路不及一根蘭州拉麵一半粗，一碗蘭州拉面上的一快牛肉大小的地可塞進多少幢大樓。由皋蘭山下山到蘭州城或鐵橋雖有盤山路，但要西行至皋蘭山西側余脈，與沈家嶺北面的華林山僅隔着雷壇河相望的龍尾山的伏龍坪才到達平地向鐵橋或蘭州城行進；而從皋蘭山走小路下山則因山勢陡峭帶着槍械糧彈很難行進。所以，你縱然佔領了皋蘭山，靠火力也控制不了鐵橋，部署部隊出擊，也不能迅速進佔鐵橋和蘭州城。打個極端比喻，我們是否需要爬上八達嶺長城去攻擊北京城呢？　　營盤嶺為左中棠時期修建的后經清軍不斷加修的鋼筋水泥工事，山勢陡峭，攻擊難度很大。若三營子失守，後面還有二營子、頭營和皋蘭山主峰陣地，都自成體系。營盤嶺清軍則主要採用依託堅強工事以逸待勞殺傷對方的戰術。這樣清軍可以投入不多的兵力以及不大的傷亡，給予了攻方很大的殺傷。　　再看沈家嶺地形。沈家嶺和西側的狗娃山不但扼據了南出的兩條公路，而且幾個主陣地中沈家嶺距離黃河鐵橋最近；沈家嶺垂直高度只約七、八十米，上山下山都用不了多少時間，一旦佔據，進擊鐵橋或市區遠比皋蘭山便捷。　　其次，沈家嶺清軍工事是戰前臨時修築的土木結構工事，易為炮火摧毀；炮火效率高，攻擊難度相對低。　　第三，沈家嶺山樑上基本是平地，而清軍的土木結構工事被炮火轟擊後作用大為降低，因此解放軍只要攻上去立足后，守方的地利優勢並不大，可以說再無險可守，因此安西軍隨後可較容易地向前推進，而清軍失去這塊山樑就等於崩潰，所以也要力爭把安西軍趕下整個山樑，才有戰役保障。　　第四，東線馬架山、十里山主陣地有古城嶺、豆家山作為前衛陣地，中線營盤嶺的幾個陣地更是前後縱深排列，因此一線陣地失守不能立即撼動整個防線。而沈家嶺雖有狗娃山陣地相鄰，卻不是前後縱深依託，是左右並列為伴，兩個陣地失守任一個，就意味着整個防線瓦解。”　　李想口水四濺，把蘭州防線解剖開，病症也找到了，不過就是不動手術，急得張雲山問道：“李帥，你就說咱們該怎麼辦？”　　“怎麼辦？”李想愣住，耍嘴皮子一直是他的強項，要布置戰鬥任務，這不是他的專業，他向來只提供戰略，由底下的將領具體執行。他乾咳一聲：“還要問我？你不知道田忌賽馬的故事？”　　林鐵長接道：“如果安西軍真要是將沈家嶺作為攻擊重點，可以用劉經部的七個團對營盤嶺牽制性攻擊，抽調兩個精銳團配屬井勿幕部攻擊沈家嶺及在攻克沈家嶺后沿其東側蘭阿官道和雷壇河進佔西關和鐵橋，安西軍炮兵團也調出三分之一的重炮加入沈家嶺戰鬥，這樣，利用沈家嶺戰場條件和優勢炮火讓陣地成為絞殺消耗清軍兵員的磨盤。”　　“就這樣安排吧。”李想站起來，望着蘭州城的目光悠遠，又說道：“先不要急着進攻，應有四到五天的準備時間才可進攻……現在局勢對我們很不利，清帝已經退位，袁世凱磨刀霍霍，時間很緊迫……但是我們切記：遇速則不達。”

# 第四百零三章 鐵城

　　早晨，天氣晴好。　　皋蘭山上的守軍從山頂的前沿壕溝里探出頭來往下一看，不禁魂飛魄散，無法設想那是一個何等奇特的景象。從上千米之外向攻擊目標挖壕溝和坑道的攻城戰法，在人類戰爭史上極其古老。昨夜安西軍挖掘的過程中沒有槍炮之聲，夜幕下四野一片寂靜，但挖掘卻以巨大的規模進行着。在蘭州第一道防線外側約兩千米的開闊地上，成千上萬的戰士和农民揮汗如雨，卻悄無聲息。這是李想昨夜忽然想起老電影《解放石家莊》看到解放軍“改造地形”作業：他們挖出又寬又深又長的坑道，密密麻麻地伸向國民黨守軍的前沿，挖出的土則用來填塞守軍的防禦壕溝。他們還要在坑道中挖出各種各樣的掩體，挖成單人掩體后再挖成井筒再掏成丁字形，使通道與掩體互相連接。當坑道挖到靠近守軍防禦陣地和防禦壕溝時，他們就挖出一個巨大的炸藥室，然後放進去數千公斤的黑色炸藥。工兵部隊的技術人員趴在坑道上面一遍又一遍地計算着土層的厚度和炸藥的威力，以達到他們設想的最理想的爆破效果……　　這樣宏偉的場景，帶來令人窒息的震撼。有人立即向蘭州城裡的升大帥報告。升允無論如何難以置信，等親自來到前沿一看着實嚇了一跳。他弄不明白李瘋子的安西軍到底用了什麼辦法、到底使用了多少人力一夜之間在他的第一道防線外側挖出了如此密集而綿長的交通壕。更可怕的是，一夜之間自己的部隊竟然沒有捕捉到任何動靜。升允知道大事不好，他立即跑回指揮部召開緊急軍事會議。　　聽升允說完，所有人都感到危機迫切。　　長庚和升允已對依靠甘青、新蒙，主要是甘青回軍盤踞西北失去信心，但仍想利用回軍在西北作困獸之斗，消耗安西軍兵力，延緩共和進程，以便取得較長喘息時間，幻想會有奇迹……　　但是會上，馬福祥、馬安良等人和升允、長庚各自心懷鬼胎，七嘴八舌，吵鬧不休，互相埋怨指責，推卸西北戰場失利的責任。　　馬安良一開始就咄咄逼人，先發制人地指責馬福祥道：“平涼戰役和三關口戰役，失利的根本原因不在李瘋子軍兵力強大，謀略過人，而在於我們內部的不合作。有人不顧大局，躲避在一旁坐山觀虎鬥，有意保存實力！”　　說完，求援的目光落在彭英甲的臉上。　　彭英甲正在陰謀與被袁世凱任命為甘肅都督的趙惟熙爭權，借力於馬安良，所以馬安良的眼神是要他幫忙呢。但是彭英甲想要甘肅都督的位置，還得看馬福祥的臉色，所以在這種場合，既怕得罪了馬福祥，又怕惹了馬安良，於是，打算來一個稀泥抹光牆，只要沒人給他難堪，他就兩面抹。　　馬福祥一聽，這話是對着他來的，便沉着臉，鼻子冷冷地哼出兩聲，用右手中指敲擊着茶几，疾聲冷語道：“要追究西北戰場失利的責任嗎？我很贊同馬老弟的看法！有人就是一貫不顧全大局，只顧擴張地盤，招兵買馬，衝動好戰，才陷入今天十面埋伏的絕地！我早就說過，堅守蘭州，勝，限於蘭州地形，反擊無戰果，敗，背水只有一座蘭州黃河鐵橋作退路，弄不好有滅頂之災，應將主力撤到黃河北岸，南岸蘭州只做一下牽制消耗性的抵抗便放棄，主力在黃河北岸沿河機動，安西軍在哪裡渡河，就在哪裡‘半渡擊’……哼！好戰必亡，一味好勇鬥狠，只是加速敗亡！”　　甘州提督馬進祥也附和說道：“我在南方多年，看清目前形勢……要慎重應付。”　　馬福祥點點頭，老調重談道；“甘肅財政困難，民生困苦，不宜再從事戰爭，目前的措施，唯有保境安民而已。派人出去和李瘋子和談，沒必要打的你死我活……”　　“砰！”馬安良一拳砸在桌上打斷馬福祥的話，茶水從杯漸起老高，潑了一桌子，他狠狠道：“誰不知道，你兒子馬鴻逵在甘肅講武堂讀書時就入了同盟會幹造反的勾當，后被抓起蹲苦牢，後來被砸銀子保出來。聽說這小兔崽子糾集一百多號同學跑去湖北測繪學堂繼續讀，這一百多人都參与了武昌首義，你那個寶貝兒子現在就在李瘋子軍中！哼！你是什麼心思，我不清楚？”　　馬福祥聽到這裏，坐不住了。他發現長庚和升允那道冷冰冰的目光直射到自己的臉上，似乎有股冷風順着脊梁骨倒灌下來，臉色立時陰沉下來，乾咳兩聲說：“教兄，言過其實了吧！”　　稱呼立刻從“老弟”變成“教兄”，他們畢竟都是回教，天下穆斯林都是兄弟，可是現在的馬安良哪裡肯吃他這一套？他雷霆大發，拍案而起，吼道：“放屁！”　　馬福祥氣得臉色鐵青，挺身而起，指頭戳着馬安良，尖着嗓門喝問：“奶奶的，你想干什麼？”他在城外的昭武軍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翻臉投李瘋子去！　　馬安良怒目圓睜，臉上青筋暴起好幾根，嘴裏飛濺着唾沫星子，逼問着：“姓馬的！你……你敢罵人！”　　長庚擺了擺手，摸了摸禿腦門，哈哈一笑，調解道：“都什麼時候啦，你們還尿不到一個壺裡，那還打什麼仗？”接着，他又摸了摸腦後的辮子，挨個瞅了瞅馬安良、馬鴻逵和升允等人，笑了笑，繼續為馬安良和馬福祥打氣道：“勝敗乃兵家常事。西北戰場上，我軍雖然吃了幾個敗仗，但是，總的來說，局勢還是樂觀的嘛！匪軍要想拿下西北，沒那麼容易啊！不要忘了，袁總理已經開始干預這裏的戰局……”　　馬安良、馬福祥和升允等人，直到這時臉上才爬上几絲笑意。會場里一直緊張的氣氛一下子鬆弛下來，長庚感到很得意，至少表面如此。他扯着嗓門分析了一通時局和戰況，然後說：“總而言之，蘭州有堅固工事和天險黃河為依託，我軍兵力集中，彈藥充足，而匪軍經過長途跋涉，人困馬乏，後方供應困難。因此，在蘭州決戰，我軍可以以逸待勞，知己知彼，全殲李瘋子主力於蘭州外圍將指日可待！”　　會議在煙霧騰騰中密謀了一陣蘭州決戰的具體策略以及兵力部署，並反覆強調了精誠團結。協同作戰、以大局為重等等。　　接着，長庚宣布蘭州決戰計劃，宣讀完命令，長庚雙手撐住茶几，十分嚴肅地說：“蘭州戰役，實乃西北大決戰，勝敗在此一舉，希望參戰的各部隊鼎力合作，爭取在蘭州城外將李瘋子之主力一舉消滅！”　　然而，會後馬安良、馬福祥卻各有打算，各行其事。　　馬福祥的身世和馬安良不同，作風也不相同。馬安良是由反清而降清起家的，馬福祥則是因保皇而飛黃騰達的。馬福祥的父親馬千齡在同治年間的回民變亂中，靠攏官府，辦理地方團練，保護鄉里。當撒拉族民由循化縣進攻積石關時，积極阻擊，保護漢藏村落，並以自己的糧食賑濟漢藏災民，建立起友誼關係，致引起反清回族的憤怒，燒毀了他家的住宅及親族廬舍。馬福祥的二兄馬福祿考中清朝武進士，馬福祥中武舉。馬福祿自北京回來，要求在馬安良部下任一軍職而不得，旋在河州總兵湯彥和衙門當了一名“隨軍參贊”的挂名差事。他為了圖功報恩，與馬安良爭上下，在平變和鎮壓回眾方面特別出力，為清軍所信賴，為回民所憤慨。馬福祥以其先世辦團練以及馬福祿庚子之役為國捐軀為光榮，並以科甲出身自豪，鄙視馬安良系各首領。辛亥革命時，升允徵調回軍鎮壓陝西起義時，馬安良提出各分統人選，獨不提馬福祥。經升允提出，馬安良反對說：“馬福祥秉性怯儒，不能打仗。”而馬福祥也不願受其指揮，自請留在蘭州。二馬傾軋至此已表面化，不可能臨難相顧。　　馬福祥不願戰守蘭州，馬安良的精銳軍戰鬥力雖較強，畢竟眾寡懸殊，難以應付。　　長庚和升允雖然明於知己，卻昧於知彼。他們預料安西軍打下蘭州后，必將轉鋒東去，出潼關，進取中原，決不會深入草枯水冷的河西走廊，更不致於向戈壁千里的新疆挺進。仗打到蘭州就會告一段落。　　於是，他們幻想在河西走廊養精蓄銳，等待機遇，反守為攻。　　為了不讓馬安良竄據河西，主張以馬安良的精銳軍獨立擔當蘭州保衛任務，而馬福祥的昭武軍作為總預備隊。他們認為如按這個計劃作戰，也是因為有個兒子是革命黨的馬福祥他們有點不敢用了。　　果然，馬福祥不辭而別，拒絕馬安良共同策劃指揮蘭州會戰的邀請，而渡過黃河遠走青海，作保家之謀。　　升允一向了解馬安良功利心切，當初就积極主張用兵攻陝，認為是為清廷立功建業的機會，並揚言要“馬踏華陰廟，火燒長安城”。所以現在只有利用馬安良固守蘭州，期望袁世凱儘快的向李瘋子動手，蘭州就有可能守住。　　升允對馬安良道：“李瘋子雖是一時得逞，圍城蘭州，可是犯了孤軍深入的兵家大忌。北洋軍部隊躡其後、拊其背，我軍固守蘭州，相機反攻，匪軍會遭到四路圍攻的毀滅性打擊。”　　這些正中心懷的悅耳之言，使不知死之將至的馬安良聞之喜形開色，一一同意照辦，決心跟李瘋子軍在蘭州作孤注一擲的死拼。　　馬安良狂妄已極，他自己認為‘西北是我的’，一切應以我為主，以我軍守我土，心安理得。　　馬安良歧視馬福祥，認為“馬福祥秉性怯儒，不能打仗”，也怕有個兒子是革命黨人的馬福祥不為他賣死力，輕易放棄蘭州，拆他的後台。要想保存蘭州這塊地盤，他認為只有他自己的部隊可靠。　　馬安良在對部屬的命令中宣稱：“本署以誘敵於有利地形與之決戰，憑天然屏障築工嚴密部署，如敵來犯，決舉全力一鼓而殲滅之。”四處揚言蘭州是：“攻不破的鐵城！”

# 第四百零四章 威脅

　　一行人乘兩輛馬車於凌晨天蒙蒙亮開出蘭州，一列軍隊在蘭州黃河鐵橋待命中，看到馬車過來，大家都很安靜。　　馬車在橋頭緩緩停住，一個微胖的身影鑽出馬車，就在橋頭上傻傻的站着。深夜的黃河鐵橋看不見其他人影，夜風夾帶着隱隱的炮聲不時吹拂過來，安西軍的總攻還沒有開始，但是摩擦時有發生，安西軍就藉著摩擦作為掩護大搞“改造地形”作業。　　馬福祥面無表情，他的隨從們卻不時向漆黑的四周張望，接着又縮起了肩，黃河岸邊上風一陣陣吹來，冷冷的刺骨。他們接着又咬起了耳朵，問是不是去青海，他們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只有馬福祥一個人知道。　　望着污穢的黃河鐵橋，站在無人的橋頭之上，馬福祥感到頭腦一片空白樣的落寞，大清國俟亡。他馬家功名富貴全繫於清廷，可以說是“深受國恩”，自家兄弟也“為國捐軀”，如今他兒子卻在“造反”，面對歷史，馬福祥感慨萬千……　　他向隨從簡單交代了兩句就上車了。雖然厚厚的布簾隔離夜風，車內銅爐里燃燒的無煙碳帶着暖意，但一生戎馬的馬福祥卻感到從車窗吹進來的風是那麼的冷。　　上了車的馬福祥橫躺在座位上，頭枕着扶手，馬車起動，靜悄悄的走上黃河鐵橋。　　天蒙蒙亮時，馬福祥剛剛走後，雖然有人開始渡過蘭州黃河鐵橋北逃，可終究是一小部分，大多數人雖然聽見了炮聲，看見了難民和傷兵，也感覺出局勢不妙，可沒感到要必須現在就逃離蘭州城，只是一味的儲備些糧食和去錢莊取點錢罷了，危機影響的是生活而不是生命。　　此時的馬安良還在命令各部加強工事，進行戰鬥準備。　　黃河北面，沿河布滿了工事，架起機關槍和大炮，機槍射手和炮兵日夜守在機槍和大炮的旁邊，連吃飯也是送到工事里。士兵們穿着骯髒的衣服，頭髮半尺長，毛髮卷在一起好像破氈片，活像一批流放的囚徒。他們在軍官的呵斥逼趕下，日夜不停地沿河挖工事，壘沙袋，一個個臉色灰黑，面無血色，精疲力盡，一邊幹活一邊打盹，處於半醒半睡的狀態之中。軍官們手裡搶着馬鞭，看到打吨的士兵，不由分說就是一頓抽打，直打得遍體鱗傷，血流不止方才住手。他們一邊打罵，一邊威脅說：“你們這群懶鬼！不趕快修工事，革命軍來了，把你們抓住全扔到黃河裡去！”　　巡邏的馬隊日夜沿黃河奔跑，這一群剛過，那一群又來，穿梭往返，使戰前的緊張氣氛更加濃重了，猝然激發了市民們的生存危機感。　　蘭州城裡的官僚紳士們，一見形勢不好，便用馬匹車輛將家中金銀細軟一應運往黃河北面，準備向新疆奔命。　　蘭州街上到處了手提頭頂行李的市民，夾雜着叫罵聲、哭喊聲，湧向車站。蘭州黃河鐵橋擠滿、扒滿了人。　　黃河穿蘭州古城而過，連接南北兩岸的只有這一座鐵橋。彈藥糧草，士兵馬隊，南來北往，一座本來並不寬的大鐵橋已經擁擠不堪，加上地方紳士搬運家當，使得鐵橋上經常發生堵塞，動刀動槍的械鬥時有發生。仗未打響，鐵橋上已是血跡斑斑了。　　馬安良聽到鐵橋堵塞影響軍事行動的報告后，當即召集在蘭州的部隊長官，對他們傳下一道命令：“把鐵橋封鎖起來，實行軍事管制！除了部隊行動而外，誰都不準過！如果有人敢胡來，格殺勿論！”然後癱坐在椅子里，他太累了，開戰以來基本上沒吃沒睡過。但是作為最高指揮官，現在剛剛當上蘭州的土皇帝，馬安良必須做出決策。他忽然起身看起地圖來，一邊腦子飛快的轉着……　　鐵橋被軍事管制后，官吏紳士們毫無辦法，只得走被冰凍的河面，黃河河面上，一片混亂。沿河上下，士兵們趁機搶劫掠奪，大發橫財。　　馬安良得到消息，氣得大發雷霆，下令沿河部隊把黃河冰面炸開，如發現還不死心的船隻和羊皮筏子，一律擊沉！於是，黃河被封鎖了。　　蘭州城內更是一片混亂，市內流言橫飛，什麼黃河鐵橋被占啦，什麼某大人被殺啦，什麼某大帥被抓啦，甚至還有說總督府被佔領了。大街小巷擠滿了士兵、商販和市民。人們互相打探消息，一個個驚慌失措，想跑無處跑，想躲無處躲，顧了身家性命又怕丟下妻子兒女，一時亂擠亂竄，不知如何是好。　　蘭州南面的東崗坡、皋蘭山、沈家嶺和狗娃山一線陣地上，馬安良的嫡系部隊進駐這一帶陣地后，比黃河北岸的馬福祥軍隊更加緊張。因為這裡是鄂州國民革命安西軍進攻的第一線陣地，因此馬安良更加註重城南山地防禦工事的進一步加固。他一面令守山頭陣地的部隊日夜加固工事，一面派後勤部隊首先保證南山一線陣地的軍火物資供應。沿南面的山坡，人扛馬馱，滿山坡的大路小道擠滿了負重的人馬和車輛，糧草彈藥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南山工事里。　　進入南山陣地的馬家軍官兵，儘管知道山上工事是鋼筋混凝土澆灌出來的永固性工事，但心裏仍然不踏實。眼見得安西軍千里追擊，沿途數次交鋒，直逼蘭州城下，只覺得這支勁敵實難對付。因此，他們日夜加固工事，除了原有的工事外，還在漫山遍野新挖新修了各式各樣的塹壕和掩體。東起東崗坡，西至狗娃山，幾十里長的山嶺上，被馬家軍官兵挖得溝溝坎坎，千瘡百孔。　　馬家軍官兵雖然表面上兇猛強悍，擺出一副堅守陣地、與解放軍拚死一戰的架式，其實內心十分恐慌，人人都擔心陣地失守，落得個葬身土丘的下場。　　蘭州南山以南的安西軍陣地上，也是夜以繼日地做着攻擊準備工作。安西軍指戰員都明白，蘭州戰役將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攻堅戰。馬家軍北依黃河天險，南據東崗坡、皋蘭山、沈家嶺、狗娃山一線的高山峻岭，又有堅固的工事居高臨下，再加馬家軍彈藥充足，以逸待勞，要從山下攻上去，拿下這一線數十里長的山地工事，掃清蘭州城南面外圍的障礙，為攻入蘭州古城搗毀滿清餘孽的巢穴打通河西走廊的道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說真的，能不能攻下南山陣地，指戰員們心裏的確沒有十分把握。　　天剛蒙蒙亮，李想爬上山丘，又用望遠鏡觀察起了馬家軍的南山陣，臉上本來就嚴肅的神情更加冷峻了。他對一舉攻下馬家軍南山陣地能否成功，從來沒跟任何人提起過。他本來就是一個謹慎的人，對這件事情就更不吐露真情了。所以在清帝退位后袁世凱步步緊逼壓力山大的時刻，還是給了安西軍四至五天的準備時間。　　“再過两天，就發起總攻。”李想這樣想。　　外圍陣地忽然炮聲震撼着沉寂的山巒，轟射的炮彈劃破遠方的天幕，不斷的在蒙蒙亮的晨曦中炸開一團團刺亮的火球，古城嶺上硝煙瀰漫。　　李想愕然的放下望遠鏡，沉聲吼道：“是誰在開炮了？到底是誰不聽指揮的擅自發起攻擊了？”　　“李想的壓力很大，我們在這裏一定要為他多分擔一些。”孫中山拿着袁世凱拍來的兩封“咸電”說道。　　宋大小姐端着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進來，放在孫中山面前的桌上，微笑說道：“在定都問題沒有結果之前，袁世凱也只能拍個電報嚇唬一下李帥，可是李帥是能被他嚇唬住的人嗎？”　　“定都？”孫中山看着手裡袁世凱的“咸電”，愣愣的出神。　　宋大小姐知道孫中山在想什麼，他們的麻煩比李想更麻煩。　　她輕輕說道：“英國駐南京總領事威勤遜公然向外交總長王寵惠表示，遷都南京是一種‘過分的要求’。有列強的撐腰，袁世凱的態度便兇橫起來。致電南京的口氣像攤牌，說什麼‘北京外交團向以凱離此為慮，屢經言及。奉江兩省時有動搖，外蒙各盟迭來警告，內訌外患逮引互牽。若因凱一去，一切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素志，若舉人自代，實無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接着又威脅說：‘反覆思維，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今日之計，惟有由南京政府將北方各省及軍隊妥籌接收以後，世凱立即退歸田裡，為共和之國民。當未接收以前，仍當竭智盡愚，暫維秩序。’袁世凱不能南下就職的理由充滿挑釁的味道。特別是‘由南京政府將北方各省及軍隊妥籌接受’一句充滿殺氣：只要南方有本事將北方的軍隊一併接受――所謂北方的軍隊，主體當然是袁世凱的北洋軍――他就‘退歸田裡’去當农民。這等於在提醒先生，如果南方一意孤行，即使袁世凱答應，北洋軍也是不會答應的。”　　孫中山把“咸電”往桌上一丟，太息一聲道：“袁世凱敢於這樣說話，是由於他在輿論上佔有優勢。”　　確實，就建都地點問題而言，全國各方主張北京的浩大聲勢，遠非孫中山所能抵抗。　　張謇領導的原來憲友會鼓動擁袁黨派和勢力做袁的後盾，民社、中華民國聯合會、國民協會，以及《民立報》、《神州日報》、《時報》、《時事新報》、《大共和日報》等八大社團，聯名致電江蘇都督庄蘊寬，（程德全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內務總長后，庄接任江蘇都督），並要求他轉告黎元洪、各省都督、諮議局說：“查北都關係外交內政最巨，若舍北取南，帝黨有死灰復燃之慮，強敵有乘機侵略之虞。望公電抗議，以全大局。”　　章太炎一直以打擊孫中山為己任，被張謇一串輟，他在建都之爭中，它帶頭反對建都南京。他以上海光復會總會的名義，分別緻電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和袁世凱，反對民國政府設在南京，要求袁世凱即在北京就職，“以順輿情”。《大共和日報》事後宣稱：“自本報首先發議主張北京，而參議遂倚為後援，南京政府爾有所憚，無復固執，而首都之問題以定。”　　江蘇都督庄蘊寬實際上是張謇的傳聲筒，江蘇都督府自成立以來，一直掌握在以張謇為代表的立憲會的士紳手中。庄蘊寬有了八大團體要他出面抗議孫中山等建都南京的決定，便立即通電全國說：　　閱報載大總統咨交參議院全文，……光明磊落，薄海同欽，但附有辦法條件，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一辭職后，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員乃行辭職。二項辦法，蘊寬期期以為不可。各省代表所議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乃南北未統一以前，今事實既已變更，則前議豈有拘執。至政府地點之應設在南京，與新總統之是否須到南京，當就事實上論之，不可參以主客爾我之見，致起中外猜疑。今姑設為問題數則：一現勢上觀念，如袁公南來，北方各省能否保持秩序，滿蒙等處能無聯外人擁幼主以破壞全局之事否？一地點與歷史上之觀念，披覽地圖，南京能控制西北各邊否？中國古時除洪武一代外，南京有建都之價值否？一外界上之觀念，東西各國能不反對遷都否？以鄙見測之，舍北就南種種危險，將使和平解決之共和政體自生荊棘，致啟爭端，曲直固不必言，利害豈能不計？前見《大共和日報》十三日登有《章太炎致南京參議會書》、《民立報》同日登有空海《建都私議》，業已闡發盡致，太炎謂都南京之毒有五，有八報館持論鑒定衡平，毫無偏倚，蘊寬南人，豈不以南都力便利，顧以大局所系，自當奉總統府刪電轉達袁公真電，有極願南行，祗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等語，自系實情，明者自能鑒之。謹貢所見，以待公決，庄蘊寬叩咸。　　庄蘊寬的“咸電”電發表后，安徽都督孫毓筠通電錶示：“袁君電稱北京秩序不易維持，東北人心未能一致等，尚系實在情形，藉令舉足南來，大局必定為牽動，故定都寧、鄂之說，目前決不能行。”　　順直諮議局也通電響應，提出遷都南京之五慮，即：“關東一帶現在正憂蠢動，又有外人從中窺伺，風聲吃緊，可慮一。京都未靖，倘一搖動，難保不死灰復燃，再生意外之變，可慮二。各國公使對於此事皆噴有煩言，稍一不慎便生交涉，可慮三。庚子亂后與外國使館訂有使館通路之約，若移南京則江陰、吳淞等炮台，必須撤毀，利害關係甚大，可慮四。蒙藩回藏，正待經畫，倘一移則控御失宜，不但於殖民不便，且恐內訌外侮後患方長，可慮五。若就吾國歷史上考察，則南不如北尤為彰明較著。”　　天津的旅津南十省紳商代表崔文藻、徐錚等十餘人，致電孫中山說：“臨時政府宜北不宜南，章太炎先生論說極詳，茲不復贅。懇乞允臨時政府仍設北方，以維大局。如不得請，則擬邀約各省紳商來南京，哀請於大總統之前，必得請而後已。”　　對於庄蘊寬反對定都南京的通電，臨時政府外交次長魏宸組致電駁斥道：“公為都督，行政中人也，即政府一分子也，對於國家大計，有所陳述，當告之總統或各部長，能行者以中央之命令行之，否則由中央政府交於議會，決定而後行之。斷無以一人之意見，經電各部、各省、公人、私人及各報館，至有類於聳動社會，反對政府，擾亂秩序之理。令中外聞之，將謂我政府何也。且公所提各問題，固易解決，無俟過為研究者。維持秩序，賴有兵力，固與袁之在南在北無關也。控制西北，亦視兵力與政治若何，決不因京城為轉移；英於印度，法於安南，美於菲律賓，未聞因京城之遠而失也。聯外，擁幼主，系公過慮。至全國反對一節尤為大謬。義師一起，商務全消，各國何嘗不反對，吾人固未嘗先求外人之同意，而後施革命也。”　　黃興也以公開信的方式狂噴庄蘊寬。　　又有鄂州革命軍以十萬革命軍人名義聯合向孫中山、黃興通電說：“公等和平解決之苦心又為國人所欺，然以建都問題既經參議院第一次議決而不克實行，則袁公之心路人皆知。公等何必因循從事，希圖苟安，坐令北氛逼人，胥我貔貅行見拚命流血換來之民國政府幾奄奄無聲息，可為痛哭。袁果贊成共和則請速推誠布公毅然南來，若猶眷戀於專制窠穴，負隅思逞，某等誓必提兵北上拚死一戰，不血洗二百餘年之穢污地不為黃漢子孫。”　　雖然鄂州政府力挺孫中山定都南京，南方軍隊雖然也普遍地存在着主張定都南京的強烈情緒，但在高級將領中的意見反而不一。那南京聯軍參謀團的浙軍司令朱瑞、粵軍司令姚雨平、第一軍團長柏文蔚、光復軍司令李燮和、第七師師長洪承點、江北都督蔣雁行、鄂軍代表傅人傑、李正溶等、竟發出通電，主張統一后的臨時政府宜設在北京。這通電引起了南京軍界內部的爭論，黃興主持的陸軍部便下令解散聯軍參謀團。而參謀團各統將群起不服，拒不執行陸軍部的解散命令。　　各省的都督、軍隊的將領，甚至宗教界都呼籲建都北京，其理由綜合起來大約是：一、北京是古都，交通、文化和都市規模都已具備，不需要另行花費巨資修建新都；二、北京的地理位置便於控制邊疆各省，特別是北方邊遠的省份，對於國家安全有利；三、大清王朝的遺老遺少們還在北京，民國不坐鎮於此王朝就有死灰復燃的危險；四、外國在北京的使館經過多年建設已成規模，如果遷都，必然遭到各國的反對，民國政府還須額外賠償他們的損失；五、一旦首都遷移，北方軍隊就有可能生變；六、從中國的歷史上看，建都南方大多不如建都北方好，中國人向來有南遷偏安之說。　　袁世凱最大的憑藉，還有一個就是孫中山等革命領袖都不願再有戰爭和流血，人心厭亂，認為清帝已經退位，凡事可以用和平手段達成，因此袁世凱的予智自雄面孔並沒有引起反對，只是孫大總統認為無論如何還要堅持袁的南來。孫中山把袁世凱南下就職視為防備他背叛民國的一道重要防線，不肯輕意放棄。　　孫中山因此表示：國都問題當由國會解決。　　按孫中山的想法，他希望將國都繼續保留在革命黨勢力之內的南京，以對袁世凱有所約束。豈料，在用記名投票法表決時，二十八票中有二十票主北京，而南京只有五票，與孫中山的初衷相悖。　　孫中山勃然大怒。　　本來在參議院中，革命黨人佔據多數，是完全可以根據孫中山的意見通過建都南京、反對遷都北京的。怎麼總是做出令人費解的事？　　一開會時，全院委員長李肇甫跑到台上大放厥詞，說了一通遷都北京的必要，及直隸議員谷鍾秀也表示：“臨時政府地點，不如改設北京，意謂臨時政府，為全國視聽所關，必須所在地勢，可以統馭全國，方能使全國完固，且足維繫四萬萬人心，我民國五大民族，從此聯合，作為一個大中華民國。前由各省代表，指定臨時政府地點，設在南京，系因當時大江以北，尚屬清軍範圍，不能不將就辦理；目今情異勢殊，自應相時制宜，移都北方為要。”　　反對定都南京的還有不少同盟會員，其中以宋教仁和章太炎為主要代表。　　章太炎為建都南京列舉了五項害處，其觀點不可謂沒有道理：中國幅員既廣，以本部計，燕京雖偏在北方，以全邦計，燕京則適居中點，東控遼、沈，北制蒙、回，其力足以相及。若徙處金陵，威力必不能及長城以外，其害一也。北方文化已衰，幸有首都，為衣冠所輻輳，足令蒸蒸丕變。若徙處金陵，安於燠地，苦寒之域，必無南土足音，是將北民化為蒙古，其害二也。遜位以後，組織新政府者，當為袁氏，若迫令南來，則北方失所觀望。日、露已侵及東三省，而中原又失重鎮，必有土崩瓦解之憂，其害三也。清帝尚處頤和園，不逞之徒，思擁舊君以倡亂者，非止一宗社黨也。政府在彼，則威靈不遠，足以鎮制；若徙處南方，是縱虎兕於無人之地，非獨亂人利用其名，蒙古諸王，抑或陰相擁戴，是使南北分離，神州幅裂，其害四也。交民巷諸使館，物力精研，所費巨萬，若迫令遷徙，必以重資賠償，民窮財盡之時，而復靡此巨帑，其害五也。今北方諸議者，咸思改宅天津，其實猶不如仍舊，而況金陵南服偏倚之區，備有五害，其可以為首善之居哉！　　孫中山和黃興知道此事後，非常生氣，孫中山當即便把宋教仁和李肇甫叫來大罵一頓，並限中午十二時以前必須複議改正過來。　　章太炎他們管不住，黃興只有反駁道：“袁世凱雖然已與清廷脫離關係，但他尚與清帝共處一城。民國政府如果屈就遷都北京，有民軍受降之嫌，軍隊必大鼓噪。且臨時政府既立，萬不能瞬息取消。因此，在南北統一之政府未立以前，臨時政府仍應設在南京。”　　但是對參議院的諸位同盟會議員，黃興就沒有這樣的好脾氣，憤怒聲稱：“如果參議院不改正，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儘管有人抗議以強制命令推翻參議院已通過的決議違背了共和原則，但複議投票時，有效票為二十七票，其中十九票主張南京，六票主張北京，兩票主張武昌。於是參議院回復孫中山，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據說，複議投票時爭執激烈，一位同盟會參議員甚至威脅“此案如不獲通過，則將身殉會場”。　　孫大總統既接到複議決文，自然再電北京，請袁世凱即日南來，並言當特派專使，北上歡迎。

# 第四百零五章 試攻

　　大雪紛飛，一輪密集的迫擊炮炮火急射后，便是劈頭蓋臉的機槍火力壓制，手榴彈如同冰雹樣的砸出，各種輕重火力驟風樣的橫掃，彈幕所過之處，一片血雨腥風，第一次攻打蘭州城的戰鬥就這樣在李想莫名其妙的狀況之下打響了。　　總攻時間，李想原定為三天之後的黃昏，給予安西軍四天時間準備，但是，這天，蘭州有一隊人馬已渡過了黃河，蘭州市民也慌慌張張的開始逃亡，張鳳�和張雲山、井勿幕這些新投奔鄂州團體的將領遂決定總攻提前至今天的拂曉，爭取在蘭州清軍餘孽逃跑之前突破城防。　　由於隴東追擊戰發展順利，他們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輕敵麻痹驕橫的思想，另外，他們也認為敵人有可能放棄蘭州，擔心失去殲滅滿清餘孽的有利戰機。於是，他們仰仗着鄂州充足的後勤補給，鳥槍換也了大炮，炮也多了，彈藥也足，信心也是極度膨脹，提出今日進攻，說即使中線、西線未突破，東線得手后仍可擊殲清軍餘孽與蘭州城。　　剛剛回到指揮部的李想，根據這一“揭發”，知道了昨日來到蘭州城下，今日就倉促“試攻”，實際上是陝西將領驕橫所至，是張鳳�指揮了李想他一把。　　這些陝西部隊在抵蘭州外圍的第二天，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就向古城嶺、營盤嶺、狗娃山等幾個蘭州外圍陣地發起進攻。攻城雖然採取的是“改造地形”土木作業，人工爆破的絕戶計。但是接敵的坑道還沒有完全開闢，敵人的外圍碉堡巨大而堅固，堅固的城牆還沒打開缺口，攻城突擊隊擁擠在外壕邊緣，掩護火力不足以壓制守軍密集的槍彈，尤其是城牆下守軍的重機槍陣地事先沒有被發覺，導致突擊部隊傷亡巨大，負責主攻的陝西部隊接連受挫。　　井勿幕率領刀客遊俠團在馬架山南麓卜家路口一線，率先向敵主陣地古城嶺發起攻擊。指戰員們迅速通過火力封鎖區，衝到敵人的陣地前。先頭分隊進入雷區時，踏響地雷，引起航空炸彈和周圍地雷的連鎖爆炸，後續分隊毫不停留，繼續前進，越過鐵絲網沖至第一道外壕。　　同樣殺紅了眼的馬家軍士兵接連用擲彈筒對着進攻的革命戰士轟擊。炸開團團血霧。漫天飛濺着那一抹抹猩紅。　　井勿幕踏踩遍地猩紅的血泥，如同洪潮樣的卷過，刀客遊俠團再展錚錚英雄本色，數百官兵沿着迫擊炮火開闢的道路，率先發起衝鋒，士氣如虹、殺聲震天，挺着刺刀的官兵們硬是靠着慘烈的白刃戰衝鋒陷陣，在敵人陣地撕開一個血淋淋的缺口。　　馬家軍趁革命軍先頭部隊立足未穩之機，近百個敵人突然從側翼蜂擁而出。他們光着膀子，揮舞着馬刀，嚎叫着向戰士們衝來。戰士們甩出一排手榴彈，把敵人壓了下去。　　稍停，這些亡命徒又狂叫着“天門開了”、“死了升天”，繼續衝上來。三營的戰士們勇猛地端着刺刀迎上去，與敵展開了激烈的白刃格鬥。剛剛把敵人第一次反扑打下去，另一群又從兩翼包抄過來……這樣激戰到三個時，尚未突破敵前沿。　　張鳳�下令暫停攻擊，重新組織戰鬥。　　李想看着戰士們帶着滿身血污撤退下來。攻擊沒有成功，傷亡較大，部隊很憋氣，李想也很憋氣，本來是想在李想面前露個臉的張鳳�等人更加憋氣，無功而返、氣急敗壞的他們還要繼續第二次攻擊。　　不管第一次進攻受挫是輕敵，還是準備不充分，或者兩者乾脆就是一回事，反正李想感到頭皮一陣陣的發緊，首攻攻不動，二次攻就一定成功嗎？不過李想轉念一想，若二次攻擊失利，全軍將因此，流了血的偵察戰獲得有益的教訓，而確定了再戰的勝利。李想鬼使神差的竟然同意他們衝動的請求，畢竟在西北還未吃過敗丈的他也感覺太憋氣了！　　不過李想總算還有一絲清醒，在二次攻前提出了若二次攻擊失利后的詳細安排，即部隊後撤，進行補充，部署偏師迂迴以及先打前來增援的北岸清軍等等。　　下午三時，發起第二次攻擊，各種口徑的火炮紛紛的開始轟擊，掩護着黑壓壓的衝鋒而來的革命軍向前推進。　　三兩為組的革命軍緩緩的蠕動而來，依託着戰地上遍布的彈坑逐次接近。一個貓身提着軍刀的革命軍官不斷的打着手勢，催促着部隊向前推進。當部隊冒着密集的火力衝到第一道外壕時，又有戰士觸雷犧牲，也有跳進外壕的戰士被木尖樁扎傷。　　“打！”隨着敵人陣地中一個軍官的一聲怒喝，數十顆手榴彈打着轉的砸在了革命軍中間。轟！轟！……手榴彈紛紛炸開。彈片四下亂飛，十來個革命軍士兵被炸翻在地。與此同時，敵人又開始以一個排至一個多連的兵力連續反撲。　　緊接着一陣驟風急雨樣的機槍掃射，七八個革命軍士兵應聲栽倒。曳光彈胡亂的在白雪紛紛中亂竄，死神鐮刀樣的將一個個革命軍士兵如同割草樣的撂倒。十來個渾身滿是彈孔的革命軍士兵橫七豎八的躺倒一片……　　由於敵人居高臨下，工事隱蔽，火力突然密集，而革命軍進攻正面狹窄，地形暴露，不便運動，也不便發揮火力，因而進展緩慢。　　沈家嶺和狗娃山是兩座山樑，位於蘭州西南十里左右，兩山相連。山樑的西側，是臨蘭官道，直通蘭州西關。沈家嶺的東邊，是阿蘭官道，再往東便是更高的皋蘭山。婉蜒的官道夾在兩山之間。沿官道北出谷口，便是蘭州西關。扼守沈家嶺與狗娃山，居高臨下，可截斷兩條公路。如果解放軍拿下這兩處高地，沿着公路能直搗西關，切斷黃河鐵橋，將敵人從四面圍困在蘭州城內，關起門來打狗。　　李想站在安西軍的陣地上，由南向北望去，沈家嶺的形狀酷似葫蘆柄，伸向安西軍進攻的方向，易守難攻的狹窄地帶設有難以跨越的橫溝障礙，溝前還有密密麻麻的布雷場。要突破這樣的地形和障礙攻擊敵人的陣地，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攻擊沈家嶺的突破口很難選擇。兩側山高谷深，坡陡崖峭，不僅無路可走，而且受到東西兩面火力夾擊，無法突破。惟一的辦法就是正面硬攻。但這個葫蘆形的陣地，簡直像個縮頭的刺猖，要拿下它非常棘手。　　沈家嶺陣地，與守蘭州之敵存亡與共，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馬安良曾得意地將這個陣地稱為“蘭州金鎖”。他以其精銳軍兒子馬廷賢率領一部主力防守沈家嶺和狗娃山，以得力幹將馬清風防守七里河、小西湖沿黃河通往西關的狹長官道，另派崔正午一部駐守華林山，控制通往蘭州西關的惟一通道，作為第二道防線。　　攻打沈家嶺和狗娃山的井勿幕軍，在強有力的炮火轟擊之後，向沈家嶺、狗娃山守敵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進攻，打得十分頑強，但一次又一次的衝鋒連續受阻，傷亡很大。　　敵人兇殘頑固，拚死組織反撲。革命軍雖然傷亡較大，但士氣高昂，戰士們前仆後繼，反覆拼殺，終以血的代價奪佔了敵人第一道外壕。又一鼓作氣，突破敵人第二道外壕。接近第三道外壕時，終因敵人反撲猛烈，無法立足，退回到第一道外壕。　　激烈的戰鬥持續了一天，進攻部隊像釘子一樣牢牢地釘在第一道外壕陣地上。　　鏖戰激烈，雙方打成了對峙的局面。　　皋蘭山的主峰營盤嶺，是蘭州南面的屏障，從蘭州內城有開闊的官道直通峰頂。各種火炮、彈藥及其他作戰物資，均可由馬車牛車直接送到陣地上。山上的工事，早在回民叛亂那些年，西北動蕩，清軍固守蘭州，徵集三萬民夫，整整修築了半年多。爾後，經歷左中棠西征時期，長庚和升允的新政時期，不斷的加固，此次馬安良又派一個工兵營，還有數千民工，又加修。主陣地以鋼筋水泥明堡與暗堡，構成核心的集群工事。圍繞主陣地三營子這個山樑，自上而下有環形峭壁三道，每道高約二至三丈，峭壁外挖有兩丈多寬的外壕，外壕內外兩面均設有鐵絲網，並布滿了千奇百怪的詭雷，炸彈與不同型號的地雷連接成梅花式連環雷，踏響一個，連響一串。整個陣地上，明碉暗堡的火力組成交叉火網，並以可容納兩個營兵力的地道相互串通。敵人的這種工事，既能打，又能藏。　　營盤嶺左有狗娃山、沈家嶺，右有馬架山守敵的火力支援，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火力體系。如果解放軍攻佔了營盤嶺，就可以居高臨下，輕重火器可直接控制蘭州整個市區和敵人惟一的退路黃河鐵橋。　　馬安良派兒子馬廷賢率領精銳軍主力扼守營盤嶺。他有恃無恐地吹噓道：“營盤嶺是牢不可破的鐵陣，是固守蘭州的南大門，如果共產黨能攻破它，我便自動撤出蘭州。”　　不過敵人做夢都想不到，安西軍於全線攻擊開始的前夜，利用黑夜“改造地形”作業，沉着機警地接近了敵人陣地，在他們陣地前沿幾十米的崖坎下，潛伏着成百上千的安西軍戰士。　　但是，“改造地形”作業還沒有完成，拂曉時分開始的攻擊太過倉促。一陣猛烈的炮火之後，部隊分兩路直撲營盤嶺，經過激烈戰鬥，傷亡很大，攻擊受阻。擔任主攻部隊的炮火只摧毀了敵人暴露在前沿的工事，未能徹底摧毀暗堡。當炮火轉移時，躲在狗洞里的敵人又鑽了出來，拚命用火力攔阻，使安西軍擔任爆破的分隊難以接近崖壁，無法實施爆破，部隊傷亡較大。擔任助攻的部隊正面受到敵人阻擊，地形不利，在運動中又受到三營子和馬架山兩面火力的射擊，傷亡也較大。　　激戰整整一天，全線偵察性的攻擊均未奏效，部隊傷亡較大，首戰受挫。這說明當面敵人並非一群草包，一堆豆腐渣。　　黃昏，李想果斷下令：全線停止攻擊。

# 第四百零六章 準備再戰

　　黃昏，李想果斷下令，全線停止攻擊后，各部將領急匆匆地來到獵嘴嶺指揮部。　　這是安西軍進軍大西北第一次戰事失利，在幾十里長的戰線上，用大兵團發動全面攻擊，反覆衝殺，整整打了一天，竟然連敵人一個缺口也沒撕開。這的確證實了李想事先的估計：馬家軍特別是馬安良所部，是戰鬥力較強。較難啃的一塊硬骨頭；蘭州是馬家軍志在死守的一座堅城。因此應對困難估計夠，切不可輕敵。　　張鳳�立即向李想報告了首戰受挫的情況。　　李想得到張鳳�詳細報告后，對這個結果並沒有覺得意外，經過一陣沉思，立即道：“首攻受挫，各兵團需要認真總結一下經驗，找出教訓，徹底克服輕敵情緒，仔細偵察敵情，查看地形，進一步充分做好戰前準備，待部隊攻擊確有把握時，再與敵較量！”　　張鳳�在來獵嘴嶺指揮部的路上，一直在思考失利的原因：是攻擊的位置選錯了，還是投入的兵力不足，或者是炮火準備不足，抑或部隊有輕敵情緒？……他最後認為還是準備不充分，有些輕敵了。這也完全兌現了李想上次在前沿陣地視察的時候，看似臨時其意，但又深入細緻的推測和部署。　　張鳳�點點頭道：“我同意，在部隊上下進行一次全面總結，總結首攻受挫的經驗，尋找教訓，徹底克服輕敵情緒，輕裝上陣，準備再戰！我首先檢討……”　　“我們今天雖然試攻受挫，但摸清了敵人的部署、戰術特點和地形情況。”他們的信心本來就遭遇挫折，李想不能再打擊他們，“對戰鬥中火力組織、戰鬥隊形和戰術應用等，也可以應對做出相應的調整……其實我一直都在反覆強調，馬家回軍為今日敵軍中最有戰鬥力的部隊之一，在全國也是有數的頑敵。我們要像打北洋軍一樣認真謹慎，我們對他須有足夠的估計，並作充分的精神準備，力戒輕敵、驕傲急性。進攻時，須仔細偵察，精密計劃，充分準備，作正規的進攻。任何疏忽大意與僥倖心理，都是錯誤的。必須進行陣地總結，深入政治動員，克服輕敵思想；發揚軍事民主，研究進攻戰術；認真偵察地形，反覆夜摸道路，並挖壕溝接近敵人陣地；大力組織騾馬和勤雜人員，動員一切人力、物力，運輸物資器材。”　　李想還指示林鐵長道：“馬安良既決心死守蘭州，有利於我軍殲滅該敵。為殲滅該敵起見，似須集中三個兵團全力於攻蘭戰役……戰鬥計劃進行調整，林鐵長從上游渡河后，迂迴於蘭州後方，即切斷蘭州通青海及新疆的路並參加攻擊，而主要是切斷通新疆的路，務不使馬安良退至新疆，為害無窮。攻擊前似須有一星期或更多時間使部隊恢復疲勞，詳細偵察敵情、地形和鼓動士氣，作充分的戰鬥準備，並須準備一次打不開而用二次、三次攻擊去殲滅馬敵和攻佔蘭州。”　　“是！”林鐵長敬個軍禮。　　這時候水仙兒走進來，在李想耳邊一陣低語，李想不斷點頭，然後說道：“你先出去，等我開完會再說。”然後又朝大傢伙說道，“你們有什麼要說的？”　　一直沉默的井勿幕忽然恨恨說道：“西征以來，我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攻敵幾個陣地，一天多沒拿下一個。軍、師、團的幹部都很憋氣，覺得非出這口氣不可。”　　李想意味深長地說道：“部隊試攻受阻，主要原因是輕敵，次要原因是敵工事堅固，敵人頑強。這次試攻我也沒有極時阻止，時間倉促，部隊準備不夠。不過通過這次試攻也達到了了解敵人的目的。你們要告訴部隊沉住氣，總結經驗，仔細研究敵人，扎紮實實地做好準備工作，待命向敵人發動總攻。”　　此時，張雲山說道：“清帝已經退位，當前形勢已是‘秋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馬安良未必會固守蘭州。”　　李想豎起一根手指晃晃悠悠，非常肯定地說道：“長庚、升允和馬安良都是反動透頂的傢伙，他們就象輸紅了眼的賭棍，把最後一點賭注全押在蘭州。我們部隊大部分還沒同他交過手，不是有個‘困獸猶斗’的成語嗎？對敵人切勿疏忽大意。馬軍慣打反撲，在佔領敵陣地后，改造工事未完成時，最須注意。”　　他還意味深長地說：“蘭州這一仗打好了，西北可以早一點光復，是真正的光復。打不好，讓敵人跑掉，我們就是對人民犯罪。”　　安西軍經嚴密偵察，已經完全肯定敵人主力集中在南山，而東西兩翼薄弱，北面的黃河鐵橋是敵人唯一退路。這樣，佔領南山就成為攻打蘭州的重點，而能否奪取黃河鐵橋是能不能全殲敵人的關鍵。　　圍繞這一重點和關鍵，李想適當調整了作戰部署。　　做完這些，李想匆匆走出指揮部，就看到水仙兒正焦急的等在門口。　　安西軍的“試攻”階段，馬安良兩次次擊敗安西軍，士氣大振。在咸陽、固關，與安西軍屢戰屢敗，終於第一次獲勝。其傷亡雖然根本不是馬安良所說的“百數十人”，但也足夠振奮人心了。只有長庚和升允在欣喜之後，於蘭州攻堅戰決戰打響前逐漸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首先，馬安良堅守蘭州的戰法，工事火力基本爆露，陣地不讓對方攻入，傷亡固然小，但一旦攻入再奪回來，馬安良也要付出相當的傷亡，這已被證明。在安西軍優勢兵力火力面前，馬安良能否頂得住？其次，馬安良實行蘭州決戰的條件是蘭州左翼的馬福祥部隊和河南的北洋軍要作有力配合：馬福祥一路直接攻擊蘭州外圍的安西軍，一路攻擊定西，切斷安西軍供應線，北洋軍要進攻潼關，蘭州右翼的安全也要有保證。　　而現實是，馬福祥千呼萬喚不出窩，出窩估計也沒用，林鐵長軍準備伺候。馬安良、馬福祥在蘭州決戰中的協作配合過程中的表演是非常滑稽的，本來大敵當前，二馬完全是唇齒相依的關係，即使是兩部密切合作也未必是安西軍的對手。同安西軍歷史決戰的當口，兩人仍為地盤勢力之爭而勾心斗角耍盡心機。當然，最讓所有人不放心的其實是馬福祥的兒子馬鴻逵是革命黨。誰也不敢保證，馬福祥能做大義滅親的忠臣！　　北洋軍在袁世凱的嚴令下，倒是進攻了潼關，但潼關是天下有數的鐵關，安西軍精兵強將，想要叩關成功，需要時間，而且還未必能夠成功。　　而安西軍已經有一部直插臨夏，所謂保證右翼安全的新編騎兵軍在安西軍沒到時就已經潰散，眼看這一部安西軍過了黃河就能兜擊西寧，斷他們退入新疆的河西走廊……　　“真是一群飯桶！”袁世凱氣憤的破口大罵，把蘭州拍過了的求援電報丟在地上。“極度驕橫的北京公使團怎麼沉默了？他們是準備放棄在西北的利益嗎？或者是想與李瘋子妥協？他們忘了李瘋子在漢口是怎麼廢除他們的特殊權益的嗎？”　　“不可能！”袁克定肯定的說道，“他們和李瘋子永遠尿不到一個壺……我聽說四國銀行團的洋鬼子準備了和李瘋子打一場什麼‘貨幣戰爭’，現在已經到了關鍵時刻。”　　袁世凱的臉色稍微緩和一些，說道：“雖然不知道洋鬼子在搞什麼，但是這些鬼名堂確實非常有用，四國銀行團操縱清廷這麼多年，多少人看他們臉色行事。”他忽然回頭看着這個兒子，“你來有什麼事？”　　袁克定聽到乃父問起，趕緊說道：“定都問題，孫大炮交付參議院用投票表決法，解此問題。投票后，主張北京的有二十票，主張南京的只有八票，乃從多數取決，復咨孫總統。”　　“哼！”袁世凱冷笑一聲，“孫大炮想跟我斗，不是自取其辱？”　　“孫大炮為此大發雷霆，再交參議院複議。黃大膽放出狠話，如果沒有把決議改正過來，我就派兵來！參議院接收后，再開會議，除李肇甫、谷鍾秀數人外，忽自翻前議，贊成南京，不贊成北京，彼此爭論起來，很是激烈。旋經中立黨調和兩造，再行投票解決，結果是七票主張北京，十九票主張南京。”袁克定咬牙切齒的說道：“似此重大問題，只隔一宿，偏已換了花樣，朝三暮四，令人莫測。南京人心之不可恃，一至於此。”他頓了頓，又說道：“孫大炮既接到複議決文，自然再電北京，請父親即日南下，並言當特派專使，北上歡迎。”　　“既然派來專使，我還是會表示歡迎的！”袁世凱同意咬牙切齒的說道，“看他們有沒有這個本事請動我這尊佛！”　　袁世凱乃複電孫中山雲：　　昨電計達。嗣奉尊電，慚悚萬狀。現在國體初定，隱患方多，凡在國民，均應共效綿薄。惟揣才力，實難勝此重大之責任。茲乃辱荷參議院正式選舉，竊思公以偉略創始於前，而凱乃以輇材承乏於後，實深愧汗。凱之私願，始終以國利民福為歸，當茲危急存亡之際，國民既以公義相責難，凱敢不勉盡公僕義務？惟前陳為難各節，均系實在情形，素承厚愛，謹披瀝詳陳，務希涵亮！　　俟專使到京，再行函商一切。專使何人？並何日啟程？乞先電示為盼。肅復。　　又致參議院電文雲：　　昨因孫大總統電知辭職，同時推薦世凱，當經複電力辭，並切盼貴院另舉賢能，又將北方危險情形，暨南去為難各節，詳細電達，想蒙鑒及。茲奉惠電，惶悚萬分，現大局初定，頭緒紛繁，如凱衰庸，豈能肩此巨任？　　乃承貴院全體一致，正式選舉，凱之私願，始終以國利民福為歸。當此危急存亡之際，國民既以公義相責難，凱何敢以一己之意見，辜全國之厚期？惟為難各節，均系實在情形，知諸公推誠相與，不敢不披瀝詳陳，務希涵亮！統候南京專使到京，商議辦法，再行電聞。

# 第四百零七章 原璧奉還

　　水仙兒怔怔地看着在蘭州上空盤旋不落的大雕。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忽然間，指揮部裏面，傳來了一個聲音。李想挑開了厚厚的棉布帘子，站在那裡，看着如畫江山，一口調侃古代橫掃亞歐大陸，草原第一雄主的語氣。　　水仙兒看着走出來的李大帥，連歐洲白人談虎色變的成吉思汗也被他蔑視，送他一個白眼：“帝王的封建腐朽思想�D�D”　　李想不禁失笑的搖搖頭，聽着風裡的呼嘯，淡淡問道：“這麼急找我有什麼事情？”　　“以黃申薌、向海潛為首的群英會在武昌發動了反對孫武的政治事件。”　　李想猛然驚住，這不是後院失火嗎？　　群英會與孫武的恩怨，說起來有點話長。　　群英會是宣統二年由湖北新軍三十二標士兵向海潛發起成立的會黨性反清團體。初期由一百零八人組成，沒有固定的會址和組織形式。武昌起義前群英會加入共進會，在武昌起義和陽夏保衛戰中曾立下過汗馬功勞。黃申薌是共進會重要成員。原為具有革命思想的新軍士兵，在會黨中頗具聲譽。孫武從日本歸鄂，組織共進會，便以黃申薌聯絡會黨及新軍士兵作基礎。黃與向海潛是大冶同鄉，關係密切。辛亥之前，黃為躲避清政府追捕出逃在外。　　武昌起義后，李想先走漢口，后又與北洋軍在京漢線打運動戰，在這期間，把持武昌權勢的就是黎元洪和孫武。　　黃申薌在武昌舉義之後歸來，先任武昌軍政府民軍標統，繼任禁衛軍協統。近衛軍統制高尚志資歷和才能在他之下，而職務卻在他之上，他心中不服，曾到軍務部質問。時任軍務部長的孫武卻漫不經心地說：“統領不小呀，好好乾！”黃認為這是對他的輕謾，逢人就說：“孫堯卿妄自尊大，我非打倒他不可。”於是他便聯繫其他一些不滿孫武的人密謀倒孫。武昌起義后，孫武與黎元洪勾結，出任湖北軍政府軍務部長之職。孫武倨功自傲，“逢人稱首義”，以“革命元勛”自封，且作風跋扈，獨斷專橫。他竭立打擊文學社的領導人蔣翊武，排斥共進會領導人之一的張振武，使“鄂軍三武”之間形成嚴重對立。　　這時，湖北戰局逆轉，李想凱旋歸來，使武昌蒙上城下之盟恥辱的黎元洪與孫武的權利被架空，不甘失敗的孫武遠走寧滬，卻未能憑藉“首義元勛”謀得南京臨時政府中的部長席位，因而憤然脫離同盟會，糾集武昌集團中部分失意革命黨人及官僚政客於在上海另組“民社”，另樹一幟，進行反孫倒黃活動。侮罵孫中山是“海賊”，攻擊孫中山等人攘奪湖北革命黨人首義之功。聲稱：“若輩自稱革命首功，鄂中起義與若輩究有關係否，不待智者，已燭其奸”。　　孫武等人的言行遂激起湖北文學社及共進會成員的極度不滿。　　在湯化龍回到武昌之後，孫武也跟着回到武昌。黃申薌、向海潛等人以群英會為基幹，組成“改良政治群英會”，策劃武力倒孫。以黃、向為首的群英會成員，會合第三十一標組成的教導團，由文學社領導的傷兵團體畢血會，起義老兵組成的將校團，以及由士兵組成的義勇團，集眾達數千人，配帶群英會徽章，湧上街頭，聲稱“刪除民賊，改良政治……只誅孫武一人。”隨即他們包圍了武昌大朝街孫武寓所。孫武事先得人暗示，已匆匆逃避漢口。群英會等會眾遂搗毀孫的寓所，放火燒其房屋。亂兵未能逮住孫武，混亂中卻將原文學社成員第二十鎮統制張廷輔打死。群英會起事成員混雜，並無十分嚴密組織，舉動紊亂，部分人乘火打劫，給重建的武昌造成極大破壞。　　“我怎麼覺得事情不是表面這麼簡單？”李想回到休息的窯洞，聽完了武昌發生的事情，說道：“孫武在武昌已經沒有任何權利，這些人根本沒有必要再去找他麻煩？倒孫的理由他牽強。我看來這個事件，唯一的作用就是在武昌製造破壞，在我的後院放火。”　　水仙兒有些驚詫，道：“黃、向的群英會被我們敵人收買了？”　　“這倒不會，他們可是自稱梁山一百單八猛將，再熱血不過的青年。我看他們可能被我們的敵人利用了。”李想喝了一口熱氣騰騰的茶湯，聽着外面隱約的風聲，笑了一下，“只是這個事件到底是誰在幕後主持，還是迷霧重重的看不清……你知道誰給孫武通風報信？”　　“我懷疑是你那個便宜岳父。”水仙兒漂亮的眸子目不轉睛的看着他，“他來武昌之後，有許多小動作。”　　李想拿着茶杯，注視着杯中沉浮的色青恭弘=叶 恭弘綠，搖了搖頭：“不是我小看湯老頭子，他還真沒有這個能力。他也算是聰明人，牆頭草都是聰明人。聰明人應該看得清現在的情勢，只有老老實實的與我聯合，才是出路。”　　“呼……你有這樣的自信是好事。”水仙兒長長舒了口氣，外頭的風聲聽起來也不那麼刺耳了，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們的敵人確實只是想在我們的後院放火，因為武昌有群英會事件，漢口還有金融危機……各種麻煩一股腦的找上我們了呢。”　　“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算什麼？”李想冷笑起來，一口喝乾杯中的熱茶。“咳咳咳……”喝得太快，李想劇烈咳嗽起來。　　四國銀行團的手段其實非常原始，目的也太明顯，別人看不出來，李想一眼看穿了，還是羅斯切爾德控制英國金融的老辦法，對付清廷還成，想對付他，還差的遠。　　“喝茶也要耍帥……”水仙兒笑了起來，搖搖頭，低聲道，“�D�D你總說金融危機算什麼，也不能總是說說算了。要知道，蘭州宣布贊成共和，很多原本對西征一直有信心的人也開始懷疑，西征公債直墜谷底，現在，可以說是危在旦夕，你該拿出個章程來了啊？”　　李想低下頭，側耳聽着窯洞外面的風聲，淡淡道：“告訴鐵龔奇，劉歆生，趙又語他們，開始買進市場上能見到的每一張西征公債。”　　水仙兒怔了怔：“西征公債現在就是廢紙一張，擦屁股都……”她掩口笑了起來。　　“明天發起總攻，只要拿下蘭州，西征公債必定一飛衝天。”　　“這麼簡單？”　　“公債賣的就是信心。”　　水仙兒微笑着問道：“那麼群英會怎麼處理？”　　“讓武漢紳商與黎元洪出面，和孫武去‘協商’，孫武必須於報端刊登養痾外游之廣告。並表示這次突遭身家之禍，心寒齒冷，今後入山，謝絕世事，再不過問政治。”李想微微笑了起來，冷峭地，“孫武這樣的人，我可不敢留在武漢了。”　　水仙兒猛然收斂了笑容，孫武現在可是在武漢也混不下去了。　　此時松井來華配合川島運動滿蒙之獨立已泄露，駐日英使竇納樂第三次奉命向日外務省阻止日本此次非中立行動。第一次是抗議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維持清廷聲明。第二次是抗議日本擬貸款清廷。第三次就是抗議日本用武力干涉，策動滿蒙之獨立事件。　　竇納樂向日本暗示英政府意見：“日本當局以為中國革命為一種單純的地方事情，英國則深信中國革命正在發展，為一種革命運動，此種運動得成為泛濫之江河，而日本則視為不過涔滴之水，易於遏塞。”　　美國也照會各國雲：“凡在中國行事必須協商，不得獨行干預。如各國人違犯中立，定必阻止。”　　此項聲明無異對日本干涉中國之舉加以干涉。日本既以英國反對於前，美德二國又激烈反對於后，因此原定“清廷傾覆后，滿洲發生騷亂，即借妨害鐵路利益為辭，积極進兵。”之政策，不得不暫行停止進而利用共同行動之美名別作秘謀。　　被秘密召回國的川島速浪剛剛回到東京，福島次長一見面立即向川島說道：“據說你在搞滿蒙之獨立運動，經政府閣議決定，禁止一切這類行動，今後要斷然中止。”　　“豈有此理！”對於川島來說，這項指示實在突然，他滿臉赤紅，大為震怒，毫不示弱地反駁說道：“禁止理由究竟何在？”　　川島以為回東京會迎來他想要的更多幫助，確是這樣一個結果。他從日本國策出發，力陳滿蒙之獨立必要。　　福島聽了，頻頻點頭，在做了幾番應答之後表示說道：“以我個人來說，與君意見相同。但我現在是奉命向你傳達閣議決定的命令，在這個立場上，我沒法跟你無止境地討論下去，你若有議論，請到外務大臣那裡去談吧。”　　川島不得已，又訪問了外相內田康哉陳述意見，內田外相作了先發制人的答覆：“此時，問題牽涉到滿蒙，在外交上必受猜疑，實在有難處。中國情況既已變化，革命黨建立國家，日本要跟它保持親善協和關係，尤其是列國間已成立借款團，日本不久就準備參加。今在滿蒙鬧事，對國家很不體面。所以你的計劃，務必要中止。”　　內田外相不問是非，強迫川島放棄計劃。川島不能心悅誠服地接受外相勸告，決然放棄他那廢寢忘食苦心經營，以不惜犧牲之心為之奔走的大業。對他來說，這是不能忍受的，他並且堅信，這對日本也是個極大的損失。所以他對外相所說，一一加以反駁，連續激烈地爭論了幾個鐘頭。但是外相以強硬的態度，發出了果斷的指示：“不管你理由如何，一旦由閣議決定的事項，是不能推翻的，君如違背決定，一定要干，那也沒辦法，那只有依法加以制裁，別無其他。”　　此時，川島之憤激達於極點：“那麼，就是砍我的頭我也要……”這話雖然衝口而出，但他那股勁頭，還是在憤怒與委屈的眼淚中克制下去了。川島這樣想：“抗拒政府命令，堅持下去，結果一旦事情完全失敗時，勢必累及肅親王左右，這樣一來豈非把親王推進孤立無援的窘境嗎？我在這裏犯肝氣，但它危及到親王的身上該是什麼樣的後果呢？只要肅親王還在，遲早可以拿來利用。肅親王如果沒有日本支持，搞獨立必死無疑，這樣一張好牌就先做個伏筆，等待機遇，必能派上大用場……想到這裏，我也不能以魯莽的態度干下去。”　　川島速浪終於不得不抑制下滿腔的憤激，服從閣議的決定。但川島的心裏卻暗暗地在絕望的喊叫：“是多麼愚劣透頂的政府！”川島最後提出了下列兩個條件：“永久保護肅親王在旅順的生活。從保持從來的友情與聯絡上的需要出發，對於川島的同志們，將他們安排在滿洲各地，對此絕對不加干涉。”　　得到了外相的同意與保證，於是滿蒙之獨立運動決定中止了。曾與川島一起活動的軍人們，雖然幹勁十足，決心很大，但在政府方針之前，也是束手無策，只有扼腕嘆息以自重了。　　這一次，日本野心家們大受打擊不止這一事件，不僅其所希望之各種利權均已失望，且因其活動之結果，大大造成“共和”二字。東京之空氣，日益煩惱，大倉之活動及買船之交涉，均遭摒棄，即中日合辦漢冶萍之事，亦為孫中山所否認。中國革命之進展，一切的一切，毋寧皆不利於日本。日本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花去大宗金錢，且幾危及英日同盟。結果彼所得者為中國共和政體之建立，及其對孫黃所開之許多期票而皆加註“原璧奉還”之字樣。

# 第四百零八章 條件

　　上海。禮查飯店，頂層的孔雀大廳。　　身材頎長，體態輕盈，一頭柔潤濃密的淡金長發，美的傾國傾城的羅迦藍無形之中成為這個酒會的焦點。　　羅迦藍此時正在與酒會的主人�D�D英國代辦聊天，他們都站在一幅色彩鮮艷的維多利亞女王肖像下面，畫中人物神態有英國人的典雅，但是眉宇之間透露出血脈中德意志人的剛毅。　　在人聲鼎沸、說著幾國語言的賓客當中想法擠過去好好一飽眼福的人很多。不少人在心裏想，她一定是個印度人，她的身段比較苗條，因此比普遍豐滿的歐洲女人更加誘人。　　羅迦藍穿過煙霧騰騰的會客室，走進一間鑲嵌護牆板的書房，她在一架銅架地球儀邊停了步，細細品着一杯酒。　　“你好。”說著一口紐約腔的紳士主動搭訕。　　“你好。”　　羅迦藍仰望着紐約男的熱情的眼睛清澈而天真，純純的還像個聰明的少女，把紐約男電得半身不遂。　　“鄙人……是美國公使館一等秘書伍滋・斯魯特。”　　“哦，”羅迦藍並沒有如何吃驚，美麗的藍寶石辦的眼睛俏皮的眨眨，“我知道耶。”　　“啊！”紐約男伍滋反倒大吃一驚，想來想去也想不起來他們什麼時候見過面，他可是剛剛從美國本土調派過來的，在中國根本不認識什麼人，不禁問道：“咱們見過面嗎？”　　“因為你一直盯着我看，我向人家打聽你是什麼人。”她用柔和悅耳的嗓音說，一口略帶印度殖民地腔的英國口音。　　“請別見怪。”伍滋瀟洒的把肩膀聳聳，“你看上去特別像我愛上的一個姑娘，她結婚了。很美滿，所以說來我也未免太痴情了，不過好歹這就是我盯着你看的原因。”　　如果李想在這裏，隔夜飯都會土出來，就紐約男這點技巧，放在一百年後，一輩子也不可能約炮成功。　　“真的嗎？”羅迦藍不可思議的驚呼一聲，她不是一百年後非主流女，就這樣輕易的相信了，而且感動了，“這回我已經深深了解你啦，儘管你連我的名字還不知道呢。我叫羅迦藍。”　　她伸出一隻纖細的手握了一下，手輕柔如無骨，更帶點少女氣息。伍滋注意到，她手上沒戴戒指。　　“我朋友說你太偏向中國人的革命，還沒去日本上任就調任來中國了。”　　伍滋聽了這句話很惱火，他才來上海，上海灘的上層社會就到處都這麼傳說了，這是公使館里哪個人在散播的？　　“但願我真能名符其實地為這些人做出犧牲，不過中國革命已經在公使團的調解下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果……”伍滋把眉毛一挑，“……我的調任只是例行公事，跟我的意志沒有多少關係。我只想，能找到個地方有好酒好菜，晚上有燈有火，不打槍不打炮，我就高興了。”　　羅迦藍對他伸出食指點點搠搠，像個小學教師似的。“別這樣！別為這事感到慚愧。難道你不明白這件事使你在外交界多出名？”她伸出一隻蒼白的手轉着吱吱嘎嘎響的地球儀。“這世界古老文明的遺迹夠多的吧！可就是沒有一個地方的文明能夠像中國一樣傳承五千年之久。五千年以來，這個世界上多少個文明燦爛一時，卻都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唯一這個文明延續至今。這個民族只是在沉睡而已，可是他終究會醒過來的。”　　伍滋哪裡想得到自己能碰上一個志同道合的人，而且還是這麼一個漂亮的女子。這個姑娘穿着漂漂亮亮的時髦衣服，態度充滿自信，同別的男人在一起談笑自若，難道會是一个中國通嗎？　　“你對中國很了解？”　　“我小時候就離開印度了。我是個孤兒，哈同是我的養父，我們一直生活在中國，但是我們是英國公民。我對中國算是有些了解吧。”羅迦藍把頭往後一仰，聲調也變了。“武昌舉義，當時人們都把李想當笑柄，可爸爸並不覺得好笑。如今，你們與李想的貨幣戰爭，我一點也不看好。好了，我有點口渴，去喝點飲料。”　　說完，羅迦藍揮揮手，像圓舞曲一樣輕鬆愉快地走出書房。　　羅迦藍回來的時候帶來一個老頭子，她的養父，上海灘鼎鼎大名的地產大王。　　“你認為李想會決心在蘭州堅持打到底嗎？”哈同問，他身材胖墩墩的，一頭濃密的花白頭髮，很大的鷹鈎鼻。他坐在鬆軟的真皮沙发上，一張疲憊得要命的臉耷拉在胸前。　　伍滋聽到這個直截了當的問題，不由又感到惶恐不安。　　書房的方格板壁上掛着兩幅中國字畫，在小天窗透進來的道道光線下發亮。　　羅迦藍隔着低矮茶几對哈同莞爾一笑：“爸爸，你別想從一個外交家嘴裏掏出一句乾脆的話來。”　　這時候，一個教士打扮的紅臉神父進來，他正端着盤子暢懷大吃大喝，教士身後又進來一個皮包骨的瘦高個兒英國老頭，鼻子上長着個難看的疣子，只是端着一杯白蘭地進來。之後又陸陸續續進來一些人，共有十人，除了羅迦藍父女之外，伍滋一個也不認識。羅迦藍養父的頭髮早禿，戴着室內戴的黑便帽，哈同是個猶太人，雖然和他夫人羅迦陵改信佛教，不過並沒有改掉猶太人的某些習慣。可能是改變了宗教信仰，他雖然是上海手屈一指的豪富，但在上海的猶太財團影響力也不是很大。　　羅迦藍的母親羅迦陵碰了碰哈同的手，她的纖指上戴着兩隻大鑽戒，閃耀着紅光和青光，看似不經意的說道：“可你是剛從華盛頓來的，務必請你給我們講講華盛頓對中國事物的態度吧。”　　“說起來，我十二月份離開的時候情況最糟糕。十二月七日，日外相內田康哉通知駐日美大使卜萊安，有說：對敵行為如仍繼續，日政府認為有考慮干涉必要。”　　伍滋說得順口，就不知不覺地獨個兒說開了。他談到了當清廷起用袁世凱時，日政府向英美建議共同干涉，由列強擔保建立一名義上清廷政權。十二月十八日，駐美日代辦致美國務卿文，有曰：中國情形益壞，清廷權力已等於零。而革命黨亦派別分歧，並無真正領袖，如任其繼續發展，不但影響商務，恐其暴發類拳亂之排外舉動。加以本年洪水為災，饑民潰兵，交相為亂，為此情況之下，革黨絕對無力維持佔領區域，中國今日正當選擇帝制或共和之歧路。依日政府意見，採用共和制度，實極困難。即使實行，亦難信中國人能運用之。另一方面則清廷無能，已無可諱言。則其恢復威權，統治國家一如舊制，實際已不可能。因此適應中國現狀之最善方法，應建立一名義上清廷政權之中國統治。一方面尊重中國人民權利，一方限制清廷獨裁權利。並消除共和空想，制定憲法，由皇帝矢誓遵守。如此日政府以為應勸告雙方，定立條件，一方使清廷接受上提原則，並認以此為維持政權之善策；一則使革黨了解建設共和不合實際，且得危及中國生存及人民自身福利，必須維持現在朝廷，並尊重人民地位，交由主要列強保障。此為日本主張國際共管中國之建議，英美兩國不予採納。　　“美國一直對中國主張領土保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自從1909年有諾克斯滿鐵中立，提議英、美、法、俄、德、日六國借款，收買南滿及中東鐵路，由國際委員管理，而政治權利則完全屬之中國。雖遭日、俄兩國聯合反對而失敗，美國乃又合英、法、德三國組織四國銀行團，共同投資。才得以打破日、俄兩國獨佔之局。”伍滋說，聽的人都鬨堂大笑，臉露得瑟。“近日，德國聞日本將單獨行動出兵滿洲，實行武力干涉中國內政。渠以在華利益與美相同，因促美國發出宣言，聲明‘尊重中國主權，保全領土，開放門戶，利益均沾’等語。德先以公文詢美國對東亞時局之態度，美國答文於二月八日在華盛頓柏林同時發表，文道：……自中國革命發動以來，敝國政府每遇機與列強交換意見，尤其是法、英、意、日、俄及貴政府商討何法保護共同利益，無不主張一致行動，又於各國報紙上得悉列強互換意見。因此敝政府明了對中國時局，彼此共同協作，不獨無單獨行動以及干涉中國內政之舉，而且與平日和約尊重中國主權保全領土之言相符。現在中國方面，清皇室及革命黨皆保護外人生命財產，既不因外力干涉而然，則將來亦無必須出以干涉，倘若將來竟違一切期望，不得已而必干涉，則敝國政府深信先由列強協商然後共同行動。堅定保持其政策，庶一切誤會，自行掃除……此外敝國政府嘗覺中國貸款，不易輕予，實為嚴守中立之當然結論。除非對於借款確可保證於戰爭雙方以外之正當事項方可。又覺現在時機，宜特別適應借款政府所抱原則，凡對其國民向華投資，有與自國政府所遵列強協調政策不合者，當加以阻止。”　　伍滋左右看看，看到一個個聚精會神的聽着，他繼續說道：“袁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日本照會美國政府曰：列強將被請承認中國新政府，繼續外人現所享有之權利利益及特權乃主要之點。此種特權系本條約產生，惟亦有法律成例或習慣者。因之，列強承認新政府時，須得到承認一切權利利益及特權之保證。同時應向新政府取得借用外債之預約。因此日本政府提議，列強採取共同行動主義，以上述為承認任何新政府之條件，如此必能獲得滿意之擔保，較其他辦法為優也。日本此種提議，英法俄等均表贊同，惟美國不以為然。也許你們過幾天就可以看到美國卒率先承認中華民國。”　　英國老頭驚詫道：“美國已經準備承認中華民國？”　　“是的。只等袁世凱正是宣誓就職，美國立刻就會承認。”伍滋點點頭，“不過目前南北之間還在為定都的問題搞不清楚，雖然南北在貴國朱而典公使調解之下籤定停戰協議，可是南北之間的戰爭一直沒有停過，誰知道他們會不會因為定都問題又再次打起來。特別是在西北，最後一支忠於大清國的軍隊雖然稍微失利，他們卻依然盤踞着蘭州。不過李想的西征看起來將近尾聲了，就不知道袁世凱會怎麼辦。”他忍不住感嘆一聲，“看到中國人的幹勁、革命的精神和人多勢眾倒確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哈同萎靡不振地點點頭，說道：“對，對，不過袁世凱如果從西面攻打潼關，李想怎能繼續打下去呢？”　　“爸爸，你不會忘了李想創造的奇迹吧？他可是一個一直在創造奇迹的男人。”　　“我可一直都沒有敢小看他，我說的只是四國銀行團和上海的猶太財團的想法。”　　“你們也太看得起李想了，”英國老頭喝道。“就算是拿破侖，也會遇到鐵滑盧的。”　　哈同悲哀地說道：“我擔心的是，如果李想在中國辛亥年拿下蘭州，而袁世凱和孫中山還在為定都問題扯不清的話，你可不能排除袁世凱和李想單獨媾和的可能性啊。”　　英國老頭說道：“袁世凱確實經常這樣干，他是十足的現實主義者。”　　羅迦藍的母親說道：“那麼一來，西征公債一飛沖霄。”　　神父本來在窮凶極惡地對付半隻鴨子，忽然住了手，一對小眼睛朝伍滋瞟了一眼：“那麼，他們會被反剪羊毛嗎？”　　“我們如果不能準確知道李想會對蘭州發起總攻，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拿下蘭州，所以……大概……很糟糕吧。”　　“聽說已經有人在偷偷買進西征公債。”英國老頭問。　　四座都向他投來嚴峻的眼光。　　“這類事情是很難核實的。”哈同吞吞吐吐地說道：“萬一是陷阱呢？西征公債現在是廢紙一張，誰敢往裡跳，還怕套不多。我也知道，可是武昌方面當然不肯談。”　　接着大家陷入長時間的沉默，談話也就到此為止，然後男女賓客分別走到各自的休息室去喝咖啡。

# 第四百零九章 惡戰

　　拂曉，在蘭州東南面幾十里崇山峻岭的戰線上，在同一時刻，萬炮齊鳴，震天動地，火光衝天，殺聲震撼着山城和黃河兩岸！　　西北戰場上最大最激烈的蘭州攻堅戰打響了！　　在敵人守衛蘭州的十里南山戰線上主攻陣地沈家嶺陣地前，擔任主攻任務的是井勿幕兵團。　　沈家嶺不但扼守公路，也是諸南山主陣地中離黃河鐵橋最近的主陣地，馬安良稱為“蘭州鎖鑰”甚為貼切，李想全神關注的戰場。　　沈家嶺是沈家坪上一個饅頭形狀高地，東側坡度不大，一直延伸到蘭阿公路邊，生長着一些雜草灌木；西側是紅色岩石的絕壁；北面是一片白土開闊地；南面有一個高地，與沈家嶺高地形成了一個馬鞍形。敵人把沈家嶺高地築成一個大圓形堡壘，設有三道防線。在扼守交通要道的陣地前，除布雷外，還設置了鹿砦、鐵絲網等障礙，並在陣地上堆放了許多在美孚公司油桶內裝有炸彈的“飛雷”。守敵在兩高地間的馬鞍部，挖成一條長一百多米，寬二十多米，深十多米的戰壕。　　大口徑炮彈不斷的尖嘯而下，“轟隆隆……”一聲聲巨大的爆炸聲，天空被染成一片火紅。整個沈家嶺戰地頭在猛烈的炮擊的蹂躪下已是一片狼藉，到處是被掀翻的掩體還有被夷為平地的戰壕。泥濘之間，東倒西歪鹿砦還在熊熊的燃燒着，整條戰線上衝天的火光幾乎地將半個天邊都渲染成為刺眼的血紅。　　井勿幕抬頭看看被安西軍炮火覆蓋的沈家嶺敵軍陣地，覺得自己有些緊張，甚至掌心裏滿是汗水，頗有些自嘲的搖搖頭，胡亂的在早就骯髒不堪地軍服上擦了兩把。這幾天，正面的安西軍，利用夜晚，通過“改造地形”作業，悄悄接近敵人前沿陣地戰壕下，埋好了炸藥，敵方守軍沒有發覺。所以攻擊一開始，接下來就可以在敵方陣地就被炸開一個大缺口，安西軍從這缺口衝進來，這種出其不意的攻擊，必定可以使守軍措手不及，陷於混亂。　　井勿幕死死盯着埋炸彈的地方，成功失敗，在此一舉。　　“轟！”一聲巨響，炸出一團炙熱的火球，空氣中充斥着濃濃地火藥味，是那樣的刺鼻。炸藥破壞了敵人在沈家嶺的人造峭壁，炸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　　“全體上刺刀！”井勿幕擦了擦臉上的汗水和雪水，衝著戰壕里的士兵們大聲的嚷道：“全體上刺刀！前進！”　　“全體上刺刀！前進！”軍官們粗野的吼叫着。　　突擊隊躍出戰壕，在一面鮮艷如血的紅旗引導下，向敵人發起了衝鋒。嘹亮的衝鋒號聲，在漫天的硝煙中響徹山巔，震蕩長空。尖刀排架雲梯登上斷崖，越過塹壕。　　隨着突擊隊的推進，敵軍的火力愈的激烈起來，不斷的有子彈尖嘯着從頭頂劃過。一陣急促的火力猛然的潑灑下去，突擊隊的進攻鋒線頓時為之而一滯。　　“弟兄們。上！”井勿幕的一聲怒吼，數十名革命軍戰士緊隨其後。　　剛剛才被密集的火力給壓制着馬家軍回回士兵目瞪口呆的看着數十名革命士兵，衝破層層彈幕。直衝上來。他們吶喊着，嘶吼着，頂着密集的子彈便沖了上來，挺着刺刀衝來和他們撞成一團。　　井勿幕揚起槍托，一記重擊，一個回兵便被砸得腦漿四溢，旁邊的一個回兵怪叫一聲，便跳了起來，但井勿幕的刺刀比他更快，銳利的刀刺洞穿開背部肌肉，切開柔韌的組織，直至從後背而出。鮮血從刀創處噴涌而出，生命也隨着那湧出的鮮血而漸漸的消逝。沒有絲毫的猶豫，井勿幕本能的抽回刺刀。　　子彈嗖嗖的從井勿幕耳邊劃過，安西軍僅十幾分鐘就突破敵人第一道防線，將紅旗插上敵人陣地。　　隨後，突擊隊向敵人縱深發起一次又一次衝鋒，在陣地上反覆爭奪。敵我雙方扭打在一起，直殺得天昏地暗，石裂土飛。敵人三次分幾路以扇面式密集隊形一窩蜂地衝上來。他們在督戰隊的馬刀驅趕下，光着上身，穿着褲頭，揮舞着馬刀，大喊大叫着：“天門開了！”，“死了升天！”接二連三地衝上來。　　馬家軍是一群亡命徒，前面的屍體堆成了山，後面的踩着同夥的屍骨繼續往上沖，像綠頭蒼蠅一樣，消滅一批又來一批，攆走一群又來一群。突擊隊端起刺刀一路猛殺，逼近了敵人的第二道塹壕。　　敵人的第二道塹壕像一條長蛇，婉蜒地橫卧在沈家嶺中部的人工絕壁之上。突擊隊越過外壕。突入了敵人的第二道塹壕。子彈和手榴彈打光了，戰士們鑽進敵人的碉堡，取來槍彈，把反撲的敵人消滅在陣地前。突破敵人的第二道塹壕后，又繼續向沈家嶺敵主陣地推進。　　頑固的敵人以整營整團的兵力進行反撲，只見滿山遍野的敵人端着槍，揮舞着馬刀，吼叫着向我陣地衝來。指戰員們揮舞着寒光閃閃的刺刀，同敵人展開了肉搏戰。　　在左側助攻的部隊也是不顧一切，視死如歸，勇猛衝殺。槍聲、手榴彈爆炸聲、刀槍撞擊聲和戰士們“沖啊殺啊”的呼喊聲匯合在一起，驚天動地。　　在清晨六點到十點多鐘的四、五個多鐘頭內，沈家嶺上呈現了最慘烈的戰鬥情景。雙方都傷亡巨大，差不多共有四千人倒在沈家嶺南部和西側一段總共不過三、四百米的狹小戰線上。雙方在這段時間內的傷亡佔了全程傷亡的多一半。這是因為安西軍必須不顧一切立足，而馬家軍又必須採用反衝鋒戰術，不顧一切將安西軍反擊下來，雙方的最大本錢都在這段時間內入注。　　沈家嶺的戰鬥，異常殘酷血腥！　　敵人仍不甘心滅亡。大批增援部隊，馳援沈家嶺。　　隨軍阿訇在戰場掛起《古蘭經》主持“開天門”儀式，進攻前進行以雪代水的“洗禮”，回回兵成片地跪在地上，用雪擦擦手，表示有“水”了，然後從頭到身子擦一遍。　　阿訇告訴回回士兵們道：“只要身上潔凈，打仗死了准能升天，一生的罪過就一筆勾銷了！”　　受蒙蔽的馬家兵，漫山遍嶺洪水猛獸一樣，提着明晃晃的馬刀，裸露上身，腰間系滿手榴彈，嗷嗷叫着往上沖。督戰隊跟在後面，舉着馬刀，端着機關槍，吼叫着督戰助威：“弟兄們，上！衝上去的領賞！退下來的挨刀！”　　硝煙滾滾，火光閃閃，彈片橫飛，子彈呼嘯。　　舉行了宗教儀式后，馬家軍士兵光着膀子，提着槍、舉着寒光閃閃的馬刀、高喊着“天門開了”、冒着安西軍猛烈炮火漫山遍野的衝過來，以整連整營的密集隊形一次一次地反衝鋒。那場景怎一個恐怖形容得了。　　“馬勒戈壁！”井勿幕瞪着殺紅的眼睛，大聲的吼道：“機槍！機槍！”　　機關槍對着衝鋒的馬家軍士兵們就是一陣掃射，六七個馬家軍士兵措不及防，在四濺的血花中倒在了衝鋒的道路上。　　對馬家軍這種持續反衝鋒戰術安西軍有準備，並利用馬家軍這種戰術和自己較優勢的炮火和自動火器給予其重大殺傷來絞殺馬家軍兵力。　　除此之外，安西軍也就是血肉之驅了。雙方反覆衝殺。在雙方密集的衝鋒隊形中，前面的士兵擋住了掃射過來的子彈倒下了，後面的士兵則短兵相接開始肉搏，隨着碰撞的刀槍鏗鏘作響，搏殺者血肉橫飛。　　頂着如雨樣的輕重火力，李想將從林鐵長兵團抽出的三個營也投入沈家嶺戰鬥中，成群的革命軍士兵紛紛蹣跚在遍地的冰雪泥濘之中，在敵人的反擊火力下強行推進。　　在負責掩護的炮火和唯一的鐵甲戰車，則是用一切火力掩護着步兵的進攻。雙方對射的彈幕在天幕下交織成一片絢爛的火光，濃煙滾滾着直上烏雲籠罩着的天空。不時的有炮彈呼嘯而下，用搖曳落下的炸彈將敵人的陣地炸得火光四起。整個蘭州陷入在一片激烈的戰鬥之中。　　顯然，馬家軍也很重視沈家嶺的得失。雙方在沈家嶺皆陷入“添油”的苦戰之中。　　為了遏制住馬家軍的反攻，安西軍的那些75毫米炮和82毫米迫擊炮紛紛的呼嘯砸出炮彈來。　　雙方士兵幾乎都是不知死活的猛衝猛打，聽到炮聲就卧倒，遇到機槍火力就趴下，逐次接近就是白刃搏鬥。這樣的戰術使得雙方都是死傷慘重，整個沈家嶺戰線上幾乎是血流成河。在安西軍略帶優勢的密集的交織火網下，飛蛾撲火一樣反攻的馬家軍士兵橫屍遍野。　　安西軍井勿幕的三個團頂住了馬安良騎兵團新一波的反衝鋒，依託着掩體、工事，安西軍各部拚命的做着抵抗，各種火力依然紛紛射向進攻的馬家軍士兵，儘管馬家軍這些喊着“死了升天”的瘋子勇敢無懼，但革命軍戰士依然死戰不退，輕重機槍從沒有停止過怪叫，甚至偶爾的還有一兩炮彈射向馬家軍的進攻隊伍。　　李想舉着望遠鏡看着正在向前反攻的部隊，安西軍消耗巨大，戰鬥兵員所剩無幾，採取了守勢，但看情況，並有被馬家軍反擊下來的危險。他衝著站在一邊的師參謀吼道：“把原來準備攻擊狗娃山用做預備隊的林鐵長師二十團投入了沈家嶺正面戰線，加大對沈家嶺側翼的壓制，掩護井勿幕所部繼續向前推擠，今天必須拿下沈家嶺。”　　同樣的，在縱深的馬家軍陣線上，馬安良的兒子馬廷賢和驍銳軍統制崔正午也正討論着這場慘烈的戰鬥。　　“崔大人，既然你的部隊已經修整一段時間，那麼就派出一個大隊運動到側翼，掩護正面的反攻，或許這樣我們這裏的壓力會減輕許多的。”馬廷賢指着作戰地圖上標註的紅藍色箭頭，對崔正午說到。　　“是！”崔正午微微一頓。

# 第四百一十章 娃們不行了

　　天地之間一片火紅，濃煙裊繞在空中，戰地如同開了鍋樣的沸騰。　　“無論如何，必須堅決的在沈家嶺戰線繼續進攻！”李大帥鐵青着臉，指着地圖上標註出的犬牙交錯的態勢圖，對着身後站立着的一眾軍官說到。　　沈家嶺超級殘酷的白刃戰讓一向處變不驚，經歷過與北洋白刃的李大帥也多少有些上火。加強團在上午就撤下去修整的統計結果送上了，這場惡戰的傷員……刺傷和刀傷竟然……比例高達5.3%。以往的戰鬥中，這個比例最多是0.05%。可以想見沈家嶺白刃戰的殘酷！雖然他知道，造成現在部隊始終無法佔領沈家嶺的原因是因為被回教洗腦的馬家軍都是一群瘋子，還有馬安良大規模增兵的原因，而且沈家嶺狹窄的地理位置，兩邊只有不斷添油，以性命拼白刃，以勇氣拼軍人的意志……　　“沈家嶺一線上井勿幕部已經前推到了此處；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大約兩個營分別分散在敵軍防線楔入點的數個方向，他們現在的位置在這裏，還有這裏……”一名參謀指着地圖上的幾個標註點對李想說道，“……其中井勿幕部已經損失極其慘重了。”　　李想沉吟片刻，轉身對另一邊的參謀官說道：“現在的情況是逆水行舟，沈家嶺一旦馬家軍逆襲成功，那麼我們將會面臨着收縮防禦，甚至是全軍退卻好不容易立足沈家嶺的危險。”李想虛點着地圖上標出的防禦線的位置，表情嚴肅的說道，“所以我們不可能再等下去，時間不會容許我們等下去。”　　“井勿幕部必須進一步展開攻擊！”李想擲地有聲的話語讓一眾指揮官們蕭然。　　沈家嶺的添油戰術，其實很是無奈，他們沒得選擇。　　沈家嶺，血肉磨盤一樣的戰場，兩軍反覆衝殺，難解難分。　　馬家軍回回兵們出“死了升天”的歡呼，不要命的發起衝鋒。如同驚濤樣的翻滾着匯成浪潮，卷了上來。　　安西軍各級軍官紛紛前壓，指揮着部隊以連排為單位，各自堅守着陣地。敵人越來越近，防線上依然的沉默着，沒有絲毫的聲音，沒有任何的動靜，彷彿沒有了任何生命存在一般。　　被炮火掀得七零八落的廢墟之中依然的在噼里啪啦的燃燒着，雪水泥濘中熄滅的殘火騰起裊裊的青煙。馬家軍越來越近，越來越近，成群的回回兵的馬刀寒光凌厲，涌了上來。　　“打！”井勿幕一聲怒吼，一排暴雨般的子彈便橫掃了過去，躍身進攻的回回士兵們來不及尋找掩護，便橫七豎八的倒斃滿地。　　一個揮舞着馬刀的回回軍官被呼嘯而來的子彈直接給敲開了腦袋，騰起的血霧中，剛剛還趾高氣昂的他已經成為了一具屍頹然而倒。　　成堆的手榴彈接連扔出，殘肢斷臂混合著腥風血雨、泥污碎土被炸得四下亂飛，爆炸的氣浪將殘缺不全的屍高高掀起。一柱接着一柱的氣浪混合著漫天血泥將混亂中的回回兵湮沒，高急射而出的手榴彈的彈片如同疾風樣的摧枯拉朽而過，留下滿地殘碎不全的屍。　　子彈將地面打得幾乎起了煙，冰雪被炙熱的戰火融化，泥濘間不時的飛濺起星星點點，不斷有回回士兵被子彈撂倒在地，痛苦掙扎在冰水中，泥水冰渣之間橫淌着道道猩紅的血污，但很快便凝結成一塊塊的紅冰。　　馬家軍瘋狂的攻勢再一次的被擊退，留下疊疊屍和扔棄的武器裝備，鮮血橫流，那血猩紅，充滿着濃濃血腥味道的渾濁。　　戰場天平開始向安西軍傾斜。　　隨後安西軍完全佔領了沈家嶺南部高地，處於有利態勢。這裏比北部高地勢高。但是馬家軍困獸猶斗，仍連續不斷反衝擊。　　看着潮水般退卻的馬家軍，井勿幕狂吼一聲：“反擊衝鋒！”　　緊接着，響起一片“刺刀準備！”的吼聲。隨着軍官們的口令，所有地士兵到無聲地抽出刺刀，並咔嗒一聲卡上。　　寒閃閃地刺刀泛出點點星芒，含着哨子的軍官們提着槍紛紛前壓。　　“注意，”井勿幕舉起了手中地指揮刀。“最後預備！”　　“全體就位！”　　“準備進攻！”　　營、連、排軍官們的吼叫聲此起彼伏。　　突然伴隨着一聲尖利的哨聲，緊接着便是此起彼伏的軍號聲。整個戰線上頓時響起一片的喊殺聲。大批的革命軍士兵越出戰壕，如同一道浪潮樣的湧上去，成群的炮彈呼嘯着掠過，在馬家軍的陣地上炸開火光，掩護着反擊部隊的進攻。　　安西軍每打退一次馬家軍衝鋒，就順勢反擊衝鋒將戰線向前推進一步，於是在下午三、四點鐘，在打退了青馬最後一次大規模衝鋒后，安西軍戰線已經推至北部高地的核心區域，馬家軍已呈敗相。　　此時，投入戰場的安西軍鄂州精銳是戰鬥的主力，馬家軍兵鋒受重挫，已無力將安西軍趕下山了，安西軍戰線已很穩固並逐漸向前推進，戰鬥場面已進入一種節奏或有序狀態，補給上來的崔正午部驍銳軍的兵員質量也不如馬安良之子馬廷賢的精銳軍。　　噠！噠！噠！……一梭子彈橫飛過來，血花四濺，如同盛開的梅花樣斑痕點點的飛灑着。一排士兵如同割草樣的被撂倒在地，鮮血映襯着泥濘是那樣的刺眼。　　“別停下，繼續前進。”井勿幕急切地揮舞着手裡的指揮刀，高聲呼喊着。　　“轟！”巨大的爆炸聲中血霧瀰漫，碎肉血沫放射性噴濺的到處都是。受傷者的慘嚎聲讓人毛骨悚然。冰雪泥濘之中的革命軍士兵舉步維艱，在滿是彈坑的開闊地上是那樣的醒目，他們無法前進，只能任由密集的子彈嗖嗖的從頭上飛過。　　有人試圖站起來起衝鋒，但很快便被潑風樣掃來的子彈打的宛若蜂窩一樣，馬家軍的火力實在太猛烈了。　　轟！轟！轟！……接連的爆炸聲，硝煙將滿是彈坑的大地熏得一團漆黑，刺眼的鮮紅點點綴綴的灑滿大地。受傷的士兵痛苦的哀嚎着，掙扎在那生與死的邊緣線上。　　“沖啊，沖啊，千萬別停下……”井勿幕率先沖在最前面，他需要給所有人做出以榜樣。　　有人不甘就這樣如同兔子樣的被馬家軍火力壓制着，吶喊着起了衝鋒。敵人密集的火力將地面打得如同開了鍋一樣，密集的炮火在前炸出一道烈火與鋼鐵鑄就的牆。　　被爆炸掀得七零八落的碎土雪紛紛，炸得支離破碎的人體殘骸到處都是。　　“弟兄們，沖啊，沖啊。”急紅了眼的井勿幕沖了上去。　　在他的身後，是數百吶喊着衝鋒的士兵。　　隨着井勿幕，大隊的革命軍士兵以連排為單位，拉開着散兵線，貓着腰沖了上去，艱難的蹣跚在被融化的雪水泡得泥濘不堪的戰地上。連排級軍官紛紛的向前壓，指揮着部隊在炮兵地火力掩護下，繼續起攻擊。拉開的散兵線就如同那朔風下起伏的草原一樣斷斷續續。如血般絢麗的五星紅旗的引導下。成群地革命軍士兵吼叫着撲了上去。　　“進攻！”井勿幕猛的躍出賴以隱蔽地彈坑，大聲吼道。一名旗手緊跟着在其後，獵獵飛揚的戰旗在衝擊隊列的鋒線前迎風而展。身後是炸雷樣的怒吼：“殺啊！”　　在南山最高的皋蘭山主峰，馬安良那裡望去，西邊的沈家嶺一片火海。沈家嶺飽受炮火蹂躪的雙方部隊痛苦的現這樣的場面簡直如同身處在地獄之中一般。火光、熱浪、衝天而起的煙柱，還有那震撼人心得巨大爆炸聲。炮彈地碎片在空中到處飛舞。抱着手搖電話的通訊兵哭天喊地的呼叫着支援，奔逃着的士兵不斷的被呼嘯而落的炮火給炸死炸傷，一輛輛運輸物資的騾馬車被巨大的氣浪給掀翻，呼呼的燃燒着。被擊中起火的物資燃燒着，冉着黑煙。受傷的戰馬無力地掙扎在血泊中，悲愴哀鳴地出絕望地嘶鳴……　　馬安良用德國造蔡司望遠鏡靜靜的看着沈家嶺，良久，情不自禁的太息一聲：“娃們，不行了！”　　馬氏父子對其部下統稱“娃們”。此語一出，“娃們”頓時軍心大亂！　　李想同樣緊密關注沈家嶺戰場，由於他把安西軍的炮火幾乎全拿去進攻沈家嶺，馬家軍無法展開更大規模的反擊，只能被動的陷入在苦戰中，後續部隊眼睜睜的看着前面起進攻的一批批部隊在安西軍的炮火下，苦苦掙扎。　　沈家嶺一線戰地上的炮火實在是太猛烈了，一接着一的炮彈接連而下，幾乎將並不是很寬闊的沈家嶺陣地炸得開了鍋，衝天而起的火柱一道接着一道。被炸毀的鹿砦等工事、樹木就便在是在冰雪中也依舊在劇烈的燃燒着。　　而強行向沈家嶺推進的馬家軍各部隊更是死傷了眾多官兵，從頭頂上接連落下的炮彈使得正在進攻、準備強行反攻的馬家軍部隊遭受了巨大的傷亡。　　紛飛的彈片下，慌忙逃避的士兵們根本找不到可以躲避的角落。而安西軍打來的那些子彈紛紛飛射着，將很多回回士兵瞬間便打得如同篩子一樣。　　“李帥，我們還繼續炮擊嗎？”看着那片煙火四起的戰地，某個參謀問道，“這樣猛烈的炮火下那些人還敢發起衝鋒，真是一群瘋子。”　　“繼續展開，命令各級軍官做好督導。”李想咬着牙說到。作為一名從戰火中摸爬滾打出來的將領，他自然知道在炮火壓制下的強行攻擊會給部隊帶來巨大傷亡，這些穆斯林瘋子，他看着心中也發毛，對付這些宗教瘋子，只有比他們更狠！　　“告訴弟兄們，讓那些狗曰的見識見識什麼才是真正的國民革命軍，若有貪生怕死之意，還敢自稱為革命軍人？貪生怕死莫入此門，陞官財另尋他途！孫總理所云，難道忘記了嗎？”李想指着那片不斷翻滾着火球的地方大吼道：“以身報國，以血酬志。本為我等之責。”　　安西軍發起全線衝鋒，馬家軍官兵精神崩潰了，再也沒有心思打了，爭相逃命，一片混亂，最後一敗塗地。

# 第四百一十一章 已經蔫了

　　彌散在蘭州上空，焦臭刺鼻的硝煙遮蔽起了一切。　　傍晚時候開始，雪漸漸的變大了起來。馬安良從上到下都沾滿雪粉，仍策馬在陣地來回奔走給官兵們鼓勁。　　他在前線，還來了不少頂戴輝煌的清朝官員組成的慰問團，升允在陣地大聲演講：“……如果漢城被佔領了，我們將怎麼辦呢？請你們一定要守住蘭州擊退敵人啊！”　　長庚帶來了煙、酒等慰問品，邊發東西邊哭泣着道：“如果你們丟下了我們，我們就無家可歸了。”眼淚和着雪花飄落，真可謂聲淚俱下。　　沈家嶺防線上。馬家軍部隊抓緊時間，倉促的布置防禦。最忙碌的就是衛生兵了，安西軍的炮擊狂轟濫炸帶給馬家軍部隊可怕的傷亡。撕心裂肺的哭嚎聲和呼救痛嚎的聲音接連不同，垂死者痛苦的呻吟聲更是讓這些初上戰陣的新兵們兩股顫慄不已。　　“抓緊時間構築防禦。”　　馬安良在炮火硝煙中登上沈家嶺視察陣地。激勵的戰鬥間隙，安西軍地反撲則隨時就會開始。所以必須儘快的抓緊時間構築陣地，做好應對安西軍反撲的準備。　　匆匆架起重機槍的機槍手們用沙袋堆壘起一個個工事，並構築起了胸牆，同時將機槍瞄準線壓在了遠處，只要那些安西軍一出現。就立即開火，用猛烈的機槍彈雨殺死他們。　　“地雷準備的怎麼樣了？”　　看到從前沿陣地匆匆趕來地兒子馬廷賢，馬安良劈頭就問道。　　“放心吧，都已經準備好了。”　　馬廷賢笑了笑，衝著父親馬安良做了個準備完成地手勢。　　馬安良點點頭，說道：“那好，這邊你們多注意下，沈家嶺的陣地最為重要，一旦匪軍由此突破，我們的肚皮就袒露在匪軍的刺刀下了。”　　聽聞此言，下午過來支援沈家嶺的崔正午忍不住說道：“白天尚可支撐，夜間就不行了。”　　馬安良的臉色瞬間沉下去，當時說了句：“知道了！”　　崔正午和馬廷賢額角的靜脈血管突突直跳，從語氣上就能聽出一向眼高於頂的馬安良已經蔫了。　　馬安良心裏清楚，無論如何，為了全軍命運，向沈家嶺繼續“添油”是必要的。　　儘管以陸洪濤部為振武軍、張行志部為壯凱軍、周務學部為忠武軍、吳炳鑫部為建威軍；馬福祥部為昭武軍、崔正午部為驍銳軍這些漢軍和回軍統歸他指揮，但從實際情況看，馬安良權限內真正能如臂指使的只有精銳軍，他是無法再向沈家嶺增援了。　　馬安良的兒子馬廷賢率領的精銳軍六個步軍營中的四個上午就被打殘了，剩下的兩個營在狗娃山也不輕鬆；精銳軍的精銳是騎兵團，這個團和崔正午的驍銳軍直屬隊可戰之兵、還有工兵營下午也被打殘了；驍銳軍步兵的兩個團，其中一個粘着在，銜接狗娃山戰線的小西湖防線不能動，另一個曾增援過狗娃山，雖無大的損失，但因其兵員少，缺乏訓練，戰鬥力弱，讓這種部隊去增援沈家嶺無濟於事。守沈家嶺，就要守狗娃山，也要守小西湖，馬安良兵力捉襟見肘。這根源顯然是整個戰役馬安良沒有強有力的戰役預備隊。　　不過，馬安良無兵可調，不是說整個蘭州清軍無兵可調。　　黃河北岸的馬福祥手中精兵卻還有很多，增援兩三千人到沈家嶺是沒問題的。只是，沒人敢用，馬福祥也不想去支援馬安良。　　其實，井勿幕此刻也成了強弩之末，連支援的鄂州革命軍的精銳已大量消耗，四個強悍的團也只剩了一個團的人數；同時，伺候着狗娃山的兩個團，也有不少消耗；黃鉞的師團雖完整，卻是全軍在安定城整編時才網羅進來的地方部隊，難說有多大的戰力。　　不過，馬安良陸續收到各個陣地接連被對方攻破的消息，他已經盤算怎樣退出蘭州了。　　“弟兄們，衝上去！”井勿幕急切的揮着指揮刀跳出戰壕，聲嘶力竭的吼道。　　兩名士兵突然衝出賴以隱蔽的彈坑，藉著機槍火力的掩護，兩顆手榴彈接連而出，搖曳着落入馬家軍的機槍陣地。轟！轟！兩團球噴涌着綻放出來，紅黑色的煙霧摻雜着熱浪四散擴展而開，馬家軍的機槍也不再怒吼了。　　整個沈家嶺戰線上，安西軍各級指揮官紛紛前壓，指揮着督戰隊，帶領着一群接着一群的部隊在猛烈的火力掩護下向著馬家軍佔據的陣地起一波接着一波的衝擊。　　裊繞而起的煙火正在天地之間盡情的翻滾着。蘭州市區的市民們目瞪口呆的看着黃昏的天邊，遠處那絢麗多彩的火光，沒有什麼比這更可悲的了……　　“大人，我們必須離開蘭州！”回到蘭州城指揮部里，立刻就有屬下激動的諫言。　　“不！”馬安良桌子敲得呼呼直響，氣憤地喊道：“誓死保衛蘭州！我決不離開！”　　他做蘭州王才幾天？他不甘心！　　幾分鐘后，馬廷賢遣人送來一份報告：沈家嶺危急。　　這下子，馬安良匆忙穿起剛剛脫下的大衣，對他們說道：“看來即使北洋軍出動，可能我們也守不住蘭州城了――遠水解不了近渴啊。”　　天空徐徐被黑暗籠罩，蘭州街頭，逃難的人群再次湧出，迫近的槍炮聲，夜空中的信號彈徹底打破了他們的最後心理的防線。雪越來越大，逃難的人都批着一層雪，步履艱難，人們藉助着信號彈的光亮辨別著前方的道路。　　馬安良一行整理行裝，乘馬車穿過漆黑一團的街道奔往唯一的渡河口黃河鐵橋。　　總督衙門，長庚和升允正在焚毀絕密文件，火光熊熊。大廳裏面亂七八糟地放着箱子和旅行包。他們忠心耿耿的親兵們正在用釷炸彈破壞昂貴的譯碼機器，精力旺盛的幾個清朝袍服的官員親自掄起大鎚砸碎電話交換機。　　馬安良站在馬車上所望着黃河鐵橋和北岸，大雪的深夜，視野幾乎是零，但是可以感覺到橋上、岸邊的人群像一個巨大的流動體。　　本來馬安良下令封鎖了黃河鐵橋，冰封的黃河冰面被炸開，命令阻止無特別通行證的人上橋和渡河，可此時已經無法阻止，所以車輛人群很多，開得很慢。　　黃河鐵橋里幾乎一片驚慌。很多逃難的官員走的很慢，大多都被那些堅持帶走家財的夫人們拖延了。　　蘭州的官員帶着家人都在慌亂地打算逃跑。　　馬安良擔心如果士兵們知道他們的政府已經逃跑就不會作戰了，他還擔心數以百萬計的老百姓會堵塞黃河鐵橋。老天爺似乎很不喜歡他，他的這些擔心，全部發生了。　　撤退開始不久就陷入了混亂，馬安良臨時制定的撤退計劃根本沒行得通。　　撤退顯得異常的混亂，馬安良他和那些逃難的官太太一樣貪婪，一糧一彈都要帶走，後勤部門如此，士兵個人也如此。於是，所有物資，各種車輛、大包小件、牲口傷員一齊湧向黃河鐵橋，在狹窄的鐵橋上立即造成擁堵。鐵橋路面僅能勉強允許三輛舊式馬車交會，這樣的擁擠可以想象。　　“前進！”隨着一聲尖利的哨聲，端着手中的漢陽造步槍的安西士兵氣勢如虹，吶喊着對着馬家軍發起進攻。掩護的輕重機關槍潑灑着死亡。噴吐着的彈雨讓側翼無遮無避的馬家軍士兵無所遁藏。飛旋的7.92毫米子彈撕裂開人體組織地悶響混合在一陣地受傷者那此起彼伏的凄厲地慘號聲中。　　打着圈的手榴彈如同冰雹一樣的紛紛飛來，綿密的爆炸讓剛剛還在對安西軍陣線瘋狂反攻的回回兵轉眼間就成為了被殺戮者。　　“射擊……”揮着馬刀的指揮官指揮部隊，以重機槍火力對着側翼的安西軍士兵進行掃射的馬家軍一個軍官還沒來的及將最後的尾音給清晰的吐出聲來，一飛來的流彈便命中了他暴露在外、毫無任何防護的面門。整個的腦袋被7.92毫米彈給攪拌的一塌糊塗的屍體悶哼一聲便如同鋸倒的林木一樣，抽搐着四肢，一頭的栽倒在血泊中。　　“殺啊……”井勿幕一馬當先的沖在隊列的最前。　　兩枚手榴彈飛旋着出去，在回回兵的隊線中爆炸而開，氣浪、烈焰裹挾着飛舞的破片讓幾個回回士兵橫七豎八的躺倒一片，本就在硝煙戰火中升溫的空氣因為人血的混合而更加的火熱起來。四下飛舞的流彈不時的奪去在這戰地上拚死對戰的雙方士兵的生命。　　一個長連射，連串的子彈射進了一個正架着歪把子機槍拚命掃射着的回回軍機槍手的腦袋。趁着馬家軍機槍火力略一停頓的瞬間，井勿幕帶着身後數十名的弟兄如同下山之虎一般的一頭衝進已經崩潰了的馬家軍在沈家嶺的陣線。手榴彈如同冰雹一樣的砸落而下，在爆炸的氣浪中手中的機槍一陣的怒吼。　　颼颼的子彈呼嘯着從耳邊掠過。不時的有身邊的士兵一聲不吭的撲倒在地，流盡最後的一滴熱血。滿地都是在不斷的跳動着火光，猛烈的火力進攻的安西軍士兵也不斷的有人被呼嘯而來的子彈擊中倒地。到處都是一片的狂亂。　　“死了升天……前進！”一個在血腥的戰鬥中已然兩眼血紅的馬家軍低級軍官抽出馬刀便跳了出來，雖然這個離開隱蔽起衝鋒的回回軍官很快的在彈雨中被洞穿成一具失去生命的屍體，但更多的回回兵端起明晃晃的馬刀沖了出來。　　一個接着一個的回回兵在安西軍密集的彈雨中被打成蜂窩一樣，不時栽倒的屍體似乎並沒有使得這些已經陷入瘋狂的回回兵停止着幾乎是自殺式的衝鋒。　　“已經守不住了！”馬廷賢閉上眼睛，長嘆一聲。　　“撤吧！”崔正午激動的說道。　　“可是父親命我掩護全軍撤退？”　　“咱們必須為自己留下一點點骨血，沒必要陪着長庚和升允給清廷殉葬。”　　馬安良的精銳軍在沈家嶺四個營被打成了一個營，精銳軍直屬部隊也已經七零八落，若狗娃山剩下的兩個營再因為掩護全軍而損失掉，那精銳軍就算光了，這種結果，對馬家父子的聲望是致命的。　　馬廷賢臉色大變，緩緩點頭。

# 第四百一十二章 瓮中之鱉

　　安西軍戰士前仆後繼，追着敗退的敵人拼刺刀。經過激戰，沈家嶺敵軍核心工事終於被攻克了。突擊隊的紅旗插上沈家嶺頂峰，迎風飄揚。　　從拂曉發起衝鋒到攻佔沈家嶺，慘烈的戰鬥歷時十三個小時，沿着這片蜿蜒的戰線，滿地的子彈殼，還有被鮮血染的猩紅猩紅的雪，那簡直就如同地域一樣，死者交疊，到處都是人體組織，真是一場鏖戰。　　“辛苦了！”黃鉞向著滿臉硝煙退下來的井勿幕敬上軍禮。　　四周濃煙滾滾，被炮彈打着了的建築劇烈的燃燒着，整片整片的土木工事在猛烈的炮火下化作一堆堆廢墟，殘垣斷壁之間布滿着大大小小的彈坑，整個沈家嶺陣地都在燃燒着。　　井勿幕回禮，臉色雖然疲憊卻又興奮的說道：“接下來就交給你了！”　　黃鉞帶着隊伍一路走過，看到的許多肢體不全、缺頭少腦的屍體橫七豎八的倒斃滿地，暗紅色的鮮血混着豆腐腦樣的灰白色腦漿噴濺的到處都是，戰地之上一片一片的血紅是那樣的刺眼。　　這場戰鬥的殘酷，讓黃鉞帶領的這個新編部隊心驚肉跳。　　白衣天使的身影與他們匆匆的擦肩而過，擔架上受傷士兵的陣陣哀嚎聲直讓人毛骨悚然。　　戰鬥的慘烈不僅僅使得馬家軍士兵們心顫不已，也同樣讓安西軍心驚肉跳。誰也沒有想到沈家嶺的戰鬥會是這樣的殘酷，這樣的讓人感到心寒。　　黃鉞部做為總預備隊，在井勿幕部佔領沈家嶺后，準備明日攻狗娃山。但是他看到了井勿幕部的拼搏和犧牲，他臨時決定前線部隊今晚夜襲狗娃山！　　“沒人？”　　“小聲，注意隱蔽。”　　黃鉞親自率領的夜襲部隊順利的殺到狗娃山，夜空中寒流呼嘯，四下茫茫，狗娃山陣地已空無一人。　　黃鉞從狗娃山陣地上用望遠鏡觀察，看到隱約好像看到狗娃山後的幾個高地的敵人有動作：敵人上山又下山扛着什麼東西……　　跟屁股後面的一個團長興奮的叨咕：“長官，敵人要跑了，咱們動手吧！”　　前次的試攻，安西軍無功而返，遭遇西征以來第一次失利，對他們的打擊有目共睹，卻想不到總攻第一天，敵人就頂不住主動撤退了，他們能不興奮？　　黃鉞手一揮，繼續前進。　　深入之後，抓到一個俘虜，很快就帶到了黃鉞面前。　　黃鉞就審問起來：“你是回民嗎？”　　“是……不是，不是……”俘虜本能的點點頭，立刻又慌亂的搖頭否認，“……我被馬家抓來的，逼迫入的回教……在馬家軍，不入回教就得死……”　　“你們這支部隊是什麼單位？”　　“啥？”　　黃鉞翻起白眼：“你們的人都去那裡了？”　　“我們是撤到北岸在白塔山實施掩護行動。”　　黃鉞腦袋轟的一聲，敵人要放棄蘭州！　　一團團長也急紅了眼，跟在黃鉞身後一個勁地請求道：“長官，讓我們團上吧！狗曰的要溜，咱們預備隊再不出擊，就發不到洋財了！”　　黃鉞指着黃河鐵橋那個方向斷然喝道：“你們從沈家嶺東側的官道和雷壇河直接攻入西關，必須佔領黃河鐵橋，切斷敵人逃跑的去路！”　　李想立刻接到黃鉞送來的情報。　　此時，蘭州城外圍城的安西軍經過一個白天的血戰，各軍都在整頓，準備第二天繼續攻堅血戰，或在佔領的陣地上構築工事防備青馬反襲。也難怪，此時的安西軍從高層到基層都領教了馬家軍的頑強兇悍，行動的指導思想是謹慎，充分準備，穩紮穩打。　　李想知道后不及細想，立刻通報各軍，安排各軍立即深入偵查，各軍做好發起連夜攻擊的準備！　　各軍偵查結果很快送來，天黑以後，狗娃山、小西湖的敵人就已經放棄陣地逃命了，而東線中線馬家軍撤離更早！　　“看來敵人軍心已亂，士氣全無，且處於混亂狀態，一下子打垮完全可能。安西軍各軍都保留着強大的預備隊終於派上用場！”李想在地圖這麼一劃，不禁得意洋洋的說道：“在黃鉞部發起攻擊的同時，各軍同時對蘭州市區和黃河鐵橋做向心攻擊，馬家軍首尾不能相顧，將敗得更慘……特別是這將是咱們擅長的夜戰過程。”　　夜風颳得嗚嗚直叫，天空漆黑漆黑的，周圍真是伸手不見五指。　　黃鉞率領全營指戰員一口氣穿過西關，在這個重要方向上馬家軍連警戒掩護都沒有，可見馬家軍氣數已盡。直到鐵橋時，才見車水馬龍、人員擁擠的敵人搶着過橋。　　想打仗都想瘋了的那個團長喊了一聲：“吳營長！你們營趕快從這座橋的右側插過去，要往裡猛插。敵人正在集結，準備逃路，打他個出其不意。”　　一營長的一雙眼睛死死盯着敵人大喊一聲：“機槍班掩護，五班衝上去！”　　馬克沁機槍迅速架好，立刻狠狠地向混亂的敵人開火了。　　“開火，開火！”隨着一營長甩手扔出一枚手雷，馬克沁槍手匆忙扣動了扳機。一串子彈如同炸窩的馬蜂樣劈頭而出，咆哮着，密集的機槍彈雨瘋狂舔舐着被殺戮、炮火給摧殘得面目全非的大地，無數的子彈匯成一堵致命的金屬之牆，碾過之處一片血肉橫飛。成片的敵人如同割倒的芥草樣橫七豎八的倒成一片。　　“弟兄們，沖啊。”一營長臂而呼到。　　“沖啊。”　　隨着士兵們聲聲的吶喊，一營的衝鋒號嘟嘟地叫起來，一營長帶着全排戰士從橋的右側插過橋以後，對着橋上敵人一邊射擊一邊奔跑。　　馬安良雖然不知道什麼叫做墨菲定律，但是他知道中國的有句古話，“怕什麼，來什麼！”　　更加荒唐的是，沈家嶺失守后，崔正午守狗娃山的兩個營、馬廷賢守沈家嶺的殘部，竟然搶先過了河，連掩護部隊都沒布置。按規定，他們應在晚九點才能撤離沈家嶺、狗娃山並掩護全軍撤退。　　本來，雖然沈家嶺失守，守狗娃山的崔正午兩個營和小西湖的一個營撤退收縮是必須的，但若在華林坪、四墩坪、雷壇橋和現今工人俱樂部等處布置好阻擊，還能爭取至少兩個鐘頭，組織的好，除了傷亡在陣地上的七、八千人外，其餘部隊是可以都撤出來的。　　負有掩護責任的崔正午和馬廷賢率先過橋，使得整個局面變成了各部隊各自逃命。　　馬家軍由於沒有應變準備，事前全無撤退預案，在沈家嶺戰況不利時，從堅守到撤離的戰役思想變化太快，馬家軍官兵普遍感到突然，產生精神恐慌，方寸大亂。　　戰場組織變得及其糟糕，包括宏觀的和微觀的。宏觀的是對各師指定的撤退時間有問題，路遠的先出發，路近的晚出發，那麼到達鐵橋時不都擠到一塊了嗎？正確的做法是，除了指定的掩護部隊外，離鐵橋越近的部隊越應當早過橋。微觀的是對過橋組織不得力，甚至失去了控制，任由各部隊無序擁擠；以及槍械軍火彈藥糧食通通搬運，加劇了混亂程度。　　此時的馬家軍全亂了套。馬安良以降，各軍的指揮官和多數的清朝官僚早都過了橋，被截在南岸的都是基層部隊，無法形成統一指揮，黑夜中互相之間也無法有效聯絡形成配合。雖然不斷湧來的馬家軍各部隊也想奪回橋頭，但既無序，也無效。官兵在黑暗裡誰也找不找誰，誰也不會捨命攻擊安西軍，為他人做嫁衣裳，於是最後藏得藏，跑得跑。　　敵人無路可逃，亂作一團，淹死在黃河中的不計其數。隨着安西軍援兵不斷開來，滯留南岸的馬家軍失去了最後的逃跑機會。　　深夜十二時，聽到攻佔黃河鐵橋的捷報時，指揮戰鬥尚未休息的李大帥興奮地說：“好啊！這一下敵人成為瓮中之鱉，蘭州決戰我們勝了！”　　為了攻下蘭州東南屏障、也是蘭州東大門的豆家山，沿西蘭官道直插蘭州城，使敵人腹背受敵，配合攻佔黃鉞越過沈家嶺、營盤嶺殺入膝蓋鐵橋的作戰。張鳳�部集中兵力展開豆家山進攻。　　萬炮齊鳴，宛如一陣急雷。炮兵向豆家山敵人陣地猛烈轟擊。炮彈傾瀉在敵人的前沿陣地。天崩地裂的爆炸聲震耳欲聾，硝煙瀰漫了天空。僅僅三十分鐘的炮火襲擊，就把敵人的前沿陣地打得七零八落，工事大部被摧毀。陡壁炸塌了，主陣地前的兩條通路打開了。主攻團突擊隊像一把鋒利的尖刀，猛插敵前沿。人人奮勇爭先，個個飛身猛進。紅旗引着炮彈走，戰士跟着紅旗上。暗堡炸毀了，火力點消滅了，部隊前進了。　　左翼的戰鬥也在激烈地進行着。戰士們端着槍向敵人東殺西刺。紅旗手把大旗高高地插在敵前沿陣地上。敵人吹噓的“十萬人也攻不上的豆家山”前沿陣地，就這樣在幾分鐘內被安西軍的戰士踩在了腳下。　　與此同時，張雲山部奪佔了馬家山陣地。　　經過半夜激戰，安西軍部隊分頭全部攻下蘭州外圍沈家嶺、狗娃山、營盤嶺、豆家山、馬家山等陣地，馬家軍全線潰敗。除在陣地上被斃傷俘虜外，殘敵如喪家之犬、漏網之魚，紛紛向蘭州城及黃河岸邊逃竄，已完全失去指揮和互相聯繫，軍無指揮，兵無鬥志，各自為戰，四散奔逃。　　安西軍各部一刻不停，分別從各自攻佔的陣地乘勝追擊，從東、西、南三面向蘭州城及黃河岸邊窮追不舍。潰逃敵軍和守城敵軍亂成一團，根本擋不住解放軍追兵尾追入城。

# 第四百一十三章 秋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

　　在黃河南岸，黃鉞部乘勢搶黃河鐵橋，截斷敵軍惟一逃路。在安西軍各部的追擊下，敵軍一群群被先後壓到黃河岸邊。步軍、騎軍、馬車……從四面八方潮水般湧向橋頭。　　同樣和這些倒霉士兵被堵在南岸的馬廷賢暗暗嘆口氣，只要早一個小時，不，只要半個鐘點！他就在安西軍殺到之前過了河。蘭州的清軍主力基本全部被堵在了黃河以南，過河的都是一些光桿司令，無論如何，也要完成這次撤退，不然他們馬家就完了！　　馬廷賢深吸一口氣，準備跳下馬車親自整理秩序，帶領沒頭蒼蠅似的潰軍沖開安西軍把守的黃河鐵橋，殺過黃河去。就在將跳未跳的時候，他視線的餘光當中，就看見正南面，突然冒出了一陣大大小小的閃光！　　“轟！轟！轟！……”　　閃光在前面，炮聲的轟鳴在後面，誰也不知道，混亂的夜戰之中，安西軍在什麼時候將火炮運到了可以直瞄射擊的距離。山鳴谷應的轟響聲中，雨點般的炮彈已經轉眼落下，在混亂擁擠的隊伍中炸開了花！　　每一炮彈，濺放出來地，都是耀眼的血光。人的殘肢斷臂高高飛起。慘叫聲同時響起。一陣炮火急襲。將被堵在黃河南岸的馬家軍全部籠罩住！擁擠的隊伍頓時更加的混亂，卻無處躲避，只有咬着牙齒挨炸，到處都是火焰鐵流，到處都是阿鼻地獄，讓人無處逃避，無處躲藏！　　炮聲越來越密，安西軍的戰線上，射的火光照亮了整個天際。馬廷賢奇迹般的沒有受傷。扶着馬刀被人流推來擠去。被炸爛地血肉劈頭蓋臉地澆了一身。他腦子已經一片空白，只有一個詞在腦海當中轟響：“完了！完了！”　　在離馬廷賢直線距離不過一兩千米達的地方。黃鉞正扶着望遠鏡在掩蔽部當中看着眼前的景象。炮彈爆炸的火光照亮了密集的敵軍潰敗的人群。每一次爆炸，都將人影象小螞蟻一樣高高拋起。炮聲震耳欲聾，彷彿會一直轟響到世界末日一般。但是這個世界末日，不是安西軍的，而是這些清軍餘孽的！　　掩蔽部內的年輕參謀們興奮得你捶我打的，太他媽地解氣了。誰也沒有想到，黃鉞臨時起意的一場狗娃山夜襲，碰上了馬家軍的撤退，拉開蘭州決戰的高潮，黃鉞遇事的臨機決斷沒有說地，正是時機把握的恰恰好處，打在敵軍最混亂的時候！也不枉了李大帥寄予大傢伙兒作為預備隊的厚望，這回預備隊真是派上大用場。　　黃鉞敏捷的調整部署，驅趕騾馬將所有的山炮都拉出來了，這些總部的參謀們也都出動了，幫忙拉炮，拼了命的往戰場推進。　　黃鉞舉着望遠鏡，看着眼前的壯觀景象，微微一笑，他放下望遠鏡，在隆隆的炮聲中吼聲如雷：“炮火急襲半小時后，全軍出擊！”　　黃河鐵橋方向那被炮火映得一片血紅的天際，照進了每個人的眼睛。　　井勿幕在看，張鳳�在看，張雲山在看……出擊的每個將士都在看。　　這火流傾泄一般的鋼鐵瀑布，似乎照亮了整個西北大地！　　李想站在土丘上面，胸口起伏，一把摘下自己頭上軍帽：“黃鉞你小子，反應還真敏捷！我們贏了！”　　他做到了，一戰而功成！西征公債，明天開盤將一飛衝天！　　炮火聲中，久為出戰的宋缺也緩緩拔出了自己腰間收繳的馬家軍將領家傳的馬刀，縱馬出列。炮火為背景，遼河在前，他勒馬高高人立，舉刀前指，展現出一副“西北望，射天狼”最為英武的剪影：“金鷹衛，向著這最後的勝利，前進！”　　南面萬餘安西軍精銳主力山崩一般席捲而來，轉眼就打穿了當面清軍。混亂的清軍無法組織起一絲一毫有秩序的抵抗。　　黃河南岸蝟集着近五萬餘蘭州清軍主力，撤無從撤，守無處守。安西軍的飛推進更讓他們混亂不堪，戰至天色漸明的時候。這個區域裏面，各處道路上面，亂鬨哄的擠着全是失去了組織了清軍官兵。槍械軍資丟得滿山遍野，周圍全是槍聲大作，處處是路，卻處處不通。　　軍官已經失去了判斷的能力，士兵們更是自相解體，到處想奪路衝出去。但是東西兩面來的安西軍主力已經從側翼越了他們，一邊不斷地從側翼用火力席捲他們的隊伍，一邊奔襲蘭州城展開巷戰。企圖將蘭州清軍主力堵死在這個區域，徹底殲滅。宋缺的那支全部馬上運動的小支隊，更是肆無忌憚的殺進清軍中間，殺傷他們，打亂他們。與四面合圍的部隊，達成了最為完美的配合。　　馬廷賢也曾勉強組織起幾支部隊，反覆攻擊黃河鐵橋擋住去路地安西軍所部。但是組織不良的攻勢，幾次都被粉碎。到了夜盡天明的時候，看着死傷遍野，屍體成堆，馬家軍最後殘存的一點組織終於完全崩潰。官不管兵。兵不找官。還有點勇氣的就分散突圍，許多人跑到東邊的雁灘黃河邊上想泅水過河，試圖從被炸開冰面激流寒冷的黃河能游過北岸。黃河蘭州段水不深，但水流端急，多泥沙旋渦，一般水性好的也不敢下去游水，更何況是這樣可以凍死人的冬天。清軍官兵沒法子，有的找快木版，有的靠馬匹冒險涉水，靠馬匹的有一部分度過去了，馬廷賢就是這麼泅渡逃掉的。相當多的則被黃河捲走了，被冰冷的河水凍死，更多喪失了所有勇氣的清軍部隊，則不甘在水中喪命，在河灘上大批大批的放下武器，繳械投降。　　此時的馬家軍畢竟不是解放前夜的馬家軍，回教還沒有深入馬家軍的軍心，對伊斯蘭真主安拉的尊崇，還沒宗教信仰到中東穆斯林世界瘋狂的那一步。馬家軍更沒有穆斯林世界恐怖分子那樣的變態。誠然，馬家軍高喊着“天門開了”，“死了升天”，衝鋒時候神功護體，很不怕死，但是軍隊從來都是一個有組織的暴力團體，失去了組織，軍隊就等同於喪失了戰鬥力。這個時候，不是喊一句“死了升天”就真笑着挨刀子吃槍子，不是喊一句“天門開了”就真神功護體刀槍不入了，還沒變態到上了戰場就一心把自己弄死那種地步的馬家軍，除了投降，還能幹什麼？　　在幾個月前，這些馬家軍還囂張不可一世。狂妄自大的馬安良，不久前還曾口出狂言：“李瘋子就憑從戰場上撿來的一些破爛槍彈，有什麼可怕的？我將殲滅他在蘭州城下，創造戰爭史上的奇迹。”然而，就是這個馬安良卻在連天的炮火中顫抖了，還沒等炮彈落到蘭州城裡，即棄城飛渡黃河鐵橋。樹倒猢猻散，馬安良逃跑后，其所屬各部亂作一團，官不管兵，兵不顧官，焚毀文卷，搶劫金庫，爭相奪路西逃。　　黃河南岸，一堆堆，一群群的癱倒在泥濘冰水中，每個人都在冰河裡滾過，渾身透濕，一個個都縮成一團。武器軍資，跟破爛似的到處都是，不光人成了傻子，連思考地氣力都沒有了，就連被打散丟棄的騾馬，也都獃獃的，在雪地里不住的抖。受傷的軍馬連叫都不會叫了，只是在雪地里抖得越來越厲害，直到冰冷的寒雪將最後一點熱氣耗盡，才轟然倒在雪地河灘當中。　　安西軍的官兵，一隊隊的在這滿山遍野的敗兵當中穿過。這些勝利同樣是筋疲力盡，但是卻個個精神高昂。迅猛地追擊，讓他們地建制也快混亂了，現在就是一邊抓俘虜，一邊歸建整理。清軍就獃滯的看着這場戰事地勝利，隨着他們的口令而動作，緩慢的集合，然後朝着集結地步行而去。　　俘虜的隊伍越滾越大，從眼前一直綿延到雪幕的盡頭，無窮無盡也似。雪地被踏成泥水，當中，一面面滿清龍旗殘破不堪，被一雙雙腳沉重的踩過去。　　蘭州城的街道上面，滿滿的都是安西軍官兵，看見李想到來，全都立正行禮。　　李想進入蘭州城，一路不忘撫慰傷兵。　　各部都在統計繳獲，整頓部隊。一隊隊地安西軍押運着俘虜陸續趕到，現場就分配他們的駐地，讓他們儘快恢復建制，開始修整。　　蘭州戰役，驚天動地！　　安西軍以雷霆萬鈞之勢發起總攻，僅僅一天，敵人吹噓的所謂“攻不破”的鐵血陣地，就同時被攻破；不到两天，號稱“金城湯池”的蘭州城包括黃河兩岸就被全部佔領。驕悍凶頑不可一世的馬步芳部，潰不成軍。除被黃河吞沒的敵人無法計算外，共斃傷敵人近兩萬人，俘虜敵人近兩萬人。長庚和升允苦心拉攏的馬安良等西軍，據以偏安西北的主力部隊被一舉殲滅，只剩下暗懷鬼胎的馬福祥一部在黃河北岸據守，他們已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　　大軍未發，糧草先行。在大西北的戰爭中，還有一支緊隨安西大軍前進，流汗流血，同樣立下汗馬功勞的百萬支前大軍。僅在蘭州戰役中，從陝西黃土地上走出來的千里支前大軍就有十五萬。　　安西軍向甘肅進軍以後，隨着軍事的不斷勝利，後方補給線由西安延伸至蘭州以及黃河以西。在這漫長的供應線上，由於鄂州約法治區民眾和部隊各單位後勤人員日日夜夜的緊張工作，終於戰勝種種困難，保證了前線的供應。　　戰役過程中，鄂州約法治區民眾參加運輸、擔架、戰勤等工作，動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線。他們冒着敵人的炮火，幫助部隊搶救傷員，警衛物資，打掃戰場，捕捉散匪，維持地方治安。在甘肅寒冷的氣候下，他們不顧艱險，野營露宿，長途跋涉，對戰役的勝利起到了有力的保證作用，為西征戰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民眾的全力支持，不僅從根本上保證了對前線的物資供應，而且也給了安西軍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無數的擔架隊員不顧自己的安危搶救戰士的生命。跟隨安西軍的民工擔架隊，寧肯自己不吃少吃，把所帶的小麥全送給了戰士。這種偉大的魚水相親的精神和無私的英雄主義行為，大大地鼓舞和增強了廣大指戰員的殺敵勇氣和決心。　　從隴東追擊到蘭州戰役，戰場綿延千餘里，連續作戰幾個月，糧食、彈藥及其他軍需物資的消耗是巨大的。而作戰地區大部分還是新區，糧食、彈藥主要是靠後方運送。鄂州約法治區民眾最大限度地滿足前線需要，這是進軍大西北作戰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

# 第四百一十四章 滑稽劇幕

　　黃河北岸，一片凄惶景象。　　昨夜黃河南岸的炮聲，站在白塔山這個北岸的風景勝地，居高臨下，都可以看見黃河南面被炮火映成一片驚心動魄的血色。　　大雪當中，退守黃河北岸的馬福祥昭武軍士兵獃獃而立，個個臉色青白。　　夜盡天明，看到黃河南岸屍橫遍野，灘涂上被血然紅的雪，更是喪膽！心裏還跟做夢似地，還是噩夢。這就敗下來了？一夜之間，固若金湯的蘭州雄城，橫行西北的馬家軍，敗了！這李大帥李想到底是何等武神，何等神將？　　主子們都逃過黃河，但是部隊全被堵在了黃河南岸，主力基本全部完蛋了。　　“恭喜長大帥和升大帥安全渡過黃河！”馬福祥皮笑肉不笑的說道。　　“我們還有昭武軍一個完整的主力，可以死守黃河天塹！”　　“馬大人，請立即組織昭武軍，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李瘋子決戰於黃河天塹！如馬大人之前所提議，我們可以半渡而擊！”　　主力被擊潰之後，仍然不死心的長庚和升允便將最後希望寄托在馬福祥身上，要他鼎力西北，牽制安西軍，一是作西北的垂死掙扎，二是可以使河南的北洋軍西攻潼關爭取時間。　　披着一床乾的軍毯，盤腿坐在塌塌米上。喝着熱茶。在這些參謀軍官軍官眼中，大將已經完全沒有了軍人地風采，就像一個垂死老頭子。聽到他們慷慨激昂的話，老頭子也只是垂着眼皮掃了他們一眼，一句話也沒說。　　馬安良憋着一口氣，剛要發作，馬福祥用只有馬安良聽得懂的阿拉伯語說起話來。　　“‘滿拉’（學生）不念經了。如再強迫，就要把‘囊噶’（念經的木板）放在阿訇的‘尕洛’（頭）上哩！”　　馬安良臉色一陣紅一陣白，解釋個長庚和升允聽，他們聽了，不甘心地說道：“就無別意？現在一切依你之前的計劃行事，對李瘋子作戰由你主持，好不好？”　　“不必了！”馬福祥搖頭答道：“我們已準備通電求和了。”　　長庚和升允抱頭大哭起來，無可奈何地走了。　　“父親任馬福祥以西寧鎮總兵兼署西寧辦事大臣，馬福祥不領命，反而向李瘋子發出求和通電。”袁克定臉孔已經扭曲。　　“蘭州雄城，西北重鎮，一天一夜就被攻下了。”袁世凱不敢相信，拿着電報徐徐念道：“清王朝秉國以來，領導無方，紀綱不振，民生凋敝，致戰禍瀰漫全國，強者死於炮灰，弱者流子溝壑，刻又戰事迫近西北，面臨蘭州。福祥等不忍地方百萬軍民（筆者按：清末的蘭州可是百萬人口的繁華大都市），遭受塗炭。爰於本月二十七日停戰，服從鄂州約法管制，實行民主共和，停人民登於衽席，國其安於磐石。至於軍事如何改編，政治如何革新，聽候協商，一致服從。”　　這就是馬福祥昭武軍的求和通電，向李想無條件投降。　　蘭州戰役的變化太快。多少人措手不及。　　“項城，西北的事情還是先放一放，畢竟無關大局，如今重點是定都問題。只要決定都城，項城宣誓就職大總統，他李瘋子還敢不聽大總統號令？到那時候，他要真敢這樣繼續瘋下去，咱名正言順的把他當‘匪’剿了，孫大炮也無話可說。”　　說話的是唐紹儀。南京臨時政府乃派出教育總長蔡元培為歡迎專使，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外交部次長魏宸組、海軍顧問劉冠雄、前議和參贊汪兆銘、參謀次長鈕永建、法制局長宋教仁、陸軍部軍需處曾昭文、步卅一團長黃愷元為歡迎員，偕同袁所派的代表唐紹儀前往北京迎袁南下，歡迎團的汪精衛、唐紹儀先一天到達北京。　　楊度也說道：“少川說得在理。正是因為南北久久不能統一，李瘋子才能趁機大肆擴張，毫無顧忌。”　　袁世凱點點頭，但是一想起孫大炮這樣堅持定都南京，又忍不住皺着眉頭說道：“到南京去就職，是想要我到他們的地盤上去做傀儡，我袁某人從來要自己做主辦事。與其做革命黨的傀儡，我不如做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這南京是萬萬不去的，你們看有什麼好主意可以對付？”　　唐紹儀一心巴望共和政府早登場，生怕再出亂子，於是勸道：“我看首都設在南京也不錯。南京龍盤虎踞，六朝舊都，明代的開基發皇之地，做首都是個好地方。只要權在手裡，到哪裡都不會做傀儡。”　　唐紹儀在與南方的談判中多次傾向共和，這是眾人皆知的事情。他的機心遠不及袁世凱，袁心中的名堂他如何猜得透！在南京與在北京大不相同之處，三言兩語也說不清楚。袁世凱望着唐紹儀，如果不是唐紹儀在南北談判中為袁世凱爭取大總統寶座不遺餘力，袁世凱早就開罵了，現在只是苦笑了一聲說道：“南京這麼好，乾脆你去那裡就任大總統好了。”　　這句挖苦話說得唐紹儀面色尷尬，竟不能再開口了。楊度在心裏謀畫了很久，總想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來。正在這時，一個貼身副官進來察報：“民政大臣趙秉鈞有要事求見。”　　袁世凱想起派他去迎接蔡元培專使團的，遂起身，對唐、楊說道：“我到隔壁去見見智庵，你們再幫我想想。”說著出去了。　　此時，北京內外城各商鋪懸挂五色旗，在車站支搭松彩牌樓。正陽門外，已經高搭彩棚，用翠柏扎了兩個斗大的字，一眼望去，左邊是“歡”，右邊是“迎”。大字兩旁，豎著兩面大旗，分別染了紅、黃、藍、白、黑五色，象徵五族共和。彩棚前面，左右站着軍隊，持槍致敬，還有老袁特派的專員，出城歡迎。　　城門大開，軍樂齊響，一面鳴炮十餘下。蔡元培專使帶領汪精衛、宋教仁等人入城。　　警衛隊六百人，專任“保護”。剛剛從袁世凱宅邸出來的趙秉鈞率領胡惟德、周自齊、王樹堂、顏惠慶、范源廉、蹇念益、汪榮寶等十三人為招待歡迎專使人員，殷勤備至。　　入城之後，賓館是早就預備好了的，也鋪排得精潔雅緻，幾凈窗明，不但賓館中的東西樣樣齊備，服務員的伺候，更是個個都很周到。外面還布滿了衛兵，對他們進行特別保護。　　當天晚上，就有很多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到來拜訪。蔡元培、汪精衛、宋教仁等，和他們見過禮，就說南方人民渴望袁公，希望袁世凱能早一天南下，早一天了卻大家的心愿。倒是前來拜訪的人，大多身負試探打聽的使命，都說北京這邊的人們心裏，是一定要袁公留下來的。還說如果袁世凱一走，北方沒人可依靠，未免生變。又說元、明、清三朝，都是建都北京，一朝遷移，會很不便；別的暫且不說，只說遼東三省、內外蒙古，就鞭長莫及、難以駕馭。　　雙方談話，每一句都離不開人心，其實全都是孫中山、袁世凱兩個人的意見。　　彼此談了一會兒，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不覺夜色已深，大家臉上都有疲倦之色，只好相互告別。　　蔡元培、汪精衛、宋教仁等人送走來客，早早洗漱休息。　　蔡元培正默默站在窗戶邊看着街道上提燈遊行的人們。他知道請袁世凱南下是一個極其艱難的任務，因此專使團把能想到的困難都一一預想了，甚至包括他們可能會被當作人質扣押於北京。但是，出乎意料，專使團到達北京后，受到了最隆重的歡迎。　　袁世凱的態度讓專使團成員有些精神恍惚。咸電中的威脅口吻人人皆知，北京也充斥着反對南下的輿論，難道這一切都是一場虛驚？　　北京的政治氛圍頓時顯得詭異起來。　　詭異的氣氛從專使團到達北京的第一天晚上，蔡元培就趕緊到了。　　北京城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對於什麼五族共和之類新名詞，似乎興趣不大，而對於戰事停止，能過過太平歲月，還是普遍擁護的，因此少不得鑼鼓喧天熱鬧一番。正在這節日的氣氛中，北京的市政廳通知各家商號住戶，舉行慶祝大會三天，與慶祝中華民國成立同時，對南京的五專使，表示歡迎。　　舉行提燈遊行，倒也使愛看熱鬧的北京市民引起了很大興趣。但什麼提燈遊行，卻還是破題兒第一遭，不甚習慣。所以除了各個商號不得不派出一名學徒或夥計前往參加以外，一般居民肯予參加的卻是寥寥無幾。至於擁擠在街道兩旁觀看熱鬧的人，就好比過“耍獅子、鬧龍燈”會的時候一樣，男女老少，擁擠不動，倒也十分熱鬧。　　在夾道圍觀的街道中心，零零落落參差不齊的遊行隊伍，拖着懶洋洋的步子陸續走過，在行列中，有人帶頭喊起口號來。不知道市政廳是怎麼布置的，口號內容不甚一致，有喊“中華民國萬歲”的，也有喊“我們要定都北京”的。　　這還是中華民國建國的第一年，儘管政府已經公布要把辮子剪去，但很多漢人由於習慣勢力，已經忘記滿人入關時強迫剃髮留辮的種種慘劇了，忘記拖在後面的辮子是民族屈辱的象徵了，對於這根“豬尾巴”反而戀戀不舍起來，不肯剪掉。因此，在遊行隊伍中就有些所謂“維新”的人，手裡拿着剪刀，看見誰的辮子還拖在後面，就悄悄替他剪掉。這一來，立刻在遊行隊伍中引起了一場混亂，有叫的、吵的、罵的、笑的……連圍在兩旁看熱鬧的群眾，也恐影響到自己，不由一轟而散。於是第一天的遊行就在爭吵叫罵聲中很滑稽地落幕了。

# 第四百一十五章 目無餘子

　　李想坐到頗具俄國風情的舊式沙发上，把電報和地圖攤在腿上。他的腦海里翻滾着西北大地的戰爭風雲。　　李想的雙眼通紅，一天一夜的攻城戰，戰士們沒有休息，他也沒有合過眼。蘭州戰場大局已定，他本該放鬆幾日了。但是，相對全國局勢而言，這隻是他對抗即將就職大總統的袁世凱第一步。　　桌子上放着一份電報，這是馬鴻逵的父親馬福祥領銜昭武軍的高級軍官，共同發出停戰求和的通電。　　蘭州一戰，李想從始至終堅持做兩種準備，用兩種方法解決蘭州問題：一是充分準備以軍事力量消滅一切敢於抵抗的敵人；二是在軍事壓力下爭取用和平方式改編一部分敵人。這樣可以避免戰爭的破壞和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同時，對於陷人窮途末路的馬福祥來說，也是惟一的一條光明出路。李想根據蘭州二馬的具體情況，準備軍事、政治雙管齊下，一打一拉分化二馬，迅速光復甘肅全境。　　現在，該是整天嘴上掛着“回民是回教，不是回族”的至理名言的馬鴻逵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屋外熟悉的腳步聲驚動了沉思中的李想。是林鐵長，張鳳�，井勿幕，張雲山，黃鉞等安西軍作戰指揮部的同志來了。在他們身後還有蘭州上層士紳名流劉爾�院退賾猩�望的回教阿訇王浩然。　　李想興奮異常，揚起馬福祥求和的電報說道：“西征之戰好比爬山，現在我們已經越過山坡，爬過山頂，最吃力的階段已經過去，戰爭形勢的新轉折已經到來了！安西軍完成光復整個大西北的任務中，再沒有嚴重的戰鬥，基本上是走路和接管的問題了。當然，要‘走’得好，‘接管’得好，也還要費一些周折。”　　蘭州決戰，殲滅了西北地區敵軍中戰鬥力最強的馬家軍主力，宣告了西北戰場決戰的勝利，奠定了西征的勝利基礎。　　“就要過年了，我們這片地方，如今還有一個新疆，一個青海沒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勁，在國內前拿下這兩個地方，好回家過年！你們看怎麼樣呀？”　　李想說出了安西軍全體指戰員的心裡話，但是他們知道，還有三天就過年了，就算剩下的只是走路和接管，也不可完成。所以大傢伙只是笑笑。　　王浩然在旁態度及其恭敬的說道：“安西軍在向蘭州挺進中，秋毫無犯，並嚴格貫徹執行安西軍和西北局制定的《團結回胞守則》、《對回民俘虜各項守則》，每個連隊都建立了民族政策宣傳組和民族紀律檢查組，教育全體指戰員時時處處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生活風俗習慣。對在固關、三關口、蘭州戰鬥中被俘的回民部隊官兵，嚴格執行俘虜政策，不殺、不打。不罵、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對傷病員給予醫治，凡願回家者均發給三塊銀元路費。尤其是對回民俘虜，讓他們另起爐灶，並可以禮拜念經。部隊所到之處，有力地戳穿了長庚和升允所謂革命黨‘殺回滅教’的反動宣傳，因此深得民心。”　　李想除了手裡有馬鴻逵之外，又物色素有聲望的甘肅伊斯兰教上層進步人士王浩然先生等人，就是為了傳達安西軍和平解決西北之誠意，規勸馬福祥認清形勢，棄暗投明。　　西北戰局除用戰鬥方式解決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決。西北地區甚廣，民族甚複雜，李想手下有威信的回民幹部又甚少，欲求徹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決，必須採用政治方式，以為戰鬥方式的輔助。現在佔優勢，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　　想到這裏，李想說道：“向馬福祥複電，對他們棄暗投明的行動，表示歡迎。電文如下……”他正聲念道：“廿七日電悉，諸將軍既願甘肅問題和平解決，殊堪欣慰，望督率貴部即速見諸實行，此間即告林鐵長司令。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蘭州與林鐵長接洽。特復。”　　李想說完頓了頓，又補充道：“力爭全部繳械，其次則爭取大部繳械，一部改編。總之，改編的部隊愈少愈好。”　　幾個人互相交換個眼神，都看出李想對回軍的深惡痛絕，馬家回軍在西北名聲狼藉，對於李想的這個決定他們沒有任何的意見，全力支持。　　“我們可以將馬福祥部與馬安良部分別看待，但問題的解決必須在前線。我的規矩向來如此，馬福祥不能獨異。馬福祥如欲解決問題，應速派代表至蘭州安西軍司令部找林鐵長司令接洽，如馬福祥能親來蘭州一趟，則更好。或派代表去，也必會歡迎，不會有任何危險。”李想說完向著帶着白帽大鬍子的老頭說道：“請王浩然先生速為轉知，以免誤事。又西北前線對河西走廊進軍的時間已很迫近，馬福祥代表應速來蘭州，不要再遷延了。”　　會議散去，剩下李想一個人坐在沙发上。　　夜，漸漸黑下了，窗外風凄厲地呼叫。　　“李帥！”湯約宛推簾進來，大約覺得自己太冒失，又笑了笑才說道，“南京臨時政府派出教育總長蔡元培為歡迎專使，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外交部次長魏宸組、海軍顧問劉冠雄、前議和參贊汪兆銘、參謀次長鈕永建、法制局長宋教仁、陸軍部軍需處曾昭文、步卅一團長黃愷元為歡迎員，偕同袁所派的代表唐紹儀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專使團已經到了北京。”　　“孫先生擺出這麼大的陣仗，是真想把迎袁世凱南下就職。”李想忍不住笑道。　　湯約宛知道李想在想什麼，因說道：“孫中山大總統接見了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來薩，對袁世凱的南下錶示出樂觀的態度。他們一起吃茶，長談很久。孫中山大總統對於袁世凱將於兩星期內來此表示滿意。他們從北京私下里了解到一些袁世凱的看法。他們說袁世凱本人不願意留在北京而且贊同遷都。他們說袁不願意公開講這些話，他們也不希望福來薩把這些話發表出去。當袁到來時，孫中山大總統表示將同他會晤，而且無論到哪裡去都要親自陪伴他，以防狂熱分子可能擲炸彈。他們的想法是袁氏來此將不帶衛隊，因此要靠革命黨方面負責保衛工作。”　　“真不是那裡吹來這麼不靠譜的謠言？”李想真是哭笑不得的說道：“袁世凱腦袋被門夾了，他會同意定都南京？”　　“這可未必，袁世凱不肯南下，他怎麼就職大總統？在北京嗎？為了這事，南北之間好不容易維持的和平局面，說不定就破裂了。袁世凱不得不三思。”湯約宛冷笑道，“就因為袁世凱即將成為臨時政府大總統，不少革命黨人覺得革命的理想並沒有實現，由此想起了在革命中死難的烈士，四川籍的革命黨人決定召開一個烈士追悼會，以排遣心中的幽憤。孫中山應邀參加追悼會，並以大總統的名義簽署命令，追贈鄒容、喻雲紀、彭家珍為大將軍，謝奉琦為中將。但是，章太炎帶到會場上的一幅輓聯，令追悼會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輓聯上寫着：‘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龍盤虎踞，古人之虛言。’章太炎意思是，南京臨時政府里全是些鼠狗之輩，南京更不是一個適合建都之地。如此激烈的內部對抗，令發起追悼會的革命黨人更感絕望：死者已經安置完了，活着的人怎麼辦呢？我們秘書處的人，決計不到袁世凱那裡去做官。鄧家彥因對議和非常不滿，一定要出去辦個報紙，反對袁世凱……”　　湯約宛忽然聽到微微的鼾聲響起，抬眼一看，李想疲憊的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他這两天真是累壞了吧。湯約宛拉一張干毛毯給他蓋上，然後悄悄的把門拉上，離開。　　天色微明，蔡元培早早的起來，振作精神，去見新當選的袁大總統。　　蔡元培帶了汪精衛、宋教仁去拜見袁世凱，名帖一遞進去，老袁馬上就出來迎接。雙方見過禮，分賓主坐下，說了幾句場面上的客氣話，蔡元培把孫中山的信函及參議院的公文送給對方。　　慰亭先生鑒：　　文服務竭蹶，艱大之任，旦夕望公。以文個人之初願，本欲借交代國務，薄遊河朔。嗣以國民同意，挽公南來，文遂亦以為公之此行，易新國之視聽，副與人之想望，所關頗巨。於是已申命所司繕治館舍，謹陳章綬，靜待軒車。現在海內統一，南北皆有重要將帥，為國民之心膂，維持秩序之任，均有所委託，不必我輩薄書公僕，躬親督率。今所急要者，但以新民國暫時中央機關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懷廟宮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則燕京暫置為閑邑，寧府首建為新都，非特公之與文，必表同意於國民，即凡南北主張共和及疾首於舊日腐敗官僚政治之群公，寧有問焉？至於異日久定之都會，地點之所宜，俟大局既奠，決自正式國論，今且勿預計也。總之，文之志願，但求作新邦國，公之心跡，更願戮力人民，故知南北奔馳，公必望其自暇。嗟乎！我輩之國民，為世界賤視久矣，能就民國之發達，登我民於世界人道之林，此外豈尚有所恤乎？公之旋轉之勞，消磨其盛年，文亦忽忽其將衰，耿耿我輩之心，所足以資無窮之方來者，惟盡瘁於大多數幸福之公道而已。公其毋以道途為苦，以為勉強服務者倡。公旗南蒞，文當依末光，左右起居，俾公安愉。俟公受事而文退。翹盼不盡。　　孫中山言辭懇切，但他提出的不宜建都北京的理由，僅僅是“勿任天下懷廟宮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這顯然單薄而牽強。　　袁世凱看完信，眉頭皺了起來，說：“我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南下，希望和你們大家一起共謀統一大業。無奈北方的局面，一時無法安定下來，只有把這裏的一切安排好了，我才能放心地離開。另外，我是一個快要滿六十歲的人了，自認為無論才華還是能力，都不足以擔當總統的重任，只希望共和國成立之後，做一個太平百姓，就已經很知足了。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要選擇我這老朽之人？而且還一再的催我南下？我就不信那麼大一個南方，竟然找不到一個比我更合適的人選！”　　聽他口氣，已是目無餘子。　　不過蔡元培是只知道搞學問的人，根本沒有聽出弦外之音，只是說道：“先生的名聲和威望，天下人都是很景仰的，這次當選，是眾望所歸，你又何必自謙？只是南方的軍民，很想一睹你的尊容。如果你不肯南下，恐怕他們會產生猜疑，以為你有什麼別的想法呢。”　　袁世凱頗顯為難的說道：“北方要我留着，南方又要我前去，苦我沒有分身法兒，可以彼此兼顧。但若論及國都問題，愚見恰主張北方哩。”這是袁胖子的定盤星。　　宋教仁年少氣盛，見袁世凱的虛偽表面，竟有些忍耐不住，便朗聲道：“袁老先生的主張，愚意卻以為未可。此次民軍起義，自武昌起手，至南京告成，南京已設臨時政府，及參議院，因孫總統辭職，特舉老先生繼任，先生受國民重託，理當以民意為依歸，何必戀戀這北京呢？”　　袁世凱揚眉掀髯，到是為宋教仁詞鋒刮目，不禁打起精神，微哂道：“南京僅據偏隅，從前六朝及南宋，偏安江左，卒不能統馭中原，何若北京為歷代都會，元、明、清三朝，均以此為根據地，今乃舍此適彼，安土重遷，不特北人未服，就是外國各使館，也未必肯就徙哩。”　　宋教仁毫不讓步地道：“天下事不能執一而論。明太祖建都金陵，不嘗統一北方么？如慮及外人爭執，我國並非被保護國，主權應操諸我手，我欲南遷，他也不能拒我。況自庚子拳亂，東交民巷，已成外使的勢力圈，儲械積粟，駐兵設防，北京稍有變動，他已足制我死命。我若與他交涉，他是執住原約，斷然不能變更。目今民國新造，正好藉此南遷，擺脫羈絆，即如為先生計，亦非南遷不可，若是仍都北京，幾似受清帝的委任，他日民國史上，且疑先生為劉裕、蕭道成流亞，諒先生亦不值受此污名呢。”　　宋教仁詞鋒厲害。袁世凱聽到此言，頗有些憤悶的樣子，正擬與他答辯，忽見外面有人進來，笑對宋教仁道：“漁父君！你又來發生議論了。”　　宋教仁側頭一看，是唐紹儀，起身答道：“少川先生，不聞孔子當日，在宗廟朝廷，便便言么？此處雖非宗廟朝廷，然事關重大，怎得無言？”　　看到唐紹儀，蔡元培等均起立相迎。　　唐紹儀讓座，笑道：“關於國都的問題，不妨改天召集國會時，由代表們投票表決。今日大家來這裏，無非是邀請袁公南下一行，何必為了別的事多費唇舌？袁公也應該考慮他們遠道而來，熱忱迎接，如果能擇日啟程，也不辜負他們的盛情。”　　袁世凱順桿就往上爬，笑道：“少川說的是，我應敬謝諸公，並謝孫總統及參議員推舉的隆情，既承大義相勉，敢不竭盡心力，為國圖利，為民造福，略俟三五天，如果北方局勢穩定，謹當南行便了。”　　說畢，即令設席接風，盛筵相待，推蔡專使為首座，汪、宋等依次坐下，唐紹儀做了主中賓，世凱自坐主席，自不消說。席間所談，多系南北過去的事情，轉瞬間已是日昃，彼此統含三分酒意，當即散席，訂了後會，仍由老袁飭吏送蔡專使等返至客館。

# 第四百一十六章 啟發

　　天色微明，一行人從黃河鐵橋北岸走來，重兵把守的南岸安西軍沒有多加阻攔，還有車馬迎接。　　馬福祥接到李想領銜的回電，以昭武軍家長的身份親身率領代表團過黃河來蘭州洽談。　　改為安西軍司令部的甘肅咨議局一樓會議大廳里，林鐵長揚起緊握的鐵拳對他們說道：“聽說你們有人想把隊伍拉到沙漠里和我們打游擊。告訴你們，那不是好乾的。鄂州國民革命軍是打游擊出身，如果真有人想在沙漠里和我們打游擊，那是自尋死路，非被殲滅不可！黃河天塹更擋不住我們的進攻。不要忘了，馬安良依靠蘭州雄城連一天的時間也沒能堅守。現在你們已走投無路，與革命作對，與人民作對，你們註定要失敗的！”　　聽了林鐵長的話，馬福祥只覺着羞愧難當，他手底下的人早已經喪膽，更不願意隨長庚和升允退往新疆，視沙漠為艱途，厭戰情緒不可逆，可說毫無鬥志。　　馬福祥無可奈何的放下身段，連連懇求說道：“無論如何，請司令長官多多給我們寬大！”　　在長庚身邊無間道很久的黃鉞看着馬福祥，經歷了辛亥，這老頭還是一點沒變，依然是一副“良回”的樣子，難怪會留下“回民是回教，不是回族”的家訓。他笑着安慰馬福祥他們道：“你們放心，革命軍是最守信用的，如今你們既然放下武器歸降人民，我們仍本寬大政策，既往不咎，願意接受你們和平解決甘肅問題的要求。”　　林鐵長也覺得剛才太不給馬福祥面子，板着的臉孔稍稍舒緩，說道：“所謂戰犯是戰了就犯，不戰不犯。今天你們是為接受和平而來，我們歡迎。這是我們革命黨人的政策，我們對光復甘肅，採取和平協議和方式，你們看如何？”　　林鐵長說完，遞給他們一份由安西軍參謀部昨夜起草的五項協議草案。不過馬福祥聽林鐵長剛硬的語氣，一點也沒有請他們商討的餘地。　　馬福祥低頭看起來，這五項協議的內容是：　　（一）所有甘肅省原清軍部隊迅速按照國民革命安西軍司令部指定地點集中，聽候處理。在此期間內，不得擅自移動。否則，發生任何衝突事件，國民革命安西軍概不負責。　　（二）甘肅省原清廷一切政軍機構、市政機關、公管實業、牧場。公共財產和建築及所有武器。彈藥、倉庫物資、公文、檔案等，立即造具清冊，聽候點交，不得破壞、隱藏、轉移、盜賣；所有監獄犯人，聽候接收處理；曾經逮捕監禁之革命黨人，不準殺害，應全數釋放交出；不接受共和之清廷官員，一律不準放走。　　（三）凡國民革命安西軍尚未到達之地區，原甘肅省當地軍政機關、部隊應負看管物資、維持治安之責，不得發生任何破壞損失事件。　　（四）在甘肅省原清廷軍隊方面執行以上三項條款時，國民革命安西軍方面保證甘肅省原清廷軍隊參加和談部隊全體官兵生命財產之安全。　　（五）為了切實執行以上四項協議，決定雙方在蘭州組織聯合辦事處，處理以上事項。該辦事處由九人組成，國民革命安西軍方面五人，並指定一人任主任；甘肅省原清廷軍隊方面四人，並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馬福祥等人看了五項協議草案后，喜出望外，感激萬分，他們沒想到李瘋子如此寬宏大量，給他們這麼高的待遇，當即表示完全接受，堅決遵守以上協議的內容。　　雙方先後在和平解決甘肅問題的協議書上正式簽字。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喜慶場面，被新華社記者攝入新從美國進口的電影攝影機鏡頭黑白膠片中。　　消息很快傳開，蘭州轟動了。　　安西軍兵士立時狂歡雀躍，高叫“萬歲”，黃河畔一片雷鳴似的歡呼聲，唱歌聲，快樂的人們不分彼此，擁抱着，舞蹈着，西北的蘆笛聲、馬琴聲在蘭州的上空四處飄蕩。　　從安西軍司令部到各軍營地，俱都大設筵宴，多日惡戰累極了的軍士們舉酒相慶，酣飲暢食。　　司令部里，李想為首，馬福祥等受降將領與王浩然等蘭州名流也列席在傍，卻是林鐵長等安西軍將領相陪，真箇觥籌交錯，歡聲笑語，呈現出一派和和睦睦、親密無間的景象。　　同一時間，唐紹儀率領一批人來到賢良寺，與南京專使團正式會談。　　昨天，袁世凱用最隆重的禮節，打開正陽門來歡迎蔡元培等人。袁世凱對這些客人不再談到拒絕南來就職。唐紹儀今天來，就是鄭重其事地商討擬定袁世凱離京的日期，規劃南下的路線及臨時休息的落腳點。　　唐紹儀微笑着說道：“項城打算由京漢線南下，先到武昌和李大帥、黎副總統見一面，然後換乘輪船到南京就職。”　　他的這種態度使來迎的專使們鬆了一口氣，認為袁世凱基本態度已有改變。　　蔡元培笑盈盈的也把南京城裡住所的安排作了說明，又帶着歉意地說道：“袁大總統內眷多，目前南京臨時政府所在地原兩江總督衙門裡面房子可能不夠，先將就着住，以後再專款修造。”　　同時，他心裏恐怕是認為袁世凱的軟化是怕南京方面翻臉，採取新行動，或挽留孫中山先生留任，或另行改選一位新總統。　　其實袁世凱葫蘆里究竟賣什麼葯，誰也不知道。今天讓唐紹儀召集談話會，且把自己南行的路線提出來讓與會人士研究，蔡元培等人放心了。於是又商量就職典禮定在哪一天，請哪些外國公使參加等等。雙方談得很順利很投機很融洽，毫無一點芥蒂。　　專使團里五位專使，除汪精衛見過袁世凱外，其他四人過去都未與他謀過面。他們長期為一介平民，對前清官場，對袁世凱多少有些敬畏。這两天來親見袁平易近人，態度誠懇，唐紹儀及其助手們也都謙和有禮，很好說話，專使們的心裏裝滿了好感。　　會議在各自的歡喜中結束。　　蔡元培等人在回賓館的路上，天已擦黑，他們再次碰上提燈遊行的隊伍。　　市政當局唯恐仍然發生昨天的滑稽情況，所有參加遊行的隊伍，沿途有人保護，決不隨便代剪辮子。遊行隊伍召集不起來，事前又派警察挨門挨戶前去通知。在這樣再三號召保證之下，晚上的遊行仍然按時舉行。隊伍在全市各個大街上經過，但遊行有兩個最後目的地，一個是東城的石大人衚衕，因為袁世凱的臨時府邸從錫拉衚衕搬到了那裡；另一處是煤渣衚衕五專使的招待所。　　本來遊行的目的是慶祝與歡迎，但因夾雜有“建都北京”的口號，聽到五專使的耳中，那就另有一番感覺了。　　蔡元培等抵達北京后，北方的一般輿論都對袁世凱南行就職不予同意，甚至有認為袁的南行是自投羅網，使蔡元培等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袁世凱個人的態度雖然樂觀，但其他方面的空氣則和南方的意見完全相反。　　蔡元培等返至客館。　　宋教仁忽然道：“鶴卿先生，你看老袁的意思，究竟如何？”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為人忠厚和平，他聞言徐徐的答道：“這也未可逆料。”　　宋教仁又與身邊的汪精衛說道：“精衛君！你看老袁的行動，便知他是一步十計，今日如此，明日便未必如此了。”　　宋教仁見識甚明，這也埋下為袁世凱所忌遭刺的根源。　　蔡元培非常書生意氣的說道：“他用詐，我用誠，他或負我，我不負他，便算於心無愧了。”　　純是忠厚人口吻。宋教仁暗自搖頭嘆息，明面上卻說道：“精衛君！蔡先生的道德，確是無愧，但老袁狡獪得狠，恐此番跋涉，未免徒勞呢。”　　早以與袁世凱有默契的汪精衛一笑而罷，不置可否。等到夜膳以後，閑談片刻，各自安睡。　　同一時刻，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曾在地安門黃城根他的公館里召集薑桂題、曹錕、楊士琦、楊晰子等人談話。　　大家陸續到齊以後，分別就座。大家首先談的是遷都南京問題。先由袁克定把南京政府的情況簡單作了一番介紹，最後說到：“南邊堅持要大總統南下就職，大總統要走，兵權就得交給別人。聽說王芝祥要來當直隸都督。大總統只能帶一標人去作為衛隊，至多也不能超過一協。其餘的人恐怕都要裁汰調動。”　　袁克定說到這裏大家都很動容，因為這是直接影響個人前途出路的事，這般人久跟着袁世凱，本不願再跟別人，何況王芝祥是在廣西鬧革命的呢，王雖是北方人，但既是南京政府派來的，總不能跟自己一條心。　　“南京經過太平天國一場戰亂，早已房倒屋塌，那裡有北京多年國都這麼方便現成呢！”　　“這是南蠻子的調虎離山計，目的不外是把大總統騙到南邊軟禁起來，說不定還許下手給害了呢！”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嚷嚷了半天，可是誰也想不出個正經主意。　　袁克定忍不住加重語氣道：“難道大清皇上遜位，北洋軍官也要遜位嗎？”　　袁克定說這句話的時候，把兩個眼珠子緊緊地盯住薑桂題，希望薑桂題能夠首先有所表示。袁克定這樣期望着薑桂題，是因為薑桂題本來隸屬宋慶的老毅軍，在中日戰爭時，薑桂題把守旅順。旅順失守，薑桂題棄職潛逃，清政府本來宣布要將他按軍法從事，一經逮獲，就地問斬。幸虧袁世凱替他求情，才准予革去一切恩賞頂戴，戴罪圖功，在袁世凱的軍前效力。因此袁克定覺得對姜有恩，希望他能感恩圖報。不料薑桂題嘴裏嘟嚷了半天“這個光景……那個光景……”始終沒有說出一句整話。　　袁克定一堵氣，忍不住了，說道：“我看，咱們先把那些專使嚇回去再說。”　　看着袁克定“啟發”了半天，大家還是沒有人吭聲，於是一直沉默的被北洋笑為傻子的曹錕咳嗽一聲，等所有人的目光彙集在身，才慢悠悠的說道：“我想這件事他媽的好辦。只要去幾個人把專使的住處一圍，一放槍，大伙兒嘴裏再嚷嚷：‘宮保要走了，我們沒人管了’。只要咱們一嚇唬，他們就得跑。”　　袁克定聽了，忍不住多看了傻子不傻的曹仨一眼，不住點頭說道：“只要你們一鬧，把他們嚇跑了，那就好辦了。到那時候，外交團也能出來說話，不放總統南下。這樣建都北京就不成問題了，王芝祥也不敢來接直隸都督了。”　　這樣大家才紛紛發言，不外乎大家永遠跟着總統這類的話。最後決定在三天慶祝民國成立的提燈遊行的最後一天，也就是明天照計而行。　　袁克定還拍着胸脯告訴大家：“我會通知陸建章叫執法處決不干涉這一行動，你們放膽去干。”

# 第四百一十七章 失控

　　蘭州。　　安西軍司令部，觥籌交錯，歡聲笑語，呈現出一派和和睦睦、親密無間的景象。　　“李帥，”馬福祥乘着酒興，見年輕的過分的李大帥高興得臉放紅光，因道，“犬子馬鴻逵十八歲入甘肅陸軍學堂學習，期間參与反清活動，秘密加入同盟會，被清軍逮捕入獄。經下官奔走，保釋出獄。其後他與一幫同學在武昌測繪學堂學校繼續學習，聽說他也參加了武昌首義，也在此次西征之列，下官想……”　　往常這些時候，馬福祥是不會這麼冒失，往往比官場老油條更會做官，但是今兒，他卻沒有半點拍上官馬屁的意思，只是想着一件事情，他寶貝兒子就在安西軍里，就在蘭州！從鄂州到隴西，經歷了辛亥風雨，趟過了屍山血海。他將馬福祥送到武昌測繪學堂讀書，他不是李想那樣的穿越客，怎麼也想不到辛亥年會在武昌首先捲起連天地血雨腥風，更與北洋展開一場動搖山河，改朝換代的惡戰。要是知道這個，他也不會將這個寶貝兒子送到武昌去！當日湖北革命軍戰事不利的消息一個個傳來，馬福祥不知道暗暗嘆息了多少次。　　現在馬福祥已經向李想遞上降書，耐不住就打聽起來。　　“嗯。”李想聽得極專註，見馬福祥一副苦苦期望的樣子，微微一笑，手抬着指向大廳門口。　　馬福祥心頭一震，輕輕轉頭。就看見大廳門口，站着個人。只見這小子又黑又結實。摘下軍帽夾在胳膊彎，滿腦門子大汗。站在那裡身姿筆挺，如松樹一般。除了馬鴻逵還能有誰！　　“老爹……”馬鴻逵撓撓腦袋，不知道該行軍禮還是乾脆跪在老爹面前哭。要說不記掛這個老爹，不記掛家人，那是說謊。幾次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衝鋒陷陣，身邊子彈呼嘯而過，當時想着的，除了完成任務，也就是自己的家人！鄂州革命軍的軍旅歌曲《說句心裡話》，《十五的月亮》等，只要唱起來，眼淚就止不住的流。　　馬鴻逵想到這裏，大步上前，撲通一聲就跪在馬福祥面前：“老爹！”　　馬福祥坐在那兒，面容上什麼表情也沒有。李想還在心裏暗贊這老頭子就是沉得住氣兒，就見一句話也不說馬福祥，就在那裡撲簌簌的掉眼淚。　　李想和大傢伙兒在邊上瞧着，也覺得心裏面泛酸。　　“大帥！”管家小妹飛奔進來喊道，“北岸的漢軍和回軍已經失去控制，自行潰散，游兵散勇四處搶劫，亂打槍炮，鬧得不可收拾！”　　聽到這話，李想、林鐵長、張鳳�等人都是一怔，住了酒，都把目光盯向還沉浸在天倫之樂的馬福祥。　　雖然馬福祥簽字的五項協議已經送過黃河鐵橋，但長庚與升允領頭的少數反動頑固分子，不甘心清王朝的覆滅，四處活動，惑亂人心，企圖從中破壞甘肅問題的和平解決。他們利用絕大多數官兵是本地人，最怕離鄉背井的特點，到處造謠說：“甘肅軍隊起義后，要全部被安西軍收編，然後開拔去打新疆。”　　這句話，使早就厭戰戀鄉，之前拒絕同長庚、升允退守新疆，視新疆絕域為畏途的清軍殘兵敗將大失所望。　　加上謠言又說：“李瘋子一貫先甜后苦，以後還要追究軍官們的罪責，凡是帶‘馬’姓的回回軍官，一律按馬匪處置。”　　一時間，黃河北岸的清軍內部謠言四起，人人自危。軍心浮動。士兵們先是三個五個地逃，後來成排整連地跑，最後終於全軍潰散。潰散以後，士兵們像脫了礓繩的野馬，跑得到處都是。僅一個小時時間，近萬人之軍不擊自潰。　　此時黃河北岸內槍聲不絕，人喊犬吠，更是一片混亂。在混亂之中，一些散兵趁火打劫。　　在蘭州黃河北岸內滋事惑眾，活動最猖狂的是馬安良僅剩的親兵營和傳令隊。這些傢伙是隨着馬安良唯一逃出來的部隊，思想反動頑固，武器裝備精良，多數成員是馬安良從老家甘肅河州招來的親信，是一支經過嚴格挑選和訓練、忠於馬安良的反革命別動隊。親兵營和傳令隊的反動軍官們，堅決反對昭武軍通電起義求和，主張與李瘋子打到底。他們對帶頭通電起義，在五項協議簽字的馬福祥，極端仇視，開會密謀，決定殺掉馬福祥在昭武軍的親信，接管昭武軍，把部隊拉到河州繼續和李瘋子作戰。　　只是誰也沒有想到，任他們機關算盡，但是已成為驚弓之鳥的昭武軍被兩個謠言，嚇得做鳥獸散。　　在這種危機四伏的情況下，和馬家軍有一份香火情的王浩然站出來說道：“昭武軍已散了，局面已無法控制，請安西軍迅速渡過黃河。平定騷亂，解除危機，拯救蘭州黃河北岸百姓，保護國家財產。”　　此時，馬福祥不得不急道：“北岸部隊已形成崩潰現象，官不能管兵，到處發生搶劫情事，請即令李大帥速派兵渡過黃河，以安定人心。”　　李想緊張地思索着，許久許久沒有言聲。考慮到昭武軍與安西軍在雙方簽訂協議前，已先後自行開始潰散，蘭州清軍回軍殘部也四處逃散。因此，他說道：“甘肅省原清軍方面已無力執行協議條款，我軍也不能按協議條款處理清軍，故立即撤消了原準備在明日由新華社發表協議全文的決定，同時命令黃鉞一部連夜渡過黃河。”　　夜，風雪交加。　　黃鉞率領兵團，由西關黃河鐵橋過黃河。　　此時，黃河北岸槍聲不斷，軍庫被搶。黃鉞以部分兵力解除了精銳軍殘部武裝，敵一加強營向河西方向逃竄，被我追殲消滅，蘭州黃河北岸得以迅速安寧。　　信陽。段祺瑞的第一軍行轅。　　段祺瑞與李想在湖北一戰可以說是灰頭土臉，但是糾集北洋將士聯名上書逼宮，擁袁世凱上位，雖然不光彩，可總算是大功一件，地位算是穩固了。　　現在袁世凱正在與孫中山爭都，光嚇唬一下蔡元培還不夠，還得嚇唬一下南邊的主戰派。　　根據袁世凱這一指示，段祺瑞和幕下第一謀士徐書錚決定發起襄樊戰役。　　從此時戰局形勢來看，襄陽對於李想甚至整個南方革命黨人來說都是特別重要的，它甚至超過潼關和武勝關。它是川、陝的屏障，武漢的後院，防守長江的前哨陣地。李想要是丟了襄陽，不只他的武漢後方會受到威脅，而且北洋軍一旦控制了襄陽，便於從長江中游南渡湖廣，西進川陝。這對整個南方主戰革命黨人都是震懾。　　段祺瑞召集第一軍將領開會。像往常一樣，段祺瑞軍容齊整、正襟危坐，用犀利的目光環顧四周，見一張張熟悉的面孔都已到齊。　　段祺瑞直截了當的道出了他的打算：“下一個戰役，向襄樊、老河口行動，先偵察情況，看準后突然捕捉守敵圍殲之。”　　段祺瑞的智囊徐樹錚分析了敵我情況，說道：“我要破破例，撇開大山，從山下走廊直搗西門，攻破襄陽！”　　襄陽是一座歷史名城，依山而建，地形險要。襄陽北面與樊城隔漢水相望，城南群山聳立，易守難攻，素有“鐵打的襄陽，紙糊的樊城”之說。歷來兵家認為，欲奪襄陽必先奪南山；山存則城存，山失則城亡。與北洋軍的對峙期間，鄂州革命軍在城南羊枯山、虎頭山、十字架山等制高點，構築了大量堡壘據點工事，並在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開闊地帶，密布地雷，構成堅固防禦體系，居高臨下，憑險據守。鐵打的襄陽，可以說固若金湯。　　任憑膽大的段祺瑞也倒吸了口氣，未語。歷史上，打襄陽都是先奪山後攻城，襄陽的天然地形是穩當的攻城之道。不過段祺瑞畢竟是之兵的北洋名將，仔細想想，不禁對徐樹錚“撇山打城，主攻西門”的膽大包天的作戰方案報告，嘆為觀止，很是讚賞。或許能成就李想打蘭州一樣的奇迹也未可說呢？　　段祺瑞為此滿臉是笑的道：“襄陽已在我掌中了！又錚，真乃我的智囊也！”　　李純敲打着桌子，笑道：“想不到這裏也有個‘徐瘋子’，和李瘋子有得一比，也是個下險棋的高手嘛！”　　段祺瑞當即拍板，說道：“完全同意作戰方案，趙倜的主力被鉗制在周家口一線；對南陽周全已派兵前往監視和阻擊，十天內援軍保證到不了襄陽，後顧之憂可完全解除，望各部按計劃加緊攻擊。”　　徐樹錚接命即動，立刻進行戰鬥布置如下：　　第一軍第十八協一部攻佔琵琶山、真武山，集中主力於西門實施主要突破；第十七協待命插入東關，鉗擊敵人；第十六協為預備隊；第十五協和第十四協繼續佯攻南高地，迷惑、牽制敵人。　　段祺瑞最後命令北洋第一軍各部隊，襄樊戰役不獲全勝決不罷休，不完成三項任務不算全勝：一，抓匪軍萬名俘虜；二，繳獲新式武器鐵王八；三，活捉襄陽守敵劉經。

# 第四百一十八章 臨危

　　兩輛式樣還非常原始的灰綠色運輸車，經歷了戰火的洗禮，車頭長鼻子發動機蓋像生了癩瘡似的剝落許多漆皮，如今在全世界也只有李想有兩輛這樣的聯合拖拉機地盤改裝運輸車。車子發出“吭吭哧哧”地噪音從設在蘭州張掖街國民革命安西軍總部門前啟動了，又帶着“吭吭哧哧”地噪音駛出了蘭州的洋灰馬路，拐上通往陝西的官道。　　前面一輛敞篷的，坐的是負責警衛的金鷹衛。後面一輛帶篷的，車廂里是李想和湯約宛幾個女機要。　　襄陽事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當時李想只是簡短乾脆地說了一句：“我們走。”　　李想戴頂釘着青天白日徽章的大檐帽，帽檐投下的陰影中兩道給人印象深刻的錚錚劍眉，一雙不大的眼睛似睜不睜，對車外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大地似乎全無興趣，對車身的顛簸好像也無動於衷，就這樣沉默的裹件黃呢大衣，倚在車欄上。這是一張瘦削、清秀、白凈，看上去非常年輕，甚至可以說年少的娃娃臉。這也是一張看上去城府很深，使人難以捉摸的臉。這是一張走在大街上，若不是他的名字人們會認為是平淡無奇的路人臉。這也是一張讓他的敵人恨之入骨――簡直就是面目猙獰的臉！　　此刻，車輪在轉，李想腦子里那個車軲轆也在轉。到不是考慮襄陽的問題，曾高和李西屏全部坐鎮武漢，他們能應對，他回去只是為了更好的安定人心，他現在考慮的事情，是出發之前發生而一個小插曲。　　黃鉞率領部隊跨過黃河，佔領黃河北岸廟灘子，迅速平定失控的清軍，但是長庚、升允、馬安良這些主犯一個也抓到，反而抓到幾個小東洋。　　這幾個小東洋自稱大谷光瑞探險隊，而且已經不是第一次西域探險，是第三次。這些傢伙光棍的全交代了，這些小東洋以為李想像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一樣好忽悠，李想一眼就看穿他們的心、肝、脾、肺、腎！大谷光瑞探險隊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先遣隊，同時以考古為名盜取中國文物為實，反正沒什麼好事。讓李想驚訝的是，小東洋的觸角這麼快就深入西域，比他的動作還快還早！　　大谷光瑞探險隊第三次中亞探險，開始於一九一零年，是在前二次的基礎上進行的。首先，橘瑞超隨大谷光瑞遊覽了歐洲各國，做準備工作，先後會見了英國的斯坦因、瑞士的斯文・赫定、法蘭西的伯希和、德意志勒柯克等著名的西域中亞探險家，從他們那裡得到了各種有關中亞西域的最新情況和知識，為以後的考察活動作充分準備。　　一九一零年八月，橘瑞超攜雇傭的僕人、英國人霍・布斯，經俄國聖彼得堡，座火車進入西伯利亞，再進入我國新疆。他首先到吐魯番，進行了一個月的發掘。到了十二月上旬，便讓霍・布斯攜帶吐魯番的發掘品前往庫車等他，而他本人則又去上一次發現“李柏文書”的古樓蘭，偷偷不顧對文物的破壞性發掘剝取了孔雀河樓蘭遺址王陵壁畫。　　一九一一年二月，他又從且末出發；由南往北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然後考察了喀什、和闐這些《大唐西域記》記載的西域千年古城。　　正在這時，由於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形勢發生較大的變化。大谷光瑞也長時間沒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了，很是着急，便決定於同年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尋找。　　吉川經上海、武漢、蘭州，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五日到達敦煌。那時候的李想還在湖北打生打死，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一件微末小事。　　吉川小一郎也不是什麼好鳥，在敦煌期間，一方面向新疆各地拍電報、一方面派人尋找橘瑞超，一方面又乘等待橘瑞超的機會在敦煌進行盜寶活動，在敦煌先後通過各種手段騙購得到了一些寫經、文書並盜取了幾尊彩塑，又拍攝了敦煌千佛洞的部分洞窟。　　（筆者按：一九零零年的某一天，莫高窟的掌教王圓錄道士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打開了秘藏千百年的“藏經洞”，許多珍貴無比的文物終於重見天日了，但是清王朝的無所作為，加之王圓錄道士的愚昧無知，使這些珍貴的文物遭到了西域探險的洋鬼子肆無忌憚的掠奪和盜劫。一九零五年沙皇俄國的奧勃魯切夫來到莫高窟，以六包日用品為誘餌，騙取了一批珍希文物。一九零七年，英國人斯坦因，僅用數十塊馬蹄銀，劫取了約一萬多卷，同時還有佛教綉品和佛畫五百多幅，現藏於大英博物館；一九零八年法國人伯希和盜走文物六千多卷，現在藏於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一九一一年十月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的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盜走約九百餘卷。近代西域文物損失的價值，無法估量。）　　此時橘瑞超也正由新疆的若羌裝扮成維吾爾人向敦煌進發，在路上碰到了一位從敦煌回來的維吾爾人，知道了一個日本人在敦煌正在尋找另一個在羅布泊一帶的日本人的消息，並帶有書信，橘瑞超看到信後知道正是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找他的消息。於是橘瑞超便急忙向敦煌趕去，與在那裡的吉川會合。　　在敦煌他們分別又從王道士及其他人那裡買到一些敦煌寫本。王道士將自己私下藏匿的部分文物賣給了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兩人在敦煌活動了一些時間，由於此時藏經洞早已是一個空洞，加上大谷光瑞又一再要他們回國，同時他們二人的工作作風與習慣、個性等均不是十分合作，因此分道行動。吉川前往蘭州，橘瑞超前往青海。在青海橘瑞超又收到國內的電報，要求他馬上中止活動回國，於是他只好回頭，趕上吉川一起到蘭州，吉川決定取道青海入藏，橘瑞超則準備前往寧夏，繞道北京，然後回國。　　不過，這些小東洋人倒霉，在蘭州恰在他們來到的時候城破，更倒霉的是碰上了李想。探險本來就是高危職業，死人很正常，所以李想也就悄沒聲息的挖個坑把他們全部埋了，大批的文物全部收回，打包運回武漢。　　日本大谷探險隊的三次中亞考察活動，與其它各國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俄登堡等考察團不同，大谷探險隊的人員構成本身不是學者，更是對考古學一竅不通，而且他們考察的範圍也過於廣泛，他們所發掘的東西由於沒有很好的記錄，也不是科學發掘所得，加上很大程度上是以盜寶為目的進行的，因此資料意義與價值大大降低，對古迹古物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襄陽。　　城外嚴嚴密密圍着重兵。北洋大軍兵臨城下。　　軍情緊急，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不成功即成仁。劉經想到這，命令衛兵緊閉門窗，開始草擬給鄂州軍事委員會的電報：“……堅忍鎮定，團結軍民，嚴明賞罰，誓以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期達固守待援之使命。”　　門開了，趙又誠疾步走了進來，匆忙地對劉經說道：“老劉，城外沒有動靜，不妙啊！”　　跟在趙又誠後面進來的參謀長隨聲附和：“會不會是北洋軍今晚要攻城？”　　話音剛落，屋裡所有人只覺得頭懵地一下，似乎屋頂向他們壓來。就在剎那間，大地齊鳴，震天動地。　　趙又誠急吼吼的喊到：“真的攻城了！”　　劉經丟下筆跑到窗戶邊猛的一下把窗推開，對着窗外衝天的火光，罵道：“媽勒個必，老子還沒見過這種陣勢，簡直是瘋了！”　　趙又誠一步跨上前，擠到窗口邊說道：“上當了，北洋軍攻的還是西門。”　　巨大的轟鳴吞沒了一切聲音。　　劉經搖通了西城守軍的電話。城防仍在，只是形勢很緊。　　“你看我們兩個，哪個到西城看看去？”劉經放下電話問道。　　趙又誠明顯很不耐煩用鞭子地敲着靴子上的馬刺說道：“讓我們上前線去看看。判斷戰局的唯一辦法就是去看實戰部隊。走吧。”　　劉經同意。兩人快步出了司令部，走到十字路口，聽到不遠處有槍聲大作。那邊驟然響成一片的槍聲讓他的內心如焚。也不知道那邊的戰事如何了。是否還能夠抵擋住北洋軍一波接着一波的進攻浪潮。　　“我上那兒看看，”趙又誠指着槍聲最激勵的方向簡潔地說，“走吧。”　　當到達西城附近時，炮彈從他們頭頂呼嘯而過，其他人猛地卧倒在地，然而他們倆個眼盯着破壞景象毫不在意爆炸。　　猛然之間，劉經只感覺到兩聲短促劇烈的爆炸后炙熱的氣浪突然橫掃而來，儘管被震得暈暈乎乎，他還是能夠直接真切的感受到那股擴散衝出的夾雜着火焰的熱浪。　　“我們都在這兒。”劉經指着防禦工事扯開嗓門吼道，“我們團結一心，就一定能守住襄陽。”　　西城附近的革命軍戰士為他們的臨危不懼所震動。這不是虛張聲勢。他們僅僅筆直站立，鎮靜自若。其他人敬畏劉經和趙又誠的這種形象，在每次炸爆時也都不再退縮。

# 第四百一十九章 兵變

　　北京，吉祥大戲院正在上演時下京師最走紅的花旦梅蘭芳的《宇宙鋒》。　　梅蘭芳今年才十八歲，卻有十一二年的戲齡。他身材窈窕，扮相俏麗，祖傳的絕技再加上本人的聰慧勤奮，使得他年紀輕輕便已壓倒群芳，在京師菊壇旦角界獨步一時。一曲《宇宙鋒》真正唱得甜潤清亮、纏綿婉轉，這幾個南方籍的專使在台下聽得如醉如痴。三十歲湖南才子同盟會才俊宋教仁眼睜睜地盯着台上那個如弱柳嬌花的旦角，他簡直不能理解，一個大男人怎麼會比一個美女還要妖媚迷人！　　正看得出神，就聽到東北方面轟、轟……幾聲炮響，有的人還在猜疑“這大概是禮炮吧！”戲園子里突然嘈雜起來，只聽得有人大聲說了句：“不好了，鬧兵變了，丘八們要打進戲園子來了！”　　就這一句話，把大家弄得驚慌失措起來，紛紛離席向太平門奔去，吵鬧聲、哭罵聲、喊叫聲混在一起，好端端的戲園子如同來了瘟神，遭了火災，老闆在台上苦苦哀求他們安靜，坐好，但沒有一個人聽他的，戲園子里亂得一塌糊塗。　　坐在前排的專使團起先還想保持點威儀，坐着不動，忽然外面人呼馬叫，響動更大了，接着是槍聲彈聲，房上瓦片的爆裂聲，還有牆壁坍塌的聲音，他們幾個人都眼看越來越不行了，心裏也慌起來。陪着看戲的唐紹儀一面穩定他們的情緒，一面吩咐擔負保衛職責的巡警們務必保護專使們的生命安全。五六個巡警架起亮晃晃的刺刀，大聲地在前後左右吃喝，把擠在旁邊的聽戲者趕開，護送他們出了大門，又送上馬車。三輛馬車上分坐着唐紹儀和蔡元培等五位專使，每輛車上再加派一個荷槍實彈的巡警。車夫揚起鞭子，馬車離開吉祥大戲院向賢良寺奔去。　　此時還不到九點鐘，街上便一點燈火也看不見了，漆黑得如同天地都死去了一樣，坐在馬車裡的專使們心裏都忐忑不安。突然，他們看見前面不遠一處有一堆亮光。再向前走十幾丈后才看清楚，不知從那裡擁出許多拿着火把的軍人，口裡嚷着：“宮保要走了！”　　“我們沒人管了！”　　“搶哇！”　　“……”　　在兵隊嘈雜聲中，不斷夾着槍炮聲，隨後就有隊伍向大街上的金店、銀號、當鋪……分頭擁去，其它鋪戶看見形勢不妙，紛紛關門上板，街上的遊行隊伍、觀眾都呼的一聲散了。哭的、喊的、尋找子女的，被擠倒在地上高呼救命的……亂成了一團。　　火光照出三四十個人來，一個個身上穿着凌亂的軍裝，手裡拿着刀槍棍棒，凶神惡煞地敲門打戶，高聲喊叫：“有值錢的傢伙都扔出來，老子要破門殺人了！”　　喊聲中，只見窗戶里不時拋出些東西來。有一家當鋪門被撞開了，裏面傳出慘痛的呼叫聲。專使們目睹此情景，嚇得毛骨悚然。　　唐紹儀忙對車夫說：“左轉，向左轉，從那個小衚衕里穿出去！”　　三輛馬車駛進一個只有丈把寬的小衚衕里，天又黑，路面又不平穩，馬車東拐西扭顛顛簸簸的，專使們坐在裏面，好像五臟六腑都要從喉嚨里湧出來似的。還沒走出一里多路，又見一隊人群，比剛才的人要多得多。他們中許多人的胳膊里挾着包袱，肩膀上扛着箱子，又對空放槍，哇哇亂叫。顯然這也是一批已飽掠財物的兵痞子。　　“真的是鬧兵變了！”蔡元培神色不安地對坐在身邊的唐紹儀說。　　“這兩個月來北京城就沒有安定過。”唐紹儀的嘴巴也有點抖。“這两天因為專使們來，已派了幾千個巡警加強警戒，都沒有壓住。不知這又是哪一部分的兵在鬧事。”　　唐紹儀邊說邊指揮馬車夫再拐彎。沒有走多遠，又遠遠地看見一隊敲門打戶亂喊亂叫的兵痞子。馬車夫趕快避開。這一行車隊在漆黑一團的衚衕小街里轉了一個多小時，碰見了七八起明火執仗打家劫舍的兵變隊伍。犹如行走在深淺不明死生不測的魔窟中，專使們時時刻刻都在心驚肉跳。好容易回到賢良寺，一個個早已面色慘白，氣喘咻咻。唐紹儀說了好多句抱歉的話后，告辭走了。　　正慶幸終於逃離了險境，誰知外面又是一陣喧鬧響起。隔着窗欞看時，一群歪戴軍帽斜背刀槍面目猙獰的人，舉起煙霧騰騰的火把，站在矮牆外的大門邊。“開門，開門！”兇惡的喊叫聲伴着沉重的敲打聲，專使們聽了直嚇得氣都不敢出。　　只聽外面有人在吼：“這裡是南方來使住的地方，兄弟們不要��唣！”　　又有人說道：“什麼南使不南使！越是南使，我們越要打他。”　　還有人在問：“為什麼呢？”　　很多人雜七雜八的道：“袁大人要到南方去了。北京城裡橫豎是沒人主持局面，我們就盡情地鬧他一場吧！”　　蔡元培嚇得直冒冷汗，說道：“聽口氣，好像是要同我們作對。”　　宋教仁說道：“我們只有幾個人，如果他們沖了進來，那如何對付？隔壁是座教堂，那裡有洋兵保護，亂兵不敢進去，趕快到那裡躲一躲，天亮之後，想辦法去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此地近着老袁寓宅，我就去請他出兵平亂，老袁總不能抹臉對人。”　　……　　兵變發生時，袁世凱的幕僚們正在迎賓館里吃飯。突然聽到響聲，幕僚們以為臨近年節市民在燃放爆竹。在判斷出這是來複槍的聲音后，大家紛紛跑到賓館大廳詢問出了什麼事。　　袁世凱時亦下樓，見火光燭天，須臾電燈忽然熄滅，袁世凱表現驚惶失措之狀，問：“西直門外情況如何，西直門已否關城？”　　袁世凱其實也有點忐忑，禁衛軍四大旅大多為旗人，除馮國璋帶去一部分外，均駐在西苑，時傳不穩之迅，恐其一同嘩變。　　此時宋教仁找上門，袁世凱還沒來得及開口，曹錕一身戎裝革履，推門而入，見袁世凱請一安，道：“報告大總統，兵變之事，已……”側身見宋教仁，瞪着眼睛，停頓一下，“卑職請求帶所部去彈壓兵變。”　　袁世凱對他命令道：“你要調度好自己的軍隊，必須守衛好自己的防衛地帶，切不可擅離防地去打兵變，只要你們守好自己的駐防地區，不叫變兵進來，北京城就亂不了。對付變兵，我自有辦法。”　　“為什麼不派兵鎮壓？”宋教仁急急問道。　　“宋先生，如果不把兵變的原因找出來，只怕派出去的兵也會跟着兵變。”袁世凱道。　　袁世凱雖然對於外面的曹錕兵變心中暗自有數，但為了在宋教仁面前做個樣子，也忙着做些應變準備。他換上短裝，穿上馬褲，登上一雙青布便鞋，並收拾好了幾箱細軟，打點了隨身穿用之雜物，讓宋教仁留在他身邊，選好了幾個護從，不離左右。看來，袁世凱對外面的兵變是真是假，他自己也沒有多大把握了，如果真的鬧大了，他也有動身逃避的準備。　　其實兵變原因雖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點是不願袁世凱南下，他只是隨便挑撥一下，縱放一下，事情也就成了。　　在被南方步步緊逼的時候，袁世凱當然願意軍隊表示一點行動，適可而止，使自己不能離開北京的借口有事實證明。　　段祺瑞向襄陽進攻是對南方黨人掏心窩的一拳，至於北洋軍在此時北京城鬧兵變，同樣是有其背景的。　　馮國璋在統率北洋軍攻克漢口、漢陽時，漢口曾遭北軍洗劫，房屋盡毀，積屍日曝，野狗宵鳴。當時有一位記者曾問北洋軍士說：“大家都說你們搶掠，有沒有這事？”兵士說：“有的，我們不搶就沒得吃了。革命軍到處受人歡迎，家家奉獻食物；而我輩到來，老百姓堅壁清野，甚至用錢買東西都買不到，我們不搶怎麼辦？”由這一段對話可以看出當時北洋軍的處境。　　北洋軍在漢口的暴行，曾受中外輿論嚴厲的指責，加上清帝退位以前，與革命軍作戰的，幾乎全是北洋軍。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南方公私團體不時以文電揭發北軍抵抗民軍的罪狀。袁世凱當選總統后，竟有解散北洋軍的謠傳，於是勢傾一時的北洋軍，內心既失望又疑懼。其實和議以前，北方秘使廖少游和黃興代表曾簽有一個草約，其中特別註明：“南北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這本可以算為保證。可是這是個秘密條款，未被公開，公開流行的，多是不利於北軍的謠言，因此兵變時，亂兵一邊搶掠一邊嚷着說：“不成了，不成了，國家用不着我們了，我們乘早搞點盤纏回家吧。”　　第三鎮士兵嘩變的直接起因是裁餉，陸軍部所定的營制餉章，凡出征出防將士，照例自起程之日起加給津貼，以慰勞武士，優待征夫，事平后仍回原防，回防即無津貼。辛亥起義后，北洋軍第一、第四鎮奉令開赴前線，按照餉章每兵每月加發一兩津貼。第三鎮由長春開赴北京防衛，亦照出征慣例加發津貼。和議達成，二、四兩鎮回防，於是照章裁餉。第三鎮仍在北京並未回原駐防區長春，所以不在裁餉之列，不知怎的傳說第三鎮也要裁餉，兵士遂以訛傳訛。　　第三鎮士兵在朝陽門外東嶽廟嘩變，先在朝陽門外劫掠果攤食鋪，后與朝陽門內變兵會合，分頭搶掠，凡金銀錢鋪首飾店、飯館及洋雜貨鋪全遭洗劫，併火焚東安市場、東四牌樓等處，受災區域之慘尤勝於庚子八國聯軍。

# 第四百二十章 死亡氣息

　　火光衝天而起，劇烈的爆炸聲綿密成一片。劈頭蓋臉砸下來的炮彈帶着死神的獰笑把襄陽革命軍陣地徹底點燃成為一片燃燒着的海洋。就連冬季凌厲的寒風在這熊熊燃燒的烈火的炙烤中竟也翻滾着陣陣的熱浪。　　李想乘坐的汽車在連天炮火之間狼奔冢突，他一面緊盯着轟轟烈烈的炮火，一面向司機喊道：“直走！不要拐彎……”　　李想話還沒有喊完，聽到炸彈劃破空氣尖銳的聲音，戰場打滾這麼些年，聽軌跡也知道炸彈的落腳點，來不及再向司機做指示，就撲向旁邊的司機，拉着方向盤向右猛拐。高速行駛的汽車猛然來了個九十度轉彎，一個漂亮的飄移，炸彈着地時，汽車已開出一百多米。　　車上的人從顛簸中找到平衡，回頭一看那個巨坑，立刻出了一身冷汗。　　汽車開足馬力的往襄陽跑，在通往樊城的道路上，都是綿延不斷的向後撤退的人流。襄陽有兩鎮組成，漢水南岸為襄城，北岸為樊城。拖家帶口地人潮向樊城渡口趕去。人們把牲口、家什等所有能拿走的東西都帶上了，什麼也不給敵人留下。　　兩聲尖利的呼嘯聲中，連續兩枚大口徑重炮彈從天而降，碎泥爛土被炸得四下飛舞。　　“馬勒戈壁，北洋軍的炮擊！”李想探出車窗喊到：“注意隱蔽！”　　咻！咻！……伴隨着刺空而來的尖嘯，無數的炮彈從遠處飛來，帶着劃破天幕的那股撕裂破帛樣的凄厲，接連而下。　　李想果斷下令：“停車！所有人下車，掩護群眾！”　　想不到北洋軍已經深入到了這裏。　　“炮擊，躲進彈坑隱蔽！”跳下車李想一路狂奔，幾乎用盡了全身力氣喊到。拉起幾個人就跳進剛剛被炸開的彈坑。　　轟！轟！……接連炸響的殉爆頃刻之間便讓李想的吼叫聲被湮沒在那陣陣煙火之中。　　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如同節日里的爆竹樣，此起彼伏，一陣緊接着一陣。漫天都是那炮彈隕落而下時的彈痕。　　“我的孩子！”　　李想壓在身下的女人發出撕心裂肺的吶喊，竟然把李想掀翻在地，拚命的往彈坑外爬。李想的手腳也迅捷，在彈坑邊沿死死摁住這個瘋狂的女人，透過重重硝煙，看到一個孤零零的小孩完全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驚恐到了極致。　　“我去！”李想不假思索的說道，人一個箭步沖了出去。　　那撕心裂肺樣的巨響如同大鎚樣，狠狠敲徹着大地，一聲緊接着一聲，如影隨形的跟着李想的腳步。李想甚至覺得自己就像是大海里的一恭弘=叶 恭弘孤舟樣，是那樣的無力，那樣的單薄，不知道哪個浪頭就會將自己打翻。在這漫天的炮火里，生命是那樣的無可奈何。　　一枚尖嘯而落的炮彈直接的砸在了不遠處的火力點前，伴隨着煙塵的滾滾，一團紅黑之色的煙火猛然迸裂而開，漫天都是那片飛舞的腥風血雨。壓根就分不清哪是屍的碎肉，那是人的血肉，氣浪之中，都是那樣的紛飛四濺。　　李想抱起已經嚇壞的小孩，不敢稍作停留的狂奔，炸彈好像張眼睛一樣追逐他的腳步，急速的衝刺，心臟都要跳出來，恰巧看見一個掩蔽部，二話不說，立即鑽進了掩蔽部。一發炮彈就在他身後爆炸，驚險至極，再晚一步，李想就壞菜了。　　“馬勒戈壁！”李想縮身在掩體內，抱着小孩子蜷縮成了一團，連聲的咒罵著。　　爆炸聲如同炸雷樣的接連不斷，驟然騰卷而起的煙雲、被炙烤得燙的空氣充斥着肺腔每一個角落，是那樣的令人難以呼吸，李想這次能夠真切的感受到那種死亡的氣息。　　這時候李想才發現，掩蔽部還有不少人。應該是通訊樞紐部，因為悶頭躲着北洋軍軍炮擊，衝著電台大聲的呼叫着支援的通訊兵更是嗓音沙啞的嚎叫在他進來之後沒有停過。　　“李帥？”　　“你也在這裏？”　　李想驚訝的說道，想不到徐宗漢女士躲進了這個掩蔽部。把懷裡抱着的受驚的孩子交給她，環視一圈，又找到一個熟人，對着步話機搖得歡快的大漢終於注意到了這邊，回過頭立刻驚呼一聲：“大帥！”　　“張政！”李想大聲喊道，“你是來支援襄陽的？”　　“是！”　　原來這裏就是支援襄陽部隊的指揮所。雖然受到炮擊，但張政無權轉移指揮所，因為這裏還是通訊樞紐部，要從這裏指揮部隊。何況在炮火覆蓋時，在開闊的盆地上轉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須在掩蔽部里繼續工作。而掩蔽部的頂部，不過是二十多厘米厚的木棍和土層。掩蔽部只有六平方米，四壁是土牆，頂蓋很低，裏面又熱又悶，塵土飛揚。頂上的土不時地從木棍和木板的縫隙中漏下來。　　轟炸持續了幾十分鐘，他們漸漸習慣了，大聲的說話，不再去注意爆炸的巨響。　　突然，掩蔽部彷彿被拋了起來。爆炸聲震耳欲聾。李想和張政摔到地上的，桌子、凳子都被掀翻。在他們的頭頂上，透過塵霧露出了一塊天空，沙土石塊從上面飛落下來，周圍是喊叫聲和呻吟聲。　　塵土稍稍消散之後，掩蔽部的頂蓋已有一半被掀開了。幸運的是當中誰也沒被炸傷，誰也沒有被頂部落下的木頭砸傷。在距掩散部只有七、八米的地方。看到一個恐怖巨大的彈坑，直徑有十多米，旁邊還有炸翻的李想所屬的那輛汽車！　　炮火的硝煙漸漸散去，幾縷清風打着旋的而過，將那灰暗天空下的煙雲扯散迷離。到處都是彌散着那樣的猙獰的戰場殺戮之氣。　　遠處，一群穿着黃呢子軍棉衣的敵人拉開散兵線，就如同潰堤的洪水樣，翻卷而來。寒閃閃的刺刀泛出點點星芒，拎着指揮刀的軍官們提着手槍紛紛前壓。　　“注意，北洋軍上來！”抖了抖滿身的碎泥，張政舉起了手中的佩槍。　　“全體就位，準備接敵！”　　革命軍陣地連排軍官們的吼叫聲此起彼伏。　　“開火，開火！”　　張政高聲的喊道，各連、排軍官亦是匆匆忙忙的喊出來。　　炙熱的火焰同時從陣地上騰起，一整排一整排的子彈帶着破空而出的強大動能飛掃掠過那些衝來的北洋軍的隊形，整個戰線上一片煙火騰放。　　“開火！”軍官們大聲的喊道。作為火力支撐點的馬克沁重機槍噠！噠！噠！……吐着火舌，無數的子彈炸窩樣的飛撲過去，更多的北洋軍步兵被吞沒在金屬熱流之中。　　在這段時間，李想大規模裝備馬克沁重機槍，在這時候显示出了強大的威勢。　　整個防線上犹如颳起一陣金屬風潮樣，無數的子彈同時從黑森森的槍口間飛射而出。而炙熱的槍口焰則在天空下綻放出一片宛若煙花樣的美麗。槍口處的青煙點點騰放。　　幾乎所有的馬克沁重機槍同時的潑灑彈雨。劈頭蓋臉的子彈嗡鳴着，如同炸了窩的馬蜂樣，洶湧着撲向北洋軍的鋒線。衝鋒的北洋軍士兵在這片暴風驟雨樣的洗禮中，如同草秸樣的被成片割倒。許多人哼有沒有能夠哼出聲便被迎面而來的子彈給打得滿身都是彈孔，飛旋而來的子彈肆無忌憚的飛舞着。　　幾次開火之後，北洋軍拋下幾十具屍體，果斷的調頭，全速退出戰場。　　“我部援軍來之前，北洋軍突破了樊城的外廓防線，迫使我軍退到內廓防線。隨後，北洋軍把其主力壓上，他們準備不惜一切代價，一舉佔領樊城。”張政走到地圖前介紹當前局勢。“北洋軍與防禦樊城的我東北方的部隊相比，在兵力上佔有相當大的優勢。我方的部隊在這以前已被大大地削弱，某些師只有不到五百之一千人。”　　鑒於襄陽的嚴重局勢，李想認為必須立即採取果斷措施，因說道：“襄陽的形勢如此惡化。袁世凱的軍隊伸出爪子向我們撲來了。敵人來勢洶洶，襄陽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佔。我現在要求位於襄陽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隊司令員，立即突擊敵人、援助襄陽的保衛者們……在漢水以北，正在集結着革命軍支援過來的強大的反突擊力量。你們的任務是，消除已經形成的從樊城至漢水的敵軍走廊。擊退敵軍，並與發出守軍會合。”　　張政微微皺眉道：“我以為，等北洋軍陷入城市巷戰以後，再選擇時機向北洋軍翼側實施突擊。所以，我請求推遲反突擊的時間，以便各部隊完成集結和完成前送彈藥、物資等工作。”　　李想笑道：“您是不是以為敵人會等到你什麼都弄好了再動手？……如果你們不立即由北面實施突擊，敵人只要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樊城。”　　“我不同意李帥這個觀點。”張政道，“敵人已被阻止在內廊防線上，他們的進攻速度緩慢，行動猶豫。攻到城下和奪取城市是兩碼事。我們的軍隊在郊區頑強地抗擊着北洋軍，敵人將會陷入巷戰之中而不可自拔。”　　李想一拍額頭：“你說得對。”　　張政想不到李大帥會這樣坦白的承認自己錯了，臉上有點惶恐的說道：“我們的進攻其實已經開始，未能與樊城守軍會師的原因是，我軍的炮兵弱於敵人。我們渡過漢上的時候，樊城的局勢迫使我們沒等部隊集結完畢和加強炮兵的到達，就於投入了戰鬥。各步兵師是在八十公里行軍之後，立即投入戰鬥。由於各部隊匆忙投入戰鬥，又缺少加強兵器，我軍未能突破敵人防線，並與樊城守軍會師。但是，我們的迅速突擊卻迫使敵人把其主力從樊城方向轉過來對付我們，這就緩和了樊城的局勢。如果沒有這次突擊，樊城可能已被敵人佔領了。”

# 第四百二十一章 兵臨城下

　　繁忙擁擠的小路上擠滿了後撤的部隊和難民，彙集在樊城漢水的渡口上以至於擁擠不堪。在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水水量充沛，足可可航行五百噸的江楚字號的長江艦隊的炮艦。從漢口調派來的那些大貨輪改為渡船常出故障，因為這些百噸級大渡船每次都超載。可是在漢水岸邊，還是聚集着許多滿載傷員的馬車和擔架無法過河。　　帶着隨員視察到渡口的李想看到這種情景，心如刀絞，卻愛莫能助。　　人們好像看出李想一行人不凡的身份，都圍攏上來詢問：　　“樊城情況怎麼樣？”　　“我們會放棄襄陽嗎？”　　……　　“我們不會放棄襄陽！”李想對傷員們說道：“不可能放棄！只要有我在，我絕對不可能允許北洋軍再像上次那樣糟蹋我們的家園！我們已經無處可退了，襄陽是我們守護家園的最後屏障！”　　但是，當人們問李想，什麼時候來船把他們運走時，李想卻無言以對。連李想這個外行也看得出來，繁忙的漢水航道已經滿負荷運作。百姓需要從這條航道疏散，傷員需要從這條航道疏散，前線不可或缺的戰略物資更需要這條航道運輸，支援襄陽的軍隊也需要這條航道運輸……　　李想沉默的一路走過去，傷員們躺在雪地里。身上的繃帶沾滿了血污和硝煙，看上去象染過顏色的樹皮，匆匆忙忙的幾個少得可憐的醫護人員累得東倒西歪。　　“我去幫忙。”徐宗漢女士走了兩步又回頭道，“李帥，以我的名義給在上海赤十字會會長張竹君女士發電報，請她務必組織一批救護隊員來武昌！”　　“喔？”李想愣了一下，“是，是，是……聽到了沒有？兔崽子，還不快去！”　　在李想的罵聲中，一個金鷹衛撒開腳丫子跑起來傳訊去。　　在渡口旁，有一所野戰醫院。李想走進手術室，那裡正為一個背部被迫擊炮彈片炸傷的戰士做手術。外科醫生和護士們的臉色比他們的工作服還要白。李想一看就知道他們這是因為勞累過度，睡眠不足，都已疲憊不堪。　　傷員在呻吟，手術台旁的盆里放着血紅的紗布。醫生打量了李想一眼，好像認出他，但是什麼也沒有說，又低頭繼續工作。　　醫生是李想在漢口中西醫院忽悠過來的，就是給湯約宛動手術的那個醫生。他剛做完一個手術，又要做下一個，也不知是今天的第幾個了。　　另一個頭部負傷的戰士被抬上了手術台。他斷斷續續地低聲說著什麼。從傷口上取下繃帶時，他額頭的青筋突起，冷汗瀑布似的直流。“一定非常疼吧”，李想心想。但他只是咬緊牙齒呻吟，愣是沒有喊出聲來。　　其他幾張手術台上的情況也是一樣。戰場殺人不眨眼的李想感到頭暈，感到有點心悸。每次來到戰地醫院，心都無比的壓抑，好像馬上就要窒息一樣！　　李想懷着沉重的心情離開渡口，路過一個被北洋軍炮兵炸摧毀了的村子，殘破的房屋被革命軍拆去構築掩蔽部或當柴燒了，畢竟這可是寒冷的冬季。　　在這個廢墟中的革命軍掩蔽部，設在地下掩蔽部里，上面用灌木叢做了巧妙的偽裝。李想見到本應該在樊城的趙又誠。　　“我們一直無法與張政率領的援軍聯絡上，我出來就是為了找他的。”趙又誠解釋道。　　“你運氣好。”張政笑道，“我如果沒有隨大帥來巡視，你不知道要找到什麼時候，我的指揮部所在地可是軍事秘密。”　　大傢伙兒都是會心大笑。　　之後大家交換一下情報，又對着地圖討論了一會兒。　　李想說道：“看這個架勢，北洋軍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奪取襄陽。我軍不能把襄陽交給敵人，不能繼續撤退，也無處可退了。我可不想再打一次陽夏保衛戰，你們應該都看到襄陽以北地區正在撤退的難民潮，你們應該可以理解我的心情。我知道守城戰不是我們的專長，我們的專長是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但是這次，我們不能撤退！”最後，他又問：“小趙同志，你怎麼理解這項任務？”　　趙又誠沒想到李大帥會向他提出這樣的問題，但也無需多想，因為一切都很明確，不言自明。他立即答道：“我們不能把城市交給敵人，襄陽對我們全體鄂州軍民至關重要。這個城市的失守不止將挫傷革命軍民的鬥志，還將打開鄂、陝、川三省的門戶，足以震動長江流域。我將採取一切措施守住襄陽。我發誓決不離開這座城市，我將採取一切辦法堅守，要麼就守住襄陽，要麼就戰死在那裡！”　　趙又誠說完，深深地感到肩上擔子的沉重。是不是過高估計了自己，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任務是艱巨的，因為敵人已兵臨城下。　　“不必要這麼緊張。”李想拍拍趙又誠繃緊僵硬的肩膀，“咱們一起來研究敵人，並分析他們的戰役企圖和戰術思想。咱們打一場漂亮的守城戰！”　　李想說著來到地圖前，指着地圖上代表北洋軍的兩個箭頭標識，道：“用兩個楔子插入我軍防禦縱深，然後在某一點上會合，這是北洋軍繼承於德意志陸軍的傳統戰術思想和戰役企圖的基點。由於北洋軍在火炮方面佔有優勢，他們能比較容易地突破我軍防線，插入楔子，造成一種包圍的假象，從而迫使我軍撤退。但是，只要用頑強的防禦或反衝擊，阻止或粉碎其中一個楔子，另一個就會懸在空中、失去依託。”　　李想對大局的戰略層面的東西，似乎有一種天生的敏銳嗅覺。　　“在戰術上，師承德意志陸軍的北洋軍也和他老師一樣有一套死板的公式。”張政說道：“步軍進攻之前，必定先生火炮覆蓋，只要打亂這個順序，北洋軍的進攻就會受挫，他們的部隊就會敗退回去。北洋軍經受不住我軍的突然打擊，特別是火炮和迫擊炮的轟擊。我們每一次對密集敵軍的火炮攻擊都把他們打得抱頭鼠竄。北洋軍害怕白刃近戰，他們在距我軍一公里或更遠的地方，就開始用舉槍射擊，子彈射程連一半距離都達不到。他們放槍是為自己壯膽子，同時也想嚇唬我軍戰士。他們害怕我軍部隊在反衝擊時接近他們，往往立刻就地卧倒，或逃之夭夭。”　　大傢伙兒在分析北洋強敵的戰術和戰役手段時，都在努力尋找對付敵人的措施和辦法。特別是經常考慮，怎樣在戰場上消除或削弱德國空軍的優勢以及這種優勢對我軍戰士的心理影響。　　“在陽夏保衛戰的時候，與清巡防營和北洋軍的戰鬥。當時我們缺乏炮火支援，只好冒着敵人大炮和機槍的火力進攻。我們跑步接敵，使敵人炮兵來不及修訂標尺轟擊我們。戰士們齊聲高喊着，‘前進！’衝上去，這就決定了戰鬥的結局，因為我們的衝鋒是不可阻擋的。”李大帥真是說到大傢伙心裏去了。　　最後，李想得出結論，“與北洋軍作鬥爭的最好手段是，在白天或夜晚變換各種辦法與敵人展開近戰。我們應該盡量靠近敵人，使敵人的優勢炮兵無法轟炸我們的前沿陣地或戰壕。要使每個北洋士兵都覺得，他正處在革命軍的刺刀威脅之下。我覺得，恰恰是在這城市爭奪戰中，才可以迫使敵人接受近戰，並打掉敵人手中的王牌。”　　李想走出掩蔽部后，太陽已經落山，他的心理還是蠻樂觀的。　　“終於找來你了。”水仙兒說著從汽車上跳下。　　“什麼事？”李想有很不好的預感。　　“自己看。”　　水仙兒給遞過一張薄薄的紙片。　　這是蔡元培等五專使於一九一二年三月二日聯名給南京臨時政府拍的一通明碼電報：　　“孫大總統鑒：培等受命歡迎袁君赴寧就職，前月廿七日已以此意麵達袁君，而袁君亦極願南行，一俟擬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不期廿九夕北京兵變，擾及津保，連日袁君內撫各處軍民，外應各國駐使，恢復秩序，鎮定人心，其不能遽離北京，不特北方呼籲，即南方聞之亦當具有同情。故培等據所見聞，迭電陳述，茲承電示，知袁君不必南行，並由袁君委託副總統黎元洪君代赴南京受聽，是培等歡迎之目的已經消滅，似應回南面陳一切。謹先電聞，並祈即復。元培等。魚。”　　宋大小姐靄齡扣響孫中山辦公室的房門。　　“請進。”　　“先生決定再次讓步？”　　她看着擬好的將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往北京的文件。　　孫中山從文件中抬起頭。　　縱然清楚袁世凱三番四次搞得動作，宋大小姐還是對孫中山交出實權並再三妥協之舉大惑不解。　　“可是先生，倘若李帥能夠……”　　“好了靄齡。”孫中山打斷她，北京兵變之後，保定，天津接連發生兵變。北洋軍將領段祺瑞撕毀停戰協議，在襄陽更是發起猛烈進攻。南方已經謠傳四起，人心惶恐不安。許多官商富戶紛紛攜帶細軟物品避往各國租界，運存衣物、箱籠者絡繹不絕。　　京、津、保各商務總會、議事會及順直諮議局等，齊聲叫喊起來；或指責南京臨時政府“爭執都會地點”，“釀此大變”；或上書袁世凱，要求“聲明決不南行”。段祺瑞、馮國璋、薑桂題等北洋將領聯名通電，主張“臨時政府設在北京，大總統受任必暫難離京一步，統一政府必須旦夕組成”。　　北京兵變時東交民巷的使館區立即戒嚴，各國士兵荷槍實彈布防。北京各國公使齊集英國使館，開會商討應變步驟，有謂“中國現況和庚子年相同，已沒有能力維護秩序，各國必須自行設法”云云。　　經過這次會議，便產生了幾項行動：　　一、日本急調在煙台的軍艦前來大沽，俾溝通北京、天津、大沽及國外的電訊聯絡。各國關於軍事上的消息，皆用意大利使館的電台傳到黃村，由黃村轉大沽。　　二、各國緊急抽調軍隊來京，每一國以200名為限。　　三、組織國際兵團，由各使館抽調武裝人員700名，於3月6日上午10時在英領館集合，巡察北京街市，以維持北京城局勢。3月3日這天洋兵從長安街出崇文門繞外城一匝，自正陽門返回東交民巷。　　迨天津、保定兵變，於是各國又紛紛派兵前往天津和保定，因之北京、天津、保定三地，外國兵車往來不絕於途。3月3日美兵到京150名，5日日本兵400名到京，英國則由北京派出武官四名領兵800前往天津，又由天津調兵30名押解子彈70餘箱及其他軍用物品來北京，德國則由青島調兵百餘名至京，其他各國亦日日有兵運來。保定、正定均有洋兵沿路巡邏，天津所駐洋兵甚多，尤以日本兵最多，軍糧城、北塘、山海關、開平、唐山均有外國重兵駐紮。　　各國使館對於各國僑商、僑民的生命財產最為關心，變起時便致書袁世凱，請求保護洋商生命財產。北京崇文門內北至總布衚衕口，以日本商業為多，3月2日起，凡日本商店均有日兵二名，荷槍守護。英使館則派專員乘車至天津各處訪問僑民。德使則派兵20名前往直隸井陘保護煤礦。外交團在給袁的公文中並質問袁是否繼續清朝所締結的各項條約。　　袁世凱乃分函答覆各國公使，具內容為：（一）力阻各國分別調遣軍隊來京；（二）強調京師現已平靜，此後決無意外之虞，以及自己如何儘力維持現狀；（三）力陳此次兵變決不影響國際關係，所有清朝過去所締條約均將承認與信守。　　一時北方形勢顯得十分緊張，好像“內憂外患”就要接踵而至了。袁世凱以“調度軍隊”，“應付外交”為口實，表示“赴任之舉，暫難辦到”。　　兵變平息后，北洋軍高級將領發布通電，聲稱“臨時政府必應設在北京，大總統受任必暫難離京一步”，但是統一的政府又“必須旦夕組成”。同時，北方的各種社會團體也紛紛致電南京臨時政府，指責在建都問題上的爭執釀成了此次兵變慘禍，聲稱如果袁世凱南下，“我等敢決數十萬之同胞，必攀轅卧轍，號哭不放”。袁世凱的幕僚們更是不斷地提醒南京：“現在全國倡言革命，人心動蕩，北方秩序很難維持，像目前這種情形，如果不能及時地調度、彈壓，確保地方的安謐，就很容易引起外國對我國用兵的禍事，這一點是應該切實注意的。”而列強們似乎有意配合了這種輿論，英國路透社專電：“此次兵變之直接原因，實由南京各政家與袁爭執意見，不信任袁，務須要求袁到南京宣誓。”“南京各政家之堅持，全系意氣用事，並未為大局着想，今北方果以此而召擾亂，此節於共和前途危險至大。”駐北京的外國公使團遂決定，“對現存統治當局給與道義上的支持”，而支持的方式是派出七百多名各國士兵在北京街頭巡邏，同時再從天津調集一千多名士兵增援京城裡的使館衛隊。　　各省支持袁世凱的督撫紛紛發出通電，宣稱：“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致亡，縱金陵形勢為勝燕京，猶當度時審勢，量為遷就。”甚至斷言，如果再爭執不下，必將導致兵亡、民亡、國亡、種亡。　　孫中山其實對北京兵變的第一反應是，派兵北上幫助袁世凱平息變亂。他甚至電告北京說南京已做好派兵北上的一切準備。但是袁世凱複電稱局勢已經穩定，無須南京“遠勞師旅”。　　南京的專使們終於明白，不但建都南京和袁世凱南下均無可能，就是南京派軍隊來北方的打算也是極其危險的――不要說北京的外國公使對南方軍隊北上萬分敏感，僅就北洋軍來講南方軍隊的北上無異於兩軍接戰。蔡元培連續致電孫中山，詳細報告北京的局勢，建議南京方面改變初衷，蔡元培向孫中山提出兩條建議：“一、消滅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確定臨時政府之地點為北京。”而讓袁世凱在北京就職的具體辦法是：“袁君在北京行就職式，而與南京、武昌商定內閣總理，由總理在南京組織統一政府，與南京前設之臨時政府辦交代。”　　這是幾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後的妥協辦法。　　這個妥協的底線是：無論袁世凱南下還是不南下，民國政權的交接必須在南京進行，因為這象徵著袁世凱是從南京臨時政府手裡而不是前王朝那裡得到的權力。　　孫中山的回電，對蔡元培的建議表示同意。電報措辭充滿無奈、憂慮，乃至憤怒：　　……至統一組織成，任袁公便宜定奪。文原主北京不可建立政府，正因在外人勢力範圍之中。今日本等紛進兵，尤非昔比。公等亦持苟且之見，夫復何言！此時在北組織，直自投羅網，甚恐將來為高麗、安南之續。惟文此時若再爭之，必致強拂眾論，而有所戀圖。故文欲於十日內辦到解職，昭示天下。仍望項城遠慮，不必覓北方之見。今北方僅軍隊小動，南方人心猶未統一，項城既不南下，臨時政府又瞬息遷移，如何可使異日不致分離？仍望見教。　　電報足以表明孫中山處在怎樣的難言之苦中。　　特別是其後南京臨時政府召開會議，對袁世凱在北京就職進行表決。　　會場上坐着袁世凱派來的代表侍從武官唐在禮和教育次長范源濂。范源濂把離京以前由袁世凱授意叫他擬就的一個簡單發言稿遞到唐在禮手裡，由唐在禮站起來向參加會議的議員們先讀了一遍：　　“自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以來，南京臨時政府一再敦促南下就職，並於二月二十八日特派專使北上迎接，自當早日南下，以副公等厚意。奈北方局勢頗不穩定，各省官長及軍隊等函電頻來，咸欲世凱暫勿離京，以維大局，甚至有妄以嘩變勸阻世凱南下者。此風殊不可長，為亟弭此風，不拂眾意，遂不克離京南下就職。諒諸公等必以國是為重，不拘禮儀，從權考慮，俞允許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　　也不過短短十幾句話。唐在禮剛剛讀完，台下議員們一致鼓掌表示同意，這倒是他們出乎意料之外。　　莫名其妙的“一致鼓掌”之後，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通過了決議：“一、參議院電知袁大總統允其在北京受職；二、袁大總統接電后，即電參議院宣誓；三、參議院接到宣誓之後，即複電認為就職，並通告全國；四、袁大總統既受職后，即將擬派之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之姓名，電知參議院，求其同意；五、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臨時政府交代事宜；六、孫大總統於交代之日，始行解職。”　　所謂六條，孫中山心裏再清楚不過了，這隻是最後的面子而已。　　孫中山想到這裏，發出一聲無奈的嘆息：“我自有分寸。這段日子辛苦你了，如果你想回上海……”　　這次輪到宋大小姐搶先：“我還是願意繼續輔佐先生，無論你的身份有何變化。”　　孫中山放下手中的筆：“接下來我會回家鄉看望大哥和妻子，你可以趁此放個大假。”　　宋大小姐露出得體的笑容，看不出半分尷尬。　　東郊民巷的一群外國記者也正在為此事展開激勵討論。　　“兵變的那天，”《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說道，“我正沿着名叫王府井的那條大街行走，正好看見自己住宅附近的房子已經起火，街的對面是北京最大的市場，這個龐大的建築物連同裏面一個佔地若干英畝的戲院也被大兵放火燒了。亂兵很快控制了整個東城，他們挨家挨戶地搶劫，不少人家因為油燈被撞倒而燃起大火――當然也有許多是故意縱火，造成的破壞遠遠大於劫掠。我之前一直認為第三鎮是可以完全信賴的部隊，但如今眼見着官兵們把搶來的東西堆放在大總統眼皮底下的外務部大院里，我以為這一景象真是可怕得很，而且軍官比當兵的更壞，因為他們是在指揮搶劫。”　　莫理循得出一個自認為了不起的結論：“中國的未來完全取決於如何處理這個局面。如果採取和稀泥的辦法，向人們行賄堵住他們的嘴，那麼這個國家就完蛋了。”　　“混亂的兵變中，有一個現象引起了我的注意。”莫理循神秘的笑道。　　“快說，不要賣關子！”　　“滿洲人的住宅沒有受到破壞，也沒有滿洲人開的店鋪遭到搶劫，也沒有企圖闖進任何滿洲親王的大宅院，當然包括皇宮。皇太后的父親、惠徵公爺的府邸，被第三鎮的炮手洗劫並縱火焚毀，他一家逃到緊鄰的日本的西本願寺去避難。不過，只有這一個例外。”莫理循得出的結論是：“一定是因為有所懼而使得漢人不去觸動滿人的財產。目前在北京的滿人士兵在數目上大大超過漢人，至少是四比一。他們是一夥怯懦、頹廢、柔弱的人，否則他們滿可以趁機做出一番恢復王朝的大事。”　　“三月一日，袁世凱派出的彈壓部隊上了街，兵變的第三鎮已奉命開出京城，移動到良鄉、琉璃河和涿州去了。執法隊在街上抓了不少人，統統不是第三鎮的官兵――遇見行人手裡拿着包裹物件，行色倉皇的，立刻吩咐衛兵抓過來，就地正法，並把人頭掛在通衢示眾。有用三根竹竿或木杆支個架子懸挂人頭的，也有直接掛在電線桿上的。在東四、燈市口、西單、西四、前門橋南都掛有血淋淋的人頭，以示袁大總統堅決維護治安、殺一儆百的決心，被殺的不下三四十名。”莫理循說道，“二十世紀初，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的都市裡，不斷有血淋淋的人頭高高懸挂？”　　外國記者們一致認為，並不懂得共和真諦的中國人卻在為“共和”傾軋和拼殺，中國確實是一個“難以用西方思想去評價的非常彆扭的國家”。　　日本記者佐原篤介道：“無論如何，我對共和制的中國沒有信心，因為中國人無論地位高低，就其稟性和氣質來說，個個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國人幾乎滿腦袋都是可以從共和製得到福賜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製為何物，而且他們盲目行事，與他們爭論也無用。我的看法，對中國人撒手不管，讓他們嘗到苦痛，然後會有一個政黨出來挽救時局，喚醒並拯救民眾。沒有皇帝，袁永遠無法治理這個國家……我希望列強能認識到中國沒有皇帝的嚴重事態和中國建立共和是不可能的事。你親眼見到了北京及其鄰近地區發生騷亂的實際狀況。遠東人民、特別是中國習慣於受專制君主的統治。皇帝在東方像上帝一樣，沒有皇帝就不可能把人民團結在一起。我要說，中國太可憐了！中國真是一個難以用西方思想去評價的非常彆扭的國家！”《巴黎日報》遠東專員齊達內用地道的京片子道：“中國現勢離奇，頗難得其真相。孫袁勝負，任何方面，皆不可統一中國。各省互相猜忌，互相妒視，即有賢者，亦專為其本省利益，錙銖較量，無肯犧牲公益、顧全大局之人。”

# 第四百二十二章 妄舉

　　李想躺在大車上，不知走了很長時間。這個時代的道路不是一般的崎嶇，猛烈地搖晃常常把他驚醒。　　面對袁世凱赤果果的威脅，南京做出的讓步，即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也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袁世凱的目的已經達到，李想可以肯定北洋軍不日將要在襄陽撤軍，如果戰爭繼續，除了臨近中國領土的俄國和日本會開心極了之外，沒有一個列強會喜歡，作為列強代言人的袁世凱一定會服從列強的意志――停戰。李想預感着襄陽不會再有大戰，也就卷包袱回漢口去。　　李想躺不住，閑得難受就翻閱起一堆報紙來。　　所有報紙的頭版是，袁世凱的就職誓詞。孫中山循臨時參議院之請，將袁世凱就任大總統誓詞代為公布，通電全國：　　其文曰：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大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凱。　　這篇具有歷史性的總統宣誓文，是恭弘=叶 恭弘恭綽的手筆，而由梁士詒加以潤色。　　李想當看到袁世凱發表情文並茂的告各軍書時，已經可以十成把握襄陽打不起來。　　“本大總統自小站創練陸軍以來，先後統兵近廿年，凡所以遇待我軍人者，無不以誠悃相孚，恩義相結，有功必賞，有勞必錄，有過必教，有罪必懲，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肉骨之相愛，如師長子弟之相規，其在本部下由士卒擢升統將者，頗不乏人，而各將士等相從多年，亦皆聽我指揮，遵我約束。且不獨我陸軍為然，即我巡防各軍亦莫不同隸範圍，共遵號令，是以同胞之中咸重氣誼，薄海之內蔚起聲名。至於武衛左軍創始於宋忠勤，飽經戰陣，懋著勤勞，迄今五十餘年，人皆推為勁旅。此皆無俟本大總統之贅言，亦我各軍同人所自喻而並堪其喻者也。近數年來本大總統養痾家園，無志問世，四方多難，迫我出山，督師於餉械兩絀之秋，受任於國事阽危之日，焦思勞慮，心竭力逋，察大勢之所趨，順輿情之所向，始終希望惟以國利民福為依歸。幸得共和確定，眾志翕然，南北東西各省，滿蒙回藏各族，文電交馳，僉以大總統之任相屬。孫大總統復薦以自代，參議院正式選舉，全院一致均以大總統相推，南來歡迎各使亦並無堅持南行之意。統一政府行將成立，自維德薄曷足堪此，第念艱巨投遺，勉擔義務。值此民國初建，締構方新，如我軍界同人齊力一心，竭誠贊佐，從此太平可致，郅治可臻，非但鄙人受其光榮，實我國民蒙其樂利，前途幸福，自必與我軍人共之。倘其樂禍幸災，意存破壞，不識大體，徒懷自私自利之心，誤聽浮言，甘為病國害民之舉，則是作全國之公敵，為人群之敗類，非但負本大總統十數年教育之苦心，抑且辜負舉國四萬萬同胞之厚望。中外交詬，天下不齒，於爾軍人又何利焉？萬一因暴動而釀成交涉，因內亂而召致外釁，大局瓦裂，土宇瓜分，目前則戰血橫飛，有化為沙蟲之慘，顧后則神明胄裔，有作人牛馬之悲，爾軍人縱不為一身計，獨不為子孫計耶？總之軍人者亦國民之一分子也，入伍則為兵，離伍是為民，兵與民本屬一體；民出餉以養兵，兵食餉以維民，兵與民更同休戚，故愛民保民乃軍人惟一天職。至於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又凡為軍人者之第一要義，古今中外莫不同之，能不失軍人之資格，方能不失軍人之榮譽。本大總統用是諄切相告，泣涕陳言，願我軍人共體斯意，共明斯理，此勸彼勉，念茲在茲，勖哉三思，懷之毋忽！”　　不過，李想看到許多敢說敢講的文章，北京兵變后許多報紙的評論都很激烈，對袁世凱的批評也毫不留情。　　有報紙說：“吾閱袁總統布告各軍，謂本總統自小站練兵，先後近廿年，待軍誠悃相孚，恩義相結等語，吾不禁代總統憂，以總統待彼如是之厚，無端而有此變，待軍不及總統者將何如？或曰是之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變兵為總統親信之兵，惟不識當其大焚之搶之時，其心目中尚有總統在否？總統布告北京市民，有欲竭區區之愚為同胞謀幸福之語。吾思之，吾總統若僅區區之愚誠有不足，無怪乎而猝遭兵變也，尚望吾總統擴而大之。總統布告各軍文有雲：有功必賞，有勞必錄，有過必教，有罪必懲，吾閱斯言乃大疑惑，此次已變之兵為有功乎？有勞乎？有過乎？有罪乎？賞之耶？錄之耶？教之耶？懲之耶？總統能無負此言否？”　　“誰為禍首？�D�D共和成立，總統舉定，專使到京，正在一團高興之時，忽然保衛大總統之第三鎮兵變起蕭牆，禍生咫尺，土匪忽乘間竊發，京城內外落花流水，噫嘻吁奇乎怪哉，人人所不及料也。豈只人人不及料，即袁大總統及軍官等亦不及料。然人人之不及料，理也，袁大總統及軍官等之不及料，非理也。何則？知兵莫如將，知將又莫如總統也。”　　“恭頌袁總統�D�D近日以來，共和定矣！總統舉矣！南方革命軍所推戴者惟我公，北方人民所推戴者，亦惟我公，皇族所推戴者，亦惟我公，全國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種族無南北，心中所期望者，口中所恭維者，胥為我公，且皆信我公能鎮撫軍心，我公自茲以後，當有以副天下之望矣，當有以慰天下之心矣，吾北方人民之生命財產皆託付予我公之手矣。無何而賀電至，無何而賀表呈，無何而專使來，無何而軍隊變……今雖如此，吾總統必有以善其後矣。初一日雖有搶劫，初二日竟能寂然無事，是吾總統善後之力也。紳商各家雖被搶掠，而外交團及大內及總統府乃能寂然無事，是吾總統平日之教養之功也。什物雖被搶掠，人民生命乃竟無傷，是吾總統平日之訓練之效也。小疵不掩大醇，吾總統可告無罪於天下矣。爾紳商當有以諒之。”　　像這類文章很多，足以想見此時的輿論並不畏懼權勢和軍閥。也可以看出推翻清廷締造民國的這段時期，寫文章的人勇氣可嘉。　　……　　報紙讀得厭煩了，李想想起這個時候，北京應該正在舉行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就職典禮。　　北京城街面上的屍體都被運走了，這個城市在經歷這場動亂之後顯得異常平靜。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就職典禮在下午兩點的時候於石大人衚衕前清外交部公署禮堂舉行。在京舊官僚，滿清貴族，都蹌蹌濟濟，排班謁賀。東郊民巷外交使團第一人朱爾典亦親至觀禮。蔡專使及汪、宋二員，也不得不隨班就列。　　鳴炮奏樂，眾口歡呼，無容瑣述。　　禮成后，贊禮官宣布就職儀式開始。　　袁世凱入場，像鴨子一樣搖搖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體態臃腫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帥服，但領口鬆開，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領口上，帽子偏大，或許這一身不合身的服裝使他神態和表情有些不自然。　　這時候有人呈上一份大號字體的文件，袁世凱拿着的時候或許興奮過頭，帶着點點緊張的顫音宣讀就職誓言：“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達國家於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此志願，率履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辭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　　宣誓完畢，袁世凱將文件交給趨步上前的英文秘書蔡廷干。　　軍樂隊演奏新國歌。　　蔡元培代表參議院接受誓文並代表孫中山致祝詞。　　袁世凱致答謝辭，措辭非常謙遜：“世凱衰朽，不能勝總統之任，猥承孫大總統推薦，五大族推戴，重以參議院公舉，固辭不獲，勉承斯乏。願竭心力，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華民國成強大之國家。”　　人們排隊經過袁世凱面前，對他彎腰致敬。第一批過來的是兩個喇嘛，他們先後給袁世凱獻上白色和藍色的哈達，緊跟着的是兩名蒙古親王，他們呈上用絲綢包着的袁大頭畫像。　　會場秩序井然。不再有磕頭之禮。袁世凱與所有代表一個個拉拉手。也沒有人穿清朝的“禽獸”官服。　　禮畢，袁世凱忍不住對他的親信們得意地說道：“吾生五十三年，今日為妄舉。”說罷情不自禁地狂笑不已。　　蔡元培在袁世凱在北京就職大總統以後南返。啟程前，迎袁專使特發表《布告全國文》一篇，措辭委婉而嚴峻，毫不留情的把袁世凱種種私心完全揭露，且對北上迎袁所發生的一切，作了一個歷史的交代。　　蔡元培的《布告全國文》如下：　　“培等為歡迎大總統而來，備承京津諸同胞之歡迎，感謝無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與諸君話別，謹撮培等近日經過之歷史以告諸君，�於臨別贈言之義。　　（一）歡迎新大總統袁公之理由：……袁公當蒞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為法理上不可破之條件。蓋以立法行政之機關，與被選大總統個人較，機關為主體，個人為賓體，故以個人就機關則可，而以機關就個人則大不可。且當專制共和過渡時代，當事者苟輕違法理，有以個人凌躐機關之行動，則為專制時代朕即國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故袁公之就職於南京，准之理論，按之時局，實為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而培等歡迎之目的，專屬於是；與其他建都問題及臨時政府地點問題，均了無關係者也。　　（二）袁公之決心：培等廿五日到北京即見袁公，廿六日又為談話會，袁公始終無不能南行之語。……　　（三）京津之輿論：……大抵於袁公南行就職之舉甚為輕視。……所謂袁公不可離京之理由……惟北方人心未定之一義，然袁公之威望與其舊部將士之忠義，當清攝政王解職清帝退位至危逼之時期，尚能鎮攝全京，不喪匕鬯。至於今日復何疑憂？且袁公萬能，為北方商民所認，苟袁公內斷於心，定期南下，則其所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定京津之人心而無庸過慮。……　　（四）二月廿九日兵變以後之情形：……然自有此變，而軍隊之調整，外交之應付，種種困難，急待整理；袁公一日萬機，勢難暫置，於是不得不與南京政府協商一變通之辦法。　　（五）變通之辦法：總統就職於政府，為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臨時統一政府之組織，不可旦夕緩也；而袁公際此時會，萬不能即日南行，則又事實不可破也。……於是孫公提議參議院，經參議院議決者，為袁公以電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職，其辦法六條如麻電。由此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職之式不違法理，臨時統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對於今日時局，誠可謂一舉而備三善者矣。　　（六）培等現時之目的及未來之希望：培等此行為歡迎袁公赴南京就職也。袁公未就職，不能組織統一政府；袁公不按法就職而苟焉組織政府，是謂形式之統一，而非精神之統一，是故歡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謀全國精神上之統一，我等間接之目的也。今也……袁公之尊重法理，孫公之大公無我，參議院諸公主持大局而破成見，是代表大多數國民，既昭揚於天下……於是培等直接目的之不達，雖不敢輕告無罪，而間接目的所謂全國精神上統一者，既以全國同胞心理之孚感而畢達，而培等亦得躬逢其盛與有榮焉。……”　　北風呼呼地吹着，天上還零星飄着小雪。　　段祺瑞召集臨時會議，北洋軍第一軍各部將領一共二十餘人在會議室坐了兩排。段祺瑞一到，徐樹錚下口令全體起立，氣氛甚是嚴肅。　　段祺瑞穿着將服大呢，戴着白手套，軍靴踩得地板咚咚響，走到會議室中間威嚴地環視全場將領后說道：“宮保今日宣誓就職大總統了，你們都知道了吧？”　　“難道我們要撤退了嗎？”李純無比憋屈的說道。他憤而起立，轉身來到作戰地圖前，拿起鋼棍邊指划邊講解：“我們已經成功鍥入樊城，或許不要多久，我們就能奪取樊城，進而打下襄陽。這個時候撤退，我們之前的犧牲算什麼？”　　對李純的意見，徐樹錚當即表示反對：“此次作戰的目的是什麼？目的即以達到，就不要再奢求了。我們雖然已經鍥入樊城，可卻陷入巷戰的泥潭，損傷巨大，可是戰果沒有擴大，樊城還在革軍手裡，革軍的援軍正源源不斷的開過來，戰局越來越不利於我們。所以這時候撤退，才是明智的決定。”　　這正是段祺瑞的意圖，雖然很無奈。他不想和李瘋子軍在襄陽糾纏太久，他本來也沒有報太大的希望，偷襲不成，沒什麼可惜。另外，他也不想和李瘋子硬拼，前次的失敗經驗告訴他，這不是明智的選擇。現在，自己保存實力好向袁世凱邀功。李純要與李瘋子的襄陽決一死戰，這既會損失部隊又會忤逆袁世凱的意志，不符合段祺瑞的作戰意圖。　　但李純仍然從此次軍事行動出發，堅持說軍事行動的目的一是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二是佔領戰略要地。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此次軍事行動不把襄陽打下來，不把李瘋子消滅乾淨，放過已經打開一道口子的襄陽，這等於是放虎歸山！　　李純越說越激動，與徐樹錚爭執不下，此時，也有不少將領發言支持李純。被李想趕出湖北，他們都憋着一口氣，想在襄陽報那一箭之仇。　　眼看主戰意見佔據上風，段祺瑞急了。如果按照這些蠢才的意見，如果最後戰敗，他在北洋從龍第一人的地位肯定會受到影響。於是在會場討論正熱烈的時候，起身大吼：“不要吵了，就按又錚意見執行。現在散會，各就各位做好撤退準備！”　　在場的人無不目瞪口呆，李純更是覺得段祺瑞把自己當作一個十足的傻瓜玩了一把。但這又能怎麼樣呢？

# 第四百二十三章 那些年

　　漢口，此處遠離襄陽硝煙，此時又正是上元燈節期間，呈現在李想面前，便是一片眼花繚亂的太平熱鬧光景。　　李想的車使入歆生大街，便碰上旌旗招展、金鼓齊鳴地游廟會的一隊隊人潮。李想也不得不停車讓道。　　打頭的是一面面高四五丈的三角大旗，青龍、白虎、八卦、太極等等門派俱全，後面跟着大鼓和小手鑼，最後是用笸籮抬着香，用褡褳盛着炮，會首們拿着小三角旗，逢廟燒香，沿途放炮，圍觀者塞滿道路。會中人多為泥瓦匠、煮鹽工和袍哥兄弟……如兩會相遇，都要偃旗息鼓，防止擂鼓爭勝而致巷戰。這種游廟會在漢口春節期間天天都有，直到破五才止。　　吸引人的地方還有許多，有說《三國》、《水滸》的書場；有拍道情筒打簡板唱河南墜子腔或打梨花擊鐵板唱大鼓陝西秦腔湖南花鼓四川變臉的戲台；有賣藝的、變戲法的、比武術的；還有“以消永晝”的菜館、“聊以充饑”的飯店，可以登高望遠的藏經樓、數佛可以卜運的八百羅漢殿和遠道而來的西洋鏡；也有淫褻卑鄙的“像聲場”和欺買詐賣、誘賭引奸的不正當行當等等，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不僅令鄉下老農眼花繚亂，也使得“城油子”們流連忘返……九省通衢的漢口大埠，彙集了各方民俗。　　自從南京臨時政府發表法令，廢除清朝服飾為中心內容的服飾改革。漢口城裡男子服裝出現了從長袍馬褂向孫中山發明的中山裝和西裝逐漸過渡的趨向。同時李想還注意道女子服裝出現了日益華麗和普及旗袍的趨向。大街上也有姑娘們成群結隊，打扮得花枝招展，特別養眼。風氣變得越來越開放。　　孩子們穿上新衣褲、新鞋帽，口袋裡有了許多壓歲錢，開心的買瓜果、糖塊及鞭炮等，瘋了一樣得四處奔跑玩耍。　　小孩手中最多的就是爆竹，如大炮、地雷炮、火箭炮等，五花八門，不勝枚舉。這些小屁拉幫結派，手執一香，燃炮互擲，響聲不絕。被炮擊中者，輕者焚燒衣服，重則焦頭爛額。　　李想幸福的回憶起自己的童年，和這些小屁孩一個樣，用爆竹闖的禍不勝枚舉。　　李想的汽車穿過漢口最繁華的街市，在四官殿碼頭停下，準備輪渡過江。李想在等待渡輪的無聊時刻，和碼頭上一個漢口商會老紳商閑聊起來。　　老紳商一家老小都在碼頭上吹冷風，好像是在等對他們家非常重要的人物。　　李想實在是忍不住好奇問道：“老先生在這裏等什麼人？”　　老紳商是認識李想的，也沒有什麼隱瞞，說道：“等兒媳。”　　“什麼？”這讓李想大吃一驚。上下大量穿得老古董似的老紳商，他兒媳婦是“公主嫁到”，會讓這個長袍馬褂的老古董放下架子親自來碼頭接駕？　　老古董的家人明白李想的驚詫，也知道了李想的身份，因此耐心的做了解釋……　　在漢口，方家��過着讓周邊鄰居羡慕的生活，手下經營一家運通公司，經濟富裕，雖然出身舊式家庭，卻早早把幾個兒女、兒媳都送出洋留學。在漢口華商界的圈子里，說起方家教子的家風，認識的人都要由衷地讚歎一句“有遠見！”。　　孩子老七方聲洞的小倆口還在日本，兒媳婦王穎前年剛生了個胖小子，辛亥年初的時候又懷上一個。　　在廣州起義的前夜，方家收到信，方家��想，會不會是兒子要回家了，所以先跟家裡打聲招呼？　　他根本沒有想到徐圖展開的是一封絕筆信。　　“父親大人在上，這是兒子最後一次親筆給您寫信。當這封信送到您老人家手中，兒已不在人世……”　　喜滋滋地展信，入眼卻是絕筆。方家��放聲大哭，一卧不起。　　李想拿到方老爺子寶貝似的藏在懷裡的這封絕筆信時，眼眶濕潤了。辛亥，那些年，革命者們青春的心裏充滿着對革命理想的豪邁快意，其他，對於他們微不足道。　　之後，方家��的二女兒方君瑛匆匆從香港趕回武漢。　　她和弟弟方聲洞都是革命黨人。廣州起義前，她被派往香港運軍械，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抵達廣州，卻見廣州城門緊閉，起義已經失敗，只好連夜乘船返港。　　在香港，方君瑛收到了弟弟殉難的消息。強忍着悲痛，她想到弟媳還在日本，孤兒寡母，得去接他們回來。　　動身前，方君瑛整理革命同志送來的弟弟遺物，她看到了一封弟弟寫給父親絕命書的草稿。信紙斑駁，整封塗抹多處，弟弟是懷着怎樣的心情寫下絕筆？弟弟發信的日子是四月二十六日，而她受到弟弟遺物的時候已經是五月三日，老父親那邊恐怕瞞不住了。　　方君瑛先回家勸慰父親，然後再去日本接弟媳王穎，她也不知道怎麼對弟媳王穎說，她的弟弟，她的丈夫已經死了。　　誰知方君瑛剛到漢口，武昌舉義爆發。方君瑛去日本接弟媳的計劃擱淺，義無反顧的以革命事業為先，這也是他死去的弟弟的意願。這時間一拖，就是好幾個月的時光，革命軍事業風起雲涌，民國已成！　　一艘從日本返航的輪船終於靠上了漢口。　　走出艙門的王穎有些恍惚。　　漢口的碼頭上停着許多民船，裝載各省運到漢口的貨物，工人們忙着卸貨。整個漢江江畔桅檣林立，看起來都和三年前她離開的時候一樣，只是她的身邊少了丈夫。　　那時他們新婚才十天，夫妻倆雙雙赴日本留學。辛亥年三月底，丈夫聽說廣州準備起義，便決定回國參加革命。走之前去拍全家福，那天兒子方賢旭周歲，身穿和服的王穎面對鏡頭，兒子站她膝上，揮舞右手，左手被父親緊緊握在手心。方聲洞側着身子。　　那個日本攝影師說道：“先生，你臉轉過我這邊。”　　方聲洞說道：“不，我要看着我兒子。”　　丈夫那一走便沒消息，這次方君瑛突然來接他們母子，雖然什麼都沒透露，但同為同盟會會員的王穎隱隱約約感到了不安。她一隻手牽着大兒子，另一隻手又抱着另一個更小的。　　碼頭上的朦朦小雪，似乎也漂浮着一種莫名的悲傷。　　看到王穎的瞬間，李想被她身上透出的莫名哀傷折磨，“這個惡人由我來做吧”李想這樣的想。王穎一看就是個聰慧靈秀之極的一個女子，她不可能不擦覺到什麼？明明有了最壞的疑惑，卻沒有答案的心就這樣一天天胡思亂想，這有是怎麼樣的殘忍在折磨她的心。真相雖然殘忍，但也是結束這種折磨的最好方法。　　王穎得知丈夫的死訊。那一瞬，她全然明白了，為什麼丈夫臨走前總說“真對不起你。”為什麼他看向兒子的那一眼那麼不舍，原來是抱了必死的決心。　　（筆者按：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距離辛亥武昌起義還有一百六十五天，方聲洞在黃花崗陣亡。赴義前一日，他發出了從廣州寄往武漢的絕筆信。那封給父親的信中，他寫道：“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為中華新國民，子孫萬世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於地下矣……”那些年，敢死成了一種時尚。）　　馬福祥受降后，長庚、升允往河西走廊退走，馬安良父子與之分道揚鑣，飛逃到西寧。　　樹倒猢猻散，這些死硬份子逃跑后，其所屬各部亂作一團，官不管兵，兵不顧官，焚毀文卷，搶劫金庫，爭相奪路西逃。青新和寧張兩條官道上的達官顯宦、太太小姐，一時摩肩接踵，絡繹不絕，爭相逃命，狼狽不堪。　　國民革命安西軍發起進軍青海奪取西寧的戰鬥命令。井勿幕兵團由臨夏取循化，過黃河，經甘都、化隆直取西寧；張雲山兵團從永靖渡黃河，經民和、樂都，沿建水以南山區小道進軍西寧。　　兩路大軍犹如兩股強大的鐵流，形成了鉗取西寧的態勢。光復青海奪取西寧的歷史性大進軍，就在這浩浩蕩盪的鐵流的滾動中開始了。　　兵貴神速，出其不意。為了防止已經潰散的馬安良殘部重新集結反撲，不給潰逃的敵人以喘息之機，不使光復青海的歷史進程有分秒的延誤，張雲山一方面組織大部隊迅速過河，晝夜兼程西進；另一方面抽調軍直及兵團四個騎兵偵察連和九個團偵察排的騎兵班，以及各師偵察科長、各團偵察參謀等共六百餘騎兵，組成軍的先遣部隊，披星戴月，輕騎疾進，急趨西寧，查明進軍西寧沿途敵情、道路、地形等情況，為安西軍光復西寧開闢道路，大部隊隨後跟進。　　先遣偵察部隊開進十分順利。雖然還有那麼一小撮孤臣孽子妄圖憑藉黃河、大通河構築工事，焚毀渡船和破壞橋樑。但報來的消息比預料的情況要好：馬安良、馬廷賢父子等先後進入西藏，準備由西藏逃往印度流亡了；馬安良殘部在安西軍強大的軍事政治壓力下，已成為驚弓之鳥，不戰自演。西寧部分開明人士及當地群眾組成了維持會，自動維持社會治安，看守敵人遺棄的財產，只等待安西軍接收了。　　完全應了李想之前的論斷，“蘭州之戰後，剩下的就是走路和接收”。　　先鋒部隊長驅直入，在平安驛與前來迎接的開明人士一起進入西寧，受到各族群眾熱烈歡迎。　　高原古城西寧光復！

# 第四百二十四章 走路和接收

　　李想回到武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其落迦山的豪華官邸緊急召見了曾高和李西屏。　　曾高和李西屏一進屋，李想沒待他們坐定就單刀直入地問：“安西軍在西北的攻勢怎麼樣了？”　　“進攻青海佔領西寧的工作早已完成。”李西屏彙報了一下進攻青海的情況，又說道：“在進軍青海的同時，安西軍還進行了打通甘肅河西走廊的戰役，對甘肅永登以西、安西以東武威、張掖、酒泉地區的國民黨軍進行了長距離的追擊作戰。”　　當時，清廷兩大柱石長庚和升允糾集殘部正向河西走廊撤退，加上河西原有的清軍，仍有四萬餘人。他們撤至古浪后，先在烏鞘嶺布防，幻想鄂州革命軍主力為了應付北洋軍突然攻擊襄陽，無力顧及河西，可再喘息一段時間。誰知道，北洋軍發起的襄陽一戰，虎頭蛇尾，就在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大總統之後悄無聲息的結束了。長庚和升允遂於在古浪以北之雙塔堡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繼續向西撤退，企圖退至玉門地區。　　“好！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辜名學霸王。”李想急切地說。　　為防止敵人退至新疆帶來後患，安西軍發布進軍河西的作戰命令：井勿幕兵團自青海西寧揮師北上，越過祁連山向張掖進擊；黃鉞兵團沿蘭新古道及其右側西進，張鳳�兵團為右路，繞烏鞘嶺、騰格里大沙漠邊緣的大靖西進；安西軍附野戰軍炮兵團、戰車營為左路，直取武威、酒泉。　　安西軍全線出動。由於逃敵軍心渙散，指揮混亂，不擊自潰，各部以秋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之勢，迅猛疾進，所到之處敵人紛紛投誠或逃竄。　　由享堂、河橋驛向永登及以西前進的先頭部隊，光復永登后，跨越烏鞘嶺，光復安遠驛。　　由安寧堡、沙井驛沿蘭新古道向永登方向前進的安西軍，接受敵騎兵殘部投誠。　　由哈家咀、小澇池向松山、大靖前進的安西軍，進至古浪以東松山時，敵騎兵八百餘人在協統帶領下投誠。　　安西軍作出攻佔古浪、進軍武威的作戰部署時，在尚未發起攻擊時，敵先行逃走。安西軍順利進佔古浪、大靖等地，后即進至武威以南及以東地區，先頭部隊攻克武威，駐武威附近敵官兵共七千五百餘人投誠。　　至此，安西軍各部全部集結武威，並以騾馬組成的快速部隊向張掖前進。在此期間，先頭部隊經十七天七百公里的行軍，抵達山丹，敵潰兵六百餘人，攜馬和駱駝三百餘匹，於山丹東樂鎮投誠。　　……　　安西軍的捷報雪片般飛入李想在武昌落迦山的豪華官邸。安西軍就這樣走路和接收，日進千里，這讓當初沒有拋棄西征公債的人們瘋狂了。　　與此同時，井勿幕兵團由西寧北進。在攻佔大通、門源后，頂風雪、冒嚴寒，連續行軍，進入終年積雪的祁連山區。　　祁連山脈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綿延千里，崇山峻岭，高峰人云，高處終年積雪，空氣稀薄，氣候變幻無常，人煙稀少，鳥獸亦視為畏途。唐代詩人王昌齡有詩狀祁連山及河西走廊史地雲：“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行軍之難可想而知。但安西軍為迅速打通河西走廊通道，佔領酒泉，卻必須走此險途。　　由於進軍急速，又是天氣嚴寒的冬季，即使李想之前做了西北冬季作戰的充足準備，但是在這個季節翻閱平均海拔四千米的祁連山，這是連世代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民也不敢想象的苦差，其中的奇苦難以言敘。　　一早，部隊從黑石頭出發，走了二十多里路就開始下起雪來，各班的宣傳鼓動員喊起口號：“翻過祁連山，消滅最後的敵人，光復大西北！”……歌聲、口號聲在高原上空回蕩着，部隊的行軍速度加快了。　　風雪越下越大，旋風夾着乾燥的雪粉，竟然打得人臉生疼，戰士們用毛巾纏着頭臉，仍然堅強地爬着盤旋的上坡山路，但是速度明顯放緩。　　鵝毛大雪把祁連山整個包裹了起來，戰士們頂着風雪往前爬，沉甸甸、冷冰冰的，透心地難受。腿重得像灌了鉛，邁一步要吃力地吸一口氣，總覺得空氣不夠吸，越往上走越覺得氣短，體弱的戰士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有的就用手巾捂着嘴巴，但不大一會兒嘴上的毛巾便凍成冰塊，隊伍拉得更長了，開始有人掉隊了。　　“向前走呢，還是休息？”　　雪越下越大，風勢越來越猛，呼吸越來越困難，胸膛好像要炸裂一樣。有人乾脆走不動就坐下了。可也不能等着凍死呀，部隊只有向勝利前進的傳統，沒有等着死的習慣，指揮員下令堅決地向前走。　　夜晚的高原一片蒼茫，雪不停地下着，狂風卷着雪花，像脫了韁的野馬盡情地奔馳着，衣服被風颳得瑟瑟作響，颳得戰士站不穩腳跟。隊伍在茫茫的雪原上前進，像一條雄偉的巨龍，路旁掉隊的戰士仍然一拐一拐地昂着頭走着。這是對勝利的憧憬，對革命的理想，激勵着指戰員，以非人類的意志頂着暴風雪爬祁連山。　　革命者們青春的心裏充滿着對革命理想的豪邁快意，一切困難，對於他們微不足道。　　這支部隊，正是繼承了他們的革命意志，才能繼續堅強地走着。　　在離俄博四十多里路時，寒冷的雪花密密地撒到人們身上。這裏已是海拔五千多米了，不少人覺得頭暈，顯然是空氣更稀薄了。寒風像鋼針一樣，刺痛着人們的肌膚，凍得難以支持，牙齒碰得咯咯作響，渾身直打哆嗦，最討厭的還是想吃點乾糧取暖，但乾糧凍得像冰塊一樣，硬梆梆的啃不動，只好憋住氣喝口燒酒，不過這也只能暖一小會兒，過後更冷。許多戰士還是掉隊了，行軍隊列里有人走着走着，猛地就栽倒了，閉起雙眼躺下了。他們為了光復大西北，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大家含着眼淚，用白雪埋葬了戰友們的屍體，昂着頭，挽着臂，又繼續前進了。　　部隊經過二十八小時強行軍，走了二百二十里，終於通過祁連山山樑，到達俄博。　　接着，又以二十多小時的連續行軍，攻佔民樂縣城。先頭部隊進至張掖三堡，擊潰企圖增援民樂的清軍，對張掖實行包圍攻擊。經十九分鐘短暫的戰鬥，即殲滅守敵。　　張掖光復后，各部隊星夜西進，迫使逃竄張掖以西之敵先後放下武器。　　井勿幕，黃鉞，張鳳�各部會師張掖，然後揮戈西進。　　逃到河西走廊西端的清軍殘部大多為機關、後勤單位，戰鬥部隊僅有五個協，而且各協都已零零落落，僅有五百至千餘人，人數較多的也只有兩千一百餘人，士氣極為低落，根本無法支撐局面。地理條件上，沒有可以利用的關隘和可以固守的堅固城池；後勤保障上，已面臨枯竭，官兵三個月無晌，兵員和物資得不到補充；在其內部已分崩離析，主戰派和主和派的鬥爭日益尖銳，不可能再有組織地進行大規模的抵抗。因此，當安西軍先頭部隊兵臨高台、酒泉時，河西清軍殘部不得不作出最後的抉擇。頑固派首領長庚和升允先後於兵變中被殺，清廷最後的三大柱石全部隕落，主和派將領掌握軍權，醞釀投誠起義。　　在這種有利形勢下，安西軍堅決貫徹李想的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雙管齊下的方針，一面是大軍急速西進，一面是通過多方關係，宣傳鄂州政府的政策，做政治爭取工作。　　清軍殘部終於在酒泉共約三萬人起義，發出全國通電，接受鄂州革命革命安西軍改編。　　至此，河西走廊全部光復。　　戰役的勝利，不僅使河西廣大地區得到了光復，更為重要的是，為安西軍進軍新疆打開了必經之通道。　　遠在南京的孫中山在接到河西走廊全部光復的消息后，非常高興，立即來電嘉獎：　　李想老弟：　　將士用命，一舉而光復甘肅，功在民國，雪我民族二百六十餘年積憤，殊堪嘉賞，希即傳諭嘉獎，並將此役出力官兵報核，以憑獎敘。戡亂救國大業仍極艱巨，望弟勉旃。　　中山。　　袁世凱就於三月十日在蔡元培專使觀禮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了。但是其時仍留在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卻扳請孫大總統，繼續負責中樞政務，直至袁總統的內閣完全建立之後再‘解職’。所以孫中山這時候的嘉獎令，還是很有實際用處，至少表示民國政府承認李想佔領甘肅的合法性。　　李想收到此電令，興奮不已，有功將士的名單傳給南京之外，他決定在武漢舉辦一個聲勢浩大的西征之戰的展覽會，開放給中外人士参觀。　　黃興在南京軍部也根據李想的戰報，大肆宣傳。同盟會的報刊記者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搖旗吶喊。　　勝利的消息一傳開，寧滬的一些中外記者都一致要求南京臨時政府組織他們到武漢來参觀戰績，甚至有要求去大西北採訪戰地新聞的。　　南京將這一決定通知李想后，李想滿口就答應了。為此，李想把從小日本手裡奪回的寶貴文物也放入展覽會進行展覽。

# 第四百二十五章 進軍新疆的計劃

　　李想站在窗前，落迦山的冰雪初融，屋檐落下點點滴滴晶瑩的雪水，屋子里濕氣濃重。此刻的大西北還是冰天雪地，江南已經春風回暖。　　回想袁世凱已於三月十日在南京專使團觀禮之下，正式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了。但是其時仍有保留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卻扳請孫大總統，繼續負責中樞政務，直至袁總統的內閣完全建立之後再‘解職’。這是也是孫中山要求的結果吧？他在這過度時期到底想干什麼？此時的李想還琢磨不透，他也懶得去琢磨，到了這個地步，孫中山再怎麼樣也玩不過袁世凱了，他還是把精力放在奪取新疆要緊。　　這時李想才剛剛回到武昌，他開始忙着驗收鄂州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建設成果，接着又率領大小官員參加慶功宴，後來又和蜂擁而來的南京、上海的中外記者團不斷周旋，而今天晚上還要參加一個長江商會舉辦的一個宴會――打仗就是燒錢，沒有他們的支持，西征不會這麼順利，這個宴會他是必須去的。　　李想本來以為回到武昌，可以輕鬆一下下，想不到更忙了。　　西北的戰局朝着有利於西征軍的方向發展，多少沖淡了因各種交際應酬暈頭轉向帶來的鬱悶。　　李想轉身，把牆壁上掛着的那幅偌大的軍用地圖看了又看。　　安西軍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新疆省了。　　新疆地處我國西北邊陲，地域遼闊，幅員廣大，面積一百六十餘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陸地總面積的六分之一，為我國第一大省；人口稀少，是以穆斯林為主體的聚居地區，人口約四百餘萬；物產礦產資源豐富；通往東歐與西亞的古絲綢之路，李想計劃中的亞歐大動脈必經之路，未來石油大戰爭雄中亞的跳板……新疆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現在，李想的案頭上放着林鐵長剛剛重新上的報告書：《進軍新疆的計劃書》。　　李想拾起這份沉甸甸的計劃，感覺到心裏也沉甸甸的。翻了幾頁之後，轉身看起了地圖，目光落在伊犁。　　伊犁位於新疆西部，一直是天山北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李想不知在地圖上看了多少遍。　　武昌起義后，各省紛紛響應，宣告獨立，革命高潮空前高漲。驚慌失措的清政府眼看着兩百六十餘年的統治即將土崩瓦解，時任清朝軍機大臣兼任伊犁將軍的長庚，召集幾位近臣，密謀讓地處偏遠的新疆成為清廷東山再起的夢想之地。　　在清王朝即將覆滅的前期，有人提議就是把清王朝的都城遷到西北，那麼遷往到那個地方呢，具體沒有說，但是絕對有這麼一個企圖。伊犁最後一任將軍志銳，他在來伊犁上任的途中，曾經與前任的將軍、時任陝甘總督的長庚與新疆巡撫袁大化進行了密謀，密謀的內容之一就是清王朝遷都西北，延續其統治。　　清政府在形勢緊張的時候，就是約得長庚將軍和幾個主要的近臣，準備嗎，乾脆我們就第一步打算到庫倫、烏蘭巴托，到內蒙去，到蒙古去偏安，打算在那裡再東山再起，但沒做成，後來他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惠遠新疆，放在了伊犁。放在伊犁為什麼呢？清政府有長庚將軍做後盾呀，長庚把新疆的情況、伊犁的情況都很熟悉，他前後出任伊犁將軍十五年，對西北再熟悉不過了。　　惠遠城，伊犁將軍府所在地，乾隆親自賜名惠遠，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遠方之意。清朝設立伊犁將軍府後，為了鞏固和保衛這個將軍府，即從1763年起先後建成惠遠、綏定、寧遠等九城，形成新疆首府地區的軍事、政治中心。清廷在惠遠建有完整的政治體制，城內有重兵把守，城外亦有眾多軍事設施。清政府選擇伊犁作為西遷偏安之所，實在是“理想之地”。　　為了鞏固其在邊疆的政治地位和軍事實力，早在1907年11月，清政府就從北洋陸軍中徵調一營官兵，改編為“伊犁陸軍模範營”。1908年元月，又從南洋鄂軍各協標營內挑選400名官兵，並在黃陂、孝感兩縣招募200多名新兵，由陸軍四十一標二營管帶楊纘緒任統帶，出防伊犁。　　楊纘緒，字述周，綽號楊麻子，早年為湖北將弁學堂優等生，留學日本戶山陸軍大學，並在日本參加同盟會。歸國后，歷任湖北新軍營操教習和管帶。　　另外，1906年湖北“日知會”被破獲，“日知會”成員無法藏身，於是馮特民、馮大樹、李輔黃、郝可權等人，皆加入楊纘緒率領的鄂軍，途經西安時，革命黨人李夢彪又加入進來，到達蘭州后，鄧寶珊等應募投軍，一同到惠遠城駐地。　　到達伊犁后，馮特民任書記官，李輔黃任工程營營副，郝可權任教練所教官，馮大樹任警察局提調。　　馮特民在伊犁首先設立伊犁同盟會，出任領導人。他發展伊犁將軍府文案黃心齋、綏定知府賀家棟、管庫黃立中及李夢彪、張維直、鄧寶珊等人加入同盟會。分別聯絡湖北籍、陝甘籍、綠營等，還在政府、學校、商界和民族、宗教界宣傳革命思想，1910年3月25日創辦了近代新疆首家新型報紙《伊犁白話報》，為革命做先行的輿論準備。馮特民擔任主筆，以漢滿蒙維四種文字發行，內容豐富，文字生動，深受歡迎，獲得“振聵起聾，開通民智”的讚譽。為獲得各民族人士對革命的支持，他們努力團結伊犁各族群眾，以消除民族隔閡。長庚力主辦新軍，使革命黨人有機會到伊犁，長庚調任陝甘總督，67歲的副都統廣福接任伊犁將軍，沒文化，無見識，對革命黨人在伊犁的活動聽之任之。　　鄂軍進入新疆，帶來了大批民主革命的仁人志士，成為伊犁辛亥革命的核心。革命黨人通過白話報大力宣傳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傳播民主共和思想。包括伊犁知府賀家棟、維族富商玉山巴依等人以及當地哥老會都變得同情革命。　　此時，由於安西軍的西征勢如破竹，甘肅省除少數邊緣地區如地區外，絕大部分地區均已迅速光復，並出現了青海西寧、河西走廊、酒泉、玉門等不同的和平解決方式，安西軍兵鋒所指，各地滿清軍政官員紛紛投誠起義，影響所及，用和平方式解決新疆問題已是大勢所趨。　　此時的李想覺得時候到了。　　其實，清軍各派系在新疆的駐軍共有十萬多人，其中一部分是堅決反對向李想投城的，即使清帝已經退位，他們更想向袁世凱表示效忠。由於新疆地廣人稀，山嶺縱橫，沙漠橫亘，風沙肆虐，水源不足，交通不便等等，條件十分惡劣。從蘭州到迪化，到南疆的喀什，戈壁幾千里，黃沙漫漫，困難重重，非常不利於行軍作戰，用武力解決問題。　　因此，李想的設想還真有點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根據對新疆的歷史和現狀的分析及安西軍西征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為使新疆免受戰爭創傷和損失，作出了爭取和平光復新疆的決策。　　新疆和平起義的關鍵取決於駐新部隊的態度，而新疆巡府袁大化的意向革命黨人還不甚了解。因此，在議論起義問題時都心中沒底。　　林鐵長派遣金兆龍、劉先俊等一行催馬加鞭來到迪化。　　劉先俊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又是湘軍將門之後，在湘軍子弟滿天山的西域邊疆，他有非常深厚的人脈，所以成為此行的關鍵人物。　　他們新疆后就開始進行和平活動。一方面利用湘軍人脈逐步加深和袁大化等新疆上層人物的聯繫，溝通思想，協調行動，同時在軍隊的哥老會中進行宣傳教育和組織安排工作，希望掌握控制這支武裝力量。另一方面，還聯繫支持各方面及各種主張和平解決新疆問題的社會組織的和平活動，擴大和平行動的群眾基礎。　　與此同時，反對和平的主戰派反動勢力也蠢蠢欲動。最大最頑固的反和平的反動勢力就是伊犁將軍滿人志銳為首的滿城“八旗”子弟。這支部隊的官兵不但封建，而且相當頑固，裝備精良，戰鬥力馬馬虎虎，反動和也是最积極和最堅決的，是新疆和平解放的最大障礙。　　這些人手中握有兵權，是和平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他們一旦決裂，後果是難以設想的。因此，劉先俊周旋其間，一直是小心謹慎，對自己的意圖不敢有絲毫泄露，而總是以超然的態度，從許多利害方面去說服他們，保證他們不致輕舉妄動。　　劉先俊雖然有湘軍將門的背景，也夠小心的了，但警覺的袁大化認為劉先俊是留日學生，又是湖南人，路經陝西等地，疑其與各地革命黨人有聯繫，憑老湘軍將門的背景，也僅委任他為新疆督練公所教練官，不給軍權。　　看清袁大化的反動本質，劉先俊拒絕任職，袁大化又以金錢收買，也遭拒絕。但劉先俊等仍滯留迪化，幻想能勸袁大化擁護共和，宣布新疆獨立。袁大化不但不接受，反而竟肆意辱罵劉先俊，並殺氣騰騰地威脅道：“如果新疆有人效法黃鉞，必將受到身首異處的懲辦！”破口大罵劉先俊是李瘋子的說客，表現十分猖狂。　　在一些場合，部分旗人軍官還示威說道：“匪軍打馬家軍容易，要吃我們一個連也扎手，對我們勸降是不容易的。”

# 第四百二十六章 殺身成仁

　　暴風雪席捲天山南北，銀白色的世界狂躁不安，不安的還有西域邊疆蠢蠢欲動的人心，但這個頗有俄羅斯風情的大廳里的空氣卻溫暖而又寂靜。　　牆上齊人高的壁爐塞滿了厚重的木料，它們燃燒后發出的噼叭聲成了這裏唯一的聲響。在裝飾華麗，雕刻着多種珍奇生物圖案的壁爐上方則固定着一對巨大的麋鹿角冠。數根粗厚的柱子支撐着這個能容納數十人的宴會廳，桔色調的火焰將屋中的陰影驅趕至角落。牆上的龍頭雕刻充當著燈台，銜着明亮的火炬。大廳冰冷的石質地板上因為鋪着厚厚的雪豹、麋鹿和其他生物的毛皮而變得柔軟、溫暖。　　一張厚重而精雕細琢長桌佔據了廳內的大部分空間。它足夠招待三四十人，可現在桌邊卻只有三個身影――迪化的三巨頭：袁大化，載瀾和廣福。　　隨着安西軍日益接近新疆，以及革命黨人在清軍內部進行起義的宣傳聯絡工作的日益深入，使得越來越多的中下級軍官和廣大士兵轉向同情起義、擁護和贊成起義；少數反對起義的頭目越來越失去市場，在部隊內部也越來越孤立。原來在部隊內部處於劣勢的起義力量，逐漸取得了優勢。在這種轉化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幾次緊張情況，反映出了雙方鬥爭的激烈性。　　新疆首府迪化，危機暗伏，謠言四起。　　蘭州滿清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大批漏網之魚，大小軍政頭目由蘭州撤退新疆。他們沿途煽動，使軍心渙散，人心浮動。每到晚上，到處嗚槍，搶劫四起，新疆已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自南北議和達成，清帝宣布“退位”。廣福已經兩次致電袁大化等人，要他們遵從清帝詔書，贊成共和。廣福雖是滿人，但很識時務。　　如今袁世凱已經就職大總統，安西軍進軍新疆就在眼前，時機已經面臨到了最後階段，識時務的廣福不能不表示態度和決心，只有打升窗戶說真話了：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應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須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贊同起義，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麼，和平的反面，就是戰爭。談到戰爭，必須在作戰上能操勝券，後勤上有把握，才能應戰。我們新疆的軍隊雖號稱十萬，但只能應用到點上，彼此不能支持。何況從軍事上看，蘭州、西寧相繼不守，外援斷絕，退路不通，運輸困難，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能不能作戰呢？再從基本上說，新疆的問題，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由於雜居民族的關係，由於宗教信仰的關係，決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所以在我們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運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政治方式來解決的。否則對國家、對人民、對我們自己都有百害而無一利。如果我們不爭取主動，求得和平，將使十萬官兵盲目犧牲，地方秩序混亂，人民流離失所，引起民族仇殺，這是必然的結果。如果堅持戰爭，放棄和平，一定會弄得欲戰不能，又無法談和的地步，進退兩難，又何苦乃爾呢？至於我個人的生死榮辱，早已置之度外。請大家選擇吧！”　　載瀾淌下眼淚來，哇哇大哭，也不知道廣福的那一句話觸動他的神經。　　袁大化似乎有所動搖，但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志銳說你近來態度變了，我原來還不相信，現在我相信了。你一定是受了革命黨人包圍。受劉先俊蠱惑的符西垣、張嗣業、熊鶴年等向自首了，交出了起義骨幹人員名單，很多人都是你的屬下。”　　袁大化問得尖銳，廣福卻毫不在意，他是旗人，根本不懼怕這樣的質問。他撇了一眼擦乾眼淚直勾勾看着他的載瀾，笑道：“袁世凱的北洋軍也有吳祿貞和藍天蔚，他也差點陰溝里翻船。如今，還有那支軍隊沒有革命黨人？”　　載瀾嚇得眼淚又在匡里打轉。　　“今夜，你派人按名單把主張起義的劉先俊、陳守堂等人都拘捕起來。”袁大化不容置疑的斷然道。　　“你們要捕人？”廣福嚇了一大跳，瑞澄不就是因為在武昌搞大搜捕，最後逼出了一個“武昌首義”，大清朝也因此玩完。袁大化這不是玩火自焚？“第二步怎麼辦？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聲槍響，能保地方不致糜爛？這樣子你們有甚麼便宜？你們不要忘了武昌首義是怎麼爆發的？”　　廣福一連串的發問，問得他們相顧無言，只見載瀾又淌下淚來。久之，他才囁嚅而說道：“我們內心有痛苦，你似無動於衷。講道理又每為你所屈……”　　聽載瀾之言，可以想見他的矛盾痛苦。大都是基於個人打算，廣福覺得應即因勢而利導之，畢竟大家都是旗人。在這種時刻，旗人如何還頑抗到底，最後只有死路一條。　　廣福說道：“大家知道，一個人基於個人感情用事，而忘卻了利害與是非，那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你們還相信我的話，就應以冷靜頭腦考慮這個問題，而不應該遇到困難長吁短嘆，甚至相對而泣。目前整個局勢，你們知道很清楚。應不再設想部隊內調那樣無濟於事的煩惱問題了。你們帶部隊走也好，個人離開也好，望再細想之。我要把一顆赤裸裸的心擺在你們面前，我決不離開新疆，要與全省老百姓和全軍將士及其家屬共生存。我有這樣責任，盡到責任，雖死不辭。”　　“廣帥，”袁大化說道，“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光復無奈的說道：“各人有各人對問題的看法，我不干涉各位的自由，但望大家洞察利害得失，不要感情用事。拿目前新疆的局勢來說，如果我們不考慮周詳，不顧一切，挺而走險，走戰爭的道路，那麼，後勤上無準備，戰鬥上不能穩操勝券。我還是那句老話，我們的部隊雖號稱十萬，但只能應用到點上，彼此不能支援。蘭州、西寧相繼不守，外援斷絕，退路不通，一個嚴酷的現實已經擺在我們的眼前。如果我們一定要放棄和平，點燃戰火，則十萬官兵盲目犧牲，人民流離失所，地方秩序大亂，還要引起民族仇殺，這些都是可能預料到的。”　　廣福這些話，袁大化和載瀾兩人一直認真地聽着，一言不發。廣福知道他們內心已有所鬆動，就進一步強調道：“你們想抗拒也好，想把部隊帶走也好，都阻擋不了革命的洪流。如果堅持戰爭放棄和平，一定會弄到既不能戰又不能談和的地步，其結果是徒然犧牲眾多官兵，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這樣的話，人民不會原諒我們，歷史更不會饒恕我們。何去何從，請大家選擇吧！”　　對於廣福的話，載瀾雖然不完全同意，但又駁不倒他說的道理，所以就要開了無賴：“你是不是想拿我們作政治資本呢？”　　廣福當即反駁道：“關於個人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我所想的是近十萬官兵及其家屬的安全，是各族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廣福寓舌劍於苦口婆心之中，但是他們對廣福還是完全不服氣，與此同時，袁大化還和皇室親貴載瀾還是堅持迎接宣統帝西遷，在庫倫或阿勒泰建都，外借沙俄的保護，內聯甘新等各族封建王公，割據西北，與革命軍對抗。為此他們還是下了拘捕令。　　於是，宣布迪化全城戒嚴，命令馬隊管帶劉雨沛大肆搜捕，劉雨沛奔走三天，一無所獲。眼看着風聲越來越緊，為躲避袁大化的追捕，劉先俊又秘密移居到曾任縣知事的胡清源家中。迪化城內風聲鶴唳，大街小巷擠滿了人群。　　兩路統領陳守堂、唐曉雲當天午時被捕，兩人都是湖南寧鄉人，在嚴刑拷打之時，始終未牽連任何人，慷慨自認，當晚在巡撫衙署東轅門外殉難。　　劉先俊見已泄密，決定當晚9時起義。劉先俊率100餘人，模仿武昌起義左臂纏白布，假扮作巡夜兵丁，進入城內巡防營，計劃奪取槍支彈藥，與巡防營內部的革命分子會合，直攻撫署東營。但劉先俊沒有想到，原來答應做內應的袁大化的衛隊長王學斌臨陣叛變，原定在東營做內應的士兵已遭到逮捕，只有巡防營起兵響應，就在勢單力薄的情況下，起義軍依然英勇出擊，攻打陸軍炮營，此時的袁大化因叛徒告密，早有嚴密防備。　　幾路進攻失利后，劉先俊等人只好退回巡防營固守，商議對策，重新部署。袁大化派重兵包圍巡防營。　　劉先俊見大勢已去，決定殺身成仁，對金兆龍說道：“今日被叛徒出賣，墮人詭計，事已至此，惟有繼續擔負革命功成之重任者難，為革命赴死者易，兆龍兄當從難，我得就易……天尚未明，兆龍兄速同劉福田、俞少良兩同志出城，潛奔伊犁或者南疆活動，再圖恢復，我當作黃花崗之七十二人。”　　聽着劉先俊如此輕鬆的許下為革命者赴死之志，自願帶幾個人留下來做掩護。年輕的同志們鼻子一酸，眼淚流下來。　　劉先俊喝道：“哭什麼！革命本是流血之事。軍人以流血為榮，以流淚為恥。只要革命成功，何惜一死！”　　金兆龍嘆息道：“兄弟非畏死幸生，你我共患難，今日事敗，義同死成仁，而謝革命。”　　劉先俊道：“殺身成仁，何分先後？兆龍兄弟今日同我一死，無濟於事。只要居之志堅，從難負重，爭取革命成功，勝於今日同死。伊犁陸軍官兵，多與兄弟同軍，南疆陸軍軍官，多是哥老會兄弟，皆易於聯絡。故勸兆龍兄弟從難負重，聯絡革命……不再多言，若待天明，尚難脫逃。”　　同志們灑淚作別。　　“把所有的炸彈都拿上來！”劉先俊吩咐一聲，把炸彈全部放在一個筐內，掛在脖子上。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浴血奮戰，在清軍轟轟烈烈的炮轟聲中，劉先俊等戰鬥到天明，終因寡不敵眾而退守劉猛將軍祠後院被捕。　　少不了一頓嚴刑拷打后，由袁大化親自審問起義原由，劉先俊慷慨回答：“革命的理由還需要我說一遍嗎？我早先勸你反正，該說的道理我已經都說了，不料你奴心太重。今日被抓，速殺而已，夫復何言！”　　袁大化獰笑一聲，揭過又問：“革命黨還有何人？”　　劉先俊道：“你要殺的人是我。此外並無一人，要殺我就殺，何必株連他人。”　　“你跪下求我！”袁大化不斷獰笑道。　　劉先俊怒道：“我堂堂炎黃子孫，豈能跪你一個漢族賊子，虜廷走狗。事成我殺你，事不成你殺我！”　　袁大化惱羞成怒：“快拖出去！殺！”

# 第四百二十七章 暴發戶

　　李想滿是酒氣的從漢口長江商務總會返回武昌落迦山，已是午夜時分。這一夜又是喝酒應酬，又是在酒桌上談生意。他鼓足如簧之舌推銷他的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最後的結果令他十分滿意。　　李想雖喝得腦袋暈乎乎，卻是異常興奮，沒有半點睡意，光想找個人說說話兒，看到水仙兒送茶過來，滿面春風地笑道：“坐下陪我說說話。今夜得了頭彩，不找個人說說話兒急得慌！”　　“我也有事情要跟你彙報，”水仙兒在李想身邊的沙发上坐下，將自己端來的茶杯遞給李想，說道，“新疆發生的事情。”　　“新疆？”李想袖子一挽，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唔？這是什麼東西，味道真怪？”　　“參湯。”　　“我怕我喝了，晚上睡不着。”　　“不要打岔！”水仙兒鼓着臉，拍掉身過來的咸豬手，“新疆出事了。”　　聽她的口氣，李想感覺事態嚴重，收起一臉賤笑，問道：“什麼事？”　　新疆的事情，已經確定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秘密派遣金兆龍和劉先俊入新疆活動。他們兩個，一個在新疆清軍底層的哥老會影響極大，一個在新疆清軍高層老湘軍系統面有很深的人脈，可以說是入新疆活動的絕嘉人選。他們出事了？　　“劉先俊運動的事情泄露，袁大化頑固至極，拘捕革命黨，他們只能倉促舉義。”水仙兒又把迪化起義失敗的經過繪聲繪色的說了一遍。　　李想聽了卻半響沒有方語，靜靜地聽水仙兒說完，沉吟了一會兒才道：“劉先俊殺身成仁，這是我們的巨大損失。他是老湘軍的將門之後，湘籍將領門生故吏滿天山，他本來是新疆都督的不二人選。”　　水仙兒看李想參湯喝完，起身沏了一盞普洱茶給他，坐下說道：“金兆龍潛奔南疆，萬象春潛奔伊犁，劉先俊英勇就義，迪化起義殉難烈士一百四十三人，兩百餘人被發遣南疆。接下來，要怎麼辦？”　　“南疆？伊犁？”李想立起身來想着，目光炯炯盯着窗外漆黑的天空，說道：“迪化的革命力量很薄弱，反動勢力比較強大，因此，必須改變既定方針。可以先取伊犁，再圖全疆。萬象春去伊犁是對的。”　　水仙兒起身笑道：“金兆龍潛往的南疆呢？”　　“南疆……”李想想也不想的說道，“南疆一帶，為新疆全省富庶之區，餉源所出，關係重要。如果我們在南疆起事，等於斷了袁大化的財源，將會徹底動搖他在新疆的統治基礎。”　　南疆面積佔新疆一半，遠離迪化，情況複雜，是袁大化企圖在新疆作最後掙扎的基地，也是新疆主戰派策劃反對和平起義的基地。　　“來人！”李想突然叫道，他想到就要去做，一刻也耽擱不了，“打電話叫曾高和李西屏來！”　　“是！”在門外的值班的警衛答應一聲便派人去了。　　“我的李帥，”水仙兒笑嗔道：“今兒還不累？已過半夜了，還要叫他們過來議事？你不睡，他們就不要睡了？”　　“他們就是睡了，也要把他們從被窩裡拖出來。”李想吁了一口氣，把來茶盞遞給水仙兒，“換杯熱的來�D�D這種事處置得愈早愈好。新疆發生這樣變故，我估計他們也睡不着，說不定也在想對策呢？”　　“我知道。”水仙兒點頭笑道：“只是夜深了，不要累壞了！”　　李想嘆道：“我這個鄂州革命大元帥是不好當的，照那些大人物們的說法，我就是個暴發戶，虎視眈眈的人很多，心裏不服的人很多，不能不格外用心，不能不格外小心。要知道，我這個沒跟底的暴發戶，輸不起。別人一分力能辦的事，我要拿出五分十分的力才辦得到呀！”　　“你說的是實情。”水仙兒黯然的點頭嘆道。　　“現在正適鄂州政府發展壯大之時，我還不能垂拱而治�D�D做甩手掌柜，都叫下頭去辦，便易生弊端。”李想說著，由不得長嘆一聲，嘆自己穿越前，穿越后都是苦逼命。“……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李想想起偉人這句真理與文學的完美組合的詩句。　　李想正長篇大論地抒發感慨，抄襲偉人詩詞，曾高和李西屏跑得氣喘吁吁地進來了，一前一後進來。　　“大帥又在填詞？”曾高的文學素養是家傳的，只聽了這沒頭沒腦的一截能推測個八九不離十，他打着哈欠說道，“是不是填的《滿江紅》詞牌？……依然是氣勢磅礴，還隱含至理。”　　李西屏僵硬敬禮，方才問道：“大帥傳我們來，不知有何事？”　　“你們先座下來。”李想吹着盞中茶沫，轉臉對水仙兒道：“你先把我們之前說的給他們講講，我真有點累了，想歇息一下。”　　“是！”水仙兒答應一聲，把剛剛的事情說了一遍，又問道：“袁大化冥頑不靈，迪化反動勢力太強大，想要完全和平解決新疆問題，不可能。只有從伊犁和南疆入手，通過兩個地區的暴力武裝舉義，以逼迫袁大化接受我們的和平誠意。你們認為呢？”　　李西屏忙回道：“接到新疆變故的情報，我也在這個事情。這樣不失為一個最好的辦法。完全的和平根本不可能嘛。”　　曾高說道：“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全國的革命已經接近尾聲。人心思定，百廢待興。同時，武昌革命爆發后，沙俄加緊了對新疆的侵略，新疆外患空前嚴重。沙俄先後以護僑為名，派遣大批侵略軍入侵了伊犁和喀什。另外，沙俄還鼓動外蒙之獨立，並且派兵圍攻科布多，嚴重威脅新疆北部門戶阿爾泰的安全……”　　李想聽着不得要領，從旁插嘴問道：“俄國老毛子正在為巴爾乾的升溫頭疼，咱們只要擺出不惜一戰的架勢，老毛子是不敢迎戰的。我叫你們來，就是想問問伊犁舉義有沒有成功的可能？還有南疆舉義的事，該怎麼策劃？”　　“伊犁一直是同盟會在新疆活動的中心。”聽至此，曾高已弄清李想的用意，“當年鄂軍進入新疆，帶去了大批民主革命的仁人志士。楊纘緒等人抵達伊犁后，便分別到軍隊、機關、學校和各族民眾中進行革命宣傳和組織活動。馮特民等人創辦了《伊犁白話報》，革命黨人通過白話報大力宣傳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傳播民主共和思想。當時，伊犁各族民眾一方面不滿意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對於沙俄在這裏的入侵強烈反對，內心裏可能仇視，同時走什麼樣的路，今後該怎麼辦，茫然無措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不過，革命黨人在伊犁期間，經過聯絡和引導各族各界人士，已經為起義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李西屏也說道：“武昌起義成功后通電全國，也曾電約伊犁響應。馮特民向楊纘緒苦勸三日，促楊率軍起義，楊主張以靜觀變。時值清廷調杭州將軍志銳為伊犁將軍，接替原伊犁將軍廣福。”　　志銳這個人，他的兩個堂妹是光緒帝的瑾妃和珍妃，他和光緒帝在感情上接近，一直受到慈禧太后的壓抑，光緒帝和慈禧太后死後，光緒之弟醇親王載灃執政，志銳才得到重用。其家庭和身世，決定了志銳必然是反對革命的。他沿途路過西安和迪化，分別與陝甘總督長庚、新疆巡撫袁大化及流放的已革輔國公載瀾等人密謀，擁立宣統帝西遷，割據西北偏安。11月15日，志銳抵伊犁任，此時辛亥革命之火已燃遍全國。　　“志銳到任后，感覺到伊犁的形勢也是暗流涌動，深感局勢不穩，革命隨時有可能爆發。為了破壞伊犁的革命力量，志銳下令封閉《伊犁白話報》，以鉗制輿論。因新軍在長江沿岸響應革命，志銳遂對楊纘緒所率的鄂軍心懷疑忌，借新軍和武備學堂學生鬥毆為由，下令解散新軍，收繳新軍彈藥。當志銳獲知鄂州大元帥府參謀部副部長楊開甲是楊纘緒的胞兄后，就迫楊辭職，並將楊統轄的新軍官兵全部遣散，遭遣回關內的官兵，遲遲領不到遣散費而坐困惠遠，貧怨交集，紛紛投靠革命黨人。志銳自負是皇親國舅，對同僚和下屬極為跋扈。他借口交接手續不清，不準廣福赴任。志銳來伊犁時，曾帶有僅值一、二錢紋銀的氈帽，分派各地勒銷，每頂索銀一兩，逾期無銀償還，要作價一隻羊，超過原價幾十倍。此舉可能是為了緊急籌措軍餉，但這種高利盤剝和敲詐勒索，無異於白日搶劫，群眾遭此殘酷壓榨，無不怨聲載道。由於志銳既驕且吝，以致新舊官僚、商民共憤，旗營亦復離心。而志銳自認為惠遠城內外駐有滿、蒙、錫伯兵達萬餘人，可確保安然。”曾高最後說道，“伊犁起義至此已醞釀成熟。”　　李想吐出口氣說道：“那還等什麼？干吧！”　　“伊犁情況已經弄清楚�D�D”水仙兒又問道，“南疆呢？”　　“南疆……”李西屏稍稍思量一下，答道，“哥老會是隨着左宗棠的西征軍流入新疆的，到今天，哥老會在新疆已是遍地開花。哥老會也一直是我們重要團結對象和依靠力量。武昌革命的發生乃至發展，都是與哥老會的巨大作用分不開的。你們也知道，迪化起義失敗后，袁大化將新軍中的哥老會員趕出了迪化。他們中的一部分被發往南疆巡防營效力，戴‘罪’立功。金兆龍到南疆各地聯絡哥老會，準備起事。雖然不像伊犁那樣可以速成，但是對袁大化的打擊是致命的。”　　“好！”李想不禁笑道：“就叫金兆龍聯絡哥老會在阿克蘇、焉耆、輪台、庫車、巴楚、喀什等地起事！”

# 第四百二十八章 伊犁舉義

　　天山籠罩在濃雲下，朔風夾帶着雪粉狂嘯。守在伊犁將軍公署的清軍官兵沒有口袋，只好搓着手抱着槍。　　“志銳將軍，”水桶一樣的馬扎洛夫斯基上校穿着一身筆挺的軍裝，腳下馬刺在木板地上嘰叮嘰叮地響着，白皙的面孔上一撮哥薩克小髭神氣地一翹一翹，灰眼珠放着幽幽的光，“我再次提醒您。機會，唔，機會對於任何人都是公正和殘酷無情的。安西軍軍已經到了玉門關，革命黨人已經滲入你的軍隊。現在只有偉大的俄羅斯可以幫助清廷守住最後一片棲息地。大清如果在俄羅斯的保護之下偏安西北，終有揮兵南進，將你們今天的恥辱都煙消雲散的一天。這是惟一的機會�D�D惟一的，懂嗎？”他的漢語、蒙語都說得極漂亮，根本不用翻譯。　　日俄戰爭后，沙俄在東北的侵略遇到阻力，遂加緊了向新疆的侵略擴張，俄國修築了從塔什干至新疆邊境的鐵路，在新疆各地遍設領事館，建立起龐大的商業網。辛亥年初，借口修訂《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揚言要出兵伊犁，連續通牒清政府在限定時間內答覆擴大沙俄權益的條款。三月二十七日，清政府被迫答應沙俄全部要求，后因辛亥革命爆發而未予正式簽訂。眼見安西軍入疆在即，俄國見時機成熟，便趁火打劫，以“代清國守土”的名義，勸誘志銳投靠沙俄，在協議上簽字。　　志銳看上去只有三十多歲，皮帽子下是一張愛新覺羅家特有的驢臉。他靜靜地聽着，半晌方字斟句酌地說道：“感謝上校再次提醒。您這樣聰明睿智，我相信沙皇陛下定有更榮耀的勳章賞賜給閣下。但我不能理解的是，貴軍出動步、騎兵近千人，進軍南疆喀什噶爾，為什麼在遭革命黨人抵抗後退卻？為什麼竟接受了南京臨時政府孫大炮的要挾，把本來答應供應給我的七百枝快槍又截了回去？實言相告，我相信貴國朝廷並不相信您。我也無意南下與革命黨人逐鹿中原，只想恢復我旗人故土。迪化之亂雖然平定，但我們的實力也大受損失；安西軍步步緊逼，革命黨人已經滲入全疆，偏安西北都是奢望，向中原進兵便只能是幻想。”　　馬扎諾夫斯基平靜地等他說完，瞪着眼想了想，忽然“噗哧”一笑，說道：“將軍，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既然你不想征服中原，為什麼會與長庚，升允，袁大化秘密定下‘偏安西北，緩圖中原’的大計？恢復故土怕倒是實話，中原本來就是你們愛新覺羅家的花園嗎？至於火槍的事，在外交上我們不得不敷衍一下，而且您知道，那也是德意志私售槍械案的牽累，都是去年底的老黃曆了……”說著，他端起奶茶一氣喝乾了，清清嗓子說道，“你只要在這裏簽下字，快槍，火炮，糧食……全都有。”　　志銳笑道：“上校，在漢人有句古話說‘欲速則不達’，我揣摩着和‘過猶不及’是一回事�D�D何必性急呢？在我這裏住下，慢慢商量。”　　“慢慢商量？”馬扎諾夫斯基雙手一攤，聳肩笑道：“將軍真是沉得住氣。話說的也在理。但我要說，你現在的敵人，武昌現在這個年輕的大帥倒真是個偉大人物。他輕而易舉地就干成了孫博士帶領無數中國精英也無法做到的偉業，袁世凱的北洋軍也被他擊敗，鄂州戰火未息，便開始向西北進軍，蘭州只用了一天就攻下來了。目前袁世凱雖然順利登上大總統寶座，但我敢肯定，他照樣敢派兵來打你！如此拖延下去，安西軍向新疆發起進攻，你的失敗會阿古柏還要快！”　　他說得又快又重，嗓音中帶着刺耳的嘶嘶聲，大廳上幾個人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此時，伊犁惠遠城鐘鼓樓上報時的鼓聲像往日一樣剛剛敲響，馬扎諾夫斯基看了一下懷錶，晚上八點整。　　就在這時，聽到外面槍炮聲大作，喊殺聲四起！　　“會不會是革命黨人起義？”　　馬扎諾夫斯基的話音剛落，屋裡所有人只覺得頭懵地一下，似乎屋頂向他們壓來。就在剎那間，大地齊鳴，震天動地。　　志銳驚恐地喊：“真的起義了！”　　馬扎諾夫斯基對着窗外衝天的火光，罵道：“上帝，我還沒見過這種陣勢，革命黨人簡直都是瘋子！”　　巨大的轟鳴吞沒了一切聲音。　　志銳指着馬扎諾夫斯基，嘴唇翕動。馬扎諾夫斯基走到他跟前，俯身下去。他擺擺手，湊到他耳邊說：“什麼也聽不見，等炮火減點兒勢頭再說吧。”　　炮火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分鐘，接着是激烈的機槍聲。　　志銳終於要通了東城守軍的電話。革命黨人城裡先埋伏一些人，他們正率隊攻打東城門，接應城外起義軍進城，東城門的城防仍在，只是形勢很緊。　　馬扎諾夫斯基看看志銳，口氣很婉轉：“將軍，革命已經爆發，恕我愛莫能助。告辭。”　　“不送！”志銳咬牙切齒的說道，“來人，隨我巡視城防去。”志銳甩手先出了司令部。　　他走到十字路口，聽到不遠處有槍聲，一驚，忙同東城聯繫，說東城門被打開了一個小口，進來一部分起義軍，人不多，幾十個。　　志銳命令：“組織力量，拚死堵住，進城的匪軍一個也不能讓他們跑掉。”　　“將軍，不到前面去嗎？”　　“再往前走走吧。東門一攻破就全完了。”　　志銳剛向前走了幾步，見跌跌撞撞跑進一個人。此人一見志銳渾身篩糠般嚎啕大哭：“報告將軍，我該死！該死！我把東門丟了，東門丟了呀！他們的人不知從哪裡來的……”　　如五雷擊頂，一下子把伊犁將軍志銳擊蒙了。　　志銳緩了一口氣，立刻命令易謙：“趕快！派人奪回來，一定要奪回來，快，趕快！”　　“完了，將軍。姜國勝、馬凌霄、徐建國、錢廣漢、潘子玉、蔡樂善……他們都反了！”　　“東門完了。”志銳似乎用盡了平生的力氣，才逃回將軍公署，一屁股癱坐在椅子上。　　志銳用電話聯繫南城，也開始說頂不住了，再聯繫，電話已經中斷。　　惠遠城除了將軍公署和滿城範圍，外面的一切情況都不明了。志銳讓衛士點燈，用顫抖的手指擬了急電，分發給袁大化、載瀾：“惠遠已陷，我已盡最大努力，現仍集中最後力量固守核心工事，待援！”　　辦完這些，志銳說道：“我到碉樓去指揮！”　　將軍公署四個角築有十分堅固的兩層碉樓，大院中心築有更堅固的三層主碉樓。他住室與中心碉樓有坑道相通。志銳認為這秘密坑道最安全，所以要進坑道。　　志銳在碉堡樓躲到天剛亮，一夜未合眼的親衛帶着崩潰的神情對志銳報告道：“將軍，我剛才到碉樓頂層看了，城牆、城內幾個據點都掛上了白被單，我們徹底完了，就剩下這巴掌大的一塊了……”　　志銳未接話茬兒，走到將軍公署正廳門前，對守衛將軍公署的部隊喊道：“兄弟們！我們的援兵馬上就到了，凡是拿起槍保衛將軍公署的，一律重賞金券十萬元。”　　志銳命人抬來了十大箱子，當眾開箱。裏面都是俄國銀行，英國銀行發行的金券。開始還點數，發到後來索性讓大家隨便拿了。　　志銳看着哄搶的士兵，很反感地皺着眉頭，一聲不吭，奪門朝坑道跑去。　　犹如颳起一陣金屬風潮樣，無數的子彈同時從黑森森的槍口間飛射而出。而炙熱的槍口焰則在天空下綻放出一片宛若煙花樣的美麗。槍口處的青煙點點騰放。　　幾乎所有的馬克沁重機槍同時的開始潑灑彈雨。劈頭蓋臉的子彈嗡鳴着，如同炸了窩的馬蜂樣。　　攻擊的炮火開始還不太激烈，一會兒就鋪天蓋地了。炮聲間歇，四面八方都有匪軍喊話。　　正在頑抗的士兵被這聲勢徹底震住了。整個將軍公署都在動搖，軍心完全崩潰。一個軍官摘下帽子，大喊：“我們要投降！我們不能為他們送命，他媽滴，我們在這裏拚命，又為的什麼？”　　一呼百應，幾百人隨着喊：“我們要投降！我們不打了！”　　話音剛落，院子里就有人喊：“革軍進院子啦！”　　志銳等人看情況不妙，拔腿即跑。剛鑽進將軍公署大廳，許多人等就被蜂擁而入的革命軍活捉了。　　一批批放下武器的敵兵舉着手走出碉樓、坑道，就是沒有志銳。　　率部打進將軍公署的總指揮楊纘緒急了：“必須抓到志銳，抓不到他，就不算完全勝利。找！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到！”　　將軍公署各隱蔽處、坑道里裡外外翻了幾遍，還是沒有找到志銳。最後通過翻屍體，在坑道里橫七豎八的死人堆里找到了志銳。藉著黃昏的光亮，指戰員們仔細端詳，看到這個滿清貴族西式將軍服上滿是鮮血和污泥，頭上臉上手上腳上也都抹遍了污泥和死人身上的鮮血。塗抹的痕迹十分明顯，真是出盡了洋相。　　志銳躺在那裡一動不動，推也不動。　　“站起來！”楊纘緒喝令志銳：“別再裝了。”　　志銳就是賴着不肯起來。　　有個哥老會同志可沒什麼耐心，大聲呵斥說：“別裝死了，你再不起來，老子就揍你！”　　志銳一聽說要揍他，好漢不吃眼前虧，一骨碌爬起身來，口中喃喃地說：“我投降！我投降！”　　看他那一身血污，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楊纘緒叫戰士端來一盆水，讓他洗。志銳一見水，端起盆子就喝。

# 第四百二十九章 綢繆

　　水仙兒嫣然一笑，將五指輕輕一舒，琵琶便清越地響了。先奏了一支《宴前樂》，接着正曲子卻是《霸王別姬》，那樂聲時而如裂石穿雲，時而如流水低回，時而像萬馬奔騰，時而又似幽咽飲泣。　　李想和曾高、李西屏坐在一張鋪着地圖的長桌邊，聽聽曲，議議事。李想不是聖人，他那麼的拚命還不就是為了這樣悠閑的過日子，讓國人都能過上這樣悠閑的日子。　　“由於伊犁起義的準備時間比較充分，”曾高道：“而且由於革命黨人的宣傳工作比較到位，革命得到了當地回民的积極響應。由漢、回等各族軍民組成的暴動隊伍兵分五路，分別攻擊將軍署、副都統署、東門以及南、北軍械庫等目標。志銳調集滿蒙軍隊進行抵抗。郝可權帶隊攻打將軍府，在李夢彪的協助下，攻下將軍府，志銳趁亂裝死躲藏起來，后被捉拿，予以槍決。楊纘緒親往舊滿營開導，相約保護市街，舊滿營退回駐地。馮特民、郝可權帶領鐵血團攻打北庫，遭到新滿營頑強有力的抵抗。”　　李想聽了這話，忙別轉了臉。卻聽曾高又道：“北庫久攻不下，外有滿、蒙各旗練軍，七、八公裡外的綏定有駐防的鎮標，這時天將黎明，勝負還難預料，於是楊纘緒出面，請卸任前伊犁將軍廣福出面調停。廣福傳來新滿營右翼協領蒙庫泰，要他說服北庫士兵不得抵抗，故蒙庫泰到北庫說服，開導錫伯營官兵，使固守北庫的新滿營錫伯人官兵站到起義軍一邊，至此，於是戰事遂告結束。伊犁辛亥革命成功。”　　李西屏接着說道：“起義軍控制了惠遠城，次日清晨，以廣福、楊纘緒之名，緊急召集起義軍各首腦、地方團體代表、新滿營協領、佐領及錫伯營、索倫營、察哈爾營、額魯特營等四營領隊大臣，集會於惠遠城商會磋商，成立漢、滿、蒙、錫、維‘五族共進會’。楊纘緒被推舉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進會會長，他請提廣福為新伊大都督府都督。”　　李想猛然站起身，獰笑道：“革命的目的在於推翻清朝，奪取政權，為此不惜流血犧牲。如今若將最高職位都督讓與廣福，豈非取之於滿人而又還之於滿人？伊犁同盟會黨人腦袋是被驢踢了，還是被門夾了！”　　“大帥！”曾高哭笑不得的接着李想的話音說道，“他們只不過是根據時局詳述利害，這樣的布置，一可以‘借其名以安伊犁八旗兵勇之心’，二可以‘假其名聯絡袁大化、長庚之輩，為革命謀東進之機會’。伊犁舉義新政府的實權還是掌握在革命黨人賀家棟和馮特民手裡。”　　“唔？”李想緩緩坐下，沉着臉問道：“也是‘總長取名，次長取實’嗎？”　　李西屏回道：“所有各營各部官長仍任原職；新滿營和錫伯營解除武裝；起義軍、軍標營、鎮標營合編為‘新伊陸軍第一師’，楊纘緒任師長；組成伊犁臨時政府，電告南京民國政府。同時，電告全國，宣布新伊大都督府成立，廣福為都督，楊纘緒為總司令部部長，郝可權和李夢彪為軍務部正副部長，馮特民為外交部長兼民政部長，李輔黃為前敵總指揮，馮大樹為平政院院長，賀家棟為參謀部長兼財政部長，黃立中為財政副部長。”　　“新伊大都督府官員的組成，包括革命黨人、舊軍人、舊官吏三部分，雖然革命黨人佔有不少重要職位，但政府首腦卻由前任伊犁將軍廣福擔任。現在的伊犁就跟當初的南京一樣，革命果實難保啊！”說至此，李想顯得很激動，端起一杯涼茶咕咕一飲而盡，又冷笑道：“電告還在伊犁的萬象春，叫伊犁新政府配合安西軍進疆！”　　……　　伊犁舉義，電告全國，宣布新伊大都督府成立，引起袁世凱極大的震動。在他看來，伊犁與蘭州遙相互應，對新疆構成巨大危險，而且單從地圖上看，佔領鄂秦隴三省的李瘋子，勢力已經擴展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如果再奪取新疆，版圖龐大的實在不能忽視。於是當晚便召見梁士飴、胡維德和楊度三大謀士。原想再聽聽他們的對策，不料他們三個竟窩裡炮兒似的，先鬧翻了臉。　　“大總統，”梁士飴道，“記得湖北之戰時，楊度曾說李瘋子不足慮，應借其勢如何如何震懾清廷，主張段軍統從湖北撤軍，如今李瘋子發展到了這個地步，鯨吞秦隴之後又窺視新疆，甚至蒙藏，野心勃勃！這件事應請楊度說個明白！”　　袁世凱瞧楊度時，見他頭上已經冒出汗珠。但楊度素來遇變不驚，很快便定住了神，淡淡一笑道：“養寇自重這件事，大總統從頭到尾都是知道的。”　　胡維德冷冷說道：“大總統也有不知道的。”　　“我和孫、黃等革命黨人是在日本早有交往，但是在日本留過學的人，誰不跟革命黨人有交際？別拿這說事。”楊度嬉笑道：“既然主張段軍統撤軍那會兒我便有罪，何以今日才參劾在大總統面前，你早就該明白直陳，為何這樣藏頭露尾的？也不知你們私下是怎樣商定的�D�D是來欺我呢，還是來欺大總統？若是欺我，到我私邸，楊度甘願受欺；要是欺大總統，那又該當何罪？”　　“都住口！”袁世凱見一開頭便跑了題，心中光火。怒目瞪視三人，說道：“不像話！召你們來，是議伊犁舉義和李瘋子的事，不想聽你們相互攻訐！”說著將案上鎮紙“砰”地一摔。　　袁世凱發威，梁士飴並無畏懼之色，忙道：“我說的正是李瘋子的事，楊度和革命黨人關係密切，誰知道有沒有收受他們的賄賂，回來欺矇大總統，他力主撤軍，致使李瘋子養虎為患，眼見新疆又落入李瘋子虎狼之口，這樣的亂國之臣實應投畀豺虎，誅之以謝天下！”　　“有這樣的事�D�D你受賄了么？”　　“沒有！”楊度硬着脖子抗聲答道，“梁士飴今日要借刀殺人，不過為了撤軍的事與卑職意見不合，求大總統為卑職做主！”　　受賄的事眼前是無從查實的。袁世凱沉吟良久，坐了回去，突然笑道：“真出人意外，你們三個先殺頭砍腦袋地鬧了起來！如何能同心協力？撤軍是我的主意，與皙子有什麼相干？即或皙子也不贊同撤軍，我依舊要辦！難道你們要辦我這個禍首？”這話說的分量太重，梁士飴和胡維德忙要謝罪。卻聽袁世凱又道，“我何嘗不知撤軍之遺禍無窮？‘飛鳥盡，良弓藏。’我不這麼做，還能怎麼做？只是想不到李瘋子看似每一步走得瘋瘋癲癲，其險萬分，卻準確的抓住了我弱點，拚命的擴充實力。”　　三大謀臣紛紛沉默。　　“你們看到他擴張速度也吃驚了，是么？”袁世凱淡然一笑，“也不知道李瘋子是運氣好，瞎貓裝上死耗子，還是真能洞悉這紛亂的局勢，因勢力導成，就如此奇迹？”　　“李瘋子……真是看不明白！”　　“洋人都贊他是東方拿破侖！”　　“管他是什麼破輪子！解散了南京臨時政府，我抽出手來就對付他！”袁世凱心裏的窩火，這才又問，“伊犁該怎麼辦？是剿，是撫，還是和？”　　“剿！”楊度毫不猶豫地答道。方才胡維德說自己受賄，為了表白自己，他故意逆這袁世凱心思說。“無論孫大炮在南京怎麼說，承認閻錫山在陝西的匪軍為民軍已經是天大的讓步，外邊大臣們早就議論紛紛，伊犁既然到了這個時候還敢反，我們就不能示弱。”　　梁士飴道：“袁大化不改衣冠，依然尊奉清廷，不肯宣布共和，伊犁謀反，也是反得理直氣壯，大總統已經宣誓擁護共和，又憑什麼去剿伊犁？”　　袁世凱聽了梁士飴的話，點點頭，又瞧向胡維德。　　“袁大化不識時物，咱們何必去替他操心。”胡維德道：“何況新疆一個化外之地，滿是沙漠和赤地，加之土地瘠薄，人煙稀少。乾隆年間平定新疆，耗費全國之力。到同治年左中棠西征，也不過收複數千里曠地而增加千百萬開支，實在得不償失。卑職倒有個愚見，不如由着李瘋子拿去。陝西，甘肅，新疆，貧瘠之地，而且邊患嚴重，英俄虎視眈眈，每年耗費國庫甚巨，李瘋子拿着這些個燙手的山芋，不過是給他增加負擔，咱們不用管他，說不定幾年之後，他自己就財政破產了……”　　袁世凱聽了立起身來回兜了幾圈，說道：“新疆的事，咱們放手不管了？”　　楊度明知袁世凱會是這樣的選擇，還是為自己的觀點辯護道：“如從戰略上來說，要拱衛京師，必須先保住蒙古，要保蒙古，就必須保住新疆；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俄人拓境日廣，由西向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不可不豫為綢繆者也。”　　袁世凱笑笑，楊度的理由說得有點牽強，不過是在表面和革命黨人勢不兩立的態度。所有人的知道，李瘋子最愛和洋人爭利，有點當年他在朝鮮的風采。如果新疆落在他的手裡，有麻煩的只會是俄國。不過楊度有一點也說得對，要拱衛京師，必須先保住蒙古，要保蒙古，就必須保住新疆。袁世凱心裏一時也拿不定主意。　　一時房間里靜極了，只能聽到袁世凱的靴聲和自鳴鐘的咔嗒走聲。　　“大總統，”梁士飴忽然打破沉默說道：“咱們還是先催促袁大化宣布共和，接下來的事情咱們也才好插手啊。”　　“唔，是這個理�D�D”袁世凱一邊思索一邊說道，“你立刻給他去電，叫他拿定主意，好生約束眾人，宣布共和，想辦法與伊犁和談，聯手拒安西軍入疆。做好了這件事，我保他繼續做西北王。”　　“是是是！”

# 第四百三十章 戕官

　　新伊犁大都督府成立后，廣福立即致電袁大化，要其贊助“共和”，遭到拒絕。但在北京袁世凱一再催促下，知大勢已去的袁大化被迫通電錶示“遵旨承認國體共和”，北京政府遂電令新疆巡撫改為都督，派代表與伊犁議和。袁大化收到之後正式回電伊犁都督廣福，表示“願意和談解決新疆問題”。　　迪化、伊犁雙方就和談的具體問題展開了交涉，最後確定以塔城為談判地點。同時，雙方達成協議，確定省方談判代表為張紹伯、楊增新、周得金以及朱瑞墀四人，而伊方為賀家棟、馮大樹與李輔黃三人，其中張紹伯與賀家棟分別為雙方的首席談判代表。　　當伊犁談判代表抵達塔城，而這時南疆的革命風潮卻愈演愈烈，搞的袁大化焦頭爛額，於是，談判不得已被推遲了。　　金兆龍到南疆之後，立刻聯絡各地哥老會，準備起事。南疆起義的重心是喀什地區。喀什位於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之東，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鎮。自古以來，這裏一直是南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商貿、軍事的中心，且與俄國屬中亞三汗國、英屬印度等地接壤，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南疆起義能否成功，將直接關係到新疆全省能否被李想控制的成功與否。　　喀什道尹袁鴻佑思想保守，反對革命。宣統退位后，袁鴻佑仍保留清朝年號、服飾儀規不變。他忠心耿耿的替袁大化籌集糧餉，鎮壓革命。　　不過，喀什道這些部隊由於防區遼闊，部隊駐地分散，加之交通不便，消息傳遞較慢，因此部隊內部還是比較穩定的。這為起義的準備工作減去了不少的麻煩。　　南疆能否和平光復，控制南北疆交通要道的阿克蘇道的態度至為關鍵。金兆龍單刀赴會，試探曾經供職阿克蘇道尹的楊增新，希望能通過分析時局，以期消除和平光復新疆的一塊障礙。　　楊增新，漢族，雲南蒙自人。年，一九零七年入疆任新疆陸軍小學堂總辦，兼督練公所參議官，后升任阿克蘇道尹、辛亥年兼任新疆提法使。　　“現在時局已是十分惡化，我們應該立即想出妥善的辦法。”金兆龍開門見山地說。接着他詳細地介紹了馬福祥在蘭州的義舉。最後暗示楊增新，到萬不得已時，為了新疆地方不致遭受破壞和軍民避免遭殃，也只有走馬福祥的道路了。　　楊增新當即硬棒棒的表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增新一切行動只會服從上官命令！”　　“清政府已經瓦解，南疆也要立即研究決定怎麼辦的問題。”金兆龍先對楊增新談了內地的軍事形勢，主要說的還是安西軍在玉門關枕戈待旦，然後說道：“如今時局將作何發展，尚難預料。因此，我們必須凡事謹慎為妙。”　　因為時機尚未成熟，金兆龍沒有向楊增新透露他就是鄂州革命軍中統局大老闆的身份。　　接着，金兆龍試探地問道：“你看時局將如何發展呢？”　　楊增新知道金兆龍在南疆哥老會的影響力，但是不知道他是那一方的人，因此，小心地回答道：“現在外面議論較多。有人認為西北還有很多部隊，新疆部隊也不少，必要時還可請俄國派兵接應和購買其裝備來支援，總可以固守若干時日。萬一同北京斷絕了聯絡，還可以像蒙古西藏一樣，宣布獨立。”　　聽了楊增新的這番話，金兆龍心中頗感憤怒，“漢奸”兩個字差點就罵出口，但又不便否定他，所以沒有明確表態，只含糊地說道：“現在各方面的困難很多，將來情況變化莫測，還是要慎重考慮。”　　末了，金兆龍特別交待了一句：“我們這次談話的內容一定要保密！”　　金兆龍知道楊增新不可依靠，便背後指使同他一起從迪化流放到南疆的哥老會首領譚長谷暗中行事。　　現任阿克蘇道尹陳正源、溫宿知縣王乃發，長期剋扣軍餉，虛報冒領，中飽私囊，弄得軍無糧餉被服、馬元草料馬具。而且，其為人奸詐，性情暴烈，剛愎自用，激起了官兵的強烈不滿。　　以此為契機，金兆龍、譚長谷通過哥老會鼓動激憤的新軍造反，戕殺阿克蘇道尹陳正源、溫宿知縣王乃發，掀開了南疆哥老會起義的序幕。　　阿克蘇戕官案發后，楊增新急電阿克蘇鎮總兵查春華求救，聲稱：“譚長谷戕官造反，如不軍法從事，上行下效，必然釀成大禍。”　　同時，譚長谷也至電阿克蘇鎮總兵查春華，慷慨陳詞：“阿克蘇道尹陳正源、溫宿知縣王乃發屢扣軍餉中飽私囊，官兵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弱不禁風，奄奄待斃。卑職一怒就斬了他，絕無背叛軍人武德之意，僅以殺貪官污吏為目的。”　　阿克蘇鎮總兵查春華在約見譚長谷並視察其所部后，知他所言不假，作了一番撫慰，並以銀元千塊、紙幣萬元分發官兵。接着命楊增新火速離開阿克蘇，以免事態擴大。　　楊增新由此可知，查春華與會黨的關係非同一般，而在給北京袁世凱的密信中更有說“查春華系哥老會的重要首領”，阿克蘇戕官案“完全是查等所促使。”無論何種說法，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此時阿克蘇的政權已經基本上被哥老會掌握。楊增新即使不肯走，也得走了。　　阿克蘇戕官案發以後，南北疆交通中斷，以至於迪化“協餉斷絕，百物昂貴”，很快陷入了危機。而金兆龍又策動喀什哥老會另立袁鴻佑為傀儡都督，遇與袁大化分道揚鑣。　　此後不久，焉耆哥老會也開始舉義。焉耆參將吳首懷設宴款待喀什道尹王學曾，請委員馬鴻賓、張銑等作陪。席間不久，張王二人即被闖入參將衙署的會黨連浚泉、何正魁、胡得才等七人用亂刀砍死。會黨奪得知府印信，召集人員百餘人，推連浚泉為管帶。　　阿克蘇及焉耆兩地的戕官事件，衝破了南疆反動政權對伊犁的封鎖，重新打通了南疆與伊犁的聯合之路，對金兆龍在新疆開展革命活動起了重要作用。　　不久，庫車會黨首領鍾冠華等戕殺知州毛英畏。　　不久，輪台會黨首領王海龍、蕭秋舫戕殺縣令李華嵩。　　面對接連四起的戕官事件，袁大化聞風喪膽，惟恐性命不保。他電請北京政府要求辭職，並推薦喀什道尹袁鴻祜為新疆都督。北京袁世凱政府任命袁鴻祜為新疆都督，這就表明南疆與迪化的反動勢力已經公開聯合，開始共同對付革命力量。　　袁鴻祜與袁大化一樣，同屬於頑固派，反對辛亥革命，反對民主共和。他任喀什道尹期間，曾多次“加征賦稅”，支持袁大化的反動統治，早使人民怨聲載道。後來又勒令官民剪髮易服，但由於不顧及民族情感，操之過及，致使“眾論嘩然”，激起各族人民的極大憤慨。這樣一個反動官僚出任新疆都督，新疆的民主革命必將面臨嚴重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為防止迪化、喀什反動勢力重新合流，金兆龍又決定除掉袁鴻佑，聯絡喀什哥老會發動了起義。　　起義時間選在袁鴻祜在赴迪化上任前夕。　　當晚，袁鴻祜在家中大擺宴席。　　乘此機會，喀什哥老會首領邊永福、魏得喜等帶領會黨將袁鴻祜夫婦戕殺，同時被戕殺的還有參加赴宴的參將湯殿恆、疏勒縣令張秉鐸、革職吏員張舒鍔等。起義勝利后，邊、魏二人將參加舉事的人編為新軍，二人分別任左、右管帶，管理當地事務。由於喀什是對外交通的要塞，故穩定局勢是哥老會首領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邊魏二人對此嚴格約束兵勇，維護社會治安，使商民人身及財產安全得到保障，在他們管理喀什期間，地方相安無事。哥老會在喀什的聲望頗高，很受當地人民擁護，連楊增新也承認“中外人民生命財產，毫無損失”。　　相比南疆其他地區，喀什的戕官運動是影響最大的。喀什雖地處偏遠，但作為南疆重鎮，“為全省富庶之區，餉源所出，關係重要”。因此，受到袁大化的重視，他把喀什作為保餉源，保新疆的一個重要基地。　　袁鴻佑遇刺后，南疆基本上成了革命黨人的天下，迪化也是“風聲鶴唳，人心惶駭”。於是，袁大化再也坐不住了，只得向袁世凱舉薦楊增新為都督。　　楊增新自從被金兆龍趕出南疆后，他以鎮壓革命為名，招募迪化附近的回民當兵，組成回隊五營，稱為“新軍”。然南疆戕官運動爆發后，袁大化讓他帶兵到南疆平亂，他百般敷衍，按兵不動，他還积極擺出擁護“共和”，力促新伊“和解”的姿態。因此，不少伊犁軍民受到欺騙，都十分屬意楊增新出任都督。　　北京袁世凱政府發布命令，任命楊增新為新疆都督。袁大化被迫宣布辭職。載瀾也攜眷繞道西伯利亞，經庫倫返回瀋陽。楊增新憑藉其精明與實力上台，受袁世凱密令，繼續主持與伊犁和平談判，同時“剿撫”南疆，鎮壓伊犁以外南疆各地的革命運動。　　然而，袁大化去職以及主和派楊增新上台，卻在軍隊中引發了不小的騷動。新疆陸軍因為受到楊增新的排擠而極度不滿，尤其是原先叛變伊犁的蔡樂善部，非常害怕和談成功后遭到伊犁方面的報復，因此情緒激憤。於是，有人建議蔡樂善發動兵變，製造緊張空氣，甚至殺掉楊增新，以破壞袁大化東歸企圖。　　楊增新新任都督時，蔡部官兵在迪化騎馬繞城，大呼開槍，製造混亂。楊增新則添募回隊千人，準備鎮壓，戰爭一觸即發。袁大化擔心局勢進一步惡化，決定從速離開迪化。於是，第二天清晨，他帶領部屬多人悄悄出城，離開省城，后經哈密回到關內。至此，楊增新正式接管了迪化。

# 第四百三十一章 入疆（一）

　　迪化全城鼎沸，全市各界用各種民族文字書寫的標語貼滿全市，慶祝塔城和平談判圓滿落幕。　　楊增新上台後，受袁世凱之秘命，電告伊犁政府稱：中華民國已成立，彼此一家，建議合治，邀請伊犁派代表到迪化共商大事。伊犁政府立即作出反應，派代表到塔城。面對伊犁和南疆兩方的壓力，對於此次談判，楊增新的態度還是比較积極的。他表示：“共和成立，彼此一家，所有貴代表提出條件，只須力顧大局，不礙公理，皆能允從。”　　因此，雙方經過一番爭論，訂立了協商條件十一條，主要內容是：　　（一）新疆實行共和、承認共和憲法；　　（二）新伊對內外政策進行合治，以省垣為全疆行政、立法最高機關，阿爾泰、塔城均在全疆範圍之內；　　（三）新疆都督楊增新現經大總統任命，應由雙方公認；　　（四）所有組織各項機關，雙方人員均應公同推舉產生。　　（五）新伊統一以後，應切實調查伊犁財政，一方面設法維持，一方面請政府予以補助。　　（六）錢廣漢、蔡樂善等反覆無常，應視為公敵，不再留於新伊軍界等。　　……　　根據協商條件十一條，伊犁方面承認了楊增新在全疆的軍政權力。　　隨後，楊增新通過北京袁世凱政府改伊犁新伊大都督府為伊犁鎮邊使署，任命廣福為伊犁鎮邊使。楊增新為了分化瓦解伊犁革命勢力，保薦楊纘緒任喀什提督兼觀察使，調馮特民為伊犁駐京代表，賀家棟為省民政司長，黃立中為省財政司長，姜國勝為署哈密副將，馮特民為省外交司長，李輔黃為伊犁鎮台，使伊犁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散居各地區，失去了力量，馮特民、李輔黃二人始終不同意議和條款，留在伊犁主持善後。隨後又任命馮特民為伊犁外交司長、伊塔觀察使兼伊犁鎮邊使署政治顧問，李輔黃為伊塔鎮台兼伊犁鎮邊使署參謀長。　　楊增新在當上都督之後的一系列動作，馮、李立刻生出警覺，他們力爭在伊犁鎮邊使署，保有軍務、民政、財政、外交司等機構，不受楊增新所制約，成為楊增新的政治勁敵。　　楊增新更狠的在後面。他對伊犁同盟會方面的楊纘緒、賀家棟、郝可權、徐三泰等人以各種名義，發給川資、遷返費等，欲送他們回內地。還有其他同盟會黨員馮大樹、李夢彪、黃立中、鄧寶珊等，也通過各種名義欲脅迫他們東歸。　　一直對林鐵長和萬象春代表的安西軍拋過來的橄欖枝表現若即若離的同盟會二人組，馮特民和李輔黃終於感覺到孤掌難鳴，危機已經迫在眉睫了。想通了之後的他們通過林鐵長和萬象春給鄂州革命軍大元帥李想和安西軍總司令林鐵長發密報，表示了他們堅決執行鄂州政府和平光復新疆的正確決策。　　電文稱：“此間對民主主義及尊重少數民族利益之號召，早具堅強之信心及擁護之赤誠，併為之克服困難。已經決意與袁黨反動政府脫離關係。”同時表示，他們，“已準備一切力量消滅反動勢力，接受領導。俾每一角落共慶新生，以完成鄂州政府所領導的整个中國之革命”。　　林鐵長接到秘電后，立即複電同盟會馮特民，李輔黃二人組：“將軍等率部起義，脫離反動陣營，甚為欣慰。希望堅持進步，徹底改造部隊，為共同建設各族人民的新疆而奮鬥。”　　李想也當即給二人回電以嘉勉：“我們認為你們的選擇是正確的。你們欲脫離北京袁世凱反動政府、歸向國民民主陣營、接受國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領導，聽候鄂州政府及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處置，此種態度符合新疆民眾的願望，我們極為欣慰。新疆局面的轉變及各族人民的團結，有賴於二位鼎力促成。尚望聯絡各方愛國民主分子，團結軍政人員，維持民族團結和地方秩序，並和現在準備出關的國民革命安西軍合作，配合國民革命安西軍入新疆之行動，廢除舊制度，實行新制度，為建設新新疆而奮鬥。”　　“秘電已經回復，但馮特民和李輔黃催安西軍入疆催得急。”李想啜了一口茶，望着院外第一場春雨漸漸停了，良久才道：“有馮特民和李輔黃二人努力地幫助我們開展和平光復新疆的工作，為挫敗楊增新和袁世凱竊取新疆革命果實的陰謀，贏得新疆的最終和平光復，勝券更大。”　　“楊增新野心很大，和袁世凱眉來眼去，而且兩湖黨人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後快。馮特民和李輔黃向南京求援，南京騰不出手，只能求我們。”曾高笑道：“這也虧金兆龍人疆后，既全面了解和掌握了新疆軍政各界的情況以及起義的準備工作情況，也密切了同新疆軍政方面主和派的關係，為我們及時作出關於解決新疆問題的正確決策，促進新疆和平光復的早日實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功不可沒！”　　李西屏閃着眼看了看李大帥，說道：“經過長時間的醞釀活動，咱們一派的勢力控制南疆，又與伊犁一派達成默契，鬥爭中逐漸取得主動權，佔據優勢，新疆軍政等多方面勢力從暗中各自分散進行到逐漸明確表態，從默契到日益密切配合，革命眾流齊匯，安西軍出玉門關，新疆還不是手到擒來。”　　“現在馮特民和李輔黃處境艱險，”李想道：“他們是楊增新和袁世凱矛頭指向的焦點。馮特民雖然名為伊犁外交司長、伊塔觀察使兼伊犁鎮邊使署政治顧問，李輔黃名為伊塔鎮台兼伊犁鎮邊使署參謀長，但伊犁鎮邊署軍隊錫伯、索倫、察哈爾、額魯特四營，能掌握大約只佔四分之一的部隊就很了不起啦。因此他們這次秘電十分慎重，藏而不露的，甚至對他們最親信的許多革命同志也不明確表態。為了防止安西軍入疆期間發生不必要的變故，必須要求新疆全省軍民在這一偉大變革時期同心協力，努力做到：不侵害他人的生命財產；不擾亂地方秩序；不破壞民族團結；不對他人報復過去的嫌怨；不抬高物價；不挑撥軍民感情；不侵害外國僑民；不侵損公家財物。”　　李西屏也不禁皺了一下眉頭，說道：“是啊，安西軍入疆期間很有可能發生不必要的變故。新疆可是有五千三百餘公里的邊防線待接守，有十萬清軍部隊需要改編！”　　曾高一笑，說道：“進疆部隊火速挺進新疆，不給他們出現變故的時間就是。”　　李想早在爭取政治解決新疆問題的同時，在軍事上也早有安排。就準備進軍新疆的問題給安西軍總司令林鐵長布置任務，希望在安西軍開展進軍新疆的宣傳教育，號召指戰員發揚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難，做好進軍新疆的準備工作。　　當安西軍還在西寧、烏鞘嶺一線時，李想就曾對進軍新疆的部署問題詳細電示林鐵長。要求林鐵長集中精力，爭取年初，由玉門向新疆進軍。李想在電報中對進疆部隊所需的騾馬駱駝、被服以及經費等問題也作了安排，明確了總部和安西軍分別準備的事項。　　李想站起身來踱步轉悠了半晌，才說道：“向安西軍發出了進軍新疆的指令：張雲山兵團負責接管南疆庫爾勒、庫車、阿克蘇、枷師、喀什、莎車、和田、若羌等地的防務，井勿幕兵團駐東疆哈密、吐魯番和首府迪化等地，主要負責接管北疆、東疆防務。指令要求各部隊對進入沙漠嚴寒地區作戰、行軍、宿營等事項，應進行必要的教育。特別是對少數民族政策及風俗習慣，要嚴格遵守，不許違犯。同時要求，安西軍總司令部、張雲山兵團及井勿幕兵團進軍準備工作十天之內完成。”　　曾高默然點頭，嘆道：“入疆的交通條件極為惡劣，不僅道路有限，地面僅一條商路，而且沿途幾乎全是戈壁，加之那裡的氣候還是嚴寒季節，後勤保障、交通運輸，都十分困難。沒有鐵路進入西藏，汽車的數量有限，因此，人疆部隊除少量可乘車進入外，絕大部分都得徒步進疆。酒泉至新疆迪化計約一千二百三十五公里，酒泉至南疆的喀什約二千五百四十七公里。這意味着進疆部隊要艱苦跋涉茫茫千里戈壁，其所要經受的艱難困苦是可想而知的。”　　李想兩眼出神地望着院外，江城的第一場春雨已經聽了，可是北疆還是飛雪連天。在這個時代後勤補給能力下，要實現這個規模巨大的進軍計劃，確實是一項異常艱巨的任務。新疆的氣候惡劣多變，還是下雪的季節。新疆地域遼闊，人煙稀少，而當地交通工具極為缺乏，漢陽機車製造廠生產的汽車只有那麼多，連輜重也無法全部裝下，為人代步根本不可能，主要得依靠兩條腿來完成幾干公里戈壁沙漠雪域的行程……　　良久，李想吁了一口氣，說道：“為了儘快完成進疆的物資準備，電示林鐵長：凡由安西軍準備的事項，如糧襪、被裝等，應抓緊進行。安西軍要求解決的事項，武昌決定幫助解決三百輛汽車，一百萬塊銀洋及將在新疆流通使用的人民幣，保證在安西軍入疆之前送到蘭州。唔，屬於武昌的各項準備工作，就全部交給你們了。”說罷，起身道，“天已近午時了，你們在這裏吃過飯再走吧？”　　兩個人都急着去履行任務，哪肯在這裏吃飯，起身拍的一個軍禮便辭了出去。

# 第四百三十二章 入疆（二）

　　1912年初的西北邊塞，還是嚴冬。　　安西軍指戰員組織後勤人員，日夜不停地趕製棉軍裝，地方的群眾也积極地幫助籌集糧草。在沿途設立了八大休息站、兩大補給站，可以保證進駐安西軍大隊人馬糧草一齊前進。　　同時，林鐵長在南疆，馮特民在伊犁，都也將原清軍駐新疆後勤機關的騾馬、糧料和器材等，盡可能拿出部分來，提供入疆的安西軍使用，以便於其儘快到達天山南北和昆崙山麓各預定駐防地區。　　其實，最麻煩的還是三百輛卡車用油問題。李想不得不親自出馬擺平。　　這個時代，中國石油市場由美孚石油公司和亞細亞火油公司兩家外國公司瓜分。由於競爭激烈。1908年和1911年兩大公司兩度訂立瓜分中國市場的協議，實行垄斷價格。　　其中美孚石油公司最先進入中國內陸開始煤油銷售，但一開始並不順利，甚至還遭到中國地方官員的抵制。例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在廣州時就已經引進西方先進設施火力發電，使用電燈。但他堅決反對煤油燈在中國城鄉的使用，曾上書朝廷，說：“火油害人”，“有甚於洋葯（鴉片）”，主張禁止“洋商販運煤油”，理由是煤油“一經炸裂，愈撲愈甚，財產、生命咸歸烏有……”。當時民間稱煤油為“火油”，因為它燃燒時的火勢兇猛。清政府一度頒令禁止城市使用煤油。　　雖然在中國內陸的部分銷售市場被堵截了，美孚石油公司並沒有灰心喪氣，他們自有應對的方法，一直在尋找一些可乘之機。就像美孚在上海的洋行，它瞄準了還沒能夠使上電燈照明的城區居民，把煤油推銷到里弄的每門每戶，一邊宣傳煤油照明的好處，一邊免費贈送一種玻璃罩鐵皮座的高腳油燈，人稱“美孚燈”，很快打開銷售市場。　　直到殼牌崛起，亞細亞石油公司全線登陸遠東，才結束了美孚一家獨霸的局面。　　美孚公司早在1903年就成立漢口分行，在漢口丹水池長江邊開闢油運專用碼頭，租借漢口花旗銀行大樓二樓辦公。　　亞細亞公司是辛亥革命之後李想收回租界推行改革開放后才在漢口建立分行，辦公樓設在原英租界三碼頭江邊。　　亞細亞石油公司漢口分公司首任大班是德國人哈克，另外的副大班等全部是外籍人員，雇請華人承擔當地的煤油推銷業務。第一任買辦楊立光。　　不過，亞細亞火油公司入住漢口三個月了，還是沒能打開銷售局面，漢口分公司上上下下也是急得團團轉。　　李想就是從這個地方入手，通過長江商會給亞細亞火油漢口分公司買辦楊立光透露的“內幕”消息，誘使亞細亞石油公司漢口分公司首任大班是德國人哈克主動找上門來。　　哈克早就聽說武昌在籌備入疆物資，巨額的採購訂單讓漢口商界為之瘋狂，無論華商還是洋商。可惜，這些巨額的訂單跟火油無關，也跟他無關。如果在漢口一直打不開局面，他在中國的興奮生活也就結束了。這次從中國人買辦楊立光處知道了一個商業機密，武昌的李大帥有大宗採購火油的軍購意向，他其實也不知道這個年輕的李大帥準備拿火油用於什麼樣的戰爭用途，但他決定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親自去拜訪這位年輕的李大帥。　　哈克站在落迦山最奢華的一棟中國式別墅前敲敲厚沉沉的大宅門，一個來應門的女人問了聲：“誰？”　　“我是亞細亞石油公司漢口分公司首任大班是德國人哈克。之前有預約的。”　　大門吱嘎一聲開了。　　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接過哈克遞上的名片，確認無誤之後微笑着說道：“跟我來吧，先生。大帥等候多時了。”　　“雨後落迦山的山路不怎麼好走，雖然是鋪了水泥路面，但是馬車依然爬得非常吃力。”　　“先生，你應該考慮賣一輛漢陽機車製造廠出產的寶馬小汽車代步。”　　“那是超級富豪的玩具，我還養不起。”　　管家小妹在頭裡走，領着哈克朝一扇在暗處亮着桔黃色燈光的凸窗走去，他看到年輕的李大帥坐在一張點着蠟燭的桌子邊。　　哈克走進屋，李大帥就站起身，指着身邊擺好的飯菜請他上座說道：“非常歡迎！我的朋友，陪我一起吃吧。”李大帥揭開一個大湯碗的蓋子，“這是中國的紅燴牛肚，正宗的中國風味。”　　“真可惜，”哈克低頭朝那碗熱氣騰騰、辛辣刺鼻的醬色東西瞧了一眼。他不禁感嘆中國人對動物內臟情有獨鍾，什麼臟兮兮的內臟都敢吃。他生平吃過一回牛肚，覺得像嚼橡皮，就此把它列為章魚一類忌吃的討厭食物。他聳聳肩，道：“我吃過了。”　　“那好吧，”李大帥就座時，從一個陶土酒壺裡斟出紅酒來，一邊說，“嘗嘗這個。”　　“謝謝你，”哈克聞到醉人的酒香，忍不住驚呼道：“啊呀！這酒真好極啦。”　　“哦？”李大帥看上去高興了，“這還是葛福領事送我的。”　　李大帥不再說話了，只顧有條不紊、不動聲色地把一整碗白米飯都吃光。他就着牛肚，在碟子里蘸着辣醬汁吃。他扒下一口白米飯，那個手勢和紅光滿面的樣子，都流露出對白米飯色香味的滿意。他不斷給自己和哈克的杯子里斟酒。一張娃娃臉，嘴唇沾滿油漬，神色安詳得簡直有點傻相了。難以想象，就是這個年輕的小伙子掌管鄂州政府。　　這時，那個漂亮的管家小妹端來了一塊黃色的乾酪和一隻麵包過來。　　“你嘗一口乾酪吧，”李大帥說。“包你愛吃。”　　“謝謝，諒必配我胃口。”這會兒哈克狼吞虎咽了。乾酪、新鮮麵包、葡萄酒全都美味可口。　　年輕的李大帥滿意地出了口氣。　　李大帥放下碗筷，看到哈克也吃完了，又拿了大半塊乾酪，吃得精光以後，抹了抹嘴，說道：“咱們這就去吸點新鮮空氣吧。”　　春風拂面，園子里幾棵高高的老樹光禿禿的枝椏已經吐出嫩芽。　　“你有何貴幹？”　　李大帥這聲音變得一本正經，平靜的語氣令哈克不安。　　“我就是聽說貴軍需要採購一批火油。不知道李大帥已經確定採購商沒有？”哈克試探着問道。　　李大帥微笑道：“沒有。”　　“據說美孚在漢口的大班已經來過了？”哈克繼續試探。　　“我得鑒定一下它是不是符合我的利益。”　　大家不吭聲，只有兩人踩着礫石路的嚓嚓聲。　　“李大帥需要採購大宗火油，是準備用於什麼用途？”　　“你是從那裡聽說我要採購大宗火油的？”　　“我的中國人買辦楊立光說的從長江商會聽到的商業機密。”　　“這可不是商業機密，是軍事機密。”　　“好的，李大帥，我絕對沒有打聽革命軍的軍事機密的企圖，我只是想來做個生意而已。”　　“好吧！”　　李想就把他需要火油的數量講了一下，那個巨額的数字，哈克聽得怪腔怪調地喘着氣，嘴裏咕嚕咕嚕的。風呼呼地刮著，颳得樹木簌啦啦響，他們在園子里踱來踱去。　　“天啊！”哈克慢條斯理、又嚴峻又沉痛地吐着一字一句，一邊抓着李大帥的胳膊肘，伸出一隻粗短的指頭對着自己的臉用力戳戳。“我簡直不敢相信！你要這麼多的火油準備拿去放火嗎？是要‘火燒聯營’還是‘火燒藤甲兵’？”　　李想不置可否的反問道：“有問題嗎？”　　“李大帥，雖然漢口油庫存貨不能滿足您的需求，但我們的老闆是個精明能幹、意志堅強的人。在香港、上海、廣州和廈門都建立油庫，絕對可以滿足您的需求。”　　“既然沒有問題，明天我會叫鐵龔奇和你商談細則，訂立採購合約。”　　“OK！”哈克聲音顫抖的厲害，鬆了李大帥的胳膊。　　李大帥打開花園門，朝外面張望一下，說道：“再見。”　　“再見！”　　隨着近代世界自由貿易政策大幕的拉開，世界經濟舞台上的主角由工業巨頭換成了銀行家。金融貨幣、國際貿易、原材料優勢，構成了列強強大的三大支柱。　　在李想所知的過去100年的歷史，是為攫取和控制世界石油儲備而戰鬥的歷史，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與此相提並論。首先是英國，後來是美國，主要受這兩個國家的利益影響，圍繞着原材料、石油，形成了世界政治與經濟的權力版圖，但此時的人們對此卻了解甚少。　　1873年後，英帝國的經濟蕭條與歐洲大陸工業經濟的蒸蒸日上形成了強烈反差，其中與德意志帝國的對比更為明顯，這便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背景。石油已經成為矛盾和衝突的焦點，對此，只有倫敦、紐約銀行和金融圈子里的少數精英分子有所的認識，其他人直到數年後才認識到這一點。　　在1882年，石油除了用於新的礦燈照明之外，沒有任何商業價值。礦油燈是1853年德國柏林的一家燈具製造商斯托沃塞爾開發的新技術。這種燃料當時被稱作“岩石油”，因為它從岩石中滲出，這種岩石油分佈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泰特斯威爾、俄國的巴庫和現在部分屬於波蘭的加利西亞。1870年，約翰・洛克菲勒成立了標準石油公司，開發美國的燈用煤油市場和利用各種稀奇古怪的油泥“治療”疾病。當時，內燃機的發展還沒有為世界帶來工業革命。　　雖然在1882年9月倫敦的一次公開集會上，當時還是海軍上校的英國海軍上將費舍爾爵士，逢人便說：“英國必須改變海軍使用煤炭作動力燃料的現狀，應該使用新型油燃料。1870年開始，在裏海，俄國輪船使用了這種被俄國人稱為‘黑油’的黏稠燃料油。”費舍爾等具有長遠眼光的人都贊成使用這種新燃料，他堅持認為，在未來控制海洋的競爭中，油作為動力燃料將給英國帶來決定性的戰略優勢。　　費舍爾為此做了很多工作。他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作為燃料石油優於煤炭，並且堅信這些理由是具有說服力的。用石油作動力的戰船沒有黑煙，不會暴露目標，而燒煤的戰船拖着長長的煙尾巴，十公里以外都能看得見。燒煤的動力裝置，要達到最大馬力，需要4～9小時，而燒油的動力裝置達到最大馬力只需要5分鐘。給戰艦提供油料，只要12個人工作12個小時，而提供同樣能量的煤，則需要500個人工作5天。要得到相同馬力的推力，燃油引擎只需要燃煤引擎1/3的工作量，每天的消耗量也只有煤的1/4，這對於一支船隊來說，是非常關鍵的，無論這支船隊是商船隊還是海軍艦隊。用油作動力的船隊，其活動半徑大約是用煤作動力的船隊的四倍。　　但在當時，費舍爾的想法被他的英國同輩認為是異想天開。　　差不多同一時期，德國工程師戈利伯・戴姆勒在1885年開發出世界上第一個實用燃油引擎，用於公路運輸。到世紀之交，汽車被認為是超級富豪的玩具，石油時代的經濟潛力還沒有被大多數人所認識。　　李想也許真能在石油運用領域走上世界前端。

# 第四百三十三章 入疆（三）

　　為了勝利完成進軍新疆的任務，蘭州安西軍總部在進軍前的短短時間內，緊張地進行了各項準備工作。林鐵長和各級指戰員，常常徹夜不眠地親自調查研究，掌握部隊情況，解決紛繁的問題，制定了周密的進軍計劃和部署，他們都對進軍中如何執行政策、紀律作了具體的指示。據此，安西軍各級軍官都對部隊進行了深入的政治動員和教育。　　安西軍總司林鐵長在團以上幹部大會上傳達了李大帥的指示，詳細地介紹了當時的形勢和進軍部署。他十分嚴肅地說：“這次進軍具有重大的意義，直接關係著新疆各族民眾的民主共和與祖國的統一，我們一定要順利完成這項光榮的任務。”說罷，他又走到牆跟前，指着圖大聲說：“新疆是祖國大好河山的一部分，列強及其走狗想把這塊地方割走，你們答應不答應？”　　“不答應！”大家斬釘截鐵地回答。　　林鐵長接着說：“對！要不讓列強割走，我們就要按李大帥的指示迅速進軍新疆。要準備吃苦，準備走路，無論多麼大的困難，也要想盡一切辦法快些開進去。”　　林鐵長接着狂吼道：“在這個年代，我們出生入死，尖刀一樣時刻準備着插入敵人心臟。我們鐵肩擔著保衛祖國邊疆的使命。我們是一群怪獸，穿漠海，越戈壁，過沼澤……我們無所畏懼，目的，就是把紅旗插在天山上！”　　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后，人駐新疆的國民革命安西軍開始以車運、騾馬和徒步行軍的方式，同時從酒泉入疆，經玉門、安西地區西進。　　鐵甲戰車團作為陸地進軍的先遣支隊，率先西出玉門關，北穿星星峽，向新疆迪化開進。在西征戰爭的烽煙中誕生的這支新軍，趕赴西北戰場，參加了隴西追殲戰，還有光復河西的戰鬥，光復和保護了玉門油礦，在西北戰場立下了輝煌戰功。這次又將其作為先遣支隊，提前開赴新疆。全團指戰員再次強烈地感到，此次任務極其光榮，但肯定也很艱巨！　　大雪紛飛邊塞天，　　革命戰士意志堅，　　精神抖擻不怕冷，　　定要戰勝大自然。　　安西軍踏上這條征途，狂風卷着鵝毛大雪，天山南北到處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氣溫也常在零下二、三十度。尤其是阿勒泰山區和伊犁河谷等地，積雪竟達一米以上，給我們進軍帶來極大的困難。但是，光榮的使命，激勵着指戰員們奮勇前進。他們背着沉重的武器、乾糧、飲水和燒柴，在深雪裡頂風冒雪趕路，往往日行百里以上。　　進軍路上，冷風吹在臉上，象刀割一樣疼痛，雖然穿着棉衣，卻象赤身掉進冰窖一樣，有的同志手腳都麻木了。為了抵禦風寒，戰士們在行軍中，總是將腿高抬，大甩胳膊，以運動全身，增加熱量。剛一停下，就在雪地里掏個雪洞，把腳放在裏面。每當行進在高山峽谷中，積雪更深，有時要從沒頸的雪坑中把戰友救出來。連續的行軍，指戰員們雖沒有得到很好的補給和休息，但是，都不顧疲勞，朝氣勃勃。一路上，他們飲冰雪，吃乾糧，翻過了無數山嶺，涉過了不少的冰河，越過了千里戈壁渤海，鞋子磨破了，就用破布包起來，或者打着赤腳走。沒有住的地方，就露宿荒野上。雖然當時環境十分艱苦，但沒有誰發過一聲怨言，沒有誰講過一句怪話。相反，越是在艱難的時刻，指戰員們越是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一邊邁着大步，一邊高唱着“挺進！挺進！”的戰歌，邊走邊唱，把疲勞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革命軍的戰士，在困難的時刻，困結一致，同甘共苦，全軍上下，到處是一片互助聲。同志們都搶先承擔困難，爭扛最重的東西。身體強壯的戰士，爭相替年小體弱的戰士背武器、乾糧。出現病號時，大家關懷備至，體貼入微，輪流攙扶，不使一人掉隊。　　先遣支隊出發后，一場聲勢浩大的地面長途徒步行軍開始了！　　在翻越天山時，有個營長跌傷了腿，行走困難。團首長為了照顧他，專門給了他一匹馬，當他發現一位戰士的腿也被跌傷以後，便立即將馬讓給了這個戰士。這種階級友愛的精神，匯成了巨大的戰鬥力。　　徒步行軍的部隊分別從酒泉、張掖齊頭並進，西出嘉峪關，浩浩蕩盪地向新疆進發。困難的確是難以想象的！千里戈壁荒原，晝夜溫差懸殊，茫茫沙漠瀚海渺無人煙，水源奇缺。時而狂風肆虐，時而奇寒無比，時而酷熱難耐。大風起時，直颳得天昏地暗，礫石飛舞，黃沙漫漫，小山似的沙丘頃刻之間被搬出老遠，馱輜重的馬、驢被風暴驚跑，“沙漠之舟”也嚇得卧在沙漠里驚恐地吼叫，死不肯前行。在這種天氣里，莫說行走，就是站立都極為困難。指戰員們便腰拴繩子，一個牽着一個，一步一步地向前挪。晝間氣溫高達三四十度，夜間氣溫又驟降至零下20多度，戈壁瀚海根本無法宿營，官兵們只得用找來的駱駝刺將沙坑燒熱，然後扒去柴灰，蹲在裏面打吨，或是圍坐在黃火旁，苦熬長夜，有時乾脆連夜趕路，以不停的運動來驅寒。　　在這次進軍中，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體，井勿幕兵團的刀客遊俠團就是突出的一個。這個團進抵阿克蘇后，突然得悉和田有一小撮敵人在蠢蠢欲動，而逃往邊境的那些民族敗類，又颳起了一股什麼“泛土耳其主義”的妖風。於是，他們奉命繼續向和田進軍。當時，從阿克蘇到和田有三條路可走：兩條大路，水草較多，人煙較稠，是人們常走的，但是路途較遠，需要的時間長。另一條可以少走三分之一的路，但要橫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千百年來，這個“進去出不來”的“死亡之海”，一直被人們視為畏途，許多外國探險家曾經去冒過險，有的進去了沒有出來，有的在大沙漠的邊緣徘徊了一陣，望“海”興嘆而返。可見，這條近捷的道路，是多麼的危險啊！但是，為了及早粉碎敵人的陰謀，解放受苦受難的和田人民，他們決定選取這條險遁。大沙漠里，滴水難尋，颶風狂沙，缺糧缺柴。我們英勇的指戰員們，滿懷着對革命事業的赤膽忠心，以堅韌不拔的革命意志，同流沙、風暴、乾渴、嚴寒搏鬥。部隊進入沙漠腹地后，遇到了從未見過的大風暴，狂風卷着飛沙，遮天蔽日，使人睜不開眼，站不穩腳，部隊十幾個小時沒見到一滴水，沒吃一頓飯，戰士們個個嘴唇乾裂出血。在這艱難時刻，革命戰士們發揚一往無前、團結友愛精神，手挽手地抗擊着風暴繼續前進。當部隊行進到距和田四百里時，傳來了以偽副專員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密謀暴亂的消息，我軍立即組織了一支輕騎隊，以一晝夜直奔和田，部隊主力則以两天時間進抵和田郊區。正當階級敵人做着垂死掙扎美夢時，我軍已如神兵天降，西隆重鎮和田終於光復了。　　千里大行軍中，全體官兵充分發揮安西軍吃大苦、耐大勞，頑強拼搏、團結戰鬥的優良傳統，克服了乾渴和以“塞外三怪”著稱的安西大風、巴里坤奇寒和吐魯番酷熱等難以想象的各種艱難險阻，一面平息沿途叛亂，一面長途跋涉，行程六千多里，勝利進駐全疆各地，行程一千多公里，分別勝利地抵達東疆各要地和天山山脈東部邊沿的各個城鎮，完成了千里大進軍的壯舉，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迹。這個奇迹，駛過哈密繼續西行，穿過吐魯番盆地和茫茫戈壁，翻越天山山脈的高山峽谷，克服了油料和備用材料奇缺、陳舊的机械不堪長途顛簸而經常“爬窩”等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最後抵達迪化。　　奇迹！這一勝利的奇迹，象鄂州國民革命軍無數個勝利戰鬥一樣，在鄂州國民革命軍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安西軍兩大兵團，在金兆龍和馮特民派來的“歡迎安西軍入疆代表團”的前導下，勝利進駐迪化。　　當天，林鐵長致電李想，描述了新疆民眾歡迎安西軍熱烈場面：新疆金兆龍、馮特民來電說，“希望迅速進軍全疆維持秩序”。“迪化各界約兩三萬人至數十裡外歡迎安西軍已第三天了”。　　當得到人疆各部隊勝利抵達預定駐地報告時，李大帥掩飾不住高興的心情，特發電嘉獎全體指戰員，稱這次進軍“創造了史無前例的進軍紀錄”。　　安西軍進軍新疆，新疆各族人民和以馮特民等新疆同盟會領袖為代表的廣大愛國起義官兵及政府官員是熱烈擁護的。但也有楊增新和一小撮袁派和民族敗類漢奸滿奴進行阻撓和破壞。　　進軍一開始，在酒泉指揮部里，井勿幕兵團司令部就接收到了特務分子和反動分子煽動起義部隊騷亂的電報：在鄯善，敵一部舉行叛亂，搶殺準備迎接安西軍進城的縣長和歡迎群眾，把井勿幕兵團先頭部隊二十團堵於城外；在焉耆，清軍餘孽大肆劫掠群眾，燒毀民房百餘間，打死打傷群眾數十人；在輪台，群眾被打死打傷兩百餘人；在庫車，全城被劫……進軍部隊又突然收到了迪化急電，說駐哈密的清軍餘孽軍官，指使其駐七角井的部隊，扣留了井勿幕兵團五師運載軍用物資的卡車，扣押了隨車的全部人員，並乘這些卡車竄回哈密，公然劫走了哈密銀行庫存的兩萬多兩黃金和大批物資，縱火燒毀民房數百間，打罵群眾，無惡不作，還準備挾持全團叛變。哈密是新疆的東部門戶。哈密一卡住，安西軍進軍行動將受到很大的影響。根據林鐵長總司令的指示，進軍部隊決定立即將其包圍，解除他們的武裝。　　井勿幕還給背後指使者新疆都督楊增新寫一封信，提出嚴正警告：為了確保新疆和平光復的勝利成果，叛敵分子必須立即放下武器，否則，安西軍有權對他們實行制裁……同時，責令其在半小時以內給予答覆。　　當進疆部隊步、炮兵把叛亂部隊包圍后，敵人派出一名協統與進疆部隊談判。此人十分油滑，口頭上講一些“表示慚愧”的話，實際上拐彎抹角、支支吾吾，總是推卸責任。　　井勿幕指出：你們的叛亂行為是公開破壞新疆和平解放的協議，直接危害了新疆各族民眾的利益。同時，責成其儘快查明禍首，給予嚴勵懲處；立即退回贓物，賠償群眾的損失。幾天之後，他們把首惡分子逮捕法辦，送到了迪化，把一部分搶去的東西歸還給了群眾。　　至此，新疆正是納入鄂州政府版圖！

# 第四百三十四章 西藏疑雲

　　落迦山別墅。　　紅梅盛開的庭院暗香浮動，清幽靜謐。一池泉水瀑瀑流動，泛出朝陽的金輝。　　這幾天，李想過的異常閑適，吃得好，睡得好，習字吟詩，精神歡悅。　　用完早餐之後，李想來到涼亭小憩。　　這時湯約宛興沖沖地走來，遞給他一張號外，說：“入疆安西軍的捷報出來了！”　　“噢，這樣快！”　　李想左手拿着報角，又手輕撫膝部，嘴裏念着喃喃出聲。報紙在晨風中垂下一角，“安西軍進入迪化”的大字標題赫然在目。　　大西北的絕大部分地區都奏響了安西軍的凱歌，唯有西藏還沒有插上五星紅旗。　　“悠閑的日子結束了。”李想起身說道。　　李想緊急召開臨時軍事會議，討論安西軍的下一步棋：入藏！　　曾高介紹西藏形勢道：“目前有關拉薩事變整個過程尚不清楚，多是在哥老會傳過來的情報中有所述及。主要原因就是有關這段變故太過紛繁雜亂，有關拉薩動亂不論從過程還是諸多細節上都有待進一步研究。關於駐藏陸軍內部變亂的性質，孫大總統一直視其為革命。只是西藏天高皇帝遠的太過閉塞，還弄不清到底哥老會是主要革命力量，還是駐藏清軍為主要革命力量，或者是駐藏清軍中的革命派聯合哥老會發動的？”　　“什麼革命？”李想皺眉道：“拉薩事變就是嘩變，就是兵變！以搶資掠財為真實目的，而致敗壞藏局的最終結果，罪大惡極。”　　“大帥偏激了。”李西屏嘆道：“拉薩事變雖然在發起時所樹旗幟為‘勤王’，然待后藏、江孜、波密、江達等地駐軍紛紛前往拉薩時，已改樹‘大漢革命’旗幟。”　　“勤王”即擁護清朝皇帝，反對革命起義。但這一時期西藏地方發出“勤王”口號者並非如此。　　據載，變亂以“勤王”為口號發起。當時，袍哥勢力“遂隱相號召在藏各路軍隊，謂川亂不得回家，若能劫欽差，取庫餉，以勤王為號，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蓄意挑唆各路軍隊。此外，聯豫也曾提到“初言起勤王軍”，鍾穎亦言“聲言起勤王軍”。於是，亂軍在“勤王”名下，於“九月二十三四日連劫兵備處及使署所儲槍械子彈糧米，並庫存餉銀十八萬餘兩，薄據表式，均一律焚毀。……二十五日夜劫臣入札什城營次，初言勤王……”。　　由此可見，他們確實是以“勤王”為口號而發起劫軍械庫餉乃至劫欽差的行動的。但是，持“革命”論者，視“勤王”口號不見，將劫庫餉、軍械尤其是劫欽差的行為視作“革命”行動。　　李想從容道：“我也明白，‘勤王’口號下何以有‘劫欽差’之事，需要分析。若確為‘勤王’，欽差作為其所‘勤’之王派駐西藏地方的代表，該是被擁護的對象，無論如何也不應淪為階下囚。口號與行為背離，以致持這場變亂為‘革命’觀點者，競將‘劫欽差’視為革命的重要因素，如此截然相反的認定，可以使我們意識到‘劫欽差’絕不是‘勤王’應有的舉動。但是，在我看來，此次拉薩變亂的主導者的身份可作為旁證，證明亂軍最初的舉動既非所謂‘革命’行為，也非‘勤王’舉動！”　　“主導者及其身份？”　　李想伸個懶腰，吁出一口氣，點點頭道：“主導者中既有哥老會首領也有駐藏官員，而且駐藏官員占的比例更大。一般認為哥老會乃同盟會的外圍組織，與革命黨人素有聯繫，可以稱其為革命人士。但是作為駐藏官員的主導者，不可能瞬間變成革命人士，進而參与發起所謂的‘革命’。不論是他們劫庫餉軍械的行為，還是劫欽差的舉動，都難以順理成章地解釋為‘革命’舉動，當然也更不能認為系‘勤王’之舉。下級官員劫持欽差，還打着‘勤王’旗號，讓人難以理解。我們看到，這場變亂在發起時就不僅僅只有哥老會起主導作用，清朝駐藏官員和哥老會是混在一起的，故認為整個過程起主導作用的是清朝駐藏官員和哥老會兩者之一的觀點都是不確切的。”　　曾高忍不住點點頭道：“事實上，隨着變亂的發展，發起者恭弘=叶 恭弘綸三、範金、李維新三人在動亂開始即被殺，而嚴步雲、何光燮、郭元珍等因是欽差參贊近人未被處置。何光燮、郭元珍作為之後更大動亂的主導者，一個是欽差秘書，一個是欽差衛隊長，具有很明顯的駐藏官員身份，其中掌管衛隊的郭元珍還是哥老會首領，而何光燮自始至終沒有搞清楚他是不是哥老會成員。這樣看來，我們真的很難簡單界定主導者的身份不是駐藏官員就是哥老會首領，同樣這次變亂的領導也不能定性成就是駐藏官員或哥老會某一方。”　　李想欣然道：“欽差被劫后，右參贊錢錫寶錢自稱代理，在署中搜印，數次未獲，兵變起時，共舉錢錫寶為欽差，錢以代理名義出示安民。錢錫寶以代理欽差名義張貼安民布告，該布告乃是由西藏民眾大會送交英駐錫金長官，布告所署日期為‘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即聯豫被劫第二天。但是，布告並未提及一天前亂軍拘禁聯豫之事。布告前一部分為聯豫自稱要率軍‘返’拉薩，責成錢參贊行使在藏的全部職責；後部分為錢參贊稱已接到此令，表示將服從並履行此職務，申明軍隊軍紀嚴明、作風優良、絕不會傷害漢藏商民，希勿懼怕、逃亡，要安居樂業，勿信謠言。此外，西藏民眾大會給英人信息中言及起義時間為‘二十五日夜’且‘錢錫寶已被任命為代理安班，並已掌印’。同時提到‘中國軍隊’‘將大臣聯豫推倒，並劫掠他所有財物，嗣後擁戴錢錫寶作他們的領袖’。根據安民布告的內容可知，錢錫寶代理欽差是因為聯豫要率軍離開拉薩，故而責成其代理欽差之職，但事實上卻是聯豫被劫持了。聯豫作為欽差被劫，錢錫寶不僅不救援，反而撒謊稱聯豫要親自率軍離開拉薩，讓人難以理解；更讓人不能理解的是，亂軍竟沒有反對錢錫寶代理欽差之職。如果亂軍發起的是‘革命’，亂軍不會先劫持革命的對象――作為欽差的聯豫，爾後又允許右參贊錢錫寶代理欽差。所以，錢錫寶在聯豫被劫后還能代理欽差之職的事實，再一次印證了變亂舉動不是所謂的‘革命’。關於錢錫寶在作為欽差的聯豫被劫后何以能代理欽差之職，有以下兩點需要解釋：一是錢錫寶在聯豫被劫后，何以謊稱聯豫是率軍出拉薩不予營救，反而還代理欽差之職？二是亂軍為何允許他代理欽差職位？”　　一直旁聽不語的李西屏道：“我想可能是這樣。舉情報，武昌舉義之後，南方十三省獨立，錢錫寶先得內地消息，即上欽署，勒令聯大臣率兵勤王，伊代欽差，限午時決斷。聯豫答以事體重大，須三日乃決。錢大憤恨而出，至三日後拉薩事變。可見，變亂尚未發生，錢錫寶就有意讓聯豫率兵出藏勤王，而由他留在藏地代欽差之職，未料聯豫念及事關重大難以決斷，故使錢錫寶心生憤恨。與此同時，拉薩駐軍鬧餉情緒高漲，部分駐藏官員及哥老會首領亦蠢蠢欲動躍躍欲試，備方勢力不謀而合，以‘勤王’為口號，劫庫餉槍械，幽禁反對‘勤王’的聯豫，亂遂成。有人曾言‘亂起先劫聯署者，即嚴步雲其人’。嚴步雲乃錢錫寶之衛隊長，他於動亂時率先劫聯豫，而後推錢錫寶為代理欽差。”　　曾高笑着接過話頭道：“如此，錢錫寶既有亂前自代欽差之心，又有其衛隊長參与劫聯豫和其於亂後代理欽差的事實，前因後果一脈相承，他顯然參与策劃了動亂，而且佔據重要位置，不然亂軍豈敢在‘勤王’的口號下還‘劫欽差’，也不會在亂後任由其自代欽差掌握大權。而且，錢錫寶還做出‘申明軍隊軍紀嚴明、作風優良、絕不會傷害任何漢藏商民，希勿懼怕、逃亡，要安居樂業，勿信謠言’的舉動，軍隊劫庫餉軍械、劫欽差的舉動已是明顯亂紀造反行為，何以能稱之為‘軍紀嚴明、作風優良’，如此明顯的包庇舉動也昭示了錢錫寶與亂軍間的密切關係。”　　“錢錫寶參与策劃變亂並居要位當無疑問。”李想道：“待聯豫回署后錢便‘因赴江孜辦理夷務，關防交靖西馬同知，競行出關’。此舉顯露唯恐事情敗露而乘機逃跑之嫌，有載‘錢錫寶藉故潛逃，惟以嚴步雲護之以出’。而且，錢若非心虛惟恐為亂事迹為聯豫察覺，斷不至於在聯豫回署后立即倉皇出走。這樣也就能解釋其電文中關於動亂緣起為何只有‘忽起變動’這一極為簡單模糊的描述，他擔心被人供出，故而慎言以明哲保身；還可解釋錢在駐軍的鬧餉因聯豫令鍾穎允以立即發放而平息后，反而勸說聯豫出爾反爾不予發餉，致使駐軍‘遂復嘩變’的行為。”他點上一支煙，徐徐吐着輕煙，繼續道，“倘若亂軍劫欽差真為革命，他們就不可能會同意錢錫寶自代欽差，劫欽差后再舉一位欽差，這與‘革命’宗旨實在相差甚遠。至於‘勤王’口號，亦無法讓人認同。他們所謂‘勤王’是在劫持不同意率兵勤王的欽差大臣聯豫、讓錢錫寶名不正言不順以謊話安撫藏民而自代欽差之職的基礎上展開的。既然聯豫出於種種考慮不同意率兵勤王，那麼作為下屬臣子也應當聽從指揮，而不是形同反叛的將其劫持，藉以行所謂的‘勤王’之舉。此外，若真為‘勤王’，他們亦無須在認同錢錫寶代理欽差的同時，還要劫庫餉軍械，完全可以聽從有意‘勤王’劫持欽差而自帶的錢錫寶的指揮，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真正的勤王舉動。由此可見，變亂勢力旨在‘勤王’的口號下行動就需要藉助錢錫寶的身份進行掩護，奪軍餉奪槍械，而錢錫寶要自代欽差也需要他們的支持、贊同和配合。於是，這些勢力出於不同的目的共同主導了這次變亂。亂軍是以‘勤王’為號發起的，但是‘勤王’只是幌子，其所作所為實質上就是奪權奪餉奪槍械的變亂。”　　曾高微笑道：“在內地共和已成之際，何、郭等人見風使舵變‘勤王’口號為‘革命’旗幟，成立所謂公議局意圖奪取原駐藏機關的權力。公議局成立后，亂軍的所作所為也根本無法與革命性質沾邊。其間，兵丁結黨呼群，征歌酒食狂嫖浪賭，無所不為。甚至圖財害命，尋仇報復，幾無日無之。最過分的就是他們為奪取更多的財物做出影響全局的舉動――攻擊色拉寺，引起大規模衝突，造成嚴重後果。顯而易見，所謂‘革命’的旗幟只是幌子。”　　“攻擊色拉寺啊。”李想喃喃道。想起這件事，真是頭疼。　　因為公議局指導下的亂軍見財起掠奪之心而攻打色拉寺的緣故，亂軍的行為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藏族僧俗民眾的憤慨，進而遭致反攻。亂軍攻打色拉寺的主要託辭是江孜傳來求援警報，亂軍以支援江孜為借口要求色拉寺支應烏拉，在遭到色拉寺拒絕後，遂強攻色拉寺，進而開拉薩戰事之釁端，以致自身難保，更毋庸說及時援助江孜。肇事者見成大亂“均藏匿無蹤”，而公議局亦因失算，“反招番邊圍攻”而遭群咎，至最後“每日無一人到局”，而“聯、鍾之勢為之一振”。　　這期間，身居印度的達�m喇嘛通過噶廈“通告全藏之營官喇嘛攻擊各地漢軍”。因為亂軍此前的自相殘殺和擾民行為，達�m喇嘛的通告極大地挑起了藏族僧俗民眾的反抗心理。西藏地方即以“川軍殺戮過甚，招募士兵萬餘，以謝國梁為統領，日與鍾穎酣戰。”而達�m喇嘛派回的親信達桑佔東更是迅速組織起萬餘民軍，以衛藏民軍總司令的身份，指揮民軍攻擊駐藏陸軍。江孜、日喀則等地的駐藏陸軍在達桑佔東的圍攻和英人別有居心的調停下紛紛“將槍支賣於番官，逃亡印度”。　　拉薩地區大部分附亂士兵此時雖重回聯、鍾掌握之下。怎奈釁端已開，無法停止，且達�m喇嘛在英人的唆使和幫助下，展開了驅逐中央政府駐藏軍隊的大規模行動，戰事已不可逆轉。　　戰事雖因亂軍的違規亂紀、奪財擾民行為而起，但形勢發展至達�m喇嘛通告驅逐川軍之時，性質已變，與此前西藏地方軍民出於自衛的正當反抗性質己截然不同，達�m喇嘛的目的絕不僅僅是制止亂軍的奪財擾民行為，乃是藉機將中央政府駐藏陸軍悉數驅逐出藏。　　事件性質完全變了。所以李想才會和他們討論駐拉薩漢軍是不是革命軍？這支軍隊該不該救？李想可不想學農夫去救蛇！　　內地不靖，謠言四起，人心惶惶，軍心動搖。值此國家動蕩之際，人心不一，備思其事，在所難免。此時的西藏，各色人等所求可能不同，但卻能通過變亂舉動各償所願。於是掌握會黨勢力及軍隊的會首及部分官員巧妙利用各人、各級、備層、各派之心思，順勢牽引，釀成統一行動，並以此各取所需、各得所求。這其中勢在奪錢奪權奪勢的袍哥首領和軍官官員才是主導力量所在，他們利用了大多數旨在奪餉的士兵或者說是利用了他們的鬧餉情緒。　　但這場行動在當時並非磊落示人，先是冠冕堂皇地以“勤王”為號，進而在“勤王”的幌子下做出劫庫餉軍械和欽差的變亂舉動；待內地形勢明晰的消息傳至西藏后，他們競見風使舵改以“革命”為號，儼然一欺世盜名、掩耳盜鈴之行為。更惡劣的是他們在“革命”的幌子下做出了更多危害藏局的舉動。　　這場由哥老會首及部分駐藏官員發起的變亂行動在引起駐軍內部的混亂和鬥爭后，經由鍾穎等人的努力維持曾在短期內稍微平息，但是內地革命成功的局勢卻使得為亂分子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反對作為前清陸軍統領的鐘穎指揮，再次掌控了權勢。他們的再次掌權導致了更為嚴重的後果。亂軍為了錢財劫掠色拉寺的惡劣行為終於招致了藏族軍民的反抗，也為逃居印度的十三世達�m喇嘛提供了驅逐駐藏陸軍的絕好契機，更為英國提供了挑撥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係的機會，以致這場局限於駐軍內部的動亂演變成駐藏陸軍與藏軍的激戰。　　且這場激戰，是十三世達�m喇嘛在英國勢力大力支持下重回西藏，進行的旨在盡數驅逐駐藏官兵的陰謀。李想又不得不袖手旁觀。　　李想向兩人道：“這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這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一、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比較多；二、民族問題複雜，尤其是在受宗教控制的地區……不應操之過急。”　　兩人點頭稱善，全面了解西藏的情況，是很難做到的。　　李想沉吟道：“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據有些人說平坦好走，班禪及其一群又在青海。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可就現在的情況看來，想從川西入藏也不是不可能，因為四川雖然不是我們的地盤，都是革命陣營，也可以假道征藏。故先讓林鐵長派人調查了解自青海、新疆入藏的情況，咱們在做定奪。”

# 第四百三十五章 入藏準備

　　接到武昌的電報，林鐵長隨即派人調查了解自青海、新疆入藏的情況，結果是從青海、新疆入藏困難甚大，難以克服。　　這其實也有內在的原因。當前的新疆局勢非常不穩定。　　在北疆，隨着烏梁海地區金、煤、鹽等礦藏的發現，以貪婪聞名於世的老毛子像聞到血腥的蒼蠅蜂擁而入，在老毛子軍方主持下，各種“考察隊”、“探險隊”紛至沓來。在辛亥革命這場動亂之中，老毛子私自毀壞界牌，並拒絕新成立的新疆都督府查勘界線和重立界牌。　　沙俄老毛子已經把侵略魔爪伸向阿爾泰地區。這一地區包括阿爾泰烏梁海、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三部。　　老毛子策劃外蒙庫倫無知無識的瞎子活佛宣布“獨立”后，又主使外蒙偽軍進入烏梁海地區，強迫當地各旗追隨庫倫當局“獨立”，被當地駐軍擊退。　　為此老毛子親自出馬，調集炮、步、騎兵一千三百餘人，強行佔領承化寺等地，脅迫阿爾泰長官與外蒙軍簽訂《臨時停戰條約》，將阿爾泰的大批土地劃歸庫倫當局。　　在南疆，老毛子同樣不消停。俄軍出動步、騎兵近千人，進軍南疆喀什噶爾，遭革命軍堅決抵抗後退卻。又在和闐挑起了轟動一時的“策勒村事件”。　　策勒村是和闐的重要市鎮，老毛子勢力早已深入該地。辛亥革命后，在該地的老毛子商人和私自加入老毛子國籍的地痞漢奸乘機大造謠言，誘迫該地居民加入老毛子國籍。當他們聚眾煽惑與居民發生衝突時，竟開槍打死居民兩人，打傷兩人，於是民情激憤，在衝突中，有一名老毛子商人和二十七名非法加入老毛子國籍的漢奸被打死（漢奸總比敵人更加招恨――筆者按）。　　老毛子藉此擴大事態，提出要求處死一百八十名中國人，賠償白銀八十八萬兩等許多無理要求。　　自新疆都督府建立后，特別是安西軍入疆之後，沙俄仍不斷在新疆挑起事端。　　林鐵長正在布置南疆防禦，準備在北疆和老毛子一戰，收復承化寺。　　所以林鐵長認為，如要從新疆和青海入藏，僅完成入藏準備，就需要兩年。　　林鐵長鑒於新疆和西藏的地理狀況及軍事需要，向李想建議：“新藏間，橫隔崑崙高原，均高六千四百米有餘，進軍阿里，不宜大量出兵，應先派出一連左右之兵力先行進藏，擔負偵察、設站等任務。”　　看到林鐵長的電報，李西屏不由得失聲說道：“大帥，照老李的辦法，要什麼時候才能平得了藏，亂？”　　“入藏不難，”李想說道：“經營西域和西藏，非十年不足以收功。”　　“十年？”旁邊的曾高也嚇了一跳，“那得……”　　他雖住口不語，李想也知道，說的是要費多少餉？笑笑說道：“征西征藏是長治久安之計。就象搞經濟建設一樣，不能急切圖利；可是一旦見效，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錯了。”　　“是！”　　曾高和李西屏低着頭沉思。　　“你們在想什麼？”　　“我想得很遠。”曾高答說。　　李西屏道：“我也是想到十年八年以後。”　　“着！”李想拊掌欣然，“你們的意思與我不謀而合；我們要好好打算……先研究一下藏軍的特點。”　　“大帥，”曾高問道：“達�m是在英屬印度總督支持下入藏，我們是否要做好英軍入藏的準備？”　　“這，你就不懂了。”李想說。　　曾高臉一紅，卻很誠懇地說：“是！我確是不大懂，請大帥明言。”　　“印度英軍如果入藏，老毛子第一個去印度找英國佬的場子。英國對西藏和新疆的野心，就是為了得到防禦老毛子南下的一個緩衝地帶。”李想口沐橫飛的說了一番英俄之間的齷齪秘聞以後，轉入正題；“按我們的算法，藏偽軍原有大約十個團。英屬印度總督慫恿藏達�m入藏，幫助藏偽軍擴軍，並向其售給武器以對抗駐藏漢軍。藏偽軍大概擴編了大個新團，使總數增至十六個團。西藏教主達�m學蒙古活佛之獨立的架勢明顯。”　　“達�m的藏偽軍其中五個團與駐拉薩、日喀則、山南澤當和藏北地區漢軍交戰。”李西屏拉開地圖，說道，“僅一個團配置在靠近藏邊防線上的定日；卻將金沙江一線和昌都地區靠近四川處稱為‘邊防’，將藏偽軍主力近七個團並有力之‘民兵’一部置於昌都地區；另有一個半團從前藏開赴昌都途中，但大部分士兵開小差逃跑，僅少部到達。昌都地區的藏偽軍和‘民兵’統歸達�m政府昌都總管指揮。達�m政府駐山南、藏北、后藏、阿里等地區之總管均系四品官，唯獨駐昌都這一‘邊防’地區之總管加強為三品官。藏偽軍和‘民兵’在昌都地區的具體部署是：第十團位於江達至崗拖一線；第九團位於芒康、鹽井；第三團之牟霞代本部五百人和第六炮兵團一個連位於以生達為中心的西鄧柯地區；第三團之噶炯代本部五百人位於卡松渡；第七團位於恩來、類烏齊、甲桑卡等地；第四團位於丁青及以西之色扎；第八團及第二團之一個連位於昌都；‘民兵’主力‘碩達海松’部五百人隨第三團牟霞代本部行動；另有‘民兵’兩千餘人分散置於鹽井、門工、波密等地。藏軍的部特點是：南輕北重，前輕后重，梯次配置，分區布防。藏軍扼守隘口要道，企圖依託金沙江、瀾滄江及橫斷山脈之天險，企圖阻止任何漢軍西進。”　　“一點不錯！”李想說，“藏偽軍的團長、營長、連長分別稱代本、如本、甲本。代本均由貴族擔任，雖多受過英國教官簡單的軍事訓練，但實戰經驗少，指揮能力差。士兵系支差服役，年齡大，家累多。藏偽軍內部等級森嚴，官兵關係緊張，滋擾欺壓民眾，軍民關係惡劣，是一支非常封建腐朽的軍隊。其裝備多為印度英軍軍隊淘汰的槍炮，火力不強，通信手段落後，整個昌都地區只有兩部電台。但藏偽軍射擊技術較好，善單兵作戰，適應高原環境，生活簡便，機動較快，馬匹較多，在分散游擊時能起到襲擾作用。”　　“大帥，”曾高道，“我可沒有高原作戰經驗，進軍準備不知道怎麼辦？”　　“是的。先從高原特種作戰訓練開始準備。”李想答說，“同時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也較多，是安西軍光復西藏問題之一。進軍準備，包括高原訓練，思想動員、公路建設、物資供應等。”　　“訓練從何處着手？”　　在個時代，可能還沒有高原作戰的慨念。　　李想想起去青藏徒步旅行的經歷。　　高原空手行走相當於內地負重二十公斤，加上高原反應，走三步就得喘一喘，以往五分鐘就能搭好一頂帳篷，那上面二十分鐘也難完成！初來乍到，即便他們準備充分，服用了抗高原反應藥品，90%以同學還是不同程度出現了頭痛、嘴裂、嘔吐、失眠等癥狀。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做出了第一頓飯，卻由於氣壓低，水燒不開、飯煮有高壓鍋還好說，但是菜炒一點都不香，肉怎麼炒都有一股腥味，許多同學吃了幾口就要放碗筷。　　非常不好的回憶。　　“我想，”李想收起回憶，“在雪山之巔，主要錘鍊走、打、吃、住、藏的能力。”　　李西屏問第二問：“思想方面到不用擔心，就是修路可是大工程？”　　“再大的工程也要做，”李想道，“修通公路是進軍的重要環節。從武昌抽調了六個工兵團，投入施工。修路部隊要做好克服高山缺氧，施工條件極差的困難準備，用四個月時間，借到四川，從大渡河修橋，打通了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四千二百多米的折多山，在今年夏季到來之前必須通車甘孜。　　與此同時，新疆安西軍派出一個獨立騎兵師一個駱駝團，給我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地方修築從於田經普絡入藏的公路兩百公里。必須在夏季大部隊入藏前完成。青海第一軍修築自西寧到黃河沿的公路近五百公里。同樣必須在夏季大部隊入藏之前完成。”　　“還有，進軍西藏，不吃地方，進軍西藏部隊所需的物資得自己想辦法保障。”曾高道。　　“那就至少要有抽調汽車八百輛，騾馬三千匹，組成四個汽車團、四個瑙重團，在川藏線上接力運輸。”李西屏說，“馬倒是現成的，在新疆甘肅有很多。就是汽車能生產多少？”　　“加班加點，還是可以完成。不然再購買一條生產線。”李想說道。“最後就是對進藏路線問題。”　　林鐵長已經否定藏北和青海两天路線，剩下就是借道四川，經康進藏。　　曾高指出：“經康進藏，通常走的路線有三條：　　一是由打箭爐經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薩。此為滿清時趙爾豐進藏舊路，有驛站。但山多且陡險，昌都至嘉黎間有東西兩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終年積雪，最難走。　　二是由昌都至恩達西北行，經類烏齊、德慶、薩爾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薩。　　三是由甘孜至玉樹西行，經布母拉，沿格爾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這一條路是高原的脊背。”　　曾高在地圖上指指點點的說道：“最終選擇走哪條路，還需進一步研究。但無論走哪條路，均需以甘孜為補給站。”

# 第四百三十六章 先遣連

　　江南的初春，清麗宛轉、柔美多情。一泓春水，煙波渺渺，岸邊楊柳，柔條飄飄。那綿綿不盡的萋萋芳草蔓伸到遙遠的天涯。但塞北天高氣冷，依舊寒氣難當。白毛風裹着雪粒、雪片，時而如驟沙狂奔，時而如玉龍柱天。　　寒風如刀，一隊騎兵在戈壁灘上疾馳。　　兩個小時前，林丹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火速趕往師部，接受任命。最近老毛子在南疆北疆不斷生事，師部這邊，還不知有什麼重要的變化？林丹火急火撩的往師部趕。　　林丹剛進師部，就聽到一個消息，等待他的，將是一項艱巨而又光榮的任務。　　為配合李想入藏的計劃，新疆軍區司令員井勿幕向鄂州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上報關於新疆部隊入藏路線及組建進藏獨立騎兵師的報告，報告說：由新疆軍區第二軍組建獨立騎兵師，進駐南疆于闐地區，進行修路、偵察等進軍準備，入藏后首先佔領阿里首府噶大克。　　同時李想也正式批准之前林鐵長提議先遣連入藏的計劃。　　獨立騎兵師第一團第一連為“進藏先遣連”。考慮到先遣連將長途征戰，遠離部隊，單獨執行任務，又將遇到意料不到的情況和困難，獨立騎兵師黨委研究決定，任命林丹任先遣連總指揮。組成團機關進藏前線指揮所，隨先遣連進軍阿里。同時，抽調部分通信、醫務力量並加強武器裝備。　　“考慮來考慮去，還是你最合適。”兵團司令井勿幕說。　　安西軍總司令林鐵長考慮到此次任命的艱苦和複雜，先讓井勿幕私下跟他的王牌刀客林丹做做工作，把他思想上有可能出現的疙瘩先給消滅掉。　　聽完井勿幕的話，林丹低頭不語。這決定太意外，這可是一個比戰爭時期衝鋒陷陣還要難的角色啊。　　“司令，”想了半天，林丹吞吞吐吐道。“能不能……？”　　“怎麼，膽小了？你林丹可是走西口遊俠里最有膽量的刀客，在一路西征，你的本家林總司令員還誇你是永遠插在敵人心臟上的一把尖刀呢。不會也是讓這戈壁灘的風把心吹得動搖了吧？”　　井勿幕比林丹大不了幾歲，兩人又同是走西口在刀客遊俠混江湖的交情，說起話來，自然就多了幾份平和。　　“我是想……”林丹還是猶豫着，不知該怎麼向井勿幕解釋。　　“想什麼，不會真是舍不得那個在你挂彩的時候照顧你的小護士了吧？我可告訴你，生為軍人，決不能讓女同志牽住心，那個小護士雖是年輕漂亮，但你是軍人，第一要服從的，先是軍命。如果真要看上她，組織上可以出面，讓她留下來，我甚至可以安排她入先遣連的醫護隊。不過，要是因她拖了工作的後腿，我可饒不了你。”　　“不，不，”林丹緊忙搖頭，他的猶豫跟那個小護士江如夢無關，“人家才多大，你可別往這事上想。”　　“不是我想，你林丹啥時猶豫過，怎麼才出現一個江如夢，你就變得婆婆媽媽了。我只問你一句，服從還是不服從？”　　讓井勿幕這麼一逼，林丹便沒了退路，身子一挺，很是堅定地回答：“服從！”　　“好！”井勿幕笑笑，目光里露出幾份讚許，“我就知道，你林丹不會讓我失望！”　　進藏先遣連全連官兵共136人，分別由漢、蒙、回、藏、維吾爾、哈薩克、錫伯等7個民族組成，少數民族佔全連總人數的40%。　　“這次安西軍總司令部把組建進藏先遣連的神聖使命交付給我們師，是對我兵團的高度信任啊。”井勿幕富有激情地說。　　林丹的心，忽一下沉重起來，組建進藏先遣連，到最前沿去，考驗的，將不再是一個人的智慧和膽略，而是惡劣殘酷的自然環境中，能否光復西藏的偉大理想變為現實。　　阿里地處西藏西部，是青藏高原海拔最高、高原形態最完整的地理單元。昆崙山、喀喇昆崙山、岡底斯山、喜馬拉雅山等眾多大山，把這塊雪域高原托舉到了世界最高處，被西方的那些探險家稱為“世界屋脊的屋脊”。這裏大部分地區海拔在4600米到5100米之間，空氣含氧量不到海平面的一半，不適宜植物生長、動物生存和人類生活，也被西方探險家們稱為“生命禁區”。尤其是阿里北部昆崙山南部高原，海拔更高，人跡罕至。　　這些資料，他也是在入疆之前，看了從抓獲日本大谷探險隊獲得的資料，其中也包括新疆和西藏的地圖。　　但是西藏地圖部分，大谷探險隊手中，也只有一張當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繪製的阿里地區地圖，上面除了標明阿里首府噶大克所在的位置以外，其他地方特別是阿里北部，許多地方都是空白。新疆與阿里之間橫亘莽莽崑崙山脈，先遣連只能沿着于闐前往喀喇崑崙的一條古道出發。　　崑崙腳下的新疆于田縣普魯山村紅旗如林，鑼鼓喧天，以井勿幕兵團大刀隊團長林丹為首的一百三十九名遊俠刀客組成的英雄健兒入藏先遣連，在今天，在這兒誓師出發！　　林丹臉色有些暗淡，甚或帶幾分沮喪。先遣連畢竟不是戰時兵團，肩負的使命遠比戰時一個尖刀團擔負的使命重要，一舉一動，都將關乎到兵團事業的大局。　　林丹對這次任命卻是心存芥蒂，不過他不會把自己的真實想法說出來，這位三十多歲的陝北漢子在兵團司令井勿幕面前，表現得樂觀而堅定，一走出師部大門，他的臉色便陰了起來。這陣，那份陰就帶了明顯的情緒化色彩，尤其是現在看到司令部派給他的入藏先遣連精銳，兩道愁眉鎖得更緊了。　　新疆兵團司令員井勿幕和其他前來送行的部隊長官，勉勵先遣連指戰員們忠於祖國、熱愛人民，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把勝利的紅旗插上西藏高原！　　先遣連的指戰員們不斷振臂高呼：　　“誓死完成李大帥交給的任務！”　　“不怕艱難險阻，光復西藏！”　　“一定把列強勢力趕出西藏！”　　“保衛祖國邊疆！”　　……　　在一片震天動地的歡呼聲中，林丹率領的光復阿里的英雄分隊，高舉紅旗，揚鞭躍馬，踏上進軍西藏的征途。　　進藏先遣連配有179匹戰馬、35匹峰駱駝。三個排每人一支步槍，每班一挺輕機槍。第四個排是機炮排，裝備有6門無後坐力炮和迫擊炮，兩挺重機槍。　　這些武器雖然簡單，在以後的進軍途中卻極少被使用，因為他們面對的並非操槍之敵。事實上，在建立第一個據點后，機炮排和大多數重武器都被留在這裏：攜帶它們行軍已經是很大的挑戰。　　先遣連自和田地區的于田縣普魯村出發。由於開始與運輸隊同行，行軍速度並不快。　　從新疆到西藏阿里，中間隔着千里迢迢，終年積雪的崑崙山脈，沒有公路，就連羊小道也沒有。進入昆崙山區，眼前呈現出一座座插入雲際的雪山，一條條深不見底的湍澗，冰峰林立，全連憑一張地圖和一塊指南針，邊偵察，邊前進。　　他們雖然是在喀什、和田地區駐紮，但他們從來沒有進入過高海拔地區。　　一字兒拉開三十五匹峰駝，這是後勤處從當地一支很有名的駝隊手裡買來的三十五峰公駝，其耐力和行走速度都屬一流。可駝上坐的，卻令林丹直嘆氣。除過兩名嚮導還有四名後勤兵，剩下的，如果讓他林丹親自挑，怕是一個也挑不上。尤其中間那峰矮駝上坐的，簡直就是個繡花枕頭！　　她就是照顧過他的小護士江如夢。還以為井勿幕就是開個玩笑，想不到真把她安排進了先遣連。林丹對江如月算是有點了解，還算談得來。據說她是上海隨赤十字會來的，不僅護理技術一流，數學也學得非常好，會擺弄很多儀器。井勿幕拿她當寶貝一樣介紹給林丹，還再三強調，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首要的，就是保證江如月的安全。　　林丹真是不敢想象，一個如此柔弱的女子，到了崑崙絕域，生命禁區，還有什麼安全可言？　　先遣連進到了險峻的賽虎攔姆石峽，只見無際的天空只剩下一條青藍色的帶子，仰起帽檐也望不到石峽的頂峰，被洪水擱置下的亂石橫七豎八地塞滿了峽底，給人們的行進帶來很大困難。部隊在石峽中走着，有時亂石從頭上呼嘯而過，他們機敏地牽馬躲避；有時遇到山洪迅猛傾泄就只好在懸崖底下過夜。到了石峽的中間，最窄處只能勉強通過一人一騎，簡直成了一條石縫。　　戰士楊生有在通過這條石縫時，一條腿被鋒利的山石劃破，待衛生員給上藥時擠爛的皮肉已經和棉褲粘在一起了。雖然不是和拿槍的敵人作鬥爭，但前進的道路上處處都留下了戰士們的血跡。　　晚風瑟瑟，天空褪去最後一抹紅霞，晚霞塗抹過的雪山呈現出一派難得的寧靜。　　這是夜的開始，白晝與黑夜之間，崑崙有片刻的喘息機會。　　林丹不敢讓大家休息，必須搶在崑崙發出淫威前將地帳篷搭建好。　　四十多名戰士分成三組，一組到附近荊棘叢中拾柴禾。一組搶挖地窩子。另一組是炊事班，緊着在營地搭帳蓬，支鍋架。　　長途跋涉，這是進入崑崙雪域的第一頓飯，應該吃得有紀念意義。誰知爐灶剛架起來，第一把柴禾點燃時，囂叫的西北風便到了。這風，來得沒一點徵兆，剛才四野還靜處處的，雪粒子揚起來，都能垂直地落下，轉眼，西北風卷着雪塵，怒吼而來。已經習慣崑崙多變的天氣的戰士們並不顯慌，而是習慣性地豎起衣領，縮起脖子，弓身往背風處搶放東西。　　林丹一共帶的峰駝，馬匹馱的，是司令部給的資料還有儀器。進入崑崙前，師長劉振海再次將他叫去，給他講了這次出征的任務和重要性。　　這裏，可是被成為生命禁區！　　此次他們進入藏北，就是要將新疆通往藏北的重要地形圖測繪出來，徹底征服生命禁區，是兵團司令部確立的第一個戰略目標，眼下入藏大軍將要全部開進藏北，掌握第一手地形地質資料就顯得十分重要。　　他們在雪域崑崙踏出一條路來，這是何等的壯舉？在西域的洋鬼子探險隊來來去去，但是還沒有一直探險隊完成這個壯舉！　　林丹仰望雪山，風還在吼，一浪高過一浪。

# 第四百三十七章 泗水事件

　　凌晨，春風料峭，喧鬧了一天的江城終於靜了下來。白天熙來攘往、喧囂不寧的街道此刻清涼孤寂、音無人影。昏黃的路燈下，白天遊行、集會時丟棄的傳單、小旗隨處可見。　　春天的江城，在鄂州革命軍不斷取得輝煌成就下，顯得格外地狂熱、興奮、騷動不寧。　　落迦山一座精巧、典雅的中國式別墅里，創造這一切輝煌的李大帥正抱着一疊公文，斜靠在舒適的真皮沙发上夢進千里。　　一會兒是西疆的萬里硝煙、鐵甲奔騰，一會兒又是中原大地的炮火連天、縱橫廝殺，一會兒又是深藍碧波的長風破浪、氣吞扶桑，一會兒又是穿着龍袍準備稱帝的袁世凱這個死胖子蒼白的面孔、驚恐不定的眼神……　　忽然，帥哥中的不老神話劉德華和美艷不可方物的范冰冰兩人穿着未來警察的行頭沖了過來，范冰冰一把抓住他嬌喝一聲，道：“我現在以擾亂歷史時空罪名逮捕你，從現在開始，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將成為呈堂證供。”　　李想急得上下踢騰，難以脫身……一陣急促的鐘聲忽然在他耳邊響起，繚繞回蕩，久久不散。　　李想睜牙了惺松的雙眼，汗流浹背，迷迷瞪瞪地坐在那裡，手裡還拿着沒有看完的公文，腦子里紛紛亂亂，剛才的夢還在翻騰着。　　真怕一覺醒來，春秋霸業都是夢，他還是二十一世紀的一個路人甲……　　電話鈴再一次猝然響起，李想慵慵地抓起電話。　　“大帥，泗水出大事了，華人的財產與生命安全危在旦夕，南洋各地的中華會館都緊急呼籲祖國派兵前來護僑……”湯約宛急急忙忙的說道，“請您速到軍部。”　　李想一激靈，徹底醒了。　　進入20世紀，海外華僑民族主義思想有了蓬勃發展，各類華僑社團大量出現。1900年，荷屬印尼華僑上層組建了一個新型的華僑社團――巴達維亞中華會館。在它的推動下，各地中華會館紛紛成立。這些會館號召僑胞革除陋習，倡導學習中國文化，創立報刊，創辦教育等等，加強了華僑間的團結，促進了民族意識的發展，加強了海外華僑對祖國的認同。　　卡車飛馳在靜寂的路上，李想的大腦也在不停地翻騰着。　　南洋華僑的社會地位一直處於任人宰割的社會邊緣，華僑的生活只能用心酸和悲慘來形容。有臭名昭著的“紅溪慘案”在前，今天又出現一個“泗水慘案”嗎？　　自明清以來，由於國內政治經濟原因，當時的封建統治者是嚴禁本國人民“出洋”的。對中國人在國外遭受殖民主義當局的屠殺，採取“概不聞問”的態度，根本談不上對在國外的本國僑民進行保護。　　李想十分痛恨那個滿酋乾隆的一句話：“大朝棄民，不惜背租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　　那可是發生在荷蘭殖民主義者在爪哇、巳達維亞屠殺華僑近萬人的“紅溪慘案”啊！　　可無能清王朝卻根本無視列強對華僑的血腥屠殺，開口閉口都是封建文人政客的那一套腐朽的外交辭令，一遇到國際問題，總是帶有明顯的媚外色彩，在牽扯洋大人的問題上也總是軟弱無力。軟弱的清王朝對國內抗爭的聲音總是竭力壓制，對洋大人不合理的要求卻言聽計從，這不能不使中國的有識之士大為失望。　　此時的李想也知道自己有幾斤幾兩，眼下還不是與南洋列強殖民者爭鋒較力的時候，所以對泗水慘案的發生，更多地是談判桌上多方交涉，通過政治途徑解決。　　但是，面對荷蘭這樣一個沒落的歐洲九流小國，還是有機可乘。因而在得知泗水發生事變的消息時，他手下培養出來的軍國主義們才會打擾他睡覺。客觀地說，他也是欣喜多於憂慮。　　汽車在混凝土路面上微微顛簸着，走出落迦山的緩坡。路旁的綠化帶在昏暗的車燈下顯出一片青灰色。　　沿着蛇山腳下走過，“嘎”地一聲停在了一座典雅的樓房前。　　這裏就是鄂州政府的心臟，座落在蛇山腳下的紅樓。它的前身，是立憲會的重要據點，湖北咨議局。　　清晨七時，鄂州軍部的高級將領齊集參謀總部，匆忙召開了緊急會議。　　條開大桌的橫頭，李想襟危坐，一面碩大的五星紅旗懸挂在他頭后的牆壁上方，哄烤着氣氛森嚴的會場。他左手方是李西屏，右手方是曾高，在他們手下依次坐了長長兩排。　　會前，只有李西屏和曾高等少數閱過南洋各地中華會館發來的急電，而更多的人尚不知發生了什麼大事，此時正交首接耳低聲詢問着。　　李西屏看了李想一眼，見他點點頭，便轉向曾高，說道：“開始吧！”　　主持會議的曾高先就收到的電報作了簡短的說明，隨即指示軍統大老闆呂中秋首先向來人宣讀南洋方面中華會館來電。　　會場一時氣氛凝重、靜寂，只有呂中秋急促、有力的聲音掠過眾將士，在屋裡回蕩着：　　“一、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后，舉世華人無不歡欣鼓舞。民國元年正月十五，元宵燈會，荷屬爪哇島泗水市華僑，紛紛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升起五色旗，鳴放爆竹，慶祝中華民國的成立。荷屬泗水殖民當局派警察馬隊武裝干涉，強迫下旗，撕爛國旗無數，併當場有3人被擊斃，10餘人受傷，100餘人被捕，書報社被查封，外埠來電被截。”　　“二、憤怒的華僑採取閉門罷市的行動以示抗議，荷蘭殖民當局進而出動大批軍警強迫華僑開市，又逮捕400多人。華僑先後被捕者達200餘人。釀成此次的‘泗水事件’。”　　“三、事情發生后，巴達維亞中華會館在給中國駐星馬總領事館的急電中，要求迅速同荷蘭政府嚴正交涉，‘存國體以慰華僑’。　　同時，荷屬巴達維亞泗水華僑急電南京臨時政府請求“即派軍艦來泗保護，並遣陸戰精兵發往。一旦有事，調遣較易。”　　在給北京袁世凱大總統的急電中，呼籲“若不從速進兵保護，不念華僑受其塗炭，即中國權利亦將損失，南洋更有何立足之地？”　　“除了拍電給北京和南京之外，距離最近，下南洋人口最多的廣東和福建兩省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電，‘商民呼籲乞援之電，日必數至’，廣東會館甚至派出代表前往廣州，不得出兵誓不罷休。”　　電文念完，眾人一臉驚愕。會場還是一片沉寂，只有李想的目光在眾人臉上睃來睃去。　　李想對此時眾將士的驚愕是完全理解的。如果是去中亞護僑，他們從新疆派兵就是，但是身處內陸的鄂州政府要去南洋護僑，他們有點不知道怎麼下手。　　這也使得這些將士們一時摸不清他們的大帥究竟對泗水事件是個什麼態度。　　見無人開口，他們的李大帥摸摸下巴上唏噓的鬍渣，說道：“清帝退位，共和告成，我僑外同胞紛紛舉行慶祝大會，熱烈空前。惟日本神戶僑胞提燈遊行時，曾遭日警干涉限制，而荷蘭在爪哇官警，尤為悖謬。我僑胞因慶祝而被殺傷多人。國旗亦被撕毀。事出突然，所以請各位來商討一下對策，主要是對時局的判斷和下一步的措施問題。”說著，他提高嗓音，收起了微微的笑意，“南洋，除暹羅是獨立國外，安南、柬埔寨、老撾、馬來亞、新加坡、印尼、緬甸等均處在英、法、荷等國的殖民統治下。孫中山先生到那裡進行革命活動，受到各種反動勢力的限制、阻撓和陷害，但由於有當地華僑的熱情支持和保護，因而得以化險為夷並把反清愛國運動開展起來。南洋華僑在中山先生的宣傳鼓動下，提高了愛國主義覺悟，積极參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運動，為武裝起義而踴躍捐輸。革命遭受挫折各役，參加起義的愛國志士，逃亡到南洋，當地華僑更是儘力給予幫助。還有許多華僑青年，懷着滿腔熱血，回國參加武裝起義。他們捨身赴難，為國捐軀，用鮮血譜寫了不少可歌可泣，彪炳千古的壯麗史詩。　　要記住，在這場洶湧澎湃的革命洪流中，海外華僑對國內的革命活動，始終給予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支持。華僑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後后，都曾經積极參与，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孫中山從創辦興中會起，從事革命活動的經費幾乎都來自華僑。　　泗水華僑的事情，我們不能置之不管。列強還想如清朝哪會，欺辱中國人，我不答應，就是為辛亥革命犧牲志士的亡靈也不會答應。所以泗水的嚴重事態必須加以解決。這次泗水事件雖然有些突然，還是請諸位就下一步的處置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站起來打破僵局的，是身材高大、威風凜凜的李西屏。這時，他一掃以往給人的那種悠然超脫的印象，神情嚴峻、目光沉穩，頗有些軍人氣魄，以湖北人特有的口音說道：“我認為派海軍艦隊泗水護僑的行動完全合理，鄂州革命軍應給南京臨時政府充分的支持，以此次事件為契機，徹底解決南洋華僑的問題。”　　李西屏言辭簡潔，態度鮮明。　　會前，李西屏即與曾高討論過電報內容，已完全窺透了頂頭上司李大帥對這次事件的態度，因而在拿出自己的觀點時更顯得毫不躊躇、鋒芒畢露。　　參加會議的這些鄂州軍部將士，其實內心早已接受了泗水將以兵船交涉解決這一觀念。所不同的，只是這一天到來的早晚而已。　　須知，直接或間接控制輿論，鼓起中國國民民族情緒的，正是這些主張鐵血政治的軍人。而此時民國初建，剛剛奮起的輿論國民意志，也使他們認定眼下是一個徹底解決海外華人生存狀況問題的有利時機，所以李西屏的話立即引來了一片群起響應之聲。　　匆忙召開的會議，卻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最後，確定了“以此衝突為解決南洋華人問題的理由，不但要確保中國在的權益，而且還要以此對整個南洋實行軍事佔領”的海軍方針。並李想親自去南京，無論如何要策動湯鄉茗派海軍艦隊一艘“海”字號巡洋艦前往泗水兵船護僑的定案。　　會後，鄂州政府致電南京臨時政府請嚴重交涉。　　文曰：荷人之苛待華僑久矣。我僑胞水深火熱，極堪垂念。此次共和成立，凡屬中華民國分子，誰不亟欲登之衽席。況華僑蟄伏異域，尤深痛滿清之漠視，冀共和之成功，奔走呼號，犧牲其財產生命而不惜。其所以如此者，不過希得政府完全之保護，而與他國人立於平等之地位，享受平等之權利也。不意荷屬華僑慶祖國之共和，即遭荷官之凶暴，借故尋隙，羅織大獄，撕毀我國旗，殺傷我人民，繫纍我婦孺，慘無人道。顯干公法，聞之憤氣，言之寒心。且舉行慶典何國蔑有，升懸國旗，何與治安，乃竟至調遣馬步兵隊，圍擄男婦稚子達於千數。此等暴行，是直以亡國民待我華僑，而藐視我中華民國也。彼習見清朝政府視華僑如化外，甘自放棄權利，今日似故為嘗試以覘我民國新政府之對外政策耳。……查公法通例，外人受本國保護，與本國人無異，如有不法之徒，逮捕拘留，外人得抗議之。至於遇內變而受損害，則本國有賠償之責，不與內國人同。今華僑升旗慶祝，既不幹該國法律，而該荷人之殺傷我僑民，復不關該國之內亂，且復逮捕拘留之不已。世界有此公法乎？夫僑胞熱愛祖國，自民軍倡義，踴躍輸將，其引領望祖國之強，可謂切矣。今民國成立，仍令我熱心之僑民，無辜受荷人之蹂躪，清夜自思，深用悱惻，茲當危迫之際，人心激昂，若無圓滿之保護，不惟失華僑內向之心，亦恐啟外人欺侮之漸。派兵船用懇向荷使嚴重交涉，以保僑民，失今不圖，安見後日華僑之受荷人虐待者，不更甚於今日乎。又安見他國之待華僑者，不援以為例乎。至於如何交涉之處，請隨時電示，不勝盼切。

# 第四百三十八章 護僑

　　天空萬里無雲，明媚的陽光照射着兵輪破開的水波，發出白花花的耀眼的亮光。　　李想躲在艙內，抱着一本《戰國策》猛啃，桌上散亂着《東周列國志》和《鬼穀子》等縱橫家巨作。他這次是準備親自出馬辦理這次泗水交涉案，所以在惡補功課。《戰國策》和《鬼穀子》同是先秦縱橫家一派的名著，但《鬼穀子》多是精要的哲學話語和抽象的理論原則，晦澀艱深，而漢代整理的《戰國策》和明代才編成的歷史小說《東周列國志》都是由鮮明的人物和生動的事件組成的無數案例，是運用、證明和實踐《鬼穀子》的一個巨大的口才、謀略案例寶庫。西方的MBA等案例教學法近年來才流行，實際上我國古人早就為我們提升謀略和口才準備了案例庫。　　戰國時代的謀臣、策士們遊說各國君主或互相辯論時所提出政治主張、鬥爭策略和處世方略，是當時的英雄才俊們謀划各項事業戰略策略、用言辭遊說政要辯駁對手的真實記錄和生動寫照。其中眾多遊說辭、演說辭文采與義理都堪稱絕唱、已成為千古傳誦的名篇。透過文字，當人能體會到策士們的思維、心理活動，感受到他們今人難以企及的滿腹經綸、雄才大略和卓越辯才。　　謀算策劃、舌戰論辯，實質上是另一個刀光劍影的戰場，一切兵戈其實早已在頭腦中、論辯中決出了勝負。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人類歷史不能重演，但是人類活動是何等的相似。只要有人、有人類社會，無時不刻就會充斥着謀略，數千年前的風雲人物們提煉的技能和思考的結晶依然是那麼的鮮活如新，那麼的急需運用。以春秋戰國時代為背景的《戰國策》和《東周列國志》，對急需泗水交涉成功的李想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　　“大帥，你又在看什麼神怪小說了？”　　李想回頭一看，管家小妹笑容可掬地站在身後。李想以前總是隨身帶着一本《水滸傳》或者《西遊記》，裝出一副儒將風采，所以管家小妹才會有這樣一問。　　這次李想把湯約宛和水仙兒都留在武昌幫他看家，身邊就帶着管家小妹。　　“不是神怪小說，我在研究先秦縱橫家的思想。”李想朝她翻了一個白眼，亮出《戰國策》的書皮。　　“大帥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勤快了？”管家小妹疑惑甩手掌柜轉性了的眼神說：“我站在你背後看了你很久，你竟然一點不知，真有祖��不聞雷響的功夫。”　　“我一直很勤快好不好！”李想加重語氣辯解道。　　“回武昌這麼久，去紅樓辦公的次數屈指可數，這也叫勤快？”管家小妹回敬他一個白眼球。　　一下被戳中要害，李大帥頓時無語。沒有重要的事情他都在落迦山別墅，或者在武漢三鎮溜達，或者參加各種宴會，反正就是很少去紅樓。　　管家小妹給他泡了一杯龍井茶，雙手遞過來，又說道：“大帥現在臨時抱佛腳，好像也太遲了一點……而且，這種書看多了會心裏陰暗，變腹黑的說。”　　“謀略本身無所謂善惡，是使用謀略的動機和目的显示出謀略在道義上的卑賤崇高來。陰謀詭計應用在日常生活，那是卑鄙小人的伎倆，而如果用在國家大事上，那是梟雄謀士的雄才大略。　　謀略權術是政治科學，與日常道德斷然無涉。謀略並非教人奸詐和邪惡，相反，它正是為了戰勝邪惡和侵害、為了保證道義的實現而必須運用的智慧和手段。它可使人避免愚蠢和短視，踏上科學、高效率的正道。　　須知，人性中的黑暗和貪婪，殘酷時常發生在我們周圍。在對付那些黑暗事物和人物時，我們一定要當機立斷、殺伐果決。國與國之間無道德仁義可言，該用暴力時就要用暴力，該用計謀時就應該用計謀。人與人之間當然有着道德的約束，但是對那些不義之人，對那些非我族類之人，心腸絕對不能太軟。”李想理所當然的說道。　　管家小妹梅迪露出深思的表情，良久才說道：“‘三寸之舌，強於百萬雄兵；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此話的出處就在《戰國策》開首的此篇。戰國時代風雲激蕩、群雄逐鹿、弱肉強食，作為日漸衰落的東周的重臣顏率，為應對國難，在對人性的深刻把握基礎上和對遊說技能的熟練駕馭下，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口才，三言兩語、輕輕鬆松就挽救了一個國家的尊嚴和利益。如果換些沒頭腦的庸官，那麼不僅興師動眾，而且會使尊嚴、利益喪失殆盡。一切正如劉向在《戰國策》書錄中所寫的：‘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專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李想平日只知管家小妹很清純的一個女孩子，聽了這兩句話后，方知她對《戰國策》亦有研究，不用說，是個腹黑小妹！心中大為驚訝，忙說道：“小妹所論，最為精闢。謀略帶來和平也帶來正義和民主。上天賜予我們大腦和嘴巴，不用動手動腳、動刀動槍，頭腦和言語足以解決所有問題、化解各種危機，不戰而勝，是謀略的發端和宗旨。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救國難。顏率以自己的口舌完成了百萬軍隊也難以完成的事，這完全是運用智慧和口才的結果，他深知作為弱國，自己無力應對強暴，只有藉助外力和他國，才能解救自己，而只要說服了他國，危機就會化解。　　人們時刻處在各種撲面而來的問題之中，問題的解決不是靠簡單、粗暴和輕率的行為，而是靠人類的頭腦。‘有話好好說’，言語足以解決問題、化解危機，而戰爭、衝突等暴力行為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會運用謀略和口舌的人，他解決問題的方式就顯得非常輕鬆，就像‘草船借箭’的諸葛亮，他獲得十萬支箭的方式竟是那樣的輕鬆快捷、匪夷所思。換了你在我此時的處境，要辦好泗水交涉，你會怎麼辦？”　　“我不知道！”管家小妹搖搖頭，很乾脆的說道：“這些道理，知道是一回事，使用起來又是一回事。大帥抱着《戰國策》慢慢去研究，自己去找答案，何必來問我一個小女子。”　　北京。　　袁世凱在自己的私邸，穿着一件睡袍，坐在那裡，看僕人們布置一間西式客廳。既然當上中華民國的大總統，咸與維新了，他也要把客廳布置出維新氣象。　　一套寬大的西式真皮沙發被下人們擺成了長長的一溜兒。　　袁世凱站起來，喊住下人們：“西式沙發不能按咱們的太師椅和茶几那樣擺，應該這樣，這樣擺。”他比劃着說。　　袁府大總管袁二問道：“如果客人來了，老爺您坐在什麼地方呢？”　　袁世凱在沙发上一坐，道：“我就坐在這兒。”　　袁二張大嘴巴可以吞下一個王八，驚道：“那客人還坐在您的上首啊？”　　袁世凱拍拍沙發，道：“洋人講究平等，尊卑長幼不是分得那麼嚴格。”　　袁大公子克定早已進來，看乃父袁世凱興緻很高，不敢打擾，拿着封電報一直站在旁邊。　　袁世凱瞥見了他，問道：“有事嗎？”　　袁克定舉着電報，回道：“李瘋子從鄂州發來一封全國通電。”　　袁世凱接過電報，“哦”了一聲。《臨時約法》已經讓袁世凱非常不快，這時候李瘋子還來添堵。　　袁世凱看完之後就丟開，咆哮道：“派兵！派艦！一個個都來逼我！”　　……　　南京。大總統府。　　宋大小姐從銅臉盆里擰了一把毛巾，遞給孫中山。　　孫中山接過，胡亂擦了幾下臉，就要往外走。　　宋大小姐嗔道：“看你，臉都沒擦乾淨，就急着要走……”　　拉過孫中山，又擰了一個毛巾，像待孩子一樣，一邊給孫中山擦臉，一邊說，“不就是一個電報嗎，那樣着急幹嗎？”　　孫中山嘆道：“李想的電報咄咄逼人啊！我常年僑居海外，也深知僑胞疾苦！清帝退位，共和告成，我僑外同胞紛紛舉行慶祝大會，熱烈空前。惟日本神戶僑胞提燈遊行時，曾遭日警干涉限制，而荷蘭在爪哇官警，尤為悖謬。我僑胞因慶祝而被殺傷多人。國旗亦被撕毀……南洋僑胞，想請我們派兵護僑，李想拍來電報也是這個意思。”　　宋大小姐道：“派艦船護僑，不是挑起國戰嗎？這個時候，南北之間都還在為一個《臨時約法》吵鬧不休，有能力去挑起國戰嗎？南洋又不是漢口，畢竟是別人的地盤，李大帥這次真是有點瘋狂。”　　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大總統之後，孫中山就強行將內閣制寫入《臨時約法》。　　約法在袁世凱宣誓就職之後第二天就公布，立刻引起軒然大波，爭論不斷。　　以宋教仁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一直都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制。政治主張介於革命黨和北洋派之間的立憲派也主張內閣制。統一黨把完成責任內閣制度寫入自己的黨章；共和黨和後來成立的進步黨也贊成內閣制，認為“行政由內閣負責，總統不可越俎代庖，總統頒布法令，須國務員副署；內閣有拒絕副署權”。由於中國剛剛由帝政變為共和，人民視總統若帝王之弊，而“欲救此弊非內閣制不為功”。統一共和黨、中華共和促進會、國民協會、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等黨派和團體也多主張內閣制。如國民協會認為，今日中國非取內閣制不可，原因是“大統領不對國會負責任，一旦政府不為人民信任，舍革命外無由易之，法制不然，政府受國會監督，國會不贊成政府焉，去之易於反掌”。革命黨人主辦的報刊，都大力宣傳責任內閣制的優點。　　而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派則主張總統制最力。袁世凱曾說：“臨時約法設總理，大總統不負責任。以余觀之，所謂不負責任者，亦有大小之區別。”“現在國務員當行政之要衝，一國政務罔不賴其籌劃，政務之得失自屬國務員之責任。然苟國務員之失職馴至國，隨以亡，或雖不亡，而至於不可救藥，則大總統能不負責任否？國民能不責備大總統否？”顯然對責任內閣制持反感態度。勿庸置疑，這時的袁世凱肯定是傾向於建立一個實權總統制的政體。儘管他還並沒有公開表達。　　北洋派一方面論證中國沒有實行內閣制的基礎和可能，一方面鼓吹袁的雄才大略，以造成非總統制不可以救中國之勢。擁袁的個別社會團體也是極力主張總統制，直接上書參議院對內閣制進行責難：“從今為共和民國，而仍設內閣總理。將謂有總理可以限制總統之權，若總統與總理為一黨，則無異一人，是總統之權且加重矣。將謂有內閣總理，而總統不負責任，則直視總統為君主矣，而得謂之推倒君主，建設共和耶。”北洋派控制的《時事新報》認為：“袁總統之為人，姑弗深論，然固有雄才大略，不願作傀儡者也。必須使之端拱無為，如英法之元首，不特彼所不甘，即為國家，亦正不必置有用之人才於清閑之地。”因此，“今日中國如袁總統其人者，實大宜於總統制”。該報還以內閣制產生於君主國，與共和精神不合，容易產生黨爭等為由，論證內閣制不適於當時之中國。　　“袁世凱出於維護自身的合法性並儘快組成南北合一的臨時政府的考慮，應該不會反對《臨時約法》。”孫中山想到這些，頭疼的又嘆息一聲，道：“麻煩的是泗水，不派艦船護僑，也要交涉啊。海外僑胞的苦難，我不能置之不理。”　　宋大小姐道：“那就交涉唄！”　　孫中山苦笑道：“列強根本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不承認我這個臨時大總統，何況還是個就要卸任的臨時大總統，我拿什麼資格去和洋人交涉？”　　宋大小姐眉頭一擰，道：“那就叫袁世凱派人去交涉唄！洋人不是都承認他嗎？”

# 第四百三十九章 拭目以待

　　春雨如絲，李想撐着油紙雨傘走下甲板。　　南京下關碼頭冷冷清清，宋教仁站在一輛馬車旁，面露微笑。　　寒暄過後上馬車，直奔大總統府。　　車內，李想笑道：“內閣制總算寫進約法，遁初兄的理想又往前走了一步。”　　此前宋教仁提出的責任內閣制修正案，被代理參議院否決。本來《臨時約法》草案在擬定時，採用的是總統制，但是到參議院開始審議《臨時約法》草案時，卻正是南北議和成功，袁世凱即將繼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前夕，因此，改為所謂的責任內閣制，幾乎得到了代理參議院所有人的同意。　　宋教仁沉思良久方才說道：“各省聯合之始，實有類於美利堅十三州聯合，因其自然之勢，宜建為聯邦國家，故采美之總統制。自臨時政府成立后，感於南北統一之必要，宜建為單一國家，如法蘭西之集權政府，故采法之內閣制。”　　實際上，宋教仁這種說法並不能掩蓋倉促更改政體的真正動機。無疑是看到孫中山讓位袁世凱勢已必然，為了制約袁世凱，革命黨人才趨向於將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臨時約法恰在這時還在討論中，革命黨人要防止總統的獨裁，必須趕緊將約法完成，如此照法國憲章，規定責任內閣制，要他就職之時，立誓遵守約法。　　正是因為總統人選發生變化，參議院才猝然決定在約法中增設國務總理一職，企望通過這一變動，建立起所謂的責任內閣制，把繼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置於有名無實的地位，以實現分散、削弱、架空袁世凱權力的目的，維護革命黨人的既得利益。臨時約法草案經過三讀程序，在基本上沒有爭議的情況下，最後以全體起立表決通過。整個制憲進程不可謂不迅速，也不可謂不倉促。　　孫中山鄭重宣布：在正式憲法頒布之前，《臨時約法》具有與憲法同等的效力。《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全體國民；全體國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和宗教的區別；國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營業、出版、集會、結社、信仰、遷徙的自由；有請願、陳訴、訴訟、考試、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有依法納稅、服兵役等義務。中華民國政府的組織形式是：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和法院行使其統治權。參議院有立法、質問、複議、彈劾等權力，臨時大總統由參議院選舉產生――《臨時約法》中的眾多規定，都是為了一個目的：用責任內閣制防止袁世凱獨裁。《臨時約法》最大的特點，其實是“因人立法”，處處體現了革命黨人對袁世凱的不信任、防範和制約。　　對袁世凱的不信任，幾乎成為臨時參議院立法者們的普遍共識，而這種態度必然要在立法過程中體現出來。　　“真是什麼都瞞不過你的火眼金睛。”宋教仁看到李想的表情就知道這貨什麼內情都知道，嘆道，“當初，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我堅持內閣制，中山先生堅持總統制，他理由是要想鞏固新政權必須給與總統更大的實權。而今，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情勢演變至此，南京方面調虎離山，想把袁世凱誘引到南京來的計劃是完全落空了，因為擔心袁世凱權力過大或是濫用職權，於是只好退而求其次，孫中山匆匆主持把內閣制寫進《臨時約法》，他只有用內閣制這個最後的辦法來限制袁世凱了。”　　“一紙條文就能約束他？”　　“為什麼不能！”宋教仁臉上現出一絲不安。　　“以後你會明白的。”李想臉上閃過一絲憐惜，停了停又道，“泗水事件，中山先生有什麼章程？”　　“南京臨時政府沒有得到列強的承認，連交涉的資格都沒有，還能怎麼辦？”宋教仁道：“只能敦促袁世凱在北京交涉。袁世凱當初在朝鮮所作所為看，他也算是強硬的主。”　　“但願如此……”李想點點頭，又搖搖頭嘆道，“遁初，你不懂人的本性。袁世凱在朝鮮，那時一腔熱血，正是想要建功立業的年華。現在呢？袁世凱早已不復當年之勇。這個關口，袁世凱也正需要列強支持的時候。他又能交涉出個什麼結果？最多能保存國體已是萬幸……”　　宋教仁睜大了眼睛：“能保存國體還不夠？你還想怎麼招？”　　“當然不夠！”李想已不是對宋教仁說話，而是在自言自語，“對着荷蘭小國，咱們還不敢理直氣壯嗎！這次事件作為由頭交涉，至少要為國人在南洋爭取享受一切最惠國待遇。”　　“享受一切最惠國待遇？”宋教仁聽李想是如此雄心，也不禁心下駭然，面上卻毫不動聲色。看來他插手泗水交涉，卻不知道他要怎樣獲得交涉的權利？宋教仁目光如電，閃了李想一眼，朗聲道，“不愧是李大帥，這樣的要求，就是荷蘭答應，列強能答應？”　　“你就拭目以待吧。”李想把豪言壯語先撂下：“借這次泗水案交涉的契機，為國人在南洋爭取享受一切最惠國待遇是我的最低目標，而謀改列強強加在我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才是我的最終目的。”　　宋教仁看了一下李想，一眼勝萬言。　　他身子一躬，雙手遞上一張邀請函，輕聲說道：“李帥，明天同盟會在南京三牌樓第一舞台召開本部全體大會，臨時政府各部總、次長及重要人士均參加大會。中山先生和克強聽說李帥要來南京，早早的就備上這份請帖，還請賞光。”　　“同盟會群英會聚金陵，這樣的盛況，我怎麼能夠錯過。”李想笑盈盈的打開邀請函，裏面竟然還夾了一張同盟會的會票，這張同盟會的“黨員證”寫着李想的大名，介紹人赫然就是孫中山。李想看到這個先是一怔。　　宋教仁也不知道能不能拉攏李想這樣的實力派入同盟會，畢竟先前還拒絕過他。　　宋教仁正是忐忑不安的時候，李想忽然縱聲大笑，“終於入黨了！”說著向膝蓋上猛擊一拳，會票連着邀請函一併交給身旁一直默默無語管家小妹。　　北京。袁世凱私邸。　　袁世凱指着剛收到的電報質問：“你們看看，孫文他們來這，一手是什麼用意？”　　唐紹儀和楊度把電報看了下，一時做聲不得。　　“他孫文做總統就不要總理，我袁某人做總統，就來個總理牽制我，這像話嗎？”　　責任內閣制本是宋教仁所积極主張的，但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其他革命主要幹部均不贊成。到了袁世凱做總統，又怕總統權力太大，於是匆匆忙忙地訂定《臨時約法》，想借這部 《約法》來限制袁的野心妄為。袁世凱並不認為一紙條文就能約束他，在崇尚實力的袁世凱的眼裡，《臨時約法》形同一堆廢紙。他氣憤的是南京因人立法的左派，明顯的不相信他嘛。　　唐紹儀當然能體諒老上司的心情，但見電報上寫着總理，心裏頗為興奮，因為一隻要設總理一職，他自度此職就非他莫原制屬。他要促成總理制實施。　　“慰庭兄，關於總理內閣制，你不妨接受，只是加上一條：不能行政黨內閣制。因為若行政黨內閣制，內閣總理則由執政黨產生，明擺着總理便落到南邊去了。不行政黨內閣，則總理由總統提名，那麼事情就好辦多了。”　　楊度本是最早提出政黨內閣制的，但現在顯然不能再提這碼事了，況且他也有一絲做總理的念頭。他知道袁世凱喜歡獨斷專行，也知道袁世凱氣憤什麼，話便說得委婉些：“中國目前的情況，其實最宜行美國式的總統制，不宜行法國的內閣制。不過，南方堅持要改內閣制，也犯不着為此事而影響大局。正如少川剛才說的，只要堅持總理由總統提名，則總統制與總理制實際上是一回事。”　　“哦，我明白了。”經唐、楊這麼一指點，袁世凱的氣算是徹底消了，想不到兩個傢伙還能在這一層做功課，不用他動粗，又成全了南京的面子，豈不更完美，忍不住叫道：“好，這一條接受，附上一個條件，內閣是超黨派的，不能行政黨內閣。”　　袁世凱拿起電報又看了一下，皺着眉頭說道：“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致電，述說荷蘭軍警的暴行，痛陳此次泗水外交事‘件事關國體民命’，請‘兵艦護僑’，同時轉飭駐荷蘭公使劉鏡人與荷蘭政府進行正面交涉，‘以存國體，而慰僑望’。民國還未得到列強的承認，這兵艦是萬萬不去得南洋，你們看有什麼好主意可以對付？”　　據國際慣例，新政府事實上成立，各關係國有承認之義務。然當時各國對於中國承認問題，如俄、英、日三國，一方附重大之要求，一方主張必俟正式大總統選舉之後，乃相機承認。只美國政府不以為然，於民國國會成立之日，首先無條件承認民國政府。巴西、秘魯二國，亦於是日承認之。其他各國，皆觀望於英、日、俄三國，而俄、英、日三列強，則各附重要之要挾，以為條件。俄、英、日三國承認民國政府之時，即中國滿蒙藏三大區域生重大搖動之日。　　“先看看風向。”楊度建議道。　　袁世凱點點頭。

# 第四百四十章 力謀國際平等

　　李想走下馬車，已是雨收雲歸。步入南京大總統府。宋大小姐引着李想和宋教仁穿過西花廳，直往南面的西花園走去。花園中間是一個形似花瓶的水域，名為太平湖。　　南京的初春，久寒新暖，風和日煦，淡淡的綠柳拂拭着微起漣漪的湖水，透着一股慵慵的愜意。李想好奇的打量大總統府的光景，已經可以看到，正前方的南邊一豎直泊於湖中的石舫里，孫中山悠然自得的身影。　　“跨過太平湖上一座小石橋，不遠處一座灰磚青瓦的中式結構二層小樓，那是中山先生的起居室。”宋大小姐看李想好奇道目光四處照顧，耐心的解說。　　宋大小姐當然不知道李想在一百年後的時空來這裏参觀過，當初想到樓上孫中山先生道卧室兼辦公室看看，被告知要再交5元錢，交就交吧。交完錢上樓，還真看到些過去沒見過的東東。　　“樓上是先生的卧室和私人辦公室，樓下是會客室和餐廳，另有侍衛室和廚房。先生的長子孫科前段時間來寧時曾住過這裏。先生的夫人盧慕貞女士亦攜女孫�浴⑺鎄窶吹僥暇�，照料孫中山的起居生活。盧夫人是隨孫科一同離開的南京，兩女暫時託付與我照看。”　　宋大小姐這麼一說，李想也發現石舫內，孫中山身邊還坐了兩個豆蔻年華的女孩。　　太平湖南北長而東西窄，為彌補此自然不足，設計者別具匠心地將南北兩個建築建於水中。　　沿着曲折道石橋登上石舫。舫以青石砌成，造型精巧，艙內陳設着根雕式桌椅。　　身為軍人道李想見到孫中山举手敬禮，孫中山笑道：“不要這麼嚴肅，今後在總統府里就免了吧！我把見你的地方選在這裏，就是想神情悠閑地品茶聊天。還愣着干什麼？都坐！”　　李想本來就是個隨便的性子，也不客氣的在孫中山對面坐下。宋教仁和宋大小姐也都圍坐在造型奇特的根雕桌旁。　　孫家的倆姐妹花好奇心膨脹，目光不停的在年輕的李大帥身上閃耀。　　李想端茶環視四周，每當微風輕拂，波隨風動，舫若徐行。他悠然道：“先生選了石舫這麼一個優雅的地方，品茶聊天，真是深獲我心。”　　“我們父親知道李大帥是軍人也是詩人。詩詞文章，是慧心靈性的表露，從來說詩品出自人品，李大帥的詩詞清新剛健，氣吞萬里如虎。以李大帥這種清新剛健的品格，若像招待舊官僚那樣選在酒樓飯館請大人一聚，豈不俗了？”孫家姐妹花搶着說道。　　“濕人？”李想大汗。　　“其實我就是想請也請不起。”孫中山自嘲的笑道。　　李想也只能賠笑。這話不假，南京國庫只剩下十塊銀元的故事已經傳的天下皆知。據說孫中山先生每天的菜金不過4角。　　孫中山又道：“據我所知，這石舫為大總統府中最古老的建築，也是煦園中唯一具有北方清代官衙風格的建築。乃是前清乾隆十一年兩江總督尹繼善所建。初作書齋。乾隆弘曆南巡時曾多次駕臨，並於二下江南時親賜題‘不系舟’匾額。當年天王洪秀全召集軍事會議也常登臨，湘軍攻破南京，天王府遭焚，惟石舫僅存。”　　李想徐徐吟誦唐人韋應物的絕句：“獨憐幽草澗邊生，春潮帶雨晚來急，上有黃鸝深樹鳴。野渡無人舟自橫。”　　“這真是中國文化下最妙的絕句之一。中國文化講究含蓄，什麼事情都要自己想一想，不像西方人那麼直白。”孫中山道：“但我看中的倒是這園子內的野趣。”　　李想詫異道：“我只道先生壯懷激烈肝膽，滿腔抱負理想，不料還有這般閑雲野鶴情懷。”　　孫中山深深嘆氣，道：“唉，倘若不是國是日非，孫某人早作林泉之游矣！”　　孫中山的一聲嘆息，話題變得凝重了。　　李想放下茶盞，道：“先生振臂一呼，喚醒中國數千年之大夢，領導辛亥革命，從此走向共和，此番作為，悠遊林泉者豈能比擬？建設共和，離不了先生，先生可不能有這樣頹廢的心思。”　　孫中山連連擺手，道：“李帥過譽了，辛亥革命，倘若不是李帥等眾多豪傑與吾輩聲氣相通，桴鼓相應，辛亥革命哪裡造得出那麼大的聲勢來，一舉而推翻清王朝？”　　“先生說的倒也是。”李想也不客氣接過褒獎，又忍不住嘆息一聲：“唉，如果當初能夠一鼓作氣的揮師北伐，一舉蕩平北洋，那就好了！”　　孫中山沉聲道：“這正是我今天請李帥來此一聚的目的。”　　李想忍不住再次詫異的道：“噢？”　　此時和議已成，民心開始厭戰，袁世凱又惡跡未顯，強行掀起二次革命，不可能成功。孫中山他們到底是怎麼想的？　　孫中山看了宋教仁一眼。　　宋教仁會意，站起身來，給李想斟茶，這才復坐下，說道：“我們一直以為，要想限制袁世凱獨裁，加強對袁世凱的監督，保衛已取得的共和成果，同盟會有重新團結之必要，大加擴張，以實成民國之一最大政黨。”　　見李想專註聽着，他便繼續說：“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繼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全國組黨形勢日益高漲，且對同盟會越來越不利，呈現出一種十分渙散的狀態。一方面，立憲派、舊官僚利用組黨機會，加緊聯合‘非同盟黨之力，以摧陷同盟黨’。另一方面，同盟會內部自行設會組黨、各行其是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使同盟會實力大受影響。加上袁世凱已取得臨時大總統地位，同盟會將成為在野黨。形勢的急劇變化，使我們不得不考慮如何鞏固自己，加強對袁世凱的監督，保衛已取得的共和成果，同盟會也必須採取辦法。而同盟會要確保袁世凱其行動不致逸出憲政軌道，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改組同盟會為民國第一大政黨，實行政黨內閣……”　　李想道：“改阻同盟會？”　　李想的眼光瞄向孫中山。孫中山之前不贊成馬上改組，當初在上海召開同盟會高層會議，李想也在場，據孫中山自己說，一是因為“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凡我同志，皆奔走國事，無暇顧及黨事”；二是為了避免“一黨專制”。他說：“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時，中國無所謂政黨，同盟會席革命成功之勢，若及時擴充規模，改組政黨，則風靡全國，亦意中事。同人等屢以是勸，而鄙人不為稍動者，知政府之進步，在兩黨之切磋，一黨之專制，與君主之專制，其弊正復相等。”“自己已執政權，倘又立刻組織同盟會，豈不是全國俱系同盟會，而又復似專制？”。　　這份偉大情操，李想當時真是深深拜服！　　孫中山見李想疑惑的目光，緩緩的點頭。　　宋教仁繼續說道：“對！武裝革命已告終了，應改為公開之黨，從事於憲法國會之運動，立於代表國民監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復帶秘密之性質……”　　“選擇同盟會中穩健分子，集為政黨，變名更署，與同盟會分離？”李想脫口問道，他腦海里冒出“國民黨”三個字，宋教仁之前就向他透露過這個意向。　　“不會變名更署，”孫中山笑道：“同盟會這塊金字招牌不能變。”　　李想看了宋教仁，道：“同盟會由秘密轉為公開，同盟會之前的‘驅除韃擄，恢復中華’的總章自然更改了？”　　宋教仁點頭，繼續道：“改組后的同盟會將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其中包括：完全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實行種族同化；採用國家社會政策；普及義務教育；主張男女平等；厲行徵兵制度；整理財政，釐定稅制；力謀國際平等；注重移民墾殖事業等9條……”　　從第一條看，這表明同盟會雖承認袁世凱的統治地位，但仍企圖通過“地方自治”來保存與發展革命勢力，以防止袁專制獨裁，危害民國。至於主張“男女平權”、“力謀國際平等”等條在政治上的先進性與积極意義就更為明顯了。前者反映了廣大婦女群眾要求參政的願望，後者反映了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革命精神。特別是後者，在當時各政黨中是絕無僅有的。　　李想點點頭又問道：“怎麼沒有‘平均地權’和‘土地國有’？我認為，這才是廣大群眾中間最具有號召力量的口號。”　　“雖未在政綱上寫上‘平均地權’一條，但並不等於放棄了這一主張。因為，同盟會新的總章中明確規定了以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何為民生主義？就是平均地權和土地國有。”孫中山親自做出回答：“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麼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李想不禁點頭贊同。　　宋教仁道：“同盟會若握政權，則政見可行，平民生計日漸等均，社會不平庶幾可免。是即同盟會改組政黨時代，與人民之關係者也。”　　孫中山卻嘆道：“有一些人對實行民生主義表現冷淡，認為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唯社會革命最難，必須人民文化有最高程度，才能實行。”　　李想想起自己身處一百年後的那個時代，也忍不住嘆息道：“唉，這不是我們一代人能夠完成的使命。”　　李想又道：“剛才說道‘力謀國際平等’，我到是發現有一個絕好的契機。”　　“什麼機會？”孫中山問道。　　“泗水事件！”李想斷然道。　　宋教仁道：“李帥是想借這次泗水案交涉的契機，為國人在南洋爭取享受一切最惠國待遇是我的最低目標，而謀改列強強加在我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才是他的最終目的。”　　孫中山不覺興奮站起，郎聲道：“好！這實際上是仿西洋之法，護僑也是有理的。李帥到時候有什麼需要，只管開口，孫某不才，願鼎力相助。”　　李想摸着下巴上的鬍渣，微笑道：“只要把海軍部三艘巡洋艦調派給我……”　　李想還沒有說完，孫中山就連連搖手，道：“不是我不幫你，實在是無能為力。對海軍的影響力，我還不如你。海容艦長杜錫��已經駕駛座駕投靠了袁世凱，海籌艦長黃鐘瑛身體很不好，患有肝病，時常咳血，想我提了好幾次辭呈，我指揮不了他。海琛艦長湯化龍不是和你關係特殊，還在上海幫你籌建海軍學校？”　　李想身體趨前，極為懇切地對孫中山道：“先生，您把黃鐘瑛給踢開，海籌號艦長我找個人來替補，海籌號不就聽您指揮了么？”　　“海籌號上的水兵不會聽你指揮的。”　　“那就全換！”　　孫中山被他幾句話說得兩眼發光，慨然應允道：“好，為修約之大計，這個惡人我就當了！”他想了想又道，“清朝海軍出訪八國的揚威之旅的海圻號已經結束墨西哥排華事件的交涉，墨西哥政府就排華事件正式賠禮道歉，償付受害僑民生命財產損失，緝捕暴民。‘海圻’號正在易幟回國的途中，艦長程璧光和我同鄉，彼此頗有交情，我想他一定會願意乘勝追擊，轉道泗水護僑。”　　李想興奮地拍手說道：“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具體計劃了！”

# 第四百四十一章 金陵群英會

　　南京三牌樓第一舞台正在召開同盟會本部全體大會。到會的有四、五千人，盛況空前。　　人聲嘈雜，聽不清些議論什麼。　　“請諸位安靜！現在宣布大會選舉結果！”　　大會主持是個浙江人，一口寧波口音的上海話，柔柔的，卻中氣十足。人們一聽他開口，頓時停止了議論。　　“孫中山為總理，黃興、黎元洪為協理，李想、胡漢民、汪兆銘、張繼、宋教仁、劉揆一、平剛、田桐、居正、馬君武、李肇甫為幹事。宣布同盟會正式改組為政黨。”　　然後選拔各省支部代表，選定譚人鳳（湖南），蔣翊武（湖北），熊克武（四川），呂志伊（雲南）、鄧家彥（廣西），張士麒（貴州），陳子范（福建），林直勉（廣東），張恭（浙江），章梓（江蘇），孫毓筠（安徽），鍾震川（江西），井勿幕（陝西），景耀月（山西），黃復生（京津），徐境心（山東），張鈁（河南），黃鉞（甘肅），楊大實（奉天），董耕雲（吉林），張同伯（上海），蔣介石（湖州），萬象春（新疆），等23人負責主持各地支部。　　本部組織由孫中山指定汪精衛、張繼任總務，馬和、田桐為文書，居正任財物、馬士展開會務工作。經過這次本部大會，同盟會改組為公開政黨。　　會議結束，向李想祝賀的人絡繹不絕。湖北，陝西，甘肅，新疆全是他夾袋中的人，連黎元洪都是他手提的傀儡，算是同盟會第一實權人物。　　孫中山親熱的拉着李想的手向他介紹同盟會群英，每個人的名字都是如雷貫耳，都是名流青史的人物。　　孫中山介紹一位西裝革履的中年壯漢道：“這位是洪門致公堂黃三德先生，三德兄在致公堂地位崇高，同盟會歷年在南北美運動，得三德兄支持。我在當初赴美時遭保皇黨暗算，入境受阻，也是三德兄多方營救，才得以順利入境。三德兄在南北美洲華人中的聲望，無人可及。”　　黃三德淡淡看了李想兩眼，謙虛道：“過譽了。當初聽聞保皇黨和清領事的陰謀，海外華人無不憤慨，先生是人心所向。”接着向身旁一個英挺青年笑道：“若論在南北美洲華人中的聲望，可要留給馮如世侄去顥威風了。”　　馮如連忙謙讓。　　“馮如？！”李想驚呼，忙與他客氣寒暄。　　“李帥在國內也聽說了馮君之名？”孫中山忍不住問道。　　“君之名譽時已飛騰於世界矣。”李想笑着引用歐、美各報的評論道：“兩年前，舊金山舉辦國際飛行比賽，馮先生駕駛着他新設計的飛機參賽，以700多英尺的飛行高度和65英里的時速分別打破了一年前在法國舉辦的第一屆國際飛行比賽的世界紀錄，榮獲優等獎，你為中國龍插上了翅膀。”　　孫中山笑道：“馮君還是一位研製抽水機、打樁機、發電機、有線電話和無線電報機等先進機電設備的專家，《三藩市呼聲報》稱他為：‘很有名氣的机械師和發明家’，《三藩市考察者報》更讚譽馮君為‘奧克蘭市天才的發明家’。”　　此時馮如謙遜的微笑道：“我一直認為，興辦飛機製造工業更為迫切，更為重要。現在是競爭激烈的時代，在不久之前的意土戰爭我們知道，飛機已經成為軍事上不可缺少的裝備，如果我們能夠製造出千百萬架飛機，分別駐守在中國的各港口，足以使中國的國防強大起來，外國列強再也不敢欺負我們！”　　“如論中國製造工業，當屬武漢第一。”李想賊眼地溜溜的轉起來，語氣真充滿魔鬼的誘惑，“你們可能還不知道，漢陽机械製造廠和世界頂級內燃機製造廠商瑞士蘇爾壽公司有密切的合作。”　　“真是不可思議！”馮如驚嘆道，他了解瑞士蘇爾壽公司在動機領域的地位，他知道這樣的合作有多麼的不容易。“你是怎麼說服瑞士蘇爾壽公司上層與你合作的。”　　“錢！”李想得意的打出一個響指，“瑞士蘇爾壽公司總裁為了向全世界展示內燃機的潛力，準備加大內燃機研發資金，可是董事會並不認可他的計劃，我願意出資金幫他，他們自然答應了我的合作計劃。”　　馮如兩眼閃閃發光：“如果能夠他們的專利技術支持，我的飛機航行能力能夠再增加一倍，不！兩倍，甚至三倍！”　　“切！超音速也不是夢！”李想笑道：“在漢陽机械製造廠採用蘇爾壽專利技術已經製造了6缸雙動二衝程柴油機，具有700毫米的巨大缸徑，行程1，200毫米，這可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缸徑的柴油機，是世界巔峰的內燃機製造技術。”　　“這種巨大的內燃機，飛機是飛不起來的。”馮如搖搖頭。　　“這種頂級的動機都能製造，輕便的汽油機我們自然也能製造，漢陽已經開始批量生產汽車了，使用的汽油機全是我們中國自主生產製造。”李想道：“研發大功率內燃機其實另有用處，這些大功率機器總共製造了四台，全部被裝到江南民用造船廠的‘長風’號游輪船上。”　　“四台全安裝在了游輪上，這‘長風’號游輪到底有多大？”馮如再次驚嘆。　　李想自豪的說道：“總噸位超過32,650噸，總功率2.8萬馬力。船長219米，寬25米，4軸，預計航速可達22節，載客2210人，內部裝飾豪華。下個星期二在上海民用造船廠舉行下水儀式，我在這裏先向諸位發出邀請。舉行下水儀式之後，我會順便搭乘這艘游輪去泗水。”　　“噸位和速度只比泰坦尼克號小一點點，不過昨天世界各大報紙登載，這艘46000噸的世界第一大船，非常倒霉的在大西洋上撞上冰山沉沒了。”馮如瀟洒的一聳肩道，“長風號下水之後，必定成為世界第一的大船。”　　李想眨着眼睛，這個震撼人心的消息他在報紙上看到了。　　“我的李大帥！”孫中山卻在那裡頓足道：“你有錢造世界第一的超級豪華游輪，為什麼不造一艘世界第一的巡洋艦？真是不務正業！如果這艘長風號是巡洋艦，比海圻，海琛，海籌，海容，四海巡洋艦全部開去泗水更有威懾力！”　　“我的導師！”李想眨着眼睛，“您忘了西方世界對我們的技術封鎖嗎？我如果說造戰艦，就是花再多的錢，也沒有西方公司願與我們合作。世界主流一直都有柴油機不適合大型遠洋船舶使用的偏見，內燃機還沒有被使用蒸汽機的主流世界認可，我是鑽了他們這一個空子，從非常想證明內燃機潛力的蘇爾壽公司得到內燃機的頂級技術的。不過，只要我把這些技術消化，立刻就可以把製造游輪的技術用於製造戰艦。”　　“是我的心太急。”孫中山微笑着看着馮如，“馮君，你看呢？”　　“來武漢吧，那裡才是你的夢想飛翔的地方。”李想立刻看出風向，信誓旦旦的說道，“有中國第一的工業基礎，你一定可以造出世界第一流的飛機！用自己的一技之長報效祖國。”　　“為祖國貢獻出我菲薄的才智，正是我平生的願望呀！”馮如熱血上涌，拍着胸脯道。“我本是想回廣東，可是之前中山先生一直向我推薦您，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中山先生會向我推薦您了。”　　李想欣然點頭，轉向孫中山道：“多謝導師。”　　“我堅信，”孫中山道，“只有在你那裡，馮君才能一展所長。”　　李想和孫中山連袂走出三牌樓第一舞台。　　“內閣人員定了沒？”李想忽然問道。　　“還在扯皮。”　　……　　上海，惜陰堂，后花園涼亭。　　趙鳳昌穿一身月白色府綢褲褂，腳上一雙針納千層底布鞋，躺在藤椅上，手捧香茗，雙目微閉，正聽一名狀元公張騫念袁世凱來信。　　張騫道：“……同盟會堅持內閣總理必須由同盟會員擔任，總理通過之後，再由總理提出閣員全體名單，請參議員投票。袁某人拒不接受這樣的安排。雙方互不讓步，僵持多日。如何，乞速示。”　　趙鳳昌慢慢啜口香茗，然後將茶碗放在藤椅邊茶几上，對張騫道：“告訴項城，我以為新總統的第一任內閣，是新舊總統交替的一個橋樑，所以這國務總理必須是孫、袁兩位新舊總統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為只有少川先生最為適當，只要孫、黃兩先生不反對，我很想勸少川先生加進同盟會為會員，這就是雙方兼顧的辦法。”　　……　　北京，袁世凱私邸。　　袁世凱一臉怒氣，對在坐的唐紹儀說道：“參議院開議新閣員一案，也欲推黃興管陸軍，同盟會員覃振從南京急電上海各報說：組織內閣一節，袁公所提出閣員概屬亡清舊吏，無一純新人物差強人意者，此間軍、政、學、商各界咸懷不平，暗潮洶湧。尋見南北混合之統一政府，勢將破裂不可收拾，貴報主持輿論，最有價值，務希鼎力維持，大張公道，使袁公幡然醒悟，以融合南北感情，為今日救急之要義，萬不可循私行詐，功虧一簣，致五大民族之新共和國陷於分裂之慘境，不勝禱盼。”　　唐紹儀沉吟片刻，他想出了一個好主意：“總統所擬的內閣名單我很擁護，只是因南軍力爭陸軍總長非黃興不可，可改段祺瑞為總參謀長。”　　軍權是袁世凱的命根子，他怒道：“什麼都可以讓，就是這個不能讓！”　　“既然如此，由段祺瑞任陸軍總長，黃興任參謀長。”　　袁世凱點點頭：“這還是需要惜陰堂去調解。”　　唐紹儀又道：“總統留給南方的幾個部，由南方自己來決定，這是很尊重南方的做法。不過，以後這幾個部的總長就不會感激總統，他們只會感激自己的黨派。不如乾脆也由總統提名，當然提的是革命黨。這樣，他們本人就會感激總統了。”　　袁世凱笑道：“少川，你竟然這樣精明，將來可別用總理的職權來算計我喲！”　　唐紹儀一驚，隨即笑道：“哪能呀，到時若不稱你的意，你一句話不就免了我的職！”　　袁世凱收起笑容，說：“好，不說閑話了，就依你的辦。我來提幾個名字，你斟酌。”　　袁世凱摸了摸鬍鬚，思考了一會，說：“你上次從上海回來后說王寵惠年輕有為，北洋大學法科畢業后又在美國得法學博士，那就由他來當司法總長吧！宋教仁這個後生子，我看他骨相清奇，不同流俗。他長期在革命黨內任要職，這次又是專使，就讓他做農林總長吧！”　　唐紹儀忙恭維道：“總統這兩個人選都提得好，尤其是宋教仁，他上次的內務總長未獲南方政府通過，這次總統提他的名，他一定感激得很。”　　“革命黨中有一個陳其美，上次孫文組閣沒用他，其實此人值得一用。他是革命黨，又是青幫大頭目，上海商會被青幫控制，他掌握了青幫，商會也就在他的手裡了。中國的工商，上海要佔三分之一，讓陳其美當工商總長是最合適的。”　　袁世凱對陳其美的了解，令唐紹儀大為驚訝。因為陳其美在革命黨的頭面人物中並不很出名，唐紹儀自己就不知道陳的青幫大頭目的身份。這位老上司的政治才能真不可企及。唐心悅誠服地說：“總統識人用人之才，紹儀萬不及一。陳其美比起張謇來又有超過之處。”　　袁世凱頗為自得地說：“少川呀，領袖群倫的要訣首在識人用人。這方面，近世惟曾文正公做到家了。你以後當總理，也是行政領袖了，要好好讀讀曾文正公全集。這書能給你很多教益。”　　唐紹儀說：“總統的話實為金玉良言，《曾文正公全集》我過去瀏覽過一遍，沒有細讀，今後要遵照總統指示，好好讀通。”　　“少川，還有什麼看法都一併說了吧。”　　“總統，紹儀想內閣十個部，南方只佔三個，他們可能會嫌少。教育部是個冷衙門，我們不如大方點，讓給他們算了，而且南方有一個現成的教育總長，極孚人望，舍掉他不用也可惜。”　　“你是說蔡元培吧！”袁世凱摸了摸颳得鐵青的臉頰說，“我看蔡元培的確有一種雍容靜穆的學者氣度，身為革命黨，能有這種稟賦，的確難得，且翰林出身，當教育總長自是很好的。只是楊度也出了不少力，應當重酬。他以前是學部副大臣，現在出任教育總長也合適。他這人書生氣很濃，做別的總長都不宜，也只有出長教育，算是人地兩宜了。”　　唐紹儀說：“楊度長教育當然不錯，但若與蔡元培比起來，資歷上則差多了。蔡是前清的翰林，又做過學堂的監督，這些都比皙子強。另外，最重要的是，南方肯定認為三個部少了，要增加，如果他們提出要長陸軍部怎麼辦？”　　唐紹儀這幾句話打動了袁世凱。袁世凱用人，向來看重出身資歷，翰林出身的蔡元培的確要高過只有舉人功名的楊度。況且要讓出一個部的話，也只有教育了。不僅陸軍部是命根子不能讓，其他海軍、外交、內務、財政、交通都是要害部門，一個都不能讓。好吧，只有委屈皙子了。

# 第四百四十二章 流血也是一種威懾

　　孫中山召開內閣會議，議決對荷蘭之交涉。會議還沒開始，會場上議員們吵鬧的起勁。　　最勁爆的扯八卦無疑是泰坦尼克號的沉沒，和長風號的下水。李想八卦之心火熊熊燃燒，忍不住開講泰坦尼克號上白富美與窮�潘康陌�情悲劇。這個故事的前半段像極了中國傳統的才子佳人，富家小姐和窮書生的老套，引來不小的圍觀。　　故事講完，真是感動不少的圍觀者。最後李想如章回小說作者一樣作結束語：“如果泰坦尼克號最後沒有撞冰山，那麼結局會是怎樣？Rose是否會與Jack廝守終老。”李想想起某位豆友留下的影評所說，“本該是一次轉頭就忘的約炮，卻因一次海難成為一生的懷念！”　　……　　孫中山站在落地鏡前，一邊讓宋大小姐和兩個女兒穿上中山裝，一邊問道：“到底派不派兵艦去泗水護僑，你們是來問我這個的吧？”　　並排坐在沙发上的黃興和胡漢民同時道：“是的！”　　孫中山猶豫一下，說道：“李想在我這裏纏了很久，我也實話告訴你們，雖口頭上答應了他，可我心裏沒底。若說派兵艦護僑，荷蘭不是墨西哥，就怕引來列強幹涉。李想的火爆脾氣你們知道，打起來，事情鬧大了怎麼收場？我們和列強打了半個世紀，就從來沒有贏過。真要開戰，你們有幾成把握能贏？若說不派兵艦泗水護僑吧，我中華民國不是媚外的滿清王朝，看着荷蘭它一個蕞爾小邦張牙舞爪的，欺負我們海外國人，又實在咽不下這口氣！思來想去，只好把這難題交給內閣和你們了，也就是說，怎麼著對付荷蘭，是派領事交涉，還是派兵船交涉，由內閣會議全權決定！等會兒內閣會議上，你們務必拿出個妥帖的法子來……不過呢，我還是那句話，必須給南洋國人一個滿意的交代，無論如何不能含糊了事！”　　黃興耿直，聽得糊里糊塗，偏要落實一句：“逸仙是不想派兵艦護僑，傾向派領事交涉？”　　孫中山搖頭道：“我什麼時候說過不派兵艦護僑？不是說，一切交給內閣會議決定嘛！”　　黃興不再吭聲。　　胡漢民心裏明白，突然說道：“我知道先生的心意了。”　　……　　好幾個同盟會內閣議員在臨時參議院門外聚集，一個個面色凝重，將目光都注視着宋教仁。　　宋教仁沉默着，半晌，才徐徐道：“諸位，面對荷蘭在泗水的暴行，倒底是派兵船交涉還是派領事交涉，想聽聽諸位的意見……”　　田桐沉吟道：“應該先知道大總統到底意若何？”　　宋教仁道：“我與李帥與中山先生談起這件事，中山先生是想打的。至於北京的袁大總統呢，王寵惠再次致電袁世凱，轉告荷屬孟嘉錫僑民代表述說的‘泗水事件’的最新發展事態，指出荷屬華僑為抵制荷蘭當局的暴行而舉行罷市以示反抗之後，荷蘭軍警擄掠日甚，民不聊生，事在危急，‘乞兵船交涉’。南京臨時政府請求合作交涉的建議，沒有得到北京當局的回應……”他冷笑一聲道，“我看他老人家心裏是不想‘兵船交涉’的。”　　劉道仁也冷笑道：“北邊來的谷鍾秀和吳景濂最明白袁世凱的心思。”　　覃振連連冷笑道：“他們北洋上下都不想派‘兵船交涉’。”　　彭允彝道：“袁世凱是洋鬼子挺起來的，他就是憑着聽洋大人的話上位，怎麼敢跟洋大人叫板！”　　宋教仁嚴正地說道：“他不想派‘兵船交涉’，逼也要逼着他派‘兵船交涉’！據我所知，全國各省都督中十有八九是力主派兵艦泗水護僑，真可謂同仇敵愾！另外，鄂州國民革命軍大元帥李想主動請纓，願親自率領艦隊南下泗水辦此兵船交涉。袁世凱若以一己私利而置國體民命不顧，他將遭千夫所指，遺臭萬年！”　　田桐贊同地說道：“你說的很好。我想過了，這個交涉是非派兵船不可。泗水僑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民國初立，豈尚忍如滿清政府放棄責任，漠視僑民，若不速為拯救，僑民的生命財產將受到更大的威脅。派領事交涉就是打嘴皮子仗，扯皮起來沒完沒了，哪有兵船交涉快速？”　　一個叫劉彥的道：“若引發戰爭呢？”　　出語驚人，眾人都愕然望着他。　　一個議員附和道：“真怕李帥在南洋掀起一場戰爭！”　　宋教仁卻搖頭道：“我卻不敢苟同。李帥雖然好勇鬥狠，但知進退，明析世界潮流，不然能今日成就？他能坐擁五省，並收回五省流落洋人手中的利權，只是因為運氣好？你們真把他當李瘋子？”　　田桐看場面有點僵，對眾人說道：“好了，不管怎樣，諸位主派‘兵船交涉’的立場是一致的，待會內閣會議之上，定要申明大義，不讓主派‘領事交涉’的謬議得逞！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我們進去把。”　　說完，率領眾人走進參議院。　　當孫中山走入會場，濃濃的戰爭陰雲，似乎也籠罩在會堂之上。　　幾位同盟會的議員，以及宋教仁等同盟會主幹都是神態凝重，有的甚至顯出慷慨以赴國難的樣子，使本來就緊張的氣氛更顯得不同尋常。與他們相比，李想雖然之前還在談笑風生，但此刻臉上也比往日多了幾分沉重。　　孫中山說話了：“眼下‘泗水事件’‘乃民國第一次交涉，如是失敗，則外侮紛至’，李大帥，我想先聽聽你的意見？”　　李想沉住氣答道：“我以為目前惟有立刻派兵艦護僑，我率兵艦泗水交涉。國內必須一方面积極備戰，一方面與荷蘭領事交涉。最好能做與荷蘭一戰的準備！”　　孫中山問道：“若打起來，能操勝券否？”　　李想信心十足的道：“能！”　　“狂生！”　　不知誰在下面冷笑道。　　李想臉色變了：“有種站出來說話！”　　袁世凱派來的代表谷鍾秀站出來說道：“目前能進行海戰的巡洋艦隻有四艘，其餘船艦隻能供運輸和操練用，真正海上交鋒，恐非勝算。”　　一聽此話，滿堂一片嘩然。　　宋教仁也火了，厲聲問道：“四艘巡洋艦怎麼連一艘巡洋艦也沒有的荷蘭小國都打不贏？荒謬！”　　吳景濂也站出來道：“荷蘭雖是小國，然與英、美同氣連枝，其實隨意欺辱的對象？”　　李想十分惱怒：“中國現在也不是可以隨意欺辱的對象！今日之中國，已非昨日之中國。這一點連我們的敵人也不能熟視無睹。世界已經變了！”　　聽了這話，議員中有人不禁默默點頭。　　谷鍾秀又好氣又好笑，斜睨着眼睛看着李想說道：“李大帥真箇是慷慨激昂，我只問李大帥一句話，你明知打不贏，也會去南洋送死嗎？”　　李想昂然道：“對，我明知對抗只能徒增流血，然而，家國的情懷我會義無反顧。凡夫俗子是很難將此認同為一種智慧的。但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種威懾！自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歷史以滿清王朝的覆滅而結束。飽經列強欺凌的中國人，站起來了。當一個民族經過血與火的洗禮后挺立在東方之際，誰還能將她再次推向深淵呢？除非她自甘屈辱、不求上進，否則，任何外力，不論堅船的還是利炮，都不可能把她屈服。”　　李想幾句話就把他們堵得啞口無言。會堂之上不覺出現了短暫的沉默。　　半響，王正廷臉一沉說道：“瘋子！戰爭瘋子！”　　谷鍾秀不服氣地說：“李大帥的口才，是連洋人都佩服的！不過，李大帥所言，那都是虛的。如今以我兵力而言，不足與列強一戰。”　　“戰，會亡國滅種……”好幾個議員同時叫出聲來。　　“戰不戰先不說，泗水華人我們不能不管！”孫中山開口道，“披堅執銳血戰千里者，內地同志之責也；合力籌款以濟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說，“同盟會之成，多賴華僑之力，軍餉胥出焉……”　　他頓了頓，又道：“若只是通過公使的電報往來，勢必使事件的解決曠日持久，而僑胞的損失亦會無形增大。我決定，還是派兵艦護僑……”　　孫中山突然說出這番話來，不僅谷鍾秀懵了，大堂上所有的議員都懵了一下！　　孫中山挺直腰桿，神采奕奕地宣布：“我決定，派遣海琛，海籌，還有歸國途中的海圻，齊赴泗水護僑！”　　他話剛一落音，同盟會的議員們早已感動得熱淚盈眶道，他們多少從海外歸來，深知海外華僑的苦難！　　李想心裏有萬般感慨，說道：“泗水一案，尤宜堅持，弗輕解決。吾民等血淚矢誓，當為國滌羞。願與君努力，共挽國權！”　　孫中山交代道：“雖然同意兵船護僑，但我不同意與荷蘭開戰。李大帥一門心思寄託於兵船交涉，如你能保證不起戰端，我答應派你為全權交涉代表。”　　李想知道孫中山還是有顧忌，心裏暗嘆一聲，郎聲說道：“放心吧，打不起來的。”　　孫中山凝視他許久，方道：“那你就去辦吧！我會致電北京，保證給你合法的交涉委員的身份。不過對荷蘭交涉的四項條件必須牢記：第一、全部釋放被捕華僑；第二、賠償財產損失；第三、對被害者給予賠償；第四、恢復人權，華僑與歐僑和日僑一律對待。”　　李想道：“如無滿意答覆，李想自有相當之對待。”　　……　　北京。東郊民巷朱而典私邸。　　袁世凱與朱而典公使談了很久了。　　朱而典嘆口氣，說道：“荷蘭人態度強硬，調解也難啊！”　　袁世凱道：“如果不難，也不會請貴國出面了。南方逼我逼得緊，臨時政府屢發數電，廣大民眾的輿論呼籲，激起了國人的愛僑義憤，各界的通電紛至沓來，如雪片般匯成護僑的強大洪流。”　　朱而典笑起來：“是嗎？”　　袁世凱嚴肅地說道：“這不僅僅輿論，南方臨時內閣會議已經批准三條巡洋艦南下泗水護僑，交涉委員就是那個李瘋子！”　　朱而典站起來，也嚴肅地說：“我國不希望遠東局勢發生不穩定的變數，我可以負責任地告知大總統，早在接到大總統第一次調解請求時，我國政府就已開始對荷蘭進行交涉！所以，請務必告訴南方李大帥，我們的態度，以免發生衝突。”　　袁世凱情不自禁地拉着朱而典的手，喜道：“太好了，太感謝了……我也會致電駐荷蘭公使劉鏡人，要求其竭力與荷蘭當局交涉。”

# 第四百四十三章 歷史讓人很難過

　　南京臨時政府公宴唐紹儀於總統府，觥籌交錯，頗盡歡洽。　　酒筵進行時，蔡元培起立致詞：“共和之成，少川功不可沒……”對唐紹儀讚譽備至，隨後舉杯慶祝，“唐內閣已獲參議院通過，預祝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將有滿意成就，最後，我希望少川能加入同盟會，實行同盟會政綱政策。”　　接着黃興也起立敦勸，全體與會人士鼓掌表示贊成。　　唐紹儀由北京南下時，袁世凱曾一再敦囑，要唐盡量與革命黨方面建立友好深切關係，在惜陰堂趙鳳昌更是露骨的說，這是他當選內閣總理的條件之一……因此蔡、黃兩氏的提議，唐很愉快加以接受。　　居正乃離席取出早已準備妥當的同盟會的入會同志志願書送給唐紹儀，唐紹儀即在誓書下籤字認可，再由蔡元培、黃興簽名作介紹人，孫大總統簽字主誓，唐紹儀起立宣誓，大家高呼同盟會萬歲，賓主盡歡而散。　　……　　台下座無虛席，孫中山在台上發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說。　　“本總統自中華民國正月初一日，至南京受職，今日四月初一日，至貴院宣布解職。自正月初一日至四月初一日，為期適三閱月。　　在此三月中，均為中華民國草創之時代。當中華民國未成立以前，純然為革命時代。　　中國為何而發起革命？蓋吾輩革命黨之用心，以連合中國四萬萬人，推倒惡劣政府，造成國利民福為宗旨。　　自革命初起，南北界限尚未化除，不得已而有用兵之事。三月以來，南北統一，戰事告終，造成完全無缺之中華民國，此皆中國國民及全國軍人之力所致。在本總統受職之初，亦不料有此種之好結果，亦不料以極短之時期，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業。　　今日中華民國，南北統一，五族一家，本總統已在一個月前，提辭職書於參議院，當時因統一政府未成，故辭職之後，仍由本總統代理。　　現在國務員已均由國務總理唐君發表，政府已宣告成立，本總統自當辭職，今日特蒞貴院宣布。但趁此時間，本總統尚有數語宣告，以供貴參議員之聽聞。　　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凡中華民國之國民，均有國民之天職。　　何謂天職？　　即是促進世界的和平。此促進世界的和平，即是中華民國前途之目的。依此種目的而進行，即是鞏固中華民國之基礎。又凡政治、法律、風俗、民智種種之事業，均須改良進步，始能與世界各國競爭。凡此種種之改良進步，均是中華民國國民之責任。人人能盡職任，人人能盡義務，凡四萬萬人無不如此，則中華民國之進步必速。　　中國人民居地球四分之一，則凡有四人之地，即有一中國人民。況交通既便，世界大同，已有中外一家之勢。中華民國國民，均須知現今世界之文明程度。　　當民國初立時，人民頗有不知民國之為何義，文明進步之為何義，凡吾輩先知先覺之人，即須用從前革命時代之真摯心，努力進行，而後中華民國之基礎始固，世界之文明始有進步，況中國人民本甚和平。　　現在世界上立國百有數十，雄強相處，難保不有戰爭發現。惟中國數千年來，即知和平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種思想，故數千年來之中國，純向和平以進行。中華民國有此民數，有此民習，何難登世界舞台之上與各國交際。　　以希望世界之和平，即是中華民國國民之天職。本總統與全國國民同此心理。　　用心研究，將人民之知識習俗，以及一切事業，切實進行，力謀善果，即為吾中華民國國民之本分。　　本總統解職之後，即為中華民國之一國民。政府不過一極小之機關，其力量不過國民極小之一部分。其大部分之力量，則全在吾中華民國之國民。本總統今日解職，並非功成身退，實欲以中華民國國民之地位，與各國民之力量，與四萬萬人協力造成中華民國之鞏固基礎，以冀世界之和平。望貴院各位參議員與將來政府，勉勵人民，同盡天職，使中華民國從今而後，得享文明之進行，使世界舞台從今而後得享和平之幸福。”　　孫大總統演說完畢，全場掌聲雷動。　　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印交還參議院，參議院議長林森、副議長王正廷，命全院委員長李肇甫接受了大總統印。林議長代表參議院致辭：　　“……中山先生髮宏願救國，首建共和之纛，奔走呼號於專制淫威之下，瀕於殆者屢矣，而毅然不稍輟，廿年如一日。武漢起義未一月，而響應天下三分有其二，固亡清無道所致，抑亦先生宣導鼓告之力實多也。當民國尚未統一，國人急謀建設臨時政府於南京，適先生歸國，遂由各省代表公舉為臨時大總統，受職才四十日，即以和平措置使清帝退位，統一底定，未忍生靈塗炭，靡訴於兵戎；雖柄國不滿百日，而吾五大民族所受賜者已靡有涯矣，固不獨成功不居，其高尚純潔之風，為斯世矜式已也。今當先生解臨時大總統職任之日，本院代表全國，有不能已於言者；民國之成立也，先生實撫育之；國民發揚光大也，尤賴先生牖啟而振迅之；苟有利於民國者，無間在朝在野，責任一也。羅斯福總統解職后，周遊演說，未嘗一日不拳拳於阿美利加合眾國，願先生為羅斯福，國人馨香祝矣。”　　這兩篇演說詞都充滿誠摯的感情，不是一般官式應酬語，孫中山先生之所自期，與國人之所期待於先生，均可以說是恰如其分。　　李想在現場，能感覺到中山先生的雍容揖讓，虛心誠意，令他嚮往不已。他自認自己做不到！　　之前所有的奔走吶喊與流血捐軀，最終得到的卻是這樣一個結果。李想也覺得諷刺！　　孫中山與議員們一一握手，告別離去。議員們又坐下來開會討論，表決同意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遷往北京，發出通告說：“本院已議決遷往北京辦公，自本月初八始休會15天，於本月21日齊集北京。”　　同時，參議院將全體參議員名單咨文交由唐紹儀電告袁大總統。　　唐紹儀電袁世凱：　　“參議院咨文。本院議決遷至北京辦法，自四月初八日起，休會十五日。於二十一日齊集北京，已由歌電報告，並電請先行指定場所，並屆期派員招待各在案。查各省參議員現在已到院共四十九員。合將全院參議員人數，開列清冊，註明省分，並將議長、副議長暨審議員姓名，以及審查會審查長，並審查委員姓名一併分別開列，咨請查照，以便指定相當場所，俾各員到京后，即可剋期開會。此咨大總統。計咨送清冊一本。各省參議員到院人數姓名如左：　　直隸：谷鍾秀　　奉天：吳景濂　　河南：李��陳景南丁廷謇張啟與李載賡　　山東：史澤咸於洪起陳命官彭占元劉星楠　　山西：李素劉懋賞　　陝西：趙世鈺　　湖南：彭允彝劉彥歐陽振聲覃振　　湖北：田桐劉道仁胡秉柯歐陽啟勛　　安徽：胡紹斌常恆芳凌毅　　江蘇：楊廷棟陳陶怡凌文淵　　江西：文群湯漪王有蘭　　浙江：王正廷殷汝驪黃群　　福建：林森潘祖彝　　廣東：錢樹芬金章趙士北　　廣西：鄧家彥曾彥劉崛　　四川：黃樹中李肇甫熊成章　　雲南：張耀曾席聘臣段宇清　　貴州：文崇高平剛　　議長：林森；副議長：王正廷。審議長：李肇甫。外交審查長暫未舉。審查員劉彥、錢樹芬、劉星楠、吳景濂。請願審查長暫未舉，審查員李��、劉懋賞、鄧家彥、曾彥、劉崛。法律審查長王正廷，審查員王有蘭、彭允彝、谷鍾秀、趙士北、平剛、湯漪、熊成章、張耀曾。財政審查長潘祖彝、審查員李肇甫、歐陽振聲、文群、殷汝驪、席聘臣、黃樹中。再參議院法已由本院議決咨送，其第四章第二十六條載任委員分設法制、財政、庶政、請願、懲罰五部。各提任審查本部事件云云。此次所開尚系院法未經議決以前暫時規定，應俟本院移至北京后再行查照院法分部另舉，合併聲明。元年四月初六日等語。儀。虞。印。”　　……　　走出參議院，在衛士的陪同下，孫中山與李想一起登上了紫金山。　　孫中山四面一看，指着對面遙遠的方山和環繞着前面的秦淮河對我們說道：“你們看這裏的地勢比明孝陵還要好，有山有水，氣象雄偉，我真不懂當初明太祖為什麼不葬在這裏？”　　李想心裏一突，說道：“先生在想什麼？”　　孫中山接着帶笑說：“我將來死後葬在這裏，那就好極了。”　　李想乾笑道：“先生怎麼想到這個上面來了？”　　歷史讓人很難過。　　難過之處在於：當你認為把世間事看明白的時候，突然發現依舊被蒙在鼓裡。

# 第四百四十四章 我的祖國

　　夜幕徐徐降臨。南京臨時大總統府門前已塞滿了各式車轎，孫中山正式宣布解職的同一天，南京同盟會為其舉行餞別會。　　明天，孫中山就要搬出南京臨時大總統府了。　　“浮生難得半日閑。”黃興呵呵笑着，他現在是南京留守，真是羡慕死了孫中山。　　宋大小姐見人都到了，將手一拍叫道：“開席！”　　於是觥籌交錯，一百多桌豐饌從中堂排到兩廂耳房，上千的大小官員、簪纓貴胄，有的吆五喝六，有的交頭接耳，有的說笑打諢，有的串席敬酒，還有提耳罰灌的，確實熱鬧非凡。　　剛入同盟會的唐紹儀此刻心裏有說不盡的得意，滿面紅光地手執酒壺挨桌勸酒，餞別會是他發起的，活動資金是袁世凱給的。　　“叫戲班子開唱！”唐紹儀高聲道。　　宋教仁扯住了唐紹儀道：“都是老掉牙的調子，誰耐煩聽！這裏現放着李大帥、於右任、蔡元培、黃克強，一幫子江南名下士，索性叫他們助一助樂，豈不大好？”　　李想就坐在正廳第二席，早已聽見，忙假客氣的搖手笑道：“遁初兄別難為我，我弄個詩詞還湊合，哪裡會唱曲子，這破鑼嗓子要笑壞大家的！”　　“我可李大帥都比不上，詩文更差遠了。”黃興也趕緊站出來搖腦袋。　　同桌的幾個同志哪裡肯讓，便起鬨道：“李大帥唱得最好的，我們在哈同的海上大觀園都聽過！莫不成把遁初兄的面子撂了？”　　李想起身一揖，說道：“不好掃了大家的興，只得獻醜了，唱不好不許怪！”說罷，便清嗓子。　　李想一向嬉皮笑臉的，這樣端莊嚴肅，不苟言笑的很少見，大傢伙見他這樣，都放了箸靜聽。　　李想唱道：　　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艄公的號子　　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艄公的號子　　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這是美麗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明媚的風光　　姑娘好像花兒一樣　　小伙兒心胸多寬廣　　為了開闢新天地　　喚醒了沉睡的高山　　讓那河流改變了模樣　　這是英雄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青春的力量　　好山好水好地方　　條條大路都寬暢　　朋友來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來了　　迎接它的有獵槍　　這是強大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在這片溫暖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和平的陽光　　……　　李想唱得認真，觀眾席上一片安靜。李想唱着唱着，看見前幾排都低下了頭，他以為自己唱出了毛病，太后現代了，心中有點不安，再往台前走了幾步，又看見後面的觀眾也低下了頭，最後，幾乎全場的觀眾都低下了頭。李想一邊演唱，一邊仔細觀察，果然動人的一幕映入了他的眼帘，那些低頭的觀眾都是在擦眼淚。他們在哭，李想也邊唱邊流淚。《我的祖國》是一首讓人永遠動情的歌，特別對為祖國流血拚命的革命人更是這樣。　　掌聲雷鳴般響起。　　黃興因道：“李大帥果然手段不凡，詞新曲新，更感人肺腑，激勵奮進，倒驚得老黃心痒痒，不等你來催，我也敷衍個曲兒，也是您的詞曲！”便接着唱道：　　鐘山風雨起蒼黃　　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距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　　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間正道是滄桑　　……　　未唱完，眾人已是投入合唱，氣勢磅礴。　　歡鬧過後，孫中山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發表演說：　　“諸君：　　今日同盟會會員開餞別會，得一最好機會，大家相見，誠一幸事。　　今日中華民國成立，兄弟解臨時總統之職，解職不是不辦事，解職以後尚有比政治要緊的事待着手的。　　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國亡於滿洲，國中圖光復之舉不知凡幾，各處會黨遍布，皆是欲實行民族主義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即純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為專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　　八、九年前，少數同志在日本發起同盟會，定三大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着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　　社會革命為全球所提倡，中國多數人尚未曾見到。即今日許多人以為改造中國，不過想將中國弄成一個極強大的國，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罷了。其實不然。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美，最文明的莫過法國，英是君主立憲，法、美皆民主共和，政體已是極美的了，然國中貧富階級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要想革命。蓋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只有少數資本家，受苦痛尚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　　中國民族、民權兩層已達，唯民生未做到，即本會中人亦有說：‘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惟社會革命最難。因為種族革命只要將異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將機關改良便了，惟有社會革命必須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實行。中國雖然將民族、民權兩革命成了功，社會革命只好留以有待。’這句話又不然。英美諸國因文明已進步，工商已發達，故社會革命難；中國文明未進步，工商未發達，故社會革命易。英美諸國資本家已出，障礙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難；中國資本家未出，障礙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　　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試設一問：社會革命尚須用武力乎？兄弟敢斷然答曰：英美諸國社會革命或須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必用武力。所以，剛才說英美諸國社會革命難，中國社會革命易，亦是為此。中國原是個窮國，自經此次革命，更成民窮財盡，中人之家已不可得的，如外國之資本家更是沒有，所以行社會革命是不覺痛楚的。但因此時害猶未見，便將社會革命擱置，又不可的。譬如一人醫病，與其醫於已發，不如防於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遠大一點，當看至數十年、數百年以後，及於世界各國方可。如以為中國資本家未出，便不理會社會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時，貧富階級已成，然後圖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國因從前未嘗着意此處，近來正在吃這個苦，去冬英國煤礦罷工一事就是證據。然罷工的事，不得說是革命，不過一種暴動罷了，因英國人慾行社會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於暴動。然社會革命今日雖然難行，將來總要實行，不過實行之時，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險現象，則難於預言。吾人當此民族、民權革命成功之時，若不思患預防，將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甚些，那時再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么！　　本會從前主義有平均地權一層，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則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權之法，當將此主義普及全國，方可無礙。　　但有一事，此時尤當注意者：現在舊政府已去，新政府已成，民政尚未開辦，開辦之時必得各地主契約換過，此實歷代鼎革時應有之事。主張社會革命，則可於換契時少加變改，已足收效無窮。從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積納稅，分上中下三等，以後應改一法，照價收稅，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較上海黃浦灘土地，其價相去不知幾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價徵稅，貴地收稅多，賤地收稅少。貴地必在繁盛之處，其地多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為虐；賤地必在窮鄉僻壤，多為貧人所有，故非輕取不可。三等之分，則無此等差別。譬如黃浦灘一畝納稅數元，鄉中农民有一畝地亦納稅數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價完稅，則無此病。　　以後工商發達，土地騰貴，勢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價，與百年前相較，至少亦貴至萬倍。中國五十年後，應造成數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見一地不過略為繁盛，而其價每畝約值六百萬元。中國後來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為地主所得。比如在鄉間有田十畝，用人耕作，不過足養一人；如發達后，可值六千萬，則成一大富翁。此家資從何得來？則大抵為鐵道及他業發達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數十年之後，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優先莫大之權，據地以收人民之稅，就是地權不平均的說話了。　　求平均之法，有主張土地國有的，但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恐無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價稅一法。如地價一百元時完一元之稅者，至一千萬元時則當完十萬元，此在富人視之，仍不為重。此種地價稅法，英國現已行之，經解散議會數次，始得通過；而英屬地如澳洲等處，則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無他力為之阻礙故也。　　然只此一條件，不過使富人多納數元租稅而已，必須有第二條件――國家在地契之中應批明國家當須地時，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能無弊。如人民料國家將買此地，故高其價，然使國家竟不買之，年年須納最高之稅，則已負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價以求少稅，則又恐國家從而買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兩法互相表裡，則不必定價而價自定矣。在國家一方面言之，無論收稅、買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國近來患貧極了，補救之法，不但收地稅，尚當收印契稅。從前廣東印契稅，每百兩取九兩；今宜令全國一律改換地契，定一平價，每百兩取三兩至五兩，逾年不換新契者，按年而遞加之，則人民無敢故延。加以此後地價日昂，國家收入益多，尚何貧之足患？地為生產之原素，平均地權后，社會主義即易行，如國家欲修一鐵路，人民不能抬價，則收買土地自易。　　於是將論資本問題。欲興大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借外債以興實業，實內外所同贊成的。前日聞唐少川先生言，京奉鐵路借債本可早還，因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張，此可見投資實業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國一言及外債，便畏之如�G毒，不知外債以營不生產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利。美國之發達，南美阿金灘、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吾國借債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還築路之全本，此後每年所進，皆為純利；如不借債，即無此項進款。美國鐵道收入，歲可得七萬萬美金，其他附屬之利尚可養數百萬工人，輸送各處土貨。如不早日開辦，遲一年即少數萬萬收入。西人所謂“時間即金錢”，吾國人不知顧惜，殊為可嘆！昔張之洞議築蘆漢鐵道，不特畏借外債，且畏購用外國材料。設立漢陽鐵廠原是想自造鐵軌的，孰知漢陽鐵廠屢經失敗，又貼了許多錢，終歸盛宣懷手裡，鐵路又造不成功。遲了二十餘年，仍由比國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國買的。即使漢陽鐵廠成功，已遲二十餘年，所失不知幾何。中國知金錢而不知時間，顧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國各處生產未發達，民人無工可作，即如廣東一省，每年約有三十萬“豬仔”輸出，為人作牛馬；若能輸入外資，大興工作，則華人不用出外傭工，而國中生產又不知幾倍。余舊歲經加拿大，見中國人在煤礦用機器採挖，每人日可挖十餘噸，人得工資七八元，而資本家所入，至少猶可得百數十元。中國內地煤礦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噸，其生產力甚少，若用機器，至少可加十數倍。生產加十數倍，即財富亦加十數倍，豈不成一最富之國？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從前為清政府所制，欲開發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　　然不可不防一種流弊，即資本家將乘此以出是也。如有一工廠，傭工數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資所得不過五元，養家糊口猶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為罷工之事――此生產增加所不可免之階級。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垄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無外社會主義。本會政綱中，所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亦即此事。現今德國即用此等政策，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路、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見。美國現時欲收鐵路為國有，但其收入過巨，買收則無此財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勢。唯德國後起，故能思患預防，全國鐵道皆為國有。中國當取法於德，能令鐵道延長至二十萬里，則歲當可收入十萬萬，只此一款，已足為全國之公用而有餘。　　尚有一層，為中國優於他國之處。英國土地，多為貴族所有；美國已墾之地，大抵歸人民，惟未墾者尚未盡屬私有；中國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礦產山林多為國有。英國礦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於地主之手；中國礦山屬官，何不可租與人民開採以求利？　　使中國行國家社會政策，則地稅一項，可為現之收入數十倍；至鐵道收入，三十年後歸國家收回，准美國約得十四萬萬；礦山租款，約十萬萬。即此三項，共為國家收入，則歲用必大有餘裕。此時政府所患，已不在貧。國家歲用不足，是可憂的；收入有餘，而無所用之，亦是可慮的。此時預籌開消之法，則莫妙於用作教育費。法定男子五六歲入小學堂，以後由國家教之養之，至二十歲為止，視為中國國民之一種權利。學校之中備各種學問，務令學成以後可獨立為一國民，可有參政、自由、平等諸權。二十以後，自食其力，幸者為望人、為富翁，可不須他人之照顧。設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則五十以後，由國家給與養老金。此制英國亦已行之，人約年給七八百元，中國則可給數千元。如生子多，凡無力養之者，亦可由國家資養。此時家給人樂，中國之文明不止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已！　　凡此所云，將來有必達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則在思患預防，採用國家社會政策，使社會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而隨自然必至之趨勢，以為適宜之進步。所謂國利民福，道不逾此，吾願與我國民共參之。”　　孫中山強調現在尚有比政治更要緊的事，把實現民生主義稱為社會革命。　　孫中山的社會革命到底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革命？大多數聽了他演講的人依然無從知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人民“全數安樂”的景象令人嚮往。　　很多人都認為孫中山在放大炮，簡直就像神話故事，李想以前也是這麼想，他覺得今天應該改變這個觀點。　　中山先生說“輸入外資，大興工作。”後來的毛主席也說“中國取得獨立之後，可能大規模引進外資”，最後小平同志就是這麼做的，創造了改革開放的神話！　　孫中山缺少的是一個實踐他理論的人。

# 第四百四十五章 長風

　　“先生，這艘真的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嗎？”　　在江南民用造船廠看到長風號巨游輪之後，所有人不禁為這個龐然大物倒吸一口涼氣，發出不敢相信的問號。　　薩鎮冰仰望着船塢上等待下水的巨艦心都快跳出來了，真是難以想象，江南民用造船廠分裂出來被李想接手之後可以造出這樣龐然大物。　　“是的，這就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巨艦。”　　總噸位超過32,650噸，總功率2.8萬馬力。船長219米，寬25米，4軸，預計航速可達22節，載客2,210人，在中國，甚至在世界絕對可以算是巨艦，泰坦尼克號沉沒之後，她世界第一。　　“可惜，這不是戰艦！”薩鎮冰又嘆息一聲。　　好多人都哭了。　　如今中國海軍最大的海圻，才有4300餘噸，清朝時的海軍且有十數年沒造過新艦了，而這個曾經比遠東最強大的中國海軍，此時總噸位不過4萬噸，準備下水的長風超級豪華游輪噸位接近中國當前海軍總噸位。　　為了長風下水儀式，李想親自來到了上海，駐上海艦隊全體列隊迎接。孫中山辭職后也受邀來到了上海。　　日本的間諜也紛紛來到了碼頭，這是中國近幾十年來最大的一次造艦活動，在此之前，中國很多“大型”商船和軍艦都是由日本船廠包辦的，現在中國卻自己造出了震驚世界的巨艦，他們急切的想了解，這是狀況。雖然只是民用游輪，但是造船的技術在這裏，明天或許就能造出超級巡洋艦。　　未來的日本與中國還將有一戰，一切準備工作現在就必須進行。　　上海碼頭上來此觀艦的人數以萬計，在船塢門口與幹道兩側，飾有彩旗、綵帶，在新船所在的碼頭附近，設置專供來賓觀禮或休息之用的彩棚等。　　全國各大報紙記者都來了，就連外國記者都來此湊熱鬧。　　“李大帥說，可以開始了？”　　薩鎮冰在觀禮來賓彩篷的人群中看到李想向他點頭，他走上主席台對着麥克風喊道：“我宣布，下水儀式開始！”　　宣布儀式開始后，介紹來賓，全體起立，樂隊奏樂，鑼鼓齊奏，笙、篁、笛、簫、雲鑼之聲大起。幾乎同時，數百人齊唱《國民革命軍進行曲》。　　歌聲直入雲霄！　　為什麼不奏國歌，而演奏鄂州國民革命軍軍歌，孫中山沒多問，此時他與他與隨員盡情的享受國人的歡呼聲。　　身為此超級豪華巨型游輪主人的李大帥，走上主席台簡單介紹新船的基本狀況。　　李想頭頂大檐帽，軍裝筆挺，一雙普魯士長靴閃閃發光，腰束武裝帶殺出一身英氣。劍眉下星目閃爍，三月陽光之下顯得十分精神。他手按裝飾用的配劍，臉龐通紅，環顧四周，真有點不勝感慨。在震耳欲聾的高呼聲中，李想莊嚴地举手向熱血歡騰的民眾致意，立時，碼頭上又是一片鴉雀無聲，只有黃浦江翻起的浪潮拍打堤岸的聲音。　　“女士們！先生們！”李想大聲叫道。　　“李大帥！”回聲好似山呼海嘯。　　“長風號總噸位32,650噸，總功率2.8萬馬力。船長219米，寬25米，4軸，預計航速可達22節。”李想亢聲說道，字字落地有聲，“郵輪擁有上千間不同級別的客房可供2,210多名客人住宿，從4個床位的家庭艙到豪華套房，為乘客提供多種選擇。不僅是個6星級標準的酒店，還是一個巨大的遊樂場。乘客服務包括：自助餐廳、西餐廳、酒廊、雪茄吧、泳池、賭場、健身房、兒童樂園、網吧、商店、醫務室、舞廳和可以容納2500人的豪華劇場。並建有三個橄欖球場和一個室外娛樂區域。郵輪安置有3個大型餐館和18部電梯、17個酒吧休息室，圖書館、美容院、南海灘俱樂部。乘客服務還包括：迪斯科跳舞廳、互聯網通入、3個游泳池、賭博娛樂場、健身中心、奧林匹克酒吧。乘客還可在船上購買到各種免稅商品。”　　話雖簡短，卻十分有力，李想最後說道：“現在有請擲瓶嘉賓中山先生行擲瓶禮！”　　“有請中山先生！”　　薩鎮冰大喝一聲。　　李想見宋大小姐要給孫中山拿來一瓶香檳。　　行擲瓶禮，是下水儀式上獨具特色的一個節目。它在國外由來已久，並已傳入中國。它的目的，是要渲染出喜慶的氣氛。它的做法是由身着禮服的特邀嘉賓雙手持握一瓶正宗的香檳酒，用力將瓶身向新船的船頭投擲，如果香檳沒有破碎，代表這艘船會走霉運的。　　宋大小姐說道：“先生請！”　　“好！”孫中山見宋大小姐眼睛紅紅的，也不由動情，“我今天就當一回擲瓶人。”　　孫中山顯得精神煥發，神采照人，將大瓶用力一擲，大喝一聲：“中！”　　香檳瓶身向新船的船頭飛去，“砰！”瓶破之後酒香四溢，酒沫飛濺。　　在嘉賓擲瓶以後，全體到場者面向新船行注目禮，並隨即熱烈鼓掌。　　“好！”　　齊聲歡呼聲中，此時，現場再度奏樂或演奏鑼鼓，施放氣球，放飛信鴿，並且在新船上撒彩花，落綵帶。鼓樂號角越發響得地動山搖一般。　　砍斷纜繩，新船緩緩的滑下水。　　海軍將領紛紛說道：“如此巨艦，十餘年未曾有過，我海軍上下也是為之振奮。”　　“請，”薩鎮冰苦笑道：“中山先生，李大帥，諸位登艦。”　　在薩鎮冰的陪同下，中山先生参觀該艦，讓他感慨道，“真是一艘好船啊！”　　“是的，的確是一艘好船。”李想笑道，“中山先生不如陪我一起下南洋？”　　“我這次來此的目的便是看看巨艦，之後我要考察全國，着手鐵路建設。”孫中山苦笑着脫下的禮帽。“南洋之行，全賴弟了。”　　“大帥什麼時候開始建造戰艦？”薩鎮冰急切的問道。　　“我正想聽聽你們的意見。”李想道，“聽說歐洲流行無畏級巡洋艦？”　　“那東西，威懾大過實用！”湯鄉茗忽然說道。　　“怎麼說？”李想問出許多人的疑問。　　“巡洋艦火力強、用途多，主要在遠洋活動的大型水面艦艇，不適合現在中國的國情。”湯鄉茗雖然說的理直氣壯，不過心裏還是有點怯，畢竟李想在之前曾經在多個場合表示，要學習德國，要發展無畏級巡洋艦。　　這話，李想相信：“那我們應該發展什麼型號的戰艦？”　　湯鄉茗先鬆了口氣：“驅逐艦！”　　這東西，薩鎮冰聽過，解釋道：“這是歐洲列強海軍中出現一種以魚雷為主要武器，主要對敵方大型艦艇實施雷擊作戰的‘魚雷艇’。針對這種頗具威力的小型艦艇，英國於1893年建成了‘哈沃克’號，該艦是一種被設計為‘魚雷艇驅逐艦’的軍艦，設計航速26節，裝有1座76毫米火炮和3座47毫米火炮，能在海上毫無困難地捕捉敵方魚雷艇，此外，該艦還攜帶一座三聯裝450毫米魚雷發射管，用於攻擊敵方大艦。除了英國海軍外，德國海軍也發展了類似的軍艦，只不過英國海軍稱之為“驅逐艦”而德國海軍稱之為‘大型魚雷艇’。”　　“英國部族級驅逐艦開始使用燃油鍋爐作為動力，航速首次提高到30節。”湯鄉茗說道，“如果使用內燃機動力，航速可以比英國提高一個檔次。”　　李想點點頭，他想的是：造小艦更省錢。　　薩鎮冰也說道：“在英國，全部由驅逐艦組成的魚雷戰艦艇部隊已經成為海軍艦隊的主力基幹兵力，驅逐艦不僅肩負着打擊敵人魚雷艦艇的任務，同時還要負責在主力艦決戰前對敵艦隊實施魚水雷攻擊，削弱敵方兵力的任務。”　　“噸位怎麼樣？”李想問道。　　“標準排水量1000至1300噸，航速30至37節，裝備3到6門88―102毫米艦炮，以及三聯或四聯裝的450―533毫米魚雷發射裝置1―2座。”湯鄉茗飛快的報告。　　事實上，從本質而言，驅逐艦就是一種大型的魚雷艇，一種可以遂行在遠海大洋上對敵方艦艇進行魚雷攻擊任務的主力艦艇，從存在的意義上來講，驅逐艦確實“驅逐”了魚雷艇。　　“這種噸位，續航能力不怎麼樣吧？”李想其實不怎麼懂海軍。　　“我們可增加噸位，艦體採用高幹舷設計，更加適合遠海大洋惡劣海況下作戰，裝備4英寸火炮以及三聯裝21英寸魚雷發射管，火力和續航力都有極大的提高。”薩鎮冰建議道。　　“我覺得，應該以反潛防空我設計思路。”李想建議道。　　薩鎮冰笑道：“潛艇速度很慢，不超過20節，潛深也小，而在驅逐艦小巧靈活，普遍具有30節以上的速度，潛艇想對驅逐艦發動突襲，幾乎不可能的。”　　李想想不到這時候的潛艇這麼菜，尷尬的笑道：“防空呢？”　　“意土戰爭，雖然飛機大放異彩，但是航行距離太短，做偵查還行，對艦隊夠不成威脅。”　　李想無話可說。

# 第四百四十六章 深藍

　　上海，一輛小汽車橐橐駛過狹窄街道的石板路。　　車上坐着李想，薩鎮冰與湯鄉茗作陪，一起去参觀浦東深藍海軍學院。　　李想注視着上海灘街道兩旁的店鋪民居，目光泛起一絲溫情。　　“停一停！”突然，李想喊道。　　車停了下來。　　李想開門下車，向路旁一個箭步攤子奔去，還不忘問身後的同伴道：“你們要不要也來一個？”　　他們才不吃路邊攤，紛紛搖頭。　　“老闆，給我一個。”　　老闆見來了客人，恭敬地鞠躬：“爺，要放雞蛋嗎！”　　李想道：“你看我像吃不起雞蛋的嗎？給我放倆！”　　“有，有！”老闆取出兩個雞蛋打下去，撒上蔥花，很快熱騰騰的煎餅遞過來。　　李想迫不及待地吃起來。　　老闆看着他，又看看他身後的超級富豪的玩具，奇怪地問道：“瞧你這個樣子，一定是見過世面的大人物，怎麼也吃這種窮人的食物呢？”　　李想大口嚼着煎餅，含糊不清地說道：“就要出國一段時間，我怕，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吃不到地道的中國小吃了。”　　老闆道：“出國去？真了不起呀！能夠問您是去哪個國家？”　　李想回道：“下南洋。”　　老闆驚羡地瞪着眼說道：“聽說那裡遍地黃金，種下去的水稻一年能三熟，真想去那裡看一看啊！但是，聽說那裡很亂，泗水慘案死了不少華人。”　　李想將最後一口煎餅塞進嘴裏，盯着老闆說道：“南京已經與荷蘭展開交涉，泗水慘案受害的華人會得到應有的賠償，在南洋的華人會得到最惠國待遇。你應該去南洋發財，開一個規模大十倍的中華酒樓！”　　老闆驚呼道：“那是做夢吧！”　　李想狼一樣的眼睛閃着綠光，狠狠地道：“如果沒有這個夢，你就不配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　　這是一座三層酒樓，朱楹青階，正中門楣上方掛着一塊泥金黑匾，上寫着“有間客棧”三個大字。　　天氣晴好，從樓上遠遠望去，隔着黃浦江，浦東的樹木，新建的深藍海軍學院的房舍，停泊在港灣里的軍艦，都歷歷可見。　　風從開啟的窗子吹進來，把憑窗眺望的李想、薩鎮冰、湯鄉茗三個人的衣擺都吹得飄了起來。　　李想靜靜站在窗前，半響才道：“倘若有人拿着望遠鏡從這兒看去，那麼深藍海軍學院的什麼動靜不都盡收眼底了么！”　　話音剛落，湯鄉茗身子一躬答道：“還真讓李帥說著了，前不久，深藍的巡營哨官正是在這兒逮住了一個日本間渫，他在這樓上用高倍望遠鏡窺視我海軍的操練情況，還密密麻麻繪了一張圖哩。”　　李想沉吟良久，才問道：“人呢？”　　湯鄉茗抬起頭來，擠着眼一笑，說道：“沒收了他的望遠鏡和地圖，人放了。”　　“人放了？”李想強按一肚子火氣，冷冰冰說道，“下次抓住，交个中統或者軍統，讓他們來伺候這些小東洋。”　　李想說著，返身在屋子中間的八仙桌旁坐下。　　薩鎮冰從懷裡掏出一張紙道：“這是我昨晚連夜趕出來的，此次下南洋泗水護僑所需軍費的預算，請李帥過目。”　　“這些上報鄂州軍部既可……”李想加重了語氣，“記住，通過此次泗水護僑務必達到四個目的：一、釋放被逮捕之華僑；二、賠償財產損失；三、對被害者給予賠償；四、恢復人權，華僑與歐僑和日僑一律對待。哦，還要通過這四個目的達到最終一個目的。你們別笑，這個目的卻簡單，就兩個字，修約。但這又是最難的，你們說，這個交涉要怎麼辦？”　　薩鎮冰說道：“以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為核心的不平等條約制度具有重大危害性，修約我也認同的。依據李帥的意思，我想有上、中、下三種要法……”　　李想微閉着眼睛道：“說說。”　　“治外法權因法律風氣各有不齊，恐一時實難更變，需要而且可以加意防維的是關稅問題。”薩鎮冰道：“依照國際慣例，西方各國向例無因議關稅而啟兵戎者，打消了因議關稅而引發戰爭的顧慮。而從國際局勢來看，上等要法是，以夷制夷之法。英國與俄國為世仇，如果中國站在英國一邊，英國佔優勢，站在俄國一邊，則俄國佔據優勢。中國固然應該選擇中立的立場，但是，如果中俄兩國關係密切，英國也會亟欲自結於我。中國當時的通商條約主要是與英國簽訂的，只要英不難我，則事成矣……”　　李想把頭靠在椅背上，已經研究《戰國策》一段時間的他微微嘆了口氣，道：“‘以夷制夷’？在國際關係中從來就只有赤裸裸的利害關係，替他人火中取栗，那是白痴才幹的事啊！”　　薩鎮冰又道：“中等要法是，儘管在關稅問題上改約的總方針仍是實現關稅自主，但我們可以不提比較敏感的收回關稅自主權，而把目標縮小到修改現行協定稅率。”　　湯鄉茗看到李想不為所動，插言問道：“最末一等呢？”　　薩鎮冰道：“最末一等，分別從廢除原來與歐美各國簽訂的協定稅則入手，作為兩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初步行動。”　　李想冷笑道：“日本就是這樣修約的吧，也修了幾十年……”　　薩鎮冰聽得李想這樣說，臉突然紅了，想說什麼，終於又沒說出來。　　李想站起身來，對他們說道：“深藍我就不去了，你們回吧。”　　……　　李想離開有間客棧，應邀參加禮查飯店孔雀大廳的一個社交活動中。　　見到羅迦藍后，李想發現她還是那麼美麗。　　“能在這裏見到迦藍小姐真是我的榮幸。”　　“能見到您，我的大帥，我更是倍感榮幸。”她就抓住他的手，手指勾住手指，走下舞池。“我們跳一支舞吧。”　　李想的汗流了下來，嘴上卻說道：“榮幸至極。”　　舞池裡，翩翩起舞。　　羅迦藍直勾勾地望着他：“我看你跟這個小姑娘有過一手吧。”　　李想知道她所指的是跟着他一起來的管家小妹。　　“還沒有。”　　“你很有外交辭令。還沒有，就是說未來會有的嗎？你可想到未來跟我也可能來上這麼一手嗎？”　　“這我做夢也沒想到過。”　　李大帥有點不坦白了。　　“為什麼不呢？我還以為我長得像很漂亮呢。我有什麼不附和東方的審美觀？引不起您的性慾？”　　李想心撲騰撲騰，卻極其無恥的說道：“這種話談起來多荒唐……”　　“唉，你說得很對，這話是說得荒唐。”　　羅迦藍嘆息的容顏讓李想動容。　　“天哪，”李想假裝轉移話題，捏了捏她的手心，“你的血脈不和，一雙手老是冰涼的。”　　“得了，有句中國話怎麼說？‘一不做，二不休’。”羅迦藍停下舞步，向他湊過身子，抱緊了他，在他嘴上使勁吻着。一陣溫馨的暖流撩撥得李大帥心旌搖晃。　　唇分，羅迦藍放低了聲音，悄悄說：“好啦！既然你覺得我還這麼撩人，那就稍微記住我點兒吧。我會永遠記住你的。”　　羅迦藍的表情隱隱帶着調皮的味兒。　　“我也會永遠記住你。”　　管家小妹肺都氣炸了，那個洋婆子真不要臉！　　……　　在這個上流社會的交際會上，李想與荷蘭、英國、美國、法國領使們坐在一起，對於坐在一邊的日本人，他坐在哪裡不像是參加社交，更像是參加工作會議。　　這其，真是個工作會議。　　英國領事咳一聲，慢騰騰開口道：“請閣下來是想問一問，貴國為何將大批兵艦派赴泗水？”　　李想似笑不笑地說道：“那是為了保護我國泗水中華會館，以及在泗水的僑民利益。”　　日本領事生硬地向李想鞠了一躬，說道：“如今泗水事件已平息，局勢已經安定，貴國軍隊沒有事可干啦？”　　李想對日本沒有一絲好感，譏諷道：“難道日本的軍隊留在上海灘就有事可幹嗎？”　　美國領事馬上接着他的話說：“既然李帥沒事可干，何不取消南下泗水的打算？”　　李想頓了一下，道：“護僑不算是事？”他鎮定下來，蠻橫地說：“取消泗水護僑，不可能！中國議會已經決定派遣兵船泗水護僑！”　　荷蘭領事嚴厲地說道：“你們派兵船去泗水想干什麼？是想挑起戰爭嗎？”　　李想露出微笑道：“不，我們一直遵崇儒家‘和為貴’的道理的，我現在代表我國政府，慎重向貴國提出交涉……”說著，管家小妹從口袋裡掏出一份文件，“這是我們擬定好的方案，請這位領事大人過目。”　　美國領事稀里糊塗剛要伸手接過方案，被英國領事一把搶過，往李想旁邊的茶几上一扔，聲色俱厲地吼道：“貴國無權干涉荷蘭內政！”　　李想一愣，臉上的微笑立即消逝。他站起來，變戲法般從另一個口袋掏出又一紙文件，鐵青着臉道：“那好，鑒於我與貴國已無溝通之可能，民國政府只能兵船護僑，嗣後倘有不測之變，我國政府不任其責。”　　說完，他走到荷蘭領事面前，將絕外交照會往茶几上一拍，洶洶地帶着管家小妹轉身走了。　　荷蘭領事氣得對着李想背影，啐道：“呸！東亞病夫！”

# 第四百四十七章 從此而永遠

　　一輪紅日從海面噴薄而出，映照着萬頃海浪，金光閃閃。　　李想從船艙鑽出來，伸了個懶腰。順着前甲板向前走去，腳底下鐵甲板踩上去很舒服。海港里的和風帶有刺鼻的氣味，聞起來也很舒服。　　長風號游輪前方兩側有兩艘老舊巡洋艦。粗大的煙囪噴出的滾滾濃煙，遮天蔽日。鐵甲炮塔上的主炮威嚴地指向前方，艦首的沖角犁開波濤，飛濺起十多丈高的雪白浪花。　　海琛和海籌當然不能和長風相比。這些老舊的巡洋艦，噸位不及長風的十分之一，主炮較小，艦身較薄，戰鬥力奇低無比。　　李想站在飄揚着血色五星紅旗的艦首和錨鏈近旁，回頭望着三腳桅杆和一重重凸出在陽光中的橋樓，簡直有點信不過他自己。但是如此巨艦，卻是游輪！　　李想指着兩艘老舊巡洋艦對湯鄉茗說道：“中國的深藍海軍之夢，還很遙遠……”　　“總有一天，我們的海軍會沖向深藍。”湯鄉茗道，“早餐時間已經到了，李帥，請隨我來。”　　湯鄉茗看着年輕的李大帥，忽然感覺歲月催人老，在這個年輕的李大帥身邊的每一個看上去都年輕得要命。　　長風號頭等艙的餐廳一派皇家氣派，侍者們，穿着雪白的襯衫，皮鞋擦的澄亮，一頭濃密的黑髮梳得油光整齊。　　這些侍者那笑眯眯的、機靈的目光，端莊地把頭一點的姿勢，显示出對自己身份的自豪超過對客人的奉承。　　“先生，要咖啡？還是桔子汁？或者可樂？”　　“咖啡。”湯鄉茗標準的留學生做派。　　“可樂。”李想好久沒有喝這個東西了。　　“請稍等。”　　寬敞的餐廳、侍者、漂亮的藍皮傢具和像是皇室用的書桌都使李想洋洋自得。這個頂呱呱的游輪是屬於他的，這些奢侈的享有東西滿足了他的虛榮心。他按捺不住這種心情。　　“李帥真是懂得享受。”湯鄉茗一邊感嘆道，一邊翻着那菜單。“空調發明后的十個年頭，享受的一直都是機器，而不是人。”　　是的，這艘船上安裝了中央空調。　　美國紐約的一個印刷商發現溫度的變化能夠造成紙的變形，從而導致有色墨水失調，卡里爾這名才從康奈爾大學畢業一年的年輕人，為此發明了冷氣機。所以，最初發明冷氣機的目的，並不是為人們帶來舒適的生活環境，而是為一些死物服務。　　空調的時代就由這印刷廠首次使用冷氣機而開始。很快，其它的行業如紡織業、化工業、製藥業、食品甚至軍火業等，亦因空調的引進而使產品質量大大提高。　　“這空調可比電風扇舒服多了。”　　正是看到了空調在後世的巨大發展空間，李想購買專利，成立了海爾集團。他的觸手正伸向家電領域，繼空調合作項目確立后，冰箱、洗衣機、半導體收音機也成為海爾集團的產品。對於李想來說，就差一個早期的黑白電視機了。　　李想一邊喝着可樂，一邊YY，他要不要為電視機的發明推一把，畢竟，現在雷達技術已經做到电子成像的階段，離電視機已經只差一步了。　　長風號游輪開創歷史的安裝了雷達探測裝置。　　早在1904年侯斯美爾發明電動鏡，是利用無線電波回聲探測的裝置，可防止海上船舶相撞。1906年德弗瑞斯特發明真空三極管，是世界上第一種可放大信號的主動电子元件。其實這些東西早已經發明了，就是決策者還沒有懂得使用，而李想想到了。　　長風號裝備高頻發射機和接收機以搜索暗礁或者冰山，或者船舶。開始工程師是準備讓發射機發射連續波，不過根據李想的建議改用了脈衝波。　　“李帥，想不到你先來。”　　帥到掉渣的汪精衛和他的夫人沈壁君出現在這裏。夫婦倆放洋出國，孫中山也順便拜託他們運用沈家在南洋的地位，協助李想去泗水交涉。　　李想早看穿了汪精衛的心肝脾肺腎，骨子里厭惡他們夫婦，但是他們還是握了手。　　“吃點東西嗎？”　　……　　上海，滿街都是五色旗揮舞，到處都是喧囂。　　這邊，在租界荷蘭領事館前，人們擁擠着，呼喊着，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　　一個報童一邊跑，一邊揮舞手中的報紙叫喊：“大學者章太炎發表文章，支持政府泗水護僑！”　　“披堅執銳血戰千里者，內地同志之責也；合力籌款以濟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在廣場的廣播站鐵皮喇叭又說，“……同盟會之成，多賴華僑之力，軍餉胥出焉……新華社中國之聲報道。”　　……　　上海，海邊沙灘，上海日本領事與兩個武官，看着出海的三艘大船。　　“一定要不擇手段，誘使中國與荷蘭開戰！”說話的武官軍服整齊，挺直腰板。　　陽光與海風輕撫着他們壯年的身軀，三人都顯得十分愜意。　　“西方正在加緊軍備競賽，戰爭一觸即發，一個國家為自衛而保有必需的防衛力，這無論在國內或國際觀點上，都應看作必要的，但是在當時企圖過分地發展軍備已成為一種當然的趨勢。然而東方沉浸於和平與安逸的氣氛中太久了。”另一個武官一邊說，一邊捧起一把沙子，看着它們從指縫間漏下去。　　“東方的安逸，使日本陸續限制陸軍軍備。由於這種輕浮俗論的流行，限制軍備的氣氛越來越濃。”日本領事道：“決不能放過泗水變亂這個機會！我們的軍隊已經準備好了，隨時可以出發，佔領中國，實現征討世界國策的第一步！”　　“限制軍備的氣氛已經引起了一般輕視軍人的傾向。在另一方面，一般不願意限制軍備的軍人，對先輩也發生了感情上的激變。”一個武官道：“我們的機會來了，我們不能讓帝國這樣沉淪下去了。”　　“我們挑起李瘋子的民族情感，一定要激怒列強，只有徹底激怒列強，列強才會同意我們出兵制裁中國。”　　“不用我們挑撥，在李瘋子本來就是個好鬥的傢伙……”　　“大日本帝國依靠戰爭而崛起，因為戰爭繁榮而致富的，還有明治以來的政治商人三井、三菱、住友等財閥，而且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地的大小商人也迅速地積累起巨大的財富。戰後的日本，出現了暴發戶泛濫的時代。戰時獲得的財富雖有一半因此時的世界經濟危機而失掉，但大多數的大小新舊財閥仍能保持其繁榮並施展着新興資本家旁若無人的驕橫態度。這種暴發戶的風潮，打着自由主義的幌子，給社會帶來了難以名狀的壞影響，國民道德低落，風俗糜爛，極端的利己主義和物質主義到處橫行，因此金權勢力理所當然地立即左右了政治。”　　“大小財閥靠着國家與國民的協力而發達起來，又和政黨勾結操縱了金融，致使巨大的財富很少使用於一般公共事業上，而是大部分耗費在私生活方面，或用在博取政治上、社會上的聲望以及擴展自己的勢力方面。遍及全國的拜金風潮，終於波及到政治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貧富的懸殊更惡化了思想問題，農村處於極度的貧困。至此，濫用財富的弊病急速地表現出來。政友、民政兩個帝國大政黨不但不能擔負民主政體的領導責任，反而由於它們與金權勢力的關係，終於變成了政治腐敗頹廢的主要原因。”　　“帝國代表亞洲迅速地成為世界五強，在西太平洋儼然處於領導的地位。帝國在世界和平中處於重要地位，對於人類的文化負有極為重大的責任。就是從對帝國的將來發展、日本人自身的進步方面考慮，也不該忘記明治以來辛辛苦苦的努力，而是更應充分認識本身的地位與責任的重大。只有常常反省和繼續努力，才能完成這繁重的任務。然而，帝國的國家與國民聽任拜金潮流泛濫，徒有其表而無內容與實力。帝國地位的躍進只能靠日本國家與個人謙虛的態度與努力，才能有大的成就的這個極容易明白的道理也完全忘記了。這是襲入了一股非日本化的、過分追求物質文明的濁流，只顧眼前的利益，缺乏正確認識個人及國家的久安與理想所致的。”　　“軍隊直屬於天皇，一旦有緊急情況，軍人有以死衛國的責任與義務。軍人是維護帝國的，而且是發展帝國的力量。而純粹忠心構成建國基礎的軍人被人輕蔑的空氣，是由於政黨的專橫與金權勢力的跋扈而產生的。他們所主張的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社會墮落的直接原因。這種風潮的流行，領導帝國的上層人士是有責任的。帝國的軍人，此時必須剷除這種腐敗分子才能醫治國家的疾病，誅戮國賊為什麼要躊躇呢？”　　“古時大化新政就是由中大兄皇子天劍一揮，在殿中誅殺了蘇我人鹿而得到實現的。為實現帝國的新政，使用非常手段為什麼要躊躇呢？這才是忠君愛國的至誠，殺身救國的時機。”　　……　　兩個武官越扯越遠，日本領事像是沒聽見他們兩人的議論，站在那裡，面對着海平線上那一輪即將落下去的血紅太陽，感慨道：“日本真是太小了！日本島國衝出狹窄本土的願望已經實現，但是征服中國，征服世界的夢想，什麼時候能夠實現呢？自隋煬帝以來，日本朝拜中國的歷史，是太長太長了啊，甲午海戰現在看了還像是個夢……”　　說著，他突然跳起來，揮動着拳頭，大聲咆哮道：“從現在起，今後的一百年，不，從此而永遠，該輪到中國人臣服在日本人的腳下了！”　　落日餘暉從海上逆照着他矮壯的身體，他全身犹如被一層血光籠罩。

# 第四百四十八章 一衣帶水

　　這時湯鄉茗放下了菜單，輕輕搖響餐桌上的鈴鐺。這次過來的是個金髮碧眼的美女，真正是雪膚花貌，腰如一捻。改良過的大紅旗袍，下面的岔開到了腰際，踩着高跟鞋，走起路來，剛健婀娜的姿態，裙裾擺動，若隱若現的修長美腿，吸引着男人們頻頻回頭。　　她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齒，笑着問了一句話。於是湯鄉茗囑咐了幾句，那洋女侍轉身走了。　　管家小妹見李想還盯着她的背影看，眼睛使舍不得離開，從後面狠狠擰了一把他的腰。　　李想立刻假裝若無其事的東張西望。　　李想看到少數乘客坐在餐桌前鐵青着臉，毫無食慾。即使這樣的巨艦，還是航行已經非常平穩，還是有暈船的乘客。　　最誇張的就是幾個泡菜國的棒子抱着垃圾桶還在那裡反覆嘔吐。　　白衣勝雪的朝鮮族妹妹，美麗妖媚的臉上憔悴而蒼白，她的眼波流轉，如同波光粼粼的海水，那束光滑亮麗漆黑如潑墨的長發，從她耳邊傾瀉而下，隨着她不由自主的搖晃暈乎乎的頭，輕輕飄蕩着，宛如即將消逝般無力。　　只有一個身材開始發福的大叔級棒子沒有吐，他像佛像一樣端坐着，還不斷的訓其他人：“打起精神來，收緊下腹，想想母親慈祥的面容，就不暈船了。”　　胖子大叔說一口比李想還正宗的京片子，李想和湯鄉茗還有汪精衛夫婦全聽見了，本來不暈船的他們忽然有想吐的衝動。　　真不知道暈船和母親面容有什麼關係，果然是泡菜國的棒子。最誇張的泡菜國的漂亮暈船MM居然說真的想想母親就不嘔吐了。　　一堆棒子！　　這時，旗袍妖嬈的洋女侍給泡菜國棒子們端來了些炒雞蛋和飯，棒子們都吐得沒有什麼胃口了，望着食物發獃。此時，又是棒子大叔帶頭吃着米麥各半的飯，吃着炒蛋，還叫大家一起吃，說吃了才健康。　　泡菜國棒子們的話不是一般的不着調，李想他們一桌人眼睛瞪着眼睛，無語。　　汪精衛的夫人沈壁君為了打破沉默，先開口說道：“那是朝鮮的復國主義分子，說話最不着調的胖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圭植，他們在上海設有辦事處：同濟社。金圭植在日本認識的中山先生，本人很早就加入了同盟會，如今還是南京議會議員。就在臨時政府成立之後，他創立了同濟社。他並不直接領導同濟社。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他以早期同盟會成員身份同時介紹崔忠實、柳東慎、安真煥等數人加入同盟會。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的勝利極大了刺激這些異國的革命者，他們向中山先生尋求幫助……”　　“現在中山先生也幫不上他們了。”插話的是個日本人，語氣中對這些朝鮮復國主義分子帶着天然的厭惡。　　他瘦瘦小小，干尖的鼻子下蓄着一撇普魯士小鬍子，時常快速轉動的兩隻小眼睛閃過精光。這傢伙李想認識，他是孫中山的顧問內田良平。　　正在這樣想着，漂亮洋妞的麗影又出現了，她手托銀盤，盤中一瓶竹恭弘=叶 恭弘青，三隻水晶杯，還有幾樣小菜。等她擺設停當，管家小妹取了十塊錢的人民幣放在銀盤裡。　　“這酒菜也不便宜。”沈壁君女士說道，“一塊人民幣可是和一塊銀洋等值，臨時政府的官員一個月的薪水才一百來塊銀洋。”　　“是啊！這可是船上，當然貴啦。”李想答了他一句，幫着幾位倒酒，然後彼此舉一舉杯。　　李想故意把內田良平晾在了一邊。　　汪精衛卻不能無視內田良平，站起來介紹道：“這位是……”　　“我認識！中山先生的顧問，革命的戰友。”李想也不能繼續裝不認識，他衝著內田良平伸出了手。“你好！”　　“您好，李大帥！”着一身淺灰西服，系一條藍地白紋領帶的內田良平迅速兩手垂直，深彎下腰鞠躬，然後再伸出右手來，與李大帥握着。　　“請坐，請坐！”李想笑容可掬地指了指沙發，親自從桌上的小鐵盒裡抽出一支雪茄來，請內田良平抽。內田良平禮貌地謝絕了。李想搖響鈴鐺，轉過臉對站在一旁的妖嬈女侍說道：“添一副杯具。”　　內田良平臉上露出一種謙和的職業笑容：“李大帥貴人多忙，我來打擾，實在對不起。”　　內田良平用一種肉麻兮兮的聲音說話。李想覺得自己立馬就起了一身的痱子。　　“內田先生，你有什麼事嗎？”管家小妹看到傻愣着失禮之極的李大帥，只能笑容滿面，用自己最優雅的姿態代李大帥問候着小東洋。　　“親愛的李大帥，請問鄂州軍政府是您做主嗎？”小東洋的眼睛里閃着一樣的光澤，就象一個守財奴陡然之間鑽進了古巴布倫王國的寶藏。　　目光貪婪！　　“不是的！鄂州軍政府自然是都督黎元洪和湖北咨議局說了算，我一直遵循《鄂州約法》，我最恨獨裁！”李想就像一個民主鬥士一樣，演技絕對一流。　　管家小妹忍不住又暗暗掐了他一把。　　內田良平就象中了風一樣，目光變的獃滯無比。人至賤，則無敵。　　“李大帥，咱們明人面前不說暗話，黎元洪就是個傀儡，咨議局就是個擺設……”　　“好了，你說了這麼一大堆，究竟是想說什麼？”李想回頭看着小東洋內田良平。　　“中日曾經續訂商約，日本在享受中英商約的基礎上獲得額外特權：凡日本運進中國煤炭，棉紗及一切棉貨，概不加稅，並提出開放長沙、大東溝等處為通商口岸。”內田良平整理了一下衣冠，鄭重地說道：“我們正式簽訂了中日《通商行船續約》的。”　　“你到底想干什麼？”李想覺得好笑：“臨時政府在之前的《對外宣言書》已經承認前清之前與之列強簽訂的一切條約，難道袁世凱準備翻臉？”　　“袁世凱還沒有這樣的膽量。”內田良平呵呵笑道：“中日續約十三款，並有《續議內港行輪修補章程》等附件七個。”　　“都寫了什麼內容？”李想覺得奇怪，這小東洋說這麼詳細明白，難道不知道孫中山和袁世凱不敢翻臉，他卻早翻臉不認人了？漢口的租界和海關都收回來了，獃子都能看出來，列強那些強加給清廷的條約在鄂州已經等於被廢除了。　　“主要內容有：1日本可在中國長江水道設立各種裝置；日本輪船可駛入中國內河港口，並任意往來。2日本在華享受一切最惠國待遇，中日聯合經營公司按照日本法律經營。3開放北京、長沙、瀋陽、大東溝為通商口岸。四口岸由中國自行開放，但‘與已開各通商口岸無異’，后兩處通商口岸‘訂定外國人公共居住合宜地帶並一切章程，將來由中、日兩國政府會同商定’。”　　“直說吧，你想干什麼？”李想冷笑着問道。　　“恩其實我國政府就是想重開漢口租界，帝國的商船獲得任意往來漢口港的權利，帝國在華享受一切最惠國待遇，中日聯合經營公司按照日本法律經營。還有希望李大帥遵守漢冶萍公司之前與帝國公司簽訂的協議，漢冶萍的產品全歸日方專銷代銷、售價由雙方議定不受國際市場影響。”內田良平自己為國內誇張的要求，忐忑不安地看着李大帥。　　“馬勒戈壁！”李想差點沒翻臉掀桌子，又忍住了：“你什麼意思啊？小鬼子？”　　“我沒有惡意的。”內田良平心裏把這小子也恨了個牙痒痒，但還是擺出了一副最拿手的謙卑造型：“我只是想說，只要李大帥答應遵守中山先生和袁大總統代表民國政府之前的對外承若，大日本帝國會在這次泗水護僑中全力支持中國正義的行動。”　　內田良平越說越激動：“我們一直是支持中國革命，貴國與我國都是亞洲的大國，更是同文同種，一衣帶水，利害攸關的友好鄰邦。我們兩國應該相互提攜，共圖進步，這樣才能與歐洲爭衡，防止白種人的東侵……”　　汪精衛夫婦和湯鄉茗都已經意動。有日本的支持，泗水交涉可以保證成功一半。　　“我都說了，鄂州的事情我一個人做不了主。”李想遺憾地聳了聳肩膀。　　內田良平一臉的鄙視，連帶這汪精衛夫婦和湯鄉茗也是。　　“不過……”李想狡猾地擠了擠眼睛，“我倒是可以向黎督和湖北咨議局提案，我跟他們關係不錯，咨議局議長湯化龍跟我的關係你們應該知道。”　　“李帥！”管家小妹幾乎忘記了自己的身份，暴跳着揪住了李想的耳朵，“你想賣國！為了收復清廷賣出的這些利權，同志們流幹了血，民眾更是犧牲多多，現在就賣出去，你敢！”　　管家小妹的暴跳如雷，搞得汪精衛夫婦和湯鄉茗又是側目又是汗顏。　　“梅迪！”李想裝出很惱火的樣子，攔腰抱住了她，一邊拚命地朝她眨了眨眼睛。　　管家小妹氣呼呼的推開李大帥。　　“李大帥！”小東洋內田良平笑意吟吟：“我們是不是可以繼續討論我們剛剛的話題了？您對鄙人剛才提議怎麼樣？”　　“沒問題！漢口不會閉關鎖國的，我們正在搞改革開放。不過嘛……”李大帥拖着嗓子，拿着一副待價而沽的派頭，晃悠着腿，一臉吊爾郎當地看着小東洋，兩個指頭迅速地搓着。

# 第四百四十九章 傳統友誼

　　李大帥拿着一副待價而沽的派頭，晃悠着腿，一臉吊爾郎當地看着小東洋，兩個指頭迅速地搓着。小東洋是個資源貧乏的國家，自從李想把漢冶萍供給小東洋公司的鐵沙掐斷之後，小東洋就抓狂了。知道小東洋的那點齷齪心思，李想的底氣也壯了，不介意多敲詐一些好處。　　“這個……”內田良平貪婪的臉上陰晴不定，對面這個支那豬比想象中的還要貪婪。　　“別想打什麼鬼主意！”李想忽然獰笑道：“鄂州身處內陸，貴國也是鞭長莫及，惹毛了我，你見識過我在漢口的雷霆手段。萬一再次發生反帝愛國運動，弄出個對日商的‘打、砸、搶’事件，損毀了中、日之間的傳統友誼就不好了。”　　李想表現的光棍氣質着實把小東洋嚇住了，說句良心話，漢口租界的一戰，和隨後於漢口掀起的反帝愛國運動，留給在華的日本人血的威懾！　　“我們一直非常珍惜中、日之間進步民主人士的傳統友誼，多次資助中山先生的革命……”　　“鬼扯！”李想冷笑道，“《日俄密約》是什麼？《英日同盟》又是什麼？你們在滿洲又在做什麼？你們和滿蒙之間的齷齪勾當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內田良平低下頭，掩飾眼神中的凶焰，謙卑至極的說道：“我帝國對華政策要綱貴國的獨立與安寧，實為亞洲和平的先決條件，衛護與保障中國的獨立與安寧，乃是《日俄密約》、《日英同盟》的目的。自清朝以來，我帝國即對中國的政府不斷寄予熱忱關切，曾經拋擲十數億國帑與十數萬生靈為它恢復了滿洲，並將其主權交還清政府；革命發生前後，我帝國嚴正維持滿洲安寧，為貴國免除了煩憂；如拳匪變亂的善後處理以及在教育、軍事等方面所提出的幫助，我帝國為貴國儘力之處實在不鮮。而此次我帝國願為貴國泗水護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其目的也是為了保衛貴國的獨立與亞洲和平……”　　小東洋內田良平說得意詞情肯：“貴國政府從來黯於世界大勢，總以‘遠交近制’為其外交之慣用伎倆，凡事只圖模糊一時，對我帝國之休戚及亞洲和平等等，漠不關心；對我帝國所寄予之種種好意，全不承認。屢屢殺害我國商民，奪其權利；其或對我帝國軍人亦時加侮辱；且復強詞奪理，信口誣衊，幾已全無友邦之情誼可言……”　　小東洋內田良平也不知道是自己的那句話觸動了感情，眼淚崗崗的躺下來：“早在前清時代，對於我國缺乏誠意之處已經不少，但在滿蒙及其它方面，還並非全無某些許諾，對於我國似乎尚未曾完全忘恩負義。乃至民國以後，竟頻頻試圖褫奪我已得的權益，且進而對我國的正當措施極力加以妨害，處心積慮，欲損傷我帝國之威嚴。僅就在滿蒙問題上發生之事端，即不下數十起之多……”　　“你到底想說神馬！？”李想猛撇嘴，這演技，奧斯卡影帝也不過如此。他在上海開辦的時代傳媒有限公司怎麼就培訓不出這樣實力派的演員？　　“與世界大勢相抗衡，確保亞洲和平，乃東方各國的共同職責，而能膺此重任者，惟有日、中兩國而已。”內田良平不忘給中國戴了一頂高帽：“日、中兩國本應唇齒相依，互信互助，以努力完成這一共同職責，保全兩國的共同利益。乃近年來中國政治混亂、萎蘼頹衰，幾至無法獨力收拾。在此情況下，促使中國刷清國政，俾能承擔起上述重任，又豈非我帝國無可旁貸之責任！我大日本帝國為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維持亞洲全局之和平，願與中國協作，承擔中國防止內亂與抵禦外寇之義務；中國則為日本的國防施設提供特殊之便宜，並保護日本的特殊利益。為此目的，雙方可以簽訂一份協定……”　　內田良平神奇般的從皮包拿出一份中、日對照的協議。兩份白皮書上寫着《國防協約》四个中文字，日本字想擺脫中國字的影響還差些年頭。　　李想隨便翻翻，目光不經意看了一眼對這份協議很感興趣的汪精衛夫婦。《國防協約》：　　第一條，日本在中國發生內亂或與外國宣戰之際，應派軍隊支援，並承擔保衛中國領土與維持和平秩序之責任。　　第一條是小東洋針對泗水危機下的誘餌。　　第二條，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洲及內蒙古之特殊權利，並將該地區之統治權委諸日本，以確立國防之基礎。　　小東洋念念不忘的當然就是滿洲。　　第三條，日本在鄂州，應享有從前日本所享有之關於鐵路、礦山及其它一切權利；漢口闢為國際貿易港埠。　　這一條，一定需要李想的點頭。　　第四條，為適應日、中兩國海上防衛之需要，中國答應將福建省沿海之主要港口租借與日本，以為日本海軍之根據地，同時將該省境內之鐵路敷設權及礦山開採權讓與日本。　　第五條，中國應將陸軍改革與軍隊訓練等一切有關事宜，完全委於日本承擔。　　第六條，為保持軍械、軍火之統一，中國應採用日本兵器，並選定某些樞要地點籌建兵工廠。　　第七條，為逐漸恢復和重建海軍，中國應將一切有關海軍建設與編練事宜，完全委託日本承擔。　　第八條，中國應委託日本從事財政整理與稅制改革，日本則選派適任之財政專家，以為中國政府之最高顧問。　　第九條，中國應聘請日本的教育專家，委為教育顧問，並在各地設立學校，教授日語，以利於人文之開發。　　第十條，中國在與其他國家簽訂合同、借取外債、租賃土地、割讓領土以及與其他外國宣戰或議和之時，均須事先與日本進行協商，徵得日本之同意。《國防協約》雖只有十條，卻和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有異曲同工之妙。　　李想把白皮書丟給興趣濃濃的汪精衛夫婦，眼中全是不屑的蔑視：“你找錯人了，這個只有袁大總統可以做主。”　　內田良平毫不放棄的說道：“上列《國防協約》如能成立，日中兩國即可取得攜手合作之實效。由我日本承擔保衛中國國防安全與維持和平秩序之責，中國即可消除後顧之憂，從而能夠着力進行各項改革事業。如是，則中國之領土保全與國運復興，即可指日而待。果能如是，則日後歐戰結束、和平恢復之日，即使列強再向中國大陸施加壓力，亦無足懼；而東方之永久和平始可得到確實保證。”　　汪精衛夫婦翻看這《國防協約》頻頻點頭，湯鄉茗和管家小妹卻瞪着眼睛看着李想。　　李想眼珠子地溜溜的轉動，長長的嘆息一聲，道：“我是很想與貴國定下這份協議，共創大亞細亞共榮圈。可是你也知道，我只是個地方軍閥，不可能替中央做主的啦……”　　“李帥能寫下‘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詩句，難道沒有問鼎天下之雄心？”　　內田良平的話震得汪精衛夫婦也抬起來頭。李想不承認也不否認，也就是默認了。不過李想不得不承認，這些小東洋很會挑起中國的內亂。　　內田良平微笑道：“吾人認為，今日我日本，如置中國人民的意向所趨於不顧，而盲目支持袁世凱，並企圖與袁協力解決中國問題，這種策略必將是完全錯誤的。與此同時，吾人還認為，為亞洲的長遠未來着想，我日本與其擁護一個既不能長期維持政權穩定，毫無擁護之價值，又不能實現我國目的之中國現政府，莫若主動為中國四億民眾作後援，支持李帥將革命進行到底，推翻其腐敗之北洋政府，革新中國之政治體制，保持穩定秩序，復蘇國脈民生，然後使李帥與我帝國結成唇齒輔車之關係，實為得策。蓋中國之復興，實為日中同盟之基礎，而日中同盟，又為歐戰結束後防止西方列強東侵之堅強柱石，也是世界和平賴以維持之堅強柱石。我日本帝國已下定最後決心，着力支持李帥這一國策！”　　汪精衛夫婦和湯鄉茗、管家小妹全都盯着李想。　　李想一臉不為所動，從桌上的鐵盒拿出一根雪茄，點燃后抽了一口，徐徐道：“內田良平先生是黑龍會的主幹吧？黑龍會是日本明治時期繼玄洋社之後結成的又一個右翼團體吧？黑龍會如此毫不隱諱地以我國東北白山黑水的黑龍江的‘黑龍’兩字命名，黑龍會露出的猙獰面目是妄圖侵吞我東北白山黑水嗎？”　　內田良平一時不知所措，不過很快鎮定下來，最後咬了咬牙說道：“李帥，咱們明日面前不說暗話，您到底想要什麼只管說。”　　李想輕笑道：“現在可是民國，我如果想主宰中國的沉浮，可以競選下一屆總統，沒必要大動干戈。”　　汪精衛夫婦和湯鄉茗、管家小妹四個人同時送了一口氣。　　內田良平幾乎抓狂了：“那你到底想要什麼？你還想要什麼？我帝國都能給你，就是競選總統，我帝國也能給予你幫助！”　　“先助我擺平這次泗水交涉案，條約等我會鄂州后再談！”李想的狐狸尾巴終於露了出來。　　“這個……”小東洋內田良平的眼神一陣飄忽，“這份協議沒有簽訂之前，帝國也找不到理由來干預泗水交涉案……”　　“這樣的一份協議，也只能作為密約成立，這根本不是理由！”李想冷笑道：“貴國干涉，還不是你們願不願意的事。”　　“不行！”內田良平斷然拒絕了，他也知道，不見兔子不撒鷹，誰能保證李瘋子會翻臉不認帳。帝國中樞的那些傢伙，也不會同意的。　　小東洋的果斷讓李想一陣意外，他冷笑道：“你的話其實有太多的水分了，我實在是難以相信你的能力，看你不是能做主的？算了吧，這個協議還是取消吧！你們還是中國找找，也許能夠找到一個符合你們利益的笨蛋做代言。”　　“你給我一點點時間，我再考慮考慮！”內田良平臉上在痛苦地作着天人交戰。　　“也好！”李想說道：“我們還沒道泗水呢，時間還長得很，有足夠的時間給你考慮！”　　“李帥的三寸之舌，強於百萬雄兵；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小東洋內田良平狼狽地喘息着，一邊恨恨地看着李想。　　“謝謝您的誇獎！”李想輕彈煙灰，“您還是達成您的承諾，配合我辦下泗水交涉，然後再來跟我講條件吧！我沒有感覺到你的誠意在哪！別激怒我的耐心，其實我更加傾向美國，或者德國，簽訂一份這樣的白皮書，以得到他們對這次泗水交涉的支持！”　　“別！”內田良平連忙擺手，“我一定想辦法！一定想辦法促使我帝國速下決心！我會讓你知道我的誠意的，你給我點時間，我們需要考慮考慮！”　　“我想去甲板上晒晒日光浴。”李想伸個懶腰，嘿嘿一笑。　　看着李想一行人消失在船艙餐廳門外，內田良平的臉上劃過了一道凝厲的神色。　　“這個支那豬！”小東洋的面孔頃刻間扭曲了。　　“這小東洋別他奶奶地反悔啊！”李想心情忐忑，心裏犹如十八個吊桶，七上八下。泗水交涉，這可是送上門來的免費助力。　　“你的堅持是正確的！”汪精衛親熱的拍拍李想的肩膀。“這個日本人不壞好心。”　　李想給了汪精衛一個白眼。

# 第四百五十章 原則

　　李想站在船頭，月色蒼茫中，安裝雷達的長風號在煙波浩淼、夜色朦朧的大海依然開足馬力行駛，朝着泗水全速進發。　　海風送爽，燈火輝煌的甲板上暑氣消退，一場盛大的派對剛剛掀開帷幕。　　幾位闊太太帶着自己的孩子，組成他們的一個小圈子。都是小盆友們啦，特別還是這樣熱鬧的場面，他們在一起玩的都瘋了。為了不讓這些玩瘋了的小盆友們在這個比足球場還大的船上瞎跑，一位媽媽提出來改歌唱的遊戲，看誰不會改。於是小盆友們開始了……　　“……不怕不怕，螞蟻呀黑！”　　另一個小朋友接到：“……螞蟻呀綠！”　　……　　小盆友們把顏色都唱的差不多之後，有一個小朋友想了半天都沒想出來，最後靈機一動，直接唱道：“……馬勒戈壁！”　　“啪！”他親愛的媽媽立馬賞了個巴掌。　　李大帥抱着胳膊，笑得臉部肌肉都抽筋了。　　游輪的甲板比足球場還大，此時的空間卻嫌擁擠，裙裾飄過的風流，引得狼群趨之若鶩。　　泡菜國的不着調大叔金圭植攜白衣勝雪的柔美女孩，向著李想走來，女孩的臉色還是很蒼白，她在好奇地看着他。　　李大帥想不到自己魅力無邊，竟是少女殺手！　　“李大帥！”白衣美少女怯生生地問道：“聽說您準備與日本簽訂《國防協議》是吧？”　　原來不是李想YY的那樣，他不禁有點失落。　　“是的。”李想稍稍猶豫，目光瞬間又變得極具侵略性。　　“那您……是不可能幫助我們復國了？”白衣美少女一張精緻的小臉蛋滿是失望和哀傷。　　金圭植低頭鞠躬，道：“是中山先生介紹我們來找您，他說，只有您才有能力幫助我們復國。”　　“你們在餐廳也都偷聽到了，日本人支持我爭奪天下，這個條件真的很誘人。所以我不可能幫助你們復國，這會交惡日本的。”李想惡毒地露出一個微笑。　　“我不信。”白衣女孩看到李想這個惡作劇的笑，忍不住掩着嘴偷偷地笑了。“李大帥是個愛國主義者，是個偉丈夫，怎麼會接受倭國那些屈辱條約，在倭國面前卑卑屈屈，消極被動，徒仰倭國之鼻息，唯恐失其歡心，追隨倭國之外交，滿足於縫彌一時之短策，甚至甘心受其鉗制？”　　李想不禁點點頭，真是凌厲聰明的女孩。　　“在說什麼呢？”內田良平象個鬼魅一樣出現在李想的身後，金圭植和白衣女孩見到這個小東洋臉色大變，欠了欠身子行了個禮，閃人了。　　“你想好了？”李想沒有回到，而是很直接地反問一句。　　“你的條件太苛刻了。”內田良平面孔在扭曲着，“協議不簽訂，我帝國沒有理由給你在泗水交涉提供外交幫助。我帝國毫無領土野心，今後遠東的和平，必須由日中兩國來維持，因此，希望李大帥信賴我方。我帝國為中國革命儘力之處實在不鮮，中國革命如今成功了，你不能這麼絕，你知恩得圖報吧？”　　“是我求你們幫助中國革命的？哼哼！你以為我不知道，日本對華之一貫政策，為煽動內亂，破壞中國之統一。清末之排滿革命，日本實援助之，助款濟械，歷有年所。然日本非同情中國革命，其真正目的，系欲中國長久分裂，自相殘殺，彼可坐收漁人之利。在辛亥革命時，日本一面援助孫黃，一面又幫助滿清反抗民黨，而日本於首鼠兩端之際，各取得其操縱與干涉之代價！我還沒找日本賠錢呢，你倒賴上我了？”李想又說道：“到泗水的路還長着呢，你完全可以慢慢去考慮，不着急。”　　“李大帥！”內田良平被李想拆穿豬尿脬，嘴唇都顫抖了，不死心地說道：“你難道一點也不動心嗎？我給你的條件已經很豐厚了！我帝國的強大你是知道的，有我帝國的幫助，你一定可以擊敗北洋，問鼎之輕重！”　　“你不止侮辱我的人格，你還侮辱我的智商！”李想壓根不相信小東洋的鬼話。　　“你不相信就罷了。”內田良平一副深感遺憾的樣子：“從前日俄兩國間的大戰起因於中國積弱，向外國割讓利權，危及亞洲和平，有傷於中國的獨立；而我帝國予以克複，曾經拋擲十數億國帑與十數萬生靈，付出巨大代價……”　　“兩個強盜為了分贓不均而打起來，你不覺得貴國和俄國同樣的很卑劣嗎？”李想心裏開始越發討厭起這個小東洋，這種厭惡毫不掩飾地展現在他的臉上。　　“近年來中國混亂、萎蘼頹衰，長期處於腐敗政治下，喪失忠愛之心，不解經國大義，而徒以利己為能事，愚昧無知，妄自尊大，不知醒覺，此乃中國朝野上下之通病。在此情況下，李大帥如想促使中國刷清國政，勵精圖治，期望袁世凱，只是奢望。只有李大帥自己掌握絕對之權利，您的理想才能實現。也只有獲得我帝國之助力，簽訂《國防協議》，俾能獲得掌握中國之權利。”內田良平邪惡地一笑。“此外，我帝國可再為李大帥斡旋借款，助大帥改革軍制，刷新庶政，等等。總之，凡能利於李大帥歡喜信賴的一切辦法，均可考究施行……”　　“卧槽！”李想倒抽了一口涼氣，心開始動搖！小東洋這張嘴太會說了！如果李想不是來自一百年後的穿越客，太知道小東洋的邪惡嘴臉了，說不定就上了小東洋下的套，下場不是張作霖就是汪精衛，反正不會有好結果。　　“當然了，《國防協議》，也只有我們這些高位者才能知道的密約，不會損害李大帥任何聲譽。”內田良平看出李想內心的動搖，又補充了一句。　　“我說了，你不止侮辱我的人格，還侮辱我的智商！”李想聽到“聲譽”兩個字，一個激靈，斜眼看着他，拳頭捏的畢剝直響。　　“李大帥，我們的協議只不過是各取所需而已，誰也沒有吃虧，不要說得這麼無厘頭好不好。”內田良平笑着說道。　　“我覺得袁世凱和他的北洋雖然可惡，但你和你的國家比他們更加可惡。”李想鬆開了拳頭說道。　　“什麼東西都有代價，更何況李大帥的理想是那麼的遙遠而不可及。”內田良平淡淡地說道。　　“你信不信我現在把你丟下海里喂王八？”李想凝視着他，居高臨下（筆者按：小東洋比他還矮一截，標準的三級殘廢），他的眼光冰冷的犹如一把出鞘的利劍。　　“我不信。”內田良平依然是那副恬淡欠揍的表情，盯着李大帥目露的凶光：“李大帥！想想吧，泗水交涉，如果沒有我帝國的外交支持，你沒有任何的勝算。如果和荷蘭人撕破臉開戰，沒有我帝國海軍的戰列艦參戰，就憑長風號游輪後面跟着的兩艘老掉牙巡洋艦，你們沒有任何的勝算。還有與袁世凱北洋的抗爭，如果沒有我帝國撐腰，你在鄂州打下的基業很快會煙消雲散……我帝國對您的地位有多大的幫助！想想吧，我的李大帥！”　　內田良平的眼睛閃着異樣的光芒，他的語氣中帶有着說不出的媚惑，這種聲音彷彿有一種魔力，能將人心底最深的誘惑勾引出來。　　“別說沒用的東西了！說不心動是假的，我心動了！那又怎麼樣？但是我有原則！我不會象個漢奸一樣，出賣國家的權利！另外……”李想的眼神詭異地閃動着：“我想對你說，你的這種催眠小伎倆，最好別跟我玩。”　　“你……”內田良平驚訝地看着他，嘴張的大大的，彷彿又重新認識了這個支那豬。　　“玩弄別人的心理，同樣也是我的專長，忘了跟你說了。”李想齜牙咧嘴一笑，他在大學時選修過心理學，做城管是也受過這方面的訓練。李想很拽地轉過了身，“你現在說得這些東西全是鏡花水月，等你想通了再來跟我談吧，我還是那句話，先助我把泗水交涉漂漂亮亮的辦了，咱們再坐下來好好談那個鬼條約。你也不要再耍什麼心眼，別逼我翻臉。”　　“您翻臉？”內田良平臉色忽然變的一片猙獰，“是嘛？？”　　“信不信，我現在就把你丟下海喂王八？”李想回頭凝視着內田良平說道。　　“我信。”內田良平看着李想的眼睛，知道這個瘋子是真的乾的出來這樣瘋狂的事情。　　“那就好！”李想暗自也鬆了一口氣，表面雖然強橫，但是泗水交涉還真要靠這個小東洋，不能把這個傢伙逼得太過，他也就是因為穿越客看穿小東洋的那點小心思，才能掌握談判節奏的：“別的我就不多說了，你畢竟是中山先生的顧問，我讓你在這艘船上消失，那樣就沒意思了。”　　內田良平要是知道這個傢伙只是表面強橫，不知道還會不會氣出神經病。　　“拿出貴國的誠意吧，我的內田良平先生！”李想微笑着拋給內田良平一句硬邦邦的話。

# 第四百五十一章 亡國之民

　　天朗氣清，半闕明月斜掛空際，景色迷人。在星月的映照下，長風號破浪前行。　　甲板上的狂歡已經曲終人散，光腳的甲板水手端着水龍帶里噴出來的水龍沖洗甲板。　　李想打着哈欠伸個大懶腰，轉身順着前甲板向前走去。　　海上忽然有歌聲悠悠：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　　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　　……　　凄楚歌聲中不無激越的音調曲折迴旋，使李後主寫在詞中流露的不加掩飾的故國之思，沛然莫御的愁思貫穿始終，在海天之間，明月之下，盪氣迴腸。　　李想尋着歌聲走去，看到一個白衣勝雪，包含多少無奈和哀痛的身影。　　誠然，李想對於泡菜國棒子們的故國之思也許並不值得同情，但這首膾炙人口的名作，歌聲中飽含的殷切企盼，不堪回首的嗟嘆，物是人非的棖觸，跌襯出她漂泊異邦之愁，恰如一江春水長流不斷，無窮無盡。長歌當哭的這些亡國者們的心境，正如詞作者李後主一樣，是真切而又深刻的。　　“李帥，”白衣美少女看着尋聲走過來的李想說道，“我們亡國之民，就像那無根的浮萍。”　　“我現在還不想得罪日本人，你們的復國大計我愛莫能助。”李想殘酷的說道，“你們還是隱姓埋名，放棄這個不可能的幻想，好好的去過尋常人的生活吧。”　　“我們亡國之人更熱愛尋常的生活，因為本來很尋常的幸福，因亡國就變得遙不可及了。”白衣美少女道，“可是沒有自己國家的護佑，自己不就是傾巢之卵，巢之不在，何況卵乎？”　　“亡國之民，連和朋友們一起勞動，一起在夕陽下不回村莊，都是一個奢侈的夢想！”金圭植不知道從那裡忽然出現，他也用唱歌的方式抒發亡國的哀嘆：“我做了一個夢，一個快樂的夢：我和朋友們一同結束田間一天的勞動，在夕陽下步回村莊。我失去了家園，盼望着我們能有耕耘的土地。我四處漂流，從早到晚，得到的只是新的憂傷。我東西漂泊，南北流浪……”　　兩位亡國之民，雙雙流下清淚。　　李想別過臉去，感受這冰涼的風聲潮流，看着碧海明月，說不動情，那是謊言。身處這個動蕩的年代，中國也在亡國滅種的邊緣，他經歷曾經滄海的心，無法控制的與這些亡國之民共鳴了。　　白衣美少女忽然說：“李帥，我能感覺到你是一個善良正直的人，你能幫幫我們這些亡國之民嗎？”　　“我承認我對你們有同情。”李想的口氣終於改編：“至於你提到的援助，看來得有一種動機。而這種動機應該對同盟雙方都有益，這樣的結盟才有用。這才是國與國之間，經得住考驗的關係。”　　“朝鮮自古就是天朝上國的屏藩，抵禦着妄圖從海東進入中原的倭寇。如今正是因為朝鮮亡國，日本才有侵略中國的跳板！大帥如不願意與給予我們這些亡國之民一點點援助，讓我們在朝鮮擊退日本，李大帥如果對我們不加理睬，日本就只會無所忌憚，他們的野心也會越加的張狂。這樣，就正中了日本的計策，而李大帥就失策了。要知道，朝鮮對於天朝上國來說，正是抵禦日本的天然屏障。這正象牙齒跟嘴唇的關係，沒有了嘴唇，牙齒就會感到寒冷。”　　李想緘默，唇亡齒汗的道理，他在這些日子看《戰國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白衣美少女接着說道：“今日朝鮮罹難，明日滅亡之禍就會降臨到天朝上國身上，不，已經降臨到了天朝上國的身上。李大帥應該早就感覺到了日本人亡天朝之心不死！因此救援朝鮮，幫助我們這些亡國之民復國，就好比捧着漏瓮、澆滅燒焦的鍋一樣，實在是十萬火急。再說幫助朝鮮復國，是一種高尚的國際義舉，擊退日本，也可以張揚名聲！李大帥不去显示正義，張揚威名，卻一味地吝嗇給予我們的援助，這確實是戰略決策的錯誤啊。”　　“你的話使我感到為難，我不知怎樣回答你。”李想道。他即使心動，也不會輕易的說出口，他的城府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深如太平洋。　　白衣美少女美目往他瞧來，道：“李帥是不是還有什麼條件？”　　李想腦袋搖的象個撥浪鼓，雙腿一陣亂抖。現在的他，絕對就是個敲詐勒索的流氓。　　“我們願意把我朝鮮王室長公主殿下送與你和親！”一直沉默的朝鮮復國狂人金圭植眼睛紅了，風度蕩然無存。　　“老師！”白衣美少女美麗的睫毛在微微戰慄。　　“住口！”金圭植的臉接近了痴狂，“你肩負的是我們全族復國的希望！義親王殿下和全國的義士冒着殺身的危險，流下染紅宮牆的鮮血，才讓你以早夭瞞過那些殘忍狡詐的日本人，護送你逃出囚籠。你應該了解你身上肩負的責任，我想，即使你的父王高宗陛下知道了，也會決定用你換取朝鮮復國的命運！”　　朝鮮末代長公主沉默地低頭，臉上的失落和痛苦顯而易見。用自己換取族人，換取朝鮮復國的責任，在這流亡海外的十年裡，沉重的壓的她稚嫩的肩膀喘不過氣來。　　李想好奇的看向她：“她是朝鮮的末代長公主？”　　李想一句無意中的“末代”兩個字，恨恨的刺激了兩個亡國之民。　　“是的。”金圭植說道，“日本人對王室，特別是王族的繼承人的監視太嚴，英武果斷的義親王殿下也只能偷偷救出日本人並不太重視的長公主殿下一個人。”　　朝鮮國義親王李�眨�高宗庶出第二子。義親王李�粘趺�平吉，號晚悟。高宗庶出第二子，生母貴人張氏。1877年生。1891年封為義和君。1894年以特派大使身份訪問日本，1895年訪問歐洲5國，1899年去美國留學。1900年被封為義親王。　　義親王是李王族中公認的美男子，英武果斷。1910年日本吞併韓國后封為公爵，義親王以沉湎於酒色自污而掩人耳目，暗中支持韓國光復運動。金圭植在上海的朝鮮獨立復國運動團體“同濟社”奉戴義親王為總裁，致力於韓國獨立復國運動。　　“還不知道公主殿下的名字呢？”李想非常好奇的問道。　　“李素貞。”朝鮮末代長公主淡淡說道。　　如雲的秀髮瀑布般隨意地瀉落肩膊後背，絕世玉容恬淡無波，白衣勝雪，反襯得她麗質天生，完美無瑕。　　李想看得痴迷，心中一陣酸楚。　　“如何？”金圭植急切的問道。　　李想呆了一下，還是在搖頭。　　“你究竟想怎麼樣？”金圭植咬牙切齒地問道：“長公主是朝鮮最美最高貴的女子，他是海東最珍貴的一顆明珠，你知道長公主在我們朝鮮族中是多麼高貴嗎？你這個支那豬！她可是個公主！你究竟還想怎麼樣？”　　“你找死！”李想目光如電，金圭植敢罵他！　　“瞧我這臭嘴！”金圭植狠狠的扇了自己一巴掌，被李想這麼一瞪，腿一軟，差點就跪下來，一陣點頭哈腰：“對不起，李大帥，我不該這麼說你的！我不對！你可別記在心上啊！”　　“李大帥！”李素貞臉上掛着珍珠般晶瑩的淚珠，“請您不要拒絕，也請您一定要幫助我們復國。只要您答應了，我就是您的女人！”　　“不需要了！”李想揮了揮手；“強扭的瓜不甜！我不會無恥到佔有一個無辜女孩的身體，去達成自己的目的！”　　嗤之以鼻，仰首看天上的浮雲，一副功名富貴皆糞土的樣子。其實這會心裏已經在激動的發抖了，日他奶奶，這麼漂亮的美少女求自己推，哈哈哈……李想想笑又不敢笑，憋的實在痛苦。　　可李素貞為了這話，痴痴地看了李想很久，她覺得自己好象重新認識了一個人。　　“那你想要什麼？”金圭植看着李想說道：“你想要什麼？你還想要什麼？我們只是亡國之民，根本沒有什麼能給你的了。”　　“我要朝鮮復國之後推行共和制，並加入大中華共和聯盟！”李想狐狸尾巴終於露了出來。　　“這個……”金圭植露出痔瘡發作的神情，“加入大中華共和聯盟到是可以，就是如果朝鮮共和，那麼朝鮮王室怎麼辦？”　　“世界潮流如此，朝鮮王室必須退位！”李想冷笑道：“你們可以學習民國嘛，給朝鮮王室一個優待條例就是。”　　“不行！”金圭植斷然拒絕了，他的果斷讓李想一陣意外。　　李想冷笑道：“這是最重要的一條，如果做不到，那麼沒有談下去的必要。”　　“你給我一點點時間，我再考慮考慮！”金圭植臉上像是在痛苦的憋着發作的痔瘡，作着天人交戰。　　“也好！”李想說道：“在我的船到泗水的時候，有足夠的時間給你考慮！”　　“不需要考慮，只要朝鮮能復國，王室願意退位！”李素貞毅然道。

# 第四百五十二章 我們珍惜的

　　深藍的海水一層層的涌浪滾動，緩緩起伏。陽光一照，滿眼都是光芒閃動。一處處小島點綴在巨大游輪和兩條鐵甲軍艦的航道上面，每座小島都是叢林蔥綠，沙灘潔白。　　長風號甲板上，一群從海琛、海籌兩艘巡洋艦上過來的水兵站成一個整齊的方隊。　　周圍一群長風號環球旅遊的豪客好奇的指指點點，這些有錢人當中，有華人也有洋人。汪精衛夫婦和小東洋內田良平，還有李素貞和金圭植都在看着這裏。　　此次護僑艦隊總司令湯鄉茗正在訓話：“……李大帥體諒大傢伙的辛苦，我希望你們珍惜這次輪休的機會。你們是革命軍英雄部隊鄂軍的一員，英雄部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你們是天天唱，英雄部隊的紀律你們是知道的，所以我希望你們千萬不要挑戰英雄部隊鐵的紀律！”他最後暴吼一聲：“聽到沒有！”　　“聽到了！”　　齊聲的呼嘯如海風一樣捲起。　　“現在由李大帥給大家講話。”　　戰士們立刻給予他們的李大帥熱烈的掌聲，湯鄉茗向李想做了一個請的手勢。　　“泗水的局勢，你們也都知道。”李想談到這裏，動情地說：“我們珍惜每一位同胞的生命。”　　“誓死護僑！”　　戰士們的呼嘯忽然變得沉重。　　這讓看熱鬧的人群一陣騷動，小東洋內田良平的臉色最是難看！　　凡是堅強善戰的軍團，都無不以民族意識凝聚為精神根本。紀律，操練，裝備，都是相對而言可以較容易解決的問題。　　毫無疑問，經過辛亥戰場血火的涅��，李瘋子的鄂軍已經擁有真正主體民族的凝聚精神！中華民族之魂已覺醒！這簡直就是大日本帝國的末日！必須扼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李瘋子死在南洋！是該向李瘋子妥協的時候，適當的挑起這個戰爭狂人的瘋狂，在南洋掀起一場腥風血雨！帝國只要在關鍵時刻袖手旁觀，李瘋子就死定了！　　“也許會發生戰爭，也許我們都無法再回去，但我們絕不能放棄我們的同胞！”李想眼神如電，忽然一笑：“你們盡情的玩樂吧，到了泗水，隨時都要做好戰鬥犧牲的準備！”　　“是！”　　水兵們齊聲呼應，轟傳海天，風雲變色。　　“解散！”　　“鄂軍治軍嚴整，果然名不虛傳。”汪精衛夫婦走到李想面前，全是溢美之辭：“虎狼之師！”　　李想望着滄海碧波，目光悠遠，只是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兒。國際上把近岸防禦型海軍稱為“黃水”海軍，把近海游弋的海軍稱為“綠水”海軍，而把具有遠洋作戰能力的海軍稱為“藍水”海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近海走向遠海，中國海軍的深藍之路，還很遙遠！　　汪精衛夫婦和湯鄉茗隨着李想的腳步，氣氛有點沉悶。　　湯鄉茗為了活躍氣氛，說起航行中一些趣聞：“兩艘巡洋艦沒有空調，艦艇艙室溫度高達50°C，過了北回歸線后，巡洋艦上的甲板溫度烤得人喘不過氣來，連堅硬的牛筋鞋底都被烤軟了。昨天中午有水兵特意在甲板上打了個雞蛋做試驗，三翻兩翻，雞蛋就被烤熟了……”　　這個趣聞沒有任何的笑點，這也是李想做出讓水兵上長河號歡興的決定。　　湯鄉茗繼續道：“官兵就是在這樣的高溫環境下作業，一干就是八九個鐘頭。等他們從甲板上下到休息艙，身上全是水泡，衣服滿是白色的汗漬。我問他們，知道什麼是藍水？辛苦嗎？後悔嗎？一名第一次出海的水兵卻回答說：什麼叫‘藍水’，只有當我隨艦遠航后，才真的知道。那是一片望不盡的藍，那是一片充滿希望也充滿挑戰的顏色，那是一片不奮鬥、不拼搏，就不可能征服，也不可能領略的世界……”　　汪精衛夫婦也是一陣動容。　　李想突然問道：“兆銘兄，你久在南洋活動，又是廣東人。對南洋的華人，你怎麼看？”　　汪精衛慢慢轉過臉來，打量了若有所思的李想一眼，慢慢道：“華人，到哪裡都是華人。這血里的東西，大多數人改不掉的……每次在南洋宣揚革命，當地同胞招待那是熱情沒有話兒說的……他們都盼着革命成功，祖國更大更強，多少華人，散盡萬貫家財為革命……南洋各地廣大華僑站在孫中山先生一邊，中山先生派同盟會幹部分赴海防、西貢、新加坡、暹羅、檳榔嶼、吉隆坡、緬甸等地籌集起義經費，當地華僑熱烈響應，慷慨解囊，踴躍捐輸，還想方設法購買糧械運往起義前線……張永福、陳楚楠、彭澤民、鄭螺生、朱赤霓、陳武烈、陳嘉庚、李竹痴、官文森等都是活躍於南洋華僑社會的同盟會會員……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許多人還拋頭顱、灑熱血，為革命赴湯蹈火，為國捐軀……”　　李想搖搖頭，又搖搖頭，輕輕自語：“我想問的是，海外各地洪門團體曾為革命儘力者，有檀香山、墨西哥、澳洲等處之致公堂，同盟會歷年活動以南洋為中心，為什麼就得不到南洋洪門的助力呢？”　　聽着他的自語，汪精衛夫婦臉色一動。　　汪精衛沉默了一下，抬眼向遠處望去，也不知道在看些什麼，嘴裏的話語卻是冷冷的：“南洋確有致公堂，但與革命黨向無關係。南洋英、荷兩屬及越南、暹羅、緬甸等處之義興會團體，星羅棋布，會員較南北美尤盛，惟以地方政府取締過嚴，遂致全失本來面目，同盟會歷年運動，向以南洋為大本營，獨不能得義興會之助，故謂南洋洪門團體與革命無關，亦無不可。”　　“為什麼？”李想低聲道，“他們是傾向康、梁的保皇黨嗎？我們就沒有什麼辦法打動他們嗎？”　　汪精衛瞄了自己的老婆一眼，說道：“南洋義興會全是由南洋的那些華人中的大富商控制。南洋華人之富，也是我親眼所見。那些人是真正的富可敵國。人富了，心思就多了一些，也硬一些，總想着保家保命。同盟會來籌款多少次，這些真正的大富商那裡就沒有籌到什麼多的。這些大富商從小受的是西式教育，和同根同源的華人反而不夠親近，他們努力親近殖民地的洋大人，鳥語說得比華語順溜……李帥，他們在南洋確實能量很大，但是，這次交涉……你還是不要對他們抱什麼希望才是！”　　“他們做什麼生意，可以富可敵國？”李想實在想不通，南洋華人都是做一些沒有技術含量的傳統生意，能拼得過洋人？　　汪精衛猶豫了一下，還是沒說。　　李想忽然迸出一個詞：“販毒？”　　“這隻是一個方面，南洋華僑有一句諺語：富人賺錢，窮人納稅。華人勞苦大眾，多染不良嗜好，特別是煙酒賭。”沈壁君替自己老公說了，“但是義興會還掌握一條巨大的生財之道，就是販豬仔！”　　“這隻能通過提高華人文化教育才能從根源改變。不過……”李想失笑道：“……販豬仔能發財，那南洋華人個個都可以富可敵國！”　　李想笑着笑着，發現氣氛不對，除了他，沒有一個人笑得出聲。　　“怎麼了？”　　“‘豬仔’又名新客、青單客、契約勞工或苦力。”汪精衛苦澀的笑容說出華人又一段血淚史，“早在清初，在廣東省捕販‘豬仔’的事就已經萌芽，干這勾當的，首推荷屬東印度的第一任巴城總督昆彼得。他主張掠華人為奴，並劫掠中國南去的船隻五艘，強迫船上的二千名乘客留居巴城。不過，這種早期的掠奪活動大多是秘密進行的，而且發生的次數少，規模也不大。”　　李想不知道該說什麼，滿嘴的苦澀。　　“真正大規模的‘豬仔貿易’始於1814年12月《根特條約》簽訂之後，因為根據該條約，英美兩國被迫放棄了殘酷的非洲黑奴貿易。對於正處在殖民主義高峰期的白人殖民者來說，《根特條約》無疑是自釀的苦果，從此，他們必須另覓勞動力來源，於是，他們很快便把目光轉向了神秘東方的千百萬中國人。而此時，中國國內人口迅速增長，人均耕地大幅度下降，加上連年天災人禍，廣大农民衣食無着，紛紛出洋，另謀生計。在此種情況下，成千上萬的華工在未經官方同意的情況下便被悄悄運至海外。”　　“經過鴉片戰爭，簽訂的《中英北京條約》，英國政府獲得了在華拓募勞工的權力，但在中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看來，中國移民仍屬非法。英國政府也不想明目張膽地從事‘豬仔貿易’，以致敗壞了自己的名聲，這種狀況為19世紀在海峽殖民地逐漸興起的華人秘密會黨義興會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賺錢機會。因為隨着海峽殖民地對勞工需求量的增加和“豬仔貿易”的擴大，必須有常設機構來承擔招收大批華工。在這種情況下，‘豬仔館’便應運而生。”　　“新加坡就是‘豬仔貿易’的最大中心，因此也成為‘豬仔館’的基地。截止到光緒三十二年，新加坡計開有‘豬仔館’十三家，其中舊館六家，新館七家這些‘豬仔館’，多數被義興會所把持。新馬華人秘密會黨把持‘豬仔貿易’這一行為，除了其本身具有強大勢力之外，關鍵還在於‘豬仔貿易’能為義興會帶來巨額利潤。‘豬仔貿易’是一本萬利的行當。”　　“什麼豬仔！這是販奴！”李想肺都快氣炸了。這些人不就是新加坡的李氏一個德性？　　“吉隆坡大名鼎鼎的恭弘=叶 恭弘德來，本人出身‘豬仔’，當過‘豬仔頭’，是當地義興會的首領，在他的礦場、木薯園和一個大磚廠中，至少有四千名‘豬仔’為他服務。在柔佛，港主陳開順原是新加坡義興會的中堅分子。1851年，陳開順到柔佛開港后便組織了新山義興會，他利用關係，使義興會成為當地唯一的合法會黨，控制着包括‘豬仔貿易’在內的諸多事務。柔佛的另一港主林亞相繼陳開順后成為義興會的首領，他擁有新長興港、新和興港、新德興港及新和林港的全部甘密園，雇傭大批的豬仔華工為其開港和種植甘密……”　　“夠了！”李想的臉色陰沉可怕：“華人不團結，才這麼讓人欺負！……還有荷蘭當局，對華人一直萬般欺壓呢。可惡！我倒是要瞧瞧，他們這次想怎麼著？難道再來一次紅河溪？”　　所有人一怔，想起泗水華人記憶中血流成河的慘案，那是南洋華人最慘痛的記憶！　　“紅河溪……”　　李想看着汪精衛，眼神兒誠懇：“兆銘兄，兄弟這次交涉，事關南洋華人切身利益，值此緊張關頭……咱們誰也不知道緊張到了什麼樣的地步兒，咱們卻只有兩條巡洋艦，說說兵船交涉，可這兩條老舊的兵船又要多少威懾力？你在南洋聲望卓著，所以兄弟在這裏拜求，只有把南洋華人全部組織起來，掀起一場聲勢浩大，席捲南洋的潮流，才能震懾住南洋的殖民當局！”

# 第四百五十三章 血淚

　　長風號巨輪捲起了雪白的浪花，緩緩的駛進泗水丹戎佩拉克港。在長風號身後兩條飄揚這五星紅旗的巡洋艦船上都站滿了水兵，無數水兵的大嗓門匯聚在“義勇軍進行曲”上。這首歌中覺醒的民族之魂，激蕩着南洋的海與天。　　李想和湯鄉茗、汪精衛，都站在長風號艦橋裏面，舉着望遠鏡看着眼前的這一切。　　泗水港就展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也情不自禁的跟着唱起“義勇軍進行曲”。　　水藍沙白，鄭和下西洋留下的鄭和清真寺，巨大的洋蔥型寶頂反射着耀眼的金光，宏偉壯麗，默默的佇立在幾百年的時光。　　泗水周圍一眼望不到頭，橡膠園，種植園，香料園密密麻麻，到處都是。南洋的水稻一季三熟甚至四熟，在此刻北國還是冰封雪飄的天氣，這裏的稻田卻是翻湧着金黃色的稻浪。　　港口苦力水手各色人等往來。熙熙攘攘，熱鬧非凡。各種各樣的聲音混雜在一塊兒，遠遠的飄了過來。似乎一切都還正常，就像泗水慘案沒有發生似的。　　港口當中，兩條比起海琛、海籌兩艦還要陳舊些兒的荷蘭鐵甲巡洋艦正在變換錨地。穿着殖民地熱帶水兵服的荷蘭海軍水手趴在欄杆上面，都看着海琛、海籌特意沒有罩上炮衣的二百一十毫米克虜伯大炮。這兩條荷蘭的鐵甲巡洋艦，看來這些日子是要在這裏陪伴着海琛和海籌組成的編隊了。　　“看見沒有？”汪精衛在李想旁邊指着碼頭道：“好傢伙，洋大人還真看得起我們！”　　碼頭上地洋兵非常多，李想站在船上默默掐着洋兵的人數。足有大概兩百名左右的洋兵，這些洋兵的裝備都很精良。　　身材魁梧地洋兵和黃皮膚的領事館官僚以及中華會館董事們站在一起，非常顯眼。　　李想冷笑道：“他們擺出這樣的架勢，就證明他們心裏膽怯了。兆銘兄，咱們走！”　　嗚嗚聲的汽笛長鳴聲中，伴隨的是嘩愣愣的下錨，還有喊着號子拋纜的聲音。　　金髮碧眼的荷蘭殖民地官員，還有洋兵們臉色一個個都不見得很好。這個時期，兩艘鐵甲巡洋艦來護僑，怎麼說著都是讓殖民地當局堵心的事兒。　　碼頭上的幾個華人激動得流下眼淚，看到他們感覺好親切！真不敢相信新成立的民國這麼快就可派來護僑的兵船……很多年了，他們都以為自己已經不會流淚了，可是……我們的祖國啊，我們的軍隊啊。　　環球旅行，繼沉沒在大西洋的泰坦尼克號後世界第一巨輪，第一艘使用燃油的遠洋巨輪，長風號上，一隊彪悍的士兵簇擁着一個戎裝整齊的年輕將軍沿着跳板走下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年輕將軍的身上。此刻的他，鋒芒畢露！　　洋人們的臉色也一個比一個難看，隨他下船的衛隊，竟然足足有幾百號人！而且這些人都是防德式軍服，步履矯捷，從長風號上面源源而下，竟然是一個小型軍隊的樣子！　　這是李想的金鷹衛三百猛士，彪悍的不能再彪悍！　　隊伍沉默的涌了下船，李想笑吟吟的在面前立定。瞧也不瞧那些洋人。直衝着幾個淚流滿面的華人同胞而去，笑吟吟的遠遠就拱手施禮。　　領事館和中華會館的一行人忙不迭的疾行過來，癟着手兒就是打了一個千，站起來又拱手：“大帥一路來辛苦了！”　　李想溫和一笑，道：“起來，都起來。民國了，你們還給我來這套虛禮？”　　臉色異常難看的荷蘭人，看着李想的隊伍，一幫虎狼之師，在碼頭上自然排得刀一樣的筆直整齊。他們嘀咕一串鳥語，領事館的通事小聲兒翻譯：“總督大人說了，這麼大的隨員隊伍，而且都是軍人身份，不合規矩，大帥只允許帶六個人進入泗水……”　　這時候，李想笑笑，顯得隨和已極道：“內田良平先生，你說這護僑，到底合不合規矩？”　　這時候他們才發現，李想身後還有一個日本人。　　內田良平板着一張臉，聽着李想招呼，忙答應了一聲道：“對中國護僑之舉，完全附和《萬國公約》，我大日本帝國表示支持！”　　通事原原本本的照譯了過去，殖民地官員僵在那兒，一雙戴着白手套的手微微抖。良久，他板着的臉終擠出來一絲和哭差不多的笑容，緩緩的敬了一個禮，伸出右手：“將軍閣下，歡迎您來到泗水。總督大人已經在官邸設宴，希望能和您傾談一下。也希望您能喜歡這座城市。”　　李想笑着和他握手：“好，兄弟這就赴總督大人的宴會去！”　　這時，一艘幾乎和長風號同時停靠碼頭的商船，上面堆積着無數貨物正在裝卸，還有上約百人地黃皮膚的華人走下商船，這些華人蓬頭垢面，衣衫鶉結，露着鞭痕地皮膚暴露在熱帶海風中，赤着雙腳從跳板上岸。有幾個頭髮花白的腿一軟就倒在了碼頭上，打手中的鞭子立刻響起了與皮肉接觸的清脆聲。　　“快看！”汪精衛拉着李想的袖子，“那就是販‘豬仔’的船！”　　“就是他們？奴隸販子？”李想停下腳步，看向那邊，目光凝聚着越來越危險的信號。　　李想一眼看到，那些充當打手的不用說，就是當地的華人黑社會：義興會。這些人，真下的了狠手！　　汪精衛說道：“義興會一般是採取非法拘禁和誘騙，集中把這些抓來的勞工像關豬仔一樣關在大鐵籠子里，集體餵食，喚他們吃飯時就像喚豬吃食一樣發出‘����’的叫聲，餓極了的豬仔們爭相吃食，其狀慘不忍睹。等湊夠了人數，這些豬仔就被辮子拴上辮子，集體趕上去往南洋的船，他們所住的統艙也被稱為豬仔艙。在長達半個多月的海上行程中，豬仔們在豬仔艙里受盡了非人的待遇，惡劣的空氣，豬食一樣的飯食，短缺的淡水，讓很多勞工難以堅持到南洋，就已經葬身魚腹，所以豬仔艙又被稱為海上遊動的活棺材。”　　跌跌撞撞的華人們拴在一輛馬車後面，腳上的鐵鐐在地上帶出一聲嚓拉嚓拉的響動聲，滿是凍瘡的赤腳上流出的膿水浸染着碼頭上。　　李想只覺得自己的血管快要爆炸了，渾身的血液都在此刻燃燒起來，就像有什麼東西要從胸口噴薄而出。　　一位有點跛腳地華人上碼頭時踉蹌了一下，被前面的繩索一拽，沒有站穩，“撲通”倒在了地上，前面的大車絲毫沒有停頓，繼續拖拽着他往前，堅硬粗糙的碼頭洋灰混凝土地面上讓他瘦弱地肚皮在地面上咯出了一條長長的血痕。　　幾個披頭散發的華人想伸手拉他，但被大車拽動着，只能徒勞地呼喊着，這些華人的長发上滿是凌亂的枯草屑，滿是泥垢的面容上有客家人特有面容。　　實在看不過的一個戰士伸出手來，想拉起這個倒在地上的同胞，一道鞭子靈活地搶在他前面抽在這個同胞的身上，破碎的麻布皮下是一道深深卷開的豁口，熱騰騰的鮮血濺了幾點在這個戰士的唇角上，鹹鹹的。　　“該死的傢伙！要死不死的，你現在死了，一路上的糧食都浪費了，怎麼不早點去死！”一位一隻眼睛上矇著眼罩，像個海盜的大塊頭冷冷地收回了鞭子。　　“停車！停車！”　　這些被栓成豬仔的華人們都在拚命地拽着扣着手腕的繩索，在狗腿子們的怒吼聲中，幾乎是硬挨着劈頭蓋臉的呼嘯皮鞭，硬是將這輛馬車拉住了。四匹駕轅的健馬刨動着蹄子，在車夫的吆喝下，怎麼也前進不了。　　最靠近馬車的幾個年輕人，咬着牙，手腕上的繩索上一道溜開的暗紅，無論狗腿子們的鞭子多麼的兇狠，就是不撒手。　　李想正準備出手制止，一聲清脆悅耳的聲音在他耳畔響起。　　“住手！”　　管家小妹已經帶着一票子彈上膛，刺刀上架的金鷹衛欄在這些還準備揮鞭的狗腿子們面前。　　“你們還是不是中國人！”梅迪怒斥着這些傭兵：“這樣狠心的對待自己的同胞，你們的良心被狗吃了？”　　金鷹衛不善的目光，寒光閃閃的槍口和刺刀，落在這些狗腿子們的身上，讓他們很不自在。　　“這位小姐！”一位看起來義興會頭領的傢伙趕緊從前面的隊伍中趕了過來。“這些都是簽下契約的華工，簽的是死契，而且都是自願的，我就是把他們打死，也沒什麼！”　　管家小妹憤憤地拉起了那個同胞，掏出一枚銀洋塞到了他的手裡，咬了咬嘴唇。拍了拍這個同胞的手，嘆息了一聲，走開了。　　“謝謝大人……”這個同胞眼眶濕潤了，顳顬着嘴唇，顫巍巍地準備跪下，被一個狗腿子一腳踹翻了。　　“該死的老東西！”　　這位傢伙手腳麻利地把這個腿不靈便的華人同胞當場按倒在地，貪婪地從他手中剝去了那枚銀洋。抽出鋒利地匕首一下扎進他的腹部，鮮血噴涌開來。　　這個同胞地慘叫震顫着大地。　　“把生病的，不能走的全宰光了，我們有這麼多地豬仔呢，我的種植園不需要不能幹活的病夫！”　　那個義興會首領挑釁似的給手下地狗腿子們分派着命令。

# 第四百五十四章 中國人不做奴隸

　　“都給我住手！”管家小妹一聲清麗尖叫，兩眼登時紅了，一路飛奔地跑上前去，有個大個子上來想攔住她，被大步流星追過來的李想一腳飛毛腿掄飛了。　　“將軍！他們是契約華工，他們的契約是賣身契……啊……”那個義興會的蛇頭也上來攔住李想和梅迪。話只說了半截，就被李想摟着腦袋，一個封眼錘，一聲慘叫，捂着鮮血直流的鼻子倒在地上。　　幾乎是同時，幾個金鷹衛惡虎一樣撲了上去，那幾個正聽從老闆召喚的義興會打手從“豬仔”中拽着體弱病殘者，眼前一花，全被槍托砸倒在地，有一個鼻子被砸塌了，鼻樑碎骨可能撞進了大腦，嘴裏在吐白沫。　　最暴力的金鷹衛頭子宋缺一隻腳踩住了一個傢伙的腦袋，抽出了鋒刃尖寒光如幽魂的軍刺，狂野地呼號道：“誰敢再殺掉一个中國人給我看看？你們居然敢在一群中國革命軍軍人面前殺戮他們的同胞？”　　“我們也是中國人啊……”義興會的蛇頭痛苦的哀嚎道。　　“你們也配叫中國人！”李想一臉的厭惡，慢條斯理的掏出一根雪茄點上，雪茄火星蓬蓬地濺飛着。他指着地上的幾个中國人中的人渣敗類說道，“給我把他們的手全剁了！”　　這些中國軍人太他媽囂張了，洋兵們當然不幹了，這裡是他們的地盤他們做主，他們立刻都抽出了武器對準了對面的中國軍人。　　傲氣十足的金鷹衛毫不示弱，立刻和這些洋兵槍口頂着胸口，準備廝殺火併。　　長風號甲板上那些被邀請見證長風號環球之旅的記者們，拚命按着手上照相機的快門，抓拍碼頭上一觸即發的火爆場面。　　那位荷蘭殖民地官員臉色鐵青，海外華工在荷屬殖民地受虐情形如果被那些記者曝光，荷蘭將會成為世界輿論眾矢之的，這是比泗水慘案還令人頭疼的問題。可是這些中國軍人的做派也太囂張了，他們是在挑戰奧蘭冶旗幟的威嚴。　　攥緊一雙拳頭的小東洋內田良平也緊張的要死，興奮的要死，想不到製造衝突，讓衝突升級的機會這麼快就出現了，不愧是走到那裡，那裡就風雲色變的李瘋子。　　“住手！”汪精衛大聲喝道。“都給我把槍放下！”　　金鷹衛只會聽從一個人的命令，那就是他們的李大帥！　　李大帥正在咧嘴獰笑。　　汪精衛擰着眉毛看了一眼地上的血跡和捂着腹部輾轉反側的華人同胞，他手臂上那個代表豬仔運輸目的地的烙印已經被腹部噴出的鮮血染紅。　　“原來是汪精衛先生……”這個豬仔團的豬頭一眼認出了這個同盟會在南洋家喻戶曉的明星人物，笑嘻嘻地湊了過來，剛想開口套個近乎，汪精衛就冷冷地打斷了他的話。　　“你們是一群人渣！趕快給我離開這裏！立刻！倘若我還聽說你們有虐待華工的事情，我汪精衛今天對天發誓，一定不會放過你們！”汪精衛英俊的面孔上蘊涵着說不出的憤怒。　　“誰都別想走！”李想憤怒得一聲咆哮。　　“李大帥，讓這些人渣走！”汪精衛的臉上有刻意壓抑的怒火，“不要忘了你的使命，他們是受荷蘭殖民當局法律保護的合法商業行為，你現在動手，有理也變成沒理！接下來的交涉會被你搞砸的！”　　義興會顯然不想招惹這個李瘋子，在胖子華商充滿忿忿和陰險的眼神指揮下，立刻從地下拖起了幾個被打的面目全非的傷兵，慌慌張張上路了。　　“給我站住！”李想厲聲喝道。　　金鷹衛一半的槍口調轉，義興會的人又老老實實的站住了。　　“讓他們走！”汪精衛大吼道：“李大瘋子！這裡是荷屬殖民地！他們買賣的豬仔全是合法的！他們有所有的手續！你知道我想說什麼了沒有？這裏不是你的地盤，這裡是人家的地盤，我們惹不起他們！”　　“兆銘兄，你忘了我們是來做什麼的了嗎？”李想用一種看不起人的目光看着他。　　“我沒有忘記！”汪精衛說道：“我們為華人在南洋爭取平等、民主、自由而來，但是你的魯莽，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糕。”　　李想點了點頭，胸口劇烈起伏着，他的表情一片平靜。盛怒到了極點之後，往往就是可怕的平靜。　　碼頭上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李想的身上，等待着他的決定。　　碼頭外水域游弋的兩艘掛着五星紅旗的巡洋艦火力全開，全神戒備荷蘭的兩艘更加老掉牙的巡洋艦。海琛號艦橋上，湯鄉茗拿着望遠鏡，使勁盯着碼頭。　　洋兵們緊緊握着的槍把都攥出了水，對面的中國兵可不是手無寸鐵的土著和恭順的中國僑民。金鷹衛從屍山血海殺出來的煞氣，無不表露出他們是一直百戰精鍊之軍，給洋兵的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壓力。關鍵海上還有兩艘中國的巡洋艦，比荷蘭的兩艘老掉牙巡洋艦要先進的多。　　內田良平默默吶喊：快點打呀！　　李想把雪茄摔在地上，回頭罵了一句宋缺：“你他媽還在發什麼楞啊？”　　“干……干什麼？”宋缺被罵的直翻白眼。　　“去干他們啊！媽的，這口氣誰咽的下？”李想說。　　洋兵們雖然沒聽懂，但好像也明白了，紛紛呼喝，將步槍抬高，又是一陣劍拔弩張。金鷹衛死死對着他們，寸步不讓。　　碼頭的閑雜人等，悄沒聲的漸漸拔腳溜掉，碼頭只有這些拿槍的人對峙。　　海水依然澄澈，陽光依然晴朗。但是空氣當中的火藥味，卻是那樣濃厚。似乎稍有一點響動，就是一場混戰！　　內田良平興奮的要暈菜了，他愛死李瘋子了。　　“不要衝動！”　　汪精衛張開雙臂攔到了兩軍面前。　　“別擋着我的路，兆銘兄。”李想平靜的說道，“刀槍不張眼。”　　“醫生！”陳壁君緊張地大喊道。“這裏！”　　腹部桶一刀的同胞在痛苦的捂着腹部，躺倒在地上呻吟着。　　幾個從長風號下來的船醫聽到陳璧君叫喚，趕緊顛顛地小跑了過來，給這個可憐人治療傷勢。　　每個“豬仔”的眼光中都有晶瑩在滾動。　　“我再說一遍！”李想的話中帶着顫音。“彈開！”　　“胡鬧！”汪精衛指着李想的鼻尖毫不退讓，“李大帥，如果你要在這裏動武，後果很難收場。”　　“我知道難以收場，所以我根本沒打算收場。”李想笑了。“今天這些華工，我必須救下。那些人渣的手，我必須留下。誰都別想阻止我。”　　“聽我說，李大帥。”汪精衛急了：“華工待遇問題是可以通過交涉解決，不必要動武的。當年秘魯華工問題，李鴻章參与的談判有經驗可借鑒。”　　“你說的道理我都明白。但我現在不想聽。”李想說：“我只知道這些都是中國人，都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同胞！我不能看着他們受盡摧殘，哪怕一天！明白嗎？”　　“他們是契約華工。”汪精衛急忙解釋道。“華工籤押合約，以為憑證。該約系書訂明每年鞭撻之數……一如往者黑奴之待遇，每日操作一四時……”　　“什麼？！”李想血脈在沸騰。　　中國勞工遭受的凌辱和折磨，即使是外國人，也認為“苦力貿易原來同奴隸貿易是一模一樣的”，恩格斯還稱其為“隱蔽的苦力奴隸制”。　　“日未出而起，過夜半而眠，所食粗粟大蕉，所穿短褐不完。稍有違命，輕則拳打足踢，重則收禁施刑。或私逃隱匿，則置之死地。這就是華工！”陳璧君看着被抬上長風號的同胞，用袖子擦了擦眼角，語氣哽咽。　　“我就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誘騙、拐賣甚至是綁架到異國他鄉，從事着最為繁重的體力勞動卻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們被視為‘天朝棄民’，無法得到來自於祖國的保護；任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中掙扎着、無助地死去或無望地活着，過慘絕人寰的人間煉獄般的生活？”李想一個勁地冷笑。　　“契約勞工，是受荷屬殖民地保護的制度。華工賣身還債，自願成為豬仔。”汪精衛語氣有點澀。　　“我現在就要廢除契約華工制！”李想狂吼道，“你們還愣着干什麼，護僑！”　　“是！”　　金鷹衛的三百猛士熱血沸騰了，男兒的勇猛和熱血激得他們渾身血脈賁張。　　“難道你還沒聽明白我跟你講的是什麼嗎？李大帥！你和你的部下是暴徒嗎？理智一點好不好！”汪精衛撕下溫文爾雅，狂吼道。　　“兆銘兄，”李想道：“我承認你說得很有道理……”　　“你相通了就好。”汪精衛凄然一笑。　　“我相通了。我如果現在不救出這些同胞，這一輩子我都不會原諒自己的！”李想從鼻子冒出了一聲嗤笑。“中國人不做奴隸！”　　“大帥！”管家小妹抹着眼角的淚珠。　　“大帥！”每一个中國人熱血都在沸騰。　　“規則是靠強權來制定的！那麼我就用槍杆子將這種極不平等的契約華工制廢除！”李想粗暴地推開了汪精衛。　　“中國人不做奴隸！！”四周響起了如雷地怒吼。　　“那大家還在等什麼？”李想手指向前一指：“把這些人渣的手給我廢了！”　　在中國軍隊囂張的歡呼聲中，洋兵們竟然可恥的選擇了沉默。　　“大帥！”宋缺比劃着軍刺，蹲下身子問道：“手腕是斬斷呢，還是挑掉筋？”　　“踏斷吧，我怕用刀子會導致他們失血過多死亡。”李想說道。“我們不殺人，這裏畢竟是荷蘭人的地盤。”　　聽得懂華語的洋兵們眼皮一陣跳動，全都驚呆了。他們覺得李想這麼做的，簡直比弔死這些人渣更加讓他們心驚肉跳。　　宋缺毫不猶豫的一腳下去，一聲骨頭的炸裂，響起撕心裂肺的慘叫。　　即使在戰場上歷練過的管家小妹也不敢再看了，掩着臉躲到了李想的身後。　　“先生，你同意不同意我的做法？”李想看着對面傻了眼的洋大人問道。　　這些洋大人被李想的殘暴兇狠嚇住了，徹底放棄與這些中國軍隊衝突的念頭。　　小東洋內田良平及其失望的搖頭嘆息，想不到是這樣牛高馬大的洋鬼子首先疲軟了。

# 第四百五十五章 中國可以說不

　　“我的同胞們，你們自由了！”李想大手一揮。　　金鷹衛一擁而上，割斷他們腦後綁在一起的辮子。　　他們非常的緊張。他們的身份自從燙上豬仔烙印被送上來殖民地的船上地那一天起，命運就是註定的了。命運陡然之間轉了個彎，讓他們幸福的有點不知所措了。　　在被當成豬仔的這些日子，所有的驚恐、艱辛與牽挂，在這一瞬間都化作激動地淚水暢快湧出。　　就連李想的眼眶也濕潤了，宋缺站在一旁嚎啕大哭，有時候喜歡到了極致就是悲傷，同胞在海外的悲慘遭遇可以感染任何血性未泯的中國人。　　“大人！”　　這些被解救的同胞們泣不成聲地向李想拜倒。　　“都起來！”李想趕緊去攙扶，可是這麼多人他一雙手又能扶起幾個？他大聲道：“我同盟會，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我們時刻銘記着這八個字。這裏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幫助我們自己的同胞。”　　他們激動得眼淚橫流。　　李想拍拍汪精衛的肩膀：“中國可以說不！只看你有沒有說不的勇氣！”　　“可以走了嗎？”荷蘭官員板着鐵青的大臉上前說道。　　“OK。”李想朝洋大人打出一個特洋氣的手勢，又對中華會館的當事人說道：“我這次來交涉泗水慘案，就是來維護華僑權益……”　　“我們知道怎麼做。”中華會館的人搶着道。　　“洋大人，請帶路。”李想微笑道，又回頭道，“來兩個……‘豬仔’，我有問題要問。”　　泗水街道，有着殖民地港口城市特有的那種擁擠喧囂和活力。　　到處都是濟濟涌涌的各種膚色的人物，穿着白色夏季制服的各國水手，都歪戴着帽子，在街頭上面橫衝直撞。白人或混血的警察，穿着短褲，打着白色綁腿，也懶洋洋的四下晃蕩。空氣當中飄動的是水果混雜在一起的甜香，還有牛奶的味道。到處都是打着赤膊的當地人。當地男子，腰裡面多半都配着一把巴冷刀，寒光閃閃的。　　周圍街道，滿滿的都是各種店鋪，看看招牌幌子，多是華文荷蘭文并行。但是大多數都已經大門深鎖，華商還在罷市。　　當地的土著青年蝟集在一個個已經關門的店鋪門口，蹲坐在那裡，互相傳遞着手上的煙捲兒，低聲的也不知道在用鳥叫一般的土語談論些什麼。　　一路上，李想問了許多問題。　　“我是被拐子們騙來的！”說話的硬漢地眼眶一紅。　　所謂騙就是拐子們在招工的幌子下，使盡一切伎倆，誘騙華工。他們要麼甜言蜜語，編一些動聽的發財故事，極力渲染海峽殖民地的掙錢機會及生活的安逸與舒適，要麼給騙者以實惠，不論此應募之勞工提出若何條件，輒信口答允。要麼就是將少不更事的青年誘騙進城，介紹他們到賭場、妓館，及至囊空如洗，再用誘惑、逼迫、強制的手段，使他們淪為豬仔。所謂詐就是掮客們在誘騙不成的情況下，為了那三、四元的中介費，不惜將同鄉、熟人以至親戚邀至茶樓酒館，待將其灌醉后，使其在不知不覺中在一些莫須有的欠條上畫押，結果，總是華工不得不賣身還債，成為豬仔。　　掮客們在誘騙、訛詐都不能滿足其需要時，便採用最後一招――掠。拐子們在秘密會黨勢力的保護下，往往幾人伏於偏僻處，待獵取對象通過，則突然上前將其擊倒，裝入布袋，運至“豬仔館”，從此，家人便不知其死活下落。拐子們這種騙、詐、掠獵取行徑被一些史學家稱為拐賣勞工三步曲。　　更有甚者，一些有勢力的秘密會黨成員憑藉會黨的力量，乾脆直接在新加坡、馬來亞獵取“豬仔”。一般而言，那些自付旅費的自由移民在理論上是不應該受掮客們影響的，但實際上，他們中的許多人卻淪落在“豬仔館”里。其原因在於，新馬的秘密會黨成員或受掮客雇傭，要受其委託，誘騙抵達新馬口岸的自由移民。這些惡棍裝扮成嚮導，詭稱為新客們提供幫助，不少自由移民因人地生疏，很快便落入圈套。均屬此例。到19世紀晚期，蘇門答臘北部的日里及北婆羅的開發，“豬仔”的需求量及利潤大增，一些秘密會黨分子則乾脆在新加坡、檳榔嶼誘拐第一期工約已滿的“豬仔”。　　“大人，我們這些華工在南洋活的好辛苦啊！”一個硬漢，竟然聲聲泣血，再也講不下去了。　　李想不忍心再問了。被當“豬仔”賣到海外的華工的苦難，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去問了，如果要講，只怕他們的苦難足夠將這片海域填滿，他自己也不想再去聽。　　李想不想聽，可是汪精衛卻要說：“豬仔貿易是一本萬利的行當，豬仔至販往南洋者，其價略低，其成本約，最初起程預付豬仔安家費或零用費約十元，介紹費引誘費三、四元，由起程至海口岸的行棧，並屯聚期間之飯食約七、八元，輪船運費，船小人多，運費本廉，然販運者牟利計，比尋常運費略貴，約十餘元，抵新加坡又入屯聚之豬仔館，各項計費及飯食約十元，總共需四十餘元，而最後賣與僱主則恆在百元左右。　　其實，此項成本，我的估計已經過高，一般而言，一名豬仔的成本不過十二、三元，而最後售價總在成本價一倍或幾倍以上。蘇門答臘北部的日里及沙撈越的芋田、煙園大量開發，勞動力短缺，一名成本約為30元的‘豬仔’，售往日里便可賣至125元，利潤高達四倍。如此高額的利潤，吸引了眾多的秘密會黨分子，據說在澳門，共有800名豬仔販子在開業。這些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海峽殖民地的華人會黨成員，他們既與新加坡的‘豬仔館’有聯繫，又佔盡了會說廣東方言的優勢，在‘豬仔貿易’方面為其它人所不及。”　　“你們誰知道義興會在‘豬仔貿易’中的作用？”李想問道。“或者說，你們誰和義興會有關係。”　　“‘豬仔貿易’所需要的強大控制力使新馬華人那些人渣：義興會，有把持這一買賣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而‘豬仔貿易’帶來的高額利潤也使秘密會黨不會放過每一個可以掙錢的機會，從‘豬仔’的供應、運輸到銷售，每一過程都由秘密會黨控制着。”　　新馬中華會館聯合會總會長，陳璧君父親陳耕基目光就象是燃燒着的熔岩，死死的盯住了泗水領事館的官員們。不知道為什麼，幾位官員被他的目光掃過，居然情不自禁地避開了。　　“義興會就是供應‘豬仔’的掮客和‘拐子’。在大陸條約口岸開設洋行或代理行的英國人在接到需要勞工的消息后便着手讓盤踞在口岸附近的掮客和拐子們以最快的速度獵取到足夠的勞工。由於拐賣人口的非法性及廣大群眾對人販子的痛恨，掮客和拐子往往都是具有黑勢力背景的人，甚至有的人為了能從事掮客的工作而千方百計地加入會黨組織。掮客與拐子獲取‘豬仔’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主要就是兆銘說的騙、詐、掠。”　　“豬仔運輸船被稱為‘浮動地獄’，因為船主和帳房為了能多賺錢，根本不考慮華工的死活。雖然英國議會於1853年9月9日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自香港裝運亞洲乘客出口的船隻必須保證每名乘客12平方英尺的船位，但極少有船照章執行，常常是船本可容三百人，而載以六百。”　　“你們是怎麼從浮動地域活着過來的？”李想長長地嘆息了一聲。他在長風號上住的是總統套房。　　“如果說，義興會是新、馬經營和把持‘豬仔貿易’的主力軍，那麼，英國殖民主義者則是‘豬仔貿易’的幕後操縱者和促使‘豬仔貿易’制度產生和發展的元兇。他們表面上沒有直接經營‘豬仔館’，只是因為這樣的分工更有利於他們的偽善，而實際上，英國殖民主義者不僅操縱和庇護那些從事‘豬仔貿易’的華人秘密會黨義興會，而且通過外交手段，干涉中國內政，盡量給‘豬仔販’製造掠取華工的有利條件。”汪精衛顫抖着聲音說道。　　“馬來半島的檳榔嶼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地之後，該處的總督即連年通過公司駐廣州的代表招雇中國工匠和農夫，用公司的船隻送往檳榔嶼……”　　海外華人們災難深重的臉上，早已經沒有了太大的情緒波動。　　“大人，義興會都是擁有武裝的，極有破壞性，他們從事‘豬仔貿易’，動輒用鐵棒對待‘豬仔們’。殖民地政府警吏知道華工被他們壓迫的事情，但亦不加干涉，有意縱容。我知道，在檳榔嶼的許多甘庶園中，唯一的醫院是僱主私人住宅的馬廄院中一個小棚屋，據說‘豬仔’常在那裡被餓死。可是那地方離警察署還不到五十碼。”　　“我記得英國殖民部頒布了《華人移民法令》。”李想記起他在來的路上看的一些資料。　　自1874年英國借口調停拿律戰爭而發動對馬來半島的侵略，把各個馬來土邦變為殖民地以後，海峽殖民地中英國資產階級的投資急劇增長。西方資本的大量湧入，亟需輸入大量的華工，此時，再單純地依靠秘密會党進行拐騙、綁架、擄掠已遠遠滿足不了需要，而就在這時，“豬仔貿易”的黑暗內幕和醜惡罪行受到世界輿論的無情揭露和激烈抨擊，英國殖民當局感到必須有一個專門機構來給擄掠華工、販賣“豬仔”以合法外衣，使輸入華工更加公開、更加大規模地進行，並能有效地對新移入的華工進行控制和管理。同時，海峽殖民地資產階級對秘密會黨控制“豬仔貿易”，使輸入華工的成本增加也感到不滿，他們希望殖民當局能直接管理華工的輸入，減少秘密會黨插手，從而降低輸進勞工的費用，分享華工更多的剩餘價值。在這種情況下，1877年，海峽殖民地政府頒布了《華人移民法令》，並根據法令規定於同年。　　6月1日成立了華民護衛司署，以管理華人移民和取消秘密會黨，並規定新客必須至華民護衛司署當官問話，自願傭工者才簽字立約。　　汪精衛的岳父陳耕基冷笑道：“華人護衛司署成立之初，殖民政府仍然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控制華人移民，因而私下里縱容義興會強迫‘豬仔’自願出洋。只不過逐漸轉入地下活動而已。”　　雖說是地下活動，可李想依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這副慘況。　　“你們放心，我若不能廢除去去契約華工，誓不回國！”李想亢聲說道。　　“阿彌陀佛！……”四周華僑激動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 第四百五十六章 公理

　　泗水，在一個華人聚居的社區，有數以百計的華人在他們的商店外嚴陣以待，當中不乏頭戴小鐵鍋、手持木棒的大漢，一名華裔男子更以大汽油桶盛載硝酸，準備着什麼。　　泗水事件已經由最初的荷蘭殖民當局軍警的暴行，升級為當地土著的排華事件。局勢越來越緊張。　　荷蘭殖民者從17世紀以來統治印尼，手段不外乎分而治之和尋找統治者的代理人。荷蘭殖民者挑選少數上層華人和上層原住民充當其代理人。　　荷蘭殖民者控制的大公司真正操縱價格變化，實行經濟掠奪，卻讓眾多從事小商小販，最勤勞，最耐苦，從事最低賤工作的華人背負掠奪財富的惡名。荷蘭殖民統治者為把反荷的情緒轉卸給華人，不斷挑撥這些好吃懶做的土著和勤勞善良的華人之間的關係，以坐享漁人之利。因此，印尼華裔成為印尼政局從不間斷的集團利益鬥爭的代罪羔羊。　　突然，滿街蹲着坐着走着的印尼土著疑惑的抬起頭來，大家似乎都感覺到了地面傳來了腳步整齊敲擊的聲音。轟轟的從遠處響起，然後越來越近。　　在這片社區維持治安，最無精打採的白人巡捕官們，聽到聲音，都躺在陽椅上推高了白色的椰木殼遮陽帽。　　腳步聲越來越近，轉眼間人們就看見一群黃皮膚青年，穿着整潔新式的軍裝，雖然個個都被赤道的陽光曬得滿頭大汗，年輕的臉上紅通通的。但是腳步都是高高抬起，整齊落下，德國式軍操的鵝步走得整齊無比，轟隆隆的捲動過來。走在隊伍前面的，正是宋缺，他的眼神加倍的冰冷，腰板筆直，似乎就是在向周圍的土著和洋兵們無聲的示威一般。臉上身上的汗已經將衣襟完全濕透，可是卻不稍稍搽拭，腳步仍然高高抬起，重重落下。三百雙馬靴濺起的塵土，將隊伍完全籠罩。　　這支李想手下最強的戰鬥機器，如一把出鞘的利劍，散發煌煌威嚴，張開了嗜血獠牙。　　無人出聲，無人喘息。躺在涼椅上的荷蘭巡捕官下意識的跳了起來，一下站得筆直！　　在隊伍中間，是印有總督府徽章的四輪馬車。李想正站在馬車上看着泗水，感慨萬千。　　以兩條配有大炮的鐵甲巡洋艦為後盾，他才能這麼囂張的拉着隨員隊伍。齊步走在泗水的街道上面兒！　　公理正義，的確就是只在大炮射程之類。　　蝟集在華人社區商鋪門外的土著暴屠們，那些陰沉古怪的目光對視一下，似乎搞明白了來的是哪方面的隊伍。不約而同的慢慢散去，但是那仇恨陰冷的目光，卻仍然投了過來。聚集在華人社區商鋪門口的唐裝青年們，先是一怔，然後看明白了他們的膚色，還有那個四輪馬車上站着的年輕得過分的將軍刻意擺出的那個趾高氣昂的架式。頓時哄了一聲就歡呼起來！　　“我的祖國啊，我們的軍人啊。”　　他們情不自禁的流下眼淚來。　　什麼時候都能體現出祖國軍人的風格。只有在這樣的危急時刻才能加倍知道祖國的重要。　　那些穿着華校學生裝的青年，拿出泗水事件之後就收起來的五色旗、青天白日旗，激動的揮舞着。　　李想甚至看到有人拿出屬於他鄂州革命軍的五星紅旗。　　一家家華人店鋪，小心的先摘下一扇板門，探出個腦袋出來。看看四周，然後飛也似的進去報信。不一會兒就板門齊摘。那些也已經曬得漆黑，多是南人相貌的華人老闆和老闆都跑了出來，都無聲的看着這支兇悍威武的隊伍。他們不像那些華人的青年那樣興高采烈得有些肆無忌憚，只是獃獃的看着他們。　　原來在華校門口懶洋洋的警察們都忙碌了起來，在那裡拉起了人手的警戒線，隔絕那些青年衝過去。白人、混血、土著的警察們也沒人說話。都有些傻，怎麼這裏跑出來了一支中國人的隊伍？　　整條街道，竟然是比剛才還要安靜，除了一些華人青年的小小歡呼聲音，就是軍靴整齊的腳步聲。　　馬車裡，那個荷蘭洋大人和小東洋內田良平，看着李想這個做派。一個是心下惶恐，一個可就是臉色加倍的陰沉起來。　　李想只是看着那些歡呼雀躍的華人青年，又看看那些沉默打量的華人老闆們。他瞧也不瞧那些土著瘦猴兒，只是微笑着向四周默默看着的華人們拱手抱拳行禮。笑得和藹無比。　　李想站在馬車上，興奮的就像林肯一樣，開始了即興演講：　　“我們每一位僑胞都是黃皮膚、黑頭髮，都是炎黃子孫，在這個緊急的時刻，國府不會拋下任何一個人不管。”　　“那些日子，我每天看報，關注泗水的消息。我覺得你們就像我的家人一樣，我為你們的安危揪心。”　　一直擔驚受怕的他們，激動得流下眼淚。　　李想也摸了一把淚，對着那些青年揮着手臂，大吼道：“只有國家真正的強大，才能使每一中國人立於世界之林，在世界各地才能昂首挺胸，不被欺負。作為每个中國人，要牢記團結，自強，上進。”　　“我發誓！”一為華人青年跳出來，大聲說道：“一定要為祖國的繁榮昌盛做出最大的貢獻！”　　跟着就是一群人的應和：“我們發誓，一定要為祖國的繁榮昌盛做出最大的貢獻！”　　……　　荷蘭人一肚子鳥氣。偏偏兩艘鐵甲大船堵在港口，只能忍氣指望早點送神。　　泗水總督府邸今天張燈結綵，喜氣洋洋，無數體面地僕人在門口站成了一排。　　總督府邸，有大片茂密的紅杉，玻璃覆蓋的石板平台上面修了一個藍瓷磚鋪砌的大游泳池。一條陡峭得叫人魂飛魄散的水泥車道直上一道峽谷。住宅就高踞在車道的頂端，有俯瞰泗水的瑰麗景色。現在這個時刻，只見泗水城宛如一座沉浸在棕色湖底的城市，在水下閃爍發亮。　　豪華的馬車上各式各樣古老的貴族紋章在這裏映襯的貴氣十足，李想一行踏入了府邸的大門，首先感覺到的就是一股熱浪熏了過來，穿過一個豎著日子漂亮花園。僕人將中國使節們帶領到了一間寬敞的大花廳之後，又有一名穿着體面地洋人管家，帶着中國大使們走上了一個巨大地條石撲救地螺旋樓梯，樓梯的每一個轉角都有兩尊中世紀歐洲古老的甲胄組成地握劍武士像，年代久遠地有話懸挂在樓梯的情勢牆壁上。　　進入第三層樓之後，一個殖民地的武官矜持地迎了上來，將來這位曾經讓漢口洋人也吃憋地中國大使迎進地內廂。　　穿白上衣的土著僕人們正在把高大的中國風畫屏推到牆壁的空槽里去，展現了一間長形的宴會廳和一張堆滿了豐盛菜肴的冷餐長桌，兩位廚師操起快刀對着熱騰騰的火腿和火雞一試鋒芒。客人們紛紛進來就食，有幾個男人，穿的是裁製得有棱有角的陸軍制服。　　尊貴的客人們看到了年輕的過分的中國大使的到來，原本細聲細氣的談論立刻停止了，每個忍都在上下打量着這位神秘傳說一般的李大帥。也太年輕了！　　僕人們恭敬地拉開了椅子，將隨李想來地幾位高層汪精衛等人單獨安排在了主桌地左側。　　李想所處的這張桌子對面已經坐滿了不少忍，戴着絲織鏤空的手套，穿着絲綢的長裙，綴着流蘇的扇子掩住櫻桃小口，渾身散着名貴香水味洋婆子，藍眼睛都在打量這年輕的過分的中國交涉大使。　　李想笑吟吟的只是左顧右盼的打量。滿座當中，洋人還是多數，只有寥寥幾個穿着洋裝，佩戴着殖民地當局頒的綬帶寶星的華人點綴其中。看着李想眼神兒投過來，都趕緊的轉了過去。桌子的距離很寬，李想投過去的目光無比遙遠，金制的餐具在燈火中褶褶生輝着。　　“非常歡迎來到文明史界做客，尊敬的中國大使。”　　荷蘭王國東爪哇省總督，穿着白色的禮服，佩着綬帶寶星，坐在主位上的中年男子站起了身，非常有禮貌地舉起了酒杯。　　海琛、海籌兩條鐵甲船帶着交涉大使在這個時候兒抵達泗水，荷蘭作為歐洲小國。覺得的就是麻煩，打定的就是客客氣氣，趕緊送神的主意。　　李想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這麼大一個總督宅邸。服侍的下人，竟然全部都是當地土著，一個華人都沒有！　　“真是個可愛的聚會，”李想對洋人總督說起毫無營養的話，兩眼掃視着掛在周圍牆上的那許多法國印象派繪畫，“多麼富麗堂皇的住宅。”　　“可不是，”洋人總督也露出滿臉虛假的笑容，當然也有一點點自得。他是個瘦矮個子，一頭濃密而鬈曲的淺黃頭髮，面孔活像老鷹。他嗓音低沉，簡直是個男低音。“李大帥，我把十分之一的心血都花在這上面了，但是我不在乎……說說看，李大帥，你對泗水事件有什麼看法？”　　“對不起，我弄不明白，”李想一邊說，一邊不客氣的吃着他那盤堆得滿滿的菜肴，“眼前的華人就有着許多問題等待解決，是不是？”　　“啊，軍人本色，說話講究絕對準確！”洋人總督點點頭，精明地掃視了李想一眼，“‘要求廢除契約華工制度’，這樣說就更正確了，我想，大家都懂得你來此的這個意圖。你是這樣想的，是嗎？”

# 第四百五十七章 紅溪

　　李想心裏一震，感覺插起一塊小牛肉放進嘴裏掩飾，含糊不清的笑道：“先吃飯，先吃飯！這麼一路過來，我還真的餓了。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　　總督大人哈哈大笑。　　“為了尊重一下遠來的中國大使，我們的餐前感恩彌撒已經做過了，各位尊貴的客人，我代表多荷蘭帝國東印度歡迎你們的到來，讓我們乾杯。”總督大人再次舉起了酒杯。　　“李大帥閣下，榮幸地為你介紹一下，這位是美國領事亨利先生……”總督大人恭敬地對着那位壯得像籃球運動員的白人點了點頭。　　李想覺得那傢伙的塊頭不去打籃球不是一般的可惜，於是微笑的點點頭。　　“……這位是英國領事傑姆斯爵士……”　　荷蘭殖民地總督的目光轉向了那位戴着特傻寶的假髮老英國府的爵士，這位爵士面無表情地對李想看了一眼。　　李想思來想去，懶得和他們虛與委蛇，還是直接就開門見山道：“總督大人。我來之前，中山先生主持召開內閣會議，議決對荷蘭帝國交涉的四項條件：一、內釋放被捕華僑；二、賠償財產損失；三、對被害者給予賠償；四、恢復人權，華僑與歐僑和日僑一律對待。我想知道一下，荷蘭帝國的意見？”　　“抱歉，貴國的條件實在太無理了。”總督大人貌似慚愧地一笑：“因為作為荷蘭帝國來說，雖然中國人作為最勤勞的移民應該是最有用的，但是，恰恰相反，他們已經成為非常危險的人。適當的約束，是為了維護殖民地的穩定。”　　“呵呵……”李想覺得這傢伙也勾直接的。　　“荷蘭當局是想再導演一次紅溪慘案嗎？”汪精衛挑了挑眉毛。　　當年，紅溪慘案震驚了印度尼西亞、中國和歐洲。荷蘭本國和巴達維亞殖民當局都害怕清政府會因此採取報復措施，曾派出專使乘專船攜帶“說帖”前往北京活動。此時中國正當所謂的“乾隆盛世”，但清朝統治者竟認為“被害漢人，久居番地，屢邀寬宥之恩而自棄王化，按之國法，皆干嚴譴。今被其戕殺多人，事屬可傷，實則孽由自作。”並沒有對荷方使者嚴詞譴責，也沒有向殺人兇手興師問罪，更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對華僑進行保護，致使這場針對中國僑民的血腥大屠殺最後不了了之。　　“華人所得種種消息多無根據。紅溪慘案根本毫無根據，關於泗水慘案，更是無聊記者的誇大事實，我至今沒有離開泗水，也正是因為此事再斡旋，事關機密，所以我暫時沒有將此事公開。”美國領事亨利說道。　　“亨利先生，斡旋是完全沒有意義地，荷蘭帝國無論如何不會答應中國這些無理要求。”總督大人微笑到。　　李想冷笑連連，汪精衛夫婦也是一聲輕蔑地冷哼。　　“一方面，荷蘭殖民政府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引誘、拐騙甚至擄掠大量的契約華工到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邦加、勿里洞、日里等地的種植園和礦場充當苦力，利用華人對殖民地進行原始開發，榨取他們的勞動。另一方面，卻依然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教育等諸方面對華人實行限制、排擠和打擊。”梅迪說道。“在種植園和礦場工作的契約華工被強制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還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不得組織工會，不許集會結社。”　　“那是您地說法，美麗地中國小姐。”總督大人神情篤定：“東印度的種植園和礦廠都是你們華人控制着。”　　“總督大人，1880年，荷蘭殖民當局以‘第133號政府公告’的形式頒布了《苦力條例》（KoeliOrdonnantieVon1880Juli13），其中第八條規定：勞工私逃或拒絕工作，處以最多三個月的無償勞役，如果重犯，除監禁外，還處以三至十二個月的強迫勞役。”一直沒有說話的陳璧君父親陳耕基開口了：“我契約華工受到殘酷虐待，動輒被毆，沒有絲毫的人身安全保障。”　　陳耕基曾在檳港榮和礦區查詢一位年僅二十餘歲的礦工陳廣。該礦工形容愁慘，詢之，初不肯言，再三慰問，始言到此三月，無日不在藤鞭木棍之下；示其背，傷痕血跡，幾無完膚。華工被暴力鞭打致死者，更是不計其數。　　到底是老南洋，他一開口，所有的廢話全沒有了，包括總督大人在內，全都陷入了沉默。　　當年，海外華工受虐情形不斷曝光，秘魯成為世界輿論眾矢之的。風水輪流轉，今年輪到荷蘭了嗎？　　“不能只看荷蘭不好的一面……”總督大人語氣軟了下來，“泗水一事，系日來之流言，並非實事，然亦非絕無其事……日來各報所言，必系以訛傳訛，越傳越訛。”　　氣氛有點尷尬而沉悶，每個人都滿懷着心事。　　“聽說今天碼頭出現一點小插曲，不知道結果如何？”英國領事傑姆斯打破了沉悶，他語氣中帶着一點刻薄地味道。　　“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李想冷笑道。“沒有人能在中國軍人面前欺辱他的同胞。”　　英國領事傑姆斯臉色一凜，同樣冷笑道：“那些人也是中國人吧？”　　“他們不是中國人，是漢奸，是人渣！”　　美國領事亨利為活躍一下氣氛，微笑道：“閣下，這泗水牛奶沙爹，感覺如何？連歐洲也沒有這樣地風味。只怕閣下也覺得新鮮吧？”　　李想扭頭衝著美國領事亨利微笑：“嗯，牛奶不錯，就是裡面兒的小牛肉，不知道是不是火候不到。怎麼嘗出血的味道出來了？”　　李想又笑着拱拱手，對總督大人道：“總督大人，麻煩貴屬，就安排兄弟的隨員吧。今天一路勞頓。總督大人又盛情招待，實在是心領。兄弟得去歇歇了。哪天藉著貴館，我也設宴招待一下總督大人。”　　總督大人僵在那兒，扯着嘴唇保持風度微笑。　　一路過來，就早已看李想不順眼的洋大人總督府副官中校，看着李想那隨隨便便的樣子。手中的酒杯就差點兒要摔過來。　　李想抱拳拱手，一聲告辭。又禮數周全地鞠躬。轉身就走。總督大人微笑還禮，又示意副官替自己送客。　　在馬車裡，李想問管家小妹梅迪道：“你同那些洋婆子們談得攏嗎？”　　梅迪抿嘴一笑：“還好，英、美公使夫人都很健談，也很有教養。不過，我們也談不了什麼正題，無非是聊一些我們女人關心的事，像什麼各國女人的穿戴服飾啦，風土人情啦，春夏秋冬天氣啦……唔，殖民地的天氣都是這樣熱死了。幾位夫人還談了一些教育子女後代啦，東拉西扯的。”　　“這都是正題嘛！”李想望着管家小妹微笑道，“我們與外國人交談，並不總是局限於國家大事，你又不是公使，當然更不會與人家理論公務，但拉家常，談生活瑣事，也是外交，可以使我們多交朋友，對我們有利無害。小妹，我覺得你非常也交際的天賦嘛！”　　李想情不自禁地握起管家小妹一隻纖細柔軟的小手，梅迪任憑他握着，她感到李大帥那寬厚的大手無比溫暖。她把頭靠在他的肩頭，心裏洋溢着一種不可名狀的欣慰和幸福。她多願意坐在這樣窄小的馬車裡，在輕輕晃動中久久地偎依在他身旁。她要一直跟隨着他，他走到哪裡她就跟到哪裡……　　對了，她想起南洋殖民地的氣候不是一般的熱，聽說每年真的有熱死人的記錄……不知那裡使館的伙食怎麼樣？大師傅做菜的手藝如何？合不合李大帥的口味？他吃慣了家鄉的湘菜，要不要提醒他把長風號游輪的湘菜大師傅也帶去領事館？他到現在始終也沒提起過此事，不知他是怎麼想的？　　想到此，管家小妹不由仰頭看看李大帥。李想微閉着雙目，眉頭緊鎖着，不知他又在思謀什麼。　　“你……你在想什麼？”管家小妹梅迪輕輕問。　　李想睜開眼睛，望着她，她靠他這樣近，車廂里昏暗，看不清她的清秀面容，但卻聞得見她的發香，聽得見她的氣息……　　“你怎麼不說話？”管家小妹又問。　　“啊，你剛才問我什麼來着？”　　“看你，在路上也想得入神！我的話你根本沒入耳，這耳朵進，那耳朵出。我問大老爺您：剛才在想什麼？”　　“剛才，哪個剛才？是你問話之前的剛才，還是你問話之後的剛才？”　　“哎呀，看你說的話，快成繞口令了。自然是問話之前的剛才啦！”　　“剛才想什麼來着……啊，對了，我在想美國領事亨利此人倒也是一位可以相交的外交官。從和他幾次交談來看，沒有感到其人的狡詐和蠻橫，看來對洋人也不能一概而論，並不都是面目可憎、心懷叵測之人……”　　“你呀，想來想去總離不開你的公事。唉……”　　管家小妹輕輕嘆了一聲，但她和李大帥靠得更緊了。

# 第四百五十八章 朝氣蓬勃

　　泗水，中國領事館會客大廳里，西裝革履的，長袍馬褂的，各界華人代表濟濟一堂。寒暄，談笑聲充滿大廳。李想站在大廳中間，滿面春風和每個人打着招呼。　　南洋華人的熱情和這裏的天氣一樣火熱。　　“這位是曼谷僑領、實業家鄭智勇先生的五公子鄭法才。”汪精衛拉過一個皮膚黑黑的青年，像熱情的主人一樣給李想介紹道。　　鄭法才腦子還有點沒轉過來，站在他面前就是辛亥首義之功的李大帥？他就是敢跟洋大人說不的李大帥？沒想到一個活生生的辛亥傳奇，所有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偶像，就這麼笑吟吟的站在了面前！　　“李大帥，你就是打響武昌首義第一槍，擊敗北洋軍，收復漢口租界的李大帥嗎？”鄭法才欣喜如狂地失聲喊道。　　“你知道地挺快啊！”李想笑了，他又享受到了那種狂熱崇拜的眼光。　　“早知道了，知道已經幾個月了！大人，你的勇武在南洋已經全部傳開了！”鄭法才的聲音都激動的顫抖的。　　想上前握手，又不敢。李想身上多少頭顱，多少鮮血堆積出來的軍人氣質，總是給走進他的人一種無形的壓力。鄭法才人僵在那裡。不知道該行什麼禮節了。　　李想倒是好整以暇的打量着他，看他的眼神舉止，是受過良好的教育。這樣的青年，那真是難得的人才啊！特別對於剛剛建國的民國來說！　　李想見到這一位華僑熱血青年，忍不住開始忽悠，道：“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這樣一個普通的道理，被這些青年的偶像李大帥說來就讓人激動萬分。　　汪精衛聽了猛撇嘴，李想這張小白臉看起來比鄭法才的那張小黑臉年輕的多。真是大言不慚，但確實讓這些華人小青年聽了熱血沸騰。　　“當年，鄭智勇先生，得到孫先生的親臨造訪，慷慨捐助巨款，一時傳為美談。武昌起義成功，民國成立，鄭智勇先生在曼谷聞悉喜訊，雀躍欣慶，毅然獻出銀元5萬，並派其五公子鄭法才帶一對大象牙到南京，祝賀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爾後，他又慷慨解囊，捐贈廣東都督一百萬暹幣。”汪精衛道。　　李想的眼神不易察覺的閃動了一下。只有非常熟悉他的人才能讀懂這個眼神的含義。　　“這位是新加坡僑領張永福先生，是中山先生的摯友，也是同盟會的大力資助者。”　　李想眨眨眼睛，這個名字，好生熟悉。因而上前與之握手。　　“他不算特別富有，”汪精衛介紹說道，這是相對於曼谷鄭家的標準。“然而但凡需要錢物的支持，他都毫不猶豫地竭力支持。上海《蘇報》案時。他為著營救獄中的章太炎、鄒容，到處疏通關係，打電報給英駐上海領事，翻印鄒容的着作兩萬冊，向清朝總理衙門及翰林院投寄，且讓人帶回內地秘密散發。另有創辦報紙和保皇派作輿論之戰。　　當年孫中山到新加坡宣揚革命，張永福將留給老母親頤養晚年的晚晴園別墅騰出來，作為革命基地，後來即成為南洋革命總機關的所在地，此後孫中山及其助手來往南洋更為便利。”　　提起這個晚晴園，李想就知道了。至今這個園子里還留有一段中山先生的八卦新聞。　　李想拉着張永福悄悄問道：“我這次來時在南京看見了中山先生的兩個漂亮女兒，我聽說中山先生的兒子孫科和夫人盧女士也在南京小住過一段時間，但是陳女士卻沒有同去。不知道陳女士是不是還在南洋？如果在，陳女士住在那裡？我有空要去拜見一下。”　　汪精衛在旁邊翻白眼，怎麼這個李大帥還有八卦的癖好？　　張永福對這個目光如鷹隼，少年得志，滿身傲氣的李大帥突生一絲好感，他也有生活的一面。　　“陳女士在參加鎮南關舉義之後，由於勞累過度，患了很難治癒的肺結核，於是留在檳榔嶼診治。當逸仙在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時，也居住在檳榔嶼的盧慕貞女士要啟程回國的時候，曾差人來請陳粹芬女士同行……　　盧慕貞女士對陳粹芬女士的印象很好，特別是在日本期間，陳粹芬女士對逸仙的悉心照料，更使她心存感激。自從陳粹芬女士來檳榔嶼養病，盧慕貞女士曾多次請她到一起居住，免得一個人孤單。陳粹芬女士都婉言謝絕，推說自己的病有傳染性，還是獨居為好……　　盧慕貞女士差來的人到陳粹芬女士的住處一看，全然沒有要回國的樣子。盧慕貞女士得知這一情況后，親自登門勸說，陳粹芬女士也覺得已經沒有繼續在國外漂泊的必要了，於是草草收拾了行囊，與盧慕貞女士及逸仙的兩個女兒一起回國了。到了香港后，陳粹芬女士悄然去了澳門，盧慕貞女士等一行則由鄧澤如護送到南京與逸仙團聚。　　陳粹芬女士在澳門隱居下來。澳門的朋友找到了她，追問她不到南京去享清福的原因，甚至有人責怪逸仙忘恩負義，每到此時，陳粹芬女士都會耐心解釋道：我跟逸仙參加反清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我救國救民的願望已達到。我出身貧苦，知識有限，是我自願離開的，並非孫中山棄我，他待我不薄，也不負我……現在，陳粹芬女士正在澳門過着清貧但安逸的生活。”　　李想唏噓不已：“每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幾位同盟會的女士都看着，這位看起來非常大男子主義的年輕軍人，竟然說出這樣睿智，而又尊重女性的話。在這個時代，可是很少見的。　　李想露出一個迷人的微笑：“我相信，女人能頂半邊天！”　　汪精衛偷偷看了一眼新婚妻子，果然也是一副雀躍的樣子。　　“這位是檳榔嶼華領吳世榮。”　　“你好！”　　“泗水事件之後，在孫中山的讚許與支持下，吳世榮、庄嘯園、王少文、白頻洲、徐瑞霖等南洋華僑和新加坡歸僑吳蔭培、謝碧田等發起，在上海成立了國內第一個的華僑社團組織――南洋華僑聯合會。發動輿論聲勢，爭取事件的早日解決。”　　南洋華僑聯合會後改為華僑聯合會，大會通過的章程規定，其宗旨是：“本會對於祖國，則代表華僑、協助實業政治之進行，對於華僑，則聯絡各界共謀保護之方法”並“聯絡海外團體，互通聲氣，以堅華僑向內之心”，“聯合國外華僑，共同一致協助祖國政治經濟外交之活動。”　　“這一招妙！”李想拍掌笑道：“當年海外華工受虐情形不斷曝光，秘魯成為世界輿論眾矢之的，西班牙殖民政府也不得不向李鴻章妥協。這一招，有操作的可行性。白種人自詡為文明世界，還是很看重這些面子的。你們有什麼出版物作為宣傳陣地？”　　吳世榮笑道：“華僑聯合會剛剛出版了國內第一份研究和宣傳華僑的月刊《華僑雜誌》，比起李大帥的《人民日報》和《環球軍事雜誌》發行量差遠了，回頭我讓人送一份來。”　　李想小小的得意了一把：“唔，吳世榮先生是會長？”　　吳世榮連連搖頭：“大會鑒於兆銘兄在南洋的聲望，被選任名譽會長，我任副會長而已，負責全面領導工作。”　　李想看了一眼汪精衛，想不到汪精衛挂名的牌子還真多，又問道：“南洋現在有多少分支機構？”　　吳世榮道：“我們早大帥先回南洋一步，在新馬一帶已經先後組建了29個華僑分會。”　　李想點點頭，工作效率很快。　　“世榮兄這次在上海還順便成立貿易機構‘上海榮公司’。”汪精衛笑道，“世榮兄和李帥這一點非常一致，不但熱心社會活動與慈善活動，而且在商務實業方面也有專長，世榮兄常說，中國欲富強，不外‘才’與‘財’二字。才出自教育，而財必從商業、礦業取得。因此，世榮兄成立的‘上海榮公司’，致力辦理民國政府採辦事業，據知，公司開業當日，爪哇各埠來糖每月到上海數七、八萬擔。”　　“比起李帥旗下的新華財團，那就是小巫見大巫。”吳世榮一陣謙虛。“我那個，都是小生意。”　　談起經濟，李想興趣高漲，侃侃而談：“國民經濟的兩個拳頭，一個屁股。工業是一個拳頭，商業是一個拳頭，農業是屁股。”　　這個比喻俗得掉渣，但所有人都覺得有理。　　“李大帥不愧是馬上能治軍，下馬能治國，笑傲江湖還是個陶朱公！”　　“世榮兄。我倒也有這個打算了，建立一個南洋公司，專門與南洋華商做貿易。既然能掙錢，又能振興祖國，支持革命，倒真的不妨試試。”李想說道。“既然你們已經在南洋混了這麼些年，也應該又點門路了，不妨過來幫我干吧。CEO你來做，我來投資。”　　一語驚四座，汪精衛夫婦沒想到李大帥主事這麼直接，幾位同盟會南洋華人領袖沒想到李大帥居然想起來南洋投資，全都傻眼了。　　“向東印度公司那樣大型商業王國就不想了，我真的號召一下，從長江財團拿出一千萬銀洋還是能有的。”李想一想起這兩個月每天一波一波來漢口加入長江商務總會的華商們。這些華商真的非常有錢，被馮國璋放火燒毀的原漢口商務總會原址修建長江商務總會，總共籌資四百萬銀洋。李想再加上自己的新華財團，衡量了一下這個数字，覺得還是能非常輕鬆的達到。　　李想立刻聽到一片吸氣的聲音。同盟會歷年籌款，能有個幾萬塊就是巨款，李想怎麼能這麼輕鬆的就說出一千萬的超級巨款？看來李想發行紅色的人民幣和綠色的戰爭債券，真是賺翻了。　　“荷蘭當局對進入新馬的投資限制重重，也從來沒有中國大陸商人來新馬投資這個先例啊！李大帥！”吳世榮有點不安的說道。　　“如果公司是你們在南洋組織的呢？”李想笑了：“你們還可以搞一個日本人的護照，做法人代表。”　　汪精衛夫婦發現沒話可說。他也太奸詐了，如果不是中國人長得實在和白種人不一樣，他肯定會冒充荷蘭人來南洋投資。　　“這……”吳世榮沒想到這位李大帥說風就是風，說雨就是雨，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是拒絕還是接受好了。

# 第四百五十九章 抗爭命運的心

　　“大帥，您說得很有道理，這都是振興祖國的長遠之計，只是眼前這個局勢，到底怎麼應對呢？”　　陳璧君忽然說道。　　汪精衛也說道：“李帥，我經常在南洋活動。看到的是國人在離家萬水千山之遙的南洋經歷過慘絕人寰的人間煉獄般的生活，他們被誘騙、拐賣甚至是綁架到異國他鄉，從事着最為繁重的體力勞動卻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們被視為天朝棄民，無法得到來自於清朝政府的保護；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中掙扎着、無助地死去或無望地活着。終於，民國建立，他們的境遇得到了國府的重視，派出李帥了解他們的悲苦，派出兵艦保護他們的權益……”　　檳榔嶼華僑華人，對祖國的赤誠之心，感天動地。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經濟破產，民生困苦，華僑華人在居住國地位低下，他們熱切的心，迫切要求改革中國政治體制，希望祖國統一強盛。李想帶着兩條兵艦高調的到來，讓他們的心都沸騰了。　　李想看着他們熱切的眼神，確是無比冷靜的說道：“在這種弱國無外交的年代，即使這次我能爭得短暫的外交勝利，但之後呢？”　　吳世榮大聲道：“海外的華工們還將面臨着怎樣的問題我也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無論面對怎樣的挫折和困難，他們都是些勇敢和命運抗爭的人！”　　“你們有這個勇敢抗爭命運的心，那是很好……只是你們想明白沒有？為什麼洋人走到哪個地界兒。不管土著人再多，都不受欺負？”李想劈頭就是驚心一問！　　所有的人都被他問得一怔。　　“只因為他們背後，站着的是一個個強大的國家！”人們還沒有反應過來，李想已激情地說開了，“一個英國兵在阿富汗被割了耳朵，就有一隊人拖着大炮去報復……”　　李想帶有湖南口音，和黃興一樣熟悉的官話，極富感染力，在場的每一個人，靜靜的聽着，都被深深吸引了。　　“……現在諸君不滿，憤郁，醞釀反抗。我很贊同諸君身上華夏男兒……女子的熱血未消！可是當背後祖國孱弱的時候，你們這樣的反抗，真的能達到你們心目當中的目的么？”　　李想神色無比的誠懇，一副交心的模樣兒：“這次我帶着兩條兵船而來，你們就看到了指望。洋人也多了一些兒忌憚。要是我下次趕來，帶的是十條兵船，軍人也更多上十倍。那時洋人還敢這樣看你們么？你們還怕受欺負么？祖國雖然遠在萬里，但是卻是你們這些遊子唯一的依靠！……”　　已是掌燈時分，領事館內的景物被蒼茫暮色所籠罩。　　李想還在演講，聲音從燈火煌煌的大廳傳出來：“你們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着我去讓祖國變得更加強大起來，我也只能給你們這個承諾！你們可以回去考慮考慮，我在泗水交涉還有些日子。你們也知道怎麼聯絡上我，到時候願意和我一起上路的，我竭誠歡迎！”　　……　　東爪哇省的總督府內。　　總督大人坐在躺椅上面。老頭子把玩着一杯加冰加蘇打的威士忌，聽着碎冰塊在玻璃杯裏面輕輕碰撞地聲音。只是並不說話。　　圍着他一圈兒，都是軍服筆挺的殖民地守衛部隊地軍官。警察局的高級警官。無一例外全是白人。　　副官雙手呈上一份厚厚的文件：“遵照您的命令，我們組織了包括西方議員、軍官、科學家在內的一個調查團，對華工進行了調查，這是他們的調查報告。”　　總督大人沉吟着道：“你挑重要的念幾段！”　　“是。”副官念道：“……但說到這裏，有一件事情，我們西方人千萬不可忘記，這就是，中國領土之內，有着四億五千萬人口，他們不僅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而且有‘神明華胄’的自尊思想，充滿腦中。儘管他們不滿意現在的腐敗統治者，但從來沒有想到讓一個，或幾個外國政府來替代他們……”　　總督大人喃喃道：“‘神明華胄’……？這些中國人，無論走到那裡，都堅守着他們那些可笑落後的野蠻文化，過他們的傳統節日，祭祀他們的祖先神明。”　　副官又道：“此外，還有一件事也不能忘記：我們西方人，對於中國民眾，不能視為已經成為衰弱的，或者已經失去了德性的人；他們在實際上，還是充盈着無限蓬勃的生氣，而且備具出人意外的勤儉巧慧等品質，還有，中國人守法易治。”　　總督大人被調查報告的觀點深深吸引了。　　副官看總督大人沒有說什麼，又道：“至於中國人所有的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以在這次中國所謂的‘辛亥革命’中看出來……”　　總督大人恨恨說道：“清帝退位，民國建立，漢口租界的收復，以及派遣兵艦泗水護僑，已證明這點！”　　副官問道：“還念嗎？”　　總督大人擺手道：“不用了。我將好好研究這份報告，或許，它能幫助我們作出最重要的決定！”　　……　　在美國領事館里。　　“看到這位年輕的李大帥，我很好奇，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如今中國政府的做派，跟以前判若兩人。”　　美國領事亨利正在和幾個紐約來的投機商人閑聊。　　“中國並沒有多大改善。”一位剛剛在中國走了一圈，乘坐長風號游輪來到泗水的銀行家說到，“全副武裝的八國聯軍對北京垂涎已久，一直沿水路嚴密控制。上海、天津等繁華租界……除了被這位非常有魄力的李大帥收回的漢口租界之外，現在應該叫做漢口對外開放經濟特區了……都被歐洲人管控。過去三十年，清國在歐洲列強的支配下，惟一真正擁有的資產僅剩下海關，而連這個機構也由外國人直接管理。”　　“濮蘭德先生，我很想知道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的情況。”　　“在上個周期天的《泰晤士報》中，我有幸與CarrieChapmanCatt女士對此進行了一番有趣的談論……現在的中華民國並不是我們美國人理解的真正的共和國，有效率的共和政體並未建立起來。目前中國所呈現出的安靜，絕不是由於中國民眾對政治狀況表示滿意。大多數中國人對共和制度根本就沒有最起碼、最基本的理解。因此，更不用說他們是否真正接受這些想法了。”　　“目前，大多數中國人民保持沉默，因為他們正忙於這個國家近年來最大的一次穀物豐收。中國人很豁達，當他們沉浸在豐收的喜悅中，就不再有時間去投入戰爭。而這個所謂的民國總統袁世凱，他正在按照慈禧太后的方式而不是美國人所熟知的共和體制來管理政府。換句話說，他建立了一個新的獨裁統治，來取代剛剛推翻的獨裁統治。”　　亨利問道：“所以你不相信所謂的‘中國覺醒論’，或者‘新的時代已經在東方破曉’？”　　銀行家像一个中國通一樣用中文回答道：“在中國有句諺語，非常貼切地隱喻了當前的形勢。它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他用美式英語繼續說道：“要知道，遠東並沒有誕生一個‘全新的中國’。國家不會新生，只會演變。從結構上看，他們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特性，政治屬性和中國官員的秉性並未改變。人類歷史經驗和科學研究表明，中國這種根植於民族傳統、綿延千年的政治制度，要想在一兩年內或者一代人之內就發生改變，是根本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與土耳其在1908年曾經經歷的事件十分相似。一小撮組織嚴密、盤踞在海外的政客從大批追隨者中招募到了數量充足的士兵，製造了這場所謂的革命。然而，中國人的內心並未因此發生任何天翻地覆的變化，並沒有步調一致的起義，大多數人的心中也缺乏對自由的渴望和籲求。”　　“所以說，我們最近總聽到的‘中國覺醒論’之類論述是不確切的？”亨利追問到。　　“這樣的論述從1860年起就不絕於耳。自從蒲安臣使團首次讓美國開始關注中國事件，關於中國正在覺醒或者將要覺醒之類的論斷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所有關於中國正在發生巨變之類的言論，都不過是令人錯諤的老生常談。歐洲那些關於中國的報紙，一度錯誤地以為，昏庸無能的滿清政府已經垮台，黎明的曙光和嶄新的未來正在這個東方帝國出現；留學西方的新派學生被認為是這個國家的救星和新時代的先驅，就像土耳其和希臘的‘改革者’一樣。”　　這個銀行家侃侃而談：“坦白地說，中國人仍處於政治無意識狀態，他們接受‘少年中國說’就像接受上天賦予的任何一切，只是他們在精神上仍存有習慣性的保留。別人告訴他們，與苦悶、貧困、飢餓、貪污、苛捐雜稅相聯繫的舊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每個人都將變得富有和快樂。他們中那些樂觀积極的人相信這些美妙的故事，把共和制當成了救世主，以為所有美好的東西將很快實現。我相信，很快他們就會意識到這種想法的愚蠢。把舊事物換一個新名字並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即使總統自己漢民族的人，民國政府統治下的敲詐勒索、行賄受賄、威脅掠奪、暴力犯罪並不比舊時代少多少。他們會通過自己的雙眼迅速地看到城市滿目瘡痍、搶掠四處泛濫，他們總有一天會意識到太平盛世仍然遠未到來。因為深埋在中國社會體制和民族性格中的騷亂根源一直沒有改變。”　　“這種觀點並不僅我一人具有。這是生活在中國的、消息靈通的外國人的共識。我在上海時，《字林西報》對我進行過採訪。這份報紙起初帶着極大的熱情歡迎革命，並對其報以厚望。然而如今，它只能悲哀地承認，由於沒有一個強大有效的中央政府，事情只是在變得更加糟糕。”　　“沒有一個有作為的國家依靠，那麼，即使李想有天大的能耐，也很難在交涉中有所作為了。”亨利沉吟着問道：“這是當前局勢最有可能的結果嗎？因此所謂‘少年中國說’的觀點，將註定失敗？”　　“不一定。”銀行家想起李想在收復漢口租界時玩弄風雨雷電的手段，“中國人內心深處需要儒家體系，儒家體系已經深入到這個民族的性格。整个中華民族的信仰可以被概括為三點：家長制度、宗族觀念、勞動義務。在兩千年歷史中，這個地球上同質程度最高的民族，從未向他們的統治者，不論是同族或是異族，提出過任何要求，他們只希望享有在這種信仰下平安度日的權利。但是，正如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Meadows在60年前所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無革命性的群體。’他們總是隨時準備起義。雖然，他們在香港被英國人統治，在膠州被德國人統治，在遼東半島被日本人統治，在北滿洲里被俄國人統治。顯然，這些統治者的國籍對於他們來說並不重要。只要統治者足夠聰明、公正，並且尊重他們的傳統和信仰，他們便會安於現狀，接受統治，和平生活。我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工作了10年的朋友說，這裡有60萬中國人，我不斷髮現新的證據，證明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能夠像中國人這樣對於一個好政府有如此快的接納度。”　　“我明白了。”亨利恍然道：“你是想說，因為荷印當局對華人的傳統和信仰的不尊重，才造成當前南洋緊張的局勢。”　　“對！華人是最堅忍的民族，而荷印當局卻愚蠢的屢屢挑戰這個民族最後的底線，這不是逼着世界上最具造反精神但又最無革命性的群體去造反嗎？李想可是個非常厲害的革命煽動家，把這群最具造反精神的野蠻人煽動起來，南洋必是一場暴風雨！荷印當局，這回可是招來大麻煩了。”　　“我現在知道應該站在那一邊了。”亨利說道。“或許我可以從中調停，從而獲得一些我們想要得到，又得不到的利益。”

# 第四百六十章 靜夜

　　夜色已深，領事館里的演講結束了。書房裡，李想，汪精衛夫婦和南洋各地同盟會華領張永福，吳世榮，陳耕基，一起喝茶，密談正經。　　汪精衛問起李想說道：“泗水交涉，你是準備從什麼地方入手？”　　“想是想過，沒有定局。不知道你們的意思究竟如何？”李想沉吟道。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張永福道：“只知道做輿論造勢。”　　“我說了，這是一招妙棋！南洋華工受虐情形不斷曝光其實很簡單，不過要荷蘭東印度成為世界輿論眾矢之的。”李想沉吟道：“南洋華工受虐的新聞是現成的！哪怕就是讓路邊社做報道，也不費什麼事。倒是群眾動員一層，還要有個大概，好好籌劃。”　　“我想，”陳璧君說道，“動員群眾，這是我們同盟會的強項。”　　李想冷笑。雖然他認為孫中山是個“深刻的思想家”，同盟會是個民族主義革命團體，而且熱情地擁護他的強烈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提出叄民主義的基本綱領，但孫中山和他的同盟會未能充分了解社會問題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戰鬥性的人民群眾；辛亥革命之後，它參加了議會，這就使它喪失了重要的推動力量，而沾上了議會所特有的一切弱點；一味的迎合立憲會官僚勢力，又使它喪失了國民中足以自豪的無數最優秀的革命分子……　　不過在李想看來，泛同盟會最嚴重的錯誤還是在於它未能喚起群眾，甚至未能了解普通人民的心理。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　　李想在建立自己的政治運動時不能犯這個錯誤。　　同盟會還有一個李想不想犯的錯誤。那就是它未能爭取到國內有勢力的、地位確立不移的機構當中至少某些機構的支持，這個機構就是軍隊。槍杆子出政權！這個青年明白，除非得到這種支持，否則，任何政治運動都很難取得政權。　　李想在武昌首義決定大局的那一夜裡，狡猾地騙取到的，正是這種支持，而且也完全靠這種支持，他和他的同黨才有可能完成辛亥革命的光榮使命，成為當前最有權勢的一方諸侯。　　李想善於利用一切現有手段來爭取地位已確立不移的軍隊的支持，以便能夠為他的運動從這些既有的權力來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條件。　　槍杆子出政權！偉人的這一句話，簡單扼要地總結了李想用來組織自己的政黨和引導它在鄂州取得政權的思想和手段。他的獨到之處在於他是革命黨人政客中唯一的一個人把這種思想和手段應用於辛亥革命之後的新國民政局。就是在那個時候，李想組織的革命運動，在所有民族主義和革命的政黨中就只有它，取得了最強大的槍杆子支撐他的權利，在這以後，又取得了廣泛的群眾的擁護和長江流域華商大企業聯合會，這兩個有很大權力的地位已確立不移的機構的支持，終於取得了鄂州約法統治下五省的權利。　　李想在偉人那裡汲取的明訓，結果證明的確是很有用處的。　　李想也承認，同盟會之中，有許多傑出的演說家，善於詞令的演說家。這是演講術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決定的必然結果。　　在歷史上推動最偉大的宗教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力量，從遠古時候起，一直是說話的神奇力量，而且也僅僅是說話的神奇力量。　　只有靠說話的力量才能打動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有偉大的運動都是人民運動，都是人類熱情和感情的火山迸發，它們不是由殘酷的窮困成就，而是由投在群眾中的語言的火把所觸發的；它們不是詞章學家和客廳英雄的檸檬水似的清談。　　“雖然，煽動人心的演講能力和態度激進、面面俱到的綱領，對於一個努力想要吸引人們注意和取得群眾支持的新成立的政黨來說，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僅僅這些條件還是不夠的。”李想很仔細的想了想道說。　　李想比他們想得多的多，他已經在開始注意提供更多的條件――多得多的條件：“我覺得，群眾所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些主張――不僅僅是說，能夠不斷地打入他們心坎的一些簡單的主張――而且也需要標誌和象徵，那樣才能夠取得他們的信任；需要有聲有色的大場面，那樣才能夠喚起他們的熱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動，這種行動如果成功的話，就能夠吸引追隨者並且使他們感到有壓倒弱者的力量。”　　陳耕基聽出他的意思，是有些不放心，但許多話亦不便跟他說，不過既然李想有這話，而且又扯上暴力和恐怖，他說道：“這在南洋要造出多大的風潮巨浪？這算是李帥的計劃？那麼這一出風雷必驚天下，不能不慎重考慮。”　　“事情是有七分把握，不過‘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想，”李想看着陳耕基說道，“我認為對敵人實行可恥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恐怖手段，是必須的，也是有很多把握成功的。”　　“不行，不行！”陳耕基搖着手說，“這裡是洋人的地盤。”　　這一下，事情變得就要重新再談，這次作為李想副手的汪精衛因為責任太重、總覺得很難有萬全之計，方在沉思之際，李想開了口。　　“此事要盤馬彎弓，有一番做作。”李想說道：“現在必須要將談判重點逐步轉到對海外華工的保護上，這時候就不得不行險一博！”　　“啊，啊！”汪精衛恍然大悟，“我懂了。”　　“明白我的用意就好。”李想點點頭說道，“反荷愛國運動的發起及其進行辦法，首先，華僑報紙和國內報紙都不斷地刊載要求廢除苛刻的‘契約華工制’言論。”　　關於契約華工制，早在1880年，荷蘭殖民當局以“第133號政府公告”的形式頒布了《苦力條例》（KoeliOrdonnantieVon1880Juli13），其中第八條規定：“勞工私逃或拒絕工作，處以最多三個月的無償勞役，如果重犯，除監禁外，還處以三至十二個月的強迫勞役。”契約華工受到殘酷虐待，動輒被毆，沒有絲毫的人身安全保障。華工被暴力鞭打致死者，更是不計其數。　　對於經商的華僑，則課以各種苛捐雜稅。　　星馬各種稅率之中，中國人要特別加重。如西人一張書台每年只課三元的家私稅，中國人非倍至六元不可；西人一間很舒服的洋房子，每年課十元至十五元的屋頂稅便了，中國人一間老舊的殘屋，非課五十元至一百元不可。而且華人開設商店，經營業務，不必有違犯法律之證據，駐在官得任意命令拆毀或停止之。　　華僑的居住通行及僑商的經濟活動則受到嚴格的限制：華人居留地以十里為範圍，不得出其圈限外，或與荷人及土人同居處……華人慾之何處，必須請給旅券，至其目的地，限二十四小時內報告地正，否則有罪。華人來往本島貿易，必領路票，使費之外，仍繳印花銀若干；到一處又須挂號，再繳銀若干。如一日到三五處，則到處亦須三五次。掛漏查出則重罰。　　1804年，荷印政府頒布法令，規定華僑只能以二盤商或三盤商的身份從事貿易活動，將華商限製為當地歐洲大商人與印尼人之間的中介商。　　1808年，荷印政府頒布《禁止中國人在農村租賃或擁有土地和對農作物付給貸款的條例》，禁止華僑擁有土地，迫使許多原來務農的貧苦華僑棄農轉商，從事小商販或家庭手工業等個體勞動。　　荷印當局還規定華僑不能到荷蘭人的游泳池游泳，不能進荷蘭人的娛樂場所，甚至不能穿西裝。在法庭上，受審的華僑只能蹲着，不準坐下或站立，而且沒有上訴的權利。　　荷蘭人辦的學校，只是在有餘額的情況下才允許華僑子女入學，而且還必須通曉荷語，交納昂貴的學費，個別能到荷蘭人的學校就讀的華僑子女，也備受欺負侮辱。　　為了限制華僑自己創辦的華僑教育事業發展，荷印殖民政府則制定公布了《取締私立學校條例》，對華僑學校的創辦、管理、經費、教學內容、教員資格、居留等等都規定了嚴厲苛刻的條件。被荷印殖民當局以“入境時查出新時代教科書”，“教授含有政治意味書籍”，“學生作文有抵觸法律”等藉口而停教職並遞解出境的華僑教員達33人。印度尼西亞華文報刊披露，遭荷印政府明令禁止的華文書籍達十二類六百餘種之多。　　荷印殖民當局所有這些帶歧視性和侮辱性的排華反華措施，使移居印度尼西亞的華人華僑深受排擠和迫害，這些，必須在報紙上大肆披露宣傳。　　“其次，”李想慢了一下說，“我想以兩月為期，如荷蘭不允將苛例廢除，則我華人當合全國誓不運銷荷貨以為抵制。最後，立刻終止南洋華工輸出，荷印招工須另尋出路。像荷印這樣依賴苦力貿易來維持其繁榮的殖民地，一旦華工來源被切斷，就會面臨危機。你們看如何？”　　“好！”汪精衛看了岳父陳耕基，另外兩位華領吳世榮和張永福一眼，說道：“李帥陳說辦法甚為中肯。”　　在座華領無一人不举手贊成。

# 第四百六十一章 民氣（一）

　　武昌。　　夜已深，但紅樓內仍然是燈火通明。　　鄂州軍、政、工、商、學等各界大人物們進進出出，更多的則聚集在大會堂里，一片憂慮不安的氣氛。　　“……荷蘭小國，咄咄逼人，欺我太甚！”湯約宛女士演說開會之宗旨，及歷年荷蘭人虐待華工之慘狀。　　……　　“嗚呼！國家新造，憂患迭乘，悲憤交集，五中俱裂。吾儕生為中國之人，死為中國之鬼。政治外交，吾儕小民，雖無過問之責，惟既為中國國民，應有國民應盡之責，曷能卸責於政府，而自忘其天職……我儕小民，能仍為中國之民，以生以死，夫復何求，妄有希冀，萬一不能，寧可玉碎，誓不瓦全。特先輸財以待，表示我國民最後之決心！”　　這個白白胖胖的商人說著就抽出一本支票薄，擰開筆帽，刷刷的寫上一串数字，撕下支票，高舉着喊道：“10萬！”　　“我也輸10萬！”　　……　　長江商會各幫巨商紛紛豪氣萬丈的仗義輸財。　　“荷蘭小國，欺我太甚，我等讀書人兩袖清風，就只有以死相爭了！”　　正說著，高顴骨，雙目炯炯有神的湯化龍站出來大喝道：“諸位，李帥連夜拍報來說，對付荷約之不公，申述荷蘭小國壓迫我海外華人之暴行，廢除契約華工制度，不能依賴北京的袁世凱中央政府，只有依賴全體人民的力量，才能挽狂瀾於既倒，遏止國勢的頹敗！”　　眾人悚然一驚，不覺都對湯化龍望去。　　有人忍不住八卦的悄悄同身邊的人道：“你看他，風光無限的樣子！當初被黎膽小排擠，跟着黃膽大去了南京，誰知又被同盟會排擠，現在憑女兒的群帶攀上李瘋子，到是比以前混得更加的風光了。”　　“唉！生男莫如生女好，生女當如衛子夫。”　　台上的湯化龍傲然道：“今有一最重要之問題，關於吾華人之生命者，曰惟廢約。今有一最重要之問題，關於吾華僑之生命者，曰惟廢約……”　　眾人又是一驚，有的人不覺低聲道：“廢約！廢約！”　　“我華人在南洋艱難創業，卻受百般歧視虐待，推荷人之用心，其所以悍然不顧敢於為此者，不過欺吾國之弱耳……故今日對付此禁約之問題，在有一最要之解決。解決何在？”湯化龍一問，不等有人回答又自說道：“則曰勿依賴中央袁政府，而專恃民氣是也。何謂不依賴中央袁政府也，此約既移議於北京，能廢舊約別立新約，此中央袁政府事也，然吾決其不能辦到也。能改其所立之約而增入華人在南洋享受種種之權利，此亦中央袁政府事也，然吾亦決其不能辦到也！”　　湯化龍大噴袁世凱政府，一時竟無人出聲。　　“同胞！袁政府之不足為吾民可恃也，北京袞袞諸公，久已具前清類奴隸性質，而無愛國思想；擁虛位食厚祿，日以苟且圖存為事。其種種怪狀已為吾民所見知，當無待鄙人之贅述。夫專制國體其政府有壓制吾民之權力，吾民有服從政府之義務，數百年來民氣銷磨殆盡。故自中外開通，凡有交涉，彼外人遂利用我政府之壓制而迫使吾民以服從，往事之已然，真使我同胞隱忍吞聲痛哭流涕者也……”　　有人詫異的問道：“北京袁世凱不能辦到，那又該如何？”　　“所謂專恃民氣之前說也。何謂專恃民氣？”湯化龍洋洋洒洒的說道：“……如扎硬寨，打死仗。挾逼之而不懼，震憾之而不搖，恃此真氣以與大舞台相競，無銳不破，無堅不摧，可預決也。此次對於泗水荷人之暴行，可以用吾民之真氣者何在乎；即諸君不辦荷貨，不受荷佣之政見也……此次泗水荷人對我華人之暴行就大局言之，則損害國家之尊榮，玷辱國民之人格。就我小節言之，則妨礙海外華人之生計，侵害商民之利權。故，敬告諸君，為全國計，為全華人計，皆屬最迫切之事，鄙人將搦管以觀諸君之成也。”　　有個學界夫子憤怒道：“夫蓄之久則其發之也必銳，怨之極則其敵之也必勇。屈極求伸，無往不復，遂於今日而發其端焉！”　　“我同胞，結以團體，持以毅力，勿依中央袁政府，勿懼外人列強，勿為威所劫，勿為害所動，勿顧私利而自圖，勿聽浮言而散渙，是鄙人之朝夕馨香而祝之者，固不能不有賴於我同胞也！”湯化龍學着李想演講時的樣子举手握拳，振臂一呼。　　“說得好！”　　底下一群人同時叫道。　　“今謹就鄙見所到者為我同胞告之。”湯化龍話鋒一轉，臉上透出一股凜然神情，“一、禁用荷貨專在商民，務使與政府不着一絲牽挂。蓋前事者後事之師，……北京政府固具有畏外之特質而又深忌民權之發達者，彼外人寧不知之，故依賴北京袁政府非惟不能得其保護，且反生其阻力，蓋北京袁政府固不以國民為事者也。”　　“二呢？”有人叫道。　　湯化龍豎起兩根指頭：“二、西人外交其勢力所不到者則以陰柔出之。今我之不用荷貨，實為其勢力所不到之處。三。”他豎起三根指頭繼續道：“細查荷貨，已有先我言之者。鄙意更欲於調查后將各貨名目譜成歌曲，刊印分派，使婦孺皆知。更查列我同胞之赴荷印親受其虐者，某人某事一一串成歌曲，亦刊印流傳，以宣揚其暴狀。”　　眾人轟然響應：“這個自然！”　　演說既畢，湯化龍說道：“接下來，有請商會董事們即定一辦法。”　　汪甘卿說道：“抵制荷貨系商家交涉，不可涉及國際，以致轉生波折，宜速定一不定荷貨之辦法，其已定之貨，宜切實調查標明牌號，疏通以後，不得再定，庶不致強人以所難，方能做到真正不用荷貨地步。”　　劉歆生道：“可以自己製造貨物以代荷貨；多勸人不買，使人人皆知。”　　劉歆生畢竟是跟着李想浸淫已久，在這種情況之下還能尋找到商機，各幫巨商一陣佩服。　　尤惜陰道：“實行不用美貨，當眾毀棄所購美國時表。”　　武仲英代表杭州商界說道：“抵制荷貨情形，上海能如此協力，我杭必堅持到底。”　　來會者自長江各埠各大商家外，北京各業大商家如銀行銅鐵行洋布行錢莊洋紗庄，天津幫廣幫寧幫徽幫等代表到者甚多，皆表願與長江商會同進退，以見我中國人心一致雲。　　“好！”湯化龍拍案道：“這就先由本埠各幫巨商自行簽名允認。各幫簽名畢，即擬定通告全國三十五埠電稿。”　　簽名之時，拍手之聲，如雷震動。　　張竹君女士道：“言我女界向來用荷貨最多，今亦當公議不用，堅持不購美貨主義，廣結團體、以盡責任、蓋外國所以侮辱我華人者，以我國人無團結心之故。我女界當竭力勸化家族鄉里，一律實行。”　　張竹君女士提議辦法十條，可決可否，五條為公眾贊成。 1、致書各男界以表同情。 2、各擔運動內地女界之任。 3、刊發美貨名目牌號傳單。 4、分往各埠各家，演說不用美貨。 5、擬以此次集會為堅持久遠之中國婦女會。　　“鄂州各學堂接得泗水公電，大動公憤，所有學堂均議決不用荷貨，以示抵制。且連盟檄示南北各省學堂，一氣聯絡，不買荷貨，以期達其目的。聞上海等處學堂亦樂贊成，均決議不購荷貨。”學生同盟會的代表道：“荷人欺我華工，紳商群謀抵制，以工易商，以人易物，僉議以不購荷貨為報復之計，理至當，情至平也。我輩學生力量雖薄，然義憤頗厚，既贊斯舉，願先實行。緣聯合各學堂，請自今日始，凡自一書一籍一紙一墨以及校具雜物，需行購買洋貨者，必先向店鋪詢明是否荷物，苟其是也，雖賤勿貪，苟其否也，雖貴勿吝。若此始表我人心之固，而能寒妄進荷貨者之心。區區之力，未嘗於中國無益也，且亦為未來主人翁所應盡之義務焉，各勿讓！”　　學界最後公定章程，相約嚴守：　　一議日夕所用讀書文具概不用荷貨；　　一議由開會日起，所穿衣裳及食物玩器各等概不用荷貨；　　一議同志每日互相調查荷貨牌號，登諸會內，供眾知曉；　　一議宜征取已舉行各處調查之成績；　　一議未舉行各處，謀所以倡導之；　　一議華產有足抵荷貨者，宜調查而振興之；　　一議征四方傑作以助聞見；　　一議我等父兄及親戚朋友間有用荷貨者，必須勸諫，以盡公憤之義務；　　一議各學堂公舉一二人擇地演說，俾眾周知不購荷貨；　　一議同人既知此義，即當力行，慎勿有始無終；　　一議遇荷人當如常禮之，不可與之為難，我同人並須以此義曉喻學界以外之人；　　一議每禮拜開會，發明我海外華工苦況，訂商抵制修理，惟吾等系幼稚時代，議論恐有未妥，擬請品學兼優者監會公斷；　　一議若華工契約不廢，此會不散，華工契約已廢，此會改為中國同盟會青年團，惟同志於未廢約時須宜堅持到底。　　最近在漢口巡演的戲劇大師汪孝農說道：“為抵拒荷蘭，我擬排一戲，名曰‘苦旅行’。刺取波蘭遺事，內容甚富，表明不愛國之惡果與無主權國民之苦況。”　　“汪老闆這戲必須全國巡演，”劉歆生說道，“我時代娛樂傳媒願鼎立相助。”

# 第四百六十二章 民氣（二）

　　泗水。　　中國領事館大門口，人聲鼎沸，衣冠塞道。而且，都是華人。　　情緒激昂的華人華僑們揮舞着手中的白旗，上有血書“同胞願死”及“哀求毀約”等字樣，往來奔走，呼喊着：　　“彼虐待我華僑即辱我全國！”　　“吾國民受強權之壓制，今日已達極點！”　　“嗚呼，同胞！水決則波揚，獸困則思斗。今日之事，萬不能忍，亦萬不容緩！”　　“所有華僑，團結起來！”　　“犧牲吾輩數十萬華僑的赤血，與文明的強盜戰！”　　在洶湧的口號聲中，李想興奮地大聲對汪精衛喊道：“民氣可用啊！”　　周圍人聲太吵，汪精衛沒聽清，大聲問：“你說什麼？”　　李想湊在他耳邊喊道：“民氣可用，是我們出來振臂一呼的時候了！”　　這次汪精衛聽清了，不由地使勁點頭。　　汪精衛抓緊時機，快步走向廳中，宣布：“現在我們請鄂州李大帥演講！”　　雖然所有的人都知道李大帥李想，但大多數的人並不認識他。人群有些騷動，小聲議論着。　　在眾多火辣辣目光注視下，李想從容地抻了抻衣襟，站上從領事館搬出來的椅子上，他將目光緩緩掃過人群。群眾的熱烈情緒還是使他感到飄飄然。　　人們安靜下來。　　“此為國民全體之交涉，非我李想個人之交涉！但是，我負責領導國民全體之交涉！我今天在這裏向同胞們承諾，只要我負責交涉一天，就沒有人能對我強加條件！”李想又補充說，“我再一次負起我們交涉運動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之全部責任！”　　群眾掌聲雷動。從來沒有人能這樣向他們承諾。　　李想在來南洋交涉的時候，已經下定決心以後要實現兩個目標。　　一個目標是要把全部南洋華人的龐大資本集中在自己的手中。還有一個目標是要為南洋華人爭取一個合法平等的地位。所以，李想在信誓旦旦的主動承起責任的時候也拿到了權利，領導南洋華人的權利。　　李想大聲的動員：“這是我們南洋同盟會的第一次集體陳情遊行活動，要讓洋人看看咱們的團結。只要咱們華人團結在一塊兒了，就什麼都不用害怕！大家把女同志圍在當間兒，小伙子們站在外面，金鷹衛護送遊行隊伍。只管喊咱們的口號……目標，東爪哇省的荷蘭人總督府！”　　在發言結束時，李想張狂的高呼道：“我們的鬥爭只有兩種可能的結局：不是敵人踩着我們的屍體過去，就是我們踩着敵人的屍體過去！”　　隊伍象一股洪流，頓時湧上了街道。無數華人站在街邊看着。有的還加入了進去，一股股洪流從四下趕來，匯合在一處。　　汪精衛跑在隊伍上面，大聲的吼道：“南洋華人聯合陳情遊行，現在開始！讓洋人們聽聽咱們地呼聲吧！咱們再不是只會逆來順受的團體了！”　　遊行的人們的吼聲，在這一刻都變得要更加大了起來。　　銅哨聲聲當中，一些殖民地的偵緝隊、警衛隊及巡警等，各持槍械，陸續趕了過來。一堆藤殼帽掂着警棍看看，都傻了眼，四下蝟集地中國人，何止千萬！　　一聲聲漢語，混在一處，直衝雲霄！　　在東爪哇省的總督府。　　荷蘭人總督坐在躺椅之上，臉色沉沉的看着手中的電報。　　整個蘭印的最高殖民當局接到了荷蘭駐華領事館的電報。　　孫中山常年僑居海外，深知僑胞疾苦，維護華僑利益在南京臨時政府的外交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南京臨時政府在處理外交事務時稱華僑為“國人”，雖沒有建立專門的管理僑務的機構，但實行积極的護僑政策，規定外交部負責管理“在外僑民事，保護在外商業”。　　華僑對新生政權也寄予了極大期望。“泗水事件”發生后，華僑分別緻電北京袁世凱政府、南京民國臨時政府和上海華僑聯合會，請求保護。泗水華僑遭受不公正對待的消息傳至國內，引起國內朝野各界的廣泛關注，維護華僑合法權益的呼聲響徹華夏大地，在群眾的憤怒聲援下，南京臨時政府採取了积極的護僑行動。　　由於南京臨時政府尚未被荷蘭政府承認，在孫中山主持下，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致電主掌北京大權的袁世凱，述說荷蘭軍警的暴行，痛陳此次外交事件“事關國體民命”，請轉飭駐荷蘭中國公使劉鏡人與荷蘭政府進行正面交涉，“以存國體，而慰僑望”。同時，王寵惠又致電巴達維亞華僑，表示慰問，並告知“已儘力向荷使交涉”。　　沒有得到袁世凱回應的王寵惠再次致電袁世凱，轉告抵達剛剛泗水的交涉委員李想述說的“泗水事件”的最新發展事態，指出荷屬華僑為抵制荷蘭當局的暴行而舉行罷市以示反抗之後，荷蘭軍警擄掠日甚，民不聊生，事在危急，“乞鼎立交涉”。南京臨時政府請求合作交涉的建議，依舊沒有得到北京當局的回應。　　荷蘭人總督放下厚厚的一疊電文紙片。中國的中央政府一如既往的軟弱，與李想激進的做派截然不同。　　西方顧問團的報告，與北京公使的情報，他不知道該如何取捨了？　　……　　北國的春天，風沙撲面，使人煩躁不安，而北京，正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當泗水的慘案，海外華人的慘況在《人民日報》大版面曝光時，這座古城開始迸發出強烈、正義的咆哮！　　因為袁世凱政府的不作為，北京各個階層，包括學界、商界、政界、軍界等，響應南方拒荷運動聯盟的電請，都舉行各種各樣的集會，討論怎樣抗議西方荷蘭帝國對泗水華僑問題的無理條約。　　上午，在天津的北方同盟會總部全體革命黨人大會上，決定在第二天，在北京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提醒國人勿忘國恥。但是，熱血澎湃的年青學生們已經不能等到那天了。就在天津北方同盟會總部開會的同時，北京的青年學子們已經在發起和籌備示威遊行了。　　剛來北京就職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在北大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開會，講述了海外華人的苦難，荷印當局的種種歧視壓迫華人之政策情況，號召大家在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奮起救國，青年學子們憤怒得眼裡象要冒出火來。　　高工的一位學生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　　“格政府之心，救滅亡之禍！”　　北大校園內卻沸騰起來了。學生們已無心再去教室讀書或娛樂場所娛樂，而是奔向北河沿法科大禮堂參加全體學生大會。　　他們邊走邊議論，大罵袁世凱政府軟弱無能。　　此時的大禮堂里裡外外已擠得水池不通。除北大的全體學生外，其它十幾所高校的學生代表也參加了。　　蔡元培向大家介紹了泗水慘案的經過和目前形勢，接着，各校學生代表發言。　　人人慷慨悲憤，聲淚俱下，其飽含愛國深情的演講贏得雷鳴般的掌聲。　　又一個憤慨不能自禁的一個學子，當場咬破中指，撕下一塊衣襟，血書“哀求廢約”四個大字，這更激起了全體學生的愛國激情。　　大會開到如火如荼處，一位十八九歲的學生竟拿出一把菜刀來要當場自殺，以激勵後人，全場頓時出現一種凄涼悲壯的氣氛。　　為了發泄一下心中久存的怒氣，青年學子們決定在天安門集合，舉行學界大示威。　　為了籌備遊行，學生們當場主動捐助，銀元、鈔票、銅子及手錶、戒指、毛巾、帽子等象雨點般紛紛投擲到台上，大會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潮。　　學子們滿懷着興奮與緊張，更加忙碌地分頭籌備起來。住北大西齋的學生一夜未睡，有的負責聯絡其他學校，有的起草宣言、電報、傳單，更多的人則是製作旗幟、標語等，有人竟至把自己床上雪白的床單一把扯下來，作旗幟用。　　各校派出的代表又在法政專門學校舉行了聯合會議。在短短的一個半鐘頭內，大家討論了遊行示威的進行辦法，決定散布“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政治鬥爭口號，遊行路線由天安門經東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國使館，轉入崇文門大街等等。　　這次會議開得很緊急，到近中午時，代表們便迅速返校準備下午的遊行，人人臉上都是不可抑制的憤怒。　　下午一時許，在雄偉壯闊的天安門廣場上，面對着高大巍峨的天安門城樓，北京十幾個學校的學生三千餘人，從四面八方彙集過來，圍立在金水橋前的兩個華表之下。先來者和後到者分別以熱烈的掌聲和手中揮舞的旗幟來表示彼此的歡迎與敬意。作為此次遊行示威的發起者――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沙灘紅樓操場整裝待發時卻遭到了警察的無理阻撓，雖耽擱了一些時間，他們最終還是衝破羅網來與其他學校聚合了。齊集天安門的學生們多數身着長衫，也有的穿着黑制服，人人手持一面小旗，五顏六色，在風中飄揚，上面寫着：　　“取消契約華工！”　　“誓死力爭！”　　“護我華僑！”　　……　　有的標語是用英文或法文書寫，也有的旗子上畫著漫畫。　　學生代表登上一張方桌，義正辭言地喊道：“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他熱情地號召：“不願做奴隸的同胞們，起來呀！”

# 第四百六十三章 沸騰如潮

　　荷印東爪哇省總督府，大門緊閉着，門前比往日增派了許多警察，一個個劍拔弩張，如臨大敵。　　泗水荷蘭人警廳長乘坐轎式四輪馬車飛馳而至，親自率同偵緝隊並少數軍警直守衛在總督府，並詢問華人集會遊行的意圖。　　華人們當即把傳單遞給他，指着傳單說道：“區區苦衷，盡在於此，一覽便知，無待贅述。”　　這荷蘭人警廳長態度非常蠻橫，看完傳單後向華人們說道：“事先未通知總督府，恐不能在總督府前請願遊行。我承東爪哇省總督府令來此，請大家從速解散，有事可推出代表辦理。”　　們萬眾一心，拒絕了這無理的干涉，並高呼道：“我們今天的行動，你管不了，叫總督出來！”　　荷蘭人警廳長面對着憤怒的人們，見勢不妙，則軟硬兼施，假惺惺地，扯開嗓門用生疏的中國話向眾人開導道：“此前事件，荷印只禁泗水的非法集會，並非專門針對華人。各報所載，內多不實不盡之處。希望華人，對荷印暫息浮議，勿淆視聽，遽行抵制。今天天氣很熱，請諸位趕快回去休息吧！”　　中午剛過不久，南洋的天氣確實很熱。但是，華人的不願做奴隸的心腸卻更熱。因此，荷蘭人警廳長的勸說，並未發生任何作用，反而被華人們申斥。　　“狡辯！”　　“交出兇手！”　　……　　荷蘭人警廳長氣得以威脅的口氣說：“華人為抵制荷印當局，以致群情騷動，竊恐於泗水交涉案有損無益。趕快散去，散去！如違，拘拿究辦！”　　眾人堅不肯散，連呼口號。　　“釋放我被捕同胞！”　　“賠償我財產損失！”　　……　　荷蘭人警廳長臉色又變，惡狠狠的恫嚇，叫嚷：“我是承總督大人的命令來的，華人遊行隊伍必須解散。”　　“對被害者給予賠償！”　　華人們高呼口號。　　“恢復人權，廢除一切歧視華人法案！”　　……　　“不肯散？來人！驅逐他們！”荷蘭人警廳長臉色猙獰。　　洋兵警察聞令拚命的用槍托把他們朝外推，周圍土著警察也用警棍兜頭蓋臉的打。打得他們只是抱頭。　　眾人大呼：“我等在此等候，回信后即散去，如以強硬手段驅逐，我等雖死，決不散去！”　　此時各軍警即將洋槍向人亂擊，眾人始紛紛四散，有如潮湧，受傷者不計其數。　　在遊行對外後面的李想等人看到忽然的騷動，洋兵警察地呼喝聲音。　　汪精衛嚇得身子一抖：“洋人警察又行暴了？”　　李想沒理他，推開擁擠的人群，快步朝前走去。他迎面就看見一個華人青年突然拚命的擠到了道中，後有一土著警察荷槍追趕，將槍柄向其猛擊一下，土著用力之猛，將槍柄擊折兩斷，華人青年負傷倒地，口吐血水不止。　　李想還沒來得及使顏色，宋缺已經快步奔趕了過去，後面跟着七八個金鷹衛。　　宋缺助跑后，起跳，飛毛腿直奔這個打得最凶地土著而去。土著猴子的小身板兒，被宋缺一腳踢飛出去！　　荷蘭洋兵們反應也快，立刻氣勢洶洶的又用槍托將他們擋住。金鷹衛們也不是吃素的。跟着李想走上風慣了。滿腦子都是李想灌輸的軍人的榮譽精神。頓時就對上，有地人就亮出刺刀，和洋兵對峙起來。　　土著警察戴着藤殼帽子狐假虎威的站在洋兵們身邊起鬨。　　而華人有金鷹衛在背後挺腰桿，立刻氣勢洶洶，開始強行往總督府大門裡闖，洋兵和土著警察阻攔，雙方推搡、撕扭……　　華人們的情緒失去了控制，有的大聲叫罵，有的竟撿起地上的石塊扔過去……　　一總督府人員終於出來接見了華人代表。　　荷蘭人總督大人的聽得耳畔隱約傳來“恢復人權，廢除一切歧視華人法案！！”的口號。　　“見鬼！”他心裏罵一句，臉上擠出一絲笑容，勉強握住李想伸來的手。　　談判桌前，李想坐在談判桌西向的第一個位置上，和他並排隔着一張小茶几，坐着汪精衛和另一名中國翻譯兼書記官。他們對面，依次坐着荷方談判代表。　　桌子的兩端各坐着參与談判的英、美、法、日的四國調解團。　　談判伊始，荷蘭人總督即面冷詞橫，聲稱：“兩國之事，俱載在約章，民國政府亦承認前清在辛亥之前所訂之約，現在只照行，無可商改。”　　為推翻前清所定辱國條約，李想毫不退縮，嚴正指出：“凡各國定約，必俟兩國批准方可施行，如今所定之約有難行之處，例可再議。”　　李想還引證南洋華工訴狀和外國報道，指責荷印政府聽任對華工施行各種酷刑。　　“荷蘭帝國人的野蠻令世界震驚！戴着文明的假面具，時時暴露出野蠻本性！”　　荷蘭人總督立刻否認有關殘酷虐待的指控：“李大帥出示的華工訴狀全是空話，不足為憑。各處新聞紙傳聞失實，編造謠言，萬不可信。”他聲明，“荷印政府正致力於通過一系列法令，改善華工福利。”　　李想駁斥說道：“荷印政府條例也不足為憑！”並以強硬的口吻說道：“凡有損於中國者，中國固不能應允。”　　李想的強硬態度，使在座的荷蘭人惱羞成怒。　　白種人的驕傲，使總督府高級顧問拍案而起：“看來我們要用大炮維護條約了！”　　參加談判的總督府副官則叫嚷道：“不如再打仗合算！”　　對此威脅，李想凜然喝道：“我想中國系一大國，聞此恫喝之言，不能再讓了！……中國不願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國百姓未必不願一戰。”他還滿懷民族驕傲之情，自豪地宣稱：“中國人堅忍耐勞，縱使一戰未必可勝，然中國地方最大，雖數十年，亦能支持。”　　……　　衛生間，亨利和內田良平在小解。　　內田良平以閑談的語氣問道：“對於李想剛才的議論，亨利大使有何評價？”　　想起李想堅毅不屈的態度，美國領事亨利嘆道：“我堅信，對於年輕的李大帥不能再抱什麼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十分傲慢，並且熟悉世界政治。荷蘭人的示威沒有使他害怕。”　　鐵獅子衚衕總統府，北京袁世凱政府全體閣員在這裏舉行緊急會議，商談如何處理拒荷風潮。　　人都到齊了，但沒一人吱聲。　　總理唐紹儀看了一眼閉目養神的袁世凱，按捺不住了，焦急地對閣員說道：“你們倒是說話呀？”　　袁世凱的新政府正急切而需要列強的承認，這時候鬧出這樣的大亂子，不是砸袁世凱的攤子在嗎？　　閣員們默默。　　唐紹儀只好對教育總長蔡元培說道：“蔡老，看來只有逮捕幾個鬧事最凶的學生？”　　“不可！愛國無罪！愛國學生無罪！”蔡元培予以堅決回絕。　　“荷蘭公使已經氣勢洶洶的來交涉了，公使團其他洋鬼子國家，也都在表示關切，我們是否可以罷免李想的泗水交涉案委員，還是儘快把事件平息？”唐紹儀又退一步。　　“真要罷免李大帥，我看是難啊……”蔡元培道：“……此次外交事件事關國體民命。人民日報已經是震動天下，民氣沸騰如潮。都在說咱們民國不是軟弱的清廷，如今卻對着荷蘭一個彈丸小國就如此退讓，那我們還怎麼和天下交代？公使團那些傢伙兒我也明白，想趁火打劫的多，真的和荷蘭國同氣兒連枝的少。此乃民國第一次交涉，如是失敗，則外侮紛至，那還得向多少國家接着讓步？”　　唐紹儀一下子火了：“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難道要再鬧出一場拳亂，給洋人一個滅亡中國的借口？”　　唐紹儀偷偷看了一眼袁世凱，他還有一句話沒說出來，李想就跟當初袁世凱在朝鮮的所作所為一樣――胡來。　　現在的中國，處處有火山爆發的跡象。　　……　　李想如英雄般的站在荷蘭人的總督府門前，激情開講：　　“所以的炎黃子孫，我的同胞們：在今天的談判中，英法等國對我、對我同盟會，我國民政府提出了………………。我堅決地拒絕了他們的這種無理要求！我從不相信外國人的援助！從不！我從不相信那些來自我們國家與民族之外的所謂援助！中華民族的未來要靠我們的人民！只能靠我們的人民！中國人民，神聖的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必須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冷靜、勇敢來克服一切困難！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前進，我們的民族才能振興！那些所謂的外交和非政治性援助的唯一目的就是破壞我們國家的大好局面，敗壞我們民族的鬥爭意志！在那些所謂的國際組織和協議里，也隱藏着同樣不可告人的邪惡目的！……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同盟會只為中國人民的生存和發展而奮鬥！那些我們永遠的敵人，中華民族永遠的敵人，從他們的舌頭上流出來的只能是謊言！任何與他們合作的企圖都是對中華民族的背叛和犯罪！背叛和犯罪！我們將和這些無恥的、邪惡的敵人們鬥爭到底！鬥爭到底！直到永遠！……我們已經克服了無數的困難，獲得了無數的成就，世界上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我們！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　　山呼海嘯般的掌聲與叫好聲貫穿了他的整個講演過程。

# 第四百六十四章 槍手

　　泗水，中國領事館。　　汪精衛站在陽台上，熱辣辣的陽光，深藍的海上，兩艘懸挂血色五星紅旗的巡洋艦在港口游弋。華人如朝聖般的一波又一波湧向碼頭，新馬各埠每天都有華人趕來泗水，整個南洋已經沸騰。　　汪精衛忽然閑適的說道：“今天天氣真熱，出門應該戴個帽子。”　　“好主意啊，最好帶個綠帽子。”李想坐在躺椅上，抬起頭說道。　　他正在翻看着展示華工背部受笞和被烙的斑斑傷痕，拍攝的24張有關華工的照片。　　汪精衛倒吸一口涼氣：“確實是好主意，不光身上涼，心裏也拔涼拔涼的。”　　李想將那二十四張照片，以及在南洋同盟會和華領的幫助下，獲得不少見證人的見證詞交給了管家小妹：“立即將這些全部發往國內，請袁大總統酌情定奪，還有，請唐內閣將條款的抄件送各國駐華公使各一份。我手把手兒地將厲害得失都給那些內閣大佬分析清楚了這件事情其中的厲害得失，那些傢伙再笨，也該明白當中的輕重緩急吧？”　　汪精衛道：“各省都督也最好能看看，並參与意見。”　　“嗯！”李想點頭道：“人民日報會配合宣傳的。”　　什麼時代，國家裡面兒都少不了憤青，末世或變革時期尤甚。在清末民初這個時候兒，憤青的力量大得出奇。　　李想還秘密利用新華財團的海外支部，花大價錢，找了一幫外國槍手做輿論宣傳，在洋人的報紙上對荷蘭發起輿論攻勢。外國記者比中國記者更沒有職業道德，他們收了錢后，便開始用最犀利的詞語攻擊荷蘭。李想相信，民間輿論對政府決策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　　梅迪接過條款，疾步走出房間。　　汪精衛長吁一口氣，對李想說道：“第一天交涉，荷蘭人已經釋放我被捕同胞，我們佔據了主動吧？”　　李想冷笑道：“荷蘭小國，現在還能玩出什麼花招？不過，英、法兩國在背後挺他，是有一點小麻煩。”　　汪精衛急了：“我在談判會場並沒有看到這兩國代表表態，你怎麼看出來的？真是這樣，那就麻煩了。”　　“麻煩？”李想不陰不陽的道：“誰敢給我麻煩，我就給他麻煩！”　　汪精衛一時摸不着頭腦，不知道李想哪來的自信。　　管家小妹匆匆進來：“李帥，日本調解代表內田良平與美國領事亨利來訪。”　　“偌，英、法的麻煩來了。”李想陰陰一笑。　　……　　歐美報紙在李想的銀彈槍手攻勢之下，對發酵后的泗水一案反響強烈。　　一張張報紙標題奪人耳目：　　“海外華工受非人虐待！”　　“南洋華人與黑奴等同！”　　“荷印政府聽任對華工施行各種酷刑！”　　“荷印軍警的暴行！”　　……　　泗水總督府，荷蘭人總督將一摞報紙摔在副官和高級軍警督察等殖民地高級白人官員面前。　　總督大人怒道：“發生這樣的事情，作為殖民地的高級官員，你們何以自處？”　　這些高級白人官員將頭低下，惶恐地說：“使帝國的聲譽受到損害，我等向女皇陛下謝罪。”　　總督大人臉部肌肉抽搐，道：“謝罪有什麼用？事件曝光，給尼德蘭東印度造成被動，讓英、法都沒有了支持我們的借口。”　　副官擦擦汗，惶恐道：“我們一定想盡辦法，穩住英、法代表。”　　總督大人發狠道：“這頭穩住英、法代表，北京那頭，讓駐華公使想辦法給袁世凱政府加壓力。”　　白種人高級官員等會意地說道：“是。”　　總督大人又問：“事件中打傷打死華人的兇手呢？有沒有白人參與那天晚上的暴行？”　　副官再次擦擦汗，誰都知道，那天晚上製造的泗水事件是總督府默許的，可是現在事情變成這樣，就得有人來背黑鍋。他艱難的說道：“有！”　　“白人全部免職，遣送回國。那些土著兇手，就交給法院公開審判。”荷蘭人總督發出一聲獰笑。“這樣還能挑起土著對華人的仇恨，我們馴養的土著猴子也不會拜拜犧牲。”　　……　　北京。　　全市各團體、學校、商店、機關、城郊市民赴會者，九城內外，相望於道。行人如水，車馬塞道，天安門前摩肩接踵。士農工商，軍政警民，從青年學生到六七十歲之老婦，無不爭先恐后，同表義憤。天安門前搭五台，傳單紛飛，旗幟飄揚。學生、市民多臂圍黑紗，胸佩白徽。耳聞目見，莫不令人凄然淚下。　　彙集在天安門前的，除各校學生外，還有許多陸續而來的旁觀者，他們多是前門外和東西長安街一帶的居民。當聽到學生們的講演和看到當場散發的傳單后，都對學生表示同情和支持，有的人就直接參加到遊行隊伍中來。　　人流，旗幟，揮舞的手臂，匯成一股熱情的海洋，無所畏懼的學生和市民直奔東交民巷而去。　　東郊民巷。英國領事館里，駐華總領事朱而典伏案正在起草倫敦去電：　　“關於泗水慘案的消息很分歧，荷蘭幾已完全失去人們對它的同情，大家都希望中國能予痛擊。只有一家英文的報紙――《每日紀事報》說了一句對荷蘭似乎是善意的話。多數報紙均在社論內抨擊荷蘭，世界的輿論對中國是有利的。　　在最近泗水的談判中，中國那位年輕的李大帥手段高明，他很出色地利用了公眾的力量，通過美、日的協商，使荷人突吃一驚，在英、法方面也種下了一粒猜疑的種子，將在東印度群島以及印度支那半島有助於美、日的勢力擴張。　　我恐怕這也是針對英國在東方勢力――特別是在中國――的一次打擊。我以為英國政府對荷政策是毫無意義的，可惜英國現在沒有一位巴麥斯頓或狄斯萊利！　　泗水交涉，我必須盡我的力量支持荷蘭，可悲的是我雖然有責任支持荷蘭，並且願為它盡我最大的努力，但我卻不得不贊成中國的目標和方法。中國去年的民主革命的進展是值得稱頌的，他們在各省所舉行的民主革命也引起我們的同情和希望。各國的政客們儘管怒斥中國引起了遠東的不安，但他們必定會覺得這新興的民國不是好惹的，特別是那位年輕的李大帥，你們應該還記得他是怎樣把漢口租界變成漢口經濟特區的。　　實際上在地球的這一邊，中國的這場革命，成就的不是孫中山或者袁世凱的偉大，而是見證一個東方拿破侖的崛起，鄂州也必將是中國的普魯士。　　我想，國際政治的合縱連橫和一切計謀策劃都須重新考慮另作安排。即便這樣，我還是願意以袁世凱作盟友，而不願去找李想，當然這也還是須以袁世凱能接受我的勸告，聽我的指導為條件的。”　　朱而典寫完之後放下鋼筆，長長的出了一口氣，看着這一張長得可怕的電報，想刪去一些，卻覺得每一句話都很重要。　　浩浩蕩盪的學生遊行隊伍從天安門廣場出發后，出中華門，學生們一面散發傳單，一面來到東交民巷西口。　　各種口號呼聲響徹雲霄。　　鐵獅子衚衕的大總統府，工界代表、學生代表歷述荷印巡捕槍殺同胞之慘狀，聲淚俱下，泣不可抑。愛國熱情溢於言表。這使沿途觀看的群眾大為感動，許多市民隨着揮淚，外國人見了都欽佩地樹起大姆指，並脫下帽子以示敬意，甚至好些大總統府門前的巡警也流下了淚。　　大總統府里。　　袁世凱端坐不語。　　“連日接得各埠荷領事寄呈各該處中國商民抵抗荷約、禁購荷貨傳單說帖等件甚多，當即照會外部，請電致各省都督，一體禁阻等語。”陸徵祥說道。　　袁世凱微微抬起眼皮：“外部怎麼回的？”　　“外部復照略謂：已電致各省都督，實力勸導矣。”　　蔡元培冷笑道：“軟弱！”　　“荷蘭女皇有電致駐京荷使，囑我政府聲言，華人違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條約中第十五款，一切應由中政府擔其責任。又據倫敦函雲：英外部甚注視華人停銷荷貨之事……今探聞政界消息謂，荷國斷不許中國區區城鎮，迫脅荷政府許此無理之要求。”趙秉鈞盯着蔡元培冷笑。“法國總理近在中租界地方，演說華人不用荷貨問題。據言：中國切須留意，慎勿堅持其意。”　　荷蘭聯合英、法，以大言恐嚇，逼迫袁世凱政府壓制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　　段芝貴嗡聲嗡氣的說道：“必須示禁天津商民，令勿附和長江商會抵制荷約之舉。同時，北京宣布緊急戒嚴，出動大批軍警，連同馬隊，用刺刀、槍托、水龍等驅散鬧事群眾。”　　唐紹儀欲言又止。　　袁世凱猛的一掌拍在茶几上：“現在向荷蘭人低頭，等着被罵死吧！少川，致電駐荷蘭公使劉鏡人，要求其竭力與荷蘭當局交涉！笑話兒了，咱們還怕起荷蘭小國來了不成？”　　大總統府外，熱血青年們高呼着各種愛國口號，沿途市民都淚眼模糊，紛紛痛罵當權人物毫無心肝，匯合成一股忿怒。這時，鎮守大總統府的軍警哪裡還敢使出平日的威風，都面面相覷地退縮在一旁，相顧失色。　　就在這個當口，大總統府的大門緩緩打開，之間身寬體胖的袁世凱走出來。　　等人潮慢慢的安靜下來，袁世凱才說道：“華僑遭厄，自必竭力拯救，北京當局也屢次致電駐荷蘭公使劉鏡人，要求其竭力與荷蘭當局交涉！”

# 第四百六十五章 天上掉餡餅

　　李想端起一杯濃濃的黑咖啡悠閑的喝着。其實他很不喜歡黑咖啡的焦糊與苦澀，不過要擺貴族公子的譜，只能把一杯的苦往肚子里吞。　　汪精衛拿着銀匙攪拌着黑咖啡，全副精神全在他們對面，內田良平、美國領事亨利・戴維森，和一個叫保羅・沃伯格的美國猶太銀行家身上。　　“……在目前對於中國情勢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我認為明白地說明國務院對於泗水慘案中華人遭受荷蘭軍警暴行，維護人權問題所取的態度，實為我應盡的職務。”美國人亨利一邊攪拌着濃香的黑咖啡，一邊大聲說道。　　汪精衛連連點頭，激動的不得了。　　李想描了這位中年美國人一眼，這位美國人有着一頭西班牙人的栗色捲髮。　　“美國一向希望中國團結獨立和繁榮。為了這個目的，美國於1903年的條約作了關於放棄治外法權的宣告。美國曾經準備，而且現在仍在準備着，與中國任何政府或任何能代表中國或代中國發言的代表談判，不僅談判修約之實行，而且談判關稅控制之完全放棄，乃恢復中國的完全關稅自主……”　　“亨利領事先生說的是，中國謀求修約和關稅自主，這已經不是一天两天地事情了，如果是和您談判，我個人沒有任何意見。”李想看到這位美國人的誠意，已經有了一絲好感。　　“不過，美國期望得到最惠國待遇，期望不致在關稅或他種課稅上有不利於美國及其國民，而不利於他國國民的差別待遇，不致因別國得到特權而受到差別待遇，並期望在華貿易機會均等的門戶維持開放，而且，更期望中國對美國僑民及其財產與權利提供的一切保障。”　　“我畫漢口為經濟特區，這是中國實行真正實現改革開放，走向文明世界的第一步。改革開放，需要大量的引進外資，中國將是一個如美國一樣自由的貿易均等的國度。中國也會對進入中國投資的外國僑民及其財產與權利提供的一切保障。”李想呵呵笑了。　　“您……也有這樣的想法？”亨利領事原本以為要磋商半天地，他知道在中國的那些古董對美國的“門戶開放”一直心存戒心，他只是想在這次泗水交涉中投資勝券很大的中國，藉此為美國的資本和商品找到更多的市場罷了，沒想到真挖到寶了。　　李想肯定的點點頭。　　亨利領事和叫保羅的猶太銀行家大喜，有李想的承諾，在長江流域，美國人不把英國人勢力擠出去才叫見鬼呢。制約美國勢力在中國最富裕的長江流域發展地就是英國，英國一直不允許任何人插手他們的利益。　　亨利立刻做出權利所及的承諾：“其實，治外法權委員會的建議無須另訂條約即能實行。美國準備即行實施此等建議，並準備一俟中國準備對美國僑民及其財產與權利予以法律及法院之保障時，即行談判放棄治外法權。美國願意以最寬大的精神，最誠摯的友誼對待中國，這事，將在今後泗水交涉中可以證明。”　　汪精衛張大了嘴巴。真是想不通李想走的什麼狗屎運？洋鬼子怎麼這麼好打交道了？這要是在之前，他簡直不敢想象！他相信他要是說給朋友聽，朋友一定會當天方夜譚！　　李想點點頭：“還要請美國運用其在有關列強方面的影響，促速召開關稅會議及指派治外法權委員會，並促使各國政府授其代表以廣泛權力，俾能考慮整個修約問題，並能對廢除治外法權問題提出建議。”　　汪精衛差點忍不住撲上去堵住李想的嘴，怎麼能得寸進尺，要是美國人惱怒了怎麼辦？　　“李帥和我的見解是相符合的。我會向華府提出李帥和我的主張，美國應該藉此機會向中國人表明美國願意考慮修改條約問題。我會主張列強對舉行中國關稅特別會議之準備應加速進行，我認為，特別關稅會議在完成條約所要求的工作以後，應請其提供具體建議，根據此等建議可以擬出准許完全關稅自主的方案。美國的代表賦有全權談判一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的新約。同時，我會主張指派委員會考察治外法權問題，這委員會應了解為賦有權力在報告中提出逐漸放棄治外法權的建議。”　　汪精衛再次張大了嘴。　　“中國關稅自主后，我想與美國――太平洋兩端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聯手，打造一個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李想笑了笑，“絕對的自由貿易區。”　　精明的猶太銀行家保羅眼光閃爍，明顯的心動了。　　“加入自由貿易區各方在關稅及貿易方面相互提供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和關稅減讓！”李想的話里充滿了誘惑。“各方相互給予投資者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和投資公平公正待遇，提高投資相關法律法規的透明度，為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成員國投資者創造一個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資環境，併為雙方的投資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護，從而進一步促進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成員國投資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　　“這確實是讓人心動的提議？”　　亨利領事沒有說話，對商機最敏銳的猶太銀行家保羅說話了。　　“我甚至設想，再成立一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同時，成立一個國際性貿易組織，從而使它們成為左右世界經濟的‘貨幣―金融―貿易’三位一體的機構。”李想越說越漫無邊際。　　“世界銀行？”保羅激動的問道。　　“是的。在席捲世界的大蕭條正處在最嚴重的時期，世界需要建立一個各國中央銀行家的銀行。它的運作完全獨立於各國政府，無論戰爭或和平時期完全免於向各國政府繳稅。它只接受各國中央銀行的存款，並對每一筆交易收取可觀的費用。當世界經濟嚴重衰退和動蕩的年代，各國的中央銀行一定願意把自己的黃金儲備存放在世界銀行，相應地，各種國際支付和戰爭賠償也都經由世界銀行來進行結算。”　　“你所設計的世界銀行真實其目的就是提供一個，可供協約國和同盟國各國的中央銀行家，一些秘密的資金調動提供難以追蹤的平台吧？”　　保羅・沃伯格是銀行方面的高手，精通幾乎所有的銀行運作細節。他一下子抓住了關鍵。　　李想大有遇到知音的感覺，不僅耐心解答，更是滔滔不絕地講解每一個細節概念的歷史淵源。包括保羅在內，所有的人無不為李想在銀行方面的淵博知識所折服。　　“這件事，你能代表中國嗎？”亨利忽然問道。　　“這件事我也是興緻上來了，你們不同意也無所謂。”李想摸了摸自己下巴上唏噓的鬍渣。“其實只要你們願意，袁世凱那邊你們還搞不定他？”　　“建立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我們為什麼不願意？”保羅立刻代替亨利答應了。　　“關於建立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首先，我建議在環太平洋經濟貿易合作聯合委員會框架下成立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專家組，就環太平洋建立自由貿易關係的可行性進行研究。自由貿易區的其基本原則是：貿易應當在非歧視待遇的基礎上進行；成員國只能通過關稅而不能採用直接進口管制措施保護該國工業；應通過多邊談判來削減關稅，限制貿易壁壘；成員國應當通過磋商解決貿易問題及爭端。”　　李想看到亨利領事欲言又止的樣子，笑了笑：“聯合委員會主要活動，是舉行削減關稅和其它貿易壁壘，在總協定的主持下各國共進行多邊貿易談判。除組織多邊關稅及貿易談判外，還組織有關國家對於商業政策方面出現的問題進行磋商，解決爭端；協助個別國家解決其該國貿易中的問題；幫助有關國家加強地區性貿易合作；執行培訓國際貿易專業人員的計劃等……唔，我現在能想到的也只有這麼多。”　　這些天上砸餡餅得好事，顯然讓亨利領事到現在還有點暈。坐下來喝了半天咖啡還是有點精神恍惚。　　辛亥革命時期的美國，經濟力量已居於世界首位，但就其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而言，尚遠不及英國。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心在於以“門戶開放”政策為基礎，憑藉它的優厚的經濟實力，對中國進行滲透和擴張。而現在李想竟然主動敞開懷抱，提出比“門戶開放”更大膽創新的“改革開放”，怎麼不叫他欣喜若狂。　　“為什麼成立自由貿易區？”汪精衛有點奇怪地問李想。他自認為學慣中西，可是還是跟不上李想和這些洋鬼子的思維。　　“它有利於中國參与國際經濟合作和國際分工，促進經濟發展；有利於擴大出口和利用外資，並在平等條件下參与國際競爭；有利於促進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進一步完善民國市場經濟體制；有利於改革開放、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於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也有利於直接參与二十世紀文明世界國際貿易規則的決策過程，擺脫別人制定規則而中國被動接受的不利狀況，從而維護合法權益……”　　李想哈哈大笑，說出一大串有利之後，語氣又是一轉：“但是有利必有弊：加入自由貿易組織對我國的弱勢產業也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如果不加快改革的步伐，這些產業將面臨被淘汰的危險。隨着市場的進一步擴大，關稅的大幅度減讓，外國產品、服務和投資有可能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國內一些民族產品、企業和產業免不了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但是中國現在，也就是一個列強掠奪原料，傾銷工業品的市場。情況已經壞得不能再壞，所以這個弊端，對我們國家也不是弊端了啊！”　　“李帥高見！”汪精衛對李大帥的崇拜犹如黃河泛濫，一發不可收拾了。　　我也就是剽竊一下先行者們得想法罷了。李想一陣奸笑。

# 第四百六十六章 不佩服

　　“李帥，還是說說接下來又準備怎麼走吧？”一直沒有說話，幾乎被所有人當成空氣的內田良平抬頭冷冷問道。　　日本對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沒有興趣，正如在日本盛行的《脫亞論》一文中，福澤諭吉寫道：“我國不能再猶豫等待鄰國開化來振興亞洲，不如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與支那朝鮮儘管是鄰國，卻也沒必要特別關照”，“我心中謝絕亞細亞東方之惡友”。　　“怎麼了？”李想擰着眉毛問道，他現在越看這個小東洋越覺得不順眼。　　“英、法一直在背後支持荷蘭，所以接下來的談判，中國即使有美、日的支持將會很艱苦？”內田良平看着這位把遠東局勢惹得沸沸揚揚的李大帥。　　“怎麼？我如果與荷蘭開戰，英國參戰，你們準備撂挑子？”李想反問道。　　“你準備談不攏就開戰？”亨利領事傻傻地盯着這位李大帥。　　“不是沒有這種可能。”李想一副蠻橫嘴臉。　　內田良平眼神閃動了一下，沒有說話。　　“我們會按上述辦法出面斡旋的，你最好不要衝動。”亨利認真的說道。　　“不會，不會。”汪精衛連連點頭哈腰。　　“這要看我的條件荷蘭人肯不肯答應了！”李想一把推開汪精衛：“其實，我的條件，對美、日兩國，也是有利益的。”　　“什麼條件？”內田良平和亨利異口同聲的問道。聽到利益，兩個傢伙立刻兩眼放光。　　李想從鐵盒子抽出一根雪茄，頭也不抬的說道：“幾年前，荷蘭面對國際的壓力，為了保持自己在印尼的地位，宣布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允許列強資本自由輸入東印度殖民地。因而，英、美、日、法、比等外國垄斷資本如潮水般湧入印尼。但是，英國資本首先進入，它同荷蘭資本建立合營企業，在印尼的種植園和採礦業大量投資，其實力僅次於荷蘭，居第二位。其實，是英、荷聯合起來，把其他國家的資本排除在外。你就不想撬開這麼大的一個市場？”　　美、日當然想了。英、荷洋行和大銀行控制了印尼的各生產部門，操縱了印尼的經濟命脈，攫取了巨額利潤。公司在印尼的企業其利潤率高達30%～40%，有的高達170%，一年就可從印尼掠奪15億荷盾以上的利潤。誰看了，都會眼紅。　　“我的條件就是：印尼認真奉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而且不止向中國開放，應該向世界開放。”李想把頭扭向了猶太人銀行家保羅，又看向內田良平。　　南洋盛產大米和熱帶經濟作物，錫、橡膠和石油等戰略資源豐富，中南半島和星、馬海島又處於東西方海上交通要道上，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後起的日本帝國對這一地區垂涎已久，從殖民台灣之後，日本開始了對南洋的滲透與擴張。　　而經濟力量已居於世界首位的美國，更加垂涎三尺。　　亨利楞了一愣說道：“必須把印尼，不！應該把整個南洋划入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　　“外瑞夠都！”李想點點頭。　　“如果南洋能划入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日本也可以慎重考慮加入的。”內田良平道。　　“有點棘手。”保羅還是覺得有點不可思議，“英、荷國內的保護主義一定會拚命反對，甚至不惜戰爭。”　　“不是一般的棘手。”回過神的亨利也咂箍着嘴巴。　　“一點也不棘手。”李想說道。　　“不棘手？”內田良平詫異的問道。“因為貿易問題，爆發的戰爭也是有可能的。”　　“怕什麼？荷蘭對上我也未必能討的了好。”李想冷笑道。　　荷蘭殖民當局在東印度建有一支皇家陸海空軍武裝力量，但只是以荷蘭軍官為骨幹，徵募印尼土著，組織的相當龐大的軍事鎮壓機器。戰鬥力也就欺負一下下土著和手無寸鐵的華人，當年小日本橫掃南洋的時候，就知道這些殖民地的軍警戰鬥力有多麼的無能。　　“話不是這麼說。且不說荷蘭的本身有多強，不過你想想，與荷蘭同盟的列強有多少？而你呢，就一个中華民國而已，替不替你撐腰還難說。”內田良平正色說道：“你這是用頭去撞鐵板！”　　李想撇了內田良平一眼，怎麼覺得小東洋在煽風點火？　　“李帥，這不是武漢。”汪精衛心驚膽戰的提醒道。“任何決定，毋必三思而後行。”　　“你們想那裡去了啊！”李想哈哈大笑，“我沒有發起戰爭的企圖，我的意圖，不過是誰國要是抵制泗水談判，我就在國內發起抵制誰國的運動。”　　“抵制運動？！”亨利和內田良平只能苦笑。　　他們兩國都是吃過這個虧的，對此特別敏感。　　“英、法不是喜歡挺荷蘭嗎？我正準備把國內據荷運動擴大到英、法兩國。”李想嘴裏噴着煙氣說道。　　內田良平和亨利再次苦笑。　　“不用笑得這麼難看。這對美、日可是福音。”李想彈彈煙灰。　　“福音？”　　“誰國挺荷蘭，我就據誰國。美、日正好可以搶佔市場。這不是福音是什麼？”李想說道。“比如美孚，抓住機會，就一定可以獨霸遠東。所以在這次反帝運動，你們也要多支持，不要讓英、法做出某些衝動的事情。”　　“這是自然。”亨利義正嚴詞。　　“英、法不會這麼容易屈服的。”內田良平說道。　　“我的第三步棋就是組織省港大罷工！”李想雄心壯志道：“我保證，香港會變成臭港！”　　所有人點點頭，這一招黑虎掏心，英國就要三思了。法國的對華政策基本上追隨英國同盟國，自然也會三思了。　　接下來，為了爭取談判主動，幾個人就根據以上目的和李想的一些見解，擬就六條節略。　　……　　在上海外灘公園，又豎起一座高六丈、寬五丈的鐵木牌樓，上書“毋忘國恥”四個大字，經過這兒的行人，睹之無不觸目驚心。　　英、法租界，街上蕭條，堆滿垃圾，隨着氣候日漸的升高，瀰漫著臭哄哄的噁心味道。　　英、法、荷國人的工廠機器停止轉動，煙囪不再冒煙，電話呼喚不應……已陷入完全癱瘓狀態。　　英、法租界的洋人都跑去了公共租界。　　虹口碼頭。　　一個穿着新潮中山裝的青年，胸前佩戴着一枚青天白日徽章，拿着筆記本記着什麼。　　一個幫會人物恭敬的站在他身邊說道：“……游輪裝載煤油八萬餘箱，偵悉系亞細亞火油行之貨。該行來貨向在遠來行洋棧堆積。”　　這是大買辦虞洽卿的貨，在他們來之前，虞洽卿見勢不妙，早悄悄地溜走了。　　“不卸此船之貨！”青年拍的一聲合上筆記本說道，“之前已經開會，青紅幫以及各幫，當由各幫飛送傳單。上海第一次實行抵制，凡我華人不得代該輪起卸此貨，協力箝制以求實效。”　　這個幫會人物點頭哈腰：“我輩雖都未到過南洋，未曾受其虐待，然而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　　寧波，學界發起抵約，青年志士分赴城市鄉鎮擔任演說，每日馳赴廟寺船埠鬧市人眾之處，演說文明抵制辦法，環而聽者率數百人，到處歡迎，大為激動。　　……　　湖南，開第一次抵制禁約會，屆時至者四千餘人，萬口齊聲莫不以為吾同胞應盡之務。會後擬另覓一地以為辦理抵制事公所。　　……　　太倉，紳商公議實行不用英、法、荷洋貨之策，公請上海姚孟塤在高等敬業學堂演說實行抵制，合屬士商到者二千三百餘人，全體簽名，誓願回里之後一律轉勸鄉人不同美貨。　　……　　李想一行再次走進泗水荷蘭人總督府後，即將該節略送到總督大人面前。　　荷蘭人總督看到這個節略，勃然大怒，吼叫道：“如此，是將從前之約全行駁了！”他憤怒得漲紅了臉，揮動着手中中國方面提出節略，“如此比勒索還可惡，簡直是……”　　他在美、日兩國代表的環視之下竭力控制着自己，咽下了最後兩個字。　　“強盜！”李想冷冷地替他說了出來。　　“閣下自己聽聽。”荷蘭人手指頭戳着一行行條款道，“要我們將東印度所有港口開放，還得降低這麼多種關稅……我從來沒有看到過誰敢向荷蘭帝國提出這樣苛刻的條約！”　　李想冷冷地說道：“那你今天不是看到了嗎？”　　荷蘭人被他這句話噎得差點背過氣去。英國代表的手從桌子下隔着小茶几伸過來，輕輕扯了他一下，他心一動，很快便調節了氣息，輕輕將條款往桌上一擲，說：“如果閣下真有和平誠意的話，‘門戶開放’，‘自由貿易’什麼事就不要提了。”　　李想一字一句的說道：“我想再一次用最明確的語言告訴總督大人，這不止是我國的要求。”　　荷蘭人總督撐着沙發扶手站起來說：“如果是這樣，那兩國惟有一戰了。”　　亨利臉色微變，正要說話，就聽到李想冷靜地說道：“那麼請貴部開個節略。”　　荷蘭人總督的準備早被美、日、中三國合縱打亂，那個節略已經拿不出手了，一時異常尷尬的在那裡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想譏諷道：“貴部連個節略亦不願開，我心實不佩服。”　　荷蘭政府本想把拖延談判的罪名加在中方頭上，至此不由沮喪語塞。

# 第四百六十七章 起來起來

　　泗水荷蘭人總督府，從屋子里往窗外看去，水藍山碧。屋子里，談判桌前，雙方卻爭論得異常激烈。　　“……南洋諸國，那個不是中國的屬國？中國在南洋移民，已經是幾千年的歷史，與中國的文明一樣的悠久，說南洋是中國的領土也不為過！”李想站了起來，伸開雙手，然後往胸前一摟，好像要將南洋整個抱在懷裡，貪婪之情溢於言表。　　“荒謬！太荒謬了！”荷蘭人總督大人也站起來，不停地劈着手掌，激烈地駁斥他。“我會把你言論當成是對荷蘭帝國的宣戰！”　　“不是吧，我就只是說了幾句實話而已！”李想滑稽地看着荷蘭人總督大人。　　“無理之極！”英國出面斡旋代表氣勢洶洶站起，手指頭對着李想戳戳點點。　　“這不是貴國該說的話！”美國出面斡旋代表亨利大怒，一捶桌子也站了起來，嚴正地抗議。　　英國代表的手指頭縮了回去，但仍然洶洶地叫囂着……　　李想火氣一下上來了，現出一臉的潑皮相，與之對罵起來毫不遜色。　　英國代表玩弄威嚇故伎：“定意派遣公使到京議約！”　　“中國文明是謙遜的，但你千萬不要把這當成怯懦。”李想獰笑：“英國有閑情在這裏管閑事，不如回去管好自己。”　　……　　享有“東方明珠”之稱的英國殖民地香港陷入了一片黑暗、混亂的狀態中。市內交通斷絕，生產停頓，商店酒樓紛紛關門，市面冷冷清清。那些平日趾高氣揚的外國人，家務沒人料理，孩子沒人看管，環境無人打掃，弄得束手無策，狼狽不堪。　　香港開往內地的輪船，以及從國外開到香港來的海洋輪船，都停在港口，拋錨熄火了。　　大街小巷貼滿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省港罷工委員會啟事》：　　公啟者：省港工界同胞因憤恨英國帝國主義包庇荷蘭帝國主義者之屠殺我泗水海外同胞，特舉行總同盟罷工。現香港罷工工人絡繹回國，敝會經與中國同盟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人部協商，特組織一辦事機關，管理招待、募捐、宣傳、庶務等項，即由敝會組織“省港罷工委員會”專司其事。現該會臨時辦事處設於廣州太平南路四十五號海員俱樂部；所有罷工事宜，請與該辦事處接洽可也。　　在三角公園，一個胸口別著一枚青天白日徽章的年青對着眼前黑壓壓的人群慷慨陳詞：　　“中國同盟會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全國工人們！農人們！一切被壓迫的民眾們！　　泗水慘案，這是偶然的事么？不是的。這是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必然現象。帝國主義存在一天，被壓迫民族每日都有被屠殺的可能呵！　　印度、埃及、非洲等弱小民族和歐美各國被壓迫階級，不是常常被帝國主義的強盜們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大屠殺么？我們中華民族的被屠殺亦非始於今日呵，自鴉片之役以至庚子之役的中國史，從紅河溪慘案到今天的泗水慘案，完全是一部外國強盜宰割中國民族的血書！　　然而這次泗水的大流血，卻是中國民族自覺的反抗帝國主義時期之第一頁呵！”　　嘩的就是一陣掌聲響起。　　青年等掌聲停息，繼續激昂演說：“中國同盟會敢提醒全國民眾的注意：這次泗水的大事變是由帝國主義向我華人之進攻引起的，幾十幾百幾千幾萬的海外華人不惜殞身飲彈在帝國主義的炮火中前仆後繼，只為慶賀中華民國的成立，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何等重大的犧牲呵！　　務望香港和全國奮起的國人，承繼流血烈士之遺志，在長期的民族爭鬥中時時擁護最被帝國主義仇視壓迫的華人之利益；勿中帝國主義的離間政策，使最忠於民族利益的海外華人有任何不堪之危險，而民族解放運動亦因此而遭鎩羽不振之打擊呵！”　　在激昂演說的青年站着的箱子前面兒，是幾個參与組織起來的青年學生，當即就振臂高呼：　　“全國工人們！農人們！一切被壓迫的群眾們！起來，起來：打倒野蠻殘暴的帝國主義！中國同盟會聯合戰線萬歲！中國民族解放萬歲！”　　幾個青年同聲振臂高呼，底下萬夫景從，聲震雲霄。　　香港工人十餘萬舉行大罷工，香港政府立即宣布戒嚴。　　香港是一個四面都是水的小島，吃的東西很多要靠廣州供應。碼頭工人罷工，廣東又進行封鎖，內地的肉食蔬菜運不進來，結果豬肉、雞蛋拚命漲價，英國人喜歡吃的牛肉跟本看不見了。食品市場空無東西，和街上堆滿的垃圾、糞便形成對照，香港成為“餓港”。　　海員工人罷工后，船隻不再進港，船塢廢棄了。貨物運不進來，商店也紛紛歇業。東西買不到，社會秩序大亂。香港又成了“死港”。　　面臨這樣的局面，香港總督史塔士還想採取鴉片戰爭時的辦法，用武力進攻。他特地公開召開了一次所謂“公民大會”，以大會的名義電請英國政府派軍隊來鎮壓罷工。但是，這時的形勢，已經和鴉片戰爭時代的形勢不同了。荷蘭人泗水鬧出的事情還未平息，他們英國是文明國家，可不能再學荷蘭人。英國國內輿論同情中國人已經是主流，在泗水交涉中英國支持荷蘭，已經叫英國政府民意下降了許多。　　英國政府不願因為荷蘭在泗水的醜聞，公開和民國政府作戰，因此答覆說：“統觀全局，此時無法出兵。”　　……　　泗水荷蘭人總督府內，荷蘭人總督和英國代表還在桌旁商議。　　“他們聰明、勇敢、富有開創精神，在經商上不遜於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這點通過白種人的各種排外法案也得到很好的證實。”英國人說道：“你很難相信吧？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你們的排外法案是必要的。如果你們允許華人自由進入，他們將會吃掉你們，我敢保證，五代以後，將不會有任何白種人存在。”　　荷蘭人總督點點頭，問道：“那麼你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何看法？看來美國這次是真的要站在中國這邊了。”　　“美國的對華政策以及對其它許多國家的政策，”英國代表回答道：“反映出良心與政治需求間的激烈鬥爭。一方面，是利他主義的念頭，是對弱小國家的同情和人道主義精神；另一方面，是對外擴張的強烈願望，以及對國家未來政治和經濟需求的認識。在我看來，美國向巴拿馬和加勒比海的擴張，以及在太平洋建立新的居民點，僅僅是出於對未來面臨巨大經濟壓力的認識，以及尋找新市場的必要性。不斷成長的製造業和下一代人對工業發展的強烈追求，將促使美國對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為推進這種政策，美國政府在處理中國事務時一直示以慷慨和大度，我相信近年來美國那可惡的‘金元外交’政策也正基於此……”　　房間外的過道上響起了驚慌的人聲和跑動聲。　　荷蘭人總督大人皺起了眉頭：“是誰這樣有失禮貌？”　　話剛落音，門“砰”地一聲被推開了。　　荷蘭人總督大人站起來：“發克！未經允許就……”　　“急電！總督閣下，領事先生，省港大罷工了！”總督的副官上氣不接下氣，幾乎是吼叫着報告。　　“啊？”英國代表驚叫：“你給我說清楚！”　　“香港郵局、銀行、酒店、茶館、菜場、電車、報館、印刷局、輪渡……一律罷工，連闊綽人家的差人、女僕、廚司、轎夫也參加了。香港頓時變成了‘死港’，‘臭港’。”　　“中國人還封鎖了香港……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立了一支二千餘人的糾察隊，被派往廣東省各海口駐防，負責維持秩序，捉拿香港當局的走狗，截留運往香港去的糧食，扣留英國貨物。糾察隊有十二艘小艦艇，在海面上往來巡查；有兩百支槍武裝的軍隊，與香港、沙面的英國軍隊對壘。嚴密地封鎖了香港。”　　……　　說也奇怪，原來窮凶極惡、硬挺荷蘭的英國代表，在省港大罷工之後，卻派人給李想送來一封信說：“你們抵制英貨好了，何必罷工。”　　“為什麼英國領事不擔心抵制英貨，卻害怕工人罷工呢？”汪精衛拿着信，想不通的問道。　　李想從一堆資料里翻出一本印着《中國海關貿易冊》，丟給汪精衛，說道：“你仔細查找一下香港海關，在95頁，香港每年出入口貨價值一億五千萬英鎊。照此計算，罷工一天，英國就要損失七百萬貿易額。可見，罷工對英國的打擊有多大！而英國貨每年運進廣州的價值不過三四千萬元・罷工五六天，就抵得上抵制英貨一年。”　　汪精衛看得嘖嘖稱奇：“我不得不服李帥，這你也能想到？與洋人鬥爭，硬來肯定是不行，洋人船堅炮利，中國在這裏吃過的虧太多了。可是我們卻從來沒有想到用這種方法與之鬥爭！弄清這個奧妙后，知道了洋人的弱點，知道了自己的力量，這不就是兵法上的‘知己知彼’，堅持罷工，勝利必定是屬於我們。”　　李想很享受被人推崇的感覺，心裏得意洋洋，嘴上卻矜持的說道：“這次罷工，是香港各行各業一致行動的，非我一人之功。不僅工廠、碼頭、輪船工人都離開廣州，連清潔工人、做家務的工人，也都一起行動。所以，從罷工開始后，住在香港的英國人，都只得自己燒飯、洗衣、帶小孩。但這還不算，由於清潔工人罷工，街上堆滿垃圾、糞便也沒有人清除、住高樓的人，常常把糞便用紙包了丟到街上。香港天氣炎熱，很快就進入盛暑季節里了，更不得了，太陽一曬，臭氣衝天。香港成了名副其實的‘臭港’。”

# 第四百六十八章 國民的勝利

　　荷蘭人總督府正在進行泗水交涉的第三次會議，荷蘭人總督宣讀了相當長的一篇演說：　　“……中國已往的行為，在交涉會談上表示了缺乏誠意與信實。我看中國這次還是一樣沒有誠意與信實！”　　英、法代表變得沉默了，荷蘭人的氣勢已經遠遠的不如之前。　　“這早已擬好的條約就是我方的誠意與信實。”李想把備忘錄推過長條桌去，“每一條款都在這寫的清清楚楚，貴國卻一直借故拖延，到底是誰國沒有誠意？我方提出之前17條，而現在我方已經刪減到了13條的條約作為正式交涉條件。與17條相比，13條避開了涉及荷蘭在華不平等條約及特權的多數內容，而將交涉的範圍局限於懲凶、賠償、道歉及某些具體問題上。對於自由通商一條，也只要求恢復不平等條約規定的原狀。但即使這樣，仍遭到貴國的傲慢推諉。貴國竟然表示，只可以商議前5條，並拒絕了中方與荷印自由通商的要求……”　　荷蘭人總督臉色鐵青，一字一頓的道：“閣下，我看不出這裏的條款有誠意，太過份了。荷蘭當局已經交出了兇手，兇手並沒有你說的白人。我們也願意給予受到傷害的華人合理的補償，但絕不接受貴國的勒索。我們甚至願意給予貴國僑民與荷僑同等待遇，但這與修約沒有半分關係。泗水事件，純粹就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貴國卻要把事件擴大化，按照萬國公法，我國的處理已經是最大的讓步……”　　碰的一聲打斷了荷蘭人的滔滔不絕，卻是李想重重的一頓茶杯，茶水四濺，灑在了他袖裡面露出的雪白襯衫上面。再看看他的臉色，也是面沉如水，如掛寒霜。　　“這次泗水事件的性質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為這次事變是起於荷蘭軍警對中國人的野蠻殘暴行徑，而成於荷蘭當局對援助華人的民族運動之鐵血鎮壓政策。所以因荷蘭帝國主義之泗水大屠殺而引起的全中國的反抗運動之目標，決不止於懲凶、賠償、道歉等‘了事’的虛文，解決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應認定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荷蘭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為其主要目的！　　中荷不平等條約一日不廢除，中國民族的生命與自由便一日沒有擔保，隨時隨地都有被橫暴殘酷野蠻無恥的帝國主義蹂躪屠殺之危險！　　全中國人民的生命與自由，決不能由懲凶、賠償、道歉等虛文得到擔保，只有廢除與荷蘭一切不平等條約才能得到擔保！　　所以，這此交涉的得失將不以荷蘭帝國主義是否允許懲凶、賠償、道歉為轉移！”　　華語鏗鏘，擲地有聲。做交涉筆錄地書記員華洋各一。那個臨時過來負責記錄的泗水總領事館參事，差點放下筆拍起巴掌來！　　荷蘭人總督拍案而起，李想也毫不退讓站直看着他。　　李想現在絕對是有恃無恐，省港大罷工之後，英國首先軟了下來，法國也跟着疲軟下來。單單剩下荷蘭人孤軍奮戰，荷蘭人還能堅持多久？　　兩人對視半晌，李想才突然一笑：“總督閣下，咱們這會談，又沒有取得共識。當真是遺憾得很哪……我估摸這時間，中國海軍出訪八國的海圻號結束墨西哥排華案的交涉，回國途中受命轉來泗水，也應該就是這幾天的時間到來……我很期待咱們下一次會談，告辭告辭。”　　荷蘭人身子搖晃了一下……　　李想從樓內走出來，臉上得意洋洋。　　內田和亨利緊隨其後，也是喜笑顏開。自省港大罷工之後，美、日大發洋才，搶走了英國人的生意。廣東的出口貿易，本來有許多是經香港的。省港之間交通斷絕後，廣東的經濟也發生了困難。於是，罷工委員會和廣東政府一起規定，除英國外的船隻，可以不經香港直接來廣州。接着，美國、日本和別的一些國家的商船，都開到黃浦來，平均每天有四十幾艘；因為運貨速度太慢，罷工工人還專門造了一條公路，取名為中山公路，把貨物從黃埔運到廣州。　　眼見得出了門，李想直奔自己馬車，就看見本來應該留在使館，等着接待現在源源不絕而來的投效華僑青年，還有更多捐款的管家小妹微笑甜美地站在自己馬車旁邊。　　梅迪看李想過來，笑着道：“大帥，海圻號已經到了。”　　……　　泗水港，又一艘懸挂五色旗的巡洋艦停泊在港口。　　排水4300噸的海圻好比海琛、海籌大一圈，裝備8主炮兩門，艦首艦尾各有單聯裝主炮一門，十門4.7炮、十二門47mm炮、三門37毫米炮。馬力17000匹，航速24節。乘員軍官45人，水兵431人。　　……　　李想前腳剛走，荷蘭總督副官就拿着一紙電文快步走進來，臉上是掩蓋不住的驚慌之色：“總督閣下，程璧光率領的中國最先進的巡洋艦海圻號已到泗水，中國向泗水大舉增兵，這是尼德蘭的急電！”　　“念。”荷蘭人總督搖晃一下，終於頹然的坐在沙发上，咬牙切齒道。　　“情勢危急。原打算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無可商改，即照前約與之定約。”　　“去！發照會吧。”　　“閣下，中國人的條件，這些都是不近情理而不易接受的，並且條件極為苛刻！”　　“現在還能怎麼辦？英國除了說好聽的話以外，一無作為，而好聽的話在現在毫無用處。”　　……　　北京，鐵獅子衚衕大總統府。　　“父親。”袁克定在安坐如佛的乃父耳邊輕聲問道：“今天東郊民巷的聚會，可看出各國是個什麼意思？能有賠款，荷蘭肯道歉，交涉到了這個地步，已經是從來沒有的外交勝利，咱們也該得饒人處且饒人，不可撕破了臉，畢竟咱們也需要列強的承認不是。”　　袁世凱眼睛睜開一線，說話聲音又低又沉：“那李瘋子福氣是天授地，美、日挺他不說，這回連踩他的英、法也偃旗息鼓。劉鏡人回電說，荷蘭已經全認了。那麼苛刻的條件，洋人竟然也都認了！”　　袁克定一臉不敢相信的神色：“洋人不管么？英吉利，法蘭西那些國家，怎麼就不管了？”　　袁世凱鬱悶死了，這些洋鬼子怎麼總給李瘋子開綠燈？從漢口交涉到泗水交涉，李瘋子無往不利。　　袁世凱苦笑道：“不管！說也奇怪，原來窮凶極惡、硬挺荷蘭的英國代表，在省港大罷工之後，立刻就軟了。他們都說，靜觀咱們的交涉結果，護僑也算是有道理的……”　　袁克定跌足長嘆道：“這次李瘋子載譽歸來，鄂州聲勢又要再漲。必是來日大患！”　　父子兩對望一眼，都是苦笑。　　李想暴發戶一樣崛起的速度，簡直就是觸目驚心。當然，這崛起之路，也觸目驚心，九死一生，提着腦袋拼出來的。這也讓更多的人鬱悶，李瘋子這樣膽大妄為的玩火，卻玩不死，這運氣好的是要逆天？　　“父親。”袁克定苦笑道：“這次，李瘋子壓是壓不下去地了，咱們想個法子應對……”　　……　　泗水，荷蘭人總督府。　　屋內的談判已經進入了最後階段，李想將和約草稿推至荷蘭人總督面前，不容置疑地說：“我這是最後的表態了，我們已經將賠款數額從3000萬塊銀元減至2000萬塊。你知道之前結束的墨西哥排華案交涉，民國駐墨西哥代辦沈艾孫向墨西哥政府提起交涉，要求懲辦兇手、撫恤死難者家屬、設法保護華僑並給予經濟賠償。沈艾孫提出的索賠是多麼嗎？那可是3000萬墨西哥銀元，一點折扣也沒有打……至於其它條款，斷不能更改！”　　荷蘭人身子微微顫抖，厲聲說道：“如果是這樣，不如開戰吧！”　　李想走到窗前，推開窗戶，指着港口游弋的三艘巡洋艦說道：“我想提醒總督大人，以貴國那兩艘破舊巡洋艦對陣我們的三艘最先進的巡洋艦，你們沒有任何的勝算！如果我們現在談判破裂，中華民國的軍隊馬上就會向你們發動猛烈的進攻！”　　是赤裸裸的威脅，但也擔心這個被傳為瘋子的李大帥真幹得出來。荷蘭人氣虛了：“閣下何必如此，我們不是在好好談着嗎？”　　“沒有什麼好談的了！”李想手按在和約上，蠻橫地叫道：“你只說，答應，還是不答應？”　　荷蘭人總督一拍桌子，噌地站起來，“怎麼？不許申辯？那還叫什麼談判？”　　“我看貴國真是欠缺誠意！”李想冷笑道。　　荷蘭人總督以一種更委婉的口氣說道：“從兩國長遠的友好關係著想，我希望閣下能再做一些讓步。而且，其中所要求的商業利益，多半是沒有國際慣例的根據的。”　　李想以悲憫的目光看着他道：“這不是我一個人所能決定的，這個主張是得到美、日兩國承認的。總督閣下向來是以務實著稱的，怎麼今日就不能正視現實了呢？你在這兒多拖延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戰爭爆發，荷蘭女皇的損失只會更大！”　　荷蘭人總督沉默了。他似乎真看見泗水城燃起熊熊火光，看見女皇陛下悲傷的面孔……他長嘆一聲，顫巍巍拿過薄薄幾頁紙的和約草稿。　　最後，冗長的會議及文書的往複終結了，條約全文經過最後修正後電達尼德蘭政府，後者訓令總督予以簽字。　　第二日晨十點鐘，中荷兩國全權大臣在會議室內，在條約上簽名蓋章，沒有舉行任何特別儀式。

# 第四百六十九章 醉春風

　　李想走出荷蘭人總督府，一股熱浪鋪面而來。李想手裡還握着剛剛簽下的條約，入眼之處。竟然是人山人海！　　這裏的太陽像一把火，這裏華人的熱情同樣像一把火。　　此刻，在泗水的華人似乎都來了，總督府前的廣場、地坪、街道上，密密匝匝全是人！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站在總督府門口的李大帥。在那裡擠得人頭涌涌的翹期盼，等待這交涉結果。　　大家臉上都是一副急切期盼的模樣兒，要不是人群最前面都是同盟會華領們，早就亂了秩序。　　“李大帥出來了！”　　看到李想走出總督府，人群當中就是嗡的一聲，簡直都有些兒狂的樣子。　　李想什麼都沒說，只是揚起了手，做了一個特別法西斯的，特煽動人心的動作。　　群眾似乎一下明白了，歡呼聲似乎突然以下就爆了出來。接地連天，驚天動地！這不知道是多少人聚集在一起，才能出這麼巨大的歡呼聲音！　　這些都是華人，將視線所及的地方都擠得密密麻麻。每個人臉上都是最單純的感激崇敬。扯開了嗓門地大聲的歡呼。向著軍服整齊地年輕軍官，向著李大帥帶來的五星紅旗，向著才從荷蘭人總督府里鑽出來的那個年輕的李大帥歡呼！　　楊威海外，李想在這一刻，這種從未有過的自豪感覺是分外的清晰。　　李想手裡還是那一份揚眉吐氣的條約，周圍是山呼海嘯一般的歡呼。那種熱情。似乎能將海水捲起波濤！　　來自祖國的一點關懷，激起的就是南洋遊子百倍的熱情！　　泗水幾萬華人一齊歡呼，使風雲變色。　　噼里啪啦的，幾萬響的鞭炮響了起來，兩隻獅子，也在鑼鼓鞭炮聲中，搖頭擺尾的舞動起來。　　汪精衛的岳父陳耕基已經笑着迎了上來：“李大帥，大家一起在中華會館已擺下筵席，感謝李大帥定難扶危，拯飢援溺，請李大帥賞光。”　　……　　中華會館。南洋各地華人大家族，幾乎已經齊聚泗水。冠蓋雲集，誠南洋一時之盛。　　“……民智不開，民心不齊，啟迪民智，有助於革命，有助於救國，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萬代的事業，是提高國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麼時候都需要。”陳嘉庚道，“國家之富強，全在於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於教育，教育是立國之本。”　　李想猛點頭。　　張弼士顫巍巍，激動地說道：“國家貧弱之故，皆由於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於學校不興……我等旅居外埠，積有財資，眼見他西國之人，在各埠設西文學堂甚多，反能教我華商之子弟，而我華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豈不可設一中文學校，以自教其子弟乎？”　　張弼士老人的激情講演，在場聽眾無不感動，博得了熱烈掌聲。　　李想恭敬的點點頭，這個老人是南洋華人中的億萬豪富，華人世界的首富。張弼士在國內和南洋的事業如日中天，富甲一方，當時在國際上尤其是東南亞一帶影響深遠。英國、荷蘭屬殖民當局，看中他的影響力，曾多次給他封官賜爵，都被他婉言謝絕，他慷慨激昂地說：“吾生為華人，當為中華民族效力。”張弼士還說：“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中國是我們的根，人總是要落恭弘=叶 恭弘歸根的，希望華僑華人從國外回歸故鄉時，都能榮宗耀祖，為國添光。”　　他一生熱心社會福利和教育事業，生平所捐義款達數十萬兩銀。在清廷任命他為海外商務大臣兼檳城管學大臣時，首先捐資八萬兩銀創辦檳城“中華學校”；在張弼士的帶動下，在新加坡創立華文“應新學校”，對於窮困人家的子弟，甚至給予免費讀書，對優秀學生加以獎勵。在張弼士的帶動下，新加坡、馬來亞兩地相繼興辦了八所華文學校。　　“歐美列強之所以富強，即在於實利主義教育的普及。諸位對教育如此熱心，小子到有一個提議，不知道大家願不願聽。”李想看到大家目光聚集過來，繼續道，“在南洋建立一所用華文教學的大學！”　　在座華人立刻熱烈響應：“能在南洋建立我們華人自己的大學？”　　“怎麼不能？”李想眉頭挑起，“這次交涉，定下條約，荷蘭當局已經放開對華人一切禁制。”　　又是一陣歡呼。　　華校，一直是新馬華人凝聚了無數心血的美麗家園，不論是銀行家還是市井小販，他們都對知識和文明充滿了尊敬，能夠在南洋建立華人的第一所大學，也是海外華人的第一所大學，他們都願意攜手創造了這個永恆的傳奇！　　“世界各國的競爭，不僅在武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經濟實力的竟爭。列強侵略我國憑藉的就是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實力。而我國經濟落後，實業不發達，國家財力奇乏，人民流離失所者眾多。要使國家富強，就必須實行實利主義教育……”　　李想大談教育救國，還抄襲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教學理念忽悠人，把所有人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　　開席。　　當侍酒師小心翼翼地將那一看包裝，就知道是頂級葡萄酒美酒緩緩地斟入每個人面前的水晶酒杯中，全場鴉雀無聲，所有的人都不自覺地屏聲靜氣。　　舉起酒杯，李想全神貫注地凝視着那紅寶石色澤的液體，似乎在尋找着什麼；搖晃一會兒酒杯，再將鼻子探入杯口，深深地呼吸着酒香，表情十分嚴肅；然後，將酒杯送至唇邊，輕輕地飲啜一口，在口腔中反覆轉動……　　回味許久，李想終於流露出陶醉的笑容，作出評價：“這是世界級的傳世之作！香氣豐盈深邃，結構宏大而優雅，質感如同天鵝絨一般柔滑，只有經過歲月磨礪的頂級紅酒才會有這樣的感覺。”　　汪精衛則評價說：“優雅的黑醋栗、熏梅和櫻桃的芳香交織在一起，還有肉桂、咖啡豆和杉木的幽香。入口展現出精巧的平衡感和豐厚的濃郁度，回味持久，具有非凡的陳年潛力。”　　此時此刻，在酒香繚繞、酒杯光影晃動的地大廳里，李想和汪精衛兩個葡萄酒門外漢像極了品酒大師，比着賽評點起來。　　“這個……”張弼士猶豫着說道，“這是我在煙台葡萄酒公司出品的……年份不是很久，不過着酒確實屬於世界頂級的。釀酒師是來自奧地利的拔保男爵。”　　李想和汪精衛立刻尷尬的比着賽咳嗽起來。　　“煙台？”李想好像抓到什麼？　　張弼士點頭道：“那是光緒二十年，設葡萄酒公司於煙台試辦，延聘酒司，買地種植，建造酒窖，購機試釀，幾費籌劃，經營考驗，始有頭緒，將藉此以開中國之風氣，為興商之先路也。”　　“張裕葡萄酒？”李想不敢肯定的問道。　　張弼士點點頭。他在國內除了創辦張裕釀酒公司、興建廣三鐵路，開採金、銀礦外，從1910年開始，陸續以巨額投資興辦農、工、路、礦、机械、墾牧等實業，先後創辦了廣州亞通機器織造公司、惠州福興玻璃公司、佛山裕興機器制磚公司、海豐平海幅裕鹽田公司、雷州普生机械火挈（即拖拉機）墾牧公司等十多家企業，大量引進美、日、意等國的先進技術和設備，開僑商在國內創辦机械工業之先河。　　張弼士辦的企業名稱大多冠以“裕”字，取中華實業永遠“昌裕興隆”的意思。當時，張弼士與清末狀元張謇同被國人稱譽為“南北二張”。　　應該說，張弼士作為出生於清政府時期的中國，與清政府結有剪不斷的情結：他先後擔任過清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閩粵兩省農工路大臣、欽命頭品頂戴、光祿大夫、粵漢鐵路總辦、佛山鐵路總辦等職，但即使位居清廷高位，他卻對清廷腐敗無能看得深為透徹。　　因此，在看到清政府即將垮台之時，他明智地選擇幫助孫中山先生開展民族革命事業：他支持兒子張鐵君參加同盟會，並暗示南洋所屬各企業，要對在海外進行民族革命活動的同盟會革命黨人給予大力支持。在回到新加坡后，又通過胡漢民暗中幫助孫中山30萬兩白銀作為活動經費。辛亥革命爆發后，張弼士與張耀軒以南洋中華總商會和他本人的名義，捐贈了一筆巨款給孫中山……　　對政治的清醒認識，換來的是張弼士更加悠長的政治生涯：在民國政府，張弼士又先後任孫中山總統府顧問、立法會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南洋宣撫使等職――這在朝代更替的時代里，是絕無僅有的奇迹了。　　李想對這個老人的印象很好，而老人看起來也很喜歡這個年輕後生。　　李想喋喋不休的對張弼士老人描繪未來的國家：“一沒貪官污吏；二沒土豪劣紳；三沒賭博；四沒娼妓；五沒小老婆；六沒叫化子；七沒結黨營私之徒；八沒萎靡不振之氣；九沒人吃摩擦飯；十沒人發國難財。”　　雖然大家在海外見過不少世面，但是李大帥的思想也超前了，不過叫好之聲依然不絕，紛紛起身敬酒。　　李想多喝了兩杯，微熏之間，不知羞恥的要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題詞！　　李想醉眼朦朧的寫下“品重醴泉”四個字，字跡張牙舞爪，毫無章法，卻贏得滿堂喝彩。李想醉的更厲害了。

# 第四百七十章 歸來

　　深藍之下，是波濤洶湧的吼叫。青天之上，是海鳥高遠的鳴叫聲音。這海浪拍擊的遠處，有一條隱約的白線，在天際盡頭，只看見大陸岸線的影子。從南到北，無有盡頭。在目力所不及處，更不知有多少高山大河，壯闊景象。　　海輪上，宋缺匆匆走進船艙，那麼粗野的漢子眼中竟含着激動的淚光：“大帥，我們到家了！”　　李想的臉上寫滿無聊，昏昏欲睡的躺在榻上，聽到宋缺的叫喚，一骨碌爬起：“到家了？”　　李想推門就走出船艙，管家小妹看見他舉動，也只有無奈放下正在整理的書稿，跟在後面出去。一頁紙片不小心掉落，像是書皮的這張紙上面寫着“我的奮鬥”四個大字。　　上海已經遙遙在望。　　這次跟着李想歸國的青年們，許多都是在南洋土生土長的華僑，許多都是第一次回到故國，都只是伸長了脖子獃獃的看着這片土地，這片只是在長輩口中口口相傳，祖宗神靈的家園。比起南洋秀麗的島國風光，這裏博大，這裏蒼涼，這裏深遠悠久得難以想象。　　李想感慨萬千，海上這段無聊的時間，開始還和陳嘉庚等受邀去鄂州考察的僑商們談生意經，和張弼士之子張鐵君等南洋熱血青年們談救國理想，很快李想就厭煩了這樣枯燥無趣的生活。無聊之極的他，就用這段時間寫了一本自傳，取名叫做《我的奮鬥》。　　……　　吳淞炮台鳴炮致敬，碼頭上排列的軍隊，舉槍敬禮。　　岸上人山人海，不知道是從哪兒匯聚來的看熱鬧的人，大家都看到了李想，不約而同的出了一陣喝彩聲音。　　“李大帥的船來了！”就聽見碼頭吊台上地人大聲喊。喊聲一出，頓時在人群當中起了浪頭。　　這裏接官亭的鞭炮還沒點上。外面百姓們自己準備的鞭炮就響起來了。上海可是新華社在主戰場之一，這位傳奇李大帥的一舉一動，通過廣播和報紙，鋪天蓋地的宣傳，早已街聞巷知！中國近代最缺的就是民族英雄，現在來了這麼一位，誰不如顛似狂？來的什麼人都有，學子青年，做小工的，夠不上身份站在那些大人身邊的士紳，周圍鄉里百姓。甚至連長三么二堂子的校書也來了不少！　　人群朝前涌動。擠得維持秩序的軍警們跌跌撞撞，直到諸位大人身邊的家丁長隨們都上了。這才算勉強維持住碼頭前面這麼一個空地方。　　掛着五星紅旗的輪船，噴吐着嗚嗚地黑煙，在引水船的帶領下，緩緩出現在所有人的視線當中。　　……　　李想應付完這一切，已經累得精疲力盡。　　李想下榻在愛麗花園，那個熱情的猶太富豪的園子里。應付完那些人，現在還得應付這個熱情的猶太老頭。　　“……李帥願下榻愛麗園，我們的友誼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報紙一般地認為這對我個人是一個高度的榮譽，而且是中國對一般美國人信任的標誌。以為我在開發中國的大計劃上將能夠為我的朋友或我所選擇的主顧服務。”哈同瞟了李想一眼，“因此，在李帥回國的前幾天，我接到許多人們寄來的各種計劃的申請書。”　　李想呷了一口茶，努力提起神，微笑道：“都是什麼計劃？”　　哈同忙道：“這些計劃有的是很可以實行的，但是另一些則完全是幻想。”　　洋人的嗅覺真是敏銳啊！　　李想沉吟道：“你說說看。”　　“大家都知道，鄂州軍政府在西征中發行大量債�唬�而在五年經濟開發計劃案中，同樣需要大量資金，必定需要舉債。於是紐約一家主要金融商號――他們與歐洲各京城頗有聯繫，和我也多年熟識――就來向我表示，關於這樣的一個債，他們願意談商，並請我用他們的電報密碼本……”　　哈同說著，李想腦子一下清醒了。紐約銀行團開始轉變策略了？不過意圖還是一樣，想成為中國的債權人。只不過以前下注全在袁世凱身上，現在也想在他身上下注了。　　“中國要發展，必須要引進外資。”李想順着自己的心思說道：“而且要大量的引進外資。我在南洋的時候，有幸認識來自紐約的銀行家保羅，與他就此問題進入過深入的交談，彼此也達成一些共識。更多的問題，會在下個月漢口舉行的環太平洋經貿論壇繼續討論。你的朋友如果真有興趣與鄂州展開深入合作，請務必要來參加這個論壇。”　　李想說著，目視前方窗外黑暗的天際，良久。　　哈同目光流動，道：“聽說李帥造出了長風號巨輪，雖然只是外國組件拼裝起來的商輪，但美國商界還是流行着一種印象，就是李帥以後將需要大量造船，因為中國海軍業自甲午戰敗以來，停滯不前，並且也知道鄰國的日本用甲午大部分賠款來加強海軍，對中國形成強大的壓迫。我國一位主要造船所的代表要請我給他們情報，並給我一個電報密碼本。另一造船公司的總裁――他的名字若說出便可立刻知道他是金融界巨子……”　　李想聽到這裏，十指緊扣，喘了一口粗氣，急急說道：“他有什麼表示？”　　哈同笑道：“他寫信求我幫助，說：‘我知道我們亞洲的朋友們對於你評價是多麼的高，你推薦幾句話，即能達到為你所惠然贊成的任何的目的’。在一個機密的信里附有他的正式提議，他寫道：‘對所獲得的結果，我將很高興的出一個和它的價值相稱的報酬，而這個報酬我願意留給你自己決定。’”　　李想沉思道：“同樣的，對所獲得的結果，我也將很高興的出一個和它的價值相稱的報酬，而這個報酬我同樣願意留給你自己決定。但你不要拿一下歐美淘汰的，老掉牙的東西糊弄我！”　　他說話聲音很低，幽幽地像從遠處傳來，顯得又清晰又陰森。　　哈同打了個寒顫，說道：“巴爾的摩爾（Baltimore）附近的雀岬俾士馬鋼鐵造船廠（TheSparowPointBesemerStelandShipyard）要出讓，船廠設備雖然不是世界最先進的，但是他們可以提供設備升級的技術服務。”　　李想看了哈同一眼，問道：“多少錢？”　　哈同覺得這個精明可比猶太商人的李大帥眼神太睿智了，似乎能看穿一切，只有老老實實的說道：“原價七百萬元，是美元。他認為一百五十萬元一定可以買到。它可以全部運到中國或者設立在任何地方，作為建設中國現代化海軍之用。這對於他和我是稀有的發大財的機會。”　　“好，我也不跟你討價還價，我給你一百五十萬！美金！但你要給我運到中國！我不管你想什麼辦法。”李想拍板了。　　李想也不是想做冤大頭，列強對中國技術封鎖，他拿着錢都買不到東西。只要這個船廠能搬到中國來，一百五十萬美金絕對花得值。　　哈同的白臉泛上一絲血色，興奮的。這也讓他覺得，和李想做生意，絕對不會吃虧。　　哈同又說道：“另一位住在太平洋岸的人，以認識我自豪，寫給我一封長而秘密的信，說他可以供給極多樣的軍器，包括大口徑火炮，馬克沁機槍……為了表示誠意，他把準備給中國的正式建議給了我……”　　李想淡淡一笑，道：“我需要生產線，步槍生產線，各種軍器生產線……”　　“這個……”哈同道。“可能有點難，但我會儘力去溝通。”　　“還有什麼？”李想問。　　“除了借債及造船以外，最出色的申請者，是替中國作鐵路計劃的人們。”哈同道。　　誰都惦記着中國的鐵路，這個時代最賺錢的行業之一。　　李想陰沉沉地盯着窗格子，有點警惕的道：“說說看。”　　哈同仰起臉笑道：“舉一個例就夠了。寫信給我的人，在標明‘個人’、‘機密’的一封長信的開頭，想喚起我鄉井的自尊心，說：‘我推測你忘記了許多印第安那州的人，但是印第安那州的人沒有忘記你。’他在敘述他的生平，特別是有關他在鐵路經營的經驗，並附有許多參議員及其他知名之士的簽名保證后，他說他自己是‘三十三歲，勤勉的印第安那人，願意到中國參与鐵路計劃並與其政府官吏們結交。’把中國的鐵路系統建設完了以後，他將發展它的金礦，因為他‘熟習礦業，能適合要求。’所有需要來完成這些大計劃的，‘只是你的一句話。我有這些特質，我一定可以使自己又可以使你派給我的一些你的印第安那的朋友們發財。’”　　中國的路礦，在洋人的意識當中就是錢。　　不過，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　　李想毫不猶豫地道：“修鐵路，中國有詹天佑，但是管理鐵路，還真沒有這方面的人才。你告訴你的朋友，他幫我把鐵路管理好，比他所‘熟習礦業’，更加的有前途！我向他保證！”　　“一定的。”哈同點頭道，“最後，美孚油公司一位職員寫信給我說，他們有些事務也許需要我的關注，他們上海的代理人將要來愛麗園拜訪李帥。上海代理人曾真的來看了我，不過只是請求要在李帥愛麗園停留期間，能安排與之會面。不知道李帥……”　　“見！”李想喟然說道。“怎麼能不見？”

# 第四百七十一章 議會迷

　　李想推開窗戶，做深呼吸。　　“李帥，該去用早餐了。”管家小妹清麗的聲音在他身後說道。　　李想回頭道：“有什麼事嗎？這麼急？”　　“好一些人在等着你。”梅迪微笑道。眉頭淡淡春山，嘴角兩個酒窩若隱若現，笑的時候異常撫媚溫柔。　　“那就走吧。”李想不禁嘆了口氣，緩緩說道。吃過早餐，也是這麼麻煩。不用想，都知道是些什麼不速之客。可是這裡是愛麗園，不是落伽山莊，這些人他不想見也得見。　　李想跟着管家小妹出門，又隨意的說道：“剛回國，也不知道國內的局勢怎麼了？”　　梅迪輕聲道：“我們走後，第一屆內閣在袁世凱的強勢干預下勉強組成，具體人選如下：外交：陸徵祥（無黨派，原駐俄公使）。內務：趙秉鈞（袁派）。陸軍：段祺瑞（袁派）。海軍：劉冠雄（接近袁派）財政：熊希齡（共和黨，前清立憲派）。教育：蔡元培（同盟會）。司法：王寵惠（同盟會）。農林：宋教仁（同盟會）。工商：陳其美（同盟會）。交通：唐紹儀（兼）（後由唐侄婿施肇基接任）內閣各部的分配，從表面上看，同盟會佔有多數（四席），加上總理也挂名同盟會，所以，被社會上視為同盟會內閣。實際上，同盟會只分到四個閑職。而袁世凱在這第一屆內閣中，不僅有其心腹幹將掌握關鍵性的軍隊、警察和特務（內務）系統，而且也可以支配外交和海軍。”　　李想微微吃驚，又有些感動。梅迪昨夜在他休息之後一定有加班加點，整理這些資料。　　袁世凱雖然當上了民國臨時大總統，但是他從來也沒有相信過在中國能實行民主共和。對他來說，在革命高潮的時和同盟會妥協以及承認共和制度。只不過是為了達到撲滅革命烈火而施展一種策略手腕。因此，他一上台就不擇手段地擴大個人的權力，追求專制獨裁的統一，並且把企圖監督他的同盟會視為最大障礙，非加以徹底清除不可。同時袁世凱在這種反革命策略思想，也是整個北洋派的普遍認識。　　在唐紹儀當選內閣總理后，李想記得孫中山在解職前，在臨時參議院發表演說，他頗為感慨的說：“本總統受職以後，沒有想到在這麼短的時間便建立了如此大的事業。這三月以來，南北統一，戰事告終，中華民國完整無缺，真乃是國民幸甚、國家幸甚！”　　事實上，孫中山的話頗為言不由衷，按他的本意應是直接掃蕩北方，一統民國，但由於財政、軍權等各種原因，最終還是以妥協而告終。儘管當時的國人都在為戰爭的和平解決而歡呼、為共和的勝利和國家的統一而感到興高采烈，但民國的起步從一開始便顯得不是那麼的順利。　　危機首先在內閣中爆發。幾乎是必然的。　　梅迪繼續道：“……財政熊希齡雖與黃興為總角之交，辛亥后在南方投身革命陣營，他的出任又受到黃的大力支持，黃對熊也期望殷切，但是，熊本人一貫的政治立場促使他很快就投入袁的懷抱。況且財政部庫空如洗，不得不仰賴外債，而借外債又不得不仰仗袁世凱本人與外國公使和銀行團的聯繫。再者，袁氏還可以通過梁士詒掌握的交通系統在財政上另行周轉。故財政無論屬誰，財權仍可由袁世凱操縱。熊希齡鑒於當時的財政問題極其困難，加上內閣中派系複雜，因此打起來退堂鼓，再三向唐紹儀請辭。”　　“聰明人。”李想嬉笑道。　　走在前面的梅迪道：“在唐紹儀組建內閣后，部分內閣成員對職位安排並不滿意，他們紛紛向唐紹儀提出辭職。”　　“還有誰？”李想笑着問。　　“第一個就是農林總長宋教仁！”梅迪道：“這位30歲剛出頭的年輕人，他認為當前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要辦，這小小的農林總長，完全滿足不了他的雄心。因此，宋教仁一而再、再而三地請求辭職，弄得唐紹儀非常難堪。”　　李想笑了。農林總長能穩住宋教仁？他可是要自己組閣！　　“內閣中的另一位同盟會員陳其美，他認為給他的工商總長職位不過是調虎離山，因此他根本就沒有去北京上任，只是委託了王正廷作為次長前往北京代替他處理事務。”梅迪道。“按約定，南方的國務員們在組閣之後應當即時前往北京就任，但在這種情況下，唐紹儀在發布內閣任命后只能一直滯留南京，百般勸說宋教仁等人，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早日北上。眼看首屆內閣難產，袁世凱也非常着急，他通過電報不斷地對各方進行疏通，以求事態得以圓滿解決。”　　李想道：“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無非還是南北雙方的互不信任。由於南方革命黨和袁世凱的北洋軍曾經交戰過，加上不久前北京又發生兵變，因此南方革命黨擔心北上會有危險，主張派兵護送國務員北上。這種做法，顯然是將南北矛盾提前激化。”　　梅迪眨眨眼，點點頭，說道：“在袁世凱的強勢面前，十個部的總長全部就位，唐總理才偕同王寵惠等人，一道啟程上北京。只有陳其美曾任滬軍都督，醉心楊梅，不願離開南方，請求推遲行期，唐總理沒有勉強。這次，陳其美現在就在餐廳，等着您呢。看來是來向你求助來的。”　　……　　在餐廳，李想幾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勸說陳其美：　　“……民國初建，國本未定，民心動搖。即使大家群策群力，尚難圖存，何況各部虛懸？各位要是以滅種為旁觀，以覆邦為快事，那我寧願垂手待斃，也無怨言！如果各位還看得起我，還請大家按照約定儘早就職，在北京的總長可以先行籌辦，在南京的總長還望輕車簡從，迅速啟行！如果各位北上招致危險，請殺我以謝天下！要是各位擁兵自重，以致禍端，那也當罪諸位以謝天下！要是五日之內各位還在延宕觀望，那國民必認為諸位是有意棄我民國，如何得了？……”　　……　　北京。　　國會大廈工地，凌亂而嘈雜。建築骨架已經有了一點模樣。工地上有建築工人正在忙着，工地邊沿處，一塊木牌立着，是歪歪斜斜的，上寫“國會大廈”四個大字。　　一輛漢口造寶馬汽車停在木牌旁。車門開了，袁世凱、趙秉鈞、宋教仁走了出來。　　宋教仁上前，把“國會大廈”牌子扶扶正，但總是剛一扶好，牌子又歪了。　　袁世凱笑眯眯瞅着：“鈍初啊，你就別跟它較勁嘍，呆會兒……”　　一個工頭正從他們身邊走過，見狀停步，走過去一手扶住木牌，另一隻鐵掌像把木榔頭，在頂部往下一砸，木牌站住了。　　宋教仁欽佩地瞅着那工頭：“謝謝，謝謝……”　　那工頭不知這個書生何以要謝自己，奇怪地瞅着宋教仁：“快走吧，這裏可不安全。”　　宋教仁問道：“請問先生，明年四月能完工嗎？”　　那工頭回道：“上頭說一定要完工，說要在這裏開會。”　　趙秉鈞走過去，把工頭拉到一邊，小聲說了幾句，那工頭驚奇地看一眼袁世凱，大步去了。　　袁世凱道：“鈍初啊，咱們裡頭瞧瞧去。”　　三人朝工地上走去。　　袁世凱邊走邊說：“你們都不知道國會大廈為何會建在這裏。五年前，老佛爺預備立憲，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到了德國，看人家的國會大廈好，談起來，德國工程師就要為大清設計一座國會大廈。後來還真設計出來了，連預算都造出來了：五百四十萬馬克。兩年前開始動工。就是1910年，地基剛打好，鈍初啊，你們革命黨那個武昌起義就來嘍，結果這國會大廈半途而廢。”　　宋教仁沉吟道：“如果早幾年開國會，清朝政府可能就不會垮台。”　　袁世凱一下子站住了，瞅一眼宋教仁：“我也是這樣想啊……”　　那工頭小跑了過來，後面跟着一個工程師模樣的人，連連鞠躬道：“大總統，這邊請。”　　只見工地的一塊空地上，擺開了一張桌子，放了幾把椅子，袁世凱等走過去，那工頭把夾在胳膊里的一張圖紙展開，只見正是國會大廈的草圖，他鋪在桌上，按着兩邊。袁世凱把圖紙一轉，正面對着宋教仁道：“這張圖紙我當年就看到過，鈍初看看喜不喜歡？”　　那工程師指着圖紙講解道：“這裡是會議大廳，能容納八百人。”　　宋教仁立刻道：“這不夠用的。”　　眾人一怔。　　宋教仁解釋道：“按照《國會選舉法》，首屆正式國會，全國每八萬個選民中選舉產生一個眾議院議員，全國二十二個省，每個省選舉產生十名參議院議員，加起來，參眾兩院共八百七十名議員。中外觀禮代表恐怕來的比議員還多。真要開起會來，這會議大廳再擴建一倍還不夠用。”　　袁世凱笑了，道：“鈍初啊，都說你是個‘議會迷’，真是名不虛傳啊。”　　宋教仁也笑了，道：“我但願中國人民人人都是‘議會迷’啊！”他一指圖紙上的邊沿處：“這一處做什麼用？”　　工程師回道：“起初我也很奇怪，後來才知道，當初設計這國會大廈，是‘君主立憲’的國會，還有皇上。所以就設計了一個皇帝和滿朝文武議事用的小會議廳。”　　宋教仁斷然道：“如今是共和國，沒皇上了。”　　工程師詫異道：“可還有大總統嘛。大總統若是來了……”　　宋教仁打斷他的話道：“議會是最高權力機關。無論誰來，都要坐在下面。”　　袁世凱、趙秉鈞一怔。　　袁世凱臉色一變，隨即用笑掩飾道：“對對，這裏呀，是專管大總統的地方。”他轉對趙秉鈞，“也管着你呦！”　　趙秉鈞不動聲色地一擺手，工程師捲起圖紙，點點頭，離開了。　　有人上茶，三人坐下了。　　袁世凱道：“鈍初，我最大的遺憾，就是你不願在政府里任職呀。”　　宋教仁天真而熱誠地說道：“大總統，其實孫先生和我所做的，比在政府里任職還重要。孫先生全力幫助大總統搞建設，我呢，幫助大總統完善憲法政治，以國民黨的名義來競選正式國會議員。我相信，我國民黨議員會在正式國會中佔據多數席位。到那時，我國民黨就成了執政黨，選舉我當內閣總理，一個黨幫助大總統執政，比我一個人的力量大多了！”　　聽到“內閣總理”四字，趙秉鈞一怔。　　但袁世凱聽完宋教仁的話，笑道：“鈍初壯志凌雲，倒是我袁世凱小氣了。”　　袁世凱又笑了，站起來，走向一邊，又招呼宋教仁，“鈍初，你過來。”　　宋教仁走過去，趙秉鈞疑惑地望着他們。　　袁世凱向前又走開了幾步，然後站住，等宋教仁過來，搭住宋教仁的肩膀，朝前走着，道：“鈍初啊，當年在我老家彰德，你策反我進行反清革命，不就是為了今天嗎……”　　宋教仁糾正道：“為了明天！”　　袁世凱一怔，隨即微笑道：“目前的臨時參議院，我是無能為力嘍！可你要相信我，明年正式國會召開前，我不管費多大勁兒，也要把你運動成國會的議長。你是想在眾議院當議長，還是想到參議院？”　　宋教仁回道：“謝大總統，這樣的議長，我是不當的。”　　袁世凱瞅着宋教仁，道：“如果我直接任命你為總理，你是不是就願意跟着我啦？”　　宋教仁正色道：“不！”　　袁世凱站住了，手從宋教仁的肩膀上滑下來，朝前走了一步，面朝前方，背對着宋教仁，道：“難道你想當總統？”　　宋教仁衝著袁世凱後背說道：“大總統以為我離開內閣部長的職務，是嫌官小嗎？大總統錯了。民國民國，人民當家做主之國。我要的是民選的官兒。民選讓我干什麼，我就干什麼；民選我當部長，我就當部長；民選我當總理，我就當總理；要是有一天人民投票選我當總統，我也當仁不讓。大總統，我只是不想當欽命的官兒。”　　袁世凱慢慢轉過身來，眯着眼睛，瞅着宋教仁，拍拍宋教仁的肩膀，道：“鈍初啊，我不是皇上，哪來的什麼‘欽命’啊……”　　然後，他大步流星，幾步就走回桌案處，端起茶碗喝了一口，“啪”地把茶碗摔在地上，呵道：“這是什麼茶？難喝死了！”趙秉鈞嚇得一個哆嗦。

# 第四百七十二章 黑暗血時代

　　夜間上海灘內外通明，遙望如銀山火樹，蘭麝伽南馥郁氤氳，遊人徹夜不息，一派國際大都市的熱鬧排場。　　李想悄悄逃出禮查飯店孔雀大廳的宴會，爬上樓頂的花園。　　自鴉片戰爭以來，歷次對外交涉，清政府一向屈辱忍讓，殘民賣國，這次對外交涉是民國成立后在外交上的重要成果，是外交史上的一個裡程碑，是李想的有一次傳奇經歷。李想的名望，再次看漲，想巴結他的人又多了一批。　　李想在樓頂，卻見湯鄉茗、陳嘉庚、張騫幾個人兀坐亭子里正在說笑。　　李想一腳走進亭子便笑道：“你們倒清閑自在！這個宴會搞得人骨頭架兒都要散了！虛糜財賦，暴殄天物，上海的官長習氣與前清沒有什麼變化，看到的都是粉飾能手！”　　“李帥不必在意他們，您想干什麼就干什麼，他們愛花自己錢，就由着他們，各得其樂，有什麼不好？”湯鄉茗笑道。　　狀元公張騫也笑道：“我最了解他們，這些習氣是一時無法改變的――李帥，請這邊坐。”　　李想因挨着狀元公上首坐了，說道：“你們都在說什麼？”　　陳嘉庚給李想捧過茶，說道：“談點生意經。”　　“獨自創業的路程是極其艱難的。”李想感嘆道。他想起他在漢口的創業之路，他是與劉歆生混黑道，靠搞黑工廠生產山寨洋品牌起的家……他又問道：“陳老哥怎麼在南洋做菠蘿生意的？”　　李想一直很好奇，又沒機會問，他記得陳嘉庚是做橡膠生意的。　　“李帥剛才還在說‘獨自創業的路程是極其艱難的’，――當年我手裡的資金只有一點，就七千塊錢，還是借來的，資金不夠。你們想，這點錢，用來投資什麼才能成功呢？”陳嘉庚說道：“經過詳細的考察，我發現，菠蘿罐頭銷路旺盛，且周期短、需要的資金不是很多，非常符合自己的情況。於是我決定建立一個菠蘿罐頭廠。我在距新加坡城區10英里的淡水港山地，着手建造一所菠蘿罐頭廠。”　　李想皺着眉，替陳嘉庚算了一下帳，道：“一切省了再省，省了再省，借來的這7000元用在建廠算勉強夠了。”　　如果是建的山寨黑作坊，綽綽有餘。　　狀元公張騫贊同的點點頭，道：“可是開工就不夠了，因為沒有生產原料啊！”　　“製作菠蘿罐頭所需的白鐵、糖枋，都可向別的商人賒取。開工終於沒有問題。”陳嘉庚道：“在我的精心經營之下，罐頭廠運作良好，銷售看漲，生產一個月後月底核算結果，獲凈利9000餘元。不僅收回全部建廠投資，而且還有盈餘，經濟效益之大，確實驚人。”　　李想想笑，不知怎的卻笑不出來，說道：“把雞蛋放一個籃子，這種單一經營方式，一旦雞飛蛋打怎麼辦？”　　陳嘉庚看着李想，看了很久，因為這位李帥說的一點也不錯。創業道路並非是一帆風順，就在菠蘿生意順利發展的同時，1906年夏季，菠蘿罐頭行市大跌，陳嘉庚只能勉強保住了1萬元的贏利，這次打擊使他意識到，商場如戰場，僅僅靠一種產品經營是不能適應市場的瞬息多變，他要尋找新的項目。　　狀元公張騫忍不住也點點頭。　　“南洋華商的經營普遍單一，這也是殖民地的那些英荷殖民政府的政策，對華商立法諸多限制，我們也是無能為力，如今新約簽訂，這些歧視法案被廢除，希望能夠情況能夠好一點。”陳嘉庚又道，“其實這次南洋來的這麼多商家代表，也是想在國內尋找新的項目。”　　“其實南洋也有許多未被發掘的項目……”李想道。　　“喔？”陳嘉庚和張騫忽然來了精神。　　“我很看好橡膠產業，從橡膠種植園，到橡膠深加工……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興趣？”　　陳嘉庚正要說話，一抬頭見李想的管家小妹梅迪帶着一個風情萬種的美女進來，仔細看時，竟是孫中山先生的英文秘書宋家大小姐靄齡。　　李想也看到，頓時大吃一驚，忙站起身道：“是宋大小姐！您幾時來的？”又嗔着管家小妹：“宋大小姐來了，怎麼就不先來知會一下我？”　　宋大小姐笑道：“不要怪她了，我和先生在孔雀大廳卻沒有看到李大帥，等不及她通報就找過來了。”　　眾人正驚怔間，便聽外頭有人笑着漫步進來，一頭走一頭說道：“是的。你們私下里說話，李帥問有沒有興趣，是什麼？我很有興趣。”　　“先生！”陳嘉庚驚道。　　連李想在內，都站了起來。　　孫中山笑容滿面出現在亭中。他十分隨和地抬手笑道：“你們都坐……我是真的很有興趣。”　　李想手忙腳亂地把自己的座兒向正中挪挪，請孫中山先生居中坐了，自和湯鄉茗、陳嘉庚、張騫坐一邊。　　李想笑道：“正在閑聊實業興國的路子。如今民國成立，當務之急是集中社會資金，發展資本主義與外資競爭。只有發展物質實業、金融事業與理財，才有益於救國之事實。革命黨人，以及全國民，應轉移從事政治之心，而專心致志以營生業。”　　“對啊！”孫中山現在聽這些話及其入耳，他最近這段時間就在江浙考察實業，“李帥很有識見。只是這實業千頭萬緒，你又要從何入手。”　　李想被這麼一誇，興奮得滿臉通紅，忙賠笑：“建立和發展大資本企業！中國先要強國，再富民。這是後起之國，奮起直追的唯一法子！如今，處於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已成為帝國主義各國加緊輸出資本、掠奪原料、榨取中國人民血汗的目標。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到處設廠，建立金融結構，這必然給民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很大的威脅。在此種情況下，從中國的根本利益出發，首先需要能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大資本企業，集中更大的資本力量以抵制來自世界托拉斯資本勢力的威脅。”　　李想毫無掩飾的流露出美國垄斷資本的羡慕：“中國如果能有象摩根那樣的大垄斷資本，豈止內地之農工商礦可大起，即遠邊之遼蒙回藏之實利可速拓殖，中國之貧民，豈復憂生？中國之富源，豈可思議也？”　　狀元公張謇微笑拈鬚，點頭嘆道：“英雄所見略同！”　　張謇在南通興辦大生紡織公司時，曾向清朝商部提出“二十年內百里之間，不得有第二工廠”的要求。此後，他舉辦通燧火柴公司及其他企業時，又向清朝商部提出申請，要求“援照大生紡織公司成案；亦以百里之間二十年內為限”，不準別人設廠。這些活動都說明，張謇力圖在大生資本集團勢力所及的範圍內，排斥其他資本企業的競爭，形成資本集團的獨佔地位。　　孫中山聽了后，搖頭道：“像日本那樣殖產興業，放任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實在後患無窮，我們應當採取措施，預防資本主義的弊端。”他指出：“民生主義之要旨，首在勿使關於公益之權利為一二私人所垄斷，而次第干涉之。郵政、土地、電線、鐵道、銀行、輪船、煙草、糖酒……凡一切關於公益之權利，皆宜歸入國家所有。因為民國政府，是國人共有的政府，若收回私人可垄斷之權利，而使之歸公，那麼收回事業所得之利益，即是全國人共享有之。只有實行大資本國有，就不會出現歐美國家那樣的貧富懸殊等現象，就可以防止資本主義的弊病，避免重蹈西方資本主義覆轍。”　　李想忙答道：“自決定採用殖產興業的政策，我就一直在琢磨……我知道，這是讓少數人得利的國策！我知道日本。為了全面工業化，日本老百姓過得很苦。比咱們苦多了！要全面工業化，趕洋鬼子列強，我也知道，別看兩江財團的那些家族和我的新華集團瞧着富可敵國。可是那點兒錢塞牙縫也不夠呢。要攢這資本，要不搶自己國內老百姓地。要不出去搶別人地……到底是要強國，還是讓老百姓過太平日子，這其中輕重，我已經想了很久……”　　李想一時之間，真是感慨無限。　　“你們瞧瞧這是什麼時代！這是西曆二十世紀之初。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殘酷，叢林法則統治一切國際關係的時代！各種文明競逐，不進則退。要彌補這個時候錯過一步，就需要百年步步是血的追趕！我們已經起身遲了，卻再不能晚了！任何後起的國家想擠入人類民族的頂峰行列，少不了血腥殘酷的積累……　　列強洋鬼子掠奪了全世界。我只能擔保一句，在我有生之年，也爭取盡量對外多搶一點東西！而如果祖宗神明庇佑，在我地掌控之下，也會盡量讓咱們這個國家民族，不要落到朝鮮、印度今日的地步！　　我們需要盡的強大起來，足夠強大了，就能爭到自己應有地分額。也就能反脯在這原始積累過程當中不得不做出奉獻的群體……取消農業稅，提供各種補貼，全民地福利，我有一百種辦法可以回報他們！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民族，不可能如小國一般，殘羹余炙就可以餵飽，要到了這一步，得踩着多少其他文明屍身上面才能達到！當然隨着時代展，擊垮壓制掠奪其他文明的手段會逐漸變化，也許會變得不那麼血腥……　　我別無選擇，這個國家也別無選擇！我要做的一切，就是盡可能的縮短這一個過程。　　建立大資本企業這樣的托拉斯，無論在解決社會矛盾還是在企業的經營管理方面，都有不少好處的。　　其一，可以調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因為托拉斯是由各大小公司自由自願聯合而成，這必然起着調和大小資本家之間利害衝突的作用。　　其二，托拉斯有益於勞佣而無害，就是說，它可以解決勞資之間的矛盾，並使工人增加工資，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　　其三，組織托拉斯對改善企業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都是有利的。　　基於此，中國一定要建立和發展托拉斯，用它來對付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苟以托拉斯之法行之，安見不可以使歐美產業界瞠然變色？”

# 第四百七十三章 海魂

　　孫中山只是靜靜，靜靜的聽完李想的一席話，良久良久，都沒有說話。兩人只是默然對視。湯、陳、張、宋、梅等人也都默默無語，努力消化着李想的剛剛說的話。　　直到涼涼的夜風吹來，李想笑道：“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是我對實業救國的理解。”　　孫中山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喃喃道：“實業之範圍甚廣，農工商礦，繁然待舉，而不能偏廢可稱‘大事’者，指不勝屈。李帥所說的‘大事’又是何事？”　　李想打個哈欠，想也不想的說道：“整理貨幣，流通金融是實業救國之第一‘大事’。今日國家財政困難，國民生計，出現芨芨不可終日之勢，原因雖甚複雜，但幣制紊亂、銀行制度之不良，實為其中二大原因。”　　“不然，”孫中山也已經很累了，還是提起精神，“負之而可舉者，其作始為資本，助之而必行者，其歸結為交通。……如果沒有鐵路、貨物轉運就沒有方法，而工商皆廢，復何實業之可圖？故交通為實業之母，鐵道又為交通之母。國家之貧富，可以鐵路之多寡決定，地方之貧富，也可以鐵道之遠近決定。”　　孫中山說到鐵路，立刻變得精神翼翼。　　“……以我歷年考察之結論，溝通全國之真幹路，則有三條：一、南路：起點於南海，由廣東而廣西、貴州，走雲南、四川之間，通入西藏，繞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點於揚子江口，由江蘇而安徽，而河南，而陝西、甘肅，超新疆而迄於伊犁。三、北路：起點於秦皇島，繞遼東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已達於烏梁海。諸位必對於北路尤有難色，只從地圖看，張家口至庫倫之直線為更要，我卻以為北路更急。北路乃固圉之要道，亦破荒之急務，殖邊移民，開源浚利，皆為天然之尾閭。……更有進者，貨之棄於地，必荒僻為多，荒僻之足以移民，為世界公認。”　　“辦鐵路的錢呢？”李想眉毛微微一挑，問道，“錢從那裡來？”　　“中國無款辦路，必須輸進外資。”孫中山傲然道，“美國鐵路布滿全國，其期僅十年，經營之始亦大借外款，始能成就。故借債辦路問題，無所用其疑畏，至十年而造二十萬里鐵路之說，但須心計精密即可成功，非理想之事，以今日之資本、材料、人才、思想而言，皆勝於美國造路須招工數十萬，吾國已省去此重困難。政府開放歐美資本，源源輸入，何事不辦。”　　李想緩緩道：“外款不是說借就能借，搞不好，會和清廷一樣，亂借外債，最後帝國主義控制中國金融業與政府的財政，在中國開辦銀行，濫發紙幣，濫制銅幣，加上清王朝的腐敗無能，無法整理本國金融與貨幣，因而使得中國的金融界呈現一片混亂不堪的景象。”　　“李帥是反對輸入外資？”孫中山不冷不熱的說道，“美國也沒有你說的這種狀況出現。而且，現在是新中華、新民國，不是腐敗無能的清王朝。這種情況，不可能出現了。”　　“我並不反對借外資，而是很贊同。但是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對利用外債的利弊，宜借不宜借，何者宜借何者不宜借等問題，作了較全面的分析。這需要一個完整的金融體系，需要一批精明的金融人才，嚴把關！”李想款款而談，“美國鐵路是靠着華爾街牽頭搭線，源源不斷的借貸外款，籌集資金。中國有華爾街嗎？中國的銀行事業還不發達，根本管理不好這些資金，金融命脈，全是操在外人之手，操在四國銀行團之手。我說整理貨幣，流通金融是實業救國之第一‘大事’，原因正在於此！建立中國的‘華爾街’，把社會閑散資金集中起來，引入外資，這就是集中力量。這樣才能辦‘大事’，去修鐵路也好，造船造炮也好……”　　李想又談到舉借外債的原則：“首先要考慮用之於生產，對外資引入后要妥善管理，對分期償作好周密計劃等等，……舉借外債，有一最根本的前提，就是進行政治改革。”　　孫中山盯視李想良久。他是醫學博士，這麼專業的經濟問題，他發現有點接不上了。不過覺得李想說得一套一套，很有道理的樣子，遂點了點頭。　　張謇在振興實業，推行棉鐵政策過程中，也提出了利用外資的問題。他認為外資可以利用，如何利用，他有自己的較為系統的思想觀點。　　張謇此時忍不住感慨說道：“在我國資金不足時，只要契約正當，權限分明，可考慮利用外資來開發中國資源，這樣，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又可減少到國外購買物資，還能為國人學習技術提供場所。利用外資的方式，可分合資、代辦、借債等。不過，外商在中國承辦企業，應遵守中國法律，並政府要對外商進行監督、管理。”　　幾個人閑談了一陣，李想因見宋大小姐看錶，便問道：“幾點了？”　　宋大小姐仰臉看看沉沉的夜空，說道：“過來十二點。”　　大家這才發覺時間已經很晚，紛紛告辭散去。　　李想走到禮查飯店門前的白度橋上，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又朝着孫中山喊道：“先生！最近在忙什麼？”　　在橋頭的孫中山站住，想了想答道：“在各省遊歷考察――就是關於修鐵路的事情。”　　“能否擠出一點時間給我？”　　孫中山詫異地問道：“怎麼？有什麼事情？”　　“沒什麼。”李想一笑道：“我就要回武漢，想邀請先生去看看鄂州，看看我們的革命成果。”說罷身子一躬，發出誠摯的邀請。　　孫中山沉吟片刻，道：“你什麼時候走？”　　李想一怔，隨即笑道：“過两天吧，上海這邊還有一點事情要處理，我要抽時間去看看深藍海軍學院，江南造船廠，還有時代公司……回去的時候，我再來接先生吧。”　　孫中山思量道：“如果你不介意，我也想参觀一下海軍學院和造船廠。”　　……　　看慣了各種衙門豪華氣派的高門大宅，真沒有想到，深藍海軍學院的正門，竟是如此的樸實無華，令孫中山驚嘆不已！若不是正門的左側牆壁上，有學院名稱的燙金大字，以及門口那兩位軍姿威武的哨兵，你很難想象，這是一所軍事學院的大門！孫中山從大門的風格可以看到學院求真務實的校風。　　孫中山其實是太高看了李想，深藍還在建設中，剛剛招進來的學生們住的還是行軍帳篷。如果再給李想一年時間，他能把深藍建設的固若金湯，同時也豪奢華麗不輸上海道署。　　進入一號門，又有兩位身着迷彩服的值勤人員設卡，通過這裏要查看證件。即使深藍校長薩鎮冰陪同的客人也一樣。　　查看過證件，衛兵客氣地做出可以通行的手勢，李想和孫中山等人經過一條不太長的通道，進入到學院裏面。　　在深藍訪問者中心，索取到有關學院的資料和遊覽路線地圖。　　走在一條長長的走廊上，還能聞到剛剛抹上的油漆味道。在長長的走廊上面掛着中國著名海軍人物的畫像或者照片，還有簡單的說明。　　犹如在輕輕拂開歷史表面的灰塵后，看到一個個陌生而又熟悉的人物。注視着那一張張發黃的老照片或一幅幅生滿霉斑的海圖，去想象當年隨艦旗與汽笛一起升落起伏的希望與幻滅、憧憬與消沉、憤激與悲愴、怒吼與嗚咽……以及甲板上、舷窗里那若隱若現的身影，亦真亦幻的人聲……無情的歲月指認那往昔的戰火、硝煙、沉舟、斷桅、血衣、軍歌……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鳴，眼前飛揚着一個個鮮活的面容。　　當看到鄧世昌的照片時，李想頭頂熱血一涌，脫口而出：“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　　在鄧世昌照片之後，是甲午海戰殉國的烈士們。這是一整批生不逢時的中國軍人，他們當年是那麼的年輕氣盛，都風華正茂，在他們身上，並不缺乏熱血與赤誠、宏圖與雄心、果敢與堅韌，但在舊中國，他們卻從來不曾擁有一支足以載負強國之夢的艦隊，甚至沒有為自己的祖國進行過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海上決戰，他們中的大多數，一生多是在逆境中沉沉浮浮，而同時，他們卻一直試圖用自己全部的忠貞與智慧，使他們的艦旗穿越逆海。　　他們，是想通過尋找一支軍隊的出路來尋找整個民族的出路。　　他們，是想通過挽救一支軍隊的命運來挽救整個國家的命運。　　為此，這一整批近代中國海軍軍人付出了青春，付出了生命，於是，很自然的，他們擁有了所有離亂年代仁人志士“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經歷，而最終，他們也自然被定格在“兩處茫茫皆不見”的宿命背景中，以致後人回頭尋找他們的時候，那些遠去的身影已經顯得相當模糊，其中的一些名字甚至被徹底遺忘，或被塗抹得一塌糊塗。　　李想，沒有經歷過他們所經歷的生命磨難，也沒有面對過他們所面對的歷史課題，說真的，李想實在覺得慶幸。真要穿越在甲午前夕，李想自認為做不到徐一凡那麼逆天。　　所以，閱讀他們的人生歷程時，李想無法平靜，無法消解追尋其蹤跡、探詢其命運、體味其悲劇的巨大衝動。

# 第四百七十四章 上海一日

　　黃土鋪地的操場上空飄揚着五色國旗和五星軍旗。身着全白軍裝的學員，整齊的在操場裏面排成了幾列長橫隊。白色軍裝合體而漂亮，加上挺拔的體態和軍姿，很酷；特別是女學員，更是英姿颯爽，既俏麗又莊重大方。　　深藍海軍學院注重在道德、學業以及身體三個方面培養學生，因為學生以後就是海軍以及海軍陸戰隊的軍官。考入海軍學院的學生不僅是智力超群，而且還須在道德素質、心理素質和身體條件上都出類拔萃，在校期間，學生除了要有好的學習成績，還必須在身體素質的指標上達標。　　捧着指揮刀的教官是個洋老頭，李想遠遠的看着眼熟。　　“那不是禮查飯店的大班嗎？”一個嚴重駝背，病容滿面，眼睛卻大而有神，穿着中華民國將軍服的洋人搶着李想前面說道。他是孫中山的軍事顧問李荷馬。　　“正是他。”清瘦的薩鎮冰道：“他是我在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的同學，從英國海軍退役之後就來到中國，禮查飯店被他裝修的像個軍艦，那是他對海軍的熱愛。他在看到深藍海軍學院散發出去的招生簡章，放棄了禮查飯店的優厚待遇，找上了我，只是為了繼續他的深藍之夢。”　　薩鎮冰感慨萬千，歲月如夢，那一年，他獲准和劉步蟾、林泰曾、嚴宗光、何心川、蔣超英、方伯謙、恭弘=叶 恭弘祖��、林永升、黃建勛、林穎啟、江懋祉等人一起，萬里去國，揚帆英倫，赴英國海軍學院學習。當這些滿懷愛國激情的年輕人告別祖國時，他們曾寫下了如下火一般灼熱的文字：深知自強之計，舍此無可他求，各懷奮發有為，期於窮求洋人秘奧，冀備國家將來驅策……雖七萬里長途，均皆踴躍就道。薩鎮冰就讀的是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那年，他剛滿18歲。　　薩鎮冰陷入深深的回憶：“那時政府派到外國去的人很少，尤其是學軍事的，更是寥寥無幾。我對於所學各科知識格外重視。同時於課餘時細察當地人民的思想、風俗習慣、對華人的批判，以為將來回國服務時之借鑒。即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所學習的雖是駕駛，但是對於輪機和製造也稍有涉獵。學習始終是勤奮而緊張的……”　　隨着薩鎮冰的敘述，所有人都能想到，薩鎮冰他們回國，帶着從西方國家學到的近代海軍知識，帶着一腔“盜火者”的激情，回到久別的故國。等待着薩鎮冰這一批時代精英的，既有洋務運動“夢幻彩虹”般的活力與機遇，也有蒼老國度的沉痾難振與暮靄重重。在這巨大的時代矛盾面前，海軍青年軍官薩鎮冰和他的同伴們，走過了一年又一年。他們的心燃燒，再冷卻；冷卻，再燃燒。二十幾歲前飛速變化的人生，到此似乎突然減速，命運重新駛入了按部就班的軌道。　　在此後的歲月中，直到那場決定着中日兩國興亡存廢、也標志著中國近代海軍命運大轉折的甲午戰爭！他的長官、戰友和少年時的同學，不是在戰鬥中犧牲，就是不甘受辱而自盡。　　在有些時候，生與死相比，生難而死易。而薩鎮冰最終勇敢地選擇了更加艱難的生！活下去！哪怕是屈辱，也要活下去！活下去，才能為中國保留殘存的海軍一線血脈，才能等待時機，再圖振發。直到今日，他始終是在竭力謀求着中華民族海軍的復興與強大。他是要用海軍的復興與強大，洗刷當年的恥辱，告慰昔日的逝者。為了實現這一追求，他忍辱負重殫精竭慮百折不回。國勢日漸孱弱、政治日漸朽壞，海軍的復興依舊遙遙無期，他依舊堅忍地苦苦等待。　　當年艦隊的中高級軍官菁華殆盡，倖存的北洋海軍軍人，有的心灰意冷，絕口不談往事；有的寄食豪門，聊以為生；有的身殘氣餒，做了天津衛某個小雜貨店沉默寡言的掌柜；有的遁跡上海灘，靠教洋文打發黯淡無光的日子；有的漸漸成為腐朽王朝的批判者和改良者；有的則乾脆同流合污，在骯髒的官場上投機浮沉……薩鎮冰卻在堅守。他的心，總還存着一點冀望的火種。而正是這個堅定不移的理想，左右着他此後在歷史轉折關頭的政治抉擇。　　在這些抉擇關頭，他也許並不具備穿透時代風雲的政治智慧，但他做到了一個職業軍人應該做的一切，而且異常執著。　　他拒絕了袁世凱的招喚，拒絕了北京的高官厚祿，選擇執教深藍海軍學院。　　……　　下午，李想和孫中山一行人又参觀江南民用造船廠。　　延客廳，在江南民用造船基地規劃沙盤前。　　“自從江南成功造出長風號游輪后，造船能力和科研生產能力得到大幅提升，還在歐美列國申請了多項技術專利，接到好些訂單，已成為遠東最現代化的民用造船基地之一。”金總經理自豪的介紹道。　　孫中山勉勵大家一番，道：“江南民用造船廠雖然是造民用商船，在為我國船舶工業發展的時候，還要為我國海軍裝備建設作出更多的貢獻。”　　在場的江南造船職工紛紛表示：“一定努力建造一流艦船，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世界造船大國強國，為國防現代化建設立功。”　　在筵客廳里有展示江南造船廠歷史的照片。　　李想看到黑白照片里，當年的設計師們，頭戴瓜皮帽、身穿長袍馬褂，右手握鉛筆、左手打算盤，面前是圖紙和三角板。樣子好笑但笑不出來，內心對江南第一代船舶設計師們的嚴謹與刻苦的開創精神，有的是一種深深的敬畏。　　考察過程中，他們還先後参觀了裝焊工場、平面分段流水線、室內船台和大型船塢等造船生產設施。　　李想發現有兩位老工人，手拿一把特型榔頭，對正要檢修的船體逐點敲打，發現疑點就用粉筆寫一個数字，圍着数字畫一個形狀奇特的框框。　　“他們是在干什麼？”李想很少好奇的問道。　　金總經理立刻告訴李想：“数字是船板經鏽蝕后餘下的厚度，框框是這段板鏽蝕的範圍。”　　“你就吹吧！”　　李想一臉的不相信了，孫中山也不相信，一行人沒有誰相信這麼神奇玄幻的事情。　　金總經理也不含糊，着工人們當即割下來進行測量，證明判斷無誤。　　一群人連連道神奇。李想十分高興，當場讚揚兩位是“國寶級”工人。　　在車間、船塢，一路上，大家一邊看、一邊交流。　　各部巡視畢，再入客廳舉三賓之杯，由孫中山先生髮表演講：　　“本日始視察貴廠，驚嘆其規模之宏大，與進步之顯著。今日於我江南得目睹斯業之發展，誠為余輩所欣喜不能措也……”　　孫先生謝詞畢，再舉三賓之杯，萬歲聲里辭去造船廠。　　……　　晚上，他們參加了中國報界俱進會在上海舉辦的茶話會會。　　加入中國報界俱進會的各報館有：上海時報館、神州日報館、申報館、天鐸報館等6家；北京的北京日報、中國報、憲志日刊等7家；東三省的奉天東三省日報、大中華報、微言報等9家；廣東的國事報；香港的商報；江西的日日官報、自治日報、贛州又新日報等3家，浙江的全浙公報、浙江日報、白話新報等3家；南京的江寧實業雜誌、勸業日報等2家；福建的福建新聞報；四川有蜀報、重慶廣益叢報等2家；貴州有西南日報；蕪湖有皖江日報；汕頭有中華新報；無錫有錫金日報；還有，在報界名氣最大的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和實力最雄厚的人民日報。　　先由大會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的主筆於右任先生代表社員全體述歡迎詞。　　孫先生出席致答：“此次革命事業，數十年間，屢起屢仆，而卒睹成於今日者，實報紙鼓吹之力。報紙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種之理想普及於人人之心中。其初雖有不正當之輿論淆惑是非，而報館記者卒抱定真理，一往不渝，並犧牲一切精神、地位、財產、名譽，使吾所抱之真理屹不為動，作中流之砥柱。久而久之，人人之心均傾向於此正確之真理，雖有其他言論，亦與之同化。惟知報紙有此等力量，則此後建設，關於政見政論，仍當獨抱一真理，出全力以赴之，此所望於社中諸君子者也。”　　孫中山先生語畢，眾俱鼓掌。　　氣氛熱烈，各地報界代表紛紛發言。　　江蘇報界代表郭寶書道：“報言報界利病，所以當改革之理由。”　　北京各報代表雷繼興道：“報紙為民之口，而民為心，必須心口如一，始成有效之言論。”　　協贊會員江曉樓道：“俱進之意義，特由報界尚不足以充滿俱進之義，必須連同國家社會，相與俱進。”　　東三省報館公會代表顧冰一說道：“從前報界離於社會之害，此後報界當與國民接觸，尤其與實業團接觸。”　　李想覺得這些都是身為報界應該遵守的最基本職業道德，沒什麼需要多說的，他只是道：“咱們還是想想辦法，如何加入國際新聞協會？另外，我們是否應該考慮自辦造紙廠，設立新聞學校、通信社、廣告社和記者俱樂部等等……”

# 第四百七十五章 擁兵

　　北京，已經深夜。　　鐵獅子胡的大總統府，燈火如晝，袁世凱親主持召開的高級軍事會議還在進行。　　袁世凱臉色疲憊的道：“……目前需要全力解決的第一件是就是裁兵。先前的革命軍，是到處招募而來的，成分複雜，良莠不齊。各省軍隊，大概有幾百萬，數逾常額幾倍，消耗巨大，國家瀕臨破產的財政也負擔不起。這時全國統一，戰爭結束，這些冗兵也完全沒有用武之地，沒有繼續保留的必要了。”　　袁世凱嘴裏講關心人民疾苦，其實他心裏想的是消滅革命軍隊。在袁總統的心裏，每時每刻都在提防着南方的軍隊，早一天裁去，他才早一天睡得安穩。　　關於這一點，陸軍總長段祺瑞說得最為露骨，他說道：“武昌起義以來，各省相繼召募，於是軍隊林立，較原有者增一倍不止，且率多倉猝成軍，未受教育，既難保不為地方之禍，而值此國家經濟萬分困難之時，餉項亦必不能繼。因此，必須大力裁減地方軍隊，以恢復地方秩序。”　　段祺瑞言外之意，對那些“訓練有素”的北洋軍，不僅不能裁減，反而用各種借口不斷地擴充。　　唐紹儀說道：“南方也答應裁軍，只是有要求先前所有的欠款，必須由新政府負擔……南京要二三百萬，上海要五十萬，還有武昌也要一百五十萬，都在向內閣伸手要。說是欠了好久的軍餉，實在不能再往後推了。”　　“武昌也找我們要錢？”　　鄂州的舉動一直讓看不明白。　　“李瘋子答應裁軍？”　　“鄂州現在窮瘋了！”有人自我感覺良好的猜測道。“佔據大西北這麼一塊窮鄉僻壤，還和英、俄列強對峙，湖北就是有金山銀山，也支撐不了。窮凶，窮凶，李瘋子也就是帶着泥腿子窮凶，才敢跟洋鬼子叫板。”　　“這叫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　　袁世凱也有點累了，畢竟上了年紀，正歪在炕上倚着大迎枕假寐，聽着底下的人議論來，議論去，都走題了，坐起身來道：“黃興在南京留守府整頓的如何？”　　在袁世凱眼裡，南京無所事事的幾十萬民軍，比起身處大西北與英、俄緊張對峙的李瘋子十幾萬民軍更加的危險。李瘋子佔據着西北邊塞蠻荒之地，那裡養不起多少兵，但是南京卻鎮守在江南富庶之地，養幾十萬兵還不是輕輕鬆松的事情。　　臨時政府北遷后，袁世凱同意設立南京留守處，以黃興為留守，統率南京幾十萬民軍，並規定留守處由袁世凱直轄。表面上，袁總是說倚重黃興，骨子里卻是要利用黃興來遣散軍隊。　　唐紹儀勉強笑道：“克強兄是忠厚之人，我在寧親見他辦事情，實系處處力求收束，並無某些革命黨人激進思想，我看，整頓南京民軍，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為期總無不了之局……”　　袁世凱凝視着樑上吊著的燈泡，許久才點點頭，說道：“你說的很是，此事按理是要徐徐辦理，但是就怕時日久了，黃興不會起擁兵自固的心思？”　　袁世凱以己度人，就是到了今日，還是不相信孫、黃真是無私的。黃興只要學會他在小站練兵的一點點皮毛，南京就會變成一個尾大不掉的大麻煩。　　唐紹儀盡自心裏已有準備，一旦被袁世凱點出，還是吃了一驚，蒼白着面孔怔了怔，喃喃道：“克強兄落落大方，權位之心都是極淡的。”　　“你拿什麼證明？”段祺瑞逼問道。　　唐紹儀漲紅臉說道：“南京的財政緊逼迫，使一些部隊的伙食都無法維持。克強兄不得不日日以演說革命大義來動員軍隊解散，這些，我們都是看着眼裡的。”　　“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敢擔保嗎？”段祺瑞又是一句逼問。　　唐紹儀緩緩說道：“克強兄不是不想儘快解散民軍，他現在一名不文，拿什麼去遣散那些丘八？除了日日以演說革命大義來動員軍隊解散，他也拿不出更快的法子了。”　　袁世凱給了黃興維持與整理南京民軍的權力，但卻沒有給予相應的財政支持。袁世凱很狡猾，他並不想去得罪南京的民軍，而是要借黃興之手來加以裁撤。　　段祺瑞格格一笑，說道：“少川，你說的這些，大總統都想到了。誰讓他黃克強是南方軍界的領袖呢？這次就是要給黃克強出個難題，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來應付這個局面！”　　唐紹儀算是看明白了，乾脆往沙发上一靠，說道：“早前，駐南京的贛軍和一部分桂軍便因為欠餉而發生兵變了，亂兵們在南京太平橋、白門橋一帶大肆搶劫，影響極壞。兵變后，克強兄心中焦灼萬分，他一再給北京發來電報，催問撥款，情況真的是萬分火急。之前還可以靠軍鈔救濟，如今只能坐困窮城！南京軍隊的伙食已經數日不能發給，數處軍營竟然日僅一粥，每日向南京留守府索餉者幾乎踏破門檻！危險情形，日甚一日，已有嘩潰之勢。如果無款救寧，必有大亂！”　　對此，袁世凱置若罔聞，他就是要把黃興放在火上烤，要看黃興的笑話。民軍既然以革命精神而起，那就以革命大義解散嘛！不要說袁世凱現在確實沒錢，就是有錢，那也不能給南方的革命黨啊。　　“我現在那裡有錢？”袁世凱說道，“少川是內閣總理，國府的家底你不知道？這你自己看着辦，我給你便宜行事權力，你可以想辦法向四國銀行借點款子。”　　……　　寶昌路四百零八號洋房內，即孫中山初次來滬為行轅處，同盟會在上海的高層聚齊。　　魁梧壯碩的黃興臉色憔悴，緩緩說道：“昨夜，江西軍俞應麓所部因欠餉鬧嘩變，在南京城內肆行搶劫。經請廣西軍王芝祥軍長派隊以十分殘酷的手段鎮壓了下去。除由軍法處將罪據確鑿的犯兵予以懲處外，其餘均遣送回籍。”　　黃興臉上全是負疚：“在南京的一些部隊，不僅軍餉拖欠，而且供應也極其微薄，有的部隊甚至連飯都吃不飽。南京擁有十餘萬人的軍隊，軍費卻沒有來源。熊希齡在上海時曾允俟到北京就財政總長職以後，即撥匯軍費到南京來，但他就職以後分文不給，雖經多次函電催促，仍置不理。李書城曾用南京留守府總參議名義，公開指摘他的失信，他還是不理。我不得已，只得把南京軍隊的伙食從乾飯改為稀粥。以後連稀粥也不能維持了，乃將南京城的小火車向上海日商抵借二十萬元，暫維現狀。到昨天，實在是維持不下去了……”　　李書城憤憤道：“袁世凱一面給黃先生維持與整理南京民軍的權力，一面又總不撥給財政款項。這明明是袁世凱的毒計，要使黃先生墮入陷阱，身敗名裂。我早請黃先生從速結束留守府。在南京駐紮的軍隊除江蘇軍隊劃歸江蘇都督管轄外，其餘浙江、廣東、湖南的軍隊分別調回原省，剩餘的軍隊一律在南京遣散。”　　李想輕輕嘆息一聲：“我之前不是給你們一個陸軍整編的方案嗎？你們是不是和稀泥了？”　　李書城說道：“之前全部整編的計劃，如今變得不切實際。只有將所有遣散部隊的優秀軍官及精良武器組成一師，定名為第八師。這個師從師長以下至營連長，都是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同盟會會員。師的槍支有兩套，一套分發士兵，一套存儲倉庫備戰時擴軍之用。餉項歸中央陸軍部直接發給。　　師長陳之驥是直隸省人、日本陸軍士官第五期學生、同盟會內的丈夫團團員，為人忠實耿直、尚義氣、重然諾，曾經捐過郎中，又是北洋軍閥馮國璋的女婿。他被推為第八師師長，是陳裕時首先提出來的。　　陳裕時是一個多計謀、喜用策略的人。他那時從廣西帶來一支軍隊，編入第八師為一旅，他也被推為第八師的一個旅長。他認為陳之驥是馮國璋的女婿，在北方有靠山，不會受袁世凱的抑壓，將來還可大有發展。大家都贊成他的意見，推舉陳之驥為師長。同時，推定兩個旅長，除陳裕時之外，另一個旅長是從廣西桂林帶來一支軍隊的司令趙恆惕。王孝縝、黃愷元、何遂、陶德瑤、劉建藩、張華輔、張厚琬等先後為團長，吳和宣為工兵營營長，袁華選為參謀長。　　其後，陳裕時辭職，趙恆惕也調到湖南，由王孝縝、黃愷元兩人兼任旅長。我們當時只想用全力把第八師組織得堅實健全，作為革命軍隊的一个中心堡壘。對其餘應裁的軍隊就設法促其迅速裁遣，以便早日結束留守府。我看到有些師、旅長對裁遣軍隊進行不力，就訂出一個限期裁遣、餉項包乾的辦法，即：先發一個月的全餉交師旅長掌握，過期不再發餉；從早遣散了士兵，所剩餘的餉項也不上繳。這樣，各師就不待催促，都儘先裁遣士兵，以便留有餘款作官長回家的旅費。　　正當各師大力裁兵的時候，第八師的同志就急忙從他師被裁的士兵中，挑選精銳來補充自己的隊伍。此事被各師發覺后，他們紛紛來留守府控告，指明第八師的團長何遂招收了遣散而尚未出城的士兵，要求處理。留守府知道裁遣各師而只保留一個第八師，這件事早為各師所不滿，現在各師又把第八師違令招兵的事實來府控告，若處理不善，恐有礙裁兵的順利進行。我遂忍痛將何遂同志撤職，以暫平各師的攻擊，準備事後再令何復職。”　　“書生意氣！”李想禁不住道，他們這點責任也不肯擔，干什麼革命？氣得把茶杯頓在桌上，茶水濺濕一片袖子。　　李書城冷冷道：“李帥是站着說話不腰痛。要知道，儘管如此，反對派違在落井下石，橫加攻擊。他們誣稱南京留守一職妨害統一，指責黃先生有割據東南的野心。陳宦就曾揚言：留守機關裁撤，民國即號稱統一。”　　“同盟會如果連這點武力也不好好保存，”李想道：“我們拿什麼去約束袁世凱？一紙《臨時約法》和議會、內閣能約束袁世凱？你們相信，反正我是不相信，我只相信槍杆子出政權！”　　“李帥說得有道理。”陳其美咳嗽一聲，雖然之前勸他去北京就職非常不靠譜，但是今天說話特別順耳。　　雖然，同盟會內確有一部分人曾把留守一職看成保存實力的手段，但黃興本人則一直打算功成身退。他雖然對袁世凱排擠、打擊、分化同盟會的種種手段不無憤慨，但卻缺乏整軍經武、備戰應變的思想。特別是在兵變發生后，黃興對權位更加失去了興趣。　　黃興不贊成李想“槍杆子出政權”的暴力狂理論，因說道：“我不希望中國再次出現以武力角逐政權的流血衝突，而願改之為和平的政治競爭。何況中國再也受不了破壞的震蕩，倘再經一次破壞，波蘭、埃及今日的命運就是我們明天的寫照……我要潔身明志，正式提出辭職。”　　孫中山大表贊同：“現在尚有比政治更要緊的事，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均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着手。民生主義又是社會革命，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只有少數資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數工人。所以，如今政治革命已告一段落，我們將用和平的辦法發起一更巨大之社會革命。”　　李想心道，果然是一對天造地設的棒槌，都有幼稚病，還病的不清。但也病的可愛可敬，這種無私的精神，贏得身後的無數尊敬愛戴。　　李想不在乎身後名，他無所顧忌的說道：“這些兵，既然你們不要，我來收！我明天就叫駐南京的辦事處，招收遣散而尚未出城的士兵。誰愛怎麼說，就讓他說去。”

# 第四百七十六章 我又回來了

　　武昌。平湖門江岸碼頭。　　雨過天開，視界遼闊，隨着浩瀚的長江向遠處看去，天幕低垂，水勢浮空，天水相連，渾然一色，看不到盡頭。萬里晴空所展現的澄澈之色，江波瀲灧所閃現的凄冷的光，霽色靜止，冷光翻動，動景與靜景互相映照，構成一幅綺麗的畫面。　　李想和孫中山因事在寧稽延初七日九時始碇上駛，沿途不停泊，初九日上午可抵鄂。歡迎人員清早出城者，不知道有多少。平湖門江岸地窄不敷周旋，乃移至相連之文昌門江干佇立，密密麻麻地不知道有多少人頭。　　春寒料峭。河道之上。卻仍然靜悄悄地。　　差不多到了電報上面兒通知地抵達時間了。李想和孫中山的船卻還沒有到。　　……　　孫中山站在船頭，望着逆流，默然不語。　　自從上海和李想進行多次深入的談話之後，孫中山就罕見的沉默了起來。這两天在這艘官船刻意留給他地總統套房艙當中，幾乎是閉門不出，廚房開出飯來，都是送到門口由他自取。誰也不知道，這位民國第一任大總統中山先生，到底在想些什麼。　　李想在上海，禮查飯店那次夜話，李想宣布了他殖產興業的政策和決心，和陳嘉庚、張蹇他們的往來商議，自然是順利得很。上海和南洋這些華商財團，求的不就是這個！　　這些，與孫中山的經濟思想南轅北轍。孫中山一直主張的實行大資本國有，反對垄斷資本，主張國家經營。　　“先生，這些天，您到底在想些什麼？”孫中山背後突然響起了一個聲音，回頭一看，正是披着件鄂州革命軍式樣的軍大衣的宋大小姐。　　孫中山轉過身來，微微一笑道：“這船上呆得久了，我不過是覺得有點悶了，上了岸就好！”　　宋大小姐知道孫中山的心思，美目一瞬不眨的瞧着他：“先生不需要迷茫，還是先看了鄂州，看看李帥把鄂州治理得怎麼樣。李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話說得很有哲理，誰對誰錯，做了才知道。”　　宋大小姐的話說中孫中山的心思，孫中山也悄悄站直了身子，望着滾滾長江，半晌之後，苦笑道：“當南北未統一以前，政治、軍事皆極重要，而統一以後，則重心又移在社會問題。況且振興中國的目的，決不是把它變成和西方各國並駕齊驅的國家，而是建立一個沒有貧富對立的理想社會。因此，今後欲謀國利民福，其進行之方針，惟有實行提倡民生主義耳。民生主義關係國民生計至重，非達到不可。使大多數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義不可。那種以為中國之當急者乃政治問題，至社會問題則相去甚遠，不過是淺見之徒，不足言治也……”　　孫中山忍不住吐槽一下議會迷宋教仁。“……實行民生主義須以和平手段從事，而不能採取武力手段。英美諸國資本家已出，障礙物已多，社會革命或須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必用武力。實行民生主義的根本目的，在於預防少數資本家壓制貧民，反對少數人占經濟之勢力，垄斷社會之富源耳。今日講民生主義，可以不用革命手段，只須預為防範……”　　李想在南京打着保安公司的幌子招兵買馬，這讓為避免南北分裂戰爭而選擇退位的孫中山心裏不舒服。其實不止李想在湖北這麼做，江西、安徽都督分別為李烈鈞和柏文蔚，李、柏本是反對讓權袁世凱的激進派。為此，他們採取了和李想一樣的各項鞏固革命政權和發展革命勢力的措施。這些省份，儼然成為同盟會的根據地。　　此外，立憲派、舊官僚控制下的南方各省，雖然擁護袁世凱中央集權，但從其自身利益出發，又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其性質儘管與前者不同，但也可說是南北對峙形勢的又一種表現。　　南北之間，局勢並不穩定。　　孫中山雙眼閉上，然後又張開，一張一合之間，目光又迷茫幾分。　　江風呼嘯在耳邊。　　……　　經過了不知道多長久的等候，李想的船隻首先出現在武昌高地蛇山炮台的革命軍士兵的視線中。一面血紅的旗幟，就在船頭高高飄揚。　　蛇山炮台司令官立刻打電話去平湖門守衛處：“已測見李大帥與中山先生座艦及隨護之建安、湖鶚並鄂省派往下游恭迎之楚有、裕川四艦鼓浪而至。”　　白色的座艦終於出現在了大家視線當中！　　血色旗幟，就在船頭高高飄揚。　　座艦之側之後，跟着數條兵艦，甲板舷側，滿滿的都是穿着黑色軍服，持槍站得筆直地金鷹衛官兵。肅殺之氣，在船遠遠未曾抵達碼頭的時候，就已經遙遙傳來。　　這面血色旗幟，從武昌首義到血戰北洋，再到轉戰大西北，又在南洋耀武揚威，似乎代表了戰無不勝的神話！　　好一會兒功夫，孫武和蔣翊武、張振武，武漢三武才反應過來，忙不迭的吩咐：“升炮！吹打！迎接李大帥和中山先生！”　　炮手還沒來得及擦燃洋火去升炮，周圍卻幾乎同時響起了一陣陣的鞭炮聲音！不知道有多少串鞭炮，同時都炸響起來，有的鞭炮長得，從江岸城頭，都一直垂到了地上！鞭炮聲將所有一切其他的聲音都全部淹沒，只有一個歡呼聲音越來越高：“李大帥！”　　這些鞭炮都是武漢百姓自帶來的，他們心中現在只有一個最簡單的念頭，中國這幾十年，被洋鬼子教訓的狠了，只有眼前這位大帥，專門教訓洋鬼子！　　周圍人群歡呼雀躍，人群涌動，如此起彼伏的彭湃海潮。已經有百姓朝前擠，軍警拚命維持着秩序，在人群當中的眾官互相對望，人人失色。　　座艦已經越駛越近，一個穿着西式軍服的青年與中山裝的大叔終於邁步走上了船頭，出現在所有人眼前。　　於是各界首領代表均命歡迎人員注意整肅衣冠，俄而汽笛嗚嗚，青山炮台，接續鳴炮二十一響。各艦銜接進口，一時江岸軍樂齊奏，士民齊唱『義勇軍進行曲』。　　“我又回來了！”站在孫中山身旁的李想輕輕說道。　　不十分鐘，各艦陸續在織布局前碼頭下碇。湖北名義上的大都督黎元洪派往歡迎之代表孫武、蔣翊武等即鼓小輪至孫公座艦，迎接登岸，岸上軍樂聲、鼓號聲、舉槍聲、拍掌聲相繼而起。　　人們的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無數的人們發瘋一般從武昌城中衝出來，就連站在城樓上的革命軍戰士們，也情不自禁地摘下了大檐帽揮舞着，拚命地歡呼着，向這位中華民族的英雄大帥，表達着自己的敬意與愛戴。　　孫中山起身也抖動着胳膊，向四周歡呼的人群招手，但他很快的發現，人家壓根就不是來歡迎他的，這個發現立刻讓他泄氣了。　　很多人的淚水都流淌了出來，中國多久沒有出現民族英雄了？　　“先生，您終於來了！”蔣翊武滿臉上全是開心和興奮，緊緊的擁抱住了孫中山。　　“我來了！”孫中山的臉上也掩飾不住的開心。　　隨他們上船的年輕記者們，猛按照相機快門，鎂光燈不斷閃爍。李想下意識的拉下大檐帽，讓帽檐下的陰影把眼睛全部遮住。　　“大帥，歡迎您凱旋歸來！”孫武說道。　　“謝謝。”李想矜持的點點頭，又對孫中山道：“先生，上岸吧！”　　孫中山諧隨員二十餘人聯袂上岸，兩旁歡迎者皆举手行禮，孫中山左右手並舉答謝。　　當在織布局前廳小憩，各界爭前瞻仰，肩摩轂擊，擁擠非常。　　小憩一會兒，孫中山登上黑色的寶馬汽車，與李想座在一輛車，孫中山先生之二女公子及宋大小姐三女士坐在另一倆汽車，跟着後面，入文昌門。　　軍樂之聲再次響起來，前面的引導者有都督府傳騎隊，次則軍務司所派之馬步隊數營，教導團、消防隊為之殿後，隨從人員一律乘着高大洋馬。　　歡迎人員有須趕回都督府招待者，大多數人只有繞至平湖、漢陽二門，可以先他們一步到都督府。　　孫中山乘車所經長街各地，兩旁鋪店、民房皆結綵懸旗，且有燃燈焚香於街前，以表敬忱。一路老幼夾道瞻仰光顏，幾乎堵塞道路。　　這一路上，只能緩緩而行。　　抵達都督府，立刻就有一個士兵小跑過來拉開車門，孫中山探頭下車。　　幾個洋裝少年架着一台印着時代輿論傳媒的電影機器，對上孫中山攝影。　　黎元洪已率各司長、各顧問、參議及中級以上軍官排立大堂以下，二門以內脫帽歡迎。　　孫中山一一周旋畢，與黎元洪握手，同詣會議廳茗談，隨來人員及鄂省軍政各界上中級官長，均列席陪座。　　晚上在會客廳開餐宴會。　　孫中山與黎元洪雖是初見，飯桌上情誼極深，喝酒都是一口燜，均一副恨相見之晚的模樣。　　當然，孫中山免不了又暢談民國建設要政，及社會革命之手續。他還以為黎元洪在湖北真能做主呢！　　筵散，在顧問廳前合攝一影，以志紀念。　　黎元洪哈哈說道：“先生就駐節本府如何？”　　“先生還是在鹽道署駐節吧。”張振武拚命的朝孫中山使眼色，“那裡是同盟會支部辦事處。同志們有好多事情，向先生請教呢。”　　孫中山看看黎元洪，又看看張振武。同盟會的請求要應，可是黎元洪的盛情也不好卻之。　　正在和湯約宛說親熱話的李想豁然轉身，立刻聞出別的什麼氣味，本想開口阻攔，想想又算了，這些老同盟會人，無非是向孫中山訴苦，告他的黑狀，這些現在根本無法奈何得了他。不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給他們一個發泄的機會。　　李想到嘴邊的話就變成：“由軍務司派兵兩營、馬隊一排，去鹽道署同盟會支部前後守護。”　　李想這話，也是拍板孫中山可以去鹽道署駐節。　　黎元洪立刻迎合李想的話，說道：“對對對，守護不能馬虎，不能疏忽。”　　三“武”也沒有異議。　　這一下，神經大條的孫中山終於看出在這個大都督府誰說話管事了。

# 第四百七十七章 不解

　　清晨。　　黎元洪大都督親自前往中山先生行轅回拜，並請孫中山先生一同坐小汽車至都督府。都督府所屬各司、鎮、軍事學校、水師統領等文武官員一百三十餘人，分立二堂兩側迎候。　　孫中山先生走上台前，向大家致意道：“民國成立，同享幸福，推究其源，皆諸君子慘淡經營，首義武漢。今鄙人躬逢其盛，榮幸莫可言喻。惟破壞終、建設始，願諸君子維持公益，敦促進行，奠定邦本，恢復主權，民國前途庶幾有豸。”　　掌聲響起，良久才徐徐落下。　　孫中山先生接着發表演說：“此次革命，乃國民的革命，乃為國民多數造造幸福。凡事以人民為重，軍人與官吏，不過為國家一種機關，為全國人民辦事。自光復以來，共和與自由之聲，甚囂塵上，實則其中誤解甚多。蓋共和與自由，專為人民說法，萬非為少數軍人與官吏說法。倘軍人與官吏，借口於共和與自由，破壞紀律，則國家機關萬不能統一。機關不統一，則執事者無專責，勢如一盤散沙，又何能為國民辦事。是故所貴夫機關者，全在服從紀律。……在職為軍人或官吏時，則非犧牲自由、絕對服從紀律萬萬不可。在儘力革命諸君，必且發問曰：‘吾輩以血淚購得之自由，軍人胡乃不得享受之？’須知軍人之數少，人民之數多，吾輩服務之時短，為普通人民之時長。朝作總統，夕可解職，朝為軍人，夕可歸田。完全自由，吾輩自可隨時享之。故人民之自由，即不啻軍人之自由。……”　　演說畢，頓時掌聲雷動，歡呼四起。　　看似反響熱烈，不過，孫中山的演講，令武昌的那些革命功勛頗為不解。　　黎元洪就悄悄的對李想說道：“武漢之局，方憂動搖不安，先生奈何言此？”　　“你知道什麼是‘國家社會主義’嗎？”李想偏過頭反問道。　　黎元洪搖搖頭，他留洋又不是學的政治。　　“我不是送了你一本《三民主義思想》白皮書，回頭抽空仔細翻翻。”李想一臉鄙視的說道。　　黎元洪翻個白眼，武昌出版的這本《三民主義思想》白皮書，是李想親自整理做的註解，現在鄂州公務員人手一本。　　孫武等人更是在下面興奮莫名，交頭接耳說道：“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是在主張第二次革命！”　　居正等老成的同盟會黨人卻搖頭低聲交流，說道：“這種社會革命理論，不啻為武漢間流氓暴動之導火索。”　　李想悄悄豎起耳朵，把這些都聽在耳里，想不通孫中山旨在讓大多數人民享受平等和自由的社會革命，何以被革命功勛們理解為“流氓暴動之導火索”？真是令人困惑的現象。　　黎元洪亦即席致詞，要求大家深切體會中山先生的訓示。還說道：“湖北首義，如果各省不及時響應，武漢孤城，很難堅守，革命大局不堪設想！二全國各省之所以聞風響應，是由於深受中山先生多年奔走呼號秘密運動的影響，目前社會流言‘革命軍興，革命黨消’，我和在座的同志，都要提高警惕，互相勉勵，謹防違背革命宗旨，加強團結，遵守紀律，不謀私利。你要辜負中山先生的告誡。”　　底下又是一片虛偽的掌聲。　　隨後，有攝影師為全體攝影，中山先生與黎副總統並肩合攝一影。　　會後黎元洪舉行盛大宴會，招待中山先生及其隨員一行。　　席間李想還作歌一曲，歌唱革命，歌唱中山先生，交通司司長石龍川即席奏樂，氣氛歡樂、隆重。　　下午，李想作嚮導，孫中山先生偕胡漢民、景耀月、程明超等漫步武昌，經南樓、官錢局出平湖門。　　面對浩蕩奔流的長江，遙望激戰劫后的漢陽，烈士們為國葬之墓依稀可見，使孫中山先生更平添幾分弔古傷今之情。　　這時，城頭、江岸、早已擠滿的人群，爭相瞻仰中山先生的丰采，頻頻鼓掌歡迎。　　孫中山先生循黃鵠磯由漢陽門進城，登臨黃鶴樓。頓時，黃鶴樓上鼓樂齊鳴，彩旗飛揚，馬上又出現了盛大的群眾歡迎場面。　　孫中山先生正在拾級徐登的時候，演說團代表尹相、社會黨代表馮斗，站在路旁迎迓。孫中山先生與他們合影於南皮樓前。接着應代表們的邀請，發表演說。　　孫中山先生先向在場群眾問好。他說道：“今天我能到武昌城頭，奧略樓下，與大家一道暢遊歡敘，感到莫大的幸福。我遠離海外，提倡革命二十餘年，從不敢自圖安逸。去年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才造成今天的中華民國。我能得以歸國，游此江山勝跡。撫今追昔，怎不感慨萬千！”　　“現今革命功成，滿清政府推倒，民國建設，實賴武漢同胞首先起義，其他各省同胞響應，以有今日中華民國出現。願我各界同胞努力共和，當知民國國家為四萬萬人之國家，非一人一姓專制之國家。民國譬之公司，人民為大股東，總統至百執事皆為股東服役務，其薪俸則股東之僱工貲也。執事為股東熱心辦事，使公司日益發達，不虧資本，不損交際，對內完全，對外鞏固，庶民國基礎萬年不拔矣。”　　接着又說：“現在中華民國既經成立，滿清專制制度已經結束，中華民國的國民再不是滿清專制統治下的愚民百姓了。從今開始，大家應有主人翁思想，享國民權利，盡國民義務，決不能再循滿清專制時代做百姓的習慣，任人奴役、愚弄、宰割。如果將從前的百姓同現在的國民等同看待，那就是大錯特錯。今後，我們要盡國民天職，掃除做愚民百姓的故態。”　　孫中山先生還激勵大家說：“我們大家要同心協力，以最大的熱心和毅力，把中華民國建設成一等民國，使世界公認我國國民為世界第一等國民，這是我最大的希望。”　　孫中山先生的講話不時被陣陣熱烈的掌聲所打斷，他闡發的深刻思想和遠大抱負，發人深思，鼓舞人心。　　胡漢民也演說道：“中山先生主張之三大革命，一種族，一政治，一社會。今滿清推倒，政尚共和，種族、政治之命已革。惟社會革命歐美已受其毒，現尚未拔。這個地大物博，先事防閑，或不至如歐美社會之不平均。中山先生三種目的已達其二，此後最關緊要者，當使社會上資本家與勞動者立於平等地位。”　　後由周之貞女士登壇演說：“為民國共和，皆起自男同胞，用鐵血購得，俾女界享安寧幸福。之後破壞過去，建設方長，我女同胞尤當體中山先生之意，同講進行，方不負先生廿載苦心，而中華為世界第一等文明國，女界之責任始盡。”　　這時，黃鶴樓邊，走道迴廊，亭間花際，仕女如雲，都在聚精會神，聽奏時代的洪鐘，彷彿已被警醒。　　一群天真爛漫的兒童，舉着小旗，喧唱而過：“我們是叄民主義接班人，沿着革命先輩的光榮路程，愛祖國，愛人民，少先隊員是我們驕傲的名稱，時刻準備，建立功勛，要把敵人，消滅乾淨，為著理想，勇敢前進，為著理想，勇敢前進前進，為著理想，勇敢前進，我們是叄民主義接班人。”　　集會散后，已是夕陽斜照，黃鶴樓沐浴在金色的晚霞之中。　　孫中山先生攜二女公子登樓，極目遠眺，觀賞壯麗河山。然後下樓后至抱膝亭、呂祖閣，觀看“鵝”字碑及其他墨刻遺迹。黃鶴樓之後，舊有鄂紳學界所修之奧略樓及張南皮、張香濤之祠字。　　孫中山先生不禁感嘆道：“張南皮總督湖廣，大興改革，造成楚材，顛覆滿祚。可謂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李想也不禁深有同感，黃興，宋教仁，吳祿貞等等一批辛亥英傑都是兩江學院保送日本留學的，也都是張之洞看重的“英才”，不過當初張之洞的初衷是把這些不安分子流放國外。　　孫中山先生對其肖像頂禮，以示崇拜偉人之意。　　孫中山先生走到李想身邊，問道：“這裏離南湖兵營不遠，趁天黑趕過去，還來得及，你說是不是？”　　“先生，您看，日頭已經下山了，咱們餓了一天，也得吃晚飯不是，累了一天，也得休息不是。”李想吁了一口氣，用手指點道，“這個地方，下山天就黑了，再去南湖，也看不到什麼，不如明天再去参觀吧……我現在負着先生完全責任，行程還是要由我決策。”　　胡漢民和宋大小姐不禁對望一眼，他們雖然認識李想很久了，其實也還沒有和李想交道打得多深，雖然李想平素囂張跋扈，令人難以親近，但無論對南京的黃興和跟前的孫中山，同盟會的那些老人，都是莊敬持重，恭順有禮，從不見和孫中山說話用這種口氣的。但看孫中山，卻見孫中山並不生氣，只緩緩踱着步子，半晌，笑道：“那是自然，隨你。”　　李想似乎猶豫了一下，環顧回周，遙遙望着那輪西沉的太陽。它的半邊已掩在大江對面龜山孤高的峰巒之下，殷紅的光給山邊鍍了一層玫瑰紫，五彩繽紛的晚霞一朵朵、一條條由西向東延伸，越來越淡，把附近漸漸發暗的城市籠罩在無與倫比的美麗華蓋之下……此時，倦鳥早已歸林，只遠處靄靄的炊煙中，還有一群一群的烏鴉翩翩起落，靜謐中給人一種不安的感覺。良久，李想才道：“先生，今晚駐節我的落迦山別墅！”　　孫中山先生目光熠然一閃，隨即黯淡下來，自失地一笑，說道：“好吧，我說過的，隨你。”　　說著，便跟着李想迤邐往山下走去。

# 第四百七十八章 主義大行

　　南湖大營。大清早的，一片熱火朝天的光景。　　孫中山等一行人來到南湖大營，由原測繪學堂擴建的江城陸軍學院，看到的就是數千人穿得整齊站在操場上，面前是軍服筆挺，軍靴閃亮的軍官，這些軍官中西各半。　　“抬高腳！站直！不要亂晃！”　　一個軍官背着手在新兵隊伍前面轉來轉去，艷陽高照。新兵們穿着作訓服。他可是一身呢子軍裝穿得嚴嚴實實的。大檐帽低低的壓在眉心上，帽檐底下露出的冰冷目光。讓每個新兵都像木頭似的不敢亂動，竭力的提着伸出一支腳。　　不多一會兒，就汗流滿面，有人開始左搖亂晃。　　李想穿着一身同樣的軍裝，武裝帶勒得緊緊的，按着指揮刀不時的偷眼打量孫中山和他身邊地老同盟會精英們，心裏有些小小的得意。　　孫中山身邊的兩個矮小敦實的日本人顧問腰桿筆直，神態僵硬古板，臉上目無表情。看着軍隊一隊隊地從面前經過，每經過一列，聽到那震天的口號聲。他眼中地光芒就精亮一分，腰也更挺直一分，看到眼前整齊如鐵流一般經過的隊列，兩個小東洋神色都是有些變了，偶爾對視一下，又轉開眼神。　　在靶場上正在上射擊課。一排軍官生持槍卧姿射擊。清脆的槍聲，彈殼跳躍出來，頭靶處被打得塵土飛揚。　　孫中山看到這裏，想到一個問題：“小李，你說你這個軍校就學七個月，能學得完？”　　他還沒有聽過，世界上那個國家的軍校有隻學七個月就畢業的學校，學個七年都不算長。　　李想微微笑道：“我們用的是速成法，頭一個月就讓你放槍，熟練射擊、瞄準、裝退子彈、用刺刀，這在舊軍隊里當然是不能想象，就是外國也沒有這個先例。不過，好處是，明天有事，拉出去就能打。”　　孫中山又問身邊兩位日本友人：“日本是陸軍強國，帝國陸軍學校更是世界頂級軍事學院，不知道你們對這一套有什麼看法？”　　內田良平平淡的說道：“挺受啟發的。”　　“哦？”孫中山奇道。　　李想嘴上不說，心裏覺得挺高興的。　　內田良平道：“古代戰爭，培養一名馬上弓弩手，需要三年。”　　孫中山外行的問道：“為什麼？”　　李想也是外行，不明白，但是沒問出來。　　內田良平道：“那是力氣活兒，又需要高度技巧，你得在飛奔的馬上把箭射到一百五十米以外去，還得要有準確殺傷力。”　　李想忍不住點點頭道：“那倒是。”　　內田良平擺出一副專家的樣子對大家道：“可現在用的是步槍，標準化大量生產，使用也簡單，男女老幼都能輕鬆掌握，參与戰爭的人員不再需要那麼專業的要求。”　　孫中山和藹的道：“還真是這樣。”　　內田良平看着孫中山道：“所以，戰爭到了今天，取勝之道就變得明了了，誰能爭取到最廣大的民眾，誰就能取得最後勝利。”　　孫中山一邊聽一邊點頭。　　……　　在理論課上，大家坐得筆挺，等候教官進來。教官夾講義走進課堂。　　“起立！”　　一聲口令，軍官生們齊刷刷地起立立正。　　教官回以軍禮，輕聲道：“坐下。”　　又是齊刷刷的聲響。　　看着大家平靜的面孔和期待的眼神，教官說道：“今天，我要講授的，是作戰期間革命軍對民眾實行的宣傳動員。”　　大傢伙的目光灼灼地看過來。　　教官接着說：“我們知道，戰爭的偉力，及其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只有動員起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才能確保戰爭的最後勝利……”　　這是鄂州革命軍一直走來，所決定勝利的一大法寶！　　教官安排大家都來講演。三人一組，一個人擔任演講，一個人擔任會議主持，剩下的那個練習會議記錄，再相互輪換。他告訴軍官生們就當面對着萬千民眾，看看他們打算說什麼，用什麼來打動民心。　　轟的一聲，軍官生們活躍了起來，個個興趣盎然，紛紛討論起來。　　教室外，閃過了孫中山一行的身影。　　孫中山悄聲說道：“我在這裏看到所有軍官年輕而有活力，真不知道你是怎麼做到的？”　　李想摸摸下巴：“無非就是軍官養成，讓他們對自己軍官身份的認同，讓他們對自己軍官尊嚴的自覺理解……也就是宣揚民族主義的那一套！”　　孫中山完全明白李想的意思，正說著，從不遠的課堂里傳來了軍官生們的演講練習聲。　　一個聲音格外嘹亮，他聲情並茂地喊着：“同胞們：我們鄂州革命黨陸軍軍官學校的軍隊來了！請記住我們的裝束――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們的裝束：青天白日的徽章，血色的五星紅旗，軍裝整齊，衣領是立領。你們可要認清楚了！”　　一個聲音打斷他：“哎哎，我說這位同學，你是在作政治演講，你扯什麼軍裝。”　　“這個問題提得好。同胞們，鄂州革命軍的軍服是獨一無二的，你們一定要把我們和那些舊軍隊區別開來！軍服是什麼？軍服也是一種武器。你們就記住，我們不僅在外裝上與軍閥部隊不同，我們的宗旨也截然不同。”　　“我們的宗旨是什麼？我們是保護人民的，決不和反動軍閥一樣抽捐收稅，也不和其他軍隊一樣騷擾人民。我們是打軍閥，除奸賊，光明正大的軍隊；是保人民，安地方，公正和平的軍隊……”　　激情澎湃的聲音在教室迴響，傳到孫中山和李想他們一行人的耳朵里，並遠遠地傳到校園。　　……　　孫中山神采奕奕，大為欣慰，在軍校俱樂部演講，聽講官生有2000多人。他先感慨地勉勵大傢伙一番：　　“……我們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造成今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孫中山看了李想在鄂州的基業，心思似乎又開始活絡起來。加上之前在大都督府的演說，簡直就是在鼓動“第二次革命”。　　“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什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兩千個學生做根本，成立真是屬於革命黨人的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有了這種好骨幹，成立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　　“……辛亥革命，現在我們革命黨奮鬥的軍隊，本來不少，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　　“……我今天到此地來和諸君講話，是要把以往的成效，當做一場大夢，一概不要回顧它；要從今天起，重新來創造革命的基礎，另外成立一種理想的革命軍！”　　接着，孫中山先生引人人勝地講到正題，只見他目光炯炯如電，一種大無畏精神，溢於言表：　　“……立志做革命軍，要有高深的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要造就高深學問，是用什麼方法呢？造就高深學問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講堂之內，要學先生所教的學問；還要舉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廣；在講堂之外，更須注重自修的工夫肥關於軍事和革命道理的各種書籍及一切雜誌報章，都要參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後，一旦融會貫通，自然可以發揚革命的精神，繼續先烈的志願，捨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　　“……當革命軍的資格，是要用什麼人物做標準呢？簡單地說，就是要用先烈做標準，要學先烈的行為，像他們一樣捨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像這個樣子，才能夠變成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軍人！”　　“……從前每次革命的時候，我常常參加，總沒有一次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沒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還能夠同諸君講話，把不怕死的道理口傳到諸君。我敢說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秘訣，秘訣就是不怕死！要能夠有這種大勇氣，在心理上就是視死如歸，以人生隨時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後，便能夠成仁取義，明白了這個道理，便能夠說死是我們所歡迎的；遇到了敵人的槍炮子彈，能夠速死，更是我們所歡迎的。”　　孫中山先生反覆提示“死”的革命哲學，這些熱血小年輕果然深受感動！　　孫中山先生號召全體師生：“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陞官發財的心理，只知救國救民的事業！”　　孫中山先生演講完畢，會場上掌聲雷動，口號震天。師生們十分振奮，連聲高呼：“孫先生萬歲！”　　台下員生喊得悲壯激昂，台上孫中山先生面帶笑容，不停的揮手，好像感到革命繼起有人，主義大行，引為平生快事。

# 第四百七十九章 邀請

　　落迦山別墅。　　孫中山仰在沙发上靜坐養神，這一天下來，還真累了，半晌才道：“我如果早一天來鄂州看看，當初就是再如何困難，也會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的。”　　李想默然良久，見人端着茶水上來，親自端過一杯，雙手將這杯茶放在孫中山先生面前，方道：“先生當初如果沒有退讓，哪來今日的和平，可能還在內戰不休。”　　孫中山呵呵一笑，點着李想道：“你這個人吶……”下頭的話卻沒說出來。　　李想當初特意跑去南京活動，喊着“將革命進行到底”最響亮的就是屬他第一。現在，在滬寧打着保安公司的名義招兵買馬，在鄂州革興軍政，嘴上卻高喊着“和平”，真是看不懂他！　　說話間管家小妹進來，命人將一桌飯菜抬進書房，張羅着請孫中山等人坐了用餐。　　飯桌上，李想大談當前國內外形勢：　　“……清季，以英、法、德、俄、美、日六國為代表的列強在中國擁有巨大的政治、經濟勢力，在相當程度上主宰着中國的命運。經過了辛亥革命前一段時期的‘中立’觀察后，隨着中國內部局勢趨於明朗，列強之間也在調整立場，為鞏固既得侵略權益，並進而攫取新的侵略權益而縱橫捭闔。　　老英國府在侵略中國的列強中，居於主導地位。他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即長江中下游流域，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巨大的經濟利益決定了英國的對華政策是盡可能避免使中國陷於動亂局面，而維持相對的穩定，這樣才有助於鞏固英國的既得利益。”　　宋大小姐放下用不習慣的筷子，恍然道：“南北調停時，難怪英國那麼賣力。”　　“另一個在英國對華政策中不能不考慮的重要因素是歐洲局勢。”李想夾了一口菜，邊吃邊說：“去年爆發了摩洛哥危機，引起意土戰爭，歐洲的火藥桶巴爾干半島也緊張起來，整個歐洲局勢日漸緊張，兩大對峙着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戰爭迫在眉睫，此時英國無力過多顧及東方問題，維持中國的相對穩定局面也就是必須的了。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在中國扶持能夠控制局面的代理人，而袁世凱則適逢其選。英國把袁世凱視為能夠穩定中國局勢，進而維護大英帝國利益的唯一代表。英國在國際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又使它的對華政策不能不影響到其它國家的態度。”　　李想廢話這麼多，是想打消孫中山、胡漢民等人心中燃起的二次革命的念頭。時候未到，只要袁世凱不稱帝，氣運就一直在袁世凱那裡。現在，就老老實實的積蓄力量，表現要安分，等待袁世凱一天天的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就可以了。　　只是看樣子，李想白費口舌了。　　吃過飯，便聽院外一陣急促的剎車聲，直到書房門口才停下，管家小妹隔窗一望，笑着回頭對李想道：“是哼哈二將來了……”　　言猶未畢，便聽門外曾高朗聲說道：“還是沒有掐準時間，晚飯已經過了……”　　李想一聽這熟稔的聲音，徐徐說道：“還沒吃飯么？我讓廚子給你們準備！”　　“不用這麼麻煩！”李西屏說著進來。　　“我要一個牛肉飯。”曾高卻不客氣的說道。　　兩人進來之後略略端詳了孫中山等人一眼，便行一個軍禮。　　曾高隨意的坐在辦公桌上，拿起桌上的一份資料問道：“大帥，這個看了沒有？”　　李想回答說道：“已經看完了。”　　“不可能！”這一下李西屏忍不住爆發了：“就準備這份資料都花了四個多月，大帥怎麼能三天就看完了，你根本就沒有看。”　　從去年接連不斷的光復戰爭一開始，鄂軍上層都認識到參謀組織的不健全，一直醞釀使軍令機關獨立，直到驅逐北洋軍，再次入主武漢，正式獨立出鄂州軍部，新設了參謀部。作為軍令機關的參謀部直屬於鄂州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從而實現了統帥權的獨立，成為與軍政機關軍部相對的二元組織。曾高被任命為參謀部長，李西屏被任命為軍部部長。在李想從南洋歸來后，他們才把剛剛整理好的參謀部改革的計劃書呈給李想。　　李想笑了：“你還挺聰明，我確實沒看。”　　連孫中山都覺得這個李大帥太不負責人了。　　李西屏怒不可遏：“身為大帥，怎麼可以如此不負責任？對部下的心血不屑一顧？”　　“我又不是士官出身，反正看不懂，何苦要看它？”李想頂着一片異樣的眼光，理直氣壯的大笑道：“我是大帥，不需要看的，有你們看就行了。我就是給你們充裕的活動經費，給你們不受制肘的行事權，這樣不好嗎？”　　孫中山搖搖頭，帶着他的隨員離開了。　　北京。鐵獅子衚衕大總統府。　　袁克定說道：“父親，直老和雪帥有秘電過來！”　　黃興因軍餉無法解決，又受不住擁袁氏御用文人、報紙的流言輿論壓力，通電要求銷職。由於南京所屬軍隊大多裁撤，袁世凱表面上裝着挽留黃興，暗中卻着手準備結束留守府。袁世凱為此電告張謇，準備派陸軍次長蔣作賓去南京與黃興面商留守府結束事宜，要求張謇和江蘇都督程德全會商接收留守府軍隊的辦法。　　袁世凱接過電報，看上面寫着：“蔣次長到寧，實於各方面均有裨益，但慮蔣君一到，留守即將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驟，非事勢所宜。可否密諭蔣次長於抵寧之日宣布鈞意，以此番來寧為撫慰贊助起見，並非交接，聞克強與蔣君至好，必樂引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實進行，一面可以釋軍心猜慮。”　　“程德全此招確實巧妙。”袁世凱心裏不由一喜，抑着感情淡淡笑道，“就這樣，以挽留黃興為名，派蔣作賓前往南京。”　　袁克定起身一躬應是。　　“少川再次向我提出王芝祥任直隸都督之審，我仍一口應下了。”袁世凱意味深長地一笑。　　其實在這之前，唐紹儀到南京組閣，參議院正式向唐提出由柏文蔚任山東都督，王芝祥任直隸都督。袁世凱答應王芝祥為直隸都督，作為革命黨人放棄陸軍部總長的交換條件，但卻堅決反對柏文蔚任山東都督，由此引起雙方激烈的鬥爭。革命黨人所領導的煙台軍隊萬餘人反對周自齊任山東都督，在煙台的山東省臨時議會也通電反對周自齊任山東都督。袁世凱則通電聲明：並未令柏文蔚代周自齊山東都督。唐紹儀頗接近同盟會的傾向，他向孫中山建議，用政治手法對付袁世凱。他同袁世凱不斷髮生爭執。　　蔡元培等人在袁世凱策動北京兵變期間，曾同袁世凱達成臨時政府北遷時可派軍隊護送的協議。現在袁世凱又口頭上接受王芝祥為直隸都督，同盟會就要求袁儘快發表委任王芝祥的命令，並由王芝祥率領軍隊3000人護送參議院和在南方的國務員北上就職。唐紹儀就這兩件事向袁提出后，袁世凱立即複電唐紹儀，表示拒絕。　　革命黨人並沒有因袁世凱的反對而放棄派兵護送參議員北上的決心，決定派由廣西開到南京的3000軍隊，在王芝祥帶領下北上。袁世凱見通過唐紹儀阻止南軍北上，未能奏效，一面利用報紙大造阻止南軍北上的輿論；一面唆使北洋軍將領馮國璋等人、北京的社團和黎元洪致電唐紹儀，反對南軍北上。最後，駐寧贛軍因軍餉不足，發生兵變，派軍護送參議員北上的事，才不了了之。　　袁世凱不等袁克定說話，緊盯着又道：“少川已經拍電邀王芝祥進京就職了。”　　袁克定吃了一驚，彷彿看陌生人似地瞟了父親一眼，說道：“父親，你糊塗呀！這怎麼能夠答應呢？！”　　袁世凱表面上對王讚譽不絕，但直隸是他老巢，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你知道什麼？”袁世凱搖了搖頭：“就是反對，也不能咱們父子來反對。”　　“咱們不反對，誰還會反對？”袁克定不解的問道。　　袁世凱笑道：“你把消息放出去，直隸有的是人來反對。”　　袁克定默默注視着燈燭，瞳仁中閃着陰狠的光，良久才道：“明白了。”他話音雖不高，卻帶着錚錚金石之音，聽得旁邊站着的侍女竟打了個冷噤。　　袁世凱皺眉思量着道：“少川最近跟革命黨人走的太近……也不知道他和四國銀行團的善後大借款談判進行的那一步了？其實，消除俄、日兩國對四國銀行的不信任是第一件應辦的事。”　　清帝退位，列強即着手向袁世凱提供財政經費。當時俄、日兩國處於和四國銀行團對立的地位，但是列強在對華政策上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因此，英、美政府一開始就希望俄、日參加，英國政府並曾警告銀行團，不要締結沒有俄、日兩國參加的中國借款合同。　　袁世凱也希望列強協調支持，來鞏固其統治，並幻想藉助列強合作來抵制俄、日對中國的領土野心。日本方面於年初即表示，鑒於貸款的政治性質，它的參加是必不可少的，並指定橫濱正金銀行為日本財團代表。俄國方面則一度表示猶豫，擔心中國把借款用來對付俄國在蒙古的擴張，但為防止列強之間的競爭，損害列強在華之政治地位，以及希望從中牽制和監督借款的實施，也打算加入銀行團，因此，它指示道勝銀行避免與四國銀行團競爭，不要正式參加與銀行團競爭的對華貸款，但為了向四國銀行團施加壓力，以便將來與四國銀行團達成有利的協議，因而讓與俄亞銀行組成辛迪加的華比銀行作為私家銀行出面，談判對華貸款。　　袁克定回道：“他一面與華比銀行經理德福斯談判一千萬英鎊借款，一面又通過美國財團代表司戴德與四國銀行團秘密商談，以前清幣制借款為基礎，續付款項。他考慮到一千萬英鎊不能滿足中國方面的財政善後的需要，於是遂有成立善後大借款的擬議。當前急需七百萬兩銀子，主要是供給南京政府遣散軍隊及償還債務之用。以英國為主的四國銀行團為了支持北京政府穩定局勢，同意在陽曆3月份內向南京政府方面提供七百萬兩作為軍事善後之用。”　　袁世凱對唐紹儀辦事能力還是很滿意的，說道：“着即電請南京政府財政總長陳錦濤向上海滙豐、匯理、花旗、德華四行提款。也不能逼迫南京太甚了。還有，不要忘記通知日、俄。”　　袁克定點點頭，忽然想起來什麼似的說道：“聽說孫中山到了武漢，如果南京和武漢合流以對抗北京？”　　“絕對不允許！”袁世凱幾乎是咬着牙說道：“我已遣唐在禮、范源濂、張大昕和王揖唐持親筆函急至武漢，恭邀孫中山來北京訪問。”　　袁克定愕然看了父親一眼：孫中山是大炮又不是傻子，他會單刀赴會，赴鴻門宴？

# 第四百八十章 借款

　　李想送孫中山等人走出書房，向李西屏和曾高微笑道：“你們不會就是來問我看了你們的報告沒有吧。有什麼事，快點說。”　　曾高從容說道：“黃興因為南京大裁軍而焦頭爛額，正式提出了辭去南京留守職務，這在同盟會內部的態度各不相同。穩健派認為黃興辭職可以使‘前此詈同盟會之專橫者，疑軍府之擁軍自衛者，惡軍人之爭權黷貨者，至此亦為之冰釋。’激進派則批評黃辭職是功成身退的思想作怪，他們說：‘留守其留，此非畏難苟安之時也。’、‘若必辭職，是所謂暮氣已深，易於謀始，難與圖成者。’陳其美、范光啟、譚人鳳等對黃興要求辭職、完全放棄軍權的危險性，亦有所察覺，並試圖挽回。”　　李西屏接着繼續說道：“陳其美親由上海趕到南京，勸黃留任，並加緊活動，力求控制江蘇。在他的主持下，蘇州革命黨人柳承烈等組織‘洗程會’，準備策動先鋒營發難，推倒立憲派的江蘇都督程德全。”　　李想吧嗒吧嗒抽着雪茄聽完，又彈了一下煙灰，才說道：“陳其美是個做大事的人，而且是個有點擔當的，沒有陳其美的不擇手段，上海不可能是同盟會的地盤。當然，除了陶成章的事處理的不夠完美是個例外……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江蘇省會蘇州和近鄰的上海，兩個都督府並存，立憲派人支持下的程德全力圖恢復清朝舊制，將上海置於江蘇都督的管轄下。但由於上海所處的特殊地位，和它在光復進程中的貢獻，陳其美的滬軍都督地位一時難以動搖。陳其美也是早就憋着氣，要滅倒了程德全。雙方早已開始了明爭暗鬥，看來是頗為激烈啊。”　　“是的。社會部得到的情報說，蘇州的同盟會準備發難趕走程德全后，舉陳其美為江蘇都督。”李西屏說道：“陳其美與蘇州的同盟會組織素有聯繫。在蘇州同盟會以柳成烈為主腦，有骨幹分子蒯際唐、刪佐同、程宏、徐國華、吳康壽、朱葆誠等，都是策劃醞釀蘇州起義和響應革命的活躍人物。聯軍攻克南京時，朱葆誠、吳康壽、程宏等人都參加了滬軍洪承點部隊。攻克南京后，朱葆誠被提任為滬軍先鋒隊第2聯隊隊長，吳康壽為朱葆誠部第1營營長，程宏也是該部軍官。1911年底，朱葆誠部調回蘇州，擴編為‘先鋒團’。這個先鋒團，名義上屬江蘇軍政府，實際上卻是滬軍都督陳其美系統的武力。陳其美為便利蒯際唐、蒯佐同在蘇州活動，特委任蒯際唐為滬軍都督府特派聯絡員，蒯佐同則由上海‘共和協進會’委派組織蘇州分會。陳其美用柳成烈、蒯際唐、蒯佐同和朱葆誠掌握的先鋒團，聯合駐蘇州的原新軍45、46標，準備在條件成熟時，發動兵變，把程德全趕下台。”　　“在本來是個好計劃，可惜了。”李想嘆息一聲。　　李西屏盯着李想道：“為何可惜？”　　李想冷笑道：“這個計劃我在這裏都知道了，袁世凱在北京難道不知道？袁世凱知道了，也就等於程德全知道。”　　“袁世凱的密探也有可能不知道。”李西屏心裏一沉，他有自己也知道這種可能微乎其微，但臉上卻不肯帶出，因道：“還是去派人提醒一下陳其美，事機泄密，不可能再有成功的可能，也不能再有不必要的犧牲。”　　李想一邊聽一邊“嗯”着。　　曾高輕咳一聲清了清嗓子，說道：“提醒陳其美是因該的。關鍵還是南京大裁軍，袁世凱裁完南京，就該輪到南方各省了。”　　“是啊。”李西屏道：“這時候還是挺一下黃興的好。”　　“黃興這人，扶不起。和孫中山一樣，太理想。”李想道。　　“扶不起也要扶，袁世凱收拾了黃興就會騰出手來收拾我們。”李西屏道。　　李想笑道：“不就是個裁軍嗎？你們整編的計劃書我雖然沒有看，但我想，肯定要裁一些。”　　軍隊整編對鄂州來講是一個急需面對地現實問題，雖然李想號稱有近三十萬的武裝人員，五個省的地盤，但手上有槍的連三分之一占不到。至於，他們的戰鬥力更是參差不齊，李想需要的是一支精幹武裝力量，更富有戰鬥力的隊伍。他需要更加純潔，更加忠誠的部隊，且服從於他個人的意志。即便袁世凱不下達整編的命令，李想也會自己整編。李西屏和曾高寫的計劃書已經送到他的辦公桌上。　　李想又道：“咱們不止裁軍，還要主動去迎合袁世凱大權獨攬的政治野心，向他提出軍民分治的問題。”　　武昌本身就是將軍務、民政，划為二途，與各省大都督總理一省軍政的做法不同流。　　“為什麼不等中央的軍費下來再裁軍呢？”曾高說道，“唐紹儀可是答應了財政撥款一百五十萬的遣散費，聽說他和四國銀行團的談判已經有了眉目，就是條件有點苛刻。”　　“這就作為裁軍的附加條件發給北京，”李想立刻用嘉許的目光表揚了一下曾高的機靈。“送來的財，不要白不要。”　　……　　北京。四國飯店。　　唐紹儀與熊熙齡向著四國銀行團代表們鞠躬道歉，並陳說：“借用比款，並無抵押，於四國毫無所損。第因需款孔亟，未及關照，則不免冒昧……”　　唐紹儀之前因為四國銀行團借款條件太苛刻，就轉向華比銀行商量借款二百萬鎊。比利時是小國，並無多大財力，但貪圖利息，就向俄國銀行及四國銀行團之外的英法銀行聯合，借出此款，議定七九折付，利息五厘，以京張鐵路的利潤作為抵押。四國銀行團一查就知道底細，四國公使立刻向袁世凱發照會，說唐總理違背了袁總統向四國銀行團許諾的借款優先權，要求討個說法。袁總統被列強環逼，唐總理只有來道歉了。　　英、德、法三使先不理會，經美使反覆勸說，他們才算不計前嫌，唯提出要求三事：（一）另訂日期，公開向四國銀行團道歉。（二）財政預算案，須送各國備閱。（三）日俄不能加入借款團，中國亦不得向日、俄秘密借款。　　唐總理被迫一一答應。各國公使又要求退還比國借款，唐總理同樣答應了。　　唐總理道：“目下中國財政困難，請銀行團於六星期內，先付三千五百萬兩，以後每月付一千萬兩，至十月止，共付七千五百萬兩，俟大借款成立扣還。”　　“過去只說借一千五百萬兩，現在卻要這麼多，必須俟商諸各本國銀行團董事會議再行定奪。”銀行團並聲言：“你們應將每期借款之用途，及擔保物鹽、茶二稅之收入，與改良后增收之實數，詳細編列預算表交閱，方能提議付款。同時，銀行團派員監督財政，監督用途，並監督遣散軍隊。”　　四國銀行團的這些苛刻條件早已喧傳開了的，外國報紙，亦一再揭載，唐紹儀為此才轉借的比款，只是現在，唐紹儀已經沒有選擇權。　　銀行團又問道：“這筆款到底拿來干什麼？”　　唐總理不假思索的道：“南京二百三十萬，武昌一百五十萬，上海五十萬，余為北京之用。”　　“南京等處用於何事？”　　唐總理理所當然的道：“自然是為了遣散軍隊。”　　“已遣散多少軍隊？需款多少？以後每月能省餉多少？”　　銀行團一連串的問題，唐總理居回答不上來。　　洋人與財政出入，非常審慎，且習慣制定準確的預算，今見唐總理未能詳述，而於預算又胸無成竹，深為吃驚。　　“中國用款，習為冒濫，如此漫無限制，連怎麼用都不清楚，這就不好辦了。除非這些錢的用途由我們來監督，否則免談。”　　唐總理並不答應，這時候該同來的熊希齡出馬。財政總長熊希齡，他是湖南鳳凰人，被稱為熊鳳凰，很有才名。與洋人再三辯論、磋商，最終形成折中方案：雙方各派核計員，每次需要用錢時，先由財政部擬份清單，交核計員查核，查對無誤后才能向銀行支取。這樣，銀行團答應先付三百萬兩。　　……　　南京，留守府。　　歡迎蔣作賓的宴會散去，就剩下黃興和蔣作賓在休息室。　　蔣作賓一臉沉痛的說道：“我來時聽說唐紹儀和熊希齡正在同國外銀行團交涉《墊款章程》，以此得到一筆墊款，但這種乞求貸款的條件嚴酷……誰都知道，外人之耽耽虎視，欲假經濟干涉，以行其政治干涉的目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黃興臉都氣的扭曲了，四處拍發反對借款公開電：“蔣次長來寧，聞悉十七日銀行團與熊總長所訂墊款已經簽字之合同，及監視開支暫時墊款章程，不勝駭異……此種章程匪獨監督財政，並直接監督軍隊。軍隊為國防之命脈，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無異束手待斃。二十年來海內各志士赴湯蹈火，粉身碎骨，所辛苦締造之民國，竟一旦斷送於區區四百萬之墊款，吾輩一息尚存，心猶未死，誓不承認。熊希齡身負重任，竟敢違法專斷，先行簽約，悍然不顧，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聞章程已提交參議院核議，祈痛加駁斥，責令毀約……即本留守直轄各軍隊欠餉已久，危迫萬狀，均不甘受此亡國滅種之借款，為飲鴆止渴之圖……此舉關係存亡，即乞貴處速電抗拒，責令毀約，無任企禱。”　　黃興再電中央及各省：“……現在借款一事愈出愈奇，名為磋商，實甘愚弄，財政、軍政均受監督，國權喪盡，生命隨之，故睹此次墊款合同及監視開支章程而不痛心疾首者，非人也。……”

# 第四百八十一章 國民捐

　　武昌，紅樓。　　李想的身子斜靠在沙发上，沒有焦距的雙眼看着天花板。坐他右手邊的黎元洪挺着肚子，一副耐心聽孫中山先生演說的樣子。　　孫中山上身微微前傾：“……北京與四國銀行簽署了墊款合同及監視開支暫時墊款章程。該章程規定，在財政部附近設立核計處，由銀行和中國政府各任用一名核計員、籤押向銀行提款、撥款的一切支票，而且規定：關於各省發給軍飽及遣散軍隊費用，須由該地方軍政府備三聯領餉清單，由中央政府委派高等軍官及該地方海關稅司會同籤押，並須予該軍官、稅司以調查應需之便利。……這就給了列強以監督中國財政，甚至監督中國軍隊的特權！”　　黎元洪毫不遲疑的順着孫中山口吻說道：“若果監督，則應拒之。”　　李想目光悠悠地望着天花板，良久才嘆道：“中國歷來用款習為冒濫，不止洋人看不慣，我也看不慣。監督是為了杜絕貪污，是好事……”看到孫中山臉色變了，李想趕緊轉口風道，“但是，也不能讓洋人監督！”　　“當然不能讓洋人監督！”孫中山顏色霽和，點頭微笑起身離開沙發道，“倘四國利用中國現今財政困難而阻中國之進步，則國人必將發憤自助，設法在國中募集公債，以濟目前之急。”　　又要搞募捐！李想忍不住偷偷的撇嘴。　　“我與克強兄主張在國內籌集資金，通過提倡國民捐、發行不兌換紙幣來解決財政問題。由克強兄出面提出的國民捐方案，規定財產在五百元以上累進徵收，工薪在十元以上者，捐納十分之一，以三個月為限。”孫中山興奮的說道：“發動民眾，既可以聚集財富，又可以發揚愛國情懷，一舉兩得。”　　黎元洪不禁追問：“先生相信中國民間之多財？”　　孫中山微笑道：“中國窖藏資財甚多，如列強乘我之危，必將刺激國民，奮然應政府之求。”　　“搞募捐，難啊！”李想二郎腿翹起：“中國財政做好預算，財務政事公開、透明，全國民眾做監督，洋人自然就沒有話說，也沒有理由提監督了！”　　黎元洪怔了一下，愕然問道：“政務公開，財務公開？”　　孫中山莞爾道：“這不諦是一場政治革命！比起搞國民捐，只怕更加的困難！”　　“這個監督的方法很難嗎？”李想眉頭不易覺察地輕挑一下：“當初左宗棠在湖南用過，胡林翼在湖北用過。無非就是政務公開，財務公開，這有什麼難的。既然公開，就能生廉，既然廉潔，就能生出能力出來。這是最簡單的道理。左、胡二公當初用這個招數，湖北湖南兩个中等省份，特別是湖北還屢備兵災，竟然就集中起了巨大的財力物力，一舉蕩平了太平天國！民國要崛起，要刷新，就是沒有四國銀行團提出的監督案，也要反貪反腐！不然，再多的國民捐，不過是肥了貪官污吏！　　前清的粵漢、川漢鐵路，開頭說是商辦，人人都必須入股，沒錢的农民用租谷抵股。過得幾年，聞經營不善，說改國有就改國有，你說搓火不搓火？關鍵是，不管商辦還是官辦，錢一收上去，怎麼使用，你就管不着啦。國是要愛的，尤其現在是民的國，不再是朝廷的國了，但捐款不能只捐個‘國民’的名義吧？都是多年被捐款的血淚教訓啊。國民捐面臨的問題，不只是國民‘借不借’給國家，更重要的是‘怎麼借、怎麼用’――你們說，是不是！”　　孫中山一時竟尋不出理由堵李想的話，思量半晌方笑道：“這是深謀遠慮，可也解不了近渴。當前還是先搞國民捐吧。”　　李想看孫中山這麼執着，忍痛說道：“我認捐十萬！”　　“我沒有李帥的財大氣粗，捐個一萬吧。”黎元洪一臉悲壯的說道。　　……　　在孫中山主持下，同盟會由南京留守黃興出面，通電全國，提出勸募國民捐的主張，以挽救“借債亡國”的危局。他在電文中憤激地指出：“二十年來，忠義奮發之士，所以奔走呼號於海內外，糜頂捐軀，不稍稍退卻者，徒以救國故，徒以保種故，徒以脫奴籍而求自由故。乃一旦幸告成功，因借債以陷入危境，致使艱難締造之民國淪為埃及，此則興血涌心濤所不忍孤注一擲者也。”　　……　　黃興召開留守府特別會議，邀集各師、旅、團長、巡警局長、憲兵司令參加，他在會上大聲疾呼：“……現在3000萬之外款，熊總長已擅自簽約，不獨失財政權，且失軍政權，蓋因度支竭蹶，而北方之對於國民捐皆不以為然，故熊總長非借不可。據我之意，發行不換券任何多數之款均可立得。即以國民捐為不換券之基本金，並於各省設立銀行，非此不能濟急。我之請取消留守，欲以誠意感動北京政府，庶國民捐與不換券皆可實行。”　　黃興還說：“留守機關有礙統一，決定即日取消。推薦程德全來南京，接收管轄各軍。”　　黃興再致熊希齡電：“現在大局危迫，間不容發，吾輩均以國家為前提，於個人關係絕不稍存意氣，而於國家生死關頭，尤當審慎，豈得因一事辦理驟難得手，遽萌退志。此次借款，公固然費苦心，但條件損失主權甚巨，又豈公所願意？……倘因借款失敗，國人反對，即絕對不謀及善後辦法，僅欲以辭職卸責，千載而下，其謂公何？興與公本系友好，責公勸公固皆為國，亦即所以為公，惟熟思而審處之。不勝盼禱。”　　……　　北京，鐵獅子衚衕，大總統府。　　袁世凱啜一口茶，道：“少川，秉三，你們的辭呈，我是不會批的。”　　“承大總統關愛。可是我實在無力勝任……大總統，您聽聽黃興都怎麼大義凜然的罵我……”熊希齡身子一欠，抄起一張電報念道：“墊款章程不但要監督中國財政，還要監督我國軍隊，是可忍、孰不可忍？軍隊乃是國防之命脈，豈能容許外國人干涉到這種地步？熊財長難道忘記保路運動是怎麼發生的嗎？難道不知道埃及借債亡國的教訓了嗎？這二十年來，無數中華志士赴湯蹈火，不惜一死，方換得民國的今天，難道為了區區三百萬的墊款就要將民國葬送？我們這些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絕不會承認這亡國的借款條件，請熊財長務必取締借款……”　　這張電報下角清清楚楚的寫着“黃興”及南京諸多民軍將領的大名。　　熊希齡被氣得是脊樑后得幾乎要冒出火來――我這麼辛辛苦苦的去和洋人們周旋，好不容易借得三百萬銀子，圖的啥？不就是為了給你黃興解燃眉之急嗎？這下好，你倒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難道你忘了當初在電報里又是如何急吼吼催款的嗎？　　一怒之下，熊希齡便將黃興催款的電報公之於眾，並將南京民軍因為缺餉而可能嘩變的危險及其自己的委曲求全添油加醋的敘述了一番。不僅如此，熊希齡還在電報中諷刺黃興缺乏政治經驗，不懂經濟，說要是黃興在位的話，非得將民國葬送不可。　　革命元勛黃興與新任財長熊希齡的電報戰，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各地的都督、議員、報紙等等，紛紛各抒己見，有指責熊希齡軟弱外交的、有大罵財長賣國的，也有批評黃興不顧大局的，不一而足。　　在輿論聲浪的喧囂中，臨時參議院也來干涉，一些議員要求唐紹儀及其閣員前往參議院說明情況。在會議上，年輕氣盛的議員們對唐紹儀群起責問，他們不但追問比利時銀行借款的用途，還指責唐總理失信於國民、見嫌於鄰國，甚至有人大罵唐紹儀是“亡國總理”。唐紹儀哪裡見過這般架勢，竟至於在會場疲於應付，到後來乾脆就失去反應，在那裡呆若木雞，一言不發。而熊希齡得知墊款一事已經泡湯之後，乾脆就賭氣不去部里上班，政務陷於停頓。　　唐紹儀無端受了參議院的這番逼迫之後，也是氣得無處發泄，夥同熊希齡就向袁總統提請辭職。袁世凱雖然對唐紹儀和熊希齡不滿，但他也不想讓首任內閣這麼快就垮台，只好溫言挽留，勸唐紹儀和熊希齡稍安勿躁，姑且忍耐一二。　　袁世凱似笑非笑，淡淡說道：“墊款無着，只得令各省自行設法，到時候他們就知道為難了……南京就是因為沒有錢，黃興堅決要求解職，但蔣作賓和程德全都反對黃興立即解職。幾經協商，最後決定由蔣作賓出面要求我撥款。告急電報我已經接到好幾波，不說現在沒錢，就是有錢我也不撥款。黃興、蔣作賓為了爭取到撥款，以緩和因缺餉所出現的軍隊嚴重不穩，便商請程德全到南京來接收留守府機關。我明天就發布命令准允黃興辭職，所有南京留守機關，候程德全到寧接收后，准即取消。對黃興所提出的發行不兌換券以救目前之急的主張，我表示即日照辦。但是，南方富庶可以倡辦，北方貧瘠，不能不借外債。即由黃興籌辦國民捐，為留守府所轄軍隊的糧餉。黃興自己提出推行國民捐的主張，我看他到時候怎麼下得了台？”　　說著，袁世凱臉上已沒了笑容，搭着眼皮只啜茶不語。　　唐紹儀和熊希齡滿腹心思原也是如何應付借款的事，沒想到袁世凱這麼簡單，垂頭思量了一下，目前幹啥都需要錢，真要拒絕四國銀行的要求，南方自己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　　袁世凱站起身來，踱着步子，良久，才徐徐說道：“等地方反對的聲音漸漸平息，你們再去與銀行團磋商。”

# 第四百八十二章 十罪電

　　宋大小姐風情萬種的走進來，正聽到李想說道：　　“……如今的國民捐捐得官員紳商談捐色變……南京臨時政府建立后，養兵數十萬，又要準備北伐，偏偏政府囊空如洗，於是各種募捐運動風起雲涌，出門轉一天，保准能碰上幾十起勸捐的，逼捐勒索的消息時有所聞。不少人聽見‘捐’字都害怕。現在孫、黃二位先生提出的這個國民捐，至少有三個特點：（1）全國統一進行；（2）一般人捐款只限一圓，窮者不捐；（3）富者累進，捐款與產業掛鈎……”　　作為下台的大總統孫中山和下台的南京留守黃興，已無大的號召力，又有袁世凱暗中破壞，應者甚少，軍餉無法維持，弄得非常被動。　　李想在說這話的時候，眼睛穿過門框看着客廳里的孫中山。　　唐在禮、范源濂、張大昕和王揖唐持袁世凱親筆函至武漢，恭邀孫中山赴北京訪問。孫中山正在客廳和他們扯淡。　　宋大小姐在李想對面沙發坐下，說道：“我的李帥，你想借外國人的錢，不過幾千萬，便要把鐵路關稅等作抵，還要被他們監督財政。若借我們四萬萬同胞的債，只須每人拿出一塊錢，便有四萬萬了。又不要一些抵物的。若說貧苦的一文也拿不出，卻有拿得出幾千幾萬的富翁來相抵，就有幾個守錢虜不肯拿出來，可以對他說，你每年買的洋貨，至少數十元，這都是丟給外國，沒有還你的日子，你就不該借些與國家嗎？且又不是丟吊的，隔幾年就加利還你，豈不是樂得做的好事？”　　宋大小姐說得振振有詞。　　“此言差矣。”坐在窗戶邊的黎元洪微微一笑，道：“試觀現時全國殷富巨室，大都以躲在外國租界為護身符，以外國銀行為庫藏，內地所余不過日用零星之現貨，與土地房屋等之不動產而已。若以強迫之力，奪其生活之資，恐中下社會人民勢必相率遷入租界，全國騷然，大禍立至矣。”　　“未必一定要巨商富紳認捐。沒了張屠戶，就吃帶毛豬？全國民眾四萬萬，還是平民占多數。”宋大小姐負氣道。“只要一人一塊錢，就可以解決當前局勢。”　　李想幽幽盯着宋大小姐道：“你這樣的大小姐根本不知道平民生活的艱辛，你這裏講什麼一人捐一塊錢，可我在回來時看到長江沿岸那些城鎮人市上頭插草標賣兒鬻女的有多少！這還是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禁止人口買賣之後的事情。去年冬天，武漢三鎮收了幾十具餓殍屍體，這還是我們振濟得時，不然不知道要餓死多少？真可嘆哪！”　　李想瞥了一眼宋大小姐，接着道，“我還看見一父一女，那孩子餓得面色青白，頭上插着草標，見我走近，以為是買主，又驚又怕，渾身抖着撲到老人懷裡，嘶啞着聲兒哭‘爹呀，別賣我，我會織草席、會燒飯，我討飯、當童養媳都……行……你呀……你不心疼我啦！’一邊哭一邊抓打老人……湯家大小姐當即拿了二十塊錢給了他們，眼睛看都不敢看他們……”　　聽到此處，幾人無不動容。　　“你說的那本《我的奮鬥》，打鐵趁熱，趕快讓先生過過目，拿去出版罷！”宋大小姐轉移話題道：“此書一出，李帥又要震動一次天下人了！”　　“他很忙，”李想皺眉道：“一天到晚，不是開會就是寫文章。要不就拉着我商量國家大事，我正愁沒有機會……”　　“你給我罷，”宋大小姐伸出手去：“我先替你看一遍，或許裏面有不大妥當的地方，別讓這個老頭子生氣。無論如何，要他寫一篇序是沒有問題的，我還有點面子。”　　……　　北京。鐵獅子衚衕，大總統府。　　“陳其美用柳成烈、蒯際唐、蒯佐同和朱葆誠掌握的先鋒團，聯合駐蘇州的原新軍45、46標，準備在條件成熟時，發動兵變，把程德全趕下台。黃興提出辭留守並薦程德全接收留守府，江蘇就將完全被程德全控制。陳其美便決定發難倒程。柳成烈等組織了‘洗程會’來領導這一行動。策劃在6月1日由先鋒團首先發難趕走程德全，舉陳其美為江蘇都督，陳不在蘇州時，由柳成烈代理江蘇都督。”袁克定說道：“但是，由於事機不密，被程德全所挫敗。蒯際唐、蒯佐同、程宏、吳康壽4人被捕殺，先鋒團被包圍繳械，柳成烈逃走，朱葆誠被判永遠監禁。”　　袁世凱皺着眉頭一直在沉吟。　　袁克定也不知道老爺子在想什麼，因繼續說道：“程德全在蘇州處理了‘洗程會’事件后，準備去南京接收留守府軍政事宜。這時，譚人鳳、范光啟等，和同盟會南京支部幻想讓父親改委黃興代替程德全為江蘇都督，這倒像是讓敗下陣來的將軍重新上陣。”　　袁世凱一聲冷笑，說道：“他們想的到美。”　　袁克定說道：“譚人鳳發來電報說：近且許黃留守請願取消，而以10餘師兩月未發餉之兵，畀之老病龍鍾之程都督，敢信其能維持現狀乎？東南動搖，北面隨之，民國前途，何堪設想！乞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為江蘇都督，則危局尚能支持。革命黨斷無擁兵自衛之心，如以讒慝之言存疑，竊恐貽誤天下也……范光啟和同盟會南京支部也分別緻電袁世凱，要求改任黃興為江蘇都督，言詞激烈！”　　“笑話！黃興自己請辭的，又沒有誰逼他。”袁世凱大笑道，“你去回電，就這樣說：此次取消留守，本因黃君再三電請，無計可留。參以實行統一大義相責，故不忍強迫以累其盛德。至程都督接收軍隊，即系黃君再三力保，且稱於南方軍隊決不受其影響。來電謂政府猜忌英雄，利用老朽，實未知茲事真像。南北統一，方消化意見之不暇，豈宜輕動惡感，為讒拘者所中傷。務望竭力維持，以維大局。”　　“李瘋子發來電報，響應裁軍！”袁克定說道：“就是後面附加了條件，請款一百五十萬。”　　“太不象話！”袁世凱聽到請款，就目中噴火，“當我是財神爺么？不給！各省軍隊就屬他最多，我看他一個湖北省能養的起多久！”　　袁克定縮了一下脖子，道：“李瘋子還提出了軍民分治的問題。他列舉湖北革命時期暫時出現的一些混亂現象，認為軍人柄政，流弊叢生，主張將軍務、民政，划為二途。”　　袁世凱一下子變得安靜，良久，突然撲哧一笑：“不管李瘋子是什麼心思，這都是好事，是剝奪同盟會黨人權利的好機會。”　　袁世凱對李瘋子這一主張十分讚賞，力圖馬上付諸實施。　　……　　江西南昌。都督府。　　李烈鈞拍案而起，率先起來反對。他四處拍電，大談孫中山的建國方略，說什麼革命方法本來就分軍政、約法、憲政三個時期，革命后的形勢要求以“兵權保秩序，以圖改革之進行”，因此都督一官，“目前決不能驟廢”，“應統攬一省之治權”。　　接着，陪同孫中山在武漢参觀的廣東都督胡漢民率先通電響應，表示：“非國基大定，宗社黨無從煽發，不宜行軍民分治。”他在詳論中央集權、地方分權問題的長電中，針對袁世凱的隱衷，更進一步提出：中央應對“各省都督授以軍政、財政兩權，令其自行裁遣軍隊，整理財政，先使恢復舊規，然後徐圖根本上之計劃。斷不宜大舉借款，思以財政權操縱各省。”　　為了反抗袁世凱的控制，他們兩人不僅公開活動各省都督，共同抵制“軍民分治”，而且秘密聯絡南方各省，企圖建立應變聯盟。李烈鈞曾密電四川代理都督胡景伊、民政長張培爵說：“諸君……皆為創造民國巨子，敢請輸誠聯絡，結一最穩健之政治、軍事團體，對於中央為一致之進行。如政府能以國利民福為前提，則維持擁護，互相協助；如政府夾有私心，藉統一之名，施專制之實，亦惟有群起力爭，實行匡正。總以地方監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縱地方，庶不失權外人，復陷專制，種種險象，或可消弭。”　　對李、胡這一正確立場，孫中山採取了堅決支持的態度。他找到李想，說道：“中央集權，地方分權，本來不成問題，不過反對者藉此肆其鼓簧。……蓋須相因而行，不能執一。民權為天經地義，專制惡風，斷難久存於二十世紀。”　　……　　北京參議院召開秘密高級會議討論整理軍隊問題。　　“支持目前之財政，恢復地方之秩序，俱須從遣散軍隊下手。”陸軍總長段祺瑞親自出席說明政府裁軍計劃，他說：“今於無標準之中定一標準，即姑以各省原有之軍額、餉額為依據，越於原額之兵裁之，越於原額之餉節之。如因實際不得不增於原額者，由該省都督敘明理由，經財政、陸軍、參謀三部允准，亦可酌增。”　　就是說，南方各省辛亥革命中招募的軍隊大都要裁遣。對袁世凱這一陰謀，多數人不甚瞭然，參議院就抱支持態度。　　一個同盟會急進分子站起來指斥道：“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獨裁，甚至昌言，我們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總統要做皇帝。”

# 第四百八十三章 異數

　　晚風送涼，夕陽如血。　　武昌，平湖門，江岸碼頭。　　“我的自傳得到先生的題序之後，總算是出版了。”李想一臉媚笑，抱着一塌《我的奮鬥》，不管熟與不熟，孫中山和他的隨從人員一本。　　收到《我的奮鬥》的人無不眉開眼笑，這可不是武漢大街上隨處可見的廉價《三民主義》白皮書，這是書皮包黃金的“金”裝版金皮書，拿在手裡沉甸甸的，都是真金啊！　　“哦，”孫中山掂量了一下這本金皮書的分量：“序是我寫的，就是時間有點倉促，這本書我還沒有認真拜讀，不知道文對不對題？”　　“寫的太好了！”李想興奮的臉通紅，哈哈大笑。　　李想自己就把初版兩萬三千冊一起買光了，當然，這些不可能是金皮書，李想還沒有這麼大的財氣。由李想和他的老岳丈湯化龍分送國內外的朋友，湯化龍是立憲會的領袖之一，人脈廣啊，不管認識不認識，寄一本去再說。兩位三千冊，輕輕鬆松就的發送一空。　　從今以後，恐怕他要與孫中山齊名了！　　李想笑嘻嘻的又從口袋裡掏出一本小冊子，封面上第一行是“三民主義思想”六個大字，左邊由李想歪歪斜斜簽了個名：“李想總編”，還蓋上一順朱紅的印鑒。雙手遞給孫中山。　　孫中山接過武昌出版的這本《三民主義思想》白皮書，是李想親自擔任的總編撰，現在鄂州公務員人手一本。不過聽很多同盟會老人看了這本書之後，都大罵李想是修正主義，是歪理邪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被李想解釋的面目全非，簡直就是掛羊頭賣狗肉。孫中山回國之後一直很忙，很少有時間靜下來看書，李想編撰的這本《三民主義思想》也沒有看過，那在手裡，好奇的隨便翻翻，卻翻出一張長江銀聯的通兌支票，詫異的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三民主義思想是先生的思想，是先生的原創，這是出版這本書的版稅收入。”李想說道。　　孫中山拿着支票，數了數那一串零，說道：“10萬塊RMB，有這麼誇張嗎？一塊RMB就是一塊銀洋，這是一筆巨款。我的這本書有這麼暢銷？”　　孫中山誇張的樣子，引得碼頭上人人側目。　　宋大小姐搶過支票，睜圓了美目：“這在歐美，也只有最時行的作家，最暢銷的書，才有這樣巨額的版稅收入！”　　李想笑道：“先生當選民國第一任總統后，這本書暢銷海內外，我預計，在明年再版的銷量還會增加！”　　所有人口乾舌燥，羡慕嫉妒恨啊，寫書也有這麼有錢途？孫中山今後不用做什麼了，收版稅就夠一生花銷的。　　宋大小姐眼中滿滿的愛意看着孫中山。　　“這筆錢我要捐出去，這就是我的國民捐。”孫中山跨上甲板：“今後的版稅也不用給我，李帥代我成立一個像外國諾貝爾一樣的基金吧。”　　“是！”李想大吼道。　　孫中山踱上甲板，縱目四望，只見一艘艘兵艦小島似的凸出水面上。曙色中一片蒼涼悲壯的軍號聲。　　“袁世凱這個人絕對不可以信任，李帥啊，部隊堅決不能裁撤。”胡漢民準備上船，又忍不住回過身對李想低聲說道：“依我之見不但不能裁，而且還應進行擴棄，以防突變。”　　胡漢民和李烈鈞反對南方裁軍最激勵的，看到李想傻傻的發表“十罪電”，主動裁軍，搞軍民分權，忍不住勸說道。　　李想笑道：“先生，我看事情應該不會變的這麼壞吧，再者現在人心思安，人心厭戰，如果這個時候大肆擴充兵力恐怕不但會受到中央的猜忌，而且百姓也會深感不安。”　　胡漢民急道，“你怎麼聰明一時，糊塗一時啊，難道你還沒有看出袁世凱耍的陰謀嗎？”　　李想卻冷冷一笑，“看出來又怎麼樣？當初我革命黨人如能團結一心，聯軍北上，殺進直隸，將革命進行到底，那裡還有今天這個局面。現在的形勢與過去不同了，鬥爭的形式也要隨之變通。我認為目前還是應該通過政治手段解決為上。”　　胡漢民壓下心裏的氣，低聲道：“袁世凱狡黠多詐，誠不信，應當在軍事上早做準備為上。”　　李想撇嘴道：“我認為胡都督多慮了，袁世凱不過是玩弄權術而己，還不至於倒行逆施……”　　“你又焉知他不會倒行逆施。”胡漢民質問道。　　李想心裏暗罵，他倒行逆施又怎麼樣，老子才不當這個出頭鳥，暗暗積蓄力量就是，那裡像他和李烈鈞那樣敲鑼打鼓，深怕袁世凱不知道你們的異心似的，一群啥必！　　……　　此時，袁世凱缺乏經費，大借款尚未成立，實力不足，除從政令、輿論上督責南方盡量壓縮編製外，對操縱南方各軍尚力不從心。所以，各省對軍隊裁遣事宜仍擁有相對獨立的權力。唯各省政情不同，裁軍的方針方法也不盡相同。　　程德全接收南京留守府後，按照黃興所定裁軍計劃“節節實行”。“倒程”失敗之後，陳其美也被迫辭去滬督職務，軍隊交程接收。程德全依靠中央財政接濟，大事裁遣，除揚州第二軍及第八師外，蘇屬軍隊實存不滿四萬，整編為三師二獨立旅。清江十九師原擬裁遣，因剿匪需要，暫於保留。為穩定局勢，程德全除以親信章 駕時任駐蘇州的第二師師長外，仍以革命黨人章梓、冷�y分任駐南京、徐州的一、三師師長，並拒絕了陸軍部重用張斯麟、尹同愈、朱志先等人的要求。江蘇各派相持局面得以維持，這也是程德全在同盟會與北洋之間尋找平衡，獲得兩方都接受的超然地位的法子。　　湖北則不同，它是首義之區，軍隊本來就多，加上位置起義有功人員，李想在西征時期，軍隊擴編至八鎮。李想因為收不到中央的一百五十萬款子，裁軍進展不快。陸軍部允湖北保留三師，因困難重重，不得不求編五師。李想指使黎元洪拍電給北京：“湖北自去秋倡義，軍隊甚為複雜，歷經裁汰，尚剩八師，兵士雖不足八師之額，而官佐則額數皆備，且又全系出力人員，目前擬歸併五師，尚多掣肘，如三師則更困難矣。”　　廣東自胡漢民復任都督后，軍權仍掌握在陳炯明手裡。胡、陳雖同屬革命黨人，但屢生摩擦。循軍改編的陸軍，品格不齊，年齡不合，缺乏戰鬥力。裁余民軍則改編為警衛軍一百零四營，屬地方警備隊性質。南京留守府裁軍時，駐在江蘇的粵軍兩師，由軍長姚雨平電商胡漢民，擬回粵駐防高州、廉州一帶。但陳炯明私心太重，擁兵自固，橫加阻撓。姚雨平遂與部下相商，全軍解散。姚保存的訓練有素的炮兵一營，回粵后也為陳派兵繳械。北伐粵軍系有戰鬥力的精銳之師，如此率爾解散，殊為失策。陳炯明由袁世凱任命為廣東護軍使后，繼續主持裁遣軍隊達十二、三營之多，而陸軍二師一旅合計逃亡、死傷、退伍，缺額已逾半數。　　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將第四師及張匯滔旅，淮上軍，壽州起義部隊，歸屬安徽，柏所部葛應龍旅也早經孫中山命令調皖。一、九師歸江蘇后，柏答應由安徽補助江蘇軍餉。這一切引起了安徽士紳的強烈反對。段祺瑞因是安徽人，在安徽軍界影響較大，他派得意門生吳中英出任安徽軍政司長。吳排斥革命黨人，與淮上將領屢起衝突。柏文蔚所受壓力較大。陸軍部定皖省為一師一旅，柏解散第一軍，僅留軍長名義。為安置軍官，暫定為二師一旅，士兵實數則為一師一旅，先後裁汰三萬餘人，取消官長二千餘人。袁政府撥款五十萬元，要柏繼續裁併。編裁完成后，原皖軍歸併為一師，由淮軍宿將胡殿甲之子胡萬泰任師長，而將第四師縮編為一旅，駐軍臨淮。柏的實力，嚴重受損。但柏文蔚頂住了陸軍部要他裁遣淮上軍的壓力，將淮上軍改編為屯墾部隊，駐紮壽州一線，僅張匯滔被迫離開部隊。　　江西都督李烈鈞，他是最讓袁世凱頭疼的，李不僅致力於裁遣遊民組成的軍隊，整肅軍紀，鎮壓兵變，而且十分重視軍隊的整補訓練，備戰應變。他將防軍三十六營全部遣散，辛亥后擴編的十六標新軍也被裁減一半，編成四旅，暫不設師。此後，李又繼續將洪江會組成的團隊士兵遣散，另行征補。與此同時，他為了加強自己的實力，同意將有戰鬥力而無所歸屬的林虎所部留守府警衛團調贛，林虎到達江西，隨後又撥一團，編為一旅。他一方面購置槍械，加強軍備，另一方面又調動異己將領，以加強對軍隊的控制。李還將蔡森所部第四旅由省會調赴贛州，以後又將二旅長余鶴松以都督代表資格調京，三旅長劉槐森調任軍事顧問，而以林虎、歐陽武等升任旅長。　　孫中山離開武昌，順江而下，到南昌時，李烈鈞陪同視察江西的孫中山，校閱軍隊，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十分令人注目。為了充實兵力，李又發布徵兵令，徵召土著农民入伍，改造軍隊素質。他拒絕了陸軍部將贛軍縮編為一師一旅的要求，編成兩師，以俞應麓、劉世鈞為師長。　　正因如此，袁世凱對李烈鈞的忌恨遠遠超過南方實力最大的李瘋子。　　……　　袁世凱盤膝坐得有點腿發麻，下榻在地下隨意踱着，突然一笑道：“聽說你是李烈鈞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　　聽到袁世凱發問，原江西第三旅旅長余鶴松趕緊起身連連點頭。余鶴松本是李烈鈞日本士官同學，被李烈鈞調京，失去了實權，因而對李十分不滿，就去走袁世凱的門路。　　袁世凱正求之不得呢。　　楊度、楊士琦和袁克定三人迅速交換了一下眼色，袁克定雙手扶膝身子一傾說道：“你和李烈鈞是同學，他現在是江西都督，你現在算什麼？你被李烈鈞這麼欺負，你想不想回江西報仇？想不想奪回你應得的權利？”　　余鶴松呼吸變得沉重了。　　“來人。”袁世凱手一擺，一個侍衛便過來，手裡捧着個小匣子，“給他。”　　侍衛便把匣子捧給余鶴松。余鶴松雙手捧過，沉甸甸的，不知道是什麼，正發怔間，袁世凱微笑着道：“這些錢，是讓你回江西的活動經費。現在辦事，就是要錢，沒錢什麼事也辦不成。”　　楊度見余鶴松發愣，笑道：“別看我們日日和大總統一處，我們可沒有這麼優厚的活動經費呢！這是殊遇異數，大總統待你不薄，助你回江西復起一臂之力，你還不快謝恩？”　　“是啊，這是異數。”袁世凱目光盯着遠處，似乎在眺望什麼，“湖北李瘋子向我表忠心，發表‘十罪電’，可我一分錢也不給他。”　　說到“李瘋子”袁世凱就想到鄂州革命軍，心裏緊抽一下，與鄂州革命軍的戰事，是他在辛亥風雲中不能掌握的變數。他便不言語，只是出神，半晌才道：“今兒着實乏了，我也沒精神。余鶴松。記着，你在江西，只管放下大膽的干，缺錢，我給你，出了事，我給你兜着！”　　余鶴松欣喜若狂，竟然趴在地上叩頭道：“屬下敢不凜遵大總統訓！”　　袁世凱滿意的點了點頭，說道：“夜深了，散了吧。”

# 第四百八十四章 欺人太甚

　　薔薇花開，江南春殘。　　在紅樓，李想所召開的會議，以及環繞着李想所舉行的會議夜以繼日，無休無止地進行。　　“聽說江西出事了？”李想問道，“這次大裁軍，裁得烽煙四起啊。”　　“這次南昌兵變，矛頭直指江西都督李烈鈞。”李西屏忙道，“我們的人事後暗中查明，這次兵變是在袁世凱的直接支持下，由原江西第三旅旅長余鶴松發動的。”　　“余鶴松？”李想問道，“是何方神聖？”　　李西屏身旁的曾高一副早知道你有此一問的表情，說道：“余鶴松本是李烈鈞日本士官同學，被李調京，失去了實權，因而對李十分不滿，就去走袁世凱的門路。袁正求之不得，就給了他一筆經費，讓他回江西活動，只要推倒李烈鈞，就委他為都督。於是，余回到江西，策動舊部發動了這次兵變。”　　李想一邊心不在焉地玩着手裡的撲克牌，一邊說道：“李烈鈞知道嗎？”　　“怎麼會不知道？”李西屏說道：“我們都知道了，江西是他的地盤，他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可知道又能怎麼辦？現在就和袁世凱破臉？”　　“李烈鈞雖然知道這次兵變的背景，但他現在還沒有力量與袁世凱決裂，只好隱忍待機。為了緩和北京對江西的壓力，李烈鈞致電袁世凱，對兵變引咎自責，主動請行軍民分治，並特薦汪瑞�]為江西民政長。”曾高補充道。　　“唔？”李想只把撲克牌放下，欲言又止，起身兜了兩圈，還是又坐下問道：“汪瑞�]又是什麼人？”　　“汪瑞�]曾任前清江西武備學堂總監，與李烈鈞有師生情誼。為人處世溫和。”出身世家的曾高對前清官僚體系的人脈了如指掌。　　“還不是個老官僚。”李想恍然，拍拍發燙的腦門，道：“李烈鈞是想藉著師生情誼。利用他來緩和自己和袁世凱的矛盾。我看他是打錯了如意算盤。一個官迷心竅的舊官僚，並沒有什麼革命的新思想，李烈鈞不是給袁世凱可乘之機嗎？”　　……　　天上掉下一個省長，汪瑞�]當然開心。不過他認為李烈鈞既叫他當省長，江西方面不成問題，惟聞袁世凱和李烈鈞極不睦，專憑李烈鈞薦，袁世凱未必允，若先到鐵獅子衚衕大總統府和袁世凱接洽妥當，豈不更好。　　“李督薦卑職為省長固然好，但甚願請大總統徑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薦，這不是表示中國更統一么。”汪瑞�]對着袁世凱一陣點頭哈腰。　　李烈鈞請簡民政長的電文到達北京才四小時，汪瑞�]就眼巴巴的湊上門來了。　　袁世凱見汪瑞�]這麼識趣，主動上門來，正可借他牽制李烈鈞，所以堆砌滿臉笑容，道：“先生明白就好，明白就好……我這就發布了任先生為江西民政長的命令。”　　汪瑞�]覺得一陣輕鬆，差點就要叩頭謝恩，想起現在是民國，又改為鞠躬，道：“謝大總統恩典！”說罷便欲退下。　　“別忙，”袁世凱忙叫住他，“江西如今是多事之秋，剛剛就發生了兵變，你去了江西，你看民政方面應如何辦？”　　聽袁世凱問到這件事，汪瑞�]一笑回道：“大總統躬斷遠慮，非卑職所及，卑職一切都聽大總統決裁。”　　袁世凱滿意的說道：“就這樣，你下去吧。”　　汪瑞�]走到門口，剛好看到唐紹儀匆匆而來。　　汪瑞�]就聽到總統府的人唐總理走過之後，私下里憤憤不平的說道：“今日唐總理，又來欺負我們總統么？”　　汪瑞�]心下一驚，下人的觀念尚且如此，身為大總統的袁世凱呢？責任內閣制系以內閣代元首對國會負責，總統必樂居虛尊之位。但袁世凱手握兵權，一貫專橫獨斷，絕對不肯甘居虛位。其視內閣為幕府班子，視總理為幕僚長。在他看來，像唐紹儀這樣的人，經他一手提拔，飛黃騰達，只能俯首聽命，而不該自做主張。而今唐卻不時和他爭得面紅耳赤……汪瑞�]不敢再往下想了。　　唐紹儀也聽到了這種閑言閑語，但以為袁世凱大約不會被這種沒有見識的人所蒙蔽。　　可是今天見到袁世凱時，袁世凱看到唐紹儀又來了，很不耐煩地說：“少川，我已經老了，你就來做總統吧！”　　這突如其來的話，使得唐紹儀大吃一驚，才明白袁世凱的確已對他有了芥蒂。但是唐紹儀還是想負起內閣總理的責任，在施政方面不想事事聽命於總統府。　　“項城，裁軍問題，應該全國一律，不可只偏重南方，同盟會對此在內閣會議上頗有怨言。”對北洋派和同盟會之間的矛盾，唐紹儀一直採取調和的態度，並向袁世凱表示：“同盟會諸君皆以誠相待，決無他意。”　　“南方同盟會幾個都督如無他意，為何擁兵自固？”袁世凱冷冷一笑。　　唐紹儀又說道：“項城，內閣用人問題上，貴新不貴舊，非萬不得已，決不可延用舊人。”　　袁世凱的親信趙秉鈞、段祺瑞得到袁的暗示，在用人問題上同唐紹儀大鬧。趙對唐大加詰責，詞極嚴厲，彼此遂大起衝突，幾至用武。趙秉鈞並以辭職相威脅。最後，唐不得不退讓，即與趙約決不干涉內務部中用人之權。陸軍總長段祺瑞，在陸軍部用人問題上同唐紹儀爭吵。段祺瑞先是推薦其心腹、日本士官學校第8期畢業生徐樹錚任陸軍次長，但群滋不悅，不得不接受唐紹儀的意見，改任原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次長蔣作賓任次長，並電其揀帶司員北來。但又不等蔣作賓到京，搶先委任王賡等5人為司長，致使蔣由南帶來80餘人，無從一一位置，蔣大為憤懣，因之與段頗起齟齬。后經調停，於原訂5司之外，添設3司安置南來諸員，並議定：“以後司長由段薦任，蔣不得預聞，科長以下則由蔣委任，段亦不干涉，並以段所推薦的徐樹錚任秘書長。”　　內務部和陸軍部情況如此，其他外交、海軍、財政各部，也大體相同。唐內閣雖然成立起來，但袁世凱不僅將內務、外交、陸軍、海軍、財政等要害部門奪去，而且在唐內閣成立后，千方百計地縮小內閣權限，企圖把唐紹儀架空。　　但是，革命黨認為責任內閣制直接關係到民主共和制度的成敗，絕不能聽任袁世凱隨意破壞。根據《國務院官制》規定，臨時大總統公布法律、發布教令及其他有關國務的文書，須有國務總理或全體國務員或總理與有關國務員副署。如果不經國務院總理和國務員副署強行公布，那就是違法越權。這對袁世凱想推行專制獨裁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限制，這是袁世凱難以容忍的。而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後，在政治上明顯的傾向同盟會，在內閣中，每有要事，必就商於農林總長宋教仁、教育總長蔡元培。他們決心推行責任內閣制，事事咸恪遵約法，袁世凱以每有設施，輒為國務總理依據約法拒絕副署，致不能為所欲為，深滋不悅。袁世凱細心籌劃，等待時機，就是為了把唐紹儀趕下台，這時候能答應唐紹儀的意見？　　袁世凱強硬道：“官制雖改，斷不能全換新手，仍當照前委任，或略更調而已。”　　“王芝祥到了北京，”唐紹儀暗自嘆息一聲，又道，“請求大總統發布任命書。”　　唐紹儀不知不覺的對袁世凱的稱呼已經從“項城”變成“大總統”了。　　本來王芝祥任直隸總督是唐紹儀組閣時與同盟會達成的口頭協議，並且得到袁世凱的同意。誰知袁世凱的許諾，不過是權宜之計，目的是為了騙取同盟會答應讓唐紹儀組閣。袁世凱視直隸為自己的發跡之地，絕對不肯讓給和自己素無關係的人，何況王芝祥是靠近同盟會的人。　　袁世凱拿出幾份電報，卻是直隸五路軍界反對王芝祥就任都督的通電。　　袁世凱遺憾的笑道：“直隸軍隊都在反對，還是改派王芝祥為南方軍隊宣慰使吧。”　　唐紹儀不同意：“政府不應該以軍隊反對的緣故失信於民。”　　袁世凱立刻厲聲反駁道：“若軍隊暴動，誰負責？除令王芝祥督直外，諸事皆可聽總理之命。王芝祥必須轉派赴南京辦理遣散軍隊，而直隸總督必須是馮國璋。”　　唐紹儀極為氣憤，說道：“大總統前面已經答應，如何能失信於人？何況，軍人干涉政治，恐怕非民國之福。”　　袁世凱哼了一聲，說道：“之前那是你答應的，我何曾答應？王芝祥是革命黨人，他要是來做直隸都督，豈不是引狼入室？”　　唐紹儀忿忿然道：“任命不任命那是內閣的職權，豈能因軍人干涉就隨意改變？再者，王芝祥已經到京，叫我這個內閣總理如何交代？”　　袁世凱掀須一笑，道：“這卻不難，老夫自有辦法”。　　要說這民主社會，軍人即當保持中立，不該干涉國內政治，但說起來容易，實際上卻極難做到。譬如在民國期間，軍人干政幾乎是稀鬆平常之事，之前的北京兵變、這次的五路軍界通電與登峰造極的軍閥政治想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提。唐紹儀在年輕的時候親身感受過美國的民主政治，他也意識到軍人干政問題的嚴重性，但他手頭沒有槍杆子，又能奈何？倘若他有槍杆子，那豈不也是軍人干政？這似乎是個奇特的悖論，無法跳出的怪圈。　　唐紹儀心事重重的離開大總統府乘坐馬車回家，在鐵獅子衚衕口忽然迎面來了兩個開道的士兵，手中揮舞着鞭子，唐紹儀的御者幾乎挨了他們一鞭。　　唐紹儀急忙吩咐把馬車讓到路旁，注意一看，一輛漂亮的馬車裡，坐的不是別人，正是總統府拱衛軍統領段芝貴。　　待到這輛車子過去了，唐紹儀的馬車才緩緩前駛，他忍不住自語道：“好大的威風，只有前清攝政王才夠得上這樣威風呢。”　　大總統府門口，段芝貴旋風一般跳下馬車，在他身後跟着又跳下一個軍人，正是王芝祥。　　袁世凱單獨召見了王芝祥，答應給他一筆豐厚的經費，讓他改任南方軍隊宣慰使，回南京協助江蘇都督程德全遣散軍隊。唐總理的面子畢竟不如袁總統的大，而王芝祥原本也是個見風使舵的官僚，他在得到袁世凱的保證后，竟對同盟會的支持置之不顧，一口答應了袁世凱的新任命。　　等到王芝祥拿着任命書到了唐紹儀那裡要他副署時，唐總理竟然完全蒙在鼓裡，絲毫不知道這回事。等唐紹儀回過神來，這才知道他被上司袁總統和朋友王芝祥雙雙出賣！　　唐總理憤憤不平地說：“老袁欺人太甚！這樣失信於人的委任狀，我能亂簽么？”　　唐紹儀斷然拒絕了副署的要求，而王芝祥卻是個很在乎官位的人，他竟然拿着沒有內閣總理副署的任命書，徑直赴南京就任去了！　　當天晚上，唐紹儀一夜未眠，彷徨終夜。此時的他，想起就任總理一個多月來的種種挫辱和非難，心中彷彿打翻了百味瓶，傷心、憤懣、孤獨、無奈，真是百感交集，一時俱來。獨坐寒窗臨孤月，唐紹儀不免自言自語道：“民主共和，乃《臨時約法》所定。既然大總統的命令不需要內閣副署，我這個總理還當它做甚？”　　言畢，唐紹儀心意已定，待到天色漸亮，他就收拾行囊，攜家眷直接奔火車站往天津去了。

# 第四百八十五章 廉政

　　李想在漢口參加一個秘密會議，乘車過張公堤時，看到長堤邊一撮撮人群集結着，似乎有人在演講。李想悄悄地下了車，往人叢中擠去，他穿着的是便裝，並不引人注目。　　只見昏黯的路燈下，有幾個年輕人在分頭慷慨激昂地演說道：　　“……我們是長江大學的學生，希望國家強盛，希望老百姓日子過得好。目前鄂州推進的改革，是為鄂州民眾謀幸福，是可以給我們老百姓帶來好日子的。可是，有些官員不幹正事，他們不是賭就是嫖！他們貪污受賄！腐敗透頂！他們四處搜刮民脂民膏，在才當了民國的幾天的官，每個都有十幾萬，幾十萬的。各位同胞，這種臟官不打倒，還有什麼天理國法……”　　聽眾們起着騷動。　　“同胞們，”另一個年輕人接下去道：“這些人當中，有為革命流血流汗，都是民國的元勛功臣，但是他們現在墮落了，和前清的官員一樣的腐化了……”　　人叢中有人喊打。　　“一定要打的！”學生答吼道：“革命並不是為幾個敗類陞官發財，革命是要使老百姓人人安居樂業，我們一定要動手！”　　人叢中迸出叫聲與罵聲，在長堤附近此呼彼應。　　回到車上，李想忍不住大笑道：“這下子可又有好戲了！如果動手，這一次又是十拿九穩！”　　……　　同盟會在南京改組之後，武漢文學社和共進社併入同盟會鄂州支部，這次三“武”在孫中山的努力撮合之下也盡釋前嫌，以至於三“武”在鄂州的勢力變得可觀了（修正派把稱這一派為改良派）。自湖北的軍民分治，進一步激化了同盟會修正派與改良派之間的矛盾。　　李想苦思冥想，終於想出一個對付他們的辦法，就是安排他們到財政、稅收、鐵路等油水多的部門當負責人，讓人去賄賂他們，檢舉他們，設計一系列的權殺，色殺，財殺！通過放大鏡將改良派人士身上的缺點無限放大，再利用人民群眾之舌，導致同盟會改良派在湖北政治形象大損，促成了同盟會修正派在的湖北獨大。　　李想當然也不是全針對改組派，他是動真格的，在鄂州約法治區所屬省、縣、鄉相繼建立了廉政肅貪的規章制度，都督府頒布《革命檢察部的組織條例》、《革命檢察部控告局組織綱要》等制度法規，還建立了一系列群眾監察組織，併為此頒布了一批組織法規。審查、審計、懲處制度也很快建立起來。鄂州都督府還發布《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規定：政府公職人員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貪污公款在300元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監禁；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下勞役等。　　鄂州約法治區政府的反貪鬥爭，轟轟烈烈。　　對貪污腐敗，李想從來不手軟。先後開展過“叄反伍反”、“肆清”、“壹打叄反”運動，這些運動都大張旗鼓，聲勢浩大，一次更比一次轟轟烈烈，當然也揪出一批貪污腐敗分子，清出數額可觀的贓款。　　但是，這一次又一次的群眾運動，都是在李想暗中的指導下進行的，還隱藏有其政治目的，通常都是他一聲號令。《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黨委积極貫徹，群眾紛紛響應。每次運動都存在着逼、供、信，冤假錯案，不少人死於非命，同盟會改良派在“壹打叄反”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被專政，受到了瘋狂的政治迫害。　　“同盟會鄂支部副理事長王憲章、總務幹事楊玉如二人太年輕，功勞也大，是否不殺？”同盟會本部幹事居正、胡秉珂特為此事來找李想說情。　　李想憤憤說道：“本來，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驚天動地的大事件，革命黨人的政績如何，世界矚目。我早就有言在先：我們不要學李自成！人民日報發表的《甲申三百年祭》，曾號令全黨學習，不要像該書描述的李自成那樣，在勝利面前沖昏頭腦，很快因腐化敗亡。我在黨支部大會上多次告誡眾人不要被‘糖衣炮彈’打倒！”　　居正、胡秉珂在心裏腹誹，這“糖衣炮彈”還不是你打的？　　“不出所料，建國才多久，湖北，陝西，甘肅，新疆，都明確表示貪污腐敗已成為主要危險！這次共查處區級以上黨員幹部貪污案件531件，坦白和檢舉出貪污腐敗分子20320人。據人民監察委員會的統計，近三個月查處的貪污國家財產案件金額總數達1242萬元。”　　“這也不能全怪同志們啊。”居正痛心的嘆息道：“實在是不法奸商腐蝕革命黨人的手段，花樣百出，有的簡直駭人聽聞。聽說漢口小康藥房經理王康日專門設立了用於拉攏腐蝕官員的‘外勤部’，叫人防不勝防。”　　李想冷笑道：“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我的諄諄告誡，某些同志或許壓根兒就沒當回事，或許這耳朵眼聽那耳朵眼就冒了，自古道‘千里做官，為的吃穿’，要不然這官不白當啦！我就聽說某些同志的口頭禪就是‘老子辛辛苦苦打江山，享受點怎麼啦！’革命這麼多年，過慣了苦日子的他們，眼見得城市裡花花綠綠的世界，嘴角早就留下了涎水，燈紅酒綠的飯店舞廳，花枝招展的交際名媛，金碧輝煌的花園洋房，琳琅滿目的高檔衣物等等，這些年盼的想的不就是這些東西嗎？如今功成名就，老子可要美滋滋的享受一番啦！吃喝玩樂，聲色犬馬，除了這些以外，某些同志還有一手――連鴉片都吸上了！　　當然，要過好日子，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某些同志開始了瘋狂的搜刮錢財。古今中外的貪官撈錢無非兩種途徑，一是偷吃國家的，二是勒索民間的。　　各地檢舉揭發，名曰‘打老虎’。這王憲章、楊玉如無疑就是鄂州最大的‘老虎’了！作孽多端，天怒人怨，此二人不殺，天理難容。”　　居正辯解說道：“辛亥革命的勝利，不僅意味着千百萬革命黨人從艱苦樸素的幕後，進入五光十色的台前，接受被不法奸商拉攏腐蝕的考驗。而且，新中華的國家機器，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只能是在前清的國家機器基礎上，加以改造，使之重新運作。大量行政、財經人員被留用，他們因襲舊傳統、老規矩辦事，沾染了前清的貪腐習氣，可他們畢竟不是前清的貪官污吏，他們是共和國的締造者們，為民國立下過汗馬功勞，就不能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你是要他們，還是要中國？”李想反問：“正因為他們功勞大，地位高，所以才下決心處決，只有處決了他倆，才有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個、20000個犯錯誤的人！我們不能不對共和國的締造者們，特別是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先烈，敬如泰山、仰之彌高。他們胸懷建立沒有壓迫、剝削，沒有貪官污吏，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國的崇高理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麼做，在很大程序上，正是為了不讓這些前仆後繼的無數革命先烈抱憾終天。　　在這個艱苦的年代，中國還很貧窮，物資極度的匱乏，在貧困線上掙扎的勞苦大眾，是在用血汗錢來支撐革命政權，如不重判貪污分子，就不可能保持革命隊伍的純潔性，有可能失去人民的支持，甚至使革命政權夭折！”　　一席話終讓居正，胡秉珂唯諾而退。　　李想在廉政肅貪的大業中，進一步發展，從思想上、組織上，懲治貪污條例、審計章程相繼面世，同盟會鄂州支部和地方黨的監察委員會，以及行政督察機構，都有效運作，發揮了重大作用。　　李想很重視人民群眾的監督。他還說了一句後來流傳甚廣的名言：“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群眾直接監督政府的主要方式，不但有個人檢舉、集體告發，還有遊行控告。黨的各級組織和鄂州約法治區政府對人民群眾檢舉揭發貪污腐敗行為的控告，都認真對待，調查處理。　　李想這段時間，又接到137件檢舉控告材料，他件件有回復。　　在刑罰方面，對貪污犯課以重刑，《暫行條例》的規定，與之前的相關《訓令》，基本相同，從嚴、從重。這在民初，鬥爭非常嚴酷的特定時期，是必要的。　　在這個年代，李想做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誰、資格多老、地位多高只要犯了法，就要被法辦。　　建陽縣高作區民政股長馬傑貪污公款后，潛逃到北洋佔領區興化縣城內，被武工隊抓回，區政府在村莊西北廂召開公審馬傑大會，會後被槍決。群眾去看了馬傑的屍體，白紙布告馬傑名字上紅筆打的大叉。一位革命軍團級幹部，是首義的老戰士，卻私印領米證，生活腐化，遭到查處。群眾親眼看到他低着頭，被軍人押走。　　李想親自批准處決參加過武昌首義和西征，立過不少戰功，開槍打死逼婚不從的陝北公學學生劉茜的白克功，更是影響深遠的案例。　　通過轟轟烈烈的掃黃打非，反腐倡廉，叄反、伍反運動，接着順理成章的把這些要害部門控制在自己手中。

# 第四百八十六章 科學家有祖國

　　黃鶴樓，正在舉辦一場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科學界頒獎酒會。自受孫中山啟發后，李想就醞釀這個頒獎酒會。　　李想到達黃鶴樓時，離頒獎開始還有不到十分鐘。他來到二樓會場，那裡已聚集了一些中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自然科學界人士和江城的社會名流。　　李想從人群之間穿過，沿途和認識的人紛紛點頭招呼，在接待處簽了到。這時，早已在等候他的湖北省議會的議長湯化龍走近前來。　　李想如今在鄂州約法治區，在政治上推行的是“一黨專制下的多黨合作制度”。雖然重新恢復地方省議會制度，改前清的省咨議局為省議會，實行軍政分離，但是經過廉政風潮，現在有八成的議席控制在李想的修正派手中，李想的老丈人，前清的湖北省咨議局議長，以前立憲會的領袖之一――湯化龍！毫無懸念地的擊敗了象徵性的競選對手，后以高票當選為民國湖北省議會第一屆議長。連隨湯化龍投靠過來的未來的民國第一美人林徽音的老爸――林長民也獲得一個副議長的席位。　　湯約宛站在他父親身旁，她今天身着的是這個時代漢家名門閨秀最傳統的滿漢合壁的服飾，上身是淡紫色旗袍，很好的突出了她柔美的傲人曲線，百皺長裙端莊大氣，雲鬢高高盤起，上配珍珠髮飾。　　湯化龍與李想寒暄幾句就走開了，很識趣的把時間留給他們兩個。　　與穿軍裝時相比，湯約宛給人的印像迥然不同。穿軍裝時，聰明伶俐，惹人喜愛；今天，卻是一副端莊穩重，光彩照人的夫人風度。　　李想獃獃地看着，湯約宛驚訝地問道：“你怎麼啦？”　　“唔，實在是太美了。”李想從不吝嗇對美的讚歎。　　湯約宛聽到心愛的人的讚美，心裏甜甜的，嘴上卻說道：“左等右等不見你的人影，真讓人擔心。”　　“沒什麼好擔心的，在我地盤，還怕出什麼事？”　　李想在湯約宛的引導下進了會場，坐在中央偏後的地方。　　按預定時間，發獎儀式準時開始。　　科學家和有各界名流共有近二百人出席，首先由湯化龍和科學家代表詹天佑講話。　　詹天佑是中國工程技術方面泰斗紀人物，在國際上也是鼎鼎大名，曾為修築中國人自己建設的第一條鐵路京張路，立下汗馬功勞。李想透過狀元公才聘請他擔任漢粵川鐵路督辦，這也是長江財團組成之後的第一個大工程，大項目。如今正在建設武昌至長沙，共360公里一段鐵路。　　李想走上台發表演講：　　“面對這麼多自然科學領域的精英，我不知道講的話會不會對大家有益，感到非常惶恐。可我並不因此怯場，因為我不過想講出內心的一個感受。　　我今天談的題目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祖國是個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環境，僱主的名聲，乃至我們的戶口，祖國似乎是個虛無縹緲的概念。然而，中國的自然科學界是從西方引進，是向來有愛國主義傳統的。中國的科學就是為挽救國家危亡而興起的，科學救國是中國第一批科學工作者們的動力。”　　詹天佑默默點頭。　　“國家的進步依賴科學。沒有科學，沒有現代科學精神的普及，沒有用科學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沒有普及科學精神的現代教育，我們這個貧弱的祖國怎麼走向強大、富裕？　　祖國靠科學工作者，科學工作者背靠祖國，才能撐起祖國這棟大廈。這大廈也給科學家們帶來榮耀，這榮耀屬於一個復興中的古老文明，屬於億萬中國老百姓那期待的眼睛！”　　掌聲熱烈的響起。　　“什麼是祖國？祖國就是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是每一个中國公民，是我們整个中華民族。祖國是我們大家的家。祖國在那裡？祖國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學位論文里，就在你的實驗室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面對的同學、老師、同事！　　祖國的興亡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是我們每個人每天的行為積累起來的。當我們未來的科學家工程師們去廟裡算命，買飯不排隊，甚至加塞兒，那就是國家落後的原因。如果念書只是為了自己出人頭地，不惜踩着別人往上爬，就不善與人合作，就會偷懶，走歪門邪道，就抄襲、剽竊、造假數據，甚至會把國家的科研經費‘洗’出來給自己買汽車買房子。這樣，我們的國家就落後，就貧困。　　的確，我們的家，我們的國家，落後、貧窮，很多地方不如別人的家。全面的工業化還是個遙遠的夢，不僅如此，我們的制度不合理，給國家帶來光榮的工程師詹天佑老先生卻只得到勉強糊口的工資。豈止是這樣，我們還有很多普通公民受了很多委屈，冤屈不能改正，正義不得伸張。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們全體公民，特別是肩負着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科學家、工程師們，要一起來努力，要用我們大家的手把這座房子撐住。　　別人的房子再好，那是別人的家。我們的房子再破，也是我們自己的家。我們的家是我們的依託，也是我們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的依託。這房子再簡陋，也能給我們遮風擋雨，給我們一份終極的歸屬感，給我們溫暖和安全。為了撐住我們的這座簡陋的房子，為了把這座簡陋的房子變成堅固舒適的廣廈，為了一個工業的而且是強大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們要時刻準備着，準備吃虧，甚至做出犧牲，正如那些革命軍里的年青人。　　我們不如人，我們承認，我們沒有必要否認。但知恥而後勇，我們勇敢，我們不屈不撓。我們如愚公移山，前赴後繼地努力，努力把國家建設成最好的家。這就是祖先留給我國精英們的忠誠精神。　　忠誠是什麼？忠誠是：成不了一顆引人注目的茂密大樹，就成為樹底下的一粒泥土。這不是中國普通民眾所固有的精神，這是精英才有的精神。正是我國的這種精英文化孕育了我們民族的希望和未來。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我們的國家落後，貧困，所以出色的中國人在外受種種歧視。我們的國家先進、富裕、強大了，我們即使沒有成名成家，但我們永遠不敗，因為這國家的成功有我們一份，我們與國家共同進步。祖國的進步是中國科學工作者的神聖使命！　　我想講個故事來結束我的發言。至於解讀這些故事與科學工作者的關聯，那就請諸位科技精英們見仁見智吧。　　故事發生在美國的Sacramento市。那裡是加利福尼亞州的首都，是淘金熱的中心，也是華人聚居的地方，有很多華人到那裡去淘金。那裡有一條大河，叫SacramentoRiver，河上有橋。一天，滿清政府有位領事，是一位武官，正在過橋。他身後有兩個美國农民，或者美國礦工，也在過橋。兩人看着這个中國官員穿着滿清花花綠綠的官服，腦後拖着長辮子，很好玩，打賭這个中國外交官會不會游泳。於是兩人一使勁，就把這位官員扔進了Sacramento河。他不會游泳，淹死了。然後，什麼也沒有發生，也不會發生什麼，就像這件事從來不曾發生一樣。這還是大清的官員，那些海外的華工，在海外更是怎樣的一種悲慘生活？　　我們的祖國如果強大了，誰還敢這麼欺負我們？”　　掌聲經久不息。　　最後，在副總統黎元洪講話后開始授獎。　　從最優秀獎起獲獎者依次上台領取獎狀和獎品。一位接一位地登台，每一位都得到與會者的熱烈掌聲。　　頒獎結束，接下來，在隔壁大廳里有個慶祝酒會，大家站起來向那邊移動着。　　李想正猶豫要不要去參加時，湯約宛對他說道：“去一會兒就行。”　　“要很長時間吧？”李想現在恨不得一分鐘做兩分鐘用。　　“你現在溜走，顯得你對他們不尊重。”湯約宛又道，“放心，你呆上三、四十分鐘就可以溜走了。”　　“那好吧，去呆一會兒。”李想點點頭。　　在酒會會場里，比頒獎儀式來的人還要多，有將近三百人的來賓。首先由德高望重的詹天佑祝酒，然後，酒會正式開始。　　一個軍人悄悄走進會場，左右看看，立刻看到同樣一身軍裝的李想，就朝李想走去。　　“李帥。”　　李想回頭一看，原來是曾高，說道：“你呀，什麼事？”　　“江西的事情鬧大了，我看有機可乘。”曾高低聲道。“在李烈鈞電報剛剛發出4個小時后，袁世凱即發布了汪瑞�]擔任江西民政長的命令。這種怪現象引起了李烈鈞的懷疑，李烈鈞原本打算給汪瑞�]委以虛職，可是袁世凱這麼異常的任命汪瑞�]為民政長，袁、汪是否勾結？如果他們勾結起來，對自己將十分不利。這時李烈鈞發現自己上當了，但事已無可奈何，大錯已經鑄成，只好另謀補救了。”

# 第四百八十七章 酸文

　　會場里的湯約宛好像注意到了李想在和曾高講話，李想和她四目一對，朝她招了招手。　　曾高見未來主母湯約宛走過來，笑着說：“今天大小姐可真出眾啊，一進會場就看見你了。”　　曾高平日總嘆惜自己太靦腆，不會對女人說好聽的，現在可是一反常態了，只不過說的是大實話。與會者似乎都有意或者無意的把目光集中到了湯約宛身上，這使李想有一種優越感。這種優越感也許就是後世那些擁有美麗的女演員的妻子或者情人的男人們所獨自享有的快感了。　　“馬屁精。”湯約宛微嗔道。　　“有點事得先走了。”李想歉意的說道。　　看着這個軍人的背影遠去，湯約宛眼中露出失落來。　　“女兒，嫁給這樣的男人，看起來是件非常光彩的事情，可你得永遠忍受着排在他的事業之後的失落。你要想清楚了。”湯化龍走過來，輕撫女兒的肩，“我到是願意你嫁個平凡人，生活在平凡的世界。”　　李想和曾高走出黃鶴樓，他們才注意到，龜山已被晚霞染紅了。從雲間泄漏出的光線，斜射在山岡上和廣闊的長江水面上。　　李想一上車，就問道：“李烈鈞的另謀補救是什麼？你說江西的事情鬧大了，有機可乘。難道李烈鈞和袁世凱掐起來了？”　　“開始沒怎麼著，後來掐起來的。在江西袁世凱與李烈鈞的爭奪已經開始逐漸白熱化。”曾高興奮的說道。　　“怎麼著了？怎麼著了？”李想連連問道，“你給我說清楚了。”　　黑色轎車緩緩使上馬路，沿着盤山路往山下去。　　車內曾高細細說道：“江西議會現在也是李烈鈞當家做主，在李烈鈞暗中主持下，江西廣饒協會等團體隨即紛紛發表通電，曆數汪瑞�]在前清仇視革命的種種劣跡，對他出任民政長表示‘極力反對，誓不承認’，要求袁政府‘實行前唐總理對於內治維持現狀之宣言，無事變更吾贛政局，將簡任民政長之成命收回。’但袁世凱態度十分強硬，通令聲稱：‘民政長一職由國家設置，汪瑞�]到任后能否任職，國家自有法令，功過原無所逃，該協會等種種指陳，無論虛實，既有溯及既往之談，尤屬黨同伐異之見。至於所稱誓不承認一語，查任官依照約法並無須某會承認之條，似此未免弁髦約法。’袁世凱電飭李烈鈞傳知該協會等，嗣後務遵法律，各守範圍，勿得自滋紛擾。”　　“有袁世凱的暗挺，汪瑞�]有恃無恐，貿然抵南昌上任。受到共和黨人和當時共和黨人佔優勢的江西省議會的歡迎。李烈鈞表面上也表示歡迎，隆重接待，並在都督府政務會議上，表示將貫徹軍民分治，但暗中則积極布置驅汪。　　李烈鈞的部屬卻紛紛給汪瑞�]以難堪。水巡總監蔡銳霆就當面對他譏諷訕笑，語帶威脅。汪瑞�]行館差役也紛紛離去，迫使汪瑞�]稱病閉門謝客。　　南昌軍警兩界數千人召開拒汪大會，有人提出‘武力驅汪出境’，‘勒令兩日內離省’，也有人主張‘舉代表告汪，速離省城，否則人民激於義憤而有暴動，我兩界難負保護之責。’果然，夜半，南昌廣、惠兩門‘匪徒’暴動，全城戒嚴。汪瑞�]驚懼萬分，逃離行館藏匿。翌日，他函告李烈鈞，聲稱赴滬就醫。同時致電袁世凱，稱病辭職。李烈鈞派員故示挽留，但汪瑞�]嚇得於當日下午乘輪離開南昌，前往北京了。　　不過袁世凱只准汪瑞�]病假二十天，責令李烈鈞從速籌劃分治事宜，敦促汪民政長迅行調治，刻期赴任，以專責成而清權限，毋再延緩。李烈鈞複電，表示將接受軍民分治，但又說：‘烈鈞承乏江右，本由省議會所公舉，大總統所任命，重以鄉梓義務，未敢告勞。現在正式議會形將成立，於此數月內，擬即勉為其難，於軍民要政擔任完全責任。一俟正式國會、省議會成立后，即當呈請大總統分別簡任賢能，以期共臻郅治。’　　他在這份電報中，實際上拒絕讓汪瑞�]返任。　　但是，汪瑞�]被逐后，當時歡迎汪瑞�]的江西共和黨人，開展了更加猛烈的反對李烈鈞的活動。共和黨人派人在潯遊說各界，逐日集議主張推翻李督，派謝熊赴京聯絡汪瑞�]同謀進行。共和黨人發動江西各團體，以‘李烈鈞違法殃民’聯合赴京請願，並公布李烈鈞的14條‘罪狀’。是時謠言四起，人心恐惶。輿論哄傳有中央派兵送民政長重行至贛之說，又有派張勳或岑春煊為鎮守使之說，形勢頗為緊張。　　此時恰好李烈鈞從日本先前訂購的步槍700支、子彈300萬發，由英國商船運抵九江。袁世凱得到這個消息后，立刻命令參謀部和陸軍部以這批軍火未經陸軍部批准為由，密令此時已投靠袁世凱的九江鎮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克安扣留這批軍火后，又害怕李烈鈞以強硬手段進行報復，便致電陳宦、段祺瑞，要求調張勳部和海軍兵艦到九江一帶接濟。不久，就傳出從下游來軍艦8艘停泊九江，2艘停泊湖口，張懷芝將來江西鎮撫的消息。與此同時，李烈鈞一面複電參、陸兩部申述原委，要求將所扣槍彈放行，一面以冬防為名，向湖口一帶增兵設防，积極備戰。”　　車子在紅樓前停下，兩人直奔二樓。　　“我們是不是也備戰？”曾高跟着李想急步走着。　　“不，”李想推開辦公室的門，拉開椅子坐下，“咱們派人去調解。”　　“機會難得啊。”曾高自己在沙发上坐下。　　李想連連搖頭：“時候未到，還需等待。”　　“等到何時？”　　“等到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曾高撇了一下嘴，大帥是在YY吧。　　李想雖然知道這話特YY，但確實是這個時代的真實寫照，他的敵人只會一天天爛下去，直到無可救藥。　　……　　“李烈鈞是要反了他！”袁世凱把桌子一拍，怒吼一聲，轉而又嘆道：“如果人人都能像李瘋子那樣，多花點心事在業務愛好上面，那我這個總統就會好當多了。”　　袁世凱聽說李想最近很忙，又是廉政反貪，又是實業救國，又是教育救國，又是科學救國……武昌還召開了一個科學頒獎會，特等獎頒給了馮如，因為他造出了中國第一架飛機。李想取名“殲1”。該機為雙翼，最高時速120公里。　　各大報紙對此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馮如的照片被放在了頭版頭條，甚至很多英文報紙也對其進行了轉載。　　“大總統，”馮國璋低聲道：“武漢方面正進行飛機定點投彈實驗，我與保定學堂的德國教官交流的結果是‘暗殺’，而且很可能是針對大總統的，所以不能不防啊！”　　袁世凱聳然一驚，他當初就南邊聽說孫大炮從歐洲買來飛艇，準備北上對他暗殺：“李瘋子還是不死心，我該怎麼辦？”　　段祺瑞搶着說道：“組成航空學院，向外國購買飛機。”　　“又是花錢！”袁世凱臉上的肉拓油抖動：“李瘋子表面恭敬，其實還是不讓人省心。”　　“是，”段祺瑞道：“李瘋子看到江西風潮起，立刻上竄下跳，又是派遣程守箴、鄧漢祥前往南昌調解，又是向陸軍部密報，說什麼：‘贛省刻下群情憤激，對於中央頗起惡感的原因，在於李督以中央之防贛省，幾如寇敵，人情覺不能忍。’他主張陸軍部將所扣軍火放行，並說：‘即令李督有如何野心，此區區軍火，亦何濟事！竊視李督似非甘冒大不韙者。’至於所傳中央有派張勳或岑春煊任江西鎮撫之說，他主張‘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則請設法和解’。”　　“辜名釣譽！”袁世凱冷笑：“電文又長又酸，就跟當初黎元洪的那些電文一個調調，怎麼就不見有他的那些詩詞半點雄壯豪放的氣象？每遇時局嚴重，他必有什麼‘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的長電，最後必是‘垂涕而道’，‘泥首以請’。酸！比前清的老八股還酸！”　　“嘿，大總統還不知道吧？”段祺瑞嘿嘿笑道。　　“知道什麼？”　　“李瘋子的詩詞縱橫擺闔，演說氣勢磅礴，怎麼可能寫出這麼酸溜溜的文章？”段祺瑞道：“黎元洪的‘文膽’饒漢祥，就是之前時時替黎元洪撰寫許多駢體文的電報和文章的那個傢伙，現在投靠李瘋子，成了李瘋子的‘文膽’。兩個人發的電文，出自一個人之手，自然是一個調調。”　　民國初年大家都有發通電的癮，動不動就來一個幾千字的通電，而李想的通電最酸最文，但李想能迎合一般人心。民國雖已成立，但各省軍閥還有爭城奪地的局部戰爭，有些省區還招兵買馬，殺氣騰騰，所以大眾對此甚為反感。而李想這時經常發出許多迎合人心厭亂的駢文長電，如“籲請息爭以蘇民困”之類，這些電文不問誰是誰非、也不提出具體的仲裁意見和解決糾紛的辦法，而只是堆砌些四六排偶的字句。每遇時局嚴重，他必有什麼“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的長電，最後必是“垂涕而道”，“泥首以請”。當時的人們並不研究電文內容和具體主張，只覺得李想是個好人，不願流血和紛亂，文章又好，其實饒漢祥堆砌的大塊駢文，多數人根本就看不懂。　　袁世凱早就發現李瘋子歡喜沽名釣譽，因此凡是李瘋子來電他必回，且用：“苦口婆心”、“仁人之言”、“實獲我心”、“永拜嘉言”之類的字眼來奉承李瘋子。　　但是今天，袁世凱對李瘋子酸溜溜的調解電文忽然起來警惕，李瘋子據有武漢顧盼自雄，再四處積累人心，不是個好兆頭。　　段祺瑞說道：“陸軍部下令海軍提取槍械，贛軍蔡銳霆部屯紮岸上，聲言如敢裝運，立即開炮還擊。雙方劍拔弩張，衝突一觸即發。王克熊電陸軍部：查潯、贛各有軍隊保護軍火，內地毗連租界，若果強取，必動武力，實與大局有關。因此未敢妄動，聽候中央和平了結。”　　李烈鈞的強硬立場，使袁世凱也不敢下令強行提取這批軍火，因問道：“李瘋子提出什麼調解的條件？”　　馮國璋說道：“李瘋子向雙方提出和解條件是：非水陸退師，無以保地方之安寧；非發還軍火，無以平贛人之疑慮；非迎回汪民政長，無以重政府之威信，應由李都督、省議會公派代表往迎汪民政長蒞職。並要求李烈鈞將懷夾私忿、造謠生事之人量加處分，以除禍本。”　　顯然，李想的調解，想以袁政府放行軍械的微小讓步，來換取李烈鈞對汪端�]回任民政長的同意，這自然對袁世凱是十分有利的。　　袁世凱點點頭：“李烈鈞有沒有順坡下驢？”　　“李烈鈞通電拒絕了李瘋子所提出的撤兵、迎汪、懲凶三個條件，理由是：湖口設局徵兵，屬永久計劃，汪公未來之前。即已實行；反對民政長屬於輿論，確非少數人民意思；汪公當日去贛，並無個人脅迫之行為，即無從根究……李烈鈞在公開場合四處憤然演說：烈鈞奔走國事將近10年，乃不意昔日以革命不能見容於滿清者，今共和告成，轉不能見信於民國政府……”　　“反了，反了！”袁世凱拍桌子打板凳。　　袁世凱氣憤歸氣憤，善後借款因為孫、黃帶領革命黨人攪黃了，沒有錢，他也沒有底氣和李烈鈞打這一仗。接下來，還是繼續打嘴仗。

# 第四百八十八章 迅則妙

　　漢口。滿春茶樓。　　正當李烈鈞同袁世凱矛盾日趨尖銳的時候，江西省共和黨籍參議員郭同等串通民主黨人，糾集江西臨時省議會、教育總會、商務總會、共和黨、民主黨5團體領袖在這裏秘密集會。　　郭同是心事重重的來參加這個會議的，李烈鈞在江西推行殘酷的獨裁統治，他們的集會也只能在外省進行。一日不把李烈鈞趕出江西，他們這些江西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就只能像湖北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一樣，從此只能夾着尾巴做人。　　郭同走出包廂的走廊上，驀然，他看見一個陌生人正在他們準備開會的包廂門外，透過門縫夾往裡窺探，聽見腳步聲，那人慌忙抬身，迎面走來。　　郭同與其擦肩而過，此人右頰上有一顆痦子。　　郭同一進門就對會議的秘書長說道：“奇怪，李瘋子把漢口治理的這麼好，哪來的不三不四的人？”　　會議秘書長沒領會，對他說道：“你可回來了，大家都等着你呢！”　　“那就開始吧。”郭同也不糾纏這個問題，嚴肅地說道：“……以我們五團體的總名義，在漢口密電袁大總統，要求大總統迅派鎮撫使率兵蒞贛協助李督剪除凶暴，而靖地方。同時，共和黨人梅光遠也會以江西公會名義，由上海致電袁大總統，要求大總統迅派威望素著大員為鎮撫使，偕民政長蒞省慰眾庶之渴懷，宣中央之威信，正綱紀而戢奸謀！”　　“好！”　　“看他李烈鈞還猖狂到幾時？”　　包廂底下一片喧嘩。　　滿城茶樓對面的街角停着一輛奔馳小汽車，水仙兒獨自坐在小汽車後座，壓低的帽檐下目光像個狐狸似的警覺着，副駕駛的門被拉開，右頰上有一顆痦子的男人閃身進來，司機識相地下車。　　幾分鐘后，右頰上有一顆痦子的男人又下了車，司機跟着上車，把車開走了。　　水仙兒儀態萬方地出現在落迦山別墅，把滿春茶樓聽到的原原本本的說給了李想。　　水仙兒低語道：“我看對郭同這些人，得放長線了，不能急。再說，由着他們鬧騰，等李烈鈞招架不住的時候，說不定他就會來找我們幫忙呢？”　　李想忽然露出譏諷的笑道：“就他們？他們那兩下子，在辛亥革命前，就讓我看透了。像他們這樣的酸文人，練練嘴還成，動刀動槍的事，哼，指望得上嗎？他們也就能給李烈鈞添個噁心，還夠不成麻煩。”　　水仙兒和李想默默相對，最後李想說道：“這樣吧，送個人情給李烈鈞，把郭同等在漢口用5團體名義發給袁世凱的那份要求武力解決江西問題的密電告訴李烈鈞。”　　……　　李烈鈞接到李想遞過的情報，開始還不相信，不過很快，郭同等在漢口用5團體名義發給袁世凱的那份要求武力解決江西問題的密電，被李烈鈞派駐北京的俞應麓所探獲，乃撮抄原電告李烈鈞，請其飭各機關速電中央解釋。於是，李烈鈞終於相信了。　　李烈鈞立刻將俞電油印數函分發省議會及各公團，附以最猛厲之辭，要求各團體自行再電中央取消前電。　　江西各團體對郭同招北洋軍入江西是最痛恨，這不是引狼入室嗎？江西輿論一下嘩然。　　於是，江西各團體紛紛通電指責郭同的捏名竊發的行為：“江西凡有血氣者，聞請派鎮撫使帶兵來贛之電，莫不怒發衝冠。”　　而商務總會、教育總會各公團被盜名尤屬無辜受屈：“經詳細調查，確系郭同所為，是可忍，孰不可忍。”　　江西教育總會、商船總會、工商勇進會、鐵道協會、國民會、社會黨等10餘團體，亦通電聲明：“此次贛省反對汪瑞�]實出於各界公憤，並非一二懷私報怨者之所為，且非以中央簡民政長而反對，實反對汪瑞�]不能任民政長，同人等寧可犧牲性命而決不能聽汪瑞�]貽害江西。”　　南昌各團體召開江西公民聯合會大會，反對汪瑞�]返贛及中央違法頒布省官制，有數千人參加大會。會議通電各省：“吾贛自不認汪瑞�]為民政長以來，一二懷私挾怨之不肖贛人，如郭同、李國珍、梅光遠等，在京滬間散布謠言，構成疑竇，遂致外間騰喧沸之聲，內部兆恐惶之象。而陸軍部扣留江西軍械，海軍部派赴九江兵艦之事，亦因之前後發生。同人等竊為此懼。……而又適值臨時省會已停，正式省會未立，機關不備，維繫無人，愛於本月三號，集會全省各界，各公團並請李都督暨各司長蒞臨開聯合大會。當經議決，凡屬贛省大事，對內、對外代表，暫以本會為總機關。除電請袁大總統將江西民政長汪瑞�]成命收回，並祈命陸海軍部擲還軍械，退去兵艦，暨電請參議院提出質問外，尤不能不環告同胞。……再前月八號，大總統乘參議院休會期中，擅以命令頒布省制，以及各種文武官制，顯系出於專制，實有背於共和。吾民若不抵死力爭，則約法幾等弁髦，民國將成泡影，履霜堅冰，宜防其漸。伏冀共表同情，感伸公論，以維政體而鞏民權。幸甚！”　　這份通電發出后，政治上擁袁的雲、貴、川、桂四省都督，蔡鍔、唐繼堯、胡景伊、陸榮廷聯名發出聲討“陰謀竊割”的通電，其電說：“近聞有姦宄之徒，陰謀竊割，乘機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締造方新，豈堪再有破壞？萬一見諸事實，則擾亂治安，即為國民公敵。吾輩責任所在，惟有儘力所能，聲罪致討，必不令奸謀得逞，致蹈危亡！”矛頭直指李烈鈞。　　……　　北京，鐵獅子衚衕，大總統府。　　袁克定拿着一直紙，沖他父親大聲說道：“共和黨籍參議員郭同、李國珍、陳國祥、籍忠寅等24人，在參議院向大總統府提出質問書，列舉李烈鈞武力驅汪、越權調動軍隊、擅自擴大軍隊編製、下令徵兵、私購軍火等5大罪狀，質問總統府為什麼任其帝制自雄，不加懲究。旅居京、滬的江西籍共和黨人梅光遠、吳宗慈、陳三立、謝遠涵等則聯名通電，宣告李烈鈞罪狀，痛陳李烈鈞禍贛之實情。雲、貴、川、桂四省都督，蔡鍔、唐繼堯、胡景伊、陸榮廷聯名發出聲討‘陰謀竊割’的通電。一時，聲討李烈鈞之聲，甚囂塵上。”　　袁世凱看到他不僅有共和黨、民主黨，而且有掌握實際軍政權力的西南4省都督的支持，氣焰更加囂張。　　“這是西南4省都督的聯名通電。”袁克定雙手奉上電報紙。　　袁世凱閱4都督聲討電，益形憤慨，當即道：“擬電！致4都督及各省長官！”　　袁世凱背着手轉了兩圈，看到兒子袁克定準備好了紙筆，便道：“本大總統若再曲予優容，非惟辜負眾望，實亦矛盾初衷，惟有犧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綿力，殄此么魔。”　　接着，國務院傳出大總統以除暴安良為天職的通電，表示“一息尚存，總以除暴安良為天職”，擺出一副即將出兵鎮壓的架勢。　　李烈鈞面對袁世凱和擁袁勢力，堅決進行反擊。他用“江西全省公民聯合會”名義發出通電，指責袁世凱簡放汪瑞�]為民政長，是既無擇賢之哲，又無體察民意之誠，不知共和國政府以人民為主。指責旅京、滬的江西紳耆的通電攻訐，是一小撮奸佞僻拗之人貪個人私利置地方於不顧，顛倒黑白，吹毛求疵，適於江西大多數人民公意相反；批評袁世凱扣留軍械，派軍艦駐紮九江等種種不當行為。　　李烈鈞在軍事上則加強吳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帶的布置，嚴密監視戈克安控制下的九江，同停泊在長江中的軍艦對峙，形勢日趨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程德全、柏文蔚、朱瑞、黃興、譚延�]等紛紛出面調解，主張和平解決。　　這時袁世凱鑒於正值召開正式國會，選舉正式大總統的前夕，而且還沒有得到銀行團的“善後大借款”，發動內戰的時機尚不成熟。　　於是委任隸籍同盟會並同南方軍人有關係，剛剛不久前收買的王芝祥為鎮撫使兼理江西都督，準備調李烈鈞入京。但王芝祥沒這個膽量去江西上任，便以“不宜純用手段，反啟紛爭”為由，拒絕上任。袁世凱只得改派王芝祥為“查辦使”，南下查辦江西事件。　　……　　武昌。　　紅樓。　　曾高說道：“王芝祥離京南下的消息傳出后，共和黨人認為王是同盟會人，必然偏向李烈鈞，群起而反之。袁世凱看到共和黨對王芝祥赴贛有所誤會，趕忙電告共和黨人：‘鐵珊（王芝祥字）此行不啻代表鄙人與贛中人士握手，掬誠相見，該省人民或不知中央之用意，不免又生誤會，請貴處速派人員，前往開示此意，以釋贛人之疑慮。’共和黨人反對王芝祥到江西的活動方才停止。　　袁世凱又派耿毅作為王芝祥的副手。耿是革命黨人，曾任同盟會廣西支部長。南京臨時政府北遷后，耿到北京在總統府任職。袁見耿同南方軍人關係較多，準備加以收買利用，耿虛與委蛇。耿同李烈均關係素來密切，就利用王芝祥赴江西前先到上海會晤黃興的時機，先王芝祥到南昌，同李烈鈞密議對付袁世凱的策略。”　　“看來袁世凱先軟了。”李想冷笑道。　　曾高微笑道：“上次借款不成，袁世凱也沒錢打仗呀。”　　李西屏冷冷道：“王芝祥之前就擺了同盟會一道，直接唐紹儀辭職不幹了，這次派王芝祥去江西，只怕會有什麼後手對付同盟會，對付李烈鈞都督。”　　“我管他有什麼後手，我保證他什麼歪念頭也都沒有。”李想陰陰冷笑：“袁世凱不是缺錢嗎？我再逼一下他。負責這次軍火運輸的英商是上海猶太財團的人，我跟哈同通了空氣，建議他們向袁氏政府行索取‘耽延賠償費’，這些吸血鬼被我一提醒，看到有錢賺，立刻獅子大開口，每天索價200兩，這給袁世凱在經濟上造出頗大壓力。”　　果然，袁世凱在北京一面大罵“洋鬼子”，一面急急命令王芝祥解決贛事，“迅則妙”。　　南昌。　　王芝祥對李烈鈞說道：“汪民政長決不再來，將來由李督兼署或另簡人，此時未能預定。軍械扣留案，陸軍部囑兄弟看江西槍彈是否足用，是用則歸中央，不足則發還江西。此案政府已表示退讓之意，當不難了結。”　　李烈鈞得意的笑了。　　李烈鈞並未就此罷休，李烈鈞在接收了被袁世凱扣留兩個多月的軍械后，立即採取措施驅逐戈克安。他首先以本省沿江炮台，共計6台，延長百餘里，僅設總台官1員，指揮殊多不便為由，下令改編金雞坡炮台及駐潯上下兩炮台為上三台，委任陳廷訓為上三台總台官。湖口東、西兩炮台及馬當炮台，為下三台，委任陳傳曾為下三台總台官，均歸李烈鈞直接指揮。並命令將戈克安所指揮的駐潯第9團編入第1師。這樣就把戈克安作為九江鎮守使的職權完全剝奪了。同時，李烈鈞又命令第1師師長歐陽武，在沙河沒司令部，向九江、湖口一線增兵，準備以武力解決，戈克安一日數電向北京告急。　　王芝祥聞訊從南昌赴到九江調停。　　袁世凱只好下令：“戈克安着來京面詢事件，其九江鎮守使事務任命王芝祥暫行兼管。附近各軍均歸王芝祥節制調遣。”　　李烈鈞宣布：“現已奉令調戈鎮守使入京，潯事由王上將暫行兼理。地方安寧，人心大定。”　　李烈鈞與袁世凱的鬥爭終於取得勝利。

# 第四百八十九章 嫁禍

　　唐紹儀的辭職，導引了南北雙方又啟爭執。屬於同盟會的蔡元培、王寵惠、宋教仁、王正廷四閣員聯袂請辭。　　袁世凱在總統府召見他們，會面時，袁世凱用低沉的語調，作出一副極誠摯的態度對蔡元培等說道：“我代表四萬萬國民慰留你們。”　　蔡元培也很鄭重地說道：“我代表四萬萬國民，請總統准許我們辭職。”　　即分別提出早已準備好的辭呈。　　蔡元培等離開總統府後，宋教仁迫不及待的就說道：“即刻以北京中國同盟會本部名義致各支分部電。”　　“為什麼？”蔡元培老書生傻傻的問道。　　宋教仁走上馬車，說道：“唐總理微行至津，此間人士不識真相，謠諑繁興，人心頗為搖動。反對黨吹毛求疵，百計中傷，倘吾黨不察從而和之，適墮奸計，不得不詳為報告。”　　……　　“唐紹儀被迫離職為攻擊同盟會千載一時之機會。”共和黨在上海本部召開秘密會議，狀元公張蹇豪氣干雲的說道：“現決定對同盟會採取5項辦法：　　（1）為同盟會多布謠言，令機關報儘力攻擊，使同盟會中人個個體無完膚。　　（2）所有津、漢、滬報告均由黨內寄稿，使一致進行。　　（3）請某政治顧問謁袁，謂同盟會中人無健全分子，無學識無經驗，更率引外人為後盾，謂外人不信用同盟會，要求袁世凱此後萬萬不可用會中人。　　（4）今日再開全體職員會，廣徵意見，期藉此事將同盟會一網打盡。　　（5）推舉後補國務員，探聞擬定總理熊希齡、內務趙爾巽、外交劉成禺、陸軍張勳、海軍程璧光、司法薛大可、農林那彥圖、工商趙鳳昌、財政恭弘=叶 恭弘景葵、教育梁啟超、交通孫武。”　　共和黨在上述5項方針下，開動宣傳機器，大肆造謠，攻擊謾罵同盟會和唐紹儀、宋教仁等。　　共和黨本部發出通電說：“同盟會員實不宜再為總理。”　　共和黨控制的報紙《神州日報》，以戲弄怒罵交加的方式攻擊同盟會說：　　民國更始，同盟會必自誇首功，驕甚，惜黃克強失棄漢陽，不爭氣。　　政府初建，同盟會先得總統，榮甚，惜孫中山私取公款，不爭氣。　　內閣告成，同盟會竟位至總理，闊甚，惜唐紹儀潛逃出京，不爭氣。　　熊氏借款，同盟會正可利用其機，猛事攻擊，奈國人不輸國民捐，可恨。　　各地光復，同盟會本已假種種名義攫獲多金，奈人民必須查賬，可恨。　　愚民無知，同盟會尚可肆其簧鼓再倡革命，奈各報館必為揭破，可恨。　　攻擊同盟會的惡浪，甚囂塵上，統一黨繼共和黨之後，也發表公函，攻擊唐紹儀“擅離職守，乘間潛逃”，攻擊宋教仁、蔡元培“惟務黨爭，不為國計，非以同時辭職要挾，則以政黨內閣飾詞”，說“唐紹儀罪有應得，不可挽留。其他同盟會閣員，亦可聽其逃罷。”　　……　　李想在漢口召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演說：“臨時政府甫告成立，忽傳有逼退總理之惡耗，丁茲時艱，奚堪演此惡劇。唐總理固受逼而退矣，試問逼之者何心？繼之者何人？果於大局無害而有益，即更舉總理可也，何若是？不然，寧毋躁。鄙見止此，竊願與各界君子亟起圖之。……前電呈詞，迫切簡直，欲挽唐公之行，免其挫折，其與尊謂信使往還數四挽留之意正同一轍，不知起人驚疑者何在？想，縱不文，審諸詞意，並無不通。詎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南北人士觀念有所不同歟？……”　　在李想發出聲明之後，上海、南京、廣州、南昌等南方各城市也發出一片譴責聲，公開揭露袁世凱摧毀內閣，欲實行“拿破侖之目的”。　　北京。鐵獅子衚衕，大總統府。　　二公子袁克文捧着一本《我的奮鬥》走進來，對斜卧在榻几上看書的袁世凱說道：“父親，您要的書給您找來了。”　　袁世凱坐起來，放下手中的《三國演義》，接過《我的奮鬥》，翻動着說道：“中外人士都道這是一本奇書，我倒要看看到底奇在哪裡？”　　“父親！”袁克定的聲音冒冒失失的從屋外傳來，“此可忍，孰不可忍！”　　袁克定拖着一條腿，一瘸一拐的走進來，看到那個從不過問政事的弟弟出現在父親的書房，愣了一下。　　“什麼事！”袁世凱放下書，威嚴的說道：“大呼小叫的。”　　袁克定回過神，立刻囔囔道：“李瘋子在南邊帶頭造反了！”　　“什麼！”袁世凱坐不住了。　　袁克文忽然道：“父親這兒忙，我就先退下了。”　　袁世凱又坐下，擺擺手，道：“去吧，去吧。”　　袁克定看着風度翩翩的弟弟退下，又低頭看了一眼在自己的這條瘸腿，眼角抽動了一下。　　袁世凱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知道在倆兄弟之間的心結，可也無能為力。　　袁克定把南邊各督撫的電報全念了一遍，袁世凱聽后臉色陰沉的可怕。　　“李瘋子一直居心叵測，把咱們父子都耍了，現在終於露出獠牙了。”袁克定恨恨的道。　　“也不過是個通電，不要大驚小怪的。”袁世凱鎮定道：“李瘋子還是很識相的，至少他沒有反對裁軍，還支持軍民分治……”　　“是，他是裁軍了，他把裁下去的軍下方到農村，組建了农民自衛隊，軍隊數量反而從二十萬擴充到了五十萬！”袁克定咬牙切齒道。　　袁世凱也知道李瘋子搞的那個民兵，不屑道：“烏合之眾，沒什麼可懼怕的。不過，李想還是值得我們去注意的對手。比起孫大炮，黃大膽還有最近鬧得轟轟烈烈的李烈鈞危險的多。”　　袁克定心裏不以為然，暴發戶李瘋子最多是個麻煩，做他對手，還不配！嘴上卻說：“父親說得是。”　　袁世凱好像看穿了他的內心，嘆口氣說：“李瘋子這人，一點也不瘋癲，很不簡單啊。僅泗水交涉，中外論者，咸謂此舉始中國辦洋務以來所無，即泰西交涉亦未嘗有也。”　　“當年曾侯交涉俄約，雖名重一時，若論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李瘋子。”袁克定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要對付他，就要先了解他。”袁世凱從旁邊榻几上將一本書擺在袁克定面前。　　袁克定一看，奇道：“是《我的奮鬥》？”　　袁世凱詫異道：“你看過嗎？”　　“沒看過。”袁克定搖頭道：“但是聽下面的人說，這本書已是名動京華。”　　“那就抽空看看。”　　袁克定又搖搖頭，道：“據我所知，凡是看過這本書的人，都對這本書的內容大感失望。原來以為這是一本有趣的個人故事，李瘋子會詳細記述他怎麼樣從一個漢口劉家廟的默默無聞的‘乞丐’一躍而成為世界聞名的人物。看過之後才知道，這本書里自傳的成分很少。很多人指望這是一本描寫武昌首義，辛亥革命的內幕書，所有人都相信，其中的精彩場面和勾心斗角的情況，讀起來一定使人很感興趣。但是《我的奮鬥》中幾乎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這此波瀾壯闊的革命。我聽到過不少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表示，這本書讀起來太枯燥乏味了，也有不少人私下承認，他們從來沒有讀完這本臃腫冗長、共有782頁的厚書。”　　聽着袁克定這麼一說，袁世凱對這本書的興趣變得缺缺。　　“不管怎麼樣，對付李想已是刻不容緩。”袁世凱道。　　“父親準備怎麼辦？”袁克定問道。　　袁世凱冷笑道：“殺張振武！”　　“這不是替李瘋子除去一個絆腳石嗎？”袁克定不解道：“這不是在幫李瘋子嗎？”　　“除去了張振武，湖北局面一定混亂，混水摸魚，這道理不是很簡單嗎？”袁世凱告訴他的兒子：“目前的情形，誰都知道張振武和他的直接掌握的軍隊將校團，約有3000餘人是同盟會改良派在湖北的最後的支柱，把他解決，同盟會會怎麼想？”　　袁克定恍然大悟：“父親殺張振武的主要目的是離間李瘋子與孫、黃等人的關係，使其失去革命黨人的擁護，成為孤家寡人，以便為己所用，直至李瘋子成為千夫所指的過街老鼠。”　　“李瘋子的勢力現在是不得了，如果解決了張振武，我們可以設法把這件案子往李瘋子頭上一戴，就說是他乾的，他同張振武冤家對頭，修正派和改良派在湖北勢成水火，說是李瘋子設計謀殺張振武，天下人也之會深信不疑，信以為真。”袁世凱陰陰的獰笑。　　“國人都以為我老袁是一代梟雄，我要請所有人看看，三哭十害的那份仁厚長者李瘋子吧！他的毒辣手段亦不在梟雄之下……”袁世凱的說話被笑聲所淹沒，起先是吃吃地笑着，終於縱聲大笑：“一箭雙鵰啊！”　　袁克定倏忽站起，攥緊拳頭，激動地說：“父親，您放心，做兒子的一定想法子，把這件事情做的圓圓滿滿，絕不會讓您老人家失望！”　　袁世凱看着兒子，滿臉欣慰。　　“還有這次的事情，我們必須儘快把輿論平息。”袁世凱道：“你替我回電反責李瘋子誤聽浮言，言辭要嚴厲。另外，動員我們的報紙放出風，就說唐紹儀貪污華比借款，無法交待，避責潛逃；他私自接濟革命黨軍費；孫中山於辭臨時大總統職務時接受唐紹儀賄賂百萬元，等等，叫他們只管寫，能轉移輿論視線就好。……還有，擬一封發致各省都督的公開電，要聲明我對就職大總統誓言，信守不渝。……”　　“是！”　　袁世凱背着手，圍着屋子轉了兩圈，問道：“孫大炮在那裡？我不是請他來北京嗎？他都答應了，怎麼還不來？不會是變卦了吧？”　　袁克定道：“孫大炮去杭州看望黃大膽了。黃大膽在從南京留守辭退下來后，大病一場，正在杭州西湖療養。聽說孫大炮準備邀請黃興一同北上。”　　袁世凱沉吟道：“這樣吧，致電孫中山、黃興，請他們即日來京協同組織內閣。咱們用這種拉攏的辦法，緩和一下同同盟會的敵對情緒。”

# 第四百九十章 不明不白

　　杭州，西湖，蘇堤。　　江南暮春，嫵媚的陽光透過楊柳絲的縫隙，照着一本書――《我的奮鬥》。陽光也照着躺在藤椅上專註看書的黃興。　　徐宗漢女士將新沏的一壺釅釅的鐵觀音，倒一杯放在藤几上，然後端着個小凳坐在他身邊，柔聲說道：“克強，這一晌你怎麼天天捧着本書看呀？”　　黃興放下書，端茶啜了一口，悠悠道：“我已賦閑在野，不看書又做什麼呢？”　　徐宗漢搖搖頭，拿起《我的奮鬥》問道：“克強，這是昨天收到李帥寄來的那個包裹里的吧？”　　黃興感嘆道：“是李帥用白話新文體寫的自傳。”　　“李帥的自傳！”徐宗漢笑道：“那一定很好看，他辛亥的崛起，本身就是一部傳奇故事呢？”　　黃興哈哈大笑，搖頭道：“不是，不是……”　　徐宗漢皺眉道：“那就是講他在商場的創業的故事？”　　黃興忍住笑道：“這本書雖然是李帥的自傳，可不是講的故事，是講的道理。”　　“講什麼道理呀？”　　一個聲音忽然出現在兩人身後，他們回頭一看，竟然是孫中山。　　“逸仙！”　　黃興想要從藤椅上起來，孫中山趕緊道：“你有病在身，就不要起來，老實坐着。”　　徐宗漢把位置讓給了孫中山。　　孫中山翻開《我的奮鬥》，照着扉頁上念道：“今天在我看來，命運竟然選擇長江畔的武昌作為辛亥首義之地，似乎是一種天意。因為在這个中國的腹心之地，我們年輕一代的人早已把竭盡全力走上共和作為我們畢生的工作。我堅信，這個美麗的江城成了一項偉大使命的象徵……”他撫書輕嘆，“書中充滿了中華民族主義的激烈熱情，他極其詳盡地描繪了中國崛起的藍圖，露骨而率直。”　　黃興不由長嘆一聲：“豈止露骨率直，簡直令人毛骨悚然。”《我的奮鬥》充滿侵略性和煽動性的言論，黃興在仔細研讀的時候就覺得心驚肉跳的。　　“逸仙，你這次到武漢，對這個人有什麼評價？”黃興忽然問道。　　孫中山沉吟道：“大節不虧。就是做事的手段有些不光彩。”　　黃興又問自己的妻子道：“你怎麼看他？”　　黃興這一問，徐宗漢首先想到的是在西征時，李想頂着風雪守在柴門外等待戰場的新生命出生，當看到新生命平安出生的時候，臉色露出的純真笑容。　　“能有那樣的純真笑容，總不會是個壞人。”徐宗漢女士道。　　……　　漢口，嘉賓樓。　　湖北籍民社派參議員劉成禺、鄭萬瞻從北京回到湖北，張振武在此設宴款待。　　“真糟糕哪！”張振武在席間滿腹牢騷道：“老弟，現在我們這些老同志，都快要回家抱孩子，孵豆芽去啦！”　　“不是說剛剛改組，大家很興奮么？”劉成禺故意反問道：“你這種看法又是怎麼回事？”　　“老弟有所不知，”張振武長嘆一聲，喝一口蒸酒道：“現在，你大概看見了吧？我們改組以後，明顯地分出了左右兩派。他媽的修正派把孫大炮那個三民主義政策改的面目全非。我們卻主張反修正派的那一套歪理邪說，我甚至公開反對，所說李瘋子很不高興。”　　張振武再干一杯挾筷菜，抹抹嘴，繼續道：“我們對外當然不承認什麼修正派改良派，同盟會就是同盟會，是不是？萬一這種說法叫順了嘴，這裏可是李瘋子的地盤，他做主！有句話怎麼說？是‘李帥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他要是再擴大廉政反腐運動，那我們改良派的人在湖北不是永世不得出頭了么？所以孫武、蔣翊武都夾着尾巴做人。唉！”　　張振武把桌一拍：“夥計，再來半斤�A酒！”　　鄭萬瞻道：“我這次南下，大總統跟我說，張振武英才也，外蒙之獨立，邊陲警報，如張君肯為蒙古屯墾使，我心安逸。”　　“蒙古屯墾使？”張振武又喝了一杯：“去邊陲，也是建功立業的去處！”　　“是啊，”劉成禺心中有數，嘴上卻勸道：“大總統殷殷相請，望張君進京，商議國事。”　　……　　大智門車站。　　李想聽說張振武準備進京，親自趕來車站送行，贈與張振武路費四千元，並假意表示道：“對於張君可撫心自問，並無一些相待不好之心。”　　張振武也毫不客氣的接過鈔票，說道：“李帥，那咱們就後會有期。”　　“祝君此去鵬程萬里！”　　李想與張振武握手作別。　　火車拉響汽笛，張振武興緻勃勃的與方維等30餘人隨同劉成禺、鄭萬瞻一同走向站台。　　……　　張振武進京后，孫武也跟着抵京，鄂省要人於是冠蓋京華。在張振武來說，似已決心結束鄂省野心了，可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大禍已在眉睫。他仍興緻勃勃地到處會客赴宴，為新生的共和國奔波效勞。　　張振武為增進南北感情，和湖北同來將校在六國飯店宴請北方將領。　　張振武高舉酒杯，暢言道：“昨日晉謁大總統，建議舉辦秋操，藉以聯絡南北感情。我還提出擇滿蒙適中之處，速派威望素著者，簡練精兵，常川駐紮，授以軍政、外交之權。於三邊要地，設立分局，各屯重師。”　　薑桂題笑嘻嘻舉杯敬道：“張君，關心國事，我等楷模啊。”　　同席的段芝貴什麼也沒說，只是悄悄的摸了一下懷裡袁世凱親自簽發的立刻捕殺張振武的軍令。　　一席未終，段芝貴稱有事先行告辭，其餘客人也紛紛退席，主人則不知已大禍臨頭。　　北京的六國飯店，是位在東交民巷，由東交民巷至前門之西，正在翻修馬路，所以改道由大清門繞棋盤街作為臨時便道。　　晚上十點左右，張振武醉醺醺的離開六國飯店，北京道路不像上海漢口這樣的洋化的都市，代步還沒有什麼汽車，主要是道路問題，汽車也只是超級富豪的玩具，一般官員基本上是用的馬車。　　張振武由六國飯店出來，共三輛馬車，張振武的老表前江西協統馮君馬車在前，張振武的馬車居中，湖北參議員時功玖的馬車殿後。　　馬蕭蕭，車轔轔，馳至大清門柵欄，走在最前面的馮君馬車受驚鳴叫，兩旁已埋伏了絆馬索纏住馬蹄，一群北洋兵大哥呼啦啦的衝出來，首先把馮縛了。　　馮君被摁在地上，怒吼道：“他媽的，為什麼事？”　　“老實點！”有一軍人一耳刮子扇過去，又問道：“你是不是姓張。”　　馮君吼道：“老子不姓張，老子姓馮。咱拉！你們想干什麼？”　　“搞毛！”軍官連說：“錯了，錯了，放了他。”　　士兵解馮君身上的繩子，而他已受微傷。原來馮與張均長身中瘦，有點相似。馮君脫了繩索，破口大罵。　　這時候，張振武馬車亦抵柵欄門前。　　“停車！停車！”　　柵門已閉，一陣喧嘩，一個軍官揮着指揮刀斫馬車玻璃，往裡一看，道：“就是他了，綁起來！”　　張振武立刻被粗手粗腳的拖了下車，五花大綁，隨從和車夫亦被拘拿。　　張振武被捕后即用大車解送西單牌樓玉皇閣軍政執法處。這時前門以東至小沙土園一帶均戒嚴，押解行列共大車三輛，馬步軍數十名持槍露刀，軍隊先將行人驅散，其後則有民裝數十人，兩人一排，尾隨其後，沿路鋪戶皆熄燈滅火，如臨大敵。　　張振武在前門大柵欄處被捕是晚上10時，而方維的被捕則比張早一小時。方維繫在其住所金台旅館被捕，約有百餘名游緝隊將金台旅館包圍，附近戒嚴，方就逮后，所有隨張由湖北來的人均被暫時看管，不準出入。　　張振武被押至玉皇閣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親自出見，解開縛索對話，彼此先還說一兩句寒喧語。　　張振武不知道怎麼得罪袁世凱了，表現的很生氣，見自己的馬車夫亦被縛，乃對陸說道：“我不知我為何被捕，我的馬車夫與我毫無關係，應該先釋放。”　　“這個可以現在就放。”　　陸建章立即命副官釋放。　　然後張振武向陸建章要紙筆，寫了一封短柬給前鄂軍第四鎮統制當時在北京與袁世凱頗接近的鄧玉麟，函中略雲：　　弟忽被大總統之軍隊所縛，不知是死是活，請兄為我分明，身邊未有分文，請兄為我設法。　　末並請鄧照顧其隨從人員及家屬。　　信寫好請陸建章派人送，陸建章也立即交人送至十二條衚衕鄧寓。　　張振武其後發覺一部分家人也被縛，乃告陸建章說道：“我的家人請開釋。”　　陸建章考慮了一下，也應允，立將其家人釋放。這些被釋的人都由車子送到很遠的地方才釋放。　　這時張振武乃問陸建章說道：“我們究竟犯了什麼罪？你根據什麼法律逮捕我們？”　　陸微笑着把捏造的李想來電給張振武看，他看了氣得臉都紅了，大聲地說：“胡說！胡說！”　　陸建章又把袁世凱的命令給他看，他看了憤慨地說：“死吧！看你們能橫行多久。”　　這時已子夜一時，陸建章揮手示意，執刑的人乃上前。　　“不用這麼麻煩，我到了這裏，還能跑了？”　　“送綁！”　　陸建章對革命黨人這種視死如歸的氣度還是很佩服的。　　張振武常服受槍。中二槍，一槍中腹肚，一槍中肩，一代英豪，開國元勛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

# 第四百九十一章 答辯

　　清早。孫武、鄧玉麟、劉成禺、張伯烈、張大昕、哈漢章、時功玖等同赴總統府。　　袁世凱親自出見，他說道：“這件事我很抱歉，但經過情形諸君當已明了，我是根據李大帥的來電辦理，我明知道對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會罵我，但我無法救他的命。”　　袁世凱的語氣把這事完全推到李想身上，孫武等未得要領。　　袁世凱又請他們用茶，請他們休息，他們完全不理，帶着憤怒和眼淚憤憤退出總統府，前往長椿寺。　　張、方兩人伏刑后，陸建章即命人將二人屍首送至長椿寺停靈，且為他們買了上好的棺木。　　孫武等抵達長椿寺。　　哈漢章伏屍痛哭，孫武一言不發，劉成禺大呼：“無怪外間多罵我等無人格，似此自殘同黨，夫何人格之可言。”　　時功玖恨恨地說道：“這是冤獄，我們要替振武報仇，要報仇！”　　孫武因為和張振武有舊怨，此次張振武來京即被殺，外間也有人頗疑孫武參与其事。而劉成禺、鄭萬瞻、羅虔等他們剛剛奉袁世凱之令赴鄂調解張振武與李想的矛盾，並向張振武勸駕來京，幾日後，張振武即被殺，他們感到受了愚弄，又頗蒙賣友之嫌，表現的尤其憤慨。　　……　　武昌。　　被一片濃重的悲哀籠罩着，到處是一片素白，似乎一場鋪天蓋地的大雪過早地降臨。　　張振武的靈柩抵鄂，李想派大員迎接，並在抱冰堂舉行追悼大會。　　大堂門口用松枝白花紮起了一座牌樓，以往那大紅燈籠，一律換成白絹制的素燈，連那兩隻石獅頸脖上也套了白布條。門前大禾坪的旗杆上，掛着長長的招魂幡，被晚風吹着，一會兒慢慢飄上，一會兒輕輕落下。　　天色慢慢黑下來，大門口素燈里的蠟燭點燃了。院子里各處也次第亮起燈光。抱冰堂燈火通明。抱冰堂正中是一間大廳，兩邊對稱排着八間廂房。此時，這間大廳正是一個肅穆的靈堂。正面是一塊連天接地的白色幔帳，黑漆棺材擺在幔帳的後邊，只露出一個頭面。　　幔帳上部一行正楷：“辛亥革命首義先烈張振武先生”。中間一個巨大的“奠”字，“奠”字下是身穿一品命服的張振武的黑白遺像。只見他端軍服筆挺，英氣勃勃，面帶微笑。　　遺像正下方是一張條形黑漆木桌，上面擺着香爐、供果。靈堂里，只見香煙裊裊，不聞一絲聲響。　　幔帳兩邊懸挂着李想親自寫下的輓聯。　　上首是：“為國家締造艱難，功首罪魁，後世自有定論；”　　下首是：“幸天地鑒臨上下，私情公誼，此心不負故人。”　　左右牆壁上掛滿了祭幛。落款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　　過一會兒，一位年邁的僧人領着二十三個和尚魚貫進入靈堂。他們先站成兩排，向張振武的遺像合十鞠躬，然後各自分開，緩步進入幔帳，在黑漆棺材的周圍坐下來。只聽見一下沉重的木魚聲響后，二十四個和尚便同時哼了起來。二十四個聲音――清脆的、渾濁的、低沉的、激越的、蒼老的、細嫩的混合在一起，時高時低，時長時短，保持着大體一致。誰也聽不清他們究竟在哼些什麼：既像在背誦經文，又像在唱歌。　　這時，一大捆一大捆檀香木開始在鐵爐里燃燒。香煙在黃金堂里瀰漫著，又被擠出屋外，擴散到坪里，如同春霧似地籠罩四周的一切。整個靈堂變得灰濛濛的，只有一些質地較好的淺色綢緞，在附近的燭光照耀下，鬼火般地閃爍着冷幽幽的光。換香火、剪燭頭、焚錢紙、倒茶水的人川流不息，一概渾身縞素，躡手躡腳。靈堂里充滿着凝重而神秘的氣氛。　　靈堂東邊一間廂房裡，擠滿了張振武大大小小一群老婆和孩子，哭哭啼啼的鬧騰。　　“這錢你拿着。”李想抽出一疊錢塞給張振武的長子，又向身後的人交代道：“今後軍務司每月給張家屬恤金30元，至張子能自立時為止。”　　張家長子把錢推了回去，睜着布滿血絲的雙眼，對李想有不加掩飾的恨意，硬棒棒的說道：“不要！”　　李想的臉色一凝。　　“你這娃，怎麼這麼不懂事，收下！”說話的是張振武的弟弟張振亞。他雙眼紅腫，面孔清瘦，頭上包着一塊又長又大的白布，正在房中一角清理哥哥留下來的衣服。他怕因此抓破了李想的臉，趕緊的出來轉寰。　　李想知道他們的心思，都在懷疑他是殺張振武的幕後主謀，不禁搖搖頭說道：“袁世凱說是我指使他殺的張振武，袁世凱是大總統，不是我兒子，我能指使得了他？誰都知道，現在鄂州是我的天下，我還需要殺人嗎？真相如何，總有一天會水落石出的。”　　……　　北京參議院開會，由張伯烈領銜，共和党參議員20人署名，向參議院提出《質問政府槍殺武昌起義首領張振武案》。討論相當熱烈。　　劉成禺首先起來對《質問書》作了簡單說明，議長制止道：“質問不必說明。”　　“今日之事不比尋常質問！”劉成禺立刻反駁，竟然徑自走上台去，大聲的演說道：“查約法第6條明戴，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張振武既為中華民國之人民，即應受有中華民國人民之權利。而張振武之被殺也，並未捕送審判廳公開審問。即雲罪有應得，亦不宜星夜邀襲，旋捕旋殺。……觀政府殺人之手續，直等於強盜之行為。以冠冕堂皇之民國，而有此以強盜行為戕殺人民之政府，違背約法，破壞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義也，則凡民國起義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殺之，任憑其為帝為王矣。”　　劉成禺痛快淋漓地來一篇激烈的演說。張伯烈更繼之以嚎啕大哭，全院震動，議院內外方知張案的嚴重，非旦夕可了。　　“李大帥以非罪要求殺人，大總統以命令擅改法律，均是違背約法。”參議員彭允彝觀點鮮明，要求維護法律尊嚴。“從張振武案可以看出，參議院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對人民的生殺予奪可以依據總統命令，而不必依據法律，因此此時可以謂之無政府，無參議院、無法律、無政治；破壞約法，推翻共和，實屬令人痛恨，提出質問書，不僅為振武一人言也，為民國前途起見耳！”　　“民國初建政府藐視參議院之事，已不止一次，而以殺張振武之事為最甚。”搭腔的是參議員陳家鼎，他蹺起二郎腿在細細地品茶，略帶思索的道：“所以，張振武之事非常緊要，關係國本。應在法律上着想，提出彈劾案，以盡參議院職責；提出彈劾案，彈劾陸軍總長。”　　參議員劉彥揚眉道：“此事不僅在彈劾段總長，並在彈劾李大帥。李大帥以空空一電，毫無一句確證之語，徒有倡謀不軌，愈接愈厲之空話，以此種空話可殺張振武，將來即可以此種空話殺百姓。”　　在參議院還有二十餘參議員，認為此案辦理之法，亦多暖昧難明，須聯名向政府提出質問案，要求袁世凱與李想給予答覆。　　在參議院的壓力下，袁世凱就想讓李想承擔責任，保全自己。根據參議院的質問書，袁世凱在復參議院咨文中很含糊地說：此事關係重大，系根據黎副總統密電處理，其所牽涉的人和所牽涉的事都極重大，非僅關係湖北治亂，而且關係全國的安危，還有軍事秘密……　　參議院對政府的第一份答辯極為不滿，其憤慨程度比先一天尤甚，最後由議會作一決定，催促陸軍總長出席參議院報告張案經過。　　由陸軍總長段祺瑞在參議院答覆的會議更加激烈。　　段祺瑞登台答辯，開口就道：“張振武是一軍人，不能捕送審判廳，犯罪的事實均在其任軍務部時所為，無一事不關係軍務，所以軍法從事。早已經在武昌開過軍法會議，證據齊集，至於判決手續，也已經在軍法處備案經過，不過是由我執行而已。”隨後還說，“此次出席貴院，如以為尚不滿意，則李大帥日後當有電來，一候得有李大帥詳電后，再行詳細報告。”　　段祺瑞的答覆顯然不能讓參議員們滿意，參議員劉彥反問：“在北京行刑而在武昌開軍法會議，軍法會議固如此開乎？現在貴總長所報告，實不成為理由。為張振武事武昌已開過軍法會議，然何以李大帥所來之電報並未言及，大總統答覆之公文亦並未言及，可見政府違背約法。”他要求請道：“請陸軍總長再行答覆。”　　陸軍總長段祺瑞便再行答覆：“張振武罪狀，實有礙難宣布之處。張振武此次來京，所帶之人極伙，而北京為民國都城，關係重要，秩序豈可再經擾亂。政府一再衡量利害輕重，為大局起見，而不得不在北京行刑。”　　參議員李肇莆的追問迭至：“本席只就簡單事實質問。請問殺張振武之先，曾開軍法會議否？”　　段祺瑞擺出軍人的威嚴道：“方才曾經報告，集合高等軍官討論數次。”　　李肇莆問道：“是否開軍法會議？”　　段祺瑞立刻對他道：“軍法會議亦系由高等軍官研究罪狀。”　　李肇莆又問道：“請問開會議之時，究系何日？”　　段祺瑞答道：“本月13日曾經開會討論，14日亦開會討淪。且總統亦曾經在座。”　　李肇莆間不容發的追問道：“請問開軍法會議，大總統應否在座？”　　段祺瑞稍稍頓了一下，才道：“系在大總統府開議，府中房屋皆系毗連，故大總統亦在座。”　　李肇甫步步緊逼的問道：“殺張振武之證據，除此湖北兩電報之外，尚有何項證據否？”　　段祺瑞毫不遲疑的答道：“所謂證據，不過即系他所犯之罪狀，除此電報之外尚有公文。”　　最後段祺瑞又補充道：“總之，現在政府以國家為前提，自不能不以臨時之辦法。不然，於國家大有危險。至此危險之時，將若何維持耶？手續雖有錯誤，祺瑞身當其咎，亦未為不可。”

# 第四百九十二章 行不得也

　　武昌謠言四起，戒嚴益甚。　　李想與黎元洪在紅樓喝下午茶。　　李想擺弄着杯具，問道：“老黎啊，最近你有沒有聽到什麼動靜啊？”　　黎元洪一聽，驚疑片刻，卻裝糊塗道：“沒什麼動靜啊。”　　李想挑了一下眉尖，道：“亂講，怎麼可能沒動靜？這是什麼地方？武昌啊！那麼多的熱血青年擠在這裏，吃沒得吃喝沒得喝，南京北京，又都不給咱們打款，這糟糕的情形，怎麼可能沒動靜？”　　黎元洪見他這樣說，趕忙改口道：“……可能有動靜吧，不過我沒聽到。”　　李想喝了幾口茶后，道：“那你沒聽到的，都是些啥動靜呢？”　　黎元洪顯出一副慚愧的神情，道：“李帥啊，我聽都沒聽到，又怎麼知道都是什麼動靜呢？”　　李想平淡而緩慢的說道：“是啊，我問的就是，你怎麼知道你有些動靜沒聽到呢？”　　黎元洪苦笑一下，冷汗都流下來了，道：“我沒聽……李帥啊，他們以前組織群英會，現在組織振武學社，從來都不帶我玩，你說我怎麼能聽到動靜呢？”　　“哦？”李想放下杯具，道：“果然又有人組織振武學社了，這分明是想借風潮奪權。湖北發展需要平穩，他們起事，我能裝着看不見，老百姓也不會答應……老黎呀，這個振武學社，是張振武的那個老婆組織起來的？”　　“好像是張振武的髮妻全額出資贊助的，”黎元洪想了想，壓低聲音道：“聽說是從南京那邊聘請來了改良派黨人顧斌、羅子達負責運營，地點設在城內札珠街13號。這個地址可是秘密機關，李帥，千萬別告訴別人是我告訴你的。”　　李想這些比黎元洪知道的更加清楚，相信黎元洪也知道，只是李想是在逼着他把這些說出來。　　“不告訴別人，我保證不告訴別人。對了，”李想笑道：“老黎，要不你帶一彪兵馬，去把振武學社抄了，把秘密起事的黨人名冊、印信文書什麼的給我拿來，好不好？”　　黎元洪趕緊的搖頭：“李帥，我好歹和他們都是朋友啊，你叫我怎麼下手？”　　李想輕笑道：“說的是啊，孫武跟他們不是朋友嗎？可他們就怎麼狠下心來殺孫武全家呢？張廷輔跟他們不是朋友嗎？可殺張廷輔全家時，他們手軟了嗎？”　　黎元洪聽后，心中猛地一震：“……我明白了，那我這就去了。”　　“不都是為了湖北的和平和穩定嘛！”李想走過去拍拍黎胖子的肩膀。“我軍人務宜和衷，同御外侮，不可再存黨見。”　　“最近報紙上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向李帥發起猛烈攻勢，聽說參議院也要通過彈劾李帥的議案。不知道李帥……”　　李想笑了笑，他早有後手，出來紅樓，立即對外宣布辭職。　　……　　李想這一手實在是太厲害了，現在看起來對他的攻勢猛烈，更多的人只是站在一邊看熱鬧。此時李想突然宣布辭職，所有看熱鬧的人全都慌了神，急忙表態，生恐李想真的撒手不管，大武昌失去這枚定海神針，屆時必然是亂兵四起，殺戮無常。為求身家性命安全所計，紛紛表示支持李想，痛斥袁世凱、參議院並張振武。兩江兩湖商界頭面人物也紛紛冒出頭來，聯名發電，大罵袁世凱栽贓，參議院亂來，替李想說情。　　“湖北自起義以來，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賴李大帥鎮攝得宜，得以秩序晏安，市廛不擾……”　　北京參議院里，湖北議員慷慨激昂的演說：　　“……參議員如必欲彈劾，請將梗電所駁各款限於電到24點鐘內逐一答覆，同人中若有一字之誤，刀鋸斧鋮，悉加同人。貴議員如有一字之誣，刀鋸斧鋮亦必當有受之者。……”　　這個意思是說：李大帥是湖北安危的關鍵，倘若彈劾李大帥，李大帥辭職，則湖北必亂。既然如此，那我們湖北佬乾脆和你們政府決裂，直接打到北京去，想亂湖北，那就大家一起亂，誰也甭想有好日子過。　　參議院的議員們被湖北如此強烈的反應驚呆了。　　在李想及其親信的煽動下，又有湖北教育總會、商會，武昌、夏口、漢陽議會，以及“湖北保安社紳耆暨全體士民”、“旅滬鄂人”等，也紛紛致電北京，斥責參議員，挽留李想。稍後，鄂省議會也致電北京。　　這些電文，袁世凱看了，也是一陣心驚膽戰，他還沒有做好開戰的準備呢。　　袁世凱又禮請民社派參議員時功玖、張伯烈、劉成禺、鄭萬瞻到鐵獅子衚衕大總統府面談。　　“李瘋子太猖狂，他是在威脅議會！”時功玖道。　　“他那裡把議會放在眼裡！”張伯烈道。　　袁世凱也沒把軟弱的議會放在眼裡，臉上卻笑盈盈的說道：“李大帥也來電解釋，軍界通電，措詞激烈，往阻無及，索稿未獲，深為惶歉。”　　“慫恿軍界攻擊參議院，又自請‘失察之罪’，可見其已捉襟見肘，黔驢技窮。”劉成禺道。　　袁世凱冷笑：“你們是一定要堅持彈劾李大帥，彈劾政府？”　　客廳的空氣忽然降溫，看了袁世凱這個冰冷的臉孔，所有人都是心裏一顫。　　袁世凱又輕輕說道：“不要再堅持彈劾政府，一旦彈劾無效，則參議院必出於解散之途，而大局為之動搖。”　　一席話，本來就支持袁世凱維持秩序的民社派開始退縮軟化。　　等他們退去，袁克定走進來。　　“父親，”袁克定說道：“您要求辦的事情已經辦好，請您過目。”　　袁克定拿出一封信，是張振武寫給黃興的一封未發的信。信上有這樣一句話：“承囑殺李想事，已布置周密。”　　袁世凱看完之後，說道：“模擬的還行，不愧是世昌兄的手筆吧，完美無瑕。一定要把報紙和輿論調動起來，搞臭了李想，再把黃興搞臭，再讓他們互相懷疑……”　　由於黃興一再為張案向袁世凱抗議，袁世凱很感不安，因此他便想出一條毒計打擊黃，偽造張振武被殺前寫給黃興的這一封未發的信。他用這個偽證打擊黃，使黃處於嫌疑地位，失去為張案發言的力量。　　上海。黃興臨時寓所。　　戴季陶說道：“以武力破壞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　　宋大小姐責問說道：“今日之時局，怎麼也不能再生莫大之擾亂了？再生莫大之擾亂，中國能不亡國？國民對於此案，當完全訴之法律，求解決於法律問題之內。”　　“張振武事件的極端惡劣性在於不受法律約束而殺人。這在帝制專制時代不是什麼異常之事，但現在已是號稱共和政體的民國了――對共和精神的恣意破壞，此例一開後患無窮。”　　令人意外的是，即將北上的孫中山並不認為張振武事件多麼嚴重。孫中山雖然沒有參与這場辯論，但他的行動表明，他也不支持激烈派的主張，他說道：“看來，北京之行要提前了。”　　張、方被殺前，袁世凱已多次邀請孫中山、黃興北上，面商國是，調停黨爭。　　“此等現象，一若並非真共和，殊形危險。”立刻就有人力勸孫中山、黃興。　　“先生不要輕入虎穴。”　　“隻身進京，無異於自入圈套。”　　但是，孫中山力排眾議，道：“無論如何不失信於袁總統，且別人都說袁世凱不可靠，我則以為袁可靠，我倒也試試自己的眼光。”　　孫中山又說道。“以我之所見，項城實陷於可悲之境遇，絕無可疑之餘地。張振武一案，實迫於李想之急電，不能不照辦。中央處於危疑之境，非將順無以副李想之望，則南北更難統一，致一時不察，竟以至此。”　　孫中山甚至認為，不能說張振武無罪，只是殺他的方法似有不當：“據我觀之，張、方不得謂無罪。但在鄂都督，似當就地捕拿，誅之於武昌，即不生此問題。假手於中央，未免自無肩膀。而民國草創時代，法律不完，這樣政府既接電報，若無依據，以致惹起反對。吾謂中央政府當日應將張、方拿獲，解去武昌為上策；否則，亦當依法審判。而中央政府又不在行，故吾謂鄂、京兩方皆有不當處。”　　孫中山最後還是發表了一通“獨到”的見解。　　對於進京與否，黃興也有所猶豫，於是，作為當時的權宜之計，大傢伙經商議后決定讓孫中山先行而讓黃興繼續去西湖養病，視情況而後定，以防袁世凱將兩大革命領袖一網打盡。　　孫中山從上海同孚路黃興的寓所起程，在袁世凱的迎孫專使張�P、程克陪同下，登上商局的“平安”號輪船。　　與孫中山同行的有其夫人盧慕貞、秘書宋靄齡，還有魏宸組、居正、王君復等10餘人。　　在碼頭上，歡送孫中山的中外記者、各界人士，人山人海，他們團團將孫中山圍住，並一再勸他不要貿然進京：“公世界偉人，歷經險阻，豈怯於民國成立之後，惟此行以有益無益為斷。觀北方情形，似即行亦無大裨益。”《民權報》還刊登了一副非常有意思的漫畫，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見畫中的北京城頭張開大網，正要捕捉北上的輪船。　　但孫中山早已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仍然決意北上。　　孫先生以誠待人固然不錯，但碰到袁世凱這樣的權術老手，自然要受他愚弄！不過，不肯以誠待人而只顧玩弄權術，到最後也是要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誰又比誰更聰明呢？　　送行的人。有人神情黯然，有人痛泣。孫中山一再向人們解釋，讓人們相信袁大總統，並聲明他這次進京，主要是想幫助袁世凱當好民國總統，解決好遷都、治政、建軍等一系列大事，並能一心一意搞些實業，改造中國。

# 第四百九十三章 超然內閣

　　紅樓。　　水仙兒風姿綽綽的出現在李想的辦公室。　　水仙兒把一疊印着絕密的資料放在李想眼前桌上，道：“近日有傳言，張振武被殺前寫給黃興的一封未發的信。信上有這樣一句話：‘承囑殺李想事，已布置周密。’北方的袁系報紙也推波助瀾，繪聲繪影地說黃曾在您去泗水交涉的時候，派人來武漢部署殺您。”　　李想抬起頭，笑道：“很拙劣的離間計。”　　水仙兒默默地搖了搖頭，嘆道：“他們可是有過把你趕出漢口的前例。而且，剛剛被黎元洪端掉的振武會不就是改良派為殺你成立的？”　　李想呆了一會兒，道：“不過是某些小人物的暴走。小打小鬧而已。跟黃興沒什麼關係。”　　水仙兒搖搖頭，道：“你就這麼坑定跟黃興沒有關係？”　　李想考慮了一會兒，點點頭，笑道：“如果黃興真有這個心機，真有這種陰狠，在漢口就該去黎元洪而代之，在上海就該搶下革命軍大元帥的位置，在南京就該把留守府軍備牢牢把持……他真要有這個梟雄能力，我該高興，這是革命之幸。”　　水仙兒無奈的又嘆息一聲，道：“我先走了。蔡濟民還在外面等着你呢。”　　水仙兒走了后，蔡濟民進了辦公室里。上了門。　　李想鄭重看着他道：“你們跟着改良派亂闖，也得不到什麼東西，乾脆跟着我好了，反正我也需要人。我還是很懷念武昌首義時並肩作戰的時光。”　　“那太好了，”蔡濟民欠欠身子。武昌首義的時候，兩人的差距就越來越大，到今天，一個是天上一個是地上，李想還能想起當初一起並肩作戰的戰友，他也不能拿大，更多的是對改良派失望了。想到這裏，不禁微笑道：“我找你好幾次，苦於沒有機會，這一次可找到門徑。”　　“你還得替我多找幾個人，”李想望望窗外：“可是要能幹，光吃飯的我不要！”　　“你放心，”蔡濟民拍胸脯道：“我們在軍隊里待得很久，對於各地風土人情，人事上的來龍去脈詠，大都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何做法，當然悉聽吩咐，赴湯蹈火，我們這些兄弟們在所不辭！”　　邊蔡濟民說邊掏出煙捲，遞一支給他。　　“我不抽了，”李想猶豫掙扎，還是謝道：“以前我抽得太多，一天要抽兩堆。”　　“你真有辦法，”蔡濟民誇獎道：“煙也能戒了。”　　……　　杭州。　　一勺西湖水。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湖上笙簧競奏仕女混雜尋歡作樂景象。面對這種場面，在西湖養病的黃興禁不住想起西晉末年祖逖中流擊楫、矢志北伐的故事。祖逖“北伐，北伐”的誓言猶縈繞在耳邊，可眼前滿載“簇樂紅妝”的西湖畫舫中，卻不能找到他的身影，一邊是淪陷荒蕪的國土，一邊是紙醉全迷的生活，因此黃興禁不住要迸發出“千古恨，幾時洗”這樣悲憤填膺的呼聲。　　黃興道：“當初真該咬牙堅持，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也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徐宗漢看到夫君這樣的悲憤苦悶，心中嘆息，卻只道：“現在局勢反轉，袁世凱掌握了主動。而且民國成立，民心厭戰，李烈鈞在江西招兵買馬，民眾對其就非常反感。”　　黃興嘆息一聲，不語。　　徐宗漢道：“近來流言四起，傳說張振武被執時在張處搜得一書系與你，內容有說托殺李想事已布置周妥等語。今日又閱《滬報》譯載《文彙報》北京電說，此間謠傳張振武之謀第二次革命，你實與同謀，故不來京什麼的。我閱此兩電不勝駭異，張案鄂、京尚未盡情宣布，讀漾電亦云案情重大，牽涉尤多，今京、滬忽擬議及你，若不將張案所牽涉者明白宣布，則此案終屬暗昧，無以釋中外之疑。”　　黃興跳腳道：“我如果與張案有涉，甘受法庭裁判！”　　黃興氣得不輕。　　“瞧你，沒個靜氣！”徐宗漢道：“這事，不用說是由小人從中誣捏入罪，以挑撥離間你與李想。之前說，張振武之死是李想主謀，我看，也是陰謀，而且出自同一人之手。”　　“希望李帥不要上了小人的當，與我們疏遠了。”　　“這你放心，他是個有智慧的人。”　　……　　北京。　　四國飯店。同盟會、共和黨、統一共和黨三黨黨員乃在此舉行聯合會，以交換唐去后對新閣組織的意見。　　“袁世凱越來越跋扈，唐總理在時也不至於這麼肆無忌憚，無所顧忌，為所欲為。”　　“必須趕快再選一個總理來維持局面。”　　一時各黨派紛紛發言。　　“唐組閣時，原是以混合各黨派的內閣相號召，結果鬧得如此紛歧，”宋教仁聲音一響起，會場一下就安靜下來，“我認為混合多黨派的內閣不是好辦法，應該組織政黨內閣，如英國式。”　　宋教仁說完，下面又炸開了鍋。　　“誰都知道同盟會一黨獨大，你要搞政黨內閣，咱們這些小黨派，就只能回家抱孩子了！”　　下面立刻紛紛應和起來。　　同盟會堅持要求組織一個政黨內閣，共和黨則主張超黨派的超然內閣，統一共和黨贊成超然內閣卻反對共和黨所提“國務總理必舉總統信任者”。　　這個聯合會意見完全不能一致。　　會後，同盟會乃推派張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劉彥四人代表晉謁袁世凱，見面就說道：“唐內閣成立以來，一切政務不能着手進行，實因黨派意見不一致之故；因為唐內閣不是純粹的政黨內閣，當然有此弊病。鑒於混合內閣的失敗，今後應組織政黨內閣或無黨派的超然內閣，如果再組織混合內閣，同盟會決定不再參加。”　　袁世凱答覆說道：　　“日前唐總理出京后，余派梁秘書長、段總長、梁孟亭君前後赴津挽留速來。日前唐遞請假呈，現在假期尚未滿，如唐仍肯回任，自無問題發生，如必要辭職則總理改派自不容緩。諸君所說超然內閣及政黨內閣余均不能贊成。余意現吾國情形兩種內閣均不適用，第一人才缺乏，如今專取共和黨、同盟會或超然無黨之人組織內閣，無論何方面均不能得許多人才。故余之意見非連合數黨及無黨之人共同組織，斷不能成一美滿之內閣，諸君以為組織內閣系從政黨上着眼，余則純從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天姿才調逸越儕輩；蔡鶴卿學問道德一時敬服；王亮疇法學專家當世寡儔；劉子英於海軍學有專門，才具亦可佩服。余薦舉此數人為國務員並非以其為某黨之關係，乃以為當世人材而薦舉之也。我國現今黨派雖多，而於一黨之中求其人才與國務員地位相當者一時恐難求全。故余不注意黨派，而專註重人材，其人為余深服者，無論甲黨、乙黨或並無黨，但熱心國事，余必引為輔助。　　諸君深知吾國今日政黨方始萌芽，純粹政黨內閣尚難完全成立，若再越數年，民國基礎鞏固，政黨亦皆發達，人才輩出，彼時余已退老山林，聽諸君組織政黨內閣可也。今余意實不能贊同諸君之說，余主意在得人才，但問其才與不才，不問其黨與不黨。吾國今日國勢危急，舉國共知，而政黨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諱，余提此主意亦屬不得已之故。　　余嘗與二三國務員談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閑；此次出山冒茲艱險，擔茲重任，實為國民一分子不能不盡之義務。余宗旨在於建設民國，諸君如熱心建設者余皆引為同志，否則余亦不能強人所難。至此次總理及二三國務員或有辭職之意，余以為全非黨派關係，不過因個人意見未能十分浹洽，故如唐決計辭職，則第二次內閣，余以為可一切仍舊，惟總理及一二國務員必不肯留者略為更動可耳。　　此外余尚有一言：今人多謂民國成立矣，南北統一矣。自余觀之，半年以來外則各國尚未承認，內則各省秩序尚未恢復，再論眼前，一切制度毫無頭緒，如此之民國，但能謂有其名耳，何得謂之完全成立？譬之建屋，地址雖定，而圖式未成，棟樑未樹，以雲落成，相去尚遠。不寧惟是，數月以來，我國改造共和，一舉一動，系人觀聽，如內部自行紛亂，人將謂我何？故余以為此次內閣在形式上斷不能為全部之更動也。　　總之，余奉告諸君當放大眼光從中國全局着眼，斷不可沾沾於一黨關係，亦不能硬以平和時代政黨更迭消長成例適用於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國。總須大家破除成見，協力同心，共同建設，為國務員者以熱心任事為主，須有自信力，萬不可輕聽局外褒貶，以為進退；為議員、為國民者當體當局者之苦衷，力與維持，不宜以黨派意見拘束而牽制之，使其無發展之餘地，如是則中華民國庶有完全之日乎？此外尚有為諸君告者：須知組織內閣大非易事，《約法》上定明大總統任免國務員，須得參議員同意，然一經參議院不同意，則名譽喪失，人亦苦輕於嘗試。前次余約梁如浩為交通總長，南京參議院不同意。梁之為人輿論如何，余姑不問，自余觀之，則外交極為熟悉。辦事亦至周密。其後余雖以個人名義請其到京輔助，而梁均不肯，后經餘數次電催，始於日前到京，然對余宣言，萬不能再任國務。當世賢才，然標怵於危局無惜，或又均以梁氏為戒，不任國務；或並北京亦視為畏途。故予深願參議院諸君能知此中為難情形，斷不可使人人短氣也。《臨時約法》特設總理，大總統不負責任，然以予觀之，不負責任者亦有大小區別。譬之商店，國民如東家，大總統如領東，國務員如掌柜，商業之計劃布置，銀錢貨物之經理出入，固掌柜責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馴至商業失敗，瀕於破產，則領東不能不負責，東家亦不能為領東寬。現在國務員當行政之衝要，一國政務罔不賴其籌劃，政務得失自屬國務員之責成。然苟國務員失職，馴至國隨以亡，或雖不亡，而至於不可救藥，則大總統究能不負責任否？國民能不責備大總統否？”　　袁世凱的談話明明白白的表示他反對政黨內閣，同時這時他已決定由陸徵祥為國務總理了。　　……　　北京同盟會舉行職員會討論組織內閣問題。　　蔡元培提議道：“如果袁世凱宣布陸徵祥為國務總理，同盟會各國務員應全行退職，以示本會主張純粹政黨內閣之意見。”　　“我不同意！”劉揆一首表反對：“以為本會在北京已屬勢力薄弱，若國務員退出則將來內閣消息亦難聞問，前途殊多滯礙。”　　宋教仁則很堅決，他說道：“此次國務院改組，本人向主張純粹政黨內閣；至他黨組織，本會各員退出，本人早已發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決辭職；即本會同志必不贊成，則余即出黨亦可，決不使自己主張之宗旨致相矛盾也。”　　經熱烈討論后，贊同宋教仁的提議，決定同意陸徵祥出任國務總理，惟同盟會會員加入內閣者即開除黨籍。　　但是宋教仁的這個態度，被有些人誤會，以為他除了當國務總理外，連同盟會的同志參加內閣都反對。

# 第四百九十四章 未過癮先吃苦

　　殘春的天氣溫暖。只是清晨還有些寒意，到了中午，天高雲淡，柔和的光線撒滿了街衢。　　李想無所事事地穿過了晴朗的街道，進一個茶館，水仙兒已在等候他了。　　“用過飯了嗎？”李想問道。　　“還沒有，”水仙兒微笑道：“不着急。”　　李想和水仙兒對面而坐，要了湖君山毛尖。　　“找我有事？”水仙兒問道。　　李想抽出一根煙，猶豫不決的很久，最後還是水仙兒拿出打火機給他點着了。　　李想深深吸了一口，才道：“沒什麼，無聊了，就是想找個人來陪我喝茶。”　　“我到是有情報要向你彙報？”　　“什麼事？”　　“袁世凱任命陸征祥為國務總理。”　　“陸征祥？”　　“前清駐沙俄公使，武昌起義后曾聯合一些駐外公使電請清帝退位，因此，當上了唐內閣的外交總長。”　　“這我知道。”李想煩躁地吸了口煙說。　　“袁世凱因他無黨派，可以實現他超然總理混合內閣的主張，就推他出來做內閣總理。參議院投票表決時，以74票對10票通過。陸征祥得到了共和黨支持，同盟會和統一共和黨看到自己沒有單獨組閣的希望，便沒有激烈地反對。”　　“怎麼講？”李想問道：“宋教仁在北京活動的頻繁，不是一直準備搞政黨內閣嗎？”　　“同盟會為表示政黨內閣的立場，於陸征祥內閣成立的次日，便通電宣布同盟會閣員全部退出內閣：‘鑒於混合內閣之弊，而超然內閣其害亦與之相等，即絕對主張政黨內閣。蓋非是則無以祛政治進行之障礙。此次陸征祥為總理，陸君碩材，中外同仰，惟義取超然，不合於本黨之主張。吾黨國務員同蔡元培、宋教仁、王寵惠、陳其美、王正廷諸公，已遵照本會多數同志決議，悉行引退。’同盟會發出通電的同一天，宋教仁、蔡元培、王寵惠、王正廷等再次向袁世凱提出辭職。次日，他們去總統府當面向袁世凱辭職。”　　“袁世凱不會這麼早決裂的……”　　“是啊！”水仙兒道：“袁世凱知道此時還不是和同盟會決裂的時候，便向宋、蔡等人表示堅決挽留。”　　李想不知道在想什麼，許久之後才咂着嘴說道：“袁世凱還是需要同盟會裝點門面的，不會批他們的辭職的。”　　水仙兒輕輕點頭，道：“宋教仁、蔡元培等為了表示辭職決心，致函陸征祥，聲明從即日起，一概不到院參加國務會議，不再到部辦公，請袁世凱及早派人接任。袁世凱這時才批准宋、蔡等同盟會員辭職。”　　李想嘆道：“宋教仁的努力註定也是白費，袁世凱不可能這樣就被難住的。”　　“也是。雖然同盟會發出通電，除責令同盟會籍的閣員辭職外，並規定：‘凡本會會員不得自由加入。’但袁世凱對同盟會的聲明卻置之不顧，仍準備委任同盟會會員孫毓筠、胡瑛、沈秉坤3人分別任教育、農林、工商3部總長。孫、胡、沈都是同盟會穩健派，他們又是臨時參議院的新議員。來京之後，與袁世凱最愜。”　　“同盟會中又出現叛徒，宋教仁是不是被氣吐血了？”　　宋教仁自入同盟會時起，就一路順風，躊躇滿志。他既有整理黨務的才能，又具有管理人員的素質，是個辦事幹練，能說會道，手腳勤快的人。也許正是他太精明能幹了，反倒使許多同盟會員對他敬而遠之。　　和他比起來，李想在同盟會中也是遭人嫉妒的貨，所以總有英雄惺惺相惜、情不自禁的感覺。　　“宋教仁指責袁世凱此舉是一種‘逼奸政策’，開同盟會內部會，正式否決了孫、胡、沈3人參加內閣的意見。並派魏宸組去見袁世凱，請他切勿提出。”　　“袁世凱應該知道，孫、胡、沈這類人是不會甘於寂寞的。宋教仁的抗議不可能有結果。”　　“袁世凱無視同盟會決議，仍提出這3人為補充閣員。因共和黨對胡瑛有異議，將胡瑛換成王人文。袁世凱最後提出的補充閣員名單是：財政周自齊、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農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坤、教育孫毓筠。”　　……　　陸徵祥受任國務總理，經參議院以74票通過其出任總理。即日以總理身份陸征祥拿着袁世凱提出的閣員名單，赴參議院報告施政方針，要求通過。　　陸征祥演講說道：　　“徵祥今日第一次到貴院與諸君子相見，亦第一次與諸君子直接辦事，徵祥非常欣幸。徵祥二十年來，一向在外，此次回來，又是一番新氣象。當在外洋之時，雖則有二十年，然企望本國之心，一日不忘。公使三年一任之制，尚未規定，所以二十年中，回國難逢機會。然每遇中國人之在外洋者，或是貴客，或是商家，或是學生，或是勞力之苦民，無不與之周旋。因為徵祥極喜歡本國人。此次回來，本國朋友非常之少，尚望諸君子以徵祥在外洋時周旋本國人來對待徵祥，則徵祥非常榮幸。二十年間，第一次回國僅三個月，在京不過兩星期。第二次返國，還是在前年，在本國有十一月左右。回來之時，與各界之人往來頗少，而各界人目徵祥為一奇怪之人物。徵祥不願吃花酒，不願恭維官場，還有親戚亦不接洽，謂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錢，所以交際場中，極為冷淡。此次以不願恭維官場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錢之人，居然叫他來辦極大之事體，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實生平最欣樂之一日。在外國時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頗早，此回實可謂徵祥再生之日。以上所說之話，不在公事之內……”　　議員們聽了陸這篇演說為之大嘩。由於陸頗有國際聲譽，所以議員們認為必有高見，怎知陸是個不學無術、根本不懂政治的洋奴飯桶，他出席參議院會議，向參議員說明這份閣員名單時，說了許多鄙俗不堪的話，議員們聽來聽去，才明白陸征祥在大談開菜單、作生日之類的廢話。　　“陸徵祥所擬閣員補充人選。財政是周自齊，交通是胡惟德，司法是章宗祥，農林是王人文，工商是沈秉�遙�教育是孫毓筠。竟然無統一共和黨人。”　　這個議員說者無心，卻是聽者有意。　　同盟會本來不同意混合內閣，自然反對。統一共和黨原抱入閣希望，現竟無一人，自知受了共和黨愚弄，同樣憤憤不平。　　“陸徵祥演說言詞猥瑣，不配做總理。”　　氣憤不甘的共和黨部分議員開始找陸徵祥的茬。　　不過也有人說道：“不如讓陸一試。”　　“給我們一個理由。”　　這個人一口氣說了五個理由：（一）陸在參議院的演說，系說明提出閣員的理由，並非發表政見；（二）當前局勢有政府總比無政府好，陸組閣還未成，未經考驗，無從分別其好壞；（三）陸敘其生平不賭博不做生日，正見其人不矯飾不欺人；（四）袁事後對人表示，即使不擅長演說，亦不見得不足以擔任總理。俾斯麥一到議會便面紅耳赤，然俾斯麥卻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五）陸徵祥在參議院獲得74張同意票，今若因一席談話便推翻其總理，則當日之74張同意票豈非盲舉。　　儘管袁世凱黨羽有上述主張，可是參議院仍然予陸以極大的難堪，在不給陸總理面子的原則下，一口氣把陸所提的六位閣員名單全部否決。陸徵祥還未過了國務總理的癮便先嘗到當總理的苦頭。　　袁世凱聞訊，急忙致函參議院，提議暫緩投票。　　“大總統，我是無組織內閣之能力。”訴說了心事後，陸徵祥顯得平靜些了：“這是我的辭呈。”　　“超然內閣主義是我的主張。”袁世凱宣稱：“無論如何，總不能改我此項宗旨。”　　“大總統。”陸徵祥很苦惱，可總不能老是這樣想不開呀，能否調整好心境，關係到以後的生活。“我腦仁痛，教會的洋醫生要我多休息。”　　陸徵祥還未過了國務總理的癮便先嘗到當總理的苦頭，嚇得只好稱病住進醫院，其實也是無臉見人。他住進醫院后，抵死也不肯出來。　　袁世凱決心施展手段來迫使參議院就範。他又玩弄軟硬兼施的兩手。　　為此，袁世凱邀各黨派參議員六十多人至總統府開“茶會”。　　“北京軍警聯合會指責參議院挾持黨見，故作艱難，破壞大局。”袁世凱出言就嚇唬人。“如今內政、外交危迫，希望諸位議員化除成見，協力挽救國家。”　　接着，袁世凱又煽動說：“世凱誠信未孚，以致動遭�I格，但有轉圜之餘地，決不惜降心以相從。”　　“議會中有些人，只知有黨，不知有國！”在座的北洋集團段祺瑞、馮國璋、趙秉鈞等人及其追隨者心領神會，隨即紛紛發言：“將提出各員仍交該院再付表決。如其不知自反，一意把持，惟有先行派署，以專責成！”　　有人甚至殺氣騰騰的叫囂道：“雖受破壞立法機關之痛罵，亦所不計。”　　立刻就要議會被這些軍人嚇唬到的說道：“大總統暫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牽約法，以待危亡。”　　有些沒骨頭的議員竟然說道：“與其無政府，不如無參議院。”　　袁世凱見逼迫參議院就範的輿論已初步形成，遂乘勢提出二次閣員補充名單：“我知道陸徵祥的上次內閣提名有問題，所以這次在徵求廣大民眾的意見之後，提出新的名單――財政周學熙，司法許世英，教育范源濂，農林陳振先，交通朱啟鈐，工商蔣作賓。”　　同盟會和統一共和黨還有人想抵制。　　袁世凱陰陰的說道：“國務員任命由參議員同意，為《臨時約法》所規定，否認同意權者，是否認約法；侮蔑同意權者，是侮蔑約法；各黨派議員行使同意權，正是為保民國之精神，洗官僚之陋習，持穩健之政見，謀真正之共和。”　　袁世凱想陸徵祥在醫院裝病，死活是不肯出來了，讓他的親信內務總長趙兼鈞接替總理是最好的人選，只是擔心阻力更大，所以只又聲言道：“至於國務總理人選，待孫中山、黃興來北京后商定。暫任命趙秉鈞為代理總理。”

# 第四百九十五章 單刀赴會

　　清早。李想剛剛到紅樓，走進辦公室，湯化龍就來了。　　“怎麼樣？最近還好嗎？”李想道：“工作順利嗎？沒人找你麻煩吧？”　　李想回武昌這麼久，他們好像沒有認真交談過，也不知道兩人是不是故意的。　　“老樣子，”湯化龍道：“你呢？”　　“還是窮忙活。”接着，李想對湯化龍說道：“無非就是全省搞搞演講，參加一下窮極無聊的宴會……”　　“同盟會改組革命黨了。”湯化龍忽然說道。　　李想一時摸不着頭腦，不知怎麼接話好。　　湯化龍解釋道：“宋教仁徵得孫中山、黃興的同意后，在北京着手把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同盟會5黨合併成立國民黨。”　　李想並沒有表現的如何吃驚，歷史果然尤其巨大的慣性。不過還是明知故問道：“宋教仁為什麼要把同盟會與其它政黨合併改組為國民黨呢？”　　“自從臨時政府北遷，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發生了唐總理辭職案，張振武被殺案，陸徵祥不信任案。同盟會竟然沒能在這些風潮當中起一點作用，南京改組之後孫、黃又不理黨務，再不尋求徹底的改組，這個民國第一大黨就要煙消雲散了。”　　李想感嘆道：“宋教仁是一個天才的政黨活動人物。”　　“不能為我們所用，可惜了。宋教仁是個政黨組織的好手，他年輕，能說會寫，不僅是一位天才的演說家，而且還是一位有名的政論家，經常用‘桃源漁父’的筆名在報上發表政見。他早年參加過長沙起義，與蹈海而死的陳天華同為華興會頭角崢嶸的人物。”湯化龍大致明白李想的心思。他又道：“由於事實需要，同盟會必須合併許多小黨，完成‘毀黨造黨’的目的。這也只有宋教仁才能以敏捷的政治手段，不僅和統一共和黨取得密切的聯繫，同時與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三個小黨取得聯繫。這三個小政黨本是從同盟會和君主立憲會內分化出來的一些混合組織，大家協議合組一個大政黨……”　　其實，現在所有人都看出來了，退出唐紹儀內閣后，熱衷於政黨政治的宋教仁一心要組織起一個大黨，以便在議院中與袁世凱進行政治對抗。　　“孫、黃二位先生是什麼意見？”　　“孫中山北上之前，和黃興在上海聯名致電各支部徵求同意。”湯化龍奇怪的問道，“電報你沒受到還是你沒有看？”　　李想乾咳一聲：“最近挺忙的。”　　李想在辦公桌上翻找一通，終於找到。　　各支部鑒：據北京本部來電雲：‘連日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協商合併，另行組織，彼此提出條件於下：（一）定名：國民黨；（二）宗旨：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三）黨綱五條：保持政治統一，發展地方自治，勵行種族同化，採用民生政策，保持國際和平；（四）用理事制，於其中推一人為理事長。昨日開全體職員評議員聯合會，合併條件已通過’云云。文等以上列條件與本會宗旨毫不相悖。又得此多數政黨同心協力，將吾黨素所懷抱者見諸實行，此非獨同人之幸，亦民國前途之福也，文等深為贊成。且同盟會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會之義在，共和初建，改為政黨，同人提議更名稱者益眾，即此時而易之，可謂一舉而兩得矣。特此通電貴支部，務求同意，以便正式發表。文等屢承袁大總統遣使持函來邀，已定十七日起程北上，賜復即交北京同盟會本部為盼。　　落款：孫文、黃興。　　……　　北京。　　安慶會館召開國民黨籌備大會。　　宋教仁演講道：“……此次國民黨之合併成立，全出於孫、黃二公之發意，鄙人等不過執行之。”　　孫中山是西方政黨政治運作模式的崇拜者。早在他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他就改組了同盟會以求其適應時代的發展，至少他企圖將同盟會從過去的秘密組織轉變為一個公開的政黨。孫中山始終認為，無論民主立憲還是君主立憲，都需依賴政黨運行而存在，英、美兩黨制的運行方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政黨之果，所以政黨之間的黨爭沒有什麼不好――“當此共和時代，無論政黨民黨，有互相監督、互相扶持之責。政府善則扶持之，不善則推翻之。”在此次國民黨組建之前，孫中山和黃興就曾提出與其他黨派合併成立一個大黨。因此，國民黨的組建實符合孫中山的初衷。　　“……現值黨爭劇烈之時，本黨若稍有動搖，恐他人利我改名而分勢，其危險而不堪設想者！”宋教仁沉重的說道。　　“我反對改組！”田桐激烈的吼道：“同盟會係數十年流血而成，今日當以生命擁護！”　　白逾桓痛哭流涕的喊道：“同盟會之名與民國同體，奈何提及改組？”　　蔡元培在北京一直支持宋教仁的決定，今天卻說道：“不能舍己從人，同盟會的名稱萬不能改。”　　“這一改組，”一個湖北同盟會人士忽而壓低嗓音對身邊的人說，“咱們就真能坐實改良派的名聲了。”　　他指的是湖北同盟會修正派對他們這些同盟會老會員的稱呼。　　不過，反對者大多只是反對改變政黨的名稱而已，並不反對對同盟會進行改組。　　“以雲南都督蔡鍔為首領的統一共和黨有了與同盟會聯合的意向，這是一個大好時機。”宋教仁大聲疾呼，“毀黨造黨，只是放棄同盟會的名稱，卻可以吸收其他小政黨，組成一個大政黨，在國會中成為第一大黨的地位，由國會的多數派進而組織責任內閣。照宋的主張，就是放棄在總統問題上、軍事實力上對袁鬥爭，而在國會方面、內閣方面取得優越地位，使袁的總統沒有權力。”　　“呦呵，還不錯……”　　這個主張很快就讓那些堅持的同盟會會員動搖了。　　宋教仁頓了頓說道：“之前，袁世凱使用武力威脅參議院通過內閣名單，你們不會忘了吧……”　　想起在陸內閣風潮中和他們在參議院受到軍警的攻擊，已經北洋軍人發出的死亡威脅，多數人被宋教仁這一挑撥，立刻變得異常激憤，於是終於決定同盟會改組案。　　……　　“安平”輪終於抵達天津。　　碼頭上，人海茫茫。　　都督府接煙台電，知孫先生即日到，當即派人至招商局碼頭收拾清潔，預備歡迎。　　警道派出警士甚多，各作護衛，竭力維持碼頭秩序。　　都督張金波，警道楊以德，交涉使王克敏，提學司蔡樹階，運司張弧，同盟會張繼、孫少侯、王法勤、於邦徵，統一黨紀文翰、吳繼曾、盧少藝、岳樹棠，國民捐會趙君可，省會王葆真，女子參政會沈佩貞，議事會、董事會、自治會、公民會、山東民黨、《民意報》、《國風報》等各代表陸續至碼頭迎接。　　焦急的等待，海平線忽然出現一面五色旗。　　“萬歲！”　　人群中忽然爆發，均脫帽歡呼中國第一位大總統孫中山萬歲，及中華民國萬歲。　　“奏樂！快，奏樂！”都督張金波扯開嗓門在海潮似的呼喊聲中大喊道。　　軍樂隊立刻唱響歡迎歌，警察行舉槍禮。　　孫先生早已經走上甲板，站在船頭，這樣的場景見了很多，但是還是有些激動，他不停的向這碼頭上熱情的民眾脫帽致謝。　　船停岸，即有孫先生隨員數人出，受各團體代表名刺上船。嗣由北京代表梁士詒，及直督張金波，同盟會張繼等上船謁見后，由都督府招待員王桂庭等十人招待，孫先生登岸，各官長及團體至后相隨，經英法兩租界，均有馬隊保衛至利順德西飯店。　　宴會中，都督請各團體代表作陪。　　中外記者團紛紛舉着杯子圍着孫中山發問。　　“先生北上為何？”　　“是為唐總理的辭職嗎？”　　“是為張振武將軍血案嗎？”　　“是為了組建內閣事宜嗎？”　　……　　孫中山先生含笑道：“此次北京之行，不外調和南北感情，鞏固民國基礎。”　　“風傳日俄結蒂第三次盟約，準備瓜分蒙古，不知道中山先生聽說沒？”　　“先生對民國外交有什麼建議。”　　“熊總長借款失敗，民國財政面臨破產的危險，先生對民國財政有什麼建議？”　　“內閣危機，先生對此有什麼建議嗎？”　　……　　孫中山還是舉着杯子，溫文爾雅的笑道：“至於外交，財政、內政各事，若袁總統有問，余必盡我所知奉告袁總統，以期有所裨補；如袁不問及，余亦不便過問。”　　同一時刻的北京，正在大肆的進行事前預備：車站扎歡迎彩坊一架，所經馬路先期修補，歡迎人員由警廳頒發國旗徽章，無者不得入內。　　從午後開始，由前禁衛軍一隊，敬立車站兩廊。毅軍一隊護車站門外，巡警數十驅逐閑人，檢查歡迎人員。規定秩序，外賓在前，次議員、政界、學界、會黨、報界、自治會、工商界、軍界、慈善會。各部總長、司員俱到，請后亦派代表上級軍官數十，共萬餘人。　　袁世凱對於孫中山敢於單刀赴會的精神，不由得暗中驚佩，他極力裝出非常熱誠的歡迎姿態，派總統專用的金漆朱輪雙馬車，飾以黃緞，到前門外迎接孫中山，並命北京的軍警，以總統之禮歡迎。北京全城市民則是自動地熱烈歡迎這位革命偉人，全城懸旗致敬！

# 第四百九十六章 相見恨晚

　　孫中山到達北京。　　袁總統代表梁士詒，內閣各總長段祺瑞、趙秉鈞、許世英、劉冠群、陳振先等。參議院議長吳景濂及議員等均至站歡迎。　　火車緩緩的使入站台，軍樂隊奏軍樂歡迎，舉帽拍手，中外人士齊集車站，歡聲雷動，人民萬人空巷，夾道歡呼，爭瞻孫先生顏色，人心振奮，民國統一之局，頓呈曙光。兩廊兵士向內外預作預備放禮炮，以示戒嚴，孤兒院孤兒隊唱歡迎歌。　　中山先生與各總長及各團代表接見后，高舉其帽，從人叢中穿行，兩旁人士爭睹先生丰采，擁擠異常，巡警彈壓亦不之顧。　　“歡迎！歡迎！”　　代理內閣總長趙秉鈞等代達總統歡迎之意，行脫帽握手禮。　　“先生能來，我等無限榮幸。”　　司法許世英、財政周學熙、陸軍段祺瑞及各代表先後等致敬。　　“先生請上車。”一身戎裝的段祺瑞說道。　　中山先生與各總長及各團代表接見后，高舉其帽，從人叢中穿行，兩旁人士爭睹先生丰采，擁擠異常，巡警彈壓亦不之顧。　　中、西記者各攜寫真机械攝影，全程拍攝錄像。　　孫先生入客室稍歇，隨員及歡迎者魚貫先行。　　孫先生與段總長攜手同行，各總長隨後，乘雙馬車由正陽門進城。　　先生乘一略垛式雙馬車，此車聞亦前清攝政王所用者，內襯俱用黃緞，馬佩絡纓，純黃絲，燈則包金，又系前特備歡迎德國太子者，至今未曾用過，袁總統特借來，備中山先生在京時，到各處時乘用。前導騎兵三十，每人執白旗一面，有歡迎字樣，后擁軍警督察隊數十，沿途軍警如林，荷槍肅立。由正陽門正面入城，至迎賓館下車入室。　　孫到時，市民塞巷填街，觀者如堵。政學紳商軍諸界，排班列隊，鼓舞歡騰，實極一時之盛。　　先至石大人衚衕迎賓館茶話，仍由趙秉鈞等陪坐，袁總統又遣高級官員迓先生駕至府款宴。　　孫中山本想在第二天再拜會袁世凱，但袁表現得积極主動，當晚就派人來迎接孫中山。　　當孫中山到了鐵獅子衚衕總統府，由內客廳步行出來，站在台階口準備迎接。這時袁世凱的馬隊也飛馳而到，平素袁一向上下車皆須侍從攙扶，但這一次他擺手示意侍衛不要攙扶，自己硬撐着走上台階，表示步履輕健的樣子，走到台階的最高兩級他步趨慢了下來。　　孫中山走前兩步，前來握手，袁世凱亦肅然趨前握手，說道：“先生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袁世凱對這次會面顯得很重視，他身穿軍服、佩刀。當時軍禮，室內待賓須脫帽並摘下佩刀。袁或因當天過於興奮又相當緊張，竟將禮節忘記。　　袁世凱平素有撓頭的習慣，落座以後，他照常撓鬢，因手觸帽，忽覺自己未曾脫帽、摘刀，於是趕緊用手解摘佩刀，而佩刀在腰間撐得很緊，一時解摘不下，才慢慢用左手把軍帽脫下。一時間稍顯窘迫。　　在孫、袁說話之間，盧夫人由廳旁內室走出相見，宋大小姐則陪在盧夫人旁。那時宋大小姐的身份是盧夫人秘書兼翻譯。袁世凱對盧夫人也顯得很客氣，致問飲食及路上情形周到備至。袁世凱比孫中山大7歲，但相比之下，孫態度肅穆自然，而袁則拘束異常，兩人顯然不在一個層面上。　　當晚袁世凱請孫中山和盧夫人在總統府大禮堂晚宴，約了內閣閣員作陪，兩人席間並未正面談及政治問題。　　袁世凱親自執盞於孫中山，致詞道：“我盼望先生與克強久矣，今克強未與同行，未及共聆偉論，深引為憾，所幸先生惠然肯來，殊為欣慰。刻下時事日非，邊警迭至，世凱識薄能淺，深望先生有以教我，以固邦基，世凱忝負國民付託，謹代表四萬萬同胞，求賜宏論，以匡不逮。財政、外交，甚為棘手，尤望先生不時匡助。”　　孫中山見袁世凱如此說，便道：“文久居海外，於國內情形或有未盡詳悉之處，如有所知，自當貢獻。惟自軍興以來，各處商務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滯塞，為患甚巨，挽救之術，惟有興辦實業，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為發達之媒介，故當趕築全國鐵路，尚望大總統力為贊助，早日築成，則我民國前途受惠實多。”　　袁世凱忙道：“極是，極是！”　　……　　袁世凱在孫中山走後對兒子袁克定說道：“不圖中山如此�t亮！”　　袁世凱大有與孫中山相見恨晚之慨，而孫中山也對身旁人評價：“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國民對袁總統，萬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訐，使彼此誠意不孚，一事不可辦，轉至激迫袁總統為惡。”　　……　　懷着這種愉悅的心情，第二天上午，孫中山前往湖廣會館參加活動。　　車輛行進的路上，孫中山發現自己被大批隨從和馬隊前呼后擁，沿途街道兩邊布滿了軍警。　　孫中山頓時發了脾氣，說道：“我雖系退位總統，不過國民一分子，如此這般，真是甚覺不安。倘若不能將隨從馬隊及沿途軍警，一律撤去，我只能在北京小住一二日即他去矣――共和的目的不是讓人民全數安樂嗎？人民連在街上行走的權利都沒有，安樂又在哪裡？”　　袁世凱聞訊後撤除了軍警。　　孫中山前往湖廣會館是要參加一個新的“政黨”――國民黨的成立大會。　　北京湖廣會館坐落在虎坊橋西南隅。是一座雕梁畫棟、磨磚對縫青水牆的建築群，呈現皇宮內院的金碧輝煌，卻也玲瓏剔透頗具王府風範。　　國民黨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成立大會，場面空前壯觀，到會者足有2000人之多。　　臨時主席張繼讀五黨合併及政綱的起草報告：　　“吾中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會、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相與合併為一，舍其舊而新是謀……其名曰國民黨！”《國民黨宣言》聲稱，按照西方政黨政治的理念，國家議會和政府是由少數優秀分子出面組織的，這些優秀分子是以政黨成員的面目出現的：　　天相中國，帝制殄滅，既改國體為共和，變政體為立憲，然而共和立憲之國，其政治中心勢力不可不匯之於政黨。今夫國家之所以成立，蓋不外乎國民之合成心力――惟是國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國民人人皆直接發動之者――是故有優秀特出者焉――在法律上，則由少數優秀特出者組織議會與政府，以代表全國之國民；在事實上，則由少數優秀特出者集合為政黨，以領導全部之國民。　　且夫政黨之為物――苟具有鞏固龐大之結合力與有系統、有條理、真理不破之政見，壁壘既堅，旗幟亦明，自足以運用其國之政治，而貫徹國利民富之蘄向，進而組織政府，則成志同道合之政黨內閣（責任內閣制之國，大總統立於超然地位，故政黨不必爭大總統，而只在組織內閣）。以其所信之政見，舉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則使他黨執政，而己處於監督之地位，相摩相盪，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機。　　同盟會的女英雄們在下面聽了半天，發現應國民公黨的要求，新成立的國民黨將男女平權一條取消。　　參加大會的同盟會知名女會員唐群英、沈佩貞等人聽后十分氣憤，正好主持合併工作的宋教仁就在這群巾幗英雄旁邊，於是質問負責革命黨籌備的而宋教仁。在話不投機的情況下，某強悍的女會員一把抓住宋教仁的頭髮，當場便是左右開弓奉送了幾個大耳瓜子，令會場中的男會員們大駭不已。　　不過，好在當時女權主義不甚發達，在隨後的討論是否在國民黨政綱中補入“男女平權”一條時，張主席建議以举手形式進行表決，結果極少數女同胞們的玉手纖纖畢竟敵不過男會員的眾多粗手，举手者遠未過半數。　　女同盟會的巾幗們當然不幹了，大會因新政綱刪掉了“男女平權”這一項爭執不休，會議簡直就開不下去了。　　孫中山先生恰在這時候蒞會。　　“中山先生來了！中山先生來了！”　　場面更加熱鬧起來。　　會議主持張主席擦着滿腦門的汗，迎着孫中山進來。　　主席張繼致歡迎詞：“先生乃中國革命之先行者，同盟會之創建人，締造民國之第一偉人。先生蒞京，適值同盟會即將改組，俟新黨建成，在先生指導下，必將成為更趨完善之政黨……”　　之後，孫中山先生髮表演說：“中國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萬眾一心，和衷共濟。五黨合併，從此成為偉大政黨，或處於行政地位，或處於監督地位，總以國利民福為前提，則我中華國民將可日進富強。故兄弟於五黨合併，有無窮之希望。……政黨之必有兩黨或數黨互相監督，互相扶助，而後政治方有進步。故政黨者雖意見之不同，行為之不同，要皆為利國福民者也。今五黨合併，諸君皆當持此觀念，則民國前途永無危險之象。……同盟會素所主張者有三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今民族、民權已達目的，惟民生問題尚待解決。……男女平權本同盟會之黨綱。此次欲組織堅強之大政黨，既據五大黨之政見，以此條可置緩圖，吾人以國家為前提，自不得不暫從多數取決。然苟能將共和鞏固完全，男女自有平權之一日。”　　孫中山語聲剛落，群情振奮，歡聲雷動。　　宋教仁拉着張繼道：“趕緊的，趕緊把選票發下去，填好了收上來。”　　宋教仁看到孫中山準備下台，看看洶湧的人群，趕緊朝孫中山使眼色：“先生，繼續說，不要停。”　　孫中山好像有點明白，只會繼續道：“……同盟會當初革命，反對黑暗之專制，冀造光明之共和。去歲起義，幸告成功，實賴全國同胞援助、贊同之力，非僅同盟會員之功。今建設之事，更難於破壞，尤仗群策群力，方能共抵於成。大要以調和黨見，容納異才為宗旨。”

# 第四百九十七章 誰說了算

　　儘管革命黨的兩大領袖孫中山和黃興刻意淡出政壇，但代理黨務的宋教仁卻異常积極，他在改組國民黨后離開北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國民黨的選舉事宜。　　第一站就是首義之地。　　大智門車站，人來車往。　　“遁初，終於把你盼過來了。”　　一身便衣長衫的李想走到宋教仁面前，叫宋教仁大吃一驚。　　“怎麼穿得這麼老氣橫秋？”　　“嘿，低調，低調。”李想拉開黑色小汽車的門：“請吧。”　　“這也叫低調？”宋教仁看着這個超級富豪的玩具咂舌道，“那什麼才算高調？”　　進車后，絕塵而去。　　落迦山別墅。　　李想要汽水，要手巾，要水果，要把電風扇對準了宋教仁，讓僕役們忙了一陣，他才低聲說道：“外間盛傳，遁初和中山先生在政治策略上並不一致，國民黨成立時，遁初有意排擠中山先生……”　　宋教仁忙闢謠說道：“此次選舉理事，孫先生得票最多，惟孫先生以此後欲脫離政界，專從事於社會事業，故不欲任事，曾經辭職，已由鄙人與各理事再三挽留，始允不辭，現已推為理事長。鄙人與孫先生從事革命幾及十年，何至有意見之爭？且國民黨新立，正賴有功高望重如孫先生者為之主持，亦何至有內訌之原因耶？”　　李想撇嘴，鬼話誰信？　　實際上，孫中山不贊成宋教仁單純從政治入手與袁世凱角逐中央政權的策略，彼此沒有統一的政治策略，各行其是。　　“遁初啊，”李想把香蕉皮一摔，還是忍不住說道：“政黨內閣還是太理想。咱們不掌握實權，這個國會根本熱鬧不起來。”　　還在國會選舉籌備階段，各黨派就已秣馬厲兵，為全面競選作準備，宋教仁擔任了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后，為了使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多數席位，號召黨員：介紹黨員，以有選舉權者為標準，蓋黨員愈多，人才愈眾。多一黨員則將來多一選舉權，並可多得一議員，政治上始有權力。　　“這個我明白，”宋教仁皺眉：“我們此時雖然沒有掌握着軍權和政權，但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所以，我們要停止一切運動，來專註於選舉運動。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遁初這種對政黨政治和政黨內閣的追捧充滿了絢麗的想象。可是問題的關鍵在於：無論糾集了多少黨員，包括國民黨在內，所有政黨，是否可以算得上是西方政治文明嚴格意義上的政黨？”　　李想大剌剌搖動着二郎腿：　　“國民黨成立后，從黨員數量上講，可謂第一大黨，可以預見在參議員的選舉中必定能夠佔據多數席位。但是，從政黨的角度看，國民黨實際上是個成分複雜的大雜燴。激進的革命者、溫和且無確定宗旨的中庸主義者、保守的改良主義者、新式和舊式的知識分子、新產生和歷史遺留的各色官僚和大地主、資本相對雄厚的紳商，甚至還有在革命中產生的出身卑微但此時居功自傲的新權貴們，很難想象這些人在政治方向和革命志向上能夠取得一致。他們聚集在一起高談闊論，觥籌交錯，無非是秉承着‘人多力量大’的古訓以壯聲勢。指望這樣的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相摩相盪，以達到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機的效果，幾近天方夜譚。”　　李想緊捏住拳頭：“這個效果，嘿嘿！遁初，清醒點。從革命黨的角度講，此刻的國民黨與同盟會有了本質的區別。為了擴張黨的勢力，同盟會接受了其他黨派團體的政治主張，在原則問題上做了妥協讓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拋棄了三民主義。”　　在三民主義中，對中國最具現實意義的是民生主義，而組成政黨的絕大多數社會上層人物，決不會允許下層民眾“惦記”他們的財產，他們不認為革命的目標是實現社會公平，反而認為沒有什麼比“殺富濟貧”更不能容忍的了。為此，宋教仁特意解釋了同盟會的民生主義：“他黨多譏為劫富濟貧，此大誤也。夫民生主義，在欲使貧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國家社會政策，不使富者欲富，貧者欲貧，致有勞動家與資本家之衝突也。”顯然，這樣的解釋無法令紳士們釋懷。妥協之後，在《國民黨宣言》中，三民主義被改成了“民生政策”，定義為“以實施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計民生，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發達均衡而迅速”。　　宋教仁大笑道：“無論如何，總是達到了壯大黨勢的目的，要求加入國民黨的人絡繹不絕。就連前清貴族溥倫也入了國民黨，為滿人入黨的首倡。”　　李想卻笑不出來，冷冷道：“國民黨的綱領必須修改。”　　“怎麼改？”宋教仁瞥一眼李想。　　“這是國民黨組閣后就馬上加以執行的。那就是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修約、廢約不是一蹴而就的。”　　“沒有這樣的綱領，怎麼體現國民黨的革命性？”李想打個呵欠：“面面俱到的綱領，煽動人心的演講能力和態度激進，對於一個努力想要吸引人們注意和取得群眾支持的政黨來說，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僅僅這些條件還是不夠的。”　　“喔？”宋教仁還不知道李想是個組織家，很好奇的問道：“還需什麼條件？”　　李想笑道：“我覺得，群眾所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些主張――能夠不斷地打入他們心坎的一些簡單的主張――而且也需要標誌和象徵，那樣才能夠取得群眾的信任；需要有聲有色的大場面，那樣才能夠喚起他們的熱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動，這種行動如果成功的話，就能夠吸引追隨者並且使他們感到有壓倒弱者的力量。大多數的人不都是崇拜強者的嗎？”　　“你是說笑的吧？”宋教仁道：“又不是組建軍隊，有這麼誇張嗎？”　　李想不變的微笑道：“在北京參議院的時候，袁世凱對他們的政治敵人實行了可恥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恐怖手段！我對於這種‘恐怖手段’，很感興趣。現在我們就有樣學樣，在自己的國民黨內充分利用了這種恐怖手段。”　　“啥恐怖手段，流氓！”宋教仁想起這件事就生氣，臉色都鐵青的。“國民黨決不能這樣干！”　　李想鼻子都氣歪了，怎麼革命黨人都是棒槌！　　“遁初，你不要誤會。”李想壓着氣耐心的說道：“國民黨必須要有力量，維護國民黨的集會上穩定，主要的任務是壓制搗亂分子，知道嗎？就像上次搗亂議會的那些麻煩，壓制住，必要的話，把搗亂分子轟出去。”　　李想看到宋教仁有意動的樣子，趕緊加油添醋道：“我們可以把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軍人，唔，必須要都是革命黨人，反正現在退位的革命黨人這麼多，隨便就可以招來一票，組成一個革命黨‘糾察隊’，作為黨內的暴力機關。‘糾察隊’指揮人選，我推薦陳英士。他是最適合的人，殺陶成章就很乾脆，有擔當，有手腕。”　　“這是犯法！”宋教仁恐怖的看着李想。“‘糾察隊’只要一組建，袁世凱有走夠多的理由派兵鎮壓我們，解散國民黨！”　　“這個問題我早就想到了，”李想眨眨眼，好笑道：“逃避袁世凱政府的鎮壓還不簡單。對外界輿論我們就把‘糾察隊’偽裝為國民黨的‘體育運動部’。”　　宋教仁吃驚的看着李想。　　“不過我還是覺得我們應該給‘糾察隊’起個霸氣的名號，這樣才能叫政敵膽寒，黨內的同志和支持我們的民眾提氣！叫衝鋒隊怎麼樣？衝鋒隊員的制服我都想好了。穿褐色制服，就是很拉風的那種，德國式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只滿足於在國民黨的集會上維持秩序了，我們完全可以向袁世凱學習，去搗亂其他黨的集會。”　　“越說越沒邊了。”宋教仁痛苦的發現和這個修正派黨魁還是很難找到共同話題，起身就準備告辭。　　……　　大總統府。　　袁克定道：“宋教仁在國民黨鄂州支部演說中稱：我們此時雖然沒有掌握着軍權和政權，但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所以，我們要停止一切運動，來專註於選舉運動。我們要在國會中獲得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袁世凱在聽到這段話后便很不高興，他憤憤的說道：“噫！宋教仁還想組建政黨內閣嗎？何相逼如此之甚也！”　　……　　內閣總理府，趙秉鈞仍是滿臉的迷惑：“我就奇怪了：宋教仁折騰個什麼勁，我這個總理是大總統任命的，大總統提名我當總理，誰敢攔着？”　　趙秉鈞與楊度坐在沙发上吸着煙。　　楊度的雪茄煙點指着趙秉鈞：“你呀你呀，‘記吃不記打’，記得吧，民國兆始，兩屆內閣已經倒台，加上你這一屆是第三屆了，哪一回不是臨時參議院說了算？”　　趙秉鈞冷笑道：“可最後還不是大總統說了算！”

# 第四百九十八章 風雷驟起

　　西天，墨雲崢嶸而起，緩慢的但又毫不遲疑地向已偏西的太陽壓去，彷彿要閉合封鎖整個湛清無雲的天空。隱隱的雷電，金線火蛇一樣閃擊着雲幕，便聽一聲石破天驚的雷聲，撼得山河大地都顫了一下。遠處林梢一陣唰唰響動，涼風卷着浮塵，先是幾滴銅錢大的雨滴噼里啪啦撒落一陣，又停少頃，便聽由西向東松濤一樣的雨聲漸漸近來，整個江城，剎那間便淹沒在麻簾一樣的雨幕中。原來晴好如洗的東半天也都被怒海翻騰的雲濤壓得黑沉沉的，驚雷一聲接一聲，忽兒把庭院照得雪白，忽兒又隱在雲層中不停地滾動，把龜蛇二山鎖住的武漢三鎮籠罩擁抱起來，黯黑得像深秋的黃昏。　　李想站在紅樓辦公室的窗前正默默出神。一動不動，凝望着天空。　　湯約宛就站在李想身後，也是若有所思，樓下響起剎車聲，一眼就瞧見水仙兒急急忙忙的傘也不打的冒雨衝出車，便道：“仙兒小姐來了。”　　“唔。”李想點點頭，有種出大事的不祥感覺。　　頃刻，李想聽到走廊上急促的高跟鞋敲擊地板的聲音，房門跟着就被粗魯的推開，一個窈窕的身影沖了進來。　　“庫倫當局簽訂了《俄蒙協約》及其附約《通商章程》！”水仙兒見面就道。　　李想怔了一下，說道：“這已經不是瞎子活佛一個人鬧獨立的事情了，沙俄與外蒙發生了直接關係。”　　還在清帝退位前，沙俄已在要求由中俄接觸解決外蒙問題，其“目的在於締結一項保證蒙古自治的中蒙條約”。對該條約所應包括的內容，沙俄政府也詳細指示了駐華代辦謝金。謝金即據此照會清外務部，提出中國在外蒙不駐兵、不殖民、外蒙自治、俄國在庫倫有築路權等五條要求，被清政府婉拒。民國成立后，俄方又重提上述要求。沙俄駐華代辦謝金在會見袁世凱時，要求中俄儘早就外蒙問題達成協議，並向袁明白表示“帝國政府通過的決議不能改變”。鑒於在中國內部解決這一問題的道路屢行不通，袁向謝金表示他個人“贊成”同俄國“達成協議”。不料在內閣會議討論沙俄要求時，大多數人認為，外蒙是中國領土，不容俄人干涉，決議對俄國要求置之不理。會後，外交部授權駐外使節再次聲明：“民國對於滿蒙藏各地，有自由行動之主權，外人不得干預。”　　此時外蒙雖聲稱“獨立”，但國際國內尚無公開承認者，北京政府自覺事態尚未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拖的方針還可以維持下去。　　如今，《俄蒙協約》的簽訂使外蒙問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複雜了。”水仙兒不想李想這樣說，不禁一愣。又把《俄蒙協約》及其附約《通商章程》的複印件遞給李想。《俄蒙協約》共四條，規定俄國扶植蒙古自治，幫助蒙古練兵，不準中國軍隊進入蒙境，不準華人移殖蒙地，蒙古無論與何國訂立任何條約，未經俄政府允許不得違背本約及附約內之各條件。附約《通商章程》共十七條，給予俄國人廣泛的權利，如俄人得在蒙境內自由居住、往來、經商、租地、買房、開墾、經營礦產、森林、漁業等事業，進出口免稅，俄國銀行有權開設分行，俄國可在外蒙設領事，領事居所可設專歸領事管轄的貿易圈，有治外法權，俄國可在蒙古設立郵政。　　水仙兒看着李想不耐煩的翻閱，又看了一眼在旁邊的湯約宛，說道：“《俄蒙協約》及其附約，一方面完全無視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其地方當局根本無權與外國訂立這樣的條約，另一方面又使沙俄在外蒙獲得了近似於殖民地的種種特權，使外蒙實際上淪為沙俄的保護國。”　　湯約宛在旁微微一笑，說道：“通過《俄蒙協約》，沙俄等於承認外蒙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儘管它還不敢公開承認外蒙是一個獨立國家。然而沙俄深知，沒有中國的承認，《俄蒙協約》很難真正付諸實施。因此它仍然要通過中俄談判進一步迫使中國承認這個協定，而《俄蒙協約》簽訂的本身，實際上也是對中國拒不談判的一種威脅手殷。”　　不愧是湯化龍的女兒，政治情商蠻高的。　　水仙兒聽着這些捉摸不定的話，已看出李想心中更深的隱憂，倒一時不知道如何接下去。　　三人都沒言聲，注目着外邊傾瀉如注的大雨。　　……　　傍晚，俄國駐華公使庫朋斯基偕翻譯阿里索福至外交部晤見梁如浩總長，這突然的造訪显示有不平凡的事故。　　留着哥薩克小鬍子的庫朋斯基說道：“本人奉俄國政府命令前來拜望貴總長。俄國政府命令本人將此次柯索維茨在庫倫與哲布尊丹巴活佛所定條件面交貴總長。柯索維茨此次赴庫倫，有其不得已的情形，因為俄國提議和中國政府商量蒙古問題，為時已經年余，而貴國始終不允和俄國開議，俄國在蒙古商務及其他利權甚大，不能不加以保護。現在哲布尊丹巴政府為外蒙古實際上之政府，所以俄國必需承認現實，和這個政府訂立條約。不過條約內的文字甚為謹慎，始終未提及蒙古之獨立和脫離中國字樣，深望中國政府對於這個俄庫條約表示同情和追認，如果不幸不能得到貴國的贊成，俄國也必然要維持條約中的主題，這主題不外是過去屢次向貴國提議的三點，就是中國不得在外蒙殖民、駐兵、派官。”　　庫朋斯基說完，梁如浩總長不知所措，醞釀許久才鎮定道：“本人聽到貴使的話深感震驚和遺憾。外蒙古為中國的一部分，絕對的沒有和外國訂立條約的權力。中俄邦交素來融洽，俄國此次私自和外蒙訂約，在中國看來，實在不是友好舉動。中國政府希望世界各國在中華民國甫告成立的幼兒時代，各種交涉格外和平，不應該乘中國多事之秋表現攘奪和乘人於危的舉動。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外蒙古有任何打算，都是中國內政問題，中國政府自會處理，第三國出而干預就不是友好行動。據我們所得情報，這次外蒙古鬧獨立，實在是有人慫恿和陰謀促成，貴國在這時候，應該避免嫌疑，免為中國人民的敵人。貴使雲及俄國已和庫倫簽訂條約，實在是非常不適當的舉動，有違國際道德。本部昨日已以正式照會聲明，現在我再告訴閣下，外蒙古是中國領土，其傀儡政權和任何外國簽定的任何條約，中國都不會承認。至於貴使今天所送來的俄庫條約，我們需要研究后才能表示中國政府的態度。”　　俄使庫朋斯基把手一甩，冷笑道：“貴總長所言各點，本使當會電告本國政府。”　　庫朋斯基把《俄庫條約》全部俄文稿甩給梁總長后，即囂張骯着腦袋，鼻孔朝天的辭出。　　梁如浩拿着照會文本，模模糊糊地看了一會，也無暇一一研究，只覺得俄國人不但對中國政府沒放在眼裡，就是對外蒙古，也讓它一點兒都沒有了主權。他不禁獃獃地發了一回怔，然後想：這麼大一件事，早不來晚不來，偏偏發生在自己的任期內，教我如何辦是好？　　他搔頭挖耳地想了許久，突然轉憂為喜，高聲說：“有了！有了！”　　人們只見他不慌不忙地取了俄國大使送來的照會文本，徑直去了總統府。大家都摸不着頭腦。　　誰也沒想到的是，在總統府中，根本沒有梁總長的影子，只有他放下一紙辭職書，說是突然得病，不能上班，請另外找合適的人接替自己。　　老袁哭笑不得。既然梁如浩臨陣脫逃，找人接替是必須的，可百忙之中想要尋覓一個恰當的人才，並沒那麼容易。袁總統第一個想到的，是前任國務總理陸徵祥。因為只有他是個外交熟手。　　……　　俄國在將俄蒙訂約通知中國政府前，預先分別告知法、英、日三國駐俄大使。　　同時，庫鵬斯基在立刻外交部之後在俄使館舉辦一個小型的酒會，請來北京公使團們。　　庫鵬斯基說道：“只要中國政府同意《俄蒙協約》各原則俄國不反對中國政府與蒙古另訂一項後者承認中國宗主權的條約。”　　法、英、日三國政府以與俄國有默契在先，對俄蒙訂約各自保持緘默。　　在中國扶持新的代理人，是列強對華政策的一個方面；利用中國內部形勢，為自己攫取更多的侵略權益，是列強政策的又一方面。日本、沙俄自不待言，就是希望中國能保持“穩定”的英國也不例外，總想乘機撈上一把。英國對西藏，沙俄對外蒙，日本對東北，都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為了不致於因為爭奪權益而影響列強合作的“大局”，列強間又進行了許多幕後活動，達成種種新的協議和默契。　　“不想要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想要那裡有一個成功的共和國，日本想要的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中國，一個受日本影響的弱皇帝統治下的弱中國才是理想國家。”　　“我們唯一的想法就是使中國保持衰弱地位，並堅決反對中國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　　俄、日兩國同為中國鄰國，在中國的利益遠較其它列強為優越，因此，俄國和日本應特別利用目前的有利時機，以便鞏固自己在中國的地位。　　但沙俄主要還是一個歐洲國家，歐洲局勢不能不牽制它的力量，這又多少限制了它的活動範圍，使它的對華政策不能完全和日本同一步調。　　“不過，”庫鵬斯基又補充道：“由於歐洲形勢，本國財政以及其它各種原因，俄國政府不希望在遠東釀起事端。”

# 第四百九十九章 侈談和平

　　落迦山別墅。　　李西屏雙手撫着膝，腰背筆直的坐着，道：“……《俄蒙協約》簽訂的消息一經傳出，全國輿論大嘩，一致指責袁政府應付無方，堅決主張不予承認。”　　“全國激進團體紛紛發出征蒙論。”宋缺道：“我們什麼時候干起來！”　　宋缺起了個頭，底下紛紛叫囂起來。沒有仗打的日子，骨頭都長苔蘚了。　　“乾死老毛子！”　　……　　李想聽得很專註，卻始終沒有說話，直到底下將領把發泄完畢，室內安靜下來，起身踱了幾步，轉臉對曾高和李西屏說道：“口頭侈談和平，秘密準備戰爭，在外交政策和暗中建設軍備方面做得盡量小心，以避免列強對中國採取預防性的軍事行動……不要以為我這是軟弱了，我從來沒有忘記，收復滿清丟失的國土，這是我們一輩子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的任務。”　　李想說得很動情，兩道眉都擰攢了一處，目光炯炯望着外邊，彷彿要穿透混沌蒙茫的雨霧，許久，才無可奈何地嘆息一聲。　　曾高和李西屏他們一眾將領聽了也都無話可答，李想的心思他們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記得，在《我的奮鬥》的 第一節 里，李想曾寫道：“收復滿清丟失的國土，這是我們一輩子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的任務。”。這是多麼的令人熱血沸騰的話！　　一時間會議室內沉寂下來，只聽外頭翻江倒海價的雨聲和雷聲，突然一陣碎冰破裂似的巨雷響震，墨染似的濃雲中一個火球幾拋幾跳砸落下來，不知落到城市的哪個角落，震得大地都撼了一下，幾個人心裏都是一悸。　　……　　孫中山正在張家口考察中國自己建造的第一條鐵路，聽說《俄蒙協議》后，唆的一聲就回到了北京。　　聽說孫中山又回來了，袁世凱在迎賓館設筵為其洗塵，到者有四五百人，在大廳布置┌┐形餐案，孫中山及其隨員北面南向坐，袁世凱及各部總長，各高級軍官及參議長吳景濂，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及孫毓筠、沈秉�搖⒄鹵�麟、王賡、孫武、張紹曾，及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台吉喇嘛貢桑諾爾布、那彥圖、博迪蘇等人皆向坐，北洋一般軍官坐在東西兩排，孫、袁在正中對坐。　　入座后說了一些普通客套話，孫中山開門見山的說道：“俄庫之協議，事關係民國存亡，必須堅決否認。”　　袁世凱那尼勒佛一樣的笑臉一下子就垮下來了，苦着臉道：“兄弟也知道事情的嚴重。政府首先令駐俄公使劉鏡人聲明：蒙古為中國領土，現雖地方不靖，萬無與各外國訂立條約之資格，茲特正式聲明，無論貴國與蒙古訂立何種條款，中國政府概不承認。”　　孫中山聽了點點頭，對袁世凱的應對還是很滿意的。　　袁世凱又道：“為了在外交上有所轉圜，政府又令各駐外使館探聽反應，希冀能得到列強的一點支持，豈料各國官方的反應非常冷淡。”　　“蒙藏地區與內地過去兩情不洽，遇事隔閡，今日比以前尤甚，欲解決此問題，非先解決外交問題不可。”孫中山也說道。孫中山是主張外蒙設省的，這也不僅是孫中山一個人的想法。當時尚無民族區域自治的概念，為護邊與開發，急進的辦法，自然是設省與內地一律。但是孫中山進京后，對蒙情有了新的認識，便未重提此事。　　袁世凱道：“當前英、日正為西藏、滿洲問題與政府討價還價，法國是沙俄同盟國，它們當然不會反對沙俄的行動。列強中只有德國表示了一點所謂‘同情’，但這並不足以為政府的寄託。”　　袁世凱說道這裏也就打住了。　　返觀國內，主戰聲浪雖高，實際出兵並非易事，面對日趨緊張的與革命黨人的矛盾，袁世凱也不會輕易調兵北上。袁世凱最愁的就是，因為內地異己勢力尚盛，既不肯調同派軍隊遠征，又不欲遣派異派軍隊立功，尤慮外交上引起種種糾紛，不利於己。　　對於佔據大西北這樣的征蒙戰略要地的戰爭狂人李瘋子竟然會大喊“與沙俄談判解決外蒙問題”，這讓袁世凱等北洋將領都鬆了一口氣。　　孫中山不知道袁世凱心裏有這麼多的彎彎繞，認真的替袁世凱着想道：“兄弟回來的路上思索良久，認為，今日弭患要圖，非速行遷都，則急宜聯日。遷都既屬困難，則聯日不容或緩。”　　袁世凱剛喝了一口湯就噴了出來，對這個孫大炮簡直就是無語了，趕緊點頭。　　孫中山似乎不甚理解袁氏意向，又道：“華日聯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期，當可辦到。故俄蒙之約，萬不可承義，當出以最強硬之抗議，使此問題延長時日，則必有善良之結果。”又稱，“俄蒙之舉，不過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備，以博功勛，實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對此事，以牽延為第一辦法……若定要與俄戰，非練兵五百萬不可。”　　袁世凱乾脆抱着海碗喝起湯來，懶得理這個孫大炮。　　“政體雖更，國猶是國。”孫中山又轉向蒙古王公，一副循循善誘的口吻道：“漢蒙本屬同種，人權原自天賦，自宜結合團體，共謀幸福……而俄人野心勃勃，乘機待發，蒙古情形，尤為艱難，非群策群力，奚以圖存？夙仰貴王公等關懷時局，眷念桑梓，際茲國勢阽危，浮言四煽，西北秩序，端賴維持。祈將區區之意，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圖大計，務堅忍以底成，勿誤會而僨事。”　　在京蒙古王公都是鳥籠子王爺，清廷被革命之後早就沒有了當年的氣焰，對孫中山這個革掉清廷命的革命領袖自然極表敬意。　　喀爾沁親王貢桑諾爾布嚇得趕緊申明心跡，道：“蒙古非反對共和，因誤會南北尚未統一，今孫先生北來，意見融洽，蒙古自取消獨立。”　　孫中山充分肯定在京蒙古王公的愛國主義立場，可惜他們無法返回自己的領地，不能發揮更大作用。　　“先生！”宋大小姐實在看不下去了，悄悄拉孫中山的袖子。　　孫中山對宋大小姐道：“今之俄國，其人民不惟不能享受國家何等之利益，於政治上且感受種種之痛苦；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發生種種背謬之行為。吾輩丁此時艱，所當力為勸導，俾了解共和之真理，與吾內地同胞一致進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　　宋大小姐埋頭在頭湯里，由着他去了。　　吃過一個湯，第二個菜方送上來，便聽到西南角上開始吵嚷，聲音嘈雜。　　“今日共和，全是我北洋之功！”　　隨着北洋軍又有將領罵：“同盟會全是暴徒亂鬧！”　　隨着東南角也開始響應，更加肆無忌憚的叫囂：“孫中山一點力量也沒有，是大話，是孫大炮！”　　“就是一個大騙子！”　　這時兩排的軍官已經都站了起來，在吵嚷的同時，還夾雜着指揮刀碰地板、蹬腳和杯碟刀叉的響聲，但都站在自己的座位呼喝亂罵。　　中山態度還是從容如常，坐在他旁的秘書宋靄齡皺起修眉，看了一眼若無其事的孫中山，也只有不去理會。　　仍照舊上菜，只是上得很慢。　　鬧到這個地步，許多人都在想，袁總統或段總長該說一說，你們不能胡鬧，但他們始終沒有作聲。　　鬧了有半小時左右，似乎動作很有步驟，精明的宋大小姐從這個的情形看，顯然是布置好的。起頭的是傅良佐等，想在吵鬧時等中山或他的隨員起向答辯，便藉機由北洋軍人侮弄他一番。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山先生涵養不是一般的好，隨員等見孫中山不開口他們也始終沒加理睬，若無所聞。　　飲之半酣，袁世凱也看鬧不出什麼事端來，終於起立宣言，底下才安靜下來。　　袁世凱說道：“孫先生遊歷海外廿余年，此次來京與我所商者，大有造於民國前途，各項政見漸有端倪，一時間殊難敘及，先是謠傳南北有種種意見。今見孫先生來京，與我所談者，極其誠懇，可見前此謠傳，盡屬誤會，民國由此益加鞏固，此最可歡迎之事，請在席諸君共進一杯。”　　袁世凱舉起酒杯，全席舉酒致敬。　　袁世凱高呼：“中山先生萬歲。”　　底下應和的卻稀稀拉拉。　　孫中山也起說道：“今日承大總統特開大宴會，備極嘉許，實深感謝。我中華民國成立，粗有基礎，建設事端，千頭萬緒，須我五大民族全體一心，共謀進步，方可成為完全民國。……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見所及，非十年不為功。今袁總統富於政治經驗，擔任國事，可為中國得人慶。……現共和粗建，須以兵力為保障。昔南非洲有某二共和國，已無兵力，卒至被人吞併。可見共和國家，無兵力亦不足救亡。今幸有袁總統善於練兵，以中國之力，練兵數百萬，保全我五大族領土。……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與列強各文明國，並駕齊驅，又有強兵以為之盾，十年後當可為世界第一強國。想在座諸公，亦樂觀厥成。”　　詞畢，孫中山舉杯高呼：“袁大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五大民族萬歲！”　　孫中山這一呼喊，底下山呼海嘯的吶喊。　　筵宴終了，孫、袁回到副廳休息室，廳內便又大亂起來。北洋軍人離開座位肆意亂吵，非常得意，很久才逐漸散去。　　出了迎賓館，宋大小姐氣憤道：“先生，氣死了我。那些席上胡鬧的北洋軍官，明顯就是袁世凱的授意。”　　“究竟是否是在袁的授意下，給我們上演的一場‘戲’，我們無從考證，”孫中山說道。“還是不要亂說。”　　“但至少可以從中看出，”宋大小姐氣憤道：“這些舊官僚們對先生還是頗為不敬的。”　　客人都走了之後，段祺瑞不屑的說道：“孫中山滿懷幻想，就是個大炮！”　　“他誠心誠意地勸我練兵百萬以強中國，而自己則願專任修路之責，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20萬里――咱們就當這是天方夜譚。沒必要開誠布公地質疑孫中山此計劃的可行性，我們何不好好的籠絡孫中山，順水推舟，讓孫氏監修全國鐵路，讓他完成20萬里的偉大計劃。”袁世凱說道。　　梁士詒說道：“派孫中山去修築鐵路，顯然是投其所好，給這個革命領袖找個優差肥缺，安頓下來，免得他繼續革命或重新造反。他有事情做，就沒什麼時間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也就不會在日俄正在謀求第三次密約的檔口，出什麼‘聯日抗俄’的餿注意了。”

# 第五百章 理性表達愛國熱情

　　漢口，劉園門外。　　剎車致輪胎與地面摩擦的尖叫聲響起。　　大樓外已經滿是記者了。各家新聞媒體今天都雲集在這裏，不但有修正派著名的喉舌――集出版、雜誌、廣播、報紙於一體的新華社和改良派的機關報民立報社，還有很多外國記者，像什麼路邊社的，可以說世界各國的記者都到了。　　守候在門外的中文記者看到從超級富豪的玩具――小汽車上走下的西裝革履，戴着墨鏡的一群人，知道大人物來了，紛紛按動照相機快門。　　宋缺帶着一票膀大腰圓，同樣西裝革履，戴着墨鏡的大漢立刻排出一堵人牆。　　“為什麼不讓他們進去呢？”李想推了一下墨鏡，問道。　　“進去了，各家媒體都有代表進去了，這些是想要在新聞發布會之前就提前猜測到結果的記者，哪怕提前一秒鐘，這都是很重要的。”水仙兒回答道。　　李想一行人匆匆走進劉園布置的新聞發言大廳。　　李想上台就大談和平，說什麼“中國對戰爭造成的惡果比別的任何國家有更深刻的印象”，“蒙藏的問題不能通過戰爭來獲得解決”等等廢話一籮筐。手舞足蹈一番，他才說道：“這次記者會主動發布的消息就是這些，下面是提問時間。”　　下面的中外記者紛紛举手，李想點了漂亮的那個洋妞。　　漂亮洋妞起身問道：“據報道，俄國與庫倫當局簽訂協議，李帥對此有何評論？”　　“俄國的非法行徑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北京外交部負責人已向俄國駐華大使庫鵬斯基提出嚴正交涉，表示強烈抗議，敦促俄方停止損害中國主權的行動。我在這裏呼籲，俄方應切實處理好當前問題，避免嚴重干擾中俄關係大局。”　　李想又從举手中挑出一個小妞。　　“據報道，沙俄哥薩克騎步兵八百餘人開至庫倫，還有幾千人在恰克圖遙為聲援。沙俄陸軍大臣下令將一萬五千枝步槍和七百萬發子彈撥給伊爾庫茨克軍區司令部，李帥對此有何評論？”　　“沙俄陸軍非法進入中國領土庫倫是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挑釁行為，中方向俄方提出了嚴正交涉，要求俄方對縱容侵略者的行為做出解釋。我們敦促俄方採取有效措施，停止一切激化事態和矛盾的行為。同時，中方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沙俄駐華公使庫鵬斯基致文北京外務部，聲稱國府在外蒙的政策。於兩國邦交显示危險現象，致使俄國於疆界上不能不籌必要之保護。李帥對此有何評論？”　　“庫鵬斯基發表的言論是非常錯誤的。沙俄國內總有些人甚至包括許多政客，經常發表這種強詞奪理的謬論。如此看來，庫鵬斯基發表這樣的言論就不令人奇怪了。外蒙及其內蒙屬中國固有領土的歷史事實是清楚的。國府在外蒙的政策屬於中國的內政，還輪不到沙俄來指手畫腳！對於沙俄背後搞出的這些小動作，中國政府對此堅決反對。”　　李想越說越激動，“沙俄政府悍然作出與庫倫簽訂協議支持外蒙之獨立的錯誤決定，嚴重侵犯了中國領土主權，激起了全中國人民強烈義憤，也嚴重損害了中俄關係。中方強烈敦促俄方正視外蒙爭議事實，認識到當前事態的嚴重性，立即採取措施糾正錯誤，同中方一道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問題。”　　激動完畢，李想話風一改，有些輕鬆地說：“中方一貫高度重視發展中俄關係。中俄各領域交流合作取得長足發展，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了巨大利益。這一局面來之不易，應倍加珍惜。希望沙俄各界有識之士從兩國關係大局出發，採取积極行動，推動克服目前的困難，使兩國關係回到正常發展軌道。”　　“杭達多爾濟等人由俄兵護送回到庫倫，早就準備好的槍枝子彈及追加的一萬五千把軍刀，由沙俄伊爾庫茨克軍區司令部通過駐庫倫領事，打着私人貿易的幌子送給了外蒙叛亂分子。李帥對此有何評論？”　　“我們注意到有關報道，希望有關方面以本地區的和平穩定為重，多做有利於增進政治安全互信、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事，也希望俄方在汲取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烏里雅蘇台的札薩克圖汗宣布‘獨立’，要中國駐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於5日內離境。沙俄駐華公使接到消息后，立即向中國外務部表示願意出為‘調停’，請證實。”　　“調停的結果卻是奎芳被俄兵以‘保護’為名押解出境，烏里雅蘇台為庫倫當局所佔。外蒙西部重鎮科布多自庫倫獨立后一直拒不響應。庫倫當局為了控制這一戰略要地，從5月起即派兵數千圍攻該城，守軍雖頑強抵抗三個月之久，但因‘援軍未至，彈藥告竭’，科布多失陷。沙俄駐科布多領事再次出面‘調停’，結果又是‘令參贊溥潤偕同官兵交出印信，即日離科’。……領土歸屬問題應根據歷史和法理依據加以解決。個別國家罔顧歷史事實和國際法，公然侵犯他國領土主權，公然否定萬國公約，嚴重挑戰國際秩序，卻試圖搬出‘調解’作幌子干涉別國內政，這種做法自欺欺人。有關國家必須正視歷史，切實遵守國際法理，停止一切損害別國領土主權的行為！”　　“今天沙俄駐漢口使館門前有民眾示威，您對此有何評論？”　　“內蒙及其外蒙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俄方近期的錯誤行徑激起了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強烈義憤。同時，我們主張，公眾依法、理性表達愛國熱情。”　　“可是近日，中國反俄遊行中出現破壞行為（對俄商的打砸搶），也出現對俄實施經濟制裁的聲音（拒買俄貨），俄國、歐洲和美國國會都出現對此表示憂慮的聲音，李帥對此有何評論？”　　“當前中俄關係的嚴峻局面完全是俄方宣布‘俄蒙協議’所導致，責任完全在俄方。中俄經貿關係顯然已經受到此次沙俄非法‘俄蒙協議’的影響，這是我們不願看到的。我們要求俄方正視現實，正視中方的嚴正立場，停止一切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動，消除惡劣影響，回到談判解決外蒙爭議的軌道上來。”　　“在外蒙問題上，沙俄政府認為不存在主權問題。中方是否認為俄方立場是解決外蒙問題的障礙？”　　“外蒙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此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俄方否認外蒙的主權爭議，這完全是自欺欺人！我們敦促俄方儘快回到中俄雙方的有關諒解和共識上來，採取切實行動，消除有關錯誤行動導致的惡劣影響，回到對話談判解決外蒙爭議的軌道上來。”　　……　　袁世凱不敢得罪俄國，加以財政竭蹶，庫空如洗，在處理外蒙“獨立”問題上，自袁大總統以下，及所有國務員，尚忙碌不了，疊開總統府會議，國務院會議，談論了好幾天，態度軟弱，籌畫不出什麼妙計，處於束手無策的境地。　　最苦惱的是再任外交總長陸子欣，他既要想出議案，復要對付外使，焦思竭慮，��口嘵音。　　陸總長提議方法，共分甲乙兩項如左：　　（甲）對於俄蒙協約之交涉，共分四條：　　（一）蒙古為中國領土，無與外國締結條約之權。　　（二）庫倫為外蒙之一部分，不能代表全蒙。　　（三）活佛專掌宗教，無與外人交涉之權。　　（四）取消俄蒙協約，另訂中俄條約。　　（乙）對於中俄交涉之提議，共分八條：　　（一）蒙古之領土權，完全屬於中華民國。　　（二）除前清時代已有之大員三人外，民國不再添派官吏。　　（三）民國得屯兵若干，保護該處官吏。　　（四）民國為保護僑居該處華人起見，得酌置警察隊於該處。（五）將蒙古各官有之牧場，分贈蒙古王公，以示優待之意。　　（六）各國人不得在蒙古駐屯各種團體，且不得移民。　　（七）蒙古若未經民國許可，不得自由開墾開礦築路。　　（八）蒙古與他國所訂協約，一概作為無效，此後蒙古若未得民國政府同意，所締之約，亦皆不能發生效力。　　陸總長提議后，大眾相率贊成，往會俄使，開始談判。　　第一次會談中，庫鵬斯基就豎起四根胡蘿蔔粗的手指道：“我方要求，第一：中國不更動外蒙行政制度、第二：不在外蒙殖民、第三：承認蒙古得有軍備警察之組織、第四：由俄國調處規定中蒙交涉及領土範圍事宜。”說完，他翹一下鬍子，有補充一句，“必須承認俄蒙商約各條！”　　儼然一副外蒙主子的架勢。　　陸徵祥冷汗就下來了，在對案中，就露了出來：“我們同意中國不改變外蒙古舊制，不於舊制外駐兵、設官、殖民，但要求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完全領土主權及治權，不干涉中國在外蒙的政策措施。”　　現在的袁世凱政府什麼都可以不要，這點遮羞布還是要的。　　此後的會談，雙方即圍繞各自的基本立場反覆爭執。　　庫鵬斯基看出袁世凱政府的軟弱，抱定這四條，蠻橫道：“欲使外蒙恢復舊狀萬不可能！”　　老毛子蠻橫態度，極力壓迫陸徵祥接受其提案。　　“我們在外蒙的利益幾乎全部放棄，但這點面子您總得給我們留點吧？”　　陸徵祥幾乎是哭着求了。

# 第五百零一章 曖昧三國

　　朝陽絢爛。　　李想在軍校升旗禮上向學生訓話道：“……我們中國的軍人還有一種最大的毛病，就是只知育從官長，不知國家是什麼？主義是什麼？……比方我們自己的父親做錯了事，同我們主義違反，我們也應該反對他，取他的命！……你們是中華民國的軍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固然是袁世凱，但是你們切不可想，我就是袁世凱的兵，袁世凱就是我的大總統，更不可想，我們做軍人的，就要聽大總統命令！如果你要這樣存心，完全用私人感情來作革命，那你們的革命一定不能成功，而且，”李想加重語氣，“你們的人格也掃地了！”　　學兵們歡呼着，為這位李大帥的高論感動着，眼望着五星紅旗在晨風中飄揚，學兵們在晨曦下鼓掌。　　李想繃著臉，風格特鐵血的走下台。　　“從美國購買的一批新式軍火好不好？”李想看到曾高走過來，就說道。　　曾高眉開眼笑道：“好的不得了。”　　“這些可都是用原裝進口美國貨，漢陽的技術還造不出來，花了我不少外匯，你們要的軍火我不打折扣的給你了，下面你就得給我一個勁兒地在推行我的加強武裝部隊計劃。”李想也笑嘻嘻地說道。　　曾高收起嬉皮笑臉，嚴肅的答道：“是！保證在雙十慶典以前把正規軍兵力增加兩倍，從10萬人增加到30萬人。”　　幾個人邊走邊說，一徑漫步到休息室。　　“都坐。”李想自己隨便找個位置坐下，看着將領們也安坐之後，才含笑道：“到明年，我也將公開下令徵兵了。”　　李想話音落下，有人喜，有人憂。　　李西屏永遠都是表情嚴肅，聽了李想的話，仰起臉道：“我們也要公然否認袁世凱對我們的軍事限制了？”　　“為什麼要選在明年？”曾高皺眉頭問道：“只怕明年袁世凱做好戰爭準備，更加不好辦了。咱們現在沒有與袁世凱破臉的準備，而袁世凱也沒有與咱們破臉的準備。李烈鈞在江西硬起來，袁世凱不就軟了？如今的袁世凱政府內政因為善後大借款的流產而三易總理，外交因為英俄日三國攜滅亡中國之條件環逼而交困！咱們要跟他破臉，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時機了！”　　李想一笑道：“說得好。袁世凱三易總理，已經表現出他的跋扈，他的專制，他的獨裁。可袁世凱還是相當的克制，民國依然還是共和國，袁世凱還沒有越雷池，咱們說袁世凱什麼，都是莫須有的。咱們現在要像李烈鈞在江西搞的那一套，那不和李烈鈞一樣，被坐實‘暴徒亂鬧’的罪名？所以說，時候未到。咱們只要多一點耐心，袁世凱自然會一天天的爛下去。”　　李西屏聲音鏗鏘，突兀說道：“大帥為什麼就這麼肯定袁世凱會一天天爛下去，不會一天天強大起來？”　　這樣的論調，眾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所以人都很好奇，為什麼李大帥就這麼肯定，袁世凱會一天天爛下去？　　李大帥當然不可能告訴他們自己是在歷史教科書上看到的。　　“也是給他們一個機會。他們要是真能把這個國家整好，我們何樂而不為？不過看外蒙之獨立事件處理的軟弱樣子，還是不要抱什麼希望的。”李想又神秘的一笑，說道：“在那時以前，必須保持極端的秘密。”　　不料話音剛落，李西屏又道：“袁世凱的密探無孔不入，如何保持極端的秘密？”　　他這幾句話如斷珠落盤，又脆又響，坐着靜聽的呂中秋和金兆龍立刻面白如紙。李西屏一語既出四座俱驚，一時沉寂得荒廟一般。　　李想目中波光一閃，睃了眾人一眼，良久方格格一笑，道：“是該梳理一遍了。”　　他的語氣淡得白水一樣無味，但他們知道李大帥性子，愈是生氣，說話愈是寡淡平和。　　“是！”　　呂中秋和金兆龍似乎身上顫了一下。　　李想又告誡眾將士，說道：“決不能讓‘參謀總部’的字樣在報上露眼，因為這個組織可不是一個地方政府該有的。從現在起，陸軍的軍官名單每個季度都不再公布了，以免由於軍官名單人數眾多而把擴軍秘密泄漏給我們的敵人情報組織……不得失落任何文件，因為不然敵人就將加以利用來進行宣傳。口頭傳達的事情是無法證實的；是可以賴掉的。”　　一個個只是點頭。　　曾高的眼瞼垂下來，目光幽幽而動，想了想，說道：“海軍呢？”　　“一樣的，”李想不假思索的道：“要守口如瓶。不能提到排水量25000噸到26000噸的軍艦，只能提到改進的10000噸的軍艦。”　　因為江南民用造船廠正在秘密為鄂州海軍，已在開始建造兩艘26000噸的航空母艦（其實也就是一個海上移動的飛機場）。　　“最近湯鄉茗已在江南造船廠儲存了12艘潜水艇的骨架和部件。他請求准許海軍在雙十節的嚴重關頭以前把其中六艘裝配出來。”　　“他顯然已經知道我想要做什麼了。”李想微微一笑，說道，“建造潜水艇一事絕對要保守秘密……到情況要求開始裝配時，我自然會告訴他的。”　　“是……”曾高又道：“不過還有是新的造船計劃需要的錢超過他現有的經費，更不必說把海軍人員增加兩倍了。”　　李想揮揮手道：“你告訴他不必擔心。在萬一需要的時候，我會使鐵龔奇從勞工陣線撥出一千萬到兩千萬RMB供海軍使用，因為這筆錢仍將對工人有好處。”　　這樣，鄂州工人交的會費被李想用來充作未來海軍擴軍計劃的經費了。　　李想說道：“還有加緊建立空軍的步伐，不能還停留在空中偵查和作為名義上是民航的範圍。江南造船廠秘密建造的航空母艦是干什麼的？停轟炸機用的。命令馮如給我專搞軍用飛機的設計。”　　“沒有飛行員，”李西屏說道：“上次做定點轟炸試飛的時候就是馮如親自駕駛飛機，如果沒有您設計的那個‘降落傘’，或許就墜機身亡了。”　　“對軍用飛機駕駛員的訓練，在航空體育協會的方便偽裝下立即開始進行了。”李想說道。“我們準備戰爭，不止是為了對付袁世凱，對付袁世凱還不需要我話這麼大的精力。咱們現在靜觀外蒙風雲變幻，等袁世凱無力應付，把事情搞砸，我們就出手，狠狠的和老毛子打一仗。”　　……　　在外蒙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日本貴族旅行團抵達北京，首先就和英俄兩個領事碰頭。　　在聖彼得堡訂結日英俄三國密約的日本前總理大臣桂太郎向著英俄領事舉杯，說道：“內蒙古東部地方，關係於南滿洲鐵路。該部分地理上及行政上之關係，應該為南滿洲一部分。”　　桂太郎走到牆上掛着的地圖前，手指在地圖滑過，貪婪的說道：“第一次日俄密約劃定的兩國分界線應加以延長：由托羅河與東經什122度交叉點起，沿烏瓏楚爾河及木什匣河至木匣河與哈爾達台河分水線，再烏黑龍江省與內蒙古境界線至內、外蒙古境界線；再是，以張家口至庫倫的大道為界，劃分內蒙古為東、西兩部分。日本政府承認俄國對該分界線以西部分的內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俄國政府責承認日本國對該分界線以東部分的內蒙古享有特殊利益。”　　日本提出這一方案的目的，除了控制內蒙古東部以外，還在於由此進入直隸取得威脅北京、天津的有利的戰略地位。　　俄國同日本一樣對內蒙古懷有野心。它同意日本提出的瓜分原則，但不接受方案的 第二部 分關於以張家口至庫倫的大道作為東、西內蒙古的分界線的建議。　　庫鵬斯基說道：“庫倫大道是俄國商人進入北京、天津地區的必經之路，如划入日本勢力範圍，勢必斷絕俄國進入直隸的一切通道，等於迫使俄國放棄以往根據條約所享受的各項權利，不符合雙方對等的原則。”　　由於日、俄兩國都想控制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通道，這個談話一開始就碰到了障礙。　　日本政府急於加強與俄國的合作關係，桂太郎先軟了下來，他說道：“日本無意妨礙現時庫倫――張家口商路的自由與安全，或損害俄國的條約權利，日本願將分界線定於該路以東，希望俄國能提出具體見。”　　庫鵬斯基也在地圖上畫一條線，說道：“俄國提出的分界方案，主張以北京經線即東經116度27分為界線，俄國承認日本在上述經度以東的內蒙古享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認俄國在上述經度以西的內蒙古以及這一地區境外的中國領土享有特殊利益。”　　庫鵬斯基提出的俄國方案除了確保庫、張大道划入俄國勢力範圍以外，還企圖把內蒙古以西的今寧夏、甘肅、新疆等廣大地區劃入它的勢力範圍。　　桂太郎對以北京經線為雙方分界線沒有表示異議，但反對俄國提出的對內蒙古以西地區作為其勢力範圍的要求。　　桂太郎向庫鵬斯基聲敘道：“要日本承認俄國在中國西部的特殊利益，不符合日本原擬簽訂協議的範圍，在國際上會產生不利後果，並且日本由此不得不相應提出福建省特殊利益的問題，徒然使問題複雜化。日本在不得已時只能宣告中止這次交涉了。”　　庫鵬斯基開始仍想以密約形式保留這項要求，但遭到桂太郎這樣的拒絕以後，終於被迫撤回，這樣談判才得以繼續下去。關於劃分兩國在中國東三省西部的勢力範圍，基本上按照桂太郎提出的第一點；關於劃定東、西內蒙古各自的勢力範圍，則按照庫鵬斯基提議以東經116度27分為分界線。　　看到庫鵬斯基與桂太郎似乎談妥了，英國公使朱而典微笑着走了過去。　　英國是對俄國在中國北部與西部擴張勢力極感關切的另一個帝國主義，在1907年談判《英俄協定》時，英國不肯無代價地承認俄國在外蒙、新疆等地享有特殊利益，極力反對把它們列入議事日程，結果僅就波斯、阿富汗、西藏達成了一攬子交易，並在《西藏專條》內互相承擔一些限制性條款。　　辛亥革命發生，局面變化了，俄國製造外蒙“獨立”步步得逞，又借口保護新疆領事館，在喀什、伊犁等地大量增兵（雖然因為李瘋子的鄂軍激勵抗爭失敗）；英國深感失策，又無力扭轉外蒙、新疆的局勢，為了使自己對中國的侵略擴張不落在俄國的後面，認為必須取消《西藏專條》中那些對它不利的限制性條款，以承認俄國在外蒙、新疆的地位換取沙俄同意對《西藏專條》的修改。　　朱而典朝庫鵬斯基舉杯，探問道：“英國希望維護在中國宗主權之下的西藏自治，並準備派一名代表去拉薩，俄國是否有意放寬《英俄協定・西藏專條》中的限制性條款。”　　庫鵬斯基聽到這些話思想上是有準備的，但是他要替俄國要求一些報酬，他說道：“蒙古在英俄協定之外，我不能把它看做是西藏的對等物。”　　意思很清楚，俄國不打算以它在外蒙目前已取得的利益與英國準備在西藏得到的利益相交換。　　庫鵬斯基又向朱而典說道：“沙皇陛下願意明白宣布俄國無意接管中國土耳其斯坦的管轄權（其實因為李瘋子的勢力所在，現在有點有心無力）；在中國新疆的任何部分將不會發生俄國事先不通知英國而採取行動的問題。至於西藏，”庫鵬斯基話風一轉，“只要做得秘密，英國在西藏干什麼都沒有關係，但不能面對我們的約文作任何改動。”　　朱而典還是滿意的點點頭。　　英、俄雙方就這樣地達成曖昧的妥協。

# 第五百零二章 威逼

　　烈日當空，陽光潑灑下來，像着了火似的熱。　　落迦山別墅，李想在葡萄架下納涼。　　李西屏和曾高滿頭大汗跑過來：“李帥，英國人支持西藏親英分裂主義勢力猖狂至極。在藏內，他們挑動民族仇恨，煽動要把漢人‘驅逐凈盡’。在藏邊，藏軍東進，切斷川藏交通，藏軍先後攻陷江卡、鹽井、理塘等地，包圍了察木多、康定等地，川邊未被攻陷的縣城，南路只有三個縣，北路尚餘八個縣，由此直接威脅到川、滇兩省的安全。藏軍氣勢洶洶過來了。來者不善啊！”　　“你們坐下說。吃西瓜。”李想搖着蒲扇，不緊不慢地說：“就藏軍那點兵力和從英屬印度總督那裡淘來的過氣武器裝備，也想威脅川、滇兩省的安全？不要那麼慌張，我看西藏教主和他的主子英屬印度總督大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李西屏倒有點摸不着頭腦，“那在於什麼呢？”　　“英國是對俄國在中國北部與西部擴張勢力極感關切的另一個帝國主義！”李想扭過頭，略帶微笑地說：“這樣有兩個目的，一是在俄國在外蒙問題運動起來后，他們也不甘寂寞了，就開始玩‘瓜分中國’的把戲，找准機會吃掉中國一塊肉或幾塊肉；二是把聲勢搞大了，配合俄國在外蒙搞‘獨立’的行動，搞西藏‘獨立’的行動。你沒發現，英、俄、日三國已經有了曖昧的默契，估計又有了什麼密約了。”　　李想老謀深算，把英、俄、日三國的意圖看得一清二楚。他的一番分析，讓李西屏和曾高吃驚不小。　　曾高試探道：“那西藏問題……”　　“西藏問題，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李想打斷道。“這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一、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比較多；二、民族問題複雜，尤其是在受宗教控制的地區……不應操之過急。”　　李西屏道：“先遣連已經入藏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沒忘記。”李想道，“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我們只是據地圖上看，一片高原，平坦好走，班禪及其一群藏傳的喇嘛又在青海。可是林鐵長派人調查了解自青海、新疆入藏的情況，結果是從青海、新疆入藏困難甚大，一路上全是五六千米的陡峭雪山，難以克服。如入藏軍走青海路，僅完成入藏準備，就需要兩年。”　　有兩年準備時間，李想覺得還不如打下四川，再入藏也快得多。　　“怎麼，這次咱們就看着干瞪眼？”李西屏道。　　有力打不出去，別提有多憋屈了。　　“憋屈就吼一嗓子唄。”曾高道。　　“是啊，吼出來就痛快了。”李想道。　　新華社即於第二天發表（決不允許外國侵略者吞併中國的領土――西藏）的社論，指出：　　“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絕不允許任何外國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國人民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絕不允許任何外國分割。這是中國人民、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堅定不移的方針。”　　……　　成都。　　川督尹昌衡和他的副官朱森林各騎一匹高頭大馬，行進在城外的鄉間小路上。　　尹昌衡下定了決心要進兵西藏，他說：“先有武裝而後有和平。戰士只帶了6天的口糧，我們必須在一個星期之內收復南邊的河口、理塘，打下了河口，里塘，解北邊察木多、巴塘之圍就都不成問題了。”　　天太熱了，坐在馬上還汗流浹背。朱森林抹了一把汗：“是啊。都督決定出擊西藏是完全正確的，可要是西渡金沙江，進入藏區，多少人的口糧根本沒法解決。我們的後勤司令可愁死了嘍！”　　“無論什麼困難，征藏計劃不能變。”尹昌衡斬釘截鐵道。　　“是！”朱森林再擦擦汗。　　尹昌衡深有感觸地說：“自聯豫稱病避入布賚綳寺休養，藏政由鍾穎主持，袁大總統已經正式任命鍾穎為駐藏辦事長官，拉薩局勢稍定。但不久征討波密的軍隊於撤退途中鬧事強劫，與藏軍發生衝突，並波及江孜、日喀則等地。拉薩城內的漢藏衝突亦因駐軍搶掠寺院而激化，雙方為此而開戰。漢藏間的衝突，一定程度上是清廷的壓迫政策延續的惡果，然而這是中國的內部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可是英國卻感到有機可乘，遂極力插手，企圖實現其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陰謀。在英國的慫恿和策動下，所謂西藏‘獨立’的喧囂得以在更大範圍內掀起。”　　倆人說著說著，話題又轉到了英國人的身上。　　朱森林說道：“自革命爆發后，卸任不久的英印總督明托趕赴大吉嶺與達奶密談。其後達奶遣派的官員即潛回西藏進行煽動，達奶的內侍親英分子達桑佔東負責具體組織軍事叛亂。他組織了一支一萬多人的藏軍，自任總司令，今年3月開始向江孜駐軍進攻。經英國駐亞東商務委員麥克唐納的‘調停’，當地清軍被迫交出武器彈藥，取道印度回內地。接着，日喀則的駐軍亦遭同樣之命運。4月起，達桑佔東調集各路叛軍包圍並進攻拉薩，與守軍展開激戰。守軍因‘兵餉欠罄’，‘內缺槍弩’，英國聲援藏人，‘復禁賣糧食’，不得已只能接受英國指使的廓爾喀駐藏官員噶卜典的‘調停’，和藏軍達成四點議和條件，將槍彈交出，經印度回內地，並賠償兵變損失，只駐藏大臣留駐拉薩。駐藏軍隊陸續啟程返回內地。鍾穎及其衛隊被迫離開拉薩，移駐靖西。”　　尹昌衡恨恨的說道：“在印度流亡了兩年多的達奶在英軍的護送下，從噶倫堡啟程回藏。在行前的歡送儀式上，英國官員公然表示：英國的願望是，‘在中國維持對西藏的宗主權而不進行干涉的條件下，看到西藏內部自治，他們期望達奶喇嘛能盡其一切力量，達到目的’。有了英國人的支持保證，西藏親英分裂主義勢力更為猖狂。”　　……　　北京。　　鐵獅子衚衕，大總統府。　　“拉薩等地戰亂不已，西康邊軍遭受攻擊，川滇等省紛紛要求派兵平亂。”袁克定向乃父袁世凱報告軍情，又建議道：“不如乾脆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師西征算了。這事，決不能讓李瘋子捷足先登了。”　　袁世凱思考片刻，下了西徵令。　　……　　東郊民巷，英國領事館。　　英國領事朱而典今天心情很壞，陰沉着臉，額上青筋畢露。袁世凱的西徵令剛剛發下，他就收到了。袁世凱怎麼不去打老毛子，咱在西藏搞點小動作，他就喊打喊殺了？他們從朝鮮培養起來的交情，都是假的？　　英國倫敦當局唯恐這支軍隊進入西藏，與拉薩駐軍匯合，於英國侵藏不利，給他很大的壓力。　　朱而典思來想去，現階段，它要做的是：一面直接阻止中國軍隊西征，一面急於把拉薩駐軍逐出西藏，雙管齊下，而把重點放在後一方面。它認為只要做到誘迫拉薩駐軍撤出西藏，又能阻止西征軍入藏，以後再在外交談判中堅持中國在西藏只有“宗主權”，將會容易得多。　　朱而典風風火火的進了大總統府。他是袁世凱登上大總統寶座的絕大助力，袁世凱待他當然是不薄，好酒好肉地招待。　　袁世凱為朱而典搞的這個豐盛的招待晚宴，把朱而典渤發的怒氣打掃得一干二凈。袁世凱喝紅了眼，朱而典也喝紅了眼，推杯把盞中兄弟相稱，氣氛甚為融洽。但朱而典不是被袁世凱幾杯酒就灌暈的政壇菜鳥。　　朱而典噴着酒氣說道：“老朋友，作為你的朋友，我必須提醒你，就中國迫切需要的借款問題提醒你注意了！如果川軍的進兵超出一定範圍，英國政府就不會對中國――也是對你――提供任何進一步的援助！”　　袁世凱喝酒喝得紅光滿面的臉色刷的一下就變雪白的了。　　朱而典可不管，還要在壓壓這個當了幾天大總統就忘了自己帝國主義代言人身份的傢伙，他更進一步的聲稱：“西藏問題總以日後和商易為歸結，倘現時用武力，或與友睦之辦法必有巨礙。”　　最後朱爾典拍拍臉色蒼白的袁世凱的肩膀，語氣沒有了利誘，全是威脅：“老朋友，你必須記住，中國不得派兵入藏，不得改西藏為行省，否則所有責任惟中國是問。”　　駐華公使朱爾典威逼利誘，促使袁世凱同意撤出西藏駐軍，並由英國協助“遣送”。朱爾典指派使館武官威洛毗中校充當中國部隊與印度當局之間的聯絡官。　　威洛毗在錫藏邊境設立遣送中國士兵的機構。　　印度總督哈定為支持達奶集團的分裂活動，向英國政府建議，封鎖中印邊境是迫使中國西藏駐軍儘快撤離的最有效的辦法。　　當時西藏與川滇之間交通斷絕，中國駐藏官員往來文電以及部隊餉需都要通過印度。封鎖中印邊境既可使駐藏文武官員與中央政府失去聯繫，斷絕供應，在物質上與精神上備受打擊；又能大大降低中央政府在西藏人民中的威信。哈定還主張英國承認中華民國應視中國解決西藏問題的辦法而定。這些意見都為英國政府所採納。

# 第五百零三章 不可動搖的意志

　　藏邊告急！面對西藏緊張的局勢，首先是藏軍武裝進犯川邊所造成的對川、滇兩省的威脅，袁世凱北京臨時政府決定對藏政策是剿撫結合，先剿后撫。這一政策之所以能付諸實施，主要原因在於川、滇兩省的地方當局鑒於切身利害關係，對進兵態度积極。川督尹昌衡認為，必“先有武裝而後有和平”。因此川、滇兩省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動，派兵西征。　　對袁世凱來說，只要不出動北洋軍隊而由川、滇兩省出兵，既可免傷實力，又可削平藏亂，還可以在李瘋子之前捷足先登，自然是件好事。　　可對李帥來說，袁世凱指使川督尹昌衡和滇督蔡鍔撇開他的西征西藏的行動，雖然只是先剿后撫的一個威懾性行動，也使他暴跳如雷，在北京孫中山和黃興聯名送到落迦山別墅來的電報也不能使他息怒。　　李想把電報拍在桌上：“不止侮辱我的智商，還侮辱我的人格。”　　李想在他的落迦山別墅里反覆思量，認為自己受到了袁世凱的極大侮辱，也受到了他一直支持的孫中山、黃興甚至還有同盟會的極大侮辱。對於這位鄂州獨裁者來說，丟人之難堪，莫此為甚。尤其使他生氣的是，他打算要到嘴的肥肉在將到嘴邊未到嘴裏之際就受到了搶奪。　　“我要發飆了！”李想咬牙切齒，在落迦山別墅生了一天的悶氣，心中怒火如焚，要向敵人報復了，特別是那位袁世凱大總統報復，他認定後者是存心丟他的面子。　　李想火大的出門而去，突然出現在紅樓，並且在軍政府召集鄂州國民革命軍高級軍官，下達了一項重大決定。　　“我決心要一勞永逸地、徹底地解決西藏問題。”李想親自在對軍事委員會所作的激進演說中談到剛剛下定決心的內容：“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　　李想從幾天之前的“暫緩”轉向“宜早不宜遲”，戰略轉變的跟翻書一樣快，很多將領還不適應，都傻傻的看着他們的李大帥。　　李想拍着桌子喊道：“基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此時對解決西藏問題已有新的考慮……為滿足西藏人民的熱望，維護國家的統一，使西藏人民儘早享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一番光明正大的理由后，繼續大言不慚的說道：“審時度勢，果斷做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決定。”　　李想親自選拔的高級將領們配合著熱烈鼓掌。　　“大帥急急的下達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命令，可用什麼方式解決西藏問題？”曾高首先提問了。　　從青海和新疆進軍西藏，之前已經討論了無數次，沒有兩年準備時間完全不夠，所以李想大談進軍西藏，這個問題就是這些將領們首先關心的問題。　　“他們唱紅臉，我們唱白臉。”李想說道，“你們要記住，要始終堅持民族平等、注重民族團結、反對民族歧視之民族政策，對於西藏這樣一個有許多特殊情況的民族地區要有着更多的照顧和寬大。他們去和藏軍打死打生，我們就高喊要和平解放西藏，和平進軍西藏。”　　“高！實在是高！”曾高搖頭晃腦的笑了。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許多馬屁跟着就來了。“大帥真是諸葛孔明再世。”　　李想虛榮心得到極大的滿足，得意洋洋的說道：“我也是認真分析了西藏的社會特點和歷史情況后得出的結論：進軍西藏決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問題，它還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複雜的問題。據此，始決定採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　　李西屏抬起頭，臉色仍然那樣冷酷，問道：“談判的基本問題？”　　“這裏的基本問題，是西藏方面必須驅逐美英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協助鄂州國民革命軍入藏。我們方面則可以承認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連同達奶的地位在內，以及現有的武裝力量、風俗習慣，概不變更，並一律加以保護。”李想說道：“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針下和軍事進攻的同時，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強政治爭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總之，我們提出的條件，只要有利於進軍西藏這個基本前提，在策略上應該使之能夠起最大限度的爭取和分化作用。”　　根據李想的指示，軍事委員會擬定同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十項條件（亦稱“十大政策”）： 1.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英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民國祖國的大家庭來。 2.實行西藏民族區域自治。 3.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概不變更，達奶活佛之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4.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 5.維持西藏現行軍事制度不子變更，西藏現有軍隊成為中華民國國防武裝之一部分。 6.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7.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8.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完全根據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領導人員採取協商方式解決。 9.對於過去親英美和親前清的官員，只要他們脫離與英美帝國主義和清廷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一律繼續任職，不究既往。 10.鄂州國民革命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鄂州國民革命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鄂州國民革命軍經費完全由鄂州人民政府供給，鄂州國民革命軍買賣公平。　　李想說道：“這十項條件暫時不公開發表，但進藏部隊和工作人員必須遵守的政策和約法規章，同時也是向藏族各階層宣傳的主要內容，並作為向西藏派人勸和的主要依據。”　　“我下令。”李想口風忽然一轉，座下的將領們“唰”的一聲全部立正站好，只聽李想鏗鏘有力的說道：“1.應當進行準備，以便在入冬以前對西藏採取軍事行動。2.我國在西北的防禦工事應大大擴大，並且加緊進行……計劃立即動員6個師，開始先……”　　他對在場的黨羽李西屏、曾高、林鐵長……大聲咆哮：“把西藏划入鄂州約法的版圖，是我的不可動搖的意志！”　　……　　當川、滇民軍磨刀霍霍的時候，英國駐華公使朱而典發現上次對袁世凱的威逼沒有成功，為此，正式向中國外交部提出照會，內容為：　　（一）中國不得干涉西藏之行政，並不得於西蒙改設行省。　　（二）中國政府不得派無限制之軍隊，駐紮西藏各處。　　（三）英國現已認定中國對於西藏有宗主權，應要求中國改訂新約。　　（四）英政府前曾遵據條約，特設通信機關，后經中國軍隊擅行截斷，以杜絕印藏之交通。　　（五）如中國政府不承認以上各條件，英國政府亦絕不承認中華民國之新共和政府。　　陸征祥覽畢全文，眼皮跳動了幾下，暗想五條件中，只第三四條，尚可答辯，此外三條，關係甚是重大，雖比俄蒙協約，稍為簡單，但欲爭回西藏領土權，亦很費事。況中俄交涉，正當緊急，專顧一面，尚恐不及，偏又來了這道催命符，這正所謂禍不單至呢。　　陸徵祥當下皺着雙眉，躊躇了好一會，才到總統府中，呈明袁大總統。　　袁世凱一見陸徵祥入內，便起身邀坐，陸徵祥行禮畢，尚未開口，袁大總統已笑語道：“日前科布多全境，已報克複，今又得熱河來電，開魯縣也克複了。”說畢，即將電文遞示。　　陸征祥接過一瞧，無非是各軍會攻，斃匪頗眾，余匪敗走，復將開魯克複等情。隨筆帶過矇事，是省文之法。因將電文放在繳書案上，隨答袁大總統道：“東西蒙尚稱得手，外蒙或容易辦理，但英使又來要求藏事，為之奈何？”　　說罷低頭不語，唉聲嘆氣。　　袁世凱道：“日前有抗議書到來，我已與英使朱爾典說明，俟俄、蒙交涉就緒即當酌商，難道今又來催逼么？”　　陸征祥聞言，便即取出照會，呈與袁大總統詳閱。　　袁大總統閱畢，抬頭看到陸徵祥眼巴巴地望着他，便道：“他既如此催逼，我不能不答覆了。明日開國務會議，酌定複詞，可好么？”　　陸徵祥唯唯而出。　　袁克定悄無聲息的走進來：“父親，英國此舉，是洞悉父親迫切要求得到列強承認和借款，不敢輕易與英決裂，才如此行事的。”　　“我不知道嗎？”袁世凱陰沉着臉：“前天朱爾典就在這裏威逼我，昨天又在與外交次長顏惠慶的會談中，拐彎抹角的更進一步威脅中國，說什麼‘如果中國政府不令川滇軍停止西進，英國不僅不承認中國政府，且將以實力助西藏之獨立’。”　　“父親，”袁克定陰狠道：“這口氣你就咽得下？”　　“咽不下，也得咽下去！”袁世凱也是陰狠道，“前此，我與朱爾典的會談中，已承諾中國並無將西藏改為行省之意。”　　“父親！”袁克定還想建言。　　“襄外必先安內！”　　現在，面對英國的強硬態度，有求於列強的袁世凱北京臨時政府終於改變了立場。　　“你去告訴陸總理，以國務院名義致電尹昌衡，令其‘切不可冒昧輕進，致釀交涉，搖動大局’。”　　“是。”　　袁世凱背着手在大廳轉了一圈：“一封電報可能拉不回尹昌衡，着段祺瑞陸軍部下軍令尹昌衡，‘該軍已到察木多之隊，務飭切勿過該處轄境’。同時，也要命令滇軍暫緩進軍。”　　“父親，”袁克定嘆息道，“這電報拍出去，革命黨人又要跳出來罵街了。”　　袁世凱臉色堆滿疲憊：“武力解決的方法既行不通，只好退而求其次，改剿為撫，冀以懷柔之手段，牢籠藏人。”

# 第五百零四章 以戰促和

　　一艘火輪船吐着濃煙粗氣沿長江順流而下。　　天氣炎熱，船艙里像個烤爐，窮人全窩在燜罐子里……倒騰貨物的商販小心翼翼地守護着堆在過道里的包裹，乘警提着棍子走過來走過去，伺機向小販們敲詐幾個銅板。那些冥頑不化的老頭兒打瞌睡時，藏在瓜皮帽里的“豬尾巴”不小心被抖落了出來，一旦驚醒，忙將小辮藏了回去。　　在甲板上，江風清涼拂面，這裏全是有錢的旅客。　　一群身着新潮學生裝的年輕男女擠在一處，無所忌諱地議論着眼下的時勢。　　錦衣如畫的太太小姐們躲在遮陽傘下，或嗑着瓜子嘀咕着，或無聊地望着兩岸向後方慢慢退去的青山。　　不少戴禮帽穿長衫的男人，一看就是有點身份的，坐在椅子上閉目養神，有的則專註於手中的報紙或馮夢龍的《三言二拍》、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　　這時候一個青年學生揚着《人民日報》嚷了起來：“你們看見沒有，尹昌衡要進京了。”　　便有人問：“川督尹昌衡嗎？他不是西征西藏去了嗎？我還在成都看過他誓師大會呢！”　　那學生便道：“嗨，被袁世凱‘十二道金牌’召回了！”　　學生們爭相議論起來。　　有人說：“可能尹昌衡也跟湖北張振武一樣，要到北京去當京官了。”　　又有人道：“張振武才不明不白的死了，袁世凱是個奸詐之徒，尹昌衡到了北京，也沒有好果子吃。”　　鄰座一位穿着長袍馬褂閉目養神的老先生這時睜開眼來，瞥了一眼那群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擔心地搖了搖頭，繼續閉目養神。　　一位身材高大、着皂色蘇緞長衫的年輕漢子走上甲板，兩個挎盒子炮的士兵隨侍在身邊，戴着白色大檐帽的船長也哈着腰跟在後面。　　一些乘客不時小心地向那個年輕漢子看去，猜測着他到底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　　年輕漢子屹立船頭，凝視着兩岸青山相對出。　　那群高談闊論的年輕人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個與他們同乘一列火車的人，正是他們津津樂道的西征軍總司令、川邊經略使兼川邊都督、陸軍上將尹昌衡！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唉，現在真不是到北京的時候啊！”尹昌衡心情沉重地自語着。　　火輪巨大的噪音混雜這江濤，撞擊着他的思緒……　　“尹都督你不能走啊！”土司郎吉平措帶領十三寨頭人跪在都督府前，身後還跪着上千的藏族民眾，哭聲一片。　　郎吉老淚縱橫：“將軍視民眾如父母，民眾視將軍如恩人。今將軍離邊赴京，我等唯恐再也見不着將軍了，乞求將軍致電袁大總統，留下來吧！”　　眼前情景使尹昌衡熱淚橫流，川邊藏族父老如此信任和厚待於他，他豈能就這樣一走了之？尹昌衡即與郎吉歃血為誓，言定此去北京，三月必返。尹昌衡是懷揣着藏區民眾的擁戴和期盼離開打箭爐的……　　船過三峽，尹昌衡準備到漢陽拜見副總統黎元洪，當然，主要還是想見見辛亥“傳奇”名將李想。　　李想的大名尹昌衡早有所聞，正是此人拉開了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序幕，光復陽夏、戰北洋，戰西北，所到之處戰無不勝，鄂軍善戰，天下聞名。尹昌衡對此次的見面可是非常期待的。　　黎副總統和李大帥對尹昌衡十分器重，挽留三日，游龜山蛇山，登黃鶴古樓。觥籌之間，談今道古，感慨萬端。　　黎副總統嘆道：“昔日趙爾豐經略川邊，嗜殺成性，雖說藏邊一時無事，然民怨沸騰，積弊甚多。碩權文韜武略，少有人比。西征平叛，德威兼并，藏區民眾無不欽服。感佩之至，黎某是五體投地了！”　　李想翻着白眼，受不了黎元洪這肥仔的虛偽。　　尹昌衡則屢屢自謙，對黎元洪尊崇備至，卻又嘆息着問道：“黎公，有一事昌衡不甚明白。眼下川邊及西藏正是多事之秋，袁大總統卻非要召我進京不可，這倒是為何？”　　黎元洪沉吟着看了李想一眼：“李帥怎麼看？”　　李想翻着白眼道：“誰都知道，袁世凱在英國人的‘調解’下，是要談判解決西藏問題。”　　“這我也知道。”尹昌衡道。　　黎元洪沉吟片刻，也嘆道：“我想，袁大總統在談判問題上，肯定是有他的顧慮的。要是都依了英國人，又有悖國人的感情和原則；要是不依英國人，那政府又將失去英國乃至眾多友邦的承認和支持。袁大總統是進退兩難哪！”　　尹昌衡忍不住問：“黎公的意思，袁大總統是覺得昌衡在政府與英國人打交道中間礙手礙腳了？”　　黎元洪當即道：“不會吧，袁大總統怎麼會如此認為呢！”　　李想看着尹昌衡，這小子太沒政治情商，恨鐵不成鋼的氣道：“你要是不猶豫不決，婆婆媽媽的，早日打下昌都，就沒有什麼礙手礙腳了。”　　昌都是藏東的政治、經濟中心，是進藏的咽喉要道。李想一下子點出征藏的重點，尹昌衡終於看到李想露出的鋒芒。　　“李帥是不知道啊，”尹昌衡嘆道：“西藏地方當局將其總兵力的三分之二計七個代本全部和三個代本一部，以及土兵、僧兵等，共8000餘人，分佈於昌都周圍及金沙江以西地區，企圖阻止我軍進藏。”　　尹昌衡只帶了三千兵西征。　　“如能佔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主動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當然也有別種可能。”李想說道：“以打促和。”　　李想說著，帶着他們來到辦公室，把林鐵長組織人力新繪製的西藏地圖攤開。　　對於李想說“以打促和”，尹昌衡深表贊同。　　“可惜，我卻要去北京了。”尹昌衡撫摸着地圖感慨道。　　“不甘心嗎？”李想問道。　　“有些可惜了。”尹昌衡體會着十二道金牌招會臨安的岳武穆當時的心境。　　“我可以完成你不盡的心愿。”　　“唔？”　　“不過得給鄂軍借個道！”　　黎元洪眼皮哆嗦了一下，想到了一個詞：假道滅虢。　　尹昌衡沉吟良久，一拍掌道：“好！”　　接下來尹昌衡熱情的給李想講他所了解到的有關西藏的情況，對進藏路線提出了意見。　　尹昌衡指着地圖說道：“經西康進西藏，通常走的路線有三條。這地圖標的很詳細，二十萬分之一的西藏地圖，我之前從來都沒有看到過……”　　“飛機行拍的。”李想得意洋洋的說道。“西藏地理學家繪製的。”　　其中也有死鬼小日本大谷探險隊的功勞。不過這話，李想就在心裏過了一下，沒說出來。　　“飛機？”尹昌衡滿是羡慕，道：“一條是這裏，對這裏。由打箭爐經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薩。此為趙爾豐進藏舊路，有驛站。但山多且陡險，昌都至嘉黎間有東西兩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終年積雪，最難走。”　　尹昌衡在地圖上尋找：“另一條是這裏，由昌都至恩達西北行，經類烏齊、德慶、薩爾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薩。　　第三條在這裏，是由甘孜至玉樹西行，經布母拉，沿格爾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這一條路是高原的脊背。”　　“我們也對着地圖研究很久了，”李想說道，“可最終選擇走哪條路，還需進一步研究。但無論走哪條路，均需以甘孜為補給站。”　　尹昌衡點點頭：“甘孜至打箭爐有舊路基，可以修復通過大軍。”　　“知道藏軍的部署與特點嗎？”李想問道。　　尹昌衡沉思一下，道：“藏軍原有10個團。上半年，英國慫恿達奶擴軍並向其售給武器以對抗我軍入藏，藏軍擴編了6個新團，使總數增至16個團。其中5個團駐拉薩、日喀則、山南澤當和藏北地區；僅1個團配置在靠近藏邊防線上的定日；卻將金沙江一線和昌都地區靠近祖國處稱為‘邊防’，將藏軍主力近7個團並有力之‘民兵’一部置於昌都地區；另有一個半團從前藏開赴昌都途中，但大部分士兵開小差逃跑，僅少部到達。昌都地區的藏軍和‘民兵’統歸藏政府昌都總管指揮。藏政府駐山南、藏北、后藏、阿里等地區之總管均系四品官，唯獨駐昌都這一‘邊防’地區之總管加強為三品官。辛亥以前昌都之總管為拉魯，現在新由四品官提升為三品官的阿沛到達昌都上任。藏軍和‘民兵’在昌都地區的具體部署是：第10團位於江達至崗拖一線；第9團位於芒康、鹽井；第3團之牟霞代本部500人和第6團一個炮兵連位於以生達為中心的西鄧柯地區；第3團之噶炯代本部500人位於卡松渡；第7團位於恩來、類烏齊、甲桑卡等地；第4團位於丁青及以西之色扎；第8團及第2團之一個總管署警衛連位於昌都；‘民兵’主力‘碩達海松’部500人隨第3團牟霞代本部行動；另有‘民兵’2000餘人分散置於鹽井、門工、波密等地。藏軍的部特點是：南輕北重，前輕后重，梯次配置，分區布防。藏軍扼守隘口要道，企圖依託金沙江、瀾滄江及橫斷山脈之天險，阻止我軍西進。”　　李想拿着鉛筆，迅速的在地圖上標記。　　……　　當晚，宋缺送尹昌衡到驛館。　　到了驛館，宋缺也不走，支支吾吾似有話說，尹昌衡便指着侍候在旁的馬忠和張得奎說道：“他二人都是我最信得過的人，永炎兄但說無妨。”　　宋缺猶豫着說道：“其實，李大帥為尹堵的北京之行不無擔心哪。”　　尹昌衡頷首不語，等待宋缺把後面的話說出來。　　宋缺抽出兩根煙，一根給尹昌衡，一根自己點上，嘆道：“民國初立，風雨飄搖，民主共和，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尹督久戍邊陲，對有些事可能不甚透曉。就說袁大總統其人吧，經營北洋多年，擁兵恃強，於保皇與維新、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間，心機用盡，左右逢源。此君心甚高遠，喜怒難度，平常之人很難猜透他的心思的。尹督，今乃多事之秋，對袁大總統，你我在下面做事的人，還是多長几個心眼為好。”　　宋缺說到這裏便打住了。　　尹昌衡忙道：“宋將軍所言極是，還望仁兄明示。”　　宋缺想了想又道：“尹督是難得的將帥之才，然而尹督秉性剛直，我擔心的是……”說到這裏又遲疑起來。　　尹昌衡即道：“昌衡是個直性子，永炎兄何須囁囁嚅嚅，你就直說好了。”　　於是宋缺說道：“我擔心的是，尹督秉性剛直，此番進京，稍有不慎，難免禍及自身。張振武的殷鑒不遠啊。”他頓了頓，又壓低聲音說道，“尹督，我這些話，也是李大帥的意思。李大帥一番好意，尹督切莫誤會了。”

# 第五百零五章 史詩征途

　　李想拿着鉛筆，在昌都的外圍畫出一個一個地箭頭，像拉滿弓只待發射的利箭，直指昌都周圍及金沙江西岸廣闊地區。　　曾高和李西屏也為目前的戰局所鼓舞，看着地圖，曾高小聲地問：“您看什麼時候發起總攻？”　　李想用鉛筆敲了敲地圖，對他說道：“我們這次進軍西藏，不是在軍事上能不能打勝仗的問題。我們在軍事上打勝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鄂州國民革命軍是經過考驗的。現在對於我們來說，是在政治上怎樣爭奪民心的問題。你們後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裝備輕便，減輕戰士的負重。因為進藏以後，汽車用不上，只有靠牲口、靠牛車運輸。有些山道，牲口、牛也過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進藏部隊的武器裝備要質量好、重量輕、適應高原作戰的特點。部隊裝備好，進藏以後就可以振奮人心。”　　西藏距內地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經濟落後，人煙稀少，加之語言不通，居民與漢民族的隔閡比較深，所以，向西藏進軍是一場特殊的戰鬥。進藏部隊的給養，幾乎全部要由內地籌措，隨軍前送。補給，成了重於作戰的首要問題。　　李想為鄂軍確定了“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的鬥爭方針。　　李想和曾高、李西屏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時間去研究解決進軍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資上的準備，特別是如何做好後勤保障工作的問題。他們決定成立進軍西藏支援司令部，統一領導進藏部隊的後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統轄七個工兵團，十個輜重團和一個空軍運輸機大隊，擔任築路和運輸補給任務。　　李想對進藏的準備工作抓得很緊，對進藏部隊的被服、裝具、飲食衛生等都考慮得很仔細、很具體。　　“由於修路進展遲緩和空投試飛一個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隊有耗無補，發生糧荒。每人每天只能吃一斤糧。直到不久以前，空軍向康定、甘孜試投成功，先遣部隊的糧荒才得以緩和。”李西屏皺眉頭說道。　　“由於只有兩架飛機可以到甘孜空投，無法保證到甘孜部隊的全部糧食供應。”曾高也說道：“因此，為了保證9月份在甘孜屯積150萬公斤糧食，準備昌都作戰，必須加強空運。”　　“我們自己生產的飛機就只有這麼多，只有想辦法去國外購買一批運輸機，用來空運進藏物資。”李想把鉛筆放下，又說道，“然而空運能力畢竟有限，仍無法保證大部隊的全部供給。還是要一面進軍，一面修路。部隊走到那裡，路修到那裡，物資亦運到那裡。這樣吧，調集六個工兵團、三個步兵團組成築路大軍，不惜一切代價，克服一切困難，搶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　　“是。”　　李想走到窗前，低聲道：“進藏先遣連的工作開展的怎麼樣了？”　　“戰士們一路上爬冰卧雪，克服了雪盲症等高原症的折磨，歷經近一個月的千辛萬苦，進駐到阿里改則的扎麻芒堡。”李西屏說道：“扎麻芒堡，是改則宗西北方向一個長滿了駱駝刺的荒灘，海拔4700米，冬季最低氣溫零下40攝氏度，半年時間被冰雪覆蓋。先遣連在駱駝刺茂密的地方紮下帳篷，然後又打來駱駝刺堆成高高的‘圍牆’，建成了解放軍進藏后的第一個‘據點’。起初，當地群眾對解放軍有畏懼感，當地頭人也不準牧民們與解放軍接觸，先遣連向他們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幫助群眾放牧、撿牛糞、醫治疾病，還把自己帶的有限的衣服、糧食、茶恭弘=叶 恭弘等接濟貧苦牧民，慢慢贏得了他們的好感。”　　“艱苦是不用說的，”曾高道：“後面又加派了一個加強連去。”　　“這將是共和國歷史必定會永遠記住的史詩征程。”李想感慨道。　　……　　加強連翻閱昆崙山與進藏的先遣連，在藏北羌塘高原改則區的扎麻門巴勝利會師。　　在這次前所未有、一切未知的遠征中，儘管山高氧低、艱險重重，但先遣連官兵憑着鐵的意志和作風，向極限發起一次次挑戰和衝鋒，戰友們個個臉色黝黑、浮腫，但兩眼都透着睿智的光芒。他們有的凍掉了手指，有兩個同志竟失去了耳朵……　　兩支部隊開了一個盛大的聯歡會。　　炊事員開始張羅大餐，一小瓶汽油混合氂牛糞作燃料，用放大鏡引燃白磷生出火來，上面架起特別準備的壓力鍋。　　“兄弟，”一個先遣連的老兵操着濃濃的土耳扈特蒙古口音說道：“到了藏北，這並不意味着艱苦行程的走完，而是真正戰鬥的開始。”　　“達山界板都翻過來了，還有什麼比翻閱達山界板艱苦的？”這個大兵從高壓鍋里撈出一塊煮爛的野驢肉，呼嚕呼嚕的大吃起來。　　“你知道什麼？”老兵缺了一根手指，依然飛快的夾起一塊爛驢肉。“你對這裏的敵情、社情、風土人情一點都不了解，對這裏的氣候、地形、道路也不掌握，今後要在這遠離領導的新區站住腳、紮下根，光復西藏的任務剛剛開始啊。”　　“你們見到藏民了沒？”　　“見到了。找的好辛苦。”　　“唔？”嘴裏塞滿爛驢肉，含糊不清的吱一聲。　　“藏北人煙稀少，當初尋找藏民遇到了很大困難。一次，副連長帶領一個偵察分隊，翻雪山、涉冰河，四處尋找藏民。”先遣連老兵回憶起那一段記憶，無限感慨的停下搶食。　　“……駱駝蹄子磨出了血，我們用破布包起來，帶的乾糧吃完了，我們打獵充饑，就這樣不停步地在野外跑了15天，也沒有見到藏民的影了。其他幾個分隊也是吃了不少苦，跑了不少路，還是沒有找到一戶藏民。　　後來，終於在一個叫多木的地方發現了兩個藏民和四個小孩，副連長和戰友，急忙上前和藏民見面，結果使藏民吃了一驚，丟下羊群，慌忙向山上跑去。彭清雲知道這是藏民對我們不了解，在這種情況下是不能再往前追趕的。他一面派人將跑散的羊群收攏在一起，一面讓我們幾個新疆少數民族兄弟用維吾爾、蒙古、哈薩克等幾種語言向藏民喊話，這時藏民停了下來，朝分隊架起了叉子槍，副連長向前走，藏民就向後退；副連長停下，藏民也停下，就這樣，一個上午我們一直保持着一段距離。　　連長接到副連長報告，立即帶上翻譯飛馬趕來。他知道由於清政府壓迫他們太狠，造成了民族隔閡，藏民首次見到我軍產生恐懼心理是自然的。現在他們手裡拿着槍，萬一發生衝突，將會對今後的工作造成不良後果。連長趕到現場，看到雙方仍然處於對峙狀態。便命令部隊放下武器，自己帶着翻譯，手捧哈達，趕着羊群，向牧民走去。牧民見這種不帶武器，並無惡意的情景，就收起了叉子槍。藏民從見到我軍前前後后的行動，尤其見到面前這個頭戴青天白日徽章的軍人的親切言行，非常激動。　　到了藏民的帳篷，同志們拿出花布、方塊糖、茶恭弘=叶 恭弘送給這戶藏民，喬巴克又給藏民做面吃，使這戶藏民徹底消除疑懼。　　連長和藏民坐在一起，向他們講述我們就是國民革命軍，是為人民服務的軍隊，今天，李大帥命令我們到這裏來解放西藏受壓迫的人民。連長還詳細地向藏族老鄉宣傳了我黨的政策和我軍的紀律，雖然他們還不能一下子完全聽懂，但李大帥、國民革命軍這些名字，卻深深地印在藏民的腦海里。他們激動地拉拉這個同志的手，摸摸那個同志的青天白日徽章，大人小孩都流着淚，不停地說‘夏保，亞古都！’。”　　“‘夏保，亞古都’是什麼意思？”　　“好朋友。”先遣連老兵撈起一塊白蘿蔔，“阿里地區只有很少的一些農業區，種着為數不多的青稞，多數人過着原始的遊牧生活。這是我們大棚種的蔬菜，嘗嘗鮮。”　　“這來的路上，地皮菜、野牲、草根成了主食，我都快變野人了。”這個士兵說著夾起一塊蘿蔔，吃得眉開眼笑。　　“你知道嗎，寺院的僧人以及農牧民看着5斤重的白菜、4斤重的蘿蔔，臉上都泛起了笑容，邊看邊摸，併發出一連串的讚歎，伸出大拇指說：‘革命軍真行，說到做到，荒灘上能長出這樣的莊稼是奇事’。他們都趕着牧畜來和我們換，幾顆白菜蘿蔔就是一頭羊，或者一頭氂牛。”　　“你剛剛還說什麼‘光復西藏的任務剛剛開始’，我看你們任務搞得轟轟烈烈嘛。我們來這裏，都沒事可做了吧。”　　“怎麼沒事做？阿里地區的反動頭人，聽到我軍由新疆進入藏北，丟魂落魄，竭力施展阻撓破壞的伎倆。反動頭人造謠說：‘有一批窮漢人來藏北搶東西，他們是殺生滅教的土匪……’反動地方政府下了三條禁令：不準和革命軍接觸；不準給革命軍賣東西；不準給革命軍帶路。他們還揚言，一定要把革命軍困死在山上。”　　“靠！誰這麼反動，怎麼不幹死他！”這個士兵把碗一摔，怒火中燒道。　　先遣連老兵撇嘴道：“不能開第一槍。”

# 第五百零六章 試探

　　清早，踏着夜露，迎着朝寒，鄂州西征西藏的作戰部隊主力向昌都方向進發了。部隊浩浩蕩盪一路西進。　　偵察小分隊前往雪山之巔，上山沒有路，官兵只能循着氂牛走過的足跡向上攀爬，每走幾步就感覺空氣愈加稀薄，頭痛、胸悶、噁心等反應加重，嘴唇和臉色呈現烏紫狀。到達雪線抵近一看，其實是一層厚厚的冰川，只能用撬鎬刨冰鑿坑，手腳並用，艱難爬行。　　“快，拉我一下！”　　突然，一個戰士右腳踩偏不慎滑倒，雙手死死摳住凸出的冰塊，緊張氣氛驟然加劇。　　“抓緊！抓緊！”　　不遠的三名戰友迅即拽住他，合力把他扯了上來，總算化險為夷。　　偵察小分隊順利到達山頂，從德國留學回來的小隊長擺弄着從德國帶回來的一個儀器，良久呼出一口白氣，說道：“靠！海拔5786米。”　　其他戰友忙着構工偽裝、目標偵察、引導打擊等課目的同時，炊事員開始張羅午餐，使用的是入藏部隊的標準裝備：一小瓶汽油混合氂牛糞作燃料，用放大鏡引燃白磷生出火來，煮、燉、炒、煎，足足倒騰了近兩個小時，終於做出了四菜一湯。　　午飯剛過，高原的天氣變幻莫測，剛才還是明朗的天空，倏忽之間就濃霧密雲，狂風大作，鵝毛大雪瞬間飄落，不一會兒眼前全是白茫茫的一片，為防止發生險情，官兵只好回撤。　　沒想到，下山更費力，指揮員在前面探一段路，確定沒有危險后再讓大家跟進走一程，循環往複，跌跌撞撞，下到山腳竟比登上山頂多用了整整一個小時。　　深夜，氣溫驟降至零下五攝氏度，偵查小隊準備把露營地設在峽谷旁。　　夜黑風高、山路崎嶇，徒步急行軍穿越峽谷時，人人暗地里捏了一把汗。由於燈火管制，官兵只能藉助先進的微光夜視儀探明路況，快速行進。　　在這片雪域高原，雖然是夏天，可是夜裡的天氣異常寒冷，在山谷中穿行，寒風夾雜沙粒吹打在臉上又冷又疼。　　夜宿荒原，狼嚎陣陣。　　戰士剛上哨，便發現哨位不遠處綠光點點，順手電光望去，十多隻狼或蹲或站、虎視眈眈。家住城市的士兵從沒見過這個場景，內心發怯。　　“淡定！”同樣是富家少爺出生的隊長說道：“狼怕強光。”　　偵查小隊是個技術兵種，成員不是留洋歸來的士官，也是國內的測繪軍事學堂畢業的，他們當中即使不是大富大貴之家，也是小康之家。　　找來兩支強光手電，對峙一陣后，狼群果然悻悻而去。　　小隊長出了一口氣，也忍不住悄悄擦了一把冷汗。　　此次昌都會戰，革命軍以六個團的兵力，組織南北兩線作戰，鉗形進擊，將主力用於北線。這支偵查小隊所在的第三師的三個團和臨時劃歸第三師指揮的軍炮兵營、偵察營、工兵營、炮兵連以及青海玉樹騎兵支隊擔負北線的作戰任務。第四師北線部隊分為三路：右路由154團、青海騎兵支隊和師騎兵偵察連、炮兵連組成。154團及師炮兵連從鄧柯渡江後進行大迂迴包圍，繞到玉樹緊接騎兵支隊，取道囊謙，直達恩達，斷敵由昌都向拉薩撤退之路，阻敵援兵；中路由155團、156團、軍炮兵連組成，作為進攻昌都的正面部隊，師指揮所隨中路前進，該部隊由鄧柯渡江，分別殲滅牙要松多、江西橋和國德、生達之敵後，取徑直搗昌都；左路由軍偵察營、工兵營、炮兵連組成。為了迷惑敵人，配合中路作戰，該部隊在炮火的掩護下，從崗托正面渡江，殲滅同普、江達之敵後前進至昌都三天行程距離時，以一部兵力迂迴昌都以南，殲滅可能南逃之敵。第四師左鄰的第五師從巴塘以西的竹巴籠渡江，首先殲滅寧靜之敵，而後，主力出邦達、八宿，斷昌都守敵南逃之路。　　雪域高原，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有時，一天要過好幾條河，經過風霜雪雨，烈日當空，才能穿過一座山谷，每天行軍六七十里，有時甚至急行軍160里路程，戰士們都疲勞不堪。　　這支中路的偵查小隊在第二天清晨出現昌都東北部約300里處的一個重要村落據點鄧柯。　　時近午時，太陽出來了，雲層也漸漸散去。西藏的天空，如洗的藍。村落里就是幾棟石頭房子，稀稀拉拉可以看到幾個藏兵在巡邏。　　“鄧柯地處甘孜至玉樹的交通要道旁，昌都總管拉魯老爺請英國洋大人在這裏設置了一座……那個，那個……叫做‘電台’的洋東西。”做嚮導的小喇叭比劃着說道。　　這是他們用一包紅糖換來的寺廟活佛的友誼。　　“我們的任務，就是搗毀這座電台！”　　隊長頒下命令。他沒有任何開場白，上來就開始布置戰鬥任務。　　太陽一出來，他覺得略有熱意，解開幾個紐扣，和士兵們一邊走一邊看。站在山頭上，鄧柯能盡收眼底，電台所在的石屋外架設的天線都可清楚看見。　　“告訴部隊，做好戰鬥準備。”　　隊長袖子卷得老高的手用力的一揮手，示意弟兄們立即部署作戰準備。　　“全體都有，準備作戰。”　　副隊長低聲衝著身後的傳令兵說到。　　正抱着槍靠在石頭後面里的弟兄們忙爬身起來，迅速的進入作戰位置，嘩啦啦的將子彈推上膛，成堆的手榴彈被從彈藥箱里抓出來。　　“跟我上。”　　隊長貓着腰串了出去。士兵一個跟一個的摸上去。　　戰事發展異常迅速，偵查小隊一舉攻克鄧柯，搗毀藏軍一個英國最先進的無線電台，俘虜了索朗平措。　　……　　逃回昌都的話務員匍匐在地上，向昌都總管拉魯報告，道：“我在無線電收發站內向窗外觀看……他們已到了這裏，有……”他眼珠轉了一下，“有好幾百人！”　　“好幾百人！？”拉魯驚問。　　“是的，拉魯老爺，”話務員把身體匍匐的更低：“他們一齊湧進電台的院子里。我告訴了在電台旁的索朗平措，可是他仍然繼續發報，因而遭逮捕。他們已經在途中抓住了索朗多吉，我躲藏在一個食品櫃里，他們始終沒有打開看過。當晚我就爬出來逃走了。”　　拉魯聽完之後，再也沒有表現出任何的驚慌，他念經祈禱了一會兒之後，才道：“命令！”　　“在。”　　“駐紮在昌都東北部大約5天路程的玉樹邊境附近的穆恰代本馬上帶領他的軍隊返回昌都。其部隊紀律非常嚴明，着重儀錶，是藏軍中非常優秀的一支精銳部隊。對付漢人的軍隊，應該綽綽有餘了。這樣的一支精銳部隊，向玉樹的漢軍發起反擊，解救報務員，奪回電台，並且對漢軍備戰給予沉重打擊。漢軍初來乍到，對康區的百姓不了解，又不熟悉地形，這是發動突然襲擊最佳時機！”　　然而，事件並沒有按照拉魯的計劃發展。鄧柯地區的康巴人欺騙了穆恰代本，沒有把革命軍的確切方位告訴他，使他的部隊中了革命軍的埋伏傷亡慘重。　　在昌都總管看來，他們在鄧柯戰役中奪取了戰術性勝利。在這次戰役中，他們打退了革命軍的試探性攻擊，此戰證明藏軍能夠同革命軍較量。　　而革命軍方面可不這麼看。　　李想皺着眉頭，從這場小小的偷襲戰看到了進攻昌都的難度。他決定提前發起攻擊，免得夜長夢多。李想把曾高、李西屏叫到跟前，攤開地圖，直接問道：“你們的前梯隊與后梯從人數各多少，什麼時候發起總攻？”　　李西屏酷酷的說道：“如8月底前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可全線通車，在瀘定以西能集中300輛汽車，甘孜、德格間集中5000頭氂牛，所需冬衣、乾糧、攜帶燃料等8月底可運新津，9月和10月再由汽車、馬車運800萬斤糧食、物資到甘孜，則昌都戰役可以在10月間實施。”　　曾高拿着參謀部早做好的實施昌都戰役的報告書遞給李想。　　李想看到報告后，詢問道：“今年如能進到昌都當然是很好的，問題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長道路是否能隨軍隊攻進速度修築通車；（二）昌都能否修建機場及是否適於空投；（三）一個師進攻昌都是否夠用，藏軍似有相當強的戰鬥力，必須準備打幾個硬仗，這方面你們有足夠估計否。”說完頓了一下，側過臉對曾高說道：“我們對於以上幾點尚不清楚，你能具體說一下嗎？”　　曾高說道：“至昌都的公路尚待勘查，明年才能修築；飛機在昌都空投是可能的，能否修築機場尚無確切情報；對於藏軍的戰鬥力，根據與藏軍的第一次軍事接觸做出評估：我們曾以兩個連同敵人一個代本打了一仗，以一個排衝垮敵人一個代本。藏軍在昌都地區只有5000至6000兵力，且駐地分散，不易相互支援。因此，使用第四師4個團又2個營，加上玉樹方面、察隅方面少數部隊的配合，是夠用的。”

# 第五百零七章 利箭待發

　　戰爭的陰雲籠罩在昌都，這個藏東的政治、經濟中心，是革命軍進藏的咽喉要道。　　在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築司令部的領導下，到昌都的公路已修築750公里，用飛機、汽車和馬車向前方運輸了上萬噸物資。隨着準備工作的進展，進藏部隊陸續向前開進。兩萬大軍由借道四川進至金沙江東岸的鄧柯、德格、巴塘一線和青海軍區騎兵支隊進至玉樹，從東、北倆個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區，完成了戰役展開。　　就在大戰一觸即發的時刻，青海政教組織組成以當才活佛、夏日倉活佛、顯靈呼圖克圖、格勒嘉措和遲玉銳參加的青海省各寺院勸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團。並向蘭州西北軍事委員會陳情。　　最後經過林鐵長、張鳳�等進一步的慎重研究，決定暫緩去進攻昌都，先派個活佛去昌都，看能不能勸降，並將此意見立即報告了軍委。　　李想收到電報后立即回電，指出：“決心在和平光復西藏甚慰。同青藏上層政教人士的團結協和極為必要。一定要向西藏人民傳達鄂州關於和平光復西藏問題的指示精神，勉勵他們為爭取和平光復西藏做貢獻。”　　收到李想的電報后，林鐵長與青海的班禪商議，決定由就近昌都的甘孜的白利寺的格達活佛出面，去遊說昌都總管。　　格達活佛被鄂州人民政府任命為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前往昌都遊說，進而準備前往拉薩說服西藏政府同意和平解放西藏。　　第四師到達甘孜后，劉經將軍就住在白利寺，一住就是七天。每天都和格達活佛敘談到深夜。劉經向格達活佛表達了鄂州和平光復西藏的方略。　　格達活佛連連點頭稱讚：“李大帥真是英明，鄂州對西藏實行的和平光復實乃愛護眾生，不使生靈塗炭，善哉善哉。我這個信仰釋迦牟尼的有神論者衷心歡迎你們這些無神論者。”　　就這樣，格達活佛帶着中央政府的重託和和平的心愿啟程了。　　當時考慮到安全問題，劉經將軍曾派出部隊負責他的安全，但讓格達活佛拒絕了。　　臨行前他說道：“李大帥寬宏大量，西藏現行的政治制度維持原狀，達奶喇嘛的地位及職權不會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西藏實行民主區域自治，李大帥考慮的比我想象的還要周到。我去西藏勸和的使命一定能夠實現。”　　經過艱難的跋涉，格達活佛一行達到了昌都，並會見了當時昌都總管府的總管拉魯・次旺多吉。　　格達活佛勸說拉魯道：“李大帥反正都要光復西藏，因此寧願採取和平的方式而不應訴諸武力。如果拉薩企圖與李大帥抗爭，那不但會造成生靈塗炭，而且還會導致佛教和寺院的毀滅。”　　他帶來了李大帥提出的三點和平建議：1．西藏必須承認其為中國的一部分。2．西藏與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的邊境地區必須部署國民革命軍。3．西藏必須斷絕同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切聯繫。　　格達對拉魯說道：“如果西藏接受這些和平建議，革命軍就沒有必要進軍西藏，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就能得以維持。”　　拉魯把這些和平建議提交給了拉薩，拉薩方面回復模稜兩可：“可以考慮這些建議。”　　此時的格達活佛拿着這樣的回復心急如焚，他是親眼看到革命軍的厲害的，藏軍和革命軍一比，就是烏合之眾。再加上一路勞累病倒了。更為嚴重的是一場極為險惡的陰謀正在臨近格達活佛。格達活佛只是小病，卻發生病情惡化，就這樣突然去世。　　格達活佛的和平之旅隨着他的去世而中斷。　　正當這個戰和難定的關鍵時刻，拉薩委派阿沛・阿旺為新任昌都總管，接替拉魯。　　阿沛在昌都見到拉魯就說道：“西藏斗不過漢人的，因為漢人擁有最新式的武器裝備和訓練有素、身經百戰的官兵。設法進行談判、達成和平的解決辦法要比武力對抗好得多。”　　“不要忘了你的身份。”拉魯手裡拿着念珠，端坐如一尊泥菩薩，說道：“不管有沒有成功的可能都要誓死抗爭。”　　阿沛冷笑道：“沒有必要激怒革命軍，必須拆除修築在山頂上的防禦工事。停止招募更多的康巴民兵。”　　“不行！”拉魯冷冷的道：“昌都現在還是我說了算。”　　“你真以為在昌都只手遮天啦？不要以為你乾的褻瀆神明的事情沒有人知道？”　　“你說什麼？”　　“格達活佛在昌都突然去世，不是病逝的，他是被人下毒給毒死的！”阿沛陰陰的說道。　　“你說什麼？”拉魯就是泥菩薩也坐不住了。　　“是誰下的毒手，有人說格達活佛是被駐昌都的英國無線電報務員福特殺害的，也有的說是被你給殺害的。但有一點很明確，格達活佛是被投毒身亡的。無論如何，格達活佛的死，你這個昌都總管脫不了干係！”　　“說這話，你要證據！”　　拉魯表面強硬，冷汗卻刷刷的流下，覺得屋裡有點悶熱，悄悄拉開一點衣領。　　阿沛冷笑一聲：“哼！大敵當前，我也不想為難你。不過昌都這個地方太小，沒有必要由兩名噶倫共同駐守管理，我建議拉魯老爺還是離開昌都到玉樹南部瓊布色達去開闢一個新的作戰根據地，而我則留駐昌都。”　　拉魯嘴角頻頻抽動，卻沒有再出言反對。　　阿沛雖然很想與革命軍和談，可惜格達活佛已死，而且拉薩也不同意和談，所以阿沛的行事就頗像那位在鴉片戰爭時：“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廣州“六不總督”恭弘=叶 恭弘名琛。面對革命軍大兵壓境，阿沛判斷失誤，導致了昌都戰役完全按照革命軍的設想進行。　　在防禦上阿沛沒有建立一支常備的後備軍。藏軍全體官兵除了幾百人留守昌都之外，其餘軍隊都被分散布防於邊境沿線；革命軍隨時都可能突破藏軍的防線，而邊防軍後面並沒有設置第二道防線。英國人早在護送達乃回藏的時候就提出有必要建立一支後備軍，但是這一報告顯然從未被達乃的官員採納過。　　自藏軍設在鄧柯的電台被搗毀之後，在拉魯的一再請求下，阿沛從拉薩帶來了兩部手提式無線電收發報機，可是他決定不在金沙江沿岸邊境地區設置這兩部電台。於是拉魯帶了一部到洛隆宗，另一部則留在昌都閑置着。　　英國人福特試圖說服阿沛將那部閑置未用的電台送到戰略要地類烏齊去，以便能夠及時迅速地收到有關拉貢昂達撤退路線的情報，但遭到了阿沛的拒絕。　　隨着9月底的到來，許多人都推測冬季的臨近意味着革命軍隊可能不會發動進攻，從而使藏軍逐漸放鬆了警惕。　　格達活佛的遇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第四師前線指揮部並不知情，而此時的藏軍開始調集兵力在渡口布防，並開始擴軍，由原來的14個代本，擴為17個，一個代本相當於一個團的兵力。藏軍主力三分之二的兵力布置在昌都周圍及金沙江西岸廣闊地區。企圖扼守昌都重鎮，卡斷入藏要道阻止革命軍渡河，並從英屬印度大量購買了先進武器。　　“西藏地區的九月份正值雨季，河水暴漲。這給革命軍渡河作戰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劉經在用剛剛接通的電話線給李大帥打電話。　　李想在武漢紅樓對着電話說道：“為了確保戰役的順利進行，革命軍必須想辦法用各種方法製造渡河工具。蘭州時，我就看到當地很多人用羊皮筏子過黃河，你們也可以考慮用當地氂牛皮製作的簡易木筏，成了當時主要的渡河工具嘛。”　　劉經立刻興奮的說道：“還是大帥有辦法，我這就叫他們這麼試一下，看行不行。”　　李想說道：“我聽說剛剛組建的空軍部隊開始向前線部隊空投物資了，但是遠遠滿足不了戰爭消耗的，為確保戰役順利進行。在空軍向前線部隊空運物資的同時，地面運輸隊正在翻山越嶺向前線奔襲。”　　“大帥，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運輸線上，從內地出發的騾馬隊已經派不上用場，急需的就是高原之舟氂牛。然而，在人煙稀少的高原上，徵集氂牛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不簡單你也得給我辦好！”　　“唔？”　　“這是政治任務！”　　“是！”　　“藏區又幾個土司、頭人，跟尹昌衡都督情誼很不錯，我會請他給那些土司、頭人拍電報，打個招呼。”　　“謝大帥！”　　“這又不是為你，有什麼好謝的。”　　……　　藏區還處在土司頭人管理之下，掌控着幾乎所有社會資源，包括農牧民家養的氂牛。降央白姆、夏格刀登和達多吉是金沙江以東地區最大的土司和頭人。　　劉經拿着尹昌衡的電報親自拜訪他們。經過徹夜長談，夏格刀登答應自己親自出五千頭氂牛，還可以幫助從降央白姆那裡提供兩千頭。幾天後，一支近萬頭氂牛的運輸隊出現在通往西藏的茶馬古道上。　　劉經下達了三天後發起進攻的命令。一張張拉滿弓的利箭指向金沙江的兩岸，隨即待發。

# 第五百零八章 勢如破竹

　　黃昏，晚霞婀娜。　　李想吃過晚飯，晃蕩着肩膀在落迦山別墅的院子里走了一圈，看看時間，又問了問前線指揮官的準備情況。少頃，一道對昌都發起總攻的命令飛到了西征西藏各攻城部隊。　　1912年10月10日，是武昌首義一周年的紀念日，西征西藏第四師前線指揮部選擇了這一天召開了慶祝大會和戰前誓師大會。　　劉經很有李大帥風格地拍着桌子喊道：“必須準備數日的連續戰鬥，要不怕疲勞，要嚴格節約糧食，發揚高度英勇、堅決頑強的戰鬥精神。在戰術上，攻擊每一據點，事先要有充分準備，不草率從事，不放過每一個戰機。隱蔽運動，突然攻擊與短促火力相結合，集中優勢兵力、火力突破一點，割裂敵人陣地。”　　他喝過一碗水，又繼續說：“各兵團必須協同動作，先打弱敵，后打強敵，爭取戰役在軍事上政治上的全勝，為西藏人民立下第一功。”　　西北安西軍區正式下達《昌都戰役基本命令》，確定“殲滅藏軍主力於昌都及其以西之恩達、類烏齊地區，佔領昌都，打下明年進軍拉薩解放西藏之基礎。”要求第四師以主力一部並有青海騎兵支隊加強，從右翼迂迴昌都以西，切斷藏軍退路；其餘各部分別從北、東兩面向昌都攻擊前進。　　國民革命軍渡過金沙江，向昌都地區的藏軍陣地發動大舉進攻。國民革命軍兵分四路，形成鉗形攻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藏軍進行包抄，準備切斷藏軍南部和中部兩個方向的退路。　　隨着國民革命軍相繼攻克崗拖渡口、讓松多和芒康等地，從這些地區逃跑回來的藏軍官兵接連不斷地帶回戰敗與傷亡的消息，昌都的形勢急轉直下。　　面對這種形勢，昌都的西藏官員們在昌都總管阿沛指揮部堅固的石屋裡急得直跺腳。紛紛懇求道：“大人！昌都是無論如何也守不住了，漢人比藏獒還要兇猛，孩兒們頂不住了。請大人速與拉薩方面聯繫交涉，請求恩准我們逃往洛隆宗。”　　“拍……拍急電！”　　阿沛氣急敗壞的說道。　　阿沛向拉薩發去了求援急電，但此時的拉薩的達乃也是疲於應付。一支革命軍的先遣連不知道怎麼就翻越了界山達板，出現在藏北阿里，在荒灘開種的幾顆白菜蘿蔔（筆者按：白菜種下一個月就成熟了）就搞定了阿里的活佛、頭人們不說；雲南的蔡鍔還在藏南鹽井攻擊前進，阻止藏軍向察隅後撤。這些，簡直都是要他的命。　　對阿沛的電報，達乃沒作太多的反應，極為簡便地寫了幾個字：固守待援。　　拿到拉薩的電報，阿沛燃起了一些希望。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見援兵來。革命軍的攻勢越來越急，越來越凶，他再次擬了一封急電：敵圍攻甚急，戰鬥激烈。再不救援，唯死與降耳！　　阿沛的再次悲號，引起了達乃的憐憫。他命還在玉樹的拉魯，立即率部馳援昌都。　　與此同時，革命軍154團和青海騎兵支隊實施外線遠距離大迂迴，在高原上縱橫跨三個省區，14天走了約1500華里，穿過橫斷山脈，兩渡金沙江和瀾滄江，在甲藏卡和類烏齊等地擊潰藏軍，由於連續行進，許多戰馬死亡，不少騎兵變成步兵，終於在既定時間內到達昌都以西稱為“五路口”的恩達，完成了大迂迴包圍的任務，並準備好從西往東堵擊由昌都撤出的藏軍。　　在正面戰場，革命軍分別在幾個渡口陸續渡過金沙江，迂迴部隊和跟進的北線左路主攻部隊渡江時未遇藏軍抵抗，北線左路和南線攻擊部隊在德格崗托和巴安西北之宋瓦卡美兩個點渡江時遇阻強攻，雖傷亡較大，但都很快渡江成功。渡江后，北線左路主攻部隊在小烏拉等地又遇到藏軍代本牟霞、普隆巴・扎巴次仁等部憑藉險要地形和工事進行的頑抗。　　劉經急了。攻城两天兩夜，部隊仍然膠着於外圍據點。他情急之下，一口氣跑到了小烏拉的前沿陣地，炮彈就在身旁落下，子彈也呼嘯而過，但此時的劉經什麼也顧不上了，他只有一個決心：必須在两天之內解決戰鬥，不然，又會跟圍攻蘭州一樣，跑掉幾條大魚。　　負責進攻小烏拉的團長余秋羽大驚失色，連忙帶着幾個衛兵用自己的身體把劉經圍了起來。　　“師座，這裏危險，趕快撤離！”余秋羽大聲喊道。　　劉經不依，倔犟地扭動着身體：“老子什麼時候變金貴的？武昌首義的時候，老子一直跟着李大帥從來都是沖在最前面的！屍山血海，什麼沒闖過？你們在這裏不怕，我怕什麼！”　　這不是講理的地方，也不是講理的時機，余秋羽打了個手勢，幾個士兵一起上去把劉經架了回去。　　剛走，幾梭子彈就打了過來，劉經咧咧嘴憨笑一聲，說道：“看來任務還沒完成，西天如來還不要我！”　　攻城戰鬥還在緊張地進行。按照劉經的要求，余秋羽決心調整部署，把主攻小烏拉的任務交給營長寶強。領受任務的時候，余秋羽重重地拍了他幾下肩膀，沒有說話。　　寶強會意，敬禮的同時，深情地望着團座，表示了決心：“一定完成任務。”　　革命軍余秋羽團寶強營的第9連作為突擊連出發了。劉老鍋排為尖刀排走在最前面。他們在陡壁上挖了很多防彈坑、屯兵洞，敵人從山上扔下的手榴彈基本上打不到。他們躲在防彈坑裡，一步一步往上爬，和梯子結合，藉著夜色一直摸到了山頂邊上。　　劉老鍋一聲令下，全排戰士一躍而出，一口氣衝上了小烏拉山頂，展開了一場短兵相接的白刃格鬥。緊跟着，11連、12連也跟了上來，經過近一個小時的戰鬥，終於在小烏拉山頂有了個立腳點。團長余秋羽立即組織1營、2營向山頂攻擊，準備打退敵人的反撲。　　一夜的戰鬥，一場血戰後，余秋羽團終於拿下了小烏拉陣地。藏軍在強大攻勢下被殲滅或棄陣潰逃。　　為了不給藏軍喘息機會，各部隊忍受着空氣稀薄、饑寒、勞累等痛苦，日夜兼程，連續作戰，連戰皆捷。　　崗托方向的北線左路攻擊部隊在追擊中，於同普之足雍將大股藏軍殲滅。　　同時，在革命軍的政治攻勢和政策感召下，藏軍第九代本主官格桑旺堆於寧靜率部起義，寧靜和平解放。　　到10月16日，國民革命軍的兩支部隊，一支從芒康，另一支從江達向前推進，如人無人之境。　　“小烏拉也失守了！”　　阿沛扔掉電話就癱坐在地上，感覺到失敗正在來臨。　　在一開始，阿沛是力主突圍的。但鑒於解放軍的火力實在是太猛，且兵力佔據絕對優勢，恐怕突圍很難成功。後來達乃發來電報，已令拉魯部前來增援，阿沛就打消了突圍念頭，準備憑堅固的防禦工事一心固守，等拉魯來解圍。只要拉魯部一到，革命軍或許會不打自退。但到現在，拉魯仍沒有消息，而昌都城外最後的一個制高點又被攻佔，那下一步恐怕只有束手就擒了。　　阿沛正在為小烏拉失守驚恐萬分時，又傳來了東城被轟開的消息，革命軍少量攻城部隊已突入城內，正與藏軍進行巷戰。　　阿沛再一次受到沉重打擊。他走出石屋，城東的喊殺聲、槍炮聲已清晰可聞。又過一會兒，從城東敗退下來的藏軍官兵如潮水一般湧來，擋都擋不住。　　整個昌都城人心惶惶，驚恐萬狀。人們向四面八方逃跑，有的攜帶着自己的財物，有的拖着有用的物品……大街上的牛欄馬棚已無人照料了……隨後，被招募來的一小群康巴民兵奔跑着穿過街道，邊跑邊憤怒地呼喊，滿臉殺氣……　　當英國福特騎馬返回昌都的鬧市區他的無線電台所在地時，碰上了赤門代本的兩名如本，他們對福特說道：“趕快騎着馬逃跑吧……你不能返回昌都的鬧市區，假如你想這樣做，他們會殺死你！”　　阿沛的司令部石屋裡已亂作一團，宗本代本們有的正化裝準備突圍，有的正收拾東西準備轉移。　　阿沛心情壞到了極點，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不保。革命軍的進攻愈來愈猛烈，阿沛站在石屋前，聽着城內槍炮聲不斷，千思萬緒。　　第三代本牟霞也從前線趕過來了，和噶炯娃、第八代本恰日巴、第十代本夏江蘇巴以及昌都總管府頗本霍爾泰、噶仲崔科、金中和寧靜宗本瑪雅、波密曲宗宗本基甲、江達宗本南噶江村、軍械總管理員玉噶等一起，準備與阿沛總管商討最後的解救辦法。走到阿沛的石屋前，只見一堆大火熊熊燃起，阿沛哭喪着臉，如喪家之犬，正在燒英鎊。阿沛已經作了最後的打算，他要把錢燒到陰間，再供自己去享樂。　　望着一成之總管阿沛在這緊要關頭的如此作為，一批宗本、代本真是失望至極。阿沛有點小聰明，分析敵情，講起道理，都能口若懸河，甚至入木三分。但在情況瞬息萬變的戰場上，要他在幾分鐘之內拿出決策的時候，他卻支支吾吾，猶豫不決起來。要是把這筆錢用來獎勵官兵，肯定還會鼓舞一下鬥志。如今被一把火化為灰燼，無論是那個宗本和代本，還是幫助阿沛燒錢的士兵，都感到痛心！　　第三代本牟霞把阿沛拉到石屋裡，問他道：“大人，現在怎麼辦？”　　阿沛抬起頭，臉色仍然那樣驚恐，說道：“還能怎麼辦？！”　　牟霞說道：“總管大人，不能這樣等下去啊？”　　第十代本夏江蘇巴伸出三個指頭：“有三條路：一是再組織部隊進行反衝擊，爭取把革命軍打到城外去；二是迅速組織突圍，保存部分實力；三是坐等就擒，準備作俘虜。”　　聽說要作俘虜，阿沛的眼皮跳動了幾下，他無法接受這個現實。但他又拿不出一個方案來，仍然低頭不語，唉聲嘆氣。　　牟霞急了，眼巴巴地望着阿沛，再看了看本夏江蘇巴，說道：“第十代本大人的這幾個方案都不行的話，那就只有一條路了。”　　阿沛抬起頭，像是看到了希望。牟霞頓了一下，邊拔手槍邊說：“‘不成功，便成仁’，按總管、代本、如本的順序來進行！”　　城內的槍聲仍急促地響着，門外的喊殺聲、馬叫聲，還有革命軍的大喇叭里傳來的“繳槍不殺，國民革命軍優待俘虜”的喊話聲，一起進入阿沛死寂一般的窯洞里。各級貴人都沒說話，靜靜地等待着什麼。　　良久，阿沛終於說道：“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事至於此，也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牟霞大人，把槍收起來吧！把這裏剩餘的現鈔和大洋發給弟兄們，能走的就走，不能走的就等着革命軍來吧！白利寺的格達活佛都說革命軍優待俘虜是真的，咱們也不必為以後過多地操心！”　　說完淚如雨下，小聲啜泣着回了自己的石屋。　　夜完全黑下來了。因為實行燈火管制，城裡面一片漆黑。　　阿沛和第三代本牟霞和噶炯娃、第八代本恰日巴、第十代本夏江蘇巴以及昌都總管府頗本霍爾泰、噶仲崔科、金中和寧靜宗本瑪雅、波密曲宗宗本基甲、江達宗本南噶江村、軍械總管理員玉噶等20餘名藏軍高中級官員都呆在石屋裡，靜靜等候着那一刻的來臨。　　過了幾個小時，守城兵力全部崩潰，革命軍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湧進來。在藏軍俘虜兵的帶領下，一個搜索分隊馬上就到了總管阿沛的石屋前。　　阿沛早就等着這一刻的來臨，他沒有抵抗，幾乎在隱瞞身份方面也沒作什麼努力。　　第三代本牟霞更是爽快，在革命軍打開石屋門的時候，他大聲說道：“帶路。我們走！”

# 第五百零九章 戰爭與和平

　　一張黑白照片放在李想的面前：在朱古寺前的一片山坡上，劉經的手和阿沛・阿旺晉美的手握在了一起。朱古寺的殘垣斷壁見證了一場兵戎相見的較量和最後以和平的方式結束的歷史瞬間。　　“昌都戰役歷時19天，殲敵5700餘人，”李西屏向李想報告道：“2700多名藏軍放下了武器，領取了3至5塊銀元的路費，這相當於他們原來好幾年的津貼收入，對於負傷生病的藏軍專門安排救治，發給騾馬……”　　李想感慨的還是有識時務的人，說道：“作為昌都最後一個總管，阿沛・阿旺晉美最終的抉擇無疑是順從民意的。這是他的正確選擇，使當地藏民免受戰火所帶來的痛苦。可以說他也是和平光復西藏的功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了卻了格達活佛生前的願望。”　　朱古寺受降儀式的這張照片也同時遞進了北京陸軍部。　　馮國璋看了一眼，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氣，說道：“這個李瘋子真是個二百五的班頭，惹事生非的領袖！你在鄂州做你的土皇帝就是了，尹昌衡都放棄西征來北京了，你西征西藏做什麼？那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沒利益不說，還惹洋人的不高興！”　　“老弟不知道吧。”段祺瑞瞥一眼馮國璋，不知怎的，他心裏有些瞧不起這位掌握着九城內外宿衛大權的北洋之虎，“反正惹出外交糾紛來，個高的頂。你說，中國誰最個高？當然是咱們的大總統。”　　馮國璋聽見“大總統”三個字，目中波光不易覺察地閃了一下，起身過來要把照片和密報拿在手裡，口裡說著：“這一份要緊，不謄繕節略了，原折呈進。”　　“原折呈進沒說的。”段祺瑞笑道：“我們自己也要有個主張。李瘋子看似溫順，整天擺着一副忠厚長者的口吻，動不動就是苦口婆心萬言的電報，可對中央的命令一直陽奉陰為，明着裁軍，暗地里擴軍，鄂軍有多強，你比我清楚。這一棍子掃來，打不倒李瘋子，大總統臉上下來下不來？還有，南方各省的都督不都像尹昌衡這麼聽話，特別是李烈鈞和胡漢民，柏文蔚這些國民黨的都督，心懷不軌，咱們要對付李瘋子的消息傳出去，南方其餘各省官場會不會引起震動？這些事不想好，大總統問起來，我們沒個主見還成？”　　“多承關照了。”馮國璋足而坐，呷了一口茶，“段總長這話確是老成謀國之見。不過，陸軍部不同各部，歷來名為大總統顧問諮詢，並沒有我們議決了共同奏本的例啊！”　　這兩個人，一個以首席北洋大將自居，要領袖北洋陸軍。一個不買帳，要各自對大總統負責。　　鐵獅子大總統府。　　袁世凱盤膝端坐在大炕上，正在接見綏遠將軍張紹曾。　　袁世凱見馮國璋和段祺瑞兩個人一進來就行禮，他只略一點頭，說道：“張紹曾正奏北邊軍事。你們兩個軍部的當家人也一處聽聽……你接着講。”　　“是。”張紹曾坐在雕花瓷墩上微一躬身，侃侃說道：“外蒙局勢到了那種程度，僅憑文電是無法解決的，不過今日北京成立了一個‘漢蒙聯合會’，發表了一個宣言。”　　張紹曾從懷裡掏出一張紙片，念道：“我漢蒙自元代以來，異徵聯合，然文言不同，政教懸隔，凡國家之法律，人民之習尚，往往多守‘蒙自為蒙，漢自為漢’之舊，而莫得溝通……方今五大族聯為一家，放歷史未有之異彩，我漢蒙鼓舞歡欣，情何能已。同人等鑒宇內之近勢，慕歐化之大同，爰立斯會，冀以群策群力，同享和平之幸福……漢蒙若能聯為一氣，則凡行政諸大端皆可共謀幸福，同進文明……以實業上言之，金礦之富，甲於全球，煤鐵鉛錫之饒，更所在多有，鹽鹼之產，森林之多，種種實業斷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成……必合眾擎以舉，乃可漸次觀成……本會用是集合漢蒙閎通達識之士，公同研究，以上諸大端，以扶助共和成立之新基，而系東亞和平之大局，是為啟。”　　張紹曾把紙片遞給袁世凱：“外蒙附俄獨立已成騎虎之勢，我們乃不能不爭取內蒙，所以大總統決策對不爭取內蒙實實是上應天意，下合民心……”　　剛進來的馮國璋還是頭一次見張紹曾。同盟會在灤州策劃兵變的時候，張紹曾也參与了，而主謀吳祿貞已經死了，想不到民國后張紹曾脫離同盟會變換身份，竟在這裏見了面。馮國璋暗自慨嘆着，由不得仔細打量這個渾身英拔之氣的張大將軍。　　張紹曾穿着北洋的將軍服，大檐帽下一張黑紅的國字臉上一雙虎目炯炯有神，兩道濃黑的卧蠶眉梢微微上挑，帶着一股粗豪的野氣。塔一樣的身軀穩穩坐在袁世凱面前口說手比，十分乾淨利落。　　袁世凱說道：“前面已提到，內蒙古分為六盟，即東四盟：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錫林郭諾，和西二盟：烏蘭察布、伊克昭。西二盟共轄13旗，但屬地頗廣，南界山西，西南連陝西，北抵上謝圖三音諾顏，東南鄰察哈爾，南北相距500餘里，東西相距1300餘里。照會烏、伊兩盟各旗，令派要員至綏，我要籠絡內蒙的決心已定，這事來不得半點虛假，我要知道你有什麼法子召集西盟代表來議。”　　“回大總統話，”張紹曾微一躬身，朗聲答道，“召集西盟代表來議的理由：（一）是謀求各盟旗的福利，（二）是斷絕庫倫的羽翼，（三）是曉喻蒙人了解共和真旨。”說著又掏出一張紙片。“這是我擬寫的照會。”　　袁世凱接過仔細看去：“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從前藩屬名稱悉已化除，本將軍奉命前來守土，以造福盟旗為當務之急。惟前此種種困苦，應如何一律解脫，后此種種障礙，應如何一切排除，各盟旗身家所系，觀察較詳，文到之日，務各遴選通達政體蒙員作為各盟旗代表，限於本年舊曆十月二十五日齊集綏遠，公同籌議一切辦法，苟有可以利各盟旗者，本將軍自無不樂為設施也。”　　袁世凱放下這張紙片，又遞給段祺瑞和馮國璋兩人，漆黑的瞳仁盯了張紹曾足有移時，點頭道：“我信得及你。但這些蒙古漢子剽悍難制，所以你不可輕敵！”　　“是，大總統訓，卑職當悉心凜遵！”　　“要給你多派一些兵。”袁世凱大約盤膝坐得太久，挪動了一下身子，蹬了青緞涼里皂靴下炕，背着手橐橐踱步，良久，才轉臉對段祺瑞道，“你陸軍部發文，綏遠駐營兵馬一律歸張紹曾節制。”　　段祺瑞忙躬身答道：“是！”　　“還有，”袁世凱低頭想了想，慢吞吞又道：“山西的朱泮藻少將手下有五千人馬，叫他自帶軍餉移防綏遠，為招撫使，聽張紹曾調遣使用。這樣，張紹曾實有兵力有一萬多人，差不多夠用的了。”　　袁世凱說一句，段祺瑞躬身答應一聲，又道：“名省兵馬節制歷來要用兵部勘合。國家用兵之時，外將應該有專閫之權，是否降旨陸軍部，暫停對綏遠兵員調動，以免軍令不一，相互掣肘？”　　“唔，”袁世凱點了點頭，“就依着你意見。張紹曾，這裏沒有你的事了，千叮嚀萬囑咐，只有一句話，李瘋子在維護國家主權上面頻頻露臉，顯得我們政府多麼的無能，我們這一回。政府實在是贏得起輸不起了，你好歹給我這個大總統爭回這個臉來！”　　“是！”　　張紹曾離座起身，仰着臉聽完，乾淨利索地敬上一個有力的軍禮，大聲答應道：“卑職必在內蒙立功給大總統瞧！”　　“你下去吧。克定在府里設了水酒給你餞行。他在德國也學過軍事，深諳兵法，你們可以好好談談，去吧！”袁世凱說著，擺了擺手。　　馮國璋和段祺瑞這時候忽然很有默契的交換了一個眼神，袁世凱看似隨意的一句話，他們卻看出袁世凱是要扶植大公子上位，進入北洋軍隊系統了。他們忽然在心間生出莫名的威脅和憤怒，不過臉色卻不動分毫。　　待張紹曾躬身退出，袁世凱方轉臉笑道：“累你們白站了半日，這些事不是你們料理得清的，但你們聽聽有好處……怎麼樣？這樣處置還算妥當吧？”　　段祺瑞聽了默然不語。他一腔心思，本想讓自己的學生徐樹錚回去帶這支征蒙兵，至此打消妄想，但又於心不甘，沉思良久，方笑道：“大總統聖心默運，已經千妥萬當。不過據卑職看來，張某雖然是能員，到底資望不足，而且曾經還是革命黨。大軍興起，糧餉要從地方出，張紹曾恐怕難以指揮如意。是否請大總統下旨，在京由徐樹錚坐鎮籌餉，源源輸往大營、就不至於隔斷糧道了。左中棠西征時，多次言及，西北打仗，打的是糧是錢，這是最要緊的，求大總統明鑒！”　　袁世凱心裏雪亮，知道段祺瑞的用意，但聽聽又覺十分有理，便笑道：“這一層我早就想過了。你說的很是，打仗打的是錢糧。現在周學熙出任財政總長，他負責重啟四國銀行的借款。他借款還是很有一手的。錢到手，藩庫充實，我還有什麼憂愁？到時候我看南方都督們還能猖狂嗎？”　　馮國璋，段祺瑞兩個人聽了不禁對望一眼。兩個北洋大將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沒有說話。　　“怎麼了？”袁世凱收起笑容。　　好半日，馮國璋才低聲道：“大總統……”　　馮國璋壓着嗓音，盡量用鎮定平緩的語調娓娓奏陳了昌都大戰的詳情。他知道，袁世凱平日的莊重冷峻都是自己耐着性子作出的樣子。其實心裏大喜大怒，大愛大恨時有表露，那才是他的真性。這件事既關乎他的臉面，又關乎朝局穩定。並不像李烈鈞大鬧江西那樣簡單，萬一措置失中，引起其餘各省督撫震駭，夾着北京各黨派之間的勾心斗角，不定鬧出多大的亂子。　　馮國璋身邊的段祺瑞腦子飛速旋轉，馮國璋是唯恐天下不亂，但自己身處陸軍總長，該怎麼收拾？因此，馮國璋的奏議講完，段祺瑞就在後面又加了一句：“大總統，借款的事情才是急務。西藏的事雖大，卑職以為可以從容處置，求大總統聖鑒獨照！”　　“唔。”袁世凱神情惝恍，似乎聽了又似乎沒有留心，細白的牙關緊咬着，凝望着前方，略帶遲疑地接過那份奏章，不知怎的，他的手有些發抖：“說完了？這個李瘋子處處佔了先機？英國人呢？他們不是蠻橫厲害嗎啊？怎麼不去威逼李瘋子？”　　馮國璋現在巴不得袁世凱大為光火，但他畢竟城府深沉，因不顯山不顯水地賠笑道：“卑職以為李瘋子對西藏用兵，無論最後打多大的勝仗，難逃激怒英國人的怒火。更可慮的，財政總長周學熙正在談判四國銀行借款問題，借款是頭等大事。激怒英國人，恐怕這個借款更是難以為繼。所以，大事和急事看似無關，其實是一回事。”　　段祺瑞聽馮國璋這話，滿篇都是嚴辦李想的意思，卻連一個字都不曾提及，真是好心計好口才，段祺瑞不由佩服地看了馮國璋一眼，恰馮國璋的目光也掃過來，四目一對旋即閃開。　　“卑職以為應以急事為先。”段祺瑞說道，“先把錢借到手再說，不然什麼事情也辦不成，連征蒙的糧餉都籌不齊，那什麼和南方的國民黨軍隊打？”　　袁世凱聽了兩位北洋大將的議論，心神似乎稍定了些，回身取茶呷了一口，又坐回位上，方笑道：“其實借款這裏頭就卡英國和俄國那裡，你們幾個都沒說，我心裏明白，都是些什麼條件，要借到這筆錢，就得把外蒙和西藏割讓出去。中法戰事李老中堂讓了越南出去，中日戰事更加不堪回首，史筆如鐵，已經一輩子翻不得身了。”他突地收了笑臉，眼睛中放出鐵灰色的暗光，“可照英國和俄國的意見，要麼辦借款下來，就得在蒙藏談判上退讓。是不是這樣？”　　“是！”　　袁世凱冷笑着，盯着大玻璃窗陰狠地說道：“我不管了，只要能借到錢，我什麼都不管！”說著，他嗆了一口氣，猛烈地咳嗽兩聲，突然“呼”地一擊案，已是漲紅了臉，勃然作色道：“這些個混帳東西給我搗亂，是他們比我的。不先安內，何以襄外？”　　馮國璋和段祺瑞也不是頭一次見袁世凱發作了，可沒想到見到他暴怒起來面目如此猙獰，依舊不自禁打個寒顫，幾乎是條件反射的一撩袍擺齊跪在地連連叩頭，卻撩了一空，發現穿的是新式軍裝不是清朝官服，這頭也就叩不下去，只是深深鞠躬。

# 第五百一十章 天路

　　周末，整整一個上午李想翻閱管家小妹堆在他書桌上的文件。管家小妹為他單獨準備了辣辣的湘菜。午餐過後，他正坐在扶手椅上喝茶時，梅迪給他送來一張手寫的條子。信封和裏面的信紙上都印有老英國府的米字旗，中國字寫得挺拔、清楚，一目瞭然：　　一、英政府不允中國干涉西藏內政；二、反對華官在藏擅奪行政權，並不承認中國視西藏與內地各省平等；三、英國不欲允准在西藏境內存留無限華兵；四、以上各節先行立約，英方將承認之益施之於民國；五、暫時中藏經過印度之交通應視為斷絕。　　李想可笑的把英國駐漢口領事葛福送來的照會丟在垃圾簍。　　他還從來沒有受過像英國人在這個周未所施加的那種疲勞轟炸式的外交壓力。英國駐漢口的大使葛福爵士三番五次地訪問落迦山別墅，詢問鄂軍調動的情況並且告誡鄂州政府要小心。葛福在辛亥革命后依然留任英國駐漢口領事館，依然兢兢業業的發揮他職業外交家的特長，來對李想進行姑息的政策，而他也確實盡了自己的長才。毫無疑問，他是受英國駐北京總領事朱而典勛爵和英國外交部的催促，因為這位溫文爾雅的外交家早沒有了清朝時在漢口呼風喚雨的威風，這在漢口認識他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不止在漢口的英國領事是這樣，十一國駐漢口的領事們現在都得夾着尾巴乖乖的做孫子。　　漢口，葛福遞交李想一封又一封強調形勢嚴重的信件。在北京，英國的總領事朱而典也在這個安息日面晤袁世凱政府的外交次長顏惠慶，以不承認中華民國作要挾，提出：“如果民國政府定欲征藏，繼續遣派征西軍前進，則英政府微特對於中華民國不予承認，且當以實力助藏獨立”，向他着重指出時局的嚴重。　　從英國的這些外交來往中，李想發現英國也就是叫囂的凶，會叫的狗不咬人。英國人表現的這麼緊張，在他繼續進軍西藏，英國肯做的，充其量不過是提出這種警告：“如果民國政府定欲征藏，繼續遣派征西軍前進，則英政府微特對於中華民國不予承認，且當以實力助藏獨立。”事實上，這也就是英國政府充其量所肯做的――等到後來再要制止李想就為時已晚了。　　昌都受降協定簽字還不到10天，甚至昌都地區的和平佔領還沒有完成，李想就給最安西國民革命軍長官林鐵長將軍發出了一份絕密急電：　　“（一）大部隊全面入藏日期可以按你們的計劃，但不能提早。（二）你們的前梯隊與后梯從人數各多少？你們所報后梯隊如為你們本隊自無問題，如為班禪入藏隊則應勸其暫緩，仍照在漢面議，俟達乃表示歡迎后再去為利。（三）班禪行轅可派少數人員隨范明先行入藏，西北局應注意對班禪處工作的領導。”　　林鐵長在給李想回了一個電報，作了詳盡的答覆，基本沒有什麼問題。　　在得到林鐵長的回電以後，李想就把他的想法通知他的軍事負責人，發布《進軍西藏的訓令》。訓令規定： 1.佔領昌都之第四師除留兩個團於甘孜、昌都地區擔任修築甘孜機場與甘孜、昌都段公路任務外，第四師進軍西藏任務不變。該師應以一個團進駐拉薩，兩個團進駐丁青、烏所、黎嘉、太昭地區，師部進駐太昭。 2.青海之騎兵獨立支隊應由玉樹進駐囊謙地區，並仍屬安西軍區建制。　　3.由新疆準備入藏之部隊，除先頭部隊繼續偵察到噶大克的道路外，主力繼續修通公路，以備隨時入藏。　　青海獨立支隊按照進軍序列，把整個部隊分成四個大隊：即馬大隊、牛大隊、駱駝大隊和騾子大隊。　　獨立支隊從青海省都蘭縣香日德鎮誓師出發，經過十一天的行軍，走上進藏路上的第一座高山――諾木洪崗。　　諾木洪崗是從青海去西藏路上的第一座高山。它是布爾汗布達山的一個重要山口，是柴達木盆地和黃河源的分水嶺，海拔5200多米，也是我們進軍西藏的征途上越過的第一座高山。　　從蘭州到西寧，在從西寧去西藏，地勢一步一步的升高，人們走起路來或干起活來，雖然感到喘氣乏力，但還沒有上諾木洪崗的那種感覺。　　在過諾木洪崗之前，高山反應雖有但並不十分明顯，在過諾木洪崗時人們普遍頭疼、胸悶、呼吸困難、全身無力等現象明顯的顯現出來了。　　在這片天高雲闊的天地，有人煙，有田野，連成雲的青稞已經發黃，菜籽也成熟了。　　“開光到了。”　　“開光？這名字還真有個性？”　　“那裡有幾個藏族同胞。”　　遠遠的，有幾戶藏族同胞看見了這麼多的部隊和牲口，都感到很驚訝，不敢和他們接觸，只是遠遠的觀望。任何成規模的東西都有震撼的一面，何況是這種成規模的軍列，藏民都嚇得全身僵硬。　　過了開光，就正式朝着諾木洪崗進軍了。開光到諾木洪崗也就是三十多里地。　　天空忽然黑雲密布，雷聲震天，傾盆大雨下個不停。儘管雨大、路滑，走起來很費勁，但是他們一如既往地冒雨前進。昔日無水的河床因大雨山洪暴發，而河水暴漲，攔住了他們前進的腳步。　　到了河邊，一個個都傻眼了。　　“這麼多的騾子，如何過河呢？”　　騾子大隊長說道：“大家下河保護好牲口和物資安全過河。”　　說著，帶頭跳下河去，接着十幾個同志也都跳到河中，河水之深達到人的大腿根。同志們很快手拉手組成了一道人牆，其他同志則幫助拉騾子、扶馱子，大家齊心協力，共同護送牲口和物資的安全過河。過了河以後就又是爬山。　　天色已黑，大雨依然下着，山路狹窄濕滑，由於騾子之間行走相互碰撞，有的騾子的馱鞍被撞翻在地，他們還得不時將撞翻在地的馱鞍重新抬上騾背。在大雨中的山坡上抬馱鞍不是容易辦得到的。經過十多個小時的艱難行軍，革命軍終於到達了諾木洪崗山根下。　　諾木洪崗是進軍西藏的征途上要翻越的第一座高山。它海拔5200米，空氣稀薄、缺氧嚴重。　　到達諾木洪崗山根下的當天晚上不少人肚子發脹難受，牲口也肚子發脹。　　“我們中了瘴氣？”一個湖南的兵娃子驚恐的說道，他常聽老人說雲貴的苗人居住的地方瘴氣瀰漫，中了瘴氣，肚子就會發脹難受。　　“封建迷信，蠱惑軍心！”班長給了他一鎚子：“出發之前政委就說過，這是因缺氧導致的高山反應，正常的生理現象。”　　班長說著從騾子上抱下一鐵罐子，接上一根皮管，打開閥門，把皮管一頭的面罩給他們。　　“吸兩口試試。”　　這個湖南小兵將信將疑的拿着深吸兩口，立刻就趕緊昏沉欲裂的腦袋緩解了很多。嬉笑顏開的說道：“這氧氣還真能治瘴氣！”　　諾木洪崗山上常年有厚厚的白雪，山下還有兩條河。所以，過諾木洪崗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上諾木洪崗山必須過山下的兩條河，河水是從雪山的雪融化后的雪水，刺骨的冰冷，再加上當時天又下大雨，山洪暴發，河水不斷上漲，水流喘急，給革命軍過河再次帶來極大的困難。為了保障運送物資的安全，革命軍再次義無反顧地跳進河水，組人牆、有的人拉騾子、有的人扶馱鞍，護送馱騾和物資過河。由於高原的山洪水涼刺骨，人們的腳、手都凍麻了。經過兩個小時忙碌，勝利地完成了過河任務。許多人過河後腿上都裂了許多小血口子。　　其次，就是要戰勝嚴重的高原反應。由於接連大雨，路又窄又滑，又是突然爬這麼高的山，加上缺氧人們行走起來呼吸困難，頭疼眩暈，四肢無力，還有些反胃，走幾步就要停下來歇一歇，緩口氣才往前走。　　胸悶氣短、頭昏疼痛，全身乏力，走路艱難，腳顯得沉重走路不停指揮。當時大家就以為是遇到了“瘴氣”，於是人們紛紛開始吸“氧氣”。　　“這氧氣消耗太快。”大隊長說道。　　政委說道：“還是走慢一點。聽說藏人爬山都要在頭上頂一塊牛糞，求牛神保佑。李大帥聽說后，解釋說，這是為了在高原爬山不要太急，因為高原缺氧，必須慢慢走，不是什麼牛神保佑。大帥也訓示了，不要走的太急，我們行軍雖然比在內陸平原慢來了很多，我看還是太急。”　　“好吧，聽你的，慢慢走。”　　就這樣，同志們之間相互鼓勵、相互幫助，鼓足勇氣，忍受着頭疼、胸悶、氣喘等困難，一步一步地繼續向山頂爬去。在與“瘴氣”作鬥爭的過程中，為了保持騾子的畜力，在領導的帶頭下，同志們都不騎騾，只是拉着騾子的尾巴，喘着粗氣、一步步艱難的向山頂挺進。同志們都是第一次爬這樣高的山，感受了第一次缺氧的滋味。在這些困難面前，體力稍強的同志還主動幫助體弱的同志、高原反應輕的同志幫助高原反應重的同志與“瘴氣”搏鬥。　　由於接連下大雨，撿不到干牛糞，無燃料做飯吃飯就成了大問題，為了保障體力，革命軍只能以炒麵充饑。　　全體同志經過痛苦、頭疼、全身乏力的艱難折磨，終於戰勝了“瘴氣”，於走上諾木洪崗，到達阿拉格。革命軍經受住了第一次缺氧的考驗。

# 第五百一十一章 異想天開

　　1912年的秋天，在武漢三鎮，在西安……在鄂州約法的統治區的各大城市，李想都發表了氣勢洶洶的演說，警告其他各國，特別是英國人和俄國人、日本人，還是專管自己的事情好，不要管“中國疆界以內的中國人的命運”。他咆哮說，中國人的命運純粹是中國自己的事情。在李想的引導下，鄂區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藏獨反帝國主義的示威遊行。　　李想就是用這樣的陣勢，歡迎由英國牽線搭橋帶來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團。　　英國代表為英印政府外事秘書麥克馬洪（H・McMahon），並以前駐中國騰越領事羅斯（A・Rose）為中國事務助理，以駐錫金政治專員貝爾為西藏事務助理；司倫夏扎・邊覺奪吉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　　一群戴着紅袖標的人穿梭在人流中，有工人、农民、學生，還有軍人，有的在電線桿下演講，有的發著傳單。凡是建築物上，都貼着紅色標語，高樓上，突然紛紛揚揚地雪片似的落下傳單來，行人們紛紛去撿。　　麥克馬洪等人走在武昌的街上，夾在人堆里，他們也彎腰撿起一張傳單，上面寫着“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一輛電車從麥克馬洪等人面前開過，有幾個學生吊在車門外，齊聲高喊：“收復失地！打倒列強！實現國民革命！”一聲高過一聲，聽着讓人熱血沸騰。學生們都舉着小旗子，電車整個成了一座紅旗招展的行進堡壘。　　西藏代表夏扎・邊覺奪吉萬分恐懼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犹如一股雪山吹來的寒潮湧上心頭。　　這一點給予英國人以極大的震動。麥克馬洪悄悄與羅斯、貝爾交換着眼神。　　他們是知道英國駐漢口領事葛福報告外交大臣格雷說，李想向他照會，西藏自光緒三十年英國進兵拉薩，締結拉薩和約等於零，完全無效，並且堅持說，既然達乃是中國臣民，西藏無主約之權，只能作為地方和談代表來武昌談判。葛福轉達李想的這些狂言，英國外交部根本不信。　　北京的駐華總領事朱爾典電告格雷說：西藏不可能自保，為了防止鄂軍佔領西藏，英國對西藏必須放棄消極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與達乃喇嘛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對西藏政府準備做出的安排有更為充分的了解”。他認為在英、中、藏之間達成一項三邊協議，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他估計如果能夠促使中國放棄西康西部，就有可能換取西藏承認仍由中國派遣駐藏大臣隨帶衛隊駐在拉薩，保持原狀。他認為三方談判即使失敗，也會給英國“留下一個較好的立足點”，可以繼續舉行英藏談判。在這裏，朱爾典向英政府提出了一個對英國侵藏有利的解決所謂西藏問題的新方案，它是之前遞給袁世凱那份備忘錄的發展。它與備忘錄在內容上是一致的，區別在於把中英雙邊協議變成了中英藏三邊協議。　　如今到武漢一看，才知道朱而典和格雷簡直就是異想天開，而葛福的報告非但沒有誇張，反而過於保守了。　　麥克馬洪等人不再猶疑，直往蛇山的黃鶴樓走去。　　借這個黃鶴樓做主人的，不是李想，而是正是大英帝國駐漢口領事葛福。　　花廳當中，還有法國美國公使。四國調停。英法美算是一家，俄國在蒙藏有其特殊利益以及野心，今天在這兒，卻沒有俄國公使的身影。　　除了這幾個洋人，在座中的，還有青年得過分的李大帥。他目光炯炯，雙手扶膝而坐。身後隨員都穿着黑色中山裝，恭謹侍立。花廳內外，就只有葛福一個人在不住奔走，一會兒進來陪李想說幾句話，一會兒到門外翹而望。　　今天這個場面，就是由葛福提議促成，中英藏三方私下商榷的預備和談。外交協議，在正式成文的時候，之前本來就有這麼許多周旋往還。到了最後。不過就是簽字而已。　　葛福安排這次私下見面。而且向李想拍胸脯擔保，沒有俄國公使在內。大家有話隨便說，各自立場，盡情表達，不算外交場合，不會正式成文，而各國保證以同情中方，而且足夠中立的態度來給出調停意見。　　李想現在是被成堆的文件煩死了，有這樣的宴會，他自然欣然答應了，又不是正式外交場合，就當是探探風聲，聽聽英國和列強態度，沒什麼不好的。　　李想早早就到了這裏。除了和葛福偶爾應酬兩句，其他時候兒，一直專心對付葛福珍藏的法國葡萄酒。葛福看到李想像個暴發戶一樣，一口一杯“黃金液”，小心肝嘩啦啦的疼。　　“我的老朋友，你總算到了。”　　葛福看到麥克馬洪，表現的很親熱。　　麥克馬洪笑吟吟的道：“我可是很準時的。你看，約定的時間一分不差。”　　“你的時間掐的真准，”葛福眥着一口英國大板牙笑道：“可這是在中國，來到中國，中國人都習慣你得早點適應。”　　沒等兩人寒暄完，法國美國駐漢口領事已經上來和麥克馬洪、夏扎等人拉手問好。　　這些老外見面都是歡若生平。麥克馬洪也算沉得住氣兒，就是不招呼狀似恭謹站在列國領事身後的李想一行。　　夏扎也只是靜靜的看着在那裡自斟自飲的李想。見到一個穿戴藏人衣袍的人注視他的目光，李想抬頭和他對視一眼，淡淡一笑。　　葛福举手引薦：“這位就是鄂州國民革命軍海陸空大元帥，此次停戰和談鄂軍代表：李想先生。”葛福又轉過手：“這位是英國代表麥克馬洪先生，這是西藏達乃活佛的代表夏扎大人。此次見面，不過幾位聊聊，看看各方意向如何，西藏之和平，為文明世界所樂見，此次戰事，實為不幸。如果兩位能一見如故，那誠是中亞和平之大幸！”　　麥克馬洪學着中國人的樣子笑着抱拳道：“幸會幸會！”　　李想也笑着抱拳道：“今兒我又不是鄂軍代表，不過朋友見面……夏扎大人，昌都一戰，其實是中國人打中國人，這場仗實在打得是沒來由，聽說西藏現在挺亂的，根本沒有繼續打下去的力量了吧？嘿嘿，還是大家坐下來為好。”　　夏扎在他身後冷冷道：“藏人是藏人，漢人是漢人！如果漢人官兵盡退，西藏自相平安。”　　李想並不激動，淡淡道：“都是人民的內部矛盾，還是不要鬧的太難看，對誰都不好。革命軍已經分三路入藏，誰也無法阻擋的了……”　　麥克馬洪和夏扎臉色都是一僵，葛福忙着打圓場：“請進，請進！既然見了面，還有什麼話不好說？反正是朋友聊天，說什麼都算是直舒胸臆，誰還能見怪？”　　李想微笑側身揚手。做出了恭迎的姿態，夏扎哼了一聲兒，當先昂然而入，大家魚貫跟上，分賓主落座。　　才一坐下，就有清茶送上，夏扎也不接，對着李想開口道：“李大帥閣下，西藏是觀世音菩薩教化之地，已成為宗教興旺發達的美好地方，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一直享有着獨立自主的權利，從未喪權於外國。由於與中國的青海、新疆兩省接壤，請您不要讓國民黨的軍隊越過邊境，侵入西藏的領土。您若能向手下官員下達此項命令並認真執行，我們才能放心。西藏的一些領土，近年被中國佔據，我們希望能和您，能夠通過和平談判的途徑解決。”　　這個藏人還真是異想天開。　　“西藏是中國的領土，西藏民族加入中國各民族的大家庭，與漢族及中國境內其他民族發生兄弟的關係，已有悠久的歷史。國民革命軍必須光復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島、台灣島在內的全部中國領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華民國的統治之外。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絕不容許任何外國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國人民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絕不容許任何外國分割。這是每一个中國人、每一個國民革命軍人的堅定不移的方針。”李想開口，竟然是毫不退讓！　　夏扎一僵，他在達乃身邊負責與洋人打交道，向來是以脾氣好，不善詞令，能受任何委屈的軟骨頭著稱，李想這個態度，竟然讓他一時說不出話來！想摔茶碗走人，可是昌都慘敗之後喪膽的達乃要快快和了的旨意在那兒，在座還有列強代表，只好鐵青着臉不說話。　　夏扎啞火，麥克馬洪冷冷接上：“英國絕不願看到中亞的不平穩，看到某些侵略別國的行為！”他的詞鋒凌厲，也不亞於李想！　　幾國領事，只是默不作聲的聽着。　　聽着麥克馬洪給他撐腰，夏扎痛快地放下茶碗，看着微笑不語的李想道：“若民國政府派兵來藏，藏人不能限止時，即請英人出面阻止，並以特別權利報酬英人。”　　李想只是微笑，他緩緩站起，掃視四周一轉：“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問題完全是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西藏是中國的領土，這有700年左右的歷史資料可以證明。當今世界上有影響的大國有700年歷史傳統的只是少數……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只有在祖國各族人民平等、團結、友愛、互助的大家庭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走民主和三民主義道路才會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企圖走別的任何道路只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

# 第五百一十二章 槍炮與哈達

　　李想的最後一句話，簡直就是赤果果的威脅。　　“笑話！什麼強盜邏輯！我們的西藏，700年前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之後的這700年一直是在中原王朝奴役着。我們需要是獨立自由，今後，我們要走什麼道路，我們自己會選擇，就是走向地獄，也不需要你在這裏指手畫腳！”夏扎霍地站起，大聲說道。　　李想對着激動的夏扎，絲毫也不動聲色，微笑道：“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否認的……西藏今後，不管行止如何。西藏地方從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不可能改變的事實。”　　夏扎被李想左一句“西藏是中國的領土”，右一句“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氣得鬍子亂顫。　　“李帥口口聲聲的說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總要拿出說得通的歷史根據吧？不然，我們會認為這就是侵略。”作為名義上調解的英國方代表麥克馬洪是時候的站出來替夏扎解圍。　　李想做出一個溫文爾雅的笑，說道：“很早以來，西藏就和祖國內地發生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密切聯繫。到13世紀的時候，西藏地方在元朝正式歸入中國版圖。元代西藏地方正式成為中國的領土。元朝建立后，西藏地方正式成為中國的一個行政區域。從此以後，西藏就一直是中國的領土。期間，中國雖歷經改朝換代，但無論是哪一朝或是哪一個民族的統治者執掌中國的中央政府大權，都在西藏地方有效地行使主權。這在中國歷代出版的地圖上都可以看到，這算不算證據？”　　“這一點我們也承認。”葛福忽然說道：“1271年，蒙古汗政權建立，國號為大元，1279年滅南宋，統一全中國。自此，西藏地區成為中國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的一個行政區域。但我們不能認為今西藏地區在13世紀中恭弘=叶 恭弘成為中國元朝的一部分，現在就一定還是中國的一部分。要知道在歐洲，從大國中獨立出來的小國數不勝數。我想說的是，一個民族無論多麼弱小，都有獨立的權利。藏人也有獨立的權利！鄂軍如今的行為，已經構成了侵略！”　　李想平靜的笑道：“西藏統一於中國，是歷史上逐步發展而來的。現在要獨立，就不能叫做獨立，叫做分裂！中國的歷史是由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共同締造的，藏族的歷史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必須看到自古以來包括西藏在內的全國藏族地區，都是中國神聖領土的莊嚴事實。這是中國的內政，不是什麼可笑的侵略！”　　“七百多年前，元朝派兵征服了西藏。那沒有被元朝征服之前的吐蕃是不是中國的領土，是不是中原王朝的下屬的一級地方政權？”夏扎可是在“出使”之前受麥克馬洪的點撥，惡補了西藏歷史，一下子抓住問題的關鍵。　　“我之前關於西藏自13世紀中恭弘=叶 恭弘以來歸入祖國版圖的提法是不妥的，應予以糾正為。”當所有人都為李想的轉變不知所措時，只聽到他又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夏扎悚然一驚，轉頭飛快的看了默然靜聽的列國領事一眼，這幾個領事同樣也被震動。他們算是真正見識了李想的強硬和蠻不講理。　　“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李想也知道那話說得有些蠻橫了，趕緊有解釋道：“西藏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藏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是歷史的必然，有着極為深厚的自然與人文基礎。藏族和漢族的同根同源、多元一體、社稷如一……我國五大民族是偉大祖國的締造者、開拓者和捍衛者，五族共和不是隨便說說的。自古以來，只要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地方，只要是他們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地方，理所當然地屬於我們偉大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誰要分裂西藏，誰就是民族的罪人，我就會揮軍討伐！我是熱愛和平的人，我討厭戰爭，我更不會去侵略別國！”　　麥克馬洪壓住心頭翻湧，冷冷問道：“說這些無用！李帥既然討厭戰爭，不會去侵略別國。鄂軍就應該早日和西藏簽訂和約，承認西藏的獨立，這才是熱愛和平的最好表現！”　　說起來，麥克馬洪微微有點不顧體制，他一個“調停”的中間人，這句話搶在夏扎前頭說了，不過這個時候兒夏扎可沒有半點見怪麥克馬洪地意思，反而在旁邊拍手打掌的附和：“李帥還是拿出一點和談的誠意吧。”　　李想一仰身子，道：“今天只不過是隨便聊聊，既然你們這麼急着和談，你們到底是個什麼主意，說來聽聽？”　　在麥克馬洪的唆使下，夏扎鼓起勇氣強硬說道：“和平！當然是和平！西藏的宗旨，就是不論如何，都要保持貴我兩國在中亞抵抗俄國覬覦的能力！這也為鄙人抵達武漢所表之聲明闡述無遺了……西藏對於此次和平的指導宗旨，正是如此。為了確保此種地位。西藏的和平要求就是，西藏之獨立；西藏疆域包括青海、里塘、巴塘等處並及打箭爐；1893年和1908年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另訂，中國不得過問；中國不得派官駐軍……此為西藏最後底限，鄙人可以在這裏確保，西藏將不會在此底線後退一步！”　　此言一出。李想的臉就凝結了一層冰霜。這些要求不僅要使西藏完全脫離中國，而且還就西藏疆域劃了一條囊括青海和四川西部大片土地的界線，其荒謬程度就連在座的各國領事都無法提出辯解，可想而知！　　“沒有一個人能使我相信，打箭爐和巴塘不屬於中國人。”李想冷冷的看着葛福等人，說道：“諸位領事先生。調停諸國，難道也支持西藏地此等荒唐主張？”　　葛福搖頭微笑：“文明世界對此並無成見。也希望鄂軍和藏軍的地位不受到破壞，僅此而已，任何破壞西藏在中亞地位地，文明世界都不會旁觀。保持一支或兩支強大的力量在西藏，也是文明世界所非常願意見到的，此次調停，也正是為此。”　　“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李想一下子又蠻橫強硬起來，連連冷笑：“西藏事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餘地！”　　“關於西藏問題……”　　“不存在所謂的西藏問題！”　　麥克馬洪和李想的聲音一前一后想起，接着兩人就毫不退讓的互相對視。　　李想的意思是說，不存在西藏的歷史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問題。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自元朝以來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行使行政管轄，現在西藏的歷史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早已為歷史所確定、為人民所選擇、為世界所公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不存在所謂的“西藏問題”。也就是說，從自古以來、元朝以來和現實情況三個層次，都說明了西藏的歷史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從歷史確定、人民選擇、世界公認三個角度，進一步說明了西藏的歷史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　　夏扎慢慢平靜了下來：“那沒什麼好談的了，這個要求，是西藏的最底線，鄂軍不接受，那就只能繼續打。告辭。”　　說著就起身，一撣袖子，自顧自地就要出門。　　麥克馬洪也忙不迭的起身：“李大帥，你太自負了！如果鄂軍定欲征藏，繼續遣派征西軍前進，則英政府微特對於中華民國不予承認，且當以實力助藏之獨立。我在這兒面奉一句，還是打消了這個痴心妄想吧！”　　看着兩人不顧而去的背影，李想的臉色冷若寒冰，只有嘴角帶着淡淡的微笑，衝著兩個背影郎聲說道：“鄂軍進藏戰士們手裡有黑洞的槍炮和雪白的哈達，誰也不要讓雪白的哈達從我的戰士們手中滑落。”　　所有人都看到夏扎遠去的背影被李想輕輕一句話震動，然後逃也似的跑了。　　……　　獨立支隊從青海都蘭縣的香日德鎮出發，向西藏進軍的行程。經過艱苦地跨越黃河源的沼澤地，強渡通天河，到達唐古拉山腳下。　　唐古拉山，歷來被稱之為“生命禁區”，是從青海進入西藏的必經之山。　　它像條銀色的大莽，橫亘在獨立支隊面前，擋住革命軍的去路。站在它的山腳下，所有人覺得從它身上散發出的陣陣寒氣，未進入山區就領受了“禁區”滋味。　　“據說歷史上的成吉思汗到了唐古拉山都因大雪封山，找不到路、牲口沒草吃、人沒糧吃，結果全軍大敗。”湖南小兵仰望雪山說道。　　班長又給了他一鎚子：“成吉思汗能跟我們大帥比？成吉思汗的軍隊能跟我們比？”　　“說得也是，成吉思汗至少不知道給他士兵吸氧氣治瘴氣！”小兵饒着後腦勺道。　　“現在有兩種選擇，”在隊伍最前面的政委對獨立支隊的司令員說道：“一個選擇就是必須在10月份翻越唐古拉山。由於在強渡通天河的時候，多耽誤了許多天，人員的供應也出現了缺口，如不能迅速翻越唐古拉山，就會遭遇大雪封山，人員無糧吃就會使歷史悲劇重演；另一個選擇則是考慮到行軍的困難，為了人員安全按原路返回青海。”　　“這是多麼嚴峻的考驗。但我們不能退縮！”　　面對困難，獨立支隊司令員在唐古拉山腳下的郭油拉召開緊急會議，發出了搶過唐古拉山的動員令，他說：“唐古拉山並不像傳說中的那樣可怕。我們就是要創造一個奇迹，成吉思汗的部隊不是三次都沒過去嗎，我們過去了，歷史就會永遠記住我們這支首次闖過‘禁區’的軍隊，而我們是這支軍隊的一個成員，我們應該感到自豪！”　　司令員斬釘截鐵的喊道：“我要求部隊用五天的時間，鼓足勇氣，以衝鋒陷陣的精神，完成翻越唐古拉山的艱難任務。能否完成進軍西藏的任務，搶過唐古拉山就成為全軍的共同目標！”　　在唐古拉山的另一邊，達乃派了500多喇嘛，成群結從地在這座山上念黑經，掛咒旗，禱告天降大雪，把山封住，詛咒漢人軍隊象歷史上的成吉思汗和西安將軍額倫特一樣，完全被困死在雪封冰凍的深淵中全軍覆沒。

# 第五百一十三章 三元歸一

　　巨幅的地圖前，挺立着一群鄂州將領。　　“經過黃鶴樓初會，我決定還是要多向西藏施加軍事壓力。以戰才能促和！沒有昌都戰役的勝利，也就沒有夏扎的和談代表團。”李想小白臉堂上眉棱骨微微一顫，似笑不笑地說道：“不要看現在夏扎很強硬，其實昌都戰役的勝利，使西藏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西藏已經很不穩定了。”　　曾高聽了一笑，說道：“西藏當局在武力較量失敗后，內外政策四處碰壁，內部分化，矛盾加深，戰與和的鬥爭十分激烈。主戰者為失敗而辯解，主張挾持達乃外逃流亡印度，全面投靠英國，繼續搞所謂的‘西藏之獨立’活動。主和者則追究未與中央談判的原因和責任。大多數官員全衡利害，認為只有接受中央《十項條件》才有前途。西藏上層統治集團內部的激烈鬥爭，促使愛國力量抬頭，親帝分子開始孤立。夏扎來武昌，我看目的不過是摸與我軍相恢的底，搞不好同時達乃也準備和談不成，隨時外逃呢。”　　“完全有這種可能！”李想嘴角帶着微笑。“在我軍取得昌都戰役勝利之後，當前任務是，因勢利導，一面向外國政府表明西藏是中國領土，光復西藏是中國內政，不允許外國干涉的嚴正立場；一面通過各種渠道，向西藏地方政府闡明我軍進入西藏，旨在驅逐帝國主義勢力，維護祖國統一，幫助西藏民族和人民團結、進步、發展的政策。同時指示我軍，充分準備，爭取早日進軍拉薩，光復全西藏。在進軍中要堅決執行黨的和平光復西藏的方針，實行一面進軍，一面生產、建設的方針。”　　李想又分析形勢，說道：“昌都戰役震撼了整個西藏，拉薩當局已失去武力對抗的能力和信心，和平光復西藏的前途日益明朗。為了迎接這一形勢的早日到來，會議決定加強昌都地區工作，大力開展統一戰線和影響群眾工作。號召愛國志士去拉薩勸和，聯絡進軍道路上的土司頭人，切實做好俘虜工作，以推動和平光復西藏的進程。”　　……　　“我們是奉鄂州國民革命軍總統帥李大帥的命令，進軍西藏，完成統一祖國大業的。我們三人是來請石渠藏族人民賣氂牛給革命軍支援運輸的。我們所買的氂牛，一律按數照價付款。希望得到各部落頭人的大力協助和支持。”　　頭人都親眼看到他們對送來的牛羊和柴草都分文不少地照價付給銀元。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你們給的價錢是我們地區最上等的價錢了！”　　上石渠的貢覺頓珠和下石渠的班根分別代表他們地區的幾個很油滑的頭人，立刻熱情的獻媚道：“我們堅決支援革命軍大軍光復西藏的決心，光復西藏也是我們盼望已久的心愿，我們都願意把肥壯的氂牛如數賣給革命軍。”　　說這話的時候，幾個頭人都用力抓着裝銀元的牛皮袋子。　　這次會議為完成採購氂牛的任務開了個好頭。　　會後，各地頭人立即回去把任務傳達給各個部落，接着都認真地挑選好氂牛，爭先恐后賣給革命軍。　　革命軍則分派人手，下到牧場去訪問群眾，驗收氂牛。他們每天跑百十里路程，逐個部落、逐個牧場去落實任務。藏族人民知悉革命軍買牛的急需和買賣公平后，都很高興地把最好的氂牛趕來讓革命軍挑選。各牧場的藏族人民把幾十、幾百到上千頭氂牛，從四面八方送到了宗政府所在地。　　雖然中間下了两天的雨雪，北區的格則平瑪和格則公瑪部落還是從11馬站的遠路把氂牛送了來。正像北區區長貢覺頓珠說的：“天氣再不好，也不能耽擱了大軍進西藏呀！”　　與此同時，玉隆的夏格刀登大頭人還賣給革命軍5000頭氂牛，竹慶的頭人又賣給革命軍1500頭氂牛，為了便子我們的運輸，還特別賣給了200頭氂牛全套鞍具。加上德格土司降央伯姆，甘孜、白玉等宗的頭人也紛紛賣氂牛給革命軍。這樣就有14400多頭氂牛，擔負起進軍西藏艱巨的物資運輸任務。　　……　　一支進藏部隊翻越夏貢拉時，在山頂的埡口處，遇到了一個兩米多高的一堆碎石頭，中間立一根木杆，上面掛着寫滿經文的經幡。這就是瑪尼堆了――喇嘛教的一種設施。　　政委喘着粗氣，囑咐大家：“到山上經過‘瑪尼堆’時，只准從左邊走，不許從右邊走；只能往‘瑪尼堆’上添石頭，不許從上面拿石頭，這是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我們一定要尊重。”　　有人說道：“在幾千米高的山上，渺無人煙，何必注意這個形式？”　　政委嚴肅地指出：“我們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不是裝樣子給人家看的，不管有人沒人，都要自覺地去做，絕不能打折扣。”　　在荒無人煙的夏貢拉山頂，在艱難行程中，所有人都從瑪尼堆左邊繞過，沒有一人觸動瑪尼堆上的碎石。　　……　　在進軍西藏的漫長征途中宿營地可是個令人嚮往的地方。經過一天艱苦行軍之後，來到宿營地。這意味着不僅完成了當天的行軍任務，與拉薩的距離又縮短了一段，而且可以得到幾個小時的休息，消除一下疲勞。所以，傍晚一到宿營地，儘管累得夠嗆了，但大家的心情卻是輕鬆愉快的。　　宿營地上充滿着緊張熱烈的氣氛。帳篷組的同志一放下被包，就按照打前站的同志劃分的地盤忙着搭帳篷；放馬的、拾柴禾的同志們也都按照事先的分工忙碌起來，這裏，那裡，洋溢着歡聲笑語。有的同志還哼着歌曲：“不怕雪山高來天氣寒，不怕草地深來人煙少；我們是進軍的鋼鐵漢……”　　幾個女同志架帳篷的地方總是被劃在管理處的旁邊。當時的帳篷布是一塊塊雙層塗膠的長方形帆布，邊一上有扣眼或扣子，白天行軍各自背上自己的那塊擋雨布，晚上宿營幾塊拼起來，撐上桿，拉上繩就成了帳篷，這是李大帥特為進藏部隊設制的。　　幾個女同志七手八腳的搭起帳篷來，不過看起來，不是撐了個歪篷角，就是搭了個塌篷頂，拉帳篷繩時，你往那邊拉我往這邊扯，經常摔跤，釘帳篷釘時，往往是人一轉身，釘子也跑了。一個胖妹拉繩用力過猛，沒有掌握好重心，摔了個腳朝天，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個嬌小的女生把帳篷釘朝黑石頭上釘，釘不進去，氣鼓鼓的埋怨說道：“西藏的氣候真怪，九十月天氣竟把地凍得象石頭一樣硬哩！”　　鬧騰半天，帳篷總算搭起來了，一群女孩子馬上就開始工作。幾個人就趴在裝文件的木箱子上，馬鞍當板凳，蜷着腿刻寫當日新華社的電訊和連隊宣傳講話材料。　　在內地的時候，蠟紙不破不毛，寫一張並不覺得怎麼費勁。可是，來到西藏高原上，尤其是進軍途中，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一天的行軍之後，感到腰酸腿疼，筷子粗的鐵筆拿起來象似千斤重，蠟紙也因為遇冷變硬光愛破。加上從帳篷縫吹進來的風把蠟燭吹得搖搖晃晃，忽明忽暗，眼直發花，寫起來特別費勁。　　油印組的女同志們克服行軍疲勞和氣候條件帶來的困難，寫的寫，印的印，堅持完成當天工作任務。不時還說幾句笑話。　　工作完了，走出帳篷。　　在帳篷東邊不遠處有條小河，有同志在那裡洗臉，幾個女同志也去了。　　到河邊蹲下一看，象玻璃一樣透明清澈的河水中，黑麻麻的全是魚。　　部隊自從渡過金沙江以後，一直吃的是代食粉，多日不見油葷，連女同志也嘴饞的眼冒綠光。　　“附近又沒有藏族老鄉，抓幾條魚來燒吃也好嘛。”　　說著，就有人把手伸到河水裡，河水冰涼徹骨，可是，魚卻獃著不動，女同志反而不敢去抓了。這時，只聽得嘩啦啦一聲水響，搖機班的一個男同志已抓住了一條一尺來長的魚，但他看看卻又輕輕地放回水中了。　　他們彼此會心地點點頭。不打鳥，不逮魚，是他們的群眾紀律呵！　　……　　從進入西藏境內的聶榮宗地區開始，頭人對革命軍態度傲慢，群眾則遠離躲閃。　　黑河總督土丹桑布派聶榮宗的宗本前來革命軍駐地，名為歡迎，實則偵察情況，打算襲擊革命軍。革命軍掌握了這情況之後，立刻採取行動，夜間一點起床，兩點出發，爭取迅速通過這一危險地區。　　是夜，天氣寒冷，月光特別明亮，馬在嚓嚓地走着，人們緩了口氣，正在緩緩前進，突然在部隊前面幾百米處，恍恍惚惚地呈現出一條白練。　　警覺的尖兵，保持着戰鬥姿態，策馬前去偵察，原來正是那位曾到革命軍駐地進行偵察的傲慢的宗本，率領着幾十個頭人，每人手捧一條潔白的哈達。　　尖兵在態度上還不免有些疑慮。　　這個宗本為了解除疑慮，連忙彎着腰，指着天空說：“你們看！尼瑪（太陽）、達瓦（月亮）、噶瑪（星星）三個在一起，西藏厲史上只有最大的活佛降世時才有過一次。這次你們來，出現了太陽、月亮和星星三個在一起的吉祥景象，這不僅表示你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而且表示了李大帥（太陽）、達乃（月亮）、班禪（星星）的團結與和睦。西藏的和平解放，不僅是人為，而且是天意，所以我們很早趕來歡迎你們。……”　　革命軍幾千人的眼睛同時轉向天空，只見一輪燦爛奪目的太陽，和一個皎潔如玉的月亮，以及一顆光芒四射的大星星形成一個三角形，在天空同時掛着。月亮在西，太陽在東，星星在南下方。天上一絲雲彩也沒有，高原上的太陽、月亮和星星又特別顯得大而亮。　　……　　豪華的希爾頓酒店（我承認我在胡扯）總統套房內，夏扎哈欠連天。從青藏高原下到江漢平原，他的醉氧還沒有好，老提不起精神，想睡覺。　　一個隨從拿着一紙電文快步走進來，臉上是掩蓋不住的驚慌之色：“大人，鄂軍翻越了不可逾越的唐古拉聖山，大軍直指拉薩！在西藏的天上，尼瑪、達瓦、噶瑪三個在一起了，鄂軍入藏，是天神的旨意！這是佛爺的急電！”　　剛剛還昏昏沉沉的夏扎立刻震驚的說道：“念。”　　“情勢危急。原打算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天意如此，竟無可商改，即照鄂軍十項條件與之定約。”　　夏扎獃獃的半響，才說道：“天意不可違！可就怕英人不會答應啊。”

# 第五百一十四章 高談

　　武昌。　　抱冰堂前。一輛鄂區政府接待貴賓的制式黑色加長版豪華小汽車在前，一溜人力車在後，西藏地方和談代表團逶迤而來。　　車子緩緩停下，一直護衛在轎旁的幾個頭上纏得跟重傷病人似的印度阿叄上前一步，拉開轎車車門，將面無表情的夏扎和麥克馬洪等四個人從轎車內接出來。　　夏扎剛出轎車，就聽得耳畔隱約傳來“反對藏獨！打到侵略西藏的帝國主義！”的聲音。　　他定了定神，往四周望去，抱冰堂被軍警拉出黃線護衛的外圍街區，早有激進的學生模樣的人守候在那裡，舉着小旗子在那裡衝著西藏地方和談代表團怒吼，人群好像還有越聚越多的架勢。夏扎眼尖，他還在人群中看到了幾個藏民和喇叭僧呂。　　夏扎在一愣神的時候，卻見早已等候在抱冰堂前的李大帥等人已迎將上來。　　“見鬼！”夏扎在心裏罵一句，臉上擠出一絲笑容，勉強握住李想伸來的手。　　談判桌前，夏扎坐在談判桌西向的第一個位置上，和他並排隔着一張小茶几，坐着麥克馬洪和另兩名英國官員。　　他們對面，依次坐着鄂軍談判代表李想、李西屏和曾高。　　桌子的兩端各坐着雙方的書記官與翻譯。　　李想以閑談的輕鬆語氣做了開場白：“夏扎大人來到首義之地――武昌，對我們有何感觀？”　　“我對貴軍的宗教政策非常滿意，進藏的部隊非常尊重藏人的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夏扎的感嘆卻是發自內心，革命軍在青藏高原千里躍進，頭人藏民紛紛貴順，早已經說明了一切。　　李想沒有想到夏扎一句話就切入正題，只好附合道：“我們革命軍手裡有槍，也有哈達。我們革命軍肩負着維護祖國和平的使命，戰爭並不是我們所想。這次在昌都發生了不幸的戰爭，真是萬分遺憾。漢族與藏族，都是中華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脈相連的兄弟姐妹！本來不存在什麼仇怨，而此番竟以兵戎相見，我想這不是我們兄弟民族之間所願見到的吧？民國初立，推翻滿清專制，實現五族共和，已躋身於世界文明國家之列，實在令人歡欣鼓舞不已的喜事。然而如閣下和各位大人所知，我國雖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中國有待革除的弊端甚多，但實行的過程中不如意事常常是十居八九。我華夏五族之間，更不能再鬧兄弟鬩於牆的蠢事了，應當相互提攜，共圖進步，維護共和國！”他特別向麥克馬洪等三個洋鬼子點點頭，“這樣才能與歐洲爭衡，防止白種人的侵略……”　　說到這裏，李想從茶几上端起茶盅，抿了一口。　　夏扎見了，正要說話，卻不料李想將茶盅一放，又滔滔不絕說起來：“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多年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取得的進展主要有三點值得肯定：第一，王朝史不等於中國史。我們偉大的祖國是各族人民包括邊疆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不能把歷史上的中國同中原王朝等同起來。我們絕不能說這個政權是中國的，那個政權不是中國的。即使一些邊疆民族政權那時還沒有納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轄，但必須承認吐蕃、匈奴、突厥、回紇這些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少數民族政權，都是歷史上的中國的一部分。第二，中國人既包括中原人或者漢人，也包括邊疆各個民族。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共同締造了中國，各民族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離開少數民族的歷史就沒有完整的中國歷史。離開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滿族建立的清朝，就沒有完整的中國歷史。離開吐蕃王朝的歷史，中國的歷史就缺了一大塊，而且西藏和藏族史也會被分割得支離破碎。第三，18世紀中恭弘=叶 恭弘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歷史上的中國。如何處理歷史上的中國這個問題呢？清朝完成統一以後，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具體說，就是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歷史時期的中國的範圍。所謂歷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範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在這個範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史上的政權……”　　翻譯不停的跟麥克馬洪咬耳朵，洋鬼子聽到最後，臉色全變了，按照李想的理論，中國的版圖可以延伸到伏爾伽流域的沙俄心臟，延伸到地中海的奧斯曼突厥帝國。　　夏扎可不想和李想談歷史，達乃已經給他秘電，必須快速促成和談：“貴軍民族政策很好，不過我們希望能夠貫徹下去，我擔心貴軍不能永遠執行。”　　李想大手一揮：“我軍不同於過去的清軍，是說到做到，而且能夠貫徹執行！你可以問問拉薩，革命軍進藏的部隊可有騷擾地方？可有不尊重藏民生活習俗的？有的話，你說出來我聽聽！”　　夏扎啞口無言。　　李想又說：“聽說達乃佛已經逃到亞東，拉薩不過一個留守政府。我告訴你，爭取達乃回來是上策。如果達乃不回來，也要打通取道印度的代表們的思想，求得藏軍退回，國民革命軍和平進藏，免得生靈塗炭，這是中策。至於下策，那就只剩下武力統一中國了！”　　李想的威脅之詞，溢於言表。他耐煩的講了爭取和平光復西藏的十大政策，一再說明：“我們是認真執行政策的，政策如不能認真執行，就不可能取得勝利。過去藏胞長期受到大漢族主義壓迫，對我們懷疑是有根據的，我們一定要用事實取得藏族同胞的信任。要認識到達乃回來、和平進軍的好處，希望你們把這些問題向取道印度來的代表講清楚，談判是能成功的。”　　夏扎唯唯點頭，最初的傲慢早就不見了，說道：“新疆革命軍在阿里地區向前不斷推進，佛爺能否留在西藏成問題，我們希望革命軍不要向前推進，只要這個問題解決，我們將以代表團名義電告佛爺。”　　阿里地區的先遣連是插在達乃后腰的一把利劍，比起翻越唐古拉雪山的正面部隊更加讓達乃寢食難安。　　李想給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覆：“我可以向軍事委員會提議。”　　笑話，李想怎麼肯能撤軍？如若不是鄂軍殺進西藏，達乃會派人跟他談判？要知道西藏可是先後派遣了兩波和談代表，去北京的代表團先出發，如今卻還逗留在印度。　　“九世班禪也將從青海來漢，我希望能夠看到班禪與達乃的團結一直，精誠合作，共同維護西藏的和平與穩定。”李想輕描淡寫的一句話把夏扎剛剛平穩的心炸起滔天巨浪。“我現在這裏說清楚，在班禪到京時，你們必須派個代表去車站迎接。”　　“這怎麼肯能？”夏扎驚呼道。也不知道是說前者還是後者。　　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夏扎思想上沒有準備。辛亥革命時，在達乃假英國人之威，從印度回到拉薩的時候，自然在權利分配中與一直緊靠中原王朝的班禪發生不和，鍾穎等駐拉薩漢軍被驅逐之後，班禪也逃到青海西寧，這才讓李想撿到一個大便宜。　　李想的意思現在很明顯，達乃不肯合作，班禪肯合作也是一樣的。之前班禪就聯合四川趙屠夫驅逐達乃，才造成達乃流亡印度的，難道今次又要重演這段歷史？　　夏扎腦袋亂七八糟的，第一個想到的是英國人的大腿抱錯了，同樣的錯誤已經是第二次了！只有趕緊的鬆開英國人的大腿，不然他們肯能永遠得離開西藏流亡外國了。夏扎不禁偷偷看了一眼麥克馬洪，誰知道麥克馬洪正警醒的看着他，夏扎趕緊把眼皮塌了下來。　　夏扎低頭想了許久，才說道：“班禪來漢，是我們之前始料不及的，我在這裏要提出兩點意見：第一、他們這次來漢主要是和談，不是解決班禪和達乃的關係問題，第二、如達乃出走，班禪回藏，達乃所轄地區仍由他們實行區域自治。至於歡迎伺題，班禪也是西藏活佛，我們藏民當然是應該去接的。”　　“這就對了嘛。我們是一家人，大家商量，就能把事情辦好。”李想掏出懷錶看了一下時間，笑道：“今日舉行首次談判，實際上是預備會議。今天的會議就到這裏怎麼樣？”　　這樣，雙方將談判的程序和步驟等問題也都交換意見，就散會了。　　豪華轎車內，麥克馬洪和羅斯、貝爾小聲的用英語交換着意見，完全不顧夏扎的感受。　　麥克馬洪道：“對於李想剛才的議論，你們有何評價？”　　羅斯道：“他所議論的雖然只是今日東方政界人士的老生常談，但是他如此高談闊論，目的不外是想證明西藏是中國的領土。儘管狡猾，卻也有幾分可愛之處，可以說到底不愧為中國當代的一個人物。”　　貝爾轉過來冷笑着道：“等他明天看到我們提出的媾和條件時，恐怕就沒有高談闊論的心思了！”　　“不過進藏的鄂軍卻是一個麻煩。”麥克馬洪沉吟說道：“如果我們不展示震服鄂軍的實力，不能像鴉片戰爭那樣震懾李瘋子，我們的條件也只是一張廢紙。”　　“必須說服議會出兵西藏！”　　“對！必須狠狠的教訓一下這些黃皮猴子！他們似乎已經忘記了白種人的可怕，越來越無法無天了！”　　羅斯和貝爾義憤填膺的時候，麥克馬洪卻沉默的輕輕揉着太陽穴，他是知道國內情況的，倫敦的議會全部的目光都放在了動蕩的巴爾干半島，哪來的精力管西藏達乃的這點破事？

# 第五百一十五章 闊論

　　從屋子里往窗外看去，抱冰堂前那幾樹楓樹樹恭弘=叶 恭弘紅了，如火焰騰越，極其絢麗。　　談判桌前，雙方卻爭論得異常激烈。　　在雙方之間，攤開一幅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繪製的三百八十萬分之一的西藏及其鄰近地區的地圖上。　　“紅藍線標出的是內藏、外藏界限。紅線在東，藍線在西，紅藍線之間為內藏，藍線以西為外藏。內藏線自昆崙山起，至察隅附近的梯拉拉止，青海、西康的絕大部分都在內藏；外藏線也自昆崙山起至梯拉拉止，德格、甘孜、瞻對以西地方全部是外藏……”英國代表麥克馬洪以調停人的身份侃侃而談。　　麥克馬洪又正式提出“調停”約稿一份：“此約稿共十一款，主要內容有：第一款，附表所列之條約，除為本約所更改，或與本約有相異或相背之處外，繼續有效；第二款，中英兩國政府既認西藏為非屬於中國統治權，乃屬於中國宗主權之國，並認外藏有自治權。所有外藏內政應由拉薩政府掌理，中英政府均不加干涉。中國政府不改西藏為行省，英國政府不並據西藏任何部分；第三款，中國於外藏不派軍隊，不駐文武官員，不辦殖民。英國政府亦不在西藏派駐文武官員，除商務委員衛隊外，不派軍隊，並不於該國辦理殖民事宜；第四款，不阻止中國代錶帶有相當衛隊駐紮西藏；第五款，中藏政府訂定彼此不以藏務議約；第六款，1906年《中英條約》 第三款作廢；第七款，1893年、1908年《印藏通商章程》作廢，由藏英政府另訂新章程；第八款，駐於商埠的英國委員，必須前往拉薩與西藏政府商議者，無論何時，可隨帶衛隊前往；第九款，所有西藏境界與內、外藏之分界以紅藍線繪明於所附地圖之中；第十款，在西藏之廓爾喀、拉達克人，因驅趕川軍事件受有損失者，由中國政府賠償424,840盧比……另，附表列明的條約計有：1890年的《中英藏印條約》、1904年的《英藏條約》和1906年的《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三種。”　　這一約稿的主要內容與北京與沙俄正在談判的《中俄聲明》幾乎雷同，體現了英俄之間的默契，英國要求在瓜分中國領土的鬥爭中與俄國完全處於對等的地位，比照俄國在外蒙所作所為，英國也要在西藏如法炮製。在中國承認外藏自治的名義下，把外藏當作一個國家，否定中國在外藏的主權，而只擁有宗主權等等。至於內藏、外藏的說法是襲取內、外蒙古的現成模式，這是英國政府預先擬就的條約草案中所沒有的，是麥克馬洪在武昌會議期間的獨創。內、外蒙古的劃分是中國原有的制度，俄國使用偷梁換柱的手段，強迫北京政府承認外蒙“自治”，承認俄國在外蒙的特殊地位，但表面上仍然承認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承認清代在外蒙原有制度保留不變，這樣就給袁世凱留下一塊賣國的遮羞布。而麥克馬洪杜撰的內藏、外藏的辦法則完全不同，它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特別是內藏、外藏的範圍，全憑麥克馬洪在地圖上任意勾畫。　　李想冷笑道：“麥克馬洪編造內藏、外藏的說法，任意歪曲中國的歷史，不顧中國的現狀，只是從英國帝國主義立場出發的痴心妄想。”　　麥克馬洪洋洋得意的說道：“承認外西藏業已成立的自治權，而中國於內西藏仍有若干權利。這是全藏自可以復返太平，最合理的解決辦法。”　　約稿將青海的大部分及四川西部均划入西藏界內，其中再划為內藏與外藏，即使外藏亦包括青海及川邊的部分地區。這個“調停”約稿表面上使中國對西藏保留了某些權利，如可派代表駐藏等，但約稿的其它條文，又使這些權利的作用幾近於零。約稿只允許中國在西藏有衛隊一百名，除了能起些駐藏代表的警衛作用外，對控制藏局沒有任何影響。約稿的實際作用是讓西藏以自治之名，行獨立之實。而這種所謂“獨立”，無非是由英帝國主義控制，使西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這從約稿中規定給予英國的種種特權中清楚地表現出來。　　李想看了一眼在這次和談中忽然變成泥菩薩的達乃佛的大內總管司倫夏扎大人，好像明白了什麼，也不再和麥克馬洪廢話，乾脆閉目養神。他一點都不急，時間多走一分鐘，他的部隊離拉薩就多近一步，該幾的不是他。　　麥克馬洪見狀，說道：“李帥如果對條約不滿意，咱們可以修改嘛。青海湖、金川、打箭爐、阿墩子等處不划入內藏也可以；不過，必須將瞻對、德格從外藏劃出，划入內藏，作為交換。”　　李想都不屑那眼皮夾他。　　“唔？”麥克馬洪知道中國人好面子，只要有一個宗主國的虛名，可以不要任何的利益，甚至倒貼都可以，因此又說道：“第二款可以刪去‘為非屬於中國統治權’一句；第四款中國駐藏‘代表’可以改稱‘簡任大員’，隨帶衛隊一百人改為三百人；第十款取消舊稿規定的由中國政府給予廓爾喀、拉達克人以賠償費的內容，改用藏方代表提出的‘如有中藏因照本約發生問題，彼此意見不合，當由英政府調停’……此外附表之後，另加聲明七款，其中兩款系自舊稿正文中抽出，改為聲明；新增內容主要有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達乃喇嘛選舉受職后依舊可以由中國政府頒給相當封號……”　　麥克馬洪耍弄手段，當場改畫條約附圖中紅線東北角的走向，看到李想還是油鹽不進的樣子，先與泥菩薩一樣的夏扎先將約稿草簽，然後威脅李想說道：“凡白康普陀嶺，阿美馬頃嶺東北之地，統劃歸青海，所擬約稿業與藏員畫行，如果李帥不於今日草簽，則將約稿中第二、第四兩款全部刪去，即與西藏正式訂約，不再與中國商議！”　　“我能認為，這是在威脅你老子嗎？”李想終於抬起眼皮掃了麥克馬洪一眼。　　麥克馬洪心裏一顫，這隻是一瞬間的事情，立刻又恢復強硬蠻橫，說道：“倘李帥不肯附合，不肯將了結此項會議之約籤押，則中國自不能享三麵條約內所思及之利益。倘李帥不將約稿籤押，本政府只得自由單獨訂約。如此則三方面所訂約稿內載中國應得特權與利益自然全行失卻。且本政府擬極力助藏以御中國侵伐！”　　“狂妄！中國的內政還容不得你們指手畫腳！”李想拍桌子打板凳，怒火終於爆發了。“來人！把幾個洋鬼子拖出去！”　　早就看這些大鼻子鬼佬不順眼的幾個膀大腰圓的革命軍戰士一擁而上，架着幾個洋鬼子往門外拖。　　“我們是英國人！大英帝國的公民！你敢！你敢！”被架着往門外拖的麥克馬洪憤怒得漲紅了臉，兩腿亂踢：“如此行為，簡直是……”　　那些殺人無數的金鷹衛戰士如刀的目光，使他竭力控制着自己，咽下了最後兩個字。　　“野蠻！”李想冷冷地替他說了出來。　　夏扎眼皮亂跳，就這樣看着麥克馬洪被拖出去。　　“大帥，怎麼對外交代……”曾高側過身子問道。　　李想瞪着眼睛說道：“對外公布就說，中國人最親愛的國際友人：英國人麥克馬洪先生，在和談期間，任勞任怨，終因積勞成疾，倒在了工作崗位，經武漢各界友人勸說，前往武當山療養。”　　夏扎的心又顫抖了一下。　　……　　黎明前，疾風繼續在刮，大雪繼續在飄，辨不清前方的道路，革命軍的隊伍只是踏着積雪深一腳淺一腳地向前進，每邁一步，都要喘息不已，還有少數同志得了雪盲。戰士們用繩子纏着鞋底走路，以防滑倒。有的戰士一連滑倒幾次，最後乾脆用手扒着雪往山上爬。　　長途行軍引起的疲勞，加上我們糧食困難，只吃極少的糧食和一些園根，缺乏油鹽菜蔬，而且晚上休息不好，指戰員們大都臉色鐵青，眼圈發黑，爬山腿軟。　　在千難萬險在天路征途中，革命軍來到了終點站拉薩的最後一座雪山――海拔5000米的鹿馬嶺，千餘里的山河不得不低頭向革命軍屈服，被甩在革命軍的後邊了。　　戰士們攀登上鹿馬嶺，遠遠望着通往拉薩的河谷地帶，都興奮得歡呼起來：“2000多里的雪山、惡水過去了，我們眼看就要勝利地到達拉薩了！”　　是的，勝利了！然而，當革命軍戰士們站在鹿馬嶺回頭眺望時，雪山惡水的日日夜夜又一幕一幕的展現在眼前。　　在這漫長的征途上，有多少強健的戰友，一閃身就摔下萬丈懸崖，有多少生龍活虎的好同志，在高原上長眠不起。連數以千計的氂牛也經不起長途跋涉，蹄子磨得鮮血淋漓，紛紛倒卧在雪地里。這2000餘里的險山、惡水，一路灑了多少殷紅的熱血，一路掩埋多少赤膽忠心！這條先遣進藏的勝利之路，是無數先烈用熱血和生命鋪築而成的。

# 第五百一十六章 走向光明

　　北京。　　鐵獅子衚衕的大總統府內，更深漏殘。燈光將兩個幾乎是一動不動的身影投在牆壁上。　　半晌，袁世凱才深深嘆口氣，說道：“洋人這次又治不住李瘋子，西藏又成為他的囊中之物。李瘋子在對外交涉中屢屢得手，儼然就是一個民族英雄，聲望是眼看壓不下去了。北京與武昌爭奪聲譽民心，必須要把外蒙的事情辦的比西藏更加漂亮……”　　端坐在袁世凱對面的袁克定身子不安地動了動，開口道：“陸徵祥復任外交總長后，即電告俄外交部，通告再任外交總長，並希望彼此在睦鄰敦誼互相尊重的基礎下，開始商談兩國有關問題。俄國外交部立即複電，表示兩國友誼素睦，最近雖有蒙古問題發生，但其事甚小，不難在友好空氣中談判解決。陸徵祥乃親赴俄使館，要求開始談判，同時電告俄外交部，表示既然俄政府願意在友好空氣中恢復談判，則希望俄方先將《俄庫條約》取消。之後俄方卻對此沒有了答覆……”　　袁世凱“哼”了一聲，把鬍子都吹了起來，冷笑道：“老毛子窮凶極惡，又怎肯這麼容易答應？”　　“那該怎麼辦？”袁克定完全不知所措了。　　“要辦的比西藏的事情更加漂亮是不可能了，”袁世凱又哀嘆一聲，“但至少要爭取取消外蒙之獨立，這是我的最低底線了。”　　說完，袁世凱變的從未有過的頹然。　　陸徵祥接到袁世凱的“聖旨”，立刻行動起來。首先在北京召開一个中外記者會，一談外交形勢，刺探一下列強對外矇事件的態度。　　陸徵祥完全是西化的作風，他給各報記者發出這樣一封信：　　“……祥以孱軀，重膺繁劇，日與外交團會晤及赴國務會議等處，幾無片晷之暇得以從容談話。茲內人擬於星期日五點鐘在寓接見賓客，倘承惠顧，即請駕臨，是所企盼。　　此頌台祺。陸徵祥啟。”　　這樣一封約會信，在一百年前北京那個半新半舊的社會中，實在是很特殊的。　　陸徵祥的夫人是法國人，且為出名的“外交界之花”。約會的一天，陸夫人在客廳正中一張楠木雕花椅上坐着，陸總長把客人介紹給她，她用純粹的巴黎話與來賓寒暄。然後記者們圍了陸徵祥大談外交情勢。　　陸徵祥微微一笑，說道：“到任后已和俄使晤談四次，正談雙方撤兵事，其他談判無進展。”　　陸徵祥所謂已和俄使談判四次，據新聞記者從側面探悉四次談判情形為：第一次乃系陸徵祥要求俄國取消俄蒙條約，而俄使則要求中國承認俄蒙條約；第二次是俄使謂俄於蒙古已得有實權，並無中國承認之必要，不過俄方尊崇睦誼所以才和中國談商；第三次是陸徵祥表示中俄談判須以不損害中國之領土權及主權為範圍，俄使則謂中國承認蒙古之自治權，俄國願承認中國之領土權；第四次是俄使據科布多領事來電謂中國進兵科城，於是雙方乃決定談判如何撤兵。　　其實，國際情勢因巴爾干風雲緊急，故外國記者們注意力多集中歐洲，對外蒙和西藏的糾紛並不認真關注，當然，對中國野心最大，緊鄰中國的日本除外。　　……　　武昌。　　抱冰堂前空地上的那幾樹楓樹在哨風中抖索，紅恭弘=叶 恭弘飄零。　　屋內的談判已經進入了最後階段。　　李想將和約草稿推至夏扎面前，不容置疑地說道：“我這是最後的表態了。在鄂州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力；對西藏現行的政治制度，鄂州承諾，不予變更；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鄂州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辦法解決之。至於其它條款，斷不能更改！”　　夏扎的鬍子微微顫抖，說道：“我們西藏方面承認它是中國領土，但不贊成革命軍進去。理由是：西藏的東面、北面都與內地相連，只有西南面與印度毗鄰，印度沒有侵略西藏的意圖，如果邊境有事，再請革命軍進去多還可以把藏軍擴大並編成革命軍的一部分，對外講西藏已經有革命軍了。”　　夏扎還想做最後的掙扎。　　“西藏是祖國的一部分，為保衛國防安全，防止帝國主義侵略，革命軍進駐西藏是必須的。”參謀部的最高長官曾高說道：“帝國主義侵略西藏是不可否認的，印度是無力侵略西藏，但是他們的主子英帝國主義呢？西藏地方政府過去沒有國防（藏軍是向著內地部署的），現在要建設國防也不容易。西藏交通不便，一旦有事，軍隊很難及時開進去。至於藏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那是不成問題的。誰都知道，藏軍戰鬥力不強，既然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又不歡迎強有力的國民革命軍去保衛國防，這豈不是個矛盾！”　　“進軍西藏是軍事委員會既定方針，”李西屏的話硬棒棒的，很直接表達着鄂軍的強硬：“西藏是我們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中國都必須光復。國民革命軍進藏對藏族有利，對全國有利。鄂州人民政府幫助少數民族光復，免受帝國主義侵略，西藏是我國西南國防的前哨陣地，更需要有強大的國防軍駐守。”　　看着滿頭大汗的夏扎，李想浮現一個溫潤的笑，用撫慰的語氣說道：“國民革命軍是一支有紀律、愛護各族人民的軍隊，並且一貫如此。進藏的國民革命軍不要西藏地方供給，西藏人民沒有負擔。現在英國、印度和各國都承不承認國民革命軍進藏是我國的內政向題，和英國、印度沒有任何關係。而且，我們是承認達乃的地位的，我已祝賀他從印度回國親政，他要是還想去印度流亡，就會失去現有地位。”　　“進軍西藏是我們保衛祖國的權利和義務，是正義的。”接着，李想又進行了一番分析，“一般人可能有三種想法，一是認為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二是想拖一下看國際形勢怎樣，三是懷疑國民革命軍進藏是為了整藏族，這些都是不實際的。如果要整的話，用戰鬥打敗了更容易整，不會有和平談判。”　　夏扎眼皮直跳，非但沒有被撫慰到受驚的心，反而被嚇得更厲害了。　　“我們代表團沒有決定權……”夏扎哆哆嗦嗦的說道。　　李想掏出懷錶看了一眼，說道：“我想提醒大人，我們的劉經將軍率領的精銳之師，此時已在進駐拉薩！如果我們現在談判破裂，國民革命軍的虎狼之師馬上就會向你們發動猛烈的進攻！我一直再說，我們的戰士帶着槍炮與哈達進藏，不要讓我們戰士手中潔白的哈達滑落塵泥！”　　是赤裸裸的威脅，但也擔心鄂軍人真幹得出來。　　他似乎真看見布達拉宮燃起熊熊火光……　　看見達乃佛爺再次流亡印度悲傷驚慌的面孔……　　夏扎氣虛的牙齒磕碰，道：“李大帥何必如此，我們不是在好好談着嗎？”　　“沒有什麼好談的了！”李想溫潤的臉色變得的不耐煩，用五個被槍磨出老繭的手指按在和約上，蠻橫地叫道：“你只說，答應，還是不答應？”　　李想覺得自己這句台詞都快變成習慣用語了。　　夏扎看到李想變臉，長嘆一聲，顫巍巍拿過薄薄幾頁紙的和約草稿。那筆卻重似千斤，他好容易提起來，正要落筆，卻又放下。　　夏扎問道：“革命軍進去的人數少一點行不行？”　　李想斬釘截鐵的說道：“不行。進藏部隊是一個軍左右，駐守在國防線和交通要道，已經不能再少。”　　夏扎說道：“在拉薩能不能少駐軍？”　　李想道：“拉薩本只駐少量部隊，還能怎麼少？”　　夏扎問道：“藏軍不立即改編行不行？”　　李想道：“不行。藏軍的改編將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有關這方面的事情，鄂區政府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盡可能加以照顧。為表明鄂區政府方面的誠意，《關於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若干事項的規定》，可以由雙方內部掌握。”　　夏扎道：“第八條（改革西藏舊制度問題），可否改為先由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來，再和人民商量？”　　李想搖搖頭：“不行。”　　……《鄂區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光復西藏辦法的協議》在武昌正式簽字。　　李大帥在抱冰堂設宴慶祝協議的簽訂。雙方和談代表及班禪應邀參加，中外各界人士180餘人出席。　　李想致詞說：“現在，達乃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所領導的力量與鄂區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這是中國人民打倒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統治之後才達到的勝利。”　　話音剛落，掌聲如雷。　　時代娛樂傳媒的旗下藝人表演了娛樂節目，有藏族的舞蹈和民歌，還有李想剽竊的“青藏高原”和“家鄉”兩首經典歌曲。　　第二天，協議正式公布。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擁護關於和平光復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社論，指出協議的簽訂，標志著西藏民族從此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羈絆，是西藏人民從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鄂區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光復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的消息公布后，全國許多地方群眾集會或遊行，熱烈歡慶西藏回歸祖國大陸的懷抱。

# 第五百一十七章 國會選舉前夜（一）

　　袁世凱大發雷霆，把《人民日報》撕得粉碎。他變忽然得很憂鬱。頹坐在安樂椅中撫着腦門說道：“與俄約談到了什麼地步了？”　　袁克定緩緩將陸徵祥與俄使庫鵬斯基的約談情形說道：“達成協約草案六條，主要內容為：俄國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完全之一部分，尊重中國舊有權利，中國不更動外蒙古歷來之地方自治制度，許其有組織軍備警察之權、拒絕非蒙古籍人殖民之權，俄國不派兵至外蒙，不辦殖民，中國以和平辦法施用其權於外蒙古，中國同意《俄蒙協約》所給予俄國的商務利益。”　　袁世凱半閉着眼沉思着聽完，瞿然開目道：“沙俄除作了一些文字上的讓步外，實際上什麼也沒有讓步，這樣的條約，定下只能被罵的份。陸徵祥怎麼搞的，不怕被罵賣國賊？”　　袁克定聽着不以為然，搖頭道：“這已經是很優厚的條約了，前清時期都沒有過的優厚！當然啦，比起李瘋子簽訂的那些對外條約，自然是不如的。但能夠做到這一步，能叫外蒙取消獨立，能叫俄國承認外蒙為中國之固有領土，已經至矣盡矣。”　　“是嗎？”袁世凱也知道陸徵祥其實早已盡了全力，比起前清的條約優厚的不止一籌，只是這樣優厚的條約和李想簽訂的那些一比，差距就太明顯了。　　“是的！”袁克定緊張的點頭。　　袁世凱沉吟道：“這樣……那就咨請眾院秘密審議，如此可省略通過及三讀手續。”　　國會。　　“中俄兩國為免除蒙古現狀所能發生之誤會起見，協定條件如下，”陸徵祥看着底下出席會議的眾議員都緊張地注視着他，等待着對俄交涉的結果，而拿着結果宣布的陸徵祥忍不住暗捏了一把冷汗，繼續說道：“（一）俄國承認蒙古為中國領土完全之一部分。茲特承諾於此領土關係之繼續，不謀間斷。又此領土關係上出生之中國歷來所有之種種權利，俄國並承諾尊崇。（二）中國承諾不更動外蒙古歷來所有之地方自治制度。並因外蒙古之蒙古人，在其境內有防禦及維持治安之責，故許其有組織軍備及警察之專權，並許其有拒絕非蒙古籍在其境內殖民之權。（三）俄國一方面承諾除領署衛隊外，不派兵至外蒙古，並承諾不將外蒙古之土地舉辦殖民，又除條約所許之領署外，不設置他項官員，代表俄國。（四）中國願用平和辦法施用其權於外蒙古，茲申明聽由俄國調處。照上列各條之本旨，定立中國對待外蒙古辦法之大綱。（五）中國政府因重視俄國政府之調處，故允在蒙古地方將下開之商務利益給與俄人（即俄蒙附約商務專條）。（六）以後俄國如與外蒙古官吏協定關於改動該處制度之國際條件，必須經中俄兩國直接商議，並經中國政府之許可方得有效。”　　聽着聽着，宋教仁的臉由煞白轉通紅，又由通紅轉煞白……最後，他倏忽站起，直接衝上講台，將陸徵祥手中的條約文本往地上一扔，氣得嘴唇直哆嗦，吼道：“喪權辱國！這個條約，國會決不答應！”　　“根據這個《中俄協定》，等於中國已承認了《俄蒙條約》和蒙古之獨立。”國民黨的激進黨員們轟然響應：“決不答應！”　　傻子一樣獃獃站在宋教仁身旁作出席說明的陸徵祥的臉也由煞白轉通紅，又由通紅轉煞白……最後嘴唇也哆嗦的努力解釋：“達成此草約是因為北蒙地勢遼遠，非我國現時財力所能經營，只能姑允俄請，日後另籌回復。”　　說著，連連向袁世凱在國會中的追隨者使眼色。　　蒲殿俊立即站出來：“我黨承認大體修正條文，此事絕無黨見發生之餘地。”　　“咦？”有同盟會黨員質問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有的同盟會年輕黨員憤怒罵道：“說出這答等混賬話，竟然承認這種喪權辱國的條約，真正是毫無心肝！袁世凱給了你什麼好處！”　　國民黨人堅決反對這一草約：“這無異於斷送外蒙。”　　“袁世凱無心抵禦外侮，卻一心消滅異己的行徑，就是空言搪塞，不肯實力維持，蒙古尚可增兵，我國未加守備，反至調兵南下，貽俄人以乘間進行！”　　說著說著，就有更為激進的國民黨喊起了“打倒袁世凱”！　　宋教仁握緊拳頭，興奮莫名，這是國民黨成立之後的初試啼聲，果然是一鳴驚人，成功狙擊了袁世凱的賣國條約，雖然離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有距離，但也做到了嚴密監督袁世凱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相信他這次事後，應該為的，也使袁世凱有所憚而不敢不為。這為接下來正式國會的選舉開了一個好兆頭！　　孫中山、黃克強先後北上與袁世凱商討國是的時候，兩位革命偉人對袁世凱俱有好評，並許其執政若干年可躋富強。袁世凱以孫、黃兩位好好先生易與，視同盟會若無物，對國會自然不十分措意。然而這次宋教仁攜國民黨狙擊他定下的中俄聲明的草約，才恍然發現國民黨在兩院已俱占多數，其實際上的國民黨黨魁――國民黨代理總理宋教仁，力倡“爭內閣不爭總統”之說，儼然以多數黨候補內閣總理自任。這種緊迫形勢，遠出袁世凱及袁黨意料之外。　　“我帶兵踏平參、眾兩院，解散了國會！”陸建章憤怒的血涌到臉上，漲得通紅，向袁世凱大表忠心。　　“匹夫之智。”楊度不咸不淡的說了一句。　　陸建章的臉紅成豬肝色。　　北洋軍將領也都默不作聲，北洋的戰爭準備還沒有做好，這樣做不是提前宣戰了嗎？為了準備內戰，袁世凱迫切需要列強的諒解和支持，因此急於早日結束這場交涉，才有的《中俄聲明》的草約，才有善後大借款，在沒有得到列強的諒解和支持之前和同盟會破臉，確實不智。　　袁世凱想着宋教仁那副年輕有為的精幹樣子，幾次見面對他時不卑不亢不涼不熱的神氣，心裏塞了棉絮般說不出個滋味，良久才自失地一笑，說道：“好嘛，又來一個添噁心的！一個李想在湖北、李烈鈞在江西，已經應付得手忙腳亂，國民黨又加這麼一個厲害角色！想想，我這個大總統當的真沒意思。”　　“萬事無礙。”楊度向後一仰，悠然把玩着龍泉瓷的茶杯，說道，“今兒這事，就足證宋教仁也不過一書生。只要有槍杆子，大總統的事終歸好辦！至於李想和李烈鈞等國民黨都督，並不是咱們現在需要面對的問題。一則是他們對中央欠缺影響力，最多也就一方諸侯，二則這些地方督撫名義上還是受中央管轄，真要有不臣之舉動，大義名分上就先輸了一籌，以北洋兵雄馬壯，攜中央之雷霆威勢，必然是覆手可滅？”　　楊度一番精闢入理的分析，袁世凱等北洋武夫都聽得連連點頭。　　“只是，”楊度說到這裏，一個轉折，“大總統不想在‘國會選舉’這一大節目上栽斤斗，就必須要考慮三黨合併。馬上就要正式國會選舉了，政界風雲益形緊急，各政黨圖謀政策之貫徹進行，莫不運用其最活潑、最敏捷之手腕，馳騁時勢，冀佔領政界上最高之位置，以償其大希望、大目的於將來。而政潮之旋渦中奔騰澎湃，風起雲涌，尤足惹一般人之注意者，則為同盟會改組國民黨問題。從這次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其它三黨分立，在國會選舉中，決不能制勝國民黨。國民黨假革命之旗幟，久欲擁孫、黃以爭總統，肆行專橫政策，今三黨若不合為一致，則三黨黨勢不易振起，而國政終不能入於蕩平軌道也。”　　袁世凱的手一抖，熱茶濺了出來，順手潑了，咬着牙微笑道：“我不怕國民黨用暴力來奪取政權，我只怕他們以合法手段贏得政權！皙子，你一定要幫我，三黨合併的大事，非你不能勝任！”　　“此時，時機尚未熟，三黨黨員多存觀望。”楊度微笑道：“不是駁大總統的面子，這種事，我素來也是做不來的！我沒有宋教仁的這份組織才華。”　　“皙子啥時候變得這麼謙遜了？”當場碰了個軟釘子，袁世凱有點下不來台。　　這個楊度的狂放他們可都是見識過的，真是從沒把天下人放在眼裡，自恃屠龍之術，常常感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這樣的人，也會承認有不如人的地方。　　“大總統，我不行，但是有人行。”　　“誰？”　　“梁桌如。”　　“他？”　　楊度一笑，站起身來，在房裡兜了一圈，說道：“大總統要三黨合併，非他莫屬！……”　　袁世凱已全然明白。在要找出一個能震服三黨的人，非梁啟超莫屬。三黨當中，大多是康梁門徒，除了他，還有誰有這個影響力？而且梁啟超不像他的老師康有為，在辛亥革命之後，梁啟超就在東京發表支持共和的言論，作為立憲派的後盾。這樣的人物，他竟然給遺忘了，不該，不該。　　“皙子，你快快給他去信，催他回國，越快越好！”

# 第五百一十八章 國會選舉前夜（二）

　　夢幻般湛藍的天空下，飄着朵朵白雲。蒼穹之下，是一片碧綠的草地。在高爾夫球場上，美女與高爾夫從來就不缺乏激情。美女揮動球杆，舞出的是秀色。　　“發直球的關鍵――左手腕。上桿到頂點后，我們追求的是左臂、左手腕、桿面是同一個角度。如果上桿到頂點不能達到正確的角度一般就會有兩種情況的發生。一種情況是左手腕在上桿到頂點時是彎曲的，導致桿面打開，這需要球手下桿過程中花費很大力氣來達到以方正桿面擊球的效果。另外一種情況是上桿到頂點桿面閉合――桿面指向天空――這主要是因為上桿到頂點時左手腕內扣。閉合的桿面下桿擊球時就需要球手努力將桿面打開來中和上桿到頂點閉合的桿面。所以上桿到頂點盡量做到桿面與左手腕一個角度，這樣下桿不需要附加其他動作來獲得方正的桿面，揮杆動作會更加容易、更加穩定……”　　李想揮着球杆做示範，把球打出去，然後深情地望着也拿起一個的湯約宛，說道：“還是嫁給我吧。”　　湯約宛不理他，球杆乾淨利落的一個揮舞，同時旋開一頭漂亮的長發，把球打上空中，一個漂亮的高彈道，不過歪了――偏離了球道落在沙坑。　　湯約宛把球杆丟給球童，快步走下果嶺，恨恨地說道：“這孫先生也真是的！用槍杆子沒爭到的東西，就不能用和平手段再奪回來嗎？！”　　李想跟在她身後，說道：“孫先生啊，他根本就沒那心思。”　　湯約宛仍是恨恨地說道：“我就不信！”　　來到李想的落球點，李想剛做了一個揮杆的動作，忽然好像意識到什麼，訕訕地瞅着湯約宛，說道：“你發現沒有，宋大小姐好像對孫先生很有意思喔。”　　湯約宛一怔，一把把李想手裡的球杆拿過來，看也不看就是一個揮杆打了出去，道：“說什麼呢，你！孫先生可是有妻室的人，而且宋大小姐的父親宋查理先生和孫先生是戰友，是朋友。”　　這個球竟沒有偏離球道，她情不自禁地歡呼道：“中了！我也中了！”　　竟沒聽到回應，看李想，似乎很失落的樣子，便把球杆朝李想拋過去：“嘿，接着！我的哪個沙坑球，就交給‘大師’了。”　　李想一機靈，接住了球杆，但在手裡掂量着，朝沙坑球走去：“美女總是愛大叔級的熟男的，我這二十世紀的傑出年青竟然沒有人要……”　　湯約宛假嗔道：“行啦行啦！人家請你幫着分析一下正式國會競選前的局勢，你倒好，一門心思往歪里走……”　　李想走到沙坑球前，用手中的球杆比劃着：“球落入高爾夫沙坑中，深深地陷入沙中，有時候比‘荷包蛋’還難打。這時候，是不必在球的現狀打這個球的。我們可以根據規則28條，宣布該球不可打，被罰一桿，回到您上一桿擊球的位置重打，並計算上擊入沙坑的這一桿。或者也可以在沙坑裡面拋球，不靠近球洞，在球洞與球位的延長賽上，同樣要被罰一桿。”　　“不嘛，這不又要多打兩桿，三桿了？又打不破100桿的大關了。”湯約宛不幹了。　　“打沙坑球的要領，並不是要一桿就把球打到球洞附近，而是要考慮如何脫離沙坑。就算無法打到球洞附近，只要能把球打上果嶺，就算不錯了。想要一桿就能把球打上果嶺，沒有別的秘訣，就是用力就行。”　　李想說著，對準鏈接球和目標的飛球線，採用開放站姿的姿勢瞄球，並且讓雙肩、雙腰、雙膝都對準站立方向。把球放在左腳跟和左腳內側的延長線上，同時讓桿頭擊球面對準目標，形成square方向。充分彎曲雙膝，並且降低要不，保持下半身的穩定重心分配以6比4的比例，將重心放在偏左腳的位置。然後揮杆，球劃出一個漂亮的拋物線，果然上了果嶺。　　“還不錯！”湯約宛燦爛的笑道：“現在該說說正式國會競選前的局勢了吧？”　　“目前的中國共有二百四十個黨派，但真有能力競選國會多數席位的，只有我們國民黨。國民黨不僅有孫中山先生，還有宋教仁先生這個‘議會迷’在主持大計。”李想把球杆拋給球童：“如果不出意外，我們國民黨贏定了！”　　李想所指的“意外”，是指歷史上的“宋案”，這不可能明說的。　　李想繼續說著：“國民黨在競選中的最大政敵，恐怕還是袁世凱和趙秉鈞。有幾個黨派是支持現政權的，但還都是一盤散沙，要同國民黨競爭，袁世凱和趙秉鈞沒有一個勢均力敵的黨，恐怕很難。”　　湯約宛訕訕地說：“這就是你的分析啊？怎麼跟背書似的？”　　李想一把抓住湯約宛的手：“宛兒，嫁給我吧！”　　湯約宛讓自己的手在李想的手裡呆了片刻，慢慢抽出來：“你的心能全部放在我身上嗎？”　　……　　日本，康有為宅。　　“奉衣帶詔”的香案上香煙裊裊，皓首白髮的康有為，虔誠地執香跪在案前。他的精神看去還好，只是越發瘦得皮包骨頭。蘭粗布截衫洗得發白，寒儉得鄉里三家村老學究似的。　　梁啟超興沖沖地拿着信進來，動情的說道：“老師，袁世凱來信了。”　　康有為動也不動，像入定的老僧一樣。　　梁啟超在旁有說了一句：“老師，我們應該回國效力了。”　　“為誰效力啊？”康有為彷彿是後背發出的聲音。　　梁啟超一怔，吃驚的看着老師康有為，但還是說道：“共和國也是憲政國，我們應該為憲政效力。”　　康有為冷笑道：“誰的憲政？”　　梁啟超想到戊戌變法的種種，不禁苦笑，正要說話，康有為厲聲道：“袁世凱的憲政！他是先帝的死敵！”　　梁啟超不由低垂了頭，蠕動了一下嘴唇，卻不知話該怎樣說。　　康有為恨聲道：“咱們就是餓死，也不能為他效力！”　　梁啟超強忍了忍，還是說道：“老師，先帝早就死了……”　　康有為底吼道：“可大清還在！先帝的遺孤還在！”　　梁啟超不解地說道：“老師，大清已經遜位了！”　　“只要人還在，咱們忠君愛主的心就不能死！我們要等待時機，準備幫着幼帝復辟！”康有為說著眼圈一紅，老淚奪眶而出。　　梁啟超急了，說道：“老師，您這不是‘抱殘守缺’嘛！孔子都說過‘聖之時者也’，您是我們的至聖先師，可也要懂得‘與時俱進’的道理嘛！”　　這已不像是弟子對老師說話，倒像是弟子在教訓老師。只見康有為的後背抽動了一下。梁啟超也知道話說過了，一時間，竟是寂然。　　良久，康有為擤了擤鼻涕眼淚，說道：“卓如，你該自立門戶了。”　　梁啟超驚愕得目瞪口呆，只是說道：“老師……”　　康有為依舊背着身子，一擺手，只管自己說著：“其實你早就自立門戶了，偷偷收了不少弟子嘍……”　　梁啟超猛地抬起頭來，他的臉色蒼白得窗紙一樣，顫聲道：“老師……”　　康有為舒了一口氣，他的神情平靜了下來：“我早就不是你的老師嘍……”　　梁啟超在康有為身後“撲通”跪下了，哭道：“老師……”　　康有為似乎使出渾身的力氣，立起身來，咬着牙，冷冷說道：“滾！我永遠不要見到你！”　　……　　袁世凱靜靜地候立在車站月台上。　　遠處，火車慢慢進站了，迎賓曲奏起來。　　火車停下時，紅地毯立刻鋪到車廂門口。　　車廂門開了，一個戴墨鏡的人出現了。　　袁世凱迎了上去，那人摘下了墨鏡。　　袁世凱老遠就喊道：“卓如，你可來了！”　　梁啟超下了車廂台階，神色淡淡的，朝着袁世凱微微一躬，道：“大總統！”　　二人的手握在一起，互相注視着。　　袁世凱上下打量這梁啟超，笑道：“十三年沒見了……”　　梁啟超頓時感嘆道：“從戊戌年……”　　“往事不堪回首啊……”袁世凱聽到“戊戌”兩個字，臉色就微微一變，趕緊打斷了梁啟超的感嘆。　　梁啟超也不想提這事，便又說道：“大總統何必親自來，哦對了，我那老朋友皙子呢？”　　袁世凱格格笑道：“他呀……生我的氣嘍！辛亥年，本來君主立憲是有希望的，後來我聽了孫文的，給弄成了共和國，人家鬧情緒了，開頭我就讓他當教育總長，人家理都不理我……”　　梁啟超笑了，鬍子一翹一翹的：“這個皙子，簡直是頭倔驢！”　　袁世凱一個請的手勢，二人朝月台外而去。像是閑庭信步一般。　　“我信中闡述的觀點，卓如可贊同？”袁世凱實在是按奈不住問了。　　梁啟超若有所思地說道：“大總統高瞻遠矚，不過也有可商榷之處。”　　兩人的聲音漸漸地遠了……

# 第五百一十九章 國會選舉前夜（三）

　　1912年的冬天，國會選舉前夜，政潮湧動。　　江城飄落下今年的第一場雪。　　李想從現在漢口特區江岸街唯一的一家花店買了一束白玫瑰和鬱金香出來，登上等在花店門外的汽車走了。　　在車內，李想抱着鮮花，臉色露出沉思的表情，神色悠遠，似有無限感慨，翻湧心頭。好像在思考着即將拉開帷幕的國會選舉，政潮之旋渦中奔騰澎湃，到底在向什麼地方涌動。半晌之後，他才神色凝重的低低自語。　　“失敗啊，打出這麼大的一片家業，卻連一個家都沒有……”　　他和湯約宛的關係早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既然湯家老爺子又不反對，兩人又這麼難捨難分，那麼兩人結婚，正式生活在一起似乎更合理。偶爾李想這麼想像着，設想今後的前景，可是，一到現實當中，就躊躇不前了。　　上次表白，湯約宛丟下的問題，他覺得自己可能做不到，而且總覺得這樣對水仙兒也太殘酷了。李想莫名其妙地想着，是不是每個成功的男人這樣幸福的煩惱。不過，主要還是李想身為一個現代人，的確是不忍心搞三妻四妾，自己思想這一關就過不了。到了關鍵時刻，這些問題就成為羈絆了。　　總之一句話，結婚是人生大事，哪能說結就結呢。當然，如果兩人真有心在一起生活的話，也沒有辦不到的事。　　關鍵的問題是，能不能正視這些個問題，至少目前，李想的心情還沒有完全整理好。　　車子上來碼頭，輪渡送過江，然後直奔落迦山別墅。　　李想回到別墅時，湯約宛已在等候他了。　　“祝你生日歡樂。”李想獻上了花束。　　“好美的花啊。”湯約宛嗅着花香。　　“怎麼給你慶祝生日呀？”李想親密地拖住了湯約宛嬌弱的手。　　“有你這束花就足夠了。”湯約宛清澈的眼睛忽閃忽閃地看着李想。　　“總想要點什麼吧。”李想道：“總要過生日吧？”　　“我有個請求，可以嗎？”湯約宛想了想，甜甜一笑，豎起了一根指頭說道。　　李想趕緊對湯約宛說道：“當然可以。”　　“帶我去旅行好嗎？到一個看不到人影的地方去。”湯約宛溫和的說道。　　說實在的，李想有時真想逃出這個封閉的秘室，到一個杳無人跡的地方去。　　“到哪兒去好呢？青藏高原怎麼樣？”　　李想腦海里映出了他們雙雙仁立雪山高原的身影。李想曾在穿越之前的一個夏天去過那裡一次，白雪皚皚的群山，如青花瓷純凈的天空，幽靜湛藍的湖水，使他至今記憶猶新。　　和湯約宛兩人一起去那靜謐神秘的青藏高原，該有多麼愜意啊。　　“你去過？”看到李想陷入回憶，湯約宛問道。　　“唔。”李想說道：“我只是在夏天去過一次。”　　“什麼時候？”湯約宛順口問道。　　“很早以前了，”李想含糊的說道：“還是年少的時候。那裡真的很美。”　　門嘩啦一聲被推開。　　“大帥，梁啟超回國了。”　　呂中秋推門看到這樣一副曖昧場面，愣了一下，趕緊又把門拉上，退了出去。難怪剛剛水仙兒接到這個情報，卻要他上來報告。　　呂中秋還在胡思亂想，李想已經走了出來：“去我書房。”　　呂中秋愣地想了一下，沒再說話，跟在李想身後。　　“梁啟超從日本回國轟動政壇：梁啟超的弟子蔡鍔通電各地歡迎老師回國，國民黨內雖有胡漢民表示反對，但張繼、劉揆一早已致電歡迎。”呂中秋款款說道。　　“竟然這樣，他們都表態了，我們也該表個態，”李想一笑，道：“叫黎元洪代表鄂區也通電附和吧。”　　“不妥吧，大帥。”呂中秋身子微微一躬，大聲道：“梁啟超此次回國，在京津所受歡迎，視孫、黃二位先生過數倍，孫、黃二位先生進京，等所受歡迎會不過五六處，而他在京才幾天，赴會19次之多，總統府開歡迎會，全體國務員作陪。向不請人的山西票號，以及佛教會、旗人、國民黨……各處歡迎不斷，實在應接不暇，累得不亦樂乎，他逢人就吹噓說這是‘極人生之至快’，也是‘極人生之至苦’。‘此次歡迎，視孫、黃來京時過之十倍，各界歡迎皆出於心悅誠服。……孫、黃來時，每演說皆被人嘲笑，吾則每演說令人感動，其歡迎會之多，亦遠非孫、黃所及’。我們也歡迎着老匹夫，不是長敵人威風？”　　李想冷笑道：“一個滿清遺老，能有多大威風？也就是在遺老窩懲威風，還真以為自己是個人物？袁世凱就是有他，也別想在國會大選中獲勝。除非……”　　李想打住了。　　……　　鐵獅子衚衕，總統府外面下着大雪，室內溫暖如春。　　小飯廳。一塊鮮嫩的牛排在鍋上煎着，發出“吱吱”的響聲。一個大鼻子紅頭髮的西洋廚師在熟練的翻炒着鏟鍋。　　長條的餐桌上已經擺上了幾盤精美的西餐，洋酒已經斟好，袁世凱、梁啟超對座桌前。　　“知道卓如愛吃西餐，我專門把天津起士林的廚師請了來。”袁世凱說著舉杯和梁啟超一飲。　　梁啟超將半杯酒一仰而盡，說道：“大總統太客氣了。”　　袁世凱也一飲而盡，說道：“我這個大總統，這點特權還應該有吧？不過，若是讓臨時參議院知道了，弄不好，也能搞出個彈劾案來。”　　梁啟超輕笑道：“大總統太過慮了。”　　兩名侍者把兩盤煎牛排端上了桌。二人同時動起了刀叉，然後蘸一點番茄醬，將叉起的一小塊牛排送入口中。二人咀嚼着，滿意地點着頭。　　梁啟超不禁合掌稱善，說道：“還真是鮮嫩無比。”　　袁世凱同意的點點頭，卻嘆氣道：“要是‘共和飯’也這麼好吃，那就好嘍！”　　梁啟超看着袁世凱，忽然變得冷冷地道：“大總統還吃得下吧。”　　袁世凱沉吟道：“本來以為是吃得下的。戊戌變法開始，後來又預備立憲，我是一門心思要促成憲政的。可憲政真的來了，我發現怎麼都是限制我的招兒，就沒一樣兒是幫我的。”　　梁啟超又問道：“大總統要怎樣的憲政才覺得舒坦呢？”　　袁世凱吃酒吃得滿面紅光，說道：“我知道三權分立是有道理的。可我一個大總統，總不能連個公都辦不成吧！其實孫中山先生也知道做這樣的大總統難受。他在南京的時候，弄的是‘總統制’，他那個臨時大總統，權力無限嘛，內閣不過是他的辦事機構嘛。可我當大總統呢，他讓鈍初搞出個《約法》，弄成個內閣總理制，上頭還有個參議院――那孫猴子讓唐僧治着，可也才一個緊箍咒嘛，我呢，戴了倆，我一動換，好傢伙，倆緊箍咒箍我咒我，我這個大總統是‘總’也‘總’不得，‘統’也‘統’不得，沒一點實權！卓如啊，你說，這不是誠心整我嘛！”　　忽然發現梁啟超始終笑嘻嘻地瞅着自己，袁世凱一怔，立刻也笑了，“卓如，還沒見我發過牢騷吧？……可我這些話，不跟你這個憲政專家說，又能跟誰說去？”　　梁啟超格格一笑，道：“可以跟皙子說嘛――他也是憲政專家。”　　袁世凱擺着手，漫不經心地說道：“別提別提。我一跟他說呀，他就讓我改變國體――搞君主立憲，說那同樣也是憲政――讓我當憲法政治下的皇帝，哦，就像那日本天皇，說那才符合民國的國情。可我怎麼能幹嗎！”　　梁啟超正色道：“是不能幹！”　　袁世凱一怔。　　梁啟超放下酒杯，認真的說道：“大總統，國體重器，一旦確立，絕不可擅動。”　　“是啊是啊，我也覺得皙子簡直是開玩笑嘛……”袁世凱假裝大笑道：“我也荒唐，該罰一杯！”說罷一舉杯“��”地咽了。　　袁世凱放下高腳酒杯，親切地看着梁啟超：“所以才請卓如你來幫我嘛……”　　梁啟超皺眉道：“大總統已經考慮好了吧！”　　袁世凱沉吟道：“其實就兩條：我不想要什麼內閣制！都說美國是真共和，可人家也是總統制嘛！根本就沒有責任內閣，只給總統設一個國務卿，幫助大總統行政，這樣辦起事情來就少了一個掣肘的，順當多啦！這是一。二嘛，這一點改動，得在以後的正式憲法里規定了，才能落地生根！所以我請你組建一個比國民黨還大的政黨，在競選國會議員時同國民黨競爭一番，如果咱們的黨佔了多數席位，日後起草憲法就多了發言的權力，總統制也就指日可待了。”　　梁啟超沉思着說道：“總統制我是贊成的，比起內閣制來，總統有更大的權力和權威。可要在競選中同國民黨競爭……”他搖了搖頭，“這可就難啦！國民黨的前身是同盟會，同盟會的前身是興中會和華興會，說起來，有十六七年的歷史了，根深恭弘=叶 恭弘茂，民心黨心，天時地利，都在他那邊……”　　梁啟超說罷略一沉思，莞爾一笑。　　袁世凱陰鬱的笑道：“可政府總比國民黨有錢啊……”　　梁啟超還是搖着頭，說道：“錢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袁世凱渴望地問道：“那你還要什麼，只要我能做得到，你儘管說！”　　梁啟超沉吟着，但終於說道：“大總統這麼信任我，我就試試吧……”　　袁世凱眼一亮，很高興地說道：“好好好……”　　這時，兩個侍者的盤子里端上兩碗湯，放下。　　袁世凱如春風和煦的微笑道：“卓如，來來來，嘗嘗這意大利風味的紅菜湯。”

# 第五百二十章 八仙過海（一）

　　白天的喧鬧漸漸散去，雪地里散落各種寫滿標語的小旗和紙片，因選舉狂熱的一天的城市安靜下來了。　　中華民國正式國會大選，在1912年冬天轟轟烈烈的開幕。　　按照臨時參議院制定之國會組織法及參、眾兩院議員選舉法，由各地方議會及其他選舉會分別選出參、眾兩院議員，計參議院為264名，眾議院為556名，兩院共820名。　　民間因此對議員們有一個非常拉風的稱呼：八百羅漢！　　此時紅樓也都下了班，散去白天的喧鬧，只剩下二樓一間窗戶透出燈光。　　在這間還亮着燈光的房間，湖北議長湯化龍坐在沙发上，皺眉咬牙，連連嘆息：“不入流的小黨派敢來湖北爭奪議席！我看，少不了是袁世凱的指使，才有這麼大的膽子！”　　李想只穿一件黑色軍大衣，仰在沙发上只是搖着二郎腿出神，半晌，“撲哧”一笑，說道：“又碰到麻煩了？我早就交代了，衝鋒隊一定要動起來！衝鋒隊是什麼？就是一種純政治力量，一種在街頭毆打政敵、製造恐怖，在黨內保持政治熱情的隊伍！”　　湯化龍冷笑道：“凡是政敵都整，衝鋒隊整得過來么？！”　　李想拿起茶杯，掀開碗蓋撥着浮茶沫，笑道：“我早說過，要立威。還不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他們真不把我鄂區國民黨部放在眼裡！不要忘了，鄂區實行的是一黨專制下的多黨合作制！”　　“我也想殺雞敬猴。”湯化龍陰鬱地說道：“可現在還不是和袁世凱破臉的時候嗎？何況，國民黨要在鄂區贏他們那些小黨派還是沒有問題的，真要動用衝鋒隊，倒落個不光彩的壞名聲兒！”　　“不光彩？”李想笑道：“我也有文明一點的招式。”　　湯化龍哼了一聲，說道：“不在正經事上下功夫，弄這些小伎倆，有什麼用！”　　“我的那些文明招式，都是研究各國政黨在群眾中間得到成功的原因，在其他情況下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得到的東西，怎麼可以說是小伎倆呢？”李想嘻嘻笑道，“看過外國工人舉行群眾示威嗎？”　　“見過。”湯化龍不知道李想想表達什麼，只是怔怔地看着李想不多言語。　　李想臉上卻沒了笑容，看着窗外點點星光，良久，又冷笑一聲，說道：“一個政黨要獲得成功，無外乎三個原因：必須知道如何建立一個群眾運動，任何政黨如果沒有群眾運動就一無用處；必須掌握了在群眾中進行宣傳的藝術；最後一點是，必須知道利用‘精神上和肉體上恐怖’的價值。”　　湯化龍搖頭道：“我反對恐怖主義！這第三個，你這肯定是以錯誤的觀察為基礎的，其中摻雜個人的大量偏見。”　　“我了解政治運動，”李想說道：“特別對政敵所造成的惡劣的精神恐布，從思想上和心理上來說，任何政敵都不是這種進攻的對手；信號一發，只要看來是最危險的敵人，它就對之發動謊言和誹謗的真正大攻擊，一直到被攻擊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時為止。這種策略所根據的是對一切人性弱點的精確估計，它的結果能導致必然的勝利，其必然程度幾乎同數學一樣精確。　　我同樣也了解肉體恐怖對個人和群眾的重要性？？因為在支持者中間，所取得的勝利似乎是他們本身事業的正義性的勝利，而被擊敗的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對繼續進行抵抗不存任何勝利的希望。”　　湯化龍從沒見過李想眼中這種邪惡的光，已是愣住了。　　二人沉默了移時，李想嘆道：“其實國民黨看似馳騁時勢，隱隱已是佔領政界上最高之位置，其實也不過是懸崖邊上跳舞。那就是宋教仁未能爭取到國內有勢力的、地位確立不移的機構當中至少某些機構的支持――說白了就是槍杆子的支持。除非得到槍杆子的支持，否則，任何政治運動都很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取得政權。”　　李想已經不是第一次說這樣的話了，湯化龍聽了也就是笑笑，說道：“梁啟超回國，給我們這些老朋友都拍了一封電報。”　　“挖牆角來了？”李想冷冷道。　　湯化龍點點頭，說道：“林長民已經準備上京……”　　下面的話礙難出口，湯化龍便打住了。　　李想聽着已經站起身來，想到的卻是林家小蘿莉林徽音，這段唱響民國的風流也拉開序幕了。他不禁笑道：“隨他們去。我不留！”　　湯化龍也起身笑道：“挺可惜的人才，你還真捨得放手。”　　“我要的是能全心全意辦事的人才！”　　……　　北京。　　內閣總理府，禮堂放映廳，正放映着無聲電影，是美國總統、議員的競選演講以及同選民見面的內容。一會兒是影像，一會兒是字幕……　　明暗不定的白光下，可見趙秉鈞及一些身着西裝的人在觀看着，他們坐得很分散，都很嚴肅認真。有幾個人一邊觀看着，一邊學着影片中人物講演時的手勢、笑容……　　電影放完了，畫面定格在一個英文單詞上。“拍！”禮堂的燈打開，明亮的光線下，這些人還有些不適應的微微眯着眼睛。　　趙秉鈞站起來說道：“現在就按照我們剛剛看的排練一下！”　　一個戴瓜皮帽、穿西服的四十多歲男人走上台，學着美國總統擺了幾個造型，咳嗽兩聲，捏拿半天才開始演說道：“本黨競選方針，乃扶助人道主義，為選民謀取福利主義，故本黨競選國會議員，以道德為君主……”　　“行啦行啦行啦……”這時，趙秉鈞已經站起來，指着台上那人，說道：“我說你就不會說點新鮮玩意兒？你下來。”　　趙秉鈞又指着身邊的另一人，說道：“你上去說。”　　台上的人下來，趙秉鈞身邊的人上去。　　門口處，袁世凱閃了一閃，悄悄地站立一旁，觀看着。　　台上的人似乎在想着怎麼說，眾人等待着。他忽然做了一個手勢，那是學着剛才觀看影片中美國總統競選時的擺手，但他做出來，卻很可笑，說道：“本黨，咳，本黨的競選方針，啊，都是實的，沒有虛的。第一，本黨黨員都不準吃紙煙，不準飲酒，哦當然啦，有病喝的藥酒不在此例。不準納妾，不準嫖娼，不準買賣鴉片。所以，本黨黨員都是正人君子……”　　“請投本黨一票！”他說得激動，忽然呼道。呼罷，才想起要輔以手勢，於是右手向前推舉――晚了整整一拍。　　趙秉鈞又氣得站了起來，指着他訓斥道：“我說弱智啊，你！”　　趙秉鈞把桌案上的《我的奮鬥》、《三民主義》、《演說集刊》（宋教仁著）、《建國方略》（孫中山著）、《會議通則》（孫中山著）等一堆小冊子拿起來，揮動着，氣憤的說道：“你們瞧瞧人家國民黨是怎麼弄的！”　　他一指台上的人，罵道：“不抽煙不喝酒……這種狗屁事情回家跟你老婆講去！你是共和黨不講共和！”　　他一指身邊左邊的人，吼道：“你是民主黨不講民主！”　　他一指身邊右邊的人，繼續吼道：“你是統一黨不講國家統一！”　　他把手上的各種國民黨人寫的小冊子往桌上一摔，狂吼道：“講的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你們三大黨加起來也頂不上一個宋教仁！”　　趙秉鈞氣呼呼坐下了。　　十幾個人見趙秉鈞發火，便都訕訕站到一邊，一人捧着一本小冊子面相覷，他們都有點怕這個總理。　　袁世凱邊拍手邊說道：“說的好！”　　趙秉鈞聞聲，彈簧一樣趕緊站立了起來，面朝門口處，只見袁世凱已經走了過來。　　趙秉鈞等人恭敬地迎着，賠笑道：“大總統！”　　袁世凱高興地說道：“好啊好啊！智庵認真對待憲政，各黨派認真籌備競選議員，本大總統很欣慰啊。”　　趙秉鈞請袁世凱坐下，然後侍立着說道：“國民黨在《時報》的民意測驗中遙遙領先。一旦開始競選，咱們這幾個黨，不落花流水才怪。”　　袁世凱擺着手，叫他們都坐下，道：“不礙事，不礙事。”　　他環顧着各黨無能的領導人，心裏有氣，口中卻笑道：“不過，團結起來力量大，你們幾個黨還是合併成一個黨好些。”　　幾個領導人互相瞅着一眼，一個個都正襟危坐，是誰也不服誰的眼神。　　趙秉鈞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因道：“這事兒議過好幾次，合併以後，誰做黨魁，定不下來。國民黨是孫中山做黨魁，宋教仁代理；咱這幾個黨合併，除非大總統當黨魁……”　　袁世凱又是擺着手，連連說道：“我不行，我不行！”　　“大總統不行，那還有誰行？”　　他注視着大家說道：“可我給大家請了一位強我百倍之人。”　　“誰有這個領袖群倫的能力？”眾人面面相覷，是不相信的樣子。　　袁世凱輕輕地說道：“梁啟超先生。”　　一個人驚呼道：“梁先生？他是中國憲政的大理論家，他來敢情好。”　　有人大聲說道：“行！若是梁先生來，本黨服氣！”　　……　　袁世凱一拍手，說道：“卓如，進來吧。”　　梁啟超笑着走了進來。眾人喜出望外，擁上去打着招呼。　　袁世凱站起來，眾人瞅着他。　　袁世凱一招手，侍者把酒放盤子里端了上來。　　袁世凱緩緩說道：“這事兒我做主了：即日起，共和、民主、統一三大黨合併為進步黨，梁啟超先生為黨魁。”　　三大黨首領面朝梁啟超，微微鞠躬，齊聲道：“服從梁先生領導！”　　袁世凱端起酒杯，眾人都端起酒杯。　　袁世凱如釋重負地舒了一口氣，說道：“國民黨的前身是同盟會，早已百鍊成鋼。但我進步黨今後有了卓如，也是如虎添翼。如今，國民黨在競選中節節勝利……諸位，卓如，國民黨是要困死政府的，你們是要幫助政府的，兩黨將有一搏。我祝你們成功！乾杯！”　　“乾杯！”　　“乾杯！”　　……　　大家的酒杯碰在一起。

# 第五百二十一章 八仙過海（二）

　　雪花隨風飄落下來，江城，飛檐的房頂和如蜘蛛網的街道，以及突兀的樹杈上，都落滿了積雪，宛如一副灰白相間的水墨畫。　　民國議會選舉在全國展開，位於武昌中心，紅樓廣場的一個女士投票點，自早晨7點投票開始后，該投票點在4個小時內接納了4000多位前來投票的女性選民。　　作為民國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全體國民議會選舉，在議會選舉第一天就受到了鄂區民眾的高度關注。　　李想在清晨8點鐘來到位於武昌最大的文化匯聚之地，兩湖大學的校園投票點，得知這裏的投票活動從7點鐘就已經提前啟動。　　學校門外等待投票的長隊綿延到兩個路口之外，校園裡也排滿了人。　　在數名荷槍實彈的軍人和警察的共同維持下，秩序井然。　　對於此次投票，鄂區選民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鄂區的新聞工作者也不遺餘力的熱情宣傳鄂區的民主建設。用李大帥的話說：“這是一項政治任務！”　　一位名叫蘇贊的老外對採訪他的記者說道：“我完全認為此次選舉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我對議會產生后的中國前景充滿期待。”　　與此同時，記者正在為幾位女選民在投票結束后，共同拍照留影紀念。　　不過，熱鬧非凡的拉票選舉站點對面，有一群同意熱鬧非凡的示威遊行隊伍。　　一個戴眼鏡的白面書生站在一個箱子上，捲起袖子，在那裡激動的喊道：　　“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　　“反對李想獨裁統治！”　　“鄂區人民團結起來！”　　“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民主！”　　底下稀稀拉拉的應和的聲音，也就是他們提前收買的幾個拖。就李想在鄂區的群眾基礎，要反對他還真不容易。　　這就是湯化龍說過的，袁世凱指使的那些小黨派搞出來噁心人的把戲。　　清晨廣場上有大型卡車在清理掃成一堆堆的積雪和存積的垃圾物品，軍方野戰醫院的帳篷外，小商販們神情輕鬆地作着小買賣。　　李想在城裡轉了一圈，來到平湖門外乙棧。　　這裡是前清湖廣總督張之洞所修的四棧之一，被李想把這裏設為國民黨修正派的招待所。　　李想在客棧轉了一圈，對這裏的基礎設施，衛生條件等等，很不滿意，對這裏負責人吩咐道：“用機器架橋，伸出江中取水，供乙棧使用；漢口第一家五星大飯店希爾頓酒店，和三分里、四成里若干妓院，由招待所包下。幾家規模大的餐館，憑招待所印條記帳。”　　“大帥也太誇張了吧？”馮小戥說道：“與此相形，我們已經是窮奢極欲，被他黨派稱為暴發戶的存在。改良派省議員三、四十人，僦居三道街原鹽道衙門以前的同盟會支部內，人多屋窄，窮得難以開伙。衝鋒隊的人威脅撫院街東頭路北陶復盛等四家米店不再賒米，以窘改良派支部。韓玉辰、高仲和等湊了700元，才得維持日常伙食。相比改良派和其他黨派，咱們的議員簡直生活就是在天上人間……”　　馮小戥還在喋喋不休，李想已經打開裝滿鈔票的箱子，給招待所的議員派發特別經費。　　李想一手拿着RMB，一邊大聲喊道：“如有人不按黨議投票，就得退錢，不退不行！”　　李想面目猙獰，言下勢極兇狠。　　“一定，一定。”拿到錢的議員們一個個都眉開眼笑。　　李想充滿暴發戶的惡搞，就是要營造鄂區國民黨部財大氣粗，窮奢極欲，�@赫一時的慨念。他早聽說袁世凱暗自在用金錢拉選票，他處處和袁世凱作對，在這個方面，也要跟袁世凱杠一下。　　……　　北京。　　湖廣會館現在成了國民黨競選中華民國首屆國會議員總部。一幅攤在地上的大大的條幅上，“國民黨競選國會議員啟動”幾個大字已經寫好，一個人拿一把大刷子，蘸着墨汁，正在寫最後一個“會”字。四周全是長桌，數十個工作人員分成數堆，其中的幾堆在五顏六色的小旗上書寫着民主、平等、博愛、民權、民主、民生、民族、共和等詞，每面小旗上反寫兩個字。其中的一個桌案，專門分發孫中山所著的《民權初步》和《三民主義》小冊子。另外的幾堆，桌上擺着喇叭、國民黨證書、勳章等各種小牌子……　　不斷有各省的國民黨國會議員候選人走進來，抖抖身上的雪塵，來到各個桌前把分到本省的上述物品領走。　　一些抱着物品的人正圍繞着會館中央一個方形桌案旁的宋教仁。　　宋教仁指着其中幾個人說：“你們直隸選區，包括北京，選民人數是六百一十九萬五千七百五十七人，共有四十六個眾議員席位，你們要注重宣傳孫先生講過的民生問題……”　　他指着另外幾人，又道：“你們湖南，眾議員名額二十七席；你們四川，名額三十五席，安徽，二十七席，河南三十二席，山西二十八席。還有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共二十六席，全都是農業大省，都要同直隸的競選宣傳方針一致。多講民生，尤其是我老同盟會的‘平均地權’，爭取基層廣大選民的選票。”　　與此同時，佩戴新華社記者胸牌的一個記者正在一個適當的位置注視着眼前的景象，他的胸牌寫着“新華社主筆黃遠生”。這個名字，在新聞界可是年少風光的代名詞，時人贊為“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　　他的旁邊，一個記者正拚命地搖着一部手搖電話，“喂，喂，喂，喂……”地喊着。終於接通了，把話筒遞給了他，說道：“組長，總社接通了。”　　與此同時，似乎誰也沒有發現，梁啟超輕裝簡從地走了進來，在一個桌子上拿起一本《民權初步》的小冊子，認真地翻看着……　　黃遠生對着話筒以記錄速度口述着新聞報道：“國民黨競選國會議員運動今日在北京湖廣會館全面啟動。此間觀察家認為：作為一個千年專制帝國走向民主憲政的第一步，中國面臨的這次選舉運動無論如何估價也不會過分……”　　而宋教仁仍在安排着各省的競選工作：“你們江蘇有四十個席位的眾議員名額；你們浙江三十八席；廣東三十席；福建二十四席。你們這些省份，工商業發達，商人、企業主多有參政願望，因此，競爭宣傳的重點是民權問題。要按照孫先生三民主義中所講的內容，把民權問題講透徹，爭取到他們的選票。”　　同時，那邊的黃遠生還在電話中口述着：“據觀察，國民黨將在未來的競選中佔據優勢地位。他們的競選策劃有章有法。但其他幾個大黨也不會甘心失敗，尤其新組建的以梁啟超先生為黨魁的進步黨，有同國民黨誓死一搏的態勢……哦，我好像看到梁啟超先生來了……”　　黃遠生這一說，宋教仁也透過人群看到了梁啟超，不禁大步走過去，喊道：“卓如……”　　黃遠生也拿着話筒就往梁啟超的方向走，他旁邊的記者趕緊抱起電話機跟隨着。另有許多人也擁了過去。　　梁啟超握住了宋教仁的手，欽佩地微笑着，說道：“鈍初啊，你把競選運動安排得這麼好，還讓不讓別的黨活啦，啊？”　　宋教仁也笑着說道：“行啦卓如，這個‘好’字從你嘴裏說出來，我寧可聽成一個‘差’字！”　　梁啟超搖着手裡的孫中山的《民權初步》，說道：“就這個小冊子，我們進步黨就弄不出來。”　　宋教仁自謙的說道：“誰不知道你那隻筆，十本《民權初步》加起來，也沒你寫過的憲政論著多！”　　梁啟超也不自謙，穩穩重重說道：“那都是用文言寫的，沒孫先生寫得深入淺出，都是大白話，就是販夫走卒也讀得懂！不愧是從事宣傳運動的行家裡手啊！”　　黃遠生早就聽得不耐煩，不禁對着話筒報道說道：“進步黨黨魁梁啟超先生今日蒞臨國民黨競選總部，與他的政敵宋教仁先生會晤。人們原本期待兩大對手舌槍唇箭，生死以搏，不料，二人都是客客氣氣……”　　宋教仁一聽就笑了，指着黃遠生說道：“你們這些記者呀，就是惟恐天下不亂！”　　梁啟超氣度從容的說道：“他說得倒是實情。”　　宋教仁一笑道：“咱們兩人會打起來嗎？”　　梁啟超眉梢一挑，說道：“平時咱們是朋友，政見上是對手，但從來不是敵人。”　　宋教仁嘆了一口氣，說道：“說起這個，我在英國議會看到過一次。那是真亂呀！每一個國會議員都代表某個民眾團體的利益或某種主張，在開會的時候，你罵我我罵你，甚至大打出手！議長上台的時候，忽然摔了一跤。底下就有人喊‘嗨！民主摔倒了！’。”　　梁啟超和周圍的人都笑了。　　宋教仁雙手捂着取暖，沉吟道：“咱們中國要是也有這樣的議會政治，那該多好！議長可以摔倒，議員可以吵架，但只要有真正的國會，民主政治就永遠不會摔倒。卓如，從戊戌變法開始，你追求的不也是這個嗎？”　　梁啟超早已被宋教仁感染得百感交集，因笑道：“論起對議會政治的痴迷，我真是不如你呀！”　　宋教仁笑着說道：“我是‘議會迷’嘛！”　　梁啟超搖頭笑道：“也是‘政黨內閣迷’。”　　宋教仁也是一笑，說道：“那是個很好的行政體制。卓如，我知道，內閣制還是總統制，你我兩黨政見不同，但推動民國議會政治、走政黨內閣的路子還是一致的。以國體論，英國是君主制，美國是共和制，但以政體而論，英美是一樣的，都是憲政，而且都是兩黨輪流執政。自從你組建了進步黨，我就一直在想啊，如果咱們中華民國也能形成兩黨輪流執政的態勢，那會是件大好事啊！”　　梁啟超點了點頭，說道：“好！遁初，我今日就跟你約定：在即將到來的國會大選后，貴黨一旦上台執政，我黨就以在野黨的身份監督你們！”　　宋教仁望着門外大雪紛飛的天空，舒展了眉頭道：“監督就是幫助！”　　梁啟超大為佩服，睨了宋教仁一眼，心裏拿定了主意，說道：“反過來說，如果我黨執政，也請貴党進行監督！”　　這時，一群電影人托着、抱着、提着電影器材走了進來，喊着：“梁先生，我們得在外面等多久啊？”　　梁啟超對他們擺擺手，說道：“再等等，再等等……”　　宋教仁問道：“卓如，你這是……”　　梁啟超笑對宋教仁說道：“他們都是報館的記者。遁初啊，我請你幫我個忙，貴黨做競選宣傳的時候，請你允許他們用電影拍攝下來。”　　宋教仁微微一笑道：“好啊卓如，我說你跑到湖廣會館來做什麼，原來是‘打入敵人內部’啊！”　　梁啟超感慨道：“這次競選運動，與其說是各黨派競爭國會議員，不如說是你國民党進行示範。自從組建了進步黨，我才發現，這些即將投入競選運動的黨員，不是原來清朝的官僚，就是行伍出身的軍人，根本就不懂議會政治為何物。”　　宋教仁嘆道：“袁大總統同意你這麼做嗎？”　　梁啟超點點頭，說道：“他跟我說，‘要做個好推銷員，是得好好學學。’”　　宋教仁哈哈大笑，說道：“‘推銷員’！這個比喻好啊！”　　梁啟超只一笑，沒再言語。　　宋教仁轉對着圍過來的國民黨候選議員們說道：“大家都要記住袁大總統的這句話。”　　他從一個候選議員的懷裡拿一本《三民主義》搖着，說道：“要當好‘推銷員’，先要有好東西。這個，我黨得天獨厚，孫先生都給咱們預備下了！”　　他再拿一本《民權初步》，也搖着，又道：“可大家還要記住，你們都是候選議員，你們最終的‘推銷品’，就是你們自己！這個，我黨也是得天獨厚，孫先生也給咱們預備下了！”　　那個懷抱着這兩種書的候選議員道：“宋理事長，我省的選民幾乎都是农民，素質太低，向他們宣傳什麼‘三民主義’、‘民權初步’，他們恐怕聽都聽不懂！”　　宋教仁剛要向他說話，卻轉向了梁啟超，說道：“卓如，你聽到了吧？就是我黨黨員，要用孫先生的思想武裝起來，也還早着呢！”　　“要搞农民運動，”一個湖北籍議員插嘴道，他從懷裡掏出一本《我的奮鬥》，說道：“這個，我黨也是得天獨厚，李大帥也給咱們預備下了！”

# 第五百二十二章 八仙過海（三）

　　宋教仁布置完選舉事宜，離京南下，要搞一個全國巡迴演說。　　在武昌，李想從百忙之中抽出時間陪宋教仁看鄂區的選舉盛況。　　在紅樓前廣場的投票站外排起了長龍。廣場旁邊的一個講壇上，鄂區最大的政治力量國民黨下屬的修正派正在進行競選宣傳。街旁電線桿上掛着一些候選人的宣傳海報，一些民眾圍在一起聽宣講人講解該黨的綱領和目標。　　此次，鄂區在議會選舉的“高人氣”離不開鄂區國民革命最高委員會的大力宣傳。此外，一些人權團體與候選人也竭力對選民進行各種“遊說”；鄂區許多名人也都加入了這個“宣傳隊伍”。　　李想一副顯擺的�叛�說道：“從議會選舉剛開始，許多投票點前就已排起長隊。一些道路因此變得有些擁堵，但軍方和志願者一直都在努力維持秩序。大多數投票點的工作都在順利進行中。各站點前民眾‘爆滿’凸顯中國首次議會選舉的‘高人氣’。”　　在李想洋洋得意，議會投票選舉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廣場上出現一波遊行示威的人群，喊着要求國民黨立即下台的口號，在衝鋒隊耀武揚威的出現的時候，依然沒有任何退卻的跡象。　　“民主的步履艱難啊！”宋教仁說道。　　李想假裝聽不懂的乾笑道：“放心！政府已經派遣大批軍警保障投票站安全。而且，我鄂區國民黨部有自己的黨衛軍，容不得別人在我的地盤搗亂。”　　“是嗎？”宋教仁的目光落在那些戴着紅袖標的衝鋒隊員身上，這些膀大腰圓的傢伙，從那筆直站立的身子一看就知道是退伍軍人出身。　　許多示威者在示威之後，仍然會去站點投票，他們聲稱：“不會放棄任何一個表達自己意願和權利的機會”。　　李想和宋教仁就這樣漫步武昌的風雪中。　　李想心裏發愁，掐着指頭算，“宋案”不遠了。提醒宋教仁是坑定的，可要怎樣才能叫宋教仁相信他的話？　　李想背着手走在，忽然看見拐角出一個探頭探腦的傢伙，因說道：“雪下得小了……我們好像被人給盯住了，這裏可是武昌，我的大本營，那些傢伙能量不小。”　　“袁大總統的人，你說能量大不大？”宋教仁一點也不吃驚的說道：“袁大總統不放心我，我一南下后，他就派他的爪牙隨時監視。”　　李想陰狠道：“我讓他們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不必。”宋教仁臉上閃過一絲無可奈何的笑容，“有這些人隨時向袁世凱回報，袁世凱才會放下心，我也才能安心的備選。你知道嗎，我將南下，袁世凱屬韓玉辰壯我行色，贈以交通銀行可以隨地支取的五十萬元巨款存摺一個，為了按袁世凱之心，我受了！”　　“遁初兄是個明白人啊！”李想吁了一口氣，緩緩說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袁世凱為抵制你演說的影響，打消國民黨的組閣計劃，指使北洋武夫馮國璋暗中主持所謂‘救國團’，攻擊你‘莠言亂政’，抱‘總理熱心，思攫現政府而代之’，並把內政、外交一切失敗全部歸咎於國民黨‘醉心權利，不能垂功德而祛私見’？”　　宋教仁對袁世凱早有所警惕，容說道：“我在滬時曾勸譚人鳳擔任粵漢鐵路督辦。此路於南方軍事上的關係緊要，大局難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應變。又叮囑程潛：湖南應從速訓練軍隊。一旦國民黨獲得選舉勝利，袁世凱一定忌�w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設法來破壞我們，陷害我們。我們要警惕，但是我們也不必懼怯。他不久的將來，容或有撕毀約法，背叛國民的時候，我認為那個時候，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不遲。”　　宋教仁認為袁世凱至少在正式國會召開之前，不敢公然撕毀約法，與國民黨為敵，他沒有從北洋武夫的肆意攻擊中，嗅到火藥氣味。　　李想鬱悶的呼吸了一下清冽寒冷的空氣，覺得清爽了不少，這才邊走邊說道：“袁世凱恐有加害陰謀，遁初兄先為戒備……”　　宋教仁踏着滿地碎瓊亂玉，也一邊走一邊說道：“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無夙怨無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安有此種卑劣殘忍之手段？吾意異黨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謠言耳，豈以此懈吾責任心哉！”　　……　　這天日黑時分，一輛黑色小汽車飛馳而來，在北京政府內閣總理趙秉鈞的門前嘎然停住。一個身穿貂裘大衣、頭戴海獺皮禮帽的人，從車門裡閃了出來，拖着一條腿，一跛一跛地溜進了趙寓，在身後雪地留下一深一淺兩串腳印。　　這人便是袁世凱的大公子袁克定。　　趙寓后宅的一間小廳里，壁爐火旺，燈光通明，不時傳出一陣男人得意且淫蕩的笑聲和女人們嬌柔造作的怪叫聲。袁克定聞聲，收住腳步，身子斜立在後院門前石階上，袁克定很熟悉趙秉鈞有個習慣：每天晚飯後，若無緊急公務，他總要和妻妾們在這小廳間玩一陣牌，下幾盤賭注，妻妾中誰個連贏3局，這天晚上她便可得到趙的寵愛。　　趙寓內侍對袁克定也很熟悉，知道他此時親自上門，必有要事。見他在院階上駐足，侍人便匆匆往小廳跑去。　　穿着長袍馬褂的趙秉鈞，一聽來報，“嘩”的一聲，揮手推倒面前的麻將牌，起身離座，急步跨出小廳，迎至門前。一看來的果然是袁世凱大公子袁克定，心裏不由一驚：通常到了這般時辰，這位“大爺”是絕不出門的，即使有要務急事，也都是掛個電話，叫趙秉鈞去一趟罷了。今晚，到底有什麼特別要緊事犯得着這位“大爺”親自出馬了？　　“‘大爺’駕到，未曾遠迎，……”趙秉鈞的客套話剛一出口，袁克定一揚手，又向他瞟了一眼，他便知事非尋常，把後邊的話慌忙咽下，趕緊把袁克定引到二樓一間密室內。　　趙秉鈞剛把密室的門拴上，還未坐定，這位公子便搶先開了口：“趙叔，外面風聲很緊，諒必你也有所聞了吧。國會選舉揭曉后，大勢不好呀！‘梁山匪魁’宋教仁趁國民黨人在參眾兩院選舉中獲勝之勢，借口回湖南故里省親，在湘、鄂、皖、蘇諸省，大放厥詞，大肆鼓吹政黨責任內閣制。這小子野心倒不小。我爹早就看出宋教仁是個不識抬舉的東西！”　　袁克定見趙秉鈞直愣愣地站着，急忙又說道：“趙叔，你想到過嗎？若讓這個不識抬舉的東西出山組閣，到那時，‘梁山宋江’登上國務總理的寶座，你就得卷鋪蓋，我爹即使在位，也只能是個徒有虛名的大總統，我們的天下就算完了。”　　“唉，這個‘梁山宋江’，年紀不大，手腕倒是挺厲害的，真他媽的厲害！”趙秉鈞為表示效忠袁世凱，連罵了幾聲。　　袁克定似笑不笑地看了看趙秉鈞，說道：“我爹說了，總統總統，就要統管天下。手上無權，聽人使喚。他當總統由人擺布，僅僅是用來當聾子的耳朵――擺設，這樣的總統，他是絕對不當的。”　　袁克定說到這裏，擰開一顆大衣鈕扣，伸手從內襟口袋裡取出一支烏黑鋥亮的小手槍，爾後又掏出一個小蠟紙包，輕輕地放在漆木桌上，沉着臉說：“我爹口諭，務必在四月初國會開會之前，把‘梁山匪魁宋江’除掉，這支手槍和5髮帶劇毒彈頭的子彈，由你交給一個絕對可靠又有膽量的人去執行，不得有誤，事成之後嘛，我爹應諾了，從向五國銀行團的借款中支取10萬英鎊予以重賞。”　　趙秉鈞聽罷這位大少爺傳達了他老子的口諭，犹如當頭挨了狠狠一棒，不禁吃了一驚，腦子發脹，手腳發麻，心頭頓時突突亂跳，兩眼盯着桌子上的手槍和子彈。　　“趙叔，你看這樁事，……嘿嘿……”袁克定奸笑了幾聲。　　趙秉鈞立即意識到：若不馬上應下這樁秘密差事，必將招致殺身之禍。他頭上已滲出細汗，強按着心頭的驚慌，趕快從太師椅上站起來，兩手垂立，擺出一副十分虔誠的樣子，不卑不亢地說道：“總統口諭，智庵俯首聽命，絕對服從，只是這合適的人嘛……唯恐一時難以選到，不過，我將儘力物色，儘快去干！”　　“好！趙叔，我爹一向是把你當親兄弟看待，這一回，就看你的了。我爹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在‘梁山宋江’回到北京之前……”　　袁克定沒有說下去，只是用那對兇惡的眼睛瞟了下桌上的手槍和子彈。　　趙秉鈞送走了袁克定，回到密室，視線一觸及到桌上的手槍和子彈，不由地打了一個寒戰，無力地坐在太師椅上，哀嘆一聲，垂首沉思起來……

# 第五百二十三章 暗槍

　　剛發芽的樹梢上已萌生了春的氣息。已是1913年的春天。　　嘹亮的軍歌聲在田野當中響起，明媚的陽光從三月晴朗的天空灑步兵整齊的從鋪平砸實的道路走過來，明顯這些學兵是才打野外歸來，也不知道去了幾天。他們的西洋式軍服已經洗得泛了白色，扛槍的肩膀位置，經常和地面摩擦的手和關節的位置，都已經有了補丁。泥水和汗鹼混雜在一處，讓軍服看起來有些軟塌塌的。只有國民革命軍的血色染就的旗幟，還是鮮艷奪目。　　教官和學兵都已經膚色變成了古銅的顏色，不管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看起來都消瘦，但是身體里都彷彿蘊含着無窮的精力。　　武昌陸軍軍官學校創辦之時，正值李想帶領鄂軍如彗星崛起造就一代傳奇誕生之際，也正值中國人在這場辛亥革命的風雷中蘇醒之際。這是一個風雷激蕩的火紅年代，也是一個英雄豪傑競相表演的風流年代。因此，作為熔煉大革命尖兵的武昌軍校，就成了各路人才的集合地。　　軍校學員們的文化程度是參差不齊的。有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有大學生，有的僅具有中學文化水平，也有的連小學門也沒有進過。他們多數出身於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資家庭，他們大多數是懷抱着獻身革命的決心投身於軍校的，屬於有理想、有報負的革命青年。他們英姿勃勃，他們是在中國舊軍中從未見過的新型軍隊。　　有這樣一群軍官，在接下來的大戰中。李想就多出一份勝算。　　國民黨在1912年底的國會初選獲勝，讓很多人認為國民黨組閣是勢在不行的事情。李想卻知道，這是戰爭的開端，二次革命的導火索！　　李想正在緊張的備戰！他一邊狠狠的抓部隊訓練，一邊就在參謀本部辦公，落迦山的別墅都許久沒有回去了。一份份的資料匯總過來，一份份情報集中過來，一個個構想提出來，一個個計劃制定出來……他的整個心思精力，都為這即將來臨的大風暴所佔滿。　　有時候李想自己也在掰着指頭算，到底是哪一天呢？具體日子他記不得，就是記得，經過他攪和的辛亥革命，歷史早已經改變的面目全非。李想只是在心裏總是覺着，該來了吧？　　歷史上，在人流如織，龍蛇混雜的上海火車站響起的暗槍，在宋教仁不肯和軍統配合的情況下，李想就是想防備也是無可防備，無處防備……李想也只能在武昌嘆之奈何，等着悲劇的發生。　　或者，李想就是能在火車站保住宋教仁性命，李想他絲毫也不懷疑，國民黨內閣同樣的無法順利組成。李想相信，袁世凱有一萬種方法叫宋教仁無法組閣，只是做法更加不要臉而已。反正最後都是實力和槍杆子說話，做法再荒謬也無所謂……袁世凱，終究會將獨裁進行到底！　　現在矛盾的就是，李想一邊期盼着“二次革命”的到來，一邊又希望能多點時間給他預備。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訓練裝備，改善和國民黨改良派明眼人的關係，優化自己的戰略態勢，還有一個個想定要仔細推演……讓他這些日子是一把把的掉頭髮，死了不知多少腦細胞。　　可惜的是，改良派當事中人，看出這是風暴醞釀前夜不詳寧靜的人實在不多，至少和他眉來眼去的人沒有――都在為初選的勝利歡欣鼓舞，幻想着宋教仁北上組閣的美好前景。　　……　　上海。　　這天，天空陰沉沉的，毛毛細雨從清早開始一直不停地下着。晚上，夜更濃了。　　宋教仁在黃興、廖仲愷、陳其美、於右任陪同下，從《民立報》報社乘上一輛四輪大馬車赴上海滬寧車站。開年之後，宋教仁因國會議員已陸續北上，他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資格，準備赴北京參加國會。　　雖然上海的十里洋場依舊是燈火通明，但街上畢竟不同晴天那樣熱鬧，行人稀少了。他們乘坐的四輪馬車，在通往上海火車站的一條街道上，在茫茫細雨中不快不慢地行進，為了擋雨，車上四周的帆布簾篷全都落下，遮得嚴嚴實實的。宋教仁、黃興、陳其美、於右任在車裡談笑風生。　　坐在馬車前排的宋教仁扭頭對坐在後排的黃興說：“克強兄，從現在起你就要做好一切準備，待國會閉幕後，你即來京，根據國會的情況，我們再共同商議下一步棋該怎麼走。”　　黃興神情帶着幾分亢奮地回答說：“如果由我黨組閣的事真的實現了，責任內閣制定下來了，那連其美、仲愷，都得一起赴京才是。”　　“到那時候，孫先生也該從日本回來了。”廖仲愷補充了一句。　　於右任忽然對宋教仁說道：“這幾天不再見有匿名氏的反駁了。”　　宋教仁出京之後，先後在長沙、武漢、南京、上海等地發表演說，宣傳政黨政治的政見，抨擊袁世凱政府，認為民國創建以來“幾無善狀可述”，財政無計劃，外交無能力，這樣一個“不良政府”急需聘請醫生來診治，而能夠盡到“醫生”職責的只有國民黨人。宋教仁毫不隱諱地表示，未來責任內閣總理非己莫屬，他將盡心盡責地維護民主政治的實施，而目前實現政黨政治和組織責任內閣的最大障礙正是袁世凱。“不久的將來”，袁世凱也許會“撕毀約法背叛民國”，那樣一來，就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了。雖然在同盟會領導層中，宋教仁被認為是與袁世凱關係比較好的，但他還是毫不隱諱地指出袁世凱是個“狡詐絕倫的奸雄”，未來只有國會能夠駕馭這個“奸雄”：“民主國家的主權是在國民，國民的代表是國會。國家的政務，完全由內閣處理，而內閣的產生不經國會通過是不行的。至於總統只是一個虛君而已，任他如何狡猾，也是作惡不起的。我黨只要好好地控制國會，便能駕馭袁世凱了。”　　對於宋教仁的抨擊，袁世凱已無法保持沉默。他僱人用匿名的方式批駁宋教仁，說宋教仁為了當總理不擇手段：“謂以總統有意見乎？吾見其運動內閣，當時媚事總統，惟恐勿至，水乳相融，已無間隙。謂與現在執政有宿怨乎？吾見運動內閣，當時款宴訪問，幾無虛夕。鈍初交際能名，轟傳流輩，聲氣相投，已無隔膜。然則其太息痛恨，力詆狂詈，正自有故……一發泄舊憤，一排擠舊人，夫然後目的可償，總理可望。其手段奇，其用心苦矣！”　　宋教仁在報紙上與“匿名氏”公開論戰。　　宋教仁得意的仰天大笑地，說道：“從此南人不復反矣。”語后，又狂笑不止。他的眼角上都笑出淚來了。　　所有人過去還沒見他如此狂笑過，足見他得意忘形的情形。　　陳英士便插嘴，說道：“鈍初，你不要快活，仔細他們會用暗殺的手段對付你。”　　陳其美也是梟雄人物，立刻想到這裏。　　宋教仁更加狂笑，說道：“我在武昌是李想也是這麼高潔我。你們呀……江湖越老，膽子越小……只有我們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裡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　　“遁初，不可大意了。”於右任也警告他，說道：“李帥和英士說的對，的確，你要仔細。我看你這次晉京，還是坐海船去比較穩妥些，我們把車票退了，該坐船去。”　　宋教仁搖頭說道：“那太慢了。我一定坐津浦路火車去。”　　宋教仁嫌輪船慢的原因是：根據袁世凱三月十九日發布的命令，民國國會將在四月八日正式開幕，而國民黨已經在選舉中取得了勝利，宋教仁因此回京組閣的心情極其迫切。袁世凱發布命令的第二天，他就決定立即北返。　　“遁初，還是小心一點好。”黃興坐在四輪馬車上有點心神不寧，也不怕��嗦的再次提醒他小心。　　宋教仁說道：“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并力赴之。”　　滬寧火車站臨時特設的議員接待室里，擺設得頗為排場：一盞16頭的玉蘭吊燈下，擺着幾張長條桌，白綢桌布鑲着荷花恭弘=叶 恭弘邊，桌上擺着精緻的茶具、各色糖果和香煙，條桌的四周，一色的漆木架藤座椅上，已經坐着20餘位議員和前來送行的上海各界知名人士。　　離檢票進站上車還有20多分鐘時，宋教仁、黃興、陳其美、於右任、廖仲愷剛從馬車上下來，接待室門口便走出幾個撐着雨傘的人，熱情地迎到馬車跟前：“噢，是黃先生、宋先生、陳先生、廖先生，失迎失迎！”　　宋教仁、黃興等並不認識他們，以為是政府臨時雇來的招待員。宋教仁、黃興等人都穿着風衣，戴着禮帽，雨並不大，可迎候者還是舉着傘，把他們接進了車站。就在進門的那一瞬間，在接待室通往進站口的拐角處，一個人鬼鬼祟祟地飛快閃過。　　廖仲愷眼快，見此情況心中頓生疑雲，警惕地用手肘輕輕碰了碰宋教仁，側身湊近他的耳邊說道：“鈍初兄，那邊似有壞人。”　　宋教仁聽了，不以為然地朝拐角處瞥了一眼，輕聲答道：“這些人從我北京南下，就一直吊在我身後了。沒事。這類事，防不勝防。”便大大趔趔地走進了接待室。　　窗外，依舊是風裹細雨，四處飛揚。初春的夜，寒意三分。車站接待室里卻是一片熱烈氣氛，相識的，不相識的，彼此寒暄問候，特別是即將赴京的宋教仁，這樣一位年輕而又頗負聲望的大黨魁的到來，人們自然是不約而同地向他圍攏過來，客套話、恭維話不絕於耳。宋教仁興奮地應酬着，那怕是在與人簡短的幾句交談中，也幾次提到“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的主張，以致使幾個非國民黨員在寒暄過後，一轉身面孔上就呈現出幾分不悅。　　時間將近10時40分，一陣急促的鈴聲，使這暄騰熱鬧的接待室頓時靜了下來。開始檢票進站了。議員們自當是第一批進站的貴客。　　宋教仁提起身邊的一隻小皮箱，轉身對黃興、陳其美、廖仲愷、於右任說道：“諸兄，請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們的好消息吧！”　　黃興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說道：“鈍初，到了北京，莫忘了給孫先生寫封信，據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長崎了。”　　“一定，一定。不過，我想等國會閉幕之時再寫，到那時，我要向他報告一個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訊，讓他也高興高興。哈、哈、哈……”宋教仁一邊笑着，一邊大步走出接待室。　　其他議員已經稍前進入了檢票口。宋教仁在黃興、陳其美、廖仲愷、於右任陪同下，匆匆向檢票口走去。從接待室至檢票口只不過數十公尺距離，他們剛走到一半，突然“砰砰砰”地3聲槍響，宋教仁驚喊道：“有人刺我！”　　宋教仁的小皮箱“啪”地一聲從手裡掉到地上。他雙手捂住腰部，隨即栽倒在地上，鮮血從風衣里流出來。　　火車站內警笛四起。巡捕們發現一個持手槍的人，正趁站內秩序大亂之機，慌慌張張奪路而逃。巡捕斷定此人就是兇手，便跟蹤緊追。兇手是個矮個子，穿一身黑呢子軍官服，跑得並不快，看樣子，心裏十分驚恐慌惶。　　車站外，風呼嘯，細雨茫茫，燈昏暗。兇手剛跑到拐角處的瀝青路上，見前面有一灘水，正想避開，不料由於濕漉溜滑，一側身滑倒在路旁。巡捕奮力追上，眼看就要擒住，兇手搶先開了兩槍，前面兩個巡捕應聲倒在馬路上，兇手立即躍身衝進一條小巷，待後面的巡捕追來，他已經消失在迷濛的夜雨之中。　　在槍響前，另有一批送行的人是於右任等，還在議員接待室中談話，轉過頭來不見了宋、黃等人，乃匆匆趕出來，知道先入了月台，正行進間就聽到了槍聲，跑步至入口處，恰巧遇到宋中了槍，一手摸着右腰，一手扶着黃興。　　於右任這時非常鎮定地說道：“現在一方面要追捕兇手，一方面趕快送入醫院，我去找車子。”　　他說完就跑到車站外的停車場，找到了一輛汽車，把宋教仁扶上汽車。一方面令留下的送行人趕快報警追兇，這邊則令司機開快車送至靶子路滬寧鐵路醫院。　　宋教仁這時神志還很清楚，他用手把於右任的頭拉到胸口，喘息地說：“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現在有三件事奉托：（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東京存的書，全部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家很窮，老母尚在，我死後請各位替我照料；（三）請各位繼續奮鬥救國，勿以我為念放棄責任。”　　鐵路醫院。　　黃興，於右任等焦急的守在醫院醫師會診室外。會診室的門打開，醫院的兩位金牌主治洋大夫格爾本醫師和比林哈斯醫生走了出來。　　“醫生怎麼樣？”　　“經過我們共同診視，宋教仁先生的傷勢很重，必須開刀才能有望。”　　……宋教仁被推進手術室……　　……手術室門再被打開，呻吟輾轉的宋教仁被護士推出來，黃興等人立刻圍上去。　　格爾本醫師低聲說道：“已經用鉗子從小腹取出了子彈……”　　所有人的心都放下……　　“但是我們發現子彈有毒……”　　黃興和於右任等人的臉色唰的又變了……　　此時的宋教仁神智還算清楚，拉着失神的黃興，於右任等人，反覆地說道：“我為了調合南北，費盡若心，可是造謠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真死不瞑目。”　　所有人的眼淚滾滾而下。　　“克強代擬一電，向袁世凱報告遇刺經過……”　　此時的宋教仁，不知道是不是明白了什麼。　　“你說。”黃興凝咽道。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宋教仁。哿。”　　清晨，宋病勢惡化，雙手發冷，目睛仰翻，嘴裏說：“我們要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對外。”　　延至早上4點鐘，已不能言語，只以黯淡的眼睛環顧四周，滿目的都是依依不舍。　　黃興、於右任、陳其美、范鶴仙等均圍侍病榻旁。　　黃興在宋教仁耳旁大聲地說道：“鈍初，我們會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　　宋教仁用力睜開眼睛，眼中泛起了淚珠，慢慢慢慢地斷了氣……　　黃興、於右任等伏屍慟哭……　　陳其美捶胸跌足：“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

# 第五百二十四章 賊喊捉賊

　　李想走進軍事委員會的辦公室，只是初春的季節，他竟然感覺屋子里有點熱。　　李想鬆開風紀扣，對衛士吩咐道：“把我去年夏天用的大蒲扇找出來。”　　衛士給他的是一把新的蒲扇。李想忽閃忽閃的扇風，新扇子還帶着植物的清香。　　“去年的那把不是很好嘛。”李想問道。　　衛士說：“那把壞了，扔了。”　　“浪費了啊。”李想不高興地自語道：“那把還是很好用的……”　　現在鄂區搞大建設，大把大把的在望外掏錢！他也開始變得節儉起來。　　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的是這個鄂區革命政權馬上就要頒布的一部重要法令：《鄂區國民革命政府土地改革法》。在五千萬人口的鄂州約法統治地區進行土地改革，是新中華民國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這一法令明確規定了土地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實施方法。　　雖然只是三五減租減息的初步土地改革，農村的生產力也得到空前的解放。這是貧苦者的節日，李想收到的农民的致謝信就有三十萬多封，其中有幾千封信是用血寫的。　　另一份文件是八天前以鄂區議會名義發出的《關於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和暫行辦法》。辛亥年的戰爭，以及前清的天災人禍，給鄂區的經濟帶來毀滅性破壞，人民的溫飽問題亟待解決，這首先需要的就是糧食。議會通過決定，拿出1億斤糧食來緩解燃眉之急，不知是不是杯水車薪。　　同時，鄂區重要實業經濟體全部被新華財團控股，從而保證了他提出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在鄂區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為恢復戰爭創傷和民族經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議會還頒布了一系列社會改革的法令，比如男女平等法、八小時工作製法等等，使中國人民感受到鄂區的天空陽光空前明媚。　　桌子上還有一份關於英國人麥克馬洪和日本人青木文教夥同西藏達乃活佛秘密組成“親善代表團”打算去英、日等國請求外國勢力支持“西藏之獨立”的調查報告。　　達乃去年入藏時，青木打算爭取與達乃喇嘛一同進藏，但英印政府對這兩位來自日本的“不速之客”十分警戒，對他們的入藏要求未予許可，反而加強了對他們的監視，青木與達乃喇嘛同行入藏的希望落空。想不到才過了一個年，兩個侵略者狼狽為奸了在一起。西藏反動勢力企圖“獨立”的活動日益加劇。　　“這是一個嚴重的鬥爭任務。”李想自言自語道。　　當李想接着看到西北軍區一份關於匪患嚴重的報告時，他的心情開始沉悶了。　　西北匪患雖然是李想預料中的事情，要知道分散在這個國家偏僻地區的原清朝散兵和土匪大約仍有40萬之眾。新疆地區，甘肅地區，青海地區，歷來都是匪患嚴重，民族矛盾突出的地區，西北軍區的報告說，從去年初開始，土匪們開始騷動。這些土匪傳播謠言，說袁世凱馬上就要打回來了，新政權長不了了，於是威脅群眾，破壞交通，強劫物資。他們殺害的政府和軍隊工作人員達2000多人。經過去年一年的剿匪戰鬥，雖然殲匪大半，但還有不少漏網分子隱藏起來，二次革命爆發，一旦與袁世凱開戰，這就是鄂區政府的心腹大患。　　李想拿着蒲扇一陣猛扇，燥動的熱散去，又覺有些涼意，畢竟還是初春。放下蒲扇，走出房間，在院子里散步。　　初春的江城，晴好的天色湛藍，草色新鮮。軍事委員會設在原湖廣總督府。古老園子內蒼翠的松柏樹齡都在百年以上。　　李想沒走幾步，就聽衛士在身後輕聲地說道：“大帥，黨上海交通部發布的通告……”　　通告的內容是：“本黨代理理事長宋先生之喪，各黨員纏黑紗誌哀。”　　對於上海車站發生的暗槍，李想並不感到意外。但是，由此帶來的一個他一直在緊張謀划準備的問題，此刻還是讓這位李大帥陷入了深思，這就是：二次革命迫在眉睫了！　　……　　孫中山一行興緻勃勃地在長崎参觀。他們是昨天到達這個九州島西北部的秀麗的海濱城市的。此刻，他們剛剛参觀了三菱洋行的長崎造船廠，正準備出席長崎市長的晚宴。　　孫中山時而低頭欣賞公園裡的綠樹紅花，時而舉目遠眺海面上沐浴霞光的片片紅帆，舒心地微笑着。美艷的宋大小姐就這樣靜靜的跟在他身後。　　“先生，”馬君武扶了扶鼻樑上的近視眼鏡，笑着說道，“這次與您隨行，在日本走了不少地方，我發現到處都有您的朋友。”　　“是啊！我自組織革命黨以來，途經和流亡東瀛不下十次之多了。”孫中山很有感情地說。　　“可只有這一次是堂堂正正的，袁世凱給了兩萬元，讓您以鐵路總辦的身份來日本考察，日本政府對您敬如國賓，優禮有加。哈哈……”何天炯見孫中山心緒特別好，便開玩笑似的說了一句。　　“日出日沒，又過去一天。”一直沒有吭聲的戴季陶，望着海中的落日，感慨地說道：“我們此行考察，快滿一個半月了。”　　聽此言，孫中山不由心中一動，很快收斂了笑容，把視線從遠處收攏回來，深情地說道：“斗轉星移，歲月流逝，彈指問，我辭去臨時大總統，也快滿周年了。”馬君武笑了笑，說道：“這一年間，先生您的變化真大。人都說，孫先生過去是口不離革命，如今則是言必談鐵路，您的心思全撲在那兩條鐵軌上了。哈哈哈……”　　“說得對。”孫中山聽了后，眉一揚，眼一亮，會心地笑了。正當他們有說有笑地進入市政府迎賓館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一位郵使取出一封電報，雙手捧着遞到孫中山面前。　　孫中山看了一眼電報封面，滿臉笑容，說道：“是黃興來電，准有好消息！”說罷，“哧啦”一聲，撕開封口，抽出電文看了起來。　　忽然，孫中山笑容頓失，閃耀着紅光的臉色刷地陰沉下來。他持着電文的手在微微顫抖。孫中山目光平視，垂着手，腳步沉重地走出門外。　　急性的馬君武快步跟了出去，低聲問道：“先生，出了什麼事？”　　孫中山這才轉過身來，將紙條遞給馬君武。馬君武急忙展開，何天炯、戴季陶飛步湊上前來，看着電文――“宋教仁20日晚在上海車站遇刺，經搶救無效，於22日晨逝世。”　　“啊！”　　這噩耗如晴天霹靂，三人都驚得呆若木雞。　　……　　袁世凱方午睡初起，秘書等奔告宋教仁去世消息。　　袁世凱嘴角剛剛浮現一絲微笑，立刻變幻成愕然的表情說道：“有這等事嗎？快拿電報來。”　　秘書捧了束電報來，是陳貽範一電，黃克強一電，江孔殷一電。　　袁世凱做出極惋惜的樣子說道：“這怎麼好呢？國民黨失去了宋遁初，少了一個明白事理的首腦，以後越難講話了。”　　袁世凱自認為這次宋教仁被刺事件是天衣無縫，永不會被人所知。他不禁捻髯微笑，認為又輕輕易易地去了一個政敵，可是表面上卻裝出一個“壞我棟樑”的樣子。他命秘書草擬電報，草擬優恤命令，處理宋教仁身後事，他假惺惺地想借這些來沖淡宋教仁的慘死，他的慰問電雲：　　“宋君竟爾溘逝，曷勝浩嘆！目前緊要關鍵，惟有重懸賞格，迅緝真兇，徹底根究。宋君才識卓越，服務民國，功績尤多，知與不知，皆為悲痛。所有身後事宜，望即會同鍾文耀妥為料理。其治喪費用，應即作正當開銷，以彰崇報。”　　袁世凱還頒布命令說：“昨據前農林總長宋教仁電稱，20日晚在上海車站被奸人槍擊重傷，當即飭江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及上海地方官、滬寧鐵路總站，懸重賞勒限緝兇，並派交涉使陳貽範前往慰問。據陳交涉使電稱，宋前總長於22日寅時因傷身故。民國新建，人才至難，該兇犯膽敢於眾目睽睽之地狙擊勛良，該管巡警並未當場緝拿致被逃逸，閱電殊堪髮指。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奔走國事，締造共和，厥功甚偉。迨統一政府成立，贊襄國務，尤能通識大體，擘畫勤勞，方期大展宏猷，何遽聞慘變？凡我國民，同深愴惻。”　　他接邊給程德全發了兩個電報：一、命令“迅緝真兇，窮追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並假惺惺地譴責暗殺之風；二、派兵對革命黨人黃興等“妥為保護，以昭慎重”。　　他又令御用報紙大造國民黨內部傾軋的謠言，以圖轉移視線。　　袁世凱的命令一個個傳下去。　　“父親，”袁克定一瘸一拐的走進來，喜笑顏開的說道：“您看看誰來了？”　　跟着袁克定身後的是東郊民巷外交使團的總領事！　　“我的朋友，你做得好！”朱而典開口就誇：“你做得真漂亮！”　　“你來得好。”　　袁世凱被朱而典誇得心亂跳。立刻把朱而典拉到他總統府的小密室，清清靜靜密談，問道：“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刺，你可聽到什麼沒有？”　　“誰看不出來是你乾的？”朱而典笑道：“我所接觸的德國人、俄國人、日本人，東郊民巷的公使們統統說你能幹，到底同國民黨鬧翻了。”　　袁世凱臉色有點難看了，他自認為做得絕密的事情，想不到全天下人都知道了。因說道：“你竟然知道了，也因該知道這件事的後果。如果你們不給我撐腰，這件事情有點糟糕。”　　“安心吧。”朱而典拍拍袁世凱的肩膀，說道：“我就為這件事來找你的，袁，你真是平地一聲雷，眼看着要大大地得發啦！我告訴你，”他放低聲音：“這一次來，我是來告訴你，國際銀行團的代表於倫敦開會，已經擬定善後大借款的條件。這次倫敦會議的參加者除英、美、法、德四國財團的代表外，還有俄、日兩國銀行的代表。這些情況表明，以前對善後大借款反對劇烈的俄、日對四國銀行團的態度正在發生變化，它們的金融資本正在走上與四國銀行團合作的道路……”　　“監督問題？”袁世凱開口就問在關鍵處。　　“可以稍稍放寬……成立一個獨立的審計處以監督國家的支出；在審計處、國家銀行、鹽務署、財政、交通等部門聘請外國顧問。”　　“條件還可以！要知道，我並不完全反對外國對借款的用途等等進行監督，只是不同意監督權完全由外國人掌握；我願意在允許外國人參與監督的基礎上與六國銀行團謀取協議。”袁世凱這時急需六國銀行團的資助，懇求道：“能不能儘快墊款五百萬鎊，以後每月墊款三百萬鎊。”　　“數目如此巨大，這當然是六國銀行團不可能答應的。”朱而典哈哈大笑：“袁，這麼大的一個數目，你能拿出多少東西來做抵押？”　　袁世凱失望的倒在沙發里喃喃說道：“那什麼做抵押？那你們又能拿出多少錢？”　　“當然是你抵押能力範圍之內的數目，”朱而典笑咪咪走過去：“六國財團代表在倫敦開會，考慮了一項向中國提供善後借款的協定草案，借款總額確定為二千五百萬英鎊。六國銀行團提出可於本月的下半月向中國支付二百萬鎊墊款，條件是在此之前必須取消克利斯浦借款並簽訂善後借款合同。”　　“能不能再快一點？”袁世凱更渴望儘快定議。　　“這樣要不是不可以，條件會更加苛刻。”朱而典低聲笑道。　　“說說看。”袁世凱急需借款已經是不管不顧了。　　“借款利率由五厘提高為五厘半。”朱而典輕描淡寫的說道。　　袁世凱倒吸一口涼氣。良久，透口氣說道：“沒問題！”　　“有氣魄！”朱而典大笑，突地面孔一板：“袁，現在，你該證明作為列強代言人，我們沒有選錯你。”　　“殺了宋教仁，還不夠證明么？”　　“當然，”朱而典正色道：“要不，二千五百萬英鎊，怎會乖乖地送上門來？他們的確已經看出，你這一次是賺夠了本，要有所作為了，以前清王朝是眼看扶不起了，為了找一个中國的代言人，你假裝共和，這一點他們都能理解，所以今天是大總統！我們是絕不允許革命黨黨政的，我們就應該進行南伐，條件是反革命滅革命，毫無還價！”　　“那當然，”袁世凱道：“國民黨如果當政，對我也是末日。當然，對於和中國有密切商務關係的英國亦極不利。因為國民黨可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這是很值得列強各國注意的，尤其是英國。”　　“這也不待解說的！”朱而典敞開心扉的大笑道：“我個人看法和你完全一致。不過您應該知道，列強對中國的政策有兩點：一是不願中國被一個或兩個有野心的國家所并吞，所以必須在中國維持均勢；另一是不願見中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希望中國維持現狀。自中國革命成功，我歐洲各國都有戒心，深恐中國擴充國權，因此希望通過大借款維持各國均勢，同時監督中國財政。我們不願中國借了我們的錢來培植力量，驅逐我們，所以借款用途必需詳細規定，加以監督，而南方革命黨人必須剿滅。哈哈……”　　……　　袁世凱做夢也想不到這件刺宋案只是三四天就被破獲。　　暗殺宋教仁的地點，袁世凱特地選在“十里洋場”的上海，這裏又是國民黨的大本營，袁世凱滿以為經過如此一番布置，宋案查不出結果，國民黨領導人之間將互相猜疑，陷於分裂。不僅政黨內閣將化為烏有，從此國民黨也會一蹶不振，不能再和自己為敵了。　　然而，事出袁世凱的意料，一個買賣古董字畫的河南人王阿發眼紅巨額的懸賞，前往四馬路中央捕房報案，遂使這一駭人的政治謀殺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王阿發在捕房說道：“十天前我在文元坊應桂馨的家裡兜賣古董，因為應是我的老主顧，平素很熟，應這天拿了一張照片叫我在某時某地把這個人暗殺掉，許以事成之後給我一千元作報酬，我因為只懂得作買賣，從沒殺過人，因此不肯承擔這件事。當時我並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誰？今天我在報上看見宋先生的照片，正是應桂馨叫我去暗殺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應，便可找到兇手。”　　晚間，上海租界中，正在熱鬧的時候，燈光熒熒，車聲轆轆，除行人旅客外，所有闊大少紅倌人等，正在此大出風頭，往來不絕，清和坊、迎春坊一帶尤覺得車馬盈途，眾聲聒耳。這一家是名娼接客，賣笑逞嬌，那一家是狎客登堂，騰歡喝采。還有幾家是貴人早降，綺席已開，不是猜拳喝酒，就是彈唱侑賓，管弦雜沓，履舄紛紜。　　突然來了紅頭巡捕數名，把迎春坊三四弄口，統行堵住。旋見總巡卜羅斯，與西探總目安姆斯脫郎，帶着巡士等步入弄中，到了李桂玉妓館門首，一齊站住。　　又有一個西裝人物，徑入妓館，朗聲呼問。當由龜奴接着，但聽得“夔丞兄”三字。　　龜奴道：“莫非來看應大老么？”　　那人向他點頭，龜奴又道：“應老爺在樓上飲酒。”　　那人不待說畢，便大踏步上樓，連聲道：“應夔丞君！樓下有人，請你談話。”　　座上即有一人起立，年約四十餘歲，面帶酒容，隱含殺氣，便答言：“什麼人看我？”　　那人道：“請君下樓，自知分曉。”　　應夔丞於是聯步下樓，才走到門首，即由卜總巡啟口道：“你是應夔丞么？去！去！去！”　　旁邊走過巡士，即將應夔丞牽扯出來，一同至總巡房去了。　　“什麼情況？”應夔丞惶恐的大吼大叫：“到底是什麼情況？”　　……　　第二天繼續搜查文元坊的應宅，又在宅內捉到了正凶武士英，就是他在車站開槍狙擊宋教仁的，同時又搜出應桂馨和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往來的密電本及函電多起，五響手槍一支，還有其他證據多件。

# 第五百二十五章 心照不能不宣

　　北京，大總統府。　　北京的初春還是寒氣逼人。　　袁世凱拉着趙秉鈞進屋，自己爬上炕盤膝而坐，又請義結金蘭的把兄弟趙秉鈞坐在對面。　　袁世凱早已經不是小站練兵時的袁世凱了，趙秉鈞見他如此禮儀隆重相待，越發局�不安，遜謝良久，才斜簽著身子坐在側面，閃着兩隻賊亮的小眼睛打量袁世凱。他深知袁世凱脾性，不用問，袁世凱自己就會開口的。　　“智庵，”果然，過了一會，袁世凱開口說道，“你知道我今天為什麼召你進來？”　　“智庵不知道。”　　“你知道。”袁世凱黑�\_�\_的瞳仁逼視着趙秉鈞，緩緩說道，“如果你不知道，就不至於拖延着稱病不肯來了。”　　趙秉鈞目光一跳，躬身剛要答話，袁世凱擺手止住了，又道：“其中原故，目下只能心照不宣，所以我不怪罪你，也不要你謝罪。我想說的頭一條，我們結拜兄弟，以前怎麼待你，今後也會怎麼待。你不要心裏存個‘伴君如伴虎’的念頭，那就失了我的望了，寒了兄弟之間的感情！”　　趙秉鈞彷彿被電擊了，渾身震顫了一下，感動的痛哭流淚，說道：“智庵焉能？智庵焉敢？智庵落魄江湖不得志之人，大總統與練兵小站簡拔在側不次重用，言必聽，計必從，恩遇古今無對――士大夫答君恩當以身許國，豈敢以利害禍福避趨之！況大總統在小站練兵之時，智庵已深知寬典仁厚、善惡涇渭，感佩服膺銘於心中。智庵何人，身受大總統之恩，敢以非禮之心事大總統？！”　　“智庵起來。”袁世凱淡淡一笑，說道，“我要的就是這個心，這個話！你是我的‘智多星’，借你才力，佐我有今日成功。今後，我們一樣要君臣不疑，共創民國盛世。我為一代令主，你為千古名相，你可明白？”　　趙秉鈞驚愕地望瞭望袁世凱，又低下了頭，說道：“大總統請明訓！”　　袁世凱一笑，說道：“這也心照了，但不能不宣。克定叫你物色一個可靠的人去殺‘梁山宋江’，你找的人是不是洪殺胚？”說罷含笑不語。　　趙秉鈞一下子愣怔了，他怎麼也弄不明白，他並沒有向袁世凱報告物色到的人選，而且他和洪殺胚一直有單獨的密碼本聯繫，兩個人的電報往來，法不傳六耳的機密，怎會傳入袁世凱耳中！　　袁世凱見這個才智如鬼的“智多星”被自己擺弄得如此惶恐，滿意地微笑了一下，從案頭匣子里取出一本白皮面小冊子，翻到一頁展開，看了看，一邊遞過來，口中苦笑道：“這是程德全送來抄本。”　　趙秉鈞抖着手接過來，不知怎的，他的心撲撲直跳，目光也有點遲鈍，定住神看時，果見冊子函電全是謀刺宋教仁相關，也與他相關：　　1913年1月14日，趙秉鈞致應桂馨函中有：“密碼送請驗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可也”等語，外附密碼1本，上注“國務院‘應’密”。　　1月25日應致趙秉鈞電：“國會盲爭，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詳。”　　2月1日，洪述祖致應桂馨函：“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也。”　　2章2日，應致趙秉鈞電：“孫、黃、黎、宋運動激烈，民黨忽主宋任總理。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用照輯印10萬冊，擬從橫濱發行。”　　同日，洪致應桂馨函：“緊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弟（指應）須於題前經電老趙，索一數目。”　　2月4日，洪致應函：“冬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閱后頗色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　　2月8日，洪致應函：“宋輩有無覓處，中央對此似頗注意。”　　2月12日，洪致應電：“來函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以後勿通電國務院，因智（趙秉鈞字智庵）已將應密本交來，恐程君不機密，純令兄（洪自稱）一手經理。”　　3月10日，應桂馨致洪述祖電：“八厘公債，在上海指定銀行，交足六六二折，買350萬，請轉呈，當日復。”　　3月13日，應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記遁初在寧之演說詞，讀之即知近來勢力及趨向所在矣。事關大局，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　　同日，洪述祖致應桂馨電：“‘川’密‘蒸’電已交財政總長核辦，債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過。毀宋酬勛，相度機宜，妥籌辦理。”　　3月14日，應桂馨致洪述祖電：“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齣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轉呈候示。”　　3月18日，洪復應電：“寒電立即照辦。”次日又電：“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2時，武士英刺殺宋教仁后不到4小時，應致洪述祖電：“24分鐘所發急令已達，請先呈報。”同日又電：“號電諒急，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堪慰，望轉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應函：“號、個兩電悉，不再另復。鄙人於4月7日到滬。”　　趙秉鈞看着這熟悉的電報，驚詫的臉色煞白，不能說話。　　“我也是為難吶！”袁世凱挪身下炕，腳步橐橐地踱着，似乎不勝感慨，倏然間回身說道，“這裏雖沒有明說，但也足以證明你與宋案有關。這件事，克定辦得魯莽了，我是一直反對以此激烈手段對付宋教仁的。只是克定行事魯莽，你也跟着他魯莽行事？鬧出這麼一個全國震動的大案，連列國都關注了，你叫我怎麼收拾這件事？”　　趙秉鈞一邊聽一邊想，袁世凱的話有真有假――其實刺宋之事，袁大公子說得很明白了，都是袁世凱的意思――但他如今要撇清，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趙秉鈞想甩袖子走人，又不敢，這個黑鍋他也不願背，可又能怎麼辦？　　趙秉鈞思量再三，相處一計，起身肅立，擦擦冷汗，說道：“大總統如此推誠相見，智庵雖駑鈍之材，也不敢叫大總統為難。今有一計，可以移屍嫁禍！”　　“說來聽聽？”　　“以國務院名義通電各省，發一篇文章。”趙秉鈞念起文章來：“據應夔丞23日函稱，上海發現一種監督政府裁判機關，其宣告文內列有宋教仁、梁啟超、袁世凱、趙秉鈞、汪榮寶等罪狀，特先判處宋以死刑，即時執行……”　　趙秉鈞文采飛揚，立刻做出一篇遮蓋文章。這篇文章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篇倒亂千秋的手筆，趙秉鈞想以此轉移國人視線，把梁啟超、汪榮寶等風馬牛不相及的人物列為陪客，並且把殺人主使犯也擺在一起，以為這樣就能混淆事實，就能使人相信上海真有這樣一個暗殺組織，這個組織不但要暗殺國民黨領袖，也要暗殺其他政黨領袖，甚至還要暗殺北京政府的首腦。　　在真相未明，這些證據未曾公布之前，他們先下手為強，把水給攪混了再說。　　趙秉鈞還建議道：“劉揆一乃在北京，乃命其為工商總長，着其以弔喪為名，到上海來疏通黃興。”　　袁世凱不禁點點頭：“只派一個人去上海不夠，南方各省都要派人去打點。”　　……　　袁世凱點派人手，帶着剛剛到手還沒捂熱的英鎊南下了。　　被派往武昌的是駐守信陽北洋新編第六師李純，他在收到北京命令后，立刻打點行裝，啟程坐火車直下漢口，在漢口的從滙豐銀行領到一張巨額支票，去見李想了。　　李純一身筆挺的軍裝，雖然經歷路車勞頓，精神狀態還不錯。　　對剛剛到武昌的這位北洋將軍，李想還是很客氣的，連忙示意讓他坐下，還親自倒了一杯水。　　李想剛毅的眼神和修剪整齊的寸頭使李純聯想起了普魯士軍官。　　“聽說宋案有了新進展。”李想不緊不慢，邊喝着茶邊說道：“根據一個古玩商人的情報，警察局派偵探到湖北路迎春坊228號妓女胡翡雲的家中捉到了應桂馨。第二天繼續搜查文元坊的應宅，又在宅內捉到了正凶武士英，就是他在車站開槍狙擊宋的，同時又搜出應桂馨和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內閣總理趙秉鈞往來的密電本及函電多起，五響手槍一支，還有其他證據多件。”　　李想話畢，李純頗為驚愕。他是宋案跟袁世凱有不幹凈，卻也想不到案情進展如此之快，難怪這麼急忙的催他南下活動？　　李想慢慢地喝茶，實際上在靜觀李純的神色。但李純很快鎮定下來，他非常清楚袁世凱的意圖何在。既然袁世凱的命令下來了，作為下屬，也只能唯命是從。　　李純看着李想，細聲地說道：“那依李帥之見，宋案背後，還有幕後主事之人？”　　李想再清楚不過的，殺人的主使者是大總統袁世凱，同謀犯是國務總理趙秉鈞，擔任聯絡的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布置行兇的是上海大流氓應桂馨，直接行兇的是失業軍痞武士英。　　李想只是曖昧的笑了笑，沒說什麼。他雖然老早就開始備戰，卻一直是暗中備戰，他還沒有做反袁先鋒的覺悟！就讓孫中山帶人先和袁世凱的北洋碰碰，知道歷史結果的他是不敢再對孫中山他們包任何希望，他是做好單幹準備的，這個準備工作自然是越長越好，準備越足，勝率越高，這時候當然不能表現太過“革命”，最好和袁世凱可以玩完曖昧。　　“大總統命令‘迅緝真兇，窮追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並嚴正地譴責暗殺之風；派兵對黃興等‘妥為保護，以昭慎重’。”李純情況不熟悉，但也知道這不是可以深究的問題，也不便發表個人意見，也不敢發表個人意見。　　李想口是心非地要求道：“嚴拿正犯，務得背後主事之人。”　　李純也看出李想口是心非，恬然答道：“大總統絕不可能放過幕後兇手的。”　　李想微微一笑，說道：“袁項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經驗，……非舉膺繼任，不足以奠危局，撥逆亂。”他還向李純表示效忠袁世凱：“民國之興，發之者雖由李想，而成之者實我總統也。李想愛民國如命，即愛我總統如命，力所能濟，生死以之。……俾李想鋒鏑餘生，獲享共和之福，是有生之年，皆莫非我總統之所賜也。披肝瀝膽，以此為盟。”　　這是早已和他的“文膽”饒漢祥商量好的答詞，保證袁世凱聽後會喜歡。　　李純目視左右，一邊陪着坐了，尋思着這個辛亥年崛起的年輕的傳奇這番似實若虛閃爍不定的話，說道：“這是總統的一點小意思，還請李想老弟笑納。”說著便一笑，並且給李想獻上了四十萬元的小意思。　　看着這張四十萬銀元的豐匯本票，李想冷冷一笑，道：“我說老兄，你可真不夠意思？”　　“老弟，難道您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你可管提出來，咱們都是一家人，萬事好商量。”　　“正因為是一家人，我才說你不夠意思，咱們兄弟倆談錢是不是忒俗了點。”　　李純微微一笑，道：“你這個老弟說吧，有什麼要求只管提。”　　“那我可就不客氣了？”李想收下四十萬元的小意思，綳得緊緊的面孔突然鬆弛地一笑，只有這一霎，才看得出他剛毅凜寒性格的另一面，竟帶着一絲天真無邪的孩子氣。　　……　　上海，黃公館。　　“劉揆一，你也是國民黨，竟為了一個總長地位，不惜替袁世凱作說客！”黃興對昔日的戰友毫不客氣，一頓臭罵。　　劉揆一弄得很沒趣，灰溜溜的逃出黃公館。　　劉揆一前腳才走，程德全就來了。　　應、武兩犯是由上海租界的會審公堂移交給上海地方檢查廳看管的。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親自從南京到上海來，會同上海地方檢查廳長陳英，在上海交涉員署內執行檢查手續。　　陳其美問程督道：“應桂馨自稱江蘇巡查長，曾否由貴督委任？”　　程德全道：“這是有的。”　　黃興插口道：“程都督何故委他？”　　程德全半晌道：“唉！這是內務部洪蔭芝，就是洪述祖所保薦的。”　　黃興點頭道：“洪述祖么？他現為內務部秘書，與袁總統有瓜葛關係，我知道了。這案的主因，尚不止一應桂馨呢。”　　程德全道：“我當徹底清查，免使宋君含冤。”　　黃興道：“但望都督能如此秉公，休使元兇漏網，我當為宋漁父拜謝哩。”說著，即起向程督鞠躬。　　程德全慌忙答禮。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迫於壓力，終於發表通電把有關宋案的證件全部發表。　　這些證據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南方國民黨人群情激憤，一致譴責謀殺主犯袁世凱，強烈要求傳訊趙秉鈞，逮捕洪述祖歸案。　　趙秉鈞忽然處在風口浪尖，去上海受審是不可能的，他只有避嫌辭職一條路了。　　袁世凱剛剛因為知道李想收了他給的錢，還提出一些條件，為安撫住南方最強的勢力而高興，趙秉鈞就來辭職了。　　“上海檢察廳給我送來一張傳票。”趙秉鈞苦着一張臉。　　袁世凱惱羞成怒地對趙秉鈞說道：“他傳他的，你干你的，看他其奈你何。暗殺一個人，他們就這樣鬧。馬上我大舉南征，少不得整千整萬地殺，看他們其奈我何。”　　“大總統，我還是想辭職，去天津避避風頭。”趙秉鈞眼神閃爍的道。　　“智庵，”袁世凱也挺光火的，絕不允許趙秉鈞這時候撂挑子，勸慰他說道：“梁山巨魁，已經被你除掉了，實在是大功一件。要是還有天罡地煞之類的，想要替宋教仁報仇，管教他有來無回。你儘管安心辦事，一點都別怕。”說罷，目光咄咄，逼視着趙秉鈞不語。　　趙秉鈞舔了舔嘴唇，趕緊搖腦袋，哭着臉說道：“大總統，我身體不適，實在擔任不起總理的大任……”　　“既然身體不適，我准予請假暫時休息。”袁世凱微微一笑，上前拍拍趙秉鈞的肩膀，又說道：“先說好了，就休息幾天，病好了你回來還是總理！”　　趙秉鈞聽着袁世凱這些虛情假義的慰勸，只是連聲推辭道：“智庵才智拙劣，實在無法再擔任如此重擔……”　　袁世凱見趙秉鈞如此，剎那間心一動，閃過一個狠毒的念頭……　　趙秉鈞出了大總統府，就被新華社金牌記者黃遠生堵個正着。　　“趙總理，”黃遠生問道：“程督公布宋案破獲的證據材料后，外界紛紛推測，說您就是幕後策劃者。請問，您對此有何解釋？”　　趙秉鈞地漲紅了臉，辯解道：“我和鈍初一任內務一任農林，以同僚而為至友，他住西直門外農事試驗場，離城十里，有時天晚來不及出城，他總住到我家中，我們感情甚洽，無話不談。他離北京南下時，欠了五千餘元的債，都是我替他償還的。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那能算人。”　　“那密碼本是怎麼回事？”　　“奉差各省特派人員，向用密碼報告，因作函將密碼送去。至於洪、應來往函電，我從未閱過，完全是洪述祖‘招搖’或‘隱射’。”最後趙秉鈞裝出無辜受牽累的樣子說：“鄙人德薄，橫遭訾議，亦命運使然。惟撫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極主義，五十以後即抱厭世主義，津沽伏處，久無問世之心。”　　言下之意，像他這樣一個有遁世之想的人做不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上海特別法庭堅持要您出庭，您什麼時候南下？”　　趙秉鈞一聽這話，不禁勃然變色，兇相畢露地說道：“宋之被刺，正犯為武士英，嫌疑犯為應夔丞，與洪述祖究有何干係，與我究有何干係，尚未判定。要我出庭受質，完全是野心梟桀攘奪政權，藉端發難，含血噴人。”　　趙秉鈞除了為自己開脫，還不忘為洪述祖圓謊。

# 第五百二十六章 紅臉白臉花臉

　　蘭州，林鐵長接到李想的電話，雖然已經有二次革命的心裏準備，不過當他聽到命令的具體內容后，仍然神情為之一滯。鄂軍上下，其實心裏都清楚，和袁世凱遲早有一戰的，只是想不到會這麼快。　　“是，請大帥放心。”　　雖然只是通過保密電話對話，但是林鐵長仍然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　　任務太艱巨了，容不得一點差錯，而且時間緊迫的有點變態，林鐵長放下電話后，濃密的眉毛已經擰成了一團。　　時任中國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林鐵長在去年底解決西藏問題之後，西疆各地剿匪工作也正在收尾，大西北進入和平時期，他已經把工作中心轉於致力於發展西北地區的經濟。　　雖然他的辦公室里掛滿軍事地圖，但是，他更為關心的還是中國西北地區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他那通過血肉的拼殺建立新中華的理想已經實現，現在，他夢想的是讓腳下的土地多產糧食，讓人民過上豐衣足食的好日子。為此，他把大量退役官兵組建為西北建設兵團，密切配合進入西部大開發的資本財團工作，埋頭在開發大西北的經濟計劃，這個大計劃包括石油和各種礦產的開採，農業的灌溉以及在交通不發達的西北地區建立起交通網。　　但是他接到了李大帥的電話說：“為了應付局勢，現須集中十二個師以便機動，已經集中了四個師。因為鄂軍主力都在大西北，所以其餘兵力就要從西北軍區調動了。這件事，細節部分還要請你來漢面商。”　　李想可是親自給他打來立即去武昌開會的通知，並且軍委的專機此刻已經停在了他所在的城市蘭州。時間緊迫的有些變態。　　林鐵長上飛機的時候還在想，戰爭真的已經迫在眉睫了嗎？　　……　　上海，同孚路廿一號黃興寓邸。　　孫中山自日本返滬，連夜在黃興寓所會商宋案對付辦法。在座的有陳其美、居正、戴天仇等人。　　此時已經弄清刺宋由袁世凱指使已無疑問，孫中山對袁世凱的幻想完全破滅，主張速戰，他語調低沉而緩慢地說道：“袁世凱之出此，天性惡戾，反覆無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於如此胡作非為，一是因為我們的革命方略不行，這其中，我將臨時大總統一職讓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錯誤。二是因為在中國，專制之毒麻木人心，習於舊污者，視民主政體為仇讎，伺瑕詆隙，思中傷之以為快，這些封建遺老和崇尚舊習者趨重於袁世凱，將挾以為推翻民國之工具，而袁世凱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積此兩方面原因，袁世凱便有了剷除南方黨人勢力之計劃，推倒民治，恢復帝制之野心，狙殺鈍初只不過是他的陰謀的第一步，向五國借款，便是第二步，往後，還有更狠毒更囂張的第三步、第四步……看起來，我們南方革命黨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孫中山說罷，看看在座各位，催促道：“諸位，有何見解，請發表吧！”　　孫中山的話像一陣風，激起了在座人心中的波濤。　　“上海及南方各省黨人均持以法律鬥爭為主的討袁對策，況且目前兇犯捕獲在押，罪證確鑿，法律鬥爭極為有利，攻勢也強。”黃興說著，掃了一眼在座的人。　　“不不，依我之見，對於袁世凱，是非用武力不可，我們應該立即組織軍隊。”孫中山語氣很平緩，態度卻十分堅定。　　“先生”，黃興略為遲疑了一下，說道，“本黨所掌握的軍隊不僅數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訓練之中，勢單力薄，難以與北洋六鎮作戰。我仍主張法律懲袁，逼袁下台。”　　“各位，我認為，在今日之中國，對於像袁世凱這樣一個獨攬軍、政、財大權，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大盜逆賊來說，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動不了他的一根汗毛。”孫中山強忍着心中的痛楚與忿滿，說道：“我們不能一錯再錯，只有揭旗討袁，舉兵北伐，才能救黨拯國。”　　孫中山此時終於清醒地認識到把政權讓給袁世凱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然而，這是以血的代價換來的。　　深夜，孫中山怎麼也合不上沉重的眼皮，腦子里一直平靜不下來。　　“先生，該休息了……”婷婷如玉的宋大小姐低聲說道。　　“準備筆墨。”孫中山說著就坐到桌旁。　　宋大小姐上前擰亮檯燈，展紙磨墨。　　孫中山揮筆如龍走，含着眼淚寫下了悼念亡友宋教仁的一副輓聯。　　宋大小姐輕輕念道：“作民權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孫中山把筆擱在筆架上，看着宋大小姐小心地提起墨跡未乾的輓聯，輕輕地掛到牆上去。　　他在心裏默默謀划著行動方案，不知道想到什麼，不禁出聲怒斥道：“人面獸心的竊國大盜！翻雲覆雨的巨奸大賊！我馬上組織軍隊，非去袁不可！”　　……　　法庭。問官取出被抄的手槍，令武士英認明。　　武士英頭也不抬道：“不是，我的手槍，曾有七響，已拋棄在車站旁草場上面。”　　“何故殺宋？”法官又問。　　武士英大聲道：“宋自尊自大，要想做國務總理，甚且想做總統，若不除他，定要二次革命，擾亂秩序，我為四萬萬同胞除害，所以把他擊死。他捨去一命，我也捨去一命，保全百姓，卻不少哩。”　　只此數語供詞，已見得是背後有人主使，當廷翻供了。法庭上旁聽的黃興等人一陣嘩然。　　法官見武士英如此狡辯，轉詰應桂馨。應桂馨是越加荒誕，將宋案關係，推得乾乾凈凈。　　……　　退庭之後，武士英被羈押回陰暗的牢房裡。　　武士英對着牢房外的一個警察說道：“我在法庭已經按着你們的意思說了，翻去前供，認定殺宋教仁是自己起意，你們擔保我斷不致死，你們說，你們什麼時候救我出去？”　　“你急什麼？”這個一臉猥瑣的警察說道：“等宋案了結，我們自然會把你救出來。”　　武士英道：“還有你們答應在農業銀行給我開了一個戶頭，存有30萬RMB，允作事後奉贈。翻供的事情我已經照辦，銀行存摺總該給我看看吧。”　　“你現在要看，我去那裡拿給你看？明天吧，明天我就拿給你看。”警察笑笑，又道：“喏，阿芙蓉還要不要？”　　警察把煙槍遞過去。　　“好吧，好吧……”武士英一把奪過煙槍，猴急的到一邊抽起來。　　這個警察的目光在陰暗地牢里爍灼生光，盯着貪婪吸着鴉片的武士英。武士英才吸了兩口，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全身抽搐，很快就沒有動靜。警察悄悄退出牢房。　　……　　刺宋案的另一兇手應桂馨在獄中過着非常舒適的生活。　　“老大！”　　牢房門被打開，走進來好幾個應桂馨的馬仔。　　在床上斜着身子的應桂馨放下煙槍，抬了一下眼皮，笑罵道：“你們幾個兔崽子，今天有空來看望老子了？”　　“老大，武士英在牢房被毒死了！”　　“什麼？”應桂馨跳起來。　　“老大，我們是來接你出去的，再不逃，就來不及了！”　　“娘西皮！”應桂馨狠狠罵了一句，道：“走！”　　……　　北京。鐵獅子衚衕大總統府。　　袁世凱火大的把《人民日報》丟在地上，趙秉鈞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談話，把自己說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企圖為自己解脫嫌疑。　　袁世凱對兒子袁克定說道：“看來趙秉鈞膽怯了，其實他越是想避嫌疑，這個嫌疑就越會洗不清。”　　袁世凱卻囁嚅了，思量半晌才道：“父親，應桂馨逃到青島，公然由青島到北京，住在李鐵拐斜街同和旅館，他的舊相識胡翡雲此時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兩人往來如舊。”　　“來北京了？”袁世凱城府甚深，端杯斜坐，不動聲色地問道：“那信就是他送來的了？”　　袁世凱今天收到一封信，要求他老袁實踐“毀宋酬勛”的諾言，並且張開獅子大口要求給他“勛二位”和現金50萬元。　　“是的。”袁克定小心的回道。　　袁世凱臉色一沉，些微閃過的不快已經寂然消失，說道：“膽子不小，敢和我提條件？”　　袁克定點頭道：“我本想賞他一筆錢叫他離開北京，但他仍堅持他所提出的兩大條件，少一條都不成。”　　袁克定在應桂馨剛來北京，就派人提醒他說：“老袁不是好惹的，你莫要在太歲頭上動土。”誰知他指着鼻子狂傲地說：“我應桂馨是什麼人？他敢拿我怎樣。”　　袁世凱站起身來，橐橐踱了兩步，臉像石板似的毫無表情，說道：“你準備怎麼處置他？”　　袁克定做了一個摸脖子的動作。　　袁世凱臉上泛出一絲冷峻的微笑，說道：“不要再像宋案一樣鬧得沸沸揚揚。”　　袁克定忙躬身答道：“應桂馨一小人物，驚不起多大的風浪。”　　當天晚上，有四個彪形大漢以搜查煙土為名爬牆進來，剛巧應桂馨這天晚上，不住在這兒，四個大漢搜了一會兒便失望而去。經此一搜，應桂馨才知道老袁真不是好惹的，第二天便匆匆地離開了北京。他雖然走得快，袁世凱下手得更急，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鐵路頭等客車中，他便被軍政執法處的偵探長郝佔一和另一個偵探王雙喜殺死。　　……　　趙秉鈞得知應桂馨從獄中逃出來后被人殺死，知道是袁世凱所為，便給袁世凱打電話，埋怨袁世凱不該拉完磨殺驢，並說道：“應桂馨如此下場，以後誰還敢替總統辦事！”　　袁世凱早就對趙秉鈞起了殺心，此時更是定下非殺趙秉鈞不可之心，遂派了幾個心腹拱衛軍到天津去執行。　　趙秉鈞獨自在天津督署內廳踱步沉思，忽然又憶起一樁往事：辛亥年武昌爆發革命，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凱。就在袁世凱入京組閣之前，曾邀請他在密室里共商謀取清室而代之的策略。他倆又仿照三國里諸葛孔明和周瑜比智的辦法，各自在巴掌心上寫四個字互相對照。袁世凱寫的是“兩面威嚇”，他寫的是“兩利俱存”。袁世凱一看發現趙秉鈞的計謀比自己高出一籌，就冷笑三聲。　　趙秉鈞想起袁世凱的那三聲令人毛骨悚然的陰險姦猾的冷笑，頓覺一股寒氣吹往腦門上來。　　他正想回卧房躺躺，突然闖進來幾個彪形大漢，攔住他的去路。　　一個大漢走過來對他道：“袁總統聽說你近來身體不適，特命我送點葯來。”　　趙秉鈞低頭一看那來人手裡拿着的兩顆藥丸，腦子“轟”的一脹，眼睛直了，臉色鐵青，嘴唇發烏，方才那股寒氣從頭頂吹到腳跟。　　那人催促道：“請吧！這是袁總統特製的‘安神大補丸’。”　　“不！不不！”趙秉鈞腦子迅速記起南北和議成立后，革命志士羅明典、吳定安聯名發表告國人書，揭破袁的政治陰謀，不久有人到旅館去拜訪他們，表示敬意，以後便經常請他們吃酒看戲。最後兩個革命黨不明不白的死在兩顆“安神大補丸”之下，不由自主地驚叫起來，“我沒病！沒病！不吃藥。”　　“不準喊叫。”那彪形大漢喝了一聲。　　趙秉鈞明知道躲不過，但又哀求道：“那就請你轉告袁總統，就說我說沒病，謝謝他的關切。”　　“沒病也得吃下去，這是袁總統的命令。快吃！”　　趙秉鈞仍不甘心，妄想死里逃生，喚家人搭救，高聲嚷道：“好，好，我差人倒杯水來，我就服下。”　　“不必叫人取水，這裏就有。”那人從腰間取下一隻水葫蘆，遞給趙秉鈞。　　趙秉鈞這才向周圍看看，見門已被關嚴，屋裡幾個大漢一齊掏出手槍和匕首，都對準他。　　他顫抖的雙手慢慢抬起，接過那兩顆藥丸，眼睛射出悔恨、凄楚、絕望的暗淡的光，在槍口和匕首的威逼下，吞服下那兩顆“安神大補丸”，頓時七竅出血，凄死在地上。　　那幾個大漢，見趙秉鈞橫屍於地，便揚長而去，回京向袁世凱交令去了。　　……　　袁世凱邀新上任的內閣總理段祺瑞、總統府軍事處的心腹大員唐在禮、段芝貴、陳宦等人在中南海乘畫舫飲宴取樂。　　一眾心腹大員，眾星捧月般將袁世凱集擁在中間席上，觥籌交錯人聲嘈雜，一個個吃酒吃得紅光滿面。　　畫舫笙篁齊奏，十二女伶一色羅襦綉裙，舒廣袖，移蓮步翩翩起舞，歌喉裂石穿雲：淡妝多態，更滴滴，頻回盼睞。便認得琴心先許，欲綰合歡雙帶。記畫堂風月相迎，輕顰淺笑嬌無奈。待翡翠屏開，芙蓉帳掩，羞把香羅暗解。自過了燒燈后，都不見踏青挑菜、幾回憑雙燕，丁寧深意，往來卻恨重簾礙。約何時再？　　正春濃酒困，人閑晝永無聊賴，厭厭睡起，猶有花梢日在……　　袁世凱挺着大肚子，翹足而坐，雙手隨樂打着節拍。　　一個軍官湊到袁世凱耳旁低語幾句。袁世凱坐直了身子，格格一笑說道：“你給大家說說趙秉鈞服毒經過。”　　這個軍官一臉諛笑，湊趣兒，繪聲繪色的說起來……　　那唐在禮見狀，便明白了袁世凱的用意，他心裏暗自說：“人都說袁世凱對付政敵有兩件法寶，黃金和白刃。我看他對自己人也有一套戲法：既要懷之以德，又要臨之以狠。”　　袁世凱早就察覺到，他在北洋軍內部的基礎並不穩實，許多將領並不是真心實意為他效力賣命，他們只不過是利用他的權勢作為個人取得功名富貴的階梯，這和他自己要利用這些將領們去拼殺，作為擴大勢力、鞏固他的統治地位一樣，一旦目的達到，這種相互利用的“心腹”也就變成互相攻擊的政敵。尤其是當袁世凱看到眼下南北交戰已不可避免，而南方革命黨人內部意見分歧，四分五裂，南北開戰，他們註定是要失敗的。他疑慮在擊敗南方國民黨之後，北洋派將領的個人力量必然會發展起來，將會養成“尾大不掉”和增長不利於他的趨勢，特別是象“段虎”這樣的人，目下雖是自己的“第一號心腹大將”，也口口聲聲說袁對他“私恩極重”，可是在袁世凱看來，段祺瑞也是一個不好擺弄的人物，因為他有好幾次發現，段祺瑞雖說目下不敢公開抗拒他的命令，但是段祺瑞對下屬卻非常專橫武斷。段祺瑞現在已是總理，日後如果權勢再大，必然也會對他來像對待趙秉鈞那麼一手。　　袁世凱對他的“心腹”都不放心，他視段芝貴私心重，視陳宦是黎元洪的人，視唐在禮心直口快，不易為他所用。他讓人敘述趙秉鈞被迫服毒的過程，目的是讓這四個心腹大員知道，要他們永遠俯首貼耳，不然的話，他袁世凱會毫不留情地將其除掉，就像除掉趙秉鈞那樣。　　席上再也無人敢張聲，再也無人敢舉杯動筷。　　袁世凱沉思片刻，然後長嘆一聲，對兒子袁克定說道：“拿文房四寶來，念在智庵跟隨我多年，有功還得記住，我給他寫副輓聯，明日你親自送往天津。”　　“是！”那袁克定說完取來紙筆墨硯，擺在一旁小長桌上。　　袁世凱挽起袖子，揮筆寫下：“弼時盛業追皋益，匡夏殊勛懋管蕭。”　　站在一旁觀看的唐在禮心中暗自說道：“這袁宮保真會做戲，紅臉白臉花臉全是他自己一人唱。”

# 第五百二十七章 毒藥

　　武昌，原總督府內掛着軍事委員會牌子的小樓里，氣氛越低沉。　　等所有人都到齊了，李想才拍了拍桌子道：“北京袁世凱指使手下陸征祥、周學熙赴東交民巷滙豐銀行，與五國銀行團簽訂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巨額借款合同。我們在北京的情報人員第一時間傳了回來，五國銀行團第一期就支付袁世凱二百萬鎊墊款！……各位，對這個消息有什麼看法？”　　幾個人對視一眼，湯化龍問道：“不是六國銀行團么？”　　“美國退出了。”李想說道：“具體情況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狗咬狗唄……合同規定，中國在財政、銀行、幣制、審計、國債等部門設置由銀行團派定的外國顧問，監督財政開支。用全部鹽稅作借款的擔保，由銀行團指派外國顧問和會計，設置鹽務稽核所，稽核收支，監督征解。在借款合同中如何規定任用洋員的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列強之間有了分歧，這是把持中國命脈的重要職位，洋員的人選和分配也就成為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也正因為如此，它們又把集團政治帶進了這場鬥爭之中，從法、俄勾結髮展為英國以及日本與之沆瀣一氣，而後才有同德國分贓妥協，美國一直受到冷落，最後被排擠出大借款。”　　“袁世凱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接受五國銀行團提出如此苛刻的貸款條件。”譚人鳳的臉頰急速地抽動了兩下。　　譚人鳳現在擔任湖廣鐵路督辦，已經融入武昌這個圈子。　　善後借款合同規定：借款總額二千五百萬英鎊，五厘息，期限四十七年；全部借款由滙豐、德華、東方匯理、俄亞道勝銀行、以及橫濱正金五家銀行均分承辦；債票按票麵價值的90%發售，銀行團再留6%的回扣，所以中國實得數為借款總額的84%；借款用途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轉手把錢交給外國人的，即用於支付本借款的第一次利息，清償業已到期的賠款拖欠、各項借款及墊款，償還已到期的各省借款，償還即將到期的各項借款、墊款，以及賠償各國在辛亥革命中的損失；第二類是中國政府自己使用的，主要是用以裁遣軍隊，整頓鹽務，充作各部門的行政費，以及由中國政府與銀行團“互相商允之他項行政費。”又規定，借款以鹽稅收入及關稅餘款為擔保，中國應整頓、改良鹽稅徵收的辦法，“並用洋員以資襄助”，即由洋員參与對鹽稅收入的監督和控制，具體辦法是：在財政總長管轄下設立鹽務署於北京，署內設稽核總所，“由中國總辦一員、洋會辦一員”主管一切業務；在各產鹽地方設稽核分所，每個分所“設經理華員一人，協理洋員一人”（或稱華、洋所長），二人“等級、職權均相平等”，共同擔負徵收、存放鹽務收入等責任。關於借款的使用，合同也規定了一套洋員參与鹽督的辦法：中國政府立即將1912年11月15日有關審計處的暫行規則付諸實施，審計處所屬稽核外債室設華、洋稽核員（或稱國債科華、洋科長），凡有關借款款項的領款憑單均須由這兩人“會同”核准簽字，提撥款項的數目應與支出的實際需要相符合；提撥款項的支票等經財政總長所委派之代理員簽字后，須連伺經華、洋稽核員簽字之領款憑單等一併送銀行團所指定之代表，經該代表查悉所擬支出之款項合於合同規定之用途，則立即加簽該支票等，以便提款；如該代表對於已支出款項之用途有懷疑之處，可向洋稽核員詢問，並索取收據、憑單，進行檢查，等等。讓或託付於無論英、德、法、俄或日本公司、或董事等、或代理人等，並予以再行轉讓或託付之權。實際上日本所承擔的全部債券，後來都轉讓給了英、法、德各國銀行，分別在倫敦、巴黎、柏林發行。俄國所承擔的債券只在本國發行了一部分，其餘分到比利時及英、法、德各國發行。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英、法各發售7,416,680英鎊，各占借款總額的29.7%；德國發售6,000,000英鎊，佔24%；俄國發售2,777,780英鎊，比利時發售1,388,880英鎊，合起來佔16.6%。　　從這些規定中可以看到，這筆借款的折扣之苛，是1898年的英德續借款以來所僅見的；照此折扣，再扣除手續費、匯費等，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借款付給中國的只有二千零七十一萬餘鎊；從中扣除轉手交給外國人的那些款項后，袁世凱政府最後拿到手供自己使用的不過九百九十八萬餘鎊，不及合同所定借款總額的40%。　　另一方面，連本帶利再加各種損失，中國必須支付七千六百三十五萬英鎊才能清償這筆借款。　　這一出一入，足以說明這筆中國外債史上到那時為止最大的借款對中國是多麼大的盤剝，給中國人民帶來多麼沉重的負擔。至於外國如何對鹽稅及對借款的用途等實行監督，從合同有關洋員的規定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列強者並不以這種文字上的規定為限，前面所說的關於洋員的五人方案就超出了合同的規定，擴大了洋員的範圍和名額。此外，袁政府又陸續頒布洋員所在各機構的工作條例，更具體地規定洋員的職權，於是列強通過這些洋員，對中國的財政以及其他事務的干預日益加深。特別是鹽稅，從此以後實際上被列強所控制。　　這次袁世凱還真賭上了啊……　　李想繃著臉，緩緩的注視着麾下文武的神色。他冷冷地說道：“袁世凱用民脂民膏和國家主權去換取這筆巨款，是為了趕快滋補自己，做好準備，對付異己勢力，擺脫因宋教仁案件而造成的困局，強化對內的獨裁統治。如果說，袁世凱在去年2月提出善後借款時還是着眼於解決革命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想主要依靠和平手段把以南方革命力量納入自己的統治體制之內，為己所用，從而實現南北統一的話，那麼，經過十四個月之後在實際簽訂善後借款合同時，他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卻是鎮壓革命力量，完成武力統一了。形勢在變化，善後大借款的用途、性質也在發生變化！”　　李想已經算說得客氣，以袁世凱之黑心腸，在大借款之初意，即是為戰爭做準備的。　　在這個時代，能這麼明眼袁世凱之黑心腸的，放眼天下，也真的就只有他這麼一個穿越客而已。　　“要打仗了……”還是譚人鳳低聲說了一句。　　坐在最後的黎元洪冷眼瞧了譚人鳳一眼。也不說話。這傢伙還真不是干大事的料，和孫、黃革命那麼多次，就沒成功過一回。難道還看不出來，李想早就為這場戰爭在做準備么？　　“對！要打仗了！”李想冷冷應和。　　湯化龍轉頭看着曾高，說道：“參……大本營不是一直在做什麼計劃么？有沒有應對的法子？”　　他好懸就說出參謀總部這個名詞，李想在武昌建立的近代化參謀本部，大搞擴軍備戰，對外卻及其低調保密，參謀本部對外也稱大本營。　　問了問題他似乎又想起什麼：“要不要知會孫中山和黃興？應該馬上讓他們有備啊！”　　李想冷笑：“都這個時候了，他們要還是看不清局勢，還要我去提醒？我可是聽說孫先生正在搞大串聯，謀舉二次革命！”　　譚人鳳還在怔：“這民國才兩年啊……戰事又起……”　　發了點牢騷之後，譚人鳳看着李想的目光，趕緊又打起了精神道：“李帥，南北就沒有調和的可能？能不戰爭還不要戰爭的好，民國初立，正是需要休養生息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安心搞點建設，湖廣鐵路才剛剛開工啊……”　　大家都斜眼瞧着他，這是書生之間！袁世凱已經磨利爪牙，你以為能夠躲得掉？　　“開始了，已經開始了……”李想抽抽嘴角，強自將心頭翻湧壓下去。“部隊開始動員！準備作戰！”　　李想只是再簡單不過得意一句話，底下一陣哄然大嘩。　　李想一句話，等於是宣布戰爭了。　　一份袁世凱的借款情報，就讓李大帥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大帥，”譚人鳳說道：“鄂區急切需要的是醫治戰爭留下的創傷，恢復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緩和嚴重經濟困難給這個新生政權帶來的巨大壓力。同時，鄂區境內還沒有完全光復，一些邊遠地區還殘留着數目不少的土匪流寇，一些地方的社會遠沒有安定，新政權正艱難地建立着。由於還有很多地區土地改革沒有完成，建立起來的新政權還不鞏固。更重要的是，如果動員戰爭，對手是強大的北洋，戰爭最終打的是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實力，至少從工業力量和軍隊裝備上講，我們與對手相差很遠，而且袁世凱也得到了大借款。另外，鄂區軍隊中因為和平的到來對戰爭的厭倦思想不能不予以重視。”說到此處，譚人鳳嘆息一聲說道：“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要打這一仗。我建議，就是孫中山和袁世凱打起來，我們也不參与。”　　黎元洪冷笑道：“一旦袁世凱收拾了孫中山，下一個就是我們了。這是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唇亡齒寒’，這是个中國婦孺皆知的古老故事！”　　譚人鳳道：“鄂軍剛剛打完西北的戰爭，再打仗鄂區的經濟也負擔不起。與北洋軍打仗，一旦頂不住退下來，後果不堪設想，還是在潼關和武勝關防守為好。兩處關隘都是天險，北洋軍北洋軍想進攻鄂區，也不是那麼容易。”　　“這一戰不只是為了我們個人，而是為了整个中國，獨裁賣國賊的袁世凱必須下台！”譚人鳳還要抗言而辯的時候兒，李想冷冷的說道：“這是軍令，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

# 第五百二十八章 戰雲暗涌（一）

　　林鐵長到達軍委會時，討論是否動員戰爭的會議正在進行，他立即感受到了氣氛的沉悶。　　剛剛發了火的李想如雕塑一般窩在椅子裏面，聽到門外林鐵長報到，才動了一下：“進來吧！”　　林鐵長穿着剛發下來的鄂區國民革命軍綠色軍裝，戴着大檐帽，走上前去向他們敬了個禮。　　曾高懶洋洋的說道：“老林，你來得很快呀！”　　林鐵長搖搖頭，道。“飛機是挺快的，就是頭有點暈……”　　“找個地兒坐。”李想手一擺說道。　　林鐵長便在李西屏、曾高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　　李想臉色還殘留一絲怒色，雙眉微蹙着，徐徐說道：“老林，今天請你來，談談你們軍的行動問題。目前，袁世凱已經做好內戰的準備，看來二次革命就要爆發了。你們也都知道，南方諸省沒有能力對抗北洋軍，所以，整個形勢日趨嚴重了……”　　講到這裏，他稍稍停頓了一下，接着講：“一切都要靠我們自己，不能再向辛亥年那樣，奢求聯合他省北伐。但是，湖北現在沒有什麼正規部隊，只有四個主力師已經全部調動起來，地方部隊也不多。按照參謀部的推演，沒有十二個現代化師團不可能徹底打敗北洋軍，進而統一中國。我知道西北地區也需要派兵駐守，抽不出多少兵力。軍事委員會已經決定：調你們四個師同時回到陝西，分別在潼關，漢中一帶集結待命，一個星期準備。”　　李想回頭望瞭望身後牆上的地圖，繼續說道：“你們把剿匪的事情交給留在當地的民兵，直接開往陝西。你們軍建設兵團在西北的工作也立即停下來，收攏部隊，抓緊時間做好準備，迅速入關。車運問題由總部直接安排，你們儘快編造好車運計劃報總參……”　　李想說完，長長透了一口氣……　　接着，曾高對林鐵長說道：“部隊往陝西開，暫不要向下面講準備二次革命，只講加強陝西防禦，保衛陝西地方安定，陝西匪患的局勢很嚴重，加強陝西地方的安定，有備無患嘛。部隊思想轉彎又不能太急，要一步一步地轉，而且也不能給袁世凱知道我在準備戰爭，如今我跟袁世凱還沒有破臉……”　　隨後，李西屏又對林鐵長說道：“部隊移防前，要把停止建設兵團的工作搞好，認真地檢查一下群眾紀律，發揚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部隊走了，要給當地政府和老百姓留下一個好印象……”　　他們交代完了任務，林鐵長當即點頭道：“回去后，堅決按照軍委的指示辦，停止生產建設，收攏部隊，加緊準備，迅速入關。”　　林鐵長起身告別，連夜又飛回蘭州。　　……　　上海，黃興寓。　　革命黨人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秘密軍事會議。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鈞及廣東、湖南省代表周震鱗、覃鎏欽等人赫然在坐。　　孫中山一拍桌子，說道：“宋案證據確鑿，人心激昂，民氣奮發，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後悔終嗟無及。”　　黃興遲疑了一下，不緊不慢地說道：“我也曾閃過一念，想趁黨人和國民無不激憤之時，興師問罪，興兵討伐。可是，本黨所掌握的軍隊不僅數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訓練之中，勢薄力單，實在難以與北洋六鎮作戰。民國既已成立，法律並不是沒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發難，必致大局糜爛。”　　孫中山情緒有點激動地說道：“袁世凱兩面三刀，陰險狡詐，豺狼之性終不可移，殺害鈍初，又要私借外債，以一己之私為天下之公，此逆跡已彰。本黨一方面應利用當前國人之義憤，外聯日本，以孤袁賊之勢；另一方面，應立即動員南方五省宣布獨立，起兵北上討袁，先發制人，方可取勝。錯過目前之時機，後果將難以預料，我打算近日再次東渡日本，聯絡日方軍政界朋友，以期得到日本的援助。日本與我國乃一衣帶水之近鄰，日若助我，我則勝；日若助袁，袁則勝。所以，對日方的力量應积極爭取，切不可等閑視之。”　　孫中山還真天真，想借日本的力量反袁。　　黃興的情緒也有點急躁，道：“恕我直言，若用武力倒袁，一來難以得到國人諒解，二來袁世凱正可以此為借口，向歐美乞憐求助，其結局更是不堪設想。如今真理在握，罪犯在押，鐵證如山，我仍主張法律懲袁，逼袁下台。”　　孫中山從來沒有過的激動咆哮起來，道：“在今日之中國，對於袁世凱這樣一個獨攬軍、政、財大權，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大盜逆賊來說，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動不了他的一根汗毛的。歷史，我沒有看準，可還是有人看準了，去年柳亞子君在報上撰文寫道：‘孫退袁興，舊勢力完全存在，革命實在太不徹底，且卧榻之旁，任人鼾睡，必無佳果。’說得好，真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啊！”　　黃興看孫中山勸不住了，一個念頭飛快閃過，說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暗殺手段，省事免犧牲。”　　孫中山一向不贊成暗殺，亦不認為能用法律解決問題。道：“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　　“先生說的好，辛亥年我們做錯了，如今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李烈鈞支持孫中山主戰。　　柏文蔚拍着胸脯道：“願首在皖發難。”　　“不行！”黃興斷然否決。　　“為什麼不行？”孫中山臉堂上眉棱骨微微一顫。　　黃興不想和孫中山做無畏的爭論，說道：“分電廣東、湖南兩省，徵求胡漢民、譚延�]意見，再行決定如何？”　　“這樣也好。”孫中山也知道無法說服黃興，如果胡漢民和譚延�]同意舉兵，黃興就不得不服了。　　宋大小姐匆匆忙忙走出去發電報，大家也就在這裏等着。等候的時間，空氣有些沉悶。沒有等候多久，宋大小姐就回來了。　　“電報發出后，旋得複電，皆主張法律解決。”宋大小姐脆生生的說道。　　黃興的心落了下來，孫中山的心卻沉了下來。　　因此，會議的結果僅議定進行全面布置的準備工作，並沒有制定出兵討袁的計劃。　　不過，孫中山並沒有放棄，一面派人赴各省聯絡軍人，一面派陳其美、戴天仇與黃興辯論。往往爭論激烈，不歡而散。　　在國民黨內，也就形成了主張武力解決和主張法律解決的兩種不同意見。大體說來，原來的激進派都主張武力解決，原來的穩健派多主張法律解決。新當選的國會議員也多主張法律解決。在國民黨掌握的各省中，江西、安徽兩省傾向於盡快出兵，湖南因立憲派譚延�]做都督，廣東由於胡漢民和陳炯明內部爭權，矛盾重重，都主張先爭取法律解決，福建都督孫道仁則患得患失舉旗不定。在國民黨所控制的南京各軍中，中下層軍官比較积極，上層則多取觀望態度。　　國民黨內部儘管存在分歧意見，一時做不出全黨統一的決策，但在揭露和譴責袁世凱罪行方面，態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國民黨人掌握的報紙，都以大量篇幅報道宋被刺的經過和各地的強烈反映，對袁世凱、趙秉鈞表示強烈的聲討。　　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在張園舉行追悼宋教仁大會。追悼會在上午10時開始，由居正主持，陳其美代表黃興主祭，徐血兒報告宋教仁的生平，馬君武代表孫中山講話，吳永珊代表北京國民黨本部演說。出席追悼會集中在會場上的有萬餘人，在場外有萬餘人，乘車前來靜安寺參加追悼會的人，擠滿了每輛電車。在會上發言的還有於右任、沈縵雲、黃郛、陸頌橘。所有發言，都把矛頭直指主凶袁世凱。

# 第五百二十九章 戰雲暗涌（二）

　　北京。　　中南海，海宴堂。袁世凱在這裏召開秘密軍事會議。　　京師軍政執法處處長之雷震春看了一眼大爺袁克定，見這位大爺點頭，便忙着打開一份長長的機密雜件節略本子，他已摸准了袁世凱的脾胃，也不讀原文，只撿着要緊的一一詳報：　　“寧、滬、淮、徐一帶已布置就緒，分別偵報各方情形，並相機運動各事，為將來之預備，已有頭緒。我回京之前查看此次下面的人調查各事，頗費心思，又冒險運動南方軍界，使為我用，雖由舊有感情，亦因不惜經費，似此熱心，實屬難得，尤為南方關係最要之人。大總統關心南服，機不可失，不敢不據實以陳。　　調查項下：　　一、粵、桂、閩、蘇、皖、贛、湘七省黨人，已在滬組織總機關，以陳其美、洪承點、柏文蔚、章梓、冷�y、黃郛、章駕時、傅興、李鐸、吳紹�U等主之。柏、冷、章、吳均到申協謀反抗，柏更以安徽名義借外款六百萬備用。　　一、徐州、鎮江均下戒嚴令，如張勳兵南下，及徐寶山之兵過江，即便宜行事。　　一、冷�y捏報於張勳兵士搜出告示，系恭王、張勳、徐寶山會銜起事，謂將統兵南下，因請加派第一師之一團赴徐協助。　　一、陳其美密招清洪幫首領章武號少良，招集該會之人，組暗殺隊，章於長江頗有勢力，徐、海一帶尤甚。　　一、日有多人迫孫文出主其事，孫不允，僅允擔認籌餉。　　一、程督因宋案為該黨羈縻，在申眷已他去，而九龍會匪一日數驚，因之南京非常震動。　　一、黃興已派人回湘募兵。　　一、長江四路炮台多系湘人，洪承點告假，已委吳紹�U湘人代理，一經聯合，實為大害。　　一、第八師軍械最為完全，惟章駕時甚受排擠，第一師章梓不得人心，欲讓洪承點，而另組他事。　　籌備項下：一、陳其美所招之章武，從前曾效馳驅於某，昨以此事就商，因即牢籠，使明為彼用，暗仍受我指揮，以便相機謀其中堅要人。　　一、第一、二、三、第十六各師，及長江各要塞之官長，相習者多已設法勸導，允為我用，將來有變，必先守中立，以待我之命令。　　一、已就徐、海一帶清洪幫運動組織，以備急需，而濟北兵之不及。　　一、距南京二十餘里之巴斗山，有數千人嘯聚，其中大約九龍會人，已派人設法運動。　　一、要塞有關交通，彼此得失，皆繫於此，萬不可入湘人之手，宜速選熟習兵情，不為彼忌，而聽我命者任之。　　一、已設法組織軍人同志會，勸官兵入會，不為政黨利用。　　一、已派員投入其黨，坐探消息，欲詢南方近狀，隨時函電，可通消息。　　一、程督求去，恐彼黨強迫承乏，轉多棘手，已運動地方堅留。　　再，現得確音，彼黨已由粵匯五十萬來京，專為運動軍隊之用，尚有續匯者，其數頗巨，最宜注意此事。　　屬下鄙見以為，宜乘尚未決裂，借防蒙問題，將最新各快艦調防遼海，派鄭汝成、曹嘉祥臨時司令，嚴行組織。凡船主非北產或南人而無眷口在北者，均汰之。倘聽其留南，必資敵用，蓋閩人素性畏葸，從前臨戰，皆其敗事。去歲又皆望風投款，有事必不足恃，因彼等眷屬多在閩省，萬一囚之，無不倒戈之理，伏維注意。而南方已經運動成熟之各軍隊，及章武等歸附，亦似宜從速牢籠。蓋事機已失，再欲求之，則無以下手矣。”　　雷震春說了足有半頓飯光景，總算將他收集的情報形說了個大概，還順帶忐忑不安的發表了一點點個人意見。　　袁世凱盤膝端坐，默默地聽着，直到雷震春報告完方輕輕嘆息一聲，蹬了靴子下炕來，踱着步只是低頭沉思。　　段祺瑞和馮國璋等北洋將領坐得筆直，目不轉睛地看着袁世凱。許久，還是袁克定道：“父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袁世凱雙眉微蹙着，徐徐說道：“這就要看你們的了。”他抬眼睨了段祺瑞和馮國璋二人一眼。　　段祺瑞舔了舔嘴唇，囁嚅道：“軍部制定總方略。有攻擊南方敵軍任務之北軍，第一期對於鄂、贛、皖、蘇作戰，利用京漢、津浦兩路線集中，以鄂省為主要戰場地，並以海軍策應沿岸，兼妨害敵軍之集中。”　　段祺瑞來到地圖前面，指指點點的說道：“各區部分。一、京漢方面：對於鄂、贛、皖取攻擊目標，其主力及區分如左：北洋第六師本隊河南第一師河南混成旅預備隊對贛進攻倪嗣沖所部――約步一師、馬二營。雷震春禁衛軍備兵之主力――約步五營、炮二營、馬一營。毅軍趙倜所部――約步十一營、馬二營。預備隊――集合郾城，利用賈魯河為補充線。北洋第二師補充隊對皖進攻。北洋第六師李純一部，黎天才第一師之一部，確實對鄂進攻，佔領武勝關。雷震春禁衛軍備兵之一部，自潼關一帶佔領防禦線對鄂軍防守。　　二、津浦方面：對於蘇寧取攻擊目標，其主力及區分如左：北洋第五師張勳所部――約步十九營。本隊北洋第四師預備隊對寧蘇進攻山東混成旅――欠其一部。山東混成旅之一部確實防守濟南徐寶山所部――約步一師。為擾亂寧蘇內部之牽制隊。　　三、拱衛軍有防守北京主要之任務，以第二師及調集奉天張作霖之大部分輔之，以防懾禁衛軍及宗社黨等。　　四、薑桂題軍任對於蒙防務，駐張家口一帶。　　五、現駐張家口預備征蒙之第一師――何宗蓮所部，候臨時調遣――若粵軍由海道進發，擔任防禦或由海道入粵。　　六、福建軍進駐上海，如不可恃，則以駐西陵、南苑、定州等處第三師之一部充之。　　七、第三師及一師之一部，由海道輸送南方，但上陸地點臨時指定。　　注意：一、北京編製概依前清新軍編定，但現數只七成，北洋第二師尚缺一團。二、自暗布動員后，直隸保定、河南磁州及潁、兗各處，皆新設徵兵、募兵機關，計添入新兵當在二萬上下。雷震春之禁衛軍備兵現正招兵，擬編成一師。”　　“你說得很是。”袁世凱長長透了一口氣，目視窗外款款又道，“不過都鄂軍作戰可以先緩緩一緩，我看他還沒有與我一戰的決心，還在和我敷衍。他不主動挑起戰爭，我們就不先惹他，等先把孫大炮收拾了再搞他。”　　段祺瑞和馮國璋二人也不禁同時舒了一口氣，這樣可以避免兩線作戰，而且避開的是戰力最強的鄂軍，專心對付孫大炮屬下柏文蔚和李烈鈞的兩個打手就簡單多了。　　袁世凱並沒有把全副精力用於調兵遣將，為使軍事行動迅速奏效，他還需要搞許多政治陰謀活動。　　“一定要注意爭取和利用同盟軍，孤立國民黨。我花了那麼多的錢，還從日本把梁啟超請回來，組建的進步黨，這時候他們就該發表了關於時局的聲明挺我！聲明：一、擁護我為正式大總統候補者；二、改組現內閣；三、可先選總統，后制憲法；四、大借款在今日之財政上不能反對，只可監督用途；五、宋教仁案以法律解決之……”　　袁世凱一頓，又道：“對國民黨內各派系，要區別對待、分化瓦解。在北京的國民黨議員大都主張‘法律解決’宋案。明天召開了國會開幕大會，士詒。”　　“在。”梁士詒上前一步應到。　　“你代表我去赴會，重申尊重國會和約法。”　　“是。”　　“對於國民黨的激進派，士詒你給我放出口風：我現在看透孫中山、黃興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國民黨誠非儘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嘗不能平之！”　　梁士詒低眉順目的答道：“士詒定以個人資格往告國民黨人。”　　袁世凱又強調說道：“我說是袁慰亭說的，我當負責任。”　　此時的袁世凱完全是一付凶神惡煞的面孔！　　……　　上海，黃興寓。　　一群長袍馬褂的遺老和黃興對座飲茶。　　袁世凱採取收買分裂革命黨的策略，革命黨人武力倒袁的主張一再受挫，法律解決的希望全屬幻想，袁世凱的態度又日趨強硬起來，一部分人主張調和，呼籲和平的聲浪又高起來。　　黃興聯絡在前清與袁世凱齊名的一些督撫和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人物：岑春煊、李經羲、伍廷芳、溫宗堯等人出來主持公道。　　岑春煊啜一口茶，彷彿驚然而悟卻又搖頭翹足，說道：“只怕袁世凱不會聽。”　　黃興加以激勵說道：“公等與袁資望平等，聽不聽由他，言與不言則視公等之愛國心如何也。若坐視南北決裂，不出贊一詞，人將不蔑公等乎？”　　岑春煊、李經羲等人怔着想了半日，才說道：“我們就試試，袁世凱聽不聽我可不管。”　　……

# 第五百三十章 和平煙幕

　　北京。大總統府。　　袁世凱正在和他大兒子袁克定咬耳朵。　　袁克定揚揚手裡的紙片，低聲說道：“這是岑領銜，伍廷芳、李經羲、譚人鳳、溫宗堯、王芝祥、高而謙、藍建樞、杜錫圭、張其�B等10人簽名電，這是通電，還在報紙上登載了……說：政府與人民未能相見以誠，一事發生，是非各走極端，相持益急，紛擾日甚。禍機既伏，大局垂危，國事如斯，安忍坐視。……他們提出引渡唯一沒死的一個宋案嫌犯洪述祖出庭對質，大借款交國會通過、政府不得干涉憲法的制定，作為南北妥協的條件，希望父親能夠採納。”　　袁世凱蹙着眉頭沉吟着，許久才下了決心，咬着牙道：“你給我回電：當宋君被刺之始，尚未獲凶，即有人預設成心，誣指政府。繼又憑影射之詞，牽混之據，斷章取義之電文，預侵法官獨立職權，實為文明國所未有。即就所呈證據而言，洪述祖尚無嫌疑可說。設將來法庭判決，應行備質，政府斷無袒護理由。但未經判決以前，無論何人不得妄下斷語，判決以後，當事亦何得抗不受理……反正，要斷然的拒絕他們所提出的調和條件，對岑等電文所提出的借款、政府干涉制定憲法問題，逐條強辯。”　　袁克定略一想，賠笑道：“兒子明白。父親，於右任、譚人鳳、章太炎作為南方三大勢力的代表，還有一個洋人也稱讚的小記者黃遠生，已經來了，都在大廳侯着，要求謁見父親。見還是不見？”　　“三方代表來了，我能不見？”　　袁世凱扭着大屁股去了會客廳。　　客廳氣氛詭異，大總統的下人也不把他們當客人招待。　　“都坐。伺候的人呢？怎麼不上茶？快，上好茶！”袁世凱一臉和氣。　　“大總統，南北之間，為何會出現如此緊張局勢？”於右任溫文的說道，開口竟直奔主題：“南北一旦開戰，乃是新生民國之不幸，我國民四萬萬同胞之不幸！辛亥年，南北之間尚能調和，今日之南北，難道不能調和？大總統是深明大義之人，辛亥年能做出正確選擇，我等想，大總統今日也必能再做出正確選擇！克強兄拖我北上，帶來調和條件：其一、宋案要求洪述祖到案；其二，要求撤回派往軍隊；其三，組織國民黨內閣。”　　“此算是為國民黨對我最後之忠告嗎？”袁世凱轉着眼珠兒沉吟許久，說道：“但是我要說的還是那句話回他：宋案尚未水落石出，究竟洪述祖有無關係，並不能確定，自當保全洪述祖之人格，無到案之理由。至於所派往軍隊，究何所指。如指張勳、倪嗣沖之兵，則張、倪兩軍本駐紮該處，並非派往。惟政黨內閣一層，毫無疑義，蓋議會中誰黨占多數，即以誰黨組織內閣，實屬當然之事。”　　顯然，戰爭已經準備就緒，袁世凱對孫中山一派人的態度已十分蠻橫。　　“大總統，家和才能萬事興，國和才能國運興！”譚人鳳苦口婆心的說道。“南北之間有意見，有意見咱們坐下來好好談，凡是就怕談，談了總會有個結果，一旦動了兵戈，就什麼都完了……”　　此時李想暗中備戰的時候也在大聲吶喊和平，並把反戰的譚人鳳派出鄂區去搞調停活動。譚人鳳也是真心地搞起調和。　　袁世凱態度極為強硬地說道：“並非南北有意見，乃地方不服從中央，中央當然懲治，無調停之可言。人謂我違法，我絲毫不違法。宋案候法庭裁決，借款聽國會解決。國會議決要如何便如何，我何違法之有？宋案證據有黃克強蓋印，黃克強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蓋印？即此已違法，尚責我乎？”　　袁世凱痛詆黃克強種種“違法”行為，切齒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　　譚人鳳見難再多說，只得閉嘴。　　袁世凱知道譚人鳳是代表武昌李想來的，轉臉又對他和顏悅色地說道：“先生此來，我心感甚好，民國瘡痍未起，誠不願再見動亂，兵隊可否撤退，還清與武昌黎副總統，李大帥相商。對國民黨，我亦尚無成見。但須勸彼等以國家為前提，勿蓄意謀亂方好。不然，我受國民付託，不得不以土匪目之矣。”　　“大總統耍這麼多手段，不會想帝制自為吧？”章太炎不愧有瘋子之名。　　袁世凱不禁變了臉色，旋又平和下來，一哂說道：“吾以清運既去，不得已處此坐，常懼不稱，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誣我，乃至於是。”　　章太炎點點頭。　　一直做着速記的黃遠生挑起頭問道：“那大總統主張何種政體？”　　袁世凱目光一閃，笑道：“自以共和政體為主張！蓋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適用他種政體，其愚孰甚！”　　黃遠生搔搔耳根說道：“近有人評論總統並不實心贊成共和，擬復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世凱思量着，心裏越發不自在，起身道：“予知此種謠傳自不能免；然既為公僕，豈能逃誹謗乎！此種問題當留之以待後人之解決。余既為民國辦事，必當盡余之能力，以求民國之成功！倘有破壞之危險，決非自余而生，必由於一般暴徒以破壞國家為主義者也。”　　黃遠生垂頭默思片刻，又問道：“有人說大總統欲仿效拿破侖，是不是？”　　袁世凱大笑道：“我欲為華盛頓，非拿破侖也。華盛頓為歷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國，余何故欲為拿破侖而不為華盛頓乎！”　　袁世凱說罷彷彿不勝感慨，起身踱了兩步。　　黃遠生問道：“現在中國最要之事為何？”　　袁世凱不假思索的說道：“對內對外均以和平，此為最要之事。”　　……　　不久，袁世凱發布裁兵節餉令，命參謀、陸軍兩部會商財政部，“妥籌限制兵額，分配軍區，核實簡練，以足維持地方治安為度。”並規定行政經費應由各部各省權衡緩急，大加裁減，制定預算，依法頒行，務使漏卮盡寒，絲毫無濫。　　袁世凱好像他從無發動戰爭的打算。　　為了消除國人對他“復生帝制”的疑慮，他還在不同場合，一再公開表示將信守諾言，效忠共和。　　袁世凱欺騙性的宣傳收到相當效果，不但全國商民大多信以為真，就連那博學的政活動家章太炎也確信袁世凱“帝王思想是其所無，終身總統之念是其所有”

# 第五百三十一章 糖衣炮彈

　　漢口。　　高爾夫球場。李純一桿揮出，球卻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了。　　李純把球杆丟給球童，笑笑說道：“這洋玩意我還真玩不轉。”　　李想笑道：“有空多來兄弟這裏玩玩，多玩幾次就玩溜啦。”　　“老弟這讓熱情，我一定要來。”李純也不禁大笑，心卻在想，“老子帶兵來！”，嘴上卻道：“自程德全發出通電公布宋案證據后，老弟當即致電大總統及各省，委婉地敬誡各省都督及民政長官，要其‘老成謀國’，勸其‘勿狃於成見，掉以輕心’，‘勿激意氣以相殘’；又意語雙關地勸慰大總統及各省都督：‘以鎮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強調‘承辦宋案尤應法庭詳求真狀’。大總統在接讀老弟此電，頗感欣慰，對身邊的人都說：‘以鎮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金玉之言，敬佩無擬’。”　　“大總統複電，我也收到。”李想挑着眉頭嘻笑道：“真是受寵若驚。”　　李想踩着如茵草皮，在球前比劃兩下，一桿推進洞。　　“好球！”李純立刻鼓掌：“程德全等所宣布的罪證，是公然歪曲宋案真相，老哥哥我也是深表表示懷疑，北洋上下也都是深表懷疑！但如今肯站出來說句實話，肯為大總統辯白，為政府辯護，確實屈指可數，一個個都是指責大總統，指責政府！”　　李想看着李純睜眼說瞎話，恨不得一球杆把他拍死，可是臉上卻堆滿笑容，說道：“程都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抑系應桂馨、洪述祖揣測邀功，招搖詐款？均不可知。那些揭露宋案真相的人們純屬顛倒黑白地。前者宣布證據，不出之於法庭，而出之於軍府，學律者猶竊律其非，乃各省團體當法庭未判以先，動輒任意通電，牽入政治，搖動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於違法之實。”　　“大總統也說，各階層人士對刺殺宋教仁的聲討是‘有意破壞大局’，造成如今‘人心搖動，謠琢逢起’的混亂政治局面的罪魁禍首。”李純說著，從球洞把球掏出，學着李想的樣子推桿一把，球地溜溜的滾過洞口。　　“我也是百般勸慰那些別有用心地各界人生不要抓住宋案不放，”李想順着他的口氣說道，他今天要把無恥進行到底：“鞏固共和，維持大局，寧可以宋君殉全國，不可以全國殉宋君。”　　也就是說寧令宋教仁冤死，亦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寧靜的大局。　　“老弟說好！”李純走到球前，再推一桿，終於落洞。“只是現在在全國人民全被孫、黃矇騙，憤怒聲討大總統‘罪行’之際，大總統恐武漢出現造反的活動。”　　“怎麼可能！”李想揮着球杆，打出一個“高射炮”，故做驚奇的說道：“我早已發出布告：謂宋案自有法庭主持，借款之宣否，須由國會解決，毋庸平民聚訟。”　　“匪寇猖獗，老弟也要小心應對呀。”李純語重心長的說道。　　李想所佔地盤，有舉足輕重，操縱南北之勢。湖北軍隊在辛亥時期號稱30萬，雖多次裁減，而且調駐西北廣大地區，但湖北仍有4個師，約6萬餘人，而且裝備精良，訓練有素。這6萬餘人的軍隊如果能同南方國民黨控制的幾省兵力聯合起來，對抗北洋軍，其結果便殊難逆料了。　　李純到武昌，名為查察要事，實為偵察江西、安徽2省舉動，監視李想行止。李想也是處處賠盡小心，一再表白心跡。　　李想為了演戲逼真，表示完全投向袁世凱，來個“披肝瀝血”，賭咒發願，向袁世凱表示忠誠。他對李純說道：“李想惟知服從中央。長江下游，誓死撐柱，決不瞻顧。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老弟的忠誠之心我會轉告大總統。”李純忽然沉了一下，又道：“近日上海各界成立公民大會，聲討大總統罪行。各省各縣紛紛成立分會或支會。我雖剛來武漢不久，卻也聽說武漢各界亦召開會議，擬成立公民大會支會！”　　李想其實早就知道，只是對這些給他添亂的傢伙還不知道怎麼解決，此時癢怒道：“靠！他們還敢在我眼皮底下搞事，找死！”　　“據我所知，他們廣泛招納退伍和失意的閑散軍人，同時聯絡會黨群眾。旬日間達數萬人。”　　“靠！”李想又罵一聲，裝作為難的說道：“這麼多人了？”　　“老弟又什麼困難只管說？”李純緊張的看着李想。　　李想有點不好意思的望着藍天白雲，搓搓手指。　　李純恍然大悟大悟道：“大炮一響，黃金萬兩！兄弟我懂。皇帝也不差餓兵，要對付這群‘匪徒’，大總統也為老弟準備了一筆軍費。”　　李純拿出一張早就準備好的滙豐銀行100萬的支票，李想毫不客氣的接過來。　　袁世凱是不怕你收他的錢，就怕你不收他的錢。不收錢的人要提防，收錢的人要提拔。　　……　　廣州。　　南園俱樂部，粵軍軍官雲集，每個軍官面前都是一張巨額支票。　　李兼善收起支票本，微微笑道：“這是大總統的一點小意思，諸位要是不手下，那就是看不起大總統。”　　李兼善是袁世凱“智囊”梁士詔的親信，而“南園俱樂部”就是他們在廣州設立的秘密機關，專事賄誘粵軍官，使擁陳叛胡。在李兼善的唆使下，《總商會報》、《七十二行商報》、《華國報》、《平城報》等，遇事攻訐胡漢民，使胡處於十分困難境地。　　這在陳炯明眼皮子底下行賄，自然也得到陳炯明的默許下。袁世凱在廣東的手段，就是極力抬高陳炯明，推倒胡漢民，造成胡、陳水火局面，以便坐收漁利。陳炯明亦有倚靠袁世凱來壓胡漢民的念頭。袁世凱政府的秘書梁士詒是廣東人，梁是袁的心腹，稱“智囊”。他秉承袁世凱意旨，挑撥胡陳交惡，多次派巨紳江孔殷當說客，竭力勸說陳炯明擁護袁世凱。陳炯明亦派心腹與梁交往。　　宋案發生后，梁士治以“親壽”為名，回到廣州，親自出馬部署倒胡。　　梁士飴看到諸將沒有無動於衷，幾乎都等着陳炯明的態度，便說道：“老陳，你是不是閑少？看不上眼？”　　“大總統這是什麼意思？”陳炯明平平淡淡的說道：“是不是要我們拿槍對付胡漢民？我雖和他政見不和，但也還沒有要拿槍對付他的地步，我也是很尊重中山先生的，沒有中山先生，我哪有今天啊。要是我拿槍對付他們，那廣東人還不都戳我的脊梁骨，這錢我可不敢收，你這是陷我與不仁不義。”　　“老陳，你多疑了。”梁士飴眼中波光一閃，說道：“大總統沒有這個這個意思，大總統只是不願見到南北再起兵戈，希望陳督不要跟着他們瞎起鬨，搞什麼獨立，搞什麼二次革命。這是為民國，給廣東，避免一場戰爭。你就安心的收下吧。”　　“大總統真是這麼說的？”陳炯明繃著的臉也緩和了一點，只是還有一點猶疑不決。　　諸將領也同時鬆了一口氣。　　梁士飴見陳炯明還有猶豫，又添了一把火：“老陳，你把人家當同志，人家未必把你當兄弟。孫大炮到北京時，大總統問他：‘以陳代胡如何？’孫大炮當即表示反對，並提議派你去庫倫處理外蒙獨立事件，好把你調離廣東，從而扶植胡漢民我廣東王。要不是大總統不肯答應，你早就被流放外蒙吃風沙去了！”　　陳炯明聽梁士飴這麼一挑撥，立刻火大：“他胡漢民憑什麼能力督廣東，他不習軍事，沒有能力掌握軍隊，性情狹隘，又是秀才造反、書生從政，缺乏足以應付時艱的實際鬥爭經驗，習於紙上談兵。他同省議會的關係緊張，省議會指控他‘厲行軍政，蹂躪法政’，商界、報界對胡漢民也是一片嘲諷和叱罵之聲。胡漢民原靠孫中山、孫中山已下野。他胡漢民還能應付？”　　陳炯明越說越氣，早就把支票塞進懷裡。一眾將領也都默契的收起支票。　　……　　陳炯明和胡漢民一起參加省議會召開的秘密會議。　　孫中山的代表寧調元呼籲說道：“總統厲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為賞罰，好惡即為賢不肖，致朱烈頭血未寒，而共和已歸破壞。我東南最初起義各省，亟宜聯為一氣，協籌對付。”　　胡漢民強硬表示，道：“粵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軍心固結，誰為禍首，破壞共和，當共棄之。”　　“好！”確實很有一下應和之聲。　　胡漢民慷慨激昂的說道：“……無論在多麼艱難的處境下，我們仍要緊跟中山先生，积極地籌劃廣東的反袁鬥爭！我們要通電全國，直斥袁世凱‘善後大借款’。我提議擴編廣東軍隊，以適應討袁需要。廣東製造局晝夜不停地趕造槍炮；購大批糧食進廣東，留充軍糧之用！”　　胡漢民慷慨陳詞，堅主討袁，而獨陳炯明一言不發。　　胡漢民禁不住問他：“老弟守口如瓶，外間必以老弟為否贊者，老弟寧忍坐視不相助為理？”　　陳炯明無以答。　　胡漢民也不管了，說道：“為了加強廣東軍事力量，以準備對付袁世凱的武力進攻，正式陸軍再擴編1個師，以林震為師長。”　　“不行！”　　動了陳炯明的權利，他卻不肯答應了。　　“為什麼？”　　陳炯明態度猶豫，他說道：“世凱雖懷不軌，但罪狀未顯，信用猶在，師出恐無名。”　　這實際上是放棄了武裝討袁的準備，粵軍將領給也多為袁世凱重金收買，陳炯明的態度也是粵軍的態度。

# 第五百三十二章 決裂

　　武昌。漢南旅館。　　蔡濟民從車上下來，就看見田桐站在門口等候多時了的樣子。　　田桐拉着蔡濟民就往裡面走，邊走邊說道：“總算把你盼來了�D�D西花廳設筵�D�D濟民請！”　　黃興早在3月下旬就派田桐拿着他給湖北革命黨人的信去武漢。田桐在武漢先與季雨霖晤面，又由季召集黃興信中所致諸人，在武昌曇華林舉行了秘密會議。經討論，議決先以宴會方式召集各方面，以言語暗中打動，聯絡有志於反袁的同志，當然，能聯絡李想是最好。　　蔡濟民也深知田桐筵無好筵，漢南旅館現在是是非之地，想起赴宴之前與李想的那席驚心動魄的談話，更不願在此久留，李想正在下一盤大棋，而現在的改良派卻在這裏給他添亂，李想雖然沒有大開殺戒的狠心，但是在袁世凱派來監督的李純面前，他也要做一些樣子出來，也是要借這個難得的機會把剛剛在鄂區凝聚一點實力的改良派鏟個乾乾凈凈！蔡濟民畢竟和他們同志一場，有些不忍心。　　蔡濟民忙辭道：“不了，不了。今天軍委有個會，我得列席。去遲了不好，我今天就是來說一聲，老哥哥的厚情改日再領不遲……”　　“得了吧！”季雨霖從飯店大堂的屏風后閃了出來，慢悠悠踱着，似笑非笑說道：“濟民，別躲躲閃閃的，今天宴請各部隊團以上、憲兵司令部營以上，以及政界人士，共約四五十人，他們怎麼不是你們那個‘軍委’有會？你躲我們干什麼？和你說幾句體己話打什麼關緊？你怎麼和我們越來越生份，和李瘋子卻越走越近？”　　田桐卻爽朗地一笑，說道：“濟民，雨霖那張嘴你還不曉得？刀子嘴，豆腐心！李瘋子這人，辛亥年是挺革命的，我們也都挺佩服他的，只是現在已經變了，我們的人被壓得多慘，知不知道？張振武之死，也和他脫不了干係！如今竟然和袁世凱穿一條褲子，收受袁世凱的賄賂，對中山先生的反袁倡議不予響應，他還有臉說自己是中山先生的學生？李瘋子已經完全變了。不過，濟民，我也知道你現在是面前的紅人，在鄂區這地方也是重要人物，我們並不敢一定攀你。一處談談，也為你好，若一定不肯，我們也是不敢勉強的。”　　田桐不緊不慢，從容不迫侃侃言來，句句溫馨可人，毫不劍拔弩張，但字字都帶着骨頭，綿里藏針。　　蔡濟民聽着，想着，笑道：“李帥是什麼人，你們總有一天會明白。你們在鄂區鬧出那麼多次風潮，李帥又真正殺過幾個人？而張振武死在北京，你們卻硬要把這個血債扣在他頭上，我也無話可說。我也沒有想和你們分生了的意思，你們真想和我談談，我就跟你們談談。”　　“走，走。這裏不是說話處，花廳里去！”　　蔡濟民隨着田桐和季雨霖步入飯店，飯店主樓後面是一個花園，從月洞門進去，穿過一帶月季花藤密密編起的花廊，裡邊豁然開朗一片綠茵茵的空場，碧波蕩漾的海子邊柳絲拂風，黃鸝鳴囀，一座歇山式壓水三楹小殿矗在岸邊，與湖光樹影相映生輝。　　果然，季雨霖和田桐在漢南旅館宴請各部隊團以上、憲兵司令部營以上，以及政界人士，共約四五十人。　　季雨霖在旁笑道：“我們坐下慢慢敘。來，來，也不用安席，隨意坐吧！”　　田桐代表的是黃興，坐了主席，親自執壺為各人斟了門杯，笑道：“如今在湖北，也就是濟民最風光。”　　蔡濟民忙端杯道：“說不上風光，還不都是做事？”　　季雨霖接過杯，盯着杯中琥珀汁一樣的酒，良久方嘆道：“既然是做事，跟着李瘋子能做什麼事？是禍國殃民的事？還是助紂為虐的事？”　　蔡濟民默思良久，始終都一語不發。李想現在謀划的事，都是絕密，他也不敢亂說出去。　　蔡濟民不說，有人卻要說。　　“我們已經作了秘密商談，決定組成改進團，以改進湖北軍政，繼續革命事業為宗旨；以推翻今政府為主義。推季雨霖為團長，設秘密機關於漢口碧秀里，武昌中瀛街、大朝街、撫院街、巡通嶺、鴻翔巷等處。改進團的主要成員採用喝酒、敘舊情等方式，聯絡軍隊中的黨人，以他們所掌握的部隊為基本力量，醞釀起事。由於湖北軍隊大量裁減，屬於革命黨人掌握的軍隊已經很少，改進團便廣泛招納退伍和失意的閑散軍人，同時聯絡會黨群眾。”　　接着，他們把制訂了幾套打倒李想的方案：其一是打算利用原季雨霖的1團和都督府的60名校尉隊，通過召開軍事會議，劫持傀儡都督黎元洪，剷除頑固派，並宣布彼等造反，破壞革命，這樣便從中取得實權，更利於以後行動。其二是先挑起李西屏所統之兵與曾高部下衝突，牽扯李部力量，並可乘混亂之機衝擊都督府，推倒李想。擬以蔡濟民為都督，詹大悲為民政長。　　“好計謀！”　　一個陌生的聲音忽然在他們中間響起，所有人尋着聲音來源看去，看到一個青年穿着鄂軍綠色的軍裝，大檐帽拉得很低，懶洋洋的靠在門框上。　　“李瘋子？”　　一陣大嘩，杯盤推倒不知多少。　　“是我。”李想翹起嘴角。　　一陣密集的腳步聲，忽然衝進一群如狼似虎的軍人，黑洞洞的槍口全部對準了他們。　　“蔡濟民！”季雨霖眼中閃着綠幽幽的光：“是你出賣我們！”　　蔡濟民一手緊攥着，另一手捏着椅柄，囁嚅了一下，卻什麼也沒有說。　　“靠，你們這麼高調，武漢有誰不知道你們來了？”李想做了個手勢：“全給我抓起來。”　　……　　北京。大總統府。　　“父親！父親！”袁克定瘸着一條腿，揚着手裡紙片一路飛奔，不停喊道：“李瘋子致電，報告破案情形。他動手了！”　　“動手了？”袁世凱欣喜的問道，拿着電報看了又看，不禁哈哈大笑。　　“廣東和江西的布置也都妥當了。”袁克定又道。　　袁世凱猛地抬起頭來，眼中滿是兇狠的光，咬着牙說道：“好戲開始了！”　　袁克定略一怔，也咬着牙說道：“開始了……”　　袁世凱以大總統名義，通令嚴捕圖謀內亂黨徒：　　“……近閱上海四月廿九日路透電，稱有人在滬運動第二次革命，諄勸商家助捐籌餉，反對中央。又英文 《大陸報》稱上海有人運動滬寧鐵路，預備運兵赴寧各等語。被閱之餘，殊堪駭怪，雖西報登載，風聞不必實有其事，而既有此等傳說，豈容坐視亂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國民，須知總統向稱公僕，與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勞逸迥殊，但使眾望久孚，即能被選，何用借端發難，苦我生靈。倘如西報所言，奸人乘此煽亂，釀成暴動，則是擾亂和平，破壞民國，甘冒天下之不韙。本大總統一日在任，即有捍衛疆土、保護人民之責，惟有除暴安良，執法不貸。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長，轉令各地方長官，遇有不逞之徒，潛謀內亂，斂財聚眾，確有實據，立予逮捕嚴究。其有無知愚民，或被人誘脅，或轉相驚擾者，一併婉為開導，毋得稍涉株連。特此通令知照。此令。”　　同日又通令各省維持治安：　　“……近日迭接各處電文，語極離奇，淆人耳目。一為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因洪述祖與應夔丞往來函件，影射國務總理趙秉鈞；一為五國借款告成，誤認議院未經通過，並疑及監督財政，市虎杯蛇，深堪駭異。宋教仁被刺一案，業經趙秉鈞通告說明，五國借款一案，亦由財政總長詳細宣布，閱者酌理准情，當能瞭然於兩事之真相。乃有不問是非，不顧虛實，竟將立法、行政、司法各機關一筆抹倒，憑個人之成見，強舉世以盲從，直欲釀成絕大風潮，以遂其傾覆政府，擾亂大局之計，豈共和國民當如是耶？……為此通令各省督、民政長，通行曉諭，須知刑事案件，應俟司法機關判決；外債事件確經前參議院贊同，豈容散布浮言，坐貽實禍。本大總統有維持治安之責，何敢坐視擾攘，致無以對我國民也。此令！”　　袁世凱既然撕破了臉，公然向國民黨尋釁，根據陸軍部的呈文，下令取消黃興上將名銜，免江西都督李烈鈞職，免廣東都督胡漢民職，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職。　　袁有個習慣，他每次要有行動時，總要把北洋軍搬出來炫耀一番，以達其先聲奪人的目的。這時他也故計重施，採取了同一手腕。袁世凱先嗾使已經叛變國民黨的晉督閻錫山，北洋系的直督馮國璋、奉督張錫鑾、魯督周自齊、豫督張鎮芳、護隴督張炳華及提督馬安良、護軍使張行志等，聯名通電，毀詆黃興和贛、粵兩督為：“不惜名譽，不愛國家，讒說橫行，甘為戎首。”張作霖則指責黃興“傾覆政府，損害國體”。雷震春和趙倜則誣黃興因爭總統不成而搗亂。　　袁世凱的這些行動，显示他已和國民黨正式破裂，大局至此，遂不可收拾。　　……

# 第五百三十三章 始戰

　　上海。黃興寓。　　孫中山在這裏緊急召開國民黨會議。　　“都到這個地步了，還不舉義，等死啊！”　　安徽革命黨人張子剛、管鵬、王孟啟、陳紫楓、孫師武、鄭贊丞等人叫囂的最凶，都主張即時起義。　　孫中山把目光移向柏文蔚。　　柏文蔚拉着眉頭，也不說話。他對革命黨人內部在舉兵討袁問題上始終舉棋不定不滿，認為大勢已去，意志非常消沉。　　孫中山轉而問李烈鈞道：“江西情況如何？”　　李烈鈞意氣自豪的說道：“各省如能響應，贛事尚可為。”　　“好！這才像個革命黨人！真豪傑！”孫中山一擊案站起身來，走近了李烈鈞，極力慫恿。　　江西第1旅旅長林虎派遣團長李思廣起立搶着表態，音如金石般擲地有聲：“倘同志各省有意討袁，我願以本部首先發難，以報諸公持本部之苦衷。無論若何，總可望支持兩星期，過此無援，亦可退湘邊或粵邊，再想辦法。”　　李烈鈞見江西部隊士氣旺盛，說道：“我願首先發難。”他當即下命道：“李思廣！你迅速回報林虎：皖、寧、湘、粵，均倚戈待命，若吾贛發難，一星期間，各省即可響應，並出援軍。”　　……　　李烈鈞乘小輪來到湖口，他一面籌組討袁軍司令部，一面電告歐陽武及江西各黨政機關說：“鄙人免官赴滬養痾，忽聞北軍入贛，憤不欲生，現已回贛效力。”　　歐陽武對李烈鈞的行動並不支持，他嚴詞答覆說：“此間皆不主戰，請君速速返滬。否則，武即會同北軍夾攻湖口。”歐陽派三人到湖口勸李烈鈞離境，表示願出3萬元作李出洋的旅遊費。　　李烈鈞以生死以赴的堅決態度示意歐陽武不得阻撓起義。他對歐陽武的代表說：“烈鈞亦知歐陽武素主和平，但烈鈞已到此，決無返滬之理。請為歐陽言，好則回頭見，否則來生見可也。”　　歐陽武企圖調動兩團兵力進攻湖口。他致電袁世凱說：“李烈鈞到湖口，確系實事。9、10兩團雖為所用，然此外非武之命不能調動者，似較該兩團更強，現武調集南昌附近軍隊，竭力維持省垣外，並開兩團往攻湖口。”　　但是，贛之軍隊畢竟是李烈鈞的舊部，支持革命，歐陽武已經指揮不動了。這時，南昌的局面已為江西革命黨人骨幹分子俞應麓所控制。俞曾在李烈鈞病假期間代理都督。江西議會更是李烈鈞的擁護者。歐陽武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召集各界領袖會議，宣布辭職。他聲稱：“護軍使本系軍官，今既無調遣軍隊之能力，武何顏任此重職。”　　李烈鈞在湖口檄告中外，宣布獨立。李部混成團團長林虎，自告奮勇，願任九江前敵軍總指揮。第一師師長歐陽武，第二師師長劉世均，贛南第四旅旅長蔡森，均電告整軍備戰。　　江西省議會公舉李烈鈞為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慷慨誓師，發布討袁檄文，略雲：　　“民國肇造以來，凡吾國民，莫不欲達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為。滅絕人道，而暗殺元勛；弁髦約法，而擅借巨款。金錢有靈，即輿論公道可收買！祿位無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腹盛暑興師，蹂躪贛省，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讎，實屬有負國民之委託。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　　李烈鈞通飭各屬與人民約法三章：其一、誓誅民賊袁世凱；其二、鞏固共和政體；其三、保障中外人民的生命財產。　　李烈鈞自兼任正面軍司令，命江西混成旅旅長方聲濤為右翼軍司令，第1師第1旅旅長林虎為左翼軍司令，並以江西講武堂堂長夏之麒為總司令參謀長。　　7月12日拂曉，林虎兵分兩路，一路向沙河鎮挺進，一路出右翼襲擊十里鋪的北軍。　　北洋前線指揮官第6師師長李純，一面命駐沙河鎮的吳鴻昌團阻擊，一面命駐十里鋪的肖安團向沙河迂迴前進，抄襲贛軍後路。肖團於途中同林虎派出的部隊發生遭遇戰。激戰竟日，討袁軍初戰獲勝，佔領沙河鎮，迫使敵人退守瓜子嶺。　　當林虎部隊在沙河一線投入戰鬥后，方聲濤所指揮的部隊從姑塘向九江城東側進攻，因水路木船運輸困難，行動阻滯，沒能同林虎部同時發動進攻，到13日夜才進入陣地，士氣激昂，一個個磨拳擦掌，打算入九江城吃早飯。但通訊聯絡不暢，方聲濤聽沙河方面槍炮聲已停止，誤以為是攻不上去，便下令部隊退回原地。部隊接到退回原位的命令，士氣沮喪，官兵都躺在路上睡覺了。嚴重影響戰局的發展。　　在九江城的贛軍團長伍毓瑞、李定魁協謀趁北洋軍增援部隊未到前線之前，迅速消滅北洋軍駐在城內的部隊，然後率部開赴德安，從翼側攻擊九江以南的北洋軍，配合林虎作戰。但是由於李定魁違約按兵不動，伍毓瑞見事態暴露，情況突變，獨自逃離九江前往湖口，所部2個營，1個營轉移湖口，1個營投附贛軍駐九江城內的第2師師長劉世鈞。　　李純在沙河戰役受挫后，急忙調整部署，集中大部分兵力向林虎部反撲，他集中3個團的兵力向沙河鎮一線猛烈進攻。林虎率部奮勇抵抗，激戰9個小時，不支，向藍橋方面撤退。李純因援軍未到，後路空虛，潯城贛軍時有襲擊十里鋪之警報，不得不令北洋軍保持現狀。這時駐德安的李定魁團1營營長郭懋修策動叛變，雖經林虎發覺，立予平定，但軍心動搖，從此無力出攻。　　……　　李烈鈞湖口倡義后，湖南都督譚延�]亦宣布獨立，福建方面師長許崇智亦宣布起義。福建都督孫道仁猶存觀望，許迫孫，孫不得已乃勉強加入討袁軍。安徽方面柏文蔚交卸都督后，本已至南京小住，當李烈鈞返江西后，柏文蔚亦返安徽宣布獨立，以響應江西。　　袁世凱大舉向南方用兵，併發出兩道通令，第一道是致各省宣布意旨電：　　“余以衰病餘生，伏處已久，稍有田園之樂，自問已無事可為。此次出山，實緣事機危迫，不忍見人民陷於牛馬奴隸之域，故冒萬險，膺茲艱巨。受事以來，始終以尊重人道主義，及適合世界大勢為主旨，苟可和平維持，決不輕事破裂，並非兵力有所不足，實緣民困已極，不堪再受戰禍，一年以來彌縫遷就之苦衷，當為國民所共諒。現在財政、外交觸處荊棘，國家運命旦夕可危，凡有血氣之倫，自應以同舟共濟之心，為披髮纓冠之計，決不肯再言破壞，自取覆亡，乃若有之，則亦二三不逞之徒，生性好亂，必不能得多數國民之同情，本大總統若再曲予優容，便與此輩同為亡國禍首，非惟辜負眾望，實亦矛盾初衷，惟有犧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棉力，殄此么魔。諸君各膺疆寄，必有同心，願共勉之。”　　第二道是為了“贛亂”的通令：　　“共和民國，以人民為主體，而人民代表，以國會為機關，政治不善，國會有監督之責，政府不良，國會有彈劾之例。大總統由國會選舉，與君主時代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迥不相同。今國會早開，人民代表，咸集都下，憲法未定，約法尚存，非經國會，無自發生監督之權，更無擅自立法之理，豈少數人所能自由起滅，又豈能以少數人權利之爭，掩盡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此次派兵赴潯，迭經本大總統及副總統一再宣布，本末瞭然，何得信口雌黃，借為煽亂營私之具。今閱歐陽武通電，竟指國軍為袁軍，全無國家觀念，純乎部落思想。又稱蹂躪淫戮，廬墓為墟等情，九江為中外雜居之地，萬目睽睽，視察之使，絡繹於途，何至無所聞見。陳廷訓之告急，黎兼督之派兵，各行其職，堂堂正正，何謂陰謀？孤軍救援，何謂三道進兵。即歐陽武蒸日通電，亦云‘李烈鈞到湖口，武開兩團往攻’等語，安有叛徒進踞要塞，而中央政府該管都督撤兵藉寇之理？豈陳廷訓、劉世均近在九江之電不足為憑，而獨以歐陽武遠在南昌之電為足信？豈贛省三千萬之生命財產，獨非中華民國之人民？李純所率之兩團，獨非江西兼督之防軍？歐陽武以護軍使不足，而自為都督，並稱經省會公舉。約法具在，無此明條，似此謬妄，欺三尺童子不足，而欺天下人民，誰其信之！且與本大總統除亂安民之宗旨，與迭次之命令，全不相符，捏詞誣衊，稱兵犯順，視政府如仇敵，視國會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壞民國，全國公敵，萬世罪人。獨我無辜之良民，則奔走流離，不知所屆。本大總統心實痛之。本大總統年逾五十，衰病侵尋。以四百兆人民之付託，茹苦年余，無非欲使黎民子孫免為牛馬奴隸。此種破壞舉動，本大總統在任一日，即當犧牲一切救國救民。現在正式選舉，瞬將舉行，雖甚不肖，斷不致以兵力爭擅權利，況艱辛困苦，尤無權利之可言。副總統兼圻重任，經本大總統委託討逆，責有攸歸，或乃視為鄂贛之爭，尤非事實，仍應責成該兼督速平內亂，拯民水火，各省都督等，同心匡助，毋視中華民國為一人一家之事，毋視人民代表為可有可無之人，我五大族之生靈，或不至斷送於亂徒之手。查歐陽武前日電文，詞意誠懇，與此電判若兩人，難保非金壬挾持，假借名義。俟派員查明再行核辦。此令”。　　又發布如下的命令：　　“湖口、徐州等處暴徒倡亂，政府為整肅紀綱，維持國本起見，不得不以兵力戡定，迭經先後布告。本大總統躬承國民付託之重，值此變出非常，蕩平內亂，責無旁貸，耿耿此心，當為我國民所共諒，各友邦所悉知。惟恐傳聞之異詞，或以方針之未定，國民以姑息養奸所責備，外商以身命財產為隱憂，若不明白宣告，使我全國人民咸知順逆從違之所在，各外商共悉鎮亂靖暴之有方，其何以靖人心而昭大信？為此通令，條舉三端：一、該暴徒勾煽叛兵，僭竊土地，擅行宣布獨立，破壞民國之統一，擾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為，實為亂黨，政府不得不依照國家法律以兵警戒。是用兵定亂，為行使約法上之統治權，民國政府當然有此責任。二、各國商民之通商傳教，載在條約。凡有亂警地方，該地司令官均應照約實力保護，務使各外國人之身命財產，不致因亂事稍受危險。嗣後各該地方之外國人所有身命財產，如因鎮壓變亂而直接受有損失者，民國政府必完全負其責任。三、亂黨到處勾結，如有本國人與之訂立一切契約，而影響可以及於國家或一地方者，無論用何種方法，及何種名義，民國政府絕不承認。以上三端，自本令發布以後，應由各該地司令官通行布告。仍着外交總長行文駐京各國公使查照，以副友邦熱誠贊助之雅懷，而示本大總統除暴安良之至意。此令。”　　與此同時，袁世凱任命段芝貴為江西宣撫使兼第一軍軍長，督率二、六兩師攻擊湖口和南昌。任命馮國璋為江淮宣撫使兼第二軍軍長，督率四、五兩師中楊善德、施從濱兩旅以及雷震春、倪嗣沖各部，沿津浦路南下，攻佔徐州、蚌埠后，分兵掠安慶、浦口。任命張勳為江北鎮撫使，率辮子兵由兗州沿運河南犯，經清江南逼揚州，而後會合馮國璋軍圍攻南京。又派海軍總長劉冠雄率領海軍艦隊南下，攻擊吳淞口，深入長江，攻擊湖口、九江等地。　　當袁大舉向南方用兵時，雖然已對國民黨撕破了臉，滿口亂黨叛徒，可是獨對孫中山先生還很客氣。

# 第五百三十四章 迷霧（一）

　　武漢。　　這是1913年的夏天，又是一個炎熱之夏日。　　在橢圓形辦公室，血色的五星紅旗之下已經掛上一副巨大的中國地圖，李想正指着地圖上的南北交戰的區域劃過，語氣嚴峻地對哼哈二將曾高和李西屏說道：“戰爭終於爆發――二次革命！如果我們在辛亥年足夠強硬，就不會有今天二次革命的事情發生了。”　　曾高和李西屏默默聽着。　　“我們暫時不宣布獨立――我不會在袁世凱面前像個精神病人那樣發抖，我也不會拱手放棄我們的權利和革命的果實！――繼續備戰！如果北洋軍惹上來，堅決予以反擊！”　　“不經鄂區議會批准就有權派軍隊去開戰嗎？”李西屏問道。　　鄂區搞的民主建設已經初具形勢，所以李西屏才有這麼一問。　　這位鐵腕李大帥回答說道：“如果強盜闖進了你的家中，你不必跑到警察局去獲得批准就可以開槍打死他。你可能會陷進國會冗長的辯論之中而束縛住你的雙手完全不能動彈。作為總司令並根據鄂州約法的章程，你可以有權這麼干。”　　李西屏微微一笑，曾高卻微微皺了一下眉頭。　　李想感慨道：“過去一年中，我已盡一切可能去防止這種危機。現在，他們不得不為這個國家去干一切我們能夠乾的事情。正在發生的二次革命在我看來，就像辛亥危機在更大規模上的重演。袁世凱北洋反動分子正在試探我們武力的薄弱環節。我們必須迎擊他們的威脅，又不捲入一場全國範圍的戰爭。”　　“這可能嗎？”曾高咧嘴苦笑道。　　“試試看。”李想誠摯地對他們說道：“我當了一年多點時間的鄂區元首，我還花了一年時間去準備，去避免，做出像我今晚不得不做出的那樣的決定。我想叫你們知道的是，這個決定並非只是為了鄂區。這個決定也是為了中國。”　　李想這個決定就是袖手旁觀李烈鈞等改良派掌握的武力被袁世凱消滅，孫中山在沒有武力依靠的時候就只能依靠他。他是借袁世凱之手消滅政敵。反正那些傢伙留着什麼事也做不了，反而處處礙事。　　李想與他的哼哈二將磋商后，就在正午前發表了他關於“二次革命”的第一個正式聲明：　　“蓄意無視維持國家和平的責任，是支持《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省份所不能容忍之事。”　　同時在鄂區議會正在上演一出鬧劇，國民黨改良派人正在攻擊國民黨修正派人的猶豫不決。　　詹大悲一廂情願的說道：“這是綏靖主義的道路。李帥應當誘逼袁世凱攤牌，我認為袁世凱太狡猾了，不會冒險與南方各省發生全面規模的武裝衝突。”　　蔣翊武從軍事方面出發：“時間具有重大意義，我們必須牢記不忘北洋軍在辛亥革命時五天之內就壓垮了孝感，两天中就席捲了陽夏。”　　……　　當袁大舉向南方用兵時，雖然已對國民黨撕破了臉，滿口亂黨叛徒，可是獨對孫中山先生還很客氣。　　不過孫中山卻不能不表示嚴正的態度，乃發電致袁，原電雲：“北京袁大總統鑒：文於去年北上，與公握手言歡，聞公諄諄以人民國家為念，以一日在職為苦。文謂國民屬望於公，不僅在臨時政府而已，十年以內，大總統非公莫屬。此言非僅對公言之，且對國民言之。自是以來，雖激昂之士，於公時有責言，文之初衷未嘗少易。何圖宋案發生以來，證據宣布，愕然出諸意外，不料公言與行違至於如此，既憤且懣；而公更違法借款，以作戰費，無故調兵，以速戰禍，異己既去，兵釁仍挑，以致東南民軍，荷戈而起，眾口一辭，集於公之一身。意公此時，必以平亂為言，故無論東南軍民，未叛國家，未擾秩序，不得雲亂；即使曰亂，而釀亂者誰？公於天下後世亦無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於不義，致有今日，此時必且勸公乘此一逞，樹威雪憤。此但自為計，固未為國民計，為公計也。清帝辭位，公舉其謀，清帝不忍人民塗炭，公寧忍之？公果欲一戰成事，宜用於效忠清帝之時，不宜用於此時也。說者謂公雖欲引退，而部下牽掣，終不能決，然人各有所難，文當日辭職，推薦公於國民，固有人責言，謂文知徇北軍之意，而不知顧十七省人民之付託，文於彼時，屹不為動。人之進退，綽有餘裕，若謂為人牽掣，不能自由，苟非託辭，即為自表無能，公必不爾也。為公僕者，受國民反對，猶當引退，況於國民以死相拼！殺一無辜以得天下，猶不可為，況流天下之血以從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辭職外，決無他策；昔日為任天下之重而來，今日為息天下之禍而去，出處光明，於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勸東南軍民，易惡感為善意，不使公懷騎虎之慮；若公必欲殘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東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對君主專制之決心，反對公之一人，義無反顧。謹為最後之忠告，惟裁鑒之！”　　孫中山同時發出通電一道，略雲：　　“北京參議院、眾議院、國務院、各省都督、民政長、各軍、師、旅長鑒：江西事起，南京各處以次響應，一致以討袁為標幟……大勢至此，全國流血之禍繫於袁氏之一身，聞袁氏決以兵力對待，是無論勝敗，而生民塗炭，必不可免。……使袁氏果而出此，非惟貽民國之禍，亦且騰各國之笑。……袁不宜借口部下之擁戴，而拒東南人民之要求，可斷言矣。諸公維持民國，為人民所攸賴，當此人民絕續之際，望以民命為重，以國危為急，同向袁氏勸以早日辭職，以息戰禍！倘袁氏執拗不聽，必欲犧牲國家人民，以成一己之業，想諸公亦必不容此禍魁！文於此時，亦惟有從國民之後，義不返顧。”　　……　　北京。　　中南海，海宴堂。袁世凱在這裏依常例召開軍事會議。　　袁世凱把孫大炮的兩封幾千字的長長的電報丟在廢紙簍，卻對李想短短三十五個字的電報反覆研讀。　　此時，北洋將領們侃侃而談，表現對南方戰爭前景的樂觀估計令袁世凱感到吃驚。　　陸軍總長段祺瑞得意的道：“目前發生在江西，安徽的戰爭，所剩下的僅僅是一些必須加以鉗制的游散目標而已，戰爭實際上已經獲勝。在整個南方的匪軍，大規模的抵抗都會在入冬以前內結束。”　　“關於李瘋子介入的可能性，有什麼看法嗎？”袁世凱放下李想的那封電報，若無其事的詢問道。　　之前已經有李純以及雷震春判斷介入可能性為零的報告。　　段祺瑞覺得他們的報告和自己意見一致，就說道：“可能性很小。如果李瘋子和李烈鈞聯合舉兵，或者他在南方舉辦之初就進行干涉的話，那將是決定性的。我們已不再擔心他們參戰。我們已不再卑躬屈膝。鄂軍號稱有三十萬部隊，其中部署在潼關和武勝關的大概不會超過四萬人。他們剛剛結束新疆和青藏的戰爭，更多部隊還留在荒漠邊關，最多只有兩至三萬人可以出關，這點人馬出關，還不是找死？現在我們的海軍在長江有基地，如果鄂軍南下到江西，那一定會遭受極為慘重的傷亡。”　　對於鄂軍軍隊戰鬥力的評價，段祺瑞慣用帶着一點血腥味兒的話說道：“面對北洋軍的強大攻勢，他們會血流成河，如果他們干涉的話。”　　“不要忘了，李瘋子也有海軍！”　　段祺瑞語氣中充滿了對鄂軍海軍力量的蔑視：“那些剛剛在什麼深藍海軍學校學習一年的雛鳥，他們之間的配合會十分差勁兒。我相信他們海軍轟炸他們陸軍的機會不會少於轟炸我們的機會。”　　袁世凱在將信將疑中臉上有了點笑容。　　段祺瑞接下來的發言就有些跑調了。　　段祺瑞對鄂區軍隊參戰的可能性的判斷，並不完全是憑空的傲慢，作為一個具有長期作戰經驗的高級指揮官，他的結論是建立在對大量情報分析的基礎上的。可惜的是，北洋情報機構，特別是鄂區情報幾個，在李想是否會參戰這件事上犯了歷史性的錯誤。　　李想或許太會演戲了，連孫中山和黃興都不認為他會參戰，他和改良派之間的矛盾很深，而且還有袁世凱作為幕後推手。　　而且雷震春情報部門主要分散在滬、寧，沒辦法，國民黨在長三角的活動太猖獗，太引人注意了。雖然他們做的是秘密的事情，但是這些從同盟會走過來的人做事一向高調。造反都造得唯恐天下不知。　　同時，隨着戰爭局勢的發展和李想在李純面前的“反動”表現，李想直接參戰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最近，李想在其鄂區北邊與北洋勢力接壤的地區大規模集結兵力令北洋軍緊張了起來，風聲鶴唳的“情報”對象轉移到了李想方面來了。“李想部隊的大規模的鐵路運輸開始”、“鄂區政府正在向外國大量購買麻醉品和藥品”、“鄂軍在黃河上修渡口”等等。但是，來自情報部門關於鄂軍動向的情報常常互相矛盾，很可能在一份聲稱“鄂軍的介入迫在眉睫”的情報之後，立即會有另一份“鄂軍介入的跡象不明顯”的情報送到段祺瑞的案頭。　　段祺瑞看到的是一份得到密探大老闆雷震春讚賞的結論性報告，報告說：雖然應該認為李想仍然有可能在南北戰爭中進行大規模干涉，但考慮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李想大概不可能在今年進行干預。在這一時期，干預行動大概會局限於繼續對叛軍進行秘密支援。　　雖然這份報告中使用了情報文件絕對應該禁止的例如“可能”。“大概”這類詞彙，但類似報告無疑會對段祺瑞產生嚴重的判斷誤導。　　而雷震春在為袁世凱準備的分析材料中的結論是：儘管李想講過那樣的話，鄂軍在向北前進，但沒有令人信服的跡象表明李想的確打算全面參加戰爭。　　李想毫無疑問地害怕與北洋軍交戰的後果。他們的鄂區計劃規模如此之大，以致該政權的整個計劃和經濟將由於戰爭的巨大消耗而受到危害。　　這支這寫滿“可能”。“大概”這類詞彙的情報最有力的證據是，李想到現在還沒有宣布“獨立”。這一點至關重要。　　當然，北洋情報機關京師軍政執法處內部並不是人人都這麼樂觀。他們確實收到過有相當可信程度的情報。比如，一個在陝西光復后潛伏下來的原清朝官員在向北洋提供的情報中，不但把鄂區軍隊在陝西潼關的詳盡部署在地圖上標出，還明確地指出，鄂區軍隊即將出關作戰。這個原清朝官員有不少同事在鄂軍的軍隊中服役，這使他得以知道哪支部隊現在哪裡。　　另外，北洋情報機關京師軍政執法處還收到過鄂區領導層在武昌的會議上關於參戰問題“激烈辯論”的情報。但這份情報卻被北洋情報機關京師軍政執法處京師軍政執法處判定為丁－3級。北洋情報部門根據情報的來源和可靠性將情報分為甲、乙、丙、丁不同的等級，每一個等級內又有四個級別，表示情報的準確程度。那麼，丁－3級別的情報基本上就等於是一張廢紙了。

# 第五百三十五章 迷霧（二）

　　火車晝夜不停地行駛在京漢線上，很有節奏地發出“哐當、哐當”的重複響聲。　　每駛進一個車站，其他的客車和貨車都給鄂軍乘坐的軍用列車讓路。這是有鄂區軍事委員會對鐵路系統做出的安排。　　連隊幹部戰士坐在悶罐車裡。從連長、指導員、排長到各班的正副班長，還有全連的黨員，都向戰士做政治思想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做好鞏固部隊的工作。西北戰士和南方戰士，相互之間提出了挑戰應戰，條件有好幾項內容，其中有一項就是：“不離開連隊，不離開車廂……”　　在一七師三四九團二營四連的悶罐車廂里，誰都知道連部特種偵查員劉震撼的家在大悟縣，有的戰士就對他半開玩笑地說：“老劉，車快過大悟了，你得自覺點。”　　“放心吧！車過大悟時，我趴在小窗戶上看一眼就滿足了。”劉震撼說完，又去找身邊一個胸前口袋插着一支鋼筆的精悍軍人說道：“指導員，我家就在大悟鐵路邊上。車過大悟我要是睡覺了，到時候你叫醒我，讓我看看家房頂上的煙筒吧……”　　……　　軍部乘坐的混合列車到達武勝關。　　各師部隊到達武勝關集結后，趙又誠把工作安排好了，便驅車前往武勝關大本營。　　趙又誠走進了張政的辦公室，一見面，他就來了這樣一番開場白：“小趙，辛亥革命的時候，這裡是你們打仗最多的老地方。你們過去在這裏打了不少漂亮仗，這裡有很多你們的老朋友喲……”　　“老張，有幾件事情向你請示，希望能夠儘快解決。”趙又誠毫無拘束開門見山地提出來。　　“不必客氣，你說吧！”　　於是，趙又誠一口氣把幾件事一古腦兒地全都端了出來：“1.我們在孝感休整時複員老、弱、病、殘3000多人。軍區答應撥給我們一個獨立師的兵員班以下人員編入我軍，排以下幹部留地方繼續擴軍。2.去年打完襄陽守衛戰時，一六師參謀長張仁留在襄陽軍區警衛師當師長。我們在孝感搞城市恢復建設時這個師的師長劉經又調到四川入藏征戰，現在在西藏當軍委主席。現在師長缺員，我們要求將張仁調回一六師任師長。3.請儘快解決我軍補充裝備、馬匹、大車、彈藥。”　　張政很注意聽了趙又誠的陳述，一邊聽一邊用筆記在本子上。等趙又誠講完，他說：“小趙，你提的這些問題都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不過，火炮、彈藥補充由軍區炮兵直接管。我給你寫一封信，你去找炮兵司令員何遜。”　　趙又誠吁了一口氣，問道：“各路部隊集結怎麼樣了？”　　“都來了。”　　“那就召集各部將領開會！”　　趙又誠說著，張政答應着。　　因見張政還不走，趙又誠又道：“你怎麼還不去？”　　“我說小趙，這麼晚了，會可以明天開。”張政說道：“李帥並沒有下達戰鬥號令，你就偷點懶，歇歇吧。累了一天，你不乏？”　　趙又誠淡淡一笑，說道：“不把事情做完，我睡不着。”　　張政苦笑着出去。　　已是深夜，暗黃的電燈下，在這個司令部小樓召開部隊到達武勝關集結的第一次軍黨委擴大會議。　　趙又誠目光掃視一眼在座正襟危座的將領們，略一沉吟，如實地把敵情告訴了大家：“袁世凱任命段芝貴為江西宣撫使兼第一軍軍長，督率二、六兩師攻擊湖口和南昌。任命馮國璋為江淮宣撫使兼第二軍軍長，督率四、五兩師中楊善德、施從濱兩旅以及雷震春、倪嗣沖各部，沿津浦路南下，攻佔徐州、蚌埠后，分兵掠安慶、浦口。任命張勳為江北鎮撫使，率辮子兵由兗州沿運河南犯，經清江南逼揚州，而後會合馮國璋軍圍攻南京。又派海軍總長劉冠雄率領海軍艦隊南下，攻擊吳淞口，北洋海軍在列強海軍幫助下已經進入長江，攻擊湖口、九江等地。　　南軍情況怎樣呢？起義一開始，李烈鈞便存在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問題。江西有陸軍兩個師和1個混成旅，共10個團的兵力。李烈鈞在軍隊中有較高的威信。但由於袁世凱收買分化，第1師師長歐陽武倒向袁世凱；第2師師長劉世鈞在九江與袁世凱、黎元洪暗中通氣，政治上已動搖不定。完全服從李烈鈞領導的只有林虎的第1師第1旅（兩個團），李明揚的第10團，周璧階的第9團，卓仁機的機關槍大隊，方聲濤的新編旅（只有兩個連兵力，營長陳銘樞、連長蔣光鼎）。　　再說，獨立各省的軍隊還沒來得及集中，六萬餘北洋軍所面對的僅是江西、江蘇、安徽三省境內的四萬餘討袁軍，而這三省的軍隊又是分散的，沒有統一的指揮。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袁世凱顯然佔了上風，而且他又有帝國主義的支持，以及滇、黔、桂各省都督的輸誠。如：雲南都督蔡鍔派遣軍隊入四川，壓迫熊克武。陸榮廷不僅鎮壓了廣西境內響應討袁的柳州起義，而且支援龍濟光攻擊廣東。　　根據現在和今後戰局的發展，對南軍極為不利。　　李烈鈞的贛軍雖與北洋軍在九江處於相持狀態，北洋軍繼續增兵，加上他們強大的海軍，贛軍難以擋住北洋軍的進攻。因此，在即將開始的決戰中，北洋軍會迅速擊敗對方，把局面扭轉過來的……”　　所有將領的心都沉沉的。　　趙又誠凝重的說道：“基於上述估計，軍委和李大帥決定：八師、九師、十一師、十二師計4個師和3個炮兵團，加上後勤支援部隊共計5萬兵力，集結在武勝關邊境進行備戰，隨時準備出關參戰，支援獨立各省革命軍抗擊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　　最後，我軍在集結中必須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做好準備打仗的思想動員工作。我們軍從武昌舉義開始，南征北戰，打仗就沒停過，每個指戰員都希望戰爭結束過和平生活。過去，我們對部隊說，推翻滿清，走向都共和，從此過好日子；後來，我們又說，保衛祖國邊疆，保衛國家，就是保衛我們的小家，保衛我們的親人。現在，和平生活不過半年，又要重新走上戰場去打北洋軍反動派。由戰爭轉入和平不需要做多少工作，由和平轉入戰爭，這是180度的大轉彎，難度相當大，非要把大道理和小道理都講得很明白不可。　　第二，加速組織準備。武勝關軍區撥一個獨立師兵員給我們軍，迅速編入部隊；加速維修補充裝備，尚缺的車輛、馬匹上報補充。全軍所缺幹部迅速提升補充；組建軍、師、團後勤民工擔架部隊，排以上幹部從部隊抽調解決。第三，加強臨戰訓練。團以上幹部由軍辦集訓班研究北洋軍作戰特點及我們的對策；大力加強部隊夜間師、團、營、連戰術訓練；重點是團以下的訓練，技術訓練着重射擊、投彈、刺殺、土工作業，特別注意防炮訓練；為適應外省作戰需要，增強部隊中的偵察訓練。　　第四，加強後勤保障準備工作。充實後勤部隊和幹部，軍司令部迅速制定部隊本身攜帶彈藥數量，師、團各級後勤攜帶基數、藥品、戰場搶救材料，軍、師、團應攜帶數量，糧油鹽除連隊帶足外，師、團後勤也應規定攜帶數量，由於處於國外作戰，交通運輸困難，難以及時得到補給，必須加強自身攜帶數量。與此相應增加師、團大車編製，將所需增加的車輛、馬匹數量報軍區，請從速解決。”　　趙又語說完看大家都在筆記本上記好了，準備散會，又想起一個事，因說道：“部隊剛到武勝關集結，出兵問題還沒有公開。但部隊中幹部戰士關於是否出兵的議論多起來了。因此，我們對保密的要求也更加嚴格。不管是誰，在給家人或好友寫信時，都不準談及出兵的問題，如有違犯就要受軍紀制裁。”　　……　　上海。黃興寓。　　夜已深，屋內依然燈火通明。　　孫中山坐在斜對面，深不見底的瞳仁里閃着陰鬱的光，盯視趙正平。（孫大炮是輸紅眼了嗎？）　　趙正平是黃興派去南京聯絡起義事宜的人。　　趙正平說道：“我到南京后，立刻致電在徐州的冷��到南京，同章梓、洪承點幾人密商。冷、章認為蘇軍的槍械彈藥全靠上海製造局供給，袁世凱已派兵1團駐紮製造局，如果上海不供給槍械彈藥，江蘇軍隊實在危險，若先將上海拿在手中，南京通電響應就有辦法。所以我回上海向先生報告。”　　孫中山像一隻突然發現老鼠的貓，看着陳其美、鈕永建、黃郛等人。　　黃興問道：“你們認為呢？”　　“上海方面沒有軍事力量起事，只得請南京方面先發動。”陳其美說道：“只要南京方面有動靜，我立刻發動上海青紅幫攻製造局。”　　陳其美說得是實話。　　趙正平低聲說道：“那第8師師長陳之驥和旅長王孝縝、黃愷元等，都認為第8師缺額尚多，不贊成馬上出兵討袁……”　　孫中山騰地起身，咬牙說道：“各方如此推拖，討袁大事何時才成！我要親自去南京，策動第8師士兵和下級軍官殺死師長陳之驥，主持討袁！”孫中山對第8師師長陳之驥和旅長王孝縝、黃愷元他們極為不滿，已經起了殺心，他繼續說道：“為了起兵討袁，我也只能下霹靂手段了！朱卓文！”　　“在！”　　非常書生氣的朱卓文站了起來，小白臉都漲紅了。　　“你從上海攜款2萬元，到南京運動8師幾個營、連長，叫他們殺了師長、旅長后宣布獨立！”　　“是！”　　“我隨後就到！”　　孫中山牙關咬得格格的，“唿”地起身便走。　　黃興卻道：“慢！”　　孫中山倏地轉身，說道：“克強是要阻我？”　　“先生，南京目前十分混亂，你不能去。”黃興語氣平靜得像剛剛睡醒的孩子。　　“時局危急啊！”孫中山望着面前的戰友，深知他是出自愛護之意，說道，“南京乃是袁賊必爭之地，如果不能拿下南京，‘二次革命’就等於失敗，我們的一切努力也將全部付諸東流。所以，南京的能否拿下，關係全局，我務必親自去。”　　“先生！”黃興被孫中山的一片赤誠之心所感動，他緊緊握往孫中山的手，說道，“你不能去！我去！我去！”

# 第五百三十六章 迷霧（三）

　　夜幕下的南京彷彿一隻卧眠的洪荒猛獸，龍盤虎據，漆黑的輪廓散發著一絲絲的威脅，不遠處，兩個迅速移動的身影此刻卻迅速的向這危險的野獸接近着，看起來象極了面對威脅仍然勇敢前沖的兵蟻。　　天空中，月亮再次將自己藏進烏雲里，將整個世界讓給了無窮無盡的黑暗。　　進入西城區，街道兩旁的民居里，沒有一絲絲光亮透出，南京在經歷了數天的動亂后，街道上已經積滿了垃圾，只有時不時走過的巡邏軍隊，才显示眼前的城市還有人的蹤跡。　　而此刻在這骯髒，死寂的街道上，兩個敏捷的身影正依託建築的掩護，迅速向不遠處的江蘇都督府前進着。　　再次確定一下方向，徐一凡一把將雨辰拽進附近的巷子。　　“還是不要從大道走了，從這裏翻過去，直接從房頂過去。”徐一凡壓抑的急喘了口氣，對身邊的雨辰說道。　　“老大怎麼了，你怕拉？別擔心，大老闆不是有那句話嗎，‘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大道上雖然時不時的人來人往，但是只要我們小心點，估計絕對沒事，可是小衚衕就不行了，說不定從哪……誒，老大，你咋走了？等等我。”　　正當雨辰準備用自己的理論說服徐一凡的時候，對方卻早已經翻身上了房頂。　　低矮的房子上，凌亂的電線和一些無用的廢品讓兩人的行動緩慢了一些，但徐一凡的雙眼卻絲毫沒有離開過不遠處的那棟閃着燈光的總督府大樓，此刻在黑暗籠罩的夜晚，這個如同燈塔一般的建築，異常的醒目。　　托剛才和雨辰鬥氣的福，兩人一改往日走小路的習慣，專門挑最寬的，路況最好的主要幹道前進，雖然一路上險象環生，但是卻沒有發生大的問題。但是當接近到總督府的時候，雨辰再也受不了這樣的刺激，終於主動示弱，一頭扎進了小巷子。　　輕鬆的越過幾棟簡陋的建築，總督府大樓的全貌漸漸的出現在兩人的面前，黑暗中，樓上幾個房間里柔和的燈光此刻是那麼的扎眼，而兩人的目標也正是這裏。　　正當準備跳下建築試圖接近的時候，忽然兩人的感官中，一個危險的信號如同溶斷的保險絲一般，立刻不停的閃爍起來。而與此同時，一個聲音也在不遠處響。　　“口令……”　　聲音響起的同時，一聲清脆的槍栓聲也一同傳了過來。　　“完了！……”　　徐一凡和雨辰心裏忽的一涼。　　“口令！……”　　聲音再次響起，不過口氣里卻充滿了不耐煩。　　“老大，你知道嗎？”雨辰立刻小聲的問道。　　“靠，我哪知道。”聽到雨辰的話，徐一凡小聲罵了一句，然後繼續囑咐道：“一會跟我學，記得，千萬別弄差了。”　　“口令！”　　身後的士兵顯然已經特別不耐煩了，在第三聲詢問的時候，他已經從暗哨里走了出來，抬起槍口瞄準了兩人的後背。　　“啊……”　　伴隨着一聲怪異的慘叫，徐一凡忽然撲通一聲倒在地上，造型奇怪的雙腳不住的痙攣着，樣子向足了抽羊角風。　　“老……？？？”　　看到如此反應的徐一凡，雨辰剛想詢問，不過很快又將到嘴邊的話硬聲聲的壓了回去，“我也……啊……”回想起剛才的交代，雨辰立刻也照貓畫虎的啊了一聲，然後一個鐵板橋倒了下去。　　“一會，一刀給我結果了他。”雨辰這小子太壞，摔倒都要找個軟和的地方摔，剛才那一下子差點沒把徐一凡砸出屁來，不過此時可不是和他計較的時候，雨辰剛倒在自己的身上，徐一凡立刻小聲囑咐道。　　“恩，我知道了，對了，老大，用不用我說幾話把他引過來？”小心的把頭湊上去，雨辰小聲的對徐一凡建議道。　　“操，不要給我畫蛇添足，露了馬腳？”一邊痛苦的繼續抽搐着自己的雙腿，徐一凡一邊小聲的罵道。　　對面，哨兵顯然沒弄明白怎麼回事，剛才那兩人到底怎麼了？自己僅僅問了幾聲，兩個人怎麼就忽然死掉了？阿三低頭奇怪的看了看自己的槍，發現並沒有走火的痕迹，可是眼前這一切顯然除了走火以外根本無法解釋……　　“喂？！”一邊小心的向兩人接近着，哨兵一邊仔細的左右看着，可是當他把頭再次轉回到兩人身上時，卻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地方，壓在第一具‘屍體’上面的那具‘屍體’不知道什麼時候睜開了眼睛，不但如此他竟然還神奇的對自己眨了眨。　　“你……啊……”還沒等他的話出口，一道寒光忽然如同天空中的閃電一般，瞬間向他襲了過來，在他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寒光已經深深刺入他的心臟。　　心臟劇烈的跳了幾下以後，忽然停了下來，全身上下一下子冒出了冷冷的汗水，身上的力氣瞬間消失的無影無蹤，本想扣動扳機，可是卻忽然發現連拿槍的力氣都沒有了，山寨79毛瑟步槍無力的劃過手指，掉在他的腳旁。　　一腳踢開對方的步槍，雨辰不放心的走過去看了一眼后，笑着回頭說道：“看看，還是人家叫的專業。”　　“少在那裡貧了。”揉了揉被砸的酸痛的腰骨，徐一凡坐起來問道。“好了，把這傢伙塞回去，我們倆也別老在房上轉悠了，記得見到哨兵的時候，就用剛才的話先問他，別弄的我們這麼被動。”　　徐一凡一邊向屍體走過去，一邊交代道。　　……　　“口令！”陰暗的小巷裡，兩個巡邏的士兵忽然被前面兩個黑影攔住。　　“雞肋！”領頭的軍官很奇怪到底是那個白痴在這裏設了路卡，正當他準備出言詢問的時候，對面兩個黑影忽然一甩手，閃過一道寒光，一瞬間，兩個士兵捂着脖子倒下去。　　“哪個笨蛋想的這個口令，多不吉利。”　　“這口令是三國里的一個典故。”　　當看到巡邏隊的人都倒下去后，徐一凡和雨辰兩人悠哉的從角落裡走了出來。　　“把他們衣服扒下來，記得，多抹點血在臉上。”徐一凡蹲在地上，仔細的檢查了一遍以後，立刻麻利的動起手來。　　……　　總督府大門口，哨兵正警惕的四下張望着，忽然，從街角出轉來兩個互相攙扶的士兵，迎着月亮柔和的光芒，哨兵發現兩人的身上全是鮮血。　　“口令！”　　哨兵的大喊同時引來了探照燈的照射。　　“雞……肋！”　　回答聲虛弱而不連貫，對方好象受了很重的傷一般。　　聽到口令，哨兵收起手中的武器，連忙跑了過去，可是剛到傷兵身邊，忽然一把不知道從哪裡刺出來的匕首一下子貫穿了他的肋側，冰冷的刀刃刺穿了他的腹隔膜，頓時讓哨兵喪失了說話的功能，正當哨兵委頓的向地上軟癱下去的時候，一隻強有力的大手卻忽然一把扶住了他。　　傷員仍然保持着虛弱的神態，但是強壯的大手卻显示對方非常健康，哨兵最後聽見的聲音是段對話：“別遲疑，一步步往前走，到陰影里再把這小子扔下。”　　探照燈的照射下，三個蹣跚的身影緩慢，但卻堅定的向市政大樓走去。　　剛剛轉到陰影處，雨辰立刻迫不及待的將手上的哨兵的屍體仍在了地上。　　總督府大樓的周圍，士兵們還算盡職的守衛這裏，院子里的黑暗處，時不時的閃過一個個陰影。　　兩人也不再廢話，潛行着向大樓第一層的窗戶處摸來。南京最近局勢緊張，程德全似乎早就防備到敵人的偷襲，洋氣水泥鋼鐵結構的總督府大樓第一，二層的窗戶已經被徹底封死，不過雨辰很快順着排水管爬到三樓發現了一扇未被封死的尚未被佔用的辦公室的窗戶。　　“剛才你看見那有老頭的窗戶是哪層哪間你還記得嗎？”徐一凡忽然想了什麼似的，轉頭向雨辰問道。　　“四樓左邊第三間，如果沒弄錯方向的話，我們頭上房間的上一間。”思索了一下，雨辰肯定的回答道。　　……　　尚在睡夢中的蘇督程德全驚駭異常。　　徐一凡拿起程德全卧室的電話喂喂的喊道：“報告黃先生，程德全已經被我們控制！……是！我們一定好好‘照顧’程督！”　　“程督，我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的！”雨辰聲勢洶洶，囂張的了不得：“立刻下令都督府警衛放下武器！”　　雨辰把電話丟給他。　　程德全未免心慌，但又無從趨避，只好按定心神，照着他的話打給警衛室，放下電話，又慢騰騰的問道：“你們挾持我又是為了何事？”　　徐一凡狠狠道：“袁違約法，跡同叛國，應請都督急速討袁，驅除叛逆……”　　程德全遲疑半晌，方道：“諸君意思，亦是可嘉，但也須計出萬全，方好起事，目下尚宜靜待哩。”　　程德全的話聲未落，黃興以溫藹大度的態度，踱進來了，背後跟着各高級將領。大家坐下，黃興說明討袁大義，請求協助。若干高級將領，自8師師長起，紛紛跪下，語極誠懇。　　程德全遂一變其驚駭顏色，暗想：我今日遇着難題了，不允不能，欲允又不可，看來不如暫時讓他，待我避至滬上，再作區處。　　程德全便對黃興道：“克強先生，有此大志，不愧英雄。但兄弟自慚老朽，眼前且有小恙，不能督師，這次起事，還是先生在此主持，我情願退位讓賢，赴滬養痾哩。”　　黃興聞了此言，恰也心喜，假意的謙遜一回，至程德全決意退讓，便直任不辭。　　雨辰卻咬牙切齒的桶了一下徐一凡，低聲道：“老闆有交代，利用完，最好把他咔嚓了？”　　徐一凡瞪了他一眼，走上前對黃興耳語道：“黃先生，我們老闆讓我給你帶句話――最好快刀斬亂麻，處程於死地，俾免後患。或為人道主義，即行拘禁，否則必壞大事。”　　程德全緊張的看着那兩個凶神惡煞和黃興低聲耳語，激烈爭辯，也似乎了解的命運正在他們激烈的交涉當中。　　黃興看了楚楚可憐的程德全一眼，還是搖頭道：“李帥多慮了。而且我們既然是舉義旗討袁，如像袁世凱那樣爛殺無辜，那和我們要討的袁世凱有什麼區別？……這次代我謝謝李帥，如李帥能早日舉旗討袁，壯大我討袁陣營，那才是天下人之幸！”　　徐一凡和雨辰失望的對望一眼，默默的離開了。心裏還在翻騰，幸好沒有跟上這樣的老闆。　　程德全看到兩個殺神走了，摸摸脖子，腦袋算是保住了。返入內室，略略摒擋行李，帶了衛隊數名，眷屬數名，竟與黃興作別，飄然而去。　　黃興便佔據督署，總攬大權，除宣布獨立外，凡都督應行事件，均由黃興一手辦理。

# 第五百三十七章 民怨（一）

　　一夜之間江蘇也宣布獨立，南京雄城易主。由江蘇都督程德全委任的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黃興宣布江蘇省獨立，其電文是：　　近日北軍無端入贛，進逼德安，橫排潯軍，迫之使戰。又復陳師滬瀆，威逼吾蘇。溯淚政府失政，狙害勛良，私借外款，暮夜籤押。南方各省，稍或抗之，意摯詞溫，有何不法。政府乃借辭譴責，罷斥隨之。各都督體恤時艱，不忍為抗，亦即相繼謝職，靜聽后命矣。政府乃復於各軍凝靜之時，浮者甫息之會，耀兵江上，鞠旅海隅，逼遷我居民，蹂躪我秩序，謠諑復興，軍紀大亂。政府倒行逆施至此，實遠出意料之外。吾蘇力護中央，夙顧大局，今政府自作昏憒，激怒軍心，致使吾蘇形勢，岌岌莫保。德全對於政府，實不能負保安地方之責，茲准各師之請，興本日宣布獨立，即由興受任江蘇討袁軍。　　看着黃興洋洋洒洒的一篇漂亮全國通電，李西屏和曾高面面相覷。黃興什麼時候有這樣的雷霆手段，他們也不知道是李想動用中統的人暗中幫黃興的忙。看看李想，一副莫測高深的模樣。　　李西屏忍不住，問道：“大帥，南京獨立，勢必震動天下，我們是不是趁此機會也宣布獨立？南京和武昌相繼獨立，袁世凱的天下就再也挽不回了。”　　聽這一問，曾高都抬起頭盯着李想。　　“不。”李想似乎有些感慨，“黃興沒有看誘程德全是黎元洪之類的人物，他本來完全可以自己打起討袁的旗幟，但是他卻要程德全做太上皇，由程德全任命他為江蘇討袁總司令。事後，我密告黃興說：‘最好快刀斬亂麻，處程於死地，俾免後患。或為人道主義，即行拘禁，否則必壞大事。’可黃興未採納我的意見，放程德全託病離寧赴滬。你們到上海之後干什麼了？”　　李想又拿出一份通電，他們一看通電聲明說：“駐寧第8師等各軍官，要求宣布獨立。德全苦支兩日，舊病劇發，刻難支持，本日來滬調治。”　　沉默了一陣，李西屏忍不住，躬身稟道：“大帥，可是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機會了，等袁世凱從容收拾南京之後，我們要舉事就更加苦難重重，豈不更糟了？”　　“再等等，北洋軍一定會給我們創造一個更加美妙的機會。”　　“是什麼？”曾高也忍不住疑惑的問道。　　“等北洋機器滔天民怨的時候才是我們出兵的最好時機！”李想冷笑道：“就像辛亥年，北洋軍在孝感，在漢口，在湖北干出的那些獸行，那時候，才是討袁最佳時機！”　　李西屏和曾高都吃驚的看着李想。　　如今是民心厭戰，就孫中山和黃興的那些討袁口號，根本沒有引起民眾的共鳴！可是要民眾對袁世凱產生仇恨，不是宣傳人員紅口白牙忽悠出來的。不過李想知道，很快，北洋軍就會幹出人神共憤的蠢事！　　……　　江西的天空，烏雲密布。　　湖口城裡，槍炮聲隆隆。　　本地最大的士紳楊凌受湖口要塞司令陳廷訓命令，向北洋軍打開所有大門。　　湖口的槍聲低落下去，半小時后，身穿北洋軍軍服的軍人們湧進來，楊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　　“為什麼？”楊凌哭着問道。“難道我們現在不是在袁大總統政府領導下嗎？”　　“你們信仰上帝，對嗎？”一位北洋軍人指着他們家掛着的聖母畫像問。　　“當然了。”　　“太好了。你們不久就會去那兒了。”　　“……”　　湖口城燃燒起了熊熊大火。　　……　　二次革命是由江西肇始，贛軍雖然在開始時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可是北洋軍增援后，大舉猛進，相持十餘日，湖口要塞司令陳廷訓被袁收買，暗與北軍相通，於7月24日晚令炮兵反擊贛軍。贛軍不及防備，前後受敵，不得已遂放棄湖口。　　“都督，湖口完了！”　　李烈鈞在吳城的司令部不斷接到報告宣布湖口已崩潰。　　“和我一起前線看看，在那兒我們才能得到更為準確的形勢估計。”李烈鈞鐵青着臉走出司令部。　　他們騎着馬在南逃難民人流中硬是擠出路來緩慢逆進。人群中混雜看成千精疲力竭的贛軍敗兵，當他們騎馬過去時，但許多人向他們的都督李烈鈞揮手歡呼，平民們也歡呼鼓掌。　　李烈鈞的臉色稍稍好看一點，他對身邊的人說道：“你們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扛着他們的武器，雖吃了敗仗但沒有一敗塗地！最後的勝利一定會屬於我們的！”　　……　　天剛麻亮，本應該在南通老家養病的狀元公張蹇精神斗數的出現在上海一處豪宅門前。　　這處豪宅，是程德全在上海養病的地方。　　“是狀元公。”　　程府門口的門政從門后擠出來，揉着滿是眼屎的金魚泡眼睛，驚呼出聲。　　“程公起來了沒有？”　　“老爺在花園子打太極呢。”門子畢恭畢敬答應一聲。“狀元公裏面請。老爺早有吩咐，狀元公隨到隨見。”　　張蹇便隨着進來，一路走問道：“程公精神還好？”　　“精神頭好着呢，每餐要吃兩碗大米飯，一套太極拳打起來虎虎生風。”　　張蹇看到程德全在綠樹紅花之間，一套太極拳耍的果然是有精氣神，一點也不像有病的樣子。　　“哦，是狀元公來了！”待張蹇過來，程德全收起把式，笑道：“你在南通養病好好的，來上海乾什麼？不知道現在上海的水混着呢。陳其美又在招兵買馬，準備攻打製造局呢！李瘋子在製造局旁邊的江南造船廠駐有一個團的警備隊，在黃浦江東的深藍海軍學校還有教導團和八千學兵，接近兩萬的兵力，李瘋子雖然沒有獨立，但這些人馬蠢蠢欲動，我現在躲在租界都覺得不安寧。”　　張蹇笑道：“李瘋子現在反，那他就是死路一條！”　　“怎麼說？”　　張蹇又笑道：“湖口已被北洋軍攻陷，李烈鈞率守軍從水路退守吳城。李烈鈞雖戮力抵抗，但要塞已失，江西門戶大開，已無險可守。”　　張蹇說完，泰然自若地吁了一口氣，一張冬瓜臉上毫無表情。　　震得程德全是目瞪口呆。　　“這麼快？”程德全簡直不敢相信。嘆道：“李烈鈞輸得也太快了吧？”　　張蹇這才轉臉笑道：“我會騙你？”　　程德全六神無主的說道：“我該怎麼辦？”　　張蹇斬釘截鐵的說道：“發出通電，向袁輸誠！”　　程德全低頭想了想，長嘆一聲道：“我可是在南京……”　　張蹇無所謂地一笑，說道：“你信不信我！”　　程德全一臉茫然，說道：“我不信你還能信誰？”　　……　　當血腥的殺氣漫長江兩岸時，袁世凱和妻妾乘畫船在總統府南海上逍遙取樂，飲酒賦詩。每日必至瀛台一帶漫步，凡點綴風景之處，均親自布置。故意示人以閑情逸致。　　“父親。”袁克定恃立一旁目不斜視，說道：“李烈鈞已入圍中，雖有歐陽武等遙應南昌，已被北軍遮斷，宣撫使段芝貴，及總司令李純，步步進逼，還有陸軍中將王占元，及北洋海軍，會同水陸各軍，同時進攻。旅長馬繼增、鮑貴卿等，奉段芝貴等派遣，分道攻擊。馬軍從新港一帶，率兵猛進，連奪要隘，佔領灰山。湖口西炮台，忙開炮轟擊馬軍，馬軍仗着銳氣，直薄炮台，前仆後繼，冒煙衝突，又有外面軍艦，連放巨炮，終將炮台轟破，守台各兵，除倒斃外，盡行逃去，馬軍遂佔住西炮台。鮑軍由海軍掩護，從官牌夾渡，至湖口東岸，與李烈鈞部眾激戰，大獲勝仗，乘勢進據鍾山，撲攻東炮台。可巧西炮台攻毀，東炮台知不可守，立即潰散。李烈鈞勢窮力蹙，遂棄了湖口，乘舟逸去。總計李烈鈞起事，偶得偶失，先後不過十多日，湖口一帶，已完全歸入北軍了。……”　　“恭喜老爺……”　　“賀喜老爺……”　　美艷姬妾們花枝招展的圍着袁世凱轉起來。　　袁總統聞捷大喜，哈哈大笑道：“即發犒賞銀十萬圓，賚交段芝貴量功頒賚！”袁世凱連喝三杯，又道：“天不佑逆，人皆用命，得此驟勝。恐是天奪之鑒，並非助彼除敵。並飭懸賞緝獲李烈鈞，所有商民，應責成段芝貴設法安撫，以副救民水火的本旨。滿口仁慈。又因陸軍少將余大鴻，參謀湯則賢，前時奉公至贛，道經湖口，為李烈鈞部將何子奇所拘，一併殺害，投屍江流，應特別撫恤，並在受害地方，建祠旌忠……”　　袁克定笑道：“程德全也來表忠心了。他在上海發出電雲：南京獨立，系黃興及第八師師長陳之驥所為，現已另刊關防，召集水陸軍警，亟圖恢復云云。”　　袁世凱在旁邊擰着眉毛思索，他壓根不信程德全“召集水陸軍警，亟圖恢復”這些鬼話，但此時又不能揭破，想着，說道：“既然程德全與革命黨人離心離德，那麼便下令恢復他和應德閎職務。”袁世凱彷彿不介意地一笑，倏又變得異常莊重，命令：“程德全、應德閎即在就近地方暫組軍政、民政各機關行署，要程德全選擇得力軍警嚴守要隘，迅圖恢復。”　　……

# 第五百三十八章 民怨（二）

　　上海。程德全的宅子里。　　張蹇如宣聖旨一樣念着袁總統發給程德全的指令道：　　“據國務院轉呈江蘇都督程德全十七日電稱：‘十五日駐寧第八師等各軍官，要求宣布獨立，德全舊病劇發，刻難�w拄，本日來滬調治。’又，應德閎電稱：‘率同各師長移交都督府’等語。該都督有治軍守土之責，似此稱病棄職，何以對江蘇人民？姑念該都督從前保全地方，輿情尚多感戴，此次雖未力拒逆匪，而事起倉猝，與甘心附逆者，迥不相侔。應德閎因事先期在滬，情亦可原。該逆匪等破壞性成，人民切齒，現在江西、山東兩路攻剿，擒斬叛徒甚多，湖口指日蕩平。張勳前隊已抵徐州，著程德全、應德閎，即在就近地方，暫組軍政民政各機關行署；並著程德全督飭師長章駕時等，選擇得力軍警，嚴守要隘，迅圖恢復。　　一面分飭各屬軍警，暨商團民團，防範土匪，保護良民。該都督民政長職守攸關，務當維繫人心，毋負本大總統除暴安良之本旨。一俟大兵雲集，即當救民水火，統一國家。該都督民政長，尚有天良，其各體念時艱，勉期晚蓋！此令。”　　程應兩人，接到此令，斬釘截鐵地說道：“謹尊大總統逾令！”　　張蹇盯着程德全和應德閎兩人良久，突然破顏一笑：“我說你們無需張惶，大總統定會給你們帶罪立功的機會！”　　程應兩人漸次舒展了眉頭，因笑道：“一定不會叫大總統失望！”　　張蹇目中波光流動，說道：“你們就在上海租界中，暫設一個臨時機關，辦理事件。”　　……　　南京。江蘇都督府。　　黃興他背着手，穿一雙軍靴滿是泥土，不停地踱着步子，說道：“委任章士釗為秘書長，黃愷元為參謀長，何成浚為副官長，趙正平為兵站總監。因第1師師長章 梓為文人，不會打仗，即調任都督參謀長，任命洪承點為第1師師長，任命馬錦春為要塞司令……堅請柏文蔚出任安徽討袁軍總司令，赴蚌埠部署軍事。同時，令冷�y率第3師向駐韓庄的北洋軍立刻發動進攻；令第8師騎兵團團長劉建藩率該師第29團附機關槍連及騎、炮、工兵各1營，組成混合支隊，開赴徐州前線支援第3師；第1師第1旅旅長戢翼翹率該旅隨後跟進；周應時率第1師第2旅開赴臨淮關，協助安徽討袁軍進攻北軍倪嗣沖部；派洪承點進駐蚌埠，節制第8師的混成支隊和開赴徐州、臨淮關一帶的第1師的部隊，並負責組織徐州以南沿鐵路線的防禦；第1、8師的其餘部隊，負責在南京四周的防禦。……”　　黃興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從都督府發出去……　　冷�y回到徐州，立即收攏部隊。未待全師集中，就率部向徐州以北30公里的利國驛方向運動，並拆毀韓庄以南的鐵路數處，佔領徐州電報局，斷絕南北交通和通訊。　　……　　張勳把皺巴巴的軍帽甩在一邊，舒服的靠在椅背上。　　一個親衛端着一盆熱水進來，放在張勳腳邊，抱着他的腳把軍靴脫下來，一股惡臭立刻沖得親衛腦袋一暈。　　又一個親兵跑進來：“大帥，徐州第三師冷�y，來接應叛軍了。方玉普求援急電！”　　張勳一腳不臉盆踢翻，惡狠狠說道：“正好，正好，我正要去殺他，他卻自來尋死了。”　　“大帥，不待袁世凱行令？”　　“老子就是軍令！”張勳獰笑道：“叫我那義子武衛前軍左路統領張文生，帶步炮3營赴韓庄助戰。”　　……　　張文生的3營辮子兵和從兗州開來的田中玉的巡防營，先後到達韓庄前線、加入戰鬥。冷�V部遭到北軍左右夾擊，殺得冷軍左支右絀，只好棄甲曳兵，敗陣下去。　　張田合兵追趕，正值徐州運到兵車，在利國驛車站下車，來援冷�y，冷�y回兵復戰，又酣斗多時，才將張、田兩軍擊退。張軍田軍，分營驛北，冷�y收駐驛南。次日張勳軍中，運到野炮四門，即由張勳下令，向冷軍注射，這炮力非常猛烈，撲通撲通的幾聲，已將冷營一方面，彈得七零八落，冷�y還想抵敵，偏值一彈飛來，不偏不倚，正中脅前，那時閃避不及，彈已穿入脅內，不由的大叫一聲，暈倒地上；經冷軍舁了就逃，立即四散。張勳見冷營已破，方令停炮，所有驛南一帶，已經成為焦土，連車站都被毀去。　　當由張軍乘勝直進，竟達徐州，徐城內外，已無敵蹤，一任老張佔住。辮帥大出風頭。　　……　　黃興不知是不是輸昏頭了，幻想利用張勳忠於清室、不滿袁世凱愚弄舊朝的情緒，動員張勳倒戈。　　張勳接到信函，展開一閱，內雲：　　張軍統鑒：江蘇、江西，相率獨立，皆由袁世凱自開釁端，過為已甚。三都督既已去職，南方又無事變，調兵南來，是何用意？俄助蒙古，南逼張家口，外患方亟，彼不加防，乃割讓土地與俄，而以重兵蹂躪腹地，喪亂國民，破壞共和，至於此極，誰復能堪？九江首抗袁軍，義憤可敬，一隅發難，全國同聲。公外察大勢，內顧宗邦，必將深寄同情，剋期起義。嗚呼！　　世凱本清室權奸，異常險詐，每得權勢，即作好慝。戊戌之變，尤為寒心。前歲光復之役，復愚弄舊朝，盜竊權位，繼以寡婦可欺，孤兒可侮，既假其名義以御民軍，終乃取而代之。自入民國，世凱更無忌憚，陰謀滿腹，賊及太后之身；賄賂塞途，轉吝皇室之費。世凱不僅民國之大憝，且為清室之賊臣，無論何人，皆得申討。公久綰軍符，威重宇內，現冷軍已在徐州方面，堵住袁軍，公苟率一旅之眾，直搗濟南，則袁軍喪膽，大局隨定，國家再造，即由我公矣。更有陳者：　　興此次興師，惟以倒袁為目的，民賊既去，即便歸田。　　凡附袁者，悉不究問。軍國大事，均讓賢能。興為此語，天日鑒之，臨穎神馳，佇望明教。江蘇討袁總司令黃興叩。　　張勳閱畢，把來書扯得粉碎，勃然道：“我前只知有清朝，今只知有袁總統，什麼黃興，敢來進言？混帳忘八！我老張豈為你誘惑么？”　　……　　黃興還異想天開的給江南製造局督理陳�n，與海軍總司令李鼎新發去勸降電報。　　製造局督理陳�n，與海軍總司令李鼎新，接到黃興急電，碰頭在一起秘密商議。　　陳�n坐在沙發如坐針毯上，斟酌着說道，“江寧獨立，黃興傳檄各屬，陳其美同時響應，自任滬軍總司令，已連攻製造局，雖然三戰三北，紛紛退至吳淞口，但是上海局勢不容樂觀啊。黃興到是說得客氣，也說得輕鬆，‘請調北軍離局，免致開釁’，北軍是這麼好調開的？”　　“黃興那點本事，連程德全都不敢殺，成不了大事。”李鼎新剃得光禿禿的腦袋在燈光下微微一晃，侃侃而言：“南京是守不住的。李烈鈞在江西，我看也挺不了多久了。陳其美想拿下上海，就青紅幫那些地痞流氓？不行！如果是李瘋子布置在上海的警衛團和教導團，我看跟北洋軍還有一爭雄長的可能。可是李瘋子到現在還沒有宣布獨立，態度已經不言而喻。”　　“我也這麼想的。”陳�n陰鬱地說道：“黃興的這封電報，我們就據實電達北京，請示辦理？”　　兩人正商量着。　　一個製造局辦差的委員跑進來：“不好了，龍華藥廠，又被松軍佔領，所有全局辦事員，及工匠役夫等，走避一空。”　　李鼎新急急問道：“到底怎麼回事？”　　“松江軍隊，蠢然思逞，即推鈕永建為總司令，招添新軍，挑選精壯，派統領沈葆義、田嘉祿等為師團各長，先行開往滬南，與北軍決戰。一到龍華，即在製造分廠門外，開了一陣排槍，先聲示威，嗣即整齊軍隊，陸續進廠，廠中沒人抗拒，當由松軍檢點火藥子彈等箱，貼上封條，並在廠前高懸白旗，囑令廠長等嚴加防守，即刻拔隊赴滬。大概是要來攻打製造局……兩位大人，趕緊逃命去吧！”　　這個委員說完就跑了。　　陳督理與李總司令籌商，急切不得良法。　　李鼎新正要說話，卻聽外頭警衛道：“鄭汝成將軍拜見！”　　李鼎新轉臉對陳�n道：“有救了――快，請他進來！”　　鄭汝成到來，見這情形，遂向李鼎新道：“此處警衛全軍，大總統本責成海軍總司令，完全節制，現在槍械均足，又有兵艦駐泊，足資防守，應該如何對付，當由總司令發布命令，未便一味游移。”　　李鼎新遲疑半晌，方道：“如此大事，必須電達政府，請示辦理了。”　　鄭汝成忙道：“依愚見想來，政府命公留此，當然要公防護，就是汝成奉命前來，也應助公一臂，何必待着覆電，再行籌備。明日有了複音，當不出我所料。”　　李鼎新恢復了常態，口氣柔和地說道：“兵不敷用，奈何？”　　鄭汝成粗聲道：“不瞞公說，我已有電到京，請速派兵到此，盡可無慮。”　　陳�n尚是愁容滿面，不知所措，說道：“只恐緩不濟急。”　　鄭汝成起身度了兩步，陰沉的目光又灰又暗，良久又道：“昨日滬上領事團，已有正式通告，無論兩方面如何決裂，不能先行動手，否則外人生命財產，應歸先行開戰一方面，擔任保險。我處有此咨照，那邊應亦照行，想一時不致打仗，不過有備無患，免得臨時為難。”　　李鼎新尚是躊躇，鄭汝成不覺急躁道：“汝成今日與公定約，公守軍艦，我守這局，若亂黨來攻，我處對敵，公須開炮相助。成敗得失，雖難逆料，但能水陸同心，未必不操勝着呢。”

# 第五百三十九章 民怨（三）

　　上海南市。　　一棟很新的小樓掛出一塊牌子：滬軍總司令部。　　陳其美樹幟討袁，就在這裏設一總司令部辦事機關，所有舊部人員，次第到來，分任職務。　　上海大街小巷，四處發出通告，遍貼街衢，大旨以起兵討袁，義不得已，在滬商民，一應保護，並飭各營約束軍隊，嚴查匪類，另頒六言告誡，申定斬首等律，揭示軍民人等，一體知悉。華界人民，多數搬入外國租界，期避兵鋒。　　吳淞炮台官姜文舟，也受陳慫恿，宣布獨立，劃定戰線，照會外國領事，一切軍艦商舶，不得在戰線內下碇，無論何人，亦不得入戰線以內。　　戰禍將開，風聲日緊。至松軍一到，自龍華藥廠起，至日暉橋止，悉數布置，遍地皆兵。　　陳其美復商同商會董事李平書，令為保安團長，以王一亭為副，管理民政，保衛自安。　　上海城內各公署，無兵無餉，怎敢反抗陳其美，只好隨聲附和，獨有鄭汝成駐守製造局，及海軍各艦，不受陳其美運動。　　“製造局還在挺？”此刻的陳其美一反平日散漫不羈的神氣。　　“是，”李平書喘了一口粗氣，“北洋軍逐日南來，統在江南製造局內屯駐，聽鄭汝成節制，製造局中原有的巡警衛隊，俱被汝成遣出，免得生變。”　　陳其美聞這消息，料他是個好手，不便輕敵，說道：“你們看這樣行不行，出三萬金贐送北軍，教他讓給製造局。”　　“也只能這樣了。”李平書嘆息一聲苦笑道：“我和鄭汝成相識，這個任務就交給我去。”　　王一亭說道：“製造局現在就是龍潭虎穴，我陪你去！”　　李平書同王一亭往製造局，入見鄭汝成，略寒暄兩句，就說道：“北軍兵單孤立，南軍四路合圍，眼見這製造局，要被南軍奪去。平書為息戰安民起見，已與陳其美商洽，願饋北軍三萬金，統為贐儀，勸他北返……”　　說至此，猛聽得一聲呵叱，鄭汝成道：“我鄭汝成奉大總統命令，來守此局，你奉何人命令，敢來逐我出境？我若不念舊交，先將你的頭顱，梟示局門，為叛黨鑒。混帳糊塗，快與我滾出去罷！”　　李、王兩人，碰了這個大釘子，不禁面目發赤，倉皇退出，返報陳其美。　　“什麼？！”陳其美暴跳如雷：“娘西皮，我要殺人了！”　　“英士？”　　“他是逼我開戰！調集南軍，專攻製造局！”　　駐寧福字營司令劉福彪，剛剛將部眾編作敢死隊，帶領至滬，正想建功的他聽到陳其美這樣一說，立刻拍着胸脯道：“屬下願為攻擊製造局的先鋒。”　　陳其美大喜：“你部即為衝鋒隊。還有鎮江軍、上海軍，及駐防楓涇的浙江軍！娘西皮的，全給我上！堆死他製造局！”　　這一古腦兒湊將攏來，約有三四千人。鎮、滬兩軍，本無叛志，因黃興藉著程督名義，調撥該軍，不得不奉命來前。浙江本未獨立，所派楓涇防兵，實是防禦滬黨，不意為陳其美買通，也撥遣一隊，助攻製造局。再加松江鈕永建軍；福字營的敢死隊，共計得七千五百人。　　入夜。信號如煙花在夜上海的天空綻放。　　槍炮聲忽然在上海炸響，路上很暗，市民們都躲在屋內，這夜能入睡的人肯定不多。路上，難民的腳步聲，車輛的行駛聲不絕於耳，這些聲音在黑暗中帶來了陣陣的緊迫感，不斷動搖着市民的心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收拾行李，準備天亮後向租界避難。　　由總司令陳其美髮號令下，一律會齊，三路進攻，一攻東局門，一攻后局門，一攻西柵門。東局門最關緊要，即用敢死隊猛撲過去。　　先放步槍一排，繼即拋擲炸彈，蜂擁前進。局中早已預備，即開機關槍對敵，敢死隊也用機關槍擊射，相持不退。局內復續發步槍，繼以巨炮，響震全滬，會西柵門外，又復起火，后局門外，亦起槍聲，鄭汝成分軍堵御，連擊不懈。　　正在兩軍開戰的時候，海籌軍艦的李司令，遵約開炮，向東西兩面轟擊，東轟鎮軍，西轟浙軍，大半命中，鎮、浙兩軍，本無鬥志，立即潰散。　　只有松軍滬軍，及敢死隊數百名，尚是死抗，未肯退回。轉瞬間天已黎明，北軍運機關炮過山炮等，一齊開放，松、滬軍始不能支，逐漸退去。北軍出局追擊，因敢死隊亂擲炸彈，異常猛烈，才停住不追。敢死隊卻自死了多人，總計敢死隊六百五十名，戰了一夜，傷亡了一大半。劉福彪大呼晦氣，悶悶不已。　　到了晚間，由吳淞炮台官姜文舟，撥調協守炮台的鎮江軍一營，到了上海，又由陳其美下令，再攻製造局，各軍仍然會集，依了老法兒，三路並進，連放排槍，北軍並不還擊，直待敵軍逼近，方將槍炮盡行發出，打得南軍落花流水，大敗而逃。　　劉福彪氣憤填胸，當下收集潰兵，休息數小時，至二十四日午後，運到槍關大炮，猛攻製造局。　　北軍亦開炮還擊，福彪冒險直進，不防空中落下一彈，穿入左臂，自覺忍痛不住，只好逃往醫院，向醫求治去了。部下的敢死隊，只剩了一二百人，無人統轄，統竄至北門外。　　北門地近法界，安南巡捕，奉法總巡命令，嚴行防守，偶見敗軍竄入，即猛放排槍一陣，把他擊回，轉入城內，搶劫估衣等店數家，由南碼頭鳧水逃生，慌忙逸去。敢死隊變作敢生隊。　　……　　一日，有海艦一艘入口，滿載華人，彷彿似鐵路工匠模樣，及抵滬登岸，統入製造局，外人才知是北軍假扮，混過吳淞。　　局中得此生力軍，氣勢愈盛。惟松軍司令鈕永建，迭接敗報，即親率部眾二千名，直至滬南。　　鄭汝成聞有松軍續到，索性先發制人，立派精銳五百名，出堵松軍。兩下相見，無非是槍炮相遺。奮鬥多時，互有傷亡，惟北軍系久練勁旅，槍無虛發，松軍漸覺不支，向西退去。北軍方擬追襲，忽由偵卒走報，後面又有叛黨來攻，乃急急回軍，退入西柵。　　松軍返身轉來，復向西柵攻擊，北軍嚴行拒守。既而後面又迭起炮聲，有一千餘人新到，夾攻製造局。　　是討袁總司令陳其美，由蘇調來的第三師步兵，他由閘北河道，坐駁船到滬，隨帶機關槍炮，卻也不少，所以一到戰地，即槍炮迭施，隆隆不絕。　　北軍並不與敵，只有海軍艦上，開炮相擊，亦沒有甚麼猛烈。蘇軍大膽前進，甫逼局門，不料背後猝聞巨響，回頭一望，彈來如雨，不是擊着面部，就是擊着身上，接連有好幾十人，中傷仆地。　　蘇軍料知中計，急忙退避。　　時已昏暮，月色無光，不覺倉皇失措，那局內又迭發巨炮，前後夾攻。大眾逃命要緊，頓致自相踐踏，紛紛亂竄。　　原來鄭汝成聞蘇軍到來，即遣精兵百人，帶着機關炮，埋伏局后，俟蘇軍逼近局門，伏兵即在蘇軍背後，開起炮來，局中亦應聲出擊，遂嚇退蘇軍，狂跑而去。　　西柵門外的松江軍，尚在猛撲，更有學生軍六十名，力斗不疲，幾把西柵攻入，湊巧軍艦上開一大炮，正射着學生軍，轟斃學生三四十人，餘二十人不寒而栗。沒奈何攜槍敗走，松軍為之奪氣。　　北軍正擊退蘇軍，并力與松軍激戰，松軍死亡甚眾，他只好覓路逃走；途次又被法兵攔住，令繳軍械，始准放行。該軍無法，乃將槍桿軍裝，一齊拋棄，才得走脫二十名。　　學生軍逃至徐家匯土山灣，睏乏不堪，為慈母院長顧某所見，心懷矜惻，各給洋五圓，飭令速返故里。惟所攜槍械，當令交下。學生稱謝去訖。　　自二十二日晚間開戰，至二十五日，南軍進攻製造局，已經三戰三北，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不復成軍。　　虧得紅十字會，慈善為懷，除逃兵外，所有屍骸，代為收殮，所有傷兵，代為收治，總算死生得所，稍免殘慘。　　但商民經此劇戰，已是流離顛沛，魂上九霄了。　　陳其美迭接敗報，不得已招集散兵，令赴吳淞效力。　　……　　程德全的宅子里，上海士紳巨商匯聚一堂。　　是時程都督德全，及民政長應德閎，駐滬已一星期。　　程德全拿着狀元公撰寫的漂亮文章搖頭晃腦的念道：　　“德全德薄能鮮，奉職無狀，光復以來，惟以地方秩序為主，以人民生命財產為重，保衛安寧，別無宗旨。不圖誠信未孚，突有本月十五日寧軍之變，維時事起倉猝，誠慮省城頃刻糜爛，不得不忍一時之苦痛，別作後圖。苦支兩日，冒死離寧。十七日抵滬后，即密招蘇屬舊部水陸軍警，籌商恢復。眾情憤激，詢謀僉同，連日規畫進行，布置均已就緒，茲於本月二十五日，即在蘇州行署辦事。近日滬上戰事方劇，居民震駭，流亡在道，急宜首先安撫，次第善後，並在上海設立辦事處，酌派人員就近辦理。德閎遵奉中央命令，亦即在滬暫行組織行署，以便指揮各屬，籌保衛而策進行。竊念統一政府，自成立以來，政治不良，固無可諱。惟監督之權，自有法定機關，詎容以少數之人，據一隅之地，訴諸武力，破壞治安？看他語意，全是首鼠兩端。德全與黃興諸人，雖非夙契，亦托知交，每見輒諄諄以國家大局為忠告。我未之聞。即黨見之異同，個人之利害，亦皆苦口危言，無微不至。乃自贛軍肇釁，金陵響應，致令德全兩年辛苦艱難，經營積累，所得尺寸之數，隳於一旦。哀我父老，嗟我子弟，奔走呼號，流離瑣尾，泣血椎心，無以自贖。德全等不知黨派，不知南北，但有蹂躪我江蘇尺土，擾亂我江蘇一人，皆我江蘇之同仇，即德全之公敵。區區之心，唯以地方秩序為主，以人民生命財產為重，始終不渝，天人共鑒。一俟亂事敉平，省治規復，即當解職待罪，以謝吾蘇。敬掬愚誠，惟祈公鑒！程德全、應德閎叩。”　　程德全把這篇文章遞給大家，笑道：“諸位，簽字吧。黨人多已失敗，咱們聯名發這個電，作為通告，對大家都有好處。”　　自陳其美三次折戟製造局后，滬上紳商，已知陳其美不能成事。　　“我等自願就南北兩方面，竭力調停，要求罷戰。這個字，我簽。”　　說著，就有人上去拿起毛筆寫下一個名字，又伸出拇指在印泥上沾一下，再摁上一個鮮紅如血的指印。　　有人開了頭，後面自然紛紛有人上去簽字拓手印。　　“好！”程德全郎聲道：“不知道那位願意去請陳其美將司令部遷開南市，移至閘北？”　　“我去！”　　說話的人是紅十字會長沈敦和，前清時為山西道員，曾婉卻八國聯軍，壹意保護商民，晉人稱他為朔方生佛。

# 第五百四十章 民淚（一）

　　夜深人靜。軍委小樓的燈光還亮着。　　李想關注着地圖，飛快的計算着利害得失，在他看來南京讓黃興他們佔著，簡直就浪費了這塊風水寶地，如果這塊地皮的主人換成他，那麼第二個朱元璋就要問世了。　　在上海，這个中國的錢袋子，陳其美糾集全城的青紅幫地痞流氓也沒有拿下，竟然在江南製造局三戰三北！最後又被黃興傻傻的放了的程德全糾集一幫紳商，強行“勸”退到吳淞口。到手的錢袋子又丟了。　　沒有了錢袋子，黃興更加不要想守住南京這塊龍盤虎據的風水寶地了！　　李想搖搖頭：“真是可惜了？”　　……　　拂曉。　　南京市民聽見了炮聲，看見了從北邊京浦鐵路線方向逃來的大批難民。　　在江蘇都督府，章士釗秘書長，黃愷元參謀長，何成浚副官長，趙正平兵站總監等江蘇討袁軍黃興的心腹大將們全在。　　趙正平熬得臉上有些浮腫，向黃興說道：“程德全這個反覆無常的小人，他通電聲明說，南京獨立的一切電文，都是先生你假借他的名義搞的，並說先生跪泣哀求他宣布獨立，他始終不允。如今，程德全、應德閎密召蘇屬舊部水陸軍警，策劃配合袁世凱的活動！”　　何成浚副官長說道：“你們看看程德全的通電！要求先生‘取消討袁名義，投戈釋甲，痛自引咎，以謝天下。如尚堅持成見，必以江蘇之生命財產，為孤注一擲，即違全國公意，即系江蘇公敵’。該死！”　　章士釗秘書長說道：“當初真該一刀殺了他！不是他在上海蠱惑人心，英士早就那些製造局了！我們有了製造局的支援，也不會這麼狼狽了！”　　黃愷元參謀長說道：“悔不當初，沒有李帥的忠告。”　　這正是藏在黃興心裏最深處的話，卻不能如此明白無誤地表達出來。黃興不禁打了個頓，怔怔地看着外頭已經快大亮的天色，良久，點頭嘆道：“事已至此，我還能怎麼辦？”　　徐州前線的失利和程德全從政治上的打擊，使坐鎮南京的黃興，面臨着嚴重惡化的軍事、政治形勢，一籌莫展。　　“南京軍界不但接到了程德全取消獨立的密電，南京衛隊營營長張鵬翥還接到了程德全捉拿先生的電令！”趙正平冷冷說道。　　章梓立刻勸說道：“事不可為矣，兵心悉變，衛隊且將不利於先生之安全，先生曷不速去，為明哲保身之計。”　　洪承點也勸說道：“如果先生落入北洋軍之手，對於革命事業將是一場災難。還是撤離南京的好。”　　有人開始勸黃興走，也有人勸他留下。　　何海鳴為了讓這個總司令留下來，明知道討袁軍隊現在正在逃命的路上，有的甚至已經全軍覆滅，還是信口開河地說道：“討袁部隊打得很好，沒有哪支部隊已經潰敗。總司令要是留在南京，能夠激勵部隊的鬥志。如果總司令逃跑，消息傳開，就不會有一個討袁軍的士兵會抵抗北洋軍的進攻，整個江蘇的討袁軍，甚至整個南方的討袁軍都會不戰而垮。”　　黃興悲憤萬分，企圖自殺。　　何海鳴厭惡到了極點：“好吧，先生，要走你就走，你自己拿主意，反正我不走！”　　經部下一再規勸，黃興遂放棄自殺的念頭，決定離開南京，一走了之。　　此時，李承晚離開了都督府。黃興的撤離時保密的，都督府和討袁軍的首腦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但是不知道撤離的目的地，隨行人員除了夫人徐宗漢之外，一堆秘書只帶了章梓。　　黃興在撤離前打電話告駐南京的鄂區政府辦事處龍鷹，要他向李想傳達南京已接近完全毀滅請求他支持的話。　　一行人乘兩輛馬車於太陽出來的時候開出都督府邸大門，日本火輪靜岡丸在下關碼頭待命中，看到馬車過來，大家都很安靜。　　晨風夾帶着隱隱的炮聲不時吹拂過來，黃興面無表情，徐宗漢女士卻不時向四周張望。　　站台上風一陣陣吹來。　　徐宗漢問：“是不是去日本？”　　黃興沒有回答。　　隨員們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秘書章梓也不知道。　　望着污損的火輪，站在無人的站台上，黃興感到頭腦一片空白樣的落寞：“這就要開始逃亡了，真像亡國的樣子。”　　火輪起錨，黃興向秘書簡單交代了兩句就上船了。　　雖然七月的下旬，風帶着些許暖意，但黃興卻感到從河面吹來的風是那麼的冷。　　上了船的黃興橫躺在座位上，頭枕着扶手，夫人為他披上外套，因為車上沒有準備毯子。　　送行的隨員們下船后火輪就起動了，沒有鳴汽笛。黃興離開南京后，章梓、洪承點、冷�y亦當即出走。　　代理民政長蔡寅，亟請第八師長陳之驥，第一師長周應時，要塞司令馬錦春，憲兵司令茅乃葑，警察廳長吳忠信及寧紳仇繼恆等，召開“非常會議”！　　蔡寅發言，基於軍事首腦們的結論及黃總司令撤離的事實，向大家傳達了戰況惡化的消息。　　木然的聽着蔡寅的發言，列席會議的第八師長陳之驥憤然發言道：“蔡長官的報告像是一個小隊長的報告，並沒有把握全線的戰況。到底戰爭是什麼？南京到底怎麼應對呢？必須表明是戰是降。如戰，在那裡戰？南京？還是南京以外的什麼地方？如果放棄南京，南京百姓的撤離怎麼安排……”　　陳之驥強調南京現在的最重要課題是如何處置百姓們，如不儘快妥善安排，後果不堪設想，政治影響很嚴重。　　何海鳴則主張死守漢城：“放棄南京雖然並不代表討袁就失敗了，但是民眾將失去對二次革命的信賴，民主主義政治就等於滅亡了。我提議我們要死守南京，一顆麥子掉在地里就會發芽，只要我們死守南京，民主主義的芽就能生長起來！”　　但是，何海鳴的鼓吹都沒有引起與會者的共鳴，議席上一片沉默，都呆坐在那裡，何海鳴向大家徵詢意見時仍無人應答。　　最後，會議沒有採納死守南京的意見。　　議決通過陳之驥提出的七事：（一）取消獨立字樣；（二）通告安民；（三）電請程都督回寧；（四）電請程都督電達中央各省，轉飭各戰地一律停戰；（五）電請由滬籌措軍餉來寧；（六）軍馬暫不準移動，城內不準移出城外，城外不準移入城內；（七）軍警民團責成分巡保衛城廂內外。　　七事一律宣布，人心稍定。當派參謀盛南苕，軍務課長王楚二人，往迎程督。地方團體，亦舉仇繼恆代表迎程。　　那知程督不肯回寧，且因第一師長洪承點，已經出走，特派杜淮川繼任。　　其時寧人已公舉旅長周應時，接統第一師，當有電知照程督。程不但不肯下委，反將周應時的旅長，亦一併取消。於是軍民不服，復懷變志。　　及杜淮川到任，正值張勳、馮國璋二軍，由徐州而來，杜即往固鎮歡迎。　　代理江蘇民政長蔡寅、8師師長陳之驥、代理1師師長周應時等當即宣布取消獨立，連發兩電與袁世凱聯繫，並派人到上海要求程德全迅速返回南京處理善後事宜。程德全急派杜淮川前往南京接任1師師長職務。撤退到鳳陽的3師也宣布取消獨立。　　不甘心失敗的何海鳴在秦淮河的一艘畫舫又召集了非常議會。　　因為何海鳴等到一個關鍵認為的到來：韓恢。　　韓恢等赴江北發動起義，道經鎮江時得知黃興已離南京，就星夜入寧，謀補救。　　韓恢與1師士兵有廣泛聯繫，所有1師及憲兵、巡警等非其同鄉，即與同事，韓恢之名無人不識。　　是時8師已全部由陣地開回，1師悉數在城，即吳浩之衛戌團亦分紮下關各處。兵士對無端停戰、克強等無端出走，南京取消獨立，懷強烈不滿。　　於是，何海鳴、韓恢就從運動1師着手。　　出席會議的人都很亢奮，大家都知道戰局不利，但誰也沒有勇氣說泄氣的話，等待開會的時候，相互之間盡說些“好消息”，聊以自慰罷了。　　黃海鳴和韓恢沒有向大家通報戰況，只是要求大家團結。　　黃海鳴說道：“戰線局部有不利，但很快可以扭轉！”　　韓恢也闡述了樂觀的論調，其間，輕描淡寫的帶了一句“南京有陷落的可能”的話。　　有人提出“死守南京”的建議，大家都跟着高聲附和。　　有人認為黃興總司令都走了，說死守南京已經毫無意義；也有人說死守會只是憑空增加傷亡，不可能戰勝北洋軍。這些反對意見一下子就被“膽小鬼”“懦夫快滾”之類的罵聲淹沒。　　“革命黨人與百萬愛國市民死守南京！”　　決議就這樣出爐了。　　何海鳴、韓恢同1師的代表經過緊急會議，決定在是夜發難，並規定以富貴山信炮為號。　　但是，由於所放之炮系40磅之空炮，聲響不巨，何、韓所在的指揮所大觀樓在門帘橋，耳不能聞，都督府附近則聞之，以致未能按時發動，但這聲空炮卻嚇倒了程德全派任的1師師長杜淮川，使他倉皇出走，告急於浦口馮國璋軍。 8師兵士聞空炮聲，均躍躍欲試，何海鳴率100餘人佔領都督府，貼出布告，宣布獨立。 1師士兵全部擁護宣布獨立，8師騎、炮隊，29團已疏通意見，決不反對。　　反對者惟8師之陳之驥與1師中上級軍官耳。　　何海鳴為了爭取陳之驥，自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推舉陳之驥為江蘇都督。　　何派代表迎陳就職，陳開始不答應，后表示接受，並通知何海鳴來都督府辦事。　　何海鳴方才到署，陳之驥降階迎接。　　陳之驥笑語道：“何先生！有幾多餉銀帶來？”　　何海鳴答道：“造幣廠中，取用不盡。”　　陳之驥又道：“有兵若干？”　　何海鳴復道：“都督的兵，就是我的兵。”　　陳之驥便回顧左右道：“這廝亂黨，真是膽大妄為，快與我捆起來。”　　左右聞命，立將何海鳴拿下，又將何黨數十人，亦一併拘住。　　之驥復指何海鳴道：“此時暫不殺你，候程都督示諭，再行定奪。”　　於是將何海鳴等，羈禁獄中，再出示取消獨立。

# 第五百四十一章 民淚（二）

　　天開始放亮了，南京街頭出現了提着行李、推着車、頭頂包袱的男女老少，這並不是從北邊湧來的難民，而是準備逃難的南京市民。商店、銀庄、當鋪的門前也早早的排起了長隊。　　這两天，南京獨立，取消了，又獨立……每到晚上槍聲不斷，這個城市的秩序全亂了，民心慌慌不安。　　何海鳴被囚禁，南京更亂了。　　陳之驥是馮國璋的女婿，他雖然囚禁了何海鳴，但由於何得到8師29團的支持，卻不敢加害於何海鳴，只是在1師的司令部急得團團轉。　　“大人！趕緊與馮軍統聯繫，請北洋快快入城！”有人慌亂建議。　　“出不去！南京城門全閉，8師那些黃興提拔的湖南佬已經是輸紅眼，現在是橫了心要與南京共存亡！”陳之驥急得直跺腳。　　陳之驥已經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部隊了。他以前覺得那些湖南人能打仗很好，現在覺得很頭疼。　　“大人，可以通過英國駐南京領事館聯繫……”　　“對呀！”陳之驥一拍腦門，“真是昏頭了！着憲兵司令茅乃封的陪同，我於夜間渡江到我岳父馮國璋軍營，商談和平解決方法。”　　……　　陳、茅出城后，8師29團下級軍官和士兵舉行起義，擊斃企圖阻止起義的代理團長李浚，又與1師聯合起來，擁入8師司令部，斷絕陳之驥的歸路。 8師司令部士官紛紛卷行李而逸，軍需外之款為此輩拐去不少。　　旅長王孝縝躲到船上電告陳之驥部隊嘩變。陳見大勢已去，在日本領事館參贊護送下，乘日本艦經上海流亡日本。　　何海鳴再次宣布獨立，其布告說：　　江蘇討袁軍臨時總司令何為布告事。袁逆世凱，黃總司令興宣布獨立於前，為程賊德全破壞，本司令重行宣佈於后，又為陳賊之驥推翻。人天共憤，萬眾不容。幸各軍深明大義，於昨夜又行建樹義旗。本司令承各軍士推戴，仍任臨時總司令。凡地方之安全、軍隊之接濟，本司令當竭辦維持，毋敢稍懈。仰商民人等，勿得自相驚惶，紛紛遷徙。以免匪徒乘間騷擾，自貽伊戚。至於各軍士，幸敵愾同仇，志節高尚，深保秩序，遵從命令，為國家盡天職。本司令誓與各軍士共患難生死，決不敢忽。　　戴天仇在何海鳴被囚禁后，本想返回上海。但他在下關遇到8師參謀長袁華選，得知何海鳴再次宣布獨立，就折回城內。 29團營長王兆鸞將戴接到團部后，一般同志聞天仇來，亦莫不欣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先生代表也，天仇來，經濟問題有着矣。”　　何海鳴懇求戴天仇留南京相助，並希望得至上海方面的支持。　　戴天仇則說：“予須回滬一次力籌之，此間事項，以知兵之人為司令，鈕永建可承其乏，爾可退賢讓路也。”　　何海鳴表示同意，希望戴返滬儘快派人來支援。但事實上，戴返滬后，他和鈕永建並未來南京，上海來的經濟支援也十分有限。　　由於師長及上級軍官多逃去，軍隊漫無統率。　　何海鳴召集1、8師軍官開軍事會議。　　對於何海鳴這次會議可以說是準備與南京共存亡的誓師大會。　　何海鳴坐在桌首主持會議。“我們必須戰鬥到底！”　　韓恢懇求說道：“讓我們宣誓！”29團營長王兆鸞說：“等一等，”他讓他的衛兵去旁邊他的房子，“在我卧室壁櫃的上層有一瓶威士忌，把它拿來。”　　幾分鐘后……　　“充滿愛國熱情的革命志士們！”何海鳴端起酒杯含着眼淚說道，“現在，國家的命運已經落到討袁軍從士兵到將軍的每一個人頭上，光靠三民主義的指導者和討袁軍的指揮者來支撐這個危局也是不可能，沒有奇迹出現，我們將無力守衛南京。”　　何海鳴一邊說著一切都失去了，一邊端着酒杯流眼淚。　　這時，徐濤根拍着桌子怒喝道：“等一下！長官！請你坐下！”　　“戰場上情況本來就是瞬息萬變的。現在好了，連你沒有了戰鬥的勇氣了嗎？就把南京讓給敵人了？怎麼對得起在前線倒下的將士呢？……丟棄了南京，只會讓大家失去對我們國民黨的信賴，破壞國軍的信譽。……我們可以動員百萬學生，必須死守南京，不能丟棄部隊和市民！”　　徐濤的演說很長，其中有些言辭直接批判了同僚，然後又眼淚一把鼻涕一把地向何海鳴哭訴：“長官，您不能聽那些人的話，請您快下決定吧！”　　何海鳴盯着徐濤，手撐着桌子說道：“好！即使所有人都逃走了，我也會死守南京的。”說的兩人淚流滿面。　　然後，激動流淚的只有何海鳴和徐濤兩人，雖然其他人也有不少流淚的，但那是因為悲痛討袁部隊的慘況，而不是喚起他們的死守南京的決心。　　會議最後，舉出徐濤為1師師長，王兆鸞為8師師長。但舉徐為1師師長，只不過二三個軍官的意思。　　天蒙蒙亮時，雖然有人開始南逃，可終究是一小部分，大多數人雖然聽見了炮聲，看見了難民和傷兵，也感覺出局勢不妙，可沒感到要必須現在就逃離南京，只是一味的儲備些糧食和去錢莊和銀行取點錢罷了，危機影響的是生活而不是生命。但是黃興跑路后，又接連發生討袁軍大批高級將領跑路的消息，猝然激發了市民們的生存危機感。　　南京南下上海的首趟火輪是早上七點發船，街上到處了手提頭頂行李的市民，夾雜着叫罵聲、哭喊聲，湧向下關碼頭。七點，火輪擠滿、扒滿了人準時出發了。　　碼頭上沒有擠上火輪的加上後面趕來的，把月台擠得慢慢的，等待着下班八點的火輪。實際招商局並沒有為下一趟班次做編成工作。逃難的人們在碼頭上翹首期盼着那趟不會開來的火輪。　　在人們目送走下關碼頭第一趟火輪開出的時候，黃興乘座的日本船已使出長江口，進入黃海。夫妻倆連日來都沒有好好睡眠，顯得很疲憊，火輪進入黃海時總算可以合眼進入夢鄉了，現在已經睜開了眼睛。窗外是茫茫的大海，一望無際，天空中點綴着白色的海鳥，還能看見在海面噴水的鯨魚。　　徐宗漢女士看着這如畫的平和景色。這裏還與戰爭無緣，幾小時前的炮聲、緊迫感真像是做了一場夢。　　黃興現在也是這樣的感受，他默然注視着窗外，黃興的夫人用英語低聲哼着：“Oh，Beautefulcountry……Beautefulcountry……”　　聽着夫人的淺吟，黃興想到現在在美麗的國土上他正乘着日本的克船在逃跑呢，有些憮然，抽着煙獃獃的望着窗外：“夫人，這次可能是我一生中又第一次判斷失誤，完全失敗了。”　　這位爺，一生都很失敗！　　……　　這天早上，何海鳴又乘着一匹馬前往前線去，他叫衛兵抱着幾個裝滿小白兔奶糖的慰問箱就出發了。　　何海鳴為一文人，不懂軍事。就連韓恢也說，何海鳴為總司令，不過兒戲而已。但是何海鳴是位革命精神很強的人。這次獨立，凡不肖軍官一律剪除盡凈，無稍絆礙。從都督以至排長，皆系堅決果敢之士，萬眾一心。　　到了前線，只見路邊趟滿了疲憊不堪的士兵，對周圍的炮聲毫無反應。　　“皖督柏文蔚要來支援啦！皖督柏文蔚中午要來支援啦！大家頂住啊！”　　何海鳴聲嘶力竭的大聲喊着，士兵們拍手而立，歡呼雀躍，開始分享起何海鳴帶來的小白兔奶糖了。　　正在散發奶糖時，前方突然硝煙四起，傳來隆隆的爆炸聲。　　街道上開始有炮彈落下，何海鳴嚇得到處尋找避難所。　　……　　“我們的計劃必須秘密進行。”　　徐濤、李可鈞和衛戌團團長吳浩秘密的商議。　　徐濤根似乎早做好了思想準備，大權在握后，他早沒有當初和何海鳴抱頭痛哭，誓師死守南京的樣子。　　“孫大炮、黃大膽，接着是討袁軍的將領，都丟下百姓和部隊一個個逃跑了，憑什麼我們在這裏殉城？”　　徐濤皺着眉頭說：“再過幾個小時北洋軍就要破城進來了，在這種時候你說這樣的話有什麼用處呢？趕快準備按計劃行事吧！”　　……　　南京城內進一步混亂。市內流言橫飛，什麼天寶城被占啦，什麼某要人被殺啦，什麼某軍官被抓啦，甚至還有說都督府被佔領了……　　炮聲越來越近，天開始下雨了。　　張勳部利用地道將朝陽門城垣轟崩兩丈有餘，蜂擁而入。太平門被北軍用猛烈炮火擊穿，北軍沖入城內，分別佔領了富貴山和駱駝山；徐寶珍部也由通濟門擁入；神策門也被北軍攻破。　　何海鳴、韓恢、錢通、王憲章、參謀長廖培坤、護衛團1營營長張露、副官石俊卿、都督府辦公廳廳長夏裕藩等率部在鐘樓、內橋、鴿子橋、花牌樓等處與敵軍進行激烈的巷戰，但終因敵我力量懸殊，一部由清涼山撤出城外，一部退守雨花台。　　次日上午，何海鳴、韓恢等率衛隊及1師3團、8師29團殘部在雨花台同北軍進行了最後的一戰。　　蔡秉�勻帽�站、供應、軍械、文職官兵也來參加守衛，就這樣，雨花台一線的總兵力仍不足三千。　　傍晚時候開始下的雨漸漸的變大了起來。　　何海鳴從上到下都濕透了，仍驅馬在陣地來回奔走給官兵們鼓勁。　　前線還來了不少女同胞慰問團，同盟會時期著名的“大姐頭”唐大姐在陣地大聲演講：“國軍官兵們，如果南京被佔領了，我們將怎麼辦呢？請你們一定要守住南京，擊退敵人啊！”　　女學生們帶來了點心都慰問品，婦女團體帶來飯糰。邊發東西邊哭泣着：“如果你們丟下了我們，我們就無家可歸了。”　　眼淚和着雨水，真可謂聲淚俱下。　　慰問團走後。雨花台又沉寂到了雨夜的寧靜之中。　　在臨時搭建的簡易帳篷里，透着微微的光亮。這就是何海鳴的指揮部。　　何海鳴問身邊的人：“能堅持多久？”　　“以我個人的看法，想要挺過今晚都很困難。”徐濤掀開帳篷門帘，卷着風雨進來。在徐濤身後跟着進來的一群士兵，全部把槍對準了何海鳴。　　“叛徒！”何海鳴猛的站起，“我當初怎麼會被你眼淚欺騙！”　　“從黃興離開南京的那一刻，革命已經失敗！”徐濤說道，然後遞給何海鳴一根煙，“走吧，你沒必要死在這裏？”　　何海鳴布滿血絲的雙眼帶着失望和疲憊，手有些微微發顫。　　徐濤又說道：“念在同志，我向南京的商會籌3萬元為贐。很遺憾，我能做就是這些，你走吧。我不會那你們的頭顱去邀功，但是你們也不要再給我添麻煩！”　　何海鳴癱坐在椅子里。

# 第五百四十二章 民淚（三）

　　下了一夜的雨終於停了，天空開始放晴，南京城的街道沐浴在明媚的陽光中。　　北洋軍在凌晨五點天光放亮了才開始對南京城發動總攻擊。說是總攻擊，其實討袁軍方面已經沒有有組織的抵抗力了。　　冒着散發的抵抗，北洋軍分別佔領了官廳、電報局、監獄、軍隊部門、議會等主要地點。　　北軍攻佔南京后，大肆淫掠，幾乎無兵不搶。馮國璋兵在下關搶，雷震春兵在南門搶，張勳兵在太平門搶。　　馮國璋在下關大聲命令：“有匪軍藏在暗處，給我縱火焚燒！”　　全埠熊熊燃燒起大火。　　……　　在南京城內，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一個學生正在把掛着“鄂區政府駐南京辦事處”的牌子取下。　　他忽然有所感應的回望北邊天空，下關的方向，那裡正濃煙滾滾。　　他抱着取下的招牌大叫的跑進去：“下關起火了！”　　大門“砰！”的一聲關上！　　小樓里所有人都跑了出來，望着掩蓋半邊天空的濃煙。　　“北洋軍果然又干出這種人神共憤的事情來了！”龍鷹說道。　　站在龍鷹身後的徐一凡默默的向他的排擋雨辰看了一眼。　　“太快了！”雨辰道：“討袁軍敗的太快了！”　　雨辰知道鄂軍參戰的時刻到了，或許是興奮，心越來越緊張。　　但龍鷹用平靜的權威口氣說：“大家聽着，沒有人能靠自己迅速撤退。我們一起都在這兒。”　　“不，我要把這裏新聞發出去！我要把北洋軍的獸行公布世界！”一位掛着新華社工作證的記者說。　　這是一位如江南煙雨一樣美麗的女孩。　　“別天真了，那些要新聞不要命的戰地記者，可能已經把新聞發到了總部，槍在你前頭髮新聞呢。”雨辰嬉笑道。他可是看到過新華社那些戴眼鏡的記者的作風，衝殺在戰場上，比他還不要命。　　小姑娘覺得這些大男人都輕視她。　　徐一凡注意到她低沉的情緒。　　“小妹妹，怎麼了？擔心你弄不出你的報導嗎？”　　她什麼也沒說。　　“看，固定這個無線電轉向架，如果你的文字不長，我們可以試着為你送出消息。”　　她愁眉稍稍舒展：“我可以上街採集新聞？”　　“不可以！”龍鷹不容置疑大叔說道。　　徐一凡看到她愁眉又糾集起來，說道：“雨辰，你小子出去救幾個難民回來，叫小妹妹採訪一下。”　　“啊，老大，你還真會使喚人。”雨辰不滿道，不過看到小妹妹破顏為笑，屁顛屁顛的向混亂的外面走去。　　“等等！”龍鷹說道。　　只見龍鷹抽出他的中統諜報員證件燒了。　　“以防萬一，我們不留它。”　　徐一凡和雨辰伸手拿了他門的皮夾，他們也把證件燒了，這裏的工作人員一個個都摸出了證件，都燒了。　　就在他們背後的街上傳來稀稀拉拉的槍聲。　　……　　張勳走在殘破城門口，同樣命令道：“告訴兄弟們，大索三日！兄弟們盡情的歡吧！”　　辮子軍一聲歡呼！　　“還有，你們要給我好好照顧一下湖南人，進城之後，湖南會館查封先！”　　張勳恨死湖南人了。討袁軍總司令黃興是湖南人，堅守南京的部隊也絕大部分是湖南人，因此張勳對湖南人恨得最厲害，恨不的用湖南人的血染紅秦淮河。　　洗城的那三天中，雷震春軍在南門，張勳軍在北門，好像劃分勢力範圍一樣，挨家挨戶地燒殺搶擄，上自天花板，下至陰溝都不放過。　　搶掠后所有贓物皆運往浦口，由火車直運天津、北京或運至上海。　　南京城被劫一空，雖傢具什物，亦搬運全盡。各等人民皆體無完衣，家無一餐之糧。　　北洋軍在南京城裡撒開，大街小巷的，堵着女人就強姦，許多婦女投秦淮河自殺。　　在搶劫程中，城內大街小巷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怪現象，有些兵士脫下軍衣，把步槍當作扁擔來搬走他們的“戰利品”，有的強迫人力車替他們搬運，有的則因搶奪贓物而互相槍擊。　　張勳在前總統府門前擺着一把椅子，大馬金刀的坐着，在他前面對着如山的戰利品。　　“大帥，人少了。”　　“你奶奶熊的，人怎麼會少？”　　張勳雖然打了一次勝仗，可是等到士兵們歸隊點名時，卻少了很多，這些士兵不是戰死而是失蹤，他們為什麼失蹤呢？原來他們打完了仗，老總們都飽擄滿載，發了一筆不小的財，於是他們便開小差回家去享福了。　　“馬勒戈壁……”張勳粗話罵了一籮筐。　　副官戰戰兢兢的又報告：“南京市民用罷市運動抗議大帥……”　　“馬勒戈壁！他們找死！”張勳罵罵咧咧的道：“你們拿槍干什麼吃的，吃屎啊！不知道拿槍去把店面砸開呀。今天不開市，也得開市！”　　“是！”　　“等等，南京市面這麼大，一個個去砸，要砸到什麼時候？開門七件事最要緊，乃勒令柴、米、油、鹽、醬、醋、茶店鋪首先開門，其餘的則一概不理。”　　“是！”　　……　　滬寧火車站里幾乎一片驚慌。站台擁擠不堪，有許多人爬到車廂頂上。南京市民們扶老攜幼，不約而同地都趕到火車站，想搭車離京，以逃避辮子軍暗無天日的洗劫。　　火車站上人山人海，擁擠不堪，人人都爭先恐后要離開南京這座黑地獄。　　因為辮子軍在南京的洗劫，毫無終止的跡象，同時又聽說張勳且要駐節南京，遂使南京市民們一傳十、十傳百，這是由於張勳過去治理南京的餘悸還深印在大家心上。　　南京的百姓都在慌亂地打算逃跑。但站長拒絕發車，原因是他沒有接到命令。沒有張勳的命令，他可不敢發車。　　……　　江西情況也是越來越危險。　　北洋軍攻佔湖口、姑塘后，段芝貴令李純率第6師及第1師一部，向駐守在瑞昌、藍城一線的贛軍林虎部發動攻擊。　　李烈鈞雖戮力抵抗，但要塞已失，門戶大開，江西已無險可守。　　北洋軍攻入南昌后，軍紀之壞，和洗劫南京大同小異，南昌富室均被指為國民黨，劫掠其財物，姦淫其子女，尤以第六師十一旅旅長兼南昌衛戍司令張敬堯所部，一如辮子軍張勳所部一樣，入南昌的第一天就橫屍1000餘具，其慘狀可以想象。　　在南昌危急時，江西都督歐陽武自稱罪人，到吉安青源山為僧，號止戈和尚。　　李烈鈞在南昌失陷前，看到李純軍勢方張，湘粵援軍久不至，贛苦戰，彈儘力疲，難以繼續堅持。湘督譚延又來電勸他赴湖南，部下何子奇、李明揚、卓仁機等亦勸他去湘；伍毓瑞向他報告前線敗退情況，勸他先行撤退。於是，李烈鈞同何子奇等人乘坐兩艘快輪，經樟樹鎮，向贛、湘邊境撤退。　　李烈鈞到萍鄉后，碰到一個意想不到的人。　　這人胸前佩戴着青天白日徽章，一看就知道來自武昌。　　“李烈鈞同志，我是林動。”　　林動和李烈鈞親切的握手。　　“李帥終於……”李烈鈞已經灰心喪氣：“大局如此，只怕來不及！”　　林動走到地圖邊道：“都督請看，北洋軍調重兵於江西目的在於速勝我軍，根據我方情報所知，北洋軍糧餉不足以維持一場持久戰，所以我們作戰應以空間換時間，在江西的廣大農村，和北洋軍不死不休，利用有利地型進行持久作戰，遊記戰，牽制和消耗北洋軍，然後湖北再出奇兵迂迴北洋軍側后……”　　“可是，南昌已經淪陷。”　　“都督，你看，南昌，湖口，九江……這些被北洋軍佔領的城鎮周圍是多麼廣大的農村？這些地方都沒有被北洋軍佔領！北洋軍其實是在我們的包圍之中！現我民心尚有一戰之力，切不可輕言失敗。”　　李烈鈞心虛道：“我們現在還有可用之兵嗎？”　　林動道：“中華大地信仰三民主義之士何此千萬，只要我等決心討袁，振臂一揮，百萬大軍輕易可得。”　　林動自豪的帶着李烈鈞在萍鄉参觀。　　李烈鈞不得不承認國民黨的修正派黨人蠱惑人心確一套。主席台上那些從北方逃難百姓正向訴說著北洋軍所作所為，就連李烈鈞聽話也是淚流不止。　　李烈鈞檢閱着操場操練的新兵，這些年輕人不過是剛剛脫去校服的學生，那些粗糟的漢子也不過是萍鄉大小煤礦的工人……　　“這樣不行，他們根本沒有武器，而且沒有經過訓練。你看那些人，還是學生吧……讓他們上戰場，這是讓他們送死！”　　“他們會有武器的。”林動安慰道。　　李大帥的身影在林動的眼裡又突然高大了，主席如同在世諸葛，早早的就料到這場戰爭的爆發，甚至前期的戰局都被預先推演了出來。　　林動心中冷笑着，心想：“這些國民黨改良派人還真是無能。”　　早在內戰戰爭爆發之初，準備工作就已經秘密進行了，李想在江西的準備工作可是比李烈鈞作的還要充分。　　“農村包圍城市！”多麼樸素的一句話，李大帥在辛亥戰爭時期就提出了。　　林動可不是隨便說說的，不到半天時間數萬枝步槍被發放給新兵，李烈鈞懷疑李想是不是早有準備，如果不是內戰爆發，這幫子人不會是打算在江西發動武裝暴動吧。　　李烈鈞了解到，僅萍鄉武裝起來的煤礦工人就有15,000人。　　李烈鈞又同林動研究贛軍的善後問題，然後帶領少數親信和隨員，乘火車去長沙。　　李烈鈞9月2日到達長沙時，譚延�]雖然已經宣布湖南取消獨立，但並不打算同革命黨人斷絕關係。他害怕公開接待李烈鈞，被袁世凱知道抓住把柄，特安排一乘大轎，將李抬到日本駐長沙領事館，在那裡同李會晤。在他安排下，由日本領事館掩護，經上海去日本。林虎所部則由譚延�]電請袁世凱同意，由湖南收繳槍械，按退伍的辦法出資遣散。林虎本人也在日本人的幫助下，輾轉流亡日本。

# 第五百四十三章 第一拳（一）

　　正是星期六的清晨，一個晴朗而炎熱的初秋，伴隨着北方刮來的一陣清風開始了。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李想有很多影響巨大的決定都是在星期六搞的。　　這時候，袁世凱放縱北洋軍在佔領的南京和南昌等城市為所欲為，大逞其野蠻獸慾，暴顯其舊軍閥落後、邪惡、反動的本質，惹起滔天民怨，民淚……李想開始行動了。　　鄂區，從大西北到湖北，從大學到小學，從黨政機關到工廠，所有人都集結在各大小機關的操場上，去聽將由李大帥廣播的一則重要消息。　　他們高唱愛國歌曲直到被命令不要吭聲。然後，從喇叭里傳來了他們的英雄人物的熟悉聲音：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李想開始說：“我們的祖國和人民處在巨大危險的威脅之中！袁世凱撕下虛偽的面具，隨意的屠殺人民，出賣國家的主權！中國危矣！要消滅這種威脅，需要什麼呢？……我們在國民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完成祖國的共和大業，創造一個唯一的、獨立的和民主的國家！我們被迫進行的這場戰爭，是為了祖國的和平和人民的安寧，為了祖國的民主和人民的自由，而進行的正義之戰！”　　設立在大街小巷的廣播，設立在城鄉山區小村的廣播，都在播放李想的聲音。鄂區人民，都聽到他們偶像的聲音。就連新華社在上海，廣東得大城市設立的無線廣播站也在同期播放李想的激情演說。　　行色匆忙的人民都停下腳步，站在那掛着電線桿上的鐵皮喇叭前肅穆的，安靜的，聽着……　　李想激情澎湃的繼續說：“袁世凱想要使中國人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奴隸！”他大聲的呼籲：“在敵後的游擊隊打擊敵人後方，破壞通訊，摧毀橋樑道路。全中國的所有公民都不要服從袁世凱政權。工人要罷工，农民要拒絕向敵人提供食物，知識分子要從事政治宣傳，鼓動群眾起義！”　　“歷史告訴我們，決心為自由和獨立而戰的人民！”李想的嗓音已經吶喊的嘶啞，做最後總結說，“必定勝利。統一我們國家的時刻已經到來……前進！將革命進行到底！”　　北洋軍的“暴行”被《人民日報》這個放大鏡充分利用，在得知北洋軍大肆屠殺南京和南昌軍民，燒毀居民房屋，掠奪財物的時侯，東南各界極為震動。特別是南京的難民在轉入地下的鄂區地下黨引入上海的時候，產生的震動最為巨大！　　李想發表廣播之後，在武昌主持並參与了萬人悼念活動，在這次公開露面中，李想號召人民拿起武器保衛家園，保衛共和，保衛勝利果實。　　在上海和香港兩地的報紙，均將北洋軍在佔領地區的“暴行”公之於眾，海內外反響強烈。其中一張照片中，一個女孩全身被燒的漆黑，走在土路上對着鏡頭大聲哭喊着，而她的身後已是一片火海。　　這是李想向袁世凱出的第一拳，沒有硝煙，卻狠狠的把袁世凱打疼了，把民國初立后沉睡在人心思安的夢境的國人徹底打醒，讓國人看清了袁世凱和他的北洋軍是怎樣的一個垃圾。　　李想鋪天蓋地的輿論宣傳的目的在於喚醒人民討袁之決心，在東南，這一目的達到了預期效果。剛剛被袁世凱兵威震懾的東南，有開始蠢蠢欲動，暗流涌動！　　……　　袁胖子在北京暴跳如雷，恨不得把張勳和張敬堯兩個傢伙槍斃。特別是張勳，就是南京亂搞，在上海的洋大人都關注起了他。　　於是，袁世凱發電給南京各軍師，全電如下：　　“閱路透電，稱南京城內住宅商店，茅舍草屋，無不被搶，婦女老小貧富，多被姦淫，其餘均入外人家避難，各軍皆然，而張部藍衣兵實占多數。各官長目睹不理，所謂不傷一人，不驚一戶之宣告，完全背棄。日本民居，亦多被害，有自日領署出者，被兵槍斃三人，受傷一人云雲。此次大兵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強暴行為，如果盡確，則是喪盡名譽，大幹軍律。查各國軍人素尚文明，即俘虜亦無凌虐。吾國削平內亂，自殘同類，已屬可矜，況無辜良民，久困匪中，日望援救，聞者墜淚，見者痛心。若以盜賊之行為，尤而效之，各國傳布報紙，目為野蠻，於立國大勢，所關非細。且亂黨乘間抵隙，執為口實，更足以煽動人心，東南大局，何時可定？各弁目等，誰無身家妻子，入伍為兵，退伍即民，易地以觀，忍乎不忍？民納稅以給餉，兵出力以衛民，不能衛之，而反擾之，天良何在？為之官長者，目睹何忍？本大總統治軍數十載，素以保民為宗旨，聞此情形，不禁泣下。仰即傳集各該官長，剴切誥誡，並明查暗訪，得有奸搶實據，立按軍法嚴辦，以期湔洗於萬一。至保護外人生命財產，更屬文明通例，尤應格外留意，勿因細故，敗壞大局為要。”　　張勳復袁電一：“大總統鈞鑒：魚電謹悉。此次南京城下之日，各軍爭功，蜂擁而進，與匪軍巷戰一二晝夜，全城鼎沸，子彈紛馳。嗣後匪軍逃竄，乘機搶掠，土匪助虐，益肆兇殘，多有假冒官軍情事。當此之時，秩序已紊，加以各軍號令不一，非以嚴刑，難期整飭。勛因破除情面，隨派幹練弁兵，巡行街市，隨地政法者二百餘名，截留衣物無算。然後始得漸就平復，此金陵各國旅居洋人之所共見。今路透電，乃以藍衣兵獨佔多數為言。查勛軍入城，僅佔東北一隅，此處荒僻，民戶無多，其餘各處繁盛之區，均由各軍分扎，孰搶孰否，不難按戶而稽。且前次我軍奪取天保城各要隘時，匪軍屢次喬扮勛軍裝服，希圖混進。且藍衣之說，亦難據為確實證據，亦何所用其回護。應請簡派公正大員來寧，親赴被難之家，確實調查，以昭信讞，而全軍譽。”　　張勳雖複電給袁，推卸洗劫南京的責任，可是辮子軍的暴行，中外目睹，說新華社的報道有造假，人家洋人的路邊社還會污衊他北洋軍？　　所以袁世凱和北京參謀本部、陸軍部都來電徹查，使他也極為傷腦筋，不得不再二再三申復。　　下面是張勳的第二、第三次給袁複電：　　張勳復袁電二：“大總統鈞鑒：拱密。參陸西部陽電，傳奉鈞令，敬悉。此次南京倡亂獨立，城內閭閻，本已重遭糜爛，迨及城下之日，諸軍萃集，巷戰連朝，土匪潰軍，乘機焚掠，於時秩序已紊，諸統將專事殺敵，兼顧難周。一二不法軍人，趁各軍號令尚未統一之際，繼匪軍劫掠之餘，見物輒取，固所不免，當經派員率隊巡行街市，但見有持挾衣物搶掠者，無論軍匪，概行立地政法。計共斬決二百餘名，截留衣物無算，均交商會分別給主認領，並將約束不嚴之該管官弁斥革。中外商民，皆所共見。現仍會同諸軍竭力稽查，認真根究，務得實犯，嚴加懲辦。謹此復陳，伏乞垂察。”　　張勳復袁電三：“大總統鈞鑒：魚日電諭敬悉。重承責問，滋切悚皇。此次叛兵佔據金陵，反覆哄爭，閉關自毒，地方秩序，業已破壞不堪。迨海陸各軍，會合圍攻，全城均當戰線，攻者愈力，守者愈堅，居民遷徙避藏，受無妄之災者亦愈眾。既而逆首知勢不敵，竄匿無蹤，合數萬之悍賊驍匪，以及失業遊民，麇集一隅，漫無約束，其任意勒索，多方蹂躪，人言鑿鑿，聞者寒心。勛等逆料及此，迭經通飭營隊，曉諭軍人，務以恪守紀律，不擾善良為第一要義。復傳集各官長剴切告誡，不啻三令五申。惟民匪同困重圍，本屬斷腕求瘳之計。若戰鬥中而復責以保護，智勇俱難為力。堅城既破，我軍如牆而進，肉搏衝鋒，賊匪梗頑，尚在竭力抵禦，黠者褫裝棄械，隨處搜括，紛紛潰逃。地痞流氓，爭取所遺衣械，遂得假冒兵士，乘機劫奪，快意須臾。與勛前攻天保城時，叛軍多草帽藍衣，希圖擾亂伎倆，如出一轍。賊倡其先，匪踵其後，荒衢僻巷，亦幾十室九空。其時我軍師旅團營，參伍綜錯，注重佔領要隘，警備非常，不能遽爾分兵四齣剿捕。營壘粗就，始得派遣游騎周匡偵巡，餘孽漸次肅清，而公私已蕩然盡矣。勛等馳入寧垣，察視情形，雖不至如路透電所云之甚，然瘡痍遍地，目擊心傷。一面會同出示招集流亡，並分別嚴申軍令，拿獲搶劫之犯，隨時立正典刑，兵士間有取攜，亦揮涕斬殉不少寬假。連日捕殺約百餘人，所有贓物，概發商會招領，市面略定，人心少安。勛與國璋，督師分道南來，既未能不戰而屈人，又無從臨戰而弭禍，彷徨中夜，內疚良多。而路透電竟以賊匪強暴慘虐之行為，獨使我軍蒙其重謗，不惟勛等難甘默認，即全軍官長均受有完全教育，詎肯明知故縱，棄隳身名。事實始終，歷歷在目，固非一人一時之言所得掩飾，又豈容悠悠詆毀，淆惑聽聞。應請大總統派員來寧，切實調查，秉公核辦，以息謠諑，而定是非。冒瀆鈞聰，伏希垂鑒。”　　袁世凱看完后把電報往桌上一拍：“我要撤了張勳！”

# 第五百四十四章 第一拳（二）

　　晴空萬里，靜岡丸在平靜的海上向北航行。　　黃興的日本友人宮崎一護悄悄的告訴他：“我和駐南京的日本領事館有特殊的聯絡通道，據說今早七點起南京已變成了屠殺場！太恐怖了，太殘酷了，黃先生，您認識的那個同盟會的巾幗女俠唐女士被北洋軍抓住並絞死了，並被馬車拖着遊街啊！”　　徐宗漢女士哭泣着詢問宮崎一護先生：“聽說鄂區李大帥因北洋軍的暴行，介入了戰事，這事是不是真的？”　　也不知道二人的消息是怎麼獲得的，宮崎一護點點頭，說道：“只是發表一個聲明，號召全體中國人民討袁……如今的這個局勢面前，已經是不可挽回了……”　　徐宗漢顫抖着身子對宮崎一護說道：“不！李帥會創造奇迹的，會替死難的人民，死難的革命志士討回正義！”　　黃興忽然說道：“我要回去，我要回到人民當中去！能給我一把槍嗎？哪怕被打死我，也殺一個北洋反動份子！”　　宮崎一護避開了視線。　　黃興雙眼充血，雙手微微發顫，缺覺和疲勞折磨着他。　　宮崎一護配有手槍，當然不會給他，只是卻說：“你先休息休息……”　　然後告辭了……　　宮崎一護不相信李瘋子這次還能創造奇迹……　　……　　僅僅兩個月，南方各省反袁的力量全部瓦解，孫中山、黃興、李烈鈞、陳其美等被迫逃亡國外。　　孫中山是在黃興離開南京之前就離開的上海，同胡漢民等人乘船去福州，打算從福州換乘去廣州的輪船。　　輪船到達福州時日本駐福州領事館武官、孫中山的朋友多賀宗之急匆匆登上船來。　　孫中山有點詫異，心想：“他來干什麼？他怎麼知道我在這艘船上？”　　他微笑着迎上去熱情地伸出手，想同多賀宗之握手問安。　　多賀宗之卻一揮手，搶先低聲說了一句：“回艙房去！快！”　　多賀宗之說著一把奪過孫中山手上提着的皮箱，挽着孫中山的臂膀往回走。　　胡漢民惶惶地緊隨其後。　　回到孫中山原來的頭等艙房，多賀宗之隨手把門關上，焦急不安地說：“孫先生，胡先生，你們不能下船！”　　孫中山驚訝地問：“怎麼，出了什麼事了？”　　“我為你們買到了到台灣去的船票還是這艘船，明日啟航。今晚你們只好在船上，千萬不能上岸。袁世凱已經下令追捕你們幾位國民黨領導人。”　　多賀說著，從公文包里掏出一張蓋有大印的布告，遞給孫中山：“您看這個。”　　孫中山接過一看，果然是北京政府發出的通緝令。　　孫中山怒目圓睜，憤憤地罵了聲：“無恥！”爾後對多賀武官說：“謝謝您的好意，多賀先生！袁世凱下通緝令的事，我們離開上海時就知道了。但是，我不去台灣，我要去廣州，我要親自指揮陳炯明的粵軍，北上討伐袁賊！”　　多賀宗之控制內心憤慨，鎮靜地說：“廣東的局勢已經逆轉，龍濟光與駐粵將領合謀附袁，陳炯明逃離廣州，去向不明。袁世凱派出大批密探、刺客，布滿了南方諸省。”　　“我先赴香港，再圖討袁大計。”　　多賀宗之不贊成地搖搖頭。　　孫中山驚愕問：“怎麼，難道連香港也去不成嗎？”　　多賀宗之輕輕地點了點頭，又從公文包內取出一張命令：“這件事，您是萬萬料想不到的。”　　孫中山慢慢地伸手去接過英國政府命令香港英督禁止孫文、黃興等國民黨要人入境的文告。　　孫中山看着，肝火往上沖，不禁放聲罵道：“太卑鄙了，想不到英國當局竟公然與袁世凱勾結。”　　孫中山把紙遞給胡漢民：“你看看，當年反清，同盟會黨人尚可在香港設立機關，進行革命活動，現在香港當局為了討好袁世凱，竟下令禁止我們入境。”　　胡漢民長嘆了一口氣：“先生，上海回不去，廣州、香港去不成，只有先到台灣去了。”　　輪船到了台灣基隆港，孫中山和胡漢民夾在旅客中間走上碼頭。剛剛來到一個廣場上，一隊警察在一個揮着長刀的日本警官的帶領下，向聚集在廣場的人群衝去。人群驚惶四處逃散。　　胡漢民見狀，喊了一聲：“快步！”　　拉着孫中山朝廣場外跑去。　　他們倆人剛跑出幾步，身後忽然有人喊道：“快跟我來！”　　孫中山回頭看去，原來是他的同鄉、早年的革命同志楊心如。他驚喜萬分，正欲喊，卻被楊心如揮手制止。他們一路急走，拐進小巷，又走了一段路，來到一家旅店。楊心如把他們領到自己租的樓上房間內。　　沒等孫中山開口，楊心如說：“好了，多年來各奔東西，歷盡滄桑，今日偶然相逢，你我都有很多話要說，只是現在不是時候。”　　“怎麼，這裏不安全嗎？”　　“袁世凱的密探早两天就上島了，剛才廣場上的事，就是他們勾結日本警官乾的，他們要抓革命黨人。……”　　樓下突然傳來吵吵嚷嚷的聲音，楊心如忙收住話，朝孫中山投去一個眼色，急忙下樓去了。　　孫中山焦急地在房間里踱步，幾次想把頭伸出窗外去看個究竟，都被胡漢民攔阻回去。　　不一會，楊心如神色慌張，一進門便說：“外面勢頭不對，日本憲兵和地方警察正在挨門挨房通知，要居民取下掛在廳堂上先生您的畫像，大街小巷都張貼了北京政府的通緝令，他們出20萬大洋重賞捉拿你。”　　孫中山解開外衣鈕扣，兩手叉腰，怒目圓睜，注視窗外日本憲兵和當地警察在街道上來回穿梭，吆喝。胡漢民心情十分緊張，目光獃滯，不知所措。　　“東渡日本，重聚力量，再舉革命！”孫中山一拳打在桌子上。　　楊心如自廣州起義失敗后，隻身逃到台灣，在台北美時茶行當賬房。曾與陳少白一起負責台北興中會的工作。這次他到基隆是為茶行老闆收賬和接洽一筆生意，恰巧在廣場上遇見孫中山和胡漢民。他很想留孫中山、胡漢民在旅店裡住幾天，好好敘談敘談，卻又碰上大搜捕，只好同意孫中山東渡了。　　……　　在孫中山、黃興等都流亡海外的時候，李想粉墨登場。　　剛剛給了袁世凱一拳頭的他，目光又放在河南。河南的闖將和陝西的刀客一樣聞名！　　清朝末年，河南作為一個遠離通商口岸的內陸省份，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還沒有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的直接對象，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的自然經濟並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但自《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相繼簽訂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象洪水一樣迅速浸漫於河南城鄉各地。他們到處設立教堂、霸佔礦產、修築鐵路、開辦公司，瘋狂地進行政治侵略和經濟掠奪，給河南人民帶來了從來未有的新災難。與此同時，清朝統治者又以攤派“賠款”和籌辦“新政”為名目，加征地丁錢糧及各種苛捐雜稅。而各級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對农民進行敲骨吸髓的搜刮。地主豪紳，也乘機漁肉人民，使大批农民紛紛破產。帝國主義的瘋狂掠奪和封建勢力的殘酷壓榨，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和人民反抗鬥爭的日益高漲。據不完全統計，從1901年�D�D1911年間，河南勞動群眾自發的反帝鬥爭（不包括收回利權運動）即多達30多次，地區廣及泌陽、安陽、滑縣、彰德、唐河……等三十多個州縣。　　而在此期間，“以农民為主體的勞動群眾自發開展的抗糧、抗稅、反暴政鬥爭達50次以上，”地區廣及五十餘州縣，人數有的多達“二三十萬人”。這說明，清朝末年河南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不僅非常廣泛，而且相當激烈。　　除了上述勞動群眾廣泛發動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事例之外，由於“自庚子以後，百物昂貴，謀生日艱，游惰日眾，富者率入於貧，貧者率流於盜，”因而大大小小的綠林武裝就在各地崛起。有的地區，竟至“無人不匪，無日不劫”。　　這類农民武裝的四處崛起，深刻反映出清朝反動統治的危機加深，預示着一場大的社會變革即將來臨.1911年夏季，河南寶豐、魯山一帶又遭受嚴重的雹災，夏糧顆粒無收，許多农民靠吃野菜、草根、樹皮等充饑。而清政府不僅地丁錢糧照例徵收，苛捐雜稅也有增無減，逼得廣大貧苦农民更無法生活下去。所以當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暴發時，寶、魯地區自發而起反抗官府的农民武裝曾多達二、三十起。　　……　　李想召集水仙兒、呂中秋、金兆龍問道：“你們的調查室調查得怎麼樣了？現在有這麼傷腦筋的問題，你們能分擔些什麼工作？”　　水仙兒低眉順目，悄悄瞄了呂中秋一眼。　　“報告大帥，”呂中秋趕緊上去一步，答道：“調查室成立不久，羽毛未豐，目前還不能有所建樹。”　　“連敵情也不清楚么？”　　“敵情？”呂中秋答道：“敵情倒是有的，報告正在寫。根據情報，安徽宣告獨立時，民元做過皖軍總指揮、臨陣失蹤的胡萬泰，又爬上了都督座位，把署理都督孫多森請到原來的民政長椅子上。不久討袁軍兩路失敗，胡乃取消獨立，偕孫多森逃走，剩下都督的空位子，給憲兵營長祁耿寰坐了幾天，又讓給劉國棟。柏文蔚回到安慶來，劉乃退回原職小小參謀椅子上。后逃走的胡萬泰突又出現，通電數柏五大罪狀，可是這時柏亦已離皖，胡再任都督，宣告獨立，可是這把椅子已輪不到他了。8月28日倪嗣衝來到安慶，倪早在7月27日就由袁世凱任命為安徽都督，安徽變成了北洋軍閥一個主要的巢穴了。　　北洋軍既然節節勝利，袁系的陞官圖便在南方出現，段芝貴仍兼第一軍軍長，升上將，實授江西宣撫使；張勳亦升上將，段芝貴的右司令王占元兼湖南護軍使。　　上海方面因南京革命軍失敗，亦功敗垂成，袁命第四師師長楊善德為松江鎮守使，鄭汝成為上海鎮守使，海軍總長劉冠雄為福建都督。　　廣東和四川兩地解決得最快而不吃力，7月27日袁派龍濟光、覲光兄弟為廣東正副鎮守使，8月3日龍濟光升上將繼任粵督，8月5日陳炯明出走。四川方面熊克武雖於8月9日宣告獨立，但為時只一月就解職下野。　　湖南獨立的局面，主要受廣東獨立失敗的影響，遂使湘督譚延�]和湘軍師長趙恆惕功虧一簣。湖南為環境所迫取消獨立……”　　“怎麼沒有河南的消息？”李想不耐煩的說道。　　“有有有，”金兆龍接嘴道：“……近年盜匪行徑，迥有出於尋常外者：擄人勒贖，動至萬數千金，派飯斂錢，何止一二村鎮？富家大戶，惟供給之不遑；地痞土豪，借窩藏以為利。不特殘殺差役，報復相尋，抑且抗拒官兵，公然對壘。如豫西的張黑子、關宗漢、王天縱、董萬川等，人多勢眾，尤為著名……實力最雄厚的要數白狼！其在京漢鐵路的西平、遂平、確山，南至湖北的隨縣，西至南召、鎮平一帶的廣大地區，往來流動作戰，攻下許多村寨集鎮，到處宣傳打富濟貧。所到之處，許多貧苦农民紛紛參加白朗軍的行列。如今白朗這支农民武裝已發展到二、三千人！”　　……　　要說起白朗當年他還參加過“北伐”的民軍，跟着郭大帥進過許昌城，如果不是張鎮芳，他或許還在種田。而今天晚上他們將要接待一位特殊的客人，鄂區革命軍政府派給他們的黨代表。　　“來了，總司令，黨代表來了……”興奮的民兵小戰士邊跑邊喊着。　　“瞎喊什麼。”白朗瞪了一眼小兵，接着喜氣洋洋的整理了一下衣服，揮手道，“弟兄們，跟我們去接黨代表。”　　人群一下子就騷動起來。

# 第五百四十五章 第一拳（三）

　　袁世凱的書齋。只見煙霧騰騰中，袁世凱在直搓手，顯得空氣很緊張。　　一個日本武官雙目注視地毯，有如一座雕像，動也不動。　　英國人朱而典咬着根大雪茄躺在沙發里，侃侃而談：“江蘇都督府門前大桅杆上掛的是一個斗大的‘張’字紅旗。也不知道袁你曉得嗎，在南京的外國使節們對此非常驚訝，他們請我來問曾質問南京城不掛民國國旗的原因。”　　“這……”袁世凱對此也只是裝着不知道。暗中直罵，英國人也管的太寬了吧！　　袁世凱在癸丑之役陸續擊潰了革命軍后，就頒發了大批勳章和晉級命令。張勳得到勛一位和江蘇都督。袁的本意是要把江蘇都督給他的親信馮國璋的，可是這次南京之戰，首先攻城的，是張勳所統的辮子軍，為了表示大公無私，和嘉獎有功，便不得不改變計劃，把江蘇都督給了張勳。因此，馮國璋在收編南京城內外的討袁軍殘部后，便一聲不響地率領他的部隊渡江而去。張勳在南京的胡作非為，他也最多拍個電報問問，張勳也就回幾封電報解釋一下，袁世凱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不深究，大家糊弄着過日子。　　“還有一件事情，”朱而典低聲說；“辮子兵亂燒、亂殺、亂搶，無所不為。逃難的人流浪到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現在，那裡的街頭巷尾全是難民在當眾演說，訴說他們逃離南京的血淚故事，很多報紙都在大幅的刊載，在國際上造成很壞的影響，嚴重損害新生的中國作為一個遠東第一共和國的文明開化的形象。辮子兵比中世紀的日耳曼還要野蠻，歐洲民間都反對給予這樣‘野蠻’政府提供貸款，要求政府終止五國銀行的餘款墊付，在英國，這也給國會造出很大的壓力。我希望袁，你一定要對此引起重視。如果你不能給予國際輿論一個交代，我們很可能會終止貸款。”　　“啊！”袁世凱張口結舌，這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是！我一定嚴辦了張勳。”　　“我們並不是要干涉中國的內政，”朱而典連抽幾口雪茄：“辮子兵實在是影響太壞。張勳的兄弟，也就是在江西南昌的張敬堯做得比張勳還壞，但是就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因為南京實在是離上海太近，而且外國人也很多，這就沒法遮掩了。”　　“我一定會把這件事處理的漂漂亮亮的，”袁世凱叫道：“非常的漂亮！”　　袁世凱的錢袋子被這個洋人捏着，也只有認了。　　“這樣，”朱而典把半截雪茄放在高大的煙缸裡邊揉熄邊說：“希望能夠平息一下國際上對民國政府不利的輿論……”　　“這件事本來錯全在張勳，”袁世凱狠狠道：“黑鍋就得他一個人來背，政府的聲譽就能保存。我的御用報紙也會好好的寫幾篇文章的。老朋友，你能不能幫我介紹幾個外國報界的朋友，也幫我寫幾篇文章辯護一下。”　　朱而典對袁世凱刮目相看，想不到這個死胖子還能想到這，讚賞的點點頭。　　“大總統先生，”另一個沉默很久的日本領事館武官接嘴：“對於張勳在南京胡鬧，辮子兵亂燒、亂殺、亂搶，我們大日本帝國本是無權過問。但是，辮子軍有一天殺錯了人，殺傷了三個日本人，大日本帝國全國為之震動，軍人們竟向帝國外相牧野請願出兵中國。我大日本帝國駐華公使山座閣下遣我送來照會，向袁大總統提出了嚴重抗議，要求中國政府向日本謝罪，同時黜免張勳。但是剛剛大總統已經覺得罷免張勳，我們就只要張勳向大日本帝國道歉，同時做出賠償既可。”　　“他竟然殺傷日本人？”袁世凱伸出個拇指按按太陽穴，張勳真是惹事的魔王，不過這也怪日本人和革命黨人，因為革命黨人喜歡假扮日本人跑路，而日本人喜歡假扮中國人收集情報，只是袁世凱那裡敢說，只是唯唯諾諾的道：“一定會給貴國一個交代的。”　　……　　張勳做了江蘇都督后，偌大的一個南京城立刻就看不到一點民國氣象，完全恢復清代的氣氛。　　他絕對不准他的兵士們剪掉辮子，因為辮子已成他的軍隊的特別標誌。他看見穿西裝剪短頭髮的人就生氣，看見留辮子的就引為同志，於是，南京城內突然流行起拖辮子，扎假辮子的風氣盛行一時。他絕對不許用“前清”字樣，他認為在他統治下的區域，應該仍是“大清天下”。　　江蘇都督府的大柱和棟樑他都塗上一道朱紅色，把舊兩江總督時代的吹鼓手和炮手都找了回來，每天開吹三次，開炮三次。這一切都是清代的官制和排場。他不但恢復了厘捐總辦、糧台總辦、督銷總辦、道台、知府、知縣等等，而且一切都是“扎委”。南京城內就有一個知府“江寧府楊”，和兩個知縣“江寧縣左”、“上元縣沈”。知縣的衙門裡恢復了刑名老夫子、差快等等。縣太爺坐堂，恢復了藤條、小條等刑具。南京城內大小官員們都拖着辮子，打轎子上院，謁見時要先遞手本，見了“大帥”要行跪拜禮，要自稱卑職。所有這一切都是兩江總督衙門的規矩。　　辛亥起義，張勳被江浙聯軍趕出南京城時，城內警察曾經歡迎革命軍人入城，張勳因此記恨在心，這次他收復了南京后，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內的警察一齊革職，用辮子兵代替警察站崗，然後從北方招了一批北洋警察來。辮子兵的各營都用龍頭令箭，官長們則穿的是清代的藍制服，軍營中不許懸挂中華民國的軍旗，而要懸挂紅色白邊的蜈蚣旗。民國的國旗也不許懸挂，江蘇都督府門前大桅杆上掛的是一個斗大的“張”字紅旗。　　所有這些怪現象，袁都裝做不曾曉得。　　不過張勳玩過火了，被李想在背後煽風點火的，現在洋大人都在抗議了，袁世凱命根子還被洋大人抓着，袁世凱又恰好想要換掉張勳，便派張勳的老友阮忠樞前來南京。　　“先生，”張勳待老友阮忠樞坐定，輕聲說道，“日日盼，夜夜盼，先生總算是來了。你看我南京氣象如何？先生願不願意做我的國策顧問，我是想多聽聽你的意見。我們共謀復國大計！中興大清王朝！再創大清萬世輝煌基業！”　　阮忠樞舟車勞頓，臉上有些浮腫，略一欠身，說道：“皇上是順應世界潮流退位，也可以說是自願退位，何況朝代更替，這是歷史的輪迴，哪有萬世的朝代。辨帥的心情我能理解，只是這時代真的不一樣了，宮保都開始順應潮流了……”　　張勳咧了一嘴想罵，又斂住了，說道：“先生，你為什麼這麼想呢？”　　阮忠樞仰了一下身子，不安地搓了搓手。他已覺和張勳這個神經有點不正常的傢伙談得太直了，但話趕到這裏，不能不說下去：“你說這話使我不安，我不該談這麼深的，也許我錯了，最好是我錯了。”　　張勳也感覺到了自己剛才說得太直接，傳到袁世凱耳朵未必是好事，微笑道：“你我老朋友，談心么，不說心裡話有什麼意思？我也這樣想，也許我錯了，最好是我錯了。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當閑話扯扯何妨呢？你說是不是？”　　阮忠樞見話說道這裏，也就把外交團的意見委婉地告訴張勳，要他自動辭職，以免引起外交上的更大壓力。　　張勳正興高采烈做他的“兩江總督”，聽了阮忠樞的侃侃而談，直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跺着腳說：“我的這個印把子，是拿自己的性命拼來的，袁宮保要怎辦就怎辦，用不着拿洋人來嚇唬我，也用不着勞你的大駕來勸我。”　　阮忠樞敗興而歸，把張勳的一切回報了袁世凱。　　袁世凱對這位張辮帥也有點傷腦筋，又派李盛鐸、劉恩源、錢能訓、段芝貴陸續前往南京勸張，接受新命�D�D長江巡閱使。　　段芝貴最長辭令，他說道：“總統確有苦衷，不願意惹起外交上困難。”　　然後他傳達袁世凱的意旨，請張勳改任長江巡閱使，他描繪巡閱使在官職上是比都督大一級，都督只管一省的軍事，而巡閱使卻管好幾省的軍事。　　張勳果然動心了，同時他也沒有能力敢於抗命，於是提出了三個調職條件：一是他在江蘇都督任內開支的65萬元准予報銷；二是調職后請再撥開拔費50萬元；三是他奉調長江巡閱使必需有實際的權力，要節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五省的水上警察。　　段芝貴把張勳的條件回報給袁世凱，袁世凱毫不考慮便全部接受。　　袁世凱發表新的人事命令，調張勳為長江巡閱使，任命馮國璋為江蘇都督。　　處理完張勳，袁世凱的目光放在了湖北，李瘋子在二次革命收官的時候忽然打了他一拳，真是把他打了一個仰八叉，現在該承受他雷霆之怒了！　　……

# 第五百四十六章 匪患很嚴重（一）

　　南昌成外，一個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村莊。　　在一處破損的房內，一群人正對着黨旗莊嚴地宣誓：“我志願加入中國國民黨，堅持執行黨的紀律，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為三民主義事業奮鬥到底。”　　林動走上前與這些年青的同志握手，並將紅色的黨證交到了他們的手中：“同志們，國賊袁世凱對外宣稱江西已經被佔領了，討江西袁軍主力已被消滅，你們承認嗎？”　　“不！”　　“不錯，沒有，江西現在還在我們的手，江西討袁軍的主力還在，我們絕不屈服。”　　“將革命進行到底！”　　青年官兵高舉着拳頭。　　……　　南昌城內李純和王占元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機中，攻破南昌時他們認為江西的戰事結束了，北洋士兵們認為可以藉機大肆搶奪一番，可是在他們現在只要一出城，等待他們的卻是四周八方飛過來的冷槍，防不勝防，遍地開花的地雷，北洋軍分不清誰是敵人，誰是平民，到處都是拿着槍的武裝人員。　　李純越來越討厭戰爭了，“現在我們該怎麼辦？總統一再催促我們進兵湖北，可是現在的局面。”　　不需要李純多說王占元等將領都清楚目前的現狀。　　他們奪取了南昌城，卻被反包圍在了南昌城裡。出了南昌城，周圍全是敵人。舉大兵去剿吧，敵人卻聞風而逃。撒開大網，進行圍剿吧，敵人集中兵力專往你薄弱地方打，一打一個准。　　對於農村游擊作戰他們根本沒有經驗，他們應對的方法：一是集結重兵；二是長期圍困。　　長期圍困完全背離了袁世凱的軍事方針。集結重兵，目前他們沒有兵可用了。袁世凱還有抽他們的人去打湖北呢。　　“打下南昌，江西的戰事根本還不算結束！”王占元說道。他心裏是機不情願去湖北和李瘋子打，辛亥年的時候他被李瘋子打怕了，差點把命丟在湖北。　　“雖然沒有結束，但是消滅了贛軍主力！”張敬堯說道。　　李純暗自苦笑着，這種話也只能騙騙北京的袁世凱。　　……　　李純被袁世凱去打湖北的命令逼着只有坦白了，他現在非但沒有能力去打湖北，還向袁世凱要兵來江西剿匪。　　袁世凱氣得罵娘：“不就是幾個憑藉長矛大刀，佔山為王，嚇唬百姓的土匪嗎？李純他們這是什麼意思？”　　袁世凱氣還沒有發完，朱而典又來了。　　朱而典見面就向袁世凱說道：“大英帝國在華軍艦，是常常幫助你們打亂黨的，這次大英軍艦卻挨了江西的亂黨一悶棍，死傷多人，希望你能付點恤金。”　　“江西亂黨這樣凶嗎？”袁世凱着實吃驚。　　朱而典也吃一驚：“大總統對於革命黨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　　“我知道，”袁世凱答道：“問題是我此刻正準備與李瘋子開戰，不能把全副精力對付江西的土匪。上次北洋軍佔領上海、南京，多虧你們的軍艦替我把他們轟跑了，這次是怎麼回事？”　　“這次，”朱而典皺皺眉，掏出本小冊子，念道，“這是我們整理的情報：江西各地，大小武裝割據的革命根據地有四十四個，總指揮聽說是一個叫林動的年輕人……”　　“還有嗎？”袁世凱問道。他現在完全相信李純打來的報告了。　　“沒有了。”朱而典合上小冊子：“現在請大總統付給我艦上傷亡士兵的撫恤金和醫藥費。”　　“一定一定，”袁世凱邊寫條子邊說：“以後關於亂黨的消息，凡是你們知道的，務請告訴我。我一定要以全副精力對付江西亂黨，到那時還得請你們合作。”　　朱而典拿到一筆不小的恤金、醫藥費，欣然告退。　　朱而典去后，袁世凱召開“剿匪”會議。　　袁世凱撫着剃得趣青的光頭，腳步踱得橐橐有聲，徐徐說道：“雷震春，你軍需處情報站是怎麼搞的？”　　袁世凱語調平平，雷震春嚇得猛撲在地上，咚咚咚的磕頭謝罪，說道：“大總統明鑒。河南寶豐縣人白朗以‘打富濟貧’為號召，率部在豫西地區往來游擊，攻克許多城池。我們接到密報，白狼雖是土匪，卻與與亂黨有接觸，居中聯絡人就是季雨霖。季雨霖本來被李想關起來的，現在出現在白狼身邊，這一定是李想在暗中操縱。白狼得李想之助，先後攻克唐河、禹縣等地，聲威大振。”　　袁世凱唰的站起來，他要質問的是江西亂黨的事情，想不到卻問出河南也出了這麼一個大亂子，他要是不問，下面不知道還要蠻到什麼時候。袁世凱忍不住就要罵人，不過突然想起張鎮芳是他老表，張鎮芳也是“皇親國戚”，張鎮芳要遮掩，雷震春也只能順從。　　“查出白狼是什麼人了嗎？”袁世凱按壓怒火的問道：“你起來回話。”　　“據傳說，白朗是河南寶豐縣人，因為身材高瘦，腿長行快，故因其名偕音而綽號‘白狼’，家頗富有，好讀小說，仰慕宋江之為人因此自比宋江，曾在第六鎮統制吳祿貞手下充當參謀。吳被袁暗殺后，他就和中州大俠王天縱一同在嵩山落草，自稱為中原扶漢軍大都督。據說他年約三十七八歲，身肥，長四尺余，頭上戴着烏巾，有兩寸半的綠色小辮，坐的是黃緞八人大轎。和孫大炮等人相比，白朗起義特別像清末的捻軍起義，行蹤飄忽不定擅長打游擊。”雷震春戰戰兢兢的爬起來，擦着冷汗道。　　“河南為什麼會亂？”袁世凱又問。　　雷震春的冷汗流得更多了，還不是你袁大總統的老表河南都督張鎮芳自去年3月上任后，橫征暴斂，專務�K削，物價暴漲，民不聊生。不過，借雷震春倆腦袋也不敢說。　　“民國初年，河南農村連年荒旱，物價暴漲，民不聊生。天災煎迫，因而社會上饑民流離失所，乞丐成群，‘挺而走險者日眾’，出現了‘丐與盜滿河南’的現象。豫西一帶民情向稱強悍，窮人求生不得，便糾眾打家劫舍，俗稱‘拉杆’，為首的稱‘桿首’或‘架桿’。”　　袁世凱也知道河南的闖將和陝西的刀客一樣文明，都是頭角猙獰之輩：“那河南有多少‘桿首’或‘架桿’？”　　“僅寶豐、魯山、汝州一帶著名的桿首就有二十四人，其中：杜起賓，寶豐縣西鄉四十里韓庄人，帶七十五人，快槍七十五桿；牛天祥與杜起賓同村莊：帶五十八人，快槍十八桿；李鳳朝，郟縣龍虎店人，帶二十餘人，快槍十四桿；白狼，寶豐縣兩二十四里大劉庄人，帶七十餘人，快槍三十六桿；郜永生，魯山連窪人，帶一百餘人，快槍十四桿；崔乾，汝州新莊人，帶二十餘人，快槍十一桿。另外還有宋老年、郭玉德等十八人，皆系桿首。　　白朗從巡防營回到家鄉之後，便‘拉杆’起事成為嘯集山林的綠林頭目。據說，他‘性豪爽，善馭人，疏財仗義，以是能得眾，先奔走於汝、魯、寶之間，結識豪俠，漸成規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舉，乃將寶豐縣長的兒子劫去勒贖，索價新式五響鋼快槍十支。械到手后即有很快的發展’。白朗以舞陽縣母豬峽一帶為基地，四處活動。現在得革命黨人季雨霖為參謀，又以‘打富濟貧’為旗號，鼓勵窮人造反。被裁士兵、遊民、饑民等，聞風歸附。各地著名桿首如李鴻賓、宋老年、丁萬松、宋一眼、王心傳等各率所部，與之合併，願聽指揮。各桿頭在白朗領導下所帶的人馬共約二三千人，所着服裝，錯雜不一，時聚時散，飄忽無定，聚則成軍，散則為農工商販。由於‘貧苦之家甘為窩主，乞丐遊民願作彼探’，白朗軍消息靈通，神出鬼沒，各縣多次派兵圍剿，都未能把他們鎮壓下去。”　　河南局勢如此，簡直就是另一個江西。袁世凱真是驚詫異常。這樣，他怎麼向湖北用兵？　　身為陸軍總長的段祺瑞自然要先發言，見袁世凱看自己，在椅子上略一欠身，從容說道：“駐在信陽的第六師已經調入江西戰場，僅留河南陸軍第三旅王毓秀部在平漢路沿線設防，豫西南一帶空虛。這樣吧，就由雷震春任河南護軍使，帶兵去豫西南，再會同駐守豫西防守潼關的趙倜，三路會剿白狼。不知道大總統認為如何？”　　袁世凱想了一下，大笑道：“我北洋大軍三路圍剿白狼，白狼逃不過今年了。”　　“那是一定的。”雷震春附和道。　　“河南的事情就到這裏。”袁世凱點頭道：“現在說說江西戰況。洋人為此都找上門來了，李純真是無用！”　　“剿！用力去剿！”段祺瑞道：“我們的軍隊應該及時集中，團團圍住，百無一失！”　　“今天是二十三日，”袁世凱同意段祺瑞的看法：“限二十八日之前，把‘剿匪’部隊給我集中在江西境內！這次是圍剿，大家要特別注意！一定要來個斬草除根，片甲不留，才算任務完成。現在，我想聽聽江西敵情，你們隨便發言。”　　“報告大總統！”雷震春立正發言。“很多的情報显示，江西現在的亂黨也是李瘋子在幕後支持的……”　　袁世凱皺皺眉，瞅一眼雷震春。　　雷震春心一顫，慢吞吞又道：“報告大總統，我還想說的是一個外國人的話。這個外國人很奇怪，他不說亂黨的壞話。他說：李想在統治鄂區不久，革命根據地就建立起來了。他說：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誕生了！在革命根據地中，沒有帝國主義，沒有封建統治，沒有外國流氓，沒有鴉片煙，沒有私人銀行，沒有兒童勞動，沒有販賣兒童，沒有內地稅，沒有土匪將軍，沒有賄賂，少數民族與漢族一律平等，土地改革實現，農業生產提高，社會文化水平提高，……”　　“行了行了，”袁世凱不耐煩：“這個外國人上哪裡去了？”　　“據說他從鄂區回來，已經回國，是個美國人。”雷震春憤慨地說下去：“所以，我們非要快點動手，把他們徹底消滅不可否則讓這個外國人的邪說到處流傳，對我們不利！”　　“外國人是幫助我們這一邊的，”袁世凱結結巴巴說道：“五國銀行團的貸款就是其幕後列強政府對我最好的支持……”　　只是少了一個美國……　　“……我們這一次，絕對有把握把他們一網打盡的！現在，我宣布負責人名單！”　　會議室中，頓時緊張起來。　　靜了一陣，只聽見袁世凱興奮地宣佈道：“這一次規模龐大的剿匪軍事行動，任江西省都督李純為總司令，王占元為副總司令，張敬堯為前敵總指揮。這次我們出動的兵力達十餘萬，兵艦二十餘艘，四面圍堵，無異羅網！”　　袁世凱笑笑，走到地圖前：“各位，這次‘剿共’，我們採取挺進窮追，深入蘇區的戰術。以張敬堯師為主力，東自建寧，西至吉安，由北而南，分八個縱隊出擊！你們想想，亂黨匪軍還有退路么？”　　會議室中，爆出一串掌聲和笑聲。　　“還有，”袁世凱越說越高興：“消滅江西的亂黨匪軍，這不是件小事情，對付湖北的李想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　　袁世凱弦外有音：“今後，對無論何人，不管這個人是個什麼人，無論這個人從前同我有什麼關係，都要泯除一切，把我們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統統集於一點：從事消滅‘亂黨’，才是我們的任務和出路！”　　袁世凱喝了口水，興奮地說下去道：“我們不但要進行軍事圍剿、政治圍剿、經濟圍剿、交通團剿、文化圍剿，還要派人混進亂黨，從事他們內部的破壞工作！把他們連根剷除！”　　袁世凱雙手做了個“鏟”的姿勢，引起一陣笑聲：“大家想想，水上有軍艦，地面有大軍，亂黨根本沒有見過這種陣仗！何況我們外有援兵，但是他們內有隱憂，我們已經派人去搗亂他們的內部。”　　袁世凱忍不住笑出聲來：“大家想想，除非亂黨是土行孫變的，否則根本連逃的地方都沒有！”　　袁世凱並且宣布了“消滅亂匪，大賞三軍”的諾言，袁世凱最後命令道：“限江西剿匪軍於一個半月內奪回已失城池，消滅亂匪，否則以違令論！”　　大戰鬥在密鑼緊鼓之中。

# 第五百四十七章 匪患很嚴重（二）

　　夜闌人靜，但李想難以入睡。　　袁世凱就把進攻的矛頭直接指向江西工農武裝割據地區，拉開大圍剿的序幕。於是，幾萬佔領南京的精銳北洋軍，犹如滾滾惡浪，一波又一波地撲向他在江西的敵後根據地。　　戰雲滾滾，敵大軍壓境。　　贛中地區的戰爭形勢越來越緊急。　　在武昌軍事委員會作戰室里，從布滿赤色區塊，藍色圓圈、曲線和箭頭的長江兩岸地圖上，李想清楚地看到當前的軍事態勢。　　曾高和李西屏的目光卻落在李想的身上。沒有受過什麼正規軍事訓練的李想，如今卻掛着“名將”的頭銜，麾下將領也都習慣這樣仰望他，無形之中叫他壓力山大。　　“我情報显示，李純把江西境內的7個師編成三路縱隊，限定在5天內集結於袁水南岸，準備一舉把林動的主力聚殲於清江和分宜地區。”李想開口了。把形勢簡略的介紹一下。　　“打南昌的形勢發生變化了。”曾高說道：“袁世凱竟然向江西增兵了。”　　“作戰計劃要改變了！”李西屏說道：“我們是不是從北線調兵進入江西？”　　“準備中原大戰的部隊不能動。這個大方針不能變。”李想雖然不怎麼懂指揮作戰，但是身為穿越客，戰略眼光超前，特別對打游擊，很有心得。　　“那怎麼打南昌？”李西屏又問道。　　李想沉聲道：“現在不是打不打南昌的問題，是如何粉碎北洋軍圍剿的問題。”　　“不打南昌了？”曾高輕咳一聲問道。　　“當前不是進攻大城市的問題，而是积極防禦的問題。”李想托着下巴，沉思良久，說道：“只有頂住袁世凱這次圍剿，江西戰事繼續僵持，北洋軍只有不斷的向江西投放兵力，結果就是抽調其他防區的部隊，河南的北洋軍也勢必會削弱。”　　曾高深知他心意，說道：“林動能頂住壓力，守住敵後根據地嗎？”　　李西屏臉上也升起了一團烏雲，略帶陰鬱地一笑，說道：“李純集結在江西的可是七個師……”接着便不言聲。　　李想心裏盤算着，一笑道：“游擊戰爭的作戰指導原則是什麼？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簡稱‘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作戰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兩個階段，在戰略防禦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十六字訣’的基本精神是，從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基本特點出發，利用根據地創造的有利形勢，靈活地使用兵力和變換戰法，趨利避害，揚長擊短，在戰爭中務求保存和發展自己，以多打勝仗、消滅敵人的辦法，逐步改變敵強我弱的形勢，奪取戰爭的勝利。……”　　李想再次借用偉人的戰略，他說到這裏，他打了一個頓，皺眉又道：“要在四面都是強大而又兇惡的敵人的政治環境中，使新生的弱小的革命政權得以生存、發展，就必然要採取一套不同於常規的特殊作戰原則。我們既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敵人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我們就要‘退兵三舍’。退，敵人不知我們去向，就得重新調查。我們先領他兜幾個圈子，等他的弱點暴露出來，就可抓得准，打得狠，打得乾淨利落，有所繳獲。這就像做買賣一樣，賺錢就來，蝕本不幹。總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你來打我叫你打不着，我來打你一定把你吃掉。”　　最後，李想簽發命令，令林動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同時決定主力移到贛江東岸。　　具體部署是：以討袁軍第一團為中路，准於本月5日在新淦對河附近渡江，向樟樹前進；以討袁軍第四團、第十二團為右路，於5日開到峽江城，6日渡江，經崇仁向撫州前進；以第三團為左路，擔任贛江西岸一帶地區擾敵工作等。　　……　　李純來到了南昌市郊的一個山丘上。這裏距贛江岸邊約400米，離南昌城約1800米。南昌城內籠罩在煙霧中，雨後的贛江水很渾濁。　　在北洋軍再此派兵進入江西后，準備進攻南昌的討袁軍於昨天渡過贛軍，估計討袁軍暫時沒有進一步動向。　　李純在山丘上向南昌城及左右看了約四十分鐘，返回了南昌。　　南昌街道到處是穿來走去的難民、市民和殘兵，很混亂。擔任一行人護衛的親兵很擔心難民中混有江西討袁軍的游擊隊的成員並會襲擊他們，顯得很緊張。　　李純對戰況極為擔憂。一路上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路上不斷碰到的北洋軍官兵，不管是乘馬的，還是徒步回城的官兵，遇見一行人就又是笑又是歡呼，看不到負傷者的影子，很快笑容就又沒有了。官兵的態度使人總感覺哪不對勁。　　“這幫人的組織和戰意都喪失了！”李純在搖晃的馬上這樣感覺。　　王占元也有此同感：“真像是離解體只差一步的軍隊！”　　兩位北洋大將都是這樣認為的。　　李純來到了設在南昌市新國民學校的江西都督剿匪指揮部，見到了張敬堯。　　“我偵查到，敵人兩個團的主力東渡贛江，向其根據地轉移集結，在永豐、南城一帶以戰備姿態開展工作。林動同江西亂黨的偽省行委政府從峽江出發，沿贛江西岸後撤，到吉安布置軍民撤退。”張敬堯興奮的說道。“他們怕了！”　　李純可興奮不起來，他走到地圖前面，沉思着，發覺討袁軍主力東渡后，害怕是說道：“討袁軍會不會去攻打樟樹、臨川？我們必須調整布置！”　　張敬堯覺得李純膽子也忒小了。　　“令第3縱隊兩個師繼續沿贛江西岸向南推進。”李純說道：“急令第1、第2縱隊4個師和總預備隊1個師東渡贛江，尋求亂黨匪軍主力作戰。”　　……　　“敵主力已渡江東進！令討袁軍第三團由七琴地區，第四團由崇仁地區，第十二團由宜黃地區，地二十團由八都地區，第三團由贛江以西油田地區，逐次向根據地的中心實行退卻，以保存實力，待機而動。”林動說道。　　把勝利的希望寄託予工農武裝割據。李想的游擊戰思想在贛西南地區得到了具體的體現。贛西南武裝割據根據地擴展到了興國、寧都、瑞金、宜黃、廣昌等20個縣境，佔領9座縣城，地域為3萬平方公里。根據地的人口約200萬。　　林動在短短几個月內，把根據地都擴展到了閩西，擴大到龍岩、上杭、長汀等7個縣境，佔領兩座縣城，地域約為1萬餘平方公里，人口80萬。　　在武昌的李想看來，有280萬百姓的支持，有數萬平方公里的地域屬於自己的地盤，4萬餘主力討袁軍一定能夠取得戰役的主動權。　　按照李想的戰鬥思想，討袁軍主動放棄吉安城，林動由吉安出發前往永豐的滕田與主力討袁軍匯合。　　沿途林動特別留意了吉安境內的戰備情況，發現這裏並沒有做堅壁清野的工作。　　林動問道：“第20團是怎麼搞的，為什麼對總前委的指示置若罔聞？這是打仗，不是爭論問題。”　　立刻上來打小報告說：“聽說第20團對誘敵深入的方針懷疑，認為該和敵人決死一戰。”　　林動眉頭皺了一下，當即說道：“這樣的地方，無法作為戰場。我們能得到的東西，敵人同樣能夠得到。看來，必須整頓這個20軍了。”　　“那些原贛軍的將領，很沒有軍隊紀律！早該整他們了！”　　……　　凌晨三點，北洋軍開始進至吉安、吉水、永豐。　　南昌。江西剿匪指揮部。　　“報告，沒有發現敵情！”　　李純分別得到進至吉安、吉水、永豐等地的報告，都是一個意思：沒有發現匪軍主力。　　李純心裏嘀咕起來，戰線越拉越長，再往前就進入了赤化很嚴重的地區了，看來林動早有準備。　　張敬堯很自信的說：“匪軍在吉安、吉水、永豐沒有兵力，看了匪軍兵力不多，我們可以一舉搗毀匪軍老巢，徹底贛南剷除匪患。”　　就在王占元低頭思考的時候李純發出命令：“各部隊放慢進軍速度，防止匪軍回竄。”　　張敬堯在旁邊撇嘴，暗罵：“膽小鬼！”　　……　　也就在李純和張敬堯在相互暗罵之際，遠一點地方的討袁軍司令部前進指揮部也開始異常忙亂起來。　　林動在下午四點，相當於北洋軍進入吉安、吉水、永豐的時候，和武昌進行了無線電聯絡，轉達了位於前線的各軍準備的作戰報告，以及稱北洋軍當前的行動。武昌在接到林動的連絡后，回復說，可以把戰略退卻的終點選在根據地中部。　　林動回到討袁軍總部后，立刻通知作戰計劃，宣布總參的決定，把這次戰略退卻的終點選在根據地中部。　　後來，林動又在永豐簽署命令，決定把主力開赴東固、龍岡地區集結待命。 3天後，經過反覆考慮，再令討袁軍主力在寧都縣的黃陂、小布、洛口之線集結。　　從地圖上看，北洋軍自吉安到宜黃，形成了一個約90度的扇形包圍圈。而討袁軍則擺出一個三角陣，隱蔽待機。

# 第五百四十八章 匪患很嚴重（三）

　　袁世凱在北京等了一個多月，並沒有見到李純的捷報，心中大為光火。　　袁世凱在總統府召見陸軍總長段祺瑞等在京將領。　　袁世凱一邊踱步，一邊火大的道：“你給李純發個電報，李純這個江西省都督，率近7萬人剿3萬烏合之眾，費時1個多月，一個勝仗也沒打。搞什麼飛機！”　　“李督為人謹慎，不打怕是感到兵力不足。”段祺瑞乾咳一聲答道。　　袁世凱半天沒有說話，拉開巨大的作戰地圖看了看道：“那就給他人馬，讓南京段芝貴的第十九師迅速入江西參戰，再給福建孫道仁去電，命其抽兩三個師由閩向贛推進。告訴孫道仁，這一戰打好了，之前宣布獨立反我的不快一筆勾銷。不然，他知道會是什麼下場！”　　段祺瑞聽清楚了，也記清楚了，卻不退下。　　袁世凱楞了一下問：“還有什麼不明白？”　　段祺瑞仰着臉想了半晌，突然一笑，說道：“馮國璋的兵入贛，江西就有兩路軍，李純雖然是省都督，可和馮國璋兵不對路，對馮國璋的兵影響甚微，弄不好會出現多頭指揮，影響剿匪大事。再者，王占元和張敬堯雖然只是兩個師入贛，名份上也是各自總指揮自己的人馬。你看是不是設個南昌行營，總轄三路人馬。”　　袁世凱思量半晌，默默點點頭道：“還是你考慮周詳，就讓李純兼行營主任吧。”　　段祺瑞一一記下，遂一躬身，便離開。　　……　　李純升任行營主任，手下可用之兵已達10餘萬，便覺得此戰的勝利已是囊中之物。　　在軍事會議上，李純雄心壯志的做出作戰部署：“第九路軍第18師由永豐經古縣、白沙進攻東固，第77師主力守吉安，余部向安福清剿。新編第13師維護後方交通。第六路軍第24師由蛟湖攻洛口、寧都，暫歸該路指揮的第56師經建寧推向石城，第49師向瑞金、會昌推進。第十九路軍入贛后經萍鄉向萬安、泰和，第12師34旅暫歸第十九路軍指揮，守贛州。”　　……　　北洋軍此時的戰線拉長，兵力分散，又不斷遭到討袁軍和游擊隊、少先隊的襲擾，士氣沮喪，飢餓疲憊等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造成了討袁軍反攻的必要條件和有利態勢。　　……　　“別看進剿敵人有12萬之眾，可他們分兵多路，每路又分成幾個梯隊，兵力就分散了。正好可以讓我們各個擊破。在這些敵人中，張敬堯的第18師和王占元的第50師，是這次圍剿的主力，消滅了這兩個師，我們就勝利了。因為別人都是來給李純壯膽的，出工不出力。張、王兩個師只有1萬4千人，我們卻是4萬人，一次打一個師兵力占絕對優勢。只要我們把中間這兩個師吃掉，敵人東西兩個集團就被分割了，也必將遭我殲滅。”　　林動在大會上動員。　　會議決定了第一團正面迎敵，第三團迂迴包圍的作戰方針。這兩個團都是人數在8000+的加強團，而且武器是討袁軍最精銳的。　　林動命令第3團全部，第四團、第十二團一部北移到黃陂、麻田、另封、洋衣地區隱蔽待機，令第二十二團，第三十五團獨立活動於興國東北約溪地區，嚴密監視西面敵第18師、第28師的行動，將敵之注意力引向西面。　　24日，討袁軍獲悉敵王占元師向小布方向移動，林動當即指揮部隊設伏，準備把王占元師誘到在小布設下的伏擊區中圍殲。　　兩萬多討袁軍主力在小布等了一晝夜，並沒有等到王占元師到來，這使討袁軍有點喪氣。　　林動頗感為難向武昌報告：“他不來，咱不能動，這如何是好！”　　李想的回電是：“初戰要慎之又慎，只有撤回原集結地待機。我的態度是，堅持十六字決，初戰必勝。”　　於是他們決定在小布召開一個軍民殲敵誓師大會，鼓鼓勁。　　林動把李想的“十六字決”編成一副對聯。上聯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里操勝算；下聯為：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　　林動站在兩條對聯間，一擺手笑道：“為什麼我軍必勝呢？第一、我們軍民一致，人民都积極援助討袁軍，這是我們取勝的主要條件。第二、這是我們的地盤，我們可以主動選擇有利於我們的陣地，預先設下陷阱，把敵人關在裏面打。第三、敵人別看多，卻拉成一串羊屎，我們可以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一部分，然後再殲滅敵人一部分，最後把敵人全部消滅。第四、我們可以先挑弱的打，然後拖着敵人走，把較強的敵人拖弱了再打。總之，此仗我們必勝。”　　大會上，林動號召全體軍民努力殺敵，勇敢衝鋒，粉碎敵人的“圍剿”，保衛土地革命，保衛革命根據地，保衛家鄉，保衛工農的天下。　　二十四日，林動得到情報：在源頭的北洋軍軍隊王占元師，正在大量拉夫，準備向南進犯小布。　　林動認為，小布的地形和群眾條件都好，對討袁軍有利，正是在運動中消滅王占元師的好機會，決定先打王占元師。　　林動在當天下午一時發出命令：“方面軍決於明日先殲滅來犯小布之敵。”　　次日早晨，指揮討袁軍主力由黃肢向小布以北輕裝疾進，設下埋伏。　　這時，正已初冬時節，北風陣陣，寒氣襲人。　　討袁軍指戰員在冰冷的戰壕里等待着。　　可是，從早晨一直等到黃昏，始終沒有見到敵軍的影子，只得撤回黃陂。　　二十六日午後，王占元派出一部分兵力進到距小布十五華里的樹陂，前哨放到距小布只有七華里的假坑。　　林動得到消息后，在當天夜裡十點鐘又發出命令。　　“方面軍決於明日進至小布附近，待機由樹陂來犯小布之敵圍攻而殲滅之。”　　討袁軍指戰員在第二天拂曉前，再次進入原來的設伏陣地。　　可是，從拂曉等到天黑，仍然沒有見到動靜，只得再次撤回黃陂。　　王占元師為什麼沒有進犯小布？並不是情報不確實。王占元確曾下達進攻小布的命令，先頭部隊並已出發。但由於王占元師力量較弱，膽子也已經在湖北戰場消磨乾淨，特別是知道江西匪軍是鄂軍的李瘋子在背後遙控之後，更加小心謹慎了，不敢輕進。　　事後，也有人說由於有人從根據地逃去報告了討袁軍在小布設伏的消息，王占元便下令部隊停止出發，並將已經出發較遠的前衛部隊撤了回去，盤踞在源頭一帶遲疑不前，源頭一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王占元師居高臨下，硬攻對討袁軍不利。　　兩次在小布設伏都沒有打成，有的指戰員便產生急躁情緒，有的還說起怪話。　　林動非常冷靜，認為討袁軍反攻的第一個戰鬥關係重大，它將影響全局，必須打勝，必須在敵情、地形、人民等備方面條件都有利於我而不利於敵的情況下才能動手，否則寧肯持重待機，這時，又探得張敬堯師正向龍崗方向推進。於是便決定暫時不打王占元師，先打張敬堯師。　　當討袁軍主力在小布設伏準備伏擊王占元師的時候，林動已派十二團會同地方武裝，將張敬堯師一步一步從東固引向龍岡，並指示十二團：在誘敵過程中，只許打敗，不許打勝。　　準備擔負正面攻擊張師任務的是第三加強團――江西討袁軍的王牌主力團。　　二十七日，林動來到第三團，在全軍指戰員大會上宣布作戰任務。　　林動說道：“王占元溜了，張敬堯來了……”　　“總前委認為，敵人已被調動，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時機已經到來……”　　“總前委決定：你們第三團擔任正面攻擊。希望同志們努力打！要初戰必勝。”林動掃視一下隊列問：“有沒有信心？”　　隊列中爆發出響亮的回答：“有！”　　“堅決打垮張屠夫！”　　北洋軍中就屬張敬堯在南昌殺人最多，所以得到一個張屠夫的雅號。　　林動總司令簡短的動員結束了，但他的話久久地迴響在指戰員和戰士們的心中。　　第二天下午，林動正式發出命令：“張敬堯部經善和、藤田到達潭頭，現向上固、龍岡推進中……”　　“……方面軍決定改換目標，橫掃在我左翼當前之敵！”　　二十九日，林動率領討袁軍主力由黃陂、小布地區揮戈向西，於當天到達龍岡以東三十華里的君埠隱蔽待機。　　這一天，張敬堯師的先頭部隊戴岳旅的第一○四團於上午十時進抵龍岡。　　由於討袁軍的行動秘密神速，群眾嚴密封鎖消息，所以，張部進到龍岡后，根本不知道討袁軍主力已在君埠地區隱蔽集結，錯誤地判斷討袁軍主力尚在百里之外，毫無顧忌地準備由龍岡繼續東進。　　龍岡圩地形十分險要，後面是一座大山，前面是一條河，河的對岸是一座小山，東面不遠處有個黃竹嶺，是張師東進的必經之地。　　這山地的確險要。有些怪地方，山頂上的小路，一般軍隊都不能走，沒有人領路，那就會迷失在樹木草叢石壁中間卞。　　這裏的地形極有利於討袁軍隱蔽和集結。　　當晚八時，林動命令討袁軍主力第二天由君埠向龍岡運動，利用有利地形，趁敵軍立足未穩，突然發起進攻，將它圍殲在龍岡山區，並在軍事上作了周密的部署。

# 第五百四十九章 漁家傲（一）

　　凌晨，龍岡山區大霧瀰漫，群山遍野雲寵霧罩，如同黑沉沉的夜間。討袁軍在濃霧掩護下悄悄地進入陣地。　　林動帶着總司令部很少幾個參謀人員，步上龍岡、君埠之間的黃竹嶺臨時指揮所。　　林動豪情萬丈的說道：“你們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國時，諸葛亮借東風大破敵兵，今天我們乘霧全殲頑敵啊！”　　眾將會意點頭稱許。　　最後，林動大笑道：“敵人12萬人進攻我4萬多人，是三打一！今天我軍這麼一來，還了它個：四打一！”　　大家也都大笑。　　過一會兒，雲消霧散，一輪紅日徐徐東升，龍岡山區晴空如洗。討袁軍指揮員居高臨下，將整個龍岡圩盡收眼底，密切注視着張敬堯部的行動。　　上午九點左右，張師先頭部隊戴岳旅進到龍岡以東的小別村附近登山時，早在這裏隱蔽待機的第三團突然發起猛烈攻擊。　　這時，尚在龍岡的張敬堯，對討袁軍的情況一無所知，對求援的人說道：“討袁軍主力還遠在黃陂、小布一帶，戴岳旅所遇到的不過是游擊隊，不是討袁軍主力。”　　“張帥，我們即使不增援前方，也該戒備側翼……”　　“支援什麼？戒備什麼？”張敬堯鼻孔朝天：“命令戴岳旅拚命抵抗。”　　戰鬥打到中午時分，戴岳旅逐漸展開兩個團的兵力，戰鬥一時打得相當激烈，這時，在正面迎擊戴岳旅的只有第七團，向總部指揮所請求增援。可是，總部指揮所只留下一個連警衛部隊，還擔任着其他任務，只能派參謀處長到前線了解情況。　　林動說道：“凡是部下請求增援，就必須派兵去，多少總要派，沒有兵就派將。”　　不久，第八、第九兩團和十二團的一部分，向戴岳旅的兩翼猛烈發起攻擊。戴岳旅在討袁軍三面猛攻下，難以支持，向張敬堯告急，張敬堯派出一個團前去增援，還沒進入陣地，就同戴岳旅一起被討袁軍全殲。副旅長洪漢傑、團長李月峰被擊斃，戴岳夾在士兵中逃出。　　下午三時左右，左路紅十二軍、右路紅四軍和紅三軍團一部，在林動的指揮下，已按預定計劃分別迂迴到龍岡側后，佔領當地山頭，截住張敬堯部主力四個團的退路，切斷他們同東固。因富的聯絡，從背後向龍岡發起攻擊。整個龍岡被討袁軍緊緊圍住，張敬堯部成了瓮中之鱉。　　下午四時左右，林動下令發起總攻擊。各路討袁軍從龍岡北面的高山上猛衝下來。張敬堯指揮部隊往西北方向突圍，突不出去。討袁軍迅速沖迸張敬堯師部，活捉第五十三旅旅長王捷浚張敬堯換上士兵衣服逃跑，也被搜獲。　　黃昏，戰鬥全部結束。　　林動從小別山上總部指揮所走下山來，向龍岡走去，沿途聽到很多討袁軍戰士高興地喊道：“張敬堯，你往那兒鑽。”　　尤岡戰鬥，在林動的周密部署和巧妙的指揮下，只打了一天，殲滅張敬堯的第十八師師部和兩個旅近萬人，繳獲各種武器九千餘件，還繳獲電台等其它軍用物資。　　……　　因為是初戰，李想對此戰極為關心。戰鬥一結束，李想即打電報詢問戰況如何？問打的是不是張敬堯師？該師被消滅了多少？尚存多少？……林動清查戰果后，一一向李想作了彙報。　　李想見戰報后十分高興，又立即電示林動：“龍崗戰鬥結束后，立即整理部隊，準備再打四五個大仗”。　　李想興奮的睡不着，想起一首詞，立刻提筆寫下：　　漁家傲　　萬木霜天紅爛漫，　　天兵怒氣沖霄漢。　　霧滿龍岡千嶂暗，　　齊聲喚：　　張敬堯你往那鑽？　　二十萬軍重入贛，　　風煙滾滾來天半。　　喚起工農千百萬，　　同心干，　　不周山下紅旗亂。　　……　　張敬堯被俘，林動把他押到總司令部，同他談話。　　林動故意問他：“你看我們下一步應該去攻擊你們北洋軍的哪個部隊？”　　張敬堯毫不遲疑地建議紅軍去攻擊第十九路軍，並且把十九路軍的情況說得一清二楚。　　林動一聽便知道他是在欺騙，上去就是正反兩個耳光。　　“打不是你！都到這個時候了，還跟老子打馬虎眼？”　　“呸～”　　“跟我合作吧，只要把你知道的都說出來，你就能活命。”　　張敬堯大義凜然地說道，“要殺就殺。”　　“想死還不容易，可是這死的過程卻是難熬的，作為滿清的老臣子，十大酷刑你總聽說過吧，一套下來鐵打的漢子都撐不住，更何況你老人家。”林動奸笑了兩聲。　　張敬堯用冷笑回應着，他是不會背叛總統的，打死也不會。　　林動把他打了半死……　　其實張敬堯不說林動也知道，因為這時討袁軍已經去追擊王占元師了，而從南京來的第十九路軍這時遠在興國，攻擊該軍不是討袁軍的迫切任務。　　王占元和張敬堯都是段祺瑞一派，和南京來的馮國璋一派不對眼，張敬堯那樣說的目的是想轉移討袁軍的進攻目標，去打他們的政敵。一個非常頑固的反動派！　　張敬堯師主力在龍岡覆滅后，李純急忙電令在源頭的王占元的第五十師，迅速向東轉移，同洛口的許克祥第二十四師和頭陂的毛炳文第八師靠攏，以免被討袁軍各個擊破。　　林動早已預料王占元師一定會向東逃跑。為了在王占元師同許、毛兩部靠攏前加以消滅，林動率部東向，當天趕到小布。　　王占元得知林動率領討袁軍追來，嚇得第二天一早就率部東逃。它的主力到達東韶，準備按照李純的電令，同洛口的許克祥師靠攏。但許克祥師已退到頭陂同毛炳文師會合，王占元只得在東韶匆忙地趕修工事，抵抗討袁軍的追擊。　　林動立刻下達對王占元師的追擊命令，指出：“視此情形，敵軍似有全線退走之模樣”，“方面軍決於明晨追擊東韶之敵，然後次第撲滅朱逆紹良部之許（兩團）、毛（兩旅）兩師，以樹政治上之聲威。”　　命令下達后，各路討袁軍立即向東韶急迸，追擊王占元師。　　林動也迅速進入陣地，站在一個小山頭上指揮全線戰鬥。　　上午，擔任中路的第十二團先頭部隊首先同王占元部接戰。隨後，討袁軍主力很快趕上來，發動猛攻。　　王占元部因上一天剛到東韶，立足未穩，飢餓疲憊，工事也未修好，倉促應戰，在討袁軍的猛烈進攻下，無力支持。到下午三時左右，陣地被突破。王占元趁第三團的迂迴部隊尚未趕到預定地點的機會，率殘部突圍。　　討袁軍在追擊中消滅逃敵一部。東韶戰鬥共俘敵官兵三千餘人，繳獲槍支兩千多件。王占元殘部向南豐方向潰逃。　　江西討袁軍在五天內連續打了龍岡、東韶兩個勝仗，共殲張敬堯、王占元等部約一萬五千人，繳獲各種武器一萬二千多件。東韶戰鬥結束后，侵入革命根據地的其他北洋軍軍隊，相繼退出革命根據地。　　江西討袁軍總司令部在小布召開慶祝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大會。林動在會上講話。他充分肯定龍岡、東韶戰鬥的巨大戰績，說：　　“這次龍岡戰鬥打得很漂亮，敵人沒有走掉一兵一卒，前線總指揮張敬堯也被我們活捉，這是江西討袁戰爭以來破天荒的勝利。東韶戰鬥只消滅敵軍兩個團，是因為阻擊戰沒有打好。但總的說來，勝利還是偉大的。”　　接着，他針對部隊中一部分人因勝利而產生的驕做情緒，號召全軍指戰員，要準備迎接新的戰鬥。　　他說：“敵人決不會甘心這次失敗，今後還會有更多更大的仗打。全軍指戰員要萬倍注意，不能驕傲鬆勁，更不能持勇輕敵。現在的勝利，不過是一個開始，一定要取得革命戰爭的全部勝利。”　　為了迎接新的戰鬥，林動十分重視抓部隊的軍事訓練。他不僅號召戰士們刻苦訓練，而且，還經常深入到戰士中間，帶領戰士們一起訓練。　　在黃陂。大家響應林動總司令的號召，把每天的早操時間都用來練習搶山頭、追擊、射擊、迅速集合；遊戲活動的內容也改成刺殺。槍術、測量、跳高、跳遠、撐桿跳高、賽跑等；在中午和下午則開展軍事、政治和文化學習，練習打手榴彈。爬竹竿、爬繩、過獨木橋、越障礙物等。　　林動同志經常到實地檢查練兵情況，有時還親自伏在地上，觀察我們瞄準的每一個動作。發現問題，立即手吧手地糾正。　　操場上正在練習撐桿跳高，有的同志雙手拿着竹竿，可就是撐不起身子來；有的雖然撐起來了，但身子躍不過去橫竿。　　正在大家為難時，謝禮宜大聲喊起來：“總司令來了！”　　大家回頭一看，見林動同志笑眯眯地站在他們後面。看樣子，他已經悄悄地看了一會了。　　林動同志說道：“我來給你做個示範。”　　他先把執竿、起步跑、撐竿點地、兩手爬竿和丟竿子，躍身跳下的全套動作的要領講了一遍。接着，就給大家做示範。他輕捷地跳過橫竿，大家走近標杆一看，有八尺多高。大家都鼓掌喝彩。　　在練兵運動中，根據林動同志的指示，還進行了一次軍事體育比賽。比賽的項目很多，有長短距離賽跑；有跳高、跳遠、撐桿跳高；有射擊、擲手榴彈；還有整裝待發的技術比賽。　　林動同志還倡導了一個背人賽跑的比賽。他說這是鍛煉體力的辦法。　　在戰場上十分需要。他還親自當裁判，還勉勵大家，一定要抓緊時間搞好軍訓，增強體力，練好本領。只要平時練得好，戰時才能打勝仗。

# 第五百五十章 漁家傲（二）

　　北京。大總統府。　　袁世凱咬牙切齒不斷罵人，雖然正是新年期間，但大總統府中一點喜氣都沒有，大大小小的官員提心吊膽，只怕碰到袁世凱的氣頭上，丟了腦袋。　　“漁家傲　　萬木霜天紅爛漫，　　天兵怒氣沖霄漢。　　霧滿龍岡千嶂暗，　　齊聲喚：　　張敬堯你往那鑽？　　二十萬軍重入贛，　　風煙滾滾來天半。　　喚起工農千百萬，　　同心干，　　不周山下紅旗亂。　　……”　　曾把唐宋八大家文集一推，狂傲的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自比當世劉伯溫，手握屠龍術的楊度，也忍不住為南方這位李瘋子的豪放詩詞拍案叫絕。這位李瘋子的作品不多，但凡每有所出，必是震驚文壇的傳世佳作。　　“夠了！”袁世凱怒吼一聲。　　玉樹臨風的楊度只是瀟洒的聳聳肩膀。他是大總統府里唯一不怕袁世凱發火的人，因為他在北京政府沒有一官半職，這也是袁世凱那他沒辦法的原因，甚至都覺得有些愧疚這位從龍功臣。　　說起來，熊希齡做了內閣總理，梁啟超便积極為他出謀畫策。　　熊希齡雄心勃勃，想組建一個第一流的人才內閣。他請梁啟超做他的財政總長，楊度為交通總長，前清駐英、德公使汪大燮為教育總長，張謇為農工商總長。梁、楊、汪、張均為海內第一流人才，熊希齡自認他的內閣將是名副其實的第一流人才內閣。但袁世凱卻不認為梁啟超是合適的財政總長，他只能任司法總長，財政總長宜由周自齊出任。進步黨又不願意放棄財長一職，他們想出一個法子，讓熊自兼，這樣旁人便無話可說了。周自齊則出任交通總長，熊希齡想讓楊度改任教育總長。交通部是個實力很強的部，楊度想藉此來施展自己的抱負。失掉這個總長，他心裏頗為不快。　　熊希齡勸他：“皙子，你幫忙改任一下算了。”　　楊度隨口答道：“我幫忙不幫閑。”　　因為交通總長是忙職，教育總長是閑職。這句俏皮的話傳出去后，大家都稱讚楊度的機敏。袁世凱見楊度第二次入閣又未成，便特任他為政治會議議員。　　……　　林動率領的江西討袁軍取得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嚇壞了袁世凱的戰場總指揮李純，他在給袁世凱報告戰況的電報中，也沒有掩飾一下驚魂未定的心情，竟然用了這樣一句話：“龍岡一役，18師片甲不還……”　　讓袁世凱惱火的不止江西剿匪是吧，河南的剿匪也很失敗。　　高鑫、宋一眼等各桿數百人襲擾恭弘=叶 恭弘縣、襄城等地，白朗親率各桿一千餘人南下，意圖攻取唐縣、泌陽。當時盛傳，白朗宣言，“如能佔領唐、泌等處，即當與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圖大舉”。由於有唐縣守軍作內應，一夜之間，白朗一舉攻佔該縣，奪獲大炮六門、機關槍兩挺及許多槍械子彈，聲勢大振。白朗佔領唐縣后，恐官軍追來，當天棄城北上，連克數村鎮，復經南召直攻魯山。當時，河南護軍使雷震春帶兵剛到達豫西南，便急令右翼幫統王茂元率兩營援救魯山。王軍至魯山時，白朗軍已改變計劃，突然攻取了禹縣，守城官軍棄械而逃，白朗繳獲槍枝三百，財物無算，捆載大車二百輛，凱旋迴歸魯山一帶。自此白朗聲振豫西，他以“撫漢討袁司令大都督”的名義發布了一個六言告示，首先揭示“滿業倒了運氣”，接着怒斥袁世凱“假作民國揚名”，末了則說：“現在中州真主，蕩蕩如同天神。”　　對河南將弁“剿匪”不力，袁世凱下令切實整頓：“該省匪勢蔓延，荼毒良善，皆由將弁縱玩，以致勞師糜餉，日久無功，言之憤懣。凡剿匪不力之各將弁，查明分別情節輕重，或參革，或軍前政法。望切實整頓，勿稍瞻詢。至方城一帶竄匪，務即迅速掃除，以靖地方。”　　袁世凱再給李純的回電主要批評他膽小：“18師失敗，是乃事之當然，不足為怪。兄每聞亂黨，便張皇失措，何膽小爾，使為亂黨聞之，豈不為之所竊笑乎？吉安為贛中重鎮，望嚴督固守，只許前進，不許後退。”　　……　　武昌。紅樓。　　李想在看到白朗以“撫漢討袁司令大都督”的名義發布的六言告示時，冷笑道：“白朗的政治水平，即對舊封建政權恨之入骨，而又跳不出稱帝稱王的藩籬。就是有季雨霖，我看白狼也頂不多久了。”　　李想來到地圖前，目光放在湖南。　　湖南也曾宣布過獨立。當南方討袁陣線開始全面崩潰時，譚延�]眼紅面黑，大起恐慌，又宣布取消了獨立。　　袁世凱順勢派第三師曹錕部進駐岳州，又以袁系的卅九混成旅旅長伍祥禎為岳州鎮守使。這樣一來，湖南便完全落入袁的掌握中。而且離武昌距離非常近的岳州變成插在李想心口的一把尖刀！　　李想要北伐和袁世凱死磕，後院一定要安頓好了，不然有人在後面桶他的刀子，他死得就快了。　　不把湖南甚至貴州四川搞定，他就一天不能安心的舉起討袁。趁着河南白狼還能堅持一段時間，先把這三省擺平再說。　　革命，不是隨便的振臂一呼，就一定會萬夫景從的。　　當譚人鳳進來的時候，李想正背着手站在地圖前出神。　　“李帥？”譚人鳳在門外說了句。　　“先生來了，請進。”李想見譚人鳳進來，親自倒茶，“請坐。”　　譚人鳳坐下，看了一眼地圖，一笑道：“舉兵之際，是在為湖南的反覆無常而苦惱嗎？”　　李想點點頭，說道：“爭取譚延�]站在我們方面討袁革命，極為必要。請你們認真進行此項工作。”　　譚人鳳端起茶到嘴邊，又放下，苦笑道：“這次湖南取消獨立，北洋軍從江西進入湖南，對湖南的革命打擊很大，一大批革命黨人被遣送上海，流亡國外。”　　李想悄悄撇嘴，跑路的都是改良派，而修正派全潛伏下來伺機而動。去了改良派的絆腳石，正是他修正派大展拳腳的時候。　　李想自信滿滿的說道：“因為我跟譚延�]實在沒什麼交情，我只是想委託先生給我向譚延�]托個話，轉達我對譚延�]走和平道路的期望就行了。”　　“就這事兒？”　　“當然啦，我是殷切期望譚延�]深明大義，當機立斷，毅然發動起義。”　　“這算什麼事，我現在就可以寫信。”譚人鳳覺得李大帥有點異想天開。　　“還請先生轉告譚延�]，我是既往不咎的，決不會追究他在湖南取消獨立和曾經殺害革命黨人的事情。只要他站過來就行了，我還要重用他。”　　李想想了想又說道：“當日，黃興和孫中山都跑路了，他取消獨立，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會諒解。但是現在，袁世凱的北洋軍在南京和南昌犯下累累血債，不異揚州十日的殘酷，民心已經向背，北洋軍已經陷在江西和河南的人民戰爭的泥潭，袁世凱已經蹦沓不了多久了。讓他好好想想。”　　被李想這麼一分析，譚人鳳的心思又活了起來。　　“我會如實轉達。”　　“為爭取譚延�]靠攏人民，謀求湖南和平獨立，我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工作小組，由先生去直接領導怎麼樣？”　　“義不容辭。”譚人鳳抖數精神。　　“如有可能，應與譚延�]建立電台聯繫。”李想面授機宜：“譚延�]只要決心反袁，並布置截斷駐岳州北洋軍退路，表面上主張與北洋軍合作，以麻痹袁世凱是可以諒解的……”　　……　　長沙市火車東站月台上，烈日當空，冠蓋雲集。　　今天是北洋第三師第卅九混成旅旅長伍禎祥駐長沙的日子，北洋軍第三師師長曹琨留駐在岳州，以扼湖南的咽喉。　　伍禎祥的專車到達長沙火車站，湖南各界的頭面人物在此恭迎。　　站在恭迎隊伍首位的譚延�]知道北洋軍入駐長沙，是袁世凱奪他權的第一步，他不得不再次慎重考慮自己的前途了。　　鄂區已經不止一次派人向他做出暗示了，而且江西戰場，討袁軍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也給予譚延�]內心很大的觸動。　　請完北洋軍着座“神”，譚延�]喬裝打扮，去參加一個私人宴會。　　是經譚人鳳安排，深受譚延�]器重的湘軍師長趙恆惕在桃子湖的家中設家宴，前來赴宴的有湖南知名大儒王�]運先生，國民黨修正派湖南地下組織負責人楊帆，譚人鳳的親近至交南路巡防統領張其�B，黃忠浩舊部黃岱等人。　　席間賓主縱論時局，多認為北洋軍兇殘，湖南應當獨立，反對袁世凱的暴政，驅逐入湘之殘暴北洋軍。　　楊帆說話直率：“譚公應當替三千萬湖南人民着想，北洋軍的殘暴大家也都知道，不把北洋軍趕走，湖南就不得安寧！”　　譚延�]不接茬。現在北洋軍已經入湘，他有點提不起勇氣。　　張其�B的眼中碧幽幽閃着光走近了譚延�]，嘴角帶着一絲陰冷的笑意。　　譚延�]被他可怕的神色懾得身上一顫，驚愕得望着張其�B，說道：“老哥哥……你這是�D�D？”　　張其�B凝視着譚延�]，半晌，“撲哧”一笑，說道：“老弟，你還看不清楚形勢！你今日不答應反袁，我看李大帥就會趁北洋軍在江西和河南‘剿匪’脫不開身計劃先把你和曹三傻子剿滅了。和李大帥打，你能打的過？跑吧，你一家20多口人，以後的日子將是顛沛流離，況且袁世凱也容不下你，看看今天北洋軍入城的架勢，你往哪跑？現在，只有和李帥一條道，才是你唯一出路。”　　譚延�]眼角下的肌肉微微隆起，張其�B的話，對譚延�]影響很大。　　譚延�]回到都督府，足足想了一個時辰，忽然叫道：“譚二！”　　聽譚延�]傳喚，譚二答應道：“在！”　　“弄點吃的來！”譚延�]頭也不抬，展開一封白菱，援筆在手，抹了墨水，他要親自起草這份向李想輸誠的備忘錄。　　“喔，不必麻煩了，弄點果子就成。”　　“是！”譚三答應一聲走了出去。　　不一會兒捧來一隻青花的小瓷盤，上面盛着梨、蘋果、桂圓和玫瑰金橘四樣乾鮮果子，紫紅黃白十分好看。　　譚延�]瞧着好，便道：“且放着，你下去吧。”　　他沉思一會兒，寫道：　　〖延�]自參加同盟會迄國民黨，從事革命凡兩年有餘，服膺三民主義始終不渝。二次革命初，堅決反對袁系獨裁政治。宣布取消獨立以後，更站在人民利益立場，堅決反對北洋，力主民主共和。只以自身力量尚弱，既不能明揭主張，更難放手措施。數月以來，處心積慮，應付環境，凡實際是以打擊反動力量以及解除人民痛苦之處無不悉力以赴。例如二五減租，停止徵兵征糧，停止使用金元券自本省始，至於暗中保障革命分子活動，相當開放輿論與群眾運動，皆牽革大端，所給予反動勢力軍事上。經濟上之打擊至為重大。而延�]亦以是遭受壓力為更強。祈所幸迅已獲得全省人民一致熱烈擁護，雖反動分子多方阻撓，多方逼脅，卒難動搖。〗　　這一段自覺寫得很得體，幾乎到了“革命激進派”的境地。對取消獨立的事，只用“自身力量尚弱，既不能明揭主張，更難放手措施”一筆帶過，主要說他在湖南忍辱負重，就是為了保護更多的革命黨人！　　寫到這裏，譚延�]覺得對自己騎牆派的作風，引狼入室，一筆不點，怕是說不過去的，便接着寫道：　　“此次袁世凱北洋系大軍進入湘境，曹琨即極端疾惡本省一切和平措施，遂不惜越權要挾，改組本省省政府，態度橫暴，而後果必然一反本省過去措施，勢將完全違犯人民利益，致引起全省人民公憤，迫使曹亦放棄原定計劃，此即人民力量积極支持進步措施最為顯著之例。　　本省軍政機構，今由袁所一手安排，而軍政幹部更多系歷年所卵翼人物，兼之本省封建色彩亦頗濃厚，自曹軍入湘以來，一直培養滅革環境，一旦謀預轉移，誠非易事。曾深思熟慮，認為調整人事健全機構，在袁束縛與曹軍壓迫之下決不可能，如貿然行動，勢必引起狂瀾，決非延�]所能抵抗，計惟努力直接為有利於人民之措施，期以轉移風氣，借人民自覺造成力量，反而影響政治幹部，數月以來確已略收效果。當前咸感大勢所趨，莫能阻抑，延�]對於軍政幹部潛移默化尤未稍懈，除少數極頑固分子仍不異自趨絕境而外，大都追隨革命不致阻抑。論者或指責本省軍政機構散弱無能，自是事實無可諱言。惟以本省過去環境，如其果有健全機構與人事，則不出兩種狀態：一為袁系之工具，一為封建性的團結，此兩者皆屬反革命之營壘，如其堅強則延�]所遭力以更大或至一籌莫展。茲幸其散弱無能，乃得乘隙增強人民力量。凡延�]有所措施，多獲得社會人士密切聯繫與直接贊助。除少數參与機要人員外，軍政機構幾於置身事外，此種現象近一兩月來日益顯著，亦即證明進步力量之日益強大。數日以來派員與貴方不斷接觸，至為融洽，惟以環境逼脅，每或事與願違。至於維持治安，溝通人民情感與理解，藉以獲得今日局勢，多荷貴方協助，衷心感謝，匪可言宣。既受本省人民之重託，又值烽火迫近本省之際，如何避免戰禍，如何減少人民痛苦，如何保持本省元氣，實屬當前惟一要務。”　　下余的就好辦了，譚延�]提了一口氣，咬着牙寫道：　　“愛本反袁，反北洋，反假共和之一貫態度，延�]決定根據貴方公布和談八條二十四款之原則，謀致湖南局部和平，具體進行辦法，極望雙方指派軍事代表立即成立軍事小組，俾能詳細商決，並密切配合行動。就本省當前軍事形勢論，留駐省內軍隊除北軍外，大部分所能切實掌握者，另附詳表備查。凡可掌握之軍隊，大部均已集中長沙附近，而北軍多駐守岳州（留駐長沙者僅約一旅）。本省軍隊數雖然不少於北軍，但戰鬥力則遠遜於北軍，不得不極力敷衍袁系，一俟時機成熟，延�]當即揭明主張，正式通電全國，號召省內外軍民一致擁護以八條二十四款為基礎之和平，打擊袁曹北軍勢力。在延�]揭明主張之前，如何配合行動，全權由軍事小組商決。在揭明主張以後，短期似有設立聯合指揮機關必要，一以整編本省現有武力，一以配合貴方為進一步之軍事行動，凡此均得聯合指揮機構商決實施。本省現有武力番號甚多，內容不實而指揮又未能統一，此皆袁系凌亂作風。在本省揭明主張以前實無法調整，一俟揭明主張以後，期望貴方予以徹底整編。惟數月以來官兵待遇極其匪薄，尚能協助維持社會治安，而幹部中更不乏明達之人暗中擁護延�]之主張，不無微勞。倘能汰弱留強，重予教育，則以土著，關係於今后地方綏靖工作，乃至掃蕩西南，尚可效勞一二。　　又本省思想落後，固由局促山地昧於大勢，亦由袁某多方欺騙，多方利誘威迫，造成積重難返之勢。茲以貴方大軍逼近，或多惶惑，經延�]直接間接多方解釋安慰，除極少數頑固分子或已逃亡外，大都明了貴方寬大作風，尚能鎮定矣。甚望貴方大軍抵達之日，更能予以事實上之證明，則全省人民幸甚。”　　譚延�]疾書至此，大大寫了“此亦延�]職責所關，思慮所及，合併提備參考。”收尾。　　寫完，又細讀一遍，覺得文采雖不足，意思卻至為明白，也就無心細改了，便拈起一個蘋果來，一邊吃着，一邊思索。

# 第五百五十一章 漁家傲（三）

　　備忘錄轉交楊帆后，楊帆與譚人鳳商量，決定由搞一個雙層皮籮來，將備忘錄及工委給上級的報告一併放人皮籮夾層，派地下交通員送往漢口。　　底下交通員派出兩名幹員，裝扮成商人與挑夫，從長沙至岳陽，然後乘小船出湖口過長江，沿途巧妙地躲過敵人的檢查，將文件送往武昌。　　李想看到這個備忘錄之後，心清格外高興。拈過鋼筆，伏案草擬給楊帆、譚人鳳的電報，就爭取長沙和平獨立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作出了具體指示：（一）……此事請譚楊注意處理。我們認為譚延�]態度是好的，應極力爭取譚延�]用和平方法解決湖南問題。　　（二）譚延�]所提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保留其軍隊和幹部加以編整教育等三項要求，原則上均可照準，並迅即成立軍事小組，商定具體辦法。我軍行動在即，此事進行要快。　　（三）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決我軍供應，除成立聯合機構外，請譚楊考慮譚延�]現任軍政黨各項職務暫時均予保留，利用譚延�]名義發號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籌措給養。因聯合機構是解決編軍等事的，由雙方派員組成，譚延�]本人未必參加，似不如保留譚延�]職務，管理我軍尚未到達地區的民政、軍政事宜，使不陷於無政府狀態。此點是否可行，請譚楊斟酌電告。　　（四）如譚延�]發表聲明反袁、反北洋、反假共和，似應予以率部起義之待遇，使譚延�]能起影響南方各省之作用。我們亦可考慮予譚延�]以高級名義，例如南方招撫使之類，俟南方各省平定，譚延�]則來中央政府擔任工作。若得譚延�]真心站在我們方面，將有很大利益。此點亦請你們考慮。　　給譚人鳳、楊帆的電報發出后，李想又親筆複電譚延�]：　　譚延�]先生勛鑒：備忘錄誦悉。先生決心採取反袁反北洋及和平解決湖南問題之方針，極為佩慰。所提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保存貴部予以編整教育等項意見均屬可行。請先生派員與譚人鳳面洽，商定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軍事處置諸項問題。為著迅赴事功打擊北洋系，貴處派員以速為宜。如遇北洋系壓迫，先生可權宜處置一切。只要先生決心站在人民方面，反袁，先生權宜處置，敝方均能諒解。諸事待理，借重之處尚多。此問已囑譚人鳳與貴處妥為聯繫矣。　　……　　譚延�]在長沙官邸會見了譚人鳳、楊帆。　　譚延�]拿到李想複電，反覆看了幾遍，興奮地站起來說：“李大帥的指示讓寶盒子揭蓋了！不只是我吃了定心丸子，全湖南的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了。請轉報武昌的李大帥，我已下了最大決心，堅決照李大帥的指示去做。”　　“湘軍師長趙恆惕的意向如何？”譚人鳳還有些擔心。　　譚延�]說道：“趙師長對當前的問題，何去何從，也看得很清楚。不過他的處境和部屬的情況很複雜；同時，袁世凱、曹琨又多方對他進行拉攏，所以在他那裡進行工作，還須特別慎重，待機行動。問題儘管複雜，但我相信憑我們的真誠努力，和平解決是可能實現，也一定能實現的。”　　……　　天心閣，譚延�]與趙恆惕兩人就起義問題進行緊急商討，確定起義通電的起草人名單，並就軍事部署達成一致意見。　　隨後，譚延�]乘車返回省政府大樓，召開了軍政官員大會。　　譚延�]拉着臉，對到會的人沉聲說道：“目前軍事形勢極為緊張，這是大家所關注的。不願意北洋軍入湘，也是全省3000萬同胞的共同願望。我作為省政府主席，寧願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決不能違背人民的意願，我一定要驅逐北洋強盜！”　　譚延�]、趙恆惕領銜發表了有37位湘軍將領聯名的起義通電。　　通電錶示，“……率領全湘軍民，根據鄂區政府提示之八條二十四款，取得和平之基礎，正式脫離北洋政府。”　　當天，譚延�]發表了《告湖南民眾書》、《告將士書》，向全省民眾和湘軍官兵宣布，湖南已經脫離了北洋政府，宣布獨立，號召各階層人士一致聯合起來，驅逐曹琨北軍，成立人民的民主政府。　　趙恆惕也於當天以湘軍師長的名義，發表了《告全省各級官兵暨所屬軍師官兵及全省人民》的文告，宣布即日起脫離北洋政府，擁護和平，參加革命大業，並望各界人士各安崗位，勿自驚擾。　　至此，醞釀多時的長沙和平獨立得以實現。　　譚延�]、趙恆惕率湘軍共17000餘人宣布起義。駐長沙第卅九混成旅旅長伍禎祥被繳械。　　當晚，湯鄉茗率領的長江艦隊開進湖南，在岳州炮轟曹琨營。曹琨逃往江西。　　國民革命軍第38師浩浩蕩盪開進長沙市。　　長沙市小吳門舉行入城儀式，紅旗飄揚的2部卡車，載着革命軍文工團奏樂先行，接着以18支軍號為前導，部隊分3路浩浩蕩盪進入城區。　　長沙10多萬群眾高舉紅旗，敲鑼打鼓，燃放鞭炮，長沙城徹夜不眠，盛況空前。　　新華社報道說：“當長沙市民帶着一天一夜的疲勞走進自己的家門時，眼望着東方的晨曦，他們不禁興奮地說：天真正亮了。”　　湖南獨立，成立湖南臨時政府，譚延�]任主席，譚人鳳任副主席。原已設立的湖南人民臨時軍政委員會改稱湖南人民軍政委員會，趙恆惕任主任，楊帆任副主任。　　接到譚延�]、趙恆惕領銜的37名高級將領的起義通電后，李想複電譚延�]。趙恆惕：　　譚延�]都督、趙恆惕將軍，及全體起義將士們：接讀通電，義正詞嚴，極為佩慰。諸公率三湘健兒，脫離反動陣營，參加人民革命，義聲昭著，全國歡迎，南望湘雲，謹致祝賀。尚望團結部屬，與國民革命軍親密合作，並準備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隊，改變作風，力求進步，為消滅殘匪，解放全國人民而奮鬥。　　讀罷李想的複電，這位黑矮胖禿的譚婆婆的眼睛濕潤了。他對坐在一旁的譚人鳳說道：“李大帥雄才大略，是湖湘百年未見的奇才。”　　……　　北京。中南海。　　袁世凱在新年臨近的時候把總統府搬進了中南海。　　江西剿匪失利，他決定把國民黨解散了，先出了這一口惡氣，再去部署第二次圍剿。　　同時也有另一層考慮，議會真的很礙事。國民黨一旦解散，國民黨籍的議員則不合法，沒有了國民黨籍的議員，議會便也名存實亡了。他將此事徵求新人內閣總理熊希齡的意見，熊頗覺為難。因為對於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總統而言，他無權解散一個合法的政黨。袁世凱探得了熊希齡的心思后並不做聲，幾天後他再次召見。　　熊希齡走進居仁堂會客廳，袁世凱客客氣氣地接待，兩人坐下談話。剛說了兩句，一個人進來報告：“英國公使朱爾典前來遞交國書。”　　袁世凱對熊希齡說道：“朱爾典是我的老朋友，他要來遞交英國女王的親筆信，我不能不接待他。你先到隔壁房間稍坐一下，朱爾典很快就會走，我們再接着談。”　　熊希齡起身賠笑道：“不要緊，總統先接見英國公使吧！”　　一個侍衛將熊希齡帶進隔壁小房間。熊希齡將房間打量了一下，見裏面布置得簡單而雅潔，他的目光被桌上擺着的一個信套所吸住。走近一看，信封上寫着：呈大總統閱。左上角有袁世凱親筆寫的兩個字：絕密。　　什麼事這般“絕密”？　　出於好奇，熊希齡將信封拿起，从里面抽出一張紙來。熊希齡一看，不覺臉色陡變。　　原來上面寫的是：參劾熊希齡盜竊熱河行宮珍寶事。熊希齡匆匆看了幾行。劾文揭發熊竊取了行宮中大量秘珍奇寶，其間尤以字畫古董為多……　　看着看着，熊希齡兩手抖了起來，終於不敢再看下去了，顫顫抖抖地把紙塞進信封里，頹然坐在沙发上發獃。　　原來，熊希齡在未出任總理之前，正是在熱河做都統，熱河行宮在他的管轄之下。熱河行宮是清代帝后的避暑山莊，嘉慶皇帝、咸豐皇帝都死在這裏。行宮裡收藏數不清的國寶，清王朝覆滅后，這裏的管理人員換了人，原有的一套宮禁破壞了，行宮中時常有國寶失盜的事發生。據分析，多為監守自盜。　　熊希齡做熱河都統時，有意整頓行宮。他親自去行宮查勘，制定許多規矩。在行宮住了半個月後，他啟程回府。回到都統府里，馬弁抬來一口木箱子，說是行宮送的當地土產，熊希齡沒有在意。晚上，朱氏夫人打開木箱子看時，除棗梨等土產外，另有一包用油紙包好的捲軸。去掉油紙，展開捲軸，卻原來是三幅北宋宮廷字畫，它們分別為宋徽宗、黃山谷、米南宮的作品。翰林出身的熊希齡本極喜好前賢字畫，仔細把玩這三幅作品，真正是滿心喜悅，愛不釋手。　　他知道這一定是藏在行宮中的真跡，是行宮監守人員賄賂他的。有心退回去，又太舍不得了，腦子里翻來覆去地鬥爭了許久，終於還是悄悄地領了這份情。　　當然，從那以後，整頓行宮的條規也便成了空文。有時熊希齡想起此事，心裏也有點愧疚，但隨之很快釋懷。不料這塊心病居然被人揭了出來，並由此而給他堆砌了許多不實之詞，又居然告到總統這裏來了，心中有鬼的熊希齡嚇得虛汗直冒，臉色慘白。　　這時，侍衛進來請他出去，說英國公使已走，總統要繼續與他談話。　　熊希齡再次走進會客廳時，袁世凱立即關切地問：“秉三，你怎麼啦，臉色不對頭，哪裡不舒服？”　　袁世凱這幾句話問得熊希齡愈加心慌，忙答：“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袁世凱親自端來一杯水給他：“喝口水吧，剛才讓你久等了。”　　說著遞過一張紙：“秉三，你看看這個，若無意見，請你副署。”　　熊希齡一看，正是前两天說的解散國民黨的事，袁世凱已命人擬好了解散令。此時的熊希齡，已再無勇氣與袁爭辯了，看都沒看完，便將自己的名字歪歪斜斜地簽上。　　看着熊希齡魂不守舍的離開，袁世凱露出滿意的笑容。　　這時袁克定匆匆跑進來：“父親，譚延�]反覆小人，再次宣布湖南獨立，趕走了曹三傻子！”　　“什麼？”袁世凱的好心情這個壞消息打擊的粉碎。

# 第五百五十二章 盤馬彎弓（一）

　　武昌，軍委指揮部。　　李想走到東牆上懸挂的巨幅地圖前，目光從長江。從湖南向貴州、四川和西南延伸。　　西南地區，包括四川、貴州、雲南、西康、西藏五省區，地形十分複雜。北有大巴山脈橫亘川陝邊界，東有巫山山脈、武陵山脈縱貫川、鄂、湘、黔邊境，形成西起奉節、東至宜昌，長達200餘公里的峽谷地帶，是川鄂交通的咽喉，地形極為險要。雲南省地處我國西南邊陲，與越南、老撾、緬甸接壤。國境線蜿蜒於該省的西部和南部，長達3000餘公里，是我國西南的門戶。西藏地區，地處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公尺以上，系藏族聚居區。整個西南五省區，除四川盆地外，其餘多為山地和起伏連綿的丘陵，山陡路窄，崎嶇彎曲，交通極其不便。雲、貴、川三省，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人煙稠密，歷來為我國兵、糧的主要來源地之一。　　這時，曾高和李西屏進來。三人議論了搞定湖南以後的形勢。　　李想對他們說：“原定劉經兩年內留西藏，不作新的機動，以防備英帝國主義於我入藏之後可能進行軍事干涉，現在看來，英國進行直接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我們還要留意。這樣，劉經軍團下一步進軍西南的行動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了。”　　在底定南中國這個大棋盤上，李想決心依次解決西北。西南和東南的各省雜牌軍隊，最終北上問鼎中原，一舉擊破北洋軍，實現全國的解放。　　“參謀部有沒有進軍西南的具體計劃？”李想敲着膝蓋問道。　　“迂迴包抄！”李西屏簡短的說道。　　“關起門來打狗！”李想笑道，“你們和我想到一塊了。記得蘭州會戰時，就是沒能徹底消滅殘敵，以至於現在西北地區處處烽煙，土匪橫行。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做出改進，參謀部這是非常英明的戰略決策。這可以作為以後徹底消滅北洋軍的戰略指導思想。”　　“西昌戰役用的就是迂迴包抄，所以這次我們想來個照貓畫虎，對四川來個迂迴包抄。”曾高笑笑說道。“只不過不同的是，打西昌是公開的大迂迴、大包圍，而打四川，在最初階段，則是暗中大迂迴、大包圍，這主要因為作戰對象不同。”　　“還有不同？”李想來了興緻，“你給我說說。”　　“大帥請看！”曾高走到地圖前，李想和李西屏也都跟着走過去。　　“老袁最近挾得勝之威，也是在全國布置棋子，也對鄂區採取大迂迴包抄的架勢，湖南就準備換都督，也幸好我們動作快。　　同時，老袁下令調蔡鍔入京，以貴州都督唐繼堯繼任雲南都督，以掌握貴州團練武裝的劉顯世為貴州護軍使，又以親信龍建章為貴州巡按使，監督劉顯世。　　話說胡景伊雖以向袁世凱效忠為代價，得取代尹昌衡而為四川都督，但老袁終究信不過這種倒戈成性的地頭蛇。　　於是老袁便派替胡景伊走門路的老熟人，湖北武備學堂出身，時任參謀次長的陳宦出任四川軍務會辦。這陳宦雖系湖北人，但他此前曾協助川督錫良辦過四川武備學堂，后又隨錫良前往雲南籌建新軍，所以川、滇兩省軍界多有他的學生故舊。　　甫待陳宦行抵重慶，老袁即任陳為成武將軍兼四川巡按使，並調胡景伊入京敘職�D�D四川政權就這樣變戲法般地，在北洋武力的脅迫下，完成了轉變。　　老袁以他鎮撫西南，在人事安排上亦算妥當，沒有遇到任何阻力。　　陳宦入川后，即秉承袁世凱之意，對川軍大加調整裁撤整編。　　川軍原有五個師，其中第一師是原清末四川新軍第十七鎮的老底子；第二師是收編的‘同志軍’；第三師是收編的舊巡防軍潰散部隊；第四師是以劉存厚所率雲南‘援川’軍留川人員和保定等軍校畢業生為骨幹組建的全新部隊。這四個師均是尹昌衡時代擴編的，從屬於尹昌衡�D胡景伊系統。其中第一、四兩師人員純正，軍事素質較好。而第五師則是個另類，這是原重慶蜀軍政府的家底，政治上從屬於國民黨。不過熊克武的第五師因反袁起義被打垮。　　此時，川軍各部在名義上雖服從於袁世凱、陳宦，但雙方矛盾甚深。　　袁世凱為了對付鄂區，把川軍4個師約6萬人，布防於秦嶺、漢中、川北一帶，以北面作重點進攻的方向。　　以第二混成旅鐘體道（四川武備轉陸大）部，控制於巴東一帶，作為西南防守的前進陣地。　　另外以新編的第一混成旅黃鵠舉（四川武備）部，控制於巫山、萬縣之線，屏障川東北，其餘兵力則散佈於川滇黔各地。　　顯然，袁世凱把重點布防在川北。　　既然敵人兵力的重點布防在川北，我們可以用第十八兵團多次對秦嶺之敵發起佯攻，這樣不但吸引了陳宦的兵力，而且也吸引了袁世凱的注意力，誤認為我們的主攻方向是在川北，因而在川南、滇、黔方向，敵人的兵力相對空虛。　　於是，就可以以假對真，避實就虛，繞開敵人的主力部隊，直插敵人後部退路，首先關住大門，然後再關起門來打狗。”　　李想頻頻點頭。　　李西屏做出補充，指着地圖解說道：“進軍西南的部署是：楊帆兵團，一部，由湖南直趨貴州，然後插入川南；一部，則向湘西進擊，然後插入川東；劉經兵團，由北向川西壓迫。”　　……　　遵照軍委的指示，楊帆與譚人鳳又在長沙主持召開兵團司令員、政委以上的高級幹部會議，研究討論進軍西南的作戰計劃。　　在司令部作戰室的牆壁上，醒目地掛着“西南作戰決心要圖”，那一個個巨大的紅藍色箭頭，簡明、扼要地显示了敵人的兵力部署和我軍各兵團、各軍的任務。　　此刻，楊帆司令員正在作總結性發言：　　“同志們，進軍西南作戰，任務艱巨而複雜，我們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從幾天大家分析的情況來看，西南作戰既有不利條件，也有有利條件。其不利條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這一地區包括雲南、貴州、四川、西康、西藏五省區，西藏和西康已經解放，雲南可以先放一邊。貴州和四川該區按地形特點可大致分為川康滇峽谷區、雲貴高原和四川盆地三部分。其中，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區大多為崇山峻岭，地形險阻，交通除少數公路外，主要靠山間小路通行。因此，川北素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之說，貴州亦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之諺。該區雖地域遼闊，礦產資源豐富，但除四川盆地等地外，大部地區人口稀少，經濟文化很不發達。由於該區地形複雜，使敵人的迴旋餘地較大，我之進攻不易。　　第二，該區民族眾多，宗教信仰和民族習慣各不相同，社會情況複雜。　　第三，西南地區以雲南為首，蔡鍔調往北京，繼任雲南都督唐繼堯其人頗有野心，雖然我們沒有以雲南為目標，但也難保雲南會插手其中。而且盤據廣西的陸榮廷自封西南王，也是一大威脅。我們必須抱定打硬仗之決心。　　第四，進軍路途遙遠，交通不便，道路崎嶇，通行困難，一切補給不可能完全依賴於後方，就地補給又有一定困難。　　當然，進軍西南也有不少有利條件。西南各省的人心渙散，士氣低落，戰鬥力不強，在西南地區難以形成有效防禦；湖南改編的縱隊發展到3萬餘人，並解放了湘西部分地區，成為我軍進軍西南的有力助手；貴州、四川地下黨為迎接我軍進軍西南，大力開展工作，西南人民反抗袁世凱暴政反動統治的罷工、罷課、抗捐、抗稅等鬥爭風起雲涌。……”　　在分析了進軍西南作戰的有利和不利條件之後，楊帆對敵情判斷和決心要點作了如下口述：“鑒於敵人的防禦態勢，我認為：當我軍進軍西南的強大攻勢發起后，位於川陝邊境的陳宦川軍是四個師將加速向四川撤退；同時，位於川湘鄂邊區的新編川軍第一混成旅可能先行退到川東和川南進行抵抗。保障川軍主力部隊的側翼安全；如若四川不保時，陳宦兩部可能將由川東南向雲南方向潰逃。基於以上分析，我軍主力將充分利用兄弟部隊佯動效果，沿川東和黔東方向突破，進行迂迴包圍並依次攻佔貴陽、敘府、滬州、樂山、鄧睞、大邑等地，以求截斷四川境內國民黨軍的潰逃之路，達到聚而殲之的目的。　　為此，野戰軍作如下部署：以第5兵團和第3兵團之第10軍直出黔北、川南，切斷敵軍向雲南方向的退路，爾後協同第3兵團作戰；以第3兵團所屬第11、12軍，會同湖北軍區指揮之第50軍和第42軍等部，以鉗形攻勢圍殲川軍第一混成旅部后，直出四川東南部，與第5兵團協力聚殲川東和重慶地區之敵；第3、5兵團完成上述任務后，在第18兵團的配合下，實施成都戰役，全殲陳宦集團及四川境內之敵。”

# 第五百五十三章 盤馬彎弓（二）

　　楊帆同時在長沙召開了為期一周的團以上幹部動員會議。　　會上傳達貫徹軍委關於進軍西南的指示，進行進軍西南的動員和研究進軍作戰方案。　　楊帆作為軍團司令員親臨大會，作了進軍西南的動員報告。　　楊帆站在原長沙省議會大禮堂的講台上，那抖擻的精神、有力的揮臂動作和渾厚宏亮的聲音，显示出一派大將軍的風采。　　“同志們！……我們向西南進軍的時機成熟了！”　　楊帆講完軍委的決策和進軍西南的偉大意義之後，呷了一口茶，雙手往腰際一叉，很風趣地高聲問道：“同志們可知道袁世凱最怕什麼？”　　於是，台下的同志們紛紛議論起來。　　楊帆稍作停頓，然後揮了揮手，示意大家安靜，便伸出手，扳着指頭說：“袁世凱最怕我們國民革命軍革他的命！眼下，我軍已解放了湖南，現在又要向大西南進軍了，把我們背後的小魚小蝦收拾了，我們就去革他的命！袁世凱的日子不長了！”　　“革了袁世凱的命！”　　“將革命進行到底！”　　底下一陣歡騰！　　楊帆又道：“大家看到兄弟部隊北上，而我們卻南下，很多人都認為南下沒有大仗可打，大家可能有些意見了吧。告訴你們，參加進軍西南作戰，那裡的路不好走，盤馬彎弓，屆時要解決上幾十萬人左右的部隊。這同樣是大仗，是惡仗！到那時，可是又吃肉、又啃骨頭，還要喝湯，諸位可不要撐壞了！”　　底下戰爭狂們又吼叫起來了。　　楊帆接着說：“西南是我們的腹背要害，我們一定要以實際行動做好準備，用勝利來保護我們的要害！”　　“全體指戰員發揚艱苦奮鬥、不怕犧牲的精神，徹底消滅盤據在西南的反動派。”　　……　　岳州，第3兵團駐地。　　長沙進軍西南的作戰會議結束后，第3兵團司令員陳小春匆匆趕回兵團司令部駐地，傳達會議精神。　　陳小春是兵團級幹部中非常年輕的指揮員之一。在李想的團體中，這樣年輕的高級將領比比皆是，而手握五省兵馬大權的李想本人更是年輕的逆天。　　自辛亥年參加武昌舉義，2年多槍林彈雨的考驗，炮火硝煙的熏陶，東風火箭般的速度，把這位來自湖南湘西貧瘠山區的農家子弟鍛造成一名國民革命軍的高級指揮員、李想麾下的一員大將。　　此時，這位統率幾萬部隊的兵團司令年僅28歲。　　返回兵團司令部駐地后，陳小春立刻召開了有軍長、師長們參加的作戰會議，傳達軍首長指示，研究本兵團的具體作戰部署。　　陳小春首先介紹了軍首長賦予本兵團的任務，接着他談了自己對執行上級任務的意見：“為完成首長賦予我兵團的任務，我認為，首先應組織好部隊隱蔽地向集結地區開進，待完成各項準備后，協同第47軍部隊，以突然的行動發起攻擊，堅決奪佔四川境內的黔江、秀山、酉陽、彭水等地區，打開川東門戶並相機解放重慶，爾後參加成都會戰，聚殲陳宦部，肅清四川殘敵。從上述情況來看，我兵團擔負的任務既光榮又艱巨。根據地理條件，川東地勢險要，道路崎嶇，江河縱橫交錯，不便於大兵團行動。特別是在我們進攻的方向上，有黃鵠部重兵把守。因此我兵團能否出其不意地打開入川通路，關係著整個西南戰局的進程。眼下，當務之急是要做好動員工作，克服貪圖享受思想，樹立吃大苦、耐大勞的觀念，保證一聲令下，立即奔赴戰區。”　　……　　湘潭，第5兵團駐地。　　冒着殘冬的寒氣，第5兵團黨委擴大會議正在召開。會議的議題是，傳達革命軍西南作戰命令，研究本兵團作戰部署。　　兵團司令員楊坤，同樣的年輕，同樣的是辛亥年參加武昌首義，歷任連、營、團、師長，短短兩年時間，火速般升遷到兵團司令員，是李想麾下一名驍勇善戰的戰將。　　他以簡潔明了的語言介紹了野戰軍賦予兵團的任務：“按首長的部署，我兵團將於10月份隱蔽地集結於湖南邵陽地區待命，爾後直出貴州，於20日前攻佔貴陽，切斷胡宗南、白崇禧集團間的聯繫；爾後，再以主力經畢節入川，協同第3兵團解放整個四川；同時，我兵團還負責經營貴州。”　　司令員介紹完上級的意圖后，在座的各位指揮員們你一言我一語，紛紛對進軍貴州的任務談起自己的看法來。　　第16軍軍長說：“這次進軍貴州，我看，文章主要在腿上，作戰在其次。從上饒到湘西，上千里路，又是秘密行軍，需要認真加以籌劃。”　　接着，第17軍軍長兼政委建議：“面臨着進入貴州后大量的地方工作，部隊必須在幹部和戰士中進行城市政策。新區政策和少數民族政策教育，否則，我們將難以負擔起新區的地方行政工作。”　　為保證進軍西南任務的完成，長沙軍團前委除着重研究了進軍作戰的具體部署外，還研究了加強部隊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強部隊後勤保障、新區工作以及少數民族工作等問題。　　前委決定，在思想教育方面，於開展進軍動員的同時，各部隊以團或以師為單位召開黨的代表會議，切實解決各種思想問題；在物質保障方面，下大力組織並加強進軍的後勤工作，加強新區借糧政策的教育，並開展人員馬匹健康運動。　　根據前委的指示，各部隊着重進行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教育，此外還進行了新區農村政策、統戰政策、民族政策和城市政策的政治教育。轉入進軍動員，反覆說明進軍西南的重要意義，介紹進軍的有利條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難，並組織群眾討論，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與此同時，各部隊以團或以師或以軍為單位召開黨的代表會議，充分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和糾正某些幹部的居功自傲、缺乏整體觀念以及無組織無紀律等不良傾向，大大提高了部隊特別是幹部的階級覺悟和政策水平，增強了部隊進軍西南並建設西南的信心和決心，為完成進軍西南的任務打下了鞏固的思想基礎。　　與此同時，部隊還進行了山地、河川、稻田作戰等戰術訓練，並以團或師為單位舉行了隆重的授予軍旗典禮。　　在中央軍委統一籌劃和各大戰略區的大力支援下，部隊的人員得到補充，炮兵、工兵特別是後勤領導機構及其運輸部隊、兵站、衛生等部門大為加強，經費、鞋子、棉衣及其他軍用物資及時下發部隊。　　此外，還抽調了縣委委員以上幹部800人，區村幹部4000餘人，在武漢招收學生、青年職工近萬人，隨軍西進，以備開闢西南地方工作的需要。　　……　　當湖南楊帆軍團主力向湘鄂西集結時，劉經所率的第18兵團之第60、61、62軍及漢中的第七軍也做好南下入川作戰的各項準備。經過教育和充分準備，部隊情緒高漲，紛紛上書請戰，表示堅決打好解放四川的一戰。　　……　　經楊帆、譚人鳳簽署，長沙司令部下達了《向川黔進軍作戰基本命令》。　　命令如下： 1.敵情如司令部關於西南敵人的綜合通報。 2.本軍主力（除4兵團外）之任務在於攻略貴陽及川東南，以大迂迴之動作，先進擊宜賓、滬縣、江津地帶之敵並控制上述地帶以北地區，以使川軍第一混成旅黃鵠及重慶等地之敵，完全孤立於川東地區，爾後即聚殲這些敵人，或運用政治方法解決之，以便協同川北我軍逐次解決全川問題。 3.各部隊之行動部署：（1）5兵團及附特縱之炮團及一個工兵營，應於本月10日以前到達武崗、湘潭之線，爭取以10天時間補齊棉衣，於本月20日前攻佔貴陽、黔西，爾後以一個軍留置貴陽地區，捕剿散匪，維護交通，兵團主力則應於下月10日以前經畢節進擊宜賓至納溪地帶之敵，協同3兵團作戰。　　（2）3兵團並附特縱之炮9團及一個工兵營，應於本月10日以前到達常德、江陵一線，爭取於10天到半個月補齊棉衣，於本月20日前攻佔遵義、彭水、黔江，爾後除以一個軍控制咸豐、黔江、彭水，監視與牽制涪陵至萬縣等地之敵，待機作戰外，兵團主力則應於下月10日以前進擊滬縣至江津地帶之敵，協同5兵團作戰。　　（3）完成渡江攻佔宜賓至江津地帶后，應順勢攻佔富順至壁山之線，並調整隊勢，切實偵察掌握各方面情況，準備下一步之行動。　　（4）以沅陵、思南、遵義、滬縣、榮昌為兩兵團之分界線。線上屬3兵團。　　（5）3、5兵團應按上述方針，根據實際情況，做更具體的部署，並報告本部備查。　　（6）特縱除配屬各兵團之三個重炮團和一個工兵團外，其餘於本月3日以前集結花園地區待命。 4.本部擬於本月底移常德附近，爾後位置臨時確定。此為基本命令，爾後之變化，視情況另以命令行之。　　上述作戰部署得到軍委的批准。

# 第五百五十四章 盤馬彎弓（三）

　　西南戰雲涌動。　　國民革命軍進軍西南各路大軍正按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和李想的決策，或行軍，或作戰，戰馬嘶嗚，戰鼓動地。　　西藏和西康方向，劉經在相繼穩定拉薩、日喀則、丹東等西藏主要城市后，保衛西藏的部署已調整就緒，英國進行直接軍事干涉的可能性已大為減小。　　湖南方向，楊帆各路部隊浩浩蕩盪地向湘西黔東進軍。　　西北漢中方向，第18兵團等部向秦嶺地區的川軍部發動攻勢。同時，活動在陝南和鄂西北地區的原中原軍區部隊，积極佯動，吸引川軍注意。　　此時，只有鄂軍的高級將領才清楚地知道：這錯綜複雜的軍事行動中，掩護着一個絕大的秘密，那就是湖南鄂軍數十萬大軍開始向西機動。　　為了迷惑西南地區的敵人，保證對其實行大迂迴大包圍的突然性，李想和總參設計並實施了公開與秘密兩種機動方式，準備從袁世凱意想不到的方向，實施向西南的進軍。　　楊帆軍團的第5兵團則以解放湘南地區衡寶的姿態，由上饒隱蔽地開往湘西。該兵團在開進、駐紮、通信和同地方政權聯繫中，一律使用老湘軍的番號，使陳宦誤認為這隻是鄂軍在佔領湖南之後整頓湘軍的調防。　　楊帆的第3兵團除一部溯長江北上走水路外，其餘大部則進入漢中，做出一副從北面進擊四川的樣子。實則，主力秘密南下，到隱蔽集結於湘鄂西部。　　這樣一來，在中南地區，西北鄂軍和湖南鄂軍兩支大軍的進軍出現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方式：向漢中疾進的西北部隊是浩浩蕩盪，鑼鼓喧天；向西南開進的楊帆部隊則僵旗息鼓，不顯蹤跡。　　面對戰爭史上這一戰略偽裝的傑作，楊帆欣然地點點頭，說道：“這樣子好，李大帥就是要這種氣氛！”　　在一旁的譚人鳳則笑着對參謀人員說：“各位再努一把力，將最後一幕戲演好！”　　譚人鳳說的“最後一幕戲”，便是他們“表演”的“聲東擊西戲”。　　楊帆率軍團領導機關從長沙出發，乘坐淺水艦沿湘江北上，開始向西南行進。表面是過洞庭湖進入長江，實際上是秘密從洞庭湖上拐進沅江，進入湘西。　　……　　北京，中南海。　　聽說李想在漢中的部隊頻頻調動，袁世凱真是一夕數驚。　　“湖南易手，李想這麼快就準備動四川了？吃相這麼難看，他真不怕消化不良撐死？”袁克定陰沉着臉說道。一瘸一拐的在大廳度圈子。　　“行了！你能不能坐下消停一會兒？”　　袁世凱無名火沒處發，只有向他兒子發。　　由於西南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形勢特點和政治、經濟條件，袁世凱企圖把西南建成“剿李基地”，盤踞川蜀，開拓滇康，支撐一隅，等待時機，在李瘋子背後插上一刀狠的。北洋和鄂區一開戰，這一刀絕對可以要了李瘋子的命！　　於是，袁世凱不惜從大借款中騰�{出三百萬英鎊，砸得西南小軍閥們暈頭轉向，全部乖乖給他推北洋的磨！　　袁世凱也是高瞻遠矚，對西南――李瘋子這一後背早已盤算好了。秦嶺、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諸山脈，同時也是一道鄂軍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便於封鎖，可以割斷川黔兩省與內地的聯繫，對鄂區就是進可攻，退可守，就是插在李瘋子背後的一大尖刀！　　而且，西南地區盤根錯節的地方封建勢力和各據一方的軍閥土匪，可以作為實行反動統治，金錢收買分化的政治基礎；西南地區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兵員和軍糧都有保障；地處邊陲，接壤數國邊境，便於取得外援。　　因此，袁世凱決定大力“投資西南”。　　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決定把退集在西北、西南的殘部，統統組織起來，沿川陝、川湘鄂邊區，層層設防，構成一道堅固的防線，以“固守西南”。袁世凱計劃：以川軍集團在川陝邊區的部隊扼守秦嶺、大巴山，防止解放軍由陝入川；以陳宦新編的川軍集團布防川湘鄂邊區，扼守川東門戶。然後，見機行事，關鍵時刻出來桶李瘋子一刀！　　為了建設西南這陰險的計劃。老袁調走尹昌衡，派心腹陳宦接替了胡景伊的川省都督，要他看好成都這個據點；重慶的西南軍政則由親信黃鵠坐鎮。黃鵠年輕頑固驕矜，陳宦老謀深算，圓滑善變，且二人均與國民黨特別是李瘋子勢不兩立。　　袁世凱決意“建設”西南，想在李想背後安插一把尖刀，但在李瘋子方面，已決定向西南進攻了。　　“想不到李瘋子這麼快，我們要加快河南和江西的剿匪！”袁世凱這麼說：“告訴陳宦，當以元老身份和在西南的幫舊關係，儘力協調川內人事關係，緩和矛盾，控制地方勢力抬頭，為民國大計盡職盡責。”　　……　　西南已經戰雲密布，陳宦為保住“建設”好西南這一個“插在李瘋子背上的尖刀”，真可謂席不暇暖，辛勞備至。一個多月以來，他頻繁往來密會川軍各軍將領。　　然而，陳宦還是放心不下，由成都跑到重慶，親白布置抵禦鄂軍“侵略”大計。　　一下船，陳宦就發表講話，說道：“今日重慶將成為對抗分裂，對抗亂黨、對抗三民主義歪理邪說之中心，重新負起支持作戰艱苦無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戰精神，為保持抗戰戰果，完成民族統一而努力。今日陳謀來渝，以示與國民黨抗戰到底的決心。”　　陳宦住進陵園。隨即，在西南方面的政軍總負責人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黃鵠被召見。　　望着這位昔日一手提拔起來的學生，陳宦感慨地說：“西南地區守護川蜀門戶的重任就交給你了。搞好了，我們就能在西南站住腳。搞不好，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啊！”　　黃鵠似乎底氣不足：“陳督，此次委以西南重任，實屬艱難備至，黃鵠惟有鞠躬盡瘁而已。至於作戰事宜，鄙人不才，願隨時聽候陳督吩咐。”　　陳宦聽了，也是憂心仲忡。兩人就時局的發展進行了一番長談。　　鄂軍進攻宜昌、沙市，黃鵠部退至巴東、五峰、慈利。大庸至沅陵一線，奉袁世凱之命，主要任務是屏障川東門戶。此時，陳宦與黃鵠算是掛在一條線上的螞蚌，共同擔負袁世凱“建設西南”的“重任”。　　開始的時候，他們回顧了民國成立2年來四川的局勢，認為成績太差：政治上貪污成風，腐敗無能，依然如清朝時候沒有改變，弄得四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經濟上弄得通貨膨脹，物價飛騰；黨務一團糟，雖有幾百萬黨員，但毫無組織力量；軍隊中也矛盾重重，指揮紊亂，士氣消沉。　　他們認為，上述種種就是川軍扛不住鄂軍進攻的主要因素。　　接下來，他們又重點議論了下面幾個問題：第一，第三次革命會不會在短期內爆發？第二，中國國民黨內部有沒有分裂的可能？第三，就目前形勢來看，能不能保住西南？第四，如果鄂軍向西南進攻，能不能與他們進行決戰？如果不能進行決戰，應該怎麼辦？　　對於第一個問題，兩人所見略同，認為短期內爆發第三次革命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在李瘋子在還沒有搞得西南的時候，絕不願掀起第三次革命。而袁世凱在沒有徹底剿滅河南和江西的討袁軍殘軍之前，也不可能和李瘋子正門開戰。兩人現在都在加緊平定自己的後院，都在跟時間賽跑。　　對於第二個問題，陳宦自認為有相當的研究。因為他長期和革命黨人打交道，替袁世凱負責策反革命黨人，了解很多資深的內幕。他認為，國民黨從同盟會時起就形成了各種山頭，辛亥革命時期就是一盤散沙，二次革命還是一盤散沙，許多同盟會或者國民黨的強人各據一方，個人搞個人的革命，李瘋子是最突出的一個，二次革命黃興、李烈鈞和柏文蔚與北洋軍打的狗腦子都出來了，他卻袖手旁觀。而李想集團內部也是出現幾個強人，在大西北，在西藏，這些手握重兵的大將，現在力量更趨強大，一定會互爭雄長。依據他在官場中爭權奪利的經驗，他得出的結論是，國民黨內部早已經四分五裂，而李想集團內部也有出現分裂的可能。　　對於第三個問題，他們都感到很悲觀。按他們的估計，鄂軍的正規部隊已達40餘萬人，目前正在全力經營西南，向西南各省進軍，現在已明確的看出李瘋子的目標，那就是安後院西南，再北上問鼎中原。而北洋軍部隊雖然強大，仍據守着是北方，對西南是鞭長莫及，而且在河南和江西戰場焦頭爛額，北洋軍不平息這兩處，也無法向鄂區進軍！僅就四川一偶來說，無論就數量和戰鬥力來說，在任何地區都已無力與鄂軍進行決戰；因而在西南上說，無論是四川還是貴州，他們都不會守得住。只有雲南一地，由於地理條件的關係，或許可以暫時苟安。　　最後，他們詳細地討論了“保衛西南”問題。　　在盤算了保衛西南的兵力之後，他們認為，要想與鄂軍決戰是完全不可能的。既不能決戰，又不能坐以待斃，就只能想辦法避免鄂軍的圍殲而保存實力了。於是，他們定下了如下方案：在軍尚未向西南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以前，設法將主力轉移到雲南去。第一步，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為逐步向雲南轉移的基地。第二步，俟鄂軍開始向西南進軍時，立即將主力轉移，為顧慮到西康的鄂軍可能採取的阻擊行為，必須具有擊破西康鄂軍的決心和力量，因此在轉移時，必須盡最大努力保存現有的重武器如戰車及重炮、山炮等。　　根據這個決策，兩人商定，由陳宦設法抽調約一個軍的兵力，開駐川南的樂山、峨眉、新津等縣，準備進入西康；由宋部抽調一部分兵力開駐滬州，為將來主力由鹽津、昭通、會澤等地開往滇西作好準備。為使這個計劃得以順利實施，應先解決鄂軍征藏名將劉經，以控制西康，並以西昌作為第一個根據地。　　其實這個計劃，能不能成行他們自己也沒把握，因為川軍剛剛被他們洗牌，磨合的時間太短，英鎊建立起來的關係並不牢靠。那些川軍將領，同他們還不是一條心，是各有心思。就是他們兩人，焉不是暗懷着兩個心思？　　……　　袁世凱萬萬想不到他的這兩個得意門生，在“保衛”大西南的作戰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就如此沒有信心，就在尋找退路了。　　……　　計劃完成，黃鵠最後輕舒一口氣，道：“陳督這次來就不要走了，長期住在重慶怎麼樣？這也是對重慶將士們的鼓舞。”　　黃鵠的心意，陳宦完全理解，但此時陳宦心裏想的只有他自己才能知曉。　　陳宦嘴上說道：“我把川軍將領的家眷全部接到了成都，就是為了掌握川軍。因此，我要經常住在成都，而不能長期留在重慶。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協力，能支撐一個時期，國內形勢就一定有變化。到那時，北洋軍剿滅河南和江西的殘匪，我們反攻的勝利就有希望了。”　　陳宦這話，有讓黃鵠升起一線希望，接着蜀道之難，還真有可能支撐一段時間，就是支持不下去了，退往雲南，總能多堅持一下下，那時候，北洋軍就是飯桶，也應該把河南和江西殘匪剿滅乾淨了吧？那時候，就是他們反攻西南的時機，同樣可以做到在李瘋子背後插上一刀。　　陳宦這次到重慶，為了穩定軍心，硬着頭皮住了幾天的時間。又是開軍事會議，部署西南防務；又是召見主要將領詢問情況，面授機宜。但好些四川武備學堂的學生故舊已經感到陳宦不再具有以前的威望了。

# 第五百五十五章 戰西南（一）

　　長沙城的大街上鑼鼓喧天、鞭炮遍地，全城百姓歡送進軍西南的大軍出征。　　從長沙出發，楊帆軍團的領導機關及指揮員的行止動向就受到北京的特別關注。在袁世凱的指令下，京師軍政執法處，北洋特務頭子雷震春便啟動了長沙、岳州沿線的所有潛伏密探，日夜監視、密報楊帆軍團領導機關的一舉一動，以求在蛛絲馬跡中分析判斷出對手的下一步行動。正因為如此，譚人鳳才要求部下將這最後一幕“聲東擊西”的壓軸戲演好！　　楊帆軍團領導機關的一路行蹤，故意暴露得清清楚楚。從長沙到岳州這一路上，在船隊沿途經過的大小碼頭上，運送楊帆軍團機關、部隊的專列都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　　楊帆、譚人鳳一再露面，接見當地黨政幹部、群眾代表，並公開宣布軍團的使命是轉漢中進軍西南。　　大部隊在進入浩瀚無垠的洞庭湖之後，他們偷龍轉鳳，和悄悄等待在洞庭湖剛剛換上軍裝的民兵換船，跟在楊帆的旗艦身後的變成民兵。　　楊帆到達漢中名城后，楊帆領導機關同漢中群眾共同召開聯歡大會，楊帆、譚人鳳發表了講話。　　會議上，一位女學生慷慨激昂的發言將這場規模空前的“壓軸戲”引向高潮：“親愛的同志們，你們前進吧！我們後方的人民，一定努力生產，全力支援你們。同志們，前進吧！巴山蜀水在呼喚着你們，西南人民在盼望着你們，後方的人民在等待着你們勝利的消息。祝你們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同一天，新華通訊社詳盡報道了這次歡送大會的盛況。　　這一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在北京的袁世凱的耳朵里。　　中南海的大總統府連續召開作戰會議，討論鄂軍的進攻方向，研究作戰方案和兵力部署。越加肯定鄂軍由北入川的決定。收集的情報和推測的結果很快就送到成都的陳宦手裡。　　陳宦在成都的都督府召開軍事會議，周駿；劉存厚；黃鵠舉；鐘體道等川軍新老將領齊集。　　陳宦首先給部下打氣說：“國內危機四伏，第三次革命一觸即發，河南和江西的局勢尚不能測，如果我軍能堅守西南，以待國內時局變化，定能反敗為勝。”　　陳宦的話也是在暗示威脅那些桀驁不馴的川軍各部，都給我好好的打，等袁世凱擺平河南和江西的爛攤子，就是李想倒霉的時候，大家今天出力了，那就是功臣，榮華富貴，大大的有。要是有別樣心思，那就等袁世凱收拾了李瘋子，大家都流亡海外陪孫大炮去。　　這話，確實糊住不少人，畢竟他們都相信經營二十多年的北洋軍比經營二年多的鄂軍有實力，最後勝利者必是袁世凱。　　只是李瘋子也不是好相與的，他的鄂軍在借到四川征藏的時候，他們也都是見識了鄂軍的兵強馬壯，那種殺氣騰騰，百戰雄兵打擊驕傲氣場，嚇得他們一夜夜的睡不安生啊。　　他們聽說要和李瘋子開戰，他們小腿肚子就抽筋，袁世凱還沒有收拾李瘋子之前，李瘋子就先把他們收拾了！　　所有人的心思正不知道往那裡轉的時候，陳宦又說話了。　　陳宦這回是介紹一下袁世凱送來的情報，他說道：“據各方面的偵察，新年元月底二初以來，陝西關中地區鄂軍調動頻繁。長沙至漢口的水路，湖廣鐵路上，長沙至武昌段北行軍列，北上的軍隊很多。據賽報，進入關中地區的主要為鄂軍進軍西南的主力。另外，近一個時期以來，川軍一師在漢中的防鄂軍入蜀的戰線連續遭受鄂軍主力兵團的攻擊。”　　在陳宦介紹情況時，與會各位將領議論紛紛。　　當陳宦發問：“諸位認為鄂軍的主攻方向指向何處呢？”　　會場即刻陷入沉默。　　判斷鄂軍主攻方向，這個責任太重大了，誰也不敢輕易表態。　　正在眾人沉默之時，陳宦得意門生黃鵠舉發言說道：“從歷史上考查，歷代入四川，大多是由川北而來，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險阻，不便用兵，川陝路交通方便，易於鄂軍展開。基於上述理由，我主張調四川四個師團於川北劍閣一帶布防，以挫敗鄂軍入川企圖。”　　陳宦不住地點頭。袁世凱拍過來的電報也是這樣判斷：鄂軍入川的主要方向，或北或東，以北面的可能性較大。他認為，川東方面，由於地勢險要，人煙稀少，交通不便，大兵團行動十分困難。而且，川東方向的翼側湖南剛剛佔領，而貴州尚有唐繼堯的牽制。而川北方向呢？雖然地形也十分複雜，有橫亘於川陝間的秦嶺、大巴山，通行困難。但是，自古從中原到西南走的都是這條路，川陝之間路途雖險，畢竟有古老的官道幹線相連。特別是秦嶺以北的關中地區，李想新建了一條暢通的鐵路線直通（因為西北豐富的礦藏被發現，李想鼓動長江財團的資本家掏荷包修建一條直通西部的大動脈），可以解決大兵團作戰的補給。於是袁世凱認定：鄂軍入川，勢必要從北面來。　　眼下，雷震春的情報也佐證了他在前一個時期的判斷，因此陳宦沒有半點猶豫，仍然堅持既定方案。　　陳宦肯定地說道：“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川北方向仍是鄂軍進攻的重點，對這一方向的防禦必須加強。必須拒匪於川境之外，即以隴南與陝南為決戰地帶，而不在川境之內與匪周旋。因此，秦嶺防線一定要守住，沒有我的命令，不許擅自後退。另外，除了秦嶺防線以外，還必須沿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一線構築第二道防線。同時，川東方向也不能掉以輕心，黃鵠舉部必須加強防守。還有，鐘體道第二混成旅應迅速配置在南充、大竹地區，作好向川北或川東機動的準備。”　　陳宦也是有私心，讓川軍頂在川北第一線，他兩個嫡系新編混成旅放在安全的第二線，陰險的想要先把桀驁不馴的川軍團消耗一下，卻不知道放在第二線的嫡系才是已經站在懸崖邊。　　經過討論，四川都督，成武將軍，兼四川巡按使，陳宦判斷：“鄂軍對西南可能四面進攻（由川鄂路、川湘路、黔路、川北、川東北），以一部繞道玉樹進入西康，堵塞西南之側後門，主力由川北直趨成都，由湘黔路直趨昆明，切斷川桂聯繫，以囊括西南。”　　據此，陳宦決定，一拍桌子說道：“以保衛戡亂基地四川，爭取時機，等待國內變化為目的，爭取長期持久、機動防禦為戰略，北面自大巴山、米倉山亘摩天嶺之線，利用地形阻殲匪軍於境外，進行持久抵抗，並积極向敵後發展游擊，東面配合華中友軍攻擊，力爭會殲匪軍於湘西地區，不使進入貴寧四川一步。”　　為確保西南地區，陳宦決定採取六條措施：“1.自力更生，糧服軍餉自籌，不依靠中央維持，繼續作戰。2.积極建立新軍。3.划四川為若干警備區，如二縣或三縣成立聯防指揮部，积極組訓民眾，動員人力物力肅清土匪，維持後方治安。4.自川鄂邊界起，經武陸、七苟山、大巴山。米倉山到摩天嶺之線，實行大規模縱深破壞道路（其長度約當五日行程），控制水源，空室清野，使敵不能通過（由陳宦派人監督進行中人）。5.以康滇為後方，不得已時向該兩省撤退。6.限自本月15日起三個月內肅清四川地下亂黨。”　　由上可見，陳宦為確保四川而分兵把口，並將川軍主力置於川陝甘方向，而在鄂川黔方面的兵力則比較薄弱，這就為鄂軍主力由東面突破，進而實行大迂迴大包圍，並將川軍主力聚殲於四川盆地創造了條件。　　陳宦雖然把“保衛大西南”的重點放在川北方向，但在川鄂黔邊也加緊了防禦部署。　　黃鵠舉的川湘鄂邊區綏署設於恩施，其所屬鍾彬第14團之第一新編混成旅有三個團位於五峰地區，另有兩個團位於巴東、野三關地區，還有兩個團位於恩施以北石乳關地區；其所屬陳克非第20團之三個營位於宣恩地區，第15團三個營位於來鳳以北地區，第18團兩個營位於黔江、酉陽地區。這些都是前清遺留下來的巡防營病夫，沒有什麼戰鬥力。　　在位於開江地區也兩個旅的兵力；一個旅位於巫溪以北；三個巡防營的兵力位於官渡口、巫山、奉節地區，三個巡防營的兵力位於鎮坪以西地區。　　貴州團練武裝的劉顯世為貴州護軍使，貴州團練兩個團位於鎮遠及其東北地區。　　袁世凱親信貴州巡按使龍建章直轄的三個團位於萬縣以北的開縣，協放重慶，加強川鄂綏署的防禦力量。貴州協渝，這是前清太平天國時期留下的老傳統了。　　陳宦企圖通過以上部署，沿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至湘黔邊境構成一道防線，阻止鄂軍入川。　　正月底，楊帆第3、5兵團先後進入湘西地區集結，楊帆等軍團領導也秘密乘坐飛機降臨在常德城外的一個簡易機場。　　一切的準備，是為了按照預定計劃於二月初開始向川南實施大迂迴。　　此時，李想為平定湖北西南反對革命的地區，並配合楊帆進軍西南，準備於發起鄂西戰役全殲湖北反動派的同時，發動對黃鵠舉的作戰。　　李想決定，集中鄂軍三個學兵團，兩個獨立團，第42、47師各兩個團共9個團的兵力，由軍區第一副司令員李西屏、參謀長曾高統一指揮，於月底發起鄂西戰役，求殲黃鵠舉集團。　　具體部署是，第47師第139、141團由大庸、桑植一線出發，經來鳳迂迴恩施，佔領利川，截斷黃部西退道路，如其未撤，第二步即由西向東進攻；與此同時，湖北獨立第1、2團及第42師第155、136團，由秭歸渡江向建始。恩施前進；第50師全部由宜昌秭歸間渡江，由東向西經資丘一帶向恩施攻擊前進。　　李想為求進軍西南戰役的穩健，把“保衛中央的禁軍”都派出去打一仗了。因為他之前也說過，準備中原大戰的部隊不能調動，這是戰略，也關乎士氣。　　根據上述情況，楊帆決定對“中央軍”發動的鄂西戰役予以配合，並於正月29日發出《進軍川黔作戰的補充命令》：第3兵團應以現在最先頭之一個軍，全部輕裝，沿第47師主力之右側，以快速行動，直出彭水、黔江（要點），截擊可能逃跑之黃匪，並協助47師殲擊右側頑抗之匪軍。第3兵團主力則依此調整部署，速按原計劃分別出遵義及尾先頭軍跟進。第5兵團及第3兵團之第10師仍按原計劃速出貴州。　　這樣，在北線，“禁軍”發動的鄂西戰役與楊帆進軍川黔作戰在作戰部署上完全協調起來。第50師、湖北兩個獨立團及第42師第155團為右集團，第47師主力與第3兵團主力第11.12團為左集團，以鉗形合擊態勢，求殲黃鵠舉集團主力於黔江、彭水以東地區。在南線，第5兵團及第10師則乘機直出貴陽、遵義。　　戰鼓如雷！　　“禁軍”雖然是學生軍為主，發動鄂西戰役，攻勢猛烈。　　楊帆主力發起進軍川黔作戰，同樣不成多讓。　　在楊帆指揮下，軍團主力在“禁軍”一部的配合下，從北起巴東、南至天柱500公里的戰線上，對川軍西南守軍發起全面攻擊。　　湖北西部的巴東至貴州境內的天柱，兩地之間直線距離約500餘公里，是陳宦“西南防線”上地形條件最複雜的地段之一。在這一地段的北部，長江自萬縣以東穿越巫山流人湖北，經過西起奉節、東至宜昌長達200餘公里的峽谷區，扼川、鄂交通之咽喉，地形極為險要。在這一地段的南部，武陵山脈山高林密、人煙稀少，到處是懸崖絕壁，通行異常困難。　　從開戰始，右集團第50師等部分作三路由宜昌。秭歸、香秭等地渡江向鄂西南進擊。3日便擊破川軍第124團等前清巡防部隊的防守，攻佔巴東、綠蔥坡、野三關等地。　　左集團第47師主力從永順、大庸出發，2日時間，進至龍山以南招頭寨一帶。　　與此同時，楊帆的第3、5兵團從二月1日起，分別由石門、慈利及芷江、黔陽地區西進，進軍川黔作戰正式開始。

# 第五百五十六章 戰西南（二）

　　五兵團十六師是鄂軍西進貴州的一支主力部隊，軍長貴州起義的革命黨人楊藎誠。　　當時武昌革命軍與清軍戰事正酣，起義的貴州新軍大多已北上助戰：一部隨貴州都督楊藎誠經湖南前往武昌，楊都督本籍四川秀山，實不是貴州人。他和朱老總相似，也是先冒籍貴州松桃，混入貴州武備學堂，后被保送日本留學的。所以革命后雖一度出任都督，但在排外的貴州位置不穩，只好出省助戰。　　十六師在譚延�]組織的湘軍的掩護下，由萍鄉、醴陵，經株洲渡過湘江，進至衡陽、邵陽地區，繼又利用友鄰部隊經湘西南調為掩護，隱蔽地西進，於正月底進到湘西之黔陽、洪江、會同、洞口地區，準備向貴州進軍。　　當時，防守貴州的劉世顯，判斷鄂軍向貴州進軍時，主要沿湘黔公路西進。即以其貴州團練武裝的兩個團，分別部署在湘黔邊的新店坪、晃縣、玉屏和黔境內的三穗、鎮遠、施秉地區。另外一個團駐黃平、舊州為預備隊。又以其巡防營駐貴陽作為機動。　　劉世顯的作戰部署，是企圖利用黔東的險要地形，成梯次大縱深的防禦態勢，重點卡住湘黔公路晃具、三穗、黃平一段，與錦屏西南之敵一起組成黔東防線，阻止鄂軍前進。　　五兵團司令員楊坤根據楊帆的作戰意圖，決定首先突破黔東防線，打開大迂迴的通路后，再向敵縱深挺進。　　十六師楊藎誠遵照兵團的作戰意圖，制定軍的作戰計劃：四十六團沿托口鎮、瓮洞、瓦寨、三穗方向，直插敵側后，協同十七師殲滅該敵，爾後沿湘黔公路西進；四十八團由洞口向天柱、劍河方向進擊，並負責對南面之敵警戒；四十七團為二梯隊，隨四十六團跟進。　　二月3日，部隊開始兇猛的向貴州進軍。　　在鄂軍突然發動的強大攻勢下，防守川湘鄂黃鵠舉、鐘體道，貴州護軍使劉世顯，袁世凱親信貴州巡按使龍建章等人連連向成都告急，陳宦聞之大驚失色。　　按照袁世凱的判斷，鄂軍主力將從川北方向進攻，可現在鄂軍卻在東部發起攻勢。　　陳宦心裏犯開了嘀咕：“兵不厭詐，這究竟是主攻還是佯攻？”　　沉默半晌后，陳宦望着站在身邊的“軍師”，“師爺”等四川巡按使的帳下幕僚，問道：“川北方向，川軍那裡有什麼消息？”　　“軍師”答道：“經與第一事周長官部聯絡，告知目前川北方向未見鄂軍發動攻擊的跡象，秦嶺、大巴山防線安若泰山……”　　陳宦分析：假如東線是佯攻，那麼，鄂軍的主攻也將很快在北線開始；假如北線近期未見動靜，那就說明鄂軍的主攻方向確在東線。因此，陳宦非常關心北線的情況。　　又過了十多個小時，川北方向仍未有動靜，陳宦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當即喚來機要秘書，口授電報三封：　　一封是發往北京的，告知“西南防線”的東部情況，請求袁大總統火速對李瘋子發起攻擊，減輕西南壓力。　　第二封是發給東線三位主將和四個兵團司令官的，告訴他們：“東線為四川基業命脈所系，必須死守。”　　第三封是發給川軍第一事周俊的，着令該兵團由川北東運基江，準備增援黃鵠舉。　　根據陳宦的指令，黃鵠舉決心集中優勢兵力向永順方向鄂軍發動攻勢。為此，他將第122團調至四川忠縣地區整補；以第124團阻擊鄂軍右集團；調第118團至龍山、來鳳，令第2團由咸丰南下，以第15團進至來鳳以北的沙道溝，令第79團西移鶴峰，準備集中四個主力團於6日起由北向南對鄂軍第47師的兩個團發動攻擊。　　針對黃鵠舉準備對第47師發動進攻的企圖，李西屏、楊帆部隊密切配合作戰。　　李西屏令第47師在招頭寨、洗車一帶停止待機，並於5日致電楊帆：“無論敵是否按其規定計劃進攻永順，我3兵團盼能抽出兩三個團的兵力，迅速進佔酉陽向黔江前進，如敵不攻永順地區，則由西陽直出彭水及其東北，斷敵退路。”“為統一作戰指揮，我47師兩個團應歸楊帆統一指揮與部署。”　　楊帆則以第12師一團經永綏出秀山、酉陽，然後直出彭水，以第11師一團向大庸、桑植地區急進，配合第47師兩個團作戰。雙方約定，從10日開始對龍山、來鳳地區的川軍發起攻擊。　　根據統一部署，鄂軍左右兩路同時發起猛攻，一舉突破了黃鵠舉集團的一線防禦。擔任右路進攻的第50師和第42師，迅速攻佔建始、恩施等敵人防禦要點后，繼續向咸豐挺進；擔任左路進攻的第11、12團部隊在，攻佔秀山，直奔黔江，與右路軍形成南北鉗擊之勢。　　二月7日，被鄂軍打懵了頭的黃鵠舉方才清醒過來，眼看自己的部隊快要陷人鄂軍的合圍，便急忙部署部隊向烏江以西撤退，企圖後退至黔江、兩河口、龔灘、彭水地區組織防禦。　　這一帶，山嶺連綿，地形險要，並有唐岩河、鬱江做天然屏障，易守難攻，素有“川湘咽喉”之稱。　　李西屏和曾高發現來鳳、龍山地區的川軍於8日晨開始西撤後，遂命令第47師發起追擊，要求每天以百里以上速度南進，並強調，此次追擊須準備直追至豐都、涪陵一帶，在長江與烏江邊殲滅全部敵人。同時將情況通報楊帆知道。　　8日，湖南常德，進軍西南作戰會議正在進行中。楊帆等軍團首長也是剛從漢中乘飛機抵達常德不久，正準備在第3兵團之後跟進。眼下召開的作戰會議，主要是根據一周來戰局的進展情況，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針。　　會議由年輕的參謀長首先介紹情況，他說：“自二月1日我全線發起進攻以來，5兵團和第10師已解放湘西鳳凰、晃縣，貴州鋼仁、鎮遠等縣；3兵團主力和四野第47軍攻佔鄂西之來鳳、咸豐和四川的秀山、酉陽等地區。從總的態勢看，敵人‘西南防線’已經被我從中央突破。目前各部隊正向敵人防線的縱深插進。”　　位年輕的參謀長被曾高選入參謀部，就是因為其思維敏捷、記憶精確、表達簡練、邏輯嚴謹的風格。對於錯綜複雜的戰況，他能條分縷析，總能把最關鍵的問題、最新的進展報告給司令員。　　楊帆接着談了自己的判斷和下一步決心。他認為：“在川黔敵軍主力向黔滇邊境退卻的情況下，我們當前的戰役重心，仍在隔斷黃鵠舉、劉顯世部向雲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長江南岸殲滅之。因此，我們的部隊，尤其是擔負迂迴阻敵的部隊，必須和亡命奔逃的敵人搶時間、爭速度，否則將會喪失進攻所形成的主動權。特別是5兵團，攻佔貴陽后要繼續追殲逃敵，堅決把敵人截住，為我全殲川黔境內數十萬敵軍創造條件。”　　最後不忘做動員，道：“我們這支部隊有着光榮的傳統，曾在湖北保衛戰中長驅數千里，多次追擊北洋軍！這次長途追敵，正是發揮我們優勢的時候。一方面，要加強政治工作，激勵士氣，提高廣大指戰員解放大西南、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加強後勤保障。目前正值南方的春季，陰雨綿綿，部隊在這樣的條件下連續行軍，體力消耗大。因此，我們各級後勤部門，要保證戰士的給養和健康，千萬不可因小失大。”　　第3兵團司令員陳小春奉命統一指揮右集團作戰，即於8日19時作出部署：第12師佔領酉陽后，速沿烏江兩岸進取彭水；第47師應立即經兩河口及黔江以南向黔江以西截擊；第11師尾第47師跟進；各追擊部隊均應輕裝，排除萬難，兼程前進，只要能抓住敵人即是勝利。　　於是，在川鄂湘邊戰場上出現了兩種絕然不同的情景。　　鄂軍方面，以每天100里以上的行軍速度，向敵人的防線內猛插。在通向敵人防線縱深的各條大路、小路上，在山澗、隘口等狹窄地段上，有時數支部隊並列行進，你爭我趕，惟恐落後，幹部戰士的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向前，向前，追殲逃敵，解放西南！”　　敵軍方面，則是成群結夥地往西逃命。一開始，撤退還是成建制、有組織的；但隨着狂奔的速度加快，大家只好各人顧各人。在為數不多的幾條公路上，從東往西狂奔的散兵川流不息。大一點的官帶着太太坐馬車在前面跑，不大不小的官騎在馬上跑，小官和當兵的在後面用兩條腿跑。　　攻佔黔江、彭水等要點，是切斷敵人西退之路的關鍵一着。　　為了加快行進速度，第12師師長命令第36團乘汽車開進，沿川湘公路急馳，於9日進佔乾城、永綏、秀山等地。與此同時，該師的第34、35團則沿大庸。永順。保清、永綏之線攻擊，並尾隨第36團跟進。14日，該師西進部隊攻佔龔灘並乘勝強渡烏江西進。

# 第五百五十七章 戰西南（三）

　　鎮雄關是黔東的門戶，也是鄂軍西進貴陽的必經要道，因此，敵人設重兵把守，企圖利用險要，阻擋我軍西進。　　鎮雄關要隘的西側，有一處更加險要的地勢，名叫鵝翅膀。鵝翅膀由兩個800米左右的高山組成，山勢陡險，難以攀登，兩山犹如天鵝飛起時展開的雙翅，緊緊護衛着鎮雄關隘口，故得名鵝翅膀。在鵝翅膀的前面，有一條岸陡谷深南北橫向的相見河，又象護城河一樣拱衛着鵝翅膀要地。湘黔官路東西走向穿過鎮雄關。穿過鎮雄關的官路在不到2000米長的路段之內，有16個急轉彎，三次通過險橋過河。地勢之險要，真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在敵人的第一道防線被鄂軍粉碎以後，敵人立即加強了鎮雄關的防守。敵四十九軍、二四九師七四五團，在鵝翅膀、劉家莊、黃土坡等地均構築陣地，進行堅守。敵人在鵝翅膀陣地派了一個加強營。敵人的企圖是：首先利用天險隘路，重兵把守，阻鄂軍西進，並掩護敵之主力向後撤退；如果關口堅守不住，即炸毀相見河上的險橋，遲滯鄂軍西進。因此能否迅速奪取鵝翅膀陣地和保住隘口通路，已成為十六師及五兵團主力部隊能否適時西進貴陽，以至完成關門打狗戰略性任務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楊帆和參謀們考慮：若從正面強攻，不但會增加傷亡，而且容易導致敵人在難以防守時炸毀隘口，這樣就會使鄂軍的車、炮和輜重分隊難以通過。　　因此，指示四十六團：“一定要採取奇襲的手段，迅速拿下鵝翅膀要地，保證我軍大部隊順利西進。”　　攻取鵝翅膀要地的任務，由四十六團一三八營來完成。一三八營根據上級首長的指示，先是以三營從公路南面，繞經鵝翅膀南側，插入到敵守鵝翅膀加強營的營部駐地劉家莊，從鵝翅膀要地後面進行偷襲。但在途中被深谷陡壁所阻，無法前進，只好返回。　　南面偷襲不成，一三八營決定在鵝翅膀陣地北側尋找突破口。令五連從公路北側向鵝翅膀右面山頭的側后穿插。如果穿插成功，到時和正面向敵人進攻的部隊，一同向敵人發起攻擊。　　當夜，五連在連長伍佰帶領下，照當地一位老鄉指示的道路，冒雨前進，先從鎮雄關村子西北側向北，沿着一條崎嶇的羊腸小道，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艱難行軍，抵進到鵝翅膀東北約四里處的唯一山寨�D�D梅子山。而後折向西行，翻過一座高山後，再沿險峻的陡坡，下滑進相見河谷。涉過冰冷的相見河，秘密地繞到控制鵝翅膀隘口的敵人一個連的側后，突然發起猛烈攻擊，因敵人做夢也沒想到鄂軍會從這個地方攻擊，所以猝不及防，一下子被趕出了陣地，五連一舉攻佔了隘口及其附近的制高點。　　鄂軍正面部隊見五連偷襲成功，也立即從正面發起攻擊。此時，雙方交戰的槍聲，手榴彈、炮彈的爆炸聲，響成一片，聲震山谷。正面陣地上的敵人，前後受攻，誤以為鄂軍主力部隊已到其側后，頓時陷入一片混亂，全線崩潰。　　鄂軍一鼓作氣，攻下了鵝翅膀隘口陣地。　　敵鵝翅膀關隘被鄂軍攻佔，使整個黔東的敵人防線潰散，鄂軍向貴陽進軍的大門被徹底打開。　　在鵝翅膀西面黃土坡地區之敵團主力，聽說鵝翅膀被鄂軍攻佔，即慌忙扔下大批彈藥、給養向西逃竄。同時，施秉、黃平、舊州等處守敵，也聞風向貴陽方向撤退。敵人只顧逃命，也顧不上破壞相見河的險橋。　　敵人關隘已破，十六師即令四十六團，對逃敵進行窮追猛打，迅速攻佔了台江、凱里等地。並與四十八團的先頭部隊匯合。　　……　　一路追擊，鄂軍就差不多吃掉黃鵠舉第一混成旅的四個團。黃鵠舉指揮第二十團主力以及直屬部隊殘部，退至川東的黔江、彭水一帶。　　彭水縣位於烏江的東岸，四面皆山，是川東貨物的集散地，曾經很繁華。因而，輪渡和木船以前很多。但是，當黃鵠舉抵達彭水時，才發現江面已經沒有了一條船。　　這倒不是鄂軍把船弄走了，而是他自己的後勤機構，將幾十條民船徵用，載着行李、物資開往下游去了。　　黃鵠舉把指揮所設在彭水縣東面的一個古廟裡，每天看着亂鬨哄的部隊渡河，心裏懊喪透了。　　黃鵠舉為了弄到船，耽誤不少的時間。但潰退下來的部隊又不斷涌至，整個彭水縣城全是潰兵，老百姓已經逃避一空。　　黃鵠舉渡過烏江之後，坐在岸邊，象看熱鬧似的看着部隊繼續渡江。　　黃鵠舉似有感而發，自言自語的說道：“我看袁大總統的北洋也頂不住這些翻過身的泥腿子，鄂軍雖然年輕，但是個個打起仗來真是不要命，袁大總統要完蛋了，北洋要完蛋了……這是民心，也是天命；這是潮流，也是氣數。”　　……　　北洋軍高級將領立即在袁世凱的大總統府召開作戰會議。會議還未開場，報喪的電報便已到達。袁克定看完機要秘書送來的電報后，哭喪着臉向袁世凱報告：“父親，剛剛收到的電報，黔東門戶失陷，貴州各軍潰不成軍。”　　臉色鐵青的袁世凱脫口罵道：“前方將領無能，畏敵如虎，北洋的事業就敗在這群飯桶手裡！”　　段祺瑞小心的說道：“畢竟不是我北洋嫡系，扛不住鄂軍攻勢也是正常……”　　接着，眾將領對西南防守問題進行了研究，一致認為：鄂軍從湘。鄂邊境突破，意在直取成、渝，截斷川軍入滇之路，合圍成都平原的川軍部隊。　　為此，袁世凱作出決定：急調川軍四個師由秦嶺、大巴山一線南撤入川，並命黃鵠舉部分別由達縣、黔江地區西撤，在川南及其以東地區布防，遲滯鄂軍前進，掩護川軍四個師的撤退；同時，令鐘體道的第二混成旅由萬縣西撤，拱衛重慶。　　為給前線的將領們打氣，袁世凱只能忍痛打開荷包，又給安插在貴州的親信貴州巡閱史龍建章匯去30萬大洋，先安撫住貴州的劉現世，再前往川東，慰問黃鵠舉等人。　　……　　劉現世錢是收下錢了，但還是沒有去頂鄂軍鋒芒，在貴州城頭掛起了白旗。　　龍建章連夜攜帶“聖諭”和大洋，跑往江口，慰問黃鵠舉去了。　　龍建章風塵僕僕地趕到江口。在江口鎮黃鵠舉司令部門口，一群川軍第一混成旅軍隊的高級將領正恭候他的到來。　　寒暄畢，陸建章先是拿出帶來的10萬塊大洋，然後將袁世凱的秘電一封一封地遞到了各位將領的手中。　　黃鵠舉打開信封，抽出信箋，發現他的信內容最多，在信中，袁世凱首先說明了必須“保衛西南陣地，與鄂軍血戰到底”！其次，信中特彆強調了所謂“他在河南和江西剿匪取得的好成績”他很快就會對李瘋子鄂區“給予殲滅行的戰爭”，因此，並訓誡黃鵠舉，只要抱定“有匪無我，有我無匪的決心，西南就一定能守住，鄂軍就一定能打敗”！　　“建章兄，大總統的指示，鄙人已領會。川東戰事，我儘力支撐。最後只有一句話，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經過反覆思慮，黃鵠舉決定採取保存力量、相機而動的方針。　　軍心早散，這裏戰局已經不是袁世凱砸錢就能夠挽救得了的問題了。陸建章前腳剛走，楊帆幾路大軍就以不可阻擋之勢，向黃鵠舉殘部急追而來。黃鵠舉稍加抵抗，就率殘部趕緊向西逃跑。　　黃鵠舉率殘部連滾帶爬逃到了白馬場地區。早飯還沒有來得及吃，正準備停下來喘口氣，弄點飯吃，但立即接到報告，說後面追的鄂軍相距只有六七里地了。黃鵠舉一聽，哪還敢吃飯，命令部隊立即開拔。　　這一口氣，跑了十多個小時，天黑時到達南川。趁天黑，黃鵠舉讓殘部停下來喘口氣。　　黃鵠舉清查了一下剩餘的人數，老弱病殘加在一起，還有千八百的。趁部隊休息，黃鵠舉立即把帶在身邊的幾員文武大將召集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路。　　會議開始后，黃鵠舉首先就局勢和出路問題作了分析，他說：“目前我們可以說是山窮水盡。前面，有幾萬鄂軍步步緊逼，烏江尚不能阻擋其西進；後面，則是重慶。我們的出路何在呢？”　　話至此，黃鵠舉不往下說了，他要看看其他人的態度。　　這時，有人開口道：“仗打成這個樣子，我們有何顏面到重慶呢？再說，我們也犯不着到重慶。事情很明顯，西南快保不住了，鄂軍是志在必得，大總統也毫無辦法。等鄂軍把重慶團團圍住，我們還得自己尋出路！”　　“大難當頭，出路何在呢？難道我們要向鄂軍接洽投誠嗎？”　　有人不置可否地問道。　　提到“投誠”，有人就說：“投城鄂軍也不錯，聽說他們有不殺俘虜，不虐待俘虜的政策。”　　黃鵠舉極力反對：“我們不能上鄂軍的當，現在說不殺頭，那誰知道以後殺不殺。就是不殺頭，不虐待，但讓你去做苦力，那日子也不好過。聽說連張錫元在辛亥年當了鄂軍的俘虜，被送到鐵路工地做苦力，而江西戰場被俘的張敬堯更是被群眾公審宣判死刑，頭砍下來裝豬籠丟在贛江，下場可凄慘了？更何況我們。”　　黃鵠舉殺害過許多革命黨人，他心裏是怕這筆舊帳算不清，步了張敬堯的後塵，所以他極力反對投誠。　　這些敗軍之將，坐在一起，議論了半天，也找不出上好之策。　　最後還是繼續逃跑的意見佔了上風：“走，不管一切地走，實在走不了再說。只要能脫離鄂軍的追趕不被殲滅，一切都好說。”

# 第五百五十八章 席捲天府（一）

　　烏江防線被突破后，重慶處於鄂軍的直接威脅之下。　　陳宦來重慶進行督戰。下榻林園，還沒沐浴，便請鐘體道彙報情況。　　鐘體道扼要介紹了當前情況，最後檢討說：“李瘋子耍滑頭，我們竟被蒙在鼓裡。現在，他們不僅攻破了西南防線，而且川陝幾萬川軍南退的道路也被切斷，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見陳宦面有溫色，鐘體道馬上改口道：“當然，大總統和老師把西南大局的責任重託於我，造成這樣的後果，我有愧於大總統的信任，有愧於老師的信任。請求大總統和老師處分我，哪怕是砍腦殼，我也毫無怨言。”　　“算了，算了，”陳宦擺擺手，“體道，你對大總統的忠心耿耿，我是知道的。要說這個責任嘛！”陳宦的聲音變了調，“河北的張震芳，江西的李純，都是飯桶！”　　由於重慶地理位置優越，陳宦事先沒有在這裏以固定兵力設防。當鄂軍漸漸逼近重慶時，陳宦手忙腳亂，趕緊急令川軍集團，放棄秦嶺一線防線，部隊南撤，保存實力。抽調第一師到重慶、江津一線布防，加強重慶防禦；命令第四師速抵綦江、南川一線布防，遲滯鄂軍西進；並令第四師之一部抵黔北隘口婁山關布防，阻止鄂軍北上；令第三師等部沿大竹、廣安西移，加強川中防務。　　陳宦的企圖是：將川境之國民黨軍向川內及滇、康退卻，盡量保存實力，等待河南和江西戰場的轉機，伺機反攻。　　……　　還在南線第5兵團奪取貴陽之前，楊帆就對敵人的企圖進行了判斷，並對第5兵團下一步行動進行了規劃。　　楊帆點起一根煙，吞雲吐霧，說道：“貴州團練使劉現世已決定放棄抵抗，貴陽掛起白旗，忠於北洋的陸建章命令49團退至盤江、貞豐地區待援。89團退至織金、黔西、畢節地區，陸建章本人亦退到盤江。該兩團之任務為由畢節、黔西、織金到貞豐構成一條南北防線，阻我繼續西進。”　　陳小春說道：“我們可能不經戰鬥迅速佔領貴陽，陸建章兩個團似亦不可能打到。在川黔敵軍主力向黔滇退卻的情況下，我們當前的戰役重心仍在隔斷黃鵠舉四個團向雲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長江南岸殲滅之。”　　“正是。”楊帆笑道，他走到地圖前，在上面指指點點的：“因此，你們5兵團於佔領貴陽后，休息時間不超過三天，即繼續前進。在處置上應注意下列各點：（1）留貴州的17師千萬不要分散兵力，應以一個團位貴陽，兩個團進至安順地區，一面掩護主力向畢節前進，一面迫使陸建章繼續向西撤退，以鞏固貴陽。該軍在主力入川的情況下，還要準備對付敵人兩三個月的可能進擾，你們對地方工作的布置，亦應注意到此種情況。　　（2）你們主力在隔斷敵人向雲南的退路時，除應迅速佔領畢節外，還應注意到如果敵軍沿滬縣。宜賓，沿筠連、鹽津、大關、沼通之川滇官路南撤時，你們應以一個師迅速由畢節直出筠連、大關官路線上。如果實現了這一步，則整個川東、川南及黔東、黔西及黔北敵人的退路就完全截斷。　　（3）第10團，計時應於17、18日左右占遵義，爾後取捷徑出滬縣，加上5兵團畢節一路，葯連一路，就有三個箭頭向西北挺進，截擊敵人，不但可以互相策應，而且符合於下一步渡江作戰之展開。　　（4）因此，你們要特別注意上述各可能前進的道路調查。”　　“了解！”　　陳小春和被點到名的將領鏗鏘說道。　　楊帆抬起頭來，窗外夕陽的餘輝映照着雨後的青山，霧氣蒸騰，給樹梢、房頂、山與天相接之處都鍍了一層玫瑰紫色。沉默半響，說道：　　“近半月來，我各部隊雨天行軍、作戰，必感疲勞，望注意鼓勵士氣，使用現洋，保證戰士的給養和健康。千萬不可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五錢油鹽和一斤蔬菜絕不可少。至要！至要！”　　……　　在遵義解放的當天，楊帆致電第5、第3兵團：從戰役全局着眼，我軍左翼迂迴部隊極為重要。判斷敵人於南川、綦江掩護收容后，或退守重慶，或向西退至滬州。宜賓、畢節、昭通迄昆明地區，以後者可能最大。因此，我第16、18、10等三個師，如能先敵到達敘永、筠連、鹽津地區，即可完成斷敵退滇後路，而各個殲滅之。計算時間，第16師於28日可到畢節，三月4日左右可到敘永或鹽津。第18師比第16師遲三天。第10師28日可達茅台，三月2日左右可達赤水。而敵人由綦江到滬縣約四天行程，由綦江到敘永約七天行程，由綦江到鹽津約十一二天行程。如敵人於二月25日開始西撤，則三月1日可到敘永，三月6日左右可到鹽津。因此，除第5兵團第10師應確實計算行程與時間（包括戰鬥），求得先敵佔領土城、敘永、鹽津之線爭取主動外，第3兵團從正面多拉敵幾天為有利，請你們考慮。第11、12師在進至南川有糧地區后，如敵仍集守綦江地區，你們可以停止休息一下，以便后梯隊和炮兵趕上，特別是等我第5兵團第10師迂迴到預定位置，而後前進。第47師仍宜繼續進到涪陵城，但暫不渡江。　　為繼續貫徹向川南實施大迂迴的戰略意圖，楊帆於22日致電李西屏和曾高：在第47師已渡烏江向南川前進，直接協同我軍作戰的情況下，我們意見應令第50師之150團及155團兩營在石柱集結后，改向豐都、涪陵地區集中，待命機動，結合第47團在誓邀東面作戰，以使友軍得重點於西面之迂迴。　　此時，李西屏和曾高遂行的鄂西戰役已基本完成。　　李西屏和曾高於次日複電楊帆：依照前電所示，已令第150、155兩團向豐都。涪陵前進。我西線所有部隊（第50師三個團、第47師兩個團、第42師一個團，湖北一個獨立團，共七個團）統請你們指揮以便配合。　　軍委李大帥也致電李西屏、曾高並告楊帆：“如楊帆需要，同意你們意見，以七個團交楊帆指揮入川作戰。”　　此後，第50師全部、第47師兩個團、第42團第124團及湖北獨立第1團歸楊帆指揮。　　鑒於劉經一部集結西昌和漢中即將南下作戰，27日軍委致電楊帆及劉經：“為協同一致，全殲川貴各敵之目的，軍委決定劉經所部應受楊帆指揮，我們不直接指揮劉經，以免分歧。”　　這樣，進軍西南的各路鄂軍由楊帆統一指揮。　　根據部署，第16師於二月21日由貴陽地區出發，向畢節、宜賓方向迂迴。第10師於25日起分別由遵義、桐梓出發向滬州前進。第18師於24日到達貴陽后尾第16師跟進。　　在前進道路上，第5兵團也同樣遇上了川黔邊界地區的大河�D�D烏江。　　烏江，又名黔江，兩岸懸崖峭壁，怪石磷峋，江水湍急，加之陸建章兵團殘部在此沿江布防，是鄂軍前進道路上的一個很大的障礙，給第5兵團的西進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為突破敵人的烏江防線，”第16師長尹平之站在湍急的烏江邊，吩咐道：“將部隊分成三路：第47團為左路，沿織金、白貓、六圭方向前進，插至敵防線側后；第46團第136營為中路，沿烏江正面強攻；第46團第137營為右路，在東北方向實施偷渡。你們有什麼意見，說說看。”　　“沒有意見。”　　“那麼，擔負左路進攻的第47團，以第141營為前衛，最好能在於21日黃昏進至鴨池河。”　　“是，”第47團團長胸脯拍得山響：“我親自帶隊，保證完成人物。”　　尹平之點點頭，交代道：“鴨池河渡口是非常險峻的一個渡口，江對岸有敵人一個團的兵力防守，在此強行渡江傷亡必大。師參謀部的意見是，你部可以考慮繞道至鴨池河以南二三十里之白貓河，此處水較淺，岸坡較低平，敵人在此處的防守也較薄弱。第141營可以迅速渡過江去，搶佔灘頭陣地，掩護後續部隊通過。”　　……　　如此，第47團在三天之內連續進擊270餘里，跨過四條河流，於24日佔領由黔西至畢節公路上的羊腸壩，切斷了黔西之敵西逃之路。第二天凌晨，第47團先頭部隊進抵大定，將睡夢中的一股敵人消滅。　　同樣是24日，第46團第137營以強行軍到達烏江上游青安壩對岸的渡口。　　這是地勢相當險峻的一個渡口。這裏江面雖然只有百十米寬，但水流湍急，暗礁密布，舟揮很難橫渡。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渡江工具。　　面對着滔滔江水和上級交給的艱巨任務，第137營進行了緊急動員，各連紛紛召開“諸葛亮會”，發揚軍事民主，討論渡江的辦法。　　“老李，你平時鬼點子那麼多，今天怎麼變啞巴了？”　　“我說，你們可別笑……”　　“你說的對，誰會笑你？”　　“不是沒船渡江嗎？咱們可以利用行軍鍋渡江呀。”　　“哈哈哈……”　　“我就說你們會笑話我的……”　　果然，這一建議乍一提出，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與嘲笑。　　“停停，老李的方案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案！你們想想，咱們現在除了行軍鍋，確實再也找不到其它可資利用的渡江工具了。”　　於是第137營的幾位領導經過研究，決定採納這一方案。　　十分鐘后，全團各連隊中比較像樣的行軍鍋便集中到了江邊，一共八個，正好分作兩排。戰士們將鍋與鍋之間用繩子綁好，然後在四周捆竹子，再在尾部固定一塊木板當舵，一艘簡易的“衝鋒舟”便做成了。　　夜晚，由二機炮連副連長董大郎為隊長的七名勇士，乘上“衝鋒舟”向對岸劃去……　　第一次失敗了，又來第二次，在離對岸兩丈多遠時，七位勇士跳進波濤洶湧的江中，奮力向岸上游去……　　“偷渡成功了！”團長放下望遠鏡，興奮的說道。　　身後，想起一片壓抑的低聲歡呼。　　董成毅率領六壯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襲占青安壩渡口，奪取了船隻，並消滅了渡口附近的敵軍守軍。　　25日中午，第137團全部渡過烏江，並乘敵不備插向縱深，完成了任務。　　從此，“八口鐵鍋渡烏江”在部隊中傳為佳話……　　28日，第5兵團第16師解放了黔西北重鎮畢節，截斷了川軍企圖逃往雲南的退路。　　與第5兵團強渡烏江、佔領畢節的同時，北線第3兵團指揮第47、11、12師渡過烏江后，分東、中、西三路，向正在撤退的黃鵠舉集團展開攻擊。　　25日，第12師一部攻佔南川，切斷了敵軍西退綦江的道路，主力在和順場、九里漕等地重創敵軍第241、242團。經數天激戰，至26日黃鵠舉集團主力被殲滅於南川以北地區。　　鑒於北線形勢發展迅速，敵軍西逃已不可能，楊帆遂改變了等待第16、10、18師迂迴到宜賓一帶后北線部隊再渡江北進的原議，決定北線部隊於長江南岸殲滅此處敵軍后提早北渡長江，包圍或相機佔領重慶。　　為此，楊帆於11月26日致電第3兵團首長，並告李西屏、曾高：我12師已於25日解放南川，並向綦江追擊中，敵部之主力，現被我11師、47師壓迫於南川以北之冷水場、龍潭場地區，正向重慶、木洞鎮逐步撤退中。黃鵠舉部已潰不成軍。為了殲滅敵軍於長江南岸，提早完成渡江包圍或相機佔領重慶之目的，特作如下部署：第1.第12師應速向綦江前進，捕殲守敵後，爾後直起江場，準備渡江，迂迴重慶。2.第11師、第47師速協力捕殲冷水場、龍潭場地區及向重慶、木洞逃竄之敵軍主力。爾後，第11師即以一部出老廠，監視重慶之敵，主力出漁洞鎮準備渡江，協同12師，相機解放重慶。第47師即準備由木洞鎮東西及長壽段渡江。3.請曾高即令第50師向涪陵急進，並令第150、第155團及獨立第1團迫近豐都。涪陵段，準備同時渡江。　　……

# 第五百五十九章 席捲天府（二）

　　鄂軍進逼重慶，楊帆進軍川黔作戰進入最後階段。　　戰局如何演變，直接關係到此後整個西南地區的作戰進程。　　李想站在巨大的地圖前面，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忽然轉身，對梅迪說道：“給楊帆拍電……”　　梅迪麻利的拿出一個小本子，抽出鋼筆。　　“據報，陳宦令川軍第三師到重慶，請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川軍團到重慶。（二）我向重慶方面攻擊之各軍是否有必要稍為遲緩其行動，以利吸引較多之敵軍據守重慶，而後聚殲之，因為陳宦自己在重慶，可能打一個比擊破馬家軍於蘭州那樣還漂亮的好仗。”　　……　　此時，在楊帆的司令部里，楊帆正在和各軍首長、參謀們研究下一步作戰部署。　　不一會兒，一個參謀手中拿着一份電報走了進來。見到楊帆，他舉了一下電報說：“軍委來電，大帥要我們緩攻重慶。”　　楊帆仔細看過電報后，首先發言：“大帥的意圖，是要暫時留下重慶作為誘餌，讓陳宦集中主力於重慶及其周圍地區，以便我聚而殲之。但是，陳宦在我兩路大軍的打擊下，大概沒有在重慶地區與我決戰的決心。他目前的一些部署都是臨時性的，一看形勢不對，他十有八九還是要溜。”　　楊坤說道：“能夠聚殲川軍團於重慶，當然更好。但是，就目前形勢而言，陳宦已經做好了撤退的準備。據重慶黨地下組織報告，敵人已經在市內各重要目標附近，放置了炸藥，隨時準備炸毀這些寶貴設施。如果我們行動耽擱過久，可能會造成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因此，我認為攻取重慶不宜過遲。”　　各軍將領和參謀也這個調。　　楊帆拍板：“既然前委一致認為，還是早日攻取重慶為有利。我即將前委的意見和決心報告軍委和大帥。”　　……　　梅迪裊如燕的走進作戰室，看了一眼又在對地圖沉思的背影，輕聲說道：“楊帆將軍回電！”　　“這麼快？”李想從地圖前轉過身：“念。”　　“1.陳宦調川軍第3師援重慶，系建築在鐘體道能守住南岸綦江。南川地區，孫行能守住由涪陵迄萬縣江防的前提上，如果我在南岸能基本殲滅了鐘體道，而孫行兵力又感單薄的情況下，陳宦又可能改變其計劃。　　2.我12師及11師主力，明28日可能佔領秦江及其以北之龍崗場。敵第3師22日始由漢中南開，就是車運亦難趕到，即使趕到，如沒有後續亦無大作為，陳宦之持久戰似亦不致加調兵力置於此絕地。　　3.我西路三個師至遲下月10日可達滬州、合江江邊，如我迅速渡江並控制滬州、松山之線，即胡宗南退滇之一條公路線即被截斷，因此敵一經發現我進到敘永、赤水，即將考慮加強川西與康東之沿線。　　4.我如能在江南殲鐘體道，則重慶較易奪取，早點奪取重慶，使工業不受大破壞，則我可早日依託重慶供給大軍經營全川。　　5.重慶地勢險要，如較多兵固守攻取費時。　　6.在敵薄弱時，至少在一段早點爭取渡過長江、跨江南北機動較為有利。　　因此，我們意見仍以盡可能提前渡江，並視情況注意或奪取重慶為較妥當。是否有當清核示。”　　梅迪念完，合上文件夾，美目往向沉默的李想。　　“回電，”李想沒有沉默多久：“我所顧慮者，是怕重慶敵人利用我西路三個師尚要下月10號才能佔領滬州，我11、12師向重慶進得太早，不敢據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們認為鐘體道被殲后，重慶已無多兵防守，勢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佔領重慶較為有利，則你們早日奪取重慶的計劃是適當的。如重慶敵人並無逃走之意，則11、12師於殲滅鐘體道後於重慶上游渡江，佔領江北一段，然後看情形再定攻城計劃，似較適宜。請依情況發展酌定之。”　　……　　這樣，收到李想回電的楊帆正式確定了加緊北渡長江、相機佔領重慶的作戰計劃。　　隨即，楊帆電令第3兵團速殲長江南岸之敵軍，相機佔領重慶。　　重慶，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工業城市和政治、經濟。　　重慶依山傍水，有長江、嘉陵江兩道天塹。　　由於地理位置優越，陳宦在此並未布置重兵把守。當鄂軍號稱十萬大兵發起猛烈攻勢，直逼重慶時，陳宦手中幾無可調之兵。於是，一面匆忙令胡宗南部以兩個軍車運重慶，一面急令鐘體道第二混成旅殘部開往川東之南川地區布防，增援潰逃的黃鵠舉第一混成旅，阻止鄂軍西進。　　但由於鐘體道在近兩個月內往來奔波，又遭鄂軍不斷打擊，實際能開往南川布防的只有三個團。鐘體道將三個團的兵力布防於南川以東之白馬山及其以北迄長江南岸之線，在楊帆第3兵團第11師的攻擊下，或被殲，或陣前起義，很快就成潰散之勢。28日，鐘體道奉陳宦之命，率殘部撤往重慶。但此時，鄂軍已進至重慶外圍，陳宦已喪失固守重慶的信心，即令鐘體道收容殘部，向川東北方向轉進。這樣，陳宦手中惟�D一個機動兵團“護衛重慶”的計劃宣告破產。　　此時，重慶市內已經亂作一團。驚恐萬狀的政府要員，官太太、大小姐們紛紛跑往成都。　　“陷落”前的重慶呈現出一片末日景象，陳宦不忍卒睹。　　重慶市內人心惶惶，社會秩序大亂。　　陳宦乃決心於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揮部署。　　午間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新的作戰計劃，對第1師之後撤準備亦有詳細指示。但前方已傳鄂軍匪部在江津上游20里之處渡江。　　前方戰況猛烈，情勢危急，重慶已受包圍。　　而陳宦遲遲不肯離渝……　　鄂軍的炮聲在重慶市郊隆隆轟響，公署後面已槍聲大作。　　“老師，快走吧，局勢萬分危急！”鐘體道從外面急急地走進來，再次催促陳宦。　　鐘體道好不容易才從鄂軍包圍圈跑出來，現在是聽到鄂軍的槍炮聲就嚇得想跑。　　“不，不！我要親自聽到炸毀山城的炮聲！”陳宦收到袁世凱的指示，要他炸毀重慶，不能給李瘋子留下片瓦。　　陳宦的話音剛一落，只聽窗外“轟！轟！”兩聲巨響。隨着巨大的爆炸聲起，電燈熄滅，整個山城頓時一片黑暗。　　當陳宦全神貫注聽着這爆炸轟鳴繼續下去的時候，爆炸聲突然停止了。　　“怎麼回事？馬勒歌壁，”陳宦在黑暗中大罵，“瓜娃子搞的啥名堂？鐘體道！……”　　“嘀鈴鈴�D�D”一陣電話鈴聲。他一把抓過活筒，裏面立時傳出一個膽怯的聲音：“大人……大人……由於國民黨地下組織的活動，炸毀重慶的方案受阻。原定炸毀的17個單位、520多處目標，只炸毀了一個發電廠和劉家台炸藥庫……”　　“狗曰賊娃子！飯桶！……”陳宦正大罵，忽然電話筒里送過來一句話，“大人！鄂軍精銳小部隊正向大人方向穿插過來！”　　陳宦丟掉話筒，喝令侍衛長：“快，去白市驛機場！”　　重慶的白市驛機場還是李想借蜀到征藏時修建的飛機中專站，同時在成都也修建了一個，陳宦的飛機是李想當初友情贈送給四川政府的。四川沒有人會開飛機，陳宦也是在英國領事館高薪聘請的一位武官來開這架飛機，專門為跑路準備的。　　陳宦一行驅車向白市驛方向而去，但情況已經不好了！　　整個重慶市已經秩序大亂。路上，人擠車，車擠人，到處都是四處逃奔的人群。　　路不通行，混亂吵雜，前所未有。　　馬車行得象蝸牛爬，陳宦一行被迫下了車，跌跌撞撞向機場奔去。　　半夜，好不容易來到機場，陳宦鑽進了“昌衡”飛機。儘管白市驛機場戒備森嚴，陳宦一整夜未敢下飛機一步。通過飛機上的無線電裝置，同成都方面取得了聯繫。　　天色微明，“昌衡號”專機升空而起。從機艙中望下去，長江、嘉陵江如帶。由江口過江的鄂軍如狼似虎的前進，距白市驛機場僅幾公里的距離，鄂軍的大炮已開始向白市驛機場轟擊……　　此時，江對岸的九龍坡、王家坪一帶濃煙滾滾，爆炸聲不斷。　　當日，重慶宣告解放。國民革命軍舉行了入城儀式。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楊帆率軍領導機關進駐重慶市。　　“先期進入宜賓的第18師第52團得知：黃鵠舉於六天前率殘部由宜賓以西渡岷江向西逃竄。”　　楊帆接到電報看了一下，笑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黃鵠舉是跑不出我們手掌心的。”　　參謀長迅速查看了地圖，他說：“就目前部隊的態勢而言，距離黃鵠舉部最近的應該是第52團。”　　楊帆隨即下達命令：“給第52團發報，命令第52團立即轉人追擊部署，一定要窮追不舍，堅決消滅黃鵠舉殘部，活捉黃鵠舉！”　　當天，接到楊帆的特急電報后，第52團團長立即命令第155營由宜賓向沐川方向疾進，對黃鵠舉殘部展開跟蹤追殲。　　黃昏，第52團第155營銜命西進，踏上了追殲黃鵠舉余部的征途。　　此時，相距100餘公里之外，黃鵠舉正率領着他的那些殘兵敗將向西狂逃，求生的本能催促着他們不顧一切地奔走……

# 第五百六十章 席捲天府（三）

　　天色陰暗，冷雨霏霏。　　黃鵠举手柱着用樹枝做成的拐杖，有氣無力的走上一塊門板，在昏暗的燭光下，看了看會場，士兵的在等着他們這個商議的結果，他沉默許久，才聲音嘶啞着說道：　　“諸位將軍、諸位弟兄：現在的處境，即使我不說，大家也都很清楚。我們必須承認，在軍事上，我們是徹底失敗了，所剩力量，甚是有限。我不得不坦率地告訴大家，前面的處境，會更加艱難。但我們不願做鄂軍的俘虜，不願在鄂軍統治下過可怕的生活。我們只要有一分鐘的生命，就要與鄂軍戰鬥到底！現在，我們計劃越過大雪山，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找個根據地，等待時機。今後的日子，會更加艱苦，走的可能是羊腸小道，吃的可能很粗糙，甚至餓肚子。即使這樣，還要趕路，如果情況緊張，有時一天可能要走一百多里路……”　　說到這裏，黃鵠舉有些說不下去了。古廟之內一片抽泣之聲。　　黃鵠舉繼續悲凄地說：“我黃某的為人，平日大家是清楚的。現在大難當頭，我更願與大家同生共死。但現在處境惡劣，前途未卜，你們如果自信有勇氣、有決心，願隨我一齊去乾的，便同甘共苦，勇往直前。如有不願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並分發銀兩，作旅途費用，自謀活路。”　　就這樣，黃鵠舉給其殘部講了一個多鐘頭。然後願意走的，分發些遣散費；不願走的，又分成兩撥人馬，繼續向西前進。　　黃鵠舉部逃到川東的犍為縣清水溪鎮――一個相當繁盛的市鎮。黃鵠舉即命殘部在鎮外就地休息，生火做飯，同時派人進鎮再用黃金換些銀洋。　　黃鵠舉部有的把飯剛做好，有的還正在做，派到鎮里換銀洋的人員慌慌張張跑了回來，一直奔到黃鵠舉面前，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總……總司令，不……不好了，鄂軍離這裏只有四、五里了，鎮里的人正在四處奔逃！”　　這消息對黃鵠舉犹如晴天霹靂。他說了聲“來得好快！”丟掉飯碗，向部隊打了個招呼，便一溜小跑向北逃去。　　向前跑出五、六里路，已聽到從清水溪方向傳來的槍聲，黃鵠舉估計是鄂軍在清掃清溪的地方團隊。　　一路狂奔，黃鵠舉只聽到殘部背後的槍聲未曾斷過。鄂軍在後邊追得緊，黃鵠舉殘部也就跑得緊，這股鄂軍甩掉了，接着又被其他鄂軍部隊咬上。就這樣，若即若離，兩軍遠時相距七八里，近時則有三四里，一連幾天幾夜，不敢睡大覺，不能吃飽飯，部隊的人數越來越少，跑的速度也越來越慢。司令部原有的幾十匹馬，大部分被餓死，有的墜下山崖，行李輜重更是所剩無幾，一味逃命，其狼狽之狀，慘不忍睹。　　黃鵠舉殘部1000多人正在從大渡河的甫岸向北岸渡河，正當黃鵠舉剛渡到北岸邊時，北岸山間東西兩側，突然槍炮聲大作，一三九團己把黃鵠舉殘部團團圍住，併發起攻擊！　　警衛排的一個戰士，忽然在行列中良言自語說：“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聞楚歌。一敗塗地！”　　黃鵠舉聽之不由得打了個冷戰，覺得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想到楚霸王的烏江自刎，想到石達開在大渡河的結局，聯繫着自己的目前處境，看來是很難擺脫覆滅的命運了。　　黃鵠舉部遭到突然襲擊，立刻大亂，已渡到北岸的，狼奔豕突。沒有渡到北岸的南岸宋部，也四處奔逃。　　但不管是北岸的敵人，還是南岸的敵人，都在鄂軍機槍的射程之內，要想逃跑已實不可能。這些敵人到此時已幾乎失去了戰鬥力，經不住鄂軍的一陣猛烈掃射和衝殺，沒有被打死的，便紛紛举手投降。沿着岸邊東逃西奔的敵人，也很快被鄂軍打死或俘獲。不到半個時辰，黃鵠舉部1000多人，即被悉數解決。　　鄂軍開始向黃鵠舉殘部敵人突然發起攻擊之後，黃鵠舉帶着幾個警衛人員，急忙順着河北岸向東逃奔，但沒跑出半里遠，即被鄂軍堵住，然後掉轉向西跑，西邊的鄂軍也壓了過來。北邊是高山，南邊是大河，黃鵠舉已走投無路。　　這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仰天又是一聲長嘆：“天滅我也！”說完，順手從腰間拔出北洋軍將領配置的博朗寧左輪小手槍，對準太陽穴……　　說時遲，那時快，正在黃鵠舉要扣動板機之時，他的一個警衛，一下子撲了過來，奪下黃鵠举手中的手槍。　　黃鵠舉成了鄂軍的俘虜。　　黃鵠舉被押解到設在峨邊縣新場鎮的第155營指揮所。　　此時，這位被俘的川軍第一混成旅司令官恭敬地望着唐法寅，打量着幾天來一直窮追不舍的對手，以揣測的口氣問道：“您是鄂軍的師長？”　　“不是。”　　“那您是旅長？”　　唐法寅見黃鵠舉這般猜疑的模樣，便搖了搖頭，淡然一笑，說道：“我不是師長，也不是旅長。我是18師52團第155營的營長。八天來，一直在後面追擊的先頭部隊就是我們營。確切地說，真正投入追擊的兵力，只有800人，僅相當於一個加強營。”　　黃鵠舉一聽到鄂軍的追擊兵力只有800人時，便長嘆一聲，懊喪地坐在椅子上，再也說不出話來。　　……　　既麗且崇，實號成都。――晉・左思。　　成都，地處天府之國最富庶的川西平原腹地，是四川的省會，也是四川僅次於重慶的大城市，自古以來都是軍事重鎮，歷史悠久、風光旖旎，在漢代，是全國五大都會之一。《成都記》載：后蜀國君主孟昶，令人在成都城牆上遍種木芙蓉。每到深秋，芙蓉盛開，色彩艷麗、高下相照、四十里如錦繡，成都故有“蓉城”稱謂；唐代，更有“揚一益二”的美譽。這裏，商賈雲集、富甲天下，特別是蜀綉最為有名，因而又有“錦城”之美稱。　　歲月滄桑……　　天下未亂蜀先亂。辛亥革命是有四川保路運動點燃，而必將燃燒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也從天府席捲而始！　　……　　陳宦乘坐的“昌衡號”飛機，降落在成都新津機場。　　這同樣是李想征藏時修建的軍用飛幾場，離成都約70華里。為了給征藏部隊運輸補給，李想史無前例的搞起空投物資。在成都，動用十幾萬民工，費時一個月，搶修而成。機場南從流縣，北至新津五津鎮，沿牧馬山下一字展開，設備相當齊全，可容各式重型運輸機起落。　　“昌衡號”飛機一降落，先於陳宦到達成都的陳宦的湖北老鄉�D�D士官四期生熊祥生，還有陳宦的湖北武備學堂學弟雷飆，及川軍第一師師長周俊，第二師師長劉存厚等要員，立馬向尚未停穩的飛機小跑而去。　　但陳宦並沒有徑直走向歡迎他的大員們，而是向機翼下面走去。陳宦看見，飛機左翼靠近機身處，前後相距約30厘米處，有兩個子彈擊中的窟窿。　　剛從死亡線掙扎出來的陳宦沉着臉扭過身，不打招呼，鑽進漢陽造的小轎車，疾速往成都城內馳去。　　半個小時后，陳宦一行驅車穿過古老的城門，深邃的門洞，進入成都市區。　　今日成都，一去昔日繁華熱鬧。大街上行人寥寥，路邊小店大多是將軍把門，甚至有的小店將貶了值的大額金圓券用線串起來，吊在竹竿上斜挑店門之外，風吹過沙沙作響，象上墳的招魂幡。街上不時有騎馬領兵將領的呼嘯而過，身後還有一串小嘍��跟着一路小跑，捲起漫天的塵土，隊伍凌亂不堪，頭上戴的大檐帽也皺巴巴的，手持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門，甚至連幾百年前的三眼火銃也有。　　陳宦哀嘆一聲，收回目光。袁世凱前後砸了兩百萬大洋在川軍上面，可是這些錢全部進了川軍將領的腰包，而這些士兵卻還拿着這些老掉牙的武器，怎麼去和武裝到牙齒的鄂軍拚命？　　大街上處處是一種行將未日的凄涼景象。　　陳宦心煩的乾脆閉上眼睛，想起了四個月前，甫抵重慶，老袁即任他為成武將軍兼四川巡按使，春風得意的他在重慶的一次巡街之行。　　重慶的文武百官依照前清禮節，對他這個攜“欽命”的大臣給予隆重的禮節，把歡迎儀式搞得轟轟烈烈。　　那時，孫、黃倡議的“二次革命”在兩個月不到的光景迅速被撲滅，在北洋武力的脅迫下，袁世凱調胡景伊入京敘職�D�D四川政權就這樣變戲法般地，完成了轉變。　　他陳宦，作為袁世凱內戰勝利的代表，作為將來掌握巴蜀千萬人生殺大權的“土皇帝”，第一次坐在西洋四輪敞篷馬車上，接受重慶近百萬人的歡迎。　　事前，出於安全考慮，他真有點猶豫，革命黨人的囂張他是知道的，前清不知多少封疆大吏就因為愛出這個風頭，死在革命黨人的“錫殼鴨蛋”上。但他聽了湖北老鄉熊祥生等人的話：“山城百萬市民莫不渴望瞻仰將軍丰采”，便毫無顧忌地坐上西洋四輪敞篷馬車與廣大民眾見面。　　侍衛官們騎着高頭大馬在西洋四輪敞篷馬車前開道。陳宦身着北洋軍特級上將軍服，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站在車上威風凜凜。他一手扶着前排的圍欄，一手不停地向夾道歡迎的人群致意。　　雖然車子經過的路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而且他的前後左右都有衛隊護衛，但被地方官脅迫來歡迎的人太多，車隊只能慢慢地向前開。　　老百姓們扣不由心的不停地向他歡呼：　　“擁護成武將軍為四川巡按使！”　　而今天，重慶怕是此生難回，這次到成都，也只能偷偷摸摸進城。　　“長官，到了，請下車！”　　侍衛官說完，趕緊下車，拉開車門。

# 第五百六十一章 善之善者也（一）

　　陳宦下榻在成都北較場四川陸軍武備學堂。陳宦雖系湖北人，但他此前曾協助川督錫良辦過四川陸軍武備學堂，后又隨錫良前往雲南籌建新軍。陳宦住在這裏，容易使他想起在與老主子錫良將軍縱橫西南的那些崢嶸歲月。　　四川陸軍武備學堂，也簡稱成都武備學堂。坐北朝南，佔地300畝，學生最多時曾達三千人。校內規模宏大，有可容一師部隊進行分列式的大操場。校內有武擔山，平地兀起，是全校的制高點。在山腳幽篁翠柏簇擁中，有幢別緻的三層法式小樓，取名“錦官樓”，這是陳宦的下榻處。　　成都中央軍校院牆外，有一大片菜地。菜地上，散布着幾個低矮的窩棚。窩棚距校內的錦官樓僅有200多米，從窩棚里看黃埔樓，連樓里的人走動都一清二楚。　　“只要我們精心安排。這幾炮打出去，陳宦老賊上西天無疑。”一臉黝黑，穿着樸實得像個地地道道的本地农民的傢伙望着錦官樓說道。　　陳宦到成都后，國民黨的成都地下黨組織選擇了這處暗殺場所。　　在窩棚進行觀察的是年方20歲的楊永勝，來自大巴山，他原是華瑩山一個樸實的农民，因為吃不飽飯在辛亥年鬧的革命，后被鄂軍改編為游擊隊的一個小隊長，有作戰技能和經驗，受黨組織的委派，來到這裏執行這項特殊的任務。　　炮打陳宦戰鬥小組由三人組成，一位叫湯明昌，30多歲，是三人小組的組長。　　小組的另一位成員，叫楊期定，原是楊俊部的一個炮兵排長，後來投向鄂軍，打迫擊炮有百發百中的本領。　　湯明昌說道：“陳宦此次來成都不象以前只住武備學堂的錦官樓，而是行蹤不定，住在勵志社的時間更多。而且，住錦官樓時，三層樓房的燈，亮時一起亮，滅時一起滅。”　　三人戰鬥小組作了仔細的觀察和認真的準備，確實是鎖定不了目標。　　楊永勝說道：“這樣，我們先把迫擊炮事前偷偷運到窩棚先行掩埋起來。等湯文昌向組織上彙報請示之後，讓四川武備學校里的內線，查清陳宦居住的房間，即進行行動。”　　“行！”　　“行！”　　……　　陳宦來到成都的當日下午，即在錦官樓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成都的防守問題。　　錦官樓，裝飾得豪華氣派。會客室里，有富麗堂皇的沙發、地毯，並配備有供暖設備。　　陳宦身穿玄色長袍，望着僅剩的幾員大將：熊祥生、雷飆、鐘體道以及周俊、劉存厚、孫兆鸞、彭光烈等，他多希望他們在這個時候，能拿出令人高興的打算來。　　這些大員，儘管心裏都在想，但不管想什麼，就是沒人有勇氣先打破沉默。　　會場沉默良久，作為陳宦的湖北老鄉，他是陳宦用來壓制桀驁不馴的川軍將領的一條惡狗，在這種場合，繼續沉默下去對他是很不利的。　　“我以為，”熊祥生面露難色，不敢直視陳宦，說道，“成都地處盆地腹心，無險可守。面臨鄂軍南北夾擊之毒招，竊以為，應保存最後之有生力量，放棄成都，將主力退往雲南省境內，與唐繼堯聯合起來，依據那裡險峻的山地、湍急的河流，對趕進的鄂軍作疊次打擊。以昆明為據點，同鄂軍周旋，實在不得已時，全軍經廣西退到廣東境內。”　　這是熊祥生早有的腹案，在重慶被攻破前，同時陳宦夾袋裡帶進四川的黃鵠舉就和鐘體道一起，向陳宦面陳過，被陳宦否決，但是熊祥生和雷飆卻記在心裏，所以在今天會議上又提了出來。　　其他人並不知箇中奧妙，認為是胡深思熟慮之所見，人們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雷飆！”陳宦轉而向雷飆問道，“你的意見呢？”　　臉窄窄的雷飆是陳宦的湖北武備學堂學弟，此時已失去隨陳宦剛剛進入四川時的傲慢之氣，當然，他知道陳宦為什麼此時點他的卯，他也是陳宦空降四川任用的私人之一，他也清楚陳宦不希望他說些什麼。他看了看腦袋低垂的熊祥生，又仰望了一下滿臉怒氣的陳宦，不緊不慢地說道：　　“祥生兄的見解當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了兵家對陣的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實力！就西南說來，雖然重慶已破，但我們比鄂軍還佔有軍事實力的優勢。老川軍四個師就是10萬精銳之師；這還沒有算上我們的兩個新編混成旅。而鄂軍呢，雖然號稱兩大兵團西征，但是部隊大多不滿員，一個師最多兩個團的編製。鄂軍實力，不如我們！在這‘川西決戰’的最關鍵時刻，士氣不可泄！不能後退！而應精誠團結，服從成威將軍的指揮，組織好川西決戰，給來犯之鄂軍以迎頭痛擊！”　　雷飆把陳宦想說的話，表述得淋漓盡致。　　陳宦的臉漸漸開朗，一面聽，一面不住地點頭。末了，他接着雷飆的話，以不容置辯的口氣說道：“此間情況，我已上報袁大總統。袁大總統已經有命：成都必須堅守！從此以後，可不必再言撤退雲南，以免動搖軍心。”　　“袁大總統還有新的任命。”陳宦拿出早已收到的電報，袁世凱派發官職的任命書點將念道：　　“雷飆將軍，命你兼任四川民政長官！”　　“是！”　　“熊祥生將軍，命你為四川都督，全面主持西南軍事。”　　“是！”　　“鐘體道將軍，命你在十天之內，在西川組織十萬民軍，與第二混成旅一同開赴成都，參加決戰，不得有誤！”　　“是！”鐘體道口不應心地答道。　　“周俊將軍，命你為四川民政副長官兼康川雲貴區巡檢使，在十天之內組織20萬民軍參加決戰。”　　“是。”　　“成立川西決戰指揮部，由熊祥上將軍任總指揮，鐘體道、雷飆、楊俊、劉存厚、孫兆鸞、彭光烈將軍為副總指揮。五位總指揮合署在北較場指揮部辦公，統一指揮川西決戰！”　　“是！是！是……”　　……　　在陳宦逃到成都的第二天，即通知周俊，要到他府上拜訪。　　半個小時后，大批警衛人員，從軍校到周俊公館的客廳門口，全部封鎖，戒備森嚴。　　同時，熊祥生奉陳宦之命登劉存厚公館，徵求“川西決戰”的意見。　　陳宦回到成都的三天內，接二連三召開軍事會議，頻頻召見軍政大員，而且在周俊等老川軍諸將的身上更用了不少心思。　　……　　當日夜，晚飯以後，疲憊至極的陳宦拒絕一切來訪，閉門入睡。　　“啪、啪、啪！”三聲清脆的槍響刺破寂靜的夜空，子彈從黃埔樓頂飛越而過。　　陳宦被槍聲驚醒。　　樓上、樓下隨即響起嘈雜的腳步聲。　　“長官，你沒事吧？”門外傳來親衛的聲音，陳宦扭亮了電燈。　　“怎麼回事？”陳宦問道。　　“已派人去查。長官放心，沒事，可能是有人槍走了火。”　　陳宦鬆了口氣：“怪事情！怪事情！軍校連連發生怪事情，要追查到底，�H！”　　正說間，陳宦侍衛室主任，他的親侄子陳觀西進來報告。　　“查出什麼了？”　　“叔叔放心，已經差出來了，是一位執勤士兵，在武擔山上執勤，抱着槍睡着了，糊里糊塗地使槍走了火……”　　“沒有那麼簡單。”陳宦擺擺手，“武備學校里一定有可疑分子。我第一次在軍校閱兵，炮車輪胎癟了氣。我第二次閱兵，旗繩斷了。我前天剛回來，又有人走了火！成都武備學堂可是養出‘荊軻’的邪門地方，從成都武備學堂出去的彭家珍單槍匹馬的炸死清朝最後的一根國柱，這裏可是混進了不少的革命黨……”　　陳宦越說越氣，盯着陳觀西道：“要徹底追查，據實稟報，�H？”　　軍校內突發的槍聲，讓陳宦虛驚一場。　　陳宦一時睡不着，走到窗前，佇立觀望遠方，無意中發現窗外菜地的窩棚里有人影晃動。　　陳宦聳然一驚，立刻拉上窗帘：“來人！”　　“叔叔，什麼事？”他親侄子陳觀西一路小跑過來。　　“派出一支精幹隊伍，給我對那邊窩棚進行搜捕。”陳宦沉着臉說道。　　陳觀西看着疑心重重的叔叔，悄悄走到窗前，掀起一角的窗帘，果然發現窗外菜地的窩棚里有人影晃動！　　他什麼也不說了，請叔叔又住到勵志社。然後親自率領警衛連組成臨時突襲隊伍，包圍了菜地和窩棚。　　楊永勝守在窩棚，當場被抓，迫擊炮從地里挖出。　　陳觀西抓到楊永勝之後，留下暗哨，在四周設下埋伏。　　……　　湯明昌和楊期定從窩棚觀察回來后，並不知道他們剛走，楊永勝就被抓了。　　湯明昌在天亮之後，在平安橋茶館向上級老闆彙報了情況。　　湯明昌端着茶，壓低聲音說道：“老闆，我總覺得這两天情況有些不尋常，陳宦可能有所察覺，建議還是將迫擊炮撤走。”　　大老闆搖搖頭：“情況還不至於如此嚴重。因為我得到了內線的情報，這幾日陳宦確實住在錦官樓。至於晚上所有的燈開着，這是陳宦布下的疑陣。只要弄清陳宦住哪間屋裡，取他的性命不過是一两天的事情。”　　湯明昌心裏總點不踏實：“昨晚武備學堂出了一點亂子，我聽到了槍聲，是不是我們的人乾的？”　　“不是什麼大事！別疑神疑鬼了。”大老闆說道：“今晚你去去楊永勝住的窩棚傳達：按計劃進行。先稍安勿動，作好準備，一旦內線傳出陳宦住房的確切情報后，立刻炮擊。”　　……　　大老闆與湯明昌分手后，去成都臨時地下工作委員會彙報。　　“情況有變。”　　“怎麼回事？”大老闆望着他上面的這位老闆。　　“不要問了，立刻將迫擊炮從窩棚內撤出。”　　“是！”　　大老闆也是疑心重重的從“臨工委”出來，立刻用秘密聯絡手段，約楊期定第二天上午12時在春熙路“可園”茶館見面。　　……　　“叔叔，”陳觀西說道：“匪徒楊期定、湯明昌又按約先後來到窩棚。楊期定被圍捕，機警的湯明昌未落入圈套逃脫了。”　　“審訊結果怎麼樣？”　　陳觀西說道：“抓到楊永勝、楊期定后，我們立刻組織刑訊高手對他們進行秘密審訊，要他們供出在成都的地下黨組織和這次謀殺的組織者。匪徒楊永勝百般拷打，用盡酷刑，寧死不屈。不過楊期定招供了。”　　陳宦的臉色舒緩了一些：“都供出了誰？”　　“叔叔，你看。”陳觀西拿出審訊親筆記錄。牽扯很深，他還真不敢說。　　陳宦拿起一看，上面有了這樣的字樣：“……指揮謀殺上將軍的人名叫熊子重，他是匪黨川康軍事小組組長……是四川省軍管區中將副司令熊祥生的大兒子。早在辛亥年，熊子重就加入了匪黨，還參加了辛亥革命，后在匪區武昌陸軍學校受訓。熊祥生任職四川后，熊子重利用父親作庇護，潛入四川，暗中進行活動……”陳宦悲涼的發現，他身邊最親信的人也開始背叛他了。　　第二天中午，陳觀西派一幫特務，跟在叛徒楊期定身後，在熊、楊二人會面時將熊子重逮捕，關進成都娘娘廟監獄。　　陳宦殺氣騰騰，對熊氏父子起了殺心，但在最後核定死亡執行書時，又將熊祥生用紅筆勾出，批曰：“不槍斃。讓白髮人送黑髮人，讓熊司令在無盡的悲哀中死去！”　　凌晨，熊子重被殺害於鳳凰山，時年17歲。　　滴水屋檐下，熊祥生仰臉朝天望望，天亮了。鳳凰山那邊傳來一下槍聲，接着陷入寂靜。他的甚至顫抖了一下，兩行熱淚滾滾而下。　　他的兒子是一個有救國救民抱負的有為青年，真像他年輕的時候啊。懷抱着遠大的志向，遠赴重洋，追尋純真的理想……　　子重是家中長子，參加武昌首義的那個晚上，給他寫了一封訣別信，信中說出了他參加革命的原因：　　父親大人：　　……首先我向你赤果果地說明我走的原因……事實就是這樣，中國社會有的是盜、匪、兵、賊、貪污、橫暴……統治者對千千萬萬人的壓榨、剝削、奴役和屠殺。　　推翻這個萬惡的舊世界，振興我們偉大的祖國，是我們年輕人該去努力的……　　父親，請把你的孩子愉快地獻給國家、民族、社會吧！　　父親，你知道的，這樣地對你的孩子的愛護，才是真的愛護，這是給了我一個靈魂的解放……

# 第五百六十二章 善之善者也（二）

　　斜風細雨，落在天井裡，打在芭蕉恭弘=叶 恭弘上，滴滴答答作響。　　李想心不安寧，蹙着眉頭在燈下來回踱步。進軍西南開始之後，大軍開過的地方，留下片片廢墟，他厭煩了。可是精密策劃的斬首行動失敗，天府之國就又要掀起腥風血雨了。又想起在這次行動中，熊祥生老人白髮人送黑髮人，不覺滿心凄楚。　　這時，他想到了他可愛的“管家小妹”機要秘書梅迪小姐。　　李想趕忙給梅迪的卧室打了個電話。　　梅迪放下電話，換上軍裝，顯得那麼的英姿颯爽。追求她的人很多，可她一概拒絕了。因為她愛着她的大帥李想。梅迪知道，李大帥要娶她為夫人是不可能的。但大帥需要她，這就夠了。　　頃刻，高跟皮鞋聲即在走廊里響起，李想卧室的門開了。　　李想看着梅迪，心中頓時感到好受了許多。他吁出一口悶氣，非常傷感地說：“……我想儘快結束四川的戰事，以使四川人民少受一些戰爭的創傷，少經歷戰爭的悲劇，可是卻讓一個白髮人送黑髮人，在無盡的悲哀中死去！造成這樣的悲劇，卻沒能達到儘快結束戰爭的目的……”　　梅迪清麗的臉上也有一絲哀傷：“孫於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你可以試一下勸降，熊祥生都可以傾向革命，那曾在辛亥年舉起義旗的周俊他們呢……”　　還在傷春悲秋的李大帥一個激靈，醒悟過來……　　西南地區，軍閥派系林立，內部矛盾錯綜複雜，這就為他開展分化、瓦解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　　……　　成都玉沙街，周公館。　　天近黃昏，周公館也已掌燈。　　川軍第一師師長周俊正躺在他公館里寬大舒適的牙床上抽大煙。這是一間古色古香的暖房。幽微的燈光下，可見壁上掛有名人字畫。　　自陳宦入川后，即秉承袁世凱之意，對川軍大加調整裁撤。　　川軍原有五個師，其中第一師是原清末四川新軍第十七鎮的老底子；第二師是收編的“同志軍”；第三師是收編的舊巡防軍潰散部隊；第四師是以劉存厚所率雲南“援川”軍留川人員和保定等軍校畢業生為骨幹組建的全新部隊。這四個師均是尹昌衡時代擴編的，從屬於尹昌衡�D胡景伊系統。其中第一、四兩師人員純正，軍事素質較好。而第五師則是個另類，這是原重慶蜀軍政府的家底，政治上從屬於國民黨。　　在“二次革命”后，川軍重新洗牌，第二、三、五三個師被裁編。首先是熊克武的第五師因反袁起義被打垮；然後第二師又因師長彭光烈系尹昌衡心腹，在尹、胡翻臉之後為胡景伊所不容。故在打垮熊克武后，胡便給彭光烈扣上“通熊”罪名，將第二師解散；第三師主力已隨尹昌衡西征，留守部分亦因師長孫兆鸞在此役中態度曖昧，亦被胡景伊並編。故此後川軍僅剩兩師，即周駿的第一師和劉存厚的第二師（由原第四師改番號而來）。　　陳宦對川軍的調整他周駿的第一師首當其沖，原一師轄兩旅共六團另三營的兵力（步兵四團，騎、炮各一團，工、輜、憲各一營），被壓縮成一師僅轄一旅共四團另三營（步兵兩團，騎、炮、工、輜、憲編製不變），且旅長改為陳宦的湖北老鄉�D�D士官四期生熊祥生；而劉存厚第二師雖尚未被裁，但亦進入陳的湖北武備學堂學弟雷飆做旅長。　　但隨即西南戰爭爆發，裁軍遂成虛話。　　陳宦只得回過頭來，又將周駿第一師緊急恢復成兩旅（熊祥生旅及特科不變，增加黃鵠舉旅）。　　未雨綢纓，陳宦也未必對他們這些尹昌衡時期的將領放心，陳宦把他的家眷接來成都后，又在周公館的對門住了一連軍事執法處的憲兵，四周布滿便衣，甚至還想給周家派傭人。　　這表明，陳宦不信任他周俊。　　“大帥！”恃衛官在門外一聲輕叫；打斷了周俊的思緒。　　“啥子事？”周俊躺在牙床上大聲喝問。　　“雷飆求見。”　　“啥子�D�D？”他一骨碌翻身坐了起來，他一聽雷飆的名子就氣，對雷飆是恨透了。　　周俊憤憤地說：“不見！”但聽着侍衛官的腳步聲漸遠時，又大聲喚道：“慢！請雷將軍在客廳看茶，我馬上來。”　　雷飆是陳宦跟年的紅人。“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可不能意氣用事。　　雷飆是銜陳宦之命而來。自從發生熊祥生事件，陳宦就心裏一直打鼓，派湖北武備學堂的學弟突然來到周公館，是要他摸一摸周俊的底細。　　雷飆問道：“周老哥哥，這次川西會戰，你看這個仗應該怎樣個打法？”　　周俊應付道：“將軍總攬全局，在大會上提出的川西會戰，而陳長官也都拍板了，我們都是一偏之見，能有什麼意見？你看怎麼安排好，我們就怎麼辦。”　　雷飆碰了個軟釘子，便又拐彎抹角地說：“此次川西決戰，是民國捍衛西南基地的關鍵一仗。目前，鐘體道的幾個主力團已經在川西集結，加上川康方面的其他力量，一定能夠挫敗鄂軍的攻勢。”　　話說到此，周俊方明白陳宦是要調他的第一師參加會戰，於是隨即搖搖頭，嘆了一口氣，說道：“你知道，第一師主力當初是隨尹昌衡都督征藏的，都散處康、寧、雅三方，縱橫數千里，翻山越嶺，徒步行軍，非有一兩個月集中不起來，怕的是遠水難救近火啊。”　　雷飆再要逼迫，周俊乾脆裝聾作啞不吭氣了。　　陳宦見話不投機，一計不成，又施一計。　　“小弟此來，是來傳達陳長官之旨意，通知老哥哥去川西指揮部與鐘體道、劉存厚等將軍聯合辦公。”　　周俊推託道：“我只是在成都養病，若陳長官有什麼不放心的話，我病好些后，立馬回雅安。”　　說到這裏，周俊端起茶杯，門房大喊一聲：“送客。”　　雷飆從周公館出來，又去見劉存厚。　　劉存厚的公館“康莊”同古色古香的周公館大相徑庭，西味頗濃。公館門口雖也是老格式：紅漆大門，雙獅把守；但一進門，茵茵草地上矗立的主樓卻是一幢很考究的兩層樓的洋房。　　劉存厚中等身材，麵皮白皙，愛穿西服打領帶。這會兒，他着一套考究的西式便裝，坐在中西合壁客廳的沙发上，品着蓋碗茶，眯着眼聽京戲。　　話說胡景伊雖以向袁世凱效忠為代價，得取代尹昌衡而為四川都督，但老袁終究信不過這種倒戈成性的地頭蛇。於是袁世凱便派替胡景伊走門路的老熟人，湖北武備學堂出身，時任參謀次長的陳宦出任四川軍務會辦。但是，甫待陳宦行抵重慶，老袁即任陳為成武將軍兼四川巡按使，並調胡景伊入京敘職�D�D四川政權就這樣變戲法般地，在北洋武力的脅迫下，完成了轉變。　　此案一出，立即在天府之國引起軒然大波。　　劉存厚首先拍案而起：“不管哪個，要奪權，槍杆子上來取！”　　話一放出，四川省參議會立即響應，先後致電北京大總統袁世凱要求飭尹昌衡回任四川省都督。曰：“西南政務重要，情勢險惡，苟變更人事，難免不引起後果……”　　袁世凱指示北京的尹昌衡回電雲：“昌衡年來心力交瘁，而措施多艱，深同情其處境之艱屯。大總統將另有借重，川事繼續委之川人。”　　……　　“大帥，”副官的突然一聲報告，打斷了劉存厚的思緒。“雷將軍的車到了門外。”　　“讓他進來！”劉存厚拿掉留聲機旋轉磁盤上那根針腳，唱得咦咿呀呀的京戲伽然而止。　　雷飆見劉存厚，帶着和找周俊相同的使命，也受到同樣的待遇。　　三言兩語一過，周俊就站起來，把手一揮，說道：“今天就這個樣子。送客！”　　從“康莊”出來，雷飆絲毫不感氣惱，甚至有幾分幸災樂禍的樣子。他終於不辱使命，摸到了周俊和劉存厚的底。他相信袁大總統不會放過他們。　　“長官，開哪裡？”雷飆上車坐定，司機小聲問道。　　“去彭光烈官邸。”雷飆從鼻子里哼出一聲。　　在“二次革命”后，川軍重新洗牌，第二、三、五三個師被裁編。首先是熊克武的第五師因反袁起義被打垮；然後第二師又因師長彭光烈系尹昌衡心腹，在尹、胡翻臉之後為胡景伊所不容。故在打垮熊克武后，胡便給彭光烈扣上“通熊”罪名，將第二師解散。只是李想揮師西進，陳宦拉攏彭光烈，重新又拉起了第二師。　　陳宦知彭光烈心中有氣，為矇騙彭光烈，讓雷飆、黃鵠舉牽線，與彭光烈結為“金蘭”兄弟。與此同時，還給彭光烈在袁世凱那裡要來一個將軍頭銜，又塞給彭光烈20萬元獎金。這幾招，着實讓彭光烈服服貼貼。　　小車快到彭公館時，雷飆大煙癮發作，他一看錶，已經11點了！於是命令司機：“不去彭公館了，車往回開！”

# 第五百六十三章 善之善者也（三）

　　武昌，軍委會的小樓。　　李想對着地圖上萬里江山沉吟。　　機要秘書梅迪匆匆進來報告道：“周俊秘電。”　　李想急道：“念。”　　管家小妹忙道：“年來受北洋壓迫日甚，積怨難言，處境困難。今已與劉存厚、彭光烈、孫兆鸞約好，決定站在人民立場。今後如何行動，請予指示。”　　李想先是一怔，忽然縱聲大笑，道：“成了。立刻回電：大軍行將西征，希积極準備，相機配合，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　　……　　成都，周公館。　　“雷飆昨夜來訪，”酒過三巡之後，周俊終於把話引上正題，“不止幾位兄弟聽到什麼風聲沒有？”　　“周老哥，”劉存厚用筷子將大松塔魚翻了過來，笑道，“這個菜真做得不壞，要有多的，叫他們送我那裡幾條。”　　彭光烈、孫兆鸞嘿嘿一笑。　　周俊知道他是說他問的“多餘（魚）”，他微微苦笑一下，起身替幾個老兄弟斟了酒，道：“雷飆夜訪，你們也是早就敏感地覺察到陳宦如此步步緊逼的背後，將要對我們採取更加激烈的行動……”　　“我們來這個‘碰頭會’，不就是為此？”彭光烈說著將箸放在桌上，取出一方手絹來擦嘴。　　“形勢已經很明了，我們必須協同動作。”劉存厚一邊站起來一一斟酒，一邊柔聲道。　　“準備好近日見機施行我們原先的計劃。”孫兆鸞早已聽得不耐煩了。　　劉存厚端着汾酒慢慢品着，眯着眼兒瞧這孫兆鸞，說道：“按照原來商定的計劃，有三種方案，到底按照那個方案行事還沒定？”　　“就按照第一種，在鄂軍未到來之前即宣布起義。”孫兆鸞回道。　　“太冒險了，現在陳宦正瞪着眼睛看着我們，我們放個屁他都知道，這麼大的動靜，只怕還沒起義就被他先把我們給滅了。”周俊有些受不了這種刺激的方案，徐徐說道：“還是第三種方案穩妥，不公開宣布起義，但在暗中保護好城市，配合鄂軍接收。”　　“這又太保守了。”彭光烈搖頭道：“為了在鄂軍當中爭一席位，我建議第二種方案，等鄂軍兵臨城下時再宣布起義。這樣也顯得我們积極一些，至少可以像譚延�]和趙恆惕那樣，能保住有一個不輸於今日的地位。”　　劉存厚看大家爭執起來，站起來笑道：“我們來個民主表決吧。”　　举手投票結果，第二種方案通過。　　“長官！”　　突然侍衛官在客廳門外報告，把正在秘密謀划的幾個人嚇得一條。　　“啥子事？”周俊沒好氣的喝道。　　“公館外一位年輕人求見。”　　“都什麼時候了？什麼亂七八糟的人，不見！”周俊道。　　“慢。”劉存厚遲疑了一下，答道，“會不會是那邊的人？”　　“他說什麼了？”周俊問道。　　“他說他從香港來的。”侍衛官回道。　　周俊一怔，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劉存厚等人，幾個人都緩緩點頭。　　“請客人進來。”　　來人很年輕，也很精幹，一身儒雅氣質，飄逸風流，沒有半點官場派頭，看上去十分親近和藹。充滿鄂區的風格。　　“我是受給國民黨成都‘臨工委’委派，給將軍傳達李大帥方面指示的。”　　年輕人微笑着拿出證明材料，在他們看完之後，立刻燒了。　　“李大帥有什麼指示？”　　“關於起義的三條意見：現起義時間已到，宜選擇適當地點宣布起義；起義時及時通知；起義后的你們的部隊，撤去無色旗，駐地升起五星紅旗。”　　周俊等人立刻知道鄂軍總攻就在近日了。　　“你們看怎麼搞？”周俊問的是具體起義步驟。　　“李大帥有話說，起義的時候，諸位的安全第一，不能再出現熊老爺子家那樣的悲劇了。”年輕人補充一句。　　幾個老粗鼻子一酸，忽然被這樣一句話感動的想掉淚。　　“我們無話可說，只能用行動表明我們的心跡。”　　一個個胸脯拍得山響。　　“先穩住陳宦。然後我們四人分別潛離成都，去彭縣隆興寺集中宣布起義。”　　“為什麼在彭縣隆興寺集中宣布起義？”　　“在那裡舉行起義比較合適。那裡位於成都側背，又是第二師駐地，向東南進攻可威脅成都；向東可截斷川陝路；若鐘體道部向起義部隊發動進攻，則可由海窩子地區退入西部大山，是個很理想的起義地。”　　“好！我立刻用秘密電台，向李大帥作了報告。”　　“我也即刻命第二師副師長坐鎮隆興寺指揮，並盡其可能地集中了五個團的兵力，佔領制高點和要地，作好隨時起義的準備。”　　……　　周俊送走劉存厚、彭光烈和孫兆鸞，又和年輕的特派員進一步研究了起義的具體細節，向他了解一些關於鄂區的情況。　　突然聽見侍衛官又在客廳門外報告：“長官！”　　“啥子事？又喊個啥子！”周俊道。　　“報告長官，事關重大，不能不驚動你。剛才陳長官侍從室主任陳觀西打電話來，說陳長官請你今晚赴宴。”　　“說啥子？赴宴？”周俊生怕聽錯了，又問道，“啥時候？啥地點？”　　“晚上7點鐘。成都武備學堂小宴會廳。”　　“曉得了。”周俊哼了一聲。　　“不是好兆頭。”年輕特派員說道。　　周俊點點頭，一種不祥之兆頓生心頭。他立刻撥通了劉存厚等三人的電話，剛到家的劉存厚等三人也得到同樣的通知。　　放下電話，周俊一身冷汗乍起。　　“此時設宴，怕凶多吉少。”年輕的特派員說道：“乾脆不要去！”　　周俊思來想去：“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如果不去，則更會讓陳宦老賊抓住口實，公館對面的憲兵連會即時衝進公館解決我的性命。”　　“那是飛去不可了？”　　“眼前只有去的一路，巧與周旋，躲過此關再說，至於禍福生死，也只好聽天由命了。”周俊咬牙道：“這裏已是是非之地，先生不宜久留。”　　“你自己小心……”　　……　　下午7時左右，周俊按約而行。他一進武備學堂，立即感到一股殺氣。身穿黃軍呢的軍政執法處警衛團代替了往日軍校學生警衛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從大門口一直排到小宴會廳周圍，如臨大敵一般。　　周俊的車剛停穩，劉存厚、彭光烈和孫兆鸞的車也到了。四個人下了車，便朝張掛着鮮紅宮燈的宴會廳走去。　　聽到門外傳令兵報告，西裝革履的雷飆笑容可掬地出門外迎接。他引着四個人穿過門口的黑漆屏風，走進一間布置相當考究的宴會廳裡邊的小餐廳。　　在小餐廳里一張式樣考究的橢圓形餐桌旁邊，陳宦和鐘體道二人已經落座。　　看見周俊等四個人進來，鐘體道急忙站起打招呼：“啊！諸位兄弟，請入座，陳長官已經等你們一會兒了。”　　陳宦穿一身藍緞長袍馬褂，矜持地抬抬身，揮着手說：“入席吧。咱們邊吃邊談。”　　陳宦特意囑咐周俊四人坐在他的左右兩邊。鐘體道、雷飆坐定，陳宦首先拿起筷子夾了一塊“鄒鰱魚”。　　周俊誠惶誠恐，以惶惑的眼光望瞭望鐘體道。　　鐘體道立刻會意，笑着說道：“請舉筷！今天長官是專請四位先生的。”　　“是啊！自入川以來，因忙於國事無暇招待四位。”陳宦接過鐘體道的話，微露笑容，說道，“今天特意請雷將軍、鍾將軍作陪，請你們吃頓便飯，表示個意思。都是自己人，隨便吃隨便談。”　　大家剛伸了幾下筷子，鐘體道便漫不經心的樣子問道：“老哥哥，給川西的電報發了沒有？”　　“我說老弟呀，啥子電報？”周俊明知故問。　　“�劍�咋搞忘了？調兵的電報嘛，長官上午安排的。”　　“啊！那份電報哇，發了，早發了！”周俊隨口說道。　　此時，陳宦坐在一旁一聲不吭。一聽周俊問“啥子電報？”他的臉皮立刻拉緊了。待聽周俊說“早發了。”神色才安然下來。　　周俊說完，又從他的衣兜里掏出兩張紙樣的東西，說：“這是回電，請鍾將軍過目。”說完遞給了鐘體道。　　鐘體道把電報審視了好一陣，然後雙手恭敬的捧給了陳宦。　　當陳宦盯着電報看時，陳宦侍從室主任陳觀西急匆匆地進了小餐廳，走到陳宦跟前，向陳宦耳語了幾句。陳宦聞罷，霍地抬起頭，盯着周俊，說道：“要他進來。”　　陳宦轉身朝門外一揮手，京師軍政執法處駐成都的辦事員黃曉敏急步而入。　　周俊的頭“嗡”的一聲，似感大難臨頭。　　“完了！起義行動一定被察覺了。發往武昌和部隊準備起義的電報一定是被這些袁世凱的密探破譯了。”　　此時，忽聽陳宦問：“電文你真的發了？”　　“上午發的。”周俊微微顫抖着，“咋的，出了啥問題？”　　“周將軍，”黃曉敏一聲冷笑，“中央監控台早就在成都。密譯處怎會譯不出你們的電文？”

# 第五百六十四章 討袁宣言（一）

　　聽黃曉敏這樣一說，周俊懸起的心落了地，鎮定了一下情緒，說道：“我們上下午的發收電報，你該監聽到了吧？”　　黃曉敏點點頭。　　“你是不懂我們的密碼嗦？這又有啥子！”周俊一邊說，一邊從衣袋掏出做成派克筆似的密電碼，放在桌上說：“因為事關重大，而今成都又險象叢生，為安全計，我們收發電報都是用自己編排的密電碼。”　　黃曉敏仍不依不饒：“中央監視台有的是電訊專家，全世界的密碼都能破譯，可是就你們第一師的譯不出來！不知周將軍可否將你們發收的密碼原件交出來，讓鄙人也開開眼界？”　　陳宦一聲不吭，傾聽着二人的一問一答，但臉色緩和了許多。　　鐘體道的心情也隨之釋然，因為他曾向陳宦擔保，說周俊絕不會叛變。陳宦一直下不了處置劉的決心，與鐘體道的擔保有關。　　鐘體道平常對陳觀西和黃曉敏這些密探極受陳宦之寵就看不慣，便譏諷道：“黃局長神經過敏了。來者都是客，黃局長，你坐下說，站客不好打整。”　　周俊得理不饒人，乘勢說道：“黃局長，你不要疑神疑鬼，欺人太甚！”然後委屈地看着陳宦，“長官在這裏。如果看我周俊不放心、不順眼，乾脆抓起來算了。等你們弄清楚后再把我從牢中放出來。免得我在戰場上是國民黨打殺的對象，在這裏又是軍政執法處防患的對象，成了‘風箱里的耗子�D�D兩頭受氣’！”　　陳宦遂向和事佬鐘體道遞眼色。　　“黃局長不必胡亂猜疑，剛才周將軍已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了。”鐘體道大不以為然地說。“現在正是精誠團結之際，西康少數民族地區的事又複雜，傷了自己人的心就不好了！你說是不是，黃局長？”　　黃曉敏無言以對。　　陳宦清楚，在黃曉敏未抓到鐵證以前，爭下去沒結果。於是微笑道：“誤會，誤會。都是自家人，彼此不必介意！自家兄弟，勿多心。來，吃菜、吃菜！”一邊說著，一邊給周俊等四人挾菜。　　……　　酒會結束臨別之時，代陳宦送客的是他大侄子――侍從室主任陳觀西。　　陳觀西在門口忽然對劉存厚說道：“明天早晨8點整，我來送你去鳳凰飛機場，然後直飛雲南。”　　在周俊、彭光烈、孫兆鸞都是一驚，按照預先的約定，今晚，劉存厚先從成都去彭縣第二師的防地。　　“這、這……”劉存厚又氣又急，結結巴巴地問，“咋個這麼突然？”　　他們為這個忽然的變故措手不及。　　“我是奉命行事，別的我概不知道。”陳觀西說完徑直朝門內走，在走到門口時，又回過頭撂下一句：“我明早準時來接你。今晚哪裡也不要去了，呆在屋裡安全！”　　“這可咋辦？”　　劉存厚還想說什麼，立刻被周俊三人的目光制止了。　　四個人匆匆走下台階。　　“咋辦？”劉存厚壓低聲音問身邊幾個走路匆忙的兄弟。　　“還能怎麼辦？跑！”　　“對！找個機會，跑！”　　“跑出成都，陳宦老賊也就那你沒辦法。”　　“那你們呢？”劉存厚又問道。　　“你不要管，我們也有辦法逃跑的，狡兔還有三窟呢！”　　……　　劉存厚回到公館，立刻發現在的巷子里，前後都有一些可疑的人。　　劉存厚畢竟是身經百戰，很快便鎮定下來。他思慮很久，想出一條“調虎離山”之計，並立刻把衛士長伍丁叫到了卧室。　　伍丁原是岳池縣一個农民的兒子，被抓壯丁抓到了劉存厚的部隊。一個偶然的機會，劉存厚發現了這個勇敢機警服從命令的小伙子。劉存厚先調伍丁作衛兵，然後慢慢栽培，現在伍丁已是他的貼身少校副官兼衛隊長，也是一個得力助手。伍丁雙槍極准，還有一身硬功夫。辛亥革命時，伍丁救過劉存厚的命。劉存厚非常器重這位結實、身手矯健、眼睛明亮的青年軍官。前劉存厚特意將頗有幾分姿色的丫環翠秀收為乾女，再由太太作媒，讓伍丁與翠秀成了親。出身貧苦的伍丁對潘是感激涕零，經常說，“大帥，我的一切都是你給的。為了報你的恩，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輩子報不了你的恩，下輩子變牛作馬也是要報的。”　　劉存厚把伍丁叫過來后，一五一十講了實情。　　“伍丁願以性命換取劉大帥對我的知遇之恩！”　　武丁欣然從命。　　劉存厚拍拍武丁的肩膀：“放心吧，你的家人，我會轉告國民黨在成都地下黨，讓他們保護好他們的。”　　“謝謝大帥！”　　伍丁迅速換上劉存厚的衣服，駕駛着劉存厚的漢陽造“寶馬”牌小轎車，在劉公館的兩扇黑漆大門打開以後，衝出小巷，加大油門，向著成都西南，風馳電掣而去。　　劉存厚的轎車開出來之後，門外巷子里的密探攔阻無效，立即向黃曉敏報告。　　黃曉敏命令：“陳長官命令，追到郊外，鳴槍告警。若劉存厚再不停車，可以開槍射擊。務必生獲其人、死見其屍。”　　監視劉公館的密探們立即架起摩托，向西追擊劉存厚的專車。　　在密探們向成都西面急追劉存厚專車的時候，劉存厚在衛士們的簇擁下，從劉公館悄悄潛出，出了小巷，轉身向東，揚長而去。　　次日晨，在成都至灌縣的公路一側，停有一輛被槍彈打成蜂窩似地“福特”牌轎車。車內有個被打死的川軍少校軍官。　　同一時刻，劉存厚安全抵達由周俊第一師控制的灌縣城。　　劉存厚出走後，陳宦加緊了對周俊、彭光烈和孫兆鸞的控制。三人雖未被囚禁，但行動已失去自由，在他們的公館前後，大街小巷，布滿了密探。　　劉存厚出走的次日，白天還算安靜，到了晚上，鐘體道突然闖進周俊的公館，直奔內室。　　鐘體道說道：“老哥哥，有些話真想找個人說說。”　　“老第，你要真把我當兄弟，你就說。”周俊和鐘體道是有一點香火情分的，上次在武備學堂小禮堂的宴會，鐘體道也是幫他說了一下好話。　　“我銜陳長官之命，明天要去昆明，察看雲南張敬堯方面的動靜。不知道怎麼回事，我這心中，總有些許的不安，生怕一去難返。”　　“你也覺得川西決戰不靠譜？”　　“嗯。”　　周俊想也勸他“倒拐”，想想還是太冒險，話到嘴邊就變成：“你有什麼要託付的？”　　“我想請老哥替我照顧居住在成都的80歲的老母。”　　“大孝子啊！哥哥答應了？”周俊慷慨應允。　　鐘體道離開周公館前，周俊突然心生一計。　　“老弟，哥哥也有個事情想請你幫忙。”　　“你說，只要我能幫上忙的，一定辦到！”　　“也沒什麼大事。是否可以借用你的轎車一用。”　　鐘體道有些疑惑的問道：“用車去往何處。”　　周俊笑而未答。　　鐘體道似有所悟，不再最問就答應了。　　送走了鐘體道之後，周俊又給彭光烈和孫兆鸞打了電話，讓他們赴周公館一敘。　　彭光烈和孫兆鸞即赴周公館，當晚宿在周俊的會客房。　　次日晨6時許，鐘體道的副官和司機駕着鐘體道的專用汽車開到周公館。　　周群用自己的司機換下了鐘體道的司機，並給了副官和司機每人一個紅包。　　不多時，周俊、孫兆鸞、彭光烈、鐘體道的副官和司機等人，鑽入了鐘體道的豪華車。　　在快開出小巷時，被兩個挎着盒子炮的密探攔住。　　剛才來周公館時就被阻攔一次，此時，鐘體道的副官很是惱火，他把擋風玻璃向下搖了幾下，伸出腦袋喝道：“鍾長官你們都不放心是不是？查過來查過去的。”　　小密探被嚇唬住了。鐘體道是何等人！都是陳宦的私人，陳觀西和黃曉敏都怕他三分，他們還敢滋事。後面的密探頭子見是鐘體道的副官，坐的又確實是鐘體道的車，便連連賠不是：“對不起，例行公事。”說著揚了揚手，示意放行。　　汽車加大油門，風馳電掣，揚長而去。　　周俊一行安全到達彭縣隆興寺。　　周俊、劉存厚、彭光烈、孫兆鸞他們在彭縣隆興寺發表通電，宣布起義，電文是：　　武昌李大帥並轉各國民革命軍司令暨全國人民公鑒：　　袁賊世凱盜竊國柄3載於茲，罪惡昭彰，國人共見。自二次革命勝利而還，措施益形乖謬，如破壞《臨時約法》、國民議會，大選決議各案，發動空前國內戰爭，紊亂金融財政，促國民經濟破產，嗾使貪污金王橫行，貽笑鄰邦，降低國際地位，種種罪行，變本加厲，徒見國計民生枯萎，國家元氣漸絕。而袁賊估惡不俊，唯利是圖。在士無鬥志、人盡離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黔兩省辛亥革命所殘留生命財產，作孤注之一擲。我兩省民眾，豈能忍與終古。　　俊、存厚、光烈、兆鸞等於過去數年間，雖未能及時團結軍民，配合國民革命戰爭，然亡羊補牢，古有明訓，昨非今是，賢者所諒。茲為適應人民要求，決自即日起率領所屬宣布與袁、段、馮反動集團斷絕關係，竭誠服從武昌國民革命政府李大帥，與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領導。所望川、黔全體軍政人員，一律盡忠職守，保護社會秩序與公共財產，聽候國民革命軍與人民政府之接收，並努力配合國民革命軍消滅北洋反動派之殘餘，以期川、黔全境早日解放。坦白陳詞，敬請維垂。　　周俊、劉存厚、彭光烈、孫兆鸞叩。　　……　　李想拿着電文的手微微有些顫抖，這份電報一發，天府之國已經無戰可打。　　“複電！”李想深吸一口氣，說道：“周俊、劉存厚、彭光烈、孫兆鸞諸將軍勛鑒：　　接讀三月9日通電。欣悉將軍等脫離北洋反動集團，參加人民陣營，甚為佩慰。　　尚望通令所屬，遵守中國國民革命軍總部本年二月25日約法八章以及四項號召，改善軍民關係與官兵關係，為協助國民革命軍與人民政府，肅清反動殘餘，建立革命秩序而奮鬥。　　李想。”　　……　　周俊、劉存厚、彭光烈、孫兆鸞宣布起義后，緊接着又有20幾起四川軍隊來電響應；周俊、劉存厚、彭光烈、孫兆鸞所轄政府也紛紛來電擁護，並宣布脫離北洋政府。甚至跟陳宦很緊的鐘體道和雷飆，也派代表去隆興寺，開始進行試探性接觸……　　陳宦在眾叛親離的無盡悲涼之中，飲彈自殺……　　國民革命軍和平進入成都。　　……　　北京，中南海。　　向來深居簡出、討厭記者的袁世凱，在大總統府會議大廳，搞了個“中華民國總統”的盛大記者招待會。　　袁世凱一上台，就向大家宣布了從來不可能事前宣布的重大新聞：“諸位，我在此鄭重宣布，並借諸報端昭告全國人民，為禍中原的白狼在我官軍追擊堵截，一路苦戰之下，傷亡慘重，等回到河南魯山、寶豐一帶，已潰不成軍……”　　在西南被李想席捲的時候，袁世凱終於可以拿出一點點戰果來掩蓋西南的失敗……　　袁世凱此時侃侃而談：“接下來我們要搜除餘孽，務絕根株，清鄉嚴洗……”　　說到這裏，袁世凱表情十分得意。　　這時陸軍總長段祺瑞走上台來，拿出一張懸賞緝拿匪首白狼的通告，念道：　　“各省將軍、都統、長江巡閱使、護軍使、鎮守使、辦事長官、參贊鑒：奉大元帥訓令，據河南獲匪供稱：白狼被一女人用木杆把下牙齒打落一個，下嘴唇偏左有一小豁子，年近四十歲，面上有幾顆麻子。白狼敗逃到河南白土崗，就叫分股四散。到高皇廟，又聲言子葯不足，不願領桿。因軍隊追趕至急，又同吳豁子逃至魯山內常台去了。此時，白狼不要外縣人，專要魯山人，小的因與他拆開了……等語。查白狼被各軍兜剿，勢窮力蹙，既稱不願領桿，難保不改裝離群，希圖遁逸，除電飭各省將軍、巡按使等通飭各處水陸關卡及各車站、碼頭、旅館嚴密稽查，遇有形跡可疑或與上開形貌近似之人，應即嚴行究詰。如有能將白狼弋獲者賞洋五萬元，驗明屬實，即行給賞。務各設法偵查捕獲懲辦，以免漏網，而快人心外，仰交通、內務、陸海軍部、順天府尹暨在京各軍隊機關分飭所屬，於輪船、鐵路、海關局卡及各軍警分駐處所，一律遵照嚴緝務獲解辦……”

# 第五百六十五章 討袁宣言（二）

　　夜已深了，藉著柔和的月光，窗外高低起伏的山巒隱約可見。　　落伽山別墅里的李想站在落地窗前，抽着煙，不斷回味着這兩年來與袁世凱北洋軍閥的鬥爭經歷。從毅然決然抗起辛亥首義大旗開始，他頂住壓力，與北洋就湖北盤腸大戰，歷盡艱辛，終於開創鄂區這片根據地，兩年的時間，進兵大西北，揮兵征藏，與俄國英國洋鬼子周旋，甚至兵鋒相對，再盤馬彎弓，席捲西南，拉開了今天軍事反攻的序幕。　　這期間有湖北保衛戰歷險的驚心動魄，有大西北戰局的初期失敗，有第一次北伐戰役的無功而返，也有如江西反圍剿戰鬥的酣暢淋漓，更有三路大軍席捲天府的大智大勇……　　軍事反攻的局面已展開，李想決定起草一个中國國民革命軍對北洋政府袁世凱戰爭的政治宣言，在政治上進一步給袁世凱致命的一擊。　　李想猛吸一口煙，旋風般回到書桌前，提筆疾書，寫下了宣言的第一段話：“中國國民革命軍，在粉碎袁世凱的進攻之後，現已大舉反攻。西南線我軍已席捲天府，東南線我軍已向長江下游流域進擊，北線我軍已向潼關、武勝關兩路出擊。我軍所到之處，敵人望風披靡，人民歡聲雷動。整個敵我形勢，和二次革命前比較，已經起了基本上的變化……”　　在這裏，李想把他一手創立和領導的這支革命軍隊正式定名為“中國國民革命軍”。　　李想曆數了袁世凱的滔天罪惡，從1911年“忘恩負義地背叛清廷竊取革命果實”，到“刺殺宋教仁，背叛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和臨時約法”，一直寫到“列強帝國主義侵略者出錢出槍，袁世凱出人，替帝國主義侵略者殺中國人”的內戰開始。“袁世凱三年的統治，就是賣國獨裁反人民的統治。”這是李想給袁世凱作出的最後結論。　　喝了口水，李想繼續寫到：“到了今天，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都認識到了袁世凱的滔天罪惡，盼望本軍從速反攻，打倒袁世凱，解放全中國。”　　“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這句話，是辛亥年，袁世凱在南北和談的時候對各國記者的談話中，“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要求各國調停南北的欺騙用語，今天李想把它用在此處，對袁世凱有一種特別的諷刺意味。　　當然，現在的李想對袁世凱，並不滿足於這種諷刺，他需要的是“打倒袁世凱，解放全中國！”　　李想宣布了中國國民革命軍的也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八項基本政策，要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袁世凱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要逮捕、審判和懲辦以袁世凱為首的內戰罪犯；要廢除袁世凱的獨裁製度，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要沒收袁世凱、段祺瑞、馮國璋和其他首要戰犯的財產；要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要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要廢除袁世凱的一切賣國條約，廢除袁世凱賣國政府的一切外債。　　過去以領袖自居的袁世凱，此時早已成為罪大惡極的人民公敵！　　此時的李想意猶未盡，天色已漸露出曙光，可他仍倦意全無。　　李想接着又起草了《中國國民革命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李想在辛亥革命戰爭中為鄂軍革命軍制訂的紀律。鄂軍革命軍建立之初，他要求部隊對待群眾要說話和氣，不拉夫，不打人，不罵人。　　民國之後，鄂軍改編的時候，李想又規定了三項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农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后又提出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以後，李想又將三大紀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把“打土豪要歸公”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對於六項注意，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從而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些紀律，曾經是鄂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在那個特殊的戰鬥時期，對鄂軍建設和發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現在鄂軍已脫離了游擊狀態，隊伍日益壯大，隨着勝利的漸漸到來，部隊中一些破壞紀律的現象又嚴重起來。調戲婦女、拿吃拿喝、破壞群眾莊稼等違紀現象時有發生。　　李想用典型的“李氏”字體，寫下了國民革命軍現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解放戰爭中的幾個重要文件，李想在這一日完成了。　　時間已近晌午，李想又困又乏，在管家小妹的再三督促下，匆匆喝了口牛奶，又服了幾片葯，才慢慢睡去。他漸起的鼾聲，均勻而有節奏，恰如中國革命跳動的脈搏，從容而篤定。　　……　　新華社全文播發了此宣言。　　袁世凱懷着一種特殊的心情，以極大的忍耐力，把廣播聽完了。　　他緊咬牙關，額上的青筋突兀，眼睛直盯着桌上的巨大笨重的漢陽造收音機。　　他靜靜地站着，沒有發火，內心有一團怒火在燃燒，也有一種失敗的情緒在慢慢升起。　　袁世凱在原地佇立了好久，找來楊度：“給我把‘匪黨’的這篇宣言整理一份出來，我要好好地研究。”　　楊度遵命轉身走了，收音機里又傳來了播音員的聲音，說是武昌國民革命軍總部頒發了《中國國民革命軍口號》，第一個就是“打倒袁世凱，解放全中國”。　　袁世凱陰沉着臉，繼續聽着。“打倒賣國的袁世凱！”，“打倒獨裁專制的袁世凱！”，“打倒戰爭罪犯袁世凱！”……　　一個比一個尖銳刺耳，袁世凱幾乎快要窒息了。他嘴鼻突然扭曲變形，再也忍不住了，咆哮了一句“馬勒歌壁”，衝上去把收音機摔得粉碎。　　……　　日本，梅屋夫婦宅。　　門口處鞭炮歡快地爆響着，《婚禮奏鳴曲》熱烈地奏響着……　　孫中山與宋二小姐身穿婚禮服，在梅屋夫婦的陪伴下，緩緩走了進來。　　孫中山和宋二小姐胸前戴着大紅綢花，並肩靠在一起。孫中山今天顯得更加風度翩翩，英姿勃勃。端正俊秀的臉龐上，一雙智慧有神的眼睛閃着幸福的光芒。他天庭開闊，挺直的筆梁下，兩撇短須微微翹起。今天，他身着一套嶄新的咖啡色西裝，襯上紫紅色領帶，似乎一下子年輕了十幾歲。　　宋二小姐在美國讀書時就是一個有名的東方美人，今天顯得格外迷人。她沒有穿時髦的結婚禮服，而是頭戴一頂寬邊花帽，身穿一件淺綠色的薄呢大衣，外罩一件精心編織的毛線衣，驚人的美麗之中又顯露出沉靜的氣質。　　大堂內的壁龕前有喜氣洋洋的屏風，兩側的架子上有櫻花大盆景，角落裡有鋼琴和彈琴人，客人所在的地方是個茶話會的布置，五十多位客人站立起來，熱烈而高興地鼓着掌，他們至少有一半是日本人，其他是革命黨的領導人。婚禮十分簡樸。但孫中山夫婦進來時，有日本記者從各個角度為他們攝影。　　客人們鼓着掌迎了過來，孫中山和宋二小姐不斷地說著“謝謝，謝謝”。　　二人走到一位牧師面前，牧師在孫中山夫婦面前莊嚴地舉起了雙手。同時，《婚禮奏鳴曲》換成了宗教音樂《讚美詩》，客人們也莊嚴地肅立着，許多人眼含淚花。　　牧師一臉神棍的郎聲說道：“主啊，你的詩，你的愛，你的讚美，祝福他們在患難中結為夫婦吧。”　　交杯酒由僕人端到梅屋夫婦面前，二人各執一杯，又捧給孫中山夫婦，孫中山和宋二小姐端起杯，喝了交杯酒。然後激動地互相注視着，沒有親吻。　　宗教音樂《讚美詩》演奏完了。　　孫中山歉疚而又深情的對宋二小姐說道：“慶齡，對不起，我沒錢給你買戒指。”　　宋二小姐掏出了那支老式的派克鋼筆，“先生早把戒指給我了。”　　孫中山接過鋼筆，不知是怎麼回事。他看一眼鋼筆，再看一眼宋二小姐，再看一眼鋼筆，忽然恍然大悟。他立刻擰開鋼筆，把中間的鋼箍取了下來，宋二小姐伸出了手……　　這時，鋼琴再奏響了，一個日本客人高聲唱起了《祝福歌》。　　孫中山激動地有些顫抖地把鋼箍戴在了宋二小姐手上。　　所有的客人都熱烈地鼓起掌來。　　眾人圍繞着新人跳起了歡快的舞蹈。　　孫中山夫婦也開始跳起來，但孫中山跳得很拙笨。　　一個聲音在門口響起來，“好啊，娶了媳婦忘了朋友！”　　孫中山望去，高興地喊道：“克強！你總算了了！”　　黃興走了進來，興奮地：“逸仙，天變了！國內的天變了！革命的高潮來臨了！”　　孫中山一怔，忽然恍然大悟，一把拉住黃興的手，急道：“克強，不要賣關子了，快告訴我，怎麼了？”　　黃興激動的說道：“李想宣布《國民革命軍宣言》，喊出了‘打倒袁世凱，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湖北獨立，湖南獨立，陝西獨立，甘肅獨立，新疆獨立，西藏獨立，青海獨立，四川獨立，貴州獨立，江西獨立，河南獨立……全國一般省份獨立，革命如狂放席捲中國大地，中國的天變了！”　　孫中山喃喃的說道：“這就好，這就好啦。”　　黃興端起一杯酒，是一飲而盡，道：“二次革命失敗，我們流亡在外，李想獨力撐起國內大局……”他掏出一封信，遞給孫中山，“他邀請你回國。”　　孫中山看着信，興奮的道：“我終於可以回國了。”　　他拿着信跑到宋二小姐面前，“慶齡，咱們可以回國了！”　　眾人圍了過來。　　梅屋：“孫先生，這是不是又是個陰謀？”　　孫中山一怔。　　梅屋提醒道：“袁世凱對先生的通緝令沒有解除啊！而且大總統依然是袁世凱，國內的那位李大帥舉義能成功嗎？”

# 第五百六十六章 討袁宣言（三）

　　李想放下電話，站起身來，走到地圖前，把一面小標旗插在邯鄲的位置，眼睛閃動着光，嚴肅中透露出振奮。大家的目光投向地圖上的同一點，彷彿聽到了中原大地的隆隆炮聲。　　要打開中原的大門，必須先攻下平漢線上的重鎮邯鄲城。　　秦吞六國，也是先滅趙！　　白狼雖然被段祺瑞剿滅，但是季雨霖卻在太行山建起了一個根據地。　　邯鄲是古代趙國國都，向有“四戰之國”稱呼。其名來由是因趙國“東鄰燕齊，西邊秦，南界韓、魏，北迫匈奴”，“數距四之敵”。　　……　　林鐵長乘吉普車到潼關，部隊正在做着最後的整頓，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親自布置了以袁世凱竊國，破壞臨時約法，破壞共和國民主建設，我們能否置之不理為中心內容的形勢任務教育、仇袁（仇視、蔑視、鄙視）教育和愛國主義、三民主義教育，各級政工幹部深入連隊和幹部戰士一起，結合形勢，聯繫歷史，舉行控訴會，組辦演講會，看電影、聽廣播、参觀圖片展覽（主要都是北洋軍在漢口，南京，南昌犯下的累累獸行），揭露了北洋軍的腐朽封建本質，激發了對北洋的刻骨仇恨，明確了討伐袁世凱，保衛共和國的必要性。　　林鐵長翻開幹部的工作日記本，那裡面記載着臨戰訓練，是分兩個階段進行的：　　第一階段比較簡單，主要是進行單兵技術，如射擊、投彈、爆破、土工作業訓練以及班和戰鬥小組的戰術訓練。　　第二階段比較複雜，主要是進行從排到營的山地、村落、城市進攻戰術演練。　　組織各級指揮員反覆學習李大帥的十大軍事原則：“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於戰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於戰術的部署方面。”　　大家說：無論對付任何敵人都是戰無不勝的法寶。　　大家對林鐵長在指揮西北解放戰爭時總結出來的六個戰術原則也很愛學習。因為，許多指揮員從西北戰爭的實踐中親身感受到：“一點兩面”（集中優勢兵力於我主要的“攻擊點”、勇敢包圍至少兩面）；“三三制”（戰術組織形式）；“三猛戰術”（猛打、猛衝、猛追）、“三種情況三種打法”（如果敵人守，就完成一切準備后再攻擊；如果敵人不退，先將敵人圍而不攻，準備好再打；如果敵人退，就要猛追，不要等命令）；“四快一慢”（向敵前進要快、抓住敵後進行攻擊準備要快、突破后擴張戰果要快、追擊要快、總攻發起時間要慢）、“四組一隊”（火力組、突擊組、爆破組、支援組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戰鬥集體），過去打西北馬家軍很管用，今天把北洋軍紙老虎當真老虎打也同樣是管用的。　　林鐵長研究了北洋軍隊在二次革命戰場的戰術特點，親自組織了一次成功的營進攻的戰術訓練在全師作示範演習，把指揮員的戰術水平提高了一步。　　西北軍還集訓了團以上指揮員，黃鉞參謀長提出一個很好的建議：主要針對北洋軍特點，結合中原地理情況，做一個很大的中原地形的沙盤，着重研究了北洋軍戰術和山地攻防，進行近戰、夜戰以及步炮協同問題，通過理論學習、沙盤作業、地圖作業和實兵演習，提高幹部組織戰鬥、指揮戰鬥的能力。　　這次集訓的缺點，雖然對剛剛成立的空軍協同作戰搞了一次演習，也想了一些協同作戰的辦法，但飛機丟下的炸彈落在自己人的腦袋上的幾率和落在敵人腦袋上的幾率是對半，空軍和陸軍總是達不到李大帥的要求。沒辦法，通訊技術是個阻礙，而且他們也沒有可以借鑒的先例，全靠他們閉門造車。　　林鐵長檢閱完集訓的成果，作為軍長兼政治委員的他向團以上指揮員進行了政治動員。　　西北軍全軍的戰鬥英雄、功臣模範在軍部來了一次空前的大集合。其中立一大功的有193人、立兩大功的有228人、立三大功的有20人、立四大功的有74人、立五大功的有23人、立六大功以上的有19人。　　軍里領導看望大家時，看到他們把金光閃閃的李大帥獎章掛在胸前，顯露出英雄的風采。　　這是一次辛亥革命以來西北軍最為隆重的英模大會。也是舉行出兵中原的誓師大會。　　大會搞得有聲有色，熱火朝天，熱烈氣氛，是令人振奮使人難忘的。　　一個空場上，各師、各團、各營、各連列隊圍成一個個巨大的方隊，迫擊炮、六○炮、四○火箭筒、重機槍、輕機槍整整齊齊地排列開來，方隊中央放着一個桌子。　　檢閱完英模，林鐵長站在桌子上，放開又高又大的嗓門對着麥克風做政治動員。　　只見他舉起了右手的拳頭，帶領全團指戰員莊嚴地宣誓。他們念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　　“我們是中國國民革命軍，我們是保衛祖國的戰士。當此，袁世凱踐踏共和國約法，破壞民主議會選舉，殺戮貧民百姓，企圖帝制自為，倒行逆施的時候，為了保衛辛亥革命的果實，為了保衛民主共和，為了保衛受苦受難的百姓，我們國民革命軍出兵中原，堅決打敗北洋軍反動派，消滅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不怕任何艱苦、堅決服從命令，自覺遵守紀律，熱愛人民，團結群眾，掌握戰術技術，勇敢殲滅敵人，為人民爭自由，為國家建民主。我們要高舉李大帥的旗幟，向勝利前進，不消滅敵人，決不罷休。”　　從辛亥革命起就愛把這支部隊行軍打仗和戰地生活的精彩鏡頭攝入照相機的尹培良，正好在這個團參加誓師大會，置身於這樣激動人心的場面，他和過去一樣當然是不會錯過這個機會的，拿起了照相機，頻頻地抓拍了這些具有歷史價值的鏡頭。　　誓師大會結束，離場的時候林鐵長看到井勿幕腳步有些虛浮，上前扶了一把：“怎麼了？昨晚沒睡好？走路都不穩，眼睛都是紅的。要注意休息，不要敵人沒有把你打垮，自己把自己累垮了。”　　“沒事，感冒發燒一點小病。不要忘了，我可是走西口的陝北刀客……”　　井勿幕的豪言壯語還沒有說完，人就往地上撲，陝北大漢的塊頭魁梧的很，林鐵長扶都扶不住。　　“叫醫生！”林鐵長大喊。　　潼關的野戰醫院。　　白色門帘靜靜的錘着，上面印着一個紅色的十字。忽然門帘被掀開，金髮碧眼的洋醫生走出。　　“阿爾法醫生，怎麼樣？”一群人圍着洋醫生。　　“高燒40度……”　　“怎麼會暈倒呢？”　　“你還問我，暈倒是因為勞累過度。他是個病人，病人就該休息，你們怎麼能還讓他工作？”　　林鐵長轉身問井勿幕的警衛員：“你們首長病，你們怎麼也不勸勸。”　　“他沒有向誰說一聲，之前仍然像平常一樣走向誓師大會的會場。我們都不知道……”　　林鐵長指着警衛：“等會處理你們的失職……醫生，他什麼時候能好。”　　“休息，好好的休息，不然高燒就退不下去，會有生命危險。”　　“我不能休息，中原大戰就要開始，我怎麼能休息。不就是發燒嗎，有這麼嚴重？”躺着床上打吊針的井勿幕被漂亮的護士推出來，扯開嗓門囔囔。“我走過塞外漠北，比這還嚴重的病痛我都抗過來了，會被這個小小的發燒攔住了？”　　林鐵長勸他道：“老井，你暫時留下來吧！”　　“不！這是非常時期，我就是爬，也要爬過潼關去……”　　只有鐵漢子，硬骨頭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不過今天，硬骨頭狀態奇差，大嗓門吼了半截，又昏倒了。　　“醫生，怎麼又昏迷了！你確定就是個普通發燒？”　　阿爾法搖搖，道：“我現在可以確診，這是一種惡性瘧疾。”　　“瘧疾？！”　　所有人都是一驚。　　“將軍們，無需驚慌，我這裡有606特效葯，保證一針見效。”　　所有人又都鬆了一口氣。　　“但是，這種針葯，我這個野戰醫院的醫務人員誰也不敢往血管里注射，因為，稍有不慎，針葯露出血管一點，皮膚就會腐爛。”　　所有人的心又忐忑起來。　　“阿爾法醫生，你也不行？”林鐵長問道。　　“會有一定的風險。”阿爾法聳聳肩，“他可是一位將軍，我不敢亂打。”　　“不打會不會死？”　　“有可能。”　　“那我批准你打針。”　　得到林鐵長的許可，阿爾法把注射前的一切準備工作都搞好了，就開始給井勿幕注射。　　這時候，各師的首長、警衛員、醫生、衛生員，每個人都在為阿爾法打這一針捏着一把汗。　　阿爾法手裡的針正從井勿幕的靜脈血管里抽了出來。　　整整用了兩分鐘，兩分鐘漫長的像是過了一個世紀，所有人都是捏了一把汗。　　“打針成功了！”阿爾法也是捏了一把汗。

# 第五百六十七章 四戰之地（一）

　　李大帥發出督戰命令。　　邯鄲古道，揚起漠漠黃塵。　　從潼關以西，十幾匹高頭大馬，載着西北軍區精幹的指揮班子，疾馳而來。　　潼關道上，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匹栗色長鬃、四蹄踏雪的駿馬，馬背上端坐着身材魁偉的林鐵長，與他幾乎並轡而行的是騎着純青黧色駿馬的井勿幕，及其隨行參謀、警衛緊隨其後。　　春分時節，天氣還是帶着料峭的寒意，然而每匹飛奔的坐騎都是大汗淋漓，鼻孔噴着乳白的熱氣，似乎它們知道主人的急切。　　從太行深處，載着太行山根據地的指揮班子，同樣的急切緊趕。　　這時的平漢線新鄉至邯鄲段已是戰雲密布，塵煙滾滾。　　林鐵長與季雨霖匯合在一個不起眼的小山村。　　季雨霖在地圖上一指，說道：“還是去年冬天的時候，我們太行山根據地領導班子就萌生了攻擊和佔領一個北洋軍設防堅固的大城市的念頭。令我們太行山根據地的領導班長產生這一念頭的那座大城市就是眼前的邯鄲。”　　邯鄲，自古以來就是四戰之地，戰國時期趙國都城，堵在潼關前面阻擋秦軍東進的第一座要塞，它犹如楔進中原腹地的一顆釘子。可以說，自正季雨霖從白狼分裂出來獨立在太行山開闢根據地開始，他在太行山地區發動的每一場戰役，都有孤立它的意圖。季雨霖對奪取這座城市幾乎到了朝思暮想的程度。那樣一來，太行山地區，甚至中原地區的國民革命軍就真的可以自由馳騁了。　　季雨霖手指圍着邯鄲轉一圈，繼續說道：“現在邯鄲四周全是解放區，這座城市已經成為深陷於解放區內部的一座‘孤島’！”　　“但是，”林鐵長走到地圖前，說道：“邯鄲終究是北洋軍自內戰爆發以來重點防禦的大城市。對這樣規模的城市發動攻擊，我軍隊並沒有十分的把握。更重要的是，你們太行山野戰軍在清風店戰場上繳獲了一份《邯鄲半永久防禦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圖》，從要圖上看邯鄲的防禦不是想象的那麼薄弱。”　　在林鐵長的示意下，參謀長把《邯鄲半永久防禦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圖》鋪開。　　“你們看，內戰爆發后，邯鄲成為北洋軍在中原戰場的重要戰略依託。駐守城中的第三軍連年修築城防工事，雖然該城沒有城牆，但第三軍還是圍繞城市邊沿修築了三道防禦體系，碉堡總數達到六千多個：第一道防禦體系，是當年清軍修築的封鎖溝，河南出闖將，清季的杆子鬧得很兇，所以清軍在邯鄲城的城防建設的很是堅固。溝深三米、寬兩米、周長約為三十多公里，溝外設有地雷群、鐵絲網、鹿砦等防禦設施，溝內設圍牆、電網，每隔數十米築有碉堡一座，碉堡、暗堡和交通壕、散兵坑彼此相連。第二道防禦體系，是以環繞市區的大建築物和北兵營為依託構成的內市溝，內市溝寬五米、深五米、周長為十八公里，溝內修築有碉堡和地堡組成的工事，還築有一條周長二十五公里的鐵路，上有鐵甲列車晝夜巡邏，成為活動的堡壘。在外封鎖溝和內市溝之間有大量的碉堡和暗溝。第三道防禦體系，是以市區的正太飯店、大石橋、鐵路工廠、電燈廠和火車站構成的核心陣地，陣地上部署着嚴密的火力網和通訊系統。核心工事與重要碉堡之間有明塹暗道相通。　　在三道防線里築起的碉堡達6000多個，邯鄲周圍又是一馬平川，想要接近城垣非常困難。　　雖然雷震春已率主力離開了邯鄲，但城內的留守總兵力依然高達兩萬五千多人。守城部隊由第三旅旅長王毓秀統一指揮。”　　林鐵長說完，臉色沉沉的。　　井勿幕還捂得嚴嚴實實，擦了一下鼻子，嘆道：“無怪乎敵第3旅旅長王旒秀得意地揚言：‘邯鄲固若金湯，鄂軍休想拿下。’打敗白狼起義軍之後，袁世凱也給王旒秀打氣：‘鄂軍敢進攻邯鄲，列強將派飛行員駕駛飛艇，直接前去支援。’�D�D王旒秀也知道這種承諾不可能兌現，但這無疑是一個小小的師長能夠得的最高禮遇了，他已經受寵若驚。列強駐華公使也公開叫囂，‘非與大懲創，不足以儆將來’，建議‘用飛機拋擲炸彈’。英、俄等國武官還準備親往邯鄲觀戰，為北洋軍鼓勁打氣，出謀划策。”　　“我們雖然橫掃西北，席捲西南，但是我們還沒有拿下一座北洋軍實際控制的堅固設防的大城市。現在要攻邯鄲，能否得成功，許多人表示懷疑。北洋軍要員得意地叫囂：‘國民黨說全面反攻好久了，但還未打下一座大城市。’就連剛當了俘虜的黃鵠舉，也斷定我們攻不下邯鄲。可是……”　　季雨霖氣呼呼的說道：“可是，我不這麼看。你們請看――”季雨霖指着地圖，“邯鄲的敵人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實際上它已成了一個陸上的孤島。經過白狼起義軍在河南鬧了這一傢伙，我軍無論在兵力對比上，還是在攻堅能力上，都具備了打下邯鄲的把握。強攻邯鄲，是一次依靠手中武器、戰勝固守堅固設防城市中敵軍的實際練兵。如果這一着成功了，袁世凱這最後一張王牌也就沒有了。”　　“前途只能是我軍必勝，北洋軍必敗！”季雨霖充滿自信地說。　　太行山深處走來的“闖將”們立刻嗷嗷叫。　　井勿幕的病雖然沒有好利索，一路騎馬趕路，本來很累了，但是聽季雨霖的演說，神采也飛揚起來，鼓勵野戰軍領導說道：“我們知道邯鄲是設防城市，可是設防再堅固也要兵來守。雷震春率領主力還在清剿白狼殘部。邯鄲打下來的可能性很大。我們既然研究了各種因素，認為邯鄲可以打下來，就應當有信心。條件具備了，就要攻堅，要有這個決心。這不是盲動冒險，而是有信心，敢於勝利。不打，失去了戰機是不對的。”　　西北軍領導班長交換個眼神，馬鴻逵站起來代表大家說道：“我們意見亦以打邯鄲為有利。邯鄲無城牆，守兵僅3團，周圍有40里長的路線，其主管官被俘，內部動搖，情況亦易了解。乘勝進攻，有可能打開，亦可能引起平、保敵人南援。在保、石間尋求大規模運動戰的機會。”　　同時，西北軍這些高級將領都是正規軍校畢業的高材生，對邯鄲防務的堅固和攻堅的困難也有清醒的估計，比起河南“闖將”們的戰略思想高一些。　　“我要重申一下，”林鐵長站起來說道：“大帥發出督戰命令，定下攻打邯鄲的方略。那是認為白狼起義軍失敗，對於你們太行山區戰鬥作風之進一步轉變有巨大意義。目前如北面敵南下，則殲滅其一部，北面敵停頓，則我軍應於現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頓隊勢，恢復疲勞，偵察邯鄲，完成打邯鄲之一切準備。然後，不但集中主力9個旅，而且要集中幾個地方旅，以攻邯鄲打援兵姿態實行打邯鄲，將重點放在打援上面。”　　確實，李想當時把一面小標旗插在邯鄲的位置，設想的是“圍城打援”，與深知太行山實際情況的季雨霖的設想有出入。　　但是季雨霖下定決心要佔領邯鄲，倔強的說道：“我們也知道邯鄲是設防城市，可是設防再堅固，也要兵來守，兵不多是不行的，再說即使打不下來，也沒有什麼危險，四周都是解放區。何況不論從兵力上、士氣上看，打下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決心打邯鄲是對的。”　　“大帥在武昌，未必就能了解我們這裏的實際情況。我們只要把這裏的實際情況報告給大帥，大帥一定同意的我們攻打邯鄲的作戰計劃。”　　“是呀，當初在西南解放重慶之戰，大帥要緩，楊將軍卻向大帥解釋要快，大帥就同意了楊將軍的作戰方案。我們也應該把我們新的作戰計劃報上去，以大帥的睿智，一定會同意的。”　　武昌。　　電報很快送到李想的手裡，李想決定親自去一趟即將風煙滾滾的中原戰場看一看。　　當李想把要去前線的命令告訴他的座機駕駛員美國人安東尼・斯托里中校時，中校認為這個年輕的李大帥只是在開個玩笑。　　李想把漢口四名外國記者叫到他的辦公室宣布他的決定，並說可以帶他們前往，只要他們不怕死。李想故意把這個行動說得恐怖和刺激：“這架飛機沒有武裝，同時沒有戰鬥機護航，也沒有把握說出它能在哪裡降落。如果明天出發前見不到你們，我會認為你們去執行別的任務去了。”　　記者們被這幾乎像冒險電影一樣的氣氛迷住了，表示他們都想去。其實，這是李想的又一次表演。別說這是飛往戰場，就是這位李大帥乘機出去遊玩，遠東的唯一的一支空軍也不可能讓自己最高司令官的專機單獨飛行。　　李想的座機叫“約宛”號。　　凌晨四點。　　李想起床，正在刮鬍子時，機長斯托利來電話。　　“大帥，今天的天氣極其惡劣。是風暴、有雨和低雲。為安全考慮，是否推遲一天起程。”　　李想只說了句：“we go！”就掛了電話。　　在4架戰鬥機的護航下，“約宛”號專機於六點十分迎着風雨離開了機場。載着李想、他的5名參謀，還有4名記者向中原腹地飛去。　　在飛機到達巡航高度時，李想開始抽他的煙斗。美國《生活》雜誌的隨行記者戴維。道格拉斯後來寫道：“年輕的李大帥精神抖擻，兩眼閃閃發光，就像我看見過的高燒病人的面孔。”　　太行山腹地黎城縣長寧村外，“約宛”號專機帶着巨大的轟鳴聲降落在這裏的臨時機場上。　　艙門打開，出現一個身形並不魁梧卻撐起二次革命殘局的軍人，他就是李大帥。他站在舷梯上，一動不動地看着機場上歡樂的人群，眼睛里含滿了淚水。　　下面的人群沸騰了：　　“李大帥！”　　人們跳着、歡呼着，充滿了喜悅。　　李想揮動着雙手，走下飛機。　　此時，正是春風得意的季節。高聳的群山，奔流的河水閃着波光。　　人們都湧向了機場，一邊迎接這位傳奇人物――這位給他們窮人帶人“土改”春風，讓他們有田耕有飯吃的活菩薩，一邊載歌載舞，歡慶起來。　　人們擁抱、歡呼，唱啊、跳啊，彷彿無論怎麼做都無法表達此時此刻內心的喜悅之情，一個個都激動得淚流滿面。　　軍區的文工團更是當仁不讓，在機場野地里跳起了花籃舞、龍燈舞、大秧歌、獅子舞，還踩起了高蹺。　　絢麗的色彩，動人的歌聲，精湛的表演，伴着灼人心肺的激情，讓人目不暇接。很多老百姓也趕來了，他們擔著酒，籃子里裝着煮熟了的雞蛋，拿着柿餅、蘋果，不住地吆喝：“同志，喝碗高粱酒吧，我自己的。”　　“同志，吃個紅皮雞蛋吧，熱乎着哩！”　　在人群中，有一個拄着拐杖的榮譽軍人，被人們簇擁着，他在一次戰役中失去了一條腿。　　他激動地流下了眼淚，動情地說，“我的血沒有白流。”　　不知誰喊了一聲：“李大帥過來了！”　　頓時，如潮的人流湧向他們。　　李想心中一熱，看着一張張似曾相識的臉和那親切的笑容，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他伸出那雙粗壯的大手，和一雙又一雙被勝利激動得顫抖起來的手緊緊相握。　　幾十隻色彩各異的海碗盛着濃香的美酒伸到首長們的面前。李想緊閉雙唇，平常他是滴酒不沾的。　　李想歉意地說：“同志們，這碗酒我不能接受，我和你們一樣，只是做了一點應該做的工作，謝謝同志們了……”　　“李大帥，你給了我們窮人一條活路，一條活下去的生路，你是慈航普度我們的活菩薩，這碗酒你是非喝不可的！”　　大家一起嚷起來，最靠近他的一張臉由於激動漲得通紅。

# 第五百六十八章 四戰之地（二）

　　大家一起嚷起來，最靠近他的一張臉由於激動漲得通紅。　　“不，不！”李想連連擺手。　　但不管他怎麼解釋，如何謝絕，幾十隻碗仍然高高舉起，誰也不願放下。　　“革命軍的將士們都喝了，你無論無如要喝俺們一口酒吧！”人們依然大聲地喊道。　　機要秘書梅迪輕聲地在李想耳邊說：“今天你不喝這碗酒，恐怕走不了路。”　　李想向人群鞠了一個深深的躬，大聲說：“我喝，我一定喝。”　　說著，他接過一隻酒碗，舉過頭頂。　　人群突然靜了下來，他們在等着李大帥喝光這一碗感恩之酒。　　李想滿懷感激地說：“我謝謝大家這麼看得起我李想。要說我有什麼功勞的話，就是你們對我的信任和支持，我才能帶着部隊打擊萬惡的北洋軍閥。其實真正的功臣是你們，是我們英勇不屈的為自由民主而戰的軍民，你們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漢。借今天這個機會，我還要代表大家把這碗酒敬給我們在戰場上犧牲的戰友。”　　人群中，驀地啞然無聲，只有淌不盡的淚水在默默地流淌。　　李想飲了半碗酒，然後把剩下的半碗酒輕輕地澆在地上。陳酒入土，霎時冒出一層細碎的銀白色小泡。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　　心生化為歌聲，突兀的響起太行山上……　　……　　李想趕到攻打邯鄲的野戰軍司令部，同野戰軍領導人一起，進行緊張的戰前動員和攻堅準備。　　這天，林鐵長和季雨霖主持召開軍旅以上幹部參加的前委擴大會議，研究分配作戰任務和布置戰前的準備工作，李想出席會議。　　會上，前線指揮員共同研究擬定了攻打邯鄲的作戰部署，李想被這個陳長繁瑣的會議折騰的昏昏欲睡。　　“大帥，說兩句吧。”林鐵長忽然說道。　　“唔。”李想抬起頭，這種專業的領域，他還真插不上話頭，但是好歹掛這傳奇“名將”頭銜，架子不能倒。　　李想站起來，慢吞吞的點起一支煙，他接着這個時間整理一下思緒，然後開始忽悠：“戰鬥不是勇敢就能包打天下滴。我們國民革命軍從不欠缺勇敢，從不畏懼敵人。但我們，更加需要的是智慧，是技術！我現在要求指揮員認真發揚軍事民主，通過打邯鄲學會攻堅戰。我們這支隊伍什麼苦戰都打過，但是沒有打過攻堅戰，蘭州戰役那不算，蘭州守軍馬家軍不是像邯鄲的敵人，北洋軍是受過現代化軍事訓練的現代化軍隊，武器裝備也很先進。　　對於戰場上的大多數人來說，這確是一場陌生的戰爭。軍中還有很多在大刀弓箭迷信中成長起來的年輕軍人，現在卻不得不在鋼鐵火藥所營造的槍林彈雨中，對舊式的勇敢精神、戰略戰術、軍力評估、後勤補給、部隊管理，以及戰鬥開始前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或是恐懼，重新加以定位和審視。　　我看大家討論的很好，這時候不懂的就應該好好討論。我們將在這場戰爭里，學習怎麼像西洋人或是日本人一樣進行一場新式的、高效率的殺戮�D�D儘管我們並不見得喜歡這種方式。”　　沒有人會喜歡，除非真是戰爭狂人。　　李想越說越溜，還系統的歸納出了幾點：“一是要精心計劃，統一指揮；二是要加強組織性紀律性，規定民兵不進城，野戰軍不住城；三是要愛惜民力物力；四是要加強黨委領導和支部工作的保證作用；五是要培養出能攻善守的作風。他着重講了各級指揮員能打下大城市，而且能很好地管理大城市。”　　李想雖然沒有說出那怕一條明確的作戰部署，卻贏得滿堂喝彩。　　會後，野戰軍司令部把李想提出的“勇敢加技術”的號召作為一個口號傳達到所有部隊，要求堅決貫徹執行。　　李想風塵僕僕地來到駐紮在邯鄲西北的西伯章村軍區炮兵旅陣地視察。　　當天，李想又給炮兵旅團以上幹部講話，指出：“要研究運用炮兵為步兵打開突破口，把敵人碉堡打掉，支援步兵向縱深發展。”　　他向第一團排以上幹部說：“打下邯鄲，可以學會攻堅戰，學會打大城市，還可以打通進軍中原的堡壘，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意義都很大。”在李想的提議下，野戰軍司令部由總司令林鐵長主持，在安國召開了炮兵、工兵會議，集中研究陣地攻堅戰；研究如何打低堡、找暗堡的問題；研究如何進行坑道作業和炮兵、工兵如何配合的問題。　　為了確有把握攻克邯鄲，李想同林鐵長、季雨霖等野戰軍領導人一起，進行了緊張的戰前的動員和攻堅準備，一起擬定了周密的作戰計劃。　　野戰軍制定了周密的作戰計劃：攻擊邯鄲后，如果北洋軍抽調主力南下增援，就在半路殲滅他一部，將其擊潰後繼續攻城；如果北洋軍不增援，則一舉攻克邯鄲。　　此刻，同樣在進行作戰準備的是解放區內幾十萬的百姓。不到十天，近十萬民兵、民工和萬餘副擔架、萬餘口牲口、四千多輛大車，八萬多發各種炮彈、一百五十多萬發各種槍彈、六萬多斤炸藥、二十多萬斤各種攻堅器材以及二十四萬斤主副食被送到了前線。　　攻堅戰就要打響了，李想被軟磨硬泡的給送上回武昌的飛機。　　凌晨，外圍攻擊戰開始。　　攻擊是激烈的，戰至拂曉，第3縱隊佔領了西郊和南郊的林譚鎮、南城鄉、辛庄營、康莊、淑村、康二城等地。　　第4縱隊佔領了東郊和東北郊的北頓頭、南頓頭、東填池、東軍師堡、劉家村、柳林、陳上宋村、中保村；太行山軍區部隊佔領了東南郊的南上宋村、西城子村、南堡、李南榴庄。　　第二日拂曉，太行山軍區獨立第1旅、第2旅，分別由東北。西北兩面夾擊，殲敵保安第9團一部，佔領黃梁火車站，切斷了敵人向外的唯一通道，敵人成了瓮中之鱉。　　同時，西北第4軍分區解放了北張庄鎮。　　第三日17時，第4縱隊第10旅，在旅長邱蔚、政委傅崇碧的指揮下開始攻擊彭家寨。彭家寨聽起來氣勢不凡，實際上此山寨高不過四五丈，周長六七十丈。但在一馬平川的邯鄲西北部，倒算是個龐然大物。清末，此山有一橫行邯鄲的杆子在此立有山頭，上面修有碉堡。雷震春剿滅這伙杆子后，以山上的寨子為核心，用水泥修了三層地堡。山下有兩道深壕，兩道電網，守敵為保警隊的一個加強連，有重機槍4挺、輕機槍9挺、60炮4門，成了交叉火網，敵人稱之為“鐵打的彭家寨”，準備長期固守。這個“山寨”是4縱從西北方進軍的攔路虎。　　第10旅就是要啃下彭家寨這塊硬骨頭。配屬給第10旅的野戰軍炮兵群在300米距離向彭家寨核心工事進行直射擊。炮彈在核心工事上爆炸了。硝煙散盡，但從望遠鏡里發現工事竟完好無損。頭一次進攻未能奏效，顯然，第10旅碰上邯鄲大戰中第一塊難啃的骨頭。　　一招不行再來一招。第10旅領導指示部隊挖壕接近敵人，把幾百斤炸藥裝到核心工事前，一聲爆炸，部隊冒起濃煙沖了上去。敵人並沒有被炸死，核心工事依然完好，但敵人已被震暈了，失去了抵抗能力。10旅第30團3營8連沒等敵人清醒過來，已經衝到跟前，從射擊孔中塞進爆破筒，一個加強連的敵人被消滅得乾乾凈凈。外市溝外面的最後一個據點拔除了。第10旅領導及時指揮部隊把大炮架上彭家寨向敵人的發電廠轟擊，擊毀了發電設備，整個邯鄲的燈火忽然間全部熄滅，守軍用以阻擋我國民革命軍進攻的電網再也不起作用了。　　午夜，戰役打得正酣時，李想打電話給正在前線指揮作戰林鐵長，詢問攻堅戰情況。李想再次提出要親自到前線看一看，林鐵長等堅決不同意，李想才沒有再堅持，他在電話中勉勵大家說：“打得好，祝賀你們！按照原定計劃，繼續打下去，後邊的同志都在望着你們哪！一定要拿下，而且要打得漂亮！”　　午後16時，國民革命軍對外市溝發起全線攻擊。　　第3縱第7旅第20團首先在外西兵營爆破成功，將外市溝炸開了兩個8米至10米寬的缺口，該團第2營乘着爆破的煙幕跨越市溝，奪取了敵人的前沿陣地，向兩翼發展，佔領了馬庄。第1、第3營隨後，佔領了孟忤村和南十里鋪。第21團也相繼突人，佔領了西大屯村、西邢台村等要點，並擊毀敵駕駛在鐵路上改裝的裝甲列車一輛。　　16時30分，第8旅第22團由祝村西北架梯突破，第23團於振頭從東村以西突破。兩個團鉗擊蘭海要塞，守敵趙縣保警隊大部被殲。　　戰鬥至第二日晨，敵內、外市溝之間的據點，除郝村、蘇曹、龍湖、邯山四點外，全部為國民革命軍攻克。邯鄲外市溝防線全部被突破。

# 第五百六十九章 四戰之地（三）

　　邯鄲外市溝防線全部被突破。　　總攻擊發動前夕，李想又打電話指示林鐵長等：“（一）突破內市溝后，一定要猛推、深插、狠打，不讓敵人有半分鐘喘息；（二）充分做好打巷戰的準備；（三）全殲一切敵人，包括還鄉團在內。”　　“是！”司令員林鐵長放下電話，立刻命令：“派少數兵力繼續圍困和攻擊剩下的幾個據點，其餘所有部隊迅速向第二道防線推進！”　　夜，國民革命軍各部在夜色掩護下，頂風冒雨開始了大規模的“土工作業”。　　為了接近守軍前沿，大規模的土工作業開始了。　　第一梯隊在敵前沿展開，先挖卧射掩體，再逐漸構成跪射和立射掩體，遂后再把一些掩體加蓋成地堡，然後再將各個掩體和地堡橫向貫通，築成塹壕。第二梯隊構築縱向交通壕，敵火力射程之外的交通壕則由民兵和民工構築。　　無法設想那是一個何等奇特的景象。從上千米之外向攻擊目標挖壕溝和坑道的攻城戰法，在人類戰爭史上極其古老。挖掘的過程中沒有槍炮之聲，夜幕下四野一片寂靜，但挖掘卻以巨大的規模進行着。在石家莊第二道防線外側約兩千米的開闊地上，成千上萬的戰士和农民揮汗如雨，卻悄無聲息。　　國民黨官兵對這種戰法已經很熟悉了，他們把這種作業稱之為“改造地形”：他們挖出又寬又深又長的坑道，密密麻麻地伸向北洋軍守軍的前沿，挖出的土則用來填塞守軍的防禦壕溝。他們還要在坑道中挖出各種各樣的掩體，挖成單人掩體后再挖成井筒再掏成丁字形，使通道與掩體互相連接。當坑道挖到靠近守軍防禦陣地和防禦壕溝時，他們就挖出一個巨大的炸藥室，然後放進去數千公斤的黑色炸藥。工兵部隊的技術人員趴在坑道上面一遍又一遍地計算着土層的厚度和炸藥的威力，以達到他們設想的最理想的爆破效果。　　翌日，當朝輝驅散了晨霧的時候，放眼望去，昨天還是平展展的田野，一夜之間面目全非，彷彿經歷了一場神奇的變遷：數不清的掩體和縱橫交錯的塹壕、交通溝，滿佈於內、外兩道市溝之間縱深2000米的開闊地上。　　北洋軍守軍從前沿的壕溝里探出頭來一看，不禁魂飛魄散，有人立即向第三旅旅長王旒秀報告。王旒秀無論如何難以置信，等親自來到前沿一看着實嚇了一跳。他弄不明白國民黨軍隊到底用了什麼辦法、到底使用了多少人力一夜之間在他的第二道防線外側挖出了如此密集而綿長的交通壕。更可怕的是，一夜之間自己的部隊竟然沒有捕捉到任何動靜。　　王旒秀知道大事不好，他立即跑回指揮部，向邯鄲周圍各友鄰部隊連續發出四十多封求救電報。然而，等天大亮的時候，王旒秀更加恐懼了，因為除了洛陽的趙倜回電讓他“固守待援”之外，北京袁世凱和信陽段祺瑞方面竟然沒有任何迴音。　　太陽西沉，紅光似火，國民革命軍強大的炮群突然咆哮起來，對內市溝的總攻開始了。　　火炮按照各自的性能和分工的目標猛烈轟擊：山野炮彈吼叫着射向敵人的高碉；戰防炮、步兵炮的炮彈則呼嘯着在敵人的低碉和火力點上爆炸；輕機槍封鎖着敵人的碉堡射孔；迫擊炮彈在敵人的野戰散兵陣地上開花；重炮向敵縱深實施壓制隆性射擊。內部爆破與外部爆破同進並舉。邯鄲在震耳欲聾的炮聲、爆炸聲中顫抖。到處閃着紅光，到處騰着濃煙，到處飛着瓦礫。　　隨着各路攻擊部隊的全面突破，戰鬥隨即在城中的第三道防線展開，交戰雙方逐屋逐房地爭奪。馬鴻逵帶領兩個偵察連深入市區。他們在混亂陌生的市區里摸索了兩個小時，午夜時分佔領了一座高高的水塔。　　不久，偵察員氣喘吁吁地跑回來報告說，他們捉到了第三旅的旅長和副旅長。馬鴻逵趕過去，用手電筒一照，俘虜中確實有兩個將軍，王旒秀一臉被老婆捉姦在床的晦氣衰樣。　　馬鴻逵盛氣凌人的對王旒秀說道：“我代表國民革命軍前線指揮部命令你，立即寫信讓你的部隊投降。”　　王旒秀拉着眼皮沒有理睬這個連毛都沒張齊的國民黨臭屁娃娃將領。　　馬鴻逵火了，大檐帽一摔，擼起袖子衝上去，正反兩個響亮的耳光：“馬勒隔壁，抽不死你丫！”　　王旒秀捂着腫起來的臉龐，感覺門牙有些鬆動，嘴角有些鹹鹹的腥味，眼中含着一泡眼淚寫了，並讓他的參謀給各部屬送去。　　中午十一時，邯鄲北洋軍守軍停止抵抗。　　至此，邯鄲及其附近地區全部被國民革命軍攻佔。　　北洋軍吹噓的“可堵死關西”的邯鄲，六天六夜即告解放。　　在全國戰略反攻的形勢圖上，國民革命軍的旗幟第一次插上了北洋軍佔領的大中城市。李想發表《討袁宣言》之後，短短一個月內，中原戰場即迎來一場大捷，一時間，國民革命軍的聲威大振。　　邯鄲的被攻克，使中原的門戶被打開，根本改變了中原戰場的形勢，從而為中原作戰打開了新局面。　　戰役結束的第二天，李想致電林鐵長轉軍區全體指戰員予以嘉勉。嘉勉電稱：“僅經一周作戰，解放邯鄲，殲滅守敵，這是很大的勝利，也是奪取大城市之創例，特嘉獎全軍。”　　對於任何一支軍隊來講，佔領一座大城市后，防止搶掠、腐化、強姦和破壞，自古都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鄂區國民革命軍總部發布了進入邯鄲的“約法九章”：　　一、實行一切繳獲歸公，增加邊區財政收入，統一分配勝利品，堅決反對本位主義、自私自利、發洋財及貪污腐化現象。高度提高政治覺悟性，不受各種形色所引誘，保持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發揚人民軍隊為勞動人民服務的精神與作風。　　二、一切行動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入城後衛戍機關為維護秩序所公布的一切紀律和規定，任何部隊人員必須切實遵守，並自覺的成為遵守與維持秩序的模範，防止居功驕傲，不聽指揮。一切物資的沒收與處理，戶口的清查、反革命的逮捕，均由地方黨政機關負責，調查材料可交有關機關，不得私自動手，以求處理完善。　　三、嚴禁破壞機器、工廠、醫院、電燈、自來水、電話電線、玻璃及一切城市建築和設備（除軍事行動必須）。向全軍深入說明，城市一經解放，即為人民的城市，為人民所有；深入思想教育，教育全軍愛護物資，愛護建設，反對破壞行為。解放后的邯鄲，對發展解放區生產建設，繁榮經濟，支援前線，作用極大，任何損失將為人民的損失，必須加以愛護。　　四、不許自行動用與搬運一切物資資財及房舍用具，對倉庫、貯藏室只有愛護的任務，報告的責任，沒有動用的權利。一切軍用物資，除戰場繳獲者外，統歸軍區機關處理。　　五、不侵犯城市工商業，不侵佔學校、不私入教堂，尤應保護城市貧民的生命財產，講話和氣，買賣公平，對於新從袁世凱與清朝長期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人民，應給予同情和幫助，加強對廣大人民的宣傳解釋工作。　　六、於戰鬥結束之後，除逮捕奸犯外，嚴禁私自鳴槍或投擲炸彈等。凡試槍試炮，必經衛戍機關或高級軍事機關之批准。　　七、加強戰鬥團結，防範部隊之間、部隊與地方人員的不團結、鬧糾紛等現象的發生；強調互助、互讓，如發生問題，均應以冷靜態度尋求解決。　　八、嚴禁個別人員徘徊閒遊茶樓酒館，尤其娼寮地區，不許大吃大喝，注意軍風紀與軍裝整齊。　　九、非因軍事特殊需要，不準民工、民兵進入城市，並予以善意的說服解釋。　　以上望即聯繫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部隊一切人員中進行反覆教育。　　預作思想準備，經過各級黨委討論，全軍動員，組織保證，一致遵守。　　如有違犯者，定予紀律之處分。　　但是，還是發生“爭繳獲、爭功勞”等問題。　　李想特意飛到邯鄲，在團以上幹部會作了講話：　　“打開了城市，繳獲的東西，第一不能打爛，第二必須歸公，決不能歸私。以後大城市打下來以後，一個時期內應該實行軍事管理。一面打仗，一面建立家務，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要這樣建立起來。”　　“一面打仗，一面建立家務”，國民黨人自這一時刻起清醒地認識到：一個嶄新的任務也許比打仗還要艱難，解放大城市之後管理大城市將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李想回到武昌，立刻擴大會議。鄂州國民黨人的這次會議，在中國近代戰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李想所作的主題報告名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李想在這篇報告中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再一次無恥的剽竊偉人的知識產權……　　※※※　　用後來歷史學家和軍事學家的話說：這是值得李大帥一生驕傲的軍事論述，是指導國民黨軍隊贏得解放戰爭勝利的軍事法典，其核心是“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的殲滅戰思想。

# 第五百七十章 卷土重來（一）

　　東京。　　孫中山寓。　　孫中山一進門就看到火速抵達東京的陳其美。　　“逸仙，你們都好嗎？”　　“冒着那麼大風險你還趕過來，上海往日本的必經路線上一定困阻重重。”孫中山同時又嘆一口氣，“國內反袁形勢大好，我不應該在日本，應該在國內領導革命。”　　李想在國內轟轟烈烈，他在日本心猿意馬。　　“是啊。”陳其美坐了下來，“逸仙，我看我們是時候要整裝進行反攻了。只是你還不能回國。”　　回國去那裡？只有去武昌，那是修正派的大本營，一聽說孫中山要回國，他身邊的馬仔都不答應了。　　對於國內的形勢孫中山始終抱着樂觀的態度，四川、陝西、貴州、新疆、江西、湖北、河南革命黨仍在繼續“討袁”。在他樂觀的表面卻是內心苦悶，因為這個時候他應該在國內，而不是在千里之外的日本。他開始反思起革命以來所經歷的成功和失敗，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孫中山認為革命的失敗，並非袁氏兵力強大，根本原因在於國民黨人心渙散，不夠團結，不奉令行事。　　就拿起義來說，起議後步驟凌亂，號令不能統一，事黨魁不予服從。正因為這種種的原因，他所領導的革命才遭至失敗，遂決定對國民党進行一次大手術，對此反對的聲音和反對他回國的聲音一樣的多。　　孫中山的眼神略一沉，然後微笑地面向陳其美，道：“英士，隨我一起去找克強吧，咱們三個可是好久都沒有安靜地談心了。”　　在黃興的住所。房間牆上的橫幅書有四個字：卷土重來。　　孫中山首先說道：“現在國民黨的人，多已喪失了革命銳氣，一味只知貪圖富貴榮華，既怕反對列強，又怕節制資本，今後恐難有大作為。我打算撤消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以團結中華有志之士，再圖革命。”　　黃興伸手示意他停下來，說道：“中華革命黨的綱領我看了。老實說，我贊成整頓國民黨，但沒有必要另組政黨。”　　“在二次革命中，全國22個省，國民黨有8個總督，12萬軍隊，在國會裡也是第一大黨，結果如何？不到兩個月就一敗塗地。好多黨員不聽號令，各行其事。現在組織第三次革命，又是阻力重重。”孫中山情緒激動起來，大聲道，“這樣的黨還能要嗎？這個黨我不要了！”　　“難道這是你的私家黨嗎？！”黃興站了起來，“你要寧缺毋濫，可是山洪來時泥沙俱下，要純而又純，可能嗎？”　　“正因為泥沙俱下，才應該使清的自清，濁的自濁！”　　孫中山認為鄂區國民黨支部的那套入黨審查制度不錯，預備黨員制度太有創意了，尤其是那套民主集中制度他很欣賞。總之，孫中山想把李想在鄂區的那套較為成熟的東西給嫁接過來。　　“好，”黃興緩口氣，“即使一定要組建新黨，我也不贊成新黨的綱領。為什麼一定要全體黨員服從黨魁一人？又要寫誓約，又要按手印，這與你孫文一貫提倡的民主政治相符合嗎？這和李想在鄂區國民黨搞的元首專制有什麼區別？我們為什麼不願意去武昌，還不就是這個原因。以李想現在的情況發展下去，搞不好就是下一個袁世凱！”　　黃興等人恰恰就是反對這一點。　　往昔歲月里，血淚譜成的絕響篇章，猩紅色的記憶撲面而來，濃重，悲愴，揮之不去。孫中山闔上眼睛又睜開，仰起頭沉默不語。　　黃興平復一下激動的心情，又說道：“逸仙擬定的誓約這一條，依我之見，不僅多餘，且有不妥之處，黨員入黨並非為某一領袖服務，而是效力於革命事業。”　　孫中山也平心靜氣地解釋道：“這一條規定，我考慮了多時。回顧自同盟會以來的多次舉義，尤其是討袁之‘二次革命’，不少同志獨斷獨行，各行其事。在南京臨時政府期間，我雖身負總統之職，但南北議和，我不得不讓權；定都北京，又促我讓步，教仁血案，我力主興師討袁，又不聽從，遷延時日，以至於開戰即敗。這一系列血的教訓，鑒於以往散漫不統一的弊病，此次建黨，特彆強調服從黨魁命令，並須各具誓約。”　　“總之，我不會參加這个中華革命黨。”黃興再也座不住，看了孫中山一眼，大步離去。　　孫中山緩慢地坐了下來，只在那一瞬，憔悴了許多。　　遠處的宋二小姐扶着門框，不小心聽到兩人對話的她漸漸蹙起眉。　　“逸仙，您是一定要革命到底的，您的建國主張也是一定要付諸實施的。”宋二小姐走進來。　　“慶齡！”孫中山激動得熱淚盈眶，猛地轉過身來，緊緊地握住宋二小姐纖嫩、白皙的雙手，連聲說道：“謝謝！謝謝你！”　　……　　中華革命黨籌備委員會舉行會議，正式推舉孫中山為總理，並推舉黃興為協理。而始終固執己見拒絕入黨的黃興，為了避免無謂的衝突已經決定帶着一票人馬離開日本，赴往上海重整當年中部同盟會的聲勢，在東南拉開架勢與先干起來。　　宋二小姐前來拜訪時黃興正在收拾行李。　　“進來坐，瞧我這亂糟糟的，”黃興道，“喝茶？”　　“不必忙了黃大哥。”宋二小姐笑笑，“其實我這次來是勸您不要走的。”　　黃興的表情淡然的道：“因為逸仙？”　　宋二小姐點頭，道：“先生同您是莫逆之交，你們是老搭檔、老戰友，長久以來舉國都把‘孫黃’並提，大家說是‘孫文的思想，黃興來實行’。先生希望在中華革命黨里一定要有您，那天您走之後，先生整個人黯然下來，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他這個樣子，彷彿往日的神采全都沒了影蹤。我看得出，他很痛苦。”　　黃興不說話。　　宋二小姐輕輕嘆氣，道：“我相信您一定也很痛苦。”　　黃興抬起頭，道：“那三項所謂的特殊政策你知道嗎？”　　宋二小姐望着他，道：“一是黨員入黨必須各具‘服從孫先生’‘服從命令’的誓約；二是必須在入黨誓約上加按指印；三是在黨章中規定按入黨時期劃分黨員等級，首義黨員在革命成功后享有‘元勛公民’的政治特權。”　　一字不落。　　“專制、獨裁，力圖建立一己之黨，”黃興轉過頭，“這分明是第二個袁世凱，不，第二個袁世凱是武昌的李想，他是想做第三個袁世凱！如此這樣，還不如應李想之要求，去武昌得了。”　　宋二小姐站起來，道：“革命，起義，慘敗，犧牲，暗殺，血流成河。多年來先生見得太多太多了，戰場上每死一個人就是毀了一個家。黨綱嚴苛不顧民主，只有那些視死如歸、不遺餘力支持先生的革命人士才會宣誓入黨。如果黨員表示自己絕對服從孫文的命令，那麼到了必要時他便可以一個人一力承當保全大局。”　　黃興心裏一緊，緊問道：“什麼叫‘必要時’？”　　宋二小姐目光深遠，道：“這一次的起義根本不是‘第三次’革命，而是‘反袁’的破釜沉舟之戰。先前被松本彥擄走軟禁，間接的威脅相迫竟是來自袁世凱，先生此次起義抱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所以他才會故意激怒陳大哥任其離開，因為他知道袁世凱絕不會輕易放過陳大哥；所以他才會在你動怒時卻不加解釋，任由你誤會。現在許多革命黨人都表示出強烈的不滿和反對，黃大哥，如果連你也不支持他，先生就真的是孤立無援了。難道真要去武昌？　　武昌的李大帥是什麼人，一個並不純粹的革命者，一個懷着私心的野心家。我雖然沒有見過，但我讀過他寫的詩，看過他寫的文章，看其所作所為，是個有革命意志的人，可也是個野心勃勃的人。逸仙如果去武昌，必定是黎元洪第二。　　你們比我更了解李大帥這個人，你們為什麼阻止他去武昌，不就是怕出現這樣的情況？”　　“逸仙……”黃興苦笑着搖頭，將行李箱的衣物一件件拿了出來。　　李想經常把自己形容成一名普通的“三民主義”的實踐者，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他的一系列“三民主義”實踐是成功的。孫中山提出理論，李想不但完善他的理論，而且還成功實踐了這一理論。所以，他面為了一個比偉大領袖還要偉大的存在。　　黃興不是對李想有什麼成見，只是他無法了解這個人。李想是一個革命者，至少目前是這樣，以後會如何他不知道。所以他寧可向孫中山做出妥協，也不會把未來交給一個不知道的人。　　……　　東瀛傳統小飯館。　　“慶齡，怎麼突然說請我吃飯呢？”孫中山有些奇怪地問。　　“你先等一下動筷。”宋二小姐看着懷錶。　　“還有人要來？”　　宋二小姐點點頭，看到由遠而近的人影，立刻走過去拉開拉門，清脆的喊道：“黃大哥。”　　孫中山看向來者。　　黃興聳聳肩，道：“我是給慶齡面子。”　　“可是如果不是因為記掛逸仙，慶齡的面子比天大也沒用啊。”宋二小姐笑着退到門口，“兩位慢聊，先生放心，我已經將今天的事務都處理好了。”　　看到宋二小姐離開，孫中山略帶尷尬地微笑。　　“是個難得通透聰穎的姑娘。”黃興說。　　“還很有眼光和遠見。”孫中山回憶道，“慶齡說的對，其實你才是真正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代表，而我的骨子里還是很傳統很保守。昨天我突然想起國民黨還是同盟會的時候，我若是受到排擠，總是你出面為我辯解；在那幾次倒孫風潮中，你都成為新的總理候選人，也是唯一一個。但是每一次，你都是利用自己的威望重新幫助我成為總理……”　　“只是我吸取當年太平天國起義的教訓，我們絕不可以因為爭權奪利而亂了方寸。”黃興接過他的話語，示意他不要再說下去，而接下來自己卻話鋒一轉，“宋二小姐最難得的地方便是能夠與你孫文心意相通，老實說我見過那麼多仰慕你的姑娘，沒有一個可以像她這麼了解你的。你這次真是選對了……”　　孫中山一口打斷，道：“我還不知道怎麼去面對查理……”　　黃興伸出手掌讓他不要這麼害怕，笑道：“你們是自由相愛，而且生米煮成熟飯了，查理還能這麼樣？”　　孫中山擰起眉，怎麼看老戰友笑得有些壞壞的。　　黃興連忙夾了一箸菜肴到他碗中，道：“不說了、不說了，吃菜……”　　孫中山住所庭院。　　石桌上擺着筆墨紙硯。　　“你想學李太白醉酒做詩仙？”黃興拍着孫中山的肩，“不過你在飯館就喝了那麼少，還沒醉呢。”　　孫中山研着墨顧自而笑，道：“這題詩還是得用毛筆，且自研自書。說到即興題詩我突然想起英士，還記不記得人稱他有四捷？”　　“當然記得，”黃興大笑，“口齒、主意、行動、手段。他看起來斯文儒雅，卻是最勇敢剛強的一個。”　　孫中山苦笑，思索了一會兒，提起筆來，一揮而就。　　黃興接過孫中山遞來的宣紙，不禁面露感慨，“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　　“如此澎湃昂揚，沒有酒就太可惜了。”　　孫黃二人聞聲看去，只見陳其美正抱着壇酒大搖大擺向他們走來。　　“英士？”二人驚喜不已，“你怎麼會來？”　　陳其美把酒放下，“我本打算就寢，誰知突然打了個噴嚏，然後接連不斷一發不可收拾。我心想一定是你們兩個在我背後談論我講我是非，於是過來看看。”　　“也好，”黃興撕開酒封，“你來這裏我和逸仙就可以當著你面說你是非，也可保我二人君子之名。”　　孫中山看着左右兩人，笑容釋然，由衷地喜悅。　　“我去拿碗來盛酒，今夜……”　　“不醉不歸！”　　明月映在搖動的酒里，三個好友共同舉杯：“誓為革命，卷土重來！”

# 第五百七十一章 卷土重來（二）

　　北京，中南海。　　袁世凱一臉痛苦的放下《人民日報》，新華社發布了國民革命軍總部發言人對邯鄲大捷的評論，指出：“這是一個重要的勝利，並且是今後一連串勝利的開端。”　　袁世凱哀嘆道：“這是我們重要都市第一次的失陷。當然是我們一個重大的損失！”　　“李想在武昌召開了一個擴大會議。”袁克定坐直了身子，庄容說道，“李想所作的主題報告名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李想在這篇報告中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D�D其核心是‘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的殲滅戰思想：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后取大城市。　　三、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重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　　四、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人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　　五、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　　六、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　　七、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　　八、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　　九、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十、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袁世凱不待他說完，輕輕擺手道：“我不要聽這個。這都是明面兒上的。列強公使的話更要緊，他們怎麼看？”　　袁克定乾咳一聲，舔舔嘴唇說道：“德國駐華大使哈豪孫讀後，不僅僅驚訝於李瘋子對戰略戰術的精通，更不解的在於第三次革命正處在決戰前夕，鄂區國民黨人竟然把自己的戰略戰術公開給對手，這在世界戰爭史上十分罕見。”　　他緩了一口氣，瞟了一眼不動聲色的袁世凱，說道：“哈豪孫在給德國皇太子的信中說：‘就大使館所能斷定的來說，李氏的詳盡分析國民黨戰術與戰略是對國民黨軍隊確定如何作戰的一個非常率直的解釋。國民黨毫不遲疑地說明他們的戰略，也許是表示國民黨對北洋軍事思想與情報之鄙視，應該承認這種戰略到現在為止並不是沒有成功的。’……”　　袁世凱的神色愈來愈嚴峻，目光望着宮燈后楹柱，像要穿透中南海的宮牆一樣凝視着遠方。因見大兒子袁克定住了口，袁世凱忙收神道：“你說，說嘛。”　　“是。”袁克定咽了一口唾沫，“不久前，英國公使朱而典在出席東郊民巷公使團的一個聚會時，呼籲列強政府承認父親所領導的政府為中國唯一之合法政府，並呼籲必須以經濟援助給與北洋政府……”　　袁世凱一直聽得很專註，但他的臉色卻愈來愈難看，青灰的面孔緊繃著，兩排細白的牙咬着嘴，不時顫抖抽搐一下。　　待袁克定說完，袁世凱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奶子，大約奶子早已涼了，他像咽苦藥一樣皺眉攢目強噎了下去，將杯一舉，似乎要摔碎那隻杯子，卻又輕輕放回案上。他下了地，背着手來回在地下踱着，青緞涼里皂靴發出橐橐的響聲，越踱越快。　　袁克定和屋裡伺候的雙胞胎侍女花的目光都隨着袁世凱的身影轉來轉去。　　突然，他停住了，目光盯住了炕后一張條幅：挺經。　　那上面兩個茶碗大的字，隸書寫得一筆不苟，這是李鴻章當年在袁世凱小站練兵的時候賜給他的座右銘。　　……　　賢良寺外，離大門口不遠的地方，袁世凱來回徘徊着。　　眼看着西斜的日頭將寺院門樓的陰影越拖越長，他一咬牙，硬着頭皮朝大門走去……　　袁世凱俯伏在李鴻章跟前，不敢抬頭，也不敢吭聲。　　難耐的寂靜。　　良久，李鴻章睜開眼，嘆口氣，“你老這樣叩在地上也不是個事，你吭聲啊？”　　袁世凱這才又重重叩了幾個響頭，說道：“袁世凱深知一千個一萬個對不起中堂，多說無益，但憑中堂發落！”　　李鴻章：“我現在手裡無權，身邊無兵，怎麼發落你？又怎麼敢發落你？你再不濟，也是個朝廷命官，從三品的道台嘛！要發落你，早在你黑了良心，給翁同��他們當槍使的時候我就該發落你了！我知道，你今兒個來，是有事求我，否則你不會跑到這荒村野廟來見一個革職閑居的糟老頭子，有什麼事？說吧！你把我的命往死里踹我都沒怪你，還有什麼事不能答應你的呢？”　　袁世凱見李鴻章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來歷，知道瞞也無益，乾脆一咬牙，說：“世凱想謀那個操練新式陸軍統兵官的位置，可太后老佛爺放出話來，非你老人家開口，她誰也不給！”　　李鴻章睜大眼睛，看了袁世凱半晌，哈哈大笑，“賊娘！你還真有臉說出來？當年老子帶領淮軍打蘇州城，李秀成在那兒經營多年，城牆修有幾丈厚，我看你的臉皮比蘇州的城牆還厚！你不光臉皮厚，你的心也黑，手也毒，老子和你們袁家是什麼關係，從你的叔祖父袁甲三起，一直到你的嗣父袁保慶，還有叔伯袁保齡、袁保恆他們，不是我的同僚朋友，就是老子的將領部屬，老子對你怎麼樣，你更應該心中有數，親生兒子老子也沒這樣待過！可你怎麼就聽了翁同��、文廷式他們的唆使，在老子背後捅刀子呢？你怎麼就下得了手呢？”　　李鴻章越說越氣，破口大罵道：“你這個混賬王八蛋！你這個小人！你幫翁同��他們搞垮我，把老子什麼職務都撤了，就保留一個大學士的虛銜，賊娘的還不甘心，還想讓我乞休開缺，為他騰出我這個大學士位置，你去告訴他，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傳給我的‘挺經’，這時候正用得着……”　　袁世凱被他罵得汗流浹背，不敢動彈。忽聽得李鴻章吩咐馬三俊，“去把我那把手槍拿來！”　　“是！”馬三俊大聲應一聲，馬上跑進內室，提着一把金澄澄的左輪手槍出來，交給李鴻章，然後虎耽耽盯住袁世凱。　　袁世凱再也挺不住了，說：“世凱有罪，惹得老中堂今日發這麼大脾氣，世凱暫且告退，改日再來看望老中堂。”　　他說著，重重叩了個頭，起身往外便走。　　“你給我回來！”李鴻章呵住他，“你不是要我給你謀那個統兵官位置嗎？怎麼又要走呢？”　　“世凱這一輩子都愧對老中堂，再不敢提謀職之事了。”袁世凱擦着額頭上的汗珠說。　　李鴻章把玩着手槍：“是慚愧還是害怕？”　　袁世凱：“又愧又怕。”　　李鴻章冷冷一笑，轉臉對馬三俊道：“去，搬把椅子來，讓他坐下。”　　袁世凱忙道：“老中堂面前，哪有袁世凱的座位？”　　“叫你坐你就坐！”看着袁世凱在馬三俊氣嘟嘟搬來的椅子上坐下，李鴻章面色逐漸平和，說話的口吻也從容許多，“你坐下，先聽我給你講個故事。這個故事乃是我的恩師曾國藩在日講給我聽的……　　有這麼一家子，老翁請了貴客，要留在家裡吃午飯。早晨吩咐兒子，到集市上買些菜蔬果品回來。但眼瞅着就到中午了，還不見兒子回來。老翁心慌意急，親到村口看望。　　村口便是水田，只有可容身一人的一條土埂可行。老翁看到，兒子挑着菜擔，正和一個貨擔子在土埂上相對着，誰也不肯退回去讓路。　　老翁就趕上去婉言說：‘老哥，我家裡有客人，正等着這菜吃飯呢。請你往水田裡稍避一步，等他過去，你老哥也就可以過去了，豈不是兩相方便么？’　　那個人說：‘你叫我下水，怎麼他就下不得呢？’　　老翁說：‘他身子矮，一下水，恐怕擔子就浸濕了，壞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些，可以不至於沾水。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請你避讓的。’　　那個人說：‘你這擔子里的東西，不過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濕了，也還可以將就用的。我的擔子里都是京廣貴貨，萬一着水，便是一錢不值。這擔子的身分份不同，怎麼能叫我避路呢？’　　老翁見說不通，就挺身走上前來說：‘來來，我看這樣辦：待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把貨擔子交給我，我頂在頭上，請你從我兒旁邊岔過去，我再把擔子奉還給你，如何？’當即俯身解襪脫鞋。　　那人見老翁如此，一下子就過意不去了，說：‘既然老丈如此費事，我就下了水田，先讓你們的擔子過去吧。’　　這便是老師講給我聽的十八條‘挺經’中的第一條。”　　李鴻章講完了故事，望着袁世凱，“它是個什麼意思？你說說看。”　　袁世凱想一想，斟字酌句地說：“我想這個故事的意思是說，大抵天下事在局外吶喊，總是無益，必須親自參与進去，挺膺負責，才有辦成的希望。”　　李鴻章頷首稱讚：“說得好，還有呢？”　　袁世凱又想了想，說：“還有就是，什麼事情臨到頭上，挺一挺，也就過來了。”　　李鴻章讚賞道：“好，你果然悟性非常！”他盯着袁世凱，“既然如此，剛才老夫痛罵你的時候，你為什麼不挺一挺，而想逃跑呢？”　　袁世凱尷尬笑着，不吭一聲。　　李鴻章嘆道：“成大事者，一是要敢於負起責任來，二是要堅毅忍耐。慰亭呀慰亭，這就是我希望於你的！”　　袁世凱這時已明白李鴻章的良苦用心，感激得淚水在眼眶打轉，只是沒有掉下來。　　……

# 第五百七十二章 卷土重來（三）

　　袁世凱從深沉遙遠的回憶中醒過來，深深吸了一口氣，彷彿要傾盡胸中積鬱似地長長吐了出去。　　袁世凱的神色已經恢復了平靜，對兒子苦笑了一下，說道：“這是當年我想去小站練兵的事李鴻章老中堂在皇上和太後面前為我奏請，老中堂勉勵我的。我性子急，眼裡不能揉沙，今晚差點失態了。”　　“父親，”袁克定見他這樣克制自己，他的神色也有點黯淡，心下也覺感動，“朱而典肯放開條件的支持父親，這是多好的事情啊，還呼籲列強給予我們貸款，這都是好事，我們以前求都求不來的好事呀！父親在發什麼愁？難道是因為李瘋子的戰術與戰略犯愁？李瘋子狂妄的沒邊，把國民黨戰術與戰略公之於眾，實不把我北洋放在眼裡。我們既然知道他的戰術與戰略，有的是辦法破他！”　　袁世凱在當地站着，沒有立刻說話，良久，招了招手道：“兒子，你過來。”　　袁克定惶惑地起身打了個千兒走近威嚴的老父親。袁克定一把抓住了袁克定的手，袁克定覺得他手心裏全是汗，又冷又溫又粘，試探着掙了一下，袁世凱卻沒有撤手，叫着他的名兒，顫聲道：“英國人這個時候發表這樣的呼籲至少有兩層意思，你懂嗎？”　　袁克定茫然的搖頭。　　袁世凱的胸膛劇烈地起伏着，捏得袁克定的手都發疼，道：“第一，盟友明確地感到我們的政府已經搖搖欲墜了，而國民黨人也許會贏得勝利。第二，沒有英國人的援助，我們面對的局面會迅速惡化。”　　袁世凱終於鬆開了袁克定的手。袁克定驚異地說不出話，不就是一個邯鄲嗎？怎麼會有這樣的可怕結論？　　“卷土重來，邯鄲必須收復！”袁世凱咬牙切齒的說道：“告訴段祺瑞和趙倜，雷震春他們，可以不惜任何代價，要給我挺住了！”　　……　　袁世凱在邯鄲慘敗后，並不甘心，卷土重來，把進攻解放區的重點，放在邯鄲，妄圖重奪邯鄲，為奪取國民黨鄂區鋪平道路。　　林鐵長得知以上國民黨軍的行動后，對季雨霖說道：“袁世凱是要卷土重來，與我們爭奪邯鄲的控制權。”　　邯鄲獲得解放，新成立掛牌的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隨即也遷到這裏，中央局、軍區也來到這裏。立足於邯鄲的晉冀魯豫部隊，東可威脅山東、蘇北，西可配合陝甘，南可征戰中原，北可震懾晉察冀，因此，是名副其實的“四戰之地”。　　李想很重視這一戰略要地，曾多次說：“你們處於四戰之地，要負起四戰之軍的光榮任務，”，“不能讓敵人把邯鄲奪去，打通平漢線，運兵到中原。”　　對於袁世凱的精心部署和企圖，李想當然一清二楚。因此，從邯鄲回到武昌后，李想顧不得旅途疲勞，立即召集軍委負責同志商量對策。　　回到武昌的第二天，李想即親自起草了一份發給林鐵長、季雨霖的電報：“陝西、湖北主力轉移至中原戰場，至快還須一月；各部到達后，布置戰場，熟悉地形，初步完成準備，至快亦須兩月至三月，因此，我們阻礙和遲滯頑軍北進，是當前嚴重的戰略任務。”　　在電報中，李想代表中央軍委指示：“我太行及冀魯豫區可集中6萬以上主力，由林、季親自統一指揮，對付平漢路北進頑軍，務期殲滅其一部至大部。”　　電報發出以後，李想仍感到不大放心。因為這一仗實在關係重大，萬一打不好，袁世凱的氣焰將囂張起來。　　於是，他又致電季雨霖為書記的晉冀魯豫中央局，指出了局勢的嚴重性：“即將到來的新的邯鄲戰役，是為著反對北洋軍主要力量的進攻，這個戰役的勝負，關係全局極為重大……望利用邯鄲戰役的經驗，動員太行、西北兩區全力，由林鐵長、季雨霖親臨指揮，精密組織各個戰鬥，取得第二個邯鄲戰役的勝利。”　　對於二次邯鄲戰役，林鐵長，季雨霖早有準備。還在上次邯鄲戰役勝利的局面已定但尚未完全結束，他們便從邯鄲回到軍區駐地的赤岸村，着手先期部署，並給在邯鄲戰役中組建的各縱隊領導發出指示：“為適應組織下一次戰役，所有在平漢線的部隊均歸井勿幕指揮。以堅強部隊控制湯陰及其兩側，監視、遲滯敵人北進，主力迅速佔領紫山、臨漳、成安、肥鄉等地區，準備在漳河北消滅敵人。冀魯豫、冀南應放鬆必要方向，抽出大軍使用於平漢線有決定意義的方向，不可處處顧慮，分散兵力，到處無力。”　　收到李想的電報后，林鐵長和季雨霖頓時感到形勢的緊迫和肩頭的沉重。他們深知這一仗能否打好，不是晉冀魯豫一個解放區的事，而是關係到全國的形勢。完成這樣重大而緊急的任務，只能用兩個字，那就是�D�D必勝。　　然而，必勝是極其艱難的。此時，敵四路兵馬的前鋒已到達湯陰。北洋軍在淇縣，新鄉，汲縣，鄭州、開封一帶緊急集結。8萬兵馬一旦全部壓過來，勢必與林鐵長和季雨霖能夠集中的、而且剛剛完成邯鄲戰役來不及休整的6萬兵力形成巨大懸殊。　　在艱難中求得必勝，唯有依靠謀略。8萬敵軍，林鐵長和季雨霖自然不會全部放進戰場。他們決心將其中的3萬阻隔在漳河以南，讓游擊隊伍拖住，而把4萬多一些的敵人割裂包圍起來，予以殲滅。這就需要一個能夠容納敵我10萬多兵馬，且十分理想的預設戰場。　　這些日子，林鐵長整天埋頭於地圖之中，不時與季雨霖交換一下意見。漸漸地，他們的目光聚集於邯鄲東南由漳河、滏陽河構成的河套。這個河套，像一個口朝東北的簸箕，簸箕的兩角，一頭連着曲周，一頭連着館陶，簸箕的肚兜是沙土地帶，裏面裝着磁縣、邯鄲、臨漳，肥鄉和馬頭鎮等敵人必爭的城鎮。從地形上看，這裡是漳河、滏陽河之間的河套地帶，地勢平坦，土質多沙，除了稀疏的村落，敵軍難以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便於我軍進攻。這是阻止國民黨軍的最後防線，如果讓敵軍通過，局勢將對我極其不利。　　林鐵長用紅筆將這個大“簸箕”圈在地圖上，凝視了一會兒，把筆一扔：“季政委，你可記得古書里所說的微子這個人？”　　季雨霖吸着香煙，會意道：“那是殷商時期商紂王的庶兄。”　　“正是此人。紂王無道，微子被迫逃亡西周時，就是從這裏逃跑的。”　　“這裏古時叫朝歌，微子是從朝歌逃往上黨微子鎮的。只可惜，如今的上黨已被我軍收復，北洋軍進入朝歌便鑽進了口袋，想逃也無路了。”季雨霖掐滅香煙的同時，將吸到嘴裏的最後一口煙霧重重地吐到地圖上。頓時，“簸箕”上硝煙滾滾。　　林鐵長和季雨霖率野戰軍指揮部離開太行山麓的赤岸村，向與邯鄲咫尺之遙的峰峰礦區進發，在那裡建立指揮部，實施對二次邯鄲戰役的指揮。　　車馬隊行進的速度漸漸緩慢下來，塵煙漸漸消散。路邊的景物清晰起來，邯鄲在望。　　林鐵長、季雨霖信馬由韁，欣賞着盛夏的田野，眺望着舉目可及的古城邯鄲，談興隨之而來。　　邯鄲這座地處華北中部，有着2300多年歷史的古城，對於林鐵長和季雨霖來說，都不算陌生。他們從戰國時期趙國君主趙敬侯自晉陽移都邯鄲，說到邯鄲城裡著名的古迹遺址，諸如藺相如的“回車巷”、趙國宮女的“梳妝樓”、“照眉池”，還有坐落在城牆西北角，至今雄風猶在的趙武靈王的叢台等等。　　“還有邯鄲城外，平漢路上的一個小車站，名氣可不小呢！”林鐵長笑着說。　　“如果我沒猜錯，你指的一定是黃粱那個車站。”季雨霖接道。　　林鐵長點了點頭，回身問隨行的警衛：“你們哪個知道這個站名的典故和出處？”　　大家知道林鐵長要說“古”了，而且這個“古”一定和即將來臨的作戰有關，於是一起圍過來，聽林鐵長講述這段故事。　　這是唐代沈既濟所著的《枕中記》里記載的一段故事。古時候，有一個窮酸書生名叫盧生。為了建功樹名，出將入相，他幾次進京趕考都名落孫山。後來有一次，他中途住在邯鄲的驛站中，遇到呂翁，哀嘆生不逢時，懷才不遇。呂翁便給了他一個青瓷枕，讓他先安睡一會兒，等着店主人把黃粱米飯蒸熟。盧生一着枕，很快進入夢鄉。睡夢中他既娶妻又生子，而且中了進士，立了戰功，官至節度使，又當了十年丞相，高官厚祿，兒孫滿堂，真可謂享不盡的榮華富貴……等他一覺醒來，才知道是美夢一場。看看身邊，不但呂翁還在，而且連店主人的黃粱米飯還在鍋里未蒸熟呢。　　林鐵長講完故事，笑道：“袁世凱做夢都想打通平漢鐵路。可到底是誰給了他魔枕，讓他做起了獨霸華北，獨霸全中國的美夢呢？”　　“當然還是呂翁，他的青瓷枕最靈。”季雨霖認真地說，“只不過，袁世凱的命運還不如那個盧生。在這邯鄲道上，我敢打個保票，他的黃粱永遠也不會熟！”

# 第五百七十三章 二戰邯鄲（一）

　　北洋軍先頭集團全部北渡漳河。以馮玉香率領的北洋陸軍第7師第14旅旅長為左翼，馬法五率領的第40旅、第30旅為右翼，沿平漢鐵路兩側全力壓來。　　這些部隊，官兵以河北人居多。這次北上打頭陣，是袁世凱利用西北軍官兵還鄉的心理，給他們一些地盤，籠絡他們賣命。另一方面，袁世凱一貫排擠、歧視非嫡系部隊，在進攻解放區時，讓這些部隊在前面拚命，消耗其實力，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對此，西北軍將領心裏是很明白的，兵馬未動，內部矛盾就已經暴露出來。　　由於“口袋”和“鐵鉗”尚未形成，本來作為“口袋”和“鉗嘴”的一縱只得繃緊“袋口”，咬緊“鉗嘴”，阻住敵人的前進步伐。　　林鐵長和季雨霖緊急電令井勿幕、馬鴻逵：實施大縱深運動防禦，在正面節節抗擊，以消耗、遲滯、疲勞敵人，並繼續鉗制敵人主力引向偏東方向，以使其脫離平漢鐵路，進入不利於敵人的邯鄲東南釜陽河河套多沙地帶，一面使敵人陷入不利的地形，另一面保證參戰部隊在預定地區集結展開，以完成對敵合圍鉗擊的部署。　　為了實現統帥部的意圖，井勿幕、馬鴻逵做了臨戰布置后，便帶領縱隊主力迅速展開，組成了阻擊敵人的三道防線。　　拂曉，第一縱隊第4團在傅學階團長的指揮下進入第一道防線陣地，扼守南東坊及附近村莊。　　上午10時，敵40軍的兩個團向南東坊發起攻擊。　　看着遠處那在晨曦中朦朦朧朧一片的薄霧中隱現出現的身影，傅學階招呼一邊的通訊員，開口說道：“傳令下去，等狗曰的靠近了在開火。”　　一波接着一波的北洋軍潮樣的拉開着散兵線向這邊湧來，一眼望去，盡皆是攢動的人影。　　“狗曰的上來了！”　　看着遠方的地平線處黑壓壓一片的人影，以及那幾面有氣無力耷拉在晨風中的北洋軍五色旗，3營長劉子軒衝著前來傳令的黃成義挑了挑下巴說到。　　“劉營長，團座命令等狗曰的靠近了再打。”黃成義扶了扶鋼盔，對劉子軒說到。　　“黃副官放心，我老劉這數百個弟兄待會兒肯定給狗曰的好看的。”劉子軒笑着將手裡的煙蒂掐滅，擺擺手對黃成義說到。“全體準備接戰！”　　“弟兄，看，狗曰的北洋軍上來了！”從不遠處的戰壕里傳來的傅學階的聲音讓正在整理着彈藥的第四團的弟兄們都停下了手中的動作：“大傢伙兒看到沒有。狗曰地北洋軍這次連炮都不對我們打了，他娘的，他們這是在小看咱們呢。”傅學階扯着嗓子說道。　　傅學階的聲音低沉而又帶有着沙啞：“狗曰的北洋軍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我們作為革命軍人，作為人民軍人，愧對那些同胞啊。”　　傅學階頓了頓話語，接着說道：“廢話我也不說。大家都知道的，現在我4團負責後衛掩護，咱們是擔負着友軍弟兄們的生死掩護，擔負着掩護部隊向南京集結的任務！”　　傅學階振臂呼道：“除了死戰到底之外，我們4團別無他法。我們決不能後退，除非狗曰的從咱們的身上踏過去。否則他們絕不能通過這裏。”　　“死戰到底，堅守陣地！”　　群情激昂地弟兄們高舉着手中的武器，出驚天動地的怒吼。　　“死戰到底，堅守陣地！”　　黃成義幾乎是用盡全身氣力的吼道，他感覺到自己的鮮血幾乎在燃燒。自己的雙手幾乎在顫抖，那是怎樣的一種激昂。　　“死戰到底，堅守陣地！”　　四團的陣地上，數百餘人的聲音匯聚成驚天動地的吶喊。　　“準備開火！”　　望着那黑麻麻一片沖涌而來地人群，趴在戰壕壁里的黃成義命令到。　　一整排的79式步槍齊刷刷的架在戰壕上，幾挺馬克沁重機槍直接對準了那些貓身前進而來的北洋軍，機槍手半趴在沙袋之後，一旁的彈藥手半托着彈鏈，靜靜的等待着。　　待北洋軍進入有效射程，傅學階一聲令下：“開火！”　　隨着團座的一聲怒吼。黃成義和劉子軒接連的高聲的喊道：“開火，開火！”　　各連、排軍官亦是匆匆忙忙地命令道：“開火，開火！”　　整排戰線上的步槍手匆忙扣動了扳機，炙熱的火焰同時從陣地上騰起。一排排子彈如同炸窩的馬蜂樣劈頭而出，幾挺馬克沁重機槍同時地出咆哮，密集的機槍彈雨瘋狂的暴射出去。　　一整排一整排的子彈帶着破空而出的強大動能飛掃掠過那些沖向鐵路橋的北洋軍的隊形，許多北洋軍士兵哀嚎着紛紛倒下，無數的子彈匯成一堵致命地金屬之牆，碾過之處一片血肉橫飛。成片地北洋軍士兵如同割草樣橫七豎八的倒成一片。　　強渡漳河地北洋軍部隊剛下水，便遭到對岸的4團異常猛烈的火力壓制。　　“開火，打死這些狗娘養的。”軍官們大聲的喊道。作為火力支撐點的馬克沁重機槍噠噠噠的吐着火舌。無數的子彈炸窩樣的飛撲過去。將強渡漳河的北洋軍士兵吞沒在金屬熱流之中。而成排的步槍也同時的噴吐出對射的火光，子彈密集狂暴而來。　　機槍子彈掠過水面。有的打穿了那些北洋軍的木筏、橡皮艇，有些直接洞穿了那些北洋軍的身體。正在強渡漳河的北洋兵只好緊趴在橡皮艇、木筏上，聽着對岸射來的子彈從他們頭頂呼嘯而過，不斷有人哼都沒有能夠哼出聲便在飛濺的血箭中滾下河去。　　不時有國民革命軍打來的迫擊炮彈正中滿載士兵的橡皮艇，人體碎片和碎木屑、橡皮艇殘骸夾雜在一起被炸上天空。還有些臨時徵集來的木船則被打在近處的炮彈、飛甩過來的手榴彈炸起的水柱給掀翻，而那些落入水中苦苦掙扎的士兵幾乎全都被機槍打死了。　　火藥微粒漂浮迷離在這充滿硝煙味的空氣中，嗆得肺腔陣陣壓抑般的痛楚，幾乎如同窒息般的感覺。耳膜被巨大的爆炸聲震顫得嗡嗡而鳴，黃成義感覺到陣陣的炮火之聲、密集如同炒豆樣的槍聲就彷彿是充斥在自己腦袋的里樣，讓人昏沉沉的。　　明媚的朝陽似乎也被那遮天蔽日的硝煙給掩去了那抹絢爛，有氣無力的灑下星星點點慘淡的光輝。迷霧樣漂浮在空中的硝煙，讓天地似乎都為之而慘然變色。　　北洋軍的掩護炮火炸起的蘑菇雲緩緩升騰而起，紅黑色的烈焰在那片煙雲中裊繞翻滾着。 4團密集地火力阻擊讓進攻的北洋軍死傷慘重。尤其是強渡運河的部隊更是損失巨大。在河面上幾乎無所隱蔽地北洋軍不得不忍受來自對岸的火力襲擊。　　許多士兵直接便被打死了，他們的身上無一不是被打得千瘡百孔、如同篩子一樣。暴露在國民革命軍的交叉火力下，這些倒霉的士兵們幾乎是橫屍累累。密集的子彈從對岸射來。甚至根本無法找個掩護的地方，一些窩在船頭上的北洋軍甚至還來不及躲避，便被打死了。　　國民革命軍地重機槍、輕機槍、迫擊炮、步槍、手榴彈的火力交織在一起，整個漳河的河面在橘紅色的火焰，咆哮的爆炸的蹂躪之下，一片狼藉。水面上到處浮着成串的屍體。而那些僥倖登上對岸的北洋軍士兵，在毫無遮蔽的地形下，成了國民革命軍機槍的活靶子。幾分鐘內河岸、水際邊就布滿了死去地人和垂死的人。　　北洋軍的掩護炮火幾乎的將國民革命軍在鐵橋橋頭的陣地給耕犁了一邊，空中不斷呼嘯而過的飛機也不斷盤旋翻飛着投下一枚枚炸彈，爆炸一聲接着一聲，不絕於耳，衝天而起的火光映紅了朝陽，就連那如血樣的紅日在這樣絢麗多彩的煙火中也失去了那份艷紅。　　在橋頭方向進攻的北洋軍在國民革命軍地猛烈火力下，幾乎是經歷着一場令人心驚膽顫的鋼雨洗禮，爆炸的煙雲依然彌散在空中，中國民革命軍的機槍橫掃出陣陣腥風血雨，雖然在軍官們地指揮下。成群的北洋軍步兵吶喊着沖了上來，但卻遭到了極其猛烈的殺傷。　　幾秒鐘之內，十來枚82毫米迫擊炮彈帶着人的尖嘯從天而降，爆炸而開的破片帶着死神的猙獰笑容四濺飛舞，痛苦的哀嚎聲中血肉橫飛。死傷慘重的北洋軍只能暫時後退，但卻擁堵在鐵橋之上。密集地機槍彈雨橫掃，一迫擊炮彈砸進高舉着軍旗衝鋒地北洋軍人群中，碎肉污血橫飛間，一縷破爛的膏藥旗隨風飄蕩。　　雖然北洋軍炮兵幾乎是猛烈地炮火向國民革命軍陣地轟擊，天空中飛機也在不停的投彈掃射。但前搶渡運河的北洋軍士兵還是無法前進一步。在軍官的指揮下，這些北洋軍接連起數次進攻，但卻都無法前進。許多人甚至在橡皮艇、小木船、木筏被打壞后直接跳入清涼的河水中，奮力朝對岸游去。可是國民革命軍的機槍火力嚴密封鎖着河堤。火鏈密不透風的朝這些北洋軍掃去。到處都是死去的士兵。　　橋上隱約的出現了北洋軍士兵的身影，彌散的硝煙中，幾個北洋軍輕機關銃小組在橋頭迅建立了火力支援陣地，陣陣彈雨劈頭蓋臉的掃射過來，將國民革命軍的陣地打的煙塵四起。　　趴在戰壕內的4團的弟兄們不得不忍受着那如雨樣砸來的彈幕，不時的有一兩北洋軍打來的炮彈呼嘯而下，炸起一團煙火，空氣中充斥着濃濃的血腥味。　　兩架機翼上塗有青天白日徽記的飛機盤旋在空中。不斷用機槍掃射着北洋軍攻擊散兵線。如線樣的彈跡不斷的在地面上溜過，碎石亂濺、電石火光。如同亂舞的火蛇糾纏着。　　隨着猛烈的壓制炮火再次展開，在4團的阻擊下死傷慘重的北洋軍也在軍官們的催促下，紛紛展開新一輪的進攻，各種輕重火力漫天飛舞的射向堅守在橋頭的中國士兵。　　而漳河的河面上則幾乎如同開鍋樣，被彈雨打的水花四濺，不時的還有一兩炮彈呼嘯而下，炸起道道水柱。　　“上、上、上，幹掉這些狗娘養的。”傅學階粗魯的呼喝着，一隊全副武裝的步兵抱着槍匆匆的從身邊跑過，趕去增援進攻橋頭陣地上的部隊。　　不遠處的一個迫擊炮陣地，幾門82毫米迫擊炮不斷的向著河對岸拋射着致命的爆炸彈丸，忙碌着的炮兵們一邊粗野的叫罵著一邊小心的將除去引信保護蓋的炮彈從炮管放入，而後捂緊耳朵，在那聲沉悶的轟響聲中，看着炮彈呼嘯而出，盪開一道完美的拋物線砸進對岸的北洋軍進攻人群中，炸起一片飛灑的血色。　　“告訴一連，必須要堅守他們的陣地。”　　面對北洋軍的瘋狂進攻，黃成義只覺得熱血沸騰，槍林彈雨之中，他不斷穿梭在戰地的每一個角落，傳遞團座的命令。　　綠色的曳光彈交織在橘紅色不斷升起的火球中，到處都是橫飛的槍彈，如同上帝之鞭一樣鞭撻着罪惡，又如同撒旦的鐮刀一樣收割着一切生命。　　無數的北洋軍如同潮水般湧來，又很快的如同潮水一樣的退卻下去，只留下到處燃燒着的火光和橫七豎八的屍體。　　一陣令人心顫的撕裂空氣般的凄嘯劃破天際，“北洋軍的炮擊”黃成義立刻本能的卧倒，大聲的吼道，隨着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巨大的爆炸聲，絢爛的火焰驟然的盛開在戰地上。　　一團又一團的火球翻滾着騰起，熊熊的烈焰染紅了整個天幕。到處都是火光。　　“媽的，這些狗曰的瘋了嗎？”　　面對北洋軍不斷砸落下的炮彈，4團的弟兄們只得死死的趴在地面上，任憑無數的火熱彈片四散的擦過他們的頭頂而去，蹦蹦跳跳的擁吻一切阻隔它們飛散的物體。河岸邊的那些碗粗的白楊樹被這些死亡的破片折斷了挺拔的腰脊，無奈的出悲哀的吱吱的倒折聲。落下的炮彈如同雨點般的密集，大地如同鼓點樣的被敲打着，大團大團的火球吞噬着一切，肆虐的火苗舔嗜下地空氣熱浪滾滾。河岸邊的那些草地被犁翻一遍，枯黃的草皮夾雜着泥土掀翻起在空中，而橋頭地陣地更是成為了轟擊的重災區。被炸得如同月球表面一樣坑坑窪窪，爆炸的氣浪中，泥塊飛濺而出，冰雹樣的落下。　　一個個掩體沙袋被掀翻到半空之中，來不及收攏的陣亡士兵的屍體被炸成碎片，飛散的血肉放射線般的四濺，到處都是跳躍地火光和死亡。　　北洋軍在連續進攻受挫之後，直接以鋪天蓋地的向國民革命軍的陣地傾瀉着死亡的鋼雨。巨大的爆炸聲讓黃成義的耳膜一陣陣的刺痛。　　國民革命軍的抵抗也毫不示弱，上下翻飛的國民黨革命軍飛機則不斷從彌散在空中的煙霧中沖了出來，用航空炸彈和機槍將整個漳河對岸的北洋軍陣線孜孜不倦的耕耘着一次又一次。　　……　　激戰竟日，4團予敵重大殺傷后，主動撤出戰鬥，至長巷營地區構築第二道防禦工事，準備迎擊敵人次日的進攻。

# 第五百七十四章 二戰邯鄲（二）

　　拂曉，一縱主力進入第三道防禦地區。　　司令員井勿幕於現場決定，以裝備最好、戰鬥力最強的第1旅擔任正面阻擊敵人的任務，第2旅、第3旅集結於1旅陣地側后，等1旅挫敵銳氣后，給正面進攻的敵人以側擊，以保證1旅鞏固正面陣地防禦。　　炮火鋪天蓋地，子彈像蝗蟲一般，壓得一旅抬不起頭來。　　一個個戰士倒下去了。一批批傷員抬下去了。 1旅旅長楊俊生，這個父親被北洋軍殺害的漢子眼裡冒血了。他吼了一聲：“老子今天傾家蕩產了！旅部全體人員注意，跟我上一線！”　　旅長一聲吼，司政后機關傾巢而出，補充到薄弱地段。他們一邊戰鬥，一邊構築工事，打退敵人一次進攻，築起一道血的防線。　　遭到了北洋軍的炮火覆蓋，爆炸的氣浪瘋狂席捲了那裡，無數的鋼鐵破片在騰開的烈焰的火球中籠罩了陣地。　　到處都是一片狼籍，殘磚碎瓦到處都是，受傷者的慘號聲刺痛着倖存者的耳膜，原本充滿着硝煙的空氣中頓時彌散開血腥地味道。　　而北洋軍的那些步兵炮、山炮砸來的炮彈則是不斷帶着劃破空氣的尖嘯聲撲向地面，炸開一朵朵死亡地塵煙，灼熱的彈片在空中熱烈的狂舞，毫不留情的殺傷着一切暴露在陣地上的防禦者。　　“救護兵、救護兵！”　　不斷傳來着戰友們的呼叫聲。在這到處洶湧着死亡的時候，那些均佩戴有綠色底襯領章，左上臂戴印有紅十字標誌的環臂布章，配有專用地皮質急救箱地衛生兵們不顧槍林彈雨，不斷穿梭在陣地的每一個角落，救護着受傷地戰友們。　　轟的一聲巨響，楊俊生眼睜睜的看着一個年輕的士兵直接被敵人的兩砸落下來的炮彈炸起的火光所覆蓋。北洋軍的重炮幾乎是將整個防線的陣地耕耘了一遍，到處都是掀起的碎土和炸碎的人體、武器的殘骸。原本平整的運河河岸邊現在都成了燃燒着的火海，燒焦了的殘木斷樹散出的焦臭味道讓楊俊生感到一陣陣的窒息。　　半趴在戰壕里的楊俊生同樣也是剛在閻王殿前溜達了一圈回來，就在幾分鐘之前。一7毫米的炮彈直接的命中了他所在的機槍火力點，曾經的戰友，轉眼之間就成為四下紛飛的血肉。要不是一個彈藥箱擋住了多數的碎片，恐怕楊俊生也掛了。　　“嘿！北洋軍來了。”　　隨着副官發出的一聲輕呼。楊俊生疲憊的抬頭看了看，果然那條從硝煙中緩緩推進而來的散兵線中，趾高氣昂的飄蕩出一排排的猩紅膏藥旗。　　“操，北洋軍的真實欺負人啊！”楊俊生嘟囔着吐出滿嘴的沙土。　　轉眼之間北洋軍的集群步兵衝鋒就涌了上來。　　“開火，開火，擋住他們！”　　楊俊生幾乎是在扯着他那因為沙啞而變了音的嗓子而吼：“給我狠狠的打！”　　隨着旅長的吼聲。頓時整條防線如同沉寂后突然爆的火山一樣。密集的槍林彈雨劈頭蓋臉的親吻着那些瘋狂衝上來的北洋軍士兵的生命，呼嘯而至的槍彈、迫擊炮彈鋪天蓋地的砸在陣線前。洶湧而來的鋼鐵破片將這些撲上來的北洋軍吞沒在騰起的火焰中。　　北洋軍部隊則更是死傷慘重，到處都是橫躺的死人，一名軍官揮舞着軍刀高喊着：“攻擊，攻擊！”指揮那些勉強爬上河岸的北洋軍士兵往前沖，結果一顆手榴彈落在他附近，轟然的炸起一團火光，破碎的彈片炸斷了這個不可一世的軍官的雙腿，而在他撲面倒下的時候，又被一顆機槍子彈掀翻，整個身體向後飛去，軍刀也被甩上半空。　　沿着漳河邊，河水的泡沫被血染成了猩紅色，不時地涌拍着河岸。到處都是蠕動的傷者。　　李達詢問戰況的電話又一次打來了。　　楊俊生望着黑壓壓擁上來的敵人，很自信地回答：“請轉告首長，有我楊俊生，就有1旅的陣地！”　　“好一個楊俊生，好一個有我無敵！”　　林鐵長聽了李達的彙報，喟然長嘆。這位出生入死、征戰沙場的統帥經歷過這種場面，他知道阻擊強敵的前線是何等的慘烈，他甚至為這種慘烈的局面作了最壞的打算。　　噠……噠……密集的掃射聲中，咬着牙向北洋軍掃射的機槍手們無一臉色陰沉，目睹着身旁的戰友們不斷的犧牲，誰的心裏都不是滋味。　　“打，打死這些狗曰的。”在軍官們的叫罵聲中，國民革命軍陣線上的死亡火光不斷斷潑灑而出，暴雨一樣的手榴彈和瓢潑般的子彈劈頭蓋腦的砸向那些拚命進攻的北洋軍身上。　　在猛烈的機槍火力掩護下，衝過來的北洋軍卧倒趴下，依託着河岸和陣地里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展開了激烈的對射。叫罵聲中，颼颼的子彈擦着人們的頭皮飛過。　　幾個重機槍陣地已經成為了眾矢之的，密集的彈雨將火力點前打的飛沙走石，雖然不斷有機槍手倒下，但很快又有弟兄頂接上去，繼續操槍對着北洋軍猛烈掃射。　　幾挺北洋軍的馬克沁重機關銃被抬了上來，架在河對岸，噠噠噠的狂吐着火舌，瘋狂的掃射，以密集的火力壓制着封鎖河岸邊的那挺馬克沁重機槍，掩護河岸邊的士兵拚命往上爬。　　糟了，看着那挺封鎖河岸方向的重機槍被北洋軍的機槍火力所壓制，楊俊生暗叫不好。　　“媽的，給我頂住。”楊俊生忙提着手槍衝過去，指揮反擊。　　“手榴彈，給我炸死丫的。”　　幾個弟兄在楊俊生的吼聲中搶忙的抓起手榴彈，拉開拉環，飛快的擲了出去。轟……轟……數聲爆炸中，無數的破裂碎片無情的扎進柔弱的人體組織里，幾個剛剛爬上河岸的北洋軍出一陣慘嚎，滾了下去。　　面對國民革命軍火力的壓制，幾挺北洋軍的馬克沁重機關銃立刻轉移目標，嗖……嗖飛過的子彈將楊俊生他們死死的壓在戰壕里。紛飛的子彈帶着死神的獰笑不斷尖嘯着劃過頭頂。　　一個重機槍手被高而來的一梭子彈給切斷了脖子，血噴濺的到處都是。　　“操！”楊俊生狠狠的啐了口夾雜在嘴裏的泥沙，一把抓起旁邊一個早就已經死去的弟兄手裡的輕機槍，舉起槍來探出戰壕外一陣胡亂的掃射。　　噠噠一個短點射，衝上來的敵人全趴下了，又是幾個連續的點射。被仇恨充紅眼的楊俊生趴在泥濘的戰壕里，咬着牙不斷的扣着扳機，射擊的后坐力連續推搡着抵住槍托的肩膀，一陣酸疼。“媽的，頂上去，快頂上去。”楊俊生吼道。　　撲撲的子彈將陣地的周圍打的一片火熱，啾啾飛過的流彈不時的近距離擦過耳邊。但那挺重機槍就沒有停止過吼叫，有人倒下了，立馬有人頂上去，間接夾雜而出的點點曳光彈，在空氣之中劃出一條美麗的火鏈。到處都是狂熱的殺戮和叫罵聲。　　進攻受阻的北洋軍在軍官們的彈壓指揮下，再一次的組織起新一輪的進攻，各種火器鋪天蓋地的將密集的彈雨潑灑而出，炮彈炸起的火光點燃了一切可以燃燒的物體，北洋軍也發動飛機，投下的炸彈在地面上爆裂出一團團火光，將破裂的彈體碎片潑灑進四周的空氣之中。　　打紅了眼的國民革命軍的弟兄們冒着北洋軍飛機瘋狂掃射的火力，拚命的向進攻的北洋軍傾瀉着彈藥，無數的手榴彈劈頭蓋臉的被砸進那些涌動而來的身影，無數的破片帶着死亡的氣息飛舞在空中，狠狠的扎透進一切脆弱的物體之中，不少北洋軍士兵在這死神的擁吻中血肉橫飛。　　數次反覆的炮火壓制，甚至飛機投下的炸彈都沒有能夠將那些陣地上的革命軍人殺死。　　北洋軍不得不起一次又一次的進攻，然而每次都是鎩羽敗退，留下一具又一具的屍體，那些國民革命軍士兵的輕武器完整的編織起一段小小的稀疏但卻又致命的火網，整座第三道防禦陣地都被封死住了。1旅頑強的防守下，許多北洋軍士兵成為了一具具失去生命的屍體，但他們卻無法前進一步。陣地依然死死的掌握在楊俊生的手裡。　　……　　戰爭有時又像多米諾骨牌，一個點上的發力，就會形成連鎖的轟動效應，使得全局發生根本的改觀。　　幾乎就在同一時刻，李達接到一系列振奮人心的電話：向心集結的參戰部隊已大部分趕到了預定地點，第二縱隊的第4旅和第6旅在孔慶德的率領下，控制了邯鄲西南的張庄橋、羅城頭、陳家崗地區；第三縱隊在陳建聯的率領下，全部集中於車騎關、光祿鎮以西地區；太行第1支隊和第5支隊到達磁縣以西地區。　　至此，對敵三面包圍的鉗形態勢形成了。　　林鐵長深深吁了一口氣，興奮地對季雨霖說道：“現在態勢非常之好！敵人鑽進了牛角了，進也進不得，退也退不得，該我一個一個地收拾了！”　　此時，太行山軍區的獨立第4旅和第17師的兩個支隊也趕到戰場。林鐵長和季雨霖感到時機已經成熟，當即向各部隊頒發命令，準備發起總攻。　　大戰將臨的氣氛立即籠罩了每一個預伏的陣地。　　突然，一個建議停止進攻的電話打到指揮部。　　電話是在馮玉香部下工作的地下黨員王定南打來的。

# 第五百七十五章 二戰邯鄲（三）

　　武昌，從一大早就太陽高照，白天的氣溫超過了三十度，夜裡也不下二十五度。　　剛剛人們還在嘆息梅雨季節的陰鬱不堪，一下子適應不了突然造訪的陽光，被高溫曬得像打蔫的花一樣，抬不起頭來。　　李想坐在安裝中央空調的辦公室舒適的扭動了一下屁股，放下手裡的紙片，望向俏麗無雙的水仙兒。　　“這回要麻煩你去一趟邯鄲，”李想對水仙兒柔聲說道：“由你全權處理這件事情……”　　李想把那張紙片推過去，紙片上有三個醒目的字：馮玉香。　　馮玉香的大名在辛亥年灤州舉義的時候小小閃亮了一下，之後並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但是身為穿越客的李想怎麼能忽略這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王定南經過中統局巧妙的安排，進入馮玉香的部隊，經過兩年多的交往，已經成了馮玉香的好友和座上客。　　由於馮玉祥和他的北洋陸軍第7師第14旅有過在灤州造反的先例，而且曾經受革命黨嚴重的“污染”，以留日士官生組成的軍官為主，不是袁世凱小站練兵保定軍校的嫡系，在北洋系，長期以來深受歧視和排擠。內戰爆發后，袁世凱非但沒有改變歧視旁系的政策，反而逼迫他們開赴內戰前線，充當炮灰。馮玉香等對此極為不滿。此次奉命北進之前，他就有意採取行動，並讓王定南與國民黨取得聯繫。早在第一次邯鄲戰役期間，王定南即向李想就馮玉香的情況作了彙報。李想得悉馮玉香的進步傾向，遂決定王定南立即返回，動員馮玉香部戰場起義。此舉如獲成功，在未來的二次邯鄲戰役中全殲北犯之敵則有了絕對的把握。　　但情況的發展卻和預想發生了很大偏差。馮玉香原打算帶領第十四旅和河北民軍單獨北上，把所經之處的北洋軍兵馬和巡防營統統收編起來，連同他們竊據的城鎮一起交給國民黨。沒想到段祺瑞卻讓馮玉香和馬法五的三個旅齊頭並進，這就打亂了馮玉香的整個計劃。時間一天天過去，情況一天天緊急。　　時至今日，林鐵長和季雨霖的野戰軍已經準備發起第二次邯鄲戰役最後的總攻。　　王定南趕到三縱，獻給上頭的老闆拍個秘電，再給林鐵長和季雨霖打了電話，徵得同意后，林鐵長和季雨霖兩位首長派參謀長李達和王定南一起冒着流彈穿過火線前往第十四旅長官部。　　馮玉香一見王定南，便面帶愧疚地解釋道：“定南，你是知道的，在新鄉時，我對段祺瑞提出，我願單獨率第十四旅、河北民軍沿平漢線北上，後來段祺瑞說我單獨一旅過不去，就讓40旅、30旅和我一起來，當時，我也不能對馮玉香說我能過去。你看這……”　　王定南說道：“這是袁世凱對你不放心，段祺瑞才這麼決定的。”　　馮玉香嘆了口氣：“我已有所悟。不過既然是三個旅齊頭並進，我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這恐怕消極了一些。”李達望着馮玉香，“林司令員、季政委本來是同意你一個旅北上方案的。但現在是三個旅北上，李大帥已電令林司令員、季政委，決不允許三個旅北上，讓北洋軍實現在全國向我鄂區進犯的戰略。因此，林、季首長希望你以民族大義為重，舉行戰場起義，立刻回到三民主義的陣營里，站到人民方面來。”　　馮玉香愣了一下：“就地起義？”　　“對，為了給起義留下時間，林、季首長已經同意推遲總攻。”李達將底牌全部亮了出來，“當前正是關鍵時刻，現在起義，對你、對人民，對國家都貢獻極大。”　　李達和王定南與馮玉香徹夜長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馮玉香在室內來回踱步，自言自語地說：“要走向革命……我是有決心的……不要忘了，我也是參加過同盟會的革命人，辛亥年也參加了灤州兵變，我也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信徒……只是……”　　“你這樣寄人籬下，終非長久之計。”李達和王定南看出馮玉香內心思緒的紛亂，話語隨之尖銳起來，“退出內戰，方不愧對死難之同胞；制止內戰，方能告慰陣亡之將士；反對內戰，方能保證辛亥革命不至前功盡棄，中華民族，方有真正的復興的希望。繼續把命運系在袁世凱的戰車上，馮將軍作為圈外的雜牌，終歸難逃厄運啊！”　　“我被他袁世凱欺騙已非一日，什麼‘民國以為干城’？‘項城尤寄厚望’？無非是讓我和革命軍對壘，借革命軍之手消滅我罷了。”馮玉香憤然地說著，但神情依然有些恍惚，道：“定南，這些事，我想了並非一日。只是……”　　王定南語重心長：“煥章兄，大是大非要當機立斷，切不可優柔寡斷！非常之人，才能立非常之功。你是同盟會的老革命，革命精神哪去了？”　　馮玉香眨了一下眼睛，繼而又嘆了口氣：“多年來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還有本軍許多軍官的家眷，現在都在徐州。如果我們馬上宣布起義，北洋軍豈不要加害於她們？”　　馮玉香的擔心合乎情理。不解決這個問題，起義就很難順利實現。　　李達想了一下，十分誠懇地說道：“這是一個實際問題。我馬上去請求林司令員、季政委，設法解決。”　　“不！”王定南搶着道：“我上報我老闆，在這方面的事情，他們更有經驗。”　　“好！好！”馮玉香的情緒明顯好轉，“我等你們的消息！”　　……　　王定南穿越火線，見到兩個大老闆。　　聽了王定南的彙報，呂中秋在屋裡踱了幾步，緊接着說道：“馮玉香部現在起義，不僅對當前作用很大，對今後的政治影響也很大。定南同志，時機很重要啊！”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水仙兒擰着秀眉，說道：“至於馮夫人和兒女的安全問題，我們可以解決。呂中秋，你先起草個電文，我來簽發。”　　一個重大而複雜的事情，就這樣三言兩語、果斷而乾脆地解決了。呂中秋很快起草好電報，交給水仙兒。　　水仙兒看到電報上不僅有請示，而且提出了營救的具體辦法，十分滿意，當即簽了字，囑咐立刻發出。　　時間緊迫，王定南準備辭行，呂中秋握了握王定南的手：“轉告馮玉香將軍，要從大局着眼，配合我軍行動，對革命做出重大貢獻。”　　王定南三過火線，帶來了馮玉香決心起義的消息。　　……　　晨，馮玉香脫離馬法五等人，來到馬頭鎮第十四旅軍部。　　下午，馮玉香召集團以上軍官會議，鄭重講話說道：“前方正在打仗，把你們找來，一定會想：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是的，我們要商量的是關係我軍前途命運的問題。過去的一切，大家都清楚。現在三個旅北上，只有我們一個旅在前方拚命。彈藥不發，換防不能，增兵不準，這罕聞稀見的事，是誰授意的？大家都明白，民國2年撥出第六鎮，縮編第14旅，對我們一再地削弱。這次與鄂區國民黨軍隊打仗，他們採取自動消滅的方法，我們敗了自取滅亡，勝了實力雙消，而他們坐收漁利。”　　說到這，馮玉香停了一下，加重語氣道：“根據目前的情況，應與對方協商停戰，不能再打下去了！”　　會場良久沒有迴音。　　除少數軍官反對，表示辭職，多數軍官都擁護馮玉香的決定。　　當天夜裡，馮玉香的指揮部電話不斷，他向各師了解情況，並與國民革命軍前委接通電話聯繫。　　林鐵長在電話里大聲地對他說道：“歡迎你起義，我明日將去迎接你。”　　隨後，林鐵長向部隊發出命令，佯攻第十四旅，將其與馬法五的部隊隔開，保證起義行動成功。　　二次邯鄲戰役的“多米諾骨牌”傾倒了。馮玉香所部1萬餘人的起義，不但迅速改變了二次邯鄲戰役戰場上敵我軍事力量的對比，而且使北洋軍的部署出現了一個大的缺口，林鐵長、季雨霖可以抽出手來，全力對付馬法五的40旅和30旅了。　　在起義之前，馮玉香考慮到與馬法五等共事多年，打電話勸說馬法五一道起義。馬法五還想硬撐下去，予以拒絕。馮玉香見爭取無望，只好對馬法五和參謀長李旭東說：“看來，北進是過不去的，我已經決定不走了。你們趕快回到漳河以南，我已商請國民革命軍讓你們過去。現在國民革命軍的代表就在這裏。”　　馬法五受到極大震撼，一時說不出話來。李旭東當即痛哭起來。他心裏明白，馮玉香起義后，馬法五的兩個旅只有被殲滅的命運了。　　一隊隊向漳河北岸向心集結的部隊雄赳赳、氣昂昂地從東面廣闊平坦的冀魯豫大平原、從西面太行山滿是石頭的山溝、從北面臨關、紫山那片蜿蜒起伏的丘陵，像流水一般匯聚到這個容納敵我參戰部隊和支前群眾15萬人的戰爭大舞台，那種場面和氣勢是何等的宏大和壯觀！

# 第五百七十六章 五戰五捷（一）

　　晚上9點，彷彿有一個手指按響了劇場的電鈴，總攻的大幕拉開了。　　隨着驚心動魄的劇情一幕幕地上演，戰爭的捷報也一個個地傳來。　　林鐵長與季雨霖所在的峰峰指揮所的地圖上，一個個紅色箭頭不斷延伸，不斷髮展。　　北集團在井勿幕的指揮下，自北向南壓迫敵人，同時對南北敵人實施攻殲，先後攻克村鎮20多處；東路軍在馬鴻逵的指揮下，已經殲滅第40旅106團大部，佔領崔曲、南堡、趙莊，把敵人的防禦體系砸開了一個大缺口；南集團在陳建聯的指揮下，已攻佔了釜陽河畔的磁縣城、甘草營、高臾、中馬頭、閻家棧；而中馬頭和閻家棧之間的馬頭鎮，則控制在已經起義的馮玉香手裡。　　隨着邯鄲以南、磁縣以北的釜陽河兩岸全部被國民革命軍控制，戰役的進展發生急劇變化。林鐵長與季雨霖估計敵人必退無疑了。　　果然，敵撤退的徵候出現了。　　南集團陳建聯的電話打到指揮部：“敵人一部正在核心陣地以南構築工事，有些部隊正在調動，慌亂異常……”　　季雨霖放下電話，對林鐵長說道：“敵人要跑，我們要爭取主動。”　　這時的林鐵長已經在地圖上圈點好，殲敵計劃也隨之而出：“以一縱、三縱主力，黃昏開始隱蔽運動，先敵南移到漳河以北截斷敵軍退路；以二縱從下面向南壓，待敵脫離築城地帶，對敵人來一個向心鉗擊和猛烈兜擊，側重擊其首腦機關，側重擊其部署體系，各個殲滅；以總預備隊在漳河北岸構築據點，以攔阻敵退路，並布置漳河南岸的側擊，以橫截敵援軍第32混成旅。”　　“很好。”季雨霖做了一個用力一夾的動作，“一縱在敵退路東側運動，三縱在敵退路西側運動，又是一個鉗形攻勢！”　　陳建聯的電話又打來了，他察覺敵30旅第67團進佔西玉曹，目的是為了掩護北洋軍主力退卻。　　“你有什麼對策？”季雨霖問。　　陳建聯回答：“我準備派馬忠全率8旅攻殲這股敵人。”　　西玉曹村位於磁縣以東，漳河以北，村內敵人為第30旅第67團團部及第199、第200兩個團，其中第199團是段祺瑞嫡系衛隊團的老底子，裝備和戰術都屬一流。　　這是一個強敵。而馬忠全的8旅是新組建的，這是組建后打的第一仗。8旅士氣鼓得足足的，盼的就是啃塊硬骨頭，打它一個開門紅。　　當晚，8旅逼迫西玉曹，一開場就打得轟轟烈烈。　　為了奪取村內製高點，馬忠全決心以第23團出敵不意從村西發起攻擊，以24團從村南策應，打亂敵人陣腳。　　馬忠全指着遠處的一個土堆說道：“看到那個土堆沒有？這樣，你帶一個團到那邊去，從從村南策應，打亂敵人陣腳。”　　“行，旅座，我這就去。”24團團長鬍亂的擦了把臉上的汗水，點頭應到。　　隨着炮擊的中止，原本掩蔽着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們立即開始緩慢的前進，試探性的再次起突擊，一個個身影快的跑動着，遠處的北洋軍的陣地上一片沉寂，不見北洋軍的任何反擊。　　到處都是一片安靜，只有國民革命軍士兵移動的腳步聲，沉重的呼吸聲和武器碰撞的磕響。　　一百米……　　一片安靜……　　五十米……　　還是一片安靜……　　這樣的沉寂讓國民革命軍士兵的不安更加的加劇，迅速的利用地形，建立起一個攻擊出線。　　挎着軍刀的24團團長，標準的民初軍人裝扮，日本味十足。他仔細的觀察了一番，見到北洋軍的陣地還是一片安靜。　　團長揮揮手，一個個國民革命軍士兵緩緩的起身，小心的謹慎的移動向20米開外。　　突然之間，犹如爆的火山，北洋軍的陣地，一道道橘紅的火蛇劃開彌散着硝煙的戰地，十來個國民革命軍士兵割草樣地嚎叫着倒地斃命。　　無數的手榴彈接連甩了過來。在國民革命軍士兵看來，那一會兒就如同時間在瞬那凝固一樣令人窒息。短暫而又顯得無比漫長的寂靜后，綿密地劇烈的爆炸聲頓時響成一片。整個陣地頓時如同遭到強大的力量卷壓了一樣，驟然膨裂而開的火球一朵接着一朵，紅黑色的火苗焚的一下翻滾而出，整片戰地頓時成為燃燒着的海洋。　　接連地殉爆聲中，整個國民革命軍進攻隊形的前鋒位置被炸成一片火海，劇烈的爆炸聲不絕於耳，幾個渾身燃起火苗的國民革命軍士兵慘叫着跳起來，瘋狂的翻滾着。嘶嚎着，出人的喊叫聲，直至最後在火光中一動不動。　　整個北洋軍的陣地則是如同爆的火山，鋼鐵的金屬流從陣地的每個角落裡宣洩而出，鋒線上的國民革命軍大兵頓時成為了眾矢之的，雖然掩護的機關銃火力將北洋軍的陣地打得起了煙，但誰也不能保證這些機關銃能夠壓制住北洋軍的火力。　　隨着一聲回蕩在空氣中的沉悶的槍響，一名正在指揮的國民革命軍軍官的半個腦袋成了紅白相間的爛葫蘆，7.92毫米步槍射地子彈掀去了鐵盔的防護，尖銳的金屬彈頭將這個軍官的顱骨敲地粉碎。而子彈帶來的高旋轉動能將已經破碎的腦袋絞成一堆爛糊，失去腦袋的屍軟軟的癱伏下來，四濺的鮮血和腦漿噴涌着糊在鐵橋上。　　在北洋軍猛烈的火力掃射下，那些失去掩護的國民革命軍步兵幾乎無所躲藏，士兵們面對對面不斷呼嘯而來地子彈，不知道該躲在哪裡，只得不斷地對着對面胡亂的射擊。密集的彈雨中幾乎沒有任何隱蔽物可以提供一點點可憐的庇護，不斷的有人慘呼着倒地，垂死的掙扎讓還活着的人幾乎感到絕望，四落的彈殼。淋漓的鮮血，失去生命的屍體，傷者那撕裂人心肺的慘叫，讓一片狼籍的宛如阿鼻地獄。　　幾枚北洋軍發射的迫擊炮彈砸落而下。紛飛的彈片下，更多的士兵慘叫着倒地。　　暴怒的24團團長不得不再次命令炮火給予轟擊，隨着那些九二式步兵炮再次開始炮擊，翻滾的火球、四散而開的破片、騰起的煙柱以及那巨大的爆炸聲不斷在北洋軍的陣地上騰起、響起，死亡又一次籠罩在那片狹窄的防禦線上。　　漫長的炮火轟擊讓國民革命軍士兵們相信他們的敵人已經被砸落下去的炮火給徹底的埋葬在那片死亡之間。於是隨着軍官們抽出的軍刀猛然指向前。　　“前進……”　　不知是誰先聲嘶力竭的喊出了第一聲。所有的國民革命軍都兇猛的嘶嚎着端着手中的武器，向著咫尺之遙的勝利起衝鋒。　　24團突破前沿，向村內發展。黑暗中，敵人東奔西突，亂作一團。　　22團1營營長張慶和帶着兩個突擊隊就以迅猛的動作攻上了村西沙丘，控制了寨牆。　　就這樣，8旅經過晝夜血戰，全殲西玉曹守敵。　　李達將一幅最新繪製的戰役形勢圖掛在峰峰指揮部的牆上。平面的地圖展現的是立體的戰爭畫卷。敵人已成強弩之末，正在採取逐村掩護的戰法，脫離築城陣地，向南突圍。　　為了打破敵人南逃計劃，國民革命軍各路大軍正在編織一張大網。　　井勿幕指揮一縱從東面，陳建聯指揮三縱及其他部隊從西面，分成多路縱隊，對向南逃之敵實施扇擊；馬鴻逵指揮二縱軍區部隊，由北向南跟蹤追擊；趙廷髮指揮太行軍區部隊，前出至漳河南北兜擊。　　包圍圈中的敵人，完全陷入人民戰爭的火海之中。敵十一戰區副司令馬法五率領的2萬人，先是被我國民革命軍跟蹤追擊，然後受到兩面截擊，隨後又遭到迎頭堵擊，一時亂了陣腳，慌亂中竄至前後旗杆章、辛庄、馬營一帶據守頑抗，呼叫求援。被阻隔在漳河南岸的敵後續部隊第32旅，為解馬法五之圍，隨即以主力向我前伸至漳河南岸的部隊發起猛攻。　　“時間緊迫，要迅速打開局面，絕不能讓敵32旅加上來！”季雨霖分析了戰況后說，“現在戰役已經進入決定性階段。我們首要的任務，是不能讓馬法五跑掉！”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林鐵長緊接着說，“五個手指按跳蚤不行，要集中第一和第二兩個縱隊，先解決馬法五的長官部！”　　偵察情報很快送來了。馬法五的長官部設在前旗杆章。　　林鐵長和季雨霖當即決定，一縱主力從東，二縱從北，猛攻前旗杆章。　　總攻令下，井勿幕迅即做出部署：第1旅、第2旅主力分由馬營東南和東北攻擊馬營，第3旅並二縱19團，向前後旗杆章攻擊。　　下午4時，戰鬥發起。擔任主攻的7團3營首先突入馬營。　　絕境中的敵人拚死反抗，戰鬥異常慘烈艱苦。　　隨着陣陣的巨響，爆炸的氣浪頓時揚起一片的碎土煙火。　　北洋軍用機槍點射撂倒一個試圖曲身躍進的國民革命軍士兵。　　“革命軍又沖了上來！”土堆那邊傳來了恐慌的告警聲。　　一個小隊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在猛烈的機關銃火力的掩護下，連續的實施衝擊，在側翼的河岸爬了上來，並由此打開突破口，連續的端掉了兩個掩護陣地，隨即和那邊的2連生了激烈的對射，四下狂舞的子彈在炙熱的空氣中亂竄。　　顯然人數、武器裝備都佔優的國民革命軍佔據了更大的主動性，在連續的火力壓制后，他們逐漸的把側翼的北洋軍守軍壓向了正面，如果不是正面的北洋軍及時能夠頂上去，恐怕河岸這邊的中陣地就要失陷了。到處都是一片狂亂的混戰。　　爆炸的火光衝天而起，將天邊那本就異常火紅的落日晚霞渲染的更是一片血紅。　　悄然的，夜幕也漸漸的垂臨，漫天的繁星卻也在地面一柱接着一柱騰起火焰燃燒着的戰地的映照下而顯得慘淡無光。當落日的餘輝最後一縷金色消失在地平線那端的時候，鏖戰進入了高峰，蜂擁而來的國民革命軍飛機一波接着一波猛烈的轟炸着早就已經一片瓦礫的望亭鎮。　　一顆75毫米榴彈直接的砸落而下，“轟”的一聲巨響，爆炸的火光照亮了四下里的黑暗，一柱紅黑色的煙雲騰空而起。縷縷灰塵從掩蔽體加固了的頂端唰唰的抖落而下。　　……　　井勿幕用手拂去地圖上的灰塵，藉著昏暗的燈光仔細的盯看着面前的那張地圖。　　8連指導員徐三泰和營部通信班長等，被敵人包圍在一個獨立院落的棉花房內，彈盡負傷，被敵人捉住活埋。20團突擊部隊攻入前旗杆章東部，激戰中傷亡慘重，團長王大順壯烈犧牲。16團由東南，19團由西南突入前旗杆章，但遭村內數倍敵人的頑強阻擊，經激烈戰鬥，僅奪取突破口附近的部分院落，16團參謀長劉翻身壯烈犧牲。19團2梯隊繼而增援，但遭敵密集火力封鎖，被壓迫在突破口外。　　井勿幕此時卻是無兵可調，幾次突擊，損失不少，現在本身的兵力就顯得有些捉襟補肘，更何況是進攻的正面又很寬，井勿幕的手頭上根本沒有一支預備隊。而且從一開始井勿幕就沒有打算留下一支預備隊。　　看着面前的地圖，井勿幕的心中一陣的澀苦，仗已經打了一整天了，北洋軍牢牢的釘死在這片戰地上，牢牢的釘死在每一寸的土地上。井勿幕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手中有限的兵力顯得有些單薄。　　傷員被歸攏在一起以便於處理，而沒有受傷的或者只是輕微受傷的經過簡單的傷口處理之後還得繼續冒着被槍林彈雨擊中的危險和北洋軍激烈的交火對射。　　地面上到處都散滿了黃燦燦的彈殼和凌亂的彈匣，以及從傷員或是陣亡者那裡搜集而來的槍械和彈藥。彈藥所剩無幾了。　　……　　突入部隊不得已於拂曉撤出戰鬥，而最先攻入前旗杆章的16團卻被敵人包圍在村內，與一縱指揮部失去了聯繫……

# 第五百七十七章 五戰五捷（二）

　　突入部隊不得已於拂曉撤出戰鬥，而最先攻入前旗杆章的16團卻被敵人包圍在村內，與一縱指揮部失去了聯繫……　　井勿幕決心放棄對馬營和后旗杆章的攻擊，集中主力，採用林鐵長慣用的“猛虎掏心”戰術，重點攻擊前旗杆章，實現首先擊滅敵首腦部的要求。　　井勿幕把突擊的任務又交給了楊俊生。他讓楊俊生攻入前旗杆章后，迅速與困在村內的16團取得聯繫。　　自白天以來，已聽不到前旗杆章村內的槍炮聲，井勿幕沉默了一會兒，說：“如果16團已經被敵人吃掉了，就由你們單獨執行攻擊敵首腦部的任務。你們肩上的擔子很重，全縱隊都在看着你們。”　　楊俊生剛剛接受命令，一旅那邊已經口號震天：　　“堅決打掉敵人長官部！”　　“英勇殺敵，為人民立戰功！”　　……　　此時，太陽已經墜落，四周的田野籠罩在靜謐的黃昏之中。　　沒有衝天的紅綠信號彈，也沒有激昂的軍號聲，剛剛在崔曲前線旗開得勝的3營教導員周滌民，又一次帶着7連隱蔽接近前旗杆章，出敵不意地在西南角打開突破口，迅速向村內擴展。　　敵人經過晝夜苦戰，已十分疲憊，除了警戒分隊和值班火器外，其餘都在地堡、工事、戰壕內東倒西歪地休息。7連和隨之擁入的突擊部隊如同神兵天降。驚得敵人獃滯了片刻，才倉促進行反抗。而那些來不及反抗的竟邊撤邊放火引燃沿街房屋，企圖用大火阻住攻擊部隊。熊熊烈火、濃濃煙霧之中，喊殺聲伴着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響成一片，把前旗杆章攪得沸沸揚揚。 2營攻到馬法五長官部駐紮的黃龍廟西側，遭到猛烈火力襲擊。敵人幾乎將所有的輕重武器全部集中在這個依託廟宇圍牆修築的工事里，砸鍋賣鐵，孤注一擲了。　　拚命攻擊前進的國民革命軍幾乎瘋了樣的起一波接着一波的反擊。75毫米炮也紛紛對準着側翼陣地來。對着北洋軍隊防守的陣地一陣狂轟濫炸。一批批國民革命軍戰機瘋狂的壓低高度，強行低空進入。猛烈掃射轟炸。堅守在陣地上的北洋軍官兵死傷慘重。　　一接着一的炮彈從天而落，將早已經是宛若月表的漳河岸邊再一次的耕犁一遍，爆炸的氣浪將岸邊上的累累疊屍掀得七零八落，殘缺的肢體和着漫天血霧到處都是。肚破腸流的屍被飛卷的水花沖刷着，河水之間滿是觸目驚心的鮮紅。　　一名半身探出在土堆后的國民革命軍軍官挎着軍刀揮動着手裡的手槍，指揮部隊對北洋軍的陣地發起進攻。　　探身指揮的國民革命軍軍官的腦袋上噗的跳起一團血花，被呼嘯而來的7.92毫米狙擊彈帶走了生命的屍體無力的癱軟下去。　　北洋軍也是拚命了。國民革命軍一次次攻擊，一次次受阻。　　倒下一批勇士，又衝上去一批勇士。　　教導員周滌民也負傷了，他把7連指導員石玉昌、九連指導員李贊香喊來，喘息着說：“不管有什麼困難，你們都要想辦法克服……一句話，拚命也要拿下馬法五的長官部！”　　石玉昌和李贊香立下軍令狀：“放心，打不下馬法五長官部，我們不來見你！”　　決死的戰鬥開始了！在強大的火力的掩護下，石玉昌帶領突擊隊架起長梯，從廟牆東面攀援而上，與扼守的敵人展開白刃格鬥。　　敵兵在長官的督戰下，成群成群地瘋狂反撲，先是用機槍、衝鋒槍濫行掃射，繼而用手榴彈、手雷野蠻投擲，接着又用石塊、槍托、滾木、門板、開水，打砸潑灑登梯攀牆的突擊勇士。　　7連、9連前仆後繼，輪番架梯攀登，終於以血的代價打開黃龍廟突破口，首先沖入敵長官部，打亂了敵人的指揮系統。　　頑抗的敵人失去了指揮，頓時亂作一團，忽然又像得到什麼召喚似的，一窩蜂朝西南方向倉皇擁去。　　原來是馬法五帶着貼身衛隊向那邊突圍逃竄了。　　“決不能讓馬法五跑掉！”　　井勿幕一聲令下，1旅、2旅、3旅全部出動，沿着田間地野追擊潰逃的敵人。　　真是兵敗如山倒。剛剛還氣勢洶洶像群惡狼的敵人，轉眼間互相踐踏，成了一群被打斷腿、砸斷脊樑的喪家之犬。　　旗杆章西南幾公里的野外，像個圍獵場，追擊的、截擊的、阻擊的部隊各顯神威，用上了十八般武藝。有的戰士跑得快，衝到前面把敵人的退路封鎖，敵人只好又往回跑，正撞在追擊戰士的槍口下；有的連隊看到敵人不追，抄近道趕到敵人前面潛伏下來，等到敵人來到，輕重武器一齊掃射，像割麥子一般；還有的機槍手，殺開一條路，闖到敵人中央，抱着機關槍轉着圈地突突，好像平地里颳起了旋風……　　一縱3旅2團警衛連傳來捷報，他們活捉了馬法五。　　至此，二次邯鄲戰役勝利結束。　　……　　“林鐵長和季雨霖出手不凡，連續打了兩場勝仗，挫掉袁世凱的銳氣。”李想對此非常高興，交代機要秘書梅迪：“不要忘了發來賀電。”　　“了解。”管家小妹答應一聲就去拍電了。　　“晉冀魯豫地區國民革命軍的編製現在很混亂，是時候對全區部隊進行新的編組。”　　曾高說完，喝了一口冰鎮的可樂，然後打出一個富含二氧化碳的飽嗝。　　“這是你們參謀部的事情，我不管。”李想甩手道：“不過中原戰場基本完成了從游擊戰到集中的運動戰的轉變。可以離開了太行山這個根據地，離開了赤岸那個小山村，離開了在陽光下波光閃閃的清漳河，以正規野戰軍的建制，向東邁進，奔向那廣袤的華北大平原，去迎接更大的戰鬥！”　　李想望着山河縱橫的地圖，豪情萬丈。　　李想忽然轉過身來，臉上又有些落寞：“今早接到東京回電，中山先生任命我為國民黨中南地區總部理事長。而他在東京改組國民黨事物拖不開身，還不能回國。”　　李西屏抖動着嘴唇說道：“大……大帥……他這是怎麼了？還不回國？那要什麼時候回國？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李想竭力壓抑着自己的聲音，說道：“想什麼？東京國民黨中竟還有人把我看得袁世凱也不如……”　　李想的密探在日本撒了不少，他可是把日本當做宿命之敵對待，順帶也就監視了孫中山，這些情報也就源源不絕的送到他手裡。　　李西屏怒火中燒，急道：“那都是小人！真正跟着大帥槍林彈雨走過來的，這些國民革命軍將領們，我打保票，沒人這麼看！”　　“他們可不是‘小人’。”李想臉上是那種牢不可破的冷峻，輕輕吊起的嘴角似乎隨時都在向人表示自己的輕蔑：“都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才捏弄得！”　　李想悠悠地轉動着踱步，倏然間停住了，問道：“曾高，李西屏，假如此刻又有人策動政變，要奪我的權，搶我的班，你們怎麼辦？”　　“哪有這樣的事？！”李西屏驚得一跳。　　“不可能吧。”曾高眼神波動了一下：“今日已不同往日。”　　“有的。”李想一臉冷漠，掃視了一眼眾人，“某些人的齷齪心思，到今日還沒有死。”　　他的話像從很深的幽洞里吹出的風，連曾高也打了個寒噤。　　李西屏說道：“我是不信！真要有哪個王八蛋想試試，娘希匹，國民革命軍先把他給革命了！”　　李想說道：“我也不滿你們，反正你們很快就會知道，國民黨除了一个中南局總部之外，還有一個上海東南局總部，和東京總局本部。他們串通起來阻止孫中山回國，在東京本部組織什麼國民黨的改組。我看這是他們的第一步棋，他們也學會了‘攜天子以令諸侯’，東京本部就是套在我頭上的一道枷鎖。接下來在上海成立國民黨東南總局，那就是要分我權，搶我革命果實。第三步棋就是逼宮，廢了我！”他獰笑着，“這個算盤打得可真不壞！”　　“我們把下一步解放東南的步子放緩了，沒有我們，他們什麼事情也做不成，東南總局掛不了幾天牌子。”曾高輕蔑的說道。　　“這……”李西屏梗着脖子，臉漲得通紅，說道，“畢竟是革命同志，難道眼看着他們送死？”　　“那就是一群敗家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李想冷冷的說道，“我們經歷多少的磨難，才攢起這點家當，開創這片根據地，打開革命勝利之門。我絕不允許有人給我搗亂。我們有多少家當也經不起他們的折騰。我們先不管東南，主要經營中原。”　　他的臉色平靜得像個剛剛睡醒的孩子，“本來根本無需這樣，不過有些人太不把我當一回事，也太把自己當人物了。”　　李想現在是看清楚了。要知道不管這世界怎麼改變，有些事情是不會變的。慘酷的未來告訴李想，主動權一定要握在自己手中，人民幣一定要存在自己卡上。　　李西屏這才感到事情不但是真的，而且比自己想象的還要嚴重，一躬身說道：“是，我們調整戰略放向。”　　曾高也微微躬身點頭。　　“也不要這麼緊張。”李想笑道：“兵權給你們，殺伐決斷自然由你們。告訴你們，不要心裏總縈着這事。槍杆子在我們手裡握着，革命的江山才能鐵桶價嚴實。你們的心思還是要操在你們的差事上，全力在中原布置對袁世凱的進攻！　　沒有兵權，孫中山和黃興在我跟前也站不直身子！東南總局，翻不起多大的浪花。三民主義還是要靠我們拿着槍杆子來實現！”

# 第五百七十八章 五戰五捷（三）

　　清晨，十幾匹駿馬疾馳在塵土飛揚的邯鄲道上，由北向南奔去，馬蹄揚起的漫漫黃塵，像濃霧般瀰漫開來。　　跑在最前頭的，是一匹栗色高頭大馬，四蹄生風，馬背上端坐着一位身材魁偉的軍人。他猛然用力挽住馬韁，等着身後那匹棗紅色駿馬。端坐馬上的是林鐵長司令員，騎棗紅色馬的是季雨霖政委。　　跟在這兩位野戰軍首長身後的，有井勿幕副司令、馬鴻逵副司令、李達參謀長和隨行人員。他們騎馬從晉冀魯豫解放區的首府�D�D邯鄲出發，要到河北磁縣馬頭鎮去。參加在那裡召開的第三、第六縱隊解放戰爭中原大戰誓師動員大會。　　馬路揚起的灰塵，蓋過路旁青紗帳，朝霞初現，地里顯得一派流綠泛青。　　林鐵長、季雨霖勒住馬韁，這支馬隊的行進速度逐漸緩慢下來，塵土漸漸消散，路旁的景物已清晰可見。平漢路從新鄉到邯鄲的廢路基，像一條殘破的乾涸了的沙河堤岸，被大水沖得到處溝渠縱橫。火車站被拆除了，路軌早已不見蹤影，過去老遠就能望見鯨魚脊般的路基，現已挖成一道道深溝，水塔殘破不堪，機車成了一堆廢鐵。在軲轆朝天的車廂上，北洋軍用漆塗抹的“五色小旗”圖案，依稀可辨。那白漆寫成的標語，仍歷歷在目：“戡亂才能建國，中原必須收復”，“三個月消滅國民黨”，“打通平漢線，運兵大西北”，“踏平太行，生擒林、季”……　　林司令員看到這裏，先笑了起來，說道：“用不着踏平太行，我們就在平原上！”　　林司令員攬着韁繩，笑着對季雨霖講：“他可真敢胡吹啊！3個月能消滅國民黨！癩蛤蟆打哈欠，口氣不小！以為我們是湖口起義的那個被他兩個月不到就消滅的‘國民黨’。”　　季雨霖笑着說：“袁世凱在這邯鄲道上，還一直黃粱未熟哩！”　　大家都笑起來。　　十幾匹駿馬在邯鄲古道上又奔跑了一陣。只見晨煙藹藹，綠樹森森，馬頭鎮在望……　　當林鐵長、季雨霖來到馬頭鎮村頭，第三、第六縱隊和旅的首長陳建聯等均已站立在馬頭鎮村外，等候多時了。　　林鐵長、季雨霖徑直來到會場。這一天天氣晴朗，和煦的南風吹遍大地，四野一片靜謐……　　鋼鐵戰士們，都在屏息凝神地等候着首長到來。林鐵長、季雨霖在陳建聯等陪同下，剛剛轉過村口時，被等在廣場上的戰士看到了，立即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和海濤般的口號聲……　　誓師大會選擇在馬頭鎮村西的開闊地上，人們在煤堆上用木板搭成高高的檢閱台。從這裏透過一排排垂柳青楊便可以看到春秋戰國時期趙武靈王修建的叢台。那氣勢宏偉的叢台掩映在古柏蒼松之間，向人們講述着一段古老的故事：武靈王繼位之初，趙國勢衰，經常受秦、齊等國的威脅和匈奴、胡人等外族侵擾，趙國無力抵抗，經常吃敗仗。趙武靈王在率兵抗戰中發現，胡人穿的衣服短小，騎馬射箭十分方便，而自己的將士都是寬袍博帶，乘的是笨重的戰車，行動極其遲緩。於是趙武靈王決心趨利避害，改革部隊的服裝，要部隊離開戰車，也學騎馬射箭。但他的主張立刻受到王公大臣的反對。趙武靈王知道不改革很難戰勝敵人，於是便身先士卒，自己帶頭穿着胡服，騎馬射箭。趙國從此強大起來，軍隊屢戰屢勝。趙武靈王為了觀看操演，慶祝勝利，便在這裏大興土木，築起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叢台。　　林鐵長、季雨霖站在台上，檢閱了自己的部隊，戰士們坐在廣場上，橫看成行縱瞧成列，肩上的刺刀發出耀眼的光芒，部隊剪裁刀刻般整齊地坐在那裡，成排成行的輕重機槍整齊地擺在地上，迫擊炮都上了馱馬，指戰員高举手臂，呼着口號……　　林鐵長在台上講話：“……我們為什麼參加國民革命軍？因為北洋政府不給我們活路！與其在北洋政府的統治之下等死，不如起來革命！所以我們走向革命的道路，參加了國民革命軍！……”　　林鐵長神情振奮，聲如洪鐘，他把當前戰場的嚴重形勢告訴部隊，以斬釘截鐵的口氣進行作戰動員：“好不容易推翻滿清專制政府的統治，人民勝利了，中國走向共和。人人希望把大炮打成犁頭，讓坦克改裝成拖拉機下地耕田。但這僅僅是我們一方情願。袁世凱依然用專制的殘忍手段統治這個國家，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依然吃不飽飯，依然餓死街頭，依然沒有得到民主的自由，我們的生命在北洋軍的槍炮下如草芥一樣的貧賤，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依然被北洋賣國政府丟棄，我們只有將革命進行到底！”　　“將革命進行到底！”　　一下子爆發出山呼海嘯！　　下午1時，又在馬頭車站的煤倉里召開了縱隊連以上幹部會，由季雨霖政委作動員。　　季雨霖詳細地介紹了袁世凱全面進攻解放區的部署之後說：“現在不要看還沒有什麼大的動靜，其實袁世凱像浮在水上的鴨子那樣，埋在水裡的兩隻腳忙得很啊！”　　說到這裏，季雨霖面色嚴峻，向大家簡明扼要地講了當前的敵情。他說道：“袁世凱在邯鄲吃了兩次虧，這一次又下定決心‘剿匪’了，他是吃了秤砣鐵了心，不見棺材不落淚，非把我們這些人置之死地而後快不可……袁世凱現在已經打上門來了，大帥要求首先出擊！　　林司令接到命令，幾天都沒有睡覺。我們敢不敢迎戰？怎樣迎戰？有沒有把握？結果究竟怎樣，現在誰也不能說清楚。　　我剛才也說了，大帥要我們主動出擊，那是他已經對形勢早就作出判斷和估計。一句話，這場仗是非打不可了。　　形勢是嚴峻的，擺在我們面前只能有三種前途：一是打敗袁世凱解放全中國；二是兩敗俱傷，相持不下；三是我們打輸了，重新背着小包袱回太行山打游擊。要爭取哪種前途，只有靠我們自己！”　　字字千鈞，敲擊在每個人的心坎上。不少太行根據地走出來的指戰員都懂得過去背着小包袱在太行山打游擊的滋味。　　離開會場時，沒有一個人說話。但會後各個連隊討論的時候，大家都踴躍發言，紛紛表示決心：要爭取第一個前途，避免第二個前途，絕對不允許走上第三個前途。　　誓師大會後，林鐵長和季雨霖率領主力離開豫北，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向魯西南挺進。　　戰爭開始時，形勢十分嚴重。北洋軍在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上都占很大的優勢。北洋的老底子擺在那裡，而且並取得英國政府在軍事上、財政上的巨大援助。　　相比之下，國民革命軍是新建之軍，底子薄。鄂區人口雖然有1億，但是很多地區剛剛開始土改，西南後方並不十分鞏固。　　在這種險惡的形勢下，北洋反動派企圖首先消滅中原國民革命軍，然後攻佔贛南，再進攻湖北，妄想在3個月、最多6個月的時間內解決關內問題，然後再解決西北問題，最後消滅國民黨革命軍，摧毀鄂區。　　敵人執行上述的戰略計劃，靠的是津浦路、隴海路和京漢路幾條大動脈。　　林鐵長、季雨霖心急如焚。李想給他們的任務可是相當的沉重，為了迫使圍追中原軍區部隊的北洋軍回援，計劃把晉冀魯豫野戰軍的作戰重點放到豫東方向的隴海路徐州、開封段，從戰略上調動和殲滅敵人。　　用李想的話說：“我們的鐵鎚首先要擊在袁世凱發動全面反撲的大動脈�D�D隴海線上！打亂敵人發起反撲的部署和時間表！”　　隴海線是北洋軍從陸軍部通向華中，中原和東南的生命線，兵力靠它運送，物資靠其周轉。敵人為保護這條生命線，在六七十里縱深的地帶配備着重兵，到處都是據點、封鎖溝、封鎖牆，還派出不少支部隊往來巡邏。鐵路線上還有鐵甲車、壓道車，防守十分嚴密。　　……　　在酷暑難當的豫東，林鐵長和季雨霖率領三個縱隊，臨機制宜，以神奇的動作跨過黃河故道，在隴海路開封至徐州50公里寬的正面上，突然向敵人發起進攻。僅用两天的時間，在開封、徐州段攻下蘭封、三義家、羅王、李庄集、楊庄、劉堤圈、柳河集、李壩、野雞崗等車站據點，殲敵5,000餘人，控制並擊毀鐵路150餘公里。　　在敵人的大動脈上，林、季大軍控制了150公里鐵路，這大大震動了敵人的陸軍部。　　北洋軍第5師的一個旅出兵西援；第6師由開封東援；此外，袁世凱又從追逼中原軍區突圍兵力的隊伍中，調回整編第3師、11師和17師，向開封急進。　　林鐵長和季雨霖乘敵增援未至，一面鉗制敵人，一面攻克杞縣、通許兩城，相機又攻佔陳留，隨即連取虞城、碭山等地，直打得敵人猝不及防，焦頭爛額。　　這時西面敵人到達開封、新鄉，東面敵人抵碭山、夏邑，妄圖東西鉗擊林鐵長、季雨霖大軍，在此情況下，林鐵長、季雨霖指揮部隊及時撤回隴海路北休息。　　隴海作戰，五戰五捷，勝利結束。

# 第五百七十九章 燒草鋪（一）

　　中南海的袁世凱又在大發雷霆。　　“國民黨林、季部異軍突起，乃我心腹大患！我北洋軍數10萬正在向中原進剿，林、季竟突破了隴海路，直逼徐州、鄭州，繼而威脅南京！短短10天，讓他們連下5城，破路300里，你們這些人都干什麼去了？！”　　袁世凱將一枝粗大的紅藍筆扔在作戰沙盤上，陰冷的目光直逼人稱“北洋三傑”的段狗，駐守信陽的陸軍總長段祺瑞和河南都督趙倜。　　林季大軍一出隴海線，僅用两天時間，就在北洋軍中原防禦體繫上突破了150公里長的大豁口，這大大震動了北洋軍的陸軍部。　　段祺瑞知道垂着眼帘，什麼表情也沒有。　　趙倜囁嚅着嘴唇剛要解釋，袁世凱把保養很好的胖手一揮：“我不要聽你的解釋。隴海路遭破壞的事實，已經說明了你們的失職！無能！”　　段祺瑞眼角抽調了一下，趙倜卻歪着嘴角，粗糟的老手指着沙盤上的大別山，欲言又止。　　袁世凱沉着臉：“我知道你要說在大別山進剿趙又誠，分不出兵來。那麼我來問你，進剿了兩個月，趙又誠的部隊哪裡去了？如果抓住一頭，丟了一頭，還算功過相抵，兩頭全部丟掉，你們有何顏面回報我的信任？”　　“報告大總統。”段祺瑞終於鼓足勇氣，“我想說的是，只要分出一部分兵力，迅速集結於魯西南，我敢保證，即使不能全殲林鐵長的國民黨軍，也會給予最有力的打擊，使之不能在隴海路東段自由進出！”　　“不僅僅是隴海路，還有京漢路。”袁世凱目光逼人，“這一仗不打則已，打，就要把季雨霖趕回太行山去！把林鐵長趕回潼關去！”　　段祺瑞又不說話了。　　袁克定抬起眼皮向蔣百里使了個眼色。　　蔣百里趕忙接過話來，他手指沙盤，說道：“遵照大總統部署，現着令徐州之第5師、整編第10師及第18師所屬5個旅，分3路自徐州、碭山、虞城地區向單縣、成武、魚台地區進擊；着鄭州整編第3、第41、第47師全部及第四綏靖區劉汝明之整編第55、第68師各1個旅，分3路自封丘、開封、考城、商丘地區向東明、定陶、曹縣地區進擊。目前，林鐵長在隴海路得手后，遠離後方，既不敢南下，又不肯過河，因此我軍形成鉗擊之勢后，就打他個立足未穩，舉棋不定！至於這次會戰的總指揮……”　　作為近代史上的“趙括”，紙上談兵的本事果然是功力深厚，沒有人能從中跳出毛病來。　　蔣百里的目光轉向袁世凱。袁世凱微闔雙目，點了一下頭。　　蔣百里立刻提高了一個分貝的聲調：“仍由河南都督趙倜長官擔任！”　　“大總統！……”趙倜自己也沒想到，打了敗仗還能陞官，一時激動得嘴唇顫抖，話也說不下去了。　　段祺瑞等人睨視着一身肥膘的趙倜，看着他那肥唇、肥腮、肥肚“噗哧、噗哧”，好像又吃又喝緊忙乎的樣子，目光無不帶着幾分譏諷。　　在北洋系裡，有槍有人，你才能有權有勢。向趙倜這樣，等拼光了實力之後，什麼都是。　　趙倜終於把所有的激動全部吃喝下去了，運足了底氣道：“大總統！擔此重任，趙倜雖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　　“要迅速掩蔽，馬上開進……”袁世凱的眼睛睜開了，巡視了一下眾人，“要親臨前線督導！”　　“是，馬上開進！”趙倜大聲應道。　　……　　武昌。　　黑黑的雲層，電閃雷鳴。　　飛機刺破雲層，降落在機場。　　林鐵長和季雨霖和幾个中原戰區的高級將領走下飛機，上吉普車，直奔軍委大院而去。　　還在路上，大雨傾盆落下。　　作戰室里，大家坐在一張擺放作戰沙盤的桌子四周，久久沒有人說話。　　空氣有些沉悶，屋外，狂風暴雨，一道雪亮的閃電光亮射入窗欞，劃過桌上的沙盤。剎那間，沙盤上從東西兩個方向伸過來的藍色箭頭，像是兩顆正在咬合的鬼牙，尖利、陰森。　　李想看了一眼林鐵長和季雨霖，打破沉悶，說道：“還是你們來說一說吧。”　　林鐵長和季雨霖交換了一下目光，林鐵長站立起來，說道：“情況大家清楚了，敵人從津浦路方向上過來的共3個師，其中兩個是袁世凱北洋的王牌部隊。袁世凱一共有五大王牌，這一下把兩個拿出來了。第5師和11師全部德械裝備，戰鬥力強，比較難對付。西邊來的敵人數量多，但戰鬥力不強。針對這一情況，我考慮有兩個方案：一個是暫時避開敵人的鋒芒，將我主力迅速撤到老黃河以北休整一個短時間，爾後再尋機會，南下殲敵。這個方案我們從局部情況考慮，是比較有利的，但這樣一來，勢必增大對趙又誠在大別山戰區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湖北的安全，對全局不利。另一方案是咬緊牙關再打一仗。這樣，我們的包袱會背得重些，但趙又誠他們那裡就輕鬆多了！我的意見以第二方案為好。”　　季雨霖笑着看了看跟他們一起飛來的戰將們：“我同意林司令的意見。袁世凱是飯館子戰術，送來一桌還不等你吃完，又送來一桌，逼着你吃，來而不往非禮也，既然送來了，我們就放開肚皮吃喲！”　　往常這個時候，季雨霖一席風趣的話，肯定會引起戰將們的鬨堂大笑。　　然而今天，他們實在有些笑不出來。如果他們只是一個士兵，一聲令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衝鋒陷陣，但他們都是帶兵的人，是領兵一方的將領，他們的肩頭擔著千鈞重擔，他們需要考慮部隊的承受能力。連續半個月的隴海戰役，部隊極度疲勞。傷亡很大，傷員來不及轉運，彈藥來不及補充，而面臨的敵情又是如此嚴重，如果打，必將是一場殘酷的惡戰。這種情況，換成誰，都會掂量掂量个中的沉重。　　作為最高統帥，李大帥理解他們的心情。　　李大帥站起身，走到窗前，緩緩說道：“你們這個部隊，現在在外邊名聲很大，都叫什麼林、季大軍。其實我知道，你們就這麼點家底，兵不足5萬，外加幾門山炮、迫擊炮，彈藥也很缺。我們部隊的這一批戰士，大部分是翻身解放的农民子弟，素質很好。隴海戰役傷亡5,000人，補充不多，要你們拿這批骨幹打，實在有些心疼……”　　“大帥！不要說了……”馬鴻逵霍地站起來，“我贊成打！就用我們六縱打吧！比起其他縱隊，我們六縱最年輕，拿我們去拼，即使拼光了，只要對全局有利，一個字：‘值’！”　　“舍不得卒子保不住車，為了全局，我們情願做出犧牲！”三縱司令員陳建聯也站起來。　　“大帥！下命令吧！”中原戰區的各縱隊司令員政委“呼啦”一聲全都站立起來。　　李想反而遲疑了。　　“同志們，”林鐵長望着齊刷刷站起來的一群愛將，略顯動容，“我曾經說過，我們晉冀魯豫野戰軍處在四戰之地，向東要協同山東、蘇北的部隊作戰，向西要配合陝甘的部隊對敵。所以人民習慣地把我們晉冀魯豫野戰軍稱為‘四戰之軍’，今天，正是全局考驗我們的時候，我們要擔負起四戰之軍的光榮！”　　說罷，林鐵長自豪的走到地圖前：“袁世凱這一次是下了大賭注，伸出兩個大鐵鉗想把我們鉗死在這裏。但他這兩個鉗子看似一般粗，實際力量不同。西邊的這一路，數量雖然多於東路，但多為雜牌軍，其中只有整3師是袁世凱的嫡系。該師一向號稱‘能攻善守，所向披靡’，但也因而驕橫跋扈，目中無人。如果我們吃掉他這個主力，則可斷其西路；剩下東邊一路，自然成了跛腳，我則可以趁機分割圍殲，各個擊破！”　　“大帥，就把殲滅整3師的任務交給我們吧！”馬鴻逵又是第一個請戰。　　“好，我支持你。”李想發話了：“我支持你們的第二方案！”　　“大帥說了算，就用第二方案。”曾高用手指着沙盤，“整3師就交給馬鴻逵了！記住，消滅整3師，要先給他讓出一塊地方。也就是說，要節節阻擊，誘敵深入，直到把他引進大楊湖這個墳墓，再消滅他！”　　……　　正在鄄城附近休整的六縱接到撤離的命令。　　馬鴻逵還是老傳統，立刻組織部隊還床板、掃院子、水滿缸，檢查群眾紀律。一切準備停當，電話鈴響了。馬鴻逵一聽，是季雨霖打來的，立即彙報部隊撤離有序，群眾紀律已檢查。　　“不！”季雨霖打斷馬鴻逵，“不要掃院子，也不要水滿缸。”　　馬鴻逵心裏直犯嘀咕，首長這是怎麼啦？季政委抓紀律一貫用鐵腕，動真格的，今天是怎麼了？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耳機里季雨霖的聲音在繼續：“要倉促一些，要慌一些！破爛裝具可以丟一點子，背包也可扔掉它幾個……撤退不是要鎮靜，而是要慌忙一點……”　　“這，莫非是……”馬鴻逵想到這裏，用拳頭猛擊一下自己的太陽穴，高參曾高在開會的時候還交代了：“兵不厭詐，這是誘敵深入啊！……”　　面對敵人新一輪的鉗擊，林鐵長和季雨霖接受曾高的建議，決心實施大踏步進退，調動敵人，避強擊弱。行動之前，先造聲勢，后率主力秘密西進，尋機殲滅運動中的敵人。　　北洋軍東西兩路大軍同時出動，整3師遙遙領先，連續擊退國民革命軍數次阻擊，正在向大小楊湖地區挺進。　　雨後的魯西南，艷陽高照，天氣格外晴好。　　林鐵長令主力放棄一部分城鎮，跑步向北撤退。整3師沒有費勁，就佔領了大楊湖、天爺廟、大黃集地區，同側翼整編17師遠遠分離。　　此刻，整3師師長趙錫元得意地向趙倜報告：“林鐵長已潰不成軍，我用不了兩個禮拜，就可以佔領整個冀魯豫，把他趕上太行山！”　　趙倜雖也狂，但對林鐵長的足智多謀、英勇善戰的將帥才幹，卻也畏懼。　　“老弟，不可輕敵呀。”趙倜想想又說：“要不要飛機配合。洋鬼子願意出一把子力氣，咱們也不需要對他們客氣。”　　趙錫元臉色有點不自在，洋鬼子的飛機丟炸彈從來都不分敵我：“大哥，你多慮了。飛機不需要了，就憑這點裝備，匪軍就不堪一擊了。”　　此時，不但驕橫的趙錫元對林鐵長的意圖毫無所知，就連北洋軍的那位蔣百里總參謀長也被蒙在鼓裡。　　一份份來自前線的戰報，使身在中南海的袁世凱大受鼓舞，特地發來電報，對整3師傳令嘉獎。　　趙倜的顧慮徹底打消了，立即從鄭州趕到前線視察和慰勞。　　“為了發展大好形勢，迅速擴大戰果，”趙倜對一眾將領發下命令，說道：“我決定，臨時改變部署，將整3師和整17師會攻定陶的計劃改為整3師單獨攻菏澤，17師單獨攻定陶！”　　他做夢也沒想到，這樣一來，兩師之間的間隙進一步擴大，恰恰給“匪”軍幫了個忙。　　北洋整3師孤軍奮進，又一次“擊退”匪軍“阻擊”，順利進入大小楊湖。　　但是，他們再也出不來了。　　“馬鴻逵嗎？你們準備得怎麼樣了？”林鐵長電話打到了六縱。　　此時的馬鴻逵已經深入到距大楊湖只有幾百米的最前沿。　　“司令員，請你放心。我們準備好了一切，堅決殲滅整3師！六縱即使剩下一個連，我當連長，陳義德當指導員。我要求戰士們把自己的子彈、手榴彈統統打到敵人身上去，最後用牙齒咬，也要把敵人咬死！”　　“好！”林鐵長讚許道，“馬鴻逵同志，你的決心很好！這一仗如若我們打不勝，冀魯豫平原我們就站不住！我們還要退回潼關，季雨霖甚至要背起包袱回太行山啊！你們今天晚上的任務很艱巨，只要消滅了大楊湖的敵人，整個戰役就會有很大的變化。”

# 第五百八十章 燒鋪草（二）

　　林鐵長放下一個電話，又拿起一個電話。　　聽了七縱司令員的彙報，林鐵長進一步說：“冀魯豫解放區，是你們親手創建的，是你們用鮮血從敵人手裡奪來的，假如我們不把這股敵人消滅，這裏的人民不但要遭受敵人屠殺，你們也將前功盡棄！”　　“林司令員，我懂了，我們一定要徹底消滅整3師！”七縱司令員的聲音把電話機震得嗡嗡直響。　　最後，林鐵長又同陳建聯、井勿幕兩位縱隊司令員一一通了電話，詢問了他們的準備情況后，對季雨霖說道：“可以開始總攻了。”　　季雨霖點了點頭：“今天晚上，我們一起到六縱去。”　　深夜，23點30分。　　夜空如墨。　　三顆紅色信號彈從六縱主攻旅的前沿指揮所升起，如同瑰麗的朝霞染紅了半個天空。　　緊接着，密集的炮火砸向大楊湖東南角整3師師部及其59團團部的結合部。75毫米炮也紛紛對準着側翼陣地來。對着北洋軍防守的陣地一陣狂轟濫炸。一批批國民革命軍的“蚊子”戰機瘋狂的壓低高度，強行低空進入。猛烈掃射轟炸。防禦在陣地上的北洋軍團官兵死傷慘重。　　大量的國民革命軍的“蚊子”機群對整個大楊湖東南角整3師師部及其59團團部的結合部進行了全面的密集轟炸，炸彈如同雨點樣的落在已然面目全非的鎮區內，暗夜裡的大楊湖東南角濃煙滾滾、化作一片火海。　　一發接着一發的炮彈從天而落，將早已經是宛若月表的河岸邊再一次的耕犁一遍，爆炸的氣浪將岸邊上的累累疊屍掀得七零八落，殘缺的肢體和着漫天血霧到處都是。　　在此起彼伏的炮火中，敵人的塹壕、鹿砦、鐵絲網、掩蔽部，像是大火燎着了的馬蜂窩，紛紛揚揚飛向半空。　　與此同時，擔任主攻的54團1營3連戰士們，像一把鋒利的尖刀飛速向敵人陣地插去，首先佔領了敵防禦要點大土圍子。　　在漫天的硝煙中，1營教導員朱輝拎着一籃子手榴彈，帶着突擊小分隊釘子一樣往村裡楔去。隨後，1連在左，2連在右，成剪刀形撕開缺口，突入村內。　　“突突突”、“叭叭叭”，被炮火震昏的敵人醒來了，拚命用機槍封鎖前進的道路，子彈打得像飛蝗一般。　　突擊隊前進受阻，金輝急得兩眼冒火，手一揮：“爆破組！炸掉敵人火力點！”　　由於敵人火力太猛，一連出動兩個爆破組，都沒有成功。　　紅了眼的金輝順手抓起九顆手榴彈，一氣掖在腰裡，“嗖”地站起來，親自帶着爆破組沖了上去。　　“轟！轟！”　　兩聲巨響，敵人的機槍啞巴了。1營的戰士們像決堤的洪水卷了過去。　　2營、3營相繼從左右兩翼突進去，團長路彥山也帶着指揮所隨之跟進，從而牢牢地控制了大土圍子核心陣地。　　敵人驚慌了，集中主要兵力，在強大炮火的配合下，向54團堅守的大土圍子包抄過來。　　“團座，咱們被包圍了！”　　這顆釘子顯然把敵人楔痛了，輪番向54團陣地發起衝擊。　　路彥山集中全團輕重火器，組成了一道環形火網，遏制着來自四面八方的進攻。　　戰士們依附着殘垣斷壁沉着地射擊着，一排排密集的子彈，一陣陣冰雹般的手榴彈，把大土圍子攪得像龍捲風的中心。　　一名半身探出在土堆后的北洋軍軍官挎着軍刀揮動着手裡的手槍，指揮部隊對54團的陣地起進攻。　　藉著微弱的火光，狙擊手劉�曰�靜靜的將準星壓在了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的腦袋上。微微舒了一口氣，扣動扳機。　　探身指揮的北洋軍軍官的腦袋上噗的跳起一團血花，被呼嘯而來的7.92毫米狙擊彈帶走了生命的屍體無力的癱軟下去。　　感覺到危險的北洋軍士兵呼啦啦的趴倒在地，劉�曰�這個大個子微微擠出一絲冷笑，快的瞄準下一個目標，一個傻愣愣的北洋軍通信兵成了新的獵物。　　“大個子，幹得漂亮。”看着再次斃殺了一個敵人的大個子，路彥山翹起大拇指誇道。　　“團座，我這槍法還很希松。”劉�曰�齜牙咧嘴的笑道。他想起在武昌首義的那天晚上，呂中秋和熊秉坤神乎奇迹的槍法。那兩槍，拉開辛亥首義的序幕。　　“太謙虛了。”路彥山拍了拍大個子的肩膀。“以後專給我挑敵人的軍官和機槍手干。”路彥山又叮囑道：“打他那些拿指揮刀的軍官，讓敵人的多嘗嘗咱們革命軍的子彈。”　　“放心吧，團座。”劉�曰�笑道，大塊頭齜開的笑容之間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　　眼看着天就要亮了，急於打開僵局的北洋軍再一次開始了全線的反擊。　　火炮全部對着54團陣地發起猛烈的炮擊。如同破帛撕裂般的聲音中，一接着一的炮彈接連而下。黑夜中，一道道橙亮的火球接連炸開，衝天而起的煙柱間，飛濺着劈頭而下的泥土。北洋軍的炮火打得很猛，幾乎每一秒鐘都有炮彈落下來。　　數百名北洋軍在炮火的掩護下拉開數道散兵線、藉著夜幕的掩護，悄然的摸了上來。　　匆忙加固的戰壕里，54團營的官兵們嚴陣以待。等待着炮火之後，北洋軍的進攻的開始。　　來自東面北洋軍陣地上的掩護炮火對54團的陣地開始了最後一輪的炮擊，而緩緩推進的北洋軍進攻波隊則則漸漸的加快了衝擊步伐。　　掩護的幾門九二式步兵炮則是開始精確的炮火壓制，猛烈的轟擊着毫無動靜的54團所在土圍子防線。尾隨而後的北洋軍散兵線就如同一浪接着一浪的潮水般接踵而來，中隊、小隊級軍官紛紛的前壓，以小隊為單位，連續起衝擊。　　天空中不斷的升騰起一團團火光，將四下里照得一片昏黃。一枚82毫米迫擊炮彈穿破重重夜幕，帶着摩擦空氣的嘶鳴聲，轟然砸落，在衝擊的北洋軍散兵線前，炸開一團火球。　　忙碌着的國民革命軍迫擊炮陣地上，一枚接着一枚的迫擊炮彈呼嘯而出，打着旋的劃開道道弧曲的彈道，而後尖嘯着落下，轟轟轟的炸響成一片。衝擊的北洋軍散兵線被接連的崩開一個又一個的豁口，煙火騰起之處血肉橫飛。煙塵中殘缺不全的肢體、人體組織被高高炸起。　　北洋軍的散兵線遭受着炮火一遍又一遍的洗禮，鋼鐵破片四下飛舞，一陣血雨腥風。那面高舉着的北洋軍旗在漫天炮火中頹然而倒，衝擊的北洋軍步兵慌亂着趴倒在地，躲避炮擊，不斷有人在那陣陣爆炸的煙雲中如同落恭弘=叶 恭弘般被氣浪卷飛而出。缺胳膊少腿、鮮血淋漓的傷者呼號掙扎着。　　隨着一排炮彈猛然的砸落下來，北洋軍的炮火在54團的陣地上瘋狂的潑灑着鋼雨。死傷慘重的北洋軍步兵在前壓的軍官們的呵斥、督令下，怪嚎着起新一輪的衝鋒。　　輕重火力旋風樣的橫掃過來，劈頭蓋臉的砸在54團的防線。一發發的炮彈如同雨點樣的砸在54團的陣地上，擂鼓樣的狠狠敲擊着大地，掀起陣陣腥風血雨，騰起高高的煙柱。黎明前的黑夜中似同鋼鐵與鮮血潑灑的油畫一樣。　　轟―轟―轟―緊急飛落下來的82毫米迫擊炮彈接連炸開，無數的破片急潑灑而出，疾風樣的橫掃出去。接連響起的爆炸聲中混合中垂死者不甘的掙扎哀嚎。　　“娘西皮的！”　　“我艹你姥姥！”　　……　　瘋狂的北洋軍已經攻入陣地邊沿。　　“媽的，給我引爆炸藥。炸死這些狗曰的。”路彥山也忍不住破口大罵著：“一定要頂住。”　　在團座的叫罵聲中，二線戰壕內的弟兄迅點燃了埋設着的炸藥包、手榴彈捆地導火索。　　轟轟轟，爆炸接連而起。一柱接着一柱的氣浪混合著漫天血泥將衝上陣地的北洋軍步兵湮沒，高急射而出的火光、鋼鐵如同疾風樣地摧枯拉朽而過，留下滿地殘碎不全的屍。　　北洋軍的攻勢頓時的為之而挫，在連排軍官的彈壓下，二線戰壕內的3營官兵立即組織起反擊，手榴彈如同冰雹樣的飛來砸去，不但的炸起死亡地煙火，各種火器瓢潑樣地噴洒着彈雨，一具接着一具的屍體橫七豎八地撂倒滿地。　　早就已經一片混亂的戰地被打的如同開了鍋一樣，對射的機槍子彈打在滿是死屍的戰鬥上。擊起的塵土如同一鍋沸騰的開水一樣，北洋軍和革命軍士兵在密集的彈雨中被撂倒了一片。　　路彥山指揮着身邊的一個機槍組，拚命的壓制着北洋軍的火力，掩護着3營他們的反擊。　　北洋軍的那些擲彈筒打來的炮彈帶着聲聲尖利的呼嘯聲。連續從天而降，碎泥炸得四下飛舞，火光在其中瘋狂肆虐。而瘋狂的北洋軍更是直接以75毫米山炮不分青紅皂白的便是一通狂亂的轟擊，呼嘯而下的炮彈炸起陣陣煙火，一聲接着一聲驚雷般的爆炸聲中，人體的殘碎肢體在騰起的火球中高高飛起。

# 第五百八十一章 燒鋪草（三）

　　殺紅了眼的雙方士兵，以刺刀拼殺，用牙齒咬、拳頭打。絞殺在了一起。叫罵著。搏殺着。　　炮火炸響起成片，輕重機槍的嘯叫聲中。雙方激烈的交火，子彈啾啾的從人們的耳邊飛過，一片混亂着的狂野。　　馬克沁輕重機槍的長連射中，一梭接着一梭的子彈如雨樣的潑灑而出，滾燙的黃銅彈殼叮叮噹當而下。　　路彥山揮舞着手裡的手槍，吼罵著：“打死這些狗曰的，打死這些狗曰的。”　　聲嘶力竭的他幾乎是在乾著嗓子，竭力的叫罵著，也許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心裏的那團怒氣得以泄。　　“媽的，注意敵人的炮擊！”路彥山叫道：“注意隱蔽，給我打死他們。”　　……　　“媽的，打死這群混蛋！”路彥山說著抬手，―啪―啪―兩槍將一名怪叫着衝過來的北洋軍士兵打倒。　　敵人都快衝到路彥山的面前了，他猛吼道：“媽的，衝著那邊打。掩護8連的方向。”　　在路彥山的指揮下，側翼陣地上的機槍火力橫掃着土圍子，劈頭蓋臉的潑灑向正在往上爬的北洋軍士兵。密集的彈雨中，到處都是橫流的鮮血和屍體。　　槍聲、爆炸聲更是響成一片。8連的陣地正在經歷着北洋軍猛烈的攻擊。　　馬克沁重機槍捲起的金屬風暴劈頭蓋臉的潑灑而出，將整個鐵路橋的橋面籠罩在充滿死亡的彈幕中。　　北洋軍猛烈的炮擊一陣接着一陣，整個戰地經歷了一場如同暴雨般地炮火洗禮。到處都是一片火光。而衝上來的北洋軍乾脆就在炮火的掩護下，踩着炸點起了進攻。爆炸的煙雲還沒有散去，在“日”的一聲怪叫聲中，緊接着又隕下一枚炮彈。爆炸聲如同炸雷樣的接連不斷，不斷的有陣地被北洋軍的炮彈直接命中，在一團團轟然騰起的煙雲中。陣地里的弟兄轉眼就消失在紅黑色翻裊地烈火中。　　大塊頭劉�曰�趴在掩體后，滿臉糊滿着鮮血。就在剛才，一枚75毫米口徑炮彈直接的砸在了距離連部掩體不足二十米的地方。驟然騰卷而起的煙雲、被炙烤得燙的空氣充斥着肺腔每一個角落，是那樣的令人難以呼吸，劉�曰�能夠真切的感受到那種死亡的氣息。彈片劃過時擦開的傷口處，熱流沿着額角而下，灼痛可以清晰的感覺到。　　大塊頭捂着還在流血地傷口，衝著一旁的弟兄們吼道：“弟兄們給我頂住，就是死，咱們也不能丟了陣地。人在陣地在！”　　說著大塊頭劉�曰�一把扔掉手裡的繃帶。操槍就對着衝上的北洋軍掃射。　　穿着黃色軍裝地北洋軍如同泛捲起的一道濁浪，匯成一股狂瀾驚濤惡狠狠的拍向巋然不動的54團陣地。寒閃閃的刺刀泛出點點星芒，北洋軍旗的指引下，成群的北洋軍士兵高呼着前進，向著8連的陣地起瘋狂地衝鋒。　　北洋軍拚命地用機槍火力掩護着步兵衝擊。　　隨着一發82毫米迫擊炮彈帶着令人心寒地尖嘯聲砸落在進攻的北洋軍人群中，整個54團的陣地再一次如同噴的火山一般驟然迸出死亡，滾燙的岩漿帶着死亡的氣息咆哮着吞沒那些衝鋒中的北洋軍人。瓢潑樣的彈雨中血肉橫飛。　　絲毫不理會被國民革命軍火力撂倒在地、拚命掙扎的傷兵，在動機低沉的吼叫聲中。那些衝鋒的北洋軍，橫衝直撞的直接從那些無助悲嚎的傷者身上碾壓而過，腳下捲起猩紅的肉泥。　　“弟兄們，我們不做奴隸！死也不做奴隸！”劉�曰�衝著後面揮揮手：“弟兄們，衝上去，把這些騎在我們頭上世世代代剝削的狗腿子的打回去……”　　說著劉�曰�跳出戰壕，指揮起逆襲。　　一枚子彈呼嘯而至，大塊頭悶哼一聲栽倒在地。嫣紅的鮮血從他的胸膛綻放出來。　　……　　“什麼？大塊頭陣亡了？”正在團部指揮作戰的路彥山聽到3營長的報告時，楞了下。　　“團座，8連的陣地是整個營、整個土圍子的防禦重點。作為橋頭陣地，一旦8連的陣地被突破，那可就意味着整個大楊湖戰鬥就要生逆轉了。那裡決不容有失！”　　路彥山旋即命令道：“團部的警衛連去8連陣地！”　　警衛連剛剛來到8連的陣地，還不來得及重新構築陣地，便與又一次撲上來的北洋軍殺成一團。　　一次、兩次……敵人連續9次的進攻被打退了！　　當敵人發起第十次進攻的時候，全團的子彈幾乎打光了，手榴彈成了戰士們唯一的火力。　　“節約彈藥，等敵人靠近了再給他吃‘西瓜’！”7連連長李智富身邊擺着兩筐手榴彈，沉着地指揮連隊，“一、二、三！喂它個鱉犢子！”　　轟轟隆隆，手榴彈排炮一樣砸了過去。　　這時的黎智富幾乎成了一門榴彈炮，手榴彈甩得最多、最快，當他頭部中彈倒下的時候，竟有幾百根彈弦鋪地。為他織了一張靈床……　　敵整3師號稱“能攻善守”的王牌精銳，倒下一批又擁上來一批。潮水樣的步兵一浪接着一浪的發起衝擊。 7連的手榴彈甩光了！全營的手榴彈甩光了！　　教導員金輝喊了一聲：“吹衝鋒號！”　　隨即帶領戰士們挺着雪亮的刺刀沖向敵群。　　戰場上的爆炸聲隱去了，號聲、殺聲、刺刀撞擊的金屬聲和敵人的哀嚎聲卻交織在一起，震得地動山搖。　　激戰中，金輝身負重傷，鮮血浸透了軍衣，臨終之前，他拉着排長的手，說了一個字：“打！……”　　“同志們！”排在喊了一聲，覺得四野有些空曠，才發現周圍只有他和李三元、孫玉順、劉心恆四個人。　　一股熱血湧上排長的頭頂，他死死攥住槍柄，像指揮千軍萬馬一樣喝令：“為教導員報仇！為同志們報仇啊！”　　四個人像四隻下山的猛虎沖向敵群，“咔嚓、咔嚓”一陣拼殺，敵人就像谷穗子似的倒下一片，其餘的也被逼到巷口。李三元一個虎跳，抓住一挺正在射擊的機槍，和敵人爭奪起來。槍口滾燙，燒得手掌吱吱冒油，他硬是不肯放手。　　正在爭奪中，三個敵人端着刺刀向他衝來。孫全貴、孫玉順、劉心恆見狀，扔掉已經拼彎的刺刀，從腰裡拔出鋼鍬撲過去，掄圓了砍向敵人的腦瓜，劉玉恆又反身掐住機槍射手的喉嚨，終於奪得了久違的火器。　　一挺機槍守着巷口，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之後，巷口上只剩下劉心恆一個人了。他從犧牲的戰友們手裡接過機槍，一邊射擊一邊默念道：“只要老子在，兔崽子們就別想上來……”　　團長路彥山眼看着齊裝滿員的一個突擊營打得只剩下一個人，不由得淚水模糊了……　　54團孤軍陷入重圍，49團攻擊受阻，52團第一個衝鋒就傷亡400多人……　　戰場上的形勢愈來愈嚴峻。　　“叮鈴鈴……”正在一線指揮作戰的馬鴻逵抄起話筒，耳機里傳來季雨霖的聲音：“馬鴻逵同志，我和林司令員就在你的指揮所里。這一仗打不好，我們就一起背上包袱回太行，退潼關！回去告訴李大帥，他給的任務我們沒有完成。大楊湖拿得下來拿不下來？拿不下來就把部隊撤下來！”　　“報告首長。”馬鴻逵着實感受到了季雨霖話語中的分量，回答得斬釘截鐵，沒有絲毫猶豫，“我馬鴻逵今天把鋪草燒了，拼老命也要把大楊湖拿下來！”　　“接18旅！”馬鴻逵立刻要通主攻旅的蕭永銀，“老蕭！我再給你一個團，能不能拿下大楊湖？！”　　“拿不下來我把腦袋拿給你！”蕭永銀聽得出馬鴻逵這是要燒鋪草了。　　“好！你記住，整3師和我們同樣傷亡巨大，緊要三關，在重載的駱駝身上再多添一根草，也能把它壓趴下！告訴同志們，林司令員和季政委就在縱隊指揮所里等我們的好消息！……”　　“林司令員、季政委在指揮我們！”　　一時間，振奮人心的消息傳遍整個前沿陣地。　　戰鬥更加激烈了。 54團仍像鋼釘一樣死死地釘在大土圍子上。　　輕傷員拿起武器繼續射擊，重傷員在陣地上爬來爬去搜集彈藥，衛生員放下繃帶和敵人廝打在一起，司號員用軍號砸碎敵人的腦殼，團長、政委、機關幹部、勤雜人員統統拿起了武器，和敵人個對個地拼殺……　　“同志們，增援部隊上來了！”路彥山舉着望遠鏡觀察着，看到空中升起的信號彈，放下望遠鏡，抽出指揮刀，一揮刀喊道：“沖啊！……”　　淬過火的鋼釘頓時化作一柄利刃，向敵人穿去。　　槍炮轟鳴，殺聲震天。　　各個部隊像一股股鐵流卷了過來，一面面彈痕累累的紅旗，在炮火硝煙中飛舞、飄揚。　　大楊湖終於拿下來了！　　土圍子的陣地上燃着熊熊大火，到處都是跳動着的火光，彌散在天幕中的煙柱緩緩騰卷着。　　一片狼藉的戰地上，猩紅的血水四下流淌。彌散在空氣中濃濃的焦臭味。　　路彥山見到馬鴻逵的面，鋼鐵的漢子也放聲慟哭起來：“司令員！54團拼光了呀……”

# 第五百八十二章 疑雲（一）

　　1914年的7月，武漢正當酷暑，陽光照射下來，炙烤着大地。　　曾高、李西屏接到李大帥的一個通知，立即丟下手上的公務，頂着火辣辣的太陽趕往落迦山別墅。　　落迦山綠樹成蔭，景色宜人。民國元年，落迦山別墅落成之後，李想的許多重要活動，包括重要的國事活動都在這裏進行。　　以大小楊湖為中心的定陶戰役，意義重大。此戰不僅消滅了一個整3師，而且又乘勢消滅了整47、41師的4個旅，取得了殲敵1.7萬餘人的重大戰績。連同其他戰場在內，袁世凱在中原戰場僅一個月，損兵折將超過數萬，露出敗相。　　李大帥親自執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袁賊必敗》一文：這是繼中原我軍突圍勝利與蘇中大捷之後又一次大勝利，這三個勝利，對於整個解放區中原戰線，起了扭轉局勢的作用。北洋軍必敗、我軍必勝的局面是定下了。　　李想雖然在中原算是立住了腳跟，但是他清醒認識到，北洋沒能把他趕回太行山和潼關，自己也無法輕易吃掉北洋。像54團那樣拼光了的部隊就有還幾支，可以說是慘勝！中原戰事乃陷入相持階段，兩軍僵持起來。　　與北洋的內戰無法速戰速決，李想就急了。　　李想雖然記不清具體時日，但是種種跡象都已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為時不遠。　　李想在別墅里轉悠，時而駐足遠眺，時而低頭沉思。他愈來愈感覺到時間的緊迫。　　他知道，錯過這一班車，中國要崛起，就又要晚個幾十年。　　可是袁世凱不解決了，也就別談什麼建設了，都是空話。　　李想再也無心欣賞落迦山的鳥語花香。這天他在別墅里轉了幾圈之後，命梅迪把曾高、李西屏叫來，他準備找這兩位得力幹將商量商量對付北洋軍的辦法。　　李想一身戎裝，身材略顯瘦長。曾高、李西屏兩位畢恭畢敬地立正、敬禮，動作利索有力。　　寒暄一陣，李想便直奔主題：“今天找你們來，想聽聽你們對目前國際國內時局的意見。”　　曾高看了看李西屏，微笑着謙讓，讓李西屏先發言，他作出洗耳恭聽的樣子。此時李西屏是陸軍總司令，對曾高這位參謀部長也就不謙讓了，更何況，李西屏還長他兩歲。　　“我說說愚見吧，請大帥批評。”李西屏說道：“在塞爾維亞之國慶日，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婦在從軍演上回家途中被塞爾維亞族青年普林西普槍殺。刺殺斐迪南的這一薩拉熱窩事件被奧匈帝國當做了對塞爾維亞發動戰爭的口實。在本月23日奧國在獲得德國無條件支持下向塞爾維亞發最後通牒，包括拘捕兇手、鎮壓反奧活動和罷免反奧官員等，塞國除涉及內政項目外悉數同意。不過，奧國依然將行動升級。與此同時，德國知悉俄國的軍事動員，德皇要求俄國停止並迅速備戰。鑒於各國的強硬外交和對國家軍事力量的自驕，戰爭已無可避免。”　　“是啊，我也認為戰爭已無可避免。”曾高附和道：“在列強無力東顧的時候，正是我們獨立發展的機遇。”　　“唉！什麼機遇？內憂外患，國無寧日！”李想靠在太師椅上，看着天花板重重地嘆着氣。平日里精力都很旺盛的他，今天談到“內憂外患”，卻顯得有些衰老了。雖然李想還很年輕，但是這一瞬間就是給了他們這樣的感覺。　　……　　北京。　　中南海的大總統府同樣在討論國內外的局勢。　　袁克定狠狠的說道：“國民黨這顆毒瘤不剷除，‘匪軍’還是一個麻煩呢！”　　這句話說到袁世凱心裏去了，但他沒有吱聲，等着聽段祺瑞等人如何講。　　“‘匪黨’還真是一個問題，現在全國各地都有他們的根據地、游擊隊，並且力量一天天壯大，現在比辛亥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強大多了……”段祺瑞在中原戰場保存了實力，非但北洋向趙倜那樣治最，反而地位更加的穩固了。　　“任其發展何以了得！”沒等段祺瑞說完，袁世凱就把話頭搶過來了。　　蔣百里應和着說道：“大總統，剿滅‘匪黨’，事不宜遲！”　　段祺瑞望着袁世凱說道：“剿匪未能速戰速決，外人之財產損失頗巨，即各國之商務間接受其影響亦非淺顯。加上巴爾干局勢這個月更加的緊張，東郊民巷已經有撮合南北的意圖。朱而典也明確表示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遠東局勢。當然了，‘匪黨’的問題一定要解決！但是能不能等國內外局勢穩定一些……”　　“到那時候就晚了！”袁世凱忽地站了起來。朱而典撮合南北，那是因為不看好接下來北洋在戰場的能力，認為他袁世凱會頂不住。只是這話，袁世凱可以告訴他兒子，但是死都不會這些部下的面前承認。　　段祺瑞、馮國璋等人一愣，眼睛直盯着袁世凱。　　袁世凱繼續說道：“中原戰場雖然已成僵局，但是江西戰場還有可為。李想如今的主力全在中原戰場，西南後方地區也還不穩定，抽不出兵力支援江西殘匪，所以打破僵局的關鍵就是江西戰場！所以我們不能猶豫，不能給予江西殘匪喘息的機會，不然，到那個時候，我們就被動了！”　　段祺瑞、馮國璋雙雙點頭，對袁世凱的這一看法深表贊成。　　“大總統，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動手。”陸軍總長段祺瑞進言。　　“段芝貴為江西宣撫使。”袁世凱發下一道任命。　　段芝貴挺胸凹肚的站了出來。　　段祺瑞在偷偷冷笑，馮國璋卻有一絲憂慮。　　袁世凱不安地來回踱着：“上一次出動十萬人，我們是失敗了；這一次出動二十萬，加了一倍，而且由你親自出馬，希望你替我挽回一點面子，別讓人家笑話我們，說獅子搏兔，結果是撲了個空！”　　“一定一定！”段芝貴滿有信心地說：“這一次我們要記住上一次的經驗，遵照您的意思，採用步步為營，穩紮穩打，重重包圍的戰術。而且這個時候正是秋糧未熟的時候，我一定要做到破壞耕地、搶光牛糧種籽、放馬吃秧、放干水田、拆燒房屋、殺盡‘匪黨’的目的！”　　“好好好，”袁世凱露出笑容，他指指“曾文正公全集”，說道：“這裏面有好文章……”　　袁世凱邊說邊把那幾本書捧了過來，只見上面密密麻麻塗滿了圓圈，有的一連串，有的圈外加圈。　　袁世凱鄭重其事，指指點點道：“我來不及把曾國藩、左宗棠的着作和筆記詳細研究，編成小冊子。你就要動身了，一路上有空的時候你可以多看看，內中對於保甲、民團、儲糧、剿匪經費以及對匪軍進攻與防禦的方法，都有精闢的闡述，你多看看，回頭我送你一部。”　　“一定，”段芝貴忙答道：“舍下也有，您不必再送了。”　　袁世凱面孔一沉：“此去有一點要注意，對於軍風紀……”　　“我一定嚴厲管理。”段芝貴也知道南京和南昌鬧出的事情，搞得袁世凱前段時間是焦頭爛額。　　“不是這個意思，”袁世凱翻了幾頁書，指點道：“你瞧，這是曾文正公給他九弟國荃的信：‘想見大索三日’、‘大索十日’。‘大索’，你知道是什麼意思？”　　“這個，”段芝貴早就聽他說過，北洋軍上下誰沒有聽他說過？要不，從漢口，到南京，再到南昌，就不會鬧出那麼多的麻煩了，可是段芝貴知道媚上之道，所以假裝不懂，答道：“是指搜索敵人罷？”　　段祺瑞和馮國璋等全都偷偷的鄙視段芝貴。　　袁世凱果然得意地大笑：“你太老實，芝貴，你太老實。曾文正公筆下的‘大索’，說穿了就是強劫！拿強劫刺激士氣，拿強劫來鼓勵三湘子弟替他攻城掠地，你說，這個辦法……”　　袁世凱把書一摔，笑着。　　“啊！”段芝貴作恍然大悟狀，接着也笑起來。　　“這些兵，他們憑什麼替你打國民黨？”袁世凱問道：“曾文正公想得聰明，他拿大索三日、大索十日來滿足士兵的慾望！”他拍拍大腿：“真好主意！好辦法！你記着咯？”　　“記着！”段芝貴滿臉笑容：“這一次，國民黨非倒霉不可了！”　　袁世凱悠悠地說道：“那你走罷，出發那天，我們還可以見面。國民黨你不能小看了他，要記得張敬堯的吃虧原因。”　　“我記得。”段芝貴老實的應道。　　“你說說看，你這一次率領二十萬人馬出擊，對於我的布置，你有什麼意見？”袁世凱問道。　　“沒有意見，”段芝貴忙不迭答道：“沒有意見，您的戰略戰術太好了。此去，我一定根據您的指示行動。”段芝貴眉飛色舞，“您的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分進合擊，重重包圍的戰術一定能把‘匪軍’釘死！”　　“好好好。”袁世凱頻頻點頭：“還有么？”　　段芝貴一怔：“想不起了，請您指示！”　　“曾文正公與九弟國荃書！”袁世凱指指那一疊線裝書。　　“哈！”段芝貴恍然大悟：“大索三日！”　　“不！大索十日！”袁世凱拍拍他肩膀。　　深山古廟，斑駁的山門前，但見老木翳天枝柯交纏，水氣森森石涼苔滑，除了偶爾一聲蟬鳴，彷彿提醒人們“現在是夏天”，其餘但覺清清冷冷，蒼蒼翠翠風水宜人周身精神一爽。　　林動正在這個古廟裡主持新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第4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會議討論由李想審改后的《富農問題》和《流氓問題》兩個決議。這兩個文件着力解決的是土地分配問題和爭取流氓問題。文件與當時三民主義的方針有相當的距離，但很適應此時根據地的實際情況。　　這時，剛剛從日本回到江西根據地國民黨元老李烈鈞聽了不同意了。　　“李大帥的這個決議妨礙猛烈擴大革命軍！”李烈鈞說道：“我在這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礙革命軍發展的兩個障礙，一是江西革命根據地的保守觀念，一是國民革命軍狹隘的游擊戰略。最明顯的是武昌的李想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不同。”　　李烈鈞到江西的目的很清晰，上海東南局和東京總部派他來江西，那是因為他在江西畢竟是有影響的，所以李烈鈞戴着欽差大臣的帽子來江西，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抹去“贛軍”中關於李想的印記。　　“你們現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機會主義的錯誤。你們的農村工作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論是錯誤的。你們應當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錯誤，按照中央的指示轉變你們今後的路線。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立即來中央解決。”　　“來中央解決”，言下之意就是釋兵權。林動尚不是中央委員，哪有什麼資格。就是以李想在黨內的地位，也沒有去東京直面“中央”的資格。　　李“欽差”綳出一臉高高在上的肅穆和傳達的講話。　　李想在中原戰場大反攻，這讓那些流浪日本的落魄革命家們也想搞一個漂亮的大反攻，真把北洋軍當紙老虎了。陳其美就派人在上海聯絡，準備暴動。李烈鈞更是親自回江西，誓要奪回武昌，一震“改良派”的聲勢！　　林動又暗自叫起苦來：江西戰場是亂得可以了，可是，能拿下南昌嗎？憑國民革命軍新編第4軍這1萬多人，能拿下湖口和九江嗎？8月前全省擴軍10萬，能做到嗎？自第一次反圍剿成功，到現在，6個月過去了，新4軍也就擴大了萬把人。可是，李烈鈞在傳達中央會議精神啊！　　“中央決定！”李烈鈞最後說：“立即將新4軍已經各區地方游擊隊，民兵隊，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4軍團。林動同志任總指揮，由我擔任政委。同時，成立前敵委員會，林虎同志任書記。”　　林動走出會場，笑了笑對隨李烈鈞一起回江西的堂哥林虎說道：“你我都升了官，兵馬翻了一倍，打撫州太大材小用，改打南昌了。”　　林虎“嘿嘿”笑着說道：“中央總是有中央的考慮。”　　林動走出會場，仰臉看看烈日，自語道：“必須報告大帥，搶班的人來了。”　　……

# 第五百八十三章 疑雲（二）

　　武昌。　　落迦山別墅。　　濃綠蔭中鳥鳴啾啾，草間紡織娘嚶嚶淺唱。牆頭老藤倒垂，階前芳草萋然一碧，彷彿在向客人介紹屋主曾在這裡有過一段驚心動魄的經歷。　　李想指着兩封密電道：“你們兩位也看看。如今竟有這種事，而且事情出在江西，真真令人不解。他們的腦袋真的被門夾了？”　　說罷起身，趿着拖鞋背手兒在書房裡來回踱步。　　曾高，李西屏二人忙上前一人撿了一份，只一看奏題便心裏咯噔一下，急急瞄了幾眼，又交換了看，心裏打着主意如何在李想跟前說話。　　“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李西屏道，“都這個時候了，袁世凱整個搞江西圍剿的時候，有人在內部搞這樣的小動作。他們這樣不顧大局，林動可怎麼得了？”　　曾高道：“李烈鈞是看不到局勢的兇險嗎？這不是自毀長城嗎？還有林動，也忒大意了的，如今江西全是在統籌領導，辦事還是這樣不細密，在江西經營這麼久了，還會給人搶班奪權！”　　“這值不得大驚小怪。”李想吁了一口氣，望着外邊的濃綠世界，像是對眾人，又像對自己，口中喃喃道：“李烈鈞在江西畢竟是根深蒂固，很有影響，勢力還是有的！但是，我們怕怎的，不是一根槍杆子沒丟，林動還是4軍的總司令么？”　　他好像想得很遠又收回神來，格格一笑說道：“握緊槍杆子，先不要和李烈鈞明着對抗，把這次危機渡過再說……歐戰就要爆發了，國內馬上就會起波瀾的……”　　李想喝了口茶，又道：“要破敵人的圍剿，還是老法子：誘敵深入，依靠軍民團結取勝！我現在抽不出人手去江西戰場，這一戰只能靠他們自己。”　　……　　“下午茶時間到。”　　宋二小姐手端茶點笑盈盈地走了進來，提醒在座幾人要適當放鬆。　　“謝謝夫人。”　　陳其美和黃興接過來。　　“先生，你喜歡的紅豆糕。”宋二小姐不好意思地一笑，“川口婆婆教了我很久，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吃。”　　“謝謝。”　　孫中山含情脈脈的與宋二小姐期待的目光纏綿在一起。　　“咳！”陳其美咳嗽一聲，拿出一封信，興高采烈地展開對眾人說道，“志清老弟來信，他與范鴻仙在上海已經打開了局面，正在謀劃上海暴動，這次一定要奪取上海鎮守使公署和製造局。他還說，李烈鈞在江西召集舊部，整頓為國民革命軍新4軍團，準備向南昌發起進攻，配合上海，乃至全國的暴動。”　　“革命經費籌集的怎樣了？”宋二小姐忽然問道。　　“這……？”　　一文錢難倒三位當世英雄。　　“你們既然沒有，那就讓我去上海募集。”宋二小姐平靜的說道：“我已經定了下午回上海的船票。我得去收拾一下，失陪了。”　　黃興看着宋二小姐背影走遠，孫中山也不阻止，忍不住開口，說道：“一定要這樣？”　　“我已經同慶齡商議讓她回上海籌集經費，下午我就會去送慶齡上船。”孫中山低下頭記錄著筆記答道。　　黃興啪地合上孫中山正在寫的筆記，說道：“還是我先去上海，查理可是還生你們的氣，登報和慶齡脫離父女關係。慶齡去上海，革命不成，還得鬧家務。何況……”　　孫中山奪過陳其美正在吃的糕點放回盤子，板着臉說，“繼續開會。”　　“我可什麼都沒說，”陳其美不情願地拍拍手上的碎屑看了眼黃興，“醜媳婦終要見姑婆。反正早晚都得面對。”　　黃興拿起文件，望着貌合神離的孫中山顧自搖了搖頭。　　“自李想在武昌宣布獨立之後，在全國範圍內出現革命走向復興的局面。從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情況來說，上半年，不僅贛南、閩西和林動領導的革命軍有了迅速發展，鄂豫皖、閩浙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等蘇區和紅軍也有相當的發展。全國已建立起十幾塊根據地，獨立省份佔據一半，革命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共十三個軍，整個革命形勢蒸蒸日上。我們得承認，這確實是李想的功勞。”陳其美說道。　　“李想確實有本事，但是越有本事的，將來做起壞事來越不得了。”黃興忍不住接道。　　“不管怎麼說，李想至少現在是革命的。”孫中山說話了：“這年五月間爆發中原大混戰，不論從規模上，還是從持續時間上說，都是空前的。這次中原大戰，給全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這次大戰，一方面激起廣大人民群眾對北洋軍殘暴的政府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也使袁世凱不得不把不少原來用以進攻南方革命根據地的軍隊抽調到北方前線作戰，拿江西來說，只留下第十八師、新編第十二師和獨立第十五旅大部。這對革命力量的發展是很有利的。”　　李想在中原戰場戰無不勝，這在外人看來，北洋軍真的就像李想說的是“紙老虎”！　　李想的勝利，在他們看來，簡直就像喝湯一樣輕鬆。他們已經被有利的革命形勢沖昏了頭腦。他們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全國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不承認全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沒有看到整個力量對比仍然是敵強我弱，過高地估計革命力量。原來在黨內就已存在着的“左”傾冒險主義傾向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在李想與北洋進入相持階段的時候，他們卻盲目的搞起全國“暴動”！　　這次會議在討論國民革命軍的行動問題時，陳其美興奮的說道：“在革命軍中不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務，革命軍應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發展，便於全國政治有影響。如只束縛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農村中，李想就是如此。他在討袁宣言中就是這樣說的，他在河南和江西就是這樣做的！”　　陳其美並強調道：“我們現在應集中革命軍攻堅。這才是全國革命的大反攻！”　　黃興說得更加明確：“李烈鈞向江西發展的正確的，我們要奪取江西的政權，以便配合上海的暴動。辛亥革命就是因為奪取了上海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才取得的成功。二次革命就是因為沒有能夠守住上海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才失敗的！所以，奪取中心城市的基本方針不能變。”　　“李想領導的游擊戰爭就是兜圈子主義，李烈鈞在江西，一定要狠狠的批評他們的兜圈子主義。”陳其美譏諷道：“在山上兜圈子，那不是國民革命軍，那是土匪山大王！白狼的失敗已經告訴我們，這條陸，走不通！”　　“目前的全國形勢，就全國範圍言，都無疑的走向革命高潮。”孫中山慢悠悠的說道：“革命力量的強大，显示了一省或數省先勝利前途，當然先勝利前途之實現，無疑的即是全國的直接革命形勢，全國勝利的開始。我們應該以中央的名義給李想寫封信。告訴他，我黨現階段的總任務是準備實現全國的總暴動。要求國民革命軍猛烈的擴大，堅決的向中心城市發展。並強調說，這是國民革命軍當前最主要的任務。”　　“哪些地區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勝利的前途呢？”黃興忍不住問道。　　“以武漢為中心的鄂區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勝利！”孫中山肯定地說道：“目前首先勝利的前途，最顯著的區域，下一個將是贛浙閩等省，而以上海為中心。”　　陳其美搶着說道：“李烈鈞和林動領導的新4軍應該成為爭取贛浙閩下一個勝利的主要力量。新4軍的任務，是加緊配合這三省的工作，與這三省革命的力量，謀得共同的發展，在協同動作之下匯合起來，以爭取這三省的下一個勝利，也就是爭取全國勝利的第1步。”　　此時，林動正率領新4軍在閩粵贛邊境同敵人作戰，開闢閩粵贛革命根據地。孫中山和黃興，陳其美對林動這一行動很不滿意。認為李想在這裏打了一個小算盤，其實李想也確實打了小算盤。　　黃興說道：“‘造成閩粵贛三省邊境的革命政權割據’或者是‘爭取江西一省的政權’，這是他們歷來的觀念，在目前這是極端錯誤的了！前者是割據政策，是保守觀念，是沒有以全國勝利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勢之下，自然是極端與黨的總任務相衝突的，而且割據保守更是失敗主義的表現。要李烈鈞注意，指示新4軍，堅決執行向贛江下游發展，配合整個革命的形勢與上海下一個勝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上海的勝利。”　　“還要迅猛的擴大革命軍！”孫中山說道。　　這個問題上，他們也很不滿意。李想現在鄂區坐擁1萬萬人口，卻只有30萬正規軍，實在是氣人。　　孫中山批評說：“革命軍擴大的程度是極其微弱的，擴大的行程更是非常遲緩。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覺的受了保守觀念的支配，沒有猛烈擴大革命軍的決心。李想在武昌，咱們暫時指揮不了，但是可以提出要李烈鈞在江西首先執行，改變分散武裝农民的策略而為集中武裝农民建立紅軍的策略。”

# 第五百八十四章 疑雲（三）

　　略略偏西的太陽曬得大地焦干串煙，街衢上絕少行人，連狗都熱得蔭地四腳撲着吐舌頭，家家戶戶門洞大開，男人赤膊，女人只穿着貼身汗衣，或沖涼或打扇唱茶消暑。偶爾只幾個光屁股小兒，曬得黑不溜秋，在池塘楊柳下摸魚打水仗。　　在破草棚子里，熱氣騰騰，一群軍漢敞開了風紀扣，抹着汗，扇着風。　　這麼大熱的天氣，李烈鈞卻穿着一絲不苟的軍裝在台上做報告。對於台下這些驕橫的將領這副做派微微皺眉。　　“這次，東京總部又制定了《軍事工作計劃大綱》。提出，目前我們對革命軍的策略是堅決的進攻，衝破保守觀念，糾正右傾危險，积極的向中心城市交通區域發展。大綱對全國紅軍的行動都作了具體部署。其中要求新4軍轉變路線，猛烈的擴大，急進的向外發展，擴大全國的政治影響，使其成為全國革命軍的模範，現在應領導江西革命，協同動作，向著贛江下游，奪取吉安、南昌。”　　顯而易見，李烈鈞這裏所說的“轉變路線”，就是要新4軍由過去實行的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路線，轉向直接奪取中心城市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國民革命軍革命的戰爭只有進攻，無所謂退守！”李烈鈞越說越激動，“你們之前那個‘十六字決’，這些經驗，一般不適用！”　　這就是完全否定李想從實踐中總結出來并行之有效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迫”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　　李烈鈞歇了一口氣，並提出：“我來這裏，就是要糾正上山主義、邊境割據的殘餘！過去的游擊戰爭完全是农民錯誤意識的反映。”　　李烈鈞揮揮手，強調指出：“目前國民革命軍的戰略，是堅決進攻，以消滅敵人的主力，向著主要城市與交通要道發展。過去的不打硬仗，避免與敵人主力衝突，分散游擊等的游擊戰術，已經與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不相合了，必須堅決地糾正過來。”　　“你們認真學習中央下發的這個決議，再認真分析形勢。”李烈鈞拿出東京發過來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並武斷地說道：“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在這種形勢下，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己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在這裏，要點名批評李想、林動所堅持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　　“我們要猛烈地擴大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要堅決進攻打擊敵人的主力，向主要城市與交通要道發展，根本改變過去的游擊戰術。而且要同主要城市的武裝暴動相配合，奪取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李烈鈞揮着手喊道：“過去的游擊戰術已經與這一路線絕對不相容，必須根本的改變過來。”　　李烈鈞揮了一把汗水，最後強調說：“執行這一總路線的最大的障礙，便是與這一總路線絕不相容的右傾觀念。黨必須堅決的與各方面的一切動搖的右傾觀念，特別是尾巴主義的傾向鬥爭，是執行這一總路線的前提。”　　李烈鈞已經為自己熱情洋溢的演講汗濕重背，可是底下認真聽講的沒有幾個人。　　此時，北洋軍調兵遣將，第二次圍剿即將開始。　　由於有前次“圍剿”失敗的教訓，第二次“圍剿”在許多方面都有改變。因為“圍剿”兵力的增加和袁世凱的自信，在戰略方針上把“步步為營”又改為“長驅直入”，在進攻部署上，把“圍剿”軍分為“進剿”部隊和“駐剿”部隊兩部分。“進剿”部隊擔任“長驅直入”的任務，尋找革命軍主力作戰；“駐剿”部隊擔任在己佔領的地區修築工事，作為“進剿”部隊的依託，並就地“清剿”，鞏固已佔領地區。在行動上，把以一個師為一路獨立行動，改為以兩、三個師為一路，互相策應，避免被紅軍各個擊破。在經濟上，除在外對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外，對根據地，實行殺光、燒光、搶光，企圖使革命軍失去生存的條件。在政治上，每佔一地，即召地主豪紳，組織善後委員會和守望隊，進行恐怖統治和反革命宣傳。企圖造成根據地經濟困難和人民恐慌。　　在這種危急關頭，李烈鈞召開會議，首先是按部就班地傳達東京本部的三巨頭會議精神，把迫在眉睫的戰事撇在一邊。　　林動等將領耐着性子聽了半天，議題還沒有轉到軍事上。　　“還是說說我們要怎麼打接下來的這一仗吧。”　　不知道誰在下面說了一句。　　李烈鈞看了台下一眼，沒找到打斷他說話的人。　　“我說的難道還不清楚？”李烈鈞反問道：“我之前就說了，革命要實現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必須分離作戰，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以達到‘禦敵於國門之外’的目的。”　　“我不同意！”林動立馬站起來反對道：“在這個正需要集中兵力對付北洋軍隊規模空前的第二次‘圍剿’的嚴峻時刻，新4軍目前絕對不應分開作戰。做這種消極的防禦戰略。”　　“那你說，要做怎麼戰略部署？”李烈鈞死死盯着林動。他在這裏做事不順，展不開手腳，最大的阻力就是這個林動。　　“從當前敵人的態勢來看，這一次‘圍剿’不大可能只集中一路進攻，很可能分成幾路從不同的方向齊頭並進，夾攻革命軍。但不管他們分幾路進攻，革命軍仍應該‘誘敵深入’，把他們引到贛南根據地腹地來打。”林動說道：“我們知道這一次比第一次反‘圍剿’更困難了，硬打陣地戰是不行的。因此，李大帥已經發來指示，新4軍把未來的第二次反‘圍剿’的戰場預定在贛南的興國、雩都、寧都、瑞金地區……”　　“荒謬，你這才是消極防禦！”李烈鈞不等林動說道，立刻大聲反駁：“中央過去曾經屢次把新的路線傳遞給你們，寫了幾次信，同時又委託林虎同志口頭傳遞。可是這一個路線，直到現在你們還完全沒有懂得，還是在固執你們過去的路線。你們固執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了解整個革命形勢的轉變。”　　李烈鈞又說：“現在革命軍的任務，不是隱於農村中作游擊戰爭，它應當积極進攻，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並且應當準備大規模的國內戰爭以及與帝國主義的戰爭。你們在今天還固執過去的路線，完全是錯誤了！因為革命形勢已經轉變。你們現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你們應當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錯誤，按照中央的指示轉變你們今後的路線。中央新的路線到達4軍后，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　　李烈鈞最後發出警告：“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他又強調道：“對於命令的執行，不容任何遲疑或更改，請注意。”　　“分兵禦敵而不是再集中兵力，”林動慢悠悠的說道：“和敵人扭在一起，則必敗無疑！”　　“少在這裏危言聳聽！”李烈鈞氣得直哆嗦，林動話聲剛落，他就拍起桌子。武昌修正派的人個個都是這樣目中無人的跋扈。他在這裏都被欺負死了，孫中山要是去了武昌，那這種委屈怎麼受得了？李烈鈞指着林動的鼻子說道：“你這是經驗主義。沒有嘗試過，怎麼能未卜先知呢？”　　林虎咳嗽一下，覺得該說句公道話，緩和一下僵硬的氣氛：“我支持林動同志的觀點，建議東京總部聽聽方面軍的意見。”　　李烈鈞差點沒氣暈，他帶來的人怎麼也胳膊肘往外拐？　　林虎比李烈鈞先回江西，情況了解的多一些，所以，對實際情況有點認識。　　林動說道：“李大帥多次強調：革命軍在根據地作戰，一有人民支持，二有熟悉的地形。這兩大優勢加上集中兵力，才可能打勝仗。”　　林動一說話，底下將領就眉飛色舞起來。特別是提到“李大帥”三個子的時候，好像有一直魔力，指引他們百戰百勝，一個個那叫一個興奮！　　李烈鈞算是看出來了，這次召開擴大會議，專門討論作戰問題。會上傳達了孫中山的指示，革命軍將領們反應平淡，遠非登高一呼，應者雲集。　　李烈鈞根本就不熟悉將領們的心理。在過去的這些年裡，孫中山和黃興的指示，哪一次把革命引入過凱旋門？孫中山就是一個流亡海外的失敗政客，黃興就是一個“四條腿”常敗將軍。他李烈鈞也強不了多少，湖口起義，兩個月不到就失敗了，今天江西的基業可不是他們領導創建的。　　“這次反圍剿作戰，革命軍必勝。”林動振臂一呼：“參加二次圍剿的敵軍雖多，但他們地形不熟悉，供給困難，因為第一次‘圍剿’失敗和中原大戰的失敗，官兵恐懼同我國民革命軍作戰。而我國民革命軍則打了勝仗，士氣旺盛，官兵一致，準備充分，地形熟悉。根據地群眾仇恨敵人，擁護革命軍，能积極配合革命軍消滅敵軍。有這三大條件，我們就有打破敵人第二次圍剿的更大把握。同第一次反圍剿作戰時，我們更占天時、地利、人和。這樣的仗，我們難道打不贏嗎？”　　林動的這番話，立即引起了一片掌聲。　　接着，李烈鈞驚恐的看着國民革命軍將領踴躍發言，都堅持主張在李大帥的領導下，打破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 第五百八十五章 千里大迂迴（一）

　　華燈初上，忙碌一整天的李想才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到落迦山別墅。　　大廳里，水仙兒、湯約宛與別墅里的女職員在玩斗地主。自從中原大戰的落幕之後，落迦山別墅里的氛圍也變得輕鬆了起來。但是李想心一點也沒有輕鬆，他現在又操起了江西的二次“圍剿”的煩心。　　“回來了。”水仙兒抬眼媚他一個。　　“唔，回來了。”李想有點招架不住。　　“吃飯了嗎？”湯約宛粉臉如醉的頭也不抬的問道。她全神貫注着手裡的牌，在她前面已經贏了一堆籌碼。　　“吃過了。”　　李想匆匆往樓上走去。　　書房裡，梅迪正在燈下整理着成堆的文件。　　“你怎麼不同她們去玩？”李想笑着問道。　　“沒有錢。”梅迪頭也不抬的說道。　　“我記得你剛領了工資，還不夠你輸的？”李想走到書桌后椅子坐下。　　梅迪撇了他一眼：“都去玩了，這裏交給誰呢？她們都是忙了一天了，這會子還不叫她們玩完去。所以讓她們都去吧，我在這裏。”　　“還真箇‘貨真價實’的管家小妹。”李想笑道：“我在這裏坐着，你放心去吧。”　　梅迪把一疊分好類的文件放在桌面上砌齊了，擺在李想面前，說道：“你在這裏，我更不能去了。有事，我也能在這裏打個下手。”　　“我有篇大文章要做，不知道要熬到什麼時候呢。”李想拿出紙和筆，說道：“你也就不要陪在我這裏熬了。”　　“好的，我把這一點分好類，我就去休息。”梅迪說完，默默的埋頭整理起來。　　李想看着敬業的管家小妹，搖搖頭，也埋頭開始做文章。迅速的就在紙上寫下“怎樣創造鐵的國民革命軍”幾個字……　　這次反“圍剿”，僅有三萬多人的江西國民革命軍新4軍，在沒有得到必要休整的情況下，要打破超過自己十倍的三十萬敵軍的大規模“圍剿”，這是一個多麼艱巨的任務！　　李想十分清楚，要勝利地完成這一艱巨任務，除了確定正確的作戰方針之外，還必須加強武昌對新4軍的絕對領導，提高軍隊的素質，強調集中指揮和統一訓練，以增強新4軍的戰鬥能力。　　作戰方針有參謀部的專業人士操這個心，李想準備撰寫《怎樣創造鐵的國民革命軍》的大文章，以達到統一新4軍因為李烈鈞等人的到來而有些混亂的思想。　　李想在文章中寫到，在當前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創造鐵的國民革命軍是目前黨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怎樣創造鐵的國民革命軍呢？李想總結了六個基本條件：　　第一，“確定國民革命軍的階級性。”文章中寫道：“國民革命軍是工農的軍隊，也可以說是一切勞苦群眾的軍隊。”　　第二，“無條件地在三民主義領導之下。”文章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和國民革命軍成長的過程來論述：“鄂區國民革命軍是中國革命的先鋒隊，新4軍只有在三民主義正確領導之下才能夠完成它的歷史的偉大任務。”並且指出：“中國革命的先鋒隊經過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委員與政治機關實行它的領導作用。”　　第三，“政治訓練的重要。”文章中說：“國民革命軍的政治訓練是啟發和提高指揮員戰鬥員的三民主義的覺悟。使他們認清本階級的利益，努力於本階級的政治任務，與敵人作決死的鬥爭，去達到消滅敵人、解放本階級的目的。”　　當然，三民主義的解釋要以武昌的修正派為準繩。　　第四，“軍事技術的提高。”李想一向重視不斷提高國民革命軍的軍事技術。他在文章中說：“中國的新式武器來自各國，類型也日益複雜化。因此，國民革命軍在戰術方面必須超過敵人，在技術方面必須努力學習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識，以便我們從敵人中間得到新式武器時，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第五，“自覺地遵守鐵的紀律。”文章中說：“自覺地遵守紀律的精神的養成和提高，就是使各個指揮員戰鬥員的忠實勇敢，服從紀律，匯合成為全軍的忠實勇敢，服從紀律。有了這樣自覺地遵守紀律的國民革命軍，就是鐵的國民革命軍。”　　第六，“要有集中的指揮和統一的訓練。”李想指出：“要使國民革命軍的行動，在任何情況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滅它的階級敵人的武裝。”　　正當國民黨軍隊向江西的革命根據地發動規模空前的進攻的時候，李想發表這篇論文，對提高新4軍乃至整個江西反“圍剿”的作戰能力，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國民黨軍隊的行動很快。七月上旬，段芝貴指揮左翼集團軍日益逼近新4軍總部駐地福建建寧。然而，他們並不知道新4軍的主力所在。　　段芝貴錯誤地判斷新4軍主力已由閩贛邊界向廣昌、石城、寧都轉移，命令軍隊繼續向南推進，先後進佔廣昌、寧都，結果並沒有找到新4軍主力，撲了個空。　　接着，段芝貴又錯誤地判斷新4軍主力可能在寧都西北地區，命令軍隊奔向這一地區，又撲了空。　　李純指揮右翼集團軍按計劃向富田、東固、寧都一帶推進。　　此時的天氣炎熱，他們進入革命根據地后，因地形不熟和到處受到襲擾，又找不到新4軍主力作戰，東奔西突，陷入狼狽的困境。　　林動在給李想的秘電這樣描寫道：“他們追着追着，天天爬山，還沒接火，已經不知累死熱死好些了。”　　“這時，如果新4軍主力從閩西和閩西北駐地直接插向預定的作戰地區寧都、興國一帶，將同敵軍主力相遇，對新4軍是不利的。”李西屏凝視着地圖。　　李想有點摸不着頭腦，地圖的標記很複雜，遠遠超出他的業餘軍事水準能夠理解的範疇。　　“萬變不離其宗！依然用大帥的十六字訣對付他們，避敵主力，打其虛弱！”曾高在地圖上指指點點：“形勢上與第一次反‘圍剿’稍稍變通一下，採取磨盤戰術，向南實行千里大迂迴，繞過敵軍進攻的鋒芒，從贛南根據地南部插入敵人背後。”　　李西屏用通俗地話說道：“我們的方法，就是先躲開敵人，疲勞他，等他疲勞不堪了，再開始打。”　　……　　林動收到武昌命令，立刻率領新4軍主力和總司令部，由閩西、閩西北駐地出發，從敵人的左側，沿閩贛邊界的武夷山脈向南急進。　　一個小學校的大操場召開南下的誓帥大會。　　各路軍馬紛紛聚集，紅旗招展，梭鏢閃光，昂揚的戰歌聲，洪亮的口號聲此起彼落，一派臨戰出征的雄壯氣氛籠罩着大操場，忽然，熱烈的掌聲鋪天蓋地，如江潮一樣洶湧而起�D�D林動總司令等領導同志登上了講話台！　　在普通人的意象中，林動這樣做到總司令的大人物，沒有四十也應該有五十了吧。可站在眼前的林動總司令，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長得是非常的年輕，英氣勃然，個頭雖然不高，腿上打着齊整的綁帶，腳穿一雙粗茅草編織的草鞋，連一雙襪子也沒有。然而，臉上的表情是輕鬆而不失威嚴，寬寬的額頭下，有一雙深邃明凈的大眼，穩重地環視着集結在草坪上的隊伍。當他站起身的時候，就習慣地將兩腿分開，雙臂交叉在背後�D�D才二十多歲的人，大約是因為經歷了許多驚天動地的鬥爭的緣故吧，所以那副年輕的身體就顯得像鋼鐵一樣堅強。　　盛夏季節，烈日當空，氣候悶熱。再加上缺少糧食，吃飯極度困難，每天只能以稀飯充饑。但是，新4軍依然精神振奮地向贛南根據地的南部進發。　　林動率領隊伍由廣昌的尖峰向石城、瑞金方向前進，路經北坑時見到當地的游擊隊員熱情地前來相迎。　　林動從馬背上跳下來，走到大家面前，用關切的口吻告訴他們：“敵人的部隊已經從南豐出發，尾隨我們。他們的前頭部隊已經到了尖峰的黎花山一帶。我們部隊按照李大帥的決定，要甩開這裏的敵人，轉到後面去消滅他們。”　　說到這裏，林動關切地叮囑游擊隊員們：“你們要提高警惕，堅持鬥爭！”　　說完，矯健地跨上座騎，朝大家揮揮手，帶領部隊繼續前進。　　林動率領新4軍隊伍，在連續十幾天的急行軍中，經安遠、寧化、長廷瑞金等地，繞道千里，到達零都北面的銀坑地區，隱蔽在深山峽谷中。　　林動率部在銀坑地區休整了幾天並觀察了敵軍動向後，又率部向西北方向轉移，來到興國北部的高興圩。部隊在這裏一面休整，一面準備轉入反攻，並進行了戰前的政治動員。　　不久，段芝貴已發現新4軍主力在興國集中，不過他卻錯誤地判斷新4軍主力有西渡贛江的意圖，便集中九個師的兵力，分幾路向興國猛撲過來，企圖圍殲紅軍主力於贛江東岸。

# 第五百八十六章 千里大迂迴（二）

　　武昌的參謀總部里燈火通明，李想、曾高、李西屏正圍着一張巨大豪華的辦公桌討論突圍計劃。這次會議少了以前的談笑風生，幾人一落座就直奔主題。　　“據可靠情報，段芝貴已發現新4軍主力在興國集中，袁世凱已經命令段芝貴做好圍攻準備。段芝貴的部隊正集中九個師的兵力，分幾路向興國猛撲過來，企圖圍殲紅軍主力於贛江東岸。這幾天他的前哨部隊活動很頻繁，天天都有飛機來監視我們。他也在防備我們突圍。”李想搖着那把一把蒲扇，聲音很低。　　曾高三接過話頭道：“林動也知道自己的處境，我們也要他們立即突圍，愈快愈好。但現在他們的四周都是段芝貴的部隊，他們的蛛絲馬跡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突圍的任務很艱巨，不僅要有勇氣，還要有手段。先期的準備工作必須隱蔽進行。”　　屋裡靜悄悄的，沒有任何聲響。這幾位國民革命軍的領導人都感到從未有過的壓力正在襲來，包括這位大名鼎鼎的“傳奇名將”的李想。　　還是李想打破沉默：“我看，段芝貴還沒有確定我們的真實意圖和戰略布局，從他的兵力布局來看，他必定是錯誤地判斷新4軍主力有西渡贛江的意圖。”　　“對呀！我們參謀部那麼多人怎麼就沒有看出來？”曾高拍拍額頭。　　李西屏趕緊的把目光往地圖上聚集。　　李想其實沒有他們那麼深厚的理論功力所以看問題和他們是另一個角度，李想看地圖，看不出理論和教條，看的是人心，揣摩敵人的意圖比任何人都准。　　李想也有點洋洋得意：“我們將計就計，表面上做出主力西渡贛江的意圖，繼續給段芝貴造成假象；另外，從現在開始各部隊都要做好充分的動員，把一切突圍工作都準備好。只要時機成熟，就可以行動起來。現在的問題是向哪邊突圍。這個問題還要大家群策群力。”　　對於突圍而言，方向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戰略問題。形勢險惡，新4軍應該從哪裡突破敵軍的圍攻？這不是李想這樣的“戰略大家”可以一眼看出來的，只能由參謀們慢慢討論。　　李西屏說道：“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之後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　　“不不不，”曾高連連搖頭：“新4軍的行動已被敵軍發現，段芝貴的第十四師、第十一師已搶在新4軍前頭進佔富田。這兩個師是袁世凱的精銳主力，戰鬥力強。為了‘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絕不能和這樣的硬石頭去碰。你們看，這時，北洋軍各路軍隊雲集在興國及其周圍地區，將新4軍包圍得嚴嚴實實，使新4軍處在北、東、南三面受敵和西臨贛江的極端危急的局面下。興國縣的大部分地區已經失陷，只剩丁高興圩及其周圍幾十里地方留在新4軍的控制下。”　　怎樣擊破敵人的嚴密包圍圈，成為放在李想，曾高和李西屏面前的嚴重課題。　　曾高、李西屏等參謀人員對情況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認為北洋軍的第二路進擊軍、第一路進擊軍多是袁世凱北洋軍的嫡系部隊，戰鬥力強，不易擊破；而正在由龍岡向良村、蓮塘進犯的第三路進擊軍不是袁世凱北洋軍的嫡系部隊，戰鬥力較弱，容易被擊破。　　根據“避實就虛”的原則，他們立刻根據李想的戰略部署制定了詳細的作戰方案：以部分新4軍會同地方部隊和赤衛隊，偽裝新4軍主力，向西佯動，示形於敵，把戰鬥力較強的北洋嫡系各部吸引到贛江邊去；把李純、王占元部牽制在興國北面。出其不意地集中新4軍主力從中間突破包圍圈，迎擊正向興國東部的良村、蓮塘進犯的雜牌部隊，取勝后相機擴大戰果，各個擊破敵人。　　“但這條路線山多路險，突圍途中的行軍困難會成倍的增加，重型裝備和一些其他用品肯定不能隨軍前行。”李西屏說道。　　“不過，只要能把3萬部隊安全帶出段芝貴的包圍圈，再大的困難也算不得什麼。”李想拍板道：“就這樣，一切突圍行動按計劃進行。”　　……　　林動命令一個旅大張旗鼓故意做出主力西渡贛江的意圖，佯裝成新4軍團主力想在西線打一場惡戰的勢態。該旅在贛江邊上川流不息地頻繁調動，深夜秘密地向西轉移，白天又公開地迴轉向東開進，中途還在行軍路上埋鍋做飯，造成主力向西渡贛江的逼真假象。　　一切準備就緒后，主力突圍開始。　　夜幕已經降臨，天上繁星閃爍，一抹月光穿透雲層，撒在了萬籟俱寂的神州大地上。　　高興圩周圍靜悄悄的，一切都在沉睡，包括段芝貴所設置的第一道防線的官兵。　　月光籠罩的高興圩新4軍團司令部內此時正一片繁忙，司令部電台嘀嘀嗒嗒響個不停，傳令兵跑得飛快，參謀人員也緊張地忙碌着。各路部隊都已在指定位置集結完畢，整裝待發。　　林動還留在司令部里，他反覆交待，要把屋子打掃乾淨，不能帶走的要放置好。接着又要通了林虎的電話，說了幾句鼓勵的話。林虎在電話那頭響亮地回答：“保證完成任務。”　　林動趁北洋精銳被部分新4軍向西吸引到贛江邊的萬安、良口地區的機會，率領新4軍主力在夜色掩護下，一路路新4軍士兵躡手躡腳地出發了。　　夜幕掩護下，從崇賢和興國兩地敵軍之間僅二十公里的空隙中，冒着綿綿細雨，踏着打滑的山間小路，悄悄地翻越陡壁懸崖，沿着深壑峽谷，迅速地向東穿插。沒有燈火，沒有聲響，連指揮口令也壓得低低的。隊伍就在羊腸小道上摸索着行進，一個拉着一個，向著他們的目的地發起急速前進。　　林動不時地站在三岔路口，關照指戰員們不要擁擠，告訴大家要一個一個地跟着走。　　此時的段芝貴正在南昌睡大覺，他對高興圩正發生的事情渾然不知。而就在幾個小時前，他還向袁世凱信誓旦旦地宣稱，國民黨江西殘匪已如瓮中之鱉，只要開口，就能夠一個不剩地全部吞下。　　主力突圍的行動在林動等人的指揮下仍然如舊。林虎的部隊比往常更加頻繁的在贛江邊上東調西調。　　這天，太陽升得老高了段芝貴才起床。　　自發現國民黨殘匪有向西渡江的意圖以來，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問高興圩的國民黨殘匪部隊有什麼動靜，但每次接到的報告都是無異常情況，正在如他計算的那樣往口袋陣里鑽。時間一長，他也就放鬆了警惕。　　這天早上，段芝貴一起來就去做戶外運動了，太極拳打得正起勁，老遠就看見漂亮的機要秘書快步跑來。　　北洋軍是沒有在軍隊招女人的傳統，但是自從知道南方的新派將領都喜歡在身邊擺一個漂亮花瓶機要秘書，他來南方之後也隨了大流，招來一個漂亮的機要女秘書，還是個上海洋學堂畢業的大學生。這玩意，就跟過去大帥身邊養個兔兒爺一樣，都是大帥應該有時髦的氣派。　　秘書一個立正，滿頭的大汗來不及擦就向段芝貴報告：“國民黨殘匪有突圍的跡象。”　　段芝貴眉頭一皺，命令道：“講清楚。”　　秘書回答道：“剛剛接到報告，林動的部隊有向東運動的跡象。”　　段芝貴皺着眉頭，接着命令道：“請洋大人派飛機去偵察一下。”　　按照段芝貴的判斷，林動國民黨殘匪部隊主力向西突圍與湖南的國民黨部隊會合的可能性大，而且，情報也都是這樣的沒錯。　　“難道我判斷錯了？”　　漂亮女秘書轉身走後他還站在原地自言自語，滿腹狐疑。　　段芝貴的偵察飛機在上空盤旋，只見高興圩東面地區濃煙滾滾，國民黨大部隊正向西展開猛烈渡江進攻。　　確信無疑，林動的殘部還是向西渡贛江。　　段芝貴火速來到作戰室，指頭一指，各路部隊開始向高興圩東部地區進攻。　　在段芝貴的一聲令下，北洋軍竟然部隊迅猛向前推進。幾乎沒有受到抵抗，於當晚就到了高興圩。　　林虎率部節節抵抗掩護主力突圍后已就地分散打游擊去了。　　到黎明時分，段芝貴的兩個精銳旅，全部佔領了高興圩和四周的大小據點。　　望着一座人去樓空的空城，這次北洋軍領兵大將站在新4軍總部的大門外好長時間沒說一句話。　　段芝貴更是驚訝不已！　　他在作戰室里來回踱步。30萬大軍圍定江西幾個月，修建了那麼多碉堡，壕溝，花費那麼多銀子，滿以為可以囊中取物，獲一“剿匪”大功，結果國民黨幾萬部隊就在幾天之內不翼而飛啦？北京的老頭子剛剛在中原吃了大虧，對江西一仗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結果弄成這個樣子，怎麼向大總統交代啊？　　段芝貴垂頭喪氣，一時手足無措，一連打了幾個電話，命令各部隊火速出動偵察部隊排山式搜尋，非找到林動不可！　　段芝貴嘆了一口氣，正拿幾份文件來看，這時接到了前方戰報：蓮塘站附近發現敵情，可能是林動主力部隊已突圍至此。　　段芝貴眼睛一亮，如獲至寶，來不及思考，抓起電話就喊：“給我堵住，給我堵住！”

# 第五百八十七章 千里大迂迴（三）

　　經過一夜又半天的急行軍，林動於次日午時到達蓮塘，部隊隱蔽在蓮塘附近的吳公山上的密林中。　　連着一夜又半天的緊張行軍，林動顯得消瘦了一些。　　隨軍的李烈鈞更是累得半死，他何嘗吃過這種苦頭？不過，通過這次行動，他對新4軍又有了新的認識，這樣能吃苦耐勞的軍隊，還有能與士兵同甘共苦的將領，不打勝仗才怪！不過李烈鈞心裏又有些泛酸，這樣的這支強軍，卻不是他的。　　“先生沒有吃過這種苦吧。”林動打開水壺，丟給李烈鈞。　　李烈鈞聞言醒過來，苦笑一聲，接過水壺咕咚咕咚喝了幾口水，又還給林動。　　林動喝了兩口，立刻攤開地圖和幾位將領把周圍地形仔細研究了一番。　　“第三路進擊軍已進到蓮塘以北十五公里的良村，它的前衛部隊第四十六師第二旅已進到蓮塘附近，同第43師的警戒部隊接觸。”　　林動說道：“武昌給我們的情報表明，這是各路‘進剿’軍中戰鬥力較弱的一路，又是北方軍隊，不善於南方的山地作戰，我們就在這裏，迅速殲滅該敵！”　　“是！”眾將應諾。　　林動深知，這是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第一仗。能否打好，對以後的戰鬥關係極大。為了有把握地打勝這一仗，他到蓮塘后沒有休息，就登上蓮塘附近的大窩峽，打開軍用地圖，手舉望遠鏡，向對方來路十萬洲、半經方向的狹長深谷盼望，仔細觀察敵軍動向，並向當地群眾詳細了解這裏的地形情況。　　在弄清敵情和周圍地形后，林動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進行戰前動員。並指揮部隊於當晚隱蔽進入陣地。　　部隊進入陣地后，林動亦親臨督戰，在陣地上對戰士們也搞了一場戰前動員。　　林動看起來很消瘦，穿着一件磨破了肘部的軍裝，揮着大手向突擊隊說道：“同志們，大家辛苦了！”　　戰士們個個精神抖擻，昂首挺胸地聆聽首長指示。　　“我們已經躲過了段芝貴的眼睛，幾天來的急行軍段芝貴沒有發現我們，突圍取得了第一步勝利。現在，我們的前面就是蓮塘，有北洋軍重兵把守。突破了蓮塘，我們的突圍就取得了重大勝利。今天晚上，我們全旅要在這裏打一仗，目的就是要突破蓮塘，突破敵人的包圍。”林動停了停，繼續說：“你們是各團抽出來的戰鬥骨幹，在今晚的戰鬥中你們要發揮重要作用！敵人出了告示，誰先拿下蓮塘，就獎給二十萬元。你們怕不怕呀？”　　“不怕！”戰士們回答十分響亮。　　林動笑道：“對，別看他們叫得凶，明天早上四點鐘就繳他們的槍！”　　林動的話簡短有力，戰士們聽得熱血沸騰。　　拂曉，林動趁敵不備，下達了攻擊命令。　　各路新4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北洋軍發起總攻。　　一陣炒豆樣的機槍急嘯聲中接連傳出一兩聲間斷響起的沉悶槍聲，幾個北洋軍機槍射手應聲而倒。　　一枚手榴彈打着旋的落下來，凌空而爆的手榴彈紛射的破片炸得北洋軍鬼哭狼嚎，絲毫找不到隱蔽的角落。　　一長串的子彈從斜側面飛掃過來，六七個北洋軍士兵措不及防，在四濺的血花中栽下。　　新4軍指戰員迅速衝下山崗，同敵軍展開白刃戰。　　只用了兩個小時就結束戰鬥，全殲第三路第四十六師第二旅和由良村派來的一個偵察營。這次戰鬥打得如此神速，北洋軍被打得暈頭轉向。　　有個俘虜說：“昨天通報還說你們被我們的人圍在高興圩，那曉得今天你們卻在這裏包圍了我們！”　　李烈鈞聽了和忍不住大笑，在這種絕境當中卻能打出這樣漂亮的勝仗，也可以說是武昌那位指揮有方，而這裏的將士用命。　　接着，林動指揮新4軍揮戈北向，乘勝進取良村。李烈鈞帶領一個警衛排向良村插去。在途中同正由良村增援蓮塘的北洋軍的第五十四師一個旅遭遇。按預定計劃，新4軍應該搶先佔領路旁的山頭，但他們沒有按時到達，所以被敵軍第54師搶先佔領了。　　李烈鈞到達山腳下時，才發現這個情況。當時，他身邊只有幾個參謀人員和一個警衛排。　　李烈鈞也勇猛了一回：“立刻準備投入戰鬥！”　　一個北洋軍的軍官從掩體後面悄悄探出身子，衝著正跟隨在後的幾個大兵揮揮手。一群身影藉著土丘掩體的掩護，緩慢的蠕動在一片狼藉的戰場。　　馬克沁機槍噠噠噠的噴吐着火舌。　　“卧槽，搞什麼威力試探，有種你就來啊。”　　看着只是在天然的土丘掩體後面的北洋軍官兵，李烈鈞憤憤的罵到。　　“北洋軍的這會兒肯定是在集結兵力，並順帶着以零星的炮火騷擾防咱們，使得咱們不能利用這短暫的戰鬥間隙加固工事。”李烈鈞氣哼哼的對一邊的警衛們說道：“告訴弟兄們，修補工事的時候留點神兒，當心北洋軍的冷槍。”　　“是！”　　“拖死他們，等我們的大部隊一來，就是他們的死期！”李烈鈞罵罵咧咧的彎腰跑向不遠處的8連陣地，灰頭土臉的李烈鈞正指揮着部隊準備新一輪的防禦作戰。　　頭上裹着紗布的8連長則是在口沫橫飛的衝著從幾名構築掩體點機槍手指手划腳。　　“北洋狗倒是挺狡猾。”李烈鈞啐了一口唾沫。　　對岸的北洋軍陣地上，一個個興高采烈的衝著這邊正在激戰的戰場指指點點。　　李烈鈞頗有些氣憤的皺皺眉頭，這些傢伙太狂妄了，驕兵必敗這個道理難道不明白？　　“呸，不就欺負着咱們沒有重炮呢。”李烈鈞罵到：“狗曰的，要是有門大炮，非炸死你丫！”　　噠噠噠急促的機槍射擊聲響起，接着又是兩聲轟的爆炸聲，李烈鈞本能地一彎腰，半蹲着四下查看狀況。　　對面的北洋軍官兵們也亂糟糟的趴着土丘後面，一個個緊張兮兮的趴在地上。　　“什麼情況？”李烈鈞摸不清頭腦了。　　“大部隊趕到了！”　　警衛連一陣歡呼。　　大部隊趕到，經過激戰，殲敵一個團，擊斃北洋軍一個旅長后，殘敵向良村潰退。　　林動指揮部隊追到良村，將第五十四師包圍起來，發起猛攻，又殲敵一部。　　北洋殘兵敗將只得奪路向龍岡逃去。良村戰鬥只用了幾個小時，就勝利結束了。　　蓮塘、良村戰鬥勝利后，新4軍指戰員的鬥志更加高昂，北洋軍軍隊的士氣卻一落千丈。　　李想在武昌發出“宜將剩勇追窮寇”的秘電，要求林動發揚國民革命軍連續作戰的傳統，乘勝北進，再殲龍岡敵軍。　　這時，龍岡駐軍有周渾元的第五師四個團，郝夢齡的第五十四師兩個團，還有從蓮塘、良村潰退去的約兩個團，共八個團的兵力。　　林動命令新4軍第41師於拂曉向龍岡發起總攻擊。　　當部隊行進時，在途中得知龍岡守軍已有準備，在駐地周圍修起許多堅固工事，又獲悉毛炳文的第八師剛剛從君埠、南陵地區撤回黃陂。　　林動立刻果斷地改變原來計劃，不去龍岡，出其不意地改去黃陂攻打立足未穩的毛炳文師。　　為了打好這一仗，林動又在君埠召開戰前動員大會。　　李烈鈞發現，新4軍無論大戰小戰，都要搞個動員大會，別說，效果頂呱呱的。　　林動還做了周密部署：以43師佯攻龍岡，牽制周渾元師，轉移敵軍的注意力，麻痹黃陂的毛炳文師；新4軍主力卻轉而向東，突然進攻黃肢，打他個措手不及。　　林動隨即率領新4軍主力向黃陂急迸。　　經過三天急行軍，於第三天清晨趕到黃肢附近，將總部指揮所設在城江山上的松林里。　　“414團、412團擔任主攻，從黃陂南側攻擊；423團、413團向黃陂東側迂迴，斷敵後路，阻擊東面增援之敵。”　　林動把鉛筆往地圖上一丟，鏗鏘有力的下命令。　　各路新4軍進入陣地后，很快同毛炳文師接上了火。　　黃陂，毛炳文聽着遠處不時的傳來陣陣炒豆樣的槍聲，偶爾的還有一兩聲爆炸聲沉悶的響起。遙遠的天邊似乎隱約可見陣陣火光如同閃電樣的閃爍着。　　新4軍如狼似虎的撲過來，窩在戰壕掩體內的北洋軍的官兵無一不感覺到陣陣的恐懼，這種恐懼是那樣的無法壓抑。沒有人想和過去两天里死去的那些倒霉蛋一樣，在北洋軍猛烈的炮火和排山倒海的進攻下，橫屍在這片黃頁、或是乾脆被直接的炮彈炸的屍骨無存。　　中午，突然下起傾盆大雨。林動指揮各路新4軍已經攻進黃陂街。　　空氣愈的充滿着硝煙的味道，遠處的黃陂街的方向陣陣炮火隆隆，不斷的有巨大的火柱噴涌騰起，幾乎的將半個天幕染得一片火紅。　　毛炳文收回目光，又看着地圖，眉頭緊鎖。隨着時間的流逝，眼前的這些情況顯然不是太樂觀。再不跑路，那樣他可就危險了。　　兵者詭道也，毛炳文在接受到任務的時候便意識到段芝貴已經將自己這個師當成了棄子了，不要說全身而退了，在國民黨革命軍的進攻下，恐怕接下來，黃陂守得住，守不住都是個問題。現在的問題是，他怎麼樣才能爭取到更多的時間突圍。　　毛炳文一咬牙，留下一部兩個團，然後率余部向洛口、寧都突圍。　　新4軍乘勝追擊二十餘里，又殲敵約兩個團。　　當天下午，戰鬥勝利結束。　　這次戰鬥打得乾脆利落，時間不長，繳獲頗多。　　第二天，武昌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發出的《黃陂戰鬥捷報》中說：“三次戰爭，我新4軍在良村、蓮塘消滅敵人之第三路進擊軍兩師，取得第一步勝利后，接着，在黃陂擊潰敵之毛炳文師全部，繳得步槍三千五百餘支，手花機槍、水旱機關百餘挺，無線電機一架，其他軍用品無算，俘虜官兵六千餘人。黃陂戰爭，我軍開始猛攻，只一個鐘頭即將敵師全部打敗。”　　新4軍在五天內連續打了蓮塘、良村、黃陂三個勝仗，共殲敵萬餘人。　　……　　對於袁世凱而言，江西戰場就是他和李想的第二次角力，打破中原戰場僵持平衡的關鍵！破了江西匪患，立刻就可以威脅湖北，李想的心臟！　　即使李想要從中原戰場調兵南下防禦，中原戰場的平衡就立刻被打破了。　　可以說，江西戰場對北洋軍有着重大的戰略意義。　　而且江西的剿匪，他也是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頂着東郊民巷要求南北停戰呼籲的巨大的壓力，做最後一博。這要是不能勝利，他就要考慮“議和”了。　　這次的高興圩已經成了一個腳盆，周圍大山環繞，各個重要的交通隘口又有段芝貴把守，林動就是插翅也難飛。　　袁世凱本以為48小時吃掉林動是一件很輕鬆的事，但100小時之後，他們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還越過了口袋陣，向西一路斬殺過去了，三戰三捷。　　袁世凱又氣又急，電報都嫌慢，操起電話直接要通南昌，把段芝貴狠狠訓了一頓：“卧槽泥馬，怎麼打仗的，幾十萬兵力交給你，結果讓他們從眼皮底下溜走了……限你48小時截斷匪兵去路，殲敵於黃陂地區！”　　“是！屬下肝腦塗地，不把匪軍剿滅，拿腦袋來見大總統！”電話那頭的段芝貴大氣不敢出，連連答是。　　這位北洋軍大將官圍攻贛南前還牛哄哄的，好像就要建立蓋世之功一樣，結果幾天下來形勢就急轉直下，接袁世凱電話時兩腿直哆嗦。　　掛上袁世凱的電話，段芝貴擦擦滿臉的冷汗，越想越怕，也越想越氣，也操起電話，學着袁世凱的樣子把部下訓了一頓。　　袁世凱又命令李純再想辦法撥出一部分部隊與段芝貴一起行動，李純在前面堵，段芝貴在後面追，一個喊打，一個喊殺。　　袁世凱這陣勢是：不殲林動，決不罷休！

# 第五百八十八章 肥的拖�C（一）

　　“這是在黃陂戰鬥中，從毛炳文的師部繳獲一份第六師師長和第十師師長發出的緊急電報，稱這兩個師已向黃陂地區開來，現已進到離黃肢僅十公里的砍柴岡。”水仙兒走進參謀部，手裡拿着這份重要的文件。　　李想拿起來看了一下，交給曾高和李西屏他們看。　　曾高看完后說道：“根據這份緊急電報和其他有關情報分析：北洋軍‘進剿’軍主力被部分新4軍向西引到贛江邊后，並未找到新4軍主力，已發現中了新4軍的調虎離山計。蓮塘、良村兩次戰鬥后，他們又發現新4軍主力已在東面黃陂一帶集結，並估計有北上進攻臨川的意圖，於是，袁世凱、段芝貴便命令敵軍主力第一路進擊軍、第二路進擊軍和第一軍團掉頭向東，向黃陂地區猛撲過來，企圖集中優勢兵力，圍殲新4軍主力於這一地區。”　　李西屏補充道：“敵軍主力很快就會到來，新4軍不宜在黃陂久侍。”　　“該往那兒走？”李想問道。　　曾高和李西屏交換個默契的眼神，曾高在地圖上一指，說道：“命令部隊於當夜立刻離開黃陂，向君埠地區隱蔽集中，休整待機。”　　……　　果然，第二天第六師、第十師、第二十四師和第二十七師就氣勢洶洶地進佔黃陂。　　因為新4軍主力已經轉移，他們又撲了個空。　　接着，北洋軍其他部隊也很快從四面八方向黃陂、君埠開來，從東、南、北三面對新4軍主力形成密集的大包圍，準備進行決戰。　　這時，新4軍的處境是第一次反“圍剿”以來最危險的時刻。如果決策和指揮稍有失誤，便會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　　李想眼睛紅紅的，已經連續两天兩夜沒有睡覺了。曾高和李西屏等參謀也都一樣，兩個眼睛跟兔子似的。　　軍事會議是沒日沒夜的開，討論如何跳出敵人的包圍圈。　　“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應該避免同超過新4軍數倍的敵軍決戰，需要用一部分兵力牽制敵軍，掩護新4軍主力悄悄西進，回到興國的北部和西部隱蔽待機。”李想說，等着一雙布滿血絲的眼睛完看着大家。　　李想其實就是這麼三板斧，但是這三板斧對付敵人不管是在那個時候都很管用。大家對這個提議，也沒有什麼意見。　　曾高說道：“我們可以針對段芝貴、李純害怕新4軍北攻臨川的心理，命令十二師偽裝新4軍主力向樂安佯動，井指示他們要白天行軍，大造聲勢，故意暴露在敵軍面前，使他們造成錯覺，誤認為新4軍主力真的要北攻臨川，吸引他們向東北方向調動。”　　“聲東擊西？”李想笑道。“你腦子還真好使。”　　“兵不厭詐。這還是從大帥這裏學來的。”　　……　　夜間，在十二師佯動的掩護下，林動率領新4軍主力悄悄地由君埠地區向西急進，迎着正由西向東開進的敵軍，從北洋軍江西剿匪的第一軍團和第二路進擊軍兩部之間僅十公里的夾縫中穿插過去，突破重圍，他們藉著星光，翻山越嶺，攀藤附葛，沿着崎嶇的山間小道，蜿蜒西進。　　時值七月，贛南地帶陰雨一下就是十天半個月，道路泥濘，空氣潮濕。　　段芝貴和李純的隊伍在爛泥的山路上稀稀拉拉地走着，白天晚上趕着行軍，對於平常養尊處優的北洋軍官兵來說，哪受過這般苦。隊伍里怨聲載道，罵娘聲一片接一片。連一些軍官也有些牢騷了，有的把帽子一摘，吐出一口苦水，惡狠狠罵道：“他乃奶的！在直隸好好的，為什麼要來江西？奶奶的，害得老子受這般罪。”　　但這樣的氣候條件正是與北洋軍拉開距離的時候，新4軍的官兵們沒有任何抱怨，他們只知道，跑得越快，生存的可能就越大。　　在整個夜行軍中，林動始終手拿指南針，走在隊伍的前頭。　　經過一夜的急行軍，終於跳出敵軍的包圍圈，到達興國東北部的白石、楓邊地區，隱蔽在深山密林中，一邊休整，一邊靜觀敵軍動向。　　……　　林動再給武昌的秘電中談起這次突圍的情景時說：“我們在敵人兩路夾攻，不到二十里寬的區域中轉移出去，進退自如，打得相當巧妙；這都是由於群眾條件優越，將敵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敵人疲憊不堪。”　　李想看到這封電報，忍不住長出一口氣，可以睡個安穩覺了。他手裡拿着電報，靠在椅子上，很快就鼾聲如雷。　　……　　新4軍主力在白石、楓邊休整期間，林動總前委會議。　　為了提高部隊的政治素質和軍事技能，林動特彆強調思想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訓練。　　為了密切軍民關係，林動親自帶領紅軍指戰員幫助駐地群眾割禾、挑水、劈柴。　　駐地群眾見到這種情景深受感動，自發地組織起慰勞隊、洗衣隊，用最好的食物慰勞新4軍，幫助新4軍洗縫衣服，站崗放哨，盤查行人，封鎖消息。　　這種魚水般的軍民關係，成為一道堅不可摧的銅牆鐵壁。　　完全成為旁觀者的李烈鈞是一個勁的感嘆。　　經過半個月的休整，新4軍的政治素質和作戰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而北洋軍的軍隊卻絲毫未覺察。　　為了掩護新4軍主力向西轉移，向北洋動的十二師相機攻佔了樂安縣城。　　這下，段芝貴、李純更以為這一支確是新4軍主力，並錯誤地判斷新4軍主力將進攻臨川，急令第十師由黃陂速回臨川，又令第六師、第十一師、第十四師等部由黃陂、君埠地區向北追擊新4軍十二師，準備決戰。　　新4軍十二師趁此緊緊地牽住敵軍主力，專走險路。　　新4軍攜帶的是輕武器，行動起來非常靈活。　　北洋軍軍隊攜帶了許多重武器，行動十分不便，被拖了半個月，弄得飢疲不堪，士氣沮喪，最後還是沒能找到新4軍主力決戰。　　段芝貴和李純發現又中了新4軍的調虎離山計，急令“進剿”軍主力掉頭向西，再到興國北部地區尋找新4軍主力決戰。　　這時，北洋軍軍隊已陷入飢餓疲憊的困境，新4軍卻已養精蓄銳，休整了半個月。　　為了繼續調動敵軍西進，進一步疲勞他們，尋找更加有利的戰機，林動率領新4軍主力再向西轉移到興國、贛縣、泰和、萬安之間的山區，隱蔽集結。　　北洋軍“迸剿”軍主力回頭開到興國北部時，又撲了個空。　　由於李想的巧妙指揮，進入革命根據地已兩個月的幾十萬北洋軍軍隊東碰西撞，多次撲空，始終沒有找到新4軍主力實行決戰，陷入進退維谷之中。再加上根據地的堅壁清野，游擊隊、赤衛隊的隨處襲擊，把進犯軍搞得精疲力竭，士氣低落，已無力再同新4軍作戰。　　南昌，李純和段芝貴本來是為了江西的權柄矛盾重重的，此時也忍不住碰碰頭，交換一下意見。　　李純嘆息道：“北洋處處黑暗，匪軍處處明亮。這仗，打不下去了。再磨下去，我們就危險了。”　　段芝貴摸了滿臉的汗水，南方悶熱的天氣叫他受不了，聞言也嘆息一聲，說道：“必須收軍了，我軍磨得銳氣全無，只怕李想從湖北湖南派出隨便的一支武裝，江西的局勢就全部翻轉了！”　　李想的“十六字訣”把他們北洋硬漢也磨的沒了脾氣，現在這“十六字訣”後面就右加了八個字，“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他們現在只要想起這幾個字就心驚膽顫的。　　段芝貴南下之前，那是一個雄心萬丈啊！對那些躲在贛南山區的泥腿子，都不希拿眼皮夾一下，北洋大軍一到，還不平腿了？很是看不起李純在江西“剿匪”也是娘們繡花一樣小心翼翼，坐下大將張敬堯還被“匪軍”活捉砍了腦袋，李瘋子還寫了一首《漁家傲》耀武揚威，搞得北洋軍好無能的樣子。　　現在段芝貴自己也攪進這個“剿匪”的泥潭裡，才算是體會李純的苦難之處。　　李純聽着這話，咽了口氣說道：“只怕現在大總統聽不這種意見……”　　兩個相視一眼，又唉聲嘆氣起來。　　“我剛剛收到情報，鄂軍主力在將在贛北有行動，就在湖北入贛的軍事要地田家鎮活動的頻繁呢。”段芝貴臉上氣色平和了些，不過這個消息叫聽了心裏也會不平衡。　　李純皺着眉頭道：“李瘋子的下一個目標是奪取重鎮湖口和九江？”　　段芝貴苦笑一下，說道：“湖北方面的調動引起了英國方面的注意，作為大總統的盟友，他們已經向北京方面發出了警告，指出李瘋子將可能在贛北一線發動一次大的戰役，這場戰役的勝負可能會改變現下中國的時局。不過從目前的架勢看來，英國把寶還是押在我們北洋政府身上。”　　李純吃了一驚，許久沒說話。段芝貴隨便一句話，對他來說便如醍醐灌頂。是呀，洋大人是支持北洋的！　　李純其實也察覺到了，江西打的都沸騰起來了，湖北方向卻是那麼的安靜，他們好像在準備什麼，是的，他有這種感覺。　　但是，革命軍要在江西大反攻，有洋大人支持，他們也是撐不住呀！　　這樣想着，段芝貴和李純臉上同時露出苦澀的笑容。

# 第五百八十九章 肥的拖瘦（二）

　　武昌，驕陽似火，熱得人無處躲無處藏，只有那些不知疲倦的蟬仍在討厭地鳴叫着。　　軍委會會議室里，在漢的高級軍事將領以及高級文官，都齊集軍委會作戰室，討論江西反攻的戰略。　　“你是說我們佔領九江，接着佔領南昌？”　　在參謀陳述整個作戰計劃時，湯化龍站了起來。這個計劃實在是太瘋狂了。　　迸射着火星的氣息從一開始就緊緊地籠罩着會場。赴會的武昌系統的文武大員都清楚，今天的會議將決定今後在中國的命運。轉攻江西，如能一戰扭轉僵持的這個糟糕的局勢，繼而徹底打垮北洋現政權，他們就將成為新中國的主人。　　混亂的中國也能從戰爭當中解脫出來，在列強忙於剛剛爆發的歐戰中奮勇的擺脫枷鎖，埋頭國家的建設。　　但這一仗如果仍不能打垮江西的北洋軍，瓦解北洋陣線，就是佔領了南昌，他們也將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祖國將陷入漫漫無期的長久消耗戰中――軍閥混戰！那麼到頭來失敗的還將是他們，遭殃的還是自己的祖國。　　這抉擇太難了！　　一種“望盡天涯路”的困惑、苦痛感充斥在每個人心頭。　　如單說軍事上奪取九江、南昌，那問題就簡單了，別說軍部那些手握重兵的戰爭狂人們，就是對戰爭一竅不通的那些個文職人員們，也自認有九成以上的把握。但要使北京城的那個胖子完全屈服，想都不用想，不可能！那剩下的就只有一口氣打到北京去，這誰也沒有把握。　　李想悶熱的拉開衣領，道：“只要我們在江西戰場打贏了，才能有和平。”　　“什麼？……”湯化龍問道。　　“我們不在江西戰場狠狠教訓一下北洋軍，那什麼去和袁世凱和談？袁世凱在中原戰場奈何不了我們，所以轉而全力出擊江西，那就是還不肯認輸呀。所以，我們只有在江西戰場狠狠的挫敗袁世凱，我們才有和袁世凱談判的本錢！袁世凱吃不下我們，也只有回到談判桌上來！”　　……　　李想作夢也沒想到，此舉竟收到出北洋軍不意之奇效。　　袁世凱與南昌成立的段芝貴和李純的表現完全不一樣，他不是驚慌，而是興奮，很興奮！他終於盼到了決戰，是真正的決戰！　　在贛南，圍着大山轉呀轉的，真的是被那些匪軍把“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北洋軍粘上一根尾巴，都變成一條狗了。那樣當初兩個月不到平定李烈鈞的威風。北洋軍在外人眼裡，就是机械呆扳、只靠匹夫之勇強攻，都變成北洋軍的招牌了。　　袁世凱對此更有切身之感，剿匪之初，他滿懷信心地把北洋主力部署在江西剿匪，但如今外圍戰已越來越清晰地展示，匪軍戰役部署就是“拖”，北洋軍未戰已處於被動。還未交手，袁大總統就先輸了一招，不由大驚失色。　　在江西剿匪，幾十萬大軍南北大調動絕非易事。且不說天氣炎熱、道路少且泥濘，單就兩大戰場間的南嶺、贛江贛南閩西粵北等地無數山川河流就夠受的。更何況戰前倉促，基本上沒在後方修多少戰備通路。這殘破的公路如何承受這數十萬車馬人流的壓力。　　那些日子，北洋的參謀部一時陷入緊張、忙亂之中。各部、室匆匆忙忙進出的人們，臉上早已沒了輕鬆、自在，甚至出現了慌張。那位眼高於頂的蔣百里都在參謀部急得團團轉，拿不出一個快速有效的破解李瘋子“十六字訣”的辦法。　　袁世凱表面上雖故作鎮靜，但心裏也如百爪抓撓。他不聲不響地在參謀部紮下了根。　　好在李瘋子終於拉開了江西決戰的架勢，袁世凱透過英國盟友的友情提示，早就開始了準備。當李想在田家鎮調兵遣將，一副攻擊九江的做派，準備發起大規模攻勢時，北洋軍數十萬守軍南北大調整已基本完畢。　　決戰了！北洋軍和李瘋子交戰以來，一直被李瘋子的非常規戰打法所困惱，北洋參謀部上下連着蔣百里這位日本士官學校的狀元郎都抓狂了，終於等到了一個堂堂正正的決戰時刻！　　懸着的一顆心終於落了地，袁世凱表面上雖然還是那麼平靜，但卻是驚出了一身冷汗。　　參謀部的作戰室里。袁世凱像躲過一場大難一般，心情輕鬆地。　　主持着江西戰區高級將領齊集的軍事會議。　　自從李想開飛機作為交通工具之先河后，中外的豪門巨富，政府機關都有樣學樣，袁世凱也從法國訂購了一架沙麥式飛機，從德國訂購一架高德降飛機。其實，漢口造的大黃蜂式飛機便宜很多，不過袁世凱不敢去買，他怕李想在上面動手腳。　　一架作為袁世凱自己的座駕，用來擺譜，一架就是專門給北洋將領作為公務之用。　　別說，有了飛機之後還真方便了，比如說現在，一個招呼，段芝貴和李純就飛到北京。　　這是江西大戰前前線將領齊集的最後一次會議，所以袁世凱十分重視。　　眼望眾將，他是欣喜多於憂慮。　　蔣百里一掃前段時間的頹廢，依舊是那麼風勁十足。眼下，他基本已丟開了保定陸軍學校的教學事務，一門心思撲在了江西戰區戰事上。蔣百里苦心孤詣，一天一夜，他的作戰計劃終於令袁世凱露出一絲笑容，光光的腦袋頻頻點動。　　“……我江西戰區30萬大軍擬分為兩大作戰兵團。段芝貴總司令率第1兵團配置於贛南一線，及其兩側地區，力爭以外線之勢擊破北上匪軍，屏障南昌。　　而段芝貴總司令第2兵團作為防禦主力，將全力扼守九江至瑞昌線正面，將匪軍主力阻於陣前，在李純兵團配合下，各個擊破匪軍各師團。”　　說著，掃了眼袁世凱，又神秘卻不無得意地補充道：“至於王占元軍團，我區擬編為戰區突擊軍，使用於戰場最為關鍵之處。在這座嚴密的大牆面前，李瘋子不墊上老本，是難以越過這數道防線的。”　　袁世凱頻頻頜首，左邊掃掃，右邊看看，興奮地在椅子上挪動着，似乎已有些坐不住了。　　但坐在一旁的陸軍總長段祺瑞扯着肌肉，露出了冷冷的一笑。這一笑，沒能逃過精明幹練的馮國璋那一雙犀利的眼睛。　　曹琨比較而言，似乎更老道些，並不像段祺瑞那麼鋒芒畢露。　　北洋三傑，刀光劍影鬥了10來年，他早已學會把稜角夾進軟骨里。　　曹琨是個內秀的人，內心其實精明過人。自袁世凱在總統府內設立軍事處以控制全國軍事，他就把參謀總長一職拋到了腦後。　　北洋系的基礎，建立在小站練兵時期，那時，袁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建軍工作上，他躬親部署一切，如：軍隊的編製和調遣，將領的選拔和補充等。其後政治上袁的地位日高，北洋軍的發展也日大，袁自然不能兼顧北洋軍，於是馮段諸將的權力因之逐漸提高。袁當總統后，精力分散到外交、財政、政黨方面，軍事就付託給北洋系的大將手中。這時，“北洋三傑”的情況是：馮國璋外調南京，主持長江一帶的軍事；段祺瑞在中央統理全國軍事；王士珍卻退隱正定。段以陸軍總長身份，不但對北洋軍系獨攬大權，即對於全國軍事亦有統籌之權。段倚賴徐樹錚，徐有才氣，可是和北洋系的淵源不深。北洋軍的新生力量，多數是由段所培養和提拔，不過袁對軍事並不放鬆，所以便在總統府內設立軍事處以控制全國軍事。　　段有段的個性，民國以後，袁段之間總有點心事，北洋系裡相傳有這麼一段故事：　　袁世凱把總統改為終身制以後，小站舊人早已恢復了跪拜禮，段祺瑞獨不肯，他對於其他問題倒無所謂，就反對在民國時代還要曲膝。　　馮國璋勸他說：“芝泉，你別任性吧，皇帝和終身總統有何區別？跪拜禮和脫帽鞠躬禮又何嘗不是一樣？”　　馮拉了段一齊到袁那兒去拜年，自己先跪下去，段見馮下跪，沒有辦法，只得依樣畫葫蘆了。袁見了這兩員大將跪在自己面前，倒有點不好意思，慌忙站起身來，呵着腰說：“不敢當，不敢當！”　　馮、段坐了一會，再至袁克定處，也行跪拜大禮，心中當然是十二萬分委曲，怎知這位大少爺卻端坐不動，受之泰然。　　段一肚子冤氣，怒沖沖地跑出來，埋怨馮說：“你看，老頭子倒還謙遜不遑，大少爺卻架子十足，哪裡拿我們當人！我們做了上一輩子的狗，還要做下一輩子的狗！”　　馮亦連連搖頭說：“芝泉，莫說你發怒，我亦忍耐不住，今後我跟着你走，我們不能再當一輩子狗了！”　　馮、段的不滿，後來有人傳給克定，埋怨他不該擺架子激怒了北洋的兩大將，怎知克定卻淡淡地說：“這正是我的安排，這兩個人都是老頭子養大的，現在他們都有點尾大不掉，我若不折折他們的驕氣，將來他們更不得了，難免不爬到我的頭上呢！”　　北洋軍人那一年都向袁行跪拜禮，袁在接受他們大禮時，總是喊着自己兒子的名字說：“你們快來還禮呀！”　　袁克定從不答應，儼然以未來儲君自任。　　這是小過節，卻使北洋系的將領對袁離心；不過這還不是致命傷，最致命的，是他們逐漸感覺到袁不肯向他們說真話，又想解除他們的兵柄，他們覺得：“鳥還未盡而弓已藏，狡兔未死而走狗將烹！既然老頭子已不把我們當作人了，我們又何必對他忠心呢！”　　在“北洋三傑”中，王士珍比較最隨和，沒有個性，因此袁對王特別放心。民國成立后，王士珍就回到正定原籍，不問民國政治。由於袁對段的倔強深感不滿，有意要排斥段，因此便有借重王的必要。民國3年春天，袁派長子克定乘專車到正定去迎王進京，王表示無意於再參加政治活動，袁克定說：“參不參加政治是一件事，父親邀請你去京談談又是一件事，如果你一天不啟程，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促駕，無顏面回北京了。”王被大公子這麼一逼，終於情不可卻地隨同袁克定來到民國時代的北京。袁立刻頒授王為陸軍上將，並且派為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坐辦。　　統率辦事處是民國3年5月9日成立的，由陸軍總長、海軍總長、參謀總長及大元帥特派的高級將領組織之。陸、海、參三部總長是當然辦事員，第一批所派的辦事員，只有蔭昌、王士珍、薩鎮冰三人，其後加了二次革命後來北京的蔡鍔等。　　這是袁把全國兵權從陸軍部抓回自己手裡的一項具體措施。自從統率辦事處成立以來，總統府的軍事處也就取消了，段祺瑞退為辦事員之一，而陸軍部的重要職權都移轉到辦事處，陸軍部就成為一個名存實亡的機關了。　　總長雖高，但畢竟是名存實亡的機關了，替他人做嫁衣，從不是他段祺瑞的風格。　　當然，他段祺瑞也不同於國民黨軍中那些品味不高的軍閥，抓着部隊就圖個權勢、錢財。他看的、想的要遠得多，所以對江西戰區戰事，他要上心得多。　　他的報告雖然語氣平淡，但從一開始就抓住了眾人的心，讓人明顯地看出了他的高明之處。　　“江西戰區當面之敵進攻方向不外九江、南潯一線。考慮鄂軍與贛南新4軍配合，此寇沿南北夾攻攻南昌最為可能。如此，也便於得到其沿江海軍支援。為此，我戰區擬以王占元兵團及長江沿岸布防，既遏敵取捷徑攻略九江，又可利用地形各個擊破敵軍。再以廬山北麓作為策應，重在阻敵突破、迂迴，遲滯鄂軍進攻，而以防守見長的王占元兵團自然是最佳選擇。但王占元兵團卻無法全部給他。為加強主要方向，控制機動兵力，他只能以一半的兵力在正面布防，抽出之部隊，以孫傳芳率一部，深藏於廬山山區。任務是控制廬山正面險關，同時負機動使命。另外，李純兵團一部暫置後方，組成戰區突擊軍，並協同王占元控制南潯一線。”

# 第五百九十章 肥的拖瘦（三）

　　段祺瑞落座。會場上卻還在嘁嘁喳喳地議論着。　　段祺瑞要把江西戰區內天險長江和大別山南麓用好、用盡、用絕。左、中、右3個集團依傍大別山天險，加上長江天塹，進有前出陣地、退有天然避風港，作戰、藏兵都不發愁，並能以此為軸，轉動贛北、皖西千里防線，此舉自然高出一籌。　　會場議論紛紛，連日來一向沉悶的會場終於又透出了活力。　　袁世凱聽罷，更是心旌蕩漾，多日的煩惱、憂愁早已煙消雲散。近30萬大軍控制住廣大地域內的道道險關要隘，以逸待勞，這是中原幾次大戰從未有過的有利態勢。　　九江要塞，踞山川江河之險，勝利更是可期。興奮中，袁世凱的頭腦又熱了起來。　　袁世凱激動地站起身，說道：“諸位將軍，江西一戰應視為決戰。如今決戰已在眼前，望各戰區長官及前線將士用命，此番兵力之部署很好，很好！當前，我有堅固陣地和要塞，有全軍高昂之士氣，與敵決戰，時機已經成熟。圍殲敵寇集團，亦非不能之事。只要我們前線高級將領指揮得當，各級官兵拿出當年南下勘亂之精神，就一定能挫敗強寇，扭轉戰局。”　　將不輕言“決戰”。　　興奮之際，袁世凱又提高了作戰價碼，語氣之豪邁，雖使人感到振奮，但能打一個漂亮輝煌的翻身丈，扭轉戰局，與會諸將哪個心裏也沒把握。　　今天面對的，可不是孫、黃領導的一群群“草寇”，而是裝備、戰術素養都高出一籌的勁敵，吃起來哪有那麼容易？　　說起來，和李瘋子開戰，他們北洋就沒有得過便宜，在北洋上下甚至有“鄂軍”是不可戰勝的神話的危險想法。只要聽說是和鄂軍作戰，不管是士兵還是將領，心裏都沒地，都是七上八下的。　　袁世凱掃了一眼露出困惑的眾人，也像是明白了什麼，又開口打氣道：“寇敵戰力雖強，但驕狂之氣過盛，此必陷其於被動，給我軍以有利之隙而乘。只要正面防禦部隊能頂住，誘敵焦躁，我之反擊定有戰果，合圍之機也必然出現。”　　說著，袁世凱加重了語氣：“在這裏，我再向諸位重申一遍：南昌乃最後與敵決戰之地。南昌存亡，關乎北洋的民心和士氣。各部隊鬚髮揚我北洋雄師的傳統，全力作戰。堅守陣地之部隊，未得統帥處之命令而擅自後退者。從長官到下級官佐，一律軍法嚴懲，決不姑息。望各位好自為之。”　　大戰在即，袁世凱重申軍紀。唯恐有人心存僥倖，會上宣布了統帥處決議，槍斃了幾名前次中原戰場作戰不利的將軍。　　與會諸將大受震動，袁世凱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會議散后，各將領銜辭出，心情各異地返回前線。　　……　　夜晚，暑氣消退的長沙。　　國民革命軍軍區長官的宿舍內，楊帆還在燈下苦思冥想，明天將要實施團長以上指揮官的圖上戰術作業，主持者就是他。　　自從與北洋全面開戰以來，楊帆雖然十分關注戰況發展，但並未有過擔心。北洋軍隊不堪一擊，如果沒有列強不斷的給袁世凱輸血，北洋軍早被他們打垮了，所以真正的敵人是北洋軍身後的列強。　　“報告！軍委急電。”　　正準備就寢的楊帆接過電文一看，寥寥一句話：“第3野戰軍司令官，速往參謀總部報到。”（筆者按：總結一下，現在李想有四大野戰集團軍，第一軍是林鐵長，第二軍是趙又誠，第三軍是楊帆，第四軍是林動。可能大家發現 第一集 團軍的活動的區域有點大，有點像四野。）　　楊帆匆匆交代一下，連夜兼程，趕到武昌時已是夜半。　　出於保密考慮，楊帆未回位於落迦山下的私邸。　　自從李想在落迦山建起別墅之後，凡是在武昌有身份的人也都在落迦山下跟風建別墅，落迦山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已經成立豪門的集中區。只是所有人的別墅都自覺的建在李想別墅的下面，再有錢的人家在豪華程度上也不敢逾越。　　楊帆徑直到參謀總部報道。　　天色方亮。　　平湖門外碼頭吵吵嚷嚷，人們爭着向客船擁去。　　在江心，還一艘楚字號戰艦緩緩向下游駛去。　　楊帆和幾位參謀已經端坐在自己旗艦“楚豫”號里。　　這次以第3野戰軍司令官身份出征，按慣例，在車站應舉行盛大的送行儀式，武昌的高級文職官員以及軍部的最高首腦都會參加，以壯行色。可是，為了保密，僅在參謀總部正門前舉行了簡單的話別，黎元洪、湯化龍、譚人鳳等元老僅差遣了送行武官，李大帥侍從金鷹衛的送行也被取消……總之，一切從簡。　　隨行的第11軍作戰參謀長楊坤很不以為然。　　“大將出征，如此冷清，成何體統！”剛剛升了官的楊坤憤憤然的發起牢騷。這樣的錦衣夜行，他這樣的少年得志的人怎麼受得了，想想當初盤馬彎弓征西南的時候，鑼鼓喧天，老百姓排出十里長龍的送行隊伍，沿途都有群眾歡送，那時候他雖然只是個屬下不滿員的師長，但是，他軍隊從上到下，那個不是壯壞激烈，士氣高昂的敢把天桶穿了？　　對面坐着的楊帆本來也有一點這樣的想法，畢竟都是年輕人，而且是少年得志，驕狂難免，但是聽到楊坤的牢騷，他反而不介意了。　　他已經是方面軍的最高司令，不能有這樣不成熟的念頭，而且已經受到李大帥的最高禮遇。昨天深夜，李大帥也是一宿不睡的等着他到來，見面時言語不多，但蘊含着殷切的期望之情，還問及了楊帆的身體狀況。每每想起當時的情景，楊帆就倍感恩寵，即將指揮又是將要改變中國命運的大戰，他不禁陡然生出一股壯懷激烈的豪邁之情。　　楊帆順流而下，趕往設在田家鎮的戰鬥指揮所。　　楊帆打算親自指揮攻佔九江的戰鬥，因為這是他履行新任務的第一仗。　　一路上，“楚豫”號旗艦及其他護衛艦隻戒備森嚴，所有的艦炮、機槍全部裝彈上膛，指向長江兩岸，水兵們頭戴鋼盔，頂着酷暑在各自的戰位上不敢稍有懈怠。　　田家鎮至九江段的長江沿岸要點，雖已破國民革命軍佔領，但北洋軍隊仍不斷利用江邊的複雜地形，以各種手段攻擊江面的國民革命軍艦船，幾乎每天都有一些艦船遭到兩岸炮擊，另外江上的機動水雷也造成了不小的損失。　　然而，艦船上的陸海軍將校們似乎並不緊張，他們緊張也沒有用。　　楊帆的情緒極佳，不時對身邊的參謀們指點着兩岸的風光名勝，並與此次長江協同作戰的海軍總司令官湯鄉茗調侃打趣，一派舊地重遊的歡愉。　　兩人在驅趕湖南北洋軍的時候，有個默契的配合，從此結成深厚的友情。　　此時，大別山麓則是一片沉寂。　　天色漸晚，長江及鄱陽湖水面上，勁風呼嘯，細雨紛飛。　　天空陰沉昏暗，一片蕭瑟。　　九江城北洋軍團前進指揮部里，兵團司令王占元將軍有些心神不寧。他總有種預感，這樣的天氣，也許正是“匪軍”偷襲的時機。　　自由贛北駐進九江后，王占元越來越感到大戰在即那種令人透不過氣來的壓力感。連日來，江湖水面上“匪軍”掃雷艇進進出出，九江附近國民黨地下黨、以及和國民黨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哥老會，青紅幫頻繁出沒，還有“匪軍”的空軍對守軍陣地反反覆復的偵察，實際上已在不斷暗示他：“匪軍”就要大規模進攻了。　　他感到壓力很大！山大！　　九江乃江西門戶，九江不守，全線影響極大。可北京之行的站起會議的論調眾口一辭：九江外圍地形對守軍極有利，守住九江應無太大問題。　　其實，也可以說是袁世凱金口玉牙。　　不但袁世凱這麼認為，日本一個叫九鬼半二的隨軍記者的也跟着起鬨，稱此國防陣地“足當百萬鄂軍，而作戰1年。”　　在王占元眼裡，這個九鬼半二該是十足的小鬼。外界越這麼傳，他心裏越覺得虛。老實說，他對固守九江沒什麼把握。九江外圍雖說江、湖地障對守軍有利，但這隻是一般而言。　　如今他既無海軍，又無空軍支援，江、湖只能限制自己。　　而“匪軍”沿江、湖可以隨意登陸，他為此還得處處設防，兵力分散，他拿什麼阻止敵人登陸？　　王占元雖然對登陸戰還非常的陌生。但是他有一個厲害的部下：孫傳芳，曾留學日本的孫傳芳研究一下近代戰爭史，計劃登陸幾乎還未有過不成功之舉。孫傳芳把歷次戰爭的結論告訴王占元之後，更讓王占元憂慮重重。　　戰史上，英法聯軍達達尼爾海峽加利波利登陸失敗，那是后話，那是還有幾年的時間才會發生的震驚軍事界的經典戰例。　　袁世凱的樂觀估計和自己使命的艱難使王占元坐卧不安。　　王占元叫來了作戰參謀主任，吩咐道：“今天天氣不好，馬上通知九江岸口，姑塘守軍要加強戒備，決不能疏忽。”

# 第五百九十一章 瘦的拖死（一）

　　黃昏。　　楊帆登上楚豫號甲板，環顧四下，長江水面上，煙雨如畫，各類艦船穿梭往來，郭敬旅已熙熙攘攘地列隊登船。　　第二天凌晨開始的九江攻擊戰正有條不紊地準備着。　　楊帆覺得參謀部的作戰方案考慮的很細緻，選擇這樣的天氣，非常時候登陸作戰。　　李大帥砸大把銀子搞的那個天氣預報，原來也不是蛋疼的無聊把戲。　　當晚，王占元在九江城裡愁的睡不着的時候，楊帆恬然入睡。　　入夜，風更大了。鄱陽湖面，狂風掠過，掀起陣陣波浪。　　大風的呼嘯聲、湖水的拍打聲，淹沒了數十艘正向姑塘撲來的江字號潛底艦的馬達聲。 3艘運輸艦、數十艘登陸艇轉眼已進入了距姑塘登陸地千餘米處。　　姑塘的北洋軍陣地上，一個軍官模樣的人，打着哈欠鑽出守衛處指揮部。　　“打起精神來！大人有命：要加強戒備，決不能疏忽。”　　他踢了一腳打瞌睡的大兵。　　北洋大兵撿起掉在地上的帽子帶上，一咕嚕的爬起來，迷着眼角的一堆眼屎，點頭哈腰的賠笑道：“官長，都這個時辰了，不會有事的，匪軍也要睡覺呀……”　　“什麼聲音？”軍官豎起耳朵問道。　　北洋大兵也豎起耳朵聽，像是輪船的馬達聲，這個軍官和大兵撲到戰壕上往江面望去，天色暗，又是細雨大風，黑沉沉，只見沉沉浮浮的江面有十幾給漆黑的大東西撲過來，加上馬達聲透過風雨江浪的聲音越來越明朗，傻子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敵襲！～～～”　　兩個倒霉的傢伙扯開嗓門的狼嚎起來，可他們才喊了一句，他們的聲音就被更加尖銳的呼嘯聲給掩蓋。　　湖中鞋山小島上國民革命軍炮火鋪天蓋地向姑塘守軍陣地飛來，發出尖銳的破空聲。團團火球映紅了姑塘黑漆漆的夜空。　　轟轟轟，一陣接連的爆炸聲將姑塘守軍的最高官長營長大人從睡夢之中驚醒。震耳欲聾的巨響幾乎將他從行軍床上扯起，大地彷彿就在這一聲聲的巨響之中顫抖着，屋頂土坷垃簌簌的抖落下來，掉得這位營長大人滿身都是。　　“官長，匪軍進攻了。”　　沒等營長大人醒過神來，一個北洋士兵便驚惶失措的沖了進來。　　“卧槽泥馬！”營長大人怒罵一聲：“你還有點軍人的鎮定嗎？”　　說著營長大人一把抓起掛在牆上的軍刀，急匆匆地向外走去。　　外面的夜空已經被火光給映紅了，撲面的熱浪從遠方陣陣席捲而來。7月初的南方，本就炎熱難耐，再加上這樣的火光渲染，那就更是顯得熱意襲人了。而當這其中再加入了飛灑的鮮血，那更是如同一鍋沸騰的開水樣，騰騰的翻卷了熱浪。　　國民革命軍登陸艇如同長江里的史前怪獸，兇猛無畏的向岸邊衝來。　　拄着指揮軍刀的北洋軍營長腦門上冷汗瀑布一樣流，獃獃看着那鋪天蓋地砸在己方陣地前沿的炮火。他曾經與王占元在湖北與鄂軍交戰過，熟悉這個軍隊的作戰風格，“夜襲”正是這種兇悍的部隊一個標準。　　“給我頂住！”營長扯開喉嚨瘋狂的喊到。　　“官長，步兵第1連的陣地遭到匪軍猛烈炮火襲擊。”身旁的副官急匆匆的走了過來。　　“告訴1連長趙白勞，必須給我完全的將匪軍牽制在他們的陣線前。”營長狂躁的揮手道，“命令，第2、第3了連從左右兩翼形成突擊，殲滅匪軍於陣線之前。”　　“是。”副官也不管這個命令有多麼的荒謬，慌慌張張的就跑去傳令了。　　“瘋狂的傢伙！”看着遠處炮火連天的陣線，營長的瀑布冷汗流的更加歡快了。　　這些瘋狂的鄂軍，難道他們除了夜襲之外就沒有別的進攻方式了嗎？太瘋狂！這些匪軍就是這樣喜歡夜幕？　　看着被火光給映紅的夜幕中那些攢動的黑影，北洋軍的這個營長實在想不通“匪軍”為什麼會這麼的瘋狂。　　一個國民革命軍的軍官站在擱淺的登陸艦船頭，向著紛紛跳下船士兵，吼道：“同志們！土地革命后家家分到田地，過上來好日子，可是北洋政府卻要槍走我們的田地，不讓我們過好日子，你們說，我們該怎麼辦？”　　“打倒北洋政府！”士兵們紛紛怒吼！　　“那還說什麼！大家跟我上，殺北洋！”　　一群人打了雞血一樣發起衝鋒！　　看到“匪軍”步兵的兩個大隊分別從左右兩翼壓上來，不但北洋軍這位營長大人自己捏住了一把又一把的瀑布汗，繃緊了心。　　“告訴他們，必須給我頂住，就算是死光了，也要給我頂住。”北洋軍的營長毫不留情的對身旁的副官說到：“大家在江西手裡殺的人不少，要被這些窮鬼俘虜了，一個個比死還慘！誰也不要夢想能得倖免的。”　　“是！”副官的冷汗也是流個不停。　　守備姑塘的北洋軍1個營官兵果然在死亡的威脅下拚死力戰，與國民革命軍展開了激烈的陣地爭奪戰鬥。　　姑塘的北洋陣地已經成了國民革命軍炮火的眾矢之的。炮彈幾乎是成堆的砸落下來。那些75毫米山炮幾乎是將整個陣地給翻了一遍，炮彈砸落之處，幾乎都是一個諾大的彈坑，而戰壕也被順帶着翻犁了一遍。　　也就是在這樣的炮火下，北洋軍的官兵們在被炸得七零八落，幾乎成了斷截的土溝樣的戰壕里，北洋軍也掀開了頑強抗擊的序幕。馬克沁重機槍的嘶吼，還有毛瑟79式的排放之聲，始終就沒有停止過。　　那位國民革命軍的軍官拄着手裡的軍刀，優雅的衝著背後揮了揮右手。數百名的國民革命軍士兵斜挺着卡上刺刀的步槍，緩緩向著那片煙火裊繞的戰地壓了上去。　　旗手高舉着血色的五星紅旗站在和這個軍官的身旁，民初的軍人不止裝扮像日本，很多留學日本的士官生也總是喜歡以這樣一種極具日本風採的舉動來指揮他的部隊，發起進攻。當然，這個民初時期的日本陸軍還是很有德國陸軍的風采，頭上戴的也還是大檐帽。不過現在國民革命軍的正規軍已經已經把沒有任何防護作用的大檐帽升級為鋼盔了。　　當炮火的轟鳴終於停歇下來的時候，這個國民革命軍官率先的抽出軍刀，帶領着自己的中央突進部隊，向著姑塘發起了攻擊。　　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從來都是身先士卒！　　遠處的國民革命軍士兵的身影已經隱約可見，這些穿着冷綠色軍裝，戴着“鍋蓋”的國民革命軍部隊的隊形拉得非常開，甚至有些稀鬆，這是為了防止密集隊形遭到北洋軍的炮火壓制的原因。　　“準備了，等、等……匪寇靠近了再打～～～”那個北洋軍的營長抹了一把冷汗，聲音底氣不足的從不遠處飄來，拖着長長的顫音。　　趴在戰壕壁上的北洋軍士兵默默的將手邊的手榴彈的拉索繩拉了出來，同時捏着冷汗，就等着國民革命軍上來了。這些也都是百戰老兵，到了這個時候，也表現出應該的冷靜。　　不遠處的機槍手忙着在副手的幫助下，將彈鏈掛上。不用去想，待會兒，他們的那挺馬克沁肯定是“匪軍”的噩夢。畢竟在潑灑的彈雨之下，死亡是無所不在的。　　“200米，敵人就快上來了。”此起彼伏的喊聲接連不斷。　　“100米，準備！”　　國民革命軍同樣的在默默計算着衝鋒的距離。　　防線前的鐵絲網早就已經被綿密的炮火給炸得稀爛，而那些斜插在土中的阻絕木樁、鹿砦也已經被燒得枯黑，遍佈於陣地上的除了大大小小的彈坑便是那早就已經被炸成一截半截的戰壕。許多固定火力點更是早已經被大口徑的炮彈給直接的炸成了彈坑。　　“前進！”　　激昂的叫喊聲中，成群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在揮舞着軍刀的各級軍官的領導之下，在不足100米的距離上，向著北洋軍的陣地發起了最後一段距離上的衝擊。　　“全體準備！”北洋軍的那個營長衝著身旁兩側的士兵們喊到：“上刺刀！”　　至少有兩波的國民革命軍從夜幕之中沖了出來。如果不出意外，後面至少還有一波。在湖北與國民革命軍有個交手的他，熟悉知道，使用波隊衝擊，是國民革命軍作戰的最顯著特點了，這樣可以保持不停歇的衝鋒，使得對方沒有足夠的力量形成抵抗。按照100米的一段衝擊距離看來，國民革命軍的攻擊正面縱深至少有300米。　　北洋軍營長的眉頭皺了又皺，瀑布冷汗流個不停，他這一輩子的冷汗都在今晚流完了。　　“看來這次麻煩大了。”　　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手裡的兵力，現在的他不亞於是被架在火爐上熏烤。僅僅一陣炮轟，北洋部隊的傷亡實在是太大了，姑塘陣地各營各連，都已經是傷亡過半。他一點也不看好王占元能守住九江城。　　“前進！”揮着軍刀的國民革命軍指揮着各自的部隊向北洋軍的陣地發起一輪又一輪的衝擊。　　也就在步兵發起進攻的同時，登陸點處，更多的大大小小的登陸艦艇、運輸艦正頂着夜色，強行衝上灘頭，將大批的國民革命軍部隊送上姑塘，同時卸下裝載的物資。涉水登陸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們如狼似虎的跳下船弦，狂野的趟着渾濁的灘頭江水，如同潮水樣的衝上岸。到處都是攢動的人頭和叫罵聲。　　江面之上滿是停泊着的作戰艦艇，艦桅之上，血色五星紅旗在夜色之中舒展着，被江風鼓噪得噼里啪啦作響。　　大口徑的艦炮不時的閃出陣陣的橘色火光。硝煙很快又被夜風給扯碎，揚散。成群的炮彈如同炸窩的馬蜂樣，嗡飛着掠過天空，在遠處炸起成排的火柱。　　國民革命軍的波隊衝擊正在如同渾濁的江浪樣，劈頭蓋臉的撲向北洋軍的陣地，成群的身影在夜色下涌動，無數的鋼盔在火光之下出陣陣的褶褶璨璨之彩。　　“前進！”　　所有人都在狂熱的戰鬥着。　　“卧槽泥馬，帶我問候你祖宗。”　　有人粗野的叫罵著，將手裡的手榴彈甩了出去。　　轟！！炸起的碎土之間，幾個北洋軍士兵頓時被炸倒，出陣陣的慘嚎。　　“進攻！”揮着軍刀的國民革命軍一級級的向前衝殺上去，指揮着各自的部隊向北洋軍的陣地起一輪又一輪的衝擊。　　機關槍中隊的馬克沁重機關槍也被迅的架設到了衝鋒的隊列之中，對着北洋軍的防線潑灑起了彈雨。　　趴倒滿地匍匐前行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則在猛烈的機槍彈雨的掩護下，匍匐向前，同時還擊着北洋軍狂野的火力。整個戰線上，一時之間槍彈橫飛，流矢飛射。　　沖在最前面的那個國民革命軍軍官身旁的幾個弟兄接連被飛來的子彈給打倒，北洋軍馬克沁重機槍火力打得實在是太兇猛了，幾乎是貼着地皮就掃了過來，很多衝鋒的弟兄就這樣被打死了。　　如果不是很有衝鋒的經驗和經歷過很多系統的訓練，估計死傷還要更慘重。不過比較從火力上比較而來，國民革命軍軍隊的火力強度要遠遠勝於着北洋軍。這也是他們衝鋒畢竟順利的一點，他再明白不過了。　　“為了新中國，前進！”　　單膝跪地的這個將領向前一揮軍刀。　　不遠處另一個將領猛然的跳了起來，緊跟着高呼起來：“為了新中國，前進！”　　“前進！”　　也許是被兩位軍官如此勇悍之舉動而感染的原因，剛剛還被壓制住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們紛紛怪嚎着，爬起身來，在狂熱的叫喊中起了新一輪的進攻。　　“射擊！”　　那個國民革命軍軍官架在肩頭的軍刀猛然向前揮起，他的機關槍中隊是整个中央位置上最為直接的火力支援。　　如果沒有那些輕重機關槍的火力支援，也許部隊就要被北洋軍的火力給壓制住。　　槍林彈雨四射，手榴彈的爆炸聲接連不斷，而國民革命軍的艦載炮爭先恐后的砸來了炮彈。轟轟轟，爆炸的煙雲接連騰起而起，碎土四下飛濺，氣浪火光摻雜着炮彈的碎片在到處飛射着。　　在國民革命軍猛烈的火力之下，不斷的有北洋軍士兵倒下，整個姑塘戰線上，被國民革命軍撕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

# 第五百九十二章 瘦的拖死（二）

　　拂曉，熟睡的楊帆被姑塘方向的激烈槍炮聲驚醒。楊帆連夜從長沙到武昌，沒有任何休息，又馬不停蹄的再趕到田家鎮，然後布置九江登陸戰，整整48給小時沒有合眼，這一覺真是睡得無比香甜酣暢。　　幾小時后，炮聲變得低疏。久經戰陣的楊帆知道，這意味着步兵搶灘登陸已獲成功，部隊正向九江方向推進。　　姑塘。　　雜亂的灘頭，源源上陸的國民革命軍主力跨過上百具北洋軍的屍體，擴大登陸場。1營的北洋軍守軍全員戰死，血染焦土。　　九江司令部的王占元抓狂的對着電話喊：“令預11師預備隊向登陸之敵反擊！反擊！”　　王占元放下這一部電話，又搖通另一部電話：“喂？喂！……我是王占元！卧槽泥馬！我現在命令你部，趕快援軍增援姑塘方面戰鬥！敢違命，我槍斃了你！馬勒巴子！”　　王占元放下電話，聽天由命的坐在椅子上，望着房梁。戰前的憂慮這時成了現實擺在地面前。　　楊帆放下望遠鏡。　　“告訴老張，收縮部隊，準備以炮火掩護。”楊帆揮手招來了參謀官楊坤。“命令，組織以優勢重炮火力，對北洋軍之援軍，進行密集轟擊。”　　眼看着北洋軍從後面調集軍隊撲過來，楊帆清楚的明白，王占元是還要做垂死的掙扎，還想發起逆襲。這個時候必須先收縮部隊，同時要協調炮兵火力，先敲碎了北洋軍的反擊。　　“黎團長，帶上我的命令，去一線協調張團長的進攻組織。”楊帆扭轉頭來，隊身旁的黎元洪的大侄子黎鳴命令到：“姑塘位置上，今天必須取得決定性的進展。”　　“是！”黎鳴大聲應道：“我立即去近衛軍第1團。”　　“嗯，國民革命軍在姑塘之戰局，全部交付給了。”楊帆點點頭，很是滿意的拄着軍刀說道：“鄂區的老百姓，以及軍部、甚至是李大帥的目光正注視着你們。告訴老張，黨國之威風，革命之榮耀也就靠他們來展現了。”　　“是！”黎鳴點頭應道，旋而轉身離去。　　“楊總，是不是要求海軍和空軍給予炮火之掩護。”楊坤詢問到。　　“唔，不必了，在沒有受到足夠強大的敵軍火力壓制之前，我們是不需要提出任何的支援要求的。要知道，小楊，這樣會使得李大帥的嫡系的自尊心大受影響的。”楊帆看着一旁恭敬而立的楊坤說到。　　“什麼是嫡系，嫡系不是頭上頂着一個鐵鍋就是嫡系。”楊帆說著指着士兵們頭上的鋼盔。“不要看他們只是學生兵，那股驕傲簡直不輸金鷹衛。如果對付我們面前的那些北洋軍，都需要請求別人之援手，那豈不是讓這些傢伙是對自己侮辱。”　　楊坤點頭道：“明白了！楊總。”　　“好好乾吧，年輕人，勝利終將會給你帶來革命軍人最需要的榮耀的。”楊帆說著在楊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頗具深意的笑了笑。　　其實即便是沒有海軍艦炮火力和空軍蚊子轟炸機的火力支援，第一團的火力也要比任何一支北洋軍團級作戰單位的火力強多了。　　那是他們身為嫡系的驕傲所在，嫡系真的不只是在頭上戴了一個鋼盔而已。　　近衛軍採用的四單位制編，也就是師下轄2個旅；旅下轄2個團；團轄有3個步兵營。基本作戰構成是團。　　而每個步兵營又下轄有4個步兵連；1個機關槍連，擁有8挺馬克沁重機槍；1個炮兵連，擁有兩門70毫米步兵炮。　　而每個步兵連又下轄有1個機關槍組，擁有兩挺輕機關槍；1個擲彈筒組，擁有兩個擲彈筒；2個步槍組。　　如果是騾馬制的師，則師屬炮兵團下轄有4個大隊，擁有36門75毫米山炮；12門75毫米野炮。每個步兵團轄有1個炮營，擁有4門山炮；1個步兵炮營，擁有4門步兵炮，總編製兵力為28500人。　　若是挽馬制師，則師屬炮兵團有36門野炮、12門120毫米榴彈炮。每個步兵團下轄有1個炮營，擁有4門山炮；1個射炮營，擁有37毫米射炮4門，總編製兵力為25000人。　　無論是作戰兵力，還是火力構成，近衛軍三個師都要遠比北洋軍最竟然的陸軍師強多了。這種兇猛的火力配置，即使放在這個歐洲，也是最頂尖的師團。不過李想也只武裝得起三個這樣的現代化精銳師，再多也拿不出錢。李想是把家底都投放在了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江西戰場。　　而作為基本作戰單位，近衛軍的步兵團也要比北洋軍的作戰團能夠得到的火力支援強大很多很多。　　也正是因為這樣，在和楊帆看來，是根本無需向空軍和海軍請求火力支援的。　　不過，空軍百餘架次的蚊子戰機在天空盤旋，轟炸掃射。主動配合得不亦樂乎。　　地面上，優勢的炮火也把成千上萬的炮彈泄向前出的北洋軍援軍。增援部隊被壓在公路兩側，頭都抬不起來，還談什麼反擊。地區預備隊雖靠近灘頭，但兵少力孤、裝備又差，幾次反擊逆襲都被國民革命軍打了回去。　　儘管王占元在九江跳腳大罵，但增援部隊就是上不去。　　一天激戰，灘頭已被張雪猷的第一團控制。　　北洋軍殘部無奈，敗退九江、星子。　　王占元不惜血本。除總預備隊第4軍外，能調的部隊都調上了前線，但血肉之軀還是沒能頂住國民革命軍的飛機、大炮，4個主力師損失慘重，反擊失敗。　　北京北洋最高統率部，袁世凱急得在屋裡團團轉。他為九江、為王占元擔心。　　戰前，王占元曾向北京袁世凱報過一個方案，稱：為免早期為敵突破登陸成功，影響以後作戰，我兵團擬控制強大預備隊分置於馬回嶺、瑞昌、妙智鋪一帶，以便支援第1線作戰，並預定以黃老門東西之線為第二線預備陣地，以便狀況不利時行逐次抵抗。　　袁世凱對王占元這個方案從心裏透着反感。“王占元未戰已有輕棄九江之念，此斷然有悖全線防禦計劃。”他曾這樣評價道，併當即否決了此案。隨後，電告王占元，九江必須死守，決不能讓匪軍上陸。　　眼下聞知九江方向姑塘吃緊，袁世凱不由為九江擔心起來。他就是怕王占元自作主張，放棄第一線陣地。在北洋系，很多將領都有保存實力的想法，臨陣脫逃的風氣殺頭也禁止不了。當下給李純和王占元各去1電，再次明示：九江一線陣地必須固守。　　“一天的時間過去，姑塘之急未解，九江又被‘匪軍’突破。第2兵團腹背受敵，九江陣地，情況日益惡化。九江的北洋軍陣地，也在敵寇飛機的頻繁轟炸中化作一片火海。”王占元在司令部急得團團轉，神經質似的自言自語。　　王占元這時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拼着全部兵力孤注一擲與匪軍決戰，要麼退守第二陣地逐次抵抗。以他的想法，明智些就早撤第二陣地，以免重蹈湖北戰場的覆轍。那一仗，留給他的教訓太深了。可袁世凱顯然是要他取前策，不惜全員玉碎。　　決心難下。這時撤走，袁世凱會怎麼說？尤其他手下號稱“鐵軍”的嫡系還沒使用，而這個軍又與他有長久的歷史關係，是他的起家老本。他在北洋今日的地位就是槍杆子撐起來的。不撒吧，部隊打光了，九江還是個丟。　　思前想后，王占元咬着牙，一拳砸向桌子：“丟他馬的，撤！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是夜，王占元兵團全線後撤，向牛頭山、金官橋、十里山、鑽林山區城門湖之線陣地轉進。　　國民革命軍得勢不讓人，追着屁股打去。　　姑塘失守、九江失守，江西門戶被國民革命軍撞開。　　初戰受挫，袁世凱在最高統率部痛罵王占元：“馬勒巴子，王占元緊要關頭又存私心。他把自己的嫡系藏起來，為什麼不用？為什麼不用？”　　袁世凱桌子敲得“嘭、嘭”響，火氣更大了：“他這是公然抗命，目無軍法！目無軍法！”　　一旁的段祺瑞等袁世凱火氣消了一些，上前假意的勸道：“大總統，王占元放置4軍不用，也許是見大局難挽，怕被匪軍纏住脫不開身。如今全軍安然撤至第二陣地，結局也還說得過去。不如給他個機會，讓他在金官橋一線阻滯敵人，挽回影響。”　　袁世凱“噌”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在屋裡急走兩步，立住身，余怒未消地喊着：“失去九江，不啻給強敵一個立足點。南潯之戰，艱難10倍有之。如此目無軍法之將領，決不能再放在前線。”　　袁世凱對北洋舊將本來就心生嫌隙，此刻看到王占元不肯力戰，對手下有私心之嫌，更不能容忍了。　　“讓他回來，回來。我要讓他說個明白。”　　出師不利，袁世凱盛怒難平，誰的話也聽不進去。　　這讓在座的北洋將領都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覺，與袁世凱之間的隔膜又深了一層。

# 第五百九十三章 瘦的拖死（三）

　　拿下九江，李想的目光自然投向了贛南。　　九江失利，這時，北洋軍已不得不結束對贛南革命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下令各路軍隊撤退回防。　　李想認為認為這是對他們進行南面襲擊的好機會。　　林動得到武昌的反攻命令后，確定了北洋軍隊撤退的消息后，得知，北洋新編的第九師、第五十二師、第六十師和第六十一師，正由興國經高興圩、老營盤向泰和、吉安撤退。　　林動準備抓住這一時機，出其不意地先消滅正在運動中的兩個師，然後相機擴大戰果。　　林動命令部隊分左、中、右三路，向高興圩、老營盤疾馳。當天晚上，各路國民革命軍進入陣地。　　次日拂曉，戰鬥打響了，三師和獨立第五師，首先搶佔北洋軍北撤時必經的黃土拗，切斷了他的先頭旅同後續部隊的聯絡，從北、南、西三面包圍這個先頭旅，發起猛攻。下午二時左右，全殲這個先頭旅，俘敵二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枝二千餘件，迫擊炮十門。　　同一天，林動又指揮三師、四師、三十五師，向高興圩的兩個師發起攻擊。這一次戰鬥沒有取得勝利。在歷時两天的激戰中，雖然斃傷北洋軍二千餘人，但因為戰鬥力較強的北洋軍已先佔據有利地形和新4軍兵力不夠集中，戰鬥打成對峙局面，新4軍的傷亡同敵軍幾乎相等。　　林動在總結這次戰鬥的經驗教訓時，對武昌這樣說：“這一仗打得不好，確是驕做一點。當時，大家都很高興打。其實那計劃是錯了的。因為他們並不是袁世凱的嫡系部隊。同時，又不可能完全消滅他。”“如果當時專打一部北洋軍，可能繳到更多的槍。”他又說：“凡是高興的、着急中決定的事情，總是有問題的。”　　最後，林動指揮部隊主動撤出戰鬥。　　北洋軍隊在老營盤、高興圩戰鬥中受到新4軍的嚴重打擊后，不敢再經這條路北撤，改變了撤退路線。　　林動發出命令：新4軍主力向東急進，進行追擊。　　新4軍主力趕到東固以南的方石嶺、張家背附近，搶先控制有利地形。北洋軍的六個步兵團和一個師的一個炮兵團進入新4軍的伏擊圈。　　林動乘其不備，指揮部隊發起攻擊，將他們全部殲滅。這次戰鬥共殲敵五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枝四千五百餘件。　　在第二次反“圍剿”戰爭中，林動指揮新4軍，實行“誘敵深入”和“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先後進行了蓮塘、良村、黃陂、老營盤、高興圩、方石嶺六次戰鬥。其中除高興圩戰鬥打成平手外，其他五次戰鬥都取得很大勝利，共擊潰敵軍七個師，殲敵三萬餘人，繳獲各種武器二萬餘件。　　贛南根據地成功實現“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戰略。　　國民革命軍在江西戰場進入的大反攻階段，擺出了向南昌北洋軍夾擊的架勢！　　可“火爐”武漢已經開始了最初的暑熱。　　李想現在參謀部和參謀們考慮的是如何把江西北洋之敵，漂漂亮亮的消滅乾淨。　　會戰之前，李想就已經多次與參謀部研究過南昌會戰的問題。　　曾高走到地圖前：“以我們現階段的兵力，近衛軍從九江南下，攻佔德安、以最短的直線距離震懾南昌。與贛南新4軍南北夾擊，是為最穩妥的作戰方略。”　　李想聽了后沒有吱聲，這個方案確實穩妥，但是很難能夠達到他預想中最大的戰果。　　所有人都在看着李想，等他的意見。　　“大帥？”李西屏喊了一句。　　李想回過神說道：“西南戰場，我們搞了一個大迂迴的包抄不是很成功嗎？怎麼這回，卻打得這麼保守？從表面上看，是南北夾擊，可是北洋軍可以和悠閑的從湖口撤退，他們其實是進可攻，退可守。你們想想，他們在江西搜颳了多少民脂民膏，怎麼能讓他們這麼輕鬆滑腳？”　　“大帥說的很有道理，只是北洋軍也在江西駐有30萬部隊，我們近衛軍7萬加上新4軍3萬，才十萬，其他得民兵部隊游擊隊是有而二三十萬，但拿着大刀長矛怎麼跟北洋軍拼？我們這次是趁北洋軍在二次‘圍剿’中被新4軍拖成了疲兵，發起逆襲，作戰的目的也不過是趕在北洋軍，並不是殲滅北洋軍，我們的兵力畢竟還是太少。西南軍閥不像江西的北洋軍，江西的北洋軍不可能被勸降，而且北洋軍的戰鬥力比起西南軍閥強太多，九江登陸作戰就是說明，他們還有頑抗的意志。如西南戰場那樣，大迂迴包抄，風險太大。”李西屏說道。　　國民革命軍畢竟太年輕了，鋪開的戰場太廣，兵力就顯得薄弱，捉襟見肘。以至於如西北戰場，西南戰場，和剛剛結束的中原戰場一樣，取得勝利之後竟然無法乘勝追擊的擴大戰果，西北戰場止步外蒙，西南戰場止步雲廣，中原戰場也止步黃河，如今江西戰場，也是無法做到漂漂亮亮的全殲北洋軍。　　會場一片寂靜。　　軍部的首腦一致反對如西南戰場那樣的迂迴包抄作戰。　　李大帥會如何應付呢？在哼哈二將發言結束后，李想仍然抽着雪茄煙注視着地圖。他已經一本正經地聽了一個半小時。　　他想先保持一下沉默，他清楚的感覺到屋子里的緊張氣氛變得濃重了。會議室中的長時間沉默使他的演說給人留下印象深刻的強烈效果。李大帥欣賞所有人的悲觀調子，甚至欣賞他們在爭論時焦灼的神色，因為所有這些都成了他演說前的鋪墊。　　李想準備發言的架勢與其說是在發言，不如說是在演說。　　接着，李想拿開了粗大的雪茄煙，仍然盯着地圖，用低沉的語調開腔了：“我的判斷是敵人有擁兵自重，在戰場保存實力，不與我們死戰的私心。”　　李想的語調有點像自言自語，不過音調一下子就提高了，恢復了他本來的詠嘆調式的語氣，而且是滔滔不絕的獨角戲一般的演說。　　他發表了45分鐘輝煌的演說。他的雄辯，即便使用一種談活的語調，也給在座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洋軍的主力，”李想說道，“集中在贛北南潯的防禦陣地。我深信，敵人沒有在湖口、彭澤、馬擋進行適當的防禦準備工作。你們提出的分兵奪取湖口關門打狗的不切實際性恰好保證了攻擊的突發性。因為敵人會推論，沒有人莽撞到進行這樣的冒險。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是戰爭中致勝的關鍵因素。”　　他承認這會遭到海軍方面的強烈反對。“但是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我對海軍完全充滿了信心。事實上，我對海軍的信心比海軍自己的信心還要大。”　　他說，奪取湖口就能有效地切斷敵軍的補給系統。　　“這反過來使同楊帆對面的敵軍戰鬥力陷於癱瘓。”　　“奪取湖口，是戰略上、政治上、心理上的緊急要務。關閉江西的大門后，敵人肯定會出現恐慌。”　　“敵人肯定不會想到我們會從湖口登陸，因此雖然困難很多，但是我們獲得成功的可能性極高。”　　“在南潯與北洋軍決戰也是個不錯的方案，但是，南潯決戰只能消滅王占元殘部，或者李純一部分敵人，既不能切斷敵人的補給線，也無法實施對敵人的包圍。”　　“增強南潯戰場的兵力，把敵人推回去，也只不過把敵人沿着南潯線逼退，時間和犧牲將很多，如果時間拖久了，北洋軍緩過氣來，作戰將變得更困難。”　　“但是，如果我們從湖口登陸，切斷敵人與後方的聯絡，然後和從贛南反擊的第4軍形成鎚子和鐵砧之形，將敵人徹底粉碎。”　　“現在全國都在注視着江西戰場，如果失敗了，會給中國投下火種，如果勝利了，中國就不會發生戰火了。”　　最後李想說：“不在湖口登陸就只剩下一條路，就是在南潯線進攻，與北洋軍展開一場持久戰。你們願意嗎？中國可能會走入軍閥混戰的悲劇，錯過歐戰爆髮帶來的天賜良機。誰願意為這樣的悲劇負責？當然，我決不願意！假如我的估計不準確，而且萬一我陷入無力應付的防守局面，那我將親自把我們的部隊撤退下來，那時惟一的損失將只是我個人職業上的名譽而已。但湖口之戰絕不會失敗，並且必將勝利，它將挽救十萬人的生命。”　　在場的所有的人都被他的演說打動了。　　李想歇了一口氣，然後高聲的總結道：“各位，我們就在湖口登陸，將敵人徹底粉碎！”　　在座的人靜靜地坐着，心醉神迷地傾聽他的演說。　　最後，原先反對聲叫得最響的曾高從座位上站起：“謝謝！這是偉大事業中的偉大召喚。”　　李想以他的堅強固執和他作為軍事將領的威望，以其充滿蠱惑煽動的演說，說服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中難以對付的三軍部長們同意湖口登陸作戰的計劃了。　　海軍司令湯鄉茗看了看手錶，演講持續了45分鐘。　　他聽了李想的辯論，消除了關於海軍湖口登陸的擔心，屋子里其他人肯定也像他一樣被他說服了。　　演講結束后，屋子里充滿了一種無言的興奮。雖然沒有掌聲，但似乎與會的所有人都被李想的氣魄和辯論所征服了，頭上充血，胸中有種衝動似乎要衝出來。　　李想拉開了架勢，一場規模空前的大戰迫在眉睫。

# 第五百九十四章 湖口登陸（一）

　　九江。　　原北洋軍的指揮部，楊帆坐在了王占元之前座的座位上聽着楊坤的作戰報告。　　“在張雪猷部在姑塘登陸的第二天夜裡，黎鳴部也在鄱陽湖西岸姑塘附近登陸，一路大打出手進至九江南面張雪猷部的左側。九江一攻陷，該師當即力斷，揮師南下，企圖沿南潯線正面直搗德安，進逼南昌。但是，遇到北洋軍堅決的阻擊。負責南潯線一帶阻擊作戰的是北洋軍王占元手下的頭號打手：孫傳芳。”　　“孫傳芳？”楊帆霍的站起。這個人他太熟悉了，日本士官學校的老同學。“是這個傢伙，難怪能攔住我軍前進的腳步。”　　楊帆在房間度起了圈子。　　他們同是1907年11月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岡村寧次任中國留學生的區隊長。1909年，他們回國，留日士官生在北京接受陸軍部考試，由陸軍部尚書鐵良任主考官。當年同時參加考試的留日士官生有閻錫山、李烈鈞、唐繼堯、張鳳�、劉存厚、趙恆惕、尹昌衡等人，孫傳芳被授予步兵科舉人，並授步兵協軍校。　　孫傳芳經陸軍部複試后，返天津督練公所候差，旋派充北洋陸軍第二鎮第三協第五標教練官。當時第二鎮的統製為馬龍標，駐保定；第三協的協統為王占元，駐永平；第五標的標統為王金鏡。孫傳芳為人健談，善於應對聯絡，不僅在本協本標內與人相處融洽，即對於他鎮他協亦常有來往，因此頗受協統王占元的賞識。　　當年同時參加考試的留日士官生中，孫傳芳算是混的風生水起，可是一場辛亥革命，把所以人的命運都改變了，就屬孫傳芳混的最差。辛亥革命爆發，第二鎮改為第二師，孫傳芳調任第二師輜重第二營營長。而閻錫山、李烈鈞、唐繼堯、張鳳�、劉存厚、趙恆惕、尹昌衡等人，不是一省都督也是一軍之長。　　楊帆是很佩服孫傳芳的，同期的士官生中孫傳芳的能力是出類拔萃的。可惜，卻甘做北洋狗。　　王占元率第二師進駐江西，兼任江西軍務幫辦。第二師新編為第二軍，王占元提升孫傳芳為該師暫編步兵第一師師長。此時孫傳芳與軍參謀長何佩溶成為王占元之左右手。何佩路雖是參謀長，因何常駐北京聯絡，王占元乃派孫傳芳代行其職。在王占元的提攜下，孫傳芳得展才幹，頗受王的信任，倚若智囊，時常充當第二軍代表對外接洽公務，有時甚至代表督軍檢閱師旅，在贛北大有一手遮天之勢。　　楊帆從回憶中醒過來：“繼續。”　　“王占元雖系北洋舊人，但袁世凱見王占元庸懦無能，剋扣自私，早有更換之意；此次抵禦國民革命軍作戰不利，加以之前財政窘困，餉不以時發，在九江、瑞昌、德安、南昌等地先後激起兵變多起，總算是找到一個借口，於是便迫王占元下台，以孫傳芳代替。北洋軍在南潯的防線，已經全部交給了孫傳芳。”　　楊坤繼續報告：“本部隊自7月27日與敵交戰，至8月9日，今天，遭受當面敵軍強韌抵抗。我軍進攻屢踣屢起，鍥而不舍，敵軍反覆逆襲，堅守不退，陣地多次易手，雙方反覆拉鋸，至今仍處膠着狀態。迄今為止，我部將校傷亡嚴重，所屬各部連、排一級軍官幹部的傷亡已達半數，營級以上軍官幹部已有8人傷亡，其中包括兩名正營長、六名副營長。”　　楊帆閱此報告后，心情黯然，僅僅10天左右，最竟然的近衛軍兵團的將校軍官即遭如此慘重的傷亡，下級士兵的死傷就可想而知。看來，僅靠目前出擊的兵力是無法達成作戰目的了。　　楊帆決心調整部署，投入新的兵力，以便儘快打開僵局。　　司令部制定了新的作戰計劃：　　在南潯線以東地區投入第101團，急速佔領鄱陽湖畔的星子，而後沿星子�D�D德安公路南下攻擊前進，佔領德安，切斷106團當面之敵的退路；　　在南潯線以西地區投入第9團，使其進入瑞昌附近，而後以有力一部沿瑞昌�D�D德安大道南下，威脅第106團當面之敵的左側翼，策應第106團作戰；　　第106團以現有態勢恢復能力，準備與左右兩翼迂迴的友軍一道，捕捉當面之敵，予以殲滅。　　這一布署把原來1個團正面攻擊，變為3個團分進合擊。　　楊帆認真了。其決心甚大，立意頗佳，但能否實現、還需拭目以待。　　黎鳴的第101團，作為近衛軍的骨幹力量，是辛亥革命后在武昌組建的特設團，擁有2個步兵營，以及騎兵、炮兵、輜重兵、工兵等4個特種兵營。可以說是精銳中的精銳，嫡系中的嫡系，在解放重慶的戰鬥中，這支隊伍就創造過輝煌的戰果。　　凌晨，列陣於鄱陽湖面的數十艘國民革命軍的海軍艦艇上的各種口徑大炮一齊開火。　　轟……轟……轟，接連不斷的有炮彈呼嘯着砸下，整片陣地之上一片飛濺的血肉。許多北洋軍士兵在火光之中血肉橫飛，一些人甚至在剛剛跳出戰壕的時候，就被掃射過來的子彈給打得渾身都是彈洞。　　晨曦之中到處都是橫飛的槍彈和呼嘯而下炮彈。　　在星子以北姑塘登陸的國民革命軍，另加配屬的4個炮兵中隊，沿鄱陽湖西岸直撲星子。　　與此同時，海軍陸戰隊也在星子城外湖邊強行登陸。　　在黎鳴的帶領下，無數的國民革命軍士兵頂着那橫飛的槍彈，出震徹天宇的嘶吼：“殺啊！”　　無數條閃亮的曳光彈的彈道如同火鏈樣的縱橫飛掠，在晨曦之中交織出一道道可怕的火線。　　不斷的有人倒下，四下里到處都是騰放的血霧和不斷倒下的噗通聲。　　“沖啊，沖啊！”　　在營連軍官身先士卒的領頭衝鋒下，黑壓壓一群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在整個羅店戰線上掀起了衝鋒的洪潮。　　整片戰線上，如同經歷着一場暴風驟雨般的金屬洗禮，不斷的有炮彈呼嘯落下，劈頭蓋臉掃射過來的子彈如同炸窩的蜂群樣迎面打來。交織的火線嗖嗖的在晨曦之中橫飛。　　閃電樣的火光在昏沉沉的戰火之地上交織綻放着，爆炸的氣浪摻和着橫飛的破片鋪天蓋地的潑灑着它們想要帶來的死亡。血肉、碎泥在晨曦之下到處紛飛。　　在北洋守軍猛烈的火力殺傷下，反擊的國民革命軍的傷亡是極其驚人的。在炮火的轟擊下，不斷有血霧、碎肉、泥土被掀起騰放在晨曦之中。而那些鋪天蓋地掃射過來的機槍彈雨又將一排排國民革命軍士兵如同割麥子樣的撂倒。　　轟！剛跳下船的田樂被炸起的水浪衝倒。　　滾一身泥的田樂從登陸的灘涂里勉強爬起身來，透過爆炸的火光，他依稀可以看到身邊滿是陣亡的同伴殘缺不全的屍體，不遠處的陣線前，部隊正和北洋軍撞成了一團，爆出極其慘烈的白刃戰。　　田樂跌跌撞撞的從灘涂泥水裡爬出身來，一陣劇烈的疼痛讓他不由得悶哼一聲。剛剛那下子爆炸看來震得不輕，他搖了搖頭，讓自己稍加的清醒了點。　　稍微有些趔趄的拄着槍向前走去，走上岸，四下到處都是死傷的國民革命軍士兵，還有那些在之前的進攻中被打死的北洋軍的屍體，滿地都是被鮮血給浸滿的焦土，殘缺的槍支和屍體交疊着，滿是那樣的讓人感到驚懼，同樣又不乏阿修羅場的猙獰之色。　　交織着的喊殺聲，垂死着的哀嚎聲，刺刀沒入人體時的悶然之聲，還有那鐵杴劈斷骨頭的斷裂聲響成了一片。大刀舞動時，挽起的刀花連帶着刺刀的閃閃寒光在晨曦下綻放出灼灼之彩。　　舉着指揮刀的一個國民革命軍軍官在和北洋軍撞在一切的同時，便是一個閃身避開了那個北洋士兵突刺過來的刺刀，同時手裡的長刀片順勢劈了下去。喀嚓，一聲脆響，一股血箭高高噴濺而來，齊頸被砍斷了的北洋軍士兵帶着突刺時的慣性向前幾步，噗通一下栽倒。　　“殺啊！”　　噴濺在臉上的人血激起了他心底的那份野性。什麼恐懼、什麼緊張，統統的被拋到九霄雲外。　　“弟兄們，殺啊！”帶隊衝鋒的團長雷鳴同樣也在出着憤怒的吼聲。　　國民革命軍使用的三菱軍刺，這個由李大帥親自設計的刺刀簡直就是刺殺兵器之王，就這樣在拼刺刀的時候，也就讓北洋軍的士兵吃虧不少。而且在拼刺的技術上，國民革命軍也要比北洋軍強很多，無論是軍官還是士兵，近身拼刺刀都是他們的必修課程。　　眼看着很多北洋軍士兵在剛剛碰撞在一起的時候，就被國民革命軍的刺刀給捅透了胸膛，雷鳴熱血沸騰，大呼憾戰。　　只穿着一件襯衫的雷鳴端着一手裡一把博朗寧左輪，一手一把指揮刀。衝著那一群群北洋士兵猛烈的連扣扳機。另一手的戰刀舞起燦爛的刀花，在那些北洋軍之間旋舞出可怕的死亡。　　猝不及防的北洋軍瞬間便是橫七豎八的倒下了一片。　　“啊……”　　剛剛衝上來的一個北洋兵來不及閃開，便被側后位置上冒出的一個田樂給用槍托狠狠的砸在了鋼盔上，兩眼之間一陣金星直冒。腳底被一具屍體一絆，發出一陣痛苦的呻吟，趔趄着翻摔了出去，手裡的槍也甩出了數米遠。　　眼見着一擊得手，那個田樂回槍便是揚手將刺刀斜插了下來。　　眼看着那閃着寒光的刺刀衝著自己扎落而下，那個北洋兵搶忙一個翻身滾開，田樂的刺刀嚓一聲刺了空。　　趁着田樂收槍的時刻，北洋兵搶忙的爬起身，向著被甩在一邊的自己的槍跑去。　　一刀刺空的田樂剛抽回槍，北洋兵已跑出了數米之遠。看着這個狼狽不堪的北洋兵，滿臉的肌肉都在抽搐的田樂發出一陣陣的冷笑。北洋軍真是不堪一擊了，連這種刺刀都不熟練的士兵都被拉上了戰場，看來‘將革命進行到底’將會很快實現。　　砰，一聲槍響，正撿起地上的槍挺刀準備反撲過來的北洋兵帶着不可思議的眼神看着田樂，又低頭看着自己胸前的一個血窟窿，腦海里只是電石火花之間閃出一個念頭“卑鄙……”帶着不甘和怨恨，這個北洋兵頹然的跪撲而倒。　　仿毛瑟79式的槍管還在裊繞着青煙，北洋兵已經跑的有點遠，田樂懶得追上去，直接一槍蹦了他。　　“殺啊，殺啊！”　　團長黎鳴的聲音在不遠處傳來。田樂抬眼望去，只見揮舞着染血的戰刀的黎鳴已經處於在幾個北洋兵的包圍中。從腳邊倒斃的幾具屍體來看，團長已經砍翻了幾個北洋兵了。　　黎鳴微微的喘着氣，橫提在手裡的刀還在緩緩的向下滴着血。犀利的目光所掠之過，幾個北洋兵不安的動了動。　　面前的這個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太厲害了，看着那低垂的刀尖上汨汨滴落的鮮血，幾個北洋兵稍稍的分開了些，彼此張顧了一番。閃着寒光的刺刀尖或是指向黎鳴的喉嚨處，或是指向黎鳴的肋間，要不就是指向胸膛，腳步微微動了動。　　黎鳴緩緩的舉起了手中的刀。他娘的，胳膊有些沉，這大刀片舞起來就是有些吃力。體力消耗了不少。真是他娘的見鬼。酷熱難耐的盛夏，晨風也趕不走那份幾乎能夠從空氣中擰出水份來的濕熱。黎鳴能夠感覺到自己的鼻尖滴落的點點汗水。　　突然之間，一個北洋兵猛然的向前一步，一記突刺直刺雷鳴的咽喉。黎鳴一個乾脆利落的閃身下劈。飛濺的血花之間，這個北洋兵的左臂在刀光之中被齊刷刷的卸了下來。齊肩處沒了左臂的北洋兵發出痛苦的慘叫之聲。　　也正是這聲慘叫，幾個北洋兵同時的反應過來，齊聲嚎叫着向著黎鳴扎來刺刀。　　砰，槍響之處，一個刺刀扎向雷鳴腰肋處的北洋兵應聲而倒。突然想起的槍聲讓正圍攻黎鳴的北洋兵們頓時的手裡一滯，扭頭看着槍響處看去，之間田樂正在拉動槍栓。　　也正是這片刻的分神，北洋兵付出了他們慘重的代價。黎鳴一聲怒吼，猛然橫切下去，隨着一聲金屬破入人體的沉悶喀嚓聲，鮮血從破裂開的胸腹傷口處涌了出來。得手的黎鳴回刀磕開一支刺向自己的槍，接着又隔開一把刺刀，順勢轉身，手裡的大刀一個下劈。　　圍攻黎鳴的幾個北洋兵一眨眼，全被劈死在他的刀下。

# 第五百九十五章 湖口登陸（二）

　　轟隆隆的炮聲，遠遠的傳到九江城裡。　　坐鎮九江的楊帆很惱火，星子登陸還算順利，陸海軍部隊分由東門和南門突入星子城內，北洋守軍經北門退出，撤往城西南的山地陣地。但是追擊部隊在連綿的廬山山峰就遇到強大阻力，竟然碰得頭破血流。　　以星子通往德安的是一條紅土為基，全長僅30餘公里的公路，苦按正常行軍速度，徒步一天即可抵達。　　第101團本想挾攻陷星子之餘威，一個追擊直下德安。豈料此間戰鬥之慘烈，出乎意料。　　楊坤說道：“黎鳴部在佔領了星子，而後攻擊東孤嶺之敵。東孤嶺高地是險峻的岩石山，西與廬山群峰相托，東瞰鄱陽湖。在此崇山峻岭之中，進展很不順利，這種情形不光在東孤嶺幾個陣地，而是在作戰的整個地區。敵人異常的頑強，所有敵人陣地都心須一步一步地逐個攻佔，此間的困難，不在現地詳細觀察是難以想象的。僅靠紙面和電話報告根本無法理解。”　　“在這短短2里半的路程上，近衛軍的精銳竟然死傷枕藉，黎鳴進入廬山東麓戰場后，日夜不停地攻擊，但在北洋軍寸土不讓，有失必反的頑強抗擊下，我軍傷亡極其慘重。黎鳴在仰攻東孤嶺山頭，進至山腰一線即無法再進。急火攻心之下，遂決意親自上陣。在又一輪衝鋒時，手提戰刀，身着沾滿泥血襯衣的黎鳴下顎被彈片擊中，住進了九江的兵站醫院。”　　楊帆對黎鳴受阻非常惱火。好端端的三路合擊計劃，硬是被他的老同學孫傳芳在南潯線攔了下來。　　“好在是三路合擊的計劃，北路和西路仍可對金官橋一線的北洋軍軍隊主力形成合擊。”楊帆又慶幸的望着作戰地圖。　　當初楊帆將黎鳴部投入東線作戰時，就預留了一手，早已經命令第9團迅速在九江登陸，進攻瑞昌，威逼南潯線西側。　　楊帆說道：“命令，第9團，儘速佔領瑞昌。並，該團速派主力，南下金官橋防線側后，切斷北洋軍主力的退路。”　　楊坤剛領着命令走出去，一轉眼又跑了回來。　　“你又跑回來干什麼？軍情如火呀。老弟！”楊帆看着這位本家兄弟。　　“老總，”楊坤急急說道：“這是總參剛剛下發的命令。”　　這是李想激情演講后，參謀部關於南昌會戰的新一階段的作戰命令：近衛軍應協同海軍攻陷並佔領湖口及其附近要地，在此期間務須大量擊敗敵人。　　楊坤如釋重負的說道：“老總，拿下湖口，切斷北洋軍的補給，一定會給予北洋軍意志最沉重的打擊。南潯線的孫傳芳也會動搖吧……”　　楊坤高興了，楊帆卻如芒刺在背，分兵配合海軍攻佔湖口，他們在南潯的壓力只怕更加的重了，至少在湖口沒有拿下之前，他們要承受更大更多的壓力。但自尊心極強的他什麼也說不出來，只是一發狠，急轉身對楊坤口述：“記錄！嚴令第106團、第9團務必以全力擊破南潯線北洋軍軍隊主力！”　　稍停，楊帆定了定心，又指示楊坤：“把近衛軍直屬第1迫擊炮團和野戰重炮第10團配屬給第106團，加強正面攻擊的力量。”　　楊帆一下抓到發動湖口登陸的意圖，配合湖口登陸不止是要分兵湖口，在南潯線發動兇猛的攻勢也是必須的配合。　　……　　凌晨。　　李想坐在“海琛”號旗艦上，嘴裏叼着一根碩大的雪茄煙，透過舷窗可以看見波濤洶湧的鄱陽湖白浪和在波濤中前進的登陸艦隊。李想此時的心情難以形容，這位身經百戰的職業軍人，面對黑暗中的湖口江岸和已經不可中止的行動，感到了一些心神不定。　　李想知道，登陸作戰的關鍵是奇襲，但是，國民革命軍登陸的時間和企圖可以說不是什麼秘密，秘密是登陸的地點。為此，他下令所有的電台和報刊進行迷惑性的報道，大肆宣揚國民革命軍要在南潯進行進攻，希望混淆人們對湖口登陸作戰的戒備。楊帆也是很配合的向南潯線發起激烈的進攻。為隱蔽湖口登陸的一系列佯動事後證明確實起到了作用。但是，湖口登陸點畢竟需要登陸前的偵察，於是，李想不斷接到潛伏在離湖口僅幾里地的一個小村子的情報小組發回來的秘密情報。　　如果說，對湖口登陸作戰最熱衷的人是李想的話，那麼第二熱衷的可能就是湖口的地下黨了。對於那些由着狂熱三民主義信仰的地下黨而言，沒有比這更讓他們興奮的了！　　地下黨自發的秘密組織諜報隊，潛入湖口搜集情報。　　在紅幫的一個堂口。湖口地下黨負責人在這裏召集了一幫屬下。　　“北洋軍自從進入江西以來，咱們就沒少受罪。那一家，沒有和北洋軍帶一點仇的！……”　　站在台上很有江湖氣的地下黨負責人在那裡數落着北洋軍在江西犯下的累累罪行。　　所有人都面露悲容，豈止是帶一點仇，都是血海深仇！　　“……該死和他們清算的時候了！”　　最後，他用力的一揮手。　　一呼百應，大傢伙激憤喊起來。　　“殺死北洋軍！”　　他滿意的點點頭。　　“這次的任務……”他還特別交代一句，“所有的情報要圍繞國民革命軍在湖口的登陸展開，一定要獲得對國民革命軍有利的情報。”　　然後他望着大家問：“是否明白？！”　　“我完全理解命令的含義，絕不會傳送無價值的情報回來。”一個腰背站的筆直，一看就是軍人的小伙子答道。　　“好！阿倫你是留過洋，當過軍官的，我相信你的能力，任命你為情報組的組長。”　　“是！保證完成任務！”　　阿倫挑選了曾經的部下組織諜報隊。他們在宣誓嚴守秘密之後，又召集了可信賴的親信組成了17人的諜報隊。　　“阿倫，你們明天試着與湖口的工作員接觸，說是工作員，其實就是湖口道上朋友阿亮和阿明，他們是戰前被發展為工作員的。他們應該還在北洋軍佔領下的湖口，至於現在是否還對黨國效忠就不得而知了。”負責人阿海也沒有多大把握。　　“他們只要還是江西人，還有良心，就不會不痛恨北洋軍。”阿倫樂觀的說道。　　阿倫和幾個隊員化妝成农民在晚上進城，在深夜時分將阿亮夫婦帶了回來。　　阿亮夫婦見到阿海很激動，抹着眼淚說道：“海哥，我們做夢都在等着再見的這一天。”　　“苦了你們了，兄弟。”阿海也有些動情。　　經過徹夜詢問，確認夫妻二人仍然對國民黨忠心，而阿明已是內務部幹員，但對國民黨的忠心也沒有變。　　第二天，阿海留下了阿亮的夫人為人質，將阿亮送回了湖口。晚上，阿亮帶着阿明回到了村子。阿明見到阿海也很激動，發誓自己沒有變節，一定會儘力協助工作。　　因為阿明在內務部工作，可以獲得居民通行證，阿海將隊員分成三組，阿倫組常駐湖口，另外兩組隨時往來湖口傳遞情報。　　阿海所指示的情報對象是湖口的北洋軍兵力、補給狀況、水雷投放情況、登陸地點的地形和岩壁的高度。　　由於有了阿亮、阿明的協助，諜報隊不僅可以自由的出入湖口，而且還找到了以前的工作員協助工作。為了判斷有無水雷運輸，諜報隊員扮作挑夫探查往來的車輛；為了判斷岩壁的高度，通過攀爬岩壁，用自己的身高測算。所需的情報在3、4日內都搜集到了。　　李想收到的諜報隊傳送來的情報，非常符合他樂觀的期待，感到有必要確認。諜報隊的情報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事情的重要不容有絲毫的馬虎，都需要確認，特別是登陸艇及運輸船只能夠進入到湖口的哪裡。　　前去確認的專業諜報隊組長是徐一凡，他的助手是雨辰。他們兩個傢伙在南京有過出色的表現。情報處考慮到他們最近的經歷，詢問他們是否有興趣率領一個情報小組前往湖口地區，並說“我們需要來自那裡的更多的情報”。徐一凡和雨辰當即接受了任務。　　徐一凡和雨辰帶來了很多先進的裝備，還有一下意想不到的小東西，有最先進的衝鋒槍、小巧的手槍、手榴彈、彈藥、醫療品、凈水片、口糧、無線電，還有10萬RMB、200斤大米和70磅魚乾。帶米是因為聽說北洋軍將大米都徵收了，當地很缺乏。徐一凡還聽說鄱陽湖的人就像河南人愛吃饅頭一樣喜歡吃魚乾，所以也帶了魚乾。這兩個做法相當正確。當雨辰打開在徐一凡準備的大米和魚乾的袋子，聚集在周圍的村民都露出了“非常之親密的態度”。　　徐一凡一行在湖口的南側的一個小村莊設立了營地后，村長前來表示將盡量協助工作，還帶來了兩個小姑娘，負責他們的飲食起居的。　　徐一凡看到兩個小巧的姑娘想起了自己12歲的妹妹，正在漢口上小學。最初走上戰場的信念，是為了保護家人，能家人能夠在漢口平安快樂的生活，當走上戰場之後，看多了眼前這樣的場景，心中的信念漸漸的變了，變得開闊了，希望更多的人，希望所有的中國人都能像他家人一樣平安快樂的生活。　　因為這樣一種信念支撐，他戰場變得無畏。

# 第五百九十六章 湖口登陸（三）

　　李想在登陸作戰海軍指揮官湯鄉茗的司令艦“海籌號”上，他要親自督戰，並且為了隱匿作戰企圖，連從武昌出發都是秘密進行的。　　在旗艦上，海軍方面的將領，特別是陸戰1師師長朱孝先和海軍總司令湯鄉茗，剛剛得知了陸戰隊第5團被楊帆投入星子前線的消息，立即緊急磋商，然後找到了李想。　　朱孝先向李想抗議道：“海軍方面經過協商后的意見是，如果湖口登陸的第一梯隊沒有陸戰隊第5團參加的話，我們將不能保證作戰的成功。”　　湯鄉茗與朱孝先的意見剛好相左，當即反對道：“我支持第3野戰集團軍的處置，楊帆必須如果不投入陸戰隊第5團，還不是為了撕開南潯，因為南潯如果打不開，湖口登陸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真是同感，那湖口登陸就不要進行好了。”　　“……”湯鄉茗瞪着朱孝先，來了一個深呼吸，向朱孝先提出了一個代替方案：“可以用正在武昌整編的近衛軍第2師32團作為登陸的第一梯隊。”　　“第2師雖然精銳，但是沒有應付像湖口登陸這樣困難的作戰的能力。要知道，陸戰隊可是深藍學院專門為登陸作戰訓練的精英，只有他們才能勝任。”朱孝先搖頭道：“如果以陸戰隊第1團為第一梯隊，讓32團作為第二梯隊，那麼計劃中的陸戰隊第5團、第1團的雙尖刀登陸戰術就無法實現了。如果受到敵人的側面進攻，我將無法承擔這個責任。”　　李想聽了半天，明白過來了，朱孝先是和楊帆爭奪海軍陸戰隊5團，他想了想，說道：“如果第2師可以使用的話，那就代替陸戰隊第5團到前線去，如何？”　　“那還不如派17團去好了。”湯鄉茗回答道，“用17團換回陸戰隊第5團參加登陸。”　　“是否來得及？”李想湖口登陸已經迫在眉睫了。　　湯鄉茗趕忙召集參謀在另一個房間緊急計算后回來複命：“來得及的，從前線撤到九江，再從九江直接去湖口就來得及。”　　“這怎麼行？”朱孝先猛搖頭，“這樣行動的話休整和演習都沒有，是不可以的。就算陸戰隊能征慣戰，但如此疲勞的連續作戰是不行的，還是立即把陸戰隊第5團調回來吧，如果不行，我們不如放棄湖口登陸。”　　“那就是說放棄湖口登陸？”李想放下碩大的雪茄，本來煙都戒掉的，但是最近戰事緊張，他的煙癮不可抑制的發作了。　　會談又回到了“南潯重要還是湖口重要”的討論上去了。　　“遇到困難就退縮，可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傳統。”李想說道。　　鄱陽湖上颳起了風速每秒九米的強風。李想抽了一口煙，窗外的風聲使他皺緊了眉頭。　　“連續作戰是我軍的光榮傳統。”李想給出了決定：“告訴楊帆，他必須放棄陸戰隊第5團。”　　……　　金官橋一線的大天山、馬鞍山、金家山等一連串丘陵地帶上的野戰防禦陣地，籠罩在濃烈的炮火硝煙之中，從九江起飛的國民革命軍空軍的上百架飛機，一批接一批地向地面傾瀉致命的鋼鐵。　　由於北洋守軍的陣地距九江不過10多公里，因此，國民革命軍飛機的活動極為頻繁，從天剛放亮到日落西山，來自空中的轟炸就沒有間歇過，而且轟炸精度奇高。　　國民革命軍地面部隊雖然沒有21世紀現代化的無線電對空聯絡，但李想卻想出了絕妙的土辦法。地面國民革命軍為了給飛機指示目標，常常20多人一組，身穿醒目的白襯衣，爬在北洋軍隊看不見的山坡背面，組成一個大大的“V”字。　　空中的飛機按箭頭所指進行轟炸，炸彈百分之百地落在北洋軍守軍的陣地上，絕無錯炸之虞。　　地面上早就放列就緒的幾十門野戰重炮，以及上百門其他口徑的野炮、山炮、迫擊炮也一齊開火。國民革命軍炮兵在酷熱的天氣里，赤膊上陣，猛勁地裝填、發射，火炮的四周彈殼堆積如小山，不得不專門派人負責清除。　　國民革命軍並不急着投入兵力，而是以全部炮火和助戰的飛機，對金官橋北洋軍守軍陣地狂轟濫炸。　　一時間，金官橋一線數10個山頭陣地煙塵蔽日、火光衝天。　　缺乏經驗的守軍第4、第8、第70團北洋軍官兵損失不小，陣地被炸成一片片焦土。　　掩蔽部里，頭上綁着繃帶的黎鳴手持望遠鏡觀察着遠處騰起的煙塵火光，臉上露出了獰厲的笑。　　他的身後副官，手扶腰間的指揮刀，有些耐不住焦灼了：“師座，衝鋒吧！北洋軍已被炮火砸趴下了。失去工事，革命軍會像趕鴨子一樣把他們收拾掉。”　　站在一旁的一個常團長更是急不可耐：“師座，對付北洋軍我們根本用不着這麼多炮彈。也許只需一輪集團轟炸，他們的魂就飛啦！我請求師座，允許我團立即發起攻擊。”　　黎鳴放下望遠鏡，轉過身來，看了眼手下的這兩員虎將，搖搖頭。因為下巴被彈片傷到后，他張口有點困難，帶着的有點渾濁的聲音說道：“不必着急。對面的北洋軍是連飛機大炮也沒有的雜牌，就該讓他們見識見識大炮的厲害，讓他們知道什麼是現代戰爭。另外，兵法中有句古話你們該記住：先發制人。如今我沒與他們交手，就已讓他們心裏先敗了五分。這豈不是好事？！”　　這時他轉向炮兵團長賀大國道：“大國同志，炮兵乾的不錯，好好於吧！留住2個基數的彈藥，其餘的，都給我打到北洋軍的陣地上去。”　　說完轉過身，像是對自己又像是對手下的這些將官幹部們輕聲說道：“放心吧！大戰才剛開始，以後的進攻還不知有多少呢？”　　說完，又舉起望遠鏡，欣賞起遠處炮火構成的一幕黑色美景來。　　黎鳴的話，實際上只說了一半。他所以遲遲不發起攻擊，只是以炮火猛轟，是因為楊總司令的一再交代，楊帆對自己對手孫傳芳太了解了。　　孫傳芳在同期的留日士官生當中不論人品，只論能力的話，閻錫山等人就是拍馬也趕不上。國民革命軍在九江登陸，星子登陸，都很順利，但是只要進入孫傳芳的防區就只能止步，這已經足以證明孫傳芳的厲害。　　北洋軍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轟炸后，在北洋軍官長拿着指揮刀斥喝之下，踏着焦土，依靠緊急修復的簡易掩體、彈坑，甚至死屍，依靠步、機槍和手榴彈等輕火器開始反擊。　　北洋軍在遇到國民革命軍猛烈的打擊后，很多不是掉頭往回跑，就是趴在彈坑裡不動彈。北洋軍的督戰隊雖然不留情面地砍了幾個逃在前面的潰兵，但部隊就是沒有抵抗的勇氣。　　孫傳芳火了，沉不住氣，直接叫通前線指揮孟昭月：“你他瑪再向後退，我就軍法從事！”　　孟昭月掛了電話，紅着眼珠子來到陣地前沿親自督戰。他倒未必怕孫傳芳殺頭的威脅，但任由“匪軍”放肆南下，切斷北線友軍后澈之路的惡果，倒是不能不重視的，而且，辛亥年在湖北與孫傳芳差點被開腸破肚之仇也不能不報。　　孟昭月即以遠甚於孫傳芳的兇惡，命令各部悉數開往金官橋，不計傷亡，強行堵擊“匪軍”。　　到底是王占元的嫡系，硬是定上去了。　　國民革命軍的進攻規模在一步步升級，主攻焦點越來越集中，伴隨而來的是雙方攻防戰的更加激烈和悲壯。　　沙河至金官橋一線陣地，戰鬥緊張多變，令人喘不過氣來。　　黎鳴承受着從未有過的壓力。陣地雖已被國民革命軍炸得天翻地覆，一片焦土。但仍被北洋軍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陣地上的戰鬥達到了白熱化。　　在黎鳴的親自督戰下，各級軍官幹部紛紛往前壓，雪亮的指揮刀前指。大批國民革命軍踏着同伴的屍體湧入突破口。　　北洋軍的張昭月見情況危急，孤注一擲，帶着身邊僅剩的衛隊連投入反擊，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肉搏混戰。　　黎鳴手中預備隊已用盡，只能眼看着攻擊部隊被打下來。焦灼、盛怒之下，他揮刀帶着衛隊沖了上去。　　黎鳴堵上性命的苦戰，終於拿下了北洋軍在金官橋防禦的前沿陣地。　　……　　在金官橋取得決定性突破的時候，朱孝先正坐在楊帆的辦公室里。　　朱孝先把李想的決定告訴了楊帆，剛想解釋，楊帆迫不及待的強調道：“現在是緊急事態，陸戰隊第5團不能放。至少陸戰隊還要再給我用两天，可以了吧！你知道嗎，金官橋剛剛取得突破，你知道這有多不容易嗎？我正需要兵力擴大戰果。”　　“可以是可以……可是那樣的話湖口登陸作戰就得中止了。”　　“什麼……你沒聽明白我說的？……”　　“好的，就先這樣好了。”　　朱孝先走後，楊帆獃獃的望着桌角。

# 第五百九十七章 絕不動搖（一）

　　鄱陽湖周圍的湖面有不少漁船，大小湖中島嶼上可以看見光着上半身的漁民不時向飄着五星紅旗的艦隊揮手。　　站在艦橋上的湯鄉茗用望遠鏡觀察着，對朱孝先說道：“這樣一來，敵人就知道我們的目標是仁川了。”　　“是的，無法進行奇襲作戰。”朱孝先點頭回答道。　　“放心吧，北洋軍應該被我們迷惑住了。”李想道。　　根據李想的主張，為了能讓湖口登陸作戰獲得奇襲的效果，實施大量的欺瞞和佯攻。　　陸戰隊第5團參加了在星子的登陸作戰，空軍持續對南潯進行空襲，楊帆在金官橋不遺餘力的猛攻，給北洋軍留下了“匪軍企圖突破南潯防線直接威脅南昌”的印象。人民日報也在大量跟蹤報道南潯之戰的新聞。　　所有這些就是為了保障湖口登陸作戰而進行的佯動。但是，這些佯動究竟能不能欺瞞住北洋軍呢？　　李想的司令部內部也有不少人持有這樣的疑問。　　隨着在長江水道中逐漸推進，從艦橋可以清楚的看見鄱陽湖進入長江的湖口城廓。　　在湖口岸邊有約30多隻掛着褐色帆的小船，許多市民涌到岸邊觀看艦隊。艦隊上空有4架油布機翼的蚊子戰鬥機護航，除了飛機的轟鳴聲，天空和海面顯得很平靜。　　太陽正在廬山的方向落下去。站在“海琛號”艦橋上的李想和湯鄉茗，朱孝先默默的凝望着茫茫鄱陽湖盡頭秀麗廬山的落日。　　徐一凡和雨辰也在看着太陽西墜。　　“我們的使命就快要完成了，按照指示，我們只要在零點點亮長江水道入口的燈塔就行了。”　　徐一凡跳下小船，望着江心小島上的高聳入黑夜的燈塔。他們要儘力點燃那個法國製造的老式帕爾米油燈塔。　　“那還磨蹭什麼，趕緊上。”雨辰大步向燈塔跑去。　　燈塔里，雨辰用毛布擦着反射鏡，嘴裏嘀嘀咕咕的不消停。　　“老大，你說，我們有沒有勳章。”　　“這麼輕鬆的活，你也好意思要勳章？”　　“獎金總會有吧。”　　“我們工資和津貼那麼高，你還不知足？”　　徐一凡蹲在那望着窗外，不時看看手錶。　　“時間一到！”　　雨辰迫不及待的點亮了燈。　　燈光衝破黑暗，傳到了集結的艦隊那裡。　　“什麼也看不到。”雨辰嘀咕道。　　“哪有這麼快的。”　　徐一凡和雨辰趴在窗口，還看不到艦隊，他們就蹲在燈塔的頂上等待着眼前正要上演的大戲。　　這是一個不眠之夜。　　“我下去一下。”雨辰忽然就樓梯口跑去。　　“你干什麼？”徐一凡說著就追過去。這個拍檔就是喜歡生事。　　雨辰非常無聊蛋疼的跑到在燈塔門上寫上“雨辰到此一游”的字樣。　　徐一凡能夠想象看到這幾個字時陸戰隊員努力猜測走在他們前面的到底是何人的驚愕表情。　　……　　李想這夜也沒有睡意。　　就在徐一凡和雨辰點亮燈塔前一刻，正準備上床的湯鄉茗和朱孝先聽到有人敲門，是衛兵來通知說李大帥叫他過去，他們套上軍裝來到李想的房間。　　“你們坐下。”　　李想說。他雙眉緊鎖，沉思着在屋子里踱來踱去。　　湯鄉茗和朱孝先坐下了，李想仍在踱着步子。　　深夜的船上很安靜，只有發動機的聲音以及偶然傳來的衛兵的腳步聲，再加上牆上時針的走動聲。當然，還有李想軍靴敲擊地板的聲音。　　湯鄉茗和朱孝先聽着鞋聲坐在那裡，看看踱步的李想，也了解喊他們來的原因�D�D李大帥想找人說說話。　　作為指揮官，李大帥是個孤獨的年輕人。他的地位，註定就是個孤家寡人。　　李大帥最需要的是朋友，聽他說話，與他說話，或者和他一起靜默思考。　　這夜，湯鄉茗和朱孝先就默默地等着李想開口說話。　　他們三個都在想他們很快就要穿過鄱陽湖口。這裏成千上萬的人將英勇奮戰，但李想自己卻要單獨對失敗負責。　　“我的靈魂面臨考驗時刻，而可怕的後果就決定於這個時刻。”　　李想在踱了一陣步之後，開口說話了。　　李想又繼續來回踱步，他不停地嘮叨所有那些參謀長和其他人栩栩如生地列舉出來的危險，這些人竭力想阻止他從事這樣危險和靠撞大運的行動。當他還在那兒嘮嘮叨叨自言自語時，湯鄉茗似乎覺得李大帥要記住這麼多戰場，實在是太傷神費腦。而且他才多大，這些年經歷的大戰卻比許多人一生還有精彩。　　李想反覆談論出奇制勝的要素。這在辛亥革命時曾拯救了他部下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辛亥首義，在現在的很多人看來都是一個奇迹，一場豪賭猛贏的奇迹。　　現在又要保護大多數乘漆成黑色的艦隻去湖口的官兵。但如果北洋軍磨刀霍霍嚴陣以待，這將在歷史上成為國民革命軍最大的軍事災難之一。　　�D�D問題是奇襲，奇襲到底能不能實現呢？湖口是唯一的選擇，這是沒有疑問的。困難的確很多，正因為困難很多，我們才有機會獲得成功。　　�D�D但是奇襲能夠實現嗎？秘密能夠守得住嗎？　　�D�D委員會是反對的，我們把這個反對頂回去了。不論勝利還是失敗，責任都是由我來承擔的。　　……　　李想完全是自問自答式的獨白。湯鄉茗和朱孝先一動不動地正坐在椅子里聽着。　　�D�D是的，都是我的責任。如果我出了錯，那會有數千信仰三民主義的年輕人將要流血犧牲。　　�D�D到目前為止，信仰三民主義的年輕人已經流了很多血。但是沒有流血的戰爭是不存在的。　　�D�D但是我會盡最大努力地減少流血。為了對付堅固的北洋軍基地，我們採取奇襲的戰術，都是為了減少流血。　　�D�D但是，只要我犯一個錯，數千名士兵就會犧牲。我的計劃是不會出錯的吧。　　�D�D敵人沒有察覺吧，也許敵人已經做了準備。一旦陷入狹窄的水道和泥沼，我們就會象池塘里的鴨子一樣被敵人射殺。　　�D�D如果是這樣，將成為國民革命軍歷史上最慘重的失敗日了吧。　　�D�D那麼，湖口以外的替代方案呢？南潯？期待第3野戰集團軍的反擊？……　　李大帥說道這，停下了腳步，站在五星紅旗前凝視着血色旗幟。沉默中，湯鄉茗和朱孝先不時地用手擦着頭上的汗。　　“不！”李想回頭對湯鄉茗和朱孝先大聲說道，“沒有什麼替代方案，我的決定是全面的。都是在可接受的危險和困難的範圍內的。”　　最後他終於停止踱步，好像是自言目語：“這是正確的決定，我們必須接受一切危險。”　　他所有的擔心都煙消雲散了。　　“謝謝你們聽我嘮叨，”李想說道，“現在我們睡一會兒吧。”　　送走湯鄉茗和朱孝先後，當李想關上艙門時，他聽見鐘敲了12下，此時，徐一凡和雨辰剛點燃引導入侵者的那隻舊燈塔。他們還無聊蛋疼的又在一塊巨大的岩石上點燃了一盞小漁燈。　　李想還是睡不着，決定在甲板上呆一會兒。　　甲板上艦員們十分警覺但靜默無聲。　　夜晚的風帶來了新鮮的活力。鄱陽湖的上空一片黑暗，附近艦船的影子也看的不是很清楚，船頭的破浪聲聽起來很響亮。　　登陸作戰按照既定的計劃精密地進行着。在此之前的三十分鐘，為配合湖口登陸攻擊的海軍部隊和護衛艦艇進入了長江水道。　　李想站在艦首，傾聽鄱陽湖的浪濤聲，注視着船頭的前方，發現前面有燈光一閃一爍。等確認了右前方一個微小的燈光，他連聲問道：“那是什麼？”　　“報告大帥。”甲板上的值班軍官告訴他：“那是燈塔。”　　李想大為振奮！他高興地大喊道：“我就知道奇襲能夠成功！敵人連燈塔的燈都沒有滅掉。”　　那個燈光是徐一凡和雨辰點亮的法國人修建的燈塔。他也沒向值班軍官問清楚，還以為那是敵人忘記關掉的。然後興奮的就跑回自己房間去了。　　值班軍官掛滿腦門的黑線，看着李大帥喜樂瘋了跑回船艙去。　　與此同時，一艘高速行駛的運輸艦熄了火，防水艙里的燈亮了，起床號聲傳遍了船上整個的壓力報警器系統。　　運輸艦的第3營的大部分官兵都已經醒了，當半夜響起早餐的開飯鈴時，海軍陸戰隊一等兵胡哥走進廚房，他曾聽說海軍陸戰隊在登陸前是有一頓豐盛的早餐：包括雞蛋、牛排、熏豬肉和熱鬆餅。　　胡哥還沒有吃過這樣氣派的洋餐呢。今天算是開洋大人葷了。　　胡哥咬一口熱鬆餅，往窗口張望，前面的陸地一片漆黑，遠望湖口，沒有一星火光，只能看到天穹襯托下的石鐘山高地，他們能活着到達那裡嗎？　　“真奇怪！”他低聲向身邊的副船長說：“我們現在在正中間，是最糟糕的地方�D�D這次行動太冒險了。”　　“安靜。”副船長吃完后了一下嘴巴，對胡哥耳語道，“一句話也別說，跟我來。”　　他把胡哥帶到甲板上：“你就會看到我們早晨將要攻擊的那個高地。”　　胡哥可以看出石鐘山的黑色輪廓，有一個小小的燈標島與它毗鄰。他說，“我們停在兩個島之間。島上還有什麼人嗎？”　　“沒有！”

# 第五百九十八章 絕不動搖（二）

　　夜幕之下，楊帆悄悄來到了九江前線。　　九江，對他這個軍指揮官來說，並不是該呆的地方。這裏距金官橋戰場不過幾十公里，前方隆隆的炮聲日夜都隱隱可聞，九江附近還時常出沒着成連、成營潰散了的北洋軍軍隊。　　但楊帆卻沒把這些放在眼裡。這是他的職業習慣，親臨一線也是每個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的職業習慣。　　每逢大戰、惡戰，楊帆總是要往前跑，喜歡到陣地上看看。他愛聽隆隆的槍炮聲，這激動人心，他也喜歡嗅那略帶刺鼻味的硝煙。　　或許也因為這樣，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多被冠以“戰爭狂人”的頭銜。　　楊帆今天到九江前線還不止這些，他想就近看看張雪猷和黎鳴是怎樣被老同學孫傳芳挫敗的。　　九江前線臨時指揮所里，楊帆面目凝重地立在桌邊，一動不動。他的參謀長和幾個課、處長心神不寧地守在外屋。連續10餘日了，總司令官心情一直都不好。一向剛毅、喜怒不形於色的楊帆幾天前竟在軍部里對手下的參謀大吼起來，這在過去可是從未有過的，一直伴在他身旁、參与了整個前期作戰的參謀長楊坤卻知道自己的長官的煩惱。　　楊帆是在為進攻受挫，而海軍和空軍和一部分主力又被分去湖口登陸作戰而苦惱、焦躁。　　九江以東的道路、橋樑、車站、碼頭，到處都擠滿了亂鬨哄的行軍隊伍。　　司令部制定的前進路線和開進部署並沒有什麼問題，楊坤這個參謀長最清楚。　　但是7、8月份的長江流域，一會兒烈日酷暑，一會兒淫雨連綿。行軍道路的惡劣、討厭的梅雨和炎熱以及勞神費時的渡河，後勤補給的混亂，像是有意與楊帆的幾萬大軍過不去。另外，霍亂、瘧疾等戰場上最令人恐怖的傳染病肆意橫行。戰端未開，野戰醫院就躺滿傷、病官兵，每天都有不少人死在病榻上。疲憊、死亡使人苦不堪言。官兵們在武昌時的那股子求戰的迫切感，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部隊中開始流露出怨言和消極士氣，顯然這是戰前兵之大忌。　　他們這時候最需要的是一場酣暢淋漓的勝仗來振奮士氣，這時候就能看出李大帥戰略眼光的毒辣，如果湖口登陸成功，不止南潯線國民革命軍會振奮起來，同時也是給南潯線絕死抵抗的北洋軍沉重的心裏打擊！　　楊坤建議道：“不如讓部隊休整幾天，也好調整混亂的後勤補給。湖口登陸成功之後，發起進攻不是更合時機。”　　“不行！”楊帆一口回絕，而且態度十分堅決：“決不能停頓！而且部隊要加速向九江集中。九江方面，斷不能讓北洋軍有喘息之機。湖口登陸之成敗，也在我們能吸引多少北洋軍的注意了。”　　楊帆還有呼應湖口登陸的艱巨任務。他是個地道的職業軍人。他知道，多給北洋軍一天的時間，他進攻的難度就將加大一分，日後的傷亡代價也就要大一分。眼下國民革命軍難，北京的袁世凱也難，軍事上硬碰硬的較量，既比實力、智慧，但在一定程度上更比意志。　　楊帆是很信賴李大帥的“戰略眼光”的。他說道：“我想現在下決心是很困難的，但是，我覺得近衛軍可以撐過去。”　　“理由是什麼……根據呢……”　　詰問從師長們口中喊出來，然後又交頭接耳說著什麼。　　“理由是到現在為止的北洋軍的防禦的都是幾天內逐漸萎縮的，這次我想也會是這樣。”　　“這是理由嗎？是你一廂情願的猜測吧？”　　“這不跟算命一樣嘛？”　　會場里交織着批判和諷刺的聲音，近衛軍的將領可都是桀驁不馴的人物，討論在嘈雜中繼續進行。　　“因為我相信李大帥的判斷！他一直指引我們走向勝利！這次也是一樣，他會指引我們創造新的輝煌！”楊帆忽然一拍桌子說道。　　會場一下子安靜的能聽到外面夜空的風聲。李大帥一直帶領他們創造奇迹，“李大帥”就像充滿魔力一樣，確實已經不需要解釋。這樣的迷信，他們一廂情願的相信，奇迹就是李大帥指引的方向。　　其實，他們也都知道，北洋軍的內情也是很殘酷的。　　交戰至今，我們俘虜了北洋軍1753人，根據他們的供述，推測南潯線北洋軍的兵力為“12個步兵師，1個裝甲師，實際兵力82590人”。實際上就算比這多一點，也多不到哪裡去。　　要知道北洋軍中定編11000人的師中沒有一個是滿員的。第6師10000人、第7師9000人、第9師9350人、第13師9000人，這幾個師算是兵員比較多的，第7師和第9師是新編的部隊，分別於8月15日和25日到達前線，訓練度不高。其它的第1、2、3、4、5、8、10、12、15師都差不多有5―7千人，而且也是進過大幅補充的。　　從南潯阻擊戰開起，北洋軍拚死抵抗，但也付出了相當多的鮮血和力量的代價，而且補給極度困難。水上交通已經掌握在國民革命軍軍手裡，北洋軍只有陸路的補給線，但水網縱橫的陸上交通經常遭到國民革命軍飛機的轟炸。這是北洋軍第一次在裝備上也落後與敵人，第一次嘗到了現代化戰爭的苦果。北洋軍只能利用轟炸的間隙和夜晚，發動了約30萬百姓進行物資和器材的人力運輸，能夠勉強跟得上只有步槍等小型火力的彈藥。　　綜合分析俘虜的供述，可以判斷北洋軍炮彈不足、步槍只能滿足需求的三分之一、燃料很緊張、沒有服裝的補給，特別困難的是糧食。　　雖然北洋軍採用了野蠻殘酷的“以戰養戰，大索十日，在敵方尋找糧食補給”的方針，但正好處在盛夏季節，青黃不接的時期，無法從江西本地徵集更多的糧食。　　而且，北洋軍在江西搞大屠殺，很不得民心，江西的百姓對操着北方口音的北洋軍的仇恨也是北洋軍徵集糧食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對峙在金官橋南潯一線的北洋軍因為疲勞和飢餓已經接近極限了。　　但是，在這種狀況下北洋軍仍然構築了頑強的防禦。也許可以說是不得不拚死抵抗。　　與北洋軍內情不理想相比，國民革命軍則是日益補強。鄂區是巨大的後方基地，物資可以無限制的運往九江。　　初戰受挫，脾氣火爆的將軍們經過一番爭論，大家的頭腦也都冷靜下來。　　“呼應湖口登陸，一定要在南潯線吸引住北洋軍的注意力！”楊帆鏗鏘有力的說道。　　……　　北京的天氣，也是悶熱難捱。　　中南海的大總統府最高統率部對孫傳芳在南潯線取得的成功非常樂觀，正在思考如何在江西地區實施反攻，以折殺“匪軍”的鋒芒。　　掌握情報部門的雷震春可沒有紙上談兵的磚家蔣百里的樂觀，冷笑着說道：“從武昌獲得的許多情報都显示，‘匪軍’近期正在积極準備進攻，很可能會在我軍的側后實施登陸作戰，而地點很可能在湖口。”　　所有人都為這驚人之言震精。　　“你憑什麼這樣推論？”心高氣傲的蔣百里反問道。　　“湖口是江西的門戶，佔領仁川可以直搗漢城，可以一舉切斷人我軍的後勤補給線，同時又可以和南潯防禦外的匪軍相互呼應。另外，情報显示，匪軍最近在鄱陽湖湖口的活動十分頻繁。”　　“這不過是佯動而已。”蔣百里冷笑道：“匪軍最擅長的把戲，在中原戰場，在贛南戰場，這招聲東擊西，圍魏救趙，把你們玩得團團轉，想不到你們今天還會上當。”　　袁世凱光光的腦袋頻頻點頭，袁克定為自己提拔的愛將壓住北洋舊人感到自豪。　　雷震春等北洋舊人都感到很沒趣。　　“匪軍才多少兵力？贛北7萬，贛南3萬，而我們卻有30萬大軍，李瘋子難道真的瘋了？就憑這點人馬也向還想‘圍剿’我們？你們真是被李瘋子打怕了，看不出李瘋子的擺出湖口登陸，就是聲東擊西，吸引你們這些愚蠢之輩上當，然後抽調贛南和南潯一線軍力往後縮，他就好破除我們的防線。”蔣百里鋒芒畢露，繼續打臉。“李瘋子越是如此，我們越是可以看出李瘋子兵力不濟，正是我們反攻的最佳時機。”　　“問題在於在何處反攻？”袁克定也想賣弄一下德國留學學的一點點皮毛：“一般講，對多路之敵的反攻，大多選擇其一翼。若好大喜功，貿然攻擊中路，勢將被敵利用沖勢，伸展兩翼把反攻部隊卷擊包圍。”　　此時此刻，統帥部正在循此思路選擇反攻方案。統率部的巨幅作戰圖上，敵我雙方態勢一目瞭然。　　袁克定拿着拐杖指着地圖，侃侃而談，道：“攻擊北路近衛軍第2師？該路‘匪軍’右倚長江，左靠近衛軍第1師，攻擊它有點老虎吃天，無處下口。攻擊中路？那會自蹈死路。那麼南路如何？似乎有門。南路第3師雖與中路第1師相鄰，但在楊帆大迂迴星子登陸的命令下，已深入瑞昌西南方，與第1師團拉開了距離，形成一定程度的突出，它的正面，特別是兩側都處於我北洋軍隊的威脅下。尤其是南潯線德安一帶的第1團部隊，正處於側擊第27師團的絕佳位置。對！就是第27師團！”　　袁克定最後大喊一聲，把拐杖用力的在地圖上桶了桶，差點把地圖上桶出一個窟窿。　　“大爺的想法與我不謀而合。”蔣百里對袁克定的明銳眼光非常的滿意。　　袁世凱看到自己寶貝兒子終於出息了，老懷大慰。　　蔣百里早就決心把反攻放在瑞武路方向。由蔣百里策定了反攻計劃，他在地圖上演示，解說道：“南潯戰線應極力維持現在態勢，並須確保德安，箬溪、辛潭鋪、通山、汀泗橋要線。以維持全軍後方，使爾後作戰容易，尤須先擊破瑞武路及木石港西進之敵。以孫傳芳親自指揮孟昭月及張允朋等部共14個師，迅即擊破沿瑞武公路兩側進犯之敵，以阻止敵之迂迴，並乘敵突入向北側擊。”　　方案就這樣在這位日本士官學校的狀元郎現場迅即制定，大總統袁世凱一錘定音。　　參謀們把方案整理成文，袁世凱在方案上批示：“可照辦。抄一份呈閱備查。世凱。”　　平平淡談幾個字，註定了袁世凱的狂妄自大，要吃一次大苦頭。　　位於南昌的李純和段芝貴接到統率部急電，也是嚇了一跳。　　反攻？這是那個“趙括”紙上談兵的戰略？　　不過孫傳芳這小子算是正是接掌王占元的兵權了，王占元算是徹底的完了。　　李純和段芝貴要孫傳芳立即趕赴武寧，從江西新編第2軍手中接掌瑞武路反攻的指揮權。　　這已經不是孫傳芳第一次代替王占元第2軍行使部分指揮權了。王占元其實是很欣賞孫傳芳，第2軍很多時候一直就是他一手遮天。不過，早在九江失守后，統率部分別電令江西新編第1、第2軍：“南潯方面自即日起，由孫傳芳總司令負責，王占元總司令即行調漢。”　　這兩次交替純粹就是對王占元的變相貶抑，絕對不是對孫傳芳的垂青。這是袁克定在打壓不聽話的北洋舊人呢。　　孫傳芳接電后立刻發下一串的命令：　　命令已在瑞武路正面抗擊“匪軍”的第2軍部隊，依託現陣地，竭力阻擊和遲滯“匪軍”進展，為第1軍部隊趕到爭取時間；命令南潯線前線和後方所能抽調的第1軍部隊，即刻向瑞武路方面轉進，全力攻擊“匪軍”側背；同時決定將前進指揮所設在德安西南。　　部署是一回事，實施又是另一回事。交戰雙方的企圖無一不是美妙而宏大的，可它畢竟只是指揮官頭腦中的藍圖，最終能否實現，要取決於戰場上官兵們的拼殺。但是如果一開始就錯了，那就悲劇了。

# 第五百九十九章 絕不動搖（三）

　　凌晨五點，艦隊抵達石鐘山前，按既定位置排好陣勢。　　海軍陸戰隊們磨拳擦掌，躍躍欲試。士兵大多是农民子弟，自從上了船，每人都有一張床，飲食是西餐，第一次開洋葷，許多人在食堂多次排隊還要再吃，食堂方面不得不使用餐�幌拗潑咳嗣坎橢荒芰煲淮巍２匏�也和以前不一樣，把下水道也弄堵了。總之，士兵對船上新的生活環境很高興，士氣旺盛。　　天邊剛露出第一道曙光，北洋軍在石鐘山上�t望的哨兵大叫起來：“長江里停泊着許多船。”　　“是‘匪軍’！～～～”　　“敵襲！～～～”　　“炮擊！立刻炮擊！”　　海岸炮台開始開火，艦隊展開了回擊。　　司令艦“海琛號”這時剛進入長江水道。艦橋上聚集着湯鄉茗、朱孝先以及李想司令部的將軍們，用雙筒望遠鏡眺望着。　　李想因為晚上說話說累了，還在睡覺。　　李想的機要秘書梅迪來到李想的房間，請他起床。　　“讓我睡一會，現在的事情我也我就是站在甲板上也幫不上忙。”李想昨天太折騰了，承受巨大的壓力，心力憔悴，現在真是累的爬不起來。　　梅迪氣鼓鼓的站在床邊說道：“我不是叫你去甲板上，而是這裏太危險了，萬一旗艦被北洋軍打中，您穿着睡袍尋找隱蔽所的話，對您，對國民革命軍來說都是有失顏面的。”　　要是讓袁世凱他們知道李大帥穿着睡袍被人從長江撈起，還不笑掉他們的大牙。梅迪簡直就不敢想象。　　李想懶洋洋的回道：“假如這艘船真的被擊中的話，你再來叫我吧。”翻了個身繼續睡。　　梅迪真是那他沒辦法了。　　凌晨五點四十分，陸戰隊第5團3營的先鋒轉乘上登陸艇上。　　五點四十五分，護衛的巡洋艦、驅逐艦開始支援炮擊。炮擊集中在預定登陸的西北岸，對湖口岸也進行了炮擊。　　到六點十五分，三艘火箭支援艦對登陸海岸進行了火箭炮的齊射，每艘艦裝備有十部發射器，十五分鐘內共發射了4400發火箭彈。　　“火箭彈”主要仿製法國康格里夫火箭，李想在這一方面還是投入了不少研究經費，甚至還聘請法國、美國技術人員，火箭彈射程、威力以及可靠性，都以步入國際領先行業，當然，戰爭的爆后，後期製造的火箭彈因為原料的緊張，製造十分粗糙，外形看起來更像是用鐵皮包裹的大炮仗。這種武器製作簡單，只要條件允許便可大批量生產，軍政府自行生產出來的火箭彈“東風―1”，射程在4500m�D6500m，正負誤差基本上控制在150m左右。　　炮擊聲、火箭炮的嘯鳴聲響徹仁川港，月尾島和仁川包圍在煙火之中。　　激烈的轟炸，終於“海琛號”上的李想睜開了眼，隨便吃了點早餐，套上軍裝來到艦橋。　　湯鄉茗站起來把椅子讓給了他，剛坐下來，陸戰隊第5團3營的先鋒發起向石鐘山衝去。　　所有的狀況都及時的報告到“海琛號”，通過麥克風直播。　　“登陸先鋒已越過出發線。”　　麥克風傳來了消息后，艦橋上的將軍們一起舉起瞭望遠鏡。　　胡哥所在的部隊開始進入登陸艦艇，他扣上頭盔的皮帶，爬下登陸艇。　　火箭炮齊射還在繼續，登陸艇出發時艦炮射擊停止，蚊子式戰機對海岸進行了掃射。　　胡哥的艇好像碰到了水中的障礙物，踏板放不下來，當龐中尉跳下水的時候才發現水很深，沒過了頭頂，他趕緊脫去裝備才得以上岸。　　石鐘山已變為一片焦土，滿眼是燒焦的木樁、彈坑和瓦礫，好像是硫化氫和氨氣味道的火藥的刺激臭非常刺鼻。　　胡哥感到死一般的寂靜，突然，從頭頂猛衝下來的蚊子飛機的呼嘯聲把他驚醒，機槍彈殼散落在登陸艇上。這就是近距離掩護！他向沙地上打了一拳然後轉向右邊，由於煙霧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　　他們來到一個山洞，往裡扔了幾顆手榴彈，叫喊着“向洞里開火”。他們等待那些倖存者蹣跚地從洞里走出來，然後開始登上石鐘山高地的山坡。　　進展非常順利，一路上只有一些零星的抵抗。　　胡哥在石鐘山頂升起了一面五星紅旗。胡哥和他的部下飛速登上這座挺拔的高地，他一生也沒有像這樣氣喘過。這個陣地已經攻下，他的部隊無一人陣亡。　　當“海琛號”上的李想從望遠鏡中看見這面星條旗，高興的叫起來：“成功了，來杯咖啡吧。”　　將軍們也高興的跟着唱和着。　　過了三分鐘，李想帶着疑惑的神情轉頭問梅迪：“小妹，咖啡呢？”　　管家小妹和將軍們一起望向李大帥，雖然聽到他說過來杯咖啡，但都以為是戰況順利的表意，沒想到李大帥是真的要喝咖啡。　　管家小妹趕快去準備，一會，大家都喝起了咖啡，繼續觀戰。　　和李大帥一樣無事可做的還有胡哥，他現在除了坐在石鐘山高地的山頂上看着其他排進攻以外，無事可做。　　配置在石鐘山的北洋軍部隊是江西新編第226獨立團3營的一個連和第918野戰炮團的一個連，總計約400人。經過全覆蓋的轟炸和炮擊，都有些戰場神經症了，戰意喪失殆盡。　　“俘虜54人，抵抗輕微。”　　第3營營長於上午7點45分發出了這個彙報。　　當“海琛號”播出了這個消息后，李想下了艦橋回到屋裡，並讓海軍總司令湯鄉茗起草祝電。　　“無上的光榮屬於今晨的海軍和陸戰隊，李想。”　　突然，一艘臟兮兮的汽艇接近了過來，那是諜報員徐一凡和雨辰的船。　　徐一凡和雨辰守着燈塔，用望遠鏡觀察着登陸部隊集結並進攻石鐘山。當看到“海琛號”來回了幾次后，燃起了想要看一眼心中偶像李大帥的衝動。駕駛氣艇駛向“海琛號”。　　“喂，你說他們會不會把我們當初北洋軍的敢死隊？”　　在逐漸靠近的時候，徐一凡倒有點擔心起來。　　“沒事。”雨辰永遠是大大咧咧的樣子。　　徐一凡看看雨辰，又看看自己這一身。因為在島上潛伏，他的鬍子已經有連頷長了，衣服也很破，雨辰比他還落魄。這艘汽艇也是又小又臟，兩個人，一副慘像。雖然和陸戰隊師長朱孝先認識，現在這個樣子他能認出來嗎？　　�t望哨士兵忽然向艦橋的報告說道：“一個奇怪的小艇正在向我們靠攏。”　　湯鄉茗和朱孝先通過雙筒望遠鏡，他看見一艘機動舢舨，船上好像兩個落魄的男人，但是其中一個高個子正在揮舞着像是國民革命軍軍官帽子樣的什麼東西。　　“這可能是敵人的敢死隊，”湯鄉茗喊道：“攔住它，把它攔在那兒！”　　朱孝先用麥克風喊道：“別靠近，快離開！”　　徐一凡示意雨辰關掉了引擎等待着。　　一艘登陸艇被放下去駛向小舢舨，指揮登陸艇的海軍少尉看到徐一凡和雨辰穿着綠色工作服，戴着國民革命軍軍帽的高個子時，他扣着機槍的扳機喊道：“你到底是什麼人？報上名來！”　　“我是國民革命軍特戰隊員雨辰，他是我老大徐一凡，他可是上尉。把槍拿開，你這海軍少尉小子。”雨辰把拳頭捏的碧波碧波響。　　“閉嘴！不許動！”少尉仍端着槍，轉頭對着艦橋喊道：“老總，是一名特戰隊的，還有一位是軍官。”　　朱孝先一聽，趕緊用望遠鏡仔細看了看：“是他們倆，讓他們上船。”　　上船后，朱孝先表示祝賀道：“你們肯定能拿到金穗勳章。”　　徐一凡剛想表示一下謙遜，雨辰就搶着說道：“大帥不在船上？最好大帥能親自給我們授勛，我們就是來大帥的。”　　徐一凡悄悄桶了一下雨辰。　　“好。”李想聽說兩位敵後英雄歸來，剛到甲板就聽到雨辰的這句話，“拿一等勳章來。”　　“大帥！”　　徐一凡和雨辰挺起胸膛向李想敬禮。　　“好樣的！”李想把兩枚勳章別在別在他們胸前，又拍拍他們的肩膀，“敢不敢陪我去石鐘山視察一下？”　　不等湯鄉茗等人反對，雨辰已經搶着說道：“如果您想去，大帥，我們可以帶您去。”　　“是的，當然，”李想並對隨軍記者說道：“你們也可以跟隨他。”　　李想登上湖口岸。　　李大帥在記者們的照相機前得意洋洋。　　在布滿燒毀的大炮和敵軍屍體的陣地上，李想的第一句台詞是：“我想尋找一個叫胡哥的上校，是一個陸戰隊的團長。我想親自為這位團長授一枚勳章。”　　正在進攻一個山頭的胡哥接到通知后，這位李大帥的崇拜者對前來請他去接受勳章的軍官說道：“我現在還有戰鬥任務沒有完成！請大帥把授勛留在武昌吧。”　　李想不但沒有因為這個團長的沒應召而來發怒，相反對他如此敬業十分欣賞。　　李想立即向槍聲不斷的方向前進，不管部下如何勸阻他都不聽。　　直到在一個炮聲呼嘯的草棚子里，李想見到了滿身硝煙的胡哥，他們愉快地互相敬禮，然後李想把一枚一等勳章佩戴在胡哥胸前。　　記者們高興得發瘋了，因為世上沒有比這更能激起讀者興趣的英雄故事了。

# 第六百章 杞人憂天（一）

　　午後的時光正在過去，離日落卻還有很長時間，太陽已經開始傾斜，湖口的上空似乎有了染紅的跡象。　　陸戰隊第5團主力和陸戰隊第1團換乘到登陸舟艇上。第5團主力的登陸地點是湖口東北部的長江洋岸碼頭、第1團的登陸地點是湖口南郊鄱陽湖的泥床地帶。登陸后，第5團要確保登陸點以東的石鐘山一線，第1團向東北方向進擊切斷南昌與湖口的陸地交通道路，這是登陸作戰當天的計劃。　　第5團的出發地點是石鐘山西北長江水道，第1團是在長江水道鄱陽湖的入江口西側。第5團乘坐200艘靠人力搖槳的木製的小船，和170艘安裝柴油機的快艇。第1團乘坐164艘帶白帆鄱陽湖上常見的那種小漁船，及115艘安裝柴油機的舟艇。陸戰隊的舟艇分佈在長江至鄱陽湖北面的水面上，呈半圓形陣勢，等待先頭驅逐艦的指示。都是教科書式的布置，就像平常的演習一樣按部就班的進行着。　　下午四點四十五分，登陸前的支援炮擊開始，同時，南側的陸戰隊第1團的登陸先鋒18艘安裝柴油機馬達的登陸艇猛的捲起一層白浪沖了出去。　　“海琛號”的艦橋上，李大帥和將軍們不時舉起望遠鏡觀望。　　“不是兩路同時登陸嗎？怎麼第一團先出發了？”李想挑起眉毛，說道：“不會又是某些好戰分子暴走了吧？”　　“這幫兔崽子敢！”陸戰隊師長朱孝先橫着眉毛，趕緊的解釋道：“第5團和第1團的預定登陸時間都是下午五點三十分。出發地點第5團距岸邊4400碼，第1團距岸邊5500碼，因為第1團有風帆的速度為第5團用手搖擼的快，為此，第5團提早8分鐘出發。”　　李想滿意的點點頭，他們作戰計劃做得很細緻很認真。　　下午五點五分，艦炮射擊停止，改為火箭炮射擊，六千發火箭彈傾瀉在兩個登陸地點。　　登陸點籠罩在黑煙之中，黑煙像一道牆壁向海上擴張，雲層也在逐漸增厚，落下了雨水。雨水撒向在舟艇中等待的第5團，撒向前進中的第1團，也撒向了艦橋上的李大帥。　　“有點麻煩啊，這樣夜就更黑了。”海軍陸戰隊司令朱孝先沉吟道。　　站在前排的海軍總司令湯鄉茗一直在嘮叨着：“半渡而擊，半渡而擊……”　　海軍陸戰隊司令朱孝先迴轉身嚷道：“湯總，能不能別說了？”　　“什麼？朱孝先將軍，你是在說我嗎？”湯鄉茗回道，“說半渡而擊怎麼了？擔心出現第二個吳楚之戰很正常嘛，你之前又沒體驗過登陸作戰，更別說半渡而擊了！”　　湯鄉茗大大膽小是除了名的，他有這樣的想法實在太正常了。　　在中國，關於半渡而擊的戰例舉不勝舉，留給人們的都是負面的東西。現在人都精明着呢，誰會是宋襄公？　　受到湯鄉茗的影響，艦橋上的將軍們似乎都擔心起來。　　“你們的這些擔心，憂慮，都是杞人憂天。”李大帥冷哼一聲說道：“湖口地區從去年九月起，北洋軍部署了江西新編第18師、第9師第87團、獨立第849團，不過，這些部隊在這月上旬就離開了湖口，現在剩下的是北洋海軍的第226獨立團第3營和第918炮團的兩個連，總兵力僅約2000人。這其中，海軍和炮團各有1個連總計400人部署在石鐘山，守備部隊多為新兵，這也就可以理解在石鐘山俘虜的北洋軍士兵會出現戰場神經症了。其實，這些情況早已通過徐一凡和雨辰的諜報隊和其它情報活動告訴了軍方。北洋軍半渡而擊有怎樣？我照樣粉碎了他！”　　李想撇了一眼他的這個“叔叔”湯鄉茗，騎牆派的小膽子，果然是沒有改變。　　如此，朱孝先等人鬆了一口氣，出現“半渡而擊”的擔憂，可能是因為面對關乎中國未來命運的戰爭顯得過於慎重的原因……　　此時，佩戴一等功勳章的胡哥，熱血沸騰，從他的觀察點目不轉睛地眺望着湖口，陸戰1團將在緊靠堤路左邊的江灘登陸，同時，已經在九江和星子經歷了登陸戰鬥磨礪的陸戰5團將攻擊東南方2.5公里遠的湖灘。　　但是，一種奇怪的沉寂籠罩着這兩個地區。北洋軍在哪裡？那裡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跡象。　　胡哥通過剛剛架設的步話機對他的長官說道：“老大，能否允許我穿過堤路，我認為那裡不會有強烈的抵抗，我可以派一個巡邏隊過去嗎？”　　“不，要嚴格照計劃進行。”　　“這是小意思，”胡哥摸了一下胸前的勳章，熱血豪邁，堅持着。他的拍擊炮小隊和工兵現在已經登陸了。“喂，我們可以使用炮兵部隊。”�D�D一個連由拍擊炮掩護�D�D“直接越過堤路。”他們可以掃清江灘，那樣，陸戰5團其餘的部隊就可以在毫無敵人抵抗的情況下登陸。　　但是他的長官拒絕和他爭辯。　　李大帥正站在艦橋上看着呢，他看不想為部下不遵守作戰計劃的暴走，而費勁唇舌的解釋。　　胡哥按捺這一腔熱血，只好做一個旁觀者。　　4艘巡洋艦和6艘驅逐艦開始對湖口進行最後的轟擊，炮彈向港口傾瀉，摧毀着每一個重要的戰術目標。火光衝天，照亮了整個水面。　　胡哥無聊蛋疼的把隨李大帥登陸視察戰場時留下的一個戰地記者叫到了觀察所：“我想讓你看看你再也不會看到的場面。”　　“我現在是戰地記者，我以後有的是機會看。”這位漂亮的女記者確實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場景，但是對這個傲慢的傢伙說的話很不認同。　　“少廢話，爬上樹來。看得更清楚。”胡哥二話不說，像猴子一樣先爬了上去。　　顧欣小記者抬頭看着樹傻眼了，她張這麼大還沒有爬過樹。　　她是第一做戰地記者，之前在南京也就是採訪一些社會新聞，國民黨的工作在南京轉入地下之後，她有兩個選擇，要麼去上海，要麼回武昌，她選擇回武昌就是為了進入戰地記者的行列。這次，在“海琛號”上的隨隊的兩個記者中只有一個可以登陸，兩人擲幣猜贏，顧欣是幸運者。他第一次體會戰地記者的刺激和精彩。　　在胡哥的幫助下，她總算是爬上了樹。　　現在，海軍和空軍的轟炸已經使湖口煙霧籠罩，烏雲從海面聚攏來，天開始下起了蒙蒙細雨。　　陸戰隊的在總司令朱孝先希望登陸艇可以準時靠岸，因為太陽將在作戰行動開始1小時13分鐘后落入海里，要想天黑以前攻佔江灘，登陸部隊必須抓緊每一分鐘的時間。 4點45分，海軍和空軍的轟炸停止了，3艘火箭發射船向前駛去，如雨點般轟擊江攤和湖灘。　　下午5點22分整，兩個陸戰團的士兵開始從運輸船出來爬上登陸艇。　　李想和他將軍們看着8艘登陸艇載着陸戰5團的兩個排駛向江灘，他們將要攀上石鐘山高地。　　顧欣記者被吸引住了，從她那棵樹上，可以看到似乎中國所有的船都集中到了湖口，幾百艘登陸艇向岸堤進發，頭頂是烏雲般的機群。　　胡哥跳下樹，命令他的迫擊炮和重機槍為陸戰5團提供火力掩護。　　煙幕和爆炸使人幾乎無法看到堤上發生了什麼事。　　顧欣跟在胡哥身邊，在山頂四處晃溜。　　胡哥身邊所有人都在射擊。　　在他們右方，陸戰1團已逼近湖灘。　　顧欣按動照相機的快門，記錄著歷史性的時刻。　　這時，她聽到身邊的胡哥嘟囔着在罵人：“你這個該死的傢伙，你就從沒學過怎麼捆手榴彈嗎？……哪天你非得像那樣把自己炸死！”　　最後，發動機的運轉逐漸慢了下來，船隊排成了雙行。　　這時，信號傳來，所有船上的發動機又都加速運轉。轟鳴聲打破了剛才的平靜，他們已經到達了出發點，接着駛進煙霧和陰霾中，胡哥兩邊的登陸艇都無法看到，看起來它們就像在一條火車軌道上搖擺着向前衝去。　　“第一攻擊波”，什麼人喊道，“前進……打……。”　　胡哥周圍的人都單膝跪着，緊盯着的方，沒有行動，也沒有任何感覺。　　“打起精神來，開始行動了，老大。”　　什麼人吊兒郎當地說，顧欣聽起來非常耳熟的樣子。　　她向前沿張望，登陸艇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它們正在前方移動，像水裡的硬殼蟲似地駛向岸邊，它們轉着圈，踉蹌前進，隨着海浪起落，向堤岸衝去。　　士兵們彎着腰躲在擋板後面射擊，有兩個人突然站起身來，第一個人抬起了腳想登上堤，一顆子彈打中了他，他猛地一挺，然後癱倒下來，滾下了堤，第二個人滑回到登陸艇的踏板上射擊着，士兵又趕快低下頭回到艙底，他的周圍都是來福槍和機槍開火的噼叭聲和爆裂聲。　　“向堤上那個洞前進！”　　什麼人指着堤岸上的一個彈洞喊着。　　這回顧欣聽清楚了，不是南京兩個沒心沒肺的戰場小強嗎？他們跟隨李大帥登陸，竟然也沒有回船上，而是留在了岸上。　　徐一凡和雨辰兩個小強冒着腰，衝上堤岸。　　“你去爆破石垣，我掩護。”　　徐一凡架起輕機槍，對這敵人一陣掃射。　　雨辰一個翻滾，躲在一個旮旯，埋好炸彈，點燃導火線，又麻利滾出來。　　“老大，扯呼！”雨辰說完撒腿就跑。　　徐一凡看見一艘舟艇正在靠近，嚇了一跳，一邊離開石垣一邊衝著舟艇搖手大喊：“那條船，找死啊？快躲開！”　　低頭狂奔的雨辰抬頭一看，也是嚇得一條，也邊跑邊喊。　　船上的人雖然聽不清楚堤岸上的兩個小強在說什麼，但是看到他們跑得比兔子還快，還是能明白有危險，趕緊命令舟艇掉頭。　　剛掉過頭，就傳來了爆破聲，巨大的石塊在周圍落下，此時，舟艇距離岸邊約40碼。　　顧欣想：“這個兩個小強是要採訪的。以前怎麼就想不到呢？”　　這時他們的登陸艇開了過來，什麼人喊着：“下到船底……能過去嗎……你趕快回來。”然後，喊聲停止了。　　炮彈的爆炸聲不斷在他們周圍響起，泥沙一陣陣像下雨一樣打下來。　　一個軍官走下海堤，用一種平淡、乾澀的聲音說：“光頭黎到第5掩體……3營越過海堤……得到迫擊炮和輕機槍……向內陸前進……”　　一個戴着網球帽的陸戰隊士兵，手裡端着一支45毫米機槍，一邊跑一邊射擊，並果敢地揮舞着手臂指引着方向。　　顧欣望着他在海堤下消失了。　　登陸挺顛簸着，緩慢地跟在他後面行進。艇上50毫米口徑的機槍噴射出彈雨，越過士兵的頭頂灑向前方的陣地，就像巨大的獵狗在保護一隻幼犬。　　“開始行動！”什麼人喊道。“長官說要開始行動！”　　自從他們越過海堤，已經過去了30分鐘，天黑得很快，在顧欣背後，太陽像一個血紅色的大球靜靜地貼在鄱陽湖的水平面上。　　大家全部低着頭，彎着腰向前奔跑，一會兒單膝跪下，一會兒又起來繼續跑，一些人掉進什麼坑裡或在火車軌道中間跑着，在顧欣的前方，在湖口騰起的火焰中，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其他陸戰隊士兵的藍色身影。　　所有的人都在暮色中向前移動。　　一發迫擊炮彈在附近爆炸，一塊彈片擊中了顧欣的腹部。　　“來人。”胡哥喊道：“抬她下去急救。”　　“你幫我不膠捲交給我表哥，我表哥是陸戰隊司令朱孝先。”鮮血直流的她雖然傷勢嚴重，她竟然還對這事念念不忘。　　“我沒時間！”胡哥粗暴的說道，他功勞都被別人搶走了，他還想再搶一枚勳章呢，他可沒時間管這破事。　　“那我自己去。”顧欣掙扎着要站起來，鮮血又從她的腹部迸出。　　“我怕了你拉！”胡哥真是沒辦法了。　　顧欣這才同意接受治療。

# 第六百零一章 杞人憂天（二）

　　從鄱陽湖的湖面到長江的水道一線，整個水面上擁滿了大大小小的國民革命軍的海軍運輸船。密密麻麻的鋪滿了整個江面，大大小小的數百艘之多。　　隨處都可以看到國民革命軍隊爬山江岸的身影。血色染紅的五星紅旗在江風的吹拂下，被鼓噪噼里啪啦而響。　　湖岸的北洋軍終於開始反擊了。還真是脆弱的“半渡而擊”！　　李想此時正遠眺着那片戰火四起之地，那裡一片濃煙烈火。　　“必須在天黑之前，突破北洋軍脆弱的防線。我們需要一個後續大部隊登陸的立足之地。”李想對身後的朱孝先命令到。　　第5團受到市區飄來的黑煙以及雨水的影響認錯了登陸點，引發了一些混亂。第二波部隊上岸后舟艇歸航的時候，江面開始落下北洋軍的槍彈。第三波部隊抵達后，登陸海岸一帶遭到了迫擊炮和機槍的集中射擊，但是準頭很差，只有很少的幾艘舟艇被擊中。　　羅伯辭指揮的第3排在北洋軍岸壁陣地的正面登陸，跳入了有鐵板遮擋的壕塹陣地，展開了白刃戰。　　浴血奮戰的羅伯辭向左側的壕塹投擲手榴彈，正準備向右側投彈時，肩膀和右胸被擊中倒了下去。手中已拉開保險的手榴彈滑落了出去。　　“閃開！”羅伯辭一面警告同伴一面用身體壓住了手榴彈……　　血雨腥風的戰鬥在短短的十分鐘后結束，壕塹陣地內的北洋軍士兵被全殲。第3排包括羅伯辭在內，8人陣亡，28人負傷，失去了戰鬥力。　　……　　陸戰5團艾備連的士兵靠近岸堤時，海軍陸戰隊一等兵雷克強透過煙霧辨認出了那些前幾批到來的士兵們在他們的登陸艇前爬上兩架梯子，登上了岸堤。　　這簡直就像深藍學院播放的無聲記錄電影里一樣，當他看到革命軍浴血奮戰的戰爭場景時，他總是咬着指甲，現在在真的戰場上，他卻很鎮定，感覺良好。　　“艇長”，有人喊道，“讓這些混賬的船停下來。”　　然後，他們都爬上了海堤，匍匐下來，雷克強和其他人一樣緊緊地貼在地上，直到一名中士對他們喊道；“過來，趕快行動，海軍陸戰隊士兵們，你們不可能永遠活着。”　　沒有人動，雷克強確信除非什麼認識的人讓他行動，他絕不能到任何地方去。　　一顆手榴彈落在他們中間，滋溜滋溜的冒着煙，一名英勇的士兵毫不猶豫的把它撿起，又扔了回去。　　“靠！”雷克強向前方扔了幾顆手榴彈，回敬敵人。　　砰！手榴彈爆炸。　　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玉皇大帝，三清道祖，它們沒有被扔回來。因為，一名士兵跳上了敵人的掩體，把手臂伸進一個縫隙，抓着手榴彈直到它爆炸。　　“天啊，這是個什麼人啊！”　　雷克強慌亂的給這個已經暈死過去的猛人做戰場的急救。　　“他的弟弟就是剛剛被那個掩體中射出的子彈打死的。”　　隊長跑過來，身後跟着個戰地醫護人員，接替雷克強的工作。　　最後，他們爬起來越過了戰壕，在隊長的帶領下，勝利登上了高地。　　……　　金斯同第五批部隊一起進入戰場，當他們靠近湖堤時，一顆琥珀色的照明彈在湖灘上空升起，這意味着陸戰5團的第一個目標已經被攻克。　　但是，當他剛想鬆口氣時，鮮艷明亮的曳光彈劃過他們的船頭，每個人都嚇得深深地弓下了腰。金斯凝視着周圍的士兵，他們的臉被某種情緒扭曲了，冒着呼嘯的子彈，他們的船衝過了岸堤。　　“沖啊，海軍陸戰隊士兵們！讓敵人在我們腳下顫抖吧！”　　隊長謝寧不怕蛋疼的喊道，一邊重重地拍着士兵們的肩背。　　士兵們蹦跳着躍出船頭，一聲爆炸使金斯趕快跳出船，掉進了船邊三尺深的水裡。他跳過了海堤另一邊的戰壕，跑向一個小土坡以躲避槍彈，在暮色中，陸戰隊的士兵們成之字形向一座山崖進發。　　大約下午7點鐘，湖灘已被攻佔，只剩下小股的斷斷續續的槍聲。　　……　　廖思貳指揮的第2排目標是湖口東南方的一家德國啤酒廠。　　第2排跨過被炮擊破壞的岸壁，登陸后穿過城門進入市區，繆思貳沖在最前面，他興奮的沖身後的兄弟們喊道：“你們喝過德國啤酒嗎？你們很快就可以嘗到德國啤酒的味道。我保證你們今晚可以喝夠飽飽的……”　　曾經留洋德國學海軍的他很了解德國啤酒的味道，湖口的啤酒廠原來也是德國人的，根據情報，這個廠似乎還在生產。　　也許是德國啤酒的吸引力，有了加快速度的動力，繆思貳所在的連隊衝勁十足，11路開足馬力衝進市區。　　但是當第2排趕到時，工廠已經完全被火箭炮摧毀了。　　倉庫里一地的酒瓶碎片，淌出來的啤酒都快乾涸了。　　“我們的啤酒！”　　“為什麼要使用火箭炮！”　　第2排聞着啤酒的醉人的殘香發著牢騷，在破爛的倉庫尋找有沒有倖存的啤酒。　　“繆隊長，”這時候一個士兵跑進來，“團長命令你們代替第3排佔領墓地的那個山丘。”　　繆思貳正拿着一截啤酒瓶底饞的流口水，聞言不舍的丟下啤酒瓶底，大喊：“集合。”　　“老大，讓我們再找找。在他瑪的德國啤酒太香拉。船上的那個啤酒跟這一比，簡直就是餿水……我們再找找，也許能找到一點點也好啊……”　　底下的兄弟們跟着起鬨。　　繆思貳舔舔嘴唇，還是喊道：“��嗦什麼？集會！這是軍令！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唉！沒有聞到德國啤酒，就不知道德國啤酒的好……”　　第2排悶悶不樂地再次出發。　　爬上山丘，發現有北洋軍海軍第226獨立團的迫擊炮排已在山丘上部署，但是因為國民革命軍的炮擊而被震懵了，士兵們茫然的坐在壕塹中。　　“繳槍不殺！”　　“舉起手來！”　　一聲聲的脾氣不好的呼喝，第2排不費一槍一彈，零損失佔領了墓地山丘。　　彭斯團長在接到報告后，於五點五十五分發射了象徵成功的黃色信號彈。　　……　　第5團右翼的第2營進展也很順利。第2營的目標是德國啤酒廠南側的一座山丘，5連要佔領山丘西側高地、4連要確保中央高地。　　賈似繼指揮的5連於下午五點四十分登陸完畢，六點二十一分佔領西側高地。　　“老大，兄弟沒事可做了。他瑪的這裏的北洋軍全是軟蛋，真不經打。還是南潯的北洋軍打起來勁爆！”一個長得很勁爆的排長往賈似繼身邊湊。　　“就你能幹！”賈似繼撇他一眼說道：“瞧你得瑟的，就像佔領了北京城，把袁世凱趕到中南海洗澡似的。”　　“老大，我們下面該干什麼？”這才是這個勁爆排長的目的。　　輕鬆佔領目的地的士兵們等待其左側的4連的行動，等得不耐煩了，推出這個勁爆排長在請戰呢。　　“你這麼得瑟，”賈似繼其實也等得不耐煩了，斜着眼看他：“你帶你的那一個排去佔領4連的目標，敢不敢？”　　等了這麼久，他擔心4連遭遇到了什麼特別情況。　　“有什麼不敢的？”勁爆排長說著，就招呼弟兄們去了。　　湖口登陸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海軍陸戰隊登陸后約3000噸補給物資的運輸上岸問題。　　負責運輸的徐少疆正愁的腦袋滿是汗。　　湯鄉茗，朱孝先等人也是一時沒有了辦法。一群人急得團團轉。　　李想經過熟慮，說道：“不如直接將裝載物資的登陸艇運輸船直接衝上海岸，擱在那當倉庫用。”　　李想記得太平洋戰爭中日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中使用過這個方法。　　“陸戰隊完全可以保證說運輸艦不會被敵人奪取。”李想又補充一句道。　　“雖然不用擔心被敵人奪走，但還是有被破壞的可能性。”湯鄉茗是個膽小的人，所以總喜歡把事情往壞處想，也可以說是考慮全面吧。　　李想也覺得湯鄉茗的擔心不是杞人憂天，確實有這種可能，被敵人破壞了他也心疼。　　“這樣吧，從招商局協會徵用來的老舊登陸船中挑選了八艘最舊最破的用來承擔這個任務。”李想說道。　　目標海岸的岸壁長約300米，那些貨運船寬約17米，李想考慮到間隔，所以最多只能八艘船並列擱岸。　　所有人都覺得李大帥的腦子實在太好使，有點妖孽。　　“船員方面交給我，”朱孝先說道：“因為任務僅此一次，所以招集了近衛軍來援的5名將校、60官兵充當。”　　“那就這樣。”李大帥拍板了。　　貨船船定於六點三十分之前出發，靠岸不是一起進行的，而是一艘一艘靠向指定海岸，前兩艘船沒有遭到射擊，從第三艘船開始就遭到了迫擊炮和機槍的射擊。　　靠着航速的船能一口氣衝上海岸，而慢慢靠過來的船則沖不上來，有點船遭到射擊起火，船員操起20毫米和40毫米口徑的機槍進行還擊。　　最後三艘船的還擊很猛烈，結果第5團第2營4連被當成了敵人。　　正在做前進準備的4連突然遭到背後的掃射，當即造成1死23傷，所以耽誤了4連的行動。讓5連連長賈似繼擔心的就是這個情況導致的。　　……　　這一天的勝利是輝煌的，只有20名海軍陸戰隊士兵陣亡，179名受傷，其中包括那個攝影漂亮女記者顧欣。

# 第六百零二章 杞人憂天（三）

　　傍晚，隨着日落，湖口籠罩在黑暗之中，北洋守軍似乎被夜風吹走了。　　“第5團調整為夜間配備，並排除偵察兵偵察前面的敵情，反饋回來的報告都稱前面沒有敵兵。第2營在觀景山一帶布防，沒有遭到北洋軍的攻擊，石鐘山的第3營通過棧橋在其後方集結。”管家小妹正在向李大帥做最新的戰況報告。“江岸的第1團在入夜后開始向內陸進發。”　　李想確認登陸已經成功，拍了拍海軍陸戰隊總司令朱孝先的肩膀，說道：“幹得漂亮！”　　然後回房間去了。　　鄱陽湖的另一頭，國民革命軍的飛機向贛江畔的南昌以及南潯線北洋軍的陣地撒下了傳單，傳單的標題是“國民革命軍在湖口登陸”，內容如下：　　“北洋軍的官兵們：強大的國民革命軍已在湖口登陸，正在前進……戰無不勝的國民革命軍已是你們的對手，無論是裝備、兵力還是火力，都在你們之上，投降是你們唯一的活路，快向國民革命軍投降吧，美食和醫療在等待着你們。”　　這天夜裡，“海琛號”收到了上海、東京國民黨機關，以及孫中山、黃興、陳其美打來的祝賀登陸成功的電報。電報都讚揚了李大帥的戰略眼光和不屈意志，差不多是對“一賠五千”的賭博成功表示致敬。　　確實，作戰是獲得成功了。　　湯鄉茗擔心的“半渡而擊”如李大帥之前的預言一樣，不痛不癢沒有阻止國民革命軍的邁向勝利的腳步，湖口登陸海軍的損失僅僅是陣亡20人、失蹤1人，負傷174人。　　勝利是史無前例的完美耀眼！　　其後，發出批判也很多，一邊倒的全是洋人的媒體。　　路邊社酸溜溜的評論：湖口國民革命軍的優勢巨大，就算是一個腦袋長滿肌肉的下士指揮也能獲勝。　　當李大帥看到路邊社這個評論時，他很得意的說道：“最成功的登陸就是在敵人空虛之所進行，不過能發現這樣的地點的只能是元帥而不是下士了！”　　……　　登陸第二天早晨，湖口籠罩在大霧和硝煙之中。　　朦朧的街道上浮現出不少避難歸家的市民的身影。登陸前的準備炮火是盡量避開居住區的，加上北洋軍在晚上已經撤走，市民們很早就開始回家了。　　市民們的反應相當迅速，煙霧還未散盡，街道兩側的建築物和民居陸續就掛出了五星紅旗，還有少量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有的旗子是現畫的，更多的旗子似乎是秘密藏好的，總之很醒目。　　地下黨們組織的游擊隊和民兵組織如雨後春筍一樣湧現，各處都可以看到他們幫助維持秩序的身影。　　路上有點店鋪前擺出了水果，當地的商人一邊用袖子擦着蘋果一邊向經過的紀律嚴明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兜售。　　朱孝先在“海琛號”的艦橋上向李大帥報告說準備上陸。　　李大帥左手搭在朱孝先的肩膀上，說道：“非常好，朱將軍，下一步，希望你能儘早將師部設到澎湖去，進而奪取馬當。”　　李大帥的心情很愉快，聲音很爽朗。　　同一時刻，按照預定計劃，近衛軍第1師和第2師在南潯一線開始新一輪的進擊了。　　近衛軍第1師和第2師的攻擊是湖口登陸作戰不可分割的重要步驟，後續從湖口登陸的近衛軍的第3師將從湖口向南昌形成“鐵砧”，第1師和第二師則是“鐵鎚”，錘擊南昌與南潯之間的北洋軍，這正是李大帥的湖口登陸的重要作戰構思。　　反擊作戰又被稱作“鐵砧鐵鎚”作戰。　　但是，近衛軍第1、2師的反擊作戰很是令人擔心。　　北洋軍的主力全部被楊帆吸引在南潯一線，袁世凱反攻的目標也非常明確，基本上是傾盡全力的反覆猛攻。聽到這個情報，李想也開始杞人憂天了。　　……　　楊帆和孫傳芳兩位老同學在南潯鏖戰的焦點，現在集中在瑞武路上，瑞武路激戰鹿死誰手又取決於白水街、麒麟峰的爭奪戰。　　白水街、麒麟峰位於瑞昌西南35公里處的瑞武公路東側，是通往箬溪的捷徑和隘路要口。　　“我軍第2師向瑞武路正面攻擊的同時，派龔富雄的第3團向這裏攻擊，目的是由此直下箬溪。”楊坤向楊帆報告參謀部的作戰計劃：“我軍如果突破隘口，拿下箬溪，就會變成一條雙頭毒蛇，向西可進逼武寧，威脅瑞武路正面北洋軍軍隊的後路；向東可沿箬溪一永修大道迂迴南潯路德安。屆時，瑞武路和南潯路兩個方面的北洋軍軍隊勢將全線動搖。相反，北洋軍軍隊如想反擊成功，白水街、麒麟峰要隘也是必爭之地，由此才可腰擊瑞武路上的我軍第2師主力。”　　“古代武士作戰時，往往把最堅硬的甲胄遮護在身體的要害部位。”楊帆走進地圖，仔細揣摩：“白水街、麒麟峰就是這樣的要害，可這一帶的北洋軍守軍似乎稱不上最堅硬。守軍不是精銳的北洋軍嫡系軍，也不是善戰的西北毅軍部隊，而是在江西雜拼起來的江西新編軍。”　　楊帆嘴角露出一絲冷笑。　　人望不高的江西新編的幾個軍。雖有孫傳芳這樣名帥，但總的看，裝備低劣、戰鬥力不強仍是外界的普遍印象。楊帆不相信孫傳芳能這麼短時間，把這雜牌軍整成鐵軍。　　此次開赴贛北前線，增援南潯 第3集 團軍，所部新13、新14、新15、新16師全是以地方保安團為基礎，臨時拼湊的新編師。部隊上下互不相識，甚至一些指揮宮還尚未到位。　　南昌會戰打響后， 第3集 團軍各部連集中整訓都未進行，即分別由南昌頂酷暑急行軍趕赴戰場。建軍倉促、赴戰緊急，以至於一交戰即吃了個敗仗。　　孟昭月師長的新13師最先抵達前線，接替李棋洲第21師防守瑞昌東南的鯉魚山一帶。　　這一帶屬沙礫土質，新13師晝夜趕築工事，但緩不濟急，工事既簡陋又不堅固。　　與兇猛如虎的殺過來的國民革命軍交火。輕裝的新13師在國民革命軍飛機大炮猛攻之下，沒幾個回台就敗下陣來。　　瑞昌失守，新13師和北洋軍各部且戰且退，退守麒麟峰一帶山地，擇險扼守。　　此處地形大多百公尺以上的斷岩，只有北面坡度較緩，地勢較為開闊。　　一塊開闊的岩石上，孟昭月頭髮亂糟糟的，右手用力饒這頭皮屑紛飛。對照着地圖反覆看了又看，想得腦殼痛，自言自語的說道：“孫長官說，匪軍將從此段作主要攻擊……為什麼……為什麼就盯着我打？……”　　“大帥，那……那……怎麼辦？”副官忐忑的問道。　　“還能怎麼辦？”孟昭月鼻子一橫，“硬頂，只有硬頂了！”　　“我的大帥呀，娃娃兒們頂不住呀！”　　“告訴弟兄們，只要頂住了，我再放他們搶……槍……不，‘大索十日’，讓兄弟們玩個痛快。”　　“誒……是！”　　於是，孟昭月命令配屬的新14師的一個旅防守麒麟峰左右側后的陣地，自己親率新13師守衛麒麟峰。　　……　　“情況判明了沒有？”龔富雄對匆匆趕來的副官詢問到。　　“應該是北洋軍的一個師在這裏構築了防線。”副官回答說道。　　“距離這一段防線最近的部隊是哪支？”龔富雄微微的皺起了額頭。　　副官面無表情說道：“是孟昭月的新14師的一個旅。他們的師長孟昭月自己親率新13師守衛麒麟峰。”　　“請求空軍配合。”龔富雄眉頭難以舒展：“命令炮兵掩護。”　　“是。”　　副官立刻跑去聯絡。　　按照陸軍作戰戰術基本規則，當部隊開始與敵人生接觸時，無論是團配屬的炮營，還是營直轄的步兵炮連，都應該跟隨於步兵，以躍進方式前進，從而作為配屬炮兵給予的連續的火力支援，以壓制敵人的火力。　　通常情況下，這些配屬炮兵的主要作戰任務是阻截敵軍部隊的運動、對己方部隊的火力攻擊，支援己方步兵部隊的行動，同時也執行一定的反炮兵壓制任務。　　第27師團的龔富雄的部隊在航空兵、炮兵掩護下，連續向麒麟峰主陣地猛攻5次。　　北洋軍雜牌軍守城不行，守山頭倒蠻在行。或許是被“大索十日”激勵的，在之前的戰鬥時心中七上八下，沒有着落，尤其在國民革命軍絕對優勢的火力下，勇猛精進的戰鬥風格，難免產生自卑和動搖。然而，孟昭月宣布勝利後放大假“大索十日”，一進入戰鬥，他們就像餓狗聞到屎臭，陡然恢復了自信。　　北洋軍的官兵挨打有了經驗，對國民革命軍的先炮火、再衝鋒的一套已習以為常，當國民革命軍炮火準備之時，北洋軍官兵們就龜縮在堅固工事或石岩的死角處待機，一俟炮火延伸，官兵們就紛紛躍出防炮處，衝上陣地，不急不忙地擺好手榴彈和步槍。直到氣喘吁吁的國民革命軍爬到陣前40�D50米處時，才鼓起狠勁猛擲手榴彈。　　轟炸、衝鋒、再轟炸、再衝鋒，一日內國民革命軍反覆進攻，直到日暮。　　孟昭月乘夜色將山上打殘了部隊撤下來，再換上一支新部隊。

# 第六百零三章 瘋狂過後（一）

　　拂曉，國民革命軍的猛士們再撲麒麟峰。　　山上山下彈雨橫飛整個山頭籠罩在濃烈的硝煙中。　　孟昭月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從指揮所看不清山上的戰鬥情況，電話線路早就炸爛了，連續派出去的通訊兵沒有一個返回來，全部被國民革命軍的封鎖炮火炸死在山腰上。　　孟昭月只能憑經驗凝神傾聽戰鬥聲響，以判斷陣地是否還在自己手中。敵機和大炮狂轟濫炸的時候，孟昭月反倒放下心來，手榴彈響成一片時，他的心就懸到了嗓子眼，多年戰場經驗告訴他，此時雙方頂多相距幾十米。最揪心的還是槍聲稀疏、手榴彈不再炸響的時候，這意味着雙方已經攪在一起，正在殊死肉搏。直到飛機大炮再次轟炸，孟昭月才緩過一口氣，但接着又是提心揪肺……　　正午，頑強的國民革命軍攻佔了半數陣地，形勢極為兇險。　　孟昭月連連向孫傳芳告急：“官兵死傷太大，已有不能支持之勢！”　　“孟老弟，你只要頂住了，大總統一定會有厚賞的……”　　孫傳芳也沒有好辦法，只能一會兒要孟昭月對官兵曉以大義，許以厚利，派以高官，多加慰勉，一會兒聲色俱厲地要孟昭月督部死守，絕不準退後一步。　　“你要是頂不住，你就想想王長官的下場。你如果想投降，你想想張敬堯的下場！你不是劉存厚，不是趙錫剔他們，他們那不是投降，是反水，他們本來就是革命黨！……”　　“告訴你，孟師長，就算是人死絕了，你都必須給我釘在陣地上。”　　“我不管，你是軍人，後退一步，軍法從事。”　　“什麼，要預備隊，一個人也沒有，要預備就老子我一個。”　　軍部中的氣氛壓抑到了極點，寂靜的氣氛伴隨着國民革命軍兇猛的炮火和猛烈的步兵武器射擊。　　“通信班、炊事班只要還能有口氣拿槍的都他娘的給老子上前線。”　　背對着參謀和其他人的孫傳芳在電話中的語氣很是強硬，頗有些不成功則成仁的意思。　　“我要的不是傷亡数字，而是能不能守住陣地。明白了嗎？不管死多少人，就是用你們的屍骨填，也要給我填堵住缺口。”　　“陣地被匪軍突破了，老子上軍事法庭之前，先挨個敲了你們的腦袋。”　　一次次的對着電話，孫傳芳只能以這樣不留餘地的狠話來告訴他的師長、旅長、團長、營長們，絕不可以後退半步，因為頭山滿守住的並不僅僅是一座麒麟山，而是整個南潯線的命門。　　……　　及至孟昭月第4次告急：“預備隊已使用殆盡，我已無法負責！”　　孫傳芳終於心力交瘁，對身邊的參謀長說了句：“你替我指揮吧。”　　言畢，就精疲力竭地倒在椅子里。　　參謀長也不謙讓，抓起電話要通孟昭月：“你們為國家民族立了大功，為我江西新編軍洗雪了‘望風崩潰’的恥辱，恢復了我軍能戰的聲譽。敵人目前己是‘再而衰，三而竭’了……頂住了，陞官發財，頂不住，腦袋搬家……”　　孟昭月根本聽不進這些打氣的話。這些內容他已多次向手下官兵灌輸過，現在的問題不在於士氣，而在於兵力耗損太大。　　孟昭月打斷參謀長的話，對着電話連吼帶叫：“戰況太險惡，傷亡太大，預備隊已用光，若敵人再攻，我拿什麼去抵擋！”　　參謀長沉默片刻，回答說：“打仗之道，殺人三千，自損八百，敵人傷亡也不在少數。我只要你頂住最後幾分鐘，總部馬上抽調預備隊上去。”　　參謀長放下電話，親自把總部的警衛部隊組成預備隊派了上去。援軍趕到之後，孟昭月下令全力逆襲。　　黃昏時又將國民革命軍驅下山去，恢復了陣地。　　清晨，國民革命軍戰線內的一所農舍的斷壁下，龔富雄仰躺在擔架上，身下鋪着厚厚的稻草，身上的軍毯上幾個彈孔，幾處血污，右腳上纏滿了繃帶。　　不遠處士兵們野炊燃起的濃煙隨風飄來，嗆得龔富雄不停地咳嗽，每一聲咳嗽都牽動着右腳的傷口，發出陣陣劇痛。　　昨天下午，國民革命軍剛剛佔領的幾處山頭陣地遭到北洋軍的拚死反擊，各處都有些支持不住了。龔富雄親率聯隊本部人員到第一線督戰，不料，一發流彈擊中了他的右腳，腳掌被打了一個洞。他從昏眩中蘇醒時，已被部下抬到此處。　　幾天奮戰奪得的陣地也幾乎全部喪失。　　“把幾位營長叫來！”躺在擔架上的龔富雄對副官說道。　　副官很快把結果幾位營長找來。　　龔富雄對同樣疲憊不堪的營長們吩咐道：“據師部通報，南潯線方面的敵軍大部隊正向我師方向趕來。師長命令我們，務必拿下當面的險要隘口，以掩護師主力的左翼安全，並繼續向南發展攻勢。”　　看看幾位營長默不作聲，龔富雄又說：“就目前我團的戰力看，拿下箬溪很困難，但佔領當面隘口，拒止敵軍進攻師主力的側背是必須做到的。否則，不僅師主力受威脅，我團的處境也會很糟糕。敵軍將佔盡地利，俯衝攻擊我團。”　　幾個營長頻頻點頭。　　情況明擺着，再攻不下來，攻守局面就會逆轉。　　“我命令，”龔富雄語氣嚴厲起來，“各大隊分別組織奮勇隊，務必於今日攻佔各重要地點，半小時后開始攻擊！”　　整個上午，國民革命軍的“特攻隊”攻擊一波接一波。　　在一些地段，國民革命軍甚至不顧被己方炮火殺傷的危險，緊跟着炮彈落點向山上猛撲。　　實在攻不下的時候，國民革命軍就使用“特種彈”，這種“特戰彈”是辛亥革命時候，在湖北戰場繳獲北洋軍所得，然後李大帥投下巨大的財力物力人力，大力發展，剛剛生產出來的樣品。當然，辛亥時期北洋軍是沒有能力製造這些“特種武器”的，那是馮國璋在漢口從德國人手裡購買的實驗品。　　企圖用毒氣瓦解北洋軍守軍的戰鬥力也失敗了。　　眼瞅着一次次攻擊失敗，被擔架抬到山腳的龔富雄臉色鐵青。　　麒麟山的天空是血紅的，而麒麟山的每一寸土裡也同樣的浸潤了鮮血。　　在這裏，龔富雄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士兵們在第一線陣地上用頑強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來攻擊北洋軍的陣地。　　在這裏，他同樣可以看到自己的士兵一批批的倒在敵人的鋼鐵和烈焰之中。可以看到那一批批在五色旗下，怪嚎着衝鋒的北洋軍的士兵同樣投入到這個巨大絞肉機之中。聽着雙方的輕重機槍如同炒豆子一樣來回掃射。北洋軍軍的擲彈筒、七五毫米山炮、九二式步兵炮以及國民革命軍的迫擊炮在這個巨大的墳場之中炸開。　　龔富雄的心不免陣陣抽動。　　都說軍人是鐵血的，不應該帶有着太多的感情色彩的，可是當看到那一批批生龍活虎的戰士被無情的填入到那片如同絞肉機樣的戰場中，而後被一群群的消耗在其中。　　龔富雄怎麼能夠不有所感觸。他是軍人，但同樣是中國人，他不可避免的要為華夏子弟這樣的一次浩劫而感到傷痛，同樣，他也不可避免的因為這些年輕士兵們那慷慨赴死的無所畏懼而感到自豪。　　只要聽過江西逃難過來的民眾泣訴的人，沒有誰不對北洋軍恨之入骨的，這種恨意，就凝聚成了這種無所畏懼的戰鬥意志！　　一隊隊隊士兵衝上去，填補到殘缺不全的陣地中，而後要不了幾個小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就在那衝天地炮火和響成一片的密集槍聲之中成為冰冷的屍體、被擔架抬下來的缺臂少腿的重傷員，甚至會是被炮彈撕扯成碎片，化作那滿地飛濺的血肉。　　將不貪生，士不畏死，革命方能成功。　　眼看着自己的士兵成群成群的倒在那片早就已經被兄弟友軍的鮮血給浸透了的土地的時候，龔富雄又怎麼會讓自己獨身遠離硝煙。　　在一線親臨指揮的龔富雄儘管對於那些官兵們的慘重傷亡而感到悲哀，可是作為團長，他必須要鐵下心腸。　　龔富雄咬着牙說道：“送我到炮兵陣地！”　　“團座……”配屬龔富雄團的山炮兵指揮官迎上前來詢問。　　龔富雄一擺手，表示無須多問，緊咬着的牙關中迸出幾個字：“聽我命令開炮，不許遲疑。”　　“是！”　　……　　“孟師長，敵人要不了多久就會起新的一輪進攻的，告訴下面的各團各營，必須給我頂住，不惜任何代價給我頂住，後退半步自有革命軍人連坐法等着。”電話里傳來孫傳芳聲嘶力竭的吼聲。　　掛斷了孫傳芳的電話，孟昭月汗流浹背的跌座在椅子上。聽着隆隆炮聲漸漸希落，國民革命軍又要發起絕死衝鋒了！心忍不住有抽筋了。　　麒麟山上的北洋軍似乎已經熟悉了國民革命軍攻擊套路，炮擊，然後“特攻隊”進攻。

# 第六百零四章 瘋狂過後（二）

　　麒麟山上的北洋軍似乎已經熟悉了國民革命軍攻擊套路，炮擊，然後“特攻隊”進攻。　　聽到國民革命軍的炮火延伸，北洋軍紛紛從山背後爬出來，往山頂上沖。準備在北洋軍之前衝上山頂，然後居高臨下的與北洋軍硬砰一下。　　但是，北洋軍跑上山頂之後，沒有看到一個北洋軍的身影。　　“愚蠢的北洋軍。”龔富雄露出一絲冷笑，把望遠鏡一扔，大聲吼道：“炮擊，不許停頓！打死那些蠢蛋！”　　國民革命軍炮兵頓時明白了龔富雄團長的意圖，這是利用北洋軍的習慣性思維，這回北洋軍還不死啦死啦的？　　一陣彈雨，又一陣彈雨，直炸得山頭上血肉橫飛，一個活人也沒有剩下為止。　　……　　漫天大霧又罩向了廬山，山濤林海，寒風刺骨。　　夏日的廬山，真是“晚穿皮襖午穿紗”，但這寒冷卻沒能澆滅楊帆心中的急火。　　但是，南潯方面籠罩在大霧和硝煙之中，預定的轟炸機無法實施轟炸，炮兵的支援炮擊也中止了。而北洋軍新編1軍第3師、第13師、第1師再次以佔領麒麟山為目的展開了反攻。並且遭遇了首先出動的1師，1師頂住了北洋軍的進攻，雙方膠着在一起。　　當“海琛號”上的李想接到佔領麒麟山的報告，非常高興。　　但是其他戰線，進展卻不大。　　“鐵砧和鐵鎚”作戰第一天的進展不大，鎚子還處在剛剛舉起的階段，但是已經能夠感到就要砸下去了。　　接到作戰順利進行中的報告，李大帥心情很好。　　……　　有人心情好，就有人心情不好。　　袁世凱就是那個心情不好的人。　　大總統府，最高統率部，正在發生激烈的爭論。一個個鬥雞似的面紅耳赤。　　“湖口之失，誰之過？！”　　“這是你們軍法處情報不準！”　　“蔣百里，還在這裏狡辯？！”　　“好一張利口，真會狡辯！”　　……　　北洋軍舊人架央子，是在逼袁世凱處分蔣百里，在簡直就是扇袁大公子克定的耳光嘛。　　“我們軍法處曾經警告過你，李瘋子可能會在湖口登陸。”　　“為什麼沒有在江岸沿線部署更強大的軍事力量據壕固守，為什麼沒有用猛烈的炮火攻擊匪軍的軍艦？”　　一個個質問，蔣百里也頂不住了。　　袁世凱像一個戰國歷史上悲劇的趙國國君，沒有聽從部下正確的勸告，堅持要聽信“趙括”蔣百里的紙上談兵，對南潯防線發起全面反攻，指望摧毀楊帆的匪軍近衛軍集團，結束這場戰爭，從而作為一位卓越的軍事統帥接受全世界的讚揚和喝彩。　　他為這個雄心勃勃的行動計劃投入了一切可能的力量，但是執行計劃的部隊已經疲憊不堪，彈藥也將告罄，他們的坦克和車輛只有很少量的汽油，此外，國民革命軍的空中轟炸嚴重地破壞了通往贛北的公路和鐵路，只有很少的援兵和物資能夠到達前線。　　江西戰場的將領以開戰以來遭受的巨大傷亡所反對這個計劃，北京被架空的陸軍總長段祺瑞和京師軍法處的雷震春都曾經警告袁世凱北洋軍的狀況已不允許進行一次這樣的攻擊。　　馮國璋等老將，他們建議有秩序地撤退到山區，這樣的地形對北洋軍有利。在那裡部隊可以從農村中搶到食物，並能夠給進攻的北洋軍設下陷阱和埋伏。　　當時，袁世凱憤怒地否決了這個防守的計劃，他更加喜歡蔣百里那漂亮的進攻計劃。　　事實證明，蔣百里就是當代趙括。　　但是袁世凱絕不會答應處理蔣百里，那不是在打他兒子的臉，更是在抽自個的臉。但是今天，怎麼也得抽自己的臉了。不把這張老臉豁出去，接下來也沒法打仗了。　　“都給我住嘴！”袁世凱一發威，總算把場面給鎮住了。在打自己臉之前，先把心裏窩的邪火發了。　　“回顧半年多的作戰，不能令人滿意，很不令人滿意！”袁世凱是真的發怒，猛的一拍桌子。一杯剛剛滿上的白開水，“啪啦！”一聲摔在地上，震得人人心驚肉跳。　　這也是袁世凱第一次承認戰局向不利的方向轉化，參加會議的人不知道他會把怒氣撒在誰的身上，個個低眉斂目，大氣也不敢出。　　袁世凱掃視了一下眾人的神情，更加光火了：“沒有把匪軍擊敗是失敗，是極大的恥辱！……為什麼沒能實現預期計劃？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對敵估計不足是釀成諸多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先是輕敵，受挫后又把敵人估計過高，由輕敵而驚慌失措。要知道，無論估計過低或過高，都要受到懲罰！”　　說這番話時，袁世凱感到自己的心都在流血。曾幾何時，他信誓旦旦三至六個月消滅匪軍，他撲滅孫、黃這樣的革命大咖領導的二次革命都不需要兩個月，這已經是很看得起李瘋子了。可是，三個月過去了，六個月過去了，八個月過去了，匪軍非但沒有消滅，反而越打越多，越打越強大了……　　這次展開的“南潯大會戰”，袁世凱是抱了很大期望的。　　開戰前，他傳諭蔣百里：“南潯大會戰不單單是一個地區之戰。奪取九江，殲滅楊帆主力，切斷李瘋子主力‘回家’的通道，江西的問題便好解決了。不單江西問題，鄂區問題也解決了。這就可以把李瘋子的主力關在鄱陽湖，會同南昌、安慶、南京五路大軍於江西，先滅李瘋子主力在鄱陽湖，大軍西進，橫掃內部空虛的武昌，那麼孤懸於西北和西南的匪軍也就到了末日。所以說，此戰關係北洋命運，只准成功，不準失敗！”　　沒想到，南潯會戰的部署尚未展開，李瘋子卻搶先一步發起湖口登陸。　　消息傳來，北洋軍界政界一片嘩然，要求蔣百里引咎辭職。　　袁世凱發了一通脾氣，宣布了一堆任免命令。　　“下面的仗該怎麼打？”袁世凱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　　該罵的罵了，該免的免了，人人都鬆了一口氣。尤其是袁世凱為扶植袁克定大爺上位，掛了空銜、丟了兵權的“國防部長”段祺瑞，看到最近倍受袁氏父子寵愛的蔣百里終於吃了虧，心頭不免生出一些快意。　　段祺瑞此時站起來說道：“我認為，目前首要的問題，是要重新估價敵軍戰力，從這個基點出發，評價我們全面進攻的戰略是否現實，需不需要改變。”　　段祺瑞一語驚人，把鋒芒對準袁世凱制定的全面進攻戰略，着實讓參加會議的人出了一身冷汗。奇怪的是袁世凱並沒有發火反而平靜地問道：“芝泉，那麼依你的意見呢？”　　“做一些小的調整。”段祺瑞摸了一下小鬍子，“由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當然，全國有全國的重點，各大戰區有各大戰區的重點，不能籠而統之。”　　段祺瑞賣了個關子，等待袁世凱的反應。　　由全面進攻變為重點進攻，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個小調整簡直是在動大手術，袁世凱能接受嗎？　　袁世凱出奇地平靜：“說下去。你認為全國的重點在哪裡？”　　段祺瑞把話拉開：“我認為，想依靠江西打開僵局，就已經進入了誤區。江西離我們傳統勢力範圍實在太遠，有點伸手不及的感覺，導致李瘋子登錄湖口，我們一時的反應不過來，此其一。其二，自古以來，中原是兵家必爭之地，即所謂‘得中原者得天下’，所以，全國的重點應該在中原。”　　段祺瑞是在為把他從信陽調回北京不平，袁世凱在中原戰場接連失利，實在是失去了在中原尋找突破的信心，同時也對在中原大戰的時候保存實力的段祺瑞生出警覺之心，開始杯酒釋兵權，引得北洋舊人怨氣衝天。袁世凱也知道這時候，該撫平一下北洋舊人的怨氣了。　　“好，好的。中原是我們爭奪的重點，一點都不錯的。”袁世凱不停地點頭，卻又話鋒一轉，“但是，我們馬上進攻的重點卻不是中原。南潯會戰受挫，固然是江西離我們太遠，鞭長莫及。反過來看，李瘋子那點兵力能竄來竄去，又是因為完全沒有後顧之憂。李瘋子掃平西北西南之後，坐鎮中南，進可攻，退可守，就如秦始皇和唐太宗，坐擁成王之地利。由此可見，剪掉江西之敵，直接威脅李瘋子的心臟地帶武昌，他就是想座也座不穩來了。因此，我們下一步進攻的重點應該是還是李瘋子的側后�D�D南潯，目的是要摧毀國民黨的神經中樞武昌！”　　袁世凱盯着地圖那醒目的紅叉，瘋狂的心還不死。　　……　　德安前指里，孫傳芳坐在自己寬大的皮椅上，盯着牆上的地圖，半天獃獃地沒動彈。　　圖上的攻擊箭頭，是10天前標繪上去的。可10天了，這箭頭就沒前進過。可前線部隊每天驚人的傷亡報告，卻從不間階，按時送到。　　孫傳芳南征北戰數年，從未像今天這樣焦躁、困惑過。　　午後，大總統袁世凱最高統率部來電，催促孫傳芳軍加緊進攻。　　這已是2天內的第3封電報了。袁世凱雖沒指責他什麼，但他還是感到了不安和羞愧，孫傳芳一向剛毅、兇狠，他最受不了的就是這種無言的指責，不管這指責是來自上級還是下屬。他咬着牙投入了手中5個師中的第4個師。而他的最後1個師，此刻還在通往麒麟山的路上。　　國民革命軍的數十艘戰艦和運兵船載着第9團一部馳向瑞昌江面。同時，第9團主力沿江西進，直撲北洋軍孫傳芳瑞昌一線陣地。　　在這支新軍中，以郭甫臣第6團行動迅速，向孟昭月從麒麟山退守的岷山陣地突然進攻。　　孟昭月軍猝不及防，加上裝備低劣，連失鯉魚山、筆架山、新塘鋪諸要地，制高點轉眼落入日軍之手，後方要地失守，使南潯線北洋軍守軍陣地全線動搖。　　孫傳芳見狀大叫不好，急調其最後的精銳74師一部阻擋郭甫臣迂迴岷山、向南潯線滲透，以掩護金官橋一線北洋軍守軍左側背。　　但74師師長俞基石只派1個團搜索前進，被郭甫臣擊潰。　　孫傳芳令74師再派第2批增援部隊急赴岷山。　　但俞基石自視袁世凱嫡系，擁兵自重，仍未派出主力，結果又被打垮。　　此時，近衛軍2師主力全力撲向岷山及金官橋一線，大有切斷金官橋一線數軍北洋軍主力後路之勢。　　形勢急轉直下，危急萬分。　　孫傳芳不由火冒三丈。他一面令金官橋一線守軍向岷山�D�D黃老門�D�D廬山西麓後防線轉移，一面連呼俞基石的74師。　　電話要通后，孫傳芳聲色俱厲地吼道：“俞師長，你部屢屢增援不利，是何道理？我現在命令74師全軍開往岷山，一個不留。聽着，你要是再往後退，使前方部隊撤不下來，就軍法從事。”　　俞基石思前想后，有些害怕了。過去，他仗着自己是袁世凱的同鄉，又給袁世凱當過侍衛官，深得袁世凱寵信，因而常常對自己上級的命令軟磨硬頂。但今天若是增援不利，使幾個主力軍被“匪軍”吃掉，失掉整個南潯戰事，那袁世凱無論如何也不會給他這個面子的。迫於無奈，他悻悻地丟掉電話，罵了孫傳芳幾句，便親率全軍急赴岷山。　　郭甫臣急忙調整部署，以2個營正面佯攻，主力則繞至側翼，全線開始進擊。　　從清晨戰至傍晚，郭甫臣連飯也沒顧得上吃，接連組織了5次大規模猛烈衝鋒，終於被匆匆趕來的俞基石頂住了。　　從清晨戰至傍晚，郭甫臣連飯也沒顧得上吃，接連組織了5次大規模猛烈衝鋒，終於被匆匆趕來的俞基石頂住了。　　郭甫臣焦慮不安，坐卧不寧。　　激烈的戰火燒紅了滿地的焦土。國民革命軍不顧傷亡，跨過遍野的死屍，一浪一浪地向上衝來。戰鬥中，北洋軍終於頂不住國民革命軍的猛攻，還是丟了陣地。　　郭甫臣終於長舒一口氣。他匆匆吃了點冷炒飯，喝了幾口烈酒，又率部撲向東孤嶺。

# 第六百零五章 瘋狂過後（三）

　　炮聲隆隆的在廬山上響。　　從早上起，國民革命軍已發起了近10次衝擊。　　俞基石覺得自己像是被三峽的激流衝撞，頂不住了呀。他望着手下越來越少的官兵，他的心直往下沉。　　俞基石沒法再坐得下去了。徘徊猶豫半晌，他還是抓起了電話，直接要了孫傳芳，請求增援。　　孫傳芳此時自身難保，手中已無一兵一卒可調，不然也不會得罪他俞基石。面對陷入困境的俞基石，他嘆了口氣，說了最後一句話：“俞師長，軍團已無能為力了，你好自為之吧。我只希望你不要辱沒了大總統對予的你厚望。王占元和蔣百里是怎麼被撤職的，你要知道。”　　放下電話，俞基石覺得天旋地轉。北洋現幾方勢力正在暗流涌動，只要有人做錯事，立刻就要承受一方雷霆萬鈞的攻擊。　　這時，一股火從心底竄起，他解開衣襟，“咣啷”一聲抽出戰刀，發了瘋似地親率三四百人的殘部向山上衝去。　　一陣密集的槍聲中，俞基石身中數彈倒在血泊中……　　郭甫臣的進攻勢頭被擋住了。金官橋一線北洋軍守軍終於倉皇的撤了下來。　　孫傳芳雖然沒有完成袁世凱進攻的命令，失了堅守金官橋陣地，但見部隊並無大礙，這才鬆了口氣，開始在新的陣地上布防。畢竟，保存了槍杆子，他的腰杆子才硬得起來。　　和昨天一樣，李大帥的心情很好。　　“今天我想去視察前線。”　　正在幫李大帥扣脖子上風紀扣的管家小妹手顫抖了一下。　　“你不能消停一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你知不知道你現在肩負多少人的希望？……看到朱孝先將軍的表妹顧欣小妹的傷，我就害怕。你還往前線湊……”　　李想握了一下她溫潤如玉的手，笑道：“安啦。安啦。”　　這天早上，北洋軍的反擊仍然是消極的。第5團和第1團陸續開始向內陸挺進。　　李大帥於上午九點三十分登陸仁川，視察前線。隨行的有湯鄉茗、朱孝先、梅迪等人，隨軍記者團也跟來了。　　一行人的越野車隊有14輛之多，靜靜的行駛着，車上的人不時向路上目瞪口呆的陸戰隊士兵揮揮手。　　當頭車遇到溝塹停下時，李大帥就會跳下越野車，在周圍視察一番，記者們也跟下下車，對着李大帥一陣狂拍。　　一行人在陸戰1師指揮部聽取了狀況說明，隨後在朱孝先師長的指引下來到了第1團團部。　　“報告大帥，我們希望能儘早奪回南昌，並希望你繼續使用我們海軍陸戰隊。”1團長士氣高昂的請戰。　　“榮耀屬於勇敢的海軍陸戰隊！”李大帥點點頭，對朱孝先和第1團團長說道：“我給你們頒發一等功勳章……”　　李大帥把手插進的口袋掏了半天，表情有些尷尬，似乎是忘記帶來了。　　“小妹，把證書先寫好頒發給他們。”　　丟下這句話，逃也似的就上車滑腳了。　　李大帥的視察太早了。第5團在殲滅了北洋軍無力的一次小進攻后，從俘虜嘴中了解到他們屬於第18師22團2營，第18師本來正在南下，已到了南昌北方約80公里的趙村附近，因國民革命軍登陸湖口被急令掉頭增援的。由此可以推測，北洋軍第18師主力正在接近中，何時發動攻擊還無法預知。　　“那支部隊是先鋒，其他部隊說不定已潛伏在附近了。”朱孝先皺着眉頭對李大帥一行說道。　　“沒什麼好怕的。槍林彈雨我也不是第一次闖。”李大帥沒放在心上的說道。　　湯鄉茗心裏緊張的東張西望，一幫沒有任何戰鬥力的記者，肯定不能指望在遭到襲擊后能迅速反應，換句話說，就成了“有手有腳的行李”，而且還有一個女人。　　“真是麻煩啊！”湯鄉茗在心裏說，或許是因為自己的侄女，他特別看管家小妹不順眼。　　“女性到底是女性。”　　歧視女人的不止湯鄉茗一個人。　　“問題是廁所，對士兵來說根本不是問題，但她是女性，肯定不能當做士兵來看，好在街上有房子，但還得派人守衛，士兵們都爭着做志願者，還要選拔。如果是前線視察，還得派專人處理她的個人問題……”　　“我自主解決。”管家小妹圓瞪着杏目，“這樣好了吧！”　　“好啦，”李大帥說道：“現在你們沒意見了吧。”　　李大帥一行來到第5團的戰鬥區域，看了看前天和幾小時前擊毀的山炮殘骸。　　“太棒了！”湯鄉茗的驚嘆聲傳來，李大帥點了點頭，摸了摸山炮的炮管。　　一行人邊說邊走，朱孝先接到了部下的報告，嚇了一跳。　　“警戒！”朱孝先大喊。　　警衛排擋在這群高官的面前。　　“怎麼回事？”李想左右看看，沒有看到敵人。　　朱孝先說道。“大帥，在附近警戒的排長馬雲在那邊的溝中發現了隱藏的北洋軍士兵。”　　“有多少？”李大帥問。　　“有多少？”朱孝先轉身問道。　　“有好幾個呢，長官。”排長馬雲回答道。　　“瞧把你們嚇成這樣。我還已經北洋軍大軍來襲。”李想冷笑一聲，又轉過身斬釘截鐵的命令道：“開槍警告，不投降就炸死他們。”　　噠噠噠，在開槍警告后，馬雲在那裡喊道：“你們已經被被包圍了，馬上放下武器，雙手抱着頭，慢慢走出來。我再重複一遍。放下武器，雙手抱着頭，慢慢走出來。”　　他們隱藏的溝就在李大帥停車的前方。只見從溝里陸續走出7個人，每個人比犀利哥還凄慘。　　……　　李大帥一行人望着數英裡外的硝煙，來到了第5團團部。　　李大帥向團長馬蘭和第1陸戰旅旅長古准頒發了一等功勳章的證書。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李大帥又剽竊偉人的名言激勵剛剛受勛的將士們。　　然後，一行人又回到湖口市內，視察了收容了671名俘虜的收容所和石鐘山。　　下午一點多，前線視察結束。　　“陸戰隊第5團和第1團當天的進展很順利，第5團2營於正午佔領了二次革命後進駐江西的北洋軍在這裏建的物資基地。”　　晚飯之後，管家小妹又在向李大帥報告戰況。　　“這裏還有北洋軍的物資基地？”李想奇怪的問道。　　管家小妹回答道：“是的，這裡有數百的倉庫、洞穴，北洋軍在這裏建立了完善的補給物資基地。”　　“有沒有遭到北洋軍的破壞？”李大帥最關心的就是這個問題了。　　管家小妹微笑道：“本來預計在湖口登陸實施后，北洋軍會理所當然的對這裏的設施進行破壞，但是當第5團2營5連進入市內后發現倉庫等設施竟然完好無損，北洋軍儲存在那裡的兩千噸彈藥仍然擺在那裡。”　　李想頻頻點頭，想不到自己還有這樣的狗屎運，這也證明此次湖口登陸確實達到奇襲的目的。　　“進展還算順利。”　　語氣沒有管家小妹想想中的興奮，李大帥的表情又變了，變得有些不太高興。　　“怎麼了？”她忍不住問道。　　“近衛軍的進展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這有什麼的？”　　李大帥說道：“我總是感到事態存在着非常大的變數。按照我之前的構想，國民革命軍在湖口登陸后，南潯線的北洋軍會因此動搖並潰亂，這時近衛軍進行反擊的話……。但是，當登陸部隊正穩步向南昌推進，在近衛軍這柄‘鐵鎚’的揮舞下，南潯線的北洋軍卻沒有出現動搖……”　　李大帥感到了不安，耳邊響起了總參謀長曾高的曾發出的警告�D�D湖口太遠了，在湖口和九江分散的兵力將可能導致被各個擊破。　　……　　九江的楊帆也知道，他也在為此煩惱。　　“北洋軍反攻瑞武路之敵，將南潯路正面的部隊抽出一部參加瑞武路反攻。”參謀長楊坤急急忙忙的走進來說道。　　“情報可靠？”楊帆急急的問道。　　“是根據飛機偵察，得悉北洋軍的這次新動向。”楊坤回道。　　楊帆快步走到沙盤前面。　　由於國民革命軍攻擊面寬，孫傳芳急於堵死各方向漏洞，頻頻向南潯、瑞武線調動兵力。不知不覺間，南海、瑞武線之間形成了一條狹長的巨大空隙。完整的防禦體系出現了裂縫。　　楊帆即萌生大膽意念，一定能乘機恢復南潯線攻勢，一舉打破南潯路的僵局，並策應瑞武路苦戰中的第2師。　　楊帆向第106團下達作戰預令：　　一、敵有陸續將兵力由德安方面轉用於箬溪方面的模樣。　　二、軍決定去攻德安周圍之敵。　　三、第106團應及時開始行動，突破五台路附近之敵陣地，迅速進入德安西南地區，從側背攻擊德安周圍之敵。應以一部留在曹家坡、馬回嶺附近，確保該地。　　第1師為第106團指定的進攻路線，是一條避開馬回嶺一帶正面陣地，從側面插入德安西南的迂迴路線。之所以如此，是為了避免重蹈先前久攻金官橋陣地不下的覆轍。　　此外，第1師還特別指示106團，要秘密實施作戰準備，確保作戰意圖不為敵方所知。

# 第六百零六章 放手一搏（一）

　　煙雨如幕的廬山深處。　　第106團在鳳凰嘴團部舉行營連長會議。　　郭甫臣首先說道：“考慮到第106團在山區鑽行作戰須快捷迅速，師座指示該我團全部改為馱馬編隊，並把師直轄的第52山炮營配屬第106團，此外，還將軍的情報主任參謀曹格派來我團，協助指揮。大家歡迎。”　　一個長得非常不起眼的路人站了起來，他這個樣子，放在人群里就是一滴水放在了水裡。曹格迎着掌聲敬個禮，又坐下。　　“老曹是個低調的人。”郭甫臣笑道：“此次深入迂迴作戰，全賴‘奇’和‘快’……”　　接到軍的預今後，郭甫臣即悄悄將團主力逐步從馬回嶺正面轉向西北地區集結，僅把1個步兵營和1個騎兵營等約2000人馬留在馬回嶺的對峙線上，佯作主力。　　會上，郭甫臣突出強調了尤須注意之處，“本次作戰成功與否，第一，在於能否對敵秘匿我之行動，官兵應對突破成功之要決特須戒心，夜間行動時，須於晝間作充分之準備，……絕對禁止使用手電筒。夜間移動晝間駐止之部隊，絕對不許晝間行動；第二，在於行動是否迅速，在到達作戰目標之前，如遭遇敵陣地時，不可使用過多兵力膠着一處，應盡所有手段，利用地形，迅速機動迂迴，如不得已而須力攻之部隊，可適當使用毒瓦斯，作擴大戰果之準備。”　　接着，團參謀長詳細交代了作戰設想及各部隊行進路線，並對官兵武器口糧攜帶數量作明確規定。　　“此次作戰，為突入敵陣的無後方作戰，糧彈藥以自隊攜行為原則，官兵務須盡量輕裝，設法多攜彈藥。每人攜帶口糧以6日份計，但在作戰期間，一般以2/3為定量，則可維持9日……”　　某部排長請示，“現有傷病患者如何處理……”　　郭甫臣不等參謀長答覆，即聲色俱厲地說：“為增強團戰鬥力，傷病患者以攜行為原則，各部隊不得依賴衛生隊，或野戰醫院，輕病者須勉與本隊同行，途中所遇困難，皆以精神力克服之。各部隊長須使本隊官兵切實認識，掉隊落伍者，必被敵俘。”　　團會議籠罩在一片肅殺氣氛之中。　　郭甫臣跟着下達了作戰命令：“團以主力，於10日內突破五台嶺附近敵陣地，進出於德安西南方，自側背攻擊德安周圍之地。”　　黃昏，第106團人銜枚，馬裹蹄，藉著暮色向南疾進。　　此番出征，無論從哪方面看，這次行動都出乎北洋軍隊意料之外，是不折不扣的奇襲。楊帆驟出奇兵，堪稱陰狠，時機把握也正在火候。此招一出，頓時打亂了北洋軍隊反攻瑞武路的既定步驟。　　麒麟峰、覆血山劇戰之日，南潯和瑞武之間形成甚大之空隙，北洋軍有力一部轉用於瑞武路，已為敵機偵知。　　故由此空隙侵入，可以避開正面攻擊之不利，且可解救第27團之危。故其第106團裹6日糧，向西輕裝疾進。　　……　　凌晨，剛剛經過一夜行軍，正暗自為自己詭秘的行動而慶幸的郭甫臣團，突然在竹坊桂附近與第4軍的搜索隊遭遇。　　郭甫臣接到報告，又氣又惱，僅僅一夜，奇襲就變成了公開，好在對方是搜索隊。　　郭甫臣當即下令：“以小部隊擊潰敵軍，我團主力按計劃疾速突進，不得停留。”　　……　　北京整月都是陰雨綿綿，滿街爛泥巴。　　這天，霧散雲開，大街小巷的梧桐樹展着新綠，賞心悅目。晴朗的天空下，北洋政府的陸軍部顯得頗有氣度，青灰的樓門雖不甚高大，卻威嚴、肅穆。　　陸軍總長段祺瑞在陸軍部旁邊的私宅主持的“慶功宴”正在這裏舉行。北洋軍的軍政要員齊聚一堂，正待舉杯暢飲。　　袁世凱在宣統初奉“旨”養痾時，曾把價值30萬元的府學衚衕私宅慷慨地贈給段祺瑞，段祺瑞從那時起便住在這所房子內，在該宅辟一個側門以與陸軍部軍需司的走廊相通，經常由這門出入。最近在陸軍部閑的蛋疼的北洋舊人，齊集一堂。　　自從袁世凱把他兒子袁克定火速提拔的私人，因為江西戰局的失利打倒一片之後，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舊人像過節似的，其中最活躍的就屬王占元了。　　王占元滿面漲紅的說道：“……放棄兵權，老子並不在意，孫傳芳是老子多年的老部下。只是南潯線大戰剛剛開始，就這麼不明不白地被削了兵權，我將何以對國人、對部下交待？幾年來我一直是力主剿‘匪’的，今日我的臉面往哪兒放？”　　王占元是懷着一腔怨怒，交接了指揮權，並把所屬部隊及後方軍務交代后，徑直回返北京自請軍法裁斷。　　王占元回到北京的日日夜夜，每每憶及此事都覺得不公平，一直耿耿於懷。　　“變相撤職對我來說，是一件可恥的事，也是我在北洋這麼多年一件最悲痛而遺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當時乃根據當面敵情，我軍狀況所下達之決心，不幸為大總統誤認為我有保存第4師實力之嫌。實則我不僅對九江之戰役毫無私見，即全抗日期間所有大小戰役之過程中，莫不兢兢業業地為國家全民利益着想，從未將私人利益的意念夾雜其間。固然，第4師與我有悠久的歷史關係，遠在小站時，我首任該其長官，在指導作戰時，任何配屬我指揮之部隊只尋求如何去部署達成任務，絕無衡量自己與其他部隊之深淺關係，以保存自己實力之行為。九江戰役后，未詳細調查，即以‘王總司令占元即行調回’的命令變相撤職。我對職位視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級指揮官，有辱我的尊嚴，至為難堪。因我自問良心，毫無內疚，所以我回到北京后即自請軍法審判。……”　　“退一步說：大總統當時超級處分，實欠考慮。如我有鍺，應由我的上級段總長處理，但大總統並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級呈報，就徑自越級干涉，這是他常犯的毛病……”　　事後，由於段祺瑞替王占元擔起責任，稱九江撤退是他下的令。　　袁世凱無可奈何，只能罵了段祺瑞幾句了事。王占元免除了軍法查辦之苦。　　九江丟了。一場風波也才算告一段落。但王占元心裏，也留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　　袁世凱最後到場，剛好聽了一個尾聲，氣得臉色鐵青，一番嚴厲訓斥，卻使宴會草草結束，眾人不歡而散。　　彰武上將軍“干殿下”段芝貴剛出宴會廳，蔣百里叫住他：“干殿下，到大總統那兒去一趟。大總統召見。”　　段芝貴趕到中南海，看到南潯前線的孫傳芳也在，微微皺了一下眉頭。　　“你把情況說一下。讓大家知道怎麼回事。”袁世凱向孫傳芳交代一句就去看地圖了。　　孫傳芳簡單的說了一下發現郭甫臣的經過，然後又道：“自敵郭甫臣團突然從馬回嶺消失后，我一直預感到我的那個老同學老對手楊帆在耍什麼花招。郭甫臣大隊人馬鑽山越嶺，雖也曾遇到零星抵抗，但由於隱蔽好，一直未被我發覺。接到報告的時候，我使我大吃一驚。簡直都不敢相信……”　　剛剛離開南昌前線返回北京的段芝貴，上飛機之前，忽然聞報第106團與守軍脫防接觸，不知去向，心中不免直犯嘀咕。但直到那時，他尚未意識到匪軍這是一戰史上罕見的凶招。當他回到北京，袁世凱詢問戰況時，他的答覆仍是：各線平靜，一切正常。他尚不知道匪軍的掏心拳已向他打來。　　此刻，段芝貴聞訊，驚訝地張大了嘴，激動得犹如心中一頭小鹿亂撞。　　袁世凱一直在統率部那張最大的挂圖前，算計着，琢磨着，乾瘦的布滿烏雲的臉上終於露出了笑容。機會又在向他招手了，李瘋子把郭甫臣這塊肥肉送了上來，就看他有沒有膽量一口狠狠地咬下去。　　段芝貴望着地圖上那指已繞到德安後方的大箭頭，地嘆口氣道：“乖乖，‘匪軍’這些傢伙胃口不小，想把我的10多萬人馬都包在裏面。我看他們是瘋了，竟敢把106團孤軍送入我大軍之中。”　　“李瘋子的屬下也都是瘋狂之輩！”孫傳芳咬牙切齒的說道，又轉身向袁世凱：“大總統，敵郭甫臣之106團鑽隙精神甚強，已突至我白雲山一線縱深，我兵團擬抽調大軍，殲滅突入之敵，以走後方。”　　孫傳芳年輕氣盛，膽量驚人，在江西各戰場且戰且退之際，毅然定下殲滅國民革命軍106一個整團的決心。北洋股票正在猛跌的時候，他要逆勢上揚！　　袁世凱前思后想，終於打定主意。就是誘餌，我也先咬一口再說。　　“高級將領士氣不高，行動復懦，致使部隊畏縮不前。”袁世凱開始說話：“我們一般高級將領，平日不注意研究戰略戰術，戰時畏敵如虎且心存保持實力之卑劣心理，……是戰敗之主要原因。”　　袁世凱對乾兒子吐露對段祺瑞的不滿，也不避諱孫傳芳，那就是把孫傳芳也引為心腹了。　　說話的時候，袁世凱的眼光卻一刻也沒有離開大挂圖上地圖上已繞到德安後方的那支大紅箭頭。這粗大的紅箭頭在前後左右北洋軍軍隊藍色防禦線的襯托下是那麼刺眼，那麼的驕狂不羈，彷彿是滿臉驕橫跋扈的李瘋子，驕傲地昂着腦袋在向他招手挑戰。　　這時蔣百里參謀長的一個新的消息把他從沉思中拉了回來。　　“據雷震春報告，第4軍官兵前赴後繼，不顧死傷，成功地堵擊了匪軍，將敵匪軍抑留在萬家嶺地區。匪軍暴露之後，竟然沒有知難而退，就此罷手，似乎有所恃……”　　袁世凱聽罷，眉頭微蹙，發問道：“該路敵軍的確切情況清楚嗎？”　　“已查明，該路是郭甫臣率領的近衛軍步兵第104團，另附2師的第28騎兵營及炮營一部，約6000餘人。”　　袁世凱“嗯、嗯”兩聲，站起身，在屋裡踱了兩步，眾將軍的目光這時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屋裡一時空氣沉悶。　　少頃，袁世凱站定身，扶椅而立，目光灼灼地掃視着環桌而坐的將軍們，最後落在了段芝貴身上，語氣緩緩地問道：　　“芝貴，你怎麼看？談談，談談吧。”　　段芝貴並未急着表態。老爺子一開口，他這個“干殿下”就明白“干陛下”這次又要親自挂帥了。他太熟悉老袁的這個習慣了，一到節骨眼上，他就礙手礙腳地出現在最高長官部里，而且很可能莫名其妙地就把你手下的一支部隊弄得不知去向。哎，用兵不疑，老袁什麼時候才能明白這一點。　　這時段芝貴倒是很羡慕起辨帥張勳來。　　想當初張勳率部南下攻打南京。臨行前，深知袁世凱有此習慣的張勳沒忘了叮問袁世凱：　　“宮保這次讓我打南京，能不能讓我放開手腳打一仗，不插手前線指揮？”　　袁世凱這時是有求於張勳，再加上南京這個爛攤子不好收拾，所以紅着臉訕笑着說道：“不插手，不插手，你就自己干吧！”　　大總統指手畫腳已經是習慣，對將領的猜忌已是日深，他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次插手的機會，更何況他孫傳芳叫來北京……仗還沒打，段芝貴就有種不祥之感。　　這時，見袁世凱盯着自己問，段芝貴略一思索，轉向袁世凱說道：　　“‘匪軍’走的還是大迂迴攻擊的老路子，在西南戰場是這樣，在中原戰場也是這樣，在贛南戰場還是這樣，星子登陸和湖口登陸不也是這樣，只是迂迴的圈子是大還是小而已，小迂迴兩座山，大的迂迴兩個省。　　以此斷言，‘匪軍’發覺我攻擊企圖，故意設下這個誘餌，似為時過早。　　但不管怎樣，從大的方面講情況並未有太多的變化，郭甫臣6000人縮萬家嶺，仍處在我包圍態勢之中，可以考慮發起攻擊，包圍殲滅。”　　“李瘋子敢斗膽下注，我就敢放手一搏，我以決心，當機立斷，重新部署，把握戰機，吃掉冒進的‘匪軍’。”袁世凱光禿禿的腦袋頻頻點頭，鼓舞眾將道。　　眾將軍這時放開了許多，嘁嘁嚓嚓議論起來。　　這時，袁世凱才想起了這場戲的主角孫傳芳。　　“元芳，你身處前方，你怎麼看？”　　孫傳芳噌地立起身，袁世凱忙開口：“坐下說，坐下說。”　　“大總統，我同意段長官意見。郭甫臣既然敢強闖廬山深沉，勞師遠征送上門來，我也敢張開羅網，全部收下。這次‘匪軍’既然敢擺下這麼個戰史上罕見的陣式，顯然沒有把我國軍放在眼裡。如不還以顏色，怎能壓住其囂張之氣焰。我1兵團連日準備充分，就待大總統裁定。”　　孫傳芳操着帶點兒山東魯南味的官話，激昂地說道。　　“好的，好的。”袁世凱掃掃眾人，字句堅定地說道，“現在，江西戰局，漸次明朗。統率部已決定發起萬家嶺戰役，把突出冒進之驕敵104團一舉消滅於萬家嶺地區。李純將軍當日在湖口大破李烈鈞，我相信今日孫傳芳將軍在這一戰區也能有當日破湖口之輝煌一舉，全殲李瘋子的這個近衛軍精銳加強團。”　　袁世凱紅光滿面，情緒激昂，筆挺的戎裝上金星閃爍。　　每當參加軍事會議，他極重視言談舉止，儀錶軍容，他知道這是給部下做表率的一個良機。　　見會場眾將軍情緒高昂，他也頗受感染，這時他更想點起一把火，把諸將軍消滅“匪軍”的勁頭燃得更旺些。他話鋒一轉，問道：“在座的了解這個李瘋子的‘土地革命’嗎？”　　眾將軍一時愕然。　　其實李想在鄂區搞的“土地革命”已經是“臭名遠楊”，在座的眾人多少都了解一些。只是袁世凱這時突然發問，眾人不解其意，沒人願貿然開口。　　見無人開口，袁世凱便揮着手，惡狠狠地說道：“李瘋子搞的這個‘土地革命’就是孫大炮的三民主義的民生。不過孫大炮也就是放放嘴炮，他比孫大炮可惡多了，他真敢幹！他是最會蠱惑民心的傢伙，很會賺取輿論的同情心，……說他是軍人，倒不如說他是陰謀家，政治小丑。這樣的傢伙今天不除掉，日後他還是要搞出個什麼花樣來。聽說有的西方人把他叫做‘東方的拿破侖’，我不管他東方的還是西方的，今日要你們把他這個‘拿破侖’消滅掉。”　　袁世凱咬牙切齒，桌子拍得嘭嘭響，心裏那個恨啊。殺了一個宋教仁，卻冒出一個比宋教仁陰險多的李想，玩政治，他怎麼都玩不過國民黨。而且李想比宋教仁危險，李想手裡有槍杆子。　　袁世凱一心要消滅李瘋子，他現在除略有些緊張、激動外，心情格外的好。他相信他一定能取得這次勝利。完成南潯線的逆轉。

# 第六百零七章 放手一搏（二）

　　德安西北山地中，郭甫臣團艱難地前進着。　　夏秋的廬山地區，晚穿棉襖午穿紗。崎嶇不平的山路，騾馬行進困難，常常得士兵們扛着、推着才能前進。官兵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晚上山風一吹，透骨地涼，官兵吃盡了苦頭，卻沒有一個人喊出一聲苦。　　隨着一陣陣腳步聲，一支浩浩蕩盪的部隊向他們開來。堵在他們前進的穀道口上。 106團的偵察兵王大偉帶着一個給背着大刀，挎着盒子炮的老農從對面的隊伍跑來。　　“是游擊隊？”郭甫臣問道。　　“報告團座。”王大偉敬禮，然後回答道：“這位是南潯游擊隊的大隊長王小二。”又給這位游擊隊隊長介紹郭甫臣道：“這是我們一�六團郭團長。”　　“你好。”郭甫臣敬禮，然後伸出手。　　“首長好。”網小二非常不標準的敬禮，然後把臟兮兮的全是老繭的手在衣服上用力擦擦，和郭甫臣拉了拉。　　“你們怎麼在這裏？”　　“報告團座，我等奉命帶來一支游擊隊配屬你們背後攻擊德安的作戰……”　　郭甫臣疑惑的看向情報主任參謀曹格，之見他點點頭。　　“歡迎你們來！你們就跟在我們一起行動吧。有什麼事情和曹格同志聯繫。”　　郭甫臣說完就指揮部隊去了。他是個非常驕傲的軍人，不是看不起這些赤腳的游擊隊員，而是驕傲的認為戰爭是屬於職業軍人的，而游擊隊員只是放下鋤頭拿起槍的农民，他們不應該拿槍，應該拿鋤頭在家裡種田流滴禾下土，而不是拿槍打仗在戰場血染戰袍。　　越來越多的步兵和騾馬行進在黑暗中，步兵分在大橋兩邊，各種騾馬穿行在中間，寬闊穀道上形成了多路縱隊並肩前進，井然有序，形成一條長龍……　　穿過了穀道，戰士們看清了游擊隊的同志們。他們有的背着鬼頭大刀，有的扛着紅嬰槍，有的拿着三眼鳥銃，有的拿着79毛瑟，也有掛着盒子炮的。　　他們列隊高呼口號：“歡迎國民革命軍入贛作戰！”　　游擊隊中兩位學生模樣的少年自豪地說道：“我們在武昌革命軍工作過，參加過湖北保衛戰爭，我們很懷念武昌。”　　郭甫臣拍拍兩位少年的肩膀，鼻子有些酸。少年應該在讀書的年齡，卻拿起武器上了戰場。李大帥當年在結束湖北保衛戰後，第一件是就是把未成年人從軍隊中複員，兩位少年應該是那時候離開的軍隊，卻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卻還是捲入這血腥的戰爭之中。　　部隊再往前開，暗夜中，還能看見零零星星的南潯老百姓，有老人、婦女和小孩，站在自家的門口深情地望着國民革命軍人的隊伍，由衷地喊着：　　“李大帥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國民革命軍萬歲！”　　在通往谷口的一條公路走了25公里。大休息的時候，指戰員們看到，這裏的人們都在為著即將投入戰鬥而积極地準備着。有的在開幹部會，有的在開黨員會。有的準備擔架，有的在做乾糧……　　人們看見國民革命軍的部隊在萬家嶺開進，紛紛議論起來：這回國軍要出兵幫助我們打北洋了！　　北洋軍剛剛在這個小鎮瘋狂洗劫了一遍，這裏一片火海，煙霧衝天。他們看到，這個小鎮的房屋幾乎都在燃燒着，紅色的火苗在寒風中抖動。道路旁、田野里到處都有被殺死的居民和牲畜，空氣中散發著難聞的焦煳味。　　北洋軍的士氣，一直就是用這種殘酷血腥的方式來凝聚！　　這是北洋軍欠下的血債，激起了這些指揮員們心中無比的義憤。　　他們默默地表示：“我們在即將開始的一仗中，一定要狠狠地教訓這些殺人放火的北洋強盜，為父老鄉親報仇！”　　“曹主任。”游擊隊的隊長王小二說道：“我的家就在這裏，我想請個假，回家去向祖母和妹妹告別。”　　“去吧。這是應該的。”曹格笑道：“你哥哥說向祖母和妹妹告別，那你父母呢？”　　王小二眼神黯淡，沉默不語。曹格立刻知道自己問錯了。　　“對不起，我不知道你……”　　“沒什麼，他們都是被北洋強盜殺死的。”　　曹格也只能拍拍王小二的肩膀：“我們會替他們報仇的。”　　王小二回到家。一進家門就喊起來：“奶奶！奶奶！” 60多歲的祖母雙手抱住了自己的孫子，嘴裏一個勁地叨咕着：“這回孫子回家了，不再走了吧？”　　“奶奶！我已經是國民革命軍了，明天就去德安，到德安去打北洋強盜。”　　“不去不行嗎？”　　“奶奶，不打北洋強盜，戰火都已經燒到我們家門口了。再說，我父母的仇……”　　王小二的話還沒說完，他的祖母就同意了。　　然後，王小二又囑咐妹妹：“哥哥不在奶奶身邊，只有靠你多照料奶奶了。”　　“哥哥，你放心地去打北洋強盜吧！打了勝仗，可別忘了給家裡寫信。”　　……　　部隊出發了，繼續向著德安前進。　　行軍的速度很快，每個人身上汗水濕透了衣衫，晚風吹得周身發涼。　　走着走着，指戰員們看見路旁被北洋軍炸塌的民房還在燃燒；母親被炸死，嬰兒趴在親人身上哭叫，耕牛死在稻田地里……　　長長的隊伍里，誰也不吭聲了，每個人都沉默地低着頭走，只聽見急迫的、沉重的腳步聲。　　會做工作的指導員李建國、副指導員張東方跑前跑后，一邊走一邊對沉默了的全團同志高聲說：　　“大家已經看到了，什麼是打倒袁家王朝、保家共和、將革命進行到底？打倒袁家王朝、保家共和、將革命進行到底，就是為這些受苦受難的人民報仇！就是絕不讓北洋軍強盜製造的災難在我們神聖的祖國繼續！”　　行軍隊伍里不再沉默了，腳打泡的戰士跟上隊伍，從班長、排長到國民黨員們都說：“腳走爛了也要跟上隊伍，去為江西人民報仇！”　　指戰員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說：“咱們來的正是節骨眼上，再晚了，祖國其他的土地上也會出現這樣的悲劇……”　　國民革命軍奮起勇氣，拚命向前突，向前沖。 106團主力進至萬家嶺、嗶嘶街、老虎尖、石堡山一帶，迂迴縱深的攻擊目標已近在咫盡。　　……　　是夜，回到德安城南潯戰區前敵司令部里，孫傳芳的心漸漸冷靜下來。　　連續幾天緊張的部署、準備，他沒敢合眼，連軸轉了幾天。他一次指揮6個師進行一次大的殲滅戰，偏又碰上大總統在北京親自坐鎮最高統率部遙控指揮，難免有些緊張。可隨着各項準備的陸續落實，他也漸漸地平靜下來。他對自己的這次圍殲部署還是滿意的。　　孫傳芳的膽略和應變能力絲毫也不亞於楊帆，或許還略勝一籌，你敢斗膽下注，我就敢放手一搏，孫傳芳決心把握戰機，吃掉冒進的郭甫臣的加強團。他當機立斷，重新部署，果斷地撇開瑞武路方面剛剛咬住的第27團，從瑞武路火速抽調新13團、新15團1個營、第60團、預備第6團、第91團、第142團、第19團各部，北洋軍一個團實際只有1000人，這是王占元留下的令人髮指的吃空餉制度，但是集結6000多人包圍第106加強團6000人的西半面，他認為有絕對的把握；從南潯路，德星路抽調第4師2個團、第74師2個團、第66師2個團、第187團、第139團1個營等部，包圍106團的東半面。斷敵退路並向南攻擊，也是勝算極大，應該說沒什麼負擔。這樣，被壓縮在萬家嶺僅數百平方公里的郭甫臣團豈不成了瓮中之鱉。　　孫傳芳一遍遍在腦子里過着篩子，他要的是絕對把握，他等這一天都快等瘋了。　　將帥鬥智，士卒斗勇，帷幄謀定之後，鹿死誰手，就全憑雙方將土在戰場的廝殺了。　　對這個反“八”字陣地，孫傳芳顯然十分滿意。他對袁世凱說道：“該陣地如張袋捕鼠，如飛鉗剪物，敵犯右則在左、中應，犯左則中、右應，犯中則左、右應。”　　北洋軍12個團1萬餘大軍飛調萬家嶺，把郭甫臣團6000多人團團包圍在10平方公里的山嶺中。　　天剛破曉，萬家嶺清晨的寧靜便被驚天動地的炮聲震醒。孫傳芳調整好部署，指揮1萬餘北洋軍隊，開始對萬家嶺之敵國民革命軍第104團發起全線進攻。　　孫傳芳並不是一個得點兒便宜就往回縮的人。他喜歡戰場上不絕於耳的槍炮聲，喜歡大的、帶有刺激性的較量。　　孫傳芳征戰多年，有個習慣，仗打得越是艱苦，越是驚心動魄，他越有精神，頭腦也越靈活。困住郭甫臣團，他知道僅僅是開始，硬仗在後面。而且他的1萬多大軍是內線中的外線作戰，吃掉郭甫臣一個加強團，楊帆給他的時間不會太多。　　然而，萬家嶺攻擊並沒有孫傳芳想象的那麼順利。

# 第六百零八章 放手一搏（三）

　　入夜，北洋軍各部隊從四面八方發起了全線總攻。　　一連三天三夜，萬家嶺戰場殺聲盈野，彈雨不絕，山包叢林，隨處反覆肉搏，溝溝壑壑，俱為血肉填充。　　北洋軍的每一場進攻，均被國民革命軍各阻擊部隊打退。　　當晚，為了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擔任團二梯隊的游擊隊王小二率領他的勇士們，靜悄悄地深入敵後，在北面的金娥殿、公母嶺一帶突然襲擊了敵人哨兵，殺傷敵人10餘名后安全返回。　　這一襲擊，給北洋軍敵人以極大的震驚。　　“打游擊，還是你們在行！”郭甫臣真是對他們刮目相看。　　“我們武器不行，只能在戰場上靈活起來。這是李大帥的《論游擊戰》的小冊子上面教的。”王小二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　　北洋軍第66師抵達戰場后，迅速在第4師北面的金娥殿、公母嶺一帶展開，實施大規模的報復行動。　　孫傳芳親臨前線，召集各部將領部署總攻事宜。　　戎裝整齊的孫傳芳立於齊腰的蒿草之中，高舉日本戰刀殺氣騰騰地宣布：“此次攻擊，有進無退，違者斬！”　　天剛一亮，敵人出動炮兵部隊，輪番轟炸國民革命軍的陣地，野戰工事大部分被摧毀，隨即敵步兵在坦克引導和炮火支援下，向五連、六連防守的金娥殿、公母嶺高地發起猛攻。戰士們把敵人放到最近處，各種火器突然開火，大量殺傷了敵人。　　下午，敵人又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向第104團一營進攻，堅守在前沿陣地的三連機槍射手肖子云，單人獨槍連續擊退敵人3次衝鋒……　　國民革命軍的戰士們在兩處高地展開激烈戰鬥，阻敵北犯。　　第106團長郭甫臣、師情報處長曹格一上陣地就接到楊帆、楊坤的電報：“你們兩個老團上去，必須把陣地守住！”　　“請首長放心，我們堅決守住陣地！”　　團指揮所設在山的梭線上，郭甫臣、曹格和參謀們舉起望遠鏡就可以觀察到陣地前沿的一切。　　電話鈴聲響了。　　郭甫臣和曹格幾乎同時拿起話筒，傳來了三營營長陳俊倫的報告：“我營發現敵人野戰山炮陣地掩護步兵向前運動。”　　一營營長趙希剛在電話中報告：“我營陣地前面發現敵人野戰炮兵，距離我們陣地四五百公尺……”　　“給我把敵人的炮兵陣地端掉，堅決把敵人打扒下！”郭甫臣在電話中火藥味十足的說。　　“注意，絕不能讓敵人的炮兵陣地繼續威脅我們！”曹格在電話中同樣火藥味十足的說。　　兩支突擊隊在熟悉這裏山地地形的游擊隊員帶領下，偷襲了敵人的兩個炮兵陣地。　　第二天上午，敵人一個連兵力向二營陣地進攻，等敵人上來后，二營四連從右翼沿一條山溝插上去，一下子把敵人打垮了。　　二營教導員薛志游去五連。走前他問帶領六連的副營長汪古全：　　“老汪，六連怎麼樣？”　　“糧食快沒了。”汪古全說。　　“傷亡情況如何？”薛志游又問。　　“一排打得最激烈，敵人炮火很猛，傷亡大一些。”汪古全做了一下手勢說。　　“我到五連去看看，再回營部。”薛志游邊走邊說。　　“那裡道路你不熟，派人送你去吧！”汪古全想攔住他說。　　“不用送，人多了目標大。”薛志游一擺手就走了。　　薛志游沿着長滿密密麻麻松樹叢的山樑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從樹叢里竄出來3個北洋軍士兵，一下子把他抱住了。　　“別動，不然一槍打死你。”　　薛志游很識時務的停止掙扎。　　“好像還是個大官。”　　一個小兵辣子眼光毒辣的注意到了薛志游身上的肩章。　　“兄弟們，回去有賞。” 3個北洋兵一人一句，然後，推着他走。　　“老實點。走！”　　三把槍頂在薛志游背後，他一邊走一邊觀察周圍的地形，心裏琢磨着：怎能儘快甩掉敵人，擺脫困境？一邊走着眼睛一邊瞅着周圍的動靜。他見松樹叢下面有一條雨裂溝，便猛然來了個金蟬脫殼，跳到10公尺深的山溝里去了。　　“想跑！”　　“砰！” 3個敵人在山樑上開了槍。　　“追！”　　“追？”　　“……”　　三個北洋兵大眼瞪小眼，誰也不敢往下跳。　　剛剛和薛志游分開的汪古全聽到槍聲說了一聲：“壞了，出事了！”　　他馬上派副連長恭弘=叶 恭弘志魯帶着戰士去五連那邊看看。後來，這個勇敢而機智的湖北老同志薛志游終於回到了部隊。　　北洋軍第74團主攻部隊同時還向長嶺、張古山發起攻擊。張古山三連陣地上出現了嚴重的情況：前衛排叫敵人斷了後路！　　郭甫臣大聲地對大家說：“誰去把三連這個排帶出來，給誰立大功！”　　“我去！到前衛排的一條路只有我熟悉，因為我曾跟營長去看過地形。”站出來自告奮勇的這個人，大家一看是游擊隊的隊長王小二。　　天剛黑下來，他帶着一個游擊隊一個班出發了，摸過兩個山頭，發現前面有敵人的兩個哨兵在山坡上監視這條路。他馬上叫第二戰鬥小組從路旁的水溝里摸進包圍圈裡，他自己帶着第一戰鬥小組也從敵人警戒線進入包圍圈。他和三連長取得了聯繫，便穩穩噹噹地把三連帶出了包圍圈，回到了營的陣地上來。　　這個排撤回來時，郭甫臣狠狠地批評了排長林曉：“你為什麼沒有命令往回跑，結果讓敵人包圍了？”　　“團長，我錯了。”林曉低下頭說。　　“現在這個仗還沒有打完，你這個排現在就順着山路，爬到山上面制高點。”郭甫臣用手指着張古山說。　　“團長，我一定完成任務。”　　“還有，敵人迂迴到你們側后，沒有我們命令不準撤退。否則，看我饒你不饒你！”　　士氣旺盛的林曉，初時進展頗順利，幾經猛撲，即將長嶺和張古山制高點先後克複。　　張古山反覆拉鋸之時，自北向南進攻的北洋軍第66師，攻勢銳利，已突入萬家嶺以西的老虎尖一帶。

# 第六百零九章 艱難的抉擇（一）

　　新的一天，新的戰鬥，萬家嶺這座巨大的絞肉機又一次開始了血雨腥風的一天。 300多敵人在炮火覆蓋的掩護下，向長嶺和張古山五連和六連陣地攻擊。　　六連在副營長汪古全、連長彭俊、指導員田明的指揮下，高喊“人在陣地在，誓與陣地共存亡”的口號，頑強地抗擊着敵人的進攻，將敵人擊退。　　“動作都抓緊點，把工事給我加固了，待會兒才不怕北洋狗的炮轟。”沿着戰壕巡視的104團團長郭甫臣不住的叮囑團里的官兵們加固掩體、修整被炮彈給炸得七零八落的戰壕。　　自從被北洋軍堵在離德安只有一步之遙道萬家嶺，郭甫臣就在這裏紮起了防禦陣地。他拒絕了王小二上山打游擊得建議，他要用武裝到牙齒得近衛軍精銳裝備，讓北洋軍知道什麼才是“現代化”道戰爭！他覺得王小二就是個游擊隊長，思想還停留在小農意識，還在用游擊隊的作戰思路思考近衛軍得作戰方略。有飛機大炮支持得近衛軍，要必要上山打游擊？拖着重武器鑽山溝也不方便呀，這次偷襲德安，就是吃了這個虧。現在北洋軍送上門來得肥肉，他決定，就在這裏，利用萬家嶺得險要地勢，和北洋軍打陣地戰了。　　郭甫臣還有一層考慮，偷襲德安的目標已經暴露，那麼他現在在萬家嶺吸引北洋軍的兵力越多，南潯線其他防線勢必減弱，其他地方尋求突破南潯線就容易多了。　　戰鬥打響后，郭甫臣就一直釘在陣地上，忙着巡視各營防禦陣地，查看火力配置情況，檢查工事修築情況。　　郭甫臣知道，近衛軍雖然已經武裝到了牙齒，但是要在這次戰地爭奪作戰之中，立於不敗之地，那就必須先要吸收在戰場上一些友軍的經驗教訓，並總結形成一些改進措施。　　比如，雖然部隊有極其旺盛的士氣，和同仇敵愾的熱忱，但他絕不會傻得和北洋軍隊相對硬拼刺刀。因為他有遠遠在北洋軍之上道優勢的火力，還有在單兵訓練上，近衛軍都要比北洋軍強很多。用子彈喂出來得槍法就要比北洋軍雜牌強到天上去。能遠遠道把敵人打死，還有必要亮刺刀嗎？這已經不是辛亥年了，國民革命軍的裝備更新換代，不是動不動就喊“刺刀準備！”，“前進！”，那種窘迫的連子彈都要省着用的年代。　　各支在金官橋作戰的革命軍部隊之所以傷亡大得驚人，那就是因為只顧着和北洋軍硬拼，而不講求策略。　　當然了，之前北洋軍是受，革命軍是攻。現在反過來了。　　要想守住陣地，光靠着勇氣和決心是不夠的，必須構築好完善的工事、掩體。按照郭甫臣的要求，從團部指揮所直到第一線，都必須構成有掩體的塹壕，並形成交通壕、戰壕、鹿砦三重相結合的防禦體系。同時還要注意相應的防炮火的準備。　　由於在北洋軍陸軍步兵炮、野炮、山炮的多重炮火下，部隊的傷亡很大，尤其是一顆炮彈下來，在傳統的陣地上，很容易造成一個班、甚至是一個排隊兵力的損失。所以在兵力部署的時候，要特別注意採用大縱深的疏散兵力配置。　　不過革命軍有飛機，只要是白天沒有大霧的天氣，北洋軍的大炮也只有隱匿。　　“汪古全，你們可是北洋狗叮咬的重點。”看到正在帶頭揮動鐵鍬，修築被炸毀的營部掩體的副營長汪古全，郭甫臣說道：“你們正面的壓力可是不少啊。”　　“讓他來唄，除非北洋狗的還想多留點屍體。”汪古全大大咧咧的笑道。　　“嗯，你小子還是那股子傲氣。上次往深山溝跳，也沒有摔死你丫的。”郭甫臣由於和汪古全都是前清武昌武備學堂步兵科畢業的同學，所以郭甫臣和他說起話來，也就沒有那麼太多的陌生。“你當時哪來的勇氣？”　　“我當時想着，反正不能當俘虜！”　　“你呀。有什麼需要儘管提。”郭甫臣笑了笑，乾脆也拎起把鐵鍬來，和汪古全一起構建起了工事。　　“能有什麼要求，沒看到咱們那老同學都下來了。”汪古全昂起頭，用下巴沖不遠處正巡察掩體修築的曹格挑了挑：“師部的情報處長都帶隊下到一線了，你說我還能提什麼要求。”　　看着昔日的同窗，現如今是自己手下最得力的營長的汪古全，郭甫臣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只是揚起鐵杴，狠狠地拍了拍土，他現在能做到也就只是幫汪古全把這掩體修得更堅固點。　　“團座，我也知道你手裡的兵沒多少了，可以說，現在團部也就你個光桿司令。”忽然，埋頭填土的汪古全開口說道：“我也不向你要兵，但調一挺重機槍給我可以吧。”　　郭甫臣苦笑着搖搖頭：“我說老汪啊，你這個陣地擺着八架馬克沁重機槍，你還想要？貪心不足蛇吞象。我可以給你兩挺馬克沁機關槍，可我問你，你有這麼多得機槍手嗎？”　　“有！”　　“你蒙我呢！你手下五連六連有幾個兵，有什麼特長，我輕輕楚楚，那裡又多出來一個機槍手？”　　“團座，你也知道的，我這裏補充了幾個游擊隊員。嘿，讓我撿到寶了。有個黑小子，天生就是機槍手的料，才摸索了一天，他現在能用機槍打出一首《革命軍進行曲》。”汪古全說得眉飛色舞。　　“這樣吧，中午會空投一批物資，我給你送一挺過來。”郭甫臣笑道：“你運氣真好。”　　不知道什麼時候，曹格走到了身後，看着這兩位老同學這團、營長之間的對話，曹格的心底也特別不是滋味。仗打成了這個樣子，別說兵員越打越少。重機槍這種在步兵進攻輔助掩護火力、在北洋軍中卻算得上是重火力的武器，北洋軍當然要特別關照，北洋軍道步兵炮對陣地上的國民革命軍火力點挨個進行點名。許多機槍就這樣被炸毀了。而機槍手的陣亡更是家常便飯了，打退北洋軍一次進攻，這機槍手幾乎就是換了個遍。　　“機槍沒有，可以空投。”曹格一屁股坐在地上，對郭甫臣、汪古全說道：“但是機槍手陣亡，卻是無法補充。”　　“我們傷亡重，北洋軍傷亡比我們更重。我們沒法補充，他們就能補充了？還不是拆東牆補西牆，比我們更加狼狽。”郭甫臣道。　　“是啊，跟我們硬拼，吃虧的還是他們。”汪古全也附和着說道。　　曹格笑道：“說到底，還是那一句話，戰爭就是看誰先扛不住，我看，在我們優勢火力之下，這樣得傷亡，北洋軍還能抗多久。”　　“好啦，”郭甫臣放下工兵鏟，“我要去西邊的老虎尖，昨夜差點被北洋軍突入。”　　“怎麼回事？”汪古全問道。　　曹格代郭甫臣說道：“昨天下午6點，北洋軍趁我飛機回九江之後，集中迫擊炮、機關槍，集中射擊山尖最高點，將敵北面山坡的工事全部摧毀，部隊乘勢突擊，打得我們站立不住，頗為狼狽。”　　郭甫臣嘿嘿笑道：“中午的空運物資里會有一個熱氣球，我準備準備用這個秘密武器，報昨晚的一箭之仇。”　　……　　北洋軍隊猛攻一天，進展不大。傷亡卻不小。　　德安城裡，孫傳芳急紅了眼。他真正領教了眼前這塊硬骨頭不好啃。他心裏太清楚了，眼下北洋軍隊是處在內線中之外線，如果敵郭甫臣團久不能決，那麼九江地區北洋軍抽出身來大軍南下，那圍殲郭甫臣團的一切努力，所有犧牲都將付諸東流。他可不想第一次就錯過這個實現夢想的機會。　　孫傳芳連電各軍、師，不得稍懈，連夜加緊攻擊，自己也直奔萬家嶺。　　……　　“官長，你看，那是什麼？”　　北洋軍在老虎尖陣地，一直坐在那裡無所事事的黑皮忽然對，正趴躲在草叢之中，舉着望遠鏡眺望着遠處的周扒皮說道。　　“什麼？”周扒皮茫然道。　　“黑皮，你菊花癢了，喳喳呼呼的。今晚把屁股洗乾淨了。”另一個滿頭癩皮的傢伙也摸着頭腦，不知道黑皮在說什麼，惡狠狠的對黑皮說。　　“卧槽！”周扒皮對癩皮的變態性取向很無語，老家的大腳黑婆娘也比黑皮的菊花有滋味呀，何況南方那些水做的娘們，想起昨晚在聶村強姦的村長家鮮嫩可口道小閨女，下腹就升起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　　“你看那裡。”黑皮顯然對幾個同伴的茫然不解感到失望：“諾，那那裡。”　　黑皮的喋喋不休把周扒皮拉回戰場。　　順着黑皮的手勢，周扒皮看到一個拳頭大小的玩意兒隱約浮現在天空之中。　　“是飛機嗎？”癩皮菊花一緊，仔細一觀察，不解的問道：“不像啊，是飛機應該有聲兒啊。”　　周扒皮舉着望遠鏡，眯着眼睛仔細瞧了半晌，那一個拳頭大小的圓球還是浮在那裡，就在地平線的盡頭處。　　“是‘匪軍’的氣球。”放下望遠鏡的周扒皮說道。　　“氣球？”黑皮疑惑道。　　“干什麼用的？”癩皮很是不安。“匪軍”天上的傢伙讓他吃夠了苦頭。　　“‘匪軍’就靠這東西來校正他們的炮火。升在半空中，看得遠，炮兵軍官只要粗略的估算下方位，便可以通過電話直接將咱們部隊的防線、炮兵陣地的坐標報給下面的炮兵，鬼子的炮彈直接就可以按照坐標、諸元打過來。”周扒皮解釋說到：“我在保定陸軍小學堂的時候，德國教官講過。”　　“那‘匪軍’又升起了氣球，是不是又要打大炮了。”癩皮縮緊了菊花問道。　　“嗯，‘匪軍’的大炮之所以打得比咱們遠，就是因為他們靠着這玩意兒，站得比咱們高，也就看得比咱們遠。”周扒皮搖搖頭：“‘匪軍’又準備新的進攻了。”　　對於‘匪軍’的炮兵，多數弟兄們都是深有體會的，不但打得狠，而且打得准。雖然炮火準備時間很短，可兩輪校射之後，第三炮兵也就打得很准了。‘匪軍’的那些山炮、野炮是打得急火急火的，步兵衝鋒的時候，還有步兵炮、迫擊炮的雙重火力掩護。　　“告訴1班長，做好戰鬥準備。”周扒皮忽然回過頭來，對黑皮吩咐道：“拿出昨晚在娘們肚皮上衝殺的力氣跟我上！”　　“啊，我們不是還不知道‘匪軍’的炮兵在哪裡嗎？”黑皮有些糊塗了。　　“說你小子笨啊。”癩皮在黑皮的菊花上用力一桶：“順着‘匪軍’的氣球的方向，不就可以找到他們的炮兵陣地了嗎？”　　周扒皮笑了笑：“好了，抓緊時間。‘匪軍’的進攻就要開始了，我們早一點打掉敵人的炮兵，營長他們也就少挨頓人家的炮彈，陣地上的弟兄們也就少流點血。我們就是立了大功，下次條‘戰利品’，我們首選！癩皮，你也可以挑一個細皮嫩肉得男人。”　　周扒皮秋了一眼黑不溜秋的黑皮。　　“官長說得那兒話。我就喜歡黑皮。”癩皮憨厚的笑着一推黑皮。“快去快回。”　　“我要挑細皮娘們。”黑皮扭了一下屁股，提着槍，轉身鑽進草窩。　　北洋軍指揮部的人也注意到了老虎尖山頭處飄起的幾個小黑點。　　“不好，是‘匪軍’的炮兵觀測氣球。”　　剛到萬家嶺北洋軍指揮部的孫傳芳衝著副官喊道：　　“快，‘匪軍’的進攻就要開始了，告訴部隊做好防炮準備。”　　其實老虎尖山巒疊嶂，站在山頂也並不能觀測到什麼，但是升起熱氣球，視線就立刻不一樣了，孫傳芳現在的感覺就是，大姑娘洗澡流氓被偷看了。　　孫傳芳知道，流氓下一步就要實行強姦了。　　“做好準備，‘匪軍’就要開始進攻了。”孫傳芳扯着嗓子喊到。　　沒等到孫傳芳的話音落地，天空中便驀地傳出一陣撕裂破帛樣的凄厲尖嘯聲。　　“炮擊。隱蔽！”　　孫傳芳大聲的吼叫着，他可不想自己的部隊有太多的人死在‘匪軍’的炮火下。

# 第六百一十章 艱難的抉擇（二）

　　“開炮！”郭甫臣的手高高的揚起，狠狠的剁下！……　　轟！轟！轟！　　巨大的爆炸聲如同一堵牆樣的猛然壓了過來，一排炮彈從頭頂上劃過，在陣地后的縱深炸起一排的火光。剛剛還在修整戰壕、陣地的北洋軍士兵們頓時亂作一團。　　北洋軍的軍官們竭力的維持着部隊的秩序，手忙腳亂的士兵們扔掉手裡的鐵鍬，連滾帶爬的鑽進戰壕內。　　咻，帶着一陣凄厲的尖嘯，又是一排炮彈轟然而下，這次雖然打得很近了些，但炮彈卻齊刷刷的落在了陣地前。　　爆炸的火光之中，那些剛剛才加固了的鹿砦和早就已經殘破不堪的鐵絲網又一次被炸得碎片亂飛。天空之中滿是掀灑的碎泥。　　“最厲害的一輪就要來了。”　　埋頭閉眼坐在戰壕內的周扒皮對身旁的癩皮笑道。　　一陣如同鬼嘯樣的撕裂聲忽然之間就從頭頂上傳來，滿戰壕東奔西跑的北洋軍士兵們聽得這凄厲的尖嘯聲時，無不慌忙趴倒在地。　　趴在壕壁上窺看着綻放在陣地前的‘煙花’的黑皮被周扒皮一腳就踹翻在地：“想找死啊。”　　周扒皮的話來沒有落地，就被一陣巨大的爆炸聲給湮沒。　　轟轟轟，接連的巨響在身邊響起，彷彿一聲炸雷在耳邊一樣，周扒皮只感覺腦袋裡一陣嗡鳴，而耳朵里更是一陣‘百鳥朝鳳’樣的吵雜。　　而隨着那夾摻着氣浪而來的硝煙彌散而開的時候，周扒皮就覺得彷彿整個人坐在一面巨大的鼓皮上一樣。　　周圍的一切都在震顫！包括北洋軍士兵的心膽！　　才是一輪炮擊，整個北洋軍陣地上的所有人都感覺着是剛從閻王殿前溜達了一圈回來一樣，而也僅僅就是這一輪炮擊，‘匪軍’的炮彈就幾乎是將整個防線的陣地耕耘了一遍。　　“窮鬼們的炮彈打得真他媽的賊准。”癩皮呸呸的吐着滿嘴的沙土。　　剛剛還是一片忙碌之景的戰壕，此時卻已是一片死寂，到處都是被炸碎的用來填土累工事的粗麻袋、彈藥木箱，掀翻出去的木塊。而那些釘在陣地前的鹿砦、尖木樁更是炸飛得到處都是，整個陣地依然是面目全非。　　咻，帶着刺耳的尖嘯，又是一輪炮擊的開始。成堆的炮彈帶着劃破空氣時，摩擦出的尖嘯聲，接連掉落下來。轟轟轟，爆炸的巨響一聲接着一聲，就像是雷公爺爺在拚命捶着他那面大鼓一樣。大地都在顫抖着。陣地上的焦土被氣浪掀翻起來，而後捏搓得粉碎，紛揚着灑下。　　夏雷一樣滾滾的炮火不斷的敲擊着大地，一團團的火球騰騰升起，紅黑色裊繞而起的硝煙遮蔽起了朝陽，到處都是騰起着那濃黑的煙柱。　　戰壕拐角那裡結結實實的挨了一枚炮彈，三四個弟兄在火光之中，眨眼就沒了。一點也不誇張，周扒皮清楚的看到那團火光之中驟然迸裂的刺目猩紅。就像是炸開的一團血霧。　　到處都成了燃燒着的火海，燒焦了的殘木斷樹散出的焦臭味道讓周扒皮感到一陣陣的窒息。更何況這種硝煙彌散着的空氣里還充斥着一股濃濃的血腥味。 1排的連部掩體被一炮彈給直接的命中了，連部一下子被端掉了大半。包括連長在內的多數人轉眼之間就成了四下紛飛的血肉。　　……　　郭甫臣這一傢伙，絕境上不但猛擊孫傳芳一拳，也把圍攻的北洋軍各軍閃得下不來台。　　當北洋軍部隊在萬家嶺的不順，孫傳芳與13師師長孟昭月的關係日益惡化。由於孫傳芳的不計傷亡的進攻，使這個孟昭月的軍隊遭到重大傷亡，到如今，已經減員至3000人。　　儘管孟昭月部隊的戰鬥力已嚴重削弱，孫傳芳仍舊堅持輕率的進攻。鑒於人員傷亡嚴重，孟昭月提出抗議，但是孫傳芳卻冷酷地驅趕士兵們走上戰場。　　夜裡，孫傳芳命令孟昭月準備一次最後的全面進攻。　　“什麼？”孟昭月感到十分震驚。　　“只要我們活着，我們就能進攻！”孫傳芳叫喊着。　　孟昭月大聲的抗議說道：“兄弟們既疲憊又飢餓，他們幾乎沒有彈藥。”　　“這不是我的命令，是大總統的命令！”孫傳芳命令孟昭月：“你，召集所有受傷和飢餓的士兵，‘為人彈’去攻擊‘匪軍’。”　　“但是，孫大帥，我們已經輸掉了這場戰爭。”孟昭月看着狀若瘋狂的孫傳芳，道：“李瘋子的飛機天天在我們上空灑傳單，在湖口登陸的消息最終在部隊中傳開了，軍隊士氣低落。請不要再浪費兄弟們的生命了，我們已經輸了！”　　“如果你不服從我的命令，”孫傳芳喊道，“違背大總統命令得人，下場如何，你知道的。”　　“我只知道，打下去，我的下場會很凄慘！”孟昭月也吼道。　　孫傳芳說道：“你是個國民黨的特務……”　　然後拔出槍向孟昭月射擊。可是孟昭月比他更快，他開槍打中了孫傳芳的胳膊。　　孟昭月倉皇的跑出去，然後他命令所有殘存的部隊撤退。　　在北洋軍的野戰醫院，躺着病床上的孫傳芳悠悠醒來，聽了副官的報告，氣得將手中的水杯“叭”地砸碎在地上，暴跳如雷地咆哮道：“孟昭月啊孟昭月，你這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混蛋。讓你攻擊你攻不動，如今又帶着部隊逃跑了，你攪了我的全盤計劃。”　　孫傳芳臉漲得通紅，脖子上青筋直跳，眼珠子瞪得像是要吃了人，大聲問道：“孟昭月現在跑到哪裡去了，誰知道？”　　“已退過羅村。”　　“兔崽子，跑得倒快。這種無恥的膽小鬼如不懲戒，這仗還怎麼打。”　　想了想，孫傳芳站定，吩咐道：“給北京大總統府最高統率部發電，發急電。查孟師長昭月貪生怕死，臨陣畏縮，拒不執行進攻命令，致萬家嶺圍殲郭甫臣團計劃破產，擾亂我南潯戰區整個計劃。此種卑劣之表現如不懲戒，必擾前線將士之軍心，於抗戰大局貽害甚大。望統率部酌查。職孫傳芳叩。正午。印。”　　述完，孫傳芳癱坐在椅子上。　　萬家嶺圍殲破產，整個南潯線的防禦也很快就會破產的。　　這時，他感到一陣噁心，直想吐。幾天幾夜沒敢合眼，這一會兒，隨着精神防線的崩潰，疲勞一古腦向他襲來。他倒在椅子上沉沉睡去。　　睡夢中，他看見一挺“匪軍”的機槍噴着火，一隊隊北洋軍士兵倒在寨牆下。牆頭上，李瘋子獰笑着。不知不覺間，一滴渾濁的淚珠湧上了他的眼角。　　……　　國民革命軍突破南潯線的消息傳到北京時，袁世凱正設宴招待英國駐華大使朱而典，酒席宴會在酒酣耳熱中進行。　　當大總統府最高統率部參議蔣百里拿着前線電報，通過花壇邊的林間小路，把電報送到袁世凱面前時，已經是華燈初上，正值燈紅酒綠，觥籌交錯之際。　　袁世凱用餐巾揩揩嘴唇，卻仍然提着象牙筷子，讓着朱而典。　　“請，請！”　　袁世凱表面不以為然，心裏卻在想：一定是萬家嶺傳來了捷報！他費盡心思在萬家嶺，正等着這個捷報呢。　　北洋軍在南潯戰區部在德安合圍“匪軍”1個整加強團，敵人加上游擊隊有10000+人，孫將軍正率部合力圍殲的消息一傳出，就轟動了整個京城。當日，北方的各大報紙爭相報道，大肆渲染。想象力豐富的記者甚至提前開出了前線大捷的支票。大總統府的最高統率部和北洋陸軍部對此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保持沉默，他們更關心更着急的是巴望着德安前線的戰爭能使這張支票兌現。　　消息披上了神秘的面紗，越傳越神，越傳越遠。天津、上海、青島等內地大城市有人又開始了狂熱的祝捷。就是美國、英國、香港等地，未經證實的消息也不脛而走。　　袁世凱心裏不知道又多麼的得意呢。　　袁世凱裝作漫不經心地對蔣百里說：“你講吧，什麼電報？”　　蔣百里咬着袁世凱的耳朵，告訴他說：“‘匪軍’已突過南潯，幾萬大軍，已經開到德安城下。”　　袁世凱猛驚一下，象牙筷子哐當一聲掉在桌上。　　儘管蔣百里把嗓門壓得低低的，袁世凱聽到的卻像是一聲炸雷，半天沒有說出話來。他呆坐着，良久之後，伸出乾枯的手指，把前線這份戰報，遞到朱而典手中。　　“哦！”朱而典剛閱讀了幾句，便驚叫起來。　　這個平時溫文爾雅，頗有東方學者之風的老中國通，一反平常翩翩風度。只聽他說：“這簡直是驚人的事件！這決不是好兆頭。”　　袁世凱和北洋軍的軍政要員面面相覷，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插嘴講話。　　袁世凱大總統府的中南海前皇家花園裡，頓時冷落得像墳場……　　“南潯防線被攻破了，東方的馬奇諾防線被攻破了！”朱而典放下象牙筷子，接着說：“五國銀行團每個月平均以三千萬銀圓的軍費，以一千五百萬元的政費，支援着北洋的政府……由於這個政府和軍隊自身的原因，看來前途黯淡。東方的馬奇諾如果被攻破，南昌守不住……再堅固的防線也只是一面盾牌，腐敗的軍隊不可能成為一把利劍！……”　　袁世凱竭力掩飾着內心的惶恐和尷尬，說：“大使先生放心，南潯防線被攻破，並不意味着‘匪軍’的強大，只是我高級指揮官的疏忽，中了‘匪軍’誘軍之計。我將親自指揮反擊……”　　“不，不，不……”朱而典連連搖頭道：“在面臨重新構成防線已經沒有實現希望的形勢下，你必須下達了全線向安慶附近撤退的命令。你已經輸了，你現在只有接受我們的調停，不然你將失去我們所有的支持。”　　袁世凱送走朱而典后，下達了撤退的命令。　　袁世凱在下達撤退命令時的痛苦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因為僅僅在半年前，全消滅一切反對他勢力的前景似乎已經是很明朗了，當時沒有人相信喪失鬥志，領袖紛紛流亡海外的革命軍隊會死里逃生，即使有李瘋子偏安鄂區的連續不斷的支持。

# 第六百一十一章 艱難的抉擇（三）

　　正焦慮鐵鎚砸不下去的時候，聽說南潯突破了。　　李想召集座下將領們，開口就問道：“幾天可以奪取南昌？”　　“我認為在兩周內。”　　“不行，我給你五天時間。”　　李想態度很明確，他的語調像“預言”。　　一片頌讚聲中，楊帆悄然地來到萬家嶺戰場。戰火熄滅了，但腳下混着血肉的焦土，四下飄散着的硝煙和滿山遍野的兵士騾馬骸，仍使這位身經百戰的將軍悲喜交集，情從中來。　　萬家嶺從此後便再無人家，成了數萬名幽靈出沒的場所。　　贛南林動對北伐並不积極主動，只是礙於李大帥強硬命令。等他連續接到了湖口、九江勝利的消息，這才召開軍事會議匆忙組織起北伐，現行拼湊了四個團約3800餘人作為先遣隊在劉正泰的指揮下進攻建昌。　　北洋軍在建昌駐有一個加強混成旅近7000人，不過部隊從上到下均毫無戰意，加之贛系官兵臨陣反水，建昌很快淪陷。　　李純和段芝貴放棄南昌向北撤。為了鼓舞士氣，他縱兵對南昌大肆搶掠后統帥二軍一師7萬殘軍一路向北。　　江西各地民軍自發行動，偷襲暗算，破壞道路，試圖拉住李純段芝貴集團。　　北洋軍上下自洗劫了南昌后，軍心、士氣都是空前團結和高漲，李純告訴這些當兵的，“不想被鄂軍拉出去砍頭，就隨我打到安慶去。”　　劉正泰一路北上，沿途的小股頑抗他都賴的去打，馬不停蹄的向南昌趕，而沿途的百姓聽說革命軍打回來，夾道歡迎，就連那些地主、鄉紳們也加入了歡迎的隊伍，比起窮鬼翻身，北洋軍更可惡。　　對於沿途要求加入的地方民軍，劉正泰留下聯絡員，交給後續部隊。現在北洋軍正在跑路，再不跑快點功勞就跑了。　　九江、湖口連續被拿下來后，那些投靠北洋軍政府的地方武裝都在自謀出路，有人想打下縣城作為日後與軍政府談判的砝碼。　　……　　北京。　　袁世凱府邸。　　“什麼？！陳其美回到了上海？”　　對袁世凱的爪牙來說，這是個可怕的消息。陳其美多年行走江湖，可以號令青幫會黨，搞起暗殺更是行家裡手，江湖上盛傳他本人身懷絕技，善易容化裝，而且武功蓋世，出手如電，可殺人於無形。江蘇都督馮國璋懸賞5萬大洋，捉拿陳其美。　　路人甲一個勁點頭，“他還說自己是堂堂青幫大頭目，才不怕大總統您，叫您儘管放馬過來。”　　袁世凱拍案而起，額頭青筋也跟着暴起，“奶奶個熊！李瘋子我奈何不得，還奈何不了你們？”　　咚咚咚。　　此時屠昊棠敲門進來，見狀問道，“義父，怎麼氣成這樣？”　　路人甲連忙開口，“哎呦昊棠少爺您可好好勸勸大總統。”　　“還不是那個孫大炮的馬仔。”袁世凱一揮手示意手下出去，“昊棠，找我有什麼事？”　　屠昊棠上前，“接到線報，范鴻仙受孫中山派遣也已經潛回上海，謀划奪取上海鎮守使公署。至於他組織的人，我想數量不過在兩百上下。”　　“嚯，又一個給臉不要臉的小子，”袁世凱轉動着拇指上翠綠欲滴的扳指，道：“當年洋樓、香車、美人、十幾個家僕唾手可得，他竟然不要，還罵我無恥，當是照着戲摺子唱戲啊？清高個屁。昊棠，給我出懸賞，十萬大洋買范鴻仙的人頭！”　　袁世凱奈何不了冬瓜刨芋頭！　　屠昊棠扶着袁世凱坐下。　　“跟我斗的人別想有全屍！”袁世凱撣着衣袖上的灰，許是因為剛才太激動，血氣上涌，他劇烈地咳嗽起來。　　屠昊棠輕拍着他的後背，拿起桌上的茶杯準備遞給袁世凱，一想之下又收回來揭蓋自己先看了眼。　　“下次我買那種敗火的茶給你。”屠昊棠把杯子遞到袁世凱手裡。　　袁世凱直搖手，道：“我不要，你的敗火茶太苦了。”　　屠昊棠好笑，道：“怎麼像個孩子，到時候你不喝我就昭告天下說袁大總統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苦茶！”　　袁世凱笑得眯起眼，他拍拍屠昊棠的手，道：“知道你孝順。你本性善良，容易心軟，我希望你做第一流的殺手，心硬了，做起事來阻礙顧慮就少了。我派給你的任務你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只不過上一次，為什麼會失敗？”　　“是昊棠沒用。”　　想起那個姓宋的女孩，心裏頓時有了一絲微妙的感覺。　　“算他宋查理命大，”袁世凱蓋上杯蓋，“先把國內的叛黨解決再說。”　　上海。　　陳其美接到孫中山的調遣通知，和范鴻仙一起主持反袁工作。　　“英士兄，經弟兄們研究共有三種方案潛入鎮守使公署。”范鴻仙攤開布局圖，向陳其美一一講解。　　“部署倒是不錯，”陳其美點頭，“范兄，此次行動我們有多少兄弟？”　　范鴻仙道：“共二百三十人。”　　只有兩百餘人……陳其美思忖，道：“范兄，我想為了更周密保險一些，最好再有一隊人接應。我與青幫頗有些淵源……”　　“誒，英士兄弟，”旁邊一人打斷他，“知道你和租界黃金榮、張嘯林都是之交莫逆，不過我們的計劃周詳縝密，不用多此一舉找青幫相助。”　　陳其美知道這些東京來的文人，看不起他這個“青皮”。　　范鴻仙拍拍陳其美，道：“英士兄弟你無須多慮，此次行動定會成功！就由我們這一隊在前衝鋒，有勞你帶領另一隊守在樹林等待接應。”　　陳其美望向自己的那一隊，十個瘦骨伶仃參差不齊的人在咧着嘴沖他笑。　　“陳大哥！”　　“兄弟們好。”陳其美苦笑着同他們拱手，罷了，既然眾志成城本就沒預他這個后冒出來的人一份，自己也無謂做醜人潑冷水。　　行動在深夜時開始。　　陳其美握着懷錶等待着，半點不敢鬆懈。只是已逾過約定時間許久，范鴻仙眾人卻還沒有出現。　　“去看看，有什麼事馬上回來通知我。”　　不消一會兒，只見剛才那人跌撞得飛跑回來，平路上幾乎摔倒好幾次。　　“怎麼樣？”陳其美緊張地迎上去扶起他。　　“弟兄們全……全……”　　“全什麼啊？”　　來人驚恐萬分，終於說出一句完整的話：“全死了。”　　陳其美拔腿飛奔，一小隊人緊跟在他後面。　　還沒有靠近，已經聞到濃重的血腥味，槍聲依然鳴響不斷。　　十個人俯身搖着大片堆疊在一起的死屍，有雙目圓睜只像是在望月冥想的，還有輕輕閉着眼睛只像是在睡覺的，他們推着這些人，以為當中還有不少仍然活着，仍然會坐起來像往常一樣一起喝酒划拳。　　陳其美一路握着槍，繞到另一側時終於找到了范鴻仙。　　同時還看到了舉槍對準他的鎮守使鄭汝成。　　陳其美眼疾手快一槍射向鄭汝成的右手腕，衝過去拉着范鴻仙逃走。　　誰料鄭汝成很快拾起地上的槍，瞄向范鴻仙。　　砰！　　兩人到了安全地帶，地上一串鮮血，范鴻仙終於支撐不住跌倒在地上。　　“英士兄……”范鴻仙吃力地抓住陳其美，“袁賊……必誅……”　　陳其美長長嘆了一口氣，用手輕輕合上死者的雙眼。　　第二天，陳其美電告日本的孫中山和黃興，然後用七百大洋安葬了范鴻仙。　　他在這座新墳前站了很久。　　陳其美在上海的起義很快就失敗，被迫只好流亡日本。

# 第六百一十二章 南昌之戰（一）

　　海琛號在鄱陽湖游弋，血色的旗幟迎風昭展。　　李想站在艦橋，憑攔而望，思緒飛揚。　　“在近衛軍先頭部隊，相繼解放陽新、瑞昌，飛兵南進。南潯沿線的孫傳芳部第四十六軍，放棄德安，倉皇南逃。這時進抵樟樹以東地區的新4軍野戰兵團四十二師，與近衛軍南下部隊遙相呼應，形成對南昌敵人夾擊態勢。駐守南昌的敵軍，表面上故作姿態，大肆吹噓‘堅守’南昌，實則驚恐萬狀，開始向贛江西岸和沿贛江東岸撤退，偽江西省都督李純，在我大軍剛剛突破南潯線防，就已逃之夭夭，奔向贛州。敵人在逃跑時，橫征暴斂，大肆強劫，對南昌進行了瘋狂的破壞。……”管家小妹翻着記事本，嘰嘰喳喳的念道。　　此時的李想思緒飛揚，也不知道聽進去了多少。　　“……三十七師是新4軍的前衛師，在16日接到兵團進軍命令后，輕裝疾進，儘管天下大雨，兩晝夜便躍進了300餘里，於19日進逼撫河。　　同日，新4軍三十八、三十九師在李家渡渡過撫河，向豐城以北挺進。四十二師向樟樹敵人發起攻擊，四十一師進至拖船埠東約五里的龔村，擊潰南逃之敵一七五師與四十六軍的先頭部隊兩個營。該敵見南逃道路堵塞，當晚又向南昌回竄。　　20日我新4軍已進佔樟樹，並在樟樹南北線準備西渡贛江。　　回竄南昌的敵第四十六軍一八八、一七五兩個師，企圖搶佔南昌東南、撫河岸邊的謝埠市。阻止我進攻南昌之路。……”　　陸戰隊5團長馬萊在正午過後視察了謝埠渡口，然後返回設在鎮上臨時指揮大樓里的團部，召集營連長開會。　　機場大樓里聚集了湖口跟來的記者團、武漢來的記者團和軍隊一些相關人員，看見馬萊等人就圍上來問這問那。　　團部設在大樓的地下，房間也被記者們佔領了，搞得前來開會的營長和連長們都進不來。　　到下午三點半，馬萊發怒了，將記者們趕了出去，會議才開了起來。　　會議室里，提燈里燃燒着菜子油，燈光下，馬萊說道：“同志們，我們海軍陸戰隊要開始第一次渡江作戰了，策劃的時間很短，準備的時間也有限，同時各位吃驚和搖頭的時間也沒有。”　　馬萊說完開場白，情報主任曹格報告說敵情不明的地方很多，有俘虜說謝埠前方有雷場。　　接着作戰主任朴落修介紹了制定的計劃：　　�D�D霍敦的偵察連先派游泳班渡江，確定沒有敵情后連主力用皮艇過江，然後確保125、95、51高地；　　�D�D第3營於20日凌晨四點渡江，越過偵察連向南昌方向前進；　　�D�D第2營比第3營晚兩小時出發，第1營為預備隊；　　�D�D直屬的第1山炮營、1連等部隊用50噸船橋渡江。　　“就這麼多，很簡單吧。”朴落修這樣結尾道。然後等待大家的質詢。　　確實，敵情判斷、作戰計劃都很粗，陸戰隊相當於要在沒有情報和計劃的情況實施作戰。然而沒有人提出質詢。　　馬萊與偵察連長霍敦登上了一個能望見渡口的土丘進行觀察。　　“這樣是無法確認對岸及其右側125高地的敵蹤的。”馬萊說道。“組織一個先遣小組吧。”　　“好的，這需要游泳技術最好的。誰要報名，和我一起游過去？”霍敦問道。　　“我去……”　　有10名士兵和兩名海軍預備役軍官報名。　　李大帥派來的觀戰武官羅威風說道：“我希望隨小組一起過江……”　　“不行！”馬萊不做任何解釋的予以了拒絕，因為這對‘欽差大臣’來說太危險了。　　“嗯……請你看下這個。”羅威風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卡片，是李大帥簽發的戰場視察許可證。　　“不行！羅長官，許可證和命令是有區別的，作為現地指揮官，我請您留在預備隊的位置上。”馬萊有“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臨機決斷權，所以他說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馬萊安排完羅威風，命令霍敦在日暮后開始行動。　　先對對岸進行了炮擊，看到大火燃起，渡江開始，時間是晚上八點剛過。　　烏雲遮住了月亮，天昏地暗，在對岸大火的映襯下可以看見一些民家。　　霍敦和他的副官，總共游泳班14人脫了衣服裝在袋子里，和槍支彈藥一起放在兩條橡皮艇上，只穿着短褲，夜風吹着身長着實有些寒意。　　朱大山是海軍情報官員，隨身帶着一個錄音機，也裝進防水的袋子里。　　他們到達了河岸邊，勘察了水流后，霍敦指示道：“和水流方向保持45度夾角，不要發出聲音，用蛙泳！明白嗎？”　　然後一起下水，水比預想的要涼，有兩三個人發出了噤聲。　　霍敦對步話機說了聲：“游泳開始。”最後下水。　　步話機聯絡的那頭是在謝埠待命的羅中管率領連主力的三個排和第1工兵營1連的一個排分乘9艘快艇渡江。　　晚上八點四十八分，在大約35分鐘里，他們靜靜地游過了撫河，抵達對岸。　　周圍很安靜，遠處傳來幾聲犬吠。　　突然數米前方發現兩名穿着短打長工服的农民正望着他們，把還在顫抖着身子上岸的霍敦嚇了一跳，趕緊命令把他們抓住，穿着短褲的士兵連忙端起槍制住二人，經過詢問，才知道是從南昌逃出來的。　　霍敦這才放心，然後派四個人去偵察125高地，接着用牽線過江的步話機通知：“渡江完成，未見敵蹤。”　　晚上十點多，4個偵查125高地的士兵傳來報告，125高地也沒有敵兵。　　霍敦決定立刻用登陸艇把偵察連的其他人運過河。他發報說道：“陸戰隊已經上岸，很好地控制丁形勢！”　　正在用錄音機錄下這次行動的朱大山感到一陣激動，這是在創造歷史！而他正把這一切錄進磁帶中。　　21日拂曉，我三十七師前衛一一�團，冒着傾盆大雨，從南昌東南30里的陸戰隊5團佔領的這個立足點，順利渡過撫河。　　南昌偽縣政府及偽保安團一部向國民革命軍投降。　　偽保安團團長陳二狗很樂意提供他所知道的北洋軍的全部情況。這個駐守當地的北洋軍一個師目前只有不足500人，毫無戰鬥力。他們的防線已不存在，各團已經與師部失去了聯繫，許多士兵開了小差。他說大約75%的士兵是在江西本地招募的，口糧配給已降到原來的一半，沒有山炮，只有很少的老掉牙土炮和迫擊炮。　　與此同時，李大帥又到前線來視察了。和上一次一樣，又是大隊人馬。　　李大帥非常高興。　　現在他正座在一輛吉普車裡面，叼着一根碩大的雪茄煙，研究着地圖。　　他們的目的地是南昌附近的一個大戰俘營。當他們穿過第一個村莊時，人們正在歡迎國民革命軍。他們高喊着：　　“李大帥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但當李大帥他們看到那些關押的俘虜時，男孩子們向他扔石頭，大人們叫着要殺死他們。　　“大帥，我們不能再往前了。”　　“為什麼？”李想抬頭看了看南昌的方向，那裡正傳來隆隆槍炮聲，他正想去觀戰呢。　　“……我軍繼續向南昌挺進，當三十七師一一○團第三營前進了五里多路，於今晨7時剛剛抵進南安沖、北安沖的時候，退集在南昌的敵一八八師和一七五師共約一萬餘人，在崎嶇不平的丘陵地上，分三路從王村、喻村、陳村方向，對該營發起了瘋狂的攻擊，企圖乘我立足未穩，壓我退回撫河東岸，掩護南昌敵軍主力集團撤退……”　　李想不耐煩的把手一揮，指着炮火轟鳴的戰場，從嘴裏迸出兩個字：“前進！”　　硝煙之中緩緩的鑽出了數排散兵線，慢慢的推進而來。一面高揚着的血色旗幟，在風中趾高氣昂的飄蕩着。　　面對突然出現的嚴重情況，三營的指戰員毫無懼色，英勇地投入戰鬥。　　噠噠噠，一長梭子的子彈紛亂飛舞着，隨着幾個沖在最前面的身影在飛竄的火蛇之中血光四濺，進攻的國民革命軍部隊趴倒了滿地。並開始組織火力，對北洋軍的陣地形成壓制。　　一時之間雙方的子彈嗖嗖的在天空中亂飛，打在地上啾啾的直冒塵煙。咬牙切齒的革命軍士兵們貓在戰壕里一個勁的衝著那黃灰灰一片的北洋軍陣線直放排槍，叫得最歡的就是負責給予連、排部隊擔任火力支持的重機槍、輕機槍了。　　敵我雙方部在爭奪堅固建築物。數群敵兵已爬上屋頂，用十多挺重機關槍向三營掃射。同時，敵人的山炮、迫擊炮也瘋狂地轟擊着謝埠市和撫河渡口。　　其實經過一夜的慘烈鏖戰，整條戰線早就在血色的陰霾之中顯得很是胡亂，敵我兩隊的陣地犬牙交錯樣的纏在一起。

# 第六百一十三章 南昌之戰（二）

　　三十七師後續部隊因被敵猛烈炮火封鎖，無法渡河，三十七師師長周學義用望遠鏡隔河相望，萬分焦急。　　李想覺得可能是自己的出現，給他造成這麼大的壓力，安慰道：“登陸后五天佔領南昌雖不現實，但是在一周內還是可以的。”　　……　　哧哧冒着青煙的手榴彈和北洋軍那黑乎乎的卵形手雷在滿是硝煙的天空之中交叉飛過，不斷的炸起接連的轟轟轟的悶響。到處都是炸翻起的土塊。　　要說比殺傷性，那些美國進口的甜瓜手雷可是厲害得多，那玩意兒上滿是刻槽，炸開之後碎瓣亂飛，形成極廣的面殺傷。可是要是比起投擲的方便性，以及扔出的距離，漢陽造的長柄手榴彈可是佔優勢，就是躲在戰壕里，不探身出去，也能閉眼甩出去。　　只見成群結隊的敵人，在督戰隊的驅趕下，從西、南、北三個方向向三營圍攻。　　三營扼守的南北安沖淹沒在一片火海中。　　“注意節省點子彈，別讓北洋狗的靠太近。”揮着博朗寧左輪手槍的三營長大聲的吼道。　　“告訴左翼的弟兄們，重機槍的火力注意側翼這邊。”趴在戰壕上，親臨一線指揮的團長也急得是滿頭大汗，看來北洋軍這次是勢在必得了，這進攻的瘋狂勁，完全是準備就算是屍山血海的下場，也要堵住革命軍前進的腳步了。　　“戴夫……求你了，你這該死的白痴！”徐一凡對美國《時代》雜誌攝影記者戴維・道格拉斯・鄧肯大吼道，“挨了槍子兒，我是沒法把你轉移到安全地點的。趁早夾起尾巴。”　　雨辰也唧唧歪歪：“大帥怎麼給我們這樣一個任務。”　　“是我讓你們陷入困境的嗎？”老外說道。　　“死去的已經死了，”徐一凡說道，“使我們陷入困境的是那些傷員。”　　雨辰的眼睛充滿忿怒的血色。　　“好，”徐一凡對鄧肯說，“你拍照吧。但看在你們的基督的份上，千萬別受傷！”他從死去的戰友手裡那來一聽罐頭，打開。　　“打死了又怎麼樣？”鄧肯反問道。　　徐一凡和雨辰幾乎要笑了�D�D他們是老朋友。　　“金秋的陽光一直照耀着我們整個陣地，”鄧肯在他的記事本上寫道，“當時陽光依然燦爛。當然，這是針對除他之外的我們其他人而言的。我身邊的那個海軍陸戰隊員就在剛才還熱切地開着罐頭�D�D陽光使一切都顯得比實際更美好。但現在，對於他，黑夜已在近旁�D�D一名北洋軍的狙擊手剛剛擊中他的胸部，把他擊倒在山頂的戰壕邊。開着一半的塗臘紙板箱上粗體標籤此刻顯得格外冷酷：K類口糧、個人、戰鬥。”　　片刻之後鄧肯突然感到胸部一陣刺痛，他緊緊捂住胸口。　　“你走狗屎運！”雨辰大笑着伸出拳頭。　　一塊金屬碎片落進鄧肯手中。原來一顆強弩之末的敵彈打中鄧肯胸部后，落到他腳下的塵土裡了。　　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鄧肯的幸運。　　周圍滿是已經陣亡了的兄弟們那血肉模糊的屍體，還有渾身是血、出陣陣哀嚎的傷員。　　戰鬥不到二小時，敵我雙方傷亡均在300人以上。隨三營一起行動的一一○團長吳效閔、政委張謙頑強地指揮着部隊向敵人猛烈還擊。　　在敵眾我寡的戰鬥中，各連的主要幹部幾乎全部負傷，有的連隊傷亡超過一半，有的連隊傷亡甚至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南、北安沖村子里水塘的魚蝦漂起了一層，到處血水橫流。　　“1連的陣地被突破了。”三營長的心也不由得一驚。在剛才的炮擊之中，1連的連部都被一鍋燴了，全連剩下的沒幾個活人了，看來北洋軍是集中了一定優勢的力量，在那裡完成了突破。　　“必須要堵住缺口。”三營長並沒有說太多，至少操起一挺機槍：“將北洋狗的堵出去。”　　“團部特務排，跟我來。”三營長迅的召集手裡唯一的機動力量―特務排，投入到戰鬥之中。　　由於國民革命軍的防線多是缺乏縱深，連、營、團、旅都是逐次的擺開的，形成一條線狀防禦。而北洋軍只要在一點取得了突破，很快便會集中兵力插入進來，由點及面，造成全線的突破。　　如果不能很快的將這些北洋軍士兵堵出去，那麼1連的陣地將會成為突破口，大批的北洋軍士兵將會從這裏如同決堤的洪水樣灌湧進來，造成整個河邊的防禦陣地全線崩潰，後續渡河部隊就危險了。　　當敵人突入三營陣地時，勇士們就和敵人白刃格鬥，用刺刀捅，用手榴彈砸，用拳頭打。圍繞着這個小小的突破口，殺得天昏地暗、屍山血海。　　就這樣，敵人連續發動的七次進攻都被打退了。　　敵人的第八次進攻又開始了。　　炮火更猛烈，兵力比前七次更多。　　最前沿的八連指戰員，伏在道旁的水溝和稻田裡，沉着應戰，待敵離陣地四五十公尺時。　　“兄弟們，將北洋狗打下去。”營長安峰一聲喊打，戰士們一齊開火，敵人成批地倒下去。　　甩手就飛出一顆手榴彈，營長安峰衝著身邊的士兵們喊道：“只有我們這邊頂住北洋狗的進攻，團座、營長他們才能不被這邊給牽制住，組織反擊。”　　“打，給我打。”揮着槍的連、排長們紛紛帶頭，以更是猛烈的火力反擊着北洋軍的進攻。　　眼看着北洋軍的攻勢越來越猛烈，安峰的心就跟着火似的，急得滿頭是汗。　　秋初的炎熱，因為空氣里都在燃燒着的氣浪，而變得更是酷熱，可是沒有人此時會去顧及到這些。　　安峰只顧着不斷的放槍，一個勁兒的扔手榴彈，哪裡還管得了自己那早就已經被汗水給浸濕了的衣裳。四下里滿是濃煙、烈火，震徹天宇的喊殺聲、密集的爆炸聲。　　當現發了北洋軍試圖在正面用猛烈的進攻，來牽制部隊無法抽出太多的力量前往1連的方向去組織反擊的時候，安峰立即讓營部通信兵去告訴團長，正面方向將堅決的頂住北洋軍的進攻，保證部隊在突破口處的反擊作戰。　　不斷躍進、匍匐、爬起衝鋒的北洋兵顯得很是老道，在那些揮着軍刀的軍官們的指揮下，這些三兩為一組的北洋兵很善於利用彈坑、土坡來掩護自己，並在機槍的掩護下，不斷衝擊着國民革命軍的陣地。雖然不斷有人被猛烈的機槍火力給打倒，可是這些北洋狗，就沒有停止過進攻。　　而作為北洋軍步兵小隊最直接的火力支援，那些擲彈筒更是猖獗無比。　　帶着划落地拋物線，這些尖聲落下的榴彈可以準確的落在國民革命軍的戰壕里，有效的殺傷躲在裏面打槍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和迫擊炮相比，雖然威力小了點，但便攜性、準確性都很高。　　不過即便是這樣，北洋軍還是發現，自己根本就無法前進，就彷彿橫卧在自己面前的是一道不可逾越的血肉長城一樣，堅固、而始終找不到越過的方法。只不過這條長城是一條噴着火蛇、橫飛着槍彈的死亡之牆。　　每一次當北洋軍士兵的身影爬起衝擊的時候，那條陣線上的機槍就接連的打出紛點的短連射。而如同冰雹樣紛甩過來的手榴彈掉落下來之後，哧哧冒着煙在腳邊打着轉的景象，也足以成為許多人的噩夢。　　“聽我的命令，手榴彈拉開引信之後，在手裡燃燒3秒鐘，再給我甩出去。”在粗略的計算了下拉索的燃燒時間以及從拉火到落地爆炸的間隔時間之後，安峰想出了個絕主意。　　一群北洋軍又一次利用不遠處那成排的彈坑，在馬克沁機槍的火力掩護下，向著陣地撲來。這些北洋狗的不斷的踩着之字步，並不時跳到彈坑之中，躲避掃射過來的重機槍彈，任由那些子彈咬着他們的腳尖，在地上揚起陣陣塵土點。　　“北洋狗倒是很刁，他這樣跑，咱們的機槍彈就很難打得准了。”雖然身旁的老兵在不斷解釋說到，但安峰不用別人去說，也可以看得出來。國民革命軍的馬克沁式重機槍由於是進行面火力壓制，那麼架設在三腳架上的機槍也就要不斷的對着射界內的所有目標進行掃射。　　由於架設着的機槍在不斷的左掃右射，那麼橫掃出去的每一梭子彈實施上也就是微帶着點弧形飄出去的。這樣一來，如果說敵人走着之字步，那麼面對着他們掃射的重機槍由於橫掃時的略帶曲度的弧線作用，以及機槍手對目標下一步的跑位難以做出準確判斷，重機槍打出的子彈也就很難準確的打中敵人。　　“等北洋狗靠近了再聽我命令。”安峰微微的露出一絲冷笑，衝著身邊的幾個老兵說到。　　“中，咱們聽你的。”　　陣地上的槍聲忽然沉寂下來，北洋軍的衝鋒波群稍稍的頓了頓，旋即便又開始向前推進。在一個揮着軍刀的指揮官的帶領下，這些爬起身來、挺着明晃晃的刺刀、高呼着“前進”的北洋兵們紛紛開始最後一段距離的衝擊。　　北洋軍很少進行無畏的決死性的衝鋒，不過今天是沒有辦法了，各部的官長拿來一箱箱的銀元，向糞土一樣往地上倒，北洋軍的士兵就像聞到便便臭的狗一樣圍着搶。　　“弟兄們，把‘匪軍’趕下河，還有重賞！”北洋軍抽出指揮刀大喊。　　然而當這些北洋軍士兵展開要錢不要命的衝鋒的時候，一陣劈頭蓋臉的子彈忽然如同炸窩的馬蜂樣，迎頭直撲而來。之前一直被壓制住的國民革命軍重機槍就如同死神的鐮刀樣猛然的颳起一陣收割生命的狂風，橫掃紛射的子彈將成群的北洋軍士兵如同割草樣的撂倒。　　“誰也不許後退！”也許是惱羞成怒，北洋軍官斬殺幾個臨陣退縮的士兵之後，止住了崩潰的勢頭。　　那名揮着軍刀的北洋軍官不知哪來的血勇，不顧迎面射來的子彈在耳邊嗖嗖的橫飛，當自己的士兵紛紛趴倒在地的時候，他卻獨自一人跳了起來，高呼着：“殺！”發起進攻。　　一陣密集的子彈狂射而來，在這個舉着軍刀的北洋軍官的身體上破開一個又一個的彈洞。飛灑的血霧之中，子彈巨大的衝擊力直接將已經打得如同蜂窩樣的破爛身軀掀翻在地。任由他還在如同垂死的青蛙樣，不斷的蹬腿抽搐着。　　趴倒在地、躲避子彈的北洋軍士兵們愣住了，眼看着官長那無所畏懼的決死衝鋒，他們心底的暴虐之氣被激了出來，也許覺得博一博單車變摩托的貪心，也許他們的確早已經瘋狂了，當子彈嗖嗖的從頭頂上飛掠過去的時候，這些北洋兵卻選擇了爬起身來進攻。　　許多人在剛剛跳起來的時候，便被橫飛的子彈給打得千瘡百孔，但這也無法阻止他們吶喊着起衝鋒。一時之間，北方口音高呼着的“殺敵！”之聲甚至壓過了密集的槍聲。　　“打他北洋狗的！”　　看着北洋兵們那無所畏懼的決死，陣地上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們更是怒火中燒。北洋軍的瘋狂讓國民革命軍士兵們驟然被激了內心底的那份殺戮之意。在機槍的掃射聲之中，漢陽造也放起了密集的排槍。槍彈橫飛之間，不斷有北洋兵一頭栽倒。　　“我數一二三，就扔出去。”　　安峰說著抓起一顆手榴彈，拉開了引信。　　又一次被國民革命軍的猛烈火力給壓制住的北洋兵們只能趴在滿是彈坑的陣地前，尋找掩護，同時組織火力掩護。可是不等機槍手架起機槍，從國民革命軍的防線上便飛出了一排的小黑點。　　“手榴彈！”　　有人驚呼到。　　不過國民革命軍的手榴彈倒也並不是多可怕的，這種和德國國防軍的手榴彈相類似的長柄手榴彈雖然甩擲距離遠，可是卻因為引信燃燒過慢，很容易被撿起來，扔回去，炸死他們自己。在之前和國民革命軍的幾次戰鬥中，北洋軍士兵們已經總結出了這個規律。　　看着那些打着旋、略帶着拋物線的弧度，紛落而下的手榴彈，多數的北洋兵都在祈求着手榴彈不要落在自己的身邊，同時但願自己的反應度夠快一點，能夠及時撿起來扔回去。

# 第六百一十四章 南昌之戰（三）

　　轟！轟！轟！　　接連的爆炸聲中，被壓制住的北洋軍士兵們一陣哀嚎。那些手榴彈壓根就沒有落地，而是直接的在頭頂上炸開。紛濺的破片在半空中形成空爆彈的效應，根本不留死角，劈頭而下的紛紛射向地面上的北洋兵。　　“好，炸得好，炸他個北洋狗曰的。”連聲叫好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們很快將這個举手之間的小把戲紛紛傳開：“手榴彈拉了火，等三秒再扔。足夠炸死那些北洋狗曰的。”　　當正面防線一次次頂住北洋軍瘋狂進攻的時候。　　北洋軍在1連陣地碰了壁，又轉向七連陣地進攻。　　七連的勇士們也同樣給了敵人以殲滅性的打擊。　　七班副班長祁州平負了重傷，鮮血染紅衣服，但他仍端着槍射擊。戰士許德明腿負重傷，當三班長發現時叫他下去，他說什麼也不離開前沿陣地。　　敵人使用兩個營的兵力，向三排的陣地反覆衝擊，三次進犯都被打退，當敵人第四次進攻時，又增調了一個營的兵力，從三排的右翼迂迴過來。　　這時別的班都接受了其它任務，堅守三排陣地阻擊當面敵人進攻的，只有高小堆這一個班，而且除三個人外，其餘的都負了傷，子彈也快打完了。　　班長高小堆馬上機智地布設疑陣欺騙敵人：他把負傷同志的軍帽拿過來，放在工事前沿上，忽而在這裏對敵人打一梭子機槍，忽兒跑到那裡打步槍，再跑到另一個地方甩出手榴彈。數倍於我的敵人始終未敢前進一步。一直堅持到我後續部隊到達。　　東湖賈村、王莊、王段岡一線陣地上，戰鬥同樣激烈。　　第四連戰士朱林，被炮彈炸傷了兩腿，但仍緊握着手中的機關槍，在陣地最前面射擊敵人。在王莊陣地上，兩個連的敵人猛攻五連第一排的陣地。敵人集中整營的火器對準他們，排長王福居和敵人拼了10分鐘手榴彈，又和連長許建舉各自抱着一挺機槍猛烈掃射，擊斃敵人50餘名，率領全排堅守住了陣地。 10時許，三十七師師長周學義和一一一團團長陳興建率領該團渡過撫河。這時，敵人正在組織新的進攻。約有一個團的兵力，在敵一八八師師長指揮下，向我軍衝過來。　　只見二營副營長李明一馬當先，率領一個加強連，佔領了一片墳地。在敵人密集的槍林彈雨中，連、排長先後倒了下去，機槍手也都犧牲了。此刻，李明從血泊里拿起一挺輕機槍，架在一個墳包上，由四個戰士輪流壓子彈，一口氣打了三箱子彈，槍口都打紅了，打死了100多個敵人。　　接着一一一團其他連隊相繼投入戰鬥，奮勇衝殺，前仆後繼，以80多人傷亡的代價，強佔了板溪李村、大隴湖村、牌樓秦村一線，及時阻止了敵一八八師的進攻。　　而在此時，十華觀和大塘李村己先為敵一七五師佔領，敵處優勢，戰鬥仍在激烈地進行着。14時，敵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由十華觀至大塘李村之弧形線上全線向我再次反撲。　　我一一○團三營遂又陷入優勢敵軍的包圍之中。戰鬥更加激烈了，在肉搏中敵我雙方傷亡慘重。　　爆炸的氣浪掀得殘肢斷臂四下橫飛，硝煙之中滿是飛舞着的血肉。就便是這樣，雙方士兵那幾乎聲嘶力竭的喊殺聲中，依然此起彼伏着陣陣的槍聲和刺刀拼殺聲。　　“沖啊，沖啊！”抱着機槍狂掃着開路的李東海如同‘猛張飛’樣的操槍沖在最前面，數十條漢子挺着刺刀便沖了上來。在突破口的左翼，雙方很快迸出第一場激烈無比的血戰。　　一個渾身是血的國民革命軍士兵頭也不回的拎着一捆哧哧冒着煙的手榴彈，將抱槍衝鋒的李東海推搡到了一邊。自己則是連人滾入到北洋軍的人堆里。　　轟，一聲巨響，硝煙之中血肉飛濺。那一堆黃灰色的人群倒下了一片。而之前怪叫着的歪把子也嘎然啞聲。　　“好漢子！”李東海只覺得鼻頭酸，除了這句話之外，他也不知道還該說些什麼。　　“弟兄們衝上去。”兩眼通紅的李東海第一個爬起身來，“衝上去！”　　所有人的熱血都在沸騰。　　“壓制住這股匪軍。”北洋軍的軍官恐慌的一把抽出軍刀。　　噠噠噠，馬克沁式重機槍狂野的嘶叫聲中，國民革命軍衝鋒的人群為之一挫。十來個國民革命軍士兵在飛濺的血光之中齊刷刷的倒下。　　副營長李東海帶的兩個連只剩下了六個人，他的右腿負了重傷，鮮血不停地流着；而跟隨三營長安峰的兩個連，能參加戰鬥的也所剩無幾。　　在此嚴重的情況下，他們被迫彙集在南北安沖之間蔓草叢生的墳地里，和吳效閔、張謙帶領的參謀、警衛人員一道，每個人堅守一個墳包，繼續與敵人進行苦戰，斃敵數以百計。　　為了解除一一○團前衛部隊被圍的困境，14時30分，後續部隊一○九團，在師政委雷雲和該團團長顧武、政委何雲率領下，繼續冒着敵人炮火渡過撫河，向十華觀進行遷回側擊。　　剛剛轉過戰壕的一角，急帶着部隊增援一一○團前衛部隊陣地的一○九團，在師政委雷雲和該團團長顧武、政委何雲等人便聽到了那由急促的槍聲和白刃拼殺時的陣陣金屬交鳴聲所彙集成的一曲戰地協奏。　　“鬼子已經突入陣地了。”雷雲急得滿頭是汗：“告訴弟兄們，把北洋軍趕出去，人人有功，否則，盡皆軍法從事。”　　“顧武，你帶特務排兜個圈子，在表陣地建立防禦。”雷雲停下腳步，對顧武說道：“我帶人沿着塹壕打過去，把北洋狗的堵住。會同109團的增援，一起將這股北洋軍堵出去。”　　“雷政委，這是我的陣地，111團的陣地被突破了，理當是我帶隊去反擊。”顧武拒絕了雷雲的建議：“怎麼能夠讓你去冒險。你這不是抽我巴掌嗎？”　　“109團不可以沒有團長！”雷雲扶了扶鋼盔，對顧武說道：“帶上你的人立即去表陣地布防，這邊交給我了。”　　似乎看到顧武那不放心的眼神，雷雲笑道：“你放心了，我這邊絕不會讓北洋軍突破的，鐵定這能將他們攆出去，只是你那邊可別出岔子。”　　顧武拍了拍雷雲的肩膀，什麼也沒有說，帶着特務排，衝著二線陣地去了。　　“其他的人跟我來。”提着捷克機槍的雷雲一把扯掉上身的單衣，赤膊端起機槍吼道。　　突破口的方向，殺聲震天，刺刀拼得是嘁哩喀嚓，手榴彈爆炸的巨響是一聲接着一聲。　　聽着那響成一片的爆炸聲、槍聲、喊殺聲，雷雲端着機槍衝著身後的30多號人喊到：“人在陣地在！”說著雷雲第一個沖了上去。　　“弟兄們，跟北洋狗拼了。”看着抱着機槍就沖了上去的雷雲，何雲扯着嗓子喊道：“全體上刺刀！”　　正在突破口處，指揮部隊向前突進的北洋軍怎麼也沒有想到國民革命軍的反撲會來得這樣的迅。以至於正在向兩翼擴展的北洋軍來不及收縮。　　“衝上去。”迎面幾個北洋軍端着刺刀沖了過來，雷雲端着機槍便是一陣狂掃，直打得幾個身影在火蛇之中陣陣抽搐狂舞，方才回頭來，對着身後的士兵們喊到。　　“手榴彈！”隨着一聲喊，一排手榴彈帶着拉火哧哧燃燒的青煙，被甩投了出去。　　轟轟轟，爆炸的氣浪掀得塵土四下紛揚，幾個北洋兵在爆炸的火光之中血肉橫飛。　　“上，衝上去。”一陣迅急的反撲便將北洋軍的攻擊給打得措手不及。雷雲知道，這個時候打鐵要趁熱，利用北洋軍還沒有醒過神來的這一刻，立即起衝擊，將他們堵出去。　　雷雲率領猛士們將敵一七五師攔腰切斷，殺敵數百人，俘敵290餘人，全面制止了敵人的進攻。　　敵遭我猛烈打擊后，丟下上於具屍體、傷員和槍炮，退回南昌城內。　　南昌外圍的戰鬥，三十七師共傷500餘人，這是新編第4軍野戰軍千里追擊戰鬥過程中，所進行的較大戰鬥之一。　　南昌戰役前夕，林動率兵團司令部隨十四軍部隊前進。進駐鷹潭鎮，司令部就設在北洋軍江西巡閱史段芝貴的公館里。20日，兵團司令部進駐進賢縣城。　　在前線視察的李大帥遊盪到了這裏，李想的手和林動的手緊緊的拉在一起。　　李大帥從軍裝的口袋裡掏出了陸軍一等功勳章給林動別上，並大聲贊道：“新4軍是一支光榮的軍隊，而你，是光榮的將軍！”　　林動有點受寵若驚。　　此時的李大帥的臉閃耀着勝利和自信的光芒。　　李大帥又拍拍林動的說道：“明天我們在漢城再見，將軍。”　　“說不定今天的晚飯就可以在漢城吃了吧。”林動也配合著李大帥在一群記者面前幽默一下。　　李大帥也幽默的應道：“最好在市中心找個飯店吧。”　　大家一起鬨笑起來。　　當見到李烈鈞的時候，李想誇張的說道：“在非常近的將來，閣下就可以回南昌了，趕快做準備吧。”　　聽着李烈鈞發自內心的喜悅的聲音，李大帥很滿足。

# 第六百一十五章 悲與喜（一）

　　南昌的夜空很明亮，街道沉浸在安靜之中。偶爾傳來幾聲槍炮聲，但是沒有北洋軍反攻的跡象，炮擊造成的街火在夜風中搖曳，火勢很大。　　空中飄滿了硝煙和血色的五星紅旗，街上到處了瓦礫和屍體，這時傳來了鐘聲。在萬花州，一個國民革命軍青年爬上了燒殘的教堂，執着的敲響了大鐘，這個青年的名字沒有留下來，但在他的鐘聲的呼喚下，更多的鐘聲呼應了起來。北洋軍佔領下的365天里，教堂的鳴鐘是被禁止的，聽到久違的鐘聲，市民們可以確定武昌已經被奪回了，鐘聲要比槍聲悅耳多了，市民留着淚走到了街頭。　　�D�D與此同時。　　武漢沉浸在一片興奮之中。　　大標題是“南昌奪回”的號外像雪花般在街上飛舞，收音機里一直在播放着“南昌奪回了！國民革命軍萬歲！三民主義萬歲！李大帥萬歲！”的呼喊，播音員的聲音激動萬分，反覆的叫着。　　――與此同時。　　急不可耐的李烈鈞已經在南昌城外吃晚飯。　　贛江邊的贛江飯店，李烈鈞將幾個心腹召集在一起商討明天的進攻計劃。　　當李烈鈞走進會議室，這些二次革命失敗者們都拍起手來高聲祝賀，再次回到南昌，他們不能不激動。李烈鈞每當遇到極度不快或者非常高興時這類感情激烈時臉上就會痙攣，這回也是這樣，太高興了，他一邊痙攣着臉一邊示意大家坐下。　　“各位，我們一起到廣場去，和國民一起慶祝今天這個美好的日子吧。”　　大家再次拍手歡呼，一起來到酒店的廣場。　　廣場上狂熱的市民邊叫邊唱邊跳。城門口擠滿了背着行李等待明早開城門的時候準備儘早返回南昌的人。　　李烈鈞站立在特地設置的講台上，然而民眾一直在高呼“萬歲”，似乎沒有聽他演講的意思。李烈鈞說了一通慶祝奪回南昌、感謝國民革命軍和李大帥的話就返回了飯店。　　再次回到飯店的會議室，李烈鈞似乎在考慮什麼問題，不過很快對心腹們說道：“這件事一定要保密！我和你們明日就回南昌，各位，明日上午八點，請在飯店的大廳集合。不能對家裡提起此事！”　　心腹們沉默了，他們心裏都很清楚，即使南昌已經奪回，也不能說第二天他們搬回去后還能在江西當家做主啊。　　這時，服務員端來了咖啡。　　“這是很稀奇的東西。”林虎說道。　　服務員笑道：“北洋軍不喝咖啡，所以就留下來了。”　　喝着久違的咖啡，林虎走到李烈鈞的身邊，林虎端着咖啡和他聊了起來。　　“江西都督府雖是‘鄂軍’陸戰隊第5團的目標，但是那裡必須由我們去佔領，由我們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孫總理也是這麼強烈期望的，誰第一個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就給賞金3000塊！”李烈鈞說完，看着林虎。　　聽完李烈鈞的話，縈繞在林虎腦中的並不是賞金，而是李烈鈞搶班的心還不死。　　林虎沒有接這茬，只是說道：“聽說，我是幾個記者說，上海的舉義又失敗了？”　　李烈鈞抿着嘴唇，沒有吭聲。　　林虎望着天花板：“這件事，我儘力吧。”　　李烈鈞讓手下去找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因為是在江西都督府揚起，所以要找一面大的。在贛江飯店服務員的幫助下找到了旗子，林虎將其貼腹收好，下令他的警衛排出發，約兩米長的作旗杆用的棒子由林虎的親戚林峰拿着。　　凌晨三點，雖然離日出尚有一段時間，但周圍已經有了一絲薄明。　　一路朝着都督府前線，北洋軍在一路上每隔20米就設置了一個沙包陣地，不過並沒有機槍和迫擊炮射來，只有散發的步槍在射擊。　　林虎警衛排用手榴彈攻擊突破了沙包陣地。　　北洋軍士兵看似受到了飢餓和疲勞的影響，連逃走時的步履都很蹣跚。　　都督府在前一日的攻擊中燃起的火焰依然在燒着。　　“府內肯定有北洋軍士兵。”　　“怎麼辦？”　　“手榴彈伺候唄。”　　在煙霧下無法看清，林虎警衛排向內亂扔了一陣手榴彈，然後沖了進去。　　沒有槍聲，沒有北洋軍士兵的影子，只有手榴彈爆炸引起的硝煙。　　“這裏走……”揮去煙霧，感受着餘燼的火熱，林虎找到了都督府大樓的台階。　　“你們去那裡警戒，你們兩跟着我去升旗。”　　林虎將三分之二的兵力配置到要所警戒，然後帶着兩個士兵上了台階，尋着上屋頂的地去。　　“找到了，通往圓頂的鐵梯子在這裏。”一個士兵驚喜的喊道。　　林虎和另一個士兵火速跑過來。　　“被炸斷？”一個士兵失望的說道。　　“找鋼絲繩拉。”林虎下令道：“快去。”　　士兵很快找來了鋼絲繩，套住了鐵梯子的上部。兩個士兵一起準備向上爬，戰友們也都聚集到了周圍。　　“兔崽子，”林虎板着臉道：“怎麼都來了，不去警戒？”　　“因為確認沒有敵人……”　　林虎揮揮手。　　兩人跳上去抓住鋼絲繩，向上攀了一段，鋼絲繩卻斷了。下面的戰友接住了掉下來的兩人。　　林虎拿起鋼絲繩看了看，似乎受過彈片傷。　　“脫褲子，”林虎說道：“大家把皮帶解下來系在一起。”　　再次上攀，這次兩個人終於爬上了鐵梯子，上到了圓頂。　　“裝飾窗口太小，鑽不出去。”　　“笨蛋，把旗幟伸出窗外就可以了。”林虎忍不住罵道。掛個旗幟都諸省不順。　　兩個人只得蜷在圓頂中，一個從腰間拿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系在林峰手中的棒子上，然後伸出窗外。　　此時是上午六點十分，自北洋軍佔領南昌以來，一年後再次升起在江西都督府。　　……　　凌晨，李大帥看到的是一個四處冒煙、奄奄一息的南昌。　　楊帆和林動、朱孝先的部隊正不斷地開進城區。國民革命軍的連長們讓士兵們不停地運動，因為房頂上都有北洋軍的人。如果遇到街壘阻攔，他們可以繞到偏街上，讓民兵游擊隊在他們後面肅清殘敵。　　李想本想會遇到猛烈抵抗，但實際上只遇上北洋軍狙擊手零星的射擊。　　穿過從南昌飄來的煙霧，他們從山上摸索而下，在九十點鐘之前到達南昌西部的街道。每個路口都有路障。　　李想跑上一座劇院的台階，向前望去，看看前面等待他們的是什麼。大路上，電車被用來構築就近的一座路障。　　正午時還有兩面五色旗在原江西咨議局西式樓房的大圓拱頂兩側飛舞。　　炮兵連和步兵連繼續進攻，進攻部隊小心翼翼地接近。轟開大門，闖了過去。步兵緊跟其後，還有零星槍聲，但舉目所見只有屍體，沒有活人。　　到此為止，已有幾百名陸戰隊員聚集到咨議局前的廣場上。　　一名名叫楊開的年輕士兵爬上旗杆，扯下一面漂亮的北洋政府五色旗，換上五星紅旗。　　一些國民革命軍士兵在觀看換旗，另一部分士兵還在回擊敵人零散的小型武器的襲擊。　　當五星紅旗終於在微風中飄揚時，旗竿四周的士兵高聲歡呼起來。　　與此同時，陸戰隊員們攻佔了主樓，一間一間，一層一層地肅清北洋軍士兵。　　李想看到一名國民革命軍戰士用一張整老虎皮裹着身子，趾高氣昂地從咨議局裡走出來。另一個頭戴一頂古代武士的頭盔。其餘的人則正競相用珍奇的徽章互相打扮着。　　“兔崽子們，這都是國寶！”李想破口大罵：“不要刮花了。我抽死你們！”　　南昌燃燒着，搖晃着，顫慄着，此刻是下午4點半，除搜索殘敵的零星戰鬥外，南昌戰役宣告結束。　　“要舉行了莊嚴的入城儀式。……”李想向身邊幾個將軍交代道。簡要告知為迎接江西政府回到南昌而安排的儀式上他們要承擔的任務。“……要確保舉行儀式的都督府四周絕對安全。”　　天漸漸暗下來，李想決定在這裏過夜。　　在此之前，咨議局裡擠滿了搜尋紀念品的士兵。李大帥下令歸還全部藝術品，並把所有的人都從這裏趕了出去。紀律還是需要好好整頓。　　到了早晨，朱孝先的海軍陸戰隊開始為李大帥次日的光臨布置安全防預措施。楊帆和林動的士兵們還在忙於佔領南昌兩邊的制高點，沿街清掃殘敵。　　當李大帥正籌集其具有歷史意義的交接儀式時，他吃驚地收到東京國民黨總部發來的一封電報，警告他注意恢復李烈鈞江西都督軍政府的計劃，告誡他這樣的行動“必須得到更高權力機構的許可。”　　李大帥很是不屑的把這封電報丟在廢紙簍。　　“李帥，您還是回個電……”　　包括管家小妹在內，都在勸他。　　李想也是從善如流，馬上回電道：“你們的命令令人不解。除謹慎執行我收到的指令外我沒有任何計劃。”他傲慢的說，“是武漢國民革命軍政府抵抗北洋武裝侵略，恢復該地區的和平，解放江西的。”　　“國民革命軍一直沒有停止過履行革命使命，”李大帥進一步補充道。他在南昌計劃做的只是把南昌恢復自由民主的政府。“這樣的行動不僅為江西民眾，也為全國民眾所熱望。”　　李大帥的反擊，毫不客氣的中止了東京的痴心妄想。　　凌晨，海軍陸戰隊衛兵被隱蔽地安插在從咨議局到都督府的道路沿線。　　正當朱孝先在咨議局附近設立安全警備網時，他注意到一群身穿軍服，手拿作戰裝備的人風風火火的走過來，就像他們馬上就要發起一場戰鬥似的。　　“停下，你們是那個部隊的？”　　“小子，把槍放下，不要指着老子。”雨辰喳喳呼呼的：“你們老大也不敢這麼對我們。”　　“我們是來迎候李大帥去都督府的。”徐一凡一拳把雨辰打到一邊：“朱將軍。”　　“我雖然認識你們，但是規矩不能壞。”朱孝先說道。　　徐一凡拿出紅頭文件，朱孝先確認檢查后，“請進。”就把他們邀請進咨議局。　　“有沒有早餐？”雨辰拍拍肚皮說道：“來個總統套餐！”　　肥的看不見脖子的大廚看還穿着邋遢的粗布作戰服的兩個戰地小強，吊著嘴角道：“沒有！”　　“卧槽，大帥不是住在這裏，怎麼會沒有。騙誰？”雨辰又開始咋呼。　　胖子大廚給他了他一個後腦勺。　　“大帥和和我們領一樣的盒飯。”不知道誰回了一句。　　雨辰眨巴一下眼睛，不敢相信堂堂李大帥也領盒飯。　　徐一凡一副不認識雨辰的樣子說道：“我領個盒飯就可以了。”　　“盒飯也沒有。”胖廚子酷酷的回道。　　“什麼？”徐一凡也忍不住失聲問道。　　雨辰看到老大吃憋，也忍不住笑起來：“哈哈哈……”　　“總要給個理由。”徐一凡語氣平靜，但是所有人都是心一緊，趕緊空氣似乎降下來了。　　雨辰的笑聲嘎然而止。　　“因為你們沒有餐具。”胖廚子悄悄擦了一把冷汗，這種氣息他太熟悉了，這是濃濃的殺氣，不知道殺了多少人才養氣的。　　徐一凡一下收斂起殺氣，像個平常小兵一樣，上去抓起一塊薄餅，說道：“給我放一塊臘肉在上面。”　　“沒問題，沒問題。”胖廚子連連點頭道。　　雨辰也說道：“我也這樣辦了。”　　兩個小強拿着臘肉卷，然後走到外面等候那位大人物，一面不時地在作戰服上擦一擦他們的油手。所有人看着兩個邋遢的背影，眼中似乎有一種叫做敬意的目光。　　上午8點，鄂區的最高統帥李大帥走出咨議局。　　李大帥攜漂亮的機要秘書走上柏油甬道。他穿着一件熨得服服貼貼的漂亮的野戰服，沒有系領帶。　　李大帥被引向五輛奔馳汽車的頭一輛。隨後是為新聞記者和其他客人準備的五輛一塵不染的越野車。

# 第六百一十六章 悲與喜（二）

　　整個南昌都沸騰了，30萬南昌人民沉浸在歡騰的海洋里。　　國民革命軍的雄偉行列，從南昌南面的順化門進入市區。　　在國民革命軍的軍號聲與口號聲中，工人、學生及市民們都擁擠在街頭。千萬面五色繽紛的小旗在空中飛舞，我軍各兵種組成的行列，邁着威武整齊的步伐，走進這座革命的名城。　　李烈鈞應李想之邀，巡遊市街。　　“繁華依舊。”李烈鈞感慨道。　　李大帥冷笑道：“街市確為‘繁華’。北洋軍統治以來，鄉村破產，田地荒蕪，人口大減；但城市繁華，人口亦增，乃是北洋軍搶糧、抓丁、盜匪遍地，又加以大肆屠殺，人多棄鄉來城，造成畸形發展狀態。”　　街道兩旁站滿了列隊歡迎將軍的市民。　　沿路擠滿了手持五星紅旗的市民，哭着喊着歡迎國民革命軍，歡迎李大帥，還有曾經的都督李烈鈞。　　“我也哭了，夾道歡迎我們的市民都是面帶飢色和疲憊，都很消瘦，四周一片過火的痕迹。他們的家都被燒了，是我們讓他們遭受了如此的境遇，是我們沒有讓他們躲過這一場戰禍，他們對我們這些罪人竟然如此歡迎……我們大家都哭了。”　　李烈鈞在晚年是這樣記載當時的感想的，在淚光中映入所有人眼帘的南昌街景是那麼的凄涼。道路兩側一片斷壁殘垣，無數的像死蛇一樣的電線掛在燒焦的電線上，坦克、大炮的殘骸、北洋軍士兵和市民的屍體隨着道路的延伸不斷出現。　　“太慘了，比孝感和漢口還要慘！”朱孝先喃喃的說道。他想起了1911年秋陽夏戰爭結束后看到的孝感和漢口的街道。“看起來，北洋軍將建築物都當成了碉堡，為了消滅他們，不得不破壞這些建築。”　　同車的陸戰隊軍官聽到朱孝先的喃喃聲也低聲交頭接耳起來。　　北洋軍設置陣地用的沙袋雖已搬走，漏下的沙子和煙灰在強風中飛揚，接近市中心滿眼都是燒殘的大樓，掛着的電線像垂柳在風中飄拂。　　都督府一帶由，李烈鈞的警衛連擔任警衛。　　都督府有一部分崩塌了，形狀已殘缺，內部也被炮彈和火焰熏黑了，地上滿是玻璃碎片，中央圓頂的破口裡照下了一束光柱。　　當他們通過都督府外面的大門后，徐一凡吩咐司機停車，他和雨辰跳出汽車跟在李大帥後面。　　李大帥情緒激動地把銀星勳章佩戴到楊帆胸前。　　那兩個滿身污穢的戰地小強被警衛攔住。　　“請離開！士兵！這裏不是你們該來的地方。”　　“彈開！”雨辰不客氣的回道。　　徐一凡亮出特工證件：“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緊隨大帥的命令。請告訴我們，李大帥即將發表演講的地點。”　　警衛還沒有看清楚證件，徐一凡已經收起來了。　　“看來你也不知道。”徐一凡很不客氣的把警衛推到一邊。　　兩個邋遢的小強也不在廢話，不顧高級軍官們忿怒的目光，硬擠到裏面，站在俯瞰演講台的樓廳上。　　哥特式的都督府大部分窗戶都已破碎，巨大的銅圓頂也有些變形而且被熏黑了。　　幾分鐘后，林動的吉普車來到大門口。　　林動從來都不穿正式場合的軍禮服，在贛南打游擊的這些日子，也沒有穿軍禮服的機會，自然也沒有準備軍禮服。他穿着皺巴巴的臟作戰服。自二次“圍剿”后他一直沒有修過面，看上去不像個樣子。　　那一名曾經攔住徐一凡和雨辰兩位小強的，穿戴整潔的警衛攔又住林動的越野車。　　“小子，你想干什麼？”叼着一根碩大的雪茄煙的林動語氣很不客氣說道。　　“只有本部的汽車才允許進入圍牆內，先生。”警衛很不爽的說道。　　林動從嘴裏拿出李大帥送他的雪茄煙，說道：“小鬼，這個地方是我們的不動產，是我的士兵攻佔這個該死的地方的。”　　“這是命令，先生。我很抱歉，我不能放您過去。”警衛臉色有點不好看，他是在上海起義失敗后跑到江西投奔李烈鈞的，剛剛任職李烈鈞的警衛，還不認識林動。　　林動猛然抓住擋風玻璃站了起來，輕笑道：“我不管給了你什麼命令。給我的命令是到那裡去。我一定要進去。你現在就給我滾開。”　　“今天不行，先生。”這個年輕的警衛漲紅了臉，他算是見識了前輩所說的修正派的蠻橫。　　“聽着，小子，如果你想在這兒濫用職權，你應該在我們突破南昌，突破這些街道時就到這裏來。那時你會讓自己口鼻流血的。”　　“這是命令，先生。您不能進去。”警衛直着脖子回道。　　林動轉向司機，學着李大帥的經典造型，伸臂前指：“闖過去，阿海！”　　阿海把車子發動起來，林動被慣性甩進車座。　　警衛跳到一邊叫道：“你从里面出來時我會收拾你的。”　　都督府的政廳有一部分崩塌了，形狀已殘缺，內部也被炮彈和火焰熏黑了，地上滿是玻璃碎片，中央圓頂的破口裡照下了一束光柱。大廳里排好了椅子，江西流亡歸來的政要、 第4集 團軍和近衛軍的指揮官們分別就座，台上以湯鄉茗為首的陸海軍軍官整齊的站着。廳內雖有一些私語聲但還是顯得比較安靜，可以聽見東大門方向的機槍聲和政廳邊上的土木結構的建築，木頭的燒裂嗶啵聲。　　這個主廳的屋頂是個巨大的天窗。在平台上方呈曲線型延伸的樓廳上，李烈鈞的禮儀兵藏着閃亮的頭盔像塑像一樣靜靜地站着，令在場的幾名海軍陸戰隊成員感到厭倦。　　“你一定會想，”湯鄉茗對朱孝先埋怨道，“榮譽應該全部給攻佔這個地方的將士們。”　　正午，政廳屋頂的破洞被風吹得發出了悲鳴般的聲音。　　大鐘指向12點時，李大帥和李都督挽着手步入大廳。除攝影記者跑來跑去照相外，所有的人都肅立着。　　徐一凡與雨辰站在樓廳中仍招來不滿的目光。雨辰無聊的點了點，有滿滿三排穿着卡嘰布制服的國民革命軍的將軍。他一直不知道有這麼多將軍。還有幾排江西省議會的成員，和其他高官顯貴。　　大廳還散發著煙味。雨辰還能聽到遠處傳來小型武器的交火聲。偶爾的大炮轟響震動着大廈。　　李大帥從容地走上演講台，他後面坐着李都督。　　李想站着講壇前，沒有開場白，說道：“我們的軍隊�D�D在肩負中華民族最大希望與鼓舞的旗幟下英勇奮戰的軍隊�D�D國民革命軍，已經解放了江西省的這座古都，它已經從北洋軍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下獲得自由，這裏的人民再次獲得機會實現他們關於生活的信念，即堅持把個人自由和個人尊嚴放在首位的不變的信念……”　　在李大帥說這番話的時候，大廳北邊殘破的玻璃在炮聲的震蕩中掉下來，突然從高高在上的鑲邊的天窗上雨點般落下。　　“啊啊啊啊啊啊……”　　引起在場的所有人的一片驚慌，大家都以為是炸彈爆炸，只有李大帥一動未動，在他薄而固執的嘴唇上，碩大的雪茄煙冒出的煙草氣味發出淡淡的香氣。他在碎裂聲和驚呼聲中抬頭看了看他的頭頂，那裡飄揚着一面血色的國民革命軍五星紅旗。　　儘管國民黨內部內輿論說那面五星紅旗在整個儀式中“位置太顯眼”，會讓人產生“代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黨旗靠邊站”的聯想，但李大帥在整個江西戰爭中的個人威望，在這一時刻毫無疑問地達到了新的高峰�D�D後來的歷史說明江西戰爭發展到現在僅僅是序幕的序幕，李大帥卻在序幕中走到達新的高峰了。　　高峰，意味着再往後走就還有更高之峰。　　軍官們迅速戴上頭盔，但光着腦袋的李大帥絲毫沒有畏縮，他繼續不緊不慢地講着，就像什麼事兒也沒發生一樣。　　依然是詠嘆調一般的演說。　　“李都督，我很高興能代表國民革命軍司令部把江西政府所在地歸還予你。在這裏你可以更好地完成《臨時約法》賦予你的責任。擔任，國民革命軍會留在江西，幫助你的。”　　他停頓一下，然後請大家起立同他一起唱起《義勇軍進行曲》。　　大家站起來時都取下了頭盔。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　　淚水沿李大帥兩頰流下來，但他的聲音渾沉而堅定。　　歌聲唱完之後，李大帥轉向上了李烈鈞，深懷感情地說道：“李都督，我和我的軍官從現在起將輔佐你，擔負起保衛江西的軍事責任，同時，把履行江西民政職責的權力留給您和您的政府。”　　李烈鈞站起來緊緊握住李大帥的手。　　“我們崇敬您！”李烈鈞大聲說道，淚水從他粗糙的臉頰不停地往下淌，“我們像熱愛民族救星一樣熱愛您！我如何才能對您表達出我以及江西人民對您永不減退的感激之情？”　　林動在整個儀式過程中一直用崇敬的目光觀察着李大帥。他舉起武昌首義的大旗，努力拯救他的國家，是民眾的偶像。

# 第六百一十七章 悲與喜（三）

　　接在李大帥後面，李都督站上了講壇。　　李烈鈞走到了講壇邊，和李大帥擁抱起來，大家都拍起手來。　　李烈鈞沒有立即開口說話，兩手緊握麥克風，放在嘴邊吹了吹，這是他興奮時的習慣動作。　　“我不知道該怎麼表現我的感激之情……”李烈鈞含着淚水說完答辭。　　李烈鈞的致辭都很短，掌聲並不多，這倒不是與會者不感興趣，而是為了防止危險發生。　　天井圓頂的破口的殘留的玻璃被風吹落了下來，而且陸陸續續的在掉。李大帥能夠頂着豬腳光環鎮定的演說，其他人可沒有這樣的勇氣。　　“從約100英尺高處掉下那麼大的玻璃碎片，士兵們戴着鋼盔當然不怕，我們這些文職可沒東西護着腦袋，用力鼓掌的話，掌聲說不定會引起更多的碎片掉下來呢。”美國記者鄧肯回憶道，幸虧碎片沒有碰到人，他不斷向神祈禱希望儀式快點結束。　　儀式結束后，與會者迅速離開了大廳，像是在躲避天井掉下玻璃。　　林動在離開大廈時，四下張望尋找威嚇過他的那個警衛。　　“我現在有時間了，要給那個小子一個畢生難忘的教訓……”林動嘟噥道，“你能想象這件事嗎？李大帥為什麼要對那些在這次戰役中沒有任何貢獻的‘改良派’那麼客氣？整個戰役是可是我們打下來的？”　　在其他記者、高官顯貴們簇擁在李大帥四周時，徐一凡和雨辰一直在一旁觀看着。他們還穿着邋遢的作戰服，努力避免同李大帥打照面。　　“老大，你看。”　　“什麼事？”　　“你看唄。”　　徐一凡順着雨辰的目光看去，看到傷還沒好的顧欣也出現在這裏。　　雨辰大叫道：“喂，那兒，高個妞！有空來看看我！”　　……　　北京，中南海。　　袁世凱虛火上升，緊緊張張，聽兒子袁克定低聲念給他聽朱而典的一封信：　　“……世界局勢的發展是可慮的（指歐戰），遠東局勢的發展也是可慮的。從東南到西南，絕大部分地區都在國軍控制、包圍之中，如何應付，光是運兵前往，恐怕還不能解決。　　因此，我們想到了一個辦法，想請閣下同李想見見面，商討這個國家大計。……”　　袁世凱嚇了一跳。　　袁克定雙手直抖，聲調顫動，念下去道：“我們知道，閣下對這個建議會感到驚訝。但我們再三考慮，認為這個計劃對於閣下，對於我們共同的利益，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　　閣下可否發給李想一個電報，請他到北京來同閣下商討國家大計。李想如果拒絕，閣下可以再發一個電報，措詞比第一個還誠懇，李想如果再拒絕，閣下可以再發第三個電報，第四個甚至第五個。　　李想是不會到北京來的。我們認為這個估計不致錯誤。他當然知道，北京是個什麼地方，他的安全毫無保障！”　　袁世凱這才透過一口氣來。　　“直到李想表示態度，他絕對不肯到北京開會了，到那時候你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對於中國現狀，你本想採取‘政治解決’的，但國民黨毫無誠意，不肯推誠相見，所以被迫以‘軍令’、‘政令’解決，加以討伐！這真是事出無奈，一切責任要由武漢負責，與北京無關！”　　袁世凱笑了。　　“還有，為了表演逼真，大英帝國駐華大使朱而典先生將親自飛到武漢勸駕，表示英國政府與袁世凱大總統之間，對武漢問題的一致、誠懇與坦率！……”　　袁世凱大笑了。　　袁克定由於緊張過度，癱軟在沙发上。　　袁世凱踱了一陣，低沉地向袁克定笑道：“就復個電報，我同意！”　　“是！”　　“再發個電報給李想。”　　“是！”　　“措詞要婉轉，懇切。”　　“是！”　　……　　武漢的大街小巷到處紅旗招展，像是過節一樣歡慶江西解放。　　從清晨起，穿上節日服裝的工人、市民和學生就已經聚集在楚望台城樓前的廣場上。　　上午10時，李想和鄂區的其他領導人登上楚望台城樓，和幾十萬群眾一起觀看了盛大的閱兵式，接着就是沸騰的群眾遊行。　　入夜，五彩的焰火騰空而起，廣場上的人民載歌載舞，歡樂的場面延續到深夜。　　但是，在這一天，歡樂的國人還不知道，一個巨大的戰爭陰影正向他們籠罩而來。歐戰的消息雖然已可以在報紙上看到，普通的中國人也不會關心的，百姓認為戰爭離他們很遙遠。　　只有鄂區的領導人面對歡樂的場面心中暗存憂慮。　　奧匈帝國的皇儲斐迪南大公被塞爾維亞青年刺殺身亡，當然這隻是個引子。　　1914年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7月30日俄國動員，出兵援助塞爾維亞。8月1日，德國向俄國宣戰，接着在3日，向法國宣戰。8月4日，德國入侵保持中立的比利時，比利時對德國宣戰；同日，英國考慮到比利時對自己國土安全的重要性，和早前為了確保比利時的中立，而在1839年簽署的倫敦條約，於是向德國宣戰。8月6日，奧匈帝國向俄國宣戰，塞爾維亞對德國宣戰，意大利宣布中立。8月12日，英國向奧匈帝國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同盟國：奧匈帝國、德國。　　中立：意大利。　　協約國：塞爾維亞、俄國、法國、比利時、英國。　　整個世界的轟動了，上海的外國人為了慶祝戰爭爆發，英、法僑民舉行了盛大的派對，而租界內的德國和奧匈僑民也聚在一起，祝願祖國在戰爭中取得勝利。　　奧匈帝國的大公刺殺，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事件，而是還是一個重大的經濟事件。　　這個世界一如既往地瘋狂着。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德、法、英、俄等列強相繼投入戰爭，戰區之廣和戰鬥之嚴酷、激烈，都是史無前例的。這場規模巨大的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掠奪戰爭給交戰國人民帶來空前的浩劫。由於歐洲列強雙方傾全力進行生死的搏鬥，越來越難以兼顧亞洲的事務；美國雖然沒有立即參戰，但日益關注歐洲戰局的發展，對於同日本爭奪中國也就顯得力不從心。在這樣情勢下，以往靠帝國主義之間縱橫捭闔和秘密協定所保持的遠東均勢被打破了，日本成為亞洲唯一強大的力量，得以不受或少受牽制地放手侵華。偉人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獨霸中國的機會。”戰爭爆發后，中國就面臨被日本獨佔的嚴重危險。　　李大帥決心在日本人勒索之前解決山東問題。　　根據李大帥得到的情報，山東的德國部隊不過5000人，他們的大炮主要防備來自海上的進攻。　　因為戰爭爆發，剛剛聘請了幾個在武昌陸軍學校擔任教官的普魯士軍人向出征歸來的李大帥請辭，準備到山東保衛青島。　　德國在山東雖說只有5000人，但是以現在中國軍隊的素質，真的打起來10、20萬大軍根本啃不動青島，所以李大帥找普魯士軍人進行了長談。　　“親愛的顧問，這次請你來的目的是為了青島。這裏將成為亞洲的第一戰場。”李大帥指了指地圖。　　“是的，我們正準備奪赴這個戰場。”　　“你們能守住這個要點嗎？”　　“為了德意志的榮耀我們將作戰到底。”　　李大帥對他的慷慨陳詞深表懷疑，據他所知山東的戰事，主要是日本與德國之間的較量，雖然德國人打敗了，但是卻給日本人十餘倍的殺傷。　　“面對10萬日軍，你們能堅守多長時間？”　　日俄戰爭期間日本軍人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戰鬥慾望和武士道精神，讓西方列強為之側目，日本在亞洲的霸權得到了廣泛的承認。日本與英國結有同盟，按照同盟義務日本向德國宣戰不過是時間的問題，日本如果加入戰事，山東的德國根本是有敗無勝。　　“紅�D橙聯盟”所構成的龐大艦隊絕對不是德國東方艦隊能與之抗衡的。　　“10萬日軍？或許一個月……”這是赫爾維茨樂觀的想法，其它的軍官卻十分悲觀的人認為一個星期都守不住。　　“即使這場註定要失敗，我寧可戰死在殺場，也絕不在後方偷生。”赫爾維茨表現的極為激動。　　李大帥揮手道，“不要說戰死殺場這種話，”說著在地圖勾勒出幾條紅色，“如果是這樣，你們能堅守住幾天。”　　赫爾維茨指證道：“恕我直言，參戰國從中立國領土發起進攻，這是違反戰爭規則的。”　　李大帥揮動着手中的筆，道：“西方的戰爭規則不適用於東方，你還沒有考慮另一個問題，如果中國參戰呢？”　　赫爾維茨敏感的查覺到李大帥並不是想把顧問團挽留下來，而是另有目的，道：“李大帥閣下，你是想說中國將會參戰嗎？”　　李大帥微微一笑，道：“不，我認為我們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　　“和平的方式？”赫爾維茨微微一笑，道：“看來我已經完全明白您的意思了。”　　李大帥嚴肅的說道：“赫爾維茨你並沒有明白我的意思，等您到了山東后，希望你能將和平的解決方式轉達給青島的德國將軍們。”　　赫爾維茨不明白，現在所發生的事與他根本沒有任何，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 第六百一十八章 邀請（一）

　　傍晚，一封邀請李想前往北京和談的電報飛越千山萬水傳到了江城。　　這封電報全文如下：　　萬急，武昌李想先生勛鑒：歐洲烽煙驟起，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北京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各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　　在這封電文中對於持續近一年的南北戰爭隻字未提，彷彿從未發生過任何過節兒似的。　　然而，電報雖然發出了，但李大帥究竟能否接受邀請，袁世凱心中卻沒有底。　　當電報傳到武昌落迦山別墅，氣氛很快熱鬧起來。　　李西屏、曾高、湯化龍、湯鄉茗、馮小戥、黎元洪等人一致認為袁世凱不可能有和談的誠意，這不過是他的陰謀。　　李想在接到電報后，立即就看穿了袁世凱的小算盤：現在袁世凱無非是想憑藉眼下的政治優勢向國民黨施壓，同時拖延時間，以便調動軍隊。但是，如果國民黨不接受邀請，袁世凱必將會把破壞和平的責任推到國民黨的頭上；如果接受了，那麼袁世凱絕不會答應國民黨的合理要求，只能是白白地耗費時間，最終必然中了袁世凱的詭計。　　浮雲飄到了武漢的上空，李大帥和鄂區國民黨的面前出現一條分岔的林中小徑，下一步該怎麼走？如何對付袁世凱的“和平”攻勢？　　李大帥採取以攻為守的戰略。他在領導人的議論聲中，提起手筆，兩份電文一揮而就。　　李大帥拿起墨跡未乾的電文，對大家說：“袁大總統一封電報，讓我們這麼多人費心勞神，我們也給他去兩封，讓他也操點心。你們看看，還有什麼修改補充意見沒有？”　　李大帥發出了給袁世凱的第一封複電，回電很簡單：　　北京袁大總統勛鑒：未寒電悉。黎元洪副總統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　　對於袁世凱的和平攻勢，李大帥沒有明確的表示。他既沒有表示接受，也未完全予以拒絕。而是在電文中提出了一個條件，即要求袁世凱首先對由李大帥代黎副總統起的那份關於國民革命軍合法問題的電報作出回答后，才能考慮與袁世凱會面問題。　　……　　李大帥在公開複電的同時，他估計袁世凱絕不會接受他的任何條件，所以在招見了袁世凱在武漢的密探，明確告訴他們，他目前不準備離開武漢，希望他們將此轉告北京方面。　　得知李瘋子不肯赴邀，袁世凱暗暗高興，接着趁熱打鐵又給李瘋子發出了第二份電報：　　武漢李想先生勛鑒：　　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黎副總統電稱一節，似於孫中山先生……　　……黎副總統對於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事關重大，對內妨礙統一，今於盟軍所已規定者亦倡異議，則對於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於何地。黎副總統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軍，只有嚴守紀律，恪守軍令，完成我民國之使命。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　　袁世凱在這份電報中，袁世凱將內戰的責任完全推到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的身上。　　還是在這份電報中，袁世凱第二次重申了邀請李大帥去北京談判。　　由於在發出這份電報前，袁世凱已得到了雷震春京師軍政執法處的報告，了解到李瘋子無意赴重慶。於是他一反常態，在電文中邀請得更為熱烈。袁世凱在電報中說：　　……全國同胞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磋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諸為感。……　　袁世凱的這份電報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他以體恤人民疾苦，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相標榜，而弦外之音卻是在攻擊李瘋子和國民黨不考慮國人疾苦，不以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為重，不肯接受邀請來重慶談判。　　第二封電報拍出，袁世凱患得患失，萬一李瘋子拒絕飛京商談，便可以下令討伐，萬一李瘋子應邀來京呢？……　　袁世凱在與朱而典密談時，說道：“剛才我向到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李想從武漢發出同意談判的電報，說是要到北京來了，那我們又該怎麼對付？”　　朱而典一征，反問道：“這倒真是問題。袁大總統從何而來這個問題呢？”　　袁世凱苦笑道：“這不過是假定。萬一李瘋子真的來了，那我們所估計的全部撲空。與其臨時手忙腳亂，不如現在就商量妥當，就象下棋一樣，把下一着也準備好了。”　　朱而典也笑出聲來道：“很對很對，袁大總統有何高見？”　　袁世凱道：“我認為李瘋子不會來，即使閣下到武漢迎接，李瘋子也沒有膽量來。不過，就是李瘋子萬一來了，我也做好了事前準備。”　　“什麼準備？”　　“我的準備是，”袁世凱洋洋得意：“萬一李瘋子真肯到北京來，我們可以橫生枝節，討價還價，把這件事情拖下去。”　　“拖下去？”　　袁世凱道：“這一手也就是我們用慣了的‘拖’字訣。”　　“‘拖’字訣？”　　袁世凱大笑：“朱而典閣下，你該知道，中國有數不清的大事情，都是用拖字訣‘解決’了的。”　　兩人相對大笑一陣。　　袁世凱倏地一臉陰沉，低聲說道：“至於我真正的意思，恨不得乘李瘋子到北京的機會，把他解決算了。”　　袁世凱現在想的就是鴻門宴的故事。　　“啊！”朱而典震撼了一下，他好像記得中國有一個叫做鴻門宴的故事：“行么？”　　袁世凱淡然道：“沒有關係！去掉李瘋子，武漢便慌亂，革軍便心虛，國民黨的問題，也可以借這個機會解決了。”　　“這個，”朱而典不安道：“這個你要仔細考慮考慮。因為李瘋子倘有不測，人們便會一口咬定是我們英國同你合作的圈套，那普天之下的輿論，對你對我，反而十分不利。而武漢和全國各地的國民黨不但不會慌亂，反而會使他們更有勇氣，更為憤激。到那個時候，全國民心很可能是向著他們的。”朱而典大搖其手：“我反對，我反對。”　　袁世凱長嘆道：“你不反對，也不可能這樣做了。”　　“只是明智之舉。李想不是宋教仁，不能這樣解決。”　　袁世凱頹然說道：“不過我要告訴朱而典閣下：我可以放棄這個打算，我的部下是否也能放棄這個打算，就很難說。”　　朱而典思索一陣，正色道：“我勸你的部下放棄這個企圖！這個企圖如果實現，給我們帶來的是咒罵而非擁護！我們要用不使人反對的方法消滅國民黨，這一點我代表我的政府，請求你的合作。”　　袁世凱聞言只得傻笑，唯唯稱是。　　……　　袁世凱儼然以最高統帥下達命令的口吻，同時又利用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帽子向李想施壓。袁世凱這一老謀深算的計策的確在渴望和平的國人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輿論各界也跟着搖旗助威，紛紛表示擁護袁世凱的主張，力促李想赴邀。　　“好計！袁世凱的這一計策確實是滴水不露，無懈可擊啊。”李大帥一邊吸着煙一邊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這個老對手。他明明知道，袁世凱的立場已經明確，擺出了鴻門宴；雙方根本就沒有商談的餘地，可面對民眾的壓力，自己又無法拒絕。　　“我看我們還是派出一員大將，先捅捅袁世凱的窗戶紙，也讓民眾看看他的廬山真面目。”　　李大帥將煙頭按在了煙灰缸里。　　李大帥經與眾人商議后，決定派黎元洪前往北京。以慢制快先取緩兵之策。　　向重慶發出第二封複電，電文指出：　　北京袁大總統勛鑒：　　從北方新聞電中，得讀先生複電，茲為團結之計，特先派黎元洪副總統前來進謁，希予接洽，為懇。　　……　　在這封複電中他對自己是否赴渝，避而不答。　　李大帥有自己的考慮，他決定先讓黎元洪去北京，看看袁世凱葫蘆里賣什麼葯，然後再就他本人是否去北京作出決定。　　關於中國的和平問題，李大帥預言說：“中國有兩種可能進入和平情況，一種是我們可以得到一部分東南的地盤，一種得不到。現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列強不可能幫助我們；二是袁世凱有其合法地位，我們只能承認這個事實。只能在得不到東南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　　此時，李大帥力求避免內戰，爭取全國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的觀點和傾向是十分明確的。　　李大帥在這次重要會議上說：“現在情況是歐洲爆發，而且這場戰爭短期內看不到結束的可能。這，勢必在一個時期內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獨霸中國的機會。中國現階段需要一致對外，緩慢的進入和平建設階段。我們現在新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我們現在在全國範圍內大體上要走這樣的路。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面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後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隨着歐戰爆發，同時也是中國擺脫列強控制的機會出現，應當力爭一個有利於人民的和平建設時期，即使是暫時的和平，也應當积極爭取。”　　“當然，袁世凱企圖消滅國民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但是眼下由於各種政治力量的牽制，他還不可能很快定下打全面內戰的決心，因此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國民黨及其軍隊也需要和平，為此，提出和平、民主、團結這個新的三大口號。”　　“目前對北洋政府的批評，今後幾個月要逐漸緩和下來。將來採取的原則是‘袁反我亦反，袁停我亦停’，以鬥爭達團結，有理有利有節。現在需要與袁世凱面對面，舉行直接談判，不能拖了。並要儘快發表和平、民主、團結的宣言和綱領。”　　會議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主要是圍繞着李大帥究竟去不去重慶的問題。　　黎元洪說道：“談判求得妥協，須雙方讓步。大家決定我出去，我個人想是一個偵察戰。我們是誠意要求和平，當然要爭取主動，迫袁世凱妥協。也可能邊談邊打，或者打打停停。大家關心的是李帥親自出去的問題。這個今天還不能十分肯定，因為總要談得攏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決定，看我出去談判如何再決定。袁世凱的陰謀也必須考慮。”　　黎元洪的意見實際上還是不願讓李想去冒險。因為鄂區的主心骨只有一個，那就是李想。他黎元洪只是個打醬油的，去了北京，袁世凱也不能把他怎麼樣。　　袁世凱自接連發出兩電之後，也在緊張地注視着武漢方面的表態，根據他安插在武漢的密探的密報，袁世凱認為李瘋子未必會答應來北京赴這個鴻門宴，李瘋子一貫謹慎，眼下國共關係異常緊張，李瘋子不可能來北京了。　　為此，袁世凱十分自信地判定，李瘋子根本不會接受他的邀請，走上門來的，除非他真是個“瘋子”。　　但是，袁世凱的目的就在於為難李想，於是他借題發揮，決定窮追不舍，進一步發動和平攻勢，將邀請李想赴京的調子再唱高一些。　　袁世凱發出了精心設計的第三封邀請電，該電指出：武漢李想先生勛鑒：　　未養電誦悉，承派黎元洪副總統來京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黎副總統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行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進，特再馳電速駕！　　……

# 第六百一十九章 邀請（二）

　　袁大總統步步緊逼，劍鋒仍指着李大帥，對黎副總統的出馬並不應戰。　　袁大總統在10日之內，給李大帥連發了三封電報，而且電報內容“情真意切”。單從表面現象來看，袁世凱要和國民黨“和談”的態度不可謂不誠，要和李大帥“共商國家大計”的心情不可謂不迫切。　　袁大總統追求的就是這種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認為此番表演的過人之處。因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認為李瘋子不會來北京進行談判。如果按預料的李瘋子真的不來北京，就可以把不願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國民黨的頭上，袁世凱發動內戰就有了理由，就可以爭得國內國際上輿論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講，如果李瘋子來了北京，也正好利用談判的時間，做好發動內戰的準備。有實力主動對國民黨實際的魁首“誠摯”相邀，先聲奪人，把球首先踢給李想，不管結果怎樣，對北洋政府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當然，這隻是有實力的一廂情願罷了。　　歐戰剛剛開始，北京就給武漢發去“和談”的邀請電。這一陰謀的突然性，也着實出乎以李想為首的鄂區國民黨人的意料。　　但是，袁世凱的葫蘆里裝的是什麼葯，李想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觀火。但國民黨怎麼審時度勢，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把來球再踢回去，達到后發制人，這是需要智慧、膽略和氣魄的。　　如前所述，袁世凱發動內戰的方針，是早已定了的。即使如此，如果李想不去北京談判，有實力就會把不願和平的責任推給國民黨，對國民黨是不利的。因為李想一直站在道義的至高點，凝聚着民心士氣。　　北洋軍需要時間，國民党進行自衛戰爭的準備，也同樣需要時間。　　朱而典把處理中國問題的重心放在北洋袁世凱身上，不贊成打內戰，希望在中國維護袁世凱統一領導下的中央政府，這對國民黨也是有一定壓力的。　　對於袁世凱葫蘆里到底賣的什麼葯，李想的判斷是：　　袁世凱打內戰的決心已經定了，但他要放手發動全面內戰還有許多困難。在國內，全國人民剛剛經過戰亂而看到民國的成立，渴望和平的到來，以便重建家園。在國際上，參戰歐戰的各大國從各自利益出發，也不贊成中國發生大規模內戰。那麼袁世凱為什麼一反常態地接二連三地給李想發電報要求和平談判呢？其十分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的精銳部隊德械軍師或半德械軍師仍遠在直隸、河北地區，運送這些部隊到內戰前線尚需時間。　　對於這一點，有實力的英國盟友朱而典大使曾再清楚不過地作了說明，他說：“袁世凱的權力只及於北方一隅，中南和西北仍被國民革命軍佔領着，江西戰場的是失敗，導致長江以南則連任何一種北洋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沒有……”事實上，有實力甚至連再完全佔領中原都有極大的困難。要拿到中原，他就必須同國民黨人達成協議，如果他不同國民黨人及英人達成協議，他就休想完全控制中原。　　袁世凱邀請李想赴京“共定大計”，其實質並不是真的想通過談判來實現國內和平。　　隨着歐戰爆發，袁世凱為儘快恢復對全國的專制統治，恨不得在一個早上就實現這一夢想。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中，在政治上撈到了一筆政治資本。袁世凱自以為可以通過內戰，一舉蕩平中共和一切民主進步力量。辛亥革命的勝利，袁世凱不僅保存了自己的反革命力量，而且意外地搶到了人民用血汗換來的、“大桃子”，加上英國的承諾，這就使之覺得國民黨無論如何無法同他比試，他可以在3―6個月內輕而易舉地解決國民黨問題。　　但是，由於戰後世界和平民主潮流高漲，中國人民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呼聲強烈，北洋內部反袁世凱，反內戰力量的存在和發展，國統區經濟上的嚴重困難，特別是人民革命力量的空前壯大和袁世凱的內戰兵力遠在北方難於短時間部署到位等客觀事實，同其既定的“內戰”方針相對立，這又使得袁世凱顧慮重重。武力統一與和平統一的矛盾心理驅使袁世凱一試“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反革命策略。因此在重慶談判開始，他曾確定。……政治上極度寬容，軍事上不稍遷就的談判方針。　　此次，袁世凱邀請李想赴北京參加和平談判，他的如意算盤是企圖利用和談來達到兩個目的：　　一是有利於嫁禍內戰責任於國民黨。如果李想不來重慶，就可以給國民黨安上個拒絕和談、蓄意內戰的罪名，將戰爭責任推到中共身上，使自己處於有利的政治地位（有實力自信李瘋子本人是不敢冒險赴京的）；如果袁世凱真的冒險來了，就讓給國民黨幾個內閣職位，迫使其交出解放區，交出軍隊，這樣他最後剿滅赤手空拳的共產黨就易如反掌。二是有利於贏得發動全面內戰的準備時間。如果李瘋子赴京和談，可以用談判來取得調兵遣將的必需時間，而這些時間對於軍力遠遠超出國民黨軍隊的北洋軍來說是極為重要的。　　……　　朱而典決定飛往武漢，察看動靜。行前同袁世凱密商道：“如果連我去都不能把李想請來，大總統便可以對外宣布，說國民黨對和平沒有誠意，應用軍令、政令加以討伐。但如果李想來了，那大總統千萬要告誡部下，不得胡來。否則徒逞一時之快，反惹起全世界輿論的抨擊，或者更使國民黨和革命軍憤激，那我們太不合算了。”　　“你放心。”袁世凱道：“朱而典大使，我懂得。”　　朱而典滿意的點點頭。　　“如果李想肯來，”袁世凱想了一下，又道：“你一定要早點通知我們，以便我們早做準備。”　　……　　一架帶有英軍標誌的飛機在龜蛇鎖大江的武漢三鎮的上空盤旋。　　武漢的機場絕對是遠東數一數二的規模，駕駛飛機的英軍飛行員很快就發現了那個“機場”，並且迅速地俯衝下去。　　英軍飛行員此刻的行動如同一次氛圍奇特的飛行表演。　　林動正好在機場，準備回江西。當他得知走下飛機的外國人是朱而典時，立即招來一個步兵連作為臨時儀仗隊。六十一歲的朱而典“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連的檢閱，“像一個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樣高叫印第安人的戰爭口號”。這一情景令急忙趕來歡迎他的國民黨的領導人不禁“瞠目結舌”。　　武漢，已從一個普通的地名，變成了一個含義複雜的政治詞彙。武漢指揮的武裝力量遍布整个中國，人數已達六十三萬之眾。�D�D在某種程度上講，這裏就是一個“國家”，儘管袁世凱從來沒有承認過其合法性。　　中外記者們發現，國民黨人在這片土地上所創造的一切遠遠超出他們的想象，意外和新奇紛至沓來。　　李大帥宴請了他們，並和他們一起欣賞了藝術家們演唱的《同盟國進行曲》和《義勇軍進行曲》。　　被北洋軍御用報刊描繪成“匪首”的鄂區國民黨領袖李想性情溫和，除了不斷地吸煙之外，這個拿破侖個子短頭髮的南方人，舉止從容不迫、神態安然自得。在回答記者們提出的“南北是選擇戰爭還是和解”這個問題的時候，李想說，國民黨人和人民的選擇不是內戰，而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　　中外記者們從日常生活的層面上認識了李想。�D�D“在武漢，李想是可以接近的，並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栽種有法國梧桐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我們在內的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後。”　　朱而典率領的五國代表觀察組雖然被武漢的一個《義勇軍進行曲》弄得心驚肉跳，但是《人民日報》刊發的題為《歡迎英法等國觀察組的朋友們》的社論，還是讓外國人十分高興。社論不但說朱而典率領的觀察組到達武漢“是民國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而且據說社論標題中的“朋友們”三個字，是李大帥親自加上的。　　李大帥對隨行的英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表示，在目前情況下，因為北洋政府依靠英國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國防止內戰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英國的影響。由於擔心一旦歐戰結束，北洋軍會立即發動內戰。　　受到友好接待的觀察組吃上了武漢生產的麵包，而李大帥和武漢軍民則興緻勃勃地觀看了觀察組帶來的電影。�D�D汽油發電機轟轟作響，銀幕上是一個永遠走着鴨子步的落魄的美國流浪漢，在流浪漢的身後，是那個距離武漢十分遙遠的國度閃閃爍爍的摩登時代。

# 第六百二十章 邀請（三）

　　第一次會談，面對李想等人，基本上是朱而典一個人在滔滔不絕。他再次強調自己到武漢來是得到北洋政府批準的，袁大總統不但願意承認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並且願意承認中國其他一切政黨的合法地位，同時正在考慮以某種形式吸收革命黨人從新參加北京的國會。　　朱而典拿出一份名為《為著協定的基礎》的文件，親自為鄂區國民黨領導人朗讀起來：　　一、中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將共同工作，來統一在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重建中國。　　二、中國國民黨軍隊，將遵守與執行中央政府及大總統府最高統率部的命令。　　三、中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將擁護為了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孫中山的三民原則。雙方將遵行為了提倡進步與政府民主程序的發展的政策。　　四、在中國，將只有一個政府和一個軍隊。國民黨軍隊的一切軍官與一切士兵，當被中央政府改組時，將依照他們在全國軍隊中的職位，得到一樣的薪俸與津貼，國民黨軍隊的一切組成部分，將在軍器與裝備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的政黨地位，並將承認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中國一切政黨，將獲得合法地位。　　李想問朱而典：“這份文件究竟是什麼人的意見？”　　朱而典解釋說道：“這是南北談判的基礎，不帶有任何強迫性。”　　李想又解釋道：“我想知道的是，您剛才說的是袁世凱的意見還是您自己的意見。”　　朱而典猶豫了一下說道：“原來是我自己的意見，後來袁先生作了若干修改。”　　午飯之後，接着會談。　　李大帥不再給朱而典滔滔不絕的機會。　　“中國的事情很難辦。”李想語氣中透着警告，之後，李想着重談了兩個問題，即政黨內閣問題和改組軍隊問題。　　�D�D這兩個問題，是二次革命戰爭爆發前，南北之間始終無法妥協的最主要的問題。　　李想說道：“民國以來，我們從不妨礙北洋，而北洋卻來妨礙我們，北洋一共九十五萬軍隊，有七十七萬五千人來包圍我們。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擁護北洋政府袁世凱，以打擊蒙藏之分裂勢力，維護國家統一。我們戰鬥在西北的十三萬軍隊和二千萬人民，守護了大西北的統一。如果沒有這個力量在維護國家的西北邊疆，中國早就四分五裂了。軍隊是需要改組，中國人民的公意是：哪個軍隊腐敗，就改組哪個。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國民革命軍！”　　“不不不，”朱而典認為李想的話不公平，他說：“這些年，是他周圍的腐敗分子利用了他。但是我依舊認為，關於我帶來的這份文件是有溝通的可能的，請李大帥親自修改文件上的條款。”　　李想說道：“我是贊成第一條，可以把把第三條放在第二條之前，並建議加上聯合政府的條款。”“什麼聯合政府？”　　“現在的北洋政府改組為包含所有民主黨派及無黨無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聯合政府，同時，大總統府最高統率部改組為包含所有地方軍隊代表的聯合統帥部。”　　李想強調：“增加的這一條款意味着：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北洋系和國民黨只是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中與其他黨派平等的一員。”　　朱而典以他對中國極其有限的了解，顯然無法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我看是不要緊的，”朱而典保證道：“只要你們把軍隊交出來，袁世凱也放心了，�D�D如果你們不放心，可以把軍隊交給三人委員會指揮。這個三人委員會由英國人充當統帥，國、共雙方各派一個代表組成。”　　“你們如果再不放心，那我還可以向他要交換條件，例如袁世凱的讓步，例如承認你們國民黨為合法，例如你們可以派出若干人在袁世凱的政府中行政院里擔任什麼委員。”　　“你們是開明的、進步的，”朱而典作悲天憫人狀：“你們中國國民黨是得人心的，我知道。袁世凱是無可救藥了，我也很清楚。你們國民黨都是愛國分子，只要參加政府，便能大有可為。你們想、你們說，這不很好嗎？”　　李想聽朱而典這樣說，不禁笑道：“朱而典先生，有一點是要請你弄清楚的，我們的目的並非在於參加袁世凱政府做官，我們只是希望成立聯合政府。”　　朱而典滿以為運用這個障眼法便可以大功告成，一個勁兒勸道：“你們也該想想，我的辦法是太好了。原先，你們中國國民黨是在挨打局面、飽受圍剿之中過日子的，我一調解，你們至少可以�D�D”　　“朱而典先生，”李想解釋道：“袁大總統今後是不是還要‘圍剿’，目前還不得而知。不過段祺瑞和馮國璋的軍隊任務未變，全國各地的集中營照樣開着，各地愛國人民，國民黨人以及進步分子照舊被逮捕，遭謀殺�D�D”　　朱而典也打斷對方的話道：“這個我可以擔保，只要你們把軍隊交出來，交給他或者交給三人小組，都可以。到那時候，你們都參加政府了，並且還可以得到英國的救濟與合作，你們的前途是很好很好的。”　　“謝謝朱而典先生。”李想答道：“一個不為私人、專為大眾的政黨，它的前途沒有問題，是很好很好的。不過在聯合政府沒有成立之前，就把軍隊交出來，連生命都沒安全，假如朱而典先生設身處地想一想，會不會這樣做呢？”　　朱而典脫口而出道：“我會這樣做。”他放低聲音：“為什麼不這樣做呢？上了台，以你們的廉潔、勇敢、公正、智慧，你們一定可以取袁世凱而代之，為什麼不這樣做？”　　李想微嘆道：“朱而典先生，你是外國人，你不清楚袁世凱的做法。我們國民黨人，這許多年來，上他大當的地方，也真太多了。死在他手裡的同志們、朋友們，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在聯合政府沒有成立之前，我們絕對不願意放棄軍隊，因為這樣做，後果是萬分可慮的。”　　“錯了！”朱而典極力勸道：“你們把軍隊交出來，我在旁邊看着；萬一出了毛病，一方面天下的人都會罵他，另一面英國也不會答應他！”　　李想無法談下去，告辭道：“赫朱而典先生，請相信國民黨的誠意，這個誠意已經寫在五點協議上面。我們不能再浪費時間，浪費生命了，請你趕快請袁大總統也拿出誠意，立即成立聯合政府。”　　“這個很可惜。”朱而典道：“那末，讓我再作努力吧。希望你們再想想，接受我的調解。”　　“你的調解成就是聯合政府，”李想說：“只有成立聯合政府，其他才可以順利解決。”　　朱而典發現談成僵局了。　　在第二天的會談中，朱而典表示：“我將盡一切力量使袁大總統接受，我想這個方案是對的。”他甚至表示：“如果李大帥願意，我可以陪同您去見袁世凱，並以‘英國的國格’擔保您在與袁世凱見面后能安全地回到武漢。”　　李想的回答是：“我很願意和袁大總統見面，過去有困難，沒有機會，今天有朱而典閣下幫助，在適當時機我願意和袁大總統見面。”　　可以肯定地說，李想對經過修改的方案在袁世凱那裡獲得認可，持嚴重的懷疑態度。因此，他問朱而典道：“今天把文件準備好，明天簽字，不知袁大總統是否會同意？”　　“有我和協約國代表見證，如果袁大總統拒不簽字，我就可以明確地告訴倫敦，我們認為很公平的協議，‘李同意了，袁不同意’。”　　“不過，”這時，朱而典提出一個看似十分尖銳的問題：“我要再證實一下，您是否願意和袁大總統合作，由他當政府大總統？”　　李想的回答是：“他當政府大總統。”　　朱而典變得十分樂觀了。他問李想：“與袁大總統見面的地點如果不在北京，那麼應該選在別的什麼地方？”　　李想說道：“當然在北京。”　　毋庸諱言，英國政府做出的主動接近的姿態，確實給中國國民黨人帶來了某種希望，即希望美國可以成為中國對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之間的調解人。儘管李想終生都對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強國抱有極大的警惕。　　李想發出致袁世凱的第三封複電，電文如下：　　袁世凱先生勛鑒：　　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黎副總統元洪立即赴京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李想敬　　經過反覆權衡，認為目前北京方面形勢是人心思定，袁世凱雖然每時每刻都夢想吃掉國民黨，但目前尚不能明目張膽地大打出手。去北京談判，爭取一段時間的和平，對國民黨的發展有利。鄂區政治局最終決定同意李想去北京。並於同日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表明了鄂區國民黨的基本立場。

# 第六百二十一章 針鋒相對（一）

　　當李想準備赴京與袁世凱談判的消息被一些鄂區部隊和地方黨組織負責人得知后，尤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一些地區的國民黨政軍負責人便紛紛給武昌和李想發來了“十萬火急！”的電報。在這些電報中指出：　　“袁世凱一面积極備戰，一面又請李大帥去北京談判，這裏面一定有個大陰謀！”　　“請李大帥不要去北京，頂多黎副總統去就行了……”　　“……黎副總統現在也不能去，武漢任何領導同志都不能去……”　　看完這些電報后，湯化龍還告知李想：“不僅黨的高級幹部對赴京和談感到擔心，就連鄂區人民的心也像系了一塊巨石一般，感到萬分的沉重。許多群眾還聚集在落迦山別墅的住宅前，請求你不要去北京。”　　李想已是決心已定，不為所動。　　湯化龍看着這個勞神在在的“未來女婿”是鐵了心的要赴“鴻門宴”，急着又道：“有人甚至說：‘談判自然可以，但是李大帥不能去。要談判，請袁世凱到武漢來，咱們保證讓袁世凱有來有去’。”　　“袁世凱可沒有這個膽子。”李想冷笑道。　　“還有一些人激動地說，‘袁世凱最不講信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現在他卻高喊和平，電邀大帥談判，更是心懷叵測，而大帥你竟然不曾三思，貿然前去，莫非是要學宋江的樣子，接受朝廷的招安不成。’。”湯化龍又說道。　　聽到這段議論后，李想說道：“我們赴京與宋江不同。宋江本來就是朝廷的小官吏，只是在官場中混不下去才造反的，後來朝廷又許了他大官做，宋江受招安就不足為怪了。而我們國民黨人則是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決不會為了自己的陞官發財而出賣廣大的人民群眾。”　　“唉！”湯化龍嘆息一聲。一位從武昌首義開始就跟隨你南征北戰的老同志說：“武昌首義，血戰漢陽……李大帥總是和我們在一起。現在，卻要去北京和袁世凱談判，萬一有個閃失，給黨的事業就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聽了這個反映后，李想神情立刻嚴峻起來，他沉吟道：“如此看來，我們有必要向武漢和鄂區的廣大軍民，分析一下歐洲爆發以後兩個星期內中國形勢的發展，說明一下國民黨鄂區關於和平談判的方針，以及在談判中準備作出的某些讓步，連同對談判結果的兩種可能情況和對策。總而言之，我們既要告訴廣大軍民沒有必要為我們的安全擔心，也要告訴全黨絕對不要因為談判而放鬆對袁世凱的警惕和鬥爭。”　　這一天，武漢再次舉行政治局會議。李大帥在會上報告了25日整夜討論的意見，並且宣布了自己準備親赴北京談判的決心。　　李大帥說道：“可以去，必須去！……”標誌性的手勢，高高揮起又落下，“……這樣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動權！……”李大帥還說道：“由於我們有力量、全國的人心、袁世凱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涉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　　“至於去重慶談判會不會形成‘城下之盟’的局勢？”李想說道：“我也有充分的考慮。簽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須作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　　李想說道：“我早設想了可以作出讓步的限度，即：第一步是廣東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是隴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們佔優勢。如果這樣還不行，那麼城下就不盟，準備坐班房。我們黨的歷史上除何鳴危險外，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所以決不怕。”　　掌聲！如雷鳴一般的掌聲！　　國民黨鄂區政治局的成員們被他的演說說服了，最後同意了李大帥的意見，並於當天向黨內正式發出（關於同國民党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向全黨通報，以統一全黨對南北北京談判的認識。國民黨鄂區決定“派李想、黎元洪、湯化龍三同志赴京和袁世凱商量團結建國大計”。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黨內通知。它說明了爭取和平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給鄂區軍民吃了一顆“定心丸”。《通知》指出：“現在英、法、美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袁世凱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后，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袁世凱和北洋系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通知》指出：“我方亦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無此讓步，不能擊破袁世凱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讓步是有限度的，以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為原則。”　　“在我黨採取上述步驟后，如果袁世凱及北洋系還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但是不論何時，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有理有利有節；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等項原則，必須堅持，不可忘記”。《通知》還告誡全黨，“絕對不要依靠談判，絕對不要希望袁世凱及北洋系發善心，……必須依靠自己手裡的力量，行動指導上的正確，黨內兄弟一樣的團結和對人民有良好的關係。堅決依靠人民……”　　出自李大帥親筆的黨內通知，已將國民黨鄂區軍民力爭實現國內和平局面的態度表述得很清楚了。　　一此後，李想與馮小戥等留守武漢的心腹軍政要員進行了徹夜長談，詳細商量了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　　李想說道：“我這次，送黎元洪先行，又帶走湯化龍，你們應該知道我的用意。所以，我在北京期間，前方和後方都必須积極活動，對袁世凱的一切陰謀都要予以揭露，對袁世凱的一切挑釁行為，都必須予以迎頭痛擊，有機會就吃掉它，能消滅多少就消滅多少。我軍的勝利越大，农民群眾活動越积極，我的處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須知袁大總統只認得拳頭，不認識禮讓。應當說，為了更好地貫徹我們國民黨爭取和平的方針，是促使我親赴北京談判的最重要的原因。”　　李想又說道：“人家講現實主義，我們也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來邀請，我們講現實主義去談判。”　　馮小戥連連點頭。　　李想熟練的拿出雪茄煙點上，繼續說道：“‘針鋒相對’，要看形勢。”　　……　　袁世凱派出段祺瑞作代表，與已經在武漢的英國駐華大使朱而典一同，以迎接李想、湯化龍等人來渝。朱而典還專門在武漢發表了一個聲明。這個聲明稱：　　余赴武漢，曾獲袁大總統同意與充分讚許，以及；應中國國民黨鄂區總理李想之邀請，余將陪同李氏及其隨員來京。並在京與袁大總統以及北洋政府作直接商談。余現在武漢，至感愉快，吾人曾在辛亥年以上之努力，以協助中國政府消除內爭之可能性。在此一爭論上衝突之因素甚多，但吾人始終能獲得雙方之尊重與依賴，此實為吾人感覺愉快之來源。　　……　　對於朱而典公使的聲明和其本人的即將來到，李大帥是沒有什麼好感的。他還在兩個月前，就在一次公開的演講中的閉幕詞《愚公移山》里說過，朱而典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國民黨合作，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到我們鄂區去亂跑呢？　　當北洋政府陸軍總長段祺瑞乘座的用於接送李大帥去北京的法國沙麥式飛機降落在遠東最豪華最先進最大規模的民用機場的武漢機場上。　　段祺瑞一行旋即被接往武漢的國民黨交際處休息。　　這個驚人的消息很快傳遍了武漢全城。　　由於武漢的一般幹部和普通百姓尚不知道國民黨鄂區黨總部在昨日作出的重大決策，因此都在紛紛猜測着，英國大鼻子剛來武漢，這個北洋的上將軍陸軍總長又來武漢干什麼？　　其間，大部分國民黨幹部都聽了關於李大帥將與袁世凱談判的文件傳達。但許多人的腦筋一時仍轉不過彎來。人們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　　袁世凱的和談誠意到底有多少確實是值得懷疑的。李大帥的安全更是讓人擔憂的問題。歷史證明，袁世凱曾經採取過各種卑鄙的手段，來對付其政敵，並且每每得手。張振武，宋教仁等就是最悲催的幾個人。　　顯然，李大帥已下定了破釜沉舟的決心。他有膽有識，不畏艱險，同時也清醒地看到，危險是有的，然而最重要的是，鄂區國民黨自己力量的空前壯大，人民已空前的覺醒，世界各國都在注視着中國，袁世凱不敢貿然冒天下之大不違加害於他。

# 第六百二十二章 針鋒相對（二）

　　李大帥最後決定去北京談判，又把球踢給了袁世凱。不論談判有無結果，國民黨已在政治上處於十分主動的地位。　　臨行前，仍有一些軍隊高級將領擔心李想的安全。　　李大帥一臉的剛毅：“在這個緊迫關頭，誰都幫不了我們，我們也不能依靠別人的幫助。中國自己的事情還要我們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他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后認為，在當前的局面下，袁世凱還不會發動大規模內戰，但國民黨要得到本應屬於自己的那部分勝利果實，沒有鬥爭是難以取得的。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雙方很可能會“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袁世凱才能逼他讓步”。所以，“這次談判應該去，不能拖，而且估計也不會有什麼危險。只要我們站穩腳跟，保持清醒的頭腦，就不怕一切大風大浪”。　　這是具有何等魄力的決定！　　“袁世凱在重慶擺下了鴻門宴，我倒要去看看他都上了什麼菜。”李想擺出很少才有的光棍痞氣說道：“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　　李想決定去北京與袁世凱見面。他說：“我們還要鑽進去給袁世凱洗臉，而不是砍頭。”　　中國有“洗心革面”的成語，意為通過改過面目一新。李想接着又說：“年紀愈大愈不願意洗臉。”　　李想到了這個時候，還能幽默一把，可以看出他赴鴻門宴的輕鬆心態。　　林鐵長問李想道：“你去北京后，如果北洋軍來進攻，我們怎麼辦？”　　林鐵長問出前線的高級將領們的擔心，如果打起來，袁世凱可能以此作為加害李想的借口。　　“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擔心我在北京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也越好。”　　李大帥學着偉人手一揮，用濃濃的湘音回答得十分明確和乾脆，因為他深知袁世凱的虛弱本性，深悉袁世凱和蔣光頭都是一同類梟雄人物。以後的事實證明，李想的判斷是十分準確的。　　……　　與李大帥的從容、自信和胸有成竹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袁大總統的慌亂、後悔和憂心忡忡。　　袁大總統壓根兒想不到李大帥真的會送上門來，故三發邀請電，大力發動“和平”攻勢，欲置李大帥於被動境地。然而誰知弄巧成拙，此計被李瘋子識破，李瘋子真的來了，而且贏得了國際國內一片頌揚，聲名鼎沸。這使得袁大總統有苦難言，不得不硬着頭皮安排應酬。　　袁世凱臉色灰白，倒在沙發里半響說不出一句話來。　　袁世凱久久才問出一句話：“武漢還說些什麼？”　　“報告大總統，”雷震春把腰深深的彎下去，說道：“他們宣言說：歐洲戰爭爆發，這是中國的天賜良機，新民國的和平建設時期開始了，我們必須堅持和平、民主、即綺，為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他們還提出了六點具體辦法。”　　“東郊民巷的列國大使館也知道了？”袁世凱獃獃的問道。　　“是的，剛才英國大使館的秘書來過電話，說朱而典大使馬上與段祺瑞陪同李大帥上飛機。電報是在他們上飛機之前發的出來的。飛機要在邯鄲轉機，加油，隨行人員在邯鄲過夜，第二天上午可以到京……”　　“太意外了。”袁世凱現在都不敢相信。　　“這是有點意外的。”楊度走了進來，一見面就說道：“不過這也在我們估計之中，值不得沮喪，大總統以為對嗎？”　　袁世凱苦笑道：“是的。皙子，你恐怕要辛苦一趟了。”　　楊度道：“大元帥準備以什麼樣的規格迎接李想的到來？”　　袁世凱略一考慮，答道：“按孫中山和黃興的規格，如何？”　　“不可。”楊度道：“為了盡可能地降低和縮小李想此行的重大政治影響，我們應該採用了盡量壓低接待規格的手段，對李想一行抵京的時間竭力封鎖，嚴格控制機場迎接人數。他還向北方各大宣傳媒體發出指令，要他們對‘有關談判的報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標題不要太大，盡量縮小此事的影響，不要替國民黨製造聲勢……’。”　　“這到是，”袁世凱道：“那誰去機場迎接李想何時？”　　楊度道：“大公子去如何？”　　袁世凱木然應道：“好罷。”他幾乎是在說給自己聽：“我總覺得，李想這個電報不一定靠得住。不是還要在邯鄲轉機，加油嗎？說不定飛機會在邯鄲出一點什麼小‘故障’，他便乘機下台，說不來了、不來了。”　　楊度皺眉道：“大總統，在李想電報還沒到達的日子里，我同你的估計一樣，以為他是不敢來的；但他的電報到達以後，我的看法便和你不同，我以為李想是會來的。”　　袁世凱聞言眉頭緊皺。　　楊度勸道：“不過李想來不來，對我們的做法不起影響。他不來，我們明令討伐！列強也沒有干涉的借口，只會全力支持我們。他來，我們利用談判拖延日子，揮兵北進，把他們包圍的包圍，消滅的消滅，到那時候別說光剩下李想一個人，就是剩下的國民黨人個個都是李想，個個都是瘋子，也無法挽救，只有滅亡了。”　　袁世凱聽聽不無歪理，但恁地也無法安下心來。　　當夜，雷震春又進中南海大總統府入報，袁世凱更感煩躁。　　“外面的空氣是這樣的。”雷震春道：“人們一聽到先生要同李想、黎元洪見面，都高興起來了。他們說這一來中國便……”　　袁世凱不耐煩道：“別提他們了，他們到底來不來，他們來了以後怎麼談，我現在還沒想到。不過我要問你：惜陰堂趙鳳昌和狀元公張蹇那邊怎麼樣了？”　　“報告大總統，惜陰堂和狀元公對大總統是沒有說的，他早已表示過，他一定要把京滬杭三角地區好生保護。”　　“不是說孫大炮他們也在拉他嗎？”　　“報告大總統，據消息說：真相不在於孫大炮。”　　“那誰在拉他？要他把上海交給國民黨？”　　雷震春道：“據上海來的消息，鄭汝成與張蹇之間，鬧彆扭鬧得很厲害。不過在今天的情形下，他們也沒什麼可以爭、沒什麼可以鬧的了……”　　“我只問你，是不是國民黨要拉張蹇？”袁世凱着急道。　　“是是。報告大總統，軍據上海情報，張蹇對他的親信人說，他們上海這台戲，是奉大總統之命開鑼的。現在閉幕了，沒有什麼可怕的。國民黨一路凱歌，連打勝仗，上海一帶騎牆派，難免有了一些心思。有些地方上的代表們便建議張蹇，不如把上海交給孫大炮、陳其美。”　　袁世凱心頭一沉，聽雷震春報告下去道：“因為李瘋子在江西戰場獲得‘小小’的勝利，國民革命軍的兵鋒已經直向江南，江浙有些地方人士以為國民黨要取而代之了，交給他們便不致於市面大亂，一塌糊塗，……”　　“我問你是不是國民黨同他接頭了？”　　“不不，說是地方人士對他保證，如果張蹇把上海交給國民黨，而且雞犬不驚的話，上海人願意替張蹇向國民黨求情，……”　　袁世凱忽地一臉笑道；“震春，你同張蹇不是很熟，這個我是知道的張蹇是什麼人。現在，我要你自己或者派個可靠的代表去，當面通知張蹇：上海地方人士的話不可輕信，國民黨的活都是假的。試想國民黨是一群泥腿子翻身，這麼苦法，他們一旦開進上海，不痛痛快快姦淫擄掠才怪！這叫做‘大索十日’。曾文正公帶兵就是這樣帶的。我平時常常同你講，你怎的忘了？”　　“報告先生，卑職不敢雲忘。”　　“那你去告訴張蹇吧，別上地方人士的當！待國民革命軍開進上海，市面搶得一塌糊塗，這時候他既不見諒於地方父老，又不見諒於我，那他什麼都完了！”　　“是，先生。”　　“你馬上去！”袁世凱道：“向張蹇拍胸脯，告訴他你什麼都可以保證，叫他跟你到北京來，我會很禮貌地對待他，只要他肯聽活，不把上海交給國民黨。”　　“是，先生。”　　“不過，”袁世凱道：“你辦完了一件事再走。李想和黎元洪或許會到北京，你們已經知道了。他們萬一到達北京以後，對我們是個大好的機會。”　　雷震春精神大振，雙目發光道：“是！”　　“不過我自己已經答應朱而典大使，”袁世凱道：“決不讓李想在北京有什麼意外。”　　在整個北京談判中，袁世凱對李想等人的安全保衛工作十分重視，並作了周密安排。他很懂得“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古訓，一點不敢在安全問題上造次。　　雷震春皺眉，作無可奈何狀。　　由於北洋軍的內部特務系統龐雜，另外極端反革命者大有人在，袁世凱也十分害怕這些人會擅自行動，弄出些亂子來，於是，要求雷震春還精心挑選了一些忠實可靠的衛士，組成“警衛班”，負責李想的安全。袁世凱甚至命令雷震春說，“不管哪一派，哪一‘處’（指執法處和軍需處）的特字號人物，都不許接近李想”。“如果發現有借故搗亂的人，就是開槍打死了，也不要緊”。袁世凱要求雷震春這個特務頭目，指示其一定要約束屬下，千萬不可亂來，以免壞大事。　　“不過，”袁世凱起立：“事在人為，”他瞪住了戴笠，狠狠地吩咐道：“要看你怎麼做了！要做得光鮮，做得漂亮，做得連大使館也看不出來。”　　袁世凱霹靂似地大喊：“你懂嗎？”　　雷震春忙不迭答應道：“懂懂，報告先生，一定好生安排，一定好生安排。這件事比邀請狀元公重要得多了。想過去十幾年，我們今天剿，明天剿，這樣剿，那樣剿，都沒法找到他，如果他們真的來了，那這個機會豈可放過！”　　袁世凱煩躁地吆喝道：“還用你說？還不給我去布置！不管他來不來，你準備就是！”　　“是是！”雷震春道：“看樣子，李想和黎元洪是不敢來的。他又不傻，這樣做，那不是合了一句‘自投羅網’的老話嗎？”　　袁世凱咧嘴一笑，但迅即沉下臉來道：“去去！去去！去去！”　　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作發脾氣狀，相反的倒是表示他頗為高興的樣子，雷震春也就告退去動手準備。袁世凱實在不願意看見李想到北京，好多親信們也估計李想不敢來北京。李想待到達邯鄲以後如果變卦，那袁世凱的如意算盤立刻打響，“討伐令”也就可以跟着頒發。　　清晨，是李想親赴北京的日子。武漢的機場上已聚集了數千幹部和群眾，準備為李想等人送行。　　當李想、湯化龍、朱而典、段祺瑞等走近飛機時，沒有演講，沒有喧鬧聲。　　機場上人群靜靜地立着，千百雙眼睛隨着李大帥“偉岸”的身影移動，望着李大帥一步一步走近飛機，一步一步踏上飛機的梯子。　　李大帥走到飛機艙口，停住，回過身來，向著送行的人群，人們又一次像疾風卷過水面，向飛機涌去。　　李大帥摘下帽子，注視着送行的人群，像是安慰，又像是鼓勵。人們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的心情，只是拚命地揮手。　　李大帥也舉起手來，舉起他那頂深色的盔式帽。舉得很慢很慢，像是在舉一件十分沉重的東西，一點一點的，等到舉過頭頂，忽然用力一揮，便停在空中，一動不動了。李大帥這個動作給全體在場的人以極其深刻的印象。這像是表明了一種思索的過程，作出了斷然的決定。李大帥完全此時此刻人們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動作把這種心情表達出來。這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性的動作，概括了歷史轉折時期領袖、同志、戰友和廣大革命群眾之間的無間的親密，他們的無比的決心和無上的光榮。　　在這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北京的新聞界出現了一個罕見的奇怪現象：一方面是各報各刊對於李想親赴北京參加和談的特大新聞大加報道，又發消息，又登社論，氣氛熱烈；另一方面是作為東道之主的北洋中央喉舌的御用報紙們僅以寥寥數十個字的新聞稿報道李想赴京的消息，壓低報道規格，氣氛冷清。　　歷史不會倒轉，袁世凱畢竟不能一手遮天，不論他如何冷淡李想、黎元洪、湯化龍一行，國民黨在中國社會的政治影響卻是阻擋不住的。隨着李想飛抵北京，中國的歷史無疑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

# 第六百二十三章 針鋒相對（三）

　　一架標名“約宛”的漢陽造運輸機飛臨北京機場的上空，在空中盤旋了兩周后，平穩地降落在跑道上。　　艙門打開，稍頃，李想的“偉岸的”身軀在朱而典、段祺瑞、湯化龍之後，出現在機艙門前。　　袁世凱的私人代表袁大公子克定，楊度，梁啟超的代表林長民為首的北京各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等，此外還有各界群眾代表和中外記者。　　飛機場上沒有口號，沒有鮮花，也沒有儀仗隊，但數百名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卻投來了熱情的目光。　　善於搶先的美國記者像打仗一樣，一馬當先衝到飛機前，不停地按動照相機快門。其他記者們不失時機地拍下了這一珍貴的歷史鏡頭。　　儘管沒有鮮花，沒有儀仗隊，但李想一行的抵京，無疑是歐戰爆發之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特大喜事。　　李想穿着再普通不過的軍裝，沒有北洋將軍們禮服的複雜華麗，但是卻非常的整潔乾淨，大檐帽拉得很低，似乎與報紙上慣常見過的肖像相似――遠遠的，永遠看不見廬山真面目。身材中下，衣服合身，充滿年輕的蓬勃朝氣，一當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時候，可以看到他的鞋底還是新的。無疑的，這是他的新裝。　　……　　“看報，看報，李大帥親臨京師！”　　“李大帥到了北京。李大帥來了！中國人聽了高興，世界人聽了高興，無疑問的，大家都認為這是中國的一件大喜事。”　　“對於中國人民，這是一個比之歐戰爆發更使人欣喜的消息。”　　“李大帥飛抵北京，這好像是在陰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來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為國家的前途祝福！自歐戰爆發以後，這真是最令人興奮的消息。”　　輿論界一掃數日前的李大帥未複電允諾時的評論態度，充滿了興奮喜悅。　　當袁世凱的第二封邀請電（又稱哿電）發出后，《大公報》發表社論說：“……人人都在懸注武漢的態度。國家必須統一，不統一則勝利不完全，而建國更困難，全國必須團結，不團結則有內亂的危險，更無從使國家走上民主建設的大路。這一星期來，人人為勝利歡欣，也人人為團結懸念。目前得見袁大總統致李大帥的寒電（第一封邀請電），大家為之興奮，希望能由此啟開政治解決之門。現在又讀到袁大總統致李大帥的哿電，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氣，真使人既感慨，又興奮。”社論最後寫道：“我們相信全國同胞的心情，都與袁大總統相同，殷切盼望李大帥不吝此一行，以定國家之大計。”　　英國路邊社發表一篇評論，它說：“袁大總統邀請李大帥赴京共商國事，……自中國國民黨過去情形視之，此次或將拒絕袁大總統之邀請，彼等並不願參加合作”。此文被北洋御用文人譯成中文，曾在國內好幾家報紙上轉載，用意很明顯，即大造中國國民黨人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輿論。　　報童的呼叫聲吸引了無數苦苦期待着和平的人們。他們天真地以為，南北展開談判，中國的和平就會指日可待。　　李大帥來到重慶，整個北京乃至全國都沸騰了。　　……　　李大帥的一舉一動，袁大總統這時更加註意。　　“報告大總統。”雷震春隨時入報道：“李瘋子已經到達市區了，市面上突地熱鬧起來，情形很……”　　袁世凱卻反而聽不進去，他只是感到意外，簡直是當頭一棒，喝到：“李瘋子真敢來！”　　“來了！”雷震春戰戰兢兢的回答。　　“湯化龍，黎元洪也敢來！”　　袁世凱煩躁到無法忍耐，抓耳摸腮，手忙腳亂，把楊度叫去道：“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現在馬勒巴子他們真的來了！你說，你說！你說怎麼辦好！”　　袁世凱煩死了。　　而較煩躁更甚的，是着急。袁世凱對這次談話毫無準備，急得只是催智囊團擬訂談話步驟及其內容。　　會議臨時確定了三條談判方針：一、不得與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　　“報告大總統，”雷震春要來了，說道：“李瘋子在機場發表談話，說得很短，沒有幾句。但卑職應該把實情報告先生，李瘋子那幾句話似乎，很是，有點，這個，好象，……”　　“他說什麼？”袁世凱大聲喊。　　“是是是，李瘋子說他是為和平而來的，他是為團結而來的，他是為……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　　“我知道了！”袁世凱再大聲叫。　　“是是是！”雷震春告退。　　……　　“報告大總統，”一忽兒雷震春又來報告：“李瘋子到他們的辦事處去了！梁啟超先生等人，把李瘋子請去吃飯了。”　　袁世凱感到“李瘋子”三字刺耳，不快道：“這個我知道。湯化龍之前和梁啟超是一黨，林長民還在武漢做過一段時間的顧問。”　　“要不要大總統也設宴接個風？”楊度翩翩而來。　　“給李瘋子接風？”袁世凱立刻裝作不在乎狀道：“唉，我實在不想和他見面。”　　楊度笑道：“剛才有人告訴我，李瘋子同章瘋子大做其詩，大填其詞，一唱一和，熱鬧得不得了。”　　袁世凱一驚，問道：“他說什麼？要檢查！”　　“是這樣的。”楊度道：“他們見面了。章瘋子問道：李先生在這許多年間，還做不做詩，填不填詞呢？李瘋子笑着說：有空的時候還是做了些，最近的一首詞是《雪》，詞牌是《沁園春》。章瘋子一聽大樂，請他馬上寫下。李瘋子當眾揮毫，這麼著，他便寫下來了。”　　袁世凱似懂非懂，只是說：“我不管他寫了些什麼，不過內容如果是造反的，那不行。”　　“你問問罷，”楊度把這件差使推給了雷震春：“雷將軍也知道這件事的。”　　“你知道？”袁世凱扭頭問道。“李瘋子寫了什麼詩？”　　“我知道，我知道。”雷震春說道：“不過不是詩，是詞；也不是李瘋子專為章瘋子而寫的，只是兩人談起詩詞，李瘋子說最近填過一首詠雪詞，章瘋子便請他寫下來了。”　　“李瘋子的詞怎麼說的？”　　“他們已經抄來了。”雷震春展開紙張，念道：“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燒。”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雷震春搖頭晃腦念完：“就這樣了。”　　袁世凱惘然問道：“這是李瘋子自己寫的嗎？”　　“很多人親眼目睹他自己寫的。”　　“不會是他的‘文膽’做的吧？”袁世凱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地問道。　　楊度在旁邊笑道：“大總統也知道的，他的國學根底很深，所以國學大師梁啟超和章瘋子他們同他一見面便談這個；而且他也沒有這個必要，事先特地準備了這首《沁園春》。他到北京來，該知道這個地方不是吟詩填詞的場合。”　　袁世凱不悅道：“這樣說起來，皙子是很欣賞李瘋子的才華了。”　　楊度大驚，強笑道：“這那裡會。李瘋子能吟詩填詞，辛亥年就曾轟動江南文壇，不足為奇。只是。……”　　“只是什麼？”　　恃才傲物的楊度不知怎樣說才好，囁嚅着道：“只是我有點過慮。我精神衰弱，好多地方想得太遠，還得請大總統包涵。”　　袁世凱心想，楊度那股酸勁兒文人做派又來了。楊度忠心耿耿，對他的忠誠毫無問題，如今他拿着李瘋子的什麼詞憂形予色，內中一定有文章，便和顏悅色道：“皙子有話儘管說，我們之間，是無話不談的。”　　“謝謝大總統。”楊度幾乎聲淚俱下：“我所過慮的，就是為了這首詞。”　　“為什麼？”　　“這首詞，老實說，填得非常之得體。京城幾位詞家看過，他們一致認為氣韻高華，詞彩明麗，同時寄託遙深。”楊度聲音發抖，在這方面，他也是大家。他在這是詞里，看到的是王者之氣。　　“現在好多人在為李瘋子的詞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敵是友，他們都在唱和着。大總統想想，我們的談判還沒完畢，李瘋子已經在北京引起很多人的重視，這後果不是值得我們考慮嗎？”楊度盡量把話說得委婉。　　袁世凱不作聲，卻先問道：“皙子，你想得很對，我自有辦法。現在你把這首詩�D�D不，這個什麼春解釋給我聽罷。我倒要聽聽，人家說他寄託遙深，到底怎麼深法！”　　楊度便小小心心，一句句解釋給他聽了。　　袁世凱在沙發里，好半晌沒有開口，他顯然給自卑感和優越感衝突得難以啟齒了。

# 第六百二十四章 洗塵（一）

　　薄薄的晨霧中，一輛奔馳着四輪馬車驚碎清晨的寧靜。車廂靠窗邊的座席上，坐着一個三十齣頭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硬挺的黑呢制服，一行密密的黃銅大扣，從最下一顆一直扣到最上一顆，連兩排風紀扣也扣得緊緊的，寸把高硬衣領托起一張清秀的面孔，頭上的黑呢鴨舌帽戴得端端正正。他直挺挺地坐着，兩隻手掌平放在大腿上。四輪馬車在高速前進，時有晃動，他卻紋絲不動，背與靠墊始終保持着三四寸寬的距離。此人儘管眉眼秀氣，身板單薄，但看得出，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有着標準軍人氣質的將軍。　　他，就是蔡鍔。　　從上車以來，蔡鍔一直面無表情地閉着嘴巴，不講話，就連與身旁的同座者都沒有打一聲招呼。他微微側着頭，盯着窗外飛逝的屋檐門戶，一眼不眨，模樣很是平靜，甚至冷淡，其實，他的腦海里正在波浪起伏，滔滔滾滾。　　蔡鍔當初來到北京，袁世凱仍然用對付朱瑞的那套戲法來對付他。　　朱瑞因旅程較近先蔡鍔到北京。他換了一身軍服，在總統府承啟處等候召喚。袁派一個承啟官走出說：“總統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跡，請換便衣來見。”　　朱瑞打算回去換便衣，被承啟官阻止，引導他走進一間屋子，拿出一套狐皮袍子和馬褂給他穿上。朱對着衣鏡照了一下，增之則長，減之則短，像是量着他的身材裁剪一樣。　　朱瑞在承啟官的引導下來到居仁堂，見到春風滿面的袁世凱，緊張得說不出話來，袁世凱像熟人一樣，請他坐下，海闊天空地同他談話。　　袁世凱出其不意地問，道：“介人，你若是反對我，就應該宣布獨立，若是反對亂黨，就應該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麼意思？”　　朱瑞曾擔任過新軍標統和江浙聯軍司令，他戰戰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話來，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樣子，馬上用別的話岔開，而且臉上老是那樣和善而親切，好像對這個問題並不介意。談到末了，站起身來說：“你應當早點回去，地方治安要緊。”　　朱瑞隔了幾天仍穿那套狐皮袍子和馬褂到總統府，向袁世凱辭行。總統府三步一哨，五步一崗，戒備得非常嚴密。他走進居仁堂，見袁世凱身穿一套金邊耀眼的大元帥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未等朱瑞開口，袁世凱正顏厲色地說了一連串的話，“軍人不可無紀律”，“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口氣非常嚴厲，嚇得朱瑞連頭都不敢抬，渾身淌着大汗。　　這就是袁世凱慣用的“懷之以德，臨之以威”的戲法。這套戲法並不是他發明的。他只是把從古以來的奸雄駕馭“人才”的權詐之術搬來表演一番。　　但這套戲法用在頭腦冷靜和意志堅強的蔡鍔身上，就不起作用了。袁世凱發現這個瘦小個子是個不容易對付的人，便不放他回去，立刻派密探監視着他的行動。　　袁世凱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報，誣衊蔡鍔在雲南有脫離中國版圖、另建一國，自號為“大漢王”的叛國企圖。袁在這個假情報上親批“應查”兩字，命內史歸入檔案。這個舉動是寓有深意的：原來他已看中了蔡鍔是個長於治軍而又嚴肅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隨時可以抽出這個檔案來加他一個“叛國”的罪名而置於死地。　　袁世凱看中蔡鍔是個長於練兵的軍事人材。蔡鍔被袁世凱騙到北京加以監視起來后，經常同湖南同鄉楊度往來，通過楊度的關係，與總統府內史夏壽田也有來往。　　楊度早已看出袁世凱對北洋舊將有所不滿，並且有改造北洋派的決心，於是，與夏壽田裡應外合地推薦蔡鍔主持新的建軍工作。這個建議正與袁的心意相符合，袁認為如果蔡鍔擁兵在外，對他是不能放心的，把蔡圈禁在北京城，叫他主持建軍工作，就不可怕了。但袁世凱是個猜忌心極重的人，他始終把梁啟超當作一個政治上的假想敵人，而蔡鍔又是梁啟超的學生，他又不能不顧慮到梁蔡之間的密切關係。　　楊度向袁世凱勸道：“師生關係並不是牢不可破的。梁啟超就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而現在康梁分了家。如果總統結之以恩，蔡鍔必然樂為總統所用。”　　袁世凱向來是拿功名富貴拉攏人的，楊度這番話正與他的見解相符合。　　袁世凱向夏壽田說道：“小站舊人現在暮氣沉沉。我對南方人沒有成見，如果南方人不反對我，我未嘗不可以重用他們。如果蔡鍔靠得住，你就做他的副手吧！”　　夏壽田是楊度的湖南同鄉，又是同學，他做總統府的機要秘書又是楊度推薦的。袁世凱用人從來就是以門第為重，夏是豪門出身，而又具有辦事殷勤和文思敏捷的優點，因此是總統府內史中的一個頭等紅人。夏雖不是軍人出身，袁用人慣於採取監視制度，用夏做蔡的副手，是用他監視蔡的一種做法。　　袁世凱打算先派蔡為參謀總長，以代替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後調蔡任陸軍總長，以代不聽調度的段祺瑞。蔡鍔同意了這個計劃。　　袁世凱先後任命蔡鍔為政治會議議員、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經界局督辦、昭威將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辦事員等職，這些都是袁世凱“結之以恩”的做法。　　但是，袁世凱身邊的人多是北方人，都反對用南方人主持建軍工作，他向袁進言說道：“要完全解除北洋舊將的兵權是辦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們的兵權，使他們不致成為中央的後患就夠了。用南方人主持建軍也是行不通的，因為北洋派是一個有地方色彩的團體，要在軍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用南方人，對於這樣一個有關國家安危的大問題，只能行之以漸而不能操之過急，否則禍變之來，可能不在將來，而在今日。”　　這個意見又恰恰打中了袁世凱多疑的要害，因此，用蔡鍔來改造北洋派的計劃就被擱淺了。　　……　　庚子年，那時候的蔡鍔還叫蔡艮寅。他應湖南同鄉唐才常之請，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起義很快便失敗了，唐才常慘遭殺害，蔡艮寅再次逃到日本。起義的失敗，使他深刻認識到軍事的重要，決定棄文習武。梁啟超非常支持，向他的朋友士官學校的教務長佐滕義夫推薦。佐滕接納了蔡艮寅，將他編進第三期騎兵科。入校前，梁啟超對他說：“你現在是軍人了，應該有個相稱的名字。古詩說‘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鍔者，寶刀也，你就以‘鍔’為名吧！”從那時起，蔡艮寅便改名蔡鍔。　　蔡鍔懷着“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鎩鋇某綹弒Ц海�在士官學校勤奮學習各種軍事技藝，門門功課優異，與蔣百里、張孝准一起，被譽為士官三傑。蔣百里第一名的狀元成績畢業，他以第二名的榜眼成績畢業，校方獎他一枚菊花勳章。　　那時，國內各省都在籌建新軍，蔡鍔在士官學校的傑出表現，受到了國內的重視。湖南、江西、廣西、雲南等省都有人來與他聯繫，聘請他為軍事教官。旅居日本多年了，蔡鍔無時無刻不想念自己多災多難的祖國，想念自己那些在貧困中掙扎的父老鄉親，在那些年求學求知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救國救民。當初滿腔熱血的青年志士的心潮，蹉跎到今天，還能繼續洶湧澎湃嗎？　　……　　“將軍，梁先生的府邸到了。”身邊的副官在蔡鍔身邊說道。　　蔡鍔從沉沉的回憶中醒來，抖數一下精神，車門被拉開，已經到了棉花衚衕的梁宅門前。　　他的恩師梁啟超在私邸宴請剛剛抵京李想。　　去年秋天，熊希齡組閣，梁啟超入閣做了司法總長。入閣之初，梁啟超還存着一番志向，試圖制定一個司法制度，將從未有過嚴格法律意義的中國司法引入正途。但很快他就失望了。熊希齡並不是有作為的政治家，袁世凱更無意於各項建設。對大總統來說，當務之急乃是如何鞏固政權，用強力將反對派壓下去。熊希齡辭職后，他也辭職了，袁世凱改任他為幣制局總裁。這更是一個有名無實的職務，不過月支五百大洋而已。　　進步黨成立，梁啟超被選為理事。理了一段時期的事後，他也看出，這些所謂的議員們大部分都是圖一己名利的政客，口頭上說的一套，心裏想的又是一套，而且對政黨政治一竅不通。袁世凱解散國民黨，收繳國民黨籍議員證書，大多數進步黨議員們為消除政敵而拍手叫好，並落井下石。梁啟超看到這個局面很痛心。國會是兩黨組成的，不能一黨唱獨角戲，沒有了國民黨，進步黨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果然，國民黨籍議員被取消后，國會開會不成，很快就解散了。進步黨失去國會這個合法鬥爭的場所，也就名存實亡了。　　梁啟超終於徹底看清袁世凱不是行民主共和的人物，對兩年來的追隨頗為悔恨。同時，他也看出袁世凱之所以能這樣為所欲為，其根本的力量在於袁的手裡掌握着北洋軍。梁啟超要成事，進步黨要成事，非要有自己的軍隊不可。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高足蔡鍔的身上。楊度根本不知道，回國十年來，蔡鍔一直與梁啟超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蔡鍔發自內心地敬重名滿天下的恩師，梁啟超也十分器重依畀這個年輕有為的學生。蔡鍔與梁啟超的情誼遠遠超過了楊度。現在得知袁世凱要調蔡鍔進京，授其軍事重權，梁啟超如何不高興，忙修書一封寄往昆明，盼望學生將滇事妥善處理后速來京師。　　蔡鍔收到楊度的信后两天便收到了總統府的調令。他生性沉靜穩重，慮事深遠，並不認為到京師去是一件好事：素與北洋軍系沒有瓜葛，京畿一帶從來就是北洋軍系嚴密控制的地方，孤身進京，能有什麼作為？弄得不好，反而入了牢籠，今後欲求脫身都很難。都督衙門裡的僚屬們卻都主張他去。大家說，雲南畢竟是邊隅之地，影響有限，應該有坐鎮北京號令全國的雄心大志。又表示雲南永遠聽都督的，倘若今後有什麼事要雲南辦，只要一句話，滇軍將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正在猶豫不決時，蔡鍔接到恩師的信。他不再遲疑了，遂打點行裝啟程。　　袁世凱本想讓蔡鍔先當參謀總長，以取代從不到部的黎元洪。因為黎一邊做着副總統，一邊還兼着這個職務，儘管他身任兩個總領全國的要職，卻始終被李瘋子扣在武昌。待蔡鍔做了一段時期的參謀總長之後，再調任陸軍總長，進而取代段祺瑞。不料左丞楊士琦的幾句話，使袁世凱取消了這個安排。　　就在蔡鍔進京的前夕，袁世凱跟楊士琦談起這事。楊士琦說道：“北洋軍系是長期來形成的，要驟然改變不可能，只宜行之以漸。北洋軍系都是北方人，若用一個南方人來做他們的總指揮，會引起他們的不睦。況且蔡鍔年輕資歷淺，不易彈服，容今後慢慢物色更合適的人為好。”　　袁世凱對長軍事之人本來就看得很重，他認為楊士琦的話有道理，尤其是用南方人來指揮北方人確實有點不妥。　　蔡鍔進京的那天，袁世凱派人用隆重的禮節迎接，又在棉花衚衕裝飾了一套豪華的住宅讓蔡鍔居住。過了幾天後封蔡鍔為政治會議議員、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再過幾天又封他為昭威將軍。頭銜很多，就是沒有具體職務。　　梁啟超發現蔡鍔來京之後，情況和蔡鍔來京之前沒有多少變化，這次聽說李想忽然來京，他們都把寶押在李想的身上，企盼這位年輕的軍事奇才能做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得力工具。　　梁啟超設宴，邀請了剛入京的李想、黎元洪、湯化龍赴宴，同時還特為將在家賦閑的熊希齡及劉揆一，龍泉寺“讀書”的李瘋子和他的得意門生也全都請了來。　　蔡鍔、林長民、熊希齡及劉揆一等人雖同處京師，平日也難得聚會，今日相聚一堂，大家都格外珍惜。更何況，很多人還沒有見過南方那位傳奇大帥，也是很見見面。

# 第六百二十五章 洗塵（二）

　　“好詩，好詩……”　　蔡鍔走進來就聽見一陣如潮水般的馬屁。　　蔡鍔抬眼看去，一道挺拔的身影出現在他眼中。　　李想裁剪合身的軍裝，短短的頭髮倍有精神的根根豎起，嘴角勾着一抹淺淺的笑。　　看着李大帥，蔡鍔怔住了，有些人天生就是發光體，不管走到哪裡，不管什麼裝扮，都會吸引着眾人的眼光，無法移開，而李大帥就是這種人，俊朗的外表，斯文的裝扮下，有着無法掩藏的霸氣，他走進來之後，不知惹紅了多少女子的芳顏。尤其是他那副眼神，退去了第一眼看到時的犀利，換上了些許慵懶，更增加了幾分魅力。　　蔡鍔幾乎不需要人介紹，就知道這一定是李大帥無疑。　　李想身旁的女子一身水藍色的長裙，頭髮高高的挽了起來，露出了線條優美的脖頸，一雙大眼犹如一汪清潭，小巧的鼻子下，嬌艷的紅唇微微勾起，一個氣質優雅，惹人憐愛的女子。　　在李想與這位艷麗無雙的女子低聲耳語的時候，有兩名女子也相攜走過去，一個看起來相當美艷可人，眼神中透露着不馴，而且她的打扮也相當個性，不同於其他女子的長裙，她穿了一身褲裝，又增添了幾分英氣，另一個則是顯得嬌弱無比，一頭長發束在一側，一身粉紅色的小禮服更加烘托出我見猶憐的氣質。　　“那就是李大帥了。”　　聽到聲音，蔡鍔回頭，看向不知何時已經來到他身後的林長民。　　“那三個女人，穿水藍色衣服的叫水仙兒，不要看她水樣的一個女子，雷震春都要懼她三分；那個穿褲裝的是湯化龍的女人湯約宛；另外那個叫梅迪。”　　蔡鍔好笑的看着林長民，道：“你好像什麼都知道啊。”　　林長民努努嘴，道：“關於他們的一些事，武漢哪個人不知啊？”　　蔡鍔轉頭看着處於人群中的李大帥，輕笑着搖了搖頭，看來從古至今，名人的私事總是八卦的主題。　　“蔡叔叔，您在笑什麼？”　　蔡鍔剛想說什麼，在他臂彎里一隻白嫩的小手纏過來，蔡鍔看着小手的主人，一個風華絕代的小美人。　　“徽徽。”林長民溺愛的喊着他那掛在蔡鍔臂彎的女兒的乳名。　　年僅十四歲的林徽音也隨父親參加這場小小的洗塵宴。她還是一個亭亭玉立卻仍帶稚氣的小姑娘，梳兩條小辮，雙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緻有雕琢之美，左頰有笑靨；淺色半袖短衫罩在長僅及膝下的黑色綢裙上。她吐了吐粉色的舌尖，放開蔡鍔，翩然轉時，飄逸如一個小仙子。　　在蔡鍔的身邊不缺美麗大方的俏佳人，可是像林徽因這樣清新動人的江南女孩，應當是絕無僅有了。初見時，他只覺徽因似一朵出水芙蓉，清新淡雅，飄逸絕塵。　　“嘶�D�D”　　耳邊傳來一聲輕微的聲音，蔡鍔轉頭看到梁啟超的公子梁思成一臉獃滯的慌忙的擦着嘴角的口水。　　林徽音淡淡的掃了一眼安靜的人群，優雅的走到李想面前，像個大人一樣伸出千千玉手，笑道：“李大帥。”　　世間真的有許多難以言說的奇緣偶遇，置身於碌碌紅塵中，每一天都有相逢，每一天都有別散。某一個人走進你的視線里，成了令你心動的風景，而他卻不知道這世界上有過一個你。又或許，你落入別人的風景里，卻不知道這世上曾經有過一個他。　　十四歲的林徽音已是一位娉婷女子，她的才情以及落落韻致隨着流年生長，彷彿所有從她身邊走過的人都會被其少女獨有的清新給迷醉。　　李大帥大笑着握住她的小手，道：“林家有女初長成啊。”　　……　　比起李想的滿面春風，此時，梁啟超看到這麼多故人，想起十六年前時務學堂的那次聚會，想起緊接着的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想起隨之而來的風雲突變、六君子的遇難、自己和南海師的出逃，想起海外十多年的奔波鼓吹，又想起前年回北京時的滿城轟動，這兩年的入閣組黨親辦政事的艱難和失望，一時間滄桑變化的萬千感慨都湧上胸間，本來海量的他，只喝了幾杯酒便覺得頭暈了。　　三十六歲的劉揆一已有些發胖了。前年和去年，他當了八個月的工商總長。時間雖短，卻是兩度人閣。在陸征祥內閣呆了兩個月，在趙秉鈞內閣里呆了半年，因宋案而憤然辭職。民國未建立時，劉揆一作為血氣方剛的職業革命家，為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出生入死不屈不撓。民國建立后，他做過閣員級大官，反而意志大為衰退了。　　袁世凱做總統后，同盟會要建政黨內閣，為抵制袁世凱所主張的超然內閣，同盟會籍的蔡元培、宋教仁、王寵惠、陳其美四總長退出內閣。袁為討好同盟會，提出由劉揆一接替陳其美的工商總長一職。為調和矛盾，消除黨爭，黃興勸劉揆一先脫黨后入閣。劉揆一很想利用總長一職為國家做點實事，於是宣布脫離同盟會，進而做了陸內閣的工商總長。這下招致了同盟會中激烈派的堅決反對。他們指責劉為了謀取高官而叛黨。又因劉任職后委任共和黨的向瑞琨為次長，而劉在議員討論時獲得了共和黨的全數票，於是不少人說劉做總長是交易。剛上任的劉揆一便四處挨罵。全國政局混亂，黨爭激烈，誰有心思辦實業？劉揆一肚子經濟改革的計劃全部化為空文。到了辭職的時候，工商實業無一舉措，經濟建設無一業績。這一年來劉揆一頗為消沉，他沒有想到革命成功后的中國竟然是這個樣子！　　熊希齡辭去總理后，在香山買了一座房子住下。熱河盜寶案的公布，使他既感委屈又有口難辯，他對袁世凱恨懼交集。想想當了五個月的名流內閣的總理，除開把袁由臨時總統扶為正式總統、副署解散國民黨和國會外，一件實事都沒有做。清夜扣心，深覺慚愧。熊希齡認識到自己不是干政治的料子，不如做點實事更有益於社會。夫人朱其慧很贊同丈夫的意見。她一向富有同情心，每見孤貧無援的老人和流離失所的孩子便覺心裏難受，於是她和丈夫商量籌辦社會福利事業。熊希齡深為讚許。眼下，他已在開始做這件事了。　　當一個整腳的政治配角，給他帶來的是羞慚；做一個拯弱扶貧的慈善家，得到的是社會的廣泛讚譽。幾度宦海浮沉過來的湘西俊才，終於尋到了自己的最佳人生位置。為此，他心裏充實，心情也很開朗。　　熊希齡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對湯化龍說道：“濟武，當年‘憲友會’的成員，就數你的出息最大了。”　　“秉三過獎了。我沒有做什麼事，就是生了一個好女兒。”湯化龍謙虛地笑了笑，又很自豪的看向自己褲裝的女兒。又道：“霖生兄領導同盟會在海外艱苦奮鬥，他才是有大功於國家和人民的英雄。”　　“濟武兄取笑了。”劉揆一苦笑着說，“我哪裡配得上有功，真正有功的還是李大帥，他在武昌首義時親冒矢石，他才是締造共和，有大功於國家和人民的英雄。”　　李想也趕緊謙遜一下：“我那點功績算什麼？有大功於國家和人民的英雄應該是卓如師、他這十多年來所撰寫的數百萬文章，不僅開啟了今天的民智，而且對子孫後代都有不盡的啟示。”　　李想說的是心裡話。辛亥革命之後，他在對革命成功后的中國現狀的痛苦反省中，深感這一切都是由於國人的文化素質太差的緣故。這種差，是全民族性的，不僅僅是市井小民、販夫走卒，包括國會的議員、內閣的總長次長，甚至也包括自認為是先知先覺的革命黨人在內。一場劇烈的暴動可以推翻一個朝代，改換一個政權，但對民智的提高、素質的改善，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國真正成為強國，要靠全民族文化素養的提高；而提高文化素養，靠的是教育。在魯大師還沒有出世之前，李想認為，梁啟超是這方面當之無愧的大師。　　李想舉起酒杯，由衷地對着梁啟超說道：“卓如師，學生敬你一杯！”　　梁啟超捂住酒杯說道：“我頭有點暈了，我不能喝了。”　　李想立刻拿出公務員勸酒的架勢說道：“卓如師，我說一句話，如果我說得對，您喝一口表示贊同，說得不對就不喝。”　　“你要說句什麼話？”梁啟超來了興趣，眾人也都來了興趣。　　李想露出一個萬人迷的微笑，說道：“卓如師，您的文章風靡中國，啟發了千千萬萬人的心智，我從心底里尊敬您。我想，您應該把自己的一肚子學問拿出來，精心培養一大批教師，讓他們也去寫文章傳播知識。如此，一個任公就變成了幾十個幾百個任公了。卓如師，你說我的話有道理嗎？”　　“我明白了，李帥的意思是要我去當教授。”梁啟超鬆開捂在酒杯上的手說。

# 第六百二十六章 洗塵（三）

　　“我明白了，李帥的意思是要我去當教授。”梁啟超鬆開捂在酒杯上的手說。　　“不是當一般的教授，是當教授的導師。”李想強調指出。　　“李帥說得好，我也認為我適宜去學校當導師。好，這杯酒我喝了！”梁啟超舉起酒杯，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　　李想見梁啟超賞他的臉，十分高興，便把自己的酒杯斟得滿滿的，也一口抽幹了。　　蔡鍔步伐堅毅的走過來，說道：“卓如師去當導師的確是好事，只是嫌早了點，十年後再去吧，現在的政壇還離不開先生。”　　李想扭頭一看，一眼就認出蔡鍔，跟照片上實在太像了。　　熊希齡趕緊說道：“松坡說得對，干十年實事後再說。”　　李想和蔡鍔互相敬軍禮，然後握手，兩人都有些惺惺相惜。　　梁啟超感慨起來：“就我自己的願望來說，我什麼政事都不想一干了，不獨這個幣制局長不做，就是給我一個國務卿也不做。這幾年的國事真讓我厭了。不過，每當我想起複生、佛塵，想起許許多多為中國的新生而付出生命的朋友，我便不得不打疊精神干。國家是我們自己的國家，若我們都圖個人的安逸，隱居避世，不負責任，這個國家交給誰？”　　梁啟超這話說得沉痛，也說得實在，酒席上的每個人都是對社會對國家有強烈責任感的熱血漢子，對這話都從內心裏表示贊同。　　“十六年過去了，十六年前那次在時務學堂的聚會，我始終不能忘記。”梁啟超又滿懷感情地說。　　“我們都不會忘記。”林長民和湯化龍等人異口同聲地說。　　梁啟超說道：“所幸十六年過去了，除復生、佛塵為國成仁外，我們活着的人都在努力，也無愧於歲月，尤其是李帥，在鄂區練出了一支勁旅。國家還未走上正軌，安定乾坤，還得靠真刀實槍。也正是李帥手裡握着的槍杆子，才能抑制住袁世凱膨脹的獨裁野心。也正是李帥有單刀赴會，親赴北京的彌天大勇，才有了南北和談。是一個‘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壯舉。”　　李想能感覺到面前這位老人對他的殷切期望，忍不住說道：“卓如師放心，學生練出的軍隊決不會成為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一定要使它成為安定國家保衛百姓的長城。”　　“壯哉！李帥，我敬你一杯。”蔡鍔舉杯。　　“不敢當。”李想說著，先將自己杯中的酒一飲而盡。　　梁啟超被李想的豪氣所感染，充滿感情地說道：“從來亂世多英豪，我不幸生當亂世，也有幸於亂世中結識眾多英豪。南海師，中山先生，並世兩聖人，都是幾百年間才出一個的人物。戊戌年遇害的六君子以及後來的佛塵兄，也是古今少有的慷慨烈士，還有克強、宋卿、季直、組庵及在座諸位都是與歷代開國名臣相併列而無愧的英傑，都是後世子孫筆下的傳奇人物。”　　梁啟超深情款款的看着李想和蔡鍔說道：“李帥，松坡，你們是湖南人，我是廣東人，四五十年前，我們廣東人與你們湖南人打了十多年的仗，結果湖南人贏了，廣東人輸了，至今還有許多廣東人恨湖南人。但從我的心裏來說，我倒並不喜歡我的同鄉洪秀全，我敬重的是你們的鄉人曾國藩。”　　李想盯着梁啟超看了一眼，沒有做聲。　　身為梁啟超得意門生的蔡鍔頗覺意外，問道：“梁師，真的這樣嗎？”　　“真的這樣。”梁啟超說道，“曾文正公這個人，不但是近代，也是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物；不但是我國，也是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物。我到日本后，又把《曾文正公全集》從頭至尾翻閱了一遍，越讀越發從心裏敬佩他。”　　曾國藩和他所領導的一批湘軍將領的顯赫業績，蔡鍔自然聽得不少，曾氏的文章他也讀過幾篇，但全集並未讀過。全世界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豈不與釋迦牟尼、耶穌、孔子等同地位了？老師將曾國藩抬到這樣的高度，這是蔡鍔過去從未聽說過的。他懷着強烈的求知慾望問：“梁師，請你簡單地說說曾國藩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好嗎？”　　梁啟超嚴肅地說道：“曾文正公並沒有超群絕倫的天才，甚至可以說在當時諸多英傑中，他還是較為鈍拙的，他一生所處的環境，多為不遂心的逆境，然而他卻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者震古爍今，無人可與之相比。他的一生得力於立志。”　　梁啟超不知不覺地又喝了一杯紅酒，李想悄悄的給他滿上一杯。　　拉出去望着蔡鍔瞪着雙眼全神貫注聆聽的神情，他不由得想起了五年前的時務學堂里師生對坐問答的情景。當年的聰穎少年，而今已成為著名的士官三傑之一，梁啟超對這個平生最為得意的學生寄託着無限大的希望，他願學生能以曾國藩作為人生的榜樣，像曾氏那樣建立不朽的業績。就像又回到時務學堂的講台，梁啟超神采飛揚，放言高論：“曾文正公立志高遠，抱負宏大，他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終於成為一代偉人，千古楷模。”　　梁啟超這段話，給蔡鍔很大的啟發。他說道：“曾文正公的文章我讀得太少了，他的全集卷帙那樣多，我一直沒有時間通讀。”　　梁啟超說道：“孟子曰，人皆可為堯舜。堯舜是不是皆可學而為之，我不敢相信，但我相信曾文正公是可學而為之的。讀他的文章，就可以學他的為人。他的話字字皆得之於閱歷，又切於實際，讀來親切有味，且可以使人照着去辦。元好問說，鴛鴦綉了從教看，莫將金針度與人。曾文正公恰好相反，他是把金針度與人的人。我近來有個想法，待過段時間有空了，我要編一本曾文正公嘉言抄，分為治身、治學、治世等幾個方面，摘抄他的嘉言美語，讓世上所有像你這樣的忙人也能得到他的教益。”　　蔡鍔說道：“吾師此舉，功德無量。”　　梁啟超說道：“曾文正公於帶兵打仗有獨到之處，我把他軍事方面的嘉言都送給你。今後，項城不是準備請你幫助袁克定組建模範師嗎？你到時候結合軍隊的實際情況再弘揚發揮，作為教材來訓練軍隊，一定可起事半功倍的作用。”　　蔡鍔說道：“那我預先謝謝老師了。”　　師生二人正說得起勁，李想卻笑着對梁啟超說道：“我是湘人，我對曾國藩還沒有你這位粵軍後人的感情深。說實在的，當年洪秀全玩的那套天父天兄的把戲並不值得讚賞，但曾國藩也算不得真正的偉丈夫，倘若他當年不是那樣過於矜惜自己一己一族的私利，為國家社稷着想，他應該乘破金陵之機，率湘軍北上推翻滿人的朝廷。如此，則何來日後的甲午之敗、帝后逃難那樣的奇恥大辱？”　　李大帥純粹就是穿越人生的思維方式。　　梁啟超大笑道：“這也是湖南人湘綺先生的高論，然而高則高矣，未見得實在。倘若不勝怎麼辦？滿人繼續坐他的江山，而曾文正公一生的事業美名則徹底毀滅了。”　　李想想不到有人這麼說過了。他四十五度往天花板，說道：“曾國藩心中有家，卻沒有國。”　　“國、家？”梁啟超收起笑容，望着李想繼續說：“不過，湘綺先生乃是鬼谷術傳人，他的策謀我也很敬佩。有曾文正公的愚忠，又有湘綺先生的奇策，所以四五十年前中國舞台上才會那樣有聲有色，光彩絢麗。而這一正一奇，都是你們湘人在唱主角呀！”　　蔡鍔說道：“湘人出頭露臉，才只是近幾十年的事，過去總是被人稱為蠻子的。春秋諸侯聚會中原，楚子的地位只能是廚房裡的燒火工役，到了唐朝劉蛻中進士，別人都說破天荒。想起來真是慚愧。”　　“自從出了曾文正公，湘軍打了勝仗之後，那就了不得了。這幾十年，無湘不成軍，天下督撫湘人過半，哪個省能比得上你們湖南？就是今天，我說句公道話，世上真正做大事的也多為湘人。這叫做老天爺過去虧待了湖南，現在要以偏愛來彌補。”　　李想被梁啟超這一番真誠的話說得激動起來。他想想也是，近代湖南人中的英雄豪傑的確不少，號稱東方普魯士的強悍省份，就憑一千八百萬湖南人，中國也不會亡。　　“說得好！”大家都興高采烈地舉起杯子。　　這時，梁家人匆匆走進來，帶着一張燙金的請帖。　　梁啟超看了一下，說道：“李想，今晚項城在中南海大總統府設宴為您洗塵。”　　梁啟超把請帖遞給李想看了。　　李想來北京第一天就開始大搞統戰“陰謀”，用一首氣壯山河、膾炙人口的好詞，便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袁世凱座不住了，倉促的搞了一個小型的歡迎宴會。

# 第六百二十七章 彌天大勇（一）

　　華燈初上，李想和湯化龍、黎元洪又奔赴下一場宴會――袁世凱在中南海居仁堂倉促舉辦的一個小型宴會。　　李大帥仗着對當年在北漂的時候對皇宮熟悉，不要別人送，自個開了辦事處的一輛寶馬，直奔景運門。他也打聽過，前清時代，外官通常由這道門進宮。　　車來到景運門，只見兩扇宮門關得緊緊的。原來這道門已經封死了，不得已另外再找門。好不容易找到一道大門，門口停了幾頂綠呢大轎，又有幾個持槍守衛的兵士站在那裡。　　李想把名片甩給衛兵，就蹺起二郎腿，細細地品着茶，和黎元洪，湯化龍聊天打屁。　　大約過了幾分鐘，只見袁克定拖着一條瘸腿，大步流星地走了出來，大聲問大個子兵：“李大帥人呢？”　　大個子兵見大爺親自出來接，方知是大總統請來的重量級客人，而且就是那個令北軍幾乎聞風喪膽的南方傳奇名帥，忙畢恭畢敬地走進門房，向李想行了個軍禮，說：“剛才慢待了，請李大帥寬恕。”　　這時袁克定也進來了，說道：“李大帥，您怎麼自己來了，父親還派大總統府的衛隊專程去接您了。”　　袁克定又熱情的和黎元洪和湯化龍還有湯約宛熱情的打招呼。　　進了中南海，湯約宛女孩子心性，對眼前的一切都備覺新奇，不斷地牽動李想的衣角，指指點點，問這問那。李想像個導遊似的不厭其煩地講給她聽。袁克定和黎元洪、湯化龍都搞不懂，李想怎麼知道這麼清楚，就好像來個皇宮似的。　　兩人問的答的興緻都極高，如同游山逛水似的，全然不把總統府的威嚴肅穆放在眼裡。旁邊路過的官員們都疑惑地望着他們，遠遠地指着他們竊竊私語。　　袁克定看在眼裡，雖覺得不成體統，卻也無可奈何。　　進了居仁堂，先在茶室喝茶。　　一會兒袁世凱身穿一套德國式黃呢軍便服，着一雙黑色牛皮長馬靴，“噔噔噔”地走了進來。　　袁克定、黎元洪、湯化龍、湯約宛都刷地站起來迎接。李想依舊悠悠閑閑地坐着，直到袁世凱快要走到大家的面前時，他才緩緩站起。　　這是李想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觀察這樣一位歷史“梟雄”，現實中的袁世凱遠沒有七分臉的照片中那樣神采奕奕，看着看着，李想的狐狸尾巴就顯露了出來。　　袁世凱也同樣打量眼前的青年大帥，在中國二十幾歲就能當將軍沒什麼稀奇，只要轄有一地，再領個七、八千號兄弟，當個少將並非難事，只是像李想這樣白手起家，奇迹一樣的爆發戶，轄有半壁江山的大地主，絕對是絕無僅有的。　　袁克定走過來對着袁世凱介紹道：“父親，這位就是從武漢來的李想李大帥。”　　“噢，噢。”袁世凱臉上露出笑容，伸出一雙手來，客氣地說道，“李帥，一路辛苦了，請恕袁某沒有親到車站迎接。”　　李想和袁世凱拉拉手，客氣的說道：“不敢當，不敢當。”　　儘管袁世凱向李想發出邀請時有一種“恩賜”的感覺，也慷慨地公開表示他將對李想“以誠摯待之”，但是，在與李想見面的那一瞬間，他還是感到了一種強烈的羞辱：�D�D近二年來，他不斷地表示一定要把“禍匪”國民黨斬盡殺絕……�D�D恍如昨日的一切如何能與今天這個舉杯問候的場面對應？眼前這個長期與他對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懲罰誰人還能服從他的政府？他領導的國家還能稱得上是有尊嚴的國家嗎？　　袁世凱臉色堆砌笑容，道：“李大帥，比照片上的多了幾點英氣，真是少年英雄。”　　“可袁總統卻沒有照片上的神采，看來是久病纏身，老英雄遲暮矣。”　　袁克定聽在耳里就好像被針扎了一下。他只覺得這個李瘋子，比起章瘋子還要猖狂，比起蔡鍔的腰板還要硬。　　袁世凱大笑起來，說道：“好一個老英雄遲暮，不用這麼客氣了，隨便找位置坐吧。克定，讓廚子準備一下，我要和李帥喝上幾杯。”　　袁克定發現老爺子今天興趣很高，竟然要喝上兩杯，他看着李想嘴角淺笑，感覺將有什麼大事發生。　　李想這個人給袁世凱的感覺是神秘，他的那雙眼睛彷彿能看出一切，人們喜歡稱他為革命家，南方的革命者甚至把他與孫中山並列起來，但是他能看出來，這是人如同青年時代的自己，比他更成熟也比他更加稚嫩。　　“李帥請上坐，”袁世凱又對眾人說：“大家都坐吧！”　　李想也不講客氣，一屁股坐到上首，湯約宛挨着他坐下，其他幾個人謙讓了一番后也都坐下。　　一道道的菜相繼上來，多為河南名菜，如黃河紅鯉，伏牛山猴頭，嵩山薇菜，駐馬店野雞等等。　　李想心想這就是御宴了，不能輕易放過，於是拚命吃，大口大口地嚼，卻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袁世凱輕咳一聲，問道：“我最想知道是什麼讓你突然決定來到北京見我，要知道這讓我驚奇，同時讓我很疑惑，你難道一點沒有掂量過後果嗎？”　　“後果，未來不會比現在更糟糕，地球當開你、我永遠會轉，未來毫無意義，我們應該抓緊時代考慮現在。”　　李想摸摸嘴巴上的油。　　晚飯結束后，他們不知邊際的聊了近二十分鐘，就在袁克定準備找借口出去的時候，他們終於進入正題了。　　“讓我們都直接點吧，說說你來意吧。”袁世凱搞不懂李想到底在想什麼，這是很危險的。　　李想朗然答道：“南北聯合起來，扼制日本在華的擴張。這次大戰在歐洲爆發，德、法、英、俄等列強相繼投入戰爭，戰區之廣和戰鬥之嚴酷、激烈，都是史無前例的。由於歐洲列強雙方傾全力進行生死的搏鬥，越來越難以兼顧亞洲的事務；美國雖然沒有立即參戰，但日益關注歐洲戰局的發展，對於同日本爭奪中國也就顯得力不從心。在這樣情勢下，以往靠帝國主義之間縱橫捭闔和秘密協定所保持的遠東均勢被打破了，日本成為亞洲唯一強大的力量，得以不受或少受牽制地放手侵華……”　　袁世凱瞄了一眼袁克定，半晌他都沒有做聲。　　李想也覺得國家大義是打動不了袁世凱，改口說道：“我將全力支持袁大公子作為下一任大總統。”　　袁克定坐立不安的朝着老父不停的看着。這些年老頭子為了讓他能接班，可是用心良苦，他也是認認真真，可是光認認真真是沒有用的，老頭子能坐的穩，能倒了以後再爬起來靠的就是軍方支持，沒有軍方支持你就算是自稱“皇帝”也沒有用。　　袁世凱極度深沉的靠在沙发上，眯着雙眼眉頭深鎖，李想的話他壓根就不信。　　袁世凱半閉着眼，道：“歐戰爆發：一方面，歐洲列強火併、無暇東顧的空隙，我也知道，顯然對於日本乘機擴大侵華十分有利；但是，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鬥爭情況複雜，隨時有可能把中國牽扯到交戰國的衝突中去。英、德、法、俄等國在中國各佔有租借地，在那裡修築工事，駐有軍隊。例如膠州灣，就駐有德國正規軍三千五百人，它又是由兩艘裝甲巡洋艦、三艘輕巡洋艦和若干運輸船艦組成的德國遠東艦隊的基地，自然是極易燃起戰火的地方。我為了利用美、日矛盾遏制日本，避免捲入交戰國的糾紛中去，請求美國政府勸告各參戰國家不要在包括租借地在內的中國領土和附近水域進行敵對的軍事活動。同時，又宣告中國中立，公布局外中立規條二十四條。”　　袁世凱名義上是民國總統，實際上同專制皇帝沒有兩樣，他視臨時約法為弁髦，大權獨攬，倒行逆施，翦除異己，對內專橫暴戾，對外諂事列強，企圖利用它們之間的矛盾來加強統治，保持權位。歐戰爆發使和列強打一輩子交道的袁世凱政府惶惶不安，要抑制日本，他一直秉承李鴻章的衣缽――以夷制夷。自己提槍上馬，還真沒有想過。　　袁世凱在接到各國宣戰公文，乃邀集徐世昌、梁士詒、孫寶琦等密議應付方略，決定採取中立立場，公布《局外中立條規》。並指派梁士詒、孫寶琦、梁敦彥、李盛鐸四人草擬中立條規。設立中立辦事處，各國也都承認中國中立。梁、孫等訂立了中立細則多條呈袁世凱核定，大略為：　　（一）中立辦事處由政事堂派出三人，陸軍、海軍、交通三部各派二人，統率處、總務處、參謀本部各派一人，機要局派出主事三人常川駐處辦事。　　（二）設中立檢查處，查照中立條例第廿四條，公布戒嚴后，對於各國輸入及運送之物品，允宜詳為檢查，倘系戰時禁品，即予扣留。特飭由交通部及稅務處於各鐵路要站及沿海各關內，一律設中立檢查分處，以執行此職務。　　（三）注重沿海防務，分飭粵、閩、浙、蘇、奉、魯各省長官，以香港、青島、威海衛等處，英、德、俄已宣布戒嚴，恐將來不免有戰事，應籌安謐地方，嚴防匪患，並令六省籌議聯防計劃。　　（四）海軍艦隊重新配置，將海軍部所屬艦隊分為三隊：第一隊海圻、海容等十五艘，分配廈門、馬口、上海、煙台等處為海防。第二隊建安、建威等廿三艘，分配浦口、武昌、上海、九江、福州、新堤、蕪湖、岳陽、江陰、長沙、宜昌、太平府等處為江防。第三隊是練習艦隊肇和、應瑞等分守馬江、黃埔。粵海海防則由廣東負責。　　（五）訓飭駐外各使節，對於散居各國各地華僑，應隨時商同駐在各國政府，妥籌保護。對於此次戰爭，我國既宣言中立，各使領館應以冷靜沉默出之，不可輕加評論。國際規約尤當審慎遵守。關於戰爭消息，逐日拍電報告。至中國將來派員觀戰，當預先向各該國聲明。　　（六）禁止密碼電報，檢查外人函電。　　（七）停發遊歷護照。　　（八）增調陸軍第十師赴山東。　　同時袁以大總統名義電請美國政府轉達參戰各國，勿在中國領土上發生作戰行為。美國對此沒有確切答覆，日本駐華代辦小幡抗議中國政府不應向美國提出此項請求，同時德國駐華代辦馬爾參照會中國外交部，請禁止交戰國士兵通過中國領土。　　“中國自鴉片戰爭后，即受盡了列強的欺侮，自己既不爭氣，列強則得寸進尺，李鴻章以夷制夷的手段雖不能盡滿人意，但弱國無外交，以夷制夷還不失為一種方法。”袁世凱最後這樣說道。“時局紛亂啊，李帥認為呢？”　　“我不這樣認為……”　　袁世凱似乎很意外，瞿然開目，揮了揮手，道：“說，繼續說下去……”　　“說句實話，這些西洋人打西洋人跟我們有什麼關係，難不成他們還帶我們一起分享戰果，不過山東問題要妥善解決。歐戰爆發后，對中國來說，可算是一個大好機會，利用列強自顧不暇，設法自立自強，把列強勢力逐出中國……”　　李想侃侃而談，袁世凱聽着，已閉上了眼。李想知道袁世凱是聽不進去，或者不願意聽，也就不說了。　　袁世凱聽到李想沒了動靜，才懶洋洋的睜開眼，看了看大鐘，“現在快九點鐘了，李帥遠途勞頓，還是休息去吧。”　　“大總統，那我就先下去了。”　　“克定，晚上府里不好走，你送送。”　　“是，父親。”　　將李想這尊神送走後，又轉身來到書房，袁世凱一個從坐在那裡，不停地揉着小腿，袁克定走到身邊，放下拐仗。　　“父親，要不要把大夫叫來。”　　“晚了，不用了。”　　“那麼我幫您揉揉。”　　袁世凱就這樣半靠在沙发上，享受着袁克定那不太熟練的按摸手法，時不時的皺着眉頭，十分鐘過來才輕動嘴唇。　　“坐了吧，我們爺倆說回話。”　　“是，父親。”　　待袁克定坐好后，袁世凱才問道，“李想這個人怎麼樣？”　　“不足以信，留他必成大患，不如……”他看了老父一眼繼續道，“此事我可以安排，讓他看來像一次事故。”　　“你也累了，今天就到這裏吧，回院休息吧。”　　袁克定知道自己的說錯了，早就看出老頭子有點欣賞那小子，看來老頭子生了愛才之心，“那麼不妨把他留在北京……”　　“回院休息吧。”　　“那父親你……”　　“我在這裏單獨坐會。”　　袁克定走了，出了大院門聽到“哐咣”一聲，心中一驚，加快腳走向自己的院子走去。　　袁世凱的兒女着實不少，但是可勘大用的只有袁克定、袁克文，兩個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是兩子中能承繼他大位的只有袁克定，但是袁克定也並不是一個合格的繼承人，他殘疾是一方面，而由於殘疾導致的性格上的問題其實更大，在他身邊這麼多年王霸之氣、權謀之術、識人之能、用人之量，他是一點也沒有學到，這千里江山交給這樣的接班人，他着實不放心，他擔心袁克定最後淪落到紫禁城內末代清帝都不如的地步。

# 第六百二十八章 彌天大勇（二）

　　南北最高級別的談判拉開了帷幕。　　在李想到北京的第二天的上午，由黎元洪、湯化龍在大總統府同袁克定具體協商和安排，李想於當日下午同袁世凱第一次直接商談。　　“和為貴。”李想說話時彷彿不勝慨嘆！　　袁世凱也對李想表達了這種願望。他對李想說道：“我們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辦。中國不可再出現一個南北朝，不可畫江而治。南北之間，都有缺點，都有專長。我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內總要搞個名堂，否則對不起人民……”　　李想聽着，默然。袁世凱啥時候有這等覺悟了？　　這時，袁世凱又對李想說道：“國民黨最好不搞軍隊，如你們專在政治上競爭，那你們就可以被接受。”　　“老子不搞軍隊，那不成了第二個宋教仁了，那有膽量在這裏和你挺腰杆子？”李想心說。　　想到這裏，李想立起身來，目視袁世凱，回答說道：“我是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軍隊應變為國防軍，只為國防服務，不為黨派服務，黨則全力辦政治……”　　袁世凱邊聽邊想，李想不疾不徐，不亢不卑，寥寥數語說得湯水不漏，難怪，在對外交涉當中每每得手，在“李瘋子”在談判桌上確有過人之處。　　袁世凱慢慢踱着，沉吟起來。在這次會談中，由於袁世凱方面事前並無充分準備，一時拿不出具體方案，還是在李想抵達北京的當天，他才匆忙召集會議討論對策。會議臨時確定了三條談判方針。　　袁世凱居高臨下地對李想，說道：“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體方案，是為了表明政府對談判並無一定成見，願意聽取國民黨方面的一切意見。希望國民黨方面本着精誠坦白之精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李想接過袁世凱的話頭，說道：“國民黨希望通過這次談判，使內戰真正結束，永遠的和平能夠實現……”　　“中國無內戰！”袁世凱脫口而出。　　當著李想這位老對手之面，袁世凱又重提所謂中國無內戰的說法。在他眼中，國民黨只是“土匪”，“剿匪”不是內戰。　　李想連連冷笑，說道：“說中國沒有內戰是欺騙，根本不符合事實，即使三歲的娃娃也不會相信。”　　李想在原則上的堅定性是極其堅強的，從來不會在大是大非面前讓步，他立即駁斥了袁世凱的觀點。　　袁世凱想不到李想的詞鋒從如羚羊掛角般的圓滑，剎那之間，會變得如國民革命軍的三菱軍刺般的犀利，一時無言可對。最後提出談判三原則即：（一）所有問題整個解決；（二）一切問題之解決，均須不違背政令軍令之統一；（三）政府之改組，不得超越現有法統之外。　　第一次最高級別的交手，僅以討論原則為主。　　晚上，李想的主要助手湯化龍、黎元洪同袁克定、段祺瑞、楊士琦等繼續作一般性交換意見。　　……　　李想親赴北京談判可謂彌天大勇一舉兩得。一得是會見袁世凱為爭取國內和平而奔走；二得是廣為接觸中國政治舞台上各派政治領袖和社會賢達，在他們中間做工作，由此極大地提高了鄂區國民黨在社會各界的聲望，爭得了人心、民心。這個帳，袁世凱算不來。　　李想一踏上京城大地，便傳來國統區各界的一片讚揚。許多人盛讚李想敢於親赴“鴻門宴”，是一個“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壯舉。　　李想本人居然敢於親赴北京，同時又是作為中國第一大黨的代理總理為爭取和平而來的，這使得國民黨在和談伊始就奪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在北洋統區民眾之中的形象也因李想此行而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李想的身價因此而倍增，大後方的百姓對李想和鄂區國民黨另眼相看。“李想”這個名字一時成了皇城根下的老百姓們的熱門話題，乃至在出現了數千北京市民自發地擁擠在改為國民黨駐京辦事處的湖廣會館門前的大道上，爭相目睹李大帥風採的熱烈場面。　　在京，李想除去參与談判外，還遍訪各界人士，參加各種社會交往活動。用北洋系頑固分子的話來說，李想是在大搞統戰“陰謀”。陰謀也罷，陽謀也罷，反正李想什麼人都見。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大官小官、平民百姓，在湯化龍這位當年立憲會領袖人物和黎元洪這位前清的舊官僚的協助下，李想都和他們打交道。　　李想、湯化龍和黎元洪稱之為“看望老朋友，結交新朋友”。　　爭取各民主黨派力量的支持是李想北京此行的一項重要任務。　　李想在梁啟超宴會現場寫的《沁園春・雪》在傳抄中被記者覓得，並立即全文刊出。隨後便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許多人士感到驚訝：李想竟有如此文采，如此文學底蘊，真是沒有想到。沉寂的北京文壇沸騰起來了。　　李想離開中南海，到棉花衚衕拜訪了神交已久的蔡鍔將軍。　　李想的大名蔡鍔早有所聞，正是此人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彎弓戰西北、盤馬戰西南，所到之處戰無不勝，鄂軍善戰天下聞名。蔡鍔對李想也是神交已久，上次在恩師梁啟超家的見面，匆忙之間沒有深交，倍感遺憾，李想主動來訪，真是喜出望外。　　李想向蔡鍔解釋了這次和談鄂區國民黨的《宣言》中提出的六項緊急要求。　　蔡鍔連聲“很公道”，並且說袁世凱要是良知未泯，就應採納實施。　　蔡鍔還擔心地對李想說道：“袁世凱在演鴻門宴，他哪裡會顧得上一點信義，去年我告訴他：‘只有實行民主，中國才有希望。’他竟威脅我說：‘只有國民黨，才講實行民主。’現在國內外形勢一變，他也喊起‘民主’、‘民主’來了！”　　李想無所謂的說道：“民主也成了袁世凱的時髦貨，他要演民主的假戲，我們就來他一個假戲真做，讓全國人民當觀眾，看出真假，分出是非，這場戲也就大有價值了。”　　之後，李想介紹了鄂區開創和建設的實情。　　蔡鍔對鄂區的發展可是很關注的。　　南方各省均提出了男女平民，但在這個問題鄂區做的最堅決，鄂州約法中明確規定了女性有參政、議政、婚姻自由、受教育等權利，國民革命軍中有女軍人，鄂區諮議局中有女議員。　　蔡鍔一早就聽說國民革命軍紀嚴明，他曾託人抄錄一份李想親自製度的《革命軍人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蔡鍔認為皖軍《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完全就是曾國藩《愛民歌》的精減版，與原版相比，因字數少，更便於士兵牢記。　　李想為此還編有“軍歌”曲調套用了湖廣總督張之洞編練新軍所用的隊列歌曲，歌曲原名為《德皇威廉練兵曲》，與《愛民歌》相比曲調優美，且更加朗朗上口：　　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第二不拿群眾一針線，群眾對我擁護又喜歡，第三一切繳獲要歸公，努力減輕人民的負擔，三大紀律我們要做到，八項注意切莫忘記了，第一說話態度要和好，尊重群眾不要耍驕傲，第二買賣價錢要公平，公買公賣不許逞霸道，第三借人東西用過了，當面歸還切莫遺失掉，第四若把東西損壞了，照價賠償不差半分毫，第五不許打人和罵人，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第六愛護群眾的莊稼，行軍作戰處處注意到，第七不許調戲婦女們，流氓習氣堅決要除掉，第八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遵守紀律人人要自覺，互相監督切莫違反了，革命紀律條條要記清，人民戰士處處愛人民，保衛祖國永遠向前進，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　　蔡鍔在去南練兵之時，原來所用便是曾國藩的《愛民歌》，後來改用了國民革命軍《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　　國民革命軍值得借鑒的地方蔡鍔都會毫不猶豫拿過來。　　最近蔡鍔拜讀了李想的大作《我的奮鬥》，在他看來李想是一個不亞於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家。蔡鍔很難相像此人比他還小5歲，實際上李想比蔡鍔100歲不止，他是穿越客。　　通過河南和江西兩場戰役，蔡鍔對國民革命軍整個軍事有大致了解。現下的李大帥可謂是兵強馬壯，這反而讓他感覺有一些不明，李想軍力如此之強，以當然河南的形勢，縱然不能一戰而下，只怕河南的北洋軍必定傷亡慘重。用現在的眼光去看，依據當時的情形，李想大可取河南，渡黃河，但他卻突然接受了英國人的建議，蔡鍔想不通，如果他在進攻河南，又取得江西大捷的時老師梁啟超讓他停戰，他會選擇打下去，他不但會打下河南，而且會一直打到北京城。以李想的眼光，打下去會有什麼局面，他不應該不知道，但是他選擇了停戰，不管他的理由有多少，歸根到底就有一個“私心”。蔡鍔試圖從這個方面進行分析，他實在不明的是什麼利益驅使他做出那樣的行動。他隱隱感覺到李想與孫中山之間的關係，並不像外界所宣揚的那樣，因為李想對孫中山言行並不一。國民黨現在搞的左右對立，責任應該歸結到李想頭上。蔡鍔作為一個外人對國民黨的事也不好多加評價，至於李想與孫中山的關係他也不想多問，但是還是很從心裏很佩服他的彌天大勇。

# 第六百二十九章 彌天大勇（三）

　　李想和蔡鍔兩人在一起討論了一些軍事政治方面的事情，之後，又就地區經濟的發展交換了意見。　　李想呷了一口茶，微笑道：“為了搞錢，我在上海陸陸續續的總共發行1億2000萬元地方性債券，而鹽、茶、礦產等全都列由軍政府專營。補充政財另一途徑便是打擊不法商販和境外內販毒分子，不過軍政府財政上剛有一點錢就撥入軍費預算中，好在他還鄂區外搞了賺一些‘外快’，否則鄂區政府可真就要破產了。不過比起雲南，鄂區的財政狀況那還是好地太多了。”　　蔡鍔忙道：“雲南相對於中原各省經濟落後，土地貧瘠。要想加強軍事，就要先把經濟發展起來。”　　蔡鍔在軍事方面很有一套，但是在搞錢地方面遠不如李想。要不是雲南財政不允許，還是辛亥那年，他早就把貴州和四川、西藏三省收入囊中了。　　李想沉吟道：“我認為雲南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引進外資，二是挖掘自身潛力。”　　據李想所知，雲南的資源相當豐富。如果把他放在雲南，光抓邊境的煙販子，就能變成千萬富翁。　　蔡鍔忙賠笑道：“還忘李兄多多指教一、二。”　　蔡鍔不止欣賞鄂區的軍政建設，還很欣賞鄂區的經濟建設。長江財團這兩年迅猛發展，與國民革命軍的發展同樣的膨脹飛快，國民革命軍士兵的刺刀在前開路，長江財團的資本家們就緊跟在後面開拓市場。　　“雲南的經濟想有所發展，首先是搞活，就要想法把雲南的特產想法子運出去，這個就需要政府來牽頭。就拿我們鄂區來說，兩湖的茶、青海的內湖鹽、四川的鐵、新疆的有色金屬等由政府牽頭實現統購統銷。第二建立公社從事省內貿易，咱們大可以把四川大米，轉個手高價賣給貴州嘛……”　　李想娓娓而言，頭頭是道。蔡鍔玲瓏剔透的心思，覺得他“奸商”的過分了，未免不合人情，卻哪裡敢點破這一層？　　蔡鍔順着自己的心思說道：“這第一個作法不錯，只是這第二，我不是要變成奸商了。”　　奸商，奸商，無奸不商，這年頭賺錢的都是奸商，蔡鍔不懂，等他下海就知道。　　“其實要想來錢快，一年賺個幾千萬，我手中有一個項目。”李想一臉奸笑。　　通過“雲南”二個字他馬上就能聯想到三樣東西，香煙、白葯、錫礦。白葯、錫礦就不說了，這香煙是好東西，阿詩瑪、紅塔山、玉溪等等。他的去了一次南洋，與南洋煙草公司簡氏兄弟建立起了合作關係，在上海，他有一家班尼路煙香公司，每年創利都在數千萬，總經理是個美國人，公司披着星條旗，客戶遍及亞、非、拉、美。他的櫻花香煙連日本這樣閉塞的市場也被他撬開，只是簡氏兄弟為此犧牲巨大，為此娶了一個日本女人，加入了日本國籍。　　“你若是販賣鴉片，那我就告辭了。”蔡鍔實在想不出來在雲南除了鴉片還有什麼來錢快的生意。　　“我看你這位同志啊，有問題，問題還不小。”李想點起香煙問道，“除了鴉片之外雲南就什麼值錢的東西嗎？雲南的白葯可是天下弛名，聽我說法國人對雲南的錫礦很有興趣，不過我給你介紹的項目是這個。”　　李想掏出了一根香煙。　　“香煙？”蔡鍔“啪”地拍案而起，立時激動的渾身發抖，許久才定住了神。　　“正是，香煙，這可是個大有前途的行業。販煙土是違法的，所以我們要把工廠搬遷到外省市去干。吸煙是不違法的，所以可以放心大膽地做大、做強……”　　其實在雲南辦捲煙廠蔡鍔可以自己單幹，但有了李想大筆資金的注入，中間發展過程就能被省去，而且也不愁銷路的問題，畢竟李想的香煙都賣到亞、非、拉、美去了。　　扶貧救困是小，發財才是大計，越貧窮的地方越有商機，越能做到官商勾結。這年頭政治利益都是與經濟利益掛鈎。　　對於李想突然慷慨的幫助，蔡鍔變的警覺起來。　　西南地區，好像只剩下雲南沒有納入鄂區了。　　控制一個國家和控制一個省一樣，首先要將經濟命脈握在手中。辦香煙廠只是第一步，然後辦食口廠、罐頭廠，接着辦銀行向金融界滲透，搞房地產……一路攻克，嘿～嘿！　　……　　李想在北京的一舉一動，都在袁世凱的監控之中。　　李想每見一個人，每參加一個宴會，袁世凱都會思索李想有什麼意圖？袁世凱一直不願將李想調至北京就是這樣，這傢伙與孫中山不同，他的腰板很硬，還很會搞統戰。　　袁世凱當然知道，他要在他的管轄區中殺一個人，那簡直如同壓死一隻螞蟻。　　“可是，人家不是螞蟻！”　　袁世凱的親信們，以及朱而典他們，發現一些跡象后便紛紛勸道：“萬一出了事，我們便很難交代，普天之下，都會笑話我們。”　　“這着棋千萬不能下，否則英國的調解將功敗垂成！袁大總統知道，去掉一個人容易，但去掉中國的國民黨難，你把這個人在北京解決了，事實上卻更糟。這種道理，我們談過不止一次了。”　　袁世凱默默地點頭，表示同意。　　“報告先生，”雷震春道：“卑職已經通知他們，暫時放棄這個主意。不過李想他們似乎也感到一些什麼，據報，他們的出入也十分留意。尤其是湯約宛小姐，簡直不顧一切地在保護李想，幾個宴會上，她一個女孩子代李想喝了多少杯？這不光是個好酒量的問題。再看他們出出進進，湯約宛小姐的位置，顯然在保護李想似的。我們的人說，他們曾經好多次在不同的角度計算向李想下手，可是一眨眼，李想又在不知不覺，非常自然地掩護了李想，把他們看呆了，按住手槍的手心直泛汗！還有，我們派了很多人，有的化裝，有的不化裝，守候在李想的必經之路和大門口。但是，湯約宛小姐不管是誰，都出來和我們的人打招呼，說道理，連巷口的補鞋佬也不放過，弄得我們的人大受影響。那個補鞋佬就對我說過：‘唉，人家就真有一手。’我發覺他不可靠了，已經把他調走。還有，守候在李想住處的人報告，一到半夜三更，李想真的要睡了，湯約宛小姐如果不在一起，再晚也會回來，折騰半天，觀察結果，肯定是在檢查李想當夜睡覺的安全。”　　“都有什麼人去看了李想？”袁世凱苦澀地說：“剛才你說的事，且慢動手。”　　“是的。很多人去。”雷震春道：“有些人們知道這不是開玩笑的，所以都從郵局寄信慰問，告訴他為什麼不能親自拜訪的緣故。這些信，都沒收了。”　　“寄信人的地址總有吧？”　　雷震春賠笑道：“報告大總統，這些人好象也學乖了，一他們在給李想的信上，只具了一個假名，沒有地址，無從調查。”　　“不管是誰，”袁世凱獰笑道：“凡是同李想見過面、說過話，多少有點兒關係的，你都給我記下來！”袁世凱大聲叫道：“秋後再算賬！”　　“是是是！”

# 第六百三十章 影響（一）

　　在京的社交中，李想交往最多的還是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科技界產業界人士，以及國際友人。梁啟超、林長民、蔡鍔、章太炎、辜鴻鳴、熊希齡等等，與李想交往最密。李想在他們中間無話不談，經常一談就是幾個鐘頭。李想向他們介紹國民黨的和平民主方針和鄂區的各項建設，揭露北洋當局的內戰獨裁政策。李想的淵博學識、精闢見解和風趣幽默使他們嘆息不止。　　當然，李想嘴裏經常會冒出一些新奇的詞語，也讓大家見識了這個“瘋子”的語言特色。　　同時“瘋子”的章太炎承認自己是個瘋子，但他說革命需要神經病：“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着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者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精神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精神病。近來傳說某某是有精神病，某某也是有精神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精神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現前的時候，那精神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　　這位罕見之人的罕見之處在於：很多在革命前有“精神病”的人，在革命后的榮華富貴中很快“痊癒”，而他依舊在病中，且越病越重。　　……　　李想沒有忘記聽取黨內長期戰鬥在北洋統區的政治、文化活動家們獻計獻策。　　“代表團的和談活動是卓有成效的。”李想款款說道：“下次我準備向袁世凱提出九條意見：（一）在和平。民主、團結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　　（二）擁護袁世凱，承認袁世凱在全國的領導地位。　　（三）承認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民主各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確立南北之間的長期合作、和平建國方針。　　（四）承認鄂區部隊及地方政權在維護邊疆統一中的功績和合法地位。　　（五）停止一切武裝衝突，各部暫留原地待命。　　（六）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　　（七）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方法：由北京政府召集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會議，各黨派參加政府，重選國民大會；由中央推薦鄂區及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浙江、廣東及東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開封、上海四特別市副市長；推行地方自治，實行普選。　　（八）軍隊國家化的必要辦法：公平合理的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期實施計劃；鄂區部隊編成16個軍48個師，駐地集中於淮河流域及隴海路以北地區；國民黨及地方軍事人員，參加陸軍部及其他各部的工作；設立武漢行營及南方政治委員會，任國民黨人員為主任。　　（九）黨派平等的必須辦法：釋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務等。　　……”　　大家揣摸着這李想的話。　　這是一份極為重要的和平文件，實際上是北洋與國民黨開展和談的基礎性文件。　　這一文件與李想赴京之前武漢所有公開發表的文件相比，作出了許多明顯的讓步。而其中最主要的讓步是，李想不但放棄了要求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　　整個方案有兩大特點：一是政治上堅持了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二是作出了巨大的讓步。　　只是在軍隊和鄂區問題上，李想開價較高，但並未脫離實際去漫天要價。之所以開價較高，是為了盡可能地保存李想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成果，同時也為同袁世凱討價還價留有一定餘地。　　為什麼李想作了如此大的讓步呢？固然由於北洋是國內第一大軍政勢力，又處在執政地位，其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比武漢要強大得多，李想必須承認這一基本事實。但是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李想嚮往和平和對於和談具有很大的誠意。　　當然，面對一個強大的對手，為了國民黨自身的利益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計，李想、湯化龍等在這九條意見中也堂堂正正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其主要內容是：確定和平民主的建國方針；承認中共領導的解放區和軍隊；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平等地位；停止一切武裝衝突；迅速結束黨治，採取必要的措施，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黨派平等合作等。　　總之，這一方案將在整個北京談判中的影響不可估量，它使李想、湯化龍始終在和談中處於主導地位。　　歷史進至一戰這個路口，隨着北京南北之間最高級別的談判的實現，給予了袁世凱再好不過的機會，只要其放棄舊有的封建專制主義，一改以往的錯誤政策，順應新的歷史潮流，採納李想的正確意見，不僅中國的和平統一有望真正實現，他本人也可能成為各黨各派和國內民眾所共同的領袖。其何去何從，李想等人拭目以待。　　在這次的交談中，李想一直談到夜深仍不肯休息。當湯約宛等勸李想休息時，他卻說道：“不要緊，不要緊，我房裡有多的被頭呢，就擺地鋪吧，談下去！談下去！”　　李想這種忘我工作的風範，使大家十分感動。　　遍訪北洋政軍各界顯要也是李想的一項重要活動。　　為此，國民黨內許多人自然感到難以理解。他們抱怨說，這樣的反革命專家，有什麼好見的呢？可李想的看法卻不同，他耐心地解釋說道：“不錯，這些人是反革命的。但我到北京來還不是跟反動頭子袁世凱談判嗎？北京現在是北洋反動派當權，要解決問題，光找梁啟超這些民主人士不行，他們是贊同與我們合作的，但他們不掌權。”　　李想的政治眼光確實遠大。儘管同段祺瑞這樣的反革命強硬派會面，免不了唇槍舌戰一番，但李想準備十分充分。　　在段祺瑞的家裡，寒暄之後，段祺瑞便流露出一種傲慢的神氣。他對李想說道：“李大帥親自到京來，我們很歡迎。不過，談判要成功，關鍵在於國民黨要放棄孫大炮的思想觀念，放棄一黨的武力和政權，與政府共圖新中國之建設。不然，政府即使想和，也沒有辦法。”　　李想卻滿不在乎，面帶微笑地接過段祺瑞的話題：“段將軍差矣！和平不是國民黨一家的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辛亥革命時期，南北之間就有了第一次的合作，你我都是過來的人，都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很順利的逼清帝退位，免除內戰分裂之苦果。後來呢，若不是袁大總統一腳將國民黨踢開，怎會有二次革命的內戰發生？”　　說到這裏，見段祺瑞沉默不語，李想略略提高了聲調，繼續說道：“二次革命的內戰，結果又怎麼樣呢？國民黨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發展壯大了。而北洋軍‘剿匪’的結果，險些招致財政破產，這一教訓難道還不發人深省嗎？”　　李想越說越起勁，用詞也愈加尖銳：“你們說我們爭地盤，爭軍隊，要知道，都是你們‘剿匪’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認定是齊天大聖。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看起來，逼和打都解決不了問題，還是和的好。”　　這一席話，軟中帶硬，人情人理，使段祺瑞窘迫異常，無言以對。他只好連連點頭：“對！對！還是和的好！兄弟願為這次和談盡心效力。”　　段祺瑞的反國民黨政治觀點是極端頑固的，但面對李想既不屈從，又不挑釁的談論，無言可以對答，只得找句“好話”結束爭論算了。　　此後，李想由北京返往武漢，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曾說過：“有許多人說皖系破壞談判，我看很多皖系人物包括段祺瑞在內是動搖的。”　　無論李想以上對段祺瑞的判斷是否正確，有一點可以肯定，李想對北洋進行統戰工作的決心是很大的，不論你對中共的政治態度如何，只要有機會，我就要開展工作。　　不料，這次拜訪歸來時，正巧與袁世凱狹路相逢。　　一見面，袁世凱很客氣地問道：“李帥到哪裡去了？”　　李想也很坦率地告訴他：“剛去看了段祺瑞。”　　袁世凱聽罷一怔。看得出，他很愕然，也不大高興。不過，他沒有流露出來，只是乾笑着連聲說道：“好，見見好，見見好！”　　在北京，有人指責李想說道，你們國民黨“不要另起爐灶”。李想針鋒相對地對答：“不要另起爐灶的話我很贊成，但是袁世凱得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們不另起爐灶怎麼辦？”　　李想在北京同各界人士的廣泛接觸中，一是交流了政治見解；二是介紹了國民黨的主張；三是了解到了大後方以及國外的實際情況。在此後回武漢時所作的《關於北京談判》的報告中，他談到了這方面的感受。李想說：我這次來北京，就深深地感到廣大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北洋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們方面。我又看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也有美國人，對我們很熱情。……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　　總之，李想親赴北京的談判，對於一戰初期中國社會起到了極大的政治震撼力和影響力，其所發揮的作用是任何鬥爭手段和經濟手段所難以達到的。

# 第六百三十一章 影響（二）

　　李想親自出馬，約“太子爺”袁克定到湖廣會館商談。　　袁克定還是頭一次到湖廣會館，才進衚衕，就看到幾個國民革命軍士兵在打掃衚衕的落恭弘=叶 恭弘，又看到門口站的國民革命軍像標槍一樣，身上彪悍的味道比大總統精挑細選的侍衛還有彪悍，隨一個金鷹衛的身後踏着卵石甬道迤邐進來，見裡邊正房雕甍插天，飛檐突兀十分壯觀，室內卻並不侈華，中央大炕下圖書琳琅，琴劍瓶爐枕簟屏帷。　　自從進湖廣會館所在的這條衚衕開始，處處井井有條纖塵不染。袁克定心下暗自掂掇，人說國民革命軍最講紀律，果然收拾得齊整，紀律嚴明的變態。　　因見李想和段祺瑞正專心致志地對弈，便示意宋缺不要說話，只站在一旁觀戰。　　這盤棋已經弈至中盤，段祺瑞是北洋里出名的臭棋簍子，偏偏又嗜好下棋。李想也是一手屎棋，不過看起來比段祺瑞要好一點，段祺瑞的棋已經落了下風，他一手抓着棋子沉吟，笑道：“李大帥，看來你是一步也不肯讓我了……”　　李想也笑道：“該讓的事就讓，不該讓的讓了，就是瞧不起人。”　　說著，一抬頭看見袁克定，不禁吃了一驚：“呀，大公子幾時來了？”　　段祺瑞便也站起身來，趁機亂了局見禮安座。　　李想親自捧了兩杯茶奉給袁克定和段祺瑞，說道：“不知大總統對和談有什麼原則意見？”　　“還不就是那幾點，”袁克定不禁一呆，笑道：“我來就是想聽聽李大帥的意見。”　　李想也不客氣，對談判提出了八點原則意見：（一）在南北之間的談判對話有結果時，應召開有各黨各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參加的政治會議；（二）在國民大會問題上，如北洋堅持舊代表有效，國民黨將不能與北洋成立協議；（三）應給人民以一般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所享有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予以廢止或修正；（四）應予各黨派以合法地位；（五）應釋放一切政治犯，並列人共同聲明中；（六）應承認鄂區及一切收復區內的民選政權；（七）國民革命軍隊須改編為48個師，並在武漢成立行營和政治委員會，由國民黨將領主持，負責指揮冀、察等地方之軍隊；（八）恢復臨時約法。　　李想的上述8點原則性意見與其之前所擬定的11條意見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實際上是國民黨將提出的和談方案的主要內容，預先向北洋袁世凱方面作一通報。　　袁克定聽了，獃著臉沉思良久，方冷笑道：“我會轉告父親。”　　晚上，袁世凱在大總統府舉行晚宴。　　宴畢，袁世凱與李想就鄂區國民黨領導下的軍隊編組數目和駐地、鄂區、政治會議、國民大會代表等問題舉行了第二次直接商談。而李想方面的11條意見這一重要和談文件是經李想等略加修改後由湯化龍、黎元洪面交袁克定、段祺瑞轉袁世凱的。當袁世凱得知李想的11條意見后，即在當日的私人日記上寫下了“腦筋深受刺激”六個大字。其後，他將其自擬的《對國民黨談判要點》交袁克定、段祺瑞二人，要他們對李想等所提11條方案擬出復案。　　袁世凱的《要點》一開始便指出：“國民黨代表們昨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倘該方案之第一、二條尚有誠意，則其以下各條在內容上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相矛盾，即不應提出。”　　袁世凱自擬的要點是：　　（一）國民黨軍隊之編組，以12個師為最高限度。　　（二）承認鄂區，絕對行不通。　　（三）擬將原國防委員會改組為政治會議，由各黨派人士參加。　　（四）原當選之國民大會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額。　　袁世凱年齡和資歷長李想一輩，從其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級和尊卑觀念上講，根本是看不起這個後進國民黨人的。但是他又不敢小視李想的實力。所以當李想的方案第一、第二條表示要擁護袁世凱的領導地位時，袁世凱當然心裏舒坦感到滿意。然而，除此之外，所有民主要求一概拒絕，不予國民黨任何商討問題和平等地位的餘地。他只允許國民黨有服從其領導的自由，而不允許有爭取正當民主權利的自由，這是其頑固的專制主義本質特性的又一次充分暴露。　　在袁世凱這個“要點”中，袁世凱還對如何答覆李想及國民黨所提出的幾個具體要點定了調子。　　李想望着窗格子，眸子晶瑩生光，據理力爭的說道：“國民革命軍在革命中已生長起來的80多萬軍隊，至少應改編為16個軍48個師。”　　袁世凱一聽便火了，想想他畢竟是80多萬大軍，雖然其中有水分，但確實硬的起來，忍着氣笑道：“最多只能編為12個師。”他不放心的還聲稱：“這是對國民黨所能允許之最高限度。”　　坐在袁世凱對面的李想不置可否。國民黨方面已經得到關於袁世凱談判底線的情報，這份由國民黨北方局提供的情報相當準確：袁世凱在軍隊問題上最後可能讓步到二十六個師，國民大會的代表名額可以讓步到百分之三十七。至於袁世凱說的省主席一職可以考慮邀請國民黨人士擔任，情報援引北洋軍內部人士的說法是：到非讓步不可的時候，袁世凱準備讓李想出任新疆或者西藏的省政府主席。　　無法得知，當李大帥聽說袁大總統準備讓他出任中國一個偏遠省份的“主席”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　　除了對國民黨提出的“承認袁世凱在全國的領導地位”這一條表示“不勝讚佩”之外，北洋袁世凱方面對其他問題沒有任何讓步的跡象。　　儘管袁世凱壓着火，和顏悅色地說話，李想還是覺得這老胖子對自己太無禮，冷冷說道：“北洋政府應承認鄂區政權組織。”　　“不可能，”袁世凱一口拒絕，指出：“國民黨方面所提鄂區，為事實所絕對行不通。”　　袁世凱根本不願考慮。　　不料話音剛落，李想撫掌笑道：“事實就是，鄂區已經存在。”　　“你？”袁世凱覺得今兒不順心的事太多了。　　李想旁若無人地喋喋不休，說道：“應由各黨派派出代表參加中央政府，並立即對政府進行改組，使之民主化，這才是國內和平的真正保證。”　　袁世凱見李想處處頂茬兒兀自滿不在乎，旁若無人地喋喋不休。不由拉長了臉，嘴唇哆嗦了半日，立起身來道：“不可能！民國中央政府之組織和人事，暫不更動，必須待國會開過之後，才可‘依法接納’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進入政府。”　　李想見袁世凱變了臉，先是一怔，接着也起身來，盯着袁世凱的臉，“嘻”地一笑，說道：“和談，和談，總要有得談才叫和談，我說什麼意見都被否定，那大總統請我來北京是談什麼？”　　李想說著給愣在當地的袁世凱抱拳一拱，起身胎腳便走。　　袁世凱急得一拍桌子，厲聲喝道：“站住！”　　一時屋裡變得一片死寂，連侍候在廊下的警衛都愣住了。良久，袁世凱喪氣地長嘆一聲，頹然落座，蹙額說道：“國民黨方面如現在即參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慮。”　　此時的袁世凱變換了策略，給李想留下了一個誘餌。　　李想又座了回來，說道：“為確保政治民主，我提議，國民大會的代表應根據民主原則重新選舉。”　　李想言外之意是二次革命后袁世凱操縱國會，一手包辦“選出”的代表宣布無效。　　袁世凱看了一眼李想，心情十分矛盾，堅持說道：“現有代表繼續有效，但國民黨方面可考慮酌量增加代表名額。”　　事實證明，時代進步了，但袁世凱那落後的、頑固的封建政治思想觀念沒有多少變化。　　對於袁世凱這個人，李想是研究得再透徹不過了。因此在思想和性格方面都作了十分充分的準備。　　無論談判多麼尖銳、爭執多麼激烈，李想的表情是平靜的，舉止是從容的，講話時語調也都是溫和的。李想是在盡自己最大努力來爭取走可能的和平之路的袁世凱在整個談判中，始終是以居高臨下的“一國之君”的姿態出現的。　　袁世凱與李想進行了直接商談，並繼續施加其“領袖”的“壓力”。然而，“據理力爭”則是李想為代表的國民黨代表團的既定策略，原則是一定要堅持的。絕不能屈服於袁世凱的壓力；但要顧全大局，甚至不惜作出一定程度的讓步，以換取和平的成功。　　李想走後，屋子里只留下了袁世凱袁克定兩父子，都緊皺着眉頭想心事。　　外面不知什麼時候起了風，愁雲漠漠壓得很低，給天井院籠罩了一片灰暗陰沉的色調，只有檐下鐵馬，不甘寂寞地在風中叮噹作響。

# 第六百三十二章 影響（三）

　　李想剛剛回到湖廣會館，東郊民巷的美國公使芮恩施遣人送來一張請帖。李想談判歸來，已是十分疲憊，但還是出席了由美國公使芮恩施舉行的盛大酒會。　　無聊的宴會之後，芮恩施把李大帥請到他辦公室。接下來的談話是絕密。　　對美利堅合眾國駐中國代表的身份說來，這個辦公室未免樸素了些：書架上堆滿看來沒人翻閱的公文卷宗，黑黝黝的舊傢具。芮恩施公使仰面靠在一張轉椅里，叉起十個粗指頭擱在肚子上，他說道：“我想請教李大帥，應如何解讀中國時局時？”　　“我只想強調兩點，一是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承受着日本擴張的巨大壓力，二是當前正是美國向遠東擴大貿易影響的大好時機。”　　李大帥的回答充滿智慧。　　芮恩施的第一個問題是經過仔細斟酌列出的問題，是想先請這位出色的李大帥回答一些試探性的問題。從回答看，毫無疑問，這是李大帥本人的看法。　　芮恩施笑了笑，架起了肉鼓鼓的短腿，又問道：“民國作為世界上最年輕的共和國，在其國家處於歷史性危機時刻，是否歡迎美國這個成立時間最長的共和國的支援？”　　李想滿臉堆着笑容，道：“從內心來講，我們將貴國的共和體制視為我們效仿的典範。我們從各個方面都在借鑒貴國高效的管理機制。我們認識到，只有通過你們提供給我們的模板，我們才能夠從你們已經付出的努力中獲益。我們殷切期望美國方面能夠給予我們更多的支持。那樣的話，你們可將年輕的民國視為需要保護的對象，而事實也是如此。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對中國的利益是一種保護，也是這個政策，使我們更堅信並期待着美國能夠為民國提供進一步的保護。目前，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獲得這種保護。”　　芮恩施公使的眼睛對着李想骨碌碌轉，一手捋着那頭剪得短短的金髮。　　……　　袁世凱自從知道李想近幾天往東郊民巷跑得勤快，心就跟貓抓似的。　　“李瘋子除了見美國公使，還見過哪國公使？知道他們都說了什麼？”袁世凱問道。　　“德國公使，英國公使，法國公使，甚至日本公使都見過。說過什麼，我不知道。但是，”袁克定答道：“列國公使對李瘋子的態度越來越曖昧，不能再讓他呆在北京了。”　　袁世凱臉色又青又黃，十分難看，冷笑道：“請神容易，送神難啊。”　　“讓！”袁克定咬着牙說道：“和談條件咱們也讓一些，先把這尊神送走再說其他。”　　……　　第二日清晨，袁世凱和李想作了最後一次長談。　　袁世凱在旁皺眉說道：“在鄂區的問題上我是不會再讓步了。”　　李想也知道這是袁世凱的底線，因說道：“我返回武漢以後，黎元洪、湯化龍將留在北京，與貴方面繼續商談，努力解決《南北和平協定》未能解決的問題。”　　袁世凱不置可否，這件事情，在他這裏算是畫上了句號。　　袁世凱以閑話的語氣和李想聊起天來，問道：“歐戰禍及遠東，目前最急的事應從何處着手？”　　李想也不藏着，坦率的說道：“有兩件急務，一是救濟財政；二是提防日本侵略。”　　袁世凱緩了一口氣，又問道：“請言其詳。”　　“這樣，先言財政，”李想暗自拿定了主意，問道：“去年二千五百萬鎊借款，所余幾何？”　　袁世凱心裏不禁叫苦，連連嗟訝，最後還是坦白的說道：“去年二千五百萬鎊借款，所余無幾，財政尚未整理就緒，國庫異常空虛。”　　李想平靜地望着窗外，小眼睛熠熠閃着光，說道：“歐戰爆發后，外債無法再借，所以目前必需先打通財路，否則二三月後，軍費、政費從何而出？因此目前應趁歐戰發生，鎊價起落，匯兌困難諸種理由，先行停付各國賠款，所有關稅鹽稅，一律提存於中國之銀行。由於我國已宣告中立，詞嚴義正，各國亦無如我何也。同時立即發行內國公債。這兩者可以并行，則一二年間不至財用不足。”　　袁世凱目光霍地一跳，只聽李想繼續侃侃而談：　　“至於提防日本，則是我國最大隱憂，近日，我曾分別和美國公使芮恩施、德國公使哈豪孫、英使朱爾典、俄使庫朋斯基、日使日置益、法使康悌會晤。朱爾典曾告英日聯盟已告成功，日本必定助英國攻德國所屬的青島，中國若不乘此時機取得，則一定有人會去奪取。朱爾典所指自然是日本，不如乘日本尚未動兵之前，我們先和英國密議，由英人威脅要奪青島，我即和德使磋商，要求德國將青島歸還我國，同時暗中派兵包圍青島，談判不成，即用武力奪取，先下手為強，使日本無所措手，青島如已奪獲，日本便無詞可借了。這不特防日本的侵略，亦可以杜絕將來的後患。”　　袁世凱笑眯眯的說道：“李帥，你的意見很對，關於財政計劃，停付賠款、移存關鹽都可立即施行。至於內國公債，過去失敗過，你看有何良策以善其後。至於先行下手奪回青島，於情於勢都是應行的，不過我國既然宣布中立，忽然又推翻前議，出兵對付德國，雖說是收回青島，但在中立立場上似乎有點礙難說得過去，這樣做了就怕外交上會增加困難和糾紛，且恐愈增加和日本的尖銳關係，我覺得此一着可行又不可行。”　　李想知道袁世凱是看不透局勢，不敢下注，因說道：“德奧兩國以小敵大，戰爭結果必難幸勝，不如找個適當時機對德國絕交宣戰，俾將來在和議中可以取得地位，立於有利地步。”　　袁世凱笑道：“這一層讓我再詳細考慮一下。”　　……　　是日上午9時左右，李想同袁世凱最後一次握手、道別後，即乘車離開中南海，赴機場。袁克定代表袁世凱到機場送行。李大帥與送行各界人士握手告別，並與袁克定、梁啟超、蔡鍔在機場留影。　　至此，北京最高級談判落下了帷幕。

# 第六百三十三章 二十一條（一）

　　回到武漢，李想就淹沒在開不完的會議中。　　會議陳長而又十分枯燥，李想坐在長桌后，臉色呆板一語不發，一口接一口地吃茶。　　馮小戥正在一份一份地宣讀報告：　　“……歐戰期間，列強並不放棄在中國的既得利益，而且互相要吞吃對方的利益，因此，中國的處境反而更為困難。　　德國在東方缺乏盟友，因此，它是獨力作戰，在中國要對付英國、俄國、法國和日本。它首先在北京組織了中德協會，以聯絡中國方面的朝野人士，其後又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名叫鞏固團，以聯絡中國人和朝鮮人，排除日俄兩國為宗旨。鞏固團團長是德人牟里哈，總團部設在奉天，派北西湖煤礦總理張錫蕃負責對付日本的首領，派哈爾濱德勝布莊經理張子璽聯絡在俄境內的華僑，其工作區域是在南北滿和內外蒙古，工作目標是破壞日俄糧台、營壘和械庫。用重金吸收團員，不旬日便有七八百人參加，指定其中20人為幹事。　　英公使朱爾典、法公使康悌、俄公使庫朋斯基為了中國政府沒有停止支付德國的庚子賠款，使得德國能夠利用這筆錢在中國境內進行不利於協約國的活動，以及組織鞏固團，表示很大不滿。同時因青島德軍利用中國人構築防禦工事，向袁政府提出了抗議。其實青島德軍僱用中國工人，是基於1898年中德所簽訂的《膠州灣租借條約》。　　日本政府根據1911年7月13日所訂的英日同盟有義務要幫助英國，同時為了確保東亞的和平，所以向德國提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德國在中日兩國海面上的軍艦完全解除武裝，並限9月15日以前，無條件把膠州灣交付日本，以便‘將來’歸還中國。以上這兩點如果在8月23日正午以前沒有滿意的答覆，則日本即採取必要的措置。　　德國駐華代辦馬爾參在8月15日這天公開宣布：‘德國可以考慮把青島交還中國，但是日本也應將台灣交還中國。’　　8月16日日本駐華代辦小幡警告中國不得從德國人手中接受青島，否則日本將認為中國是自行破壞中立。　　8月23日，日本政府因德國沒有滿意的答覆，於是正式宣布對德國宣戰。同一天，德國代辦馬爾參又向袁政府表示，德國願將膠州灣租借地無條件交還中國，但袁政府這時不敢接受，電請美國政府代為接受，然後轉交給中國。可是不待美國答覆，日本已向膠州灣採取軍事行動了。　　英公使朱爾典是袁世凱的老朋友，他勸袁加入協約國，袁提出了三個條件：（一）由協約國墊款整頓中國兵工廠，並請英法兩國專家幫助中國製造軍火，提高質量，以應協約國之需；（二）協約國未經中國同意，不得簽訂與中國有關的條約；　　（三）上海租界不得包庇中國政治犯。　　袁世凱這個參戰條件，前兩項是想拉攏英國，對付日本；后一項是對付國民黨的反袁活動。這時的英國，需要日本超過了需要中國，所以袁的三點要求原則上同意，但要徵求俄、法、日的同意，俄法兩國是同意的，可是日本則堅決反對，更進而要求：凡有關中國問題，必須先與日本磋商。　　日本認為歐戰是它排斥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獨霸遠東的大好機會，它所顧慮的只有一個美國，因為美國未曾捲入大戰漩渦，同時在中國問題上是比較主持正義的。日本首相大隈曾致電美國政府，進行試探，強調日本沒有侵佔中國領土的野心。可是就在這個電報發出不久，隨即利用對德國宣戰之名，向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　　9月2日，日本陸海軍2萬多人配合少數英軍，組織所謂英日聯軍，突然在山東龍口和萊州附近地區登陸。照道理講，退一萬步，日本要進攻德軍，只能以膠州灣德軍駐防區為目標，可是日軍卻先侵佔萊州半島，這就證明日本的野心是乘火打劫。”　　馮小戥一直讀了兩個小時，末了李想立起身，只說了一句：“戰爭又開始了！”　　……　　北京。中南海大總統府。　　“我代表我國政府對於貴國政府劃定交戰區域的聲明，提出了嚴重抗議！”德國駐華代辦馬爾參氣勢洶洶的對袁世凱說道。　　由於日軍破壞了袁世凱的中立，袁政府便遭遇到一個棘手問題，就是劃定戰爭區域，日本要求以黃河以東為界，袁政府經過多次周折，才援引1904年日俄兩國在遼東作戰的前例，於9月3日照會各國使節，聲明不負完全中立之責任，原文如下：　　“此次歐洲戰爭，所有各交戰國，均系本國友邦，故本政府決意宣告中立，竭力遵行。茲先後據山東官吏報告，德國軍隊在膠州灣一帶有行軍備戰各形狀，日英聯合軍在龍口及膠州灣、萊州附近一帶亦有軍事行動等情。查本國與德、日、英三國同居友邦，不幸在中國境內，有此意外之舉動，實屬特別情形，與一千九百零四年日俄在遼東境內交戰事實相仿，惟有參照先例，不得不聲明在龍口、萊州及膠州灣附近，各交戰國必須使用之至少地點，本政府不負完全中立之責任。此外各地，仍悉照業經公布之條規完全施行。在以上所指各地方內，所有領土、行政權及官民之生命財產，各交戰國仍須尊重。”　　依照這項聲明，袁政府承認濰縣車站以東地區劃作日德兩國的交戰區，以西地區為中立區。9月21日袁政府又宣布膠濟路線歸中國保管。　　德國駐華代辦對於袁政府劃定交戰區域的聲明，提出了嚴重抗議。德國駐華代辦馬爾參已經是第三次來找袁世凱了。　　第一次抗議是9月3日，即袁政府聲明的當天；第二次抗議是9月4日。　　德國駐華代辦馬爾參振振有詞的說道：“我德方認為日英聯軍在萊州地區所采軍事行動是徹底地破壞中國中立行動，中國引用日俄戰爭時劃定戰區的辦法是不符國際性的，因為中國這項宣布是在日英聯軍已在山東半島登陸之後，所以結果只是方便於日英聯軍，因此保留兩項權利：（一）德國保留在適當時機可以要求的權利；（二）損害之賠償。”　　袁世凱對德國代辦的抗議，也有駁斥的理由，他不急不慢的說道：“德軍在青島已經構築工事，要把青島當作軍事根據地，所以引致日英的進攻；中國劃定戰區的宣布是非常適合情勢的辦法。”　　德國駐華代辦馬爾參鐵青着臉離開的大總統府，在門口剛好看到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姍姍而來。　　日置益五十歲出頭，瘦瘦小小，干尖的鼻子下蓄着一團仁丹鬍子，時常快速轉動的兩隻小眼睛上罩着一副金絲玳瑁鏡片。這個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的高材生是一個語言天才，他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又從小受家庭的熏陶，不僅漢語流利，且對漢學頗有研究。他的這個才能很快得到了政府的賞識，派往智利、阿根廷等國出任使節。庚子年他來到北京，任日本駐華使館頭等參贊。他參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日置益在中國一住便是十四年，熟悉中國國情，且與袁世凱打過多次交道，對這位清朝的權臣、民國的總統也甚為了解。　　兩位公使碰頭，誰也沒有搭理誰，都板着一張撲克臉，冷哼一聲，擦肩而過。　　“你好，公使先生！”袁世凱邁進會客室，衝著日置益伸出了手。　　“晚安，大總統先生！”着一身淺灰西服，系一條藍地白紋領帶的日置益迅速站起，先是兩手垂直，深彎下腰鞠躬，然後再伸出右手來，與袁世凱握着。在煤球似的中國大總統面前，日本公使活像一支進口捲煙。　　“請坐，請坐！”袁世凱笑容可掬地指了指沙發，親自從茶几上的小鐵盒裡抽出一支雪茄來，請日置益抽。日置益禮貌地謝絕了。袁世凱轉過臉對站在一旁的兒子說：“克定，你親自去給公使先生泡一杯好茶來。”　　“不敢，不敢。”日置益臉上露出一種謙和的職業笑容。“大總統忙了一天，我又來打擾，實在對不起。”　　“日置君，聽說日軍佔領濰縣，這引起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日軍這個行動超越了我國政府宣布而日政府同意的交戰區域。”　　袁世凱吐出一口煙，隨口拉開了話匣子，確是暗藏劍鋒。　　日置益心裏冷笑。袁政府外交部已經由次長曹汝霖提出口頭抗議，同時進一步提出正式照會。這個照會非常可笑而幼稚，內容說：“膠澳在東，濰縣在西，非行軍必須之路，前經聲明，濰縣不在戰區之內，已經貴政府同意，該地軍民亦經屢次曉諭，令勿驚疑，今貴國軍隊突有此舉，使我政府失信於軍民，不知是何用意？”　　日置益眨了眨眼睛，說道：“奉本國天皇訓令，膠濟路為德人所經營，戰爭前後一直為德軍輸運軍糧，今濰東一帶雖由日方佔領，但濰西一帶則仍由德人暗中使用，殊於日軍行軍不便，以是佔領之，但決不侵害中國之中立……”　　這個答覆，把前此承諾有關戰爭區域的問題避而不談。對於日軍佔領膠濟鐵路的理由則是：（一）該鐵路是德人所經營（其實按照膠濟鐵路條約，華股居多）。（二）德軍利用此路。日方這個答覆，簡直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把膠濟混為一談，則表示日軍還要進駐濟南。　　袁世凱不是笨蛋，怎麼會聽不出來，他在朝鮮幹了那麼多年，太了解日本了。　　“那麼日軍也是要進駐濟南咯？”袁世凱擺出一副先知先覺的神態來。　　日置益忙恭維：“大總統明鑒，理由有三。（一）山東鐵路系根據膠州灣租借條約，純系在德國政府監督權之下公產性質之德國會社，其實體上與租借地為一體的延長。（二）鐵路本身為運用上絕對不可劃分之物，決不能以德國經營之鐵路以其在中立地帶濰縣以西之故得改變其性質。日本開戰之目的，不僅攻擊膠州灣，並擬進而根絕德國在東方經營之根據地。（三）交戰區域之劃定和山東鐵路問題是各別的，不能混而為一。”　　袁世凱算聽出來了，總而言之，日軍的目的，至少是藉此要吞併山東半島。　　但是日本人的野心只是一個山東半島嗎？　　事情果然如袁世凱所料。這個日本公使日置益，還給袁世凱帶來了一份禮物――他和他的政府所擬定的《中日友好條約》。　　袁世凱將條約草本翻看了一下，條約共分五號。全部條約共二十一條。　　袁世凱看完這二十一條后，臉色大變。　　日置益從袁世凱的臉上已看出他內心的為難，微笑着說：“大總統先生，日中兩國親善友好，這是貴我兩國的共同願望，但友好是要用實際行動來體現的。敝國政府將全力支持大總統先生在貴國恢復帝制，大總統也應該為敝國提供一些方便。倘若大總統不能簽訂這個條約，那隻能說明大總統先生不要日中友好。如果這樣，我們大日本皇軍將奉命用武力來獲取我們應該享有的權利。”　　日置益的話再露骨不過了。　　袁世凱心裏和想答應，但是知道不能不能表現的太猴急，因此他矜持對日置益說道：“這是一件需要磋商的大事，請貴公使先和我國外交部商談吧！”

# 第六百三十四章 二十一條（二）

　　紅樓。　　李想的辦公室里，二十一條在李西屏，曾高等人手裡傳閱。　　一陣寒風撲進來，滿室燈燭搖曳不定，窗紙都不安地簌簌作響，書房裡剎那間變得有點陰森。　　李想機伶打了個噤，彷彿不勝其寒地撫了一下肩頭，聽着院外蕭索的落恭弘=叶 恭弘聲，良久才道：“不要奇怪，袁世凱真是喪心病狂了，這樣的條約都敢簽，那是想稱帝想瘋了。”　　“大帥，”李西屏冷冰冰說道：“打吧！打到北京去！”　　李想命令道：“李西屏，曾高，國民革命軍動員起來！馮小戥，把二十一條公布出去！梅迪，給孫中山去電，請他回國，共商國事……”　　……　　宋二小姐正拿着武漢拍來的秘電念給孫中山聽：“……望先生登高一呼，使各地都響應！……想自入同盟會以來，受我公革命之訓導，義不苟同，秣馬厲兵，待機報國。鄂區人民亦都義憤填膺，誓不與袁賊共視息……一切機宜，隨時等候先生指示。”　　二十一條約內容被記者們捅了出來，舉國嘩然，國內各界紛紛集會、通電、罷工罷課，抵制日貨以示反對。　　黃興和陳其美也都看着孫中山，現在絕對不是和李想在鬧內部分裂，意氣之爭的時候了。　　孫中山在日本也是一天也坐不住了，他說道：“此次交涉之由來，實由夫己氏（指袁世凱）欲稱帝，要求日本承認，日本政府欲先得到相當之報酬，……夫己氏隱諾之，故有條件之提出。”　　孫中山掃了黃興和陳其美一眼，又說道：“李烈鈞、熊克武等人在南洋籌款，電請他們先從香港趕到武漢，會同李帥醞釀起兵，我隨後趕到。”　　……　　而此時，袁世凱已止不住自己在稱帝之路上的腳步。　　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消息一經傳出，群情激憤，舉國一致認為是奇恥大辱。全國教育聯合會決定各學校每年以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各省市人民紛紛舉行抗議集會，散發傳單，誓死不承認二十一條，決心進一步展開抑制日貨的鬥爭，要求“懲辦賣國賊”的吼聲響徹全國。　　陸征祥、曹汝霖嚇得慌忙向袁世凱提出辭職。　　袁克定低聲說道：“有些地方報紙甚至直接譴責父親，要父親負失地喪權之責任。面對聲勢浩大的反日運動，地方官廳能維持其秩序，不能禁止其進行。因此，運動愈來愈猛烈，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相繼發生騷動。　　上海學生和商民群起搗毀日本商店，而武漢三鎮人心頗形不靖，街談巷議多屬仇外之言，人人腦精中隱蓄一番憤激，恐再有特別事故發生……”　　這正是袁世凱最擔心的，被袁克定這個“太子”一箭中的。袁世凱的臉色一下子變得異常蒼白，半晌才道：“怎麼辦？”　　袁克定只能乃父猶豫了，立刻殺氣騰騰地接口叫喊：“乃有倡亂之徒，早已甘心賣國，而於此次交涉之後，反藉以為辭，糾合匪黨，張為幻，或謂失領土，或謂喪主權，種種造謠，冀遂其煽亂之私……着各省文武各官，認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致擾治安。倘各該地方遇有匪徒借故暴動，以及散發傳單，煽惑生事，立即嚴拿懲辦。”　　“這樣……”　　“父親！你還有什麼好猶豫的，”袁克定想當“太子”已經想瘋了，“嚴復都參加了籌安會，天下人都盼望着父親做皇帝呢。”　　袁世凱霍地站起身來，急速在屋裡踱了幾步，倏然回頭上下打量着這袁克定，心裏真是百感交集。　　倘若是一班無恥政客文人鼓吹帝制以圖私人之功名利祿，想必袁世凱也能洞察其奸，但楊度這樣的才子、加上嚴復、劉師培等這樣頂尖的文化大師們也來支持，袁世凱什麼擔心也沒有了，極為歡悅的說道：“撥款二十萬，以供籌安會研究之用。”　　“列強有什麼表示？”袁世凱又擔心的問道。　　“日本皇室轉達日本皇家之意，說：日本的政體，向以中國為嚆矢，中國的民國，實足以影響日本的皇位，為日本計，不得不力謀取消中國的民主，而藉以維持日本的皇室地位，如袁氏要做皇帝，日本當表最大之同情。”　　“好！”　　“父親，那二十一條？”　　“簽！當然簽！”　　……　　在“二十一條”最後的談判期間，段祺瑞也是主戰一派，並在暗中偷偷的調度軍隊，讓袁世凱很是惱火。　　雖然段祺瑞已經因“病”下野，袁世凱改由王士珍代理了陸軍總長一職。但此在帝制運動進行到高潮的時候，袁世凱對已被解除兵權的段祺瑞還不太放心，於是又把他召來問話。　　袁世凱癱坐在安樂椅里閉目沉思，正自��趁撲跡�一陣軍靴馬刺敲擊地板的聲音篤篤近前，段祺瑞走了進來，雙手一揖說道：“大總統？”　　袁世凱打疊起精神坐直了身子，一手讓座，悠悠地說道：“芝泉啊，你休息的這段時間里，形勢變化很大。現在各界人士紛紛請願，要求變更帝制，你看我該怎麼辦？”　　段祺瑞霍然站起身，大聲道：“大總統，你別看我在養病，但這些人的勾當我一清二楚。目前國家好不容易安定下來，如果現在又走回頭路，對國民如何交代？那些所謂的民意，都是小人所捏造，為的是自己陞官發財，大總統你可千萬不能輕信哪！”　　袁世凱心裏不悅，但表面上還是裝出一副平靜的樣子，說道：“芝泉，民意不民意，我也不去管它真與假，我就問問，你的意思如何呢？”　　段祺瑞楞了一下，怔怔地望着窗外，良久，深深透了一口氣，說道：“大總統，你待我二十年，恩重如山，我自當言無不盡，我實在不願意看你成為罪人啊！”　　最後，兩人的談話不歡而散。　　段祺瑞會私邸，立刻召集心腹�T樹錚、曾毓雋等人，十分悲憤的說道：“項城看來真是要做皇帝了，無可救藥啊！想當年，我領銜諸位將領發擁護共和之通電，如今我要是擁項城為帝的話，我在國人眼中還算人嗎？試問二十四史，還能找出我這樣的人物嗎？所以無論公與私，我都寧死也不參与帝制，我打算歸隱山林，決不多發一言。”　　不過話說回來，像段祺瑞這等人物，本就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勛，倘若按照民國政治的運作，他是完全有機會接袁世凱班的。如今袁世凱要搞“家天下”，斷了段祺瑞等人做國家元首的念想不說，如今還要做袁家特別是那個袁克定的臣屬，這就是降志辱身，令人難以容忍了。不過，段祺瑞畢竟跟了袁世凱這麼多年，他當時並無反袁之心，不過以消極怠工加以杯葛，而袁世凱還是領着帝制的戰車不斷前沖，最後一哄而散，悔之晚矣。　　……　　正當袁要做皇帝的謠言滿天飛時，馮國璋由南京到了北京，他一連謁袁三次，北洋軍人都希望袁馮這次會晤，可以使馮獲知袁的動向，因為這時袁段之間已經很冷漠，大家搞得很僵，彼此不會講真話，馮則剛和袁的女教師結婚，可能獲知袁的真意。　　馮一連三次謁袁，每次都在袁處共進午餐。　　馮國璋吃了一口菜，忽然問道：“外面傳說大總統欲改帝制，請予為秘示，以便着手布置。”　　袁世凱夾了一口菜正慢慢要放到口中，忽然很嚴肅地把筷子擱下來，菜也掉到桌上，說道：“華甫，你我是自己人，難道你不明了我的心事？我想謠言不是無所本的，在國民黨把持時期，曾經有人說過共和不適國情，我在口頭上曾表示退位或者還正清室，我本人則決不願做皇帝。最近由於新約法中有一條規定總統可以頒爵位，於是外間便附會這是變更國體的一種步驟。其實我認為這毫不相干，只是滿蒙回藏四族人民都可以封王封公，漢人卻沒有這種權利，太不公平，所以我要這頒爵權是為了使漢人也可封王封公的。”　　馮國璋聽了袁世凱這番話，正想插嘴，但袁世凱又接着說道：“華甫，我的心事已經對你說過，今天總統的權力和責任，跟皇帝有什麼兩樣？一個人想當皇帝，無非為了子孫，因為總統不能世襲，而皇帝卻可傳子傳孫。拿我來說，老大有殘疾，老二是以名士自居，三兒子不達時務，其餘都很幼小，豈能付以國事？歷史上帝王之家的下場總沒好結果，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馮國璋抓住這機會插了一句話：“總統說的肺腑之言，南方人言嘖嘖，都是不明了總統的心跡，不過將來中國轉弱為強，到天與人歸的時候，大總統雖謙讓為懷，黃袍加身時，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世凱仔細聽完，突然好像很生氣地說道：“不，我決不會幹這種傻事。我有一個兒子在倫敦讀書，我已叫他在那兒置了點產業，如果再有人迫我，我就出國到倫敦，再不問國事了。”　　馮國璋聽了袁世凱這番表示，當然是相信的，他辭出后順道訪政事堂機要局長張一麟，把袁世凱適才講的話對張複述一遍，問張對此看法，張是蘇州才子，自小站練兵時便當袁世凱的文案，參預機密最久，又和馮國璋私交也最深。他聽了馮國璋的敘述，想了一會說，“老頭子的鬼話你也信？有人想做開國元勛，籌安會知道嗎？老頭子剛剛撥款二十萬經費……”　　馮國璋氣得直跳：“老頭子真會做戲！這哪裡是把我當作自己人！”

# 第六百三十五章 京華帝王夢（一）

　　時近孟冬，天已寒冷，只聽房頂風聲呼呼，掀得承塵都在不安地翕動。　　李想往壁爐里拿出一根燃燒的棍子，點燃了雪茄煙。　　在他的對面，坐着悄悄飛抵武漢的美國公使芮恩施。　　“自從我們離開北京后，日本對我們這個不幸國家提出的苛刻與特殊的要求……”李想指了一下桌上的影印件《二十一條》，說道：“使美國的友誼與支持比以往更加難能可貴。實際上，我們正處於一種可怕的境地。我們從來就不是一個尚武的國家，相反，我們擁有世界上最熱愛和平的人民。正如《泰晤士報》的報道那樣，如果接受日本的要求，民國前途渺茫。　　如此以來，中國極可能成為這次世界大戰的最大受害者。因為她只能作為日本的從屬國而服務於日本的盟友英國，並進而強化日本的國際地位。　　因此，對於民國而言，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該置於何處呢？如果民國被日本徹底控制，正如他們明目張膽所計劃的那樣，那麼，在華利益恐怕就只能由日本所獨佔了，而這對於你們的遠東戰略來說，不是致命的威脅嗎？”　　芮恩施不安的扭動一下屁股。　　“日本另一項要求是在華擁有煤礦開採權，如果那樣的話，日本將很快垄斷中國的煤礦資源。　　如果滿足日本這些要求，即沒有日本認可，修建南滿和東蒙古鐵路將不能向任何外國申請貸款。沒有日本認可，民國政府將不能聘用任何政治、金融、軍事顧問。　　如果任由這些要求得到滿足，並按照他們第五號第一款提出的聘用得力日本人作為民國政府政治、金融和軍事顧問，這意味着專制，甚至連中國警察也要由日本人組織和培訓了。如果任何問題不論大小都要按照日本人的滿意程度才能解決，而不是依據是否正義來裁定，這簡直就是對中國人民的暴政。　　日本人的要求難以一一列舉，總之，它將使中國喪失獨立，使其降格為日本一個下屬省，難道美國希望如此嗎？如果日本完全控制中國，美國東方貿易的門戶如何得以開放？此情此狀真是壞透了，因為俄國人進入東北只是給中國上層階級帶來禍秧，但下層人民仍然過得下去，因為俄國人樂見利用這麼多廉價的勞動力。如果日本人進來，則下層的中國苦力也將被日本人替代，那麼中國人還有什麼活路呢？儘管日本人發現本國勞力比中國勞工更昂貴一些，但日本人肯定願意使用他們本國的勞力，這可以使他們牢牢地控制住攫取的土地，但失去生計的大批中國人口何去何從？　　日本另一項計劃明顯威脅着中國與其他文明國家的對外貿易，特別是美國。　　日本是個很封閉的國家，在日本很少有外國商店，在日本控制下，同樣情況將在中國發生。而中國現在有很多外國商行。以東北目前的棉花貿易而言，幾乎所有華商都銷售洋布，如果被日本人控制，則他們只可銷售東洋商品。　　美國對華貿易過去曾頗具規模，現正日益萎縮，並將逐步消失。日本人是小販而非真正的商人，他們扛着貨物走街串巷，而不像美國人或其他洋人那樣。如果中國把一個省讓給日本，那意味着美國將失去在那個省的貿易。　　顯而易見，軍火貸款意味着日本對中國的絕對控制，甚至警察費用開支將被強加給中國的每家每戶，這就賦予日本對每个中國人生殺予奪的權利，即將給他們自由或坐牢的權利。　　美國政府過去很聰明，儘管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是因其智慧，而是因為正確。以庚子賠款為例，所返還部分用於中國學生的教育，貴國也從中有所得，這才是正確的事情。　　在中國，事實是如果一個旅行者是美國人，他本身就是一張通行證，而這不僅僅是針對在中國境內自由旅行，而是對當地人民內心而言，一個美國遊客在華可以獲得別國不可比擬的尊重，只有美國人才擁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主動返還了一部分庚子賠款。　　甚至連一個工人也會對你們美國人翹起大拇指，這比簡單的尊重包含更深刻的含義，這是對崇高品德的讚許。而日本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與此有天壤之別。”　　演講說到這裏，這個年輕的過分的李大帥，面容坦誠的中國人站起來，並在房間里來回踱步。　　美國公使芮恩施不得不承認，李大帥為中國人民的事業所做的闡述很有說服力。　　芮恩施問他：“那麼美國能做什麼呢？”　　李大帥停下來回的度步，回答說道：“中國是一個富饒的國家，但我們的建設資金十分缺乏，你們可向我們提供資金支持，我們可以大量有價證券作為抵押。這不僅能使我們在與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反袁稱帝的戰爭中，迅速的打敗北洋軍完成革命，而且還可使我們有能力抑制日本的擴張野心。　　美國另一項可能提供給我們的服務就是這裏的免費教育。很多年來，許多中國的窮孩子渴望獲得學習機會，但他們沒法掙到錢來支付自己的學費。我相信，這些窮學生的求知欲更強、學習更刻苦，比那些自己花錢來美國留學的中國闊少更聰明。事實上，美國的年輕人也同樣如此，難道不是嗎？我們尤其亟需中國年輕人到美國留學，接受農業和工業方面的專業教育。”　　李想現在並不怎麼缺錢，這次孫中山和梁啟超派來武漢參加反袁的人，都是卷着大把鈔票來的。但是李想要和美國建立關係，不如就先從錢開始。　　李想並沒有向袁世凱那樣要求美國出兵遠東，以牽制日本，這讓芮恩施鬆了一口氣。李想的要求不過是美國在中國投資，這不正是美國想要的？　　美國早就想在中國投資：1910年企圖取得福建船塢和造船貸款權，1914年企圖取得華北幾省的鐵路權，由於日本反對，都沒有成功。　　“中國仍然願意與貴國商人建立這樣的合作關係，這種願望在此次對貴國愉快而有益的訪問中尤感強烈。　　如果美國也像日本所做的那樣與中國投資商合作，那怕只做到日本人做的一半，以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那對於世界商業的發展將是巨大的貢獻。你們一直談在華建立匯兌銀行，但我們認為條件還不成熟，因為它不是雙方真正的合作之道。　　我認為，在偉大的美利堅共和國和亞洲最年輕的共和國之間建立商業聯盟，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件事能像這樣有助於促進和維護世界和平。如果建立了這種聯盟，其他國家的擴張野心即可收斂。　　美國因此獲取的直接利益將是巨大的。擴大通商將使中國迅速成長為一個製造大國，美國將向中國輸送机械設備，中國將因此刺激內部需求的增長，對美國商品的接受程度也將與美國國內更趨一致。　　中國在前進，我們的確很快就取得進步。七年以前，甚至四年以前，所有中國人都在穿長袍馬褂，而今所有年輕人都穿美式服裝，我自己就是這樣。　　我不明白，你們為什麼還猶豫不決，為什麼不抓住這個放在家門口的機會。”　　美國公使芮恩施立起身來，抓着李想胳膊，笑道：“已經放在家門口的機會為什麼不抓呢？我是不會放手的。”　　兩人相視大笑。　　……　　北京。　　天空陰沉沉的。早晨8點多鍾，所有原總統府、政事堂、各部頭目和各軍隊師長以上的文武官員，還有社會上的名流、紳士，以及各國駐華公使館外交官員，都聚集在中南海居仁堂門外，等候傳進大廳朝賀。 9時許，袁世凱的干殿下段芝貴喜形於色、神氣十足地高聲宣布：　　“洪憲皇帝登基，百官朝賀典禮開始！”　　參加今天這個“曠世盛典”的文武百官都是早晨才接到通知，便慌慌忙忙趕來的。就要朝賀了，眾人還不知該行何種禮儀，是三鞠躬的新禮，還是三跪九叩首的大禮，誰都吃不準。　　居仁堂大廳里，上首擺設龍案龍座，綉緞帷墊，一片金黃。龍座兩旁均無儀仗，只有平日貼身伺候袁世凱的幾個衛士排列在座后兩旁。　　袁世凱沒有坐上龍椅，只是站在龍椅旁，左手扶着龍椅擱臂，右手掌向上，不斷對朝賀者點頭致意。　　奇怪的是，袁世凱今天沒有穿上趕製的龍衣，也沒有戴皇冠，只穿着海陸軍大元帥戎裝，連那頂疊羽的元帥禮帽也沒戴，就這麼禿着肥大的腦袋。　　文官武將事前暗暗約定了行三鞠躬禮，禮畢即退出大廳。輪到身穿褂袍的滿族及蒙古族王公、紳士上殿朝賀時，這些人紛紛下跪，行大禮，結果下跪姿勢不一，叩首也很不整齊，大殿上恰似一群大花公雞在啄米，此起波落，有的還當場摘帽，得意洋洋地甩出一條盤藏在頭頂幾年的大辮子，真是無奇不有，醜態百出。　　到各國公使朝賀時，袁世凱趕忙討好賣乖地堆起笑臉，不停地朝洋人們點頭致謝，一副奴才相。　　朝賀禮畢，文武百官、名流、紳士、王公貴族們，冒着凜冽的北風，一個個站在居仁堂外，等候洪憲皇帝封贈頒誥。

# 第六百三十六章 京華帝王夢（二）

武昌，楚望台。　　李想在這裏召集鄂區高級將領幕僚，以及彙集武漢的各黨派重要文武名宿，商談時局。　　李想掃了各人一眼，目光如電，各人不自覺的縮了一下脖子，想不到眼前這個李大帥年紀輕輕，確是有不怒自威的雄主之氣，各人坐在他對面迎着鋒芒，自覺的都氣短三分。　　只見李想吁了一口氣，靠在椅子後面，說道：“諸位，事前我已有了準備。此戰，是有備而戰。其實，當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少有眼光之人，皆知袁逆必得叛國稱帝。及革命萬馬齊暗之時，我於鄂區擁兵自固，沈觀默察，愈戚自身責任之重，而所處地位有如孤臣孽子，不得不以縝密方法积極準備。”　　“不知道李大帥準備了什麼樣的大手筆？”雲南王唐繼堯冷冷一笑問道，語氣中的酸味會場上人人都聞到了。　　此次武漢會盟，孫中山和梁啟超兩派聯手，效仿秦末群雄逐鹿，楚懷王定約“先入關者王之”的古典。但是群雄彙集武漢之後，問鼎逐鹿的雄心壯志被國民革命軍的雄壯瞬間熄滅。　　李想見唐繼堯如此泛酸醋，自失地一笑，說道：“計自蒞鄂至今日，約三年間，其最重要之準備約有四端：甲、儲才：舉大事者首須人才，故內則調整本省人事，如被袁疾視之黎元洪、湯化龍、湯鄉茗等，憤時閑居之蔣翊武、孫武、熊秉坤等，在外散處之居正、譚人鳳、季雨霖等，莫不庇護勉慰，先後起用。外則與各方同志密通聲息，派人邀約，如蔡鍔、李烈鈞、唐繼堯、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熊克武、韓鳳樓、但懋辛、王伯群諸公，亦皆久相默契，次第來鄂。凡起義前後之軍事、政治、餉械、宣撫、遊說、聯絡等等，皆賴內外同人分任合作，乃收雲龍鳳虎集賢成事之效。”　　“乙、整軍：民國元年，全國大裁軍，時鄂區陸軍只有五師，一旦有事不足應付，故除將現有部隊加以整頓訓練外，自行添編近衛軍三師，而借補充之名，召募退伍及新征之兵，以待編組。複選賦閑軍官及測量班學員，命於講武堂補習，以備任使。並以治安為名，密令各縣整飭地方團隊，以俟時機。”　　唐繼堯咧着嘴道：“李帥，你就直說，國民革命軍到底有多少兵力？”　　“三十萬受過良好訓練的正規軍！”李想笑道。　　“三十萬？”蔡鍔等人驚訝地看着李想。　　李想得意的點點頭。準備這麼多年，不就是為了這一天。　　“餉械準備的如何？”蔡鍔認真的問道。其實以李想現在的地盤，養三十萬兵不算什麼，但是有沒有足夠的武裝餉械，這才是關鍵。　　“國民革命軍的正規軍全是德械師。”比所有人早來一步的李烈鈞代替李想回答道。　　下面又是一片嘩然。　　“我剛和美國公使簽訂一項自由貿易協定，我正準備再組建幾個美械師。”李想牛波依的說道。“情報準備：自七月間袁逆以國防為名，召開會議，實即商籌帝制。迨至八月下旬籌安會正式成立，段祺瑞反帝制免職。鑒於陰謀暴露，乃於九月十一日召集高級將領幕僚，商談時局，是為討袁之首次會議。密議結果，咸以無論待何時期用何方法救國，均須先明各方真相。遂決定派劉雲峰等往浙江，吳擎天等往兩廣，李植生等往河南，胡鄂公等往江蘇，李雁賓等回安徽，偵察向背虛實，聯絡豪傑同志。告訴你們，段祺瑞，馮國璋等北洋很多將領，也都隱晦的表示他們也是反對帝制的。”　　“什麼？”　　底下的人一下炸開了鍋。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讓人震精的了。袁世凱稱帝，竟然是眾叛親離。　　“安靜，安靜。”蔡鍔站起來喊道。“下面我們該討論一下討袁的具體步驟。”　　“松坡有什麼想法，不如先說出來，供大家參議。”李想笑道。　　蔡鍔看了李想一眼，他知道這個李大帥早有成竹在胸，但還是說出自己的想法：“我建議討袁采‘先禮后兵’，先勸告袁取消帝制及懲處楊度、梁士詒等帝制禍首。”　　“什麼先禮后兵？還和袁世凱講什麼禮？”　　看到李大帥國民革命軍的實力，加上知道馮國璋段祺瑞等袁氏親信也都眾叛親離，大家的信心爆棚。　　“打到北京去。”　　“我贊成。”李想說道：“只是帝制禍首的名單還要加上袁世凱袁克定父子！”　　“對對對，必須加上袁氏父子。”　　眾人紛紛應和。　　蔡鍔扁扁嘴，明知道這種條件袁世凱不會同意，但眾意難為，他也找不到理由反對。　　“關於組織討袁軍事機構之問題，決定仿照辛亥革命和癸丑討袁辦法，一省設都督一員，為最高軍事領袖，設總司令負責指揮前方軍事。討袁軍擬分五路，每路各設總司令一員，後方設總司令一員。”李想說道。“只是討袁軍名稱，就繼續沿用國民革命軍的旗號。”　　“不行，不行。”　　李想話剛說完，立刻就是一群反對的聲音。　　“國民革命軍是鄂區一家的旗號。”　　“我們各軍會盟，用你一家旗號，怎麼也說不過去。”　　“那你們說該豎什麼旗號？”　　“既然討袁軍實為反對帝制，維護共和而戰，自應名為共和軍！”　　“這更不行，這豈不與共和黨之名相混。”　　“諸位，”李想站起來，看到紛紛擾擾的會場安靜下來，才說道：“我建議盟軍為人民解放軍如何？”　　“解放？”　　“這個名字好！”　　……　　接下來就是商議起義的手續日程，審定電函文稿。　　由主盟李想歃血宣誓，與誓者除唐、蔡、李、任、羅、戴外，有張子貞、陳廷策、劉法坤、成桄、顧品珍、孫永安、黃毓成、趙又新、殷承王獻、楊傑、戢翼翹、恭弘=叶 恭弘成林、歐陽沂、何海清、馬為麟、吳和宣、盛榮超、鄧塤、唐繼禹、李沛、李友勛、徐進、馬馬總、秦光第、李修家、李朝陽、董鴻勛、趙世銘、李琪、胡道文、李雁賓、王伯群、庾恩�D三十九人。即於是夕通夜會商舉義大計及對內對外一切布置。　　議定遂於天明先以李想之名義，致電北京，請其立將內亂罪犯之袁氏父子等十三人明正典刑，重申擁護共和誓言，限二十四小時答覆，否則武力解決。　　……　　同一時刻，胡鄂公到南京與馮國璋聯繫，胡在馮的女婿陳之驥的陪同下去見馮。　　馮國璋開始並不表態，過了一段時間，他情不自禁地說：“老頭子不把我當作自己人，他的手下都是些狐群狗黨。老頭子不到幾個月就要完了，癩蝦蟆難過端午節。你的電報拿來，我照發好了。”　　馮國璋又發密電給與他有密切聯繫的各省北洋軍閥，建議聯名發出一個壓迫袁世凱取消帝制、懲辦禍首的電報。江西將軍李純、浙江將軍朱瑞、山東將軍靳雲鵬、湖南將軍湯薌銘回電願意列名。馮覺得五人聯名聲勢不夠大，便用五個人聯名密電徵求其他各省將軍列名。　　直隸巡按使兼將軍朱家寶向袁告密，袁看到這個密電，嚇得幾乎暈倒過去，從此一病不起。　　……　　袁世凱拿着秘電，氣得語不成聲，原就病累不堪，遂卧床不起，召集有關人員舉行榻前會議，令公布“帝制始末案”，道：“即今日之反對帝制者，當日亦多在贊成之列，尤非本大總統之所能料及，此則不明不智無可諱飾者也。”　　袁又召蔡廷幹道：“聽說各國使館認為我應該或者將要辭職？”　　蔡見老袁面容黯淡無光，惟眼中一點火星尚未熄滅，便委婉答道：“大家都認為您十分需要休息，政府財政前景非常不好，困難與日俱增。”　　一位法國醫生和一位中醫負責為袁治療，診斷為尿毒症，已經不能排尿，遂決定從後背導尿，但只導出一灘血水，在場諸人一陣驚惶，老袁亦知病情嚴重，即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張鎮芳至榻前，對諸人略作點頭，卻已無力，只道得：“約法”兩字，又暈過去了。　　法國醫生給袁打了一針強心針。　　“陛下醒過來了！”有人輕輕地說了一聲。　　楊度見袁世凱睜開眼睛，目光無神地將圍在四周的故舊僚友們都看了一眼，臉上無任何錶情。楊度看到袁世凱的目光望着自己了，他真想喊一聲“萬歲”，但又叫不出口。他覺得袁世凱在盯着自己時，嘴巴微微動了一下，好像有話要說。一會兒工夫，目光又轉過去了，袁世凱望見自己的嫡長子袁克定了。袁克定走前一步，正要握着父親的手，只見袁世凱吃力地將右手略微抬起，無目的地指了一下，嘴巴又動了動，終於輕微而又清晰地吐出一句話來：“他害了我！”　　袁克定一驚，不敢把手伸過去。楊度也猛然一驚，總統莫不是在說我？　　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等人也都吃了一驚：這個害死了大總統的“他”，究竟是誰呢？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　　本來就令人窒息的氣氛中更增添了幾分恐怖。　　說完這句話后，袁世凱又閉上了眼睛，從此再沒有開口了。　　一代梟雄，魂斷京華帝王夢……終章 夢如童話　　這天，在古老的北京，雖然是颳起了凜冽的朔風，灰暗的烏雲壓得低低的，張眼一望前門東火車站，數不清的學生、民眾等，早已擠得水泄不通。在這一片人群里，人人手執小旗一面，有的是紅色的，有的是綠色的，上面都寫着：“首倡武昌舉義，開創民國元勛李大帥。”另外有兩面大幅標語，一面寫着“歡迎中國革命人民解放軍元首李大帥”，一面寫着“北京各團體聯合歡迎李大帥”，在歡迎的行列中迎風招展。　　當載着李大帥的火車開進了車站后，站在月台上的黑壓壓的歡迎人群，立即就自動地把秩序整頓好了，每個人都嚴肅恭敬地站在那裡，沒有一個人亂動，也沒有一個人隨便說話，只聽得歡迎的人群揮動着數不清的紅綠色小旗在風中瑟瑟地響。　　這時，李大帥在隨行人員的維護下走下了火車，徐步走過歡迎的行列，他發表了演說。　　“我這次來北京，前日早已有過宣言，我不是來爭地位的，而是為了救國來的。三年前，我負着推翻滿洲政府、使國民享有平等自由的責任，可是滿清政府倒台後，國家被袁逆所把持，人民仍然生活在痛苦之中，中國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地位，我們的責任並沒有絲毫的減輕，我們還要繼續奮鬥。”　　李大帥顯得心情舒暢，流露出一種不僅是自信。　　“青島為中國之領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住在青島的那些德國人，都是侵略我們的強盜，攻打德國的日本人同樣是侵略我們的強盜。這是怎樣的一種飛揚跋扈！中國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上飛揚跋扈！我在這裏發誓，要不惜一切努力收回租界！”　　李大帥的滔滔雄辭使聽眾像“過電”一樣激動。　　不論李大帥的政敵們多麼不喜歡李想和他的瘋子式作風，他們不得不承認李大帥已完成了前清朝廷和北洋政府連試都不敢一試的事情。　　當李大帥重臨北京，發下這個誓言，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國家的榮譽已經恢復了。　　“讓該死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統統見鬼去吧！　　我們強大的人民解放軍軍隊總兵力已經超過了八十萬，我們的武器現在遠東一流，這是遠東第一流的軍隊！　　中華民族已經真正復興了，萬歲！　　從前清那恥辱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整整的半個世紀了啊！　　中華民族重新站起來了！　　讓世界看看吧，中華民族是永遠打不倒的漢子！！　　這是什麼問題，這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是真正的優秀民族！　　中華民族要戰鬥，中華民族要復讎！　　這將是划時代的一年，中華民族沉睡的雄獅終於要出擊了！我們的目標是青島！我們的目標是東北！我們的目標是台灣！我們的目標是朝鮮！我們的目標是小日本！！　　偉大的中華民族，準備戰鬥！”　　�D�D山呼海嘯般的掌聲與叫好聲貫穿了他的整個講演過程。　　……　　那天晚上，從黃昏直到午夜過後很久，樂極忘形的民眾在街頭舉行盛大的火炬遊行。行人如水，成千上萬，車馬塞道，天安門前摩肩接踵。　　隨李想一同進京的國民黨衝鋒隊的樂隊在震天的鼓聲伴奏下吹奏着革命軍樂，他們的嘴裏高唱着新編的《東方紅》和其他一些鄂區流行的革命歌曲，他們的長統皮靴在馬路上喀嚓喀嚓踩出了有力的節奏。　　盛大的火炬高舉着，成了一片火海，照亮了夜空，使聚集在人行道上觀看的人們的歡呼聲變得分外熱烈。　　悄悄回國的孫中山和美麗的宋二小姐站在六國飯店的一個窗檯前，看着下面遊行的人群過去。孫中山的手杖隨着軍事進行曲的拍子擊着地板，他顯然也很高興。　　在六國飯店另一頭只有一箭之遙的地方，李想站在敞篷汽車上，樂極忘形，手舞足蹈，不斷地舉起手臂致禮，他時而微笑，時而大笑，高興得眼睛里又充滿了淚水。　　湯約宛的日記上寫着：“他一言不發，我們也一言不發，可是他的眼中滿含着淚水。”　　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懷着另一種感情觀看遊行，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火海流過了日本大使館，我懷着沉重的心情和不祥的預感看着它過去。”　　這一夜，幾乎如同夢境一般，如同童話故事一般，新中國誕生了。

【全書完】